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清 严可均

严可均，字景文，号铁桥，清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好藏书，精于考据。著有《说文校议》、《说文声类》、《铁桥漫稿》等书。

清嘉庆年间开全唐文馆，当时有名的文人大多被邀请参加。严氏因为自己没有被邀请，心有不甘，于是独自一人，化了二十七年的心力，"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编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1卷，作为《全唐文》的前接部分。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取材明梅鼎祚的《文纪》及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共收唐代以前作者3497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

全上古三代文
全秦文
全汉文
全后汉文
全三国文
全晋文
全宋文
全齐文
全梁文
全陈文
全后魏文
全北齐文
全后周文
全隋文
先唐文
跋

全上古三代文

卷一

太昊

炎帝

黄帝

帝颛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喾
帝尧
帝舜
夏禹
后稷
商汤
武丁
伊尹
仲虺
卷二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平王
惠王
襄王
灵王
景王
王子朝
敬王
辛甲
尹逸
祝雍
王满生
王子虎
冯旦
卷三
鲁周公
鲁僖公
鲁宣公
鲁定公
鲁哀公
臧孙辰
季孙行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季孙宿
季孙斯
里革
孔子
燕召公
燕惠王
燕王喜
燕太子丹
乐毅
麴武
卫武公
卫庄公
礼至
宁俞
孔悝
鄢
宋石
卷四
晋惠公
晋文公
晋厉公
晋平公
祖朝
介子推从者
雍子
巫臣
士燮
士弱
荀偃
羊舌
栾盈
韩厥
申不害
韩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绛
魏无忌
李悝
范痤
郑桓公
郑庄公
郑定公
公子归生
公子
公孙舍之
公孙侨
卷五
吴王阖庐
吴王夫差
伍员
孙武
王孙骆
伯嚭
申叔仪
越王勾践
范蠡
文种
卷六
齐太公一
卷七
齐太公
齐桓公
齐景公
狂　华士
管仲
鲍叔
凫已疵
晏婴
程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
田常
齐湣王
田文
田单
鬼谷先生
苏秦
苏代
苏厉
淳于髡
鲁仲连
卷九
鬻熊
楚文王
楚庄王
楚平王
公子比
敖
屈到
观从
沈诸梁
吴起
黄歇
荀卿
卷十
宋玉
景差
唐勒
卷十一
赵鞅
赵武灵王
赵惠文王
代王嘉
董安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虎
王登
谅毅
李牧
秦孝公
秦昭襄王
秦宣太后
杞子
商鞅
张仪
李冰
范雎
吕不韦
柳下惠妻
赵朔妻
曲沃负
韩凭妻何氏
楚处庄侄
赵括母
卷十二
阙名
卷十三
阙名二
卷十四
阙名三
卷十五
古逸
卷十六
释氏
迦叶佛
胜军王
净饭王
舍卫国贾人
释迦牟尼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勒那跋弥王
梨师跋陀国王
叶国湿波王
王舍国瓶沙王（《五愿经》作比沙王）
德差伊罗国弗迦沙王
加赦国波罗柰城诸族豪贵
僧大
某许国王
释氏列女
阿育王妾
梵志女
仙道
彭祖
老子
鬼神
西王母
玄女
霍太山三神
【卷一】 《全上古三代文》
◎太昊
太昊，亦作太，风姓，号伏戏氏。以木德王，是为春皇。一云伏羲氏，一云宓牺氏，一云包羲氏，一云庖牺氏，都陈。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
◇十言之教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左传》定四年《正义》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
◎炎帝
帝生于姜水。（《说文》）因姓姜，以火德王，称炎帝。一云赤帝。一云有焱氏。始作耒耜，号神农氏。一云农皇。以起烈山，亦号烈山氏。一云厉山氏。一云连山氏，一云朱襄氏。初都陈，後居曲阜，在位百二十年，传八世五百三十年。一云传十七世，一云七十世。谨案《汉。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本《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於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兵阴阳家又有《神农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杂占家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四卷。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周礼。医师疏》引《食禁》作《食药》。神仙家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独《本草》不见，见《平帝纪》及《楼护传》，盖《食禁》、《食药》即《本草》矣。仓颉造字在黄帝时，前此未有文字。神农之言，皆後人追录。晁错所引，显是六国时语。即《六韬》及《管子》、《文子》所载，亦不过谓神农之法，相传如是。岂谓神农手撰之文哉。今除《本草》见存外，皆入录。

◇神农之禁

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

◇神农之数

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

◇神农之法

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又《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神农之教

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食货志》晁错引《神农之教》）

◇神农书

禾生于枣，出于上党羊头之山右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于寅卯。黍生于榆，出于大梁之山左谷中。生六十日秀，四十日熟，凡一百日成。忌于丑。大豆生于槐，出于沮石之山谷中。九十日华，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于卯。小豆生于李，出于农石之山谷中。生六十日华，五十日熟，凡一百一十日成。忌于卯。秫生于杨，出于农石之山谷中。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于午。荞麦生于杏，出于农石之山谷中。生二十五日秀，五十日熟。凡七十五日成。忌于子。麻生于荆，出于农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干未午辰亥。小麦生于桃，出于须石之山谷中。生二百日秀，三十日熟，凡二百三十日成。忌于子。稻生于柳，出于农石之山谷中。生八十日秀，七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于亥。五谷以生长日种者多实，以老死日种者无实，又难生。以忌日种之，一人不食。

禾生于己，疾于酉，长于子，老于戌，恶于丙丁，忌于寅卯。黍生于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于午，长于丙丁，老于戌，死于申，恶于辰，忌于丑。豆生于申，疾于子，长于壬，老于丑，恶于甲乙，忌于丙丁。麦生于酉，疾于卯，长于辰，老于午，死于巳。恶于戌，忌于子。太岁在四季，葶苈子熟时可种禾豆，夏至时可种黍麻。夏至後百日，地气上时可种麦。（丑未戌是也）太岁在四仲，椹熟时可种禾豆，夏至可种黍麻，夏至後九十日，地气上可种麦（子午丑酉是也。）太岁在四孟，以蚕眠起时可种禾豆。夏至前五十日可种稻黍麻。夏至後八十日，地气上可种麦（寅申已亥是也《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神农占

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四月四日，风从东来，植豆善。西来，四日至七日，中豆善。七日至十日，稚豆善。十四日无风，不种豆。从冬至日到来年，满六十日，有大风雨折树木，麦大善。从平朔至食时，植麦善。至日中，中麦善。至日入，稚麦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种。四月朔日，风从东来，从平明至辰时，植黍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黍善。月朔日入，清明蚕善。正月有甲子，籴初贵後贱。正月上辛，温者善，风寒者不好。（《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有焱氏颂

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引「有焱氏为之颂」。《释文》「焱亦作炎」。）

◎黄帝

帝姓公孙，名轩辕。一云姓姬。始服轩冕，号轩辕氏。一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号亦云帝轩氏。一云帝鸿氏，一云归藏氏。有熊国君少典氏之子，亦号有熊氏。伐炎帝，杀蚩尤，以土德王，称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

◇道言

一者，阶於道，机於神。（《六韬。兵道》十二）

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气。（《文子。符言》、《上仁》、《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缪称训》、《泰族训》、《御览》七十七。）

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吕氏春秋。去私》）

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吕氏春秋。圜道》）

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吕氏春秋。遇合》）

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吕氏春秋。审时》）

◇政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中必ㄈ，操刀必割。（贾谊《新书。一宗首》）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贾谊《新书》九《修政语》上）

◇巾几铭

毋翕弱，毋亻肥德，毋违同，毋敖礼，毋谋非德，毋犯非义。（《路史。疏仡纪》「黄帝作巾几之铭」。案《後汉。朱穆传》《注》：「黄帝作巾机之法。」即此。《汉志》道家有《黄帝铭》六篇）

◇金人铭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无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柰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纲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说苑。敬慎》。案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金匮》仅载铭首廿馀字，今取《说苑》以足之）

◇戒

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意林》一引《太公金匮》：「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

◇丹书戒

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过。祸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战。（《路史。疏仡纪》：「黄帝用作戒於丹书」。又《韩非子。杨权》引末五语）

◇诲颛顼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吕氏春秋》。序意》：「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

◇黄雀占

黄者土精，赤者火荧。爵者赏也。余当立大功乎。黄雀者集也。（《御览》八百七十二引《春秋考异邮》：「黄帝将兴，有黄雀赤头立于日旁。黄帝曰」《艺文类聚》九十九引作。黄帝占曰：「黄者，玉精。赤者，火荧。雀者，赏也。余当立。」」）

◇《李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汉书。胡建传》）

◇《兵法》

甲子从北斗魁第一星起，顺数至庚午，在第七刚星。至辛未，还从第六星逆数至丙子，又从第一星顺数，尽六甲。（《五行大义》第五篇引《黄帝兵诀》。案《隋志。黄帝兵法杂要诀一卷》此省词。《隋志》《黄帝兵法》共八种。又案《李法》《律法》《兵律》在其中。今辑《兵法》次《李法》後。）

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君，下逆上也。（《开元占经》五引《黄帝用兵要法》。又十一引《黄帝用兵要诀》）

日月晕，仰视之。须臾，忽有云气从傍入者，急随云以攻之，大胜。（《开元占经》八引《黄帝兵法》）

荧惑出太白之阴，若不有分军，必有他急，分大军也。（《开元占经》二十一引《黄帝兵法》）

太白与辰星俱出东方，西方国大败。俱出西方，东方国大败。若客主人俱出军，在东方，东方军败。在西方，西方军败。言其表面军也。在表者不善，不获已，军坚守可也。（《开元占经》二十二引《黄帝兵法》）

◇出军诀

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侯也。（《御览》三百三十八）

◎帝颛顼

帝名颛顼，黄帝孙，兴於高阳，号高阳氏。云姓。一云姬姓。以水德王，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

◇政语

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贾谊《新书。修正语》上）

颛顼曰：「功莫美於去恶而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同上）

◇丹书

敬胜怠者强，怠胜敬者忘。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大戴礼》：「武王践祚，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书之言云云」」。案「昔帝」各本作黄帝，今从官聚珍本。《学记》疏云。检《大戴礼》，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帝颛顼之道，无「黄」字）

◇帝颛顼之法

妇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达之衢。（《淮南。齐俗训》、《御览》七十引《淮南子》「拂」作祓，注云「除其不祥」）

◎帝嚳

帝名嚳，一云名，一云名岌，黄帝曾孙。兴於高辛，号高辛氏。年十五，佐颛顼，三十五即位，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

◇政语

帝嚳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当作与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帝嚳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也。」同上）

◎帝尧

帝姓伊祁，名放勋，帝嚳子，兄帝挚封为唐侯，以帝挚之九年受禅，号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阳。或云以土德王。在位七十年而舜摄，又二十八年崩，年百七十。（谥曰尧。）

◇政语

帝尧曰：「吾存心于千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尧戒

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贵於山，而贵於垤。（《淮南子。人间训》）

刻璧东沈於雒

天子臣放勋，德薄施行不玄。（《御览》八十引《尚书中侯》）

◎帝舜

帝姓姚，名重华。或云字都君，诸冯人。颛顼之後。尧徵为司徒，寻摄政受禅，号有虞氏。以土德王，都浦阪。在位五十年，年百岁，或云百十岁。（谥曰舜。）

◇九共

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尚书大传》）

◇政语

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为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见为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为仁焉。

◇祠田

荷此长，耕彼南亩，四海俱有。（《文心雕龙。祝盟篇》引舜之《祠田》）

◎夏禹

禹姓姒，名文命，蜀之石纽人，颛顼六世孙。尧以为司空，封夏伯，因称伯禹。後受舜禅，号有夏氏，始降称王。亦号夏后氏。摄位二十年，即位十年，（谥曰禹，亦称神禹，又曰大禹。）

◇禹誓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疑当作群邦诸君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禹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

◇政语

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劝也。（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夏箴

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周书。文传篇》引《夏箴》。孔晁曰：「夏禹之箴戒书也。」）

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与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同上

◇开望

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二祸之来，不称之灾。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周书。文传篇》引《开望》。孔晁曰：「《开望》，古书名也。」《北堂书钞》一百二引「天有四殃」已下为《周书。夏箴》。今据编於《夏箴》後。）

◇ и ね铭

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参狱讼者挥召。（《鬻子》：「夏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召，以待四海之士。为铭於 и ね。又见《淮南子。氾论训》，作「以待四方之士为号」云云，小异。）

◇祀六

若尔神灵，洪祀。六是合，无差无倾，无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则会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六，六事之机，以垂示我。民人无敢不敬事。上下王祀。（《尚书大传》《鸿范五行传》）

◎后稷

后稷名弃，帝喾之胄。别姓姬，唐虞之际为天官，主稷。后之言主，故号后稷。後为司马，子孙世居稷官，皆称后稷。至太康末失官。商初代柱为稷神。周克商，追尊为自出之帝，效配天。

◇教稷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

后稷曰：「子能以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王靖而川浴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夷母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无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上田弃亩，下田弃川。五耕五辱，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必无螟螣。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是以六尺之，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川也。辱柄尺，此其度也。其辱六寸，所以间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辱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草讠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犭希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有年瘗土，无年瘗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禾不为，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吕氏春秋。任地》）

◎商汤

汤姓子，名履。一名天乙。契十四世孙。即位十七年克夏，号曰武王。王十三年崩，年百岁。谥曰汤。一曰成汤，一曰武汤。

◇帝告

施章乃服，明上下（《困学纪闻》二引《尚书大传。帝告》）

◇汤征

汤曰：「予有言，有视水见形，视民见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史记。殷本纪》案《孟子。滕文公》篇引「葛伯仇」饷。《梁惠王篇》引「汤一征自葛始」，又引「我后，后来其苏。《滕文公》篇引「汤始征自葛载，」又引「我后，后来其无罚」，皆《汤征》文。以《孔书》入《仲虺之诰》，故不录。）

◇汤诰

惟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史记。殷本纪》）

◇与诸侯誓

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周书。殷祝》）

◇政语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其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贾谊《新书》九。）

汤曰：「药食尝于卑。然後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後闻于卑。」（同上，又见《说苑。君道》）

◇嫁妹辞

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困学纪闻》一京房引汤嫁妹之词）

◇盘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纲祝

汤见设纲者，四面张，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纲。」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纲，今之人循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贾谊《新书》七。又见《吕氏春秋。异用》、《史记。殷本纪》、《新序》五，并小异。）

◇桑林祷

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时，即当朕身。履未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躬。朕躬有罪，无及万方。（《墨子。兼爱》下引汤说。又《吕氏春秋。顺民篇》：「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多末二语。其为祷旱之词，可以互证。而《周语。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韦诏注：「《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又《论语。尧曰篇》孔安国注：「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词若此，则与《墨子》显异，所未详也。）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兴与？（《荀子。大略篇》。又《公羊解诂》二引《韩诗传》、《说苑。君道篇》、《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小异。）

◎武丁

武丁，小乙子，汤十世孙，商之第二十二王。在位五十九年，一云百年，庙号高宗。

◇说命

高宗梁ウ，三年不言。（《尚书大传》）

曰：「以余正于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楚语》上：白公子张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贾逵。唐固曰：《书》，《说命》也。）

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同上）

必交修余，无余弃也。（同上）

念终始，典于学。（《文王世子》）

学学半。（《学记》）

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同上）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推干戈省厥躬。（《缁衣》）

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同上）

◎伊尹

伊尹名挚，姓伊字尹，有亻先之空桑人。初仕桀，归相汤，为阿衡。太甲尊为保衡。

◇伊训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律历志》引《伊训》）

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孟子》）

载孚在亳。（《尧典》疏云。郑《注》典宝引《伊训》）

征自三届。（同上）

从谏而不指，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荀子。臣道》引《书》。杨亻京云：「《书》，《伊训》也。」）

◇四方献令

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而献之。（本脱「而」字，从《文选》左思《咏史诗》注引补，）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於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渝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な，吴之酱，（吴字本空白，从《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六引补）鲛《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一作貌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余、是、良弓为献。」汤曰：「善」（《周书。王会》）

◇说汤

汤得伊尹，祓之於庙，熏以萑苇（此四字本脱，从《风俗通。祀典》、《续汉。礼仪志》中注引补）爝以火，衅以牺犭。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得（本作「可对」，从《御览》八百四十九校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犭矍者燥，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後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乐（本作「酷」。从《玉篇》引改），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侯。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豸》々之炙，隽《角燕》（《文选。七命》注作「隽燕」）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疑当作「若碧」。）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於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齐民要术》十引作「括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叶焉。馀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说文》作艹岂），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鲍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开元占经》一百一作「雩揭之露」，《初学记》二、《御览》十二作「揭雩之露。」宋本《初学记》作「揭萼」），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祭，南海之。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疑当作「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吕氏春秋。本味》。案《汉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此疑即小说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谓此篇也。）

◇对汤问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吕氏春秋。先己》）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择士，务於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说苑。君道》）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应变而不穷。辩於万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於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犹举绳，不伤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关梁，实於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政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说苑。臣术》、《五行大义》第二十二篇引《帝王世纪》）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同上）

◎仲虺

仲虺亦作中蘚，亦作中□。一曰莱朱，薛人。夏车正奚仲之后，为汤左相。

◇仲虺之告

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又《非命中》引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又《非命下》引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凡三引互异。）

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尧问》引《中蘚之言》，又《吕氏春秋。骄恣》引无「霸得疑者」四字。）

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左传》襄十四年引「仲虺有言」。又襄三十年引《仲虺之志》同。又宣十二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盖约文。）

【卷二】 《全上古三代文》

◎周文王

王讳昌，姓姬，后稷之后。商纣以为西伯，以虞芮质成之年受命称王。或云武王克商，追尊为王。（详见《礼记大传》。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谥曰文王。）

◇程寤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或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艺文类聚》七十九，又八十九。《文选。石阙铭》注，《御览》三百九十七、五百三十三、九百五十八，又《博物志》八。案《御览》八十四引《帝王世纪》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或柞。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亦据《周书》为说。案《周书》《度训》至《文传》十七篇，今见存，不具录。录诸篇中所载之诏告令，而以《程寤》佚篇冠周代文之首。）

◇诏牧

不谷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谷，官考厥职。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庙，有不用命，有常不赦。（《周书》。大匡》：「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

◇诏太子发

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响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呜呼，敬之哉！民之适败，上察下遂信。何向非私，私维生抗，抗维生夺，夺维生乱，乱维生亡，亡维生死。呜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诏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响引，汝慎何非遂。遂时不远，非本非标，非微非辉。坏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呜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监，不维一葆监。顺时维周，于民之适败，无有时盖。后戒后戒，谋念勿择。（《周书。文儆》：「维周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

◇告四方游旅

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口。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淫。无播蔬，无食种，以数度多少省用，祈而不宾。祭服溦不制。车不雕饰，人不食肉，畜不食谷，国不乡射，乐不墙合。墙屋有补无作，资农不败务。非公卿不宾，宾不过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独葬。伍有植，送往迎来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违。（《周书。大匡》：「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于是告四方游旅。」）

◇令县鄙商旅

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周书。大聚》：「乃合县鄙商旅。）

◇代崇令

毋杀人，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说苑。指武》）

◇遗戒

我称非早一人固，下修我度遵德纪。我终之后，恒称太子。河雒复告，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称王。（《诗。文王。序》疏引《尚书中侯》）

◇文王之法

有亡荒阅。（《左传》昭七年，芋尹无宇引周文王之法。注：「荒，大也。阅，也。有亡人，当大其众。」）

◎武王

王讳发，文王子。年八十三嗣位，明年观兵商郊，三年克商。在位十年，年九十三。谥曰武王。

◇大誓

唯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孟津之上，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受先公功。毕力赏罚，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遗。」师行，师尚父左仗黄钺，右把白旄，以号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入，以燎。群公咸曰：「休哉。」周公曰：「虽休勿休，祗事不怠。」既渡，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雕，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使上，附以周公书，报诰于王，王动色变。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皆曰：「纣可伐矣。」王曰：「尔未知天命，未可伐。」乃还师归。（《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齐太公世家》，《汉书。董仲舒传》、《书。太誓序疏》引马融《书序》，《诗。大明疏》、《思文疏》、《宫疏》、《周礼。太祝疏》、《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白虎通。爵篇》、《楚词。天问》注，《文选。幽通赋》旧注、《艺文类聚》十六、《御览》一百四十六。）

唯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付鼓噪，师乃搯，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尚书大传》、《诗谱序疏》、《大明疏》又《宫疏》引《汉律历志》、《周礼。大司马》注、《说文。手部》、《御览》五百七十四引《尚书大传》）

王乃作《大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长、是信、是使，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音，以说妇人。故今予发，唯其行天罚。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汉。礼乐志》、《谷永传》）

周公曰：「都，懋哉。予闻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礼。太祝疏》）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亡穷，丕天之大律。（《汉书。郊祀志》、《刑法志》、《平当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说苑。臣术》、《容斋续笔》一）

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尚同下》）

太子发拜手稽首。（《周礼。太祝疏》）

於去发（疑作太子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道，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

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祝厥先，神礻是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无冖亻鼻务。天亦纵之，弃而弗葆。（《墨子。非命上》、《非命中》、《天志中》）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诗民》《笺》《疏》云《大誓》文）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三十一年，昭元年。又《周语》单襄公引，《郑语》史伯引。）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爱下》）

独夫纣。（《荀子。议兵》）

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礼记。缁衣》）

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二十四年，又略见成二年，又《管子。法禁》）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语》单襄公引。）

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泰誓序疏》马融《书序》引《孟子》。案《诗。大明疏》引《泰誓》「司马」在前，谓他篇皆先司徒，后司马。《大誓》独云司马、司徒司空，是在前也。本非成语，不录。）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书。律历志》）

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同上）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同上）

血流浮杵。（《论衡。语增》案《汉志》引上三条与《周书。世俘》同。今此一语，《世俘》无之，知《武成》非即《世俘》也。案《周书。柔武》至《五权》十九篇，皆武王书。今见存，不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重泉戍令

民自有百鼓之粟不行。（《管子。地数》）

◇役靡令

豹豹裘，方得入朝。（《御览》六百九十四引《管子》）

◇矢栝铭

肃慎氏之贡矢。（《鲁语下》：「昔武王克商，肃慎氏贡苦矢石。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铭其栝。」）

◇席四端铭

席前左端

案乐必敬。

前右端

无行可悔。

」後左端

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

后右端

」所监不远，视迩所代。

◇机铭

皇皇惟敬，口生后，口戕口。

◇鉴铭

见尔前，虑尔后。

◇盥盘铭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缓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铭

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

◇杖铭

恶乎危？于忿惠。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

◇带铭

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

◇履屦铭

慎之劳，劳则富。

◇觞豆铭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十，十则逃。

◇户铭

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

◇牖铭

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剑铭

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

◇弓铭

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

◇矛铭

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自《席四端铭》止此，凡十七铭，并《大戴礼。武王践阼》）

◇衣铭

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

◇镜铭

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见吉凶。（案《御览》五百九十引作。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即此铭。传写有脱落耳。）

◇觞铭

乐极则悲，沈湎致非，社稷为危。（己上三铭，并《後汉。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

◇冠铭

宠以著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御览》四百三引《太公金匮》）

◇书履

行必虑正，无怀侥幸。（同上）

◇书剑

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二引《太公金匮》。又《御览》四百三，「废」上有「德字」）

◇书车

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御览》五百九十引《太公金匮》）

◇书锋

忍之须臾，乃全汝躯。

◇书刀

刀利皑皑，无为汝开。

◇书井

源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己上并《意林》一引《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金匮》）

◇几书

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熟惟二者，必后无凶。

◇杖书

辅人无苟，扶人无咎。（己上并《後汉。崔る传》注引《太公金匮》）

◇门书

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御览》一百八十三引《太公金匮》）

◇户书

出畏之，入惧之。

◇钥书

昏慎守，深察讹。（已上并《御览》一百八十四引《太公金匮》）

◇牖书

窥望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览》一百八十八引《太公金匮》）

◇砚书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五，《事类赋》注十五，《困学纪闻》五并引《太公金匮》）

◇笔书

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困学纪闻》五引《太公阴谋》）

◇书

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蹶，民剧则败。（《御览》三百五十九引《太公阴谋》）

◎成王

王讳诵，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谥曰成王。

◇卜居成周命龟

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说苑。至公》。案《汉书。娄敬传》，「成王营成周，都雒。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矣。有德则易以兴，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

◇定成周

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吕氏春秋。长利》：「南宫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辞云云。」）

◇齐鲁之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鲁语上》：「展禽使乙喜犒师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又《左传》僖二十六年引末二语。）

◇伯禽告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籍之。谏者勿振以威，勿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说苑。君道》）

◎平王

王讳宜臼，幽王太子。避褒姒之难奔申，申伯及郐与西戎攻周而立之。东迁于雒。在位五十一年，谥曰平王。

◇命晋文侯

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左传》宣十二年）

◇も旄之盟

世世无失职。（《左传》襄十年）

◎惠王

王讳阆。一云讳毋凉，平王六世孙，在位二十五年。谥曰惠王。

◇赐楚成王胙

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

◎襄王

王讳郑，惠王子。在位三十二年。谥曰襄王。

◇告难

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左传》僖二十四年）

◇策命晋文公

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左传》僖二十八年。案《史记。晋世家》载此命，作「王若曰，父义和」云云，盖误以文侯当文公也。时代悬隔，司马贞已正辨之。）

◎灵王

王讳泄心，襄王六世孙。在位二十七年，谥曰灵王。

◇赐齐灵公命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太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翳伯舅是赖。今予命汝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替乃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敬之哉。无废朕命。（《左传》襄十四年）

◎景王

王讳贵，灵王子。在位二十五年，谥曰景王。

◇追命卫襄公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七年）

◇以阎田辞于晋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隧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左传》昭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

◎王子朝

子朝，景王庶长子。与王子猛争国。子猛卒而敬王即位，是为东王。尹氏立子朝，是为西王。立五年而败奔楚。

◇使告于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辱 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左传》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使告于诸侯。）

◎敬王

王讳丐，景王子。在位四十三年，或云四十二年。谥曰敬王。

◇请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我一二亲昵甥舅，不遑启处，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伯父若肆大惠，复二文之业，驰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屏，晋之力也。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我一人无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左传》昭三十二年，「王使大夫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

◎辛甲

辛甲初事纣，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以告文王。事文王、武王为太史，封于长子。

◇虞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云云。「《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尹逸

逸一作佚，亦称只佚，周初太史。事武王、成王、康王。（案《汉志》墨家有《尹逸》二篇。本注：「周臣，在成康时也。」）

◇武王即位策

殷未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周书》。克殷解》：「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尹逸）策。（《史记。周本纪》作）「尹佚荑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南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齐世家》作「史佚策祝。」

◇对成王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有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夏、殷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说苑。政理》）

◇史佚之志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四年）

◇遗言

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僖十五年）

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左传》文十五年）

因重而抚之。（《左传》襄十四年）

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周语》下）

◎祝雍

雍，周初太祝。

◇成王冠祝

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大戴礼。公冠》。又见《说苑。修文》。《家语。冠颂》小异）

◇成王冠颂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家语。冠颂》又《说苑。修文》作「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慎尔成德。」）

◎王满生

满生，齐人。

◇藉笔牍书教周公

社稷且危，传之於膺。（《说苑。指武》：「齐人王满生见周公，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满生藉笔牍书之曰云云。周公仰视见书曰：「唯唯，谨闻命矣。」明日诛管蔡。」）

◎王子虎

虎，襄王卿士。一称王叔。谥曰文公，其后为王叔氏。

◇盟诸侯于王庭要言

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二十八年）

◎冯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旦，仕西周。

◇使人操金与书间遗昌他

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战国策》一：「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西周大怒。冯旦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旦使人操金与书间遗昌他，侯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

【卷三】 《全上古三代文》

◎鲁周公

公名旦，文王子。食采於太王所居之周邑，因号周公。武王克商，封鲁侯，不就国。成王嗣位，以太傅冢宰摄行天子事。遇谮东征，三年迎归。薨，谥曰文公。元子鲁公，先就国，传三十四世。次子留相王室，世世号周公。余子受封有凡、蒋、邢、茅、胙、祭六国。（案《周书。成开》至《王会》十二篇，皆周公书，见存不录。）

◇周礼

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文十八年）

◇誓命

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左传》文十八年，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书》。」《九刑之书》今亡）

◇卜居曲阜命龟

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说苑。至公》）

◇对武王问

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敢问治有必成，而战有必胜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对曰：「有。《政》曰：诸侯政平於内，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舆人矣。治民民治，而荣於名矣。故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与之以敬，然后能以成也。凡有战心者必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然後能以胜也。凡有攻心者，必结之以约，而谕之以信，然后能有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谕之以爱，然后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四内盟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吕氏春秋。诚廉》：「武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注：「四内，地名。」）

◇祷书

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成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周公乃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云云。亦藏其策於府。及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祷书，乃泣，反周公。」）

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史记。蒙恬传》：「公旦自扌前其爪，以沈于河云云。乃书而藏之记府。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案即《书。金滕》事。《书》谓代武王，《史》谓代成王，为异。）

◎鲁僖公

公名申，周公十二世孙，闵公少弟。在位三十三年。谥曰僖公。亦曰公。

◇祷请山川辞

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依？不敢烦民请命。愿抚万民，以身塞无状。（《谷梁》成八年《疏》，又定元年《注》，又见《後汉。郎ダ传》注，小异）

◎鲁宣公

公名倭，亦作委，又作亻妥，一名接，文公庶子。在位十八年。谥曰宣公。

◇以书授莒仆邑

夫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宝来，其爱我甚矣。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无逆命矣。（《鲁语上》：「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

◎鲁定公

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谥曰定公。

◇命孔子为司寇

宋公之子弗甫，有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韩诗外传》八）

◎鲁哀公

公名蒋，亦作将，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谥曰哀公。

◇归齐国书元书篋上。

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左传》哀十一年）

◇孔子诔

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我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作「母自」。）

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礼记。檀弓》）

◎臧孙辰

辰，鲁孝公之後，僖伯曾孙。僖伯字子臧，后因为氏。事庄、闵、僖、文四公为正卿。仲之言次。谥曰文，故称文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齐密遗鲁公书

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列女传》三：「臧孙母者，鲁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之齐，齐拘之欲袭鲁。文仲使人遗鲁公书，恐得其书，乃谬其辞云云。召母，语之。」）

◇臧昭伯

昭伯，臧孙辰曾孙，武仲纥之兄子，从昭公孙于齐。

◇盟从者载书

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缱绻从公，无通外内。（《左传》昭二十五年）

◎季孙行父

行父，鲁桓公之后，季友子。事宣、成、襄三公，为正卿。谥曰文子。

◇戒子

吾欲室之狭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说苑。至公》）

◎季孙宿

宿，行父子，襄公司徒，谥曰武子。

◇玺书告取卞

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

卞人将畔，臣讨之，既得之矣。（《鲁语》下）

◇以书告叔孙豹殡

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左传》昭五年）

◇盟臧氏

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左传》昭二十三年）

◎季孙斯

斯，平子意如子，武子之孙。谥曰桓子。

◇被拘以爪锓馈器版

某月某日，将杀我于蒲。力能救我则於是。（《公羊传》定八年：阳虎专季氏，拘季孙。孟氏与叔孙氏迭而食之，饿而以爪锓馈器之版。）

◎里革

甘亦作克，鲁太史。

◇更鲁公书逐莒仆

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于夷，今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通，无逆命矣。（《鲁语》上：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为我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书）

◎孔子

子讳丘，字仲尼。其先宋人，殷之后，避难奔鲁，为鲁人。初仕季氏，为委吏乘田，定公以为中都宰、司空、司寇。去职，遍游诸国，不遇。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或云年七十二。司马迁尊为至圣，今称「至圣先师。」赞《易》，删《书》、《诗》，正礼乐，作《春秋》《孝经》。弟子纪录绪言为《论语》，皆在学官，唯《乐经》不传。

◇为鲁哀公下救火令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韩非子。内储说》上：「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於是仲尼乃下令。」）

◇观吴季札之子葬题字

於！有吴延陵君，子之葬。（碑拓本，又见《淳化帖》《绛贴》，字数次第不同。季子聘上国，丧子于嬴博之间，见《檀弓》。此盖孔子使子贡观葬后题字。读此当以「於」句，「有吴延陵君」句，「子之葬」句。唐宋人不识篆文，释葬为墓，非也。）

◎燕召公

公名，周之支族。食邑于召，因称召公。武王克商，封北燕伯，未就封，故《诗》称召伯。成王即位，以太保主陕以西，周公主陕以东，故《诗》有《周南》《召南》。薨，谥曰康公。子孙世为卿士，仍称召公，亦称召伯。宣王时，召穆公虎有功。其就国于燕者，传四十三世。

◇命齐太公

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左传》僖四年）

◇共头盟

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吕氏春秋。诚廉》：「武王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

◎燕惠王

王失其名，昭王子，召公之四十世孙。在位七年，为其相成安君公孙操所弑。谥曰惠王。

◇以书让乐毅且谢之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雠，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郄，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乎？（《战国策》三十，《史记。乐毅传》）

◎燕王喜

喜，惠王曾孙，孝王子。在位三十三年，为秦所虏。

◇以书谢乐间

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愚意，君试论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盖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安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尽厚也。寡人虽不肖乎，未如殷纣之乱也，君虽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则不内盖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适足以伤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之也。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弃大功者，辍也；轻绝厚利者，怨也。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维先王，复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过，不顾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修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揣也，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战国策》三十一，又见《新序。杂事篇》作「遗乐教书」，文亦小异。）

◇遗乐间书

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史记。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毅传》）

◎燕太子丹

丹，惠王之少孙，王喜之太子。质於秦，亡归。坐遣荆轲事为秦所攻，走保辽东。斩首献秦，秦卒灭燕。

◇与傅麴武书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国，长於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於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性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四海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於天下，死怀恨於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燕丹子》）

◎乐毅

毅，灵寿人。初仕赵，去仕魏，为魏使于燕，燕昭王以为亚卿，拜上将军，兼佩赵相国印。以破齐功封昌国君。惠王即位，以骑劫代将，去之赵，赵封望诸君。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

◇令军中

环画邑三十里无入。（《史记。田单传》：「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贤，令军中。」）

◇献书报燕王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有高世之心，故假节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於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也，而骤胜之遗事也，闲於兵甲，习於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於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於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於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台，蓟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愜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遁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於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五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战国策》三十，又见《史记》，又见《新序。杂事》，小异。）

◎麴武

武姓麴，一作鞫，一作鞠，燕末为太子丹太傅。

◇报燕太子书

臣闻快於意者亏於行，甘於心者伤於性。今太子欲灭ぉぉ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废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从於楚，并势於赵，连衡於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令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燕丹子》）

◎卫武公

公名和，侯子，康叔之九世孙。宣王时，杀兄共伯余而代立。及犬戎之乱，举兵入立平王。东迁于雒，平王命为公。在位五十五年，谥曰睿圣武公。

◇耄箴

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楚语》上：「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卫庄公

公名蒯聵，灵公太子。以谋杀南子事露出奔宋，寻之晋，依赵鞅。以子出公辄之十二年入立。在位三年，为晋所伐，出奔。晋师退，复入。寻为其下石圃所攻，走戎州己氏，见杀。谥曰庄公。

◇战祷

曾孙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聵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左传》哀二年）

曾孙蒯聵，以谆赵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灵公：夷请无筋，无骨，无面伤，无败用，无陨惧，死不敢请。（《晋语》九）

◎礼至

至，卫大夫。

◇以灭邢功为铭

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左传》僖二十五年：「卫侯烧毁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案卫侯，卫文公也。邢，周公后。齐桓公存三亡国，邢、卫居其二。礼至昆弟为卫伪往仕邢，杀邢守国子而灭邢，文公之狡诈如是。后三年，晋修不礼之怨，卫几亡，其死后余殃又如是。儒者言文公有道，然乎哉！）

◎宁俞

俞，庄子速之子！济成公於晋难。谥曰武子。

◇宛濮盟

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左传》僖二十八年，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

◎孔悝

悝，庄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事出公辄为卿，后逐辄，立庄公，寻为庄公所逐，奔宋。

◇鼎铭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纘乃祖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缵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彝鼎。（《礼记。祭统》：「此卫孔悝之鼎铭也。」注：「庄公蒯聩德孔悝立已己，故因至庙祭赐铭，以褒显其先世也。」案铭文「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必恐误释。以钟鼎词例校之，当是「悝拜稽首，敢对扬乃辟之勤大命。」郑承旧误，未及是正耳。）

◎鄢

鄢，卫大夫，谥曰武子。

◇为蒯聩告即位于周

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诸河上。天诱其衷，获嗣守封焉，使下臣，敢告执事。《左传》哀十六年）

◎宋石

石，卫将。

◇遗荆将卫君书

两军相当，两旗相望，唯毋一战，战必不两存，此乃两主之事也。与子无有私怨，善者相避也。（《韩非子。内储说下》）

【卷四】 《全上古三代文》

◎晋惠公

公名夷吾，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献公子。以骊姬之难奔梁，为里克所迎立。在位十四年，谥曰惠公。

◇在梁遣里克书

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史记。晋世家》）

◇韩誓

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晋语》三）

◎晋文公

公名重耳，惠公兄。以骊姬之难出亡十九年，秦纳之，晋遂世霸。在位九年，谥曰文公。

◇合诸侯盟

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自今以来，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正，无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伐其根素，流於华叶。若此者，有患无忧，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说苑。反质》）

◇践土盟

凡我同盟，各复旧职。（《左传》定元年。薛宰引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二十五年，子产引城濮之役布命曰：「各复旧职。」）

◇践土载书

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左传》定四年祝佗引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其载书云云。案践土之盟，尹氏王子虎在焉，故称王命。）

◇令

毋淫宫室，以妨人宅。板筑以时，无夺农功。（《说苑。建本》）

◎晋厉公

公名州蒲，（案《春秋》成十年《疏》引应劭作《旧名讳议》云：「周穆王名满，晋厉公名州满，是同名不讳。」今作蒲，疑误。）景公太子。在位八年，为其臣栾书、荀偃所弑。谥曰厉公。

◇以杀三辞于栾书、中行偃

寡人有讨於氏，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左传。成十七年》）

◎晋平公

公名彪，悼公子。在位二十六年，谥曰平公。

◇授郑公孙段策

子丰有劳於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左传》昭三年）

◇逐栾盈下令国人

自文公以来，有力於先君，而子孙不立者，将授立之。得之者赏。（《晋语》八）

◇令国中

欲有谏者为隐，左右言及国吏，罪。（《说苑。善说》）

◎祖朝

朝，晋献公时人。

◇上书献公

草茅臣东郭氏祖朝，愿请开国家之计。（《说苑。善说》）

◎介子推从者

推从晋文公出亡，一作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绥，《列仙传》云：「姓王名定。」从者阙姓名。

◇悬书宫门

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史记。晋世家》：「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其母偕隐。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

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於中野。（《说苑。复恩》：「文公即位，赏不及推，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案《吕氏春秋》、《新序》、《琴操》并作歌，其词互异。《说苑。复恩》又载此为舟之侨陈辞，盖同一事而三说不同。故于《新序》存一说，于《说苑》并列两说，不能定断其孰是也。）

◎雍子

雍子，阙其名，楚人。遇谮奔晋，为畜阝大夫。

◇发命于军

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左传》襄二十六年，声子曰：「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雍子发命于军。」案彭城之役在成十八年。）

◎巫臣

巫臣姓屈，（一称屈巫。其子狐庸亦称屈狐。）庸楚之王族，字子灵。为申县尹，故称申公。以争夏姬奔晋，为邢大夫，而楚灭其族。乃通吴於晋以病楚，吴於是始大。

◇自晋遗楚子重子反书

尔以谗慝贪慝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於奔命以死。（《左传。成七年》）

◎士燮

燮，太傅随会子。以会食邑於随，后更受范为范氏。位至中军佐，谥曰文子。

◇与楚盟宋西门外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隧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十二年）

◇士匄

匄，士燮子。代荀偃为中军将。谥曰宣子。

◇同盟於亳载书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左传》襄十一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弱

弱，太傅士渥浊之子。谥曰庄子。伯之言长，故又称庄伯。

◇同盟於戏载书

自今日既盟之後，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左传》襄九年）

◇荀罂

罂，荀首子。代韩厥为中军将，谥曰武子。以荀首食邑於知，故以邑氏为知氏。首兄林父将中行，故以官氏为中行氏。伯之言长，故林父之嗣通称中行伯，荀首之嗣通称为知伯。

◇伐郑令於诸侯

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围郑。（《左传》襄九年）

◎荀偃

偃字伯游，林父孙。代荀罂为中军将。谥曰献子。

◇或林令

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十四年）

◇祷河

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左传》襄十八年）

◇督扬盟

大毋侵小。（《左传》襄十九年）

◎羊舌

字叔向，一字叔誉，晋之公族，中军尉佐羊舌职次子。食邑於杨，亦称杨傅。平公初代士渥浊为太傅，昭公时位上大夫。

◇诒郑子产书

始吾有虞於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并有争心，以徵於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於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左传》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

◇诈为苌弘卖周书

苌弘谓叔向曰：「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韩非子。内储》说下：「叔向之谗苌弘也。为书曰：「苌弘谓叔向云云，因佯遗其书。」周以苌弘为卖周也。乃杀之。」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说苑。权谋》案《左传》载叔向事，迄于昭十五年。晋灭羊舌氏，在昭二十八年。周杀苌弘，在哀三年，讵是时叔向尚在乎！诸子与《经》、《传》不必尽合。）

◎栾盈

盈，栾书孙，子。晋下军佐，为范氏所逐，出奔。复入，见杀。及范氏亡，追号曰怀子。

◇奔楚过周辞於周行人

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将逃罪。罪重於郊甸，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昔陪臣书，能输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不能保任其父之劳。大君若不弃书之力，亡臣犹有所逃。若弃书之力，而思之罪，臣戮余也，将归死於尉氏，不敢还矣。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左传》襄二十一年，栾盈过於周，周西鄙掠之，辞於行人。王使司徒禁掠栾氏者。）

◎韩厥

韩出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子万食邑於韩，因为韩氏。万曾孙厥，事景公为上卿，将中军，谥曰献子。六世至景侯虔，与赵、魏分晋，列为诸侯。又二世，遂灭晋。

◇对问大业之後为祟

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蜀，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史记。赵世家》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

◎申不害

不害，京人，故郑贱臣。韩昭侯以为相，有《申子》三卷。

◇申子。君臣

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基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艺文类聚》十九，《意林》二，《太平御览》三百九十，又六百二十四）

◇申子。大体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群书治要》，又见《长短经。大体》，又见《意林》）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胜。（《意林》）

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钧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设於不敢，藏於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馀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於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群书治要》，又见《长短经。反经》，又略见《意林》《初学记》二十五）

◇申子（已下篇名缺）

百世有圣人，犹随踵。（《战国策》十此下有「而至」二字）千里有贤者，是比肩而立也。（《艺文类聚》二十《意林》，《御览》四百二。已上《申子》原次如此，已下各书引见，不得原次。）

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史记。李斯传》《长短经。是非》。案此《申子》谓亡王如此耳。《魏志》高堂隆上疏引之，责李斯不正谏。）

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九、《艺文类聚》一，《御览》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道不作，是以常静。地道常静，是以正方。举事为之，乃有恒常之静者，符信受令必行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七）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艺文类聚》五十四，《文选》颜廷年《宴华林诗》注，又邹阳《上书吴王》注，《御览》六百三十八。）

尧之治也，盖明法审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艺文类聚》五十四）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御览》三十七）

◎韩非

非，韩之诸公子，与李斯俱师事荀卿。韩王安之五年，奉使之秦，留而不遣。寻为李斯所谮，下吏治罪，自杀。有《韩子》二十卷。

◇上书秦王

韩事秦三十馀年，出则为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韩随之，怨悬於天下，功归於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於野战，负任之旅罢於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韩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贱臣之进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於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於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闻焉，不可悔也。（《韩非子。存韩》。案下文云「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明此篇是书。）

◇韩非子佚文

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元中有厄，故圣人有九岁之畜，以备之也。（《续汉。律历志》下注补引。）

◎魏绛

魏出周文王庶子毕公高之後。毕万仕晋，封於魏，以邑为氏。万曾孙绛，事悼公为列大夫，进中军司马，佐新军。谥曰庄子，一云昭子。六世至武侯击，与韩、赵三分晋地，灭晋後。

◇授仆人书

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於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於司寇。（《左传》襄三年）

臣诛於扬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军之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不说，请死之。（《国语》十三）

◎魏无忌

无忌，魏绛十二世孙，魏安王之弟，封信陵君。以矫夺晋鄙军惧罪，留赵十年，还魏为上将军。秦用反间废之，病酒而卒。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十卷。

◇下令军中

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史记。信陵君传》：公子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

◎李悝

悝事魏文侯，为上地守，寻入相。

◇习射令

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韩非子。内储说》上：「李悝为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云云。令下，而人皆疾习射，与秦人战，大败之。」）

◇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为粟一百八十万石矣。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馀四百石；中孰自三，馀三百石；下孰自倍，馀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

◎范痤

痤，亦作座，为魏安王相。

◇献书魏王

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痤之身，夫杀无罪范痤，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战国策》二十一，赵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痤於魏，魏王许诺。范痤献书魏王。）

◇又遗其後相信陵君书

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王以咫尺之书来，而魏王轻为之杀无罪之痤，痤虽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尝以魏之故，得罪於赵。夫国内无用臣，外虽得地，势不能守。今能守魏者，若如君矣。王听赵杀痤之後，强秦袭赵之欲，倍赵之割，则君将何以止之也？此君之累也。（《战国策》二十一，又略见《史记》，又略见《说苑。善说》）

◎郑桓公

公名友，厉王少子，宣王母弟。为周司徒，封於郑。从平王东迁，建国於新郑。传十三世幽公，为韩所灭。

◇与商人盟誓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十六年》）

◎郑庄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名寤生，桓公孙。世执周政。桓王即位，为左卿士，寻夺政。

◇城颍誓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隐元年）

◎郑定公

公名宁，简公子。在位十三年，谥曰定公

◇令国中

有能还吴军者，吾与分国而治。（《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四）

◎公子归生

归生字子家，郑执政大夫。

◇使执讯与赵盾书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事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地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左传》文十七年）

◎公子

，字子驷，穆公孙。代子罕执政，为盗所杀。後别为驷氏。

◇以从楚告于晋

君命敝邑：「修而车赋，儆而师徒，以讨乱略。」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敝邑之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以相救也。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悉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左传》襄八年：「子驷曰：「请从楚，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骈告于晋。」案上文及九年《盟戏载书》，知此为子驷之词。称孤者，假君命。是时郑简公仅六岁，子驷当国，摄君事。）

◇同盟于戏载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左传》襄九年：「同盟于戏。晋士庄子为载书。公子趋进曰」云云。荀偃曰：「改载书。」注：「子驷亦以所言载于策，故欲改之。」）

◎公孙舍之

舍之字子展，子罕子，穆公孙。代子孔执政，其後为罕氏。

◇以服晋告于楚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左传》襄十一年，郑人使良霄、太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案襄十年盗杀子驷，而子孔当国摄君事，服晋乃子展主谋。此盖子展之词。称孤者，假君命，是时郑简公仅九岁。）

◎公孙侨

侨字子产，一字子美，穆公孙，公子发子。以少正代子皮执政，卒谥成子。发字子国，故子产之後别为国氏。（案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故称公孙。子国之孙始得以王父字为氏，而子产已称国侨，盖後人追言之。）

◇寓书以告士モ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壤。晋国贰，则子之家壤，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壤，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左传》襄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

◇复叔向书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传》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复书。）

【卷五】《全上古三代文》

◎吴王阖庐

阖庐亦作阖闾，名光，吴仲雍之二十五世孙，馀昧子。或曰诸樊子。弑王僚自立，在位十九年，与越战李，败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金钩令

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

◇下令孙武

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史记。孙武传》，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

◎吴王夫差

夫差，阖庐子。在位二十三年，为越所灭。

◇礼越王令

今日为越王陈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七，吴王疾愈大纵酒於文台，出令。）

◇输越粟令

寡人逆群臣之议，而输於越，年丰而归寡人。（《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九）

◇免卫君令

比十日，而卫君之礼不具者，死。（《淮南子。人间训》）

◇伐齐令

寡人伐齐，有敢谏者，死。（《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五》）

◇告诸大夫

孤将有大志於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吴语》）

◇告劳于周

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闾，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铎，以与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於郢。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乱，是以复归於吴。今齐侯任不鉴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披，铎，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齐师还。夫差岂敢自多？文武实舍其衷。归不稔於岁，余沿江沂淮，阙沟深水，出於商、鲁之间，以彻於兄弟之国。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执事。（《吴语》）

◇矢书射文种蠡军

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五）

◎伍员

员字子胥，楚人。以父奢、兄尚为楚平王所杀奔宋，寻奔郑。至晋，复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後入吴，吴王僚不见用。阖闾即位，以为行人。破楚入郢，封於申。後相夫差，为伯所谮，赐死。有《兵技巧》十篇，图一篇。

◇江上丈人祝

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吕氏春秋。安死》）

◇水战法

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般，广一丈二尺，长九丈。（《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游曲阿後湖诗注》）

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文选》张协《七命》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

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御览》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

◎孙武

武，齐人。避乱奔吴，吴王阖庐以为客将军。有《兵法》一卷，《八阵图》一卷，《牝八阵图》一卷，《兵法杂占》四卷，《战斗六甲兵法》一卷。案《汉志》《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史记。孙子传》云十三篇，《正义》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如《正义》说，则唐时故书尚存，故诸家徵引多有出十三篇外者，皆中下卷文也。《唐志》别有《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隋志》无。《算经》二卷

◇令隧长

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

◇算经序

孙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用，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稽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降升，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理从横之长短，采神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规矩，准方员，谨法度，约尺丈，立权衡，平重轻，剖豪，折黍。历亿载而不朽，施八极而无疆。散之不可轻究，敛之不盈掌握。响之者富有馀，背之者贫且窭。心开者幼冲而即悟，意闭者皓首而难精。夫欲学之者必务量能，揆己志在所专，如是，则焉有不成者哉。（《孙子算经》聚珍本。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志》《孙子算经》二卷，今本三卷，其书有「长安」「洛阳」及「佛书二十九章」等语，盖後人有增加也。朱彝尊等皆谓是孙武书，故录之。）

兵法。（案《孙子兵法》十三篇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孙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御览》一百八十九）

孙子曰：故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通典》一百五十九。案「深草」已下皆《六韬。奇兵篇》文，孙子引申之。）

吴王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吾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陈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富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因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於天气，阴晦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通典》一百五十九《孙子九地篇》何延锡注）

吴王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後，则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道路，设疑佯惑，示若将去。乃选精骑，衔枚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通典》一百五十九，《孙子。九地篇》何氏注，又张预注）

又曰：军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难，谓之轻地。当选骁骑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也。（《孙子。何氏注》）

吴王问孙武曰：「争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让之者得，争之者失。（此二句，何注引作「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还斗，伏兵傍起，此全胜之道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孙子》何氏注）

吴王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使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图之，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不有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王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後，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旁有他国。所谓先者，必重币轻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後至，众已属矣。简兵练卒，阻利而处，亲吾军事，实吾资粮，令吾车骑，出入瞻候。我有众助，彼失其党，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同上）

吴王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尘埃气扬，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也。（同上）

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後，营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胜而乃止。」（同上）

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後有险难，敌绝粮道，利我走势，敌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告厉士卒，令其奋怒，阵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当，疾击务突，前斗後拓，左右犄角。」又问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纷若乱，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陈而勿搏，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同上）

吴王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去生虑，将无馀谋，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砺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王曰：「若吾围敌，则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去路。求生透出，必无斗志。因而击之，虽众必破。」又问曰：「吾在死地，粮道已绝，敌伏吾险，进退不得，则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积，尽我馀财，激士励众，使无生虑，鼓呼而冲，进而勿顾，决命争强，死而须斗。若敌在死地，士卒气勇，欲击之法，顺而勿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守其利，绝其粮道，恐有奇兵，隐而不睹，使吾弓弩，俱守其所。」（《通典》一百五十九，《孙子》何氏注又张预注。案此已上皆释九地篇义。）

吴王问孙武曰：「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柰何？」武曰：「绌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通典》一百五十二）

吴王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擅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樵牧（《御览》作「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御览》作故夺其所爱，敌据险隘，）我能破之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览》三百三十一）

孙子曰：强弱长短杂用。（《通典》一百二十）

孙子曰：远则用弩，近则用兵，兵弩相解也。（《通典》口口口口口）

孙子曰：以步兵十人击骑一匹。（《通典》口口口口口）

孙子曰：人效死而士能用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孙子曰：其镇如岳，其氵亭如渊。（《文选》同上）

孙子曰：长阵为甄。（《文选》口口口口口口口注）

孙子八阵，有苹车之陈。（《周礼。车仆》注，贾《疏》云：《孙子兵法》有此言也。案《隋志》有《孙子八阵图》一卷，《牝八阵图》一卷，此二条是其遗文。）

孙子占曰：「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旗旌埜然若雨，是为天沾，其帅失。三军将行，旌旗乱于上，东西南北无所主方，其军不还。三军将阵，雨师，是为浴师，勿用阵战。三军将战，有云其上而赤，勿用阵。先阵战者，莫复其迹。三军方行，大风飘起于军前，右以绝军，其将亡。右周中，其师得粮。（《御览》三百二十八。案《隋志》有《孙子兵法杂占》四卷，此其遗文。）

◎王孙骆

骆一作雒，又作雄。事吴王夫差，为左校司马。

◇移记公孙圣

今日壬午，校司马王孙骆受教，告东掖门亭长公孙圣：吴王书卧，觉寤，而心中惆怅也。如有悔。记到，车驰诣姑胥之台。（《越绝书》第十）

◎伯

伯亦作白喜，晋伯宗曾孙，楚伯州犁孙。以父宛为楚平王所杀奔吴，吴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阖庐以为大夫，进太宰。夫差嗣位，为太宰相国。越灭吴，复为太宰。（《左传》哀二十二年越灭吴，二十四年，公如越，季孙使因太宰而纳赂焉。）或云越灭吴，以不忠，并妻子诛。（《越绝书》《吴越春秋》）

◇遗文种书

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韩非子。内储说》下）

◎申叔仪

仪，吴大夫。

◇乞粮於鲁公孙有山氏

佩玉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左传》哀十三年）

◎越王勾践

勾践，祝融之後，姓芈，（《郑语》又《吴语》注，允常子，一云夏少康庶子之後。《史记。越世家》《吴越春秋》。）在位三十二年，号为霸王。

◇属诸大夫告

愿一与徼天下之衷。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僨，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名姓，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为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枝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吕氏春秋。顺民》：「越王句践致必死於吴，於是属诸大夫而告之。」）

◇号令三军

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越语》上：「越王句践栖於会稽之上，乃号令於三军。」）

◇试下救火令

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越王问於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何不试焚宫室？」乃下令。」）

◇伐吴令

有敢谏伐吴者，罪不赦。（《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

伐吴命令。（十四首又十五首）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国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国门之外。」

王乃命於国曰：「国人欲告者来告。告孤不审，将为戮。不利，及五日，必审之。过五日，道将不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乃入命夫人曰：「自今日以後，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见子於此止矣。」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内有辱於国，是子也；军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吾见子於此止矣。」

至於军，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环通相问也。

明日徙舍，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从其伍之令。」

明日徙舍，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从王命。」

明日徙舍，至於御儿，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军曰：「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为我死，子之父母，将转於沟壑，子为我礼已重矣。子归，殁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与子图之。」明日，徇於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则是尽也。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

明日，徇於军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归若。已後若有事，吾与子图之。」

明日，徇於军曰：「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莫告」。

明日，迁军接和，斩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

王乃命有司大徇於军曰：「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斩，妻子鬻。」（已上并《吴语》）

二十一年十月，命国人曰：「吾将有不虞之议，自近及远，无不闻者。」复命有司与国人曰：「承命有赏，皆造国门之期。有不从命者，吾将有显戮。」

令国中曰：「五日之内，则吾良人矣。五日之外，则非吾之民也。又将加之以诛。」

命於夫人曰：「自今日之後，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各守其职，以尽其信。内中辱者则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则是子（注云：「当作我。案当作孤，烂文也也。吾见子於是，以为明诫矣。」）

令大夫曰：「食土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国，是子之罪。临敌不战，军士不死，有辱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责。自今以往，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吾固诫子。」

军行成阵，即斩有罪者三人，以徇於军，令曰：「不从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军於郊，斩有罪者三人，徇之於军，令曰：「不从吾令者，如斯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乃令国中不行者，与之诀而告之曰：「尔安土守职，吾方往征讨我宗庙之雠，以谢於二三子。」

明日，复徙军於境上，斩有罪者三人，徇之於军，曰：「有不从令者如此。」

复三日，复徙军於李，斩有罪者三人，以徇於军，曰：「其淫心匿行不当敌者，如斯矣。」

乃命有司大徇军曰：「其有父母无昆弟者来告我，我有大事，子离父母之养，亲老之爱，赴国家之急。子在军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视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殡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

明日，又徇於军曰：「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明日，又徇於军曰：「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王命者，吾轻其重，和其任。」

明日，施军於江南，更陈严法，复诛有罪者五人，徇曰：「吾爱士也，虽吾子不能过也。及其犯诛，自吾子亦不能脱也。」

有司将军大徇军中曰：「队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斩。」（已上并《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案与《吴语》文多异。）

◇与国人誓

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官其子。其达士，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於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越语》上：句践说於国人，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又见《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小异。）

◇誓众

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越语》上。又见《吴越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句践伐吴外传》十，有删节。）

◇与群臣盟

寡人获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惭晋、楚，幸蒙诸大夫之策，得返国修政，富民养士，而五年未闻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九：越王反越五年，鸣钟惊檄而召群臣，与之盟。）

◎范蠡

蠡字少伯，宛之三户人。与文种俱入越，越王句践以为上将军，平吴後亡去，不知所终。《吕氏春秋。悔过篇》：「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离谓篇》：「范蠡子胥，以此流潭。」本贾谊《新书。耳痹篇》：「范蠡负石而蹈五湖。」或云变姓名曰鸱夷子皮，浮海入齐，齐以为相，成田常之难。《墨子。非儒》：「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淮南子。氾论训》：「齐简公专任大臣，故使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吕氏绝祀。」又去之陶，自称陶朱公，卒于陶。或云仙去，（见《列仙传》）

◇与越王为吴王寿

下臣句践，从小臣范蠡，奉觞上千岁之寿，辞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时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亲鸿恩，立义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传德无极。上感太阳，降瑞翼翼。大王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七》）

◇为书辞句践

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史记。越世家》：「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为书辞句践。」）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义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後则无救已倾之祸。虽然，臣终欲成君霸图，故不辞一死一生。臣窃自惟，乃使於吴，王之惭辱蠡，所以不死者，诚恐谗於太宰，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定功雪耻。臣所以当席日久，臣请从斯辞矣。（《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案即《史记》文未可合录，做别载之。）

◇自齐遗文种书

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史记。越世家》：「范蠡既去，自齐遗大夫种书」。《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种

种字子禽，郢人，仕楚为苑令。范蠡要与入越，越王句践以为大夫。平吴後，遇谗赐死。

◇矢书答吴王

上天苍苍，若存若亡，越王句践下臣种敢言之。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践敬天而功，既得返国，今上天报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吴有大过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谏而身死，大过一也；公孙圣直说而无功，大过二也；大宰愚而佞言，轻而谗谀，妄语咨口，听而用之，大过三也；夫齐、晋无反逆行，无僭侈之过，而吴伐二国，辱君臣，毁社稷，大过四也；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吴侵伐，大过五也；昔越亲戕吴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从天命，而弃其仇，後为大患，大过六也。越王谨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五：「吴王书其矢而射种蠡之军，大夫种书矢射之曰。」）

◇固陵祖道祝词

皇天助，前沈後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後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七：「句践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大夫文种前为祝。」）

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辅翼。我王厚之，祉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同上：「越王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

◇文台进祝酒辞

皇天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谋，我王之德。宗庙辅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尽其力。上天苍苍，不可掩塞。觞酒二升，万福无极。（《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越兵构行於江、淮之上，还於吴，置酒文台，大夫种进祝酒。」）

我皇贤仁，怀道抱德，灭雠破吴，不忘返国。赏无所吝，群邪杜塞。君臣同和，福千亿。觞酒二升，万岁难极。（同上：「於是越王默然无言，大夫种云云。」）

【卷六】 《全上古三代文》

◎齐太公一

太公姓姜，亦姓吕，名尚，字牙，东海人，四岳之後。初事商王纣，去隐北海，後归周，周文王以为师，号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为司马，号曰师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既克商，封於齐，以侯爵就国。成王嗣位，命得专征伐。一云，受封後留为太师，薨年百馀岁。传国二十八世。有《太公六韬》六卷，《阴谋》六卷，《谋》三卷，《阴符钤录》一卷，《金匮》二卷，《兵法》三卷，又六卷，《伏谋阴阳谋》一卷，《三宫兵法》一卷，《太乙三宫兵法立成图》二卷，《书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记》一卷，《周书》阴符》九卷。（案《周书》阴符》、《隋志》不云太公。据《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明是一书也。《汉志》《周史六》六篇在儒家，《太公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在道家，《隋志》尽归兵家。）

◇政语

师尚父曰：「吾闻之於政也，曰：「天下圹々，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於无罪，邪臣以誉赏於无功，其国见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四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曰：「太师者，心腹之臣，所使口口，是人之英，故曰前疑，常立於前，决疑事也。太史者，耳目之臣，所使视听，是人之後，故曰後承，常立於後，承主之过，取验於天。太傅者，爪牙之臣，所使守卫，是人之杰，故曰左辅。辅人主缺，事立於左，拒君之难。太保者，羽翼之臣，所使察伺，是人之警，故曰右弼，常立於右，弼人主之邪。四辅既立，王者安而无为，百姓济而无害。若四辅不具，犹格虎无备，济河无舟。若王者不知古今之务，远方之纬，不谋於诸侯，不达言语，动作不合於制，太师争之；不知天变星历之运，天官动静钟律之音，山川怪异，不善灾害，太史陈天文以争之；发号令不应先王法度，与大臣无礼，枉道於民，处刑不平，独信自专，临政不庄，又不恤臣仆，太傅争之；升车不应和鸾，揖让不中磬佩，淫晏驰骋，沈冒酒色，宗庙不敬，舆服失度，朝廷无节，太保争之。（《五行大义》第二十二篇论诸官。）

◇六韬

案今所行《六韬》六卷，是宋元丰间删定，凡六十篇，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文韬

文王问於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於无功，刑罚不施於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後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无阴害。不供宫室以费财，不多游观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文王曰：「善哉。」（《群书治要》三十一）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治令之必行。治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则民俗利，民俗利则利天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群书治要》三十一，《御览》六百三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失。」太公曰：「为国之大失者，为上作事而不法法，国君不悟，是为大失也。」文王曰：「愿闻不法法，国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法，则邪不止，邪不止，则祸乱起矣。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不法法，则水旱发，水旱发，则万民病；君不悟，则兵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也。」文王曰：「诚哉。」（《群书治要》三十一，《御览》六百三十八）

文王问太公曰：「人主动作，举事善恶，有福殃之应，鬼神之福无？」太公曰：「有之。主动作举事，恶则天应之以刑，善则天应之以德，逆则人备之以力，顺则神授之以职。故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多游台，则民多病温，霜露杀五谷，丝麻不成；人主好田猎毕弋，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飘牛马，发屋拔木，民人飞扬数十里，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民，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太白失行。故人主动作举事，善则天应之以德，恶则人备之以力，神夺之以职，如响之应声，如影之应形。」文王曰：「诚哉。」（《群书治要》三十一，《续汉。五行志》三注，又五注。《御览》九，又二百六十六，又八百三十九，又八百七十六，又八百七十九。又《五行大义》第七篇引太公云：「人主举事，善则天应之以德，恶则天应之以刑。」）

故义胜怠者王，怠胜敬者亡。（《群书治要》三十一引《明传篇》末多此二语。）

武王问太公曰：「桀纣之时，独无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为无有？」武王曰：「为人臣而令其主残虐，为後世笑，可谓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谏者不必听，贤者不必用。」武王曰：「谏不听，是不忠；贤不用，是不贤也。」太公曰：「不然。谏有六不听，强谏有四必亡，贤者有七不用。」武王曰：「愿闻六不听，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宫室台池，谏者不听；主好忿怒，妄诛杀人，谏者不听；主好所爱，无功德而富贵者，谏者不听；主好财利，巧夺万民，谏者不听；主好珠玉奇怪异物，谏者不听，是谓六不听。（案上言六不听仅五事，转写有脱）

四必亡，一曰强谏不可止，必亡；二曰强谏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强正众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强正众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亲强，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三曰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五曰以欺为忠，贤者不用；六曰忠谏者死，贤者不用；七曰财货上流，贤者不用。」（《群书治要》三十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文选》注、《御览》作大夫，）而问之曰：「殷国之将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对曰：「有。殷国尝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馀。」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对曰：「是非殷国之大妖也。殷国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为妖灾。」武王然而问三十七章之妖，对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喂虎，喜割人心，喜杀孕妇，喜杀人之父，寡人之妇，孤人之子，喜夺，喜诬，喜刑祸，喜以信者为欺，欺者为忠，以忠为不忠，忠谏者死，阿谀者赏，以君子为下，小人为上，以便佞为相，以女子为政，急令暴取，万民愁苦；喜田猎毕弋走狗，出入不时，不避大风甚雨，不避寒暑；喜治宫室，修台池，日夜无已。宫七十有三所，大宫百里，宫中有九市，陈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将熊蹯豹胎；喜为酒池肉林糟丘，酒池可回船，而牛饮者三千人饮之，以金鼓坐起，无长幼之序，贵贱之礼；喜听谗用誉，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所爱专制而擅令，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斗斛，无尺丈，无锱铢，无秤衡，有罪放，无罪诛，此殷国之大妖也。其馀不可胜数，臣言不能尽。」（《群书治要》三十一，《艺文类聚》九，又七十一，《北堂书钞》二十，又二十一，《文选。七发》注，《七命》注，《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二十一，又五十一，又八十三，又一百七十三，又七百六十八，又八百七十四。）

渊乎无端，孰知其源。（《意林》一。案《意林》此条在「六守」後，「发启」前，当是「文韬」。）

◇武韬

昔柏皇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此皆古之善为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农氏，教民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古之不变者，有苗有之，尧化而取之。尧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御览》七十六，《意林》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人恭天静地，和人敬鬼。（《意林》一。案《意林》此二条在「发启」後「争权」前，知是《武韬》）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争权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与地称，则万物备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贤士，勿臣而友之，则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将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收之。」（《意林》作「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夫以贤而为人下，何人不与？以贵从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则申万人之上，唯圣人而後能为之。」文王曰：「善。请著之金版。」於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所求而见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群书治要》三十一，《文选。宣德皇后令》注，《意林》一。）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怀仁而善谋，冠虽弊，礼加之於首；履虽新，法践之於地，可及其未成而图之。」商王拘西伯昌於里，太公与散宜生以金千镒，求天下珍怪物而献之，以免君之罪。於是散宜生受命而行，得犬戎氏文马，豪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九江之浦得大贝百冯本注云：《诗》作「百朋」，宛怀条涂之山得黄熊，玉女三人，因费仲而献之於商王纣。纣大喜，遂免西伯，杀牛而赐之。文王既出里，召周公旦筑为灵台。纣患刑轻，乃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滑跌堕火中，纣与妲己笑以为乐，名曰炮烙之刑。（《意林》一，《汉书。儒林。辕固传》，《艺文类聚》八十四，又九十三，又九十五，《文选。南都赋》注，《石阙铭》注，《御览》四百六十七，五百三十四，六百八十四，六百九十七，八百七，九百八，九百四十一，《事类。马赋》注，凡十五条，合录之。案《意林》此条在「争权」後「九差」前，知是《武韬》。又案《淮南子。道应训》：「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於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於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罢、青《豸干》、白虎，文皮千合，以献於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悦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盖本《六韬》为说。又《尚书大传》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载此事。又案《群书治要》论将《选将》二篇在《武韬》，今本在《龙韬》，与旧不同。）

◇龙韬

武王曰：「士高下岂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武王曰：「愿闻之。」太公曰：「人才参差大小，犹斗不以盛石，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问闾里，察奸伺猾；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遽（《御览》作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实长希言（《御览》作「长宝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不用谏言，数行刑戮，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辨好胜，疾贼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咋咋，言语切切，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必，此十万之将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之将也；动动纷纷，邻国皆闻，出入居处，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於领世，能教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群书治要》三十一，《意林》一，《御览》二百七下三。案《意林》引此在「并将」前。）

夫杀一人而三军不闻，杀一人而万民不知，杀一人而千万人不恐，虽多杀之，其将不重；封一人而三军不悦，爵一人而万人不劝，赏一人而万人不欣，是为赏无功，贵无能也。若此则三军不为使，是失众之纪也。（《群书治要》三十一，《将威篇》末「是将威之所行也。」下多此一段。）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称？」太公曰：「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饥饱劳逸文武也。故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知，则不可以战矣。故战不必任天道，饥饱劳逸文武最急，地利为宝。」武王曰：「天道鬼神，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独不贵天道？」太公曰：「此圣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为谲书。而寄胜於天道，无益於兵胜，而众将所拘者九。」武王曰：「敢问九者柰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数；不顺敌之强弱，幸於天道；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敌人，怯弗敢击而待龟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不可以治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败，不能制死生，故明将不法也。（《群书治要》三十一。）

太公曰：「天下有粟，圣人食之；天下有民，圣人收之；天下有物，圣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爱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群书治要》三十一，此二篇在「军势」後。）

◇虎韬

武王胜殷，召太公问曰：「今殷民不安其处，柰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几，不可数动，动之有凶。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民怨生；明罚则民慑畏，民慑畏则变故出；明察则民扰，民扰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恶，不知所从，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乐哉圣人，与天下之人皆安乐也。」武王曰：「为之柰何？」太公曰：「圣人守无穷之府，用无穷之财，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其时矣；任贤使能，而官有材，而贤者归之矣。故赏在於成民之生，罚在於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群书治要》三十一，《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御览》四百一。）

◇犬韬

武王至殷，将战。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亿有八万。武王惧曰：「夫天下以纣为大，以周为细；以纣为众，以周为寡；以周为弱，以纣为强；以周为危，以纣为安；以周为诸侯，以纣为天子。今日之事，以诸侯击天子，以细击大，以少击多，以弱击强，以危击安，以此五短，击此五长，其可以济功成事乎？」太公曰：「审天子不可击，审大不可击，审众不可击，审强不可击，审安不可击。」王大恐以惧。太公曰：「王无恐且惧。所谓强者，尽得天下之力。所谓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今日之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周虽细，曾残贼一人之不当乎。」王大喜曰：「何谓残贼？」太公曰：「所谓残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钱采帛狗马谷粟，藏之不休，此谓残也；所谓贼者，收暴虐之吏，杀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民，无贵无贱，非以法度，此谓贼也。」（《群书治要》三十一，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三，《御览》三百五十三，三百八十六。）

武王问太公曰：「欲与兵深谋，进必斩敌，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礼使将，将以忠受命。国有难，君召将而诏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避，勿以三军为贵而轻敌，勿以授命为重而苟进，勿以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士为必然，勿以谋简於人，勿以谋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敌可胜也。」」（《群书治要》三十一）

辩言巧辞，善毁善誉者，名曰间谍飞言之士。（《意林》一《练士篇》「名曰必死之士」下多此三语。）

以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进止，旌旗指麾，陈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绝（《御览》作绳）而解之。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宜，无绝人马之力。（《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览》二百九十七。案今本《教战篇》仅云：「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馀皆删去，故节录之，其上下文不具录。已上如《六韬》原次，已下杂录，不得原次。）

器满则倾，志满则覆。（《礼记。曲礼上》疏）

世子为政。（《北堂书钞》二十一）

廿七大夫者，为筋脉之臣。（《北堂书钞》五十六）

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御览》一百五十七。）

昔烦厚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诸侯叛之，烦厚氏以亡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三）

尧与有苗（《御览》作「尧伐有扈」）战于丹水之浦。（《文选沈休文乐游苑饯吕僧珍诗》注，《北堂书钞》十三，《御览》六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桀时有瞿山之地，桀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谏者曰：「冬凿地穿山，是发天之阴，泄山之气，天子後必败。」桀以妖言杀之。（《御览》八十二）

桀纣之时，妇女坐以文绮之席，衣以绫纨之衣，常三百人。（《艺文类聚》六十九，又八十五，《北堂书钞》二十，《文选。石阙铭》注，《御览》三百九十三，七百九，八百十五。）

纣作琼室鹿台，饰以美玉。（《文选。西京赋》注）

太公曰：「桀纣王天下之时，积糟为阜，以酒为池，脯肉为山林。（《文选。西征赋》注）

对文王曰：「礼者，治之粉泽也。」（《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二十三，六百十）

先涂民耳目。（《文选。剧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犹循环之无端。（《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御览》四百九十六）

天之为天远矣。地之为地久矣。万物在其间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夫使世俗皆能顺其有，是乃溟涬鸿之时，为王故莫之能有。七十六圣发起，其所系天下而有之，岂一日哉。（《御览》一）

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酆，令具汤沐。（《御览》三百九十五，一本作「汤亻票）

文王祖父寿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寿九十七而没。（《御览》三百八十三。）

太公谓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趋舍不同，喜怒不等。（《文选。卢谌赠刘琨诗》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谓武王曰：「圣人兴兵，为天下除患去贼，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举而得。（《文选。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注。）

欲伐大国，行且有期，王寝疾，十日不行。太公负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发，天子闻之，国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无病者。（《御览》七百三十九）

武王寝疾十日，太公负王，乃驾骛冥之车（《北堂书钞》十三作「之乘」）周旦为御，至於孟津。大黄参连弩、大才扶骨车（并战具也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铜为首，副也。昼则为光，夜则为星方、头铁槌重八斤亦军备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铁钺，军备也、行马广二丈，二十具渡沟飞桥、广五丈，转关鹿卢八具天船、一名天潢以济大水也鹰爪方胸铁杷、柄长七尺天阵日月斗柄勺一，此为左右一仰一背天阵，地阵、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阵、车马文武积楹、临冲、攻城国邑云梯飞楼视城中也武卫大橹，三军所须，云火万炬，以防火也，吹鸣孤。作威万具也。《御览》三百六十七。案此所陈器具，《军用篇》有其半。）

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吕尚为後，将以四十七艘船济（《文选》注作「舫逾」）于河。（《艺文类聚》七十一，《文选王粲从军诗》注，《御览》七百六十八）

太公曰：「夫纣无道，流毒诸侯，欺侮群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诛之，谁曰弗克？」（《北堂书钞》一百十三）

武王伐殷，乘舟济河，兵车出，壤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御览》四百八十二）

武王伐纣，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无亲，今海内陆沈於殷久矣，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伯夷、叔齐曰：「杀一人而有天下，（《北堂书钞》十三作「杀一夫而利天下」）圣人不为。」太公曰：「师渡孟津，六马仰，流赤乌，白鱼外入，此岂非天命也？师到坶野，天暴风电，前後不相见，车益发越，辕冲摧折，旌旄三折，旗帜飞扬者，精锐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电应天也。」（《御览》三百二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王（当作武王。）问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钻龟不兆，数蓍蓍不交而如折。将行之日，雨辎重车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辎重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艺文类聚》三，《御览》十，《事类。雨赋》注）

兵入殷郊，见太公，曰：「是我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据而鹰峙，威怒自副，见利欲发，进不顾前後。」见武王，曰：「是新君也。见敌不怒。」（《御览》二百七十六）

纣为无道，武王於是东伐纣。至於河上，雨甚雷疾，武王之乘横振而死，旗旌折，扬侯波，周公进曰：「天不周矣。意者君德行未尽，而百姓疾恶，故天降吾祸。」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众而先，以造於殷，天下从。甲子之日，至於牧野，举师而讨之，纣城备设而不守，亲擒纣，悬其首於白旗。（《御览》十三，三百二十九，三百四十）

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ｘ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通典》一百六十二，《御览》三百二十八，又《泰誓》中疏引作「卜战，龟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逾人矣。」」盖约文，或在他篇，未敢定之。）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崇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蓍头箭，丙丁日拔蓍口箭，戊已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之，各以其职来贡。（《御览》七百三十七）

武王伐纣，雪深丈馀，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风调雨顺。（《旧唐书。礼仪志》案五神事详见《太公金匮》《周书。阴符》，丁侯事详见《金匮》，圣人以神道设教，不必疑其不纯也。）

武王伐纣，纣蒙宝衣，投火而死。（《文选。石阙铭》注，《御览》八百八十九）

武王入殷，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金钱，以与殷民。（《艺文类聚》六十六八十五）

武王登夏台以临殷民，周公旦曰：「臣闻之，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乌；憎其人者，憎其馀胥。」（《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作「除胥」《事类。乌赋》注作「储胥」。）

武王平殷，还，问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贤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无故无新，如天如地。」（《御览》三百二十七）

冬冰可折，夏条可结。（《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二十一）

军处山之高者则曰栖。（《史记。越世家。索隐》）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先至，已据便地，形势又强，则如之何？」对曰：「当示怯弱，设伏佯走，自投死地，敌见之，必疾速而赴，扰乱失次，必离故所，入我伏，兵齐起，急击前後，冲其两旁。」（《通典》一百五十三，《御览》二百九十四）

又问曰：「敌疏其陈，又远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劳我士卒，为之柰何？」太公曰：「发我锐士，先击其前，车骑猎（《御览》作列）其左右，引而分遂，以随其後，三军疾战。凡以少击众，避之於易，要之於险，避之於昼，取之於夜，故曰以一击十，莫善於厄；以十击百，莫善於险；以千击万，莫善於阻。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厄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览》三百十一。案「故曰」已下，盖古兵家言，而太公述之。《吴子应变篇》亦有此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将者，受命忘家，当敌忘身。（《文选。西征赋》注）

赏如高山，罚如深溪。（《文选。王粲从军诗》注）

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风，如雷如电，天下尽惊，然後乃成。（《御览》二百七十一）

从孤击虚，万人无馀。一女子，当百夫。风鸣树者，贼在十里；鸣条，百里；摇枝，四百里。雨沾衣裳者，谓润兵；其不沾者，谓泣兵。金气自鸣及焦气者，军疲也。（《御览》三百二十八）

春以长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在前，此四时应天之法也。（《御览》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九）

车骑之将，军马不具，鞍勒不备者，诛。（《御览》三百五十八）

以死取人谓之勇。（《御览》四百三十七）

武王问太公曰：「夫贫富岂有命乎？将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盗在其室。」武王曰：「何谓盗也？」太公曰：「计之不熟，一盗也；收种不时，二盗也；取妇无能，三盗也；养女太多，四盗也；弃事就酒，五盗也；衣服过度，六盗也；封藏不谨，七盗也；井灶不便，八盗也；举息就礼。（《初学记》作利）九盗也；无事然镫，十盗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八十五）

【卷七】《全上古三代文》

◎齐太公

◇阴谋

武王问太公曰：「愿闻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问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贪汗；四，吏以威力迫胁於民；五，吏与史合奸；六，吏与人无情；七，吏作盗贼，使人为耳目；八，吏贼，买卖贵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惧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则民流亡，而君失其国。」武王曰：「民亦有罪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胜吏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侵陵群下，二大也；民甚富，侵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慕，四大也；众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为权，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疑当作「民无信」）以少为多，夺人田宅，赘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武王曰：「绝吏之罪，塞民之大，柰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赏，审其诛，则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同，上下不和，而结其雠。」太公曰：「为君守成，为吏守职，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则国治，国治则都治，都治则里治，里治则家治，家治则善恶分明，善恶分明则国无事，国无事则吏民外不怀怨，内不徼事。」（《续汉。郡国志》五注）

武王问太公曰：「贤君治国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对曰：「贤君治国，不以私害公，赏不加於无功，罚不加於无罪，法不废於仇雠，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不高台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画以害农，不极耳目之欲以乱政，是贤君之治国也。不好生而好杀，不好成而好败，不好利而好害，不好与而好夺，不好赏而好罚，妾孕（疑作「妾媵」）为政，使内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为台观，发人丘墓以为苑囿，仆媵衣文绣，禽兽犬马与人同食，而万民糟粮不厌，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敛，夺民财物，藏之府库，贤人逃隐於山林，小人任大职，无功而爵，无德而贵，专恣倡乐，男女昏乱，不恤万民，阴阳之气，忠谏不听，信用邪佞，此亡国之君治国也。」（《群书治要》三十一）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轻罚而重威，少其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众皆化，为之何如？」太公曰：「杀一人，千人惧者，杀之；杀二人，而万人惧者，杀之；杀三人，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者，赏之；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以一言与身相终，再言与天地相永，三言变诸侯雄，四言为海内宗，五言传之天下无穷，可得闻乎？」太公曰：「一言与身相终者，内宽而外仁也；再言与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无私也；三言为诸侯雄者，是敬贤用谏，谦下於士也；四言为海内宗者，敬接不肖，无贫富，无贵贱，无善恶，无憎爱也；五言传之天下无穷者，通於否泰，顺时容养也。」（同上）

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怨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武王曰：「吾今新并殷居民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为戒，随之身。」（《群书治要》三十一，《御览》五百九十）

◇金匮

唐帝克有苗，问人曰：「吾闻有苗时，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诛谏者，尊无功，退有能，遇人如仇，故亡耳。」（《开元占经》三）

三苗时，有日斗。（《开元占经》六）

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御览》四）

夏桀之时，有芩山之水，桀常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於河。民谏曰：「孟冬凿山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败。」桀以为妖言杀之。期年，芩山一旦崩为大泽，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耋老谏而杀之。汤率诸侯伐之。（《艺文类聚》三，《御览》二十七，又七十二《路史。後纪》十四）

纣常以六月猎於西土，发民逐禽。民谏曰：「今六月，天务覆施，地务长养。今盛夏发民逐禽，而元元命悬於野；君残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无福。」纣以妖言而诛之。後数月，天暴风雨，发屋折木。（《艺文类聚》三，《御览》二十一，又八百三十二，《事类赋》注四）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於里，以其羹ㄛ予。」（《御览》六百四十二）

武王问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贤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须兵器，可以守国。」武王曰：「五帝之时，无守战之具，国存者何？」太公曰：「守战之具，皆在民间。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锄爬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镰斧者，是其政战之具也；鸡狗者，是其钲鼓也。」（《御览》三百三十六，又三百三十九）

武王问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闻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後事者昌，先事後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时而生，是为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易失也。」（《意林》一）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今海内陆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後汉。袁绍传》注，《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王伐纣，至凤皇陂，袜系解。（《太平寰宇记》二十五）

武王师到牧野，阵未毕，而暴风疾雨，电雷幽冥，前後不见。太公曰：「善。雷电者，是吾军动应天也。」（《御览》十一）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剧，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惧，乃遣使者请之於武王，愿举国为臣虏，武王许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谓使者曰：「归矣。吾已告诸神，言丁侯前畔义，今日遣人来归，勿复过之，比使者归子之君所，息念矣。」使者辞归，至，丁侯病乃愈。四夷闻之皆惧，各以其职来贡。越裳氏献白雉，重译而至。（《艺文类聚》五十九，《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注，《典引》注、《御览》一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九，又七百三十九，《事类赋》注十三）

武王平殷还，问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贤者未定，如何？」太公曰：「无故无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财，与殷之民共之，则商得其贾，农得其田也。一目视则不明，一耳听则不聪，一足步则不行，选贤自代，上下各得其所。」（《意林》一，《御览》三百六十六）

武王伐纣，都洛邑未成，海内神相谓曰：「今周王圣人，得民心乎？当防之。」随四时而风雨阴寒，雨雪十馀日，深丈馀。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车马，从两骑，止门外，欲谒武王。武王将不出见，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馀，而车骑无迹，恐是圣人。」王使太师尚父谢五丈夫曰：「宾幸临之，失不先问。」方修法服，太师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开门而进五车两骑曰：「先王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天寒，故进热粥以御寒。未知长，幼从何起？」两骑曰：「先进南海君，次东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师，风伯。」粥既毕，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谓武王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雨师、风伯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河伯名为冯夷（《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作「冯修」，《文选。思玄赋》旧注引作「河伯姓冯名修」。雨师名咏，风伯名姨。）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谒者於殿下，门外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告之？」皆曰：「天代殷立周，谨来受命。愿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二，《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文选。雪赋》注，《开元占经》一百十三，《御览》十二，又八百五十九，又八百八十二，《太平广记》二百九十一，《事类赋》注三。）

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神来甚众，恐後复有试予者也。何以待之？」太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请树槐於王门内，王路之右，起西社，筑垣墙，祭以酒脯，食以牺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与之语。」乃命太公祝社曰：「客有益者入，无益者距之。岁告以水旱与其风雨，泽流悉行，除民所苦也。」（《北堂书钞》八十七，《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五百三十二，《事类赋》注二十五）

赏一人而千人喜者赏之，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而三军劝者赏之。杀一人而千人恐者杀之，杀二人而万人动者杀之，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御览》六百三十三，又六百四十七，又《书钞》三十引「赏一人千万喜」六字。）

屈一人之下，伸万人之上。武王曰：「请著金版。」（《文选。广绝交论》注）

夫人可以乐成，难以虑始。（《文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注）

明者见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未形。（《文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注，《阮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注）

宰相不富国安主，调阴阳，和群臣，乐万民，非吾宰相也。（《书钞》四十九）

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师尚父曰：「黄帝云：「予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尧居民上，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矜矜乎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不满日。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吾闻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慎终与始，完如金城。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宋本《後汉。光武纪》建武二年注，《意林》一，《艺文类聚》二十三，《文选。张华女史箴》注，《御览》四百三十，又四百五十九，又五百九十三）

武王曰：「吾随师尚父之言，因为慎。书铭，随身自诫。其冠铭：「宠以著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书镜曰：「以镜自昭，则知吉凶」。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御览》四百三十五百九十）

武王曰：「欲造起居之诫，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有无忘亡，熟惟二者，必後无凶。」杖之书曰：「辅人无苟，扶人无咎。」」（《後汉。崔る传》注。）

门之书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御览》一百八十三）

户之书曰：「出畏之，入惧之。」（《御览》一百八十四）

牖之书曰：「窥望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览》一百八十八）

钥之书曰：「昏慎守，深察讹。」（《御览》八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研之书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五，《事类赋》注十五，《困学纪闻》五）

书锋：「忍之须臾，乃全汝躯。」（《意林》一）

书刀：「刀利皑皑，无为汝开。」（《意林》一）

书井：「源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意林》一）

弩之戟为翼，弩之书见奔远行，在才者与任武者也。（《书钞》一百二十五。案此文有衍误）

春三月，斗星为天关。战背天关，向天梁，敌不可当。（《初学记》七）

冬月，奎星为天关。（《初学记》七）

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毋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御览》三百九十。案《御览》引注云皇览云，出《太公金匮》。《路史。後纪》五云：「世谓太公作金人。」《太公金匮》：「公对武王之言，明黄帝所作。」）

日夜出者，纪纲灭。大臣专政，作威夺权，无救。大臣戕其主，夺其邦，其救也。亲仁贤，退骄佞，顺四时，布恩惠，赦天下，则日夜出，不为伤也。」（《开元占经》六引《尚书金匮》，疑即《太公金匮》异名。）

日还者，君不秉其政，舍法度，用私意，不任官职，而将自治，则日还。日还者，为日出而复下，下而复高，无救。当为大乱不轨，皆叛不从。其救也，正心固一，修古道，守正法，无忒业，则日还不为伤也。（《开元占经》六引《金匮》）

日斗者，人君内无聪明，邪臣争权。日斗者，无精，众人见乌其中，无救。期六十六日，王者亡其土地。其救，辟四门，来仁贤，受爵分职，循名责躬，则斗不为伤。（同上）

视不明，听不聪，则云气五色，蔽日月之明，无救，则群臣谋杀，关梁不通。其救，辟四门，求仁贤。（《开元占经》十一引《尚书金匮》）

◇阴符

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文王昌曰：「吾闻之，无变古，无易常，无阴谋，无擅制，无更创，为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不祥矣。」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为政也。」（《御览》八十四引《周书》）

凡治国有三常，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夫然，虽百代可知也。」（《初学记》十七，又《御览》四百二十引《周书阴符》）

年饥，上用舆曲不漆，矛戟缕缠，羽旄不择焉。（《御览》三百五十二引《周书》）

年不登，甲则缨滕，宫室不容。（注云：「甲不以组也。」《御览》三百五十五引《周书》）

容容熙熙，皆为利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御览》四百四十九引《周书》）

武王不闭外门，以示无惧；去剑笏，以示无仇。（《御览》六百九十二引《周书》）

太公曰：「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御览》七百三十九引《周书。阴符》）

武王营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会，曰：「周王神圣，当知我名。若不知，水旱败之。」明年，雨雪十馀旬，深丈馀，五丈夫乘车，从两骑，止王门。太公曰：「车骑无迹，谓人之变。」乃使人持粥进之曰：「不知客尊卑何从。」骑曰：「先进南海御，次东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何伯，次风师，次雨师。」武王问太公并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东海神名句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五行大义》第二十二篇引《周书》）

人感十而生，天行五，地行五，合为十也。（《五行大义》第二十三篇引《周书》）

春为牝阵，弓为前行；夏为方阵，戟为前行；季夏圆阵，矛为前行；秋为牝阵，剑为前行；冬为伏阵，为前行，是谓五阵。（《御览》三百一引《周书》）

太公曰：「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经奇道，故三军同名异用。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险绝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後险，车之困地；容车贯阻，出而无返者，车之患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车之逆地；深堑黏土，车之劳地；隐带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难前，车之陷地；凡骑以陷敌而不能破敌，敌人走，以步骑反击我後，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限，长驱不止，敌伏我两旁，又绝我後，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之困地也。往无以返，入无以出，陷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骑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少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大涧深谷，蓊秽林草，此骑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战于两水之间，乘敌过邑，是谓表里相合。左有深沟，右有峭坑，高下与地平，睹之广易进退相敌，北并骑之陷地。污下沮泽，进退渐洳者，骑之患地。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务避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引《周书阴符》。案与《六韬》《战车》《战骑》二篇大同小异）。

成王将加元服，周公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御览》六百八十四引《周书》）

◇兵法

践尔兵革，审权矩，应诈纵，谋出无孔。（《诗。大明》疏引太公授《兵钤之法》）

坎名大刚风，乾名折风，兑名小刚风，艮名凶风，坤名谋风，巽名小弱风，震名婴儿风，离名大弱风。大刚风者，大阴之气，好杀故刚。折风者，金强，能摧折物也。小刚风者，亦金杀故也。凶风者，艮在鬼门，凶害之所也。谋风者，坤为地，大阴之本，多阴谋也。小弱风者，巽为长女，故称弱也。婴儿风者，震为长男，爱之故曰儿。大弱风者，离为中女，又弱於长女也。大刚小刚，客胜。大弱小弱，主人胜。凶有凶害之事，谋有谋逆之人。折为将死，婴儿风主人强。（《五行大义》第十七篇引《太公兵书》）

诸军出行，将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门，吏士不得刈稼穑，伐树木，杀六畜，掠取财物，奸犯人妇女，违令者斩。（《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军诫法》）

凡行军，吏士有死亡者，给其丧具，使归而葬，此坚军全国之道也。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治视，鞭之。军夜惊，吏士坚坐阵，将持兵，无ん哗动摇，有起离阵者斩。当交战，谨出入者，若近敌，当讥呵出入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案《通典》引太公《六韬》《太公兵法》，俱标「太公曰」，不出书名。今除《六韬》外，录入《太公兵法》）

夫出军征战，安营阵，以六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将军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复徙。开牙门，常背建向破，太岁、太阴、太阳大将军，凡三军。不欲饮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狱。（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间；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狱者，四高中下是也。」《通典》一百五十七）

日戴光，主大凶，期不出三年。（《开元占经》五引《太公兵法》）

日未入两竿而无光曜，其月必主死，一曰主忧。（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四背见，军在外有反者。（《开元占经》七引《太公兵法》）

日晕始起，前灭後币，而後成者，後面胜。日晕周币，东北偏厚，厚为福。东君在东北战，西南战败。日晕而珥，主有谋。十日不雨，兵起。日晕冠三珥，天子有喜，或有大赦，或拜大将军。日晕抱珥，喜气，曰晕黄者，主人有喜。（《开元占经》八）

日中蚀，海内兵大起，王公忧。两乌夹日，名为天鸡守日，主人君妻家谋夺君处，先数视君动静，欲行其志，天先见变戒之。（《开元占经》九）

弩之神，名远望。（《御览》三百四十八引《太公兵法》）

神后加四仲者，以为明堂宫，时天一出游八极之外，行窈冥之中，日昭其前，月昭其後。当此之时，天一自持玉弩执法，丞相劾不道者。（同上）

箭之神，名续长。（《御览》三百四十九）

戟之神，名大将。（《御览》三百五十二）

矛之神，名跌跪。（《御览》三百五十三）

◇决事占

太白犯毕口，大兵起，一岁罢。太白出东方，入毕口，车马贵易政。

太白犯参左股，战大胜。（《开元占经》四十九。）

◇阴秘

君不明，臣不忠，故日无光，月不明。见变不救，殃祸生。臣欲反，主失名。其救也：安百姓，用贤人，弱者扶，则无害。（《开元占经》五，又十一）

凡四时受王之日，日月当清明，五星顺度，润泽有光，此君臣和同。或昼不见日，夜不月，五星失度，阴蔽日光，乱风连日，此国君迷荒，不顺时令。疾病虫霜，忠臣受诛，谗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盗贼满道，死者不葬。（《开元占经》五）

日中乌见者，君咎。双乌见者，将相逆。入斗者，主出走，乌动者，大饥水旱不时，人民流在他乡。救之法：实仓库，举贤士，远佞邪，察後宫，任有道，赦不从，则灾消矣。日中有黑气，若一二，至四五者，此阳中伏阴，君害臣。上出者，臣谋君。旁出者，君谋臣。不出者，宫女有忧。昏见在臣，晨见在君。救之法：轻刑罚，赦无罪，节威权，安百姓，贷不足，则灾消矣。日中有黑气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教令不行，三公为乱，爵赏不平。不救者，臣图君，子谋父。救之法：任贤直，信道德，退贪邪，省刑罚，察奏谏，思刑戮，则无害。〓〓日中有黑气，君之过大，而臣不谏，故日不明。见变不救者，主有忧。救之法：承顺天地，申用明赏，则无害矣。（《开元占经》六）

日晕明分，中赤外青，外人胜；中青外赤，中人胜；中黄外青黑，中人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黄中青黑，外人胜；外白内青，外人胜；内白外青，中人胜；中黄外青，外人胜；中于外黄，内人胜。日晕黄白不斗，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黄，土功动，民不安。色黑，有水，阴国胜。色白有丧。色青为疾，色赤大旱，流血千里。日一晕一抱一珥为不和，信者更逆，不信者顺。日晕有背，人臣有叛者，或曰左右欲有走。〓〓日晕，有五色云，如杵贯日，从外入，外人胜。从内出，内人胜。欲知姓名，白者商，赤者徵，青者角，黑者羽，黄者宫。日晕有众云在左右，色黄白吉，青白兵行，黑白内乱，青赤和解，青黑流血，俱明者未解。兵不归，明者胜。（《开元占经》八）

凡出军击贼，见大流星所措者，将之用兵，顺之行则胜。流星下入军营必空，主将无功，避之则吉。（《开元占经》七十一）

◎齐桓公

公名小白，太公十一世孙，襄公少弟。初惧祸奔莒，兄纠奔鲁。无知之乱，先纠入得立，任用管仲，为五霸长。在位四十三年，谥曰桓公。一曰威公。

◇令群臣

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

◇嫁娶令

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一作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下令於民也。）

◇禁厚葬令

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韩非子。内储说上》）

◇遇上令

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适子，无置妾以为妻。（《管子。霸形》：「遂兴师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

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史记。齐太公世家》）

◇葵丘盟

凡我同盟之人，言归于好。（《左传》僖九年）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归于好。」（《孟子。告子下》）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易国事。（《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僖九年）

◎齐景公

公名杵臼，灵公子，庄公弟。在位五十八年，谥曰景公。

◇令左右

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说苑。正谏》：「齐景公游於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

◎狂华士

狂，华士，东海人，兄弟以贤闻。太公封於齐，三召不见，执而杀之。（按：华士，《元和姓纂》作士华，编入士姓类，异说，不敢从。）

◇立议

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管仲

仲字夷吾，颍上人。姬姓之後，事齐公子纠。纠败，桓公以为上卿，号仲父。卒，谥曰敬子。有《管子》十九卷。

◇管子

案：《管子》八十六篇，今七十六篇，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管子曰：「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文选。陆机猛虎行》注引江邃《文释》）

◎鲍叔

叔名叔牙，姒姓之後，鲍敬叔之子。事齐桓公为大夫。

◇塞道誓

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管子。大匡》：「鲍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後，曰：「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

◇为桓公祝

使臣无忘在莒时，管子无忘在鲁时，宁子无忘车下时。（《御览》七百三十六引《尸子》）

◎凫已疵

凫已疵，事齐桓公为祝官。

◇衅社献胙祝

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管子。小问》）

◇授酒祝

又与君之若贤。（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晏婴

婴字平仲，或云字仲，谥曰平，莱之夷维人，晏桓子弱之子。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为大夫，有《晏子春秋》七卷。

◇楹书

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焉，谓其妻曰：「楹语也。子壮而示之。」及壮，发书之言。」又《说苑。反质》作「布帛不穷，穷不可饰；牛马不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仕。穷乎穷乎，穷也。」）

◎程本

本，齐人，时称程本子，亦称子华子。与孔子同时。

◇授赵简子使者书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诸侯，以为主君忧。臣闻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为执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渊成於下，鱼鳖安矣；松柏茂而阴成於林，涂之人则荫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实有隐衷，惟执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烛於晋国，将四海之士，重茧狎至，以承主君之令闻，夫岂唯亡臣！亡臣虽复野死以沟川，其敢忘主君之赐！唯执事者财幸焉。（《子华子》上。案《子华子》，伪书，《汉志》、《隋唐志》所不载，姑录之。于《吕氏春秋》引有五事，则先秦古书也。）

◇子华子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高诱注：「子华子，古体道人。」）

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吕氏春秋。先己》）

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祝福亦不同。（《吕氏春秋。诬徒》）

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吕氏春秋。知度》）

子华子见昭侯，昭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观之，两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两臂。韩之轻於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於韩之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昭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吕氏春秋。审为》）

【卷八】《全上古三代文》

◎田常

常本姓陈，名恒。陈、田相近，改姓田。汉避孝文讳，追改名常。帝舜之後，陈敬仲六世孙。相齐简公，寻行弑立事，西约晋六卿，南通吴、越之使，遂专齐政，四世至太公和，竟篡齐。

◇遗令

无攻越，越猛虎也。（《吕氏春秋。顺氏》：齐庄子请攻越，问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云云。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案田常与句践同时，知先君是田常也。）

◎齐王

王名遂，一云名地，田常九世孙，宣王子。称东帝，已而致帝复为王，在位四十年。燕拔临淄，走保莒，为其相楚淖齿所弑，谥曰王，亦曰闵王。

◇令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正名》：「尹文曰：「王之令」。」）

◇遗楚王书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熟计之。（《史记。楚世家》）

◇书谢孟尝君

寡人不祥，被於宗庙之祟，沈於谄谀之臣，开罪於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战国策》十一：「孟尝君就国于薛，梁王遣聘，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书谢孟尝君。」）

◎田文

文，齐王从昆弟，嗣父婴爵为薛公。好客，与赵胜、魏无忌、黄歇称四公子。奉使之秦，秦欲以为相，寻见囚，亡归相齐。後谢病就封，复见疑，去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及齐襄王即位，去魏归薛，卒谥曰孟尝君。或云非谥，孟字，尝邑名。

◇遗秦相穰侯魏冉书

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强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於天下之兵，其雠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弊於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史记。孟尝君传》）

◇书门版

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於外者，疾入谏。（《战国策》十）

◎田单

单，齐诸田疏属，王时为临淄市掾。燕破齐，走保即墨，即墨城中推为将军，拒守五年，大败燕军，杀其将骑劫，遂复齐。迎襄王於莒，襄王以为相，封都平君，一云安平君。

◇令城中

当有神人为我师。（《史记。田单传》）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许人，或云姓留，名务滋，楚人。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因以自号。有《鬼谷子》三卷（乐壹注《鬼谷子》云：「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案《汉志》有《苏子》三十一篇，无《鬼谷子》。《唐志》以《鬼谷子》属苏秦，未审信否。今录鬼谷文，列苏秦之前。）

◇遗书责苏秦张仪

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权，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尺之阴，身被数千之痕，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云，下根通於三泉，千秋万岁，不受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哉？盖所居然也。（《艺文类聚》三十六引袁淑《真隐传》，又见《御览》五百十）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将尽，时既将老，君不见河边之树乎？仆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见嵩、岱松柏，华、霍之树？上叶陵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隐龙潜，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与天下人有骨血，盖所居然也。今二子好云路之荣，慕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杜光庭《录异记》。案此校《真隐传》互有删节，而首尾多十馀语，故并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秦

秦字季子，雒阳轩里人。师事鬼谷先生，游说为约从长，并相六国，赵封为武安君。後从约解，去赵之燕，又之齐为客卿。齐大夫与争宠，刺杀之。

◇上书说秦惠王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於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於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王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胜於外，义强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忄昏於教，乱於治，迷於言，惑於语，沈於辩，溺於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战国策》三，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云云。案下文云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明此二首皆是上书。）

◇为齐上书说赵王

臣闻古之贤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教顺慈爱非布於万民也，祭祀时享，非当於鬼神也。甘露降，风雨时至，农夫登，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於秦国，而怨毒积恶，非曾深凌於韩也。臣窃外闻大臣及下吏之议，皆言主前专据，以秦为爱赵而憎韩。臣窃以事观之，秦岂得爱赵而憎韩哉？欲亡韩吞两周之地，故以韩为饵，先出声於天下，欲邻国闻而观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赵、魏。恐天下之惊觉，故微韩而贰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质以为信。声德於与国，而实伐空韩。臣窃观其图之也，议秦以谋，计必出於是。且夫说士之计，皆曰韩亡三川，魏灭晋国，恃韩未穷，而祸及於赵。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又有势同而患异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尽韩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钜鹿之界三百里；钜於扌干关，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榆中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挈者七百里。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今从於强秦国之伐齐，臣恐其祸出於是矣。昔者五国之王，尝合横而谋伐赵，参分赵国壤地，著之盘盂，属之雠作，五国之兵有日矣，韩乃西师以禁秦国，使秦发令素服而听，反温、枳、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赵，此王之明知也。夫韩事赵宜正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为得，韩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则韩义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韩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愿大王深与左右群臣卒计而重谋，先事成虑而熟图之也。（《战国策》十八，又见《史记。赵世家》作苏厉为齐遗赵王书，小同大异，今别载于後。）

◇从约

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史记》作「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後，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後，韩守城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史记》作「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战国策》十九，《史记。苏秦传》案此说赵王之词，而《苏秦传》下文言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於秦，盖即此文也。故录之。）

◎苏代

代，秦弟。初事燕王哙，又事齐王。还燕，遇子之之乱，复至齐、至宋，燕昭王召为上卿。或云秦兄弟五人，兄代，厉、辟、鹄，并游说。秦最少，故字季子。案秦弟代，代弟厉，《战国策》、《史记。苏秦传》皆同，唯谯周《古史考》、鱼豢（《典略》为异。《索隐》云：「盖按苏氏谱云然也。」）

◇遗燕昭王书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於齐，名卑而权轻；秦齐助之伐宋，民劳而实费。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雠强而国弱也：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而足下行之，将欲以除害，取信於齐也，而齐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则足下之事齐也，失所为矣。夫民劳而实费，又无尺寸之功，破宋肥雠而世负其祸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夷方七百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之以鲁、卫，此所谓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而燕犹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虽然，臣闻知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句践栖於会稽，而後残吴，霸天下，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今王若欲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乎，则莫如遥伯齐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约曰：「夫上计破秦，其次长宾之秦。秦挟宾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结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一国都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穷齐之说说秦，谓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齐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弗利而势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赵？今泾阳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赵，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矣。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立为三帝，而以令诸侯。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熟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攻齐，曰必反宋地而归楚之淮北。夫反宋地归楚之淮北，燕、赵之所同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同愿也。夫实得所利，名得所愿，则燕、赵之弃齐也，犹释弊ε。今王之不收燕、赵，则齐伯必成矣。诸侯戴齐而王独弗从也，是国伐也；诸侯戴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赵，名卑而图危；王收燕赵，名尊而国宁。夫去尊宁而就卑危，知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也。必如刺心。然则王何不务使知士以若此言说秦？秦伐齐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齐，正利也；尊上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战国策》一十九，又见《史记。苏秦传》）

◇自齐献书燕王

臣之行也，固知将有口事，故献御书而行。曰臣贵於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於臣；齐有不善，将归罪於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贸阝臣，臣之所重，处重卵也。王谓臣曰：「吾必不听众口与谗言，吾信汝也。犹划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齐，次可以得信於下，苟无死，女无不为也，以女自信可也。」与之言曰：「去燕之齐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齐，及五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至於虚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犬马戋而不言燕。今王又使庆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则臣请为王事之。王欲臣任所善，则臣请归事。臣苟得见，则盈愿。（《战国策》三十）

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则有功者，秦之深雠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戈在後。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於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於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於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黾阝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於秦，因以塞黾阝隘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於燕，以济西委於赵。赵得讲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兵伤於离石，《史记》作谯石，遇败於马陵，而重魏，则以叶、蔡委於魏。已得讲於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羸则兼欺舅与母。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黾阝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战国策》三十：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燕昭王不行。又见《史记。苏秦传》）

◇为齐阴遗穰侯书

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雠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雠，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後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於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史记。穰侯传》，又《战国策》四，《穰侯传》十馀字稍有脱误。）

◎苏厉

厉，代弟，为齐王臣。

◇为齐遗赵三书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顺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熟，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於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於齐也。秦赵与国，以强徵兵於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啖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而实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於此。愿王熟虑之。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强秦，秦废帝请服，反高平、根柔。（徐广曰：「根柔，一作芸柔，一作平柔）於魏，反分、（徐广曰一作王公。）先俞於赵。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愿王孰计之也。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义。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於王也。（《史记。赵世家》：「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於是赵乃辍秦不击齐。」案《战国策》十八作苏秦，彼篇多误，当以《史记》为正）

◎淳于髡

髡，齐人，梁惠王欲以卿相待之，谢去。齐以为列大夫。

◇十酒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罗襦排门，翠笄窥牖。（《御览》七百十八引齐淳于髡《十酒说》）

◎鲁仲连

仲连，齐人。邯郸围解，赵胜田单欲封之，皆不受，逃隐海上，莫知所终。有《鲁连子》五卷。（案《汉志》儒家《鲁仲连子》十四篇，《隋志》《意林》《旧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已後不著录。）

◇遗燕将书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後世无称，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愿公之详计，而无与俗同也。且楚攻南阳，魏攻平陆，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不若得济北之利，故定计而坚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横秦之势合，则楚国之形危。且弃南阳，断右壤，存济北，计必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齐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弊，即臣见公之不能得也。齐必决之於聊城，公无再计。彼燕国大乱，君臣过计，上下迷惑，栗腹以百万之众，五折於外，万乘之国，被围於赵，壤削主困，为天下戮，公闻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独立，大臣不足恃，国弊祸多，民心无所归。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能以见於天下矣！故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车甲，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於世，功业可明矣。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弃世，东游於齐乎？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世世称孤寡，与齐久存，此亦一计也。二者显名厚实也，愿公孰计而审处一也。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穷抑，幽囚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人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君将，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离陈，计不顾後，出必死而不生，则不免为败军禽将。曹子以败军禽将，非勇也；功废名灭，後世无称，非知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与鲁君计也，曹子以为遭。齐桓公有天下，朝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於坛位之上，颜色不变，而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惊骇，威信吴、楚，传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敝也。公其图之！（《战国策》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燕将保守聊城，田单攻之，岁馀不下。鲁仲连乃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曰：「敬闻命矣。」因罢兵到读而去。）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後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愿公详而无与俗同。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之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於聊城，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於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於外，以万乘之国被围於赵，壤削主困，为天下笑。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能见於天下。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於燕。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於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於世，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於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於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愿公择一而行之。（《史记。鲁仲连传》，《战国策》有删节，亦有多出字句。据下文言燕将见书泣三日自杀，知《史记》此书取之《鲁连子》，非本《战国策》者也。故并载之。）

◇鲁连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之辨士田巴，辨於徂丘，议於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连谓徐劫曰：「臣愿得当田子，使之必不复谈，可乎？」徐劫言之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驹也。愿得侍议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鲁连得见，曰：「臣闻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日暮耳。先生将柰何？」田巴曰：「无柰何。」鲁连曰：「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臣将罢南阳之师，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所为贵谈者，其若此。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皆恶之，愿先生勿复谈也。」田巴曰：「谨受教。」明日复见徐劫曰：「先生之驹，乃飞兔也，岂特千里哉！」於是杜口，终身不复谈。（《史记。鲁仲连传》正义，《意林》一，《文选。曹植与杨德祖书》注，《荀子。强国篇》注，《御览》三百八十五，四百六十上，九百二十七）

陈无宇谓门客曰：「昔荆来伐，无一人死，何国之寡士也？」门客对曰：「君车衣文绣，士不得以为缘；鹅鸭有馀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尝。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轻与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难乎？（《艺文类聚》九十一，《意林》一，《文选。别赋》注，又《广绝交论》注，《御览》九百十九）一井五瓶，泄可立待；一灶五突，烹饪十倍，分理者众也。」（《艺文类聚》八十四，《白帖》十一，《御览》一百八十六）

谚曰：「百足之虫，至断不蹶者，持之者众也。」（《文选曹ぁ六代论》注，《意林》一，《御览》九百四十四，又九百四十八。）

人心难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时，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意林》）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时与不时，譬犹春不耕也；不知行与不行，譬以方为轮也。不知宜与不宜，譬以锦缘荐也；（《艺文类聚》六十九，《意林》一，《御览》七百九）

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渑之沙，计儿不能数。（《御览》七十四）

东山有松枞，高十仞而无枝，非忧正室之无柱也。（《水经。汶水注》，《艺文类聚》八十九，《文选。七发》注，《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御览》九百五十八）

南方有鸟名为わ，生而食其翼。（《御览》九百二十八）

北方有兽名为犭屯，生而角当心，俯厉其角，溃心而死。（《御览》九百一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市处者，仆妾脍炙而食，市饶也。壅泉沃韭织屦之，从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Я焉，非爱其仆妾，恶其室父也，此其饶羡之与不足也。（《御览》九百七十六）

舜耕历山而交益，陶河滨而交禹。（《御览》四百九，《路史。後纪》十二）

古善渔者宿沙瞿子，使渔於山，则虽十宿沙子，不得一鱼焉。宿沙非暗於渔道也。彼山者，非鱼之所生也。（《後汉。马融传》注、《御览》八百三十三，九百三十五，《事类赋》注二十九，《困学纪闻》十）

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滔沙（《御览》作溃沙，虽十宿沙，不能得也。《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六，《御览》八百六十五）

契始封商，在太华之阳。（《水经。丹水注》，《路史。国名纪》三）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文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注、《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注）

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得意共山之首。（《史记。周本纪正义》，《庄子。让王释文》，《太平寰宇记》五十六，《鲁史发挥》二。案《正义》首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是张守节语，混入《鲁连子》，今删）

楚王成章华之台，酌诸侯酒，鲁君先至，楚王悦之，与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启疆见鲁侯，（一作伍举见鲁公，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上宝也，吴及齐救於楚，楚不与，弓三年乃成，射不穷矢，发之血流漂井。今闻在鲁，必求之。」）鲁君惧，乃归之。（《左传》昭七年疏，《史记。鲁世家。集解》，《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五，《御览》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七，百二八百六）

弦乍旱相第而增，矢得高焉；专诸刺僚王，阖庐乃成名焉。（《御览》三百五十）

齐伐鲁，宋桑羽子谓齐将曰：「子羔为成大夫，而善养天下士。」（《北堂书钞》三十四）

所同食，天下士至。（同上）

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水经。沂水注》）

朐剧之人辩。（《水经。巨洋水注》）

孟子，剧之辩者。（《太平寰宇记》十八）

孟尝君逐於齐，谭子曰：「富贵则就，贫贱则去，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也。愿君勿怨。请以市论，市朝则盈，夕则虚，非朝爱而夕则憎之也，势使然也。」（《艺文类聚》六十五，《文选。张协杂诗》注，《女史箴》注）

展无所为鲁君使，遗齐襄君鸿，至渑而浴鸿，鸿失，其装在。御者曰：「鸿之毛物，可使若一，能买鸿耳。」无所曰：「吾非不能买鸿也。是上隐君，下易币，无所不取。」（《初学记》二十，又《御览》九百十六作「上隐君下蔽罪也，」「无」俱作「毋」。）

鲁连先生见孟尝君于杏唐，（《御览》作杏堂）之门，孟尝君曰：「吾闻先生有势数，可得闻乎？」连曰：「势数者，若门关，举之而便，则可以一指特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起。关非益加重，两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後举之，所谓势数。」（《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

秦师围赵邯郸，魏使将军新垣衍入邯郸，令赵尊秦为帝，鲁连辨说罢之。秦军退，平原君欲封之，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寿，先生笑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人之缔结。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策仗去。（《艺文类聚》六十九，八十三，《文选。左思招隐诗》注，《御览》八百直八，百二十九）

燕伐齐，取七十馀城，唯莒与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军，杀燕将军骑劫，复齐城，唯聊城不下。燕将城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五十，又五百九十九，《事类赋》注十三）

弃感忽之耻累世之功（《荀子。议兵篇》注。案此遗燕将书也。有脱误。《战国策》、《史记》作感忿，而上下「忿」字复见，疑彼亦误。）

【卷九】《全上古三代文》

◎鬻熊

鬻熊姓芈，名熊，祝融之後，陆终第六子季连之裔。年九十见文王，文王以为师，至武王、成王、皆师事之。成王大封异姓，会先卒，子熊丽，孙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孙熊绎于楚，子孙皆以熊为氏。传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案《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而《鬻子》书言年九十见文王，而有武王问、成王问，及康叔封卫事，计其年宜过百一二十，则蚤卒蚤终，谓不及受封先卒耳非不寿之谓也。

◇鬻子

案《汉志》道家《鬻子》二十一篇，小说家《鬻熊说》一篇，《隋志》仅道家一卷，《意林》一卷六篇。今本逢行注十四篇，以《群书治要》校之，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篇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鬻熊曰：「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亏於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列子。天瑞》）

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於柔必刚，积於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刚；柔胜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列子。黄帝》）

鬻熊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列子。力命》）

鬻子曰：「去名者无忧。」（同上）

周文王问於鬻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於其民也何如？」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职，则於其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於其民也。々《御览》引一注云音汉）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职，则於其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去其职，则于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々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失。」（胡维新本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宋本《御览》三）

周武王问於鬻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柰何？」鬻子对曰：「唯攻守而胜乎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於人者，谓之文礼矣。诸侯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谓之文诛矣。故三文立于政，行於礼，陈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而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长短经。政体》）

周成王年六岁，即位享国，亲以其身见於鬻子之家而问焉，曰：「昔者先王与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愿以教。敢问兴国之道柰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成王曰：「敢问於道之要柰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曰：「敢问治国之道若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治国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礼节，则无以谕敬也。而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谕爱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礼节谕於士。道义入於上，则治国之道也。虽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贤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贵若贱，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同上）

周成王问於鬻子曰：「寡人闻之，圣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於君王。《政》曰「圣人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阋，不私相杀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於道，而吏积於德，而民积於用力，故妇人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故圣王在上，则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於仁，而吏积於爱，而民积於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大过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矣。故圣王在上，则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内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寿者，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御览》八十四）

昔者黄帝年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使四面从五圣。（《北堂书钞》十一，《御览》七十九。此条当在今本「昔者帝颛顼年十五」之上）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御览》作「鬻子年九十见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则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意林》一，《御览》三百八十三）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起自黄鸟，讫于赤斧，走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文选。任彦升宣德皇后令》注，《史孝山出师颂》注，《范蔚宗光武纪赞》注，《御览》三百一）

◎楚文王

王名贲，武王熊通子，鬻熊十九世孙。始都郢。

◇仆区之法

盗所隐器，与盗同罪。（《左传》昭七年芋尹无宇引：「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注：「仆区，刑书名。」）

◇楚成王

王名，一云名恽，文王子。弑兄杜敖而代立，在位四十六年，为其子商臣所弑，谥曰成王。

◇号令国中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管子。霸形》）

◎楚庄王

王名旅，一云名侣，成王孙，穆王子。在位二十三年，谥曰庄王。

◇初即位令国中

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

◇又令

寡人恶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说苑。正谏》：「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於国。」）

◇葬马令

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史记。滑稽传》）

◇勤箴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十二年）

◇与宋人盟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十五年）

◇茅门法

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践ニ者，廷理斩其，戮其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楚平王

王名居，初名弃疾，共王幼子，庄王之庶孙。以灵王之末为乱，入立，在位十三年，谥曰平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过郑誓

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左传》昭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晋，过郑，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艺，不抽屋，不强ㄘ，誓曰云云。）

◎公子比

比字子干，庄王之庶孙。康王以为右尹，灵王行弑自立，惧祸出奔晋。居十三年，观从迎立之，立十馀日，为其弟平王所逼自杀。葬于訾，谓之訾敖，亦曰初王。

◇下法死灵王

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史记。楚世家》：「灵王行过故钅人求食，钅人曰：「新王下法。」」）

◎敖

敖字孙叔，又字艾猎，一云名饶，字叔敖（《隶释》三。案《世本》又以艾猎为叔、敖之兄）楚之期思人，司马子。贾为越椒所杀，坐废。寻以虞丘荐为令尹，病疽死。

◇将死戒其子

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史记。正义》引作「其为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戾丘，其名恶。」案《淮南子》注：「寝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庄丘，名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礻几，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吕氏春秋。异宝》，又《史记。滑稽传。正义》，《後汉。郭丹传》注，并引《吕氏春秋》。案此文亦见《列子。说符》、《淮南人间训》）

◎屈到

到字子夕，屈荡子，令尹子木父。事楚共王为乡。

◇祭典

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楚语》上）

◎观从

从字子玉，故楚大夫观起子。谋复蔡，迎楚公子比于晋而立之。比寻败，平王即位，以为卜尹，遂复蔡，立蔡平公。

◇令乾，师众

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後者迁之。（《史记。楚世家》：观从从师于乾，令楚众云云，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沈诸梁

诸梁字子高，楚叶县尹，故称叶公。白公之乱，入兼令尹司马。事平，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于叶。

◇顾命

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礼记。缁衣》引叶公之顾命云云，注：「叶公，楚县公叶公子高也。临死遗书曰《顾命》」。案此文见《逸周书。祭公篇》。叶乃祭字之误，郑望文为解，非其实也。今姑从郑录之。）

◎吴起

起，卫人。师事曾子，仕鲁，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为西河守。公叔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为相。有《兵法》一卷。

◇南门令

有能徙此於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吴起为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欲攻之，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车辕於北门之外而令之。」）

◇西门令

有能徙此於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同上：「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

◇攻秦亭令

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同上：「乃下令大夫。」）

◇又南门令

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吕氏春秋。慎小》：「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

◎黄歇

歇，楚人。仕顷襄王至左徒。考烈王即位，以为令尹，封於吴，号春申君。为李园所杀。

◇上书说秦昭王

天下莫强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徐广曰：「至或作安。」）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齐秦之椰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徐广曰：「单亦作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於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集解》引《战国策》渚作江。）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於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於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徐广曰：「一作颠」），首身分离，暴骸於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尸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於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钅至、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强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为帝有馀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徐广曰：「迟，一作还。」）令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襟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弱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痛而服矣。（《史记。春申君传》）

◎荀卿

荀卿名况，赵人。时相尊而号为卿，方音改易，又称孙卿。年五十游齐，齐襄王以为列大夫，三为祭酒。去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有《孙卿子》十三卷，集一卷。

◇礼赋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知赋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均。桀纣以乱，汤武以贤。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後宁泰。臣愚不识，愿问其名。曰：「此夫安宽平而危险隘者邪？修洁之为亲，而杂污之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胜敌者邪？法禹舜而能迹者邪？行为动静，待之而後适者邪？血气之精也，志意之荣也，百姓待之而後宁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达纯粹而无疵也。夫是之谓君子之知。

◇云赋

有物於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极之远也，扌蠡兮其相逐而返也，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忄昏惫，通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人郄穴而不逼者与？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忄昏惫，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忆忌者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蚕赋

有物於此，亻蠡亻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後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後治，夏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箴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处於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身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荀子。赋篇》）

为书谢春申君

疠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於已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适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於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於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逾於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於其庙梁，宿夕而死。夫疠虽臃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於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声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战国策》十七，又《韩诗外传》四，小异。又略见《荀子。赋篇》。案《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有此，益承用师说，唯篇未无赋耳。）

【卷十】 《全上古三代文》

◎宋玉

玉，楚人。师事屈平，为顷襄王大夫，有集三卷。案，《汉。艺文志。宋玉赋》十六篇，今存者《风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钓赋》《笛赋》，《九辨》《招魂》凡十一篇，《对楚王问》、《高唐对》不在此数。如《九辨》为九篇，则多出《汉志》三篇，所未审也。或云《笛赋》有宋意送荆卿之语，非宋玉作。

◇风赋

楚襄王游於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讬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怒。耾々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於桂椒之间，翱翔於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裹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於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馀。邪薄入瓮牖，至於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忄郭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文选》）

◇大言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於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分天，迫不得仰」。（《古文苑》）

◇小言赋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座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析飞糠以为舆，剖比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眥以顾盼，附蠛蠓而遨游。准宁隐微以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於蝇须，宴於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馀而不殚。」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於大虚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纤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古文苑》）

◇讽赋

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於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玉休还，王谓玉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体容冶，受之二亲；口多微词，闻之圣人。臣尝出行，仆饥马疲，正值主人门开，主人翁出，妪又到市，独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兰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鸣琴焉，臣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更被白谷之单衫，垂珠步摇，来排臣户曰：「上客无乃饥乎？」为臣炊周乡胡之饭，烹露葵之羹，来劝臣食，以其翡翠之钗，挂臣冠缨，臣不忍仰视。为臣歌曰：「岁将暮兮日已寒，中心乱兮勿多言。」臣复援琴而鼓之，为《秋竹》《积雪》之曲，主人之女又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玉曰：「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时，亦何能已也！」（《古文苑》）

◇高唐赋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於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原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曰：″朝云始出，状若何也？″玉对曰：″其始出也，对兮若松榯。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云无处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於天，下见於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类之可仪比。巫山赫其无畴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岩而下望兮，临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濞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卻会。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砾磥々而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摩兮，巆震天之滴滴。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沬潼潼而高厉。水澹澹而盘纡兮，洪波淫淫之溶氵裔。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霈霈。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鹗鹰鹞，飞扬伏窜，股战胁息，安敢妄挚。

於是水蟲尽暴，乘渚之阳。黿鼉鱣鮪，交积纵横。振鳞奋翼，蝼々蜿蜿。中阪遥望，玄木冬荣。煌煌荧荧，夺人目精。烂兮若列星，曾不可殚形。榛林郁盛，葩华覆盖。双椅垂房，纠枝还会。徙靡澹淡，随波闇蔼。东西施翼，猗狔丰沛。绿叶紫裹，丹茎白蒂。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盘岸巑岏，裖陈硰硰。磐石险峻，倾崎崖隤。岩岖参差，从横相追。陬互横牾，背穴偃蹠。交加累积，重叠增益。状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视山颠，肃何千千，炫燿虹蜺。俯视崝嵘，窐寥窈冥。不见其底，虚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怊怅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贲育之断，不能为勇。卒愕异物，不知所出。縰々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谲诡奇伟，不可究陈。上至观侧，地盖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罗生。秋兰茝蕙，江离载菁。青荃射干，揭车苞并。薄草靡靡，联延夭夭。越香掩掩，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王雎鹂黄，正冥楚鸠。姊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

有方之士，羡门高谿。上成郁林，公乐聚穀。进纯牺，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传祝已具，言辞已毕。王乃乘玉舆，驷仓螭。垂旒旌，旆合谐。紬大弦而雅声流，冽风过而增悲哀。於是调讴，令人惏悷憯凄，胁息增欷。於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罘罻不倾。涉漭漭，驰苹苹。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何节奄忽，啼足洒血？举功先得，获车已实。

王将欲往见，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舆玄服，建云旆，蜺为旌，翠为盖。风起雨止，千里而逝。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文选》）

◇神女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於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於是抚心定气，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所梦。″王曰：″状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朅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裳。襛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倪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瓘瓘，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蜅其精朗兮，了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幹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於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

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兮，性沈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原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絜清兮，卒与我兮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猥猥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頫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

於是摇珮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怖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原假须臾，神女称遽。徊肠伤气，颠倒失据。闇然而暝，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文选》）

◇登徒子好色赋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娴丽，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辞，所学於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鸽鹏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美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文选》）

◇钓赋

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於玄洲，止而并见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钓者也，愿王观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对曰：「夫玄洲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线，饵若蛆寅，钩如细针，以出三赤之鱼於数仞之水中，岂可谓无术乎？夫玄洲，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清泥，上则波《风易》，玄洲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获之。」襄王曰：「善。」宋玉进曰：「今察玄洲之钓，未可谓能持竿也，又乌足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谓善钓者何？」玉曰：「臣所谓善钓者，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寅也。」王曰：「愿遂闻之。」玉对曰：「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说乎！其钓不可见也。」宋玉对曰：「其钓易见，王不察尔。昔殷汤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兴利除害，天下归之，其饵可谓芳矣；南面而掌天下，历载数百，到今不废，其纶可谓纫矣；群生浸其泽，民氓畏其罚，其钩可谓扌勾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谓强矣！若夫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是则夏桀、商纣不通夫钓术也。今察玄洲之钓也，左挟鱼，右执槁竿，立于横（潢）污之涯，倚乎杨柳之间，精不离乎鱼喙，思不出乎鲋鳊，形容枯槁，神色憔悴，乐不役勤，获不当费，斯乃水滨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称焉？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其为大王之钓，不亦乐乎！」（《古文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笛赋

余尝观於衡山之阳，见奇条异干罕节闲枝之丛生也，其处磅唐千仞，绝溪凌阜，隆崛万丈，盘石双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阴则积雪凝霜，雾露生焉；其东则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则盛夏清微，春阳荣焉；其西则凉风游旋，吸逮存焉。干枝洞长，桀出有良。名高（有脱误）师旷，将为《阳春》。其北则鄙《白雪》之曲（《艺文类聚》作师旷将为《阳春》北郑《白雪》之曲，）假涂南国，至於此山，望其丛生，见其异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将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尔、公输之徒，合妙意，角较手，遂以为笛。於是天旋少阴，白日西靡，命严春，使午子（《文选。洞箫赋》注作「使叔子」。案注又引《毛诗传》：昔颜叔子独处於室，邻之嫠妇又独处室云云。午子，即鲁男子也。）廷长颈，奋玉手，ゼ朱唇，曜皓齿，颜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号孤子，发久转，舒积郁。其为幽也，甚乎怀永抱绝，丧夫天，亡稚子，纤悲微痛，毒离肌肠腠理，激叫入青云，慷慨切穷士。度曲口羊肠，揆殃振奔逸。游志，列弦节，武毅发，沈忧结；呵鹰扬，叱太一，声淫以黯《黑甚》，气旁合而争出；歌壮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飘疾。《麦秀》渐兮鸟声革翼。招伯奇于源阴，追申子于晋域。夫奇曲雅乐，所以禁淫也；锦绣黼黻，所以御寒也，缛则泰过。是以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乱曰：芳林皓，有奇宝兮；博人通明，乐斯道兮。般衍澜漫，终不老兮；双枝闲丽，貌甚好兮。八音和调，成禀受兮；善善不衰，为世保兮。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隐志，可长久兮。（《古文苑》。《北堂书钞》一百十一引七条，《艺文类聚》四十四。按此赋用宋意送荆卿事，非宋玉作。然隋、唐已前本集有之，误收久矣。不必删耳。）

◇九辩九首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

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
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
原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
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
倚结軨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轼。
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
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
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
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
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
叶菸邑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
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
荄櫹槮之可哀兮，形销铄而瘀伤。
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
揽騑辔而下节兮，聊逍遥以相佯。
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
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
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
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
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
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
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於众芳。
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
心闵怜之惨悽兮，原一见而有明。
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
塊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
郤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
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
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
凫雁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
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
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
原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
谓骐骥兮安归？谓凤皇兮安栖？
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
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
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
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妄食。
君弃远而不察兮，虽原忠其焉得？
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
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
霜露惨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
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
原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
原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
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
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厌按而学诵。
性愚陋以褊浅兮，信未达乎从容。
窃美申包胥之气晟兮，恐时世之不固。
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
独耿介而不随兮，原慕先圣之遗教。
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
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
窃慕诗人之遗风兮，原讬志乎素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
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
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
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
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
白日畹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
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
心摇悦而日幸兮，然怊怅而无冀。
中憀恻之悽怆兮，长太息而增欷。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
事亹亹而觊进兮，蹇淹留而踌躇。
何氾滥之浮云兮？猋廱蔽此明月。
忠昭昭而原见兮，然露曀而莫达。
原皓日之显行兮，云蒙蒙而蔽之。
窃不自料而原忠兮，或黕点而汙之。
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
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
何况一国之事兮，亦多端而胶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带。
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
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
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後之危败。
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
今修饰而窥镜兮，後尚可以窳藏。
原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难当。
卒廱蔽此浮云，下暗漠而无光。
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谅无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
乘骐骥之浏浏兮，驭安用夫强策？
谅城郭之不足恃兮，虽重介之何益？
邅翼翼而无终兮，忳惛惛而愁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天地之若过兮，功不成而无嘗。
原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
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
莽洋洋而无极兮，忽翱翔之焉薄？
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
甯戚讴於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
无伯乐之相善兮，今谁使乎誉之？
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
纷纯纯之原忠兮，妒被离而鄣之。
原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
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
骖白霓之習習兮，历群灵之丰丰。
左硃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躍躍。
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
前轻轺之锵锵兮，後辎乘之从从。
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
计专专之不可化兮，原遂推而为臧。
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楚辞》，又《文选》有前五首）
◇招魂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
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
魂魄离散，汝筮予之。」
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巫阳焉乃下招曰：「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来兮！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归来兮！不可久淫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
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
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
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
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
归来兮！恐自遗贼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
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归来兮！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
悬人以嬉，投之深渊些。
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归来！往恐危身些。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敦脄血拇，逐人侦駓駓些。
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
归来！恐自遗灾些。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秦篝齐缕，郑绵络些。
招具该备，永啸呼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
像设君室，静闲安些。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
层台累榭，临高山些。
网户朱缀，刻方连些。
冬有宾厦，夏室寒些。
川谷径复，流潺湲些。
光风转蕙，氾崇兰些。
经堂入奥，朱尘筵些。
砥室翠翘，挂曲琼些。
翡翠珠被，烂齐光些。
蒻阿拂壁，罗帏张些。
纂组绮缟，结琦璜些。
室中之观，多珍怪些。
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二八侍宿，射递代些。
九侯淑女，多迅众些。
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
容态好比，顺弥代些。
弱颜固植，謇其有意些。
姱容修态，絙洞房些。
蛾眉曼睩，目腾光些。
靡颜腻理，遗视矊些。
离榭修幕，侍君之闲些。
悲帷翠帐，饰高堂些。
红壁沙版，玄玉梁些。
仰观刻桷，画龙蛇些。
坐堂伏槛，临曲池些。
芙蓉始发，杂芰荷些。
紫茎屏风，文缘波些。
文异豹饰，侍陂陁些。
轩辌既低，步骑罗些。
兰薄户树，琼木篱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室家遂宋，食多方些。
稻粢穱麦，挐黄粱些。
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鳖炮羔，有柘浆些。
鹄酸臇凫，煎鸿鸧些。
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
粔籹蜜饵，有餦餭些。
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归来反故室，敬而无防些。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嬉光眇视，目曾波些。
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
长发曼鬋，艳陆离些。
二八齐容，起郑舞些。
衽若交竿，抚案下些。
竽瑟狂会，搷鸣鼓些。
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
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
郑卫妖玩，来杂陈些。
激楚之结，独秀先些。
菎蔽象棋，有六簙些。
分曹并进，遒相迫些。
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晋制犀比，费白日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铿钟摇簨，揳梓瑟些。
娱酒不废，沈日夜些。
兰膏明烛，华灯错些。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
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酎饮尽欢，乐先故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乱曰：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菉蘋齐叶兮，白芷生。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
倚沼畦瀛兮，遥望博。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
悬火延起兮，玄颜烝。
步及骤处兮，诱骋先。
抑鸷若通兮，引车右还。
与王趋梦兮，课后先。
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
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文选》）
◇对楚王问
楚襄王问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原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文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唐对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望朝云之馆，上有云气，乎直上，忽而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宋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昔者先王游於高唐，怠而画寝，梦一妇人，暖乎若云，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浮如停；详而视之，西施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实为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於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御览》三百九十九引《襄阳耆旧记》）

楚襄王与宋玉游於云梦之野，望朝云之馆有气焉，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此是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游於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而视之，果如其言。为之立馆，名曰朝云。」（《文选。江淹杂体拟潘岳述哀诗》注引《宋玉集》。按此与《文选。高唐赋》、《御览。襄阳耆旧记》小异。）

◇宋玉集序附

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友人，友曰：「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也。」（《北堂书钞》原本三十三引《宋玉集序》，陈禹谟本改引《新序》。案《韩诗外传》：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楚相待之无以异。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云云。」《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见于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云云。」怀王、楚相、襄王互异，而姜桂等语属友人语，无异也。梅鼎祚《文纪》题作《报友人书》甚误，不知下文有宋玉辨语。）

◎景差

景与昭、屈皆楚同姓。差亦作差，事顷襄王为大夫。按《说苑。政理》有景差相郑，与晋叔向同时，盖别是一人。

◇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

春气奋发，万物遽只。

冥凌浃行，魂无逃只。

魂魄归来！无远遥只。

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

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

螭龙并流，上下悠悠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雾雨淫淫，白皓胶只。
魂乎无东！汤谷寂寥只。
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山林险隘，虎豹蜿只。
鳅鳙短狐，王虺骞只。
魂乎无南！蜮伤躬只。
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
豕首纵目，被发鬤只。
长爪踞牙，诶笑狂只。
魂乎无西！多害伤只。
魂乎无北！北有寒山，趋龙赩只。
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
天白颢颢，寒凝凝只。
魂乎无往！盈北极只。
魂魄归来！闲以静只。
自恣荆楚，安以定只。
逞志究欲，心意安只。
穷身永乐，年寿延只。
魂乎归来！乐不可言只。
五谷六仞，设菰粱只。
鼎臑盈望，和致芳只。
内鸽鸽鹄，味豺羹只。
魂乎归来！恣所尝只。
鲜蠵甘鸡，和楚酷只。
醢豚苦狗，脍苴蓴只。
吴酸蒿蒌，不沾薄只。
魂兮归来！恣所择只。
炙鸱烝凫，炰鹑陈只。
煎鰿臛雀，遽爽存只。
魂乎归来！丽以先只。
四酎并孰，不涩嗌只。
清馨冻饮，不歠役只。
吴醴白蘖，和楚沥只。
魂乎归来！不遽惕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萧倡只。
魂乎归来！定空桑只。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
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四上竞气，极声变只。
魂乎归来！听歌譔只。
朱唇皓齿，嫭以姱只。
比德好闲，习以都只。
丰肉微骨，调以娱只。
魂乎归来！安以舒只。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
容则秀雅，稚朱颜只。
魂乎归来！静以安只。
姱修滂浩，丽以佳只。
曾颊倚耳，曲眉规只。
滂心绰态，姣丽施只。
小腰秀颈，若鲜卑只。
魂乎归来！思怨移只。
易中利心，以动作只。
粉白黛黑，施芳泽只。
长袂拂面，善留客只。
魂乎归来！以娱昔只。
青色直眉，美目媔只。
靥辅奇牙，宜笑嗎只。
丰肉微骨，体便娟只。
魂乎归来！恣所便只。
夏屋广大，沙堂秀只。
南房小坛，观绝霤只。
曲屋步壛，宜扰畜只。
腾驾步游，猎春囿只。
琼毂错衡，英华假只。
茝兰桂树，郁弥路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魂乎归来！恣志虑只。
孔雀盈园，畜鸾皇只！
鵾鸿群晨，杂鶩鸱只。
鸿鹄代游，曼鷫鸧只。
魂乎归来！凤凰翔只。
曼泽怡面，血气盛只。
永宜厥身，保寿命只。
室家盈廷，爵禄盛只。
魂乎归来！居室定只。
接径千里，出若云只。
三圭重侯，听类神只。
察笃夭隐，孤寡存只。
魂兮归来！正始昆只。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
美冒众流，德泽章只。
先威后文，善美明只。
魂乎归来！赏罚当只。
名声若日，照四海只。
德誉配天，万民理只。
北至幽陵，南交阯只。
西薄羊肠，东穷海只。
魂乎归来！尚贤士只。
发政献行，禁苛暴只。
举杰压陛，诛讥罢只。
直赢在位，近禹麾只。
豪杰执政，流泽施只。
魂乎归来！国家为只。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登降堂只。
诸侯毕极，立九卿只。
昭质既设，大侯张只。
执弓挟矢，揖辞让只。
魂乎来归！尚三王只。
（《楚辞》王逸叙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洪兴祖以为非屈原作今按《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谓《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凡二十五篇，洪说是也。）

◎唐勒

勒，楚人。仕顷襄王为大夫。

◇奏土论

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也。（《水经。汝水注》）

【卷十一】 《全上古三代文》

◎赵鞅

鞅一称志父，赵武孙，与秦俱伯翳之後。事晋顷公，定公、出公为上卿，谥曰简子。孟之言长，故自赵盾至鞅，通称赵孟。鞅专晋权，四世至敬侯章，与韩魏共灭晋，遂为三晋。

◇铁誓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政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谤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左传》哀二年）

◇自为二书牍与二子。

节用听聪，敬贤忽慢，能能勿贱。（《御览》一百四十六引《韩诗外传》）

◎赵武灵王

王名雍，鞅七世孙，肃侯子。在位二十七年，传国少子何，是为惠文王，而自号主父。後四年，公子成李兑作乱，饿死沙丘宫，谥曰武灵王。

◇命相国肥义傅少子

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史记。赵世家》：肥义曰：「昔者主父以王属我也。曰云云，义再拜受命而籍之。」）

◇潘吾勒石

主父常游於此。（《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绿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

◎赵惠文王

王名何，武灵王少子。在位三十三年，谥曰惠文王。

◇空雄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吕氏春秋。淫辞篇》：「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

◎代王嘉

王名嘉，赵悼襄王之适子，以无宠废。至幽缪王迁之八年，秦拔邯郸，虏王迁。赵人北保代，拥立为王。王代六年，为秦将王贲所虏。

◇遗燕王喜书

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记。刺客传》：「秦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东保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乃遗燕王喜书。」）

◎董安于

安于，赵简子家臣，守晋阳。范、中行之乱，以与谋为荀跞所谴，自杀。

◇书赵简子梦之帝所事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於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ゾ，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史记。赵世家》）

◇又书子晰事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於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噎，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同上。案此与上文梦之帝所为一事，未必简子自书，盖亦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府耳。史蒙上文，故省其辞。）

◎阳虎

虎字货（见《孟子疏》引《论语》孔注）鲁季氏家臣，以谋去三桓事败奔齐，齐囚之。逃奔宋，又奔晋，赵鞅迎为相。

◇议

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王登

登，赵襄子家臣，为中牟令。

◇上言举中牟二士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韩非子。外储左上》：王登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

◎谅毅

毅，赵之辩士。

◇献书秦王

大王广地宁邑，储侯皆贺。敝邑寡君亦窃嘉之，不敢宁居，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无罪，愿大王无绝其欢；若使有罪，愿得请之。（《战国策》二十一）

◎李牧

牧事赵孝成王，常居代、雁门，为北边良将。悼襄王时，以破秦军功封武安君。王迁末，秦攻赵，郭开受秦金，诬以谋反，诛。後三月而虏王迁。

◇备边约

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史记。廉颇蔺相如附传》）

◎秦孝公

公姓嬴，亦姓赵，名渠，梁伯翳之後，献公子。在位二十四年，谥曰孝公。

◇下令国中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秦昭襄王

王名则，一名稷，孝公之孙，悼武王异母弟。初为质于燕，燕送归得立。在位五十六年，谥曰昭襄王。

◇下令国中

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传》）

◇遗楚怀王书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故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史记。楚世家》）

◇遗楚顷襄王书

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日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史记。楚世家》）

◇详为好书遗平原君

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约为布衣之交。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史记。范雎传》：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

◇遗赵孝成王书

君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於关。（同上）

◇与夷人刻石为盟要

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後汉。南蛮传》，又《华阳国志》一）

◇华山勒石

昭王尝与天神博於此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

◎秦宣太后

后姓芈，号芈八子，楚人，秦相穰侯魏冉之异父妹。为惠文王妃，生昭襄王。王即位，尊为太后，临朝四十一年，为范雎所废。其明年薨，谥曰宣。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总例，母后在诸臣前，故不入列女类。

◇将死出令

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战国策》四，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

◎杞子

杞子，秦大夫。穆公使戍郑，寻谋袭郑，事觉奔齐。

◇自郑使告于秦

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左传》僖二十二年）

◎商鞅

鞅姓公孙，卫之庶孽公子，故称卫鞅。初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痤死，去魏入秦，秦孝公以为左庶长，进大良造，封之商於，号为商君。相秦十年，秦以富强。惠王即位，公子虔之徒诬以谋反，亡还魏，魏弗受，复入秦，秦获之，车裂以徇。有《商君书》五卷。

◇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卒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传》）

◇南门募徙木令

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史记。商君传》：「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云云。」）

◇复募

能徙者，予五十金。（《史记。商君传》：「民怪之，莫敢徙。复曰。」）

◇遗魏将公子书

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史记。商君传》）

◇六法

当作立法。案《商君书》二十九篇，今二十四篇见存，不录，录其佚篇。

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然则法有时而治，事有当而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法与时诡，而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务易也。故法立而乱益，务为而事废。故圣王之治国，不法古，不循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今民能变俗矣，而法不易；国形更势矣，而务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务者，事之用也。国失法则危，事失用则不成。故法不当时而务不适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三十六）

◎张仪

仪，魏人。与苏秦俱师事鬼谷先生。说楚，为楚相所辱，苏秦激之入秦，秦惠王以为客卿，寻相秦。去而相魏、相楚，从约解，秦封为武信君。悼武王即位，素有，去复相魏。有《张子》十篇。

◇答鬼谷先生书

先生秉德含弘，饥必啖芝英，渴必饮玉浆，德与神灵齐，明与三光同，不忘赐书，戒以贪味。仪以不敏，名闻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时君。刺以河边，喻以深山，虽素空ウ，诚衔斯旨。仪等曰：「伟哉先生，方览遐鉴，兴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虫之乐，栖竹苇之巢，自掇泯灭，悲夫痛哉！」（《录异记》：鬼谷先生遗仪秦书，仪秦答。）

◇为秦破从连横献书楚王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於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於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史记》作秦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史记》作大船积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陈卒尽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闻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尝与秦构难，战於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死者七十馀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师袭秦，战於蓝田，又却，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韩、魏以全制其後，计无过（《史记》作危）於此者矣。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秦下兵攻卫阳晋，必开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共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夫以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於楚，楚太子入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战国策》十四，又《史记。张仪传》，少未廿一字。）

◇献书韩王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斯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走《幺幺》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句後，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於堕千钧之重，集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诸侯（《史记》作「夫群臣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史记》作荣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夫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於楚也，其地势然也。今主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须以决事。（《战国策》二十六，又《史记。张仪传》少未十七字。）

◇为文檄告楚相

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记。张仪传》：尝从楚相饮，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共执仪，掠笞数百，不服。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

◎李冰

冰事秦昭王，为蜀守。

◇白沙邮三石人刻要

水竭不见足，盛水没肩。（《华阳国志》：李冰为蜀守，於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刻江神，要云云。《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引同。《水经。江水》一注作「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要。」今本《华阳国志》或作「立三水中，与江神要。」）

◎范雎

雎字叔游，魏人。为魏齐所辱，更姓名曰张禄，入秦，秦昭襄王以为客卿。寻相秦，封应侯。

◇献书昭王

臣闻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若将弗行，则久留臣，无为也。语曰：「人主（後语作霸王）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於有功，刑必断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於王乎！虽以臣为贱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後无反覆於王前邪？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於国，善厚国者取之於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凋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於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於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邪？非若是也，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战国策》五，又见《史记。范雎传》，《史记》「将贱而不足听邪」已下作「贱而不可用乎？」又有「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等句，馀文字亦有同异。）

◎吕不韦

不韦，濮阳人，一云阳翟大贾。秦庄襄王以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始皇即位，尊为仲父，坐毒事免，就封。十二年徙蜀自杀。有《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吕氏春秋》序意

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吕氏春秋》十二。案此下尚有赵襄子一段，非十二纪之总序也。不录。）

◇列女

◎柳下惠妻

妻失其姓。柳下惠，鲁大夫展禽。

◇柳下惠诔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列女传》二，柳下既死，门人将诔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邪？则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诔云云，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

◎赵朔妻

赵朔妻，晋成公姊，赵武母。

◇置儿绔中祝

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史记。赵世家》）

◎曲沃负

负失其姓，魏大夫如耳母。

◇款门上魏哀王书

曲沃之老妇也，心有所怀，愿以闻於王。（《列女传》三：魏哀王为犬子纳妃而美，将自纳焉，负因款王门而上书。王召入，遂与太子妃，而赐负三十钟。）

◎韩凭妻何氏

何氏，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今睢阳有韩凭城。

◇密遗夫韩凭书

其雨淫淫，河水大深，日出当心。（《搜神记》十一：宋康王夺韩凭妻何氏，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遣凭书，缪其辞。《御览》五百五十九作「河大水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书於带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搜神记》十一：韩凭自杀，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於带。）

◎楚处庄侄

处庄侄，楚县邑之女，年十二，为顷襄王夫人。

◇持帜见顷襄王言隐事

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列女传》六。）

◎赵括母

母失其姓，赵马服君赵奢妻。长平之败，以先言免随坐。

◇上书赵王

括不可使将。

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千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於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

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史记。赵奢传》：赵孝成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信秦之间，以赵奢子括为将，代廉颇。及括将行，其母上书云云。括军败，前後所亡四十五万。赵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又略见《御览》二百八十。）

【卷十二】 《全上古三代文》

◎阙名

◇离别相去词

跞躁摧长恧兮，擢戟驭殳；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苏。三军一飞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道有德兮，吴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军伍难更兮，势如《豸》ㄗ。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十：军士各与父兄昆弟取诀，国人悲哀，皆作离别相去之词。案是篇起上古三代迄隋，各家为集，各集分类，先赋，次骚，次诏册。今此离别相去之词是骚赋体，故编于阙名之首。）

◇召将诏

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率师应之。（《六韬。龙韬。立将》：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

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淮南子。兵略训》，本《六韬》而小异。）

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避。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授命为重而苟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勿以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士为必然。勿以谋简於人，勿以谋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敌可胜也。（《群书治要》引《六韬。犬韬》：「国有难，君召将而诏。」今本无。）

◇大始天文册文

大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会，寒暑驰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天元纪大论》鬼区臾引）

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黄今》天之气，轻于心、尾已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会。（《素问。五运行大论》，鬼区臾引）

◇昭命

大命世罚，小命罚身（《大戴礼。本命篇》注引无两罚字。）福莫大於行义，祸莫大於淫祭，丑莫大於伤人，赏莫大於信义，让莫大於（案「信义让莫大於」六字，当为衍文）贾上，罚莫大于贪诈。（《周书。命训解》：「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

◇投壶命弟子辞

无荒无忄敖，无倨立，无逾言，若是者有常爵。（《大戴礼。投壶》）

◇命射辞

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降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弃莫。（下阙。《大戴礼。投壶》。案《困学纪闻》云：「此命射之辞也。」）

◇夏令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语》中，单襄公引《夏令》。韦昭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明堂月朔令

孟春之月朔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待优□。其禁：毋伐林木。

仲春之月朔令曰：弃怒恶，解役皋，免忧患，休罚刑，闭关梁。其禁：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

季春之月朔令曰：宣库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九门磔攘，出疫于郊，以禳春气。

孟夏之月朔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举力农。其禁：母隳堤防。

仲夏之月朔令曰：振贫穷，惠孤寡，虑囚疾，出大禄，行大赏。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季夏之月朔令曰：起毁宗，立无後，封废国，立贤辅，恤丧疾。

中央之极令民（下阙。）其禁：治宫室，饰台榭，犯亲戚，侮父兄。

孟秋之月朔令曰：审用法，备盗贼，禁奸邪，饬群牧，谨贮聚。其禁：毋弛戎备。

仲秋之月朔令曰：谨功筑，遏沟渎，修仓，决刑狱，趣收敛。其禁：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竟。乃令民畋，醵庶，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

季秋之月朔令曰：除道路，守门闾，陈兵甲，戒百官，诛不法，除道成梁，以利农夫。

孟冬之月朔令曰：申群禁，修障塞，毕积聚，系牛马，收泽赋。其禁：毋作淫巧。

仲冬之月朔令曰：搜外徒，止夜禁，诛诈伪，省酝酿，谨闭关。其禁：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礼，逆天时。

季冬之月朔令曰：省牲牲，修农器，收秸薪，筑囹圄，谨盖藏。（《尚书大传》）

◇春令

生而勿杀，赏而勿罚，罪狱勿断，以待期年。

◇夏令

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诛大臣，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

◇秋令

罚而勿赏，夺而勿子，罪狱诛而勿生。终岁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马之实，在野者王。

◇冬令

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管并子。轻重》己）

◇五位令

五位，东方之极，太、句芒之所司，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

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赈贫穷，惠孤寡，忧罢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後，封建侯，并贤辅。

中央之极，黄帝、后士之所司，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

西方之极，少、蓐收之所司，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物，谨著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徙流水，雍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北方之极，颛顼、玄冥之所司，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徒，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塞奸人。已得，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淮南子。时则训》）

◇军令

某日出某门，吏士不得刈稼穑，伐树木，杀六畜，掠取财物，奸犯人妇女，违令者斩。（《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军诫法》：「诸军出行，将令百官士卒。」）

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败五谷，无焚积聚，无捕民虏，无聚六畜。（《文子。上义》：「兵至其郊，令军帅。」）

◇义兵号令

其国之君，逆天地，侮鬼神，决狱不平，杀戮无罪，天之所诛，民之所雠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乱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其县。（《文子上义》：「乃发号施令。」）

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倨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雠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有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吕氏春秋。怀宠》：「先发声出号。」高诱注：「号令。」）

◇直币令

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管子。山国轨》）

◇秦攻齐令

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并《战国策》十一）

◇先王之令

天道赏善而罚淫。（《周语》中）

◇先王之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同上）

◇先王之法

为善者赏，为不善罚。（《吕氏春秋。禁塞》）

◇纳书谮晏子

废置不周於君前谓之专，出言不讳於君前谓之易，专易之行存，则君臣之道废矣。吾不知晏子之为忠臣也。（《晏子春秋》）

◇为齐献书赵王

臣一见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宝，而臣窃怪王之不试见臣而穷臣也。群臣必多以臣为不能者，故王重见臣也。以臣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则知不足者也。非然，则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齐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韩、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为齐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齐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齐为王求名於燕及韩、魏，孰敢辞之？臣之能也，人前可见已。齐先重王，故天下尽重王，无齐，天下必尽轻王也。秦之强，以无齐之故重王，燕、魏自以无齐故重王。今王无齐，独安得无重天下？故劝王无齐者，非知不足也，则不忠者也。非然，则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欲轻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则位尊而能卑者也。愿王之熟虑无齐之利害也。（《战国策》二十一）

◇献书秦王

昔窃闻大王之谋出事於梁，谋恐不出於计矣，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臣窃为大王计，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广大，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之服桀矣。今秦国与山东为雠，不先以弱为武教，兵必大挫，国必大忧。（《战国策》二十五）

◇献书燕王

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以事强而不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将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之人称之，以其合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愿大王之孰虑之也。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长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韩、梁之西边，此燕之上计也。不急为此，国必危矣，王必大忧。今韩、梁、赵三国以合矣，秦见三晋之坚也，必南伐楚；赵见秦之伐楚也，必北攻弱。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秦久伐韩，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窃为王计，不如以兵南合三晋，约戍韩、梁之西边，山东不能坚为此，此必皆亡。（《战国策》三十）

◇瞽史之纪

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晋语》四，韦昭注：「瞽史，知天道者。」）

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同上）

◇背赂诵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祝乱其兴。（《晋语》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

◇改葬共世子诵

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衰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晋语》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诵之）

◇城濮诵

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僖二十八年，楚师背邝 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

◇臧纥诵

臧之狐裘，败我於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於邾。（《左传》襄四年，臧纥救郓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

◇子产诵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从政一年，舆人诵之。）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同上，及三年又诵之。）

◇孔子诵

は裘而κ，投之无戾。κ而は裘，投之无邮。《吕氏春秋。乐成》：孔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用於鲁，鲁人（诵之。）

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同上：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作诵。亦见《家语》、《孔丛子》。）

◇商箴

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引《商箴》）

◇周箴

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吕氏春秋。谨听》引《周箴》）

◇大正箴

钦之哉诸正！敬功尔颂，审三节，无思民因（疑当作「母思民困。」，母思即闵，转写误耳。）顺尔临狱无颇。正刑有掇，夫（疑作矢）循乃德，式监不远。以有此人，保宁尔国。克戒尔服，世世是其不殆。维公咸若。（《周书。尝麦解》）

◇商铭

兼々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忧也。兼々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祗离咎也。（《晋语》一，郭偃曰：「商之衰也，其铭有之。」）

◇嘉量铭

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後，兹器维则。（《考工记》）

◇昆仑柱铭

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员周如削，肤体美焉。（《水经。河水注》一引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曰：「故其柱铭曰云云。」今本《神异经》无。）

◇希有鸟铭

有鸟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会益工。（《水经。河水注》一引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曰：「其鸟铭曰云云。」今本《神异经》无。希有，鸟名。）

◇许子将钟铭

住正月初吉丁亥，《邑无》子以□□其吉金，自作铃钟。中县□杨，

元鸣孔煌。穆和钟，用《匚单》以喜，用乐嘉宾大夫，及我朋友，皇文々，越越，万季无讠其，□寿母已，子子孙孙，永保鼓之。薛尚功《钟鼎款识》

◇齐钟铭

隹王五月，唇才（在）戊寅，师于甾[06]。公曰：「女及，余经乃先具（祖）。余既专乃心，女小心畏心（畏）忌，女不彖（坠），夙夜宦执女而政事，余弘厌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军，□（箫，借为肃。旧释缀，非）成朕师之政德，谏罚朕庶民，左右母（毋）讳，乃不敢弗敬心戒，虔血阝乃□（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攴》三军徒□，雩乃行师，中乃罚。」公曰：「及，女敬共《台辛》命，女雁鬲（□同，借为历）公家，女恐（恭）□（恪）朕行师，女□敏于戎攻。余易（锡）女□都□（霸借为伯，旧释胤，非）□（爵）其县二百，余命女辞《台辛》□，□（迪）□（国）徒三千，为女敌寮，乃敢用拜□首，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易（锡）休命。」公曰：「及，女康能乃有事，率乃敌寮，余用登屯厚乃命。女及，母曰余小子，女□（）余于□恤。虔恤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织，旧释缄，非）。差飨为大事。□（疑静，旧释继，非）。命于外内之事，中ぁ皿（盟，借为明）。刑，女台戒公家，雁血阝余于ぁ皿血阝，女台血阝余朕身，余易（锡）女车马戎兵，□仆二百又五十家，女台戒戎乍女，乃用或敢再拜稽首，雁受君公之易（锡）光，余弗敢法（借为废）乃命，及典其先旧，及其高具（祖）。□々成唐，又敢才（在）帝所，受天命，□（□）伐页（履）同。贯攵于灵师，伊（旧释亻只，非）小臣隹甫，咸又（有）九州，处禹之堵，不显穆公之孙，其配□（畏同畏，即咸字）。公之出（出，旧释夔公之乏，非）。而饣成公之女，雩生上小及，是辟于齐疾之所，是小心□《辶齐》，灵力若虎，堇（谨）□恪其政事，又共于公所，屎攵（□）□吉金（一钟作又共于桓武灵公之所，桓武灵公易乃吉金）。铁镐锛铝，用乍女□（铸）其宝，用享于其皇具（祖）皇匕（妣）皇母皇考，用止斤□（眉）寿，命难老，不显皇具，其乍福元孙，其万福屯鲁，□（借为协）。而九事，卑钟鼓，外内剀辟，都都□々《辶舍》（这即诞，旧释造，非）。而朋臬刂。母（毋）或□（或释异，非）。页（类）女考寿万季，□其身，卑百斯男，而□（执）斯字，□（肃）义政，齐医左右，母央母己，至于叶曰武灵成，子孙□用享。（《钟鼎款识》，又《考古图》）

◇秦钟铭

秦公曰：「不显朕皇且（祖）。受天命，灶（灶借为造，旧释奄，非）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豕（队）上帝，严□夤天命，保业乃□，事夏，曰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锐明刑，虔敬联祀，以受多福。□（亦□字，借为协）万民，唬夙夕，刺刺《走亘》々，万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し々文武，钅灵静不廷，《西夏》（旧释西夏二字）燮百邦，于□执事，乍□钟。乃名曰：「□（未详）邦其言（音）铣铣雍雍，孔煌□以邵各（借为昭亻各）孝享。目受屯鲁（借为纯嘏）。多，（眉）寿无冖，（）惠才（在）立（位）。高弘有虔，匍（借为溥）。及四方，永宝□。（《钟鼎款识》）

◇迟父钟铭

迟父乍姬齐妆姜□（荚）钟，用邵乃穆，不显龙光，乃用蕲ㄘ多福，侯父众齐，万年□寿，子子孙孙亡冖宝。（《钟鼎款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钟铭

隹王五十又六祀，《辶攴》。（疑赴旧释徙非。自卤《方易》）。（疑即易，汉志江夏有西阳。楚王讠今）。讠今即吟，借为熊。（章乍曾侯乙宗彝，）之于卤《方易》，其永时用享。（《钟鼎款识》，又见王复齐《钟鼎款识》。）

◇宗周宝钟铭

王肇建相文武，堇强土，南或（国）□（服）要，敢为虐我土，王□我其至，□（扑）伐乃都，要□遣间来逆邵王，南人东人具见，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竞，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乍宗周宝钟，仓仓它它雍雍。用邵各。格。不显且。祖。考先。先王，其严才（在）上，能能《丰攴》々降余多福。福余洎孙，参寿隹剌（赖）。《害矢》（割，借为ㄷ）。其万年，允（）保四或（国）。（拓本）

◇虢叔大夹钟铭

虢上小旅曰不显皇考□上小，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见寸屯亡□，旅敢《启戈》帅井（井刂）皇考威义，为御于天子，□天子多易旅休，旅对天子鲁休扬，用乍朕皇考□上小大□（荚）钟，皇考严才上，异才下，□々能能（熊），降旅多福，旅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拓本）

◇邾公□钟铭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33◆公32◆□乃吉金，玄A赤错，用34◆乃和钟，台乍其皇且皇考，曰余30◆。异同翼。14◆威忌，35◆穆不36◆（坠）。于乃身，34◆其钟，台血阝其祭礼盟祀，台乐大夫，台安士庶子，为之耳心（听）。元器其旧，哉公□眉。寿□邦是保，其万年无僵，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拓本。案此钟大学士纪匀所藏。）

◇邾公望钟铭

隹王九月初吉，辰才乙亥，30◆公望□吉金，玄A蒿吕，乍和钟，曰：「余30◆14◆威忌，34◆《台辛》和钟二锗，台其屯于和乍天，台岂者士，至于万年，分器是寺。（拓本。案此钟巡抚阮元所藏。）

◇楚义钟铭

隹王九月初吉丁亥。曾孙□（未详，旧释仆，非。或释仙）。□余□斯于之子，余□《邑络》（未详）。之元孙，曰：「於敬哉。余义彳楚之良臣，而彳责。达之字父，余万止。（逑）儿见寸吉金铝，台□《音禾》钟，台追孝彳先且，乐成父兄，37◆饣人诃远《辶无》，孙孙用之，逡民是□。（拓本）

◇楚仲你钟铭

隹正月吉丁亥，楚王仲尔南和钟，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古图》。）

【卷十三】 《全上古三代文》

◎阙名（二）

◇金华山鼎铭

真金作鼎，百神率服。（虞荔《鼎录》，金华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篆书三足。案：此鼎属黄帝，未审何据，今编列阙名鼎铭之首。）

◇谗鼎铭

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左传》昭三年。案《韩非子》亦作《谗鼎》，盖即《明堂位》之崇鼎，《吕氏春秋》之岑鼎也。古者谗崇岑声近。一云谗地名，禹寿九鼎于甘谗之地。）

◇邑鼎铭

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鸾，黼黻雕弋。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汉书。郊祀志》下，美阳得鼎献之，张敞上议，今鼎出于支阝东，中有刻书。）

◇仲山甫鼎铭

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後汉。窦宪传》：南单于於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旁铭。）

◇楚鼎铭

楚武王之鼎《续汉。郡国志》二「汝南鲷阳侯国」注引《皇览》曰：「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铜鼎而铭。」

◇汾阳鼎铭

寿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灵，海伏其异。（《鼎录》。）

◇大夫始鼎铭

隹三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和宫，大夫台攵）易。锡。（友口《周矢》），王才华宫宅，王才邦宫，台攵献工，易口易章，王才邦，台攵易友曰考曰攸，大夫台攵敢对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己宝鼎，孙（孙）子（子）永宝用。（《钟鼎款识》。）

◇南宫鼎铭

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木皿南或（国）□行□王居杜□□（二字未详，旧释射圃，不确）。贞出中39◆呼（归生对）《风》刊王□刊宝彝。（《钟鼎款识》，又王复斋《钟鼎款识》，又拓本。）

◇□□鼎铭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令41◆42◆。疑静，旧释继，非。（司司）九服。42◆乍朕皇考将鼎彝奠鼎，亦用享孝于朕皇考，用易康和鲁休，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寿，永令□（终）。其万年无疆，42◆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钟鼎款识》）

◇晋姜鼎铭

隹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晋邦，余不（，谭长说旧释辱，非），妄宁，雍明德，宣必阝我猷，用召所《台辛》辟，妥乃光剌（烈）。虔不坠讠鲁（诸）。覃克以□我万民，嘉遣我，易国责。鲁绩，即鲁缟，旧释虎贲，非。虎贡岂得云千网乎。（千）网，勿法。借为废。（文侯）令，卑38◆彳甬，征绥汤15◆。39◆取乃吉金，用乍宝尊鼎，用康《卤夏》（旧释为西夏二字）。妥怀远15◆（疑邦之残字）。君子，晋姜用蕲《素卓》绾寿，乍为亟，万年无冖，用享用德，允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钟鼎款识》，又《考古图》，又有新出土鼎，其铭阳文联绵纠结，人不能识，谓之草篆，谓之乙亥鼎，审视拓本，即晋姜鼎也。）

◇寰鼎铭。（《钟鼎款识》作伯姬鼎）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才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右，寰入门，立中廷，北卿（向）。史13◆（□）受王令书，王乎史氵或册易寰玄衣黹屯，赤市朱黄，42◆攸勒，戈雕46◆纟高必彤矢，寰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休令，用乍朕皇考奠（郑），白《臣女》奠鼎，寰其迈年，子孙永宝用。（《钟鼎款识》。案新出土有《寰盘铭》同，惟铭末作「奠白奠《臣女》宝般，寰其迈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为异。）

◇师旦鼎铭

隹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乍周王大姒宝尊彝，敢拜稽首，用蕲眉寿无强，子孙其万亿年，永宝用享。拓本。

◇叔夜鼎铭

赤夜34◆其饶鼎，以征以行，用饣用羹，用祈□寿无强。拓本。

◇颂鼎铭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令女官47◆成周，贮廿家，监47◆新48◆贮用宫御，易女玄衣黹屯，赤市朱黄，42◆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49◆，颂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朕皇考）14◆赤皇母14◆《台女》（宝）尊鼎，用追孝蕲乇康虔屯右，通录永令，颂其万年爨寿，允臣天子，终，子子（孙孙宝用。）拓本。案别有颂簋铭同，唯50◆鼎作奠毁为异。

◇仲称父鼎铭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白边《止及》中称父伐南淮人，孚金，用乍宝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鬲攸比鼎铭

隹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周康宫辟大室，鬲比以攸卫牧告于王曰：「女孚我田徼，弗许鬲比，王令相史南以虢旅，28◆事。」攸卫牧誓曰：「口弗具付鬲比其且射分田邑，则口，攸卫牧则誓，比乍朕皇且丁公皇考29◆公50◆鼎，鬲攸比其彳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国诸鼎铭

者乍旅鼎，用ㄷ称鲁礻此，用妥眉彖，用乍考宫白宝奠彝。拓本。

◇鼎铭

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周穆王大口，口若曰：「，令女丙攴乃且考47◆卜事，易女赤52◆。口口用事。」王才迁《广立》，井朿易赤全无，受休口口王，用丝金乍朕文考53◆白鼎牛鼎，其万用54◆，子孙其永宝。

隹王三月，既生，辰才丁酉，井朿才异，为事及小子55◆以限讼于井朿：「我既卖女王口口父用匹马束丝。」限诏曰《斤斤》则俾我赏马，效口口俾复乃丝口质，效父28◆诏55◆曰：「于王参门口口木《耒央》，用彳责彳止卖《幺幺》五夫用百爰，非之五夫口口罚，28◆56◆又罚，57◆58◆金，并朿曰：「才王人28◆卖口口不造付，母俾越于《斤斤》。」则拜稽首，受《幺幺》五口，曰口，曰恒，曰龙，曰彝，曰相事，爰以告《斤斤》，俾口以奠羊，丝三爰，用致《幺幺》人，28◆59◆于，《斤斤》，〓舍大五秉，曰才尚俾处及邑，田〓田，《斤斤》则俾复命曰：「若，昔馑岁，匡众及臣廿夫寇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28◆曰ㄣ乃及，乃弗《辶贝》，女匡罚大，匡28◆稽首于，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嗌，用臣曰专，曰ㄱ，曰奠，曰用《幺幺》四夫。」稽首曰：「余无28◆具寇足不少余或以匡季告东宫，曰：「朿唯朕赏，东宫28◆曰：「赏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来岁弗赏，则倍，卅秭。28◆或即用田二，又臣60◆用即田61◆曰人五夫，受匡卅秭。拓本，案此鼎在灵岩山馆。

隹九月，既望申戌，王各于周庙，62◆于图室，47◆徒南中右，无63◆内门，立中廷，王乎友及册令无63◆曰：「官47◆左王《辶贝》侧弗乍，易女玄衣黹屯，弋雕46◆缟必彤矢，攸勒42◆，无63◆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50◆鼎，用享于朕剌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拓本。案此鼎在焦山。）

◇正考父鼎铭

隹四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宝50◆鼎，其万年无冖，子孙永宝用享。（拓本。）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糊余口。（《左传》昭七年。）

◇彝铭《钟鼎款识》作季员鼎铭

正月，王才成周，王彳木于楚录。令小臣先杳楚《广立》，王至于彳木，《广立》无。借为庑。（遣小臣），易鼎。贝（易马贝。）拜稽首，对易王休，用乍季《鼎女》宝尊彝。《钟鼎款识》，又一拓本作易鼎马贝不重易字，当别是一器。

◇尹彝铭（《钟鼎款识》作尹卣铭。）

隹十又二月，王初祭祭。旁，唯还在周，辰在庚申，王64◆卤宫米豆。旧释喜，非。（咸厘，尹易臣雉夕）65◆。尹休高对，乍父内宝尊彝，尹甘万年受乃永鲁亡竞，才服其长侯，66◆子子（孙）孙（宝用。）《钟鼎款识》。

◇□彝铭

67◆从师淮父戍于古以，蔑历，易贝卅，67◆拜稽首，对65◆师淮父休，用乍文考日乙宝奠彝，其子孙永68◆。富借为宝。69◆。未详，本亦作乐，或作70◆，《博古》释为立戈形，或释哉，并非。《复斋钟鼎款识》。

叉彝鼎。

隹二月，初吉丁卯，公吉女令叉47◆田，乃叉蔑历，易马易裘，对65◆公吉女休，用乍宝彝。（拓本几二器，皆同，叉或释邑，非。）

◇静彝铭

隹四月，初吉丙寅，王才71◆京，王易静刀，静拜稽首，敢对65◆王休，用乍宗彝，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隹十又三月，王宅71◆京，小臣静即事，王易贝五十朋，65◆天子休，用乍父曰宝尊彝。拓本。

◇彝铭

拜稽首，休朕（借为保）君公白，易乃臣弟井五。易衮。冒干弋，弗敢望公白休，对□白休，用乍且考宝尊彝。（拓本）

◇吴彝铭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庙，宰ㄱ右，乍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卿。（借为向。）王乎史戊册令吴，47◆75◆。者，借为都。76◆叔金，易77◆鬯28◆，玄衮衣，赤，金78◆。车。79◆78◆。未详，或释□。朱虢80◆。未详，或释。虎81◆。借为。（柬里，）79◆78◆。爻。画，金甬，马三匹，攸勒，吴拜稽首，敢对肠王休，用乍青尹宝尊彝，吴66◆止子孙永宝用，隹王二祀。（拓本）

◇韦彝铭

□小子《韦币》（《韦币》即韦，卫从此）。以其友乍□男王姬将鼎（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鬲）。彝。（拓本。）

◇毛伯彝铭

隹正月，吉日乙又（丑），《毛白》（读为毛伯二字，旧释拍，非）。乍朕配平姬□宫祀彝，母吐用祀，永母（毋）出。（拓本）

隹八月初吉，王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丙攴虢87◆公服，88◆王立，乍四方89◆。未详。（秉《每系》蜀）90◆。令易。（铃勒金91◆）成，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92◆。驭，（或国。）人，我东或。国。戎91◆，王令吴白曰：「以乃93◆。师。（又口左从毛父，王令吕白曰：「以乃。）师右从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造87◆卫，父身三年静东或国亡不成，见寸天俾，否里屯。（纯。）陟，公告乃事于上，隹民亡造才。（在）彝，未心94◆天令，故亡，允才（在）显，隹苟（敬）德，亡28◆违，班拜稽首曰：「隹余不《不不》。显省即显。94◆皇公，受享宗彝厘敏文王。（王始为孙，阝尊）于大服，广成乃工，文王孙亡弗井。刑。（亡克《亲亲》。新乃刺，）烈（班非时）95◆。觅未详旧释96◆。隹乍邵。（昭。）考无益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拓本。

◇散氏鬲铭

用矢□散邑，□即散用田□々（未详，旧释观）自□（未详。旧释淄或释□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或释表）。以陟，二□，至于边柳，《辶复》涉□，陟雩01◆02◆03◆美以西，00◆于04◆05◆06◆枉。木，00◆于卄又。若《辶来》，00◆于07◆道内，陟卄又，登井于厂源，美都（都，或释割）。□美陵陵刚□，00◆于□（单）。道、00◆于周道以东，00◆于09◆（未详。或释游，或释耔）。东冂，右还，00◆于98◆二（道以南），00◆于却《辶来》道以卤，至于《工隹》莫98◆二井邑田，自亭木道10◆至于井邑，00◆道以东，一10◆，还以卤一10◆，陟刚，三10◆，降，以南，10◆于同道，陟州刚，登井，降或木，二10◆。大人有47◆，98◆二田，□且12◆武父，卤宫襄，豆人虞□、□克贞师氏右相小门乃□，原及虞□艿。淮□工虎，孝□丰父《工隹》，及有47◆刑，□、凡十又五夫正98◆二天舍散田。47◆土□。未详。疑栈，旧释必，或释出。□（未详。疑）□即陉，旧释周。□马□。兽，或释单。□未详。旧释率或释众。□未详。旧释牧。（人小子）◆二。（田戎）24◆25◆父26◆27◆28◆父29◆。《克攴》即克。（之有47◆30◆州京）攸火从31◆凡散有47◆十夫，唯王九月，辰才乙卯，天卑□且12◆。33◆绾也。旅誓曰：「我ㄅ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襄之，□且□□旅则誓，□卑□宫襄戎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墙田，余又爽37◆（变），爰千罚千，卤宫襄戎父则誓，乃为图大王于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宫东廷，乃10◆执衅史正中□。（拓本。）

◇吉父铭

吉父，乍宝甫。（拓本。案甫借为）。

◇陈逆铭

隹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陈39◆曰：「余陈犭亘子之裔孙，余40◆。未详。（事齐侯，）萑心。忄。血血阝宗家。□乃吉金，台乍乃元配季姜之祥器，41◆丝宝夫，台享台42◆。孝一于于（大宗，）43◆。（未祥。）44◆未祥。45◆46◆未祥。45◆一于母乍47◆。未详。（永命《水页》寿万年，子子孙孙保用。拓本。）

◇叔朕铭

隹十月，初吉午，未朕□乃吉金，自乍荐。借为。以《孚兄》。乳。稻粱，万年无冖，朕《水页》寿，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曾伯黎铭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ɳ）。圣元元武孔业克《分支》□（淮）人女□（燮）□（读为邑绥，二字以邑字属上句）。汤金道□（读为赐金二字）。行具，既卑方，余□其吉金黄□（错）。余用自乍《辶旅》（旅）《匚古》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用享，于我皇且文考，天赐之福，曾白□□。□□即假乐，读为嘉乐。《考工记》凫氏两□。」注故书乐作乐。黄彳万年，衅寿无冖，子孙永宝用之享。（拓本。）

◇留君铭

留君。招（乍）饣幸，用享用□（□借为赏。）用蕲□寿，□孙永宝用。（拓本。）

◇伯其父铭

隹白□父荐文乍□祜。□（借为）。用易□寿万年，子孙永宝用之。（拓本。）

◇格柏铭

隹正月初吉。子。癸子，癸亥甲子二日。王才成周，格白受□马乘，于朋生，乃山页。贮卅田则析，白，，女彳及，似乃从，格白女安彳及，旬殷，乃系零零。谷木木禺丙谷《方氽》游。（菜，）□湄。东门，乃书史讠戈，谶省。（武立插成）成」□土簋□，（未详。旧释征。）日匕，用《门出》。（画画省，旧释期。）典格白田，其万年子孙永保用。（拓本。虢姜既。《钟鼎款识》既作敦，非。案既簋，既字皆从皂也。）

虢姜乍宝尊毁。用禅，追孝于皇考□。（惠。中，蕲屯康虎屯右，通录永令，虢姜其万年衅寿，受福无冖），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钟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款识》。）

◇□既铭

隹正月乙子。（谓乙亥甲子二日。王各于大室，）穆公入右，□哉（立中廷，北卿，向）王曰：「□，令女乍□土，官□《耒昔》田，易女讠弋玄衣，赤□。未详。旧释环。市，，楚徒，马《巨辛》彳责五服用事。」68◆拜稽首，对69◆王休，用乍朕文考宝既。其子子孙孙（永宝用。《钟鼎款识》。）

◇宰辟父既铭

隹四月初吉，王才辟宫，宰辟父右，周立，王册命周曰：「易女70◆朱芾，玄衣黹纯，方人攸革，易弋周71◆彤矢，用72◆。73◆旧释饣巽。乃且考事官47◆74◆仆小《身矢》底又，周稽（首，对）65◆王休命，用乍文考宝既，其孙孙（子）子永宝用。（《钟鼎款识》。）

◇ζ既铭

隹元年月，既望丁亥，王才75◆。未详，旧释。《广立》旦，王各庙，宰入右，ζ立中廷，王乎史76◆册令ζ，王若曰：「ζ，昔先王既令女乍宰，47◆王家，今余隹77◆京，乃令女众曰：「78◆。未详。（足。对各从）47◆王家外内，毋敢又不。79◆未详。47◆百工，80◆。未详。人姜氏令，乃又众，又即令，乃非先告ζ毋敢侯，又人告女。（女）弗善效姜氏人，勿事，敢又侯止从狱，易女玄衮衣，赤舄。敬夙夕，勿法朕令。」ζ拜手稽首，敢对65◆天子不显鲁休，用乍宝尊既，ζ其万年衅寿，子子（孙）孙（永宝用。《钟鼎款识》。）

81◆既铭。旧题弁阝敦，误。案铭文从82◆，正千字，82◆籀（弁字。）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周邵宫，丁亥，王各于83◆。（宣。）射。（谢。）毛白内门立中廷，右祝84◆，王乎内史册命84◆王曰：「84◆，昔先王既命女乍邑。85◆疑静，旧释继非。（五邑祝。今余隹）。疃（）京（乃令易女赤市，向网86◆）。87◆々为斋。（黄42◆），用事。」84◆拜稽首，敢对天子休命，84◆用乍朕皇考14◆白奠既，□66◆□寿，万年无冖，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钟鼎款识》）

◇师訇既铭

王若曰：「师訇。旧释《九》，非。88◆即言。不显文武，孚（旧释庶，非。）受天令，亦则於女乃圣且考克孚右先王，乍乃89◆90◆。二字未详。（用夹寅乃辟，）大令，91◆92◆龠借为和。雩政，93◆。未详。（皇帝亡□），临保我乃周四。即四。（方，民亡不康静。王曰：「师訇，哀才。哉。今日，天94◆央，同殃。（卑降丧，首德不克尽，古亡承于先王，乡女乃父血阝）周邦，妥立余小子，95◆乃事，隹王身厚。（未详疑赖。今余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77◆96◆乃令。令（女）97◆惠。雍）我邦小大猷，邦弘潢98◆，苟敬。（明乃心。）《辶率》以乃友干□。橹（王身，谷欲。女弗。）同弼。（以乃辟）00◆。《旱支》于艰，易女□鬯一□，圭一02◆。甬卩邑三百人。」訇稽首，敢对《攵》天子休，用乍朕剌且乙白君益姬宝既，訇其彳万。□（囟借为），同斯。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乍册。世宫宝，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艾内右廷。（《钟鼎款识》。）

◇师□既铭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和父若曰：「师04◆。毁乃且考又）查并。登，成也。旧释婚，非。（于我家，女右隹小子，余令女）05◆。（借为尸，主也。）我家，06◆。（疑静。旧释继，非。）47◆我卤扁东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母。（毋）敢否07◆，易女戈《周戈》46◆，08◆高，借为缟。（必，彤）09◆十五，钟一，声殳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毁拜稽首，敢对69◆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中将既，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钟鼎款识》。）

◇牧既铭

隹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师氵子。（旧释保，非。）父宫，各大室，即立，公为（旧释今，非）。纟旦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内史吴册令牧，王10◆（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乍47◆土，今余隹或□废。（改令女辟百寮，口有）事13◆。包28◆多舌，不用先王乍井，亦多虐庶民，乃奚。讠奚庶右13◆。炎面不井不中，囟（借为同斯）。侯之14◆（同）。以。今15◆（未详，疑既。旧释响）。司匐乃自辛召故。王曰：「牧，女母（毋），敢口先王乍明井，用雩乃奚庶右□，母敢不明不中不井，乃申政事，母敢不尹丌不中不井，今余隹17◆。疃（京乃命。易女）01◆鬯一28◆。金车、木氽车、画车、朱虢、白18◆。未详。（虎）19◆。良，借为《韦长》。柬火里，余三所，服〓孚，敬20◆夕，勿法朕令。」牧拜稽首，敢对65◆王不显休，用乍朕文考益白宝奠既，牧66◆万年寿考，子子（孙孙永宝用。《钟鼎款识》。）

◇吾既铭

隹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乃迁及内伐浪昴参泉衮敏21◆阳洛，王令吾攵追御于上洛22◆。未详。旧释23◆。谷，至于伊，班马，24◆。榜。25◆。26◆，伤也。即下禽馘百。（首百，执奚）卅，27◆衤集孚人三百，28◆于29◆艾。白之。20◆31◆即於。张仲32◆形相近。（于）33◆衣34◆。讠布即讠甫。复付乃君，隹王十又一夕。（月）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吾攵告禽馘百，奚卅，王蔑历，事尹氏受35◆厘圭鬲，币贝五十朋。易田于含攵。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攵五十田，于旱五十田，敢对天子休，用乍尊既，甘，彳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钟鼎款识》。）

◇伯虎既铭

隹六年四月甲子，王才36◆。亏方37◆招白虎告曰：「余告庆，曰公乃）木栗。未详。（贝，用狱《耒言》。）未详。（为白，九）38◆。甾即，释庸非。（九成，）39◆我考幽白幽姜令余告庆，余以邑40◆。未详。（有司），余典勿敢对，今余既口，有司曰：「41◆。侯。（令，今余既一名，典42◆，献。白氏则执壁雕）主，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且43◆。（未详。公宀缶既，其万年，子孙宝用，享于宗。）拓本。

◇卯既铭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44◆（艾）季入右，卯立中廷，44◆白乎令卯曰：「乍人（借为嗣）。乃先且考，45◆□（45◆借为尸，45◆□，主治也）。44◆公家，昔乃且亦既令乃父45◆舌司46◆人，不未皿（□）。我家□（室借为室）。用47◆（器，或释丧）。今余非敢梦（借为蔑）。先公，又隹□（适，或释远），余懋母（48◆借为宠，或释思）。先公官。今余佳令女45◆49◆宫49◆人，女母（毋）敢不07◆，易女50◆（未详）。四（此字旁增）。□（章，或释龙）。52◆宗彝一。53◆（未详，或释将）。宝，易女马十匹，牛十，易于54◆（未详，或释乍）。一田，易于55◆（宫）一田，易于一田，易于56◆（未详，或释，即57◆）。一田，卯拜手首（《旨页》）手，敢对65◆□白休，用乍宝阝奠既，卯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师酉既铭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吴，（虞）各吴大庙，公族工厘入右，师酉立中廷。王乎史。未详。（门册命师酉，司）乃且啻官邑及虎臣西门卩，能卩，奉秉阝、京阝59◆60◆。未祥。卩。新易女赤市朱黄，中显攸勒，敬61◆夙（夜，勿法。）废。（朕令。」师酉拜稽）首，对62◆扬（天子不显休令，用乍朕）考（乙白）63◆姬奠既，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贞既铭

□从王伐□（刃，借为梁）。孚（借为俘）。用乍乍幸既。（拓本）。

◇伯ぁ父既铭

白□父乍周姜宝既，用夙夕享用，蕲万寿。（拓本。）

◇陈侯既铭

陈侯乍嘉姬宝既，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伯既铭

白□□乍皇考剌公奠既，用享用孝，万年血寿，允才立。在位。（子）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孙（永宝。）拓本。

◇邓公子既铭

□公子白余曰：「荐新，乍我姑□孟畏胜既，永寿用止。拓本。

◇室朱既铭

唯王五月，辰才丙戌，□朱乍丰《吉女》鼓心。旅既。丰《吉女》鼓心

用宿。宿。（夹）夜□孝于□公于□朱，□。（未详疑珏。）友丝既。□未详疑既。皂亦寿人，子孙其永宝用。（拓本。）

◇曼□父盨铭

曼□父乍宝（□）。（案篆是）盨字，《说文》有之。旧释簋，

疑得借为簋。（用）□孝宗室，用乇□寿，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迟盨铭

彳犀乍姜氵里□，用享孝于姑姑公，用蕲衅寿纯鲁，子子孙永宝用。（拓本。）

◇单子伯盨铭

单子白乍朱姜旅盨，其子子孙孙万季永宝用。（拓本。）

◇立盨铭

立为旅须，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鬲叔兴父盨铭

鬲朱兴父乍旅页。页即首，借为盨。此盖铭，其器铭作「须」，与上立

盨铭同。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拓本。

◇史燕盨铭

史□乍旅□，□永宝用。拓本。

◇甲午盨铭

隹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庙，乍礼盨，吉蠲明神，神鉴□。

声殳，借为馨。（德）□。畏，借为威。（帝迈年永绥受命。拓本。案此与下一铭皆称帝，当是战国时齐王或秦昭王所作，以干支纪岁，又神字重文不作二，亦为变例。）

◇天锡盨铭

帝受元命，天易帝□，用绥于神，网弗各，隹迈□无口。（拓本。）

◇丧山又圆钅开铭

□山又宀员。或释鄂史宾三字，非。古有丧姓，《广韵》引楚大夫丧左。自乍钅比。钅开用征用行，用蕲□寿。万年无冖，子（子）孙永宝是尚。（拓本。）

◇伯克尊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隹十又六年二月，既生雨。（霸）乙未，白太师白克仆卅夫，白克敢对天右王白友，用乍朕穆考後中尊享，克用モ□寿无僵，克其子孙（孙）永宝用享。《钟鼎款识》。

◇嘉礼尊铭

帝□□嘉礼乍壶尊，用荐神保是享，隹休于永世。拓本。案此战国时齐秦称帝所作。

◇周□壶铭

周□乍日乙尊壶，66◆用享于宗，66◆子孙万年，永宝用。（拓本。）

◇穴铭

隹五月初吉，王才周，令乍册内史易穴卤百□。未详，或释。穴蔑静女王休，用乍《爿支》《爿手》66◆万年宝用。拓本。

◇王申笺羊鬲铭

王子申乍嘉尔盏盖，66◆□寿无期。期。（永保用之。）拓本。

◇张仲盎铭

巨中乍宝□。□即□，《尚书》作ぁ，求其同声，是盎字。旧释，非。□□之金□凿钅台铝。□□钅户。（其）□。熏。其玄其黄，用成。（盛。）术稷□焦。刃。粱用飨大正，歆王宾，□□具。（召饣人），巨中受无冖。福。（者）诸（友飧）饣人《仓食》巨□寿。（《钟鼎款识》，又《复斋钟鼎款识》。）

◇国差《缶詹》铭

国差立事岁咸丁亥，攻市。（借为工师。）亻昏34◆西宝《缶詹》三秉，用实旨酉。（酒，）侯氏受福16◆寿，卑旨卑氵静，侯氏母。毋。□母《爿厉》，齐邦宾贮静安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拓本。）

◇剑铭

吴季子之子逞之永用剑。（拓本。）

◇距末铭

□，吁，或从口忄于声，旧释愕，非。）乍距末，用来石。

厘（商或）或。（案距末，弩机之类。《战国策》苏秦说韩王曰：「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荀子。性恶篇》曰：「繁弱、钜黍，古之良弓也。」潘岳《间居赋》曰：「溪子、巨黍，异□同机。距来、钜黍、巨黍，即距末也。拓本。）

◇晋夷则镜铭

惟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於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万（一作後，一作在）世（《博异记》：「天宝中，金陵陈仲躬住洛阳清化里，宅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井，善溺人。一日，水顿竭，见一女子，自称敬元颖，饰铅粉，衣绯绿，令其淘井，得古铜镜。夜复见元颖云：某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其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於鼻，题曰夷则之镜。」按唐人小说，自不足据，其铭与周时辞例不合，且于鼻题曰「夷则之镜」，语尤可疑。唐镜始为大鼻，前此未有也。今姑录之。）

【卷十四】《全上古三代文》

◎阙名（三）

◇时儆

收而场功，彳侍而畚局，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於司里。（《周语》中。）

◇四方戒

各修乎乃事，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周书。职方解》：王巡狩，则戒于四方。）

◇城石人腹铭

摩兜，摩兜，慎莫言。（《艺文类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郁城，西百馀里有谷城，谷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云。」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缄口铭背之流也。）

◇东都门外石铭

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博物志》八，又《史记。夏侯婴传。索隐》。案汉初上推三千年，此铭在上古时。）

◇石棺铭

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史记。秦本纪》，又《水经。汾水注》未句作「赐汝石棺以葬。」）

◇沙丘石椁铭

不逢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庄子。则阳篇》，又《博物志》七作「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

◇阉里石椁铭

四体不勤熟为作，生不遭遇长附讫，赖得二人发吾宅。（《御览》五百九十引《博物志》：鲁阉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顷还葬，二人复出，掘土得石椁，有铭云云。闾里祠之。）

◇琵琶圻古冢甓文

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水经。渐江水注》：「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云。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观焉。」案晋、宋之际推八百年，此冢当春秋之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子圹壁刊文

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饣卞，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异苑》：「秦世有谣曰云云。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圹既启，谣文刑在冢壁。」案《孔子遗谶》及《春秋演孔图》与此略同，别载于後。）

◇阳翁伯碑文

居于县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潞徙于西山之下，阳公又迁居焉，而受玉田之赐。情不好宝，玉田自去。今犹谓之玉田阳。（《水经。鲍丘水注》引《阳氏谱叙》，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孙，食采阳樊。春秋之末，爰宅无终，因阳樊而易氏焉。爱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小平津北岸古冢铭

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为下泉。当逢霸主，必为改迁。（《御览》七百二十六引《三国典略》：「东魏相齐王澄以舟师还，次于小平津北岸，古冢崩，骨见，铭曰。」按从东魏未上推千年，当战国初。）

◇比干墓铜盘铭

右林左泉，後冈前道。万世之宁，於焉是保。（《啸堂集古录》。案铭词及篆文非周初物，盖秦汉间作，姑编入三代。）

◇士冠礼祝辞

◇始加

《士冠》：始加缁布冠，服玄端爵 な。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再加

（皮弁，服素，积素な）。

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

◇三加

（爵弁，服裳）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无疆，受天之庆。

◇醴辞

（三加毕，宾醴冠者）

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醮辞

（若不醴则醮注：「醴礼简，尚质也！醮礼繁，尚文也。」醮亦宾醴冠者。冠有三加，故三醮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醮

旨酒既清，嘉荐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

◇再醮

旨酒既氵胥，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

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

◇字辞

（既醴，冠者见母出，宾字之。）

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已上八首，并《仪礼。士冠礼》）

◇士昏礼辞

◇父命子

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率以敬，先如之嗣，若则有常。

◇父命女

戒之戒之，夙夜无违命。

◇母命女

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

◇庶母命女

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衤ひ。（已上四首，并《仪礼。士昏礼》）

◇少牢馈食祝暇辞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仪礼。少牢馈食礼》：「主人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执以命祝，祝受以东北面嘏主人。」）

◇救日食告天

天子臣某，谨承皇戒，退避正居，思行愆误。阳精有弊，已政类弃，正事去非，释苛禁，不敢直命，遗臣钦喻。已绝国害之谴，近以绪尽力宣文，思维表道，愿得修政，以奉宗祖，追往翼今，勉开嘉纪。纵太阳精，以兴日宝。（《开元占经》十引《春秋感精符》）

◇蜡祝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丰年若上岁取千百。（蔡邕《独断》。案《礼记。郊特牲》有伊耆氏《蜡辞》，未句作「草木归其泽。」）

◇鲁郊祝

以斯□音赤羽，去鲁侯之咎。（《说文。鸟部》「□」引鲁郊以丹鸡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祭侯辞

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射，诒女曾孙诸侯百福。（《考工记》）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尔食，曾孙侯氏百福。（《大戴礼》）

◇立社祝

今某月日，君为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阴气也。五谷用成，万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以来，福请雨止，惟灵是听。子孙眉寿，万神含灵。（《御览》七百三十六引《礼。外篇》「立社祝」）

◇请雨祝

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古微书》引《春秋汉含孳。请雨祝》）

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神降甘雨。庶物群生，咸得其所。（《博物志。史补》）

◇止雨祝

天生五谷，以养生民。今天雨不止，伤五谷，如何！神灵而行而止，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缘绳索而齐之。（《御览》七百三十六引《礼。外篇》）

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缘绳蒸而协之。（《博物志。史补》，又见《御览》七百三十六）

◇禳田祝

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史记。淳于髡传》）

下田污邪，得谷百车。蟹果者宜禾。《说苑。复恩》）

蟹果者宜禾，污邪者百车。传之後世，洋洋有馀。（《说苑。尊贤》）

蟹果者宜禾，污邪者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荀子。□□□注》）

高得万束，下得千斛。（《艺文类聚》九十六引《说苑》：淳于髡对楚王曰：「臣来，见道傍野民持一头鱼上田税。」）

◇禁鼠祝

付敕屋吏，制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齐民要术》五引《龙鱼河图》：「冬以腊月，鼠断尾。正月旦，口未出时，家长斩鼠，著屋中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祝

今日吉，谨以粱卵弟黄，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徵後龟。

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渊。诸灵数采，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作身）一良贞。

假之灵龟，五筮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

◇口诫

勿谓何有，积怨致咎。勿曰不传，伏流成川。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艺文类聚》十七。案傅子拟《金人铭》作《口铭》，有末二语，疑此《口诫》即《口铭》，未敢定之。）

◇诅楚文

又（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布愍告于不显大神巫咸及大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缪力同心，两邦有壹。绊以婚姻，礻以齐盟，曰万子孙，毋相为不利，亲不显大神巫咸、大沈、久湫而质焉。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失（佚）甚乱，宣竞口（从）变输盟制，内之则虣虐不辜，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者（诸）冥室棲棺之中；外之则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卫者（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却划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法（废）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恤，祠之以圭玉牺牲，逑取彳吾边城新徨，及於长《亲攴》，彳吾不敢曰可。今又悉兴其众，张《孑今》意怒，饰甲兵，奋士盛师，以逼吾边竞（借为竟，）将欲复其口迹。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享俞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医殳，亦应受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绛贴》，又《古文苑》有释文，小异。）

◇赤爵衔丹书

（《学记疏》作「瑞书」）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不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史记。周本纪。正义》引《书帝命验》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云。又见《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以「敬者万世」已上为《颛顼丹书》，「以仁得之」已下为师尚父述所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国金壶丹书

食鱼无反，勿乘驽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中有丹书。」）

◇玉苞舒图

已下图谶

帝当枢百则禅虞。（《御览》八十一引《论语撰考谶》、《赤龙负玉苞舒图出》，尧与大舜等共发。）

◇玉牒文

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续汉。郡国志》注补引《湘中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遥望衡山如阵云。」）

◇玄刻文

延喜之王受德，天赐之佩。（《初学记》九引《尚书。璇玑钤》曰：禹授启握玄出刻。」）

◇黑玉赤勒

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灭夏天下服。（《诗。商颂。谱疏》引《尚书中侯。雒予命》云：「天乙在亳，东观于洛，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鸟以雄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曰。」又见《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三。）

◇赤爵衔书

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王。（《宋书。符瑞志》：「赤爵衔书及丰，置于昌户，昌拜稽首受之。」）

◇赤乌衔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帝出乘黄。（《墨子。非攻》下：「赤乌衔），降周之岐社。」

◇凤皇衔书

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灵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宋书。符瑞志》：「凤皇衔书，游文王之都。」）

◇玉璜刻文

姬受命，吕佐旌，德合昌来提。撰尔雒钤报在齐。（《文选。任）劝进笺》注引《尚书中侯》：「吕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刻曰：云云。又见《宋书。符瑞志》

◇麟吐玉书

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拾遗记》三：「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端门血书

趣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公羊》哀十四年《解诂》，《艺文类聚》九十八引《春秋演孔图》：「得鹿之後天下血」，书鲁端门。）

◇黄玉刻文

宝文出，刘季握。□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搜神记》八，《宋书。符瑞志》，《初学记》二，《御览》十四，又八百五，《事类赋》九：「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有刻文，孔子跪授而读之。」）

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雀集。（《艺文类聚》九十，又九十九，《御览》九百二十二，并《春秋演孔图》，「赤爵集书上，化为黄玉刻。」）

◇麟吐图

姬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金。《搜神记》八、《宋书。符瑞志》、《五行大义》五）

◇玉版

璇玑，一低一昂是七期。（《御览》六百六引《春秋演孔图》：「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

◇素书

後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後汉。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孔子床首有悬瓮，发之，中有素书。」又《水经。泗水注》，《续汉郡国志》二注。）

◇遗谶

亡秦者胡也。（《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又《论衡。实知》：「孔子将死，遗谶书。」）

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论衡。实知》：「孔子将死，遗谶书。」又《古微书》引《春秋演孔图》云：「驱除名政，颠倒吾衣裳，坐吾曲床，滥长九州灭六王，至于沙丘亡。」）

◇嘉林龟左肋书文

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史记。龟策传万毕石朱方传》）

【卷十五】 《全上古三代文》

◎古逸

◇《归藏》

谨案：杜子春注《周礼》云：「《归藏》，黄帝也。」《御览》六百九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云：「殷人因黄帝曰《归藏》」。《礼运》：「我得坤乾焉。」郑云：「其书存者有《归藏》。」《疏》引熊安生云：「殷《易》以坤为首，故先坤後乾。」《隋志》《旧新唐志》：「《归藏》十二卷。」《隋志》又云：「《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於《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按《御览》六百八引桓谭《新论》云「《归藏》四千三百言。」是西汉末已有此书，《汉志》本《七略》偶失载耳。《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云：「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玉海》引《中兴书目》同。《文渊阁书目》不著录，盖三篇又亡于元、明之际。今辑群书所载，得八百四十六字，视桓谭所见本略存十二焉。

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御览》七十九，《路史。前纪三》，《後纪》四。）

昔者丰隆筮将云气而吉核之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案旧写本每条删下半段以「之也」字代之，通部如此。《穆天子传》二注云，「丰隆筮御云，得《大壮》卦，遂为云师。」疑《归藏》之文。陈禹谟本作「虽有丰隆，茎得云气而结核，」盖臆改也，不足据。）

昔者河伯筮与洛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初学记》二十。）

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北堂书钞》一百五十，《文选。月赋》注，《宣贵妃诔》注，《祭颜光录文》注，《御览》九百八十四）

羿请不死之药於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後且大昌。」（《续汉。天文志》上注引张衡《灵宪》，当是《归藏》之文）

鲧筮之於《归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路史。後纪》十三）

昔者夏后启筮享神於晋之墟，作为台，於水之阳。（《艺文类聚》六十二，《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七十七）

昔夏后启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北堂书钞》八十二，《初学记》二十四，《御览》八十二）

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路史。後纪》十四）

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荧惑，曰：「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伤其父。」（《御览》八十二，又九百十二，《路史。後纪》十四）

武王伐商，枚占，耆老曰：「不吉。（《路史。後纪》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穆王天子筮出於西征，不吉，曰：「龙降於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御览》八十五）

穆王猎于戈之野。（《御览》八百三十一）

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强。（《庄子。大宗师》、《释文》、《路史。後纪》五）

《节》卦；殷王其国，常毋谷目。（《周礼。太卜》疏，《路史。发挥》）

《剥》，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粟。（《御览》八百四十）

鼎有黄耳。利得鲤。（《艺文类聚》九十九）

有凫鸳鸯，有雁（。《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五）

乾者，积石风穴之琴，亭之者弗亭，终身不瘳。（《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君子戒车，小人戒徒。（《文选。颜延年秋胡诗》注）

上有高台，下有雍池，以此事君，其贵若化。若以贾市，其富如河。（《御览》四百七十二）

有人将来，遗我货贝。以正则彻，以求则得，有喜则至。（《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八百七十）

有人将来，遗我钱财，自夜望之。（《御览》八百三十一）

东君云中。（《史记。封禅书》《索隐》云：「见《归藏易》。」）

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马，为禾，为血卦。（《路史。发挥》。案此盖《说卦》文，殷《易》先有，非始《十翼》。）

已上二十五事，引见不著篇名。其云「黄神」至「夏后」「启占验」，当在「启筮篇」，而并及武王、穆王者，盖太卜增加。《北堂书钞》一百一引桓谭《新论》：「《归藏》藏于太卜，」故殷《易》有周事。凡繇辞外，皆传说耳。）

◇《归藏》启筮

太昊之盛，有白云出自苍梧，入於大梁。（《艺文类聚》一，《文选。谢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注，《初学记》一，《百帖》二，《御览》八，又八百七十二）

昔女娲筮张云幕而枚占，神明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万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十八）

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山海经。大荒西经》注，《艺文类聚》十七，《御览》三百七十三，《路史。後纪》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蚩水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於青丘。（《初学记》九，《路史。後纪》四。案《路史》又云：「蚩尤疏首虎卷，八肱八趾。」见《归藏启筮》）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山海经。大荒南经》注）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乃有夫羲和之子，出於阳谷。（《山海经。大荒南经》注）

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周礼。太卜疏》引《坤开筮》，坤是其卦名。）

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经。海内经》注，又见《史记。甘茂传》《索隐》，《北堂书钞》一百六十作「以堙洪水。」）

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注）

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初学记》二十二，《路史。後纪》十二。）

丽山之子鼓，青羽人面马身。（《山海经。西山经》注，《路史。後纪》四。案《西山经》又云：「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注云：「其类皆见《归藏启筮》）

金水之子，其名目羽蒙。乃之羽民，是生百鸟。（《文选。鹦鹉赋》注，《御览》九百十四）

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山海经。海外南经》注）

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山海经。大荒西经》注）

不可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山海经。大荒西经》注）

◇归藏郑母经

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尚书。五子之歌疏》，《左传》襄四年《疏》，《论语。宪问疏》，《孟子。梁惠王》疏，《山海经。海外东经》注。案洪兴祖《补注。天问》引《归藏易》云：「羿毕十日，」即此约文。）

夏后启筮御飞龙登於天，吉，明启亦仙也。（《山海经。海外西经》注。案《穆天子传》五注云：「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皆见《归藏》。）

明夷曰：昔夏后启上乘龙飞，以登飞天，皋陶占之曰：「吉。」（《御览》九百二十九案《路史。後纪》十四引《归藏。郑母经》：「明夷曰：「夏后启筮御龙飞升于天，」」与上文连为一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藏初经

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初巽。（《路史。後纪》五，又《发挥》。案《玉海》三十五引作初乾，初，初艮，初兑，初荦，初离，初，初巽。卦皆六画。即坤，荦即坎，即震。世有《归藏镜》亦作，作荦，作。）

◇归藏齐母经

瞿有瞿有，瓜宵梁为酒。尊于两壶两俞，饮之二日後稣。士有泽，我取其鱼。（《尔雅。释畜注》《释畜疏》云：「《归藏齐母经》之文也。瞿有，卦名。」）

◇归藏本蓍篇

蓍末大于本为上吉，蒿末大于本次吉，荆末大于本次吉，箭末大于本次吉，竹末大于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犯皆臧，五筮之神明皆聚焉。（《御览》七百二十七引《归藏》，不著篇名。《崇文总目》云：「今唯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知此为《本蓍》篇文。）

《左传》襄九年，穆姜梦于东宫，初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连山》《归藏》，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六为老阴，老主而少不变。《周易》以变为占，二《易》以不变为占。此筮遇《艮》之八谓《艮》之第二爻不变者，是八也。」

◇筮辞

谨案：《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秦焚书，唯《易》以卜筮存。《易》盖统三《易》言之。汉专用《周易》，而夏、殷《易》若存若亡，通儒不尽见之，後竟佚失，可异也。余编上古三代文既辑《归藏》一篇如右，而左氏所载或用《周易》，传必明明标出，其不标出者实兼三《易》，然亦有筮者临时推测，别撰韵语为象辞，复以韵语下断者，今辑一篇，题曰《筮辞》，附《归藏》後焉。

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筮之，遇《大有》之乾云云。注：「筮者之辞也。」）

涉河，侯车败。（《左传》僖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云云。）

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同上：「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云云。注盖卜筮者杂辞，以狐蛊为君，其义欲以喻晋惠公，其象未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羊，亦无亡皿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复，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癸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虚。（《左传》僖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於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云云。注：「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

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左传》成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云云。注：「此卜者辞也。」）

◇卜颂

谨案《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盖三兆之颂合三千六百。群书所载卜之「遇兆曰」、「其繇曰」、「占曰」者，皆卜颂也。卜以五行为兆。《左传》哀九年，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注：「水火之兆，」《疏》引服虔云：「兆南行适火。」卜法横者为土，立者为木，邪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光而细曲者为水。自汉以来，筮专行而卜微。今辑《卜颂》一篇，附三《易》之後焉。

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虚上乡。（《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乙卜于目若之龟，龟曰。」）

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墨子。耕柱》：「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云云。由同繇。）

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六韬》：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於渭阳，将大得焉」云云。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白本陶，兆比於此。」案《史记。齐世家》载此小异）

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

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同上：「问左史氏，史灼曰。」案灼本又作豹。）

关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後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同上：史良曰：「是谓」」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左传》庄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又见昭三十二年。）

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猝。（《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卜之，曰：「胜而不吉，遇兆。云云，」公不听，遂伐骊戎，克之，得骊姬以归。）

专之渝，攘公之俞。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云云，必不可。」弗听。）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左传》襄十年。「郑皇耳帅师侵卫，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云云）

君子得鼋，小人遗冠。（《御览》六百八十四，八百三十二，九百三十二引《古文琐语》：范献子卜猎，其繇曰云云。献子猎无所得，遗得其豹冠。）

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左传》哀九年，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云云。」）

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後逾。（《左传》哀十七年，卫侯梦浑良夫叫天无辜，卫侯贞卜，其繇曰。）

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史记。文帝纪》：「陈平等遣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

◇夏书

昏墨贼杀。（《左传》昭十四年夏引「《夏书》云云，皋陶之刑也。」注：「逸书。」）

◇夏训

有穷后羿。（《左传》襄四年引《夏训》有之，」注：「《夏训》，夏书。」）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ϴ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ζ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过，后杼灭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同上）

◇训语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告。卜请其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郑语》史伯引《训语》有之。注：「《训语》，周书。」）

◇秩官

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禀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大小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周语》中，单襄公引周之《秩官》。注：「《秩官》，周常官篇名。」）

◇西方之书

怀与安，实疚大事。（《晋语》四，注：「西方谓周。」）

◇大度之书

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管子。兵法》）

◇郑书

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左传》襄三十年，子产引「《郑书》有之。」注：「郑国史书。」）

恶直丑正，实蕃有徒。（《左传》昭二十八年，晋司马叔游引「《郑书》有之。」注：「郑书，古书名也。」）

◇太府之宪

国虽大赦，降臣亡子，不得与焉。（《战国策。魏》四；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

◇礼志

将有请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晋语》四）

◇前志

敌惠敌怨，不在後嗣。（《左传》文六年）

◇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二十五年）

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晋语》九。）

◇军志

允当则归。（《左传》僖二十八年，注：「《军志》，兵书。」）

知难而退。（同上又宣十二年。随武子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

有德不可敌。（同上）

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宣十二年。）

◇周志

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左传》文二年引《周志》有之，注：「《周志》，周书也。」案见《周书。大匡解》。）

文王梦天帝，服玄穰，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後文王见太公而□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见於汝。」太公言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此以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晋太康十年，汲县《齐太公庙碑》引《周志》）

◇汲冢琐语

谨案，《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隋志》：《古文琐语》四卷，《汲冢书》。《旧新唐书》同宋以後不著录。今辑群书引见，省并复重，得二十五事，汇为一篇，至《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俱汲冢古文，见存不录。

舜囚尧於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史通。疑古篇》，《广宏明集》十一。案《初学记》八引《竹书》云：「舜囚尧，偃蹇丹朱。」盖此城也。）

仲壬崩，伊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御览》八十三）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其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艺文类聚》十五）

宣王之元妃献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问群臣及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备，不利於天子也。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弃之。」仲山甫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天将以是弃周，虽弃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从？」天子乃弗弃之。（《御览》八十五，又一百三十五）

幽王娶褒姒，楚矢箕服，是丧王国。（《北堂书钞》二十六，又四十二。）

周王欲杀王子宜咎，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御览》八百九十一，《事类赋。注》二十）

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嚣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嚣，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嚣曰：「未。」遂买之，至舞嚣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御览》六百四十二）

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案《左传》昭七年《疏》引以上同）子产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败於颛顼，自没沈淮之渊（案《路史。後纪》引作「自沈于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崇，见之堂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见之门则近臣忧；见之庭则无伤。今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病间。（《御览》九百八，《路史。後纪》二。案《史通》云：「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耶？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朱熊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

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於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平公之前。公问师旷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案《水经注》引作「有犬狸身而狐尾，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太平广记》引作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师旷有顷而答曰：「有之。首阳神，其名曰者来。首阳之神饮酒霍太山，而归其居，而於浍乎见之。（案《水经注》引对曰：「首阳之神，有犬狸身狐尾。其逢君者，饮酒得福则徼之。」《太平广记》引作「狸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君。」）甚善，君有喜焉。」（《水经。浍水注》，《御览》四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一）

师旷御晋平公，（案《御览》三百六十九引作「晋师旷昼侍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於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月某日（案《御览》三百九十一引作「某年某月。」）齐君戏而伤，问之於齐侯，齐侯笑曰：「然，有之。（《艺文类聚》十九《御览》三百六十九，又三百九十一。案《御览》三百六十九引作「公昼记之，使问齐侯，果如其言。」）

有鸟飞从西方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向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南方赤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色皆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御览》九百十七）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馀，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御览》三百七十七）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於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而小下，其言甚怒，好亻免。」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亻免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御览》三百七十八）

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曰：「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遗冠。」范献子猎而无得，遗其豹冠。（《御览》六百八十四，又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三十二）

陨石於铸三，宋景公问於刑史子臣曰：「陨石於铸三，何也？」刑史子臣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将崩。」（《北堂书钞》一百六十）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已往，五祀（案《御览》引作五月。）五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案《御览》引作丁巳，）吴亡。已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後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於瓜圃（案《初学记》二十四引「瓜圃」，见《琐语》）遂死焉。求得，已虫矣。（《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八，《事类赋注》二十七）

智伯既败，将出走，梦火见於西方，乃出奔秦。又梦火见於南方，遂奔楚也。（《御览》八百九十六，《事类赋》注八）

蒲且子见双凫过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文选。励志诗》注）

齐东有二石，高八尺，博四尺，而入於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

《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史通。六家篇》）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史通。六家篇》）

《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最详。（《史通。惑经篇》）

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与左氏同。（《史通。申左篇》）

疏圃见《琐语》。（《初学记》二十四）

《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颜氏家训。书证篇》）

◇古文《周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案古文《周书》亦汲冢所得，今仅《文选注》引有二条，或以《逸周书》当之，非也。

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关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後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於棫。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子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而大戮，及王子於治。」」（《文选。思玄赋》注引《古文周书》。案梅鼎祚《文纪》引此作《汲冢》《师春》，未详所出。）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扁飞而寺於衡，御者毙之以策，马逸不克止之，踬於乘，伤帝左股。（《文选。赭白马赋》注引《古文周书》）

◇桃左春秋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韩非子。备内》）

【卷十六】 《全上古三代文》

◎释氏

谨案：佛教始于周，释藏所载佛说诸经中有敕令书表，皆周代外国文也。翻译不无润色，姑编入三代文。其不称佛说者，如《根本说》及《西域记》所载西土先志中，亦往往有书记，未详时代，编入先唐文。

◎迦叶佛

佛姓迦叶，波罗柰城人，梵德子，是为贤劫第三尊。

◇遗释迦牟尼佛书付伽梨衣

我初成道时，大梵天王施我彼丝，是化出，非是繰茧。梵天王施经丝坚牢，地神王施纬丝，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义故，今特施我。我自成道以来，常披此衣，未曾损失，今付悉达。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洹中。若转毗尼时，当为我著。今留此衣，汝涅後一百年，初有无智比丘分毗尼藏，遂为五部。从百年後，分汝修多罗，当为无量部。诤论由兴，令法速灭，由彼愚僧，不闲三藏，闻开著缯衣，即谓杀蚕。汝若成道後，彼丝自出诸国，非是杀蚕，故我将付树神，今转付汝。此函中并是我遗教，亦将付汝住持遗法。（《法苑珠林》）

◎胜军王

王，舍卫国王。

◇致世尊父净饭王书

汝王太子悉达多，证得无上法，味法味于世出，世间咸蒙济度。（《佛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许摩诃帝经》）

◎净饭王

王名净饭天，姓刹利。

◇手书召世尊

汝一切义成，是我亲子。既厌烦恼，弃国出家，为求无上正等正觉。已闻成道，教化众生，思念之心，日时相续，令他人得乐，惟我苦恼。譬如大树，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终望果实。汝心已遂，宜忆往愿，昔者所言，若不证无上菩提寂静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罗城。大行已成，宜应愍我，及眷属等。（《佛说众许摩诃帝经》）

◎舍卫国贾人

◇与世尊书

是女端正，甚好无比，欲为佛娶之。（《金色女经》：波罗柰国王生一女，身黄金色，头发绀青，时年十六，父母欲为求婿，女言：「若欲为我求婿者，当令身黄金色，头发绀青，如是可）尔。（」佛时在舍卫国，有贾人到波罗柰国，国王言：「我求婿。」贾人言：「我国中有人复胜是女。」王闻欢喜，令贾人迎取佛，贾人便作书与佛。）

◎释迦牟尼佛

佛名悉达多，净饭王子，年十九立为太子，出家成佛，号天人师。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死，年七十九，是为贤劫第四世尊。

◇报波罗柰国金色女书

人苦皆从恩爱生，生当复老，老当复病，从病致死，从死至忧哭。天下苦者皆从恩爱生。（《金色女经》：女得书思惟，即得五通达，与父母辞诀，飞到佛前，佛微笑言：「迦叶佛时，是金色女为贫家妇，受佛经法，寿终生世，为国王女。」）

◎四姓

◇敕冶师书

昔育此子，子入吾门，疾疫相仍，财耗当死。太卜占云，儿致此。书到极慑，投之火中。《六度集经》）

◇又与邸阁书

此儿到，疾以石缚腰，沈之深渊。（《六度集经》：菩萨生於家，贫家不育，夜置四衢。有四姓富而无嗣，取育数月，妇妊产男，父生）念，书敕冶师，弟夺书之冶师所。冶师承书，投弟于火。父又生毒念，遣斯儿与邸阁书，囊藏蜡封。儿进半道，有梵志女知占候，裂书更之。邸阁得书，以女妻儿。四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之，内塞而殒。佛告比丘，贫家儿吾身是，妻者裘夷是。四姓者调达是也。

◎勒那跋弥王

◇下梨师跋陀国王敕令

太子辛苦，在於汝国，云何默住，不来表示？书到其时，象马侍送。事若有违，吾当自往。（《贤愚因缘经》）

◎梨师跋陀国王

◇上勒那跋弥王送太子表

太子在此，实所不知。辛酸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已还得眼，即娉鄙女为太子妻，比严办具，臣自卫送。（《贤愚因缘经》：勒那跋弥王生太子，名迦良那迦黎，第二子名波婆伽梨。太子往七宝城，得天女所献如意珠，绀色，名旃陀摩尼。波婆伽梨乘太子眠，取树刺刺眼，盗珠而去。太子匍匐到梨师跋陀国，值牧牛人，为拔刺，与梨师跋王守园。王女愿为其妇，立誓一心尊奉，无有他意。太子亦誓于彼波婆伽梨，无有微恨。誓迄，眼悉明。净勒那王知太子存，勒令梨师跋王，王即表送太子归国。佛告阿难：「彼太子者，今我身是。勒那跋弥，我父净饭王是。尔时妇者，今瞿夷是。波婆伽梨者，今提婆达多是也。」）

◎叶国湿波王

◇与太子须大书

汝是智慧之人，去者亦当忍，来者亦当忍，云何恚不还？须汝饮食耳。（《太子须大经》：太子恣意布施，自致得佛，佛告阿难：「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须大者，我身是。」）

◎王舍国瓶沙王（《五愿经》作比沙王）

◇与德差伊罗国佛迦沙王书

我国中有金银珍宝甚多，我不用为宝。今我国中生一人，华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七十二相。（弗迦沙王《因缘经》，沙王《五愿经》）

◇又报弗迦沙王

佛教人弃家损妻子，断爱欲，当除须发，著法衣，作沙门，所以者何？人愚痴，故不当为者而为之，便为痴。从痴为行，从行为识，从识为名色，从名色为六入。何等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为六入。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声，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细恶，心向欲，是为六向。从六向为合，从合为痛乐，从痛乐为爱，从爱为受，从受为有，从有为生，从生为老死，忧悲苦不如意恼，如是合大苦阴随习。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痴尽，众恶消除。恶消除便行尽，行尽识尽，识尽名色尽，名色尽六入尽，六入尽合尽，合尽痛乐尽，痛乐尽爱尽，爱尽受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尽有尽，有尽生尽，生尽老死尽，老死尽己忧悲苦不如意恼，如是合大苦阴随习为尽，便不复生，不生即得泥洹道无为。（弗迦沙王《因缘经》，）沙王《五愿经》

◇又报弗迦沙王书

卿以宝华见遗，今以法事相上，详思其义，果报深美，到便诵习，以同道味。（《法句譬论经》）

◎德差伊罗国弗迦沙王

◇与瓶沙王书

愿具闻神佛所施行，教戒当所奉行，愿具答意。（弗迦沙王《因缘经》，沙王《五愿经》）

◎加赦国波罗柰城诸族豪贵

◇与梵摩达哆王书

长生童子，彼作是语，汝不畏後为子孙作患邪？（《中阿含经》：拘罗娑国王名长寿，加赦国王名梵摩达哆，常共战争。拘娑罗国为加赦国所破，长寿生长生童子，猛毅聪明，劝波罗柰诸豪贵族作书与梵摩达哆，梵摩达哆欢喜，令依彼住，与长生出猎，疲乏遂卧，长生拔刀著颈，欲行报怨，复举刀还鞘，以实白之。梵摩达哆以女妻之，还其本国。佛告比丘：「汝等莫共斗争，若以争止争，至竟不见止，唯忍能止争。」）

◎僧大

僧大，舍卫国人。

◇与兄佛大书

大兄起居随时安善。二亲在时，以吾累兄，兄不承之，违废亲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残。违亲慈教，为不孝也；残杀人命，为不仁也。杀一畜生，其罪不小，况杀应真？吾不中止，兄自招之。今吾有形，可得相杀，善游寂寞，徒复相害。长别努力，愿从真道。（《佛说佛大僧大经》，又见《经律异相》载此书，末作「从此长别，努力努力。」）

◎某许国王

◇报某国王书

惟别历载，不得言面。每思旧好，何日舍怀！中间隔绝，不及所致。不见忽捐，复遗贤臣，美供绮贵，以相谢矣。克刂抱来意，终始不忘。愿一同会，及散久回。今寄奇珍，是身所有，贵致微心，言面乃叙。（《佛说生经》、《佛说诲子经》）

◎释氏列女

◎阿育王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诈为王与太子法慧书

尔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诛。书到，疾脱眼瞳子，付使还国。（《六度集经》：昔菩萨为王太子，名曰法慧朝王。王之幸妾出援太子，太子力争获免，妾反谮于王，王出太子为边王。妾怀怨，谋除太子，以蜡作印，诈为王书。太子曰：「爱身违亲，谓之大逆。」即出眼付使者。王闻之，收妾以棘笞之，烊胶滴其疮中，高即裂之，为坑生埋。佛告比丘：「太子宿命为童子，卖白珠。彼妾时为富姓女，持珠不买，淫视言调，童子恚曰：「吾凿目。」女曰：「棘胶滴裂肉，生埋汝。」菩萨执志度无极，行持戒如是。」按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事同）

◎梵志女

◇更四姓与邸阁书

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亲友也。厥女既贤且明，今可任为儿匹，极其宝帛，娉礼预好。小礼大娉，纳妻之日，按此敕矣。（《六度集经》）

〖已上从释藏众经录出敕令书表十九首，迦叶佛前乎佛者也。胜军王佛父行，饭沙王佛之父，舍卫国贾人等与佛并世，四姓等果报因缘，皆前乎佛者。其馀胜光王等未详时代，似皆在佛後，未敢入三代文。〗

◇仙道

◎彭祖

彭祖姓彭名翦，一云名铿，一云姓名铿，陆终第三子，祝融之孙，颛顼之玄孙。历事唐虞夏，至商为守藏史，年七百馀岁，一云八百岁。有《养性经》一卷。（《淮南子。说林训》：「莫寿於殇子，而彭祖为夭矣。」高诱注：「一说彭祖盖黄帝时学仙者。」葛洪《神仙传》：「彭祖讳铿，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寿终也。」谨案经传无神仙之说。《论语》「窃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贤大夫。」《释文》引郑曰：「老，老聃。彭，彭祖。」皇侃《疏》曰：「老彭，彭祖也。年八百岁，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无位。」皇习见神仙家言，故以八百岁释「老」，非经意也。《郑语》史伯曰：「祝融後八姓，大彭、豕韦为商伯，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商灭之。」韦昭曰：「大彭，陆终第三子，曰，为彭姓，封於大彭，谓之彭祖。」又曰：「彭祖，大彭也。」《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一曰昆吾，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曰：「名剪，为彭姓，封於大彭，谓之彭祖。」《索隐》引《世本》：「三曰铿，是为彭祖。」《周书。尝麦解》：「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竹书纪年》：「帝启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合而断之，知彭祖国名即大彭，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商为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国，传数十世八百岁而灭于商，此其实事也。《论语》之老彭，未知何人。即如郑说，或是彭祖国之支族，入仕商，因以国名名之，后世传会，乃谓彭祖以房中术寿八百岁，此不经之谈也。）

◇摄生养性论

神强者长生，气强者易灭。柔弱畏威，神强也；鼓怒骋志，气强也。凡人才所不至，而极思之，则志伤也；力所不胜，而极举之，则形伤也。积忧不已，则魄神伤矣；积悲不已，则魄神散矣。喜怒过多，神不归室；憎爱无定，神不守形。汲汲而欲，神则烦；切切所思，神则败。久言笑则藏腑伤，久坐立则筋骨伤，寝寐失时则肝伤，动息疲劳则脾伤，挽弓引弩则筋伤，沿高涉下则肾伤，沈醉呕吐则肺伤，饱食偃卧则气伤，骤马步走则胃伤，喧呼诘骂则胆伤。阴阳不交则疮《疒弗》生，房室不节则劳瘠发。且人生一世，久远之期，寿不过三万日，不能一日无损伤，不能一日修补，徒责神之不守，体之不康，岂不难乎！足可悲矣。是以养生之法，不远唾，不骤行，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及极。先寒而後衣，先热而後解。不欲甚饥，饥则败气。食诫过多。勿极渴而饮，饮诫过深。食过则症块成疾，饮过则痰癖结聚气风。不欲甚劳，不欲甚逸。勿出汗，勿醉中奔骤，勿饱食走马，勿多语，勿生氵食，勿强食肥鲜，勿沐发後露头。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冬极温而春有狂疫，夏极凉而秋有疟痢。勿露卧星月之下，勿饥临尸骸之前。勿睡中摇扇，勿食次露头，勿冲热而饮冰水，勿凌甚寒而逼炎炉。勿沐浴後而迎猛风，勿汗出甚而便解衣，勿冲热而便入冷水淋身，勿对日月及南北斗大小便，勿于星辰下露体，勿冲霜雾及岚气，此皆损伤藏腑，败其神魂。五味不得偏耽，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甘多伤肾，咸多伤心。此并应於五行，潜禀四体，可理可究矣。志士君子，深可慎焉，犯之必不便损，久乃积成衰败。是故心为五藏之主，气为百体之使，动用以太和为马，通宣以玄寂为车。关节烦劳，即偃仰导引。若不营摄养之术，不顺和平之道，须臾气衰於不竟之际，形枯於声色之前，劳其渺渺之身，憔其戚戚之思，闻斯道养，深可修慎。是以真人常日淡泊，不亲狂荡，而愚者纵意，未至损身，已败其神魂，伤其魄矣。悲夫！（《道藏》临字五号。〓案此秦汉已後养生家言，托之彭祖。）

◇养寿

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姿，安闲性乐，不至思欲之感，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养视听之欢，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智人，恐不才之子，不识事宜，流荡不还，故绝其源。故《经》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过，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使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聋，味使口爽。」言若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减年算，而得其益。凡此之类，譬犹水火，可否失适，反为害耳。人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肉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若本充实，岂有病乎？凡远思强健伤人，忧愁悲哀伤人，喜乐过量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人所伤者甚众，而独责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道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折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精气和合者有四时，故能生育万物，不知穷极。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则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余历藏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含影中形之事，不然于心志也。人能爱精养体，服气练神，则万神自守。其不然者，营卫枯疲，万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御览》七百二十引《神仙传》彭祖云。案此後世依托，《道藏。尽字号》有《彭祖导引图》一篇，不录。）

◇养生要

忧恚悲哀伤人，喜乐过差伤人。（《文选。嵇叔夜养生论》注）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即老聃，楚国苦县人。为周柱下史，孔子尝问礼。一云即老莱子，楚人。（案《史记》《本传》，亦两说兼存。实则《礼记》之老聃，非即作《道德经》之老子，读者必能辨之。至《养生》之言皆道家依托。）

◇养生要诀

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胸臆之设，犹宫室也；支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川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志人能理其身，亦犹人君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国亡，气衰即身谢。是以志人上士，当施医於未病之间，不追修於既败之後，故知国难保而易丧，气难清而易浊。审机权可以安社稷，制嗜欲可以保性命。若能摄生者，当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驻。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屏虚妄，六曰除疾妒。六者若存，则养生之道徒设耳。盖未见其有益也，虽心希妙理，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促矣。诚知所以保和全真，当须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恶，少好，少事，少机。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纳客风，多怒则腠理奔浮血，多乐则心神邪荡，多愁则头面焦枯，多好则气智溃溢，多恶则神爽奔腾，多事则筋脉乾急，多机则智虑沈迷。兹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之性，甚於豺狼。无久行，无久坐，无久立，无久卧，无久视，无久听。不饥强食则脾劳，不渴强饮则胃胀。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令过，少勿令虚。冬则朝勿虚，夏则夜勿饱。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不过日出後。心内澄则真人守其位，气内定则邪物去其身。行欺诈则神悲，行争竞则神沮。轻侮於人当减算，杀害於物必伤年。行一善则魂神欢，构一恶则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神形安静，灾病不生，仙录必书其名，死籍必消其咎。养生之理，尽在此矣。至於练琼丹而补脑，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真之妙道，非食谷啖血越分而修之，万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诫焉。（《御览》七百二十）

◎鬼神

◎西王母

西王母，国名，在西极。一云天帝女，一云神人。

◇授黄帝符

太一在前，天一备後，得兵契信，战则克矣。（《御览》七百三十六引《黄帝出军诀》：「黄帝梦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玄女

玄女未详，或云天帝女，一云即西王母。有《玄女战经》一卷，《黄帝问玄女兵法》四卷，《玄女式经要法》一卷。（案皆五行家依托。《旧唐志》《黄帝问玄女兵法》三卷，玄女撰）

◇黄帝问玄女兵法

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天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遂得战法焉。（《艺文类聚》二，《御览》十五，《事类赋》注二，《路史。後纪》四）

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术士，乃得伍肯，与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肯曰：「此城中之将，为人必白色商音，始攻时得毋以秋之东方行乎？今黄帝为人苍色角音，此雄军也，以战为之。」黄帝曰：「善。为之若何？」伍肯曰：「臣请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黄帝大喜，其中黄直曰：「帝积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之，何以为明？」伍肯曰：「不如臣言，请以军法论。」黄帝曰：「子欲以何时？」（此下当有伍肯曰三字）「臣请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时立赤色徵音绛衣之军于南方，以辅角军；臣请以青龙之日平旦时立青色角音青衣之军于东方，以辅羽军；臣请以玄武之日人定时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将于北方，以辅商军；臣请以白虎之日日入时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将于西方，以辅宫军。四将以立，臣请为帝以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之日日中建黄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军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黄帝即封肯，世世不绝。（《御览》三百二十八，《路史。後纪》四）

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宝，得者全胜，失者必负。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状像雄鸡，制百兵之母。能得其术，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里，三奇六合，王威军士。（《御览》三百二十八）

行兵之道，天地之宝，九天九地，各有表里。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顺之，万全可保。（《後汉。皇甫嵩传》注引《玄女三宫战法》。）

战斗之法，当从九天之上击九地之下，众士默默，人无所见。九天者，春在青龙，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为九天，其冲为九地。（《北堂书钞》未删改本百十八，《御览》三百二十八。）

战斗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都皆天一乘六神王齐士击冠旅天下（已上十五字有脱误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胜光当作「胜先」。陈禹谟本此下有「甲申旬在弧」）一句不足信，当云「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旬在传送，甲申旬在胜先。」据《五行大义》第二十篇引《玄武式经》云：「神后主子，大吉主丑，功曹主寅，大冲主卯，天刚主辰，太乙主巳，胜先主午，小吉主未，传送主申，从魁主酉，河魁主戌，微明主亥。午胜先者，阳气大威，阴气时动，惟阳在先为胜也。」可以互证。甲午旬在罡中，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战主也。（《书钞》一百十三）

敌人既阵，必以其胜阵之。敌人为直阵，己以方阵攻之。方阵者，金阵也。敌人为兑阵，己以曲阵攻之。曲阵者，水阵也。敌人为圆阵，己以直阵攻之。直阵者，木阵也。敌人为方阵，己以兑阵攻之。兑阵者，火阵也。敌人为曲阵，己以圆阵攻之。圆阵者，土阵也。（《书钞》一百十三引两条）

欲知敌人来时，视之所从来上神，欲以其胜应之。假令敌人从大小吉魁罡下来，应之以左部青旗；从太一胜光下来，应之以後部黑旗；从功曹太冲下来，应之以右部白旗；从传送，从魁下来，应之以前部赤旗；从登明神后下来，应之以中部黄旗，此天道胜也。（《书钞》一百二十）

出军行将屯守，相与数斗，动作必击鼓作声，听其音，以知己兵强弱也。（《书钞》一百二十七）

诸见举烽火，传言虏且起。欲知审来不，以言者时所加之，得阳者不得阴者为来法。（《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三百三十五）

六甲将及夫人姓名服色，其将皆著赤帻小冠，带白绶绂，夫人足皆各象其禽兽足。凡欲招致神，当于帛上书诸神名，如法祭之。齐事六日见形，六十日一祭，合诸神祭之。祭法：脯长一尺，广三寸，白茅为藉，编以青丝；藉长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四寸，广六寸；饼枣粟并脯置藉上，杯皆黑中。以丹砂九两，盛米囊九枚，置北斗坐上，中为九星，六甲坐外，西南十二坐，坐前一杯，受道者坛东北南面再拜祝。（《书钞》八十八，又八十九，《御览》五百二十六）

禹问於风后曰：「吾闻黄帝有胜负之图，六甲阴阳之道，今安在乎？」风后对曰：「其图黄帝藏会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广千丈，镇以盘石，求之者亡，视之者见，致难得也。」禹北见六子，问海口所出，禹乃决江口鸣角，会稽龙神为见，玉匮浮，禹乃开而视之，中有《天下经》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飞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复下陂池，禹不能拯也。禹得中四卷，开而视之，乃。（下阙。《书钞》九十六，《御览》八十二）

◇霍太山三神

◇竹中朱书

赵毋血阝，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龙面而鸟蜀，鬓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史记。赵世家》：「知伯攻赵，赵襄子奔保晋阳，原过从。後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血阝。」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云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又见《风俗通》，「山阳侯天使」作「阳侯大吏」，无「山」字。「反灭」作「及灭」，「百邑」作「三百邑」，「亦黑」作「赤黑」，而「冯」作「而冯下」，「河宗」作「河室」。）

全秦文

◎始皇帝

帝姓嬴，亦姓赵，名政。伯翳之後，庄襄王子。年十三，即秦王位，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号曰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除谥法制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诏丞相隗状王绾

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权拓本，秦量拓本，秦平阳斤拓本。）

◇令断谏太后事

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四肢，而积之阙下（《说苑。正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丞相御史议帝号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除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报王绾等议帝号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

◇报李斯议废封建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报李斯治骊山陵

凿之不入，烧之不难，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凌义渠《湘烟录》一引蔡质《汉仪》）

◇赐文信侯书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传》）

◇玺书赐公子扶苏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李斯传》）

◎二世皇帝

二世名胡亥，始皇第十八子。在位三年，赵高弑之望夷宫。

◇诏李斯冯去疾

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者，（一作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医殳，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秦平阳斤拓本，又秦权、秦量，「医殳）？（皆作「也。」）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琅邪刻石》拓本，又《泰山残石》，《绛贴泰山篆谱》、《汝贴》、《之罘刻石》，徐铉重摹《绎山刻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蒙毅

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史记。蒙恬传》）

◇令蒙恬

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同上）

◎公子高

公子高，秦之诸公子。

◇上书请从死

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於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史记。李斯传》）

◎王绾

绾，始皇时为丞相。

◇议帝号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

◇议封建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始皇下其议。）

◎李斯

斯，楚上蔡人。少为郡小吏，师事荀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任为郎。始皇拜为长史，又拜客卿，迁廷尉卿，进左丞相。二世二年，赵高诬以谋反，具五刑，夷三族。

◇上书谏逐客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都，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是不实外既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徐广曰：「随俗，一作修使」）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瓦》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史记。李斯传》）

◇上书韩王

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於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柰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己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人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後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於韩。今秦王使臣斯以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耶？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於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於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则无军矣。使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於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於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韩非子。存韩》）

◇上书言治骊山陵

臣所将隶徒七十三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凌义渠《湘烟录》一引蔡质《汉仪》李斯治骊山陵上书，又段成式《酉阳杂俎》十五引李斯奏，少前十四字。）

◇上书对二世。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於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於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氵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亦不察於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於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於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於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後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才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史记。李斯传》）

◇上书言赵高

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於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於庭，即弑简公於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史记。李斯传》）

狱中上书。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刂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史记。李斯传》）

◇议存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忄亥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於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於强也。今专於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於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於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此自便之计也。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入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窥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於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韩非子。存韩》）

◇议废封建

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议刻金石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母择，丞相隗林（当作隗状。颜之推云隋得秤权，有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王劭亦云然。案《钟鼎款识》平阳斤及今所见秦权皆云状、绾，无作林字者也）、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つ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史记。秦始皇纪》。案《史记》以此议连属《琅邪刻石颂》之下，今颂碑见存，五夫二杨つ后，便刻二世诏书，验知此议当有别石，不得与颂同碑，故分录之。）

◇议烧诗书百家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则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请封子弟功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云云。制曰「可。」又见《李斯传》）

◇金狄铭

皇帝廿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迹六尺。（《水经注。河水》四云李斯书也。又见《汉书。项籍传赞》注引《三辅黄图》）

◇玉玺文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宋书。礼志》五：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云云，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又《御览》六百八十二引《玉玺谱》有雍州玺，文与此同。乌篆是慕容所制。）受天之命，既寿永昌。（《後汉。光武纪》注引《玉玺谱》：「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初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其文云云。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婴献之。」）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御览》六百八十二引《吴书》：孙坚讨董卓，顿军洛南，得汉传国玺，其文云云。又引《玉玺谱》曰：「传国玺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同。）

◇绎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也及五帝，莫能禁止。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徐铉重摹《绎山碑》拓本。案秦刻石三句为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唯《琅邪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张守节言《会稽碑》文及书皆李斯。斯狱中上书言：「更刻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其显据也。此文《史记》不载）

◇泰山刻石

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速，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箸明，陲于后嗣，顺承勿革。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刘《泰山篆谱》、《绛贴》本，又李处巽重摹本，又《史记。秦始皇纪》「临立」作「临位」，「躬听」作「躬《耳呈》」「亲巡远黎」作「亲巡远方黎民」，「体顺」作「礼顺」，「昆嗣」作「后嗣」。）

◇琅邪台刻石

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华，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史记。秦始皇纪》）

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当作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つ。（《史记。秦始皇纪》，又略见《琅邪碑》拓本。案《史记》十一人上下文多不得与颂同石，今颂碑见存，五夫二杨つ后便刻二世诏书，知始皇时所刻止此耳。）

◇之罘刻石

维廿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单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常式。（《史记。秦始皇纪》「大矣」下脱一字，「表垂」下衍「于」字，今校正。）

◇之罘东观刻石

维廿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干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诵圣烈，请刻之罘。（《史记。秦始皇纪》）

◇碣石门刻石

（上脱九句，此颂三句为韵。）遂兴师旅，诛灭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当作泰字。）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执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集解》徐广曰：「久，一作分。」）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史记。秦始皇纪》）

◇会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群臣诵功，本原事速，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忄敖猛，率从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轨度，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人乐同则，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车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陲休铭。（申屠力《重刻会稽碑》拓本，又见《史记。秦始皇纪》，小异。）

◇句曲山白璧刻文

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铭素璧。（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一，《茅山图考》注引《茅山记》曰：秦始皇三十七年，游会稽还，登句曲北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埋白璧一双、深七尺，李斯篆刻文。又《真诰》引《茅君内传》）

◇秦权文

廿六年，皇帝尽井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秦权拓本，又平阳斤拓本，皆有刻辞焉。「皆」字作「者」，属上句。「其于久远也」。作「远《医凤》）」，末有平阳斤三字。

◇刻始皇所立刻石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琅邪台刻石》拓本，又《泰山残石》、徐铉重摹《绎山刻石》、《绛贴》、《泰山篆谱》、《汝贴。之罘刻石》，又《史记。秦始皇纪》：「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用笔法

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闻矣。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斯删略繁者，取其合理，参为小篆。凡书，非但裹结流快，终籍笔力轻健。蒙将军恬《笔经》，犹自简略。斯更修改，望益于用矣。用笔法，先急回，後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鱼得水，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见矣。

斯善书，自赵高以下，或见推伏。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斯书《秦望纪功石》云：「吾死后五百三十年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墨池编》）

◎周青臣

青臣，始皇时为仆射。

◇进颂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纪》：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

◎淳于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越，齐人，始皇时为博士。

◇议封建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一作「之患」，以「臣」字属下句）无辅拂（一作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纪》，又《李斯传》：齐人淳于越进谏，始皇下其议。）

◎零陵令信

信失其姓，始皇时为零陵令。

◇上始皇帝书

荆轲挟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长剑以自救。（《文选。吴都赋》刘渊林注引《秦零陵令上始皇帝书》。案《汉志》从横家有《秦零陵信》一篇，难秦相李斯，即此。）

◎阙名

◇诸儒生议封禅

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皆，言其易遵也。（《史记。封禅书》，始皇即帝位三年，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请儒生或议。」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群臣议始皇庙

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史记。秦始皇纪》：二世元年，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

◇秦将诈称二世使人与李良书

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史记。张耳陈余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辨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

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史记。李斯传》《集解》引杜预善文。）

◇东郡陨石刻文

始皇死而地分。（《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始皇帝三十六年，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

◎宦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高

高，诸赵疏属，为宦者。始皇举为中车府令，后兼行符玺令事。二世即位，迁郎中令，拜中丞相。寻行弑立，子婴刺杀之，夷三族。

◇诈为始皇书赐公子扶苏

朕巡天下，祷词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毛，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史记。李斯传》）

◎仙道

◎安期先生

先生姓安名期，琅邪阜乡亭人。师事河上公，善黄老，亦善为长短说。卖药海边，与蒯彻善。尝干始皇，又干项王，项王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王欲封之，不受亡去。刘向云：「时人皆言千岁翁。」服虔云：「古之真人。」案安期生事见《史记。乐毅》及《田儋传赞》，服说见《封禅书。索隐》。

◇留书报始皇

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史记。封禅书正义》引《列仙传》，今本《列仙传》作「后年」，无「下」字。《抱朴子。极言篇》作「复数千载」，《艺文类聚》八十四引《抱朴子》作「后数千载。」）

◎徐福

一作福，齐人。为始皇求仙，以童男女三千王州，不归。

◇上书请求仙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史记。秦始皇纪》）

全汉文

卷一

高帝

惠帝

文帝（一）

卷二

文帝（二）

景帝

卷三

武帝（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
武帝（二）
卷五
昭帝
宣帝（一）
卷六
宣帝（二）
卷七
元帝
卷八
成帝
卷九
哀帝
卷十
吕后
程姬
昭上官后
公孙婕妤
元王皇后（一）
卷十一
元王皇后（二）
定陶傅太后
孝成许皇后
班婕妤
赵皇后
赵昭仪
卷十二
吴王濞
齐王襄
淮南王安
赵王彭祖
中山王胜
刘长
燕王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昌邑王贺
淮阳王钦
楚王延寿
梁王立
卷十三
义帝
项王
刘舍
陈馀
宋义
宋昌
孔鲋
孔臧
孔安国
孔衍
孔光
卷十四
韩信
萧何
张良
陈平
周勃
郦食其
娄敬
张苍
韩王信
韩颓当
季布
陈武（一作“柴武”）
申屠嘉
陶青
薄昭
张武
贾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五
贾谊（一）
卷十六
贾谊（二）
贾捐之
公孙臣
新垣平
卷十七
淳於意
卷十八
晁错
信
卷十九
严青翟
严忌
严助
韩安国
羊胜
公孙诡
公孙乘
邹阳
卷二十
枚乘
淮南小山
路乔如
邹长倩
卷二十一
司马相如（一）
卷二十二
司马相如（二）
廷尉翟公
张汤
缯它
杨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三
董仲舒（一）
卷二十四
董仲舒（二）
田蚡
郑当时
王恢
公孙弘
石庆
卷二十五
东方朔
卷二十六
唐蒙
张骞
许袁
司马谈
徐乐
卷二十七
严安
终军
主父偃
路博德
霍去病
霍光
庄芷
庄熊罴
卷二十八
卜式
兒宽
延年
苏武
常惠
李陵
李广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建
桑弘羊
孔仅、东郭咸阳
番系
田仁
卷二十九
赵充国
丙吉
魏相
蔡义
令狐茂
车千秋
黄霸
士伍尊
卷三十
张敞
张竦
田延年
卷三十一
杜延年
杜钦
杜业
卷三十二
杨敞
杨恽
眭弘
路温舒
大鸿胪禹
张寿王
丞相属宝
王吉
王骏
于定国
冀州刺史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龚遂
严延年
卷三十三
萧望之
萧育
金安上
柯
廖
郑吉
辛武贤
辛庆忌
韦玄成
侍郎章
戴长乐
王生
盖宽饶
郑昌
毓延寿
孙会宗
欧阳地馀
徐福
卷三十四
贡禹
匡衡
卷三十五
刘向（一）
卷三十六
刘向（二）
卷三十七
刘向（三）
卷三十八
刘向（四）
卷三十九
刘向（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
刘歆（一）
卷四十一
刘歆（二）
卷四十二
王褒
严遵
卷四十三
王尊
耿寿昌
王商
史丹
王章
王禁
王凤
王立
王仁
王闳
王音
许嘉
甘延寿
陈汤
张博
卷四十四
翼奉
京房
卷四十五
杨兴
韩宣
谷吉
谷永（一）
卷四十六
谷永（二）
韩昌　张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宏
尹忠
尹更始
张忠
卷四十七
何武
朱云
侯应
薛宣
诸葛丰
朱博
卷四十八
王嘉
师丹
孙宝
陈咸
郑朋
胡常
平当
卷四十九
翟方进
翟义
范延寿
公乘兴
张匡
冯逡
孙禁
许商
赵增寿
涓勋
刘辅
杜邺
卷五十
毋将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宫
鲍宣
梅福
郭舜
尹赏
申咸
龚胜
卷五十一
扬雄（一）
卷五十二
扬雄（二）
卷五十三
扬雄（三）
卷五十四
扬雄（四）
卷五十五
李寻
梁太傅辅
彭宣
郑崇
谯玄
何并
阎崇
方赏　毕由
陈咸
郑子真
卷五十六
解光
郭钦
冷褒　段犹
夏贺良
贾让
耿育
杨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郎龚
永信少府猛
伶玄
卷五十七
宦官
弘恭
列女
淳於缇萦
大乳母
卓文君
乌孙公主解忧
冯嫽
敬武长公主
卷五十八
王莽（一）
卷五十九
王莽（二）
卷六十
王莽（三）
王舜
王邑
王谏
王临
王宗
卷六十一
刘立
刘佟
刘庆
刘京
公孙禄
孙建
满昌
唐林
甄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崇
褒
平宪
谢嚣
刘咸
张永
崔篆
严尤
哀章（袁宏《后汉纪》作“褒章”）
但钦
陈钦
区博
卷六十二
关并
张戎
韩牧
王横
鲁匡
冯英
田况
费兴
甄阜、梁丘赐
王况
卷六十三
外国
南越王赵佗
赵胡
吕嘉
东越王馀善
军臣
狐鹿姑
呼韩邪
郅支单于
乌珠留单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鄯善王尉屠耆
乌孙昆弥
龟兹王绛宾
仙道
修羊公
鬼神
天皇大帝
西王母
武帝
段孝直
卷一
◎高帝

帝姓刘氏，讳邦，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人。初为泗上亭长，秦二世元年起兵，称沛公。明年，楚怀王以为砀郡长，封武安侯。以子婴元年西入关，项羽立为汉王，都南郑。以汉五年破项羽，即皇帝位，都长安。在位十二年，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亦曰高祖。有《传》十三篇。（《汉志》在儒家，本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重祠诏（二年）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书·郊祀志》上）

◇立吴芮为长沙王诏（五年二月）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汉书·高纪》下）

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汉书·吴芮传》）

◇以亡诸为闽粤王诏（五年二月）

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汉书·高纪》下）

◇罢兵赐复诏（五年五月）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汉书·高纪》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於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於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同上）

◇诏卫尉郦商（五年五月）

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摇动者，致族夷。（《史记·田儋传》、《汉书·田儋传》）

◇赦诏（六年十二月）

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纪》下）

◇择立齐王荆王诏（六年十二月）

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者，王齐、荆地。（《汉书·高纪》下，又见《荆王刘贾传》）

◇上太公尊号诏（六年五月）

人之至亲，莫亲於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於子；子有天下，尊归於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汉书·高纪》下）

◇疑狱诏（七年）

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传所当比律令以闻。（《汉书·刑法志》）

◇立灵星祠诏（八年）

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

◇捕赵王张敖诏（八年）

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史记·田叔传》）

◇择立代王诏（十一年正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汉书·高纪》下）

◇定口赋诏（十一年二月）

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汉书·高纪》下）

◇求贤诏（十一年二月）

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以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ガ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纪》下）

◇择立梁王淮阳王诏（十一年三月）

择可以为梁王、淮阳王者。（《汉书·高纪》下）

◇立赵它为南粤王诏（十一年五月）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汉书·高纪》下）

◇择立吴王诏（十二年十月）

吴，古之建国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汉书·高纪》下）

◇置秦皇楚王陈胜等守冢诏（十二年十二月）

秦皇帝、楚隐王、魏安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汉书·高纪》下）

◇议立燕王诏（十二年二月）

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汉书·高纪》下）

◇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诏（十二年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汉书·高纪》下）

◇布告天下诏（十二年三月）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於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纪》下）

◇手敕太子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古文苑》）

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同上）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同上）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语於汝诸弟。（同上）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馀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同上）

◇赐韩王信书（六年九月）

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於君王。（《汉书·韩王信传》：上赐信书责让之。）

◇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秦二世元年九月）

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汉书·高纪》上）

◇入关告谕（汉元年十一月）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汉书·高纪》上）

◇发使告诸侯（二年三月）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汉书·高纪》上）

◇数项羽十罪（四年十月）

吾始与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定关中者王之。」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也。羽矫杀卿子冠军，自尊，罪二也。羽当以救赵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也。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也。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也。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也。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也。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也。夫为人臣而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汉书·高纪》上）

◇下令恤军士死者（四年七月）

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汉书·高纪》上）

◇下令立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五年正月）

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成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汉书·高纪》下）

◇下令赦天下（五年正月）

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汉书·高纪》下）

◇复吏卒限制衣冠令（八年三月）

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操兵，乘骑马。（《汉书·高纪》下）

◇夷三族令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汉书·刑法志》：汉兴，约法三章，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答诸侯王韩信等上尊号（五年二月）

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无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汉书·高纪》下）

诸侯王幸以为便於天下之民，则可矣。（同上）

◇封爵誓（六年十二月）

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汉书·高惠高后文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表》，又《三国志·周瑜传》引作「如砺」，馀皆同。）

◇丹书铁券

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太平御览》五百九十八又六百三十三，《困学纪闻》十二引陆贾《楚汉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

◇又与群臣刑白马而盟

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高皇帝刑白马而盟云云。又见《史记·吕后纪》，无「者」字。又见《汉书·外戚传》）

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汉书·周勃传》，案《书抄》八十一引《汉书》云：「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其国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

◇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

（案此即《艺文志》儒家所载高祖《传》十三篇之一也）

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汤举秋，贡禹举冬。（师古曰：高帝时自有一贡禹也。」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汉书·魏相传》：相表奏引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

◎惠帝

帝讳盈，高帝子。汉二年立为太子，十二年五月即位。在位五年，谥曰孝惠皇帝。

◇重吏禄诏（高帝十二年）

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汉书·惠纪》）

◎文帝（一）

帝讳恒，高帝中子。汉十一年封代王，吕后八年迎立。在位二十三年，谥曰孝文皇帝，庙号太宗。

◇徙淮南王长制（六年）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史记·淮南王传》、《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王传》）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同上）

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同上。）

◇增神祠制（十三年）

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岁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王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者归福於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史记·封禅书》，又《汉书·文纪》有诏与此小同。）

◇即位赦诏（吕后八年）

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军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五日。（《汉书·文纪》）

◇封赐周勃等诏（元年十月）

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史记·文纪》，又见《汉书·文纪》，首有「前」字。）

◇答有司请建太嘴动（元年正月）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史记》作「兼」）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汉书·文纪》）

楚王，季父，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体。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记·文纪》。《汉书》无「惠仁」句，「秉」上有「皆」字。）

◇振贷诏（元年三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汉书·文纪》）

◇养老诏（元年三月）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汉书·文纪》）

◇修代来功诏（元年六月）

方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已得保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汉书·文纪》）

◇益封高帝从臣诏

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户各三百户。吏二千石已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史记》作「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汉书·文纪》）

◇令列侯之国诏（二年十月）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汉书·文纪》）

◇日食求言诏（二年十一月）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於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毋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忡间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汉书·文纪》）

◇开籍田诏（二年正月）

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汉书·文纪》）

◇王辟强等诏（二年三月）

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汉书·文纪》）

◇除诽谤妖言法诏（二年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文纪》）

◇议除连坐诏（二年）

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汉书·刑法志》。《纪》作元年，少首句。）

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同上：周勃陈平奏，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

◇劝农诏（二年九月）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纪》）

◇却献千里马诏

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汉书·传》：时有献千里马者，诏云云。）

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同上）

◇遣灌婴击匈奴诏（三年五月）

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谕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殴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汉书·匈奴传》）

◇复遣周勃率列侯之国诏（三年十一月）

前日朕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汉书·文纪》，又见《周勃传》。）

◇赦济北吏民诏（三年七月）

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汉书·文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

◎文帝（二）

◇劝农诏（十二年三月）

道民之路，在於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汉书·文纪》）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十二年三月）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汉书·文纪》）

◇耕桑诏（十三年二月）

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汉书·文纪》）

◇除秘祝诏（十三年四月）

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记·文纪》，又见《封禅书》，又见《汉书·郊祀志》上，皆删节。）

◇除肉刑诏（十三年五月）

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惠民陷焉。《诗》曰：「悌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汉书·刑法志》：齐大仓令淳於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天子怜其意，遂下令。）

◇劝农诏（十三年六月）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书·文纪》）

◇增祀无祈诏（十四年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获执牺牲币，以祀上帝宗庙，十四年於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皆归福於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汉书·文纪》）

◇议郊祀诏（十五年夏）

有异物之神见於成纪，毋害於民，岁以有年。朕畿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汉书·郊祀志》上）

◇策贤良文学诏（十五年九月）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於国家之大体，通於於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汉书·晁错传》）

◇求言诏（后元年三月）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於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汉书·文纪》）

◇与匈奴和亲诏（后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於道，以谕朕志於单於。今单於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於今年。（《汉书·文纪》）

◇与匈奴和亲布告天下诏

制诏御史：匈奴大单於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书·匈奴传》）

◇遗诏（后七年六月）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人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於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於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宋书》作「其」，今《史》《汉》皆作「自」，《续汉·礼仪志》下注补引亦作「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汉书·文纪》又见《史记·文纪》、《宋书·礼志》二。）

◇赐南粤王赵佗书（元年）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於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於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汉书·两粤传》）

◇遗匈奴书（六年）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於无恙。使郎中系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於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於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於书。使者言，单於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毗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於。（《史记·匈奴传》，又见《汉书·匈奴传》，少右贤王一段五十馀字，馀亦少异。）

◇玺书赐答晁错（十四年）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择於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汉书·晁错传》）

◇遗匈奴和亲书（后二年）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於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於，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於，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於秫蘖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於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於，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行喙息Й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於毋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於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於其察之。（《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

◇答陈武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史记·律书》：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征南越朝鲜，孝文曰云云。按陈武即柴武。《史汉·高帝纪》：秦二世三年遇刚武侯。应劭曰：武一姓柴。《韩王信传》：汉使柴将军击之；《淮南王长》：传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反。是姓柴也，而《律书》作陈武。《功臣侯表》但有棘蒲侯陈武，无柴武，班固《泗水亭碑十八侯铭》亦然。应劭，汉人，精通掌故，谓武一姓柴，得其实矣，非诸注望文者所及也。棘蒲，《十八侯铭》作棘津，当有一误。）

◇酎金律

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十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谢少府受。又大鸿胪食邑，九真、交，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当金。（《续汉·礼仪志》上注补引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汉文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引《汉律金布令》云云。）

◎景帝

帝讳启，孝文帝长子。前元年立为皇太子，后七年六月即位，在位十六年，谥曰孝景皇帝。

◇定孝文帝庙乐诏（元年十月）

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史记·文纪》、《汉书·景纪》）

◇听民徙宽大地诏（元年正月）

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a，无所农桑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汉书·景纪》）

◇议著令诏（元年七月）

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汉书·景纪》）

◇减笞诏（元年）

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汉书·刑法志》）

◇封萧何孙嘉诏（二年）

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阳县户二千封何孙嘉为列侯。（《汉书·萧何传》）

◇原襄平侯纪嘉诏（三年十二月）

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汉书·景纪》）

◇击七国诏（三年二月）

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弊，称疾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济南王辟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汉书·吴王濞传》）

◇赦吴吏民诏（三年六月）

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汉书·景纪》）

◇谳狱诏（中五年九月）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以货赂为市，明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厌者，辄谳之。（《汉书·景纪》，又略见《刑法志》）

◇定长吏车服诏（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汉书·景纪》）

◇减笞法诏（中六年）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汉书·刑法志》）

◇诏定令

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令。（《汉书·刑法志》）

◇谳狱诏（后元年正月）

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刑法志》作「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汉书·景纪》）

◇令二千石修职诏（后二年四月）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纪》）

◇重廉士诏（后二年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一本「官」作「宦」，下皆同。）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汉书·景纪》）

◇颂系老幼诏（后三年）

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劝农桑诏（后三年正月）

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纪》）

卷三

◎武帝（一）

帝讳彻，景帝中子。四年封胶东王，七年立为皇太子，后三年正月即位。改元十一：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在位五十四年，谥曰孝武皇帝，庙号世宗，有集二卷。

◇李夫人赋

美连娟以修雩兮，命巢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艹艹扶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执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寝淫敞兑，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门翁》葺，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亡沫怅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亦云已兮。焦妍太息，叹稚子兮。忄刘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汉书·外戚传》、《艺文类聚》三十四）

◇秋风辞（并序）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文选》）

◇诏封皇子制（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朔）

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成者强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史记·三王世家》）

◇封皇子制（元狩六年三月丙子）

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ｓ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史记·三王世家》）

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史记·三王世家》）

◇制书报胡建（天汉中）

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於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汉书·胡建传》，又略见《说苑·指武》。）

◇元光元年策贤良制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圣主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安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则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於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於执事，书之不泄，兴於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汉书·董仲舒传》）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於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於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馀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乌乎！朕夙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馀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於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同上）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验於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征微征灭征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习於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同上）

◇元光五年策贤良制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於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於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汉书·公孙弘传》）

◇复高年子孙诏（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於德。然则於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汉书·武纪》）

◇修山川祠诏（建元元年五月）

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汉书·武纪》）

◇省卫士罢苑马诏（建元元年七月）

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汉书·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答淮南王安谏伐越诏

（建元三年。案《文馆词林》题如此，《汉书》不云诏）

皇帝问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书言事，闻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兴夜寐，明不能烛，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灾害众。夫以眇眇之身，托於王侯之上，内有饥寒之民，南夷相攘，使边骚然不安，朕甚惧焉。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嘉王之意，靡有所终，使中大夫助谕朕意，告王越事。（《汉书·严助传》，又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诏罢王恢兵（建元六年）

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史记·东越传》、《汉书·两粤传》）

◇诏贤良（元光元年五月）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於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於篇，朕亲览焉。（《汉书·武纪》「於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欲伐匈奴诏（元光二年春。案《文馆词林》题如此）

朕饰子女，以配单於；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於待命加曼，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汉书·武纪》「诏问公卿」，又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篇首有「制诏」二字。）

◇赦雁门代郡军士诏（元光六年春）

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闵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厥路亡繇。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汉书·武纪》）

◇议不举孝廉者罪诏（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於斯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於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汉书·武纪》）

◇赦诏（元朔元年三月）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已前，皆勿听治。（《汉书·武纪》）

◇许诸侯王分子弟邑诏（元朔二年正月）

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汉书·武纪》）

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赦诏（元朔三年三月）

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汉书·武纪》）

◇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诏（元朔三年十一月）

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

◇诏御史封公孙敖等（元朔五年四月）

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护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从大国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雒侯。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侯。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绾，皆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史记·卫青传》、《汉书·卫青传》）

◇劝学记（元朔五年六月）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坏（一作废）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崩，朕甚闵（一作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一作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汉书·武纪》，又见《儒林传序》）

◇议置武功驰赏官诏（元朔六年六月）

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至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贝也》，其议为令。（《汉书·武纪》，又见《史记·平准书》，有删节而文多异，今别载於后）

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滞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史记·平准书》）

◇遣谒者巡行天下诏（元狩元年四月）

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ょ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於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毛孤寡鳏独，或匮於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二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汉书·武纪》）

◇诏封萧何曾孙（元狩三年）

诏御史：以ガ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ガ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汉书·萧何传》）

◇遣博士褚大等循行天下诏（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於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将百姓所安殊路，而挢虔吏因乘势以侵蒸庶邪？何纷然其扰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汉书·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振流民诏

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於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遣博士循行振饥诏（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纪》）

◇封周子南君诏（元鼎四年十一月）

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史记·封禅书》）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於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汉书·武纪》）

◇封栾大为乐通侯诏（元鼎四年夏）

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於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

◇郊祠泰诏（元鼎五年十一月）

朕以眇身，托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隹壤坏，乃显文鼎，获荐於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礻。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礻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於郊。（《汉书·武纪》）

◇封常山王二嘴动（元鼎五年六月）

常山宪王早夭，后妾不和，适孽诬争，陷於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常山王传》）

◇征南粤诏（元鼎五年）

天子微弱，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汉书·南粤传》：乃赦天下曰云云。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无「弱」字，吕嘉上有「今」字，粤人作「罪人」。）

◇以为丞相诏（元鼎五年九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至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汉书·石奋传》）

◇赐卜式爵诏（元鼎五年九月）

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番，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於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四十顷。布造天下，使明知之。（《汉书·卜式传》，又略见《史记·平准书》，小异）

◇减内史稻田租挈诏（元鼎六年）

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欲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汉书·沟洫志》）

卷四

◎武帝（二）

(　　◇增太室祠诏（元封元年正月）

(　　朕用事华山，至於中岳，获爻ｷ，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汉书·武纪》）

(　　◇改元大赦诏（元封元年四月）

(　　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於礼乐，修祠大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此三语《汉书》作「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然如有闻。）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此下《汉书》有「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有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史记·封禅书》，又褚补《武纪》作「依依震於怪物」，又略见《汉书·武纪》。）

(　　◇令诸侯治邸泰山下诏（元封元年四月）

(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汉书·郊祀志》上）

(　　◇与奉车子侯家诏

(　　春时，子侯於北馆与家别。（《初学记》十八《离别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帝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仙去，不足悲。」（《史记·封禅书·索隐》。顾胤案：《武帝集》。）
(　　◇巡边诏（元封元年十月）
(　　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汉书·武纪》）
(　　◇迁东越民诏（元封元年冬）
(　　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於江淮间。（《汉书·武纪》）
(　　◇产芝赦诏（元封二年六月）
(　　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汉书·武纪》）
(　　◇尊祠灵星诏（元封二年夏）
(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汉书·郊祀志》下）
(　　◇祠后土诏（元封四年三月）
(　　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於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汉书·武纪》）
(　　◇增封泰山诏（元封五年四月）
(　　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汉书·武纪》）
(　　◇求贤诏（元封五年四月）
(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纪》）
(　　◇礼首山祠后土诏（元封六年三月）
(　　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汉书·武纪》）
(　　◇定礼仪诏（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
(　　制诏御史：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偏狭，可不勉与？（《史记·礼书》）
(　　◇诏倪宽（元封七年）
(　　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汉书·律历志》上）
(　　◇定正朔改元太初诏（太初元年）
(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间昔者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乡 由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锺为宫，林锺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史记·历书》，又略见《汉书·律历志》上。）

（　　◇幸河东诏（太初二年四月）

（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汉书·武纪》）

（　　◇李广利为海西侯诏（太初四年）

（　　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支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溯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於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汉书·李广利传》）

（　　◇击匈奴诏（太初四年）

（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於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

（　　◇诏路博德（天汉二年）

（　　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汉书·李陵传》）

（　　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同上）

（　　◇诏李陵（天汉二年）

（　　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无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汉书·李陵传》）

（　　◇诏关都尉（天汉二年十一月）

（　　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汉书·武纪》）

（　　◇改铸黄金诏（太始二年三月）

（　　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汉书·武纪》）

（　　◇以刘屈为左丞相诏（征和二年春）

（　　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执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狱世，已正於理。其以汲郡太守屈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汉书·刘屈传》）

（　　◇封李寿张富昌诏（征和二年八月）

（　　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邗侯，张富昌为题侯。（《汉书·戾太子传》）

（　　◇以刘去为广川王诏（征和二年）

（　　广川惠王於朕为兄，朕不忍绝其宗庙。其以惠王孙去为广川王。（《汉书·景十三王传》）

（　　◇报桑弘羊等请屯田轮台诏（征和四年）

（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於车师千馀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馀。」《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於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於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书·西域传》下《渠犁城传》：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田轮台，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又略见《后汉·樊准传》注。）

（　　◇赦诏（后元元年二月）

（　　朕郊见上帝，巡於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荐於泰，光景并见。其赦天下。（《汉书·武纪》）

（　　◇力农诏（武帝末）

（　　方今之务，在於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汉书·食货志》）

（　　◇益封卫青（元朔二年。已下十四首，皆不云诏。）

（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狁，至於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汉书·卫青传》）

（　　◇又益封卫青（元朔五年）

（　　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同上）

（　　◇削梁王地（元朔中）

（　　首恶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无以辅王，故陷不谊。不忍致法，削梁王五县，夺王太后汤沐成阳邑，枭任后首於市。（《汉书·梁平王襄传》）

（　　◇封霍去病等（元朔六年五月）

（　　票姚校尉去病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於大父行藉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千三百级，以千一百户封贤为终利侯。骑士孟已有功，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史记·卫青霍去病传》、《汉书·霍去病传》）

（　　◇议后土祀（元狩二年）

（　　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

（　　◇益封霍去病（元狩二年春）

（　　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戾，讨速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者弗取，几获单於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汉书·霍去病传》，又《史记·卫霍传》少十馀字。）

（　　◇又益封霍去病（元狩二年夏）

（　　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呼乐得，得单於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於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速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票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於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辉渠侯。（《汉书·霍去病传》，又略见《史记·卫霍传》。）

（　　◇浑邪王降益封霍去病（元狩二年秋）

（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馀人，诛犭尧悍，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史记·卫霍传》，又《汉书·霍去病传》少「幸既永绥矣」一语。）

（　　◇益封霍去病（元狩四年）

（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漠，涉获单於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汉书》作「历度难侯」）济弓闾，获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於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干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干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史记·卫霍传》、《汉书·霍去病传》）

（　　◇得宝鼎（元鼎四年六月）

（　　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未报，鼎曷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哉？（《汉书·郊祀志》上）
（　　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兼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臧与？（《汉书·郊祀志》下，张敞《上荐鼎议》引。）
（　　◇封韩千秋子等（元鼎五年）
（　　韩千秋虽亡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扌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侯。（《汉书·南粤传》）
（　　◇议郊祀乐
（　　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汉书·郊祀志》上：其春，既灭南越，下公卿议。）
（　　◇使公孙遂往朝鲜（元封二年）
（　　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不能颛决，与左将军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汉书·朝鲜传》）
（　　◇封莽通等（征和二年秋）
（　　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少傅石德，可谓元功矣。大鸿胪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它侯。（《汉书·刘屈氂传》）
（　　◇册书答公孙弘（元光五年）
（　　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汉书·公孙弘传》）
（　　◇策废陈皇后（元光五年七月）
（　　皇后失序，惑於诬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汉书·外戚传》）
（　　◇策封齐王闳（元狩六年）
（　　维六年（《汉书》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汉书》作「天序」）维稽古，建尔国家，封於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僭不臧，乃凶於而国，害於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史记·三王世家》、《汉书·武五子传》）
（　　◇策封燕王旦（元狩六年）
（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太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於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汉书》作「帅」）皆来，降旗奔师。荦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亻肥德（《汉书》作「毋作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同上，《汉书·武五子传》有删节）

（　　◇策封广陵王胥（元狩六年）

（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人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於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汉书》作正）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汉书》作桐）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同上，《汉书·武五子传》有删节）

（　　◇敕责杨仆书（元鼎六年秋）

（　　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a，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汉书·酷吏杨仆传》）

（　　◇赐严助书

（　　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待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於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

（　　◇诏赐吾丘寿王玺书（元朔初）

（　　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湊，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馀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汉书·吾丘寿王传》）

（　　◇赐丞相刘屈氂玺书（征和二年秋）

（　　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汉书·刘屈氂传》）

（　　◇报李广（元朔二年。案《水经注》作「诏李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於夷貉，威棱忄詹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损残去杀，朕之所图於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弭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汉书·李广传》，又略见《水经·濡水注》。）

(　　◇报公孙弘（元狩元年）

(　　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汉书·公孙弘传》）

(　　◇报（元封四年）

(　　间者，河水滔陆，泛滥十馀郡，堤防勤劳，弗能塞，朕甚忧之。是故巡方州，礼嵩狱，通八神，以合宣房。济淮江，历山滨海，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并见。朕方答瑞应，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闾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则官旷民愁，盗贼公行。往年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夫怀知民贫而请益赋，动危之而辞位，欲安归难乎？君其反室！（《汉书·石奋传》）

(　　◇报齐人延年（太始中）

(　　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於神明，恐难改更。（《汉书·沟洫志》：齐人延年上书，言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书奏，上壮之，报云云。）

(　　◇报楼兰国请立质子（征和元年）

(　　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汉书·西域传》：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云云。）

(　　◇报车千秋（征和四年冬）

(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延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馀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后言。（《汉书·车千秋传》）

（　◇临北河遣使者告单於（元封元年十月）

（　南越王头已县於汉北阙下，今单於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汉，何但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汉书·匈奴传》，又见《武纪》有删节。）

（　◇责问暴胜之（征和二年秋）

（　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汉书·刘屈氂传》：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曰：「当先请。」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胜之皇恐自杀。）

（　◇沈命法

（　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汉书·咸宣传》：「於是作《沉命法》。」应劭曰：「沈，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

（　◇建元鼎文（建元元年）

（　定天下，万物伏。（《鼎录》）

（　◇祀大室牛鼎文

（　有汉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铭曰：

（　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宗器，审厥象，作牛鼎，格於位，室从用飨，亿宁神休。惟帝时保，万世其永赖。（《西湖游览志》：宋绍兴二十年，赐临安宁寿观古器，其一汉鼎，高尺有九寸，两耳旁出，曲上三尺牛首识云。）

（　◇泰山鼎文（太始四年）

（　登於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鼎录》）

（　◇泰山刻石文

（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番息，天禄永得。（《续汉·祭祀志》上注引《风俗通》）

卷五

◎昭帝

帝讳弗陵，武帝少子。后元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即位，改元三：始元、元凤、元平。在位十三年，谥曰孝昭皇帝。

◇免田租诏（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昭纪》）

◇止出马诏（始元四年七月）

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汉书·昭纪》）

◇举贤良文学诏（始元五年六月）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汉书·昭纪》）

◇立毋波为钩町王诏（始元六年七月）

钩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将率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汉书·昭纪》）

◇赐韩福等诏（元凤元年三月）

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斗。不幸死者，赐复衾一，祠以中牢。（《汉书·龚胜传》：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云云。又见《昭纪》，有删节，「岁八月」作正月，「复衾一」作「衣被一袭。」）

◇赏诛上官桀等功诏（元凤元年十月）

左将军安阳侯桀、骠骑将军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以告大司农敞，敞告谏大夫延年，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封延年、仓、宫、寿皆为列侯。（《汉书·昭纪》）

◇赦燕太子等诏（元凤元年十月）

燕王迷惑失道，前与齐王子刘泽等为逆，抑而不扬，望王反道自新。今乃与长公主、左将军桀等谋危宗庙，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其吏为桀等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除其罪。（《汉书·昭纪》）

◇免今年马口钱诏（元凤二年六月）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汉书·昭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明年漕诏（元凤三年正月）

乃者民被水灾，颇匮於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汉书·昭纪》）

◇封范明友为平陵侯诏（元凤四年四月）

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汉书·昭纪》）

◇封傅介子为义阳侯诏（元凤四年四月）

楼兰王安归常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汉书·傅介子传》）

◇以叔粟当赋诏（元凤六年夏）

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汉书·昭纪》）

◇封张安世为富平侯诏（元凤六年）

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宁。夫亲亲任贤，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为富平侯。（《汉书·张安世传》）

◇减口赋钱诏（元平元年二月）

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繇，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汉书·昭纪》）

◇赐燕王旦玺书（元凤元年）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郦、曹、灌携剑推锋，从高皇帝恳灾除害，耘锄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汉书·武五子传》）

◇蓝田覆车山鼎文（元平元年）

宜君王，和四方。调滋味，去腥伤。（《鼎录》）

◎宣帝（一）

帝讳询，字次卿，本名病已，戾太子孙。元平元年，霍光废昌邑王，迎封阳武侯，寻即位。改元七：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在位二十五年，谥曰孝宣皇帝，庙号中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罚广州王去制（本始三年）

朕不忍致王於理，议其罚。（《汉书·景十三王传》）

◇益封霍光诏（本始元年正月）

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汉书·霍光传》）

◇益封张安世诏（本始元年正月）

夫褒有备，赏有功，古今之通谊也。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守职秉义，以安宗庙。其益封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光。（《汉书·张安世传》。案此与益封霍光只是一诏，史家分载於两传，互有删节耳。）

◇封赐功臣诏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杨敞）居职守位，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蔡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范明友）、前将军龙雒侯增（韩增）、太仆建平侯延年（杜延年）、太常蒲侯昌（苏昌）、谏大夫宜春侯谭（王谭、当涂侯平）或即魏圣、杜侯屠耆堂（复陆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夏侯胜）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田广明）、后将军充国为营平侯（赵充国）、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田延年）、少府乐成为爰氏侯（史乐成）、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王迁）、赐右扶风德（周德）、典属国武（苏武）、廷尉光（李光）、宗正德（刘德）、大鸿胪贤（韦贤）、詹事畸（宋畸）、光禄大夫吉（丙吉）、京辅都尉广汉（赵广汉）、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汉书·宣纪》）

◇议戾太子庙谥诏（本始元年六月）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汉书·宣纪》，又见《武五子传》。）

◇议武帝庙乐诏（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汉书·宣纪》）

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於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秽骆、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於宗庙；协音律，造乐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汉书·夏侯胜传》：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案此诏视《本纪》更详而未可合并，故两载之。）

◇振贷贫民诏（本始四年正月）

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捐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汉书·宣纪》）

◇地震诏（本始四年四月）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汉书·宣纪》，又见《夏侯胜传》。）

◇复宗室属籍诏（地节元年）

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汉书·宣纪》）

◇霍光薨下诏（地节二年三月）

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馀年，辅孝昭皇帝十有馀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霍光传》作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毋有所与，功如萧相国。（《汉书·宣纪》，又见《霍光传》。）

◇赐王成爵秩诏（地节三年三月）

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治有异等之效。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汉书·宣纪》，又见《循吏·王成传》。）

◇诏二千石（地节三年三月）

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汉书·宣纪》）

◇封霍云为冠阳侯

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侯。（《汉书·霍光传》）

◇地震诏（地节三年十月）

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汉书·宣纪》）

池御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汉书·宣纪》）

◇举孝弟诏（地节三年十一月）

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於乡里者各一人。（《汉书·宣纪》）

◇置廷平诏（地节三年十二月）

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汉书·刑法志》）

◇丧不繇诏（地节四年二月）

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汉书·宣纪》、《宋书·礼志》二）

◇子匿父母等罪勿坐诏（地节四年五月）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於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纪》）

◇诛霍禹等诏（地节四年七月）

乃者东织室令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霍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於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服其辜。诸为霍氏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汉书·宣纪》）

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诖误百姓。赖祖宗神灵，先发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诖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后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言无入霍氏禁闼，卒不得遂其谋，皆雠有功。封章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汉书·霍光传》。案此与《宣纪》所载互有详略，故并录之。）

◇减盐贾诏（地节四年九月）

朕惟百姓失职不赡，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汉书·宣纪》）

◇岁上系囚诏（地节四年九月）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汉书·宣纪》）

卷六

◎宣帝（二）

◇凤皇集甘露降诏（元康元年三月）

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汉书·宣纪》）

朕不明六艺，郁於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於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汉书·宣纪》）

◇赦诏（元康二年正月）

《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汉书·宣纪》）

◇平法诏（元康二年五月）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汉书·宣纪》）

◇更讳诏（元康二年五月）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今前者赦之。（《汉书·宣纪》，又《册府元龟》三。）

◇为张贺置守冢诏（元康二年）

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汉书·张安世传》）

◇以张敞守京兆尹诏

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敞守京兆尹。（《汉书·张敞传》）

◇封昌邑王贺为海昏侯诏（元康三年三月）

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宣纪》）

◇封丙吉等诏（元康三年三月）

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张安世传》作《诗》云「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其封贺子侍中关内侯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寿皆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汉书·宣纪》，又见《张安世传》有删节。）

◇禁春夏弹射诏（元康三年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レ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汉书·宣纪》）

◇耆老勿坐罪诏（元康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汉书·宣纪》）

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罹於文法，执於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汉书·刑法志》，与《宣纪》所载小异，今并录之。）

◇神爵集宫苑诏（元康四年三月）

乃者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殿中及上林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屡获嘉祥，非朕之任。其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鳏寡孤独各一匹。（《汉书·宣纪》）

◇赐尹翁归子黄金诏（元康四年八月）

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汉书·尹翁归传》）

◇躬亲郊祀诏（元康四年）

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斋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汉书·郊祀志》下：十二年乃下诏。）

◇以黄霸为颍川太守诏

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薄车，缇油屏泥於轼前，以章有德。（《汉书·循吏·黄霸传》）

◇改元神爵诏（神爵元年三月）

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於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於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汉书·宣纪》）

◇祠江海诏（神爵元年三月）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汉书·郊祀志》下）

◇止诸侯王入朝诏（神爵元年六月）

军旅暴露，转输烦劳，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皆毋朝。（《汉书·宣纪》）

◇赐朱邑子黄金诏（神爵元年秋）

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修之馈，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祠祭祀。（《汉书·循吏·朱邑传》：天子闵惜，下诏称扬。）

◇赦诏（神爵二年二月）

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汉书·宣纪》）

◇封郑吉为安远侯诏（神爵二年）

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於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汉书·郑吉传》，又见《御览》二百引《会稽典录》。）

◇益吏奉诏（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汉书·宣纪》）

◇赦诏（神爵四年二月）

乃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於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从四方，来集於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汉书·宣纪》）

◇赐黄霸爵秩诏（神爵四年四月）

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於教化，兴於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汉书·循吏·黄霸传》：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

◇嫁娶不禁具酒食诏（五凤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繇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饣侯以愆。」勿行苛政。（《汉书·宣纪》）

◇匈奴来降赦诏（五凤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安。匈奴虚闾权渠单於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於子为呼韩邪单於，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於，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於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速累单於、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馀人来降归义，单於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於谷，烛耀齐宫，十有馀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色，留十馀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书》不云乎？「虽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勖焉。减天下口钱，赦殊死以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大五日。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汉书·宣纪》）

◇日食诏（五凤四年四月）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纪》）

◇诏免丙显官（甘露元年）

故丞相吉有旧恩，朕不忍绝，免显官，夺四百户。（《汉书·丙吉传》：吉子显为太仆，臧千馀万。司隶校尉昌奏请逮捕，上曰云云。）

◇赦诏（甘露二年正月）

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汉书·宣纪》）

◇以客礼待单於诏（甘露二年十二月）

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於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汉书·萧望之传》，又见《宣纪》，有删节。）

◇凤皇集诏（五凤三年二月）

乃者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汉书·宣纪》）

◇察计簿诏（黄龙元年二月）

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书·宣纪》）

◇毋得举六百石为廉吏诏（黄龙元年四月）

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汉书·宣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嫁母不制服诏

妇人不养舅姑，不举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绝也。故圣人不为制服，明子无出母之义，玄成议是也。（《通典》八十九引《石渠议》）

◇蒋满父子同拜诏

上党太守满，经行笃著，信行山东。其以满为淮阳王相，诲导东蕃；弘农股肱部，其以万为弘农太守。（《御览》二百六十引《汉杂事》）

◇策废霍皇后（地节四年八月）

皇后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宣成侯夫人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汉书·外戚传》上）

◇策丙吉为丞相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按《宣纪》，是年三月，丞相魏相薨。《百官表》：「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吉为丞相。」今此作十月甲子，当有一误。）丞相受诏之官，皇帝延登，亲诏之曰：君其进，虚受朕言。朕郁於大道，获保宗庙，兢兢师师，夙夜思过失，不遑康宁，昼思百官未能绥。於戏丞相！其帅意无怠，以补朕阙。於戏群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勖於职，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开贤，俾之反本民，广风一俗，靡讳朕躬。天下之众，受制於朕，丞相可不慎欤？於戏，君其诫之！（《汉旧仪》聚珍板本）

◇策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惟五凤三年正月乙巳（按《百官表》：是年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今此作正月乙巳，当有一误。）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亲诏之曰：御史大夫其进，虚受朕言。朕郁於大道，获保宗庙，兢兢师师，夙夜思己失，不遑康宁，昼思百姓未能绥。於戏！御史大夫，其帅意尽心，以补朕阙。於戏！九卿群大夫百官，慎哉！不勖於厥职，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开贤，俾贤能反本民，靡讳朕躬。天下之众，受制於朕，以法为命，可不慎欤？於戏！御史大夫其诫之。（《汉旧仪》聚珍板本）

◇左迁肃望之策（五凤中）

有司奏：君责使者礼，遇丞相亡礼，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师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兹秽。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禄勋恽策诏，左迁君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与，帅意亡愆，靡有后言。（《汉书·萧望之传》）

◇敕边守尉

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后汉·南匈奴传》：司徒掾班彪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陈遂玺书

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汉书·游侠·陈遵传》）

◇赐张敞玺书（元康二年）

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汉书·武五子·昌邑王传》）

◇报丙吉（元康三年）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汉书·丙吉传》：吉上书固辞，不宜以空名受赏。上报。）

◇报张安世（元康四年春）

将军年老被病，朕甚闵之。虽不能视事，折冲万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乱，朕所不及，得数问焉，何感而上书归卫将军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愿将军强餐食，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汉书·张安世传》）

◇敕让赵充国书（神爵元年）

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馀，刍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馀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若、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将胡越亻次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高下必全，勿复有疑。（《汉书·赵充国传》）

◇赐赵充国书

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汉书·赵充国传》：其秋，充国病，上赐书。）

◇报赵充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上屯田奏，上报。）

◇复赐书报赵充国

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上状留屯十二利，上复赐报。）

◇报赵充国听留屯

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汉书·赵充国传》：公卿议是充国计者，最后什八。上於是报充国。）

◇谕意萧望之

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於三辅，非有所闻也。（《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从少府出为左冯翊，即移病。上使侍中金安上谕意。）

◇使尚书召问黄霸

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如国家不虞，边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将率也。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亡冤刑，邑亡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汉书·黄霸传》：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

◇华山仙掌鼎文（甘露元年）

万国伏，贻长久。铸神鼎，承天酒。（《鼎录》）

卷七

◎元帝

帝讳，宣帝长子。地节三年立为皇太子，黄龙元年十二月即位。改元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宁。在位十六年，谥曰孝元皇帝，庙号高宗。

◇封王禁制书（初元元年三月癸卯）

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为阳平侯，位特进。（《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申明毁庙制书（建昭五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他皆如旧制。（《汉书·韦玄成传》：初，上定迭毁礼，独尊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未尽，故未毁。上於是乃复申明之曰云云。《传》又载：哀帝即位，孔光、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书，与此同，唯少末句。）

◇议律令诏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汉书·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诏。）

◇遣使循行天下诏（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元纪》）

◇免灾民租赋诏（初元元年四月）

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汉书·元纪》）

◇节省诏（初元元年九月）

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大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汉书·元纪》）

◇令孔霸奉孔子祀诏（初元元年）

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汉书·孔光传》）

◇灾异求言诏（初元二年三月）

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豕原》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再地动，天惟降灾，震惊朕师，（《翼奉传》作躬）治有大亏，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闵之。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救贫民。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各条奏。悉意陈朕过失，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汉书·元纪》，又见《翼奉传》，各有删节，今合录之。）

◇又诏（初元二年七月）

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於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汉书·元纪》）

◇原萧望之诏（初元三年秋）

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汉书·萧望之传》）

◇赐萧望之爵邑诏（初元三年冬）

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汉书·元纪》，又《萧望之传》。）

◇诏免诸葛丰

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案难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夫者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汉书·诸葛丰传》）

◇左迁周堪张猛诏

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汉书·刘向传》）

◇罢珠郡诏（初元三年春）

珠虏杀吏民，背叛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於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汉书·传》，又见《后汉·鲜卑传》）

◇赦诏（初元三年四月）

乃者火灾降於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於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振，加以烦扰乎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汉书·元纪》）

◇求言诏（初元三年六月）

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蒸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於非业之作，卫於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汉书·元纪》）

◇因灾异改行新政诏（初元五年四月）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汉书·元纪》）

◇诏条责丞相御史

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於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藏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条状，陈朕过矣。（《汉书·於定国传》）

◇复诏条责丞相御史（永光元年）

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毋有所讳。（《汉书·於定国传》）

◇赦诏（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汉书·元纪》）

◇佑（永光二年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厶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於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於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汉书·元纪》）

◇日食诏（永光二年三月）

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汉书·元纪》）

◇赦诏（永光二年六月）

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汉书·元纪》）

◇封冯奉世关内侯诏（永光二年）

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馀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汉书·冯奉世传》）

◇留屯田（永光二年冬）

羌虏破散创艾，亡逃出塞。其罢吏士，颇留屯田要害处。（《汉书·冯奏世传》：上曰。）

◇责吏诏（永光三年十一月）

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汉书·元纪》）

◇赦诏（永光四年二月）

朕存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娄遭凶咎。加以边竟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汉书·元纪》）

◇日蚀求言诏（永光四年六月）

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厶於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汉书·元纪》）

◇征周堪诏（永光四年六月）

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朕。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忄，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厶昧说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朕甚惧焉。今堪年衰岁暮，恐不得自信，排於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汉书·刘向传》）

◇议罢郡国庙诏（永光四年十月）

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令，定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汉书·韦玄成传》）

◇初陵勿置县邑诏（永光四年十月）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汉书·元纪》）

◇议毁庙诏（永光四年十一月）

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颛。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汉书·韦玄成传》）

◇正毁庙迁主礼仪诏（永光五年）

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於义一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汉书·韦玄成传》）

◇赦甘延寿陈汤矫制罪诏（建昭四年正月）

匈奴郅支单於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动师众，劳将率，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於，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於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汉书·陈汤传》）

◇遣使循行天下诏（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蒸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汉书·元纪》）

◇赦诏（建昭五年三月）

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厶，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汉书·元纪》）

◇禁妨农诏（建昭五年三月）

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汉书·元纪》）

◇改元竟宁诏（竟宁元年正月）

匈奴郅支单於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於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汉书·元纪》）

◇以张谭为御史大夫诏（竟宁元年三月）

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汉书·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世附传》）

◇赦东平王傅相诏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於耆欲，故五常销而邪心作。情乱其性，利胜其义，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气力勇武，获师傅之教浅，加以少所闻见。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汉书·宣元六王传》）

◇玺书劳冯奉世且让之（永光二年）

皇帝问将兵右将军，甚苦暴露。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以昔不闲习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约不明也？朕甚怪之。上书言羌虏依深山，多径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须得后发营士，足以决事，部署已定，执不可复置大将，闻之。前为将军兵少，不足自守，故发近所骑，日夜诣，非为击也。今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迹射、亻次飞、彀者、羽林孤儿及呼速累、辱种，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败者，患策不豫定，料敌不审也，故复遣奋武将军。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夫爱吏士，得众心，举而无悔，禽敌必全，将军之职也。若乃转输之费，则有司存，将军勿忧。须奋武将军兵到，合击羌虏。（《汉书·冯奉世传》）

◇赐淮阳王钦玺书（建昭）

皇帝问淮阳王，有司奏，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讠阎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为王伤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王其勉之。（《汉书·宣元六王传》）

◇敕谕东平王宇玺书

皇帝问东平王，盖闻亲亲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义，莫大於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於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ﾚ焉，为王惧之。《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刚，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纳，故临遣太中大夫子乔谕王朕意。」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王其深维孰思之，无违朕意。（《汉书·宣元六王传》）

◇赐东平王太后玺书

皇帝使诸吏宦者令承问东平王太后，朕有闻，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离。今东平王出襁褓之中，而托於南面之位，如以年齿方刚，涉学日寡，骜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间，能无失礼义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祥。闺门之内，母子之间，同气异息，骨肉之恩，岂可忽哉！岂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可弃也。毋求备於一人。」夫以故旧之恩，犹忍小恶，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谕王，王既悔过服罪，太后宽忍以贳之，后宜不敢。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爱。（《汉书·宣元六王传》）

◇赐诸葛丰书

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颛之也。免处中和，顺经术意。（《汉书·诸葛丰传》）

◇报贡禹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而云欲退，意岂有所恨与？将在位者与生殊乎？往者尝令金敞语生，欲及生时禄生之子。既已谕矣，今复云子少。夫以王命辨护生家，虽百子何以加？《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生其强饭慎疾以自辅。（《汉书·贡禹传》）

◇报於定国（永光元年）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万方之事，大录於君。能无过者，其唯圣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礼谊，阴阳不调，灾咎之发，不为一端而作，自圣人推类以记，不敢专也。况於非圣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尽明。《经》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君虽任职，何必颛焉？其勉察郡国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永执纲纪，务悉聪明，强食慎疾。（《汉书·於定国传》：定国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上报。）

◇诘问（初元三年春）

珠内属郡久矣。今背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汉书·传》：初元元年，珠又反，连年不定。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

◇使许嘉口谕呼韩邪单於（建昭）

单於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於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於之意，朕无疑焉，为单於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於。（《汉书·匈奴传》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

◎成帝

帝讳骜，字太孙，元帝太子。竟宁元年六月即位，改元七：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在位二十六年，谥曰孝成皇帝，庙号统宗。

◇徙陈汤制（永始元年）

延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於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汉书·陈汤传》）

◇徙解万年制

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汉书·陈汤传》）

◇大赦诏（建始元年二月）

乃者火灾降於祖庙，有星孛於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汉书·成纪》）

◇赦罪减赋诏（建始二年正月）

乃者徙泰后土於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汉书·成纪》）

◇遣使循行天下诏（建始三年九月）

乃者郡国被水炎，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汉书·成纪》）

◇举贤良方正诏（建始三年十二月）

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汉书·成纪》）

◇诏有司复东平削县

盖闻仁以亲亲，古之道也。前东平王有阙，有司请废，朕不忍。又请削，朕不敢专。惟王之至亲，未尝忘於心。今闻王改行自新，尊修经术，亲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传》不云乎？「朝以过夕改，君子与之。」其复前所削县如故。（《汉书·宣元六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秩王尊诏（建始四年）

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全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汉书·王尊传》）

◇改元河平诏（河平元年三月）

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汉书·成纪》）

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长於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汉书·沟洫志》）

◇日蚀求言大赦诏（河平元年四月）

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修其职，淳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汉书·成纪》）

◇免丞相王商诏（河平四年）

制诏御史：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寮，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今乐昌侯商为丞相，出入五年，未闻忠言嘉谋，而有不忠。执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内行不修，奴贼杀人，疑商教使。为商重臣故，抑而不穷。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惟商与先帝有外亲，未忍致於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绶。（《汉书·王商传》）

◇议减省律令诏（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谕众庶，不亦难乎？於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汉书·刑法志》）

◇闵楚王被疾诏（河平中）

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馀年，纤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今乃遭命，离於恶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闵焉。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勖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俱，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为广戚侯。（《汉书·宣元六王传》）

◇顺时令诏（阳朔二年春）

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於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汉书·成纪》）

◇举博士诏（阳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纪》）

◇劝农诏（阳朔四年正月）

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啬，乃亦有秋。」其勖之哉。（《汉书·成纪》）

◇封王音为安阳侯诏（阳朔四年）

车骑将军音，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前为御史大夫，以外亲宜典兵马，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俱三千户。（《汉书·元后传》）

◇治冤狱诏（鸿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方春生长时，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公卿大夫、刺史明申敕守相，称朕意焉。其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逋贷未入者勿收。（《汉书·成纪》）

◇封丙吉孙诏（鸿嘉元年六月）

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宜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后。（《汉书·丙吉传》）

◇封史丹为武阳侯诏（鸿嘉元年）

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壹，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汉书·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丹传》）

◇选贤诏（鸿嘉二年三月）

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馀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於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汉书·成纪》）

◇恤民诏（鸿嘉四年正月）

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未闻在位有恻然者，孰当助朕忧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贳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思称朕意。（《汉书·成纪》）

◇罢昌陵诏（永始元年七月）

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士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汉书·成纪》）

◇龙见日蚀诏（永始二年二月）

乃者龙见於东莱，日有蚀之，天著变异，以显朕邮，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有可省减便安百姓者，条奏。所振贷贫民，勿收。（《汉书·成纪》）

◇吏民助振赡者赐爵诏（永始二年正月）

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守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其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钱以上，一年。（《汉书·成纪》）

◇封淳於长等诏（永始二年十二月）

前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常侍闳，前为大司农中丞，数奏昌陵不可成；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早止，徙家反故处。朕以长言下闳章，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首建至策，闳典主省大费，民以康宁。闳前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其赐长爵关内侯，食邑千户，闳五百户。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汉书·成纪》，又见《陈汤传》，又见《佞幸·淳於长传》）

◇遣使循行诏（永始三年正月）

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史举忄享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汉书·成纪》）

◇诏有司（永始四年六月）

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娄降，朕甚惧之。有司其悉心明对厥咎，朕将亲览焉。（《汉书·成纪》）

◇禁奢侈诏（永始四年六月）

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谷，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汉书·成纪》）

◇孛星见求直言诏（元延元年七月）

乃者日蚀星陨，谪见於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於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汉书·成纪》）

◇还许旦及亲属诏（元延四年）

盖闻仁不遗远，谊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於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汉书·外戚·孝成许后传》）

◇还冯参诏（元延四年）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愿以舅宜乡侯参为关内侯，归家，朕甚愍之。其还参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汉书·冯奉世附传》，又见《宣元六王传》）

◇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嘴动（绥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望者众，不蒙天佑，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观於往古近事之戒，祸乱之萌，皆繇斯焉。定陶王欣，於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益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意。赐诸侯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侯金，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汉书·成纪》）

◇封孔吉诏（绥和元年二月）

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纪》）

◇报乌珠留若单於诏（绥和元年）

藩擅称诏，从单於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汉书·匈奴传》：夏侯藩使匈奴，求地，单於遣使上书，以藩求地状闻。诏报单於。）

◇策许嘉

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斤，以特进侯就朝位。（《汉书·外戚传》下）

◇白虎殿策方正直言（建始四年夏）

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汉书·杜钦传》）

◇赐王音策书（鸿嘉中）

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寝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汉书·元后传》）

◇册免薛宣（永始二年六月）

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禀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恻然伤之。数以问君，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鬲绝，几不为郡。三辅赋敛无度，酷吏并缘为奸，侵扰百姓，诏君案验，复无欲得事实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风指，同时陷於谩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领职解曼，开谩欺之路，伤薄风化，无以帅示四方。不忍致君於理，其上丞相高阳侯印绶，罢归。（《汉书·薛宣传》）

◇赐史丹策（永始中）

左将军寝病不衰，愿归治疾。朕愍以官职之事，久留将军，使躬不瘳。使光禄勋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将军印绶。宜专精神，务近医药，以辅不衰。（《汉书·史丹传》）

◇赐翟方进册（绥和二年二月）

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馑，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吏民残贼，殴杀良民，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间者郡国谷虽颇孰，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朕惟往时之用，与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Й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后议者以为不便，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醪，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醪。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导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务便百姓，以辅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汉书·翟方进传》：荧惑守心，大臣宜当之，上遂赐册方进，即日自杀。）

◇赐赵婕妤书

问飞燕赵婕妤，夫人有诚，必应以实；愤懑充中，必形於色。《诗》云：「鼓钟於宫，声闻於天。」犹此言之，真伪之效，难以欺矣。夫君子贵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华辞哉！自以亲婕妤异於他人，故不能无言，亦不以深相过望。前数以颜色不平、应对舒迟为谴，卒不能自改。婕好方见亲幸之时，老母在堂，两弟皆簪金貂，并侍於侧，同列比舍，岂不谓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谴，独谓老亲两弟何？（《御览》一百四十四引《妇人集》）

◇答赵皇后

因阅来奏，喜庆交集。夫妻之私，义均一体；社稷之重，嗣续其先。妊体方初，保绥宜厚。药有性者勿举，食无毒者可亲。有恳求上，无烦笺奏，口授宫使可矣。（秦醇《赵飞燕别传》）

◇报匡衡（初即位）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欺，加非於君，朕甚悯焉。方下有司问状，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汉书·成帝纪》，又见《匡衡传》。）

◇报王凤（初即位）

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将军乃引过自予，欲上尚书事，归大将军印绶，罢大司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将军以事，诚欲庶几有成，显先祖之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将军其专心固意，辅朕之不逮，毋有所疑。（《汉书·元后传》）

◇报张禹

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汉书·张禹传》）

◇报许皇后

皇帝问皇后，所言事闻之。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乖夫，贱逾贵之变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变异为众，莫若日蚀大。自汉兴，日蚀亦为吕、霍之属见。以今揆之，岂有此等之效与？诸侯拘迫汉制，牧相执持之也。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将相大臣，裹诚秉忠，惟义是从，又恶有上官、博陆、宣成之谋？若夫徒步豪杰，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顿、郅支之伦也。方外内乡，百蛮宾服，殊俗慕义，八州怀德，虽使其怀挟邪意，犹不足忧，又况其无乎？求於夷狄无有，求於臣下无有，微后宫也当，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於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正月於《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於春当废。今正於皇极之月，兴废气於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於钩陈，此又章显前尤，著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相传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於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兆，丧牛於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榄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朔，日蚀东井，转旋且索，与既无异。己犹戊也。亥复水也。明阴盛，咎在内。於戊己，亏君体，著绝世於皇极，显祸败及京都。於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娄深，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书》云：「高宗肜日，粤有ず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饬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条刺，使大长秋来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遵事制宜，因时而移，旧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乐因循而重改作。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盖恶之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违先后之制度，力谊勉行，称顺妇道，减省群事，俭约为右。其孝东宫，母阙朔望，推诚永究，爰何不臧！养名显行，以息众ん，垂则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汉书·外戚·孝成许后传》：於是省减椒房掖延用度，皇后乃上疏，上於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

◇报王凤（阳朔初）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娄臻，咸在朕躬。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向焉？《书》不云乎？「公无困我。」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称朕意焉。（《汉书·元后传》）

◇报翟方进（绥和元年十二月）

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壹意，毋怠医药以自持。（《汉书·翟方进传》）

◇幼弱减死罪令（鸿嘉元年）

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汉书·刑法志》）

◇鼎铭（绥和初）

寇盗平，黄河清。（《鼎录》）

卷九

◎哀帝

帝讳欣，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绥和元年征立为皇太子，二年四月即位，改元二：建平、元寿，在位六年，谥曰孝哀皇帝。

◇尊定陶傅太后等诏（绥和二年五月）

《春秋》母以子贵，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汉书·哀纪》，又见《孝元傅昭仪传》。）

◇罢乐府官诏（绥和二年六月）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汉书·礼乐志》。按《哀纪》亦载此诏，约文云：「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一。）

◇诏王莽

先帝委政於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汉书·王莽传》：莽上书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

◇益封王根等诏（绥和二年六月）

曲阳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仆安阳侯舜，往时护太子家，导朕，忠诚专壹，有旧恩；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休就第，朕甚闵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为特进，朝朔望。又还红阳侯立京师。（《汉书·元后传》）

◇益封河间王良诏（绥和二年六月）

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汉书·哀纪》，又见《河间王德传》：哀帝下诏褒扬。）

◇议限列名田诏（绥和二年六月）

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汉书·哀纪》）

◇遣使循行水灾诏（绥和二年秋）

朕承宗庙之重，战战兢兢，惧失天心。间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乃者河南、颍川部水出，流杀人民，败坏庐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贳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汉书·哀纪》）

◇遣王根就国诏（绥和二年七月）

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汉书·元后传》）

◇益封王莽诏（绥和二年）

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朕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莽就第，朕甚闵焉。其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车驾乘绿车从。（《汉书·王莽传》）

◇举贤诏（建平元年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忄享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汉书·哀纪》）

◇免孙宝诏（建平初）

制诏丞相、大司空：司隶宝奏故尚书仆射崇冤，请狱治尚书令昌。案崇近臣，罪恶暴著，而宝怀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传》不云乎？「恶利口之覆邦家。」其免宝为庶人。（《汉书·孙宝传》）

◇尊恭皇太后诏（建平二年四月）

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立恭皇庙於京师，赦天下徒。（《汉书·哀纪》，又见《外戚·孝元傅昭仪传》，有删节。）

◇葬丁太后（建平二年六月）

朕闻夫妇一体，《诗》云：「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附葬之礼，自周兴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汉书·哀纪》，又见《外戚·定陶恭姬传。》）

◇大赦改元诏（建平二年六月）

制诏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缪，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馀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书·李寻传》，又见《哀纪》，有删节。又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

◇蠲除改元制书诏（建平二年二月）

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汉书·李寻传》，又见《哀纪》，有删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诏王崇（建平三年九月）

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在位以来，忠诚匡国未闻所繇，反怀诈谖之辞，欲以攀救旧姻之家，大逆之辜，举错专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迁为大司农。（《汉书·王吉传》）

◇封傅商为汝昌侯诏（建平四年二月）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养育，免於襁褓，教道以礼，至於成人，惠泽茂焉。「欲报之德，皋天罔极。」前追号皇太太后父为崇祖侯，惟念德报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产子，小自保大，恩义最亲。其封商为汝昌侯，为崇祖侯后，更号崇祖为汝昌哀侯。（《汉书·郑崇传》）

◇封董贤等诏（建平四年八月）

朕居位以来，寝疾未瘳，反逆之谋，相连不绝；贼乱之臣，近侍帷幄。前东平王云与后竭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厥未萌之故。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其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汉书·王嘉传》，又《息夫躬传》载此诏，云躬、宠因贤以闻，封贤为高安侯，宠为方阳侯，躬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

◇举明习兵法诏（建平四年冬）

间者灾变不息，盗贼众多，兵革之征，或颇著见。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简练戎兵，缮修干戈，器用滥恶，孰当督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将军二人，诣公车。（《汉书·息夫躬传》）

◇日蚀诏（元寿元年正月）

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夙夜忧劳，未皇宁息。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未睹厥咎。娄敕公卿，庶几有望。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执获名，温良宽柔，陷於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师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於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汉书·哀纪》）

◇左迁毋将隆诏（元寿元年）

制诏丞相、御史大夫：交让之礼兴，则虞、芮之讼息。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程奏显言，众莫不闻。举错不繇谊理，争求之名自此始，无以示百寮，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沛郡都尉。（《汉书·毋将隆传》）

◇免傅嘉诏（元寿元年）

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朝，伤善以肆意。《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汉书·孔光传》）

◇免息夫躬孙宠诏（元寿二年）

南阳太守方阳侯宠，素亡廉声，有酷恶之资，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诈谖之策，欲以诖误朝廷。皆交游贵戚，趋权门为名。其免躬、宠官，遣就国。（《汉书·息夫躬传》。）

◇语上计丞史归告二千石（元寿二年）

诏书殿下，禁吏无苛暴，丞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情诏忧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今日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谕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宫寺乡亭漏败，墙垣ㄨ坏不治，无辨护者，不胜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续汉百官志》注引《汉旧仪》）

◇御史大夫敕上计丞吏

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长吏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於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续汉·百官志》注引《汉旧仪》）

◇策免彭宣（建平元年十月）

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惟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汉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汉书·彭宣传》）

◇策免何武（建平初）

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汉书·何武传》）

◇策免师丹（建平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娄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百姓流连，无所归心，司空之职尤废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闻忠言嘉谋，而反有朋党相进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议改币章示君，君内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乃希众雷同，外以为不便，令观听者归非於朕。朕隐忍不宣，为君受衍。朕疾夫比周之徒，虚伪坏化，浸以成俗，故屡以书饬君，几君省过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后言。及君奏封事，传於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获虚采名，谤议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谓疏者何？殆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将何以率示群下，附亲远方。朕惟君位尊任重，虑不周密，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意。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乐候印绶，罢归。（《汉书·师丹传》）

◇策免傅喜（建平二年二月）

君辅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马印绶，就第。（《汉书·傅喜传》）

◇策免孔光（建平二年四月）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年，卒无忠言嘉谋，今相朕，出入三年，忧国之风复无闻焉。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数以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书》不云乎：「毋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汉书·孔光传》）

◇策萧育

南郡盗贼，群辈为害，朕甚忧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汉书·萧望之附传》）

◇册免丁明（元寿元年九月）

前东平王云贪欲上位，祠祭祝诅，云后舅伍宏以医待诏，与校秘书郎杨闳结谋反逆，祸甚迫切。赖宗庙神灵，董贤等以闻，咸伏其辜。将军从弟侍中奉车都尉吴、族父左曹屯骑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诸侯王后亲，而宣除用丹为御属，吴与宏交通厚善，数称荐宏。宏以附吴得兴其恶心，因医技进，几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将军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义，折消未萌，又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疾云、宏之恶，而怀非君上，阿为宣、吴，反痛恨云等扬言为群下所冤，又亲见言伍宏善医，死可惜也，贤等获封极幸。嫉妒忠良，非毁有功，於戏伤哉！盖「君亲无将，将而诛之」。是以季友鸩叔牙，春秋贤之；赵盾不讨贼，谓之弑君。朕甚闵将军陷於重刑，故以书饬。将军遂非不改，复与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将军请狱治，朕惟噬肤之恩未忍，其上票骑将军印绶，罢归就第。（《汉书·董贤传》）

◇册董贤为大司马大将军（元寿元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於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其中。天下之众，受制於朕，以将为命，以兵为威，可不慎与！（《汉书·董贤传》）

◇白太后

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汉书·王莽传》）

◇报平当（建平三年三月）

朕选於众，以君为相，视事日寡，辅政未久，阴阳不调，冬无大雪，旱气为灾，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书乞骸骨，归关内侯爵邑？使尚书令谭赐君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医药以自持。（《汉书·平当传》）

◇责问王嘉（元寿元年三月）

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今所称相等材美，足以相计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总方略一统万类分明善恶为职，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对状。（《汉书·王嘉传》：嘉奏封事，荐廷尉梁相等，后封还益董贤户事，上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

◇上书谢为皇太子

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陛下圣德宽仁，敬承祖宗，奉顺神，宜蒙福佑子孙千亿之报。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藩（《汉书·哀纪》：成帝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谢曰云云，书奏天子报闻。）

（谨按：《汉书》有《平帝纪》，平帝诏书，皆莽白太后，太后下诏耳，今编入《元后集》中，不列平帝名目，从其实也。）

卷十

◎吕后

后讳雉，字娥句，单父人。高帝为亭长时纳之。汉元年立为王后，五年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皇后。惠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少帝即位，临朝称制。寻废少帝，立恒山王弘，凡临朝八年。

◇除重罪诏（元年）

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吕后纪》）

◇议定列侯功次诏（二年）

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於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汉书·吕后纪》）

◇废少帝诏（四年夏）

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史记·吕后纪》：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幽之永巷中，太后曰云云。《汉书·吕后纪》作《诏》。）

◇议昭灵等尊号诏（七年）

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称，其议尊号。（《汉书·吕后纪》）

◇报匈奴冒顿书

单於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於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汉书·匈奴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使大谒者张泽报书。）

◎程姬

程姬，景帝妃，生鲁共王馀、江都易王非、胶西於王端。武帝时就鲁国，为王太后。

◇遗孙女徵臣书

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汉书·江都王非传》：非薨，子建嗣，建女弟征臣为盖侯子妇。建与奸，后数使使至长安迎徵臣，鲁恭王、太后闻之，遗征臣书。）

◎昭上官后

后，陇西上ゎ人，左将军上官桀孙女。昭帝始元四年召为婕妤，寻立为皇后。昌邑王即位，尊为皇太后，时年十五。宣帝即位，为太皇太后，立四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建昭二年崩，年五十二。

◇玺书征昌邑王

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汉书·武五子传》）

◎公孙婕妤

婕妤名徵史。宣帝纳为妃，拜婕妤，生东平王宇。元帝初随王就国，为东平太后。

◇奏免东平相王尊

尊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愚诚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复见尊。陛下不留意，妾愿先自杀，不忍见王之失义也。（《汉书·王尊传》）

◎元王皇后（一）

后名政君，魏郡元城人。宣帝时，东平王聘为姬，未入而王薨。五凤中，入掖廷为家人子。甘露中，元帝为太子，纳为妃，生成帝。元帝即位，以为婕妤，寻立为皇后。成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居长信宫。哀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平帝即位，临朝，委政於莽。平帝崩，立刘婴为孺子，以莽为摄皇帝。莽篡位，废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建国五年崩，年八十四。

◇诏有司复甘泉泰等祠（永始三年十月）

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阴，而神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於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陈宝祠在陈仓者。（《汉书·郊祀志》下）

◇治问成帝发病状诏（绥和二年三月）

皇帝暴崩，群众ㄣ哗讠华怪之。掖庭令辅等在后庭左右，侍燕迫近，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汉书·外戚传》下，成帝崩，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赵昭仪自杀。）

◇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绥和二年三月）

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佑。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汉书·郊祀志》下：成帝崩，皇太后召有司。）

◇诏有司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建平三年十一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复古，其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如故。（《汉书·郊祀志》下，明年复令太皇太后诏有司。）

◇贬徙赵太后诏（元寿二年七月）

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弟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讠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诏有司。）

◇令傅皇后退居桂宫诏（元寿二年七月）

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与至尊同称号，终没，至乃配食於左坐，悖逆无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汉书·外戚·孝哀傅皇后传》：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

◇废赵皇后诏（元寿二年八月）

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雠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诚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乱大谋，恩之所不能已者义之所割也，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汉书·外戚传》）

◇禁举赦前事诏（元寿二年九月）

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於赦小过举贤材之义。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书·平纪》）

◇令王莽勿辞安汉公诏（元始元年正月）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属有亲者，义不得阿。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汉书·王莽传》上）

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汉书·王莽传》上）

◇益封孔光等四辅诏（元始元年正月）

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世为傅相，忠孝仁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益封万户，以光为太师，与四辅之政。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忠信仁笃，使迎中山王，辅导共养，以安宗庙，封丰为广阳侯，食邑五千户，以丰为少傅。皆授四辅之职，畴其爵邑，各赐第一区。侍中奉车都尉邯宿卫勤劳，建议定策，封邯为承阳侯，食邑二千四百户。（《汉书·王莽传》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王莽为太傅诏（元始元年正月）

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於令，传之无穷。（《汉书·王莽传》上）

◇听王莽让益封诏（元始元年正月）

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汉书·王莽传》上）

◇拜平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诏（元始元年六月）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为人后之义，条陈故定陶傅太后、丁姬悖天逆理，上僭位号，徙定陶王於信都，为共王立庙於京师，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圣人言，坏乱法度，居非其制，称非其号。是以皇天震怒，火烧其殿，六年之间大命不遂，祸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馀灾，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绝废，精魂无所依归。朕惟孝王后深说经义，明镜圣法，惧古人之祸败，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圣言，是乃久保一国，长获天禄，而令孝王永享无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义赏善，圣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汉书·外戚·中山卫姬传》）

◇封王坚固为邛成侯诏（元始元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於心。惟邛成共侯国废祀绝，朕甚闵焉。其封共侯曾孙坚固为邛成侯。（《汉书·外戚·孝宣王皇后传》：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诏。案《外戚·恩泽侯表》作元始元年，知即太皇太后也。）

◇令王莽平决奏事诏（元始元年）

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汉书·王莽传》上）

◇还傅喜诏（元始初）

高武侯喜姿性端悫，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然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赐喜，位特进，奉朝请。（《汉书·傅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罢申屠刚诏

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后汉·申屠刚传》平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莽令太后下诏。）

◇更名诏（元始二年春）

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汉书·平纪》）

◇赐公孙弘子孙当为后者爵诏（元始二年四月）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始」一作「治」。）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於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史记·平津侯传》附录，又略见《汉书·公孙弘传》。）

◇诏群臣（元始二年）

盖闻母后之义，思不出乎门阈，国不蒙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战战兢兢，惧於宗庙之不安。国家之大纲，微朕孰当统之？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勤身极思，忧劳未绥，故国奢则视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正，而朕不身帅，将谓天下何！夙夜梦想，五谷丰孰，百姓家给，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诚未皇於轻靡而备味，庶几与百僚有成，其勖之哉。（《汉书·王莽传》上：莽帅群臣奏愿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又令太后下诏。）

◇诏王莽（元始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汉书·王莽传》上）

◇勿采王莽女诏（元始三年春）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汉书·王莽传》上）

◇为平帝纳采王莽女诏（元始三年春）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汉书王莽传》上。）

◇诏王莽（元始三年）

夫唐尧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喜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於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於致平。（《汉书王莽传》上：莽子宇使吕宽夜持血洒莽第门，莽执宇送狱，饮药死，甄邯等白太后下诏。）

◇非坐不道无得系妇女老弱诏（元始四年正月）

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毛悼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汉书·平纪》，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三。）

◇诏孔光等（元始四年四月）

公每见，叩头流涕固辞，今移病，固当听其让，令视事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汉书·王莽传》上）

◇许刻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章诏（元始四年）

可。如相国，朕亲临授焉。（《汉书·王莽传》上）

◇答群臣请加王莽九锡诏（元始四年）

可。其议九锡之法。（《汉书·王莽传》上）

◇诏孔光（元始四年）

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术通明，居四辅职，辅导於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国之重，其犹不可以阙焉。《书》曰：「无遗老。」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十七物，然后归老於第，官属按职如故。（《汉书·孔光传》，又《书抄》五十二引《汉官仪》三条，并云元始元年，与《汉书》为异。）

卷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王皇后（二）

◇置宗师诏（元始五年正月）

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馀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汉书·平纪》）

◇议九锡礼仪诏（元始五年）

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於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汉书·王莽传》上）

◇封刘歆王恽等列侯诏（元始五年正月）

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ń，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汉书·平纪》）

◇改葬傅太后及丁姬诏（元始五年）

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护谒者获《汉书·外戚·定陶丁姬传》）

◇封师丹为义阳侯诏（元始五年）

夫褒有德，赏有功，先圣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甚悖义礼。关内侯师丹端诚於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有司条奏邪臣建定称号者已放退，而丹功赏未加，殆缪乎先赏后罚之义，非所以章有德报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汉书·师丹传》）

◇诏赐免马宫策（元始五年）

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言：「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妾不得体君，卑不得敌尊，而希指雷同，诡经辟说，以惑误上。为臣不忠，当伏斧钺之诛，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领。伏自惟念，入称四辅，出备三公，爵为列侯，诚无颜复望阙庭，无心复居守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为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如君言至诚可听，惟君之恶，在洒心前，不敢文过，朕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之，不夺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义，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第。（《汉书·马宫传》：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宫策。）

◇出平帝媵妾诏（元始五年十二月）

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於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汉书·平纪》）

◇令安汉公居摄诏（元始五年十二月）

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然后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书》不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统国政，几加元服，委政而属之。今短命而崩，呜呼哀哉！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於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器，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具礼仪奏。（《汉书·王莽传》上）

◇封刘嘉为师礼侯诏（居摄元年）

惟嘉父子兄弟，虽与崇有属，不敢阿私，或见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祸成，同共雠之，应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师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汉书·王莽传》上）

◇封孔光孙等（居摄元年）

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於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为同心侯，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丰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汉书·王莽传》上）

◇进封莽二子及兄嘴动（居摄三年）

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赏都侯临为褒新公，封光为衍功侯。（《汉书·王莽传》上）

◇册罢董贤（元寿二年六月）

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汉书·董贤传》：哀帝崩，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即日与妻皆自杀。按《平纪》载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即此册约文。）

◇策免彭宣（元寿二年七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君视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毛昏乱，非所以辅国家，绥海内也。使光禄勋丰册诏君，其上大司空印绶，便就国。（《汉书·彭宣传》：哀帝崩，莽白太后策宣。）

◇策王莽为安汉公（元始元年正月）

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於帝，期於致平，毋违朕意。（《汉书·王莽传》）

◇策遣龚胜邴汉（元始二年六月）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策诏之曰：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汉书·两龚传》：哀帝崩，王莽秉政。胜与太中大夫邴汉俱乞骸骨，於是王莽依韩福故事，白遣胜、汉策。）

◇策安汉公九锡文（元始五年五月）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於前殿，延登，亲诏之曰：公进，虚听朕言。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纳策尽忠，白诛故定陵侯淳於长，以弥乱发奸，登大司马，职在内辅。孝哀皇帝即位，骄妾窥欲，奸臣萌动，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据经。以病辞位，归於第家，为贼臣所陷。就国之后，孝哀皇帝觉寤，复还公长安，临病加剧，犹不忘公，复特进位。是夜仓卒，国无储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国之计，莫宜於公，引纳於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忠策辄建，纲纪咸张。绥和、元寿，再遭大行，万事毕举，祸乱不作。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钦承神，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寻旧本道，遵术重古，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显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馀。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为上公。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厥祖。於戏，岂不休哉！（《汉书·王莽传》上）

◇与成帝书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汉书·叙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陶傅太后

后，河内温人。少为上官太后才人。元帝为太子，得进幸，及即位，立为婕妤，生定陶恭王，进号昭仪。恭王生哀帝。时成帝无子，征立哀帝为皇太子。及即位，尊为恭皇太后，寻尊为帝太太后，后又更号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

◇诏丞相御史遣傅喜就国

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亏损德化，罪恶虽在赦前，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汉书·傅喜传》）

◎孝成许皇后

后，昌邑人。宣帝许皇后从弟嘉之女。元帝时选为皇太子妃。成帝即位，立为皇后，专宠无子。鸿嘉三年，坐姊谒等祝诅后官有身者事发，废处昭台宫，寻徙长定宫。后九年，坐姊靡事赐死。

◇上疏言椒房用度

妾夸布服粝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扫除，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托，亡秽不修，旷职尸官，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乃壬寅日大长秋受诏：「椒房仪法，御服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来，遗赐外家，未尝逾故事，每辄决上，可覆问也今诚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无得发取诸官，殆谓未央宫不属妾，不宜独取也。言妾家府亦不当得，妾窃惑焉。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亦小发取其中，何害於谊而不可哉？又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宁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二事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亻艮，必欲自胜。幸妾尚贵时，犹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获此诏，其操约人，岂有所诉？陛下见妾在椒房，终不肯给妾纤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将安所仰乎？旧故，中宫乃私夺左右之贱缯，及发乘舆服缯，言为待诏补，已而贸易其中。左右多窃怨者，甚耻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损车驾，及毋若未央宫有所发，遗赐衣服如故事，则可矣。其馀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竟宁前於今世而比之，岂可邪？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辄上表乃决。又故杜陵梁美人岁时遗酒一石，肉百斤耳。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少之，遗田八子诚不可若是。事率众多，不可胜以文陈。俟自见，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常宠於上，后宫希得进见，上无继嗣。於是省减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

◎班婕妤

婕妤，楼烦人。班固之祖姑。成帝初，选入后宫，拜婕妤。鸿嘉中，求供养太后长信宫。

◇自悼赋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於宫阙兮，充下陈於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於增成。既过幸於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厶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於罪邮。奉共养於东宫兮，托长信之未流。共洒扫於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馀休。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纟卒纟祭兮纨素声。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缘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汉书·外戚传》、《列女传》八、《艺文类聚》三十。）

◇捣素赋

测平分以知岁，酌玉衡之初临。见禽华以キ。（一作「丽」）色，听（一作「忽」）霜鹤之传音。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沈。虽松梧之贞色，岂荣雕其异心。若乃广储悬月，晖水流清，桂露朝满，凉衿夕轻。燕姜含兰而未吐，赵女抽簧而绝声。改容饰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动容多制，弱态含羞，妖风靡丽。皎若明魄之升崖，焕若荷华（一作「衣」。）之昭晰。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胜云霞之迩日，（一作「月」）似桃李之向春。红黛相媚，绮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两靥如点，双眉如张。颓肌柔液，音性闲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择鸾声，争凤音，梧因虚而调远，柱由贞而响沈。散繁轻而浮楗，（《艺文类聚》作「捷」）节疏亮而清深。含笙总筑，比玉兼金。不埙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环而纾郁，或相参而不杂。或将往而中还，或已离而复合。翔鸿为之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徊，落英为之飒沓。调非常律，声无定本。任落手之参差，从风飙之远近。或连跃而更投，或暂舒而长卷。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当是时也，钟期改听，伯牙弛琴；桑间绝响，濮上传音。萧史编管以拟吹，周王调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闲贞（一作「静」）专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绿》之章，发《东山》之咏。望明月而抚心，对秋风而掩镜。阅绞练之初成，择玄黄之妙匹。（一作「逸」）准华裁於昔时，疑形异於今日。想娇奢之或至，许椒兰之多术。勋陋制之无韵，虑蛾眉之为愧。怀百忧之盈抱，空千里兮饮泪。侈长袖於妍衤夫（《艺文类聚》卓「袂」。）缀半月於兰襟，表纤手於微缝，庶见迹而知心，「讠九沿」（《艺文类聚》作「计修」）路之遐，怨芳菲之易泄。（一作「绝」）书既封而重题，笥已缄而更结。惭行客而无言，还空房而掩咽。（《古文苑》，又见《艺文类聚》八十五，有删节。）

◇报诸侄书

记言属见所赐赵婕妤书以相比，元帝被病无，但锻炼后宫贵人，书也类多华辞。至如成帝，则推诚写实，若家人夫妇相与书矣，何可比也．故略陈其长短，令汝曹自评之。（《御览》引《妇人集》）

◎赵皇后

后号飞燕，本阳阿主家人。成帝召为婕妤。永始元年，立为皇后。哀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哀帝崩，贬徙北宫。寻废为庶人，自杀。

◇奏笺成帝。

臣妾久备掖庭，先承幸御，遣肆大号，积有岁时。近因始生之日，复加善视之私，持屈乘舆，俯临东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数月来，内宫盈实，月脉不流，饮食美甘，不异常日。知圣躬之在体，辨天日之入怀。虹初贯日，听是珍符；龙据妾胸，兹为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趋庭，瞻望圣明，踊跃临贺。谨此以闻。（秦醇《赵飞燕别传》）

◎赵昭仪

昭仪名合德，飞燕女弟。成帝既幸飞燕，因召合德为婕妤，后拜昭仪，居昭阳宫。屡杀皇子。成帝崩，太后诏问状，自杀。

◇奏上赵皇后书贺正位

天地交畅，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为先人休，不堪喜豫，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金屑组文茵一铺，沈水香莲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央万金锦一匹，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绿毛狸藉一铺，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龙香握鱼二首，独摇宝莲一铺，七出菱花镜一签，精金区环四指，若亡绛绡单衣一袭，香文罗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发泽一盎，紫金被褥香炉一枚，文犀辟毒箸一双，碧玉膏签一合。（《赵飞燕外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礻遂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金华紫轮帽，金华紫罗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一作「下裾」）五色文绶，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金错绣裆，七宝綦履，五色文玉环，同心七宝钗，黄金步摇，合欢（一作「合浦」）圆。琥珀枕，龟文枕，珊瑚马瑙区，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一作「席」）。椰叶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厄，九真雄麝香，（一作「九真雄黄麝香」）七枝镫。（《西京杂记》上）

◇与藉武诏记

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

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

告武，以篋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

◇赫蹄书

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

◇又与藉武诏记

告武，篋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已上并《汉书·孝成赵皇后传》）

卷十二

◎吴王濞

濞，高帝兄仲之子。十一年封沛侯，十二年封吴王，孝景三年反，伏诛。

◇下令国中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史记·吴王濞传》、《汉书·吴王濞传》）

◇发使遗诸侯王书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甾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冋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共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搏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史记·吴王濞传》、《汉书·吴王濞传》）

◎齐王襄

襄，齐悼惠王肥之太子，高帝嫡长孙。孝惠六年嗣位，孝文元年薨，谥曰哀王。

◇遗诸侯王书

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作「擅废高帝所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以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史记·吕后纪》，又见《齐悼惠王世家》、《汉书·高五王传》，皆小异。）

◎淮南王安

安，淮南王长之子，高帝之孙。孝文八年封阜陵侯，十六年封淮南王，元朔五年，削地五县。元狩元年谋反，自杀。有《淮南子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集二卷。

◇屏风赋

惟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孤生陋弱，畏金强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渎。飘飘危殆，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朴敕。然常无缘，悲愁酸毒。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缮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斫。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一。）

◇上书谏伐南越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於水斗，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者。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戇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贅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桥而逾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於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不习南山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丶生，疾疠多作，兵未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益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纫，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於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较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率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衣，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间，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闻之，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臣安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鄣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汉书·严助传》）

◎赵王彭祖

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广川王，三年徙封赵王，在位六十三年。征和元年薨，谥曰警肃王。

◇上书告张汤奸状

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史记·张汤传》）

◇淮南王安罪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史记·淮南王长附传》：越王彭祖与列侯让等四十三人议。又见《汉书》。）

◇讼太子丹

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伪，激怒圣朝，欲取必於万乘，以复私怨。后虽烹醢，计犹不悔。臣愿选从赵国勇敢士，从军击匈奴，极尽死力，以赎丹罪。（《汉书·江充传》：充有女弟嫁赵太子丹，充因得幸。久之，丹与充忤。遂捕充，充亡，诣阙告丹。武帝怒，收丹，下魏郡狱，法至死。彭祖上书讼丹，不许，后竟赦出，不得立。）

◇胶西王端

端，景帝子。前三年封胶西王。在位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谥曰於王。

◇淮南王安罪议

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於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史记·淮南王长附传》，又见《汉书》。）

◎中山王胜

胜，景帝子。前三年封中山王，在位四十二年。元鼎四年薨，谥曰靖王。

◇文木赋

丽木离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横日路而擢枝。幼羸，单雄寡雌。纷纭翔集，嘈嗷鸣啼。载厘雪而梢劲风，将等岁於二仪。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乃命斑尔，载斧伐斯。隐若天崩，豁如地裂。花叶分披，条枝摧折。既剥既刊，见其文章。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青纟 吕紫绶，环璧圭璋。厘山累嶂，连波叠浪。奔电屯云，薄雾浓。宗骥旅，鸡族雉群。绣鸯锦，莲薄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裁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制为乐器，婉转蟠行。凤将九子，龙导五驹。制为屏风，郁山弗穹隆。制为杖几，极丽穷美。制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焕汗。制为盘盂，采玩蜘蛛。猗欤君子，其乐只且。（《西京杂记》下）

◇闻乐对

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众煦漂山，聚虻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陈蔡。此乃庶之成风，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丛轻折轴，羽翮飞肉。纷惊逢罗，潸然出涕。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明月曜夜，民虻宵见。然云蒸列布，杳冥昼昏，尘埃扌布覆，昧不见泰山。何则？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阏不得闻，谗言之徒蜂生。道远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如疾首。」臣之谓也。（《汉书·景十三王传》）

◎刘长

长，胜孙，中山哀王之子。

◇为燕王旦命令群臣

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载，岂可谓无贤哉！寡人束带听朝三十馀年，曾无闻焉。其者寡人之不及与？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挢邪防非，章闻扬和，抚慰百姓，移风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汉书·武五子·燕王旦传》）

◎燕王旦

旦，武帝长子。元狩六年四月封燕王。元凤元年谋反，自杀，谥曰刺王。

◇上书请立武帝庙

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於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汉书·武五子传》）

◇上书为丁外人求侯

子路丧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观过知仁。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姊，陛下幸使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号。（《汉书·外戚传》上）

◇上疏请入宿卫

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肤受之诉，日聘於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为典属国。今大将军长史敞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劳，为搜粟都尉。又将军都郎羽林，道上移跸，太官先置。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汉书·武五子传》）

◎昌邑王贺

贺，武帝孙。后二年嗣父位为昌邑王。昭帝崩，征入嗣，即位二十七日，为霍光所废。元康三年封海昏侯。

◇下令赐王吉

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汉书·王吉传》）

◎淮阳王钦

钦，宣帝子。元康三年封淮阳王。河平初薨，谥曰宪王。

◇报舅张博书

子高乃幸左顾存恤，发心恻隐，显至诚，纳以嘉谋，语以至事，虽亦不敏，敢不谕意！今遣有司为子高偿责二百万。（《汉书·宣元六王传》）

乃者诏下，止诸侯朝者，寡人惨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颜冉之资，臧武之智，子贡之辩，卞庄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鲜。既开端绪，愿卒成之。求朝，义事也，奈何行金钱乎！（《汉书·宣元六王传》）

◎楚王延寿

延寿，元王交八世孙。天汉元年嗣封楚王，在位三十二年，地节元年谋反，诛。

◇遗广陵王胥书

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梁王立

立，梁孝王武八世孙。阳朔元年嗣，在位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罪，废徙汉中，自杀。

◇对讯

立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加以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纯以仁谊辅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馋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毛厘过失，亡不暴陈。当伏重诛，以视海内。数蒙圣恩，得见贳赦。今立自知贼杀中郎曹将，冬月迫促，贪生畏死，即诈僵仆阳病，徼幸得逾於须臾。谨以实对，伏须重诛。（《汉书·梁怀王揖传》：哀帝建平中，梁王立复杀人，天子遣廷尉贾大鸿胪由持节即讯，至移书傅相上中尉，立惶恐免冠对。）

卷十三

◎义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名心，楚怀王孙。秦二世二年，项梁求得之民间，立为楚怀王，都盱台。汉元年，项籍尊为义帝，徙都郴。二年，英布承籍指，阴令吴芮共敖击杀之江中。

◇与诸将约

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

王名籍，字羽，一字子羽，下相人，楚将项燕孙。秦二世元年，从季父梁起兵，为裨将。二年，楚怀王以为次将，封鲁公。三年，拜上将军。汉元年，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五年，兵败，走乌江，自刎死。有《兵法》一篇。

◇斩宋义出令军中

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史记·项羽本纪》）

◎刘舍

舍，项王枝属，赐姓刘。文帝十年，嗣父襄爵为桃侯。（《汉书·功臣表》作「桃安侯」，《百官表》作「桃丘侯」，今从《史记·项羽纪》及《申屠嘉传》。）景帝时为太仆，迁御史大夫。中三年，代周亚夫为丞相。后元年卒，谥曰懿侯，一云哀侯。

◇请定令

笞者，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汉书·刑法志》：景帝中六年，诏定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

◎陈馀

馀，大梁人。事陈涉为校尉，赵王武臣以为大将军。项王入关，以南皮旁三县封为成安君。赵王歇又立为代王，留相赵。汉三年，韩信破赵，斩於氵氐水上。

◇遗章邯书

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元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却，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质，妻子为⿰冖刂乎。（《史记·项羽本纪》，又见《汉书·项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荀悦《汉纪》，有增删。）

◎宋义

义，故楚令尹。秦二世二年，楚怀王以为上将军，号卿子冠军。三年为项王所斩。

◇下令军中

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史记·项羽本纪》）

◎宋昌

昌，义孙。以家吏从高帝起山东，迁都尉，出为代中尉。文帝元年，拜卫将军，领南北军，封壮武侯。景帝中四年，有罪，夺爵一级，为关内侯。

◇劝进代王议

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判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史记·文纪》：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使人迎代王，等议，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云云。又见《汉书·文纪》，稍有删节。）

◎孔鲋

鲋一名甲，字子鱼，鲁人。一字甲，或称孔甲，或谓之子鲋，孔子八世孙。陈涉起兵，以陈馀荐为博士太师，涉败，俱死陈下。

◇将没戒弟子

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颂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孔丛子·答问篇》）

◎孔臧

臧，鲋从曾孙。文帝九年，嗣父聚（《孔丛》作「彦」）爵蓼侯。元朔二年，拜太常。五年，坐事免。

◇谏格虎赋

帝使亡诸大夫问乎下国。下国之君，方帅将士於中原。车骑骈阗，被行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峦。手格猛虎，生缚犭区犴。昧爽而出，见星而还。国政不恤，惟此为欢。乃夸於大夫曰：「下国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问天子之格虎，岂有异术哉？」大夫未之应，因又言曰：「下国褊陋，莫以娱心。故乃辟四封以为薮，围境内以为林。禽鸟育之，驿驿淫淫。昼则鸣欢，夜则嗥吟。飞禽起而翳目，走兽动而审音。犯之者其罪死，惊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将士，营庶榛丛，戴星入野，列火求踪，见虎自来，乃往寻从。张纲，罗刃锋。驱槛车，听鼓钟。猛虎颠遽，奔走西东。怖骇内怀，迷昌怔忪。耳目丧精，值纲而冲。局然自缚，或只或双。车徒赞，咸称曰工。乃缚以丝组，斩其爪牙。支轮登较，高载归家。孟贲（案：当有脱文。）被发目，躁猾纷华，故都邑百姓，莫不於迈。陈列路隅，咸称万岁。斯亦畋猎之至乐也。」大夫曰：「顺君之心乐矣，然则乐之至也者，与百姓同之谓。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今君荒於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谁与处？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於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孔丛子·连丛》上）

◇杨柳赋

嗟兹杨柳，先生后伤。蔚茂炎夏，多阴可凉。伐之原野，树之中塘。溉浸以时，日引月长。巨本洪枝，条修远扬。夭绕连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当脱「土」字。）或擢迹而接穷苍绿叶累叠，郁茂翳沈。蒙笼交错，应风悲吟。鸣鹄集聚，百变其音。尔乃观其四布，运其所临。南垂大阳，北被玄阴。西奄梓园，东覆果林。规方冒乎半顷，清室莫与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并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常。退坐分别，其乐难忘。惟万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当有讹字）意此杨树，依我以生。未丁一纪，我赖以宁。暑不御妾，凄而凉清。内荫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贵，云何不铭。乃作斯赋，以叙斯情。（《孔丛子·连丛》上）

◇赋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集我屋隅。异物之来，吉凶之符。观之欢然，览考经书。在德为常，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逾。昔在贾生，有志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真。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听天任命，慎厥所修。栖迟养志，老氏之畴。爵禄之来，只增我忧。时去不索，时来不逆。庶几中庸，仁义之宅。何思何虑，自令勤剧。（《孔丛子·连丛》上，又见《艺文类聚》九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九百二十七。）

◇蓼虫赋

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周旋览观，憩千南蕃。睹兹茂蓼，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爰有蠕虫，厥状似螟。群聚其间，食之以生。於是寤物托事，推况乎人。幼长斯蓼，莫哉知辛。膏粱之子，岂曰不云。敬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孔丛子·连丛》上，又见《艺文类聚》八十二、《御览》九百四十八。）

◇与侍中从弟安国书

臧报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辞冒义，有意欲校乱反正，由来久矣。然雅达博通，不世而出，流学守株，比肩皆是，众口非非，正将焉立、每独念至此，夙夜反侧，诚惧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独知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从，旧章潜於壁室，正於纷扰之际，尔而见，俗儒结舌，古训复申。岂非圣祖之灵，欲令仁弟赞明其道以阐其业者哉！旦曩虽为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至然也。《河图》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尧典》，说者以为尧舜同道，弟素常以为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及成王道雷风，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驱，狗吠雷同，不得其仿佛，恶能明圣道之真乎？知以今雠古之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馀篇，并为之《传》云。其馀错乱文字，摩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阙疑之义。顾惟世移，名制改变，文体义类，转益难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习其书，而犹尚绝意，莫肯垂留三思，纵使来世亦有笃古硕儒，其若斯何？呜呼惜哉！先王遗典，缺而不补，圣祖之业，分半而泯。后之君子，将焉取法？假令颜、闵不殁，游、夏更生，其岂然乎！不得已已，贵复申之。（《孔丛子·连丛》上）

◇与子琳书

告琳，顷来闻汝与诸友讲肄《书传》，滋滋昼夜，ㅎㅎ不怠。善矣，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ニ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ニ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饰（《文选》颜延之《秋胡诗》注作「饬」。）百行也。侍中子国，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故虽与群臣并参侍，见待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此汝亲所见。《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则不远。」远则尼父，近则子国，於以立身，其庶矣乎。（《孔丛子·连丛》上，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安国

安国字子国，臧从弟。武帝时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出为临淮太守。

◇《尚书》序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於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卷。其馀错乱摩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文选》、唐石经《尚书》、宋板《尚书注疏》本、宋巾箱《尚书》、仿岳板《尚书》。）

◇古文训传序

《孝经》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经，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则大化滂流，充塞六合。若其无也，则斯道灭息。当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诸侯力争，道德既隐，礼谊又废。至乃臣弑其君，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弑其父，乱逆无纪，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於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夫子敷先王之教於鲁之洙泗，门徒三千，而达者七十有二也。贯首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论而寤者也。其馀则悱悱愤愤，若存若亡。唯曾参躬行匹夫之孝，而未达天子诸侯以下扬名显亲之事，因侍坐而谘问焉，故夫子告其谊。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为大也，遂集而录之，名曰《孝经》，与《五经》并行於世。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至汉兴，建元之和，河间王得而献之，凡十八章，文字多误，博士颇以教授。后鲁恭王使人坏夫子讲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二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还子惠一通。以一通赐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时王公贵人咸神秘焉，比於禁方。天下竞欲求学，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鲁，辄以人事请索。或好事者募以钱帛，用相问遗。鲁吏有至帝都者，无不赍持以为行路之资。故《古文孝经》初出於孔氏，而今文十八章，诸儒各任意巧说，分为数家之谊。浅学者以当六经，其大，车载不胜，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蒙时人。度其为说，诬亦甚矣。吾愍其如此，发愤精思，为之训传。悉载本文，万有馀言，朱以发经，墨以起传，庶后学者睹正谊之有在也。今中秘书皆以鲁三老所献古文为正，河间王所上虽多误，然以先出之故，诸国往往有之。汉先帝发诏称其辞者，皆言「传曰」，其实《今文孝经》也。昔吾逮从伏生论《古文尚书》谊，时学士会云出叔孙氏之门，自道知《孝经》有师法。其说「移风易俗，莫善於乐」，谓为天子用乐，省万邦之风，以知其盛衰。衰则移之以贞盛之教，淫则移之以贞固之风，皆以乐声知之，知则移之，故云「移风易俗莫善於乐」也。又师旷云：「吾骤歌南风，多死声，楚必无功。」即其类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识音，而可以乐移之乎？」当时众人佥以为善。吾嫌其说迂，然无以难之。后推寻其意，殊不得尔也。子游为武城宰，作弦歌以化民。武城之下邑，而犹化之以乐，故《传》曰：夫乐以关山川之风，以曜德於广远，风德以广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又曰：「用之邦国焉，用之乡人焉。」此非唯天子用乐明矣。夫云集而龙兴，虎啸而风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谓毋也。胡笳吟动，马蹀而悲；黄老之弹，婴儿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马与婴儿也。何为不可以乐化之？经又云：「敬其父则子说，敬其君则臣说，而说者以为各自敬其为君父之道，臣子乃说也。」余谓不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为君父之道，则臣子便可以忿之邪？此说不通矣。吾为传，皆弗之从焉也。（《古文孝经》日本国本）

◇家语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馀则都集录之，曰《孔子家语》。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亦繇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其材或有优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馀篇与之，繇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於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辄异辞。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於时京师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典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於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自己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收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元王广谋、明何孟春注《家语》，皆载此序，以为王肃作。又载孔衍上书云。安国撰次《家语》，值巫蛊不行，则以此序为安国作。毛晋刻北宋本《家语》，别有《王肃序》全篇，肃不言安国撰次也，疑此序及孔衍上书，皆后人依托。）

◇秘记

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抱朴子·内篇·至理》）

良本师四皓，里先生、绮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从受其神方。虽为吕后所强饮食，寻复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同上）

◎孔衍

衍，安国孙，成帝时为博士。（案：西晋亦有孔衍字舒元，别是一人。）

◇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

臣闻明王不掩人之功，大圣不遗人小善，所以能口其明圣也。陛下发明诏，谘群儒，集天下书籍，无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义，使遐载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则蹈明王之轨，遵大圣之风者也。虽唐帝之焕然，周王之，未若斯之极也。故述作之士，莫不乐测大伦焉。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於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为时所未施之故，《尚书》则不记於《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异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语》古文正实而疑之哉！又戴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孙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尚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难乎！臣之愚，以为宜如此为例，皆记录别见，故敢冒昧以闻。（《家语后叙》末附记：孝成皇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众书，都记录，名古今文书《论语》别录。子国孙衍为博士，上书辩之云云。奏上，天子许之，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此文疑后人依托。）

◎孔光

光字子夏，安国从曾孙。元帝时为议郎，举方正，除谏大夫，左迁虹长，自免归。成帝即位，征拜博士，以高第为尚书，转仆射，迁尚书令诸吏光禄大夫，领尚书事。永始中为光禄勋，迁御史大夫。绥和初左迁廷尉，进左将军，代翟方进为丞相，封博山侯。建平中免。元寿初征拜光禄大夫给事中，进御史大夫，代王嘉为丞相，定三公官，更为大司徒。平帝即位，徙太傅，又徙太师，归老，元始五年卒，年七十，谥曰简烈侯。

◇上书对问日蚀事

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侧匿，甚则薄蚀是也。又曰「六之作」，岁之朝曰三朝，其应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时保之。」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於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谌辞」，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於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甚明，无可疑惑。（《汉书·孔光传》：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蚀之，征光诣公车，问日蚀事。光对云云，书奏，上说。）

◇举成公敞封事

臣以朽材，前比历位典大职，卒无尺寸之效，幸免罪诛，全保首领，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耋，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尚书仆射敞，公正勤职，通敏於事，可尚书令。谨封上。（《汉书·孔光传》：诏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光谢云云。）

◇奏罢减乐人员。

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雪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亻付员二人，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彭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扌同马酒，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汉书礼乐志》：哀帝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罢乐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条奏限名田奴婢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食货志》此下有「期尽三年」一句。）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汉书·哀纪》：绥和二年六月，有司条奏。又见《食货志》上：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寝不行。）

◇奏请议毁庙

永光五年制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臣愚以为迭毁之次，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汉书·韦玄成传》：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云云，奏可。）

◇奏谏复留傅迁

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陛下以灾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应天戒。（《汉书·孔光传》：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云云，卒不得遣，复为侍中。胁於傅太后，皆此类也。）

◇奏劾王嘉

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汉书·王嘉传》：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云云，遂可光等奏。）

◇奏徙毋将隆

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汉书·毋将隆传》：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

◇奏徙张由史立

由前诬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为国家结怨於天下，以取秩迁，获爵邑。幸蒙赦令，请免为庶人，徙合浦。（《汉书·孝元冯昭仪传》：中郎谒者张由诬言：「中山冯太后祝诅上及太后」，案验无所得。中谒者令史立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杀。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立迁中太仆。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

◇奏徙董贤家属

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治第宅，造冢圹，放效无极，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罪恶暴著。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佞幸传》：董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

◇奏遣红阳侯王立就国

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於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汉书·王莽传》上：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莽以诸父内敬惮之，乃复令光奏。）

◇奏不听王莽让宰衡

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汉书·王莽传》上：莽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及号位户邑。事下太师光等，皆曰云云。）

安、临亲受印，策号通天，其义昭昭。黄邮、召陵、新野之田为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宜可听许。治平之化当以时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纳征钱，乃以尊皇后，非为公也。功显君户，止身不传。褒新、赏都两国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汉书·王莽传》上：莽固让，太后下诏问光等，光等曰云云，奏可。）

◇立嗣议

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汉书·孔光传》：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翟方进、王根以为定陶王宜为嗣。光独以为云云。又见《宣元六王传》，作「尚书有殷及王，兄终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为后」。）

◇淳於长小妻乃始等坐罪议

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乃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汉书·孔光传》）

◇丞相遣郡国计吏敕

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发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若，所计掾吏各一大音声者上答。又读五条诏书敕，读毕，罢遣，敕曰：

诏书殿下，禁吏无苛暴，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帅勤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扰夺民时。公卿以下，务饬俭恪。今俗奢过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务以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论以法。养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传，增养食，至今未变。或更尤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垣墙ヌ坏，治所无办护者，不称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勿听。（《汉旧仪》，《永乐大典》本。又引见《续汉百官志》一注，《北堂书抄》七十九合订成篇。）

卷十四

◎韩信

信，淮阴人。仕项为郎中。亡归汉，为连敖，迁治粟都尉，拜大将军。汉四年立为齐王。五年更立为楚王。六年为高帝所执，封淮阴侯。十一年谋反，夷三族。有《兵法》三篇。

◇上尊号疏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书·高纪》下：五年正月诸侯上疏。）

大王起於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书·高纪》下）

◎萧何

何，沛人。秦时为县主吏掾郡卒史。高帝起兵，以为沛丞。及王汉中，以为丞相。汉五年即皇帝位，封ガ侯。十一年拜相国。惠帝二年卒，谥曰文终侯。

◇令诸大夫

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史记·高纪》：吕公避仇，因家沛，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又见《汉书·高纪》。）

◇天子所服议

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汉书·魏相传》）

◎张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字子房，韩人。高帝起沛，拜为厩将。项梁以为韩司徒。汉六年封留侯。惠帝六年卒，谥曰文成侯。

◇遗项王书。

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汉书·张良传》，又见《高纪》，无「王失职」三字。）

◇又以齐反书遗项王

齐与赵欲并灭楚。（《汉书·张良传》）

（按小说有张良与四皓书，四皓答张良书，谓出《殷芸小说》。其辞肤浅，非秦汉人语。殷芸，梁人，亦未必收此。盖近代人伪作也，今姑附於后，《张良与四皓书》云：良曰：「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间，志凌造化之表，但有大汉受命祯灵显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当此时，辉神爽乎云霄，濯凤翼於天汉，使九门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阙之下，有神气之宾，而渊游仙隐，窃为先生不取也。良以顽薄，承乏忝官，所谓绝景不御，而驾服驽骀。方今元首钦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则延企，坐则引领。日昃而方丈百御，夜寝而阊阖不闭，垂皇极须日月以扬光，后土待岳渎以导滞。而当圣世，鸾凤林栖，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於郊草，非所以宁人，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写至言，想望翻然，不倩其意，张良白。」四皓答书云：「窜蛰幽薮深谷是室。岂悟云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汤之广泽，礼隆乐和，四海克谐，六律及於丝竹，和声应於金石，飞鸟翔於紫阙，百兽出於九门。顽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尝践阊阖，目未曾见廊庙。野食於丰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后知弓弩之须；谇伐木然，后知斧柯之用。当秦项之艰难，力不能负干戈，携手逃奔，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木似济，遂羞青蝇，盗声於晨鸡，鱼目窃价於随珠，公侯应灵挺特。神父授策，盖无幽而不明也。岂有烹鼎和味，而顾令菽麦厕方丈之御；被龙服衮，而欲使女罗上绀绫之绪。恐滑泥以浊白水，尘以乱清风。是以承命倾筐，闻宠若惊，谨因飞龙之使，以写鸣蝉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终其寄生之命也。）

◎陈平

平，陈留阳武人。仕魏王咎为太仆。去从项王入关，赐爵卿，寻封信武君，拜都尉。去从高帝，仍拜都尉、典护军，为亚将，寻拜护军中尉。汉六年封户牖侯，七年更封曲逆侯。高帝崩，为郎中令，惠帝六年为左丞相。高后元年徙右丞相。文帝即位，复为左丞相。二年卒，谥曰献侯。

◇奏议定列侯功次

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汉书·高后纪》，二年：诏差次列侯功，其与列侯议定奏之，丞相臣平云云，奏可。）

◇上代王即位议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列侯、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汉书·文帝纪》：闰月己酉，入代邸。群臣从至，上议。）

◇奉诏除连坐法议

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汉书·刑法志》：孝文二年诏议收律相坐法。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如其故便，帝复曰：「宜孰计之。」，平、勃乃曰云云。）

◎周勃

勃，沛人。高帝起沛，以为中涓，赐爵五大夫。楚怀王拜为襄贲令。及人关，赐爵威武侯，寻拜将军，封绛侯，迁太尉，进相国，历惠帝至高后时并为太尉。文帝即位，以为右丞相，后谢归。及陈平卒，复为丞相，免就国。卒谥曰武侯。

◇入北军行令军中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史记·吕后纪》）

◇奏乃用连坐法议

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汉书·刑法志》：孝文二年，诏议除收律相坐法，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

◎郦食其

食其，陈留高阳人。秦时为里监门。高帝下陈留，以为广野君。汉四年，为齐王田广所烹。

◇踵军门上谒

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史记》）

◇请说齐王

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红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於历城，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楚，齐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汉书·郦食其传》）

◎娄敬

敬，齐人。汉五年以褐衣见，赐姓刘，拜郎中，号奉春君。七年，平城围解，封关内侯，号建信侯。

◇上书谏高祖

陛下取天下，不与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窃以为不侔。（《晋书·段灼传》：灼长假临去上表，引戍卒娄敬上书谏。）

◇作丹书铁券与匈奴土界

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丰强之士处焉。（《北堂书钞》一百四引《三辅故事》：娄敬为高车使者持节至匈奴，与其分土界，作丹书铁券。按陈禹谟本作「刚强」。）

◎张苍

苍一作仓，阳武人。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汉。二年为常山守，三年为代相，寻徙相赵王张耳。及耳子敖封北平侯，迁为计相，以列侯居相府。十一年为淮南相。高后八年为御史大夫。文帝四年代灌婴为丞相，后二年免。景帝五年卒，年百馀岁，谥曰文侯。

◇奏论淮南王长罪

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嘴动，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卅间》简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命。（《汉书》作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汉书》作「献璧帛」）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舂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汉书》作「长所犯不轨。当弃市」）臣请论如法。（《史记·淮南王传》，又见《汉书·淮南传》，少百三十馀字。）

臣苍、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嘴动，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史记·淮南王传》）

臣苍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史记·淮南王传》）

◇奏驳公孙臣汉应土德议

汉乃水德之始，河决金堤，其符也。冬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史记·封禅书》）

◇奏议除肉刑

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汉书·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齐大仓令淳於公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天子怜悲其意，遂下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制曰可。）

◎韩王信

信，故韩襄王孽孙。从高帝入汉中，拜韩太尉。汉二年立为韩王，从破项籍，都颍川。徙都晋阳，寻徙马邑，降於匈奴。十一年，柴武击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高帝

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汉书·韩王信传》）

◇报柴武书

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於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弋贝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执不可耳。（《史记·韩王信传》：《汉书·韩王信传》：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信报。）

◎韩颓当

颓当，信次子。生於颓当城，因以为名。孝文十六年从匈奴归国，封弓高侯。景帝时平吴楚功最，卒谥曰壮。

◇遗胶西王书

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汉书·吴王濞传》）

◎季布

布，楚人。为项王将。高帝召拜郎中。孝惠时为中郎将。吕后以为河东守。文帝时召为御史大夫，未拜罢，令还郡。

◇寄书谏窦长君

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史记·季布传》、《汉书·季布传》）

◎陈武（一作「柴武」）

武一姓柴，秦时以将军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汉六年封棘蒲侯。孝文后元年卒，谥曰刚侯。（按《高纪》：遇刚武侯。应劭《音义》云：武一姓柴。今据《史记·律书》，合之《史》，《汉》，《韩王信淮南王长传》、《功臣侯表》，知陈武即柴武，应劭说是也。）

◇遗韩王信书

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复归。（《汉书》作「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史记·韩王信传》：十一年春，复与胡骑入居参合，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又见《汉书韩王信传》。）

◇议征南越朝鲜

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史记·律书》：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申屠嘉

嘉，梁人。从高帝为队率，迁都尉。惠帝时为淮阳守。文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十六年为御史大夫，后二年代张苍为丞相，封故安侯。景帝二年卒，谥曰节侯。

◇奏议孝文为太宗庙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议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史记·文纪》、《汉书·景纪》）

◎陶青

青，高帝末嗣父舍爵开封侯。文帝后二年为御史大夫。景帝二年代申屠嘉为丞相，七年免，中三年卒，谥曰夷侯。

◇劾奏晁错

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汉书·晁错传》：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云云，制曰可。按：严青翟，孝武元狩五年代李蔡为丞相。今此事在孝景三年正月，其时丞相乃陶青也。各《汉书》本衍一「翟」字耳。）

◎薄昭

昭，吴人。文帝母薄太后之弟。元年拜车骑将军，封轵侯。十年坐罪自杀。

◇与淮南王长书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於天下，甚非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故周、齐行之於古，秦、汉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寿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汉书·淮南厉王长传》：厉王归国益恣，文帝重自切责之。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

◎张武

武为代国郎中令。文帝即位，以受赇金钱不徙，十四年拜车骑将军，屯渭北。军罢，复故官，及葬霸陵，为复土将军。

◇议止代王入嗣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史记·文纪》：陈平、周勃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

◎贾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颍川人。初为颍阴侯灌婴给事。文帝时屡上书言事，不用。

◇至言

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远谕，愿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於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策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於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罢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

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硗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江皋河濒，虽有恶种，无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荛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此周之所以兴也。故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於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於道，商旅议於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於大学，亲执酱而馈，执爵而，祝饣壹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至於刍荛者，求善无餍也；商人庶人诽谤已而改之，从善无不听也。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破於陈涉，地夺於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ね，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俞合苟容，比其德则贤於尧舜，课其功则贤於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天下未尝亡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

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亡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衰麻，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闻不忘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於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相陛下也。刑轻於它时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盗贼少，此天下之所以顺陛下也，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於四海，垂於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汉书·贾山传》：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

◇对诘谏除盗铸钱令

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书·贾山传》：其后文帝除盗铸钱令，山复上书谏，以为变先帝法，非是。章下诘责，对以为。）

卷十五

◎贾谊（一）

谊，洛阳人。文帝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谪为长沙王太傅，征拜梁王太傅。有《贾子》十卷，集四卷。（案：贾谊诸疏散在《新书》者十六篇，小有异同，见存不录。）

◇旱云赋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氵翁澹澹而妄止。运清浊之Ｅ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搏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给（《文选》谢《敬亭山诗》注作「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正（一作「云」）惟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照照而无秽。隆盛暑而（《文选》潘岳《在怀县诗》注、陆机《从军行》注作「隆暑盛其」。）无聊兮，煎砂石而烂胃。汤风至而合热兮（《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作「阳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事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忧疆（一作「壤」）畔之遇害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於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嗟乎，惜叶太剧，何辜於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一作「甚」）可悼也。忄兮栗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寸，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古文苑。）

◇ね赋

牧太平以深志，象巨兽之屈奇。妙凋文以刻镂，舒循尾之采乖。举其锯牙以左右，相指负大钟而欲飞。（《艺文类聚》四十四）

妙凋文以刻镂兮，象巨兽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峨峨，负大钟而顾飞。美哉烂兮，亦天地之大式。（《初学记》十六）

撄击拳以虬，负大钟而欲飞。（《御览》五百八十二）

◇鸟赋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鸟飞入谊舍，止於坐隅，似，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於鹏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禅。氵勿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央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芥芥，何足以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贾谊传》、《汉书·贾谊传》、《文选》、《艺文类聚》九十二。）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沾濡。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蚴虬於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於后车。驰骛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驼骋兮，右大夏之遗风。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寺之圜方。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飙乎尚羊。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寿冉冉而日衰兮，固亻回而不息。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若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或推卜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悲仁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楚辞》十一。王逸《叙》云：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莫能明也，今姑编入《贾集》。）

◇上疏陈政事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於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於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纲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於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艹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馀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於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湊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跖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病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曼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后汉·西域传》注引作缯彩）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得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大，困於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於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之表，薄纨之里，纟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於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於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馀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刂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於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於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有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馀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馀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馀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於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於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於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於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於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於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於上，则百姓黎民化辑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於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於内，而安危之萌应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馀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於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於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於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亻马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於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纟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雠，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B104]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扌延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於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厂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汉书·贾谊传》：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云。）

卷十六

◎贾谊（二）

◇上疏请封建子弟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於乡党，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胃毛而起，以为不可，故芟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择良日，立诸子雒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於汉。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於新妻阝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扌建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财幸！（《汉书·贾谊传》：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

◇上疏谏王淮南诸子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於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胸，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於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於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於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汉书·贾谊传》：文帝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积贮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冲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汉书·食货志》贾谊说上）

◇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人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为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贵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汉书·食货志》下：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上不听。）

◇过秦论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锄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藩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扌甘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已上《文选》为下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卫、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列，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钅，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淆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棘矜，非锬於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已上《文选》为上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止。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衣豆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已上《文选》为中篇。《史记·秦始皇纪》。案《过秦论》相承分上中下三篇，以秦孝公以下为上篇，秦并兼诸侯为下篇，《史记》但为一篇，而次第全异，文亦小异，最为古本，今据录之。）

◇吊屈原文（并序）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知我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乔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参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独离此咎兮。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氵勿深潜以自珍。亻面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寅。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於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氵卍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鲸兮，固将制於蝼蚁。（《文选》、《艺文类聚》四十。案《史记·贾谊传》、《汉书·贾谊传》并载此以为赋，今据《文选》编入并录其序，盖本集如此。）

◎贾捐之

捐之字君房，谊曾孙。元帝初待诏金马门，坐法弃市。

◇弃珠崖议。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於海，朔南暨声教，迄於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於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於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於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於前，子斗伤於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於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ぉぉ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於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专用恤关东为忧。（《汉书·贾捐之传》）

◇与杨兴共为荐石显奏

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明习於事，敏而疾见，出公门，入私门。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汉书·贾捐之传》）

◇又共为荐杨兴奏

窃见长安令兴，幸得以知名数召见。兴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师有颜闵之材，荣名闻於四方。明诏举茂材，列侯以为首。为长安令，吏民敬乡，道路皆称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动辞，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汉书·贾捐之传》）

◎公孙臣

臣，鲁人。文帝时召拜博士。

◇上文帝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又《张苍传》云：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言汉土德时，其符黄龙见，当改正朔，易服色。）

◎新垣平

平，赵人。文帝时为上大夫，以诈觉，伏诛。

◇上言设五庙

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

◇又言日再中

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御复中。（同上）

◇又言迎周鼎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同上）

卷十七

◎淳於意

意，临甾人。文帝时为齐太仓长，坐罪，传诣长安，免。

◇对诏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

臣意对曰：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帅临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於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少忧，数忄乞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辶》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於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牵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贤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瘅客脬，难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氵循。氵循者，去衣而汗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针石及饮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捐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精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於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馀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决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搏，溲血如前止。

阴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同辶》风。」风者，饮食下溢，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氵水也。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於膀胱，难於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厕，呕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关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甾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艹砀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於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肋痛，不可俯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Φ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干，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临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於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於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同辶》风。《同辶》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於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於司马病为何？」曰，以为《同辶》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於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喜养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针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馀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Φ，根在右肋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即死。今闻其四支不能用，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真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鞠，要蹙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其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不敢以对。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於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皆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贸，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於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所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问臣意：「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闲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於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馀。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针石，定砭灸处，岁馀。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馀。临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史记·仓公传》）

卷十八

◎晁错

错，颍川人。初为太常掌故。文帝时历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迁御史大夫。吴楚七国反，斩於东市。有《新书》三卷，集三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良文学对策

平阳侯臣、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臣窃闻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今陛下讲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於不明，以求贤良，让之至也。臣窃观上世之传，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刻於玉版，藏於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今臣等乃以臣错充赋，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臣错草茅臣，亡识知，昧死上愚对，曰：

诏策曰「明於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於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ㄈ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诏策曰「通於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於人情终始之功也。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已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诸侯，功业甚美，名声章明。举天下之贤主，五伯与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势，万万於五伯，而赐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ょ，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诏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当之。

诏策曰「悉陈其志，幸毋有所隐」，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遗，而圣贤不废也，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传曰「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此之谓也。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民贫穷者变其业。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财择。（《汉书·晁错传》）

◇上书言皇太子宜知术数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於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於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若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於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於前。唯陛下裁察。」（《汉书·晁错传》）

◇上书言兵事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法曰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汉书·晁错传》）

◇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边，输者偾於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於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於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汉书·晁错传》）

◇复言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於应敌。故卒伍成於内，则军正定於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日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汉书·晁错传》）

◇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轻暖；饥之於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勿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尝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於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书·食货志》）

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馀者也。取有馀以给塞下之食，则富人有爵，而贫民损益於征赋矣。此以有馀补不足，而贫富之民，各得其愿也。（《艺文类聚》八十五。案：此与《食货志》小异，故录附於后。）

◇复奏勿收农民租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於万民，民俞劝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汉书·食货志》）

◇说景帝削吴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吴王濞传》）

◇请诛楚王

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汉书·吴王濞传》：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

◎信

信，史不著其姓，文帝后元年为延尉，景帝初迁奉常。

◇更议著令

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汉书·景纪》：元年七月延尉信与丞相议。）

卷十九

◎严青翟

青翟，沛人，居冯翊，高帝功臣不识孙。文帝后二年嗣父婴爵武强侯，建元中坐窦太后丧不辨，免。后为太子少傅。元狩五年代李蔡为丞相。元鼎二年坐张汤事下狱，自杀。

◇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史记·三王世家》）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於ガ，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史记·三王世家》）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も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赈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谷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史记·三王世家》）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史记·三王世家》）

◎严忌

忌字夫子，会稽吴人，为梁孝王客。

◇哀时命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亻来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处愁以隐约兮，志沈抑而不扬。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愿至昆仑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揽瑶木之覃枝兮，望阆风之板桐。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势不能凌波以径度兮，又无羽翼而高翔。然隐悯而不达兮，独徙倚而彷徉。怅惝惘以永思兮，心纡轸而增伤。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廓落寂而无友兮，谁可与玩此遗芳？白日δ晚其将入兮，哀余寿之弗将。车既弊而马罢兮，蹇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离而从横。衣摄叶以储与兮，左挂於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凿枘於伏戏兮，下合矩於虞唐。愿尊节而式高兮，志犹卑夫禹汤。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皇作鹑笼兮，虽翕翅其不容。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愿舒志而抽冯兮，庸讵知其吉凶？璋杂於甑兮，陇廉与孟И同宫。举以为恒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幽独转而不寐兮，惟烦懑而盈匈。魂眇眇而驰骋兮，心烦冤之忡忡。志憾而不怛兮，路幽昧而甚难。

块独守此曲隅兮，然切而永叹。愁修夜而宛转兮，气涫沸其若波。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规榘而无所施。骋骐骥於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置猿於棂槛兮，夫何以责其捷巧？驷跛鳖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释管晏而任臧获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权衡之能称？路杂於《麻取》蒸兮，机蓬矢以射革。负担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於机臂兮，上牵联於《戈隹》。肩倾侧而不容兮，固狭腹而不得息。务光自投於深渊兮，不获世之尘垢。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而穷处。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雾露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下垂钓於溪谷兮，上要求於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魂正正以寄独兮，汩徂往而不归。处卓卓而日远兮，志浩荡而伤怀。鸾凤翔於苍云兮，故缴而不能加。蛟龙潜於旋渊兮，身不挂於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於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才既尘垢之枉攘兮，除秽累而反真。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时厌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聊窜端而匿迹兮，莫寂默而无声。独便ぉ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伯夷死於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怀瑶象而佩琼兮，愿陈列而无正。生天地之若过兮，忽烂漫而无成。邪气袭余之形体兮，疾惨怛而萌生。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楚辞》）

◎严助

助，忌子，或言族子。武帝初举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后拜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坐与淮南王交私弃市。

◇谕意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於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於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於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馀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成其谋。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汉书·严助传》）

◇上书谢罪

《春秋》，天王出居於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汉书·严助传》：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助恐，上书谢称云云，诏许。）

◎韩安国

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事梁孝王为中大夫。七国反，拒守有功，后坐罪下狱，汉遣使拜为梁内史。共王即位，复坐罪免。建元中召为北地都尉，迁大司农，拜御史大夫。元光中为护军将军，行丞相事，病免，复为中尉，徙卫尉，出为材官将军，屯渔阳，移屯右北平。元朔二年，坐失亡多欧血死。

◇上书言罢屯

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史记·韩安国传》）

◇匈奴和亲议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史记韩安国传，又见《汉书·韩安国传》，有删节。）

◎羊胜

胜，齐人，为梁孝王上客，坐谋刺爰盎自杀。

◇屏风赋

屏风合匝，（《初学记》作「张设」）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西京杂记》上、《初学记》二十五。）

◎公孙诡

诡，齐人，仕梁孝王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坐谋刺爰盎自杀。

◇文鹿赋

《鹿匕》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湘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於一时。（《西京杂记》桑）

◎公孙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详。

◇月赋

月出皎兮，君子之光。鸡舞蹈於兰渚，蟋蟀鸣於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圆严而似钩，蔽修堞而分镜。既少进以扬辉，临庭而高映。匪明皓璧，非浮莹。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辨囿，小臣不佞。（《西京杂记》上，又《文选·雪赋》注、曹植《责躬诗》注，鲍照《玩月城西门解中》诗注引。案：《初学记》一以为枚乘作，疑误。）

◎邹阳

阳，齐人，仕吴王濞，去为梁孝王客。

◇酒赋

梁孝王游於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为酒赋，其词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呆。皆《麦》涓丘之麦，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方金未启。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待。流光驿驿，甘滋泥泥。醪酿（《文选·笙赋》注、《初学记》作「醪醴」。）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茜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文选·笙赋》注作「邬」，《初学记》作「乌」。）乡若下高。（《笙赋》注、《初学记》作「齐」）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凝醇酎，千日（《初学记》作「金」。）一醒。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坐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碗」本或作「盆」）右以宫申，旁以徵扬。乐只之深，不吴不狂。於是锡名饵，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西京杂记》上、《初学记》十、又二十六。）

◇几赋

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其词曰：

高树凌云，蟠纡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ㄆ，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楚」本或作「井」。）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蟠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西京杂记》上）

◇上书吴王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画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上覆飞鸟，下不见伏菟，斗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何则？强赵责於河间，六齐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惠后，城阳顾於卢博，三淮南之心思坟墓。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胡马遂进窥於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汉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辅大国，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而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悦大王之义。故愿大王之无忽，察听其至。

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丫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然而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愿大王审画而已。

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后，深割婴儿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卒仆济北，囚弟於雍者，岂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於汉，弊垣过计於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愿大王孰察之。（《汉书·邹阳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四。）

◇狱中上书自明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齐、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於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於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是；白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显於中山，人恶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胁折齿於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身於世，义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官於朝，借誉於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文选》作「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於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文选》作「拘」）於俗，牵於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讎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为比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於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亲其讎，强霸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於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霸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於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祇足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袭案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拘挛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於昭旷之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於帷墙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於威重之权，胁於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於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史记》、《汉书》、《文选》、《艺文类聚》五十八。）

卷二十

◎枚乘

乘字叔，淮阳人。为吴王濞郎中，去之梁。景帝平七国，召拜弘农都尉，以病去官，复游梁，后归淮阴。武帝即位，征入都，道卒。有集二卷。

◇梁王菟园赋

修竹檀栾夹池水，旋菟园，并驰道，临广衍，长冗板，故径於昆仑，恳观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岂岂，恤焉嵬々，山巷々山委山移，岩山纡だ，巍《邕来》焉，暴邕激，扬尘埃，蛇龙奏，林薄竹，游风踊焉，秋风扬焉。满庶庶焉，纷纷纭纭，腾踊云，乱枝叶，散摩来，忄番忄番焉，溪谷沙石，涸波沸日，浸疾东。流连焉，辚辚阴发、绪菲菲，暗暗ん扰，昆鸡是蛙，仓庚密切，别鸟相离，哀鸣其中。若乃附巢蹇鼓鸟之传於列树也，丽々若飞雪之重弗丽也。西望西山，山鹊野鸠，白鹭鹘桐，鹗鹞雕，翡翠ず《谷隹》，守狗戴胜。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喙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而未至，徐飞《羽立》《羽杳》。往来霞水，离散而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也。予之幽冥，究之乎无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易阳之容丽人，及其燕饰子，相与杂皿而往款焉。车马接轸相属，方轮错毂，接服何骖，披衔迹蹶，自奋增绝。怵惕惊跃水意而未发，因更阴逐心相秩奔隧林临河，怒气未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沫。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长剑闲焉。（《文选》范蔚宗《宦者传论》注作「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衰，游观西园之芝，芝成宫阙，枝叶荣茂。选择纯熟，挈取含苴。复取其次，顾赐从者。於是从容安步，斗鸡走菟，俯仰钓射，煎熬炮炙，极乐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裼错纡，连袖方路，摩也长髟戊。（《文选》谢灵运《会吟行》注作「摩陀长髻」。）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缥并进靖，傧笑连便，不可忍视也。於是妇人先称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古文苑》、《艺文类聚》六十五。）

◇柳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忘忧之馆，柔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於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与此陈词。於嗟乐兮，於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凋。枪啾唧，萧条寂寥，隽人英髦，列襟聊袍。小臣莫效於鸿毛，空衔鳞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於边撩。（《西京杂记》上，又略见《初学记》二十八。）

◇临灞池远诀赋（《文选》谢《休沐重还道中诗》注引《枚乘集》）

◇上书谏吴王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於天，不可复结，队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於累卵，难於上天；变所欲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极天命之上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以为大王惑也。

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氵仓，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二穿石，单极之纟亢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扌瓜，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汉书·枚乘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四，又《说苑·正谏篇》首作「君之外臣乘窃闻」云云，馀亦小异。）

◇上书重谏吴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冖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冖，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夫举吴兵以訾於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天下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於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於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军行数千里，不绝於道，其修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

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之饷道；梁王饬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以逼荥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计，不负其约，齐王杀身以灭其迹，四海不得出兵其郡，赵囚邯郸，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国，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张、韩将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太息，臣窃哀之。愿大王孰察焉。（《汉书·枚乘传》、《文选》。）

◇七发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富於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嗇，纷屯澹淡，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呈O肥厚，衣裳则杂皿曼暖，覃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於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客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干鸟》《旦鸟》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鸡哀鸣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尝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艹斩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分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支乔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刍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ㄧ，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钟岱之牡，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后类距虚，爵麦服处，躁中烦外，羁坚辔，附易路。於是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此两人者，马佚能止之，车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於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乃下置酒於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军鹄，雏，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氵寂艹寿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於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於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ㄐ傅予之徒，杂裾垂髟肖，目窕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燕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骥之马，驾飞令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鸟号之凋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於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覆游麋兔，蹈践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於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

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曰：「冥火薄天，兵车雷运，ュ旗偃蹇，羽毛肃纷，驰骋角逐，慕味争先，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纯粹全牺，献之公门。」太子曰：「善，愿复闻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泽，烟云暗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矛戟交错，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肆若，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い脍炙，以御宾客。涌触并起，动心惊耳。诚必不悔，决绝以诺。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陈唱，万岁无攵，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而游乎？」太子曰：「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恤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汩者，所温汾者，所涤汔者，虽有心略辞给，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悦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匚兮傥兮，浩氵广氵养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氵典浊，分决孤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发瞽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眇小烦懑，酲O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

客曰：「不记也，然闻於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氵岂氵岂，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霓，前后骆驿。，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盖，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有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ぼ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彗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广屯》々，声如雷鼓。发怒《广至》沓，清升逾世。侯波奋振，合战於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氵节汩潺，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氵尤氵尤，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太子岂欲闻之乎？」於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氵忍然汗出，霍然病已。（《文选》）

◎淮南小山

小山，淮南王安客。

◇招隐士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枚相缭。山气あだ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不自聊，忄蛄鸣兮啾啾。块兮轧，山曲山弗，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氵勿，忄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岑崎义，兮，曾鬼危。树轮相纠兮，林木艹伐，青莎杂树兮草び靡，白鹿麋ば兮或腾或倚。状貌兮峨峨，凄凄兮氵徙氵徙。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楚辞》、《文选》）

◎路乔如

未详。

◇鹤赋

白鸟朱寇，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羽戈》《羽戈》。宛修颈而顾步，吸池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粮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西京杂记上》）

◎邹长倩

未详。

◇遗公孙弘书

夫人无幽显，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若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丝为纟聂，倍纟聂为升，倍升为纟或，倍纟或为纪，倍纪为纟。倍纟惟礻遂：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勋，效名节，亦复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为也，故赠君素丝一衤遂。扑满者，以土为器，以畜钱具，（一作「且」，属下句。）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也，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窃在下风，以俟嘉誉。（《西京杂记》下）

卷二十一

◎司马相如（一）

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人。以赀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病免。客游梁，后归蜀。武帝召，复为郎，拜中郎将，坐事免，寻复为郎，拜孝文园令，病免。有集二卷。

◇子虚赋

楚使子虚使於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於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鹜於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馀年，时从出游，游於后园，览於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山弗郁，隆崇律；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千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付，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力玄厉，需石硤。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菖蒲，江蓠艹廪芜，诸柘巴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也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巴苞荔，薜莎青。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便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干梨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瞿柔，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蜒犭曼犭延，兕象野犀，穷奇犭曼犭延。

於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辚蛩蛩，蹴距虚，轶野马而惠陶余，乘遗风而射游骐；倏肿凄氵利，雷动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掩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094]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

「於是郑女曼姬，被阿纟易揄缟，杂纤罗，垂雾；襞积褰绉，纡徐委曲，郁桡溪谷，衤分衤分衤非衤非，扬衤恤削，蜚衤垂袱髟肖，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於是乃相与獠於蕙圃，姗勃，上金堤，掩翡翠，射，微出，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於清池；浮文，扬旌，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钩紫贝；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石相击，良良磕磕，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纟丽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割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於是齐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与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於齐而累於楚矣。且齐，东有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匚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刃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能复，何为无用应哉！」（案《文选》以此下为《上林赋》。）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於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出入泾渭；酆镐潦，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科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沸乎暴怒，汹涌滂氵费，氵毕氵孛氵密汩，T侧泌氵节，横流逆折，转腾氵敝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桡，蜿澶胶，逾波趋，氵位々下濑，批岩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氵氵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磕，氵屈氵屈，氵拾氵集鼎沸，驰波跳沫，汩氵急漂疾，悠远长怀，寂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氵羔潢漾，安翔徐回，羽高乎氵高氵高，东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龙赤螭，亘亘斩离，禺鳙虔乇，禺禺虚内，扌建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厶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勺乐江靡，蜀石黄耍，水玉磊，磷磷烂烂，采色氵皓汗，艹聚积乎其中。鸿鹄鸨，驾鹅蜀玉，《鸟》目，烦鹜あだ，《鸟藏》《止鸟》鸬，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於是乎崇山あだ，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参嵯，九、《山截》，南山峨峨，岩ヌ，摧山委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谷含》呀豁，阜陵别岛，崴鬼畏《疒鬼》，丘虚崛，隐辚郁垒，登降施靡，陂池《豸卑》豸，氵允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艹麋芜，杂以留夷。结缕赞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健荷，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芏青，布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布写，厶暧必勃。

「於是乎周览泛观，盼轧芴，芒芒恍惚，视之无端，察之无崖。日出东沼，入於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兽则庸旄犭莫牦，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角》，余橐驼，蛩蛩单奚，是驴。

「於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辇道纟丽属，步阎周流，长途中宿。夷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而扪天，奔星更於闺闼，宛虹拖於轩，青龙蚴於东葙，象舆婉蝉於西清，灵圄燕於闲馆，之伦暴於南荣，醴泉涌於清室，通川过於中庭，盘石振崖，岩倚倾，嵯峨集业，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玉旁唐，宾ょ文鳞，赤瑕驳荦，杂其间，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於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然柿，亭柰厚朴，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棣，◆3荔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贝》丘陵，下平原，杨翠叶，扌兀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汜辟栌，留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胥馀，仁频并闾，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茂，攒立丛倚，连卷丽亻危，崔错《骨几》，坑衡，垂条扶於，落英幡纟丽，纷容艹削艹参，旖旎从风，艹刘艹位]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之音，柴池茈，旋环后宫，杂皿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於是玄猿素雌，隹犭瞿飞垒，蛭蜩蠼猱，犭斩胡危，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乔枝格，偃蹇杪颠。於是乎逾绝梁，腾殊榛，捷垂条，踔希间，牢落陆离，烂漫远迁。

「若此辈者，数百千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霓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去，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铤猛氏，腰，射封豕。箭不苟害，解尸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於是乘舆弥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然后浸潭促节，倏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彗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虚，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

「群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乘虚无，与神俱。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拂翳鸟，捎凤凰，捷鸳雏，掩焦明。

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率乎直指，厶乎反乡。蹶石阙，历封峦，过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猎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蔺轹，乘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与其穷极倦[085]，惊惮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坑满谷，掩平弥泽。

「於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曷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ね；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於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门堂》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后。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绰约，柔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妩媚纤弱，拽独茧之ㄗ衤也，眇阎易以戌削，便姗屑，与俗殊服，芬香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於侧。

「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於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乂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於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於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扌元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史记》本传、《汉书》本传、《文选》、《艺文类聚》六十六。）

◇哀秦二世赋

登陂ㄡ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岂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谷空》々兮，通谷豁兮《谷含》《谷牙》，汩氵或翕々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艹爰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亻未。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史记》本传、《汉书》本传》、《艺文类聚》四十。）

◇大人赋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艺文类聚》七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霓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参兮，曳彗星而为髟肖，掉指桥以偃蹇兮，又猗扌尼以招摇。揽搀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修绸，红杳眇以玄兮，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宛蜒，低夭乔裾以骄骜兮，诎折隆穷，乇以连卷，沛艾赳臭仡以亻台亻疑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至踱曷害，容以丽兮，蜩偃[B121]，怵以梁倚。纠蓼叫踏以路兮，[B16]蒙踊跃，腾而狂《走焦》莅飒卉歙，焱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於摇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皇，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跸御兮，清气氛而后行。屯余车而万乘兮，纟卒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矣。历唐尧於崇山兮，过虞舜於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皿胶曷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相纷兮，滂濞泱轧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疒多》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石崴魁。遍览八而观四海兮，度九江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极，汜滥水矣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氵勿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回车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亻禁礻┤寻而高纵兮，纷鸿溶而上厉。贯例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濞，骋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北垠。遗屯骑於玄阙兮，轶先驱於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而亡闻。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汉书》本传《艺文类聚》七十八。）

卷二十二

◎司马相如（二）

◇美人赋

司马相如美丽闲都，游於梁王，梁王说之。邹阳谮之於王曰：「相如美则美矣，然服色容冶妖丽，不忠，将欲媚辞取说，游王后宫，王不察之乎！」王问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闻齐馈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车，譬犹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见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长西土，鳏处独居。室宇辽廓，其与为娱。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兹矣。臣弃而不许。窃慕大王之高义，命驾东来。途出郑卫，道出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闲馆，寂寥云虚。（《文选·石阙铭》注引作「寂寥至虚」）门卜昼昼掩，暧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涉质艳光。睹臣迁廷，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於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钅匝薰香，黼帐低垂。（《文选·别赋》注作「金炉香薰，黼帐周垂」。《舞赋》注亦作「周垂」。）ブ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文选·洛神赋》注作「质」）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於内，心正於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古文苑》、《艺文类聚》十八、《初学记》十九。）

◇长门赋（并序）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其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袒袒。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ウウ。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於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於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而似钟音。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薄栌兮，委参差以康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网。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嗷以哀号兮，孤雌寺於枯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於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踪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ぇ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壬辶》《壬辶》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於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文选》、《艺文类聚》三十）

◇梨赋

唰嗽其浆。（《文选·魏都赋》刘逵注）

◇鱼俎赋（《北堂书钞》一百）

◇上书谏猎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才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於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骋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於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盖明者远见於未萌，而智者得避危於无形。祸固多藏於隐微，而发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史记本传》，《汉书》本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四。）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於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故有剖符之封，析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於后世，传土地於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於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使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喻陛下意，无忽！（《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艺文类聚》五十八。）

◇报卓文君书

五味虽甘，宁先稻黍，五色有灿，而不掩韦布。惟此绿衣，将执子之釜。锦水有鸳，汉宫有木，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

◇答盛问作赋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其传也。（《御览》五百八十七引《西京杂记》：相如友人盛字长通，柯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云云。《北堂书钞》一百二原本未引，陈禹谟改补引此。云出《十六国春秋》，误也。）

◇难蜀父老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汪，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ζ，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於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棘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於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於虑，而身亲其劳，躬《骨并》胝无，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於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喔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ψ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柯，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吻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讨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礻是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忧勤，而终於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鹏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於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汉书》本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封禅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颢穹生民。历选列辟，以迄乎秦。率迩者踵武，听逖者风声。纷轮威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於尧，臣莫贤於后稷。后稷创业於唐，公刘发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后陵夷衰微，千载亡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於前，谨遗教於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洪，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於襁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犹蹑梁甫，登大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氵勿曼羡，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逝，尔峡游原，迥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怿，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於庖，牺双共抵之兽，获周馀放龟於岐，招翠黄乘龙於沼。鬼神接灵圉，宾於闲馆。奇物谲诡，匚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攘之道，何其爽与？

於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讠惠，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液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意者太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文选》少此二语）陛下兼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谓且天为质暗，示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罔几也。亦各并时而荣，咸济厥世而屈，说者尚何称於后，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

匪唯雨之，又润泽之；匪唯遍之我，汜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

《丹殳》《丹殳》之兽，乐我君圃；白质黑章，其仪可喜；文文穆穆，君子之态。盖闻其声，今视其来。厥涂靡从，天瑞之徵。兹尔於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玄耀，焕焕辉煌。正阳显见，觉寤黎。於传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艺文类聚》十。）

◇题市门

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华阳国志》：三蜀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

◇凡将篇

淮南宋蔡舞旁喻。（《说文》二上）

钟磬竽笙筑坎侯。（《艺文类聚》四十四）

黄润纤美宜制禅。（《文选·蜀都赋》旧注）

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萎，苓草芍药桂漏卢，蜚廉萑菌□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陆羽《茶经》下。案：此转写脱四字，白芷之白，后人妄补。《汉·艺文志》言《凡将篇》无复字。）

卄菁当门。（《北户录》注。案：此非完句。）

◎廷尉翟公

公，史不著其名，下ㄋ人，一云下邳人。初为廷尉，免，元光五年复为廷尉。

◇署门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汲黯郑当时传赞》：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

◎张汤

汤，杜陵人，景帝时为长安吏。武帝即位，调茂陵尉。历丞相史，补侍御史，迁大中大夫。元朔三年代翟公为廷尉。元狩三年拜御史大夫。元鼎二年坐罪自杀。

◇为书谢罪

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汉书·张汤传》：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乃为书谢云云。遂自杀，上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

◎缯它

它，祁侯贺孙，景帝六年嗣封，元光二年罢免。

◇与杨王孙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汉书·杨王孙传》）

◎杨贵

贵字王孙，京兆人。（见《西京杂记》）

病且终令其子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杨王孙传》）

◇报祁侯缯它书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於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木为棂，葛ぱ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损财於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汉书·杨王孙传》，又见荀悦《汉纪》、刘向《说苑》，皆小异。）

卷二十三

◎董仲舒（一）

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对策，除江都相，迁胶西相。去官，以寿终於家。有《春秋繁露》十七卷，集二卷。

◇士不遇赋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兮，不期禄矣。皇皇匪宁，祗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逼（《艺文类聚》作「过」）矣。重曰：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艺文类聚》作「墨」）目信雩而言（《艺文类聚》作「视」）眇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固未知其所从也。观上世之清晖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於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古。於吾侪之云远兮，疑荒途而难践。（《文选》左思《招隐诗》注、王粲《赠蔡子笃诗》注作「惧荒途之难践」）惮君子之於行兮，诫三日而不饭。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反身於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遵幽昧於默足兮，岂舒采而蕲显。苟肝胆之可同兮，奚须发之足辨也。（《艺文类聚》三十、《古文苑》。）

◇七言琴歌二首（《文选》，孔稚川《北山移》注引《董仲舒集》）

◇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陛下发德音，下明昭，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於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肤，臧於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於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於王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火复於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於下，怨恶畜於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下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於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於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亻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此三句《礼乐志》作「一岁之狱以千万数，如以汤止沸，沸愈甚而无益。」）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礼乐志》作「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於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为政而宜於民者，固当受禄於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而享鬼神之灵，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Ⅰ、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宜，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於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於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人於河海。天下毛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资质润美，不待刻彖，此亡异於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彖，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於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於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ょ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於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长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於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於文，使得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磋究之，臣敢不尽愚！（《汉书·董仲舒传》）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今陛下幸加惠，留听於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验於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於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异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於天性，知自贵於物；知自贵於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厶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於诸侯，舜兴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发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馀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毛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毛，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与？有所诡於天之理与？试迹之古，返之於天，觉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动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得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谊而急於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郊事对

廷尉臣汤昧死言：臣汤承制，以郊事问故胶西相仲舒。臣仲舒对曰：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於宗庙，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鲁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贵纯也，帝牲在涤三月，牲贵肥洁而不贪其大也。凡养牲之道，务在肥洁而已。驹犊未能胜刍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汤谨问仲舒：「鲁祀周公用白牲，非礼也？」臣仲舒对曰：「礼也。」臣汤问：「周天子用も，群公不毛。周公，诸公也，何以得用纯牲？」臣仲舒对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文武之业，成二圣之功，德渐天地，泽被四海，故成王贤而贵之。诗曰：『无德不报。』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与天子同色，下有异於诸侯。臣仲舒愚以为报德之礼。」臣汤问仲舒：「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土，鲁何缘以祭郊？」臣仲舒对曰：「周公传成王，成王遂及圣，功莫大於此。周公圣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鲁郊也。」臣汤问仲舒：「鲁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对曰：「鲁郊用纯も刚，周色尚赤，鲁以天子命郊，故以も。」臣汤问仲舒：「祠宗庙或以鹜当凫，鹜非凫，可用否？」臣仲舒对曰：「鹜非凫，凫非鹜也，臣闻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慎之至也。陛下祭，躬亲斋戒沐浴，以承宗庙，甚敬谨，奈何以凫当鹜，鹜当凫？名实不相应，以承太庙，不亦不称乎？臣仲舒愚以为不可。臣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问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诏奉大对，臣仲舒冒死以闻。」（《古文苑》。案：此对见《春秋繁露》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四

◎董仲舒（二）

◇说武帝使关中民种麦

《春秋》它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汉书·食货志》）

◇又言限民名田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於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

◇庙殿火灾对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厘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庙、亳社，四者皆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於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於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盛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汉书·五行志》上：武帝建元六年六月，辽东高庙灾，四月，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

◇雨雹对

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仲舒曰：「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於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於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於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以后，阴气始生於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不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於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雪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之妖也。」

敞曰：「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仲舒曰：「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此则气为阳；阴用事，此则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纯阳也。纯阳则无阴，息火水寒，则更阴矣。纯阴则无阳，加火水热，则更阳矣。然则建巳之月为纯阳，不容都无复阴也。但是阳家用事，阳气之极耳。荠麦枯，由阴杀也。建亥之月为纯阴，不容都无复阳也。但是阴家用事，阴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极耳。荠麦始生，由阳升也。其著者，葶苈死於盛夏，款冬华於严寒，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故知阴不得无阳，阳不容都无阴也。」

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气多寒，阳气自上跻，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气多暖，阴气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曰：「然，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纯阳用事，未夏至一日。纯阴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气也。」敞曰：「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颇有之，则妖也。和气之中，自生灾，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敞曰：「灾之气，其常存邪？」曰：「无也，时生耳。犹乎人四支五脏，中也有时。及其病也，四支五脏皆病也。」敞迁延负墙，俯揖而退。（《古文苑》）

◇粤有三仁对

江都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於管仲，寡人决疑於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於我哉！』徒见问耳，犹且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於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於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汉书·董仲舒传》。案：此对见《春秋繁露》卷九。）

◇奏江都王求雨

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续汉书·礼仪志》中注补引仲舒奏江都王）

◇请雨书

秋以桐鱼九枚。（《御览》九百五十六）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

江都相董仲舒叩头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质，擢升三公，统理海内，总缉非僚，未有半言之教，郡国翕然望风，更思改新，以助致治。群众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头死罪。

仲舒愚戇，素无治名，大汉之检式，数蒙君侯哀怜之恩，误被非任，无以称职。仲舒窃见宰职任天下之重，群心所归，惟须贤佐，以成圣公。愿君侯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萧相国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意，即奇伟隐世异伦之人，各思竭愚，归往圣德，英俊满朝，百能备具。即君侯大立，则道德弘通，公流四极。仲舒愚陋，经术浅薄，所识褊陋，不能赞扬万分，君侯所弃捐。窃闻《春秋》曰：「贤圣博观，以章其名，择善者从之，无所不听。」又曰：「近而不言为谄，远而不言为怨。故辄披心陈诚，仲舒叩头死罪死罪。

夫尧舜三王之业，皆繇仁义为本，仁者所以理人伦也，故圣王以为治首。或曰：发号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谓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谓之仁心。二者备矣，然后海内应以诚，惟君侯深观往古，思本仁义至诚而已。方今关东五谷咸贵，家有饥饿，其死伤者半，盗贼并起，发亡不止，良民被害，为圣主忧咎，皆由仲舒等典职防禁无素，当先坐。仲舒叩头死罪死罪。

仲舒至愚，以为扶衰止奸，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领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灭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产业，无有寇盗之患，以蠲主忧。仲舒叩头死罪，谨奉《春秋》署置术，再拜君侯足下。（《古文苑》）

◇论御匈奴

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於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於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於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於长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国，不亦便於天下乎！（《汉书·匈奴传赞》）

◇山川颂

山则あだ山崔，山椎嵬山罪巍，久不崩也，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小者可以为舟舆浮涉。大者无不中，小者无不入。持斧则斫，折镰则艾。生人立，禽兽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长安，后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唯山之意。《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之谓也。水则源泉，混混，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古文苑》。案：此颂见《春秋繁露》十六。）

◇救日食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明，氵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周礼·宗伯太祝》注。）

◇请雨祝

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春秋繁露》十六，又见《续汉·礼仪志》中注补。）

◇止雨祝

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愿止雨，敢告於社。（《春秋繁露》十六）

◇李少君家录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於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抱朴子·内篇·论仙》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

◎田分

分，长陵人，景帝王皇后之异父同母弟。初为郎，累迁太中大夫。武帝即位，封武安侯。建元初为太尉，免，寻代许昌为丞相。

◇上言勿塞决河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史记·河渠书》：元光中河决於瓠子，分奉邑食俞阝，河决而南，则俞阝无水灾，邑收多。分言於上。又见《汉书·沟洫志》。）

◎郑当时

当时字庄，陈人。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累迁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右内史，以议田分窦婴事贬秩为詹事，迁大司农。有罪赎为庶人，寻守丞相长史，迁汝南太守。

◇上言引渭穿渠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王恢

恢，燕人，数为边吏。建元中为大行。元光初，坐首为马邑事无功自杀。（后二十馀年，别有中郎将王恢，捕得车师王，元封四年封浩侯，非即此。）

◇匈奴和亲议

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史记·韩安国传》：建元六年，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大行王恢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孙弘

弘字季，一云字次卿，川薛人。少为薛狱吏，有罪，免。武帝即位，以贤良征为博士，时年六十。移病免归。元光中复徵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累迁左内史。元朔中为御史大夫，代薛泽为丞相，封平津侯。元狩二年卒，年八十。

◇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於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於上，官乱於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臣闻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馀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对。（《汉书·公孙弘传》）

◇上疏言治道

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汉书·公孙弘传》）

◇圣册书问治道

愚臣浅薄，安敢比材於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木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汉书·公孙弘传》）

◇上书乞骸骨

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史记·公孙弘传》、《汉书·公孙弘传》）

◇上言徙汲黯为右内史

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

◇奏禁民挟弓弩

民不得挟弓弩，十贼广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汉书·吾丘寿王传》）

◇郭解罪议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汉书·郭解传》：解客杀轵儒生，断舌，吏以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云云，遂族解。）

◇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

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史记·儒林传序》：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云云。制曰可。又见《汉书·儒林传序》。）

◇答东方朔书

譬犹龙之未升，与鱼鳖为伍，及其升天，鳞不可睹。（《艺文类聚》九十六。）

◎石庆

庆，河内温人，居茂陵。建元初为内史。元朔中为沛郡守。元狩初拜太子太傅。元鼎初为御史大夫，五年代赵周为丞相，太初二年卒，谥曰恬侯。

◇上书乞骸骨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汉书·万石君传》：元封四年，赐丞相告归，庆惭不任职，上书。）

卷二十五

◎东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武帝初待诏公车，寻待诏金马门，为常侍郎，拜太中大夫给事中。被劾，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复为中郎。有集二卷。

◇七谏

平生於国兮，长於原野。言语讷◆7兮，又无强辅。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群众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贤者灭息。尧舜圣已没兮，孰为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汤汤。死日将至兮，与麋鹿同坑。块兮鞠，当道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世皆然兮，余将谁告。斥逐鸿鹄兮，近习鸱枭。斩伐橘柚兮，列树苦桃。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异心。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悠悠苍天兮，莫我振理。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尧舜圣而慈仁兮，后世称而弗忘。齐桓失於专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晋献惑於丽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纣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垄。贤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若众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顾地以贪名兮，心怫郁而内伤。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离谤而见攘。世俗更而变化兮，伯夷饿於首阳。独廉洁而不容兮，叔齐久而逾明。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秋草荣其将实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风肃而害生兮，百草良而不长。众并谐以妒贤兮，孤圣特而易伤。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从俗而变化兮，随风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毁败兮，虚伪进而得当。追悔过之无及兮，岂尽忠而有功。废制度而不用兮，务行私而去公。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将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发蒙。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沉江。愿悉心之所闻兮，遭值君之不聪。不开寤而难道兮，不别横之与纵。听奸臣之浮说兮，绝国家之久长。灭规矩而不用兮，背绳墨之正方。离忧患而乃寤兮，若纵火於秋蓬。业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论乎祸凶。彼离畔而朋党兮，独行之士其何望？日渐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变容。众轻积而折轴兮，原咎杂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

◇沉江

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岑峨而山参嵯。清泠泠而歼灭兮，溷湛湛而日多。枭既以成群兮，玄鹤弭翼而屏移。蓬艾亲入御於床笫兮，马兰甚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芜秽而险戏。高阳无故而委尘兮，唐虞点灼而毁议。谁使正其真是兮，虽有八师而不可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遥兮，偏与乎玄英异色。西施是是而不得见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虫不知徙乎葵菜。处氵昏氵昏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意有所载而远逝兮，固非众人之所识。骥踌躇於弊⊢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宁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过之以自侍。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忄井忄井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斫。小人之居势兮，视忠正之何若？改前圣之法度兮，喜嗫嚅而妄作。亲谗谀而疏贤圣兮，讼谓闾И为丑恶。愉近习而蔽远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无所归薄。专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过太半兮，然坎轲而留滞。欲高飞而远集兮，恐离罔而灭败。独冤抑而无极兮，伤精神而寿夭。皇天既不纯命兮，余生终无所依。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途兮，安能久见此浊世。

◇怨世

贤士穷而隐处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谏而靡躯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饭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离弃於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枭并进而俱鸣兮，凤皇飞而高翔。愿壹往而径逝兮，道壅绝而不通。

◇怨思

居愁勤其谁告兮，独永思而忧悲。内自省而不惭兮，操愈坚而不衰。隐三年而无决兮，岁忽忽其若颓。怜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见而复归。哀人事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间兮，心沸热其若汤。冰炭不可以相并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长。哀独苦死之无乐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离予之故乡。鸟兽惊而失群兮，犹高飞而哀鸣。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无报。若众人之皆然兮，乘回风而远游。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娱以忘忧。悲虚言之无实兮，苦众口之铄金。过故乡而一顾兮，泣戏欷而沾衿。厌白玉以为面兮，怀琬琰以为心。邪气入而感内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云之流澜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风至而徘徊兮，疾风过之汤汤。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借浮云以送予兮，载雌霓而为旌。驾青龙以驰骛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众人之难信兮，愿离群而远举。登峦山而远望兮，好桂树之冬荣。观天火之炎炀兮，听大壑之波声。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居不乐以时思兮，食草木之秋实。饮菌若之朝露兮，构桂木而为室。杂橘柚以为囿兮，列新夷与椒桢。鹤孤而夜号兮，哀居者之诚贞。

◇自悲

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内怀清之洁白兮，遭乱世而离尤。恶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浊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伤离散之交乱兮，遂侧身而既远。处玄舍之幽门兮，穴岩石而窟伏。从水蛟而为徙兮，与神龙乎休息。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远。哀形体之离解兮，神穴亡雨而无舍。惟椒兰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愿无过之设行兮，虽灭没之自乐。痛楚国之流亡兮，哀灵修之过到。固时俗之溷浊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门之正匠兮，遥涉江而远去。念女丩之婵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决死而不生兮，虽重追吾何及。戏疾濑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产。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返。

◇哀命

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悲太山之为隍兮，孰江河之可涸。愿承间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讳。卒抚情以寂寞兮，然怊怅而自悲。玉与石其同匮兮，贯鱼眼与珠玑。驽骏杂而不分兮，服罢牛而骖骥。年滔滔而自远兮，寿冉冉而愈衰。心忄余忄覃而烦冤兮，蹇超摇而无冀。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无王良之善驭。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不量凿而正枘兮，恐矩之不同。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弧弓弛而不张兮，孰云知其所至。无倾危之患难兮，焉知贤士之所死。俗推佞而进富兮，节行张而不著。贤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党誉。邪说饰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隐而避匿兮，谗谀登乎明堂。弃彭咸之娱乐兮，灭巧亻垂之绳墨。

艹昆艹路杂於《麻取》蒸兮，机蓬矢以射革。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以直针而为钓兮，又何鱼之能得。伯牙之绝弦兮，无钟子期而听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意者相和兮，同类者相似。飞鸟号其群兮，鹿鸣求其友。故叩宫而宫应兮，弹角而角动。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音声之相和兮，言物类之相感也。夫方圜之异形兮，势不可以相错。列子隐身而穷处兮，世莫可以寄托。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托。欲阖口而无言兮，尝被君之厚德。独便ぉ而怀毒兮，愁郁郁之焉极。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词。不及君而骋说兮，世孰可为明之。身寝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不扬。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谬谏

乱曰：鸾皇孔凤，日以远兮，畜凫驾鹅。鸡鹜满堂坛兮。蛙黾游乎华池。要奔亡兮，腾驾橐驼。铅刀进御兮，遥弃太阿。拔搴玄芝兮，列树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扁瓦》瓯登於明堂兮，周鼎潜乎深渊。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楚辞》）

◇嗟伯夷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其随接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於首阳。（《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自荐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陈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汉书·东方朔传》）

◇谏除上林苑

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汉书·东方朔传》）

◇化民有道对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臼与，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於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卅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愿陛下留意察之。（《汉书·东方朔传》）

◇对诏

凌山越海，穷天乃止。（《文选·海赋》注）

◇临终谏天子

诗云：「营营青蝇，止於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史记·褚先生补传》）

◇与公孙弘借车书

盖闻爵禄不相责以礼，同类之游，不以远近为叙。是以东门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骑尊宠之。吕望未尝与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让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抚尘而游，垂发齐年，偃伏以日数哉。（《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十。）

朔当从甘泉，愿借外厩之后乘。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艺文类聚》八十九）

◇与友人书

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

◇非有先生论

非有先生仕於吴，进不称往古以广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於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於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为先王不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说於目顺於耳快於心而毁於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己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览焉。」

先生对曰：「昔关龙逢深谏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蜚廉、恶来革等。三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也，国家为虚，杀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忽忽，终无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於邪主之心，历於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於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於是吴王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於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思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於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於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馀，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汉书·东方朔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四。）

◇隐真论

处天地之先，不以为长；在万古之下，不以为久。随时应变，与物俱化。（《释藏》陪字号，唐释法琳《辨正论》。）

◇答客难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於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於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湊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於宫，声闻於外。』『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延设用於文武，得信厥说，封於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即《即鸟》，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𡨋纊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於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繇是观之，譬犹《鼠青》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於大道也。」（《汉书》本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答骠骑难

干将莫邪，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履，曾不如一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锥。骐麟绿耳蜚鸿骅骝，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於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

◇十洲记序

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国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网之内，抑绝俗之道，摈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玉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复欲徜徉威仪也。曾随师主之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国，溽海冥夜之丘，纯阳之陵，始青之下，月宫之间，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历八极於是矣。未若陵虚之子，飞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视百方。北极钩陈而并华盖，南翔太丹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臣之所识，始愧不足以酬广访矣。

◇旱颂

维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酆淳，氵翁瞳瞳而亡止。阳风吸习而高々，群生闵懑而愁愦。陇亩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为，释其锄而下涕。悲坛畔之遭祸，痛皇天之靡济。（《艺文类聚》一百）

◇宝瓮铭

宝云生於露坛，祥风起於月馆。望三壶如盈尺，视八鸿如萦带。（王子年《拾遗记》）

◇诫子

明者处世，莫尚於中。（《汉书·东方朔传》赞作「上容」，应劭曰：容身远害也。《御览》作「忠」。）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汉书》作「柱下」，御览作「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汉书作「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馀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艺文类聚》二十三、《御览》四百五十九。）

东方朔占。（案：《隋志》五行家有《东方朔岁占》一卷，又有《东方朔占》二卷，《东方朔书》二卷，《东方朔书钞》二卷，《东方朔历》一卷，《东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恶》一卷。凡六种《开元占经》引见统称《东方朔占》，今从之。）

子日东风卯日雨，丑日东风辰日雨，寅日东风巳日雨，卯日东风午日雨，辰日东风未日雨，巳日东风申日雨，午日东风即日雨，未日东风申日雨，申日东风子日雨，酉日东风丑日雨，戌日东风寅日雨，亥日东风辰日雨。

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日雨，丁卯止。丙寅日雨，即日止。丁卯雨，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止。戊辰雨，夜半止。己巳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申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止。甲戌日雨，即时止。（案此下有脱文。）

己卯日雨，立止。庚辰日雨，即止。辛巳日雨，癸未止。壬午日雨，即日止。癸未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即止。丁亥日雨，即时止。戊子日雨，庚寅止。己丑日雨，庚寅止。庚寅日雨，即时止。辛卯日雨，即止。壬辰日雨，辛丑止。癸巳日雨，夕止。甲午日雨，即时止。乙未日雨，丁酉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止。戊戌日雨，辛丑止。己亥日雨，即止。庚子日雨，壬辰止。辛丑日雨，壬寅止。壬寅日雨，即止。癸卯日雨，即时止。甲辰日雨，即止。乙巳日雨，丙午止。丙午日雨，即止。丁未日雨，即时止。戊申日雨，庚戌止。己酉日雨，辛亥止。庚戌日雨，即止。辛亥日雨，癸丑止。壬子日雨，癸丑止。癸丑日雨，即时止。甲寅日雨，即止。乙卯日雨，丙辰止。丙辰日雨，丁己止。丁己日雨，即时止。戊午日雨，即止。己未日雨，即止。庚申日雨，即止。辛酉日雨，即时止。壬戌日雨，即时止。癸亥日雨，即时止。

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即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即止，不止，巳日止。辰日雨，巳日止。巳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不止，至十日阴。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见月不见日，久阴。酉日雨，立止，不止，久阴。戌日雨，立止，不止，久阴。亥日雨，立止，不止，久阴，此其大概也。（《开元占经》九十二）

凡雾气，不顺四时，逆相交错，微风小雨，为阴阳气乱之象。从寅至辰巳以上，周而复始，为逆者不成，积日不解者。昼夜昏暗，天下欲分离。（《开元占经》一百一）

正月朔日雨，岁中下田，麦成，禾黍小贵。三月得己朔，大麦熟：庚朔，禾熟，兵贼起。辛朔，下田不收。壬朔，赤地千里，米谷贵，癸朔熟。

三月有三卯，大豆好。无三卯，旱，种禾。四月丙朔，夏苗长。四月无三卯，旱种麻。常以正月一日夜半子时候，东方有黄色云者，春大赦。南方有黄色云者，夏有赦。西方有黄色云者，秋有赦。北方有黄色云者，冬有赦。杂者，皇太子有赦。有黑云杂者，必有皇后，若女子之赦。（《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卷二十六

◎唐蒙

蒙，建元中，为番阳令。元光中，以郎中通夜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请通夜郎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史记·西南夷传》，又见《汉书·西南夷传》）

◎张骞

骞，汉中成固人。建元中为郎，使西域，再为匈奴所获，历十三岁亡归。拜太中大夫。元朔末从卫青山塞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中迁卫尉，出塞后期论斩，赎为庶人。后拜中郎将，复使西域，还拜大行。

◇具言西域地形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𦍒、於。於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史记·大宛传》：骞使西域还，具为天子言之。）

◇言通大夏宜从蜀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史记·大宛传》，又见《汉书·张骞传》）

◇请招乌孙居浑邪故地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具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於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於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於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於新困於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传》）

◇谕指乌孙。

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史记·大宛传》）

◎许裒

裒，（《初学记》作「令裒」）爵里未详。

◇明堂议

圣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类阴阳，以成宫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阶素舆，越席皮弁，盖兴黄帝尧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三辅黄图》：汉明堂在长安西南七里，孝武议立明堂於长安城南，许裒等议。又见《初学记》十三。）

◎司马谈

谈，河内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元封初卒。

◇祠后土议

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大牢具。巳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史记·封禅书》、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案：事在元狩二年，《汉书·郊祀志》上，「太史公」作「太史令谈」。师古曰：「谈即司马谈也。」）

◇议立太坛

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史记·封禅书》：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论六家要指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臧，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ㄡ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决於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

迁字子长，谈子。元封中为太史令。天汉中坐罪宫刑，后为中书令。有《史记》一百三十卷，《集》一卷。

◇悲士不遇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文选》张衡《归田赋》注作「天道悠昧」，又司马彪《赠山涛诗》注、陆机《塘上行》注作「天道悠昧人理促兮」，则跨涉下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二句从《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补。）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艺文类聚》三十）

◇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於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祸莫ょ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於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於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於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亻耳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於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於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於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阴，王也，受械於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於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於鞭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於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免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於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彩不表於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於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於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卜之臣，宁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汉书》本传、《文选》。案：本传有删节。）

◇与挚伯陵书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高士传》）

◇素王妙论

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御览》四百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而泽及乡里也。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如范子可谓晓之矣。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自是已后无其人，旷绝三百有馀年，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为越相，三江五湖之间，民富国强，卒以擒吴，功成而弗居，变名易姓，之陶自谓朱公，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与贫。（《御览》四百七十二、《困学纪闻》二十。）

◇挚峻

峻字陵，京兆长安人，隐於开山。

◇报司马子长书

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於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送馀齿耳。（《高士传》）

有能者见锋颖之秋豪。（《文选》潘岳《为贾长渊作赠陆机诗》注。案《吴都赋》注作「有能见锋颖之状」。）

◎徐乐

乐，燕郡无终人。元光中为郎中。

◇上武帝书言世务

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

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从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背，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奚征而不服乎哉？（《史记·主父偃传》、《汉书·徐乐传》）

卷二十七

◎严安

安，临甾人。为丞相史，终骑马令。

◇上书言世务

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夫佳丽珍怪固顺於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馀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ね，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知巧权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讠间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略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观齐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汉书·严安传》，又《史记·主父偃传》，少篇首二百七十七字。）

◎终军

军字子云，济南人。武帝时拜谒者给事中，擢为谏大夫。使南越，为吕嘉所攻杀。

◇白麟奇木对

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於奔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俟贤，县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刑於宇内矣。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封禅之君无闻焉。

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於无穷。故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征之应见。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於勒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而异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见於神祇，而获兽以馈，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发嘉号於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

盖六退飞，逆也；白鱼登舟，顺也。夫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汉书·终军传》：从上幸雍，祠五，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於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军上对云云。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

◇奉诏诘徐偃矫制状

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馀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

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馀，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己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为之邪？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汉书·终军传》）

◇自请使匈奴

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於单於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汉书·终军传》）

◇自请使南越

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汉书·终军传》）

◇吾丘寿王

寿王字子赣，赵人。武帝时待诏，迁侍中中郎，坐法免，复召为郎，拜东郡都尉，入为光禄大夫侍中，后坐事诛。有集二卷。

◇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

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扌元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於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守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锄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於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官，三公有司，或由穷苍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於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汉书·吾丘寿王传》：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上下其议，寿王对。）

◇骠骑论功论

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立克胜之功，寿王作士大夫之论，称武帝之德，曰：「士或问於大夫曰，侧闻强秦之用兵也，南不逾五岭，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丧其国。汉兴六十馀载矣，命将帅以抗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东越沧海，西极河源，拓地万里，海内晏然。鄙人不识，敢问其踪。」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诈而不以诚。内用商鞅、李斯之谋，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窥间伺隙，既并海内之后，以威力为至道，以权诈为要术，遂非唐笑虞，绝灭旧章，防禁文学，行是古之戮，严诽谤之谋，十馀年遂滂沲则盈溢。是故皇天疾灭，更命大汉反秦政，务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谓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风，徒观朝廷下僚门户之士，谋如涌泉，动如骇机，皆能安中国，吞四夷，君臣若兹，何虑而不成，何征而不克？虽拔泰山，填苍海，可也。（《艺文类聚》五十九。）

游童牧竖，咏德讴吟。（《文选》潘岳《籍田赋》注）

◇失题

心如饥虎，志若秋鹰。（《北堂书钞》十四）

◎主父偃

偃，齐国临甾人。元光中为郎中，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元朔中为齐相，以劫齐王令自杀，征下吏，族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谏伐匈奴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毙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於东、垂、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饷，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於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史记·主父偃传》：上书阙下，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又《汉书·主父偃传》。）

◇说武帝令诸侯得分封子弟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主父偃传》、《汉书·主父偃传》）

◇说武帝徙豪桀茂陵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主父偃传》、《汉书·主父偃传》）

◎路博德

博德，西河平州人。为右北平太守，封邳离侯，入为卫尉，拜伏波将军。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

◇奏留李陵

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汉书·李陵传》：天汉二年，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云云。书奏，上怒。）

◎霍去病

去病，河东平阳人，武帝卫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以票姚校尉再从卫青出塞。元朔末，封寇军侯。元狩中，为骠骑将军，拜大司马。六年卒，谥曰景桓侯。

◇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疏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骨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位号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史记·三王世家》：元狩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霍光

光字子孟，去病弟。少为郎，元鼎初迁奉东都尉光禄大夫，后元末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封博陆侯辅政，讫昭帝世。迎昌邑王入嗣，寻行废立事。地节二年卒，谥曰宣成侯。

◇病笃上宣帝书谢恩

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汉书·霍光传》）

◇责过魏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汉书·魏相传》：迁河南太守，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乃自免去，西至长安。大将军霍光责过相云云，下廷尉狱。）

◎庄芷

庄芷，《汉书》作「严正」，寿春人。

◇上书发淮南王阴事

毒药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史记·淮南王传》：王有孽子，不害最长，不害子建，材高有气，使所善寿春庄芷上书天子。又见《汉书·淮南王传》。）

◇谬忌

忌，济阴亳人。

◇奏祠太一方

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汉书》作「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

◎庄熊罴

熊罴，爵里未详。（《汉书》作「严熊」，无「罴」字。）

◇上言穿商洛渠

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攻卤地，（《汉书》作「故恶地」）诚得水，（《汉书》作「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卷二十八

◎卜式

式，河南人。元狩中，以输家财助边召拜中郎，赐爵左庶长，除缑氏令。迁成皋令，拜齐王太傅，转为相。元鼎中赐爵关内侯，征为御史大夫，以议罢盐铁贬为太子太傅。

◇上书请死节南越

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淄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汉书·卜式传》）

◇上言官求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史记·平准书》）

◎宽

宽，千乘人。武帝时以射策为掌故，补廷尉文学卒史，除从史，转掾，进奏谳掾。迁御史大夫掾，举侍御史，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代卜式为御史大夫。

◇议封禅对

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於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汉书·宽传》：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上以问宽。宽对，上然之。）

◇封泰山还登明堂上寿

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汉书·宽传》：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上寿云云。制曰：「敬举君之觞。」案：以制报，知此非口奉。《本传》言宽善属文，口弗能发明，亦一证。）

◇改正朔议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惟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汉书·律历志》上：元封七年，御史大夫宽与博士赐等议。）

◎延年

延年，史失其姓，齐人。（按：《汉志》有东施令《延年赋》七篇，或即其人。）

◇上书请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

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壹成，万世大利。（《汉书·沟洫志》）

◎苏武

武字子卿，杜陵人。初为郎，迁移中厩监，进侍中。天汉元年以中郎将使匈奴，留不遣，至元始六年归，拜典属国。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馀，甘露三年图形麒麟阁。

◇报李陵书

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无人之处，迹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为饮，茹田鼠以为粮，穷目极望，不见所识，侧耳远听，不闻人声。当此之时，生不足甘，死不足恶，所以忍困强存，徒念忠义，虽诱仆以隆爵厚宠，万金之利，不以滑其虑也。迫以白刃在颈，铁在喉，不以动其心也。何则？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殁命，幸赖圣明，远垂拯赎，得使入汤之禽，复假羽毛，刖断之足，复蒙连续。每念足下，才为世英。（《文选》刘琨《答卢谌诗》注，又丘迟《与陈伯之书》注、袁宏《三国名臣赞》注并作「世生」。）器为时出。语曰：「夜行被绣，不足为荣。」况於家室孤灭，弃在绝域，衣则异制，食味不均，弃捐功名，虽尚视息，与亡无异。向使君服节死难，书功竹帛，传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复何言？所贶重遗，义当顺承，本为一体，今为异俗。余归汉室，子留彼国。臣无境外之交，故不当受，乖离邈矣。相见末期，国别俗殊，死生隔绝，岱马越鸟，能不依依。谨奉答报，并还所赠。（《艺文类聚》三十）

当子锐气深入之时，朝发夕息，数千万里。虽乘云附景，不足以譬速。晨凫失群，不足以喻疾。岂可因归雁以运粮，托景风以饷军哉。（《北堂书钞》一百十七、文选《海赋》注、《御览》九百十九。）

其於学人皆如凤如龙。（《文选》韦昭《博弈论》注）

◇书

越人衣文蛇，代马依北风，君子於其国也。凄怆伤於心。（《文选》张协《杂诗》注）

◎常惠

惠，太原人。天汉初，应募从苏武使匈奴，始元六年归，拜光禄大夫。本始中，封长罗侯。神爵中，代苏武为典属国。甘露末，拜右将军。初元二年卒，谥曰壮武侯。

◇从塞下上书言乌孙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留少主敦煌郡。惠至乌孙，责以负约，因立元贵靡，还迎少主。（汉书·萧望之传》：先是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复尚少主。神爵二年，遣惠送公主，未出塞，翁归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约自立，惠从塞下上书。）

◇奏请击龟兹

龟兹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汉书·常惠传》：宣帝复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

◎李陵

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前将军广孙。为侍中建章监，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兵败，降於匈奴。尚单於女，封右校王。元平元年病死，有集二卷。

◇令

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汉书·李广附传》）

◇表

臣以天汉二年到塞外，寻被诏书，责臣不进。臣辄引师到浚稽山，五将失道。（□□□□□□）

◇与苏武书

子卿名声冠於图籍，分义光於二国，形影表於丹青，爵禄传於王室。家获无穷之宠，永明白於千载。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虽遭困厄，死而后已。将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馀里，虽身降名辱，下计其功，岂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谬矣。功者福主，今为祸先。忠者义本，今为重患。是以范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体，分为二朝，悠悠永绝，何可为思？人殊俗异，死生断绝，何由复达？（《艺文类聚》三十）

相竞趋带林。（《史记·匈奴传》索隐）

言为瑕秽，动增泥滓。（《文选》潘岳《西征赋》注）

雷鼓动天，朱旗翳日。（《文选》曹植《责躬诗》注、班固《燕然山铭》注。）

陵自有识以来，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文选》张华《答何邵诗》注，又繁钦《与魏文帝笺》注。）

陵前为子卿死之计，所以然者，冀其驱丑虏翻然南驰，故且屈以求伸。若将不死，功成事立，则将上报厚恩，下显祖考之明也。（《文选·李陵答苏武书》注）

陵当谓单於畜士养兵，循先将军之令。将饮马河洛，收珠南海。（《文选》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名干天衢。（《文选·郭有道碑文》注）

◇重报苏武书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恋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於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馀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於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句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馀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於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文选》、《艺文类聚》三十。）

◎李广利

广利，中山人。以女弟李夫人有宠，欲侯之。太初初拜贰师将军，征大宛，还封海西侯，寻为大将军。三出击匈奴。会巫蛊事起，欲深入要功，征和三年，军败，降匈奴。岁馀，卫律害其宠，杀之以祠社。

◇初征大宛还至敦煌上书

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史记·大宛传》、《汉书·李广利传》。）

◎胡建

建字子孟，河东人。天汉中守军正丞，后为渭城令。昭帝时为上官安所捕，自杀。

◇奏暂监军御史

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兵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汉书·胡建传》：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建遂斩御史。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又见《说苑·指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桑弘羊

弘羊，洛阳人。少以心计侍中。天汉中为大农丞，贬为搜粟都尉，领大农，赐爵左庶长。后元末拜御史大夫，受遗辅政。元凤元年，与上官桀等谋反诛。

◇奏屯田轮台

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汉书·西域传》下：渠犁城：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

◎孔仅、东郭咸阳

仅，南阳人。咸阳，齐人，武帝时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元鼎三年，仅拜大农卿。

◇上言盐铁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钦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史记·平准书》：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又见《汉书·食货志》，其文小异。）

◎番系

系，九江人。武帝时为河东太守。元朔五年代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上言作河东渠田

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底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Ď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毋复漕。（《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田仁

仁，赵陉城人。鲁相田叔少子，为大将军卫青舍人，历郎中丞相长史，刺举三河，拜京辅都尉，迁丞相司直，坐纵戾太子下吏诛死。

◇上书请刺举三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大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史记》褚补《田仁任安传》）

卷二十九

◎赵充国

充国字翁孙，陇西上ゎ人。武帝时以骑士补羽林，拜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迁中郎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擢为后将军。宣帝即位，封营平侯。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还为后将军少府。屯缘边九郡。神爵中定先零羌，还为后将军卫尉。甘露二年卒，年八十六，谥曰壮侯。明年，图形麒麟阁。

◇先零羌事对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馀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馀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於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汉书·赵充国传》：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豪二百馀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云云。）

◇击皿干开议

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皿干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抚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汉书·赵充国传》：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请击皿干开。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云云。天子下其书公卿。）

◇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罕，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此羌之首帅名王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馀」，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馀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汉书·赵充国传》：上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以书敕让充国，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

◇上屯田奏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於外，则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馀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a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ㄟ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汉书·赵充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於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於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馀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汉纪》有「不」字）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於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迫」字本误作「追」，从《汉纪》改正）。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a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汉书·赵充国传》）

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馀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皿干、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渐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乡风。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於山野，虽亡尺寸之功，俞得避慊之便，而亡后咎馀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孰计。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惟陛下省察。（《汉书·赵充国传》）

◇奏罢屯田

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汉书·赵充国传》：明年五月，充国奏言云云。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丙吉

吉字少卿，鲁国人。武帝进为鲁狱史，迁廷尉右监，免归，为州从事。巫蛊事起，征复为廷尉监。昭帝时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宣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封博阳侯。神爵三年代魏相为丞相。五凤三年卒，谥曰定侯。

◇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

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於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於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汉书·丙吉传》：昌邑王废，吉奏记光，光览其议，立皇曾孙。）

◇与魏相书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显其能。（汉书·魏相传》）

◎魏相

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居平陵。武帝末为郡卒史。昭帝时举贤良，对策高第，除茂陵令，迁河南太守，坐事下狱。遇赦，复守茂陵令，迁扬州刺史，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宣帝即位，拜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地节中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相。封高平侯。神爵三年卒，谥曰宪侯。有集二卷。

◇贤良对策

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汉书·韩延寿传》：父义为燕郎中，刺王谋逆，谏而死。昭帝初，相以文学对策，请显赏其子。因擢延寿为大夫。）

◇上封事荐张安世

圣王褒有德以怀万方，显有功以劝百寮，是以朝廷尊荣，天下乡风。国家承祖宗之业，制诸侯之重，新失大将军，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显明功臣以填藩国。毋空大位，以塞争权，所以安社稷绝未萌也。车骑将军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馀年，忠信谨厚，勤劳政事，夙夜不怠，与大将军定策，天下受其福，国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寿重厚，可以为光禄勋，领宿卫臣。（《汉书·张汤附传》：大将军霍光薨后数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

◇上封事夺霍氏权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汉书·魏相传》）

◇上书谏击匈奴右地

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於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於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汉书·魏相传》：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

◇上书自陈

妻实不杀婢。广汉数犯罪法，不伏辜，以诈巧迫胁臣相，幸臣相宽不奏。愿下明使者，治广汉所验臣相家事。（《汉书·赵广汉传》）

◇条奏便宜

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臣相智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时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繇。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饣委，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臣谨案王法必本於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泰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於此，赖明诏振救，乃得蒙更生。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蚤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汉书·魏相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

◇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於尊天，慎於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馀。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汉书·魏相传》：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

◎蔡义

义，河内温人。武帝时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迁补覆盎城门候，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元凤中拜少府，迁御史大夫。元平初为丞相，本始三年薨，谥曰节侯。

◇上疏求召见

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於先师，自托於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於前。（《汉书·蔡义传》）

◎令狐茂

茂，上党壶关人。征和初为县三老。

◇上书理太子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得中，（《汉书》误作「之中」，从《汉纪》改。）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於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云：「营营青蝇，止於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汉纪》作固宜诛戮。）陛下不省察，深过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汉书·武五子传》：征和二年，太子兵败，亡，不得，上怒甚。壶关三老茂上书云云。书奏，天子感悟。师古曰：「荀悦《汉纪》云令狐茂。案今本《汉纪》但作壶关三老上书，并无「茂」字，师古所据，乃古本也。又案《续汉郡国志》五上党长子县注补引《上党记》曰：「令狐征君隐城东山中」，即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讼戾太子者也。）

◎车千秋

千秋本姓田，齐诸田之后，为高庙郎中。征和三年拜大鸿胪，明年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元凤四年卒，谥曰定侯。

◇上急变讼太子冤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汉书·车千秋传》）

◎黄霸

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居云陵。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补待郎谒者，免。后复入谷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察廉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召为廷尉正，守丞相长史。下狱，出举贤良，擢扬州刺史，迁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贬秩仍归颍川，征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五凤三年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甘露三年卒，谥曰定矣。

◇单於朝仪议

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於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於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汉书·宣纪》：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於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咸曰云云。又见《萧望之传》：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小有删节。）

◎士伍尊

尊，史不著其姓。武帝时为郡小吏，元帝时为长安士伍。

◇上书请复丙吉后爵邑

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是时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凄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后遭条狱之诏，吉扞拒大难，不避严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如，皇孙不当在官，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征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辄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征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荡，数奏甘毳食物。所以拥全神灵，成育圣躬，功德已亡量矣。时岂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报哉，诚其仁恩内结於心也。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时，臣上书言状，幸得下吉，吉谦让不敢自伐，删去臣辞，专归美於组、徵卿。组、征卿皆以受田宅赐钱，吉封为博阳侯，臣尊不得比组、徵卿。臣年老居贫，死在旦暮，欲终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显坐微文夺爵为关内侯，臣愚以为宜复其爵邑，以报先人功德。（《汉书·丙吉传》：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

卷三十

◎张敞

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居茂陵。昭帝初以乡有秩补郡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元凤中迁太仆丞。宣帝即位，擢豫州刺史，征为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出为函谷关都尉，徙山阳太守，征拜胶东相。元康中守京兆尹。神爵初即真，甘露末免为庶人，召拜冀州刺史。黄龙初为太原太守。元帝即位，征为左冯翊，未拜卒。有集一卷。

◇告絮舜教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汉书·张敞传》）

◇上书谏昌邑王

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汉书·张敞传》）

◇上书自请治胶东勃海盗贼

臣闻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於亲，进宦则竭力於君。夫小国中君犹有奋不顾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劳精於政事，不舍昼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课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驽，既无以佐思虑，久处闲郡，身逸乐而忘国事，非忠孝之节也。伏闻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纲纪，奸轨不禁。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事即有业，所至郡条奏其所由废及所以兴之状。（《汉书·张敞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书谏胶东王太后数出游猎

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楚严好田猎，樊姬为不食鸟兽之肉。口非恶旨甘，耳非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耆欲者，将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礼，君母出门则乘辎，下堂则从傅母，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意也。今太后资质淑美，慈爱宽仁，诸侯莫不闻，而少以田猎纵欲为名，於以上闻，亦未宜也。唯观览於往古，全行乎来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则，下臣有所称诵，臣敞幸甚！（《汉书·张敞传》）

◇诣公车上书

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汉书·张敞传》）

◇上书请令入谷赎罪

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馀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穷辟之处，买亡所得，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比八郡赎罪。务益致谷以豫备百姓之患。（《汉书·萧望之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为霍氏上封事

臣闻公子季友有功於鲁，大夫赵衰有功於晋，大夫田完有功於齐，皆畴其官邑，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於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ㄈ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以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於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书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汤，萧相国荐淮阴累岁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书文谕事指哉！唯陛下省察。（《汉书·张敞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谏用方术

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汉书·郊祀志》下：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疏谏。）

◇奏劾黄霸

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为淮阳守，辞去之官，谓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意，以倾朝廷，公不早白，与俱受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於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之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名好恶。（《汉书·循吏·黄霸传》：时京兆尹张敞舍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云云。天子嘉纳敞言。）

◇条奏故昌邑王居处状

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纟付，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薄。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汉书·武五子昌邑王传》：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敞於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兴废之状。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美阳鼎不宜荐见议

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公刘发迹於豳，大王建国於支岐，文武兴於丰镐，由此言之，则支岐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於岐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於宫庙也。昔宝鼎之出於汾佳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兼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臧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佳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於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式，不宜荐见於宗庙。（《汉书·郊祀志》下：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张敞上议。制曰：「京兆尹议是。」又略见《魏志·钟繇传》注。）

◇答两府入谷赎罪难问

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馀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於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赎；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赎，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乱？《甫刑》之罚，小过赦，薄罪赎，有金选之品，所从来久矣，何贼之所生？敞备皂衣二十馀年，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於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敞幸得备列卿，以辅两府为职，不敢不尽愚。（《汉书·萧望之传》）

◇为胶东相与朱邑书

明主游心太古，广延茂士，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直敞远守剧郡，驭於绳墨，匈臆约结，固亡奇也。虽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业，犹饥者甘糟糠，穰岁馀粱肉。何则？有亡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公而后信。故事各达其时之英俊，若必伊尹、吕望而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汉书·朱邑传》、《艺文类聚》五十三。）

◇书

夫苍龙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飘风虽疾，不以霖雨，不能扬尘。故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自托骐骥之发，乃腾千里之路。（《艺文类聚》九十七）然无损於骐骥，得使苍蝇绝群也。（梅鼎祚引《书钞》。案：此疑即与朱邑书，未敢定之。）

◇与严延年书

昔韩卢之取菟也，上观下获，不甚多杀。愿次卿少缓诛罚，思行此术。（《汉书·酷吏·严延年传》）

◇答朱登遗蟹酱书

蘧伯玉受孔子之赐，必以及其乡人。敞谨分斯贶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御览》四百七十八引《张敞集》：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酱，敞答曰云云。又见九百四十二，又见《困学纪闻》十二。案：东汉亦有张敞，而《隋志》集部仅於前汉载梁有左冯翊《张敞集》一卷，《录》一卷，明此书非东汉之张敞也。）

◎张竦

竦字伯松，敞孙。初为京兆史，累迁至丹阳太守。王莽居摄，封为淑德侯。后免官，以列侯居长安。莽败，客於池阳，为贼兵所杀。

◇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

窃见安汉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午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於故旧，笃於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

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於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周公诛管蔡，季子鸩叔牙，公之谓矣。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委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统，公手劾之，以定大纲。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舆幄坐，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公之谓矣。

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定陶太后欲立僭号，惮彼面刺幄坐之义，佞惑之雄，朱博之畴，惩此长、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谗贼交乱，诡辟制度，遂成篡号，斥逐仁贤，诛残戚属，而公被胥、原之诉，远去就国，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危亡之祸，不隧如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公之谓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此之时，宫亡储主，董贤据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结雠中山，则必同忧，断金相翼，藉假遗诏，频用赏诛，先除所惮，急引所附，遂诬往冤，更征远属，事势张见，其不难矣！赖公立入，即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运独见之明，奋亡前之威，盱衡厉色，振扬武怒，乘其未坚，厌其未发，震起机动，敌人摧折，虽有贲育不及持刺，虽有樗里不及回知，虽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

於是公乃自内故泗水相丰、令邯，与大司徒光，车骑将军舜建定社稷，奉节东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哲」，公之谓也。

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宜赐号安汉公，益封二县，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

将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为首，公深辞让，迫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於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当时之会千载希有，然而公惟国家之统，揖大福之恩，事事让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於德不嗣」，公之谓矣。

自公受策，以至於今，翼翼，日修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国，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於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市，日阛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於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公之谓矣。

开门延士，下及白屋，娄省朝政，综管众治，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

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安国家，四海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於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

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配，纪立而褒不副，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馀人。乐善无厌，班赏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由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录军功，裂三万户以封卫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增户命畴，封者三人，延及兄孙。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杖朱虚之鲠，依诸将之递，据相扶之势，其事虽丑，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胜之威，未尝遭时不行，陷假离朝，朝之执事，亡非同类，害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及至青、戎，Ｂ末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课功绛、霍，造之与因也；比於青、戎，地之与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诚惑之！

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检。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王曰：「叔父，建尔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谓不检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诗》曰：「亡言不雠，亡德不报。」报当如之，不如非报也。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郑伯献乐，悼公於是以半赐之。绛深辞让，晋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於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辞功，君知臣以遂赏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较然输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诚输忠，民诚感德，则於王事何有？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仪形虞、周之盛，敕尽伯禽之赐，无遴周公之报，令天法有设，后世有祖，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上）

◇为刘嘉作奏称莽功德

建平、元寿之间，大统几绝，宗室几弃。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振救，遮扞匡卫，国命复延，宗室明目。临朝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并录支亲，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计以百数。收复绝属，存亡续废，得比肩首，复为人者，嫔然成行，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法，流圣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领而叹，颂声洋洋，满耳而入。国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飨此福，受此荣者，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谓？乱则统其理，危则致其安，祸则引其福，绝则继其统，幼则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无时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

而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操畔逆之虑，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诚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溃畔而弃其兵，进不跬步，退伏其殃。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为计若此，岂不悖哉！

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辨社诸侯，出门见之，著以为戒。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骞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冲其匈，刃其躯，切其肌；后至者，欲拨其门，仆其墙，夷其屋，焚其器，应声涤地，则时成创。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齿焉。何则？以其背畔恩义，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远，嘉幸得先闻，不胜愤愤之愿，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愿下四辅公卿大夫议，以明好恶，视四方。（《汉书·王莽传》上：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进攻宛，不得入而败。绍者，张竦之从兄也。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云云。於是莽大说。）

◎田延年

延年字子宾，齐诸田之后，徙阳陵。昭帝时给事大将军霍光莫府，迁长史，出为河东太守，拜大司农。宣帝即位，封阳成侯，坐盗僦车直，自刎死。

◇奏没入诸下里物

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汉书·酷史传》：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年奏言奏可。）

卷三十一

◎杜延年

延年字幼公，南阳杜衍人。昭帝初补军司空，拜谏大夫，封建平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宣帝时坐霍禹免官，后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凤中拜御史大夫，卒谥曰敬侯。

◇奏记霍光争侯史吴事。

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好言於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ん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於天下也！（《汉书·杜周附传》：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大将军遂下延尉王平、少府徐仁於狱，朝廷皆恐丞相车千秋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

◎杜钦

钦字子夏，延年子。成帝初，大将军王凤请为武库令，去官。后举贤良方正对策，以病赐帛罢，后为议郎，复以病免。征诣王凤幕府，以寿终。

◇举贤良方正对策

陛下畏天命，悼变异，延见公卿，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钦愚戇，经术浅薄，不足以奉大对。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臣窃观人事以考变异，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外戚亲属无乖刺之心，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殆为后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适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於下，变象见於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高宗遭ず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要在所以应之。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深思天变，何应而不感？何摇而不动？孔子曰：「仁远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亲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如不留听於庶事，不论材而授位，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匮万姓之力以从耳目，近谄谀之人而远公方，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贤俊失在岩穴，大臣怨於不以，虽无变异，社稷之忧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诚不可以佚豫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臣钦愚戇，言不足采。（《汉书》本传，又略见《五行志》下之下。）

◇白虎殿对策。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於乡党，考功能於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取人之术也。殷因於夏尚质，周因於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朱』，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世，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於一人；爱宠偏於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汉书》本传）

◇上疏追讼冯奉世前功

前莎车王杀汉使者，约诸国背畔。左将军奉世以卫候便宜发兵诛莎车王，策定城郭，功施边境。议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亡保康居，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吏士四万馀人以诛斩之，封为列侯。臣愚以为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於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於国家深。其违命而擅生事同，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均刑殊则百姓惑；疑生无常，惑生不知所从；亡常则节趋不立，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手足。奉世图难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为世使表，独抑厌而不扬，非圣主所以塞疑厉节之意也。愿下有司议。（《汉书·冯奉世传》）

◇奏记王凤理冯野王

窃见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不分别予赐。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是一律两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满三月赐告，诏恩也。令告则得，诏恩则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汉书·冯奉世附传》：杜钦在大将军莫府，奏记於凤。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说王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於高年。《书》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亻来异态，后亻来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适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於春秋，未有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汉书》本传）

◇复说王凤

《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听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陈其祸福，甚可悼惧，窃恐将军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之至愿，所当勉之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凡事论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则典刑无，考之来今则吉凶同，卒摇易之则民心惑，若是者诚难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无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将军辅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将军信臣子之愿，念《关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诚难以忽，不可以遴。（《汉书》本传）

◇说王凤重后父

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之敬之，无失其意。盖轻细微眇之渐，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卫将军之日，盛於盖侯，近世之事，语尚在於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传》：初后父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说凤。）

◇说王凤绝宾

前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国子民，罪莫大於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厄，非宾所能越也。其乡募，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馀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乘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馀里乃到县度。畜堕，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汉书·西域传》）

◇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π，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务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及巳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汉书·西南夷传》）

◇说王凤治河

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极。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汉书·沟洫志》）

◇复说王凤起就位

将军深悼辅政十年，变异不已，故乞骸骨，归咎於身，刻己自责，至诚动众，愚知莫不感伤。虽然，是无属之臣，执进退之分，其去就之节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将军，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於宣，就封於齐，犹叹息永怀，宿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徘徊，不忍远去，况将军之於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莫有将军，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书》称「公毋困我！」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汉书》本传）

◇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於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汉书》本传）

◇戒王凤

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穰侯，昭王之舅也，权重於秦，威震邻敌，有旦莫偃伏之爱，心不介然有间，然范睢起徒步，由异国，无雅信，开一朝之说，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见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数百岁，若合符节，甚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间其说。（《汉书》本传）

◎杜业

业，钦兄缓之子。成帝时嗣爵建平侯，尚帝妹颍邑公主，拜太常，坐法免官。后为函谷关都尉，坐事免就国。哀帝即位，征复为太常，左迁上党都尉，又坐事免就国。薨，谥曰荒侯。

◇上书追劾翟方进

方进本与长深结厚，更相称荐，长陷大恶，独得不坐，苟欲障塞前过，不为陛下广持平例，又无恐惧之心，反因时信其邪辟，报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红阳侯立坐子受长货赂故就国耳，非大逆也，而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皆免官，归咸故郡。刑罚无平，在方进之笔端，众庶莫不疑惑，皆言孙宏不与红阳侯相爱。宏前为中丞时，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谩，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即时诋欺，奏免咸，复因红阳侯事归咸故郡。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常获尊官。丹前亲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几获大利。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孙宏、陈咸所坐。方进终不举白，专作威福，阿党所厚，排挤英俊，托公报私，横厉无所畏忌，欲以熏天下。天下莫不望风而靡，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杜口，骨肉亲属莫不股栗。威权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国家也。今闻方进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复赏赐厚葬，惟陛下深思往事，以戒来今。（《汉书·杜周附传》：丞相方进薨，业上书言。）

◇上书言王氏世权

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谮诉故许后，被加以非罪，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於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仗，权臣易世，意若探汤。宜蚤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汉书·杜周附传》：哀即位，业复上书言。）

◇奏事

伏闻东平国无盐县山中，有大石无故一夕自起立。臣业愚以为石者阴类，殆有微人当超□者，汉兴以来，今再见矣。其一正以孝昭皇帝无继嗣见，今又复以陛下无继嗣见，甚可为寒心。（《北堂书钞》影宋本一百六十引《汉名臣奏》。案：此奏《汉书》无。）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御览》一百五十一，并引《汉名臣奏》。）

◇说成帝绍封功臣

昔唐以万国致时雍之政，虞、夏以多群后飨共己之治。汤法三圣，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译来贺。是以内恕之君乐继绝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国，至於不及下车，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爱敬饬尽，命锡备厚。大孝之隆，於是为至。及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犹不伐，况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逮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馀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以往况今，甚可悲伤。圣朝怜闵，诏求其后，四方忻忻，靡不归心，出入数年而不省察，恐议者不思大义，设言虚亡，则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示化劝后也。三人为众，虽难尽继，宜从尤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善乎杜业之纳说也」云云，於是成帝复绍萧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参、周勃之属。）卷三十二

◎杨敞

敞，华阴人。昭帝初为大将军霍光军司马，历长史搜粟都尉。始元末迁大司农。元凤中为御史大夫，代王讠斤为丞相。元平元年九月卒，谥曰敬侯。

◇奏废昌邑王

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大中大夫臣德、臣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宫奴夜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湛沔於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召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於天下也。宗庙重於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汉书·霍光传》：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太后诏曰「可」。）

◇奏立皇曾孙

《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无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汉书·霍光传》：光复与丞相敞等上书，皇太后诏曰「可」。）

◎杨恽

恽字子幼，敞第二子，初为郎，补常侍骑，擢左曹。地节中封平通侯，迁中郎将。神爵初拜光禄勋。五凤二年，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免为庶人，后岁馀要斩。

◇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馀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灭夷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ㄧ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馀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汉书·杨敞传》、《文选》）

◇闲居

养羊酤酪，以供伏腊之费。（《御览》三十一）

◎眭弘

弘字孟，鲁国蕃人，以字行，为议郎，至符节令。元凤三年坐妖言伏诛。

◇上书预推昌邑王宣帝事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弘传》：昌邑有枯社木复生，上林苑中有断柳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即说曰云云。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

◎路温舒

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初为狱小吏，转狱吏。始元中，郡署决曹吏，举孝廉，除山邑丞，坐法免。复为郡吏。元凤中，廷尉解光请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即位，迁广阳私府长，内史举文学高第，迁右扶风丞，后为临淮太守，卒於官。

◇上书言宜尚德缓刑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郁於胸，誉谀之声，日满於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俞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於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汉书·路温舒传》：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又见《说苑·贵德》，少篇首二百五十字。）

◎大鸿胪禹

禹，史失其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平干王元不宜立嗣

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汉书景十三王传》武帝以亲亲故，立赵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子缪王元嗣薨，大鸿胪禹奏云云。奏可，国除。案：《诸侯王表》元薨於元凤二年，是时大鸿胪禹，《百官表》失载。）

◎张寿王

寿王，元凤中为大史令。

◇上书言不宜更历

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汉书·律历志》：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

◎丞相属宝

宝，失其姓。

◇劾张寿王

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汉书·律历志》：元凤三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怀育劾寿王，下吏。）

◎王吉

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王中尉。昭帝崩，迎王入嗣位，寻废，以国臣坐髡为城旦。宣帝时起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征为博士、谏大夫，寻谢病归。元帝即位，复征为谏大夫，道病卒，遣使吊祠。

◇上疏谏昌邑王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薄，数以𠀤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於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秦而社稷安矣。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於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於属则子也，於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介有不具者，於以上闻，非享国之福也。臣吉愚戇，愿大王察之。（《汉书·王吉传》）

◇奏书戒昌邑王

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馀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汉书·王吉传》：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

◇上宣帝疏言得失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於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於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於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於近，必见於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於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欧一区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合於道者，谨条奏，惟陛下财择焉。（《汉书·王吉传》：又略见《礼乐志》）

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於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趋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绝恶於未萌也。

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於积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汉书·王吉传》：吉以为云云，又言云云。即前疏谓条奏也，今录於疏后。）

◎王骏

骏，吉子。以孝廉为郎。建昭初迁谏大夫，除赵内史。道病免归，起为幽州刺史，迁司隶校尉。河平初迁少府。阳朔末拜京兆尹。鸿嘉初代薛宣为御史大夫。

◇谕指淮阳王钦

礼为诸侯制相朝聘之义，盖以考礼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学《诗》乎？《诗》云：「俾侯於鲁，为周室辅。」今王舅博数遗王书，所言悖逆。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钱，与相报应，不忠莫大焉。故事，诸侯王获罪京师，罪恶轻重，纵不伏诛，必蒙迁削贬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圣主赦王之罪，又怜王失计忘本，为博所惑，加赐玺书，使谏大夫申谕至意，殷勤之恩，岂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恶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来，王毋复以博等累心，务与众弃之。《春秋》之义，大能变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过自新，己以承上，然后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汉书·宣元六王·淮阳王钦传》）

◇劾奏匡衡

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益大臣，皆不道。（《汉书·匡衡传》：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

◎于定国

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昭帝时为狱吏郡决曹，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宣帝即位，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迁水衡都尉。地节初超迁廷尉，凡十八年。甘露中迁御史大夫，代黄霸为丞相，封四平侯。永光元年后数岁卒，年七十馀，谥曰安侯。

◇奏考问杨恽罪

恽不服罪，而召户将尊，欲令戒饬富平侯延寿，曰「太仆定有死罪数罪，朝暮人也。恽幸与富平侯婚姻，今独三人坐语，侯言『时不闻恽语』，自与太仆相触也。」尊曰：「不可。」恽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恽语，令太仆闻之，乱馀事。」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恶言，大逆不道，请逮捕治。（《汉书·杨敞传》：太仆戴长乐上书告杨恽罪，事下廷尉。延尉定国考问，左验明白，奏。）

◎冀州刺史林

林，史失其姓。

◇奏劾代王年

年为太子时，与女弟则私通。及年立，为王后，则怀年子，其婿使勿举。则曰：「自来杀之。」婿怒曰：「为王生子，自令王家养之。」则送儿顷太后所。相闻知，禁止则，令不得入宫。年使从季父往来送迎则，连年不绝。（《汉书·文三王传：地节中，冀州刺史林奏。）

◎龚遂

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以明经为昌邑王郎中令。王入嗣位，寻废，坐国臣髡为城旦，宣帝时选为勃海太守，征拜水衡都尉。

◇蝇矢对

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征即位，后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以问遂，遂云云。贺不用其言，卒至於废。）

◎严延年

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昭帝末以郡吏选补御史掾，举侍御史。宣帝时坐法亡命，遇赦，复为御史掾，拜平陵令，免，后为丞相掾，擢好令。神爵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涿郡太守。五凤初迁河南太守，坐罪弃市。

◇劾奏霍光

光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汉书·严延年传》）

◇报张敞书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馀弊，莠盛苗秽，何可不锄也。（《汉书·严延年传》）

卷三十三

◎萧望之

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居茂陵，昭帝末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免归为郡吏。始元中除御史大夫属。地节中察廉为大行治礼丞，拜谒者，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出为平原太守。元康初征为少府，寻为左冯翊。神爵初迁大鸿胪，寻代丙吉为御史大夫。五凤初，贬为太子太傅。黄龙初拜前将军，受遗。元帝初兼光禄勋，为弘恭、石显所陷，免为庶人。寻赐爵关内侯，复被收，饮鸩自杀。

◇上书请选谏官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愿陛下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於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忧政，亡有阙遗。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几乎！外郡不治，岂足忧哉？（《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为平原太守，上疏，书闻，征入守少府。）

◇建白宜罢中书宦官

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汉书·石显传》：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

◇劾奏赵广汉

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汉书·赵广汉传》：广汉自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馀人去，责以杀婢事。丞相魏相上书自陈，司直萧望之劾奏。）

◇奏驳耿寿昌增海租及近籴计

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馀，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汉书·食货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五凤中奏籴三辅等郡谷，以省关东漕卒；又白增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萧望之奏云云，上不听。）

◇奏言三公非其人

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汉书·萧望之传》：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云云。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侍中等诘问望之。）

◇冯奉世封爵议

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於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汉书·冯奉世传》：奉世以卫侯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首长安，上甚说，下议封奉世。少府萧望之独以云云。上善望之议。）

◇驳张敞入谷赎罪议

民函阴阳之气，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於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政教壹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复。古者藏财於民，（「财」字从《汉纪》补。）不足则取，有馀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汉书·萧望之传》：京兆尹张敞书，愿令诸有罪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事下有司，望之与少府李强议。又见荀悦《汉纪》，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对两府难问入谷赎罪议

先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永惟边竟之不赡，故《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固为军旅卒暴之事也。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夺假贷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诛者过半，然后衰止。愚以为此使死罪赎之败也，故曰不便。（《汉书·萧望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乌孙元贵靡尚少主议

乌孙绝域，信其美言，万里结婚，非长策也。（《汉书·萧望之传》，又《西域传》下作：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

乌孙持两端，亡坚约，其效可见，前少主在乌孙四十馀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此以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得立而还，信无负於四夷，此中国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汉书·萧望之传》，又见《西域传》下，小异。）

◇对诏问因乱灭匈奴议

《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汉书·萧望之传》：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遣问望之计策，望之对云云，上从其议。）

◇单于朝仪议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於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汉书·萧望之传》）

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其后嗣，遂逃窜伏，使於中国不为叛臣。（《汉书·匈奴传赞》。案此约文与本传少异，故并录之。）

◇雨雹对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於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汉书·萧望之传》：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陈灾异，下少府宋畸问状，望之对以为。）

◎萧育

育字次君，望之子。宣帝时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除大将军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为茂陵令，拜司隶校尉，免。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中郎将，使匈奴，历冀州、青州两部刺史，长水校尉，泰山太守，大鸿胪，右扶风，免。哀帝时拜南郡太守，病去官，起为光禄大夫、执金吾。

◇奏封事荐冯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内足与图身，外足以虑化。窃惜野王怀国之宝，而不得陪朝廷与朝者并。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国家乐进贤也。（《汉书·冯奉世附传》：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言。案：朔方即冀州。又案：王章荐冯野王封事，末三语与此同。）

◎金安上

安上，字子侯，宅侯日单弟伦之子。宣帝时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进封都成侯，迁建章卫尉，谥曰敬侯。

◇上书言昌邑王贺

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嚣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汉书·武五子昌邑王传》：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奏可。）

◎柯

柯，史不著其姓，宣帝时为扬州刺史。

◇奏昌邑王贺罪

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汉书·武五子昌邑王传》：元康三年，封贺为海昏侯。后数年，扬州刺史柯奏云云，制曰：「削户三千。」）

◎廖

廖，史不著其姓，宣帝时为豫章太守。

◇奏绝昌邑王后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於贺甚厚，虽舜於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汉书·武五子传》：贺薨，豫章太守廖奏言。）

◎郑吉

吉，会稽山阴人。初为郎，地节中以侍郎田渠黎破车师，迁卫司马，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降日逐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於是始置都护西域骑都尉，封安远侯，卒，谥曰缪侯。

◇上书请益车师田卒

车师去渠黎千馀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黎者势不能相救，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益田卒。（《汉书·西域传》下）

◎辛武贤

武贤，狄道人。元康中为酒泉太守。神爵初拜破羌将军，羌军还归酒泉，后复为破羌将军。

◇奏击罕开

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汉书·赵充国传》：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

◎辛庆忌

庆忌字子真，武贤子。宣帝时为右校丞，屯乌孙赤谷城，拜侍郎，迁校尉，屯焉耆国，还为谒者。元帝初补金城长史，举茂材，迁郎中，转校尉，迁张掖太守，徙酒泉太守。成帝初徵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左迁酒泉太守，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左迁云中太守，征为光禄勋，拜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徙左将军。元延初卒官。

◇上书理刘辅

臣闻明主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愆。窃见谏大夫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昔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今天心未豫，灾异屡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於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於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齿囚於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亿，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也。臣等窃深伤之，唯陛下留神省察。（《汉书·刘辅传》：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辅上书，系掖庭秘狱。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禄大夫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

◎韦玄成

玄成字少翁，鲁国邹人，丞相贤之少子。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袭爵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侯，拜河南（「表」作河内。）太守。神爵末征为未央卫尉，五凤中迁太常，坐杨恽免。起为淮南王中尉。元帝即位，进少府，迁太子太傅。永光初拜御史大夫，代于定国为丞相。建昭三年卒，谥曰共侯。

◇劾刘更生

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汉书·楚元王交附传》：更生使外亲上变事，逮系狱，下太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

◇奏发陈咸朱云事

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汉书·朱云传》。案：颜师古以上字属下文，误。）

◇罢郡国庙议

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义，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仆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汉书·韦贤传》：永光四年，诏先议罢郡国庙，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馀、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云云，奏可。）

◇毁庙议

《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壹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祭义》曰：「王者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也。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成王成二圣之业，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庙犹不世，以行为谥而已。《礼》，庙在大门之内，不敢远亲也。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汉书·韦贤传》：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

◇毁庙迁主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於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汉书·韦贤传》：明年玄成等奏，奏可。）

◇复言罢文昭太后寝祠园

古者制礼，别尊卑贵贱，国君之母非适不得配食，则荐於寝，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礼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祠园宜如礼勿复修。（《汉书·韦贤传》：明年玄成复言，奏可。）

◎侍郎章

章，史不著其姓，宣帝时为侍郎。

◇上疏言宜德韦玄成让袭爵

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汉书·韦贤传》：玄成当袭爵，以病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

◎戴长乐

长乐，神爵初为太仆，五凤坐事免为庶人。

◇上疏告扬恽罪

高昌车奔入北掖门，恽语富平侯张延寿曰：「闻前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恽上书讼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恽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臭恶，单于不来明甚。」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以主上为戏语，允悖逆绝理。（《汉书·杨敞传》）

◎王生

生，宣帝时为太子庶子。（案《龚遂传》亦有王生，由勃海议曹入为水衡丞，与此同时，未审即其人否也。）

◇与盖宽饶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主知君白公正，不畏强御，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己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己，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裁省览。（《汉书·盖宽饶传》）

◎盖宽饶

宽饶字次公，魏郡人。初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左迁卫司马，拜太中大夫，擢为司隶校尉。神爵二年，以奏事忤旨自杀。

◇奏封事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馀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盖宽饶传》：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

◎郑昌

昌字次卿，泰山刚人。宣帝时为太原涿郡太守，入为谏大夫。

◇请删定律令疏

圣主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汉书·刑法志》：宣帝置廷平，时汲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宣帝未及修正。）

◇上书理盖宽饶

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汉书·盖宽饶传》：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颂宽饶云云，上不听。）

◇薛广德

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神爵中为博士，迁谏大夫。初元末，代贡禹长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府御史大夫。永光初以病免。

◇上元帝书谏射猎

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汉书·薛广德传》）

◎毓延寿

延寿一姓李，字子惠，南郡人。五凤中为丞相司直，建昭初迁执金吾，历卫尉，拜御史大夫。竟宁初卒。

◇奏劾萧望之

侍中谒者良使丞制诏望之，望之再拜已。良与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谓御史曰：「良礼不备。」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朝奏事会廷中，差居丞相后，丞相谢，大夫少进，揖。今丞相数病，望之不问病；会廷中，与丞相钧礼。时议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宁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给车马，之杜陵护视家事。少史冠法冠，为妻先引，又使卖买，私取附益凡十万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经术，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逊让，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汉书·萧望之传》）

◎孙会宗

会宗，西河人。五凤中为安定太守，坐杨恽事免官。

◇与杨恽书

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汉书·杨敞传》：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馀，其友人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

◎欧阳地馀

地馀，千乘人，欧阳生七世孙，世受尚书。宣帝时为太子中庶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进侍中中大夫。永光初为少府。

◇戒子

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汉书·儒林传》）

◎徐福

福，茂陵人。宣帝时，以上疏为郎。

◇上疏言霍氏

霍氏太盛，陛下即厚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汉书·霍光传》：茂陵徐生上疏言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上书，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卷三十四

◎贡禹

禹字少翁，琅邪人。宣帝时以明经征博士，出为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内令，去官。元帝即位，征为谏大夫，迁光禄大夫，历长信少府，代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上书乞骸骨

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衤豆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徵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伏自念终亡以报厚恩，日夜惭愧而已。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非复能有补益，所谓素餐尸禄污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诚恐一旦真仆气竭，不复自还，污席荐於宫室，骸骨弃捐，孤魂不归。不胜私愿，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死亡所恨。（《汉书·贡禹传》）

◇上书言得失

◇口钱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汉书·贡禹传》）

◇钱币

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於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馀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厂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於农，复古道便。（《汉书·贡禹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略见《食货志》。）

◇减宫卫免诸官奴婢。

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大半，以宽繇役。又诸官奴婢十万馀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宜免为庶人，禀食。（《汉书·贡禹传》）

◇戍卒

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汉书·贡禹传》）

◇私贩卖

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汉书·贡禹传》）

◇赎罪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於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於世，欺谩而善书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贵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於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於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於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汉书·贡禹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奏宜放古自节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繇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馀，厩马百馀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盛，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於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於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乌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亡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故《诗》曰：「天难谌斯，不易惟王。」「上帝临汝，毋贰尔心。」「当仁不让。」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与臣下议也。若其阿意顺指，随君上下，臣禹不胜拳拳，不敢不尽愚心。（《汉书·贡禹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正定庙制

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汉书·韦玄成传》）

◇送匈奴侍子议

《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单於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汉书·陈汤传》：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以为。）

◎匡衡

衡字稚圭，东海承人。宣帝时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元帝即位，大司马史高辟议曹史，荐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进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拜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中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成帝即位，连乞骸骨。不许，建始三年免为庶人。

◇上疏言政治得失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民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於行而廉於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於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厶，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宫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於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汉书·匡衡传》）

◇上疏言治性正家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助其治也。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上详览统业之事，留神於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闻少见者戒於雍蔽，勇猛刚强者戒於大暴，仁爱温良者戒於无断，湛静安舒者戒於后时，广心浩大者戒於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寇》《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际，别嫡长之位。礼之於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於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汉书·匡衡传》）

◇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

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於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汉书·匡衡传》）

◇奏免陈汤

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汉书·匡衡传》：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

◇奏徙南北郊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於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云阳立泰，祭於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丰高阝，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於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汉书郊祀志》下：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云云，奏可。）

陛下圣德，匆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各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於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於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於经传，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於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汉书·郊祀志》下：右将军王商等五十人以为宜徙，於是衡、谭奏议，天子从之。）

◇上言罢郊坛伪饰

甘泉泰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も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闻郊柴（毛本作紫。）坛，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惟至诚为可，故（毛本作致）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も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汉书·郊祀志》下：衡言）

◇又言罢雍密上下祠

王者各以其礼制祀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汉书·郊祀志》下：衡又言，天子皆从焉。）

◇复条奏罢群祠

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馀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汉书·郊祀志》下：是岁衡、谭复条奏云云，奏可。）

◇奏罢诸毁庙

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汉书·韦玄成传》：元帝崩，衡奏言云云，奏可。）

◇华阴守丞嘉封事对

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汉书·朱云传》：元帝时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朱云可试守御史大夫。上乃下其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

◇以孔子世为殷后议

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汉书·梅福传》）

◇郅支县头稿街议

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之时，宜勿县。（《汉书·陈汤传》：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每系》延寿以为云云，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宜县，有诏将军议是。）

◇甘延寿陈汤封爵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於。（《汉书·陈汤传》：元帝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於令，匡衡、石显以为。）

◇祷高祖孝文孝武庙

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夙夜不敢康宁，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动作接神，必因古圣之经。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今赖宗庙之灵，六合之内莫不附亲，庙宜一居京师，天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皇帝祗肃旧礼，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楚王梦亦有其序。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谨案上世帝王承祖祢之大义，皆不敢不自亲。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又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礼》，凶年则岁事不举，以祖祢之意为不乐，是以不敢复。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大被其疾，队在沟渎之中。皇帝至孝肃慎，宜蒙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飨皇帝之孝，开赐皇帝眉寿无疆，令所疾日瘳，平复反常，永保宗庙，天下幸甚！（《汉书韦玄成传》）

◇告谢毁庙

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又以为孝莫大於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为母信，为后，则於子祭，於孙止，尊祖严父之义也。寝日四上食，园庙闲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惧，未敢尽从。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溥将，钦若稽古，承顺天心，子孙本支，陈锡，无疆，诚以为迁庙合祭，久长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听？即以令日迁太上、孝惠庙，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将以昭祖宗之德，顺天人之序，定亡穷之业。今皇帝未受兹福，乃有不能供职之疾。皇帝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鬼神不飨。六艺所载，皆言不当，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气日兴，疾病平复，永保宗庙，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汉书韦玄成传》）

卷三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向（一）

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楚元王交玄孙。地节中为辇郎，神爵初擢谏大夫，后坐罪赎减死，拜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擢为宗正，以忤弘恭石显下狱，寻为中郎，复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绥和中卒，年七十二。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五经通义》九卷，《五经要义》五卷，《世说》二卷，《七略别录》二十卷，《列女传》十五卷，《列仙传》三卷，《新序》三十卷，《说苑》二十卷，集六卷。

◇请雨华山赋

崆龙巍青畏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茉崔（一作「」）竭离安连迎果通谷曼服忄鹿奄草均阿阪殷纷声沸路辽远调修卒翟寒服屿冥冥兰蔓□□□散峡青々亻林々溱溱路黍稷云だ忽传天下为深壑旅请今深渥水谷密请宜令所出百钅曾々清池涌泉淡州鸟（一作「鸣」）鸯翔荣々殊亻召诊赏悬若神悲哀。（一作「衷」）徂往（一作「但住」）不可语人鹿麋《鹿毕》亻林他他野牛胜握触熊蛩蛩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庸游山林天阴且雨员日聆棠柘梓桐扌捎母猴猿木戏手相持卷阳《走从》棼若风时惮鸳飘阳鸾孔翠文章明[B146]（一作）《同黄》苑仓游旁忄昆赖狐貉临水凝浑兮不触果必方格可为忄昆陵鲤难神龟春夏出游冬自根圣人亲之诚虞哉虢拖□何不可胜亦路临何为华山（《古文苑》案：此赋多脱误，无从校正。）

◇雅琴赋

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文选·蜀都赋》注）

潜坐蓬庐之中，岩石之下。（《文选》张衡《归田赋》注，又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注。）

游予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文选·琴赋》注）

末世锁才兮知音寡。（《文选》谢灵运《七里濑诗》注）

穷音之至入於神。（《文选·古诗十九首》注）

弹少宫之际天，授中徵以及泉。（《文选·七命》注）

葳蕤心而息诉兮，伏雅操之循则。（《初学记》十六）

◇围棋赋

略观围棋，法於用兵，怯者无工，贪者先亡。（《文选·博奕论》注。案《艺文类聚》七十四引马融《围棋赋》，亦有此四语。）

◇九叹

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阳兮，惟楚怀之婵连。原生受命於贞节兮，鸿永路有嘉名。齐名字於天地兮，并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吐氛浊兮，横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诚而不阿兮，遂见排而逢谗。后听虚而黜实兮，不吾理而顺情。肠愤ぉ而含怒兮，志迁蹇而左倾。心傥慌其不我与兮，躬速速其不吾亲。辞灵修而陨志兮，吟泽畔之江滨。椒桂罗以颠覆兮，有竭信而归诚。谗夫霭霭而漫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结言於庙堂兮，信中途而叛之。怀兰蕙与衡芷兮，行中野而散之。声哀哀而怀高丘兮，心愁愁而思旧邦。愿承间而自恃兮，径淫ａ而道壅。颜徵黧以沮败兮，精越裂而衰耆。裳而含风兮，衣纳纳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顺波凑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飘风来之汹汹。驰余车兮玄石，步余马兮洞庭。平明发兮苍梧，夕投宿兮石城。芙蓉盖而菱华车兮，紫贝阙而玉堂。薜荔饰而陆离荐兮，鱼鳞衣而白裳。登逢龙而下陨兮，违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旧俗兮，肠一夕而九连。扬流波之潢潢兮，体溶溶而东回。心怊怅以永思兮，意而日颓。白露纷以途途兮，秋风浏以萧萧。身永流而不还兮，魂长逝而常愁。

叹曰：譬彼流水，纷扬磕兮，波逢汹涌滂沛兮。揄扬涤荡，漂流陨往。触石兮，龙邛圈。缭戾宛转，阻相薄兮。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逢纷

灵怀其不吾知兮，灵怀其不吾闻。就灵怀之皇祖兮，诉灵怀之鬼神。灵怀曾不吾与兮，即听夫人之谀辞。余辞上参於天坠兮，旁引之於四时。指日月使延照兮，抚招摇以质正。立师旷俾端词兮，命咎繇使并听。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不从俗而讠皮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绳以追曲兮，屈情素以从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舆之踵迹。群阿容以晦光兮，皇舆覆以幽辟。舆中途以回畔兮，驷马惊而横奔。执组者不能制兮，必折轭而摧辕。断镳衔以驰骛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荡荡其无人兮，遂不御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沉兮，不可获而复登。不顾身之卑贱兮，惜皇舆之不兴。出国门而端指兮，翼壹寤而锡还。哀仆夫之坎毒兮，屡离忧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触石而衡游。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凌黄沱而下低兮，思还流而复反。玄舆驰而并集兮，身容与而日远。棹舟杭以横沥兮，渗湘流而南极。立江界而长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归兮，神浮游以高厉。心蛩蛩而怀顾兮，魂眷眷而独逝。

叹曰：余思旧邦，心依违兮。日暮黄昏，羌幽悲兮。去郢东迁，余谁慕兮？谗夫党旅，其以兹故兮。河水淫淫，情所愿兮。顾瞻郢路，终不返兮。——离世

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Ｂ而不违。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黄昏而长悲。闵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杨之冤雏。孤雌吟於高墉兮，鸣鸠栖於桑榆。玄猿失於潜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独偏弃而远放。征夫劳於周行兮，处妇愤而长望。申诚信而罔违兮，情素洁於纽帛。光明齐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伤压次而不发兮，思沉抑而不扬。芳懿懿而终败兮，名靡散而不彰。背玉门以奔骛兮，蹇离尤而干诟。若龙逢之沉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几危兮，反为雠而见怨。患国家之离沮兮，躬获愆而结难。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骊姬之反情。恐登阶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臣之号兆兮，本朝芜而不治。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芜与菌若兮，渐藁本於污渎。淹芳芷於腐井兮，弃鸡骇於筐篚。执棠溪以弗刂蓬兮，秉干将以割肉。筐泽泻以豹享兮，破荆和以继筑。时溷浊犹未清兮，世ゾ乱犹未察。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岁之既晏。顾屈节以从流兮，心巩巩而不夷。宁浮沅而驰骋兮，下江湘以回。

叹曰：山中槛槛，余伤怀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经营原野，杳冥冥兮。乘骐骋骥，舒吾情兮。归骸旧邦，莫谁语兮。长辞远逝，乘湘去兮。——怨思

志隐隐而郁怫兮，愁独哀而冤结。肠纷纭以缭转兮，涕渐渐其若屑。情慨慨而长怀兮，信上皇而质正。合五岳与八灵兮，讯九《鬼斤》与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诉五帝以置词。北斗为我折中兮，太一为余听之。云服阴阳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苍龙之蚴虬兮，带隐虹之逶蛇。曳彗星之皓旰兮，抚朱爵与。游清灵之飒戾兮，服云衣之披披。杖玉华与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举霓旌之带翳兮，建黄之总旄。躬纯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仪。惜往事之不合兮，横汨罗而下沥。桀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顺流。赴阳侯之潢洋兮，下石濑而登洲。陵魁堆以蔽视兮，云冥冥而暗前。山峻高以无垠兮，遂曾闳而迫身。雪而薄木兮，云霏霏而陨集。阜隘狭而幽险兮，石山参嵯以翳日。悲故乡而发忿兮，去余邦之弥久。背龙门而入河兮，登大坟而望夏首。横舟航而渗湘兮，耳聊啾而忄党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鸿溶溢而滔荡。路曼曼其无端兮，周容容而无识。引日月以指极兮，少须臾而释思。水波远以冥冥兮，眇不睹其东西。顺风波以南北兮，雾宵晦以纷纷。日杳杳以西颓兮，路长远而窘迫。欲酌醴以娱忧兮，蹇骚骚而不释。

叹曰：飘风蓬龙，埃弗弗兮，草木摇落，时槁悴兮。遭倾遇祸，不可救兮。长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陈阝诗，冀以自免兮。颓流下陨，身日远兮。——远逝

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声嗷嗷以寂寥兮，顾仆夫之憔悴。拔谄谀而匡邪兮，切氵典氵忍之流浴。荡氵畏氵委之奸咎兮，夷蠢蠢之溷浊。怀芬香而挟蕙兮，佩江蓠之斐斐。握申椒与杜若兮，冠浮云之峨峨。登长陵而四望兮，览芷圃之蠢蠢。游兰皋与蕙林兮，睨玉石之山参嵯。杨精华以眩耀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芳郁渥而纯美。结桂树之旖旎兮，纫荃蕙与辛夷。芳若兹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驱子侨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渊。若由夷之纯美兮，介子推之隐山。晋申生之离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吴申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横废。欲卑身而下体兮，心隐恻而不置。方圜殊而不合兮，钩绳用而异态。欲俟时於须臾兮，日阴ａ其将暮。时迟迟其日进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入世兮，内距闭而不开。俟时风之清激兮，愈氛雾其如《麻土》。进雄鸠之耿耿兮，谗介介而蔽之。默顺风以偃仰兮，尚由由而进之。心慷忄良以冤结兮，情舛错以曼忧。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捻支於中州。望高丘而叹涕兮，悲吸吸而长怀。孰契契而委栋兮，日厶厶而下颓。

叹曰：江湘油油，长流汩兮。挑揄扬汰，荡迅疾兮。忧心展转，愁怫郁兮。冤结未舒，长隐忿兮。丁时逢殃，可奈何兮。劳心ぉぉ，悌滂沲兮。——惜贤

悲余心之ぉぉ兮，哀故邦之逢殃。辞九年而不复兮，独茕茕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风兮，心纷错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风兮，步从容於山。巡陆夷之曲衍兮，幽空虚以寂寞。倚石岩以流涕兮，忧憔悴而无乐。登ﾊヴ以长企兮，望南郢而窥之。山修远其辽辽兮，途漫漫其无时。听玄鹤之晨鸣兮，干高冈之峨峨。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愿寄言於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欲迁志而改操兮，心纷结其未离。外彷徨而游览兮，内恻隐而含哀。聊须臾以时忘兮，心渐渐其烦错。愿假簧以舒忧兮，志纡郁其难释。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於《九章》。长嘘吸以於悒兮，涕横集而成行。伤明珠之赴泥兮，鱼眼玑之坚藏。同驽骡与乘驵兮，杂班驳与茸。葛ぱ艹累於桂树兮，鸱集於木兰。促谈於廊庙兮，律魁放乎山间。恶虞氏之箫韶兮，好遗风之激楚。潜周鼎於江淮兮，爨土ｎ於中宇。且人心之持旧兮，而不可保长。彼南道兮，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还顾眷眷。涕流交集兮，泣下涟涟。

叹曰：登山长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颓兮。留思北顾，涕渐渐兮。折锐摧矜，凝泛滥兮。念我茕茕，魂谁求兮。仆夫慌悴，散若流兮。——忧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情纯洁而罔秽兮，姿盛质而无愆。放佞人与谄谀兮，斥谗夫与便嬖。亲忠正之悃诚兮，招贞良与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渊。回邪譬而不能入兮，诚愿藏而不可迁。逐下失於后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弗刂谗贼於中《广留》兮，选吕管於榛薄。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河之畔无隐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今反表以为裹兮，颠裳以为衣。戚宋万於两楹兮，废周邵於遐夷。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驰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妇入而彩绣服。庆忌囚於阱室兮，陈不占战而赴围。破伯牙之号钟兮，挟人筝而弹纬。藏石於金匮兮，捐赤瑾於中庭。韩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将而攻城。莞芎弃於泽洲兮，《瓜包》《瓜蠡》蠹於筐篚。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罴群而逸囿。折芳枝与琼华兮，树枳棘与薪柴。握荃蕙与射干兮，耘藜藿与荷。惜今世其何殊兮，远近思而不同。或沉沦其无所达兮，或清激其无所通。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虽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诚惜芳之菲菲兮，反以兹为腐也。怀椒聊之廿设々兮，乃逢纷以罹诟也。

叹曰：嘉皇既殁，终不反兮。山中幽险，郢路远兮。谗人浅浅，孰可诉兮。征夫罔极，谁可语兮。行吟累欷，声喟喟兮。怀忧含戚，何傺兮。——愍命

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ぉぉ兮，目眇眇而遗泣。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於山陆。旦徘徊於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发披披以髟襄々兮，躬劬劳而《疒者》悴。魂亻狂々而南行兮，泣沾襟而濡袂。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闵先嗣之中绝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游於山峡兮，步周流於江畔。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泛观。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还余车於南郢兮，复往轨於初古。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播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甘棠枯於丰草兮，藜棘树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宫兮，仳亻佳倚於弥楹。乌获戚而骖乘兮，燕公操於马圉。蒯聩登於清府兮，咎繇弃而在野。盖见兹以永叹兮，欲登阶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鹜兮，因徙弛而长辞：

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弟淫淫兮。钟牙已列，谁为声兮。纤阿不御，焉舒情兮。曾哀凄欷，心离离兮。还顾高丘，泣如洒兮。——思古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屡惩艾而不移。服觉皓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譬王侨之乘云兮，戴赤霄而凌太清。欲与天地参寿兮，与日月而比荣。登昆仑而北首兮，悉灵圉而来谒。选鬼神於太阴兮，登阊阖於玄阙。回朕车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门。驰六龙於三危兮，朝西灵於九滨。结余轸於西山兮，横飞谷以南征。绝都广以直指兮，历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两馆於咸唐，贯Ｅ以东兮，维六龙於扶桑。周流览於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於回极兮，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於瑶光。排帝宫与罗囿兮，升县圃以眩灭。结琼枝以杂佩兮，立长庚以继日。凌惊雷以轶骇电兮，缀鬼谷於北辰。鞭风伯使先驱兮，囚灵玄於虞渊。逆高风以低回兮，览周流於朔方。就颛顼而陈词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车逝於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兮，奏虞舜於苍梧。济杨舟於会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见南郢之流风兮，殒余躬於沅湘。望旧邦之黯ㄊ兮，时溷浊其犹未央。怀兰ㄋ之芬芳兮，妒被离而折之。张绛帷以兮，风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阳焱焱而复顾。聊假日以须臾兮，何骚骚而自故。

叹曰：譬彼蛟龙，乘云浮兮。泛淫ㄈ溶，纷若雾兮。潺曷，雷动电发。及高举兮，升虚凌冥。沛浊浮清，入帝宫兮。摇翘奋羽，驰风骋雨，游无穷兮。——远游

（已上并见《楚辞》。）

卷三十六

◎刘向（二）

◇使外亲上变事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於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於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亻儿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汉书·楚元王交附传》：更生使其外亲上变事，书奏，弘恭、石显疑其更生所为，坐免为庶人。）

◇条灾异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圳亩，犹不忘君，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於朝，则万物和於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文，开基西郊，杂Ⅲ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於内，万国欢於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於下，天应报於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厘。」厘，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訾訾，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挠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月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於上，地变动於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於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也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鸟》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彖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於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於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於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於《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ｷｷ，见见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公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皆仕於鲁，李斯与叔孙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於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於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於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於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訾訾，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讠皮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效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汉书·楚元王交附传》：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

◇极谏用外戚封事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子弑其君光；孙林父、宁殖出其君ｚ，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插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祚移於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无形，销患於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於今，六卿必起於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汉书·楚元王交附传》：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向遂上封事极谏，书奏，天子召见向，以为中垒校尉。）

◇理甘延寿陈汤疏

郅支单於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损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於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单々享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既甫燕喜，吉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国强於大宛，郅支之号重於宛王，杀使者罪甚於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於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於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於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汤传》）

◇谏营昌陵疏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於「殷士肤敏，祼将於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於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於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於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於毕，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於武库，皆无丘垅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於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於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於礼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於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愍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汉书·楚元王交附传》）

◇复上奏灾异。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薛女火烧宫，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於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勃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於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於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馀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於《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ず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向，世所同闻也。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有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汉书·楚元王交附传》：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复上奏，其辞曰。）

◇奏劾甘忠可

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汉书·李寻传》）

◇对成帝甘泉泰问。

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於国之神宝旧！且甘泉、汾阴及雍五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馀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鸲。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汉书·郊祀志》下：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向对。）

◇日食对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东井，京师地，且既，其占恐害继嗣。（《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东井六度，刘向对。）

◇说成帝定礼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於礼乐，则曰不敢，是敢於杀人，不敢於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犬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繇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讠皮，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於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汉书·礼乐志》：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

◇诫子歆书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已上据《御览》补改。）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亏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入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已下据《初学记》、《御览》补。）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引《刘向集》，又四百五十九、五百四十三。）

卷三十七

◎刘向（三）

◇战国策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叙曰：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馀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备。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馀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於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斯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氵昏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於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於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土，事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於谋诈之弊，终於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於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战国策》剡川姚氏宋刻本）

◇管子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子贫困，常欺叔牙，叔牙终善之。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荐管仲。管仲既任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既进管仲，而己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故论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为管仲城谷，以为之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侈。管子卒，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之也。」又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管子》明刻本。）

◇晏子叙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前，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於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於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馀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晏子》宋刻本）

◇孙卿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於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於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

孙卿之应聘於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能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馀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孙卿卒不用於世，老於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礻几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案，上文至「汉兴江都」以下十七字，当在此句下。）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於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於闾巷，而功业不得见於世。哀哉，可为陨涕。其书比於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录》。（《荀子》宋刻本）

◇韩非子书录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於黄老。其为人吃，口不能道说，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病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五十五篇，十馀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秦因急攻韩，韩始不用，及急，乃遣韩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见，秦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宋本不著名，疑是刘向作。）

◇列子书录

右新书定著八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於黄帝老子，号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於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於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列子》宋刻本）

◇邓析书录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为政。记或云子产执而戮之，於《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国家，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竹刑，简法也，久远，世无其书。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谨第上。（《邓析子》明刻本。案此叙《意林》、《荀子》杨亻京注、高似孙《子略》皆作刘向，或据《书录解题》改属刘歆，检《书录解题》无此说。）

◇关尹子书录

右新书著定《关尹子》九篇，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言：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增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可缮写。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或曰关令子，隐德行，人易之，尝请老子著《道德经》上下篇，列御寇、庄周皆称道家书。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关尹子曰」四字，篇篇叙异，章章义异，其旨同。辞与《老》《列》《庄》异，其归同。浑质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则，使人泠泠轻轻，不使人狂。盖公授曹相国参，曹相国薨，书葬。至孝武皇帝时，有方士来，以七篇上，上以仙处之。淮南王安好道聚书，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爱黄老清静，不可阙。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谨进上。（此疑依托）

◇子华子书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子华》书，凡二十有四篇，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校，复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子华子程氏，名本，字子华，晋人也。晋自顷公失政，政在六卿，赵简子始得志，招徕贤俊之士，为其家臣。子华子生於是时，博学，能通坟典丘索，及故府传记之书。性爽，善持论，不肯苟容於诸侯。聚徒著书，自号《程子》，名称藉甚，闻於诸侯。孔子遇诸郯，叹曰：「天下之贤士也。」简子欲仕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币聘以为爵执圭。是时简子杀窦犊及舜华，孔子为作《临河之操》，子华子亦逡巡不肯起。简子大怒，将胁之以兵，子华子去而之齐，齐景公不能用也。子华子馆於晏氏，更题其书曰《子华子》。简子卒，襄子立，子华反於晋，时已老矣，遂不复仕以卒。今其书编离简断，以是门人弟子共相缀，随记其所闻，而无次叙，非子故所著之书也。大抵《子华子》以道德为指归，而纲纪以仁义，存诚养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后知其贤。齐大夫晏平仲与之为久要之交，当时诸侯以势相辄争，结怨连祸，日以权谲为事。子华子言，如持水纳石，不相酬答。卒以不遇，可为酸鼻。谨目录，臣昧死上。（此叙及《关尹子叙》，疑皆宋人依托，今始录之。《於陵子叙》，明人作，不录。）

◇说苑叙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馀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宋本《说苑》）

◇高祖颂

汉家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是为丰公。（《汉书·高帝纪赞》。案刘向有《世颂》八篇。）

◇杖铭

历危乘险，臣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贤，何必取贵。（《艺文类聚》六十九。案此铭亦作崔瑗，《御览》作冯植，恐非。）

◇熏炉铭

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麝，朱火青烟。尉术四塞，上连青天。（《艺文类聚》七十、《书钞》一百三十五、《初学记》二十五。）雕镂万兽，离娄相加。（《文选·景福殿赋》注）

◇五纪说

夏历以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迟，故日与列星昏俱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方，后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东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迟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见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见东方。将晦，日未出，乃见东方，以此明月行之迟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难之以《鸿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疾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迟不敢进也。星长西行，史官谓之逆行。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作也。（《宋书·天文志》一）

◇五纪论

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巳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为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宋书·天文志》一、《乾象通鉴》十六。案张溥本有《洪范五行传》，专从《汉书·五行志》摘出，今不录。）

卷三十八

◎刘向（四）

◇别录

《子夏易传》。（《唐会要》七十七）

服氏，齐人，号服光。（《汉书·艺文志》注、《释文序录》。案《释文序录》引作服先。）

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汉书·艺文志》注）

京房《易说》云：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镜照日，即有影见，月初光见西方，望巳后，光见东，皆日所照也。（《御览》四。案引作刘向《七略》，各书所引《别录》、《七略》多同，今以题刘向者，俱入於《别录》。）

《易》家有救民之法。（《史记·淮南王列传》索隐）

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九师书》。（《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案《御览》引作刘向《别传》、《九师书》上有《淮南》二字。）

所校雠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初学记》二十一）

段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汉书·艺文志》注）

五十八篇。（《尚书·尧典·正义》）

虞夏书。（《尚书·尧典·正义》）

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於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起传以教人。（《尚书序·正义》）

（《周书》，）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也。（《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百篇次第於序孔、郑不同，孔依壁内及序为文，郑依贾氏所奏《别录》为次。（《尚书·尧典·正义》）

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称也。（《毛诗·大明·正义》，《论语·泰伯》、《史记·齐世家·集解》）

《古文记》二百四篇。（《释文序录》）

（《王制》，）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史记·封禅书·索隐》）

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后汉书·班固传》注。案《隋书·牛宏传》云：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

路寝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庙在路寝之西。（《周礼·匠人疏》）

左明堂辟雍，右宗庙社稷。（《周礼·匠人疏》）

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史记·殷本纪·集解》）

《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於髡等所说也。（《礼记·杂记·正义》）

王史氏，六国时人也。（《汉书·艺文志》注）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夫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士丧礼》下篇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少牢下篇》第十七。（《仪礼疏》郑《目录》。案《士冠礼疏》云，大戴，戴圣与刘向为《别录》十七篇次第，皆《冠礼》为第一，《昏礼》为第二，《士相见》为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则异，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

《曲礼》属制度，《檀弓》属通论，《王制》属制度，《月令》属明堂阴阳，《曾子问》属丧服，《文王世子》属世子法，《礼运》属通论，《礼器》属制度，《郊特牲》属祭祀，《内则》属子法，《玉藻》通论，《明堂位》属明堂阴阳，《丧服小记》属丧服，《大传》属通论，《少仪》属制度，《学记》属通论，《乐记》属乐记，《杂记》属丧服，《丧大记》属丧服，《祭法》属祭祀，《祭义》属祭祀，《祭统》属祭祀，《经解》属通论，《哀公问》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论，《仲尼燕居》属通论，《孔子闲居》属通论，《坊记》属通论，《中庸》属通论，《表记》属通论，《缁衣》属通论，《奔丧》属丧服，《问丧》属丧服，《服问》属丧服，《间传》属丧服，《三年问》属丧服，《深衣》属制度，《投壶》属吉礼，《儒行》属通论，《大学》属通论，《寇义》属吉事，《昏义》属吉事，《乡饮酒义》属吉事，《射义》属吉事，《燕义》属吉事，《聘义》属吉事，《丧服四制》旧说属丧服。（《礼记·正义》、郑《目录》。案《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

郑《目录》云：《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礼记·乐记·正义》。案《史记·乐书·正义》云：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乐记正义》云：「依《别录》所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此《乐记》有魏文侯，乃次《宾牟》《贾师乙》为末，则是今之《乐记》与《别录》不同。）

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著於《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馀有十二篇，其名案《别录》十一篇馀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在，是也。（《礼记·乐记·正义》）

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后汉书·刘昆传》注、《艺文类聚》四十四、《白帖》六十二、《御览》五百七十九、《事类赋注》十一。）

师氏雅琴者，名志，东海下邳人。传云：言师旷之后，至今邳俗犹多好琴也。（《北堂书钞》一百九）

（雅琴龙氏），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汉书·艺文志》注）

《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隋书·音乐志》）

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悉，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后汉书·曹褒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春秋左氏传序》正义）

《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史记集解序·索隐》）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论语序疏》）

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传谓之《古论》。（皇侃《论语义疏序》）

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礼》。（《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三国志·秦宓传》注，《北堂书钞》九十九、《艺文类聚》五十五。案，《三国志》注、《艺文类聚》引作：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

（《孝经》，）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文选·魏都赋》注）

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北堂书钞》一百一、《御览》六百一十八。）

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初学记》二十八，《御览》六百六。案《后汉书·吴传》注云：「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之汗简。义见刘向《别录》。）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文选·魏都赋》注，《御览》六百一十八。）

晏平仲名婴，东莱夷维人事，事齐灵公、庄公，以节俭力行重於齐。（《世说新语·言语》篇注。案，《史记·管晏列传·集解》引：莱者，今东莱地也。）

稷，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於稷门下，故曰稷下也。（《史记·田敬仲世家·集解》、《水经·淄水注》、《太平寰宇记》十八。）

吁子。芋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

徐子，外黄人也。（《史记·魏世家·集解》）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於屏风四堵。（《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一。）

杨雄《经目》有《元首》、《元冲》、《元错》、《元测》、《元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营》、《元数》、《元文》、《元才》、《元图》、《元告》、《元问》，合十二篇。（萧该《汉书音义》）

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史记·周本纪·集解》。案自「辛甲」下当别为一条。）

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

（《庄子》，）宋之蒙人也。（《史记·老庄列传·索隐》）

又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於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史记·庄子列传·索隐》）

老莱子，古之寿者。（《文选·游天台山赋》注）

冠子常居深山，以为冠，故号冠子。（《艺文类聚》六十七，《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注，《御览》六百八十五。）

（《周训》，）人间小书，其言俗薄。（《汉书·艺文志》注）

（郎中婴齐）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郑长者，）郑人，不知姓名。（《汉书·艺文志》注）

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言天事，故曰谈天。（《史记·荀卿列传·集解》、《后汉书·西域传》注、《北堂书钞》九十九。）

《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今名黍谷。（《北堂书钞》一百十二、《艺文类聚》九、《文选·魏都赋》刘注、颜延年《秋胡诗》注、阮嗣宗《诣蒋公奏记》注、《白帖》六、《太平御览》八百四十二。）

「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者称善。（《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

（杜文公，）韩人也。（《汉书·艺文志》注）

（《黄帝泰素》。）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汉书·艺文志》注。）

驺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史记·荀卿列传·集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书·崔驷传》注，《北堂书钞》一百。案《后汉书》注引作邹修衍饰之文，若雕龙文。《御览》四百六十四引云：邹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辨，文具难胜，齐人美之，颂曰谈天邹。文与此异。）

（於长《天下忠臣》，）传天下忠臣。（《汉书·艺文志》注）

（申不害，京人。）京，今河南京县也。（《史记·申韩列传·集解》）

（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史记·申韩列传·索隐》）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御览》二百二十一）

《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经也，宣帝好观其《君臣篇》。（《史记·张叔列传·索隐》，《汉书·元帝纪》注，《张欧传》注。）

邓析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为政，子产执而戮之。（《荀子·不苟篇》注引刘向云）

（尹文子）与宋钘开俱游稷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度关。（《初学记》七）

（成公生）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生游谈不仕。（《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毛公）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

名家者流，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汉书·司马迁传》注。）

（我子）为《墨子》之学。（《汉书·艺文志》注）

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於墨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

（炙过髡，）过字作果，果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馀流者，言淳於髡智不尽如炙果也。（《史记·荀卿列传·集解》）

（尉缭）缭为商君学。（《汉书·艺文志》注）

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凡六万馀言，卒，因葬蜀。（《史记·荀卿列传·集解》）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师古曰：刘向《别录》所载。（《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方朔传》）

督亢，膏腴之地。（《史记·荆轲列传·集解》《后汉·郡国志·补注》）

丹，燕王喜之太子。（《史记·荆轲列传·索隐》）

（神农）疑李悝及商君所说。（《汉书·艺文志》注。案，《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索隐》云：刘向《别录》则云李悝也。）

《尹都尉书》有《种瓜篇》。（《御览》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书》有《种蓼篇》。（《御览》九百七十八）

《尹都尉书》有《种芥》、《葵》、《蓼》、《薤》、《葱》诸篇。（《御览》九百八十）

都尉有《种葱书》，曹公与其先生言，细人觇之，见有拔葱。（《艺文类聚》八十二）

（氾胜之）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汉书·艺文志》注）

（蔡癸，）邯郸人。（《汉书·艺文志》注）

（待诏臣饶心术。）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汉书·艺文志》注）

（贾谊《吊屈原赋》）因以自谕自恨也。（《史记·贾谊列传·集解》）

淮南王有《薰笼赋》。（《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

向有《芳松枕赋》。（《白帖》十四、《御览》七百七。）

向有合赋。（《御览》七百一十七。）

有《骐麟角杖赋》。（《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十、《事类赋》注一十四。）

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戈赋》、《弋雌得雄赋》。（《御览》八百三十二）

待诏冯商作《灯赋》。（《艺文类聚》八十）

商字子高。（《汉书·艺文志》注）

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汉书·艺文志》注）

骠骑将军史朱宇。（《汉书·艺文志》注）

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汉书·艺文志》注）

有丽人歌赋，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远动梁尘，受学者莫能及也。（《艺文类聚》四十三、《文选·啸赋》注、《事类赋注》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初学记》十五：鲁人虞公，见刘向《别录》。）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北堂书钞》一百三、《太平御览》六百六。）

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卫霍列传·索隐》、《后汉书·梁冀传》注、《初学记》四、《一切经音义》二、《白帖》四、《御览》二百九十七、又七百五十四、《事类赋》注四。）

人民蚤虱众多，则地痒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七）

凿山钻石，则见地痛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七）

薛公藏於卖浆家，徐广曰：浆或作醪，案《别录》知也。（《史记·信陵君列传·索隐》）

卷三十九

◎刘向（五）

<’r:111

◇新序（案《新序》三十卷，见存。十卷不录，录其佚文。）

<’r:111

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北堂书钞》八十三、《太平御览》六百七。）

<’r:111

臧孙行猛政，子贡非之曰：「夫政，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民众者政不可以苛。独不闻子产相郑乎？其抡材惟贤，抑恶而扬善，故有大略者不问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养之以仁，教之以礼，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赏之疑者从重，罚之疑者从轻。」（《艺文类聚》五十二）

<’r:111

子产相郑，七年而教宣风行，因无刑人。（《北堂书钞》三十五「风俗和平囹圄空虚」注引）

<’r:111

李斯问荀卿曰：「当今之时，为秦奈何？」孙卿曰：「力术止，义术行，秦之谓也。」（《荀子·强国篇》杨亻京注引）

<’r:111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产决邓析教民之难，约：「大狱袍衣，小狱襦。」民之献袍衣、襦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郑国大乱，民口ん哗。子产患之，於是讨邓析而戮之，民乃服，是非乃定。（《荀子·正名》篇注引。）

<’r:111

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见之。值暮，郭门闭，遂逾郭而入，梁车新因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遂夺玺免官。（《御览》五百十七）

<’r:111

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淮南·人间训》作「公宣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哗，少与人处则悲。（「卑」讹，今从《淮南》。）愿公适也。」曰：「闻命矣。」筑室不辍。明日，又谏：（当有「曰」字）「国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公曰：「闻命矣。」筑室不辍。明日，又谏曰：「左昭右穆，为室而大，以临二先君，无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毁室而止。（《御览》百七十四）

<’r:111

齐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期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赖君之赐，蔬食恶肉，可得而食也。怒马栈车，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之无死者，则太公、丁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为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焉。（《御览》四百廿八，今见《韩诗外传》十。）

<’r:111

齐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内，智明於外，王闻其贤，聘之，将问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拂饰冠带，顾谓其妾，妾曰「姣」。将出门，问其从者，从者曰「姣」。过於淄水，自照视，丑恶甚焉。遂见齐王，齐王问政，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大王召臣，臣改制饰，问於臣妾曰：『奚若？』妾爱臣，谀臣曰『姣』。问从者，从者畏臣，谀臣曰『姣』。臣据临淄水而观影，然后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妾谀王者，非特二人，王如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自改，斯齐国治矣。（《御览》六十三，又三百八十二。）

<’r:111

孔子见宋荣启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乐。孔子问曰：「先生老而穷，何乐也？」启期对曰：「吾有三乐：天生万物，在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命有伤天，吾年九十岁，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守终，何不乐乎？」（《御览》三百八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r:111

崔杼弑庄公，申蒯渔於海而后至，将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之无道闻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安得食乱君之禄，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免之，无死。」其御曰：「子有乱主，犹死之；我有治长，奈何勿死？」申蒯至门曰：「申蒯闻君死，请入吊。」门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与汝臂。」乃断其左臂以与门者，门者以示崔杼，杼陈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剑呼天，三踊乃斗，杀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门外。君子闻之曰：「蒯可谓守节死义矣。」（《御览》三百六十九，又四百十七，又四百三十八，又有《申鸣》一条，今见《说苑》，疑误作《新序》，今不录。）

<’r:111

孙武、乐毅之徒，皆前世之贤将也，久远深奥，其事难知。至於吴汉，近时人耳。起於贩马，立为良将，垂名竹帛，天下归德，此可慕也。（《御览》二百七十六）

<’r:111

昔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曰：「未至阿及之，还之；已至，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使与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决，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御览》二百六十八）

<’r:111

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敢言归者死，颜蜀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出海也？」公据戟将斫之。蜀抚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归。（《御览》三百五十三）

<’r:111

昌邑王治侧，铸（《续汉志》作「注」）冠十枚，以冠赐师友儒者。后以冠冠奴，龚遂免冠归之曰：「王赐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馀冠冠奴，是在王奴虏畜臣也。」（《御览》五百）

<’r:111

昌邑王征为天子，到菅阳，置积竹刺杖二枚。龚遂谏曰：「积竹赐杖者，骄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丧，当拄竹杖。」（《御览》七百十）

<’r:111

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墨绶黄绶，与左右佩之。龚遂谏曰：「高皇帝造花绶五等，陛下取之而与贱人。臣以为不可，愿陛下收之。」（《御览》六百八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

<’r:111

上古之时，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诛，无师而威，故善为者不师，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师旅之备而无用，故善师者不阵，五帝之谓也。汤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皆阵而不战，故善阵者不战，三王之谓也。及夏后氏之伐有扈，殷高宗之讨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圣之惠，时化之风也。至齐桓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服，而强楚以致苞茅之贡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觐，三存亡，一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会十有一，尝大战，亦不血刃。至晋文公，设虎皮之威，陈曳柴之伪，以破楚师而安中国，故曰善战者不死，晋文公之谓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昭王出亡，父老迎而哭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从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贤也。」及申包胥请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怜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吴师，昭王反国，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谓也。是故自晋文公以下，至战国，而暴兵始众。於是以强并弱，以大吞小，故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纵连衡，群相征伐，故战则称孙吴，守则称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穷兵极武而亡。及项羽尚暴而灭，汉以宽仁而兴，故能扫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后天下安然，故世之为兵者，其行事略可睹也。（《御览》二百七十一）

<’r:111

汤居亳七十里，地与葛伯为邻，葛伯放淫不祀，汤使人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曰：「何为不祀？」曰：「无以共粢盛也。」汤又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与者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御览》三百五）

<’r:111

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义，是则未有异於府库之藏金玉，筐箧之囊简书也。」（《御览》八百十一）

<’r:111

公孙敖曰：「夫玉石金铁，犹可琢磨以为器用，而况於人。」（《御览》八百十三）

<’r:111

纣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杀庖人。（《御览》八百六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r:111

平公问叔向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如臣力，何也？」师旷侍，曰：「臣请以喻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须无善齐和之，羹已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同上）

<’r:111

赵简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鲁，以胖牛肉迎於海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安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平，洋洋也，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御览》八百六十三）

<’r:111

楚王使谒者徐光迎方与，盲人吹竽者也，龚遂乃去。（《御览》五百八十一）

<’r:111

禹南济於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皆失色。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於天，死生命也。」龙俯首而逝。（《御览》六十）

<’r:111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易，士之诚也。（此三句有）夫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向（「响」同）动天，至其死矣，头身断绝。夫不用仁而用武，当时虽快，身必无后，是以孔子勤勤行仁。（《御览》四百三十七）

<’r:111

齐遣淳於髡到楚，髡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谓曰：「齐无人邪，而使子来，子何长也？」对曰：「臣无所长，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壮（疑「状」）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与髡共饮。（同上）

<’r:111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王忿然变色怒曰：「亦向见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尝见。」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尝见布衣韦带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韦带士之怒，解冠徒跣，以头抢地耳，何难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士之怒也。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日，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仓鹰击於台上。聂政刺韩王，白虹贯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与臣将四。士无怒则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王色变，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独以五十里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徒用先生故乎！」（同上）

<’r:111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邪？」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桓短衣而遂之沟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发，范蠡、大夫种亦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当犬号，衣羊裘者当羊鸣。今君衣狐裘而朝，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自以为勇捍乎。」曰：「登高临危，而目不旬，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捍也。入深泉，取蛟龙，拘鼋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而辨，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捍也。」（同上）

<’r:111

周昌者，沛人，以军功封汾阴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废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争莫能得，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臣期期知其不可也；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御览》七百四十）

<’r:111

文王之葬枯骨，无益众庶，众庶悦之，恩义动人也。（《御览》三百七十五）

<’r:111

挟泰山以超北海。（《御览》三十九）

<’r:111

诸侯墙有黑垩之色，无丹青之彩。（《御览》一百八十七）

<’r:111

贱之如虺豕。（杨亻京《荀子·王霸篇》）

<’r:111

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化阿。至阿，铸其库兵以为耕器，出仓廪以赈贫穷，阿县大化。（《后汉书·顺帝纪》注）

<’r:111

桓公与管仲、鲍叔、宁戚饮，桓公谓鲍叔曰：「姑为寡人祝乎？」鲍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无忘出莒也，使管子无忘束缚从鲁也，使宁戚无忘其饭牛於车下也。」（《隗嚣传》注）

<’r:111

齐桓公与管仲饮酒酣，管仲上寿曰：「愿君无忘出奔於莒也，臣亦无忘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缚於鲁也。」（《冯异传》注）
<’r:111
伊尹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崔る传注）
<’r:111
臧孙鲁大夫，行猛政，子贡非之曰：「夫政，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曰罚得则奸邪止，赏得则下欢悦，子之贼心见矣。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子产卒，国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竽琴之音，其生也见爱，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祸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贺，子愈而人相惧，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孙惭而避位，终身不出。（《陈宠传》注，已上皆《后汉书》。）
<’r:111
子贡曰：「子产死，国人闻之，皆叩心流涕曰：『子产巳死，吾将安归？』皆巷哭。」（李善《文选注》三十七）
<’r:111
营，度也。（《文选注》三）
<’r:111
孙叔敖曰：「筐篋之橐简书」（二十三。案《御览》八百十一以此为公孙敖语。）
<’r:111
楚王载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以射兕於云梦。（二十四）
<’r:111
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三十九）
<’r:111
孔子曰：「圣人虽生异世，相袭若规矩。」（四十三）
<’r:111
赵良谓商君曰：「君亡，可翘足而待也。」（四十四）
<’r:111
太王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携幼，随而归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四十九）
<’r:111
及定王，王室遂卑矣。（五十三）
<’r:111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宾服者，诚德之至也。（五十六）
<’r:111
晋襄公之孙周为晋国，休戚不倍本也。（五十六，已上皆《文选注》。）
<’r:111
攘服四夷，天下安然。（《北堂书钞》十三）
<’r:111
说苑。（案《说苑》二十卷今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r:111
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无留。」子骞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艺文类聚》二十）
<’r:111
晋灵公骄奢，造九层之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孙息闻之，求见。灵公张弩操矢见之，谓之曰：「子欲谏邪。」孙息曰：「臣不敢谏也。」公曰：「子何能？」孙息曰：「臣能累十二博綦，加九鸡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学，未尝见也。子为寡人作之。」孙息即正颜色，定志意。（一作「气」。）以綦子置於下，而加九鸡子於其上，左右屏（一作「慑」）息，灵公扶（作「俯」）作伏，气息不续。公曰：「危哉危哉。」孙息曰：「臣谓是不危也，复有危此者。」公曰：「愿见之。」孙息曰：「公为九层之台，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国用空虚，户口减少，吏民叛亡，邻国谋议，将兴兵。社稷一灭，君何所望！」灵公曰：「寡人之过，乃至於此。」即坏九层之台。（《后汉书·吕布传》注，《艺文类聚》二十四，又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八。）
<’r:111
孙息学悲歌，引琴作郑卫之意，灵公大感，故作卫公之曲，歌而和之。（《北堂书钞》一百六）
<’r:111
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有能画者，赐之钱。有（一作「狂卒」）敬君，居常饥寒，其妻妙色。（一作「端正」）敬君工画，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忆（一作「念」）其妻，遂画其像，向之喜。（一作「而」）笑，旁人赡（疑「觇」）见之，以白王，王召问之，对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窃画其像，以慰离心，不悟上闻。」王即设酒，与敬君相乐，谓敬君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中献女无好者，以钱百万请妻，可乎？不者杀汝。」敬君亻章惶听许。（《艺文类聚》三十三，《御览》三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

<’r:111

吕望年七十，钓於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一作「老贤人」。）也，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之，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刳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於齐。」望知其异。（一作「当贵」。《艺文类聚》六十六、《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

<’r:111

齐遣淳於髡到楚。髡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谓曰：「齐无人邪，而使子来，子何长也？」对曰：「臣无所长，腰中七尺剑，欲斩无状（《新序》误「壮」）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即与髡共饮酒，谓髡曰：「吾有仇在吴国，子宁能为吾报之乎？」对曰：「臣来见道旁野民，持一头鱼，上田祝曰：『高得万束，下得千斛。』臣窃笑之，以为礼薄而望多也。王今与吾半日之乐，而委以吴王，非其计。」楚王嘿然。（《艺文类聚》九十六，《北堂书钞》四十，《御览》二百四十三，又三百七十八，又七百三十六。前数句，一引作《新序》。）

<’r:111

晋文公伐楚，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无失信，不背三舍之约。先轸所谋军事，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众人悦服。（《御览》二七十九。与《权谋篇》不同。）

<’r:111

中行献子将伐郑，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郑，诸侯仇我，忧必滋长。」郄至又曰：「得郑是兼国也，则王者固多忧乎。」（《御览》三百五）

<’r:111

秦急围邯郸，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后宫婢妾，荷绮，馀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御览》三百五十三）

<’r:111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观，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雁群骇。梁君怒，欲杀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以白雁故而欲杀之，无异於狼虎。」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独得善言。」（《御览》三百九十，见《新序》二，作「公孙袭」。）

<’r:111

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两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见大军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义也；妾之子者，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邪。」使者怅然，贤其辞，即罢军还，对齐王说之，曰：「鲁未可攻也，匹妇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御览》四百二十二，见《列女传·节义篇》同。）

<’r:111

鲁有贤女，次室之子，年适二十，明晓经书，常侍立而吟，（《列女传》作「倚柱而啸」）涕泣如雨，有识谓之曰：「汝欲嫁邪，何悲之甚？」对曰：「鲁君年老，太子尚小，忧其奸臣起矣。」（《御览》四百六十九）

<’r:111

赵襄子问王离曰：「国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君忄吝而能忍，是以亡尔。」襄子曰：「何以为然也。」曰：「忄吝则不能赏贤，忍则不能罚。贤者不赏，罪者不罚，不亡何也？」（《御览》六百三十三）

<’r:111

苏秦至齐，齐王厚待之，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齐王出珍宝募求贼，不得。苏秦垂死，谓齐王曰：「王诚能为臣求贼者，臣死后请车裂臣尸於市，徇之曰：『苏秦为燕欲乱齐，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杀主，重封赏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齐王从其言，裂尸而徇之，刺苏秦者果出求赏。（《御览》六百三十三）

<’r:111

北塞上之人，其马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讵知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讵知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讵知不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虏，丁壮者皆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独以跛故，父子相保。（《御览》八百九十六。本《淮南子》，文全同。）

<’r:111

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谁使而可？」赵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仇邪？」对曰：「私仇不入公门。」又问曰：「中府之令空，谁使而可？」赵武曰：「臣子可。」故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艺文类聚》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r:111

龟千岁，能与人言。（《艺文类聚》九十六）

<’r:111

鼓法天，钟法地。（《北堂书钞》百八）

<’r:111

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扬恶，可亲问之。」（《文选注》三）

<’r:111

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文选注》八，又十八。）

<’r:111

声乐易良，而合於歌，情尽舞意。（《文选注》十七）

<’r:111

蓬生中，不扶自直也。（《后汉·徐稚传》注）

<’r:111

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主东阿，东阿大化。（《胡广传》注）

<’r:111

晋平公时，赤地千里。（《臧宫传》注）

卷四十

◎刘歆（一）

歆字子骏，向子。后改名秀，字颖叔。成帝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绥和中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进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出为河内大守，徙守五原，转涿郡，以病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平帝时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王莽居摄，以为羲和，封红休侯。历少阿京兆尹。及篡位，以为国师，封嘉新公。地皇末，谋劫莽降汉，事泄自杀。有《列女传颂》一卷，《七略》七卷，《三统历法》三卷，集五卷。

◇遂初赋

《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召为黄门侍郎、中垒校尉、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念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闾阖之开通。跖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备列宿於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於驷房兮，奉华盖於帝侧。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於河滨。遭阳侯之丰沛兮，乘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驾而既俟，仆夫期而在□。驰太行之严防（《水经·泌水》注作「险峻」）兮，入天井之乔关。历冈岑以升降兮，马龙腾以超摅。（本作「起摅」，从《文选·赭白马赋》注改。）无双驷以优游兮，济黎侯之旧居。心涤荡以慕远兮，回高都而北征。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於长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贤而下士。骛驷马而观风兮，庆辛甲於长子。哀衰周之失权兮，数辱而莫扶。执孙蒯於屯留兮，救王师於途吾。过下而叹息兮，悲平公之作台。背宗周而不恤兮，苟偷乐而惰怠。枝叶落而不省兮，公族阒其无人。曰不爨而俞甚兮，政委弃於家门。载约屦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为履。宝砾石於庙堂兮，面隋和而不视。始建衰而造乱兮，公室由此遂卑。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铜。越侯田而长驱兮，释叔向之飞患。悦善人之有救兮，劳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为群邪之所恶。赖祁子之一言兮，几不免乎徂落。◆B3美不必为偶兮，时有差而不相及。虽韫宝而求贾兮，嗟千载其焉合？昔仲尼之淑圣兮，竟隘穷乎蔡陈。彼屈原之贞专兮，卒放沉於湘渊。何方直之难容兮，柳下黜出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岂材知之不足。扬蛾眉而见妒兮，固丑女之情也。曲木恶直绳兮，亦不人之诚也。以夫子之博观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时而世兮，自命己之取患。悲积习之生常兮，固明智（《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注作「暗」）之所别。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於晋阳。轶中国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厉。历雁门而入云中兮，超绝辙而远逝。济临沃而遥思兮，垂意兮边都。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勿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之泠泠。薄涸冻之凝滞兮，沸溪谷之清凉。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降霜。扬雹霰之复陆兮，慨原泉之凌阴。激流澌之泪兮，窥九渊之潜淋。飒凄怆以惨怛兮，忄戚风以冽寒。兽望浪以穴窜兮，鸟胁翼之浚浚。山萧瑟以鸣兮，树木坏而哇吟。地坼裂而愤忽急兮，石捌破之岩岩。天烈烈以厉高兮，廖孝窗以枭穴牛。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鹳鸣而嘈嘈。望亭隧之兮，飞旗帜之翩翩迴。（本作「回」，从《文选》班彪《北征赋》注改。）百里之无家兮，路修远而（本作「之」，从《文选》班彪《北征赋》注改。）绵绵。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奋武灵之精诚。摅赵奢之策虑兮，威谋完乎金城。外折冲以无虞兮，内抚民以永宁。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惧於工寒。攸潜温之玄室兮，涤浊秽於太清。反情素於寂漠兮，居华体之冥冥。玩琴书（本作「书琴」，从《文选》何劭《答张华诗》注，陶潜《经曲阿诗》注《归去来辞》注，石崇《思归引》注乙转。）以条畅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长恬淡以欢娱兮，固贤圣之所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曰：□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真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艺文类聚》二十七，《古文苑》。）

◇甘泉宫赋

轶阴陵之地，室阳谷之秋城。（《初学记》作「增城」）回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案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峦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桂木杂而成行，芳向之依依。翡翠孔誉（此四字《初学记》作「鸾孔」）飞而翱翔，凤凰止而集栖。甘醴涌於中庭兮，激清流之弥弥，黄龙游而蜿兮，神龟沉於玉泥。离宫特观，接比相连。云起波骇，星布弥山。高峦峻阻，临眺旷衍。深林蒲苇，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苹蘩。豫章杂木，便松柞或。女贞乌勃，桃李枣意。（《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章黼黻之文帷。（《文选·西都赋注》）

云阙蔚之岩岩，众星接之皑皑。（《文选》鲍照《君子有所思行》注）

◇灯赋

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参刂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明无不见，昭察纤微。以夜继昼，烈者所依。（《艺文类聚》八十）

◇上山海经表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篇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於邱陵，巢於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常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穴契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子，其可不惑焉。臣昧死谨上。（宋本《山海经》，又《道藏》本。）

◇孝武庙不毁议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於太原。」又曰：「单单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羌，裂匈奴之右肩。单於孤特，远遁於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於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

《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於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异姓，犹将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汉书·韦玄成传》：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又略见《御览》八十八引刘歆《宗庙议》。案此议列名先王舜，以位尊也，据下文云歆又以为，明是刘歆文。）

◇惠景及太上皇寝园议

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单则岁贡，大则终王。德盛而游广，亲亲之杀也；弥远则弥尊，故为重矣。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孙常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圣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礼无所不顺，故无毁庙。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失礼意矣。（《汉书·韦玄成传》：歆又以为。）

◇功显君丧服议

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兴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辑海内也。昔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纪咸张，成在一匮，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阼，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顾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弁而加环」，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弁而加麻环，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汉书·王莽传》上：居摄三年，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太后诏议其服，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云云，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行焉。）

◇移书让太常博士（并序）

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於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於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臧於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文选》无「传」字，疑此衍。）或间编。博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文选》作「虽深照」）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文选》、《艺文类聚》五十八。）

◇答文学

诚思拾遗，冀以云补。（《文选》□□□□□□□注）

◇与扬雄书从取方言

歆叩头，昨受诏五官郎中，田仪与官婢陈征骆驿等私通，盗刷越巾事，即其夕竟归府，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宁求代语僮谣歌戏，欲得其最目。因从事郝隆宁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无见文者。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当使诸儒共集训诂，《尔雅》所及，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诂鞫为病，及诸经氏之属，皆无证验。博士至以穷世之博学者，偶有所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於歆身，修轨不暇，何亻皇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良为勤矣。

歆虽不遘过庭，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蕴藏於家，直不计耳。今闻此，甚为子云嘉之已。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於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亻俗，适子云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时发仓廪以振赡，殊无为明语，将何独挈之宝。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罢朽，所谓知蓄积善布施也。盖萧何造律，张仓推历，皆成之於帷幕，贡之於王门，功列於汉室，名流乎无穷。诚以隆秋之时，收藏不殆；饥春之岁，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歆叩头叩头。（《方言》、《古文苑》。案张溥本有《邓析子序》，今编入《刘向集》。）

◇新序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南，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然无信，诸侯畏而不亲。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畏其强而亲信之，存亡继绝，四方归之。此管仲、舅犯之谋也。今商君倍公子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卫鞅始自以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也。尝舍於树下，后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树，况害其身乎。管仲夺仲氏邑三百户无怨言。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於天地，畜怨积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然惠王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也。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哉。（《史记·商君传赞》集解引《新序论》，《索隐》曰：《新序》是刘歆所撰，其中论商君，故裴氏引之。案此论今《新序》有之，《新序》，刘向撰，而云刘歆，岂向书杂有歆论乎？亦异闻也，故录之。）

◇斛铭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隋书·律历志》上：其斛铭云云。祖冲之以为刘歆造。）

卷四十一

◎刘歆（二）

◇三统历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馀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而著其法於《春秋》，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三统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十一三之以为实。实如法得一。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矣。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繇出也。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於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於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馀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才力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以会数乘之，则周於朔旦冬至，是为会月。九会而复元，黄钟初九之数也。经於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馀於终。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馀於终，事则不悖。」此圣王之重闰也。以五位乘会数，而朔旦冬至，是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为中法。参闰法为周至，以乘月法，以减中法而约之，则六才力之数，为一月之闰法，其馀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术也。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言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三统闰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是以《春秋》曰：「举正於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正也，何以为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闰，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於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於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於子，地化自丑毕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甲。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则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统也，日合於天统，月合於地统，斗合於人统，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荧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岁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於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於太极上元，九章岁而六之为法，太极上元为实，实如法得一，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气体之数，天下之能事毕矣。（《汉书·律历志》上：向子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案《律历志》下，仅末一条系班固所补，其全卷皆《三统谱》也，文多不录，褚少孙《历术》以下放此。）

◇七略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书·艺文志》如淳注、《北堂书钞》十二、又一百一两引、《初学记》十二、《艺文类聚》十二、《文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御览》八十七、又二百三十三、又六百十九。）

（《子夏易传》）汉兴，韩婴传。（《释文序录》）

《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

《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也。（《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复立於学官，三家之学，於今传之。（《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案《尚书正义》引作《别录》，《文选注》引此作《七略》，不题刘向，今并入此。）

《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

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礼家先鲁有桓生，说经颇异。（《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

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苍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

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宫，南出明堂，象太微。（《文选·西都赋》注）

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文选·长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赋》注）

《雅》第十七。（《文选·琴赋》注）

有庄春言琴。（《文选洞箫赋》注）

汉兴，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动梁上尘。（《文选·啸赋》注、陆士衡《拟古诗》注、曹子建《七启》注、《白帖》六十一。）

《春秋》两家文，或具四时，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时。（《初学记》二十一）

（冯商。）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具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汉书·艺文志》注、《张汤传》注。）

《论语》家，近琅邪王卿，不审名，及胶东庸生皆以教。（《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

《晏子》七篇，在儒家。（《史记·管晏列传·正义》）

《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选·王文宪集序》注）

（子夏。）西河燕赵之间。（《文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

子名渊，楚人也。（《文选·七发》注）

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文选·宣德皇后令》注）

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注、应贞《华林园集诗》注。）

《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彗。（《文选》阮嗣宗《诣蒋公奏记》注、杨子云《解嘲》注。）

齐有稷，城门也，齐谈说之士，期会於稷下者甚众。（《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注）

邹赫子，齐人，齐为语曰「雕龙赫赫」，言邹衍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文选·宣德皇后令》注。案「邹衍」当作「邹」。）

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於鼎，名曰铭。（《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注）

孝宣皇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羊裘，母老，每一诵，辄与粥。（《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御览》八百五十九。）

（庄忽奇。）忽期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从行至茂陵，诏造赋。（《汉书·艺文志》注）

《甘泉赋》，永始三年，待诏臣雄上。（《文选·甘泉赋》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羽猎》，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文选·羽猎赋》注《长杨赋》注。）

《长杨赋》，绥和元年上。（《文选·长杨赋》注）

子云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文选·王文宪集序》注）

杨雄卒，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文选·刘先生夫人墓志》注、《御览》五百五十八）

（杜参。）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馀。（《汉书·艺文志》注）

（繇叔二篇。）由余。（《白帖》五十五）

（魏公子）信陵君也。（《白帖》五十五）

《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图七卷。（《史记·信陵君列传·集解》）

蜂门射法。（《史记·龟策列传·集解》）

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王者宫中必左戚而右平。戚犹国也，言有国当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左戚而右平。（《文选·西都赋》注、《景福殿赋》注。）

蹋鞠，兵势也。（《文选·景福殿赋》注）

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文选·景福殿赋·祝）

（甘公，）公一名德。（《史记·陈馀列传·索隐》）

《风后孤虚》十二卷。（《史记·龟策列传·索隐》）

论方技为四家，有医经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初学记》二十）

羽盖 !丽，纷循悠悠。（《文选·东都赋》注。案，以下不类《七略》，《齐安陆昭王碑文》注引有左思《七略》，或是其文，今姑附此。）

解纷释结，反之於平安。（《文选》孔文举《荐祢衡表》注）

位累我躬。（《文选》任彦升《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诗曰：结构野草起室庐。（《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注引刘歆《七言诗》）

◇钟律书

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御览》二十五。）

卷四十二

◎王褒

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人。宣帝时待诏，擢为谏大夫，有集五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洞箫赋

原夫箫之所生兮，於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徒觏其旁山侧兮，则岖岿崎。倚《辶》摩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聊延旷荡，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区於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澍渊。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广并》兮，密漠泊以犭敕犭彖。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谊。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可谓惠而不费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盘匠施巧，夔妃淮法。带以象牙，扌昆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扌内业◆B4。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暗於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而忍》。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故吻吮值夫宫商兮，和纷离其匹溢。形旖旎以顺吹兮，函胡以纡郁。气旁迕以飞射兮，驰散涣以《辶》律。趣从容其勿述兮，惊合Ⅲ以诡谲。或浑沌而潺兮，猎若校折。或漫衍而骆驿兮，沛焉竞溢。忄林栗密率，掩以绝灭，唁戢晔，跳然复出。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啾必节而将吟兮，行钅甚钅任和罗。风鸿洞而不绝兮，优娆娆以婆娑。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B5，顺叙卑《犬辶》，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訇，佚豫以沸忄胃，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或离Ⅲ以聚敛兮，或拔扌杀以奋弃，悲怆恍以恻域兮，时恬淡以绥肆。被淋洒其靡靡兮，时横凤溃氵人遂。哀ぉぉ之可怀兮，良覃覃而有味。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反仁恩兮，单单延逸豫戒其失。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兮，浸淫叔子远其类，嚣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悴，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时奏狡弄，则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忄草忄老澜漫，亡耦失畴，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撇涕扌文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畏委者已，是以蟋蟀斥蠖，支行喘息，蝼蚁蜒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鲁瞰鸡睨，垂喙蜿转赚瞪瞢忘食，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乱曰：状若捷武，超腾逾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泛捷，趋道兮。哮呷玄唤，跻踬连绝。氵屈殄沌兮，搅搜泶捎，逍遥踊跃，若坏颓兮。优游流离，踌躇稽诣。亦足耽兮，颓唐遂往。长辞远逝，漂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兮。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条畅洞达，中节操兮。终诗卒曲，尚馀音兮。吟气遗响，聊绵漂撇，生微风兮。连延骆驿，变无穷兮。（《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四）

◇九怀

极运兮不中，来将屈兮困穷。余深愍兮惨怛，愿一烈兮无从。乘日月兮上征，顾游心兮高阝酆。弥览兮九隅，彷徨兮兰宫。芷闾兮药房，奋援兮众芳。菌阁兮蕙楼，观道兮从横。宝金兮委积，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扬流兮洋洋。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抚槛兮远望，念君兮不忘。怫郁兮莫陈，永怀兮内伤。

◇匡机

天门兮地户，孰由兮贤者。无正兮溷厕，怀德兮何睹。假寐兮愍斯，谁可与兮寤语。痛凤兮远逝，畜《安鸟》兮近处。鲸覃兮幽潜，从虾兮游潜。乘虬兮登阳，载象兮上行。朝发兮葱岭，夕至兮明光。北饮兮飞泉，南采兮芝英。宣游兮列宿，顺极兮彷徉。红采兮ｓ衣，翠缥兮为裳。舒佩兮纟丽，竦余剑兮干将。腾蛇兮后从，飞巨兮步旁。微观兮玄圃，览察兮瑶光。启匮兮探策，悲命兮相当。纫蕙兮永辞，将离兮所思。浮云兮容与。道余兮何之。远望兮仟眠，闻雷兮阗阗。阴忧兮感余，惆怅兮自怜。

◇通路

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结荣ｚ兮逶逝，将去兮远游。径岱土兮魏阙，历九曲兮牵牛。聊假日兮相佯，遗光耀兮周流。望太一兮淹息，纡余辔兮自休。白日兮皎皎，弥远路兮悠悠，顾列勃兮缥缥，观幽云兮陈浮。钜宝迁兮分殷，雉咸鸲兮相求。泱莽莽兮究志，惧吾心兮，忄寿忄寿。余马兮飞柱，览可与兮匹俦。卒莫有兮纤介，永余思兮忄由忄由。

◇危俊

世溷兮冥昏，违君兮归真。乘龙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袭英衣兮缇纟，披华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舆，浮云漠兮自娱。握神精兮雍容，与神人兮相胥。流星坠兮成雨，进瞵盼兮上丘墟。览旧邦兮氵翁郁，余安能兮久居。志怀逝兮心忄刘忄栗，纡余辔兮踌躇。闻素女兮微歌，听王后兮吹竽。魂凄怆兮感哀，肠回回兮盘纡。抚余佩兮缤纷，高太息兮自怜。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昭兮开门。驰六蛟兮上征，竦余驾兮入冥。历九州兮索合，谁可与兮终生？忽反顾兮西囿，睹轸丘兮崎倾。横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灵。

◇昭世

季春兮阳阳，列草兮成行。余悲兮兰生，委积兮从横。江离兮遗捐，辛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挤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运余兮念兹，心内兮怀伤。望淮兮沛沛，滨流兮则逝。榜舫兮下流，东注兮磕磕。蛟龙兮导引，文鱼兮上濑。抽蒲兮陈坐，援芙蕖兮为盖。水跃兮余旌，继以兮微蔡。云旗兮电骛，倏忽兮容裔。河伯兮开门，迎余兮欢欣。顾念兮旧都，怀恨兮艰难。窃哀兮浮萍，泛淫兮无根。

◇尊嘉

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微霜兮眇眇，病夭兮鸣蜩。玄鸟兮辞归，飞翔兮灵丘。望溪兮氵翁郁，熊罴兮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临渊兮汪洋，顾临兮忽荒。修余兮褂衣，骑霓兮南上。乘云兮回回，兮自强。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艹纷蕴兮◆B6黧，思君兮无聊。身去兮意存，怆恨兮怀愁。

◇蓄英

登九灵兮游神，静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积葛，众体错兮交纷。贞枝柳兮枯槁，枉车登兮庆云。感余志兮惨栗，心怆怆兮自怜。驾玄螭兮北征，曰彡吾路兮葱岭。连五宿兮建旄，扬氛气兮为旌。历广漠兮驰骛，览中国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登华盖兮乘阳，聊逍遥兮播光。抽库娄兮酌醴，援《瓜包》瓜兮接粮。毕休息兮远逝，登玉轫兮西行。惟时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Ｂ兮永思，心怫郁兮内伤。

◇思忠

览杳杳兮世惟，余惆怅兮何归？伤时俗兮溷乱，将奋翼兮高飞。驾八龙兮连蜷，建虹旌兮威夷。观中宇兮浩浩，纷翼翼兮上跻。浮溺水兮舒光，淹低回兮京氵示。屯余车兮索友，观皇公兮问师。道莫贵兮归真，羡余术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娱，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万里，过万首兮嶷嶷。济江海兮蝉蜕，绝北梁兮永辞。浮云郁兮昼昏，霾土忽兮麻土麻土。息阳城兮广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晓阳兮燎寤，乃自诊兮在兹。思尧舜兮袭兴，幸咎繇兮获谋。悲九州兮靡君，抚轼叹兮作诗。

◇陶壅

悲哉於嗟兮，心内切磋。款冬而生兮，凋彼叶柯。瓦砾进宝兮，损弃随和。铅刀厉御兮，顿弃太阿。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修洁处幽兮，贵宠沙靡刂。凤皇不翔兮，鹑安飞扬。乘虹骖兮，载云变化。鹪明开路兮，后属青蛇。步骤桂林兮，超骧卷阿。丘陵翔亻舞兮，溪谷悲歌。神章灵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娱兹兮，孰哉复加。还顾世俗兮，坏败罔罗。卷佩将逝兮，涕流滂沱。

◇株昭

乱曰：皇门开兮照下土。株秽除兮兰芷睹。四佞放兮后得禹。圣舜摄兮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尧绪。孰能若兮愿为辅。（楚辞）

◇四子讲德论（并序）

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名曰《四子讲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学问於虚仪夫子曰：「盖闻国有道，贫其贱焉，耻也。今夫子闭门距跃，专精趋学有日矣，幸遭圣主平世，而久怀宝，是伯牙去钟期，而舜禹遁帝尧也。於是欲显名号，建功业，不亦难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终日经营，不能越阶序，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仆虽嚣顽，愿从足下。虽然，何由而自达哉？」文学曰：「陈恳诚於本朝之上，行话谈於公卿之门。」夫子曰：「无介绍之道，安从行乎公卿？」文学曰：「何为其然也？昔宁戚商歌以干齐桓，越石负刍而寤晏婴，非有积素累旧之欢，皆途觏卒遇而以为亲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毁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苟有至道，何必介绍？」夫子曰：「咨，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无刃，公输不能以斫。但悬曼，蒲苴不能以射。故膺腾撇波而济水，不如乘舟之逸也。冲蒙涉田而能致远，未若遵途之疾也。才蔽於无人，行衰於寡党，此古今之患，唯文学虑之。」文学曰：「唯唯，敬闻命矣。」

於是相与结侣，携手俱游，求贤索友，历於四州。有二人焉，乘辂而歌，倚㔾而听之，咏叹中雅，转运中律，单缓舒绎，曲折不失节。问歌者为谁，则所谓浮游先生陈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见之礼友焉。礼文既集，文学夫子降席而称曰：「俚人不识，寡见少闻，曩从末路，望听玉音，窃动心焉。敢问所歌何诗？请闻其说。」浮游先生陈丘子曰：「所谓中和乐职宣布之诗，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见太上圣明，股肱竭力，德泽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应，屡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诗以歌咏之也。」文学曰：「君子动作有应，从容得度，南容三复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击诵晨风，文侯谕其指意。今吾子何乐此诗而咏之也？」先生曰：「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吾所以咏歌之者，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体，外体作，然后知心之好恶；臣下动，臣后知君之节趋。好恶不形，则是非不分。节趋不立，则功名不宣。故美玉蕴於，凡人视之忄失焉。良工砥之，然后知其和宝也。精练藏於矿朴，庸人视之忽焉，巧冶铸之，然后知其也。况乎圣德巍巍荡荡，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咏之，扬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载，纷纭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显，忠臣之节究，皇唐之世，何以加兹。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将至也。」文学曰：「《书》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贤之臣，导主志，承君惠，摅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澜，比屋可封，何必歌诗咏赋，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扬君哉。愚窃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眦溢曰：「是何言与？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吉甫叹宣王穆如清风，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故自刺史之来也，宣布诏书，劳来不怠。今百姓遍晓圣德，莫不沾濡，眉耆之老，咸爱惜朝夕，愿济须臾，且观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泽丰沛，主恩满溢，百姓欢欣，中和感发。是以作歌而咏之也。《传》曰：「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义，古今一也。今子执分寸而罔亿度，处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图大人之枢机，道方伯之失得，不亦远乎。」

陈丘子见先生言切，恐二客惭，膝步而前曰：「先生详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为多。鱿鳝并沉，九不以为虚。是以许由匿尧而深隐，唐氏不以衰。夷齐耻周而远饿，文武不以卑。夫青蝇不能秽垂棘，邪论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质敏以流惠，舒化以扬名，采诗以显至德，歌咏以董其文。受命如丝，明之如缗，《甘棠》之风，可倚而俟也。二客虽室计沮议，何伤？」顾谓文学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谈道，又不让乎当仁，亦未巨过也，愿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发而潜底震动，桴鼓铿锵而介士奋竦，故物不震不发，士不激不勇。今文学之言，欲以议愚感敌，舒先生之愤，愿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绎复集，乃始讲德，文学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与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圣智之君，恶有甘棠之臣？故虎啸而风寥戾，龙起而致云气，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鸣声相应，仇偶相从，人由意合，物以类同。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以明，不殚倾耳而听以聪，何则？淑人君子，人就者众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盖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有君而无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师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齐桓有管鲍隰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有咎犯赵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句践有种蠡渫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王寝兵，折冲万里。燕昭有郭隗、乐毅，夷破强齐，困闵於莒。夫以诸侯之细，功名犹尚若此，而况帝王选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贤圣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积德，则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则百蛮不足攘也。今圣主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屡下明诏，举贤良，求术士，招异伦，拔后茂，是以海内欢慕，莫不风驰雨集，袭杂并至，填庭溢阙，含淳咏德之声盈耳，登降揖让之礼极目。进者乐其条，怠者欲罢不能，偃息匍匐乎诗书之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观乎道德之域。咸洁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锐以贡忠诚，允愿推主上弘风俗而骋太平，济济乎多士，文王所以宁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润，不可究陈。举孝以笃行，崇能以招贤。去烦蠲苛以绥百姓，禄勤增奉以厉贞谦。减膳食，卑宫观，省田官，损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灾害，不遑游宴。闵耄老之逢辜，怜之服事，恻隐身死之腐人，凄怆子弟之缧匿。恩及飞鸟，惠加走兽，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岂不然哉。先生独不闻秦之时耶，违三王，背五帝，灭诗书，坏礼乐，信任群小，憎恶仁智，诈伪者进达，佞谄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处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义。长於酷虐，狼挚虎攫，怀残秉贼，其所临莅，莫不肌栗慑伏，吹毛求疵，并施螫毒，百姓征忄公，无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养鸡者不畜，牧兽者不育豺，树木者忧其蠹，保民者除其贼。故大汉之为政也，崇简易，尚宽柔，进淳全，举贤才，上下无怨，民用和睦。今海内乐业，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灵，神光耀晖，洪洞朗天。凤皇来仪，翼翼邕邕，群鸟并从，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栉比。大化隆洽，男女条畅。家给年丰，咸则三壤，岂不盛哉！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武王获白鱼而诸侯同辞，周公受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宾。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获白虎，亦偃武兴文之应也。获之者张武，武张而猛服也。是以北敌宾洽，边不恤寇，甲士寝而旌旗仆也。」文学夫子曰：「天符既命矣，敢问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蛮之最强者也，天性十蹇，习俗杰暴。贱老贵壮，气力相高。业在政伐，事在猎射。儿能骑羊，走箭飞镞。逐水随畜，都无常处。鸟集兽散，往来驰骛。周流旷野，以济嗜欲。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追之则奔遁，释之则为寇。是以三王不能怀，五伯不能绥，惊边扌兀士，屡犯刍荛。诗人所歌，自古患之。今圣德隆盛，威灵外覆，日逐举国而归德，单子称臣而朝贺，乾坤之所开，阴阳之所接。编结沮颜，又齿枭间，翦发黥首，文身裸袒之国，靡不奔走贡献，欢忻来附，婆娑呕吟，鼓掖而笑。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飞鸟翕翼，泉鱼奋跃。是以刺史感懑，舒音而咏至德。鄙人◆B7浅，不能究识。敬遵所闻，未克殚焉。」於是二客醉於仁义，饱於盛德，终日仰叹，怡怿而悦服。（《文选》）

◇圣主得贤臣颂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穷巷之中，长於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

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淬其锋，越砥敛其Φ，水断蛟龙，陆犀革，忽若彗氾画涂。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於行，匈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裘貂孤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喻受之，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於求贤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离疏释乔而享膏粱，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诎信若彭祖，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汉书·王褒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

◇甘泉宫颂

甘泉山，天下显敞之名处也。前接大荆，后临北极，左抚仁乡，右望素域。其宫室也，仍山截而为观，攘抗岸以为阶，壅波澜而鳞坻，驰道列以曲远。览除阁之丽靡，觉堂殿之巍巍。径落莫以差错，编玳瑁之文棍。镂螭龙以造牖，采云气以为楣。神星罗於题鄂，虹往往而绕榱。缦倏忽其无垠，意能了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谁？窃想圣主之优游，时娱神而款纵。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艺文类聚》六十二。）

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文选·魏都赋》注引王褒《甘泉赋》，疑「赋」乃「颂」之误。）

◇碧鸡颂

持节使者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水经注》作「缥缥碧鸡」，《文选》注作「票彡票彡碧鸡」。）处南之荒，深豁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廉平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可以为伦。归来翔兮，何事南荒。（《后汉·西南夷传》、《水经·淹水注》、《文选》刘峻《广绝交论》注。）

◇僮约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岭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浚渠缚落，锄园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卢。出入不得骑马载车，其坐大呶，下床振头。捶钩刈刍，结苇躐纟卢，汲水络，入佐且莫，织履作粗，黏雀张鸟，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后园纵养雁鹜百馀，驱逐鸱鸟，持梢牧猪，种姜养芋，长育豚驹，粪除堂庑。喂食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刍。二月春分，被堤杜疆，落桑皮棕，种瓜作瓠。别落披葱，焚槎发芋，垄集破封，日中早ǔ，鸡鸣起舂。调治马户，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桉，园中拔蒜，断苏切脯。筑肉霍芋，脍鱼い鳖，烹茶尽具，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侔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椽求用钱。推访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於小市，归都担，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荼，杨氏檐荷，往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痴愚。持斧入山，断柔裁辕。若有馀残，当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盘。焚薪作炭，石石薄岸，治舍盖屋，削青代牍。日暮欲归，当送干柴两三束。四月当披，九月当获，十月收豆，麦窖芋，南安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栗采橘，持车载辏，多取蒲苎，益作绳索。雨堕无所为，当编蒋织簿，种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果熟收敛，不得吮尝。犬吠当起，惊告邻里。枨门柱户，上楼击鼓。荷盾曳矛，还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游。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若有私钱，主给宾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咋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人酤酒，真不敢作恶。（《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九、《御览》五百九十八、九百九十六、《古文苑》。）

◇责须髯奴辞

我观人须，长而复黑。冉弱而调，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拂靡，随身飘。尔乃附以丰颐，表以蛾眉，发以素颜，呈以妍姿，约之以绌线，润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绥绥，振之发曜，黝若元之垂。於是摇鬓奋髭，则论说虞唐，鼓髟者动鬣，则研核否臧。内有环形，外阖宫商，相如以之都雅，颛孙以之堂堂。岂若子髯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汗垢流离，污秽泥土，伧嗫穰扌需，（音「而」）与尘为侣。无素颜可依，无丰颐可怙。动则困於灭，静则窘於囚虏。薄命为髭，正著子颐为身不能疵其四体，为智不能御其形骸。癞须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厘，为子须者，不亦难哉。（《初学记》十九，又见《古文苑》，以为黄香作。）

◎严遵

遵字君平，蜀郡人，卖卜成都市，有《道德指归》十一卷。

◇道德指归说目

《庄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变化所由，道德为母。效经列首，天地为象，《上经》配天，《下经》配地，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阳道奇，阴道偶，故《上经》先而《下经》后。阳道大，阴道小，故《上经》众而《下经》寡。阳道左，阴道右，故《上经》覆来，《下经》覆往。反覆相过，沦为一形。冥冥混混，道为中主。重符列验，以见端绪。《下经》为门，《上经》为户，智者见其经效，则通乎天地之数。阴阳之纪，夫妇之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万物敷矣。（《秘册汇函》本）

◇座右铭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响，默然托荫，则影响无因。常体卑弱，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祸患无萌。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圣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而后言。嗜欲者，溃腹之矛。货利者，丧身之仇。嫉妒者，亡躯之害。谗佞者，刎颈之兵。残酷者，绝世之殃。陷害者，灭嗣之场。淫戏者，殚家之堑。嗜酒者，穷馁之薮。忠孝者，富贵之门。节俭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传告后嗣，万世勿遗。（□□□□）

卷四十三

◎王尊

尊字子赣，涿郡高阳人。少为狱小史，给事太守府，除补书佐，暑守属监狱，久之称病去，复召署守治狱，为郡决曹史。举幽州从事，补辽西盐官长。初元中举直言，迁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免。起为护羌转校尉，免。起为令，迁益州刺史，除东平相，免为庶人。竟宁初补大将军军司马，擢司隶校尉。成帝即位，左迁高陵令，以病免，徵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迁光禄大夫、京兆尹，免。河平中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

◇劾奏匡衡

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又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向，赏等西向。衡更为赏布东向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於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问行起居，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到，衡安坐，不变色改容。无怵惕肃敬之心，骄慢不谨。皆不敬。」（《汉书·王尊传》，又略见《匡衡传》。）

◇行县还上奏事

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宽大之政行，和平之气通。（《汉书·王尊传》）

◇安定太守告属县教

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汉书·王尊传》）

◇又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夫羽翮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则不可以致千里；内不理，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卜下，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汉书·王尊传》）

◎耿寿昌

寿昌，五凤中为大司农中丞，赐爵关内侯。

◇奏籴三辅等郡谷

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汉书·食货志》上）

◇白筑常平仓。

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汉书·食货志》）

◎王商

商字子威，涿郡蠡吾广望乡人，宣帝舅武之子。甘露二年袭封乐昌侯。历太子中庶子诸曹侍，中中郎将。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成帝即位，徙左将军。建始末代匡衡为丞相。河平四年，为王凤所陷，免。卒，谥曰戾侯。

◇徙南北郊议

礼记曰：「燔柴於太坛，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於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於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汉书·郊祀志》下：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南北郊宜可徙置长安，愿与群臣议定。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云云。）

◎史丹

丹字君仲，鲁国人，戾太子史良娣之兄孙。宣帝时为太子中庶子。元帝时拜驸马都尉侍中。成帝即位，擢长乐卫尉，迁右将军，赐爵关内侯，给事中，徙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初封武阳侯。永始四年卒，谥曰顷侯。

◇奏劾王商

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辟下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为上戮，罪名明白。臣请诏谒者召商诣若卢诏狱。（《汉书·王商传》：张匡上书，愿对近臣陈日蚀咎，下朝者左将军丹等问。匡对，於是左将军丹等奏。）

◎王章

章字仲卿，泰山钜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以忤石显髡免。成帝即位，征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选为京兆尹，为王凤所陷，弃市。

◇上封事召见对言王凤不可任用

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义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蚀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蚀，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诎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於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它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汉书·元后传》：章奏封事，言日蚀之咎。天子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

◇奏封事荐冯野王。

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馀。野王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圣主乐进贤也。（《汉书·元后传》：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感寤，谓章曰：「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於是章奏封事荐。案萧育荐冯野王封事，未三语与此同。）

◎王禁

禁字稚君，魏郡元城人。少为延尉史。元帝即位，以皇后父封阳平侯，位特进。永光二年卒，谥曰顷侯。

◇杨兴贾捐之狱议

兴、捐之怀诈伪，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书》曰：「谗说殄行，震惊朕师。」《王制》：「顺非而泽，不听而诛。」请论如法。（《汉书·贾捐之传》）

◎王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凤字孝卿，禁长子，元王皇后同母弟。永光中嗣爵阳平侯。建昭中为卫尉侍中。成帝即位，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阳朔三年卒，谥曰敬成侯。

◇因灾异上书辞谢

陛下即位，思慕谅暗，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今有星天地赤黄之异，咎在臣凤，当伏显戮，以谢天下。今谅暗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汉书·元后传》：成帝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又封崇、谭等。其夏黄雾四塞终日，杨兴等皆以为太后诸弟无功为侯，故天为见异。凤於是惧，上书辞谢，因乞骸骨辞职。）

◇因日蚀上言宜遣定陶王之国

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於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汉书·元后传》：会日蚀，凤因言。）

◇上疏乞骸骨

臣材驽愚赣，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靡骨死辇毂下，不当以无益之故有离寝门之心。诚岁馀以来，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胜大愿，愿乞骸骨，归自治养，冀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期月之间，幸得瘳愈，复望帷幄。不然，必沟壑。臣以非材见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知臣被恩见哀，重巍巍也。进退於国为厚，万无纤介之议。唯陛下哀怜！（《汉书·元后传》：京兆尹王章每召见，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称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谢上。）

◇东平王求子史对

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於经术者，不爱於王。（《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云云。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辛庆忌

庆忌前在两郡著功迹，徵入，历位朝廷，莫不信乡。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国柱石。父破羌将军武贤显名前世，有威西夷。臣凤不宜久处庆忌之右。（《汉书·辛庆忌传》：庆忌左迁酒泉太守，岁馀大将军王凤荐云云。乃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

◎王立

立字子叔，凤第六弟，成帝初赐爵关内侯。河平中封红阳侯，位特进，领城门兵。绥和初坐淳於长事遣就国。哀帝即位，征还京师。平帝初复遣就国。元始三年，莽遣使迫令自杀，谥曰荒侯。

◇上封事为淳於长求留

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更有它计。（《汉书·翟方进传》：有司奏请遣淳於长就国，长以金钱与立，立上封事，为长求留。）

◇与杜业书

诚哀老姊垂白，随无状子出关，愿勿复用前事相侵。（《汉书·杜钦传》：钦业为函谷关都尉，会定陵侯淳於长有罪，当就国，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

◎王仁

仁，凤第三弟谭之子，为谏大夫。永始初嗣父爵平阿侯，以刚直为莽所惮。平帝初遣就国。元始三年，遣使迫令自杀，谥曰刺侯。

◇谏立赵皇后疏

臣闻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纲之本理，治道所由废兴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嬉。殷之兴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后主所观，是以圣王必审举措，察操行，以计胜色者昌，以色胜计者亡。无盐宿瘤，天下之丑女也，齐二君以计胜色，立为后，皆以折冲安国。今许后以罪废，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异於前。上当奉宗庙，下令万民有所法则。河魴河鲤，齐姜宋子，诗人所高，万乘之主，当持久长，非一切毕决目前者。骊姬乱晋，吴姬危赵，夫媵妾非天下之母，为玩弄可也。昔姜后崇礼，宣王中兴；樊姬正言，楚庄成霸，愿留思察小臣眷眷之心。（荀悦《汉纪》二十六：永始元年六月，立皇后赵氏，先是谏议大夫王仁上疏言，上不听。案此疏班书未载。）

◎王闳

闳，仁第三弟。哀帝初为中常侍，进侍中。莽篡位，出为东郡太守，加卒正大夫。莽败去官，更始帝以为琅邪太守。

◇上书谏尊宠董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义，当得贤人。《易》曰：「鼎折足，覆公𠂆束」，喻三公非其人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孙弘以布被修德，擢备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贵。昔成汤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吕尚於钓滨，武丁显傅说於版筑，桓公举宁戚於击角，皆以立霸王之功，腾茂绩於无穷。岂以利耳悦目为得意哉！今大司马卫将军高安侯董贤，累世无功於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主历天文，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物喧哗，偶言道路，诚不当天心也，昔褒神元变为化为人，实生褒姒，乱周国。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贤有小人不识进退之祸，非所以见卓尔垂法后世。陛下采刍荛，贤负薪，冀有益於毫厘。（荀悦《汉纪》二十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上书谏，不从。案：此书班书未载，《御览》七百十六引《汉名臣奏》云云，王莽斥出王闳。太后怜之，闳伏泣失声，太后亲自以手巾拭闳泣，亦班书所未载。范书为王闳立传，亦简略不详。）

◎王音

音，禁弟长乐卫尉弘之子。初为侍中中郎将，河平中迁太仆，阳朔中拜御史大夫，代王凤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封安阳侯。永始二年卒，谥曰敬侯。

◇因雉鸲上言

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鸲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大众聚会，飞集於庭，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鸿嘉三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雉飞集於庭，历阶登堂而鸲，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时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上言。）

◇复对诏

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觉悟，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臣音当先受诛，岂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行流闻，海内传之，甚於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处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宜谋於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立，灾变尚可销也。（《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擢折，类拘执者，得毋人为之？」音复对。）

◎许嘉

嘉，昌邑人，宣帝许皇后从弟，为中常侍。元帝即位，袭封平恩侯，奉后父广汉后，拜卫尉，迁右将军。永光中徙左将军兼卫尉，代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建始三年免。河平二年卒，谥曰共侯。

◇毁庙议

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书·韦玄成传》：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喜等二十九人以为。）

◇郅支县头稿街议

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汉书·陈汤传》：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云云，有诏将军议是。）

◎甘延寿

延寿字君沈，北地郁郅人。少为羽林，累迁辽东太守，免。起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以斩郅支单於功封义成侯，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卒，谥曰壮侯。

◇上疏斩送郅支首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於已称北藩，唯郅支单於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於惨毒行於民，大恶通於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稿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

◎陈汤

汤字子宫，山阳瑕丘人。宣帝时为太官丞。元帝初举茂材，被劾下狱，后为郎。建昭中迁西域副校尉。矫制发诸国兵，破斩郅支单於，赐爵关内侯，拜射声校尉。成帝初免，后以言事下狱，夺爵为士伍。王凤奏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永始初免为庶人，徙敦煌，又徙安定。哀帝时还，卒於长安。王莽为安汉公，追封破胡侯，谥曰壮。

◇上疏自理

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於，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汉书·陈汤传》：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封事请徙初陵

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馀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汉书·陈汤传》）

◎张博

博字子高，宣帝张婕妤之兄，坐诖误蕃王，与婿京房皆弃市。

◇报谢淮阳王

当今朝廷无贤臣，灾变数见，足为寒心。万姓咸归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见，辅助主上乎？（《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舅张博，博喜还书谢，为谄语盛称誉王，因言）

◇复遗淮阳王书

博幸得肺附，数进愚策，未见省察。北游燕赵，欲循行郡国求幽隐之士，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博得谒见，承间进问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尔非世俗之所知。今边境不安，天下骚动，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闻北海之濒有贤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难致也。得此二人而荐之，功亦不细矣。博愿驰西以此赴助汉急，无财币以通显之。赵王使谒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劳溥，博不受；复使人愿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会得光书云，大王已遣光西，与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大王还意反义，结以朱颜，愿杀身报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诚赐咳唾，使得尽死，汤禹所以成大功也。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愿知大王所好，请得辄上。（《汉书·宣元六王传》）

已见中书令石君求朝，许以金五百斤。贤圣制事，盖虑功而不计费。昔禹治鸿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坠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死者且半，鸿水之害殆不过此。大王绪欲救世，将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与大儒知道者为大王为便宜奏，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上必大说。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变节，功德亡比，而梁、赵之宠必归大王，外家亦将富贵，何复望大王之金钱？（《汉书·宣元六王传》）

◇报淮阳王

已许石君，须以成事。（《汉书·宣元六王传》）

卷四十四

◎翼奉

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元帝初征待诏宦者署，历中郎博士谏大夫。

◇上封事言邪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之於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汉书·翼奉传》：平昌侯王临欲从奉学其术，奉不肯与言，而上封事。）

◇因灾异应诏上封事

臣闻之於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灭亡。今陛下明圣，深怀要道，烛临万方，布德流惠，靡有阙遗。罢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贫，赋医药，赐棺钱，恩泽甚厚。又举直言，求过失，盛德纯备，天下幸甚。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於星气日蚀，地变见於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故臧病则气色发於面，体病则欠申动於貌。今年太阴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律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亦宜乎！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汉书·翼奉传》）

◇因灾异上疏

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於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汉书·翼奉传》）

◇上书请徙都洛阳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繇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

如令处於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己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馀一年之畜。

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王，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於殷，骏命不易。」今汉初取天下，起於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动，天气溷浊，日光浸夺。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馀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惟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汉书·翼奉传》）

◇日辰时对

师法用辰不用日。辰为客，时为主人。见於明主，侍者为主人。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正。辰为常事，时为一行，辰疏而时精，其效同功，必参五观之，然后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汉书·翼奉传》：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

◇庙祀对

昔成王徙洛，般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汉书·翼奉传》。）

◎京房

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初元中举孝廉为郎。建昭二年出为魏郡太守，征下狱，弃市。

◇拜魏郡太字上封事

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汉书·京房传》：元帝以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岁竟乘传奏事，不欲远离左右，以建昭二年二月朔上封事。）

◇因邮上封事

臣前据补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汉书·京房传》：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

◇至陕复上封事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自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於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汉书·京房传》：房至陕复上封事云云，房去月馀，竟征下狱。）

◇奏考功课吏法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别对灾异

地者大臣之位，当载安万民，怀藏物类。而动摇者，此不欲为君载安万民，动摇，思欲不安，思欲篡逆也。（《开元占经》四）

阴倍阳则地坼，臣叛君则义废，此人君不亲，上下不厚，致此灾也。不救，则骨肉相残，父子分离，氐羌叛去。（《开元占经》四）

日行，房乘三道，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世日行下道。（《隋书·天文志》上，《开元占经》五引有删节。）

国有谗佞，朝有残臣，则日无光，暗冥不明。《易》曰：「日中见斗，日中星见」，明其冥也。故贬之为暮也，其救也，远佞谄，近忠直，修经典、闭私道，则日光明。（《开元占经》六）

人君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蚀之灾。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位有德，禄有智，日蚀灾消也。（《开元占经》十）

日月薄，赤，见日中乌，将军出旌，举此不祥，必亡。（《开元占经》六）

日斗，或赤或白，或苍或黄，虎入邦。此谓守邑破亡，国君以此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元占经》六）

数日俱出若斗，天下兵大战。（《开元占经》六）

日蚀尽，无光露者，亡其邑。（《开元占经》九）

人君好用佞邪，朝无忠臣，则月失其行。（《开元占经》十一）

月昼明，奸邪并作，专明擅君之朝。（《开元占经》十一）

月若昼明者，月为臣，日为君，臣以明续君，当其在时，不可与君用力，含秽以舒刑。今昼明者，奸邪并作，专明擅君之朝不救，则失其行而毁矣。其救也，出退强臣，断谗佞，近直臣，亲贤良，则月得其行，不可专行矣。（《开元占经》十一）

月三晕毕，天下中外俱赦。（《开元占经》十五）

月蚀者，人君行适过时专受所致（一作「制」）也，不救，则致水灾，坏城。（《开元占经》十七）

人君不行仁恩，破胎伤孕，春杀无辜，则岁星失度。（《御览》五）

营惑作变为华州，人君之祸也。出於东，骨肉欲篡。近北，边国谋。入於西，则兵大起，蛮貊战。入斗，则大臣叛。径东西，万民病，不救之，则致日蚀既，下谋上。其救也，设立政事，正图书，修经术，改恶为善也，则国家安矣。（开元占经三十）

火起灾何？人君贪财，赋敛尽民货，即火为起。不救，必有日蚀之灾矣。其救之也，举廉直之士为首也。（《御览》六百二十七）

回风起何？风者，天之号令也，当直而正，普而不偏，佞人众，君迷惑，则回风起。不救，则致逆风起。其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灾消矣。（《御览》八百七十六）

狂风发何？人君政教无法，为下所逆，则致狂风发泄。其救也，修政教，聘贤士，狂风消矣。（《御览》八百七十六）

人君贼罚良善，政教无常，使命数变，则致暴风折木，发屋鸣瓦或害杀人。其救也，修旧典，任忠臣，思过自改，则风灾消。（同上）

人君擅私恩，恣意重情，不与臣下同谋，即致偏雨夜堕也。不救，致若雨降，万民愁，潦水绝道。其救也，兴公道，无私党，此灾消矣。（《御览》八百七十七）

无云暴雨何？人君封拜无功，进无德，则致不云而雨暴。过恶暴扬，诛及无罪，密云而不雨。其救也，诛强恤弱，信及兆民，云雨时也。（《御览》八百七十七）

虹霓近日，则奸臣谋。贯日，则客代（一作「杀」）主专君政，大臣乘枢。不救之，则兵至，宫殿战。其救也，释安乐，诫非常，正股肱，入贤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元占经》九十八引两条，《御览》八百七十八。）

雷鸣连而不绝者何？夫雷鸣万里，今鸣不绝，此谓人君行政事无常，民不恐惧也，故致游雷之灾。雷当先电而鸣，雷今与电俱出，或鸣而后电者何？此谓执法者贪苛。（《开元占经》一百二引两条，《御览》八百七十九。）

久旱何？曰人君无施泽惠利於下人，则致旱也。不救，即蝗虫害谷。其救也，宥谪罚，行宽大，惠兆民，劳功吏，赐鳏寡，廪不足。人君亢阳暴虐，兴师动众，下人悲怨，阳气盛，阴气沉，故旱。万物枯死，数有火灾，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则雩，祠之以素车白马，布衣，以身为牲。或云，诛谗佞之臣於市，则三日之内，雨降於天矣。（《艺文类聚》一百、《御览》八百七十九。）

山者，三公之位，台辅之德也，乃兴云出雨，漫溉万物，助天成功。今崩去者，此谓大臣怀叛不忠也。（《开元占经》九十九）

江河沸者，有声无实，此谓执政者怀奸不公，众邪并聚，则致此灾。不救，必有叛君谋。其救也，令百官举公直，选有德，置於政。（《开元占经》一百）

井水沸者，谓人君好用谗邪所致也。（《开元占经》一百）

水中火出何？所谓阴气溢，亡阳施也，女妃无阳，则敌气溢至，水中火出。不救，有天殃，阴害阳。其救也，正妃妾，率后宫，施命令，诘四方，嫁贞女，赐鳏寡，此灾即消。（《开元占经》一百）

五谷无实何？君无仁德，臣怀叛戾，华饰虚举，荐贤名实不相副。内为苏秦之行，外似夷齐之语，故致五谷多无实，朝廷无贤，害气伤穑。不救，国大饥。其救也，选明经，举茂才，改往修来，退去贪狼，施恩行惠，赏赐劳臣，此灾消矣。（《御览》八百七十四）

君贤臣职，五谷滋丰。（《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

◇律术对

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阳，阴上生阳，终於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於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於六十，犹八卦之变，至於六十四也。宓牺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於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续汉书·律历志》上：元帝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於乐府，房对。）

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均中其弦，使应黄钟之声。案分寸以求诸律，则皆如画而应矣。然则上古有钟，其次有律，近古有准，皆稍简易之意。其相生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下生大吕，大吕上生夷则，夷则下生夹钟，夹钟上生无射，无射下生中吕，中吕上生黄钟。上下相生，终六十律，执始以下四十八律，文多不载。（案此三语系《御览》约文。）孟春之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效此也。（《续汉书·律历志》上，又见《御览》六十，有小异。）

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定十二律。（《御览》十六引《京房传》）

夫五音生於本性，分为下二律，转生六十律，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影，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影至，以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全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韵，度晷影，候钟律，权土灰，校阴阳冬至阳气应，则韵清影长，极黄钟通，土灰为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韵浊影短，极蕤宾通，上灰重而衡低，进退於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大史合封，土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膏必周密，布缇，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卑外高，从其外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律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灰散，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御览》十六引《京房传》）

又凡律，度量衡用铜，铜为物也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似於君子之贞，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御览》十六引《京房传》）

卷四十五

◎杨兴

兴，元帝初为长安令，坐贾捐之事髡钳为城旦。成帝初拜谏大夫，出为部刺史。

◇黄雾对

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汉书·元后传》：成帝以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又封太后同母弟崇、庶弟谭等。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

◇说史高

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於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印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馀，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於世。（《汉书·匡衡传》）

◎韩宣

宣，元帝初为西域都护。

◇奏镇抚星靡

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书·乌孙传》）

◇奏更立乌孙昆弥

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书·乌孙传》：宣复奏，汉不许。）

◎谷吉

吉，长安人，初元中为卫司马，以送匈奴侍子，为郅支单於所杀。

◇上书请送郅支侍子至庭

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据改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於臣，则单於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汉书·陈汤传》：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贡禹、匡衡以为宜送至塞而还，吉上书言。）

◎谷永（一）

永字子云，吉子，本名并，以尉氏樊并反，更名永。少为长安小史，建昭中补御史大夫属，举太常丞。建始中举方正直言，对策上第，擢光禄大夫。河平中出为安定太守：鸿嘉中补营军司马，转大司马长史，出为护菀使者。永始中迁凉州刺史，征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出为北地太守。元延未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大司农。绥和初病免，有集二卷。

◇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

陛下秉至圣之纯德，惧天地之戒异，饬身修政，纳问公卿，又下明诏，帅举直言，燕见彡由绎，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圣问。臣材朽学浅，不通政事。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娶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太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於内，势行於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陛下践至尊之祚为天下主，奉帝王之职以统群生，方内之治乱，在陛下所执。诚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捐燕私之闲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绝却不享之义，慎节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经曰：「继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昔舜饬正二女，以崇至德；楚庄忍绝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鲁桓胁於齐女，社稷以倾。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妒专宠，以绝娇之端，抑褒、阎之乱，贱者咸得秩进，各得厥职，以广继嗣之统，息白华之怨，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以远皇父之类，捐妻党之权，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

治远自近始，习善在左右。昔龙管纳言，而帝命惟允；四铺既备，成王靡有过事。诚敕正左右，齐栗之臣，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皆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义，济济谨孚，无敖戏骄恣之过，则左右肃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经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於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无用比周之虚誉，毋听浸润之谮诉，则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赏得於前，众贤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制远之道微，而无乖畔之难者，德厚恩深，无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罚深酷，吏行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也。夫违天害德，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残贼之吏。诚放退残贼酷暴之吏，锢废勿用，益选温良上德之士，以亲万姓，平刑释冤，以理民命，务省繇役，毋夺民时，薄收赋税，毋殚民财，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不苦逾时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虽有唐尧之大灾，民无离上之心。经曰：「怀保小人，惠於鳏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经曰：「飨用五福，畏用六极。」传曰：「六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今三年之间，灾异锋起，小大毕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无所改正，疏举广谋，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无谢过之实也，天责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纲纪，南面之急务，唯陛下留神。（《汉书·谷永传》）

◇对策毕复言灾异

臣前幸得条对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於圣聪。书陈於前，陛下委弃不纳，而更使方正对策，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论，废承天之至言，角无用之虚文，欲末杀灾异，满谰诬天，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己之间暴风三溱，拔树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汉书·谷永传》）

◇复对

日蚀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二者俱发，明同事异人，共掩制阳，将害继嗣也。日食，则妾不见；地震，则后不见。异日而发，则似殊事；亡故动变，则恐不知。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邮，故天因此两见其变。若曰违失妇道，隔远众妾，妨绝继嗣者，此二人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成帝建始三年，日食，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对。又案本传，上特复问永，永对。）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薰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不可归咎诸舅。此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中尚书宦官，槛塞大异，皆瞽说欺天者也。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厶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陛下即位，委任遵旧，未有过政。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事，无所归倚，陛下独不怪与？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道微，二者已丑。陛下诚深察愚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反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於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於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陛下则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异，将发不久，发则灾异已极，天变成形，臣虽欲捐身关策，不及事已。

疏贱之臣，至敢直陈天意，斥讥帷幄之私，欲间离贵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汤镬之诛。此天保佑汉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后得召，待诏一旬，然后得见。夫由疏贱纳至忠，甚苦；由至尊闻天意，甚难。语不可露，愿具书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为非天意，臣当伏妄言之诛；即以为诚天意也，奈何忘国家大本，背天意而从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为宗庙计。（《汉书·谷永传》：永知王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复曰云云。时对者数十人，永与杜钦为上第焉。）

◇三月雨雪对

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乡。宜斋戒辟寝，以深自责，请皇后就宫，鬲闭门户，毋得擅上。且令众妾人人更进，以时博施。皇天说喜，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灾异愈甚，天变成形，臣虽欲复捐身关策，不及事已。（《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建始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对。）

◇黑龙见东莱对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於前，不惧於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龙阳德，由小之大，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昌邑之类？臣愚不能处也。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於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於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惨於炮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亻票轻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曼，溷淆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饣委死於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

汉兴九世，百九十馀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於陛下，陛下诚肯发明圣之德，昭然远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惧危亡之征兆，荡涤邪辟之恶志，厉精致政，专心反道，绝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诏除，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出之具，克己复礼，毋贰微行出饮之过，以防迫切之祸，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捐椒房玉堂之盛宠，毋听后宫之请谒，除掖庭之乱狱，出炮格之陷阱，诛戮佞邪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寝初陵之作，止诸缮治宫室，阙更减赋，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远方，厉崇忠直，放退残贼，无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贯行，固执无违，夙夜孳孳，屡省无怠，旧愆毕改，新德既章，纤介之邪，不复载心，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备边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触忌讳，罪当万死。（《汉书·谷永传》：永迁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

◇日食对

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於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永始元年九月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

◇星陨对

日月星辰，烛临下土，其有食陨之异，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星辰附离於天，犹庶民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以来，至今再见。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皆繇妇人群小，湛湎於酒。《书》云：「乃用其妇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颠覆厥德，荒沉於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

◇又日食对

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永始二年一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

卷四十六

◎谷永（二）

◇灾异对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备拾遗之臣，从朝者之后，进不能尽思纳忠辅宣圣德，退无被坚执锐讨不义之功，猥蒙厚恩，仍迁至北地太守。绝命陨首，身膏野草，不足以报塞万分。陛下圣德宽仁，不遗易忘之臣，垂周文之听，下及刍荛之愚，有诏使卫尉受臣永所欲言。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臣永幸得免於言责之辜，有官守之任，当毕力遵职，养绥百姓而已，不宜复关得失之辞。忠臣之於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昔史鱼既没，馀忠未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汲黯身外思内，发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舒忧，遗言李息。经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戈守边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闼，是以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徵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予宅。」

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於《春秋》所书。八世著记，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会，四月丁酉四方众星白昼流陨，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彗星，极异也，土精所生，流陨之应出於饥变之后，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积善，惧不克济。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徵舒、崔杼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内乱朝暮，日戒诸夏，举兵以火角为期。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於上，可不致慎！

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黩燕饮；中黄门后庭素骄慢不谨，尝以醉酒失臣礼者，悉出勿留。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怀柔怨恨之心。（《汉纪》作「士」）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觐法出而后驾，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

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於百姓困而赋敛重，发於下怨离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亡。」讠夭辞曰：「关动牡飞，辟为无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王者遭衰难之世，有饥馑之灾，不损用而大自润，故凶；百姓困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往年郡国二十一伤於水灾，禾黍不入。今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馀。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大异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穷困如此，宜捐常税小自润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於民心，布怨趋祸之道也。牡飞之状，殆为此发。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屡至，捐服，凶年不涂，明王之制也．《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大官、导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牺用度，止尚方、织室、京师郡国工服官发输造作，以助大司农。流恩广施，振赡困乏，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臣闻上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聪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难，深畏大异，定心为善，捐忘邪志，毋贰旧愆，厉精致政，至诚应天，则积异塞於上，祸乱伏於下，何忧患之有？窃恐陛下公志未专，私好颇存，尚爱群小，不肯为耳！（《汉书·谷永传》：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时灾异尤数，永当之官，上使卫尉淳於长受永所欲言，永对。）

上古以来，大乱之极，所希有也。察其驰骋骤步，芒炎或长或短，所历奸犯，内为后宫女妾之害，外为诸夏叛逆之祸。（《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勃於东井，谷永对。）

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尚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於前。（《汉书·叙传》：唯谷永尝言云云，永指以驳讥赵李。）

◇门牡自亡对

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谷永对。）

◇日食上书

饮酒无节，君臣不别，奸邪欲起。（《续汉·五行志》注补六）

赋敛滋重，不顾黎民，百姓虚竭，则日食，将有溃叛之变。（《续汉·五行志》注补六）

◇上疏讼陈汤

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忄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於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於鼓鼙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汉书·陈汤传》）

◇上疏荐薛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今当选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则万姓欣喜，百僚说服；不得其人则大职堕女，王功不兴。虞帝之明，在兹壹举，可不致详！窃见少府宣，材茂行，达於从政，前为御史中丞，执宪毂下，不吐刚茹柔，举错时当；出守临淮、陈留，二郡称治；为左冯翊，崇教养善，威德并行，众职修理，奸轨绝息，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赦后馀盗贼什分三辅之一。功效卓尔，自左内史初置以来未尝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宣考绩功课，简在两府，不敢过称以奸欺诬之罪。臣闻贤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馀，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身兼数器，有「退食自公」之节。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诗，舍公实之臣，任华虚之誉，是用越职，陈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汉书·薛宣传》：御史大夫於永卒。谷永上疏，上然之，遂以宣为御史大夫，数月，代张禹为丞相。）

圣王不以名誉加於实效。考绩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试。（《汉书·王吉传》：薛宣代骏为少府，会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云云。上然其议，宣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案此奏即《薛宣传》约文，今并载之。）

◇请赐谥郑宽中疏

臣闻圣王尊师傅，褒贤俊，显有功，生则致其爵禄，死则异其礼谥。昔周公薨，成王葬以变礼，而当天心。公叔文子卒，卫侯加以美谥，著为后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风翁归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赐，赞命之臣靡不激扬。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之美质，包商偃之文学，严然总《五经》之眇论，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傅之显位，入则乡唐虞之闳道，王法纳乎圣听，出则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门不开，散赐九族，田亩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终，尤可悼痛！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赐之令谥，以章尊师褒贤显功之德。（《汉书·儒林·张山附传》）

◇上疏理梁王立

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之言。《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案验，既亡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亡益於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於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父同产长，年齿不伦。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芽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汉书·梁怀王揖附传》：永始中，相禹奏梁王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受降议

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於诎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於往时。今既享单於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於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於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此诚边竟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汉书·匈奴传》下：河平元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云云，对奏，天子从之。）

◇塞河议

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汉书·沟洫志》：先是谷永以为）

◇谏成帝微行

《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宜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於民间，畜私奴车马於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溷肴亡别，闵勉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昔虢公为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得土田为失国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

◇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

臣闻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目扼，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钜鹿神人、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己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汉书·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谷永说上，上善其言。）

◇说王音

将军履上将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职，拥天下之枢，可谓富贵之极，人臣无二，天下之责四面至矣，将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执伊尹之强德，以守职匡上，诛恶不避亲爱，举善不避仇雠，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笃行三者，乃可以长堪重任，久享盛宠。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当参天，今已过期，尚在桑榆之间，质弱而行迟，形小而光微。荧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变也。意岂将军忘湛渐之义，委曲从顺，所执不强，不广用士，尚有好恶之忌，荡荡之德未纯，方与将相大臣乖离之萌也？何故始袭司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号，俄而金火并有此变？上天至明，不虚见异，唯将军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汉书·谷永传》）

◇谢王凤书

永斗筲之材，质薄学朽，无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将军说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厕之争臣之末，不听浸润之谮，不食肤受之诉，虽齐桓、晋文用士笃密，察父η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昔豫子吞炭坏形以奉见异，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知氏、孟尝犹有死士，何况将军之门。（《汉书·谷永传》、《艺文类聚》三十三。）

◇与王谭书

君侯躬周召之德，执管晏之操，敬贤下士，乐善不倦，宜在上将久矣，以大将军在，故抑郁於家，不得舒愤。今大将军不幸蚤薨，累亲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扬万分，属闻以特进领城门兵，是则车骑将军秉政雍容於内，而至戚贤舅执管於外也。愚窃不为君侯喜，宜深辞职，自陈浅薄不足以固城门之守，收太伯之让，保谦谦之路，阖门高枕，为知者首。愿君侯与博览者参之，小子为君侯安此。（《汉书·谷永传》）

◇与王音书

夫上德厚则下爱深，下爱深则其谋忠。其言至。昔善治国者不忘危，善养生者不讳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医，灵蓍信龟，咸得尽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迁咎延誉，转祸为福。（《艺文类聚》二十四）

◇戒段会宗书

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汉书·段会宗传》：阳朔中，复为西城都护，谷永闵其老复远出，予书戒。）

◎韩昌张猛

昌，元帝初为车骑都尉。猛，为光禄大夫。

◇与呼韩邪单於盟约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汉书·匈奴传》下）

◎董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宏，初元二年嗣父忠爵高昌侯。建平元年免为庶人。傅太后称尊号，仍复故封。

◇上哀帝书请上傅太后及丁姬尊号

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汉书·师丹传》）

宜立丁姬为帝太后（《汉书·孝元傅昭仪传》）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汉书·王莽传》上）

◎尹忠

忠字子宾，魏郡人。初元中为廷尉。建昭初迁诸吏左曹光禄大夫，代张谭为御史大夫，坐河决自杀。

◇毁庙议

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为世宗之庙。（《汉书·韦玄成传》）

◎尹更始

更始字翁君，汝南召陵人。元帝初为议郎。永光中为谏大夫，迁长乐户将，有《春秋谷梁传》十五卷。

◇毁庙议

皇考庙上序於昭穆，非正，礼宜毁。（《汉书·韦玄成传》：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为。）

◎张忠

忠一作中，字子戆，钜鹿人。为东平相。建始末入为少府，代尹忠为御史大夫。阳朔初卒官。

◇奏免王尊

尊暴虐不改，外为大言，倨姗上，威信日废，不宜备位九卿。（《汉书·王尊传》：御大夫中奏云云，尊坐免。）

卷四十七

◎何武

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元帝初以射策甲科为郎。永光初迁令，免。河平末举贤良方正对策，拜谏大夫，迁扬州刺史。阳嘉初入为丞相司直，拜清河太守，免。元延中徵为谏大夫，迁兖州刺史，入为司隶校尉，徙京兆尹，左迁楚内史，迁沛郡太守，复入为廷尉。绥和初代孔光为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封汜乡侯，免。元寿初复征为御史大夫，徙前将军。平帝初坐与公孙禄互相称举免。寻为王莽所诬自杀，谥曰刺侯。

◇上封事荐辛庆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故贤人立朝，折冲厌难，胜於亡形。《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夫将不豫设，则亡以应卒；士不素厉，则难使死敌。是以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故奸轨不得萌动而破灭，诚万世之长册也。光禄勋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谋虑深远。前在边郡，数破敌获虏，外夷莫不闻。乃者大异并见，未有其应。加以兵革久寝。《春秋》大灾未至而豫御之，庆忌宜在爪牙官以备不虞。（《汉书·辛庆忌传》：时数有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上书荐傅喜

喜行义修，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则文公侧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庆。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汉书·傅喜传》：哀帝即位，喜为右将军，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於是赐喜以光禄大夫养病，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

◇奏置三公官

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汉书·朱博传》）

◇奏置州牧

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汉书·朱博传》：何武为大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

◇奏请内史如都尉

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壹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逾，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汉书·何武传》：武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制曰可。以内史为中尉。）

◇华阴守丞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史不著其姓，元帝时为华阴守丞。

◇上封事荐朱云

治道在於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汉书·朱云传》）

◎朱云

云字游，鲁人。居平陵。元帝时为博士，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下狱，减死为城旦。成帝世不复仕，年七十馀，终於家。

◇上疏劾韦玄成

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汉书·朱云传》）

◎侯应

应，建昭中为郎中。

◇对问罢边备事状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於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於，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於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汉书·匈奴传》下：呼韩邪单於上书，请罢边备塞吏卒。天子下其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云云，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

◎薛宣

宣字赣君，东海郯人。元帝时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复察廉为乐浪都尉丞，举茂材，为宛句令，迁长安令。成帝即位，补御史中丞，出为临淮太守，徙陈留太守。阳朔初为左冯翊，历少府，拜御史大夫。鸿嘉初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永始中罢归，后征加特进。哀帝初免为庶人。

◇上疏言吏多苛政

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昃之劳，而亡佚豫之乐，允执圣道，刑罚惟中，然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於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鬲，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干糇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汉书·薛宣传》）

◇奏免张放

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贼，时放见在，奴从者闭门，设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馀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奴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辄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轻薄，连犯大恶，有感动阴阳之咎，为臣不忠首，罪名虽显，前蒙恩。骄逸悖理，与背畔无异，臣子之恶，莫大於是，不宜宿卫在位。臣请免放归国，以销众邪之萌，厌海内之心。（《汉书·张汤附传》：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奏。）

◇奏事

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於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正轻重之罚。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著钩带入房，防未然也。陛下圣德纯备，海内晏然，此国家之明制，必前后备虎贲。（《御览》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四下一，三百三十八，三百五十四，并引《汉名臣奏》曰，亟相薛宣奏。）

茂陵寝上食日，玄鸟来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与天无极，天下幸甚。（《艺文类聚》九十九引《汉名臣奏》曰：丞相薛奏。）

◇手自牒书封与高陵令阳湛

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於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於后。即无其事，复封还记，得为君分明之。（《汉书·薛宣传》）

◇移书责栎阳令谢游

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适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镌令。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详思之，方调守。（《汉书·薛宣传》）

◇移书劳勉频阳令尹赏粟邑令薛恭

昔孟公绰优於赵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显，或以功举，「君子之道，焉可怃也！」属县各有贤君，冯翊垂拱蒙成。愿勉所职，卒功业。（《汉书·薛宣传》）

◇移书池阳追署廉吏王立

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赇，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府掾史素与立相知者，皆予送葬。（《汉书·薛宣传》：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反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惭愤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

◇下贼曹掾张扶教

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关相乐，斯亦可矣！（《汉书·薛宣传》：至日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诸葛丰

丰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时除御史大夫属，擢司隶校尉，加秩光禄大夫，左迁城门校尉，免为庶人。

◇上书谢恩。

臣丰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无以报厚德，使论议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故常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县於都市，编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溷之气上感於天，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诚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载，物无不容，使尚书令尧赐臣丰书曰：「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颛之也。免处中和，顺经术意。」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甚。臣窃不胜愤懑，愿赐清宴，唯陛下裁幸。（《汉书·诸葛丰传》：司隶去节白丰始，丰上书谢上不许。）

◇复上书

臣闻伯奇孝而弃於亲，子胥忠而诛於君，隐公慈而杀於弟，叔武弟而杀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惧也。（《汉书·诸葛丰传》）

◎朱博

博字子元，杜陵人。元帝时为亭长，迁功曹，历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后去官，入京兆，历曹史列掾，出为督邮书掾。后为郡功曹。成帝即位，除栎阳令。徙云阳平陵，入为长安令。迁冀州刺史，徙并州刺史，护漕都尉。迁琅邪太守，入为左冯翊，拜大司农。左迁楗为大守。徙山阳太守，病免。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进后将军，坐王立事免。哀帝即位，起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超拜大司空，迁御史大夫，代孔光为丞相，封阳乡侯，坐承傅太后指奏事下狱自杀。

◇上书让封邑

故事，封丞相不满千户，而独臣过制，诚惭惧，愿还千户。（《汉书·朱博传》：博封阳乡侯，食邑二千户，博上书让。）

◇奏复置御史大夫。

帝王之道不必相袭，各繇时务。高皇帝以圣德受命，建立鸿业，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历载二百年，天下安宁。今更为大司空，与丞相同位，未获嘉。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汉书·朱博传》：博为大司空奏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复置刺史

汉家至德薄大，宇内万里，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汉书·朱博传》）

◇奏封事免孔光傅喜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忧国；大司马喜至尊至亲，阿党大臣，无益政治。（《汉书·朱博传》）

◇奏免师丹爵邑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圣仁，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汉书·师丹传》：博迁为丞相，复与御史大夫赵玄奏言。）

◇奏免傅喜何武爵土

喜、武前在位，皆无益於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得也。请皆免为庶人。（《汉书·朱博传》：傅太后怨傅喜不已，风丞相令奏免喜侯，即并奏。）

◇奏免王莽爵土

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汉书·王莽传》上）

◇出教主簿

赣老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汉书·朱博传》，博迁琅邪太守，顷之，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主簿。）

◇敕功曹

官属多褒衣大衤召，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汉书·朱博传》）

◇口占檄文

府告姑幕令丞：言贼发不得，有书。檄到，令丞就职，游徼王卿力有馀，如律令！（《汉书·朱博传》）

◇移游徼王卿书

王卿忧公甚效！檄到，赍伐阅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渐尽其馀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朱博传》）

卷四十八

◎王嘉

嘉字公仲，平陵人。元帝时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坐事免。建昭中除光禄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超迁太中大夫，出为九江河南太守，征拜大鸿胪，徙京兆尹。建平中迁御史大夫，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元寿元年下狱死，元始四年追谥曰忠侯。

◇上疏请养材

臣闻圣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於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汉书·王嘉传》）

◇谏封董贤等封事

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馀并蒙恩，至今流言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陛下仁恩於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於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於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馀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不敢者，思报厚恩也。（《汉书·王嘉传》：哀帝欲封董贤等，於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

◇因日食举直言复奏封事

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箕子戒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乱阴阳之统，而害及王者，其国极危。国人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败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后，纵心恣欲，法度陵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孝文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於小过，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於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於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於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颂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於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ん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菀，而以赐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被发从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宠臣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汉书·王嘉传》：后数月日食，举值言，嘉复奏封事。於是上浸不说。）

◇因大赦奏荐梁相鞫谭宗伯凤封事

相等明习治狱，「相计谋深沈，谭颇知雅文，凤经明行修，圣王有计功除过，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汉书·王嘉传》：初廷尉梁相治东平王云狱，疑冤，奏欲覆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奏封事荐云云，书奏，上不能平。）

◇谏益封董贤等封事

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於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佑，奈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於无穷哉！《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天下闻之，故不敢自效。愚戆数犯忌讳，唯陛下省察。（《汉书·王嘉传》傅太后薨，上因托傅太后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嘉封还书，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

◇遣将行边对

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云，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慧深刻也。谄谀则主德毁，倾险则下怨恨，辩慧则破正道，深刻则伤恩惠。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於后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汉书·息夫躬传》：躬建言星变，可遣大将军行边，斩一郡守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丞相嘉对，上不听。）

◇下诏狱对诘

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势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汉书·王嘉传》：上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

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馀责。（《汉书·王嘉传》：吏稍巡辱嘉，嘉喟然仰天叹曰云云。）

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汉书·王嘉传》：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云云。案，此三条皆是口对，而下文云，死后上览其对，知其时录於简牍，故宜编入。）

◎师丹

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元帝时举孝廉为郎，迁博士，免。成帝初州举茂材，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入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给事中，历少府、光禄勋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领尚书事，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徙大司空，免。平帝即位，征诣公车，复赐爵关内侯，寻封义阳侯。卒，谥曰节侯，有集三卷。

◇上书言封丁傅

古者谅暗不言，听於冢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市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先帝不量臣愚，以为太傅，陛下以臣托师傅，故亡功德而备鼎足，封大国，加赐黄金，位为三公，职在左右，不能尽忠补过，而令庶人窃议，灾异数见，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归於海滨，恐嫌於伪。诚惭负重责，义不得不尽死。（《汉书·师丹传》）

◇建言限民田奴婢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

◇劾奏董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汉书·师丹传》：高昌侯董宏上书言，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

◇共皇庙议

圣王制礼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於京师，而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汉书·师丹传》：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奏言，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有司皆以为宜如褒、犹言，丹议。）

◎孙宝

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为郡吏。成帝初署御史大夫主薄，拜议郎，迁谏大夫。鸿嘉中选为益州刺史，免，复拜冀州刺史，迁丞相司直，拜广汉太守，征为京兆尹。哀帝即位，征谏大夫，迁司录。忤傅太后下狱。复官，以理郑崇事免为庶人。征光禄大夫。平帝即位，拜大司农，寻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理郑崇

臣闻疏不图亲，外不虑内。臣幸得衔命奉使，职在刺举，不敢避贵幸之势，以塞视听之明。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下狱覆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内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汉书·孙宝传》）

◎陈咸

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元帝时为郎，迁左曹，擢御史中丞。以忤石显下狱，髡为城旦。成帝即位，补大将军长史，迁冀州刺史，征为谏大夫，历楚内史，北海东郡太守，免。起为南阳太守，征入为少府，免。寻举方正，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免，以忧死。

◇移敕郡长吏书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汉书·陈万年传》：咸为南阳太守，公移敕书。）

◇与陈汤书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汉书·陈万年传》）

◎郑朋

朋，会稽人。初元中待诏金马门，拜黄门郎。

◇奏记萧望之

将军体周召之德，秉公绰之质，有卞庄之威。至乎耳顺之年，履折冲之位，号至将军，诚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欢喜，咸曰将军其人也。今将军规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修农圃之畴，畜鸡种黍，俟见二子，没齿而已矣。如将军昭然度行，积思塞邪枉之险蹊，宣中庸之常政，兴周召之遗业，亲日仄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奉万分之一。（《汉书·萧望之传》）

◎胡常

常，清河人。师事尹更始。元帝时议郎，鸿嘉中为青州刺史。

◇与翟方进书

窃闻政令甚明，为京兆能，则恐有所不宜。（《汉书·翟方进传》）

◎平当

当字子思，梁国下邑人。居平陵。元帝时为大行治礼丞，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邑令。成帝时为博士给事中，迁丞相司直，左迁朔方刺史，征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迁长信少府。永始中为大鸿胪。元延初为光禄勋，左迁钜鹿太守，后为骑都尉，领河堤。哀帝初征为光禄大夫。建平二年迁诸吏散骑，光禄勋，拜御史大夫，代朱博为丞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请复太上皇寝庙园

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馀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不立与？何德化休征不应之久也！祸福不虚，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务修其本。昔者帝尧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而化及万国。《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即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於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圣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犹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汉之始祖，后嗣所宜尊奉以广盛德，孝之至也。《书》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传於亡穷。」（《汉书·平当传》）

◇奏劾翟方进

方进国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下，前亲犯令行驰道中，司隶庆平心举劾，方进不自责悔而内挟私恨，伺记庆之从容语言，以诋欺成罪。后丞相宣以一不道贼，请遣掾督趣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勋自奏暴於朝廷，今方进复举奏勋。议者以为方进不以道德辅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胜立威，宜抑绝其原。勋素行公直，奸人所恶，可少宽假，使遂其功名。（《汉书·翟方进传》）

◇奏求治河策

九河今皆置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

◇乐议

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於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馀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於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称之，况於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汉书·礼乐志》：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云云。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九

◎翟方进

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师事尹更始，为太守府小史。元帝末射策甲科为郎。成帝初举明经，迁议郎。河平中转博士。阳朔中迁朔方刺史。鸿嘉中入为丞相司直，除京兆尹。永始中拜御史大夫，左迁执金吾，代薛宣为丞相，封高陵侯。绥和二年以星变赐死，谥曰恭侯。

◇劾陈庆

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壹统，明主躬亲不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汉书·翟方进传》）

◇奏劾涓勋

臣闻国家之兴，尊尊而敬长，爵位上下之礼，王道纲纪。《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群臣宜皆承顺圣化，以视四方。勋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礼仪，轻谩宰相，贱易上卿，而又诎节失度，邪谄无常，色厉内荏。堕国体，乱朝廷之序，不宜处位。臣请下丞相免勋。（《汉书·翟方进传》）

◇奏免陈咸逢信

咸与逢信，邪枉贪污，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后为少府，数馈遗汤。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咸、信之谓也。过恶暴见，不宜处位，臣请免以示天下。（《汉书·翟方进传》：新为丞相，陈咸内惧不安。居亡何，方进奏。）

咸前为郡守，残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汉书·陈万年传》。案此即前奏，互有删节，故并载之。）

◇复奏免陈咸

「咸前为九卿，坐为贪邪免，自知罪恶暴陈，依托红阳侯立徼幸，有司莫敢举奏。冒浊苟容，不顾耻辱，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并劾红阳侯立选举故不以实。（《汉书·翟方进传》：后二岁，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红阳侯立举咸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方进复奏云云，有诏免咸，勿劾立。）

◇劾红阳侯王立

立怀奸邪，乱朝政，欲倾误要主上，狡猾不道，请下狱。（《汉书·翟方进传》）

◇复奏王立党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素行积为不善，众人所共知。邪臣自结，附托为党，庶几立与政事，欲获其利。今立斥逐就国，所交结尤著者，不宜备大臣，为郡守。案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过绝於人，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天下所共知，愚者犹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怀奸猾，国之所患，而深相与结，信於贵戚奸臣，此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昔季孙行父有言曰：「见有善於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之逐鸟爵也。」翅翼虽伤，不避也。贵戚强党之众诚难犯，犯之，众敌并怨，善恶相冒。臣幸得备宰相，不敢不尽死。请免博、闳、咸归故郡，以销奸雄之党，绝群邪之望。（《汉书·翟方进传》）

◇荐薛宣

宣明习文法，练国制度，前所坐过薄，可复进用。（《汉书·薛宣传》：初，宣为丞相，而翟方进为司直，后竟代为丞相，思宣旧恩，后二岁荐云云。）

◇立嗣议

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汉书·孔光传》：绥和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王根以为。）

淳於长小妻乃始等坐罪议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长犯大逆时，乃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弃去，於法无以解。请论。（《汉书·孔光传》：丞相方进、大司空何武议。）

◎翟义

义字文仲，方进少子。成帝时为郎，稍迁诸曹，出为南阳都尉，后坐法免。哀帝时起为弘农太守，迁河内太守、青州牧。平帝时徙东郡太守。莽居摄，据郡举兵，立东平王云子信为帝，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兵败被擒，夷三族。

◇移檄郡国

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汉书·翟方进传》）

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汉书·王莽传》上）

◎范延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延寿字子路，安成人，为北海太守。河平二年代何寿为廷尉，八年卒。（见《百官公卿表》）

◇奏事

禽兽生子逐母，宜以四子还母，尸三男子於市。（《意林·傅子》、《御览》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一。案《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三十一并引谢承《后汉书》云：范延寿，宣帝时为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长各求离别，争财分子。至间於县，县不能决断，谳之於廷尉。於是延寿决之，以为悖逆人伦，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令长，无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又案《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范延寿为廷尉，而谢承《书》载其事，盖追引之也，「宣帝」乃「成帝」之误。）

◇致王章大逆罪

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汉书·元后传》：上使尚书劾奏，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

◎公乘兴

兴，京兆湖人。河平中为三老。

◇上书讼王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往者南山盗贼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师露众，旷日烦费，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盗浸强，吏气伤沮，流闻四方，为国家忧。当此之时，有能捕斩，不爱金爵重赏。关内侯宽中使问所征故司隶校尉王尊捕群盗方略，拜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尊尽节劳心，夙夜思职，卑体下士，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二旬之间，大党震坏，渠率效首。贼乱蠲除，民反农业，拊循贫弱，锄耘豪强。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箭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更数二千石，三十年莫能禽讨，尊以正法案诛，皆伏其辜。奸邪销释，吏民说服。尊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之意，靖言庸违，象龚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故为尊书佐，素行阴贼，恶口不信，好以刀笔陷人於法。辅常醉过尊大奴利家，利家厂搏其颊，兄子闳拔刀欲刭之。辅以故深怨疾毒，欲伤害尊。疑辅内怀怨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传致奏文，浸润加诬，以复私怨。

昔白起为秦将，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赐死杜邮；吴起为魏守西河，而秦、韩不敢犯，谗人间焉，斥逐奔楚。秦听浸润以诛良将，魏信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以逐贤守，此皆偏听不聪，失人之患也。臣等窃痛伤尊修身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於仇人之手，伤於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仇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怨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於无人之域，不得苛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汉书·王尊传》：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

◎张匡

匡，蜀郡人。河平中为太中大夫。

◇日蚀对

窃见丞相商作威作福，从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残贼不仁，遣票轻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怼。商子俊欲上书告商，俊妻左将军丹女，持其书以示丹，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商不尽忠纳善以辅至德，知圣主崇孝，远别不亲，后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闻商有女，欲以备后宫，商言有固疾，后有耿定事，更诡道因李贵人家内女。执左道以乱政，诬罔悖大臣节，故应是而日蚀。《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易曰：「日中见昧，则折其右肱。」往都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时纤介怨恨，而日为之蚀，於是退勃使就国，卒无怵惕忧。今商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审有内乱杀人怨怼之端，宜穷竟考问。

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自汉兴几遭吕、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以内女，其奸谋未可测度。前孝景世七国反，将军周亚夫以为即得雒阳剧孟，关东非汉之有。今商宗族权势，合赀钜万计，私奴以千数，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亲戚畔之，闺门内乱，父子相讦，而欲使之宣明圣化，调和海内，岂不谬哉！商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於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主富於春秋，即位以来，未有惩奸之威，加以继嗣未立，大异并见，尤宜诛讨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汉书·王商传》：太中大夫蜀郡张匡，其人佞巧，上书愿对近臣陈日蚀咎。下朝者左将军丹等问匡，匡对。）

◎冯逡

逡字子产，上党潞人。居杜陵，左将军奉世子。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举茂才，为美阳令。迁长乐屯卫司马，清河都尉，陇西太守。

◇奏请浚屯氏河

郡丞河下流，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馀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百姓寒心，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馀郡，然后忧之，晚矣。（《汉书·沟洫志》：成帝时清河都尉冯逡奏言。）

◎孙禁

禁，鸿嘉中为丞相史。

◇治河方略

今河溢之害数倍於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馀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以上。（《汉书·沟洫志》：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

◎许商

商字长伯，长安人，治《尚书》，师事周堪。武帝初为博士。河平中拜将作大匠。鸿嘉中历河堤都尉。永始中迁詹事，历少府，进侍中光禄大夫。绥和初拜大司农，转光禄勋。

◇驳孙禁开笃马河方略

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汉书·沟洫志》：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可开故笃马河，商以为。）

◎赵增寿

增寿字稚公，阳朔中为庐江太守。鸿嘉初迁左冯翊，拜廷尉。永始中贬为常山都尉。

◇陈汤罪议

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汉书·陈汤传》）

◇又白解万年

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汉书·陈汤传》）

◎涓勋

勋，鸿嘉中为司隶校尉，左迁昌陵令。

◇奏劾薛宣

《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请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讠孛逆顺之理。宣本不师受经术，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祸耳，而宣欲专权作威，乃害於乃国，不可之大者。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正国法度。（《汉书·翟方进传》）

◎刘辅

辅，河间宗室。成帝时举孝廉，为襄贲令，擢谏大夫。

◇上书谏立赵后

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然犹君臣祗惧，动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乎！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孙之祥，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於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窃伤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污辱谏争之官，不敢不尽死，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深察。（《汉书·刘辅传》）

◎杜邺

邺字子夏，魏郡繁阳人，居茂陵。成帝时举孝廉为郎，病去官，起为卫军主簿，举侍御史。哀帝即位，迁凉州刺史，以病免。元寿初举方正直言，未拜卒。

◇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

臣闻禽息忧国，碎首不恨；卞和献宝，刖足愿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诏，无二者之危，敢不极陈！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於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又以外孙为孝惠后，是时继嗣不明，凡事多厶，昼昏冬雷之变，不可胜载。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於得一类而达之也。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卦》乘《离》，《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不阴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前大司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诏策决，复遣就国。高昌侯宏去蕃自绝，犹受封土。制书侍中驸马都尉迁，不忠巧佞，免归故郡，间未旬月，则有诏还，大臣奏正其罚，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显宠过故。及阳信侯业，皆缘私君国，非功义所止。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於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厶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后视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疏贱独偏见，疑内亦有此类。天变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应！

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大风暴过，成王怛然。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汉书·杜邺传》）

◇灾异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离内，与疆外。临事盘乐，炕阳之意。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说王音

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详，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此《棠棣》、《角弓》之诗所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书而讥焉。周召则不然，忠以相辅，义以相匡，同己之亲，等己之尊，不以圣德，独兼国宠，又不为长，专受荣任，分职於陕，并为弼疑。故内无感恨之隙，外无侵侮之羞，俱享天，两荷高名者，盖以此也。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复有诏得举吏如五府，此明诏所欲宠也。将军宜承顺圣意，加异往时，每事凡议，必与及之，指为诚发，出於将军，则孰敢不说谕？昔文侯寤大雁之献，而父子益亲；陈平共壹饭之馔，而将相加欢，所接虽在楹阶，（《汉纪》作「陛」）俎豆之间，其於为国折冲厌难，岂不远哉！窃慕仓唐、陆子之义，所白奥内，唯深察焉。（《汉书·杜邺传》）

◇说王商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勺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共张，无解已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乃三月甲子，震电灾林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征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此！《诗》曰：「率繇旧章。」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汉书·郊祀志》下：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邺说商。）

◇临终作墓石文

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於后土，气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於长安北郭，此焉宴息。（《西京杂记》上：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侧。）
卷五十
◎毋将隆

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成帝时为大司马从事中郎，迁谏大夫，历冀州牧、颍川太守。哀帝即位，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忤旨，左迁沛郡都尉，历南郡太守。王莽秉政，免官徙合浦。

◇奏徵定陶王封事

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汉书·毋将隆传》：成帝末隆奏封事，其后上竟立定陶王为太子。）

◇奏请收还武库兵器

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视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汉纪》作「举」）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设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汉书·毋将隆传》）

◎马宫

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后为丞相史司直，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复代光为太师，免。王莽篡位，以为太子师。

◇上书谢罪乞骸骨

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言，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妾不得体君，卑不得敌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希指雷同，诡经辟说，以惑误上。为臣不忠，当伏斧钺之诛，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领。伏自惟念，入称四辅，出备三公，爵为列侯，诚无颜复望阙廷，无心复居守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汉书·马宫传》）

◎鲍宣

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为县乡啬夫，守束州丞。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病去官，复为州从事，入为议郎，又以病去。哀帝初为谏大夫，迁豫州牧，免。复征为谏大夫，拜司隶，以罪髡钳，徙上党。平帝初系狱，自杀。

◇上书谏哀帝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臣未见也。敦外亲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下，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惑。请寄为奸，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世辶》，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於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或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智谋威信，可与建教化，图安危。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三辅委输官不敢为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见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谏争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恶臣，天下犹不听也。臣虽愚戇，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邪？诚迫大义，官以谏争为职，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览《五经》之文，原圣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钝於辞，不胜眷眷，尽死节而已。（《汉书·鲍宣传》：丁、傅子弟并进，董贤贵幸，宣上书谏。）

◇复上书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已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蚀於三始，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於日亏乎！陛下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众庶歙然，莫不说喜。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连阴不雨，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葭莩之亲，但以令色谀言自进，赏赐亡度，竭尽府藏，并合三第，尚以为小，复坏暴室。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赏赐。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海内贡献，当养一君，今反尽之贤家，岂天意与民意邪！天不可久负，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解仇海内，免遣就国，收乘舆器物，还之县官。如此，可以父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复仇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建立大政，以兴太平之端。

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濒仄陋自通，远矣！愿赐数刻之间，极竭羽毛羽毛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汉书·鲍宣传》）

◎梅福

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数上书，不纳。

◇上书言王凤专擅

臣闻箕子佯狂於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挫渡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於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於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於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於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繇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於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有益於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召，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於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於君，权隆於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汉书·梅福传》：成帝委任王凤，凤专执擅朝，而京兆尹王章为凤所诛。福上书，不纳。）

◇上书请封孔子子孙为殷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涂，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於时，有遗於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佚民不举，绝三统，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於宋，绍夏於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於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适。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汉书·梅福传》）

◎郭舜

舜，成帝时为都护西域骑都尉。

◇上言宜绝康居

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於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书·西域康居传》）

◎尹赏

赏字子心，钜鹿杨氏人。成帝时，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除粟邑令。阳朔中徙频阳令，免。后以御史举为郑令，选为长安令，迁江夏太守。平帝初征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卒官。

◇临死戒诸子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於贪污坐臧，慎毋然！（《汉书·酷吏传》）

◎申咸

咸，东海人。成帝时为博士给事中。哀帝初，以毁薛宣，为宣子况客杨明遮斫於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寻坐理师丹，贬秩二等。

◇上书理师丹

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汉书·师丹传》：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

◎龚胜

胜字君宾，彭城人。成帝时为郡吏，三举孝廉，再为尉，一为丞，州举茂材，为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即位，征为谏大夫，迁丞相司直，进光禄大夫，守右扶风，复为光禄大夫，除勃海大守，谢病免。复征为光禄大夫。元始中策遣归乡。王莽篡位，遣使再征，闭口不饮食，卒，年七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博傅晏赵玄罪议

《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谮其族兄季孙行父於晋，晋执囚行父，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宜与博、玄同罪，罪皆不道。（《汉书·朱博传》：彭宣等奏请诏谒者，召傅玄晏诣廷尉诏狱。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

◇王嘉罪议

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迷国不疑，今举相等，过微薄。（《汉书·两龚传》：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胜独书议云云。）

嘉备宰相，诸事并废，咎由嘉生；嘉坐荐相等，微薄，以应迷国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汉书·王嘉传》。案此与《两龚传》互有删节，故并录之。）

卷五十一

◎扬雄（一）

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阳朔中，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荐待诏，除给事黄门郎。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篡位，转大中大夫，天凤五年卒，年七十一。有《方言》十三卷，《训纂》一卷，《蜀王本纪》一卷，《法言》十三卷，《太玄经》九卷，《琴清英》一卷，集五卷。

◇蜀都赋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氵亭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坤宫奠位。东有巴ク，绵互百濮。铜梁金台，火并龙湫。其中则有玉石山替岑，丹青玲珑。邛节桃枝，石菅水螭。南则有楗潜夷，昆明峨眉。绝限艮唐，堪岩翔。灵山揭其右，离堆被其东。於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棘火，西有（《御览》九百六十六作「於西则」）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兽则鹿咸羊野麋，罢牦貘《豸》，鹿乔チ鹿麝，户豹能黄，犭斩胡隹く，猿く猱，犹[173]毕方。尔乃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选·西都赋》注、《南都赋》注作「苍」）山隐天，分山全回丛，增崭重甘石臧（未详。）崔山枝《鬼斗》（未详）。罪嵬，霜雪终夏。（《文选·南都赋》注作「夏含霜雪」）叩岩岭嶙，崇隆临柴，诸徼是か，五允（《文选·蜀都赋》刘逵注作「兀」）参差，湔山岩岩，观上岑岩，龙阳累危，ㄅ粲交倚，崔崛崎，集肋施。形精出偈，堪当隐倚，彭门鸟（《文选·蜀都赋》注刘达注作「鸿兀」）。岍彦曷可，方彼碑地，轧加曷巛，砾乎岳岳，北属昆仑，（《文选·蜀都赋》注作「昆仑」）泰极，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则左沉牦，右羌庭，漆水氵孛其匈，都江漂其胫。乃溢乎通沟，洪涛溶沈，千万谷，合流逆折，必氵节乎争降，湖氵曾排碣，反波逆氵鼻砾洌，纷卄汝周溥，旋溺冤馁，颓堑搏岸，敌呷衤卒濑，磴岩樘汾，忽溶《门堂》沛。逾窘出限，连混也隧，钅至钉钟涌，声欢薄氵平。龙历丰隆，潜延雷扌失电击，鸿鸿康氵盖。速远乎长喻，驰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於木则便栎豫章树榜，檐虑单押，青稚雕梓，梧枥，斯酋木稷，桠信揖丛，俊干凑集，此齐葛，沈樘椅，从风推参，循崖最扌委，淫淫溶溶，缤纷幼靡，泛闳野望，芒芒菲菲。其竹则钟龙◆B9，野纷鬯，宗生族攒，俊茂丰美，洪溶忿苇，纷杨搔翕，与风披拖，夹江缘山，寻卒而起，结根才业，填衍迴野。若此者方乎数千里。於汜则注注漾漾，积土崇堤，其浅湿则生苍葭蒋蒲，藿卄子青苹，草叶连藕，茱华菱根。其中则有翡翠鸳鸯，袅鸬鹭双单，其深则有偏獭沈单，水豹蛟蛇，鼋鳖龟，众鳞鳎。（案《文选·南都赋》注、《江赋》注、《七启》注并引奉含珠而擘裂，当是此下尚有脱文。）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馀闾，两江珥其前。（本作「两江饰其市」，《艺文类聚》六十一亦如此，今从《文选·蜀都赋》注《水经·江水》一注改。）九桥带其流，武儋镇都，刻削成蔹，王基既夷，独侯尚丛，并石石ň。（未详）斤岑倚从，秦汉之徙，充以山东。（本作「元以」，从《文选·魏都赋》刘逵注改。）是以乂山厥饶，水贡其获，苴竹浮流，龟鳖碛竹。（本无「鳖」字，从《艺文类聚》补。）石蝎相救，鱼酌不收，《鸟余》候鸲凤，风胎雨っ，众物骇目，单不知所御，尔乃其祼，（疑「果」）罗诸辅匡攵。（未详）缘畛黄甘诸柘，柿桃杏李枇杞，杜孱栗奈，棠黎离支，杂以延橙，被以樱梅，树以木兰，扶林禽，般关。旁支何若，英络其间。春机杨柳，袅弱蝉杪，扶施连卷。《豸巨》《豸奚》糖夷，子Δ呼焉。尔乃五谷冯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往往姜桅附子巨蒜，木艾椒蓠，蔼酱酴清，众献储斯，盛冬育笋，旧菜增伽，百华投春，隆隐分芳，蔓茗荧翠，藻茈青黄，丽靡ゼ属。（本作擒烛，从《文选·西都赋》改。）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本作「望芒芒子於无盐」，从《艺文类聚》改。《御览》九百七十七作「万条荣翠，藻若丹黄离锦布绣，望之无疆」。）尔乃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造奇锦，纟尤纟巽纟匪纟页，纟参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本作「细都」，从《御览》八百二十改。）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中（《文选·蜀都赋》注作「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铅（一作「钅卩」，《御览》七百五十六作钅口。）器，百伎千工。（二语本但存「雕镂钅口」三字，从《艺文类聚》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隐轸轸。（本不重言「隐轸」，从《文选·西京赋》注补。）幽曷，埃孛攵尘拂，万端异类。崇戎总浓般旋，齐沓楚，百喉不感概。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乏械。财用饶赡，蓄积备具。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齐戒，龙明衣，表玄，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籴米肥猪，鹿隹不行，鸿《豸爽》犭乳，独竹孤，炮被纰之胎，山麋髓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安晨凫，戳初乳，山鹤既交，春羔秋《鼠亚》，脍龟肴，粳田孺，形不及劳。五肉七菜，朦厌腥臊，可以颐精神、养血脉者。（本作「可以练神养血乖者，从《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四十二校补。案「俗和脉，因变为乖。）百金之家，千金（本作「斤」，从《文选》注改。）之公，乾池汇澳，观鱼於江。若其吉日嘉会，期於倍（疑作「涪」）□□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杨，置酒乎荥川之间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罔。（本脱「连」字，从《文选》颜延之《曲水诗序》注补。）众器雕琢，早刻将皇。朱缘之画，盼丽光。龙蛇蜿蜒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昔天地降生壮阝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声呼吟靖领，激呦喝啾，户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庙吟，诸连单情，舞曲转节，肖及应声。其佚则接芬错芳，礻占纤延，间凄秋，发阳春，罗儒吟，吴公连。眺朱颜，离绛唇，眇眇之态，毗啖出焉。若其游怠渔弋却公之徒，（本作「若其游怠鱼弋群公之徒」，从《文选·蜀都赋》刘逵注、《艺文类聚》改。）相与发呼阳，濒（本作「如平阳《先页》」从《文选·南都赋》注改。）巨野（本作「臣沼」，从《文选·蜀都赋》刘逵注改。）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堤。（《艺文类聚》作「方防」。）行船竞逐，（《文选·吴都赋》注作「行舟」。）偃衍撇曳，索恍惚，罗畏（一作「隈」）弥，蔓蔓氵勿氵勿，茏睢郭兮林布列，枚孤施兮纤缴出，惊雌落兮高雄蹶，翔挂兮奔萦毕，俎飞脍沈，单然后别。（《古文苑》韩元吉本，又章樵注本、又略见《艺文类聚》六十一。）

◇甘泉赋（并序）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於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属堪舆以壁垒兮，捎夔《鬼虚》而扌失犭狂。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齐总总撙撙，其相胶葛兮，骇云讯，奋以方攘；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参差，鱼颉而鸟行；翕赫霍，雾集蒙合兮，半散照烂，粲以成章。

於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乎参纟丽，帅尔阴闭，然阳开，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郅偈之旖尼也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敦万骑於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声平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及遗风。陵高衍之容从兮，超纡谲之清澄。登椽栾而《羽工》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兢。

是时未辏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潜以惨廪兮，上洪纷而相错；直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攒并闾与茇艹舌兮，纷被丽其亡鄂。崇丘陵之皮我兮，深沟岩而为谷；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乎延属。

於是大夏云谲波诡，山推山唯而成观，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旬而亡见。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据令轩而周流兮，忽央轧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扁。金人仡仡其承钟ね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斤々。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台掘其独出兮，扌致北极之尊尊。列宿乃施於上荣兮，日月才经於央辰。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於墙藩。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左枪而右玄冥兮，前阙而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於东崖兮，白虎敦圉乎昆仑。览つ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骈交错而曼衍兮，妥や隗乎其相婴。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扌昆成。曳红采之流离兮，翠气之冤延。袭◆2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乎临渊。

回肆其砀骇兮，《羽皮》桂椒，郁多杨，香芬以穷隆兮，击薄栌而将荣。芗失以扌昆根兮，声平隐而历钟。排玉户而金铺兮，发兰惠与穹穷。惟朋袁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靓深。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般、亻垂弃其剞劂兮，王尔投其钩绳。虽方征侨与兮，犹仿佛其若梦。

於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盖天子穆然珍台闲馆璇题玉英◆3蠖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思，感动天地，逆三神者。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靡薜荔而为席兮，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琼枝以为芳。翕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集乎礼神之囿，登乎颂之堂。建光耀之长〓兮，昭华覆之威威。攀璇玑而下视兮，行游目乎三危。陈众车於东亢兮，肆玉轪犬而下驰。漂龙渊而还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风亻从々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氵鼎氵荥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氵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氵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

於是钦此示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举洪颐，树灵旗。樵蒸上，配藜四施。东烛仓海，西耀流沙，北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角》，鬯泔淡，向丰融，懿懿芬芬。炎感黄龙兮，讹硕麟，选巫咸兮叫帝阍，开天庭兮延群神。傧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

於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梨，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云飞扬兮雨滂沛，於胥德兮丽万世。

乱曰：崇崇圜丘，隆隐天兮。登降山列山施，单卷垣兮。增宫参差，骈嵯峨兮，岭营嶙峋，洞亡兮。上天之纟宰，杳旭卉兮。圣皇穆穆，信厥对兮。亻来祇郊，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迟迟兮。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汉书·扬雄传》、文选《艺文类聚》三十九。）

◇河东赋（并序）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其辞曰：

伊年暮春，将瘗后土，礼灵，谒汾阴於东郊，因兹以勒崇垂鸿，发祥乂祉，钦若神明者，盛哉铄乎，越不可载已！於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矍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飚拂，神腾鬼《走佳》；千乘霆乱，万骑屈桥，嘻嘻旭旭，天地稠山敖，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跖魂负；河灵矍踢，爪华蹈衰。遂臻阴宫，穆穆肃肃，蹲蹲如也。

灵既乡，五位时叙，玄黄，将绍厥后。於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龙门。洒沈於豁渎兮，播九河於东瀕。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隆周之大宁。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青。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渗漓而下降，郁萧条其幽蔼兮，氵翁泛沛以丰隆。叱风伯於南北兮，呵雨师於西东。参天地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

遵逝乎归来，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逾於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雍雍，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於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汉书·扬雄传》、《艺文类聚》三十九。）

◇羽猎赋（并序）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及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亻待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其辞曰：

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於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訾，贵正与天乎比崇。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狭三王之厄薜，峤高举而大兴；历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闳；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

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於内，徂落於外，帝将惟田於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终始颛顼、玄冥之统。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门堂》阖，储积共亻待，戍卒夹道，斩丛棘，夷野草，御自、渭，经营酆、镐，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杳。尔乃虎路三山以为司马，围经百里而为殿门。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鸿沆茫，碣以崇山。营合围会，然后先置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其馀荷垂天之毕，张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青云为纷，红为缳，属之乎昆仑之虚，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淫淫与与，前后要遮。枪为，明月为候，荧惑司命，天弧发射，鲜扁陆离，骈衍亻必路。徽车轻武，鸿纟同纟猎，殷殷轸轸，被陵缘阪，穷冥极远者，相与乎高原之上；羽骑营营，户分殊事，缤纷往来，轳不绝，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天子乃以阳晁始出乎玄宫，撞鸿钟，建九旒，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立历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雳列缺，吐火施鞭。萃亻从允溶，淋离廓落，戏八镇而开关；飞廉、云师，吸鼻氵肃率，鳞罗布列，攒以龙翰。秋秋跄跄，入西园，切神光；望平乐，径竹林，蹂蕙圃，践兰唐。举烽烈火，辔者施披，方驰千驷，校骑万师，虎之陈，从横胶曷，泣雷厉，宾平令磕，汹汹旭旭，天动地及。羡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

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扌它苍，跋犀牦，蹶浮麋。斫巨犭延，搏玄猿，腾空虚，距连卷。踔夭乔，矣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疾粲，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扌坚象犀；距世峦坑，超唐陂。车骑云会，登降ウ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储与乎大溥，聊浪乎宇内。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眦，羿氏控弦。皇车幽曷，光纯天地，望舒弥辔，翼乎徐至於上兰。移围徙陈，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壁垒天旋，神扌失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及至皿干车飞扬，武骑聿皇；蹈飞豹，绢枭阳；追天宝，出一方；应平声，击流光。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遥噱乎纟弘中。三军芒然，穷阏与，观夫票禽之绁逾，犀兕之抵触，熊罴之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抢题注，戚竦怖，魂亡魄失，触辐关尸。妄发期中，进退履获。创淫轮夷，丘累陵聚。

於是禽殚中衰，相与集於靖冥之馆，以临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东瞰目尽，西畅亡崖，随珠和氏，焯烁其陂。玉石山，眩耀青荧。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玄鸾孔雀，翡翠垂荣。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矣乎其中，噍噍昆鸣；凫振鹭，上下砰磕，声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薄索蛟螭，蹈犭宾獭，据鼋鼍，扌去灵，入洞穴，出苍梧，乘钜鳞，骑京鱼。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氵妃，饷屈原与彭胥。

於兹乎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於前。昭光振耀，向忽如神。仁声惠於北狄，武义动於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前入围口，后陈卢山。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徒喟然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太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

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发黄龙之穴，窥凤凰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云梦，侈孟诸，非章华，是灵台，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凋，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置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盖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汉书·扬雄传》、《文选》、《艺文类聚》六十六。）

卷五十二

◎扬雄（二）

◇长杨赋（并序）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ㄑ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去，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凤。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於：「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山截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罗千乘於林莽，列万骑於山隅，帅军卒去，锡戎获胡。扼熊罴，拖豪猪，木雍枪累，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於农民。三旬有馀，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惑焉。」

翰林主人曰：「吁，谓之兹邪！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其凡，而客自览其切焉。」

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士，穴契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海，票昆仑，提剑而叱之，所麾城扌斩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殚记。当此之勤，头蓬不暇梳，饥不及餐，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乃展民之所诎，振民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於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沓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於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彖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芳芬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於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氵云沸渭，云合电发，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砰贲ㄝ，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驱橐它，烧蠡，分梨单於，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瘢耆、金镞。（孟康读耆字绝句，苏林读瘢字镞字绝句，案镞字协韵，似苏为长。）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馀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棘火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乔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故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出骨》，东震日域。又恐后世迷於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召磬之和，建碣害之ね，拮隔鸣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铄，肴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颂，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劳也。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将来，比荣乎往号，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更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ㄑ之收，多麋鹿之获哉！且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蒙，廓然已昭矣！（《汉书·扬雄传》、《文选》）

◇核灵赋

自今推古，至於元气始化，古不览今，名号迭毁，请以《诗》、《春秋》言之。（《御览》一）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沈沈，奋搏无端。（《御览》一）

河出龙马，雒贡龟书。（《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

世有黄公者，起於苍州，精神养性，与道浮游。（《文选》谢《之宣城出新林浦》诗注）

二子规游矩步。（《文选》陆机《长安有狭邪行》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王之始起，浸仁渐义，会贤亻赞智。（《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书》注）

枝附叶从，表立景有。（《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注，又蔡邕《郭有道碑文》注。）

◇太玄赋

观大易之捐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皎皎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岂忄曷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隐隐而辄息兮，火犹炽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奚贪婪於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丰盈祸所栖兮，名誉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烧兮，膏含肥而见芮。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圣作典以济时兮，驱蒸民而入甲。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指尊选以诱世兮，疾身殁而名灭。岂若师由聃兮，执玄静於中谷。纳亻焉禄於江淮兮，揖松乔於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文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朝发轫於流沙兮，夕翱翔於碣石。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托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御饥兮，（「饥」本作「饿」，从《文选·琴赋》注改作「饥」。）饮玉醴以解渴。排阊阖以窥天庭兮，骑ㄟ鬼以踟蹰。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首八极。

乱曰：甘饵含毒，难数尝兮。麟而可羁，近犬羊兮。鸾凤高翔，戾青云兮。不挂网罗，固足珍兮。斯错位极，离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於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古文苑》）

◇逐贫赋

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相加。匪惟幼稚，嬉戏士砂。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呵。久为滞客，其意谓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徒行赁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愆。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二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八十五、《古文苑》。）

◇酒赋（并序）

案《汉书》题作《酒箴》，《御览》引《汉书》作《酒赋》，各书作《酒赋》，《北堂书钞》作《都酒赋》，都酒者，酒器名也，验文当以都酒为长。）

汉孝成皇帝好酒，雄作《赋》以讽之。（《御览》八十九引《酒赋序》）

子犹瓶矣。（《御览》引《汉书》作「酒密坏法，譬之於物，子犹瓶兮」）观瓶之居，居酒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於纟墨徽。一旦车碍，为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八复借酤。常为国器，托於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繇是言之，酒何过乎！（《汉书·游侠·陈遵传》、《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艺文类聚》七十二、《初学记》二十六、《御览》七百五十八，又一百六十一。）

◇反离骚（《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注引此题作「释愁」）

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汉书·扬雄传》、《初学记》六。）

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於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於末之扬侯。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乎皇波，因江潭而淮记兮，钦吊楚之湘累。

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而离纷！纷累以其氵典氵忍兮，暗累以其缤纷。

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枪以为綦。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E！资И娃之珍⊥兮，鬻九戎而索赖。

凤凰翔於蓬者兮，岂驾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猿《豸穴》穴拟而不敢下，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

衿芰茄之绿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闻兮，不如襞而幽之离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闺中容竞淖约兮，相态以丽佳，知众乙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

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举。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所处？愍吾累之众芬兮，扬烨烨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夭悴而丧荣。

横江、湘以南往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泛溢兮，将折衷乎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总辔兮，纵令之遂奔驰。鸾皇腾而不属兮，岂独飞廉与云师！

卷薜芷与若蕙兮，临湘渊而投之；棍申椒与菌桂兮，赴江湖而沤之。费椒胥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琼茅。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於江皋！

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单圭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初累弃彼ㄨ妃兮，更思瑶台之逸女。抨雄鸩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壹耦！乘云之旖尼兮，望昆伦以つ流。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既亡鸾车之幽蔼兮，驾八龙之委蛇？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於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非女非女迟迟而周迈。终回复於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ㄜ兮，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彭咸之所遗！（《汉书·扬雄传》、《艺文类聚》五十六。）

◇广骚

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汉书·扬雄传》）

◇畔牢愁

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汉书·扬雄传》）

（谨案《汉志》：《扬雄赋》十二篇，今搜辑群书，得完篇九，残篇一。《广骚》《畔牢愁》仅存篇名。）

◇上书谏勿许单於朝

单於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以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於使辞去，未发，雄上书谏。（《御览》八百十一引《扬雄集》）

臣闻《六经》之治，贵於未乱，兵家之胜，贵於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於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於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於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於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於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於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踏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於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於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於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於无形，聪者听於无声，诚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於内，辩者毂击於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汉书·匈奴传》）

书奏，天子召还匈奴使者，复报单於书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御览》八百十一引《扬雄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诏问灾异

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四月，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扬雄亦以为。）

◇答刘歆书

雄叩头，赐命谨至，又告以田仪事，事穷竟，白案显出，甚厚，甚厚。田仪与雄同乡里，幼稚为邻，长艾相更，视觊动精采，似不为非者，故举至日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举者怀赧而低眉，任者含声而宛舌。知人之德，尧犹病诸，雄何惭焉？叩头叩头。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谨归诚底里，不敢违信。雄少不师章句，亦於五经之训所不解。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数岁死，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文选·甘泉赋》注无「外」字。）此数者，皆都水君常见也，故不复奏。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於石室，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於椠，二十七岁於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张伯松不好雄赋颂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训，属雄以此篇目，颇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又言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与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粪，弃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与雄独何德慧，而君与雄独何谮隙，而当匿乎哉。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汉籍。诚雄心所绝极，至精之所想遘也。扶圣朝远照之明，使君宀求此，如君之意，诚雄散之之会，死之日，则今之荣也。不敢有贰，不敢有爱，少而不以行立於乡里，长而不以功显於县官，著训於帝籍，但言词博览翰墨为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雄之所为，得使君辅贡於明朝，则雄无恨，何敢有匿？唯执事图之，长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规绣之就，死以为小，雄敢行之，谨因还使，雄叩头叩头。（《方言》、《古文苑》、《艺文类聚》八十五。）

◇与桓谭书

望风景附，声训自结。（《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

◇答桓谭书

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谚云：「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杨慎《赤牍清裁》。案《西京杂记》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意林》载桓谭《新论》云：「扬子云工於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北堂书钞》一百二引桓子《新论》云：「余少好文，见扬子云赋，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之矣。』《艺文类聚》五十六引桓子《新论》云：『余素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用修缀拾成文，唯加「大谛」二字，然谚云以下，是桓谭语，非子云语也。此与《答郭威书》，张溥《百三家》、梅鼎祚《文纪》皆入录，今姑不删。）

卷五十三

◎扬雄（三）

◇难盖天八事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中规，牵牛距北极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河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景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之上，设水平以望日，则日出水平下，影上行，何也？若天体常高，地体常卑，日无出下之理。於是盖天无以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隋书·天文志》一，又《开元占经》二。）

◇解嘲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入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壹从壹衡，论者莫当，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馀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纠墨，制以质，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於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纟徙垂缨而谈者，皆拟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五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且吾闻之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毕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杨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乍页颐折，涕氵垂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扌益其咽，炕其气，附其背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长安，适也。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於桴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律於唐虞之世，则悖矣；有作叔孙通仪於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於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氐乂，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於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於不可为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於章台，四皓采荣於南山，公孙创业於金马，票骑发迹於祁连，司马长卿窃訾於卓氏，东方朔割名於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汉书·本传》、《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解难

雄以为经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客有难玄太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聘於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费精神於此，而烦学者於彼。譬画者画於无形，弦者放於无声。（《文选》曹子建《七启》注引作「譬若画者放於无形，弦者放於无声」）殆不可乎？

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於天，视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独不见翠虬绛螭之将登乎天，必耸身於苍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渊。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扌戟胶葛，腾九闳，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弦。（《文选》刘桢《赠徐干诗》注引「自日月之经」至此同）泰山之高不焦，则不能氵孛氵翁，云而散蒸。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北堂书钞》十七制作引「伏羲作易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於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於庸人之听。今夫弦者，（《文选》张协《七命》注引「弦」作「纟玄」）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号众鼓；夔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斫。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陆绩《述玄》引「俟知音之在后；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将睹」。）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梅鼎祚《文纪》）

◇蜀王本纪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柏、鱼凫、（案《文选·蜀都赋》刘注引下有「蒲泽」二字）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蜀都赋》刘注，《魏都赋》刘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御览》一百六十七。案《御览》引作「凡四千岁」。）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后者名鱼凫。（案《初学记》八、《艺文类聚》六、《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作「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於湔山，得仙，今庙祀之於湔，时蜀民稀少。（《御览》一百六十六，又九百一十三。）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案《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作「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案，《御览》一百六十六引下有「移居邦邑」四字。）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文选·思玄赋》注、《御览》一百六十六又八百八十八。）

望帝积百馀岁，荆有一人名鳖灵。（案《后汉书》注、《文选》注引作「鳖令」。）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后汉书·张衡传》注、《文选·思玄赋》注、《御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三、《事类赋》注六。）

望帝去时子圭鸣，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御览》九百二十三）

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后汉书·张衡传》注）

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艺文类聚》七，《御览》八百八十八。）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御览》八百八十八、《寰宇记》七十二。）

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於蜀。蜀王从万馀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御览》三十七，又四百七十八，又八百十一，又八百七十二，又八百八十八，《事类赋注》九。）

《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案：《御览》八百八十八引作「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北堂书钞》一百十六，《艺文类聚》九十四、《白帖》九十六、《御览》三百五、又八百八十八。）

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北堂书钞》一百六、《御览》八百八十八。案《北堂书钞》引作「乃东平之歌以乐也」。）

武都丈夫化为女子。（案：《御览》八百八十八引「武都」上有「或曰前」三字。）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娶以为妻。（案：《艺文类聚》作「为夫人」。）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於成都郭中葬之，盖地三亩，高七丈，号曰武担。（案：《开元占经》引作「又怨之，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后汉书·任文公传》注、《三国志·蜀先主传》注、《北堂书钞》九十四又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五。《艺文类聚》六、又七十、《开元占经》一百十三、《御览》五十二、又七百十七，又八百八十八，《事类赋》注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於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蜀王亲埋作冢，皆致万石，以志其墓。（《初学记》五，《艺文类聚》七，又九十六，《白帖》五，《御览》五十二，又三百八十六，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三十四，《事类赋》注二十八。）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寰宇记》七十二）

张仪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史记·秦本纪·索隐》）

秦王诛蜀侯恽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御览》十一）

蜀王有鹦武舟。（《初记学》二十五、《御览》一百三十七。）

秦为太白船万艘，欲以攻楚。（本注曰，「太白，船名」。《初学记》二十五。）

秦为舶舡万艘，欲攻楚。（《御览》七百六十九、《事类赋注》十六。）

秦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长二十五丈六尺。（《法苑珠林》八、《御览》三百七十七。）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於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於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於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史记·夏本纪·正义》、《初学记》九、《御览》八十三。又五百三十一。）

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於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牛观是也。（《御览》一百九十一，《寰宇记》七十二。）

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北堂书钞》三十九、《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

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寰宇记》七十三）

（湔氐道。）县前有两石，对如阙，号曰彭门。（《续汉郡国志》补注）

宣帝地节中，始穿盐井数十所。（《御览》八百六十五）

◇赵充国颂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於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列於《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汉书·赵充国传》、《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九。）

◇剧秦美新

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经术浅薄，行能无异，数蒙渥恩，拔擢伦比，与群贤并，愧无以称职。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臣诚乐昭著新德，光之罔极。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旬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闻。曰：权舆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黄而牙，玄黄剖判，上下相呕。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时，闻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显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迩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困斯发。言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独秦屈起西戎，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灵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奋昭庄，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剪、恬、贲之用兵，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焦》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於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来仪之鸟，肉角之兽，狙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潜，大经，巨狄鬼信之妖发。神歇灵绎，海水群飞，二世而亡，何其剧与？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离已。夫能贞而明之者穷祥瑞，回而昧之者极妖愆。上览古在昔，有凭应而尚缺，焉坏彻而能全。故若古者称尧舜，威侮者陷桀纣，况尽泛扫前圣数千载功业，专用己之私，而能享祜者哉。会汉祖龙腾丰沛，奋迅宛叶，自武关与项羽戮力咸阳，创业蜀汉，发迹三秦，克项山东，而帝天下。レ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秦馀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道极数殚，阖忽不还。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氵毕氵孛氵勿，川流海氵亭，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诞弥八圻，上陈天庭。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塞天渊之间，必有不可辞让云尔。於是乃奉若天命，穷宠极崇，与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创亿兆，规万世，奇伟倜傥诡谲，天祭地事。其异物殊怪，存乎五威将帅，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铺衍下土。非新家其畴离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鸠丹乌，素鱼断蛇，方斯◆6矣。受命甚易，格来甚勤。昔帝缵皇，王缵帝，随前踵古，或无为而治，或损益而亡，岂知新室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积意，储思垂务，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夫不勤勤则前人不当，不恳恳则觉德不恺。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神卦灵兆，古文毕发。焕炳照曜，靡不宣臻。式令轩旗以示之，扬和鸾肆，夏以节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终以尊之。亲九族淑贤以穆之。夫改定神，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於，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庸烁德懿和之风，广彼绅讲习言谏箴诵之途。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流衍而不韫，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莫不夷仪。奸宄寇贼，罔不振威。绍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驰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厥被风濡化者，京师沈潜。甸内币洽，侯卫厉揭。要荒濯沐，而术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禅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业也。盖受命日不暇给，或不受命，然犹有事矣。况堂有新，正丁厥时，崇岳氵亭海通渎之神，咸设坛场，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颈企踵，回面内响，喁喁如也，帝者虽勤，恶可以已乎。宜命贤哲作《帝典》一片旧三为一袭，以示来人。乜之罔极，令万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实。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则百工伊凝，庶续咸喜。荷天衢，提地厘，斯天下之上则已，庶可试哉！（《文选》、《艺文类聚》十。）

◇连珠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而（疑当作「之」）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天下有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一作「年谷丰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人（一作「众臣」）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士（一作「女士」）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御览》四百六十入，又四百六十九。）

兼听独断，圣王之法也。（《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

古之人主所以统天者，不远焉。（《文选》陆机《五等论》注）

卷五十四

◎扬雄（四）

◇冀州箴

洋洋冀州，鸿原大陆。岳阳是都，岛夷被服。潺河流，表（初学记作「夹」）以碣石。三后攸降，列为侯伯。隆周之末，（《初学记》作「降周之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文选·思玄赋》注、《初学记》作泫）如汤。更盛更衰，载从载横。（初学记作「衡」）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赵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筑长城，恢夏之场。汉兴定制，改列藩王。仰览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后崩如崖。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初学记》作「遗」）危。周宗自怙，云焉予隳。六国奋矫，果绝其维。牧臣司冀，敢告在阶。（《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青州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极。盐铁之地，铅松怪石。群水攸归，莱夷作牧。贡篚以时，莫怠莫违。昔在文武，封吕于齐。厥土涂泥，在丘之营。五侯九伯，是讨是征。马殆其衔，御失其度。周室荒乱，小白以霸。诸侯佥服，复尊京师。小白既没，周卒陵迟。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丧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执矩。（《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兖州箴

悠悠济河，兖州之宇。九河既导，雷夏攸处。草繇木条，漆丝。济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汤五徙，卒都于亳。盘庚北度，牧野是宅。丁感ず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绪高宗。厥后陵迟，颠覆汤绪。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妇言是用，牝鸡司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岂复能耽。甲子之朝，岂复能笑。有国虽久，必畏天咎。有民虽长，必惧人殃。箕子欷，厥居为墟。牧臣司兖，敢告执书。（《艺文类聚》七、《初学记》八、《古文苑》。）

◇徐州箴

海岱伊淮，东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潴，有羽有蒙。孤桐珠，泗沂攸同。实列蕃蔽，侯卫东方。民好农蚕，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沉湎于酒，而忘其东作。天命汤武，剿绝其绪祚。降周任姜镇于琅邪。姜氏绝苗，田氏攸都。事由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仆夫。（《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扬州箴

夭矫（《古文苑》作「矫矫」）扬州，江汉之浒。彭蠡既潴（《初学记》作「都」），阳鸟攸处。橘柚羽贝，瑶琨荡。闽越北垠，沅湘攸往。犷矣淮夷，蠢蠢荆蛮。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蹶于垤，莫蹶于山。咸跌于污，莫跌于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汤武圣而师伊吕，桀纣悖而诛逢干。盖迩不可不察，远不可不亲。靡有孝而逆父，罔有义而忘君。太伯逊位，基吴绍类。夫差一误，太伯无祚。周室不匡，句践入霸。当周之隆，越裳重译。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初学记》作「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尧崇屡省，舜盛钦谋。牧臣司扬，敢告执筹。（《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御览》九百七十、《古文苑》。）

◇荆州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阳。江汉朝宗，其流汤汤。夏君遭鸿，荆衡是调。云梦涂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砺，象齿元龟，贡篚百物，世世以饶。战战栗栗，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顺庶国，孰敢余夺。亦有成汤，果秉其钺。放之南巢，号之以桀。南巢茫茫，多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世虽安平，无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执御。（《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豫州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经。荥播（《初学记》作「波」。），惟用攸成。田田相，庐庐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处。豫野所居，爰在鹑墟。四奥咸宅，宇内莫如。陪臣执命，不虑不图。王室陵迟，丧其爪牙。靡哲靡圣，捐失其正。方伯不维，韩卒擅命。文武孔纯，至厉作昏。成康孔宁，至幽作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败，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带蔽屏营，屏营不起。施于孙子，王赧为极。实绝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艺文类聚》七、《初学记》八、《古文苑》。）

◇益州箴

岩岩岷山，古曰梁州。华阳西极，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鲧湮降陆。于时八都，厥民不奥。禹导江沱，岷番启乾。远近底贡，磬错丹。丝麻条畅，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饱。帝有桀纣，湎沉颇僻。遏绝苗民，灭夏殷绩。爰周受命，复古之常。幽厉夷业，破绝为荒。秦作无道，三方溃叛。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光羡（《初学记》作「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职是图。经营盛衰，敢告士夫。（《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雍州箴

黑水西河，横截（《初学记》作「属」）昆仑。邪指阊阖，画为雍垠。上侵积石，下碍龙门。自彼氐羌，莫敢不来庭，莫敢不来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绪。侯纪不贡，荒侵其宇。陵迟衰微，秦据以戾。兴兵山东，六国颠沛。上帝不宁，命汉作京。陇山以徂，列为西荒。南排劲越，北启强胡。并连属国，一护攸都。盖安不忘危，盛不讳衰。牧臣司雍，敢告赘衣。（《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案《初学记》八又割分此为《凉州箴》。）

◇幽州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荡荡平川，惟冀之别。北厄幽都，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实为平陆。周未荐臻，迫于獯鬻。晋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国擅权，燕赵本都。东限秽貊，羡（《初学记》作「爰」）及东胡。强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汉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屡征，如风之腾。义兵涉漠，偃我边萌。既定且康，复古虞唐。盛不可不图，衰不可或忘。堤溃蚁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并州箴

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泾流。画兹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为，莫敢不来贡，莫敢不来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初学记作「藐」）伊德，侵玩上国。宣王命将，攘之泾北。宗幽罔识，（《初学记》作「崇幽罔识」，《古文苑》作「宗周罔职」）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难，毙于骊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颠，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执纲。（《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交州箴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赵裳绝贡，荆楚逆叛。四国内侵，蚕食周京。臻于季赧，遂以灭亡。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顾瞻陵迟，而忘其规摹。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濑（《古文苑》作「濒」）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艺文类聚》六、《初学记》八、《古文苑》。）

◇司空箴

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画为万国。乃立地官，空惟是职。茫茫九州，都鄙盈区。纲以群牧，缀以方侯。烈烈隽，翼翼王臣。臣当其官，官当（《初学记》作「宜」）其人。九十之政，七赋以均。昔在季叶，班禄遗贤。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初学记》作「匪力斯人」）匪政斯敕。流货市宠，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荒，孰不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侧。（《艺文类聚》四十七作扬雄，《初学记》十一作崔る，《古文苑》作扬雄，注云一作崔る。案《文选·西都赋》注引首二句作扬雄。）

◇尚书箴

皇皇圣哲，允敕百工。命作斋栗，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我视云明，我听云聪。载夙载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风。动于民人，涣其大号，而万国平信。《春秋》讥漏言，《易》称不密则失臣。兑吉其和，巽吝其频。《书》称其明，申申厥邻。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陨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威福同门，床上维辜。书臣司命，敢靠侍隅。（《艺文类聚》四十八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注云一作「扬雄」。）

◇大司农箴

时维大农，爰司金谷。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功，实施惟食。厥僚后稷，有无迁易。实均实赢，惟都作程。旁施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阅三王。什一而征，为民作常。远近贡篚，百则（《艺文类聚》作「姓」）不忘。帝王之盛，实在农植。季周烂熳，而东作不敕。膏腴不获，庶物并荒。府库殚（《艺文类聚》作「藏单」）虚，靡积仓箱。陵迟衰微，周卒以亡。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求，海内无聊。农臣司均，敢告执繇。（《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侍中箴

光光常伯，倏倏貂。（《文选》曹植《责躬诗》注、刘琨《赠卢谌诗》注。）

◇光禄勋箴

经兆宫室，画为中外。廊殿门闼，限以禁卫。（《古文苑》作「界」）国有固（《古文苑》作「周」）卫，人有藩篱。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纣淫湎。符牛之饮，门户荒乱。郎虽执戟，谒者参差。殿中成市，或室内鼓鼙。（《古文苑》作「或鼓或鼙」）忘其廊庙，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载号载呶。内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义士充庭。禄臣司光，敢告执经。（《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大鸿胪箴

荡荡唐虞，经通垓极。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画为上下，罗条（《艺文类聚》作「该罗」）百职。人有材能，寮有级差。迁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废，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秽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职反其官。き寮荒耄，国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夺伦。鸿臣司爵，敢告在邻。（《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宗正卿箴

巍巍帝尧，钦亲九族。经哲宗伯，礼有攸训，属有攸籍。各有育子，代以不错。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晋献悖统，宋宣乱序。齐桓不胤，而忘其绪。周讥戎女，鲁喜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苏被凶。宗庙荒墟，魂灵靡附。伯臣司宗，敢告执主。（《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卫尉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设置山险，画（《文选·西都赋》注作「尽」）为防御。重垠累垓，以难不律。阙为城卫，以待暴卒。国以有固，民以有内。各保其守，永修不败。维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坚。齐桓怵惕，宿卫不敕。门非其人，户废其职。曹子Ｂ剑，遂成其诈。轲挟匕首，而卫人不寤。二世妄宿，败于望夷。阎乐矫诏，（《古文苑》作「矫搜」）戟者不谁。尉臣司卫，敢告执维。（《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

◇太仆箴

肃肃太仆，车马是供。锵锵和銮，驾彼时龙。昔在二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驱，前禽是射。（《艺文类聚》作「失」）纣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车孔夏，四原孔昕。仆夫执，载も载る，我舆云安，我马云闲。虽驰虽驱，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驰骋忘归。景公千驷，而淫于齐。诗好牡马，牧子野。辇车就牧，而诗人兴鲁。厩焚问人，仲尼厚丑。孟子盖恶夫厩多肥马，而野有饿殍。仆臣司驾，敢告执皂。（《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廷尉箴

天降五刑，维夏之绩。乱兹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宁。穆王耄荒，甫侯伊谟。五刑训天，周以阜基。厥后陵迟，上帝不孤。（《古文苑》作「觚」）周轻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纷纷，靡遏靡止。寇贼满山，刑者半市。昔在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纣作炮烙，坠人于渊。故有国者，无云何谓，是刖是劓。无云何害，是剥是割。惟虐惟杀，人其莫泰。殷以刑颠，秦以酷败。狱臣司理，敢告执谒。（《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太常箴

翼翼太常，实为宗伯。穆穆灵祇，寝庙奕奕。称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报。不矫不诬，庶无罪悔。昔在成汤，葛为不吊。弃礼慢祖，夔子不祀。楚师是虏，鲁人跻僖。臧文不悟，文隳太室。桓纳郜赂，宵降二宫，用诰不祧。故圣人在位，无曰我贵。慢行繁祭，无曰我材。轻身恃巫，东邻之牺牛，不如西邻之麦鱼。秦殒望夷，隐毙钟巫。常臣司宗，敢告执书。（《艺文类聚》四十九作扬雄，《初学记》十二作崔驷，《古文苑》作崔る注云，一作扬雄。）

◇少府箴

实实少府，奉养是供。纪经九品，臣子攸同。海内币帑，祁祁如云。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旧，圣则越遵。民以不扰，国以不烦。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地糟堤，而象箸以噬。至于耽乐流湎，而妲末作祟。共寮不御，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恢夏殷。丧其国康，其卒以陵迟。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图。未尝失之于约，常失于奢。府臣司共，敢告执觚。（《古文苑》）

◇执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袭（案二句有脱）纯孰。（案此句有脱）经表九德，张设武官，以御寇贼。如虎有牙，如鹰有爪。国以自固，兽以自保。牙爪葸葸，动作宜时。用之不理，实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义，而思其残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独行。尧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执璜。（《古文苑》）

◇将作大匠箴

侃侃将作，经构宫室。墙以御风，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鸟鼠攸去。王有宫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士阶。夏卑宫观，在彼沟洫。桀作瑶台，纣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业不卒。诗咏宣王，由俭改奢。观丰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讥刺，书彼泉台。两观雉门，而鲁以不恢。或作长府，而闵子以仁。（《古文苑》作「不仁」）秦筑骊阿，嬴姓以颠。故人君无云我贵，榱题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极游。在彼墙屋，而忘其国戮。作臣司匠，敢告执猷。（《艺文类聚》四十九、《古文苑》。）

◇城门校尉箴

幽幽山川，径塞九路。盘石唐芒，袭险重固。国有城沟，家有柝柜。各有攸坚，民以不虞。德怀其内，险难其外。王公设险，而承以盘盖。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设夫险阻。汤武爰征，而莫遏莫御。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沟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沟是依。唐虞长备，而四海永怀。秦恢长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在阶。（《古文苑》）

◇太史令箴

昔在太古，爰初肇记。天地之纪，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时乱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为难。夏氏黩德，而明神不蠲。（《御览》二百三十五）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礼是修。画为辟雍，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经营（《古文苑》作「启」）其轨，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桢。惟周以宁，国人兴让。虞芮质成，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昔圣人之绥俗，莫美于施化。故孔观夫人之学，而知为王之易。（《古文苑》作「观夫太学而知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无为，而衽席平。还师阶级之间，三苗以怀。秦作无道，斩决天纪。漫彼王迹，而坑夫术士。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陈，而颠其社稷。故仲尼不对问陈，而胡簋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遵。原伯非学，而闵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宾。（《艺文类聚》四十六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

◇国三老箴

负乘覆饣束，奸寇侏张。（《文选》刘琨《答卢谌诗》注）

◇太乐令箴

陶陶五帝，设为六乐。笙磬既同，钟鼓羽龠。周序神人，协于万国。（《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五十五，案陈禹谟本无首二句。）

◇太官令箴

时惟膳夫，实司王饔。祁祁庶羞，口实是供。群物百品，八珍清觞。以御宾客，以膳于王。（《御览》二百二十九）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文选·东京赋》注、《御览》作「天田」）作谷。山有径陆，（《御览》作「陵陆」）野有林麓。夷原污薮，禽兽攸伏。鱼鳖以时，刍荛咸殖。国以殷富，民以家给。昔在帝羿，共田径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猪。不顾于愆，卒遇后忧。是以田获三驱，不可过差。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执指。（《古文苑》、《御览》二百三十二。）

（谨案：《后汉·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ゑ及子瑗，又临邑侯刘余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ゑ、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

◇元后诔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号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诔之铭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圣明皇太后，姓出黄帝，西陵昌意。实生高阳，纯德虞帝。孝闻四方，登陟帝位。禅受伊唐，爰初胙土。陈田至王，营相厥宇。度河济旁，沙麓之灵。太阴之精，天生圣姿。豫有祥祯，作合于汉。配元生成，孝顺皇姑。圣敬齐庄，（《古文苑》作「承家尚庄」）内则纯备。（《古文苑》作「被」）后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将，兆征显见。新都黄龙，汉成既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离典经，尚进言异。大命俄颠，厥年夭陨。大终不盈，文览之。千载不倾，博选大智。新都宰衡，明圣作佐。与图国艰，以度运。征立中山，庶其可济。博采淑女，备其侄娣。覲（一作「亲」）礼高，祈庙嗣继。靡格匪天，靡动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汉祖考，夙夜匪懈。兴灭继绝，博立侯王。亲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属，靡有遗荒。咸被祚庆，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进大圣。上下兼该，群祥众瑞。正我黄来，火德将灭。惟后于斯，天之所坏。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离，祖宗之愆。终其不全，天命有托。谪在于前，属遭不造。荣（一作「策」）极而迁，皇天眷命。黄虞之孙，历世运移。属在圣新，代于汉刘。受祈于天，汉祖受命。赤传于黄，摄帝受禅。立为真皇，允受（一作「执」）厥中。以安黎众，汉祖黜废，移定安公。皇皇灵祖，惟若孔臧。降兹圭璧，命服有常。为新帝母，鸿德不忘。钦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虚统，惟祇惟庸。（一作「惟垣惟墉」）隆循（一作修）人敬，先民是从。承天祇家，允恭虔恪。丰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诡作。别计千邑，国之是度。还奉于此，以处贫薄。罢苑置县，筑里作宅。以处贫穷，哀此嫠独，起常盈仓，五十万斛。为诸生储，以劝好学。志在黎元，是劳是勤。春巡灞，秋臻黄山。夏抚樗杜，冬恤湿樊。大射飨饮，飞羽之门。绥宥耆幼，不拘妇人。刑女归家，以育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兰。寅宾出日，东秩谷。鸣鸠拂羽，胜降桑木。（《古文苑》作「戴胜降桑」失韵）蚕于茧馆，躬执筐曲。帅导群妾，咸修（《古文苑》作「循」）蚕蔟。分茧理丝，女工是敕。遐迩蒙祉，中外礻是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类存生，秉天地经。无物不理，无人不宁。尊号文母，与新有成。世奉长寿，靡堕有倾。著德太常，注诸旒旌。呜呼哀哉，以昭鸿名。享国六十，殂落而崩。四海伤怀，擗踊拊心。若丧考妣，遏密入音。呜呼哀哉，万方不胜。德被海表，弥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见，超兮西征。既作下宫，不复故庭。爰缄伊铭，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五、《古文苑》。）

◇琴清英

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览》五百七十七。）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惟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水经注》三十三江水一、《御览》五百七十八。）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之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邪？」言未毕，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五百七十八九百十七，又见郭茂倩《乐府》。）

晋王谓孙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处高台邃宇，连屋重户，藿肉浆酒，倡乐在前。难可使悲者。」乃谓少失父母，长无兄嫂，当道独坐，暮无所止。（《文选》魏武帝《苦寒行》注作「当道独居，暮无所宿」）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晋王酸心哀涕曰：「何子来迟也。」（《御览》五百七十七）

祝牧与妻偕隐，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马《绎史》）

◇家牒（附）

子云以甘露元年生，（《文选·王文宪集序》注）以天凤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礼，弟子钜鹿侯芭共为治丧。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会送。桓君山为敛赙，起祠茔，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五十并引杨雄《家牒》。案《家牒》不知何人何时所撰，今附载《扬雄集》后。）

卷五十五

◎李寻

寻字子长，平陵人。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以为议曹。哀帝初待诏黄门，迁黄门侍郎，拜骑都尉，使护河堤，坐夏贺良事徙敦煌郡。

◇对诏问灾异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惧变异，不忘疏贱之臣，幸使重臣临问，愚臣不足以奉明诏。窃见陛下新即位，开大明，除忌讳，博延名士，靡不并进。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见，亡以自效。复特见延问至诚，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愿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几万分有一可采。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经，揆之圣意，以参天心。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将旦，清风发，群阴伏，君以临朝，不牵于色。日初出，炎以阳，君登朝，佞不行，忠直进，不蔽障。日中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将入，专以壹，君就房，有常节。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晦亡光，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阴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有所畏难；日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本起于晨，相连至昏，其日出后至日中间差愈，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伤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直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财货，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则星辰放流。阳不能制阴，阴桀得作。间者太白正昼经天，宜隆德克躬，以执不轨。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销息见伏，百里为品，千里立表，万里连纪，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间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过轩辕上后受气，入太微帝廷扬光辉，犯上将近臣，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为寒心。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当以义断之。荧惑往来亡常，周历两宫，作态低，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太白发越犯库，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佞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太白出端门，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忽亲疏之微，诛放佞人，防绝萌牙，以荡涤浊，消散积恶，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蚤，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彗。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讳。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加以号令不顺四时，既往不咎，来事之师也。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踊溢为败。《书》云「水曰润下」，阴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震或于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间者关东地数震，五星作异，亦未大逆，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闻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语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贤，不务于通人，故世陵夷。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开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士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求备，以博聚英俊，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后，日月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邪伪并兴，外戚颛命，君臣隔塞，至绝继嗣，女宫作乱。此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

本在积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渐，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也。先帝大圣，深见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统，欲矫正之也。宜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然后可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从官，行能亡以异，又不通一艺，及博士无文雅者，宜皆使就南亩，以视天下，明朝廷皆贤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灭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汉书·李寻传》：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毋有所讳。」寻对。）

◇又对问灾异

《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镜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云云。八月，博自杀，玄减死论。）

◇塞河议

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汉书·沟洫志》：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先是谷永以为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

◇奏记翟方进

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为寒心。今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金历库，土逆度，辅湛没，火守舍，万岁之期，近慎朝暮。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欲当大位，为具臣以全身，难矣！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汉书·翟方进传》）

◇说王根

《书》云：「天聪明。」盖言紫宫极枢，通位帝纪，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翼张舒布，烛临四海，少微处士，为比为辅，故次帝廷，女宫在后。圣人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天官上相上将，皆颛面正朝，忧责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败之机，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说讠戋讠戋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几亡，悔过自责，思惟黄发，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祸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错讠孛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日数湛于极阳之色。羽气乘宫，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盛冬雷电，潜龙为孽。继以陨星流彗，维、填上见，日蚀有背乡。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亡期。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

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诸茸佞谄，抱虚求进，及用残贼酷虐闻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坏天文，败地理，涌邪阴，湛溺太阳，为主结怨于民，宜以时废退，不当得居位。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见效可信者也。及诸蓄水连泉，务通利之。修旧堤防，省池泽税，以助损邪阴之盛。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请征韩放，掾周敞、王望可与图之。（《汉书·李寻传》）

◎梁太傅辅

辅失其姓，鸿嘉中为梁王太傅。

◇奏约束梁王立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汉书·梁怀王揖传》：荒王嘉薨，子立嗣。鸿嘉中，太傅辅奏，事下丞相御史，请许，奏可。）

◎彭宣

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成帝时为博士，迁东平太傅。永始中为右扶风，迁廷尉。元延中出为太原太守。绥和初征拜大司农。哀帝即位，迁光禄勋，进右将军，徙左将军，免。元寿初召为光禄大夫，迁御史大夫，拜大司空。封长平侯。平帝即位，免就国。卒，谥曰顷侯。

◇上书求退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臣资性浅薄，年齿老毛，数伏疾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俟置沟壑。（《汉书·彭宣传》：哀帝崩，王莽为大司马秉政专权，宣上书言。）

◇劾奏朱博赵玄傅晏

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亲封位特进，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诚奉公，务广恩化，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诏决，事更三赦，博执左道，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义附从，大不敬；晏与博议免喜，失礼不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请诏谒者召博、玄、晏诣廷尉诏狱。（《汉书·朱博传》）

◇毁庙议

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汉书·韦玄成传》。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为。）

◎郑崇

崇字子游，高密人。居平陵。成帝时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哀帝擢为尚书仆射，以谏下狱死。

◇谏封傅商

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闻师曰：「逆阳者厥极弱，逆阴者厥极凶短折，犯人者有乱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祸。」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艰难，唯耽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阴阳之害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汉书·郑崇传》）

◎谯玄

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成帝时拜议郎，迁太常丞，平帝时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选为绣衣使者，持节，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变易姓名，窜归隐遁。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光武策诏本郡，祠以中牢。

◇上书谏成帝

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众多之福。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后宫皇太子产而不育。臣闻之怛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卫不修，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下之至重，忧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后汉·独行·谯玄传》）

◎何并

并字子廉，平陵人。徙平舆。成帝时为大司空，掾除长陵令。哀帝初迁陇西太守，徙颍川太守。

◇署都亭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侍中王林卿坐杀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门鼓。（《汉书·何并传》：并为长陵令，追林卿，林卿令奴冠其冠，身变服从间径驰去。会日暮追及，收缚冠奴，叱吏断头持还。县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云云。）

◇临颍川敕吏捕锺威赵季李款

三人非负太守，乃负王法，不得不治。锺威所犯多在赦前，驱使入函谷关，勿令污民间，不入关，乃收之。赵、李桀恶，虽远去，当得其头，以谢百姓。（《汉书·何并传》）

◇先令书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小葬为小椁，容下棺。（《汉书·何并传》：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

◎阎崇

崇字君兰，钜鹿人。绥和初以光禄大夫为太子少傅，迁执金吾。

◇皇太子谢为所生立后议

《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汉书·孝元傅昭仪传》：成帝征定陶王为太子，月馀，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后，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

◎方赏毕由

赏字君宾，东海人。绥和末为司隶校尉。建平中迁左冯翊，拜廷尉卿，复为左冯翊。

由字世叔，云阳人。建平初为大鸿胪。元寿中徙右扶风，贬为定襄太守。

◇移书梁傅相中尉

王背策戒，悖诿暴妄行，连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诛，不思改过，复贼杀人。幸得蒙恩，丞相长史、大鸿胪丞即问。王阳病抵谰，置辞骄，不首主令，与背畔亡异。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送陈留狱。明诏加恩，复遣廷尉、大鸿胪杂问。今王当受诏置辞，恐复不首实对。《书》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尔命。」傅、相、中尉皆以辅正为职：「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匮中，是谁之过也？」书到，明以谊晓王。敢复怀诈，罪过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辅导，有正法。（《汉书·梁怀王揖附传》：哀帝建平中，梁王立复杀人，天子遣廷尉赏、大鸿胪由持节即讯。至，移书傅、相、中尉。）

◎陈咸

咸字子成，沛国氵交人。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乞骸骨去。莽篡位，召为掌寇大夫，不就。后再征，称病笃，敛其家律令书，皆藏之壁。（案《莽传》：始建国三年，以沛郡陈咸为讲礼，盖即其人。先是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陈咸，沛郡相人，卒于成帝时。见《陈万年传》。「非」即「止」。）

◇戒子孙

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后汉·陈宠传》。案《书钞》五十五引谢承《后汉书》，陈咸字子成，为廷尉监，议人常从轻比。）

◎郑子真

子真，褒中人。家谷口。大将军王凤礼聘不应。

◇教

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华阳国志》十下）

卷五十六

◎解光

光，哀帝初为司隶校尉。

◇奏劾王根王况

曲阳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根行贪邪，臧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青琐，游观射猎，使奴从者被甲持弓弩，陈为步兵；止宿离宫，水衡共张，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管朝政，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案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天下，根下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不思报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汉书·元后传》）

◇奏劾赵皇后姊娣

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

臣遣从事掾业史望验问知状者掖庭狱丞籍武，故中黄门王舜、吴恭、靳严，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陛下幸宫。」后数月，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掖庭牛宫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汉纪》作田闳）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宫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惟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瞠也。」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篋，记曰：「告武以篋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篋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召入，出语武曰：「昭仪言女无过。宁自杀邪，若外家也？我曹言愿自杀。」即自缪死。武皆表奏状。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许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馆，数召入饰室中若舍，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元延二年怀子，其十一月乳。诏使严持乳医及五种和药丸三，送美人所。呼客子、偏、兼闻昭仪谓成帝曰：「常绐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为何？陛下常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严持绿囊书予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受来，置饰室中帘南。」美人从苇篋一合盛所生儿，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严持篋书，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篋缄。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偏、兼，使缄封篋及绿绨方底，推置屏风东。恭受诏，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故长定许贵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业、任丽、公孙习前免为庶人，诏召入，属昭仪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宫，仓卒悲哀之时，昭仪自知罪恶大，知丛等故许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刚予业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属无道我家过失。

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谓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与昭仪合通，无可与语者，独欲与武有所言。我无子，武有子，是家轻族人，得无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堕者无数，欲与武共言之大臣，票骑将军贪耆钱，不足计事，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遵后病困，谓武：「今我已死，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语事，武不能独为也，慎语！」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不当所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鲁严公夫人杀世子，齐桓召而诛焉，《春秋》予之。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谊示四方也。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汉书·外戚》下《孝成赵皇后传》）

◎郭钦

钦，俞麋人。哀帝初为丞相司直，以忤董贤左迁卢奴令。平帝时拜南郡太守。王莽居摄，去官，卒于家。（案《汉书·西域传》下及《莽传》下别有戊己校尉郭钦封刂胡子，地皇末拜九虎将军，兵败保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始义之，封侯。与此郭钦同时，非即其人也。）

◇奏劾豫州牧鲍宣

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汉书·鲍宣传》：宣迁豫州牧，岁馀，丞相司直郭钦奏云云，宣坐免归家。）

◇御史中丞众

众，史不著其姓，哀帝初为御史中丞。

◇薛况罪议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谤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众人所共见，公家所宜闻。况知咸给事中，恐为司隶举奉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阙，要遮创戮近臣于大道人众中，欲以鬲塞聪明，杜绝论议之端。桀黠无所畏忌，万众ん哗，流闻四方，不与凡民忿怒争斗者同。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礼，下公门，式路马，君畜产且犹敬之，《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人，（今本脱「人」字，从《汉纪》补。案颜注亦有。）功意俱恶，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汉书·薛宣传》：宣弟修为临令。宣迎后母，修不遣。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毁宣。宣子况为右曹侍郎，赇客杨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入创。事下有司，御史中丞众等奏云云，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

◇息夫躬

躬字子微，河内河阳人。哀帝初召待诏，擢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封宜陵侯，免，寻坐祝诅系狱死，有集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诋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缩，不可用。御史大夫贾延堕弱不任职。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皆外有直项之名，内实呆不晓政事。诸曹以下仆不足数。卒有强弩围城，长戟指阙，陛下谁与备之？如使狂夫枭呼于东崖，匈奴饮马于渭水，边境雷动，四野风起，京师虽有武蜂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懦臣之徒愦毛不知所为，其有犬马之决者，仰药而伏刃，虽加夷灭之诛，何益祸败之至哉！（《汉书·息夫躬传》）

◇上言开言渠

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溉灌之利。（《汉书·息夫躬传》）

◇奏间匈奴乌孙

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居强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乌孙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曰：「所以遣子侍单于者，非亲信之也，实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单于归臣侍子。愿助戊己校尉保恶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诸将军，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汉书·息夫躬传》：会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

◇建言厌应变异

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汉书·息夫躬传》）

◎冷褒段犹

褒，建平初为郎中令。犹，为黄门郎。

◇奏尊傅太后丁后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蕃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王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汉书·师丹传》）

◎夏贺良

贺良，重平人。哀帝时待诏黄门，以左道乱政伏诛。

◇改元易号议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汉书·李寻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云云。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

◎贾让

让，哀帝时待诏。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馀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太，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待诏贾让奏言。）

◎耿育

育，哀帝时议郎。

◇上书言便宜因冤讼陈汤

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盛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戚戚也。（《后汉·陈汤传》）

◇上疏请宽赵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於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媚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

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於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岂富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於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

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汉书·外戚》下《孝成赵皇后传》）

◎杨宣

宣，建平中为谏大夫。

◇上封事理王氏

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於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惭於延陵乎！（《汉书·元皇后传》）

◇灾异对

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

◎议郎龚

龚，史不著其姓，元寿初为议郎。

◇王嘉罪议

嘉言事前后相违，无所执守，不任宰相之职，宜夺爵土，免为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王嘉传》：议郎龚等以为。）

◎永信少府猛

猛，史不著其姓，元寿初为永信少府。

◇王嘉罪议

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於大臣，在舆为下，御坐则起，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为罪，罪恶虽著，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今春月寒气错缪，霜露数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唯陛下察焉。（《汉书·王嘉传》：永信府猛等十人以为。）

◇班嗣

嗣，楼烦人，班彪之从兄。

◇报桓谭

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於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於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纟圭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於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曜？昔有学步於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汉书·叙传》：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桓生欲借其书，嗣报。）

◎伶玄

玄字子於，潞水人，爵里详见《自序》。

◇飞燕外传自序

伶玄字子於，潞水人，学无不通，知音善属文，简率尚真朴，无所矜式，扬雄独知之。然雄贪名矫激，子於谢不与交，雄深慊毁之。子於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人有风情。哀帝时，子於老休，买妾樊通德，通德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书，慕司马迁《史记》，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子於闲居命言，厌厌不倦。子於语通德曰：「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子於亦然。通德奏子於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礼义成败之说，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可以防其壤。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怆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婢子拊形属影，识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缘奄所。虽婕妤闻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传，使婢子执研削道所记。」於是撰赵后别传。子於为河东都尉，班躅为决曹，得幸太守，多所以受。子於召躅，数其罪而厂辱之。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於，无所收录。（《汉魏丛书·飞燕外传》本。案《隋》、《唐》志不著录，晁公武《读书志》始有之，疑是唐人依托，今姑附《前汉文》末。）

卷五十七

◎宦官

◎弘恭

恭，沛人。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为中书令。

◇奏收萧望之等

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擅权专势，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汉书·萧望之传》）

◇建白下萧望之狱

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於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於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汉书·萧望之传》：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

◎列女

◎淳於缇萦

缇萦，临人，齐太仓令淳於意少女。

◇上书求赎父刑

妾父为吏，齐中（《汉书》有「皆」字）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汉书》作「妾痛夫」）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汉书》作「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史记·仓公传》，又见《汉书·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齐太子令淳於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

◎大乳母

乳母，东武嗣侯郭它之母。孝景初，年且四十馀，入宫养武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

◇上武帝书

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史记》褚补《滑稽传》）

◎卓文君

文君，蜀郡成都人，卓王孙女，寡而奔司马相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相如诔

嗟嗟夫子兮通儒，少好学兮综群书。纵横剑伎兮英敏有誉，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远游兮赋「子虚」，毕尔壮志兮驷马高车。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垆，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上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郁不舒。诉此凄恻兮畴忍听予，泉穴可从兮愿殒其躯。（梅鼎祚《文纪》有此，未详所出。案《西京杂记》，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死，文君为诔，传於世。《杂记》虽言为诔，不载其辞，盖近代依托也。）

◎乌孙公主解忧

解忧，楚王戊之孙女，前公主细君死，武帝以楚女为公主，妻乌孙岑陬，复妻翁归靡，复妻狂王。甘露三年归京师，年且七十，后二年卒。

◇上昭帝书

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惟天子救之！（《汉书·常惠传》，又见《西域传》下：昭帝时公主上书。）

◇上宣帝书

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书·西域传》下：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又见《常惠传》，小异。案公主与昆弥各自上书，史家合并载之，故与《匈奴传》小异。）

◇又上宣帝书

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汉书·西域传》下）

◎冯

，楚主解忧侍者，为乌孙右大将妻，号曰冯夫人。甘露三年从楚主归京师，元帝时复遣往乌孙。

◇上元帝书

愿使乌孙镇抚星弥。（《汉书·乌孙传》）

◎敬武长公主

公主，宣帝女。鸿嘉中寡居，适丞相薛宣。元始中，莽自为安汉公，遣使以元后诏赐药死。

◇上哀帝书

愿还宣葬延陵。（《汉书·薛宣传》：宣免归故郡，公主留京。后宣卒，主上书奏可。）

◇阙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誓

无干车，无自后射。（《周礼·夏官》注，贾《疏》云，此据《汉田律》而言，又见《秋官·士师》注，作《军礼》）

◇与路中大夫盟

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胶西、川、济南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云云。又见《汉书·高五王传》。）

◇上书言樊他广不当代后

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则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史记·樊哙传》：孝文帝立封哙庶子市人为武阳侯。薨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诏下吏。又见《汉书·樊哙传》。）

◇上书言祠太一

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史记·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上书言春解祠

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史记·封禅书》，后人复有上书言。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上书言宜立昌邑王

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汉书·霍光传》：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郎有上书言云云，擢郎为九江太守。）

◇上书言霍氏

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汉书·霍光传》：霍山曰：尝有上书言云云。其言绝痛，山屏不奏。）

◇为徐福上书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突，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居无几何，家果失火，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馀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突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发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烂之右。（《说苑·权谋》）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於上行，馀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汉书·霍光传》。案此与《说苑》互有删节而加详，故分载之。）

◇上书言宜改币

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汉书·师丹传》：会有上书言。）

◇请腊祀社稷

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史记·封禅书》：高祖十年春，有司请。又见《汉书·郊祀志》上。）

◇固请建太子

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於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史记·文纪》：元年正月，有司固请。又见《汉书·文纪》）

◇奏请立栗姬为皇后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史记·外戚世家》：王夫人阴使人题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云云。又见《汉书·孝景王皇后传》：大行奏事文曰。）

◇奏议不举孝廉者罪

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诏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云云，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造白金皮币

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汉书·武纪》：元狩四年冬，有司言。）

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裹取。（徐广：音容。《汉书》作「钱质而取浴」，师古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史记·平准书》：有司言。又见《汉书·食货志》下。）

◇请算轺书贾人缗钱

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於南亩。商贾滋众，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汉书》作「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僮。（《史记·平准书》：其明年，公卿言。又见《汉书·食货志》下。）

◇奏故太嘴吨号园邑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嘴吨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汉书·武五子传》：宣帝初即位，诏议故太嘴吨置园邑，有司奏。）

◇复言悼园戾园号邑

《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汉书·武五子传》：后八岁，有司复言。）

◇奏川王终古淫乱事

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汉书·齐悼惠王传》：五凤中，青州刺史奏。）

◇奏逮捕川王终古

终古位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广嗣重祖也。而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请逮捕。（《汉书·齐悼惠王传》：青州刺史奏终古，事下丞相御史，奏云云。案五凤三年，丞相丙吉卒，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今此丞相，未知属谁，故编入阙名类。）

◇劾奏王尊

尊妄诋欺非谤赦前事，猥历奏大臣，无正法，饰成小过，以涂污宰相，摧辱公卿，轻薄国家，奉使不敬。（《汉书·王尊传》：成帝初即位，尊於是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下御史丞问状，劾奏云云。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

◇劾奏王章

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汉书·元后传》：上使尚书劾奏章，遂下章吏。案《成纪》，事在阳朔元年。）

◇奏改徙陈汤

汤前亲诛郅支单於，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汉书·陈汤传》：汤与解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云云。诏徙安定。）

◇劾奏申咸、炔钦

咸、钦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议罪处罚，国之所慎，咸、钦初傅经义以为当治，事以暴列，乃复上书妄称誉丹，前后相违，不敬。（《汉书·师丹传》：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尚书劾云云。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案《百官表》当在建平元年。）

◇奏遗王莽王仁就国

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就国。（《汉书·元后传》：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称尊号，有司奏。案《哀纪》事在建平二年。）

◇劾奏王嘉

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汉书·两龚传》：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案，《哀纪》、《王嘉传》事在元寿元年。）

◇奏劾龚胜夏侯常

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与论议，不崇礼义。而居公门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非恨，疾言辨讼，惰慢亡状，皆不敬。（《汉书·两龚传》）

◇奏

天阴雨，人之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阴雨，又使人睡卧者，阴气也。（《御览》十引《汉名臣奏》）

◇奏

汉得阴山，匈奴长老过之，未尝不哭。（《艺文类聚》七、《御览》四百八十七引《汉名臣奏》。案《汉书·匈奴传》，元帝时郎中侯应亦有此语，而文不同。）

◇燕王定国罪议

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史记·荆燕世家》：元朔元年，肥如令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云云。上许之，定国自杀。又见《汉书·燕王刘泽传》）

◇江都王建罪议

建失臣子道，积久辄蒙不忍，遂谋反逆。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於此。天诛所不赦，当以谋反法诛。（《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司请捕诛建，制曰：与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议者皆曰云云。案《武纪》事在元狩二年。）

◇尊宝鼎议（元鼎四年六月）

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鬲》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天祜。夏德衰，鼎迁於殷；殷德衰，鼎迁於周；周德衰，鼎迁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不吴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视宗祢庙，臧於帝庭，以合明应。（《汉书·郊祀志》上：议尊宝鼎，有司皆言云云，制曰可。又见《史记·封禅书》，稍有删节。）

◇广川王去罪议

去悖虐，听后昭信谗言，燔烧烹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恶仍重，当伏显戮以示众。（《汉书·景十三王传》：本始三年制曰：「与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议。」议者皆以为。）

◇韩昌张猛盟匈奴议

单於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於得以恶言上告於天，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汉书·匈奴传》下，元帝即位，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於侍子，即与为盟，约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

◇诸寝园祀议

《清庙》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风雨之气，非所谓清静也。「祭不欲数，数则渎，渎则不敬。」宜复古礼，四时祭於庙，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可勿复修。（《汉书·韦玄成传》：永光四年，议者又以为云云，上亦不改也。）

◇昌陵议

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钜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汉书·陈汤传》。案《成纪》，事在永始初。）

◇罢三公官议

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於治乱。（《汉书·朱博传》：成帝时，何武建言宜建三公官，於是以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增奉如丞相。议者多以为云云。案《成纪》，在绥和元年。）

◇薛况罪议

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诏书无以诋欺成罪。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疒只》者，与人之罪钧，恶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本争私变，虽於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以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至於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今已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检懂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汉书·薛宣传》：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毁宣。宣子况为右曹侍郎，赇客杨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御史中丞众等奏明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为云云。况竟得减死一等，徙敦煌。）

◇通褒斜道行船漕对

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史记·河渠书》：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又见《汉书·沟洫志》。）

◇初置五经博士举状（武帝建元五年）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朱浮传》注引《汉官仪》）

◇与韦玄成书

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於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厶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过为宰相执事，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汉书·韦贤附传》：贤薨，家丞上书，以玄成为后，玄成阳为病狂，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

◇札书

黄帝得宝鼎宛朐，问於鬼臾区，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於天。（《史记·封禅书》：齐人公孙卿有札书云云，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又见《汉书·郊祀志》上，「宛朐」作「冕候」）。

◇食鼎铭

五熟是滋，君王膳之。（虞荔《鼎录》，汉景帝铸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铜金银杂为之，形若瓦甑，无足，中元六年造，小篆书。案此铭不知谁作，当入阙名。）

◇金革带钩文

锡尔金钩，既公且侯。（《梁书·夏侯详传》：荆府城局参军吉士瞻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得金革带钩，隐起雕镂，甚精巧，篆文。）

◇刚印文

正月刚卯既央，（《续汉·舆服志》下、《通典》六十三作「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视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疾日刚卯，（《续汉志》作「严卯」）帝令夔龙。（《续汉志》作「夔化」）顺尔固伏，（《续汉志》作「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汉书·王莽传》中注，晋灼曰：刚卯长，一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茸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云云，其一铭云云。又见《续汉·舆服志》下，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各如其印质，刻书文云云。凡六十六字。又见《通典》六十三。）

◇宝剑铭

直百金，寿万岁。（《西京杂记》上）

◇琴铭

之乐。（同上）

◇玉管铭

昭华之管。（同上）

◇湓城井铭

颍阴侯所开，三百年当塞。不满百年，为当运者所开。（《御览》一百八十九引《浔阳记》：湓城，汉灌婴所筑。孙权经此，自立标井上，掘得井铭。权忻以为瑞井。江中风浪，井水辄动。）

◇孝昭帝冠辞

陛下离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禄。钦顺仲春之吉日，遵并大道或。（卢辩云：「当为芬」。）秉集万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稚免之幼志，崇积文武之宠德。肃勤高祖清庙，六合之内靡不息。陛下永永，与天无极。（《大戴礼·公符篇》）

陛下ゼ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福。永永与天无极。（《续汉·礼仪志》上注引《博物记》，与《大戴礼》小异。）

◇祭天辞

皇皇上天，昭临下土。集地之灵，隆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大戴礼·公冠篇》）

◇祭地辞

薄薄之士，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谷。莫不茂者，既安且宁。维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灵。（《大戴礼·公冠篇》）

◇迎日辞

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宋书·礼志》一引《尚书大传》，又见《大戴礼·公冠篇》。案祭天已下三篇，《大戴礼》列於孝昭冠辞后。明非先秦古辞，今编入汉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类。）

◇龟祝

今日吉，谨以梁卵弟黄，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征后龟。

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渊。诸灵数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手足灭去。

假之灵龟，五筮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今今，内外自随，可得占。（《史记·龟策传》）

◇卜占病者祝

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不死，首仰足今。（《史记·龟策传》）

◇卜病者祟

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史记·龟策传》）

◇郊拜太一赞飨文

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

◇拜祝祠太一赞飨文

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祠上帝明堂赞飨文

天增授皇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史记·封禅书》）

◇亻辰子逐疫

甲作食凶，弗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门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续汉·礼仪志》中）

◇王使威长葬铭

明者哲土，知存知亡。崇陇原，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乘光。厥铭何依，王使威长。（《博物志》八：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死葬铭曰云云。）

卷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莽（一）

莽字巨君，凤弟曼之子。阳朔中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初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初代王根为大司马，迎哀帝即位，罢遣就国。元寿初征还京师。哀帝崩，代董贤为大司马，迎立平帝，拜太傅，封安汉公，进号宰衡，加九锡。平帝崩，迎立宣帝玄孙广戚侯子婴为皇太子，年二岁，谓之孺子，自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初始，寻即真，国号曰新，又改元三，始建国。天凤、地皇，在位十八年，为汉兵所诛，传首县宛市。

◇上书让定策功赏

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汉书·王莽传》上）

◇上书助给贫民

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汉书·王莽传》上）

◇受宰衡上书

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庚申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备四辅官；今年四月甲子复拜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为瓣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据元始三年，天下岁已复，官属宜皆置。《谷梁传》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臣愚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莽无兼官之材，今圣朝既过误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汉书·王莽传》上）

◇上书辞赏新野田

臣以外属，越次备位，未能奉称。伏念圣德纯茂，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四海奔走，百蛮并秦，辞去之日，莫不陨涕。非有款诚，岂可虚致？自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与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职，每归功列德者，辄以臣莽为馀言。臣见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尝不流汗而惭愧。虽性愚鄙，至诚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圣朝。今天下治平，风俗齐同，百蛮率服，皆陛下圣德所自躬亲，太师光、太保舜等辅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间至致此焉。臣莽实无奇策异谋。奉承太后圣诏，宣之於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贤之筹画，而上以闻，不能得什伍。当被无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诚上休陛下馀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众言，辄下其章於议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礼已行，助祭者毕辞，不胜至愿，愿诸章下议者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事成，以传示天下，与海内平之。即有所间非，则臣莽当被诖上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之罪；如无他谴，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是臣之私愿也。惟陛下哀怜财幸！（《汉书·王莽传》上）

◇白太后示俭

亲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缯练，颇捐膳，以视天下。（《汉书·王莽传》上：莽欲以虚名说太后，白言。）

◇白太后隔绝卫氏

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汉书·王莽传》上：初莽欲擅权，白太后。於是帝母卫姬、帝舅卫宝、宝弟玄，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奏请太后安养

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练，减御膳，诚非所以辅精气，育皇帝，安宗庙也。臣莽数叩头省户下，白争未见许。今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臣莽等不胜大愿，愿陛下爱精休神，阔略思虑，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唯哀省察！（《汉书·王莽传》上）

◇奏请为平帝纳后

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亡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汉书·王莽传》上）

◇上言己女不与选

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汉书·王莽传》上）

◇谢益封国邑

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获爵土，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汉书·王莽传》上）

◇奏诛子宇

宇为吕宽等所诖误，流言惑众，恶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诛。（《汉书·王莽传》上）

◇奏罢悼园南陵云陵园

本始元年丞相义等议，谥孝宣皇帝亲曰悼园，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益故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县。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云陵园，虽前以礼不复修，陵名未正。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议，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以数，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两统贰父，违於礼制。案义奏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相奏悼园称皇考，立庙，益民为县，违离祖统，乖缪本义。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若虞舜、夏禹、殷汤、周文、汉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为继祖统为后者也。臣请皇高祖考庙奉明园毁勿修，罢南陵、云陵为县。（《汉书·韦玄成传》：平帝元始中，大司马王莽奏，奏可。）

◇奏定郊祀

帝王之义，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效祀。祭天於南，就阳位，祀地於北，主阴。义圜丘象天，方泽则地，圆方因体，南北从位，燔燎升气，瘞埋就类。牲欲茧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贵诚因质。天地神所统，故类乎上帝，於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臣，皇天后土，随土所在，而事焉。甘泉太阴，河东少阳，咸失厥位，不合礼制。圣王之制，必上当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体。天地交通，万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亲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阴阳之别。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则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众明，山阜百川，众流淳污，皋泽以类相属，各数秩望相序。（《续汉·祭祀志》上注补引《黄图元始仪》：元始四年，宰衡莽奏。）

◇奏复长安南北郊

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谷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起北，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存至祠地，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后平伏诛，乃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末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大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匡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汉书·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

◇奏改郊祀礼

《周官》天坠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玄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祀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埋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后孝弟之道备，而神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於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效，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汉书·郊祀志》下：莽又颇改其礼。又略见《御览》五百二十九引《三辅黄图》：宰衡王莽奏。）

◇奏分群神为五部兆

《书》曰：「类於上帝，於六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说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名实不相应。《礼记》祀典，功施於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汾阳后土皆复於南北郊。谨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而称地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称皇地后，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广，《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於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於东郊兆；南方灾帝赤灵祝融及荧惑星、南宿南宫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皋白灵蓐收，及太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方帝颛顼墨灵玄冥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於北郊兆。（《汉书·郊祀志》下：后莽又奏言。）

◇言立官稷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诗》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谷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汉书·郊祀志》下：莽又言。）

◇奏羌豪内附

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於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馀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汉书·王莽传》上）

◇复言发傅太后及丁姬冢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其故。（《汉书·外戚·定陶丁姬传》：哀帝崩，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复言。）

◇奏更傅太后及丁姬梓宫珠玉衣

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汉书·定陶丁姬传》：既发傅后冢，开丁姬椁户，莽复奏言，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诸将帅封爵

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则加赏焉。至於夏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馀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馀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孔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汉书·王莽传》上：王邑等破翟义还京师，莽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云云，奏可。）

◇上奏符命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於不称。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后汉·尹敏传》注作铜章）帛图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祀神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万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汉书·王莽传》上：莽上奏太后云云，奏可。）

◇为新迁王安作奏使上言（地皇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等母虽微贱，属犹皇子，不可以弃。（《汉书·王莽传》下：莽自病无子，为安作奏，使上言。）

卷五十九

◎王莽（二）

◇大诰

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於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吊，天降丧於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当承继嗣无疆大历服事，予未遭其明η能道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岂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太皇太后以丹后之符，乃绍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十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粤其闻日，宗室之俊有四百人，民献仪九万夫，予敬以终於此谋继嗣图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於伐东郡严乡逋播臣。」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难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宫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违卜，故予为冲人长思厥难曰：「乌乎！义、信所犯，诚动鳏寡，哀哉！」予遭天役遗，大解难於予身，以为孺子，不身自恤。

予义彼国君泉陵侯上书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乐，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顺天心，成居摄之义。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为子，知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养成就，加元服，然后复子明辟。」熙！为我孺子之故，予惟赵、傅、丁、董之乱，遏绝继嗣，变剥适庶，危乱汉朝，以成三勖，坠极厥命。乌乎！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佑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厥害适统不宗元绪者，辟不远亲，辜不避戚。夫岂不爱？亦惟帝室。是以广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师，绥抚宇内；博征儒生，讲道於廷，论序乖缪，制礼作乐，同律度量，混壹风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礼，定五庙祧，咸秩亡文；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书》远自昆仑，出於重野。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乌乎！天用威辅汉始而大大矣。尔有惟旧人泉陵侯之言，尔不克远省，尔岂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天毖劳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安皇帝之所图事。予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辅诚辞，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图功所终？天亦惟劳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辅？予闻孝子善继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构之；厥父，厥子播而获之。予害敢不於身抚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乃有效汤武伐厥子，民长其劝弗救。乌乎肆哉！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国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仪，迪知上帝命。粤天辅诚，尔不得易定！况今天降定於汉国，惟大艰人翟义、刘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岂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啬夫，予害敢不终予亩？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极卜，害敢不於从？率宁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卜陈惟若此。（《汉书·翟方进附传》）

◇破翟义下诏

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国统三绝，绝辄复续，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诏予居摄。予承明诏，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养六尺之托，受天下之寄，战战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经艺分析，王道离散，汉家制作之业独未成就，故博征儒士，大兴典制，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业既著，千载之废，百世之遗，於今乃成，道德庶几於唐虞，功烈比齐於殷周。今翟义、刘信等谋反大逆，流言惑众，欲以篡位，贼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恶甚於禽兽。信父故东平王云，不孝不谨，亲毒杀其父思王，名曰钜鼠，后云竟坐大逆诛死。义父故丞相方进，险讠皮阴贼，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内嫉，所杀乡邑汝南者数十人。今积恶二家，迷惑相得，此时命当殄，天所灭也。义始发兵，上书言宇、信等与东平相辅谋反，执捕械系，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恶，转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证也。已捕斩断信二子谷乡侯章、德广侯鲔，义母练、兄宣，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长安都市四通之衢。当其斩时，观者重叠，天气和清，可谓当矣。命遣大将军共行皇天之罚，讨海内之雠，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马法》不云乎？「赏不逾时。」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今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户邑之数别下。（《汉书·翟方进附传》）

◇族诛翟义等下诏

盖闻古者伐不敬，取其鲸鲵筑武军，封以为大戮，於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乃者反虏刘信、翟义讠孛逆作乱於东，而芒竹群盗赵明、霍鸿造逆西土，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将征讨，咸伏其辜。惟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殄灭於圉。赵明依阻槐里环堤，霍鸿负倚周至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馀类。其取反虏逆贼之鲸鲵，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周至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八尺，（本又作六尺，今从宋本。）筑为武军，封以为大戮，荐树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书》曰「反虏逆贼鲸鲵」，在所长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坏败，以惩淫慝焉。（《汉书·翟方进附传》）

◇下书议功显君未周丧作乐

遏密之义，讫於季冬，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汉书·王莽传》上）

◇下书即真

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书·王莽传》上）

◇下诏更太后为新室文母（始建国元年正月）

予视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於新室故交代之际，信於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於四海焉。（《汉书·元皇后传》）

◇改诸侯王号（始建国元年）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世诸侯或称王，至於四夷亦如之，违於古典，缪於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汉书·王莽传》中）

◇封古圣人后（始建国元年）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汉书·王莽传》中）

◇五姓名籍（始建国元年）

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报况，或光自上复於下，流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乌，或黄气熏，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於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亲都侯东第为大，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不云乎？「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汉书·王莽传》中）

◇祠汉庙（始建国元年）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於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於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於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汉书·王莽传》中）

◇去刚卯除刀钱（始建国元年）

予前在大麓，至於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汉书·王莽传》中）

◇益封刘殷（始建国元年）

昔予之祖济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齐临淄出保於莒。宗人田单广设奇谋，获杀燕将，复定齐国。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反虏，予甚嘉其忠者，怜其无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亲属当坐者皆勿治。吊问死伤，赐亡者葬钱，人五万。殷知大命，深疾恶快，以故辄伏厥辜。其满殷国户万，地方百里。（《汉书·王莽传》中）

◇限田禁奴婢（始建国元年）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於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於「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馀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馀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王莽传》中，又见《食货志》。）

◇下书禁挟五铢钱

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诸四裔。（《汉书·王莽传》中）

◇自说德祥事（始建国元年）

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於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齐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后，王莽篡位，自说之云云。案《王莽传》中遣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此即德祥五事之一。）

◇总说符命（始建国元年）

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於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於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黄支，开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应，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寝以显著，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以勉书，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行十馀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之高庙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於新室地。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汉书·王莽传》中）

◇下诏立五均官（始建国二年）

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汉书·食货志》）

◇报孙建奏废刘氏（始建国二年）

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汉书·王莽传》中）

◇伐匈奴（始建国二年）

降奴服於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於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於稽侯犭册，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犭册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犭册子孙十五人为单於。遣中郎将蔺苞、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於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汉书·王莽传》中）

◇设五均科条诏（始建国二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於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汉书·食货志》，置五均六斡，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

◇下书改钱币（始建国二年）

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汉书·王莽传》中）

◇因汉律令仪法（始建国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汉书·王莽传》中）

◇下书责司监（始建国三年）

虏知罪当夷灭，故遣猛将分十二部，将同时出，一举而决绝之矣。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今则不然，各为权势，恐犭曷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冫并作，农民离散？司监若此，可谓称不？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汉书·王莽传》中）

◇封王舜二子（始建国三年）

昔齐太公以淑德累世，为周氏太师，盖予之所监也。其以舜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为太师将军，永为新室辅。（《汉书·王莽传》中）

◇下书授诸侯茅士（始建国四年）

予以不德，袭於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於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布遍九州。《殷颂》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则，（汲古本作「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於一成。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於寿成朱鸟堂。予数与郡公祭酒上卿亲听视，咸已通矣。夫褒德赏功，所以显仁贤也；九族和睦，所以褒亲亲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将章黜陟，以明好恶，安元元焉。（《汉书·王莽传》中）

◇下书改限田买卖奴婢（始建国四年）

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汉书·王莽传》中：莽知民怨，乃下书。又见《食货志》，作下诏，小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书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始建国四年）

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掖，或溃其胸腹，或纟由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於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汉书·王莽传》中：严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

◇下书东巡狩（始建国四年）

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终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於上帝，於六宗，望秩於山川，遍於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西，德在中宫。观晋掌岁，龟策告从，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汉书·王莽传》中）

◇下书止巡狩（始建国四年）

文母太后体不安，其且止巡狩。（《汉书·王莽传》中）

◇禁彻长安室宅（始建国五年）

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汉书·王莽传》中）

卷六十

◎王莽（三）

◇巡狩（天凤元年正月）

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大官赍Я干乾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予之东巡，必躬载耒，每县则耕，以劝东作。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讹。予之西巡，必躬载钅至，每县则获，以劝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盖藏，毕北巡狩之礼，即於土中居雒阳之都焉。敢有趋厶犯法，辄以军法从事。（《汉书·王莽传》中）

◇止巡狩（天凤元年）

群公、群牧、群司、诸侯、庶尹愿尽力相帅养牧兆民，欲以称予，繇此敬听，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汉书·王莽传》中）

◇下书改郡县名（天凤元年）

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汉书·王莽传》中）

◇报王邑（天凤三年）

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灾异之变，各有云为。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诸吏散骑司禄大卫修宁男遵谕予意焉。（《汉书·王莽传》中）

◇下吏禄制度（天凤三年）

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纟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汉书·王莽传》中）

◇捐御膳吏禄（天凤三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捐膳焉。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列尉、祈队、后队、中部洎后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随所属之公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捐其禄。郎、从宫、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几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汉书·王莽传》中）

◇封唐林纪逡（天凤四年）

保成师友祭酒唐林、故谏议祭酒琅邪纪逡，孝弟忠恕，敬上爱下，博通旧闻，德行醇备，至於黄发，靡有愆失。其封林为建德侯，逡为封德侯，位皆特进，见礼如三公。赐第一区，钱三百万，授几杖焉。（《汉书·王莽传》下）

◇授诸侯茅土於明堂（天凤四年）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於义理，论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予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色之土，钦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其在缘边，若江南，非诏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纳言掌货大夫且调都内故钱，予其禄，公岁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汉书·王莽传》下）

◇下诏收军吏财产（天凤五年）

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汉书·王莽传》下）

◇追贬孙宗（天凤五年）

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刻铜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厌足，窥欲非望。《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呜呼哀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侯之礼葬於故同谷城郡。（《汉书·王莽传》下）

◇下书顺符命（天凤六年）

《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汉书·王莽传》下）

◇出军下书（地皇元年）

方出军行师，敢有趋ん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汉书·王莽传》下）

◇因天变下书（地皇元年）

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於天，以正於理，塞大异焉。（《汉书·王莽传》下）

◇下书厌盗贼（地皇元年）

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候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应协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汉书·王莽传》下）

◇大风毁王路堂下书（地皇元年）

乃壬午铺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子甚栗焉，予甚恐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於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礼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於刑罚不中，民无所错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汉书·王莽传》下）

◇下书令衣绛（地皇元年）

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汉书·王莽传》下：是月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见者。以闻，莽恶之，下书。）

◇下书筑明堂太庙（地皇元年）

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府帑空虚，百姓匮乏，宗庙未修，且祭於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汉书·王莽传》下）

◇大作下书（地皇元年）

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桴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棘火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一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安元元，救愚奸。（《汉书·王莽传》下）

◇又诏国师公（地皇二年）

临本不知星，事由起。（《汉书·王莽传》下）

◇下书责七公（地皇二年）

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率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汉书·王莽传》下）

◇霸桥灾下书（地皇三年）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为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遗统受命，至於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壹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汉书·王莽传》下）

◇忧时下诏（地皇三年）

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汉书·食货志》）

◇遣太师赈贷（地皇三年）

惟阳九之厄，与害气会，究於去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全元元。太师公因与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兖州，填抚所掌，及青、徐故不轨盗贼未尽解散，后复屯聚者，皆清洁之，期於安兆黎矣。（《汉书·王莽传》下）

◇恣听采取山泽物（地皇三年）

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书》云：「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咨乎群公，可不忧哉！（《汉书·王莽传》下）

◇追诏廉丹（地皇三年）

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於中野，无以报恩塞责。（《后汉·冯衍传》）

◇下书赐廉丹谥（地皇三年）

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忽於诏策，离其威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马呵噪，为狂刃所害，呜呼哀哉！赐谥曰果公。（《汉书·王莽传》下）

◇大赦天下复下书购捕刘伯升等（地皇四年）

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将军廉丹、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棘火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汉书·王莽传》下：大赦天下，然犹曰云云。案文云不用此书，谓不在赦书之限内也，亦见此亦为书。）

◇诏王匡等（地皇四年）

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属，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虏破坏，西击则逆贼靡碎，此乃新室威宝之臣也。如黠贼不解散，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汉书·王莽传》下）

◇策命孺子（始建国元年正月）

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於予躬。《诗》不云乎？「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於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汉书·王莽传》中）

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於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汉书·王莽传》中）

◇策群司（始建国元年）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η，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汉书·王莽传》中）

◇置司五事策（始建国元年）

予闻上圣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绥於远，是用建尔司於五事。毋隐尤，毋将虚，好恶不愆，立於厥中。於戏，勖哉！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汉书·王莽传》中：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策云云。）

◇策命五威将（始建国元年）

「普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俞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於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汉书·王莽传》中）

◇策命统睦侯陈崇（始建国元年）

咨尔崇。夫不用命者，乱之原也；大奸猾者，贼之本也；铸伪金钱者，妨宝货之道也；骄奢逾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禄去公室，政从亡矣：凡此六条，国之纲纪。是用建尔作司命，「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人侮鳏寡，不畏强圉」，帝命帅繇，统睦於朝。（《汉书·王莽传》中）

◇命说符侯崔发（始建国元年）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将军，中德既成，天下说符。（《汉书·王莽传》中）

◇命明威侯王级（始军元年）

绕二之固，南当荆楚。女作五威前关将军，振武奋卫，明威於前。（《汉书·王莽传》中）

◇命尉睦侯王嘉（始建国元年）

羊头之厄，北当燕赵。女作五威后关将军，壶口捶扼，尉睦於后。（《汉书·王莽传》中）

◇命堂威侯王奇（始建国元年）

肴黾之险，东当郑卫。女作五威左关将军，函谷批难，掌威於左。（《汉书·王莽传》中。案「掌威」疑当作「当威」。下文亦云辞连左关将军威侯奇。）

◇命怀羌子王福（始建国元年）

陇之阻，西当戎狄。女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怀羌於右。（《汉书·王莽传》中）

◇策免逯并（天凤元年）

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绂，就侯氏朝位。《汉书·王莽传》中）

◇选置和叔敕（天凤元年）

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汉书·王莽传》中）

◇策免严劢（天凤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貌亻艮自臧，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归故郡。（《汉书·王莽传》下）

◇策书赐太子临谥（地皇二年）

符命文立临为统义阳王，此言新室即位三万六千岁后，为临之后者乃当龙阳而起。前过听议者，以临为太子，有烈风之变，辄顺符命，立为统义阳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后，不作信顺，弗蒙厥佑，夭年陨命，呜呼哀哉！迹行赐谥，谥曰缪王。（《汉书·王莽传》下）

◇授兵誓（地皇四年）

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汉书·王莽传》下：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饮其血，与誓。）

◇权石铭

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晋书·律历志》上，又《载记》五，又《隋书、律历志》上引《赵书》，是王莽时物。）

◇铜权铭

律权石，重四钧。

黄帝初祖，德币於虞。虞帝始祖，德币於辛。岁在大梁，龙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隋书·律历志》下：此亦王莽所制也。）

◇剑铭

神胜万里伏。（陶弘景《刀剑录》）

◎王舜

舜，莽从父。永始中嗣父音爵安阳侯，拜驸马都尉。绥和初为侍中太仆，位特进，以病免。元寿中拜车骑将军。平帝即位，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寻为太傅左辅骠骑将军。莽篡位，以为太师，封安新公。

◇奏请加莽宰衡

《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书者八千馀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汉书·王莽传》上）

◇奏请宣莽德化

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予千万数，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汉书·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莽传》上：太保王舜奏言，奏可。）

◎王邑

邑，凤第五弟商之次子。莽篡政，累迁至步兵将军，封成都侯。及篡位，以为大司空，封隆新公。昆阳败，还为大司马，战死渐台下。

◇上书乞骸骨

视事八年，功业不效，司空之职尤独废顿，至乃有地震之变。愿乞骸骨。（《汉书·王莽传》中：天凤三年二月，地震大雨雪，大司空王邑上书言。）

◎王谏

谏，莽疏属。始建国初以上书鸩死。

◇上书请废太皇太后

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汉书·元后传》）

◎王临

临，莽太子，贬为统义阳王，以疑赐药，自制死。

◇与母书

上於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汉书·王莽传》下）

◎王宗

宗，莽孙。封功崇公，坐事自杀。

◇刻印文

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汉书·王莽传》下：宗刻印三，一曰。）

肃圣宝继。（同上，二曰）

德封昌图。（同上，三曰）

卷六十一

◎刘立

立，成帝时为宛令。莽居摄，擢为陈留太守，封明德侯。

◇闻翟义举兵上书

愿备军吏，为国讨贼，内报私怨。（《汉书·翟方进传》：少子义为南阳都尉，宛令刘立轻义年少，义行县至宛，收缚立，传送邓狱。成帝以问丞相。方进遣吏敕义出宛令。闻义举兵，上书。）

◎刘佟

佟，清河纲王玄孙，嗣封新乡侯。（案清河纲王见《王子侯表》，检纪传未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宜益安汉公国邑

《春秋》，天子将娶於纪，则褒纪子称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汉书·王莽传》：上平帝纳采莽女，信乡侯佟上言。师古曰：古者新信同音。）

◎刘庆

庆，长沙定王曾孙，黄龙元年嗣封泉陵侯，卒谥曰顷侯。（案《王子侯表》作众陵侯。师古曰：此传及《翟义传》并云泉陵，表为误。今检《翟义传》但有东平王孙庆，无泉陵字。表言黄龙元年，顷侯庆嗣，距此元始五年已五十四年。恐此刘庆非即顷侯。《表》又言新乡侯佟，元始五年上书言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则此刘庆似即刘佟。又《后汉·刘玄传》，立刘庆为燕王，疑莫能明。姑依颜注作小传，俟通人考定之。）

◇上书言莽宜居摄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汉书·王莽传》上）

◎刘京

京，川靖王之后，嗣封广饶侯。（案《王子侯表》宣帝甘露元年，侯麟嗣，王莽篡位绝，自麟至京，表失其世数。）

◇上书言齐郡新井

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汉书·王莽传》上）

◎公孙禄

禄字仲子，颍州人。哀帝初为执金吾，迁右将军，又迁左将军。元寿末，坐与何武互举为大司马，免。莽末征至，以议事忤旨扶出。

◇驳息夫躬谋间匈奴议

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造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今单於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汉书·息夫躬传》，会单於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云云。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

◇议禽贼方略

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宣诛此数子以慰天下！（《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莽传》下：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云云。）

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则在封域之中也。（同上：禄又言云云。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

◎孙建

建字子夏。哀帝初为护军都尉。元寿中迁执金吾，拜右将军。元始中迁左将军光禄勋，历轻车将军、强弩将军，封成武侯。莽居摄时为奋武将军。寻复为轻车。建国初拜立国将军，封成新公。

◇奏废刘氏

西域将钦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请论仲及陈良等亲属当坐者。奏可。汉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罢吏卒，为宾食，诚欲承天心，全子孙也。其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今狂狡之虏或妄自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牙故也。臣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於家。上当天心，称高皇帝神灵，塞狂狡之萌。（《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云云，莽曰可。）

◎满昌

昌，哀帝初为詹事。莽篡位，为保成师友祭酒。

◇劾奏昆弥使者

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汉书·王莽传》中：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满昌劾奏使者云云。莽怒，免昌官。）

◎唐林

林字子高，沛郡人。哀帝时为尚书仆射，迁尚书令，贬为敦煌鱼泽障候。莽篡位，以为保成师友祭酒。天凤中封建德侯。位特进。

◇上哀帝疏请复师丹邑爵

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已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邑爵，使奉朝请，四方所瞻也，唯陛下财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汉书·师丹传》：尚书令唐林上疏。）

◇奏事

秦设重刑，而群盗盈山，赤衣半道。（《初学记》二十刑罚引《汉名臣奏事》）

◎甄邯

邯字子心，中山无极人，孔光婿。哀帝时为ḿ令。平帝初进侍中奉车都尉，封承阳侯，拜光禄勋。莽居摄初为太保后承，始建国初拜大司马，封承新公。

◇劾奏金钦

钦幸得以通经术，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袭爵号，知圣朝以世有为人后之谊，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获厥福，乃者吕、卫宝复造奸谋，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惩艾悼惧，逆天之咎，非圣诬法，大乱之殃，诚欲奉承天心，遵明圣制，专壹为后之谊，以安天下之命，数临正殿，延见群臣，讲习《礼经》。孙继祖者，谓亡正统持重者也。赏见嗣日，后成为君，持大宗重，则《礼》所谓「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绝者也。钦自知与当俱拜同谊，即数扬言殿省中，教当云云。当即如其言，则钦亦欲为父明立庙而不入夷侯常庙矣。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宅侯当上母南为太夫人，失礼不敬。（汉书·金日单传）

◎陈崇

崇，南阳人。平帝时为大司徒司直，封南乡侯。莽居摄，拜司威。及篡位，拜司命，封统睦侯，奉陈胡公后。

◇劾奏陈遵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遵爵列侯，备郡守，级州牧奉使，皆以举直察枉宣扬圣化为职，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雷宿，为侍婢扶卧。遵知饮酒饫宴有节，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恶不可忍闻。臣请皆免。（《汉书·游侠·陈遵传》：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祟闻之，劾奏遵。）

◇奏为莽祠祖祢设骑从

安汉公祠祖祢，出城门，城门校尉宜将骑士从。入有门卫，出有骑士，所以重国也。（《汉书·王莽传》上：陈崇又奏，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言破翟义

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豫知成败，感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旋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仍破；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汉书·王莽传》上：居摄二十年十二月，王邑等破翟义於圉，司威陈崇使监军上书言。）

◎褒

褒，史不著其姓。平帝时为大司马护军。

◇奏请班莽戒八篇

安汉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爱至深，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汉书·王莽传》上：大司马护军褒奏言。）

◎平宪

宪，平帝时中郎将。

◇奏羌豪内属

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仙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馀，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汉书·王莽传》上）

◎谢嚣

嚣，平帝末为前辉光。

◇奏井石文

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汉书·王莽传》上）

◎刘咸

咸，莽居摄时为广汉太守。

◇令李业诣狱养病教

贤者不避害，譬犹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后汉·李业传》）

◎张永

永，始建国初为冠军。

◇献符命铜璧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汉书·元后传》）

◎崔篆

篆，涿郡安平人。莽时以郡文学举步兵校尉，投劾归。后为建新大尹，到官黎疾去。建武初举贤良，辞归不仕。有集一卷。

◇慰志赋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5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亻垂而裁之。协准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於家门兮，王纲亏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偷存兮，亦号兆以酬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於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目幽处。靖潜思於至赜兮，聘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违武。运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士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后汉·崔る传》）

◎严尤

尤字伯石。始建国时为讨秽将军，封武建伯。天凤中代陈茂为大司马，免。后为纳言大将军。莽诛，走汝南，降於刘圣，（《汉纪》作「望」）拜大司马。圣败。并死。

◇奏高句骊事

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汉书·王莽传》中：莽发高句骊兵，皆亡出塞，州郡归咎於高句侯驺。严尤奏言，莽不尉安，秽貉遂反。又见《三国·魏志·高句骊传》。「不从驺起」作「罪不起於」。按驺、二字形近，未知孰是。）

◇谏立匈奴须卜当

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於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当置长安槁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汉书·王莽传》下）

◇谏伐匈奴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於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Я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汉纪》作「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馀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钅复薪炭，重不可胜，食Я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汉纪》作径）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汉书·匈奴传》下）

◇三将军论

王翦为秦将灭燕，燕王喜奔逃东夷。秦王曰：「齐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於易。」（《御览》四百三十七）

白起、平原君劝赵孝成王受冯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将，谁能当之者乎？」对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小头而面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面锐者，敢断决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廉颇之为人也。（「之也」二字从《书钞》一百十五引补）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不如，持守足以当之，王从其计。（《世说·言语篇》注）

◎哀章（袁宏《后汉纪》作「褒章」）

章，广汉梓潼人。王莽篡位，以为国将，封美新公。莽败，斩於宛。

◇铜匮检署

天帝行玺金匮图。（《汉书·王莽传》上：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云云。）

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又其一署曰云云，某者高皇帝名也。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

◎但钦

钦，莽建国初为西域都护，为焉耆所杀。

◇上书言匈奴状

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汉书·匈奴传》下）

◎陈钦

钦（或误作「歆」）字子佚，苍梧广信人。师事黎阳贾护，受左氏学，以授莽，自名《陈氏春秋》。莽篡位，以为厌难将军，后去官，天凤二年系狱，自杀。

◇上言虏犯边

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於咸子角所为。（《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四年，厌难将军陈钦言。）

◎区博

博，仕莽为中郎。

◇谏限田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汉书·王莽传》中）

卷六十二

◎关并

并字子扬，平陵人。仕莽为长水校尉。

◇言治河

河决率常於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汉书·沟洫志》）

◎张戎

戎字仲功，长安人。仕莽为大司马史。

◇言治河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汉书·沟洫志）

◎韩牧

牧字子台，临淮人。仕莽为御史。

◇言治河

可略於《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汉书·沟洫志）

◎王横

横又作璜，字平仲，琅邪人。师事徐敖，受《古文尚书》。仕莽为大司空掾。

◇言治河

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汉书·沟洫志》）

◎鲁匡

匡，天凤中为羲和，地皇初左迁五原辛正。

◇上言令官作酒

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曹《西》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汉书·食货志》下）

◎冯英

英，仕莽为就都大尹，免，寻为长沙连率。

◇上言廉丹史熊调发状

自越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於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汉书·王莽传》中：廉丹、史熊击句町，复大赋敛，就都大尹不肯给，上言云云。莽怒，免英官。）

◇韩博

博，仕莽为夙夜连率，以存巨毋霸，征下狱，弃市。

上言荐巨毋霸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汉纪》作长一丈六尺，大九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虞。自谓巨毋霸，出於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於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汉书·王莽传》下：博上言云云，意欲以风莽。）

◎田况

况，天凤中为翼平连率，进爵为伯。地皇初兼领青、徐二州牧事，以战功为莽所忌，征拜师尉大夫，封探汤侯，为赤眉所败。

◇上言平盗贼方略

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乃遣将率，多发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馀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於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汉书·王莽传》下）

◎费兴

兴，仕莽为大司马司允，出为荆州牧，未行，忤旨免。

◇对到部方略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汉书·王莽传》下）

◎甄阜、梁丘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阜，地皇末为前队大夫；赐，为属正。兵败并战死。

◇移书刘良

老子不率宗族，单绔骑牛，哭且行，何足以赖哉。（《后汉·赵孝王良传》注引《续汉书》）

◎王况

况，王莽时卜者。

◇为魏成大尹李焉作谶书

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雒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汉书·王莽传》下：况谓焉曰：「汉家当复兴，君当为汉辅。」因为焉作谶书，言云云。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

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汉书·王莽传》下：莽以王况谶言云云，欲厌之。）

◎阙名

◇奏益封莽爵邑

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汉书·王莽传》上：塞外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

◇请赐莽号安汉公

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於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汉书·王莽传》上）

◇复上言益封莽

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汉书·王莽传》上）

◇奏宜令莽平决事

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汉书·王莽传》上：莽欲专断，知太后厌政，乃风公卿奏言。）

◇言宜采莽女为后

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汉书·王莽传》上：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公卿大夫咸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莽女还奏言

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汉书·王莽传》上）

◇请益封莽

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汉书·王莽传》上：信卿侯佟上言，事下有司，皆曰云云。）

◇奏聘皇后故事

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汉书·王莽传》上：有司奏。）

◇复言益聘

今皇后受聘，逾群妾亡几。（《汉书·王莽传》上：莽深辞让，受四千万，群臣复言。）

◇奏加莽九锡

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於第家，辅翼陛下，四年於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汉书·王莽传》上：群臣奏言，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奏请莽居摄

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闻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失天命。《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谌，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於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说。时武王崩，粗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冕，背斧依於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礼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於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臣昧死请。（《汉书·王莽传》上：群臣奏言，太后诏曰可。）

◇复白宜尊莽为假皇帝

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汉书·王莽传》上：群臣复白。）

◇奏益莽殿省官属

请益安汉公宫及家吏，置率更令，庙、厩、厨长丞、中庶子、虎贲以下百馀人，又置卫士三百人。安汉公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汉书·王莽传》上：群臣奏言。）

◇奏请进莽二子爵为公

太后修功录德，远者千载，近者当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浅大小，靡不毕举。今摄皇帝背依践阼，宜异於宰国之时，制作虽未毕已，宜进二子爵皆为公。《春秋》「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后，宜有土地」。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汉家名相大将萧、霍之属，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为列侯；诸孙，制度毕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诏书。（《汉书·王莽传》上：群臣复奏言。）

◇奏止莽巡狩

皇帝至孝，往年文母圣体不豫，躬亲供养，衣冠稀解。因遭弃群臣悲哀，颜色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秋尊，非Я干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阕大服，以安圣体。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汉书·王莽传》中：天凤元年正月，群公奏言。）

◇劾奏孔仁

仁乘《乾》车，驾《巛》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汉书·王莽传》下：天凤五年宗姊妨自杀，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杀。仁见莽，免寇谢。莽使尚书劾仁云云。有诏勿劾，更易新冠。）

◇平帝丧礼议

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汉书·平纪》：元始五年崩於未央宫，有司议云云，奏可。）

◇上寿

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辛丑，《巽》之宫日也。《巽》为风为顺，后谊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兹介福，於其王母。」《礼》曰：「承天之庆，万福无疆。」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馀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下：群臣上寿云云。）

◇铜符帛图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汉书·王莽传》上）

卷六十三

◎外国

◎南越王赵佗

佗，真定人，秦始皇时为龙川令。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召行南海尉事。秦灭，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使立为越王。高后时自称南越武帝。文帝初去帝号，建元四年卒，年盖百岁。

◇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

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

◇下令国中

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史记·南越王尉佗传》，又见《汉书·两粤传》，以后作「以来」。）

◇上文帝书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於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中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於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橐一器，生翠四十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汉书·两粤传》，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载》此书，仅九十二字。）

◎赵胡

胡，佗孙。建元四年嗣位为南越王，薨，谥曰文王。

◇上武帝书

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嘴动之。（《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

◎吕嘉

嘉为南越相，历赵胡、婴齐、兴三世。后杀兴立建德。元鼎六年，南越平，传首行在所。

◇下令国中

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

◎东越王馀善

馀善，姓骆，越王句践之后，闽赵王郢弟。元光中自立为王。汉因封为东越王。元鼎末发兵拒命。元封初，为其下吴阳等所杀。

◇上书击南越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史记·东越传》）

◇匈奴冒顿

冒顿姓挛氏，头曼子。秦二世元年弑父自立，为撑犁孤涂单於。

◇习射令

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史记·匈奴传》）

◇遗高后谩书

孤偾之君，生於沮泽之中，长於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匈奴传》上）

◇遗文帝书

天所立匈奴大单於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浅奉书请，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汉书·匈奴传》上，《史记》同。）

◎军臣

军臣，冒顿孙，老上稽粥单於子，孝文后元三年立为单於。

◇令军中

得李广，必生致之。（《史记·李广传》）

◎狐鹿姑

狐鹿姑，且侯单於长子，为左贤王。太始元年立为狐鹿姑单於。

◇遗武帝书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书·匈奴传》上）

◎呼韩邪

呼韩邪名稽侯姗，虚闾权渠单于子。神爵初立为呼韩邪单于。

◇上元帝书请入朝

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汉书·匈奴传》下）

◇上书请罢边备

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书·匈奴传》下）

◎郅支单于

郅支名呼屠吾斯，呼韩邪兄，为左贤王，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屡败走右地，破乌孙，并乌揭、坚昆、丁令三国。留都坚昆。后为康居所迎。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击斩之，传首京师。

◇因都护上元帝书

居困厄，愿归计疆汉，遣子入侍。（《汉书·陈汤传》）

◎乌珠留单於

乌珠留名囊知牙斯，呼韩邪子，为左贤王，绥和元年立为乌珠留若单於，在位二十一年。

◇上哀帝书请入朝

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汉书·匈奴传》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改名

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汉书·匈奴传》下：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於。单於从之，上书言。）

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汉书·王莽传》上：莽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於，使上书言。案此即前书，唯多出首句，今并录之。）

◎鄯善王尉屠耆

尉屠耆，楼兰王尝归弟，降汉。元凤四年，傅介子刺杀尝归，立以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

◇请遣将屯田伊循城

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汉书·西域传》上）

◎乌孙昆弥

昆弥，乌孙昆莫孙，名翁归靡，号曰肥王。

◇上宣帝书

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汉书·匈奴传》上。案此即《西域传》下所载公王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者也，各自为书，而其文略同。）

◇又上宣帝书

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汉书·西域传》下：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常惠上书。又见《萧望之传》，有删节，文亦小异。）

◎龟兹王绛宾

绛宾，宣帝时嗣位为龟兹王。

◇上书求与乌孙女入朝

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汉书·西域传》下）

◎仙道

◎修羊公

公，魏人。

◇化为白石羊题背

修羊公，谢天子。（《列仙传》：修羊公，魏人，在华阴山上石室中，景帝礼之，有诏问修羊公，何日能发，语未讫，床上化为白石羊，题其背云云后去，不知所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神

◎天皇大帝

◇茅君九锡玉册文（元寿二年八月）

惟盈虚挺远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发北山，静心林泽，占思求神。登峻履谷，艰寻师门。掷形绝球，投躯万津。丹诚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乃受灵篇。翦发祝《贝危》，残首截身。带索自乐，不耻饥寒。所适唯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位为太元真人，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矫众，栖神高英。今故报以玉钺绿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折冲万神。（其一）

君寒冻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穷岫，启心精诚。今故报以紫髦之节，藕敷华冠。使君招驱千灵，封山召云。（其二）

君弃家独往，离亲乐仙。契阔试，冬袒山川。今故报以绣羽紫帔，丹青飞群。使君从容霄阶，携命玉真。（其三）

君步骤林薮，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惮。今故报以斑龙之舆，素虎之。使以浮宴太空，飞轮帝庭。（其四）

君披榛并景，寒露霜雪。乃求明真，不战不栗。今故报以曲晨宝盖，琼闱绿室。使游盼九宫，静神温密。（其五）

君远遁秀荣，无疲於心。潜形幽岳，精思万林。今故报以执神流火，双珠月明。可以上闻太极，通音上清。（其六）

君贞心高静，淫累不经。素挺皓英，内外坦平。今故报以锦旌绣幡，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阴，玉女侍轩。（其七）

君慈向触物，阴德万生。蠢动之毛，皆念经营。今故报以凤鸾之啸，金钟玉磬。可以和神虚馆，乐真舞灵。（其八）

君饥渴养神，艰辛求真。万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毁其淳。今故报以紫琳之腴，玉浆金罂。可以寿同三光，刻简丹也。（其九）

君标领清玄，紫纬八英。心晖重离，神跃太霞，实真人之长者。故以太元为号。九德既备。积感太微。天人虚因，不期同归。今酬九事，以报往怀。君心神方朗，四灵所栖。丹真启焕，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鉴无照微。今屈宰上卿，总括东岳。又加司命之主，以领录图籍。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极也。治宫赤城玉洞之府，盈其廿位之，动静以闻。（刘大彬《茅山志》载此册文，以为汉哀帝元寿二年太岁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天皇大帝授，梁普通三年，刻石华阳南洞。）

◎西王母

◇传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建平四年夏，西王母又传书云云，至秋止。）

◎武帝

◇赐将作大匠丞札

汝绩克成，赐汝金十斤。（《御览》六百六引《汉武故事》：上崩后，有一人骑马，马异於常马，持一尺札赐将作大匠丞，文曰云云。因忽不见，札变为金，称之重十斤。）

◎段孝直

孝直，景帝时为长安令。

◇上表讼冤

天地虽明，讵悉无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鉴有滞之人。具臣早忝宦途，颇彰清慎。寻以论迁剧邑，稍免瑕疵。不谓刺史梁纬，心纵贪婪，势连内戚，欲臣亡父之马，戮臣冤枉之刑。上诉皇天，许臣明雪。若不闻於陛下，何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纬行事二十一条，不依法令，一一条奏。别状以闻，伏愿陛下聪明，哀臣冤抑。（《搜神记》：孝直，景帝时举孝廉，为长安令，著清慎声，有弧驳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纬与帝连婚，每索之。孝直辞以亡父所乘，纬致恨，密构孝直贼事，敕下狱。临死，告妻以纸三十张，笔十管，墨五挺，安墓中。经五十馀日，景帝大会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帝览讫，忽然不见，乃诏收纬，坐枉杀，刑於墓而祭之，追赠孝直尚书郎。）

全后汉文

卷一

光武帝（一）

卷二

光武帝（二）

卷三

明帝

卷四

章帝（一）

卷五

章帝（二）

卷六

和帝

安帝

卷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顺帝
桓帝
卷八
灵帝
少帝
献帝
卷九
明德马后
顺烈梁后
桓思窦后
卷十
临邑侯复
东海王强
广陵王荆
梁王暢
清河王庆
卷十一
刘玄
李淑
李轶
刘盆子
王昌
卢芳
隗嚣
方望
方阳
张玄
公孙述
李熊
荆邯
杨春卿
杨厚
卷十二
侯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湛
伏隆
张纯
张奋
桓谭
卷十三
桓谭（二）
卷十四
桓谭（三）
卷十五
桓谭（四）
卷十六
蔡茂
申屠刚
窦融
窦宪
窦章
窦武
卷十七
鲍永
鲍昱
鲍德
欧阳歙
郅恽
朱勃
马援
马廖
马防
马严
卷十八
马融
卷十九
范升
陈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林
杜诗
第五伦
卷二十
冯衍
卷二十一
吴汉
冯异
任光
伍延
盖延
邳彤
耿纯
臧宫
董崇
来歙
来历
耿弇
耿舒
耿国
耿秉
耿恭
朱浮
子密
卷二十二
郭兴
郑众
赵熹
梁统
梁松
梁竦
梁扈
梁商
梁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三
田邑
王元
王遵
班彪
卷二十四
班固（一）
卷二十五
班固（二）
卷二十六
班固（三）
班超
班勇
卷二十七
丁恭
尹敏
樊宏
樊儵
樊准
孙福
严光
钟离意
祭彤
辛臣
方储
董钧
刘般
刘恺
戴涉
张汜
乐俊
卫宏
董宣
礼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桓荣
桓郁
桓麟
桓彬
桓俨
宗均（本传作“宋均”，写刻误。）
卷二十八
杜笃
朱晖
朱穆
卷二十九
任末
曹充
曹褒
吴良
马第伯
韦彪
谢夷吾
郑弘
观恂
宋元
孔通
鲍骏
朱辅
卷三十
袁安
袁闳
袁绍
袁术
袁叙
袁涣
袁徽
卷三十一
张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酺
丁鸿
王充
贾逵
杨终
徐防
郭躬
周纡
乐恢
孔丰
孔僖
孔季彦
卷三十二
陈宠
陈忠
王阜
梁鸿
梁松
卷三十三
鲁恭
鲁丕
胡滕
刘毅
刘騄
张敏
应顺
应奉
应劭（一）
卷三十四
应劭（二）
卷三十五
应劭（三）
卷三十六
应劭（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十七
应劭（五）
卷三十八
应劭（六）
卷三十九
应劭（七）
卷四十
应劭（八）
卷四十一
应劭（九）
卷四十二
应瑒
黄琼
黄琬
卷四十三
傅毅
刘广世
张霸
殷彤
孟云
贾宗
张林
何敞
任尚
卷四十四
崔る
卷四十五
崔瑗
崔琦
崔寔（一）
卷四十六
崔寔（二）
卷四十七
崔寔（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八
李郃
李固
李燮
周磐
杜崇
庞参
王堂
卷四十九
吕盖
邓骘
邓耽
许慎
许冲
舒承梵
养奋
郑琚
张晧
张纲
高慎
霍融
曹凤
法雄
唐羌
尚敏
苏顺
陈公诔
史岑
杨伦
卷五十
李尤
卷五十一
杨震
杨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赐
杨琦
杨彪
杨修
卷五十二
张衡（一）
卷五十三
张衡（二）
卷五十四
张衡（三）
卷五十五
张衡（四）
卷五十六
葛龚
刘珍
朱宠
胡广
卷五十七
王逸
卷五十八
王延寿
翟酺
张俊
杜乔
岑宏
施延
祝讽
孟希
祉
张珰
冯绲
堂溪协
堂溪典
卷五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雄
周举
刘光
樊长孙
吴苍
丘
卷六十
陈龟
郎顗
卷六十一
段恭
陈球
陈
陈登
高赐
申屠蟠
皇甫规
虞恭
滕抚
李咸
霍
延笃
卷六十二
边韶
史敞
史弼
赵岐
赵息
赵爽
卷六十三
田羽
郭正
陈蕃
周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郴
爰延
陈
陈纪
卷六十四
张奂
张芝
张昶
张猛
张敞
段
赵典
赵温
宰宣
袁著
刘淑
刘梁
卷六十五
刘桢
刘陶
卷六十六
侯瑾
高彪
廉品
秦嘉
李云
赵芬
史枳
但望
赵咨
苌照
张磐
番忠
刘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
牢修
刘瑜
刘琬
卷六十七
襄楷
荀爽
荀悦
荀
荀攸
卷六十八
臧
臧洪
寇荣
张俭
郭泰
徐稚
戴良
范冉
杨乔
阳球
何休
朱俊
王允
董卓
卷六十九
蔡邕（一）
卷七十
蔡邕（二）
卷七十一
蔡邕（三）
卷七十二
蔡邕（四）
卷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五）
卷七十四
蔡邕（六）
卷七十五
蔡邕（七）
卷七十六
蔡邕（八）
卷七十七
蔡邕（九）
卷七十八
蔡邕（十）
卷七十九
蔡邕（十一）
卷八十
蔡邕（十二）
卷八十一
陆康
谢弼
何进
仇靖
卢慎
卢植
孙坚
夏育
冯光
陈耽
曹鸾
卑整（“卑”又作“毕”。）
陈雅
傅燮
傅干
卷八十二
张升
郦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翻
谅辅
张文
胡母班
刘岱
刘焉
刘璋
刘表
樊毅
赵壹
张温
程苞
和海
张均
许永
王芬
卷八十三
孔融
卷八十四
盖勋
韩卓
郑玄
赵商
张逸
汜阁
张超
黄忠
吴匡
士孙瑞
卷八十五
陶谦
公孙瓒
乾馥
桥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布
李亻
田丰
沮授
审配
卷八十六
刘熙
王商
宋衷
颖容
司马徽
许贡
梁绍
田畴
李固
李术
张
卷八十七
祢衡
潘勖
高诱
仲长统
卷八十八
仲长统（二）
卷八十九
仲长统（三）
卷九十
王粲（一）
卷九十一
王粲（二）
卷九十二
陈琳
卷九十三
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
繁钦
卷九十四
路粹
丁冲
丁仪
丁廙
崔琰
毛
王脩
鲍衡
霍性
华佗
皇甫隆
张松
关羽
周瑜
鲁肃
卷九十五
宦官
曹节
徐璜
朱
吕强
赵佑
蹇硕
卷九十六
列女
班昭
梁
杜泰姬
杨礼
李文姬
陈惠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窦玄妻
徐淑
袁氏
丁廙妻（《文选》注作“丁仪妻”。《初学记》作“丁仪”，无“妻”字）
卷九十七
阙名（一）
卷九十八
阙名（二）
卷九十九
阙名（三）
卷一百
阙名（四）
卷一百一
阙名（五）
卷一百二
阙名（六）
卷一百三
阙名（七）
卷一百四
阙名（八）
卷一百五
阙名（九）
卷一百六
阙名（十）
黄巾
外国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
鄯善王安
释氏
严佛调
阙名
仙道
褚善信
阴长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神
鲜于冀
刘伯文
卢耽
卷一
◎光武帝（一）

帝讳秀，字文叔，南阳新蔡人，景帝七世孙。王莽地皇三年，与兄纟寅起兵于宛。更始即位，以为太常偏将军，行司隶校尉，进破上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行大司马事。以平王王世命不就征。以更始三年六月即位于鄗南，定都洛阳。改元二：建武、中元。在位三十三年，谥曰光武皇帝，庙号世祖。

◇制书报耿纯（建武六年）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晓知义理，何时当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尧、舜之罚者，不能爱己也，已更择国土，令侯无介然之忧。（《后汉·耿纯传》注引《续汉书》）

◇封更始为淮阳王诏（建武元年九月辛未）

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沉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后汉·光武纪》）

◇以卓藏为太傅封褒德侯诏

（元年九月甲申。案：《东观记》《续汉书》并作「宣德侯」。）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断断无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则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大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后汉·卓茂传》，《艺文类聚》四十六，《御览》二百十，又《书钞》五十二引《汉官仪》）

◇差录功臣诏（二年正月庚辰）

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后汉·光武纪》）

◇赦诏（二年三月乙未。袁宏《纪》作三月乙酉。）

其赦天下，惟残贼用刑戮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后，有犯者，将正厥辜。（《艺文类聚》五十二引《续汉书》）

惟酷吏残贼，用刑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诸中二千石、诸大夫议省刑罚。（袁宏《后汉书》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狱之冤人，用刑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后，有犯者，将正厥辜。（《后汉·光武纪》）

◇禁拘执诏（二年五月癸未）

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后汉·光武纪》）

◇复宗室列侯子孙诏（二年十二月戊午）

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后汉·光武纪》）

惟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祖魂神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列侯身废者，国如故。身死，若子孙见在，令继其先焉。（袁宏《后汉纪》四）

◇得玺绶祠高诏（三年二月己酉）

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尖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后汉·光武纪》）

◇宽吏罪诏（三年七月庚辰）

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后汉．光武纪》）

◇报朱浮诏（三年）

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候麦耳。（《后汉·朱浮传》）

◇报耿诏（四年）

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以成功业。（袁宏《后汉纪》四，《后汉·耿》）

◇忧旱诏（五年五月丙子）

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伤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后汉·光武纪》）

◇使樊宏迎耿况诏（五年）

惟况功大，不宜监察从事。边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诣行在所。（《后汉·耿》传注引袁崧《书》）

◇庞萌反下诏（五年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尝于众人中言，萌可为社稷臣，将军等得无笑吾言？老贼当族。其各励兵马，会睢阳。（袁宏《后汉纪》五。又见《后汉·庞萌》传作「与诸将书」，与此小异。）

◇诏书劳盖延（五年）

庞萌一夜反畔，相去不远，营壁不坚，始令人齿欲相则将军闻之，夜告临淮楚国，有不可动之节，吾甚美之。（《后汉·盖延传》注引《东观记》及《续汉书》）

◇劳耿（五年十月）

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已降，将军独拔劲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烹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后汉·耿》传按：此似口语，以载入《两汉诏令》，故录之。）

◇诏遗周党（五年）

许由不仕有唐，帝德不衰。夷齐不食周粟，王道不忍使党久逡巡于君之朝，其赐帛四十匹，遗归田里。（袁宏《后汉纪》五）

◇以范升奏示公卿诏

自古尧有许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齐，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圣王道不皆有异士，非独今也。太原周党，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焉。（袁宏《后汉纪》五）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五十匹。（《后汉·周党传》）

◇给廪诏（六年正月酉）

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廪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后汉·光武纪》）

◇诏报冯异（六年）

将军之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袁宏《后汉记》五，《后汉·冯异传》）

◇郝隗嚣所诖误及遭赤眉难者诏（六年五月辛丑）

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后汉·光武纪》）

◇省减吏员诏（六年六月辛卯）

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后汉·光武纪》）

◇因日食下诏（六年十月丁丑）

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后汉·光武纪》）

田租三十税一诏（六年十二月癸巳）

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光武纪》，又见袁宏《后汉纪》五，有删节。）

◇赐冯异诏（六年冬）

仓卒芜蒌亭豆粥，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后汉·冯异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五，少末句。）

◇报窦融诏

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渐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胸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后汉·窦融传》）

◇诏右扶风（六年）

右扶风修理融父坟茔，祠以太牢。（《后汉·窦融传》）

赦殊死以下诏（七年正月丙申）

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后汉·光武纪》）

◇诏群臣（正月）

群臣奏事，无得言圣人。（官辑聚珍本《东观汉记》）

◇薄葬诏（同上）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弟薄葬送终之义。（《后汉·光武纪》）

罢轻车骑士等诏（七年三月丁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光武纪》）

◇日食求言诏（七年三月癸亥）

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后汉·光武纪》）

◇举贤良方正诏（七年四月壬午）

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后汉·光武纪》，又袁宏《后汉纪》六以此及前日蚀求言合为一诏，系于正月癸亥诲，与范史不同。）

◇禁拘制奴婢下妻诏（七年五月）

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后汉·光武纪》）

◇诏三公议郊祀（七年五月）

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续汉·祭祀志上》）

◇诏告隗器（八年）

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佗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后汉·隗器传》）

◇以河南尹王梁为济南太守诏（七年）

梁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ㄋ，谈者讠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后汉·王梁传》）

◇诏来歙（八年）

桃花水出船，皆至郁夷陈仓，分部而进。（《水经·渭水》上注引《东观汉记》：「隗器围来歙于略阳，世祖诏。」）

◇诏赐祭遵吏士缣（八年）

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豫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遣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后汉·祭尊传》注引《东观记》）

◇封窦融为安丰侯诏（八年）

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执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虏隗器，率厉五郡精兵，羌胡毕集，兵不血刃，而虏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笃意分明，断之不疑吾甚之，其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凡四县，封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安丰侯。（官辑本《东观记》，又《艺文类聚》五十一引《东观记》）

◇报窦融求代诏（八年）

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后汉·窦融传》）

◇追爵谥阴贵人父弟诏（九年）

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为宣义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授，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其宠荣。（《后汉·光烈阴皇后纪》）

◇禁杀奴婢诏（十一年二月己卯）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后汉·光武纪》）

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后汉·光武纪》）

◇诏报岑彭（十一年春）

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后汉·岑彭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六）

◇原丁邯诏

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搔其背垢者？悬牛头，卖马脯，盗石行，孔子语。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谢。（《续汉·百官志三》注补引《决录注》「丁邯迁汉中太守，妻弟为公孙述将，收妻送南郑狱，免冠徒跣自陈。诏曰」云云）

◇免陇蜀民为奴婢者诏（十二年三月癸酉）

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后汉·光武纪》）

◇诏书告吴汉

直捕兵到成都，据其心腹，后城营自解散。（官辑本《东观汉记》）

◇诏书戒吴汉

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且坚据广都城，这五十里，待其即营攻城罢倦引秘首尾这，勿与争锋。述兵不敢来，转营即之，移徙辄自坚。（官辑本《东观汉记》）

广都民都五十里，述若来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与争锋。述若不来，转营逼之，彼必坚壁。（袁宏《后汉纪》六）

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民。（《后汉·吴汉传》。案：此诏三见，皆小异，故并录之。）

◇喻公孙述诏（十二年夏）

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欲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后汉·公孙述传》）

◇察举诏（十二年八月乙未）

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续汉·百官志一》注补引《汉官目录》）

◇下诏让高尚（十二年十一月）

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尚宗室子孙，故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于放啜羹之义，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官辑本《东观汉记》，又见〉《后汉·公孙述传》）

◇诏边吏（十二年十二月）

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后汉·光武纪》）

◇禁郡国献异味诏（十三年正月戊子）

往年敕郡国，勿因计吏有所进献。今故未止，非徒劳役，道途所过，未免烦费。已敕太官，勿复受其远方食物，乘舆口实可以荐宗庙者，即如旧制。（《后汉·光武纪》）

◇临吊侯霸诏（十三年正月）

惟霸积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洁之操，白首弥厉。汉之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顷以军旅暴露，功臣未受国邑，缘忠臣之心，不欲先飨其宠，故未爵命，其追爵谥霸，使袭其后。（袁宏《后汉纪》七：「侯霸薨，上伤惜之，亲自临吊，诏于是封霸为则乡侯，谥曰哀侯。」）

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后汉·侯霸传》）

◇改长沙王等为侯诏（十三年二月丙辰）

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后汉·光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益州民为奴婢者诏（十三年十二月）

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得，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后汉·光武纪》）

◇检核州郡垦田及户口诏（十五年）

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官辑本《东观汉纪》，又见《后汉·光武纪》注）

◇废郭后立阴后诏（十七年十月辛巳）

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后汉·光烈阴皇后纪》）

不可以奉供养。（《续汉·五行志六》）

◇蠲边郡盗谷罪诏（十八年四月癸酉）

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后汉·光武纪》）

◇庙祭诏（十九年）

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主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续汉·祭祀志下》）

◇立皇太子诏（十九年六月）

《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阳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后汉·光武纪》）

◇迎诏窦融勿得让职

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且宜论他事，勿得复（《后汉·窦融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一引《东观汉记》，又袁宏《后汉纪》六系此诏于十二年后。）

卷二

◎光武帝（二）

◇制诏贯侍御史（建武二十二年十二月）

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贯御史罪。（《后汉·虞延传》）

◇地震诏（二十年九月戊辰）

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藁。遗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办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坯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后汉·光武纪》）

◇除杜乔为丹水长诏（二十三年）

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后汉·杜林传》）

◇诏增百官俸（二十六年正月）

前以用度不足，吏禄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官辑本《东观汉记》）

◇营寿陵诏（四月）

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官辑本《东观汉记》「四月始营陵地于临平亭南，诏」。）

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同上。「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云云。）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后汉·光武纪下》「初作寿陵。将作大匠宝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云云。案：此与《东观记》互有删节，故并录之。）

◇行祭诏（二十六年）

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后汉·张纯传》）

◇二府在诏（二十七年五月丁丑）

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后汉·光武纪》）

◇报臧宫马武请来匈奴诏（二十七年）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贪人有者残。残来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来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后汉·臧宫传》）

◇减死罪诏（二十八年十月）

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后汉·光武纪》）

◇减罪诏（二十九年四月）

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后汉·光武纪下》）

◇拒群臣请封禅诏（三十年）

灾异连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泰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官辑本《东观汉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遗吏上寿，虚称盛美，必髡，兼令屯田。（《续汉·祭祀志上》）

◇诏许梁松等封禅（中元元年）

许。昔小白欲封，夷吾难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盖齐诸侯，季氏大夫，皆无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禅，德薄而任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于得承鸿业，帝尧善及子孙之余赏，盖应图当得是当。惧于过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为义者所诱进，后右吾罪深矣。（《续汉·祭祀志下》注引《东观书》）

◇遣诏（二年二月戊戌）

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遗吏及因邮奏。（《后汉·光武纪》）

◇以张况为常山关长诏（已下年月未详）

家人居不足赡，且以一县自养。（《后汉·张禹传》注引《东观记》「祖父况迁涿郡太守，时年八十，不任兵马，上疏乞身，诏」云云。「复以况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况出战死。」案：此诏当在元二年间。）

◇以王闳子补吏诏

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闳修善谨敕，兵起，吏民独不争其头首。今以闳子补吏。（《汉书·董贤传》「王闳，王莽时为牧守，所居见纪，莽败乃民。世祖上诏。」）

◇赐张堪诏

平阳丞李善称故令范迁于张堪，令人面热汗出。其赐堪新缯百匹，以表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御览》三百八十七引《东观记》）

◇四科取士诏

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史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造反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续汉·百官志一》注引《汉官仪》「世祖诏」云云）

◇赐侯将军诏

卿归田里，曷不令妻子从？将军老矣，夜卧谁为搔背痒也？

◇诏褒牛牢

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亲到家臻意焉。（《御览》五百八引皇甫谧《高士传》）

◇德行邓禹为大司徒策（元年七月辛未）

制诏前将军邓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吾自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ガ侯，食邑万户。敬之哉！（《后汉·邓禹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上玺书劳邓禹」云云，有删节。）

◇封功臣策（二年正月庚辰）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后汉·光武纪》）

◇赠来歙策（十一年）

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后汉·来歙传》）

◇敕邓禹（元年）

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后汉·邓禹传》）

◇敕诸将（元年十二月）

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后汉·刘盆子传》）

◇密敕耿纯（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扬若见，因而收之。（《后汉·耿纯传》）

◇征邓禹还军敕（二年）

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后汉·邓禹传》）

勒兵坚守，慎无与穷寇交锋；老贼疲弊，必当束手事吾也。以饱待饥，以逸军，折捶而笞之耳。（《后汉纪》）

◇敕冯异（二年十一月）

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纵横，百姓涂炭。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兵家降者，遣其渠帅，皆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征伐非在远战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诸将非不健斗，然多好虏掠，为小民害。卿本能捡吏士，勉自修整，无为郡县所苦。（袁宏《后汉·光武纪》四。又见《后汉·冯异传》，有删节。）

◇敕盖延（四年）

可直往捣郯，则兰陵必自解。（《后汉·盖延传》）

◇敕岑彭书（八年）

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旬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后汉·岑彭传》）

◇敕吴汉（八年）

诸部甲卒，俱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后汉·吴汉传》）

◇玺书劳冯异（三年）

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后汉·冯异传》）

◇玺书赐窦融（五年）

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后汉·窦融传》）

◇玺书劳冯异（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中、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史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后汉·冯异传》）

邑孤危，亡在旦夕。诸将狐疑，莫有先发。将军独决奇算，摧敌珍寇，功如丘山，犹若不足，虽孟反后入，无以过也。今遣太中大夫赍医药、殡殓之具以赐吏士。其死伤者，大司马已下亲吊问之，以崇谦让。（袁宏《后汉纪》六。案：此校本传多出「诸将狐疑」已下四语。）

◇玺书赐陈俊（八年）

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后汉·陈俊传》注引《华峤书》，又见袁宏《后汉纪》三）

◇玺书赐冯异（九年）

闻吏士精锐，水火不避，购赏之赐，必不令将军负丹青、失断金也。（《后汉·冯异传》注引《东观记》）

◇玺书赐侯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汉·冯勤传》）

◇报冯异（建武元年）

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袁宏《后汉纪》三「冯异奏秩书，王报异」。）

◇报邓禹（元年）

缚冯者，必黄防也。（《后汉·邓禹传》）

◇与朱伯然书（元年）

交锋之日，神星昼见，太白清明。（《北堂书钞》百五十引《东观汉纪》，又见《御览》五。案：《光武纪》「朱鲔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强，于是诸将议上尊号。及即位，使吴汉等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此云交锋，即其时也。鲔字伯然，淮阳人。）

◇手书报隗嚣（三年）

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驽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鲜。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踯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傥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子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旁人解构之（《后汉·隗嚣传》）

◇让盖延（四年）

间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后汉·盖延传》）

◇报刘兴书（六年）

欲复进兵，恐失其头首也。（聚珍本《东观汉记》「代郡太守刘兴将数百骑攻贾览，上状。檄至，帝知其必败，报书」）

◇赐隗嚣书（六年）

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嚣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遗恂弟归阙廷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后汉·隗嚣传》）

◇与公孙述书（六年）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耶？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后汉·公孙述传》）

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邪？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求汉之断，莫过王莽。近张满作恶，兵围得之，叹曰：「为天文所误。」恐君复误也。（《华阳国志》）

◇报陈俊（八年）

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后汉·陈俊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

◇让吴汉（十二年）

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牙，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后汉·吴汉传》）

◇报吴汉（十二年）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以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后汉·吴汉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迎下鲍永书

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劳矣。以群帏幄近臣，其以为兖州牧。（《后汉·鲍永传》注引《东观记》）

◇报鄯善王（二十二年）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西域·莎车传》）

◇戒冯勤（二十七年）

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后汉·冯勤传》）

◇即位祭告天地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寻、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后汉·光武纪》，《续汉·祭祀志上》）

◇告祠高庙迁吕后主

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二祭。（《后汉·光武纪》「中元元年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

卷三

◎明帝

帝讳庄，初名阳，光武第四子。建武十五年封东海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十九年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二月即位，改元永平。在位十八年。谥曰孝明皇帝，庙号显宗。

◇日食下三公制（永平十三年十月壬辰）

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乎？昔卫有忠臣，灵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鳏寡孤独，勉思职焉。（《后汉·明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陵制（十四年）

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于水脯Я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后汉·明纪》）

◇告瑞宗庙制（十七年五月戊子）

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已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后汉·明纪》）

◇即位恩赦诏（中元二年四月丙辰）

予末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格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遣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罪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告谥南郊，司徒奉梓宫，司空鲂将校复土。其封为节乡侯，为安乡侯，鲂为扬邑侯。（《后汉·明纪》，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引《东观汉记》）

◇以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诏（初即位）

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可以托六尺之孤。其以苍为骠骑将军。（《北堂书钞》六十四引《续汉书·东平王传》明帝诏。《艺文类聚》四十八引《东观汉记》，「六尺之孤」下多「临大节而不可夺」七字．）

◇恤烧何豪诏（二年）

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长吏妄另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遗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所逆谋，为吏所捕，而获状未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悉以赐有功者。（《后汉·西羌传》）

◇听赎罪诏（二年十二月甲寅）

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天下亡命殊死已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百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今选举不实，邪佞未运河以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后汉·明纪》）

◇以吴良为议郎诏

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后汉·吴良传》「东平王苍上疏荐良，显宗以示公卿」云云。又见《北堂书钞》五十六引《东观汉记》有「萧何」已下四句。）

◇封阳兴子弟诏（永平元年）

故侍中卫尉关内侯兴，典领禁兵，从平天下，当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兴皆固让，安乎里巷，辅导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闵之行，不幸早卒，朕甚伤之。贤者子孙，宜加优异。其以汝南之阳封兴子庆为阳侯，庆弟博为汁隐强侯，博弟员、丹并为郎。（《后汉·阴识传》附）

◇诏东海王傅相（元年）

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遗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后汉·东海王强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九）

◇诏骠骑将军三公（二年正月辛未）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胤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惟惭，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后汉·明纪》）

◇幸辟雍行养老礼诏（二年十月壬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祝哽在前，祝过问过问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厥职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袁宏《纪》作「五更桓荣，以《尚书》授朕，十有余年。《周颂》曰：『视我显德。』又曰」）「无德不报，无德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后汉·明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又《文选·东京赋》注引《东观汉纪》）

◇劝农详刑诏（三年正月癸巳）

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后汉·明帝纪》）

◇报钟离意止作北宫诏（永平三年夏）

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后汉·钟离意传》）

◇报东平王苍议世祖庙乐舞诏（三年八月丁卯）

骠骑将军议可进武德之舞如故。（《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

◇下诏改乐名乐官（三年八月初即位）

《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太矛》。」今且改郊庙乐曰《太子乐》，太乐官曰太予乐宫，以应图谶。乐诗曲操，以俟君子。（《文选·东都赋》注引《东观汉记》，又见《后汉·曹褒传》，合录之。）

◇日食求言诏（三年八月壬申）

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后汉·明帝纪》）

◇以姜诗为郎中诏（三年）

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后汉·列女姜诗妻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雨劳公卿诏（四年二月辛亥）

朕亲耕（《文选·东京赋》注引《东观汉记》有「于」字）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后汉·明帝纪》）

◇听东平王苍归藩诏（五年二月）

东平王比上书，愿归藩，上将军印绶。谦让日闻，至诚恳恻。盖群子成人之美，今其听焉，以骠骑长史为东平王太傅，掾吏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勿上将军印缓。（袁宏《后汉纪》九）

◇赐执金吾冯魴诏（十月）

复道多风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帐，东西完塞，窗皆令致密。（《御览》七百四下二引《东观汉记》）

◇复元氏县田租诏（十月）

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适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后汉·明帝纪》）

◇获宝鼎诏（六年四月甲子）

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礻勺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也。（《后汉·明帝纪》）

◇阴太后晏驾诏（七年）

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后汉·礼仪志下》注引丁孚《汉仪》）

◇临雍礼毕诏三公（八年十月丙子）

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办，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粮。（《后汉·明纪》）

◇日食求言诏（八年十月壬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后汉·明帝纪》）

◇班示封事诏（八年十一月）

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永而致怠耳。（《后汉·明帝纪》）

◇报楚王英诏（八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改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楚王英传》，又袁宏《后汉纪》十。案：《后魏书·释老志》作章帝，误。）

◇诏恤徙边者妻子（九年三月）

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者，赐其钱六万，又复其口。（《后汉·明纪》）

◇诏恤贫民（九年四月）

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后汉·明纪》）

◇赦广陵王荆诏（十年）

荆数年之间，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吏民。（袁宏《后汉纪》十）

◇寺赦诏（十年四月戊子）

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长养之时，荡涤宿恶，以报农功。百姓勉务桑稼，以备灾害。吏敬厥职，无令愆惰。（《后汉·明纪》）

◇手诏东平王国傅（十一年）

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后汉·东平宪王苍传》）

◇申明科禁诏（十二年五月丙辰）

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于今者，宣下郡国。（《后汉·明纪》）

◇巡行汴渠诏（十三年四月乙酉）

自汴梁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氵养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外，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牲以礼河神东过洛亏，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后汉·明纪》）

◇还冯魴爵土诏（十四年）

执金吾魴，侍卫历年，数进忠言，其还爵土，封为杨邑侯。（袁宏《后汉纪》。又《玉海》引《东观汉记》「诏曰：冯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数进忠言正谏，赐以玉。」）

◇制诏许太后（十四年四月）

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后汉·楚王英传》）

◇赎罪诏（十五年二月）

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后汉·明纪》）

◇按验取阝令诏（《后汉·郑弘传》注引《谢承书》云十五年）

朕自治京师，尚不能攘蝗取阝令何人，而令消弭？遗按验之。

◇诏窦固（十六年）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后汉·班超传》）

◇罪人徙边诏（十六年九月）

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后汉·明纪》）

◇诏班固（十七年）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士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文选·典引序》）

◇赎刑诏（十八年三月丁亥）

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后汉·明纪》）

◇祷雨诏（十八年四月己未）

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斋祷请，冀蒙嘉澍。（《后汉·明纪》）

◇诏

尚书盖古之纳言，封禅事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御览》二百十二引《汉官仪》）

谒者乃尧之尊官，所以试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荆轲劫秦王变起两楹之间，其后谒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续汉·百官志二》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遗诏（十八年八月壬子）

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续汉·祭祀志下》）

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汉·明纪》）

◇以邓禹为太傅策（初即位）

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其以禹为太傅。（《北堂书钞》五十二引《汉官仪》明帝甲辰策书）

◇计令（九年）

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后汉·明纪》）

◇徙罪人令（十七年）

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后汉·明纪》）

◇报少傅桓荣书（为太子时）

阳以童蒙，承训九载，不深达师意，而猥见褒奖，非其实也。夫《五经》之道广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自宰予以徒亲事孔门，闲邪以度，犹尚怠懈昼寝，况于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虚受。冉求曰「非不说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力不足」者，归道受谢，非所敢闻。（袁宏《后汉纪》八）

庄以童蒙，学道九载，而典训不明，无所晓识。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有慕乡，求谢师门。今蒙下列，不敢有辞，愿君慎疾加餐，重爱玉体。（《后汉·桓荣传》。案：此与袁宏《纪》各有删节。）

◇报中山王焉（二年）

凡诸侯出境，必备左右，故夹谷之会，司马以从。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足前行，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职也。王其勿辞。（《后汉·中山简王焉传》）

◇书版

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珍本《东观汉记》：「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礼毕，赐观者食。有诸生前举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书版。」）

卷四

◎章帝（一）

帝讳旦，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三：建初，元和，章和。在位十三年。谥曰孝章皇帝，庙号肃宗。

◇以赵为太傅牟融为太尉诏（永平十八年八月）

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五世（《书钞》五十二引《东观记》作「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后汉·章纪》。又见《艺文类聚》四十六引《东观汉记》，又四十八、《御览》二百七、二百十引《》汉官仪）

◇日蚀求言诏（十月皿辰晦）

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修洪业，以臻灾眚。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群司百僚，其勉修所职，各言其上封事，靡有所讳。（袁宏《后汉纪》十）

◇下诏告平陵令丞

告平陵令、丞：县人故云阳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上书陈状，不顾罪戾，怀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风。《诗》云：「元言不雠，无德不报。」其以县见谷二千斛赐勃子若孙，勿令远诣阙谢。（《后汉·马援传》注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记》）

◇报张辞典郡诏

经云：「身虽在外，乃心不离王室。」典城临民，益所以报效也。好丑必上，不在远近。今赐装三十万，其亟之官。（《后汉·张传》）

◇实核受廪诏（建初元年正月）

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廪，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后汉·章纪》）

◇东作缓刑诏（正月丙寅）

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便明知朕意。（《后汉·章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与此小异。）

◇地震举贤良方正诏（三月己巳）

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川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后汉·章纪》）

◇封贾复子邯阴兴子员诏（元年四月丙戌）

盖褒德赏功，兴亡继绝，所以昭孝事亲，以旌善人。故仁不遗德，义不忘劳，先王之令典也。故特进胶东侯贾复，佐命河北，列在元功；卫尉阴兴，忠贞爱国，先帝休之。今兴子博，复孙敏，顽凶失道，自陷刑以丧爵土，朕甚怜之。其封复子邯为胶东侯，兴子员为氵隐强侯。（袁宏《后汉纪》十一）

◇贬阜陵王延诏（十一月）

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自子鲂发，诚非本朝之所乐闻。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获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戏诫哉！（《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追陵质王延传》）

◇举察奢僭诏（二年三月辛丑）

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移。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后汉·章纪》）

◇切责窦宪诏（三年）

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袁宏《纪》作「何况小民哉！难雕之人，不可汲引，吾捐弃汝等」），如孤雏腐鼠耳。（《后汉·窦宪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有删节。）

◇诏赐贾贵人（建初四年八月甲午）

贾贵人者，奉侍先帝，劬劳帷幄。建初之后，以至亲供养长乐宫，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赐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朕既早离皇太后，幸复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极。（袁宏《后汉纪》十一）

◇使诸儒共正经义诏（四年十一月壬戌）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进，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后汉·章纪》）

◇良会直言极谏诏（五年二月庚辰）

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后汉·章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作「上天降异，止于朕躬。非群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云云。）

◇祷雨诏（二月甲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忄刀忄刀，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后汉·章纪》）

◇纠举狱吏诏（三月甲寅）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后汉·章纪》）

◇以直士补任外官诏（五月辛亥）

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后汉·章纪》）

◇济济南等四王勿名诏（七年正月）

《礼》云伯父归宁乃国，《诗》云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皆勿名。（《后汉·东平宪王苍传》）

◇废太子庆立子肇诏（六月甲寅）

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袭其母凶恶风，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训怀衽，导达善性，将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终身之恩，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今以肇为皇太子。（《后汉·清河孝王庆传》）

◇赐公卿助祭钱诏（八月甲辰）

《书》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之情，前修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祭亡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岂亡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后汉·章纪》）

◇手诏赐东平王苍（八月）

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袁宏《纪》作「历时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后汉·东平王苍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有删节。）

◇行秋稼诏（九月甲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桥道，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后汉·章纪》）

◇减刑诏（九月辛卯）

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同产欲相从者，恣听之；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论。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办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四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后汉·章纪》）

◇诏敕荆州刺史谢夷吾

敕荆州刺史入传录见囚徒，诫长吏「勿废旧仪，朕将览焉」。（《后汉·谢夷吾传》注引谢承《书》，《御览》六百三十九引《会稽典录》）

◇得铜器又获白鹿诏（十月丙辰）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为来哉？（《后汉·章纪》）

◇令马光就国诏（八年）

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后汉·马防传》）

◇切责李邑（八年）

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后汉·班超传》。案：是时李邑已到于阗，如此是诏敕，非面语也。）

◇诏班超（八年）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后汉·班超传》）

◇东巡过县诏（八年十二月）

陈留县，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闻喜而显获嘉，应亨吉元符，嘉皇灵之顾赐，越有光列考武皇，其改县曰考城。（《水经·汳反水注》）

◇令选高才生受古学诏（十二月戊申）

《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章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有小异。）

◇四科取士诏（十二月己未）

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也。（《后汉·和帝纪》注、《御览》六百二十八并引《汉官仪》。案：此光武诏，章帝复申明之。）

◇勉励邵训诏

陈留太守讲授省中，六年于兹。经术明笃，有匡生解颐之风。赐钱三十万，及刀剑衣服居家之具。（《御览》二百六十二引《邵氏家传》，「邵训字伯春，为陈留太守」。《后汉·儒林传》作「邵驯」。）

◇给流民公田诏（元和元年二月甲戌）

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后汉·章纪》）

◇禁酷刑诏（七月丁未）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后汉·章纪》）

◇改元元和诏（八月癸酉）

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谕，抵罪于下。寇贼争心不息，边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与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办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各有差。（《后汉·章纪》）

◇蠲除禁锢诏（十二月壬子）

《书》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士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后汉·章纪》）

◇审试严崇子宣诏（元年）

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中不失一，乃为能传崇学耳。（《续汉·律历志上》。又《晋书·律历志六》《宋书·历志一》「崇」作「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召严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

嵩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为能传嵩学耳。（《晋书·律历志六》）

◇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元年）

议郎郑均，束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后汉·郑均传》）

卷五

◎章帝（二）

◇产子复勿算诏（元和二年正月乙酉）

《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章纪》）

◇诏三公

方春生养，万物孳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乃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忄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后汉·章纪》）

◇改行四分历诏（二年二月甲寅）

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托在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尚书璇玑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叶时月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馀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谬错。璇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傥获咸熙，以明予祖之遗功。（《续汉·律历志中》，又蔡邕《历议》，《宋书·历志》一，又《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续汉书》）

◇增修群祀诏（同上）

经称「秩元祀，咸秩无文」。《祭法》：「功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传曰：「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又神。」又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谷不登，欲有以增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有不举者，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丰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诗》不云乎：「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有年报功，不私幸望，岂嫌同辞，其义一焉。（《续汉·祭祀志中》注引《东观书》，又略见《后汉·章帝纪》，又《蔡邕传》注）

◇赐三老等帛诏（二年二月乙丑）

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后汉·章纪》）

◇东巡大赦诏（二年二月丙子）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后，先圣之胤，东后蕃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百僚从臣，宗室众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岭之西，冒而彡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效，咸来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惭愧祗栗。《诗》不云乎：「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历数既从，灵耀著明，亦欲与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者，皆除之。复博、奉高、嬴，无出今年田租、刍。（《后汉·章纪》）

◇巡幸诏

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违迕，解释怨结。（《初学记》十三）

东巡还告祠高庙下诏。（二年五月戊申。袁宏《纪》作「丙戌」）

乃者凤凰、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乌、神雀、甘露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臻（案《文选》班固《白雉诗》注引《东观汉记》此下有「降自京师」四字，袁宏《纪》亦有）。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人三级；高年、鳏、寡、孤、独帛，人一匹。《经》曰：「无侮鳏寡，惠此茕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五日。赐公卿已下钱帛各有差；及雒阳人当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后汉·章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

◇冬至后不报囚诏（二年七月庚子）

《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后汉·章纪》）

◇凤皇、黄龙见下诏（二年九月壬辰）

凤皇、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袁宏《纪》作「今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它如赐爵故事。（《后汉·章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并于五月丙戌诏）

◇定礼乐诏（二年十一月壬辰）

余末小子，托于君位。曷以恢崇？仁济天下。三代推益，优劣殊轨，况于顽陋，无以易民视听，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袁宏《后汉纪》十二）

◇诏报袁安（二年）

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闵闵ㄋㄋ，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后汉·袁安传》）

还北单于南部生口诏（二年）

昔犭严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尧角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传曰：「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诏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后汉·南匈奴传》）

◇禀给幼孤诏（三年正月乙酉）

盖人君者，视民如父母，有ㄆ怛之忧，有忠和之孝，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后汉·章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巡告常山等郡守相（元和三年二月壬寅）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结冤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柴岱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咸曰：「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构，朕甚惭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后汉·章纪》：「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

◇议定礼乐诏（三年。袁宏《纪》作章和元年正月）

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后汉·曹褒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作「汉遭莽弊，礼坏乐崩，因循故事，多非经典，知其说者之于天下，岂不远乎」？）

◇报朱晖诏（元和中）

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适我愿也。生其勉之。（《后汉·朱晖传》）

◇制诏齐相（元和中）

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众善之始。国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尝不及革也。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一头，酒二斛，以终厥身，以显异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袁宏《后汉纪》十一，《后汉·江革传》）

◇改元章和诏（元和四年七月壬戌）

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后汉·章纪》）

◇减刑诏（元年九月壬子）

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减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后汉·章纪》）

◇复阜陵侯王爵诏（同上）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桢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与侯相见。侯志意衰落，形体非故，瞻省怀感，以喜以悲。今复侯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以阜陵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安车一乘，夫人诸子赏赐各有差。（《后汉·阜陵王延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有删节。）

◇下诏贬削齐王晃等（六年）

朕闻人君正屏，有所不听。宗尊为小君，宫卫周备，出有辎之饰，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谮者之言。晃、刚愆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不大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於戏！小子不勖大道，控于法理，以堕宗绪。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后汉·齐武王纟寅传》）

◇特诏责张鸣（已下年月未详）

尔虎贲将军，蒙国厚恩，位在中臣，宿卫禁门，当进人不避仇雠，举罚不避亲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轻薄。虎贲兰内所，至欲相杀于殿下避门内。畏懦恣纵，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学之门所致也。（聚珍本《东观汉记》：「明德太后姊子夏寿等私呼虎贲张鸣与敖戏争斗，帝特诏」。）

◇诏敕出朱晖

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过过耳，何故自系？（《后汉·朱晖传》）

◇诏马光（当在建初八年已前）

朝廷鹿脯，宁用饭也？（《东观汉记》）

◇东平宪王哀策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辅，克慎明德，率礼不越，傅闻在下。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茕茕，靡有所终。今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龙九旒，虎贲百人，奉送王行。匪我宪王，其孰离之！魂而灵，保慈宠荣。呜呼哀哉！（《后汉·东平王苍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

◇赐策罢太尉邓彪（袁宏《后汉纪》十二）

◇敕侍御史司空（元和三年二月乙丑）

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后汉·章纪》）

◇敕曹褒条正汉仪（章和元年正月）

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合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后汉·曹褒传》）

◇赐东平王苍书（初即位）

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对于八政劳谦克己终始之度，比放三宗诚有其美。今迫遣诏，诫不起寝庙，臣子悲结，佥以为虽于更衣，犹宜有所宗之号，以克配功德。宗庙至重，朕幼无知，寤寐忧惧。先帝每有著述典义之事，未尝不延问王，以定厥中。愿王悉明处，乃敢安之。公卿议驳，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颠，宜勿隐。思有所承，公无困惑。（《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章帝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书」）

◇复报东平王苍（建初元年）

有司奏上尊号曰业宗，藏主更衣，不敢违诏。食世祖，庙乐皆如王议。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见榱桷，俯视几筵，眇眇小子，胶惧战栗，无所奉承。受而劳之，所望于王也。（《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

◇报东平苍书（元年）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亲自览读，反覆数周，心开目明，旷然发蒙。间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傥者，复虑为非。何者？灾异之降，缘政而见。今改元之后，年饥人流，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广，虽内用克责，而不足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诗》不云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群子，我心则降。」思惟嘉谋，以次奉行，冀蒙福应。彰报至德，特赐王钱五百万。（《后汉·东平宪王苍传》）

◇赐东平王苍及琅邪王京书（三年）

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嘉

卷六

◎和帝

帝讳肇，章帝第四子。建初七年立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建元永元，在位十七年。至十七年改元元兴元年。谥曰孝和皇帝，庙号穆宗。

◇罢盐铁诏（章和二年四月戊寅）

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铸煮，入税县官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后汉·和纪》）

◇匈奴平告庙诏（永元元年闰七月丙子）

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旧典，告类荐功，以章休烈。（《后汉·和纪》）

◇恤韦彪诏（元年）

诏尚书：「故大鸿胪韦彪，在位无愆，方欲录用，奄忽而卒。其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后汉·韦彪传》）

◇封窦宪等诏（二年六月）

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土，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郾侯，景汝阳侯，瑰夏阳侯，各六千户。（《后汉·窦宪传》）

◇诏北海王惠等勿让虎贲官骑（二年六月）

诸侯出境，必有武备。夹谷之会，司马以从。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也。王无辞焉。（袁宏《后汉纪》十三）

◇行幸长安诏（三年十月癸未）

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寤寐叹息，相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汉·和纪》）

◇求曹相国后诏（十一月癸卯）

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垄，循其远节，每有感焉。忠义获宠，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求近亲宜为嗣者，须景风绍封以章厥功。（《后汉·和纪》）

◇旱蝗除田租诏（四年十二月）

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有不满者，以实除之。（《后汉·和纪》）

◇诏有司（五年二月戊戌）

有悚处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盱要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后汉·和纪》）

◇实核贫民诏（五年二月丁未）

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釜ń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后汉·和纪》）

◇选举诏（三月戊子）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后汉·和纪》）

◇报梁王诏（五年）

朕惟王室亲之属，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纷纷有言，彰于内外。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朕恻然伤之。志匪由子，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谦而四益。小有言彰于内外终吉。」强食自爱，其何让哉！（袁宏《后汉纪》十四，《后汉·梁王传》）

◇恤流民诏（六年三月庚寅）

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后汉·和纪》）

◇举贤良方正诏（二月丙寅）

朕以眇末，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后汉·和纪》）

◇免遣官徒诏（七月）

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后汉·和纪》）

◇封班超诏（六年）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琳，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氓婴罹寇害，乃命将帅中地，破白山，临υ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以西。超遂愈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舜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虽千户。（《后汉·班超传》）

◇日食选郎官诏（七年四月辛亥）

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后汉·和纪》）

◇减罪诏（八年八月）

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自死罪已下，至司寇作及亡命者入赎，各有差。（《后汉·和纪》）

◇蝗灾罪己诏（九月）

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忧衅。昔楚严无灾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后汉·和纪》）

◇蝗灾免租诏（九年六月戊辰）

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馀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后汉·和纪》）

◇手诏报张（闰八月）

礼，臣子无贬亲之义。今皇太后家虽不遵法度，然常欲自减损。奉事十年，恩不忍杂前世上官太后亦奉终义从，其勿复议。（袁宏《后汉纪》十四，太尉张，上依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勿葬敬陵。上手报。）

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后汉·窦皇后纪》与袁宏《纪》小异。）

◇诏答张

元首不明，黎民困穷。朕与君同其忧责，岂可引退邪？其勿复言。（袁宏《后汉纪》十四）

◇诏追封梁竦（十月）

制诏三公、大鸿胪曰：「夫孝莫大于尊尊亲亲，其义一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实有旧典，追命外祖，以笃亲亲。其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比灵文、顺成侯。魂而有灵，嘉斯宠荣，好爵显服，以慰母心。」（《后汉·梁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疏导沟渠诏（十年三月壬戌）

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靠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后汉·和纪》）

◇听刘宪嗣爵诏（十年）

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后汉·刘恺传》）

◇免刑徒诏（十一年二月）

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后汉·和纪》）

◇禁逾僭诏（十一年七月辛卯）

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选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后汉·和纪》）

◇恤灾民诏（十二年二月）

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后汉·和纪》）

◇择良吏诏（十二年三月丙申）

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肋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罚？咎罚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汉·和纪》）

◇赈贷象林民诏（十三年八月）

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后汉·和纪》）

◇令天下半入田租诏（十三年八月）

荆州比岁不节，今兹淫水为害，馀虽颇登，而多不均浃（已上四句，袁宏《纪》作「水旱不节，蝗螟兹生」）深惟四民，农食之本，惨然怀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后汉·和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缘边举孝廉诏（十一月丙辰）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束，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和纪》）

◇复象林诏（十四年七月）

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二岁。（《后汉·和纪》）

令兖豫荆州半入田租诏（十四年十月）

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其不满者，以实除之。（《后汉·和纪》）

◇班刻漏箭诏（十四年十一月甲寅）

告司徒、司空：漏所以节时分，定昏明。昏明长短，起于日去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当据仪度，下参晷景。今官漏以计率分昏明，九日增减一刻漏箭诏违失其实，至为疏数以耦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远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为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二》）

◇禀流民诏（十五年闰正月）

流民欲归还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疾病加致医药。其有不欲还归者，勿强。（《后汉·和纪》）

◇留诸王侯诏（四月）

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后汉·清河孝王庆传》）

◇诏报张禹（十一月）

祠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后汉·张禹传》）

◇贷种粮诏（十六年正月）

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有自农者，贷种粮。（《后汉·和纪》）

◇因灾禁沽酒诏（二月）

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后汉·和纪》）

◇察苛吏诏（十六年七月）

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沾，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后汉·和纪》）

◇量除田租诏（七月辛巳）

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刍；其被灾害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粮，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租、刍，皆勿收责。（《后汉·和纪》）

◇赐郑璩诏示官府（已下年月未详）

璩尽节刚正，亦何陵迟之有？赐璩素六十匹。（引《东观汉记》）

◇赐彭城王恭诏（年月未详）

皇帝问彭城王始夏无恙。盖闻尧亲九族，万国协和，书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滞之疾，昏乱不明，家用不宁，姬妾适庶，诸子分争，纷纷至今。前太子，顽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后诸子更相诬告，迄今适嗣未知所定，朕甚伤之。惟王与下邳王恩义至亲，正此国嗣，非王而谁？《礼》重适庶之序，《春秋》之义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也。太子，国之储嗣，可不慎欤！王其差次下邳诸子可为太子者，上名，将及景风，德行受印绶焉。（《后汉·下邳惠王衍传》注引《东观记》）

◇敕太官勿受献诏

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后汉·和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野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

◇敕张子蕃（九年）

阴阳不和，万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与国同心，而托病自，求去重任，谁当与吾同忧责者？非有望于断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亻区偻，勿露所敕。（《后汉·张传》）

◇策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

故太尉邓彪，无功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其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庶得专位内之事。（《北堂书钞》五十九、《艺文类聚》十、《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十并引应劭《汉官仪》）

◇策免韦彪（章和二年夏）

彪以将相之裔，勤身饬行，出自州里，在位历载。中被笃疾，连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复以加增，恐职事烦碎，重有损焉。其上大鸿胪印绶。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藏府，受赐钱二十万。（《后汉·韦彪传》）

◇策免张（永元十二年九月）

《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君在位，八年于兹：「康哉」之歌，既无闻焉，而于两观之下，有丑慢之音，伤南山之体，亏穆穆之风，将何以宣示四方，仪刑百僚？履霜知冰，朕甚惧焉。君其上太尉印绶。君自取之，靡有后言。（袁宏《后汉纪》十四）

◎安帝

帝讳祜，章帝孙。延平元年八月，殇帝崩，奉迎德行长安侯，寻即位。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五：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在位十九年。谥曰孝安皇帝，庙号宗。（案：安帝永宁二年以前，邓后临朝，凡诏敕称太后者，皆编入《邓后集》。）

◇禁长吏无故只诏（永初元年九月丁丑）

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后汉·安纪》）

◇求言诏（二年七月戊辰）

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诏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后汉·安纪》）

◇令王国官得外补诏（九月庚子）

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后汉·安纪》）

◇诏公卿（三年三月壬辰）

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坠渊冰，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后汉·安纪》）

◇诏种麦（三年七月）

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后汉·安纪》）

◇除三辅逋租诏（四年正月）

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刍；禀上郡贫民，各有差。（《后汉·安纪》）

◇免徙边及奴婢诏（二月乙亥）

自建初以来，诸ㄈ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后汉·安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六）

◇诏校定东观书（同上）

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安纪》）

◇年饥诏（四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年饥，加有军旅，向者卫且勿设戏作乐，正旦无陈充庭车。（《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引《续汉书》永初四年诏。案：此诏有脱误。）

◇选举诏（五年闰三月戊戌）

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厄，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后汉·安纪》）

◇绍封二十八将子孙诏（六年）

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善及子孙，国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勋烈，披图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盖萧、曹绍封二十八将子孙诏封，传继于今；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叙旧德，显兹遗功焉。（《后汉·冯异传》）

◇蝗灾诏（元初二年五月甲戌）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惶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既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后汉·安纪》）

◇徙罪人诏（十月）

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后汉·安纪》）

◇霖雨诏（四年七月辛丑）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案：今本《后汉书》作「糠秕相半」，依《宋志》及《通典》补）。长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后汉·安纪》，《宋书·礼志四》，又见《通典》六十七）

◇重申制度科品诏（五年七月丙子）

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彩。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后汉·安纪》）

◇赈贫民表贞妇诏（六年十二月乙卯）

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后汉·安纪》）

◇赐豫州刺史冯焕诏（元初七年）

告豫州刺史冯焕，今（下缺）常为效用边将统御（下缺）内以威恩抚喻杜（下缺）去年鲜卑连犯彰塞（下缺）过掩卒捣我距捍（下缺）率摄太守以下进退（下缺）曾不表罪诛多拥（下缺）丽王宫亻票轻狡猾（下缺）纤（下缺）绝宫不自郊楚（下缺）化顷属乐浪久矣（下缺）当所谓设讫不定决（下缺）月左右欲来犯法（下缺）北顾伤心（下缺）焕有（下缺）冀焕能竭心尽虑有（下缺）上如不从化督录部（下缺）惟前后诏书以前人（下缺）侍御史便宜数上（下缺）元初六年十二月。（《隶释》十五）

◇禁夜行诏（永宁元年）

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文选·鲍明远放歌行》注引崔《政论》永宁诏）

◇诏贬乐成王苌（建光元年四月甲子）

苌有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敢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芬。慢易太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娉取人妻，馈遗婢妾。驱击吏人，专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爵为临湖侯。朕无「则哲」之明，致简统失序，罔以慰承太姬，增怀永叹。（《后汉·乐成靖王党传》）

◇诏高句骊（延光元年七月）

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东夷传》）

◇举刺史以下诏（八月己亥）

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敕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后汉·安纪》）

◇胁群臣太子诏（三年九月）

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讠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用刑书。

◇策罢司空张敏（永初六年四月乙丑）

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体衰羸，郊庙礼仪仍有旷废。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职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绶。（《后汉·张敏传》注引《东观记》）

◇策司徒夏勤

维元初六年三月甲子（案：《安纪》永初三年四月丙寅，以大鸿胪夏勤为司徒，元初二年十二月己酉罢。疑此有误），制诏以大鸿胪勤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位为汉辅。往率旧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皇家。於戏！实惟秉国之均，旁祗厥绪，时亮天工，可不慎与！勤其戒之。」（《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丁孚《汉仪》，又见《通典》七十一）

◇策征郎宗等（年月未详）

郎宗、李、孔乔等前此征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礼意不备，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其身。各致嘉礼，遣诣公车，将以补察国政，辅朕之不逮。（《后汉·樊英传》注引《谢承书》）

◇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十一月）

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后汉·安纪》）

卷七

◎顺帝

帝讳保，安帝子。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废为济阴王明年，安帝崩，征济北王子北乡侯懿入啁。寻薨，奉迎以位。改元五：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在位十九年。谥曰孝顺皇帝，庙号敬宗。

◇封孙程等十九侯诏（延光四年十一月辛巳）

夫表功录善，古今之通义也。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倾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怀忠愤发，戮力协谋，遂埽灭元恶，以定王室。《诗》不云乎：「无言不雠，无德不报。」程为谋首，康、国协同。其封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康为华容侯，因为郦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鼓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和贤为祝阿侯，史泛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后汉·孙程传》）

◇举贤良诏（十二月辛亥）

朕以不德，纂承洪绪。今阴阳不和，疾疫为害，思闻忠正，以匡不逮。其令三公卿士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后汉纪》十七）

◇大赦诏（永建元年正月甲寅）

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ㄅ，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后汉·顺纪》）

◇免租诏（十月甲辰）

朕以不德，统承大业。虐气流行，厉疾为灾，重以水潦，秋稼漂没。每州郡所了，恻然自刻其令当输今年租者，一切勿责。（《后汉纪》十八）

◇增封东海王臻诏（二年）

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弘，朕甚嘉焉。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如礼，有增户之封《诗》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光启土宇，以酬厥德。（《后汉·东海王强传》）

◇诏南阳太守（二年）

诏书告南阳太守，五官中郎将樊英，委荣辞禄，不降其节，志不可夺。今以英为光禄大夫，赐还家。在所县给谷千斛，常以八月存问。高年时致羊一头，酒胖，如前世故事，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后汉·樊英传》，《后汉纪》十八，又见《艺文类聚》四十九、《御览》二百四十三引《樊英别传》）

◇恤地震灾民诏（三年正月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三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后汉·顺纪》）

◇免汉阳田租诏（正月乙未）

京师地动，汉阳尤甚加以比年民饥馑，夙夜忄氐懔。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灾复异，救此下民。忠信嘉谋，靡有所讳。其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后汉纪》十八）

◇大赦诏（四年正月丙寅）

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如疾首。《诗》云：「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三朝之会，朔旦立春，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以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其阎显、江京等知识婚姻禁锢，一原除之。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后汉·顺纪》）

◇封还大珠诏（五月壬辰）

海内颇有灾异，朝廷倏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多。（《后汉·顺纪》）

◇令冀部勿收田租诏（六年十一月辛亥）

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姓犹有弃业，流亡不绝。疑郡县用心怠惰，恩泽不宣。《易》美「损上益下」，《书》称「安民则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刍。（《后汉·顺纪》）

◇祈雨诏（阳嘉元年二月甲戌）

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后汉·顺纪》）

◇改元阳嘉恩诏（三月庚寅）

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后汉·顺纪》）

◇太学新成诏（七年丙辰）

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上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后汉·左雄传》「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云云。）

◇减死赎罪诏（九月）

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后汉·顺纪》）

◇狼灾诏（十一月甲申）

灾暴缘类，符验不虚。政失厥中，狼灾为应，至乃残食孩幼。朝廷愍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维咎征，博访其故。山岳尊灵，国所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废典，不务恳恻，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详思改救，追复所失，有不遵宪，举正以闻。（《续汉·五行志一》注补，《后汉·顺纪》注并引《东观书》「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岳。诏」云云。）

◇简核刺史二千石诏（闰十二月辛卯）

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减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情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后汉·顺纪》）

◇贷灾诏（二年二月甲申）

吴郡、会稽饥荒，贷人耕种。（《后汉·顺纪》）

◇地震求直言诏（五月庚子）

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答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袁宏《纪》作「各举敦朴士各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讳。（《后汉·顺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八）

◇下诏征杨伦诣廷尉（二年）

伦出幽升乔，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后汉·杨伦传》）

◇大赦诏（三年五月戊戌）

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后汉·顺纪》）

◇诏中官（四年二月丙子）

自今中官，得以养子为后。（袁宏《后汉纪·十八》）

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后汉·孙程传》）

◇日食诏（闰八月）

朕以不德，谪见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师不觉。（《后汉·顺纪》注引《东观纪》）

◇诏问加谥北乡侯（永和元年正月己巳）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变动。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通典》作「天即反风，岁即大孰」）。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灾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与木主否。（《后汉·周举传》，袁宏《后汉纪》十八，《通典》八十）

◇地震诏上封事（正月乙卯）

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后汉·顺帝纪》）

◇封马贤孙诏（永和六年十二月）

故将军马贤，前伐西夷，克敌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汉中南郑之武阳亭，封贤孙承先为武阳亭侯，食租税。（《东观汉记》）

◇下诏告河南尹（汉安元年）

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此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后汉·张楷传》）

◇德行张纲子续为郎中诏（二年）

故广陵太守张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导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张婴万人，息于戈之役，济蒸庶之困，未升显爵，不幸早卒。婴等杖，若丧考妣，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后汉·张纲传》）

◇赠沛王广祖周幻诏（汉安中）

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导王以仁，使光禄大夫赠以妃印绶。（《后汉·沛献王辅传》）

◇桉行地震诏（建康元年正月辛丑）

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后汉·顺纪》）

◇遗诏（八月）

死则委尸原野。（《文选·颜延阳给事诔》注引司马彪《续汉书》）

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后汉·顺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

◇孝廉限年令（阳嘉元年十一月辛卯）

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后汉·顺纪》）

◇册袁良为梁相

顷者连遇运害，灾条备至，阴阳不和，寒暑不节。昔孔子制义，承奉则有兴盛之福，慢期即致来咎之变。朕以眇身，裘裘继业，二九之戒，今直其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图记占□，恒在藩国。自先帝至德，犹有七国之谋。盖治世者，不讳其难。朕追寤社稷之重，恐有交会诸国王侯，开导以骄满之渐，令奸邪因缘生慝，相以显选，简练内升。昔掌符竟，惠抚我民，故连拔授，不问勋次；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隐括在手。往者王尊发纵于平阳，清约藩辅，其节氵然，忠臣之义，有献善去否，其加精微，测切防绝，朕疚心以戒。今特赐钱十万，杂缯卅匹，玉具剑佩、书刀、绣文印衣、无极手巾各一。往悉乃心，勉崇协同，便宜数上。（《隶释》六《袁良》）

◇策祠杨震

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傥其歆享。（《后汉·杨震传》）

◇会葬宋汉策（永建中）

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因病退让，守约弥坚，将授三事，未克而终。朝廷愍悼，怛其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相大夫会葬，加赐钱十万，及其在殡，以全素丝羔羊之洁焉。（《后汉·宋宏传》）

◇策问周举（阳嘉三年）

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乏困。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后汉·周举传》）

◇敕祷雨（阳嘉元年二月庚申）

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读，遣大夫、诸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后汉·顺帝纪》）

◎桓帝

帝讳志，章帝曾孙。袭父翼爵蠡吾侯。本初元年闰六月，质帝遇弑，奉迎即位。改元七：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在位二十一年。谥曰孝桓皇帝，庙号威宗。（案：和平元年正月以前诏令编入顺烈梁后卷内）

◇赠中常侍曹腾费亭侯制

制曰：（缺）中常侍费亭侯曹腾，腾见克（缺）先帝。能自奋拔于险阻之中，不陷乎群小害己之谮，遂亦□□□□□前后策谋□□进贤纳□。践阼之初，受爵于东土，厥功章然。腾守足退居，约身自持，遭离扰，孝行纯笃□慎礼纪丧能过哀，服祥有不忍远离之恩情□感病，毁性早薨，朕甚闵焉。《诗》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腾能终之。《春秋》之义，旌□采介，以劝为善及其在殡，使兼谏议大□□□□□□特进，赠费亭侯印绶。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隶释》十五《曹腾碑阴》）

◇尊贵人为孝崇皇后诏（和平元年）

博陵园贵人，覆高明之懿德，容美淑之嘉会，与天合灵，笃生朕躬。欲报之德。《诗》所感叹。今以贵人为孝崇皇后。（官辑本《东观汉记》）

◇以胡宪等为太子舍人诏（元嘉二年）

书生汝南胡宪，陈留恭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会辟雍，垂白安贫，童子颍川王□通经，拜太子舍人。（《通典》五十三。案：此诏不他见，「恭幸爽」必有衍误，姑依《通典》旧刻本录之。）

◇申明舆服制度诏（永兴二年二月）

比者星辰缪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外，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后汉·桓纪》）

◇令种芜菁诏（六月）

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后汉·桓纪》）

◇禁郡国卖酒诏（九月丁卯）

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孳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后汉·桓纪》）

◇恤太山琅邪难民诏（永寿元年六月）

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算三年。（《后汉·桓纪》。永兴二年冬，公孙举反叛，杀长吏，至是下诏。）

◇洛水溢下诏（同上）

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坏败该舍，亡夫谷食，尤贫者禀，人二斛。（《后汉·桓纪》）

◇封谥樊重诏（永寿三年十月）

存善继绝，食藉德贞。武骑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兴，追封寿张侯，谥曰敬。祖父茂，封冠军平望乡侯。五国并建，其二绝者嗣之。（《东观汉记》，桓帝永寿三年十月幸云梦，至新野，公主寿张敬侯主庙，乙丑谥。）

◇遣居车儿还单于诏（延熹元年）

《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后汉·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匈奴传》）

◇追赠中常侍樊安诏（延熹元年八月）

制诏：「中常侍樊安，宿卫历年，恭恪淑慎，婴被疾病，不幸蚤终。今使湖阳邑长刘操，追号安为骑都尉，赠印绶。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隶释》六《樊安碑》）

◇封单超等诏（二年八月）

梁冀奸暴，浊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敏早茂，冀心怀忌畏，私行杀毒。永乐太后亲尊莫二，冀又遏绝，禁还京师，使胶离母子之爱，隔顾复之恩。祸害深大，罪衅日滋。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贝瑗、左、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漏刻之间，桀逆枭夷。斯诚社稷之，臣下之力，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后汉·桓纪》）

◇封黄琼伉乡侯诏（十二月）

太尉黄琼，清俭不挠，数有忠謇，加以典谋深奥，有师傅之义，连在三司，不阿权贵，疾风知劲草，朕甚嘉焉。其封琼伉乡侯。（袁宏《后汉纪》二十一）

◇封张彪鲍吉诏（三年五月甲戌）

汝南太守张彪，故河南尹鲍吉，与朕有潜龙之旧，皆封列侯。（袁宏《后汉纪》二十人。又见《北堂书钞》四十八，「桓帝即位，良曰：吉与朕有龙潜之旧，其封西乡侯」。又《御览》二百十引《鲁国先贤志》与《书钞》同）

◇因水旱减奉诏（五年七月）

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后汉·桓纪》）

◇诏策车骑将军冯绲（五年）

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从，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阚如虎，敷敦淮，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后汉·冯绲传》）

◇赠朱穆益州刺史诏（六年四月）

制诏：「尚书朱穆，立节忠亮，世笃尔行，虔恪机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闵焉。今使权谒者中郎杨贲，赠穆益州刺史印绶，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蔡中郎集·朱公叔鼎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旱灾盗贼郡免租诏（九年正月己酉）

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充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后汉·桓纪》）

◇诏从事中郎应奉（延熹中）

蛮夷叛逆作难，积恶放恣，镬中之鱼，火炽汤尽，当悉ㄡ烂，以刷国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复式序重任。奉之废兴，期在于今。赐奉钱十万，驳犀方具剑、金错把刀剑、革带各一。奉其勉之。（《后汉·应奉传》注引谢承《书》，又《御览》三百四十二引同）

◇问段东讨诏（永康元年）

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后汉·段传》）

◇诏报乔玄（年月未详）

边谷不得妄动，玄擅出，于是玄有汲黯忧民之心，后不以为常。（《蔡邕集·太尉乔玄碑阴》）

◇敕司隶冀州赈饥（永寿元年二月）

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英勇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后汉·桓纪》）

◇祠恭怀皇后祝文

孝曾孙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抚，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敢用性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芗萁嘉荐，曾淖咸鹾，丰本明粢，醪用荐酎，事于恭怀皇后。尚飨。（《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丁孚《汉仪》）

卷八

◎灵帝

帝讳宏，章帝玄孙。世封解渎亭侯，永康元年，桓帝崩，无子，奉迎即位。改元四：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在位二十二年。谥曰孝灵皇帝。

◇下三司制

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虚至，灾必有缘。朕以不德，秉统未明，以招妖伪，将何以昭显宪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当夙夜，而各拱默，讫未有闻，将何以奉答天意，敉宁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务消复之术，称朕意焉。」（《后汉·蔡邕传》注引《汉名臣奏》）

◇特诏问灾变（光和元年七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后汉·蔡邕传》）

◇封杨赐等诏（中平二年九月）

大司马杨赐，敦德允元，忠爱恭懿，亲以尚书侍进。累评角角始谋，祸未彰。赐陈便宜，欲缓诛夷。令德既光，嘉谋恒然。《诗》不云乎：「不德不报，无言不雠。」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黄琼，侍讲先帝，并宜受茅土之封。（袁宏《后汉纪》二十五）

◇征处士荀爽等诏（五年九月己未）

顷选举失所，多非其人，儒法杂揉，学道浸微。处士荀爽、陈纪、郑玄、韩融、李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袁宏《后汉纪》二十五）

◇手诏姜肱

肱抗凌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许由不屈，王道为化，夷、齐不挠，周德不亏。州郡以礼伏顺，勿失其意。（《后汉·姜肱传》注引谢承《书》）

◇立宋贵人为皇后册文

维建宁四年七月乙未（案：《后汉·灵纪》作「癸丑」）。制诏：「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故有莘兴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盖有内德。长秋宫阙，中宫旷位，宋贵人秉淑媛之懿，体山河之仪，威容昭曜，德冠后庭。群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龟，卦得承乾。有司奏议，宜称绂组，以母兆民。今使太尉袭使持节奉玺绶（《通典》作绂），宗正祖为副，立贵人为皇后。后其往践尔位，敬宗礼典，肃慎中馈，无替朕命永终天禄。」（《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蔡质《典仪》，又见《通典》五十八）

◇追赠杨赐策（中平二年十月）

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后汉纪》作受）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七在卿校，珠位特进，五登衮职，弭难宁。虽受茅土，未答厥勋，哲人其萎，将谁谘度！朕甚惧焉。礼设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后汉·杨赐传》。又见《后汉纪》二十五，有删节，文亦小异。）

◇又敕

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以下会葬。谥曰文烈侯。（《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杨赐传》。又《后汉纪》但有末一诏。）

◇敕刘焉为益州牧（中平五年）

前刺史刘隽、俭皆贪残放溢，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蜀志·刘焉传》注引《汉灵帝纪》）

◎少帝

帝讳辩，灵帝长子，养于史道人家，谓之史侯。中平六年四月即位，改元光熹。八月改元昭宁。在位六月，董卓废为弘农王。

◇以袁隗为太傅诏（光熹元年四月壬戌）

朕以眇身，君主海内，夙夜忧惧，靡知所济。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须辅佐，以昭其功。后将军袁隗，德量宽重，奕世忠恪。今以隗为太傅录尚书事。朕且谅ウ，委成群后，各率其职，称朕意焉。（《后汉纪》二十五）

◎献帝

帝讳协，字伯和，灵帝中子。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为渤海王七月，徙封陈留王。九月即位。改元五：永汉、初平、兴平、建安、延康。在位三十一年。禅于魏，封山阳公。青龙二年薨，年五十四，谥曰孝献皇帝。

◇诏答王允（初平元年四月）

闻王者当修德尔，不闻孔子制《孝经》，有此而却邪者也。（袁宏《后汉纪》二十六「王允奏：太史王立说《孝经》六隐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灾邪，有益圣躬。诏曰」云云。）

◇诏答李亻（三年十月）

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后汉纪》二十七「李亻举博士李儒为侍中，诏曰」云云。）

◇史官免罪诏（四年正月）

天道幽远，事验难明。且灾异应政而至，虽探道知机，焉能无失？而欲归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后汉纪》二十七「尚书贾诩奏：太史令王立司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诏曰」云云。又见《续汉·五行志六》注补引袁宏《纪》。）

◇诏勿收裴茂之（七月）

灾异数降，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解冤结，而复罪之乎？一切勿问。（《后汉纪》二十七「李亻表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奸故，宜置于理，诏曰」云云。又见《后汉·董卓传》。）

◇试儒生诏（九月）

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矣。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后汉·献帝纪》。又见《后汉纪》二十七。有小异。）

◇令州郡罢兵诏（初平四年）

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缘讨捕，侵侮黎民，离害者众，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群恶，此何异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托身佗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曰甚矣。虽悔往者之迷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连众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诏书到，其各罢遣甲士，还亲农桑，惟留常员吏，以供官署，慰示远近，咸使闻知。（《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报有司请建长秋宫诏（兴平元年二月戊寅）

朕禀受不弘，遭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体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戚，盖不言吉。朕虽不能终身思慕，其何忍言后宫之选乎？且须其后。（《后汉·灵思何后附王美人纪》，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七）

◇考实侯汶诏（七月）

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后汉·献帝纪》「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数。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座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云云。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七）

◇禄田诏

三辅地不满千里，而军师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为率，赋与令各自收其租税。（《续汉·百官志五》注补引《献帝起居注》「帝在长安，诏书」）

◇喻郭诏（二年七月）

朕遭艰难，越在西都，感惟宗庙灵爽，何日不叹。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宜威，儒德合谋。今得东移，望远若近，视险如夷。弘农近郊庙，勿有疑也。（《后汉纪》二十八）

◇诏张济（八月）

济有拔车驾之功，何故无有表而私请邪？一切勿问。（同上）

◇报杨定请侍中尹忠为长史诏（八月）

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为关东所笑。前在长安，李亻专政。今朕秉万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可复乱官爵邪？（同上）

◇告张济诏（十二月）

朕惟宗庙之重，社稷之灵，乃心东都，日夜以冀。洛阳丘墟，靡所庇荫，欲幸弘农，以渐还旧。诸军不止其竞，遂成祸乱。今不为定，民在涂炭。济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者受命来和亻、，元功既建，岂不惜乎！济其廪给百官，遂究前勋。昔晋文公为践土之会，垂勋周室，可不勉哉！（同上）

◇诏董承等（十二月）

亻、自知罪重，将遂唐突，为吏民害。可复待韩融还，乃议进退。（同上）

◇诏李乐（十二月）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冯河之危，岂所谓安居之道乎？（同上）

◇诏敕曹操领兖州牧（建安元年六月）

诏敕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费亭侯故特进，显授上将铁钺之任，复食旧土双金之宠，董统一州委成之重。荣曜昭示，亦以优崇。投节效命自白之秋也。（《艺文类聚》五十一）

◇诏曹操袭费亭侯

诏书德行镇东将军袭费亭侯曹操，业履忠贞，辅干王室。顷遭凶暴，海内离析。操执义讨截黄巾，为国出命。夫禄以赏功，罚以绌否。今以操为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袭父费亭侯嵩爵，并印绶符策。（《艺文类聚》五十一）

◇封孙策诏书

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二年夏，汉遣议郎王辅奉戊辰诏书曰。」）

◇诏孙策（建安二年夏）

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吴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汉朝遣议郎王辅奉戊辰诏书」云云）

◇又诏敕孙策

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闻其言以为不然。定得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上述所造惑众妖妄，知术鸱枭之性，遂其无道，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残民害物，为祸深酷。布前后上策乃心本朝，欲还讨术，为国效节，乞加显异。夫悬赏俟功，惟勤是与，故便宠授，承袭前邑，重以大郡，荣耀兼至，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戮力一心，同时赴讨。（《吴志·孙讨逆传》注引《江青传》）

◇命魏公得承制封拜诏（二十年）

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以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日」者，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德行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损益，盖所用速示威怀而著鸿勋也。其《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须之间，停赏俟诏，以滞世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相奖励，勿有疑焉。（《魏志·武帝纪》注引孔衍《汉魏春秋》，又见《御览》六百三十三）

◇进魏公爵为魏王诏

自古帝王，诏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于子孙，庶姓之与亲，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创业肇基，造我区夏，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天命之天命，安固万嗣。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继序弘业，遭率土分崩，群凶纵毒，自西徂东，辛苦卑约。当此之际，唯恐溺入于难，以羞先帝之圣德。赖皇天之灵，俾君秉义奋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艰难，获保宗庙，华夏遗民，含气之伦，莫不蒙焉。君勤过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谦让，守之以弥恭，是以往者初开魏国，锡君土宇，惧君之违命之事虑君之固辞，故且怀志屈意，封君为上公，欲以钦顺高义，须俟勋绩。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盖唐、虞之盛，三后树功，文、武之兴，旦、作辅，二祖成业，英豪佐命。夫以圣哲之君，事为己任，犹锡土班瑞，以报功臣，岂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济，而赏典不丰，将何以答神慰万民哉！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玺绶符策。敬服朕命，简恤尔众，克绥庶绩，以扬我祖宗之休命。（《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传》）

◇又手诏

大圣以功德为高美，以忠和为典训，故创业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力行可效，是以勋烈无穷，休光茂著。稷、契载元首之聪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虽经营庶官，仰叹俯思，其对岂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绩，茂之如此，是以每将镂符析瑞，陈礼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违朕命，固辞恳切，非所以称朕心而训后世也。其抑志撙节，勿复固辞。（《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传》）

今以君为魏王，白绛皂黄白各二疋，越葛一端，往钦哉。（《御览》八百十九）

◇诏魏太子丕嗣位（二十五年）

魏玉子丕：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绩，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负三十有余载。天不遗一老，永保予一人，早世潜神，哀悼伤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绍熙前绪。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方今外有遗虏，遐夷未宾，旗鼓犹在边境，干戈不得韬刃，斯乃播扬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岂得修谅ウ之礼，究曾、闵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忧怀，旁祗厥绪，时亮庶功，以称朕意。於工，可不勉乎！（袁宏《后汉纪》三十，又见《魏志·文纪》注。案：献帝禅让诏策系卫觊作，宜编入三国文，今此非禅诏，故编入献帝文。）

◇赐士燮玺书

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宜，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太守如故。（《吴志·士燮传》）

卷九

◎明德马后

后，扶风茂陵人，伏波将军援之小女。建武末选入太子宫。明帝即位，以为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后。章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辞封舅氏诏

外戚横恣，为世所传。永平中，常自简练，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枢机之位。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致有饥饿，而施封德行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诸王财令半楚、淮阳王，吾子不当与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自束，冀欲上不负先帝，下不无人之德，身服大练缣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无香薰之饰，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帅众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车如流水马如龙，苍头衣绿直领，领袖正白。顾视旁御者，远不及也。亦不谴怒，但绝其岁用，冀以默止讠耳。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禄食养其亲，奉修祭祀，身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大官之牲，郡国既珍司农黍稷，身则衣御府之馀缯，尚未足邪？必当得一县，上令长乐宫有负言之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亦不愧于世俗乎？（《续列女传》八，「公卿诸侯上书言之责，宜遵旧典封舅氏。太后诏」。）

有旧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谦而不为，诚昧所可耳。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为失政，臣受之为丧躯，不可，明矣。先帝尝言：「诸王财令半楚、淮阳，吾子不当与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马氏比阴氏乎？且阴卫尉天下称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门，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贤下士吐握之名。亲阳侯虽刚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据地谈论，一朝无双。原鹿贞侯勇猛诚信。此三人者，天下选臣，岂可及哉！马氏不及阴氏远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亏先后之法，有毛发之罪，吾不释也。言之不舍昼夜，而亲属犯之不止，治丧起坟，又不时觉是，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在万乘主，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旁人，无香薰之饰，衣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众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刻但发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龙，吾亦不谴怒之，但绝其岁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犹驽怠，无忧国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袁宏《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四月，有司依旧典奏封诸舅。太后诏」。）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分、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流龙，仓头衣绿衤，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如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后汉·明德马后纪》。案：此诏三见，互有删节。）

◇报章帝重请封诸舅诏

吾反覆念之，欲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虚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窦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无军功，非谒工不封。今马氏无功于汉，不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也。今犍穀下民食不造岁，汤火之忧也，柰何欲以此时封爵舅氏？令吾无面目于园陵，而令帝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可，明矣。吾惧富贵重叠，若再实木，根必伤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禄养亲，奉祭祀，身温饱也。祭礼则受大官之赐，其身则御府之余，尚未足邪？而必当一县封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坐起不安，而欲违慈母之拳拳！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慎。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则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专之。穰岁之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袁宏《后汉纪》十一，「上固请封之。太后诏」。）

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和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量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后汉·明德马后纪》。案：此诏与袁宏《纪》亦互有删节。）

◇诏三辅

诸马婚亲，有嘱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袁宏《后汉纪》十一）

◇章德窦后

后，扶风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孙。章帝建初三年，立为皇后。和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

◇下窦宪邓彪等诏（章和二年三月庚戌）

先帝以明圣，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静，庶事咸宁。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外有大国贤王并为藩屏，内有公卿大夫统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忧哉！然守文之际，必有内辅，以参听断。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当以旧典辅斯职焉。宪固执廉让，节不可夺。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故太尉邓彪，元功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聪明康强，可谓老成黄矣。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朕庶几得专心内位。於戏！群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职，爱养元元，绥以中和，称朕意焉。（《后汉·和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又见《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六，二百十引《汉官仪》）

◇和熹邓后

后讳绥，南阳新野人，太傅邓禹之孙。和帝永元七年选入宫，八年为贵人，十四年阴皇后废，立为皇后。元兴元年，殇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明年，安帝即位，犹临朝。永宁二年三月崩，年上一。凡临朝十七年。（案：殇帝诞甫百余日即位，邓后临朝，至安补帝永宁二年犹临朝，凡诏敕皆出邓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马融制

融典校秘书，不推忠尽节，而羞薄沼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后汉·马融传》注引《融集》）

◇以张禹为太傅徐防为太尉诏（元兴元年十二月，殇帝初即位）

昔唐虞之盛，犹待四辅，周文之宁，实在多士。汉兴，旧制咸宜，保傅并建，左右以参听断。太傅禹，三世在位，黄发罔愆（《北堂书钞》五十九引《汉官仪》殇帝策，此下有「忠孝弥笃」四字）；司徒防，以台阁机密，施政牧守，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为太傅，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政。（袁宏《后汉纪》十四，又见《艺文类聚》四十八引《汉旧仪》）

◇大赦诏（延平元年五月辛卯）

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礼，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列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殇纪》）

◇减服御诏（六月己未）

自夏以来，阴雨过节，暖气不效，将有厥咎。思惟愆失，深自克责（二语从袁宏《纪》补），寤寐忧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恶衣服，菲饮食，孔子曰：「吾无间然。」今新遭大忧，且岁节未和，彻膳损服，庶有补焉。其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后汉·殇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五，有删节。）

◇遣掖庭宫人诏（六月丁卯）

诏司徒、大司农、长乐少府曰：「朕以无德，佐助统政，夙夜经营，惧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远，先内扣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后汉·殇纪》）

◇举隐逸大儒诏（六月）

《易》称「天垂象，圣人则之」，又云「圣人之情见于辞」，然则文章之作，将以幽赞神明，变万物。秦燔《诗》《书》，礼坏乐崩。大汉之兴，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凤之间，英豪四集，文章焕炳，《六经》之学，于斯为盛。自顷以来，学者怠惰，遂以陵迟。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逸大儒，硕德高操，以劝后进。（袁宏《后汉纪》十五，尚敏上疏陈兴广学校，于是诏。）

◇立安帝诏（八月）

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袁宏《纪》作「朕抚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祸」）。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袁宏《纪》作「嶷然有成人之体」）。亲德系后，莫宜于祜。《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后汉·安纪》，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五）

◇检敕外戚诏

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轻薄讠忽讠同，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后汉·和熹邓后纪》「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

◇以王涣子石为郎中诏（永初二年）

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昔大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政迹茂异，令名显闻，孝宣皇帝嘉叹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后汉·王涣传》）

◇禁洪荐新味诏（永初七年正月）

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后汉·和熹邓后纪》）

◇诏河南尹邓豹等（元初六年）

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后汉·和熹邓后纪》）

◇遗诏（永宁二年二月）

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祜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厄运，危如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顷以废病沈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后汉·和熹邓后记》）

◇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实核水灾（延平元年七月庚寅）

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务害，为除田租、刍。（《后汉·殇纪》）

◇敕掖庭令（永初三年七月）

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以后，祀但谢过而已，不得复有此言。（袁宏《后汉纪》十六，「太后有疾，左右请祷，以人为代。太后闻之，怒，即敕掖庭令」。）

◇赐周冯贵人归园策（延平元年三月。袁宏《纪》作「诏」）

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上天不吊（此句从袁宏《纪》补），不获福，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后园，相恋之情（此句从袁宏《纪》补），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袁宏《纪》作「四」）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后汉·和熹邓后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五）

◇策命长安侯即皇帝位（延平元年八月）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廉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后汉·安纪》）

◇报邓阊

长归冥冥，往而不反。（《东观汉记》）

◇恭陵次序诏（五月丙辰）

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追览前代位第之官，先后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顺祀礼，《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袁宏《后汉纪》二十，又《后汉·质纪》）

◇宽罚诏（本初元年正月丙申）

昔尧命四子，以钦天道，《鸿范》九畴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异因逆感，禁微应大，前圣所重。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书》云：「明德慎罚。」方春东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后汉·质纪》，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

◎顺烈梁后

后讳内，安定乌氏人，大将军梁商之女。顺帝永建三年选入宫，以为贵人。阳嘉元年立为皇后。冲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历质帝至桓帝，和平元年正月归政，后二日而崩。凡临朝七年。

◇诏诘栾巴

大行皇帝晏驾有日，卜择陵园，务从省约，茔域所极，裁二十顷而已。巴虚言主者坏人冢墓。事既非实，寝不报下，巴犹固遂其愚，复上诽，苟肆狂瞽，益不可长。（《后汉·栾巴传》，顺帝崩，「营起宪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坟冢，主者欲有所侵毁，巴连上书苦谏。时梁太后临朝，诏诘巴。」）

巴小子，弄口鸣舌。（《北堂书钞》三十二引《典略》太后诏）

◇立质帝诏（永嘉元年正月丙辰）

先帝早弃天下，胤嗣幼冲，何悟仓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此句有误。）考人神之诚，惟建平侯纘，幼而岐嶷，师傅不烦，年已八岁，克昌化之形于体貌。《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纘为孝顺皇帝嗣。（袁宏《后汉纪》二十，「梁冀欲立幼主而专其权，与太后定策禁中，诏」云云。案：今本「纘」作「续」，从《后汉·质纪》改。）

◇忧旱诏（五月甲午）

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当作复）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斋请祷，竭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后汉·质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禀穷弱葬枯骸诏（二月庚辰）

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为之，况我元元，婴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掩骼埋之时。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朕意。（《后汉·质纪》。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有小异。）

◇立桓帝诏（闰六月）

孝质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夭昏。以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贤，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恣卓茂，又近，为孝顺皇帝嗣。（袁宏《后汉纪》二十）

◇严选举诏（七月）

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所在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后。（《后汉·桓纪》）

◇遣子就学诏（本初元年）

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后汉·儒林传序》）

◇减死罪诏（建和元年四月丙午）

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唯谋后逆，不用此书。（《后汉·桓纪》）

◇减陵工刑徒诏（同上）

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倘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后汉·桓纪》）

增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度，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ウ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济北惠王寿传》）

◇册封中常侍州辅为叶吉成侯诏（二年七月己巳）

盖闻《春秋》之口，采毫毛之善。大汉典制，有恩泽之封。辅历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际，处乎左右常伯之职，同口协意，以亮天功。往者郑众、蔡伦行事科比，其封辅为叶吉成侯。（《隶释》十七《州辅碑》）

◇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三年二月）

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轼闾，以光贤哲。故公叔见诔，翁归蒙述，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昭忠厉俗，作范后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忠逾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后汉·周举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一）

◇遣中常侍曹腾之国诏

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太后曰：「其遣费亭侯之国，为汉藩辅，临君境内，毋有出□□□□□□变卒□□□□□□□百姓不可不爱，不爱则不附。大臣不亲，百姓不附，可不慎。」（下缺。《隶释》十五《曹腾碑阴》）

◇日食宽禁徙诏（五月乙亥）

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征见乎象。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后汉·桓纪》）

◇葬死者诏（三年十一月甲申）

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寤寐叹，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ヂ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后汉·桓纪》）

◇归政诏（和平元年正月己亥）

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续之福，询谋台辅，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统业，天人协和，万国咸宁。元服已加，将即委付，而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远览「复子明辟」之义，近慕先姑归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称制。群公卿士，虔恭尔位，戮力一意，勉同断金。「展也大成」，则所望矣。（《后汉·桓纪》）

曩者遭家不造，大祸荐臻。钦惟宗庙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将即委授。东西南北，丑类未宾，故且总摄，助理万机。今悉讨除，远慕「复子明辟」之义，其及今辰，皇帝称制。（袁宏《后汉纪》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诏（二月）

朕素有心下结气，从间以来，加以浮肿，逆害饮食，浸以沈困，比使内外劳心请祷。私自心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复与群公卿士共相终竟。援立圣嗣，恨不久育养，见其终始。今以皇帝、将军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后汉·顺烈梁后传》）

◇册赵峻为太傅李固为太尉（建康元年八月丁丑，时冲帝初立）

三公国之桢干，朝廷取正，以成断金。太尉赵峻，贰掌枢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农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鱼之风。其以峻为太傅，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八，又二百八，又二百十，并引《汉官仪》）

◎桓思窦后

后讳妙，章德窦皇后之从孙女。桓帝延熹八年，邓皇后废，选入宫为贵人，寻立为皇后。灵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以父大将军武谋诛宦官事败，迁于南宫云台。

◇立灵帝诏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犊亭侯宏，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持节之国奉迎。（袁宏《后汉纪》二十二）

◇以陈蕃为太傅诏

夫民生树君，使司牧之，必须良佐，以固王业。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其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汉·陈蕃传》）

◇复优诏封陈蕃

盖褒功以劝善，表义以厉俗，无德不报，《大雅》所叹。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谔之操，华首弥固。今封蕃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后汉·陈蕃传》「太后复优诏」云云，袁宏《后汉纪》二十三作「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为允。謇谔之节，宣于本朝。朕初践阼，亲授策命忠笃之性，老而弥纯。其封蕃为高阳侯」。则又假灵帝为辞，与范《书》不同。）

◇下诏段

先零东羌，历载为患，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曾未浹日，凶丑奔破，连尸积俘，掠获无算。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德行破羌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段传》）

◇册陈蕃为太傅

故太尉陈蕃，忠亮謇谔，有不吐茹之节。司徒广，敦德允元，五世从政。今以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引《汉官仪》）

◇献废伏后

后讳寿，琅邪东武人，不期侯完之女。献帝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建安十九年，司空曹操逼帝废之，收下暴室，幽死。

◇与父伏完书

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引《献帝春秋》）

卷十

◎临邑侯复

复，光武兄齐武王纟寅之孙。建武三十年封临邑侯。

◇笺

烦尔昨所作诗，便附编末。所谓「坐嫫母于文茵，而比枝□于И闾」。（《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东海王强

强，光武长子。建武二年立为皇太子。以母郭后废，愿备蕃国，十九年封为东海王。永平元年薨，谥曰恭王。

◇临命上疏

臣蒙恩得备蕃辅，特受二国，宫室礼乐，事事殊异，巍巍无量，讫无报称。而自修不谨连年被疾，为朝廷忧念。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强，感动发中，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会道术，络绎不绝。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视，气力羸劣，日夜浸困，终不复望见阙庭，奉承帷幄，孤负重恩，衔恨黄泉。身既北，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惭（袁宏《纪》此句上有「臣特蒙大恩兼大国」）。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袁宏《纪》此下有「如皇太后、陛下深为规度」）。诚愿还东海郡。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今天下新罹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后太，数进御餐（袁宏《纪》此下有「避风气终始天道」）。臣强困劣，言不能尽言。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后汉·东海王强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九）

◇沛王辅

辅，东海王强同母弟，建武十五年封右冯翊公，十七年进爵中山王，二十年徙封沛。在位四十四年，谥曰献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对易林占雨

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云为雨。蚁穴处（一作「居」），知雨将至，故以蚁为兴。（《御览》十，又七百二十七引《东观汉记》「沛献王辅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师少雨，上御云台，自为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时至。』上以问辅，辅上书。」）

◇东平王苍

苍，明帝同母弟。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明帝即位，德行骠骑将军。永平五年归国。建初八年薨，谥曰宪王。

◇荐西曹掾吴良疏

臣闻为国所重，必在得人，报恩之义，莫大荐士。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臣苍荣宠绝矣，忧责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义，惧干臧文窃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严禁。（《后汉·吴良传》）

◇上疏归职

臣苍疲驽，特为陛下慈恩覆护，在家被教导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书褒美，班之四海，举负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箪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气之亲哉！宜光暴骸膏野，为百僚先，而愚顽之质，加以固病，诚羞负乘，辱污辅将之位，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可并省，武职尤不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诚由爱深，不忍扬其过恶。前事之不忘，来事之师也。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遵承旧典，终卒厚恩。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蕃国，愿蒙哀怜。（《后汉·东平宪王苍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八）

◇谏为原陵显节陵起立郭邑疏（建初中）

伏闻当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颇谓道路之言，疑不审实，近令从官古霸问涅阳主疾，使还，乃知诏书已下。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故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至于自所营创，尤为俭省，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奏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又以吉凶俗数言之，亦不俗无故缮修丘墓，有所兴起。考之古法则不合，稽之时宜则违人，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然惧左右过议，以累圣心。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于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穷也。惟蒙哀览。（《后汉·东平宪王苍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一）

◇辞受恩过礼疏

臣闻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广施，慈爱骨肉，既赐奉朝请，咫尺天仪，而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臣惶怖战栗，诚不自安，每会见，无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后汉·东平宪王苍传》）

◇上书谏猎

臣闻时令，盛春农事，不众兴功。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车驾今出，事从约省，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虽然，动不以礼，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视稼穑，经览河山，消摇仿佯，弭节而旋。至秋冬，乃振威灵，整法驾，备周卫，设羽旄。《诗》云：「抑抑威仪，惟德之隅。敬惧威仪，惟民之则。」臣不胜愤懑，伏自手书，乞诣行在，极陈至诚。（《后汉·东平王苍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九）

◇上言明德皇后在世祖庙坐位

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庙，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设张。《大雅》曰：「昭哉来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于世祖庙，同席而供馔。（《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谢沈《书》，以上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庙坐位驳议示范，苍上言。）

◇南北郊冕服议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衮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续汉·舆服志下》注补引《东观书》，「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议春南北郊，东平王苍议」云云。又见《通典》六十一。）

◇世祖庙乐舞议

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不皆相袭，以明功德。秦为无道，残贼百姓，高皇帝受命诛暴，元元各得其所，万国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节俭，除诽谤，从刑，泽施四海，孝景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舞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缘天地之所杂乐为之文典。」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而诗人称其武功。《枢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各与虞《韶》、禹《夏》、汤《》、周《武》无异，不宜以名舞。《叶图徵》曰：「大乐必易。」《诗传》曰：「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汉书》曰：「百官颂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案：聚珍本《东观记》作「《昭德》《盛德修》之舞」），节损益前后之宜，上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十月祭始御，用其《文治》《五行》之舞如故。勿进《武德舞歌诗》曰：「於穆世庙，肃雍显清，俊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

◇明帝庙乐议

昔者孝文庙乐曰《昭德》之舞，孝武庙乐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庙，《昭德》《盛德》之舞不进，与高庙同乐。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庙，当同乐，《盛德》之乐无所施，如自立庙当作舞乐者，不当与世祖庙《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乐，当进《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庙堂之论，诚非所当闻、所宜言。陛下体纯德之妙，奋至谦之意，猥归美于载列之臣，故不敢隐蔽愚情，披露腹心。诚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门宾于之议。伏惟陛下以至德当成、康之隆，天下安刑措之时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贞良，庶事宁康。臣钦仰圣化，嘉羡盛德，危颠之备，非所宜称。（《续汉·祭祀志下》注引《东观书》）

◎广陵王荆

荆，明帝同母弟。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光武崩，诈作飞书与东海王强，事发，徙封广陵王。后坐罪自杀，谥曰思王。

◇诈为郭况与东海王强书

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欠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丧，弓弩张设甚备。间渠松敕虎贲史曰：「吏以便宜见非，勿有所拘，封侯难再得也。」郎官窃悲之，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宁有量邪？若并二国之众，可百万，群王为之主，鼓行而前，功易于泰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今年轩辕星有白气，星空及喜事者皆云白气者丧，轩辕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告别兵当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辄变赤。夫黑为病，赤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故副主哉！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沈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窃见诸相工言王贵，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谋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乎天也。（《后汉·广陵思王荆传》，「光武崩，荆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

◎梁王

，明帝子。永平十五年封汝南王，建初四年徙封梁王。永元中薨，谥曰节王。

◇上疏辞谢和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长养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乃至归国，不知防禁。从宫侍史利臣财物，荧惑臣。臣无所昭见。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察。肌栗心悸，自悔无所复及。自谓当即时伏显诛，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战栗连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减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命在丝发（此四字从《文选·谢灵运初发石首城诗》注引《东观汉记》补）。臣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谷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臣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造反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臣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什物。愿陛下加大恩，开臣自悔之门，假臣迁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颇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常置于前，昼夜诵读。臣小人，贪见明时，不能即时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听许，臣实无以久生，下入黄泉，无以见先帝。此诚臣至心。臣欲多还所受，恐天恩不听行，节量所留。于臣饶足。（《后汉·梁王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四）

◇清河王庆

庆，章帝子。建初三年，立为皇太子。七年，废为清河王。延平元年归国。薨，谥曰孝王。子祜入嗣，为上安帝，追上号曰孝王。

◇到国下令

寡人生于深宫，长于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早离顾复，属遭大忧，悲怀感伤。蒙恩大国，职惟藩辅，新去京师，忧心茕茕，夙夜屏营，未知所立。盖闻智不独理，必须明贤。今官属并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尊策戒，下免改编咎。其纠督非枉，明察典禁，无令孤获怠慢之罪焉。（《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清河孝王庆传》）

◇上太后书

臣国土下湿，愿乞骸骨，下从贵人于樊濯，虽殁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视，冒昧干请。命在呼吸，愿蒙哀怜。（《后汉·清河孝王庆传》）

卷十一

◎刘玄

玄，字圣公，舂陵戴侯四世孙，光武族兄。莽末起兵，地皇四年为更始将军，寻即位于氵育水上。建元更始，从宛北都洛阳，迁都长安。在位三年。降于赤眉，封长沙王，寻见杀。光武即位，遥封淮阳王。

◇到长安下诏大赦

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后汉·王莽传下》）

◎李淑

淑，豫章人。更始时为博士，以谏忤旨系狱。

◇上书谏更始

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宣慎其任。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而当辅佐纲维之任。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陛下惜此举厝。败材伤锦，所宜致虑。惟割既往谬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后汉·刘玄传》）

◎李轶

轶，字季文，南阳宛人。莽末，与从兄通拥光武起兵。更始即位，以为五威中郎将。明年，封舞阴王，镇雒阳。后通款冯异，事露，朱鲔使人刺杀之。

◇报冯异书

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后汉·冯异传》）

◎刘盆子

盆子，太山式人，城阳王章之后。更始三年，为樊崇等所拥立，改元建世。建武三年来降，以为赵王郎中。

◇下书刘圣公

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后汉·刘玄传》「赤眉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昌

昌，字郎，邯郸人。诈称成帝子子舆。更始元年，建号于邯郸。明年，兵败伏诛。

◇移檄州郡

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圭，知朕隐在人间。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薰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圭，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睹朕之沈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后汉·王昌传》）

◎卢芳

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莽末起兵，更始入长安，征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自为上将军西平王，匈奴立以为汉帝。建武十二年亡入匈奴，十六年来降，立为代王。后复叛出塞，留匈奴十余年，病死。

◇上疏谢封代王

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众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后汉·卢芳传》）

◎隗嚣

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少仕州郡。莽篡位，以为骑都尉，迁七公士。地皇末，逃归，起兵，自称上将军，略定陇西。更始二年，征为右将军，迁御史大夫。明年，逃归。建武二年，邓禹承制以为西州大将军。六年，勒兵拒命。七年，公孙述以为朔宁王。九年，病死。

◇与诸将盟

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后汉·隗嚣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移檄告郡国

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故新都侯王莽，慢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圭作。发冢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案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众庶。行炮烙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变，官名月异，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敢检考。民众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妻子颠殒，还自诛刈。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茂，举众外降。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兴灭继绝，封定万国，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命，武军平之。驰使四夷，复其爵号。然后还师振旅，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后汉·隗嚣传》）

◇下杜林令

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后汉·杜林传》）

◇上书讨蜀

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后汉·隗嚣传》）

◇复上书止讨蜀

蜀道危险，栈阁贱绝，丈尺之地，侧不得通。述性严酷，上下相患，须其罪恶孰著，大呼响应之势也。（袁宏《后汉纪》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谢罪

吏人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虽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经，加刑则刑。加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后汉·隗嚣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五，有删节。）

◎方望

望，平陵人。隗嚣起兵，聘为军师。更始二年，嚣将应征，以书辞谢而有年，立前孺子刘婴为帝，自为丞相，败死。

◇说隗嚣

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后汉·隗嚣传》）

◇辞谢隗嚣书

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故钦承大旨，顺风不让。将军以至德尊贤，广其谋虑，动有功，发中权，基业已定，大勋方缉。今俊并会，羽翮比肩，望无耆之德，而猥托宾客之上，诚自愧也。虽怀介然之节，欲洁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何则？范蠡收责句践，乘偏舟于五湖；咎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贤，勒铭两国，犹削迹归愆，请命乞身，望之无劳，盖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愿将军勉之。（《后汉·隗嚣传》，「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嚣将行，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又见袁宏《后汉纪》，小异。）

◎方阳

阳，望弟。

◇说樊崇等

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后汉·刘盆子传》，「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崇等」。又见袁宏《后汉纪》三，有删节。）

◎张玄

玄，为隗嚣客。建武六年，梁统使人刺杀之。

◇为隗嚣游说河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众，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后汉·窦融传》，「嚣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

◎公孙述

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哀帝末为太子舍人，稍增秩为郎。后补清水长，兼摄五县。莽天凤中，迁导江卒正。更始初，自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寻称蜀王。建武元年僭位，国号成，建元龙兴。在位十二年，败死。

◇诏李业

业起则授大位，不起则赐鸩。（袁宏《后汉纪》三，「述素闻业名，欲以为博士。辞疾不起。乃遣大鸿胪尹融奉诏持鸩」。）

◎李熊

熊，为蜀郡功曹。公孙述建号，德行大司徒。

◇说公孙述

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后汉·公孙述传》，「功曹李熊说述，于是自立为蜀王」。）

◇复说公孙述

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后汉·公孙述传》，「李熊复说述。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

◎荆邯

邯，平陵人。仕公孙述为骑都尉。

◇说公孙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杰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于行陈之中，躬自奋击，与项羽战，大小百余，兵破身困者数矣。然犹不止，故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今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召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是则然矣，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与汉和亲。不者，当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袁宏《后汉纪》六，《后汉·公孙述传》）

昔汤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诸侯。其次汉祖，败而复征，伤瘳复战，故能擒秦亡楚，以弱为强。况今地方数千，杖戟百万，天下之心，未有所归，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华阳国志》五）

◎杨春卿

春卿，广汉新都人。为公孙述将，述平自杀。（案：《马援传》，「杨广字春卿」。《隗嚣传》，「杨广，上圭阝人。嚣起兵，以为右将军。更始三年，嚣自长安逃归，以为大将军，镇西城。建武八年，死于围城中」。今据《杨厚传》，则嚣将杨广与此为两人。抑范史误分也？疑莫能明。）

◇临命戒子统

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后汉·杨厚传》）

◎杨厚

厚，字仲桓，春卿孙。永初中，除中郎，免归。永建中。拜议郎，三迁至侍中。及梁冀擅权，谢病归。历质帝，桓帝，征不至。元嘉末卒，年八十二，私谥曰文父。（《华阳国志》十中作「杨序，年八十三，诏谥曰文父」。）

◇灾异对

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后汉·杨厚传》，「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云云，「太后从之」。又见《续汉·天文志中》注补。）

卷十二

◎侯霸

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成帝时为太子舍人。莽初，迁随宰，后为淮平大尹。建武四年，征拜尚书令。明年，代伏湛为司徒，封关内侯。十三年卒，追封则乡侯，谥曰哀侯。

◇立春下宽大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随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续汉·礼仪志上》。案：《后汉·侯霸传》，「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

◇奏劾朱浮

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后汉·朱浮传》）

◇李通辞位议

王莽篡汉，倾乱天下。通怀伊、吕、萧、曹之谋，建造大策，扶助神灵，辅成圣德。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功德最高，海内所闻。通以天下平定，谦让辞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职疗疾。欲就诸侯，不可听。（《后汉·李通传》）

◎伏湛

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济南伏胜九世孙。成帝时为博士弟子，五迁，至莽时为绣衣执法，迁后队属正。更始即位，以为平原太守。建武初，征拜尚书，迁司直，行大司徒事，寻找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坐事免，徙封不其侯，遣就国。

◇上疏谏征彭宠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士马罢劳，转粮艰阻。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怨惧，诚臣之所惑也。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后汉·伏湛传》）

◇移书属县

属县不得相侵陵。天生蒸民，必为立君，非久乱也。且养老育幼，以待真主。（袁宏《后汉纪》四，「更始时，湛为平原太守」。）

◎伏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隆，字伯文，一名盛，字伯明，湛子。仕郡督邮。建武初，拜太中大夫。进光禄大夫，为张步所执，见杀。

◇被执遣间使上书

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后汉·伏隆传》）

◇移檄告郡国

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而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纵横，忤逆天心，卒为赤眉所害。皇天汉，圣哲应期，陛下神武奋发，以少制众，故寻、邑以百万之军，溃散于昆阳，王郎以全赵之师，土崩于邯郸，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刘永，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不知厌足，自求祸弃，遂封爵牧守，造为诈逆。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拔睢阳，刘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诸军所闻也。不先自图，后悔何及？（《后汉·伏隆传》）

◎张纯

纯，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汤七世孙。成帝时，袭爵富平侯。哀、平间，为侍中。莽建国四年，更封张乡侯。建武初，复爵富平侯，历太中大夫、五官中郎将，改封武始侯，兼虎贲中郎将，进太仆，代杜林为大司空。中元元年卒，谥曰节侯。

◇六宗表

臣窃以十一家凡有六统，而所据各异，考之经礼，大义不通。臣谓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则三昭三穆也。（《御览》五百二十八）

◇奏加王莽九锡

圣帝明王，招贤劝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今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汉书·王莽传上》，太后诏「其九锡礼仪亟奏。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云云，「奏可」。）

◇奏除亲庙

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又立亲庙四世，推南屯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即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祖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后汉·张纯传》，「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又略见《续汉·祭祀志下》。）

◇奏行祭

礼，三年一，五年一。《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续汉志》作「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祭（《续汉志》作「始行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半坐，而孙从王父」）。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五年一。之为言谛，谛定（《续汉志》作「谛讠是」）昭穆尊卑之义也。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故（《续汉志》作「故骨肉」）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续汉志》有「祖宗庙未定，且合祭」）。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后汉·张纯传》，又见《续汉·祭祀志下》，各有删节。）

◇奏宜封禅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而帝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今摄提之岁，苍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后汉·张纯传》，又袁宏《后汉纪》八，「太尉喜司空纯上书」，即此约文。）

◇临终敕家丞歙

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圭，身死之扣，勿议传国。（《后汉·张奋传》）

◇泰山刻石文

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觐东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通典》作「成治」）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瑞兴。帝刘之九，会命代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狩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记，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通典》作「藏」）。」《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通典》作「矩」），九州平，天下予（《通典》作「经」）」。《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符专兹竭行封岱青（《通典》作「齐」）。」《河雒》（《通典》作「名」）后，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提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隳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扬、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工兼（《通典》作「兼并」），百里屯矣，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通典》作「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则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此示)，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续汉·祭祀志上》，《通典》五十四。）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续汉·祭祀志上》，「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吏，将工先上山刻石文」云云。又略见《通典》五十四。案：《后汉·张纯传》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

◎张奋

奋，字稚通，纯子。中元初，袭爵武始侯。永平中，随例归国。后为侍祠侯。章帝时，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将作大匠，免。和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位，起为城门校尉，迁长乐卫尉，进太常。永元六年，代刘方为司空，以病免。召为太常，复以病免。

◇因灾旱上疏

岁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日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臣蒙恩尤深厚，受职过任，夙夜忧惶，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口陈得失。（袁宏《后汉纪》十三，又见《后汉·张奋传》）

◇请定礼乐疏

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后汉·张奋传》，「永元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

◇复上疏条礼乐异议三事

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后汉·张奋传》，「十三年，召拜太常。复上疏」。又略见《书钞》五十三引《续汉书》）

◇上书辞袭封

根不病，哀臣小称疾。令翕立后，臣时在河南冢店。臣有告翕语，自以兄弟不当蒙袭爵之恩，愿下有司。（□□□□□引《东观汉记》）

◎桓谭

谭，字君山，沛国相人。成帝时为奉车郎。莽时为谏大夫，迁掌乐大夫。更始即位，召拜太中大夫。建武初征待诏，上书忤指不用。后拜议郎给事中，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年七十余。有《桓子新论》十七卷，《集》五卷。

◇仙赋（并序）

余少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名「存仙」。端站南向山，暑曰「望仙门」。余居此焉，窃有乐高眇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钞》一百二，《艺文类聚》七十八）

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山推)山罪)，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以沧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乎，滥滥乎，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艺文类聚》七十八）

◇陈明政疏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侯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罩，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也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田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我怨滥矣。（《后汉·桓谭传》，「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书奏，不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抑讖重赏疏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讖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复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后汉·桓谭传》）

◇上便宜

管仲，桓公之指南。（《文选·东京赋》注）

◇陈便宜

所谓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文选·王仲宣诔》注）

◇启事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饮食，饰虚诈，欲以求名干誉。

◇答扬雄书

子云勤味道腴。（《文选·班固答宾戏》注，又任《王文宪集序》注，又潘岳《杨荆州诔》注）

卷十三

◎桓谭（二）

◇桓子新论上

（谨案：《隋志·儒家》：「《桓子新论》十七卷，后汉六安丞桓谭撰。」旧、新《唐志》同。本传：「谭字君山，沛国相人。成帝时为郎。哀、平间，位不过郎。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德行大中大夫。世祖即位，征待诏，极言讖之非经，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谭著书言当世行事，号曰《新论》，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章怀注曰：「《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徵》，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注又引《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为十六卷，疑复有录一卷，故十七卷。其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所载十五事，当是《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四篇。《意林》所载三十六事，当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闵友》三篇。各书所载，又三百许事，合并重复，联属断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类相从，定为三卷。诸引但《琴道》有篇名，余无篇名。今望文分系，仍加各篇旧名，取便检阅。君山博学多通，同时刘子骏《七略》征引其《琴道篇》，扬子云难穷，立毁所作盖天图。其后班孟坚《汉书》据用甚多。王仲任《论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贤篇》《案书篇》《对作篇》皆极推崇，至谓「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则其书汉时早有定论。惜久佚失，所得见者仅此。然其尊王贱霸，非图谶，无仙道，综核古今，亻面偻失得，以及仪象典章，人文乐律，精华略具，则虽谓此书未尝佚失，可也。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二月既望。）

△本造第一

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以著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文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注）

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御览》九百七十六）。余为《新论》，术古今今（术与述通，疑当作「术古正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为非十也。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邪？（《御览》六百二）

△王霸第二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则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此下当说皇帝字义，缺）。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此下当说霸字义，缺）。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意林》，《史记·秦本纪》正义，《长短经·通变》，《御览》七十七，又四百三）

汤武则久居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于百姓。（《文选·典引》注）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载包含以统乾元也。（《初学记》九）

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此言未是也。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意林》，《御览》七十七。案：《意林》先引「三皇以道治」云云，后引「图王不成」云云。《御览》次第互易。今依《意林》。）

△求辅第三

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王公大人则嘉得良师明辅，品庶凡民则乐畜仁贤哲士，皆国之柱栋，而人之羽翼。（《御览》一百八十七。案：《北堂书钞》二十九引「桓阶子曰：『梁栋大臣』」，疑非即此也。桓阶，《三国志》有传，不闻成书，故附记于此。）

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意林》任子引桓谭云）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虽咸有大（旧作「天」，依前后条改）才，然皆年七十余，乃升为王霸师。（《御览》四百四）

昔秦王（《御览》八十六作「秦始皇」）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自以下二十四字，依《御览》加）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遂以败也（「遂以败也」四字，依《御览》加。）高帝既定天下，念项王从函谷入，而己由武关到，推却关，修强守御，内充实三军，外多发屯戍，设穷治党与之法，重悬告反之赏。及王翁之夺取，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坐得其处。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及其失之，人（疑当作「又」）不从大臣生焉。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由是观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胜为设防量备哉！防备之善者，则唯量贤智大材，然后先见豫图，遏将救之耳。（《群书治要》）

明镜，龟策也。章程，斛斗也。铨衡，丈尺也。（《意林》）

唯针艾方药者，已病之具也，非良医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国之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医无针药，可作为求买，以行术伎，不须必自有也。君无材德，可选任明辅，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则材能德行，国之针药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辅。传曰：「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广，非特止于十也。」（《群书治要》）

朝九州之俊。（《北堂书钞》十一）

昔尧试舜于大麓。麓者，乃领录天下之事，如今之尚书官矣。宜得大贤智，乃可使处议持平焉。（《续汉·百官志》注，《北堂书钞》五十九，《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二）

昔周公光崇周道，泽被四表。（《文选·石阙铭》注）

治狱如水。（《北堂书钞》四十四）

夫圣人乃千载一出，贤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见者也。（《文选·刘越石劝进表》注，《三国名臣赞》注，《博奕论》注，《吊魏武帝文》注）

切直忠正，则汲黯之敢谏争也。（《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图画于殿阁宫省，此乃国之大宝，亦无价矣，虽积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箧夜光，未足喻也。伊、吕、良、平，何世无之？但知人君不知，群臣勿用也。（《意林》）

捕猛兽者不使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长短经·是非》引《桓子》。）

传记言：魏牟北见赵王。王方使冠工制冠于前，台国于牟。对曰：「大王诚能重国若此二尺纟徙，则国治且安矣。」王曰：「国所受于先人，宗调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纟徙，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亲近而必求良工者，非为其败纟徙而冠不成与？今治国不善，则社稷不安，宗庙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爱，此非轻国于二尺纟徙之制邪？」王无以应。（《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七，《御览》八百二十四）

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文选·归去来辞》注，《王文宪集序》注）

薛翁者，长安善相马者也。于边郡求得骏马，恶貌而正走，名骥子。骑以入市，去来人不见也。后劳问之，因请观焉。翁曰：「诸卿无目，不足示也。」（《艺文类聚》九十三，《文选·蜀都赋》注，《御览》八百九十七）

夫畜生贱也，然有尤善者，皆见记识。故马称骅骝骥，牛誉郭椒、丁栎。（《艺文类聚》九十四）

贤有五品：谨敕于家事，顺悌于伦党，乡里之士也。作健晓惠，文史无害，县廷之士也。信试（官本作「诚」）笃行，廉平公（当有脱）理下务上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郡之士也。通经术，名行高，能达于从政，宽和有固守者，公辅之士也。才高卓绝，疏殊（官本作「竦峙」）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

居家循理，乡里和顺，出入恭敬，言语谨逊，谓之善士（《文选·范蔚宗〈宦者传论〉》注）。言求取辅佐之术，既得之，又有大难三，而止善二。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贱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夫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爱其尤，此三难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壹不当合，遂被谮想（旧校云「想」恐「」），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兴起，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吕之见用，傅说通梦，管、鲍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又说多言，亦甚多端。其欲观使者，则以古之贤辅厉主（疑当作「之」），欲间疏别离，则以专权危国者论之，盖父子至亲，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设（疑当作「失」）。及景、武时，栗、卫太子之事，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铲，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维诸高妙大材之人，重时遇咎（旧校云「咎」恐「合」），皆欲上与贤侔，而垂荣历载，安肯毁名废义，而为不轨恶行乎？若夫鲁连解齐，赵之金封，虞卿捐万户与国相，乃乐以成名肆志，岂复干求便辟趋利邪？览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观之，世间高士材能绝异者，其行亲任亦明矣，下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群书治要》）

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意林》）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后，何益于事？何补于君？（《意林》）

谓扬子云：「如后世复有圣人，徒知其材能之胜己，多不能知其圣与非圣人也。」子云曰：「诚然。」（《论衡·讲瑞篇》。案：此条不言出《新论》，望文知之，故采之。）

△言体第四

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所支流不，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亦皆异度焉。非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材深智，则不能见其大体。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当作「居常而守正」），见右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如无大材，则虽威权如王翁，察慧如公孙龙，敏给如东方朔，言灾异如京君明，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数百千人，祇益不知大体焉。维王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夫（当有「知」字）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矣。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有脱误）。苟直意而，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窥视其国相及诸将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萧何、曹参、韩信、樊哙等，亦易与耳。」遂往皮之。此知大体者。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咸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咸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群书治要》）

动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电，取如疾风，前轻后重，内实外虚。（《北堂书钞》一百十六）

周亚夫严猛、哮吼之用，可谓国之大将军。（《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十五）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目，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计云，「取吴、楚，并齐、鲁及燕、赵」者，此广地道之谓也；其中计云，「取吴、楚，并韩、魏，塞成皋，据敖仓」，此趋遮要争利者也；下计云，「取吴、下蔡，据长沙以临越」，此守边隅，趋作目者也。更始帝将相不能防卫，而令中死棋皆生也。（《史记·黥布传》集解，《文选·博奕论》注，《长短经》二，《国权》，《御览》七百五十三，《意林》）

更始帝到长安，其大臣辟除东宫之事，为下所非笑。但为小卫楼，半城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之。以是知其将相非萧、曹之俦也。（《初学记》二十四）

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众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之，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所以动天地者也。（《群书治要》）

王翁刑杀人，又复加毒害焉。至生烧人，以醯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复荐覆以荆棘。人既死，与土木等，虽重加创毒，亦何损益？成汤之省纳，无补于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齐宣之活牛，无益于贤人。贤人善之者，贵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无益于众庶。众庶悦之者，其恩义动人也（本作「思义动之也」，依《意林》改。）王翁之残死人，观人五藏（「观人五藏」四字，依《意林》加），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维此四事，忽微而显著，纤细而犹大，故二圣以兴，一君用称，王翁以亡。知大体与不知者远矣！（《群书治要》）

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群书治要》）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御览》五百二十六，又七百三十五）

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ゾ膳之费，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抟（《莽传》作「搏」）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群书治要》）

△见徵第五

东方朔短辞薄语，以谓信验，人皆谓朔大智，后贤莫之及。谭曰：鄙人有以狐为狸，以瑟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与瑟为箜篌又不知狸与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后贤也。」（《意林》，《艺文类聚》四十四）

余前为典乐大夫。有枭鸣于庭树上，而府中门下皆为忧惧。后余与典乐谢侯争斗，俱坐免去。（《御览》四百九十六，又九百二十七）

余从长安归沛，道疾（《御览》作「病」），蒙絮被，绛ブ，乖も马，宿于下邑东亭中。亭长疑是贼发卒夜来攻。余令吏勿斗，乃相问解而经安静自存也。（《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九，《艺文类聚》七十五，《御览》六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六）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恶我。王翁使都尉孟孙往泰山告祠，道过徐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陈平、留侯之比也。孟孙还，喜谓余曰：「仲翁盛称子德，子乃此邪！」余应曰：「与仆游四五岁，不吾见称。今闻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毁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

《周易》曰：「肥遁，无不利。」（《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冈诗〉注》）

宋康王为无头之冠以示勇。（《御览》六百八十四）

传记（此三字依《初学记》二十五加）：淳于髡至邻家，见其灶突之直，而积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灾。」教使更为曲突，而远徙（本作「徙远」，依《初学记》乙转）其薪，灶（《艺文类聚》八十作「邻」）家不听。后灾，火果及积薪而燔其屋。邻里并救击，乃（本作「及」，依《艺文类聚》改）灭止。而亨羊具酒，以劳谢救火者。曲突远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饮饭。智者讥之云：「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ㄡ头烂，反为上客。」盖伤其贱本而贵末也（「也」字依《艺文类聚》加），岂独夫（本作「夫独」，以意乙转）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国乱，亦皆如斯。是故良医医其未发，而明君绝其本谋。后世多损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已成。谋臣稀赏，而斗士常获。犹彼人殆（未能断句。或本《诗·节南山》「无小人殆」）失事之重轻，察淳于髡之预言可以无不通。此见微（当作「徵」，否则篇名当作「见徵」，必有一误）之类也。（《群书治要》）

博士弟子韩生居东寺，连三夜有恶梦。以问人。人教以晨起清（与「圊」通）中祝之。三旦而人告以为咒诅，捕治，数日死。（《御览》一百八十六，又四百）

待诏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系狱，其妇父朱若（疑当依下文作「君」）至狱门，通言遗襦。子春惊曰：「朱君来言与？朱为诛，而襦，中绝者也。我当诛断也。」后遂腰斩。（《御览》六百九十五）

阳城子城张名衡，蜀郡人，王翁（当有「时」字）与吾俱为讲学祭酒。及寝疾，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御览》八百十五）

卷十四

◎桓谭（三）

◇桓子新论中

△谴非第六

王者初兴，皆先建根本，广立藩屏，以自树党，而强固国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舆而封黄帝、尧、舜、殷之后，及同姓亲属、功臣德行，以为羽翼，佐助鸿业，永垂流（旧校云「流」恐「统」）于后嗣。乃者强秦罢去诸侯，而独自恃任一身，子弟无所封，孤弱无与，是以为帝十四岁而亡。汉高祖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计，导（旧校云「导」恐「遵」）殷、周之长道，褒显功德，多封子弟。后虽多以骄佚败亡，然汉之基本得以定成，而异姓强臣不能复倾。至景、武之世，见诸王数作乱，因抑夺其权势，而王但得虚尊，坐食租税，故汉朝遂弱，孤单特立。是以王翁不兴兵领士而径取天下。又怀贪功独专之利，不肯封建子孙及同姓戚属，为藩辅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传曰：「与死人同疾者不可为医，与亡国同政者不可为谋。」王翁行甚类暴秦，故亦十五岁而亡。失（当作「夫」）猎射禽兽者，始欲中之，恐其创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恶其伤肉多也。鄙人有得延（本作「延」，依《御览》四百九十二、八百上五改。《御览》引本注音檀，生肉酱也，又音延）酱而美之，及饭，恶与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酱，遂弃而俱（本作「但」，依《御览》改）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时，乃乐与人分之。及己得而重爱，不肯与，是惜肉唾延（本作「耆」，依《御览》改）之类也。（《群书治要》）

昔齐桓公出，见一故墟而问之。或对曰：「郭氏之墟也。」复问：「郭氏曷为墟？」曰：「善善而恶恶焉。」桓公曰：「善善恶恶，乃所以为存，而反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夫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贤智材能之士，皆征聚而不肯用，使人怀诽谤而怨之。更始恶诸王假号无义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见攻而身死，宫室烧尽；更始帝为诸王假号而出走，令城郭残。二主皆有善善恶恶之费，故不免于祸难大灾，卒使长安大都坏败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蛮之先，与中国并，历年兹多，不可记也。仁者不能以德来，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鸷，兽聚而鸟散，其强难屈而程难得，是以圣王羁縻而不专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于是宣王中兴，仅得复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汉兴，高祖见围于平城，吕后时为不轨之言。文帝时，匈奴大入，烽火候骑至雍、甘泉。景、武之间，兵出数困，卒不能禽制，即与结和亲，然后边甬（疑作「竟」）得安，中国以宁。其后匈奴内乱，分为五单于。甘延寿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韩邪单于，故肯委质称臣，来入朝见汉家。汉家得以宣德广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历世无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复侵刻匈奴，往攻夺其玺绶，而贬损其大臣号位，变易旧常，分单于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当作「乃」）遂持屈强无理，多拜将率，调发兵马，运徙粮食财物，以弹（当作「殚」）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扰乱，竟不能挫伤一胡虏，徒自穷极竭尽而已。《书》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谓矣。夫高帝之见围。十（当作「七」）日不食。及得免脱，遂无愠色。诚知其往攻非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怨之无益也。今匈奴负于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扰之，故使事至于斯。岂所谓「肉自生虫，而人自生祸」者邪？其为不急，乃剧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群书治要》）

王莽（本书作「王翁」，征事者辄变其词）时，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亲事。一曰为四百石，二岁而迁补。（《续汉·百官志五》注。案：《莽传》「居摄元年，西羌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

汉宣以来，理姓赋钱（《御览》作「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御览》六百二十七）

王莽（当作「翁」）起九庙，以铜为柱甍，大金银错镂其上。（《御览》五百三十一）

举火夜作，燃炭干墙。（《御览》八百七十一）

夫（当作「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昔大戊遭桑生朝之怪，获中宗之号；武丁有ず雉升鼎之异，身享百年之寿；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而获反风岁熟之报；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星为徙三舍。由是观之，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威，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群书治要》）

武帝出玺印石，财有兆朕，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史记·封禅书》索隐）

余前作王翁掌教（当作「乐」）大夫时，有男子毕康杀其母，有诏燔烧其子尸，暴其罪于天下。余谓此事不宜宣布，主封事云：「昔宣帝时，公卿大夫朝会廷中，丞相语次言：『闻枭生子，子长，且食其母乃能飞，宁然耶？』时有贤者应曰：『但闻枭子反哺其母耳。』丞相大惭，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人皆少丞相而多彼贤人，贤人之言有益于德化也。是故君子掩恶扬善，鸟兽尚为之讳，而况于人乎？不宜发扬也。」（《意林》。《御览》四百九十一，又九百二十七）

呈衣冠于川。（《述异记》上）

董贤女弟为昭仪，居舍号曰椒风。（《后汉·班固传上》注，《文选·西都赋》注，又《宣贵妃诔》注，《御览》一百八十一）

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书钞》一百二十九，《御览》七百七十六）

道路皆蒿草，寥郭狼藉。（《文选·蜀都赋》注）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众人咸豫部署，云：『甲乙当为之。』后果然。彼何以处知而又能与上同意乎？孔子谓子贡亿则屡中。今众人能与子贡等乎？」余应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辈，相去不甚胶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闻知也。夫明殊者视异，知均者虑侔，故群下之隐，常与上同度也。如昔汤、武之用伊、吕，高宗之取傅说，桓、穆之授管、宁、由、奚，岂众人所识知哉！彼群下虽好意措，亦焉能责斯以可居大臣辅相者乎？国家设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内量中丞御史以正齐毂下，故常用明习者，始以欲（有脱误）」分正法，而终乎侵轻深刻皆务酷虐过度，欲见未（当有误）尽力而求获功赏，或著能立事而恶劣弱之谤。是以役以棰楚，舞文成恶，及事成狱毕，虽使皋陶听之，犹不能闻也。至于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渐至乎朝廷，时有忿ぉ，闻恶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疑有脱）惑，讥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执重，而令上得施恩泽。此言甚非也。夫贤吏正士为上处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罪之当，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听行其事，则当受强死也。哀帝时，待诏伍客，以知皇（当作「星」）好方道，数召（当有「见」字）。后坐帝（「帝」字衍）事下狱。狱穷讯，得其宿与人言，汉朝当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为先帝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语之时，过差失误，乃不足被以刑诛。及诋欺事，可无于不至罪？《易》言「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即以是论谕人主，宁可谓曰：「何为比我禽兽乎？」如称君之圣明与尧、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于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辅佐执事者复随而听之，顺成之，不亦重为蒙蒙乎？（《群书治要》）

九江太守庞真按县令高受社祭，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盗，上请逮捕。诏不赃。天下缘是，诸府县社腊祠祭灶，不但进孰食，皆复多肉米酒脯腊，诸奇珍益盛，是故诸郡府至杀牛数头。（《御览》八百六十三）

△启寤第七

龙无尺水，无以升天；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意林》）

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意林》）

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意林》）

画水镂冰，与时消释。（《意林》，《御览》六十八）

孔子以四科教士，随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杂物，欲置之者并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林》）

圣人天然之姿，所以绝人远者也。（《文选·陆士衡宴玄圃宣猷堂诗》注）

昔颜渊有高妙次圣之才，闻一知十。（《文选·应休连与曹长思诗》注）

子贡对齐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饮，满腹而叠右江海之深？」（《文选·运命论》注，《头陀寺碑文》注）

夫不剪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初学记》十五，《御览》五百六十九）

谚言：「三岁学，不如一岁择师。」（《御览》四百四）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贝，致敬而去。（《御览》八百六十）

吴之玩水若鱼鳖，蜀之便山若禽兽。（《御览》九百三十二）

△祛蔽第八

颜渊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殇其年也。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知（《六贴》十六「知」字作「如闻」二字）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此犹时人虽不别圣，亦复欣慕。如庸马与良马，相追衔尾，至暮，共列宿所，良马鸣食如故，庸马垂头不复食，何异颜渊与孔子优劣。（《意林》，《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五，《艺文类聚》七十二，《文选·曹子建与吴季重书》注，《初学记》二十五，《六贴》十六，《御览》三百九十一，又四百九十六，又八百二十八，又八百六十三，又八百九十七）

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北堂书钞》作「病发一年而死」。《甘泉赋》注作「明日遂卒」。《御览》三百九十三作「一年卒」，三百九十九、七百三十九作「病一岁卒」，皆误。）由此言之，尽思务精神也。（《意林》，《北堂书钞》一百二，《艺文类聚》五十六，又七十五，《文选·甘泉赋》注，《文赋》注，《白孔六贴》八十六，《御览》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又五百八十七，又一百三十九）

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意林》）

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见乐家书记，言「文帝时，得魏文侯时乐人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而问之曰：『因何服食而能至此邪？』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事，教臣为乐，使鼓琴。日讲习以为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臣不能导引，无所服饵也，不知寿得何力。』」余以为窦公少盲，专一内视，精不外鉴，恒逸乐，所以益性命也，故有此寿。（《汉书·艺文志》注《辩正论》引陈思王《辩道论》，《御览》三百八十三，又七百四十）

齐桓公行，见麦（宋本《初学记》作「」）丘人，问其年几何。对曰：「八十三矣。」公曰：「以子寿，祝寡人乎？」对曰：「使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以人为宝。」（《初学记》八，《太平寰宇记》十二《谯县》）

余尝过故陈令同二房，见其读《老子》书，言「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宁能延年却老乎？」余应之曰：「虽同形名，而质性才干乃各异度，有强弱坚脆之恣焉，爱养适用之，直差愈耳。譬犹衣履器物，爱之则完，全之久。」余见其旁有麻烛，而垂一尺所，则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体，这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其。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人之遭邪伤病，而不遇供养良医者，或强死，死则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倾刺风而不获救护，亦道灭，则肤余干长焉余尝夜坐饥内中，然麻烛，烛半压欲灭，即自日敕视，见其皮有剥钅乞，乃扶持转侧，火遂度而复。则维人身或有亏剥，剧能养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识其始生时，则老亦死不当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时忽如卧出者，犹果物谷实，久老则自堕落矣。后世遭衰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恻怛，然后中绝，故咨嗟赠恶，以死为大故。昔齐景公美其国，嘉其乐，云：『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或难曰：「以烛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肤时剥伤而自愈者，血气通行也。彼蒸烛缺伤，虽有火居之，不能复全。是以神气而生长，如火烛不能自补完，盖其所以为异也，而何欲同之？」应曰：「火则从一端起，而人神气则于体，当从内稍出合于外，若由外腠达于内，故未必由端往也。譬由炭火之燃赤，如水过渡之，亦小灭，然复生焉。此与人血气生长肌肉等，顾其终极，或为炙，或为耳。曷为不可以喻哉！」余后与刘伯师夜燃脂火坐语，灯中脂索而炷樵秃，将灭息，则以示晓伯师，言人衰老亦如彼秃灯矣（《御览》八百七十作「秃炷矣」）。又为言前燃麻烛事。伯师曰：「灯烛尽，当益其脂，易其烛。人老衰亦如彼自蹶续。」余应曰：「人既禀形体而立，犹彼持灯一烛，及其尽极，安能自尽易？尽易之乃在人。人之蹶傥亦在天，天或能为他。其肌骨血气充强，则形神枝而久生，恶则绝伤，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欲灯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尽易以不能，但促敛旁脂以染渍其头，转侧蒸干，使火得安居，则皆复明焉。及本尽者，亦无以燃。今人之养性，或能使堕齿复生，白发更黑，肌颜光泽，如彼促脂转烛者，至寿极亦独死耳。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愚者欺或，而冀获尽脂易烛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及其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与禽兽昆虫，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弘明集》五，又略见《御览》八百七十）

卫后园有送葬时乘舆马十匹，吏卒养视，善饮不能乘，而马皆六十岁乃死。（《御览》八百九十七）

余与刘子骏言养性无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吻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鱼，石贼（一本作「杀」）鼠，桂害獭，杏核杀猪，天非（一本作「非天」）故为作也。」（《御览》九百九十）

△正经第九

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选·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注）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注。案《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近君、君延，必有一误。）

子贡问蘧伯曰：「子何以治国？」答曰：「弗治治之。」（《意林》）

《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已上十二字，依《北堂书钞》一百一加。《连山》，《书钞》作「厉山」）。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案：《汉志》作四十六卷）为十八篇（句有脱误。《汉志》作五十七篇，师古引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则此当云五十八篇。）。古礼失《礼记》有四（《汉志》作「五」）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与齐下十一字，依《经典释文叙录》加）。古《孝经》一卷二十章（《汉志》作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汉志》注作「一」，《意林》与此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御览》六百八）

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毕三年之丧，欲卒父业。升舟而鱼入，则地应也。燎祭降乌，则天应也。二年，闻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少师抱乐器奔周，甲子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御览》三百二十九）

人抱天地之体，怀纯粹之精，有生之最灵者也。是以貌动于木，言信于金，视明于火，听聪于水，思睿于土。五行之用，动静还与神通。貌恭则肃，肃，时雨若；言从则，，时若；视明则哲，哲，时燠若；听聪则谋，谋，时寒若；心严则圣，圣，时风若。金木水火皆载于土，雨燠寒皆发于风，貌言视听皆生于心。（《五行大义》四）

王者造明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学记》九，《御览》五百三十三）。天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续汉·祭祀志中》注）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三）。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御览》作「终」）而复始。（《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三十四）

《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意林》，《经典释文叙录》，《史通》十四，《御览》六百十。案：君山推崇《左氏》如此。《史通》十四又引《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事与《新论》违异，所未审也。）

诸儒睹《春秋》之记录，政治之得失，以立正义，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者，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居美者也。（《美堂书钞》未改本九十五。《御览》六十八）

吴之篡弑灭亡，衅由季札。札不书上放周公之摄位，而下慕曹臧之谦让，名已细矣。《春秋》之趣，岂谓尔乎？（《古文苑·郦炎对事》）

尧能则天者，贵其能臣舜、禹二圣。（《意林》）

△识通第十

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此亦蔽也。（《意林》，《北堂书钞》九十八，《御览》六百十，又六百十六）

汉高祖建立鸿基，侔功汤、武。及身病，得良医弗用，专委妇人，归之天命亦以误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北堂书钞》十五作「纪纲」），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本作「混」，依《文选·宦者传论》注改）尊卑之伦，此其所蔽也。（《御览》八十八）

充寮殷富。（《北堂书钞》十五。疑是言文帝。）

汉武帝材质高（《御览》作「英」）妙，有崇先广统（《御览·作「崇文广业」》）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艺文类聚》作「今古」，《北堂书钞》十二与《御览》同）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北堂书钞》十三引此二句），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譬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圭，乃又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匹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为太子。后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征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也。（《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八）

《汉书·陈遵传》云：「张竦为贼兵所杀。」李奇曰：「竦知有贼当地反支日，不在为贼所杀。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

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当作「子云」。《御览》变其词耳）察达圣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义割恩，自令多费，而至困贫。（《御览》五百五十六）

卷十五

◎桓谭（四）

△离事第十一

举网以纲，千止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治大国者，亦当如此。（《意林》）

以贤代（《意林》作「伐」。下同）贤谓之顺（《意林》作「烦」），以不肖代不肖谓之乱。（《意林》，《御览》四百二）

关并字子阳，材智通达。（《汉书·沟洫志》注。案：此以下皆言治河事。孟坚采《新论》以为《志》，首尾略具，故附载焉。《志》云，王莽时，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

大司马（当有「史」字）张戎仲功，习溉灌事（《汉书·沟恤志》注，《御览》六十一，《事类·河赋》注），议曰：（《事类·河赋》注）「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可以禁民勿复引河。」（《御览》六十一，《事类·河赋》注。案：《沟恤志》云：「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水多，暴至，则溢决也。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

韩牧字子台，善水事。（《汉书·沟恤志》注。案：《志》云：「御史临淮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有四五，宜有益』。」）

王平仲云：「《周谱》言定五年年，河徙故道（《水经注·河水五》作「故渎」。）今所行处，非禹所穿。（《意林》。案：《沟恤志》云：「大同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渤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沛郡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已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为平地灾害。（《水经注·河水一》，《艺文类聚》九）

通历数家算法，推考其纪，从上古天元以来，讫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连璧。（《初学记》四，《岁华记丽》四）

余前为郎，典漏刻。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御览》作「暮夜」）参以星宿，则得其正。（《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十，《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二）

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晓达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适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儿子爱学作之，亦当复年如我乃晓知，已又且复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御览》二）

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天，以天为如盖转（「如」字「转」字依《初学记》一加），常左旋，日月星辰随而东西，乃图画形体行度，参以四时、历数、昏昼夜，欲为世人立纪律，以垂法后嗣。余难之曰：「春秋昼夜欲等平。旦日出于卯，正东方；暮日入于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视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币，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仰视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南，如盖转，则北道近，南道远，彼昼夜刻漏之数，何从等平？」子云无以解也。后与子云奏事待报，坐白虎殿廊庑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顷，日光级，不复曝焉。因以示子云曰：「天即盖转而行，其光影当照此廊下而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家法焉？」子云立坏其所作。则儒家以为天左转，非也。（《晋书·天文志一》，《御览》二，《事类·天赋》注）

五藏。（《释藏》百字二号，梁释僧《世界记序》云「桓谭拒问，率五藏以为喻。」）

言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人八百余处，而可识知者七十有二。（《初学记》九，《御览》五百三十六）

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梁书·刘杳传》）

汉之三主，内置黄门工介。（《文选·长微赋》注，繁休伯《与魏文帝笺》注）

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北堂书钞》未改本五十五）

圣贤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传。（《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

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乐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御览》五百六十五）

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文选·魏文帝典论·论文》注）

五声各从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须宫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锦屏风谕而示之。望视，则青赤白黄黑各各异类；就视，则皆以其色为地，四色文饰之，其欲为四时五行之乐，亦当各以其声为地，而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声文饰之，犹彼五色屏风矣。（《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二，《御览》七百一）

余年十七，为奉车郎，卫殿中小苑西门。（《御览》二百十五）

谭谓扬子曰：「君之为黄门郎，居殿中，数见舆辇、玉蚤、华芝及凤皇三盖之属，皆元黄五色，饰以金玉、翠羽、珠络、茵席者也。」（《续汉·舆服志上》注，又《后汉·班固传上》注，《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四十一，《文选·西都赋》注，《寡妇赋》注，《宋孝武宣贵妃诔》注）

虽不见古路车，亦数闻师之说，但素舆而蒲茵也。（《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四十一）

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御览》七百六十七，又八百二十九）

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续汉·礼仪志中》注）

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论衡·乱龙篇》）

扶风漆县之分邑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曰，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续汉·郡国志一》注，《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三，《艺文类聚》三，《御览》二十七，又《后汉书·周举传》曰：「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注曰：「其事见桓谭《新论》。」）

天下有鸛鸟，郡国皆食之，而三辅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御览》十三，又九百二十五）

余小时闻闾巷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时近（案：殷敬顺《列子释文》卷下云：「怆怆，桓谭《新论》亦述此事，作怆凉。」据知《新论》原文，具如《列子·汤问篇》，惟怆凉字小异。《法苑珠林》既载《列子》于前，故于《新论》有所删节也。今《列子》与殷敬顺所见微异，附载之。「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决也。」《金楼子·立言篇》亦载此事。）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以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疏，相离丈余。及夜半，在上方视之甚数，相离为一二尺。以准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远于傍也，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气上升，天气下降。今置火于地，从旁与上诊其热，远近殊不同，乃差半焉。日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阳之冲，故热于始出时。又新从太阴中来，故复凉于其西在桑榆间。大小虽同，气犹不如清朝也。」桓君山曰：「子阳之言，岂其然乎？」（《隋书·天文志上》，《法苑珠林》七）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人不能屈。后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此虚言难以夺实也。（《由贴》九，《御览》四百六十四）

世俗咸曰：「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躬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御览》三十五，又八百三十七。案：此下当引「成帝问刘向」云云，如《风俗通》所载也。）

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记·孝武纪》索隐，又《太史公自序传》索隐作「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

雒阳李幼宾有小玉检。谒卫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见而奇之，使余报以三万钱，请买焉。幼宾曰：「我与好事长者传之，已顾十万，非三万钱主也。」余惊骇云：「我若于路见此，千钱亦不市也。故知之与不知，相去甚远」。（《御览》八百五）

△道赋第十二

余少时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北堂书钞》九十七）

扬子支攻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意林》。案：此约文。《北堂书钞》一百二引云：「余少好文，见扬子云赋颂，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之矣。』」《艺文类聚》五十六引云：「余素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书钞》一百二十二引云：「君大素晓习万剑之名，凡器但遥观而知，不须手持熟察，言能观千剑则晓知之。」此三条与《意林》相当，今难复并矣。又子云为《甘泉赋》，梦五藏出在地。《艺文类聚》等书以事相涉，每牵连引之。《意林》一属《祛蔽》，一属《道赋》，今故分录，不紊原次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谚曰：「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孔子言：「举一隅足以三隅反。」观吾小时三赋，亦足以揆其能否。（《御览》四百九十六）

余少时为奉车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部先置华阴集灵宫，武帝所造，门曰望仙，殿曰存仙。书壁为之赋，以颂二仙之行。（《北堂书钞》一百二。案：《艺文类聚》七十八有此赋并序）

△辨惑第十三

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意林》）

百足之虫，共举一身，安得不济。（《意林》）

无仙道，好奇者为之。（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

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养生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早鸟邪？」余应曰：「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意林》，《御览》七百二十）

圣人何不学仙而令死邪？圣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终也。（《意林》，《文选·颜延年五君咏》注）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隐沦，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铸凝。（《文选·江赋注》，《五君咏》注，《谢元晖敬亭山诗》注，《任彦升谢修卞忠贞墓启》注）

淮南王之子嫂（当误。安二子，太子迁，孽子不害，未知孰是）迎道人作金银，云：「乍公字金与公，乍公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御览》八百十二）

琥帝有所爱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质性佞。夫人死，帝痛惜之。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魂。乃夜设烛张幄，置夫人神影。令帝居于他帐中，遥望见好女，似夫人之状。还帐坐。（《史记·武纪》集解，《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文选·藩安人悼亡诗》注，《御览》六百九十九）

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士（《艺文类聚》作「逸人」，《御览》七百五十七作「道人」，今依《水经注》）王仲都至。诏问：「何所能为？」对曰：「但能忍寒暑耳。」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衣，载以驷马，于上林昆明池上环冰而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战，而仲都独无变色。卧于池台上。曛然自若。因为待诏。至夏大暑日（案：《华岁纪丽》二说此事，以为服飞雪散），使曝坐，又环以十炉火，口不言热，而身不汗出。（《水经注·渭水下》，《三辅黄图》五，《艺文类》五，《初学记》三，《御览》二十二，又三十四，又七百五十七）

近哀、平间，睢陵（《御览》六百四十三作「临淮」，九百四十四作「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尝犯事坐重罪系狱，佯病死，数日，目陷虫出。吏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之，既而复活。故知幻术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齿牙》，耸眉动目。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城有飞头之夷，非为幻也。（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二，今本四，《法苑珠林》七十六，《御览》六百四十三，又七百三十七，又九百四十四）

哀帝时有才（当作「老」）人范兰，言年三百岁。初与人相见，则喜而相应和，再三则骂而逐人。（《御览》四百六十六）

史子心见署为丞相史，官架屋，发吏卒及官奴婢以给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复利于金也。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又甘心焉。乃除之为郎，舍之北宫中，使者待遇。（《抱朴子·内篇》十六《黄白》）

余尝与郎冷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头面垢丑，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御览》三百八十二）

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杭朽蠹，人虽欲爱养，何能使不衰？」（《辩正论》·引陈思王《辩道论》，《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六）

黄（《御览》作「期」）门郎程传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甚忧。妻曰：「请致两端缣。」缣即无故而至前。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筒，筒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少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言，道必当传其人，口虽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福之不止，妻乃发狂，而走，以泥自涂，遂卒。（《抱朴子·内篇·黄白》，《御览》八百十二）

吕仲子婢死，有女儿年四岁，葬后数来抚循之，亦能为儿沐头浣濯。甚恶之，以告方士。云：「其家青狗为之，杀之则止。」婢遂不复来。杨仲文亦言，所知家妪死，已敛未葬，忽起饮酒食，醉后而坐棺前祭床上。如是三四，家益厌苦。其后醉行坏垣，得老狗，便打杀之。推问，乃里头沽家狗。（《御览》八百八十五，又九百五）

△述策第十四

或云：「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则言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隐不传焉。子能权知斯事否？」吾应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儿年四岁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面之性，必憎恶而事刂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刘子骏闻吾言，乃立称善焉。（《史记·陈丞相世家》集解，《汉书·高纪》注，《艺文类聚》十八，《白孔六贴》二十一，《御览》三百八十一）

△闵友第十五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言内有以相知与否，不在新故也。（《史记·邹阳传》集解）

庄尤字伯石。（《后汉·光武纪》注）

高君孟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北堂书钞》一百，《御览》六百十四）

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著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为八十一卦。以四为数，数从一至四，重累变易，竟八十一而遍，不可损益。以三十五（当作「六」）蓍揲之。《玄经》五千余言，而传十三篇也。（《后汉·张衡传》注，《通鉴》三十注）

王公子问：「扬子云何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已下对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问也，见《汉书·雄本传》）。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老子，其心玄远而与道合（语未竟，《雄本传》作「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论衡·超奇篇》，《文选·东京赋》注，袁彦伯《三国名臣赞》，《史通·内篇·自序》，《御览》四百三十二，又六百二）

时农。（《元和姓纂·支韵》。案：此条未知所属，姑载于此。）

通人如子礼。（《元和姓纂·渔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见。（《御览》六百十九）

茂陵周智、孙胡，不为赋讼酬应之文。为大司徒掾，见使典定文义，兼领众事。（《北堂书钞》未改本六十八）

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意林》，《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八十八，《文选·月赋》注，《鲍明远白头吟》注，《御览》五百七十九，又八百十四，又九百五十六）。琴长（此二字意补）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当有「分」字），象三六数；广六寸（《道藏》本《意林》作六分，今依官本），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意林》）。琴隐长四寸五分，隐以前长八分（《文选·七发》注。）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通典》一百四十四。此下尚有说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工云神农，诸家所说，莫能详定」二十一字，当是杜佑语，不录。）下徵七弦，总会枢要（《文选·长笛赋》注），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文选·思玄赋》注，《初学记》十六，《御览》五百七十九。）八音之中，惟丝最密（《初学记》作「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初学记》十六，《御览》五百七十九）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玉篇》十六）。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文选·啸赋》注）。八音广博，琴德最优（《文选·芜城赋》注，《长门赋》注）。操似鸿雁之音（《文选·长笛赋》注，又《琴赋》注作「操似鸿雁咏之声」），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故谓之。《尧》经逸不存（《意林》，《文选·琴赋》注，《七发》注）。《舜操》者，昔虞舜圣德玄远（《北堂书钞》「玄」作「达」），遂升天子，喟然念亲，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其声清以微（《意林》，《文选·琴赋》注）。《禹操》者，昔夏之时，洪水襄陵沈山，禹乃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九）。《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秸高飞，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淳（《意林》，《文选·琴赋》注，《御览》九百十六）。《文王操》者，文王之时，纣无道，烂金为格，溢酒为池，宫中相残，骨肉成泥，璇室瑶台，蔼云翳风，钟声雷起，疾动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阴行仁义，援琴作操，故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北堂书钞》四十一，《御览》八十四）。《伯夷操》（《文选·舞赋》注，《长笛赋》注。案：此语未竟。《长笛赋》注「伯夷操」下有「似鸿雁之音」五字，乃总说操字，义当在上文，非专说伯夷），《箕子操》，其声淳以激。（《意林》。右一章，采各书引见三十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意林》次第之，佚阙尚多。本传：「《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注引《东观记》曰：「《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案：《文选·琴赋》注：「《七略》：《雅》第十七曰《琴道》，曰《尧》，逸。又曰，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故谓之。又曰，《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秸高飞，援琴作操。」足说《要》所载，正是发首一章，故刘歆采用之地。）

晋师旷善知音。卫灵公将之晋，宿于濮水之上，夜闻新声，召师涓告之曰：「为我听写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晋。晋平公飨之，酒酣，灵公曰：「有新声，愿奏之。」乃令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后汉·陈元传》注）

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蜀志》注不重言「孟尝君」，盖转写脱，今依《文选·笙赋》注，《别赋》注，《豪士赋序》注加）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笙赋》注改「故」）富而今贫，摈压穷巷，不交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罹谤，怨结而不得信；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别赋》注作「故」）而生离，远（弱晖《和王主簿怨情诗》注作「一」）赴绝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恨赋》注作「子」），出以野泽为邻，入用堀穴为家，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飞乌（李陵《答苏武书》注作「鸟」）之号，秋风鸣（《答苏武书》注作「萧」）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别赋》注作「挥」）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滋泣（《别赋》注作「凄怆而流涕」）者也。今若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陆士衡日出东南隅行》注作「邃」，《说宛·书说篇》亦作「邃」）房，下罗帷（刘休玄《拟古诗》注作「帐」），来清风；倡优在前，谄谀侍侧，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色以淫目；水戏（《西京赋》注、《七》命注作「嬉」）则舫龙舟，建羽旗，鼓吹（《蜀志》注作「钩」，依沈约《宋书·乐志》一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登平原，驰广囿，强弩下高鸟，勇士格猛兽；置酒娱乐，沈醉忘归：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虽有善鼓琴，未能动足下也。」孟尝君曰：「固然。」雍门周曰：「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即衡；从成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譬（《蜀志》注无「譬」字，依《魏都赋》注加。《说苑》作「譬之」）犹磨萧斧而（《魏都赋》注作「摩萧斧以」）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蜀志》注无「酸鼻」二字，依王重宝《褚渊碑文》注加。《说苑》作「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德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以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兔（《蜀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狸」，依《恨赋》注、张孟阳《七哀诗》注、任彦升《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注改）穴其中，游儿（《七哀诗》注、谢修《下忠贞墓启》注作「樵儿」。《豪士赋序》注作「游童」）牧竖，踯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见之凄怆（此六字依《七哀诗》注加），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七哀诗》注作「如何成此乎」！）」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叩（《豪士赋序》注作「挥」，《说苑》作「微挥」）角羽，初（「初」字依《豪士赋序》注加。《说苑》作「切」，亦「初」之误。《说苑》异文尚多，以非本文，不具载）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三国志·蜀正传》注）

宣帝元康、神爵之间，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召见温室，知趣为侍郎。（《北堂书钞》七十一，《御览》二百四十八）

黄门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长倩，能传其度数，妙曲遗声。（《文选·司马绍统赠山涛诗》注）

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御览》五百八十一）

卷十六

◎蔡茂

茂，字子礼，河内怀人。哀、平间征试博士，对策高等，拜议郎，迁侍中。莽居摄，以疾自免。更始时，避乱河西，窦融以为张掖太守，固辞。建武十三年，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代戴步为司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上书禁制贵戚

臣闻兴化致教，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理恶。陛下圣德重兴，再隆大命，即位以来，四海宴然。诚宜夙兴夜寐，虽休勿休。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臣恐绳墨弃而不用，斧斤废而不举。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而与主共舆出入宫省，逋罪积日，冤魂不报。洛阳令董宣，直道不顾，干主讨奸。陛下不先澄审，召欲加棰。当宣受怒之初，京师侧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十逸，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案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后汉·蔡茂传》）

◎申屠刚

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孙。仕郡功曹。平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罢归田里。王莽篡位，避地河西，转入巴蜀二十余年。后依隗嚣。建武七年，征拜侍御史，迁尚书令，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

臣闻王事失则神怨怒，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小，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卫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势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割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八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后汉·申屠刚传》）

◇说隗嚣

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李朝，躬圣德，举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欤？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覆愚老之言。（《后汉·申屠刚传》，「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嚣不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归与隗嚣书

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众，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可不慎哉！（《后汉·申屠刚传》）

◇苏竟

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平帝时为博士进书祭酒。莽篡位，拜代郡都尉。光武即位，就知趣代郡太守。建武五年，入为侍中，以病免。

君执事无恙。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从事出入，校定秘书，窃自依依，末由自远。盖闻君子愍同类而伤不遇。人无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后求利，先定志然后求名。昔智果见智伯穷兵必亡，故变名远逝，陈平知项王为天所弃，故归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闻君前权时屈节，北面延牙（延岑字伯牙），乃后觉悟，栖迟养德。先世数子，又何以加！君处阴中，土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何自负畔乱之困，不移守恶之名乎？与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二者之论，岂其然乎？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踟蹰，忧汉子孙者也。论者若不本之于天，参之于圣，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时谬错，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过度，荧惑进退见态，填星绕带天街，岁星不舍氐、房，以为诸如此占，归之国家。盖灾不徒设，皆应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东海是也。尾为燕分，渔阳是也。东海董宪，迷惑未降，渔阳彭宠，逆乱拥兵，王赫斯怒，命将并征，故荧惑应此，宪、宠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度，以至于今，或守东井，或没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踯躅帝宫，或经天反明，或潜藏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缩成钩，或偃蹇不禁，皆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臣乱子，往往错互，指麾妄说，传相坏误。由此论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广可十丈，长可万丈，正临倚弥。倚弥即黎丘，秦丰之都也。是时月入于毕。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主退恶攘逆。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奎为毒螫，主珍。此二变，郡中及延牙士众所共见也。是故延牙遂之武当，托言发兵，实避其殃。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胜土，刑制德，今年兵事毕已，中国安宁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累》之诗，「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无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从管、蔡之乱也；景帝之悦济北，以从不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来，孤恩背逆，归义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欤！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故天之所坏，人不得支。宜密与太守刘君共谋降议。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忧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岂求报利？尽忠博爱之诚，愤满不能已耳！（《后汉·苏竟传》）

◎窦融

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孝文窦后弟广国之七世孙。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王俊司马，以从平翟义功封宁武男。地皇末，太师王匡请为助军，迁波水将军。更始即位，大司马赵萌以为校尉，知趣巨鹿太守，未行，迁张掖属国都尉，自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武五年，遣使归诚，授凉州牧。八年，封安丰侯。十三年入朝，拜冀州牧，迁大司空。二十年免，寻加位特进，行卫尉事，兼将作大匠。永平二年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八，谥曰戴侯。

◇上疏让爵土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后汉·窦融传》又《艺文类聚》五十一引《东观汉记》，又袁宏《后汉纪》六。）

◇复遣长史刘钧上书归诚

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后汉·窦融传》）

◇上书请隗嚣

隗嚣闻车驾当西，臣融东下，士众骚动，计且不战。嚣将高峻之属，皆欲逢迎大军，后闻兵罢，峻等复疑。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杰遂复附从，嚣又引公孙述将，令守突门。臣融孤弱，介在其间，虽承威灵，宜速救助。国家当其前，臣融促其后，缓急迭用，首尾相资，嚣势排迮，不得进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进，久生持疑，则外长寇仇，内示困弱，复令谗邪得有因缘，臣窃忧之。惟陛下哀怜。（《后汉·窦融传》）

◇封皇子议

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故《诗》云，「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高祖圣德，光有天下，亦务亲亲，封立兄弟诸子，不违旧章。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褒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知趣，陛下恭廉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输入尖古合旧，厌塞众心。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后汉·光武纪》，「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空融等奏议。制曰：』『可，』」）

◇与隗嚣书

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陈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袁宏《纪》此下有二句云：「忠孝冠周冠周霍，德让配吴札」），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贫ぉ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融闻智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自起兵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生民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幸赖天运少还，而大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疴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忧人大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区区所献，惟将军省焉。（《后汉·窦融传》）

◎窦宪

宪，字伯度，融曾孙。建初中，以皇后兄拜为郎，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和帝即位，拜车骑将军，以征北匈奴功进大将军。永元四年，封冠军侯，遣就国，迫令自杀。

◇上皇太后疏请以桓郁刘方入侍讲

《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后汉·桓郁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作「伏惟皇帝躬天然之资，不肃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独对小臣，非所以揄扬圣心、增益辉光者。窃见屯骑校尉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并为帝师。愚以为可长乐少府，入授帝经」。）

◎窦章

章，字伯向，融玄孙，避羌乱，家于外黄。安帝时，入东观为校书郎，迁长水校尉。顺帝初，擢羽林郎将，迁屯骑都尉。永和中，迁少府。汉安末，转大鸿胪。有《集》二卷。

◇移书劝葛龚

过矫仲彦，论升仙之道；从苏博文，谈超世之高；适马季常，讲坟典之妙；所谓乔、松可与驰骛，何细疾之足患邪？（《汝南先贤传》。案：矫慎字仲彦。苏章字博文。）

◎窦武

武，字游平，融玄孙。延熹末，拜郎中。以长女立为皇后，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寻为城门校尉。灵帝立，拜大将军，封闻喜侯，与太傅陈蕃等谋诛中官，事败自杀。

◇上表谏宦官封侯

陛下即位以来，梁、孙、邓、亳，贵戚专势，侵逼公卿，略驱吏民，恶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深。或诛灭相续，以常侍黄门，窃弄王命欺罔竞行，谤ㄅ争入。如忠臣李固、杜乔，在朝必竭忠奉之节，觉其奸萌，因造妖言，陷之祸门。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贤愚悲悼，小大伤摧。固等既没，宦党受封，快凶慝之心，张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谣言之作，正为于此。陛下违汉旧典，谓必可行，自制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奸臣专政，臣恐有胡亥之难，在于不久；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臣实怀愚，不惮瞽言，使身死名著，碎体粪土，荐肉狐鼠，犹生之年，虽尊官厚禄，不以易之也。谨冒死陈得失之要，凡七十余条，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束骸候诛。（袁宏《后汉纪》二十二，延熹九年）

◇上表

今冬大寒过节，毒害鸟兽，爰及池鱼，城傍松竹，皆为伤绝。（《初学记》三引谢承《后汉书》）

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爰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秘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离、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宇、荀绲、刘、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后汉·窦武传》）

◇上疏

奉承诏命精爽陨越。（《文选·刘琨劝进表》注）

◇屯都亭下令军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门常侍，反逆无道，何尽随之反乎？先降有重赏。（袁宏《后汉纪》二十三，又《后汉·窦武传》作「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

卷十七

◎鲍永

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司隶校尉鲍宣子。为郡功曹。莽时举秀才，不应。更始二年，征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封中阳侯。更始败殁，为发丧。罢兵来降，拜谏议大夫，出为鲁郡太守，封关内侯，迁扬州牧。母忧去官。建武十一年，征为司录校尉。十五年，迁东海相，拜兖州牧，卒官。

◇奏劾赵王良

今月二十七日，车驾临故中郎将来歙丧还，车驾过须臾，赵王良从后到，与右中郎将张邯相逢城门中，道迫狭，叱邯旋车，又召候岑尊诘责，使前走数十步。按良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让侯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也。（《后汉·鲍永传》注引《东观记》）

◎鲍昱

昱，字文渊，永子。建武初，试守高都长。后为Γ阳长。再迁，中元初，拜司隶校尉。永平中。坐事免。后拜汝南太守。一年，代王敏为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为太尉。六年卒，年七十余。

◇择灾眚问

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知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分离，孤魂不祀（袁宏《纪》此下有「骸骨流离，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生死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后汉·鲍永附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有小异。）

◇救耿恭关宠议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袁宏《纪》此下有「兵家先名后实」。）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后汉·耿恭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与此小异。）

◎鲍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昱子。永元初为黄门侍郎，出为南阳太守，征拜大司农。

◇说窦宪弟夏阳侯瑰

陈宠奉事先帝，深见纳任，故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后汉·陈宠传》「章帝崩，窦宪常衔宠，乃白太后，令典丧事，欲因过中之。微素敬宠，说夏阳侯瑰」。）

◎欧阳歙

歙，字王思，乐安千乘人。莽时为长社宰。更始即位，以为原武令。迁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建武初，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寻拜扬州牧，迁汝南太守，更封夜侯。十五年，代韩歆为大司徒，坐汝南臧罪发，死狱中。

◇下教论繇延功

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典部折冲，摧破奸雄，不严而理。《书》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盖举善以教，则不能者劝。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养德。（袁宏《后汉纪》七。又略见《后汉·郅恽传》，《风俗通》，并删节。）

◎郅恽

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莽时以上书系狱，会赦得免。建武中，积弩将军傅俊请为将兵长史，后归为县门下掾，病去。又为郡功曹，去客江夏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后为梁令，迁长沙太守。坐事左转芒长，寻免。

◇上书王莽

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运机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类，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不可虚获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后汉·郅恽传》）

◇因废郭后上书

臣闻夫妇之间，父不能得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况臣欲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也。虽然，愿陛下念其不可，勿乱人伦，使天下有议社稷者。（袁宏《后汉纪》七）

◇上书谏猎

昔文王不敢盘游于田，以万民惟正。陛下既游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可为至戒，小臣所窃忧也。（袁宏《后汉纪》七。又见《后汉·郅恽传》，有小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逯并

当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辅商，立功全人。恽窃不逊，敢希伊尹之踪，应天人之变。明府傥不疑逆，俾承天德。（《后汉·郅恽传》）

◇谏傅俊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后汉·郅恽传》）

◇说太子

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后汉·郅恽传》）

◇誓众

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厄，不得断人支体，人形骸，放淫妇女。（《后汉·郅恽传》）

◎朱勃

勃，字叔阳，扶风平陵人。莽时，试守渭城宰。建武中，为云阳令，去官。有《集》二卷。

◇诣阙上书理马援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将据聊而不下。岂其甘心末规哉，悼巧言之伤类也。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以四年冬始归正朔。当此之时，虏述矫号于益州，隗嚣拥兵于陇、冀，豪杰盱睢，且自为政。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隗嚣克定，援有力焉。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豪强叛城，酋羌杀吏（二语从《书钞》一百五十六引《东观记》补）。唯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乃敢驽者履（此语从《书钞》补。梅鼎祚《文纪》别收《东观记》一条，题云「救狄道策」，列于《理马援书》之后，实即此书之约文），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奋不顾身，间关山谷之中，挥戈先零之野，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势如转规（《文选·王仲宣诔》注引作「转圜」），遂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胫。征在虎贲，则有忠策嘉谋于国。又出征交，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使王府纳越裳之贡，边境无兵革之忧。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离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三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中，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夫明主O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谗，此邹阳之所悲也。《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得事朝廷二十三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野，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后汉·马援传》，袁宏《后汉纪》八）

飞鸟寺衡，马惊触虎，物类相生，亦无不有。（《文选·赭白马赋》注引《东观记》。案：朱勃《理马援书》，范《书》、袁《纪》各有删节，今合录之，复据《东观记》补足三语，此又其佚文也。）

◎马援

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莽时为郡督邮，坐事亡命。遇赦，辟卫将军王林府，拜新城大尹。莽败，去郡，避地凉州，隗嚣以为绥德将军。建武四年，奉使洛阳，以为待诏，历太中大夫、陇西太守、虎贲中郎将，拜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二十五年，击五溪蛮，卒于军。为梁松所陷，追收侯印。建初三年，追谥曰忠成侯。

◇上铜马式表

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奇中，帛氏口齿，谢氏唇，丁氏身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后汉·马援传》）

◇铜马相法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日欲满而泽。腹欲充，兼欲小，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胁堂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鬃欲戴，中骨主三寸（鬃，中骨也），颊欲开，而膺下欲广一尺以上，能久走。欲方（颈前），胸欲直而出（髋骨前面）。凫间欲开，望视之如双凫。（《后汉·马援传》注，《御览》八百九十六）

◇上疏言隗嚣

臣援自念归身圣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臣不自陈，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触冒罪忌，昧死陈诚。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嚣（袁宏《纪》作「臣与嚣往为知交。今闻与来歙书，深更怨臣。自计无负于嚣」）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袁宏《纪》作「仆北面称臣，加以本欲为汉，足下往观其政」）。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谲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袁宏《纪》作「盗憎主人，反欲归怨于臣。臣欲遂退不言，则无以报陛下」）。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陇亩（袁宏《纪》作「然后退就垄亩，饭疏饮水，随四民之职」），死无所恨。（《后汉·马援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五，各有删节。）

◇上疏言破羌以西不可弃

亢吾以西，数十里一城，城皆完坚。旧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径辄有候尉，故虏不得妄动。即弃亢吾，以西北为殖养虏根，内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诸县，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还充实，诚不宜有所断弃。若二郡平定，流民还本业，不复为国家忧。（袁宏《后汉纪》六）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后汉·马援传》。案：即前疏之约文。）

◇上书请复铸五铢钱

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恶书·食货志》）

◇击寻阳山贼上书

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御览》九百五十一引《东观汉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请正印文

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后汉·马援传》注引《东观汉记》）

◇至荔浦见冬笋上言

《禹贡》「厥包橘柚」，颖谓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笋。（珍本《东观汉记》）

◇征交上言

从米尼)泠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愚以行兵以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水经·叶榆水注》）

◇将入九真上言

臣谨与交精兵万二千人，与大兵合二万人，船车大小二千艘，自入交，于今为盛。（《水经·叶榆水注》）

◇平交上言

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眼讨贼，怯于战功，宜加切敕。（《东观汉记》聚珍本）

◇奏请分西于县

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后汉·马援传》）

◇与隗嚣将杨广书

春卿无恙（杨广字春卿）。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间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隗嚣字季孟），为天下表的，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乃闻季孟归罪于援间还长安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王元字游翁），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嚣子恂字伯春，）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婉转尘中。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众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毁伤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共陆陆，欲往附之，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隔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委咋舌，叉手从族乎？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后汉·马援传》）

车丞相，高祖园寝郎，一月九迁为丞相者，知武帝恨诛卫太子，上书讼之。（《文选·□□□□□□》注引《东观汉纪》）

◇诫兄子严敦书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衤离，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儿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后汉·马援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七，《艺文类聚》二十三）

◇铜柱铭

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马希范《溪州铜柱记》）

◎马廖

廖，字敬平，援子。少以父任为郎。永平中，以皇后兄拜羽林左监，进虎贲中郎将。章帝即位，迁卫尉。建妆四年封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永元四年卒，谥曰哀侯。

◇上明德太后疏

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后汉·马廖传》）

◎马防

防，字江平（《东观记》作「公平」又作「孝孙」），援第二子。永平中，为黄门侍郎。章帝即位，迁中郎将、城门校尉，拜车骑将军，封颍阳侯，以特时就第。后为光禄勋，复遣就第。永元中。徙封翟乡侯。

◇奏上迎气乐

上以太常乐丞鲍邺等上乐事，下车骑将军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王者饮食，必道顺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已上九字从《东观记》补）乐但有太蔟，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此句从《东观记》补），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此二句从《东观记》补），乃能感天地，和气宜应。明帝始令灵台六律侯，而未设其门。《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月开斗建之门，而奏歌其律。诚宜施行。愿与待诏严崇及能作乐气者共作治，考工给所当。』诏下太常。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万六万，请太仆作成上。』奏寝。今明诏下臣防，臣辄问邺及待诏知音律者，皆言圣人作乐，所以宣气致和，顺阴阳也。臣愚以为可顺上天之明时，因岁令王正（《东观记》作「因岁首之嘉月」），发太蔟之律，奏《雅》《颂》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备。」（《续汉·律历志上》注补引薛莹《书》，《后汉·章纪》注引《东观记》，又《隋书·音乐志下》牛弘等议引《东观书·马防传》）

◎马严

严，字威卿，援第二兄余之子。建武中为郡督邮。援卒后，去居安陵。永平初，明德皇后既立，避嫌更徙北地。后移居洛阳，为将军长史。章帝时，拜侍御史中丞，迁五官中郎将，行长乐卫尉事。出为陈留太守，征拜太中大夫，迁将作大匠，坐事免。后不复仕。永元十年卒，年八十二。

◇日食上封事

臣闻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绩黜陟，以明褒贬。无功不黜，明阴盛陵阳。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取财赂。今益州刺史朱、扬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遵前制。旧丞相、御史亲治职事，唯丙吉以年老优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习为常俗，更共罔养，以崇虚名，或未晓其职，便复迁徙，诚非建官赋禄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传曰：「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玩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如此，绥御有体，灾眚消矣。（《后汉·马严传》）

◇上书求进女掖庭

臣叔父援，孤恩不报，而妻子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于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严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缘先姑，当充后宫。（《后汉·明德马皇后纪》）

卷十八

◎马融

融，字季长，严第五子。永初中，大将军邓骘召为舍人，拜校书郎，又拜郎中。在东观十年不调，自劾归，为邓太后所怒，禁锢六年。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召拜郎中。顺帝即位，移病去，为郡功曹。阳嘉中，举敦朴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桓帝时，迁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遇赦，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有《周易注》十卷，《尚书注》十一卷，《毛诗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孝经注》二卷，又《仪礼注》《礼记注》《春秋三传同说》《论语注》《列女传注》《老子注》《淮南子注》《离骚注》若干卷，《集》九卷。

◇琴赋

惟梧桐（《文选·司马彪诗》注作「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遨闲（《文选·酒德颂》注作「游闲」）公子，中道失志。居无室庐，罔所息置（二语从《酒德颂》注补）。孤茕特行，怀闵抱思。昔师旷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鹤二八，轩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艺文类聚》四十四，《文选·司马彪赠山涛诗》注，颜延之《曲水诗序》注，刘伶《酒德颂》注）

◇长笛赋（并序）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卧眉阝平阳邬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其辞曰：

惟锺)笼之奇生兮，于终南之阴崖。托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奚。特箭槁而茎立兮，独聆风于极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巅根寺之执木刖兮，感回飙而将颓。夫其面旁则重增石，简积玉。兀嵝犭示疑肉)，倾昊倚伏。《广孝》巧老，港洞坑谷。巛壑浍兑，岩穴复。运穴氵安，冈连岭属。林箫蔓荆，森参柞朴。于是山水猥至，氵亭涔障溃。颔淡滂流，碓投氵穴。争湍苹萦，汨活澎濞。波澜鳞沦，お隆诡戾。氵瀑喷沫，奔遁砀突。摇演其山，动杌其根者，岁五六而至焉。是以间介无蹊，人迹罕到。猿佳昼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颔，特ば昏髟。山鸡晨群，野雉晁ず。求偶鸣子，悲号长啸。由衍识道，噍噍讠噪经涉其左右。咙其前后者，无昼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险这所迫也，众哀集悲之所积也。故其应清风也，纤末奋艹稍，铮钅黄[B13]高。若纟互瑟促柱，号钟高调。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攒乎下风，收精注耳，雷叹颓息，掐膺擗Ｂ，泣血泫流，交横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御。于是乃使鲁般、宋翟，构云梯，抗浮柱，蹉纤根，跋[B16]缕，膺肖也，腹陉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规摹乱。夔、襄比律，子野协吕，十二毕具，黄钟为主，挢揉斤械，度拟，钅硐乂坠，程表朱里，定名曰笛。以观贤士，陈于东阶，八音俱起，食举雍彻，劝侑君子。然后退理乎黄门之高廊，重丘宋、灌，名师郭、张，工人巧士，肄业修声。于是游闲公子，暇豫王孙，心乐五声之和，耳比八音之调，乃相与集乎其庭，详观夫曲胤之繁会丛杂，何其富也。纷葩烂漫，诚可喜也。波散广衍，实可异也。掌距劫《辶Φ》，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华羽兮，绞灼激以转切。震郁怫以赁怒兮，《耳》砀骇以奋肆气喷勃以布覆兮，乍寺以狼戾。雷叩锻之岌山合兮，正浏溧以风冽。薄凑会凌节也趣期而赴踬。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滥溥漠，浩浩洋洋，长亦目远引，旋复回皇。充屈郁律，菌畏扌央。酆琅磊落，骈田磅唐。取予时适，去就有方。洪杀衰序，希数必当。微风纤妙，若存若亡。荩滞抗绝，中息更装。奄忽灭没，晔然复扬。或乃聊虑固护，专美擅工。漂凌比簧，覆冒鼓钟或乃植持纟旋纟墨，亻台亻疑宽容。箫管备举，金石并隆。无相夺伦，以宣八风。律吕既和，哀声五降。曲终阕尽，余弦更兴。繁手累发，密栉叠重。攒仄，蜂聚蚁同。众音猥积，以送厥终。然后少息暂怠，九弄间奏。易听骇耳，有所摇演。安翔骀荡，从容阐缓。惆怅怨怼，窳阖。聿皇求索，乍近乍远。临危自放，若颓复返。分蟠纡，纟冤蜿。民笏抑隐，行入诸变。绞概汨湟，五音代转。ソ臧，递相乘。反商下徵，每各异善。故聆曲引者，观法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奏，察变于句投，以知礼制之不可逾越焉。听弄者，遥思于古昔，虞志于怛惕，以知长戚之不能闲居焉。故论记其义，协比其象。彳旁徨纵肆旷氵养敞罔，老、庄之概也。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厉，随、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诸、贲之气也。节解句断，管、商之制也。条决缤纷，申、韩之察也。繁缛骆驿，范、蔡之说也。栎铫忄画，皙、龙之惠也。上拟法于《韶Ω》《南》，中取度于《白雪》《渌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贤愚勇惧，鲁鳖禽兽，闻之者莫不张耳鹿骇，熊经鸟申，鸱视狼顾，拊噪踊跃。各得其齐，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风俗。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澹台载尸归，皋鱼节其哭。长万辍逆谋，渠弥不复恶。蒯聩能退敌，不占成节鄂。王公保其位，隐处安林薄。宦夫乐其业。士子世其宅。覃鱼喁于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于时也。绵驹吞声，伯牙毁弦，瓠巴《耳耳》柱，磬襄弛悬，留视棠眙，累称屡赞，失容坠席，搏拊雷，焦眇睢维，涕丑流漫。是故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致诚效志，率作兴事，溉盥污，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农造瑟，女娲制簧，暴辛为埚，亻垂之和钟，叔之离磬，或铄金砻石，华切错，丸扌延雕琢，刻镂钻笮，穷妙极巧，旷以日月，然后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盖亦简易之义，贤人之业也。若然，六器者，犹以二皇圣哲冖益。况笛生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赞，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过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文选》，《艺文类聚》）

◇围棋赋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目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虚兮，跄冖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堤溃不塞兮，泛滥远长。横行阵乱兮，敌心骇惶。迫兼棋[14]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扌策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上下杂川兮，四面隔闭。围合罕散兮，所对哽咽。韩信将兵兮，口难通绝。自陷死地兮，设见讠谲。诱敌先行兮，往往一室。捐棋委食兮，遗三将七。迟逐爽问兮，转相伺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商度地道兮，棋相连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迫促兮，惆怅自失。计功相除兮，以时早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营惑窘乏兮，无令诈出。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艺文类聚》七十四，《古文苑》）

◇樗蒲赋

昔有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樗蒲。伯阳入戎，以斯消忧。枰则素旃紫，出乎西邻，缘以缋绣，纟失以绮文。杯则木之干，出自昆山。矢则蓝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润，不细不洪。马则元犀象牙，是磋是龙。杯为上将，木为君副，齿为号令，马为冀距，筹为策动，矢法卒数。于是芬葩贵戚，公侯之俦，坐华榱之高殿，临激水之清流。排二木散九齿，勒良马，取道里。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逐。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十卢九雉磊甚踔，并来猥至。先名所射应声纷溃。胜贵欢悦，负者沈悴。（《艺文类聚》七十四）

◇龙虎赋

勇怯见之，莫不主臣。（《史记·陈平世家·集解》引）

◇阳嘉二年举敦朴对策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夫阴阳刚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于阳，资义于阴，柔以施德，刚以行刑，各顺时月，以厚群生。帝王之法，天地设位，四时代序，王者奉顺，则风雨时至，嘉禾毓植。天失其度，则咎征并至，饥馑荐臻。今科条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顺民者，备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犹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屡闻恩泽之声，而未见惠和之实也。今从政者变忽法度，以杀戮威刑为能贤。问其国守相及令长何如，其称之长曰大急，其毁之也曰大缓。夫急致寒，缓致燠，二者罪同，而论者许急，此阴阳所以不和也。复之之道，审察缓急之谤誉，钧同寒燠之罪罚，以崇王政，则阴阳和也。好恶既明，则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严以莅之，不变则刑罚之。夫知为善之必利，为恶之必害，孰能不化？则官良矣。臣闻《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周礼》九职，以农为本，民失耕桑，饥寒并至，盗贼之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养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后敦五教，宣三德，则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给而人足，量其财用，为其制度。故嫁娶之礼俭，则昏姻以时矣；丧制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不夺其时，则农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产业以重其志。舍此而为非者，虽有必不多矣。今则不然，此盗贼所以不息。诚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则仕者不滥法式之外，百工不作无用之器，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农夫不失三时之务，各安所业，则盗贼消除，灾害不起矣。（袁宏《后汉纪》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人君。（《续汉·五行志五》注补）

◇飞章虚诬李固（顺帝时）

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九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玑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后汉·李固传》按：《吴传》云：「梁冀诬奏太尉李固，时马融在坐，为冀草章。」《马融传》云：「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

◇上疏乞自效

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饮酒高会，不以为虑。坐食谷米，未闻所击，臣窃惑之。夫事不复校，而可收名获实，斯乃征讨者之私便，非国家之公利也。臣听舆人之颂云：「贤欲目前受降，使哗声东闻，且惧士卒将不堪命有高克溃叛之变也。」臣又闻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寒不披裘，戎事不迩女器（《御览》七百六十一引云「或遗之一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饮其下，明不独也」。当是此下删文。）。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Ⅲ，儿子侍妾，事与古反（《御览》七百八引云「于中军帐内施《翕毛》《登毛》，士卒飘于风雪」，当是此处删文。）臣兄弟受恩，诚私愤悒。铅锡之刀，以效一割之用。臣愿请兵五千，才加步队之号，庶自率励，与之齐勇。昔毛遂愿处囊中，赵之厮养欲说燕，初为众笑，后效其功。臣托儒者，不便武职，猥陈此言。访之群司，知当受虚诞之辜，唯加裁省。（袁宏《后汉纪》十九）

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习学艺，不更武职，猥陈此言，必受诬罔之辜。昔毛遂厮养，为众所蚩，终以一言，克定从要。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后汉·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融传》。按：此与袁宏《纪》各有删节，而语次不同。）

◇上书请赦庞参梁懂（元初中）

伏见西戎反畔，寇钞五州，陛下愍百姓之伤痍，哀黎元之失业，单竭府库，以奉军师。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两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捍城有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窃见前护羌校尉宠参，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果毅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又度辽将军梁懂，前统西域，勤苦数年，还留三辅，功效克立，间在北边，单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网。昔荀林父败绩于必阝，晋侯使复其位；孟明视丧师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晋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远览二君，使参、懂得在宽宥之科，诚有益于折冲，毗佐于圣化。（《后汉·庞参传》）

◇延光四年日蚀上书

伏读诏书，陛下深惟禹、汤罪己之义，归咎自责。寅畏天戒，详延百僚，博问公卿，知变所自，审得厥故，修复往术，以答天命臣子远近莫不延颈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愿自效，贡纳圣听。臣伏见日蚀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传记、《汉注》所载，史官占候，群臣密对，陛下所观览，左右所讽诵，可谓详悉备矣。虽复广问，陷在前志，无以复加。乃者气干参，臣前得敦朴之人，后三年二月，对北宫端门。以为参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谓西戎、北狄。其后种羌叛戾，乌桓犯上郡，并、凉动兵，验略效矣。今复见大异，申诫重谴，于此二城，海内莫见。三月一日，合辰在娄。娄又西方之宿，众占显明者。羌及乌桓有悔过之辞，将吏勋之名。臣恐受仕典牧者，苟脱目前，皆粗图身一时之权，不顾为国百世之利。论者美近功，忽其远，则各相不大病，伏惟天象不虚。《老子》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消灾复异，宜在于今。《诗》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传》曰：「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安民，三曰从时。」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汉典设张，侯甸采卫，司民之吏，案绳循墨，虽有殿最，所差无几。其陷罪辟，身自取祸，百姓未被其大伤。至边郡牧御失和，吉之与凶，败之与成，优劣相悬，不诫不可。审择其人，上以应天变，下以安民隶。窃见列将子孙，生长京师，食仰租奉，不知稼穑之艰，又希遭厄困，故能果毅轻财，施与孤弱，以获死生之用，此其所长也。不拘法禁，奢泰无度，功劳足以宣威，逾滥足以伤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贫苦，长于捡押，虽专赏罚，不敢越溢，此其所长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无断，畏首畏尾威恩纤薄，外内离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将兼有二长之才，无二短之累，参以吏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以兵法。有此数姿，然后能折冲厌难，致其功实，转灾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众，云无若人，臣以为诬矣。宜特选详誉，审得其真，镇守二方，以应用良择人之义，以塞大异也。（《续汉·五行志六》注引《马融集》「是时融为许令，其四月庚申，自县上书」云云。）

◇又陈星孛

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后汉·马融传》）

◇奏马贤事

贤专于军，设重韦叠幕，以油表其上，魏山夷其山为谇，翠设其中。（《书钞》一百三十二）

◇与窦伯向书（窦章，字伯向）

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艺文类聚》三十一）

◇与谢伯世书

愦愦愁思，犹不解怀。思在竹间，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苍出笼，黄棘下菟，P以乾葵，以送余日，兹乐而已。（《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三十六）

◇书序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文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书·泰誓序》正义。案：张溥本有《忠经序》。《忠经》及《序》，皆宋人依托，不录。）

◇广成颂

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百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狩之礼，息战陈之法，入猾贼从横，乘此先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

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以来，遭值厄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废弛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以过礼数。重在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陛下履有虞之孝，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稀有旷绝。时时宁息，又无以自娱乐，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闲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欣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小臣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浅陋鄙薄，不足观省。臣闻昔命师于，偃伯于灵台，或人嘉而称焉。彼固未识夫雷霆之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黄炎之前，传道罔记，三五以来，越可略闻。且区区之酆郊，犹一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诗》咏圃草，乐奏《驺虞》。是以大汉之初基也，宅兹天邑，总风雨之会，交阴阳之和。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徒观其垌场区宇，恢台旷荡，藐勿罔，寥害郁泱，骋望千里，天与地莽。于是周去环渎，右亦目三途，左概嵩岳，面据衡阴，箕背王屋，浸以波氵差，夤以荥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锵锵隹々，隆穹回，危错崔，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古浮磬，翟于其陂。其土毛则扌牧荐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艹租)，昌本深蒲，芝艹而堇，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柏，柜柳枫杨，丰彤对蔚，参爽，翕习春风，含津吐荣，铺于布，艹唯扈[B203]荧，恶可殚殂。

至于阳月，阴慝害作，百草毕落，林衡戒田，焚莱柞木。然后举天网，顿八，秋手敛九薮之动物，缳四野之飞征。鸠之乎兹囿之中，山敦云移，群鸣胶胶，鄙呆噪讠，子野听耸，离朱目訾，录首策乱，陈子筹昏。于是营围恢廓，充斥川谷，罗，弥亢泽，皋牢陵山。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子为坚。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登于疏镂之金路，六之玄龙。建雄虹之旌夏，揭鸣鸢之修勹曳长庚之飞髟肖，载日月之太常。栖招摇与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纷其髟鼬，扬金而拖玉襄。屯田车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冈。旃ユ掺其如林，错五色以ゼ光。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隽良。司徒勒卒，司马平地，车攻马同，教达戒通。伐咎鼓，撞华钟，猎徒纵，赴榛丛。微画霍奕，别骛分奔，骚扰聿皇，往来交舛，纷纷回回，南北东西。风行云转，匈磕隐訇，黄尘勃氵翁，暗若雾昏。日月为之笼光，列宿为之翳昧亻票狡课才，劲勇程气。狗马角逐，鹰竞骛，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犭昆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钅从特肩，尸完羝，介鲜，散毛族，梏羽群。然后飞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未殊，颠狈顿踬，蠕蠕覃々，充衢塞隧，葩华艹布，不可胜计。若夫鸷兽毅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巡欧纡，负隅依阻，莫敢婴御。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刺，课裎袒裼，冒厌柘，搓棘枳，穷浚谷，底幽巛，暴斥虎，搏狂兕，狱制齿熊，扌去封犭希。或轻讠少《走尧》悍，疏嵝领，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踔《支寻》枝，杪标端，尾苍隹，掎玄犭爰，木产尽，寓属单。罕罔合部，罾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波石飞流，纤罗络纟莫，游雉群惊，晨凫辈作，然云起，尔雹落。尔乃藐观高蹈，改乘回辕，溯恢方，抚冯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阳，厉云汉，横天潢。导鬼区，径神场，诏灵保，召方相，驱厉疫，走蜮祥。梢罔两，拂游光，枷天狗，纟坟羊。然后缓节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御，川衡泽虞，矢鱼陈罟，兹飞、宿沙，田开、古蛊，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测潜鳞，踵介旅。逆猎湍濑，氵奔薄汾挠，沦灭潭渊，左挈夔龙，右提蛟鼍，舂献王鲔，夏荐鳖鼋。于是流览遍照，殚变极态，上下究竟，山谷萧条，原野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虞人植ュ，猎者郊具，车弊田罢，旋入禁囿。栖迟乎昭明之观，休息乎高光之榭，以临乎宏池。镇以瑶台，纯以金堤，树以蒲柳，被以绿莎，氵广氵养沆漭，错委，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生东，月朔西陂。乃命涿，驱水蛊，逐罔螭，灭短狐，措鲸鲵。然后方余皇，连丿舟，张云帆，施帱，靡ざ风，陵迅流，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水禽鸿鹄，怨鸯鸥，鸹鸬，鹭雁虎，乃安斯寝，戢翮其涯。鲂与覃鳊，鲤尝鲨，乐我纯德，腾踊相随，虽灵沼之白鸟，孟津之跃鱼，方斯蔑矣。然犹咏歌于伶箫，载陈于方策，岂不哀哉！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功，群师叠伍，伯校千重，山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阐《圭龟》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忄畜，骇恫底伏，钅仓钅仓，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岭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致平于仁义之渊，忽狩之礼，阙虞之佃。暗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亦方将刊禁台之秘藏，发天府之官常，由质要之故业，率典刑之旧章。采清原，嘉岐阳，登俊桀，命贤良，举淹滞，拨纲荒。察淫侈之华誉，顾介特之实功，聘畎亩之群雅，宗重渊之潜龙。乃储精山薮，历思河泽，目丽鼎俎，耳听康衢，营傅说于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靡，求伊尹于庖厨，索胶鬲于鱼盐，听宁戚于大车。俾之昌言而宏议，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悉览休祥，总括群瑞。遂栖凤凰于高梧，宿麒麟于西园，纳焦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永逍遥乎宇内，与二仪乎无疆，贰造化于后土，参神施于昊乾，超特达而无俦，焕巍巍而无原。丰千亿之子孙，历万载而永延。礼乐既阕，北辕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阙，反洛京。（《后汉·马融传》）

◇东巡颂

允迪在昔，绍烈陶唐。殷天衷，克摇光。若时则，运琼衡。敷六典，经八成。燮和万殊，总领神明。肆类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祀乎六宗，祗燎乎群神。遂发号群司，申戒百工。卜筮称吉，蓍龟袭从。南征有时，冯相告祥。清夷道而后行，曜四国而扬光。展圣义于巡狩，喜坼而咏八荒。指宗岳以为期，固贷神之所望。散斋既毕，越异良辰。或增构，烈火燔燃。晖光四炀，焱烂薄天。萧香肆升，青烟心云。璋峨峨，牺牲洁纯。郁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云门。六八匝变，神并存。（《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御览》五百三十七）

◇梁大将军西第颂

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南齐书·礼志》上引《西第赋》，《通典》五十五）

黄果扬芳，紫房溃漏。（《文选·蜀都赋》注，又潘岳《闲居赋》注）

胡桃自零。（《文选·蜀都赋》注，《御览》九百七十一）

腾极受檐，阳马承阿。（《文选·景福殿赋》注，又《七命》注）

◇遗令

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逢绢单衣。（《御览》六百九十一）

冢中不得下铜唾壶。（《御览》七百三）

◇自叙

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少而好问，学无常师。大将军邓骘召为舍人。弃游武都。会羌虏起，自关以西道断。融以谓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何则？生贵于天下也。岂以曲俗咫尺为羞，灭无限之身哉！因往应之，为校书郎，出为南郡太守。（《世说·文学篇》注引融《自叙》）

卷十九

◎范升

升，字辩卿，代郡人。莽时大司空王邑辟为议曹史。后奉使上党，遇汉兵，留不还。建武初，征拜议郎，迁博士。后为出妻所告，系狱得出。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让博士

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后汉・范升传》「建武二年」）

◇上疏请谥祭（建武九年）

臣闻先王崇政，尊美屏恶。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褒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征虏将军颍阳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为之感伤，远迎河南，恻怛之恸，形于圣躬，丧事用度，仰给县官，重赐妻子，不可胜数。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过存，矫俗厉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视，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迟以来久矣。及至陛下，复兴斯礼，群下感动，莫不自厉。臣窃见遵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众兵既退，独守冲难。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自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众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后汉・祭遵传》）

◇奏难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后汉·范升传》）

◇奏毁周党等

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脱衣解履，升于华毂。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敖慢，逡巡进退，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并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后汉·周党传》，又《御览》四百九十八引《东观汉记》）

◇奏记王邑

升闻子以人不闲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群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一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协发远役，藜僦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晨国家之人民。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悬，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后汉·范升传》）

◎陈元

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莽厌难将军陈钦子，以父任为郎。建武中，辟司空李通府，又辟司徒欧阳歙府，以老卒于家。有《集》一卷。

◇上疏难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上十五事。案升等所言传受之辞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默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ㄴ衅，掩其弘美（本传作「私美」，从《文选·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注改），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季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梁》，得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德行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着顾儒雅，采孔子下德行之义，卒圣独见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或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后汉·陈元传》）

◇上疏驳江冯督察三公议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示假宰辅之权（袁宏《纪》作「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国奏事不拜，入殿不趋，所以宠大臣也）。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群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巨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后汉·陈元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七，各有删节）

◎杜林

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凉州刺史杜邺子。莽时为郡吏。后避乱河西，隗嚣以为持书平，以疾辞禄。建武六年东归，征拜侍御史，迁大司徒司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光禄勋、东海王王傅少府。复为光禄勋，代朱浮为大司空。

◇请徙张步降兵疏（建武八年）

臣闻先王无二道，明圣用而治同也。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传其法于有汉。狼子野心，奔马善惊。成王深知其终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怀姓九宗分唐叔，捡押其奸宄，又迁其余于成，旧地杂俗，旦夕拘录，所以挫其强御之力，诎其骄恣之节也。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视，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稍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一统，海内赖安。后辄因衰粗之痛，胁以送终之义，故遂相率而陪园陵，无反顾之心。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强干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宁之福，无怵惕之忧，继嗣承业，恭己而治，盖此助也。其被灾害已轻薄无累重者，两府遗吏护送饶谷之郡。或惧死亡，卒为佣赁，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赡全其性命也。昔鲁隐有贤行，将臻国于桓公，乃流连贪位，不能早退。况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狃忄大之意，徼幸之望，曼延无足，张步之计是也。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来灭门殄世。陛下昭然独见成败之端，或属诸侯官府，元元少得处仰视，而尚遗脱，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复昌炽纵横。比年大雨，水潦暴长，涌泉盈溢，灾坏城郭官寺，吏民庐舍，溃徙主处，遗成坑坎。臣闻水，阴类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乐也。而猥相毁垫沦失，常败百姓安居。殆阴下相为蠹贼，有大小负胜不齐，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来惧思，天下幸甚。（《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东观书》，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七）

◇上疏议郊祀故事

臣闻营河、雒以为民，刻肌肤以为刑，封疆画界，以建诸侯，井田什一，以供国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汉兴，因时宜，趋业务，省烦苛，取实事，不苟贪高亢之论。是以去土中之京师，就关内之远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钳之轻法，郡县不置世禄之家，农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礼简易从。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纪，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群臣佥荐鲧，考绩不成，九载乃登。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时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义。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续汉·祭祀志上》注补引《东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又略见《后见·杜林传》，又《杜林传》注引《东观记》）

◇奏谏从梁统增科禁

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心损；刑网繁密，则苟免之行生。圣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识远虑，动居其厚。故汤去三面之网，《易》著三驱之义。所以德刑参用，而示民有耻。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军士左袒，乐为刘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注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事。于是家无全行，国无廉夫，上下相遁，法不能止，而仁义之风替矣。陛下览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为圆，建斫为朴，法简易遵，网疏易从，海内颂政，不胜其喜。宜如旧制。（袁宏《后汉纪》六「梁统上书，陈法令轻重，宜遵旧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谏，上从林议」。案：《后汉·杜林传》「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与此互异。今并载于后。）

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斫雕为朴，蠲聊苛政，更立疏网，人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后汉·杜林传》，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六）

◇上书荐郑兴

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孰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后汉·郑兴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六）

◇遣子奉书马援

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恩者多。林父子两人，食列卿禄，常有盈，今送钱五万。（《后汉·杜林传》注，《御览》八百三十五，并引《东观记》）

◎杜诗

诗，字君公，河内汲人。莽时为郡功曹。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初，三迁为侍御史，赐戟，拜成皋令，历沛郡都尉、汝南都尉，迁南阳太守。

◇荐伏湛疏（建武六年后）

臣闻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书》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哉」。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爱，则而象之。遭时反覆，不离兵凶，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显以宰相之重，众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有识所惜（《御览》作「识者愍惜」），儒士痛心，臣窃伤之。湛容貌堂堂，国之光晖；智略谋虑，朝之渊薮。髫发励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后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四方回首，仰望京师。柱石之臣，宜居辅弼，出入禁门，补缺拾遗。臣诗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窃怀区区，敢不自竭。臣前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旧制，九州五尚书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颇为执事所非。但臣诗蒙恩深渥，所言诚有益于国，虽死无恨，故复越职，触冒以闻。（《后汉·伏湛传》，又《御览》三百八十九，六百三十一引《东观汉记》）

◇乞退郡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济大业，偃兵修文，群帅反旅，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圣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将虽勤，亦未得解甲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劳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师，难复责功。臣伏睹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为「师克在和不在众」，陛下虽垂念北边，亦当颇泄用之。昔汤、武善御众，故无忿鸷之师。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将帅和睦，士卒凫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则将帅自厉；士卒之复，比于宿卫，则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不敢有恨大臣以下，咸怀乐土，不雠其功，而厉其用，无以劝也。陛下诚宜虚缺数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缘边屯戍之师，竞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辞其劳，则烽火精明，守战坚固。圣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诚非其宜。臣诗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间，超受大恩，收养不称，奉职无效，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愠，诚惶诚恐。八年，上书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许放退。臣诗蒙恩尤深，义不敢苟冒虚请，诚不胜至愿，愿退大郡，受小职。及臣齿壮，力能经营剧事，如使臣诗必有补益，复受大位，虽析受爵。所不辞也。惟陛下哀矜！（《后汉·杜诗传》）

◇请以虎符发兵疏

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策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领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后汉·杜诗传》）

◎第五伦

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莽时为郡吏，又为乡啬夫。自以久宦不达，变姓名为王伯齐（袁宏《后汉纪》作「王伯春」），久客河东，号为道士。建武中，京兆尹阎兴召为主簿，署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举孝廉，补淮阳国医工长，寻除扶夷长，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永平中，坐法免，后为宕渠令，迁蜀郡太守。建武初，代牟融为司空。元和末致仕。后数年卒，年八十余。

◇上疏论马防

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苟有所怀，敢不自闻。（《后汉·第五伦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一）

◇上疏褒称盛美以劝成风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体晏晏之姿，以宽弘临下，出入四年，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者六人。斯皆明圣所鉴，非群下所及。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袁宏《纪》此下有「臣闻为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后仁」）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群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工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非徒应坐豫、协，亦当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宜皆召见，可因博问四方，兼以观察其人。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报归田里，不宜过加喜怒，以明在宽。臣愚不足采。（《后汉·第五伦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有删节，亦有多出句。）

◇上疏论窦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得以空虚之质，当辅弼之任。素性驽怯，位尊爵重，拘迫大义，思自策厉，虽遭百死，不敢择地，又况亲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趋邪路，莫能守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闱，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逸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讠皮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所至愿也。（《后汉·第五伦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一）

◇上书请抑损后族

臣闻忠不隐讳，直不避害。不胜愚狷，昧死自表。《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传曰：「大夫无境外之交，束之馈。」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大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譬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臣常刻著五藏，书诸绅带。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以不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后汉·第五伦传》）

◇封上吏民奏记

臣任重忧深，不能出奇策异谋，吏民责让臣者多，谨并封上。（袁宏《后汉纪》十一）

卷二十

◎冯衍

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莽时更始将军廉丹辟为掾。丹败死，亡命河东。更始时，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以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后闻更始殁，为发丧，罢兵来降。光武怨不时至，见黜。寻以为曲阳令，有功不封。后为司隶从事，坐交通外戚得罪，赦归故郡。永平中卒。有《集》五卷。

◇显志赋（又自论）

冯子以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退无主，屈伸无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匚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高阝周、秦之丘，宫观之，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退而幽居。盖忠臣过故墟而欷，孝子入旧室而哀叹。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睹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里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辞曰：

开岁发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发轫新丰兮，裴回镐京。陵飞廉而太息兮，登平阳而怀伤。悲时俗之险厄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喜？沮先圣之成论兮，邈名贤之高风；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众夫之所眩兮，孰能观于无形？行劲直以离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惭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党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发愤而扬情兮，将以荡夫忧心。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病没世之不称兮，愿横逝而无由。陟雍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而临山戋薛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败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瞑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泛澜而雨集兮，气滂氵孛而云披；心怫郁而纡结兮，意沈抑而内悲。瞰太行之嵯峨兮，观壶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芜秽兮，恨昭穆之不荣。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无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贞而莫达；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韩卢抑而不纵兮，骐骥绊而不试；独慷慨而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时之代谢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产兮，尝水泉之所殖。修神农之本业兮，采轩辕之奇策；追周度之遗教兮，轶范蠡之绝迹。陟陇山以俞望兮，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河、华之泱漭兮，望秦、晋之故国。愤冯亭之不遂兮，愠知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览兮，徇碣石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溯淮、济而上征。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国这为墟。驰中夏而升降兮，路纡轸而多艰；讲圣哲之通论兮，心忄忆而纷纭。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忄余忄覃而洞疑；高阳[B202]其超远兮，世孰可以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高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以为朋；昔裔纷其条兮，至汤、武而勃兴。昔三后之纯粹兮，每季世而穷祸；吊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纣于牧野。诏伊尹于亳郊兮，享吕望于酆州；功与日月齐光兮，名与三王争流。杨朱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谲功。忿战国之遘祸兮，憎权臣之擅强；黜楚子于南郢兮，执赵武于溴梁。善忠信之救时兮，恶诈谋之妄作；聘申叔于陈蔡兮，禽荀息于虞、虢。诛犁锄之介圣兮，讨臧仓之知；巽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夷仪。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列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浸淫而弘大。援前圣以制中兮，矫二主之骄奢；饣盍女齐于绛台兮，飨椒举于章华。ゼ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风；褒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华兮，激乱国之末流；观郑侨于溱、氵有兮，访晏婴于营丘。日ａａ其将暮兮，独於邑而烦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驷素虬而驰骋兮，乘翠云上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钦真人之德美兮，淹踌躇而弗去。意斟忄甚而不澹兮，俟回风而容与；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许由于负黍。轫吾车于箕阳兮，秣吾马于颍浒；闻至言而晓领兮，还吾反乎故宇。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文选·登楼赋》注，谢《鼓吹曲》注）。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扌建六枳而为篱兮（《文选·天台赋》注、《闲居赋》注），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衡于外术。攒射干杂蘼芜兮，构木兰与新夷；光扈扈而断翟兮，纷郁郁而畅美；华芳晔其发越兮，时恍惚而莫贵；莫惜身之坎轲兮，怜众美之憔悴。游精神于长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于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除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之不同；既匚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后汉·冯衍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六）

◇杨节赋序

冯子耕于骊山之阿，渭水之阴，废吊问之礼，绝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无偶俗之志。（《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初学记》六）

◇上疏自陈

臣伏念帝王大体，古今通论，常独慨然夫以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为流也。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势，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苟容，以求时之利。事君无倾邪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臣自惟无三益之才，不敢处三损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仓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世，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垄亩之臣，无望高阙之日。惶恐自陈，以救罪过。（袁宏《后汉纪》八，又见《后汉·冯衍传》）

◇上书陈事

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禄秩，八曰抚边境。（袁宏《后汉纪》六，《后汉·冯衍传》）

◇说廉丹

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知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泰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爰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砥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后汉·冯衍传》）

◇复说廉丹

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晰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对不重至，公勿再计。（《后汉·冯衍传》）

◇计说鲍永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世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驺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在于璧其行，束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民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夫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支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钭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则虽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后汉·冯衍传》，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五。案：章怀注据《东观记》，谓是谏邓禹之词非说鲍永。今考建武初，衍未辟邓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罢兵来降，见黜之后，始诣邓禹耳。此当从范《书》作「说鲍永」为是。）

◇诣邓禹笺

今日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上堂则蓑不御，此更为适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御览》七百六十五）

◇遗田邑书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堂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成邝，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这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堂复有前年之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败，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后汉·衍传》）

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牛之尾也。（《御览》二百七十四）

左平山东，右匡社稷。（《文选·殷仲文解尚书表》注）

◇说邓禹书

衍闻昔者先王，学大道以观于政。夫为君而不明于道，上无以承天，下无以化民；为臣而不明于道，进无以事君，退无以修身。圣朝天然之资，将军纯茂之德，诚少游神乎经书之林，驰情乎玄妙之中，明照于日月，而智溢于四海。圣朝享尧、舜之荣，将军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艺文类聚》五十五）

夫虎豹爱大林，蛟龙爱大水。（《御览》八百九十二）

◇与邓禹书

衍以为写神输意，则聊城之说，碧鸡之辨，不足难也。（《文选·刘峻广绝交论》注）

◇与阴就书

衍闻神龙骧首，幽云景蒸，明圣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声比相应也。伏见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论义周密，思虑深远。顾以微贱，数蒙圣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无禄，命先犬马，怀抱不报，赍恨入冥，思剖肝胆，有以塞责。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无所郊其死力。侧闻东平、山阳王壮当之国，择除官属，衍不自量，愿侯白以衍备门卫。鄙语曰：「水下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饮羽。」不念旧恶，名贤所高。负责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怜，深留圣心，则阖棺之日，魂复何恨。（《后汉·冯衍传》注引《衍集》）

◇又与阴就书

奏曹掾冯衍叩头死罪：衍材素愚驽，行义污秽，外无乡里之誉，内无汗马之劳，猥蒙明府天覆之德，华宠重叠。间者，掾史疑衍之罪，众煦飘山，当为灰土。赖蒙明察，揆其素行，复保首领。倍知厚德笃于慈父，浸淫肌肤，渗漉骨髓，德重山岳，泽深河海。前送妻子还淄县，遭逢暑雨，以七月还。至阳武，闻诏捕诸王宾客，惶怖诣阙，冀先事自归。十一日到，十二日上书（「上」字本脱，从《文选·江淹恨赋》注补），报归田里。即日束手诣洛阳诏狱，十五日夜诏书勿问。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马之惠，赠以秦穆骏马之恩，使长有依归，以效忠心。（《后汉·冯衍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妇弟任武达书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足尚在门。五年已来，日甚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维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忿令人不顾祸。入门着床，继嗣不育，纺绩织，了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旧见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婢，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态。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它使哀怜姜、豹，常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讠凶讠凶籍籍，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冒泥涂，心为怆然。缣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籍，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车，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后汉·冯衍传》注引《衍集》，又见《艺文类聚》三十五。案：《文选·任彦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东观汉记》曰：「冯敬通废于家，娶北地任氏女为妻，忌不得蓄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

◇答任武达书

敢不露陈宿昔之音。（《文选·鲍照白头吟》注）

◇与宣孟书

居室之义，人之大伦，思厚欢和之节，乐定金石之固。又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冯衍传》注）

◇书

百龄之期，未有能至。（《文选·头陀寺碑文》注）

问交（《后汉·冯衍传》注《衍集》有《问交》一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诰

沈情幽思，引《六经》之精微。（《文选·蜀都赋》注）

仲尼言语不习，则子贡侍。（《文选·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诗》注）

慎情（《后汉·冯衍传》注，《衍集》有《慎情》一篇）

◇刀阳铭

修尔甲兵，用戒不虞。见危致命临事而惧。文不可匿，武不可黩。文武孔纯，荷天子禄。（《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刀阴铭

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无强，福报永绥。（《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杖铭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无实，怨及尔身。赵武之珍，子罕之宝。二子之迹，盖近于道。（《艺文类聚》六十九）

◇车铭

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艺文类聚》七十一，《初学记》二十五）

◇席前右铭

修尔容貌，饰尔衣服。文之以辞，实之以德。（《初学记》二十五）

◇席后右铭

冠带之张，从容有常。威仪之华，惟德之英。（《初学记》二十五）

◇杯铭

乐则思旧，燕则思欢。民之失德，乾糇以愆。（《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

◇爵铭

福如江海，寿配列真。（《文选·魏都赋》，《景福殿赋》注，《江赋》注）

◇铭

元正上日，百福孔灵。（《初学记》四）

卷二十一

◎吴汉

汉，字子颜，南阳宛人。莽时为县亭长，坐法亡命更始初，拜安乐令。光武徇河北，拜偏将军。从平王郎，赐号建策侯，拜大将军。及即位，拜大司马，更封舞阳侯。明年，定封广平侯。建武二十年卒，谥曰忠侯。

◇奏劾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丰狡猾，连年固守。陛下亲逾山川，远至黎丘，开日月之信。而丰悖逆，天下所闻，当伏诛灭，以谢百姓。不即斩截，以示四方，而废诏命更始初听受丰降。无将帅之任，大不敬。（袁宏《后汉纪》四，「建武四年」）

◇令军中

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死节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后汉·吴汉传》，建武三年，与刘永将周建战，不利，椎牛飨士，令军中。）

◇说陈康

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云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更始初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众心，公所知也。今公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败，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后汉·吴汉传》，「光武因谢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辨士说陈康」云云。「康然之，开门内汉等」）

◎冯异

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莽时为郡掾，监五县。光武为司隶校尉，署为主簿，从徇河北，拜偏将军，尖侯。及为萧王兵强士附进孟津将军。建武二年，封阳夏侯，寻拜征西大将军，领北地、安定太守事。守征虏将军，行天水太守事。十年，卒于军，谥曰节侯。

◇上书自陈

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招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这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话剧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后汉·冯异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五，有删节，又有小异。）

◇遗李轶书

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忧万民，睹存亡之符效，见废兴之必然，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此刘氏之忧也。是故萧王跋涉霜雪，躬当矢石，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分邠岐慕周，不足以喻。今马子张皆复亲幸，爵位如此；谢躬违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改编恨，亦无及已。（袁宏《后汉纪》三，又见《后汉·冯异传》，各有删节。）

◎任光

光，字伯卿，南阳宛人。莽时为乡啬夫、郡县吏。汉兵起，为安集掾，拜偏将军。更始初，拜信都太守。光武徇河北，以为左大将军，封武城侯。及即位，更封阿陵侯。

◇讨王郎檄

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刁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后汉·任光传》，「世祖使光将兵从。光乃多作檄文，遣骑驰至巨鹿界中。」）

◎伍延

延，字长孙，南阳宛人。年十二，游太学，号圣童。隗嚣请，不就。更始元年，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建武初，征为九真太守，左转睢阳令，迁武威太守，左转召陵令。明帝即位，拜颍川太守，征为河内太守，卒官。

◇下主簿钟离意教

龙丘先生清过夷、齐，志慕原宪。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之，何召之有？（《御览》五百二引谢承《后汉书》，「龙丘苌，吴郡人。王莽篡位，隐居大山。更始时，任延年十九，为东都尉，折节下士。钟离意为主簿，自请召苌为门下祭酒。延教」）

◎盖延

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莽时为郡掾，历幽州从事。彭宠为太守，召署营尉，行护军。光武徇河北，拜偏将军，赐号建功侯。及即位，拜虎牙将军，更封安平侯。后为左冯翊。建武十五年卒于官。

◇上疏辞诫轻敌

臣幸得受干戈，诛逆虏，奉职未称，久留天诛，常恐污辱名号，不及等伦。天下平定已后，曾无尺寸可数，不得预竹帛之编。明诏深闵，儆戒备具，每事奉循诏命，必不敢为国之忧也。（《后汉·盖延传》，「帝以延轻敌深入，数以书诫之」注引《东观记》「延上疏辞」。）

◎邳彤

彤，字伟君，信都人。莽时为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以为和成太守，拜后大将军，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后拜太常，转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府，免，复为左曹侍中。

◇报父弟妻子

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后汉·邳彤传》，「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

◎耿纯

纯，字伯山，巨鹿宋子人。莽时除纳言士。更始初，李轶承制以为骑都尉。光武徇河北，拜前将军，封耿乡侯。及即位，更封高阳侯，拜东郡太守，坐事免。寻定封东光侯，历太中大夫，复为东郡太守。建武十三年卒官，谥曰成侯。

◇上书自陈

前在东，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今国属涿，诚不自安。（《后汉·耿纯传》注引《续汉书》）

◇报真定王刘扬书

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后汉·耿纯传》）

◎臧宫

宫，字君翁，颍川郏人。莽时为县亭长，后入下江兵为校尉。从光武徇河北，进偏将军。及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明年，封成安侯，寻拜辅威将军，更封期思侯。公孙述平，拜广汉太守，更封ガ侯。征还，定封朗陵侯，拜太中大夫，迁城门校尉，转左中郎将。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

◇与马武上书请灭匈奴

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内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成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后汉·臧宫传》）

◎董崇

崇，扶风茂陵人。莽时与寇恂同师事安丘望之。建武初，从恂至河内。

◇说寇恂

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后汉·寇恂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袁宏《后汉纪》三，有小异。）

◎来歙

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光武祖姑之子。仕更始为吏，从入关，以病去，依汉中王刘嘉。及更始败，来归，拜太中大夫，迁中郎将。建武十一年，粉以孙述刺客所杀，追赠征羌侯，谥曰节侯。

◇奏荐马援

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后汉·马援传》）

◇上书言陇右事

隗嚣虽死，西州未平，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蕃蔽，故得延其躯命如二州既平，则述计穷矣。昔赵以贾人为将，高祖悬以重赏。今陇右新破，百姓饥馑，可以利动，时也。宜益资军实，以诱未附。今诚知国用未足，民劳于内，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袁宏《后汉纪》六，「来歙说上」。又见《后汉·来命传》，「歙因上书」，无首二语，文亦小异）

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后汉·来歙传》）

◇被刺自书遗表

臣夜入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硬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后汉·来歙传》）

◎来历

历，字伯珍，歙曾孙。袭爵征羌侯。永元中为侍中心林右骑。永初中迁射声校尉。永宁时为执金吾。延光中迁太仆，以谏废太子免。安帝崩，起为将作大匠。顺帝即位，迁卫尉，拜车骑将军。后为大鸿胪。

◇废太子议

经说，年未满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后汉·来历传》）

◇朱

，字仲先，南阳宛人。更始初，齐武王以为大司徒护军，复为光武大司马护军，进偏将军，封安阳侯。建武初，拜建义大将军，更封堵阳侯，后封鬲侯。

◇奏改诸王为公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后汉·朱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三公去大

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同上）

◎耿

字伯昭，扶风茂陵人。光武徇河北，以为门下史，进偏将军。及为萧王，拜大将军。建武初，拜建威大将军，封好侯。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

◇上疏请征

大兵未会，臣不能独进。且臣家属皆在上谷，京师无骨肉之亲，愿得还洛阳。（《后汉纪》四）

◇上书言讨张步事状

臣据临淄，深堑高叠。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这。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间，步首可获。（《后汉·耿传》注引《袁崧书》）

◎耿舒

舒，弟。光武徇河北，以为复胡将军。建武中，进中郎将。

◇与兄书

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这，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后汉·马援传》）

◎耿国

国，字叔虑，一作叔宪，第三弟。建武中，为黄门侍郎，迁射声校尉，拜驸马都尉，历顿丘、阳翟、上蔡令，征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

◇南匈奴称藩议

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后汉·耿附传》）

◎耿秉

秉，字伯初，国子。以父任为郎。永平中，历谒者仆射、驸马都尉。章帝即位，拜征西将军，迁度辽将军，征为执金吾。章和中，复拜征西将军，封美阳侯。永元二年，代桓虞为光禄勋。明年卒，谥曰桓侯。

◇上书言匈奴事

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合战。鼓之以仁义，为国之宝矣。（袁宏《后汉纪》十）

◇上言宜许南单于出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援，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后汉·南匈奴传》）

◇兵事议

孝武时，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制也。汉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据未坚，匈奴犹出为寇。其后羌胡分离，四郡坚固，居延、朔方不可倾拔，虏遂失其肥饶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复内属，呼韩邪单于请款塞，是故其势易乘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属，北虏未有作。臣愚以为光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未可先击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观往者汉兵出，匈奴辄为乱，五单于争来，必不以五将出之故也。今可先山，以观其变，击匈奴，未晚也。（袁宏《后汉纪》十）

◎耿恭

恭，字伯宗，第四弟广之子，秉从兄。永平末，为刘张骑都尉司马，拜戊校尉，屯金蒲城，为匈奴所攻。会明帝崩，救不至，车师复叛，拒守逾年。建初初迎归，拜骑都尉，迁长水校尉。后以征羌事忤马防，征下狱，免。

◇上言镇抚西羌事

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命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后汉·耿附传》，「初，恭出陇西，上言」。）

◎朱浮

浮，字叔元，沛国萧人。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拜大将军幽州牧。建武二年，封武阳侯。为彭宠所攻，逃归，拜执金吾，徙封父城侯，迁太仆。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后坐事免，徙封新息侯。永平中赐死。

◇上疏乞援师

昔楚、宋列国，俱为诸侯，庄王以宋执其使遂有投袂之师。魏公子顾朋友之要，触冒强秦之锋。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宠反叛，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漠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秋稼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熟，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ㄡ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后汉·朱浮传》）

◇因日食上疏言牧守换易宜简

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动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离祸毒，保宥生人，使得苏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姓氏。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月。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后汉·朱浮传》）

◇上疏言州牧劾奏宜下三府覆案

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入。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天道信诚，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宜下三府覆案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戇，不胜，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后汉·朱浮传》）

◇上书请广选博士

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合，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试策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征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后汉·朱浮传》）

◇上言织绶成

诏书曰：「成官皆带王莽时绶，又不齐。因前袁安故绶工李涉等六家所织绶，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组状。勤奋能为丙丁文，谨图一绶丙丁制度，赐缣五十匹。」今王莽时六安都尉留，应募能为丙丁文，谨处武库给食。留昼夜思念，讽诵狂痴，三十日病愈，今又以成。请赐缣五十匹。（《御览》六百八十二引《博物志》）

◇奏更乘舆绶

车府丞横受诏，乘舆绶五采，何黄多也？可更用赤丝为地。（《初学记》二十六引《汉名臣奏》）

◇与彭宠书

盖闻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临人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族灭之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伯通与吏民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以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鸱枭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色，不亦哀乎！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骄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群后恶法，永为功臣鉴，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仇，勿以前事自误，愿留意顾老母幼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后汉·朱浮传》，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密

子密，姓氏未详。为彭宠苍头。建武五年，斩宠头诣阙，封不义侯。

◇使彭宠作记告城门将军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后汉书·彭宠传》：「宠与朱浮不相能。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谕之，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自立为燕王。斋，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因宠卧，缚著床。呼其妻。解宠手，令作记。书成，即斩宠头置囊中，持记驰出城，诣阙。」又见《御览》五百引《东观汉记》。）

卷二十二

◎郭兴

兴，字少戇，河南开封人。更始初，为丞相长史，拜谏议大夫，奉命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坐事免。避乱陇西，依隗嚣。建武六年，东归，征拜太中大夫，监岑彭、傅俊军。及公孙述死，留屯成都。坐事左转莲勺令，免。阁阌乡，三公累辟不就。

◇说更始西都长安

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后汉·郑兴传》）

◇说隗嚣不称王

《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㐅，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后汉·郑兴传》）

◇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用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文归国而任郄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后汉·郑兴传》）

臣闻国无政不用善，则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应变之要也。昔在帝尧，洪水滔天，帝求俾。岳曰：「鲧哉！」帝知鲧不可，然犹屈己之是，从岳之非，重违众也。昔齐桓公避乱于莒，鲍叔从焉。既反国，鲍叔举管仲，桓公从之，遂立九合之功。晋文公奔翟，从者五人。既得晋国，将谋元帅。赵衰以郄为阅礼乐、敦诗书，使将中军，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强楚之于城濮，纳天子于王城。今衮职有阙，朝论辄议功臣。功臣用，则鲍、赵之举息矣。愿陛下上师陶唐，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举善之美。臣闻上竭聪明，则下惧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则臣道迫促。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袁宏《后汉纪》六。案：此与本传各有删节。）

◎郑众

众，字仲师，兴子。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迁越骑司马。以辞使匈奴系廷尉，会赦，召为军司马，拜护西域中郎将，迁武威太守，历左冯翊。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八年卒官。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孝经注》二卷。

◇上疏请爵耿恭

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后汉·耿恭传》）

◇上疏谏遣使报单于

臣伏料北单于所欲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令西域诸国耳，故汲汲以致汉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以为于今宜且勿答。南单于本来归义者，望呼韩邪之助，故归心不二。乌桓慕化，并力保蕃。今闻北单于不屈，汉复通使不止，恐南单于必怀疑，而乌桓亦有二心。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规为边害，其忧不轻。今幸有充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答，不敢为害。（袁宏《后汉纪》十）

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遗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后汉·郑兴附传》）

◇上言辞使匈奴

臣前奉命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后汉·郑众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九，有小异。）

◇婚礼（案《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一》并云「古者冠婚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此即三首之一。」）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篋中。又以皂衣篋表讫，以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其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如礼文。篋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篋某群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通典》五十八。案此约文。）

◇礼物

案以玄、、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皇、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妇、阳燧，总物之所象者。玄，象天。，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乌，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通典》五十八。案：此即谒文之约文。《通典》五十八，王彪之上书引郑氏《婚物赞》曰「羊者祥也」。盖礼物三十种，各有谒有赞，各题在检上。）

◇婚礼谒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徵，用束帛徵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艺文类聚》四十）

◇婚礼谒文赞

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有其所。（《艺文类聚》九十一）

粳米馥芬，婚礼之珍。（《艺文类聚》八十五）

稷为天官。（《御览》八百四十）

卷柏药草，附生山颠。屈卷成性，终无自伸。（《御览》九百八十九）

嘉禾为谷，班禄是宜。吐秀五七，乃名为嘉。（《初学记》二十七）

长命之缕，女工所为。（《御览》八百三十）

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长生，子孙图边。（《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二）

金钱为质，所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御览》八百三十六）

舍利为兽，廉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御览》九百十三）

（鸳鸯鸟）雌雄相类。寒凉守节，险不能倾。（《艺文类聚》八十九。案：《通典》所载礼物三十种，自「玄、」至「阳燧」仅二十九种。而无「女贞」，岂脱此一种邪？抑「女贞」即「九子妇」邪？当考。）

◎赵熹

熹，字伯阳，南阳宛人。更始初，征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以破王寻、王邑功拜中郎将，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简阳侯相，迁平原太守。后征为太仆，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明帝初，封节乡侯，寻坐事免，起为卫尉，行太尉事。章帝初，进太傅，录尚书事。建初五年卒，年八十四。

◇上言宜封禅

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尝不封禅。陛下圣德洋溢，顺天行诛，拨乱中兴，作民父母，修复宗庙，救万姓命，黎庶赖福，海内清平。功成治定，群司礼官咸以为宜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当仁不让。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礼，以明灵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续汉·祭祀志上》注补引《东观书》「太尉赵熹上言」）

◇奏上明帝尊号

礼，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号曰显宗，四时食于世祖庙，如孝文皇帝在高庙之礼，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章帝初即位，太尉熹等奏」。）

◎梁统

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衍仕州郡。更始时，召补中郎将，使安集凉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拜酒泉太守，后为武威太守。建武五年，与窦融遣使归诚，加宣德将军。及隗嚣败，封成义侯。陇、蜀平，入朝，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后出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候。

◇刑罚务中疏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之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政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诚得其宜，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总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因循先典，天下称理。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至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扣断尚寡，丞相王嘉等，轻为穿凿，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成律，凡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体害善良者，傅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权时拨乱，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诚宜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之末节，衰微之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天下幸甚。（《后汉·梁统传》，《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又袁宏《后汉纪》六，与此小异。）

◇复上言

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寻起之所奏，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经传，宜比方今事，验之往古，聿遵前典，事无难改，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状。（《后汉·梁统传》，又见《晋书·刑法志》）

◇对尚书问状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坐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自高祖之兴，至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宣，君明臣忠，谋谟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岁以万数。间者三辅从横，群辈并起，至燔烧茂陵，火见未央。其后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珍，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势，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后汉·梁统传》「议上，遂寝不报」。）

◇与杜林书

君非隗嚣，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文选·任刘先生夫人墓志》注引《东汉记》）

◎梁松

松，字伯孙，统子。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袭封陵乡侯，再迁虎贲中郎将。永平初，迁太仆，坐罪免，寻下狱死。

◇上疏争封石

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人。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续汉·祭祀志上》「上以用石功难，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云云。又见《通典》五十四）

◇祭泰山议

《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后汉·祭祀志上》）

◎梁竦

竦，字叔敬，松弟。坐松事徙九真，后听还本郡。章帝纳其女为贵人，生和帝。建初八年，为窦氏所陷，死狱中。永元九年，事白，追封褒亲侯，谥曰愍候。

◇悼骚赋

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鸣邑兮，卒暴诛于两观。殷伊周之协德兮，暨太甲而俱宁。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虽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门闾。吴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颜于王庐？图往镜来兮，阙北在篇。君名既泯没兮，后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洁显芬香。句践罪种兮，越嗣不长。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赵陨鸣犊兮，秦人入疆。乐毅奔赵兮，燕亦是丧。武安赐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长平颠荒。范父乞身兮，楚项不昌。何尔生不先后兮，惟洪勋以遐迈。服荔裳如朱绂兮，骋鸾路于奔濑。历苍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临众渎之神林兮，东赖职于蓬碣。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后汉·梁竦传》注引《东观记》）

◎梁扈

扈，松子。永元中，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永初中，为长乐少府。

◇遣从兄衤奏记三府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汉家旧典，崇贵母氏。今梁贵人亲育圣躬，而不蒙尊号，求得申议。（袁宏《后汉纪》十四，《后汉·梁松传》）

◎梁商

商，字伯夏，竦孙。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永建匀雍爵乘氏侯，迁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初，以后父加位特进，拜执金吾，寻拜大将军。永和六年卒，谥曰忠侯。

◇招降匈奴表

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后汉·南匈奴传》）

◇上书辞增国土（阳嘉元年）

禄命过厚，受祖考多福，又托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惧有负乘之累，不守历世之荣，诚不如旧制，与左贤同科。（袁宏《后汉纪》十八，「阳嘉元年」。）

◇上书让屯骑校尉（永和三年）

臣托椒房，被蒙荣宠，兼官二职，非材所堪，受宠战栗，惊惧惶戚，不遑宁处。披露赤诚，敢遂狂狷，谨上屯骑校尉印绶。（袁宏《后汉纪》十八）

◇上书辞少子不疑为步兵校尉（永和四年）

不疑童孺，猥处成人之位，是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辞背邱殿以守其富，公仪休不爱鱼食以定其位。臣虽不才，亦愿固福禄于圣世，故敢布腹心，触罪归诚。（袁宏《后汉纪》十九）

◇上书

猥复起超宿德。（《文选·应璩与曹长思书》注引《东观汉记》）

◇止逮捕张逵狱疏（永和四年。袁宏《作》「表」）

《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常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所以同致康也。窃闻考故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后汉·梁商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九）

◇移书马续等

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后汉·南匈奴传》）

◇病笃敕子冀等

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藏，衣衾饭晗、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增尘垢，虽云礼制，亦有权时（袁宏《纪》作「但增尘垢，我生平所不愿，虽有圣人之制，亦有权时之宜」。）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袁宏《纪》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若不足」），岂宜重为国损！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孝子兼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后汉·梁商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篇末作「上无损于国，下从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从吾言，使魂神有知，无恨于黄泉」。）

◎梁冀

冀，字伯卓，商子。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永和初，拜河南尹。六年，袭封乘氏侯，拜大将军。及顺帝崩，擅权，历冲帝、质帝。寻行弑立事，延熹二年收，徙封比景乡侯，自杀。

◇上书让步兵校尉

列校之职，上应天工，下厌群望，实非愚臣所宜。（《北堂书钞》六十一引《东观汉记》）

◇报朱穆书

如此仆亦无一可耶？（《后汉书·朱穆传》）

卷二十三

◎田邑

邑，字伯玉，冯翊莲勺人。更始时为上党太守。建武初，遣使归诚，即拜上党太守。后为渔阳太守，未到官，道病。征还为谏议大夫，病卒。

◇报冯衍书

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国，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夫人道这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而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太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泰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后汉书·衍传》）

◇劝鲍永书

愚闻太夫不释故而改图，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长故主败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拥众而据壁，欲袭六国之从。与邑同事一朝，内为刎颈之盟，兴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长之国，坏父母之乡，首难结怨，轻弄凶器。人心难知，何意君长当为此计。昔者韩信将兵，无敌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见，威执项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时，就烹于汉。知伯分国，既有三晋，欲大无已，身死地分，头为饮器。君长衔命出征，拥带徒士，上党厄不能救，河东畔不能取，朝有颠沛之忧，国有分崩之祸，上无仇牧之节，下无不占之志。天之所坏，人不能支。君长将兵不与韩信同日而论，威行得众不及智伯万分之半，不见天时，不知厌足。欲明人臣之义，当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为。今故主已败，新主既成，四海为罗网，天下为敌人，举足遇害，动摇触患，履深渊之薄冰不为啼，涉千钧之发机不知惧，何如其知也？绝鲍氏之姓，废子都之业，诵尧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张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党，已收三族，将行其法。能逃不自诣者舒也，能夷保险示者予也。（《后汉·冯衍传》注引《东观记》）

◎王元

元，字惠孟，杜陵人，一云长陵人。隗嚣起兵，以为大将军。嚣死，拥立隗纯。纯降，仕公孙述为将军。建武十一年来降，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不实，下狱死。

◇说隗嚣

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山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后汉·隗嚣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以前半篇为后半，其文亦小异。）

◎王遵

遵，字子春，霸陵人。隗嚣起兵，以为明威将军，进大将军。建武七年来归，拜太中大夫，封向义侯（《隗嚣传》注引《续汉书》作「上雒侯」，袁宏《纪》同。）明年，持节监吴汉军。（案：《后汉·光武纪》，建武六年，有「乐浪太守王遵」，袁宏《后汉纪》十一，建初元年，有「敦煌太守王遵」，皆非即此。）

◇谏隗嚣谋杀来歙

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欲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哉也。《春秋传》曰：「交兵通使可也。」何况承王命藉重质而犯之哉？上不合于正义，内不周于长利，苟行盗贼之策，又何是非之能识？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阙庭，而屠汉使，此践机试剑，授刃于颈也。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袁宏《后汉纪》五，《后汉·来歙传》）

◇喻牛邯书

遵与隗王歃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是周洛以西，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生民以来，臣人之势，未有便于此时者也。而王之将吏，群居穴处之徒，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遵与孺卿，日夜所争，害几及身者，岂一事哉！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扼腕，垂涕登车。幸蒙封拜，得延论议，每及西州之事，未尝敢忘孺卿之言。今车驾大众，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拒要厄，当军冲，视其形势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故夷吾束缚而相齐，黥布杖剑以归汉，去愚就义，功名并著。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可为怖栗。宜断之心胸，参之有识。（《后汉·隗嚣传》）

◎班彪

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初依隗嚣，去依窦融，为大将军从事。及陇、蜀平，随融入洛，举司隶茂才，除徐令，以病免。公府累辟辄去。后辟司徒玉况府，察廉除望都长。建武三十年卒官，有《集》五卷。

◇览海赋

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驰鸿赖以漂骛，翼飞风而回翔。顾百川之分流，焕烂熳以成章。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ギ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勿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阍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余。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艺文类聚》八）

◇北征赋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分阝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迟迟以历兹。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つ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日厶厶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兮，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须臾以婆娑。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邛于朝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佗。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奏之所图。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忄良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连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何阴噎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七）

◇冀州赋（《水经·荡水注》，《艺文类聚》二十八作「游居赋」）

夫何事于冀州，聊托公以游居。历九土而观风，亦η人之所虞。遂发轸于京洛，临孟津而北厉。想尚甫之威虞，号苍兕而明誓。既中流而叹息，美周武之知性。谋人神以动作，享乌鱼之瑞命。赡淇澳之园林，善绿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峨峨，登北岳而高游。嘉孝武之乾乾，亲饰躬于伯姬。建封禅于岱宗，瘞玄玉于此丘。遍五岳与四渎，观沧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后乘之下僚。今匹马之独征，岂斯乐之足娱？且休精于敝邑，聊卒岁以须臾。（《艺文类聚》六，又二十八，《初学记》八）

漱余马乎洹泉，嗟西伯于牖城。（《续汉·郡国志一》注）

感凫藻以进乐兮。（《文选·颜延之秋胡诗》注）

过荡阴而吊晋鄙，责公子之不臣。（《水经·荡水》注）

◇悼离骚

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离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艺文类聚》五十八）

◇复护羌校尉疏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后汉·西羌传》）

◇上言宜复置乌桓校尉

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后汉·乌桓传》）

◇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召公、太失，入则太颠、闳天、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自邪也」。《诗》云：「贻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置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黩，广其敬也。（《后汉·班彪传》）

◇奏事

臣闻师曰：「太学、明堂、辟雍者，礼乐之府，诗书之林。」（《北堂书钞》八十三引班彪奏）

◇上事

赐竿瑟箜篌。（《书钞》十九）

元狩六年，罢太尉，置司马。时议以北军中候有千人司马，故加之大司马，所以别大小司马之号。（《御览》二百九）

可选师傅将相子孙有口行好学者，以备缝衣舍人。（《御览》六百九十）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饮食，饰虚，欲以求名干誉。（《御览》七百五十九）

吏民葬埋，有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以法禁之。（《御览》八百九）

◇奏议答北匈奴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至行事。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来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向南，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卖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后汉·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更乞和亲。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与京兆丞郭季通书

刘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笃固，实瑚琏之器，宗庙之宝也。（《后汉·苏竟传》注引《三辅决录》注）

◇与金昭卿书

远在东垂，吏道迫促。（《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注）

◇王命论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禹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思有斗豆之粮，儋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亨醢分裂，又况幺麻骨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是故驽蹇之乘不骋千里之途，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悦之材不荷栋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不胜其任也。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各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钺之诛。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超然锭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汉书·叙传上》，《文选》，《艺文类聚》十）

◇史记论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兀》，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胆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篇，由是《乘》《兀》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则以绝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闯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则曰《本世》，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后汉·班彪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有删节。）

卷二十四

◎班固（一）

固，字孟坚，彪子。永平中，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建初中，迁玄武司马。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塞，以为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及宪败，坐下狱死，年六十一。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十五卷，《集》十七卷。

◇终南山赋

伊彼终南，岿[B18]嶙。概青宫，触紫辰。郁律，萃于霞。暧对厶蔼，若鬼若神。傍吐飞濑，上挺修林。玄泉落落，密荫沈沈。荣期绮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皇鸾。警乃前驱，尔其珍怪。碧玉挺其阿，蜜房溜其巅（案：《文选·蜀都赋》注引班固《终南颂》有此语，或「颂」即「赋」之误）。翔凤哀鸣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蝉蜕，安期飨以延年。唯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埽神坛以告诚，荐珍馨以祈仙。嗟兹介福，永钟亿万年。（《初学记》五）

流泽遂而成水，停积结而为山。（《文选·魏都赋》注，《天台山赋》注）

固仙灵之所游集。（《文选·头ㄡ寺碑》注）

◇览海赋

运之修短，不豫期也。（《文选·潘岳西征赋》注。案：此赋今见存者仅二语耳。《艺文类聚》所载，乃班彪作，张溥本误收。案：张溥本有《游居赋》，即《冀州赋》也，乃班彪所作，误收。）

◇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婚儿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岙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

◇西都赋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希秦岭，我北阜，挟沣灞，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肆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拔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封畿之内，厥土千里，跞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其阴则冠以九，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是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真以居楹，裁金璧以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于是左戚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拓闼洞开，列钟ね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宫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业峨，登降召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ぇ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钅口砌，玉阶彤庭，饣戚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面临一。红罗飒纟丽，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外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涕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贲贽衣，阉尹阍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登道而超西墉，扌昆建章而连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内则别风之焦，眇丽巧而耸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及娑，洞兮诣以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亻票狡犹愕眙而不能阶。攀并干而未半，目旬转而意迷，舍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忄晃々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杀而不见阳。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山将々，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Ｂ，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曷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耀威灵而讲武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水衡虞人，修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罘网连，笼山络野，列卒周币，星罗云布。于是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高阝，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震震龠龠，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覆，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期门饮飞，列刃钻钅侯，要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中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亻票狡，扼猛噬，脱角挫尸，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曳犀，顿象罴，超洞壑，越峻崖，厥足崭岩，巨石乂，松柏丛，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于是天子乃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压，兽相枕藉。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讠，腾酒车以斟酌，割鲜野食，举烽命。飨赐毕，劳逸齐，大路鸣銮，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ぇ发色，晔晔猗猗，若擒锦布绣，烛乎其陂。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鹳，鸹鸨，凫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B13]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鹇，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X，御缯缴，方舟并骛，俯仰极乐。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前乘秦岭，后越九，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之所用，采游童之ん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一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东都赋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顾曜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纷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盘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若乃顺时节而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驷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舆乃出。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丽，和銮玲珑，天官景从，寝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铤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焰生风，合野喷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申令三驱，车霆激，骁骑电骛，由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是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盘，杀不尽物，马余足，士怒未渫，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ぞ，北动幽崖，南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钅訇，管弦烨煜。抗五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华。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亻禁亻未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力，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于是圣上亲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间，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饪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揲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其诗曰：

◇明堂诗

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士，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

◇辟雍诗

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王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

◇灵台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宝鼎诗

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雉诗

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嘉祥阜兮集皇都。发皓羽兮奋翘英，容朗兮于纯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班固传》，《文选》）

◇耿恭守疏勒城赋

日兮月兮厄重围。（《文选·潘岳关中诗》注）

◇幽通赋

卫灵公太子蒯好带剑，长一丈。公谏，乃作短剑，长一尺。公知不可以传国，乃逐之。（《韦钞》一百二十二引班固《幽通赋序》）

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岂风》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臣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则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忄韦世业之可怀。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迥眺兮，觌幽人之仿佛。揽葛ぱ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坠。易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以臆对。曰乘高而《辶Φ》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绵绵于つ木兮，咏《南风》以为绥。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既谇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承灵训其虚徐兮，伫盘桓而且俟。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纷屯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上圣寤而后拔兮，虽群黎之所御！昔卫叔之御昆兮，昆为寇而丧予。管弯弧欲毙仇兮，仇作后而成己。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预其终始。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吊于吉兮，王膺床于所戚。叛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衤暴而内逼。聿中和为庶几兮，颜与冉又不得。溺招路以从己兮，谓孔氏犹未可。安忄舀々而不艹肥兮，卒陨身乎世祸。游圣门而靡救兮，虽覆醢其何补？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恐魍魉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嬴取威于伯仪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轨。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丧孝兮，伯徂归于龙虎。发还师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鳞于夏庭兮，币三正而灭姬。《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道修长而世短兮，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契龟。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谥于铭谣。妣聆呱而勒石兮，许相理而鞠条。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嬴缩。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易而不忒。洞参差其纷错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斯众兆之所惑。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德而无累。三仁殊于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荐荆。纪焚躬以卫上兮，皓颐志而弗营。俟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其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观天网之覆兮，实谌而相顺。谟先圣之大猷兮，亦邻德而助信。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素文信而底麟兮，汉宾祚于异代。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操末技犹必然兮，矧湛躬于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已而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而通情。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汉书·叙作上》，《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六）

◇竹扇赋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秆纷实翼。杳筱丛生于水泽，疾风时纷纷萧飒。削为扇ｔ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安体定神达消息，百王传之赖功力，寿考康宁累万亿。（《古文苑》）

◇白绮扇赋（《初学记》二十五引《班孟坚集》，佚）

◇汉颂论功歌诗灵芝歌

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初学记》十五，《御览》五百七十）

卷二十五

◎班固（二）

◇为第五伦荐谢夷吾疏

臣闻尧登稷、契治隆玉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虽有高宗、昌、发之君，犹赖傅说、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业，允协大中。窃见巨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士涂泥，而英资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治隆玉平据其道德，以经王务。昔为陪隶，与臣从事，奋忠毅之操，躬史鱼之节，董臣严纲，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实赖厥勋。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异，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国，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迁守巨鹿，政合时雍。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然绝俗。诚社稷之蓍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必致休徵克昌之庆，非徒循法奉职而已。臣以顽驽，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士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后汉·谢夷吾传》，《艺文类聚》五十三）

◇匈奴和亲议

窃自惟思，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途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前后相继事同前世。以此水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后汉·班固传》）

◇与窦宪笺

明将军哀怜，赐固手札，告以军中宜鲜明，乃赐以玉躬所喜骇犀玳瑁簪、绛纱单衣。以鲁缟之质，被服鸾凤之饰。（《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又八百七）

昨上以宝刀赐臣曰：「此大将军少小时所服，今以赐御。」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渐。（《书钞》一百二十三）

今日中舍以令赐固刀把曰：「此将军少时所服，今赐。」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渐。（《御览》三百四十六）

固于张掖县受赐所服物虎头绣ひ囊一双，又遗身所服袜三具，错镂铁一。（《御览》四百七十八引《班固集》，又八百十五）

◇奏记东平王苍

将军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艺文类聚》作「膺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任，蹑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盖清庙之光辉，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宜令考绩，以参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艺，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己」。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后汉书》注引《固集》作「段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艺文类聚》作「已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艺文类聚》作「弥章」）。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后汉·班固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与陈文通书

奉国威灵，信志方外。（《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

◇与弟超书

得伯章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张怀《书断》）

傅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文选·吴质答魏太子笺》注，又《典论·论文》）

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十余张也。（《御览》八百十六）

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艺文类聚》八十五，《御览》八百十四，九百八十二）

月氏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八）

令遗仲升玳瑁黑犀簪、虎头金ひ囊、金钩。（《御览》六百八十八，又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九十一）

窦侍中遗仲升楚腾陵错刀戚皂削一枚，金错半垂刀一枚。（《御览》一百四十五）

◇答宾戏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所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其辞曰：

宾戏主人曰：「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彰，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革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绂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亦目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拨污作，跨腾风云，使见之者影骇，闻之者响震。徒乐枕经籍书，纡体衡门，上无所蒂，下无所根。独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潜神默记，纟互以年岁。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虽驰辩如涛波，ゼ藻如春华，犹无益于殿最也。意者，且运朝夕之策，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乎？」

主人尔而笑曰：「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了。曩者王途芜秽，周失其驭，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游说之徒，风飑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飞景附，煜其间者，盖不可胜载。当此之时，搦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夫啾发投曲，感耳之声，合之律度，淫《圭黾》而不可听者，非《韶》《夏》之乐也。因势合变，遇时之容，风移俗易，乘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羁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尘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且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韩设辩以激君，吕行诈以贾国。《说难》既遒，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坠。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处皇代而论战国，曜所闻而疑所觌，欲从[B138]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氵九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宾曰：「若夫鞅、斯之伦，衰周之凶人，既闻命矣。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为其然也！昔者咎繇谟虞，箕子访周，言通帝王，谋合神圣；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宁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藉，辨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斯非亚与！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阳，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历世莫视，不知其将含景曜，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光也。应龙潜于潢污，鱼鼋之，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昊苍也。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隋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毫分；逢蒙绝技于弧矢，般输才巧于斧斤；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走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汉书·叙传上》，《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难庄论

太古之世，不车不舟，陆走以游，不栋不宇，巢穴而处。（《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青蝇嗜肉汁而忘溺死，众人贪世利而陷罪祸。（《艺文类聚》九十七）

◇功德论

朱轩之使凤举于龙堆之表。（《文选·陆机演连珠》注）

今朝廷昭明，海内宁静，空令朱轮之使凤举于龙堆之使，风举龙堆之表。（《北堂书钞》四十。案：《演连珠》「必辱凤举之使」，彼注引作「风举」，不误。此作「风举」，盖所见本异也。）

◇秦纪论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攻驱除，距之称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旗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酆，《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离骚序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爵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楚辞》王逸注本）

◇离骚赞序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异、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楚辞》王逸注本）

卷二十六

◎班固（三）

◇高祖颂

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汉书·高帝纪赞》「是以颂高祖云」）

◇东巡颂

窃见巡狩岱宗，此示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尧，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礼仪备具，动自圣心，是以明神屡应，休徵仍降。事大而瑞盛，非一小臣所任颂述，不胜狂简之情，谨上《岱宗颂》一篇。

曰若稽古，在汉迪哲，肆修厥德，宪章丕烈。六龙，较五辂，齐百僚，练质素，命南重以司历，历中月之六辰，备天官之列卫，盛舆服而东巡。乘舆动色，群后屏气，万骑齐镳，千乘弭辔。（《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又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八，又五百三十七）

◇南巡颂

惟汉再受命，系叶十一，□帝典，协景和，则天经，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祖于西都，又将祫于南庭。是时圣上运天官之法驾，建日月之旃旌，赁列宿而赞元。（《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引两条，《御览》五百三十七）

安丰戴侯颂（《御览》五百八十八，《文章流别论》「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文心雕龙》「孟坚之颂戴侯，文今佚」。）

◇窦将军北征颂

车骑将军应昭明之上德，该文武之妙姿，蹈佐历，握辅策，翼肱圣上，作主光辉。资天心，谟神明，规卓远，图幽冥，亲率戎士，巡抚强城。勒边御之永设，奋橹之远径，闵遐黎之骚锹，念荒服之不庭。乃总三选，简虎校，勒部队明誓号。援谋夫于末言，察武毅于俎豆；取可杖于品象，拔所用于泰陋。料资器使采用先务，民仪响慕，群英影附。羌戎相率，东胡争骛，不召而集，于是雷震九原，电曜高阙。金光镜野，武日。云黯长霓，鹿走（此七字从《艺文类聚》改补）黄碛。轻选四纵，所从莫敌。驰飙疾，踵蹊迹，探梗莽，采巛厄，断温禺，分尸逐。电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颡请服。乃收其锋镞、干卤、甲胄，积象如丘阜，陈阅满广野，戢载连百两，散数累万亿。放获驱，揣城拔邑，擒馘之介，民谷谣噪响聒东夷，埃尘戎域。唱呼郁愤，未逞厥愿。甘平原之酣战，矜讯捷之累算。何则？上将崇至仁，行岂易，弘浓恩，降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泽。同疱厨之珍馔，分裂室之纤帛。劳不御舆，寒不施衤，行无偏勤，止无兼役。忄氵蒙识而愎戾顺，贰者异而懦夫奋。遂逾涿邪，跨祁连，籍口庭，蹈就疆，犭葛青真，辚幽山，《走曷》凶河，临安候，轶焉居与虞衍。顾卫、霍之遗迹，贼伊帙之所邈，师横骛而庶御，士怫忄胃以争先。回万里而负腾，刘残寇于沂根。粮不赋而师赡，役不重而备军。行戎丑以礼教，斤鸿校而昭仁。文武炳其并隆，威德兼而两信。清乾钧之攸冒，拓红略之所顺。橐弓镞而戢戈，回双麾以东运。于是封燕然以降高，禅广以弘旷，铭灵陶以勒崇，钦皇之贶。宣惠气，荡残风，轲泰幽嘉，凝阴飞雪，让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兴。嘉卉始农，土膏含养，四行分任。于是三军称曰：将军，克广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潜，眇兮与神参。（《古文苑》，《艺文类聚》五十九）

神雀颂（《御览》五百八十八，「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文比金玉，今佚。」）

◇拟连珠

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

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之为佐，非左右之旧。

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臣闻马伏皂而不用，则驽与良而为群；士齐僚而不职，则贤与愚而不分。（《艺文类聚》五十七）

◇封燕然山铭（并序）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既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十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雷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禹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地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究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曷，熙帝载兮振万世。（《后汉书·窦宪传》，《文选》，《艺文类聚》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祖泗水亭碑铭

母温氏（《史记·高祖纪·索隐》。案：此语在碑序中，已下皆铭词。）

皇皇圣汉，兆自沛、丰，乾隆著符，精感赤龙，承魁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俟斯亭，建号宣基，惟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凌霸，系获秦王。应门造势，斗璧纳忠，天期乘祚，受爵汉中。勒陈东征，刂擒三秦，灵神威佑，洪沟是乘。汉军改歌，楚众易心，诛项讨羽，诸夏以康。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列士封功。炎火之德，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荣。叙将十八，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疆。国宁家安，我君是升，根生叶茂，旧邑是仍。于皇旧亭，苗嗣是承，天之福，万年是兴。（《古文苑》，《艺文类聚》十二）

◇十八侯铭

△ガ侯萧何

耽耽相国，弘策不追，御国维纲，秉统枢机，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受封于ガ。（《通典》一百七十七引下四句，以为《泗水亭高祖碑》，知此十八铭皆碑中语也。）

△将军舞阳侯樊哙

《黄》々将军，威盖不当，操盾千钧，拔主项堂。汉兴破楚，矫矫忠良，卒为丞相，帝室以康。

△将军留侯张良

赫赫钭军，受兵黄石，规图胜负，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国师是封，光荣旧宅。

△太尉绛侯周勃

懿懿太尉，厚朴诚，辅翼受命，应节御营。历位卿相，土国兼并，见危致命，社稷以宁。

△将军平阳侯曹参

蹇蹇相国，允忠克诚，临危处险，安而匡倾。兴代之际，济主立名，身履国土，秉御乾桢。

△丞相户牖侯陈平

洋洋丞相，势谲师旅，扰攘楚、魏，为汉谋主。六奇解厄，扬名于后。

△南宫侯张敖

堂堂张敖，耳之遗萌，以诚佐国，序迹建忠。功成德立，袭封南宫，垂号万春，永保无疆。

△卫尉曲阳侯郦商

衍衍卫尉，德行循规，遭兄食其，陨殁于齐。横耻愧景，刎颈自献，金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褒表，万世不刊。

△将军颍阳侯灌婴

煌煌将军，辅汉久长，威震吕氏，奸恶不扬。寇攘殄尽，躬迎代王，功显帝室，万世益章。

△将军汝阴侯夏侯婴

斌斌将军，鹰武是扬，内康王室，外镇四方。诸夏安，流及要荒，声骋海内，苗嗣纪功。

△将军阳陵侯傅宽

休休将军，如虎如罴，御师勒陈，破敌以威。灵金曜楚，火流乌飞，将命伏节，功绩永垂。

△将军信武侯靳歙

斤斤将军，忠信孔雅，出身六师，十二四旅。折冲难，遂宁天下，金龟章德，建号传后。

△丞相安国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赋庭直，则德正行，不枉不曲。功业成著，荣显食邑，距吕奉主，昭然不惑。

△将军襄平侯韩信

桓桓将军，辅主克征，奉使□璧（章樵注本作「全璧」），身氵出项营。序功差德，履让以平，转北而游，云中以倾。

△将军棘津侯陈武

岩岩将军，带武佩威，御雄乘，难困不违。仇灭主定，四海是桓（章樵注本作「桢」），功成食土，德被遐迩。

△曲成侯达

晏晏曲成，舆从龙腾，安危从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弥光明，惟德御国，流及后萌。

△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肃肃御史，以武以文，相赵距吕，志安君身。征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勋乃永存。

△将军青阳侯王吸

邑邑将军，育养徒，建谋正直，行不匡邪（本注「匡一作匿」）。入军讨敌，项定天都，佩雀双印，百里为家。（《古文苑》）

◇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零乱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顿首顿首曰：

太极之元，两仪始分，烟烟ㄉㄉ。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乎，其书犹得而修也。亚斯之代，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县象暗而恒文乖，彝伦攸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粲烂，真神明之式也。虽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圣，宸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胡缢莽分，尚不莅其诛。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仪，诰誓所不及已。铺观二代洪纤之度，其赜可探也。并开迹于一匮，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统牧，乘其命赐彤弧黄钺之威，用讨韦、顾、黎、崇之不恪。至于参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虎螭其师，革灭天邑，是故谊士华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渐德，不其然欤？然犹于穆猗那，翕纯绎，以崇严祖考，殷荐宗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载，岂不克自神明哉！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郎而不渝耳。矧失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照，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于经纬乾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入三光，外运浑元，内沾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亡与亢，乃始虔巩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于迁正黜色宾监之事，涣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用笃海之士，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蒽与！于是三事岳收之寮，佥尔而进曰：「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躬奉天经，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燔瘞县沈，肃群神之礼备。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辉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牒，穷祥极瑞者，朝夕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乌、玄、黄[B16]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亦以宠灵文武，贻燕后昆，覆以懿铄，岂其为身而有颛辞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因定以和神。答三灵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充，寤寐将于圣主，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遗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禽苞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谊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谠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纟并万嗣，扬洪辉，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文选》，《艺文类聚》十）

◇奕旨

大冠言博既终，或进而问之曰：「孔子称有博奕，今博行于世，而奕独绝。博义既弘，奕义不述，问之论家，师不能说，其声可问乎？」曰：「学不广博，无以应客。北方之人，谓棋为奕，弘而说之，举其大略，厥义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道之正也。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至于奕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循名责实，谋以计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设无析，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或虚设豫置，以自护卫，盖象庖羲罔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一棋破洼，亡地复还，敌人恐惧。参分有二，释而不诛，周文之德，知者之虑也。既有过失，能量弱强，逡巡需行，保角休旁，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及其晏也，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纰专知柔，阴阳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远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论未备，故因问者喻其事。」（《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三，《古文苑》）

◇马仲都哀辞

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于洛水，浮桥马惊，入水溺死。帝顾谓侍御曰：「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御览》五百九十六）

◇涿邪山祝文

晃晃将军，大汉元辅（《文选·颜延之曲水诗序》注，又王俭《褚渊碑文》注。）仗节拥旄，钲人伐鼓。（《文选·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注，又《宣德皇后令》注，又丘迟《与陈伯之书》注）

◎班超

超，字仲升，彪少子。明帝时随兄固至京师，为官佣书，除兰台令史，后坐事免。窦固出击匈奴，以为假司马，有功。寻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余国。初为军司马，进将兵长史，拜都护，封定远侯。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征还，拜射声校尉，卒年七十一。

◇请兵平定西域疏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置校尉，计思虑十有余年，乃发大策，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万死之志，而无钅公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各奉国珍，前后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命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臣之能，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以步骑数百送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后汉·班超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有删节亦有多出句，今合录之。）

◇上书求代

臣闻大公封齐，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尔，况于万里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老，自其天性。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度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巨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臣义不营私，然窃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以承边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先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袁宏《后汉纪》十四，又见《后汉·班超传》，各有删节，今合录之。）

◇上言宜招慰乌孙

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公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后汉·班超传》）

◇敕吏田虑

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后汉·班超传》）

◇答任尚书

任君数当大任，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过补屯部，蛮夷兽心，难养易动。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将军宜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袁宏《后汉·和纪》「永元十三年，超曰」云云。据上文尚与超书，则此亦书，非面语也。）

◎班勇

勇，字宜僚，超少子。永初初为军司马，延光中拜西域长史，以五百人复定西，唯焉耆未降。永建二年，与张朗分道击之。坐后期，徵下狱。免。有《西域诸国记》若干卷。（案：《后汉·西域传》云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今全卷在范《书》，故不录。）

◇西域议

愚以为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四语从袁宏《后汉纪》十六补）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后汉·班勇传》）

◇对镡显等难（镡显，字子诵，妻阝人。为长乐卫尉，进侍中光禄大夫。）

长乐卫尉镡显、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狂风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后汉·班勇传》）

◇对毛轸难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后汉·班勇传》）

卷二十七

◎丁恭

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习《公羊严氏春秋》，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迁少府，拜侍中、祭酒、骑都尉。

◇封功臣议

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年正月，博士丁恭议」。）

◎尹敏

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建武初拜郎中，后三迁为长陵令。永平中迁谏议大夫。

◇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

六作见，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则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明供御则天报之福，不供御则祸灾至。欲尊六事之体，则貌、言、视、听、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感轲孽害。（《续汉·五行志一》注补引《续汉书》「建武二年，尹敏上疏」）

◎樊宏

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娶光武族姊。建武初拜光禄大夫，位特进，封长罗侯。十五年定封寿张侯。二十七年卒，谥曰恭侯。

◇戒子

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后汉·樊宏传》）

◇遗敕薄葬

棺柩一臧，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后汉·樊宏传》）

◎樊

，字长鱼，宏子。建武末嗣封寿张侯。光武崩，为复土校尉。永平初，拜长水校尉，徙封燕侯。十年卒，谥曰哀侯。

◇上言选举

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樊宏附传》）

◇上言理朱浮

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后汉·朱浮传》）

◇奏正经义

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后汉·章帝纪》建初四年诏引「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奏言」。）

◎樊准

准，字幼陵，宏族曾孙。初为郡功曹。永元末，召拜郎中，补尚书郎，再迁御史中丞。永初初，擢守光禄大夫，拜巨鹿太守，转河内太守。以疾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转为尚书令。元初中，进光禄勋。

◇上疏请兴儒学

臣闻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德，孳孳为善；成王贤主，崇明师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琊承宫，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ㄋㄋ，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清肃，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讠戈讠戈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后汉·樊准传》）

◇因水旱灾异上疏

臣闻传曰：「饥而不损兹曰太，厥灾水。」《春秋梁传》曰：「五谷不登，谓之大侵。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群臣祷而不祠。」由是言之，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及四方，人劳省息。伏见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旧土，转尤贫者过所衣食，诚父之计也。愿以臣言下公卿平议。（《后汉·樊宏附传》）

◇上疏庞参

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昔孝文皇帝悟冯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为边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难者，选用得也。臣伏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前坐微法，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经时。今羌戎为患，大军西屯，臣以为如参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诏采前世之举，观魏尚之功，免赦参刑，以为军锋，必有成效，宣助国威。（《后汉·庞参传》）

◎孙福

福，建武初为太原太守。

◇上言议士刘茂

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逾城，出保孟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如丝发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后汉·独行刘茂传》）

◎严光

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馀姚人。少与光武同游学。及即位，三聘乃至。除谏议大夫，不屈，退耕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口授答候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司（《后汉书》作「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皇甫谧《高士传》，《后汉·严光传》）

◎钟离意

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建武初为郡督邮，举孝廉，再迁，辟大司徒侯霸府，以病免。后除瑕丘令，迁堂邑令。明帝即位，征为尚书，转尚书仆射出为鲁相，卒官。

◇上书荐王望刘旷王扶

臣窃见琅邪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皆年七十，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应在朝次。臣诚不足知人，窃慕推士进贤之义。（《后汉·刘平传》：「显宗初，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荐。」）

◇谏起北宫疏

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此下袁宏《纪》有「今百姓须雨而天久旱」）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袁宏《纪》作「是宫室营、政不节之类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袁宏《纪》有《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济，上下同忧也。今天下疲弊，主有食不充，可谓忧矣。」）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半，不胜愚戇征营，罪当万死。（《后汉·钟离意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数年，豫章遭蝗，谷不收，民饥死，县数千百人。（《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谢沈《书》钟离意《谏起北宫表》）

◇因变异上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郊祀天地，畏敬鬼神，忧恤黎元，劳心不怠。而天气未知，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如要德胜，难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垂之无极。（《后汉·钟离意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九）

◇王望罪议

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后汉·刘平附传》）

◇牒白周树宜部职

贼曹吏周树，结发佐吏，服勤不懈，果于从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挠，谓宜部职。（《书钞》三十七引《钟离意别传》）

◇答府记

《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正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明府内以及诸外，且阔略远县细微事。（袁宏《后汉纪》）

◇解土祝

兴功役者，令百姓无事。如有祸祟，令自当之。（《后汉·钟离意传》注引《东观记》）

◎祭彤

彤，字次孙，颍川颍阳人，征虏将军遵从弟。建武初拜黄门侍郎，后为偃师长，迁襄贲令，拜辽东太守，在郡三十年。永平中征为太仆，以击北匈奴无功下狱，免，寻欧血死。

◇临终敕其子逢参等

吾奉使不称，微功不立，身死惭恨，义不可以受赏赐。汝等赍兵马诣边，乞效死前行，以副吾心。（袁宏《后汉纪》十）

◎辛臣

臣，田戎妻兄。建武三年来降。

◇在岑彭营与田戎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岑将军已奏我封五千户侯，虚心相待，愿急来，无拘前图。（袁宏《后汉》上，「田戎谋将降汉，使辛臣与长史留守夷陵。臣盗戎珍宝及善马，从陆道晨夜诣岑彭，因从彭营与戎书」。）

◎方储

储，字圣明，丹阳歙人。除郎中。（见《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引谢承《书》，又方回《续古今考》一以为「本河南人，父避王莽之难，徙歙」）

◇建武五年旱灾对策

百姓□苦，士卒烦碎，责（疑衍）租税失中，暴师外营，经历三时，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于天，图之事情，旱灾可除。夫旱者过日，天王无意于百姓，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故天应以无泽。（《续汉·五行志一》注补）

◇又对

民悲怨则阴类强，河决海澹，地动土涌。（《续汉·五行志三》注补）

◎董钧

钧，建武中为城门校尉。

◇驳三老答天子拜议

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子答子拜也。（《续汉·礼仪志上》注补引谯周《五经然否》曰：「汉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乱，法度残缺。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门校尉董钧驳」云云。「诏从钧议」。）

◎刘般

般，字伯兴，宣帝子楚孝王嚣之曾孙。建武九年封丘侯，就国。后徙封杼秋侯。二十年，从驾还洛，留为侍祠侯。永平初，徙封居巢侯。后征行执金吾事，兼屯骑校尉。章帝即位，以为长乐少府，迁宗正。

◇议置常平仓对

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后汉·刘般传》）

◇上言实核田亩

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以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后汉·刘般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恺

恺，字伯豫，般长子。和帝时征为郎，迁侍中、步兵校尉、宗正。免。复拜侍中，迁长水校尉。永初初进太常。六年，代张敏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为司徒。永宁初致仕。复拜太尉。延光二年致仁。

◇牧守宜同服制议

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辨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后汉·刘恺传》）

◇臧吏不得禁锢子孙议

《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入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令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后汉·刘恺传》）

◎戴涉

涉，建武中封关内侯，代欧阳歙为大司徒。二十年，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

◇庙祭议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后汉·张纯传》，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帝从之」。又略见《续汉·祭祀志中》）

◎张汜

汜，建武中为阳武令。

◇河决上言

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后汉·王景传》，「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

◎乐俊

俊，建武中浚仪令。

◇上言止营河功

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力役，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后汉·王景传》）

◎卫宏

宏，字敬仲，东海人。官议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定古文官书序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之，终乃无声。（《史记·儒林传序》正义，《后汉·陈蕃传》注）

（上阙）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史记·晁错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

◎董宣

宣，字少平，陈留圉人。建武中，辟司徒侯霸府，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左转怀令，迁江夏太守，坐事免。后特征为洛阳令，卒官，年七十四。

◇到江夏界移书夏喜等

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后汉·酷吏董宣传》）

◎礼震

震，字仲威，平原人，欧阳歙弟子。以上书乞代歙拜郎中，后坐事左迁淮阳王厩长。

◇上书求代欧阳歙

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后汉·欧阳歙传》）

◎桓荣

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习《欧阳尚书》，教授江、淮间。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戴涉府，拜议郎，授太子经，补博士，进太子少傅，拜太常。永平二年，三雍成，拜五更，封关内侯。

◇上疏谢皇太子

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斯诚国家福，天下幸甚。臣师道已尽，皆在太子，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后汉·桓荣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八，与此小异。）

◎桓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郁，字仲恩，荣少子。永平中，袭爵关内侯，拜议郎，迁侍中，兼虎贲中郎将。授太子经，迁越骑校尉。章帝初，迁屯骑校尉。和帝初，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转侍中奉车都尉，代丁鸿为太常。

◇上疏皇太子

伏见太子体性自然，包含今古，谦让允恭，天下共见。郁父子受恩，无以明益，夙夜惭惧，诚思自竭。愚以为太子上当合圣心，下当卓绝于众，宜思远虑，以光朝廷。（《后汉·桓郁传》注引《东观记》）

◎桓麟

麟，字元凤，郁孙。辟司徒掾。桓帝初为议郎，侍讲禁中，出为许令，病免。以母丧哀毁卒。有《集》二卷。

◇七说

香萁为饭，杂以粳菰，散如细氐，抟似凝肤；河鼋之羹，齐以兰，芳芬甘旨，未咽先滋。（《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饭篇》《羹篇》各引一条，《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八百五十，又八百六十一）。一元之肤，脍挺祭之鲜，□□铭方，徽割不理，杂犹乱丝，聚若委采。（《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五《脍篇》，又《篇》引首句）蒸刚肥之豚。（同上《蒸篇》）い柔毛之[10]。（同上《い篇》）调延和纷，糅以橙。（同上《生延篇》）

椅梧与梓，生乎曾崖，上仰贯天之山，下临洞地之溪，飞霜厉其末，飙风激其崖，孤琴径其根，杂鸟集其枝。（《艺文类聚》五十七。案：「孤琴」有误。）

王良相其左，造父骖其右。挥沫扬镳，倏忽长驱，轮不暇转，足不及骤，腾虚逾浮，瞥若飙雾。追慌忽，逐无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飞响之应声。超绝壑，逾悬阜，驰猛禽，射劲鸟，骋不失踪，满不空发，弹轻翼于高冥，穷疾足于方外。（同上）

戏谭以要誊。（《文选·蜀都赋》注引桓谭《七说》乃桓麟之误。）

◇太尉刘宽碑（中平二年二月）

公讳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其先□□，圣汉王侯，继次有国有号，列存家序。公之考乃作司徒，辅毗安、顺，勋载二叶。公托受纯和之气体，有乐道宁俭之性，疾雕饰，尚朴素，轻荣利，重谦让。幼与同好镌坟典于茅庐，是以根经纬，综精微，诲童冠而不倦。伉浮云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将军以礼胁命，举高第，拜传真御史，迁梁令。垂□康，逾产、豹，丧旧君以弃官。遵洙泗之业，在改编仕思初之计。三府并招，博士征，皆辞疾不就。司隶举茂材，大尉举有道，公车征拜议郎司徒长史，入登侍中，宣美顾问。延熹八年地震，有诏询异。公以演策沈渐，对当帝心，转拜尚书，齐密机喉，王命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允。迁东海相，以德兴化，泽臻民物。复迁南阳太守，壹行质省简易之教，推贞谅以示下，显众善以厉否，恻隐之诚，通乎神人，故能去鞭扑，如获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奸。帝初即位，开学稽古，训咨儒林，佥曰公优。征拜大中大夫，纳用劝讲。复拜侍中、屯骑校尉、宗正、光禄勋，遂授大尉，悉谟百揆四门之职，怀夫三事，和昭鼎实。功成则退，固疾逊位，拜光禄大夫，迁卫尉，复作大尉。每执盘桓，成则三让，以交会□精，引咎折躬。朝克忠谠，思其良犹，即召里巷，拜永乐少府光禄勋。先是时也，狂寇张角，□□妖逆，公观见像，上遏其源，未Ⅲ诛讨，乱作不旋。帝乃追宝先谋，锡之土田，封逯乡侯，食邑六百户，年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闵悼恻怛，内发手笔为策，□涕咨嗟。使右中郎将张良持节临吊，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赐含礻遂，有加典礼。复使五官中郎将何夔持节，谥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公卿百寮缙绅之徒，其会如云，可谓其存也荣，其亡也哀者焉。于是故吏李谦等，有感殷鲁述德之颂，以为洪懿休策，宜著无穷，故杂论攸行，纪其大略，镌石立碑，其辞曰：

於穆显融，惟予公侯，缵我前烈，克明厥繇。熙精恬默，潜庸底昭，德以莅政，俾民是□。其乐伊何？匪诱匪威，允丕礼让，实化玄为。入□诲保，训导万机，作镇上司，御劝不迷。温温其恭，□尹实氐。秩秩其苞，群儒实师。奕奕其容，禺裔□□。刊视万祀，孰嗣厥徽！（《隶释》十一，又略见《艺文类聚》上六。案：《隶释》有刘宽两碑前碑桓麟撰，据《艺文类聚》知之；后碑蔡邕撰，据《文选·王仲宣诔》注知之。洪适皆未考出。案：挚虞《文章志》云：「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诗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

◎桓彬

彬，字彦林，麟子。举孝廉，拜尚书郎。

◇七设

新城之亢，雍丘之粱，重代孰，既滑且香，粗稗细面，芬糜异长。（《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二《酒食总篇》，又一百四十四《饭篇》）

三牲之供，鲤比之，飞刀徽整，叠似蚋羽。（同上《总篇》，又一百四十五《脍篇》引两条）

□□硕士牙，犊栗粱，刚奉豕，肥盾云羊。合以水火之齐，和以五味之芳。（同上《总篇》）

菰粱雪累，班脔锦文。（又一百四十五《肉篇》）

◎桓俨

俨，字文林，沛国人。避地会稽，后浮海南入交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陈业书（业，字文理，会稽上虞人。为本郡守，弃官遁迹黟歙。）

不因行李以系阴山白楼，日从容养高，动静履直，季世多艰，爰适乐土，侧闻高风，饥渴话言，知乃深隐，邈然终时。求仁斯得，勤而无憾，齐踪古贤，何其优哉！（《艺文类聚》三十一引《会稽典录》）

◎宗均（本传作「宋均」，写刻误。）

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建武中，为郎，补辰阳长，以祖母忧去官。后为谒者，监伏波将军马援军，迁上蔡令，拜九江太守。永平初，迁东海相，坐法免。征拜尚书令，迁司隶校尉，出为河内太守，以疾免。

◇移记九江属县

夫虎豹在山，黿鼍在渊，物性之所托。故江淮之间有猛兽，犹江北之有鸡豚。今数为民害者，咎在贪贱居职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坏槛阱，勿复课录，退贪残，进忠良。（《风俗通》二，又见《后汉·宗均传》作「咎在残吏，而勤劳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

◇下书浚遒县巫

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后汉·宗均传》）

◇宗意

意，字伯志，均族子。永平中，举孝廉，擢拜阿阳侯相。建初中，征为尚书。章和中，迁司隶校尉。

◇谏留诸王不遣就国疏

陛下至孝，恩爱隆深，以济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礼宠，圣情恋恋，不忍远离，比年朝见，久留京师，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礼，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昔周公怀圣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后王曰叔父，加以赐币。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即位，蠲除前过，还所削黜，衍食它县，男女少长，并受爵邑，恩宠逾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具，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众，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今诸国之封，并皆膏腴，风气平调，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来不难。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羡等速就便时，以塞众望。（《后汉·宗意传》）

◇上疏请不许南单于北徙

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出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后汉·宗意传》）

匈奴处北种，介以沙漠，简贱礼仪，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种民也。自汉兴以来，数发兵攻之，所得辄不足以复所害，呼韩邪单于奉蕃，然中国亦疲于送迎之劳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难，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来降，宠立以为单于，羁縻畜养，边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余年。今鲜卑奉顺威灵，斩获北单于名王已下万计，中国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今南单于还塞外，所谓虎出于槛也。必兴兵要利，内恃于汉。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设费不得已，无故以万安之计，而征不可必之功，未见其圣也。（袁宏《后汉纪》十二，章和元年，与范《书》绝异。）

卷二十八

◎杜笃

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玄孙。建武中，坐事为美阳令所收。送京师，于狱中为吴汉诔，赐帛免刑。后仕郡文学掾。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请为从事中郎，从击西羌，战没于射姑山。有《集》一卷。

◇祓禊赋

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续汉·礼仪志上》注补）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O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立水涯，微风掩，纤低回，兰苏，感动情魂。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艺文类聚》四）

◇首阳山赋

嗟首阳之孤岭，形势窟其曲。面河源而抗岩，陇追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天台赋》注作「卉草」）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乎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州域乡党，亲戚匹俦，何务何乐，而并兹游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齐，长曰伯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于胡，遂相携而随之，冀寄命乎余寿。而天命之不常，伊事变而无方，昌伏事而毕命子忽遘其不祥。乃兴师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弃之而来游，誓不步于其乡。余闭口而不食，并卒命于山傍。」（《艺文类聚》七）

九折巍山罪而多艰。（《文选·天台山赋》注）

◇论都赋（并上奏及序）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昔般庚去奢，行俭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时制都，不常厥邑。贤圣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势，同归异术，或弃去阻厄，务处平易；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或富贵思归，不愿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或知而不从，久都尧角。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厄于崤黾，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覲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方亢》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分阝郊。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霸、，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见》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坎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氵亭氵营，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霸自岐、雍，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蹈沧海，跨昆仑，奋彗光，扫项军，遂济人难，荡艹涤于泗、沂。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佞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骠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入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亢岩，获昆弥，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亻数亻辰，驱骡驴，驭宛马，鞭是。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寥狼邛、。东扌靡乌桓，蹂辚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Δ。于是同冗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便楠檀枯，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田田相如，钅番株林，火耕流种，功浅得深。既有蓄积，厄塞四临，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岩，关函守，山东道穷。置列、陇，雍偃西戎；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城池百尺，厄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一卒举，千夫沈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地势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为赡腴。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势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诛自京师。天畀更始，不能引维，慢藏招寇，复致赤眉。海内云拢，诸夏灭微，群龙并战，未知是非。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肋于灵。立号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运筹出奇；怒之旅，如虎如螭。师之攸向，无不靡披。盖夫燔鱼蛇，莫之方斯。大呼山东，响动流沙，要龙渊，首镆铘，命腾太白，亲发狼、弧。南禽公孙，北背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成兆庶之，遂兴复乎大汉。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廖，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今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钅遽钅禺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氵亭氵营与？（《后汉·杜笃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六十一）

◇收扌扈赋

惟书扌扈之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桡，时倾斜而反侧。抱六艺而卷舒，敷六经之典式。（《艺文类聚》五十五，《御览》六百六）

◇众瑞赋

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颂》之声，非一家之作也。（《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九）

猛将与虏交锋。（《文选·潘岳关中诗》注）

千里遥思，展转反侧。（《文选·雪赋》注）

◇通边论（案：《后汉·杜笃传》又著《明世论》十五篇。此与《展武论》，盖即十五篇之二）

匈奴请降，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御览》七百八上杜笃《边论》）

亲录译导，缓步四来。（《文选·魏都赋》注）

◇展武论

文越水震，乡风仰流。（《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

◇论

天下殷富。（《北堂书钞》十五）

◇连珠

能离光明之显，长吟永啸。（《文选·蜀都赋》注，又嵇康《幽愤诗》注，《赠秀才入军诗》注）

◇迎钟文

必令河伯戒道。（《文选·赭白马赋》注）

祝。（一作「禊祝」）

怀季女使不飧。（《文选·洛神赋》注，又曹植《美女篇》注作「不餐」）

◇大司马吴汉诔

笃以为尧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吕尚翼周。若此五臣，功无与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汉吴公，追而六之，乃作诔曰：

朝失鲠臣，国丧牙爪，天子愍悼，中宫咨嗟。四方残暴，公不征兹，征兹海内，公其攸平。泯泯群黎，赖公以宁。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死而不朽，名勒丹书，功著金石，与日月俱。（《艺文类聚》四十七）

◇吊比干文

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文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诗》注）

◎朱晖

晖，字文季，南阳宛人。建武中，召拜为郎，以病去。永平中，为郡督邮，东平王苍辟为骠骑掾，历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坐法免。元和中，召拜尚书仆射，迁太山太守，不行。进尚书令，以老病乞身，拜骑都尉。永元中，卒，年八十余。

◇奏谏行均输法

《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施行。（《后汉·朱晖传》）

议布帛为租，官自卖盐。（汉章帝时，张林言「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县官可自卖盐」。事下尚书通议，晖议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主所宜行。（《晋·食货志》卷十六）

◎朱穆

穆，字公叔，晖孙。元初末，为郡督邮，后举孝廉。顺帝末，辟大将军梁冀府。桓帝初，举高第，为侍御史。永兴中，擢冀州刺史，坐事征诣廷尉，输作左校，释归乡里。征拜尚书。延熹六年，发疽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太守，蔡邕与门人议谥曰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郁金赋

岁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园以回眺。览草木之纷葩兮，美斯华之英妙。布绿叶而挺心，吐芳荣而发曜。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文选·洛神赋》注「乎」作「于」）春松。远而望之，粲若罗星出云垂。近而观之，晔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风逍遥，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兰池。睹兹荣之瑰异，副欢情之所望。折英华以饰首，曜静女之仪光。瞻百草之青青，羌朝荣而夕零。美郁金之纯伟，独弥日而久停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露未，微风肃清。增妙容之美丽，发朱颜之荧荧。作椒房之珍玩，超众葩之独灵。（《艺文类聚》八十一）

丹桂植其东。（《文选·吴都赋》注，又《鲁灵光殿赋》注）

◇上疏请罢省宦官

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虚。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圣化矣。（《后汉·朱穆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二，有删节。）

◇上疏

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用之不时，必见ㄡ烂。（《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又范蔚宗《后汉·皇后纪论》注，并引袁崧《后汉书》。案：刘陶《大钱议》如此，或朱穆亦有此语耳。）

◇奏劾冯绲

臣闻出郊之事，将军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绲有嫌，不当荷任；即绲无嫌，义不见疑。乐羊，战国陪臣，犹赖见信之主，以全其功。况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绲设虚端，以自阻卫，为臣不忠。（袁宏《后汉纪》二十二）

◇奏记大将军梁冀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渭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天地大验（此四字从袁宏《纪》补），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此四语袁宏《纪》在篇首，作「宜专心公门，然后能斥逐邪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已下袁宏《纪》别为一篇，云「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漏泄之，复附以密记」）！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后汉·朱穆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有小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奏记梁冀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蠡为害，而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河内一郡，常调缣素绮，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资者多，当复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二千石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卖用田宅，或绝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大小无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称矫贾贩，不良长吏，望为驱使令家人诈乘其势，掠夺百姓。此类交错，不可分别，辄以托名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袁宏《纪》作「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亲市人，数如此故，以为安稳。一旦瓦解，陈、项并起，至于土崩」）。近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兴徒发使令家人诈乘其势不复应命，怀粮廪兵，云当向杂（疑有误）。马免之徒，乘弊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乃获安宁。今民心事势，复更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目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抚安之急，诚在大将军。先易二千石长吏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袁宏《纪》作「内以明己，外以解人之厄」），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一，则将军身尊事显，德翟无穷。无道明察，无言不信，今日行之，则今日从矣。惟垂省览。（袁宏《后汉纪》二十，《后汉·朱穆传》，各有删节，合录成篇。）

◇又奏记梁冀

大将军内有贵亲之固，外有功业之重，诚不可复枉道散财，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选举刑赏，有干典制，辄率公卿诣朝堂，案其罪咎，则改节从训，犹影响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暗，从其过言，随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伤损财物，坏乱纲纪。左右近官，并以私情干扰，天下虽大，而民无所容足也。余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广远。愿大将军省废他事十刻之间，考案古今官民之极，度数作趣，较然可见。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若以穆轻愚，不信其言，可呼所亲识古今者，请征核其实，不可不诫，惧有后恨。（袁宏《后汉纪》二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刘伯宗绝交书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后汉·朱穆传》注引《穆集》）

◇留板与冀州从事书

勿画我形，以为重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后汉·朱穆传》注引谢承《书》，「穆临当就道，冀州从事欲为画像置听事上，穆留板书」云云）

◇崇厚论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沼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邴吉、张子儒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顺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分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后汉·朱穆传》）

◇绝交论

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亨公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曰：「人将疾子，如何？」曰：「宁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不敦于业，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者则这也，其甚者则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利进义退，公轻私重，居劳于听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赡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渎并决而莫敢之塞，游家而莫之禁也。《诗》云：「」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后生将复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规此？实悼无行，子道多阙，臣事多尤，思复白圭，重考古言，以补往过。时无孔堂，思兼则滞，匪有也，则亦焉兴？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后汉·朱穆传》注引《穆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十）

卷二十九

◎任末

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习《齐诗》，后奔师丧，道死。

◇敕兄子造

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后汉·儒林任末传》）

◎曹充

充，鲁国薛人。习《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永平初进侍中。

◇上言宜制汉礼

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后汉·曹褒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有小异）

◇封禅议

殷统未绝，黎庶继命，高宗久劳，犹为中兴。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据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后世谓之圣王。汉统中绝，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地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武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亲定刻石纪号文，太常奏仪制。（《续汉·祭祀志上》注引《东观书》，「博士充等议奏」）

◎曹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褒，字叔通，充子。永平中，举孝廉，再迁圉令。章帝时，免官归，为郡功曹，征拜博士。元和中，拜侍中。永元初，擢监羽林左骑，迁射声校尉，历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出为河内太守，免。后征再迁，复为侍中。

◇上疏请定汉礼

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纪》作「治乱制礼，所以协和天人，示人轨则也。故御应见瑞乃作」）。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后汉·曹褒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二「元和二年」）

◇原盗敕

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后汉·曹褒传》）

◇礼论

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阙文。（《初学记》二十一）

◎吴良

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建武中，为郡议曹掾。永平初，东平王苍辟署骠骑西曹掾，拜议郎，左转即丘长。后为司徒长史，坐事免，复拜议郎。

◇上言理徐匡

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舆，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弛。（《后汉·吴良传》）

◎马第伯

第伯，爵里未详。

◇封禅仪记

建武三十二年，车驾东巡狩。正月二十八日，发雒阳宫。二月九日，到鲁。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寿受赐，皆诣孔氏宅，赐酒肉。十一日发，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贲郎将先上山，三案行。还，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斋。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卫公、褒城侯、东方诸侯、雒中小侯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斋山虞。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将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去平地十里，地向极望无不睹。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穴条，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为小白石，或以为冰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顷复苏。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目辄为之明。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己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辽如从穴中视天窗矣。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乡 互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掖，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靡胸舁石，扪天之难也。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蹀蹀据居顿，地不避湿暗，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早食上，晡后到天门。郭使者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杨名通。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东北百余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乡坛再拜谒，人多置钱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坛，见酢犁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诏问其故，主者曰：「是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上曰：「封禅大礼，千载一会，衣冠士大夫何故尔也？」泰山东上七十里，至天门东南山顶，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尺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址。山南有庙，悉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相传云汉武所种。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始皇封太山，逢疾风暴雨，赖得松树，因复其下，封为五大夫。西北有石室。坛以南有玉盘，中有玉龟。山南胁神泉，饮之极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数环。日暮时颇雨，不见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举足随之。比至天门下，夜人定矣。车驾十九日之山虞，国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云气成宫阙，百官并见之。二十一日夕牲时，白气广一丈，东南极望致浓厚。时天清和无云。《瑞命篇》「岱岳之瑞，以日为应」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烟正北乡。礼毕，百官各以次上。郡储辇三百，为贵臣、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辇。辇者，国家御首辇，人挽升山，至中观休止。须臾复上，日中到山。须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臣毕就位。国家台上北面，虎贲陛戟台下。尚书令奉玉牒检南面跪。太常曰：「请封。」皇帝亲封毕，退复位，驺骑二千余人发坛上方石，即武帝封处累其石，尚书令藏玉牒书，复封石检。以金为绳，以石为泥，南方北方各二检，东方西方各三检。检中石泥及坛土，色青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大行礼毕，太常曰：「请拜。」皇帝再拜，群臣皆称万岁，音动山谷。有白气一丈，东南正直坛所，有青气上与天属，遥望不见山岭，山岭入在气中，不知也。封毕有顷，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数百人维持行礼毕相逢推，百官连延二十余里。道多迫小，深溪高岸数百丈。步从匍匐邪上，起近距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讠，但讠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后到，百官明日乃讫。其中老者气劣不能行，卧岩石下。明日早，太医令复遵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恐不能度。国家不劳，百官以下露卧水饮，无一人蹉跌，无一人疾病，岂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功效如彼，天应如此。明日，群臣上寿，国家不听，赐百官省事。事毕发，暮宿奉高三十里。二十四日发，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禅，祭地于梁阴，阳者祭天，阴者祭地。始元旧礼，以高帝配天，高后配地。（《续汉·祭祀志上》注引十二条，《水经·汶水篇》注，旧写本《书钞》九十一引六条，又一百四，又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艺文类聚》一，又六，又三十九引三条，又八十八，《初学记》五引四条，《白孔六贴》十三，《通典》五十四，《御览》四，又十五，又三十九引两条，又五十二，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八，七百五十八，八百五，八百七十二，九百五十三，九百六十五，九百六十九，《锦绣万花谷》十五，通共四十九条，合录成篇。案：前明孙月峰有补订本，采辑不全。）

◎韦彪

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丞相韦贤玄孙。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永平中，如拜谒者，三迁为魏郡太守。章帝初，以病免。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迁奉车都尉，行太常事，拜大鸿胪。元和中，行司徒事。章和末，以病免。

◇上疏谏置官选职不以才

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啬夫捷急之对，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往时楚狱大起，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又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补产佃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者，各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后汉·韦彪传》，又略见《御览》三十四引谢承《后汉书》，又《艺文类聚》四十八引华峤《后汉书》作「欲急民所务，当先除其患。其原在尚书典枢机，天下事一决之，不可不察」。）

◇建言封萧何等后裔

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后汉·韦彪传》）

◇郡国贡举议

伏维明诏，忧劳百姓，察察不舍昼夜，垂恩选举，必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让。」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锻炼之吏，治必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靡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取。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后汉·韦彪传》，袁宏《后汉纪》十一，《通典》十六。）二千石皆以选出京师，剖符典千里。（《文选·嵇康杂诗》注引《东观汉记》韦彪上议）

◎谢夷吾

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建武末，为郡督邮。永平中，举孝廉，除寿张令，迁荆州刺史，历巨鹿太守。建初中，左转下邳令。

◇上书荐王充

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王充传》）

◇与张凉州书

今致碧绫车中盾中。（《御览》三百五十七）

◇敕子

汉末当有发冢露体之祸，使县棺下葬，墓不起坟。（《御览》五百五十六引《会稽典录》）

◎郑弘

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西域都护郑吉从孙。建武末，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召署督邮，举孝廉。永平中，为驺令，迁淮阳太守，四迁。建初初，为尚书令，出为平原相，征拜侍中，迁太司农。元和初，代邓彪为太尉，以忤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宪免。

◇疾笃上书

臣东野顽暗，本无尺寸之功，横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惧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无益国家之事，虽有杀身，焉可谢责？是以不敢雷同。指陈窦宪奸，不惯漏露，言出患入。窦宪之奸恶，贯天达地，毒流八荒，虐闻四极，海内疑惑，贤愚疾恶。宪何术以迷主上？流言尊沓，深可叹息。昔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汉事不远，炳然可见。陛下处天子之尊，自谓保万世之祚，无复累卵之危，信谗佞之臣，不计存亡之机。臣虽弱疾，命在移晷，身没之日，死不忘忠。愿陛下为尧、舜之君，诛四凶之罪，以素厌人鬼愤结之望。（袁宏《后汉纪》十二「元和三年」）

◇奏议尚书郎令史开选

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后汉·郑弘传》，「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弘奏以为」云云。「帝从其议」。）

◎观恂

恂，永平中为扬州刺史。

◇荐刘般

般在国，口无择言，行无怨恶，宜蒙旌显，以劝天下。（袁宏《后汉纪》，般徙封居巢侯就国，扬州刺史观恂荐般。永平十年，征般行执金吾事。）

◎宋元

元，永平中为符节令。

◇上言愿发秦昭王吕不韦冢

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御览》五百六十引《皇览·冢墓记》，「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

◎孔通

通，太师孔光族曾孙。

◇春秋左氏传义诂序

先生名奇，字子异，其先鲁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后也。家于茂陵，以世学之门，未尝就远方师也。唯兄君鱼，少从刘子骏受《春秋左氏传》。其于讲业最明，精究其义，子骏自以才学不若也。其或访经传于子骏，辄曰：「幸问孔君鱼，吾已还从之咨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见称当世。王莽之末，君鱼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将窦融为家，常为上宾，从容以论道为事，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先生年二十一矣。每与其兄议学，其兄谢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鱼乃仕，官至武都太守、关内侯，以清俭闻海内。先生雅好儒术，淡忽荣禄，不愿从政，遂删撮《左氏传》之难者，集为《义诂》，发伏阐幽，赞明圣祖之道，以祛后学。著书未毕，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兹大训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问，凡三十一卷将来君子傥肯游意，幸详录之焉。（《孔丛子·连丛》上。案：《后汉·孔奋传》，「奋弟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即此书也。）

◎鲍骏

骏，九江人。师事桓荣。

◇上书言丁鸿

臣闻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二人无功，下车先封之，表善显仁，为国之砥砺也。伏见丁鸿经明行修，志节清妙。（《后汉·丁鸿传》注引《续汉书》）

◎朱辅

辅，《东观记》作「。」梁国宁陵人。永平中，为益州刺史。建初初，坐事免。

◇上白狼王唐等乐诗疏

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阪，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后汉·西南夷都夷传》）

卷三十

◎袁安

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为县功曹。永平中，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拜楚郡太守，征为河南尹。建初中，迁太仆，代第五伦为司空。章和初，代桓虞为司徒。永元四年卒。

◇夜酣赋

拊燕竽，调齐笙，引宫徽，唱清平。（《初学记》十五）

◇上书谏伐匈奴

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费损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后汉·袁安传》，「和帝即位，窦宪北击匈奴，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劾执金吾窦景

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后汉·袁安传》）

◇奏劾司隶郑据河南尹蔡嵩

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后汉·袁安传》）

◇奏议立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

光武昭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后汉·袁安传》，「窦宪自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安与司空任隗奏，以为」。）

◇又上封事谏立北单于

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事有易断，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万余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大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鸿业，硕士工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弃先恩（袁宏《纪》作「背先祖，弃旧恩，非计之长也」）。夫言行，群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袁宏《纪》作「阿佟诛君子，于《春秋》之义所不当立，而乌丸、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后汉·袁安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有小异。）

◇还北匈奴生口议

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后汉·袁安传》）

◇劳中牟令鲁恭檄（时为河南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以名德，久屈中牟，物产之化流行，天降休瑞，应行而生，尹甚嘉之。（《后汉·鲁恭传》注引《续汉书》）

◇临终遗令

备位宰相，当陪山陵，不得归骨旧葬。若母先在祖考坟垄，若鬼神有知，当留供养也。其无知，不烦徙也。（袁宏《后汉纪》十三，「初，安妻早卒，葬乡里，安临终遗令」。）

◎袁闳

闳，字夏甫，安玄孙。累征聘举召，皆不应。

◇临卒敕其子

勿设殡棺，但著禅衫疏布单衣幅巾，亲尸于板床之上，以五百土为藏。（《后汉·袁安附传》注引《汝南先贤传》）

◎袁绍

绍，字本初，安玄孙。灵帝时，为侍御史，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董卓废立，拜渤海太守，封调亢阝乡侯，起兵讨卓，自号车骑将军。寻领冀州牧，拜太尉，封邺侯，不受。拜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与曹公战官渡，家大溃。建安七年以忧死。

◇上书自讼

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悲哭而崩城者。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于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杞妇，何能感彻。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咨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厄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竦剑翼室，虎叱群司，奋击凶丑，曾不浃辰，罪人斯殄。此记愚臣效命之一验也。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滑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呼。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这二验也。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张扬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扬、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势，争战阵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春秋》所贬，苟云利国，专之不疑。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太仆赵岐，御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守，竞盗声名，怀诗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士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改编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众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雅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矢之命哉？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白起欷于杜邮也。太傅日，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镬，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鸠》之平，绝邪讠舀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后汉·袁绍传》）

◇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

使持节大将军督幽、青、并领冀州牧阮乡侯绍，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维：乃祖慕义迁善，款塞内附，弱捍犭严狁，东拒貊，世守北陲，为百姓保障，虽时侵犯王略，命将徂征厥罪，率不旋时，悔愆变改，方之外夷，最又聪惠者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用能悉乃心，克有勋力于国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孙瓒作难，残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内，并执干戈，以卫社稷。三王奋气裔士，忿奸忧国，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长蛇，相随塞路，王官爵命，否则无闻。夫有勋不赏，俾勤者怠。今遣行谒者杨林，赍单尔玺绶车服，以对尔劳。其各绥静部落，教以谨慎，无使作凶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慝。世复尔祀位，长为百蛮长。厥有咎有不臧者，泯于尔禄，而丧于乃庸，可不勉乎！乌桓单于都护部众，左右单于受其节度，他如故事。（《魏志·乌丸传》注引《英雄记》）

◇漳河盟辞

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甲兵之众，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挈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蒸皇天，浊秽薰后土。神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奖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后汉·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

◇与曹操书

可都甄城，当有所立。（《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

◇与袁术书（初平元年）

前与韩文节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家室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违天不祥，愿详思之。（《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

◇答陈登

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与公孙瓒书

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之以讨乱之誓，爰过夷、叔，分著丹青，谓为旅力同仇，足踵齐、晋，故解印释绂，以北带南，分割膏腴，以奉执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寻祸亡之险踪，辄而改虑，以好易怨，盗遣士马，犯暴豫州。始闻甲卒在南，亲临战阵，惧于飞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祸，徒增孤子之咎衅也，故为荐书恳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诈，谓天罔可吞，豪雄可灭，果令贵弟殒于锋刃之端。斯言犹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无疆之怒，不顾逆顺之津，慝怨害民，骋于余躬，遂跃马控弦，处我疆土，毒遍生民，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机械不严，强弱殊科，众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遂陵蹑奔背，因垒馆。此非天威谌，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乃复纠合余烬，率我蛑贼，以焚渤海。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大军未济，而足下胆破众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鼓而败，兵众扰乱，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为之，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后，祸隙弥深，孤之师旅，不胜其忿，遂至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未尝不慨然失涕也。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修来之言。仆既欣于旧好克复，且愍兆民之不宁，每辄引师南驾，以顺简书。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错情。夫处三军之帅，当列将之任，宜令怒如严霜，喜如时雨，臧否好恶，坦然可观。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易谋，急则曲躬，缓则放逸，行无定端，言无质要，为壮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残杀老弱，幽土愤怨，众叛亲离，了然无党。又乌丸、貊，皆与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备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夫当荒危之世，处干戈之险，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壤，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麴义余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始闻足下镌金纡紫，命以元帅，谓当因兹奋发，以报孟明之耻，是以战夫引领，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尔无闻，卒臻屠灭，相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长世之功，权御师徒，带养戎马，叛者无讨，服者不收，威怀并丧，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天罔云补，罪人斯亡，忠干翼化，华夏俨然，望于穆之作，将戢干戈，放散牛马，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土，保军内之广，甘恶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非良策也。宜释憾除嫌，敦我旧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闻。（《魏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

◎袁术

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从弟。灵帝时，举孝廉，除郎中，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废立，出奔南阳。寻入陈留，为曹公所破。奔九江，自领扬州刺史。李亻之乱，进左将军，封阳翟侯。兴平二年，僭号称帝，后饥困出奔，呕血死。

◇答袁绍书（初平二年）

圣王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字小厄之会。乱尚未厌，复欲兴之。乃云今主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先人以来，奕世相承，忠义为先。太傅公仁慈恻隐，虽知贼卓必为祸害，以信徇义，不忍去也。门户灭绝，死亡流漫，幸蒙远近来相赴助，不因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图于此，非所闻也。（《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

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况非君命乎！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同上）

◇报吕布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仇耻，使术明目于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无休向兖州，甫诣封部，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兴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逢迎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又《后汉·吕布传》与此小异。）

◇与陈书

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袁宏纪》作「福」）。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之乎？昔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魏志·袁术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八）

◇归帝号于袁绍收

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魏志·袁术传》注引《魏书》。又《后汉·袁术传》有此书，小异，末多二语云「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袁叙

叙，绍从弟。建安初为济阴太守。

◇与从兄绍书

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

◎袁涣

涣，字曜卿，陈郡扶乐人，司徒滂子（按：《唐宰相世系表》以滂为袁安同祖弟。章帝章和元年，安为司徒，灵帝光和元年，滂为司徒，相距九十二年。《元和姓纂》此处脱一语。窃疑滂于安为孙曾行，非兄弟行也。袁氏四世五公谓安、汤、滂、逢、隗也。至于汝南、汝阳、阳郡，扶乐、阳夏，则郡县有沿革，居处有迁移，史称籍贯两岐，往往如此）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除谯令，不就。蜀先主为豫州，举茂才。后依袁术，又依吕布。布诛，归曹公，拜沛南部都尉，迁梁相，以病去。征谏议大夫丞相军谋祭酒。魏国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有《集》五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主簿孙徽等教

主簿以不请为罪，此则然矣。谓渊等罪不足死，则非也。夫师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师友，有士大夫之师友。夫君置师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子。有罪加于刑焉，国之法也。今不论其罪，而谓之戮师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师之名，而加君诛臣之实，非其类也。夫圣哲之治，观时而动，故不必循常，将有权也。间者世乱，民陵其上，虽务尊君卑臣，犹或未也，而反长世之过，不亦谬乎！（《魏志·袁涣传》注引《魏书》曰：「谷熟长吕岐善朱渊、袁津遣使行学还，召用之，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议者多非焉勿劾，主簿孙徽等以为『渊等罪不足死，长吏无专杀之义，孔子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谓之师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训。』涣教曰」云云。）

◇说曹公

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自大乱以来，十数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悬，然而暴乱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欤！涣闻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以义，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赖公，得免于危亡之祸，然而民未知义，其唯公所以训之，则天下幸甚。（《魏志·袁涣传》，「涣得归太祖。涣言曰」云云。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九，「涣说操曰」。）

◇与曹子建书

召公与周公，俱受分陕之任。（《文选·王元长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注，又见《陶渊明集》注）

◎袁徽

徽，涣弟。避乱交州。

◇与尚书令荀书

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怛，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耳。（《蜀志·许靖传》）

交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成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吴志·士燮传》）

卷三十一

◎张禹

禹，字伯达，赵国襄国人。师事桓荣。永平八年，举孝廉。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元和中，转兖州刺史，迁下邳相。永元中，入为大司农，代张为太尉。延平初，迁太傅，录尚书事。永初初，复代徐防为太尉。

◇上邓太后表

新野君不安，车驾连日宿止，臣等诚窃惶惧。臣闻王者动设先置，止则交戟，清道而后行，清室而后御，离宫不宿，所以重宿卫也。陛下体之至孝，亲省方药，恩情发中，久处单处，百官露止，议者所不安。宜且还宫，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万国子民。（《后汉·张禹传》，「永初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车驾幸其第。禹与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俱上表言」。）

◇奏事

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长史将簿。中二千石奏事，皆与其丞合缘。是以臣下各得尽心竭诚，而事公明。（《御览》二百五十三引「汉名臣奏」。案：此引在谢承《书》后，王隐《晋书》之前，知非前汉张禹。）

臣闻天有三光，以成其化。方今三公之官不备，丞相独纲领天下，万事最众多，明不尽独见，诚非一人之所作也。（《书钞》五十引《汉名臣奏事》曰「张禹奏」。）

◎张

，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耳之后，师事桓荣。永平九年，教授四姓小侯，后除为郎，授太子经。章帝即位，拜侍中虎贲中郎将，出为东郡太守。和帝初，迁魏郡太守，征入为河南尹，迁太仆。永元中，代尹睦为太尉，复拜光禄勋，代鲁恭为司徒。

◇上疏荐太子侍从

臣伏见皇太子仁厚宽明，发言高远，卓然绝异，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阳公主薨，悲哀发中，形体骨立，恩爱恻隐，世希是见。臣愚浅不识大体，以为宜选名儒高行，以充师傅，问讯起居之日，太傅时赐宴所，以宣德音，以成圣德也。侍中丁鸿，仁而有让，达于从政；谒者费恽，资性敦笃，遵令法度，如并侍左右，必能发起微意，增广徽猷者也。（袁宏《后汉纪》十）

◇上疏辞典郡

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少不更职，不晓文法，猥当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臣窃私自分，殊不虑出城阙，冀蒙留恩，托备宙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闻见，不敢避好丑。（《后汉·张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荐王青

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后汉·张传》）

◇上疏平窦氏罪刑

臣愚以为，窦氏之事，宜下理官，与天下共平其罪，恐后世不见其事。窦氏盛时，群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后，皆以宪为伊、吕，比邓夫人于文母。及陛下发雷电之怒，皆以为罪不容诛。何前后之相背也？赖圣朝明达析其中，伏见夏阳侯瑰，前为光禄勋，每与臣相见，常有厉节竭忠庶几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有三宥之义，故蔡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诛。臣愚以为，可黜瑰爵关内侯，还京师，竭忠供养比阳主，以优属垂示厚德。（袁宏《后汉纪》十三）

臣实愚蠢，不及大体，以为窦氏虽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后世不见其事，但闻其诛，非所以垂示国典，贻之将来。宜下理官，与天下平之。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惟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瑰，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过厚不过薄。今议者为瑰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后汉·张传》）

◇上言宜令刺史奏事如旧典

臣闻王者法天，荧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问知外事也。数十年以来，重其道归烦扰，故时止忽奏事，今因以为故事。臣愚以为刺史视事满岁，可令奏事如旧典，问州中风俗，恐好恶过所道，事所闻见，考课众职，下章所告，及所自举有意者赏异之，其尤无状，逆诏书，行罪法，冀敕戒其余，令各敬惧所职，于以衰灭贪邪奸佞。（《续汉·百官志五》注补引《东观书》，「和帝初，张上言」）

◇奏劾曹褒

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后汉·曹褒传》，「太尉张、尚书张敏等奏」。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作「尚书张敏奏」，不言张。）

◇敕子蕃

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已。（《后汉·张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四）

◎丁鸿

鸿，字孝公，颍川定陵人。师事桓荣。永平中，袭父爵陵阳侯，拜侍中兼射声校尉。建初中，徙封鲁阳乡侯，进少府。元和中，徙封马亭乡侯。和帝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太常。永元中，代袁安为司徒。

◇日食上封事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这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曰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属，专权于外，党类强盛，侵夺主势，则日月薄食，故《诗》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是以三桓专鲁，田氏擅齐，六卿分晋；诸吕握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袁宏《纪》此下有「此皆失其权柄，以势假人者也」）。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不得行其势也。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公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袁宏《纪》作「虽欲隐讳」），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间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臣愚以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权门，倾覆谄谀，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诛。间者大将军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赋敛吏人，遣使贡献。大将军虽不受，而物不还主，部署之吏，无所畏惮，纵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贪猾，竞为奸吏，小民吁嗟，怨气满腹。臣闻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从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后汉·丁鸿传》，又略见袁宏《后汉记》十三，又《御览》四百五十三引《东观记》）

◇上言举孝廉用口率

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汉·丁鸿传》，鸿与司空刘方上言。）

◇奏东巡瑞应

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协时月正日，同半斛权衡，使人不争。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业。祀五帝于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喜泽降澍，柴祭之日，白气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升，与燎烟合，黄鹄群翔，所谓神人以和，答响之休符也。（《后汉·丁鸿传》注引《东观记》）

◇与弟盛书

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含，皇天先祖，并不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袁宏《纪》作「身被大病，上不任为蕃辅，下不能守土」）。前上疾状，愿辞爵仲公，章寝不报，迫且当袭封，谨自放弃，逐求良医。如遂不瘳，永归沟壑。（《后汉·丁鸿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

◎王充

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事班彪，为县掾功曹，历都尉府掾功曹、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后为州从事。元和中，转治中，免。永元中，卒，年七十余。有《论衡》三十卷。

◇果赋

冬实之杏，春熟之甘。（《御览》九百六十八）

◎贾逵

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梁王太傅谊九世孙。永平中，拜为郎，与班固典校秘书。建初中，迁卫士令。和帝时，为左中郎将，进侍中，领骑都尉，兼领秘书近署。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卷，《集》二卷。

◇上书请宥刘恺（永元十年）

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恺，素行孝友，谦逊清，让封弟宪，潜身远迹。有司不愿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黾阝侯邓彪，并以高行洁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恺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后汉·刘恺传》）

◇条奏左氏长义（建初元年）

臣谨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章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真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皇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Ш，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后汉·贾逵传》）

◇永平颂

威震赤谷。（《书钞》十三）

◇连珠

夫君人者不饰不美，不足以一民。（《文选·景福殿赋》注）

◎杨终

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少为郡小吏。永平中，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建初中，诣白虎观，后坐事徙北地。元和中，释归故郡。永元中，征拜郎中。有《春秋外传》十二卷。

◇建初元年大旱上书

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臣窃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拷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昔殷人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后汉·杨终传》）

◇复上书

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后汉·杨终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宣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

宣帝博征群儒，率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杨终传》「终又言」云云，「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五经》同异焉」。）

◇戒卫尉马廖书

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五置信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世，可为寒心。群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后汉·杨终传》）

◎徐防

防，字谒卿，沛国𫊸 至人。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特补尚书郎。和帝时，稍迁司隶校尉，出为魏郡太守，征为少府，迁大司农，代巢堪为司空，又代张为司徒。延平初，代张禹为太尉。安帝即位，封龙乡侯。

◇五经宜为章句疏

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中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策，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后汉·徐防传》）

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遵重圣业，有益于化。虽从来久，六经衰微。学门浸浅，诚宜反本，改矫其失。（《后汉·徐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注引《东观记》）

◎郭躬

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选廷尉正，坐法免。后三迁。元和中，拜延尉。永元六年，卒官。

◇上封事言赦宜及亡命

圣恩所以减天下死罪使戍边者，欲实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就生，与老弱复相见，莫不欢喜。自丙子以来，犯罪者甚多，应入重论今。已牢狱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执录者，独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书》曰：「王道荡荡，无偏无党。」均大恩以令民。（袁宏《后汉纪》十二）

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也无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后汉·郭躬传》）

◎周纡

纡，字文通，下邳徐人。少为廷尉史。永平中，补南行唐长，迁博平令，拜齐相，复左转博平令。建初中，为勃海太守，免。起为郎，再迁召陵侯相，征拜洛阳令，免。后为御史中丞。和帝初，免。复征为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左转骑都尉，迁将作匠，卒官。

◇上疏劾窦瑰

臣闻臧文仲之事君也，见有礼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案夏阳侯瑰，本出轻薄，志在邪辟，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轻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禅之书，惑众不道，当伏诛戮，而主者营私，不为国计。夫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渐，可不惩革？宜寻吕产专窃之乱，永惟王莽篡逆之祸，上安社稷之计，下解万夫之惑。（《后汉·酷吏周纡传》）

◎乐恢

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初仕郡，署户曹史，坐事抵罪，后复为功曹。永平中，辟司空牟融府，又辟司空第五伦府，皆不就。后征拜议郎。和帝时，为尚书仆射拜骑都尉，辞疾归。窦宪使州郡迫胁之，仰药死。

◇上疏言诸窦

臣闻百王之失，咸以阴盛凌阳，而权移于下。大臣专朝，而势去公室。未有群德休明，而臣下窥窬；主一其柄，而社稷倾危者。伏念先帝圣德未永，蚤弃万国。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今诸舅执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宁王室、示天下也。经曰：「天地乖互，则众物大伤。君臣失序，则万民受殃。」政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救，其极不测。当今所急，上宜以义自割，下宜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袁宏《后汉纪》十三，《后汉·乐恢传》，各有删节，今合录之。）

◇上书谏征匈奴（永元元年）

《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孔子曰：「元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汉之盛，不务修舜、禹、周公之德，而无故兴干戈，动兵革，以求无用之物，臣诚惑之。（《后汉·乐恢传》注引《东观记》）

◇拜骑都尉上书辞谢

仍受厚恩，无以报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权，《春秋》以戒。圣人恳恻，不虚言也。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诸舅宠盛，权行四方。若不能自损，诛罚必加。臣寿命垂尽，临死竭愚，惟蒙留神。（《后汉·乐恢传》）

◇答颍川杜安书

干主求禄，非平生操也。（袁宏《后汉纪》十三）

◎孔丰

丰，字子丰，太常孔臧之后。永平中，辟司空府，以高第拜侍御史。建初中，转黄门侍郎，典东观事。

◇建初元年大旱上疏

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也。陛下即位日新（《续汉志》注补作「浅」），视民如伤，而不幸耗旱，时运之会尔，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孔丛子·连丛上》，又见《续汉·五行志一》注补）

◎孔僖

僖，字仲和，丰子。建初中，为兰台令史。元和中，拜郎中，赐褒成侯，使校书东观，出为临晋令。

◇上书自讼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中，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袁宏《纪》作「见」）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心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后汉·孔僖传》）

◎孔季彦

季彦，僖第二子。安帝时，举孝廉，不就。

◇雨雹对

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已上《后汉·孔僖传》）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类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气相因，其事不可尽论。往者延平中邓后称制，而东垣巨屋山大崩，声动安邑，即前事之验者。（《孔丛子·连丛下》）

卷三十二

◎陈宠

宠，字昭公，沛国氵交人，尚书陈咸曾孙。永平中，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三迁。章帝初，为尚书。和帝初，出为太山太守，转广汉太守，擢为大司农，拜廷尉，复为尚书，迁太鸿胪。永元十六年，代徐防为司空。

◇省刑疏

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重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袁宏《纪》作「必以刑罚为首。咨叹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斯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其时，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后汉·陈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奏驳贾宗断狱尽三冬议

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ず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它应，不以改律。奉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后汉·陈宠传》，《通典》一百六十六）

◇奏请删除律令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删除，使万民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俾传之无穷。（《后汉·陈宠传》，《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陈忠

忠，字伯始，宠子。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元初中，擢拜尚书。安帝亲政，转仆射，迁尚书令。延光三年，拜司隶校尉。明年，出为江夏太守，复留拜尚书令。

◇荐刘恺疏（永初元年）

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职，未议其人。臣窃差次诸卿，考合众议，咸称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父宠，前忝司空，伥、迁并为掾属，具知其能。伥能说经书，而用心褊狭，迁严毅刚直，而薄于艺文。伏见前司徒刘恺，沈重渊懿，道德博备，克让爵士，致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弱弟，躬浮云之志，兼浩然之气，频历二司，举动得礼。以疾致仕，侧身里巷，处约思纯，进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归怀。往者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皆去宰相，复序上司。诚宜简练卓异，以厌众望。（《后汉·刘恺传》）

◇清盗源疏

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诗》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所以崇本绝末，钩深之虑也。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局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寇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纠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一发，部束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纠罚。冀以猛济宽，惊惧奸慝。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所举有道之士，可策问国典所务，王事过差，令处暖气不效之意。庶有谠言，以承天诫。（《后汉·陈忠传》）

◇荐周兴疏（永宁中）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臣窃见光禄郎周兴，孝友之行，著于闺门，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蕴椟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属文著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怀能，随辈栖迟，诚可叹惜。（《后汉·周荣传》）

◇上疏豫通帝意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后汉·陈忠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七）

◇上疏请许大臣宁告终丧（建光元年）

臣闻之《孝经》（袁宏《纪》作「昔先王孝治天下」）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服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惟之耻。」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袁宏《纪》此下有「然仁道无远，弘之即是」）。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背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袁宏《纪》作「则海内群生，各得其所。（《后汉·陈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有删节。）

◇因灾异上疏劾中侍伯荣（伯荣，安帝乳母王圣女）

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彖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诌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寺，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世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后汉·陈忠传》，「忠转为仆射。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侍伯荣往来甘陵。又霖雨积时，河水涌溢。忠上疏」。）

◇上疏谏因灾异免三公

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是故临事战惧，不敢穴见有所兴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谬乎典，而谤ㄅ日闻，罪足万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贲丽纳说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乘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圆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后汉·陈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有小异。）

◇议救西域疏（延光二年）

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忿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时，黔首陨于狼望之北，中国弊于卢山之壑，府库殚竭，杼柚空虚，算至车船，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规酒泉，敦煌四郡，以隔绝南羌，开三十六国，妻以公主，以断其右臂。是以单于孤持，窜遁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洽。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北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今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群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三十六国。建屯益兵，宣扬雷风，冀以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冲万里，震怖匈奴。（袁宏《后汉纪》十七，又《后汉・西域传》）

◇上言令屯役者得归葬送

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后汉・陈忠传》，「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太后从之。」）

◇秦劾陈禅（永宁二年）

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庭讪朝政，请劾禅下狱。（《后汉・陈禅传》）

◇奏太官宜著两梁冠

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两梁。尚书孟希奏，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臣伏惟太官令职在典掌王饔，统六清之饮，列入珍之馔，正百品之羞，纳四方之贡，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诏慎口实之御，防有败之奸，增崇其选。侍御史主捕案，太医令奉方药供养，符节令掌幡信金虎，故位从大夫，车有轺沂，冠有两梁，所以殊亲疏，别内外也。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令，令服大夫之冕。由此言之，两梁冠非必列于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两梁冠。《春秋》之义，大于复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厌帝心，即听用之。（《续汉・舆服志下》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建光中，尚书陈忠以为」云云。）

◇奏言太初历不宜从

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伏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后。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犴以错，五是以备。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疴祸非一。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众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丧其休；近讥后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甲寅元复多遗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续汉·律历志中》尚书令忠奏）

◇奏选尚书郎

尚书为王喉舌，而诸郎多文俗，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也。（《御览》引《后汉书》）

◎王阜

阜（《后汉·滇王传》作「追」），字世公，蜀郡成都人。永平中，太守第五伦察举孝廉，为重泉令。元和中，迁益州太守。

◇老子圣母碑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系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御览》一）

◎梁鸿

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肃宗时，东出关，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终于吴。

◇安丘严平颂

无营无欲，澹尔渊清。（《文选·雪赋》注，《补亡诗》注。按：《选》注引鸿「安丘严平颂」，脱「梁」字，杨慎《丹铅录》因以「鸿安丘」为成都人，无所据也。鸿仰慕前世高士，为四皓以来四十四人作颂，此盖颂安丘望之、严君平二人也。《玉海》引鸿本传及《选》注甚明。又案皇甫谧《高士传序》云「梁鸿颂逸民」，即指此颂也。）

◎梁松

松，章帝初司隶校尉。（案：梁统子松，字伯孙，明帝永平四年下狱死，未为司隶校尉。此盖别有一梁松也。）

◇奏免马防等

特进防兄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士，荣显冠世，多买京师膏腴美田，作大庐舍，近带城郭，妨困小民。（□□□□引《东观汉记》，「司隶校尉梁松奏」。）

特进马防，兄廖，廖子孙，三家奴婢千人。（《御览》五百引《东观汉记》）

卷三十三

◎鲁恭

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莽羲和鲁匡孙。建初初，为郡吏，辟太傅赵熹府。召诣白虎观，复举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母忧去官。后拜侍御史。和帝时，拜《鲁诗》博士，迁侍中，出为乐安相。征拜议郎，进侍中，迁光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勋。永元十二年，代吕盖为司徒，坐事免。殇帝即位，起为长乐卫尉。安帝即位，复代梁鲔为司徒，以病免。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上疏谏击匈奴

窃见窦宪耿秉，衔使奉命，暴师于外（已上见《御览》四百五十三引《东观记》）。陛下亲劳圣思，日昃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蓄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狄，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故获上天之祜。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然后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慕德，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难，不绝如纟延，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征还二将，休罢士卒，以顺天心。（《后汉·鲁恭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

◇上疏

举无遗策，动不失其中。（《文选·王仲宣诔》注）

◇上疏谏盛夏断狱

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庶民者也。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源，进良退残之化，因为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袁宏《纪》作「有疑罪，延及良人数十人」），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五月，《后》用事（袁宏《纪》作「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经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五月《后卦》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袁宏《纪》此下有「扰百姓」三字），夺其时哉！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务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袁宏纪》作「谓正罪不欲令久系，不谓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轻系，明不欲拘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后汉·鲁恭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六）

◇议奏断狱以冬至前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ぼ，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二月（袁宏《纪》作「十一月，《中孚》曰」），「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后汉·鲁恭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六）

◎鲁丕

丕，字叔陵，恭弟。永平中，为郡督邮功曹。建初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除议郎，迁新野令，擢青州刺史，坐事下狱免。元和初，征，再迁拜赵相。永元中，迁东郡太守，历陈留太守，坐事下狱，免。复征，再迁中散大夫，进侍中，免。永初中，复征，再迁侍中左中郎将，卒年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贤良方正对策

政莫先于从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恶，先教后刑，先近后远。君为阳，臣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京师为阳，诸夏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乐和为阳，忧苦为阴，各得其所则和调。精诚之所发，无不感浃。吏多不良，在于贱德，而贵功欲速，莫能修长久之道。古者贡士，得其人者有庆，不得其人者有让，是以举者务力行。选举不实，咎在刺史二千石。《书》曰：「天工人其代之。」观人之道，幼则观其孝顺而好学，长则观其慈爱而能教。设难以观其谋，烦事以观其治，穷则观其所守，达则观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贫困者急，急则致寒，寒则万物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则民用足，刑罚不中，则于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称，班爵号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狱讼不息，在争夺之心不绝。法者，民之仪表也，法正则民悫。吏民凋弊，所从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竞为小功，以求进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则忠。」治奸诡之道，必明慎刑罚，孔子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说以犯难，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为礼义乎？（袁宏《后汉纪》十六）

◇上疏论说经

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謇謇以开四聪，无令刍荛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后汉·鲁丕传》）

◇奏止赵王避疾学宫

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适室，死生有命，非有逃避之典也。学宫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后汉·鲁丕传》「丕拜赵相。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宫，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云云。「诏从丕言」。）

◎胡滕

滕，为南阳从事，历大将军西曹掾。

◇请比都官从事表

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御览》六百六引《桂阳先贤画赞》「胡滕部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总猥滕表」云云。「帝奇其才，悉许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毅

毅，齐武王曾孙。建初二年，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夺爵。永初中，召入东观，复故封。元初初，拜议郎。

◇上书请著太后注纪

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誉，爰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克己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纪。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ず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逾阈。未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翟，勒勋金石，悬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之孝。（《后汉·和熹邓后纪》：「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纪，上书安帝。」）

◎刘余

余，毅从弟。嗣父复爵临邑侯。永初中，召入东观，除校书郎。有《集》二卷。

◇玄根赋

一足之夔，九头之。（《文选·江赋》注）

戴金翠，珥珠玑。（《文选·洛神赋》注）

前殿冬。（《文选·七启》注引《玄根颂》）

致垂棘以为墀。（《文选·颜延之元皇后哀册文》注）

芳林臻臻，朱竹离离，菱芡吐荣，若摅锦而布绣。（《御览》九百七十五）

素雁蜿感清羽，玄鹤回翔应徵宫。（《北堂书钞》一百九引《玄根颂》）

◇上书谏铸钱事

夫食者，乃有国之大宝，生民之至贵也。见比年已来，良田尽于蝗螟之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杼轴空于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之飧，所患靡之事，岂谓钱之锲簿铢两轻重哉！就使当令土砾化为南金，瓦卤变为和玉，沙石悉成随珠，犬羊尽作狐白，绛绣盈堂，文绮缦野，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羲皇之纯德，大禹之勤劳，周文之不暇，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艺文类聚》六十六）

◇与窦季玮书

君嚼茹坟典，履公修行。（《北堂书钞》）

◇与李子坚书

下车负乘，剧贼未擒（《文选·范蔚宗后汉宦者传论》注）。吏民强犷，比屋为贼。（又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注）

◇郡太守箴（一作「崔瑗」）

有嬴驱除，焚旧典纪，荡灭蕃畿，罢侯置守。秦发闾左，陈涉奋威；楚筑乾溪，灵王不归。征遐由近，可不肃。守臣司境，敢告执机。（《艺文类聚》六）

大汉遵周，化洽九区。（《文选·赭白马赋》注，又《陆机皇太子宴玄圃诗》注。又《赵至与稽茂齐书》注作「遵因」）

◎张敏

敏，字伯达，河间莫阝人。建初二年，举孝廉，四迁为尚书。永元中，拜司隶校尉，迁汝南太守，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永初初，为颍川太守，代周章为司空。

◇驳轻侮法议

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一作「遵」）「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后汉·张敏传》，「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永元中，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

◇复上疏议轻侮法

臣敏蒙恩，特见拔擢，愚心所不晓，迷意所不解，诚不敢苟随众议。臣伏见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以何禁？必不能使人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议者或曰：「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天下幸甚。（《后汉·张敏传》，「议寝不省。敏复上疏。和帝从之」。又略见《通典》一百六十六，《御览》四百五十二）

◎应顺

顺，字仲华，汝南南顿人。建初中，举孝廉，为尚书郎，转右丞，出为冀州刺史，再迁东平相。永元中，历左冯翊（见《陈宠传》），河南尹，拜将作大匠。

◇上言宜给计吏舍馆

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直装衣物，弊朽暴露，朝会邈远，事不肃给。晋，霸国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子产以为大讥。况今四海之大，而可无乎？（《续汉·百官志二》注补引《汉官》，「永元十年，应顺上言」。）

◎应奉

奉，字世叔，顺曾孙。桓帝时，四府举才堪将帅，拜武陵太守，坐事免，寻为司隶校尉，引疾退。有《洞序》九卷。

◇理李膺等疏

昔秦人观宝于楚，昭奚恤莅以群贤；梁惠王玮其昭乘之珠，齐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施刑徒前廷尉冯绲、大司农刘、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众庶称宜。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逐出莒仆，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强御，毕力致罪，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宣帝征张敞于亡命。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后汉·李膺传》）

◇上书谏立后

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后汉·应奉传》）

◎应劭（一）

劭，字仲远，一作仲援，又作仲瑗，奉子。灵帝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苗掾，以高第出为营陵令，迁太山太守。兴平初，弃郡奔袁绍。有《汉书集解》二十四卷，《汉朝驳议》三十卷，《律略论》五卷，《汉官仪》十卷，《风俗通义》三十一卷，《集》四卷。

◇贡药物表

臣劭言，郡旧因计吏献药，阙而不修，惭悸交集，无辞自文。今道少通，谨遣五官孙艾贡茯苓十斤，紫芝六枝，鹿茸五斤，五味一斗，计吏发行，辄复表贡。（《御览》九百八十四）

◇奏上删定律令

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今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之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ㄙ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乾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纽扣纟十重。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弃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后汉·应劭传》，《晋书·刑法志》）

◇驳韩卓募兵鲜卑议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吏民创禁，不与交关。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敢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故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臣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也。（《后汉·应劭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六十六引《汉名臣奏》）

◇鲜卑胡市议

太尉属应劭等议，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帅，庐落之居，又其天性贪而无信，故自汉兴于兹，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吏民创禁，不与交关。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怀德，实玩中国珍异之故耳。（《艺文类聚》六十五引《汉名臣奏》）

◇追驳尚书陈忠活尹次史玉议

《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孙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赏庆、刑威，皆以类相从，使当其实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称官，赏不酬功，刑不应罪，不祥莫大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关，虽尚约法，然杀人者死，亦无宽降。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时轻时重。」此之谓也。今次、玉公以清时释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宽，幸至冬狱，而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错刻峻，遂能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夫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则为灾，秋一木华亦为异。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败法乱政，悔其可追。（《后汉·应劭传》）

◇旧名讳议

周穆王名满，晋厉公名州满，是同名不讳。（《春秋》成十年《正义》。案：《集解》及成十八年《经》作「州蒲」，盖六朝本相承写误。）

◇营陵令到官移书申约吏民

到闻此俗，旧多淫祀，靡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许子路之祷，晋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渐染迷谬，岂乐也哉，莫之征耳。今条下禁，申约吏民，为陈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遗脱，弥弥不纪，主者髡截，叹无及已。城阳景王，县甚尊之。惟王弱冠，内侍帷幄。吕氏恣睢，将危汉室，独见先识，权发酒令，抑邪扶正，忠义洪毅，其歆祀，礼亦宜之。至干架乘，烹杀倡优，男女杂错，是何谓也？三边分，师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嚣然。礼兴在有，年饥则损。自今听岁再祀，备物而已，不得杀牛，远迎他唱，赋会宗落，造设纷华。方廉察之，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身计，而复亻赞失，罚与上同，明除见处，勿后中觉。（《风俗通》九）

◇风俗通义序

昔仲尼汉而微言阙，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重遭战国，约从连横，好恶殊心，真伪纷争。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并以诸子百家之言，纷然淆乱，莫知所从。汉兴，儒者竞（一本作「兴」）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鳞，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三十一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尚书》：「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采异代方言之，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予实顽暗，无能述演，岂敢比隆于斯人哉！顾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启之耳。昔客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曰：「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旦暮在人之前，不类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见，不见故易。」今俗语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有似犬马，其为难矣。并综事宜于今者。孔子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俾诸明哲，幸详览焉。（《风俗通》元刻本）

卷三十四

◎应劭（二）

◇汉官仪上

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时，康叔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绶，八年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兴，特遣使者备礼，征故密令卓茂，策曰：（案：《北堂书钞》引作「卓茂甲申策书」）「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纯固」（案《北堂书钞》引有「前密令」下十三字，无下文「夫士」二字。又「束身」作「束发」）夫士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选·任彦升〈为范尚书部封侯表〉》注引作「特擢盛德南阳卓茂为太傅」），封宣德侯。」（《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此条引俱作应劭《汉官》，唯《文选》注引作《汉官仪》。下文凡言《汉官》者，上皆有「应劭」二字。）

傅者，覆也。（《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明帝甲辰策书曰：「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其以禹为太傅。」（《北堂书钞·设官部》。案；此条引作「汉官」。）

和帝丁酉策书曰：「故故尉邓彪，元功之族，三让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其以彪为太傅（案：《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俱引作「太尉」），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庶得专位内之事。」（《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两引）

殇帝策曰：「张禹三世在位，黄发罔愆，忠孝弥笃，其以禹为太傅，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北堂书钞·设官部》两引）

冲帝丁酉策书曰：「舅氏辅翼股肱，三公国之桢干，朝廷取正，以成断金。太尉赵峻，三世掌典机衡（案：《太平御览》引作「枢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农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鱼之风。今以峻为太傅，因为太尉，与大将军冀参录尚书事。」（《北堂书钞·设官部》两引，《初学记·职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两引，《太平御览·职官部》两引）

灵帝策书曰：「故太尉陈蕃，忠亮蹇谔，有不吐茹之节；司徒胡广，德允元，五世从政。今以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太师，太傅，太保，皆古官也。（《初学记·职官部》）

太师，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见授，诏太师无朝，十日一赐餐，赐灵寿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自是而□。（《续汉·百官志一》补注。案：三公，太师在太傅前，后汉省太师、太保，唯置太傅。今改列于后。又案：此条末「□」，今本作「阙」字，乃校者所记，而后来误入正文也。今订正）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诏曰：「太师光，今年老有疾。俟大臣，惟国之重。《书》曰：『无遗老成。』国之将兴，尊师重傅。其令太师无朝，十日一赐餐，赐以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于省中施坐置几。太师入省用杖焉。」（《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平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师见授。太后诏曰：「太师先圣之后，道术通明。（案：《北堂书钞》又引作「先师之子，德行纯淑」），宜居四辅职，训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躬（《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

太保，古官也。保，养也。（《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马。（《后汉书·光武纪》注。案：《通典·职官》云：「应劭《汉官》谓太尉为周官，非也。」与此异。）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而无印绶。（《北堂书钞·设官部》）

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候、千人、司马，故如「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三司之职，司马主兵。汉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马，无印绶，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引作《汉官序》。）

张衡云（案：《太平御览》引作「河间相张衡说」）：「明帝更司马、司空府，欲复更太尉府」（案：《太平御览》引作「明帝以为司徒、司空府已荣，欲更治太尉府」）。时公南阳赵熹也（案《太平御览》引有「南阳」二字）。西曹椽安众郑均，素好名字，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埋魃为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事，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容。熹表陈之，即听许。其冬，临辟雍，历二府，见皆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显宗车顾叹息曰：『惟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时熹子世为侍中，骖乘，归具白之，熹以为恨，频谴责均，均自劾去，道发病亡。」（《续汉·百官志一》补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章帝诏曰：「司空牟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融为太尉，录尚书事。」（《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两引，《太平御览·职官部》两引）

殇帝策书曰：「司徒徐防，以台阁机密，施政牧守，其以防为太尉，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艺文类聚·职官部》）

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成鼎味。（《太平御览·职官部》）

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贼曹主盗贼之事。（《后汉书·铫期传》注）

决曹主罪法事。（《后汉书·王霸传》）

官骑二十二人。（《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厌于尊者，不敢号府。」应劭曰：「此不然。丞相旧位，在长安时，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明帝东京，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每国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百官志一》补注，《通典·职官》。案：「应劭曰」以下是《汉官仪》之文。）

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职官》）

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问起居，百官亦如之（案：《艺文类聚》引作「百僚亦然」）。朝廷遣中使太医高手，膳羞络绎。及廖视事，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以养牛上尊酒。（《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丞相见免，乘鬼马自府归。（《说文系传》十九）

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司直仍旧。今省。（《后汉书·光武纪》注）

司徒府掾属三十一人，秩千石。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后汉书·光武纪》注，《梁冀传》注）

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覆加「大」，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大小之文。（《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后汉书·王常传》注）

大司空朱博奏：「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北堂书钞·设官部》）

司空骑吏以下皂，因秦水行。今汉家火行，宜绛。（《太平御览·服章部》）

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后汉书·蔡邕传》注，《范滂传》注）

今司徒、太尉下书州郡，文皆称公。盖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案：《通典·职官》引下有「韩子曰背私曰公」七字）。《春秋》九命作宰，天子御坐即起，其兴（案：「其兴」当作「在舆」，见《通典》）为下。凡拜，天子临轩，六百石以上悉会，直整顿卿赞，御史授（案：当脱「印绶」二字，见《通典》），公三让，然后乃受之。《汉礼仪》曰：「天子称尊号曰皇帝，言曰制，补制言曰诏，称民有言有辞曰陛下。」今皆施行。《诗》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不，仲山甫明之。」诏令之义，三公三人以承君，盖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北堂书钞·设官部》。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职官》引作「鼎足三者，三光也。」）

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凡制书皆称玺封，尚书令重封。惟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后汉书·鲍昱传》注）

世祖诏（案：《北堂书钞》引作「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又旧河堤谒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属为谒者领之，迁超御史中丞、刺史，或为小郡。监察黎阳谒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骑定天下（案：《后汉书·窦宪传》注引作「光武中兴」，又「定」上有「克」字），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复除甚重。谒者任轻，多放情态，顺帝改用公解府掾有清名威重者，迁超牧守焉。（《续汉·百官志一》补注，《北堂书钞·设官部》。案：《后汉书·和帝纪》注，《太平御览·治道部》，引作「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文略同，唯无「河堤谒者」以下一段。）

三公府有长史一人。（《后汉书·梁冀传》注）

将军，周官也。赵王以李牧为将军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婴并为之。（《北堂书钞·设官部》）

将军，周官也。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北堂书钞·设官部》）

和帝以窦宪为大将军，乃冠三公。（《太平御览·职官部》）

梁冀为大将军，以三世姻媾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举高第茂才官属，皆倍余府。（《太平御览·职官部》）

鼓吹二十人，非常员。舍人十人。（《续汉·百官志一》补注，《通典·职官》）

鼓吹为国盘娱，御侮爪牙。（《北堂书钞·仪饰部》）

汉兴，置骠骑将军，位次丞相。是以《汉百官志》云：「骠骑将军秩与大将军同。」（《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章帝以元舅马防为车骑将军，服银印青绶，位在卿上，绝席。（《续汉·舆服志下》补注，《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和帝以窦宪为车骑将军，赐金印紫绶，位次司空。（《续汉·舆服志下》补注，《北堂书钞·设官部》）

武帝西征西夷，有前后左右将军，为国爪牙，所以扬示威灵，折冲万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堂书钞·设官部》）

度辽将军，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案：当云「八年，以中郎将吴常」，见《明帝纪》），行度辽将军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银印青绶，秩二千石，长史、司马六百石。（《续汉·百官志一》补注）

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县。（《后汉书·安帝纪》注）

将军掾属二十九人，中大夫无员，令史四十一人。（《后汉书·东平宪王传》注）

太常，古官也。《书》曰：「伯夷，典朕三礼。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百官公卿表》云：「太常，云伯夷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太常，古官也，《书》曰伯夷。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以列侯为之，重宗庙也。（《后汉书·光武纪》注，《北堂书钞·设官部》）

北海周泽为太常，斋，有疾。其妻怜其年老被病，窥内问之。泽大怒，以为干斋。掾吏叩头争之，不听，遂取送诏狱，并自劾谢。议者非其激发不实。谚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初学记·职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卿，彰也，明也，言当背邪向正，彰有道德。（《北堂书钞·设官部》）

太史令属太常（案：《张衡传》注引有此二字），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庆灾异，掌记入。（《后汉书·张衡传》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太平御览》引作「应劭曰」。）

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当春秋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宋有子韦，郑有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末涂偷进，苟忝兹阶，既暗候望，竞饬邪伪，以凶为吉，莫之惩纠。（《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引「应劭曰」。）

张温，字伯慎，穰人也。封元乡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诛死。」董卓取温笞杀于市而厌之。（《后汉书·窦武传》注）

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博者」以下十二字）。孝武建元五年（案：《朱浮传》注引作「武帝」，无年字），初置五经博士，秩六百石（案：《太平御览》引有此四字），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次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光武中兴，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也。（《后汉书·徐防传》注）

汉置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唐六典》二十一）

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唐六典》二十一）

博士入平尚书，出部刺史，诸侯相次，转谏大夫。（《北堂书钞·设官部》）

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后汉书·杨仁传》注）

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唐六典》十）

大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明帝纪》注）

置陵园令、食盐各一人，秩皆六百石。（《后汉书·皇后纪》注）

宪陵园丞秩三百石。阳陵令，秩六百石。（《后汉书·段传》注）

丞皆选孝廉郎年少薄伐者，迁补府长史、都官令、侯、司马。（《续汉·百官志二》补注）

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言光禄典郎、谒、诸虎贲、羽林，举不安得，赏不失劳，故曰光禄勋。（《太平御览·职官部》）

光禄勋有南北庐主事、三署主事。（案：《后汉书·张霸传》注「光禄勋主事，见《汉官仪》」。）

于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之，秩四百石。次补尚书郎，出宰百里。（《唐六典》一）

光禄有主簿。（《唐六典》十五）

光禄举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此为四行。（《后汉书·吴传》注，《范滂传》注）

五官中郎将，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属焉。（《太平御览·职官部》）

五官左右中郎将，秦官也。秩比二千石。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北堂书钞·设官部》）

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议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侍郎、郎中，皆无员。外多至千人，主执戟卫宫陛，及诸虎贲、羽林郎皆属焉。谓之郎中令者，言领诸郎而为之长。（《初学记·职官部》。案：《续汉志》无郎中令。）

三署谓五官署也。左右署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后汉书·和帝纪》注）

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将段郴迎单于于五原塞。（《北堂书钞·设官部》）

虎贲中郎将，古官也。《书》称武王伐纣，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擒纣于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门（案：《顺帝纪》注引有「孝武」以下十字，《北堂书钞》引作「孝武皇帝初置期门」），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案：《白帖》七十五引「更名虎贲中郎将」）。古有勇者孟贲，改奔为贲。中郎将冠两尾（案：《太平御览·服章部》引「冠」下有「插」字）。，鸷鸟中之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斗不死不止（案《北堂书钞·引有「斗下」五字》）。尾，上党所贡也。（《后汉书·顺帝纪》注，《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服食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服章部》）

虎贲中郎将衣纱禅衣，虎锦。余郎亦然。（《汉书·江充传》注，《北堂书钞·衣冠部》两引，《初学记·宝器部》，《太平御览·服章部》两引，《布帛部》）

虎贲千五百人，戴尾，属虎贲中郎将。（《后汉书·光武纪》注）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光武中兴，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后汉书·顺帝纪》注）

羽林者，言其为国羽翼，如林盛也。皆冠冠。一名为严郎，言其侮御严厉。其后简取五营高才，列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广韵·九鹿吴》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丞、尉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之。（《后汉书·和帝纪》注）

羽林左右监，属光禄。（《后汉书·来历传》注）

羽林左监主羽林八百人，右监主九百人。（《后汉书·安帝纪》注）

羽林左骑秩六百石，领羽林，属光禄勋。（《后汉书·曹褒传》注）

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属光禄勋（案；《艺文类聚》引有此六字）。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艺文类聚·职官部》，《白帖》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成帝时，王延世以校尉领河堤。语曰（案：「语」当作「诏」）：「东郡决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立塞，改为河平元年。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北堂书钞·政术部》）

天子二十七大夫，职在言议，毗亮九卿，无员，多至数十人。（《北堂书钞·设官部》）

登高能作赋，可以为大夫。感物造端，才知深美，可与国事，故举为列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时（案：「时」当作「诗」）以喻其民，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北堂书钞·设官部》）

议郎、郎中，秦官也。议郎秩比六百石，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公府掾试博士者拜郎中。（《北堂书钞·设官部》）

议郎十二人，秩比六百石，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北堂书钞·设官部》）

谒者仆射，秦官也。仆，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后汉书·光武纪》注，《北堂书钞·设官部》）

孝明皇帝丁酉诏书曰：「谒者，尧之尊官，所以试舜于四门。」（《北堂书钞·设官部》）

明帝诏书：「昔燕太子使荆轲劫始皇，变起两楹之间。其后谒者之引客，持匕首剑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版。」（《北堂书钞·设官部》）

谒者皆著缃绩大冠，白绢单衣。（《北堂书钞·衣冠部》，《太平御览·服章部》）

谒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报章奏事，及丧吊祭享。（《北堂书钞·设官部》）

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后汉书·雷义传》注）

旧河堤谒者居之。（《水经注·济水》）

公车司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案：《和帝纪》注引作「诸上书诣阙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李以公车司马入为侍中。（《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后汉书·光武纪》注，《和帝纪》注，《三辅黄图》二，《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北宫卫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谯元传》注）

凡居宫中，皆施籍于掖门，案姓名当入者，本官为封传审印信，然后受之。（《后汉书·窦武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崇贤门内德阳殿。（《后汉书·顺帝纪》注）

未央、大厩、长乐、承华等厩令（案：《文选·东京赋》注引「汉有承华厩」）皆秩六百石。（《后汉书·和帝纪》注，《三辅黄图》六）

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后汉·百官公卿表》注，《后汉书·和帝纪》注）

廷尉责案上御史台。（《通典·职官》）

光武时，有以疑狱见廷尉曹史张禹，所问辄对，处当详理。于是册免廷尉，以禹代之，虽越次而授，亦足以厉其臣节也。（《通典·职官》，《太平御览·职官部》）

秦置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汉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改曰大鸿胪。（《初学记·职官部》）

鸿胪，景帝置。（《北堂书钞·设官部》）

皇帝延诸侯王宾王诸侯，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迹，赐与谥及哀策诔文。（《通典·职官》）

昔唐、虞宾于四门，此则礼宾之制。鸿胪之任亦同。（《初学记·职官部》）

宗政卿，秩中二千石。（《后汉书·安帝纪》注）

长公主傅一人，私府长人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长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员吏。而乡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仆一人，六百石；家乘一人，三百石。（《后汉书·皇后纪》注）

长公主官属，傅一人，员吏五人，驺仆射五人，私府、食官、永巷长令、家令各一人。（《后汉书·邓晨传》注）

大司农，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时。高祖受命，惩秦之弊，民与休息。逮至文、景，国家无事，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一日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初，秦置治粟内史，掌谷货。汉因之，景帝更名大农令，武帝更名大司农，王莽改曰羲和，又改为纳言。东汉复曰大司农（《初学记·职官部》，《白帖》七十五），丞二千石。（《续汉志·百官三》补注。案：此条引作「应劭汉官秩」）

平准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灵帝纪》注）

廪牺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和帝纪》注，《董钧传》注）

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秩中二千石。大用由司农，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北堂书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设官部》）

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续汉·百官志三》补注。案：引作「《汉官》」，《太平御览·职官部》引《汉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别为少藏，故曰少府」。）

田租刍稿，以给经用。凶年，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续汉·百官志三》补注）

太医令，周官也。两梁冠，秩千石，丞三百石。（《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太医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安帝纪》注）

太官令，两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比秩四百石。三岁为令，以供养劳苦，迁（案：此下当有阙文）左丞，有汤官丞（案：当云「有左丞，有汤官丞」）掌诸甘配（案：当云「有甘丞，掌诸甘肥，皆见《续汉书·志》及补注），有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太官令，秩一千石。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补二千石，置四丞。（《唐六典》十五）

太官，主膳羞也。（《后汉书·皇后纪》注。案：《光武纪》注引「□实，膳羞之事也」。）

太官，丞官也。在外掌果瓜果茹。（《太平御览·菜茹部》）

太官右监丞，秩比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

守官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

（鸿德）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案：「鸿德」二字，从《桓帝纪》注以小字别之。下凡仿此。）

侍中，周官也（案：《太平御览》引连下「金蝉」一段。）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卒思（案：《北堂书钞》引作「切问」）近对，拾遗补阙，百寮之中，莫密于兹。（《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白帖》七十一，《太平御览·职官部》）

侍中金蝉左貂（案：《艺文类聚》引作「有貂」，误）。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洁（案：《晋书·舆服志》引作「饮清」），目在腋下（案：《续汉志》补注引作「口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案：《晋书·舆服志》引「温润」作「柔缛」）。貂蝉不见传记者，因物论义（案：「者」上当有「说」字，「论」当作「生」，依《续汉志》补注引）。予览《战国策》，乃知赵武灵王胡服也。其后秦始皇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高祖来秦，亦复如之。孝桓末（案：《北堂书钞》引有「孝桓」二字），侍中皇权参乘，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貂蝉何法」，不知其说。复问地震，云不为灾。还宫，左迁议郎。（《续汉志·舆服下》补注，《晋书·舆服志》，《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器物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服章部》）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貂蝉。（《初学记·职官部》）

付款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朝廷荣之。至东京时，属少府，亦无员，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乘（案：「乘」上当有「参」字，见《通典》，）舆中官俱止禁中。（案：「舆」当作「与」，见《通典》。《后汉书·献帝纪》。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侍中，秩千石（《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唐六典》八引作「秩比二千石」，《续汉志·百官三》补注引「汉官秩千石」）。侍中殿下称制，出则参乘，佩玺抱剑。（《北堂书钞·设官部》，《文选·恩幸传论》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汉成帝取明经者充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参中正为止殿，行则负玺。旧高取一人为仆射，后改为祭酒。（《北堂书钞·设官部》）

史丹为侍中。元帝寝疾，丹以北密近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桓帝时，侍中乃存（《艺文类聚》作「刁存」，《野客丛书》二十五作「刁协」。案：刁存是也。刁协晋人，误），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香颇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过，得赐毒药。归舍辞决，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赖寮友诸贤闻其愆失，求视其药。出在口香，咸嗤笑之。更为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于此耳。（《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艺文类聚·人部》，《太平御览·人事部》、《职官部》、《香部》）

侍中，周官号曰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文选·陈太邱碑》注）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称制，出即陪乘，佩玺抱剑。（《文选·东京赋》注，《藉田赋》注，《安陆王碑》注）

《汉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也。（《通典·职官》）

汉因秦置侍中舍人。（《北堂书钞·设官部》）

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后汉书·朱穆传》注，《太平御览·服章部》）

给事黄门侍郎，六百石，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后汉书·献帝纪》注）

给事黄门侍郎（案：《北堂书钞》，《文选》注引无「黄门」二字。下同），位次侍中，侍从左右，关通内外，给事于中，故曰给事（案：《太平御览》引下有「中」字）黄门郎。献帝置六员。（《北堂书钞·设官部》，《文选·恩幸传论》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黄门侍郎，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后汉书·献帝纪》注）

给事中，秦官也。汉因之，无常员，皆为加官。（《初学记·职官部》）

汉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骑，俱掌问应对。世祖省之。案：汉初有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赀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赀为常侍，盖此官也。（《此堂书钞·设官部》）

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骑骑马，并乘舆车，献可替否。（《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白帖》七十三，《太平御览·职官部》，《初学记·职官部》）

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无员，多以为加官。（《初学记·职官部》）

黄门令，秩六百石。（《后汉书·皇后纪》注）

黄门有画室署、玉堂署，各有长一人。（《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黄门冗从仆射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桓帝纪》注）

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后汉书·安帝纪》注）

暴室在掖庭内，丞一人，主宫中妇人疾病者。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也。（《后汉书·皇后纪》注）

（永巷）令一人，宦者为之，秩六百石，掌官婢侍使。（《后汉书·灵帝纪》注）

濯龙监，六百石。（《续汉志·百官三》补注。案：此条本引作「应劭」《汉官秩》）

中黄藏府，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也。（《后汉书·桓帝纪》注。案：《续汉志》「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此衍「黄」字。）

内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属少府。（《后汉书·梁商传》注）

内者主帷帐。（《后汉书·皇后纪》注）

朔平署司马一人。（《后汉书·桓帝纪》注。案：朔平署不见于《续汉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故公为之，朝会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时衣赐尚书令，其三公列卿将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案：《初学记·职官部》又引「尚书官出，百官寮皆回车避也」）。卫士传不得纡台官，台官过，乃得去。（《唐六典》一，《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令侍中，上东西寺及侍中寺。（《初学记·职官部》）

尚书令，秦官，铜印墨绶（案：《初学记》一引作「汉初并用士人为尚书令，秩二千石」，与此异。又案：「墨」当作「青」，见《通典·职官》，与《后汉书·舆服志》合）。每朝会（案：《唐六典》引有此三字），与司隶校尉、御史大夫中丞（案：《唐六典》《太平御览》引无「大夫」二字）皆专席坐，京师号曰三独坐，言其尊重如此。（《唐六典》一，《初学记·职官部》两引，《艺文类聚·礼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汉旧置中书官，领尚书事。（《北堂书钞·设官部》）

仆射，秩六百石。公为之，加至二千石。（《唐六典》一）

献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仆射。以执金吾营为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文选·王文宪集序》注）

尚书，唐、虞官也。《书》曰：「龙作纳言，朕命为允（案：《艺文类聚》、《白帖》引俱有此四字）。」《诗》曰：「惟忡山甫，王之喉舌，宣王以中兴。」秦改称尚书，汉亦尊此官，典机密也。（《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汉明帝诏曰：「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北堂书钞·设官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各石事；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书，主断狱事。（《后汉书·光武纪》注）

尚书，秩五百石，次补二千石。（《唐六典》一）

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一在殿中，主发书，故号尚书。尚犹主也。汉因秦置之。故尚书为中台，谒者为外台，御史为宪台，谓之三台。（《初学记·职官部》，《文选·潘正叔〈赠王元贶诗〉》注，《袁绍檄豫州》注）

尚书左丞、右丞，秩各四百，迁刺史。（《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廪假钱谷。（《唐六典》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右丞，久次郎补也。（《北堂书钞·设官部》。案：引作「侍臣上注」。）

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初学记·职官部》两引，《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案：「吏民」二字当在此下，见《通典》）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人主钱帛贡献委输。（《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初入台，称郎中，满岁称侍郎。（《初学记·职官部》）

尚书郎，初上诣台，称守尚书郎，满岁称尚书郎中，三年称侍郎。（《太平御览·职官部》）

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称郎中，满岁为侍郎。（《北堂书钞·设官部》）

尚书郎，初入台为郎中，满岁称为侍郎，五岁迁太尉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能通《苍颉》《史篇》（案：《通典》引作「史籍」），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令史见仆射、尚书，执板拜；见丞、郎，执板揖。（《唐六典》一，《通典·职官》，《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北堂书钞·礼仪部》）

丞、郎见令、仆射，执板拜，朝贺对揖。丞、郎见尚书，执板对揖，称曰明时（案：当云「执板揖」，无「对」字，见《通典》）郎。见左右丞对揖，呼曰左右君。（《唐六典》一，《初学记·职官部》）

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夜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初学记·职官部》，《白帖》七十二，《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郎，给青缣白绫被，以锦被帷帐毡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汤官供饼饵五熟果实，下天子一等；给尚书史二人，女侍史二人（案：《初学记》引作「入直台廨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从直女侍执香炉烧从入台护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涂，画古贤人烈女。郎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黄门郎与对揖，天子五时赐服（案《北堂书钞》引作「赐珥赤管大笔一双，分墨一丸。）若郎处曹二年，赐迁二千石刺史。（《北堂书钞·设官部》，《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尚书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壁，其边以丹漆也，故曰丹墀。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太平御览·职官部》。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作「一宫工作」，无下文十一字。）楷于头上，象牙寸半著笔下。（《艺文类聚·杂文部》，《太平御览·文部》）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初学记·文部》）

曹郎二人，掌天下岁尽集课。有尚书曹郎，有考功郎中一人。（《唐六典》二）

武帝时，馆陶公主为子乞郎，不许，赐钱千万。上曰：「夫郎，上应列宿，出居百里，使非其人，民受其伤。」故时称明慎之至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汉制，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座交礼，迁又解交。（《唐六典》一，《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周礼》有典瑞、掌节之士，盖所以宣命重威，为国信者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别在殿中，兼典兰台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寮。（《后汉书·周纡传》注，《初学记·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周纡传》注所引「寮」作「司」。）

御史，秦官也。案：周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引皆曰「汉官仪侍臣下曰」，盖其篇名也）

侍御史，周官也，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后以铁为之。或说古有獬豸兽，触邪佞，故执宪者以其角形为冠耳。余览奏事云（案：「奏」当作「秦」，见《通典》）：「始皇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汉兴袭秦，因而不改。」（《后汉书·何敞传》注，《初学记·职官部》、《服食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服章部》）

柱史以铁为冠。张武曰：「当以柱史惠文冠治之。」（《锦绣万花谷》十一）

柱后冠，《左传》「南冠而絷」，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冠赐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ㄔ兽，触不直者，故执宪以其形用为冠，令触人也。（《左氏正义》成公九年）

柱下史，老聃为之，秦改为御史。柱下史一名柱后史，谓冠以铁为柱，言其审（案：当有「固」字）不桡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侍御史出督州郡赋税、运漕军粮。侍御史至后汉复有护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通典·职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为周柱下史。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侍御史之任也。（《初学记·职官部》）

治书侍御史，宣帝尝幸宣室，斋居而决狱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后置，秩六百石，印绶与符玺郎共，平治廷尉奏事。（《北堂书钞·设官部》）

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后汉书·班固传》注。案：《续汉志》兰台令史秩六百石。）

执金吾，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续汉志·百官四》补注。案：此条引作「汉官秩」。）

执金吾典执金革，以御非常。（《北堂书钞·设官部》）

吾，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缇骑二百（案：当有「人」字）五十人（案：当作「五百二十人」，见《续汉书·志》补注，《通典》。此五百者，伍伯也），舆马导从，充满于路。世祖微时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是也。（《续汉志·百官四》补注，《太平御览·职官部》。案：引作「汉官」，《太平御览》又作「宰尹下」。）

执金吾，属官府武库令丞（案：「府」当作「有」，见《续汉书·志》补注），从骑二百人（案：《后汉书·窦宪传》注。《张传》注引作「缇骑」），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中兴以来，但专徼循，不预国政。（《北堂书钞·设官部》）

执金吾，车驾出，从六百骑，走六千二百人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静室令，式道候，秦官也。静宫令，车驾出，在前驱，静清所徼，车逆日，以示重慎也。式道，左右凡三，惟车驾出迎，式道持麾王宫，行之乃闲。（《北堂书钞·设官部》。案：《续汉书·志》执金吾下本注云「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云云。此所引多讹，当依彼订。）

卷三十五

◎应劭（三）

◇汉官仪下

太子太傅，曰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文选·陆士衡侍宴宣猷堂诗》注，刘越石《劝进表》注，王元长《曲水诗序》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詹事，秦官也。詹，省也，给也。秩二千石。（《广韵》二十四「盐」注，《艺文类聚·职官部》，《白帖》七十一，《太平御览·职官部》）

帝祖母为太皇太后，其所居者长信宫。（《文选·齐敬皇后哀策文》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祖母称长信宫，帝母称长乐宫，故有长乐少府、长信少府。长信少府及职吏，皆宦者为之。（《后汉书·皇后纪》注）

永久太仆，用中人为之。（《后汉书·皇后纪》注）

太子舍人，王家郎中（案：《侯霸传》注引「王家郎中」作「选良家子孙」，与《续汉志》补注引《汉官》同。又案：《通典》云「比郎中，选良家子孙」。《续汉书·志》云：「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此有讹脱），并秩二百石，无员。（《后汉书·灵帝纪》注，《侯霸传》注）

皇太子五日一至台，因坐东厢，省视膳食，以法制敕大官尚食宰吏，非其朝日，使仆、中允请问，明不黩，所以广敬也。太子仆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门卫徼巡。（《后汉书·班彪传》注）

安帝时，太子谒庙，门大夫乘从，两梁冠。（《通典·职官》）

门大夫选四府掾属。（《通典·职官》）

将作大匠，世祖中兴以谒者领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案：《续汉志》补注引《汉官》作「永元十年」），大匠应慎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贡篚之物，朽湿曝露。昔晋国，霸之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郑子产以为大讥。况今四海之大，而可无乎？」和帝嘉纳之，即创业焉。（《续汉志》补注，《艺文类聚·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左授署，属将作大匠。（《后汉书·皇甫规传》注）

洛阳十二门，东面三门，最北名上东门，次南曰东门。每门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后汉书·张湛》注，《张奋传》注）。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二千石。（《续汉·百官志四》补注。案：此条引作「汉官秩」。）

十二门皆有亭。（《后汉书·皇后纪》注）

上西门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厄于戍（案：《续汉志》补注引作「汉家初戍古」。），故以丹漆镂之。（《续汉志》补注，《太平寰宇记·河南道》。案：《续汉志》补注引作「做丹镂之」。）

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夜（案：《续汉志》补注引「夜」作「宿昔」）有一柱来止楼上，琅邪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之，良是（案：《续汉志》注，《续汉·百官志四》补注，《水经注·水》，《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两引，《文选·怀旧赋》注，《太平御览·居处部》）

屯骑、越骑、步兵、射声各领士七百人。长水领士七千三百六十七人。（《后汉书·安帝纪》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骁骑，汉官也。武帝以李广为之。后世祖建武九年始改屯骑。（《北堂书钞·设官部》）

越骑司马一人，秩千石。（《后汉书·郑众传》注）

步兵校尉，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属北军中候。（《后汉书·皇后纪》注）

司隶校尉部河南、内（案：「内」上当有「河」字》）、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宏农七郡（案：《后汉书·鲁恭传》注引作「董领京师及三辅、三河、宏东」。《段传》注引作「部河南洛阳，管三辅、三河、宏农七部」）。于河南洛阳，故谓东京为司隶。（《后汉书·光武纪》注）

司隶校尉，征和中，阳石子孙敬声（案：「子」当作「公」）巫蛊之狱，乃依《周礼》置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大奸猾事，复置其司。今董领京师、三辅、三河、宏农者。（《北堂书钞·设官部》）

司隶校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陛下见诸卿皆独席。（《太平御览·职官部》）

司隶校尉初置，唯宽饶、王章、鲍宣纠上检下，严刑必断，贵戚惮之，京师政清。（《北堂书钞·设官部》）

司隶都官从事，主洛阳百官朝会，与三府掾同。（《后汉书·窦武传》注，《北堂书钞·设官部》。案：《北堂书钞》引作「掌洛阳中百姓」。）

司隶功曹从事，即治中也。（《后汉书·傅燮传》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别驾，秩百石，同诸郡从事。（《北堂书钞·设官部》）

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阳本周城（《案：「周城」当作「成周」》），周之衰微，分为西周（案：「西」上当有「东」字。东周洛阳，西周河南。）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案：《艺文类聚》引「河雒伊」作「洛阳伊」，误。）汉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兴，徙都雒阳，改号为尹。尹，正也。《诗》曰：「赫赫师尹。」（《艺文类聚·地部》、《职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尹，正也。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续汉·郡国志一》补注）

仁恕掾，主狱，属河南尹。（《后汉书·鲁恭传》注）

周监二代曰伯。汉兴，海内未定，令刺史举州事。（《北堂书钞·设官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夷狄，置交耻、朔方之州，复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独不称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袭。始开北方，遂交南方，为子孙基也。（《后汉书·光武纪》注，《太平御览·职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迁，部刺史十三人乘驿奏事。（《北堂书钞·设官部》）

朱博言：「刺史督察郡国。从来故事，居九岁。（案：「居」下当有「部」字），为守相。」（《北堂书钞·设官部》）

翟方进奏：「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失次。请罢署牧（案：「署」当作「置」，见《通典》所载何武与翟方进奏）秩二千石者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

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案：《初学记·州郡部》，《艺文类聚·水部》，《太平御览·地部》引「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豫章章树生庭中（案：《水经注·赣水》，《太平御览·水部》，俱引此句。），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会稽是也。（《水经注·河水》，《太平御览·州郡部》）

京兆，绝高曰京，京，大也；十亿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左辅右弼，蕃翊承风也。张掖，始开垂张臂掖也。（《太平御览·州郡部》。案：《后汉书·明帝纪》注引「张国臂掖，故曰张掖」。）

冯辅蕃羽，故以为名。（《太平御览·州郡部》）

宏，大也。所以广大农业也。（《太平御览·州郡部》）

济南、乐安、齐国、东莱、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齐国临淄。（《后汉书·史弼传》注）

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案：「陵」当作「夏」）、武陵、南郡（案：《续汉书·志》荆州郡七，此上是也。下「章陵」乃南阳县，中有脱文）、章陵。（《后汉书·刘表传》注）

大府，秩二千石，丞一人。边郡称长史，皆六百名。丞者，丞也。长史，众史之长。（《北堂书钞·设官部》）

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左太守，典其武职，秩比二千石。孝景时，更名都尉。（《后汉书·彭修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补盗贼（案：「补」当作「备」，见《续汉书·志》），景帝更名都尉。建武十年省，惟边郡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后汉书·桓帝纪》注）

京兆虎牙扶风都尉（案：《耿恭传》注引有「郡比二千石」五字），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后汉书·安帝纪》注，《耿恭传》注，《窦宪传》注，《南匈奴传》注）

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易》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诗》美公刘，「匪居匪康，入耕出战，乃裹糇粮，干戈戚扬，四方莫当」。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张角怀挟妖伪，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虎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国威抑私力也。今虽四海残坏，王命未洽，可折冲压难，若指于掌，故置右扶风。（案：此下当脱文。《续汉志·百官五》补注）

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案：二字有讹），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上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续汉·郡国志五》补注）

高祖命天下郡国能选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诣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有材官，水泉用楼船。（《后汉书·光武纪》注）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丞二人，治兵民。当兵行长领。置部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兵，不给卫士。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应合选为亭长。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带剑佩刀，持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版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续汉·百官志五》补注。案：此条亦见《汉旧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后汉书·张传》注）

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试之以事，非试之以诵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诏曰：「上士贡名，茂才是也。」（《北堂书钞·设官部》）

元朔元年诏二千石举孝廉，以化风俗。（《北堂书钞·设官部》）

元朔元年诏曰：「深诏执事，兴孝廉，成风俗，绍圣绪。」（《北堂书钞·设官部》）

和帝诏曰：「大郡口五十万，举孝廉二人。」（《北堂书钞·设官部》）

前书《百官表》：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桓帝时，以江南阳安为女公主邑，改号为令，主薨，复复其故。若此为系其本。俗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皆无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续汉·百官志五》补注）

明帝临观，见洛阳令车骑，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敕去轩绥。时偃师、长治有能名，以事诣台，因取赐之，下县遂以为故事。（《通典·职官》，《太平御览·职官部》）

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续汉·百官志五》补注，《通典·职官》，《太平御览·职官部》）

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汉书·成帝纪》注，《河间献王传》如淳注）

使匈奴中郎将，拥节，秩比二千石。（《后汉书·光武纪》注）

使匈奴中郎将，屯西河美稷县。（《后汉书·光武纪》注）

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史。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赂弓、马、毡、他物百余万。谒者事旋还，具表付帑藏。诏书敕自受。（《续汉·百官志五》补注）

护乌桓校尉，孝武帝时，乌桓属汉，始于幽州置之，拥节监领，秩比二千石。（《太平御览·职官部》）

乌桓校尉屯上谷密县。（《后汉书·张奂传》注）

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马。（《续汉·百官志五》补注。案：此属乌桓校尉。）

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都尉，于陇西令居县。（《后汉书·光武纪》注）

拥节，长史、司马二人，皆六百石。（《续汉·百官志五》补注。案：此属护羌校尉，「史」字下亦有「一人」二字。）

戊己，中央镇抚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后汉书·明帝纪》注，《西域传》注。案：戊己校尉不见于《续汉志》。）

西域都护，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己都护领之。（《太平御览·职官部》）

马曰羁，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史记·司马相加列传》索隐，《文选·难蜀父老》注）

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在三公下；其次朝廷（案：「廷」当作「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国侯（案：《续汉书·志》无此句，似当云「无土关内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隈诸侯。（案：「隈」当作「猥」。《后汉书·和帝纪》注，《邓禹传》注）

皇后父兄，率为特进侯，朝会位次三公，故章帝启马太后曰：「汉典，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其功臣四姓为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通典·职官》）

天子建侯，上法四七。（《后汉书·刘瑜传》注）

伯使，主为诸侯官驱，使避路于道陌中，故言伯使。（《通典·职官》引云「汉官中有伯使」云云）

太保俸月三百五十斛。（《唐六典》一）

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史记·外戚世家》索隐）

二千石，其俸月百二十斛。（《史记·外戚世家》索隐）

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汉书·百官公卿表》注，《通典·职官》。案：引皆作「《汉官名秩簿》」。）

张敞、萧望之言曰：「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请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通典·职官》）

范迁，字子闾，沛人也。（《后汉书·明帝纪》注，《牟融传》注。案：凡引人名，皆举其官。今不能知者，总附于此。）

王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也。（《后汉书·明帝纪》注）

尹睦，字伯师，河南巩州人也。（《后汉书·和帝纪》注，《张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鲔，字伯元，河东平阳人也。（《后汉书·殇帝纪》注，《鲁恭传》注）

周章，字次叔，荆州随县人也。（《后汉书·安帝纪》注）

李修，字伯游，豫州襄城人也。（《后汉书·安帝纪》注，《虞诩传》注，《李膺传》注）

刘授，字孟春，徐州武原人也。（《后汉书·安帝纪》注，《杨震传》注）

吕盖，字君上，范陵人也。（《后汉书·鲁恭传》注）

许训，字季师，平舆人也。（《后汉书·刘宽传》注）

宋俱，伯债俪。（《后汉书·宗均传》注）

陶敦，字文理，京兆人也。（《后汉书·虞诩传》注）

刘矩，字叔方。（《后汉书·皇甫规传》注）

尹讼，字公孙，巩人也。（《后汉书·段传》注）

樊陵，字德云。（《后汉书·李膺传》注）

刘宏，字子高，安众人也。（《后汉书·董卓传》注）

卷三十六

◎应劭（四）

◇风俗通义（案：《风俗通义》三十卷，见存十卷，不录。录其佚文为六卷）

《易》说天先春而后秋，地先生而后凋，日月先光而后幽。是以王者则之，亦先教而后刑。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五霸黠巧（二字疑）。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御览》七十七）

传曰：「后稷冬垦田，汉汗而种。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时不与。」（《御览》三百八十七）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力」一作「劣」），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纟互人也。（《御览》七十八，又三百六十）

上古之时，草居露宿，冬则山南，夏则山北。（《意林》）

大禹阙（疑）百品之羞而菲疱厨。殷汤寐寝黄屋，驾而乘露舆。（《御览》四百三十一）

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绨。（《御览》六百九十七）

秦政并吞六国，苞宇宙之宏敞。（《文选·齐敬皇后哀策文》注）

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二世不觉。（《文选·西征赋》注）

不举并生三子。俗说生子至于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举之也。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春秋》《国语》，越王句践令民生二子者与之饩，生三子者与之乳母。三子力不能独养，故与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灭强吴，雪会稽之耻，行霸于中国也。古陆终氏娶于鬼方，谓之女如此贵，是生六子，皆为诸侯。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长，父母完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意林》，《御览》三百六十一）

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便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谨案《春秋左氏传》，郑武公娶于申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终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御览》三百六十一）

不举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谨案：《左氏传》，桓公之子与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汉明帝亦与光武同月生。（《意林》，《御览》三百六十一）

不举生鬓须子。俗说人十四五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谨案：《周书》，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亦克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御览》三百七十四）

不宜归生，俗云令人衰。案：妇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许归。（《意林》）

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西上者，《礼记》南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尊长之处也。」不西益者，难（一作「恐」）动摇之耳。审西益有害，增广三面，岂能独吉乎？（《艺文类聚》六十四，《御览》一百八十）

无恙。俗说恙，病也。凡人相见及通书问，皆曰无恙。谨案：《易传》，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故俗相劳问者云无恙，非为病也。（《匡谬正俗》八，《艺文类聚》七十五，《史记·刺客传》索隐，《意林》，《御览》三百七十六，又七百三十九）

菟髌。俗说腊正旦（一作「祖」）食得菟髌者，名之曰幸，赏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说食菟髌者，令人面免生髌，露见丑恶。今觉得之，嘉不为已疾也。谨案：《尚书》，夏禹始作肉刑，则天象而慎其过，故穿窬盗窃者髌。髌者，去膝盖骨也（「髌者去膝盖」五字旧脱，依《汉书·武帝纪》注补之，语方完）。逮至暴秦，乱狱纠纷，烹俎车裂（「车裂」下一有「抽胁」二字），黔首穷愁，饮泣永叹。凡人食得菟髌，以为佳瑞。物类相感，冀全己之膑也。（《艺文类聚》五，《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三十三，又六百四十八，又九百七十）

俗说临日月薄蚀而饮，令人蚀口。谨案：日，太阳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里语：「不救蚀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饮食，重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八百四十九）

俗说雷不作酱。雷声发，不作酱，何也？令人腹内雷鸣也。谨案：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死，卫人醢之。孔子覆醢，每闻雷，心恻怛耳。（《北堂书钞》百四十六，《御览》八百六十五）

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斗争。」案：刘君阳为南阳牧，尝上朔设盛馔，了无斗者。（《御览》八百四十九）

俗云：「五月到宫，至免（似「死」字或「老」字）不迁。」今年有茂才除萧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视事五月，四府所表，迁武陵令。余为营陵令，正触太岁。主簿令余东北上，余不从。在事五月，迁太山守。（《意林》）

俗说二人共澡手，令人斗争。良无异器，共当澡者，其祝曰：「人相爱，狗相啮。」言狗斗时，洒之以水，便自解也。（《御览》四百九十六）

坐不移樽。俗说凡宴饮者，移转樽酒，令人斗争。（《御览》四百九十六，又七百六十一）

俗说帷帐不可依衣，令人病疠。（《书钞》百三十二，《御览》七百）

俗说卧枕户砌，鬼陷其头，令人病颠。（《御览》七百三十九）

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一）

诸郭皆讳秃。（《颜氏家训·书证篇下》，云：「当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

鸡伏鸭卵，雏成入水。鸡母随岸呼之，雏出而随母。鸭鸡异类，能相随也。（《御览》九百十八）

呼鸡曰朱朱。俗说鸡本朱公化而为之，今呼鸡，皆朱朱也。谨案：《说文解字》：[]二口为讠，州其声也。读若祝。祝者，诱致禽畜和顺之意，[]与朱音相似耳。（《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十八）

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御览》八百九十一）

肃肃虾蟆掉尾。俗说虾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从春至冬，袒裸相逐，无它所作，掉尾肃肃。谨案：虾蟆既处水中，其尾又短，正使能掉之，岂能肃肃乎？原其所以，当言夏马。夏马患蝇蚋，掉尾振击，常肃肃也。虾蟆、夏马音相似。（《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九百四十九）

户律。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谨案：《汉书》，高帝分四郡之众，用良、平之策，还定三秦，席卷天下，盖君子所因者本也。诸公定封，加以金帛，重复宠异，令自择伏日，不同于风俗也。（《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春。俗说赤春从人假贷，皆自乏之时。谨案：《诗》曰：「春日载阳，有鸣。」《月令》：「衣青衣，服苍玉。」又《尔雅》：「春曰青阳。」凡三春时，不得服赤也。今里语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牛不当斥角，春不当从人求索也。斥与赤音相似。（《御览》二十）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辟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维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御览》二十三，又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御览》八百十四）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又曰亦因屈原。（《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一）

五月五日集五色缯，辟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绢悬于门，以示农工成。传声以襞为辟兵耳。（《御览》三十一，注云：「《麦》，麦茎也。」）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

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间，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人也。谨案：少五鸠。鸠民者，聚民也。《周礼》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水经注》七，《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七百十，又九百二十一，《太平寰宇记》五十二）

禹入裸国，欣起而解裳。俗说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国。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于是欣然而解裳也。原其所以，当言皆裳。裸国，今吴郡是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盖正朔所不及也。猥也大圣之君，悦禹文德，欣然皆著衣裳矣。（《御览》六百九十六）

众口铄金。俗说有美金于此，众人咸共诋訾，言其不纯。卖金者俗其售，因取锻烧以见真。此所谓众口铄金。（《御览》八百十一）

众心成城。俗说众人同心者，可共筑起一城。同心共饮，雒阳酒可尽也。（《艺文类聚》六十三）

钱刀。俗说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钱财得，必有刀剑之祸也。（《御览》八百三十六）

烧穰杀瓠。俗说家人烧黍穰，则使田中瓠枯死也。（《御览》九百七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城门失火，祸及池中鱼。俗说池中鱼，人姓字。居近城。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见，但就取之。喻恶之滋，并中伤良谨也。（《艺文类聚》八十，又九十六，《意林》，《御览》八百七十，又九百三十五，《通鉴注·梁纪》十六）

两袒。俗说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俗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西家宿。」两袒者也。（《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三百八十二引云：「齐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语其女曰：『汝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父母问其故，对曰：『愿东家食而西家息。』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

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谷，明其痴呆不足也。凡靳不施惠者曰夜籴。（《御览》四百九十，又七百三十九，又八百二十八多未一句）

徒不上墓。俗说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谨案：《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曾子病因，启手足以归全也。遭刑者髡首剔发，身被加笞，新出狴犴，臭秽不洁。凡祭祀者，孝子致斋，贵馨香如亲存时也。见子被刑，心有恻怆，缘生事死，恐神明不歆家，当不上墓耳。（《御览》六百四十二）

俗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头以存之，言头体然盛大也。或谓头为触圹，殊方语也。（《御览》五百五十二）

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入圹驱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御览》九百五十四）

俗说齐人有空车行，鲁人有负釜者，便持釜置车中。行三百里，临别取釜，各不相问为谁，亦不谢。后车者系狱当死，釜主竟往篡之。穿壁未达，曰：「极哉！」车者怒，不肯出。釜主惭，欲与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齐君，齐君义而原之。（《御览》四百二十一，又七百五十七）

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文选·魏都赋》注）

杀青，书可缮写。谨案：刘向《别录》曰：「杀青者，青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今东观书，竹素也。（《初学记》二十八，《御览》六百六，《文选·张景阳杂诗》注）

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补正，多有阙误。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劳而久逸。（《御览》五百九十三）

俗说有功德赐金者，皆黄金也。谨案：《孙子兵书》日费千金。千金，百万钱也。陈平谏楚千金，赠二疏五十斤，并黄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万钱也。」（《意林》，《御览》六百三十三）

咸如炭。俗说咸亦与热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大咸亦吐之。谨案：东海朐人晓知盐法者云：「搅盐木多日，每ヌ黑如炭。」非谓灶中火炭也。（《御览》八百六十五）

酢如荚。谨案：《孝经》说：古太平荚生阶，其味酸，王者取之以调味。后以醯醢代之。（《御览》八百六十六，又八百七十三）

俗说真马啖宾客。宴食已阙，主意未尽，欲复饮酒，余无施，更出脯椒姜盐豉。言其速疾如真马之传命。（《书钞》百四十二，《御览》八百四十九）

案：《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骂曰孤豚之子，是也。（《文选·答客难》注）

马一匹。俗说相马比君子，与人相匹。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俗说度马纵横，适得一匹。或说马死卖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束帛为匹，与马相匹耳。（《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七）

车一两，谓两两相与为体也。原其所以言两者，箱辕及轮，两两而耦，故称两耳。（《艺文类聚》七十一，《御览》七百七十三，又七百七十六，《通鉴注·汉纪》三十三）

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乐车。乘牛马者，M斩饮饲达曙，今乘此，虽为劳极，然入传舍，偃卧无忧，故曰乐车。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御览》七百七十五，《后汉书·赵熹传》注，《通鉴注·晋纪》二十）

俗说大饿不在车饭，谓正得一车饭，不复活也。或曰：「辅车上饭，小小不足济也。」案：吴郡名酒杯为杨皿。言大饿人得一杨皿饭，无所益也。宁相六，不守熟。案：蒸饭更泥，谓之馏，音与六相似也。（《御览》四百八十六，又八百五十）

疲马不能度绳。俗说马羸不能度绳索。或云不能度种菜畦塍也。谨案：齐有绳水，裁广三四步，言马之疲，乃不能度此水耳。（《艺文类聚》九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八百九十七）

杀君马者，路旁儿也。俗说长吏食重禄，刍藁丰美，马肥杀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案：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瘠死。（《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七）

卖牛勿握角，令不售。案：恐触人，人不敢取也。（《御览》八百九十七）

卷三十七

◎应劭（五）

◇风俗通义（二）

《周礼》「五党为州」。州，畴也。州有长，使之相周足也。（《艺文类聚》六，《御览》百五十七）

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者，群也。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县，平也。（《意林》，《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艺文类聚》六，《御览》百五十七）

《周礼》「百里曰同」，所以奖王室，协风俗，总名为县。县，玄也，首也。从系倒首，举首易偏矣。言当玄静，平徭役也。（《水经注》二，《御览》百五十七）

《周礼》「五家为邻，四邻为里」。《春秋国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广韵》六《止》，《御览》百五十七）

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

谨案：《春秋国语》，疆有寓望，谓今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也。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讼诤吏留辨处，勿失其正也。亭吏旧名负弩，改为亭长，或谓亭父。（《御览》百九十四，《续汉书·百官志》注）

中人城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鲜虞故邑。（《御览》百六十一）

鲧作城郭。城，盛也，从土成声。郭，大也。（《意林》，《水经注》二）

郭亦谓之郛。郛者，亦大也。（《初学记》二十四，《御览》百九十三）

《论语》「夫子宫墙数仞」。《礼记》「季武子入宫，不敢哭」。由是言之，宫室一也。秦、汉以来，尊者以宫为常号，下乃避之云室耳。《弟子职》曰：「室中握手。」《论语》曰：「譬如宫墙。」由此言之，宫其外，室其内也。（《御览》百七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昭公设两观于门，是谓之阙，从门，[10B]声。（《水经注》十六）

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七，《广韵》三十二《霰》，《御览》百七十五，又百八十八）

屋，止也。（《广韵》一《屋》）

案：天子有外屏，令臣下气息。（《意林》）

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弟以自鄣蔽也。示臣临见，自整屏风处也。（《广韵》四十《静》，《御览》百八十五）

门户铺首。谨案：《百家书》云：公输般见水上蠡，谓之曰：「开汝匣，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欲使闭藏当如此周密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百八十八，又七百五十）

钥施悬鱼。鱼翳伏渊源，欲令楗闭如此。（《御览》百八十四）

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广韵》九鹿吴，《通鉴注·汉纪》七，《众经音义》十作「公卿牧守，文书财贿所聚也」。）

廷，正也。言县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后汉·郭太传》注，《通鉴注·周纪》二）

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后汉·光武纪》注，《通鉴注·汉纪》三十五）。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续于其中也（《后汉·和帝纪》注，《通鉴注·汉纪》三十五）。今尚书、侍御史、谒者所止皆曰寺。（《文选·吴都赋》注，又刘桢《赠徐诗》注，又应《岑文瑜书》注）

京师有长寿街、万岁街、士马，若此非一。街者，携也，离也。四出之路，携离而别也。（《御览》百九十五，《广韵》十三《佳》）

，城外郭内里门也。（《御览》百八十二）

市，恃也。养赡老少，恃以不匮也。亦谓之市井。俗说市井，谓至市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到市也。谨案：《春秋井田记》，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亩，庐舍五亩，成田一顷十五亩。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诗·陈风》正义，《后汉·刘宠传》注，《初学记》二十四，《御览》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

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后汉书·郭太传》注）。今吏邮书掾府督邮职掌此。（《续汉书·舆服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舍。案：诸侯及使者有传信，乃得舍于传耳。今刺史行部车号传车，从事督邮。（《文选·范云赠张徐州诗》注，又任《哭范仆射诗》注）

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史记·秦本纪》索隐，《意林》，《初学记》二十四，《文选·藉田赋》注，《御览》百九十五，《困学纪闻》十六注）

里语云：「越陌度阡，更为客主。」（《文选·魏武帝短歌行》注）

菀，蕴也。言薪蒸所蕴积也。（《意林》，《初学记》二十四，《御览》百九十六）

囿者，畜鱼鳖之处也。囿犹有也。（《御览》百九十六）

园，援也，从口，袁声。四皓园公，亦本园者。（《御览》八百二十四）

圃，补也，从口，甫声。（同上）

井，法也，节也。言法制居人，令节其饮食，无穷竭也。（《初学记》七，《御览》百八十九）

《孙子》云：「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意林》）

《孙子》有金城汤池之说，后人因此开地为池，以养鱼鳖。（《初学记》七）

海，一云朝夕池。（《初学记》六下云：「一云天池，亦云大壑、巨壑，出《老子》及《风俗通》。」）

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艺文类聚》四十五）

汉武帝讳彻，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时六国未平，刘帅皆家关中，故称关内侯。通侯，言其功大，通于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飨爵也。（《御览》百九十八）

牧守长不宜数易。案：《尚书》有考绩。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郑子产从政三年，民乃歌之。圣贤尚须渐进，况中才乎！数易岂不纷错道路也？（《意林》）

尚书、御史台皆以官仓头为史，主赋舍，凡守其门户。（《续汉·百官志》注）

有秩，则田间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续汉·百官志》注，《通鉴注·周纪五》）

啬者，省也。夫，赋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赋。（《续汉·百官志》注）

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或原之。奴者劣，婢者卑陋。臧者，被臧罪没入为官奴婢。获者，逃亡获得为奴婢也。（《艺文类聚》三十五，《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记》三十九）

《易》云：「利见大人。」大人与圣人，其义一也。（《意林》）

《论语》云：「君子上达。」臧孙纥曰：「后有达者，将在孔丘乎！」（同上）

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援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后汉·杜林传》注，又《贾逵传》注）

章帝时，以贾逵为通儒。时人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林》）

《礼》云：「群居五人，长者必异席。」今呼权贵作长者，非也。（同上）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则之，非知古之道，是师者之称。」诸生，弟子。学者非一，故曰诸。先生者当如醒，学者譬如醉，言生俱醉，独有醒者。（同上）

祭酒。《礼》云：「饮酒必祭，尊其先也。」孙卿在齐，最早老师（《道藏》本作「师老」，误），故三称祭酒。（同上）

士。《诗》云：「殷士肤敏。」髦士俊秀，雅士博达，列士有不易之分，处士隐居放言。（同上，《文选·曹子建〈杂诗〉》注引「烈士者有不易之分」，又《鹦鹉赋》注引「处士者隐居放言也」。）

《易》曰：「师贞，丈人吉。」非徒尊老，须德行先人也。传云：「仗德莫如信。」言其恩德可信杖也。（同上）

《礼》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长也；夫者，肤也，言其智肤敏宏教也，故曰丈夫。（同上）

《论语》云「匹夫匹妇」，传云：「一昼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一室。」案：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单衣，故言匹夫。（同上）

夫人当龙变起，不系乡里，若止系风俗，风善不徙，故谓之俗人。（同上）

《礼》言「简不肖」。案：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谦辞，亦曰不肖。（同上。《文选·报任少卿书》注：「生子不似父母者曰不肖。」）

《方言》「人不事事而放荡，谓之无赖，不可恃赖也」。犹高祖谓太上皇云：「大人以臣无赖也。」（同上）

采女。案：采者，择也。以岁八月雒阳民，遣中大夫与掖廷丞相工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妖洁，有法相者，载入后宫。（《文选·皇后纪论》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以求入也。（《后汉·皇后纪》注）

列侯尚公主，国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阳屈于阴尔。（《初学记》十，《御览》百五十四）

《易》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娶之礼曰归，归其妹于诸侯，亨终吉也。（《初学记》十）

延熹中，中常侍单超、左、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时人为之语曰：「左回天，徐转日，具独坐，唐应声。」言其信用于甚于转圜也。（《御览》三百九十三，又四百九十六）

礼，臣子无爵谥君父之义也，故群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于南郊告天而谥之。（《后汉·明帝纪》注）

天子新崩，未有谥，故且称大行皇帝。（《后汉·安帝纪》注，《文选·元皇后哀策文》注，又《通典》七十九作「前帝谥未定，臣子称大行，以别嗣主」）

宫车晏驾。谨案：《史记》曰：「王稽谓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旦宫车晏驾，是事不可知也。君虽恨于臣，是无可奈何。』」谓秦昭王以天年终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早作，身省万机。如今崩殒，则为晏驾矣。（《文选·竟陵王珩状》注，又《恨赋》注）

梓宫者，礼，天子以梓器；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因以为名。凡人呼棺，亦为宫也。（《后汉·明帝纪》注，《文选·齐敬皇后策文》注，《御览》五百五十）

葬之郭北北首，求诸幽之道。（《文选·咏怀诗》注）

案：秦昭王太后始临朝也。（《意林》）

十月谓之应钟何？应者，应也。钟者，动也。言万物应阳而动，不藏也。（《御览》二十七）

十二月律谓之大吕何？大者，太也。旅，拒也。言阳气欲出，阴不许也。吕之言拒也，依即拒难之也。（《御览》二十七）

月与星并无光，日照之，乃光耳。如以镜光照日，则影见壁。月初见西方，月望后光见东北，一照也。（《御览》六）

吴牛望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亦喘之矣。（《御览》四）

风或清明来久长，不摇树木枝叶，离地三二丈者，此有龙德在其下，凤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群子之风也。（《艺文类聚》一，《御览》九）

猛风曰《风列》，凉风曰浏，微风曰飕，小风曰飕，小风从孔来曰《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一，《御览》九）

积冰曰陵，壮冰曰冻，冰流曰澌，冰解曰泮。（《初学记》七《御览》六十八）

酱成于盐而咸于盐，夫物之变，有时而重。（《艺文类聚》七十二，《御览》八百六十五）

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其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ㄇ。（《御览》九百七十）

夫火者，南方阳，光辉为明。圣人向之而治，取其象也。（《初学记》二十五）

言人清高，如冰之洁。（《文选·汉高祖功臣》颂注）

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华，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百二三十，者百余岁，七八十者名之为夭。菊华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也。司空王、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三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廖。（《艺文类聚》八十一，《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五十四，又九百九十六）

案：《明帝起居注》，上东巡泰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乌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钱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也。」（《初学记》三十，《御览》七百三十六，又九百二十）

梧桐生于峄山阳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为琴，声甚雅。（《御览》九百五十九）

柘材为弓，弹而放快。（《御览》九百五十八）

橙皮可以为酱齑。（《御览》九百七十一）

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长年。（《御览》九百九十九）

谨案：《诗》曰：「手如柔荑。」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御览》九百九十六）

蓬生麻中，不扶自植。（《艺文类聚》八十五，《御览》九百九十五）

桑车榆毂，闻声之。（《艺文类聚》八十八）

舟漂泛似散莲花。（《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三十七）

荆鳖令死，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鳖令至岷山下，已复生，起见蜀望帝。帝使鳖令凿巫山，然后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国禅与鳖令为蜀王，号曰开明。（《御览》五十六）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水有神，负取童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白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沈江水。径至神祠，上神坐，坐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澹不耗。冰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薄乃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水经注》三十三，《艺文类聚》九十四，《史记·河渠书·正义》，《御览》二百六十一，又六百八十二，又八百九十九）

颍川张钦孟孝，吴、楚反，与亚夫常为前锋，陷陈溃围。傍人观曰：「壮哉此君！」钦闻自矜，遂死军。（《御览》三百八十六）

张仲春，武帝时人也。善雅歌，与李延年同时。每奏新歌，莫不称善。称不知售票处，终至于败亡。以谕人之进退，当有节奏。（《御览》五百七十二）

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诏，使荆。（《后汉·第五种传》注）

袁汤时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后汉·袁安传》注）

光禄华上戴就为主事。（《后汉·独行传》注）

太山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云中。（《文选·谢之宣城诗》注）

谨案：自郊ァ娄。《春秋》飨射，天子射掩雉，献诸宗庙，扶阳发滞养老致敬，化之至也。（《御览》三十三）

谨案：礼，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御览》五百四十六）

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书积如丘山，传业浸众，枝叶繁滋，经说百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御览》六百八）

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仓卒，所载书七十车。于道遇雨，分半投弃。卓又烧观阁，经籍尽作灰烬（《御览》云：「即于处烧燔，麋为灰秽。」）所有余者，或作囊帐。先王之道，几烟灭矣。（《意林》，《御览》六百十九）

今宴饮大会，皆先黍霍。（《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御览》八百五十）

昭帝时，大官上食，羹中有发，切中有土，令、丞坐不谨敬，皆论死。（《御览》八百六十一）

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米石万钱。天爱斯民，扶助圣主，事有征应，于是旅谷弥望，野茧被山。（《艺文类聚》八十五，《御览》八百三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铃柄施悬鱼。鱼者，欲君臣沈静如鱼之入水，不可复得闻见耳。（《御览》三百三十八）

彭祖寿年八百岁，犹恨唾远。（《御览》三百八十七）

赵王好大眉，人间半额。楚王好广领，国人没劲。齐王好细腰，后宫有饿死者。（《御览》三百八埏九，又四百九十六）

东海王景兴议曰：「晏平仲以齐君奢，故浣其朝冠，振其鹿裘。」（《御览》八百二十六）

吴王夫差大败齐于艾陵。还诛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东门，曰：「使汝视越之入吴也。」（《匡谬正俗》八）

颍川黄子廉者，每饮马，投钱于水中。（《御览》四百二十六，又八百三十六。案：《愆礼》卷载太原郝子廉事绝相类。此云颍川黄子廉，唯姓不同耳。岂本一事，而传者异与？）

汝南陈伯敬，行必矩步，坐必俨然，目有所见，不食其肉。（《书钞》一百四十五，《御览三百九十三，又八百六十二》）

伯鱼之生，适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御览》九百三十五）

俗云乱如蕴者，粪除不洁草介，集众[疑]火就烧之，谓之蕴。言其烟气，取其希有淆乱。（《御览》八百七十一）

镰刀自[疑「刈」]葵，积刍尧之效。（《御览》七百六十四）案：里语：「厚哉鲍、管，探肠案腹不清，然尚不盥。何共财而生喜怒也？」（《御览》三百九十五）

刻苇伤盗为枪。（《御览》三百五十四）

耳珠曰。（《书钞》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八）

火斗曰尉。（《广韵》八《未》）

织毛褥谓之氍毹。（《广韵》十《虞》）

丸毛谓之丿。（《御览》七百五十四。以上四条，疑出服虔《通俗文》。）

笈，学士所以负书箱，如冠籍箱也。（《御览》七百十一题云「《风俗记》」）

颜色厚取顾眄，所以亲密。（《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注）汝南主簿应劭议，宜为旧群讳。论者皆互有异同。（《三国·吴志七》注云「事在《风俗通》」。）彭城孝廉张子矫议云：「若君臣不得相袭作名。周穆王讳满，至定王时有王孙满。厉王讳胡，庄王之子名胡。」（《意林》）

谨案：律者，法也。《皋陶谟》虞始造律。萧何成以九章。此关诸百王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之道也。时所制曰令，《汉书》「著于甲令」。夫吏者，治也。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故文书下如律令，言当履绳墨，动不失律令也。（《文选·陈琳檄豫州文》注，《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作「故承宪履绳，动不失律令也？）

卷三十八

◎应劭（六）

◇风俗通义（三）

《易·噬嗑》为狱，十月之卦，从犬言声，二犬亦所以守也（《意林》云：」「狱字，二犬字言，无情状，犬亦得之。」与此所引小异。）廷者，阳也，阳尚生长。狱者，阴也，阴主刑杀。故狱皆在廷北，顺其位。《诗》云：「宜犴宜狱。」犴，司空也。《周礼》，凡万民之有罪过，未离于法者，桎梏以上，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御览》六百四十三）

《周礼》，三王始作狱。夏曰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桀拘汤是也。殷曰里，言不害人，若于闾里，纣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囹，令；圄，举也。言令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因原之也。今县官录囚，皆举也。（《意林》，《御览》六百四十三）

自辛为自辛，令其辛苦忧之也。秦皇谓自辛字似皇，故改为罪。（《意林》《御览》六百四十一）

囚，遒也，言辞穷情得，以罪诛遒也。礼，罪人置诸圜土。故囚罪人，置诸圆土，故囚字为口中人，此其象也。（《意林》，《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四十二）

械，戒也，所以警戒，使为善也。桎，实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后吐情首实。（《御览》六百四十四）

顷者廷尉多墙面而苟充兹位，治书侍御史不复平议，谳当纠纷，岂一事哉！里语曰：「县官漫漫，冤死者半（《御览》二百二十六，又四百九十六）。」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狱，尚有怨言，况在今时耶？（《意林》上承「里语」三句）

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抚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 3，今日富贵忘我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扼伏鸡，西入秦，五皮，今日富贵捐我为。」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乐府解题》，《书钞》百二十八，《御览》五百七十二）

司农黄昌为蜀郡太守，得所失妇，便为正室，使后妇下之。（《通典·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十九虞议引，又八十九）

河南平阴庞俭，本魏郡邺人，遭仓卒之世，失亡其父。时俭三岁，弟才襁抱耳，流转客居庐里中，凿井得钱千余万，遂温富。俭作府吏，躬亲家事，行求老苍头谨信属任者，年六十余，直二万钱，使主牛马耕种。有宾婚大会，母在堂上。酒酣，陈乐歌笑。奴在灶下助厨，窃言：「堂上母，我妇也。」客罢，婢语次，说老奴无状，为妄语，所说不可道也。穷诘其由。母谓婢，试问其形状。奴曰：「家居邺时，在富乐里宛西。妇艾氏女，字阿横。大儿字阿嶷，小儿曰越子。时为县吏，为人所略卖。阿横右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志如半栉。」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对啼泣，儿妇前为汝公拜。即洗浴身见衣被，遂为夫妇如初。俭子历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时人为之语曰：「庐里诸庞，凿井得铜，买奴得公。」子孙羞之，言我先人初居庐里者，兄弟二人，家买奴，得公尔。（《艺文类聚》三十五，《御览》百八十九，又四百七十二，又五百，又八百三十六）

蜀郡任嘉，年三四岁时，父腾为诸生，于汉中就师。有盗贼，道路断绝。蜀亦覆没，转客长沙，为州郡吏。后嘉为长沙太守，腾为奏曹掾，默知嘉实其子也。嘉母语次谓嘉曰：「奏曹任掾，则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岂独蜀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守养汝，数十年嫌讥，岂以垂没，更失计哉！顾实真父，不可弃捐。」后嘉问掾：「声音何类太守？何州里邪？」掾曰：「本犍为武阳人，蓬转流宕到此。」母察审谛，又识左车前赘，因出抱持，对之流涕。嘉自拔榻，欷哽咽。（《御览》二百五十九）

陈留太守泰山吴文章，少孤，遭忧衰之世，与兄伯武相失。别二十年后，相会下邳市中，争计共斗。伯武殴文章，文章欲报击之，心中忄妻怆，手不能举，大自怪也。因投杖于地，观者咸笑之。更相借问，乃亲兄也。相持涕泣。观者复曰：「兄校弟不得报兄。向者所笑，乃其义也。」（《御览》五百十六，又八百二十七）

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掾。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得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后翁仲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光曰：「事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上冢。去家经十三年，不躬尝。主簿微察知，相先君宁息，会同饮食忻娱否。」往到于冢上，郎君沃酹，主簿俯伏在后，但见屠者弊衣蠡结，踞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时衣带青墨绶数人，彷徨阴堂东西厢，不敢来前。光怪其故。还至，引见。问之，乞屏左右。起造于膝前，白事状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剑上堂，问妪：「女何以养此子？」妪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质声气喜学似我。老公欲死，为作狂语！」翁仲具告之曰：「祀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妪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穷情竭，泣涕具陈其故。时子年已十八，呼与辞决，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无可奈何。」自以衣裘僮仆车马迎取其女。女嫁为卖饼子妇，后适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翁仲使养从弟子熙，为高邑令。神不歆非类明矣，安得养他人子乎？（《意林》，《御览》三百六十一，又八百八十三）

将作大匠陈国公孙志节有苍头地馀，年十七，情性聪慧，仪状端正，工书疏。志节为户曹史，令地馀归取资用，因持车马亡去。到丹阳，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为诸曹史，志节拜扬州刺史。郡选曹，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头涕丑曰：「斌即明使君地馀地。」斌后为苍梧太守。（《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九，《御览》五百）

杨范，字文瑞，齐人。齐、宋之乱，母在贼中。采椹，藏于地，夜取之进母。如是非一。忽于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赐孝子杨范，以资给母。」（《御览》四百十一）

汝南王叔汉，父子方，出游二十余年不还。叔汉作尚书郎，有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丧，叔汉即发哀，诏书赙钱二十万。既而子方从苍梧还，叔汉诣阙，乞纳赙钱，受虚妄罪。灵帝诏将相大夫会议之。博士任敏议云：「凡人中寿七十，视父同侪亡，可制服也。子方在远，人指其处，不可验也。罪不可加焉。」诏书还钱，复本官。（《意林》）

济北李登为从事史，病，得假归家，延期。后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谓双生弟宁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别，汝差类病者，代我至府。」宁曰：「府君太严，得毋不可？」登曰：「我新吏耳，无能识者。我自行见主，必死。」宁诣府，主不辨。后为人所言，事发觉，遂杀登。（《御览》六百三十四）

陈留张伯喈，弟仲喈妇炊于灶下，至井上谓伯喈曰：「我今日妆宁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妇大惭愧。其夕时伯喈到更衣，妇复牵伯喈曰：「今旦大误，谓伯喈为卿。」答曰：「我故伯喈也。」盖亲密莫过夫妇，然尚如此，况于初未相见，而责先识之乎！（《御览》三百九十六，又四百九十二。《艺文类聚》三十二云：「有张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绝相类。仲偕妻新妆竟，忽伯偕至，乃戏问曰：「今日妆饰好否？」伯偕应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趋避之。须臾，又见伯偕，犹以为仲偕，告云：「向大错误。」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一交接即气绝。后生得男。其女诬其淫有儿，曰：「我父死时年尊，何一夕便有子？」争财数年不能决。丞相邴吉出上殿决狱云：「吾闻老公子不耐寒，又无影。」时岁八月，取同岁小儿俱解衣裸之，此儿独言寒。复令并行日中，独无影。大小叹息，因以财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意林》，《御览》三百八十八，又八百三十六）

沛郡有富家公，资二千余万。小妇子年裁数岁，顷失其母，又无亲近。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思念恶婿争其财，儿判不全，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与儿，年十五，以还付之。」其后儿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郡自言求剑。谨案：时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辞，因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史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其父畏贼害其儿，又计小儿正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不当以剑与之乎？夫剑者，亦所以决断也。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活。度此女婿必不复还其剑，当闻县官，县官或能证察，得以见伸展也。凡庸何能思虑强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以与子，曰：「弊女恶婿，温饱十五岁，亦以幸矣。」于是论者乃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御览》六百三十九，又八百三十六）

南郡谳女子何侍，为许远妻。侍父何阳素酗酒，从远假求，不悉如意，阳数骂詈，远谓侍：「汝公复骂者，吾必揣之。」侍曰：「类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公者，搏若母矣！」其后阳复骂远，远遂揣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鲍宣决事曰：「夫妻，所以养姑者也。今远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于凡庸，尚不迁怒，况所尊重乎？当减死论。」（《御览》六百四十）

陈留有赵者，酒后自相署，或称亭长督邮。复于外骑马，将绛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鲍宣决狱云：「骑马将幡，起于戏耳，无它恶意。」（《御览》八百四十六）

汝南张妙会杜士，士家娶妇，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鲍昱决事云：「酒后相戏，原其本心，无贼害之意，宜减死。」（《意林》，《御览》八百四十六）

临淮有一人，持一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被戴，后人求共庇荫，因与一头之地。雨霁当别，因共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实，两人莫肯首服。宣曰：「缣直数百钱耳，何足纷纷自致县官。」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后人曰受恩，前撮之。缣主称怨不已。宣曰：「然。固知当尔也。」因诘责之，具服。俾悉还本主。（《意林》，《御览》四百九十六，又六百三十九，又八百十八）

汝南陈公思为五官掾，王子为兵曹，行会食下亭。子曾以县官事考杀公思叔父斌，斌元子，公思欲为报仇，不能得。卒见子，不胜愤怒，便格杀之。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以为陈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愤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御览》四百八十二）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妊数月。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出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前，令卒抱儿，去两妇各十余步，叱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抱儿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相害也，因乃放与，而心甚自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伏。（《意林》，《御览》三百六十一，又六百三十九）

平原郡谳胡谭，取周碧为妻。谭阴阳不属，令碧与李芳、张少奸通，冀得其子。（《艺文类聚》三十五）

巴郡宋迁，母名静，往阿奴家饮酒。迁母坐上失气，奴谓迁曰：「汝母在坐上何无宜适？」迁曰：「肠痛误耳。人各有气，岂止我母！」迁骂奴，奴乃持木枕击迁，遂死。（《御览》八百四十六）

扶风苏不韦，父为司隶李皓所逮。皓迁司农，不韦穿府北垣，径上听事，斫皓卧具。皓一宿数迁。（《御览》七百八）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后汉·东夷传》文，注云「见《风俗通》」）

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无君臣上下，健者为豪，不能相一。种别部分，强者陵弱，转相抄盗。男子战死以为吉，病终者送之凶。（《御览》七百九十四）

氐，言抵冒贪饕，至死好利，乐在山，本西南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孝武帝遣中郎将郭昌等引兵征之，降，复以为武都郡。（《御览》七百九十四）

貊者，谨案：《春秋传》「大貊小貊」。貊，略也，薄也。不知送往劳来，无宗庙粢盛，赋敛薄也。（《御览》七百八十）

胡者，谨案：《汉书》，山戎之别种。又胡者，互也，言其被发左衽，言语贽币，事殊互也。（《御览》七百九十九）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史记·匈奴传》索隐）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瓠。下令之后，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瓠。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服斑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乐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各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央徒。（《后汉·南蛮传》文，注云「以上并见《风俗通》」。）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背著尾。（《后汉·西南夷传》文，注云「已上并见《风俗通》」。）

巴有ク人剽勇，高帝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ク人定三秦，封目为良中慈钪凫侯，并复除目所发ク人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ク人左右居，锐气善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令乐府习之。（《文选·蜀都赋》注）

瓠之后，输布一匹二丈，是谓ク布。廪君之巴氏，出家布八丈。（《文选·魏都赋》注）

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石岸曲。廪君望之如穴状，曰：「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石岸为崩，广三丈余，陛级之。廪君行至上岸，上岸有平石，广长五丈，休其上，投算计，算处皆有石，因立城其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止依鲜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御览》六百四十九）

东方曰夷。东方仁，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夷者，抵也。其类有九。南方曰蛮，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者，慢也。其类有八。西方曰戎，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其类有六。北方曰狄，父子嫂叔，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类有五。（《通鉴注·汉纪》二十五）

△音声

相，拊也。所以辅相于乐，奏乐之时先击相。（《御览》五百八十四）

雅，形如漆筒，有椎。《礼》云「讯疾以雅」是也。（同上）

论数（《御览》引《风俗通·论数》曰：「者，奇也。」「论数」当是篇名。）

十十谓之百，十百谓之千，十千谓之万，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垓，十垓谓之秭，十秭谓之选，十选谓之载，十载谓之极。有物有事者，纪于此矣。过此往者，则其数可纪，其名未之或闻也。夫数，一为特侯奇只，二为再偶两双，三为参，四为乘。（《御览》七百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生万，万生亿，亿生兆，光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沟，沟生涧，涧生正，正生载。载，地不能载也。（《广韵》五《旨》）

步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法天地人。再跃则步。（《文选·四子讲德论》注）

者，奇也。履舄之一也。（《御览》六百九十七）

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御览》八百三十）

卷三十九

◎应劭（七）

◇风俗通义（四）

氏姓上（《广韵》十二《齐》引《氏姓篇》，《史记·荀卿传》集解引应劭《氏姓》，《困学纪闻》引宋景文说，云《姓氏篇》。今从群书摘出，以四声编次为二卷。）

万类之中，惟人为贵。《春秋左氏传》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讥卫灭邢，《论语》贬昭公娶于吴，讳同姓也。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以号，唐、虞、夏、殷也。以谥，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国，齐、鲁、宋、卫也。以官，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职，三乌、五鹿、青牛、白马也。（《御览》三百六十二，《广韵》引《氏姓篇序》云：「凡氏之兴九事：一氏于号，唐、虞、夏、殷是也。四氏于国，齐、鲁、宋、卫是也。」又云：「凡氏于谥，戴、武、宣、穆、是也。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又云氏于事，巫、卜、陶、匠是也。氏于居者，城、郭、园、池是也。氏于职焉，三乌、五鹿是也。」《北史·高构传》引《风俗通》「性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

僮氏。汉有交刺史僮尹。（《广韵》一《东》，《通鉴注·汉纪》五十四）

中氏。汉有少府卿中京。（《广韵》一《东》）

蒙氏。东蒙王以蒙山为氏。秦有将军蒙骜。骜生武，武生恬，皆仕秦。（《通志·氏族略》）

农氏，神农之后。（《广韵》二《冬》）

重氏，颛帝重黎之后。少昊时，重为南正，司天之事；黎为北正，司地之事。（《通志·氏族略》）

为氏。汉有南郡太守为昆。（《广韵》五《支》，《容斋五笔》）

随氏，随侯之后。汉有博士随何。（《广韵》五《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羲氏，尧卿羲仲之后。

池氏。汉有中牟令池瑗。（俱同上）

移氏。齐公子雍食采于移，其后氏焉（《后汉·杨震传》注，《路史·国名纪》，《通鉴注·汉纪》四十二。）汉有恒农太守移良。（《广韵》五《支》，《容斋五笔》）

卑氏，郑大夫卑谌之后。汉有北平太守卑躬。（《后汉·皇后纪虞美人》注，《容斋五笔》）

离氏。离娄，孟子门人。汉有中庶子离常之。（《通志·氏族略》）

訾氏。帝喾妃，訾И氏女。

皮氏，周卿士樊仲皮之后。汉有皮尚。（俱同上）

邳氏。奚仲为夏车正，自薛封邳，其后为氏。汉有信都邳彤。（《广韵》六《脂》，《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三十一）

累氏，累祖之后。（《通志·氏族略》）

资氏。资成，陈留人。

师氏。师，乐人瞽者之称。晋有师旷，鲁有师乙，郑有师悝、师触、师蠲、师成。

尸氏。其先封尸乡，因以为氏。齐相有尸臣。

旗氏。齐卿公孙灶之孙栾施字子旗，子孙以王父字为氏。（俱同上）

非氏，非子伯益之后。（《广韵》八《微》）

威氏，齐威王之后，以田氏始王，故其后以为氏。（《广韵》八《微》，《通志·氏族略》）

肥氏。汉有肥韶，英布将肥赫。（《通志·氏族略》。案：「肥赫」即下条之「贲赫」。）

贲氏，秦非子之后。（《通志·氏族略》）汉有贲赫。（《晋书音义》）

鱼氏。宋桓公子目夷字子鱼，贤而有谋，子孙以字为族。（《广韵》九《鱼》，《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晋纪》二十云：「宋公子鱼之后，以王父字为氏。」）

余氏，秦由余之后。（《广韵》九《鱼》，《通志·氏族略》，《通鉴注·唐纪》七十三）

诸氏。汉有雒阳令诸於。（《广韵》九《鱼》，《容斋五笔》）

储氏，齐大夫储子之后。（《后汉·鲍永传》注）

沮氏，黄帝时史官沮诵之后。（《后汉·献帝纪》注）

巫氏。商有巫咸、巫贤，汉有冀州刺史巫捷。（《广韵》十《虞》，《通志·氏族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氏，太昊之后。《史记》魏有须贾。（《广韵》十《虞》，《通鉴注·周纪》五）

蒲氏。汉有詹事蒲昌。（《广韵》十一《模》）

壶氏。汉有谏议大夫壶遂。（同上）

涂氏，涂山氏之后。汉有谏议大夫涂恽。（《后汉·贾逵传》注，《广韵》十一《模》，《通志·氏族略》）

黎氏，九黎之后。（《通志·氏族略》）

氏，晋铜伯华之后。

稽氏。稽黄，秦贤人也。（俱同上）

洼氏。汉有大鸿胪洼丹。洼音圭。（《后汉·儒林传》注，《广韵》十二《齐》）

枚氏。六国有贤人枚被。（《通鉴注·汉纪》九）

裴氏，伯益之后。（《后汉·桓帝纪》注）

台氏。金天氏裔孙曰台骀，其后氏焉。（《后汉·献帝纪》注）

哀氏，鲁哀公之后，因谥以为姓。（《后汉·刘圣公传》注）

来氏。楚有来英。（《通志·氏族略》）

真氏。汉有太尉真。（《广韵》十七《真》，《通志·氏族略》）

神氏，神农之后。汉有骑都尉神曜。（《广韵》十七《真》）

频氏。汉有酒泉太守频。（《广韵》十七《真》，《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伦氏，黄帝乐人伶伦氏之后。（《广韵》十八《谆》，《通志·氏族略》）

钧氏，楚大夫元钧之后。汉有侍中钧喜。（《广韵》十八《谆》，《通志·氏族略》作「御史钧喜」。）

春氏，楚相黄歇春申群之后。（《通志·氏族略》）

文氏。周文王支庶，以谥为氏。越大夫文种。

芬氏。晋大夫芬贤。

勤氏。鲁有大夫勤成。（俱同上）

垣，秦邑也，因以为姓。秦始皇有将垣。（《后汉·公孙述传》注。案：今本《史记》作「桓」。）

尊氏，尊卢氏之后。（《广韵》二十三《魂》）

贲氏。鲁有贲浦。（《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四）

恩氏，陈大夫成仲不恩之后。（《广韵》二十四《痕》）

丹氏。晋有大夫丹木。（《广韵》二十五《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氏。汉有安成，为太守。（《广韵》二十五《寒》，《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晋纪》二十八）

莞苏，楚大夫，见《吕氏春秋》。汉有莞路，为御史中丞。（《宋景文公笔记》。案：莞路见《汉书·儒林颜安乐传》中。宋所见本是[061]下完，故引为主。萧该音丸，又音官，与师古云「亦管字」异，但《吕氏春秋·长见篇》作「苋嘻」，「苋」或「莞」字之误欤？莞苏见《新序》，一作「苏」。）

冠氏，古贤者冠氏之后。（《广韵》二十六《桓》，《通志·氏族略》）

瞒氏，荆蛮之后，本姓蛮，其枝裔随音变改为瞒氏。（《广韵》二十六《桓》）

关氏，关令尹喜之后。（《广韵》二十七《删》，《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二十八）

班氏，楚令尹斗班之后。（《广韵》二十七《删》）

山氏，列山氏之后。晋有大夫山祈。汉有武都太守山昱。（《通志·氏族略》）

弦氏，弦子后。（《广韵》一《先》）

玄氏。玄都，古诸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晋纪》二十二）

县氏。县成父，孔子门人。汉有甘陵相县芝。（《通志·氏族略》）

虔氏，黄帝之后。《庄子》有虔天根。（同上。《路史》云：虔氏出黄帝。）

宣氏，宋宣公之后。（《通志·氏族略》）

圈氏，楚鬻熊这后。（同上）

骞氏，仲尼弟子闵子骞之后。（《广韵》二《仙》，《通志·氏族略》）

萧氏。宋乐叔以讨南宫万立御说之功，受封于萧，列附庸之国。汉相国萧何，即其后氏也。（《广韵》三《萧》）

刁氏，齐大夫竖刁之后。战国时有刁勃。汉有刁间，齐人，以富闻，子孙居勃海。（《广韵》三《萧》，《通志·氏族略》）

毛氏。毛伯，文王子也。见《左传》。汉有毛樗之，为寿张令。（《宋景文公笔记》）

聊氏。聊苍，为汉侍中，著子书。（《广韵》三《萧》，《通志·氏族略》云：「汉侍中聊苍，著书号《聊子》。）

晁氏，卫大夫史晁之后。汉有晁错。（《广韵》四《宵》，《通鉴注·汉纪》七）

饶氏。汉有饶斌，为渔阳太守。（《广韵》四《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氏，楚大夫伯棼之后。贲皇奔晋，食采于苗，因而氏焉。（《广韵》四《宵》，《通鉴注·汉纪》二十九。）

徭氏。东越王徭，句践之后，其后以徭为姓。（《后汉·岑彭传》注）

侨氏，黄帝孙侨极之后。（《通志·氏族略》）

皋氏。汉有司徒长史皋诲。（同上）

阿氏。阿衡，伊尹号，其后氏焉。（《广韵》七《歌》，《通志·氏族略》）

朝那，东夷也。其后单姓那氏。（《通志·氏族略》）

过国，夏诸侯，后因为氏。汉有兖州刺史过栩。（《广韵》八《戈》）

麻氏，齐大夫麻婴之后。汉有麻达，注《论语》。（《广韵》九《麻》，《略史·国名纪》，《通鉴注·晋纪》十七）又有麻光，为御史大夫。（《通志·氏族略》）

家氏。汉有家羡，为剧令。（《广韵》九《麻》）

牙氏，周大司徒君牙之后。（《广韵》九《麻》《通志·氏族略》）

尝氏，齐孟尝君之后。（《广韵》十《阳》）

匡，鲁邑也。句须为之宰，其后氏焉。汉有匡衡。（《广韵》十《阳》，《通鉴注·汉纪》二十）

芳氏。汉有幽州刺史芳乘。（《广韵》十《阳》，《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三十三）

方氏，方雷氏之后。（《通志·氏族略》）

穰氏。田穰苴，诸田之族。穰，所食之邑，因以氏焉。（同上）

襄氏，楚大夫襄老之后。（《后汉·襄楷传》注）

疆氏。晋有大夫疆剑。汉有疆华。（《通鉴注·汉纪》三十二）

昌氏，黄帝子昌意之后。（《通志·氏族略》）

堂，楚邑，大夫五尚为之，其后氏焉。（《广韵》十一《唐》）

苍氏，八凯苍舒之后。汉有江夏太守苍英，子孙遂为江夏人。（《通志·氏族略》）

皇氏，三皇之后，因氏焉。《左传》郑大夫皇颉、皇辰，宋有皇氏为上卿，本皇父充石之后，以字为氏。汉有琅邪相皇运。（同上）

横氏。韩王子成，号横阳君，其后为氏。（《广韵》十二《庚》，《通志·氏族略》）

京氏。郑武公子段封于京，号京城大叔，其后氏焉。汉有京房。（《广韵》十二《庚》，《通鉴注·汉纪》二十）

卿氏，赵相虞卿之后。（《广韵》十二《庚》）战国有卿秦，为魏将。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项羽将卿子冠军宋义之后。（《通志·氏族略》）

甥氏，晋大夫吕甥之后。（《广韵》十二《庚》）

行氏。汉有行，为赵相。（《后汉·光武纪》注）

衡氏。伊尹为汤阿衡，子孙以衡为氏。一云鲁公子衡之后，以王父字为氏。（《通志·氏族略》，《广韵》十二《庚》引云：「阿衡，伊尹之后。又公衡，鲁公子，后乃氏焉。」）

荆氏。汉有九江太守荆修。（《容斋五笔》）

营氏，周成王卿士营伯之后。汉有京兆尹营。（《广韵》十四《清》，《通志·氏族略》）

婴氏，晋大夫季婴之后。（《广韵》十四《清》，《通志》作「赵婴齐」。）

灵氏，齐灵公之后。或云宋公子灵围龟之后。晋有饿者灵辄。（《广韵》十五《青》）

冥氏。汉有冥都，为丞相史。（同上。本脱「史」字，今考增。）

瓶氏。汉有太子少傅瓶守。（同上）

泠氏，黄帝时典乐泠伦之后。（《通志·氏族略》）

恒氏，楚大夫恒思公之后。汉有东安长恒裴，子孙因居之。

弘氏，卫大夫弘演之后。汉有宦者弘恭，为中书令。

乘氏，楚大夫子乘之后，以王父字为氏。（俱同上）

牛氏。汉有牛崇，为陇西主簿，马文渊为太守，羊喜为功曹，凉部云「三牲备具」。（《广韵》十八《尤》）

氏，晋大夫之后。（同上）

丘氏，鲁左丘明之后。又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也。（《广韵》十八《尤》，《通鉴注·魏纪》十，又《隋纪》四）

谋氏，周卿士祭公谋父之后。（《广韵》十八《尤》，《通志·氏族略》）

牟子国，祝融之后，后因氏焉。汉有太尉牟融。（《广韵》十八《尤》，《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三十七）

州氏。晋有州绰、州宾，其先食采于州，因以为氏。（《通志·氏族略》，《通鉴注·魏纪》七）

畴氏。挚畴，古之诸侯，后有挚畴氏、挚氏、畴氏。（《路史·国名纪》）

由余，秦相也，见《史记》。汉有由章，至长沙太傅。（《宋景文公笔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猷氏。卫有猷康。（《通志·氏族略》）

区氏，欧治子之后，转为区氏。王莽时有郎中区博。

娄氏。邾娄之国，子孙或以娄为氏，或以邾娄为氏。（俱同上）

林氏，林放之后。（《广韵》二十一《侵》）

箴氏，卫大夫箴庄子。（同上）

阴氏，阴康氏之后。周有阴不佞。（《通志·氏族略》）管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其后氏焉。（《广韵》二十一《侵》，《通鉴注·汉纪》三十二）

岑氏，古岑子国之后。汉有岑彭。（《广韵》二十一《侵》）

堪氏，八元仲堪之后。（《广韵》二十二《覃》）

聃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之后。（《通志·氏族略》）

奄氏。奄，国号，即商奄也，鲁地。卫祝佗曰：「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今兖州有奄城，秦大夫奄息其后也。

兼氏，卫公子兼之后。（俱同上）

委氏。汉太原太守委进。（《广韵》四《纸》）

李氏，李伯阳之后。（《广韵》六《止》）

俟氏。有俟子，古贤人，著书。（同上。《通志》云：「六国贤人。」）

几氏，宋大夫仲几之后，以王父字为氏。（《通志·氏族略》）

禹氏。禹支庶以为氏。（《路史·夏后纪下》）

处氏。《史记》赵有辨士处子，故有处姓也。（《后汉·酷吏李章传》注）汉有北海相处兴。（《广韵》八《语》，《容斋五笔》作「北海太守」。案：《李章传》注作「太守处兴」。）

旅氏，周大夫子旅之后。汉高功臣昌平侯旅卿传封六代。（《通志·氏族略》）

所氏，宋大夫华所事之后。（《困学纪闻》七，《通志·氏族略》引作「所华」。）汉有谏议大夫所忠。（《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后汉·独行刘茂传》注）

甫氏，甫侯之后。（《广韵》九鹿吴）

府氏。汉有司徒掾府悝。（同上，《通志·氏族略》）

武氏，宋武公之后。汉有武臣。（《广韵》九《·》）

虎氏。汉有合浦太守虎旗，其先八元伯虎之后。（《广韵》十《姥》，《容斋五笔》）

扈氏。赵有扈辄。（《广韵》十《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氏。周有古公父，其后氏焉。（《后汉·东平王苍传》注，《通志·氏族略》）

邸氏。汉有上郡太守邸杜。（《广韵》十一《荠》，《容斋五笔》，《通志》「杜」作「社」。）

采氏。汉有度辽将军采告。（《广韵》十五《海》）

蹇氏。汉有蹇兰，为交趾刺史。（《通志·氏族略》）

满氏。荆蛮有瞒氏，音舛变为满。汉有满昌。（《广韵》二十四《缓》，《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二十六）

管夷吾，齐桓佐也。见《论语》。汉有管虢，为西河太守。（《宋景文公笔记》）

显氏。显甫为周卿。（《广韵》二十七《铣》）

典氏。汉有校尉典韦。（《通志·氏族略》）

衍氏，宋微冲衍之后。（同上）

矫氏，晋大夫矫父之后。（《后汉·逸民矫慎传》注）

昊氏，昊英氏之后。一云少昊之后。（《通志·氏族略》）

老氏，颛帝子老童之后。（同上）

蒋氏，周公之裔。（《广韵》三十六《养》）

广氏，广成子之后。（《通志·氏族略》）

丙氏，齐有大夫丙蜀。（《广韵》三十八《梗》）

靖氏，单靖公之后，以谥为氏。一云齐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后。（《广韵》四十《静》，《通志·氏族略》）

有氏，有巢氏之后。仲尼弟子有若，鲁人。汉有有禄。（《通志·氏族略》）

糗氏。汉有糗宗，为嬴长。（《广韵》四十四《有》，《通志·氏族略》）

寿氏，吴王寿梦之后。寿于姚，吴大夫。（《后汉·方术传》注，《通志·氏族略》，《通鉴注·宋纪》十二云：「又有大夫寿越。」）

耦氏，宋卿华耦之后。汉有侍中耦嘉。（《广韵》四十五《厚》，《通志·氏族略》）

卷四十

◎应劭（八）

◇风俗通义（五）

△氏姓下

仲氏。汤左相有仲虺。（《广韵》一《送》。上文见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氏。古有用国，见《毛诗》。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汉有高唐令用虬。（《路史·国名纪》，《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雍氏，文王子雍伯之后。（《广韵》三《用》）

被氏。汉有柯太守被条。（《通志·氏族略》）

备氏，宋封人备之后。（《广韵》六《至》）

利氏。汉有利乾，为中山相。（同上）

挚氏。挚畴，古诸侯国也。周有挚荒。或言帝喾之后。（《通志·氏族略》）

遂，虞后。商人置之遂。（《路史·国名纪》）

懿氏，齐懿公之后。（《通志·氏族略》）

肆氏，宋大夫肆臣之后。（同上）

食我，韩公子也，见《战国策》。汉有食子公为博士。食音嗣。（《宋景文公笔记》，《广韵》二十四《职》引云：「汉有博士食于公，河内人。」《通志》作「食子通，河南人」。）

嗣氏，卫嗣君后。（《广韵》七《志》）

忌氏，周公忌父之后。（《广韵》七《志》，《通志·氏族略》）

贵氏，陆终之后。汉有贵迁，为庐江太守。（《广韵》八《未》，《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既氏，吴夫王之后，因避仇改为既氏。汉有长安长既良。（《通志·氏族略》）

遇氏。汉有遇冲，为河内太守。（《广韵》十《遇》，《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铸氏，铸国，尧后。（《通志·氏族略》）

露氏。汉有上党郡尉露平。（《广韵》十一《暮》，《通志·氏族略》）

库氏，古守库大夫之后，以官为氏。汉有辅义侯库钧。（《广韵》十一《暮》）

布氏。赵有布子，善相马。（《通志·氏族略》）

桂氏。汉有扬州刺史桂褒。（同上）

夭日氏。彭城夭日景以为计掾。（《晋书·谢玄传》音义）

世氏。战国时有秦大夫世钧。（《广韵》十二《祭》）

厉氏，齐厉公之后。汉有魏郡太守美阳侯厉温。（《通志·氏族略》）

艾氏，庞俭母艾氏。（《广韵》十四《泰》，《通鉴注·晋纪》二十四）

赖氏。汉有交太守赖光。（《广韵》十四《泰》，《容斋五笔》，《通鉴注·汉纪》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氏，大庭氏之后。（《通志·氏族略》）

蒯氏，晋大夫蒯得之后。（同上）

载氏，姬姓之后。（《广韵》十九《代》，《路史·国名纪》）

信氏，魏公子信陵君之后。（《通志·氏族略》）

胤氏，夏时侯国，子孙氏焉。（《路史·国名纪》，《通志·氏族略》）

慎氏。慎到为韩大夫，著《慎子》三十篇。（《通志·氏族略》）

献氏，晋献公之后。战国时有秦大夫献则。（《广韵》二十五《愿》，《通志·氏族略》）

建氏，楚太子建之后。（《通志·氏族略》）

段氏，段干木之后。（《广韵》二十九《换》）姓段，名干木。（《路史·国名纪》。《齐东野语》云：「恐或失之。」）

灌氏，斟灌氏之后。（《通鉴注·汉纪》一）

谏氏。《周礼》有司谏氏，因以为氏。汉有治书侍史谏忠。（《广韵》三十《谏》，《通志·氏族略》）

贱氏。汉有右北平太守贱琼。（《广韵》三十三《线》，《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孝氏，齐孝公之后。（《通志·氏族略》）

豹氏，八元叔豹之后。（同上）

到氏。汉有东平太守到质。（《容斋五笔》）

暴氏。暴辛公，周诸侯也。秦有将军暴鸢。汉御史大夫暴胜之。（《通志·氏族略》）

播氏。播鼗武，商末贤人。

八耳氏，新郑人，扬八耳村在县西二十五里。（八耳音嗄）

匠氏。古有匠石。

望氏，齐太公望之后。（俱同上）

伉氏。汉有伉喜，为汉中大夫。（《广韵》四十二《宕》，《后汉·桓帝纪》注引云：「抗氏，卫大夫三抗之后，没有抗喜，为汉中太守。」则字当从手旁，「大夫」亦当为「太守」也。）

旷氏，师旷之后。（《通志·氏族略》）

敬氏，陈敬仲之后。（《广韵》四十三《映》，《通鉴注·隋纪》六）

令氏，楚令尹子文之后。（《通鉴注·汉纪》七，《史记·孝文本纪》索隐）

救氏。汉有谏议大夫救仁。（《广韵》四十九《宥》，《通志·氏族略》。《广韵》云：「昼邑大夫之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廖氏。古有廖叔安，《左传》作《风》，盖其后也。汉有廖觐，为巨鹿太守。（《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三十）

窦氏。夏后相遭有穷氏之难，其妃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其后氏焉。（《广韵》五十候，《通鉴注·汉纪》五）

监氏。卫康叔为连属之监，其后氏焉。（《广韵》五十九《鉴》，《通志·氏族略》）

鹿氏。汉有巴郡太守鹿旗。（《广韵》一《屋》，《容斋五笔》，《通鉴注·晋纪》二十）

沐氏。汉有东平太守沐宠。（《广韵》一《屋》，《容斋五笔》，《通鉴注·汉纪》四十六）

鞠氏。汉有尚书令平原鞠谭。（《广韵》一《屋》）或为麴氏，音之讹也。（《通志·氏族略》）

宿氏。汉有雁门太守宿详。（《广韵》一《屋》，《容斋五笔》，《通鉴注·魏纪》四）

牧氏。汉有越太守牧稂。（《广韵》一《屋》）

畜阝氏。汉有东海太守畜阝熙。（《容斋五笔》）

禄氏，纣子武庚，字禄父，其后以字为氏。（《通志·氏族略》）

沃氏，太甲子沃丁之后。（《广韵》二《沃》，《通志·氏族略》）

督氏，宋大夫华父督之后。晋有督戎，汉有五原太守督瓒。（《广韵》二《沃》，《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仆氏。汉有浑梁侯仆多。（《广韵》二《沃》）

蓐氏，蓐收之后。（《路史·国名纪》，《通志·氏族略》）

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后汉·郅恽传》注。）汉有大司空逯并。（《广韵》三《烛》，《通志》「空」作「马」。）

濯氏，濯辑之后。（《广韵》四《觉》）

郅氏。郅，商时侯国也。见《毛诗》。汉有济南太守郅都。（《路史·国名纪》，《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八）

述氏，鲁大夫仲述之后。（《广韵》六《术》）

谒氏。古有谒者官，因以为氏。汉有汝南太守谒涣。又张汤小吏谒居。（《广韵》十《月》，《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阙氏，承阙党童子之后。纵横家有阙子，著书（《后汉·献帝纪》注，《通鉴注·汉纪》五十二）。汉有荆州刺史阙翊。（《通志·氏族略》）

勃氏，宋左师勃之后也。晋有寺人勃。（《通志·氏族略》）

葛氏，葛天氏之裔。（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滑氏。汉有詹事滑典。（《广韵》十四《黠》）

颉氏。苍颉，古之贤人。颉卫，古之贤者。（《广韵》十六《屑》）

铎氏。汉有廷尉铎政。（《通志·氏族略》）

幕氏，舜祖幕之后。

落氏。皋落氏，翟国也。此赤翟别种。（俱同上）

作氏。周公之子胙侯，子孙因避地改焉。汉有涿郡太守作显。（《通志·氏族略》，《容斋五笔》）

博氏。汉有博子芳，善相马。（《通志·氏族略》。《广韵》云：「古有博劳。」）

薄氏。卫贤臣薄疑。汉高帝薄夫人，生文帝。夫人弟昭，封轵侯，官至车骑将军，子戎奴嗣。（《通志·氏族略》，《通鉴注·周纪》四）

柏氏，柏皇氏之裔。（《通志·氏族略》）

笮氏。楚有笮伦。（《通鉴注·汉纪》六十一）

获氏，宋大夫猛获之后。（《通志·氏族略》）

昔氏。周大夫封昔，因氏焉。汉有昔登，为乌伤令。（《路史·国名纪》，《容斋五笔》，《通志·氏族略》）

赤氏，帝喾师赤松子之后。（《通志·氏族略》）

析氏。齐大夫析归父。（《广韵》十三《锡》）

职氏。汉有山阳令职洪。（《广韵》二十四《职》，《容斋五笔》）

啬氏，古啬氏，子孙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即氏。汉有单父令即卖（《广韵》二十四《职》，《容斋五笔》，《通志》，「卖」作「费」。）其先食采即墨，因以命氏。（《通志·氏族略》）

习氏。习，国名。汉有习响，为陈相。（《通志·氏族略》，《通鉴注·魏纪》四）

集氏。汉有外黄令集一。（《广韵》二十六《缉》，《容斋五笔》，《通鉴注·魏纪》九「集」作「习」，疑彼误。）

汲氏，卫宣公太子伋及之后，居汲，因以为氏。（《通志·氏族略》）

叶氏。楚沈尹戌生诸梁，食采于叶，因氏焉。

捷氏，邾公子捷之后。《汉艺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国时人。

辄氏，卫出公辄之后。汉有辄终古。

荚氏。荚成僖子，晋大夫，见《世本》。

甲氏，大甲之后。一云郑大夫石甲之后。（俱同上）

邺氏。汉有梁令邺风。（《广韵》三十三《业》）

东郭氏。东郭牙，齐大夫，咸阳其后也。（《史记·平准书》索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陵氏。东陵侯邵平，子孙氏焉。（《通志·氏族略》）

东方氏，伏羲之后。帝出于震，位东方，子孙因氏焉（《通志·氏族略》，《能改斋漫录》，《通鉴注·汉纪》九）。平原厌次汉太中大夫东方朔。（《能改斋漫录》）

公乘，姓也。（《晋书音义》）

公宾，姓也。鲁大夫公宾庚之后。（《后汉·刘圣公传》注，《通鉴注·汉纪》三十一）

公族氏。晋成公立嫡子为公族大夫，韩无忌号公族穆子。（《后汉书·党锢传》注）

公玉氏。齐王臣有公玉冉，其后也。（《史记·孝武纪》索隐）

中垒氏。刘向为中垒校尉，支孙氏焉。（《通志·氏族略》）

终黎氏。（《史记·秦本纪》集解）

终古氏。终古，纣内史也，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龙丘氏。汉有高士龙丘苌。（同上）

司寇氏。苏忿生为武王司寇，后以官为氏。《礼记》「司寇惠子，鲁大夫」。（《广韵》五十候，《通志·氏族略》）

司鸿氏。古有司鸿苟，著书。汉中大夫司鸿仪。（《通志·氏族略》）

鸱夷氏，本范蠡也。

綦毋氏。汉有廷尉綦毋参。（俱同上）

期思氏。有期思国。（《广韵》七《之》）

威王氏。汉有中郎威王弼，出自楚威王后。（《广韵》十《阳》）

诸葛氏。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吴志·诸葛瑾传》注，《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二十）

渠丘氏。晋有渠丘公。（《路史·国名纪》。「晋」疑「莒」之讹。）

於陵氏。陈仲子，齐世家，辞爵灌园于於陵，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夫馀氏。吴公夫奔楚，馀子在吴。以夫馀为氏。（《广韵》九《鱼》，《通志·氏族略》）

毋车氏。乐安毋车伯奇为下邳相，有主簿步邵南，时人称毋车府君步主簿。（《广韵》十《虞》）

胡毋氏，本陈胡公之后也。公子完奔齐，遂有齐国。齐宣王母弟别分毋乡，远本胡公，近取毋邑，故曰胡毋氏也。（《后汉·献帝纪》注，《通鉴注·汉纪》四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乡氏，宋大夫西乡错之后。（《通志·氏族略》，《路史·高帝纪下》注）

申徒氏，随音改为申屠氏。申徒狄，夏贤人也，汤以天下授之，耻以不义闻己，自投于河。《庄子》「申徒兀者，郑人也」。汉有平西将申徒建（《通志·氏族略》）。胜屠，即申徒也。（《史记·酷吏传》索隐）

新垣氏。魏将新垣衍，毕公高之后。《汉书》「文帝时，新垣平善望气」。（《通志·氏族略》）

淳于，小国也。桓五年不复其国，子孙以国为氏。（同上）

闻人氏。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其后氏焉。（《后汉·灵帝纪》注，《通志·氏族略》，《通鉴注·汉纪》四十八）

轩辕氏。轩辕，即黄帝也，姓公孙，或言姓姬。（《通志·氏族略》）

盆成氏。盆成括仕齐，孟轲知其必死，其子逃难，改氏成焉。（《广韵》二十三《魂》）

根牟子，古贤者，著书。（《广韵》二十四《痕》）

邯郸氏，因国为姓。汉有卫尉邯郸义。（《广韵》二十五《寒》）

鲜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后汉·第五伦传》注。案：《通鉴注》引《姓谱》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支子仲食采于于，因以鲜于为氏。」此称「食采朝鲜」，疑讹。）

高堂氏。齐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通志·氏族略》，《通鉴注·魏纪》五）

阳成氏，阳成胥渠，晋隐士也。汉有谏议大夫阳成公衡。（《通志·氏族略》）

将作氏。汉官有将作少府，因官为氏。

王人氏，王人子突之后，因氏焉。汉有安平太守王人宰公。

王史氏。周先王太史，号王史氏。（俱同上）

棠氏。吴夫王奔楚，封棠，因以为氏。（《后汉·延笃传》注）

青乌氏。汉有青乌子，善数术。（《广韵》十五《青》）

青阳氏。青阳，黄帝子也，始得姓焉。（《通志·氏族略》）

丁若氏。齐丁公子懿伯食采于若，因氏焉。（同上）

周生，姓也。（《后汉·冯衍传》注）

投壶氏。晋中行穆子相投壶，因以氏焉。（《广韵》十九《侯》）

侯史氏。董狐为晋侯史官，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斟灌氏，夏诸侯也，子孙氏焉。

三乌氏。有三乌大夫，因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澹台氏。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汉有博士澹台恭。

子仲氏，鲁宣公子仲之后。

子献氏，齐大夫子献之后也。楚文王时，子献辽为大夫。（俱同上）

鬼谷氏。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通鉴注·周纪》二）

武强氏。汉武强侯王梁，其后因封为氏。（《广韵》九鹿吴）

武成氏。赵平原君胜封武成君，因氏焉。（《通志·氏族略》）

五鹿氏。五鹿，卫邑也。晋公子重耳封舅犯于五鹿，支孙氏焉。汉有少府五鹿充宗。

五王氏。齐自威、宣、、襄至建五王，因以为氏。

古成氏，苦成之后，后随音改焉。汉有广汉都尉古成云。（俱同上）

混沌氏，少昊之良佐。汉有屯莫如，为常山太守。（《宋景文公笔记》引萧该《汉书音义》，《困学纪闻》十二）

浩羊氏。齐大夫浩羊嘉。（《通志·氏族略》）

社南氏。其先齐倡，徙居社南，因以为氏。（《广韵》三十五《马》）

社北氏，与社南皆齐倡。（《通志·氏族略》）

义渠氏，狄国为秦所灭，因氏焉。

御龙氏，陶唐氏之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夏孔甲，赐氏曰御龙氏。

库成氏，本苦成，方言音变为库城。（俱同上）

帝畴氏。（《路史》四）

第八氏，亦齐诸田之后。田广弟田英为第八门，因氏焉。王莽时有讲学大夫第八矫。（《通志·氏族略》。案：《后汉·第五伦传》云：「其先齐诸田，徙周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内史氏，周内史叔兴之后也。周又有内史过。（《通志·氏族略》）

信都氏。张敖尚汉鲁元公主，封于信都，因氏焉。

谢丘氏。周宣王支子，食采谢丘。

祝其氏。宋戴公之子公子祝其为大司寇，因氏焉。汉有清河都尉祝其承先。（俱同上）

牧师氏。（《广韵》六《脂》）

室中姓。（《史记·高祖功臣表》索隐）

屈侯氏。魏贤人屈侯鲋。汉有郎中令屈侯豫。（《通志·氏族略》，《路史》注）

褐冠氏。宾人以褐寇为姓。褐冠子著书。（《通志·氏族略》）

列仙氏。（《路史》四）

栎阳氏。汉景丹封栎阳侯，丹曾孙分避乱栎阳，因封为氏焉。（《通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氏族略》）

白马氏。微子乘白马朝周，因氏焉。

白象氏。白象先生，古隐者。

白鹿氏。白鹿先生，古贤人，著书。

柏成氏。柏成子高，尧时诸侯也。

百里氏，秦大夫百里奚之后。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

息夫氏。息公子边为大夫，因氏焉。汉有光禄大夫息夫躬。

墨夷氏。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皋。（俱同上）

卷四十一

◎应劭（九）

◇风俗通义（六）

灾异（《续汉·五行志》「故太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故知当有《灾异》一篇。）

顺帝之末，京师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文选·袁淑》〈白马篇〉》注，《御览》七百六十七）

桓帝元嘉中，京师妇人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痕。堕马髻者，侧在一边。折腰步者，足不任体。龋齿笑者，若齿痛不忻忻。始自梁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之。天戒若曰：将收捕冀，妇女忧愁，眉将啼也。（《后汉·梁冀传》注，《御览》三百六十五，又四百八十八。钱案：「天戒」以下，语意未完。《续五行志》云：「天戒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眉啼泣，吏卒制顿，折其腰脊，令髻欹斜，虽强笑语，无复气味也。」）

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屐，五采为系。谨案：党事始发，传诣黄门北寺，临时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考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幼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像矣。（《御览》六百四十四，又六百九十八）

桓帝初，京师童谣曰：「车班班，入河间。」言征灵帝者，轮班拥节，入河间也。（《续汉书·五行志》注）

京师童谣曰：「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讠尧。」

京师谣歌曰：「乌腊乌腊。」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关东举兵，欲共诛之，转相顾望，莫肯先进，处处停兵数十万，若乌腊虫，相随横取之矣。

中平中，京师歌「董逃」。董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俱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灵帝建宁中，京师长者皆以苇辟方笥为妆。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谳篋也。今珍用之，天下皆当有罪，谳于理官也。」后党锢皆谳廷尉，人名悉入苇方笥中。斯为验矣。（《书钞》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一）

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音。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魁》挽歌，斯之效乎？（《续汉书·五行志》注）

灵帝数以车骑将军过拜孽臣内孽，又赠亡人，显号加于顽凶，印绶污于腐尸。昔辛有睹被发之祥，知其为戎，今假号云集，不亦宜乎？（同上）

灵帝于西园宫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驰驱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至乘轩以为骑从，价与马齐。凡人相骂曰死驴，丑恶之称也。董卓陵虐王室，执政皆死。驴者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者乎？天意若曰：国有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御览》九百一）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师皆竞为之。后董卓拥胡兵，掠宫掖。（《御览》六百九十九，又七百六）

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胡子，问养马胡苍头，乃奸此马以生子。（《续汉书·五行志》注）

光和中，雒阳男子夜从兄阳求腊钱，龙假取繁数，颇厌患之，阳与钱千，龙意不满，欲破阳家，因持弓矢射玄武东阙，三发，吏士呵缚，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书、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谒者、卫尉、司隶、河南尹、雒阳令悉会发所。劭时为太尉议曹掾，白公邓盛：「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宜遣主者参问变状。」公曰：「府不主盗贼，当与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为道路死伤，既往之事，京兆、长安职所穷农，而住车问牛喘吐舌者，岂轻人而贵畜哉，颇念阴阳不和，必有所害。掾史尔乃悦服，《汉书》嘉其达大体。今龙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况于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处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职，凡在荒裔，谓之大事，何有近日下而致逆节之萌者？孔子摄鲁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纤介之渐，从政三月，恶人走境，邑门不阖，外收强齐侵地，内亏三桓之威。区区小国，尚于趣舍，大汉之朝，焉可无乎？明公恬然谓非己。《诗》云：『仪刑文王，万国作孚。』当为人制法，何必取法于人！」于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谢，申以铃下规应掾自行之，还其条奏。时灵帝诏报，恶恶止其身，龙以重论之，阳不坐。其后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后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龙者阳类，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应也。此其象也。（同上）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劭时为郎，故往视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污处，腻赭流漉，壁有他剥数寸曲折耳。谨案：季夏土黄，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见于虎贲寺者，虎贲国之秘兵，捍难御侮。必示于东，东者动也，言当出师行将，天下摇动也。天之以类告人，甚于影响也。（同上）

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取，恩忽不见。谨案：《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风》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帝舜嘉之，赐姓董氏。」董氏之祖，与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间乘衅，废帝杀后，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梁本安定，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天戒若曰：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白衣见黄门寺，及卓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事类如此，可谓无乎？」（同上）

灵帝之末，礼乐崩坏，赏刑失中，毁誉无验，竞饰伪服，以荡典制，远近翕然，咸名后生放声者为时人。有识者窃言：「旧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时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间无几，天下大坏也。（同上）

熹平中，有两樗，一宿长丈余，作人状，头目宛然。（《御览》九百五十九）

夏禹庙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叶。（《御览》九百七十）

灵帝光和七年（《五行志》作「中平元年」），陈留、济阴诸郡，西及成皋、阳武，城郭路边，草生作人状，操持矛弩，牛马万状备具（《五行志》注有「非但仿佛，类良熟然也」二句）。后关东义兵先起于宋、卫之郊，东郡太守桥瑁负众怙乱，陵蔑同盟，忿嫉同类，以殒厥命。陈留、济阴迎助，谓为离德，弃好即戎，吏民歼残。草[108]之异，岂不或信。（《续汉书·五行志》注，《御览》九百九十四）

中平中，怀陵上有雀万余，乱斗杀，头悬著树也。（《御览》九百二十二）

卷四十二

◎应

，字德连，劭弟之子。曹公辟为丞相掾，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有《集》五卷。

◇愁霖赋

听屯雷之恒音兮，闻左右之叹声。情惨愦而含欷兮，起披衣而游庭。三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幽而重关，苍曜隐而无形。云暧暧而周弛，雨而雾零。排房帐而北入，振盖服之沾衣。还空床而寝息，梦白日之余晖。惕中寤而不效兮，意凄忄戾而增悲。（《艺文类聚》二）

◇灵河赋

咨灵川之遐原兮，于仑昆之神丘。凌增城之阴隅兮，赖后土之潜流。衔积石之重险兮，披山麓而溢浮。蹶龙黄而南迈兮，纡鸿体而因流。涉津洛之阪泉兮（《艺文类聚》「洛」作「路」，「阪」作「峻」），播九道乎中州。汾Ｅ涌而腾骛兮，恒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阳侯怖而振惊。有汉中叶，金堤乂而瓠子倾。兴万乘而亲务，董群后而来营。下淇园之丰条，投玉璧而沈星。若夫长杉峻贾，茂栝芬，扶流灌列，映水荫防。隆条动而清风，白日显而曜殊光。（《水经·河水注》五，《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

龙艘白鲤，越艇蜀ぎ，溯游覆水，帆柁如林。（《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七，一百七十八）

◇正情赋

夫何媛女之殊丽兮，咨温惠而明哲。应灵和以挺质，体兰茂而琼洁。方往载其鲜双，曜来今而无列。发朝阳之鸿晖，流精睇而倾泄。既荣丽而冠时，援申女而比节。余心嘉夫淑美，愿结欢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跃乎若人。魂翩翩而夕游，甘同梦而交神。昼彷徨于路侧，宵耿耿而达晨。清风厉于玄序，凉飚逝于中唐。听云雁之翰鸣，察列宿之华。南星晃而电陨，偏雄肃而特飞。冀腾言以俯首，嗟激迅而难追。伤往禽之无隅，悼流光之不归。愍伏辰之方逝，哀吾愿之多违。步便旋以永思，情そ栗而伤悲。还幽室以假寐，固展转而不安。神眇眇以潜翔，恒存游乎所观。仰崇夏而长息，动哀响而余叹。气浮踊而云馆，肠一夕而九烦。（《艺文类聚》十八）

思在前为明镜，哀既往于替口。（《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撰征赋

奋皇佐之丰烈，将亲戎乎幽邻。飞龙旗以云曜，披广路而北巡。崇臀郁其嵯峨，华宇烂而舒光。ゼ云藻之雕饰，流辉采之浑黄。

辞曰：烈烈征师，寻遐庭兮。悠悠万里，临长城兮。周览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遗风声兮。（《艺文类聚》五十九）

◇西征赋

鸾衡东指，弭节蓬泽。（《水经》二十二《渠水注》）

◇西狩赋

伊炎汉之建安，飞龙跃乎天衢。皇宰弈而陶运，树匡翼而大摹。荡无妄之氛秽，扬威灵乎八区。开九土之旧迹，暨声教于海隅。时霜凄而淹野，寒风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川逝。草木纷而摇荡，鸷鸟别而高厉。既乃拣吉日，练嘉辰。清风矢戒，屏翳收尘。于是魏公乃乘雕辂，驷飞黄，拥箫钲，建九幢。按辔清途，飒沓风翔。属车曷，羽骑腾骧（二句从《北堂书钞》十四补）。于是围网周舍，雷鼓天震。千乘长罗，万表星陈。双翼伉旌，八校祖分。长燧电举，高烟蔽云。尔乃徒舆并兴，方轨连质。惊飚四骇，冲禽惊溢。骋兽塞野，飞鸟蔽日。尔乃赴玄谷，陵崇峦，俯掣奔猴，仰捷飞猿。云幕被于广野，京燎照乎平原。醴い充给，洪施普宣。（《艺文类聚》六十六）

◇驰射赋

于是阳春嘉日，讲肆馀暇，将逍遥于郊野，聊娱游于骋射。延宾鞠旅，星言夙驾。树应な路左，建丹旗于表路。群骏笼茸于衡首，咸皆腰与飞菟。陇修勒而容与，并轩翥而厉怒（二句据《御览》三百五十八补）。尔乃结翻侔，齐伦匹。良乐授马，孙膑调驷。筹克明，班次均壹。左揽繁弱，右接湛卫。控满流睇，应弦飞碎。动鼓震，噪声雷溃。重破累暴，流景倏忽。纷纭络驿，次授二八。放长骋（《御览》三百五十八作「门」），神足奔越。终节三驱，矢下虚发。进截飞鸟，顾摧月支。须纡六钓，口弯七规。观者并气息而倾竦，咸侧企而腾移。尔乃萦回盘厉，按节和旋。翩翩神厉，体若飞仙。弈弈も壮，既佶且闲。扬骊沛艾，蠖略相连。（《艺文类聚》六十八，《御览》三百五十八引两条）

节饰齐明。（《文选·赭白马赋》注）

◇校猎赋

乃命有司，巡士周寻。寻虞莱野，三扈表禽。北弥大陆，南厉黄涔。（《初学记》二十二两引）

◇神女赋

腾玄眸而我青阳，离朱唇而耀双辅。红颜晔而和妍，时调声以笑语。（《御览》三百八十一）

◇车渠碗赋

惟兹碗之珍玮，诞灵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琼露以润形。荫碧条以纳曜，翕朝霞而发荣。纷元黄以肜裔，晔豹变而龙华。象蜿虹之辅体，中含曜乎云波。若其众色鳞聚，卓度诡常。杂错，乍圆乍方。蔚术繁兴，散列成章。扬丹流缥，碧玉飞黄。华气承郎，内外齐光。（《艺文类聚》七十三）

◇竦迷迭赋

列中堂之严宇，跨阶序而骈罗。建茂茎以竦立，擢修干而成阿。烛白日之炎阴，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条以诞节，夕结秀而垂华。振纤枝之翠粲，动采叶之莓莓。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风以徘徊。（《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八十二）

◇杨柳赋

赴阳春之和节，植纤柳以承凉。摅丰节而广布，纷郁勃以敷阳。三春倏其奄过，景日赫其垂光。振鸿条而远寿，回云盖于中唐。（《艺文类聚》八十九）

◇鹦鹉赋

何翩翩之丽鸟，表众艳之殊色。被光耀之鲜羽，流玄黄之华饰。苞明哲之弘虑，从阴阳之消息。秋风厉而潜形，苍神发而动翼。（《艺文类聚》九十一）

◇ê骥赋

ê良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飞之神号兮，悲当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渐途兮，陟高冈之峻崖。惧仆夫之严策兮，载悚栗而奔驰。怀殊姿而困遇兮，愿远迹而自舒。思奋行而骧首兮，叩缰绁之纷。牵繁辔而增制兮，心忄畜结而纡。涉通逵而方举兮，迫舆仆之我拘。抱精诚而不兮，郁神足而不摅。思廿师翁于西土兮，望伯氏于东隅。愿浮轩于千里兮，曜华轭乎天衢。瞻前轨而促节兮，顾后乘而踟蹰。展心力于知己兮，甘迈远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时不遘乎良造。制衔辔于常御兮，安获骋于违遐道。（《艺文类聚》九十三）

◇表

长戟百万，胡马千群。（《御览》三百五十三）

◇报庞惠恭书

夫《萧艾》之歌，发于信宿，《子衿》之思，起于嗣音，况实三载，能不有怀。虽萱草树背，皋苏在侧，悒愤不逞，氏以增毒。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木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继。曾不枉咫尺之路，问蓬室之旧，过意赐书，辞不半纸，慰藉轻于缯缟，讥望重于丘山，是《角弓》之诗所以为刺也。值鹭羽于苑丘，骋骏足于株林，发明月之辉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观听，亡身命于知友者也。（《艺文类聚》二十二）

◇释宾

圣人不违时而遁迹，贤者不背俗而遗功。（《文选·七命》注）

九有威夷，始失其政。（《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注）

子犹不能腾云阁，攀天衢。（《文选·刘峻广绝交论》注）

◇文质论

盖皇穹肇载，阴阳初分，日月运其光，列宿曜其文，百谷丽于土，芳华茂于春。是以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穷神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万物是经。故否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官，有文有质。若乃陶唐建国，成周革命，九官咸，济济休令，火龙黼黻，靴于廊庙，兖冕旒，舄弈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参其政，是以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夫质者端一，玄静俭啬，潜化利用，承清泰，御平业，循轨量，守成法。至乎应天顺民，拨乱夷世，ゼ藻奋权，赫奕丕烈，纪禅协律，礼仪焕别，览坟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显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轻之裳，必将游玩于左右，振饰于宫房。岂争牢伪之势，金布之刚乎？且少言辞者，孟僖所以答郊劳也，寡智见者，庆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弃五典之文，暗礼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寻老氏之蔽，所谓循轨常趋，未能释连环之结也。且高帝龙飞丰、沛，虎据秦、楚，唯德是建，唯贤是与。陆、郦ゼ其文辩，良、平奋其权，萧何创其章律，叔孙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孝，韩、彭列其威武。明达天下者非一士之术，营宫庙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自高后乱德，损我宗刘，朱虚轸其虑，辟强释其忧，曲逆规其模，郦友诈其游。袭据北军，实赖其畴。冢嗣之不替，实四老之由也。夫谏则无议以陈，问则服汗沾濡，岂若陈平敏对，叔孙据书，言辨国典，辞定皇居，然后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艺文类聚》二十二）

◇奕势

盖棋奕之制，所由来尚矣。有像军戎战阵之纪，旌旗既列，权虑蜂起，络绎雨集，鱼鳞雁峙，奋维阐翼，固卫边鄙，寇动北叠，备在南尾（二语从《御览》补）。或饰遁为旋，卓轹列，羸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舍，两见擒灭，淮阴之谟，拔旗之势也。或匡设无常，寻变应危，寇动北垒，备在南麾，中棋既捷，四表自亏，亚夫之智，耿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云合星罗，侵逼郊场，师弱众寡，临据孤亡，披扫强御，广略土疆，昆阳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诱既战，见欺敌对，纷拿相救，不量进退，群聚俱陨，力行唐突，目恚愤，覆局崩溃，项将之咎，楚怀之悖也。时或失谬，收奔摄北，还自保固，完聚补塞，见可而进，先负后克，燕昭之贤，齐项之德也。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算虑不详，苟贪少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项羽之失，吴王之尤也。持棋相守，莫敢先动，由楚、汉之兵，相拒索、巩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三）

◇黄香

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建初中，除郎中。元和中，拜尚书郎。永元中，进左丞，累迁尚书令。延光初，出为魏郡太守，后坐事免。有《集》二卷。

◇九宫赋

伊黄灵之典度，存乎文昌之会宫。翳华盖之葳蕤，依上帝以隆崇。握璇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布政，总四七而持纲。和日月之光曜，均节度以运行。序列宿之焕烂，咸垂景以煌煌。历天阴之晦暗，阳玉石以炳明。镜大道之浩广，氵幼沈漭以扎央。眄旭历而锐锒，廓尻罕以阅阆。即蹴缩以数需，坎延援以氵首杨。胃骝匈以差羸，磋累皓皓以骏乐。银拂律以顺游，径闺闼（《艺文类聚》作「阊阖」）而出玉房。谒五岳而朝六宗，对祝融而督勾芒。荡翊翊而敝降，聊优游以尚阳。跖昆仑而蹈碣石，跪底柱而跨大行。肘熊耳而据桐柏，介礻冢而持外方。浣彭蠡而洗北海，淬五湖而漱华池。纷白沙而定容，卷南越以腾历。连明月以为悬，剥骇鸡以为钗。绕绩组而摄云郁，垂独玺而服离。戴山集岌而带缭绕，曳陶匏以委蛇。乘根车而驾神马，骖复而侠穷奇。使织女参乘，王良为之御。三台执兵而奉引，轩辕乘巨虚而先驱。招摇丰隆，骑师子而侠毂，各先后以为云车。左青龙而右觜Δ，前七星而腾蛇。征太一而聚群神，趣荧惑而叱太白。东井辍而播洒，彗勃佛仿以捎击。四徼尘于干道，绝引者而惊毕。蚩尤之伦玢而要班懒，垂金干而扌建雄戟。操巨灬之敫弩，齐佩机而鸣廓。狼狼彀张而外飨，枉矢持芒以乍。迅冲风而突飞电，振云容岫而土崆山。あ狡猾而蹴践，冂走札揭而獠桔梗。栎略く而突列，蛸桥律屈而却梁。党巷溏而触螟蜓，扌失辟历而扑雷公。标撇缺而拂勃决，奋云旗而椎鸿钟。声淳沦以纯仑，四海澹而礻石地梁。碎太山而刺嵩，吸江河而嘬九江。登焦之台，窥天门而闪帝宫。享嘉命而延寿，乐斯宫之无穷。（《古文苑》，《艺文类聚》七十八）

◇让东郡太守疏

臣江淮孤贱，愚蒙小生，经学行能，无可算录。遭值太平，先人余福，得以弱冠特蒙征用，连阶累任，遂极台阁。讫无纤介称，报恩效死，诚不意悟，卒被非望，显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闻量能授官，则职无废事；因劳施爵，则贤愚得宜。臣香小丑，少为诸生，典郡从政，固非所堪，诚恐蒙顽，孤忝圣恩。又惟机密端首，至为尊要，复非臣香所当久奉。承诏惊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刚，适可驱使。愿乞余恩，留备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以毕臣香蝼蚁小志，诚瞑目至愿，土灰极荣。（《后汉·黄香传》）

◇留为尚书令上疏

以锥刀小用，蒙见宿留。（《文选·曹植求通亲亲表》注引《东观汉记》）

◇乐承王苌罪议

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故王太子生，为立贤师傅以训导之，是以目不见恶，耳不闻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终。苌少长藩国，内无过庭之训，外无师傅之道，血气方刚，卒受荣爵，几微生过，遂陷不义。臣闻《周官》议亲，蠢愚见赦。苌不杀无辜，以谴呵为非，无赫赫大恶，可裁削夺损其租赋，令得改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新，革心向道。（《后汉·乐成王党传》注引《袁宏纪》「尚书侍郎冷宏议」云云。又引《黄香集》，「香与宏共奏，此香之辞也」。）

◇天子冠颂

惟永元之盛代，圣皇德之茂纯，躬之至孝，崇敬顺以奉天。以三载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将加玄冕，简甲子之元辰。厥日王于太，厥时叶于百神。皇舆幸夫金根，六玄虬之连蜷，建螭龙以为，鸣节路之和銮。既臻庙以成礼，乃回轸而反宫，正朝服以享燕，撞大蔟之庭钟。祚蕃屏而鼎辅，暨夷蛮之君王，咸进酌于金，献万寿之玉觞。（《通典》五十六，《初学记》十四，《御览》五百四十）

◇屏风铭

古典务农，刻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修身。（《书钞》一百三十二，《御览》五百九十七）

◎黄琼

琼，字世英，香子。初以父任除太子舍人，不就。后五府俱辟，不应。永建中，征拜议郎，迁尚书仆射，进尚书令，出为魏郡太守。建和初，迁太常。元嘉初，代胡广为司空，免。复为太仆。永兴初，代吴雄为司徒，寻代胡广为太尉。延熹初，坐忤梁冀免。复为大司农。冀诛，复为太尉，封亢阝乡侯，免。复为司空，免。七年卒，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

◇四灾异上疏荐黄错任棠

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注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后汉·黄琼传》）

◇因大旱复上疏

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此政化，使陈得失。又办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后汉·黄琼传》）

◇上疏请行籍田礼

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迨遑，《书》姜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阕，而祈谷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戴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伏愿陛下率群后，冕旒三推，则和泽滂流，苍生有赖。（《后汉·黄琼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又《御览》五百三十二引《汉名臣奏》，又五百三十七）

◇疾笃上疏

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袁宏《纪》作「则以忠贤为助」）。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剑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冠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维陵弛，民鬼惨怆，赖皇乾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众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忘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夭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尚书令尹勋等（已上六字，从袁宏《纪》补），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袁宏《纪》作「叩心」）。伤陛下失赏于见诬，亏爵于奸臣（二语从袁宏《纪》补）。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阿党」二字从袁宏《纪》补），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欤？陛下年在方刚，圣虑未衰，愿还既误之封，折后族之势。夫怀宝者须世，抱璞者待时，陛下诚能行臣所陈，则怀宝抱璞之徒，特将竭力致身，以趋圣世（以上五十七字从袁宏《纪》补）。臣至顽驽，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后汉·黄琼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二，有删节，亦有多出语。）

◇上言举吏宜覆试

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核实虚滥，不宜改革。（《后汉·黄琼传》）

◇封梁冀议

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锡以山川，开地七百，郊祀天地，行天子礼。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袁宏《后汉纪》二十一，又《后汉·黄琼传》少五语）

◎黄琬

琬，字子琰，琼孙。永兴初，以公孙拜童子郎不就。后为五官中郎将。党事起，禁锢几十年。光和末，征拜议郎，擢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历少府太仆，出为豫州牧，封关内侯。董卓秉政，征拜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免。后为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王允谋诛卓，卓将李亻等破长安，被收，死狱中。

◇奏论樊棱许相

太尉樊棱，司徒许相，皆窃位怀禄，苟进无耻，终无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罢遣，以清治路。军费虽急，礼义廉耻国之大本也，苟非其选，飞隼在墉，为国生事，此犹负石救弱，不可不察。（袁宏《後汉纪》二十七，初平三年。又见《北堂书钞》影宋本二百六十引张方《楚国先贤传》）

◇驳迁都长安议

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后汉·黄琬传》）

卷四十三

◎傅毅

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建初中，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秘书。车骑将军马防请为军司马。及马氏败，坐免。永元初，车骑将军窦宪请为记室。宪迁大将军，以为司马。有《集》五卷。

◇洛都赋

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弭乱。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挥电旗于四野，拂宇宙之残难。受皇号于高邑，修兹都之城馆。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叹息起氛雾，奋袂生风雨。览正殿之体制，承日月之皓精。骋流星于突陋，追归雁于轩令。带螭龙之疏镂，垂菡萏之敷荣。顾濯龙之台观，望永安之园薮。氵亭清沼以泛舟，浮翠虬与玄武。桑宫茧馆，区制有规。后帅九嫔，躬敕工女。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其后则有长冈芒阜，属以首山，通谷及岢，石濑寒泉。于是乘兴鸣和，按节发轫，列翠盖，方龙。被五路之时副，揽三辰之旗ㄧ。傅说作仆，羲和奉时。千乘雷骇，万骑星铺。络绎相属，挥沫扬镳。群仙列于中庭，发鱼龙之巨伟，羡门拊鼓，操麾。讲武农隙，校猎因田。弋高冥之独鹄，连轩翥之双（二语从《文选·陆机〈齐讴行〉》注补。）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兽。跨乘黄，射游麋。弦不虚控，目不徒希。解腋分心，应箭殪夷。然后弭节容与，渌水之滨，垂芳饵于清流，出漩濑之潜鳞。（《艺文类聚》六十一，又《初学记》二十四引三条）

◇反都赋

因龙门以化，开伊阙以达聪。（《水经·伊水注》）

◇舞赋（并序）

楚襄王既游云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将置酒宴饮，谓宋玉曰：「寡人欲觞群，何以娱之？」玉曰：「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噫，可以进乎！」王曰：「如其《郑》何？」玉曰：「小大殊用，《郑》《雅》异宜。弛张之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何皎皎之闲夜兮，明月烂以施光。朱火晔其延起兮，耀华屋而喜洞房。黼帐祛而结组兮，铺首炳以煌。陈茵席而设坐兮，溢金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简隋跳肖，般纷兮。渊塞沈荡，改恒常兮。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句服极丽，句俞致态。貌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弟而横波。珠翠的砾照耀兮，华飞髟肖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阳，亢音高歌，为乐之方。歌曰：摅予意以弘观兮，绎精灵之所束。弛紧急之弦张兮，慢末事之曲。舒恢炱之广度兮，阔细体之荷缛。嘉《关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启泰贞之否隔兮，超遗物而度俗。扬激征，骋清角，赞舞操，奏均曲。形态和，神意协，从容得，志不劫。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神意协，从容得，志不劫。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扌葛合并。扁票燕居，拉扌沓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姿绝伦之妙态，怀悫素之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喟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观者增叹，诸工莫当。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轶态横出，瑰姿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摘齐行列，经营切亻疑。彷佛神动，回翔竦峙。击不致荚，蹈不顿趾。翼尔悠往，暗复辍已。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纡形赴远，亏似摧折。纤蛾飞，纷若绝。超逾鸟集，纵弛ｐ殁。委蛇冉袅，云转飘袅。体如游龙，神如素。黎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微笑，退复次列。观者称丽，莫不怡悦。于是欢洽宴夜，命遗诸客。扰襄就驾，仆夫正策。车骑并狎，あだ逼迫。良骏逸足，跄捍陵越。龙骧横举，扬镳飞沫。马材不同，各相倾夺。或有逾埃赴辙，霆骇电灭，地远群，暗跳独绝。或有宛足郁怒，般桓不发，后往先至，遂为逐末。或有矜容爰仪，洋洋习习，迟速承意，控御缓急。车音若雷，骛骤相及，骆漠而归，云散城邑。天王燕胥，乐而不。娱神遗老，永年之术。优哉游哉，聊以永日。（《文选》，《艺文类聚》四十三，《初学记》十五，《古文苑》以为宋玉作）

◇雅琴赋

历嵩岑而将降，睹鸿梧于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对修条以特处。蹈通涯而将图，游兹梧之所宜。盖雅琴之丽朴，乃升伐其孙枝。命离娄使布绳，施公输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农之初制。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郁滞。（《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案：乔世宁、汪士贤等以此赋入《蔡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误也）

绝激哇之淫。（《文选·东京赋》注）

时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文选·琴赋》注）

明仁义以厉己，故永御而密亲。（《文选·琴赋》注）

◇扇赋

背和暖于青春，践朱夏之赫戏。摇轻Ψ以致凉，爰自尊以暨卑。织竹廓素，或规或矩。（《书钞》一百三十四）

◇与荆文姜书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文选·曹植求自试表》注）

◇七激

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于是玄通子闻而往属曰：「仆闻君子当世而光迹，因时以舒志，必将铭勒功勋，悬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体，当年陆沈，变度易趣，违拂雅心。挟六经之指，守偏塞之术，意亦有所蔽与？何图身之谬也？仆将为公子论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综道德之弥奥，岂欲闻之乎？」公子曰：「仆虽不敏，固愿闻之。」

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于遐荒。阳春后荣，涉秋先雕。晨飙飞砾，孙禽相求。积雪氵我々，中夏不流。于是乃使夫游官失势，穷摈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穷林薄，历隐深，三秋乃获，断之高岑，梓匠摹度，拟以斧斤。然后背洞壑，临绝溪，听迅波，望层崖。太师奏操，荣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采芳苓，哀不惨伤，乐不流声。弹羽跃水，叩角奋荣。沈微玄穆，感物悟灵。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强起而听之乎？」

玄通子曰：「单极滋味，嘉旨之膳。刍豢常珍，庶羞异馔。凫鸿之羹，粉粱之饭（《书钞》一百四十四引两条）。涔养之鱼，会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散如绝谷，积如委红。芳甘百品，并仰累重。异珍殊味，厥和不同（《书钞》一百四十二）。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出于丽阴，下生芷隰，上托桂林。甘露润其叶，醴泉渐其根。脆不抗齿，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离坼。可以解烦，ぉ悦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

玄通子曰：「骥之乘，龙骧超摅，腾虚鸟踊，莫能执御。于是乃使王良理辔，操以术教，践路促节，机登飙驱。前不可先，后不可追。逾埃绝影，倏忽若飞。日不转曜，穷远旋归。此盖天下之骏马，子能强起而乘之乎？」

玄通子曰：「三时既逝，季冬暮岁，玄冥终统，庶卉零悴。王在灵囿，讲戎简旅。于是驷骥，乘轻轩，麾旄旗，鸣八鸾。陈众车于广隰，散列骑乎平原。属罘网以弥野，连罗以营山。部曲周匝，风动云旋。合围促阵，禽兽骇殚。仆不暇起，穷不及旋。击不待刃，骨解肉离，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羽毛翳日。于是下兰皋，临流泉，观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鲜。此天下之至娱也，子能强起而观之乎？」

玄通子曰：「当馆侈饰，洞房华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绿。曾台百仞，临望博见，俯视云雾，骋目穷观。园薮平夷，沼池漫衍。禽兽群交，芳草华蔓。于是宾友所欢，近览从容，詹公沈饵，蒲且飞红。纶不虚出，矢不徒降，投钩必获，控弦加双。俯尽深潜，仰殚轻翼。日移怠倦，然后宴息。列觞酌醴，妖靡侍侧。被华文，曳绫，弭随珠，佩琚玉。红颜呈素，峨眉不画，唇不旋朱，发不加泽。升龙舟，浮华池。纡帷翳而永望，镜形影于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汉女之神游。笑比目之双跃，乐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欢也，子能强起而与之游乎？」

玄通子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蒙。达羲、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兴曰：「至乎，主得圣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请诵斯语，仰子法度。」（《艺文类聚》五十七）

迎归云，溯游风。（《文选·思玄赋》注，潘岳《怀旧赋》注，潘正叔《迎大驾诗》注）

无物可乐，顾望怀愁。（《文选·洛神赋》注）

暗君逐臣，顽父放子。（《文选·陆机君子行》注）

排挫礼学，讥谴世伪。（《文选·鵩鹖赋》注）

◇显宗颂（并上表）

体天统物，济宁兆民。（《文选·曹植责躬诗》注引傅毅《上明帝颂表》）

荡荡川渎，既澜且清。（《文选·张华励志诗》注引傅毅《显宗颂》）

（案《后汉·傅毅传》：「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

◇窦将军北征颂

逮汉祖之龙兴，荷天符而用师。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围。何獯鬻之桀虐，自弛放而不羁？哀昏戾之习性，阻广汉之荒垂。命窦侯之征讨，蹑卫、霍之遗风。奉圣皇之明策，奋无前之严锋。采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于禹迹，奉旗鼓而来旋。圣上嘉而褒宠，典禁旅之戎兵。内雍容以诟谟，外折冲于无形。惟倜傥以弘远，委精虑于朝廷。（《艺文类聚》五十九）

◇西征颂

愠昆夷之匪协，咸矫口于戎事。干戈动而后戢，天将祚而隆化。（《御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百五十一）

◇扇铭

翩翩素圆，清风载扬。君子玉体，赖以宁康。冬则龙潜，夏则凤举。知进能退，随时出处。（《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明帝诔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郭鸿绩，遐方是怀。明明肃肃，四国顺威，赫赫盛汉，功德巍巍。躬履圣德，以临万国，仁风弘惠，云布雨集。武伏蚩尤，文腾孔、墨，下制九州，上系皇极。丰美中世，垂华亿载，冠尧佩舜，践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继备，七经宣，孔业淑著。明德慎罚，尊上师傅，薄刑厚赏，惠慈仁恕。明并日月，无有偏照，譬如北辰，与天同曜。发号施令，万国震惧，庠序设陈，礼乐宣布。璇玑所建，靡不奄有，贡篚纳赋，如归父母。正朔永昌，冠带儋耳，四方共贯，八极同轨。（《艺文类聚》十二）

◇北海王诔

永平六年，北海静王薨。于是境内市不交易，涂无征旅，农不修亩，室无女工。感伤惨怛，若丧厥亲，俯哭后士，仰诉皇。于是群英列俊，静思勒铭，惟王勋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实，光曜其声，终始之际，千斯为荣。乃祚诔曰：

览视昔初，若论往代。有国有家，篇籍攸载。贵鲜不骄，满罔不溢。莫能履道，声色已卒。惟王建国，作此蕃弼。抚绥方域，承翼京室。对扬休嘉，光昭其则。温恭朝夕，敦循伊德。（《艺文类聚》四十五作「傅龙」，误。《古文苑》作「傅毅」）

◎刘广世

广世，爵里未详。（案：傅玄《七谟序》，刘广世在傅毅后，崔ゑ前，知是章和时人。）

◇七兴

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骏驵之马，忄畜不征路。其荷衡也，曜似惊禽；其即行也，若游鹰。飙骇风逝，电发波腾，影不及形，尘不暇兴。」（《艺文类聚》五十七，《文选·七命》注）

◇季南碑

栖景曜于衡门。（《文选·谢希逸宣贵妃诔》注）

◎张霸

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师事樊倏，举孝廉，为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拜会稽太守，以病自免。后征，四迁为侍中。卒年七十，翟与门人议谥曰宪文。一曰谥文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敕诸子

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齿发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后汉·张霸传》）

◎殷彤

彤，元和初，为待诏，候钟律。

◇上言类崇子宣

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续汉·律历志上》。又《宋书·历志一》，「崇」作「嵩」。）

◎孟云

云，元和初，为武威太守。

◇上言与北虏互市

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后汉·南匈奴传》）

◇上言宜还北虏生口

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钞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尉安其意。（《后汉·南匈奴传》。又见《袁安传》，有删节。）

◎贾宗

宗，元和中，为长水校尉。

◇因灾旱上言

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后汉·陈宠传》，又《通典》一百六十六）

◎张林

林，元和中，为真定令，以窦宪荐擢拜尚书。

◇上言宜均输

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货，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后汉·朱晖传》）

◎何敞

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人。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永元初，以高等第拜侍御史，迁尚书，出为济南王太傅，迁汝南太守，免。复征，三迁至五官中郎将，元兴初免。

◇族斩龚寿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常律杀人，不至族。然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灵，以助阴教。（《搜神记》：「敞为交刺史，行部，宿苍梧鹄奔亭。有女鬼自称苏娥，前年以财色为亭长龚寿所枉杀，及其婢俱埋寿楼下。敞捕寿考实，并父母兄弟系狱，上表。」）

◇上封事言诸窦

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见往事，国之危乱，家之将凶，皆有所由，较然易知。昔郑武公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窦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悦喜。今逾年无几，大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己受吉甫α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然臧获之谋，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犹不免于严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复以愚陋，旬年之间，历显位，备机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虽知言必夷灭，而冒死自尽者，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驸马都尉瑰，虽在弱冠，有不隐之中，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袁宏《纪》作「诚不忍目见祸至，故敢书写肝胆，舒度愚情。驸马都尉瑰，忠孝爱主，最自修整。闻瑰比自申陈，愿损抑家权，退身避贤，宜顺其意，斯诚宗庙之至计，窦氏之大福也」。《后汉·何敞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有删节。）

◇上疏谏为窦笃窦景起邸第

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辱还忿，舍而不诛。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而猥复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臣虽斗筲之人，诚窃怀怪，以为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人之困。（《后汉·何敞传》）

◇理郅寿疏

臣闻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别，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贼伤和气，忤逆阴阳。臣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塞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后汉·郅恽附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二）

◇上疏谏济南王康

盖闻诸侯之义，以制节谨度为忠，然后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齐，九合之功，而孔子讥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礼也。今大王以骨肉之亲，享蕃国之尊，当率先天下，以为化首，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今国家制度，王侯车马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宫婢闭隔，失其天性，感乱和气。又多起内第，触以巨万，而功犹未半。夫文繁者质荒，木胜者人亡，经传所载，皆非所以奉礼承上，传福无穷者也。且君国者，以道德仁义为营，岂饰宫室充实厩马为尊哉！楚作章华以凶，吴兴姑苏而灭，景公千驷，民无称焉，其效也。如大王数游诸第，出入无节，或涉晨夜，又非所以远防未然，临深履薄，垂示后嗣之法也。愿大王修恭俭，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礼率下，省奴婢之口，减乘马之数，斥私田之富，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则敞乃敢安心自保。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至言逆于耳而便于行，惟大王深察愚言。（袁宏《后汉纪》十四，又见《后汉·济南王康传》）

◇奏记宋由

敞闻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历观世主时臣，无不各欲为化，垂之无穷，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视事，出入再期，宜当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礼》，一谷不升，则损服彻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尚赉过度，但闻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黎庶悦豫，上天聪明，必有立应。使百姓歌诵，史官纪德，岂但子文逃禄、公仪退食之比哉！（《后汉·何敞传》）

◇又说宋由

刘宗室肺腑，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卫，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迹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昔陈平生于征战之世，犹知宰相之分，云「外镇四夷，内抚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惟明公运独见之明，昭然勿疑，敞不胜所见，请独奏案。（《后汉·何敞传》）

◎任尚

尚，章和末，为邓训护羌府长史。永元中，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请为司马，迁戊己校尉，代班超为西域都护，坐罪免。起为乌桓校尉。永初初，为征西校尉，封乐亭侯。元初初，为中郎将，坐断盗军粮征诣廷尉，弃市。

◇与班超书

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袁宏《后汉纪》十四，「永元十三年，以校尉任尚代超。尚与超书。」）

卷四十四

◎崔る

る，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莽建新大尹篆孙。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和帝初，车骑将军窦宪辟为府掾，进主簿。察高第，出为长岑长，不之官而归。有《集》十卷。

◇大将军西征赋（并序）

主簿る言：愚闻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诗，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

于是袭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远踪，陟陇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翼如游风，羽毛纷其覆云，金光皓以夺日，武鼓铿而雷震。（《艺文类聚》五十九）

◇反都赋（并序）

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士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武龙兴，奋旅西驱。虏赤眉，计高胡，斩铜马，破骨都。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帝受命，将昭其烈。潜龙初九，真人乃发。上贯紫宫，徘徊天阙。握狼狐，蹈参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艺文类聚》六十一）

◇大将军临洛观赋

滨曲洛而立观，营高壤而作庐。处崇显以闲敞，超绝邻而特居。列阿阁以环匝，表高台而起楼。步辇道以周流，临轩槛以观鱼。于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杨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阳，中曜内光。弛衔纵策，逸如奔。（《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二十）

◇武赋

假皇天兮简帝心。（《文选·赭白马赋》注，又《褚渊碑》注）

◇章帝谥议

臣闻号者功之表，谥者行之迹，据德录功，各当其实。《孝经》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虞书》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纲纪四方。」又曰：「倬彼云双，为章于天。」喻文王圣德有金玉之质，犹云汉之在天也。举表折义，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臣愚以为宜上尊号曰章。（《御览》五百六十二）

◇奏记窦宪

珥笔持牍，拜谒曹下。（《文选·潘岳为贾长渊赠陆机诗》注）

◇与窦宪笺

主簿崔ゑ言：今旦汉阳太守棱率吏率数十人，皆臂鹰牵狗，陈于道侧，云欲上幕府。ゑ闻传曰：禽兽之皮，不足以备器用，其肉不可以将献养，则公不举焉。礼，公侯非兕靡射。且以服猛，为民除害，因以登临器械也。故晋唐叔射兕于徒林，以为大甲。夫鹰犬所获，不过雉兔，而有历险阻之难，斯乃细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为要资也。驷幸得充下馆，序在众贤后乘，是以竭其卟卷卟卷，敢进一言。（《后汉·崔ゑ传》，又《御览》九百二十六引《后汉书》）

君侯以野幕为府，前世封青故事也。（《韦钞》一百三十二）

将军穷绝天阻，万里长途。（《书钞》一百一十四）

◇献书诫窦宪（《艺文类聚》题作「与窦宪书」）

ゑ闻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未信而纳忠者，谤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区区，愤盈而不能已也。窃见足下体淳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之风。る幸得充下馆，列后陈，是以竭其拳拳，敢进一言。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己复礼，终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阳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累，建天枢，执斗柄。其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何也？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丰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国，垂祉于今。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愈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于。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后汉·崔る传》，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达旨

往者扬雄设言，客有难玄之尚白，应以战国之士，若范、蔡、邹衍，乘衅相倾，诳曜诸侯，以干浊世之宠。或人亦有睹我之澹泊，故比方昔问以难余。余略依前训以报焉。（《艺文类聚》二十五）

或说己曰：「《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而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爰登其质。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乾，穷至赜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黩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直，抱景特立，与士不群。盖高树靡阴，独木不林，随时之宜，道贵从凡。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忄享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选利器于良材，求镆铘以明智。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犹逸禽之赴深林，虻蚋之趣大沛，胡为嘿嘿而久沈带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阴阳始分，天地初制，皇纲云绪，帝纪乃设，传序历数，三代兴灭。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淳朴散离，人物错乖。高辛攸降，厥趣各违。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故土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诟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若夫纷纟农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垫之厄，主有畴咨之忧，条垂ぱ蔓，上下相求。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乎贤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时也。昔尧含而皋陶谟，高祖叹而子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结不解而陈平权。及其策合道从，克乱弭冲，乃将镂玄圭，册显功，铭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钟。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人溺不拯，而非仁也。当其无事，则躐缨整襟，规矩其步。德让不修，则非忠也。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今圣上之育斯民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和乐，人人有以自优。戚械藏而俎豆布，六布陈而九刑厝。济慈兆庶，出于平易之路。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夫广厦成而茂木畅，远求存而良马絷，阴事终而水宿藏，场功毕而大火入。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攸攸罔极，亦各有得。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藏，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圭而秉柱国；复静以礼，则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炫鬻，县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翟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论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曹刿举节于柯盟，卞严克捷于强御；范蠡错势于会稽，伍员树功于柏举；鲁连辩言以退燕，包胥单辞而存楚；唐县华颠以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原衮见廉于壶飧，宣孟收德于束脯；吴札结信于丘木，展季效贞于门女；颜回明仁于度谷，和婴显义于赵武。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后汉・崔ゐ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五）

◇博徒论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骈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御览》三百八十二）

紫唇素齿，雪白玉晖。（《御览》三百六十八）

燕霍羊残，炙雁煮凫。（《书钞》一百四十二，《文选・七命》注，又《御览》八百六十一）鸡寒狗热，（《书钞》一百四十五作「寒鸡热狗」）重案满俎。（《书钞》一百四十二）

适逢长吏，膏卫东显，抚绥下车，但到酒鲈烂覃。（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阳之盐。（《书钞》一百四十六）

◇明帝颂

帝乃负，执胄覆圭，运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艺文类聚》七十三）

◇四巡颂（并上表）

臣闻阳气发而庚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动音声，敢献颂云。

◇西巡颂

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东。志曰：「君举书。」是故工歌其《诗》，史立《春秋》，若夫声管不发，《雅》《颂》罔记。（《御览》五百三十七）

惟秋稼既登，上将省敛，平秩西成，巡畿于西郊。因斯万物，凝德绥俗，昔既春游，今乃秋豫。（《初学记》十三）

◇南巡颂

建初九年，秋谷始登，犹期加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御览》五百三十七）

惟林蒸之鸿德，允天覆而无遗，壮云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初学记》十三）

◇东巡颂

伊汉中兴三叶，於皇维烈。允迪厥伦，缵王命，彻汉勋，矩坤度以范物，规乾则以陶钧。于是考上帝以质中，总列宿于北辰。开太微，敞紫庭，延儒林，以咨询岱岳之事。于是典司耆，载华抱实，尔而造曰：「盛乎大汉，既重雍而袭熙，世增其德。唯斯岳礼，久而不修。此神人之所庆幸，海内之所想思。颂有乔山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时迈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仆，训六驺，闲路马，戒师徒。于是乘舆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建翠霓之旌旄。三军霆激，羽骑火烈，天动雷震，隐隐辚辚。躬东作之上务，始八正于南行，哀胡之元老，赏孝行之农。（《初学记》十三引两条，《艺文类聚》三十九，《御览》三百四十，又五百三十七）

◇北巡颂

元和二年正月，上既毕郊祀之事，乃东巡出于河内，纳青、兖之郊。回冀州，礼北岳，登中山，天帝观神农，将省阳谷，相天功。巡东作，圣泽流浃，黎元被德，嘉瑞并集，乃作颂。（《初学记》十三，《御览》五百三十七）

洁享祈，歆尝百神。爰始赋政，授务于人。（《初学记》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雍容清庙，谧尔无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驰。（《初学记》十三）

◇四皓墟颂

驷马高盖，其忧方大。（《书钞》一百三十二）

◇北征颂

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扬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御览》三百四十一）

◇杖颂

植根ぼ于湘浦，承雷夏之洪泽，寓流云而诒我，合天生乎裁剥。用以为杖，饰以犀角，玉母扶持，永保百福，寿如西老，子孙千亿。（《书钞》一百三十一）

◇七依

客曰：乃导玄山之梁，不周之稻，万[B223]凿百陶，精细如蚁，砻以，砥以柔韦。雍人调膳，展选百味。驾夫遗风之乘，游骐之，适靡四海，才鹿珍□□。洞庭之鲋，灌水之鳐。丹山凤卵，粤泽龙胎。炊以□或之薪，□□□□□□。滋以阳扑之姜，蔌以寿木之华。鹾以大夏之盐，酢以越裳之梅。□中鼋□，膳史信羹，甘酸得适，齐和有方。木酪昌菹，鬯酒苏浆。成汤不及见，桓公所未尝。（《艺文类聚》五十七，《书钞》一百四十二引七条，一百四十四引三条）

夏屋。（《文选·鲁灵光殿赋》注）

反宇垂阿，洞门金铺。丹柱雕楹，飞阁层楼。于是置酒乎宴游之堂，张乐乎长娱之台。酒酣乐中，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纷屑屑以暧暧，昭灼烁而复明。当此之时，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乐之至盘也，公子岂能兴乎？（《艺文类聚》五十七）

客曰：彭蠡之鸟，万万而群；荆山之兽，亿亿而屯。云合风散，隐隐震震。乃命长狄使驱兽，夷羿作虞人。服飞兔之中乘，骋华是之骖轮，跖虚腾云，乘风度津。腾句喙以追飞，骋韩卢以逐奔。弓弹交错，把弧控弦。弯繁弱，鼓千钧。死兽藉藉，聚如山。选取上鲜，献之庖人。（《艺文类聚》五十七）

爰有洞庭之椅桐，依峻岸而旁生。（《初学记》二十八）

弦以山柘之丝，饰以和氏之璧。（《书钞》一百九）

升龙于天者，云也。（《文选·七启》注）

霈若膏雨之润良苗。（《文选·王粲从军诗》注）

る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道破。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辩有余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

◇太尉箴

天官冢宰，庶寮之率。师锡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极，爰平国域。制军诘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绥，群公咸治。干戈载戢，宿缠其纪。上之云据，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攵我帝载。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咏甘棠。昆夷隆夏，伊挚盛商。季世颇僻，礼用不匡。无曰我强，莫余敢丧。无曰我大，轻战好杀。纣师百万，卒以不艾。宰臣司马，敢告在际。（《艺文类聚》四十六，《初学记》十一，《古文苑》）

◇司徒箴

天鉴在下，仁德是兴。乃立司徒，乱兹黎蒸。芒芒庶域，率士祁祁。人具尔瞻，四方是维。乾乾夕惕，靡怠靡违。恪恭尔职，以勤王机。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啬民用章，黔是富。无曰余悖，忘于尔辅。无曰余圣，以忽执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绩不怡，疚于尔禄。丰有折肱，而鼎覆其饣束。《书》歌股肱，《诗》刺南山。尹氏不堪，国度斯愆。徒臣司众，敢告执藩。（《艺文类聚》四十七，《初学记》十一）

◇司空箴

普彼坤灵，侔天作则。分制五服，画为万国。乃立地官，空惟是职。茫茫九州，都鄙盈区。纲以群牧，缀以方侯。列列隽又，翼翼王臣。臣当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赋以均。昔在季叶，班禄遗贤。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力斯人，匪政斯敕。流货市宠，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荒，孰不倾覆。空臣斯土，敢告在侧。（《初学记》十一。案：《艺文类聚》四十七，以为扬雄作。）

◇尚书箴

龙作纳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实司喉吻。赫赫禁台，万邦所庭。无曰我平，而慢尔衡。无曰我审，而怠尔明。四岳阿鲧，绩用不成。虞登八凯，五教聿清。举以无私，乃忝服荣。正直是与，伊道之经。先人匪懈，永世流声。君子下问，敢告侍庭。（《古文苑》。案：《初学记》十一以为繁钦作。）

◇太常箴

翼翼太常，实为宗伯。穆穆灵，寝庙奕奕。称秩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报。不矫不诬，庶无罪悔。昔在成汤，葛为不吊。弃礼慢祖，夔子不祀。楚师是虏，鲁人跻僖。臧文不悟，文隳太室。醒纳郜赂，灾降二宫。用诰不祧，故圣人在位。无曰我贵，慢行繁祭。无曰我材，轻身恃筮。东邻之牺牛，不如西邻之麦鱼。秦殽望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隐毙钟巫。常臣司宗，敢告执事。（《初学记》十二。案《艺文类聚》四十九以为扬雄。《古文苑》作崔ゑ，注云：「一作扬雄。」）

◇大理箴

邈矣皋陶，翊唐作士。设为犴狴，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渊之清。三槐九棘，以贤以德。罪人斯殛，凶族斯迸。熙帝载，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圣人。子罕礼刑，卫人释艰。释之其忠，勋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国广门。哉邈矣，旧训不遵。主慢臣骄，虐用其民。赏以崇欲，刑以肆忿。纣作炮烙，周人灭殷。商用淫刑，汤誓其军。卫鞅酷烈，卒殒于秦。不疑知害，祸不及身。嗟兹大理，慎于尔官。赏不可不思，断不可不虔。或有忠而害，或有孝而见残。吴忱伍胥，殷剖比干。莫遂尔情，是截是刑。无遂尔志，以速以亟。天鉴在颜，无细不录。福善祸恶，其效甚速。理臣司律，敢告执狱。（《初学记》十二，引汉崔德正《大理箴》，未详德正为谁。《古文苑》作崔ゑ，今据之。）

◇河南尹箴

茫茫天区，画冀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营。爰作卿士，以尹皇州。风化攸兴，万国承流。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郏辱阝，以处鹑墟。诸夏劲强，是从是横。彻我墙屋，而师尹不匡。霸夺其权，宗器以分。图籍迁齐，九鼎入秦。（《艺文类聚》六。又《御览》二百五十二作扬雄，误。西汉无河南尹。）

◇酒箴

丰侯沈酒，荷罂负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御览》七百六十二。案：《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作「崔《酒箴》」，与此小异）

◇车左铭

虞、夏作车，取象机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阳。正位受绥，车不内顾。尘不出轨，鸾以节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元览于道，永思厥中。（《艺文类聚》七十一，《文选·张衡东京赋》注，《御览》七百七十三）

◇车右铭

择御卜右，采德用良。询纳耆老，于我是匡。惟贤是师，惟道是式。箴阙旅贲，内顾自敕。匪望其度，匪愆其则。越戒敦俭，礼以华国。（《艺文类聚》七十一，《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七十三）

◇车后铭

敬其在路，体貌斯恭。望衡顾毂，允慎兹容。无或好失，匪盘于游。顾省厥遗，虎尾斯求。昭德塞违，抑盈以无。虽有三晋，咸然若虚。（《艺文类聚》七十一，《御览》七百七十四）

◇仲山父鼎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有福。足胜其任，公饣束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艺文类聚》七十三）

◇樽铭

惟岁之元，朝贺奉樽。金牺象，嘉礼具存。献酬交错，万国咸欢。（《艺文类聚》七十三）

◇冬至袜铭

机衡建子，万物含滋。黄钟育化，以养元基。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于亿年。皇灵既，祉禄来臻。本枝百世，子子孙孙。（《艺文类聚》七十，《初学记》四。案：《初学记》又云崔る《袜铭》，有「建子之月，助养元气」之事。）

◇六安枕铭

枕有规矩，恭壹其德。永元宁躬，终始不忒。六安在床，匪邪匪仄。（《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又《御览》七百少末二语，载本注云：六安，言六面也。）

◇刀剑铭

欧冶运巧，铸锋成锷。麟角凤体，玉饰金错。

龙渊、太阿，干将、莫邪，带以自御，烨烨吐花。

◇刻漏铭

天德顺动，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润。封传今览，爰暨四极。

◇缝铭

惟岁之始，承天嘉德，皇灵愿国，丝绥弃贽以朝迪。（《御览》八百三十）

◇扇铭

此扇，辅相君子。屈伸施张，时至时否。动摇清风，以御炎暑。（《书钞》一百三十四）

有圆者扇，诞此秀仪。露散霾，拟日定规。朗姿玉，惠风时披。

◇婚礼结言

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纲，夫妇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仪。姬姜是侔，比则姚妫。（《艺文类聚》）

载纳嘉挚，内结ひネ离。委禽奠雁，配以鹿皮。（《初学记》十四）

卷四十五

◎崔瑗

瑗，字子玉，る子。年四十，始为郡吏，坐事系东郡发干狱，释归。辟度辽将军邓骘府，骘诛坐免。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顺帝初，显诛，又坐免。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秀才，除汲令。汉安初，迁济北相，被劾，征诣廷尉，免。有《集》六卷。

◇上言察举孝廉

臣闻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举，恐失贤才之士也。（引《崔氏家传》）

与葛元甫书（葛龚，字元甫）

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北堂书钞》一百四，《艺文类聚》三十一）

仆在河北，少他负罚，以盗贼少。（《书钞》三十六）

◇杂帖

贤女委顿积治，此为忧悬ㄡ心。今已极佳，足下勿复忧念。其信来数，附书知闻，以解其忧。（《淳化阁帖》二）

◇敕妻子

吾并日而食，以供宾客，而反以获讥，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勿过菜具，无为诸子所蚩。（《后汉·崔瑗传》注引华峤《后汉书》）

◇遗令子实

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后汉·崔瑗传》）

◇七苏

加以脂粉，润以滋泽。（《书钞》一百三十五）

◇南阳文学颂

昔圣人制礼作乐也，将以统天理物，经国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后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声，采言于圣以成谋，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序宾旅，以悦远人。其观威仪，省祝福也，出言视听，于是乎取之。

民生如何，导以礼乐，乃修礼官，奋其羽。我国既淳，我俗既敦，神乐民别，嘉生乃繁。无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没，赖兹旧章。我礼既经，我乐既馨，三事不叙，莫识其形。（《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三十四）

◇叙箴

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御览》五百八十八引崔汉《叙箴》，当是「崔瑗」之误）

◇尚书箴

皇皇圣哲，允敕百工，命作斋栗。龙为纲言，是机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我视云明，我听云聪，载夙载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风，动于民人，涣其大号，而万国平信。《春秋》讥漏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称不密则失臣。兑吉其和，巽吝其频。《书》称其明，申申其邻。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陨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威福同门，床上为辜。书臣司命，敢告侍隅。（《古文苑》。案：《艺文类聚》四十八作「扬雄」）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礼是修，画为辟雍。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经启其轨，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桢，惟周以宁。国人兴让，虞、芮质成。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昔圣人之绥俗，莫美于施化，故孔子观夫太学，而知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无为而衽席平，还师阶级之间，三苗以怀。秦作无道，斩决天纪，漫彼王迹。而坑夫术士，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陈，而颠其社稷。故仲尼不对问陈，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学，而闵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宾。（《古文苑》。案：《艺文类聚》四十六作「扬雄」）

◇东观箴

洋洋东观，古之史官。三坟五典，靡义不贯。左书君行，右记其言。辛、尹顾访，文、武明宣。倚相见宝，荆国以安。何以季代，咆哮不虔？在强奋矫，戮彼逢、干。卫巫监谤，国莫敢言。狐突见斥，淖齿见残。焚文坑儒，嬴反为汉。巫蛊之毒，残者数万。吁嗟后王，曷不斯鉴？是以明哲先识，择木而处。夏终殷挚，周聃晋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叶靖公，果丧厥绪，宗庙随夷，远之荆楚。麦秀之歌，亿载不腐。史臣司艺，敢告侍后。（《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关都尉箴

茫茫九州，据为关津。唐尧积德，三代修仁。越季不执，爰失厥人。圣贤不用，顽ㄟ是亲。汉溃武关，项破函谷，秦王子婴，缢为禽仆。尉臣司关，敢告并毂。（《初学记》七，《古文苑》）

◇河堤谒者箴

伊昔鸿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导河积石，凿于龙门。疏为砥柱，率彼河浒。大陆既碍，播于北野。济、累咸顺，沂、泗从流。江、淮汤汤，而冀宅乃州。澹溅溅，东归于海。九野孔安，四奥不殆。爰及周衰，夏绩陵迟。导非其导，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汩，屡决金堤。瓠子潺，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执河。（《古文苑》）

◇郡太守箴

有嬴驱除，焚典纪旧。荡来蕃畿，罢侯置守。秦发闾左，陈涉奋威。楚筑乾溪，灵王不归。征遐由近，可不肃祗。守臣司境，敢告执机。（《古文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北军中候箴

赫赫将帅，典总虎臣。鹰扬旅武，阚然奋震。赘衣近侍，常近之人。怒如熊力，角焉任□。操兵左右，百夫卫宾。昔在高祖，草创伊神。鸿门之会，职多未陈。或有剑舞，赖有倾身。孔丘历阶，文武定申。以人士拜，齐无其臣。秦政东游，大盗辈群。期门不设施巧，锐骑在不修员。故图远秉机，事有殷勤。殷勤在亲，亲无常人。忽情懈怠，祸慢及君。宪臣司武，敢告执军。（《古文苑》）

◇司隶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划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极。牧监匡设，是谓王国。大汉通变，崇弘简易。吞舟之网，以济难厄。自时厥后，或慢或迟。绣衣四出，祸起宫闱。江充作乱，辱于戾园。率隶掘蛊，以诘其奸。既定既宁，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时惟鹰。必正必式，国之司直。乃回乃邪，实为谗慝。毁于贞贤，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绩以熙。嬴氏惨惨，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无云我贵。苟任激讦，平阳玄默。以式百辟，画一之歌，岂犹遐逖。使臣司隶，敢告执役。（《古文苑》）

◇中垒校尉箴

堂堂皇帝，设为垒壁。（《后汉·光武纪上》注）

侍中箴（见《古文苑》。今据《初学记》十二以为胡广作，故不复录。）

◇座右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身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过愚圣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鄙夫介，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三）

◇窦大将军鼎铭

大禹铸鼎，象物百神。飨帝养贤，命锡宗臣。三距金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择人。惟王建国，分之彝器。鼎为元宝，君臣享位。足胜其任，鬻保宝器。持盈若冲，满而不溢。黄耳不革，玉铉终吉。禹镂其鼎，汤刻其盘。纪功申戒，贻则后人。（《艺文类聚》七十三）

◇遗葛龚佩铭

禹、汤罪己，仲尼多诲。盘盂有铭，几杖有诫。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君子妄怒，厥亦生灾。晋厉好虐，栾书作乱。荀瑶峻戾，韩、魏致难。慷慨愤激，动肠伤气。久生百疾，历年不遂。俯览斯，柔韦是贵。（《艺文类聚》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

◇三珠钗铭

元正上日，百福孔灵。鬓发吉云，乃象众星。三珠横钗，摄发钻莹。（《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十八）

◇杖铭

乘危履险，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强。诸蔗虽美，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十。案：《艺文类聚》六十九作刘向《杖铭》。《御览》九百七十四作冯植《竹杖铭》，冯植不知何许人。）

◇柏枕铭

元首之尊，为乾之精。诒我良材，玄冬再荣。是用为枕，爰勒直铭。（《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和帝诔

玄景宀侵曜，云物见征。冯相考妖，遂当帝躬。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如丧考妣，擗踊号吟。大隧既启，乃徂玄宫。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长夜冥冥，曷云其穷。（《艺文类聚》十二）

◇窦贵人诔

若夫贵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华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云。然犹退让，未尝专宠。乐庆云之普覆，悼时雨之不广。忧国念主，不敢怠遑。呜呼哀哉，惟以永伤。

重曰，积善之家福庆长，修身以寿道之常。圣人之言义不虚，修身获报效莫疏。令问不忘身犹存，贵人虽没遗德尊，著于金石垂后昆。（《艺文类聚》十五）

◇司农卿鲍德诔

乃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九功，乃修乃聚。（《初学记》十二）

◇汲县太公庙碑

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椽郑笃、功曹却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水经·清水注》，「汲县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

◇河间相张平子碑

河间相张君，南阳西鄂人，讳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张老，为晋大夫，纳规赵武，而反其侈，书传美之。君天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初举孝廉，为尚书侍郎，迁太史令，实掌重黎历纪之度，亦能享翟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汉。迁公车司马令侍中，遂相河间。政以礼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暗忽迁徂。朝失良臣，民陨令君，天泯斯道，世丧斯文。凡百君子，靡不伤焉。乃铭斯表，以旌厥问。其辞曰：

于惟张君，资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廪廪其庶，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古文苑》。案：《后汉·张衡传》，「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注云：「瑗撰平子碑文也。」）

◇胡公碑

唯我末臣，顽蔽无闻。（《文选·赭白马赋》注。案：胡广碑有全文，见《蔡邕集》。《艺文类聚》四十六亦以为蔡邕作，或是崔、蔡两集皆载此碑耳。崔先胡广死三十年，不得为胡作碑，必误也）

◇草书势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先简略。应时谕旨，周于卒迫。兼功并用，爰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竦企鸟寺，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蓄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栗，若据槁而临危；傍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余纟延虬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亏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画不可移。纤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晋书·卫恒传》，又《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

◎崔琦

琦，字子玮，瑗族人。永和初，举孝廉为郎。为梁冀所怒，后除临济长，不敢之职。冀遣刺客要之，得脱走，寻见杀。有《集》一卷。

◇白鹄赋（见《后汉·崔琦传》，亡）

◇七蠲

寒门邱子有疾，玄野子谓之曰：「蓝沼清池，素波朱澜。金钩芳饵，纤缴华竿。缗沈鱼浮，荐以香兰。幽室洞房，绝槛垂轩。紫阁青台，绮错相连。结实布叶，与波邪倾。从风离合，澹淡交并。紫带黄葩，翳水吐荣。红颜溢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日盈堂。姿喻春华，操越秋霜。从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侧，顾盼倾城。」

玄野子曰：「爰有梧桐，产乎玄溪。传根朽壤，托阴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鸟集其枝。罔双偶而特立，独飘而单离。匠石摧肩，公输折首。目眩肌战，制以为琴。子野调操，钟斯听音。子能听之乎？」（《艺文类聚》五十七）

暂唱却转，时吟齐讴。穷乐极欢，濡首相煦。（《初学记》十五）

再奏致哀风。（《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

三王行化，夷叔隐己。（《文选·刘峻辨命论》注）

翻然凤举，轩尔龙腾。（《文选·曹植王仲宣诔》注）

于斯江，实产橘柚，紫叶玄实，绿里朱茎。孟冬之月，于时可食，抚以玉手，永用华饰。（《御览》九百六十六。又九百七十三）

◇四皓颂（序）

昔有南山四皓者，盖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世道灭德消，坑黜儒术，于是乃退而作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肌。皇虞邈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不如贫贱而轻世。」（梅鼎祚《东汉文纪》引《书钞》。检《书钞》无。）

◇外戚箴

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兴三母，有莘崇汤。宣王晏起，姜后脱簪。齐桓好乐，卫姬不音。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爰暨末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叙，九御差池。晋国之难，祸起于丽。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檀爱，显己蔽人。陵长间旧，圮剥至亲。并后匹嫡，淫女毙陈。匪贤是上，番为司徒。荷爵负乘，采食名都。诗人是刺，德用不怿。暴卒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从毒不辜。诸父是父，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爰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仗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后汉·崔琦传》）

◎崔（一）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瑗子。桓帝初，举至孝独行，除为郎。后辟太尉袁汤府、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寻以荐召拜议郎，迁梁冀府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征，拜议郎。梁冀诛，坐免官禁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拜辽东太守。母忧服竟，召拜尚书，以疾免。有《政论》五卷，《四民月令》一卷，《集》二卷。

◇大赦赋

惟汉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涤恶弃秽，与海内更始。乎恩隆平之进也。就而赋焉，以为五帝异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据地，兴设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圣之迹。朝乾乾于万机，夕虔敬以厉惕。然犹痛刑之未错，厥将大赦。所以创太平之迹，旌颂声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将来，此诚不可夺也。方将披玄云，照景星，获嘉禾于疆亩，数荚于阶庭，扪麒麟之肉角，聆凤皇之和鸣。农夫欢于时雨，女工乐于机声。虽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宁。（《艺文类聚》五十二，《初学记》二十）

◇答讥

客有讥夫人之享天爵而应睿哲也，必将振民毓德，弭难济时。故或阶媵以纳说，或桎梏而不辞，或击角以自炫，或养老以待期。及其规合策从，勋绩克章，拨乱夷险，九合一匡，圣人大宝，唯斯为光。今子游精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霄，抗志浮云。口愿甘而尝苦，身乐逸而长勤。志求贵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贫。慕容名而失厚，思虑劳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且麟隐于遐荒，不纡机阱之路。凤凰翔于廖廓，故节高而可慕。李斯奋激，果失其度。胥、种遂功，身乃无处。观夫人之进趋也，不揣己而干禄，不拨时而要会。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谋大。纤芒毫末，祸亟无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故曰：爱饵衔钩，悔在鸾刀。披文食拳，乃启其毛。若夫守恬履静，澹尔无求，沈缗浚壑，栖息高丘。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余窃嘉兹，庶遵厥猷。（《艺文类聚》二十五）

◇谏议大夫箴

于昭上帝，迪兹既哲。匪于水鉴，惟人是察。处有诵训，出则旅贲。木铎之求，爰纳遒人。各有攸讯，政以不纷。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逮于周厉，慢德不蠲。煦煦胥谗，人谤乃作。不顾厥愆，是讨是格。庶类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诸防川。岂不速止，溃乃潺。潺尚塞，言拥为贼。默默之患，用颠厥国。谏臣司议，敢告执翼。（《初学记》十二，《古文苑》）

◇太医令箴

动不肆勤，静不宴逸。有疾归天，医无能恤。晋平好内，四时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虽有秦和，焉所施术。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蠲，骨髓奈何？（《御览》二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二）

◇政论

（谨案：《隋志·法家》，《正论》五卷，汉大尚书崔撰。《旧唐志》，《政论》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书引见，或作《政论》，或作《正论》，又作《本论》，止是一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高祖篆，祖，父瑗，范《史》皆有传。好典籍，桓帝初为郎，后拜议郎，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拜辽东太守，母卒归葬。服竟，召拜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免归。建宁中卒。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指切时要，言辨而确。范《史》论曰：「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痛心错之徒不能过也。」「其书成于守辽东后，故有「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本传系于桓帝初除为郎时，未得其实。其本北宋时已佚失，故《崇文总目》不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亦无之。《通志略》载有六卷，虚列书名，不足据。今从《群书治要》写出七篇，从本传及《通典》各写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次第之。刺取各书引见，校补讹脱，定著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载于卷末。《治要》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一轨，本传引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诚哉是言也。嘉庆十九年龙集甲戌六月十五日。）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驰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继陵迟之绪，譬诸乘弊车矣。当（《意林》作「若能」）求巧工，使辑（《意林》作「葺」）治之，折则接之，缓则楔（本作「契」，从《意林》改之）之，补琢换易，可复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无可奈何矣。若武丁之获傅说，宣王之得申甫是则其巧工也。今朝廷以圣哲之姿，龙飞天衢，大臣辅政，将成断金，诚宜有以满天下之望，称兆民之心。年谷丰稔风俗未。（此二语上下疑有删节）夫风俗者，国之脉诊（《御览》三百七十五作「胗」）也。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年谷下十三字从《御览》补）不和，诚未足为休。《书》曰：「虽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器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自汉兴」下四十字从本传补）。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施（本传作「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本传作「背急切」）而慕所闻也。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是以受命」下三十五字从本传补）。然疾（疑有误。本传及《艺文类聚》五十二无此二字）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本传、《艺文类聚》作「传」）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头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本传、《艺文类聚》作「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本传作「摈」）弃。虽稷、契复存，由（本传作「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摅其愤者也（旧作「以舒愤者也」，从本传改补）。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且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之伦以为辅佐，卒然获之，未必珍也。自非题榜其面曰鲁孔丘、邹孟轲，殆必不见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上矣。当时皆见薄贱，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劳辱勤瘁，为竖子所议笑，其故获也。夫淳淑（《意林》作「贞一」）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耻乡原之誉，绝比周之党（「绝」字从《意林》补），必待题其面曰鲁仲尼、邹孟轲，不可得也（「必待」下十六字从《意林》补）。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诉。前君既失之于古，后君又蹈之于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当时，而见思于后人（《意林》作「无不见思于后日」）。以往揆来，亦可容易？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之与蚁垤，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虽顽嚣之人，犹能察焉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群书治要》）

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意林》）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此二语袁宏《纪》二十一作「《春秋》之义，量力而举，度德而行」）。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以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艺文类聚》五十二作「谧如」）。喜瑞并集，屡获丰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瑞」下八字从《艺文类聚》补）。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艺文类聚》作「果」）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鉴矣（本传作「政道得失，于斯可监」，从《艺文类聚》改补）。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弊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钳勒舟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从容平路（此四字从袁宏《纪》二十一补）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御览》六百四十八作「高帝作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损其命，鞭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笃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世有所变，何独拘前（「世有」下八字从《御览》六百四十八补？）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舜，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本传）

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而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睿。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顷者法度颇不稽古，而旧号网漏蚕舟，故庸夫设藻之饰，匹竖享方丈之馔，下僭其上，尊卑无别。如使鸡鹜蛇颈龟身，五色纷丽，亦可贵于凤乎（「如使」下十八字，从《御览》九百十九补）？不而莫救，法堕而不恒，斯盖有识之士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律令别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之不密，而欲绝之为实（有脱误），玑（《御览》七百作「珠玑」）玩饰匿于怀袖，文绣弊于帘帏也（「而欲」下二十一字，从《北堂书钞》未改本百三十二、《御览》七百补）。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之列，户蹈僭侈矣。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此则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意林》作「利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绣（本作「刺文」，从《意林》改）。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而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斯则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真才帝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大」字从《御览》五百五十五补），至用而梓黄肠，多苦恼宝货，飨牛作介，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慕，耻不相逮。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有脱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法（疑作「汾大」）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穷厄既迫，起为盗贼（「起」本作「迫」，从《御览》五百五十五改），拘执陷罪，为世大戮。痛乎，此（「此」本作「化」，从《御览》改）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贡（《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六十六作「之实」，九百七十三作「之贡」），尧、舜所不常御（本作「尝御」，从《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三改），山龙华虫，帝王不以为亵服。今之臣妾，皆余黄甘而厌文绣者，盖以万数矣。其余称此，不可胜记。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今豪民之坟，已千坊矣。欲民不匮，诚亦难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风，内忧穷竭，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俗之坏败，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一患之弊，继荒顿之绪，而徒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虽唐、虞复存，无益于治乱也。昔圣王远虑深思，患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奸者必绝其萌。昔子产相郑，殊尊卑，异章服，而国用治。岂大汉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与不耳。（《群书治要》）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仲尼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苟解面前，不顾先哲。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关告哀，终不见省。历年累岁，乃才给之，又云逋直，请十与三。此逋直岂物主之罪邪？不自咎责，反复灭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气。既尔，复平弊败之物与之，至有车舆故谒者冠，卖之则莫取，复之则不可。其余杂物，略毕此辈。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故曰上为（《意林》作「上行」）下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后谓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将何以防之？罚则不恕，不罚则不治，是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礼》讥聚敛之臣，《诗》曰贪人败类，盖伤之也。（《群书治要》）

陈兵策于安平之世，譬令未病者服药。（《意林》）

传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时永平、建初之际，去战入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用优饶，主者躬亲，故官兵常牢劲精利，有（本作「谢」，从《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五、《御览》三百三十九改）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顷主者既不敕慎，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宾」字疑），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治」旧作「冶」，脱「铠」字，又脱「不足容人」四字，并从《御览》三百五十六改补）刀牟（疑当作「矛」）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坚（「今」字从《御览》补），弩则不劲，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钝甲ㄊ，不可依怙，虽孟贲、下庄，由有犹豫。推此论之，以小况大，使三军器械皆可依阻，则胆勇势盛，各有赴敌不旋之虑。若皆弊败不定（疑当作「足」）任用，亦竞奋皆不避水火矣。三军皆奋，则何敌不克！诚宜复申明巧工旧令，除进入这课，复故财用。虽颇为吏工所中，尚胜于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为故，无问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今虽刻名之，而赏罚不能，又数有赦赎，主者我，无所惩罚。夫兵革，国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治罚。敢有巧诈辄行之罪，罪勿以赦赎除，则吏敬其职，工慎其业矣。（《群书治要》）

昔圣王之治天下，咸建诸侯以临其民。国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罢侯置县，于是君臣始有不亲之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长视事至十余年，居位或长子孙，永久则相习，上下无所窜情，加以心坚意专，安官乐职，图累久长，而无苟且之政，吏民供奉（《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作「养」），亦竭忠（《北堂书钞》作「诚」）尽节而无壹切之计，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则和气应于外，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自顷以来，政教稍改，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网刻于下职，鼎辅不思在宽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诋，以中伤贞良。长吏或实清廉，心平行洁，内省不疚，不肯媚灶，曲礼不行于所属，私敬无废于府（有脱误）。州郡侧目，以为负折，乃选巧文猾吏，向壁作条，诬覆阖门，摄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则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然西门豹治邺一年，民欲杀之；子产相郑，初亦见诅，三载之后，德化乃洽。今长吏下车百日，无他异观，则州郡睥睨，待以恶意，满岁寂漠，便见驱逐。正使豹、产复在，方见怨谊，应时奔驰，何缘得成易歌之勋，垂不朽之名者哉！犹冯唐评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汉世所谓良吏，黄侯、召父之治郡，视事皆且十年，然后功业乃著。且以仲尼之圣，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之士，而责以造次之效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而世俗归称，谓之辨治，故绌已复进，弃已复用，横迁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本操虽异，驱出一揆。故朝廷不获温良之用，兆民不蒙宽惠之德，则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归于上。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仇，仇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终始，恐失群臣之和，以堕先王之轨也。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养民之道，劳思而不无功，华繁而实寡。必欲求利民之术，则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长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简恶，尽臣力也。汉法亦三年壹治状，举孝廉尤异。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黄霸为颍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赐金，封关内侯，以次入为公卿，然后政化大行，勋垂竹币。皆先帝旧法，所宜因循。及中兴后，上官象为并州刺史，祭肜为辽东太守，视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阳阴意以诏除郎为饶阳令，视事二十三年，迁寿阳令又十八年（「建初」下廿九字从《北堂书钞》未改本七十八服令门补）。近日所见，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数二千石，云拨波转，溃溃纷纷，吏民疑惑，不知所谓。及公卿尚书，亦复如此。且台阁之职，尤宜简习。帝时，尚书但厚加赏赐，希得外补，是以机事周密，莫有漏泄。昔舜命九官，自受终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闻复有改易也。圣人行之于古，以致时雍，文宣拟式，亦至隆平。若不克从，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群书治要》）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活，衣食虽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得，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耻言十五之计，而拨葵、去织之义形矣。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之大夫耳，禄足赡五百，斯非优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违圣，厚自封宠，而虏遇臣下。汉兴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则违定省；不致妻子，则继嗣绝。迎之不足相赡，自非夷齐，孰能饿死？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不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俭隘，又不上逮古赋禄，虽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其匮，使足代耕自供，以绝其内顾念奸之心，然后重其受取之罚，则吏产于财，外惮严刑，人怀羔羊之洁，民无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无禄，诗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乱，不与吏除。三亡之失，异世同术。我无所鉴，夏后及商。覆车之轨，宜以为戒。」（《群书治要》）

大赦之造，乃圣王受命而兴，讨乱除残，诛其鲸鲵，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及战国之时，犯罪者辄亡奔邻国，遂赦之以诱还其逋逃之民。汉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废旧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际，亦六七年乃壹赦。亡命之子，皆老于草野，穷困惩艾，比之于死。顷间以来，岁且壹赦，百姓忸忄大，轻为奸非。每迫春节，徼幸之会，犯恶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谚曰：「一岁再赦，奴儿喑恶。」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为常俗，初期望之，过期不至，亡命蓄积，群辈顿聚，为朝廷忧。如是则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转相驱，两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耳。由坐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又践祚改元际，未尝不赦。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是α己薄先，且远无改之义，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荛子》有云：「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吴汉，将相之隽，而皆建言不当数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旷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谕使知永不复赦，则群下震栗，莫轻犯罪。纵不能然，亦十岁以上，乃时壹赦。（《群书治要》）

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遍，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乌氏以牧竖致财，宠比诸侯；寡妇清以攻丹殖业，礼以国宾。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居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士，行苞苴以乱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岖，无所寺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故古有移人通财，以赡蒸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故人之为言瞑也，谓瞑瞑无所知，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后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通典》一）

战国海内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邺，民以兴歌；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三江，益部至今赖之。秦开郑国，汉作白沟，而关中号为陆海。（《御览》七十五）

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一，《御览》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夏扈趣耘锄。（即「窃脂」，亦呼「获谷」。《事类·夏赋》注）

仆前为五原大守，土地不知缉绩。冬至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具以上闻。

昔人有慕让财之名，推田业与弟。俄而贫乏，反以威力就弟强贷，此不当也。

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而胁从，党成于下，君孤于上。（《意林》）

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意林》）

叶公之好攘羊，虽可发奸，君子不贵也。（《意林》）

国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意林》，《御览》四百三）

无赏罚之君，而欲世之始，是犹不蓄梳栉，而欲发之治，不可得也。（《意林》，《御览》七百十四）

术家曰：「冬荣者，春必杀。」（《意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每诏书所欲禁绝，虽重恳恻，骂詈极笔，由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郡记，如霹历，得诏书，但挂壁。」永平中，诏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为伤害其枝叶。又诏令雒阳帻工作帻，皆二尺五寸围。人头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初学记》二十四，《意林》，《御览》十三，又四百九十六，又五百九十三）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意林》）

永宁诏曰：「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文选·鲍明远放歌行》注）

诏书：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辅剧县令。（《文选·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天子当恭己南面于三公，亦委策掾属，以答天子。（《北堂书钞》六十八，《御览》二百九）

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诚不假非其人，其负牒而亡也。（《北堂书钞》六十八）

秦兼天下，罢侯置县。（《北堂书钞》七十八）

旧制，万户以上，置大县令，以表其能字人之力也。（《北堂书钞》七十八）

孝宣帝方外安静，单于稽颡来朝，百世不羁之虏也。（《文选·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注引崔《本论》）

秦割六国之君，劓杀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鸟惊兽骇，不知所归命。（《文选·广绝交论》注，《御览》三百六十七）

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文选·三国名臣赞》注引崔《本论》）

及其出也，足以济世宁民。（《文选·诸渊》碑注，又陆机《吊魏武文》注）

秋风厉而赏武臣。（《御览》二十五）

大昊之世，设九庖之官。（《御览》七十八）

搔癣之疾，先笑而后愁。（《御览》三百九十一）

君以审令为明，臣以奉令为忠。故背制而行赏，谓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谓之作和威则人畏之，作福则人归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执其柄则人莫敢抗，失其柄则还见害也。（《御览》六百三十八）

师旷曰：人骨发，犹木有曲直，曲者为榆，直者为檀。檀宜作辐，榆宜作毂。（《御览》九百五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从来必可轻，奈何欲望乎？（《御览》九百七十六）

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菔根。（《御览·九百八十》）

卷四十七

◎崔（三）

◇四民月令（谨案：《隋志·农家》，《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崔。误。宋不著录。近人任兆麟、王谟皆辑本，编次不伦，且多挂漏。王本又误以《齐人月令》谓即《四民月令》，而所采《齐民要术》，有今本所无者六事，其文不类，未知何据。余既辑崔《政论》一卷因兼及此书，录遗佚，得二百许事，省并重复，逐月分章，为十二章，定著一卷因兼及此书有注，疑即崔撰。征用者或以注为正文，今加注字间隔之。而王本所采《齐民要术》六事，附存俟考。又《齐人月令》一卷，唐孙思邈撰。《宋志》在《时令类》，本今亡，并附于后，免与崔实书混。夫农为邦本，食为民天。《洪范》八政，一曰食。孔子论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穑之艰难，而能有国有家者也。惜古书流传日少。《汉志·农》九家，见于《隋志》者，仅胜之一家，见于《新唐志》者，仅尹都尉、胜之二家，而多出《汉志》范子计然一家。至宋时著录，乃起《齐民要术》，前此数家，绝无传本，顾及增收晚出空疏不适用之书，滥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务，殊非农家本意。同砚生洪颐暄始辑《范子计然》一卷、《胜之书》二卷。及余所辑此书，虽皆残缺，然而网罗散失旧闻，窃有力焉。数十百年后，此书存佚，余又不敢知，是在好古者之广为传布也。嘉庆甲戌岁十月。）

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迩。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齐民要术》三，《艺文类聚》七十二，又八十九，《初学记》四两引，《白孔六贴》四，《岁华纪丽》一，《御览》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注）正日进椒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食人身轻耐老。柏亦是仙药。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初学记》四，《白孔六贴》四，《御览》二十九）。上辛日埽除韭畦中枯叶（《齐民要术》三）。上除若十五日，合诸膏小草续命丸散法药。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注）谓十五已上至二十世。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注）谓九岁已上，十四已下也。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命女工趣织布，典馈酿春酒。（《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四，《艺文类聚》五十八，《御览》六百五，《事类·砚赋》注）雨水中（《御览》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七）。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强土黑垆之田（《齐民要术》一，《御览》三十七），粪畴。（注）畴麻田也（《齐民要术》二）。可种瓜，（注）种瓜宜用戊辰日（《齐民要术》二，《事类·瓜赋》注）。可种瓠（《齐民要术》二，又三），可种葵（《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二十三），可种Ｅ、韭、芥（《齐民要术》三）、大小葱、蒜、苜宽厚及杂蒜，（注）亦种此二物，皆不如秋（《齐民要术》三）。强种蓼（《齐民要术》三），可菹芋（《齐民要术》二），可作诸酱、肉酱、清酱（《齐民要术》八）。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过十五日，则果少实（《齐民要术》四）。正月尽二月，可种春麦、《豆卑》豆（《齐民要术》二），可剥树枝（《齐民要术》四。）自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虫。（注）或曰：其月无壬子日，以上旬伐之，虽春夏不蠹，犹有剖析开解之害，又犯时令，非急无伐。（《齐民要术》五）

二月祠大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初学记》三，《御览》十九）。阴冻毕泽，可美田缓土及河渚水处（《齐民要术》一）。顺阳习射，以备不虞。春分中，雷乃发声，先后各五日。寝别内外。（注）有不戒者，生子不备。蚕事未起，命缝人浣冬衣，彻复为袷。其有嬴帛，遂供秋服。（注）凡浣故帛，用灰汁，则色黄而且肥。捣小豆为末，下绢筛投汤中以洗之，洁白而柔韧，胜皂荚矣。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收薪炭。（注）炭聚之下碎末，勿令弃之。捣筛，以淅米泔溲之，更捣令熟，丸如鸡子，以供烘枭阝御寒之用，辄得达曙，坚实耐久，逾炭十倍（《齐民要术》三）。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注）旨，美也。蓄，积也。司部收青小麦暴之，至冬以酿，滑香宜养老。《诗》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也。色变白将落，可作[B16]俞，随节早晚，勿失其适（《齐民要术》五，《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六。）榆荚落时可种蓝（《齐民要术》五），别小葱（《齐民要术》三），采术（《艺文类聚》八十一）。昏参夕，杏华盛，桑椹赤，可种大豆，可种胡麻，谓之上时（《齐民要术》二，《御览》九百八十九）。可种稹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齐民要术》一）。可种苴麻（《齐民要术》二，《御览》九百九十五）。（注）苴麻，麻之有蕴者，苎麻是也。一名麻贲。苴麻子黑，又实而重，可治作烛，不作麻（《齐民要术》二）。可种瓜（《齐民要术》二）。二月尽三月，可采土菰根（《御览》九百九十八），可掩树枝。（注）埋树枝土中令生，二岁以上，可移种矣。（《齐民要术》四）

（注）孙叔敖作期思陂。（《御览》七十二。案：此注无所属月令，仲春无漉陂池，今据附于二月末）

三月三日，以及上除，可采艾及柳絮。（注）柳絮治疮痛（《齐民要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艺文类聚》八十二，又八十九引注作「柳絮可以愈疮」，《初学记》三，《御览》九百五十七，又九百九十七）。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寺箔笼（《齐民要术》五，《初学记》三）。清明节后十日，封生姜。至四月立夏后，蚕大食，芽生，可种之（《齐民要术》三）。是月也，杏华盛（《初学记》三，又《齐民要术》「盛」作「胜」）。可白沙轻土之田（《齐民要术》一，《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六十八，《事类·杏赋》注），可种稹禾（《齐民要术》一。「稹」本作「植」，依《御览》八百三十九改。《御览》此上文作「三月三日」，据「齐民要术」，乃「二月三月」之误也），可种苴麻（《齐民要术》二，《御览》九百九十五），可种瓜（《齐民要术》二），可种胡麻（《齐民要术》二），可种黍祭。（注）□黍之祭熟者，一名祭也（《齐民要术》二）。布谷鸣，收小蒜（《齐民要术》三）。桃华盛，农人候时而种（《御览》九百六十七，《事类桃赋》注）。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蚕晨尚闲，可利沟渎，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是月尽夏至，暖气将盛，日烈燥，利用漆油，作诸煎药。可粜黍买布（《齐民要术》三），可采乌头（《御览》九百九十），可种粳稻（《御览》八百三十九作「多种粳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齐民要术》二）

四月立夏后，作鱼酱（《齐民要术》八）。蚕入簇，时雨降，呆种黍禾，谓之上时（《齐民要术》二）。可种胡麻（《齐民要术》二），可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齐民要术》二）。可收芜菁及芥、葶苈、冬葵子（《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二十三），可作酢（《齐民要术》八，「酢」即「醋」本字）。茧既入簇，趣缲，剖线，敬经络。草茂可烧灰。是月也，可作枣Я，以御宾客（《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七，《御览》八百六十。）可籴广，（注）大麦之无皮之毛者曰广（《文选·潘岳马督诔》注）。及大麦敝絮。（《齐民要术》三）

五月一日可作醢（《御览》八百六十六）。芒种节后，阳气始有慝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张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油衣，勿辟藏。（注）暑湿相著也。是月五日，合止痢黄连圆、霍乱圆，采葸耳（《齐民要术》三），取蟾蜍，（注）可以合恶疽疮药（《齐民要术》三，《艺文类聚》四，《御览》九百四十九）。取东行蝼蛄，（注）蝼蛄有刺，治去刺，治产妇难生，衣不下（《齐民要术》三，《艺文类聚》四）。亦可作酢（《齐民要术》八）。食XⅡ（《御览》八百六十）。霖雨将降，储米、谷、新炭，以备道路陷滞不通（《齐民要术》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为酱。上旬[207]豆，中庾煮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作鱼酱（《齐民要术》八），可种胡麻（《齐民要术》二），可多作Я，以供家出入之粮，以待宾位（《齐民要术》八，《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七）。可麦田。夏至先后各二日，可种黍。虫食李者，黍贵也（《齐民要术》一）。先后各五日，可种牡麻。（注）牡麻青白，有华无实，好肥理，两头锐而轻浮，一名为也（《齐民要术》二）。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O（《齐民要术》三）。距立秋，无食者饼及水引（《御览》作「溲」）饼（《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六十）。（注）夏月食水时，此二饼得水，即坚强难消。不幸便为宿食伤寒病矣。试以此二饼置水中，即可验。唯酒引饼入水即烂矣（《齐民要术》三）。可刈蓝（《齐民要术》五），可粜大小豆、胡麻，籴广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至后籴《麦屑》，置罂中密封。（注）使不虫生。至冬可养马（《齐民要术》三），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齐民要术》三）。

六月可麦田（《齐民要术》一）。六日可收葵（《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二十三。案「故」，《齐民要术》作「种」，误），可作曲。（注）其曲[B16]多少，与春酒曲同，但不中为春酒，喜动。以春酒曲作颐酒，弥佳也（《齐民要术》七）。初伏，荐麦瓜于祖祢（《文选·潘岳〈在怀县作诗〉》注，《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一，又八百三十八，《事类·夏赋》注），命女工织缣练。（注）绢及纱之属。可烧灰，染青绀杂色（《齐民要术》三）。可种小蒜（《齐民要术》三），别大葱（《齐民要术》三），种冬蓝。（注）冬蓝，木也，人日用药也（《齐民要术》五）。可蓄瓠（《齐民要术》二）。中伏后，可种冬葵（《齐民要术》三，《御览》八百二十三），可收芥子（《齐民要术》三），可种芜菁。（注）至十月，可收也（《齐民要术》三）。大暑后六日，可藏瓜。（《齐民要术》九）

七月四日，命置曲室，具箔槌，取净艾。六日，馔治五谷磨具（《齐民要术》三）。七日，遂作曲（《齐民要术》三，又七，《初学记》四，《岁华纪丽》三，《御览》三十一，又八百五十三），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白孔六贴》四，《岁华纪丽》三，《御览》三十一）。（注）习俗然也（《御览》三十一）。作干糗，采蒽耳（《齐民要术》三），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注）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云，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艺文类聚》四）。藏韭菁，（注）菁韭耙出（《齐民要术》三）。别种E（《齐民要术》三）。可种芜菁（《齐民要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可种大小葱，（注）夏葱日小，冬葱日大（《齐民要术》三）。可种小蒜（《齐民要术》三），可种芥（《齐民要术》三），可种苜宿（《齐民要术》三）。处暑中，向秋节，沅故制新，作舍薄以备始凉。粜大小麦豆，收缣练（《齐民要术》三），收柏实。（《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五十四）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清风戒寒，趣织缣帛，染彩色（《齐民要术》三）。（注）枯染色黄赤，人君所贵（《御览》九百五十八）。河东染御黄法；碓捣地黄根令孰，灰汁和之，搅令匀，捣取汁，别器盛。更捣滓，使板孰。又以灰汁和之，如薄粥，为入不渝釜中，煮生绢数回，转使匀。举看有盛水袋子，便是绢孰。抒出著盆中，寻绎舒张。少时拔出，净振去滓，晒极干。以别绢滤白淳汁和孰，抒出更就盆染之。急舒展令均，汁冷拔之出，暴干则成矣。治釜不渝法：在醴酪条中，大率三千地黄，染得一匹御黄，多则好。作柴、桑薪、蒿灰等物，皆得用之。（《齐民要术》三。）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九百九十七作「制」）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刈萑苇刍茭，凉燥可上弩。缮治檠锄，正缚铠弦，遂以习射弛竹木弓弧，粜种麦籴黍（《齐民要术》三）。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唯广早晚无常（《齐民要术》二），可种大蒜（《齐民要术》三），可种芥（《齐民要术》三），可种苜宿（《齐民要术》三），可种干葵（《御览》八百二十三）。可断瓠作瓠，瓠中白肤实以猪致肥，其瓣则作烛致明（《齐民要术》三）。采王不留行（《御览》九百九十二），收韭菁，作捣齑。（《齐民要术》八「收」作「取」，《御览》八百五十五）

九月九日，可采菊华（《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六），收枳实（《御览》九百九十二）。日月也，治场圃，涂仓，修窦窖，缮五兵，习战射弛竹木弓弧以备寒冻穷厄之寇。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齐民要术》三）。藏莊姜荷。（注）生姜谓之莊姜。作葵菹乾葵。其岁若温，皆待十月。（《齐民要术》二，又三，又九）

十月，培筑垣墙，塞向堇户。（注）北出牖，谓之向（《齐民要术》三）。上辛命典馈渍曲酿冬酒，作脯腊，以供腊祀（《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五，《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三）。农事毕，命成童入大学，如正月焉。五既登，家备储蓄。乃顺时令（《齐民要术》三，《文选·藉田赋》注，《岁华纪丽》四，《白孔六贴》三以为注，《御览》二十七，《事类冬赋》注），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先自竭以率不随（《齐民要术》三）。先冰冻作饧，煮暴饴（《齐民要术》三，又九，《御览》八百五十二）。可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麻缉，绩布缕（《齐民要术》三），作帛履（《齐民要术》三「帛」作「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六百九十七）不惜。（注）草履之贱者日不惜（《齐民要术》三）。农语曰：「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没，水生骨（马惟讷《古诗纪》前集十）。」卖缣帛敝絮，籴粟、豆、麻子（《齐民要术》三）。平量五谷各一升，小罂盛，埋垣北墙阴下，冬至后五十日，发取量之，息最多者，岁所宜也（《齐民要术》一，「冬至」下十八字本作「余法同上」，据上文《胜之书补》）。

冬十一月，阴阳争，血气散。冬至日先后各五日，寝别内外（《齐民要术》三）。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齐民要术》三，《初学记》三）。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初学记》四，《岁华纪丽》四未句作「一如元日」，《御览》二十八）。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齐民要术》三，《北堂书钞》一百四，《艺文类聚》五十八，《御览》六百五，《事类·砚赋》注）。可酿醢，籴粳稻、粟、豆、麻子（《齐民要术》三）。伐竹木（《齐民要术》五）。

十二月，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浃。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去猪盍车骨。（注）后三岁，可合疮膏药（《齐民要术》三）。及腊日，祀祖（《齐民要术》二，又三，皆脱「祖」字。《御览》作「祠祝」。今依注改），（注）祖者，道神也。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也以求道路之福（《宋书·历志上》，《文选·祖饯标目》注，荆轲《易水歌》注）。炙建。（注）烧饮，治刺入肉中，及树瓜田（《齐民要术》三有「中」字，衍文）四角去[B179]虫（《齐民要术》二，又三，《御览》三十三）。瓜虫谓之[B179]（《齐民要术》二云「胡溢反」）。东门磔白鸡头。（注）可以合法药（《齐民要术》三，《御览》九百十八）。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御览》三十三，又二十九作「过腊一日，是谓小岁，拜贺君亲」）。（注）进椒酒，从小起。（《御览》二十九以为正文，今依正月定为注。）

◇附录·王谟本六事俟考

齐人呼寒食为冷节，以曲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

五月五日，取蝇虎，杵碎拌豆，豆自踊跃，可以蝇。

（七夕祈请牛）女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案：《御览》三十一引周处《风土记》有此。）

京师立秋，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之，形制不一。农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蜻蛉鸣，衣裘成。蟋蟀鸣，懒妇惊。」（案：郑注《月令》引里语有此。）

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献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案：《初学记》四、《御览》二十入引崔浩《女仪》有此。已上六事，王谟辑《四民月令》云「见《齐民要术》」，今检《齐民要术》无此文，不知何据。）

◇附录·唐孙思邈齐人月令四事免与崔书混

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过多，取迎新之意而已。乃进酱粥，以导和气。（《御览》二十，《事类赋·春》）

春分不杀生，不吊疾。君子斋戒，衣夹衣，导引不食生冷。（《御览》二十）

四月八日，不宜杀草木。始服生衣，宜进温酒，服温药。是月也，无坏は卵，无伐大树。是月也，宜以夙兴。（《御览》二十二）

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迥，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御览》三十二，《事类赋·秋》。案：王谟辑本以此前三事当《四民月令》，误也。重阳事，王本漏落。）

卷四十八

◎李

，字孟节，汉中南郑人。少游太学，县召署幕门侯吏。和帝时，署郡户曹史，举孝廉，五迁为尚书令。永初中，迁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后坐事免。北乡侯即位，代刘熹为司徒。顺帝初免。卒年八十余。

◇因天变上顺帝书

臣闻天不言，县象以示吉凶，挺灾变异以为谴诫。昔齐桓公遭虹贯牛斗之变，纳管仲之谋，令齐去妇，无近妃宫。桓公听用，齐以大安。赵有尹史，见月生齿，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弑君，血书端门，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气象彗孛，历天市、梗河、招摇、抢、，十六日入紫宫，迫北辰，十七日复过文昌、泰陵，至天船、积水间，稍微不见。客星一占曰：「鲁星历天市者为贵，梗河三星备非常，泰陵八星为凶丧，紫宫、北辰为至尊。」如占，恐宫庐之内有兵丧之变，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忧。鲁星不得过历尊宿，行度从疾，应非一端，恐复有如王阿母母子贱妾之欲居帝旁耗乱政事者。诚令有之，宜当抑远，饶足以财。王者权柄及爵禄，人天所重慎，诚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变，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祸至变成，悔之靡及也。（《续汉·天文志中》注补引《李氏家书》，「时天有变气，李上书谏」。案：事在永建元年。）

◇因日蚀地震上安帝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祗畏天威，惧天变，克己责躬，博访群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征。去年二月，京师地震，今月戊告午日蚀。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地之戒莫重乎震动。今一岁之中，大异两见，日蚀之变，既为尤深，地震之戒，摇宫最丑。日者阳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宫。午者火德，汉之所承。地道安静，法当由阳。今乃专恣，摇动宫阙。祸在萧墙之内，臣恐宫中必有阴谋其阳，下图其上，造为逆也。灾变终不虚生，推原二异，日辰行度，甚为较明，譬犹指掌。宜察宫阙之内，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谋，无令得成。修政恐惧，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蚀之，周家所忌，乃为亡征，是时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灾，近相似类。宜贬退诸后兄弟群从内外之宠，求贤良，征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泽及山海。（《续汉·五行志六》注补纺《李氏家书》，「司空李上书」。案：事在元初六年。）

◇奏宜复祭六宗

案《尚书》：「肆类于上帝，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反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阴阳化成万物。汉初于甘泉、汾阴祭天地亦六宗。至孝成之时，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复祠六宗。及王莽谓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阳，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制度。（《续汉·祭祀志中》注补引《李氏家书》，又见《御览》五百二十八引《李别传》）

◎李固

固，字子坚，子。五察孝廉，益州再举茂才，五府连辟，皆不应。阳嘉二年，举敦朴士，对策第一，拜议郎，出为广汉雒令，不到官。梁商请为从事中郎。永和中，拜荆州刺史，徙太山太守，入为将作大匠。汉安初，迁大司农。冲帝即位，代赵峻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后议立清河王蒜，忤梁冀指，免。建和元年，下狱死。

◇举敦朴士对策

《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灾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续汉·五行志一》，「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时李固对策，引京房」云云。）

◇对策后复对

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坚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爵赏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廉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侯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艺文类聚》四十八引《续汉书》作「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罚不能复禁，化导以之浸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ㄴ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后汉·李固传》）

愚以为天不言，以灾异为谴告。政之治乱，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应以灾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体具山川。今日蚀地动，山崩昼晦，主将安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将安寄？昔江京之奸，祸及骨肉，至令陛下幽废，亲履艰难。天诱其衷，陛下龙兴，海内莫不忻悦。实有沛然改图，抑退权臣，询求善政，以顺天意，夜而行之，坐而待旦。今则不然，政令纷纭，以复仿蹈前轨矣。臣伏在草泽，痛心疾首。诚以陛下圣德应期，实当嘉会，反衰弊之政，弘中兴之美，其功甚易，譬犹指掌。臣闻善罚不如痒政，善赏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从内起。昔周宣孝文，中兴之主也，皆改华服，霈然易规，乃能移风易俗，反之于古。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臣案图书，灾异之发，亦以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陛下亲发德音，以招群俊，临御座，见公卿，言有称意，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旌忠善则陛下日有所闻，忠臣日有所献，君臣相体，上下交泰。阿保虽有大功勤劳之恩，可赐以货贿，传之子孙。列土分爵，实非天意。汉兴已来，贤君相继，岂无保乳之养？非不宠贵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经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群从，征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权宠太过，天道恶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气；帝有尚书，所以出纳王命。若赋役平均，则百姓以安；万机不治，则天下以乱。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危则同其祸。由是观之，权柄不可不慎，号令不可不详。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堤防，堤防完全，虽遭雨水霖潦，不能为变。政教一立，暂遭凶年，不足为忧。诚令堤防穿漏，万夫同力，不复能救。政教一坏，贤智驰骛，不能复还。今堤防虽坚，渐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心腹之疾，非民以为坚堤防，务政教，先安心腹，理本朝，虽有寇贼水旱之变，不足介意也。诚令堤防坏陋，心腹有疾，虽无水旱之灾，天下固不可不忧矣。臣父故司徒臣，受先帝厚恩，子孙不敢自比于余隶，故敢依图书，悉心以对，不敢虚造。（袁宏《后汉纪》十八。案：此与《后汉书》各有删节，文亦互异。）

◇发丧对

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后汉·李固传》）

◇上疏陈事

臣闻气之清者为神感动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昔秦欲谋楚，王孙圉设坛西门，陈列名臣，秦使忄矍然，遂为寝兵。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息。宜征还厚等，以副群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光禄大夫周举，才谟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后汉·李固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有小异。）

◇与吴雄上疏

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后汉·李固传》）

◇理科皓应承疏

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皓、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比盗贼群起，处处未绝。皓、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后汉·种皓传》）

◇与刘宣上言

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游，专心庶政。（《后汉·李固传》）

◇荐杨淮

杨淮累世服事台阁，既闲练旧典，且有干用，宜在机密。（□□□□引《盖部耆旧传》，固为太尉，荐淮，特拜尚书。）

◇驳发荆杨兖豫卒赴日南议

若荆、扬安稳无事，发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扬盗贼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恐十五万户，不得一士。诏书迫促，必至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恐死亡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尚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袁宏《后汉纪》十八，《后汉·南蛮传》）

◇冲帝山陵议

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后汉·李固传》）

◇临荆州辟文学教

欲采名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学。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于鱼；或百文学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学求之于半筲也。由是言也，蚌乃珠之所藏，文学亦士之场矣。（□□□□引《长沙耆旧传》）

◇助展允婚教

告文学师，议曹史展允，笃学贫苦，慈孝推让，年将如命，配匹未定，闻之怆然，其闵哀之。夫冠娶仕进，非所以已，允亲兄弟无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师辅为允娶，云谭处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钱千率。先大夫天府内史守助佐及谭掾等，其欲议朋友少征条名目。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御览》五百四十一）

◇奏记梁商

《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朝廷初立，颇存清静，未能数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群下继望。可令中宫，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明将军望重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刑，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容不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后汉·李固传》）

今四海云扰，背义趋利。父劝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论价而后定位。夫致一贤，则国赖其功；招一恶，则天下被其害。数年以来，妖怪屡起，宫省之中，必有阴谋。将军位尊势重，诚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袁宏《后汉纪》十八。案：即前篇约文。）

◇奏记梁商理王龚

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未审其事深浅何如。王公束厉节，敦乐艺文，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但以坚贞之操，违俗失众，横为谗佞所构毁，众人闻知，莫不叹栗。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极，未有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概，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沈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群臣无救护之节矣。昔绛侯得罪，袁盎解其过，魏尚获戾，冯唐诉其冤，时君善之，列在书传。今将军内倚至尊，外典国柄，言重信著，指夫违，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后汉·王龚传》）

汤问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对曰：「三公智通大道，奕变不穷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非大罪不逊位。」（《御览》二百六）

◇议立嗣先与梁冀书

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议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阼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今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后汉·李固传》）

◇遗黄琼书

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臣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者易缺，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后汉·黄琼传》）

◇与宾卿书

开廓大分，缪绸恩信。（《文选·卢子谅答魏子悌诗》注）

◇临终与胡广赵戒书

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主得矣，夫复何言！（《后汉·李固传》）

◇临终敕子孙

素棺三寸，幅巾，殡殓于本郡尧之地，不得还墓茔，污先公兆域。（《后汉·李固传》谢承书注）

◎李燮

燮，字德公，固少子。桓帝末，征拜议郎。灵帝时，拜安平相，复为议郎，迁河南尹。

◇上书求加礼种岱

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而万姓宁。伏见故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禀命不永，奄然殂殒。若不桓难进，等辈皆已公卿矣。昔先贤既没，有加赠之典，《周礼》盛德，有铭诔之文，而岱生无印绶之荣，主坐我官谥之号。虽未建忠效用，而为圣恩所拔，遐迩具瞻，宜有异赏。（《后汉·种皓附传》）

◇安平王续复国议

续在国无政，为妖贼所虏，守藩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后汉·李固传》）

◇书甄邵背帛

谄贵卖友，今官埋母。（同上。颍川甄邵附梁冀为邺令。有同岁生得罪冀，亡奔邵，邵伪纳，阴告冀捕杀之。邵当迁郡守，会母亡，埋尸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燮遇之途，投车沟中，笞捶乱下，大书帛于其背，乃表邵废锢。）

◎周磐

磐，字坚伯，汝南安成人。永元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令，徙重合，弃官归。公府三辟有道，不应。建光元年卒，年七十三。

◇令二子

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后汉·周磐传》）

◎杜崇

崇，永元中，为中郎将，以激变南匈奴，征下狱死。

◇上言备南单于

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后汉·南匈奴传》，永元五年，中郎将杜崇与执金吾行度辽将军事朱徽上言。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三，有小异。）

◎庞参

参，字仲达，河南缑氏人。永元中，仕郡，举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输作若卢。永初初，于徒中召拜谒者，寻为汉阳太守。元初初，迁护羌校尉，坐罪征下狱。复为汉阳太守。顺帝即位，迁度辽将军，入为大鸿胪。永建四年，代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阳嘉中，免。复代施延为太尉。永和初，以病免。

◇使子俊上安帝书

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为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共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后汉·庞参传》）

◇奏记邓骘

比年羌寇特因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因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取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善者也。（《后汉·庞参传》）

◎王堂

堂，字敬伯，广汉妻阝人。永元中，举光禄茂才，迁城令。永初中，拜巴郡太守，迁右扶风。永建初，入为将作大匠，坐事左转议郎，复拜鲁相。后迁汝南太守，以忤梁商、袁汤免。卒年八十六。

◇汝南太守教掾吏

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缉于下。其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委功曹陈蕃。匡政理务，拾遗补阙，任主簿应嗣。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后汉·王堂传》）

简核众职委功曹，拾遗补阙主簿，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劳于求贤，逸于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御览》一百六十二引钟ヴ《良吏传》）

卷四十九

◎吕盖

盖，字君玉，一作君上，宛陵人。永元中，为光禄勋，代刘方为司徒。

◇奏劾张

位居三司，知公门有仪，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反作色大言，怨让使臣，不可以示四远。（《后汉·张传》，永元十二年）

◎邓骘

骘，一作陟，字昭伯，南阳新野人，太傅禹孙，和熹皇后之兄。永元中，辟大将军窦宪府，除郎中，三迁为虎贲中郎将。延平初，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永初初，封上蔡侯，固辞，寻拜大将军。建光初，封上蔡侯，位特进。为安帝乳母王圣所谮，免特进，徙封罗侯，不食而死。

◇上疏自陈

臣兄弟污秽，无分可采，过以外戚，遭值明时，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并统列位，光昭当世。不能宣赞风美，补助清化，诚惭诚惧，无以处心。陛下躬天然之姿，体仁圣之德，遭国不造，仍离大忧，开日月之明，运独断之虑，援立皇统，奉承大宗。圣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万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闻诏书，惊惶惭怖。追观前世倾覆之诫，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虽无逮及远见之虑，犹有庶几戒惧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冀以端悫畏惧，一心奉惧，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终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营，昧死陈乞。（《后汉·邓禹附传》）

◎邓耽

耽，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郊祀赋

咨改元正，诞章厥新。丰恩羡溢，含唐孕殷。承皇极，稽天文。舒优游，展弘正。扬明光，宥罪人。群公卿尹，侯柏武臣，文林华省，奉贽厥珍。夷髦卢巴，来贡来宾。玉璧既卒，于斯万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应符蹈运，旅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初学记》十三）

伊皇母以延慈。（《文选·褚渊碑》注）

◎许慎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为郡功曹。永元中，举孝廉，为太尉南阁祭酒，后除氵交长。有《孝经古文说》一卷，《五经异义》十卷，《说文》十五卷，《淮南子注》二十一卷。

◇说文解字叙

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象物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 1 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声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旦，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颇复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可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B115]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势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忄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悟不谕，岂不悖哉！《书》曰：「同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三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忄旨，分别部居，不杞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功。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厥如也。（宋本《说文》）

◇说文解字后叙

后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穷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于时大汉，圣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迩被泽，渥衍沛滂，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谊可传。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窃景行，敢涉圣门。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如何，节彼南山，欲罢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闻疑载疑。演赞其志。次列微辞，知此者稀。傥昭所尤，庶有达者，理而董之。（宋本《说文》）

◎许冲

冲，慎子。

◇上书进说文

召陵万岁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见陛下神明盛德，承遵圣业，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万国咸宁，神人以和。犹复深惟《五经》之妙，皆为汉制。博采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书》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言不诂，皆通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凡十五卷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奉上。今慎已病，遣臣赍诣阙。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卯朔二十日戊戌上。（《说文》本作「己亥塑二十日戊午上」，今依四分术推改。）

◎舒承梵

承梵，永元中为太史令。

◇天度远近对

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历漏随日南北为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续汉·律历志中》）

◎养奋

奋，字叔高，郁林人。永元六年举贤良方正。（《广韵》引《孝子传》有养奋）

◇贤良方正对策

策问阴阳不和，和水或旱，方正郁林市衣养奋对曰：「天有阴阳，阴阳有四时，四时有政令。春夏则予惠，布施宽仁，秋冬则刚猛，盛威行刑。赏罚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各应其时，则阴阳和，四时调，风雨时，五谷升。今则不然，长吏多不奉行时令，为政举事，干逆天气，上不恤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恤哀，众怨郁积，故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缘类。水者阴盛，小人居信，依公营私，谗言诵上。雨漫溢者，五谷有不升，而赋税不为减，百姓虚竭，家有愁心也。」（《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广州先贤传》）

佞邪以不正食禄飨所致。（《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养奋对策）

当温而寒，刑罚惨也。（《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袁山松「书」）

◎郑琚

琚，字平卿。

◇拜内史上疏

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视之官，职任过分，当纠邪矫枉。（《东观汉纪》）

◎张告

告，字叔明，犍为武阳人，留侯张良六世孙。永元中，仕州郡，辟大将军邓骘府，五迁为尚书仆射出为彭城相。永宁初，征拜廷尉。永建初，代陶敦为司空，免。阳嘉初，复为廷尉。卒年八十三。

◇上疏谏废皇太子

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后汉·张告传》：「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告与桓焉、来历廷争之，不能得。退而上疏书。奏不省。」）

◇上疏谏诛赵腾

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采善书恶，圣主不罪刍荛。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争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后汉·张浩传》：「顺帝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以诽谤当伏重法。告上疏谏，帝乃悟。」）

◎张纲

纲，字文纪，告子。永建中，举孝廉，不就，寻辟司徒府，以高第为侍御史。汉安初，出为广陵太守，拜光禄大夫。

◇上书谏纵宦官

《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寻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理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而顷者以来，不遵旧典，无功小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人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伏愿陛下少留圣思，割损左右，以奉天心。（《后汉·张纲传》）

◇上书劾梁冀

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饕，甘心好货，纵恣无厌，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齿也。（《蜀志·张翼传》注引《续汉书》，袁宏《后汉纪》十九，《后汉·张纲传》）

◎高慎

慎，字孝甫，陈留人。永元中，为陈国户曹史，历二县令，迁东莱太守。

◇谏国相

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礼数不同。昔季氏设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传》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渐，不可听也。（《后汉·陈敬王羡传》注引谢承《书》）

◎霍融

融，永元中待诏太史。

◇上言改定官漏刻

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续汉·律历志》，《宋书·历志二》，《隋书·天文志·刻漏》）

◎曹凤

凤，永元中为俞麋相。

◇上言建复西海郡县

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于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诏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得，不过数百，逃亡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后汉·西羌传》）

◎法雄

雄，字文强，扶风眉邑人。和帝时，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除平氏长，迁宛陵令。安帝时，为青州刺史，迁南郡太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移书南郡属县

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后汉·法雄传》）

◎唐羌

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

◇上书陈交献龙眼荔支事状

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后汉·和纪》注引《谢承书》）

◎尚敏

敏，爵里未详。

◇陈兴广学校疏

臣闻《五经》所以治学为人。《五经》不修世道陵迟；学校不弘，则人名行不广，故秦以坑儒而灭。汉以崇学而兴，所以罔罗天下，统理阴阳，弥纶治道，而礼轨则也。光武中兴，修缮太学，博士得具五人，《五经》各叙其义，故能化泽沾洽，天下和平。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务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从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臣恐《五经》六艺浸以陵迟，儒林学肆于是废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义也。传曰：「王者之臣，其实师也。」言其道德可师也。今百官、伐阅皆以通经为名，无一人能称。孔子曰：「无而为有，虚而为盈，难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经学者，公府孝廉皆应诏，则人心专一，风化可淳也。（袁宏《后汉·殇帝纪》）

◎苏顺

顺，字孝山，京兆霸陵人。和安间，以才学称，后拜郎中。

◇叹怀赋

悲终风之陨箨，条枝梢以摧伤。桂敷荣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华霏霏之将实，中夭零而消亡。童乌其明哲，悲何寿之不将。嗟刘生之若兹，奄弥留而永丧。（《艺文类聚》三十四）

◇和帝诔

天王徂登，率土奄伤。如何昊穹，夺我圣皇？恩德累代，乃作铭章。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风流万国。立我蒸民，宜此仪则。厥初生民，三五作刚。载籍之盛，著于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为，钦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载。无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岖，诸夏擅命。爰兹发号，民乐其政。奄有万国，民臣咸秩。季备矣，宫有恤。由昔姜原，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惟一。弥留不豫，道扬末命芝谦有终，实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远屏。履和而行，威棱上古。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不少留，民斯何怙。欷成云，泣涕成雨。昊天不吊，丧我慈父。（《艺文类聚》十二）

◎陈公诔

化侔春风，泽配甘雨。（《文选·曹植上责躬诗表》注）

◇贾逵诔

惟天生君，继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论至赜。（《初学记》二十一）

◎史岑

岑，字孝山，爵里未详。（案：《后汉·王隆传》，「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子孝，莽以为谒者」。《文选·出师颂》注，考定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莽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引《流别集》及《集林》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为据。今从《选》注，编入和、安帝间。）

◇出师颂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素灵夜叹。皇运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顺，东夷遘逆。乃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悦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宇。苍生更始，朔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暂褰。泽沾遐荒，功铭鼎铉。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介圭既削，列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问。（《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九）

◎杨伦

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师事丁鸿。为郡文学掾，久之去职。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不就。延光末，征博士，为清河王傅，免。永建中。拜侍中，免。阳嘉中，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请为长史，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

◇上书案坐任嘉举主罪。

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救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卫谤ㄋ。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露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陨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后汉·杨伦传》）

◇辞补常山王傅

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后汉·杨伦传》）

卷五十

◎李尤

尤，字伯仁，广汉雒人。永元中，召诣东观，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顺帝初，迁乐安相。卒年八十三。有《集》五卷。

◇函谷关赋

惟皇汉之休烈兮，包八极以据中。混无外之荡荡兮，惟唐典之极崇。万国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约之险固兮，制关楗以擒非。其南则有苍梧荔浦，离水谢沭，汇浦零中，以穷海陆。于北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陉，贯越代朔，以临胡庭。缘边邪指，阳会玉门，凌测龙堆，或置以□。于西则有随陇武夷，白水江零中沔汉阻曲，路由山泉。奋水辽溢，连氵络是经，尔乃周览以泛观兮，历众关以游目。惟夸阔之显丽兮，羌莫盛乎函谷。施雕砻以作好，建峻敞之坚重。殊中外以隔别，翼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执钥，统群类之所从。严固守之猛厉，操戈钺而产为聪。蕃镇造而惕息，侯伯过而震忡。惟函谷之初设险，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气，知真人之西游。爰物色以庶道，为著书而肯留。自这东迁，秦虎视乎中州文驰齐而惧追，谲鸡鸣于狗偷。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免搜。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准令宜以就制，因兹势以立基。盖可以诘非司邪，括执喉咽。季末荒戍，堕阙有年。天闵群黎，命我圣君。稽符皇乾，孔适河文。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上罗三关，下列九门。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冠盖纷其云合，车马动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讥，捐传而勿论。于以廓襟度于神圣，法易简于乾坤。（《艺文类聚》六，《初学纪》七，《古文苑》）

玉女流丐而下视。（《文选·鲁灵光殿赋》注）

盛夏临栗而含霜焉。（《文选·七启》注）

◇辟雍赋

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宏该要，周建大中。蓄纯和之优渥兮，化盛溢而兹丰。（《御览》五百三十四）

太学既崇，三宫既章。灵台司天，群耀弥光。太室宗祀，布政国阳。辟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岩岩，规圆矩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飨。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攒罗鳞次，差池杂Ш。延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三后八蕃，师尹群卿，加休庆德，称寿上觞。载甫垂毕，其仪跄跄。是以乾坤所周，八极所要，夷戎蛮羌，儋耳哀牢，重泽响应，抱珍来朝。南金大璐，玉象犀龟。（《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三）

兴云动雷，飞屑风雨。（《文选·海赋》注）

万骑夔尼以攫。（《文选·鲁灵光殿赋》注）

◇德阳殿赋

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开三阶而参会，错金银于两楹。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尔乃周阁帀，峻楼临门，朱阙岩岩，嵯峨概云。青琐禁门，廊庑翼翼，华虫诡异，密采珍缛。达蔺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比，斯曰濯龙。葡萄安石，蔓延蒙笼，橘柚含桃，甘果成丛。文曜水，光映煌煌。（《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十）

◇平乐观赋

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习禁武以讲捷，厌为羁之遐邻。徒观平乐之制，郁崔嵬以离娄。赫岩岩其山各，纷电影以盘于。弥平原之博敞，处金商之维陬。太厦累而鳞次，承之翠楼。过洞房之转闼，历金环之华铺。南切洛滨，北陵仓山。龟池泱漭，果林榛榛。天马沛艾，鬣尾布分。尔乃太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Ш归谊，集于春正。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召鼓。戏车高丫，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畏延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艺文类聚》六十三）

◇东观赋

臣虽顽卤，慕《小雅·斯干》叹咏之美。（《文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注）敷华实于雍堂，集干质于东观。东观文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敞座，庇蔽芾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艺六类聚》六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款

寄宫闲馆，回庭洞门。井干广望，重阁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连。前临都街，后据流川。梁王青黎，卢橘是生。白华绿叶，扶疏冬荣。与时代序，孰不堕零。黄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朱里，班理内充。滋味伟异，淫乐无穷。副以苷蔗，丰弘诞节。纤液玉津旨于饴蜜。（《艺文类聚》五十七，又《初学记》二十八引两条，又《御览》九百七十四）

鸿柿若瓜。（《御览》九百七十一）

龙鼍水处。（《文选·蜀都赋》注）

回皇竞集。（《文选·长笛赋》注）

季秋未际，高风厉。（《文选·七命》注）

神奔电驱，星流矢骛，则莫若益野腾驹也。（《文选·七命》注）

怀戎颂（《华阳国志》十中）

政事论（《华阳国志》十中云七篇）

◇河铭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经自中州，龙图所在。黄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会孟津。鱼入王舟，乃往克殷。大汉承绪，怀附遐邻。邦事来济，各贲厥珍。（《艺文类聚》八，又九引《孟津铭》，又《水经·河水一》注）

◇洛铭

洛出熊耳，东流会集。夏禹导疏，经于洛邑。玄龟赤字，汉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国南乡。万乘终济，造舟为梁。三都五州，贡篚万方。广视远听，审任贤良。元首昭明，庶类是康。（《初学记》六）

◇鸿池陂铭

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水经·水》注）

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文选·谢晚登三山望京邑诗》注）

◇函谷关铭

函谷险要，襟带喉咽。尹从李老，留作二篇。孟尝离秦，奔骛东征。夜造稽疑，谲以鸡鸣。范雎将入，自盛以囊。元鼎革移，错之新安。舍彼西阻，东即高原。长墉重关，疔固不逾。简易易从，与乾合符。（《艺文类聚》六）

◇明堂铭

布政之室，上圆下方，体则天地，在国正阳。窗闼四设，流水洋洋，顺节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进贤良，秋厉威武，冬谨关梁。（《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三十三）

◇太学铭

汉遵礼典，崇兴六艺。修周之理，埽秦之弊。α建儒宫，广置异记。开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者，劝以爵位。（《艺文类聚》三十八）

◇辟雍铭

惟王所建，方中圆外。清流四匝，荡涤浊秽。（《御览》五百三十四）

◇东观铭

周氏旧区，皇汉实循。房闼内布，疏绮外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是谓东观，书籍林渊。列侯弘雅，治掌艺文。（《艺文类聚》上三，《文选·陆赠顾彦先诗》注）

◇永安宫铭

合欢黄堂，中和是遵。旧庐怀本，新果春。候台集道，俾司星辰。丰业广德，以协天人。万福来助，嘉娱永欣。（《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云台铭

周氏旧居，惟汉袭因。崇台ㄗ峻，上碍苍云。垂示亿载，俾率旧章。人修其行，而国其昌。（《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德阳殿铭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侧，弘诞弥光。大汉体天，承以德阳。崇弘高丽，苞受万方。内综朝贡，外示遐荒。（《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鞫城铭（《文选》注作「鞫室铭」）

圜鞫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鞫政由然，况乎执机。（《艺文类聚》五十四，《文选·景福殿赋》注）

◇京师城铭

天险匪登，地险丘陵。帝王设险，乾坤是承。（《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高安馆铭

巍巍高安，明圣是修其。焦丽馆，窗闼列周。增台显敞，禁室静幽，长除临起，槛相承。圣朝明察，同保休征。（《艺文类聚》六十三，《文选·蜀都赋》注，《七启》注）

◇平乐馆铭

乃兴平乐，弘敞丽光。层楼通阁，禁闼洞房。棼梁照曜，朱华饰当。骋武舒秘，以示幽荒。如荣普覆，然后来王。（《艺文类聚》六十三）

◇上林苑铭

显宗备礼，明虑弘深。（《文选·鲍照放歌行》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铭

皇上尊严，万姓载依。国都攸处，建设端闱。表树两观，双阙巍巍。（《艺文类聚》六十二）

悉心听省，乃无穷冤。（《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

◇门铭

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闲邪，击柝防害。（《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八十三）

◇城门铭

门北中，位当于子。太阴主刑，杀伐事首。（《艺文类聚》六十三作「杀伐为首」，《初学记》二十四作「为始」，《御览》一百八十三。案：雒阳城十二门，今缺丑门一铭。）

◇上东门铭

上东少阳，厥位在寅。条风动物，月值孟春。（《后魏书·李顺附传》，李骞《释情赋》注）

◇中东门铭

中东处仲，月位当卯。仓庚有声，鹰隼匿爪。除去桎梏，狱讼勿考。（《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八十三）

◇旌门铭

旌门值季，位月在辰。顺阳布惠，贫乏是振。（《御览》一百八十三）

◇开阳门铭

开阳在孟，位月惟已。清门冠节，太阳进起。（《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平城门铭

平门督师，午位处中。外临僚侍，内达帝宫。正阳南面，炎暑赫融。（《御览》一百八十三）

◇津城门铭

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温风郁暑，鹰鸟习鸷。（《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广阳门铭

广阳位孟，厥月在申。凉风时至，白露已分。（《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一百八十三）

◇雍城门铭

雍门处中，位月在酉。盲风寒浊，雁归山阜。（《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西门铭

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黄豺祭，号令严悉。（《御览》一百八十三）

◇夏城门铭

夏门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冥幽晦。阴阳不通，ぐ匿采。迎冬北坛，顺阴所在。（《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八十三）

◇堂铭

因邑制宅，爰兴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凉。家以师礼，修奉蒸尝。延宾西阶，主近东厢。宴乐嘉客，吹笙鼓簧。（《艺文类聚》六十三）

◇室铭

室以安宁，寝息幽闲。室塞空隙，遮遏风寒。无曰寂寞，屋漏昭然。（《御览》一百七十四）

◇楹铭

干强体正，虽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御览》一百八十七）

◇牖铭

天设窗牖，开光照阴。施于明堂，以象八风。（《御览》一百八十八）

◇井铭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概自平。多取不损，少汲不盈。执宪若斯，何有邪倾。（《艺文类聚》九）

◇灶铭

燧人造火，杜能以兴。五行接备，阴阳相乘。（《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一百八十六）

◇钟ね铭

周因殷礼，损益可知。汉因于周，犹若重规。人因秦器，事有可施。鸿钟怒ね，物得其宜。声扬远闻，文耀委迤。（《艺文类聚》四十四）

◇琴铭

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和正，乐而不淫。（《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笛铭

剡削长干，二孔修长。□□□□，出自西凉。流离浩荡，壮士抑扬。（《初学记》十六引两条）

◇漏刻铭

昔在先圣，配天垂则。仰厘七曜，俯顺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时。县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衰于兹。挈壶失节，刺流在诗。圣哲稽古，帝则是钦。尺璧非宝，重此寸阴。昧旦丕显，敬听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艺文类聚》上八引《漏刻铭》，又引《漏铭》，《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初学记》二十五）

◇屏风铭

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坑。奉上蔽下，不失其常。（《艺文类聚》六十九，《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一）

◇书案铭

居则致乐，承颜接宾。承奉奏记，通达谒刺。尊上答下，道合仁义。（《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十）

◇经桡铭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进新习故，不舍于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广学，无问不知。（《艺文类聚》五十五）

◇读书枕铭

听政理事，怠则览书。倾倚偃息，随体兴居。寤心起意，犹愈宴娱。（《艺文类聚》五十五）

◇笔铭

笔之强志，庶事分别。七术虽众，犹可解说。口无择言，驷不及舌。笔之过误，愆尤不灭。（《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错佩刀铭

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其身。（《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金马书刀铭

巧冶炼刚，金马托形。贡文错镂，兼勒工名。淬以清流，砺以越砥。（《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两引，又《御览》三百四十六）

◇宝剑铭

五材并用，谁能去兵？龙渊耀奇，太阿飞名。陆断犀兕，水截鲵鲸。缙绅咸服，翼宣仪刑。岂徒振武，义合金声。

◇戟铭

鼓戟之设，以戒非常。秉执操持，邪暴是防。须臾之分，终日为殃。山陵之祸，起于豪芒。（《文选·鲍照白头吟》注，《御览》三百五十三）

◇弧矢铭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协并八极，四方同纪。（《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弓铭

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射载礼，招命在诗。妙称颜高，巧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辨仪。（《御览》三百四十七。案：《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作晋李充。）

◇弩铭

粤自近古，发意所睹。前圣制弓，后世建弩。机牙发矢，执丑破虏。克获虽屡，犹不可常。忘战者危，极武者伤。（《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八）

◇弹铭

昔之造弹，起意弦木。以丸为矢，合竹为朴。漆饰胶治，不用筋角。丸弹之利，以戈凫鹜。晋灵骄悖，群臣是弹。乐其如跃，趋如避丸。（《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五十）

◇铠铭

甲铠之施，捍御锋矢。尚其坚刚，或用犀兕。内以存身，外不伤害。有似仁人，厥道广大。好德者宁，好战者危。专智恃力，君子不为。（《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一十六）

◇盾铭

吴鲁《盾》，戎兵特须。（《御览》三百五十七）

◇鞍铭

驱鹜驰逐，腾跃覆被。虽其捷习，亦有颠沛。井羸其瓶，罔不斯败。（《文选·赭白马赋》注，《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八）

◇辔铭

辔御在手，急缓必时。赏罚在心，中和是思。马知良御，进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八）

◇马棰铭

御者棰策，示有威怒。东野之败，督责过度。（《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九）

◇钲铭

誓节师旅，申严号令。以肃纪律，万众是听。

◇武库铭

搏噬爪牙，锋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圣人垂象，五兵已陈。（《妆学记》二十四）

◇卧床铭

体之所安，寝处和欢。夕惕敬慎，崇德远奸。（《书钞》一百三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六）

◇几铭（有序）

昔帝轩辕，仁智恭恕。恐事之有阙，作倚几之法。（《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十）

虚左致贤，设坐来宾。筵床对几，盛养已陈。ゾ仁饭义，枕典席文。道可醉饱，何必清醉。（《书钞》一百三十三）

几则索口贤知难求。西伯善养，二老来游。（同上）

◇席铭

施席接宾，士无愚贤。值时所有，何必羊豚。（《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

◇灵寿杖铭

亭亭奇干，实曰寿灵。甘泉润根，清露流茎。乃制为杖，扶危定倾。既凭其实，亦贵其名。（《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艺文类聚》六十九）

◇麈尾铭

成德柄，言为训辞。鉴彼逸傲，念兹在慈。（《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镜铭

铸铜为鉴，整饬容颜。修尔法则，正尔衣冠。（《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艺文类聚》七十，《初学记》二十五）

◇熏炉铭

上似蓬莱，吐气委蛇。芳烟布写，化白为香。（《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案：铭末有误，陈禹谟改作「芳烟布绕，遥冲紫微」，张溥《百三家集》用之，未详所据。）

◇印铭

亦绂在服，非印不明。传符节，非印不行。龟纽犊鼻，用尔作程。（《初学记》二十六）

◇研墨铭

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相附，笔疏以申。篇籍永垂，纪志功勋。（《初学记》二十一分为《砚铭》《墨砚铭》二篇，今合录之。《御览》六百五）

◇冠帻铭

冠为元服，帻为首饰。君子敬慎，自强不忒。

◇文履铭

文以表德，质以体仁。乃制兹履，文质斌斌。显允明哲，卑以牧身。步此坦道，绝彼埃尘。（《书钞》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二十六）

◇舟楫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艺文类聚》七十一，《初学记》二十五）

◇小车铭

圆盖象天，方轸则地。轮法阴阳，动不相离。合之兼嘘，疏达开通。两辎障邪，尊卑是从。𠂉𠂉之用，信义所同。（《艺文类聚》七十一，又《初学记》二十五引两条，《御览》七百七十三）

◇天车铭（《御览》作「轺车铭」）

奚氏本造，后裔饰雍。轮以代步，屏以蔽容。轮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义，惟礼是恭。（《艺文类聚》七十一，《御览》七百七十三）

◇鼎铭

五鼎大和，滋味集具。虽快其口，损之为务。（《艺文类聚》七十三）

◇盘铭

或以承觞，或以受物。既举清觞，又成口实。（《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三百五十八）

◇盂铭

饮无求辞，才以相娱。荒沈过差，可不慎与。（《文选·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注）

◇樽铭

樽设在堂，以俟俊。三山共承，雕琢错带。（《艺文类聚》七十三）

◇杯铭

小之为杯，大之为。杯之用，无施不可。以饮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骄吝为病。（《艺文类聚》七十三）

◇羹魁铭

羊羹不遍，驷马长驱。（《御览》七百五十八）

◇安哉铭

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鸣。（《御览》七百六十）

◇匮匣铭

国有邑，家有匣匮。货贿之用，我之利器。（《御览》七百十四）

◇丰侯铭

丰侯荒缪，醉乱迷逸。乃象其形，为礼戒式。后世传之，固无止说。（《御览》七百六十二）

◇箕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农植谷，以养蒸民。箕主簸扬，糖秕乃陈。（《御览》七百六十五）

◇围棋铭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竟。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艺文类聚》七十四）

◇金羊灯铭

贤哲勉务，惟日不足。金羊载耀，作明以续。（《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权衡铭

夫审轻重，莫若权衡。正是权衡。正是正非，其唯贤明。（《御览》八百三十。案：《华阳国志》十中，和帝召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怀戎颂》百二十铭，著《政事论》七篇，帝善之。今搜辑群书，得八十四铭，其余三十七铭亡。）

卷五十一

◎杨震

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丞相安平侯敞玄孙。年五十，始仕州郡，辟大将军邓骘府。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转涿郡太守。元初中，征为太仆，迁太常。永宁初，代刘恺为司徒。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明年策免。卒年七十余。

◇上疏请出乳母王圣

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诚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后汉·杨震传》）

◇复诣阙上疏谏刘瑰袭爵

臣闻高祖与群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战，弃身沙漠，降服百蛮不羁之虏，然后得受茅土。故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所以别亲疏，殊达庶，尊国体，重继嗣，防淫篡，绝奸谋，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从兄瑰袭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不专封，封有功；诸侯不专爵，爵有德。今瑰无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侍中，一时之间，超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寮不安。臣诚知言与罪俱，辞与辜会，忝当台翰之任，故不敢不尽言之。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袁宏《后汉纪》十七，又《后汉·杨震传》）

◇谏为王圣修第疏

臣闻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储，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故尧之遭洪水，民无菜色。传曰：「国无三年之储，非其国也。」故丰年知礼，凶年减除。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钞掠，二边震扰，战斗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匮乏，殊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而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百姓布野，农民废业，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讠哗，威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袁宏《后汉纪》十七，《后汉·杨震传》，合录成文。）

◇因地震复上疏

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讠哗，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ㄡ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书》曰：「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讠夭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后汉·杨震传》）

◇救赵腾疏

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作，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后汉·杨震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有删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秉

秉，字叔节，震中子。年四十余始应司空辟，拜侍御史，历豫、荆、徐、充四州刺史，迁任城相。桓帝即位，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迁侍中、尚书、光禄大夫，以梁冀擅权，称病去官。冀诛，拜太仆，主常，以争白马令李云事免。征拜河南尹，复坐事输作左校，遇赦拜太常，代刘矩为太尉。延熹八年卒，年七十四。

◇因风灾上疏谏微行

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绂玺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又以薄学，充在讲劝，特蒙哀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义使士死，敢惮摧折，略陈其愚。（《后汉·杨震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一，有小异。）

◇上疏谏任左右除拜

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皋陶诫虞，在于官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清朝，远近莫观。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后汉·杨震传》）

◇上言吏职

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征，皆特拜不试，致盗窃纵恣，怨讼纷错。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信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后汉·杨震传》，「延熹五年，秉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秉与司空周景上言」。）

◇上言计吏宜绝横拜

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寒觊觎之端。（《后汉·杨震传》）

◇奏劾侯参

参取受罪臧累亿。柯男子张攸，居为富室，参横加非罪，云造讹言，杀攸家八人，没入庐宅。又与周郡诸生李元之官，共饮酒，醉饱之后，戏故相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诬言有淫慝之罪，应时捶杀。以人臣之势，行桀、纣之态，伤和逆理，痛感天地，宜当纠持，以谢一州。（《后汉·杨震传》注引谢承《书》）

京兆尹袁逢于长安客舍中得参重车三百余乘，金银珍玩，不可称纪。（《后汉·杨震传》注引谢承《书》）

◇奏劾侯览

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可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虽季氏专鲁，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固知衅重，必有自凝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蜀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春秋》书之，以为至戒。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众服。以此观之，容可近乎？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寡，请免官送归本郡。（《后汉·杨震传》）

◇对尚书诘现任方突狱事

《春秋》不诛黎比而鲁多盗，方等无状，衅由单匡。刺执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复令得逃窜，宽纵罪身，元恶大憝，终为国害。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踪绪，必可立得。（《后汉·杨震传》）

◇使掾属对尚书诘劾侯览事

《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后汉·杨震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二）

◎杨赐

赐，字伯献，秉子。辟大将军梁冀府，除陈仓令，以病不行。司空举高第，迁侍中、越骑校尉。建宁初，迁少府、光禄勋。熹平中，代唐珍为司空，免。复拜光禄大夫，代袁隗为司徒，免。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初，为三老，复拜少府、光禄勋，代刘为司徒，迁太尉，中平初免。寻封临晋侯，位特进，代张温为司空。卒。谥曰文烈侯。

◇蛇变上封事

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必应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书郑昭公时，两蛇斗于南门之外，其后昭公殆以女败；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宴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故殷汤以之自戒，终济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祯祥立应。殷戊、宋景，其事甚明。（《后汉·杨震附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

◇上疏谏封爵过差游观无度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长，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业业，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在职，以立雍熙之化。顷闻拜爵过多，每被尚书劾，非众所归，或不知何人。昔尧用舜，犹尚先试，三载考绩，以观厥成。而今所序用，无他名德，有形势者，旬月之间，累迁高位，守道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北山》之诗，所为训作。又闻微行数出，幸诸苑囿，观鹰犬之势，极般游之荒，政事日堕，大化陵迟，忘乾乾之不息，勿屡省之钦哉。陛下不顾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踪，殆非所谓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惟陛下绝慢游之戏，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贯鱼之次，无令丑女有四殆之叹，遐迩有愤怨之声。臣受恩偏厚，特忝师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谨自手书。皂囊密上。（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又《后汉·杨震附传》）

◇上书谏作林泉毕圭苑

臣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民田，欲以为苑者。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备三驱，薪采刍牧者往焉，故《诗》曰：「王在灵囿，鹿攸伏。」传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乐所为如此。至六国之际，取兽者有罪，伤槐者被诛。孟轲为梁惠王极陈其事。先帝之制，左开洪池，右作上林，不俭不泰，以合礼中。今猥规都城之侧，以为苑囿，坏沃野，废田园，驱居人，以畜禽兽之物，非所以保养民庶赤子之义。筑郎不时，《春秋》有讥，盘于游田，周公作戒。其城外之宛，已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顺四时，何必变革旧制，以罢民力？楚兴章华，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台之费，慰此下民劳止之歌。（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又略见《后汉·杨震附传》）

◇上言愿减赐户以封刘宽张济

臣前与故太尉刘宽、司徒张济并被侍讲，俱受三事；张角谋乱，又共陈便宜，而独蒙师傅之泽，茅土之祚，而宽济不蒙云雨之润。乞减赐户，以封宽、济。（袁宏《后汉纪》二十五）

◇虹对

臣闻经传所载，或得神以兴，或得神以亡。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示其祸。今嘉德殿所见黑气，考之经传，应为虹，皆妖邪所生，不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诗人所谓ぐ者也。于《中孚经》曰：「之比，无德以色亲。」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今复投，可谓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里之期，亦复垂及。昔虹贯牛山，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疑妾媵之中，有因爱放纵，左右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谷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唯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老臣过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之恩，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之心哉！（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后汉·杨震附传》）

◇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对

虎者，金行参伐之精，很戾之兽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贪残酷虐乎？（袁宏《后汉纪》二十四）

◇与王允书

若以张让事，百日再征，宜深思之。（袁宏《后汉纪》二十七）

◎杨琦

琦，一作奇，震曾孙。灵帝时侍中，出为汝南太守。帝崩，后复入为侍中，领卫尉，从献帝西迁。

◇上封事

亻，边鄙之人，习于夷风，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辅车驾幸黄白城，以纾其愤。臣愿陛下忍之，未可显其罪也。（《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亻移乘舆幸北坞，侍中杨琦上封事」。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八）

◎杨彪

彪，字文先，赐子。熹平中，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复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迁颍川、南阳太守。复为侍中，三千永乐放府、太仆、卫尉。中平末，代董卓为司空，又代黄琬为司徒。初平初免。拜光禄大夫，迁大鸿胪，从献帝西迁，转少府、太常，免。复为京兆尹、光禄勋，再迁光禄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淳于嘉为司空，免。兴平初，代朱亻隽为太尉，录尚书事。车驾还洛，复守尚书令。建安元年，从迁都许，为曹操所诬下狱，寻理出。后复拜太常，免。曹丕受禅，授光禄大夫，待以宾礼。黄初六年卒，年八十四。

◇答曹公书

彪曰：雅顾隆笃，每蒙接纳，私自光慰。小儿顽卤，谬见采录，不能期效，以折所爱。方今军征未暇，其备位匡政，当与戮力一心，而宽玩自稽，将违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虑小儿，必致倾败。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熟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古文苑》）

◎杨修

修，字德祖，彪子。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署丞相仓曹属之簿，坐罪诛。有《集》二卷。

◇节游赋

尔乃息偃暇豫，携手同征，游乎北园，以娱以逞。钦太之统气，乐乾坤之布灵。诞烟ㄉ之纯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风习以顺时，桡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树之抽英。或素华而雪朗，或红彩而发。绿叶白蒂，紫柯朱茎。杨柳依依，钟龙蔚青。芬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丛生，每在而绝形。禀冲和以固植，信能实而先荣。于是回旋详观，目周意倦。御于方舟，载笑载言。仰溯凉风，俯濯纤腕。极欢欣以从容，乃升车而来反。（《艺文类聚》二十八）

◇出征赋

嗟夫吴之小夷，负川阻而不廷。肇天子之命公，总九伯而是征。整三军而饬戒，殄征夫而叛惊。舫翼华以鳞集，苍鹰杂以星陈。塞川原而上下，蔽城隍而无垠。于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饬师就部，乃讲乃试。信大海之可横，焉江湖之足忌。公命临淄，守于邺都。侯怀大舜，乃号乃谟。茂国事之是勉兮，叹经时而离居。企欢爱之偏处兮，独搔首于城隅。（《艺文类聚》五十九）

泛从风而回舻，徐日转而月移。旆已入乎河口，殿尚集于园池。处者□垂拱而基安，观者若结驷□□□。（《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七，《御览》七百七十）

◇许昌宫赋

于是仪北极以构，希形制乎太微。□□□□□□，结云阁之崔嵬。植神木与灵草，纷蓊蔚以参差。尔乃置天台于角，列执法于西南。筑旧章之两观，缀长廊之步栏。重闺禁之窈窕，造华盖之幽深。俭则不陋，奢则不盈。黎民子来，不督自成。于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群僚。钟鼓隐而雷鸣，警跸嘈而响起。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宫。临南轩而向春，方负黼黻之屏风。凭玉几而按图之，想往昔之兴隆。（《艺文类聚》六十二）

华殿炳而岳立（《文选·潘岳藉田赋》注）

◇神女赋

惟玄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执义而潜厉，乃感梦而通灵。盛容饰之本艳，奂龙采而凤荣。翠黼裳，纤文。顺风揄扬，乍合乍离。飘若兴动，玉趾未移。详观玄妙，与世无双。华面玉粲，κ若芙蓉。肤凝理而琼，体鲜弱而柔鸿。回肩襟而动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之幸遇，获帷裳乎期同。情沸踊而思进，彼严厉而静恭。微讽说而宣谕，色欢怿而我从。（《艺文类聚》七十九）

◇孔雀赋

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氏。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曰：

有南夏之孔雀，同号称于火精。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首戴冠以饬貌，爰龟背而鸾颈。徐轩翥以俯仰，动止步而有程。（《艺文类聚》九十一）

◇答临淄侯笺

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自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改编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邪！群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窃备蒙瞍诵咏而已。敢望惠施，以忝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氏！季绪琐琐，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魏志·曹植传》注引《典略》，又见《文选》）

◇司空荀爽述赞

生应正性，体含中和，笃诚宣于初言，晚允朗于始察。是以在童龀而显奇，渐一纪则布名。须幼之可师，甘罗之少者，何以逾公之性量乎？砥心《六经》，探索道奥，瞻乾坤而知阴阳之极，载而集之，独说十万余言，士林景附，群英式慕，由毛羽之宗鹏鸾，众山之仰五岳也。昔楚思叔敖而作歌，郑讴子产而兴叹，瞻望弗及，作词告思。

词曰：

爰在大汉，挺荀作贞。其德允明，诞发幼龄。行蠲体洁，如玉之莹。确乎其志，乃励乃清。遂陟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僚所咨。清水平土，茂哉是力。将混六合，绳以正直。散以礼乐，风以道德。（《艺文类聚》四十七）

卷五十二

◎张衡（一）

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永元中，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永初中，大将军邓骘累召不应。公车特征，拜郎中，迁尚书郎，转太史令。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阳嘉中，迁侍中。永和初，出为河间相，征拜尚书。有《灵宪》一卷，《浑天仪》一卷，《集》十四卷。（案：张溥本有《周天大象赋》，今考是李播所撰，编入隋文。）

◇温泉赋（并序）

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洛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美洪泽之普施，乃为赋云：

览中域之珍怪兮，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营。荫高山之北延，处幽屏以闲清。于是殊方跋涉，骏奔来臻。士女晔其鳞萃兮，纷杂Ⅲ其如烟。

乱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懿厥成兮。六气淫错，有疾疠兮。温泉汩焉，以流秽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载，保性命兮。（《水经·渭水柱》下，《艺文类聚》九，《文选·雪赋》注，又见《初学记》七引六条）

◇思玄赋（并序）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其辞曰：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纟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蓠。美襞积以酷裂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夸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逆虞兮，喜傅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彼无其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明获ゥ于群弟兮，启《金》而乃信。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烦毒以迷或兮，羌孰可与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圜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枭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黻衣兮，披礼义之绣裳。辩贞亮以为ひ兮，杂技艺而为珩。昭彩藻与雕琢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迟以恣欲兮，翟灵忽其西藏。恃己知而华予兮，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时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妒雩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而摅情。文群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历众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π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峥。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龟以观祯。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而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雕鹗竞于贪婪兮，我修以益荣。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匚装。旦余沐于清原兮，余发于朝阳。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票轻。登蓬莱而容与兮，鳌虽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凭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翕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为粮。发昔梦于木禾兮，昆仑之高冈。朝吾行谷兮，从伯禹于稽山。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流目ぽ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远兮，越州而愉敖。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扬芒而绛天兮，水沙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郁邑其难聊。《骨页》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举麾兮，纟丽朱鸟以承旗。躔建木于广都兮，拓若华而踌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注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欲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蹶白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乱弱水之潺兮，逗华阴之湍渚。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会帝轩之未归兮，怅相佯而延伫。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黄灵詹而访命兮，扌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远疑兮，六藉阙而不书。神逵昧其难覆兮，畴克谟而从诸？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ㄣ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穆负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祛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通人ウ于好恶兮，岂爱惑之能剖？嬴レ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慎、灶显于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亲所弟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绵挛以氵幸己兮，思百忧以自。彼天监之孔明兮，用忱而佑仁。汤蠲体以祷祈兮，蒙褫以拯人。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它辰。魏颗亮以从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无言而不雠兮，又何往而不复？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仰矫首以遥望兮，魂忄敞惘而无畴。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行积冰之兮，清泉Ε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殳中兮，蛇蜿而自纠。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坐太阴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阳之相寓兮，亻曲颛顼之宅幽。庸织络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纟乎不周。迅飙氵肃其媵我兮，骛翩飘而不禁。趋《谷含》呵之洞穴兮，Ｂ通渊之林林。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出右密之暗野兮，不识蹊之所由。速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瑶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见刘。聘王毋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雩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砺以遗光。献环琨与缡兮，申厥好以玄黄。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歌曰：天地烟カ，百卉含花。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将答赋而不暇兮，爰整驾而亟行。瞻昆仑之巍巍兮，临萦河之洋洋。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登阆风之曾城兮，构不死而为床。屑瑶以为糇兮，白水以为浆。抨巫咸以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秀以为敷。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戒庶寮以夙会兮，佥恭职而并迓。丰隆平其震霆兮，列缺晔其照夜。云师皿以交集兮，冻雨沛其洒涂。义周舆而树葩兮，扰应龙以服辂。百神森其备从兮，屯骑罗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车兮，修剑揭以低昂。冠Φ Φ其映盖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佩纟丽以辉煌。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摅而超骧。氛旄溶以天旋兮，旌飘而飞扬。抚令轵而还睨兮，心灼药其如汤。羡上都之赫戏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周以才建芝兮，右素威以司钲。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属箕伯以函风兮，氵忍而为清。曳云旗之离离兮，鸣玉鸾之嘤嘤。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蒙而上征。纷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扬灵。叫帝阍使辟扉兮，觌天皇于琼宫。聆广乐之九奏兮，殿泄泄以彤彤。考理乱于律钧兮，意建始而思终。惟盘逸之无攵兮，惧乐往而哀来。素抚弦而余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静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太微之阆阆。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刺兮，射礻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良。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摇摄提以低回戮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皇。偃蹇夭矫勉以连卷兮，杂沓丛悴飒以方骧。《有或》汨戾沛以罔象兮，烂漫丽靡藐以迭《辶》。凌惊雷之亢磕兮，弄狂电之淫裔。逾E于宕冥兮，贯倒景而高厉。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穷乎天外。据开阳而ぽ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ぉぉ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而徘回。虽遨游以俞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飙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云兮反常闾。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补服之娑娑兮，长余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与，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愆兮，惧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惺历远以劬劳！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来从玄讠其，获我所求夫何思！（《后汉·张衡传》，又见《文选》）

◇西京赋

有赁虚公子者，心大多体忄太，雅好博古，学乎旧史氏，是以多识前代之载。言于安处先生曰：「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乎地者也。惨则鲜于欢，劳则褊于惠，能违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与推移。何以核诸？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先生独不见西京之事欤？请为吾子陈之：汉氏初都，在渭之。秦里其朔，实为咸阳。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巨灵，高掌远，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雍，陈宝鸣鸡在焉。于前则终南太一，隆崛崔卒，隐辚郁律，连冈乎れ冢，抱杜含，合沣吐镐，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于后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澶漫靡迤，作镇于近。其远则九甘泉，涸阴Ю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尔乃广衍活野，厥田上上，实惟地之奥区神皋。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剪诸鹑首。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岂不诡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娄敬委辂，干非其议，天启其心，人之谋。及帝图时，意亦有虑乎神，宜其可定，以为天邑。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榆？天命不滔，畴敢以渝！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敦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乃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正紫宫于未央，表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で。亘雄虹之长梁，结棼以相接。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饰华榱与璧，流景曜之κ晔。雕楹玉舄，而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右平左戚，青琐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兼。坻鳞旬，栈《齿彦》。襄岸夷涂，修路峻险。重门袭固，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ね《走黄》々。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朝堂承东，温调延北。西有玉台，聊以昆德。嵯峨で，罔识所则。若夫长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鸟，龙兴含章，譬众星之环极，叛赫戏以辉煌。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大夏耽耽，九户开辟。嘉木树庭，芳草如积。高门有闶，列坐金狄，内有常侍谒者，奉命当御。阑台、金马，递宿迭居。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植铩悬《盾犬》，用戒不虞。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鸾。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故共馆室次舍，采饰纤缛，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金玉阶，彤庭辉辉。珊瑚琳碧，需珉彬。珍物罗生，焕若昆仑。虽厥裁之不广，侈靡逾乎至尊。于是钧陈之外，阁道穹隆，属长乐与明光，长北通乎桂宫，命般尔之巧匠，尽变态乎其中。后宫不移，乐不徙悬，门卫供帐，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辇成燕。穷年忘归，犹弗能遍瑰异日新，殚所未见。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页》往昔之遗馆，获林光于秦余。处甘泉之爽垲，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于迎风，增露寒与储胥。托乔基于山冈，直带霓以高居。通天讠少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上斑华以交纷，下刻峭其若削。翔军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槛而ぽ听，闻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营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阊阖之内，别风焦。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干叠而百增。寺游极于浮柱，结重栾以相承。累层构而遂齐，望北辰而高兴。消埃于中宸，集重阳之清。瞰宛虹之长，察云师之所凭。上飞闼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怂兢。非都庐之轻し，孰能超而究升？及娑驺荡，焘桔桀。兮诣承光，睽え《广孝》豁。曾桴重棼，锷锷列列。反宇业业，飞檐猷猷。流景内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宫，实开高闱。旗不脱扃，结驷方蕲。轹辐轻骛，容于一扉。长廊广庑，途阁云蔓。庭诡异，门千户万。重闺幽闼，转相逾延。望穴叫穴条以径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台蹇产以极壮，登道迺倚以正东。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内外潜通。前开唐中，弥望广氵象。顾临太液，沧池漭沆。渐台立于中央，赫户户以弘敞。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上林岑以垒罪，下崭以龉。长风激于别岛，起洪涛而扬波。浸石菌于重涯，濯灵芝以朱柯。海若游于玄渚，鲸鱼失流而蹉跎。于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卢固。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乔，要羡门乎天路。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功，期不也多。木衣绨锦，土被朱紫。武库禁兵，设在兰。匪石匪董，畴能宅此？尔乃廓开九市，通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し悍豁，如虎如犭区。睚眦姜芥，尸僵路隅。丞相欲以赎子罪，阳石污而公孙诛。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封畿千里，统以京尹。郡国宫馆，百四十五。右极，并卷酆。左暨河华，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翻，群兽丕。散似惊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则枞栝楠，梓或便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蓊卄对，肃爽萧参。吐葩荣，布叶垂阴。草则莎菅蒯，薇蕨荔卄亢，王刍茴台，戎葵怀羊。苯卄尊蓬茸，弥皋被冈。筱荡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乃有昆明灵沼，黑火玄。周以金堤，树以柳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汜。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鲤与，鲔鲵尝沙，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鸟则爽鸪鸨，鹅鸿军。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羌衡阳，北栖雁门。奋隼归凫，沸卉訇。众形殊声，不可胜论。于是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百卉具零，刚虫搏挚。尔乃振天维，衍地络，荡川渎，簸林薄。鸟毕骇，兽咸作，草伏木栖，寓居穴托，起彼集此，霍绎纷泊，在彼灵囿之中，前后无有垠锷。虞人掌焉，为之营域。焚莱平场，柞木剪棘，结百里，杜蹊塞。鹿鹿吴々，骈田逼仄。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弁玉缨，遗光倏龠。建玄弋，树招摇，栖鸣鸢，曳云梢。弧旌枉矢，虹旃旄。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载猃犭歇犭乔。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暾魅魍魉，莫能逢旃。陈虎旅于飞廉，正垒壁乎上兰。结部扈。光炎烛天庭，嚣声震海浦。河渭为之波荡，吴岳为之也堵。百禽忄遽，癸瞿奔触。丧精亡魂，失归忘趋。投轮关辐，不邀自遇。飞罕氵肃Ω，流镝扌雹暴。矢不虚舍，不苟跃。当足见展，值轮被轹。僵禽弊兽，烂若碛砾。但观罗之所十结，竿殳之所扌皇毕，叉蔟之所搀扌角，徒搏之所撞扌必，白日未及移其晷，已其什七八。若夫游乔高，绝亢阝逾斥。兔联犭彖，陵峦超壑。比诸东郭，莫之能获。乃有迅羽轻足，寻景追括，鸟不暇举，兽不得发。青挚于下，韩卢噬于[11B]末。及其猛毅髟丕髟而，隅目高匡。威慑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俦，朱髟莫髟ヶ，植发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盘桓。鼻赤象，圈巨犭延，扌狒猬扌此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梗林为之靡拉，朴丛为之摧残。轻锐亻票狡し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猎昆余，杪木末，扌犭斩猢，超殊榛，扌带飞鼯。是时后宫嬖人昭仪之伦，常亚于乘舆。慕贾氏之如皋，乐北风之同车。盘于游畋，其乐只且。于是鸟兽殚，目观穷。迁延邪睨，集乎长杨之宫。息行夫，展车马。收禽举，数课众寡。置到摆牲，颁赐获卤。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O，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炙い夥，清酤《多攴》。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悦，士忘罢。巾车命驾，回旆右移。相羊乎五柞之馆，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简红。蒲且发，弋高鸿。挂白鹄，联飞龙。不特纟圭，往必加双。于是命舟牧，为水嬉。浮首，翳云芝。垂翟葆，建羽旗。齐曳女，纵棹歌。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度阳阿。感河冯，怀湘娥。惊罔两，惮蛟蛇。然后钓鲂鳢，纟丽由。摭紫贝，搏耆龟。扼水豹，潜牛。泽虞是滥，何有春秋？レ，搜川渎。布九，设主鹿。扌巢昆面，珍水话。蘧藕拔，蜃蛤剥。逞欲畋攵，效获鹿夭。扌蓼氵牢浪，乾池涤薮。上无逸飞，下无遗走。扌胎拾卵，氐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取。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ㄡ？大驾幸乐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ㄅ。冲狭燕濯，胸突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蛾坐而长歌，声清而委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礻礻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辟砺激而增响，磅盖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从背见。熊虎升而攫，犭爰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白象行孕，垂鼻辚。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ｐｐ。含利《风牙》々，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祸。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亻辰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纟圭，譬损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ㄅ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怅怀萃。阴戒期门，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怀玺藏绂。便旋闾阎，周观郊遂。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然后历掖庭，适馆，捐衰色，从燕婉。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算。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妖蛊艳夫夏姬，美声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侣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纟丽。要绍修态，丽服菁。名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唯爱所丁。卫后兴于ｂ发，飞燕宠于体轻。尔乃逞志究欲，穷身极娱。鉴戒唐诗，他人是俞。自君作故，何礼之拘？增昭仪于婕妤，贤既公而又侯。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王闳争于坐侧，汉载安而不渝。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暂劳永逸，无为而治。耽乐是从，何虑何思？多历年所，二百余期。徒以地沃野丰，百物殷阜，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得之者强，据之者久。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弥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传闻于未闻之者，曾仿佛其若梦，未一隅之能睹。此何与于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盘庚作诰，帅人以苦。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岂欲之而不能，将能之而不欲欤？蒙窃惑焉，愿闻所以辨之之说也。」（《文选》）

卷五十三

◎张衡（二）

◇东京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怃然有闲，乃莞尔而笑曰：「若客所谓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宜其今而荣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缪公于宫室，如之何其以温故而知新，研核是非，近于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于宫邻，卒于金虎。嬴氏搏翼，择肉西邑。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殚。然后收以太半之赋，威以参夷之刑。其遇民也，若氏之芟草，既蕴崇之，又行火焉。[11]々黔首，岂徒高天、厚地而已哉！乃救死于其颈，驱以就役，唯力是视。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于大汉，而欣戴高祖。高祖膺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项军于垓下，绁子婴于轵涂。因秦宫室，据其府库。作洛之制，我则未暇，是以西匠营宫，目玩阿房，规摹逾溢，不度不臧。损之又损之，然尚过于周堂。观者狭而谓之陋，帝已讥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区夏矣，文又躯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启土宇，纪禅肃然之功。宣重威以抚和戎狄，呼韩来享，咸用纪宗存主，飨祀不辍。铭勋彝器，历世弥光。今舍纯懿而论爽德，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宜无嫌于往初，故蔽善而扬恶，祗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汤武谁革而用师哉！盍亦览东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谅，何云岩险与襟带？秦负阻于二关，卒开项而受沛。彼偏据而规小，岂如宅中而图大？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奥，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审曲面势，溯洛背河，左伊右，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ﾆ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乍覃以大丕。温液汤泉，黑丹石辎。王鲔岫居，能鳖三趾。宓妃攸馆，神用挺纪。龙图授羲，龟书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苌弘魏舒，是廓是极。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视。汉初弗之宅，故宗绪中圮。巨猾闲，窃弄神器，历载三六，偷安天位。于是蒸民，罔敢或贰，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枪旬始，群凶靡余。区宇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曰止曰时，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丰。登岱勒封，与黄比崇。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ス秋栖，鹘鸟春鸣。且鸠丽黄，关关嘤嘤。于南则前殿灵台，和欢安福。讠移门曲榭，邪阻城洫。奇树珍果，钩盾所职。西登少华，亭候修敕。九龙之内，实曰嘉德。西南其户，匪雕匪刻。我后好约，乃宴斯息。于东则洪池清。渌水澹澹。内阜川禽外丰葭。献鳖蜃与龟鱼，供蜗庳虫与菱芡。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于是观礼，礼举仪具。经始勿亟，成之不日。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祈褫禳灾。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觐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尔乃九宾重，胪人列，崇牙张，镛鼓设。郎将司阶，虎戟交铩。龙辂充庭，云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撞洪钟伐灵鼓，旁震八，平盖隐訇，若疾霆转雷而激迅风也。是时称警跸已，下雕辇于东厢。冠通天，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负斧，次席纷纯，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尊卑以班。璧盖皮帛之贽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乃羡公侯卿士，登自东除。访万机，询朝政，勤恤民隐，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纳之于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宁静。发京仓，散禁财，赉皇寮，逮舆台。命膳夫以大飨，饔饩浃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欢康，具醉熏熏。千品万官，已事而。勤屡省，懋乾乾。清风协于玄德，淳化通于自然。宪先灵而齐轨，必三思以顾愆。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旅束帛之戋戋。上下通情，式宴且盘。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带，珩ヨ纟延，玉笄綦会。火龙黼黻，藻纟率ひ厉。结飞云之袷辂，树翠羽之高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弈弈，齐腾骧而沛艾。龙华义，金锬镂锡。方钅乞左纛，钩膺玉瑰。銮声哕哕，和铃钅央钅央。重轮贰毂飞令。羽盖威蕤，葩蚤曲茎。顺时服而设副，咸龙而繁缨。立戈迤戛，农舆辂木属车九九，乘轩并毂。是旃，朱旄青屋。奉引既毕，先辂乃发。鸾旗皮轩，通帛纟青旆。云罕九ヵ，戟葛。髟耳髦被绣，虎夫戴。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总轻武于后陈，奏严鼓之嘈献。戎士介而扬挥，戴金钲而建黄钺。清道案列，天行星陈。肃肃习习，隐隐辚辚。殿未出乎城关，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尔乃孤竹之管，云和之瑟雷鼓渊鼓々，六变既毕，冠华秉翟，列舞八佾。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祀惟称，群望咸秩。燎之炎炀，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顾德，祚灵主以元吉。然后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辩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礻龠祠。物牲辩省，设其衡。毛い豚白，亦有和羹。涤濯静嘉，礼仪孔明。万舞奕奕，钟鼓皇皇。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介驭间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供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劝于疆场，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ね，宫悬金镛。卉鼓鼓路鼗，树羽幢幢。于是备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仪，后夔坐而为工。张大侯，制五正，设三乏，司旌。并夹既设，储乎广庭。于是皇舆夙驾，差车于东阶以须。消启明，埽朝霞，登天光于扶桑。天子乃抚玉辂，时乘六龙。发鲸鱼，铿华钟。大丙弭节，风后陪乘。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决拾既次，雕弓斯彀。达余萌于暮春，昭诚心以远喻。进明德而崇で，涤饕餮之贪欲。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日月会于龙犭ち，恤民事之劳疚。因休力以息勤，政欢忻于春酒。执銮刀以袒割，奉觞豆于国叟。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盈溢天区。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鸠诸灵囿。兽之所同，是谓告备。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迄上林，结徒营。次和树表，司铎受钲。坐作进退，节以军声。三令五申，示戮斩牲陈师鞠旅，教达禁成。火列具举，武士星敷。鹅鹳鱼丽，箕张翼舒。轨尘掩，匪疾匪徐。驭不诡遇，射不剪毛。升献六禽，时膳四膏。马足未极，舆徒不劳。成礼三殴，解罘放鳞。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怀民。仪姬伯之渭阳，失熊罴而获人。泽浸昆虫，威振八宇。好乐无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琐琐焉，岐阳之，又何足数。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亻辰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殚必弊。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斫犭狂，斩委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鬼虚》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鬼支》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卜征考祥，终然允淑。乘舆巡乎岱岳，劝稼穑于原陆。同衡律而壹轨量，齐急舒于寒燠。省幽明以黜陟，及反旆而回复。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俟阊风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发生，启诸蛰于潜户。度秋豫以收成，观丰年之多余。嘉田之匪懈，行致赉于九扈。左瞰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睨玄圃。眇天末以远期，规万世而大摹且归来以释劳，膺多福以安。总集瑞命备致嘉祥。圉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鸣女床之鸾鸟，舞丹穴之凤皇。植华平于春辅，丰朱草于中唐。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将使心不乱其所在，目不见其可欲。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玳瑁不蔟。所贵惟贤，所宝惟谷。民去末而反本，感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而。』盖荚为难莳也，故旷世而不觌。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将数诸朝阶。然则道胡不怀，化胡不柔！声与风翔，泽从云游。万物我赖，亦又何求？德宇天覆，辉烈光烛。狭三王之《走录》《走足》，轶五帝之长驱。踵二皇之遐武，谁谓驾迟而不能属？东京之懿未馨，值余有犬马之疾，不能穷其精详，故粗为宾言其梗概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觉，乐而无节，后离其戚，一言几于丧国，我未之学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业而轻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翘翘以危惧，若乘奔而无辔。白龙鱼服，见困豫且。虽万乘之无惧，犹怵惕于一夫。终日不离其辎重，独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冖纩塞耳，车中不内顾。佩以制容，銮以节涂，行不变玉，驾不乱步。却走马以粪车，何惜与飞兔？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山无槎，畋不鹿夭胎，草木蕃庑，鸟兽阜滋。民忘其劳，乐输其财。百姓同于饶衍，上下共其雍熙。烘恩素蓄，民心固结。执谊顾主，夫怀贞节。忿奸慝之干命，怨皇统之见替，玄谋设而阴行，合二九而成谲。登圣皇于天阶，章汉祚之有秩。若此，故王业可乐焉。今公子苟好剿民以俞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乂墙填堑，乱以收解罘，卒无地风规，祗以昭其愆尤。臣济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臭，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圭龟》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劝德畏戒，喜惧交争。罔然若酲，朝罢夕倦，夺气褫魄之为者，忘其所以为谈，失其所以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习非而遂迷也，幸见指南于吾子。若仆所闻，华而不实。先生之言，信而有征。鄙夫寡识，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闻先生之余论，则大庭氏何以尚兹！走虽不敏，庶斯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文选》）

◇南都赋

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氵育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钅公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青ぬ丹粟；太一余粮，中黄玉。松子神陂，赤灵解角。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其山则崆[095]葛曷，唐芒刺，Σ山各山罪嵬，屹，幽谷山岑，夏含霜雪。或山君嶙而纟丽连，或豁尔而中绝。鞠巍巍其隐天，俯而观乎云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旷荡，下蒙笼而崎岖。坂坻[B18]而成，壑错缪而盘纡。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氵密溢流其隅。昆仑无以，阆风不能逾。其木则柽松楔，曼柏丑，枫柙栌枥，帝女之桑。胥牙并榈央柘意檀。结根竦本，垂条婵媛。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蕊之蓑蓑。玄云合而重阴，谷风起而增哀。攒立丛骈，青冥千暝。杳蔼蓊郁于谷底，森廿尊々而刺天。虎豹黄熊游其下，[173]く猱犭廷戏其巅。鸾鸩刍翔其上，腾犭爰飞栖其间。其竹则锺笼堇篾，筱孤。缘延坻阪，澶漫陆离，阿那蓊茸，风靡云披。尔其川渎，则氵蚩澧氵药氵尽，发源岩穴，潜《厂盍》洞出，没滑氵蔑，布漫汗，漭沆洋溢。总括趋合，箭驰风疾。流湍投氵戢，分氵八朋轧。长输远逝，泪氵或汨。其水虫则有婴龟鸣蛇，潜龙伏螭，覃禺鳙，鼋鼍鲛。巨奉函珠，驳瑕委蛇。于其陂泽则钳卢玉池，赭阳东陂。贮水氵亭亡，互望无涯。其草则苎莞，蒋蒲廿兼葭。藻茆菱芡，芙蓉含华。从风发荣，斐披芬葩。其鸟则有鸳鸯鹄翳，鸿鸨鹅。契帝，爽鸬。嘤嘤和鸣，澹淡随波。其水则开宀卖洒流，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相君，朝云不兴，而潢潦独臻。决渫则，为溉为陆。冬余夏爵，随时代熟。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苎，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与与。若其园圃，则有蓼廿戢荷，廿诸蔗姜《韭番》，菥芋瓜。乃有樱山柿，侯桃梨栗，枣若留，穰橙邓橘。其香草则有薜荔蕙若，薇芜荪苌。厶暧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厨膳，则有华芗重，氵蚩皋香粳，归雁鸣，黄稻鲜鱼，以为芍药，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春卵夏笋，秋韭冬菁。苏杀紫姜，拂彻腥。酒则九ｐ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纠宗绥族，礻龠祠蒸尝。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充溢圆方。琢雕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弹琴业，流风徘徊。清角发徵，听者增哀。客赋醉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主称露未。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亻要绍便娟。微眺流睇，蛾眉连卷。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翘遥迁延，蹩薛足蹁跹。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于是群士放逐，驰乎沙场。骥齐镳，黄间机张。足逸惊飙，镞析毫芒。俯贯鲂与，仰落双。鱼不及窜，鸟不暇翔。尔乃抚轻舟兮浮清池，乱北渚兮揭南涯。汰氵氵爵兮船容裔，阳侯浇兮掩凫。追水豹兮鞭罔两，惮夔龙兮怖蛟螭。于是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收命驾，分背回塘。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龙骧。夕暮言归，其乐难忘。此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未睹其美者，焉足称兴举。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远世则刘后甘厥龙醢，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尧山。固灵根于夏叶，终三代而始蕃。非纯德之宏图，孰能揆而处旃？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秽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于其宫室，则有园庐旧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华丽，连阁焕其相徽。圣皇之所逍遥，灵之所保绥。章陵郁以青葱，清庙肃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弥万祀而无衰。帝王臧其擅美，咏南音以顾怀。且其君子，弘懿明睿，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方今天地之睢刺，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尔其则有谋臣武将，皆能攫戾执猛，破坚摧刚。排扌建陷扃，蹴蹈咸阳。高祖阶其涂，光武揽其英。是以关门反距，汉德久长。及其去危乘安，视人用迁，周召之俦，据鼎足焉，以《广匕》王职。缙绅之伦，经纶训典，赋纳以言。是以朝无阙政，风烈昭宣也。于是乎鲵齿眉寿鲐背之叟，皤皤然被黄发者，喟然相与歌曰：「望翠华兮葳蕤，建太常兮礻非々。驷飞龙兮癸々，振和鸾兮京师。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岂不思天子南巡之辞者哉！遂作颂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据彼河洛，统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文选》）

◇定情赋

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艺文类聚》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文选·洛神赋》注）

◇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青乎未期。感葵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这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弊，贪饵蚕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少留。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恽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六）

◇舞赋（并序）

昔客有观舞于淮南者，美而赋之曰：

音乐陈兮旨酒施，击鼍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乃修容而改服。袭罗而杂错，申绸缪以自饰。拊者啾其齐列，般鼓焕以骈罗。抗修袖以翳面兮，展清声而长歌。歌曰：「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搦纤腰而互折，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的以发扬。腾雩目以顾眄，眸烂烂以流光。连翩骆驿，乍续乍绝。裾似飞燕，袖如回雪。徘徊相侔，□□□□。提若霆震，闪若电灭。蹇兮宕往，彳兮中辄。于是粉黛施兮玉质粲，珠簪挺兮缁发乱。然后整笄揽发，被纤垂萦。同服骈奏，合体齐声。进退无差，若影追形。（《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五，《御览》三百八十五，又略见《文选·潘岳射雉赋》注，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注）

历七盘而徙蹑。（《后汉·边让传》注，《文选·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鲍照《数诗》注，《御览》五百七十四）

含清哇而吟咏，若离鸿鸣姑邪。（《文选·琴赋》注，《七命》注）

既娱心以悦目。（《文选·陆机演连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凯风，泽譬时雨。移风易俗，混一齐楚。以祀则神来格，以飨则宾主乐胥。方之于此，孰者为优？（《初学记》十五，又略见《文选·笙赋》注）

卷五十四

◎张衡（三）

◇羽猎赋

皇上感天威之惨烈，思太昊之观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菜薮，剪荆梓而夷榛株。于是凤凰献历，太仆驾具，蚩尤先驱，雨师清路，山灵护陈，方神跸御。羲和奉辔，弭节西征，翠盖葳蕤，鸾鸣珑玲。山谷为之澹淡，丘陵为之簸倾。于是皇舆绸缪，迁延容与。抗天津于伊洛，遥集乎南圃。大诏猎者，竞逐长驱。轻车飙厉，羽骑电骛。雾合云集，波流雨注。马蹂麋鹿，轮辚雉兔。弓不妄弯，弩不虚举。鸟惊纟圭罗，兽与矢遇。（《艺文类聚》六十六，《初学记》二十二）

乘瑶珠之雕轩，建辉天之华旗。（《御览》八百九）

风飒飒其扶轮。（《文选·魏文帝芙蓉池作诗》注）

开闾阖兮坐紫宫。（《文选·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注）

◇扇赋

寤兹竹以成扇，乃画象而造仪。惟规上而矩下，播采烂以杂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忄詹舟口以寻弱，随俯仰而成形。（同上）

◇髑髅赋

张平子将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星回日运，凤举龙骧。南游赤野，北陟幽乡。西经昧谷，东极扶桑。于是季秋之辰，微风起凉。联回轩驾，左翔右昂。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顾见髑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平子怅然而问之曰：「子将并粮推命以夭逝乎？本丧此土，流迁来乎？为是上智，为是下愚？为是女人，为是丈夫？」于是肃然有灵，但闻神响，不见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庄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寿命终极，来此玄幽。公子何以问之？」对曰：「我欲告之于五岳，祷之于神。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离。使东震献足，西坤援腹。五内皆还，六神尽复。子欲之不乎？」髑蝼曰：「公子之言殊难也。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风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于是言卒响绝，神光除灭。顾盼发轸，乃命仆夫，假之以缟巾，衾之以玄尘，为之伤涕，酹于路滨。（《古文苑》，《艺文类聚》十七，《初学记》十四，《御览》三百七十四，又略见《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注，郭泰机《赠傅咸诗》注）

◇冢赋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隆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丛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遂，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修遂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岩，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寒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古文苑》，《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四）

◇鸿赋（序）

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鸾已降，罕见其俦。而锻翮墙阴，偶影独立，唼[118]比卑，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予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尉。（《御览》九百十九）

◇东巡诰

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岳，展义省方，观风设教。丙寅ㄱ，率群宾，备法驾，以祖于东门。乙酉，观礼于鲁而休齐焉。己丑，届于灵宫。是日也，有凤双集于台。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为天地主，栗栗翘翘，百僚万几，心之谓矣。孰朕之芳？上帝有灵，不替朕命诞敢不承。凡庶与祭于坛单之位者，曰怀尔邦君，实愿先帝，载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慝，万民赖之。」从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凤，通玄知时。萃于山趾，与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汉之祺。」帝曰：「朕不敢当，亦不敢蔽天之吉命。」（《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御览》五百三十七）

◇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臣闻政善则休祥降，政恶则咎征见。苟非圣人，或有失误。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风拔树木，开金而反风至。天人之应，速于影响。故《周诗》曰：「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间者，京都地震，雷电赫怒。夫动静无常，变改正道，则有奔雷土裂之异。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辛卯诏，以能宣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就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制矣。且郡国守相，割符宁境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余人，吏民罢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公私放滥。或临政氵位民，为百姓取便，而以小过免之，是为夺人父母，使嗟号也。又察选举，一任三府，台阁秘密，振暴于外，货贿多行，人事流通，令真伪浑淆，昏乱清朝。此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灾异之兴，不亦宜乎！《易》不远复，《论》不惮改。朋友交接，且不宿过，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者乎？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烈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消祸于东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转祸为福矣。（袁宏《后汉纪》十八）

水者，五行之首，滞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潜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应之。」（《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敦煌实录》张衡对策）

◇表奏日蚀

今年三月，朔方觉日蚀，此郡惧有兵患。臣愚以为可敕北边须塞郡县，明烽火，远斥候，深藏固闭，无令畜外露。（《续汉·五行志六》，阳嘉四年注补）

◇表求合正三史

臣伏见陛下思光先绪，以典籍为本。而史书枝别条异，不同一贯。建武以来，新裁未就。（《初学记》二十一）

臣仰干史职，敢徼官守，窃贪成训，自忘顽愚。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俾有汉休烈，比久长于天地，并光明于日月，昭示万嗣，永永不朽也。（《后汉·张衡传》注引衡表）

◇上顺帝封事

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ㄡ心，以为至忧。臣官在于考变禳灾，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营。臣闻国之大事在祀，祀莫大于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剑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从驾左右行慝之臣，欲征诸国王子，故不发丧，衣车还宫，伪遣大臣，并祷请」命臣处外治，不知其审，然尊灵见罔，岂能无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犹为谴谪，况以大秽，用礼郊庙？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祸见灾，乃其理也。又间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后，奏开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发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无作，慎无发盖，及起大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固而闭。地气上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厉气未息，恐其殆此二事，欲使知过改悔。《五行传》曰：「六作见，若时共御，帝用不差，神则不怒，万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取媚神，自求多福也。（《续汉·五行志五》注补）

◇上疏陈事

伏惟陛下宣誓克明，继体承天，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今乘云高跻，磐桓天位，诚所谓将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亲履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易者达物伪。故能一贯万机，靡所疑惑，百揆允当，庶绩咸熙。宜获福祉神，受誉黎庶。而阴阳未知，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滔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情胜其性，流遁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顾后，援镜自戒，则何陷于凶患乎！贵宠之臣，众所属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讥恶，有心皆同，故怨ゥ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祸辟也。顷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则《洪范》所谓「僭恒若」者也。惧群臣奢侈，昏逾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扰也。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正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鉴孔明，虽疏不失。灾异示人，前后数矣，而未见所革，以复往悔。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后汉·张衡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少九句。）

◇请禁绝图谶疏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以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ㄴ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有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后汉·张衡传》）

◇论贡举疏

古者以贤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代，郡举孝廉，又有贤良太学之选，于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古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偈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这。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致其大者、远者也。（《通典》十六）

◇论举孝廉疏

自初举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余力，乃草文法耳。今诏书一以能诵章句结奏案为限，虽有至孝，不当其科，所谓损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试以来，累有妖星震裂之灾，是天意不安于此法故也。

◇奏事

飞尘增山，雾露助海。（《初学记》二，《御览》十二）

◇历议

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群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续汉·律历志中》：「延光二年，尚书郎张衡、周兴以为。」）

◇与崔瑗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者以朝驾明日披读《太玄经》，知子云特极阴阳之数也。以其满泛故，故时人不务此。非特传记之属，心实与《五经》拟。汉家得二百岁，卒乎？所以作兴者之数，其道必显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岁其兴乎！竭己精思，以揆其义，更使人难论阴阳之事。足下累世穷道极微，子孙必命世不绝，且幅写一通藏之，以待能者。（《太玄经》范望注本载陆续《述玄》引张平子与崔子玉书）

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后汉·张衡传》，注云「自此以上，并衡与崔瑗书之文也」）

◇与特进书

蓬莱，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贵，衡再得当之，窃为幸矣。（《北堂书钞》）

铅刀强可一割。（《文选》）

其言之不惭，恃鲍子之知我。（《文选·曹植与杨德祖书》注）

酸者不能不苦于言。（《文选》）

◇应间

观者观余去史官五载而复还，非进取之势也。唯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为失志矣，用为间余。余应之以时有遇否，性命难求，因兹以露余诚焉，名之《应间》云。（《后汉·张衡传》注引《衡集》）

有间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实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贤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曩滞日官，今又原之。虽老氏曲全，进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学非所用，术有所仰，故临川将济，而舟楫不存焉。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可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后勋，雪前吝，幸亻艮不柔，以意谁靳也。」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得亻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则簋飧馔犹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衤豆褐而裘黼黻，或委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浑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分错，人用彳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迹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当少昊清阳之末，实或乱德，人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颛顼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人各有能，因艺受任，鸟师别名，四叔三正，官无二业，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氵屈泥而潜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考不齐，如何可一？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丽烛武县缒而秦伯退师，鲁连系箭而聊城弛柝。从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郦生。当此之会，乃鼋鸣而鳖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而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𠂤而鼋鼍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兹缙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摅，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世易俗异，事势桀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剑，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践事此，故厥绪不永，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忄昏，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忧朱氵平曼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子睹木雕独飞，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蛙附鸱，悲尔先笑而后号也。斐豹以弊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萦带全城；贯高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蒲且以飞逞巧，詹何以沈钧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誉，王豹以清讴流声。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数子。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晋、楚，敢告诚于知己。」（《后汉·张衡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剖其孙枝。（《文选·琴赋》注）

◇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

《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

《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并《后汉·张衡传》注引《衡集》）

「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后汉·张衡传》）

卷五十五

◎张衡（四）

◇七辩

无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于是七辩谋焉，曰：「无为先生，淹在幽隅，藏声隐景，划迹穷居。抑其不韪，盍往辩诸，乃阶而就之。」

虚然子曰：「乐国之都，设为闲馆。工输制匠，谲诡焕烂。重屋百屋，连阁周漫。应门锵锵，华阙双建。雕虫彤绿，螭虹蜿蜒。于是弹比翼，落鹂黄，加双军，经鸳鸯。然后擢云舫，观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纵文身，搏潜鳞，探水玉，拔琼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豳，因飙拂其寮，兰泉注其庭。此宫室之丽也，子盍归而处之乎？」

雕华子曰：「玄清白醴，蒲陶O庐（《书钞》一百四十八）。嘉肴杂醢，三」七菹。荔支黄甘，寒梨乾榛。沙饧石蜜，远国储珍。于是乃有刍豢盾牲麋は豹胎。飞凫栖敝鸟，养之以时。恐洛之鳟，割以为鲜。审其刘和，适其辛酸。芳以姜椒，拂以桂兰。华芗重，氵蚩皋香粳。会稽之菰，冀野之粱。氵爵凌软面，糅以青粳。珍羞杂Ш，灼烁芳香。此滋味之丽也，子盍归而食之？」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余材舞，列乎前堂，递奏代叙。结郑、卫之遗风，扬《流哇》而咏《激楚》。鼙鼓口吹，竽籁应律。金石合奏代叙妖冶邀会。观者交目，衣解忘带。于是乐中日晚，移即香庭。美人妖服，变曲为清，改赋新词转歌流声。此音乐之丽也，子盍归而听诸？」

阙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雩。弱颜回植，妍夸闲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蝤蛴之领，阿那宜顾。淑性窈窕，秀色美艳。鬓发玄髻，光可以鉴。靥辅巧笑，清眸流眄。皓齿朱唇，的粲练。于是红华曼理，遗芳酷烈。侍夕先生，同兹宴[140]。假明兰灯，指图观列。暗绵宜愧，夭绍纡折。此女色之丽也，子盍归而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桐子曰：「交纟取，筒中之。京城阿缟，譬之蝉羽。制为时服，以适寒暑。驷秀骐之驳骏，载令猎之车。建采虹之长旃，系雌霓而为旗。逸骇飙于青丘，超广汉而永逝。此舆服之丽也，子盍归而乘之？」

微雾之冠，飞融之缨。（《御览》六百八十四。案：二语当在前段内。）

依卫子曰：「若夫赤松、王乔，羡门、安期，嘘吸沆瀣，饮醴茹芝；驾应龙，戴行云，桴弱水，越炎氛；览八极，度天垠，上游紫宫，下栖昆仑。此神仙之丽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兴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诲，穆如清风。启乃嘉猷，实慰我心。」矫然倾首，邪睨玄圃。轩臂矫翼，将飞未举。

蹊路诡怪。（《文选·丘迟旦发渔浦潭诗》注。案：此语当在前段内。）

仿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词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八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子一言曰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艺文类聚》五十七）

◇四愁诗序

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合资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论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郊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文选》）

◇南阳文学儒林书赞

南阳太守上党鲍君，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肃肃之仪，扬济济之化。（《北堂书钞》）

◇绶笥铭

南阳太守鲍德，有诏所赐先公绶笥，传世用之。时德更治笥，衡时为德主簿，作铭曰：

懿矣兹笥，爰藏宝绅。冠缨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赐，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鸾封艾民。天祚明德，大赉福仁。垂光厥世，子孙克神厥器惟旧，中实惟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邻。（《初学记》二十，又二十六，又《御览》六百八十二，七百十一）

◇司徒吕公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吕皇祖，帝交之绪。伯夷秩唐，唐宗允叙。四岳在虞，传土佐禹。克厌帝心，姓姜氏吕。登是南邦，以家以处。降及于周，穆侯作辅。寡于九族，九族用宁。登受八命，衮职靡倾。黄耳金铉，公饣束以盈。绰兮其宽，兮其清。既明且哲，戒保令名。ㄋ旌从风，驷牡超骧。去此宁宇，归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弥长。（《艺文类聚》四十七，《文选·谢齐敬皇后哀策文》注）

◇司空陈公诔

敬仲初育，发繇卜筮。凤飞观国，流光末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肃爰邕。兼学多识，穷理知几。德音孔昭，翻尔灰飞。赋政二城，还集皇闱。公实省之，庶绩。公实静之，蔼蔼百僚。公实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迹，导扬徽庸。致训京畿，协和万邦。万邦既协，殊服来同。眇论前绩，莫与比踪。（《艺文类聚》四十七）

后作鸿胪，职掌九宾，辑宁侯卫，怀柔远人。（《北堂书钞》五十四）

◇大司农鲍德诔

昔君烈祖，平显奕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赖。至于中叶，种德以迈。种德伊何，去虚适参。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总角有声。遗蒙万谷，宠禄斯丁。守约勤学，克劳其形。浚哲之资，日就月成。业业学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风即雅。济济京河，实为西鲁。昔我南都，惟帝旧乡。同于郡国，殊于表章。命亲如公，弁冕鸣璜。若准允之，实耀其光。导以仁惠，教以义方。习射矍相，飨老虞庠。羌髡作虐，艰我西邻。君斯整旅，耀武月频。蠢蠢戎虏，是慑是震。知德者鲜，惟君克举。既厌帝心，将处台辅。命有不永，时不我与。天实为之，孰其能御。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国丧遗爱，如何无思！（《艺文类聚》四十九）

◇灵宪

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寻绪本元。先准之于浑体，是谓正仪立度，而皇极有建也，枢运有稽也。乃建乃稽，斯经天常。圣人无心，因兹以生心，故《灵宪》作兴。曰：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氵幸，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浑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庞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万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天元，盖乃道之实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实始纪纲而经纬之。昆仑东南，有赤县之州风雨有时，寒暑有节。苟非此土，南则多暑，北则多寒，东则多风，西则多阴，故圣王不处焉。中州含灵，外制八辅。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也。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仪，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天有两仪，以亻舞道中。其可睹，枢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减二。阳道左回，故天运左行。有验于物，则伯敢左嬴，形左缭也。天以阳回，地以阴浮。是故天致其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候施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时顺至，寒暑不忒，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后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者莫如天，至厚者莫如地，至质者曰地而已。至多莫如水，火精为汉，汉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六微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六扌夔既畜，而狼元鱼鳖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宫，在人象事，于是备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阴之类，其数偶。其后有冯焉者。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诸。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水则外光，水则含景。故天日宣明于昼纳明于夜，如有瑕，必露其匿，人君者仰则焉。夫月，端其形而洁其质，向日禀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繇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定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夫三光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质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攵，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凡文耀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行迟觌于东，觌于东者属阳；行速者觌于西，觌西者属阴，日与月共配合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晨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则焉。方星巡镇，必因常度，苟或盈缩，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实妖经星之所，审而察之，然后吉凶宣周，其详可尽。（《续汉·天文志上》注。《开元占经》一，又五，又六十四。《左传序》正义，又桓三年正义。《史记·天官书》正义。《隋书·天文志上》。《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九，又一百五十，又一百五十六。《艺文类聚》一，又九十五。《初学记》八。《御览》一，又二，又四，又七，又一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九。《广韵》二十四《盐》）

◇浑天仪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经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赤道横带天之腹，去南北二极各九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五。横带者，东西周天之中腰也。然则北极小规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南极小规亦去赤道出地入地之数，是故各九十一度半强也。。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日之所行也。日与五行黄道无劝。月行九道，春行东方青道二，夏行南方赤道二，秋行西方白道二，冬行北方黑道二，四季还行黄道，故月行有亏盈，东西随八节也。日最短，经黄道南，在赤道外二十四度，是其表也。日最长，经黄道北，在赤道内二十四度，是其里也。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运河有百一十五度亦强也；冬至，日行南至斗二十一度，则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故日最短，夜最长，景极长，日出辰，日入申，昼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少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故日最长，夜最短，景极短，日出寅，日入戌，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强。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即春、秋之去极也。斜截赤道者，东西交也。然则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强，西交于奎也。秋分，日在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度弱，东交于角也。此黄、赤道二之交中，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昼夜同也。今此春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者，就夏历晷景之法以为率也。上头横行第一行者，黄道进退之数也。本当以铜仪日月度之，则可知也。以仪一岁乃竟，而中间又有阴雨，难率成也。是以作小浑，尽赤道黄道，乃调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从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当直也。取北极及冲，各针穿之为轴，取薄竹篾，穿其两端，令两穿中间与浑半等，以贯之，令察之与浑相切摩也。乃从针半起，以为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尽冲针之半焉。又中分其针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际正直，与两端针半相直，令篾半之际从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视篾之半际少多，赤道几何也。其所多少，则进退之数也。从北极数之，则去极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为二十四气，一气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气者黄道进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时，去南北极近，其处地小，而横行与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于赤道多也。设一气令十六日者，皆当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一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令残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虽同，先之皆强，后之皆弱，不可胜计耳。至于三而复有进退者，黄道稍斜，于横行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于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气一度焉，故三气一节，亦差三度也。至三气之后，稍远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进也。立春、立秋，横行稍退矣，而度犹云进者，以其所退，减其所进，犹有盈余，未尽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进，而度犹云之退者，以其所进，增其所退，犹有不足，未毕故也。以此论之，日行非有进退也。而以赤道量度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数，以赤道为距耳，故黄道亦有进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远时也。而此历斗二十度二十一，俱一百一十五度，强矣，冬至宜与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时也。而引历井二十三度一十四，俱六十七度，强矣，且与之同率焉。（《续汉·律历志》注补，《开元占经》一。案：《开元占经》引作「浑仪图注」。）

天二十二星，帝座有一耳。（《开元占经》六十五）

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初学记》二十五。案：以下二条引俱作「漏水转浑天仪注」。）

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初学记》二十五，《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注）

◇玄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元气，禀受无原。（《御览》一，《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

枭羊喜获，先笑后愁。（《文选·吴都赋》刘渊林注）

卷五十六

◇　葛龚

龚，字元甫，梁国宁陵人。永初中，举孝廉，为太官丞，拜荡阴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举茂才，为临汾令，入拜黄门郎。有《集》七卷。

◇遂初赋

承豢龙之洪族，贶高阳之休基。（《文选·陶徵士诔》注）

考三文于兰阁，览群言于石渠。（《御览》一百八十四引此题作「反遂初赋」）

◇与梁相张府君笺

悠悠梦想，愿飞无翼。（《文选·魏文帝杂诗》注）

曹褒寝怀铅笔，行诵文书。（《文选·任为范云作求立太宰碑表》注）

闲赐龚印衣绣囊细布，皆珍重纤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复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报。（《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一并引《与梁相书》）

龚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未审何与。

◇荐黄凤文

君垂日月之末光，流万里之恩。（《文选·谢灵运初发石首城诗》注）

◇荐郝彦文

雪白冰折，然曜世。（《文选·广绝交论》注）

◇荐戴昱

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余年。及为宗老所分，昱将妻子逃旧业，入虞泽，结茅为室，捃获野豆，拾掇蠃蚌，以自赈给。（《御览》八百四十一，又九百四十一）

◇让州辟文

恩重山岳。（《文选·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注）

◇与张略书（略字季景）

夜从刘伯宣舍西垂过龚家，无饭，敢刍虾。（《御览》九百四十三）

顽ウ沈泥。（《文选·颜延之和谢灵运诗》注）

◇答窦章书

见斯众贤，足以忘疾释愁。（□□□□引《汝南先贤传》）

◇丧伯父还传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乌鸟之情，诚窃伤痛。（《文选·李密陈情表》注）

◎刘珍

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永初中，为谒者仆射。永宁初，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末，拜宗正。永建初，转卫尉。有《东观汉记》若干卷，《集》二卷。

◇上言邓太后宜献庙

窃见永平初虎贲中郎将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庙与陛下交献，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务遵经典，使公卿博士议。时太傅邓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是入庙。惟皇太后圣德通灵，与神合契宜入宗庙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礼复古，垂示万代。（袁宏《后汉纪》十六，永初五年）

◇东观汉纪光武叙

帝既有仁圣之明，气势形体，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敌。翕然龙举云兴，淋雨而济天下，荡荡人无能名焉。（《御览》九十）

◇章帝叙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圣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法，汤武所务也。密静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极致也。肃宗兼兹四德，以继祖考。臣下百僚，力诵圣德，纪述明诏，不能辨章，岂敢空言增广，以累日月之光。（《御览》九十一）

◇和帝叙

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宴，囿无乐游畋之豫，躬履元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御览》九十一。案：此《叙》官辑本《东观记》未载）

◇殇帝叙

孝殇襁褓承统，寝疾不豫，天命早崩，国祚中绝。社稷无主，天下熬然，政赖皇太后临朝。孔子称有妇人焉，信哉！（《御览》九十一）

◇虞诩

诩，字升卿，小字定安，陈国武平人。永初中，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出为朝歌长，迁怀令，拜武都太守，坐法免。永建初，为司隶校尉，以劾奏宦官系狱。寻拜议郎，迁尚书仆射。永和初，进尚书令。

◇上书自讼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宦官系狱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后汉·虞诩传》）

◇请复三郡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后汉·西羌传》，《通典》一百八十九）

◇荐左雄疏

臣见方以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后汉·左雄传》，又《御览》六百三十引《续汉书》）

◇上疏谏输义钱

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后汉·虞诩传》）

◇上言台郎宜均选

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后汉·虞诩传》）

◇自系廷尉奏言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后汉·虞诩传》）

◇奏谏增蛮夷租税

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度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后汉·南蛮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八）

◇驳尚书劾宁阳主簿事

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人，不足多诛。（《后汉·虞诩传》）

◎朱宠

宠，字仲威，京兆杜陵人。辟大将军邓骘府，迁颍川太守。延光中，为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农，免。寻为大鸿胪。永建初，代刘熹为太尉，录尚书事，封安乡侯。

◇上疏追讼邓骘

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宗庙有主，王室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外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鞫，遂令骘等罹此酷滥。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后汉·邓禹附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七，有删节。）

◇遗令

吾本寒贱诸生，才非周干，横受朝恩，位过其任，不能竭身报国，负责深重。身没之后，百僚所赙赠，一无所受。素棺殡敛，疏布单衣，无设绂冕。敛毕，便以所有牛车，夜载丧还乡里。勿告群僚，以密静为务。（袁宏《后汉纪》十八）

◎胡广

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元初中，举孝廉，试章奏第一，除郎中，拜尚书郎，迁左丞。阳嘉初，为尚书仆射出为济阴太守，免。复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汉安初，代刘寿为司徒。质帝崩，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桓帝即位，封育阳安乐乡侯，病免。寻代袁汤为司空。元嘉初，致仕，寻以特进征拜太常。永兴初，代袁汤为太尉，免。延熹初，复代黄琼为太尉，坐事夺爵土，免为庶人。征拜太史大夫、太常，代许栩为司徒。灵帝即位，复故封，代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熹平元年卒，年八十二，谥曰文恭。有《汉官解诂》三卷，《集》二卷。

◇上书驳左雄察兴议

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书》载稽疑，谋及卿士；《诗》美先人询于刍荛。国有大政，必议之于前训，咨之于故老，是以虑无失策，举无过事。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明诏既许，复令臣等得与相参。窃惟王命之重，载在篇典，当令县于日月，固于金石，遗则百王，施之万世。《诗》云：「天难谌斯，不易惟王。」可不慎与！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这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剡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纳焉。（《后汉·胡广传》，「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

◇谏探策立后疏

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任筮，既淡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亻见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政令犹汗，往而不反。诏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是以焦心，冒昧陈闻。（《后汉·胡广传》：「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

◇书

建鸿德，流清风。（《文选·张协咏史诗》注）

◇王隆汉官篇解诂叙

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纪录者，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入无愚智，入朝不惑。群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汉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解诂，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续汉·百官志一》注）

◇百官知箴叙

箴谏之兴，所由尚矣。圣君求之于下，忠臣纳之于上，故《虞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御览》五百八十八）

给事中掌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御览》二百二十一引《胡广集》）

◇侍中箴

皇矣圣上，神居天处。勤求俊良，是弼是辅。匪懈于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创德西邻。勖闻上帝，赖兹四臣。辛尹是访，八虞是询。济济多士，用有勋。文公钦若，越兴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实为政首。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厉王，不祗不恪。昵彼宗夷，用肆其虐。惟败天命，寇戎并作。圮坠宗绪，寝庙靡托。无曰我贤，不选至亲。无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闳饰颜，秽我神武。邓通擅铸，不终厥后。中书窃命，石弘作祸。高安断袂，哀用无主。侍中司中，敢告执矩。（《初学记》十二。案：《古文苑》以为崔瑗作）

◇边都尉箴

巍巍上圣，光被八垠，矧惟内外，罔不来宾。季未陵迟，王泽壅隔，戎狄作难，鬼方骚逖。桓桓猛将，是攘是辟，殷宗周宣用显其绩。大汉龙兴，念存洽平，荡荡率土，来同门并。守抚其民，尉典其戎，伍才并用，文武程功。（《御览》二百四十一）

◇陵令箴

昔在黄叶，葬野衣薪，□礼极哀，不树不封。瓦棺十周，聚夏攸谓，壤不毁肤，贿不害生。是谓皇极，百王此经。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王。乃眷西顾，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御览》二百二十九。案：此箴有衍误）

◇印衣铭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纡朱怀金，为光为饰。迈种其泽，抚宁四国，宣慈惠和，柔嘉维则。克常厥心，膺兹多福，登位历寿，子孙千亿。（《初学记》二十六）

◇绶笥铭

休矣斯笥，凡器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绶。帝命所启，用褒令德，佩以自修，所以自敕。忠肃恭懿，鲜不为则，靡改编靡吝，神人致福。（《初学记》二十六）

◇征士法高卿碑

言满天下，发成篇章，行充宇宙，动为仪表。四海英儒，履义君子，企望来臻者，不可胜纪也。翻然凤举，匿耀远遁，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为尧、舜所知，不饮洗耳之水，超越青云之上，德逾巢、许之右。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声而声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其辞曰：「玄德，膺懿资，弘圣典，研道机。彪童蒙，作世师，程皇命所启确不移。亚洪崖，超由、夷，董英声，扬景晖。」（《艺文类聚》三十七）

◇吊夷齐文

遭亡辛之昏虐，时缤纷以芜秽，耻降志于污君，溷雷同于荣势。抗浮云之妙志，遂蜕以偕逝，徼六军于河渚，叩王马而虑计。虽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谓，赖尚父之戒慎，镇左右而不害。（《艺文类聚》三十七）

援翰录吊，以舒怀兮。（《文选·向秀思旧赋》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十七

◎王逸

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除校书郎。顺帝时，进侍中。有《楚辞章句》十二卷，集二卷。

◇机妇赋

舟车栋寓，粗工也。杵臼碓，直巧也。盘于缕针，小用也。至于织机，功用大矣。素朴醇一，野处穴藏，上自太始，下讫羲皇。帝轩龙跃，庶业是昌，俯覃圣思，仰览三光。悟彼织女，终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结灵根于盘石，托九层于岩旁。性条畅以端直，贯云表而剀良。仪凤晨鸣翔其上，怪兽群萃而陆梁。于是乃命匠人，潜江奋骧，逾五岭，越九冈，斩伐剖析，拟度短长。胜复回转，克像乾形，大匡淡泊，拟则川平。光为日月，盖取昭明。三轴列布，上法台星。两骥齐首，俨若将征。方员绮错，极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免耳乜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氵氵爵其陂。鹿卢并起，纤缴俱垂。宛若星图，屈伸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揽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艺文类聚》六十五，《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御览》八百二十五）

◇荔支赋

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初学记》二十。）西旅献昆山之浦桃，（《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十二。）北燕荐朔滨之巨栗。（《艺文类聚》八十七，《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四。）

魏土送西山之杏。（《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六十八。）

宛中朱柿，（《御览》九百七十一。）房陵缥李，（《文选·潘岳闲居赋》注，《御览》九百六十八。）酒泉白柰。（《文选·蜀都赋》注。）

乃观荔支之树，其形也，暧若朝云之兴，森如横天之彗，湛若大厦之容，郁如峻岳之势。修干纷错，绿叶臻臻。（《文选·蜀都赋》注作「蓁蓁」。）角亢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文选·蜀都赋》注作繁生。）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肤若明。润侔和璧，奇喻五璜。仰叹丽表，俯尝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宛洛少年，邯郸游士。（《文选·曹植名都篇》注「袁淑效曹植白马篇》注。）装不及解。（《文选·赭白马赋》注。）

飞匡上下，电往景还。（《文选·江赋》注。）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後，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未有解说。故聊叙训谊焉。辞曰：

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ウ时，被诼谮兮虚获尤。心烦愦兮意无聊，严载驾兮出戏游。周八极兮历九州，求轩辕兮索重华。世既卓兮远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羡咎繇兮建典谟，懿风后兮受瑞图。愍余命兮遭六极，委玉质兮于泥涂。遽亻章遑兮驱林泽，步屏营兮行丘阿。车灬折兮马虺颓，蠢怅立兮涕滂沱。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吕傅举兮殷周兴，忌《壹否》专兮郢吴虚。仰长叹兮气噎结，悒ｐ绝兮舌复苏。虎兕争兮于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云雾会兮日冥晦，飘风起兮扬尘埃。走鬯罔兮乍东西，欲窜伏兮其焉如。念灵闺兮奥重深，愿竭节兮隔无由。望旧邦兮路逶随，忧心悄兮志勤劬。魂茕茕兮不遑寐，目脉脉兮寤终朝。

△逢尤

令尹兮，群司兮讠农々，哀哉兮氵屈々，小下兮同流，菽ぱ兮蔓衍，芳廿嚣兮挫枯。朱紫兮杂乱，曾莫兮别诸。倚此兮岩穴，永思兮窈悠。嗟怀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将丧兮玉斗，遗失兮钮枢。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忧。进恶兮九旬，复顾兮彭务。拟斯兮二踪，未知兮所投。谣吟兮中土，上察兮璇玑。大火兮西睨，摄提兮运低。雷霆兮良磕，雹霰兮霏霏。奔电兮光晃，凉风兮怆凄。鸟兽兮惊骇，相从兮宿栖。鸳鸯兮雍々，狐狸兮[17]々。吾兮介特，独处兮罔依。蛄兮鸣东，蟊截虫兮号西。《虫》缘兮我裳，入兮我怀。虫豸兮夹余，惆怅兮自悲。伫立兮忉怛，心结纟骨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嗟此国兮无良，媒女诎兮讠连讠娄。安雀裂兮哗讠。鸲鹆鸣兮聒余，抱昭华兮宝璋。欲鬻兮莫取，言旋迈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阴ａ兮未光。阒肖窕兮靡睹，纷载驱兮高驰。将谘询兮皇羲，遵河皋兮周流。路变易兮时乖，沥沧海兮东游。沐盥浴天池，访太昊兮道要。云靡贵兮仁义，志欣乐兮反征。就周文兮岐，秉玉英兮结誓。日欲暮兮心悲，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禄兮不再。背我信兮自违，逾陇淮兮渡漠。过桂车兮合黎，赴昆山兮。从邛遨兮栖迟，允玉液兮止渴。啮芝华兮疗饥，居廓兮鲜畴，远梁昌兮几迷，望江汉兮氵若，心紧[B123]兮伤怀，时出々兮旦旦，尘莫莫兮未。忧不暇兮寝食，吒增叹兮如雷。

△疾世

哀世兮录々，讠戋々兮嗌喔。众多兮阿媚，靡兮成俗。贪枉兮党比，贞良兮茕独。鹄窜兮枳棘，鹈集兮帷幄。廿廿絮兮青葱，稿本兮萎落。睹斯兮伪惑，心为兮隔错。逡巡兮圃薮，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渊渊，山自山兮山各々。丛林兮，株榛兮岳岳。霜雪兮ㄘ氵岂，冰冻兮氵各氵。东西兮南北，罔所兮归薄。庇荫兮枯树，匍匐兮岩石。蜷兮寒局数，独处兮志不申。年齿尽兮命迫促，魁垒挤摧兮常困辱。含忧强老兮愁不乐，须发苎悴兮飘鬓白。思灵泽兮一膏沐，怀兰英兮挹琼若。待天明兮立踯躅，云蒙蒙兮电倏烁，孤雌惊兮鸣，思怫郁兮肝切剥，忿ぉ悒兮孰诉告。

△悯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国兮难化，迄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竞佞谀兮谗阋。指正义兮为曲，訾玉璧兮为石。鸟雕游兮华屋，栖兮柴蔟。起奋迅兮奔走，违群小兮讠奚讠句，载青云兮上升，适昭明兮所处。蹑天衢兮长驱，踵九阳兮戏荡。越云汉兮南济，秣余马兮河鼓，云霓纷纷暗翳，参辰回兮颠倒。逢流星兮问路，顾我指兮从左。径И此角兮直驰，御者迷兮失轨。遂踢达兮邪造，与日月兮殊道。志阏绝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阶兮下视，见鄢郢兮旧宇。意逍遥兮欲归，众秽盛兮杳杳。思哽饣壹兮诘诎，涕流澜兮如雨。

△遭厄

嗟嗟兮悲夫，ゾ乱兮纷，茅丝兮同综，冠屡兮共纟句。督万兮侍宴，周邵兮负刍。白龙兮见射，灵龟兮执拘。仲尼兮困厄，邹衍兮幽囚。伊余兮念兹，奔遁兮隐居。将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见兮鸣贝，右睹兮呼枭。惶悸兮失气，踊跃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叹。菅蒯兮土莽。苇兮仟眠，鹿蹊兮断断。《豸》貉兮覃々，鹞兮轩轩。鹑鹌兮甄甄，哀我兮寡独。靡有兮齐伦，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黄昏，玄鹤兮高飞。曾逝兮青冥，兮喈喈。山鹊兮嘤嘤，鸿鸬兮振翅。归雁兮于征，吾志兮觉悟。怀我兮圣京，垂屣兮将起，主兮硕明。

△悼乱

惟昊天兮昭灵，阳气发兮清明。风习习兮和暖，百草萌兮华荣。堇荼茂兮扶疏，蘅芷雕兮莹冥，愍贞良兮遇害，将大折兮碎糜。时混混兮浇饣赞，哀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兮莫知。览往昔兮俊彦，亦诎辱兮系累。管束缚兮桎梏，百货易兮傅卖。遭桓缪兮识举，才德用兮列施。且从容兮自慰，玩琴书兮游戏。迫中国兮迮狭，吾欲之兮九夷。五岭兮嵯峨，观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车兮黄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己行兮无为。乃回兮北逝，遇神兮宴矣，欲静居兮自娱，心愁兮不能。放余辔兮策驷，忽飙腾兮浮云。跖飞杭兮越海，从安期兮蓬莱。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王台。使素女兮鼓簧，乘戈和兮讴谣。声敫讠兆兮清和，音晏衍兮要淫。咸欣欣兮酣乐，余眷眷兮独悲。顾章华兮太息，志恋恋兮依依。

△伤时

天兮清凉，玄气兮高朗。北风兮潦冽，草木兮苍唐。尹兮噍噍，即蛆兮穰穰。岁忽忽兮惟暮，余感时兮凄怆。伤俗兮泥浊，蒙蔽兮不章。宝彼兮沙砾，捐此兮夜光。椒瑛兮涅污，艹耳兮充房。摄衣兮缓带，操我兮墨阳。升车兮命仆，将驰兮四荒。下堂兮见虿，出门兮触蜂。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贼，心为兮切伤。亻免念兮子胥，仰怜兮比干。投剑兮脱冕，龙屈兮蜿巽。潜藏兮山泽，匍匐兮丛攒。窥见兮溪涧，流水兮。鼋鼍兮欣欣，鲇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骈罗兮列陈。自恨兮无友，特处兮茕茕。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鬼火兮荧荧。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纡兮郁郁，恶所兮写情。

△哀岁

陟玉峦兮逍遥，览高冈兮，桂树列兮纷敷，吐紫华兮布条。实孔鸾兮所居，今其集兮惟，乌鹊惊兮哑哑，余顾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闾昧，障覆天兮氛。伊我后兮不聪，焉陈诚兮效忠。摅羽翮兮超俗，游陶遨兮养神。乘六蛟兮蜿蝉，遂驰骋兮升云。扬彗光兮为旗，秉电策兮为鞭。朝晨发兮鄢郢，食时至兮增泉。绕曲阿兮北次，造我车兮南端。谒玄黄兮纳贽，崇忠贞兮弥坚。历九宫兮遍观，睹秘藏兮宝珍。就傅说兮骑龙，与织女兮合婚。举天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奸。随真人兮翱翔，食元气兮长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阶兮炳分。相辅政兮成化，建烈业兮垂勋。目瞥瞥兮西没，道遐迥兮阻叹，志畜积兮未通，怅敞罔兮自怜。

△守志

乱曰：天庭明兮云霓藏，三光郎兮镜万方。斥蜥蜴兮进龟龙，策谋从兮翼机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水为双。（《楚辞》。）

◇楚辞章句叙

叙曰，昔者孔子，睿圣明吉。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後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乖而微言绝。其後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馀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忽用也。「驷玉虬而乘」，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离骚经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忠心愁思，独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以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天问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既有□。（一作解。）词，（一作说。）乃复多连蹇其文。□□□E其说。故厥义不昭，徵指不晳，自游览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後学者，永无疑焉。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远游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渔父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九辩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招魂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远之也。

△大招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讽谏，达己之志也。

△惜誓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古者君臣将共为治，必以信誓相约，然後言乃从而身以亲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

△招隐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沈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七谏

《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程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哀时命

《哀时命》者，严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

△九怀

《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怀者，思也。言屈原思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

△九叹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已上十八篇，并《楚辞》。）

◇折武论

苞含六艺，游览百家，用道德为弓弩，□仁义为铠甲。（《书钞》）

卷五十八

◎王延寿

延寿，字文考，一字子山，逸子。度湘江溺死。

◇鲁灵光殿赋（并序）

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也。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观艺于鲁，睹斯而眙曰：「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遂作赋曰：

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浚哲钦明。殷五代之纯熙，绍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极以创业，协神道而大宁。于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孙，俾侯于鲁。锡介以作瑞，宅附庸而开宇。乃立灵光之秘殿，配紫微而为辅。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嵯山罪嵬，山危巍果。吁可畏乎，其骇人也。迢倜偿，丰丽博敞。洞葛乎，其无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瑰谲而鸿纷。屹山峙以纡郁，隆崛勿乎青云，郁央以テ，〜缯绫而龙鳞。汩以璀璨，赫而烛坤。状若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于是乎乃历夫太阶，以造其堂。俯仰顾眄，东西周章。彤彩之饰，徒何为乎？氵皓氵皓氵旰氵旰，流离烂漫，皓壁曜以月照，丹柱歙而电延，霞驳云蔚，若阴若阳。氵霍磷乱，炜炜煌煌。隐阴夏以中处，泓寥穴料以峥嵘。鸿广兄以党阆，《风瑟》萧条而清冷。动沥以成响，殷雷应其若惊。耳嘈嘈以失听，目々而丧精。骈密石与琅，齐玉与壁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霭霭而厶暖。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叫条而幽邃。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重深而奥秘。屹铿瞑以勿罔，屑翳以懿濞。悚悚其惊斯，心犭思々而发悸。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规矩应天，天宪觜陬。倔云起，钦离搂，三间四表，八维九隅，万楹丛倚，磊相扶，浮柱ゃ以星悬，漂か而枝拄。飞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腾凑。层栌累以山及峨，曲开要绍而环句。芝而赞罗以戢[B13]，枝穿杈牙而斜据。傍夭乔横出，互黝纠而搏负。下山弗蔚以璀错，上崎而重注。捷猎鳞集，支离分赴。纵横骆驿，各有所趣。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疏。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房紫ョ，咤垂珠，云藻，龙桶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以梁倚，仡奋而轩。蛟龙腾骧以蜿，颔若动而夔尼。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虬而绕榱。白鹿孑于薄栌，蟠暾宛转而承楣。狡兔ㄣ伏于付侧，犭爰攀椽而相追。玄熊冉炎以，却负地而蹲夷。齐首目以瞪眄，徒々而犭示々，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多对。仡欺犭思以雕穴，幽《尧页》《页》而睽睢。状若悲愁于危处，ょ颦蹙而含悴。神仙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之神仿佛。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後。于是乎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孽，缘云上征。中坐垂景，ぽ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据坤之宝势，子苍昊天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カ。玄醴腾涌于阴沟，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倏于南北，兰芝阿那于东西。祥风翕习以飒洒，激芳香而常芬。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永安宁以祉福，长与大汉而久存。实至尊之所御，保延寿而宜子孙。苟可贵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乱曰：彤彤灵宫，岿山罪穹崇，纷庞鸿兮，冖山力嵫厘，岑甾嶷，骈あだ兮。连拳偃蹇，仑菌产，傍欹倾兮。歇幽蔼，云覆凵Ъ，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田畏瑰玮，含光晷兮。穷奇极妙，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文选》。）

◇梦赋

余夜寝息，乃有非恒之梦。其为梦也，悉睹鬼神之变怪，则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群行而奋摇，忽来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牵。于是梦中惊怒，臆纷纭，曰：「吾含天地之纯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挥手振拳，雷发电舒。斫游光，斩猛猪，批鲎，斫魅虚，捎魍魉，拂渠，撞纵目，打三颅，扑苕荛，扌失夔，搏见，蹴睢盱。尔乃三三四四，相随踉旁而历僻。龙々磕磕，精气充布，訇々犭々，鬼惊魅怖，或盘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婉转，或捧痛而号呼。奄雾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岂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觉悟。乱曰：齐桓梦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贤佐兮。周梦九龄，年克百兮。晋文盐脑，国以竞兮。老子役鬼，为神将兮。转祸为福，永无恙兮。（《艺文类聚》七十九。）

◇王孙赋

原天地之造化，实神伟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无物而弗为。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眼睚（崖）禺（五流反）以穴反平（平反。）。视职（戢）睫以（平悦反。）奎（平迷反）窟（乌决反）高匡而曲。，（儇。）臭（平久反）历而隳离。鼻《鼻圭》（许解反）《鼻句》（许候反）以《鼻及》（吸）《鼻夹》（许夹反，）耳聿役以嘀知，口兼（呼忝反。）冉以《齿佥》。（则咸反。）《齿刍》唇《皮》（制徕反）克（慑）以《开皮》（疋卑反）《开》（妍卑反。）齿崖崖以《齿彦》々嚼任杂（染）而嗫（而叶反），储粮食于两颊，稍委轮于胃脾。蜷菟蹲而狗踞，声历鹿而喔咿。或嗝。（古厄反）嗝而[14]々，又嘀嗅（火历反）其若啼。姿僭亻兼。（呼店反）而总赣。（音贡）豁肝阋以顼醯。眙（苔）宛（苑）（子公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觅觅易（锡，元阮）然（而究反）忄 Й而此及（訾）。生深山之茂林，处崭岩之崎。性犭票猜之犭番（音烦）疾，态峰出而横施。缘百仞之高木，攀窈袅之长枝。背牢落之峻壑，临不测之幽溪。寻柯条以宛转，或捉腐而登危。若将颓而复著，纷绌绌以陆离。或犀跳。（上吊反）而电透，或瓜悬而瓠垂。上触手而攫，下对足而登，至攀揽以狂接，覆缩臂而电走。时辽落以萧索，乍睥睨以容与。或蹂（决）以践游，又咨啖而攒聚。扶以才陈（陈）椽。（敕缘反。）蹑危臬而腾舞。忽涌逸而轻迅，羌难得而缕。同甘苦于人类，好哺糟而啜九。设酒于其侧，竟争饮而（火缘反。）驰。顼（火蜀反。）陋句（火侯反。）以迷醉，朦眠睡而无知。暂鬃（子公反。）以纟契（火结反。）缚，遂缨络以縻羁。归锁系于庭厩，观者吸呷而忘疲。（《艺文类聚》九十五，《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十。）

◇桐柏淮源庙碑（延熹六年正月）

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阳太守中凶卢奴。（缺）君，[B154]正好礼，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于大复，潜行地中，见于阳口，立庙桐柏，春秋宗奉，灾异告诉，水旱请求。位比诸侯，圣汉所尊。受上帝，大常定申。郡守奉祀，礻齐洁沈。从郭君以业，廿馀年不复身至。遣丞行事，简略不敬。明神弗歆，灾害以生。五岳四渎，与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准则大圣，亲之桐柏。奉见庙祠，崎岖逼狭。开亠神门，立阙四达。增广坛场，饰治华盖。高大殿宇，（缺）齐传馆。石兽表道，灵龟十四。衢廷弘敞，宫庙嵩峻。惧在祀，一年再至。躬进三牲，执玉以沈。为民祈福，灵报。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兽硕茂，草木芬芳。黎庶赖祉，民用作颂。其辞曰：

泫泫淮源，圣禹所导。汤汤其逝，惟海是造。疏秽济远，柔顺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缺二字。）昼夜，明哲所取。实为四渎，与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则。虔恭礼祀，不愆其德。惟前废弛，匪躬匪力。灾眚以兴，阴阳以忒。陟彼高冈，臻兹庙侧。肃肃其敬，灵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悦服。穰穰其庆，年谷丰殖。望君舆驾，扶老携息。慕君尘轨，报走忘食。怀君惠赐，思君罔极。于胥乐兮，傅于万亿。春侍祠官属五官掾章陵刘诉，功曹史安众刘瑗，主薄蔡阳乐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口梁懿，功曹史郦周谦，主薄安众邓嶷，主记史宛赵，户曹史宛谢综。（《隶释》二。案《古文苑》以此碑为王延寿撰。）

◎翟

字子超，广汉雒人。初仕郡，徵拜议郎，迁侍中。以试对政事第一，拜尚书。延光中，出为酒泉太守，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安帝疏谏宠外戚

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孙通背秦而归汉，彼非自疏其君，时不可也。臣荷殊绝之恩，蒙值不讳之政，岂敢雷同受宠，而以戴天覆地。伏惟陛下应天覆祚，历值中兴，当建太平之功，而未闻致化之道。盖远者难明，请以近事徵之。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堕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议，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权外假，归之良难，虎翼一奋，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至仓谷腐而不可食，钱贯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雕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见正容，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数子之佐，虽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去年已来，灾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身恐惧，则转祸为福；慢天戒，则其害弥深。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后汉·翟传》。）

◇又上

孝文帝连上书囊以为帐，恶闻纨素之声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引《益部耆旧传》，又见《御览》六百九十九。案前疏言文帝饰帷帐于皂囊，疑即此。）

◇上奏陈图书之意

汉四百年将有弱主闭门听难之祸，数在三百年之间。宜升历改宪，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时禁，抑损奢侈，宣明质朴，以延四百年之难。（《后汉·翟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上言宜修缮太学。

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後学。（《后汉·翟传》。）

◎张俊

俊，蜀郡人。元初中，为尚书郎。

◇假名上邓太后书谢减死。

臣孤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延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臣状貌，伤臣眼目，留心曲虑，特加遍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椁，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腐烂，所报万一。臣俊，徒也，不得上书，不胜去死就生，惊喜踊跃，触冒拜章。（《后汉·袁安附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杜乔

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永宁初举孝廉，辟司徒杨震府，迁南郡太守，顺帝时转东海相，入为侍中，汉安中拜太子太傅，累廷大司农，大鸿胪光禄嵈，建和初代胡广为太尉，以忤梁冀死狱中。

◇上书谏封梁冀子弟及中常侍等。

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务。失国之主，其朝岂无贞干之臣，典诰之篇哉。患得贤不用其谋，韬书不施其教，闻善不信其义，听谗不详其理也。昔桀、纣之时，非无先王之书，折中之臣，然下愚难移，卒以亡国，已然之鉴也。陛下越从蕃王，龙飞即位，应天顺人，万夫倾望。不急忠贤之赏，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谗谀暴兴。大将军梁冀，兄弟奸邪，倾动天下，皆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而横见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怅，人神共愤，非所为赏必当功，罚必有罪也。（《后汉传》作「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世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士，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而不赏，则为善失其望；奸回而不诘，则为恶肆其凶。（《袁宠纪》作「遂其性」。）故陈斧钺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乐善。苟遂斯道，非徒伤治殄民，为乱而已，至于丧身灭国，可不慎哉！（袁宏《后汉纪》二十一，「太尉乔曰」云云。又略见《后汉·杜乔传》，「迁大司农。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

◎岑宏

宏，建光初为尚书侍郎。

◇乐成王苌罪议。

非圣人不能无过，故王侯世子生，为立贤师傅以训导之，所以目不见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耳不闻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终，苌少长蕃国，内无过庭之训，外无师傅之导，血气方刚，卒受荣爵，几微生过，遂陷不义。臣闻《周官》议亲，蠢愚见赦。苌不杀无辜，以谴诃为非，无赫赫大恶，可裁削夺，损其租赋，令得改过自新，革心向道。（袁宏《后汉纪》十六。）

◎施延

延字君子，蕲县人。（陈忠傅作沛国人。）建光初徵有道高第，拜侍中，阳嘉中为大鸿胪，代庞参为太尉，免卒年七十六。

◇用甲寅元议

太初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见西方食，不兴天相应，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续汉律历志中，延光二年，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延等议。）

◎祝讽

祝（或作礻 殳）讽，建光中为尚书令。

◇奏驳陈忠言屯役者得归葬送

孝文皇帝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后汉·陈卢传》，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奏以为。案孟布孟希疑止一人转写岐出耳。）

◎孟希

希建光中为尚书。

◇奏，驳质堪言太官宜两梁冠

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续汉舆服志下》注补引《荀绰晋百官表》注，建光中，尚书陈忠以为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丙梁，尚书孟希奏。）

◎祉

祉，史不著其姓延光初为河南尹。

◇仍用四分历议。

即用甲寅元，当除元命苞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推闰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一十四气宿度不应者非一，用九道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远，元和变历以应保乾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续汉律历志中，延光二年，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弘等四十人议。）

◎张

延光初为敦煌太守。

◇上书陈西域三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今北虏呼衍王等展转蒲类秦海左右。可发张掖酒泉，属国之吏士义从合三千五百人。（《后汉·西域传》作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馀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後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部供其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亦不能，则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计也。（袁宏《后汉纪》十七，延光二年，又见《后汉·西域传》少篇首三十六字。）

◎冯绲

绲，字皇卿。（《传》作「鸿卿」，今从碑。）巴郡宕渠人。延光初为郎，还仕郡，历诸曹史、督邮、主簿、五官掾功曹。顺帝时，举孝廉，除郎中，历蜀郡广都长、楗为武阳令、广汉别驾、治中从事，辟司空府，拜御史中丞，督徐、扬二州。坐法复辟司徒府，历廷尉、左监正、治书侍御史、广汉属国都尉、陇西太守，病去。徵议郎，历治书侍御史、尚书、辽东太守，徵拜京兆尹，转司隶校尉，迁廷尉、太常。延熹中，拜车骑将军。免。寻拜将作大匠，转河南尹。复为廷尉，免。後为屯骑校尉，复拜廷尉，免。永康元年卒，谥曰桓。

◇请监军疏

夫势得容奸，伯夷可疑，不得容奸，盗跖可信，乐羊伐中山，反而语功，文侯示以谤书一箧。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袁宏《后汉纪》二十二，又见《后汉·冯绲传》。）

转河南尹上言。

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后汉·冯绲传》。案碑以此为最後为廷尉时所奏，与本传。）

◎堂溪协

协，字季度，颍川鄢陵人。延光初，为郡主簿，後举孝廉，迁西鄂长。

◇嵩高山开母庙石阙铭

□□颍川郡阳城县开母庙兴治神道阙，时太守杜陵朱宠、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阴林、户曹史夏效、监掾陈修长西河圜阳冯宝、丞汉阳冀秘俊、廷掾赵穆、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佐左福。

□□□□，范防百川。柏鲧称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惊。禹□□功，疏河写玄。九山甄旅，□□纟朱文，爰纳涂山。辛癸之间，三过匪入，实勤斯民。同心济溢，胥建三正。杞绘派替，又遭乱秦。圣汉享，于兹冯神。翩彼飞雉，□□其庭。贞祥符瑞，灵支梃生。出□□化，阴阳穆清。兴云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宁。守一不歇，比性乾坤。福禄来返，相宥我君。千秋万祀，子子孙孙。表碣铭功，昭视後昆。□□□□延光二年。

重曰：□□□而作《广辟》，恧洋溢而溥优。□□□□□政，则文以消摇。□□□□□，皇极正而降休。□□□□□颍，芬滋于圃畴。□□□□□兰，木连理于芋条。□□□□□盛，昨日新而累熹。□□□而慕化。咸来王而会朝。□□□□清静，九域少其修治。□□□□祈福，祀圣母山隅。神来享而饴格，我后以万祺。于胥乐而罔极，永历载而保之。（碑旧拓本。）

◎堂溪典

典，字伯并，协子。熹平中，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案《后汉·蔡邕传》注引《先贤行状》，「黄字于度，颍川人，为西鄂长。《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典字季度」。皆误涉其父协事，以季为子，又转写之误，当据石刻为正。）

◇开母庙石阙叙

汉侍中五官中郎将鄢陵堂溪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案《后汉·灵帝纪》「熹平五年四月，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注引《东观记》「使中将将堂溪典请雨，因上言改之」。盖误以四年系于五年也，当据石刻为正。）典大君讳协，字季度。自为郡主簿作阙铭文，後举孝廉西鄂长，早终。叙曰：

于惟我君，明允广渊。学兼游、夏，德配臧、文。殁而不[060]，实有立言。其言惟何。（下缺。碑旧拓本，又略见赵明诚金石录。案：此刻于《开母铭》下方南向知所言「作阙铭文」者，必《开母铭》也。）

卷五十九

◎左雄

雄，字伯豪，南郡涅阳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议郎，进尚书，再迁尚书令。阳嘉中，为司隶校尉，坐法免。後复为尚书。

◇上封事谏封山阳君及襄邑侯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禀贷。陛下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后汉·左雄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八）

◇复谏

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後平议可否。（《后汉·左雄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九）

◇复上疏谏

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后汉·左雄传》）

◇上疏陈事

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昔三代垂统，（此句从《袁宏纪》补。）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氵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褒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划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弊，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袁宏纪》作「使万民不扰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袁宏纪》作「民知不久，则诈以求过，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汉初至今，三百馀载，俗浸雕敝，巧伪兹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讎，税之项背相望，与同疾，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忽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後。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后汉・左雄传》，又《袁宏後》汉纪，十八与此小异）

◇上疏言寇贼

寇贼连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举宗群亡。宜及其尚微，开令改悔。若告党与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明加其赏。（《后汉・左雄传》，「与仆射郭虔共上疏」云，云，「书奏不省」。）

◇上言察举孝廉。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以施化，招灾致祸，为害不细。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四十强而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覆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袁宏《后汉纪》十八，又见《后汉・左雄传》）

◇上言谏捶扑九卿

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加以鞭杖，诚非古典。（袁宏《后汉纪》十八，又《后汉・左雄传》作「孝明皇帝始有仆罚，皆非古典」。）

◎周举

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延光末，辟司徒李府。顺帝时，举茂才，为平丘令，迁并州刺史，转冀州刺史。阳嘉中，徵拜尚书，迁司隶校尉。永和中，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拜谏议大夫。後为侍中，守光禄大夫，迁河南太守，徵为大鸿胪。梁后临朝，迁光禄勋。建和初，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禄大夫。

◇对策问旱灾

臣闻《易》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顺四时之宜，适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灾异，训之以嘉祥。此先圣承乾养物之始也。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者殁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已；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皆以精诚转祸为福。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移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求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後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大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后汉·周举传》，」阳嘉三年，徵拜尚书。是时河南、三辅大旱，特下策问。举对」。）

◇又对问得失

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俭，尊孝明之教，则时雨必应。（《后汉·周举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

◇又独对

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视事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愚心在此。（《后汉·周举传》，「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其後以事免司徒刘崎」。）

◇对诏问加谥北乡侯

昔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章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逾岁，年号未改，皇天不，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书崩，鲁子野不书葬。今北乡侯无它功德，以王礼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称谥。灾眚之来，弗由此也。（《后汉·周举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乡本非正统，奸臣所扰，立未逾载，年号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昔周公有请命之功，太平之勋，故薨之日，天动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礼葬之，以应天命。北乡侯无他功德，恐非所以应天消灾。北乡本侯也，已加王礼，于礼已崇，不宜追加尊谥。（《通典》八十，多出本传四语）

◇对诏问变眚

陛下初即位，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原德。府藏空匮，有瓦解之心。观天察人，方古准今，诚可危惧。《书》曰：「僭恒若。」夫僭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治；阳无以制，则上扰下竭。宜密严敕州郡，察强豪大奸，以时擒讨。（袁宏《后汉纪》十九，「汉安元年。」又《后汉·周举传》少二语。）

◇为司徒朱伥创草变异表

臣闻《易》曰：「天垂象，见吉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臣穷见九月庚辰，今月丙辰，过荧惑于东井辟金，光辉合并，移时乃出。经术浅末，不晓天官，见其非常，昭昭再见，臣切怪之，诚懑愤。夫月者太阴，荧惑火星，不宜相干。臣闻盛德之主，不能无异，但当变改，有以供御，孔子曰，虽明天子，荧惑必谋，祸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节元年，月蚀荧惑，明年有霍氏乱。孔子曰：「火上不可握，荧惑班变不可息，志帝应其修无极。」此言荧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庄曰：「灾异不见，寡人其亡。」今变异屡臻，此天以佑助汉室，觉悟国家也。臣诚惧史官畏忌，不敢极言。惟陛下深留圣思，按图书之文，鉴古今之戒，召见方直，极言而靡讳，亲贤纳忠，推诚应人，犹影响也。宋景公有善言，荧惑徙舍，延年益寿，况乎至尊，感不旋日。《书》曰：「天威谌。」言天德辅诚也。周公将没，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言此五官，存亡之机，不可不谨也。臣愿陛下思周旦之言，详左右清禁之内，谨供养之官，严宿卫之身，申敕屡省，务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无疆。谨匍匐自力，手书密上。（《风俗通》五）

◇殇帝顺帝昭穆议

《春秋》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公于闵公上。孔子讥之，经书曰：「有事于太庙，跻僖公。」传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而下之，孔子是之，经曰「从祀先公」，为万世法也。今殇帝在先，于亲为父，顺帝在後，于亲为子，先後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吕勃议是也。（袁宏《後汉纪》十九，又《后汉·周举传》）

◇移书介子推庙

春中去火，寒食一月，老小不堪，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今则三日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汝南先贤传》，「举迁并州刺史，俗有龙忌之禁，移书子推庙，以宣示愚民。」）

◎刘光

光，安帝末，为尚书令，顺帝初，拜太常。永建二年代朱宠为太尉，录尚书事。

◇奏请条案礼仪

孝安皇帝圣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统，当奉宗庙，而奸臣交构，遂令陛下龙潜藩国，群僚远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乡不永，汉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践祚，奉遵鸿绪，为郊庙主，承续祖宗无穷之烈，上当天心，下厌民望。而即位仓卒，典章多缺，请条案礼仪，分别具奏。（《后汉·顺帝纪》，」帝即位，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尚书令刘光等奏。制曰可」。）

◎樊长孙

长孙，安帝时人。爵里未详。

◇与越骑校尉刘千秋书

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纪录者，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正可以已。（《续汉·百官一》注引《胡广》注《汉官篇》）

◎吴苍

苍，汝南人。

◇遗矫仲彦书（矫慎字仲彦）

仲彦足下：勤处隐钓，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后汉·矫慎传》，又见《高士传》下。）

◎丘

字季春，扶风人。

◇辞郡守召

明府欲臣邪？友邪？师邪？明府所以尊宠人者，极于功曹；所以荣禄人者，已于孝廉。一极一已，皆所不用也。（《御览》五百八引皇甫谧《高士传》，「郡守召，始见「云云，似非书记，以载赤牍，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十

◎陈龟

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永建中，举孝廉，五迁为五原太守。永和中，为使匈奴中郎将。桓帝初，拜度辽将军。乞骸骨归。复徵为尚书。奏请诛梁冀，不省，不食七日而死。

◇上表

仁恩广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寿终，孤幼得保长年，犹临河转石，易于反掌。（《初学记》七引谢承《后汉书》。）

◇拜度辽将军临行上疏。

臣龟蒙恩累世，驰骋边垂，虽展鹰犬（《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引《谢承书》，「鹰犬」下有「搏击」二字。）之用，顿毙胡虏之庭，魂骸不返，荐享狐狸，犹无以塞厚责，答万分也。至臣顽驽，器无铅刀一割之用，过受国恩，荣秩兼优，生年死日，永惧不报。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才，而忝鹰扬之任，上惭圣明，下惧素餐，虽殁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脊角，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自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老者虑不终年，少壮惧於困厄。陛下以百姓为子，品庶以陛下为父，焉可不日昃劳神，垂抚循之恩哉！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是欲民遭圣君，不令遇恶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归之。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贤主。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佑，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后汉·陈龟传》）

◎郎𢊁

𢊁字雅光，北海安丘人。阳嘉初，公车徵拜郎中，辞病不就。后复公车徵，不行，为同县孙礼所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诣阙拜章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悔。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未浊，天地之道，其犹鼓，以虚为德，自近及远者也。伏见往年以来，园陵数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自顷缮理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昔盘庚迁殷，去奢即俭，夏后卑室，尽力致美」又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何必改作。」臣愚以为，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庆也，仁之本也，俭之要也。焉有应天养人，为仁为俭，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阴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时，敬而勿扰。窃见正月以来，阴暗连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又曰：「贤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又顷前数日，寒过其节，冰既解释，还复凝合。夫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则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臣伏案《飞候》，参察众政，以为立夏之後，当有震裂涌之害，又比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节彼南山，」咏自《周诗》；「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谓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非不能面誉也。臣生长草野，不晓禁忌，披露肝胆，书不择言。伏鼎镬，死不敢恨。谨诣阙奉章，伏待重诛。（《后汉·郎ダ传》。）

臣闻天垂诫，地见灾异，所以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应天以诚而不以言，导下以躬而不以刑，顷者，宫殿宫府多所治饰。昔盘庚迁殷，去奢即俭；夏后卑宫，尽力以致美，愚以为诸所缮治，事可减省，以恤贫民，以赈孤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之意也。人之愿也。陛下躬亲庶事，诏书每下，广开不讳之路，以天下为忧，百姓为念，而不数见公卿，责以政事，诚优游养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调和阴阳，仪刑百寮，今水旱连年，五谷不登，不能忧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迟回偃仰，称病自逸，忘天下之忧，甘宴安之乐，岂不谬哉！（袁宏《后汉纪》十八。案此即前篇之约文，「应天以诚」二语及「陛下躬亲」已下，《范书》无。）

◇对状尚书条便宜七事

臣闻明王圣主好闻其过，忠臣孝子言无隐情。臣备生人伦视听之类，而禀性愚悫，不识忌讳，故出死忘命，恳恳重言。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开日月之明，披图籍，案经典，览帝王之务，识先後之政。如有阙遗，退而自改。本文、武之业，拟尧、舜之道，攘灾延庆，号令天下。此诚臣ダ区区之愿，夙夜梦寐，尽心所计。谨条序前章，畅其上旨，条便宜七事，具如状对：

一事：陵园至重，圣神攸冯，而灾火炎赫，迫近寝殿，魂如有灵，犹将惊动。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设，禽畜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务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是故鲁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钟鼓之县，休缮治之官，虽则不宁，而时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应人，敏于影响。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馔，退宴私之乐。《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息矣。

二事：去年以来，《兑卦》用事，类多不效。《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立春前後，温气应节者，诏令宽也。其後复寒者，无宽之实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岂无贞贤，未闻朝廷有所赏拔，非所以求善赞务，弘济元元，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

三事：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今年少阳之岁，法当乘起，恐後年已往，将遂惊动，涉历天门，灾成戊己。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来，缘类而应。行有玷缺，则气逆于天，精感变出，以戒人君。王者之义，时有不登，则损滋彻膳。数年以来，谷收稍减，家贫户馑，岁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水旱之灾，虽尚未至，然君子远览，防微虑萌。《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绨袍革舄，木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今陛下圣德中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天下幸甚。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窃见皇子未立，储宫无主，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馀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入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後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礼，天子一聚九女，嫡媵毕具。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车，出倾宫之女，表商容之闾，以理人伦，以表贤德，故天授以圣了，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方今之福，莫若广嗣，广嗣之术，可不深思？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则天自降福，子孙千亿。惟陛下丁宁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贵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盖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愿访问百僚，有违臣言者，臣当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窃见去年闰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入玉井，数日乃灭。《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罚又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连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无节，政教乱逆，威武衰微，则此三星以应之也。罚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国赵、魏，变见西方，亦应三辅。凡金气为变，发在秋节。臣恐立秋以後，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诸郡，使敬授人时，轻徭役，薄赋敛，勿妄缮起，坚仓狱，备守卫，回选贤能，以镇抚之。金精之变，责归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书玉板之策，引白气之异，于西郊责躬求愆，谢咎皇天，消灭妖气。盖以火胜金，转祸为福也。

六事：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贯日中者，侵太阳也；见于春者，政变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务。又恭陵火灾，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备经考毒。寻火为天戒，以悟人君，可顺而不可违，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备後灾。凡诸考案，并须立秋。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後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久无虚己进贤之策，天下兴议，异人同咨。且立春以来，金气再见，金能胜木，必有兵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将负臣言，遗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汜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邮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预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徵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臣陈引际会，恐犯忌讳，书不尽言，未敢究畅。（《后汉书·郎ダ传》）

◇台诘对

台诘ダ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又言『当大蠲法令，革易官号』。或云变常以致灾，或改旧以除异，何也？又阳嘉初建，复欲改元，据何经典？其以实对。」ダ对曰：

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导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也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见，掩蔽日曜。凡邪气乘阳，则虹在日，斯皆臣下执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优宽之本。此其变常之咎也。又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戇，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又孔子曰：「汉三百载，斗历改宪。」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岁，五行更用。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者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以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故《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同归殊涂，一致百虑。是知变常而善，可以除灾，变常而恶，必致于异。今年仲竟，来年入季，仲终季始，历运变改，故可改元，所以顺天道也。臣ダ愚蔽，不足以答圣问。（《后汉书·郎ダ传》。）

◇上书荐黄琼李固复条便宜四事

臣前对七事，要政急务，宜于今者，所当施用。诚知愚浅，不合圣听，人贱言废，当受诛罚，怔营惶怖，靡知厝身。臣闻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海也；聘贤选助，将以安天下也。昔唐尧在上，群龙为用，文、武创德，周、召作辅，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诗》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赖，以致雍熙。陛下践阼以来，勤心众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是以灾害屡臻，四国未宁。臣考之国典，验之闻见，莫不以得贤为功，失士为败。且贤者出处，翔而後集，爵以德进，则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矣。若有德不报，有言不寿，来无所乐，进无所趋，则皆怀归薮泽，修其故志矣。夫求贤者，上以承天，下以为人。不用之，则逆天统，违人望。逆天统则灾眚降，违人望则化不行。灾眚降则下呼嗟，化不行则君道亏。四始之缺，五际之厄，其咎由此。岂可不刚健笃实，矜矜栗栗，以守天功盛德大业乎？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耽乐道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朝廷前加优宠，宾于上位。琼入朝日浅，谟谋未就，因以丧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善人为国，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复怪其不时还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极养贤之礼，徵反京师，以慰天下。又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艺，履颜、闵之仁。洁白之节，情同皎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时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为圣汉，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伦之才，不应限以官次。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子奇稚齿，化阿有声。若还琼徵固，任以时政，伊尹、传说不足为比，则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ダ明不知人，伏听众言，百姓所归，臧否共叹。愿问百僚，核其名行，有一不合，则臣为欺国。惟留圣神，不以人废言。谨复条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自立春以来，累经旬朔，未见仁德有所施布，但闻罪罚考掠之声。夫天之应人，疾于影响，而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应于天，清浊之占，随政抑扬。天之见异，事无虚作。岂独陛下倦于万机，帏幄之政有所阙欤？何天戒之数见也？臣愿陛下发扬乾刚，援引贤能，勤求机衡之寄，以获断金之利。臣之所陈，辄以太阳为先者，明其不可久暗，急当改正。其异虽微，其事甚重，臣言虽约，其旨甚广。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王道兴也。《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雷者，所以开发萌牙，辟阴除害。万物须雷而解，资雨而润。故《经》曰：「雷以动之，雨以润之。」王者崇宽大，顺春令，则雷应节，不则发动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冬，当震反潜。故《易传》曰：「当雷不雷，太阳弱也。」今蒙气不除，日月变色，则其效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随时进退，应政得失。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璇玑动作，与天相应。雷者号令，其德生养。号令殆废，当生而杀，则雷反作，其时无岁。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顺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则太皓悦和，雷声乃发。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岁星在南，相离数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地明堂布政之宫。《孝经钩命决》曰：「岁星守心，年谷丰登，」《尚书洪范记》曰：「月行中道，移节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重华者，谓岁星在心也。今太白从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贼，而反同合，此以阴陵阳，臣下专权之异也。房、心东方，其国主宋。《石氏经》曰：「岁星出左有年，出右无年。」今金木居东，岁星在南，是为出右，恐年谷不成，宋人饥也。陛下宜审详明堂布政之务，然後妖异可消，五纬顺序矣。

四事：《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阴僭潜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布。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臣闻恭陵火处，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风，掩蔽天地。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连月无雨，将害粟麦。若一谷不登，则饥者十三四矣。陛下诚宜广被恩泽，贷赡元元。昔尧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简税防灾，为其方也。愿陛下早宣德泽，以应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际，未可望也。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则臣为诬上，愚不知量，分当鼎镬。（《后汉·郎ダ传》）

卷六十一

◎段恭

恭，字节英，广汉新都人。仕郡。阳嘉中，为上计掾，举茂才孝廉。

◇因会上疏

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臣犹冀在陛下之世，当蒙安全，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诫。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夫国以贤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后汉·庞参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球

球，字伯真，不邳淮浦人。阳嘉中，举孝廉，迁繁阳令。复辟公府，举高第，拜侍御史。出为零陵太守，迁魏郡太守，徵拜将作大匠。迁南阳太守，拜廷尉。光和二年，以谋诛宦官下狱死。

◇皇太后不宜别葬议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墓被发，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后汉·陈球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有小异。）

◇与司徒刘劭书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永乐太后所亲知也。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平，可翘足而待也。（《后汉陈球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四，有小异。）

◎陈

，字汉瑜，球弟子。举孝廉，除剧令，去官。举茂才，迁济北相，再迁沛相。

◇答袁术书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肉骨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魏志·袁术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八，少末二句。）

◎陈登

登，字元龙，子。举孝廉，除末阳长。陶谦表为典农校尉。曹公以为广陵太守，从平吕布，以功加伏波将军，迁东城太守。

◇遣诣袁绍告迎刘备为徐州牧

天降灾，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诒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蜀志·先生传》注引《献帝春秋》。）

◎高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永和中为南阳太守。（《见李固传》）

◇奏劾刘嘉赵世

光禄勋刘嘉廷尉赵世，皆以被病笃困，空文武之位，阙上卿之赞，既无忠信断金之用，而有败礼伤化之尤，不谨不敬。请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续汉·百官志二》注补引蔡质《汉仪》：「正月旦，百官朝贺光禄勋刘嘉、廷尉赵世各辞不能朝，高赐举奏」。案《刘虞传》云：「祖父嘉光禄勋」。）

◎申屠蟠

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年十五，为缑玉奏记于县，得原。（事当在阳嘉中。）後游太学，郡召为主簿，不行。桓、灵时，太尉黄琼、大将军何进累辟。董卓废立，复公车徵，并不就。年七十四，终于家。

◇奏记外黄令梁配

伏闻大女缑玉为父报仇，狱鞫已决，不胜感悼之情，敢陈所闻。昔太原周党，感「春秋」之义，辞师复仇，当时论者犹高其节。况玉女弱，耳无所闻，心无所激，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奋发怒之心，手刃莫大之仇，僵尸流血。当时闻之，人无勇怯，莫不张胆增气，轻身重义，攘袂高谈，称羡其美，今闻玉幽执阱槛，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怅恨长叹。蟠虽愚昧，以为玉之节义，历代未有，定足以感无耻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时，尚望族闾表墓，显异後嗣。况事在清听，不加八仪哀矜之贷，诚为朝廷痛之。（《御览》四百四十一引杜预《女记》，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五）

◎皇甫规

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末为郡功曹上计掾。冲帝初，举贤良方正，对策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延熹中，徵拜太山太守，进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还为议郎，为宦官所诬，系廷尉，论输左校，会赦。拜度辽将军，迁使匈奴中郎将，复为度辽将军。永康初，徵为尚书，复举贤良方正，迁弘农太守，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卒，年七十一，赠司农卿。有集五卷。

◇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

陛下圣德钦明，闻灾责躬，咨嗟群僚，招延敢谏，臣得践天庭，承大问，此诚臣写愤毕命之期也。臣伏惟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纲纪四方，天下欣然，几以获治。自後遭奸伪，威分近习，中常侍小黄门凡数十人，同气相求，如市贾焉，竞思作变，导上以非，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分脏解罪，以攘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门，终无纪极。顽凶子弟，布列州郡，并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扰扰，从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归。至今风败俗坏，招灾致寇。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馀维纲，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地震之後，雾气白浊，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从横，血流川野，庶品不安，谴诫累至，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今宜庭问百寮，常侍以下尤无状者，亟便黜遣，与众共之，披埽凶党，收入财贿，（《袁宏纪》作「荡涤其贿」。）以塞痛怨，以答天诫。《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处周、邵之任，为社稷之镇，加与王室世为《（袁宏纪》作「旧有」。）姻族，今日立号虽尊可也。而天下区区，愿其霈然增修谦节，省去游娱不急之费，割减庐第无益之饰，□近儒术，考论经书，辅佐日月，宜有至效。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群臣，乘舟者也。大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虽曰众也，在所欲之。苟能卒志毕力，守遵常轨，以度元元，所谓福也。或乃怠驰中流，而捐楫放棹，将沦波涛，归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臣诚知阿谀有福，深言近祸，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臣生长边远，希涉（《袁宏纪》作步。）紫庭，怖慑失守，言不尽心。（袁宏《后汉纪》十九，《后汉·皇甫规传》，各有删节，合录成篇。）

◇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

天之于王者，如君子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畅、孔翊，洁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今兴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群臣杜口，鉴畏前害，互相瞻顾，莫肯正言。伏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後福必降。（《后汉·皇甫规传》）

◇求自效疏

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源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后汉·皇甫规传》）

◇上疏言羌事

自臣受任，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就灭，太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预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后汉·皇甫规传》）

◇上疏自讼。

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明诏不以臣愚驽，急使军就道。幸蒙威灵，遂振国命，羌戎诸种，大小稽首，辄移书营郡，以访诛纳，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孙隽，次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旋师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馀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馀。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贽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ㄅ，云臣私报诸羌，谢其钱贷。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后汉·皇甫规传》）

◇上书荐中郎将张奂自代

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后汉·皇甫规传》）

◇上言宜豫党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颂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后汉·皇甫规传》）

◇与刘司空笺

明公至德，佐国忧世，虽赠两梁冠及鲐鱼一双，服厚尊贶，荣施其宏。（《御览》四百七十八）

◇与马融书

谨遣掾尚许奉书，裁上絮被一双，袜一量，以通微意。（《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六百九十七，八百十九）

◇追谢赵壹书

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更启乃知已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宁当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责，傥可原察，追修前好，则何福如之。谨遣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后汉·赵壹传》）

◇女师箴

观象制教，肇经乾坤。家有王义，室有严君。各有定位，阴阳是分。昔在轩辕，陶化正刑。刑于壶闱，以临百官。煌煌后妃，女ヨ是闭。穆穆夫人。爰采洁蘩。师礼莫违，而神冈时怨，「关雎」首化，万国承流。实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兴妫，文母盛周。厥德不回，弘济大猷。咨尔庶妃，銮路斯迈。战战兢兢，厉省ひ带。渐进不形，变起无外。行难著而易丧，事易失而难退。动若顺流，应如发机。奉上惟敬，抚下唯慈。怨岂在明，患生不思。（《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虞恭

恭，汉安时太史令。

◇仍用四分历议

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矣。「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起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币，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岁二一章，小馀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出于杪勿目，以成毫，毫积累，以成分寸。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粗，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馀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禅。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号，苌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数下诏，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徵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续汉·律历志中》，「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四分历》之失。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诉等议。奏可。」）

◎滕抚

抚一作辅，字叔辅，北海剧人。顺帝时，仕州郡，迁涿令。质帝初，三公举文武才，拜九江都尉，进中郎将，拜左冯翊。胡广承宦官指奏黜之。卒于家。有《慎子注》十卷。

◇祭牙文

恭羞太牢，荐遐灵。推毂之任，实讨不庭。天道助顺，正直聪明。（《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十一，《御览》三百三十九）

◎李咸

咸，字元卓，（《陈球传》作「元贞」，与《琉纪》注及蔡邕撰碑不合。）汝南西平人，前将军李广之後。顺帝时举孝廉，除郎中。光禄又举茂才，迁卫相，授高密令，迁徐州刺史，拜渔阳太守，迁度辽将军，徵为河南尹。母忧去官。桓帝时徵拜尚书，历仆射、将作大匠、大司农、大鸿胪、太仆。建宁四年，代闻人袭为太尉。熹平二年以疾致仕。四年卒，年七十六。

（《广传》注引《谢承书》，「李咸以建宁三年自大鸿胪为太尉，」《袁宏纪》则「熹平三年，以河南尹李咸代段为太尉。」《袁纪》当误。然《范史》载咸为太尉，在建宁四年三月，而蔡质《典仪》，「是年七月立宋皇后，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玺绶，」又似袭尚未免。诸书互异，所未详也。）

◇上书请合葬窦太后

臣闻禹、汤闻恶，是用无过，桀、纣闻善，以亡其国。中常侍曹节、张让、王傅等，因宠乘势，贼害忠良，谗谮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虚遭无刑之，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复省览，猥发雷霆之怒。海内贤愚，莫不痛心。武以殁矣，无可柰何。皇太后亲与孝桓皇帝共奉宗庙，母养蒸庶，系于天心，仁风丰霈，四海所宗。礼，为人後者为人之子。陛下仰继先帝，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存既未蒙顾复之报，殁又不闻谅ウ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诛。存亡各异，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贬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闻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母后不谨，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闭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驾迎母，置酒作乐，供养如初。夫以秦后之恶，始皇之悖，尚纳茅焦之语，不失母子之恩。岂况太后，不以罪没。陛下之过，有重始皇。臣谨冒昧陈诚，左手赍章，右手执药，诣阙自闻。唯陛下揆茅焦之谏，弘始皇之寤，复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园陵之礼，上释皇乾震动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当饮鸩自裁，下觐先帝，且陈得失，终不为刀锯所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熹平元年六月，河南尹李咸执药上书」。）

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坤育天下，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后汉·陈球传》，「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曹节、王甫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废黜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乎？太尉李咸诣阙上疏，于是议者乃定。」案：此与《袁宏纪》所载互异。）

◇奏事

《春秋》之义，贬纤介之恶，采毫毛之善也。（《文选·潘勖九锡文》注）

◎霍

，字叔智，魏郡邺人。年十五，以舅宋光系诏狱，奏记梁商得原，由是显名。举孝廉，迁金城太守，再迁北海相。入为尚书、仆射，封邺都亭侯。出为河南尹，迁司隶校尉，转少府、廷尉。

◇奏记大将军梁商

将军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结，前者温教许为平议，虽未下吏断决其事，已蒙神明顾省之听。皇天后土，实闻德音。窃独踊跃，私自庆幸。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传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盖谓大小窳隆丑美之形，至于鼻目众窍毛发之状，未有不然者也。情之异者，刚柔舒急倨敬之间。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徵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幽灵感革，天应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伤和致灾，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应复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岂有冤谤无徵，反不得理？是为刑宥正罪，戮加诬侵也。不偏不党，其若是乎？明将军德盛位尊，人臣无二，言行动天地，举厝移阴阳，诚能留神，沛然晓察，必有于公高门之福，和气立应，天下幸甚。（《后汉·霍传》，又见《袁宏纪》十八，各有删节，文亦小异。）

◎延笃

笃，字叔坚，南阳人。顺帝时，举孝廉，为平厚侯相，以师丧弃官。桓帝以博士徵，拜议郎，著作东观，进侍中，历左冯翊、京兆尹，以疾免。後遭党锢。永康初，卒于家。有集二卷。

◇答张奂书

离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伯英来，惠书盈四纸，读之三复，（《御览》作「反复」。）喜不可言。（《艺文类聚》三十一，《御览》五百九十五。）

◇与张奂书

烈士徇名，立功立事。（《文选·潘岳闲居赋》注，又「王迟与陈伯之书》注）

◇与高彪书。

今兹以《五经》为鼎，书传》为俎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未暇螓也。宜勿以为念。（《御览》九百四十一）

◇与段纪明书（段字纪明）

得知穷兵极远，大捷而反，虽齐桓之制令支服流沙，霍将军之封祁连，辛武贤之截丑虏，蔑以加焉。莫不鱼烂云除，震惧稽颡矣。（《书钞》一百十七《兵势》）

◇贻刘书

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于仰风。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劭与！（《后汉·刘传》）

◇与李文德书

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食赤乌之麦，饮化益之玄醴，折张骞大宛之蒜，歃晋国郇瑕氏之盐。（已上四句，从《御览》补。）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后汉·延笃传》，又《御览》四百三十一，九百七十七）

◇仁孝论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後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木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本根充实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后汉·延笃传》，又《御览》四百十九）

卷六十二

◎边韶

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顺帝时，历尚书、侍郎。桓帝时，出为临颍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有集一卷。

◇塞赋（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离群索居，无讲诵之事。欲学无友，欲学无耒，欲弈无局，欲博无楮。问：「何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试习其术，以惊睡救寐，免昼寝之讥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习，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书其较略，举其指归，以明博弈无以尚焉。曰：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约，其为乐也大。犹土鼓块ｘ，空桑之瑟，质朴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则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施之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四）

◇上言四分历之失

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据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司令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朔，行夏之正，《乾凿度《八十分一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粗密，《太初》为最。其后刘歆研几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积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岁，进退馀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永和二年，小终之数浸过，馀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乾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阏於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按弦望足以知之。（《续汉·律历志中》）

◇对嘲

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后汉·边韶传》）

◇河激颂

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诲疏达河川，荒庶土。往大河冲塞侵齿金堤，以竹笼石，葺土而为曷，坏聩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功业既就，徭役用息。辛未诏书，许诲立功府卿，规基经始，诏策加命，迁在氵允州。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令缵茂前绪，称遂休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亻丕，回流北岸。其势郁忄蒙涛怒，湍急激疾，一月决溢，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鲧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勉劳。于是乃跋涉躬亲经之营之。比率百姓，议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侧，以捍鸿波。随时庆赐，说以劝之，川无滞越，水土通演。役未逾年而功程有毕。斯乃元动之嘉课，上德之宏表也。昔禹修九道，《书》录其功；后稷躬稼，《诗》列于《雅》。夫不惮劳谦之勤，夙兴厥职，充国惠民，安得淹湮没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记功，垂示于后。其辞云云。使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字伯志、代东莱曲成王诲字孟坚、河内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邓方字德山、怀令刘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陈留浚仪边韶字孝先颂。（《水经七·济水》注云：「石铭岁远，字多瀹缺。其所灭，盖阙如也」。）

◇老子铭

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立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卿之东，氵过水处其阳。其土地郁翁高敞，宜生有德君子焉。老子为周守臧室史，当幽王时，三川实震，以夏、殷之季，阴阳之事，鉴喻时王。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馀岁。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或谓周大史儋为老子，莫知其所终。其二篇之书，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遗礼相续，其死生之义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谓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讠几（缺。）降什（斗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缺。）为圣者作师。班固以老子绝圣弃知，礼为乳首，兴仲尼道违，述《汉书·古今人表》，检以法度，抑而下之。老子缺。与楚子而同科，材不及孙卿、孟轲。二者之论殊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弘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材薄思浅，不能测度至人，辩是与非，案据书籍，以为老子生于周之末世，玄虚守静，乐无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遗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隐居，变易姓名，唯恐见知。夫日以幽明为节，月以亏盈自成。损益盛衰之原，倚伏祸福之门。人道恶盈而好谦，盖老子劳不定国，功不加民，所以见隆崇于今，为时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禄处微，损之又损之之馀胙也。显虚无之清家，云先天地而生，乃守真养寿，获五福之所致也。敢演而铭之。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惟（缺。）德，包虚守清。乐居下位，禄执弗营。为绳能直，屈之可萦。三川之对，舒愤散逞。阴不填阳，孰能滞并？见机而作，需郊出。肥遁之吉，辟世隐声。见迫遗言，道德之经。讥时微喻，寻显推冥。守一不失，为天下正。取厚不薄，居时舍荣。稽式为重，金玉是轻。绝嗜去欲，还归于婴。然历载，莫知其情。颇违法言，先民之程。要以无为，大（缺。）用成。进退无恒，错综其贞。以知为愚，冲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订。九等之叙，何足累名。同光日月，合之（缺。）星。出入丹庐，上下黄庭。背弃流俗，舍景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其永生。天人秩祭，以昭厥灵。羡彼延期，勒石是旌。（《隶释》三）

◎史敞

敞，陈留考城人。顺帝时，为尚书，迁京兆尹。

◇荐尚书仆射胡广

臣闻德以旌贤，爵以建事，「明试以功」，典谟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丰其宠，举不失德，下忘其死。窃见尚书仆射胡广，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劳，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馀年，心不外顾，志不苟进。臣等窃窥以为广在尚书，劬劳日久，后母年老，既蒙简照，宜试职千里，匡宁方国。陈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愿以参选，纪纲颓俗，使束守善，有所劝仰。（《后汉·胡广传》）

◎史弼

弼，字公谦，敞子。桓帝时辟公府，迁北军中侯，进尚书。出为平原相，迁河东太守，以忤中官下狱，减死。后徵拜议郎。光和中，出为彭城相。

◇虑渤海王为乱上封事

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骄梁孝王，而二弟阶宠，终用勃慢，卒周有播荡之祸，汉有爰盎之变。窃窥闻渤海王悝，凭至亲之属，恃偏私之爱，失奉上之节，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后诏公卿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职典禁兵，备御非常，而妄知藩国，干犯至戚，罪不容诛。不胜愤懑，谨冒死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史弼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二，无末后七语。）

◎赵岐

岐，字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顺帝时，仕州郡病废。永兴中，辟司空房植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举理剧为皮氏长，去官为郡功曹。延熹初，以忤宦官，逃难四方。遇孙嵩，藏之复壁中。后遇赦，辟司徒胡广府，擢并州刺史，坐党事免。灵帝初，复遭党锢。中平初，徵拜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请补长史，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未之官，献帝西都，复拜议郎，迁太仆。兴平初，奉使荆州。曹公为司空，举以自代，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年九十馀。有《三辅决录》七卷，《孟子章句》十四卷。

蓝赋（并序）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慨其遗本念末，遂作赋曰：（《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六，《大观本草》七）

同丘中之有麻，似麦秀之油油。（《艺文类聚》八十一）

◇与友书

马季长虽有名当世，而不持士节，三辅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门也。（《后汉赵岐传》注引《三辅决录》注）

◇遗令敕兄子

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仁无伊、吕之动，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柰何！」（《后汉赵岐传》）

◇临终敕其子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状，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便掩。（《御览》五百五十八引《赵岐别传》）

◇三辅决录序

三辅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赀，皆以陪诸陵。五方之俗杂会，非一国之风，不但系于《诗秦》、《豳》也。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欲失则趣势进权，唯利是视。余以不才，生于西土，耳能听而闻故老之言，目能视而见衣冠之畴，心能识而观其贤愚。常以玄冬，梦黄发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与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间，无所依违，命操笔者书之。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矣。（《后汉·赵岐传》注）

◇孟子题辞

《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孟，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齐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风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恶圣之大才者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馆𠈌害，《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魁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词》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文多乖翼不同。孟子以来五百馀载，传之者亦已众多。余生西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知命之际，婴戚于天，构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之内，十有馀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仔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辩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春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孟子》赵《注》宋本）

◇孟子篇叙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以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纪，睿玑运度，七正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其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拟其大数，不必适等，犹《诗》三百五篇，而《论》曰「《诗》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赋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无所取法，犹《论》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当其事，亦无所法也。盖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王制拂邪之隐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曲阜孔氏刊本）

◎赵息

息，岐从子。为郡功曹，以忤宦官逃走。

◇启京兆尹

左忄官子弟，来为虎牙，非德选，不足为特酤买，宜随中舍菜食而已。（《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

◎赵爽

爽，字君卿。《隋志》作赵婴。爵里未详。

◇周髀算经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高而大者，莫大于天；厚而广者，莫广于地。体恢洪而廓落，形修广而幽清，可以玄象课其进退，然而宏达不可指掌也。可以晷仪验其长短，然其巨阔不可度量也。虽穷神知化不能极其妙，探颐索隐不能尽其微，是以诡异之说出，则雨端之理生，遂有浑天、盖天，兼而并之。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有以见天地之颐，则浑天有灵宪之文，盖天有周髀之法，累代存之，官司是掌，所以钦若昊天，恭授民时。爽以暗蔽，才学浅昧，邻高山之仰止，慕景行之轨辙，负薪馀日，聊观《周髀》。其旨约而远，其言曲而中，将恐废替，濡滞不通，使谈天者无所取则，辄依经为图，诚冀颓毁重仞之墙，披露堂室之奥，庶博物君子，时迴思焉。（宋本《周髀》。案赵爽，相承以为汉人，今据序言「浑天有《灵宪》之文」，「累代存之」，则其人在张衡后数代也。）

卷六十三

◎田羽

羽，扶风人。仕顺帝时，官爵未详。

◇荐法真（真字高卿，雄之子。同郡田羽荐真。前后四徵，皆不屈。）

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纵，不为玄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衮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后汉·法真传》）

◎郭正

正，爵里未详。

◇法真颂

真友人郭正颂真，乃共刊石颂之。

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后汉·法真传》）

◎陈蕃

蕃，字仲举，汝南舆兴人。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母忧弃官。州辟别驾从事，复弃去。公府举方正，不就。徵拜议郎，再迁乐安太守，以忤梁冀，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徵拜尚书令，迁大鸿胪，坐救李云免。复徵拜议郎，迁光禄动，免。徵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代杨秉为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窦后临朝，以为太傅，录尚书事。建宁初，与窦武等谋诛宦官，事泄，为曹节等矫诏反杀，年七十馀。

◇驳讨零陵桂阳山贼及州郡一切得举孝廉茂才疏

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说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馀人。三府掾属过限未除，但当择善而授之，简恶而去之。岂烦一切之诏，以长请属之路乎！（《后汉·陈蕃传》）

◇荐徐稚等疏

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政之所由也。《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天挺俊，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民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后汉·徐稚传，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二，又《御览》六百三十引《续汉书》）

◇救李云疏

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忧国，但违将顺之礼。礼讥暴谏，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顾诛族之祸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言，孝成皇帝赦朱云腰领之诛。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难，皆不罪之。今日杀李云，天下犹言陛下诛谏臣，所以臣敢触龙鳞也。（袁宏《后汉纪》二十一，又《后汉·李云传》作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

◇谏封赏内宠疏

臣闻有事社稷者，社稷是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今臣蒙恩圣朝，备位九列，见非不谏，则容悦也。夫诸侯上象四七，垂烁在天，下应分土，藩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隽先人之绝封，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云「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灾。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狱以禁止奸违，官以称才理物。若法亏于平，官失其人，则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夫不有臭秽，则苍绳不飞。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后汉·陈蕃传》）

◇谏幸广城校猎疏

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袁宏纪》作「则为逸游，肆乐情意。）故皋陶戒舜「无教逸游，」周公戒成王「无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乎！夫安平之时，尚宜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与马之音，举首颦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以止其心。诚恶逸游之害也。（《后汉·陈藩传》）

◇因火灾上疏

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春秋》晋执季孙行父，木为之冰。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则元元幸甚。（《续汉·五行志二》注补引《袁山松书，延熹八年，连月有火灾，诸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陈蕃、刘矩、茂上疏谏云云。「书奏不省」。）

◇理刘质等疏

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敕，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晋，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ぉぉ？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讠，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疾恶如雠，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纵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后汉·陈蕃传》）

臣闻昔齐桓公任管仲，将正诸侯，先为政令。今寇贼在外，四肢之疾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窃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忧陛下内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冀五侯弄权，天启陛下，收而戮之。当时天下，号为小清。其前鉴未远，旋起覆车之轨矣。往年地动、日蚀、火灾，皆阴盛之应，愿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纳尚书朝省之事，简练高洁，斥退佞邪。如此则天和上，地洽于下矣。从陛下践阼以来，大臣谁敢举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邓通，文帝遣诣嘉府，乃从而请之。三公之识，何所不统？但今左右骄忿，欲令三公不得举笔。臣蕃今擢自闾阎，特为陛下日月所照，柰何受恩如臣，而当避难苟生，不敢正言？陛下虽厌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强。（袁宏《后汉纪》二十二，校本传语次不同，多出十三句。）

◇理李应等疏

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椽范滴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所谓「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忄良忄良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后汉·陈蕃传》）

◇让封高阳侯疏

使者即臣庐，授高阳乡侯营印绶，臣诚悼心，不知所裁。臣闻让，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为名。窃惟割地之封，功德是为。臣熟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愿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后汉·陈蕃传》。）

◇上窦太后疏

臣闻言不置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今京师嚣嚣，道路讠宣哗，言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东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摄位，顺天行诛，苏康、管霸，并伏其辜。是时天地清明，人鬼欢喜，柰何数月复纵左右？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后汉·陈蕃传》）

昔明帝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赐钱千万。左右问之。帝曰：「郎，天官也。以当叙德，何可妄与人邪？」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为反侧也。（《御览》二百十五引《汝南先贤传》）

◇责诸尚书书

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后汉·陈蕃传》。）

◎周景

景，字仲飨，庐江舒人。辟大将军梁冀府，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入为将作大匠。延熹中，冀诛，坐免官禁锢。寻拜尚书令，迁太仆、光禄大夫、卫慰，代刘宠为司空，免。复代陈蕃为太尉。建宁初卒，追封安阳乡侯。

◇与尚书边韶议奏杨秉韦著

秉，儒学侍讲，常在谦虚；著，隐居行义，退让为节。俱徵不至，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廷恩义。如遂不至，详议其罚。（《后汉·杨震附传》。）

◎郑郴

郴，字伯林，颍川阳城人。和平初，为朝歌长。

◇张公神道石阙铭

於穆张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极，乾纲巛灵。何天之休，元亨利贞。无□□贵，神跃洞□。□度□泉，殷商北。岳朝綦阳，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氵肃氵肃滋荣。群萌勋分火，激川通□。□□怀□，□□□□。□□□庙，克俭损盈。诏命有司，祭以中牲。岁聿再荐，公其飨零。兴来亿载，历数万君。□□□□，□□太□。□□显犹，招拂英动。□锡介福，惠此吏民。国无灾寇，屡获丰年。皇帝眉寿，干禄于天。牧守皆升，握台辅辰。长与丞尉，超迁相因。休□烈烈，无□□□。（《隶释三·张公神碑》。）

◎爰延

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初为县廷掾、乡啬夫。桓帝时，徵博士，举贤良方正，再迁为侍中，拜五官中郎将，转长水校尉，迁魏郡太守，徵拜大鸿胪，以病乞还。灵帝复特徵，不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星变上封事

臣闻天子尊无为上，故天以为子，位临臣庶，威重四海。动静以理，则星辰顺序；意有邪僻，则晷度错违。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案《邓禹传》、《陈蕃传》并作「郑万世」，此脱「世」字。）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黩，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列妇人于侧，积此无礼，以致大灾。武帝与亻幸臣李延年、韩嫣同卧起，尊爵重赐，情欲无厌，遂生骄淫之心，行不义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滥，物情生怨。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邪臣惑君，乱妾危主，以非所言则悦于耳，以非所行则玩于目，故令人君不能远之。仲尼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盖圣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上天之异，其夕即见。夫以光武之圣德，严光之高贤，君臣合道，尚降此变，岂况陛下今所亲幸，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哉！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权，寤宦官之敝。使积善日熙，佞恶消殄，则乾灾可除。（《后汉·爰延传》）

◎陈

，字仲弓，颍川许人。少为县吏都亭刺佐，后为督邮，复为郡西门亭长，转功曹。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复再迁除太丘长。坐党事逮捕，遇赦。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为掾属，后复坐党事免。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私谥曰文范先生。

◇异闻记

郡人张广定者，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巅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缒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乾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殡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甚喜。而父母犹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抱朴子内篇·对俗》。）

◎陈纪

纪，字元方，子。献帝初，拜五官中郎将，迁侍中。出为平原相，追拜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仆，又徵为尚书令。建安初，拜大鸿胪。

◇肉刑论

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魏志·陈群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卷六十四

◎张奂

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初，辟大将军梁冀府，以疾去。后举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拜议郎。永寿初，迁安定属国都尉，进使匈奴中郎将。延嘉中，梁冀诛，以故吏禁锢。后为武威太守，迁度辽将军，徵拜大司农。鲜卑入塞，出为获匈奴中郎将。灵帝初，徵拜少府，迁大司农，转太常遭党锢。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有集二卷。

◇扶蕖赋

缘房翠蒂，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点以素珠。（《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九十九）

◇应诏上书言灾应

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者火之本，相须乃明。蛇者屈伸，隐显似龙。顺至为休徵，逆来为灾殃。故大将军窦武，忠肃恭俭，有援立之功；太傅陈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诛，天下惊怛，海内默默，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礼，天乃大风，偃木折树。成王发书感悟，备礼改葬，天乃立反风，其木树尽起。今宜改葬蕃、武，还其家属，诸被禁锢，一宜蠲除，则灾变可消，升平可致也。（袁宏《后汉纪》二十三，「建宁二年，青蛇见御座殿轩，大风折木。诏群臣各上封事。匈奴中郎将张奂上书」。）

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相须乃明。蛇能屈伸，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徵，逆来为殃咎。阴气专用，则凝精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愿复之报。（《后汉·张奂传》，又略见《续汉·五行志四》注补引《张奂传》，多出《袁宏纪》十三语）

◇上言东羌事

东羌虽破，馀种难尽，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段传》。）

累见折衄。（同上）

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氵于野，伤和致灾。（同上）

◇奏记谢段

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矛令》怜，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党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后汉·张奂传》）

◇与延笃书

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京师禁急，不敢相闻。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年老气衰，智尽谋索，每有所处，违宜失便。北为儿车所雠，中为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复镇之以大石。厄乎此时也。！且太阴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风寒惨冽，剥脱伤骨。但此自非老惫者所堪，而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众艰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聋盲日甚，气力宀浸衰，神邪当复相见者，从此辞矣！（《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艺文类聚》三十，《御览》三十四）

吾与叔坚剖心相知岂以流言相猜邪？（《初学记》十八《交友》，《御览》四百十）

◇与阴氏书

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默渝，不离于手。（《艺文类聚》三十一，《御览》五百九十五。）

◇与宋季文书

览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继四贤之纵，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道光明。奂以鄙固，少复道训，于今五十载矣。（《艺文类聚》三十七。）

◇与许季师书

不面之阔，悠悠旷久，饥渴之念，岂当有忘。（《文选·曹植责躬诗》注）

◇报崔子玉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月三日，举家来居此。本非所规，贪突贼阵。（《艺文类聚》八十。）

◇与崔子贞书（崔字子贞）

仆以元年到任，有见兵二百，马如羊，矛如锥铁，盾如榆叶。（《御览》三百五十三，又三百五十七）

人生实难，所务非此。（《文选·王粲赠蔡子笃诗》注引《与崔子书》，各本「子」下脱一字，依文疑当是「子贞」也。）

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声。（《文选》）

◇与公超书

下笔怆恨，泣先言流。（《御览》四百八十八）

◇与孟季卫书（一作「季尉」）

素若悖逆，顷者益甚。百病所归，月衰日损。（《御览》七百四十一）

◇与屯留君书

气厉流行，伤贤害善。（《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

◇诫兄子书

汝曹薄，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社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咨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经言孔于乡党，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汝资父为师，汝父宁轻乡里邪？年少多失，改之为贵。蘧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是过，尔亦已矣。（《艺文类聚》二十三）

◇遗命诸子

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后汉·张奂传》）

◎张芝

芝，字伯英，奂长子。辟太尉府，公车徵有道，皆不就。善草书，韦诞谓之草圣。

◇与朱赐书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后汉·赵岐传》注，《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四十九，并引《三辅决录》注）

◇与李幼才书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当有，新丰瘠土所当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三辅史录》注）

◇与朱使君书

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妖不自作。（《赵壹非草书》）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凉，平善。广阔弥迈，相思无违。前比得书，不遂西行，望远悬想，何日不勤。捐弃漂没，不当行李。又去春送举丧到美阳，须待伴比，故遂间绝。有缘复相闻，飧食自爱，张芝幸甚幸甚。（《淳化阁贴》二）

◎张昶

昶，字文舒，奂次子。亦善草书。建安初为给事黄门侍郎。

◇西岳华山堂阙碑铭

《易》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然山莫尊于岳，泽莫盛于渎。山岳有五而华处其一，渎有四而河在其数，其灵也至矣。圣人废兴，必有其应。故岱山石立，中宗继统；太华授璧，秦胡绝绪；白鱼人舟，姬武建业；宝出水，子朝丧位。布五方则处其西，列三条则居其中。若广兽奇虫，《山经》有纪矣。是以帝皇巡狩，亲五岳而告至，观方后而考礼，故经有望秩之，典有生殖之祀，盖所以崇山川而报功也。四海一统，天子秉其礼；诸侯力政，强国摄其祭。其奉邑曰华阴也久矣，乃纪于《禹贡》而分秦、晋之境。奉鄙晋之西则曰阴晋，边秦之东则曰宁秦。邑既迁徙，礼亦如之。二国力争，以奉以祭。其城险固，基趾犹存。故老之言，未殒于民也。逮至大汉，受命克乱，不愆不忘，旧名是复，率礼不越，故祀是尊。历叶增修，虔恭又备。一祷三祀，终岁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经集灵之宫于其下，想乔、松之畴，是游是憩。郡国方士，自远而至者，充岩塞崖。乡邑巫觋，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咸有浮飘之志，愉悦之色，必云霄之路，可升而越，（《文选·沈约游沈道士馆诗》注作「而起」。）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财之宝，黄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兴，必先废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时也，王业中缺，大化陵迟，郡县既毁，财匮礼乏，庭庙倾坏，坛场芜秽，祭祀之礼，颇有缺焉。于是镇远将军领北地太守阌乡亭侯段君讳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凭托河华，二灵是与。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将之尊，衔命持重，屯斯寄国，讨叛柔服，威怀是示。群凶既除，郡县集宁，家给人足，户有乐生之欢，朝释西顾之虑。而怀关中之恃，虽昔萧相辅佐之功，功冠群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阵而不战，以逸其力，修饰享庙，坛场之位，荒而后辟，礼废而复兴。又造祠堂，表以参阙，建路路之端首，观壮丽乎孔彻。然后旅祀祈请，既有常处，虽雨沾衣，而礼不废。于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后裔。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穆堂阙，堂阙昭明。经之营之，不日而成。匪奢匪俭，惟德是程。匪丰匪约，惟礼是荣。虔恭礼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艺文类聚》七，《初学记》五，《古文苑》）

◎张猛

猛，字叔威，奂少子。建安初，为郡功曹，补武威太守。杀刺史，反为韩遂所讨，自烧死。

◇杀刺史邯郸商下令

敢有临商丧，死不赦。（《魏志·庞氵育传》）

◎张敞

敞，南阳人。桓帝时为郡功曹。建宁初，大将军窦武辟为令史。

◇奏记王畅

五教在宽，著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缇萦，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纲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后汉·王龚附传》）

◎段

，字纪明，武威姑臧人。恒帝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陵阳令，迁辽东属国都尉，徵拜议郎。永寿中，拜中郎将，以功封列侯。延熹中，迁护羌校尉，坐罪徵下狱，输作左校。起徒中，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复为护羌校尉。建宁初，拜破羌将军，以功更封新丰县侯。徵还拜侍中，转执金吾、河南尹。坐事左转谏议大夫，再迁司隶校尉。熹平中，代李咸为太尉，病免。复为司隶校尉，转颍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代桥玄为太尉，会日食自劾，诏诣廷尉，饮鸩死。

◇应诏上言讨先零东羌术略

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馀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势，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馀三万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馀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馀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馀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后汉·段传》）

◇复上言东羌事

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虑强难破，宜用招降。（案《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引《段上疏曰：「先零东羌，讨之难破，降为上策，战为下计」。盖即述张奂之言，名有详略耳。）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氵于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种以东，故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馀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后汉·段传》）

◎赵典

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太尉戒第二子。（《谢承书》作「戒之叔子」。）建和初，举有道方正，对策，拜议郎，再迁侍中，袭封厨亭侯。出为弘农压守，转右扶风，免。徵拜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少府，转大鸿胪、太仆、太常，免。灵帝初，再迁长乐少府卫尉。卒，谥曰献侯。

◇谏开鸿池

鸿池氵凡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遵孝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爱人也。（《后汉·赵典传》）

◇奏谏封恩泽侯

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旧典。（《后汉·赵典传》）

◎赵温

温，字子柔，典兄子。为京兆郡丞，弃官去。献帝西迁，为侍中，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寻为司徒，录尚书事。建安十三年，以辟曹丕为掾忤曹公免官。卒年七十二。

◇与李亻书

公前托为董公报雠，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雠，民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辇于黄白城，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于《易》，一过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生民，岂不幸甚。（《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袁宏《后汉纪》二十八，《后汉·赵典传》。）

◎宰宣

宣，弘农人。

◇上言宜封梁冀妻孙寿

大将军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后汉·梁冀传》，宣素性佞邪，欲取媚于冀，乃上言」。）

◎袁著

著，汝南人。恒帝时，为郎中。年十九，上书劾梁冀。冀密捕之，变性名伪死，市棺殡送。冀廉知其诈，阴求得，笞杀之。冀诛，有诏以礼祀。

◇诣阙上书

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卑贱，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资，而和气未应，贤愚失序者，势分权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权盛，将无以全其身矣。左右闻臣言，将侧目切齿，臣特以童蒙见拔，故敢忘忌讳。昔舜、禹相戒无若丹朱，周公戒成王，无如殷王纣，愿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后汉·梁冀传》）

◎刘淑

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永兴二年，（《袁宏纪》作「延熹八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拜议郎，再迁尚书，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灵帝初，为宦官所谮，下狱自杀。

◇延熹八年日蚀举贤良方正对策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通，君臣通则仁义立，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势在臣下，则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则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则水旱暴兴；人主骄淫，则泽不下流。由此观之，君其纲也，臣其纪也。纲纪正则万目张，君臣正则万国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兄爱弟顺，如此，则阴阳和，风雨时，万物得所矣。（袁宏《后汉纪》二十二）

◎刘梁

梁，一名岑，字曼山，东平宁阳人。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召拜尚书郎，累迁，后为野王令，未行。有集三卷。

◇除北新城长告县人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畏累。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后汉·刘梁传》）

◇七举

丹楹缥壁，紫柱虹梁。（《文选》注「楹」作「墀」，「虹」作「红」。）桷榱朱绿，藻玄黄。镂以金碧，杂以夜光。鸿台百层，千云参差。仰观八极，游目无涯。玉树青葱，鸾鹤并栖。随珠明月，照曜其陂。（《艺文类聚》五十七，《文选·景福殿赋》注，《赭白马赋》注，《七启》注。）绿柱朱榱，青琐璧。（《御览》一百八十七）

华组之缨，从风纷纭。（《御览》六百八十六，又八百十九）

佩则结绿悬黎。宝之微妙。荷彩昭烂，流景扬辉。（《御览》六百九十二）

黼黻之服，纱谷之裳，繁饰参差，微鲜若霜。（《御览》六百九十六）

双辕覆井，芰荷垂英。（《文选·景福殿赋》注）

九旒之冕，散耀垂文。（《文选·七启》注）

先生昭然神悟，霍尔体轻。（《文选·何敬叔礻集诗》注，《七启》注）

酤以醯醢，和以蜜饴。（《文选·七命》注）

刍豢既陈，异馔并羞。勺药之调，煎炙蒸。酤以醯醢，和以蜜饴。（《书钞》一百四十二）

菰粱之饭，入口丛流，送以熊蹯，咽以豹胎。（《书钞》一百四十四）

鲤比之脍，分豪析厘。（《书钞》一百四十五。）

◇辩和同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殁，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怃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从之。此违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谷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也。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而不顺，施而不恕矣。」盖养其知义，讥春违道也。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暗也。与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雠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击公之害，勃以逆文为成，傅瑕以顺厉为败，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后汉·刘梁传》）

◇刘梁碑（附）

君迁桂阳太守，班序以正以仁为首，以义为先。（《书钞》）

卷六十五

◎刘桢

桢，字公干，梁孙。建安中，司空曹操以为军谋祭酒椽，历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有《毛诗义间》十卷，集四卷。

◇大暑赋

其为暑也，羲和总驾发扶木，太阳为舆达灾烛，灵威参垂步朱谷。赫赫炎炎，烈烈晖晖，若炽燎之附体，又温泉而沈肌。兽喘气于玄景，鸟戢翼于高危，农捉而去畴，织女释杼而下机。温风至而增热，悒慑而无依，披襟领而长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冀微风之来思。（《艺文类聚》五）

◇黎阳山赋

自魏都而南迈，迄洪川以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轻驾而西徂，过旧坞之高区。尔乃逾峻岭，超连冈，一登九息，遂臻其阳。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珍木骈罗奋华扬荣。云兴风起，萧瑟清冷。延首南望，顾瞻旧乡。桑梓增敬，惨切怀伤。河源汨其东游，阳乌飘而南翔。睹众物之集华，退欣欣而乐康。（《文艺类聚》七）

良游未厌，白日潜晖。（《文选·谢叔源游西池诗》注）

◇鲁都赋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艺文类聚》六十一。）

巨海分焉，倾泻百川。（《初学记》六。）

山则连冈属岭，a《鬼分》峡北。紫金扬晖于鸿岸，水精潜光乎云穴。岱宗邈其层秀，干气雾以高越。其木则赤夷青松，文茎蕙棠，洪干百围，高径穹皇。竹则填彼山陔，根氵尔阪域。夏荡攒包，劲条并殖。蒙雪含霜，不渝其色。翠实离离，凤凰攸食。（《艺文类聚》六十一，《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初学记》二十八）芳果万名，攒罗广庭。霜滋灵润，时至则零。（《御览》九百六十四）

黍稷油油，粳族垂芒。残穗满握，一颖千箱。（《初学记》二十七。）

禄葱。（《御览》九百二十五）

水产众夥，各有彝伦。颁首莘尾，丰颅重断。戴兵挟刃，盘甲曲鳞。（《艺文烦聚》六十一。）

其盐则高盆连冉，波酌海臻。素鹾凝结，皓若雪氛。（《书钞》一百四十六。）

又有盐池漭沈，前炙易春。焦暴沫，疏盐自殷。挹之不损，取之不动。（《书钞》一百四十六。）

女工则绛□绮谷。（《御览》八百十六）

纤纤丝履，灿烂鲜新。灵草寻梦，华荣奏口。表以文组，（《初学记》作「綦」。）缀以珠。步蹈安审，接迹承身。（《书钞》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九十七）

且观其时谢节移，和族绥宗，招欢合好，肃戒友朋。龙烛九枝，逸稻寿阳。赋《湛露》以留客，召丽妙之新倡。众媛侍侧，鳞附盈房。蛾眉清眸，颜若雪霜。玄发曜粉，芳泽不□。含丹吮素，巧笑妍详。裾纷衤非，振佩鸣璜。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舞人就列，整饰容华。和颜扬眸，眄风长歌。飘乎发，身如转波。寻虚骋迹，顾与节和。纵修袖以终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二七，天汉指隅，民胥祓禊，国于水嬉。缇帷弥津，丹帐覆洲。日暮宴罢，车骑就衢。盖如飞鹤，马如游鱼。伊岁之冬，云气清。水𤇾露凝，冰雪皑皑。（《艺文类聚》六十一，《书钞》一百三十五，《初学记》三，又四，又十五，《御览》三百八十一，七百二，七百十八）

金陛玉砌，玄互云柯。（《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

应门岩岩，朱扉含光。路殿岿其隆崇，文陛其高骧。听迅雷于长除，若有闻而复亡。其园囿苑沼，骈田接连。渌池分浪，以带石垠。文隅琼岸，华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扬炎威。教民即戎，讲习兴师。落幕包括，连结营围。长掩壑，大罗被。毛群陨殪，羽族歼剥。填崎塞畎，不可胜录。（《艺文类聚》六十一，《御览》八百三十二）戢武器于有炎之库，放戎马于巨野之。（《水经·泗水》注）

彼齐诸儒，绘弁端衣，散佩垂绅，金声玉色，温右新。访鲁都之区域，吊先生之遗贞。（《御览》一百五十六）

◇遂志赋

幸遇明后，因志东倾。报此丰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兹云当。牧马于路，役车低昂。怆恨恻切，我独西行。去峻溪之鸿洞，观日日于朝阳。释丛棘之馀刺，践贾林之柔芳。玉粲以曜目，荣日华以舒光。信此山之多灵，何神分之煌煌。聊且游观，周历高岑。仰攀高枝，侧身遗阴。磷磷阑阑，以广其心。伊天皇之树叶，必结根于仁方。梢吴夷于东隅，掣叛臣乎南荆。戢干戈于内库，我马絷而不行。扬洪恩于无涯，听颂声之洋洋。四宇奠目无为，玄道穆以普将。翼俊于上列，退仄陋于下场。袭初服之芜秽，托蓬庐以游翔。岂放言而云尔，乃旦夕之可忘。（《艺文类聚》二十六）

◇清虑赋

结果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烛龙。入镣碧之间，出水精之都。上青之山，蹈琳珉之途。玉树习叶，上楼金乌。（《初学记》二十七，《文选·雪赋》注，《御览》八百八。）

错华玉以茨屋，骈雄（《御览》作「雉」。）黄以为墀。纷以瑶蕊，糅以玉夷。（《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一百八十五。）

后布玳瑁之席，前设觜之筵。凭文瑶之几，对精金之几。（《书钞》一百三十三引两条，《御览》七百六，又七百九，又八百七，又八百九。）

□虞氏之爨，加火球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荚之饭。《书钞》一百四十四。

仰称木韭，俯拔廉画姜。（《御览》九百七十四。）

◇瓜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桢在曹植坐，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成。其辞曰：

含金精之流芳，冠种瓜以作珍。三星在隅，温风节暮。枕翘于藤，流美远布。黄华炳晔，潜实独著。丰细异形，圆方殊务。扬晖发藻，九采杂揉。厥初作苦，终然允甘。应时湫熟，含兰吐芳。蓝皮蜜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师，贡春最良。投诸清流，一浮一藏。更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凭彤玉之几，酌撩碧之樽。析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吕雕盘，冪之目纤。甘逾蜜房，冷亚冰圭。（《艺文类聚》八十七，《文选·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注，《初学记》十，又二十七引四条，又《御览》二百四十六，八百十九，九百七十八。）

◇与曹植书

明使君始垂哀怜，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农分药，岐伯下钅咸，疾虽未除，就没无恨。何者？以其天医至神，而荣魄自尽也。（《御览》七百三十九。）

肃以素秋则落。（《文选·潘正叔赠陆机诗》注，又《刘琨重赠卢谌诗》注，又张协七命》注。）

◇谏曹植书

家丞邢，北土之彦，少秉高节，弱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谛，其罪不小，以此反侧。（《魏志·邢传》。）

◇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

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豸军》（《御览》作「《鼠军》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氵于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水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又略见《御览》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

◇处士国文甫碑

先生执乾灵之贞洁，禀神祇之正性，咳笑则孝悌之端著，葡匐则清节之兆见，龆龀以及成人，体无懈容，口无愆辞，兢兢业业，小心畏忌，勤让同侍，敬事长老，虽周之乐正子春，汉之江都董相，其饬躬力行，无以尚之。是以长安师其仁，朋友钦其义，闺门称其慈，宗属怀其惠。既乃潜身穷岩，游心载籍，薄世名也。初，海内之乱，不视膳羞，十有馀年，忧心泣血，不胜其哀，形销气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时龙德逸民，黄发实叟，缀文通儒，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彦士，莫不拊心长号，如丧同生。咸以为诔所以昭行也，铭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没而令问不忘者，由斯一者也。铭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内白，如玉之素。逍遥九皋，方回是慕。不计治萃，名与殊路。知我者希，韫椟未酤。丧过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颓，违此荣祚。咨尔末徒，聿修欢故。（《艺文类聚》三十七）

◎刘陶

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颍阴人。桓帝时，游太学。举孝廉，除顺阳长，以病免。灵帝时拜侍御史，封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拜侍中，徙京兆尹。后为谏议大夫，为宦官所陷，下狱死。有集三卷。

◇上疏陈事

臣闻人非天地无以寓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宁。夫天地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混同一体，自然之势也。臣窃观之，今玄象错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并兴，胤嗣仍绝，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废，商辛以斯而丧。若不悔寤，恐惧将无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称号，袭常存之庆，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蚀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怡民饥之忧，忽震裂之变，轻无嗣之祸，殆国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业，克保天祉者也。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鹿场，豺狼乳于春圃。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说，以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济夷、厉之荒。窥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鸟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修，贞介绝俗。穆前在冀州，奉宪操平，摧破奸党，弹纠豪杰，埽灭饕恶，肃清万里，不仁者远，虽山甫不畏强御，诚无以逾也。膺前后历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马，镇抚北疆，神武扬于朔州，强胡慑于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无私积。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夹辅王室，上齐七跃，下镇万国，不合久屈闲曹，委于草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恐小人道长，遂成其败，犯冒天颜言，诚非议。知必以身脂鼎镬，为海内先笑，所学之事，将复何恨。不学鬼谷子之于东齐，而习秦、仪之于周、魏，贾王孙于蜀都，交猗顿之货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袁宏《后汉纪》二十一，《后汉·刘陶传》，合录成篇。）

◇与乐松袁贡连名上疏言张角

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扬赐奏下诏书，切敕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虽会赦令，而谋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后汉·刘陶传》。）

◇陈要急八事疏

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臣常惧其轻出河东、冯翊，钞西军之后，东之函谷，据厄高望。今果已攻河东，恐遂转更豕突上京。如是，则南道断绝，车骑之军孤立，关东破胆，四方动摇，威之不来，叫之不应，虽有田单、陈平之策，计无所用。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连至今，莫肯求问。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其存者尚十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寇浸前，去营咫尺，胡骑分布，已至诸陵。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军无后殿，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乞须臾之间，深垂纳省。（《后汉·刘陶传》云《其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

◇诣阙上书讼朱穆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ㄅ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翕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后汉·朱穆传》）

◇改铸大钱议

圣王承天制物，与人行止，建功则众悦其事，兴戎而师乐其旅，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武旅有凫藻之士，皆举合时宜，动顺人道也。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议，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谬延逮及，敢悬书象魏，听罪降阙。盖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民有饥劳之怨，海内无耳目之变，乃箕子所谓佯愚而对也。臣不达殷人佯愚之虑，欲于不问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鲜死，久复不敢极谏陈其要，请粗言生民之业。夫生养之道，先食后民，（当作「后货」）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监之事，岂谓钱货之锲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今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急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蔽，此犹养鱼于沸鼎之中，栖鸟于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心劳，哀勤百堵之事，每喟尔长怀，中篇而叹。近听征夫饥劳之声，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妇吟鲁之忧，始于此乎？见《白驹》之意，屏营彷徨，不能监寐。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起，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狼跳虎骇，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虽方尺之钱，何能有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纟圭纤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也。若不早寤，恐将及之。臣，东野狂ウ，不达大义，缘广及之时，对过所问，知必以身脂鼎镬，为天下笑。（袁宏《后汉纪》二十六，《后汉·刘陶传》《晋书食货志》，《通典》八。）

卷六十六

◎侯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瑾，字子瑜，敦煌人。桓帝时，徵有道，复徵博士，皆不至。有集二卷。

◇筝赋

物顺合于律吕，音协同于宫商。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气切而怀伤。（《初学记》十六）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缛。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不复续。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既阕，《郑》、《卫》仍修。新声顺变，妙弄优游。微风漂裔，（《初学记》作漂震，《文选·广绝交论》注作「票乡撇」。）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怆憔悴而怀愁。若仍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初学记》十六引两条，又略见《文选·月赋》注，《陆机猛虎行》注，《谢灵运拟邺中集诗》注，《刘峻广绝交论》注。）

◇皇德颂叙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募还，辄薪读书。（《御览》八百二十九）

◎高彪

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游太学，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后为内令。有集二卷。

◇复刺遗马融书

伏闻高问，为日久矣，冀一见宠光，叙腹心之愿，以启其蔽，不图辞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归德，历载邈矣。今君不能相见，宜哉！（《御览》六百六引《杂事》，「彪诣大儒马融，辞不见，彪复刺，其书」云云。「融省，大愧，遣人辞谢追请。径去。不肯还」。）

承服风问，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疴傲士，故其宜也。（《后汉·高彪传》）

◇督军御史箴饯赠第五永

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师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种；人有计策，六奇五间。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蜡纯臣，以威克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忽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后汉·高彪传》，《淳化阁贴》二）

◇清诫

天长而地久，人生则不然，又不养以福禄，全其寿年。饮酒病我性，思虑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乱我真。神明无聊赖，愁毒于众烦，中年弃我逝，忽若风过山。形气各分离，一往不复还。上士愍其痛，抗志凌云烟。涤荡弃秽累，飘邈任自然。退修清以净，吾存玄中玄。澄心翦思虑，泰清不受尘。恍惚中有物，希微无形端。智虑赫赫尽，谷神绵绵存。（《艺文类聚》二十三）

◎廉品

品，为议郎。有二卷。

◇大傩赋

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蜡于腊蒸。先兹日之酉久，宿洁净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骏，临朱轩，凭玉几，席文弥，率百隶之亻辰子，群鼓噪于宫垣。（《御览》五百三十）

◎秦嘉

嘉，秦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举上许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案《书钞》一百三十六引秦士会与妇书，秦嘉字士会，止此一见。）

◇与妻徐淑书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亻黾亻免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艺文类聚》三十二）

◇重报妻书

车还空反，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恨恨之情，顾有怅然。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纟两；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艺文类聚》三十二，《书钞》一百三十六引两条，《御览》六百九十七，七百十七，七百十八，又九百八十一引两条）

◎李€

€，字行祖，甘陵人。桓帝时，举孝廉，再迁白马令。延熹二年，以上书死狱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露布上书移副三府

臣闻皇后天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之戒，可谓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后汉·李云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一）

◎赵芬

芬，宕渠人，为巴郡文学掾。

◇诣巴郡太守自讼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阖为巴郡太守，勤恤民隐。郡文学掾宕渠赵芬、掾弘农冯尤、垫江龚荣、王祈、李温、临江严就、胡良、文恺、安汉陈禧，阆中黄阊、江州毋成阳誉、乔就、张绍、牟存、平直等诣望自讼曰：

郡境广远，千里给吏，兼将人从，冬往夏还，夏单冬复。惟逾时之役，怀怨旷之思，其昏丧吉凶，不得相见。解缓补绽，下至薪菜之物，无不躬买于市。富者财得自供，贫者无以自久，是以清俭。天枉不闻，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叹，历世所苦。天之应感，乃遭明府，欲为更新。童儿匹妇，喜相贺，将去远就近，释危蒙安，县无数十，民无远迩，恩加未生，泽及来世，巍巍之功，勒于金石。乞以文书，付计掾史，人鬼同符，必获嘉报。芬等幸甚。（《华阳国志》一）

◎史枳

枳为巴郡户曹掾。

◇白赵芬等事

芬等前后百馀人，历政讼诉，未蒙感悟。明府运机布政，稽当皇极，为民庶请命赦患，德合天地，泽润河海，开辟以来，今遇慈父。经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比隆等盛，于斯为美。（《华阳国志》一）

◎但望

望，字伯阖，泰山人。桓帝时，由并州刺史迁巴郡太守。

◇请分郡疏

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馀里，属县十四。鉴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纵迹灭绝。罪录逮捕证验，文书诘讯，即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荣等（案龚荣，垫江人。）及陇西太守冯含、上谷太守陈弘说，往者至有劫阆中令杨殷终、津侯姜昊，伤尉苏鸿、彭亭侯孙鲁、雍亭侯陈已、殷侯乐普。又有女服贼千有馀人，布散千里，不即发觉，谋成乃诛。其水陆覆害煞郡掾枳谢盛塞威张御、鱼服令尹寻、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给吏休谒，往还数千，闭囚须报，或有弹劾，动便历年。吏坐逾科，恐失冬节，侵疑先死。如当移传，不能待报，辄自刑戮。或长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诉郡官，每惮还往。太守行桑农，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郡治江州，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馀家。二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鉴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荣等自欲义出财帛，造立府寺，不费县官，得百姓欢心。孝武以来，亦分吴、蜀诸郡，圣德广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释民之荣，诚圣主之盛业也。臣虽贪大郡，以自优暇，不忍小民蔽隔，谨具以闻。（《华阳国志》一）

◎赵咨

咨，字文楚，东郡人。延熹初，举至孝有道，迁博士。灵帝时，举高第，迁敦煌太守，以病免。徵拜议郎，出为东海相，复拜议郎。

◇遗书敕子胤

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为戚。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见形之毁，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犹尚简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复重以墙垣之饰，表以旌铭之仪，招复含敛之礼，殡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称袭之数，其事烦而害实，品物碎而难备．然而秩爵异级，贵贱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战国，渐至颓陵，法度衰毁，上下僭杂。终使晋侯请隧，秦伯殉葬，陈大夫设参门之木，宋司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今则不然，并棺合椁，以为孝恺，丰赀重衤遂，以昭恻隐，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有匹配之会，守常之所乎？圣主明王，其犹若斯，况于品庶，礼所不及。古人时同即会，时乖则别，动静应礼，临事合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梁伯鸾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暗，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异。恐尔等目厌所见，耳讳所议，必欲改殡，以乖吾志，故远采古圣，近揆行事，以悟尔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归即葬，平地无土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於戏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复有言矣！（《后汉·赵咨传》）

◎苌照

照，陈留高阳人。

◇广野君庙碑

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抑馀徽于千载，遵茂美于绝代，命县人苌照为文，用章不朽之德。

辍洗分餐，谘谋帝猷。陈、郑有涿鹿之功，海岱无牧野之战。大康华夏，绥静黎物。生民以来，功盛莫崇。（《水经·睢水》注）

◎张磐

磐，字子石，丹阳人。延熹中，为交阻刺史，后为庐江太守。

◇在狱自列状

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馀党散入交趾。磐身膺甲胄，涉危履险，讨击凶患，斩殄渠帅，馀烬鸟窜冒遁，还奔荆州。刺史度尚，惧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见诬。磐备位方伯，为国爪牙，而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枉。（《后汉·度尚传》）

◎番忠

忠，字公诚，梁人。延熹中，为郎中。光和中，坐劾宦官免。昭宁初，辟公府。

◇上书劾朱

臣闻治国之要，得贤则安，失贤则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汤举伊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仁者远。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知中官奸乱，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达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皮剥小民，甚于狼虎。多蓄财货，缮治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坟盈，积十馀年矣。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Θ无状。昔高宗以雉ず之变，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雠。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人，身遘构其祸。虞公抱宝牵马，鲁昭见逐乾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驹以至灭辱。今等并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惧惑佞谄，以作不轨，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埽灭丑类，以答天怒。与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光和三年。又见《后汉·曹节传》）

◎刘洪

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人，鲁王宗室。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徵，拜郎中，迁常山长史，父忧去官。后为上计掾，拜郎中，检东观著作，迁谒者、谷城门侯，会稽东部都尉，领山阳太守。

◇上言王汉月食注之失

推元汉己巳元，则《考灵曜》旃蒙之岁乙卯元也，与光、晃甲寅元相经纬。于以追天作历，校三光之步，今为疏阔。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明历兴废，随天为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己巳《颛顼》，秦所施用，汉兴草创，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阔不审，更用《太初》，应期三百改宪之节。甲寅、己巳，谶虽有文，略其年数，是以学人各传所闻，至于课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课两元端，闰馀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节之馀二十九。以效信难聚，汉不解说，但言先人有书而已。以汉成注参官施行，术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见食二事。案汉习书，见己巳元，谓朝不闻，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史官有附天密术。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后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密。其说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续汉·律历志中》。）

◎朱

，沛国人。桓帝时，庐江太守。永康初，为尚书。建宁初，拜司隶校尉，寻复为尚书。遭党禁下狱死。

◇为司隶奏单安徐盛

此等皆宫宦昆叔，刀锯之馀，横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答天地，敢张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衅重，人鬼同疾。臣衔命操斤，翦其凶丑，辄考核贼罪，事皆伏上。（袁宏《后汉纪》二十二，「延熹八年膺起家为司隶校尉。河东太守单安、河内太守徐盛，中常侍单超、徐璜之弟也，凭宠干纪，渎货害政，沛国朱尝为司隶校尉，奏安、盛。」）

◎牢修

修，一作顺，师事术士张成。

◇上书兴党狱

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蕃、汝南范滂、颍川柱密、南阳岑至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袁宏《后汉纪》二十二，「李膺为司隶，收河内张杀之。侯览等教成弟子牢顺上书」。）

赦者，天子所以布大德于天下，苏枯解难者也。而膺等公于赦后，论杀无忌，方命为虐，行其私威。且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欲，不可长。（《后汉·党锢传序》，「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膺案杀之。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

◎刘瑜

瑜，字季节，广陵人。延熹末，举贤良方正，拜议郎。灵帝初，为侍中，与窦武谋诛宦官，被诛。

◇延熹八年举贤良方正上书陈事

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被蒙复除，不给卒伍。故太尉杨秉知臣窃窥典籍，猥见显举，诚冀臣愚直，有补万一。而秉忠谟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窥为辛楚，泣血涟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关乎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图》受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皆当盛其玩饰，冗食空宫，劳散精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长六疾。此国之费也，生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并。《诗》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怨旷作歌，仲尼所录。况从幼至长，幽藏殁身。又常侍、黄门，亦广妻娶。怨毒之气，结成妖眚。行路之言，官发略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孰不悉然，无缘空生此谤。邹衍匹夫，杞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况乃群辈咨怨，能无感乎！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功，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正法。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达道艺，而各正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及开东序金滕史官之书，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臣忄空推情，言不足采，惧以触忤，征营慑悸（《后汉·刘瑜传》）

◇太白出西方上书皇太后

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后汉·窦武传》）

◇与窦武陈蕃书

星辰错谬，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后汉·窦武传》）

◎刘琬

琬，瑜子。灵帝时，举方正，不行。

◇马赋

吾有骏马，名曰骐雄。龙头鸟目，麟腹虎胸。尾如雪彗，耳如插筒。（《御览》八百九十七）

◇神龙赋

大哉龙之为德，变化屈伸，隐则黄泉，出则升云，圣贤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轩照刑角尾规矩。（《艺文类聚》九十六）

卷六十七

◎襄楷

楷，字公矩。平原漯阴人。延熹末，上疏谏用宦官，下狱论刑。灵帝时，举方正，又以博士徵，皆不至。

◇诣阙上疏

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尧、舜虽圣，必历象日月星辰，察五纬所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能享百年之寿，为万世之法。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今年岁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门，还切执法。岁星木精，好生恶杀，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诛罚太酷。前七年十二月，荧荣惑与岁星俱入轩辕，逆行四十馀日，而邓皇后诛。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今洛阳城中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人声正讠宣，于占亦与竹柏枯同。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晋，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质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玩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礻乍助。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扶风有星陨为石，声闻三郡。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或闻河内龙死，讳以为蛇。夫龙能变化，蛇亦有神，皆不当死。昔秦之将衰，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曰「今年祖龙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凤二年，讹言黄山宫有死龙之异，后汉诛莽，光武复兴。虚言犹然，况于实邪？夫星辰丽天，犹万国之附王者也。下将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类，坠者失势。春秋石五陨宋，其后襄公为楚所执。秦之亡也。石陨东郡。今陨扶风，与先帝园陵相近，不有大丧，必有畔逆。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后汉・襄楷传》。案《水经・济水篇》注引《续汉书》有「延熹九年，襄楷上疏」，即此书之后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小异耳，今不录。）

◇复上书

臣伏见太白北入数日，复出东方，其占当有大兵，中国弱，四夷强。臣又推步，荧惑今当出而潜，必有阴谋。皆由狱多冤结，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执法，亦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狱，为刘质、成晋亏除罪辟，追录李云杜众等子孙。夫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臣又闻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为生虐。故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死，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襄楷传》。）

◇召诣尚书问状对

臣闻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然乎？（《后汉·襄楷传》，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二作「遂益昌炽也」案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当侍，不当预内。今乃处古常伯之位，决谋于中，倾动内外，恐非天意也。则与前《复上书》语相涉。）

◎荀爽

爽，字慈明，一名讠胥，颍川颍阴人。延熹末，举至孝，拜郎中，弃官去。后遭党锢十馀年。五府并辟，司空袁逢有道。大将军保进请为从事中郎，迎荐为侍中，皆未就。献帝即位，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迎拜光禄动。视事三日，代杨彪为司空，有《周易注》十一卷。

◇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陈便宜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袁宏纪》此下有「汉之谥帝称孝者，其义取此也。）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刑。夏则火王，其精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袁宏纪》此下有「皆以孝为务也。」）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袁宏纪》此下有「往者胤嗣数乏，本枝不毓，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袁宏纪》作「此谓夷惠激欲，适身而已，不可贯之万世，为后嗣德者也。」）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暗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袁宏纪》作皆辅主宣化，政之本也。」）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袁宏纪》此下有「其化也」。）又何诛焉？昔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忽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孙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睹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则昆山象夫，卑泽象妻。睹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鸲，雌能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乾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ぼ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遵法尧、汤，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谬。质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则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韪咸备，各以其叙矣。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众礼之中，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琼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后世之人，好福不务其本，恶祸不易其轨。传曰：「截趾适履，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徵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库。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春秋》传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伤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后汉·荀淑附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二）

臣闻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汉之谥帝称孝，其义取之也。故汉制，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盖以孝为务也。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丧，非所以崇孝道而称大德也。顷者汉嗣数乏，枝叶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劳谦自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所谓夷惠激俗，当身而已，不可以贯万世，而为后嗣法者也。（《御览》五百四十五，五百六十二引《荀氏家传》较《范书》多出五六句。）

◇奏记让孝廉

伏惟孝廉，古之贡士。贤则光君，愚则亏政。爽以迂暗，荷当大选。（《书钞》原本七十九。）

◇贻李膺书

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无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扬军，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沈，与时抑扬。（《后汉李膺传》。）

◇与郭叔都书

陈季方才德秀出，（陈谌字季方，颍川许人，实子，纪弟。）超世逸群，金相玉质，文章虎变，终军、贾谊，诚无以加，宜遂贡之宰相，盛其龙光。鉴车之骥，自非伯乐无以显名，采光剖璞，以独见宝，宝为足下利之。（《北堂书钞》三十三，《御览》六百三十一）

◇女诫

《诗》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明当许嫁，配适君子，竭节从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颜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洁行，称为顺妇，以崇《螽斯》。百叶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圣人制礼，以隔阴阳。七岁之男，王母不抱；七岁之女，王父不持。亲非父母，不与同车；亲非兄弟，不与同筵。非礼不动，非义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为灾，伯母不来，遂成于灰。《春秋》书之，以为高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荀悦

悦，字仲豫，爽兄俭之子。建安初，辟镇东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给事中、秘书监、侍中。有《汉纪》三十卷，《申鉴》五卷。

◇汉纪序（案此《汉纪》正文，《范史》称之为序，今从之）

昔在上圣，唯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字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唯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衍能字，《传》无）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维。臣悦职监秘书，摄官承乏，祗奉明诏，窃惟其宜。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结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荀悦《汉纪》第一）

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惟汉四百二十有六载，（衍「二十」字，《传》无。案汉元年至建安五年书奏之时，凡二百有六年。皇帝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于万国，阐综大猷，命立国典，以及群籍。于是乃作考旧，通连体要，以述《汉纪》。《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前，一事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撰《汉书》百篇，以综往事，庶几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亦有监乎此。其辞曰：）

茫茫上古，结绳而治。书契爰作，典谟云备。明德惟馨，光千万祀。其在中叶，实有陶唐。丕显伊则，配天惟明。荡荡厥猷，有焕其章。至于有周，对日重光。於赫大汉，统辟元功。穆穆惟，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绪。遭国闵凶，困于荼蓼。实天生德，应运建主。矫矫俊臣，惟国作辅。绥我思成，有德思祜。拨乱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乃赞斯文，□惟前轨，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旧勋。综往昭来，永监后昆。侍中悦上。（《汉纪》第三十。）

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明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世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后汉·荀悦传》引《汉纪序》，校之本书，颇有删改，并移易其次第。此一篇，足见史家所载不尽合本书也。）

◇汉纪目录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汉纪》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

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国家无事，百姓安集。太宗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称治。元、成、哀、平历世陵迟，莽遂篡国也。凡祥瑞：黄龙见，凤皇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仁兽获，宝鼎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凡灾异：大者日蚀五十六，地震十六，天开地裂五，星集于东井各一，太白再经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陨石十一，星陨如雨二，星昼见三，火灾二十四，河汉水大汛溢为人害十，河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无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鱼，死人复生，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子，枯木复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许昌，以镇万国。外命元辅，征讨不庭。内齐七政，允亮圣业，综练典籍，兼览传记。其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精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求志势有所不能繁重之语。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删略其文。凡为三十卷，数十馀万言，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会悦迁为侍中，其五年书成，乃奏记云。四百有一十（衍「一十」字。）六载，谓书奏之岁，岁在庚辰。昔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废，故君子重之。《汉书》纪其义，同矣。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成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汉纪》何大复本，又黄姬水本，又蒋国祥本。）

◎荀

，字文若，爽兄绲之子。永汉初，举孝廉，再迁亢父令，弃官归。初平中，曹公领兖州，引为司马。建安初，进侍中，守尚书令，后封万岁亭侯。十七年，以阻九锡为曹公所忌，从军至寿春忧死。一云饮药死。谥曰敬侯。魏咸熙末，追赠太尉。

◇迎驾都许议

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下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怀感旧之哀。（「魏志」作「百姓感旧而增哀」，从《袁宏纪》改。）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后，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魏志·荀传》「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劝太祖。」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九，末句作「无能及也」。又《后汉·荀传》，首句篇首有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

◇散斋得宴乐议

《礼志》云：「三日齐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斋于外，夫人致于内。」散斋则是事之渐，然则散斋未绝外内与宴乐之事也。今一岁之内，大小祭祀，斋将三百日，如此，无复用乐之时。古今之制，当各从所宜。若外张多日，而内实犯礼，乃所以废斋也。散斋宜得从会宴乐。（《通典》一百四十七。）

◇田畴让官议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钟繇以为原思辞粟，仲尼不与，子路拒牛，谓之止善，虽可以激清励浊，犹不足多也。畴虽不合大义，有益推让之风，宜如世子议。（《魏志·田畴传》注引《魏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赵俨书

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魏志·赵俨传》。）

◇报曹公书

绍聚众官渡，欲与公决滕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袁宏《后汉纪》二十九，又见《后汉·荀传》。）

◎荀攸

攸，字公达，从子，少帝时，徵拜黄门侍郎，以董卓乱，弃官归。献帝初，复辟公府，举高第，迁任城相，不行。建安初，曹公徵为汝南太守。入拜尚书，以为军师，封陵树亭侯，转中军师，拜尚书令。建安十九年卒，魏正始中，追谥曰敬侯。有《魏官仪》一卷。

◇劝进魏公

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传异、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も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复劝进魏公

伏见魏国初封，圣朝发虑，稽谋群寮，然后策命；而明公久违上指，不即大礼。今既虔奉诏命，副顺众望，又欲辞多当少，让九受一，是犹汉朝之赏不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昔齐、鲁之封。奄有东海，疆域井赋，四百万家，基隆业广，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勋，立一匡之绩。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藩卫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卷六十八

◎臧

，广陵射阳人。桓帝时，为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灵帝时，为吴郡太守。熹平初，拜扬州刺史，迁使匈奴中郎，将徵拜议郎，转长水校尉，历中山、太原太守。

◇上书讼第五种

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成业，齐桓之兴伯，遗其权略，庶幸达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成业，齐桓之兴伯，遗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钩之雠，拔于囚虑之中，信其佐国之谋，勋效传于百世，君臣载于篇籍。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沈名于沟壑，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建其奇奥之术乎？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天性疾恶，公方不曲，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序直士以种为首。《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种所坐以盗贼公负，筋力未就，罪致徵徙，非有大恶。昔虞舜事亲，大杖则走。故种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后汉·第五种传》）

◎臧洪

洪，字子源，子。举孝廉为郎，选补即丘长。灵帝末，弃官。太守张超以为功曹，起兵讨董卓，众散，袁绍使领青州，徙为东郡太守。以请救张超不许，与绍绝。被围历年，城陷见杀。

◇酸枣盟辞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亻由、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一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宝皆鉴之。（《后汉·臧洪传》，袁宏《后汉纪》二十四，《魏志·臧洪传》。）

◇答陈琳书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间耳，而以趣舍异规，不得相见，其为怆恨，可为心哉！前日不遗，比辱雅贶，述叙祸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学薄才钝，不足塞诘，亦以吾子携负侧室，息肩主人，家在东州，仆为仇敌。以是事人，虽披中情，堕肝胆，犹身疏有罪，言甘见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暗于大道，不达余趣哉！然犹复云云者，仆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将以救祸也。必欲算计长短，辩谘是非，是非之论，言满天下，陈之更不明，不言无所损。又言伤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倾盖，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观主人之旗鼓，瞻望帐幄，感故友之周旋，抚弦搦矢，不觉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当受任之初，自谓究竟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天子不悦，本州见侵，郡将进牖里之厄，陈留克创兵之谋，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谋计栖迟，丧忠孝之名，杖策携背，亏交友之分。揆此二者，与其不得已，丧忠孝之名，与亏交友之道，轻重殊途，亲疏异画，故便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孝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离友，信刑戮以自辅，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何以效之昔张景明亲登坛亍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云何罪？复见斫刺，滨于死亡。刘子璜奉使逾时，辞不获命，畏威怀亲，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者也，然辄僵毙麾下，不蒙亏除。仆虽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见终，睹微知著，窃度主人之心，岂谓三子宜死，罚当刑中哉？实且欲一统山柬，增兵讨仇，惧战士狐疑，无以沮劝，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慕进者蒙荣，违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故仆鉴戒前人，困穷死战。仆虽下愚，亦尝闻君子之言矣。此实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国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违，不适敌国故也。是以获罪主人，见攻逾时，而足下更引此义，以为吾规，无乃辞同趋异，非吾子所为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戚者哉！吾闻之也，义不背亲，忠不遗君，故柬宗本州，以为亲援，中扶郡将，以安社稷，一举二得，以徼忠孝，何以为非？而足下欲使吾轻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为吾兄，分为笃友，道乖告去，以安君亲，可谓顺矣。若子之言，则包胥宜致命于伍员，不当号哭于秦庭矣。苟区区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见城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推平生之好，以为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生。故身著图象，（《袁宏纪》作「篆」。）名垂役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但惧秋风扬尘，伯马首南向，张杨、飞燕，膂力作难，北鄙将告倒县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记耳。主人当鉴我曹辈，反旌退师，治兵邺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加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受命。中兴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悲哉！本同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魏志·臧洪传》，又《后汉·臧洪传此少四百四十馀字，其多出者亦四十馀字，今合录之。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八。）

◎寇荣

荣，上谷昌平人。雍奴侯恂曾孙。桓帝时，为侍中。延熹中，坐罪亡命诛。

◇上书陈情

臣闻天地之于万物也好生，帝王之于万人也慈爱。陛下统天理物，为万国覆，作人父母，先慈爱，后威武，先宽容，后刑辟，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匹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以臣婚姻王室，谓臣将抚其背，夺其位，退其身，受其势。于是遂作飞章，以被于臣，欲使坠万仞之坑，践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尚书背绳墨，案空劾，不覆质确其过，于严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隶校尉冯羡，佞邪承旨，废于王命，驱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刺史张敬，好为谄谀，张设机网，复令陛下兴雷电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河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圹出尸，剖棺露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无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欲使严朝必加滥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拒谗匿之谤，绝邪巧之言，救可济之人，援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顺时怠，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张罗海内，设万里，逐臣者穷人迹，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埽灭，行则为亡虑，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沈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精诚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恶大憝。足以陈于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面阊阖九重，陷阱步设，举趾触罘，动行纟圭罗网，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矣。国君不可雠匹夫，雠之则一国尽惧。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风为号令，春夏布德，议狱缓死之时。愿陛下思帝尧五教在宽之德。企成汤避远谗夫之诫，以宁风旱，以弭灾兵。臣闻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触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于炽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久生亦复何卿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廪浚井之难，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议，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涕泣，泣血涟如。（《后汉·寇恂附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一，有删节。）

◎张俭

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举茂才不就。延熹末，为柬部督邮。建宁中，以党祸亡命。至中平初，党事解，大将军三分并辟，又举敦朴，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为卫尉，卒官，年八十四。

◇举奏中常侍侯览罪衅

览贪侈奢纵，前後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冢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后汉书·宦者侯览传》。案篇末二语盖《范史约文，今并缘之。梅鼎祚《文纪》不取《范史》，别载张《汉纪》云：「俭为东部督邮，览家防东，俭劾览云：『中常侍侯览起第十六区，皆高楼四角，连阁洞门，绮井莲花，壁柱彩画，鱼肉台苑，拟诸宫阙』」。）

◇又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后汉书》同上。）

◎郭泰

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累辟公府，皆不就。

◇答友勒仁进者

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末若严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三与此略同，又《后汉·郭泰传》有首四语。）

◇与陈留盛仲明书

足下诸人，为时栋梁。（《文还·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苏不韦方伍员论

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众，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糜因糜资。强雠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务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憔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体断首，以毒生者，使皓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后汉·苏章传》）

◎徐稚

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与郭林宗书

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迫宁处？（《后汉纪》。）

◎戴良

良，字叔鸾。一云字文让，汝南慎阳人。举孝廉，再辟司空府，俱不就。（案《吴志·士燮传》，「黄武五年，孙权分交已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盖即此。）

◇失父零丁

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祸。积恶致灾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扌卷如，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犭葛啄吸，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齿牙，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杯。（《御览》五百九十八。）

◎范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冉，或作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桓帝时，除莱芜长，遭母丧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议者欲以为侍御史，逃去。遭党锢十馀年，後辟三府，应司空命，自劾退。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卒，年七十四。

◇遗令敕子

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冢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后汉书·范冉传》）

◎杨乔

乔，字圣达，会稽乌伤人。桓帝时，为尚书，数上书陈政事。诏妻以公主，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上书荐孟尝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慝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忘身进贤。（《后汉·孟尝传》）

◇上谏

臣闻之，曾子扣舷易水，鱼闻入渊，鸟惊参天。（□□□□引《会稽典录》。）

◎阳球

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桓帝时，举孝廉，补尚书侍郎，出为高唐令。建宁初，辟司徒刘宠府，举高第，拜九江太守，迁平原相。熹平末，徵为议郎。光和中，历将作大匠、尚书令，迁司隶校尉，徙卫尉。为中官曹节所诬，下狱诛。

◇奏罢鸿都文学

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亻免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后汉·阳球传》）

◇奏劾王甫段

中常侍冠军将军王甫，奉职多邪，奸以事上。其所弹纠，皆由睚眦。勃海之诛，宋后之废，甫之罪也。太尉段，以征伐微功，位极人臣，不能竭忠报国，而谄佞幸。宜并诛戮，以示海内。（袁宏《后汉·灵帝纪中》，光和二年。）

◇迁平原相教

相前莅高唐，志埽奸鄙，遂为贵郡所见枉举。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雠，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虽以不德，敢忘前义。况君臣分定，而可怀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诸来效。若受教之后，而不改奸状者，不得复有所容矣。（《后汉·阳球传》。）

◇敕中都官从事

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後汉·阳球传》。）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桓帝时，拜郎中，辞病去。太傅陈藩辟参政事，蕃败坐废。后辟司徒府，拜议郎，迁谏议大夫。有《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公羊谥例》一卷，《公羊条例》一卷，《春秋汉议》十三卷，《左氏肓》十卷，《公羊墨守》十四卷，《谷梁废疾》二卷。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惟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与，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续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唐石经本）

◎朱俊

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桓帝时，仕郡，后为主簿。熹平中，举孝廉，再迁除兰陵令。光和初，拜交刺史，封都亭侯，徵为谏议大夫。中平初，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中郎将，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拜右车骑将军，还为光禄大夫，更封钱唐侯，加位特进。母丧去官，起为将作大匠，转少府太仆，出为河内太守，复拜光禄大夫，转屯骑，寻拜城门校尉、河南尹。献帝西迁，为洛阳留守，弃官柬屯中牟，徵为太仆，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兴平初，免。寻拜大司农，奉诏和郭汜，留不遣，发病卒。

◇奏上灵怀皇后尊号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宜改葬皇妣，追上尊号，如穆宗、恭宗故事。（袁宏《后汉纪》二十七，「兴平元年二月，太尉朱俊、司徒淳于嘉、司空张喜奏」。）

◎王允

允，字子师，太源祁人。桓帝时，为郡吏，后为州别驾从事。三府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中平初，拜豫州刺史，为宦官所诬，再徵下狱。事得释，变姓名亡命。少帝时，大将军何进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初，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代杨彪为司徒，封温侯。初平三年，为李亻等所杀。

◇奏行六隐事

太史王立说《孝经》，六隐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灾邪，有益圣躬。（《袁宏《后汉纪》二十六）

◇复奏

立学深厚，此圣人秘奥，行之无损。（同上。）

◎董卓

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为州兵马掾。桓帝末，补羽林郎，拜郎中，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为并州刺史、河柬太守，中平初拜东中郎将，以军败抵罪，起为中郎将，拜破虏将军，进前将军，徵为少府，又拜并州牧，皆不就。少帝即位，何进谋诛宦官，召入朝，遂行废立事。献帝即位，迁太尉，领前将军，封郑侯，进位相国，拜太师。初平三年伏诛。

◇被徵少府上书

◇拒命（中平六年）

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伙。吏士踊跃，恋恩念报，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辄且行前将军事，尽心慰恤，效力行阵。（《魏志·董卓传》注引《灵帝纪》。）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後汉·董卓传》。）

◇被玺书拜并州牧复上书拒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乐为国家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后汉·董卓传》，又《魏志·董桌》注引《灵帝纪》。）

◇到渑池上书请收张让等（《典略》作「表」。）

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一作忄舀。）慢天常，操擅（一作「擅操」。）王命，（《后汉·董卓传》魏志·董卓传》作「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袁宏纪》浊作「汨」。）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一作「恋」。）气上蒸，妖贼蜂起。臣前奉诏讨于扶罗，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如养肉，（《后汉·董卓传》作胜「于内食」。）及溺呼船，悔之无及。（自篇首至此并《典略》。）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魏志·董卓传》注，《后汉·董卓传》注，并引《典略》，又见《后汉·董卓传》，《魏志·董卓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五。）

◇署教

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吴志·士燮传》注引《吴书》。）

策废少帝。（案《后汉·董卓传》遂传太后策废少帝，盖卓矫董太后策也」。）

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声美称，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可以承宗庙。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又《后汉·董卓传》载此策云：「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又议太后咸足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迁于永安宫。」案此盖卓矫董太后策也。《范书》、《袁纪》并称卓逼何太后为废帝策。）

卷六十九

◎蔡邕（一）

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柬观，迁让郎。光和初，坐忤宦官，徙五原，遇赦，虑卒不免，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为司空，徵署祭酒，举高第，补侍御史，转侍书御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尚书，拜巴郡太守，未行，留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三年，卓诛，坐下狱死。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独断》二卷，《劝学》一卷，集二十卷。

◇霖雨赋

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厶厶兮，听长ㄏ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艺文类聚》二案此赋《类聚》编于魏曹植愁霖赋》后，题为又《愁霖赋》，张溥等因收入《子建集》。今考《文选·张协杂诗》注引《蔡邕霖雨赋》云：「瞻玄云之厶厶，听长雨之霖霖」。《曹植美女篇》注引《蔡邕霖雨赋》云：「中宵夜而叹息。」知此赋在《蔡集》中。）

◇汉津赋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汉兮，披厚土而载形。发源自乎れ冢兮，引漾沣而柬征。纳汤谷之所吐兮，兼汉沔之殊名。总畎浍之群液兮，演西土之阴精。过万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荥。切大别之柬山兮，与江湘乎通灵。嘉清源之体势兮，澹澶以安流。鳞甲育其万类兮，蛟螭集以嬉游。明珠胎于灵蚌兮，夜光潜乎玄洲。维神宝其充盈兮，岂鱼龟之足收。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既乃风萧瑟，勃焉并兴。阳侯沛以奔骛，洪涛涌以沸腾。愿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ㄛ。觑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会。（《艺文类聚》八，《初学记》七，《古文苑》）

◇述行赋

（《水经·济水》注、《文选·陆机前缓声歌》注引此题并作《述征赋》，而《魏都赋》、《雪赋》、《舞鹤赋》注引与本集同。）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忄官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慎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余有行于京洛兮，构进淫雨之经时。涂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蹯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胖之不臣。问甯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复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陉。建抚体而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罔岑纡以连属兮，谷琼其杳冥。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嵯峨以乖邪兮，廓岩壑以峥嵘，攒或朴而杂榛枯兮，被浣濯而罗生。布[B290]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大河于北垠兮，瞰洛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汨以飙涌兮，气忄々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蒙蒙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颓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忄々而不阳。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乘舫舟而溯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与涧濑。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巩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立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夹坟。（本作「侠坟」，从《艺文类聚》二十七引改。）伫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候风云之体势兮，天牢湍而无文。弥信宿而后阕兮，思逶迤以东运。见阳光之颢颢兮，怀少弭而有欣。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本作「并集」，从《文选·前缓声歌》注引改）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不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爰结纵而轨兮，复邦族以自绥。乱曰：跋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古文苑》，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七）

◇玄表赋

庶小善之有益。（《文选·谢拜中书记室辞随王笺》注）

◇协和婚赋

惟情性之至好，欢莫备乎夫妇。受精灵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实人伦之端始。考遂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纲纪。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每腓。《葛覃》恐其失时，《标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齿。婚姻协而莫违，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礼以举。二族崇饰，威仪有序，嘉宾僚党，祈祈云聚。车服照路。骖如舞，既臻门屏，结轨下车。阿傅御竖，雁行蹉跎丽，女盛饰，晔如春华。（《初学记》十四，《古文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竖，动若翡翠奋其羽。众色燎照，视之无主，面若明月，辉似朝日，色若莲葩，肌如凝蜜。（《艺文类聚》十七，《御览》三百八十一。）

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和软，茵褥调良。（《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书钞》一百三十五。）

◇检逸赋（按陶潜《闲情赋序》云：「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瞻，泊，则此旧题作《静情赋》」。）

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烂而含荣，烨普天壤其无丽，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画聘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艺文类聚》十八）

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北堂书钞》一百十）

◇青衣赋

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蝤蛴。修长冉冉，顾人其颈，绮绣丹裳，蹑蹈丝。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武媚，卓跞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故因杨国，历尔邦畿。虽得燕婉，舒写情怀。寒云翩翩，充庭盈阶，勿兼裳累镇，展转倒颓。勿昕将曙，鸡鸣相催。饬驾趣严，将舍尔乖。蒙冒蒙冒，思不可排。停停沟侧，敫々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猎，吹状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予床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焉且饥。（《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九。）

◇短人赋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馀幺，劣厥偻窭。画啧怒语，与人相拒。蒙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咨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其词曰：

雄荆鸡兮鹜鹅，鹘鸠鸡兮鹑此。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巴巅马兮柙下驹，（本集脱此句，从《初学记》补。）蛰地蝗兮凿即且。兰中蛹兮，茧蠕页，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阃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ﾅ鼓兮补履朴，脱椎枘兮褥薤杵。视短人兮形如许。（本集，《初学记》十九引两条。）

◇瞽师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何蒙之瞽兮，心穷忽以郁伊，目冥冥而无睹兮，嗟求烦以愁悲。抚长笛以摅愤兮，气轰而横飞。咏新诗之（《文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注作以）悲歌兮，舒滞积而宣郁，何此声之悲痛兮，怆然泪以潜恻，类离之孤鸣，似札妇之哭泣。（《北堂书钞》一百十七引《两条，《初学记》十六《御览》七百四十。）

时牢落以失次，鄂纟卜蹇而阳绝。（《文选·文赋》注。）

（案《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引蔡伯喈《女赋》曰：「当三春之嘉月，将言归于所天。」此丁e蔡伯喈《女赋》也。《艺文类聚》三十有长篇，近或采此二语入《蔡集》，误。）

◇琴赋

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巅，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锺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尔乃间关九弦，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然後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于是繁弦既抑，雅韵复扬。仲尼思归，《鹿鸣》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艺文类聚》四十四《北堂书钞》一百九引九条，《初学记》十六，《文选·文赋》注，又《陆机拟古诗》注引作《琴颂》，「颂」即「赋」字，写误。）

一弹三欷，凄有馀哀。（《书钞》一百九）

丹弦既张，八音既平。（《文选·江淹杂拟诗》注。）

苟斯乐之可贵，宣箫琴之足听。（《书钞》一百九）

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书钞》一百九）

（案前明乔世宁、汪士贤等刻《蔡中郎集》，别收《琴赋》一篇。检《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乃傅毅作也。今删。）

◇笔赋

昔苍颉创业，翰墨用作，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隆乎笔。详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铄乎焕乎，弗可尚矣。（《书钞》一百四，《初学记》二十一。）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B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书乾坤之阴阳，讠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荡荡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六经而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于厶昧兮，赞幽冥于明神。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图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弹棋赋

荣华灼烁，萼不ｋｋ。于是列象棋，雕华丽。丰腹敛边，中隐四企，轻利调博，易使骋驰。然后柢掣兵，棋夸惊。或风飘波动，若飞若浮，不迟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无与俦。（《艺文类聚》七十四，《古文苑》。）

夫张局陈棋，取法武备。因嬉戏以肄业，托欢娱以讲事。设兹文石，其夷如砥。采若锦缋，平若停水。肌理光泽，滑不可屡。乘色行巧，据险用智。（《御览》七百五十五。）

◇圆扇赋

裁帛制扇，陈象应矩。轻彻妙好，其如羽。动角扬徵，清风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潜处。（《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伤故栗赋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赋。

树遐方之嘉木兮，于灵宇之前庭。通二门以征行兮，夹阶除而列生。弥霜雪之不凋兮，当春夏而滋荣。因本心以诞节兮，挺青蘖之绿英。形猗猗以艳茂兮，似碧玉之清明。何根茎之丰美，将蕃炽以悠长。适祸贼之灾人，嗟夭折目摧伤。（《艺文类聚》八十七，《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四）

◇蝉赋

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声嘶嗌以沮败，体枯燥以冰凝。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要明年之中夏，复长鸣而扬音。（《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宋本三十。）

◇九惟文

八惟困乏，忧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贫。六极之厄，独遭斯勤。居处浮氵剽，无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云。无衣无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来臻。无无，何以蔽身？无食不饱，冰离欢欣。（《艺文类聚》三十五。）

卷七十

◎蔡邕（二）

◇对诏问灾异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诏书尺一召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风易》诣殿金商门，引入崇德殿，署门内南辟帏中为都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漏未尽三刻，中常侍育阳侯曹节、冠军侯王甫，从东省出，就都东面，十门刘宠、庞训北面，杨公南面，日、华、邕、《风易》西面，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板草书。两常侍各谕旨。朝廷以灾异忧惧，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务令分明。赐等称臣再拜受诏书，起就坐，五人各一处，给财用笔砚为对。臣邕言：「今月十日，诏召金商门，问臣邕灾异之意。臣学识浅薄，心虑愚暗，不足以答圣问。综众变，征营怖悸，谨别状上。臣顿首顿首」。（本集）

诏问曰：「五月二十九日，有黑气堕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腾起奋迅，身五色，有头，体长十馀丈，形状侣龙。占者以虹对，虹著于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闻，则所谓天投者也。不见足尾者，不得称龙。「易传》曰：「，虹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协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见态，主惑于毁誉」。《合诚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变不空生，占不空言。意者陛下枢机之内，衽席之上，独有以色见进，陵尊逾制，以招变象；若群臣有所毁誉，圣意低回，未知孰是。兵戎未息，威权浸移，忠言不闻，则虹所在生也。抑内宠，任中正，决毁誉，分直邪，各得其所，严守卫，整武备，威权之机，不以假人，则其所救也。《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书》曰：「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为之，谓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务焉。（本集，《续汉・五行志》五，又《五行志》五注补引两条，又《初学记》二引《汉名臣奏》，又《开元占经九十八引《续汉书》）

诏问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阳殿门，辞称梁伯夏教我上殿』，与中黄门桓贤晤言相往来，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闻凡人为怪，皆黄极道失，下或谋上。故其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则有下谋上之病」。孝成绥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殿东门，上殿入室，东帷组佩之，招前殿署王业等曰：「天帝命我居此」。业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卒，病狂，不自知入宫，乃下狱死。是时王莽为大司马，遂为篡乱，亦卒诛。臣窥思之，与绥和时相似而有异，被服既不同，又来入云龙门，而称伯夏教入殿裹，与桓贤言。伯夏即故大将军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残馀非天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祸，未至殿省而觉亡，不久伏诛。夫诚仰见上帝之厚德也。《潜潭巴》曰：「有人走入宫，不知其名，大水为戒，天子惊。群阴太隆，群下并凑强盛也。建大中之道，举贤良而宠禄之，则其救也」。经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本集，《续汉・五行志五》。）

诏问曰：「南宫侍中等闻雌鸡化为雄，尾头毛已似雄，头尚未变」。臣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鸡为怪，皆貌之失也。其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时则有难祸」。孝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辂轸中，雌难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将立妃王氏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而鸣。是岁封后父禁为平阳侯，而女立为皇后，王氏之宠始盛。至哀帝晏驾，后摄焉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昔武王伐纣，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易传》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夫牝鸡但雄鸣，尚有索家、不荣之名，况乃阴阳易体，名实变改！此诚大异。臣窃以意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圣主知之，访问其故，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敬慎威仪动作之容，断取御改兴政之原，则其救也。夫以匹夫颜氏之子，有过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曰：「不远复，远悔，元吉。（本集，又《续汉・五行志》一引两条，又《后汉・蔡邕传》注引《续汉志》两条，又《後魏・崔光传》。）

诏问曰：「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洛盛溢」。臣闻阳微则日蚀，阴胜则地震，思乱则风，貌失则雨，视暗则疫疠流行，简宗庙则水不润下，河流满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阴尊阳，修五事于圣躬，致精虑于从御，则其救也。（本集《续汉・五行志六》注补）

诏问「星晨错谬」。臣窃见荧惑变色，入太微西门，太白正昼而见。臣闻荧惑示变，人主当精明其德，则有休庆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当君臣出端谋。戒不臣。太白当昼而见，是阴阳争明，强国弱，弱国强，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见，见为嬴长，侯王不荣。荧惑主礼，太白主兵。谨礼事，治兵政，审察中外之言，申明门户守御之令，以杜渐防萌，则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国诸侯，三有德言，而荧惑之退舍。（本集）

诏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蛹，其咎安在？」邕对曰：「臣闻见符致蝗，以象其事，《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徵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吏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息不急之作，省赋敛之费，进清仁，黜贪虐，分损承安，屈钅句省别藏，以赡国用则其救也。《易》曰：「得臣无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本集，《续汉・五行志》三，又注补，又《后汉・邕传》注引《续汉志》，又《艺文类聚》一百。）

诏问：「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各损坏」。（《五行志》作「前後顿」坏。）臣愚以为，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国家之本兵也。变此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异于瓦屋。《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站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隳，诸侯强凌主。「《易传》曰：「昔一柱泥，故法弃，其咎宫室倾圮」。此皆小人在显位，诸侯强凌主之渐。臣意请率由旧章，黜小人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以变柱泥弃法之咎，则其救也。洪范传》曰：「六作见，若时共御，帝用不羞，神则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

（本集《续汉·五行志》一。）

又诏特问：「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庶闻忠言，皆各括囊迷固，莫肯建忠规阙。以邕博学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问，宜披演所怀，（《文选·任彦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引《范书》作「宜披露得失」。）指陈政要所先后，勿有依违顾忌，以经术分别，早囊封上，勿漏所问」。臣邕伏唯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德音恳诚，褒臣博学深奥，退食在公，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愚怯所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邕顿首死罪，伏思诸异各应，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辅或未衰。故屡出妖变，以当责让，欲令人君因以感悟，则危可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运已移，岂有谴告哉！春秋鲁定、哀公之时，周德已绝，故数十年无有日蚀，此为天所弃故也。至于今者，灾眚之发，不于他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鉴戒，纷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谓至切矣。幸陛下深问，臣敢不尽情以对！虹堕，雌鸡化，皆妇人奸政之致也。自即祚已来，中官无地逸窜，而乳母赵娆，贵重赫赫，生则赀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越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过事既已，续以永乐门吏霍玉，依阻城社，大为奸邪，盗宠窃权，侮惑之罪，晚乃发露。虽房独治畏慎疏贱妄乃得姿意，事必积浸，然後成形，虹集庭，雌鸡变化，岂不谓是。今日道路所言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案程璜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见《陈球传》）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其堤防，明设禁限，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且侍御于百里之内而知外事，诚当穷治。何缘闻之，所以令安之也。又前诏书实核以玉气势为官者，逾时不觉，司隶校尉岑初考彦时，裁取典计教者一人缀之，如玉渚所戒，成不朝可知，而还移州。释本问末，论者疑太尉张颢与交贯，为玉所进，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审处。如诚有之，近者不治，无以正远，倾邪在官，当有所惩。光禄勋姓璋，所在尤名贪浊，九列之中，岂宜有此！牧守数十选代，既不尽由本朝，反有异辈，无以示四方。圣意勤勤，欲流清荡浊，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无课而已。长水校尉赵玄、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其实已足，其富已甚，当以见灾之故，为陛下先群臣早引退，以解《易传》所载小人在位之咎。伏见廷尉郭禧，敦庞纯厚，国之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刘宠、闻人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宠忠实守正，袭悃忄刚直，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优崇委重，任用责成，纳其英虑，优游访求，以尽其情，相待以礼，相引见论议，当因其言，居位十数年，当此之际，尚俭约，崇经艺，浮轻之人，不引在朝廷，浅短之书不干于目，贵戚敛手，中外悚忄栗，莫敢犯禁，不独得之于迫没之三公也。《春秋》之义，以贵治贱，远间亲，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阶增则堂高，辅位重则上尊，不宜复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取图写赞，厉以颠沛，群臣惨惨，忧惧自危，非典衡之道。夫忧乐不并，喜戚异方，畏灾责躬，念当专一，精意以思变，则上方巧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宜且息心，以示忧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之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不可求以虚名，但当察其真伪，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孝廉杂揉，试之以文，而并以书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选举，众心不厌，莫之敢言。群公尚先意承旨，以悦郎吏舍人，闲职长吏，便宜促行，谁敢违旨。至于宰府，孝廉颠倒，下开托属之门，上违明王旧典，无益于德矣。臣愿陛下强纳忠言，忍而绝之，侧身踊跃，思惟万机，以答天望，以导嘉应。圣朝既自约厉，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久高不危，常满不逸，群公之福。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赣，感激忘身，敢触冒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臣敢漏所问，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本集，《后汉・蔡邕传》，又袁宏《后後・纪二十四》。）

◇戍边上章

朔方髡钳徒臣邕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御览》作「以亲父故，依叔父卫尉质，时以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质奉机密，趋走目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还尹辇毂，旬日之中，登蹑上列。父子一门兼受恩宠，不能输写心力，以效丝发之功，一旦被章，陷没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锯截臣首领，得就平罪，父子家属，徒充边方，完全躯命，喘息相随。非臣无状所敢复望，非臣罪恶所当复蒙，非臣辞笔所能复陈。臣初决罪雒阳诏狱生出牢户，愿念元初中故尚书郎张後，坐漏泄事，当伏重刑，又出门，复听读鞫，诏书驰救，减罪一等，输作左校。後上书谢恩，遂以转徙。郡县促遣，遍于吏手，不得顷息，含辞抱悲，无由上达。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队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致章阙庭。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累思惟，二十馀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违望。臣初欲须刑竟，乃因县道，具以上闻。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盐池县，其时鲜卑连犯云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绝。不意四夷相与合谋，所图广远，恐遂为变，不知所济。郡县咸惧，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灭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後，虽肝脑流离，白骨部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朝会意》、《五行意》。（案此下有阙文。刘知几《史通》称邕作《朝会》、《车服》二志，又《后汉》本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则十意中有《朝会》及《五行》，其馀二意盖《地理》、《艺文》也。）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续汉·律历志下》注补引蔡邕戍边上章，又《后汉》本传，「邕上书自陈，奏其所箸十意」，注引《邕别传》，「邕昔作十意」云云。又《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三百三十五引《蔡邕徙朔方上书》，又本集，《外传》。案本传、《别传》皆作「十意」，则刘昭所引《礼乐志》、《表志》，《初学记》所引《天文志》，原本是「意」字，传写变其文耳。）

◇律历意

《前汉志》但载十二律。不及六十律，尺寸相生。（《宋书·律志》引《蔡邕徙朔方上书》。）

凡律所革以变律吕，相生至六十也。（《文选·陆亻垂新刻漏铭》注引蔡邕《律历志》。）

（案：刘昭《注补志序》云：「《律历》之篇，仍乎洪、邑所构」。则《续律历志》即邕书也。洪谓刘洪，今不具录。）

◇礼意

（《续汉·礼仪志上》注补引《谢沈书》：「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度，蔡邕因以为志。」）

孝武帝封禅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御览》五百三十三引蔡邕《礼乐志》。）

显宗因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续汉·礼仪志上》注补引蔡邕《礼乐志》。）

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宗庙乐，《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假」，《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命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辟雍飨射，《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社稷，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者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大捷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孝章皇帝亲著歌诗四章，列在食举，又制云台十二门新诗，下太予乐官习诵，被声，与旧诗并行者，皆当撰录，以成《乐志》。（《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蔡邕《礼乐志》。案《北堂书钞》九十六《谶篇》引蔡邕「叙乐」云「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曰《太予乐府》，曰《黄门鼓吹》。）

◇郊礼意

（《续汉·祭祀志上》注补引《谢沈书》：「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後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圣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执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诚宜具录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诏书，下宗庙仪及斋令，宜人《郊祀志》，永为典式。（《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蔡邕《表志》）

◇天文意

（《续汉·天文志》上注补引《谢沈书》：「蔡邕撰建武已后，星验著明，以续《前志》」。）

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遗失，故史官不用。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臣求其旧文，连年不得。在东观，以治律未竟，未及成书，案略求索。窃不自量，卒欲寝伏仪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数，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著成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雨绝，世路无由。宜博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来星变慧孛占验著明者。续其后。（《续汉·天文志上》注补引蔡邕《表志》，又《后汉·张衡传》注引《汉名臣奏》，《宋书·天文志》一引蔡邕于朔方上言，《开元占经》一引蔡后喈于朔方上书，《初学记》二引蔡邕《天文志》。）

◇车服意

以文义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续汉·舆服志上》注补引蔡邕《表志》。）

（甘泉卤簿，）国家旧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见。（同上）

俗人失其名，故名冕为平天冠，五时副车曰五帝，鸾旗曰鸡翘，金根曰三盖，其制非一。（《御览》七百七十三引蔡邕《车服志》。）

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中宫皇太子亲服重缯厚练，浣已复御，率下以俭化起机。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当传万世，扬光圣德。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续汉·舆服志下》注补引蔡邕《表志》。）

孝明帝作珠之佩，以郊祀天地。（《御览》六百九二引蔡邕《舆服志》。）

（案：刘昭《注补志序》云「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则《续舆服志》即董巴及邕志也。今概不录。）

◇朝会意

群臣朝见之仪，视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问胡广。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频，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复以六月朔盛暑省之。（《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蔡邕曰云云。案当在《朝会意》。又案《南齐书·檀超传》载王俭议云「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

卷七十一

◎蔡邕（三）

◇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

伏惟陛下，应天淑灵，丁期中兴。诞在幼龄，圣姿硕义，威仪孔备。俯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光，颜如日星。言稽典谟，动蹈规矩。缉熙光明，思齐周成。早智夙就，参美显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进御帻结，以章天休。臣妾万国，遐迩大小一心，同欢同意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胜踊跃凫藻，谨奉牛一头，酒九锺，稽首再拜，上千万寿。陛下享兹吉福，永守皇极，通遵太和，靖绥六合，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诗》曰：「，如如璋。令闻不忘，万寿无疆」。（本集，又略见《书钞》一百二十七引蔡邕《杂章》。）

◇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国兵讨逆贼故河内太守王匡等，屯陈破坏，斩获首级，诣朝堂上贺。臣邕奉贺录，故羽林郎将李参迁城门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监，右卫尉杜衍在朝堂，而称不在。录咎在臣不详省案，使参以亡为存，衍以存为亡。错奏谬录，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当赐刑书，惩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诏书以一月俸赎罪。臣邕怔营惭怖，屏气累息，不知所自投处。臣邕顿首死罪。臣不惟石庆数马之误，简忽校雠不谨之愆，虽见原宥，仰愧先臣，伤肌入骨，不胜忪蒙流汗。（本集）

◇让高阳乡侯章

制诏左中郎将蔡邕。今封邕陈留雍丘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岁五十万谷各米。臣稽首受诏，怔营喜惧，精魄播超，恍惚如梦，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秕小生，学术虚浅，少窃方正，长历宰府，备数典城，著作东观。无状取罪，捐弃朔野。蒙恩徙还，退伏畎亩。复阶朝谒，进察宪台，遂充机密，令守巴郡，还备侍中。车驾西还，执鞭跨马，及看轮毂谷，升舆下轸，扶接圣躬。既至旧京，出备郎将，中外所疑。对越省闼，群臣之中，特见褒异，讫无鸡犬鸣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负恩宠。诚不意寤，猥与公卿以下，录功受赏，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莱功劳微薄所当被蒙，臣邕顿首死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赏，统嗣旷绝，除在匹庶。臣孑遗苗裔，复蒙显封，前功轻重不侔，惭惶累息，无心怡宁。唐虞之朝，犹美三让，臣者何人，受而不让。臣不胜战悼怵惕，诣阙拜章，上所假高阳乡侯印绶符策，伏受罪诛。臣得微劳，被受爵邑，光宠荣华，耀熠祖祢，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狭所能堪胜，非臣力用勤劳有所当受，诚无安宁甘悦之情。拘迫国宪，下不敢逆。苟顺恩旨，退省金龟紫绶之饰，非臣容体（案《书钞》一百三十一引《汉末杂事》作「非臣庸体」。）所当服佩。中读符策诰戒之诏，非臣才量所能祗奉。历日弥久，震惧益甚。臣闻高祖受命，元功翼德与共天下者爵土，故曰使黄河若带，太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犹谓之小，重功轻赏，如此其至也。是以战功之事，大有陷坚破敌斩将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级履伤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血之难，勤苦军旅，连年累岁，首如蓬葆，体如漆干，劳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谁曰不宜。今者圣朝迁都，应顺天人，奔走之役，臣仆职分宜然。臣事轻葭莩，功薄蝉翼，臣恐史官录书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泽之科，垂名後叶，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长策。臣是以宵寝晨兴，叩膺增叹，心烦虑乱，喘呼息吸。且鹪巢林，不过一枝，鼠饮河，不过满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不胜大愿，乞如前章云云。臣忝自参省，资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忧心灼ㄆ，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气。臣闻稷、契之畴，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让所不如。昔之范ㄇ，不忘礼让，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小丑，不足勖励，以蹑高踪。以诗人斯亡之戒，观见符策君国之诲，两印双绂，并在ㄅ带，至德元功，器量宏大，犹且，无心宁止，况臣蝼蚁无功德，而散怠茸，何以居之？且晏婴辞郫殿之邑，张良辞三万之户，书籍纪之，以为美谈。夫人君无弄戏之言，宪法有诬枉之劾，臣不敢违戾饰虚，以距上旨，疑确之诚，与神明通。谨奉章诣阙，顿首敢固以请息，伏惟留漏刻一省，僵没之日，同寿松乔。（本集。案，张溥《百三家集·割分》「臣忝自参省」以下为《再让表》。）

◇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

臣某等闻周有流彘之乱，而宣王以兴；汉有昌邑之难，而中宗以昭。由此观之，天生神圣，特以靖乱整残，丕诞洪业。辅佐重臣，国之楹栋，生应期运，禀气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萧、曹、邴、魏，载于史籍，国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权，累叶相继，六十馀载，火炽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内嗷嗷，被其伤毒。故大将军慎侯何进，尽忠出身，图议荡涤，以清季朝。群凶遘难，兵起乱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祸至执辱，社稷倾危。太尉侯卓，起自东土封畿之外，义勇惯发，旋赴京师，先陈便宜，列表奸猾群慝情状，辞意激切，感物寤灵，精兵虎臣，承持卓势，奋击丑类，漏刻之间，靡有孑遗。卓闻乘舆已河津，身率轻骑，长驱芒阜，上解国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涂炭之祸，然后黜废顽凶，爰立圣哲，天心聿得，万国赖祜。及至差功行赏，辞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户至万数。今者受爵十有一人，总合户数，千不当一，非所以褒功赏勋也。今月七日，卓又上书，辞疾让位，乞就国土，上违圣主宠嘉之至，下乖群心瞻仰之望。臣等谨案《汉书》，高祖受命，（案此下脱一段。）流离藏窜，十有二年。陛下应期中兴，龙飞践阼，奸臣嬖孽，一时殄尽，憎疾臣者，随流埋没。太尉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补侍御史。转治书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听纳大臣，扶饰文学，遂用臣邕，充备机密。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光荣昭显。非臣愚蔽不才所当盗窃，非臣碎首麋躯所能补报，如卓者，陛下当益隆委任，数加访问，厚其爵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责以相业之成。臣等不胜大愿，谨陈状。臣邕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世宗之时，田千秋有神明感动，至一言以寤圣听，昭发上心，故有一日九迁。臣邕草莱小臣，思谋愚浅，生非千秋，职不狎练，加以新来入朝，不更郎署，摄省文书，其犹面墙。陛下统继大业，委政冢宰。太傅隗，以旧典入录机密事；尚书令日，先辈旧齿，德更上公；仆射允，故司隶校尉河南尹、尚书张熹，已历九列；鲁旭侍中，牧守宣藩，部符数郡。唯臣官薄，微贱特单，匹此六臣，臣当处知。况于论者，将谓臣何足以任。夙夜寤叹，寐息屏营，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明时阶级，人所劝慕，乞在他署，抱关执，以守漏刻，则臣之心厌抱释，降荣于悴，退显于进，不胜区区，疑戒不敢肃饰。（本集。案张溥《百三家集·割析》「流离藏窜」以下至「所能补报」，及「臣邕顿首」至末，别为一篇，与本集不同。）

◇杂章

相国金印缘绶，位在公上，所以殊异休烈，群臣莫得而齐。（《书钞》一百三十一，《御览》六百八十二）

◇荐皇甫规表

臣闻唐虞以师师咸熙，周文以济济为宁；区区之楚，犹用贤臣为宝；卫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贤士，国家之元龟，社稷之桢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生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举张敞于亡命，况在于当时，谦虚为罪，而可遗弃。臣伏见护羌校尉皇甫规，少明经术，道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阐著，出处抱义，然不污，藏器林薮之中，以辞微召之宠。先帝嘉之，群公归德。盗发东岳，莫能婴讨，即起家参拜为泰山太守，屠斩桀黠，绥抚茕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义。自是以来。方外有事，戎狄猾华，进简前勋，连见委任，伏节举麾，威灵神行，演化凶悍，使为悫愿，爱财省穑，每有馀资，养士御众，悦以亡死。论其武劳，则汉室之干城；课其文德，则皇家之心腹，诚宜试用，以广振鹭西雍之美。臣以顽愚，忝污显列，辄流汗墨不堪之责，不胜区区，执心所见，越职瞽言，罪当死。唯陛下当留神省察。臣邕顿首顿首。（本集，《艺文类聚》五十五）

◇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臣前到官，博问掾史孝行卓异者。臣门下掾申屠尤称，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岁时，祖父叔病殁，末抱伏叔尸，号泣悲哀，口乾气少，喘息才属。舅偃，哀其羸劣，嚼枣肉以哺之。末见食欷，不能吞咽，麦饭寒水间用之。舅偃诱劝，哽咽益甚。是后精美异味，遂不过口。常在柩旁，耳闻叔名，目应以泪。前太守文穆召署孝义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辄核问掾史邑子殷盛宿彦等，辞验皆至。臣即召来见。末年十四岁，颜色瘦小，应对甚详。臣问乐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否，垂泣求去，白归丧所。臣为设食，但用麦饭寒水，不食肥腻。舅本以田作为事，家无典学者，其志行发于自然，非耳目闻见所仿效也。虽成人之年，知礼识义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体因心之德，当中兴之运，躬秉万机，建用皇极，神纪骋于无方，淑畅洽于群生，故醇行感时而生，美义因政以出，清风奋扬，休徵诞漫，太平之萌，昭验已著，臣诚伏见幸甚。臣闻鲁侯能孝，命于夷宫，张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兴，实始于此。且鸟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况末禀纯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德曜弥光，其族益章。臣不胜愿，会使末美昭显本朝，谨陈状。臣顿首。（本集，《御览》五百二十一引蔡邕进表，九百六十五引蔡邕奏事。）

◇巴郡太守谢表

臣尚书邕免冠顿首死罪。臣猥以顽暗，连值盛时，超自群吏，入登机密，未及输力，尽心日下，五府举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复参论。府举入奏，惊惶失守。非所敢安，征营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顿首死罪，知纳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闻，乞闲冗，抱关执，不意录符银青，授任千里，求退得进，後上先迁，为众所怪，不合事宜，愿乞还诏命，尽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暗，盗窃明时，周旋三台，充列机衡，出入省闼，登踏丹墀，承随同位，与在行列，以受酒礼嘉币之赐。诏书前後赐石镜奁、礼经素字、《尚书章句》、《白虎议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莲香瓠子薰炉、唾壶弹棋石秤、梨饧汁器、园卢诸物。诚念及下，锡惠周至，每敕勿谢。朝廷之恩，前后重叠，虽父母之于子孙，无以加此。未得因缘有事，答称所蒙，不意卒迁，荷受非任，临时自陈，未蒙省许，惨结屏营，受拜，命服银青，光宠休显，上耀祖先，下荣昆裔，诚非所望。臣邕顿首死罪。巴士长远，江山修隔，顷来未悉辑睦。刘焉抚宁有方，柔远功著，臣当以顽蒙，不闲职政，宣畅圣化，导遵和风，非臣才力所能供给，必以忝辱烦污圣朝。幸循旧职，当竭肝胆从事，筋绝骨破，以命继之。（本集，《御览》七百三，又七百十七）

◇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忽祗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这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懑，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齐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後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众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经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群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众庶解悦。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馀皆枉挠，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纲网弛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昔刘向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群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七事：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恒（当作「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后汉·蔡邕传》。）

◇谏用三互法疏

（《艺文类聚》六十作「幽州刺史议」）

臣闻国家置官，以职建名。臣愚浅小才，窃假阶级，官以议为名，职以郎为贵，智浅谋漏，无所献替，夙夜寤叹，忧悸怛惕，臣邕顿首死罪。伏见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胆核，（集本作「瞻仗」，从《北堂书钞》一百七《骑篇》、一百二十五《弩篇》改，《艺文类聚》六十改。）四方有事，军师奋攻，未尝不取辨于二州也。顷者已来，连年馑荒，谷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者万数，弓兵散亡几尽。生民之本，守谷之备，无一可恃。百姓元元，流离沟壑，寇贼辈起，莫能禁讨，长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则役之不可驱使，自为寇虏，则诛之不可擒制，岂非可忧之难？三府选幽州刺史，逾月不定。臣怪问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岁年，不应选用，狐疑迟淹，两州空悬，万里萧条，无所营系。每冀州长史初除，诏书治严，不过五日。今者刺史数句不选，诚非其理。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灵，申明禁令，对相部主，尚生畏惧，不敢营辨，况乃三互，何足为嫌？孝景时，梁人韩安国坐事被刑，起徒中为内史；武帝患东越数反，拜故待诏会稽朱买臣，宣帝时患冀州有盗贼，故京兆尹张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张敞为冀州刺史。安国徒隶，买臣郡民，皆还治其国；张敞亡命，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剧州，岂顾三互拘官簿？得救时之便也，卒获其用，遗芳不灭。此先帝不误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才柬选，当越禁取能，以救时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不顾争臣士人之责，苟避轻微之科禁，窃见日月拘忌，选既稽滞，又未必审得其人，则二部蠢蠢，将为忧念。愿陛下少蠲禁忌，上则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职相□故吏在家。若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时月三互，以差厥中。臣发瞽言，干非义，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又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八。）

伏见幽、冀旧坏，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擢授剧州。岂复顾循三互，继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而不顾争臣之义，苟避轻微之科，选用稽滞，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后汉·蔡邕传》，与本集小异。）

卷七十二

◎蔡邕（四）

◇日蚀上书

四年正月朔，日体微伤，群臣服赤帻，赴宫门之中，无救，乃各罢归。天有大异，隐而不宣求御过，是已事之甚者。（《续汉·五行志六》熹平二年日蚀注补引蔡邕上书。）

◇被收时上书自陈

光和元年，都官从事张恕，以辛卯诏书，收邕送雒阳诏狱。考吏张静谓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无此，以诏书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对相指斥考事，君学多所见，古今如此，岂一事乎？」答曰：「晓是」。吏遂饮章为文书。（《后汉书·蔡邕传》注引《邕集》。）

议郎粪土臣邕顿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书召，问臣从大鸿胪刘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臣邕死罪。台所问臣三事，其远者六年，近者三岁。窥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臣叔父卫尉质及邕岂敢属，申助私党？如臣父子诚有怨恨，故中伤，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当因台问，具陈臣恨状所缘，不能受臣为覆蔽。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文学所著，列于御前，姓名貌状，简乎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诏书褒谕，责臣喻旨，诱臣使言。臣实愚戇，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患，遂讥切公卿，内及宠近。臣实区区，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延康宁之计而已。预知所言者当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对，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岂不负尽忠之吏哉？每有灾异，诏书辄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反被陷破之祸。今群臣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复为陛下尽忠者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防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无立男，得以尽节王室，托名忠臣，死有馀荣，然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以愚亢，招致祸患，自臣职耳。臣对问时，质为下邳相，不闻臣谋。今者横见逮及，使质恨以衰老白首，随臣摧没，并内坑陷。以快言事，厌副其言，诚冤诚痛。陛下仁笃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槛，当为楚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达？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陈。乞身当辜戮，免质不并坐，则臣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为万生自爱。臣邕死罪。（本集，《後汉·蔡邕传》。）

◇和熹邓后谥议

孝和邓皇后崩，群臣谋谥。于是尚书陈忠上言，以为《乡党》叙孔子威仪，俯仰无所遗，彤管记君王纤微，大小无不举，是以德著图籍，名垂于後。伏唯大行皇后规乾则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贯鱼之次，加于小媵，中馈之叙，昭于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殇幼冲，国祚中绝，海内纷然，群臣累息。加以洪流为灾，札荒为害；西戎蠢动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振惊勃、碣，家有采薇之思，人怀殿屎之声。皇太后参图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圣主，垂畴。咨之问。遵六事之求，劳谦克躬，菲薄为务。是以尚官损服，衣不粲英；饔人彻羞，膳不过择；黄门阙乐，鱼龙不作；织室绝伎，纂组不经；尚方抑巧，雕镂不为；离宫罕幸，储峙不施；遐方断篚，侏离不贡；罢出宫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馀人，以纾郁滞。奉率旧礼，交飨祖庙，以展孝子承欢之敬；蠲宪法六千馀事，以顺汉氏三百之期。经艺乖舛，恐史阙文，命众儒考校东观阁学；博士一缺，广推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屡举方直，显擢孝子；遵忠孝之纪，启大臣丧亲之哀；疾贪吏受取为奸，纠增旧科之罚；恶长吏虚伪进退锢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国土或有断绝，封值遗苗，以奉其祀；爵高兰诸国胤子，以绍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为政，政不惠和，不图于策，犹不自专，传谋远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戚；赏之所及，不遗侧陋。终朝反侧，明发不寝，徒以百姓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圣诚著于禁闼，而德教被于万国，故自昏垫，以迄康，籴入千石，以至数十，叛虏降集，贼宁边垂。胡辈去塞，永元之世，以为遗诛，今畏服威灵，稽颡即毙。徼外绝国，慕义重译，求献其琛。史官咸贺，请作主颂，却而不听；郡国咸上瑞应，寝而不宣。允恭挹损，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辇在殿，顾命群司，流恩布泽，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圣。昔书契所载，虞帝二妃，夏后涂山，高阳有莘，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劳思，笃继国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会，消无妄之运者也。功德巍巍，诚不可及。汉世后氏（《书钞》作「母氏」）无谥，至于明帝，始建光列之称，是後转因帝号，加之以德，高下优劣，混而为一，违《礼》「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谥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体，礼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谥为和熹皇后，上稽典训之正，下协先帝之称。（本集，《后汉・曹皇后纪》注引《蔡邕集》，又略见《北堂书钞》九十四。）

◇朱公叔谥议

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曰：「昔在圣人之制谥也，将以劝善彰恶，俾民兴行，贤愚臧否，依事从实，虽文、武之美，灵、厉之秽，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国大夫，皆用配号，传于无穷。秦以世言谥而黜其事。汉兴以来，惟天子与五等之爵，然后有之，公卿大臣，其礼阙焉。历世弥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贯综典术，率由旧章，始与诸儒考礼定议，加陈留府君以益州之谥，是后览之者亦无间焉。今子纂袭前业，不忘遗则，孝既至矣，礼实宜之。谨览陈生之议，思忠文之意，参之群学，稽之《谥法》，夫万类莫贵乎人，百行莫羡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统，教以忠德。然则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犹有三焉。孔子曰「进思尽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忽诲乎」，谋诲之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情，忠之属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抚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则，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辍乎口，忠谋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谏，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导，出自一心，疑不我听者，果有蹶覆不测之祸，谋诲忠矣。爰牧冀州，时值凶荒，劳心习思，勤恤度事，诛毙贪暴，纠戢贵党，虽则强御，当官能行，夫岂淫刑，将有利也；发墓盗柩，议而不罪，夫岂漏奸，察以情也，抚下忠矣。位在牧伯，职据纳言，秉权食禄，实有年数，而居无畜好，财货不益，粝食布衾，概谓之精丽。昔鲁季孙行父卒，宰家器，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相三君则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而谥曰文子。《春秋外传》曰：「忠，文之实也。」然则文，忠之彰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事通议合，两名一致，是贞俭之称文也。邾子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与焉」。于是迁而遂卒，谥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称文也。卫大夫孔圉谥曰文子，子贡疑焉，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仲尼与之。是勤学好问之称文也。府君所在，屡以忤违，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后三黜，一罹疾废，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师，犹复宗事赵叟，示有攸尊，能下问矣。有一于此，犹可以称，况乃忠兼三义，文备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谥法》亦曰宜矣。本议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谥者，鲁之季文、孟懿子，卫之孙文、公叔文，皆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与诸侯并，故以公配。《春秋》曰：「刘卷卒」，「葬刘文公」。《公羊传》曰：「刘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经又曰：「王子虎卒」。《左传》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礼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称其礼，与同盟诸侯敌体故也。又礼缘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虽侯伯子男之臣，自称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异国之人称之皆然。是以邾子、许男，称公以葬《春秋》之正义也。以例言之，则府君，王室亚卿也，有王叔、刘氏之比。以臣子之辞言之，则有邾许称公之文，虽无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犹可，若称子，则降等多矣，惧礼废日久，将诡时听。周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称也。父虽非爵号，与天子诸侯咸用优贤礼同，顺乎门人臣子所称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择一处焉，斯不得称子而已。（本集，《后汉·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

◇答丞相可斋议

月日诏召尚书问：「立春当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冯方殴杀指挥使于尚书西祠，可斋不？得无不宜？具对」。议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对：「案礼，上帝之祠，无所为废斋者。所以致斋，不敢涣散其意。宫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斋洁之处。元和诏『礼无免斋』，宜以洁静交神明，本无嫌间，祠室又宽，可斋无疑。《诗》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夫齐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怀福，无有不宜。臣邕、臣敏愚憨死罪」。（本集，又略见《宋书·礼志》一。）

◇历数议（熹平四年）

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而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光、晃相难问是非焉。（《续汉·律历志中》注引《蔡邕集》。案：光、晃谓冯光、陈晃，《御览》作「冯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数无常。是以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及初，元用丁丑。行之百下产，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郊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谒者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後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洛》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议著，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六十）

卷七十三

◎蔡邕（五）

◇难夏育请伐鲜卑议（《文选·鲍昭东武吟》注引《此题作上书。）

熹平六年夏，护乌桓校尉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自春已来，三十馀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冬春足以埽灭。」时故护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论刑被原，私留京师，因尚书行贿，通谋中常待王甫求为将，甫建议当出师与育并力，诏书遂用为破鲜卑中郎将，使匈奴中郎将南单于以下与育晏三道并出，时朝廷大臣多以为不便召公卿百官会议，议郎蔡邕以为。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威蛮荆，汉有卫、霍阗颜、瀚海、窦宪燕然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自汉兴以来，匈奴常为边患，而未闻鲜卑之事，昔谋臣竭精，武夫亻力，而所见常异，其设不战之计，守御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伐百越，北讨强胡，西征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兵出数十年间，帑藏空竭，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酤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然，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铁钺而并出，然后仅得宁息，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将率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而犹有悔焉。况无彼时地利人财之备，而欲轻动！此其不可一也。鲜卑种众新盛，自匈奴北遁以来，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弥千里，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出者莫察，皆为贼有，汉民逋逃，为其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良将，习兵善战，经营西羌，犹十馀年。今育、晏欲以一年之期，专胜必克，育、晏才策，未必过，鲜卑种众，又不弱于西羌，乃欲张设近期，诱戏朝廷！三年不成，必迫于害，祸结兵连，不得中休，转运粮饣襄，不可胜给，天无丰岁，官殚见财，民人流移于四方，不能还其骸骨。以此时兴议横发，一发不已，必至再三，诸夏之内，弱者伏尸，强者作寇。边陲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来，三十馀发。」方今郡县盗贼，幼劫B人财，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带之圻，吏调政密，尚不能禁，况此丑虏，群类抵冒，心不受仁，胆不畏威，而可使断无盗窃？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吕后甘弃慢书之咎，方之于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者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外内，异殊俗也。其外则介之夷狄，其内则任之良吏，后嗣遵业，慎奉所遗。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之数哉！乃欲越幕逾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破之不可殄尽，而本朝必为之旰食，四海必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尽府帑之畜，以恣轻事之人，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敢，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案育一战，所获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而育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袁宏纪》作射乾没以要功）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化不行，则欲伐之，狐疑避难，则守为长，宜通乎时变，且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变夷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逊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凶年随之，罢弊有不可胜言者。其罢珠岸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臣愚以为宜止攻伐之计，令诸营甲士，循行塞垣，屯守冲要，以坚牢不动为务。若乃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议不足采。臣邕顿首。（本集，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后汉·鲜卑传》，《通典》一百九十六。）

◇宗庙迭毁议

左中郎将臣邕议，以为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孝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典礼。孝文、孝武、尊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庙称，为宗不毁。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初孝宣尊崇孝武时，中正大臣夏侯胜等犹执异议，欲出世宗，不应为宗。至孝成皇帝时，议犹不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经传义，谓不可毁。上从其议，古人据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后遭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圣德听明，政参文、宣，庙称显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浦大，海内赖祉，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夏侯之直。故遂衍滥，无有方限。今圣朝遵古复礼，以求厥中，诚合事宜。礼传封仪，自依家法，不知国家旧有宗仪圣主贤臣所共创定，欲就六庙，黜损所宗，违先帝旧章，未可施行。臣谨案礼制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为考庙，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元帝于今朝九世，以七庙言之，则非所宗，亲尽宜毁。八月酬报，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异祖宗不可参并之义。今又总就一堂，崇约尚省，不复改作，惟主及几筵应改而已。正数世之所关，为无穷之常典，稽礼制之旧则，合神明之允欢，臣愚戆，议不足采。臣邕云云。（本集，袁宏《后汉纪》二十六，《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袁世松书载邕议《通典》四十七）

◇被州辟辞让申屠蟠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后汉·申屠蟠传。）

◇与何进书荐边让

明将军以申甫之德，当中兴之隆。建上将之任，应秉国之权。妖寇作孽，震惊，京师，运筹帷幄，定策居胜。先擒马元，归近之变，天兵致诛，兖、豫以清，冀、荆用次。云消席掷，克厌众心。王室已宁，万国兆民，莫不赖祉。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成功立事，莫不毕举。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伏见令史陈留边让字文礼，天授逸才，聪明贤智。纂成伐柯不远之则，龆龀夙孤，不坠家训，及就学庐，便就大典，闲不游戏。初览诸经，见本知义，寻端极绪，授者不能答其问，章句不能邃其意，《诗》《书》《易》《礼》先通，三业以次，大义略举，众传篇章，无术不综。心通性达，剖纤入冥，口辩辞长，而节之以礼。安详审固，守持内定，非礼勿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检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于先代，在唐、虞则、元凯之比，当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世俗之凡偶兼浑，是非讲论而已哉！才艺言行，卓逸不群，阶级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为限，长幼之拘，若复辈从此郡选举，非所以彰瑰之高价，昭大知之绝足也。传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诚窃ぉ悒，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脔之间。愿明将军回间守虑，思垂采纳，就让疾病，当亲察之，更以属缺招延，表贡行状，列于王府，跻之宗伯，纳之机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齿为嫌，则颜渊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纪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谋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国其昌。邕寝疾羸，匐匐拜寄，不敢须通。（本集，《后汉·边让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徙朔方报杨复书

昔此徙者，故城门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马季长，或至三岁，近者岁馀，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段公路北户录）

◇徒主报羊陟书

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盐也。（同上）

◇与故郡将子桥伯尉书

枉屈麟鸾，奉计王室。（《书钞》四十）

◇辇梁伯张府君书

复惠良笔，下士所无。（《书钞》一百四）

◇与袁公书

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乾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书钞》一百四十八，《文选·应百一诗》注）

◇书（四首）

大官令执役斯碎，非文雅所使也。（《书钞》五十五）

侍中执事，相见无期，惟是笔疏。（《文选·》注作笔迹）可以当面（书钞一百四《初学记》二十一《文选·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注）

邕薄祜，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居则侍坐，食则比豆。（《御览》四百三十二）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当死，夜半蚕时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两。（《御览》八百二十五）

◇释诲

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ゑ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甚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仲尼设执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彦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韫棫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文选·嵇康幽愤诗》注引此二语）。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祈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埽六合之秽慝，清宇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涂要至，俯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忄敖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睹暧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宁，唐、虞之至时，三代之隆，亦有缉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人弛，王涂坏，太极ㄡ，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勇，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连衡者六印磊落，合纵者骈组流离。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以忘其危。夫华离蒂而萎，条去斡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以芽，速方投，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其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蜀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壅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催，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应天之高，拆ㄉㄉ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丕，泯泯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群品，跻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职司，圣主垂拱乎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彡廷，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锺山之玉，泗滨之石，累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奥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犭严狁攘而吉甫晏，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馀裕。夫世臣阀子，御之族，天隆其祜，主丰其禄。抱猬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馀官委贵。其进取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瞻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蒙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徇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暗谦盈之效，迷损之数，骋驽骀于修路，慕骐骥而增驱，插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谁悼哉，割其若是。天高地厚，局而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勇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惧烟炎之毁，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井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眺，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阊阖，乘天衢，拥华盖，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从，己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氐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攵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庐辨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豢龙，奚仲供德于衡，亻垂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覃取右于禽囚，弓父必精于筋解，亻次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角方要幸于谈优，上官效力于执盖，弘羊据相于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予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本集后《汉·蔡邕传》《艺文类聚》二十五）

卷七十四

◎蔡邕（六）

◇陈留太守行县颂（并序）

府君劝耕桑于属县。（《文选·陆机吴趋行》注，又《孔稚北山移文》注）

◇行小黄县

大颢为政，建时春阳我君劝止，戾慈小黄，济济群吏，摄齐升堂。乃训乃厉，示之宪方。原罪以心，察狱以情。钦于刑滥，惟务求轻。有辜小罪，放死从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宁。惟以作倾，式昭德声。（《艺文类聚》五十）

◇行考城县

暧暧玄路，北至考城，劝兹穑民，东作是营。农桑之业，为国之经。我君勤心，德章邈成。率雨苗民，慎不散德，女执伊筐，男执其耕。申戒群僚，务在宽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艺文类聚》五十）

◇颍川太守王立义葬流民颂

哀此骼《骨此》，惋彼孤魂。遭水为泥，逢风成尘。殓以时服，葬于洛滨。（《北堂书钞》三十九）

◇胡广黄琼颂

岩岩山狱，配天作辅，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慈汉室，诞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轨齐武。惟道之渊，惟德之薮。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蒸人，有则有类。我胡我黄锺厥纯懿。巍巍特进，仍践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绂。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弈，四牡，沃若六辔。衮痛职龙章，其文有蔚。参曜乾台，穷宠极贵。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貌猗，莫参其二。（《·后汉胡广传》，熹平六年，灵帝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后》注引《谢承书》，本集《外传》、《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引末一语，《颜延之皇太子释奠会诗》注引末二语）

◇京兆樊惠渠颂

《洪范》八政一曰食，《周礼》九职一曰农，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货殖财用于是乎在。九土上沃为大田多稔，然而地有角脊，种有垫下，溉灌之便，形趋不至，明哲君子，创业农事，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门起邺，郑国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阳陵县东，厥地衍讠农，土气辛螫，嘉投不植，草莱焦枯。而泾水长流，溉灌维首，编户齐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谋不暇给，盖常兴役，犹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讳陵字得云，勤恤民隐，悉心政事，苟有河以惠斯人者，无闻而洗焉。遂谘之郡吏，申于政府，佥以为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遂令五琼揣度计虑，揆程经用，以事上闻，副在三府。司农遂取财于豪富，借力于黎，元树柱累石，委薪积土，基功坚，体势强壮，折湍流，款旷陂，会之于新渠，流水门，通窬渎，洒之于畎亩，清流浸润泥，潦浮游，曩之卤田，化为甘壤，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用胜算。农民熙怡，悦豫且康相与讴谈疆畔，斐然成章，谓之樊惠渠云尔。其歌曰：「我有长流，莫或於之。我有沟浍，或达之。田畴斥齿，莫修莫治。饥馑困瘁，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亩。黄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无疆，如何勿喜。我壤既营，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为酒为酿，畀祖灵，贻福惠君寿考且宁。（本集，《艺文类聚》九《书钞》三十九）

◇祖德颂（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祸乱，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毕降。夫岂后德熙隆渐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积善有馀庆」，《诗》称「子孙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贤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列祖，暨于予考，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是以灵祇，降之休瑞，兔扰驯以昭其仁，木连理以象其义。斯乃祖祢之遗灵，盛德之所贶也，岂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为颂曰：

穆穆我祖，世笃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无竞伊人。岩岩我考，莅之以庄。增崇丕显，克构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园有甘棠，别斡同心，坟有扰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诬，伪不可加。析薪之业，畏不克荷。矧贪灵贶，以为己华。惟予小子，岂不是欲。干有先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匪荣伊辱。（本集，《艺文类聚》二十）

◇五灵颂

△麟

皇矣大角，降生灵兽。视明礼修，麒麟来乳。春秋既书，尔来告就。庶士子Θ，获诸西狩。（《初学记》二十九）

△白虎

大梁乖精，白虎用生。思睿信立，绕于垣。（《艺文类聚》九十九）

△焦君赞

猗欤焦君，常此玄墨。衡门之下，栖迟偃息。泌之洋洋，乐以志食。鹤鸣九皋，音亮帝侧。乃徵乃用，将受衮职。昊天不吊，贤人遘慝。不惟一志，并此四国。如何穹苍，不昭斯惑。惜哉朝廷，丧兹旧德。恨伊学士，将何法则。（《艺文类聚》三十九）

△太尉陈公赞

公在百里，有西产之惠。赐命方伯，分陕馀庆。馀庆伊何？兆民其观。少者是怀，老者是安。纲纪文王，文王用平。东督京辇，京辇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宁。契稷之佐，具于尧庭。今则由古，于穆诞成。（《艺文类聚》四十六。案太尉陈耽，陈球俱与邕并时，此疑是陈球。）

◇赤泉侯五世像赞

（《御览》七百五十引孙之《述画》曰：「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像于省中，又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邕文画书，于时独擅。案《历代名画记》以赵岐、刘裒，蔡邕、张衡并列，今人不复知有蔡画矣。）

闻之前训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而正人无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义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颂》声既寝，《伐木》有「鸟鸣」之刺，《谷风》有「弃子」之怨，其所由来，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弥以陵迟，或阙其始终，或强其比周。是以缙绅患其然，而论者谆谆如也。疾浅薄而携贰者有之，恶朋党而绝交游者有之。其论交也。曰富贵则人争趣之，贫贱利人争去之。（案《文选·应琚与曹长思书》注引蔡邕《正论》云：「皮朽则毛落水涸则鱼逝其势然也。当是此下脱《正论》即《正交论，选》注落一「交」字。）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审己所以交人，当富则无暴集之客，贫贱则无弃旧之宾矣。故原其所以来，则知其所以去：「见其所以始，则睹其所以终。彼贞士者，贫贱不待夫富贵，富贵不骄夫贫贱。故可贵也。盖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善则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恶则忠告善诲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故君子不为可弃之行，不患人之遗己也。信有可归之德。不病人之远己也。不幸或然，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怨其远矣；求诸己而不诸人，咎其稀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远怨稀咎之机，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而二子各有闻乎夫子，然则以交诲也。商也宽。故告之以拒人，师也褊，故训之以容众，各从其行而矫之。至于仲尼之正教，汎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文，可无贬也。谷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誉不闻，友之罪也。」今将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无乃未若择其正而黜其邪与，与其彼农皆黍而独稷焉。夫黍亦神农之嘉谷与稷并为粢盛也，使交而可废，则黍其愆矣。括二谕而言之，则刺薄者搏而洽，断交者贞而孤。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已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后汉·嘉朱穆传谕》注）

◇铭论

《春秋》之谕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苦知，所谓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于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阼，咨于太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进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朕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太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汉获齐侯宝樽于槐里，（此句从《御览》七十一补。）获宝鼎于美阳；仲山甫有补衮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大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兹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于鼎，晋魏颗获秦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此句从《文选·头陀寺碑》注引补。）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此二语从《文选·新刻漏铭》注引补。《御览》五百九十。《续汉律，历志中》补引邕《命论》一段「命」当作「令」《乃月论》也。见卷十二。）

◇陈仲举李元礼论

仲举强于犯上，元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仲举为先，元礼后矣。（《御览》四百四十七姚信《士纬》引陈留蔡伯喈云。）

◇叙乐

世祖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曰《大予乐府》，日《黄门鼓吹》。（《北堂书钞》九十六《讥篇》牙《邕叙乐》案此即戍边上章之乐意，唯多首二语耳。本傅称邕所著百四篇有叙乐一篇，即此篇也）

◇车驾上所陵记

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殆为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夺，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陛西陛为神坐，（《通典》作「尚书阶西祭设神座」。）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续汉礼仪志上》注引《谢承书》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通典》五十二）

◇连珠

道为知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知者通。（《书钞》九十九引蔡邕《连珠》）臣闻目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祆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御览》四百五十九引蔡邕《广连珠》）

参丝之绞以弦琴，缓张则挠，急张则绝。（《御览》八百十四引蔡《邕广连》珠）

◇东鼎铭

维建宁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诏曰：「其以大鸿胪乔玄为司空」。再拜稽首以让，帝曰，俞信哉，三让，然后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封扬天子丕显休命。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毕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绍厥由鉴由法，罔敢不法，宪于诫，罔敢不诫用总是群后，保义帝家勋在方策，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来。」二月丁丑，迁于司徒。（本集《艺文类聚》四十七）

◇中鼎铭

维建宁四年春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诏曰：「其公司空乔玄为司徒。」公拜稽首以让，帝曰：「俞，往哉：「三让，然后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战战兢兢，以役帝事。越其所以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协恭，以和天衷。」德则昭之，违则塞之，回乃不敢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备。灾眚作见，乃引其责曰：「凡庶徵不若，彝伦不叙，是惟臣之职，祗以疾告表。」越十日庚午记此。（本集，《艺文类聚》四十七，《书钞》五十二，《御览》二百八）

◇西鼎铭

维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己，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诏曰：「其以光禄大夫玄为太尉。」公拜稽首曰：「臣闻之，三让莫或克从，臣不敢辞。臣大马齿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闲私，悉心在公，以尽为臣之节。」于时侍从陛阶与闻公之昌言者，莫不厉，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本集）

◇黄钺铭

孝桓之季年，鲜卑入塞杪，盗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诛，淫衍东移，高句丽子百固逆谋并发，三垂骚然为国忧念，西府表乔公，昔在梁州，柔远能尔，不烦军师，而车师克定，及在上谷汉阳，连在营郡，膂力方刚，明集御众，徵拜度辽将军，始受旄钺乍正鼓之任，捍御三垂。公以吏士频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马疲羸挠钝，请且息州营横发之役，以补困惫，朝廷许之。于是储廪丰饶，室罄不悬，人逸马同，弓劲失利，而经用省息，官有馀资，执事无放散之尤，簿书有进入之嬴，治兵示威，戎士勇跃，旌旗曜日，金鼓霆奋，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势，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东邻，鲜卑收迹，烽燧不举，视事三年，马不带乍史，弓不受驱，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铭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介士斯休。（本集，艺文类聚》六十八，《北堂书钞》一百十五引此篇为《鼎铭》）

◇鼎铭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启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诸宋，以奉成汤之祀。至元子启生公子朱，其孙氏焉。后自沛迁于南阳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袭。列祖尚书令，肃宗之世，守于临淮。考曰实，为陈留太守。及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绍服祖祢之遗风；悉心臣事，用媚天子，显允其勋绩；寻综六艺，契阔弛思，所以启前惑而觉后疑者，焉，虽商、偃其犹病诸。初举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独念运际存亡之要，乃陈五事，谏谋深切。退处畎亩，以察天象，验应著焉。孝顺晏驾，贼发江淮，时辟大将军府，实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辞。复辟大将军，再拜博士，高第。作御史，明司国宪，以齐百僚，矫枉董直，罔肯阿顺，以黜其位，潜于郎中。群公并表，乃迁议郎，登于薄观，纂业前史。于是冀州凶荒，年馑民匮，而贪婪之徒，乘之为虐。锡命作牧，静其方隅，乃摅洪化奋灵武，昭令德，塞群违，贞良者封植，残戾者芟夷，去恶除盗。无俾比而作匿，用陷于非辜，复徵拜议郎，病免官，徵拜尚书，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纳帝命，乃无不允虽龙作纳言，山父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汉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诏曰：「制诏。尚书朱穆，立节忠亮，世笃尔行，虔恪机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闵焉。今使权谒者中郎杨贲赠穆益州刺史印绶，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肆其孤用作兹宝鼎，铭载休功。俾后永用享祀以春先之德。（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酒樽铭

酒以成礼，弗继以淫，德将无醉，过则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鉴兹器，茂勖厥心。（《艺文类聚》七十三）

◇警枕铭

应龙蟠蛰，潜德保灵。制器象物，亦（《艺文类聚》、《御览》作「示」）有其形。哲人降鉴，居安虑倾。（《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七）

◇铭

华就用，以享嘉宾，内丹其实，外若玄真。（《御览》七百五十八）

◇铜铭

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隋书·律历志上·审度》祖孝孙云：「相承傅是蔡邕铜。）

◇女训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则舍琴兴而对，（「而」字从《书钞》一百九补）曰某曲。坐若近，则琴声必闻；若远，左右必有赞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无数变曲，无多少，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若顾望视他，则曲终而后止，亦无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调，尊者之前，不更调张。私室若近舅姑，则不敢独鼓；若绝远，声音不闻，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则可也。（《御览》五百七十七）

◇女诫

礼，女始行服，，绛，正色也。红紫不以为亵服，缃缘不以为上服。缯贵厚而色尚深，为其坚纫也。（《御览》八百十四）

而今之务在奢丽，志好美饰，帛必薄细，采必轻浅。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从庆移坐，不因故服。（《书钞》未改窜本一百二十九引蔡邕《女诫》，陈禹谟本作衣箴张溥等皆为所误。）

夫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人咸知饰其面，而莫修其，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是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文选·张华女史箴》注，《御览》三百六址五四百五，十九七百十四，七百十八、七百二十。）

卷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七）

◇九疑山碑

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不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建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充孝蒸蒸，师锡帝世，尧而授徵。受终文祖，璇玑是承。泰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艺文类聚》七）

◇光武济阳宫碑

惟汉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帝将生，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时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岁有嘉禾，一茎生九穗，长于凡禾，因为尊讳。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奸臣王莽，俞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恶熟，天人致诛。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氵蚩，破前队之众，殄二公之师，收兵略地，经营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义不即命，帝位阙焉。於是群公诸将，据河洛之文，协符瑞之徵，佥曰历数在帝，践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高阝县之阳，五成之陌，祀汉配天，罔失旧物，享国三十有三年，内×安，蛮夷率服，巡狩泰山，禅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仪，罔不毕举，道德馀庆，延于无穷。先民有言曰：「乐乐其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是以虞称妫，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宫，实始于此。厥迹邈哉，所谓神丽显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巩玮，先祖银艾封侯，历世卿尹，受汉厚恩，玮以商箕馀烈，郡举孝兼，为大官丞，来在济阳，愿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用作颂：赫矣炎光，爰耀其辉。笃生圣皇，二汉之微。稽度乾则，诞育灵姿。黄孽作慝，纂握天机。帝赫斯怒。爰整其师。应期潜见，扶阳而飞。祸乱克定，君凶殄夷。匡复帝载，万国以绥。巡于四岳，展义省方。登封降禅，升于中皇。爰兹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孙孙，保之无疆。（本集，《艺术类聚》十二）

◇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圣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龙为后土，及其没也。遂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戎丑攸行。于是受；土膏恒动。于是祈农。又班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国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库上里，古阳武之户片牖乡也。秦时有池子华为丞相。汉兴，陈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司徒封公。至延熹中，延弟曾孙放，字子卿，（案《延传》作「子帅」）为尚书令，外戚梁冀，乘宠作乱，首策诛之，王室以绩。诏封都亭侯、太监、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维四方，克错其功，往烈有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司监，爰暨邦人，佥以为宰相继踵，咸出斯里，秦一汉三，而虞氏世焉。虽有积德馀庆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与树碑作颂，以示后昆：

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顾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庆聿彰。自嬴及汉，四辅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勋既立，锡慈士疆，乃公乃侯，帝载用康，神人叶祚，且巨且长。凡我里人，尽受嘉祥。刊铭金石，永思不忘。（本集，《史记·陈丞相世家·索隐》《书钞》八十七，《御览》五百三十二）

◇伯夷叔齐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宽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也。（《续汉·五行志一》注补）

惟君之质，体清良兮。借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国捐爵，谏国匡兮。讥武伐纣，欲喻匡兮。时不可救，历运苍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忧怀感□，□□□兮。虽没不桓，名字芳兮。（《艺文类聚》三十七）

◇王子乔碑

王孙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也。闻其仙旧矣，不知兴于何代。博问道家，或言颍川，或言彦蒙，初建斯城，则有斯丘，传承先民，曰王氏墓。绍胤屑不继，荒而不嗣，历载弥年，莫之能纪。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当腊之夜，墓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闻而怪之明则祭其墓而察焉。时天洪雪，下无人径，见一大鸟迹在祭祀之处，左右咸以为神，春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以吾墓前树也。须臾，忽然不见。时令太山万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应，咨访其验，信而有徵，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其疾病瘵者，静躬祈福，即获祚，若不虔恪，辄颠踣。故知至德之宅兆，实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昭示后世，是以赖乡仰伯阳之踪，关民慕尹喜之风，乃与长史边乾，访及士隶，遂树之玄石，纪颂遗烈，俾志道者。有所览焉：

伊王君，德通灵。含光耀，秉纯贞，应大道，羡久荣，弃世俗，飞神形，翔云霄，浮太清。乘螭龙，载鹤，戴华笠，旧金铃。羽旗，曳霓旌，欢罔极，寿亿龄。昭笃孝，念所生。岁终阕，发丹情。存墓冢，舒哀声。遗鸟迹，宽旧城。被绛衣，垂紫缨。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布惊，修祠宇，反几筵，馈饣喜进，甘香陈。时倾顾，馨明咸怖。匡流祉，熙帝庭，邦国，相黔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景福，耀无垠。（本集，《水经氵反水》注《御览》三十三引《蔡邕王乔录。）

◇京兆尹樊陵倾碑

前汉户五万，口有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领户不盈四千。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续汉·郡国志一》注补引蔡邕《樊陵颂》。）

於显哲尹，诞德孔彰，膺帝休命，谓笃不忘。爰纳忠式，规悟圣皇，钦崇国邑，大孝元光，九命车服，昭示采章，轩轺四牡，承祀蒸尝，多士时贡，繇役永息，进路孔夷，民（《文选·魏都赋》注作人）清险棘，同体诸旧，兆萌蒙福，惠垂无疆，守以罔极。（《艺文类聚》六）

◇琅邪王傅蔡朗碑

君讳朗，字伯明，盖苍颉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国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齐、晋交争，强楚侵陵，昭侯徙于州来。公族分迁，氏家于圉，奕叶载德，常历宫尹，以逮于兹，君雅操明允，威励不猛，履孝悌之性，怀文艺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秘，知机达要，通含神契，既讨三五之术，又采《二南》之业，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栖迟不易其志，簟食曲肱，不改其乐，心栖清虚之域，行在玉石之间。是以德行儒林，智周当代，四岳称名，帝曰余闻。元和（案下云永兴，此当是「建和」或「元嘉」之误）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奥秘，赞理阙文，所立卓尔，度蹑云纵。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济，加以清敏广平，好是正直，规诲之策，日谏于庭，忠谠著烈，令闻流行。圣朝以藩国贵胄，先帝遗体，或以继绝袭位，正于阿保，未洽雅训，骄盈僭差，或蹈宪理，非弘直硕儒，莫能匡弼。察君审行修德，进退可度，迁河间中尉。琅邪王傅，乃从经术之方，示以谌之威，率礼莫违，其国用靖，虽安国之辅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勋绩既盛，帝简其功，将授上位，迁于紫宫。赋寿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兴六年夏卒，呜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极，殷怀伤悼，含涕流恻。如何昊天，丧我师则！爰勒斯铭，式昭其德。铭曰：

天纵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览孔真。潜乐教思，韫玉衡门。云龙感应，养徒三千。珠藏外耀，鹤鸣闻天。若时徵庸，登祚王臣。综彼前疑，定此典文。参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没称显，永遗令勋，表行扬名，垂示后昆。（本集）

◇玄文先生李休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阳宛人也。其祖李伯阳，周柱下史，觌衰世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遁焉，其后雄后豪杰，往往崛出。自战国及汉，名臣继踵，枝骨散逸，其迁于宛尚矣，王莽窥位，汉祚中移，考翼左世祖，匡复郊庙，锡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时相逐。休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圣旨，居则玩其辞，动则察其变，云物不显，必考其占，故能独见前识，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难，疑义错缪，前人所希论，后学所不览，休尽剖判，剥散幽暗，靡不昭烂，犹发愤于目所不睹，体所不闲，遂登东岳，观百王遣风，习容阙里，以协礼衷，退而讲诲，童冠仰焉，亻尊亻尊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显以儒誉，特进大鸿胪，仍优礼固请，秉让执虚。辞此三命，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临宠审己，不动其守，可谓纯洁皓素绰有馀裕者已。其於乡党细行，敦睦九族，笃信交友，不可得而详也。初娶配出，后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寿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亲昭朋徒，臭味相与，大会而葬之，鼎俎之礼，节文曲备。时令戴君，临丧命谥郡遣丞椽，冠盖咸届，既定而后罢焉。于是故好友朋，佥以为仲尼既没，文不在兹，韫续美玉，丧莫贾之，求而无继，尔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

吁兹先生，秉德恭勤。天启哲心，其学孔纯。经纬是综，雅丽是分。行己守道，匪礼不遵。处约不戚，闻宠不欣。荣不能华，威不能震。天淑厥命，以让以仁。有惠云载，惟邦之珍，案典考谥号曰玄文。身没名彰，配黔作邻。遗誉罔极，否昭亿年。呜呼哀哉！（本集，《艺文类聚》三十七）

◇汝南周勰碑

君讳勰，字巨胜，陈留太守之孙，光禄勋之子也。君应刊乾之淳灵，继命世之期运，玄懿清朗，贞厉精粹，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总《六经》之要，括《河》《洛》之机，援天心以立钧，赞幽明以揆时，沈静微密，沦于无内，宽裕弘博，含乎无外，巨细洪织，罔不总也。是以实繁于华，德盈乎誉。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时郡守梁氏，外戚贵宠，非其好也，遂以病辞。太守复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犹私存衡门讲诲之乐，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将军梁冀，专国作威，海内从风，世之雄才。优逸之徒，莫不委质从命，而颠覆者盖以多矣。闻君洪名，前后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缙绅归高，群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贤良方正，州举孝廉，皆病不就。扰攘之际，灾眚仍发。圣上询谘，师锡策命，公车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险，进非其时，乃托疾杜门静居，里巷无人迹，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馀年。强御不能夺其守，王爵不能滑其虑。至延熹二年，乃更辟癖延宾，享宴娱乐。乃秋而梁氏诛灭。十二月君卒，然则识几知命，可睹于斯矣。洋洋乎若德，虽崇山千仞，重渊百尺，末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处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该百行，备九德，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日月，洞灵神明，如君之至者与？所谓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追悼遐迩叹悼，痛心失图，乃相与建碑勒铭，以徵休美，其辞曰：

厥初生民，天赐之性。有庞有醇，有否有圣。伊维周君，允丁其正。诞兹明德，自贻哲命。焕乎其文，如星之布。确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绪，应期作度。潜心大猷，谭思德谟。遁世无闷，娄辞王寮。洋洋泌丘，于以逍遥。蔑尔童蒙，是训是教。瞻彼荣宠，譬诸云霄。优哉游哉，侔此弘高。名振华夏，光耀昆苗。清风丕扬，德音孔昭。（本集）

◇朱穆坟前方石碑

维汉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师，其五月丙申，葬干宛邑北万岁亭之阳旧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顾命曰：「古者不崇坟，不封墓，祭服虽三年，无不于寝。今则易之，吾不取也。尔其无拘于俗，无废于诚。「野钦率遗意，不敢有违，封坟三板，不起栋宇，乃作祠堂于邑中旧南阳里，备器铸鼎，铭功载德。惧坟封弥久，夷于平壤，于是依德像，缘雅则，设兹方石，镇表灵域，用慰其孤罔极之怀，乃申词曰：

歆惟忠文，时惟朱父。实天生德。丕承洪绪，弥纶典术，允迪圣矩。好是贞厉，疾彼强御，断刚若仇，柔亦不茹。乃用明夷，遘难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纳言，胤女祖纵。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笃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吊，降兹残殃。不遗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锡诏孔伤。位以益州，赠之服章。用刑彝器，宣昭遗光。子子孙孙，永载宝藏。（本集）

◇太尉杨秉碑

公讳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也。其先盖周武王之穆，晋唐叔之后也。末叶以支子食邑于杨，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无绪。暨汉兴，烈祖杨熹，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业，绂冕相继，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辅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易》诲授。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初辟司空，举高第，拜侍御史，迁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劝讲，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尚书，出补右扶风，晋拜光禄大夫。遭权襞贵盛，六年守静。外戚火燔，乃迁太仆卿。公事绌位，浃辰之间，俾位河南，愤疾豪强，见遘奸党，用婴疾废。起家复拜太常，遂涉三司，沙汰虚冗，料简贞实，抽援表达，与之同兰芳，任鼎重。从驾南巡，为朝硕德。然知权过于宠，私富侔国，太臣苛察，望变复还，条表以闻，启导上怒，其时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馀人。饔戾是绌，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肃。在位七载，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宠赐有加。自奉严敕，动遵礼度。量材授任。当官而行，不为义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无宿肉，器不镂雕。夙丧嫔俪，妾不嬖御。可谓立身无过之地，正直清俭该备者矣，革仲尼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尽直，献可去奸，忠侔前后，声塞宇宙。非黄中纯白，穷达一致，其恶能立功立后，敷闻于下，昭升于上，若兹巍巍者乎！于是门人学徒，相与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亿年。

於戏公，唯岳灵，天挺，翼赤精。神，仁哲生。应台任，作邦桢。帝钦亮，访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迩，穆其清。（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

◇东留太守胡硕碑

君讳硕，字季睿，交都尉之孙，太傅安乐乡侯少子也。其先与楚同姓，别封于胡，以国为氏。臻乎□汉，奕世载德，不替旧兹。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见异物，习与性成。孝于二亲，养色宁意，蒸蒸雍雍，虽曾、闵、颜、莱，无以尚也，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诗》，博综古文，击览篇籍。言事造次，必以经纶，加之行己，忠俭，事施顺恕，公体所安，为众共之。骄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于外，可谓无竞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卫，十年遭叔父忧，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后以大将军高第拜侍御史，迁谏议大夫，以将军事免官。举贤良方正，不诣公车。建宁元年，召拜议郎，纳忠尽规，匪懈于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是年遭疾，上印绶，诏书听许，以侍中养疾。其年七月，被尚书召，不任应命。诏使谒者刘悝贲印绶，即拜陈留太守。君闻使者至，加朝服拖绅。使者致诏，君以手自系，陈辞谢恩。其月二十一日，遣吏奉章报谢。食后还与丞相答，意气精了。是日疾遂大渐，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时年四十一。天子悯悼，诏使者王谦送葬，以中牢具祠，赐钱五万，布百匹，赠谷三千斛。同位毕至，赴吊云集，生荣未艾，没有馀哀。于是遐迩缙绅。爰暨门人，相与叹述君德，追痛不永，怛切情忄，无不永怀。行由己作，名自人成。先民既迈，赖兹颂声。嗟我明哲，如何勿铭。乃作辞曰：猗欤懿德，令问有彰。祗服其训，克构克堂。孝思惟则，文艺丕光。敦厚忠恕，众悦其良。绥弱以仁，不云我强。爰自登朝，进退以方。见机而作，如鸿之翔。乃位常伯，恪处左右。兼掌虎贲，禁戎允理。遘兹虐疴，帝用悼止。俾守陈留，庶笃其祉。王人既诏，景命不俟。吗呼昊天，歼我英土。如可赎也。敦不百已。哀哉永伤，万年是纪。（本集）

君讳硕，字季睿，交趾都尉之孙，太傅安乐侯之子也。顺帝时为郎中。桓帝时，遭叔父忧，以疾自免。荆州将军比辟，辄辞疾。后以高等拜侍御史，迁谏议大夫。举贤良方正，病不诣公车。建宁元年七月，拜陈留太守，病加，不任应召。诏使谒者刘悝即授印绶。二十一日卒，诏出遣使者王谦以中牢具祠，特赐钱五万，布一百匹，赠谷千三斛。俦类赴送，远近鳞集。于是陈留主簿高吉、蔡轸等，咸以郡选，充备官属，来迎者三十四人，奔惊跋涉，愿承清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逢天之戚，不获延祚，痛心绝望，切怛永慕，乃相与衰经，庭位号跳。灵柩将窆，申敕修仪，茕茕在疚，舆服寮御部引，各执其职，路人感怆，观者叹息。盖三纲之序与并育以旧奉新。嗟我行人，敢不自勖。遂树碑作铭，以表令德。

於藐下国，瞻仰俊义×。钦见我君，爰绥我惠。式昭绩恩有劳有悴，昊天不吊，景命颠坠，悠悠蒸黎，惆怅丧气。政虽未宣，古之遗爱。祁祁我君，习习盖。修诚以迓，曾不东迈，灵魂徘徊，靡所瞻远，惟其伤矣，肝摧碎。勒铭告哀，传于万代。（本集，《文选·魏都赋》注引蔡邕《胡亿碑》云：「祁祁我君，习习冠盖。」是六朝唐初本有此篇，彼题作「胡亿」，盖误。胡广子五，长整，次失名，皆夭。次亿，郡举孝廉不就。次宁，为议郎。少子硕，陈留太守。详见《母夫人章氏灵表》、《都尉夫人黄氏神诰》。）

卷七十六

◎蔡邕（八）

◇郭泰碑

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衷。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采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其蔽。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冀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树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其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纯懿淑灵，受之自天。崇壮幽浚，如山如渊。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匪惟摭华，乃寻厥根。宫墙重仞。允得其门。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缙绅，言观其高。栖迟泌丘，善诱能教。赫赫三事，几行其招。委辞召贡，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慈铭，ゼ其光耀。嗟尔来世，是则是效。（《文选》、《艺文类聚》三十七。）

◇处士圈典碑。

伊汉二十有一世，处士有圈典字叔则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条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无形。深总历部，纤入艺文。藻分葩列，如春之荣。守根据穷，不虚其声。伟德若兹，惟世之英。乃遂隐身高数，稼穑孔勤。童蒙来求，彪之用文。不义富贵，譬诸浮云。州郡礼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举至孝，耻已处而复出，若有初而无终。洁耿介於丘园，慕七人之遗风。年七十有五，建宁二年六月卒。临没顾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为铭。载书休美，俾来世昆裔，永有讽诵，以知先生之德。其辞曰：

民之齐敏，卓时挺生。思心精睿，综物通灵。术有玄妙，于时游情。闻道睹异，惕然若惊。守死善操，与世无营。浑其若浊，徐然后清。绰其若焕，终其益贞。有恒实难，独秉其经。嗟尔来世，是瞻是听。（本集，《艺文类聚》三十七）

◇童幼胡根碑

故陈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角犀丰盈，先润玉颜，聪明敏惠，好问早识，言语所及，智思所生，虽成人之德，无以加焉。禀命不长，夙罹凶灾。年七岁，建宁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怀，感襁褓之亲爱，怜国城之乖离，乃权宜就封二祖墓侧。亲属李陶等，相与追慕先君，悲悼遗嗣，树碑刊辞，以慰哀思。辞曰：

於惟仲原，应气淑灵。实有令仪，而气如莹。明之之性，与体俱生。闻言斯识，睹物知名。传者太勤，受诲则成。柔和顺美，与人靡争。忿不怨怼，喜不骄盈。当受永福，为光为荣。如何昊天，降此短龄？惜繁华之方晔兮，望严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夭逝兮，伤慈母之肝情。从皇祖乎灵兆兮，庶神魄之斯宁。哀惨戚以流涕兮，念污轸之不呈。顾永怀于不朽兮，乃托辞于斯铭。（本集）

◇太傅胡广碑

公讳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其先自妫姓建国南土曰胡子，《春秋》书焉，列于诸侯，公其后也。考以德行纯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宽裕仁爱，覆载博大，研道知机，穷理尽性，凡圣哲之遗教，文武之未坠，罔有不综。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左丞、尚书仆射。内正机衡，允里其职，文敏畅乎庶事，密静周乎枢机，帝用嘉之，迁济阴太守。公乃布恺悌，宣柔嘉，通神化，道灵和，扬惠风以养贞，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是以君子勤礼，小人知耻，鞠推息于官曹，刑戮废于朝市，馀货委于路衢，馀种栖于畎亩。（《文选·魏都赋》注引此一语。）迁汝南太守，增修前业。考续既明，入作司农，实掌金谷之渊薮，和均关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进作太尉，宣畅浑元，人伦辑睦，日月重光。遭国不造，帝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主，援立孝桓，以绍宗绪。用首谋定策，封安乐乡侯，户邑之数，加于群公。入录机事，听纳总己，致位就第。复拜司空，敷土导川，俾顺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辞，乃为特进，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礼，敬恭祀，神明嘉歆，永世丰年，聿怀多福。复拜太尉，寻申前业。又以特进，消遥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逊位辞爵，迁于旧都，徵拜太中太夫。延和末年，圣主革正，幸臣诛毙，引公为尚书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阃外之事，厘改度量，以新国家。弘纲既整，衮阙以补，乃拜太仆。车正马闲，六驺习训，迁太常、司徒。成宗晏驾，推建圣嗣，复封故邑，与参机密，寝疾告退。复拜太傅，录尚书事，于时春秋高矣。继亲在堂，朝夕定省，不违子道。旁无几杖，言不称老。居丧致哀，率礼不越。其接下答宾，虽幼贱降等，礼从谦厚，尊而弥恭。劳思万机，身勤心苦，虽老莱子婴儿其服，方叔克壮其猷，公旦纳于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礼，曷以尚兹！夫蒸蒸至孝，德本也。体和履忠，行极也。博闻周览，上通也。勤劳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九命，笃受介祉，亮皇圣于六世，嘉庶绩于九有，穷生民之光宠，享黄之遐纪，蹈明德以保身，与福禄乎终始。年八十有二，建宁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赠策遂赐诔，谥曰文恭。如前傅之仪，而有加焉，礼也。故吏司徒许诩等，相与钦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时计功之则，论集行迹，铭诸琬琰。其词曰：

伊汉元辅，时惟文恭。聪明睿哲，思心瘁容。毕力天机，帝休其庸。赋政于外，有邈其踪。进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时序，五典克从。万邦黎献，共唯时雍。勋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弘唯幼冲，作傅以训。赫赫猗公，邦家之镇。泽被华夏，遗爱不沦。日与月与，齐光并运。存荣亡显，没而不泯。（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又略见《书钞》三十五，《文选·魏都赋》注。）

公讳广，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应天淑灵，履性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备。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继亲，下慈弱弟，崎岖俭约之中，以尽孝友之道。及至入学从训，历观古今，生而知之，闻一睹十。是以周览《六经》，博总群议，旁贯宪法，通识国典。年二十七，察孝谦，除郎中、尚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仆射，干练机事，绸缪枢极，忠亮唯允，简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迁济阴太守，其为政也，宽裕足以容众，和柔足以安物，刚毅足以威暴，体仁足以劝俗，故禁不用刑，劝不用赏，望之如日月，从之始影响。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遗爱结于人心，超无穷而垂则。徵拜太司农，遂作司徒，迁太尉，以援正之功，封安乐乡侯，录尚书事。称疾屡辞，策赐就第。复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进。又拜太尉，复以特进，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逊位归爵，旋于旧土。徵拜太中大夫、尚书令、太仆、太常、司徒。永康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以定策元功，复封前邑，录尚书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参机衡。五蹈九列，七统三事，谅暗之际，三据冢宰，和神人于宗伯，治水土于下台，讯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阶，光弼六世，历载三十。自汉兴以来，鼎臣元辅，耋衮老成，勋被万方，与禄终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宁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群后同怀，诏五官中郎将任崇奉册，赠以太傅、安乡侯印绶，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赐东园秘器，赐丝帛含敛之备。中谒者董诩吊祠护丧，钱布赙赐，率礼有加。赐谥曰文恭，昭显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阳茔。故吏济阴池喜，感公之义，率慕《黄鸟》之哀，推寻雅意，彷徨旧土，休绩丕烈，宜宣于此，乃树石作颂，用扬德音。词曰：

於皇上德，懿铄孔纯。大孝昭备，思顺履信。膺期命也，保兹旧门。

渊泉休茂，彪炳其文。爰尚天机，翼翼唯恭。夙夜出纳，绍迹虞龙。

赋政于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

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绩咸厘。二气燮雍，五徵来备。

勋格皇天，泽洽后土。封建南蕃，受兹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辅。

路车雕骖骖，四牡修扈。赞事上帝，祗祠宗祖。陟降盈亏，与时消息。

既明且哲，保身遗则。同轨旦、，光充区域。生荣死哀，流统罔极。（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

维汉二十有一世，建宁五年春三月既生魄月壬戌，太傅安乐乡侯胡公薨，越若来，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于是掾太原王允、雁门卑整、（本集作「毕整」，从《广韵·五支》引改）属扶风鲁宙、颍州殷历等，佥谓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华，实而不朴，静而不滞，动而不躁，总天地之中和，览生民之上操，聪明肤敏，兼质先觉，涉观宪法，契阔文学，睹皋陶之闱阃，究孔氏之房奥，然而约之以礼，守之以恭，宽以纳众，凡爱多容。其诱人也。恂恂焉，怡怡焉，使夫蒙惑开析，愎戾优顺，逸惰能夫勤信。及其创基，即位发迹，机密圣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频繁机极，三升而不出焉。乃还谭其旧章，弥纶古训，贯万品，研精微，用补前臣之所阙，十年而无愆。强记同乎富平，周慎逸于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龙而纳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为政也，导人以德，帅物以己，敦以忠肃，厉以知耻。人悦其化，天乐其和，士相勉于公朝，民劝行于私家。徽墨萦而靡系，鞭朴弃而无加，洋洋乎若德宣治，严以为威，宽以为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仆、司农、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进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辅六世，历载三十有馀。其致治也，通水泉于润下，蕃后土于稼穑，训五品于群黎，理人伦于区域，耀三辰于混元，协六和乎皇极，傅圣德于幼冲，率旦、之旧职。譬彼四时，功成则退，在盈思冲，升隆以顺。建封域于南土，践殊号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特进，荣祚统业，垂乎来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馀登堂据阁，赋政策勋，树功流化者，盖不可胜载。唯我末臣，顽蔽无闻，仰慕群贤，恶乎可及！自公寝疾，至于薨毙，参与尝祷，列在丧位，虽庶物戮力，不愆于礼，进睹坟莹，几筵空设，退顾堂庑，音仪永阙。感悼伤怀，心肝若割，相与累次德行，撰举功勋，刊之于碑，用慰哀思。

焕文德，伊胡后。应期运，作汉辅。喜中兴，膏民庶。泽洪淳，攸序。互地区，充天宇。辚高逵，踵遐武。扬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后。（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案：《文选·赭白马赋》》注引《崔瑗胡公碑》云：「唯我末臣，顽蔽无闻。」今此碑有此二语，盖崔、蔡两集皆有此碑耳。考崔瑗卒于顺帝汉安中，胡广卒于灵帝建宁五年，瑗先广三十年卒，安得为广作碑？《瑗集》误收也。《广韵·五支》卑又姓，「引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门卑整，今集作「雁门毕整」，毕即卑之误，亦此碑在《蔡集》之证。）

◇太傅祠堂碑铭

天鉴有汉，山岳降灵。於赫文恭，应期诞生。好是懿德，柔惠且贞。爰在初服，皇嘉其声。纳于机密，机密惟清。宇于三邦，三邦事宁。越尹三卿，伯揆时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辅。左右六世，靖绥土宇。蠢彼群生，保赖叙。绍迹龙夷，继轨山甫。遭国不造，仍世短祚。援立圣嗣，保公之谟。帝曰文恭。朕嘉君功。为邑安乐，以其庸。登位特进，于异群公。休命丕显，光宠克章。公拜稽首，是对是扬。蔼蔼惟恭，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尔乃丧。不是遗，俾屏於皇。新庙奕奕，于以蒸尝。子子孙孙，承嗣无疆。（本集）

◇鼓城姜肱碑

先生讳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其先出自帝胤，在皇唐盖与四岳共叶，能礼于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吕。其裔吕望，佐周克殷。俾侯齐国，姓有姜氏，即其后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颍阴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纯德，体英妙之高资，立性纯固，百行修备。故其平生所能，事亲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华，萼ĸ之度；体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静守约，恩及婴儿；恬荡之固，至操动俗，（本集作「动信」，误也。《文选·任防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碑「至德动俗」，今据改。）邑中化之，外户不闭，冶藏无隐。及其学而知之者，《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府仰占候，推步阴阳，有名物定事之能，独见先睹之效。然犹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童冠自远方而集者，盖千馀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声远布，华夏同称，振当世。凡十辟公府，九举贤良方正，公车特徵，玄礼聘。又家拜犍为太守、太中大夫，先生盘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陨获于贫贱，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充诎于富贵，拔乎其萃，出乎其类，生民之杰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本集作「建安二年」，今据《後汉》本传改。）四月丁巳卒。于是从游弟子陈留申屠蟠等，悲悼伤怀，惧微言之欲绝，感绝伦之盛事，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曰：

邈矣先生，应天淑灵。孝友是备，上德是经。弘此文艺，耽怡是宁。恂恂善诱，童冠来诚。有烨其誉，有焕其声。显显群公，并加辟命。赫赫圣皇，仍获其聘。委策避国，守此玄静。绰乎其裕，确乎其操。畴昔洪崖，双名并高。嗟乎殒殁，缙绅永悼。依依我徒，靡则靡效。勒铭金石，弥远益曜。（本集。：案此碑引见《文选》注，是唐初本《蔡集》有之。北宋欧静为《蔡集》序，言《姜伯淮碑》称建安二年卒，年代差远，邕安得纪述？盖后之好事者杂以他人之文，非本编也。实则「建安」乃「熹平」之误，《范书》本傅可据，欧静非所致疑。）

◇太尉李咸碑

公讳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盖秦将李信之后，孝武大将军广之胄也。枝流叶布，家于兹土，文武继踵，世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东郡太守。公受纯懿之姿，粹忠清之节，夙夜严栗，孝配大舜。敦《诗》、《书》而悦礼乐，观天文而察地理，明略兼洞，与神合契，（以上二语，本集甚误，今从《文选·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注引改。）操迈伯夷，德追孔父。举孝廉，除郎中，光禄茂才，迁卫国公相，授高密令，勤恤民隐，政成功简。迁徐州刺史，百司震肃，饕餮风靡，恶直丑正，公事去官。帝念其勋，屡被荣命，拜渔阳太守，还迁度辽将军。协德魏绛，和戎绥边。徵河南尹，母忧乞行，服阕奔命。孝桓皇帝时，机密久缺，百寮佥乞，诏拜尚书，历仆射、令、纳言，危行不绌，以公事去，民神愤怒。群公荐之，帝曰哉。徵拜将作大匠、大司农、大鸿胪、太仆。公所莅任，宪天心以教育，激垢浊以扬清，为国有赏，盖有亿兆之心，懿铄之美，昭登于上，丕显之化，宣闻于下。及迁台司，位太尉，补衮阙，叙彝伦，天人交格，终始无疵，虽元凯翼虞，周、召辅姬，未之或逾。功遂身退，以疾自逊，求归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海内咨嗟，莫不恻焉。于是故吏颍川太守张温等相与叹曰：「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万世，铭勒显于锺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词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应鼎之足。弈世载德，名昭图录。既文且武，桓桓绍续。外则折衡，内则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悬车，天人靡欺。曾不百龄，圮我国基。人之云亡，八极悼思。申德作颂，光宠宣流。镌纪斯石，鸿烈显休。（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

卷七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九）

◇太尉陈球碑

君讳球，字伯真，广汉太守之元子也。盖周存六代，妫满继虞，建国于陈，逮完徂齐，实为陈氏，公（下缺）父自营州来宅海淮。世耽典籍，兼通勤诲，振裘褐，即徵聘，答宰司，荷显贡者，继世而传焉。至公（下缺）刚寡欲，□懿惠和，高明柔克，甘味道艺，强学博物。凡坟素遗训，圣贤立言，掬精极微，无□不究。（下缺）除郎中、尚书符节郎、恒陵园令，换中东城门侯，迁繁阳令，养老长孤，救灾匡困，化恶以善，扰逆以（下缺）土牛，厥泽鸿醇，则百姓敬之如神祇，爱之如慈亲矣。暨于考绩，遭继母忧，礼纪向阕，群公争招，遂（下缺）拜侍御史。尔时蛮□贼胡兰、李研等，蜂聚蛾动，剥落荆、扬。出师命将，辄有奔北之困。太尉杨（下缺）公严□典陈，为鹅为□，兵扬霆激，期月献捷。有诏厚赐，策书叹述绩遇畔兵朱盖等建（下缺）三牧二守零陵之宜初□阻□，土地平夷，编木为城。旧有过寇，未尝能亢，盖等望（下缺）以为□□入便就馆谷，公慨然抑留妻子，以镇民心，擐甲登埤，亲帅吏士，身当锋（下缺）围城至乎旬有六日，伤焰稍逸，仍随馘截，威辱南夷，功光王室，诏拜子为郎。（下缺）优□□劳事列□□迁魏郡太守，徵拜将作大匠。会孝桓皇帝崩，实掌梓宫□事身安荼（下缺）南阳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八议实□□无大羊民，乃迁卫尉，遂作司空。□土□□济可黜否。（下缺）盈致仕，复拜廷尉，进登太常。三礼咸□□时西戎不王，选能□□朝（下缺）举荒伤，干戈斯戢，□□□黜，又拜永乐少府。年六十有二，光和（下缺）特立□□□顾秉心兹隆。天命弗□，呜呼哀哉！□是凡我困蒙洒埽之（下缺）廓□虚愍将□稚，泣涕涟如。惟□不朽，实在传纪，乃相□□□勋绩，铭□玄石。（下缺）

□□□□□临万国。降兹□髦，爰作民牧。远镇南（裔），近抚（侯）服。芟□□□□□凶虐播恩（下缺）勿思。是用钻勒，永□万基。（《隶释》十，《文选·陆机赠交趾太守顾公真诗》注引蔡邕《陈球碑》云，「远镇南裔，近抚侯服。」知李善所见六朝唐初本《蔡集》有此碑。此二语《隶释》在铭辞内仅存「远镇南近抚服」六字，今据《选》注补缺，仍旁注以别之。《隶释》此碑及刘宽后碑，据《选》注皆蔡邕撰，洪景伯未经考出。）

◇太尉乔玄碑

公讳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大鸿胪之曾孙，广川相之孙，东莱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纯性，诞有特表，岐嶷而超等，总角而逸群。至于初绅，高明卓异，为众桀雄。其性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经艺传记，周览博涉，瑰琦在前，靡所不识。当世是以服重器，归高名。州郡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待以访断，历端首则义可行，处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阳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举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辟大将军，西府表拜凉州刺史，迁齐相，以公事去。诏书印授即家拜上谷太守，迁汉阳太守，徵拜议郎、司徒长史、巨鹿太守。被诏书为将作大掇，为受罚者所章，拜议郎，即徵拜度辽将军，迁河南尹、少府、大鸿胪，遂陟司空、司徒。托疴逊位。起家拜尚书令，以疾笃称，拜光禄大夫。后拜太尉，久病自替。复为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质直，不惮强御，在宪台则有尽规之忠，领州郡则有虎胗之威。其拔贤如旋流，讨恶如霆击。每所临向，清风先翔，远近豫震，慈可谓超越众庶、彰于远迩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顾烈（《水经·雎水注》作「崔烈」。）、廷尉河南吴整等，以为至德在己，扬之由人，苟不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颂曰：

赫矣乔父，秉文握武。内为宗干，出为藩辅。在宪弹枉，竟由厥矩。允牧于凉，刈彼裔土。爰能将度辽，亦用齐斧。敷教四畿，旋统京宇。敦兹五服，众庶是与。膺践七命，翼我哲圣。登空补衮，陟徒训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终始为贞，典章以定。遗爱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铭，莫逸斯听。魂而有灵，万亿其盛。（本义，《艺文类聚》四十六。案：《水经·雎水注》桥玄列数碑，其二即此碑也。）

◇太尉乔玄碑阴。

光光列考，伊汉元公。克明克哲，实睿实聪。如渊之浚，如岳之嵩。威壮虎，文繁雕龙。抚柔疆垂，戎狄率从。敷教中夏，五教攸通。帝谓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时亮天功。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勋庸。庶绩既熙，黎民时雍。上下谧宁，八方和同。否显伊德，作宪万邦。公讳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将军府，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注引此二语。）出将边营，入掌机密，历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师。朝廷所以吊赠，如前傅之仪。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簿第次，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俾尔昆裔，永有仰于碑阴云。

乔氏之先，出自黄帝。帝葬于桥山，子孙之绍基立姓者，咸以为氏。汉兴，世以礼乐为业。高祖讳仁，位至大鸿胪，列名于儒林。祖侍中，广州相。考东莱太守。公秉性贞纯，幼有弘姿，刚而不虐，威而不猛，闻仁必行，睹义斯居，文以典术，守以纯固。弱冠从政，当官而行。刺史周公，辟举从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验。公纠发赃罪，致之于理。时有椒房桂戚之托，周公累息，公不为之动。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于是始形。举孝廉，除郎中、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尉。特进颍王梁不疑为河南尹，当事以对，是时畏其权宠而为屈辱者多矣，公不折节，解印绶去。辟司徒，举高第，补侍御史，以诏书考司隶校尉赵祁事。廷尉郭贞，私与公书，非接使衔命之仪。公封书以闻，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离司寇，辟大将军梁公幕府，屡以救正，干其隆指，将军嘉之，无言不雠。又高第补侍御史，在职旬月，羌戎匪茹，震惊陇、汉。西府举公，拜凉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虏革心，清风席卷，至则无事。车师后部阿罗多卑居相与争国，兴兵作乱。公遣从事牛称、何傅举轻骑奉辞责罪，收阿罗多卑居，系敦煌正处以闻。阿罗多为王，卑居侯。称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侯，不动干戈，挥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为美谈。又值馑荒，诸郡饥馁。公开仓廪，以贷救其命。主者以旧典宜先请。公曰：「若先请，民以死。」廪讫乃上之。诏报曰：「边谷不得妄动。玄擅出于是，玄有汲黯忧民之心，后不以为常。」公达于事情，剖断不疑，皆此类也。迁齐相，视民如保赤子，讨恶若赴水火，刑明赏遂，民知劝惧。临淄令赂财赃多，遂正其罪，受鞠就刑，没齿无怨。以不先请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凶人恶言当道，晓之不止，其子杀人。公捕得，见其侮辨，不举文书，以遇赦令。蓟县有帝舜庙，以故事斋祠。户曹史张机有惩罚，货祠巫自托，以舜命约公，云不得谴。公觉其奸态，收考首伏，即日伏辜。迁汉阳太守。上令皇甫贞，赃罪明审，收考髡钳，死于冀市。后以病去。徵拜议郎、司徒长史。循王悝，桓帝同产，以怀逆谋，黜封瘿陶王。以公长于襟带，拜钜鹿太守。悝畏怖明宪，检于静息。自将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谤先入，故转拜议郎，遂用免官。徵度辽将军，迁河南尹，少府、大鸿胪、司徒、司空，托病而去，悉引众灾，虽非己负，公皆以自劾。逊位岁馀，拜尚书令。时河间相盖升，以朝廷在藩国时邻近旧恩，历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数亿以上，创毒深刻。公表升贪放狼籍，不顾天纲，损辱国家，为上招怨，当肆市朝，以谢兆民。幸遇赎令，罪除恶在，可免升官，禁锢终身，没入财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惩戒群下。「连表上不纳，而升迁为侍中。公称病辞。徙拜光禄大夫，复拜太尉，如前逊位。复拜少府，病不就职。拜太中大夫。凡所获禄，皆公府所特表选。临难受位，自九列之后，咸以明公纪纲张弛，勇决不回，析见是非，明作达于事机。燕居从容，申申夭夭和乐宽裕，爱士亲仁。凡见公容貌。闻公声音，莫不熙怡悦怿，思乐模则，来者忘归，去者愿还。雅性谦克，不吝于利欲。虽众子群孙，并在仕次，曾无顺媚一言之求，身没之日，无获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县，北方公孙，未有若兹者也。初公为舍于旧里，弟卒，推与其孤，至于即世，柩殡无所，清俭仁与之劾，于斯为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仪也已。（本集案：《文选·景福殿赋》注引此碑云：「克明克哲，实睿实聪。」《齐安陆王碑》注引此碑云：「牧一州，典五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唐初本《蔡集》有之。又案此碑先铭后叙，明初仿北宋本如此。据文云「书于碑阴」，「仰于碑阴」，知此文为碑阴，故与他碑体例不同。明乔世宁及张溥等刻本割移次第，以「公讳玄」一段置「允世之表仪也已」之后，又臆补「铭曰」二字，以铭词一段置篇末，非也。）

◇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

维光和七年，司徒公夫人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达、仁达，衔恤哀痛，靡所写怀，乃撰录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门人。睹文感义，采石于南山，谘之群儒，假贞石以书焉。夫人右扶风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将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将军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诞生孝章，婚姻帝室，世为名族。夫人生应灵和，德精性妙，角犀丰盈，实有伟表。温慈惠爱，慎而寡言，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妇业，孝敬婉变，毕力中馈。后生仰则，以为谋宪。自公历据王官至宰相，夫人营克家道，扶翼政事，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不出其机，化导宣畅，童子无骄逸之尤，妇妾无舍力之愆，故能究生人之光宠，获福禄之丰报，朝春政于王室，躬桑茧于蚕宫。春秋六十有三，寝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寻思仿佛，哀穷念极，不知所裁，乃申辞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齐先始，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泽并周。义方之训，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潜沦大幽。呜呼哀哉，几筵虚设。帏帐空陈，品物犹在。不见其人，魂气飘。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亲，号兆切怛。曾不我闻，吁嗟上天。何辜而然，伤逝不续。近者不旋，（本集。案：《文选·潘岳寡妇赋》注，《颜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并引蔡邕《袁公夫人碑》云：「义方之训，如川之流。」是唐初本《蔡集》有此碑。）

◇太尉刘宽碑

（公讳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厥祖出自（圣汉）□臣，王侯相继。遭汉中微，失其爵土。世祖复阼，仍有显位，光辅王室。公之考作司徒，于安（顺）□□，勋绩昭乎前朝。公以嵩高之门，好谦俭之操，布衣粝食，涉履寒苦，周览《五经》，氾范笃尚书□□□微潜隐讲诲，世之荣利，不滑其守。州郡礼招，王公并辟，皆不诎志。大将军辟举（高）第，拜（侍御史，）迁梁令，丧旧君去官。博士徵，三府辟，皆又不到。司隶校尉察茂材，太尉（公车举）有道，徵（拜议郎、司徒）长史、侍中。延熹八年，地震为异。圣朝咨问，公以对策嘉谠，克厌帝心，引拜尚书，□□□□□谧静，虽龙左纳言，山甫喉舌，无以尚焉。迁东海相、南阳太守。公之□性也果而能□□□□□弘裕凯弟，无竞伊人。及其莅官统政，推是心也，以御万事，故□民见德义而兴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让而不争，政不肃而威宣，教不舒而德治。帝将入学，选定讲□□□举公宜参诲□□□□□拜大中大夫，劝讲于华光之内。迁侍中、屯骑校尉、宗正、光禄勋、太尉，股肱元首，宣□□□，臣工允敕，帝载粤熹寝疾逊位。复拜光禄大夫、卫尉、太尉。□□交会，独引其咎，□□□□□拜永乐少府光禄勋。先是时，妖民张角，造为邪孽，逆节有萌。公□□□□闻罪诛未□□□□□用首谋先睹，封逯乡侯，食邑六百户。春秋六十有六，以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帝遣右中郎将）张良锡策叹悼，赠以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礻遂含敛□备，（典）礼有加。复遣五（官中郎将何夔，）谥曰诏烈侯，诏策休命，宜宣无穷，庸器铭勒，若古有训。门生郭异等，□公永慕□□□□□□□绋无以慰怀，洵涕述高，乃共刊石建碑，式序鸿烈。其词曰：

□□□□，□□□□。祗慕祖武，允迪不道。（案「不」当作「丕」，「道」字必误。）厥丕如何？躯此典谟。用□圣主，纳诸轨度。统（艾）三事，（以清王涂。）□□□□，□行雨布。海隅缉熙，群生赖祚。降命不融，民□悠慕。生荣亡哀，厥声载路。门生颍川殷、京兆□□、河内李照等，共所兴工。（《隶释》十一，《文选·曹植王仲宣诔》注，《王俭褚渊碑》注，并引蔡邕《刘宽碑》云「统艾三事，以清王涂」，知李善所见六朝唐初本《蔡邕》集有此碑。此二语在铭辞内，《隶释》仅存「统三事」三字。今据《选》注补缺，仍旁注以别之。《隶释》刘宽有两碑，此其后碑也。前碑桓麟撰，据《艺文类聚》四十六知之。两碑文字略同，此碑残缺，今据前碑补三十五字，亦旁注以别之。案：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碑在洛阳尉射圃中，蔡中郎书」。）

◇范丹碑

先生讳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后也。其在周室，有士会者，为晋大夫，以受范邑，遂以为氏。汉文、景之际，爰自南阳来家于成安，生惠及延。延熹二年，官至司农廷尉。君则其后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洁，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节矣。时人未之或知，屈为县吏。亟从仕进，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托死遁去，亲戚晨知其谋，遂隐窜山中，涉五经，览书传，尤笃《易》、《尚书》，学立道通，久而后归。游集太学，知人审友，苟非其类，无所容纳，介操所在，不顾贵贱。其在乡党也，事长惟敬，养稚惟爱，言行举动，斯为楷式。郡县请召，未尝屈节。甚有备礼招延，虚己迓之者，亦为谋奏，尽其忠直。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莱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凡其事君，过则弼之，阙则补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门，举善不拘阶次，黜恶不畏强御。其事繁博，不可详载。雅性谦俭，体勤能苦，不乐假借。与从事荷负徒行，人不堪劳，君不胜其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辟太尉府，俄而冠带士咸以群薰，见嫉时政，用受禁锢。君罹其罪，闭门静居，九族中表，莫见其面。晚节禁宽，困于屡空，而性多检括，不治产业，以为卜筮之术，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偿，且无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觉之，应时辄去。禁既蠲除，太尉张公、司徒崔公前后四辟，皆不就。仕不为禄，故不牵于位；谋不苟合，故特立于时，是则君之所以立节明行，亦其所以后时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张公、袞州刘君、陈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刘君佥休命，使诸儒参案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录记所履，著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

於显贞节，天授懿度。诞兹明哲，允迪德誉。如渊之清，如玉之素。之不浊，涅之不污。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师，史酋是慕。荣贫安贱，不吝穹迕。其死善道，遗名之故。身没誉存，休声载路。（本集）

卷七十八

◎蔡邕（十）

◇陈碑

先生讳，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谧。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四门备礼，闲心静居。大将军何公、司徒袁公前后招辟，使人晓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纡佩金紫，光国垂勋。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农杨公、东海陈公每在袞职，群寮贺之，皆举手曰：「颍川陈君、绝世超伦，大位未跻，惭于臧文窃位之负。」故时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终。临没顾命，留葬所卒，时服素棺，椁财周椟，丧事惟约，用过乎俭。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岩薮知名，失声挥涕。大将军吊祠，锡以喜谥，曰徵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天不遗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宪。绅儒林，论德谋迹，谥曰文节先生。传曰：郁郁乎文哉。《书》曰：『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存诲没号，不亦宣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吊。太守南阳曹府君命官作诔曰：「赫矣陈君，命世是生。含我醇德，为士作程。资始既正，守终又令。奉礼终没，休矣清声。遣官属掾吏前后赴会，刊石作铭。府丞与比县会葬，荀慈明、韩元长等五百馀人，缌麻设位，哀以送之。远近会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临郡，追叹功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录高行，以为远近鲜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时成铭。斯可谓存荣没哀、死而不朽者。乃作铭曰：

峨峨崇岳，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宝怀珍。如何昊穹，既丧斯文。微言圮绝，来者曷闻？交交黄鸟，爰集于棘。命不可赎，哀何月迹！（《文选》，本集）

君讳，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叶当周之盛德。有妫满者王配以大姬，而封诸太昊之墟，是为陈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国氏焉。世笃懿德，令闻不显。君膺皇灵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凭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袭其轨，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爱温柔，足以盈育群生；广大宽裕，足以包覆无方；刚毅强固，足以威暴矫雅；正身体化，足以陶冶世心。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静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后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范，从其趣尚，戾狠斯和，争讼化让，虽严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潜导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顺贞厉，含章直方，无显谏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长。常州郡腹心之任，义则进之以达道，否则退之以光操，然后德立名宣，盖于当世。辟司徒府，纳规建谋，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阶允宁。迁闻喜长，清风畅于所渐，俭节溢于监司。郡政有错，争之不从，即解绶去。复辟太尉府，迁太丘长，民之治情敛欲，反于端懿者，犹草木之偃于翔风，百卉之挺于春阳也。以所执不协所属，色斯举矣。不俟终日，辟大将军府。道之行废，有分于命，乃离密网，以就禁锢，潜伏不试，十有八年。大忌蠲除，举贤良方正。大将军、司徒并辟，君曰：「七十有悬车之礼，况我过诸。」遂不应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弥壮。凡所履行，事类博审，不可胜数，略举首目，具实录之记，在乎其传。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将军、三公使御属往吊祠，会葬作诔，谥曰文范先生，刺史、太守，树碑颂德。许令以下，至于国人，立庙旧邑，四时蒸当，欢哀承祀，具如祖弥。先生存获重称，亡歆血食，修行于己，得斯于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过也。孤嗣纪，衔恤在疚，敢录言行，终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礼则，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国，法施于民，祀典所宗，乡人之祠，非此遗孤所得专也。昔者先生甚乐兹土，筑室讲诲，精灵所宁。」纪顺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铭勒表冢墓，俾后生之歌咏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铭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渊玄其深，巍峨其高。刚而无虐，柔而不挠。诞铺模宪，示为作教。君之诲矣。民胥效矣。道行斯进，废乃斯止。鲜我显泰，既多幽否。舍荣取辱，涅而不淄。德之休明，贱不为耻。超邈其犹，莫与方轨。（本集）

维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经，是易髭址饽字仲弓，含圣哲之清和，尽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广大咨乎天地。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府，宰三城，神化著于民物，形表图于丹青，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测也。俭约违时，悬车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寝疾而终。大将军赐谥，群后建碑，国人立庙。先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继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图容加谥。元方在丧毁瘁，消形呕血，纯孝过哀，率礼不越，于时嘉异，画像郡国。钦盛德之休明，懿钟鼎之硕义，乃树碑镌石，垂世宠光。词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阐德之宇，探道之纲。继期立表，以训四方。惟亮天工，群生之望。高明允实，有馥其芳。载德奕世，休有烈光。钦慕在人，旧有宪章。过牧斯州，庶奉清尘。歧予而迈靡瞻，靡闻。嗟我怀矣，曷所咨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本集）

◇太尉杨赐碑

皇帝遣中谒者陈遂、侍御史马助持节送柩，陈遵、桓典、兰台令史十人将羽林骑、钲车介士前后鼓吹，以骠骑将军官属及司空法驾，与公卿尚书三台以下，葬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会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尚书三台以下，会如小祥之礼。公之祖纳忠于前朝，以罹艰祸，父隐约蛰瘁，治家师导，唯俭之尚。公生值歉褊，资贿屡空，手执勤役，远涉道里，以修经术，险阻艰难，曷所不当。特以其静则真一审固，动则不违则度，含容覆载，无竟伊人。谋无不忠，言无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实，公孙同伦，莫能齐焉者矣。州郡礼招，莫之能屈，委百里位，避公车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为帝师，德为世表，体尊名重，阶级弥崇而公处以恭逊，行以固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骄吝之衅，周公其犹病诸，而公脱然以为行首，不亦泰乎！及其所以匡辅本朝，忠言嘉谋，造膝危辞，当事而行，言从计纳，亦不敢宣，密诚潜功，贻于帝躬。家无遗草，论者不见，嗟乎！诚为达事君之礼，得人臣之上仪者已。公素不贵归非，不乐引美，故虽彷佛，犹不敢载，以顺公之雅。初受封，自以功不副赏，前后固辞，章凡十上，忧愠悄悄。形于容色。虽不克从，情旨昭显晚。晚节为廷尉，公曰：「昔在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皋陶不与焉，盖吝之也。」及为特进，又曰：「唯汉重臣，中兴以来，克称斯位者，其惟高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诸？」寝疾，顾命无辞，要言约戒，忠俭而已，孤彪，衔恤永思，缀辑所履，以赞铭之。铭曰：

赫赫烈侯，卓尔超伦。於唯杨公，乃华降神。故能明哲，德亚圣人。受兹介福，位极人臣。包罗五典，本道根真。为国之师，诲尚经文。频历乡校，五登鼎铉。建名著忠，确越前贤。攘灾兴化，蝥贼不臻，风雨有时，履获有年。三叶宰相，应祚于天。临晋是侯，子子孙孙。亿兆不穷，如山之坚。四时洁祠，以承奉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以尉显魂。（本集。案：此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溥《百三家集》无。）

公讳赐，字伯猷，弘农华阴人。姬姓之国有杨侯者，公其后也。其在汉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继迹宰司，咸有崇轨，受天勋烈。公承家素，钦承奉媾，闲于伐柯，烈风虽变，不易其趣。文以典籍，寻道入奥，操清行朗，潜晦幽闲。为笞州郡之命，辟大将军府，不得已而应之。迁陈仓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庐。公车特徵，以病辞。司徒举高第，拜侍中、越骑校尉。帝笃先业，将问故训，公以群公之举，进授尚书于禁中，迁少府、光禄勋，敬揆百事，莫不时序，庶尹知恤，闾阖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阴阳不忒。公遂身避，托疾告退。又以光禄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伦，变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大尉，四时顺动，三光耀润，群生丰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阶，受爵开国，应位特进，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该备宠荣，兼包令锡，如公之至者乎？公体资明哲，长于知见，凡所辟选，升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参储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秽损清风，愧于前人，乃纠合同僚，各述所审，纪公勋绩，刊石立铭，以慰永怀。

天降纯嘏，笃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辅国家。三业在服，帝载用和。粤暨我公，允执丕贞。在栋伊隆，于鼎斯宁。德被宇宙，华夏以清。受兹介福，履祚孔成。为邑河渭，衮冕绂 ；。以佐天子，事三灵。丕显伊德，万邦作程。爰铭爰赞，式昭懿声。（本集）

公讳赐，字伯猷。兼通五典，周览篇籍。以为尚书，帝王之政要，有国之大本也，是以三叶相承，研其精义，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纲，罔不寻其端源，究其条贯，凛乎其见圣人之情旨也。盖以蹈腾馀踪，思高游夏。初潜山泽，授诲童冠，后生赖以发蒙蔽，文其材素者，盖不可胜数。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时圣幼将入学，群公以公温故知新，德宜师保，乃以越骑校尉援侍华光之内。帝座已北面，以纳大诲。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则りり焉罔不释也。迄用有成，缉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勋假皇天，泽充区域，疆土建封，申增户邑，人臣之极位，兼而有之。然处丰益约，九命滋恭，可谓高朗令终、有始有卒者已。于是门生大将军何进等，瞻仰洙泗公丧之礼，纟合朋徒，稽诸典则，佥以为匡弼之功，政事之实，诏策之文，则史臣志其详，若夫道术之美，授之方策，则是门人二三小子所特贯综。竭不才，撰录言审于碑，乃申颂曰：

巍巍圣猷，匪师不昭。士子困蒙，匪师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岳之乔。钻之斯坚，仰之弥高。示我显德，授我无隐。正席傅道，承帝之问。诲兹一人，万邦作顺。微微我徒，实赖遗训。文武作式，元勋既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启爵土，垂统末胤。存荣亡哀，没而不泯。（本集）

曰汉有国师司空文烈侯杨公，维司徒之孙，太尉公之胤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聿勤，式建丕休，勋启《洪范》。公祗服弘业，克丕堂构，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择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举，先志载言，罔不攸该，乃自宰臣，以从王事，立功不有，用辞其禄。逮作御史，允执国宪。纳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师孔闲。群公以旧德硕儒，道通术明，宜建师保，延入华光，侍宴露寝，敷典诰之精旨，达圣王之聪睿。帝以机密斋栗，常伯剧任，鲜克知臧，以厘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属，以熙庶绩。天地作险，国家丕承，军门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禄，亦总其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义帝家。岩岩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狱，蔽罪于宪之中。亦惟三礼六乐，国之元干，命公作太常，明德为馨，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永世丰年。溥天率土，而众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戢之，翊明其政，时惟休哉。唯天阴骘，下民彝伦，所由顺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亲百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时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恭以祗敬，遵有虞于上庠。茫茫大运，垂光烈耀，命公作太尉，璇玑运周，七精循轨，时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则翼之；辟道或回，公则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宁，用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天子大简其勋，用授爵赐，封侯于临晋。功成化洽，景命有倾，（《文选·王俭褚渊碑文》上此二语。）帝乃震恸，执书以泣，命于左中郎将郭仪作策，赐公骠骑将军临晋侯印绶，兼号特进，谥以文烈。宠命毕备，而后即世。肆其孤彪，敢仪古式，昭铭景烈。铭曰：

天鉴有汉，诞生元辅。世作三事，勋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毕力，胤其祖武。化洽群生，泽沾区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为邑河渭，建兹土封。申备九锡，以祚其庸。位此特进，于异群公。昔在申、吕，匡佐周宣。嵩山作颂，《大雅》扬言。今我文烈，帝载用熙。参光日月，比功四时。身没名存，永世慕思。（本集，《艺文类聚》四十六，《文选·褚渊碑文》注，《初学记》十一）

◇太尉袁汤碑（案《后汉·袁安传》云：「，安子京，京子彭，彭弟汤，字仲河。」）

邈矣高踪，孰能克兹。（《文选·傅长虞赠何劭王济诗》注）

◇司空袁逢碑（案《后汉·袁安传》云：「汤次子逢字周阳。」）

凡所临君明而先觉，故能教不肃而化成，政不严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谓兼三才而该刚柔，无射于人斯矣。铭曰：

天鉴有汉，赐兹世辅。显允厥德，昭胤休序，峨峨雍领宫，礼乐备举。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天子，孝敬允叙。降拜屏著，奉馈西序。威仪聿修，化溢区宇。乃尹（《文选·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注引作「乃抚」。）京邑，总齐禁旅。（《艺文类聚》四十七）

◇司空房桢碑（案《后汉·桓帝纪》作「房植」，未知孰是。）

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则伯夷之洁也；俭啬，则季文之约也；尽忠，则史鱼之直也；刚平，则山甫之励也。总兹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丝发，树私恩，不为也。讨无礼，当强暴，弗避也。是以功隆名显。在世孤特，不获恺弟宽厚之誉，享年垂老，至于积世，门无立车，堂无宴客，衣不变裁，食不兼味，虽《易》之贞厉，《诗》之羔羊，无以加也。

明明在公，实惟房后。诞应正德，式作汉辅。邪慝是仇，直亮是与。刚则不吐，柔则不茹。媚兹天子，以靖土宇。（《艺文类聚》十七）

卷七十九

◎蔡邕（十一）

◇翟先生碑

世以仁义为质，学问为业。爰暨先生，固天纵德。应运立言，继期五百。实行形于州里，明哲与圣合契。该通《五经》，洗洞坟籍。为万里之场圃，九奥之林泽。挹之若江湖，仰之若华光。玄玄焉测之则无源，汪汪焉酌之则不竭，可谓生民之英者已。国失元传，学失表式，凡百绅，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来复。于是乡党乃相与登山伐石，而勒名曰：

邈矣先生，厥德孔真。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锡三命，观国之宾。其树富贵，忽若浮云。既不降志，亦不辱身。（《艺文类聚》三十七）

◇荆州刺史度尚碑

君资天地之正气，含太极之纯精。明洁鲜于白，贞操厉乎寒松。朗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乎天骨。事亲以孝，则行侔于曾、闵；结交以信，则契明于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风起世。信荆山之良宝，灵川之明球也。爰在弱冠，英风固以扬于四海矣。拜为荆州刺史，仗冲静以临民，施仁义以接物，恩惠著于万里，诚信畅于殊俗。由是抚乱以治，绥扰以静也。帝嘉其功，锡以车服。方将扫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艰难，宁陵夷之屯否。（《艺文类聚》卷五十，《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桓彬碑

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仁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窳，洁操也。（《后汉书·桓荣附传》，「彬字彦林，麟子。少与蔡邕齐名。举孝廉，拜尚书郎。光和元年，卒于家。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彬有过人者四云，乃共树碑而颂焉。」案张溥本题为《论叙桓彬》，今改题为碑。）

◇袁满来碑

茂德休行，曰袁满来。太尉公之孙，司徒公之子。逸材淑姿，实天所授，聪远通敏，越韶龀在阙。明习《易学》，从诲如流。百家众氏，遇目能识。事不再举，问一及三，具始知终。情性周备，夙有奇节。孝智所生，顺而不骄。笃友兄弟，和而无忿。气决泉达，无所凝滞。虽冠带之中士，校材考行，无以加焉。允公族之殊异，国家之辅佐。众律其器，士嘉其良，虽则童稚，令闻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殒华英，呜呼悲夫！乃假碑旌于墓，嗟其伤矣，＋惟以告。（本集）

◇袁乔碑

于兹德声，发闻遐迩。（《文选·张华励志诗》注）

◇袁成碑（案《后汉·袁安传》云：「汤长子成，左中郎，早卒。」）

呱呱孤嗣，含哀长恸。（《文选·曹植王仲宣诔》注。）

◇杨复碑

文学之徒，拥书抱籍，自远而至，禀采丰华基酌洪流者，雍雍焉，りり焉。（《书钞》九十六）

景命不延，遘此颠沛。（《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赵历碑

加以思谋深长，达于从政。（《文选·潘岳马督诔》注）

◇何休碑

孝友尽于闺庭。（《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注）

辞述川流，文章云浮。（同上）

◇贞定直父碑

其接，友也，审辨真伪，明于知人，度始终而后交，情不疏而貌亲。（《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九。案：贞定真父即邕父棱也。见《邕传》及注引邕祖携碑。）

◇郡掾吏张玄祠堂碑

掾讳玄，字伯雅，河南偃师人也。其先张仲者，实以孝友为名，左右周室。大汉初兴，张苍为丞相，封北平侯，其后自河内迁于兹士，世为显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恭博敏，恻隐仁恕，正身履道，以协闺庭，损用节财，以瞻疏族，动中规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饰行著，可谓仁粹淑贞自然之素者已。论者嘉之，州郡礼招，署致掾史，沈静寡欲，不求荣禄，是以丰于天爵，薄于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掾孙翻，以贞固之质，受过庭之训，获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戟出宰相邑，迁太守，得大夫之禄，奉蒸当之祠，寻原祚之所由，而至于此。先考积善之馀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词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顺，其仪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则。笃垂馀庆，贻此燕翼，邈矣遗孙，用怀多福。刊名金石，流于罔极。（本集。案本集有《刘镇南碑》，当是魏人作，今删。）

◇太傅安乐侯胡公夫人灵表

夫人编县旧族，章氏之长子也，字曰显章。令仪小心，秉操塞渊，仁孝婉顺，率礼无遗，体季兰之姿，蹈思齐之迹，永初三年，年十有五，爰初来嫁，诞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欢致敬，俯诲膝下，化导周悉，至德修于几微，徽音畅于神明，故能参妊以之功，兼生人之乐，朝春路寝，赞桑蚕宫，光宠有祭，祭服有充，前后奉斯礼者三十馀载。夫人生五男，长曰整伯齐，次日亿叔κ，次日宁稚威，次曰硕季睿。伯仲各未加冠，遭厉气同时夭折。叔让郡孝廉，及季更历州宁举茂才、叶令、京令、为议郎，季以高第为侍御史、谏议大夫、侍中、虎贲中郎将、陈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劬，由是被疾。遭太夫人忧笃，年七十七，建宁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阔中馈，婉恋供养，依生奉仁，绍述雅意。其闰月，于太夫人，窀穸于兹地。魂而有灵，钦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实宁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ょ怛罔极，遂及斯表，镌著坚珉。颂曰：

悲母氏之不永兮，怀殷恤以摧伤。惟子道之无穷，惜闻诲之未央。庶黄考以期颐，胡委我以夙丧。忧心怛以激切，亦割肝以绝肠。昔先圣之遗辞，言仁者。其寿长，嗟母氏之忧患，体恺悌以慈良。失延年之报祜，独何歧乎穹苍。日月忽以将暮，抱长结以含愁。寻修念于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伤悴以自忧。暨叔季之殒终，哀情结以弥绸。皇姑没而中感，遂大渐兮连流。疾焰焰而日遘，气微微以长浮。销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尔乃顺旨于冥冥，继存意于不违。爰灵于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潜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辉。一往超以未及，倾阻邈其弥迟。顾新庙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远，眇悠悠而不追。（本集）

◇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

夫人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别封于黄，以国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薄，尝证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节，汉南之士，以为美谈。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即黄君之姊，生太傅安乐侯广及卷令康而卒，继室以夫人。二孤童纪未龀，育于夫人。夫人怀圣善之姿，韬慈母之仁，抚育二孤，导以义方，思齐先姑，神罔时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能迄用有成，诞膺繁祉。广历五卿七公再封之禄，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义，夫人是享。爰暨稚孙，更仕三宫，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银艾貂蝉，近侍显尊，受兹介福，于我夫人。自都尉任于京师，及广兄弟式叙汉朝，夫人居京师六十有馀载。其乘辂执贽朝皇后，采柔桑于蚕宫，手三盆于兰馆者，盖三十年。上有帝室龙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荣，体安其玄，远图长虑，用遗旧居，欲留此焉。康宁之时，亟以为言。夫人年九十一，建宁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陈留太守硕，卒于洛阳左池里舍。公衔哀悼，祗慎其属，遵奉遗意，不敢失堕。乃俾元孙显，咨度群儒，以考其衷，佥曰：帝舜没于苍梧，殡于虞郊，二妃薨于江湘，不即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实惟吴人，长子道终，卜葬嬴博。夫遭时而制，不远迁徙，魂气所之，不系丘垅，帝舜以之，神罔时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鉴帝籍之高论，综精灵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顺母氏之所宁，兹事体通而义同，允不可替。于是公乃为辞，昭告先考，然后卜定宅兆，鳖筮袭从，遂营窀穸之事，举封树之礼。十月既望，粤翌日己酉，葬我夫人黄氏及陈留太守硕于此高原，雒阳东界，关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谒者李纳吊，且送葬，赙钱二十万，布二百匹，再以中牢祀。群后毕会，荣哀孔备。于时济阳故吏旧民中常侍勾阳干肃等二十三人，思应慕化，推本议铭，著斯碑石，俾诸昆裔瞻仰，以知礼之用。是为神诰，乃申颂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在嬴氏，黄国氏建。致于近祖汉。亦降于汉，天祚明德，福祚流衍。既作母仪，履信思顺。登寿耄耋，用永蕃娈。□□□□，子孙以仁。追稽先典，厝兹洛滨，齐迹湘灵，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亿斯年。（本集）

◇议郎胡公夫人哀赞

议郎夫人赵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渊，舒详闲雅，仪节孔备，女师四典，窈窕德象，罔不习孰，以供妇道。议郎早世，检诲幼孤，义方以导其性，中禁以闲其情。孤颢俭节，用免咎悔。少辟侍中，袭先公之爵，以议郎出为济阴太守。是时夫人寝疾未薨，而国家方有荥阳寇贼，震惊帝师，简选州辟，授任进卫，不得辞王命，亲医药。夫人乃自矜，清禀气力，俯起若愈，以劝遣颢。到官月馀，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干京师。颢有剖符之寄，逼于国典，疾笃不得顾亲，增感气绝，不能自存，慎终之事，阙焉永废。虽不毁以随没，亦困悴而伤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号跳告哀，以乞骸骨。逾年然后获听。追惟考君存时之命，迎棺旧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亲，或有神诰灵表之文，敢曰亮ウ，叙我忧痛，作哀赞，书之于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愍于小子，夙罹孔艰。严考殒没，我在龆年。母氏鞠育，载矜载怜，殷斯勤斯，慈爱备存。匪惟骄之，范我轨度。教诲严肃，昭示好恶。俾我克类，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践继先祖，即爵其土，二将是临，与帝剖符。守于济阴。夫人寝疾，荣此宠休。疾用欢痊，翊日斯瘳。将征将迈，从养陶丘。景命祖逝，不愍少留。疾大渐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职于宪典兮，子孙忽以替违。目不临此气绝兮，手不亲夫含饭。陈衣衾而不省兮，合绠棺而不见。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旧邦。依存意以奉亡兮，迁灵柩而同来。考妣痛以惨兮离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黄垆密而无间兮，出入阒其无门。舁柩在兹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忄以伤肝。幽情沦于后坤兮，精哀达于昊乾。（本集）

◇济北相崔君夫人诔

维延熹四年，故济北相夫人卒。呜呼哀哉，世丧母仪，宗殒宪师，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吊，至亡增悲，投涕欷歔，共叙赫姿。乃作诔口：

清和有铄，时维哲母。仪令色，爰以资始。塞渊其心，淑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览篇籍，俯厘丝。多材多艺，于何不有？休誉邈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实明实粹。虔恭事机，契阔中馈。敦此婉顺疾彼攸遂。思齐徽音，晨兴夜寝。穆穆其猷，莫之与二。天祚明德，底之方毂，於赫崔君，膺兹祉禄。夫人有胤，翼此清淑。仁风温润，义惠优渥。推恩中外，施浃疏族。食不兼膳，服膛织彀。以俭为荣，以奢为辱。堂堂其胤，惟世之良。于其令母，受兹义方。训以柔和，董以严刚。怒不伤爱，喜不乱度。终然允臧。是用登，享其宠光。虽则崇盛，犹匪宁息。同其妇子，茂师其职。服贵无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极。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劳兼纺绩，仲尼是纪。矧兹夫人，帝室命妇。犹日孜孜，复礼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寿长。宜登永年，黄无疆。昊天不吊，降此残殃。寝疾弥留，粹爽悴伤。惨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举，无药不将。呜呼哀哉！于是孝子长号，气绝复苏。号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忍吊遗孤。寻想游灵，焉识所徂。呜呼哀哉！既殡神柩。薄言于归。冢宰丧仪，循礼无遗。切切丧主，瘠羸衰哀。情兮长慕，涕兮无。行旅挥涕，千里于咨。乃谋卜筮，言考其良。逝彼兆域，于时翳藏。冥冥窀穸，无时有阳。灯烛既灭，马道纳光。形影不见，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弥忘。日月代序，古皆有丧。由斯夫人，荣烈有章。配彼哲彦，既隆且昌。顾影赫奕，馈供孔将。惟以慰怀，庶无永伤。呜呼哀哉！（本集）

◇告迁都祝嘏辞

嗣曾孙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命京师都于长安，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享十有一世，历年二百一十载。遭王莽之乱，宗庙隳坏。世祖复帝祚，迁都洛阳，以服中土，享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子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统洪业，奉嗣无疆。关东民吏，敢行称乱，总连州县，拥兵聚众，以图叛逆。震惊王师，命将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迁都旧京。昔周德缺而师干作，应运变通，自古有之。于是乃以三月丁亥，来自积雒。越三日丁巳，至于长安。敕躬不慎，寝疾旬日，赖祖宗之灵，以获有瘳。吉旦斋宿，敢用洁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香合嘉蔬香萁，咸鹾丰本，明粢醴酒，用告迁来。尚飨！（本集）

◇九祝辞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嗣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此旧都，万国和同，兆民康，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守民庶，勿替引之。（本集）

◇祝祖文

元正令子，时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运阳乃祀祖灵，以祈福祥。（《书钞》一百五十五，《艺文类聚》五，《百帖》）

◇祖饯祝

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林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与，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谷彀，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御览》七百三十六）

◇祓禊文

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烟骛，惟女与士。自求多福，在洛之。（《书钞》一百五十四，又一百五十五，《文选·闲居赋》注，又《石阙铭》注，《初学记》三）

◇吊屈原文

迴口世而遥吊，托白水而腾文。（《书钞》一百二）

宁轩翥，鸾凤挫翮。啄碎琬琰，宝其瓴《瓦》。皇车奔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艺文类聚》四十）

◇题曹娥碑后

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后汉·列女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注引《会稽典录》：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弱冠有异才，作《曹娥碑》，操笔而成，元所点定。其后蔡邕又题八字。）

卷八十

◎蔡邕（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篆势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扬波振激，鹰寺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经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支支。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际不可得见，指为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亻垂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斡。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ゼ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本集，《晋书·衙恒传》，《艺文类聚》七十四，《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

◇隶势

乌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奂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案《衙恒传》作「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织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ね设张，庭燎飞烟。崭岩崔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诞，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伫思而详观，举大略而论旃。（本集。案此篇当是衙恒作，本集有之，姑不删。）

◇劝学篇

人无贵贱，道在者尊。（《文选·潘岳闲居赋》注。）

木以绳直，金以淬刚，必须砥砺，就其锋。（《御览》七百六十七。）

明球不莹，不发其光；实玉不琢，不成圭璋。（《御览》八百三。）

《鼠石》鼠五能，不成一技。（《易·晋·正义》）五技者：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泅不能渡渎，能走不能绝人，能藏不能覆身是也。（《尔雅·释兽·释文》引蔡伯喈《劝学篇》案：此《劝学篇》本注也。注盖即邕作。古人引书注多直言某书，或别言注，无定例。）

蚓无爪牙，软弱不便穿穴洞地，食尘饮泉。（《艺文类聚》六。）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世说新语·纰漏篇》注引蔡邕《劝学章》。案：篇又称章，犹《急就篇》称《急就章》也。《三仓》五十五章，章六十字。《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劝学》若干章，章若干字，不可考也。又案：《世说》注云：「《大戴礼·劝学篇》，『蟹二螯八足，非蛇之穴无所寄托者，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躁也。』」故蔡邕《劝学章》取义焉。王怀祖云：「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即蔡邕《劝学篇》文。」可均按：邕取「用心躁」一语以劝学，与上文「不成一技」同意。）

周之师氏，居虎门左。（《北史·刘芳传》）

储副君也。「（一切经音义二，大般涅经六引蔡邕《劝学》，又《九佛本行集经十二》引同。案：此亦本注。）

佣，卖力也。（《一切经音义六，妙法连华经二》引蔡邕《劝学》注）

瞻彼顽薄，执性不固。心游目荡，意与手互。（《御览》四百九十。）

上谷次仲，初变古形。（张怀《书断上》，《法书要录七》，《墨池编》一，又七。）

齐相杜度，姜守名篇。（《书断中》，《法书要录》八，《墨池编》七。）

扶风曹喜，建初称善。（《书断中》，《法书要录》八，黑池编一，又七。）

◇圣皇篇

程邈删古立隶文。《书断上》，《法书要录》七，《墨池编》七

◇月令问答

问者曰：「子何为著《月令说》也？曰：「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问，（一本作「同」。）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又略及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验。布在诸经，《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他议横生，纷纷久矣。光和元年，予被谤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猃狁敌冲之衅，外有寇锋镝之艰，危险凛凛，死亡无日。过被学者闻，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觉寤，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著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同于朽腐。窃诚思之，《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为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贯五经，参互群书，至及国家律令制度，遂定历数，尽天地三光之情。辞繁多而曼衍，非所谓理约而达也。道长日短，危殆冠兢惕，取其心尽而已，故不复加删省，盖所以探颐辨物，庶几多识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学者以为可览，则余死而不朽也。」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者曰：「既用古文于历数，不用《三统》，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参诸历象，非一家之事，传之于世，不晓学者，宜以当时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统》已疏阔废弛，故不用也。」

问者曰：「既不用《三统》，以惊蛰为孟春，中雨水为二月节，皆《三统》法也，独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则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问者曰：「历云小暑，季夏节也，而今文见于五月，何也？」曰：「今不以历节言，据时始暑而记也。历于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则小者当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节言，据时暑也。」问者曰：「《中春令》不用牺牲，以璧更皮币，不用牺牲，何也？」曰：「是月献羔，以太牢祀高。宗庙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牺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设水旱、疫疠当祷祈，用牺牲者，是用之助生养传，祈以币代牲，章亦因于高之事，乃造说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庙有桃梗。』此说自欺极矣。经典传记无刻木代牲之说，盖书有转误，三豕渡河之类也。」

问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宫令，谨门闾。』今曰门闱，何也？」曰：「阉尹者，内官也，主宫室。出入宫中之门曰闱，阉尹之职也。闾，里门，非阉尹所主，知当作闱也。」

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问者曰：「《令》以中秋筑城郭，于经传为非其时。《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营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传曰『小昏正而栽筑』，即营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筑者，栽木而始筑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于经传也。」（案：此条阙答语。）

问者曰：「子说三难，皆以日行为本。《古论》、《周官》、《礼记》说，以为但逐恶而已，独安所取之？」曰：「取之于《月令》而已。四时通等而夏无难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阴，秋行少阳，冬行太阴，阴阳背使不于其类，故冬春难以助阳，秋难以达阴。至夏节太阳行太阴，自得其类，无所扶助，独不难取之于是也。」

问者曰：「反令每行一时转三旬，以应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谓孟夏也。草木旱枯，中夏也。国乃有恐，季夏也。今总合为一事，不分别施之于三月，何也？曰：「说者见其三旬，不得传注而为之说，有所滞碍，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则草木枯。后乃大水，败城郭。即分为三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乃大水在谁后也？城郭为独自坏，非水所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则胎夭多伤，民多蛊疾，命之曰逆。』即分为三事，行季冬令，为不感灾异，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斩绝，分应一月也。其类皆如此。令之所述，略举其尤者也。」

问：『春食麦羊，夏食菽鸡，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属，但以为时味之宜，不合之于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顺五行者也。说所食独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盖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馀龙、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胜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属季夏，犬属季秋，故曰未羊可以为春食也。夏火王，火胜金，酉鸡可以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胜水，当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时之性，无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胜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无角，虎属也，故以犬为秋食也。冬水王，水胜火，当食马，而礼不以马为牲，故以其类而食豕也。然则麦为木，菽为金，麻为火，黍为水，各配其牲为食也。虽有此说，而米监精粹，不合于《易》卦所为之禽，乃洪范传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术，故予略之，不以为章句。聊以应问，见有说而已。」

问：「记曰养三老五更，子独曰五叟；《周礼》曰八十一御妻，今日御妾，何也？」曰：「字误也。叟，长老之称也。其字与『更』相似书者转误，遂以为更。嫂字女旁，瘦娄从叟，今皆以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声，何得以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为『叟』也。妻者齐也，惟一适人称妻，其馀皆妾，位最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本集，《说郛》。案：《月令问答》、《明堂论》《月令篇名》等三篇，皆《月令章句》之文，其书久亡，明刻本入集，今从之。）

◇明堂论

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绩汉志》注补作「崇礼」俞汝成本同。）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堂，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庙论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祀周公于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于清庙明堂也。《礼记·檀弓》曰：：王斋于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于太庙。以天子之礼，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于天下也。」取周清庙之歌歌于鲁太庙，明鲁之太庙犹周之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太学在中央，（《续汉·祭祀志中》注补作「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于是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反问于相；日侧出西闱，视五国之事；日入出北闱，视帝节猷。」《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向东南称门，西北称闱。（《续汉志》注补作「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传》王居明之礼参详发明，为学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序节，祭先圣先师焉，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之位焉。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篇，皆于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而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聚焉，故称诏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礼记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无其位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穆篇》曰：「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大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讽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绩汉志》注补有「无所不通」四字。俞攸成本亦有）《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学事通文合之义也。其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宝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本集，《续汉·祭祀志》中注补引蔡邕《明堂论》，《说郛》。）

◇月令篇名

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郊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充，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圣帝明君世有绍袭，盖以裁成大业，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经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择元日，祈穀于上帝。」《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于天庙营室五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本集，「颛顼」以下多误，今从《续汉·律历志中》注补引改注补作蔡邕《命论》，当是《月令论》之误也。）《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为寇，利用御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书》曰：「岁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凡此皆合于大礼王政，其类不可尽称。《大传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之次，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著也。官号职司，与《周官》合。《周书》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每月告朔朝庙，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诸侯怠于礼。鲁文公废告朔而朝，仲尼讥之。经曰「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刺舍大礼而徇小仪，自是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朔遂阙，而徒用其羊。子贡非废其令而请去之。仲尼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庶明王复兴，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无逆听，令无逆政，所以臻乎大顺，阴阳和，年彀丰，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本集，《说郛》）

◇蔡君书像颂（附）

文同三闾，孝齐参、骞。（□□□□□□□《蔡邕别传》：「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形像而颂之曰。」）

卷八十一

◎陆康

康字季宁，吴郡吴人。少仕州郡。灵帝初，举茂才，除高成令。光和初，迁武陵太守，历桂阳、乐安二郡太守，以言事徵诣廷尉，免。召拜议郎，出为庐江太守。献帝初，加忠义将军，为袁术将孙策所攻。拒守二年，城陷。病卒，年七十。

◇上疏谏铸铜人

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彖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傅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后汉·陆康传》。）

◇尚书令嚣

嚣等七人皆在灵帝初，其姓莫可考。梅鼎祚云：「刘嚣字重宁，长沙人，历太仆司空。」

◇上言请条列立宋皇后礼仪

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则坤，动合阴阳。群臣大小咸以长秋宫未定，遵旧依典，章表仍闻，历时乃听。令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期正位，群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称「受慈介祉」，《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万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嚣、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暗不达大义，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续汉·礼仪志中》注补引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

◎谢弼

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灵帝初，举有道对策，除郎中，以言事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为宦党所陷，死狱中。

◇上封事陈得失

臣闻和气应于有德，妖异生乎失政。上天告谴，则王者思其愆；政道或亏，则奸臣当其罚。夫蛇者，阴气所生；鳞者甲兵之符也。《鸿范传》曰：「厥极弱，时则有蛇龙之孽。」又荧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谋乱，发于左右。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亲信者为谁。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闱，援立圣明，《书》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绝窦后之恩，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边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济之！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凯风》慰母之念。臣又闻爵赏之设，必酬庸勋，开国承家，小人忽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啊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藩，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其为酷滥，骇动天下，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继。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首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𠂊束之凶。可因灾异，并皆罢黜。徵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臣山薮顽暗，未达国典。策曰「无有所隐」，敢不尽愚，用忘讳忌。伏惟陛下裁其诛罚。（《后汉·谢弼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语次不同。）

◎何进

进，字遂高，南阳宛人，灵思何皇后之兄。家本屠者。徵拜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出为颍川太守。光和中，徵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初，为大将军，封慎侯。少帝即位，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以谋诛宦官事泄，遇害于嘉德殿。

◇荐董扶表

资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风，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方今并凉骚扰，西戎蠢叛，宜敕公车特诏，待以异礼，谘谋奇策。（《蜀志·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释王允疏

夫内视反听，则忠臣竭诚；宽贤矜能，则义士万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后汉·王允传》。）

◇奏迁董后

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师，与服有章，膳羞有品。请永乐后迁宫本国。（《后汉·董后纪》。）

◎仇靖

靖，字汉德，武都下辨人。为郡从史。

◇析里桥甫阝阁颂

惟斯析里，汉之右。溪源漂疾，横柱于道。涉秋霖漉，盆溢滔涌，涛波滂沛，激扬绝道。汉水逆让，稽滞商旅，路当二州，经用衤沮。沮县士民，或给州府，休谒往还，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县所苦。斯既然，甫阝阁尤甚。缘崖凿石，处隐定柱。临深长渊，三百馀丈。接木上连，号为万柱。过者栗栗，载乘为下。车迎布，岁数千两。遭遇乂纳，人物俱隋。沈没洪渊，酷烈为祸。自古迄今，莫不创楚。于是太守汉阳阿阳李君讳翕字伯都，以建宁三年三月辛巳（《隶释》作「二月」，审视碑本是「三」字。三月乙卯朔，辛巳廿七日也。）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绥济。闻此为难，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审，改解危殆，即便求隐，析里大桥，于今乃造。校致攻坚，□□工巧。虽昔鲁班，亦莫似象。又散关之崭漯，从朝阳之平燥。减西□□高阁，就安宁之石道。禹导江河，以靖四海。经记厥绩，艾康万里。臣□□□勒石示后，乃作颂曰：

□□□□，降慈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俭尚约，化流若神。爱氓如子，□□平均。精通皓穹，三纳苻银。所厥垂动，香风有邻。仍致瑞应，丰稔□□。□□□乐，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咏新诗。

□□□□兮，巛竞之，高山崔隗兮，水流荡荡，地既脊确兮，与寇为邻。□□□□□□以析分，或失绪业兮，至于困贫，危危累孵兮，圣朝闵怜髦艾究□兮，幼□□□□□救倾兮，全育孑遗，勉劳日稷兮，惟惠勤勤，黄邵、朱袭兮，盖不□□□□充赢兮，百姓欢欣，佥曰太平兮，文翁复存。

建宁五年四月十八日，癸（下缺）时衡官□□□仇审字孔信。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此云云。石师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威明（碑拓本，《隶释》四。案：拓本及《隶释》「下辨仇靖」四字皆泐缺，余得《西狭颂》全拓本对校之，此四字可据补也。《西狭颂》云，「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隶释》所载颂末少一百四十三字，非全本。又案：「天下碑录》云，《析里桥甫阝阁颂》，仇子良书，名绋。今亦据以补缺。皆旁注以别之。）

◇黾池五瑞画像

白鹿黄龙甘露降承露嘉禾木连理

君昔在黾池，修崤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碑拓本，《隶释》四。案：此刻于《甫阝阁颂》之前。）

◎卢慎

慎，涿郡涿人，为尚书。（见《元和姓纂》）

◇卢公范

凡八月旦，上承露盘赤松子柏上露。为囊，以膏面皮。古人用点炙枝，以梨子为之。反银盏中，有朱砂，银枝子也。（本注：卢公范者，卢慎家之法也。《御览》二十五。）

凡腊日，上藻豆袋头膏面脂口脂。（《御览》三十三）

◎卢植

植，字子干，涿郡涿人。建宁中，徵博士。熹平中拜九江太守，病去。寻拜庐江太守，征为议郎，迁尚书。中平初，拜北中郎将，击黄巾有功。为小黄门左丰所诬，槛车徵。事白，复为尚书。董卓废立，以抗议免归，隐上谷。袁绍据冀州，请为军师。初平三年卒。有《礼记解诂》二十卷，集二卷。

◇始立太学石经上书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粮，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傅记，其与《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后汉·庐值传》）

◇日食上封事

臣闻《五行传》曰：「晦而月见谓之，王侯其舒。」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春秋传》曰：「天子避位移时。」言其相掩不过移时。而闲者日食自巳过午，既食之后，云雾厶暧，比年地震，彗孛互见。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变，皆阳失阴侵，消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灾凶，宜有其道。谨略陈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举贤良，随方委用，责求选举。原禁者，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备寇者，侯王之家，赋税减削，愁穷思乱，必致非常，宜使给足，以防未然。修礼者，应徵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服灾咎。遵尧者，今郡守刺史二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御下者，表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后汉·卢植传》，又《续汉·五行志六》注引《续汉》本传：「植上书，丙子蚀自巳过午」云云，今此少「丙子」二字。）

◇奏事

王后无子，择立长亲，年均以德，德均决之以卜筮，所以承先祖也。（《初学记》十。案：《后汉》·本传，献书规窦武，亦有此，小异。）

后妃者，所以郊天祭地，祗奉祖宗，外以肃恭明神，内以帅正九嫔。理阴德者，犹夭在之有地，阳之有阴。（《初学记》十。）

丘明之《传》，本末《春秋》，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苞裹人事。（《书钞》原本九十五。）

◇献书规窦武

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竞，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徵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后汉·植传》）

◇郦文胜诔

自龀末成童，著书十馀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箴缕百家。（《书钞》原本九十九。）

◎孙坚

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建宁末，府召署假尉。熹平中，历盐渎、盱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邳丞。中平初，中郎将朱俊讨黄巾，请为佐军司马，以功拜别部司马。寻为张温司空参军，迁议郎，拜长沙太守，以功封乌程侯。义兵起，袁术表假中郎将，又表行破将军，领豫州刺史。初平三年，为术击刘表，战死。权称尊号，追谥曰武烈皇帝，庙号始祖。（案：孙策造吴，当编入《三国文》，孙坚当列前代。梁宣帝父统，情文帝父忠，从此例。）

◇到长沙敕史

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吴志·孙坚传》注引《魏书》）

◎夏育

育，熹平中为北地太守，迁护乌桓校尉。

◇上言讨鲜卑

鲜卑仍犯塞，（《后汉》·作「寇边」，《蔡邕集》作「仍犯诸郡」。）百姓怨苦，自春已来，三十馀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讨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后汉·乌桓传》，《蔡邕集》《通典》一百九十六。）

◇请收张让表

张让等忄舀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高获千金，下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使变气上蒸，妖贼蜂起。（《后汉·董卓传》注引《典略》。）

◎冯光

光，熹平中为五官郎中。

◇上言历元不宜用庚申

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乞本庚申元经纬明文，受虚欺重诛。（《续汉·律历志中》「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

◎陈耽

耽字汉公，东海人，熹平中为太常，代段为太尉，免复为太常代杨赐为司空。光和初，免。复为太常，代杨赐为司徒。

◇平议冯恂宗诚历术

侍中韩说、博士蔡较、谷城门侯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覆校注记平议。难问。恂、诚各对。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案：「日」当作「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而除成分，空加县法，推建武以来，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错。案其官素注，天见食九十八，与两术相应，其错辟二千一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术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为法，乖除成月，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建康以来，灭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术改易旧法，诚术中复减损，论其长短，无以相逾。各引书纬自证，文无义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皆不应率不行。以是言之，则术不差不改，不验不用。天道精微，度数难定，术法多端，历纪非一，未验无以知其是，未差无以知其失。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此谓允执其中。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以无验改未失，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诚术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学者所修，施行已久，官守其业，经纬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详心善意，能揆仪度，定立术数，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然协历正纪，钦若昊天，宜率旧章，如甲辰、丙申诏书，以见食为比。今而施用诚术，弃放恂术，史官课之，后有效验，乃行其法，以审术数，以顺改易。（《续汉·律历志中》，「光和三年，太常就耽上选」云云。耽以说等议奏闻，诏书可。案：《广韵》就，又姓。引《后汉书》菟赖氏改为就氏。所称《后汉书》，必非《范书》。今考《后汉·灵帝纪》及袁宏《后汉纪》，是年太常乃陈耽，非就耽。《续汉志》之就耽，两存之，俟考。）

◎曹鸾

鸾，熹平中，为永昌太守，上书讼党人，槛车徵弃市。年九十。

◇上书讼党人

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泥涂。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袁宏《后汉纪》二十四，「熹平五年」。）

◎卑整（「卑」又作「毕」。）

卑（又作「毕」）整，雁门人。建宁中，为太傅掾，迁议郎。

◇上疏言冲帝母质帝母宜赐爵

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贤帝母陈夫人，皆诞育圣明，而未有谥号。今当以母氏序列于外戚。虽在薨殁，犹宜爵赠，况二母见存，而无宠荣者乎？即违母以子贵之义，又不可以示后世。（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又别见《后汉·虞美人传》，编入宦官赵文。）

◎陈雅

雅，字伯台，成固人。灵帝时，为谏大夫，上疏不纳，出为巴郡太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论宦官

昔孝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诛大将军窦宪，由是宦官秉权。安帝幼冲，和熹太后兄大将军邓陟辅政，太后适崩，中常侍江京等杀陟，安帝登遐，黄门孙程又杀车骑将军阎显。孝桓帝又与中常侍单超等共诛大将军梁冀。陛下即阼，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等欲诛宦官，绝其奸擅，尽忠王室，建万世策，机事不密，为中常侍朱等所杀。此即陛下所见。今宦官强盛，威倾人主，天下钳口，莫敢言者。海内怨望，妖孽并作，四方兵起，万姓辛苦，陛下尚可以安，奈后嗣何？（《华阳国志》十下《汉中士女》）

◎傅燮

燮字幼起，改字南容，北地灵州人。灵帝时，再举孝廉，后为护军司马，从皇甫嵩讨黄巾，有功不封，迁安定都尉，以疾免。复拜议郎，出为汉阳太守。中平四年，战没，谥壮节侯。

◇上疏请诛中官

臣闻天下之，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其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殆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被铁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后汉·傅变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四，有小异。）

◇议弃凉州对

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云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愤激奋励，未失臣节也不顾计之当与不当耳。季布犹廷斥曰：「哙可斩，前朝是之。今凉州，天下之冲要，国家之蕃卫也。尧、舜时，《禹贡》载之，殷周之世，列为侯伯。高祖平海内，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缉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瞄，得居此地，为害数世，今以劲士坚甲利兵，奸雄因之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且无凉州，则三辅危。三辅危，则京师薄矣。若烈不如忧之，是极蔽也；知而欲弃，是不忠也。二者择而处之，烈必有之。（袁宏《后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二十五，边章、韩约寇三辅，司徒崔烈欲弃凉州。议郎傅变进曰：「斩司徒，天下乃安。」有诏问本意，变对。又见《后汉·傅变传》有删节。）

◇谏耿鄙

使君统政日浅，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今率不习之人，越大陇之阻，钭址举十危，而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人，讨已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为万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祸，窥为使君不取。（《后汉·傅变传》变傅变为汉阳太守。中平四年，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韩遂等，变知鄙失众必败，谏。）

◎傅干

干字彦林，（魏志·武纪》注引《九州春秋作「彦材」）小字别成，变子，官扶风太守，终丞相仓曹属。

◇肉刑议

盖礼乐所以导民，刑罚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礼，而小人畏刑。虽汤、武之隆，成、康之盛，不专用礼乐，亦陈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兴，《清朝》之颂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当除也。经有墨，劓、荆、割之制，至于凿颠、抽胁、烹煮之刑，卫鞅所述为，非咎陶所造，以侯所述。据经按傅，肉刑不当除有五验，请言其理。荀卿论之备矣。太古质简，制事朴略，故耒耜未用于牛，而弧矢不加筋铁。智所暗也，不识事宜，以为圣人纯一之教，不如贤者支离之术，郑、卫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复，难矣！（《艺文类聚》五十四）

◇与张叔威书

吾与足下，义结纟素，恩比同生。（《初学记》十八，又《御览》四百十作「执素」，疑是「纨素」之误。）

◇谏曹公南征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公征孙权」。注引《九州春秋》，「参军傅干谏」，「公不听，军遂无功」。）

昔在唐虞之禅，列于帝典。殷、周之代，叙于《诗》、《书》。天之历数，昭焉著明。周笃后稷、公刘，积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业。虽五德殊运，或禅或征，其变化应天，与时消息，其道一也。故虽有威力，非天命不授，虽有运命，非功烈不章。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讨秦灭项，光有万国。世祖攘乱，奄复帝宇，人鬼协谋，徵祥焕然。皆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然而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应自然之符，明统显祚丰懿之业，加以茂德成功贤智之助，而后君临兆民，为神民所保，永世所尊崇。未见运叙无纪次，勋泽不加于民，而可力争ダ觎神器者也。豪杰见二祖无尺地之阶，为专智力，乘衅而起，不知在祚圣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暗于将来，又不考之于既往矣。自开辟以来，奸雄妄动，不识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夷羿，皆从分横裂，为天下戒，又况浅智小才，勇不足畏，强不足惮，未有成资，而敢失顺，视不轨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资，不成太山之高，鱼鳖之类，不希而龙之轨，一官之守，不经天人之变。当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邓禹、耿，识世祖之福祚，赢粮间行，进其策谋，遂荷胥附之任，享佐命之宠。张玄慕苏秦、蒯通之业，周旋嚣、述，西说窦融，言未及终，而梁统已诛之矣。禹、见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张玄蔽逆顺之理，其祸如此。审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兴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统，二曰形相多异表，三曰体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聪明独断，达于事机，发策如神应，视远如见近。偏旅首进，摧莽军百万之众，单师独征，平河北万里之功，识邓隆之将败，知刘兴之必死，然犹乾乾日昃，博采训咨。拔吴汉于小尹，擢马武于行伍，宠功臣以兼国之爵，显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语政事、文学之士，咸尽其材，致之宰相，权勇毕力于征伐，绅悉心于左右，此其所以成大业也。高祖方娠，有云龙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轨，以旅于东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详可闻也。其初育则灵光鉴于室奥，嘉禾滋于邑壤，其望旧庐有火光之异，其渡呼沱有河合之应，西门君惠光识其讳，强华献符，于里同验，刘歆改名而陨其身，王长错卦而见吉兆，故王遵谓之天授，非人力也。览废兴之运会，观徵瑞之攸祚，审天应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无非次而妄据。后之人诚能昭然远览，旷然深悟，收莽、述之暗惑，忠邓、驻虑，好谋而要成，临事而知惧，距张玄之邪说，思在三之明数，则福禄衍于无穷，奕世不失其通路矣。（《艺文类聚》十）

◇皇后箴

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则是效。舜纳二女，封扬茂教。正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内，顽器辍暴。辛乱妲己，共则情悦。牝鸡乱晨，殷祀用绝。孝成宽柔，纵弛纪纲。王擅朝权，赵专椒房。巨猾是缘，窃弄神器。故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训外，亦训于内。（《艺文类聚》十五。「勇如」至「小才」二十七字原本脱，据《艺文类聚》补。「长」字原本作「祥」，据《艺文类聚》改。）

卷八十二

◎张升

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御史大夫汤八世孙。仁郡为纲纪，守外黄令，遇党锢诛。有集二卷。

◇白鸠赋（并序）

陈留郡有白鸠出于郡界，太守命门下贼曹史张作《白鸠赋》曰：「厥名枭鸠，貌甚雍容。丹青绿目，耳象重重」。（《御览》九百二十一。）

◇与任彦贤书

缠绵恩好，庶蹈高纵。（《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寡妇赋》注，《陆机赠冯文熊诗》注，又《吊魏武帝文》注，「恩」作「惠」，「蹈」作「赋」）今将老弱，处于穷泽。渐渍汀泞，当何聊赖。（《文选·七命》注。）

◇友论（一作「反论」，一作「反论语」，皆误。）

嘘枯则冬荣，吹生则夏落。（《文选·魏都赋》注，《刘峻绝交谕》注。）

黄绮引身，严栖南岳。（《文选·稽康与山涛绝交书》注。）

◎郦炎

炎，字文胜，范阳人。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后风病。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死，年二十八。有集二卷。

◇对事

客问郦炎曰：「吴王曷不傅子而傅兄弟？四人傅者，将以致国乎季札，季扎不受。虽有僚立阖闾之弑，《春秋》犹以不受为义，不杀为仁。而桓谭以吴之篡弑灭亡，衅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摄位，而下慕曹藏之谦让，名已细矣。《春秋》之趣，岂谓尔乎？」炎曰：「夫四王之轻命致国乎季子，谓其能流庆百世也。季子不受，内有篡杀之乱，外致灭亡之祸。虽知洁己之可为，不惟宗庙之绝祀，其痛矣！」问曰：「周制诸侯，父死子继。若札从先私志，受非所继，是浮行，岂节义之谓与？阖闾之欲国，盖缘札之雅意，故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今如吾子之云，则君子可称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无权，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讨，是则《春秋》所讥。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不以家事辞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政，以国政辞家事。卫辄拒父，犹谓之可，况以国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权，《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犹可善乎？此盖《公羊》之失，非义之通者也。周公诛二叔，不为不仁，宋穆受兄国，不为不义。君子急病而让夷，故践明堂，朝诸侯，非荣其位，为时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国子民，行化四方，与夫句践，相去几何？若令向时见国危乱，慕周公急时之义，思先君致国之意，摄政持统，迈其威德，奚翅迁都，尚征上国，朝齐、宋、郑、鲁、卫执玉之君哉！孔子称可与立道，未可与权。权反经而善，圣之达节者也。季子守节之士，故非其量度乎？」问者因又谓炎曰：古者圣人封建诸侯，皆云百里，取象于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为雷，亦为诸侯。雷震惊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数知之。夫阳动为九，其数卅六；阴静为八，其数卅二。震，一阳动，二阴静，（《御览》作「从」。）故曰百里。」闻者称善。（《古文苑》，又略见《御览》十三）

◇遗令书（四首）

维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书，白严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归觐，在日夕之间耳；若其无知，将何面目少见灵魂哉！其自即安，其自爱，臣去矣乱矣，永灭亡矣。白老母：无怀忧。怀忧何为？无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无炎，谁为母厚衣，暑必轻服？无炎，谁为母轻服，弃炎无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轻服矣。圣人达于死生贤，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读《汉书》杨王孙裸葬，班固以为贤于秦始皇，意常壮之。然裸以见先人，若炎不为也。其布巾取覆头，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凿地取容棺，若获罪于众耶？石椁速朽，蠲其罪哉？坚固不加。丧葬渎先君之兆域，必于瘠确之处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白兴让：考丧早葬，玄让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戈，不可使老我曹也。加供养，谢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复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邈之遗孤，其名曰止，汝长自为之，宁咨尔止，汝未有所识。吾谓汝有所识，其先见汝耳。汝未有所闻，吾犹谓汝耳有所闻，而告汝。人之丧也，非父则母，非昆则弟，非姊则妹。人之孤也，龀齿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满两旬。汝无自以为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长而繁焉。后稷弃之寒冰、隘苍矣，汝比之犹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极矣，汝比之犹易焉。乃终不在，乃始在。在惧惟生，无惧管、蔡之逸，厥终乃不逸之，易厥终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则之顾言；汝能行，则履我之所训。刚焉柔焉，弱焉强焉，学焉愚焉，仁焉隐焉。惧汝身之柔，可不厉汝以刚乎！惧汝之刚，可不厉以柔乎！惧汝之弱，可不训汝以强！惧汝之愚，可不汝以学！惟汝之隐，可不敕汝以仁乎！消息汝躬，调和汝体，思乃考言，念考训，必博学以著书，以续受父母久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十七而作《郦篇》，二十四而州书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赋诵诔，自少为之。苟吾戒，汝克从，祭为甘，苟示诫，汝克违，粱莫为苦。汝无逸于丘，无湎于酒，无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汝哉其勉之！下邳卫府君，我之诸曹掾；督邮济北宁府君，我繇之成就；陈留韩府君，察我孝；陈留杨君，辟我右北平从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恩则孤而靡报。汝有可以倒戟背戈，无孤之矣。陈留蔡伯喈，与我初不相见，吾仰之犹父，不敢以为兄，彼必爱以为弟，九江卢府君，吾父事之。张公裒张子傅。幼业，王延寿、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鲜于中优，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觐之；汝不敏，往从之学焉。汝苟往取任焉，咨尔止戈，吾蔑复有言焉，其永览于此。（《古文苑》）

◎黄翻

翻，灵帝时辽西太守。

◇上言流尸事

海边有流尸，露冠绛服，感翻梦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见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博物志》）

◎谅辅

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为郡五官掾。

◇祷山川辞

辅为郡股肱，不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至令天下否隔，万物ㄡ枯，百姓喁喁，无所告诉，咎尽在辅。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曰无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请以身塞无状。（《搜神记》）

◎张文

文，熹平中为郎中。

◇蝗虫疏

《春秋》义曰：「蝗者，贪扰之气所生。天意若曰：贪很之人，蚕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扰万民。兽齿人者，象暴政若兽而齿人。」京房《易传》曰：「小人不义而反尊容，则虎食人，辟历杀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正以贿成，刑放于宠，推类叙意，探指求源，皆象群下贪很，威教妄施，或若蝗虫。宜敕正众邪，清审选举，退屏贪暴。鲁僖公，小国诸侯，敕政修己，斥退邪臣，尚获其报，六月甚雨之应。岂况万乘之主，修善求贤？宜举敦朴，以辅善政。陛下参尧、舜之圣，秉独见之明，恢太平之业，敦经好学，流布远近，可留须臾神虑，则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後汉·蔡邕传》注引《汉名臣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母班

班，字季皮，太山人。少与度尚、张邈、王考、刘儒、秦周、蕃响、王章为八厨。熹平末，拜侍御史。初平元年，以执金吾奉使河内，为王匡所收，系狱死。

◇与王匡书

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案《刘向传》曰：「掷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仆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修俱受诏命。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独囚仆于狱，欲以衅鼓，此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有何亲戚，义岂同恶？而足下张狼虎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甚酷哉！死者，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机，今日著矣。曩为一体，今为血仇，亡人子二人，则君之甥，身没之后，慎勿令临仆尸骸也。（《魏志·袁绍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后汉·袁绍传》，有刚节，「亡人子二人」作「亡人二女」。）

◎刘岱

岱，字公山，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举茂才，光和初，为侍御史。董卓入洛阳，以侍中出为兖州刺史。初平初，举兵讨卓，屯酸枣，寻击黄巾，战死。

◇与刘子惠书

董卓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案：刘子惠为韩馥冀州治中，馥字文节。何者负也。）

◎刘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鲁恭王之后。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后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出为监军使者，颂益州牧。

◇荐任安表

安味清道度，厉节高邈，揆其器量，国之元宝，宜处弼疑之辅，以消非常之咎。玄之礼，所宜招命。（《蜀志·秦密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遣张鲁据汉中上书

米贼断道，不得复通。（《蜀志·刘焉傳，「焉遣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截谷阁，杀害汉使。马上书」。）

◇建议选牧伯

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镇安方夏。（《蜀志·刘焉传》，「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

◎刘璋

璋，字季玉、焉第三子。献帝迁长安，以为奉车都尉，奉使谕蜀，留不遣。兴平元年，袭焉位为监军使者、振武将军，领益州牧。建安十九年，降于刘备，迁公安。孙权克荆州，以为益州牧，驻秭归。

◇下张鲁解福教

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弘明集》八引释玄光《辨惑论》：「张子鲁汉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诸鬼卒，酣进过常，刘璋教。」）

◎刘表

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与张俭等号八俊。辟大将军何进掾。初平元年，拜荆州刺史，寻加镇南将军，封成武侯。建安十三年，疽发背卒。有《周易章句》五卷。（《案表有遗袁谭、袁尚二书，乃《王粲作》，今编入王粲集。）

◇进谏王畅

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乎？（《后汉·王畅传》，又见《魏志·刘表传》注引《谢承书》。）

◇后定丧服（案：表与綦母、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此即其一。）

既除丧，有来吊者，以缟冠深衣，于墓受之。毕事反吉。（《通典》八十三）

君来吊臣，主人待君到，脱头，贯左臂，去杖，出门迎。门外再拜，乃献。还，先入门，东壁向君让。君于前听进，即堂先哭，乃止于庐外伏哭。当先君止。君起致辞，子对而不言，稽颡以答之。（《通典》八十三。）

母为长子齐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为母，民母为长子同，齐杖周者，父在为母，不徒跣，哭踊无数。凡四不食。为曾祖父母不敢以轻服。服至尊减其月，则当大功九月但三月耳。始死哭泣三日。为旧君之母妻、为曾祖父母同。（《通典》八十四）

父亡在祖后，则不得为祖母三年，以为妇人之服不可逾夫。孙为祖服周，父亡之后为祖母不得逾祖也。（《通典》八十九）

◎樊毅

毅，字仲德，河南人。辟公府，除防东长、中都令，迁弘农太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复华山下民租田口算状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故鲁不修大室，《春秋》作讥。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遣行事荀斑与华阴令先谊以渐缮治。成就之后，乃雨甘雪，氵润宿麦，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诏书斋祠。雪未消泽，时日清和，神欢民喜，诚圣朝劳神日昃，广被四表，覆毓之德，神人被施，遐迩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谊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肥，用谷槁三千馀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每被诏书，调发无差。山高听下，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有饥寒之窘，违宗神之教，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兴之祚。臣辄听行，尽力奉宣诏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掾臣条属臣淮书佐臣谋，弘农太守上祠西岳乞县赋发差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状。（《隶释》二。）

◎赵壹

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少和初，举郡上计。十辟公府，并不就。有集二卷。

◇迅风赋

惟巽卦之为体，吐神气而成风。织微无所不入，广大无所不充。经营八荒之外，宛转豪毛之中。察本莫见其始，揆末莫睹其终。啾啾飕飕，吟啸相求。阿那徘徊，声若歌讴。抟之不可得，系之不可留。（《艺文类聚》一）

◇解摈赋

丹鸿可杀蚤。（《御衔览》九百五十一）

◇刺世疾邪赋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载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坐积薪而待燃。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违义虽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北是命矣夫！（《后汉·赵壹传》，《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八，《御览》六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七，七百七十一）

◇穷鸟赋（并贻友人书谢恩）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有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Я脯出乎车令，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令之Я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乾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傅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罩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后汉·赵壹传》，又见《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三百五十，又四百八十六。）

◇报羊陟书

惟君明睿，平斯宿心。（《文选·谢灵运富春渚诗》注）

◇报皇甫规书

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谢也可食，诚则顽薄，实识其趣。但关节动，膝灸坏溃，请俟它日，乃奉其情。辄诵来贶，永以自尉。（《后汉·赵壹传》。）

◇非草书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生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蚩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除邪？人无其郁，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昕昕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伎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以为杜、崔之法，龟蛇所见也，其扶柱桎诘屈龙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犹谓就书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有相若耶？昔西施心，捧胸而，众愚效之，祗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罢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不休，犹处众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技艺之细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微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不暇见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七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颐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济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弘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监后生，不亦渊乎！（《法书要录》一，《墨池编》，《御览》六百一，七百四十九。）

◎张温

温，字伯慎，南阳穰人。光和中，为大司农。中平初，拜司空，迁车骑将军，进太尉，封玄乡侯，免。寻为司隶校尉。迁卫尉，初平二年，为董卓所杀。

◇谏徵朱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以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后汉·朱俊传》，「有司奏欲徵俊，司空张温上疏」。又袁宏《后汉纪》二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张温议」，与此小异。）

◎程苞

苞，一作包，字元道，南郑人。光和二年，汉中上计吏。

◇征讨板盾蛮方略对（光和二年）

板七姓，以射杀白虎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ㄅ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永初中，羌数入汉川，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忽复南行。至建和二擤，羌复入汉，牧守遑遑，复赖板，连摧破之。若微板，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庆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棰楚隆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去阙庭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于赋役，困罹于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以图不辄，今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昔中郎将尹就伐羌，扰动益部，百姓谚曰：「虏来尚可，尹将杀我。」就徵还后，羌自破退。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华阳国志》又见《后汉·南蛮传》。）

◎和海

海，光和初上禄长。

◇上言党锢

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与训之文，有经常之法。（《后汉·党锢传序》，「光和二年」。）

◎张均

均，一作钧，中山人。光和中为中郎将。中平初，为郎中，以忤宦官死狱中。

◇因虎见上言

虎见宪陵，又见平乐观下隶，皆讹言也。《洪节》之论，言之不从，则有毛虫之孽，虎者西方之兽，为禽刚猛，强梁之物也。居而穴处，不可睹。今于先帝园陵为害，又言见于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克杀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剧贼之徵，不可不防也。（袁宏《后汉纪》二十四，「光和三年，中郎将张均上言」。）

◇上言请斩十常侍

窥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昏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从角学道，谋议不辄，相聚为盗贼。今宜悉斩十常侍，悬其头于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袁宏《后汉纪》二十四，「中平元年，中郎将张均上书」。末四句作「以谢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战而克也。又《后汉·张让传》作「郎中中山张钧上书。」均、钧可异者微，止是一人。）

◎许永

永，光和中为司隶校尉，中平末为羽林左监。

◇上书

武库禁兵所在，国司之禁，为灾深矣。（《初学记》二十四引谢承《后汉书》「和光和中，武库屋自坏，司隶许永上书」云云。《御览》一百九十一引作「许冰」。）

◇对诏问梦祥

宋皇后亲怀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而虚听谗妒之说，以致无辜之罪，身婴极诛，祸及家族，天下臣妾，咸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处国奉藩，未尝有过。陛下曾不证审，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天道明察，鬼神难诬。宜工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复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后汉·灵帝宋皇后纪》。）

◎王芬

芬，中平初为冀州刺史，与许攸、襄楷等谋废立不果，惧事露自杀。

◇谋作难诡上灵帝书

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卷八十三

◎孔融

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举高第，为侍御史，病免。辟司空掾，拜中军侯，廷虎贲中郎将。献帝初，以忤董卓，左转议郎，出为北海相，刘备表为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城陷出奔。徵为将作大匠，迁少府，以忤曹操免。复为太中大夫，与刘桢，王粲、陈琳、阮、徐干、应为建安七子。有《春秋》杂议难五卷，集十卷。

◇上书荐谢该

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修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丞噩劳谦厄运，三年乃讠。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臣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俦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熊入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隽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辨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还前列，间以父母老疾，弃官欲归，道路险塞，无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沈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后汉·谢该传》。）

◇上书请准古王畿制

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国力征授赂，割裂诸夏，镐京之制，商邑之度，历载弥久，遂以暗昧。秦兼天下，政不遵旧，革划五等，扫灭侯甸，筑城万里，滨海立门，欲以六合为一区，五服为一家。关卫不要，遂使陈、项作难，家庭临海，击柝不救。圣汉因循，未之匡改，犹依古法。颍川、南阳，陈留、上党，三海近郡，不封爵诸侯。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略有典书。（袁宏《后汉纪》》三十九，「建安九年九月，大中大夫孔融上书」云云。）

◇上书

先帝褒厚老臣，惧其殒越，是故扶接，助其气力。三公刺腋，近为忧之，非警戒也，云备大臣，非其类也。（《御览》三百六十九引《东观汉记》）

◇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

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谒署，不得称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国称女，在途称妇。然则在途之臣，应与为比。《谷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为差。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孙婴齐卒于狸蜃，时未入国，鲁公以大夫之礼加焉。传曰：「吾固许之返为大夫。」延陵季子解剑带徐君之墓，以明心许之信，况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辞，有资父事君之志邪？臣愚以礼宜从重，三公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通典》六十八）

◇荐祢衡疏

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后。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陛下睿圣，纂承基绪，遭遇厄运，劳谦日。惟岳降神，异人并出。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馀。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飞兔、裹，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臣等区区，敢不以闻。陛下笃慎取士，必须效试。乞令衡以褐衣召见，必无可观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後汉·祢衡传》，又《魏志·荀传》注引《祢衡传》，《文选》，又《艺文类聚》五十三）

◇崇国防疏

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重，天王室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陛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逾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社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王师败绩，不书晋人。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后汉·孔融传》。）

◇马日不宜加礼议

日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御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后汉·孔融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九）

◇肉刑议

古者敦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九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后汉·孔融传》，又见《御览》六百四十九引《续汉书》，又袁宏《后汉纪》》三十，《晋书·刑法志》《艺文类聚》五十四，《通典》一百六十八。）

◇南阳王冯东海王祗祭礼对

圣恩敦睦，感时增思，悼二王之灵，发哀愍之诏，稽度前典，以正礼制。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若临时所施，则不列傅纪。臣愚以为诸在冲龀，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谥者，宜称上恩，祭祀礼毕，而后绝之。至于一岁之限，不合礼意，又违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处。（《后汉·孔融传》。）

◇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

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竭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阴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后汉·郑玄传》，又《御览》一百五十七引《郑玄别传》）

郑公增门之崇，令容高车结驷之路，出麦五斛，以酬执事者之劳。（《御览》八百三十八引《孔融教高密侯国笺言》）

◇缮治郑公宅教

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傥有归来之思，无寓入于我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

◇教高密令

志士邓子然告困，焉得爱釜庾之问，以惕烈士之心，与豆三斛，后乏复言。（《御览》八百四十一。）

◇告昌安县教

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潜于井，德之休明，虽小重也。黄耳金铉，利贞之象，国遭凶荒，彝器出，或者明以飨人。（《初学记》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举孝飨让邴原教（初平中）

原之贤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尧不能用，舜实举之。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士。以遗后贤，不亦可乎！（《魏志·王修传》注引《融集》）

◇重答王修（初平中）

掾清身洁己，历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余嘉乃勋，应乃懿德，用升尔王庭，其可辞乎！（《魏志·王修传》注引《融集》。）

◇喻邴原举有道书

修性保贞，清虚守高，危邦不入，久潜乐土。王室多难，西迁镐京。圣朝劳谦，畴咨俊，我徂求定，策命恳恻，国之将陨，不恤纬，家之将亡，缇萦跋涉，彼匹妇也。犹执此义。实望根矩，仁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难。乃或晏晏居息，基我肯顾，谓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来矣！（《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遣问邴原书

随会在秦，贾季在翟，谘仰靡所，叹息增怀。顷知来至，近在三山。《诗》不云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问榜人舟楫之劳，祸福动静告慰，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与王朗书

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前见章表，知寻汤武罪己之迹，自投东裔同鲧之罚，览省未周，涕陨潸然。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知权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谈笑有期，勉行自爱。（《魏志·王朗传》注。）

◇遗张书

闻大军西征，足下留镇。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深固折衡，亦大勋也。无乃李广之气，仓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馀愤乎？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道有途清，相见岂复难哉？（《吴志·张传》注引《吴书》）

◇又遗张书

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吴志·张传》注引《吴书》）

◇答虞仲翔书

示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聘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已。方世清圣，上求贤者，梁丘以卦筮宁世，刘向以《洪范》昭名，想当来翔，追纵前烈，相见乃尽，不复多陈。（《吴志·虞翻传》，《艺文类聚》五十五）

◇与韦休甫书（韦端，字休甫）

使君足下：怀远垂勋，西戎即叙。前别意恨，甚多不悉。辛从事至，承获所讯。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结驷，径至旧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鲜仇崇好，以顺风化。万里雍穆，如乐之和。虽为国家威灵感应，亦实士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远，当勉功业，以丰此庆耳。闲僻疾动，不得复与足下岸帻广坐，举杯相于，以为邑邑。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遗书通心。（《魏志·荀传》注，《艺文类聚》五十三。案：凉州太守韦康，字元将。康弟诞，字仲将。皆韦端子。）

◇与宗从弟书

知晚节豫，学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义。岂唯仁弟实专承之，凡我宗族，犹或赖焉。（《艺文类聚》五十五）

◇与诸卿书

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为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也，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御览》六百八。）

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一）

◇与许博士书

今足下远以彝器金石，并志为国家来仪之端，亦丈夫之大勋。（《北堂书钞》）

◇与曹公书荐边让

边让为九州衣被则不足，为单衣ㄗ则有馀。（《御览》六百九十三，七百七引《边让别传》）

◇与曹公书论盛孝章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p，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县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期义也。因表不悉。（《吴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文选》）

◇与曹公书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后汉·孔融传》，「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又见《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与曹公书啁征乌桓

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苦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后汉·孔融传》。）

◇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公当初来，邦人咸舞踊跃，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糟ㄧㄣ，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后汉·孔融传》注引《融集》，《魏志·崔琰传》注引张《汉记》，《艺文类聚》七十二）

◇又书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张《汉记》作且桀、纣以邑亡国，今令不废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后汉·孔融传》注引《融集》，《魏志·崔琰传》注引张《汉记》）

◇报曹公书

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邻，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知非晁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馀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谷巨瓠，坚而无窍，当以无用罪之耳。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不轻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爱，训诲发中。（《文选·羊祜让开府表》注，「训诲」上有「来书」恳切」四字。）虽懿伯之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和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后汉·孔融舆传》「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操故书激厉融。融报。」案：《融传》注引《续汉书》；「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学于郑玄」）

◇答路粹书

朱彭、寇贾之徒，当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患。轻薄劣弱者，如两虺相啮，适足还灾其身，诚无所至。（《御览》九百三十四。案：《范书》以此为报曹公，据《文选》注，则曹公书乃路粹所作，《御览》题为《答路粹》，盖《融集》如此。今宜两载之。《范书》两虺作《昆虫》，误）

◇周武王汉高祖论

武王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积五十世，俱有鱼乌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吕公望形而荐女；吕后见云知其处；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遣之，是宽裕又不如高祖也。（《艺文类聚》十二）

◇圣人优劣论

荀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禀造化之和气，该百行之高善，备九德之淑懿，极鸿源之深闯，穷品物之情类，旷荡出于无外，沉微沦于无内，器不是周，不充圣极。荀以为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则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孔以尧作天子九十馀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为称首，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世而后仁者也。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尧之为圣也。明其圣与诸圣同，但以久见称为君尔。（《艺文类聚》二十，又《初学记》十七引两条。）

金之优者名曰紫磨，犹人之有圣也。（《御览》八百十一）

马之骏者名曰骐骥，犬之骏者名曰韩卢。犬之有韩卢，马之有骐骥，犹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有圣也。名号等设，使骐骥与韩卢并走，宁能头尾相当，八脚如一，无有先后之觉矣！（《御览》八百九十七。）

◇汝颍优劣论

融以汝南士胜颍川士。陈长文难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已上十字从《文选·任到大司马记室笺》注补。）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缘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御览》作「鸿」。）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鸩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四十七。）

◇肉形论

今之洛阳道桥徒，困于厮役，十死一生，故国家尝遣三府齐诏，月一按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养病徒，仅能存之。语所谓洛阳豪徒韩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头至耳发诣膝。（案：有脱误。）此自为刑，非国法之意。（《御览》六百四十二。）

古圣怪作犀兕革铠，今盆铁铠，绝圣甚远。（《御览》三百五十六）

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御览》七百六十二。）

◇同岁论

弊卑径尺，不足以救盐池之咸；阿胶径寸，不能止黄河之浊。（《御览》七百五十七又七百六十六）

◇卫尉张俭碑铭

其先张仲实，以孝友左右周室，晋主夏盟，而张老延君。誉于四方。君禀乾刚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轨，冰洁渊清，介然特立，虽史鱼之励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览，专权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督邮，上览祝乱凶国之罪，鞠没赋奸，以巨万计。俄而制书案验部党，君为览所陷，亦章名捕逐。当世英雄，受命殒身，以籍济君厄者，盖数十人，故克免斯艰，旋宅旧宇。众庶怀其德，王公慕其声，州宰争命，辟大将军幕府，公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复以卫尉徵，明诏严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惜乎！不登泰阶，以尹天下，致皇代于隆熙。（此十六字从《文选》注补。）铭曰：

桓桓我君，应天淑灵。皓素其质，允迪忠贞。肆志直道，进不为荣，赴戟骄臣，发如震霆。凌刚摧坚，视危如宁。圣主克爱，命作喉唇。（《艺文类聚》四十九，《文选·褚渊碑》注，又《齐安陆昭王碑》注）

卷八十四

◎盖勋

勋字无固，敦煌广至人。举孝廉，为汉阳长。中平中，徵拜讨虏校尉，迁京兆尹。董卓废立，以为越骑校尉，出为颍川太守，未至郡，徵还京师，疽发背卒。

◇与董卓书

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后汉·盖勋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五，「何以终此」作「何以堪之」。）

◇使人书木表

使国家尸我于此。（袁宏《后汉纪》二十六。）

◎韩卓

卓，中平中为大将军掾。

◇募兵议

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后汉·应劭传》。）

◎郑玄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生于永建二年。少为乡啬夫，去游学，师事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归耕东莱。党事起，禁锢十四年。中平中辟大将军何进府，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初平中，徵为赵相，皆不就。袁绍领冀州，举茂才，表为左中郎将。公车徵拜大司农，以病乞还。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周易注》九卷、《尚书注》九卷、《尚书大传注》三卷、《毛诗笺》二十卷、毛诗谱三卷，《周礼注》十二卷、《答临孝存周礼难》若干卷、《仪礼注》十七卷、《音》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谱注》一卷、《礼记注》二十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箴膏盲》二卷、《发墨守》二卷、《起废疾》二卷、《释》一卷、《叙》一卷、《孝经注》一卷、《论语注》十卷、又九卷、《古文论语注》十卷、驳许慎五经异义》十卷、《六艺论》一卷、《易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注》九卷、《尚书纬注》六卷、《尚书中侯注》八卷，《礼纬注》三卷、《礼记默房注》三卷，又《乾象历注》及《天文七政论》、《鲁礼义》若干卷、集二卷。

◇皇后敬父母议

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贺公廷，完拜如众臣。及皇后往离宫，后拜如子礼。三公大臣议，或以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虽后父，不可令后独拜于朝；或以为当交也。令后存入子之道，完不废人臣之议，又子尊不加于父母，虽曰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欲令完犹行父，后专奉子礼，公私之朝，后当独拜；或以为皇后至尊，父亦至新，交拜则父子无别，完拜则伤子道，后拜则损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公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礼？郑玄议曰：

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况于后乎？《春秋》鲁隐公二年，纪裂来逆女。冬，伯姬归于纪。又桓公九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盖义有所见也。女虽嫁为邻国夫人，其尊无以加于父母。嫁于天子者，此虽己女，成言曰王后，明当时之尊得加父母也。纪季姜归于京师，更称其字者，得行礼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师，礼事出入，宜从臣礼。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丹，从子礼。（《通典》六十七。）

◇戒子益恩书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佟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傅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淮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帮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楂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冢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谕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冢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后汉·郑玄传》，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三，又《御览》四百五十九引《郑玄别传》）

◇尚书大传叙

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间，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一云「奏此目录。」）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诠次为八十三篇。（《中兴书目》）

◇诗谱叙

诗之兴也。谅不于皇上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赞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施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繇，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附释音《注疏》本）

◇孝经注叙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纪纲。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玉海》十一。）仆被难于南城山，楼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馀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刘肃《大唐新语》九，《御览》四十二，《太平寰宇记》二十三县，案：《孝经注》、或言郑小同，今据唐会要七十七引郑玄，六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明非小同作也。）

◇六艺论

《六艺》者，图所生也。（《公羊序》疏）

《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毛诗·文·王正义》，《路史前纪》九）

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乌，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户，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毛诗·文王·正义》）《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自生，自人皇初起。（《礼记》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五，《后纪》一）

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案：「曲礼·正义》引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礼记》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二，又五，案：《正义》引方叔机注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又《左氏》定四年《正义》云：「伏羲始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此二字当衍）。」又《路史后纪》一引之，上有以厚君臣之别六字。）

太昊帝庖牺氏姓风，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殁，宓牺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王也。制嫁娶之礼。受龙图，以龙纪官，故曰龙师。在位合一万一千一十二年。（唐释法琳《辨正论》注一）

宓牺氏为网罟，以畋以渔，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氏。（《辨正论注》一）

炎帝神农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论注》一）

神农断木为耒耜，揉木为耨，始教天下种五谷，故号为神农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姓公孙，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为岁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梦受帝，遂与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图》书。师于牧马小童，拜广成丈人崆峒山。（辨论注一）

黄帝佐官有七人，苍颉造书字，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数，容成造历日，岐伯造医方，鬼谀区占候，奚仲造车，作律管，兴单坛礼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有景云之瑞，用云纪官。少昊帝有凤鸟之瑞，故以鸟名官焉。（《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论注》一）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元所不备。（《周易正义·八论》）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乂然，示人简矣。易则易脂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则言其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则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周易正义·八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尚书·序·正义》）

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尚书·尧典·正义》）

民间得《泰誓》。（《尚书·序·正义》）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案：《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俱引此句。）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毛诗谱·序》正义）

《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诗·关雎》正义）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毛诗谱·序·正义》，《关雎·正义》）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毛诗谱·序》正义）

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毛诗·国风》正义）

未有若今傅训章句。（《毛诗·关雎》正义）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也。（《毛诗·郑氏笺·释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

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毛诗·谱·序·邓》正义）

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周礼·春官序官》疏）

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案：「《奔丧·正义》作五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礼记》大题《正义》，《奔丧·正义》，《释文序录》。案：大题《正义》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

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载圣在也。（《礼记》大题《正议》）

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礼记》大题《正义》）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礼记》大题《正义》）

《春秋》者，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右史记事，左史记言。（《礼记·玉藻·正义》，《公羊序·疏》，《御览》六百八。案：《公羊疏》引作《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

孔子记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传序·正义》）

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谷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它乐第子阴丰、刘向、王彦。（《公羊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春秋》）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孝经》。）

◇自序

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孝经序》并注《正义》，《唐会要》七十七，《文苑英华》七百六十六。）

◎赵商

商字子声，河内人。师事康成。

◇与人书诣郑康成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学之于人，犹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宝于是乎出；犹树木之有枝叶，本根于是乎庇也。（《御览》六百七引《赵子声书》。）

北海郑玄，字康成，学之渊府。今与业共往就之，故辈不暇领命。（《北堂书钞》原本九十七。）

◎张逸

逸，北海高密人。年十三为县小史，寻去职，师事康成。康成妻以女弟。仕至尚书左丞，后为幽川牧刘虞掾，同虞死。

◇遗令

闭口，寒贝不得人。（《御览》八百六十。）

◎氾阁

阁，师事康成。

◇答陈铄问

陈铄问，氾阁云，为庶母慈己，郑《注》引《内则》国君之子有子师、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谓也。《内则》人君了之法。礼，人君之庶母尚无服，何以为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无此礼，但有食母耳。」氾阁答曰：「《内则》实总国君及大夫养子之礼。（《通典》九十二。）

◇答桓翱问

桓翱问氾阁云：「久丧不除者，为当众子尽然邪？故质焉耳。」答云：「昔尝送郑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尸，其子行丧，随制降杀。阁与亡者相脂而往吊之。还问郑君所驳异义之事。不孝莫大于无后，终身不除，此为绝先人之统，无乃重乎？郑君答云：「庶子自可摄祭。阁覆云：「无庶子当何以？又答云：『族人可以其伦代之。』阁覆言，又云：『无族人云何？』则不复相答。推此而详，但使一嫡子不除耳。」（《通典》一百三。）

◎张超

超，字子并，河间郑人。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俊讨黄巾，为别部司马。有集五卷。

◇诮青衣赋

彼何人斯，悦此艳资，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志鄙意微，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高冈可华，何必棘茨；醴泉可饮，何必棘泥。隋珠弹雀，堂溪刈葵。鸳雏啄鼠，保异乎鸱。历观古今，祸福之阶，多由妾淫妻，书戒牝鸡。诗载哲妇，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绝祀；叔胖纳申，听声狼似；穆子私庚，竖牛饿己；黄歇子败，从李园始；鲁受齐乐，仲尼逝矣。文公怀安，姜笑其鄙；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得愿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婴洁志，不顾景女；及隽不疑，奉霍不受；见尊不迷，况此丽竖。三族无纪，绸缪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求偶。昏姻无媒，宗庙无主，门户不名，依其在所。生女为娆生男为虏。岁时酹祀，诣其先祖。或于马厩，厨间灶下，东向长跪，接狎觞酒。悉请诸灵，僻邪当主。多乞少出，铜丸铁柱。积缯累亿，皆来集聚。嫡婉欢心，各有先后。臧获之类，盖不足数。古之赘婿，尚为尘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节君子，无当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缪思褒故获终迹（《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九。）

◇笺

中外云扰，万夫鼎沸。（《文选·曹ぁ六代论》注。）

◇与太尉朱俊书荐袁遗

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魏志·武纪》注引《张超集》）

◇尼父颂

岩岩孔圣，异世称杰。量合乾坤，明参日月。（《文选·七启》注作「合量乾坤，参曜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终于获麟，遗歌鲁卫。（《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杨四公颂

峨峨西岳，峻极太清，降神挺贤，实有景灵。灵何为四？四杨是丁。佐我大侯，俾作韩贞。明明在上，不显其身。帝时畴咨，本道求真。佥曰于公，温故知新。宜保宜傅，克赞典坟。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汉杨氏，作代栋梁。蹇蹇匪宫惟国之纲。纲弛复整，政无乱荒。功假皇穹，率土以康。心尽于朝，终然允臧。伊德之辅，是乃毛羽。匪哲匪贤，孰云敢举。杨氏蹈之，为轨为武。轨武伊何，尽启基绪。穆穆天子，以为心膂。于万斯年，克昌厥后。（《艺文类聚》四十三。）

◇灵帝河间旧庐碑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继德二祖，四宗是凭。上龟鉴乎羲、农，中结轨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旧宇，福德所基。修饰经构，农隙得时。树中天之双阙，崇冠山之华堂。通楼闲道，丹阶紫房。金窗郁律，玉璧内，青蒲充庖，朱草栖箱。川鱼踊跃，云鸟舞翔。煌煌大汉，合德乾刚。体效日月，验化阴阳。格于上下，震畅八荒。三光宣曜，四灵效祥。天其嘉享，丰年穰穰。《驺虞》奏乐，《鹿鸣》荐觞。一祝致告，福禄来将。永保万国，南山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量。（《艺文类聚》六十四）

◇边让

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大将军何进徵署令史，后以高才屡迁，出为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归乡。建安中，为曹操所杀。

◇章华台赋（并序）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奥，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聘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此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乾之室，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新赋以讽之：

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灵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达皇佐之高勋兮，驰仁声之显赫。（《文选·曹植赠丁仪王粲诗》注「驰作」「飞」。）惠风春施，神武电断，华夏肃清，五服攸乱。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燕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尔乃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曳华文，罗衣飘，组绮缤纷。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文选·洛神赋》注作「离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燕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纡绕兮，若绿繁之垂，忽飘（《文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作「飘然」。）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文选·谢惠连咏牛女诗》注「回」作「曰」，「淫」作「欢」。）清篇发徵，《激楚》扬风。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鸣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夏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惘焉若醒，抚剑而叹。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沈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诸侯慕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后汉·边让传》。）

◎黄忠

忠，陈留人。

◇与申屠蟠书劝诣何进

大将军幕府初开，徵辟海内，并延英后，虽有高名盛德，不获异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礼，优而不名，申以手笔，设几杖之坐，引领东望日夜以冀。弥秋历冬，经迈二载，（《后汉书》「迈」作「过」。）深拒以疾，无惠然之顾，重令爰中郎晓畅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弥高，所执益固。将军于是怃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仆窃论之，先生高则有馀，智则不足。（《後汉书》作「高节有馀，于时则未也」。）当今西戎作乱，师旅在外，军国异容，动有刑宪。今颍川荀爽，兴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者哉，知时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隐，虽遭其时，犹放声绝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今先生处平壤，游人闲，吟典籍，袭衣裳，行与昔人谬，而欲蹈其迹，拟其事，不亦难乎？仆愿先生优游俯仰，贵处可否之间。孔氏可师，何必首阳！备托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飞书以喻左右。（袁宏《后汉纪》二十五，「中平五年」。又略见《后汉·申屠蟠传》。）

◎吴匡

匡，为何进部曲将。

◇令军中

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雠乎？（《后汉·何进传》，又略见《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

◎士孙瑞

瑞，字君策，扶风人。中平末，以处士擢鹰扬校尉。献帝初，为执金吾，出为南阳太守，未行，留拜尚书仆射、大司农、卫尉、国三老、光禄大夫、尚书令。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有集二卷。

◇理王允等事

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见公卿近臣饮宴，瑞离庶前言故司徒王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日蚀行冠礼议

初平四年正月，当祠南郊。尚书八座议，欲却郊日。又定冠礼，而月朔日蚀。博士孙瑞议：按八座书，以为正月之日，大阳亏曜，谪见于天，而冠者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享之仪。金石之乐，饮燕之娱，献酬之报，是为闻灾不祗肃，见异不怵惕也。（《通典》七十八。案：「博士孙瑞」恐即「士孙瑞」，校者误加「博」字耳。）

◇剑铭

天生五材，金德惟刚。从革作辛，含影吐商。辩物利用，勋伐弥彰。暨彼良工，区冶干将。爰造宝剑，巨阙墨阳。精通皓灵，获慈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亡。昭威耀武，震动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强。（《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四。）

卷八十五

◎陶谦

谦，字恭祖，丹阳人。灵帝时举茂才，除庐令，迁幽州刺史，徵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迁徐州刺史。初平中，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兴平元年，病死。

◇被诏罢兵上书

臣闻怀远柔服，非德不集；克难平乱，非兵不济。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师，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扬威以弭乱，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乱治，受策长驱，匪遑启处。虽宪章敕戒，奉宣威灵，敬行天诛，每伐辄克，然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运兵，于今为患。若承命解甲，弱国自虚，释武备以资乱，损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罢，明日难必至，上忝朝廷宠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强干弱枝遏恶止乱之务也。臣虽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报，所不忍行。辄勒部曲，申令警备。出芟强寇，唯力是视，入宣德泽，躬奉职事，冀效微劳，以赎罪负。（《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华夏沸扰，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职贡多阙，寤寐忧叹，无日敢宁。诚思贡献必至，荐羞获通，然后销锋解甲，臣之愿也。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卫送。（同上）

◇奏记朱俊

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ギ、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亻、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济祸乱。自起兵以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谘诹，议消国难。佥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故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後汉·朱俊传》。）

◎公孙瓒

瓒，字伯，辽西令支人。为郡门下书佐，后从卢植学于缑氏山中。复为郡吏，举上计，以孝廉为郎，除辽东属国长史，迁涿令。中平中，迁骑都尉，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献帝即位，迁奋武将军。封蓟侯。初平三年迁前将军，封易侯。建安四年，为袁绍所攻，自杀。

◇表袁绍罪状

臣闻皇羲以来，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张化以导民，刑罚以禁暴。今行车骑将军袁绍，托其先轨，寇窃人爵，既性暴乱，厥行淫秽。昔为司隶校尉，会值国家丧祸之际，太后承摄，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绍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见质，绍不能权谲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并窜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太守，默选戎马，当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门户，太仆母子，一旦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年，不恤国难，广自封殖，乃多以资粮专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绍罪四也。韩馥之迫，窃其虚位，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亢阝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绍罪五也。绍令崔巨业侯视星日，财货赂遗，与共饮食，克期会合，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宜慰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仍有效，又降伏张杨，而以小忿枉害于勋，信用谗慝，杀害有功，绍罪七也。绍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其功基大；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绍罪十也。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绍之罪戾，虽南山之竹不能载。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彰无礼。臣虽茸，名非先贤，蒙被朝恩，当此重任，职在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兵讨绍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攻战形状，前后续上。（《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瓒表绍罪状。）

臣闻皇、羲以来，君臣道著，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车骑将军袁绍，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行浮薄。昔为司隶，值国多难，太后承摄，何氏辅朝。绍不能举直错枉，而专为邪媚，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卓既无礼，帝主见质。绍不能开设权谋，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违人主，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载，不恤国难，广自封植。乃多引资粮，专为不急，割刻无方，考责百姓，其为痛怨，莫不吁嗟，绍罪四也。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昔亡新僭侈，渐以即真。观绍所拟，将必阶乱。绍罪五也。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慰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礜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忄林，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徙，诸侯背畔，故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彰无礼。臣虽茸，名非先贤，蒙被朝恩，负荷重任，职在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后汉·公孙瓒传》「瓒乃上疏」。）

◇与袁绍书

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时人以为荣。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天子命太仆赵岐住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

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舆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愿也。（《后汉·袁绍传》，「瓒因此以书譬绍」，与《英雄记》小异，今并录之。）

◇遗行人文则赍书告子续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甲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汝当碎首于张燕，速致轻骑，到者当起烽火于北，吾当从内出。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魏志·公孙瓒传》注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略》，又引《献帝春秋》：绍使陈琳更其书曰：「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其馀语与《典略》所载同。）

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鸟厄归人，氵畜水陵高，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后汉·公孙瓒传》，「瓒密使行人赍书告续「云云，注引《献帝春秋》：候者得书，绍使陈琳易其词」，即此书。）

◎乾馥

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冀州刺史。初平元年到官，起兵讨董卓。后退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以州让袁绍，去依张邈，寻自杀。

◇与袁术书议立刘虞为帝

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

虞功德治行，华夏少二，当今公室枝属，皆莫能及。

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马领河北，耿、冯异劝即尊号，卒代更始。今刘公自恭王枝别，其数亦五，以大司马领幽州牧，此其与光武同。

谶云神人将在燕分。

济阴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为天子」。又见两日出于代郡，谓虞当代立。（并见《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

◎桥瑁

瑁，字元伟，梁国睢阳人，太尉桥玄族子。灵帝末，为兖州刺史，迁东郡太守。初平中，为刘岱所杀。

◇诈作京师三公移书州郡陈董卓罪恶

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魏志·武纪》注引《英雄记》。）

◎吕布

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事丁原为骑都尉，迁主簿。寻杀原，去事董卓，复为骑都尉，迁中郎将，封都亭侯。初平三年，以诛卓功进奋威将军，封温侯。寻为李亻等所败，出关。兴平初，陈宫等迎为兖州牧，兵败奔于刘备。建安初，据下邳，自称徐州刺史，拜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三年，为曹操所杀，传首许都。

◇上书献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答曹公

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与韩暹杨奉书

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供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魏志·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

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今袁术造逆，宜共诛讨，奈何与贼还来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后汉·吕布传》。）

◇留书与袁术

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闲，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与琅邪相萧建书

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馀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馀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李傕

傕，字稚然，北地人。初平中以校尉从董卓婿牛辅屯陕。卓诛，求赦不得，攻破长安，自为扬武将军，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封列侯。兴平中，自为大司马。建安三年，伏诛，传首许市。

◇表劾裴茂之

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奸，故宜置于理。（袁宏《后汉纪》二十七，又《后汉·董卓传》末句作「请收之」。）

◎田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以阉宦擅朝，弃官归里。袁绍领冀州，引为别驾，以谏忤指系狱。及官渡败还见杀。

◇说袁绍袭许

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后汉·袁绍传》。）

◇谏攻许

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后汉·袁绍传》，又见《魏志·袁绍传》，少首二语。）

◎沮授

授，广平人。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初平初，韩馥引为别驾，进骑都尉。袁绍领冀州，复为别驾，表拜奋武将军，监护诸将，官渡之败，为曹操所擒，见杀。

◇说袁绍

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卓虽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婴哭庄，方之将军，曷足以喻。单骑出奔，则卓怀怖惧，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旬虞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顺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拥百里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以此争锋，谁敢御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袁宏《后汉纪》》二十六，又见《后汉·袁绍传》，《魏志·袁绍传》，皆有删节。）

◇说袁绍迎天子都邺

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血阝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又见《后汉·袁绍传》，又袁宏《后汉纪》二十八。）

◇谏袁绍出长子谭为青州

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又见《后汉·袁绍传》，又袁宏《后汉纪》二十九。）

◇谏南师

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廪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绍将南师，沮授、田丰谏」。又见《后汉·袁绍传》，袁宏《后汉纪》二十九。）

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全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公惧之。（同上）

◇谏济河

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设其有难，众弗可还。（《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绍将济河，沮授谏。）

◎审配

配，字正南，魏郡人。袁绍领冀州，引为治中。后事袁尚。及邺城破，为曹操所擒，见杀。

◇献书袁谭

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绥心抑怒，终省愚辞。盖（已上三十字从《后汉书》补。）《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欷，而行钅咸叔之鸩。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谍，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纲纪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拨，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髡剃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或云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陨先公高世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徒属各二三其心，临陈叛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贶以缓追之惠，而乃寻纵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雠，散锋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埸，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欢？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徵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雠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伏惟」以下百字，从《后汉书》补。）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弊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县，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魏志·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又《后汉·袁绍传》，各有删节，今合录之。）

卷八十六

◎刘熙

熙，字成国，北海人。（北海属青州部，故伏滔《青楚人物论》以刘成国为青士有才德者。）官位未详。有《谥法注》三卷，《释名》八卷。（案：《后汉·文苑·刘珍传》，「撰《释名》三十篇，」盖别有一书，或珍创始，而刘熙踵成之也。《隋》、《唐志》作刘熙撰，不书官位。今所见旧刻本，或题安南太守，或题徵士。《隋志》《大戴礼》注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则旧刻本亦有所据，然恐不确。唐调露元年始改交州总管府为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都护府，前此交趾并无安南之称。近人或云当作南安，亦不确。南安本汉天水，东汉改为汉阳。《续志汉阳郡》注补引《秦州记》「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为广魏，晋为略阳，其地属凉州刺史部」，而刘熙久居交州，陈寿言之再四。《蜀志·许慈传》「师事刘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吴志·韦曜传「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程秉传》「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薛综传》「少避地交州，从刘熙学」。计熙在交州，值献帝初年，或先士燮为太守，殆未可知，然不当称安南。其为徵士，亦不见于史，故皆不从。又案：《后汉·光武十五王传》别有刘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魏志·刘馥传》「馥孙熙，嘉平六年嗣建成乡侯。姓名偶同，非即其人也。）

◇释名序

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圣人于时，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于既往。哲夫巧士，以为之名，故兴于其用，而不易其旧，所以崇易简、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和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至于事类，未能究备。凡所不载，亦欲智者以类求之。博物君子，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以塞可谓之士，聊可省诸。（《释名》宋本。）

◎王商

商，字文表，广汉人。刘璋辟为治中从事，进蜀郡太守，在郡十年，卒于官。

◇与秦宓书

贫贱困苦，亦何时可以终身。卞和衔玉以耀世，宜一来与州尊相见。（《蜀志·秦宓传》。）

◎宋衷

衷，一作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刘表据荆州，辟为五业从事。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

◇与王商书

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蜀志·许靖传》，靖，字文休。）

◎颖容

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师事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起。建安中卒。有《春秋释例》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春秋释例序

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雄、刘歆，后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焉融、郑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迁尤多。略举一两事以言之：《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著《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云所从来尚矣。（《御览》六百十八）

◎司马徽

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

◇与刘恭嗣书（刘 e，字恭嗣）

黄旗紫盖，恒见东南，终成天下者，扬州之君乎？（《文选·谢元晖始出尚书省诗》注《陆亻垂石阙铭》注。）

◇诫子书

闻汝充役，室如悬磬，何以自辨？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许贡

贡，建安初吴郡太守。

◇上表汉帝

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吴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梁绍

绍，初平末为尚书

◇奏劾吴硕

硕以瓦器，奉职天台，不思先公，而务私家，背奥媚灶，苟谄大臣。昔孔子诛少正卯，以显刑戮。硕宜放肆，以惩奸伪。若久舍不黜，必纵其邪惑，伤害忠正，为患不细。（袁宏《后汉纪》二十七。）

◎田畴

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为幽州牧刘虞从事。后为司空曹公户曹掾，终议郎。

◇奏记曹公辞赐绢谷

东曹掾田畴言，前以无功，横被封赏之赐，以实自归，教从所执。昨到下车，见绢三千疋，谷五千斛，惊愕怪惧，未敢自宁，乞还藏府，以为军储。（《御览》）

◎李固

固，兴平初为左中郎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弟圄书

固今年五十七，鬓发已白，所为容身而游，满腹而去，周观天下，独未见益州耳。昔严夫子尝言，「经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类此子矣。（《水经·江水注》一。案：李太尉，益州人，卒年五十四。今此言五十七，又言未见益州，则非李太尉也。《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李亻为大司马」，《后汉·范冉传》云「与汉中李固善」，盖即其人。）

◎李术

术，汝南人。孙策表为庐江太守，策死拒命。建安六年，为孙权所攻，城破见杀。

◇报孙权移书

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张

，子纲，广陵人。孙策表为正议校尉。建安四年，至许，拜侍御史。明年，出为会稽东部都尉，寻为孙权讨虏长史。有集二卷。（案：张《吴志》有传，《隋志》及《艺文类聚》、《御览》皆列于后汉，今从之。）

◇瑰材枕赋

有卓尔之殊瑰，超诡异以邈绝。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为香也。如兰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茎，紫叶而红荣。有若蒲陶之蔓延，或如兔丝之烦荣，有若嘉禾之垂颖，又似灵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类桂枝之阑干，或象灌木之从生。其似鸟者，若惊鹤之径逝，或类鸿军之上征，有若孤雌之无味，或效鸳鸯之交颈。纷云兴而气蒸，般星罗而流精。何众文之ぁ朗，灼倏龠而发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则异姿，动各殊名。众夥不可殚形。制为方枕，四角正端，会致密固，绝际无间。形妍体法，既丽且闲，高插得适，辟坚每安。不屑珠碧之饰助，不烦锥锋之镌镂，无丹漆之彤朱，罔Δ象之佐副。较程形而灵露真，众妙该而悉备。璋特达，富也。美梓逡巡，不敢与并。相思庶几，风于未列。神龙之姿，众鳞相绝。昔诗人称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锦绣之饰。皆比集异物，费日劳力，伤用害民，有损于德，岂如兹瑰。既剖既斫，斯须速成，一材而已，莫与混并，织微无加，而美晔春荣。（《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七。案：「吴志·张传》注引《吴书》，有《冉榴枕赋》，亦见《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七，未知即《瑰材枕赋》否？俟考。）

◇为孙会稽责袁术僭号书

盖上天垂司过之星，圣王建敢谏之鼓，设非谬之备，急箴阙之言，何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有所长，必有所短也。去冬传有大计，无不悚惧，旋知供备贡献，万夫解惑。顷闻建议，复欲追遵前图，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怃然，想是流妄；设其必尔，民何望乎？曩日之举义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响应者，董卓擅废置，害太后、弘农王，略蒸宫人，发掘园陵，暴逆至此，故诸州郡雄豪闻声慕义。神武外振，卓遂内歼，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俾保傅宣命，欲令诸军振旅于河北，通谋黑山，曹操放毒东齐，刘表称乱南荆，公孙瓒ㄟ北幽，刘繇决力江浒，刘备争盟淮隅，是以未获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备、繇既破，操等饥馁，谓当与天下合谋，以诛丑类。舍而不图，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一也。昔成汤伐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罪罚重哉。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宜当君世；如使不遭其时，亦无繇兴矣。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若无过而夺之，惧未合于汤、武之事，二也。卓虽狂狡。至废主自与，亦犹未也，而天下闻其桀虐，让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所以斯须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可得而胜者，以彼乱而我治，彼逆而我顺也。见当世之纷，若欲大举以临之，适足取祸，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汤有白鸠之祥，周武有赤乌之瑞，汉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于桀、纣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无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帝王之位，不可横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T，去其鲠、必成中兴之业。夫致主于周成之盛，自受旦、弦之美，此诚所望于尊明也。纵使幼主有他改异，犹望推宗室之谱属，论近亲之贤良，以绍刘统，以固汉宗。皆所以书功金石，图形丹青，流庆无穷，垂声管。舍而不维为其难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国家之踬顿，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报汉室之恩。其忽履道之节，而强进取之欲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熟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盖乘累世之势，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数，不可不详察，七也。所贵于圣哲者，以其审于机宜，慎于举措。若难图之事，难保之势，以激群敌之气，以生众人之心，公义故不可，私计又不利，明哲不处，八也。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热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见之馀耳。庶备起予，补所遗忘。忠言逆耳，幸留神听。（《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策使张为书」，又引《典略》云，「张昭之辞」。袁宏《後汉纪亦作张昭。裴松之曰：「此书必所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朝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弓戢戈。尝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交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后汉·袁术传》，「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九，作「张昭为策书谏术」。案：此即《吴录》所载张书，而有删节，文亦小异。）

◇与孔融书

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周乡摩益光，不足以损。（《吴志·虞翻传》。）

◇临困授子靖留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趣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吴志·张传》。）

◇环材枕箴

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毡茵，允瑰允丽，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贰彼弁冠。冠御于画，枕式于昏。代作充用，荣己宁身。与寝有节，适性和神。（《艺文类聚》七十，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作「铭」。）

卷八十七

◎祢衡

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兴平中，避乱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曹公忿其侮慢，召为鼓吏。寻送与刘表。表复送与黄祖，见杀，有集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鹦鹉赋

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其辞曰：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寺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缘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因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妻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馀年之足惜，ê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时声栖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欷，感平生之游处，若熏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文选》、《艺文类聚》九十一。）

◇书

训夷皓之风。（《文选·颜延之陶徵士诔》注。）

◇鲁夫子碑

受天至精，纯粹睿哲，崇高足以长世，宽容足以广包，幽明足以测神，文藻足以辩物。然而敏学以求之，下问以诹之，虚心以受之，深思以咏之。愍周道之回，悼九畴之乖悖，故发愤忘食，应聘四方。鲁以大夫之位，任以国政之权，譬若飞鸿鸾于中庭，骋骐骥于闾巷也。是以期月之顷，五教克谐，移风易俗，邦国肃焉，无思不服。懿文德以纡馀，缀三五之纪纲，流洪耀之休赫，旷万世而扬光。夫大明以动，天则也。广大无疆，地德也。六经混成，洪式也。备此三者，圣极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梦寐。是以风烈流行，无所不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立石铭勋，以示昭明。辞曰：

煌煌上天，笃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邻。明德弘监，情性存存。奕奕纯嘏，稽宪乾坤。曜彼灵祇，以训黎元。终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险而正，在困而亨。穷达之运，委诸穹苍。日月则阴，天地不光。圣睿殁崩。大猷不纲。（《艺文类聚》二十）

◇颜子碑

禀天地之纯和，锺岳渎之休灵，睿哲之姿，诞自初育，英绝之才，显乎婴孩。在束修之齿，入宣尼之室，德行迈于三千，仁风横于万国。知微知章，闻一觉十。用行舍藏，与圣合契。名为四友之冠，实尽疏附之益。尔乃安陋巷，挹清风，甘箪瓢以充饥，虽屡空而不忧。于时河不出图，周祚未讫，仲尼无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凯之烈。乃刊玄石而旌之，（此句从《文选·褚渊碑》注、《头陀寺碑》注补。）其辞曰：

晋圣德，蹈高纵。游洙泗，肃礼容。备懿体，心弥冲。秀不实，振芳风。配圣馈，图辟雍。纪德行，昭罔穷。（《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吊张衡文

南狱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昔伊尹值汤，吕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独值汉。苍蝇争飞，凤皇已散。元龟可，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惟道兴隆，悠永靡绝。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声永流，旦光没发。余生虽后，身亦存游。士贵知己，君其忽忧。（《御览》五百九十六。）

◎潘勖

勖，字元茂，初名芝，陈留中牟人。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除东海相，未行，留为尚书左丞。有集二卷。

◇玄达赋（一作「玄远赋」）

匪偏人之自韪，诉诸衷于来哲。（《文选·谢灵运拟邺中集诗》注。）

册魏公九锡文（建安十八年五月）

制诏使持节丞相领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遭闵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一人尺土，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失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思，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讨之，翦除其迹，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又赖君勋，克黜其难，遂建许都，造我京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此又君之功也。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惮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桥蕤授首，棱威南厉，术以殒溃，此又君之功也。回戈东指，以布就戮，乘轩将反，张、扬沮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绍逆乱天常，谋危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内侮，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执大节，精贯白日，奋其武怒，运诸神策，致届官渡，大歼丑类，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袁谭、高干，咸枭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乌丸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悬车，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刘表背诞，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城，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令，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帅职，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闻先生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蕃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锡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胙太师，以表东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钺，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厶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宫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绥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赏插乎齐、恶，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水，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钜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使使持节御史大夫虑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今更下传玺，肃将朕命，以允华夏。其上故传，武平侯印绶，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啬民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回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秉国之均，正色处中，织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阙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钅夫钺各一。君龙骧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旁眺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君以温蓊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乎朕思，是用锡君鬯一卣，瓒副焉。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君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众，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文选》，袁宏《后汉纪》三十，《魏志·武帝纪》。）

◇拟连珠

臣闻冒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忧国者，臣之所难，主之所愿。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难，明主排患而获所愿。（《艺文类聚》五十七）

◇尚书令荀碑

瑰姿奇表。（《魏志·荀传》注。）

夫其为德也，则主忠履信，孝友温惠，高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以为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践行则无辙迹，出言则无辞费，纳规无敬辱之心，机情有密静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礼贲德，后之事间，匪云予克。然后教以黄中之睿，守以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确焉若华岳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期成。身匪隆污，直哉惟情。紊纲用乱，废礼复经。于是百揆时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万岁。（《艺文类聚》四十八。）

男女老幼，里号巷哭。（《文选·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注。）

◎高诱

诱，涿郡涿人。建安中，曹公辟为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迁监河东。有《战国策注》三十二卷，《吕氏春秋注》二十六卷，《淮南子注》二十一卷。又有《孝经解》、《孟子章句》若干卷。（案：旧本《吕氏春秋序》题河东高诱撰，据《淮南子序》云「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谓卢子干也。诱由濮阳令迁监河东，因误题河东耳。）

◇道贤令

潜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高僧传》四「竺道潜字法深，王敦弟」。）

◇吕氏春秋序

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孙，惠文王之孙，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国君柱为太子。柱有子二十馀人。所幸妃号曰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质于赵，而不能顾质，数东攻赵，赵不礼楚。时不韦贾于邯郸，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此奇货也，不可失。」乃见楚曰：「吾能大子之门。」楚曰：「何不大君之门，乃大吾之门邪？」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韦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国君为太子。窃闻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请以千金为子西行，事安国君，令立子为适嗣。」不韦乃以宝玩珍物献华阳夫人，因言楚之贤，以夫人为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与太子。夫人大喜，言于安国君。于是立楚为适嗣，华阳夫人以为己子，使不韦傅之。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楚见，说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为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国君立，华阳夫人为后，楚为太子。安国君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楚立，是为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馀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傅义失其本真，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儒旧训，辄乃为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纰缪不经，后之君子断而裁之，比其义焉。（《吕氏春秋》元刊本。）

◇淮南子叙

淮南王名安，厉王长子也。长，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赵氏女，为赵王张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讨韩信于铜，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楼烦。还过赵，不礼赵王。赵王献美女赵氏女，得幸，有身。赵王不敢内之于宫，为筑舍于外。及贯高等谋反发觉，并逮治王，尽收王家及美人，赵氏女亦与焉。吏以得幸有身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也。赵美人弟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阳侯亦不强争。及赵美人生男，恚而自杀。吏奉男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长弟上书愿相见，诏至长安。日从游宴，骄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阳侯不争其母于吕后，因椎杀之，上非之。肉袒北阙谢罪，夺四县，还归国。为黄屋左纛，称东帝，坐徒蜀严道，死于雍。上闵之，封其四子为列侯。时民歌之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曰：「以我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长子安袭封淮南王，次为衡山王，次为庐江王。太傅贾谊谏曰：「怨雠之人，不可贵也。」后淮南、衡山卒反，如贾谊言。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姨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修」。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会遭兵灾，天下棋峙，亡失书传。废不寻修，二十馀载。建安十年，辟司空椽，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于是以朝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典农中郎将弁揖借八卷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至十七年，迁监河东，复更补足。浅学寡见，未能备悉，其所不达，注以「未闻」。唯博物君子览而详之，以勤后学者云耳。（《淮南鸿烈解》，《道藏》本动字号。）

◎仲长统

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建安中，荀举为尚书郎，寻参丞相军事。延康元年卒。有《昌言》十二卷。

◇答邓义社主难

荀问仲长统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统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邓义以为不然而难之，令统答焉。统答义曰：「前见逮及，敢不敬对。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国之大事，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亦以邓君难，事有先渐，议则既行，可谓辞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经纶之义，《睽》有异同之辞，归于建国立家，通志断类也。意则欲广其微以宗实，备其论以求真，先难而后易，出异而归同乎？难曰：社祭土，主阴气，正所谓句龙土行之官，为社则主阴明矣，不与《记》说有违错也？答曰：今《记》之言社，辄与郊连，体有本末，辞有上下，谓之不错不可得。《礼运》曰：『政必本于天，肴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肴殽地，参于天地，并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在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家主中ㄧ，国主社，示本也！相此之类，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为句龙，无乃失欤？难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为首，在于上宗伯之体，所当列上下之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句当言天神、地、人鬼，何反先人而后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独不可，而云社非句龙，当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体，数自上来之次言之耳，岂足据使从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体。今独ㄴ出社稷，以为但句龙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记》言社土，而云何得之为然龙，则传虽言祀句龙为社，亦何嫌，反独不可谓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为配食者，若复可须，谓之不祭天乎？备读传者则真土，独据《记》者则疑句龙，未若交错参伍，致其义以相成之为善也。难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龙，缘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宫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军行载社』者，当行赏罚，明不自专，故告祖而行赏，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当言载地主于齐斋车，又当言用命赏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谓也。所以有死社稷之义者，凡赐命受国，造建宫室，无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当死之也。《易》句龙为其社，传有见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记附食，宜明其徵。祀国大事，不可不重。据经依传，庶无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无物以称专诚，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为卑，缘人事以牢祭也。社礼今亡，井特之义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独人鬼？此言则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顺龙载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谓义也。何为当平于社，不言用命赏于天乎？帝王两仪之参，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为土之贵神，置之宗庙之上，接之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无失，何圣人制法之参差，用礼之偏颇？其列在先生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数居二。纵复令王者不同，礼仪相变，或有尊之，则不过当。若五卿之与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耳。不得同祖与社，言俱坐处尊位也。《周礼》为礼之经，而《礼记》为礼之传，案经傅求索见文，在于此矣。钧之两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与贬句龙为土配，比其轻重，何谓为甚？经有条例，《记》有明义，先儒未能正，不可称是。钩校典籍，论本考始，矫前易故，不从常说，不可谓非。孟轲曰：『予岂好辩哉，乃不得已也。』郑司农之正，此之谓也。」（《续汉·祭祀志下》注补。）

尹文子者，盖出于周之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钅开、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著书一篇，多所弥纶。《庄子》曰：「不累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于民命，人我之养，皆足而止。以此白心，见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刘向亦以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近为诬矣。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意甚玩之，而多脱误，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详也。（《尹文子》，《道藏》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按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岁，而此序言黄初末始到京师」当是后人妄改，或此序非统作也，疑莫能明。）

卷八十八

◎仲长统（二）

◇昌言上

谨案：《隋志》杂家，「《仲长子昌言》十卷，录一卷。汉尚书郎仲长统撰。」《旧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人儒家，亦十卷。《崇文总目》称，「今所存十五篇，分为二卷，馀皆亡。」《郡斋读书志》、《直齐书录解题》不著录。明陈第《世善堂书目》有二卷。其刻本仅见明胡维新《两京遗编》，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归有光《诸子汇函》有《理乱》《损益》二篇，皆出本传，无所增多，则北宋十五篇本又复佚失。今从《群书治要》写出九片益以本传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书引见，补脱讹，定著二卷。其遗文坠句，于原次无考，依各书先后附于末。本传「统，山阳高平人，著论三十四篇十馀万言，」今此搜辑，才万馀言，亡者盖十八九。而《治要》所载，又颇删节，断续亻瓜离，殆所不免。然其陈善道，指扌可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贾、刘、扬，非过誉嘉也。

嘉庆二十年太岁在乙亥三月十五日

◇（篇名缺）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高辛已往，则闻其人。不见其书；唐、虞、夏、殷，则见其书不详其事；周氏已来，载籍具矣，（「高辛」已下三十二字，从《意林》补。）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则无所取正，罗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士民无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诚令方来之作，礼简而易用，仪省而易行，法明而易脂教约而易从，篇章既著，勿复刊刂，仪故既定，勿复变易，而人主临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本作「忠仁」，依《文选·庾元规让中书令表》注改。）壹德于恒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乱成之大体者总纲纪而为辅佐，右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圣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则天神可降，地可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治之后，有易乱之民者，安宁无故，邪心起也。大乱之后，有易治之势者，创艾祸灾，乐生全也。刑繁而乱益甚者，法难胜避，苟免而无耻也。教兴而罚后用者，仁义相厉，廉耻成也。任循吏于大乱之会，必有恃仁恩之败；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杀良民之残，此其大数也。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开道涂焉，起是防焉，舍我涂而不由，逾是防而横行，逆我政者也。诰之而知罪，可使悔过于后矣。诰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义，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总略能行之，严明者也。忠仁为上，勤以守之，其成虽迟，君子之德也。谲诈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虽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贵也。（《群书治要》。）

◇理乱篇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图，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宴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意林》《作情》）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而不反，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而不反」、「而不还」六字，依《意林》补。《意林》耽「作骋」，「猎」作「弋」。）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之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徙势去，（《意林》作「命移运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高天，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人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世之愆也。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本传）

◇损益篇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千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新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亡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诧，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欲移易，纯朴已去，智慧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弈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而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峰寡，正风欲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缔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事远州之县界，（「界」从《通典》一补。）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亡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而诸夏」下四十九字，从《通典》一补。）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奇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课之限，安宁忽懈堕，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妆，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以上，则百万人也。又什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馀，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洁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矩，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禄班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本传。）

◇法诫篇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兆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应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之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尝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本传）

卷八十九

◎仲长统（三）

◇昌言下（此下篇名并缺）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字边之猛将，非中国之良吏。和銮法驾，清道而行，便辟揖让，诸夏之威仪，非夷狄之有也。（《意林》）

廉隅贞洁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随者，行之污也。风有所从来，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恶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际，明别其外内，远绝其声音，激厉其廉耻，涂塞其亏隙，由尚有匈心之逸念，睇盼之过视，而况开其门、导其径者乎！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群书治要》。）

董贤之于哀帝，无骨肉丝发之亲，又不能传其气类，定其继嗣，以丈夫宴接之欢，自成胶漆也。（《意林》）

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众。妙采于万夫之望，其良犹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妃妾之党，取之于骄盈之家，徼天幸以自获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犹不能久处公正，长思利害，耽荣乐宠，殆而后已，又况妇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谦虚节俭，深图远虑，为国家校计者乎？故其欲关豫朝政，惬快私愿，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赵绾（旧有「白」字，今删。赵绾事而见申公传。其获罪因不奏事太后，可补《班书》之阙。）不奏事于太后，而受不测之罪；王章陈日蚀之变，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背叛之诛。夫二后不甚名为无道之妇人，犹尚如此，又吕后、飞燕、传昭仪之等乎？夫母子于我尊且亲，于其私亲，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于我爱且，于其私亲，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尽孝顺于慈母，无所择事矣。我之欲效恩情于爱妻妾，亦无所择力矣。而所求于我者，使非我有四体之劳苦，肌肤（旧有「用」字，今删。）之疾病也。夫以此亥欠唾盼睇之间至易也，谁能违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独断绝异之明，有坚刚不移之气，然后可庶几其不陷没流沦耳。（《群书治要》。）

景帝显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犹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意林》）

日在天之内，在人之外。（《意林》。案：《刘子·心隐》作「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内」。）

宦鉴者，传言给使之臣也。拼埽是为，超走是供，传近（本作「传延」，从《文选·宦者传论》注改。）房卧之间，交错妇人之闲，又亦实刑者之所宜也。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坐傍，而《周礼》有其官职。至于武皇游宴后庭，置中书之官，领受军事。（「天文」下三十四字，从《文选宦者传论》注补。）孝宣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中宗严明，二鉴不敢容错其奸心也。后暨君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昏迷雾乱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呜呼，父子之间，相监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岂不良足悲邪？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览、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荒帝主，浊乱海内。高命（「命」借为「明」，《易·系辞》而命之」，《释文》孟本作「明」。）士恶其如此，直言正论，与相摩切。被诬见陷，谓之党人。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纲，帝终不寤，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馀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古之圣人，立礼垂典，使子孙少在师保，不令处于妇女小人之间，盖犹见此之良审也。（《群书治要》。）

和神气，惩思虑，避风湿，节饮食，适嗜欲，此寿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则钅咸石汤药之所去也。肃礼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义，敬天地，恪宗庙，此吉祥之术也。不幸而有灾，则克己责躬之所复也。然而有祷祚之礼、史巫之事者，尽中正，竭精诚也。下世（有脱字。）其本而为奸邪之陷皆，于是淫厉乱神之礼兴焉，亻舟张变怪之言起焉。丹书厌胜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堀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乃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于不祥之物，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今有严禁于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诸厌胜之物，非礼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表正则影直，范端则器良。行之于上，禁之于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并顺私心，又大乱之道也。顷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殇，爵加王主之号，葬从成人之礼，非也。及下殇以上，已有国邑之名，虽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与共受气于祖考，干合而枝分者也。性类纯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长于骄溢之处，自恣于色乐之中，不闻典籍之法言，不因师传之良教，故使其心同于夷狄，其行比于禽兽也。长幼相效，子孙相袭，家以为风，世以为俗，故姓族之殷，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闺门不洁盛邪？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贵者教民，以所贱者教亲，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学，广之以他山，肃之以二物，则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风可发矣。（《群书治要》）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为贵也，又何慕于空言高论难行之术哉！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千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丈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构帐为宫。起（「今为」下四十一字从《艺文类聚》六十一补。）台树则高数十百尺，璧（《艺文类聚》作ひ）。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不见夫之女子，成市于宫中；未曾御之妇人，生幽于山陵。继体之君，诚欲行道，虽父之所兴，可有所坏者也；虽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门庭足以容朝贺之会同，公堂足以陈千人之坐席，台树足以览都民之有无，防闼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显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错涂之饰，是自（有脱文。）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还，使茺雉菟者得时往焉。随农郄而讲事，因田狩以教战，上虔郊庙，下虞宾客，是又自（有脱文。）其中也。嫡庶之数，使从周制。妾之无子与希幸者，以时出之。均齐恩施，以广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时其上下，通其隔旷，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马弊车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有过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还奉禄者矣，有辞爵赏者矣，莫不称述以为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节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冻馁而不纳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湿者矣，有穷居僻处求而不可得见者矣，莫不叹美以为高洁。此非不高洁，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废，时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诈伪独售，于是世俗同共知节义之难复持也，乃舍正从邪，背道而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彼独能介然不为，故见贵也。如使王度昭明，禄除从古，服章不中法，则诘之以典制；货财不及礼，则间之以志故，向所称以清邵者，将欲何矫哉！向所叹云高洁者，将以何厉哉！故人主能使违时诡俗之行，无所复剀摩，困苦难为之约，无所复激切，步骤乎平夷之涂，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后足以称贤圣之王公，中和人（当作「之」。）君子矣。（《群书治要》）

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虽王者有变，不必相因，犹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为起，非也。为太子时太传，即位之后，宜常答其拜。少传可比三公，为之起。《周礼》：「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士疑衰，及于其病时，皆自问焉。古礼虽难悉奉行，师传三公所不宜阙者也。凡在京师，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赐问之恩，州牧郡守远者，其死然后有吊赠之礼也。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论道必求高明之士，干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独三太三少可与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与其言，何以知其术之浅深？不试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与群臣言议者，又非但用观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圣性也，（有脱文）犹十五志学，朋友讲习，自强不息，德与年进，至于七十，然后从心而不逾矩。况于不及中规者乎，则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书，皆九州之选也，而不与之从容言议，咨论古事，访国家正事，问四海豪英，琢磨圭璧，染练金锡，何以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谏者五焉：一曰废后黜正，二曰不节情欲，三曰专爱一人，四曰宠幸佞谄，五曰骄贵外戚。废后黜正，覆其国家者也。不节情欲，伐其性命者也。专爱一人，绝其继嗣者也。宠幸佞谄，壅蔽忠正者也。骄贵外戚，淆乱政治者也。此为疾痛在于膏肓，此为倾危比于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当作「忘」）初故，仁也。以计御情，智也。以严专制，礼也。丰之以财，而勿与之位，亦足以为恩也。封之以士，而忽与之权，亦足以为厚也。何必友（疑「有」误。旧校云，巩当作久）。」年弥世，惑贤乱国，然后于我心乃快哉！（《群书治要》）

人爱我，我爱之；人憎我，我憎之。（《意林》）

天下士有三欲：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意林》）

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意林》）

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莫能治也。同于我者，何必可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于我者，何必可憎？智足以立难成之事，能足以图□□□□，附者不党，疏者不遗。（《意林》）

妇人有朝哭良人，暮适他士，涉历百庭，颜色不愧。今公侯之宫，卿士之家，侍妾数十，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房室输其血气。（《意林》）

人之性，有山峙渊停者，患在不通；严刚贬绝者，患在伤士；广大阔荡者，患在无检；和顺恭慎者，患在少断；端悫清洁者，患在拘狭；辩通有辞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后时；好古守经者，患在不变。（《意林》）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洁、白不可污也。（《意林》）

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当作「炼」）之以致其情，莹之以发其光。（《文选·广绝交论》注，《意林》，《御览》四百三。）

人之事亲也，不去乎父母之侧，不倦乎劳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寝，于其氵食之不饱则不能食，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无小大，无所愆也，事无劳逸，无所避也，其见识知也则不恃恩宠而加敬，其见遗忘也则不怀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为此人君长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爱笃恕，谦逊敬让，忠诚发乎内，信效著乎外，流言无所受，爱憎无所偏，幽暗（本作「闲」，《意林》作「暗」，知是「暗」字。）则攻己之所短，（本作「攻人之短」，从《御览》四百六改补「所」字从「意林」补。下句仿此。）会同（本作「会友」从《意林》、《御览》改。）则述人之所长，有负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意林》无「患」字。）难必相恤，利必相及，（「恤利必相」四字，从《意林》补。）行潜德而不有，立潜功而不名，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与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审其不然，可违而不报也。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从也。父母欲为奢泰侈靡，以适心快意，可违而不许也。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之为之，（《意林》作「学之」。）可违而学也。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意林》作「友」之，可违而友《意林》作「交」。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故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好不违非孝也。好违，亦非孝也。其得义而已也。（《群书治要》。）

昔高祖诛秦、项，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讨纂臣，而复已亡之汉，皆受命之圣主也。萧、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诸吕，尊大宗，废昌邑而立孝宣，经纬国家，镇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当作「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问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诸天道也？曰：「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周礼》之冯相保章，其无所用邪」？曰：「大备于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非民之要也。」曰：「然则本与要，奚所存邪？」曰：「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血阝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脱一字。）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著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鹿碑之，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故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诚忠心于自省，专思虑于治道，自省无愆，治道不谬，则彼嘉物之生，休祥之来，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灶而火燃者耳，何足以为贺者邪？故欢于报应，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谓大上之公德也」。（《群书治要》）

英辞雨集，妙句云来。（《意林》，《北堂书钞》一百《叹赏类》作「英才若雨，妙句如云」。《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注作「英辞雨」下。）

爱（当有「恶」字。）相攻，命之自然也。惬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意林》）

敕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长毛羽于腹，飞无阶之苍天，度无穷之世俗。（《意林》）

北方寒而其人寿，南方暑而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验于人者也。钧之蚕也，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此寒温饿饱之为修短，验于物者也。（《意林》，《御览》八百二十五。）

行气可以不饥不病，吾始者未之信也，至于为之者尽乃然矣。养性之方，若此至约，而吾未之能也。岂心驰于世务，思锐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与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师，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学之，不捷而师死。燕君怒其使者，将加诛焉。谏者曰：「夫所忧者莫过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自丧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诛，其谏辞则此为良说矣，然亦非至当之论。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闻行气之法，则彼说师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弃世事而为之。故虽知之而无益耳。非无不死之法者也。（《抱朴子·内篇·至理）

河南密县有卜成者，学道经久，乃与家人辞去，其始步稍高，遂入云中不复见。此所谓举形轻飞，白日升天，仙之上者也。（《抱朴子内篇·至理》）

蓟子训，不知何郡人，东公舍，自云今日当死。陈公与之一著单衣，入室寝，日中果死。（《御览》六百九十一。）

魏王所集方士名：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佗字元化、东郭延年、唐、冷寿乐、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郄俭字孟节、庐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博物志》五。）《典论》谕又云：「王仲统云：（当作「东阿王及仲长统云」。）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间行其术，亦得其验。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元方，年三百岁，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秘书》，及子向咸共奇之，信白之道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怀惧罪也。」（「博物志」五。案此二条出《典论》，又与子建相乱，非皆《昌言》原文，故附戴焉。自敕舌下泉」以下，当同在一篇。）

汤，契后。秦，益后。益即皋陶子也。（《意林》。案：此以上依本传、《治要》、《意林、写出，不紊仲长子原次已下各书引见，于原次无考，依各书先后录之。）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本传，「统常以为凡游帝王者，俗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云云。据《文选·闲居赋》注引《昌言》曰：「沟池自周，竹木自环。」今此有「沟池环币，竹木周布」二语，知即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叙篇》，或当以「卜居」名篇。胡维新《两京遗篇》题为《乐志论》，而出之《昌言》外，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生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齐民要术序》）

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坟之势可知。（《齐民要术序》）

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落不完，垣墙不平，埽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齐民要术序》）

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熟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齐民要术序》）

宗均为九江守，五日一听事，夏以旦，冬以中。（《北堂书钞》未改本三十六《清净》。）

公卿大夫，莫不先历三七之官，虽有贤才，皆级次进。官之有，犹阶之有等也。（《北堂书钞》未改本四十九「设官」。）升阶越等，其步也乱，登朝越等，败礼伤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虽有贤才，皆以级赐进焉。贾生有言，治国取人，务在求能，故裁国之无利器，犹镂以铅刀，而望其切，不亦疏乎！（《御览》二百三。）

冢宰，尧官也。（《艺文类聚》四十五，《御览》二百六。）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零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甚矣。（《艺文类聚》八十七，《白孔六贴》一百，《御览》九百七十一《枇杷》、又《荔枝》。）

汉安帝时，有异物生于长乐宫延年厩后东庑柏树，及永巷南园（《御览》作「闺」。）合欢树，议者以为芝草也。群臣皆贺，受赐。（《艺文类聚》八十九，《御览》九百六十。）笏以（《御览》作「以笏」。）书君教令，记善刺过。今之持版以象焉。（《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四十五，又六百九十二。）

淑清穆和之气既宣，醇酿之化既浃。（《文选·魏都赋》注。）

斧帐翠屏之不坐。（《文选·天台山赋》注。）

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也。（《文选·潘安仁怀旧赋》注，《阮籍咏怀诗》注，《陆机门有车马客行》注，《古诗驱车上东门》注，《丘迟与陈伯之书》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

喜怒哀乐好恶，谓之六情。（《文选·文赋》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此风、顺此流而下走，谁复能为此限者哉！（《文选·琴赋》注。）

捷疾驰，影响人间也。（《文选·赠白马王彪诗》注）

筑台起功。（《文选·谢灵运还旧园诗》注。案：此疑「有天下者」篇约文。）

闻上古之隐士，或夫负妻戴，以入山泽，伏重岫之内，窟穷皋之底。（《文选·陶渊明经曲阿诗》注，《张景阳七命》注。）

强者胜弱，智者欺愚。（《文选·陆机塘上行》注。）

事求丝发之。（《文选·鲍照白头吟》注。）

有军兴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杀用焉。如此，则清修洁皎之士，固当食荼鉴胆，枕藉荆棘。（《文选·谢元军始出尚书省诗》注。）

引之以教义。（《文选·任彦升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注，又《奏弹刘整》注。）清如冰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高立独步，此士之次也。（《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注。）

节操凌高云。（《文选·石季伦思归引序》注。）

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洁也，于水上盥洁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文选·颜延年曲水诗序》注。）

奸慝既弭。警跸清夷。（《文选·颜延年曲水诗序》注，又《元长曲水诗序》注。）

子长、班固，述作之士。《文送·王文宪》集序》注。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际会而不能得。（《文选·干令升晋武革命论》注。）

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文选·宦者传论》注。）

探心测意，世加甚焉。（《文选·演连珠》注。）

运筹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后。（《文选·石阙铭》注。）

五位以正方面。（《文选·石阙铭》注。）

直道正辞，贞亮之节。（《文选·郭林宗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以千计。（《文选·头佗寺碑文》注。）

以一人之好恶，裁万品之不同。（《文选·头佗寺王碑文》注。）

规矩可模者，师传之德也。（《文选·齐安陆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忧乐之尽也。（《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

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长短经·政体》。）

攻玉以石，汗布以灰。（《御览》八百二十六。）

卷九十

◎王粲（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初辟司徒府，除黄门侍郎，不就。至荆州依刘表。荆州平，曹公辟为丞相掾，封关内侯，迁军谋祭酒，进侍中。有「去伐论集」三卷，《汉末英雄记》十卷，集十一卷。

◇大暑赋

惟林钟之季月，重阳积而上升。熹润土之溽暑，扇温风而至兴。或赫戏以瘅炎，或郁术而燠蒸。兽狼望以倚喘，鸟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岂含血而能当？远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于原野，处者困于高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床。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仰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气呼吸以裾，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犹氵典氵忍而不凉。体烦茹以於悒，心愤闷而窘惶。于是帝后顺时，幸九峻之阴冈，托甘泉之清野，御华殿于林光，潜广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层，垂阴千庑。九闼洞开，周帷高举，坚冰常奠，寒馔代叙。（《艺文类聚》五，《初学记》三、《御览》三十四。）

雄风飒然兮，时动帷帐之纤罗。（《书钞》一百三十二）

◇游海赋

含精纯之至道兮，将轻举而高厉。游余心以广观兮，且仿佯乎四裔。乘兰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惊风以长驱，集会稽而一憩。登阴隅以东望兮，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寻之冥地，不见涯氵曳。章亥所不极，卢敖所不届。洪洪洋洋，诚不可度也。处夷之正位兮，同色号于穹苍。苞吐纳之弘量，正宗庙之纪纲。总众流而臣下，为百谷之君王。洪涛奋荡，大浪踊跃。山隆谷窳，宛相搏。怀珍藏宝，神隐怪匿。或无气而能行，或含而不食，或有叶而无根，或能飞而无翼。鸟则爰居孔鹄，翡翠，缤纷往来，沈浮翱翔。鱼则横尾曲头，方目偃额，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钧石。乃有贲蛟大贝，明月夜光，辟黾毒瑁，金质黑章。若夫长洲别岛，旗布星峙，高或万寻，近或千里。桂兰丛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巨象解齿，黄金碧玉，针不可纪。（《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两引，又《文选·江赋》注。）

◇浮淮赋

从王师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兮，望马丘之高乙。泛洪榜于中潮兮，飞轻舟乎滨济。建众樯以成林兮，譬巫山之树艺。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氵畏，滂沛汹溶。钲鼓若雷，旌麾翳日，飞云天回。□□□□若鹰飘逸，递相竞轶。凌惊波以高骛，驰骇浪而赴质。加舟徒之巧极，美榜人之闲疾。白日未移，前驱已届，群师按部，左右就队，轴轳千里，名卒亿计。运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钞》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

◇闲邪赋

夫何英媛之丽女，貌洵美而艳逸。横四海而无仇，超遐世而秀出。发唐棣之春华，当盛年而处室。恨年岁之方暮，哀独立而无依。情纷以交横，意惨凄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爱两绝而俱违。排空房而就衽，将取梦以通灵。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惊。（《艺文类聚》十八）

关山介而阻险。（《文选·谢元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赠西府同僚诗》注。）

愿为环以约腕。（《书钞》一百三十六引王粲《闲居赋》当是「闲邪」之误。）

◇出妇赋

既侥幸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当隆暑兮翕赫，犹蒙眷兮见亲。更盛衰兮成败，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馈兮恪勤。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不疑。揽衣带兮出户，顾堂室兮长辞。（《艺文类聚》三十）

◇伤天赋

惟皇天之赋命，实浩荡而不均。或老终以长世，或昏夭而夙泯。物虽存而人亡，心惆怅而长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徘徊以想像，心弥结而纡萦，昼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艺文类聚》三十四—）

◇思友赋

登城隅之高观，忽临下以翱翔。行游目于林中，睹旧人之故场。身既没而不见，馀迹存而未丧。沧浪浩兮回流波，水石激兮扬素精。夏木兮结茎，春鸟兮悉鸣。平原兮泱漭，绿草兮罗生。超长路兮逶迤，实旧人兮所经。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艺文类聚》三十四）

◇寡妇赋

阖门兮却埽，幽处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户，与之步兮东厢。顾左右兮相怜，意凄怆兮摧伤。观草木兮敷荣，感倾叶兮落时。人皆怀兮欢豫，我独感兮不怡。日掩暧兮不昏，明月皎兮扬晖。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帏。涕流连兮交颈，心ょ结兮增悲。（《艺文类聚》三十四）

欲引刃以自裁，顾弱子而复停。（《文选·潘岳寡妇赋》注）

◇初征赋

违世难以回折兮，超遥集乎蛮楚。逢屯否而底滞兮，忽长幼以羁旅。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践周豫之末畿。野萧条而聘望，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当短景之炎阳，犯隆暑之赫曦。薰风温温以增热，体烨烨其若焚。（《艺文类聚》五十九）

◇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冢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回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异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ょ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文选》、《艺文类聚》六十三）

◇羽猎赋

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劝助乎农圃。用时隙之馀日兮，陈苗狩而讲旅。济漳浦而横阵，倚紫陌而并征。树重围于西，列骏骑乎平。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驸流星，属繁弱，选徒命士，咸与竭作。旌旗云扰，锋刃林错。扬晖吐火，曜野蔽泽。山川于是摇荡，草木为之摧拨。禽兽振骇，魂亡气夺，兴头触系，摇足遇挞，陷心裂胃，溃脑破颊。鹰犬竞逐，奕奕霏霏。下穷绁，搏肉噬肌。坠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涤原，莫不歼夷。（《艺文类聚》六十六，又《初学记》二十二引三条）

◇酒赋

帝女仪狄，旨酒是献。芬享祀，人神式宴。曲蘖必时，良工从试。辩其五齐，节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浊各异。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既无礼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贼功业而败事，毁名行以取诬。遗大耻于载籍，满简帛而见书。孰不饮而罗兹，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极兹话言，濡首屡舞，谈易作难。大禹所忌，文王是艰。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艺文类聚》七十二，《书钞》一百四十八）

◇神女赋

惟天地之普化，何产气之淑真。陶阴阳之休液，育夭丽之神人。禀自然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欲，超希世而无群。体纤约而方足，肤柔曼以丰盈。发似玄鉴，鬓类削成。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朱颜熙曜，晔若春华。口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葩。戴金羽之首饰，珥照夜之珠晔。袭罗绮之黼衣，曳缛绣之华裳。错缤纷以杂佩，熠龠而煌。退变容而改服，冀致态以相移。发筵对兮倚床垂，税裳兮免簪笄，施华的（《史记·索隐》作「玄的」。）兮结羽钗。扬娥微眄，悬藐流离。婉约绮媚，举动多宜。称诗表志，安气和声。探怀授心，发露幽情。彼佳人之难遇，真一遇而长别。顾大罚之淫愆，亦终身而不灭。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艺文类聚》七十九，《书钞》一百三十五，《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史记·五宗世家·索隐》，《御览》三百八十一，又七百十九）

◇投壶赋（序）

夫注心铳念，自求诸身，投壶是也。（《御览》七百四十三）

◇围棋赋（序）

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御览》七百五十三）

◇弹棋赋（序）

因行骋志，通权达理，六博是也。（《御览》七百五十四）

◇迭迭赋

惟遐方之珍草兮，产昆仑之极幽。受中和之正气兮，承阴阳之灵休。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去原野之侧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叶兮，挺苒苒之柔茎。色光润而采发兮，以孔翠之扬精。（《艺文类聚》八十一）

◇玛瑙勒赋

游大国以广观兮，览希世之伟宝。总众材而课美兮，信莫臧于玛瑙。被文采之华饰，杂朱绿与苍皂。于是乃命工人，裁以饰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应规，厥性顺德。御世嗣之骏服兮，表骥之仪式。（《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三百五十八，又八百八）

◇车渠碗赋

侍君子之宴坐，览车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阴阳之淑真。飞轻缥与浮白，若惊风之飘云。光清朗以内曜，泽温润而外津。体贞刚而不挠，理修达而有文。杂玄黄以为质，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众宝而绝伦。（《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八百八）

援柔翰以作赋。（《文选·左思讠永史诗》注）

◇槐树赋

惟中唐之奇树，禀自然之天姿。超畴亩而登殖，作阶庭之华晖。形以畅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色采采而鲜明。丰茂叶之幽蔼，履中夏而敷荣。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柳赋

昔我君之定武，改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值嘉木于兹庭。历春秋以逾纪，行复出于斯乡。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枝扶疏而覃布，茎参梢以奋扬。人情感于旧物，心惆怅以增虑。行游目而广望，睹城垒之故处。悟元子之话言，信思难而存惧。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于此树。苟远迹而退之，岂驾迟而不屡。（《艺文类聚》八十九，《初学记》二十八）

◇白鹤赋

（上阙）白翎禀灵龟之修寿，资仪凤之纯精。接王乔于汤谷，驾赤松于扶桑。饣食灵岳之琼蕊，吸云表之露浆。（《艺文类聚》九十）

◇赋

惟兹之为鸟，信才勇而劲武。服乾刚之正气，被淳ㄣ之质羽。晨风以群鸣，震声发乎外宇。厉廉风与猛节，超群类而莫与。惟膏薰之焚销，因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见获，遂囚执乎缥累。赖有司之图功，不开小而漏微。令薄躯以免害，从孔鹤于园湄。（《艺文类聚》九十）

◇鹦鹉赋

步笼阿以踯躅，叩众目之希稠。登衡干以上干，敷哀鸣而舒忧。声嘤嘤以高厉，又そそ而不休。听乔木之悲风，羡鸣友之相求。日奄蔼以西迈，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敛翼，倦独宿而宛颈。（《艺文类聚》九十）

◇莺赋

览堂隅之笼鸟，独高悬而背时。虽物微而命轻，心凄怆而愍之。日奄蔼以西迈，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敛翼，春独宿而宛颈。历长夜以向晨，闻仓庚之群鸣。春鸠翔于南甍，戴任鸟集乎东荣。既同时而异忧，实感类而伤情。（《艺文类聚》九十二）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攵。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向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案：自「太公殂陨」至此，《魏氏春秋》作：「尊公殂陨，四海悼心。贤胤承统，遐迩属望，咸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虽亡之日，犹存之愿也」。）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雠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魏氏春秋》作「而能崇业继功，垂祚后世者也」。）昔齐襄公报九世之雠，士丐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雠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雠，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忄敖，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从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疴，追摄旧义，复为母子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后汉·袁绍传》，注云：「书见《王粲集》。又《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有删节）

天笃降害，祸乱殷流，尊公殂殒，四海悼心。贤胤承统，遐迩属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虽亡之日，犹存之愿也。何寤青蝇飞于干旌，无极游于二垒，使股肱分为二体，背膂绝为异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父子相残，盖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显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弃亲即异，杌其本根，而能崇业济功，垂祚后世者也。若齐襄复九世之雠，士丐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曹；宣子之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之违难，不适雠国，岂可忘先君之怨，弃至亲之好，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忄敖，既已然矣；仁君当降志辱身，以匡国为务；虽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也。然庄公有大隧之乐，象受有鼻之封。愿弃捐前忿，远思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与《后汉书》小异，今并录之。）

◇为刘荆州与袁尚书

表顿首顿首将军麾下，勤整六师，芟讨暴虐，戎马斯养，罄无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领，告而异。初闻郭公则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协，奸衅并作，闻之谔然，为增忿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等前后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书，又得贤兄贵弟显雍及审别驾书，陈叙事变本末之理，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伯、实沈之纵，忘《棠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死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书传，思与古比。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军，皆所以翦除灾害而定王业者也，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是故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也。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责，当惟曹氏是务，不争雄雌之势，惟国是康，不计曲直之利，虽蒙尘垢罪，下为隶圉，析入污泥，犹当降志辱身，方以定事为计。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若使金与金相迕，《与火》火相烂，则又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见。仁君智数弘大，绰有馀裕，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归是于此，乃道教之和，义士之行也。纵不能尔，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门为主。是以众寡喁喁，基不乐袁氏之大也。今虽分裂，有存有亡，向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谬，克己复礼，以从所，则弱者自以为强，危者自以为宁，诚欲戮力长驱，共奖王室，虽亡之日，犹存之愿，则伊周不足参，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则戎狄蛮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则是太公坟垅，将有污池之祸。夫人弱小，将有灭族之变。彼之与此，岂可同日而论之哉！且行违道以自存，犹尚不可，况失义以自亡，而遗敌之禽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也。昔齐公孙灶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表与刘左将军及北海孙公佑共说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今整勒士马，愤踊鹤立，冀闻和同之声，约一举之期，故复遣信，并与青州书。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若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临书怆恨，不知所言，刘表顿首。（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韩元吉本无。又见《後汉·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章怀云：「书见《王粲集》」。又见《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有删节。）

◇为荀与孙权檄

故使周曜、管容、李恕、张涉、陈光勋之徒，将帅战士，就渤海七八百里阴习舟楫，四年之内，无日休解。今皆击棹若飞，回柁若环者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又一百三十八）

卷九十一

◎王粲（二）

◇七释

潜虚丈人，违世遁俗。恬淡清玄。浑沌淳朴，薄礼愚学，无为无欲，均同死生，混齐荣辱。于是□□大夫闻而叹曰：「盖闻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进德修业，与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无所营，内无所事。（《艺文类聚》五十七）

道在养志实气。将定其气，莫先五味。（《书钞》一百四十二）

冻缥玄酎，醴白腐清。（《书钞》一百四十八）

霜熊之掌，文鹿之茸。（《书钞》一百四十二）

鼋羹霍，（《书钞》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御览》三百六十一作「霍。）晨凫宿。五黄捣珍，□肠□□。（《书钞》一百四十二）

肴以多品，羞以珍名。脯鲔桂蠹，石夔琼晶。鳖寒鲍热，异和殊馨。（同上）

乃有西旅游梁，御宿青粲。瓜州红《麦》，参糅相半，软滑膏润，入口流散。（《书钞》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八百五十。）

邯郸才女，三齐巧士。名唱秘舞，承闲并理。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寺。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及顿身而倾折。翩飘微霍，乱精荡神。巴渝代起， な铎响振。（《艺文类聚》五十七，《文选·文赋》注，又《舞赋》注。）

农功既登，玄阴戒寒。乃致众庶，大猎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ㄉ网连置，弥山跨谷。流锋四射，毕罕横厉。奋千芟而稍击，弛鹰犬以捕噬。弦不虚控，矢不徒往。僵禽连积，陨鸟若雨。（《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三百五十三。）

丽才美色，希世特立。丰肤曼肌，弱骨纤形。ㅂ发玄鬓，修项秀颈。红颜照曜，瞧若苕荣。戴明中之羽雀，离华镊之葳蕤。珥照夜之双，焕煜龠以垂晖。（《书钞》一百三十六，《艺文类聚》五十七。）

扬娥眉而颐止。（《御览》三百六十八）

圣人在位，时迈其德。先天弗违，稽若古则。睿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于垅亩，举贤才于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师师。于是四海之内，咸变时雍。普天率士，比屋可封。是以栖林隐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鉴乎有道，贫贱是耻。（《艺文类聚》二十七）

休风偃物，淳化玄通。（《北堂书钞》十）

◇太庙颂

思皇烈祖，时迈其德。肇启洪源，贻宴我则。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钦，允时祖考。

於穆清庙，翼严休宇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怀想成位，咸奔在宫。无思不若，永观厥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绥庶邦，和四宇。九功备，彝乐序。建崇牙。设璧羽。六拊奏，八音举。昭大孝，氵妣祖。念武功，收醇。（《初学记》十三）

◇灵寿杖倾

兹杖灵木，以介眉寿。奇干贞正，不待矫柔。据贞斯直，杖之爰茂。（《艺文类聚》六十九）

◇正考父赞

恂恂正父，应德孔盛。身为国卿，族则公姓。年在耆耋，三叶闻政。谁能不怠，申慈约敬。饣粥予口，伛偻受命。名书金鼎，祚及后圣。（《初学记》十七）

◇反金人赞

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贱不耻，诲焉是益。我能发纵，彼用远迹。一言之赐，过乎璧。末世不敦，义与兹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谪。（《艺文类聚》十九）

◇难钟荀太平论

圣莫盛于尧，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风为戮矣。此三圣，古之所大称也，继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罚未尝一世而乏也。然则此三圣能平。三圣能平，则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称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谓也。当纣之世，殷网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周公迁殷顽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于三圣，不能逾也。三圣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顽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错矣。孟轲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有大而言之者，刑错之属也。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谓之无者，尽信书之谓也。（《艺文类聚》十一）

◇爵论

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今诚循爵，则上下不失实，而功劳者劝。得古之道，合汉之法，以货财为赏者不可供，以复除为赏者租税损减，以爵为赏者民劝而费省，故古人重爵也。（《艺文类聚》五十一）

爵自一级转登十级，而为列侯，譬犹秩自百石转迁，而至于公也。而近世赏人者，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司马法》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近世爵废，人有小功，无以赏也。乃积累焉，须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为而及时也。上观古高祖封功臣，及白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卫鞅，皆称赐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于侯，非一顿而封也。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御览》百九十八）

◇儒吏论

士同风于朝，农同业于野，虽官职务殊，地气异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君臣朝廷王事之纪，则文法典艺，具存于此矣。至乎末世，则不然矣。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艺文类聚》五十二，《御览》六百十三）

◇三辅论

湘潜先生，江滨逸老，将集论云梦，玄公豫焉。先生称曰：「闻戎不可动，兵不可扬。今刘牧建德重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称兵举众，残我波灵」。逸老曰：「是何言与？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长沙不辄，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鸣振地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众战，孰能婴御？刘牧之懿，子又未闻乎？履道怀智，休迹显光，丽埽群虏，艾拨秽荒。走袁术于西境，馘射贡乎武当。遏孙坚于汉南，追扬定于折商。（《艺文类聚》五十九）

◇巡身论

盖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必适于道；不徒语也，必经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义；不虚行也，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击之凶，厚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则殆，言不顺则悖，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存乎中，则患忧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务本论

古者之理国也，以本为务；八政之于民也，以食为首，是以黎民时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审其时，府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农稷。以神其事，祈谷报年以宠其功。设农师以监之，置田以董之，黎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垦则怒而加罚。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悬耜。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窥者不刑，所以竞之于闭藏也。先王籍田以方，任力以夫，议其老幼，度其远近，种有常时，耘有常节，收有常期，此赏罚之本。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夫火之灾人也，甚于怠农；慎火之力也，轻于耘。通邑大都，有严令则火稀，无严令则烧者数，非赏罚不能济也。（《艺文类聚》六十五）

末世之吏，负青幡而布春冬，有观农之名，无赏罚之实。

◇荆州文学记官志

有汉荆州牧曰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於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立师保焉。作为礼乐，以作其性；表陈载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馀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Δ，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诂训庄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ゼ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诵，最称衰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缀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以详备成文，雅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婉章志晦，原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裹之异体者也。

天降纯嘏，有所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时迈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国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屡戡寇侮。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音畅，休徵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六百八）

◇仿连珠

臣闻明主之举也，不待近习，圣君用人，不拘毁誉，故吕尚一见而为师，陈平乌集而为辅。

臣闻记功讠志过，君臣之道也；不念旧恶，贤人之业也。是以齐用管仲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

臣闻振鹭虽材，非六翮无以翔四海；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臣闻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艺文类聚》五十七）

◇蕤宾钟铭

有魏匡国，诞成天功。绥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兹衡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允嘉，气齐允淑。表声韶和，民听以睦。时作蕤宾，永享遐福。

◇无射钟铭（案：《初学记》「无射」作「延宾」，今依铭文改。）

有魏匡国，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时序，人说时康。造兹衡钟，有命自皇。三以纪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齐孔时。音声和协，人德同熙。听之无射，用以启期。（《初学记》十六）

◇砚铭

昔在皇颉，爰初书契，以代结绳，民察官理，庶绩诞兴。在世季末，华藻流淫，文不写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沈。墨运翰染，荣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刀铭

侍中关内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铭》，及示以其叙二报，诚必朝氏之刀，而张常为工矣。辄思作铭，谨奉，陋不足览。

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和诸色剂，考诸浊清。灌襞以数，质象以呈。附反载颖，舒中错形。陆犀兕，水截鲵鲸。君子服之，式章威灵。无曰不虞，戒不在明。（《艺文类聚》六七《文选·七命》注，《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吊夷齐文

岁秋之仲月，从王师以南征。济河津而长驱，逾芒阜之峥嵘。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心於悒而感怀，意惆怅而不平。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知养老之可归，忘除暴之为念。洁己躬以骋志，愆圣哲之大伦。忘旧恶而希古，退采薇以穷居。守圣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厉清风于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见称，为作者之表符。虽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誉。（《艺文类聚》三十七）

卷九十二

◎陈琳

琳，字孔璋，广陵人。初为大将军何进府主簿，后避乱冀州，依袁绍。冀州平，司空曹操以为军谋祭酒，管记室，徙门下督。有集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暑赋

土润溽以，时氵典氵忍以溷浊。温风郁其彤彤，譬炎火之烛烛。（《初学记》三）

◇止欲赋

媛哉逸女，在余东滨。色曜春华，艳过硕人。乃遂古其寡俦，固当世之无邻。允宜国而宁家，实君子之攸嫔。伊余情之是说，志荒溢而倾移。宵炯炯以不寐，昼舍食而忘饥。叹北风之好我，美携手之同归，忽日月之徐迈，庶枯杨之生卩，欲语言于玄鸟，玄鸟逝以差池。（二语依《文选·江淹杂体诗》注补。）道攸长而路阻，河广氵养而无梁。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展余辔以言归，含ㄊ瘁而就床。忽假暝其若寐，梦所欢之来征。魂翩翩以遥怀，若交好而通灵。（《艺文类聚》十八）

◇武军赋（并序）

回天军于易水之阳，以讨赞焉。鸿沟参周，鹿《孤》十里，荐之以棘，为建修卤，干青霄，深隧，下三泉，飞云梯，冲神钩之具，不在孙吴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乃作「武军赋」，曰：

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军。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攫，神宝播乎镐京。于是武臣赫然，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尔乃拟北落而树表，垒壁以结营。百校罗峙，千部列陈，弥方城，掩平原。于是启明戒旦，长庚告昏，火烈具举，鼓角并震。整行按律，决敌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陈，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绘，千徒从唱，亿夫求和。声訇隐而动山，光赫奕以烛夜。其刃也，则楚金越冶，棠溪名工，清坚皓锷，修刺锐锋，陆陷蕊犀，水截轻鸿。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振椎，韦人制缝。玄羽缥甲，灼龠流光。弩则幽都筋骨，恒山干，通肌畅骨，崇曲烟。大黄沈紫，直矢轻弦，当锋摧决，贯遐洞坚。其弓则乌号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绣质，付文身。矢则申息肃慎，菌空疏，焦铜毒铁，镞鸣钅侯，丽谷挞。马则飞云绝景，直卯，驳龙紫鹿，文的间鱼，走骏惊飚，步象云浮，敛则止，受衔斯游，钩车曷，九牛转牵。雷响电激，折橹倒垣。其攻也。则飞梯临云，行阁虚沟，上通紫电，下过三垆。蕴隆既备，越有神钩。排雷冲则高雉，烈炬然则顿名楼。冲钩竞进，熊虎争先。堕垣百叠，敝楼数千。炎燧四举，元戎齐登。若乃清道整烈，按节徐行，龙姿凤峙，灼有遗英。南辕反旆，爰整其旅。胡马骈足，戎车齐轨。（《艺文类聚》五十七，《初学记》二十二引三条，《御览》三百三十六，又三百四十七，又三百四十八，三百五十，又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八。）

◇神武赋（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被介，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氵于者，又乌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可识也。（《艺文类聚》五十九，《书钞》一百五十八。）

伫盘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后征。觐狄民之故土，追大晋之遐纵。恶先之惩寇，善魏绛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盖礼乐而思终。陵九城而上济，起齐轨乎玉绳。车轩辚于雷室，骑浮厉乎云宫。晖曜连乎白日，继于电光。旆既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枭其魁雄。尔乃总辑瑰珍，茵毡幕幄，攘瓔带佩，不饰雕琢，华玉瑶，金麟牙鹿，文贝紫瑛，缥碧玄绿，黼锦缋组，皮服。（《艺文类聚》五十九。）

◇神女赋

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仪营魄于仿佛，托嘉梦以通精。望阳侯而氵广氵养，睹玄丽之轶灵。文绛虬之奕奕，鸣玉鸾之嘤嘤，答玉质于苕华，拟艳姿于荣。感仲春之和节，叹鸣雁之雍々。申握椒以贻予，请同宴乎粤房。苟好乐之嘉合，永绝世而独昌，既叹尔以艳采，又说我之长期。顺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辞。（《艺文类聚》七十九。）

◇大荒赋

假龟筮以贞吉，问神谂以休详。（《初学记》二十）

◇迷迭赋

立碧茎之娜婀，铺彩条之蜿。下扶疏以布，上绮错而交纷。匪荀方之可乐，实来仪之丽闲。动容饰而发微，穆斐斐以承颜。（《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八十二）

◇马脑勒赋（并序）

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书钞》一百二十六，《御览》三百五十八）

托瑶溪之宝岸，临赤水之朱陂。（《御览》八百八）

尔乃他山为错，荆和为理，制为宝勒，以御君子。（《御览》三百五十八。）

◇柳赋

伟姿逸态，英艳妙奇。绿条缥叶，杂Ш纤丽。龙鳞凤翼，绮错交施。蔚昙昙其杳蔼，象翠盖之葳蕤。（《初学记》二十八）

◇鹦鹉赋

咨乾坤之兆物，万品错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鸟，含嘉淑之哀声。抱振鹭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质，被悴羽之缥精。（《艺文类聚》九十一）

（案张溥本有《为袁绍上汉帝书》、《与公孙瓒书》、《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此三篇出琳手，容或有之，但无实证，今编入袁绍文。）

◇谏何进召外兵

《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期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火卢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为乱阶。（《后汉·何进传》。）

◇答东阿王戕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披览粲然。君侯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免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夫听《白雪》之音，观《缘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载欢载笑，欲罢不能。谨韫椟玩耽，以为吟颂。琳死罪死罪。（《文选》、《初学记》二十八）

◇更公孙赞与子书

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汝当碎首于张燕，速致轻骑，到者当起烽火于北，吾当从内出。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云「绍使陈琳更其书」云云。）

◇答张书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吴志张传》注引《吴书》）

◇为曹洪与魏太子书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爽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厌，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虽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义而强，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蛮夷猾夏，周宣之盛，亦雠大邦，《诗》、《书》叹载，言其难也。斯皆凭阻恃远，故使其然。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察兹地势，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来命陈彼妖惑之罪，叙王师旷荡之德，岂不信然！是夏殷所以丧，苗扈所以毙，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败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敌哉！昔鬼方聋昧，崇虎谗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军，盟津有再驾之役，然后殪戎胜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飚夺霆击，长驱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观之，彼固不逮下愚，则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则谓不然。而来示乃以为彼之恶稔，虽有孙、田、墨、，犹无所救，窃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敌国虽乱，尚有贤人，则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还师；宫奇在虞，晋不加戎；季梁犹在，强楚挫谋。暨至众费奔绌，三国为墟。明其无道有人，犹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若乃距阳平，据石门，摅八阵之列，骋奔年之权，焉肯土崩鱼烂哉！设令守无巧拙，皆可攀附，则公输已陵宋城，乐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术何称？田单之智何贵？老夫不敏，未之前闻。盖闻过高唐者，效王豹之讴，游雎涣者，学藻绘之彡采。间自入益部，仰司马、杨、王遗风，有子胜斐然之志，故颇奋文辞，异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人，是何言欤？夫绿骥垂耳于林，鸿雀戢翼于氵于池，亵之者固以为园囿之凡鸟，外厩之下乘也。及整兰筋，挥劲翮，挥劲融，陵厉清浮，顾盼千里，岂可谓其借翰于晨风，假足于六驳哉！恐犹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选·）

◇为袁绍檄豫州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泰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氵于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忄官、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脏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亻票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中非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承资拔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后会鸾驾反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者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三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檀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氵于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于是操师震慑，晨夜逋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欲以螗良之斧，御隆车之隧。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霆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飞蓬，覆沧海以沃炭，有何不灭者哉？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馀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痍，人为雠敌。若回旆方徂，登高罔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拓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强寇弱主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敢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荆州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行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文选》」又见《后汉·袁绍传》，又见《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有删节。）

◇檄吴将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书令，告江东诸将校部曲，及孙权宗亲中外。盖闻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夫见机而作，不处凶危，上圣之明也。临事制变，困而能通，智者之虑也。渐渍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小人临祸怀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孙权小子，未辩菽麦，要领不足以膏齐斧，名字不足以士简墨，譬犹っ卵，始生翰毛，而便陆梁放肆，顾行吠主，谓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灵诛，不知天网设张，以在纲目，爨镬之鱼，期于消烂也。若使水而可恃，则洞庭无三苗之墟，子阳无荆门之败，朝鲜之垒不刊，南越之於不拔。昔夫差承阖闾之远迹，用申胥之训兵，栖越会稽，可谓强矣。及其抗衡上国，与晋争长，都城屠于句践，武卒散于黄池，终于覆灭，身罄越军。及吴王濞，骄恣屈强，猖猾始乱，自以兵强国富，势陵京城，太尉帅师，甫下荥阳，则七国之军，瓦解冰泮。濞之骂言未绝于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则？天威不可当，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众，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乱，以迄于今，将三十载。其间豪桀纵横，熊据虎寺，强如二袁，勇如吕布，跨州连郡，有威有名，十有馀辈。其馀锋捍特起，视狼顾，争为枭雄者，不可胜数。然皆伏婴钺，首腰分离，云散原燎，罔有子遗。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伏尸千万，流血漂卤，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后大军所以临江而不济者，以韩约、马超，逋逸迸脱，走还凉州，复谷鸣吠；逆贼宋建，僭号河首，同恶相救，并为唇齿；又镇南将军张鲁，负固不恭，皆我王诛所当先加。故且观兵旋旆，复整六师，长驱西征，致天下诛。偏将涉陇，则建、约枭夷。旌首万里，军人散关，则群氐率服，王侯豪帅，奔走前驱。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夕邑侯杜，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钲鼓一动，二方俱定，利尽西海，兵不钝锋。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圣朝宽仁覆载，允信允文，大启爵命，以示四方。鲁及胡，皆享万户之封。鲁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已下，千有馀人。百姓安堵，四民反业，而建、约之属，皆为鲸鲵，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孩，覆尸许市。非国家钟祸于彼，降福于此也，顺逆之分，不得不然。夫鸷鸟之击先高，攫鸷之势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扌干，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又使征西将军夏侯渊等，率精甲五万，及武都氐羌、巴汉锐卒，南临汶江，扌益据庸蜀；江夏襄阳诸军，横截湘沅，以临豫章。楼船横海之师，直指吴会，万里克期，五道并入，权之期命，于是至矣。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禽疾，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拔将取才，各尽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望风响应。昔袁术僭逆，王诛将加，则庐江大守刘勋，先举其郡，还归国家；吕布作乱，师临下邳，张辽、侯成，率众出降；还讨眭固，薛洪、つ尚，开城就化；官渡之役，则张、高奂，举事立功；后讨袁尚，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临阵来降；围守业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审配兄子，开门入兵；既诛袁谭，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举事来服。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有智有策，折冲讨难，芟敌搴旗，静安海内，岂轻举措也哉！诚乃天启其心，计深虑远，审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节不苟立，屈伸变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禄。朝为仇虏，夕为上将，所谓临难知变，转祸为福者也。若夫说诱甘言，怀宝小惠，泥滞苟且，没而不觉，随波漂流，与俱灭者，亦甚众多，吉凶得失，岂不哀哉！昔岁军在汉中，东西悬隔，合肥遗守，不满五千。权亲以数万之众，破败奔走。今乃欲当御雷霆，难以冀矣。夫天道助顺，人道助信，事上之谓义，亲亲之谓仁。盛孝章，君也。而权诛之；孙辅，兄也，而权杀之。贼义残仁，莫斯为甚！乃神灵之逋罪，下民所同雠。辜仇之人，谓之凶贼。是故伊挚去夏。不为伤德，飞廉死纣，不可谓贤。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东旧德名臣，多在载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虞文绣砥砺清节，耽学好古；周泰明当世后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子孙。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湮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闻魏周荣虞仲翔各绍堂构，能负析薪，及吴诸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族，显祖扬名，及诸将校，孙权婚亲，皆我国家良宝利器，而并见驱迮，雨绝于天。有斧无柯，何以自济？相随颠没，不亦哀乎！盖凤鸣高冈，以远罗，贤圣之德也。宁之鸟，巢于苇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东之地，无异苇苕，诸贤处之，信亦危矣。圣朝开弘旷荡，重惜民命，诛在一人，与众无忌，故设非常之赏，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奋命之良时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举，建立元勋，以应显禄，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算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系在足，则猛虎绝其蹯；蝮蛇在手，则壮士断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何则？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轻。若乃乐祸怀宁，迷而忘复，暗大雅之所保，背先贤之去去就，忽朝阳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救之，亦无及已。故令往购募爵赏科条如左。檄到，详思至言，如诏律令。（《文选》，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应讥

客有讥余者云：「闻君子动作周旋，无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钟阴阳之美，总贤圣之风，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陨倾，既不能抗节服义，与主存亡，而背枉违难，耀兹武功，徒独震扑山东，剥落元元，结疑本朝，假拒群奸，使己蒙尊沓之谤，而他人受讨贼之勋，捐功弃力，以德取怨。今贱文德而贵武勇，任权谲而背旧章，无乃非至德之纯美，而有阙于后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设亦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惩淫慝也。夫申鸣违父，乐羊食子，季友鸩兄，周公戮弟，犹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将避谗慝之嫌，弃社稷之难，爱暂劳之民，忘永康之乐！此庸夫犹所不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氵凡滥中国，伯禹躬之，过门而不入，率万方之民，致力乎沟洫，及至《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垂拱无为，而天下晏如。夫岂前好勤而后偷乐乎？盖以彼劳求斯逸也。夫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故有论战阵之权于清庙之堂者，则狂矣。陈俎豆之器于城濮之墟者，则悖矣。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孝灵既丧，官放祸，栋臣残酷，宫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恶丑，荡涤朝奸，清澄守职也。既乃卓为封蛇，幽鸩帝后，强以暴国，非力所讨，违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赞人和，无思不至，用能合师百万，若运诸掌者，义也。今主君以宽弘为宇，仁义为庐，若地之载，如天之焘，发其闻管之声，则恐民之病也；见羽毛之美，则惧士之劳也；察稼穑之不时，则推民之匮也；临台观之崇高，则恤役之病也。是以虚心恭己，取人之谟，辟四门，广谏路，贵谠言，贱巧伪，虑不专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愆恐不闻，用能使贤智者尽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举无遗阙，而风烈宿宣也。（《艺文类聚》二十五）

◇韦端碑

撰勒洪伐，式昭德音。（《文选·七命》注。）

卷九十三

◎阮

字元瑜，陈留人。师事蔡邕。建安中，司空曹操以为军谋祭酒，管记室，迁仓曹掾，有集五卷。

◇纪征赋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工而人代兮，匪贤其能使。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惟蛮荆之作雠，将治兵而济河。遂临河而就济，瞻禹绩之茫茫。距疆泽以潜流，经昆仑之高冈。目幽蒙以广衍，遂沾濡而难量。（《艺文类聚》五十九）

◇止欲赋

夫何淑女之佳丽，颜旬旬以流光。历千代其无匹，超古今而特章。执妙年之方盛，性聪惠以和良。禀纯洁之明节，后申礼以自防。重行义以轻身，志高尚乎贞姜。予情悦其美丽，无须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之同裳。怀纡结而不畅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户以踯躅，睹天汉之无津。伤匏瓜之无偶，悲织女之独勤。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神。神惚忄兄而难遇，思交错以缤纷。遂终夜而靡见，东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艺文类聚》十八）

伫延首以极视兮，意谓是而复非。（《文选·谢宣远张子房诗》注，《范彦龙赠张稷诗》注，《曹颜远思友人诗》注，《谢玄晖齐敬皇后哀册文》注）

◇筝赋

惟夫筝之奇妙，极五音之幽微。苞群声以作主，冠众乐而为师。禀清和于律吕，笼丝木以成资。身长六尺，应律数也，故能清者感天，浊者合地，五声并用，动静简易；大兴小附，重发轻随，折而复扶，循覆逆开；浮沈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不识其为；平调定均，不疾不徐，迟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砾盘纡，壮士之节也。曲高和寡，妙妓虽工，伯牙能琴，于兹为朦；怿翕纯，庶配其踪，延年新声，岂比能同？陈惠李文，曷能是逢！（《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两引。）

◇鹦鹉赋

惟翩翩之艳鸟，诞嘉类于京都。秽夷风而弗处，慕圣惠而来徂。被坤文之黄色，服离光之朱形。配秋英以离绿，苞天地以耀荣。（《艺文类聚》九十一）

◇谢曹公笺

一得披玄云，望白日，惟力是视，敢有二心。（《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衅，心忿意危，用成大变。若韩信伤心于失楚，彭宠积望于无异，卢绾嫌畏于已隙，英布忧迫于情漏，此事之缘也。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抑遏刘馥，相厚益隆，宁放朱浮显露之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匿张胜贷故之变，匪有阴构贲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衅也。而忍绝王命，明弃硕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赍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相扇扬，事结衅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喜得全功，长享其福。而姻亲坐离，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责，以为老夫苞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乃使仁君翻然自绝，以是忿忿，怀惭反侧，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以明雅素。中诚之效，抱怀数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馀，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高帝设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鲔，君之负累，岂如二子？是以至情，愿闻德音。往年在谯，新造舟船，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氵巢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将恐议者大为己荣，自谓策得，长无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虑，虑于未形；达者所规，规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苏之有麋鹿，辅果识智伯之为赵禽，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此四士者，岂圣人哉？徒通变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吴曾不御，汉潜夏阳，魏豹不意，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凡事有宜，不得尽言，将修书好，而张形势，更无以威胁重敌人。然有所恐，恐书无益。何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远，而兴慰纳，辞逊意狭，谓其力尽，适以增骄，不足相动。但明效古，当自图之耳。昔淮南信左吴之策，汉隗嚣纳王元之言，彭宠受亲吏之计，三夫不寤，终为世笑。梁王不受诡胜，窦融斥逐张玄，二贤既觉，福亦随之。愿君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祸，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决哉！若忽至诚，以处侥亻幸，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谓小人之仁，大仁之贼，大雅之人，不肯为此也。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禽刘备，亦足为效。开设二者，审处一焉。闻荆杨诸将，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豫章距命，不承执事，疫旱并行，人兵减损，各求进军，其言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且又百姓，国家之有，加怀区区，乐欲崇和，庶几明德，来见昭副。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故按兵守次，遣书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衮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良时在兹，勖之而已。（《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为曹公与刘备书

披怀解带，投分寄意。（《文选·潘岳金谷集作诗》注。）

◇文质论

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易察，质之用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援之斯至，动之应疾，两仪通数，固无攸失。若乃阳春敷华，遇冲风而陨落；素叶变秋，既究物而定体；丽物若伪，丑器多牢；华璧易碎，金铁难陶。故言多方者，中难处也；术饶津者，要难求也；意弘博者，情难足也；性明察者，下难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难之忌。且少言辞者，政不烦也；寡知见者，物不扰也；专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氵蒙蔑者，民不备也。质士以四短违人，必有四安之报。故曹参相齐，寄托狱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为宰相，饮酒而已。故夫安刘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强，不至华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啬夫，释之前谏，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为宰相，皆取坚强一学之士，安用奇才，使变典法。（《艺文类聚》二十二）

◇吊伯夷

余以王事，适彼洛师，瞻望首阳，警吊伯夷，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艺文类聚》三十七）

◎徐

，字伟长，北海人。辟司空曹操府，除上艾长，以疾不行。历军谋祭酒掾、五官将文学。有《中论》六卷，集五卷。

◇齐都赋

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鄂。蒹葭苍苍。莞菰沃若。瑰禽异鸟，辟萃乎其间。带华蹈缥，披紫垂丹，应节往来，翕习翩翻。灵芝生乎丹石，发翠华之煌煌。其宝玩则玄蛤抱玑，交蚌含。（《艺文类聚》六十一，《水经河水注》一。）

若其大利，则海滨博诸，溲盐是钟。皓皓乎若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之崇。（《书钞》一百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酒既醇，五齐推。（《书钞》一百四十八。）

青春季月，上除之良，无大无小，祓于水阳。（《初学记》四。）

织纤纟丽细缨，薄配蝉翼。自尊及卑，顷我元服。（《御览》六百八十六。）

兰豕羔，讠鳖脍鲤，嘉旨杂皿，丰实左右。前彻后著，恶可悉数。（《书钞》一百四十二）

窗棂参差，景纳阳轩。（《文选·曹子建赠徐干诗》注。）

构厦殿以宏覆，起层榭以高骧。龙楹螭桷，山云墙。其后宫内庭，嫔妾之馆，众伟所施，极巧穷变。然后修龙榜，游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而西舍，乃反宫而栖迟。欢幸在侧，便嬖侍。含清歌以咏志，流玄眸而微丐。竦长袖以合节，纷翩翻轻迅。王乃乘华玉之辂，驾玄交之骏，翠幄浮游，金光皎旰，戎车云布，武骑星散。钲鼓雷动，旌旗虹乱，盈乎灵圃之中。于是羽族咸兴，毛群尽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薮。（艺文聚六十一《御览》三百三十八。）

矢流镝，纟圭张罗，蚕飞钅延，抱雄戈。（《御览》三十九）

◇西征赋

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力，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违。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钦至，铭功烈乎帝裳。（《艺文类聚》五十九。）

◇序征赋

余因兹以从迈兮，聊畅目乎所经。观庶士之缪殊，察风流之浊清。浴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从青冥以极望，上连薄乎天维。刊梗林以广涂，慎沮洳以高蹊。揽循环其万般，亘千里之长湄。行兼时而易节，迄玄气之沮微。道苍神之受谢，逼鹑鸟之将栖。虑前事之既终，亦何为乎久稽。乃振旅以复踪，氵斥朔风而北归。及中区以释勤，超栖迟而无依。（《艺文类聚》五十九）

◇哀别赋

秣余马以俟济兮，心亻恨而不尽。仰深沈之掩蔼兮，重增悲以伤情。（《初学记》十八）

◇嘉梦赋序

昔嬴子与其交游于汉水之上，其夜梦见神女。（《初学记》七。）

◇冠赋

纤丽细缨，轻配蝉翼。尊曰元饰，贵为首服。君子敬慎，自强不忒。（《初学记》二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转扇赋

惟合欢之奇扇，肇（《书钞》作「非」。）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二，又八百十四。）

◇车渠碗赋

圜德应规，巽从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观。盛彼清醴，承以周盘。因欢接口，媚于君颜。（《艺文类聚》七十三）

◇七喻

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岩石之下，栖迟乎穷谷之岫。万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动，莫之能惧。（《艺文类聚》五十七。）

宾曰：「大宛之牺，三江之鱿。云水鹄，熊蹯豹胎。」（《艺文类聚》五十七，《书钞》一百四十二引二条。）

若乃日异如饥，聊脍美鲜。横者毫析，纵者缕分。白逾委毒，赤过擒丹。（《书钞》一百四十五引二条。）

南土之亢，东湖之菰。（《初学记》二十六）

连观飞榭，旋室回房。《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又《月赋》注。

丰屋广厦，崇阙百里。（《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

黼帱施于宴室，华蓐布乎象床。悬明珠于长韬，烛宵夜而为阳。玄鬓拟于云雾，艳色过乎芙蓉，扬蛾眉而微睇，虽毛、施其不当。（《艺文类聚》五十七）

战国之际，秦、仪之徒，智略兼人，辩利轶辄，倜傥挟义，观衅相时，图爵位则佩六绂，谋货财则输海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憩。人主见弄于股掌之上，而莫之知恶也。（《御览》四百六十四）

◇失题

总螭虎之劲卒，即矫涂其如夷。（《书钞》十三。）

◎繁钦

钦，字休伯，颍川人。为丞相主簿。有集十卷。

◇暑赋

署景未徂，时维六月。林钟纪度，祝融司节。大火光，炎气酷烈。沈阳腾射，滞暑散越。区寓郁烟，物焦人渴。煌煌野火，贲薄中原。翕翕盛热，蒸我层轩。温风氵典氵忍，动静增烦。虽托阴宫，罔所避旃。乃洒白汗，□□□□。身如漆点，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欢。庶望秋节，慰我愁叹。（《艺文类聚》五，《书钞》一百三十五，《初学记》三。）

◇抑检赋

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曦。（《文选·潘岳在怀县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口赋

唇实范缘，限惟双穴。虽蜂膺眉鬓，梓（《书钞》一百五十八。案：此有脱误。）

愁思赋《初学记》作「秋思赋」

何秋之ょ丬妻，处寒夜而怀愁。风清凉以激志兮，树动叶而鼓条。云朝齐于西汜兮，遂愤薄于丹丘。潜白日于玄阴兮，翳朗月于重幽。零雨其迅集，潢潦汩以横流。听峻阶之回ニ，心沈切以增忧。嗟王事之靡盐，士感时而情悲。愿出身以徇役，式简书以忘归。时陟岵以旋顾，涕渐缨而鲜。听鸣鹤之哀音，知我行之多违。怅俯仰而自怜，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厉志，勉奉职于闺闱。（《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三。）

◇弭愁赋

伤有闲之淑女，采薜荔于朝阳。露素质之皎皎，绾玄发以流光。结翠叶于珠簪，擢丹华于绿房。点园的之荧，映双辅而相望。袭游闲之妓服，褥阿之桂裳。纫畹兰于缨佩，动厶暧以遗芳。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纤微。顾见予之独立，知我情之思归。鸣环真以回眄，若欲进而行迟。眷红颜之晔晔，何的之少群。整桂冠而自饰，敷綦藻之华文。从景炎而猗靡，粲绵邈以缤纷。时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艺文类聚》三十五。）

◇述征赋

时三月之暮春，逼干戈之急难。（《御览》三百五十。）

◇述行赋

茫茫河滨，实多沙尘。（《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

涉洙泗而饮马兮，耻少长之。（《史记·鲁世家·索隐》引繁钦《述行赋》。）

◇辟地赋

朝余发乎泗洲，夕余宿乎留乡。《水经·济水注》二。

◇征天山赋（案：《御览》三百五十三，题作「撰征赋」。）

有汉丞相武平侯曹公，仗节东征。观六军于三江，浮五湖以耀武。素甲玄焰，皓旰流光。左骈雄戟，右攒干将。观弧朱，丹羽绛房。望之如火，焰夺朝阳。华旗翳云霓，聚刃曜日乍芒。于是贲ｐ云趋，威弧雨发。钲鼓雷鸣，猛火风烈，跃刃雾散，虏锋摧折，呼吸无闻，丑类剥灭。（《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三百三十九三百五十三。）

◇建章凤阙赋

筑双凤之崇阙，表大路以遐通。上规圜以穹隆，下矩折（《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作「矩地」。）而绳直。长楹森以骈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层楼，肖华盖之丽天。当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鹪鹏振而不及，岂归雁之能翔。抗神凤以甄甍，似虞庭之锵锵。栌六翮以抚寺，俟高风之清凉。华钟金兽，列在南廷。嘉树蓊，奇鸟哀鸣。台榭临池，万种千名。周阎辇道，屈绕纡萦。（《艺文类聚》六十二。）

◇三胡赋

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馀肉。宾之胡，面象炙胃，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仰鼻。（《御览》三百六十九，三百八十二）

额似鼬皮，色象娄橘。（《御览》九百六十六《橘》）

◇桑赋

上似华盖，紫极北形，下象凤阙，万桷一楹。丛枝互出，乃错乃并。晔晔降暑，凉风自生。微条纤绕，随风浮沈。阳蜩鸣其南枝，寒蝉噪其北阴。秋风忽其将来，咸感节而悲吟。玩庇荫之厚惠，情眷眷而爱深。（《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五。）

◇柳赋

有寄生之孤柳，托余寝之南隅。顺肇阳以吐牙，因春风以扬敷。交绿叶而重葩。转纷错以扶疏。郁青青以畅茂，纷冉冉以陆离。浸朝露之清液，曜华采之猗猗。（《艺文类聚》八十九）

◇与魏太子书

正月八日壬寅，领主簿繁钦死罪死罪。近屡奉笺，不足自宣。顷诸鼓吹广求异妓，时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沈浮，寻变入节。自初呈试，中间二旬，胡欲忄敖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馀弄未尽。暨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欢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自左真、史内、謇姐名倡，能识以来，耳目所见，佥曰诡异，未之闻也。窃惟圣体，兼爱好奇，是以因笺，先白委曲。伏想御闻，必含馀欢，冀事速讫，旋侍光尘，寓目阶庭，与听斯调，宴喜之乐，盖亦无量。钦死罪死罪。（《文选》，《艺文类聚》四十三，《御览》五百七十三。）

◇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

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设。（《御览》三百三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川里先生训

处则抗区外之志，出则规非常之功，实哲士之高趣，邪人之远图。故吕尚垂翼北海，以待鹰扬之任；黄绮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赞。（《艺文类聚》三十六）

◇砚颂

有般亻垂之妙匠兮，目兄诡异于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识璇之内敷。遂萦绳于规矩兮，假卞氏之遗模。拟浑灵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毁隅。钩三趾于夏鼎兮，角辰宿之相扶。供无穷之妙用兮，御几筵而优游。（《初学记》二十一。）

◇砚赞

顾寻斯砚，乃生翰墨。自昔颉皇，傅之罔极。或薄或厚，乃圆乃方。方如地象，圆如天常。班采散色，沤染豪芒。点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无疆。浸渍甘液，吸受流光。（《艺文类聚》五十八，又《初学记》二十一三引。）

◇尚书箴

龙作纳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实司喉吻。赫赫禁台，万邦所庭。无曰我平，而慢尔衡无曰我审，而怠尔明。四岳阿骸，绩用不成。虞登八凯，五教聿清。举涉其私，乃忝服荣。正直是与，伊道之经。先人匪懈，永世流声。君子下问，敢告侍廷。（《初学记》十一。案：《古文苑》以为崔驷作。）

◇威仪箴

其有退朝，偃息闲居。营操弄棋，文局樗υ。言不及义，负胜是图。（《御览》七百五十四）

◇嘲应德连文

应德温云，昔与季叔才俱到富波，饮于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养女，年十五，肥头赤面，形似鲜卑。偶说之，夜与通奸。便住足下。（《御览》八百二十八）

◇丘隽碑

故右扶风都尉主簿有丘隽者，从都尉讨叛胡，官兵败绩，卒伍奔散。都尉临阵堕马，隽于是下马授甲，以身御寇，遂死战场。都尉乘隽马得免。（《御览》三百二十五，又四百二十一。）

卷九十四

◎路粹

粹，字文蔚，陈留人。师事蔡邕。建安初，擢拜尚书郎。后为曹公军谋祭酒，典记室，转秘书郎中令。从军至汉中，坐违法诛。有集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枉状奏孔融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诎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后汉·孔融传》「曹操既积嫌忌，而郄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又见《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与此小异。）

◇为曹公与孔融书

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家为国。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雠，一餐之惠必报。故晁错念国，遘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馀矣。（《后汉·孔融传》。案：《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引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云：「邀一言之誉者，计有馀矣。」证知此文是路粹作。今此无「邀一言之誉者」，《范史》有删节也。）

◎丁冲

冲，沛郡人。兴平中，为黄门侍郎。建安初，迁司隶校尉，以饮醉烂肠死。

◇与曹公书

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魏志·陈思王传》注引《魏略》。）

◎丁仪

仪，字正礼，冲子。眇一目，为丞相掾，进尚书。曹丕即王位，转右刺奸掾，坐与曹植善下狱诛。有集二卷。

◇厉志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前志而博观，求余心之所安。虽疲驽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任，贱善射而陨残。羡首阳之遗誉，憎千驷之馀讪。宗舍藏之伟节，薄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扬，悼《说难》之丧韩。鉴登险之败绩，顾清道以自闲。瞻亢龙而惧进，退广志于伐檀。虽德厚而祚卑，犹不忘于盘桓。薰以芬香而自烧，兔亦取毙于毫翰。援大雅以为戒，眺袭胜而自叹。嗟世俗之参差，将未审乎好恶。咸随情而与议，固真伪以纷错。秽杯盂之周用，令瑚琏以抗阁。恨骡驴之进庭，屏骐骥于沟壑。疾青蝇之染白，悲小弁之靡托。恶晨妇之蒙厚，痛三代之见薄。惟受性之朴拙，亮未达乎测度。顾钟子之既没，牙辍弦而不作。敦三思之弥愤，勤循墙之兹恪。勉夕改以补朝，履日新而悔昨。（以上《艺文类聚》二十六苟神之我昭，永明目而无怍。《文选·沈约奏弹王源》注。）

◇周成汉昭论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找于冢宰，流言谗兴，此其所值艰险相似者也。夫以发金滕然后垂泣，与计日而便觉诈书，明之迟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处，异姓君臣，非相信之与，霍光罹人谤而不出，周公赖天变而得入。推此数者，齐本而论末，计重而况轻，汉昭之优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论二主，余与夫始者。（《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九。）

振短翮与鸾凤并翔。（《文选·沈约和谢宣城诗》注。）

◇刑礼论

天垂象，圣人则之。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后刑。春以生长为德，秋以杀戮为功；礼以教训为美，刑以威严为用。故先生而后杀，天之为岁；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也。天不以久远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礼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质朴，质朴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结绳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转奸诈，刑弥滋繁，礼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礼亦宜略。今所论辩，虽出传记之前，夫流东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倾，自然之势也。后世礼刑俱失于前，先后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礼禁未然之前，谓难明之礼，古人不能行也。案如所云礼，嫂叔不亲之属也，非太古之礼也。所云礼者，岂此也哉！古者民少而兽多，未有所争，民无患则无所思，故未有君焉。后民祸多，强暴弱，于是有贤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无，推逸取劳，以身先之，民获其利，归而乐之，乐之得为君焉。夫刑之记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强而不敢校，得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设逋亡之法，惧彼为我，而以勇力侵暴，于己能与则校，不能归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时，贼耳，非所谓君也。上古虽质，宜所以为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当先别男女，定夫妇，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礼也。夫妇定而后禁淫焉，货物正而后止窃。此后刑也。（《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二十五）

◎丁 e

e，字敬礼，仪弟。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文帝即王位，与兄仪并诛。有集二卷。

◇蔡伯喈女赋

伊太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话言。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玄。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曳丹罗之轻裳，载金翠之华钿。羡荣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馀年。何大愿之不遂，飘微躯于逆边？行悠悠于日远，入穹谷之寒山。惭柏舟于千祀，负冤魂于黄泉。我羁虏其如昨，经春秋之十二。忍胡颜之重耻，恐终风之我萃。咏芳草于万里，想音尘之仿佛。祈精爽于交梦，终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为神灵之所弃。仰华其已落，临桑榆之欷。入穹庐之秘馆，亟逾时而经节。叹殊类之非匹，伤我躬之无说。循肤体以深念，叹兰泽之空设。伫美目于胡望，向凯风而泣血。（《艺文类聚》三十）

◇弹棋赋

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纟致理肌平。卑高得适，既安且贞。棋则象齿，选乎南藩。礼密身重，腹隐头骞。骁悍说敏，不轻不轩。列数二八，取象官军。微章采列，烂焉可观。于是二物既设，主人延宾。粉石雾散，六师列陈。迹行王首，左右相亲。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军政，言含礼文。号令既通，兵棋启路，运若回飙，疾似飞兔。前中却亻舞，贾其馀怒。风驰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诚足慕也。若夫气竭力残，弱胆怯心，进不及敌，中路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刚优劲勇，忿速轻急。推敌阻隧，我废彼立。君子去是，过犹不及。（《艺文类聚》七十四）

◎崔琰

琰，字季，清河东武城人。师事郑玄。袁绍以为骑都尉。曹公平冀州，辟为别驾从事，历丞相东曹掾，迁中尉。以忤意赐死。

◇述初赋（并序）

郁州者，故苍梧之山也。心说而怪之。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观焉。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己所及也。（《水经·淮水注》，《初学记》八）登州山以望沧海。（《封氏闻见记》六引崔琰《述初赋序》）琰性顽口讷，至二十九，初关书传，闻北海有郑徵君者，当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齐都，而作《述初赋》。曰：（《艺文类聚》二十七）

有郑氏之高训，吾将往乎发蒙，濯余发于兰池，振余佩于清风，望高密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亟征，戾衡门而造止。觌游、夏之峨峨，听大猷之篇记。高洪岸之耿介，羡安期之长生。登州山以永望，临洞浦之广溟。左扬波于汤谷，右濯岸于汜。运混元以升降，与三光而终始。蓬莱蔚其潜兴，瀛壶汤以骈罗。列金台之蹇户，方玉阙之嵯峨。（《艺文类聚》二十七，《初学记》六）

倚高闾以周眄兮，观秦门之将将。（《水经·淮水注》。）

吾夕济于郁州。（《水经·淮水注》。）

朝发兮楼台，回盼兮句榆，顿食兮岛山，暮宿兮郁州。（《封氏闻见记》六）

◇奏记曹公让邴原等

徵事邴原、议郎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风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魏志·邴原传》）

◇露版答曹公

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魏志·崔琰传》）

◇谏世子书

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子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罴壮士，堕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拥徒百万，跨有河朔，无所容足也。今邦国珍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魏志·崔琰传》）

◇与葛元甫书

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北堂书钞》一百四）

◇视杨训褒赞魏王表与训书

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魏志·崔琰传》。）

◇大将军夫人寇氏诔

英雄景附。（《文选·七命》注）

◎毛

，字孝先，陈留平丘人。曹公辟为治中从事，转幕府功曹，寻为丞相东曹掾，迁右军师。魏国建，为尚书仆射，以忤旨下狱免，卒于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状

臣闻萧生缢死，困于石显；贾子放外，谗在绛、灌，白起赐剑于杜邮，晁错致诛于东市，伍员绝命于吴都，斯数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后。臣垂龆执简，累勤取官，职在机近，人事所窜，属臣以私，无势不绝，语臣以冤，无细不理。人情淫利，为法所禁。法禁于利，势能害之。青蝇横生，为臣所谤，谤臣之人，势不在他。昔王叔、陈生争正王廷。宣子平理，命举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书之。臣不言此，无有时、人。说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对。若臣以曲闻，即刑之日，方之安驷之赠；赐剑之来，比之重赏之惠。谨以状对。（《魏志·毛传》。）

◎王

，字叔治，北海营陵人。孔融召为主簿，守高密令，复守胶东令。袁绍辟除即墨令。曹公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魏国建，以为大司农郎中令，徙奉常。病卒。有集三卷。

◇四孤议

当须分别此儿有识未有识耳。有识以往，自知所生，虽创更生之命，受育养之慈，枯骨复肉，亡魂更存，当以生活之恩报公妪，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报生以死，报施以力，古之道也。（《通典》六十九）

◇奏记曹公陈黄白异议

臣闻枳棘之林，无梁柱之质，涓流之水，无洪波之势。是以在职七年，忠谠不昭于时，功业不见于事，欣于所受，俯惭不报，未尝不长夜起坐，中饭释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惧也。谨贡所议如左。（《魏志·王传》注引《魏略》。）

◇诫子书

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过。日月可爱也，故禹不爱尺璧，而爱寸阴。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读书，并学作人。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际也。行止与人，务在饶之，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馀无惜也。（《艺文类聚》二十三，《御览》四百五十九）

◎鲍衡

衡，建安中为侍中。

◇奏请公卿将校子弟诣博士

案《王制》「立大学小学，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诗》《书》，而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谓贤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学博士并设表章，而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可听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其高才秀达，学通一艺，太常为作品式。（《通典》五十三）

◎霍性

性，新平人。官度支中郎将。曹丕嗣魏王位，将南征，以谏被杀。

◇谏魏王南征疏

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危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幽王不争，周道用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诚愿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

◎华佗

佗，字元化，沛国谯人。沛相陈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方药。建安中，司空曹公召视疾，乞归，累呼不至，见杀。

◇食论

苦茶久食益意思。（《御览》八百六十七）

◎皇甫隆

隆，建安中方士。（见《博物志》。案：《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嘉平中，有安定皇甫隆为敦煌太守，上距建安三十馀年」。未知即其人否也。）

◇上疏对曹公

臣闻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所贵，莫贵于生。唐荒无始，劫运无穷，人生其间，忽如电过，每一思此，罔然心热。生不再来，逝不可进，何不抑情养性，以自保惜。今四海垂定，太平之际，又当须展才布德，当由万年；万年无穷，当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臣常闻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则甚丁壮，言人当朝朝服食玉泉，琢齿，使人丁壮有颜色，去三虫而坚齿。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乃吞之，琢齿三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练精。（《千金方》八千一。）

◎张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松，蜀郡人。为刘璋别驾从事。

◇与先主及法正书

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蜀志·先主传》。）

◎关羽

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建安五年，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蜀主定荆州，拜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寻董督荆州事，进前将军。为吴吕蒙所袭见杀，追谥曰壮缪侯。

◇与诸葛亮画问马超

超人才可谁比类？（《蜀志·关羽传》。案：侯文可见者，仅此耳。《山西通志》及《尺牍集》载《封还曹操所赐告辞书》。杨慎《古文韵语》、董斯张《广博物志》、凌义渠《湘烟录》载《上玉玺笺》，皆近人拟撰，不录。）

◇封还曹操所赐告辞书

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辅，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龙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主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之主托，某以之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钅咸。伏望台慈，俯垂鉴照。（《尸牍》。案：此后人所依托。）

◎周瑜

瑜，字公仪，庐江舒人，太尉景从孙。与孙策共定江东，还镇丹阳，授建威中郎将，寻为中护将，领江夏太守，留镇巴丘。以赤壁功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寻谋取蜀，道卒（。案：周瑜、荀为三国佐命元报。余初编入《三国文》，积疑久之。博访通人，定归汉末。汉运终于建安二十五年，瑜卒于十五六年，卒于十七年，鲁肃卒于二十二年，关壮缪、吕蒙卒于二十四年，皆以卒年为断。）

◇疏论刘备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吴志·周瑜传》）

◇疏荐鲁肃

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吴志·鲁肃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困与吴主权戕

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灵威，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不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吴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裴松之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

◎鲁肃

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孙权统事，以为赞军校尉，与周瑜共拒曹公。进奋武校尉，代瑜领兵，拜汉昌太守、偏将军，转横江将军。

◇遗刘先主书

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蜀志·庞统传》）

◇答吴主权书

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吴志·吕蒙传》）

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孙策时，张昭荐为别驾司马。孙权统事，拜平北都尉，进横野中郎将。以赤壁功拜偏将军，领寻阳令。以濡须功拜庐江太守。以合肥功拜左护军虎威将军，寻代鲁肃为汉昌太守。以袭荆州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疏请治疾

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吴志·吕蒙传》）

卷九十五

◎宦官

◎曹节

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顺帝初，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以迎立灵帝功封长安乡侯。矫诏诛窦武、陈蕃，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拜车骑将军，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转大长秋，领尚书令。卒赠车骑将军。

◇上书

功薄赏厚，诚有。（《文选·阮籍为郑冲劝进晋王笺》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璜

璜，下邳良城人。桓帝初，为中常侍。延熹二年，以诛梁冀功封武原侯，邑万五千户，与单超等称五侯。

◇白言史官讳占日蚀

臣切见道术家常言，汉死在戌亥。今太岁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蚀柳宿。朱雀汉家之贵国，宿分周地，今京师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见轻。（《续汉·五行志》六「延熹元年」注补引《梁冀别传》，「常侍徐璜白言」。）

◎朱

，建宁初，为长乐五官史。与曹节诛窦武陈蕃，封乡侯。后更封华容侯。

◇阴于明堂中祷皇天

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后汉·曹节传》）

◎吕强

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少以宦者为小黄门，再迁中常侍。中平初，为中常侍赵忠所诬，自杀。

◇上疏陈事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袭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に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修厥德，而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陛下惑其琐才，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刺，稼穑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繇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刺，从此一止。臣又闻后宫彩女数千馀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繇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则西宫致灾，况终年积聚，岂无忧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则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犹日月，虽时有征税，犹望其恩之惠，《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储君副主，宜讽诵斯言；南面当国，宜履行其事。又承诏书，当于河间故国起解渎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从藩国，然处九天之高，岂宜有顾恋之意。且河间疏远，解渎邈绝，而当劳民单力，未见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谷梁传》曰：「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尸子》曰：「君如于，民如水，于方则水方，于圆则水圆。」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此之谓也。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武勇寇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勋烈独昭。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家属，则忠贞路开，重怨以弭矣。（《后汉吕强传》。）

◇谏畜私臧疏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袁宏纪》作「辄有导行之财，皆出于民。今发十而贡一，费多而献少，无为使奸吏用巧，私门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诌姑息，自此而进。（《袁宏纪》此下有「其所奉献，皆御府所有，无为使从谏之臣得自黩也。）」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此三语《袁宏纪》作「尚书又无考课之勤，陛下虚自劳苦，有废乱之负，无所责也。」）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欲明镜之见，则不当照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为责。（《后汉·吕强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二十四）

◇上疏

苟宠所爱，私擢所幸，不复为官择人，反为人择官。（《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引谢承《后汉书》。）

◎赵佑

佑，北海人。灵帝时宦者，与汝阳李巡等著作校书。

◇上言冲帝质帝母未有称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上义，母以子贵。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遵先世，垂示后世也。（《后汉·顺帝虞美人纪》「熹平四年，小黄门、议郎卑整上言。」「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

◎蹇硕

硕，灵帝末，为上军校尉。献帝初，何进收诛之。

◇与中常侍赵宋典书

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后汉·何进传》）

大将军兄弟秉国威权，欲与天下党人共诛内官，以硕有兵，尚且沈吟。观其旨趣，必先诛硕，次及诸君。今欲除私雠，以辅公家。（袁宏《后汉·灵帝纪》下二十五）

卷九十六

◎列女

◎班昭

昭，一名姬，字惠班，扶风人。班彪之女，固之妹，曹世叔妻，早寡。固为《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诏就东观续成之。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号曰曹大家。有《女诫》七篇，集三卷。

◇东征赋

子，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文选》注引《大家集》。）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忉良而怀悲。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谅不登巢而豕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乃遂往而徂逝分，聊游目而遨魂。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兮，历荥阳而过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氏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之鉴照兮，贞良而辅信。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云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兼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七。）

◇针缕赋

熔秋金之刚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达而渐进，博庶物而一贯。惟针缕之列迹，信广博而无原。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艺文类聚》六十五，《御览》八百三十）

◇大雀赋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嘉大崔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艺文类聚》九十二，又《御览》九百二十二引《曹大家集》作《大雀颂》）

◇蝉赋

伊玄虫之微陋，亦摄生于天壤，当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响。融风被而来游，商焱厉而化往。（《艺文类聚》九十七，又《初学记》三十引两条）

吸清露于丹园，抗乔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辉光，映豹豹而灼灼。（《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四十四）

复丹款之未足，留滞恨乎天际。（《文选·庾亮让中书令表》注。）

◇为兄超求代疏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馀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远劳远之处，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决，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远，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戇不知大义，触犯忌讳。（《后汉班超传》，又略见袁宏《后汉纪》十四）

◇上邓太后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圣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荛之谋虑。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分阝，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祀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後汉·列女传》）

◇欹器倾

侍帝王之密坐。（《文选·曹植与吴季重书》注。）

◇女诫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馀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馀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帐。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斋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

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惧第三

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黩。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右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清闲真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然。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

《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淫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和叔妹第七

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愧，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后汉·列女传》）

◎梁

，安定乌氏人，梁竦女，明帝梁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加号梁夫人。

◇上书自讼

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遗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无由自达。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海内旷然，各获其宜。妾得苏息，拭目更视，乃敢昧死自陈所天。妾闻太宗即位，薄氏蒙荣；宣帝继统，史族复兴。妾门虽有薄、史之亲，独无外戚馀恩，诚自悼伤。妾父既冤，不可复生，母氏年殊七十，乃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收辣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则施过天地，存没幸赖。（《后汉·梁竦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四，稍有删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泰姬

泰姬，南郑人，楗为太守赵宣妻。（案《典引序》：「永平十七年，有小黄门赵宣。」非即此。）

◇教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检耳。若放而不检，则入恶也。昔西门豹佩韦以自宽，宓子贱带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为天下名士。（《华阳国志》十下）

◇戒诸女及妇

吾之妊身，在乎正顺。及其生也，思存于抚爱。其长之也，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监临之，勤恪以劝之，孝顺以内之，忠信以发之，是以皆成而无不善。汝曹庶几勿忘吾法也。（《华阳国志》十下）

◎杨礼

礼，成固陈省妻，杨元珍之女。

◇敕二妇

吾先姑，母师也，常言圣贤必劳民者，使之思善。不劳则逸，逸则不才。吾家不为贫也，所以粗食急务者，使知苦难，备独居时。（《华阳国志》十下）

◎李文姬

文姬，南郑人，赵瑛妻，太尉李固女。

◇敕弟燮

先公为汉忠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济，岂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是又掇祸也。（《华阳国志》十下。）

◎陈惠谦

惠谦，成因人，度辽将军张亮则妻。

◇戒兄子伯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患年不长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系风捕影。非可得也。（《华阳志国》十下）

◎窦玄妻

妻姓名未详。窦玄字叔高，平陵人。

◇与窦玄书

窦玄形貌绝异，天子以公主妻之，旧妻与玄书别曰：

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我处！（《艺文类聚》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淑

淑，陇西人，黄门郎秦嘉妻。有集一卷。

◇答夫秦嘉书

知屈璋，应奉藏使，策名王府，观国之光，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自初承问，心愿东还，迫疾惟宜，抱叹而已。日月已尽，行有伴例，想严庄已办，发迈在近。谁谓宋远，企予望之。室迩人遐，我劳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于是咏萱草之喻，以消两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将来之欢。今适乐土，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艺文类聚》三十二）

◇又报嘉书

既惠音令，兼赐诸物，厚顾殷勤，出于非望。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文选·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注作「又好」。）惠异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赐，非丰恩之厚，孰肯若斯？览镜执钗，情想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妤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艺文类聚》三十二，又略见《御览》七百十七，作「今君征未还，镜将何施？明镜鉴形，当待君至。」又七百十八，九百八十一。）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尘垢；越布（《书钞》一百三十六作「越州」。）手巾二枚；严器中物几具；金错碗一枚，可以盛书水；琉璃碗一枚，可以服药酒。（《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三，七百十六，七百十七，七百六十。）

今奉细布袜一量。（《御览》六百九十七）

◇为誓书与兄弟

盖闻君子导人以德，矫俗以礼，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贞女无回二之行。淑虽妇人，窃慕杀身成义，死而后已。夙遘祸罚，丧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亻黾亻免求生，将欲长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继祖祢之礼，然后觐于黄泉，永无惭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厉高节于弱志，发明于暗昧，许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讼之简书。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胁以德，晏婴不以白丸临颈改正直之辞，梁寡不以毁形之痛忘执节之义。高山景行，岂不思齐？计兄弟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虽曰既学，吾谓之未也。（《御览》四百四十一引杜预《女记》，「淑丧夫守寡，兄弟将嫁之，誓而不许，为书曰：「云云。案《史通》云「徐氏毁形不嫁，哀恸伤生。」《通典》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九，「晋咸和五年，散骑侍郎贺峤妻于氏上表云：「汉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养之。淑亡后，子还所生。朝廷通儒移其乡邑，录叔所养子，还继秦氏之祀。」）

◎袁氏

袁氏，汝南汝阳人，司徒袁安曾孙女，太尉杨彪妻。

◇答曹公夫人卞氏书

彪袁氏顿首顿首。路近，不展淹久，叹想之劳，情抱山积。曹公匡济天下，遐迩以宁，四海归仰，莫不感戴。小儿疏细，谬蒙采拾，未有上报。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内伤裂。尊意不遗，伏辱惠告。见明公与太尉书，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过父母，小儿违越，分应至此。怜其始立之年，毕命埃土，遗育孤幼，言之崩溃。明公所赐已多，又加重赍，礼颇非宜，荷受辄付往信。（《古文苑》。）

◎丁 e 妻（《文选》注作「丁仪妻」。《初学记》作「丁仪」，无「妻」字）

丁 e 妻，姓氏未详。

◇寡妇赋（案：寡妇者，阮元瑜之妻。见魏文帝《寡妇赋序》言「命王粲等并作之」，此篇盖亦当时应教者。）

惟女子之有行，固历代之彝伦。辞父母而言归，奉君子之清尘。如悬萝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临渊。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险。荣华晔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静闭门以却埽，魂孤茕以穷居。刷朱扉以白垩，易玄帐以素帱。舍惨悴其何诉，抱弱子以自尉顾颜貌之《并色》々。对左右而掩涕。时翳翳以稍阴，日以西坠。鸟凌虚以徘徊，□□□□□□。鸡敛翼以登慰。雀分散以群逝，还空床以下帏。拂衾褥以安寐，气愤薄而交萦。抱素枕而欷，想逝者之有凭。因宵夜之仿佛，痛存亡之异路。终窈漠而不至，时荏苒而不留。将迁灵以大行，驾龙需于门侧，设祖祭于前廊。□□□□□□，缤纷以飞扬。彼生离其犹难，矧永绝而不伤？□□□□□□，迸流进以淋浪。自衔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节。风萧萧而增劲，寒凛凛而弥切。凄凄而夜降，水氵兼氵兼而晨结。雪翩翩以交零，□□□□□□□。瞻灵宇之空虚，悲屏幌之徒设。仰皇天而叹息，肠一日而九结。神爽缅其日永，岁功忽其已成。惟人生于世上，若驰骥之过棂。计先后其何几，亦同归乎幽冥。（下缺。上缺。）贱妾茕茕，顾影为俦。（下缺。《艺文类聚》三十四，又见《文选·潘寡妇赋》注，《陶潜归去来辞》注，《初学记》十四。）

卷九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名（一）

◇刺史周行郡国以六条问事诏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以要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

二要：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续汉·百官志》五注补引蔡质汉《仪诏》书旧典」。）

◇以尹昆为尚书仆射诏

惟君公曹时以太守之术，克奖王室，其省录台事，勿令谬误。（《北堂书钞》五十九引谢承《后汉书》「尹昆字□渊，为侍御七日，特拜尚书仆射，诏：云云。安：此诏原本缺误，不知何帝，俟考。）

◇祀令

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马、、璧各一，衣以缯缇五。又祠用脯二束。酒六斗，盐一升。涉渭、灞、泾、洛地名水是，沈璧各一，律在所给祠。其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驱投石，少时给璧。不满百里者不沈。（《通典》五十四）

◇上顺帝书

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后汉·虞诩传》，「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书云云）

◇月晕上书请赦命

昔有大星，升汉而西，卷舌扬芒迫月。营惑犯帝坐，则有大臣枉诛。星在西方，太尉固应之。今晕如之，宜有赦命，录其遗嗣，以除此，异。（《华阳国志》延熹二，梁冀诛后，月经阳道，晕五车。史官上书。于是下书赦固子燮。）」

◇上言得严光

有男子，把羊裘，钓泽中。（《御览》六百九十四，「齐国上言」。）

◇上言增科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后汉·杜林传》，「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

◇上言桑蚕（章帝元和中）

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浓溃，建武，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和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后汉·卫飒传》注引《东观记》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

◇上言清河孝王尊号（安帝建光元年三月）

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载育明圣，承天奉祚，为郊庙主。汉兴，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宣帝号父皇考，序昭穆，置园邑。太宗之义，旧章不忘。宜上尊号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贵人追谥曰敬隐后。（《后汉·清河孝王传》，「有司上言」。）

清河教王至德纯一，含弘光大，既受帝礻止，载生明圣，旧章法制，宜有尊号，不宜称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宗贵人曰敬德后。（《通典》七十二，「有司上言」，与《后汉》本传》异，今两存之。）

◇因天变上言

当有阴谋，不宜北行。（《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灵》：「帝欲北巡冀州，刺史王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求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不西竟天太史上方」云云「帝乃止」。）

奏上尊号（建武末年）

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后汉·光武纪》，「至中山，诸将复上奏」。）

◇复奏

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后汉·光武纪》群臣复奏。」）

◇奏禁诸王客

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续汉五行志》六建武二十八年，「有人上奏」。）

◇奏请封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不下敢颂功述德业，《河》《雒》诈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岳之正礼，奉《图》、《雒》之明文，以和灵瑞，以为兆民。（续汉祭祀志上》注引《东观书》。）

◇奏请封禅刻石（中元元年二月）

《河》、《雒》图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前后凡三十六事，与博士充等议，以为「殷统未绝，黎庶继命，高宗久劳，犹为中兴。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据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攻，后世谓之圣王。汉统中绝，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请亲定刻石纪号文，太常奏仪制。（《续汉祭祀志上》注引《东观书》，上至泰山，有司复奏」。）

◇奏封禅故事

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背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续汉祭祀志上》「建武三一年，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

◇奏请撰集符群臣请令太史撰集符瑞（中元元年）

地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风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礻氏，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后汉·光武纪》「中元元年夏，群臣奏」。）

◇奏上明帝庙号

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昃，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亻尧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蒸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雅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诈。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开。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忄妻怆。陛下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蒸蒸，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祫，于光武之堂，闲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后汉·章帝纪》「有司奏言云云，制曰：可」。）

◇奏上章帝庙号

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戒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於穆洁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后汉·和帝纪》，「章和二年三月辛，酉有司上奏」「制曰：「可」。）

◇奏请封郭镇

镇冒犯白刃，手剑贼臣，奸党殄灭，宗庙以宁，功比刘章，宜显爵土，以励忠贞。（□□□□□「延光中，镇为尚书，迎立济阴王，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再迁尚书令。三公奏，乃封定颍侯」。）

◇奏上顺帝庙号（建康元年九月）

孝顺皇帝弘秉圣哲，龙兴统业，稽乾则古，钦奉鸿烈。宽裕晏晏，宣恩以极，躬自匪薄，以崇玄默。遗诏贻约，顾念万国。衣无制新，玩好不饰。茔陵损狭，不起寝庙，遵履前制，敬敕慎终，有始有卒。《孝经》曰：爱敬尽于事亲　而德教加于百姓。《诗》曰：「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臣请上尊号曰敬宗庙，子世世献奉，藏主祫祭，进《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东观书》，「有司奏言云云，「露布奏可」。）

◇奏荐挚恂

恂行侔曾、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诚瑚琏器也。宜在宗庙，为国桢辅。（《高士传》，「恂字季直，高士峻十二世孙。永元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荐恂，公车徵，及大将军窦宪举贤良，并不就）

◇奏请案纳后礼仪（桓帝建和元年）

《春秋》迎王后于纪，在涂则称后。今大将军冀女弟，膺绍圣善。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徵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后汉·桓帝梁皇后纪》）

◇奏加梁冀殊礼

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馀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后汉·梁冀传》「元嘉元年」。「于是有司奏」）

◇奏定孝崇皇后丧礼

礼为人后，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赠送之礼仪，比恭怀皇后。（袁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汉纪》二十一、「元嘉二年四月，孝崇皇后崩，有司奏。」）

◇奏处正襄楷（桓帝时）

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后汉·襄楷传》，「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云云。）

◇奏大石自起立事

伏闻东平国无盐县山中，有大石无故一夕自起立。臣愚以为石者阴类，殆有微人当绍起者。汉兴以来，与今再见，其一正以昭帝无继嗣见，今又以陛下无继嗣复见。（《白孔六帖》□□□《引汉名臣奏》，案：文当是桓帝末。）

◇奏劾蔡邕（光和元年）

邕属张宛长休百日，被假宛五日；复属河南李奇为书佐，不为召；太山党魁羊陟与邕季父卫尉质对门九族，质为尚书，营护啊拥，令文书不觉，被诏书，考胡（章怀引《邕集》作「綦」。）母班等，辞与陟为党，质及邕频诣，问班所及，不应，遂怀怨恨，欲必中伤。（《後汉书·蔡邕传》：「邕与司徒刘素不相平，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飞章言邕。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注引「《邕集》其奏曰」云云。制曰：下司隶校尉正处上。）

◇奏除四帝后尊号

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後汉·献帝纪》，「初平元年，有司奏。」）

◇奏请以立秋择吉日治兵（建安二十一年三月）

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居，自今已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书》「有司奏」，又见《宋书·礼志》一。）

◇归汉议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后汉·窦融传》，「隗嚣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首皆曰」云云，遂决策东向」。）

◇驳梁统重刑议（建武十二年）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统今所定，不宜开可（《后汉·梁统传》，统上疏请重刑罚，后「下三公、廷尉，议者以为云云。）

◇郊祀帝尧议（光武时）

追迹先代，无郊其五运之祖者，故禹不郊黄帝，周不郊帝喾。汉虽唐之苗裔，尧以历数命舜，高祖赤龙火德，承运而起，当以高祖配尧之后，元复于汉，宜修奉济阳城阳县尧帝之冢，云台致敬，祭祀之礼，宜亦如之。（《御览》五百二十七引《东观汉记》，）有司奏议。

◇郊宗议（光武时）

昔周公郊祀后稷，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图诈著伊尧亦帝之子，俱与后稷并受命而为。汉刘宜令宜郊礼帝尧以配天，宗礼高祖以配上帝。（《御览》五百二十七引《东观汉记》）

◇亻敬备南匈奴议

蛮夷反覆，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它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客赐，亦足以威示百蛮。（《后汉·南匈奴传》，永元六年，中郎将杜崇与行度辽将军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背畔，请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

◇御大夫遣郡国计吏敕

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汉旧仪》，《永乐大典》本。又引见《续汉百官志一》注。）

◇敕刘洪

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今洪其诣修，与汉相参，推元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洪便从汉受。（《续汉·律历志中》，「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太史令修上言，：『汉所作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尚书召谷城门侯刘洪敕日」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讨羌符

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车骑将军幕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中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叛羌，急急如律令，马匹，驴二百头，日给。（《古刻丛钞》）

◇八能士书版言事状

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锺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

◇督邮保举博士板状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理《易》、《尚书》、《孝经》、《论语》，兼崇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经明受谢。见受门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谢生，三郡三人，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某官某甲体举。（《通典》□□□□，「灵帝时，诸博士试甲乙科。凡学士督书其板举主保之」。）

◇锺皓颂

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后汉·锺皓传》，「诸儒颂之」。）

◇邴原诵

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御览》五百三十二引《邴原别传》，「原避地辽东，里老为之诵」。）

◇资中古碑伏羲赞

伏羲苍精，初造工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史子坚《隶格》）

◇孔嵩赞

仲山通达，卷舒无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水经氵育水注》，「宛城西有孔嵩旧居。嵩字仲山，宛人，与山阳范式有断金，契贫无养亲，赁为阿街卒，故其赞曰。）

◇铁印铭

佣力得富，钱至亿庾，一十三田，军门主簿。（王子年《拾遗记》安帝永初时，有琅琊王溥，即中尉王吉之后，尝穿井得铁印，有铭。后以一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也。又引见《御览》一百八十九。）

◇双鱼洗铭

富贵昌，宜侯王。元和二年。（拓本）

◇驺氏镜铭

驺氏作竟四口服，多贺国家人民息。□□□□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东王公西王母。（《肃续》十四）

◇尚方镜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比金石国之保。（《隶续》十四。）

尚方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无极兮。（博古图）

◇李氏镜铭

李氏作竟佳且好，明如日月世之保。白虎辟邪主除道，渴饮玉泉饥食枣，浮由天下不知老。（拓本）

◇镜铭

洁精白而事君，怨阴欢之明。焕玄锡之流泽，志疏远而日忘，慎禀美之穷嗤，外丞欢之可欲。说慕安于重泉，愿永思而毋纪。内请硕以昭明。光辉桌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池。

日有熹，月有富，乐无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商市程，万物平。老复丁，复生宁。

久不见，侍前希，秋风起，子志悲。

湛若止水，皎如秋日。清晖内融，菱花外发。洞照心胆，屏除妖孽。永世作珍，服之无沫。

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氵柬治银锡清而明。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

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

天地成，日月明。五岳灵，四渎清。十二精，八卦贞。富贵盈，子孙宁。皆贤英，福禄并。（以上并拓本。）

◇梁商诔

孰云忠侯，不闻其音？背去国家，都兹玄阴。幽居冥冥，靡所且穷。（□□□□《东观汉记》。）

卷九十八

◎阙名（二）

◇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衷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隶释》四云：「莽汉之际，习欲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东夷传》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同」。）

◇畜阝君开褒斜道摩崖刻石（永平九年）

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道，太守钜鹿君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领用。始作桥格六百卅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馀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馀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碑拓本，又宋晏袤《释文》。）

◇郫县摩崖刻石（永元六年）

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古刻丛钞》。）

◇嘉州夹江县摩崖

平乡明豪大道，北与茂陵、西与青衣越通界，回曲危险。扶风王君为民兴利除害，遣掾何章修治，故书崖以颂之。（《隶释》四，「羊窦道」跋云，又有「摩崖四百馀字」云云，「盖和帝永元八年也」）

◇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永元八年四月十日）

维平乡明高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通界。（阙）制中涪山上，随沿回曲。（曲字）几（阙）危（难字）经随（阙）险，登高望天，车马不通。（阙字二）不（阙）虫（阙二字）周古古（阙三字）磨民吏莫（莫字）能自（阙）二有（阙二字）《黑隹》（阙三字）崖易之遭（阙）不进磐崖横道，临大江（阙二字）危（阙四字）或堕不止陷（阙）复为民害。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长右扶风（阙）仓壬君（阙）民兴利除周，遣掾何童史道兴，与有秩（阙）道家（阙）因民力（阙）崖平碓，及泊潭山（阙）格通达平直，广大道（阙）长及畸（阙）灰贼盗区止，车马驰驱，无所畏《黑隹》商市（阙四字）平（阙六字）百姓如愿，开（阙）采石，今（阙二字）刻石之功，恩及子孙，去危就安，万世无患，永永无穷（阙）后类（阙八字）掾桥义尉曹史任政、杨莫，丞汁方阝王卿江元尉绵竹杨卿，椽杨弘，主泊山史（阙）易，子（阙）永元八年四月十日，兼户曹据何童，史道兴造书崖，师朱仲、王回左（阙）大（阙二字）炅皆富昌（阙三字）明下立（阙四字）驯孝（阙四字）王前南长（阙）方主（《隶续》十一。）

◇祀三公山碑（元初四年）

元初四年，常山盯陇西冯君到官，承饥衰之后，□惟三公御语山，三条别神，向在领西，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我，民流道荒醮祠希罕，□奠不行，由是之来，和气不臻，乃来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德广，其灵尤阙，处幽道艰，存之者难，卜择吉□治，东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荐牲纳礼，以宁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民无疾苦，永保其年。长史鲁国颜氵交、五官掾阎、户曹史纪受、将作掾王策，元氏令茅匡、丞吴音、廷掾郭洪、户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纪焉。（碑本）

◇嵩岳太室石阙铭（元初五年四月）

惟中岳□□，崇高神君，冢土□□，岱气最纯，春生万物，肤寸起云，润施源流，洪沛宣，普天四海，莫不蒙恩。圣朝肃敬，众庶所尊，斋试奉祀，战尽勤，以颂功德，刻石纪文，垂显□□，以传后贤。元初五年四月，阳城□长左冯翊万年吕常始造作此石阙。（碑本）

◇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永元十一年九月）

羊窦道旧故南上高山，下入（人字）深谷，危骏回，百姓患苦，永初六年，青衣尉南安赵孟麟更易由此道，滨江平泽无盗贼，差近廿里，骑马儋负，水弱得过，除去危难，行人万姓，莫不蒙恩，传于无究乎，维世青衣尉赵君，故治所书佐郡督邮随牒除到官六日，郡召守蜀铁官长，积四月，治状分明，徙守成都，今复还归尉向，羊窦故道高危，君更穿（穿字）岸易道，盗贼徵止，老弱往来无患，时典（典字）主通道者，积溪故吏梁氵巴捕盗贼王留，百姓过者皆蒙恩，君延寿万年。

书此盛巨。元十一月九日造。（《隶释》四。案：羊窦故道，和帝永元年造，至安帝永初六年改修。）

◇汉安长陈君阁道碑

永建五年，孟春下旬，汉安长蜀郡青衣陈君到官，（阙五字）约垂意惠民，施无为之政，行不言之教。德化流行，盗贼（阙）少，五谷丰茂，百姓晏然，各得其所。群思所以利民，大小悉备。此道本有极阁二百馀丈。（阙三字）穿（穿字）陷坏绝，车马疆顿。常以农时，发民（阙）治，岁岁造更，直世卅馀万。君躬自案行，以眇思省去极阁，令就土著，长无劳费，为万世基。百姓行人，欢悦歌咏，邮亭掾尹[130]（阙二字）臣有述群之义，故勒此石，以示后贤其辞曰：

惟此故道，险阻危难。根阁厄（阙）临江缘山。秋雨水，（水）潦。（阙二字）陷穿。车马疆顿，修隧陨颠。行旅创苦，发赋加民。乃至于今，遭我陈君。舍道施德，蹈义履。治合中和，化行若神。清过夷齐，行同参骞，以身率下，非礼不言。思惟俭约，所以利民。追哺（阙）饭，露宿草（阙）。百姓安乐，不劳不烦。又省此阁，就乎平便。民无经赋，行人离患。时丞冯卿，廉约勤勤，好施乐（阙，）钦承奉宣。掾史遵宪，各建忠（阙。）咸（阙）百福，子子孙孙。时道桥掾董（阙二字《隶续》十五）

国三老袁良碑（永建六年二月）

君讳良，字厚卿，陈国扶（乐人）也。厥先舜苗，世为封君。周之兴，虞阙父典陶正，嗣满为陈侯。至玄孙涛涂，初氏父字，并姓曰袁，鲁公四年为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哀十一年，颇作司徒。其末或适齐楚，而袁生。（阙）独留陈。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孙干，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后锡金紫，仙修城之阝，干薨，子经嗣。经薨，子山嗣，傅国三世，至圭荣而断，君即山之支孙，纟赞神明之洪族，资天德之清则，忄享综《易》、《诗》，而说礼乐，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谢病归家，孝顺初政，咨（阙二字）白。三府举君，徵拜议郎符节令。时元子光，博平令；中子腾，尚书郎；少子璋，谒者。诏书壁（阙二字）可父事。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阙）节安车亲（阙）几杖之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后拜梁相。帝御九龙殿引君对觌，与酒饭，赐饮晏。册曰：顷者连遇运害，灾条备至，阴阳不和，寒暑不节。昔孔子制义，承奉则有兴盛之福，慢期即致来咎之变，朕以妙身，袭裘继业，二九之戎，今直其际。图记占（阙）恒在藩国。自先帝至德，犹有七国之谋，盖治世者不讳其难。朕追寤社稷之重，恐有交会诸国王侯，开导以骄满之渐，令奸邪因缘生慝，相以显选，简练内升。昔掌苻竟，惠抚我民，故连拔授不问勋次，典郡职重，亲执经纬，隐括在手。往者王尊发纵於平阳清约藩辅，其节氵然。忠臣之义，有献善（去）否，其加精微，测切防绝，朕疚心以戎，今特赐钱十万，杂缯卅匹，壬（王字）具剑、佩书刀、绣文印衣、无极手巾各一。往悉乃心，勉崇协同，便宜数上。君子曰：优，贤之宠，於斯盛矣。审县治郡，无民不思，载八十五，久病致仕，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卒。居网室庐，殡亏假馆，昔行父平仲，小国之卿，其俭猷称，况汉大夫，父子同升，而而环堵，不遭正明实录之时，使前哲孤名，而君独立。於是厥孙卫尉滂司徒掾弘（阙）乃刊石作铭。其辞曰：

飞清德，纷其厉，跨高山（山字，）铺云际，作帝父，振沙，登华龙，眺天坐。酌不挥，凯以迈。民被泽艳畿义大本德，曜其碣。（阙）煌煌，数万世（《隶释》六）

◇洛阳上东门桥右石柱铭

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阖，河南尹邳崇隗，丞渤海重合双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荫，史赵兴，将作吏睢阳申翔，道桥掾成皋卑国、洛阳令江双、丞平阳降监掾王腾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毕成。（《水经谷水注》）

◇敦煌太守裴岑碑（永和二年八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灰，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碑本）

◇汉敌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汉安二年）

惟汉安二年仲秋□□，故北海任城景府君卒，呜呼哀哉！国□□宝，英彦失畴，列宿亏精，晚学后。何穹仓，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实为之。岂夫仁哲。收克不遗。於是故吏诸生，相与论曰：上世群后，莫不流光口於无穷，垂芬耀於书篇，身殁而行明，体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图，或系颂於营管弦。后来咏其烈，竹帛叙其动，乃作诔曰：

伏惟明府，受质自天。孝弟渊懿，帅礼蹈仁。相道恢艺，抱淑守真。昌白清方，克己治身。实氵柔实刚，乃武乃文。遵孝孝谒，假阶司农。流德元城，兴利惠民。强衙改节，微弱蒙恩。威立泽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孪亲。躬自逊让，夙宵朝廷。建英忠谠，辨秩东衍。玺追嘉锡，据北海相。部城十九，麦阝麦阝归向。分明好恶，先以敬让。残伪易心，轻黠逾竟。谍枭鸣，分子还养。元元鳏寡，蒙佑以宁。蓄道修德，□祉以荣。纷纷令仪，明府体之。仁义道术，明府膺之。黄朱邵父，明府三之。台辅之任，明府宜之。以病被徵，委位致仕。民志思慕，远近搔首。农夫释耒，商人空市，随辇饮泪。奈何朝廷，夺我兹父，官未旬。病乃困危，兹璧之质，临卒不回，欷绝，奄忽不追，孝子忄彭忄鼻，颠倒剥摧。遂不克寤，永潜长归。州里乡党，陨涕奔哀，故吏忉怛，欷低徊。四海冠盖，惊忄重伤里。大命所期，实惟夫授。明王设位，明府不就，臣子欲养。明府弗留，呜呼哀哉。

辞曰：孝积幽穸，表至□兮。□□□□，翔议唧兮，再命虎将，绥元元街。规荚矩谟，主忠信兮。羽卫藩屏，抚万民兮。□□□□，恩弥盛兮，宜参鼎弗，□竖干桢兮，不永麋寿，弃臣子兮。仁敷海外，著甘棠兮。□石勒铭，□不亡兮。（碑拓本，又见《隶续》十四。）

◇北海相景君碑阴

竖建虎口，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暗沈思。守卫坟园，仁总礼备，陵成宇立，树列既就。圣典有制，三载已究。当离墓侧，永怀靡既。文不可胜，以义割志。乃著遗辞，以明厥意。魂灵瑕显，降垂嘉佑（碑拓本，《隶续》十）

◇蔡携碑

携字叔业，有周之胄。昔蔡叔没，成王命其子仲，使践诸侯之位，以国氏姓，君其后也。君曾祖父勋，哀帝时以孝廉为长安邰长。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顺帝时以司空高第迁新蔡长，年七十九卒。长子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年五十二卒。《谥法》曰：「清白守节曰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纯行不差曰定」。（《后汉·蔡邕传》注引邕祖携碑云云，案：蔡邕有贞定直父碑，今此即邕撰否，不能定之。）

◇敦煌长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大岁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长史同□□□□□□□□敦煌长史武君讳斑字宣张。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勋臧王府，官族分析，因以为氏焉，武氏盖其后也。商周假藐，历世圹远，不陨其美。汉兴以来，爵位相踵，□朝忠臣。君幼门颜闵之懋质，长敷游夏之文学，慈惠宽□，孝友玄妙，包罗术艺，贯洞圣□，博兼□□，耽综典籍，□思□纯，求福不回，清声美行，阐形远近。州郡贪其高贤，□少请以□□岁举□翼紫宫□□诏除光显王室，有□于国，帝庸嘉之。掌司古□领校秘奥阝，研□幽微，追昔刘向辨贾之从比□万矣。时戎□□匡正一□□朝廷惟忧□□有司□□举君，班到官之日，□疠吏士哮虎之怒，薄伐□□□□□□□□□并百姓赖之。邦域既宁，久劳于外，当还本朝，以叙左右。以永嘉元年□月□日遭疾不□，哀哉！于是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岁郎署，咸以为自古在昔，先圣与仁□□兴替□□人存，生荣死哀，是为万年。伊君遗德，□孔之珍，故□石铭碑，以旌德焉。其辞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积祉所锺。其在孩提，岐嶷发纵。谦口守约，唯诣是从。孝深凯风，志洁《羔羊》，乐是□□，恬此策光。孳孳临种，窥见□墙。庶仰箕首，微妙玄通。□然清貌。□□□□。□□升□，为帝股肱。扶助大和，万民蒙。显宗□□，史官书功。昊天上帝，降兹鞠凶。厶忽徂逝，□□□宫。不享耆，大命□□。百辽惟□，后帝感伤。学夫丧师，士女忄妻怆。旌表金石，令问不忘。垂□后昆，亿载叹诵。（碑本）

◇武氏石阙铭（建和元年三月）

建和元年大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开明子宣张，仕济阴，年廿五，曹府君察举孝廉，除敦煌长史，被病夭没。苗秀不遂，呜呼哀哉。士女痛伤。（碑本）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建和二年十一月）

惟坤灵定位，川泽股躬。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祖受命，兴於汉中。道由子午，出肴阝入秦。建定帝位，以叹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艰。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修。上则县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写输渊。平阿源泥，常荫鲜晏，上距，利磨确磐，临危枪易，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恶虫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兽，蛇蛭毒曼，未秋截霜，稼苗夭残。终年水登，匮喂之患，卑者楚恶，尊者弗安。愁苦之，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辽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蒸（口）文益。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王升字稚纪，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群明右，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其辞曰：

君德明（明）芮焕弥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绥亿衙强。春宣圣日，秋贬若霜。无偏荡（二）真雅以方。宁静庶，政与乾通。辅主匡君，修礼有常。威晓地理，知世纪纲。言必忠义，匪石厥章。恢弦大节，谠而益明。揆往卓今，谋合朝情。艰即安，有勋有荣，禹凿龙门，君其继纵，上顺什（斗字）极，下答坤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忄熹，农夫永同。春秋记异，今而纪功。垂流亿载，世（世）叹诵，序曰：明哉仁知，豫识难易。原度天道，安危所归。勤（勤）竭诚。

◇荣名休丽

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疆字产伯，书佐西成辅字文宝主。

王府君闵谷道（阙）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辅服字显公、都督据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察中曹卓行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决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曰从署行丞事，守安阳长。（《隶释》四。）

◇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建和三年冬）

表惟右部官，国之珍宝，冲路危险，侠石磐岩（阙）道，人马（阙）行，为民隆害，历世弥久，靡有留心。长广汉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阙）攻治破壤，又从涂口繇平（阙三字）井间道至别监，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馀日，成就通达，永传亿岁无穷记。弟子杨子钦奉为作（阙）定远（阙六字）造。（《隶释》四。案：碑文盖杨子钦所作也。子钦无考。）

◇漳河神坛碑

河内修武县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钜鹿太守。漳津泠滥，土不稼穑，导披按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原其逆顺，揆其表裏，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绩有成，民用嘉赖。（《水经浊漳水注》）

◇张公神碑（和平元年）

惟和平元年正月，（阙二字）朝歌长郑郴造（阙）张公建（阙）良（阙）之山，运置綦阳，刊凿涿摩，立左右阙，表神道，（阙）竖碑庙堂之前。到五月（阙二字）乃成。长（阙二字）之，铭勒神懿光秘后昆。其辞曰：

於穆张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极，乾刚川灵。何天之休，元亨利贞。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二字）贵，神耀洞（阙二字）度（阙）泉，殷商北。岳朝綦阳，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氵肃氵肃滋荣。群萌勋分灬，激川通（厥三字）怀（阙八字）庙，克俭损盈。诏命有司，祭以中牲。岁聿再庆，公其飨零。兴来亿载，历数万君。（阙七字）太（阙二字）显犹昭拂英勋（阙）锡令福，惠此吏民。国无灾寇，屡获丰年。皇帝眉寿，千禄于天。牧守皆升，握台辅辰。长与丞尉，超迁相国。休（阙）烈烈，无（阙三字）临犁阳营。谒者李君，畏敬公灵。好郑长文，彻奉佐工。悃忄殷勤。（阙三字）熹且惶，作歌九章。达李君阙（颂公德芳。其辞曰：）

綦水汤汤扬清波，东流（阙折阙）于河。（阙五字）朝歌。县以洁静无秽瑕。公（阙）守相驾蜚鱼，往来悠忽遂熹娱，佑此兆民宁厥居。出自綦（阙四字，）松柏郁兰公（阙二字）神往来乘浮云，种德收福惠斯民。家饶户富无（阙）贫，疆界家静和睦，（阙）朝歌荡阴及黎阳，三女所处各殊方，三门鼎列推其乡。时携甥幼归侯公，夫人（阙三字）容（阙五字）飨（阙）觞。穆风屑兮起坛旁，乐吏民兮永未央。井鹿呦公德兮之所衍。栗萧廿兮铺陈，新美萌兮香芯芬，蕙草生兮满园田，竞苔茗兮给万钱。惟公德命之所（阙。）门堂郁兮文耀光，公神赫兮坐东方，明暴视兮俨仰仰，夫人（阙）女兮列在旁。陈君处北兮从官（阙，）车骑骆驿兮交错重，秉⿺辶轺兮驾飞龙，骖白鹿兮从仙亻重，游北兮与天通。

岳玄碑既立，双阙建兮。（阙四字）大路畔兮。亭长阍（阙二字）扌干难兮。列种槐梓，方茂烂兮，天下远近，（阙）不见兮，公神日著，声洞遍兮，（阙二字）乾巛，传亿万兮。监梨阳营谒者豫章南昌李朝伯、丞左冯翊夏阳赵宠德雅、朝歌长颍川阳城郑郴伯林、左尉京兆（下阙）井水□□阳里郭虞子（下阙井）扶风安陵□□邵公、处士巍郡□封仲举、处士巍郡梨阳□□□□。（《隶释》三。案：此碑前半张公神道阙铭文，朝歌属长郑郴撰。郴字伯林，颍种阳城人。后半歌九章，无吏撰名氏。）

◇严碑（和平元年）

惟汉中兴，卯金休烈。和平元年，岁治东宫，星属角房。月建朱鸟，中吕之均。万物慈躬，华泽青应，支行蠕动，咸守厥常。人物同授，独遭灾霜。颠。（徂）落，寿不宽弦，经设三命，君获其央。年六十有九，礼胜蚤夭。咨嗟痛兮，呜呼悲伤。故著名（诔，）噌叹欷，发（愤）授云（笔字）舒虑广喟，其辞曰：伊叹严君，讳诉，字少通，兆自楚庄，祖考相承，招命道术，治《严氏春秋》，冯君章句，众书渊（阙）靡不（阙）览，君体性慈仁，常容（阙二字）忠妥清白，好善博爱，有文有武。（阙二字）兼备，幼为郡掾史，会稽诸暨尉。守乌程、毗陵、馀暨、章。安、山阴长，以疾去官，后劣丹阳陵阳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春谷长，举廉，迁东牟侯相。（阙四字，赵作下邳祝）长典牧十城。所在若神，宣布政声，（阙二字）甘棠。贫细随附，贤士敬名，行旅歌谣谣慎於所（阙五字）郑实与相似，恩泽奂。（阙五字）□名臧文，威如哮虎，仙南□（阙）德配公刘。（阙三字）宣为二（阙）风（阙二字）至今不灭，丰（阙十字）何亿掩忽摧藏（阙三字）於是宫（阙七字）送君莫不悲哀舒气，唁（阙二字）后宫贵人，上（阙二字）君（阙）魂（阙）灵柩（阙四字）农夫桑妇，（阙）叹欲（阙二字人僮）优（阙）目（阙三字）哀（阙二字）嗟君阙四字云斯阙阙七字身甘复（阙五字）次子（阙三字）昔先子女斯（阙三字）有命不可追留。呜呼哀哉，（阙）何棠所宰临十城，布化垂光明。功名休赫，盛巍难敝障。今歌於道。（阙三字）甘棠。君不享黄寿，没归（阙）窆且于中岳玄照洞仓弘高显（阙五字）刻画文胳堂列种诸奇树窈何呙。灵魂审有知，福祚遗子。阙。

卷九十九

◇　阙名（三）

◇从事武梁碑（元嘉元年七月）

□故从事武掾，掾讳梁，字绥宗。掾体德忠孝，岐嶷有，治《韩诗经》，阙传讲，兼通河洛诸子传记，广学甄彻，穷综典□靡不□览。州郡请召，辞疾不就。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诲人以道，临川不倦。耻世雷同，不窥权门。年逾从心，执节抱，终始不贰，弥弥盖固。大位不济，为众所伤，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遭疾陨灵，乌哀哉。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单，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得成行。摅聘技巧，委蛇有章。垂示后嗣，万世不忘。其辞曰：

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隐居靖处，休曜章兮。乐道忽荣，垂兰芳兮。身沼名存。□□□□。（《隶释》六）

◇武梁祠堂画像

伏戏仓精，初造工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祸诵氏无所造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

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

黄帝多所改作，造兵（阙三字）裳，立宫室。

姑市，其室失火，取兄子往，辄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诚也。

曾子（阙二字）孝以通神明，贯感（阙一字）祗著乎朱方，后世凯式。（阙二字）无纲。

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道大焉。

丁兰，二亲终后，立木为父，邻人假物，扌及乃借与。

◇郎中王政碑（元嘉三年正月）

君讳政，字季，汉中大守之孙，从事掾之第三子也。姿履（阙三字）穆之操，爰敬以事生，哀戚以送终。奉（阙三字）欧阳尚书（阙）研典贲侃（阙二字）上（阙四字）童冠聿集（阙）承义方。（阙十三字）郡端右。州辟从事，（阙二字）卫上先公（阙二字）有羔羊之有，无申棠之欲（阙）不营己，好是正直。仰不（阙六字）守防东长，威（厥）双行，帅下以俭，决讼明阙民无（阙二字）淫佚革弭，闾里（阙二字）风化宣流，家（阙二字）施。举孝廉，除郎中，三署驰名，见者宗（阙）当曲豆人爵，登彼（阙二字）神命（阙四字）罕（阙）修仁不（阙）于是门徒士夫。（阙）君（阙二字）咸有（阙二字）乃相与立石表行，以（阙）后（阙）其辞曰：

於（阙）明君阙方，（阙）白，时言乐笑，由径不曲（阙）职在公，事君謇谔，退食绝私，逶也允（阙）仁慈（阙三字）让忘（阙二字）清洁己，惟德之宅，有嘉厥声，令问孔硕，养（阙）俟（阙四字）夕阶（阙）不（阙六字）以勒铭，（阙）昭厥德。（《隶续》一）

◇孔庙置百石卒史孔和碑（永兴元年）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阙）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阙二字）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飨彳食礼。财出王家钱，给大酒亨，须报。」谨问大常祠曹掾冯牟、史郭玄，辞对：「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临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阙二字）各一，大司农给米祠。」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先世所尊。祠用众牲，长吏备（阙二字）欲加宠子孙，敬恭明祀，传于罔极。可许。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大酒亨。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司徒公河南原武吴雄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赵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选其年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如诏书。书到言；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诏书，「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礼器，选年以上，经通一艺，杂试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谨案文书，守文学掾鲁孔和、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杂试，和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除和补名状如牒。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赞曰：

巍巍大圣，赫赫弥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鲍叠，字老子，生于曲氵过间。（《水经阴沟水注》：「北，氵过水之侧，有李目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永兴二年六月）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下阙）字孟初神祠之碑

□□举孝廉，除补郎中，迁（下阙）史卒官□故吏民追思德化，（下阙）更讯治立碑复祠下（下阙）垣宇树木皆不（下阙）中大人共案文□□□□文（下阙）永兴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下阙）部勤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下阙）屋有守祠义民今听复无（下阙）时令琅邪开阳贵君讳咸

□□□□□□□□□□□伯（下阙）□河南洛阳虞衍字元博

□□□□□□□□□□□仲兴（下阙）□掾吴定尉□功曹史□□伯□□□时啬夫刘俊叔艾佐（下阙）户□□□□伯□吏佐□元举□□□□时贼捕掾李龙升高

□□□京□甫（下阙）□□□□供功曹史左治□□□□□时亭长张河曼海

□□唐谭伯祖（下阙。碑拓本）

◇孔谦碑（永兴二年七月）

孔谦字德让者，宣尼公廿世孙都尉君之子也。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弱冠而仕，历郡诸曹史。年廿四，永兴二年七月遭疾不禄。（《隶释》六。）

◇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永寿二年）

惟永寿二年青龙在氵君叹，霜月之灵，皇极之日，鲁相河南京韩君追惟太古，华胥生皇雄颜□育孔宝，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圣，为汉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学，莫不岂思叹仰。师镜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并官圣妃在安乐里。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颜氏并官氏邑中繇发，以尊孔心。念圣历世，礼乐陵迟，秦项作乱，不尊图书，倍道畔德，离败圣舆，食粮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且豆，笾乏禁壹，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元污，以注水流，法旧不烦，备而不奢。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对制，事得礼仪。于是四方士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弥之思，乃共立表石，纪传亿载。其文曰：皇戏统华胥承天画卦，颜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宫，大一所授，前九头，以什言教，后制百王，获麟来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语。乾元以来，三九之载，八皇三代，至孔乃备。圣人不世，期五百载，三阳吐图，二阴出讠，制作之义，以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奥。於穆韩君，独见天意，复圣二族，越绝思，修造礼乐，胡犛器用，存古旧宇，殷勤宅庙。朝车威熹，出诚造阙，涞不水解，工不争贾，深除元汗，水通四注。礼器升堂，在雨降澍，百姓和，举国蒙庆。神灵佑诚，竭敬之报，天与厥福，永享牟寿。上极华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铭，与乾运耀，长期荡荡，於盛复授，赫赫罔穷，声垂亿载。（《隶释》一）

◇吉成侯州辅碑（永寿二年十二月丙子）

（阙二字）辅字（阙二字）世（阙五字）于炎（阙八字）君（阙五字）卿卫，特以才明敏达，拜小黄门，还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时为大宫令，孝顺皇帝践胙之（阙，）复引拜小黄门，迁臧府令。当拜中常侍。让与同郡任。后以病孙位。起家复拜谒者令，中尚方（阙）迁中常侍，遭顺帝弃天下。扶佐孝冲孝质帝，兼领黄门，顺烈皇后摄政，以君旧（阙），拜长乐大仆。遭孝质无嗣，乃定册帷幕，援立圣主，有安社稷之勋。建和二年七月己巳，诏册曰：盖闻《春秋》之（阙，）采毫毛之善。大汉典制，有恩泽之封，辅历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际，处乎左右常伯之职，同（阙）协意，以亮天功。往者郑众、蔡伦，行事科比，其封辅为叶吉成侯。和平中，君复转拜大长秋，兼以（阙）侍之位，括统前后，明先帝法令，晓旧章之事，周密淑慎，奉己守度，在宠弗盈，能自挹损，爵（阙）日隆，持之益惧。每所典领，威禁不犯，远恶辟害，不离艰难，所谓摩而不粼，涅而不缁者。（阙）朝廷礼之，以君老，有机杖之赐。年六十有二，永寿二年十二月丙子薨。中外咨悼，赙赠（阙）等。昔菅苏之尹楚，以直见疏，死记其（阙，）张卿之在汉，（阙）季布之（阙）以安高后。论德比隆，君实越（阙）於是乡人姻族，乃相与刊石树碑，昭宣令问。其辞曰：

盛德之休，实生君侯，天授厥美，忠贞以（阙）退翼轩（阙）达（阙）华枢六帝四后，是咨是诹。锡以宠衣，紫艾兼纾，干国栋家，以光以舒。后（阙二字）礼（阙四字）人谁（阙）泥戒贵不濡，（阙）君守固，终始不渝。旌之万祀，显耀永誉。（《隶释》十七。案：《水经氵蚩注》「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碑，云六帝四后，是谘是诹。」州苞即州辅之误）

◇郎中郑固碑（延熹元年四月）

君讳固，字伯坚，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质，履上仁（阙三字，）孝友著乎闺门，至行立乎乡党。初受业於欧阳，遂穷究于典藉，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入则腹心，出则爪牙，忠以卫上，清以自修，犯颜謇愕，造膝亻危辞，加以好成方类，推贤达善，逡遁退让，当世以此服之。郑后珍玮，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奉我（阙）贡，清眇冠乎群彦，德能简乎圣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诏拜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其好也，以疾锢辞。未满期限，从其本规，乃遘凶愍，年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陨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杨乌之才，善性形於岐嶷（阙二字）见於垂髦，年七岁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阙）共冢，配食斯坛，以慰考妣之心。琦瑶延以为至惠不纪，则锺鼎奚铭，昔娅（阙二字）武弟述其兄综（阙四字）行於蔑陋，独昌敢忘，乃刊石以旌遗芳。其辞曰：

於惟郎中，实天生德。颐亲诲弟，雯恭竭力，教我义方，导我礼则。传宣孔业，作世幕式。从政事上，忠以自勖。贡计王庭，华夏归服。帝用嘉之。显拜殊特，将从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灾。陨命颠沛，家失所怙，国（阙）忠直，俯哭谁诉，仰唬焉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修孝罔极，魂而有灵，亦歆斯勒。（《隶释》六）

◇丹阳太守郭碑（延熹元年十一月）

群讳，字臣公，有周之裔（阙七字）之穆，为文王卿士，子孙（阙二字）君膺天休，（阙二字）明德矜（阙六字）之温良慈恕，羲以将之。厥（阙二字）为乐可测（阙）加以体明道术，（阙五字）律小杜，洪纤举，弊《冂菲》当（阙二字）然独（阙）少仕州郡，宣著嘉名，察孝谦，除郎中谒者，使监南甄官（阙二字）翔声省其伤疾（阙）《疒冖》完命已免於丹（阙五字）数迁敬陵园令、廷尉左平、治书侍御史，狱刑无颇，宪台如砥。以父忧去官。还拜郎中侍御史、遭母忧。服除，复拜郎中治书侍御史，弥绛衮（阙四字）弱迁冀州刺史（阙）墉明否万里作孚，九郡咸宁。河朔凯豫徵拜尚书（阙三字）命国之喉（阙）躬亲功显（阙）朝异焉，是时淮夷蠢迪，帝畴克绥，策书褒《厂虿》，俾守丹杨（阙）荒治乱，召携怀远，齐逸俗，通圣化，黎民用康，移风易（阙）。为政四年，以公事去官。复修玄默，惟莫反初。丰过耳顺，寝疾《疒员》颓。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卒，其十二月丙申葬，微言绝矣。诸子曷仰，三载礼阕，乃群相与刻石勒铭。（阙）昭所（阙二字）。辞曰：

於休我师，恂恂郭君，既明且哲，耽此宪（阙三字）孝睦观国用（阙）惟左（阙三字）易输勤，赞理士师，狱无放纷，三典执（阙三字）王人。柔遐能迩，克亮（阙三字）蛇（阙）机，夙夜惟寅，猃蛮惊波，用绥海滨。（阙二字）缉讹（阙三字）神，功遂身退，（阙三字）运，光晖有翕，永世不泯。昔君即世，虽立碑颂，裁足载字，加有瑕般。君之弟故太尉公薨，归葬旧陵。于是从子故五原太守鸿议郎柔及胤，孙范（阙二字）怀祖之（阙）乃更刊石，不改前文，盖用昭明祖勋，德以宣达情（阙）庶传不朽云尔。（《隶续》三，又十九）

◇议郎元宾碑（延熹二年）

（上阙）字元宾，鲁相之孙，成德□□□□东安平令北海相（下阙）宋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子，中牟令兄子也。君生也即有殊掺，修孝行。（下阙）乡（下阙）乡党乾乾积善，念於济人，故朋畴宗亲受爵位者，皆（下阙）也。加有聪明睿哲之才，博五经之滋味，览群书之要（下阙）图藉ゼ翰著作，时人莫能豫其思辩论□□文章烂（下阙）孝廉亢弘名于三署，扬清厉于海内，除仓龙司马，诏（下阙）试经第一。卫尉察尤异，迁吴令，宪春阳以加惠，则阴（下阙）击有乔宰郑见思之歌，视事二稔，民用宁康。以不媚（下阙）云之高翻翥色斯，辟州从事，虽进□□□□□退不枉尺直寻（下阙）圣朝旌勋，公车徵拜议郎，当曲豆（阙）姻媾光国兴家。（下阙）毓歼我良人，年八，延熹二年二月（阙二字）卒。天子闵（下阙）咨嗟，使者临吊，赙特加。於是族旧门人，莫不伤瘁。（下阙）立铭以咏君德。其辞曰：□□□藐无伦，扬休声，为三臣，播忠册，列帝庭，名显章，光四（下阙）建灵石，垂鸿勋，昭来祀，示后昆。（《隶释》六）

◇张休崖氵矣铭延熹三年三月

大山中虽高，无得而拟，剑道虽险，孰可为从。吁嗟此山，高且险只，上视彼苍，相去能几。宜乎昆仑，日月所蔽，行人过兹，鲜不垂涕。深念于斯，刊铭崖氵矣。汉延熹二年三月初（阙四字）张休。（《隶续》十九）

◇王君造四县邸碑

惟兹陈国，故曰淮阳郡云云。清惠著闻，为百姓惠爱，求贤养士，千有馀人，赐与田宅吏舍，自捐俸钱，助之成邸。五官掾西华陈骐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故其，颂曰：

修德立功，四县回附。（《水经》二十二《渠水注》，「陈城内有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文字剥阙，不可悉识，其略曰」云云。）

◇楚相孙叔敖碑（延熹三年五月）

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县也。君受纯灵之精，怀绝世之才，有大贤次圣之质，少见技首蛇，对其母泣：「吾将死。」母问其故，曰：「吾闻见技首蛇者死。今日见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杀。行数十步，念独吾死可，空复令他人见之死为，回埋掩其形。」母曰：「若无忧焉。」其阴德玄善，遂为父母九族所异。及其为相，布政以道，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时。聚藏於山，殖物於薮。宣导川谷，波障源沃，溉灌氵泉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锺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优游乐业。拭序在朝，野无螟，丰年蕃庶，人有曾、闵贞孝之行，四民美好，从容中节，高改币，一朝而化。其忧国忘私，乘马三年，不刖牝牡。继高阳、重黎、五举、子文之统，其忠信廉勇，礼乐文章，轨仪同制。其富国充民，明天时，尽地力，霆坚禹稷，不能逾也。专国权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荣华，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没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终始若矢。去不善如绝弦，辟患害於无形。狷节高义，敦良奇分，自曹臧、孤竹、吴札、子罕之伦，不能骖也。生於季末，仕于灵王，立溷浊而澄清，处幽昏而照明，其遗武馀典，恨不与戏皇帝代同世。世为列姬，国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涂炭也。病甚临卒，将无棺郭，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忄亢慨商歌，曲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涕泣数行，若（阙）首王。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阙）而欲有赏，必於潘国下湿尧角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三九无嗣，国绝祀废。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则存其后，就其故祠，为架庙屋，立石铭碑，春秋蒸尝，明神报诈。即岁迁长掖大守，及斯思县宰。段君讳光，字世贤，魏郡邺人。庶慕先贤，体德允恭，笃古尊旧奉履宪章，钦翼天道，五典兴通，文籍祭祠，祗肃神明。临县一载，志在惠康，坐枯禀乏，爱育藜蒸，讨扫丑类，鳏寡是矜，杜伪养善，是忠表仁。感想孙君，乃发嘉训，兴祀立坛，勤勤爱敬，念意自然，刻石铭碑，千载表绩，万古标记，福佑期思。县兴士炽，孙氏蒙恩。汉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隶释》三）

◇孙叔敖碑阴（延熹三年）

延熹三年岁在（阙二字）中夏之节，政在封表。期思长光视事一纪，访问国中耆年旧齿，素闻孙君楚时良辅，本起此邦，垂名於后。博求遗苗，曾玄孙子，考龟吉辰，五月辛卯，宜以存废，可立碑祀。招请诸孙都会国右郭西道北，处所显好，兴上罕祭，倡优鼓舞，式序其胄，授之端首，光以不肖，贪追贤烈，以自荣宠。时丞左冯翊姓如讳武尉京兆周陵详集共造，户曹掾裒腾令史许松。

相君有三嗣，长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阙）虚袭（阙）业缭材二宗，则其苗胄也。相君卒后十有馀世，有渤海太守字武伯，武伯有二子，长子字伯尉，少子字仲尉，仕郡为掾。史伯尉有一子，字世伯，举江夏孝廉，城门侯。仲尉有二子，长子字孝伯，荆州从事；弟世信仕（阙二字）掾功曹，会乎、哀之间，宗党为贼寇所杀，世伯、孝伯、世信（阙）各遗一子，财八九岁，微弱不能仕学。世伯子字子仲，治产於缭虚，有六男一女，大子字长都，次子兰卿，次弟字仲阳，次弟字叔通，次弟字卫公，次弟字刘卿，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缭宗六父也。孝伯子字文（阙）亦不仕学，治产於材虚，亦有六男一女，大子字惠明，次弟字次卿，次弟字圣公，次弟字稚卿，次弟字仕卿，次弟字少都，此材宗六父也。世信一子相承，季陵、文卿、孝公，此。（阙）虚一父别其高祖，与材高祖父亲兄弟孙氏族别（阙）谱纪也。（《隶释》三）

◇中常侍樊安碑（延熹三年）

君讳安，字子仲，南阳湖阳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纳王命，为之侯舌，以致中兴，食采于樊，子孙氏焉。亦世载德，守业不愆。在汉中叶，笃生哲媛，作合南顿，实产世祖，征讨逆畔，复汉郊庙。而樊氏以帝元舅，显受茅土，封宠五国。寿张侯以功德加位特进，其次并以高声处卿校，侍中、尚书，据州典郡，不可胜载，为天下著性。

群劣以好学，治《韩诗》、《论语》、《孝经》，兼通记传古今异义，甘贪乐约，意不回贰。天姿淑慎，禀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觊贵。世政促峻，邑宰寡识，慢贤役德，被以劳事，然后慷慨激愤，宦亏于玉室，历中黄门，冗从假史，拜小黄门小黄门右史，迁臧府令中常侍。其事上也，贞固密慎，矜矜战战，作主股肱，助国视听，外职不诬，内言不泄，为近臣楷模，是以兄弟并盛，双据二郡，宗亲赖荣。年五十有六，以永寿四年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骑都尉，宠以印绂，策书褒叹，赙赠有加。嗣子迁，实以幼弱，夙叙玉爵，而丧所天，礼备复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日自上祭，地寻惟烈考恭修之懿，勒之碑石，俾不失隧。其辞曰：

肃肃我君，帝躬是翼。玉事多难，我君是力。秉此小心，以亮皇职，惟帝念功，庸以舆服。大命倾，魂神仙伏。龟艾追迁，用光其德。蔼蔼遗称，作呈作式。勒铭兹石，垂示罔极。勋名不刂，永昭千亿。制诏：中常侍樊安，宿卫历年，恭格淑慎，婴被疾病，不幸蚤终。今使湖阳邑长刘操追号安为骑都尉，赠印绶，魂而有灵，嘉其宠荣。鸟呼哀哉！延熹元年八月廿四日丁酉下。（《隶释》六，又见《邮古文苑》九）

◇封丘令王元宾碑（延熹四年五月）

君讳（阙）字元宾，御史君之孙，茂材君之子也。其先出自周室，历秦及汉，有国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袭，皆能输力尽规，纪懵载籍。迄君之身，天锺其美，体兹明迹，不器之量，温慈惠和，行以忠恕。弱冠丧父，以教立称。敦书悦礼，（阙）心术艺，土阶环堵，兼业并授，门徒云集，盛于洙泗学优而仕，位极州郡。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菀陵叶封丘令，经国以礼，帅下以德，黎庶有耻，莫（阙）用（阙）乡牟贼远屏，奸轨埽迹。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补阙（阙）衔。好是正直，穹吊，降兹（阙）氛，年世有八，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终。国陨柱石之佐，世丧英彦之士，远近（阙）嗟，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伤焉，咸以为绝美殊勋，宜在金石，垂示无穷，乃作铭曰：

於穆王君，穹天生德。明允笃诚，小心祗翼。永言孝思，闺庭允敕。济济学徒，来宗来式。牧守加礼，班叙志职。（阙）贡皇国，宿卫帝侧。王用锡命，无临三国。三国克宁，乃大明服。（阙）颂君（阙，）永垂罔极。（《隶续》十九）

卷一百

◎阙名（四）

◇成皋令任伯嗣碑（延熹五年七月）

□□□字伯嗣，南郡编人也。其先人盖任座之苗胄。君少履岐嶷，醇懿□□□□□仁而有威，仕极州郡。举孝廉，除郎中、蜀郡府丞、江州令，以服去官。辟□□筑阳侯相。延熹五年七月迁来临县，正身帅下，赏恭罚否，存恤寒苦，□□□右，官朝家静，奸轨捡手，繇赋平均，黔庶不扰，期月有成。政由豹、产，邦□□□七州喉□，衢路委蛇，郏河阻凶，崩也亏啮，峻峭危难。君发弘谋，虑斯□□□南移北，徙侠就宽。直枉正曲，以险为安。乂高夷ぉ，显敞平端。功业广□□□悦欢。然后乃探□索隐，厉贞礼孝。兴文偃武，修序畔校。善著恶消，顽□易操。威恶并行，□□□□□□□□□□□□□□□南蛮才市扈，荆部□□□周迁君桂阳，衔□□□□□□□□□□□□□□□□□夫织妾，仿惶道□□予何荚，追送随慕。君未到郡，先胜檄告。论以信义，绳以宪度。狂狡丑类，□□畏怖。或豫降服，或走逃窜。居民安业，商旅通济。□不战而寇息，罚未加如□□。斯可谓德应神祇，获巛□之助，垂曜於无穷者已。是以都邑谣咏，慕昔□□甄勒勋绩，永昭于后。乃作颂曰：

□惟任君，政不世出。慈宽惠恕，刚猛桀掘。应期济时，来牧我国。体仁垂义，种□□德。伸屈润槁，理冤省结。受旋既浃，升舆南翔。西征东怨，万民攸望。镌表□颂，亿载弥彰。（《隶释》十五）

◇真道冢地碑

此冢政乎！欲负冢土，勿取冢地中法，取东吉利，慎勿取西北土也。延熹五年七月中旬，真道字直中，以钱八千，从有亲真敖字政直，直弟政升，升二从弟汉宗市冢地，连随地（阙等冢阙二字）吕（阙）连渎海江，广廿二丈，内人北行（阙）渎广皆如前。钱付毕，政等得可中弟（阙）子孙道（阙四字）治政等冢左是冢西，中等冢左东北祠舍地，中等子孙（阙三字）子孙但得宿山居留，不得争舍地，争讼。天帝诛疾，勉崇孝道。先人之约，读如（阙三字）愿此书位（阙）所坚次比（阙）人（阙一字）相爱必（阙三字）不得违犯。（阙）诸存子孙（阙）益中阙钱酒饭子孙吉不益，有所取出，即不利。后冢东行广五丈，北行不得作冢。可示后世冢前也。后世作冢，从此冢后，并冢北行门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阙）地也。（《隶续》十九）

◇冀州刺史王纯碑（延熹五年）

君讳纯，字伯敦，魏郡太守之子。其先出自（阙五字）后也。厥祖儒宗，（阙二字）春秋。君天资才敏，行不启而达，学不劳而能，遵父业，术（阙三字）始仕事君，立朝正色。（阙二字）恂智，宣慈惠和，以衮州从事，永和二年察孝廉，除郎、谒者，执法操牍，旧笔宪台，直边发无任见徒掌录遣之或有罪过微刑轻笑深君（阙二字）坐行恶益蜀疑，闵其粥靡冻喂之患，敕大司农彻易衣装，恻隐（阙）至，恩加穷民。其三年有九夷之难，出将征西，君请诏衮豫，督趣军粮。其所过历，弹正（阙三字）赫馨烈。宣于方国。拜守宫令。以父司隶还谒者官，迁左都侯，丧父服除，复拜郎。敬北（阙三字）失妹宁归，遂释印绶。司空辟举高第，选侍御史，出使杨州。圣朝嘉君，旋拜徐州，流化甘棠。（阙）过宥罪，政尚宽弘，视事二载，换在冀州。西征东怨，纪歌遗风。以公事去官。穷则乐善，达则（阙）人，进则延宾分禄，退则却扫闭门。年五十九，延熹四年八月廿八日甲寅，不（阙）陨徂。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葬，存有令迹，亡述存勋，铭载金石，永世不刊。其倾曰：

奂矣王君，有虞之胄。封陈兴齐，枝叶繁茂。君综典谟，无道不究。从政履规。在公竭谋。登翼（阙）台，文武兼备。发政举刑，亲恤（阙二字）将西征（阙二字）命使（阙）善总不。圣朝嘉异，牧徐宰冀。惠（阙二字）边则（阙二字）澹（阙）不（阙四字）朽，不永年寿。缙绅凡百，熟不哀思。（《隶释》七）

平舆令薛君碑（延熹六年）

惟延熹六年春二月，平舆令辟君卒，乌薛哀哉！吏民其咨，咨君之德，乃建碑石于墓之侧。其辞曰：於皇降德，于慈我君。我君肇祖，官有世功。乃侯于薛，苗胤枝分。作汉卿尹，七世相承。君之懿德，性此淑真。如冰之洁，如玉之竖。靡术不综，罔礼不遵。忻忻之至，三族以敦。英名委质，宣昭令闻。升州入宰，炳乎其勋。莅政己吾，烂而有成。迁典平舆，匪威匪仁。宽猛以济，藐矣惟清。化未期月，遭此竺，吏民穆卜，尝祷屏营。天不吊，不遗君，厶暧薨徂，命不可攀，国人巷哭，若丧厥亲。鬓白号怛，童稚金申。嗟嗟酷痛，如何昊乾。灵柩旋归，卜此穸窀，哀哀士俊，恻雨酸辛。姻族毕至，素缟填庭。於是吏民，乃复追叹。君初举孝，三署播名。爰佐戎（阙，）来临汝南。剖符之贰，千里同尘。料才东真宾，好此徽声。贡奇达异，迥酌清英。遗风令歌，永矢不忄宣。云君回轸，谁不怀欢。（阙）意迷流，乃陨乃颠。如可赎也，人百其身。昔邵临国，民谓之父。今也薛君，追蹈厥绪。身殁言存，是谓不朽。于我吏民，悲慕罔已。刊石纪铭，永昭于后。（隶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都乡孝子严举碑（延熹七年五月）

都乡都里孝子严君，父讳（马）字子顺。结发治身，非义不行。（阙）郡入州居（阙二字）孝，位至蕃车。产生三女，绝嗣无男。愤然（阙）恐（阙）户孤寒。宗族（阙二字）收集孤（阙二字）以作后。礼，为人后则为人子，举（阙十字）尤勤和颜（阙）以（阙）终制（阙）行（阙）忉怛愤泣，憔悴消躬。（阙）乱不阙不（阙六字）母老（阙三字）请然后为，稽然后行。（阙十一字）孝顺行则闺门（阙）积行慎心。德刑州里，莫不称（阙）歌（阙二字）慈仁其（阙二字）前世官贤有秩，长思褒大其义，造（阙八字）善慕类君子之伦，共立碑表，勒石述叹，以章其芬。颂曰：

（阙四字）炎翟隆恭。徂德配神，广彼明察。化及黔首，施流润（阙九字）慈顺博爱，九族和睦。事继若真，行为表式。殊性[B147]异，曾（阙三字）克谐（阙）勋，无德不（阙）勒石示后，后生惟则。乱曰：休哉休哉，（阙二字）君（阙三字）施（阙二字）兆民勒石表义（阙三字）镇。君明臣孝，行著成兮。玄丘报德，奂焕荣兮。贯洞祇灵，永（阙）又兮。（阙）示万基，（阙）施（阙）兮。延熹七年五月辛未朔十一日辛巳，临江长恺丞杜谓都（阙）言，孝子严举，为父行丧，服制逾礼，追思慕义。（阙）表门闾，有书贤明。宰卿（阙）应，风生是以。天（阙）仁人，孝弟之至，通洞神祇，盖淑（阙）赏则庶民劝。今（阙）书到（阙二字）勉加劳来，以究言如诏书。（《隶续》十一）

◇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延熹七年五月）

惟延熹龙甲辰三月甲子，伤民康集，济舟扶携（阙五字）忧，造此桥，（阙）之（阙）基。改奢就俭，莫不安之。以五月甲午竟，领道杨（阙）荷杜仁领道杨瑗（阙二字）叙德勒石，文不能叹一，以褒贤君。其辞曰：

（阙二字我邦，乾坤垂极。阙二字）土《圭丸》（阙）汜反侧。位在角精，崖崖山岳，水（阙）汶江漂（阙）湍浊道（阙）丘阜栈陵陵地则居（阙）新（阙二字）桓竟（阙）官（阙）夷羌虏贼，顷年畔厉，有道则服，有（阙二字）隘，吏民（阙）栗。赫赫皇辟，矜哀下民。命彼喉舌，拜我明君。惟君至德，应甫及申。（阙）贫，其知如（阙）汉（阙三字）谋谟若神。小阁明府，协同断金。西征鄙国，抚育犁元。除烦省苛，公刘之仁。单甫牧英，不忍战民。恤彼（阙二字，）戏险登陵。桥坏求正，岁岁（阙二字，）津（阙）满首（阙七字）呵，逆流沈深。往往覆没，傍害行人，四县冲冲，老弱所湛，耿耿实劳。（阙二字）殷殷（阙二字）曰晨闵此之艰，记吉领道，杜沂杨瑗，作桥梁，帅尔徒屯，待事杨（阙三字）守古荷贼曹掾杜仁，至孝殷勤，虽不（阙四字）出神祇佑助，桥遂考（阙）萌兆赖祉。子子孙孙，百谷丰穰。内外靖安，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三字）我君高迁，取公（阙）侯，福流后昆，万寿元疆，干禄亿年。乱曰：（阙二字）我君，明且（阙）兮。徕仪于国（阙三字）兮，吏民河润，受灵福兮。莫不慕化，心如结兮。（阙十字）鼎足，期不逝兮。（《隶释》十五）

◇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

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孙也。天姿醇嘏，齐圣达道。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缉熙之业既就，而闺阈之行允恭。德时孔昭，遂举孝廉。除郎中都昌长，祗传五教，尊贤养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罪己，故能兴朴。（阙二字）凋币，济弘功于易简。三载考绩，迁元城令。是时东岳黔首，滑夏不（阙三字）祠兵，遗畔未宁，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间，莫不解甲服罪。（阙三字）辱。田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险路。会鹿鸣于乐崩，复长幼于酬酢。（阙三字）稔会遭笃病，告困致仕，得从所不设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阙三字）疾。贵速朽之反真，慕宁俭之遗则，窀夕不华，明器不设。凡百高，（阙三字）述。于是故吏门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俾有彝式。其辞曰：

於显我君，懿德惟光。绍圣作儒，身立名彰。贡登王室，暗（阙）是雯，夙夜（阙二字）在公明明，乃绥二县。黎仪以康。於天时雍，抚兹岱方。帅彼凶人，覆俾（阙二字）南亩孔饣盍，山有夷行。丰季多黍，称彼兕觥。帝赖其勋，民斯是皇。疾（阙三字）乃委其荣。忠告殷勤，屡省乃听。恭俭自终，簋不陈。生播高誉，殁垂令名。永（矢）不刊，亻意载扬声。延熹七年七月戊（阙）造。（《隶释》七）

◇山阳太守祝睦碑（延熹七年八月）

君讳睦，字元德，济阴己氏人也。其先盖高辛氏之火正，以正能淳曜天地曰祝融，遂获丰阜之胙，辉裔昌远，大乃侯伯，分仕诸夏。郑有祝聃者，君其胤也。君膺恢懿瞳，在约渊澹，潜心耽学，该洞七典，探卖穷神，无物不辩。（阙二字）州郡以孝贡察，宾于王庭。除北海长史、颍川郾令，导济以礼，三载之后，而民知让，有耻且格。君惟老氏，名遂身退，色斯翻翔，纡精衡门。（阙三字）道（阙）事谘度。辟司空府北军中侯，拜大尚书尚书仆射，喉舌纳言，翼皇正枢。迁常山相山阳大守，齐和五品，崇化以宽，昭德塞违，丕训其仁，抽拔隐伏，（阙贤式礼）阙二字（攸堪，九功以著，当享繁禄，为帝干桢。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临困纡纩，遗令素榇蒌以席。赙非礼，壹不得犯。存无玩饰，亡导以俭，所谓守终纯固者已。盖铭功纪勋，所以旌往示来。于是乃共登山镌石，刊勒鸿伐。其辞曰：）

懿我君，国之光。履忠顺，阐道常。升紫微，平机衡。统（阙二字，）典律章。抚二郡，逾召、黄。恭俭己，民用康。弦颂兴，咏遗（阙）不称馥，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芳。生见乐，殁不忘。名俪日，亿载扬。（《隶释》七）

◇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

《周礼·职方氏》：「河南山镇曰华」，谓之西狱。《春秋传》曰：「山岳则配天。」乾坤定位，山泽通气，云行雨施，既成万物，《易》之义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也。地理山种，所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报之。《礼记》曰：「天子祭天地及山种，岁遍焉。」自三五迭兴，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诸侯，是以唐虞畴咨四岳，五岁一巡狩，皆以四时之中月，各省其方，亲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则未闻所损益。周鉴于二代，十有二岁，王巡狩殷国，亦有事于方岳，祀以圭璧，乐奏六歌。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仲宗示之世，重使使持节者祀焉，岁一祷而三祠。后不承前，至于亡新，浸用丘虚，讫今垣趾营兆犹存。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其有风旱，祷请祈求，靡不报应。自是以来，百有馀年，有事四巡，辄过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纪时事，文字摩灭，莫能存识。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农太守安国亭侯，汝南袁逢，掌华岳之主，位应古制，修废起顿，闵其若兹，深达和民事神之义，精通诚至，礻勺祭之福，乃案经传所载，原本所由，铭勒斯石，垂之于后。其辞曰：

岩岩西，峻极穹苍。奄有河朔，遂荒华阳。触石兴云，雨我农桑。资粮品物，亦相瑶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冯于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义，巡狩省方。玉帛之贽，礼与岱亢。六乐之变，舞以致康。在汉中叶，建设宇堂。山岳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国，兼命斯章。尊修灵基。肃共坛场。明德惟馨，神歆韵其芳。遏穰凶札，揪敛吉祥。岁其有年，民说无疆。

袁府君肃恭明神，易碑饰阙，会迁京兆尹。孙府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

袁府君讳逢，字周阳，汝南女阳人。孙府君讳𠂔，宇山陵，安乎信都人。时令朱颉。字宣得，甘陵俞阝人，丞张，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华阴王苌，字德长。

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遗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阙君（阙。旧拓碑本《隶释》二）

◇山阳太守祝睦后碑（延熹九年）

故吏王堂等，窥闻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自昔在前列，莫不纪名於典，□□□□□□者。故孔子曰：「民人登祝，上天歆焉，用永其世，而丰其年。」寮属钦熙，孰不咨贤。代作颂曰：伊余祝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获祯庆。光裔炽藐，分仁六国，张雄诸夏，郑有祝聃者，君其胤也。昔祖仕汤，汤治於梁，洮觊自朔，冢于济阴。君龀鬈入学，修《韩诗》、《严氏春秋》，七典并立，口综百家，文艳彬，渊然深识，怕然执守，躬洁冰雪，大个然清皓，渐心于道，爱神达明，无物不览，乡党逡逡，朝廷便便，践乍州郡，阶究右坐，以孝察举，赞拜王庭，除北海长史、颍川郾令，化行如风，民应如草，三载考绩，名登明堂，色斯举矣。退身衡明，童冠翔集，耽经乐术，潜神默记，与欲殊好。辟司空府北军军中侯，擢拜尚书、尚书仆射，七政钅官钅害，佐辅斗枢，功冠帝庭，懿德优。迁常山相山阳太守，协齐行律。恢崇三乐，追惟九思。导阐泮宫，附庸攸同，温化以礼，帅由旧章。摘隐取伏，讠州承贤良。国无珠藏，悉浴兰汤。壶林巨蔑，七子在桑。乘蒉远逊，竟界尼康。休馨充口，功馨升扬。当享紫祚，为汉栋梁。年六十八寝疾不瘳，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临绝纟光俟，垂诲素棺，币以葭芨，赠礻遂。非礼之常，壹不得当。谷无珍玩，殁就以约。所谓守忠启予，其去也善。盖彰功表勋，所以焕往辉来。于是三年礼阕，乃相与刊勒金石。其辞曰：

穆我君，邦之阳。资五就，道纲。陟泰微，准枢衡。稽列宿，览四方。德合乾，翼应皇。领二郡，曜重光。化流洽，扌昆豳昌。性天约，元用长。颂声作，语令香。功烈著，遗椒芳。存觌荥，沦弗忘。称弥辉，玄为常。（《隶释》七）

◇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永康元年）

汉永康元年（阙）月（阙二字，）惟昔帝尧，圣德庆苞，几号赫赫，荡荡垂基。赤精之胄，为汉始别，陵气炎ㄉ，上交仓玄，巍巍之盛，乾坤见徵。敬修宗殿，长吏奉祠。三牲粢馔，献珍于时。著辉铭，宣厥休。乃招祯祥，万（阙）是来。鸿名遂显，传于千秋。

济阴太守河南郾师孟府君，讳郁，字敬达，治《尚书经》，博览众文。天姿玮度，体性温仁。窥极道之要妙，游观六艺之原，据旋机之政，务在济民。历典六郡，威教若神。遗训垂歌，渊懿允纯。功绩焕炳，恩如浩仓。咨招岩穴，股肱贤良。广祈多福，处处夙兴。闻帝尧陵在成阳，遣户曹掾史具中牢祠，常以甲子日与西宫乐生俱诣大圣，陈上古之礼，舞先王之乐，召磬祝圄五音（阙四字）之仪，莫不尽备，敷列技艺，以荣大圣。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阳气浸阴，始雩（阙）来享祀群神，仰瞻云汉。孟府君奉宣诏书，行县到成阳，将辞帝尧，行礼未周，则景云四集，翔风膏雨，即时大降，嘉澍优沾，利茂万物，阴阳和协，百姓赖福。是时（阙二字）欣然（阙）悦。诸产繁殖，仓庾充塞。孟府君深惟向应，效之经典，知圣尧精灵，与天通神，循治（阙）殿，地致瑚，石二坐，（阙）昭配帝，图象规矩，五（阙二字）画，上下相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所遗失。师工旌密，有班道之巧，使府内百石（阙）城。吴讳升，字三君，守卫园陵，兴置屋（阙。）诏书大祠，升与县令丞，恭奉肃敬，齐吉炊炽，莫不雍雍。列种柏树，吏卒养护。南通灵台，东注城域。委曲周币，单然（阙）望。图纪万世，功验永著。时令河南河南吕君讳亮，字元山，宰政宣化，慈惠博覆，为黎元来福，奉事大圣，司司不解，垂拱无为，如治其允君也。丞河内州王讳苌，字伯盛，左尉颍川颍阳（阙）讳忄宫，字世高，皆关综睢艺，通洞运度，询于上下，佥然同谋。因孟府饬氵吕大殿，自率掾史（阙二字）驻驾便坐南北（阙）望表内相副，赫如屋赭，兰然成龙，孟府君必受大圣嘉巍巍，公侯传子孙。济阴吏士，歌术功称，万世常存。成阳丞民，蒙其荣赐。（阙）训发声。吕君诸辟，干禄于天，令裕衍蔓，永流无穷。

惟序仲氏，祖统所出，本继于姬，周之遗苗。天生仲山甫翼翼佐兴，宣、平功遂，受封于齐。周道衰微，失爵忘邦，后嗣乖散，各相土，译居。帝尧萌兆生长，葬陵在于成阳，圣化常存。慕巍巍之盛，乐风俗之美，遂安处基业，属都乡高相里，因氏仲焉，以传于今，子孙承绪，履仁好义，耽乐道术，教授经业，雍徒带众，滋滋汲汲，诲人不倦，海内称之曰儒术之宗。天监孔明，祚善应（阙，）印绋相承，银艾不绝。禀性乾元，世世廉约，故能高如不危，满如不溢。孟府君缮饣方殿墙，立百石舍，仲氏宗家共作大殿前石廉阶陛栏，贫富相扶，会计欣欢，不谋同辞，钱应时即具，招工募石，军然俱至，各进琦巧，不日成之。诏书九月三往大祠，诸所造作，焕然成就，仲尼宗家并受福赐。复刊碑勒谍，昭示来世，表著孟府君美勋于阳《贝未》，纪祖祢所出。（阙四字）官位宦学，皆不可测，子子孙孙，必蒙大圣休烈之福，以劝后进昌炽无极。（《隶释》一）

◇荆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

君讳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颛顼，与楚同姓，熊严之后，（阙）亦世掌位统国法度。秦兼天（下阙）和之纯质，秉黄中之正性，智含渊薮，仁隆春暖，义高秋云，行洁冰霜，忄亢慨壮厉，临（下阙）休，誉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招振贤才，抽拔幽逸，选召所任，极当世之秀士。养民有（下阙）令闻弥崇，晖光日新，可谓盛德者已。初奉岁计，拜郎中，除上虞长，五化潜洞，百姓（下阙）数县，恩信并宣，令行禁止。以从父忧去官，更举孝廉，为右校令。是时南蛮蠢动，擢拜（下阙）丑殊俗宾服，远人用绥。封右乡侯，迁辽东太守，旬月之间，秽貉宁辑。会杨贼畔於（下阙）拜中郎将，料敌制胜，威谋合神，持重优於营平，深入则轻冠军，附士渥於李广，御不（下阙）同滋味必达井辨幕，然后饮舍，惠以厚下，说以犯难是故所征辄克，师徒无顿。（下阙）寇殄殪，干戈载戢，走马以粪，朝贪厥重，复拜荆州刺史以故秩居，册书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茬，因赐（下阙）之荆域号慕，虽周人之思召伯，弗此逾也。於是故吏感《清庙》之颂，叹斯父之诗，乃（下阙）曰：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粤初发藻，在彼虞上。迈种厥德。（下厥）矣。匪禄是荣，无言不雠。帝扬厥声，俾作配（阙。）往抚于荆，抚荆惟何？南夏是（下阙）邦家（截）彼海外，绩莫匪嘉。天生我侯，实为民望，心乎其爱，四方是仰。如何不永，（下阙）而不朽。芳烈遗兮。永康元年，岁在鹑尾，龙集丁未，时惟（阙）岁（下阙。《隶释》七。）

◇车骑将军冯绲碑（永康元年十二月）

君讳绲，字皇卿，幽州君之元子也。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韩诗》仓氏兼律大杜，弱冠诏除郎。还更仕郡，历诸曹史、督却、主薄、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遭直荒乱，以德绥抚，政化流行。到官四载，功称显著，郡察廉吏，州举尤异氏。迁楗为武阳令，诛疾强豪，以公去官。部广汉别驾、治中从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扬二州，讨贼范容、朱生、徐凤、马勉、张婴等，坐迫州郡进兵正法，复辟司徒府、廷尉左监正、治书侍御史、广汉属国都尉、陇西太守。坐问吏辜旬不分去官。以羌骇动，为四府所表，复家拜陇西太守，上病，辟同产弟。徵议郎，复治书侍御史、尚书、辽东太守、廷尉、大常、车骑将军，南征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斩首万级，没溺以千数，降者十万人，收逋ク布卅万（匹，）不费官财，振旅还师。临当受封。以谣言奏河内太守中常侍左忄官弟，坐逊位，拜将作大匠、河南尹，复拜廷尉，表荆州刺史李隗、南阳太守成晋、大原大守刘质。不宜以重论，坐正法佗左校，反诏书特贯，拜屯骑校尉，复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获过左右，逊位。永康元年十二月薨，一要金紫、十二银艾、七墨绶。

将军体清守约，既来归葬，遣令贲取藏形而已，不造祠堂，可谓履真者矣。恐后人不能纪知官所更历，故刊石表绩，以毖来世。孝桓皇帝以命将军讨此夷强，有桓桓烈。（阙）之姿，回谥为桓。（《隶释》七）

卷一百一

◎阙名（五）

◇汉故执金吾丞武荣碑

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久游大学，藐然高厉，鲜於双匹。学优则仕，为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郎中，迁执金吾丞。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戚哀悲憧，加遇害气，遭疾陨灵。□□□□君，即吴郡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载德，不忝□□□□命□不竟台衡，盖观德於始，述行於终。於是刊石勒铭，垂示无穷。其辞曰：

天降雄彦，资材卓茂。仰高钻坚，允文允武。内干三署，外□师旅。□勒屯守，奋威□武。旌旗绛天，雷震电举。敷赫然，陵帷哮虎。当遂股肱，□之元辅。天何不吊，降此□咎。痛乎我君，仁如不寿。爵不副德，位不称功。咸怀伤怆，远近哀同。身没□□，万世讽诵。（碑拓本）

◇沛相杨统碑（建宁元年三月）

君讳（缺九字）富波君之（缺）子也。（缺）天阙性少有令问，敦（缺）孝以敕内，（缺）名行以修外。绍（缺二字）烈隆构厥基。既仕州郡，会孝顺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见。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之质，诏拜郎中，迁常山长史，换楗为府丞。君虽诎而就之，以顺时政，非其好也，乃翻然轻举。皋司累辟，应于司徒，州察茂才，迁鲷阳侯相、金城太守。德以化圻民，威以怀殊俗，慕义者不肃而成，帅服者变衽而属，疆易不争，障塞无事，功显不伐，委而退焉。直南蛮蠢迪，王师出征，以君文武备兼，庙胜先战，拜车骑将军从事。军还策勋，复以疾辞，后乃徵拜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天吏之治，副当神人，秩礼之选，举不逾贤。故望大和则俟生毓，严霜则畏辜戮，欣悦竦栗，宽猛必衷。遭贵戚专权，不称请求，考绩不论，徵还议官。年五十六，建宁元年三月癸丑遘疾而卒。朝廷愍惜，百辽叹伤。（缺）民遐尔，莫不陨涕。故吏戴条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愿从赎其无由，庶考斯之倾仪，乃镌石立碑，勒铭鸿烈，光于亿载，俾永不灭。其辞曰：

明明杨君，懿铄其德。其德伊何？克忠克力。勤止厥身，帅（缺）靡革。谟兹典犹，道以经国。班化黎元，既清且宁。武棱携贰，文怀遐冥。远人斯服，介士充庭。刚柔攸得，以和以平。勋迹藐矣，莫与争光。甘棠遗爱，东征企皇。念彼恭人，焉永伤。立言不朽，先民所臧。载名金石，贻于无疆。（《隶释》七）

◇司空孔扶碑（建宁元年三月）

（上阙）子十九世之孙。公始即位，辟故襄（上阙）威卿为士曹属东卜祭酒，以尚（上阙）公拜（阙）上疾病卒官。有子男二人。（上阙）各（阙）致身晨以与君（上阙）建宁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晨从《吉示》（上阙）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谒孔子冢（下阙上阙）念殁亲五内惨恻，霰然陨涕。（阙）故（上阙）令（阙）晨追感亡父，见遇立（阙）石（上阙）以示后昆。魂而有神，其（下阙。《隶续》十一）

◇史晨飨孔庙後碑（建宁元年四月）

相河南史君讳晨，字伯时。从越骑校尉拜，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去，仿佛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而无公出享献之荐。钦因春飨，导物嘉会，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书参以符验，乃敢承祀。馀胙赋赐，刊石勒铭，并列本奏，大汉延期，弥历亿万。时长史庐江舒李谦敬让、五官掾鲁孔畅、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东门荣、史文阳马琮、守庙百石孔赞、副掾孔纲、故尚书孔立元世、河东大守孔虎元上、处士孔褒文礼皆会庙堂，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邪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於穆肃雍，上下蒙福，长享利贞，与天无极。史君飨后，部史仇讠甫、县吏刘耽等，补宗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县吏敛民，侵扰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给，令还所敛民钱材。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又敕渎井复民食芳治桐车马於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隶释》一）

◇竹邑侯相张寿碑（建宁元年五月）

君讳寿，字仲吾。其先盖晋大夫张老，盛德之裔，世载（缺）勋，遵帅纪律，不忝厥绪，为冠带理义之宗。君孝友恭懿，明允笃信，敦悦经《耳佳》习父东光君业，兼综六艺，博物多识，略涉传记，矫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国达贤，登善济可，登斑叙优，能正躬帅陪，临疑独照，确然不挠，有孔甫之风。举孝廉，除郎中给事谒者，赞卫王台，娄（缺）忠謇。上嘉其节，仍授命荚，匡其京辇，昭德塞违，内平外成，举无遗愆。迁竹邑侯相，明德慎罚，县奉采土。遭江杨剧贼上下（缺）征役赋弥年，萌於（缺）戈，杼轴罄殚。君下车崇尚俭节，躬自菲薄，储亻待非法，悉无所留。并官相领省仓（缺）小府御吏，朝无奸官，野无淫寇，教民树艺，三农九谷，稼墙滋殖，国无灾祥，岁聿丰穰。皤白之老，率其子弟，以修仁义，蟊贼不起，厉疾不行。视事年载，黔首乐化，户口增多，国宁民殷，功刊王府。将授冖邦，对扬其勋。功曹周怜，前将放滥，君微澄清，怜顾愆悔过。督邮周，承会表问，君常怀色斯，舍无宿储，遂用高逝，老弱相携，攀援持车，千人以上。沛相名君，骆驿要请，君捐禄收名，固执不顾。民无所仰，国违所赖，上下同戚。州郡闻知，旌弓礼招，复为从事，耽耽虎视，不折其节。辟司徒府，进退以礼，含弘内光，颐（缺）皓尔，天不吊，遘疾无瘳，年八十，建宁元年五月辛酉卒。呜呼哀哉！夫积修纯固者，为天人所钟，功假於民者，叙在铭典，於（缺）俊（缺）访诸儒林，刊石树碑，式昭令徽。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亮元德，於我君。膺清茂，体懿纯。超三署，垂令（缺。）甄声号，（缺）宪台。矫王业，弼紫微。弹群司，清公（缺。）缓薄赋，牧邦畿。黎殷，罔荒饥，感良臣，哀其灵。轻举，（缺）来征。民叹思，暨舆人。宰府命，遂返（缺。）名振射，（缺）弥阐。垂令纪，永不刊。于胥德，流后昆。（《隶释》七）

◇卫尉衡方碑（建宁元年九月）

府君讳方，字兴祖，肇先盖尧之苗，本姓（缺二字）则有伊尹，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缺三字）土家于平陆，君之烈祖，少以儒术，安贫乐道，履该颜、原，兼修季、由，闻斯行诸，砥仁疠（缺四字）土。阶夷愍之贡，经常伯之寮，位左冯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庐江大守，兄雁门大守（缺三字）孝长发其祥，诞降于君，天资纯懿，昭前之美。少以文塞，敦庞允元，长以钦明，耽诗悦书。（缺三字）秋仕郡辟州，举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胶东令，尊尹铎之导，保彰二城，参国起按，斑叙（缺三字）本肇末，化速邮置。州举尤异，迁会稽东部都尉，将继南仲邵虎之轨，飞翼轸之旌，操参（缺三字，）缓来王之蛮，会丧太夫人，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寝暗苫块，仍（缺）上言。倍荣向哀，扎服祥除，徵拜议郎、右北平太守，寻李广之在边，恢魏绛之和戎，戎戢士佚，费省巨亿。怀（缺四字）静有绩，迁颍川太守，（修清涤俗，招拔隐逸，光大茅茹，国外浮谖，淡界缪动气泄狂缺五字）归来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议郎，迁大医令、京兆尹。旧都馀化，诗人所咏，并有亡新，君（缺四字）隆宽栗。鹑火光物，陨霜剿奸。振滞起旧，存亡继绝。恩降乾泰，威肃剥坤。本朝录功，入登卫（缺二字）翼紫宫。夙夜惟寅，隋在公，有单襄穆典谟之风。诏选贤良。招先逸民，君务在宽，先顺其文，举已从者，退就敕巾。永康之末，君卫孝桓。建宁初政，朝用旧臣，留拜步兵校尉，处六师之帅。维时假阶，将授绲职。受任浃然，庵离寝疾，年六十有三，建查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诏遣使（缺二字）吊赙礼，百寮临会，莫不失声。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盖《雅》《颂》兴而《清庙》肃、《中庸》起而祖宗（缺）故仲尼既殁，诸子缀论。《斯干》作歌，用昭於宣。谥以旌德，铭以勒勋。於是海内门生故吏，（缺三字）采嘉石，树灵碑，镌茂伐，秘将来。其辞曰：峨峨我君，懿烈孔纯。高朗神武，历世忠孝，冯隆鸿轨，不忝前人。宽猛不主，德义是经。韬综颐（缺，）温故前呈。揽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据百里，显显令闻，济康下民。曜武南会，边民是镇。惟（缺三字）忧及退身。参议帝室，剖符守藩，北靖（缺二字）有（缺）有声。旋守中岳，幽滞以荣，迈种旧京。（缺四字）含泽戴仁。（缺六字）攸宁。克长克君，不虞不阳。维明维允，炔此声香。能哲能惠，克亮天功。入统（缺二字）。赳赳光光。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业业，素丝羔羊。り り侃侃，昂昂。何规履榘，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群公宪章。乐旨君子，（缺二字）无疆。铭勒金石，（缺五字）问（缺二字）万世是传。（碑拓本）

◇冀州从事张表碑（建宁元年十一月）

君讳表，字元异。系帝高辛，爰暨后稷。张仲孝友，雅艺攸载，天挺留侯，应期佐治。与汉龙兴，诞发神谋，君其胤也。懿烈纯德，继踵相承。于来我君，亦邦之雄，兼才伯知。高郎令融。该览群纬，靡不究穷。初仕郡为督邮，鹰撮霆击，威德日隆。纠剔荷忒，抵拂顽讠匈。属城祗肃，千里折中。入为主簿，含谟吐忠。委也公门，謇謇匪躬。将美匡丑，对休光。历五官掾功曹、山（缺）时行。贡真绌伪，遏渐防萌。后臧其勋，俾守黎阳。正身帅下，神化（缺）通，方伯术职，嘉君义纲。旌命任，北国用宁。遂播芳誉，有馥其馨。当陟台阶，注纪王庭。规矩未合，实命不同。度时否泰，盘桓利贞。（缺）归斯服，舍之则藏。退修陶父，怡志岳阳。恬静湛泊，匪亻皇时荣。春秋六十四，以建宁元年三月癸巳梦疾而终，其年十有一月丙寅克葬。佥以为洪德宜演述，亿载弥以新，功烈不赞纪，後来无所闻，于是刊石勒铭，以示後昆。其辞曰：

於穆君兮焕流芳，阐洪轨兮休烈彰。令德攸兮宣重光，仕郡州兮迪民康。宜王臣兮为栋梁，不淑兮降沦霜。雕芝华兮歼彦良，伊哲人兮寿不将。世虽短兮名悠长，位虽少兮功悠扬。伐松柏兮构斯堂，镂金石兮不亡，万子孙兮永尝。（《隶释》八）

◇高阳令杨著碑（《汉隶字源考》为建宁元年）

（上缺十字）之情，穷七道之奥（缺）综书藉（缺三字）贤仕郡，历五官掾功曹、司隶从事，仍辟大尉，迁定颍侯相。特以儒学，诏书敕留，定经东观，顺玄丘之指，蠲历世之疑。天子异焉，擢拜议郎，迁高阳令。德以柔民，刑以威奸，是以黎庶爱若冬日，畏如秋，恩洽化布，未期有成，颀甫斑爵，方授银符。闻母氏疾病，孝内发，释荣投黻，步出城寺，衣不暇尹，车不俟驾，载驰（缺二字）躬亲尝祷，追纵曾参，继迹乐正，百行之主，于斯为盛。复辟司徒，举治剧，拜思善侯相。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飘然轻举。位淹名显，敷闻于下，宜干帝室，作国辅臣。上天不惠，不我遗。年五十有三（缺三字）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凡百陨涕，缙绅忄崔伤，门徒小子，丧兹师范，悲将焉告，仰叫穹仓。感三成之义，惟铭勒之制，皆所以纪盛德、传无穷者也。若兹不刊，後哲曷闻？故树斯石，以昭厥勋。其辞曰：

玄乾钟德，于我杨君。其德伊何？如玉如莹。其孝，恂恂其仁。躬尚节俭（缺十一字）文纲纪典谟（缺四字。《隶释》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建宁二年三月）

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圣，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孝经神契》曰：「玄丘制帝卯行」。又《尚书考灵》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修定礼义。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虽有褒成居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辟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丰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祀，馀□赐先生执事。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尽力思惟庶政，报称为效，增异辄上。臣晨诚惶诚□，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承敝遭衰，黑不代仓，□流应聘，叹凤不臻。自卫反鲁，养徒三千。获麟趣作，端门见徵。血书著纪，黄玉响应。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复演《孝经》，删定六艺，象与天谈，钩河ㄴ雒，却揆未然。魏魏荡荡，与乾比崇。（《隶释》一）

◇金乡长侯成碑（建宁二年四月二日）

君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东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后，封于郑。郑共仲赐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国，要盟齐、鲁，嘉会自邡，因以为家焉。汉之兴也。侯公纳荚，济大上皇于鸿沟之厄，谥曰安国君。曾孙封明统侯。光武中兴，说孙霸为临淮大守，拥兵从光武平定天下，转拜执法右刺奸、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叶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济。君则上党大守之弟，幼履慈孝之德，长执忠謇之操。治《春秋经》，博综书传，以典藉教授，滋滋履真。安贫乐道，忽于时荣。敬上接下，温故知新。翘节建志，冠于君伦。孝友内著，仁义外宣。郡请署主簿、督垂阝、五官掾功曹，守金乡长，即家假印绶。君介心如石，不易其志。刺史嘉其高名，辟部东平泰山治中从事。君睿精谦虚，委也衡门，以礼盘桓，名德可尊。行显身隐，县与养神。圣人制命，曰仁常存。今胡不然，丧此国伟。君年八十一，建宁二年岁在已酉四月二日癸酉遭疾而卒，呜呼哀哉。于是遐迩（士）仁，祁祁来庭，集会如云，号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哀，泣涕泛兰。将去白日，归彼玄阴，同盟必至，缟素填街。存有显名，终有遗勋，魂如有灵，嘉斯宠荣。於是儒林众俊，惟想形景，乃树立铭石，以扬淑美。其辞曰：

於穆君德，姿履正平。乾皇所挺，应符如生。耽艺乐术，恬忽世荣。虚位礼请，介然不倾。寿非南山，不俟河清。梁木圮颓，鸿仪催零。昆嗣切剥，哀恸感情。乃铭乃勒，亿载永宁。夫人以延熹七年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终。（《隶释》八）

◇孝廉敏碑（建宁二年十月）

故孝廉柳君，讳敏，字愚卿。其先盖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也。放像为用，县设为道。（缺）商家而禅（缺三字）而主或闻生柳惠国大夫，而流俗称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缺）部府丞君追祖继体，历职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缺）君复察举君（缺）命失年。君清节俭约，厉风子孙，固穷守陋，不（缺三字）堂无文丽，墓无碑识。建宁元年，县长同岁楗为属国赵台公愤然念素帛之义，其二年十月甲子为君立碑，传于万基。因勒铭叹之。厥辞曰：

惟斯柳君，天忄资鲠（缺。）袭祖（缺）风，行无遗阙。授政股肱，谏争匡弼。奋威外困，属城震栗。宰守伯烦，垂名所立。表贡王庭，望极爵位。何辜穹仓，官宠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季。建竖期碑，传于万世。子孙繁昌，永不漫灭。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辞曰：

山陵玄室，（缺）斯邦兮。先人修质，尚约清兮。汶饬不雕，奥处臧兮。季子信旧，带树松兮。侨俗追殁，激（缺）扬兮。亡而像存，乐嘉灵兮。宗子于集，喈其鸣兮。四祀尝，不废荒兮。（《隶释》八）

◇淳于长夏承碑（建宁三年六月）

君讳承，字仲充，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弟也。累叶牧守，印绂典才处，十有馀人，皆德任其位，名丰其爵，是故宠禄传于历世，策勋著于王室。君锺其美，受性渊懿，含和履仁，治《诗》、《尚书》，兼览群艺，靡不寻畅。州郡更请，屈己匡君，为主薄、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冀州从事，所在执宪、弹绳纠枉，忠洁清肃，进退以礼，允道笃爱，先人後己，克让有终。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归高。除淳于长，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纠奸示恶，旬月化行，风俗改易。〜轩六辔，飞跃临津，不日则月。皓天不吊，歼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宁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呜呼痛哉！臣隶辟踊，悲动左右，百姓号兆，若丧考妣，孩孤愤泣，忉怛伤摧，勒铭金石，惟以告哀。其辞曰：

於穆皇祖，天挺应期。佐时理物，绍纵先轨。积德勤约，燕于孙子。君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戚，并时繁祉。明明君德，令问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贤列。庶同如兰，意愿未止。中遭冤夭，不终其纪。夙世祚，早丧懿宝。抱器幽潜，永归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动。傥魂有灵，垂後不朽。（碑拓本。）

◇郎中马江碑（建宁三年十二月）

君讳江，字元海者，济阴乘氏人。（缺三字）之长孙，汤官丞之元子。其先帝颛顼翳嬴之後，世在赵国，以功封赵，赐号马服，因遂氏焉。暨于君身，乾灵特挺，岐嶷有度，玄然清妙。长有令称，通《韩诗经》，赞业圣典，左书右琴，明於光上之术，显於君臣之道。郡将平原高君，深昭其德，以和平元年举孝廉，除郎中，谦虚接下，冠名三署。昊天不（缺，）遭离（缺）疠，年卅，元嘉三年正（下缺）失贞干，士丧仪宗。於是盟载辽丑，缟素来赴，惨痛号兆者，不可胜数矣。夫人冤句曹氏，终温淑贞，咸曰女师。年五十五，建宁三年十二月卒。君中弟字文绪，位主薄、督邮，志行（缺）期，落落自有大节。年卅二，早世短折。故茔迫笮，兆告斯士，先君之庚地（缺）处还敞（缺五字）神，东看祖祢，西眷旧庐。皇神仿佛，爰（缺二字）居。乃（缺一字）碑，铭勒厥勋。其辞曰：

铄鸿德，赫含光。（缺）天爵，卫紫（缺）声（缺）著于周京。榱桷存，其入亡。（缺五字）藏顾几筵，凄怀丧伤。嗟《诗》云，感《凯风》，叹寒泉，惟梓桑。（缺）灵（缺）期（缺四字）裔永克昌。殁不朽，久弥章。（《隶释》八）

◇青陂碑

青陂在县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别流入于潺，迳新息墙陂，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馀顷。（《水经汝水注》「建宁三年，新蔡长汝南缑氏李言，上请修复青陂，司徒臣训，尚书臣袭，奏可于洛阳宫，青陂东塘南树碑」。）

◇慎令刘修碑（建宁四年五月）

君讳修，字伯麟，从事君（缺十六字）履和而至。少罹艰苦，身服田晦，动乎俭中，从虚（缺七字）弟克谐，其于乡党，逊逊如也。卑谦博爱，恕己接人，（缺六字）政事君则安上竭节，不求声誉，故为五福所归，流神明所（缺三字）时兄弟并典干城，子孙盈门，克昌堂构，非至德淳粹，其孰能与（缺）斯。举孝廉，除郎中，以将事去官。辟从事司徒掾，典掌边事。迁慎令，行无为之政，崇澹泊以惠利。素苦风Φ，到官期月，见臣吏敕儿子人命吸，不欲烦扰吏民，欲生见旧土，归终於家。百姓追逐，扣马攀轮，遂不复还。年六十七，建宁四年五月甲戌卒。二弟龙纯，恋哀孔怀。孤生亻隽协，长号恩慕，立此碑铭，以表景行。其辞曰：

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富谦，受兹介福。知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延，引舆旋归。忽然轻举，志敫拔葵。人皆有亡，贵终誉兮。殁而不朽，垂名著兮。（《隶释》八）

卷一百二

◎阙名（六）

◇西狭颂

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君，讳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诗悦礼，膺禄美厚，继世郎吏，幼而宿卫，弱冠典城，有阿郑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黄龙、嘉禾、木连、甘露之瑞。动顺经古，先之以博爱，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不肃而成，不严而治，朝中惟静，威仪抑抑。督邮部职，不出府门，政约令行，强不暴寡，知不诈愚，属县趋教，无对会之事，徼外来庭，面缚二千馀人，年屡登，仓庚惟亿，百姓有蓄，粟麦五钱。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厄笮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坠得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君践其险，若涉渊冰，叹曰：《诗》所谓「如集于木，如临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则为设备，今不图之，为患无已。敕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繇道徒，馔烧破析，刻刍崔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士石，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欢踊，民歌德惠，穆如清风，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则。克长克君，牧守三国。三国清平，咏歌懿德。瑞降丰稔，民以货殖。威恩并降，远人宾服。馔山浚渎，路以安直。继禹之迹，亦世赖福。

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时府承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门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故从事议曹掾下辨李字仲齐，故从事主簿下辨李遂字子华，故从事主簿上禄石祥字元祺，五官掾上禄张亢字惠叔，故从事功曹下辨姜纳字元嗣，故从事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玮甫，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下辨道长广汉汁邡任诗字幼起，下辨丞安定朝冉阝皇甫彦字子才。（碑拓本，又见《隶释》四，无「丞右扶风陈仓吕国」以下十二人名。）

◇博陵太守孔彪碑（建宁四年七月）

君讳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孙，颍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帅礼不爽，好恶不愆，孝衷度衷，修身践言，龙德而学，不至於谷，浮游尘埃之外，爵焉汜而不俗。郡将嘉其所履，前后聘召，盖不得已，乃翻尔束带，玄论穷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托六授命如毛诺则不宿，美之至也。莫不归服，举孝廉，除郎中、博昌侯。疾病留宿□迁□京府丞。未出京师，遭大君忧，泣逾皋鱼，丧过乎哀，谨畏旧章。服竟还署，试拜尚书侍郎，无偏无党，遵王之素，荐可黜否，出□□度。日恪位伫，所在祗肃。拜治书御史，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皋陶之廉恕，□参之□□□□□□律祗用既平□博陵太守。郡阻山□□□以饥馑斯多草窃，罔不□贼刘曼张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车之初，□五都以博□削四凶以胜残，乃□□□爰尚桓桓，折马蠲用，丑类己殚，路不拾遗，斯民以安。发号施宪，每合天心。□之所恶，不以强人，义之所欲，不以□□□姓乐政而归於德，望如父母，顺如流水。迁下邳相、河东大守，举此□□君子风也。未怒而惧，不令而从，云行雨施，□□大和，海内归公，卿之任矣。劳而不伐，有实若虚，固执谦需，以病辞官去位。阖□以孝竭□馀暇彳犀彳夷弹琴击磬□□□之味而不敢其静。上帝谌，天秩未究，将据师辅，之纪之纲，而疾弥流，乃陨乃□。年卅九，建宁四年七月辛未□□□哀哉。魂神超迈，家兮冥冥，遗孤忉绝，于嗟想形。□□哀远，念不欲生。群臣号兆，靡所复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识，惟君之轨迹兮，如列宿之错置。《易》建八卦，揆爻系辞述而不作，彭祖赋诗，皆赞所见。于时颂□□是□吏崔□□□王沛等伏信好古，敢咏显□。乃刊斯石，钦铭洪基，昭示後昆，申锡鉴思。其辞曰：

穆穆我君，大圣之胄。淳懿允元，睿其玄秀。惟岳降精，诞生忠良。奉应郡贡，亮彼我□。克明王道，辩物居方。周□□□□也正名。朝无秕政，直哉惟清。出统华夏，化以典城。□猾殄迸，贤倚□庭。帝重乃勋，自□□征。所临如神，□□□□□□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铉利贞。而洁白驹，俾世愤恻。当享眉，莫匪尔极。大□□□，邈矣不意。于嗟悲兮，□□□息。漫漫庶几，复焉所力。咨乎不朽，没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绩，表于丹青。永永无沂，与日月并。於嗟□□，於以慰灵。（碑本，《隶释》八）

◇石门铭

建宁四年十一月，黄场石。（《水经·济水注》）

◇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建宁五年三月）

君讳（缺）字仲奇，元城君之第四子。其先盖周之胄绪，虞郭建国，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晋克其邦。遭嬴项之际，高祖初起，运天符命，斥秦ㄴ楚，遂定汉基。枝叶云布，列於国郡，或颍川、冯翊，公卿校尉，将相州郡，令问休贵，自东郡卫国，家乎河内，彼亦世载德，以臻於君。君惠兄竹邑侯相，次尚书侍郎，次济北相。顺弟临沂长，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阳令。咸以孝廉，公府茂选，贞亮敫白，翼翼瑛彦，配周之八，为国桢干。君幼有岐嶷天然之资，长有明肃弘雅之操，刚毅多略，有山甫之踪，沈懿敦笃，为万夫之望。（缺）为郡五官掾功曹、司隶中都官从事，虎视耽耽，鹰彳待电击，贵戚肃承，莫不畏惮。三辟将军府，徵书粲粲，贞亮直方。謇謇ぅぅ，忠信可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然后谏举，廉比阳长。五教加仁，施于惠康。焉於之武，以抑於强。改邑移风，遗爱不忘。闻兄疾病，率尔逝将。衮职有阙，赖君（缺）匡。复辟司徒，拜军中侯，当授（缺）城，万里膺扬，念妨弟路，逊位恬荣。修黄老之术，谦守足之让。禄有不究，命有短长。（缺）临孔明，残陨贞良。卒被氛气，掩忽徂亡。年六十有六，建宁四年九月丙子卒。五年三（缺四字）孝孤忉乎，悲忄重剥裂。行路泣血，辟踊伤绝。凡百君子，靡不哀恻。丧国之镇，朝失模式。（缺二字）奂乎，位未副德。刊石甄表，以昭罔极。其辞曰：

铄明德，穆郭君。外忠洁，内资亲。烈桓桓，焕有文。所临（缺三字）风。崇和陆。垂以仁。赫斯发，威若神。动规矩，礼义遵。徽纵显，功加民。感兄疾，电捐官。妙（缺三字）海闻。亮矣清，寡匹伦。爵不副，命乖分。士（欷），惜增叹。孝流涕，痛伤肝。魂灵饣芳，号有荣。（缺四字）永存。勒金石，示後昆。（《隶释》九）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建宁五年四月廿五日）

盖除患蠲难，为惠鲜能行之。斯道狭阻，有坂危峻。天井临深之厄，冬云则冻，渝夏雨滑汰，顿踬伤害。民苦拘驾，推排之役，勤劳无己。过者战战，以为大戚。太守汉阳阿阳李君履之，若辟风雨。部西部道桥掾李[129]（阙）馔锤西坂天井山止（阙）入丈四尺，坚无陷溃，安无倾覆，四方赖之，民悦无疆。君德惠也，刊勒纪述，以示万载。建宁五年四月廿五日巳酉讫成。（《隶续》十一）

◇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五月）

惟帝尧母，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体兰石之操，履规矩之度，则乾坤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如生尧。厥后尧来祖统，庆都告以河龙。尧历三河，有龙授图，躬行圣政，以育苗萌。火阳之盛，先暗后明，遂以侯伯，恢践帝宫。庆都仙殁，盖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下营以水，神龙所熹。灵龟隐形，汾踊波流。比目鱿鱼，濯鳞通泉。玄砾菟芦，生延台涯。贯长历久，崇如不颓。三代改易，荒废不修。五运精还，汉受濡期。兴灭继绝，如尧为之。承祠基年，鱿鱼复生。故有灵台啬夫，鱼师卫仕，驿宪鱿鱼，服之延寿。（阙二字）之际，道小衰沮，遂遭亡新，礼祠绝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汉隆盛德，被四表，大平未至，灵瑞未下，四夷数侵，军甲数扰，匪皇启居，日稷不夏。案经考典，河洛秘奥，汉感赤龙，尧之苗胄，当修尧祠，追远复旧，复（治）黄屋，推原圣意。灾生变见，天以谴告。前后奏上，陈叙大义，招祥塞咎，为汉来祚。朝廷克省，帝纳其谋，岁以春秋，奉大奥祠。时廷尉选位，连自表奏。诏英嘉命，遂见听（阙二字）为大中大夫，归治黄殿。令月吉日，茔立规，兴业会工，厥处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上合天意，下应（阙五字）饰五色华精，上阙通天，户向少阳，前设大殿，俟神之堂。地致石单，其下清凉，可舞几（阙）以（阙）大章。时济阴太守魏郡审晃、成阳令博陵菅遵，各遣大掾，辅助仲君，经之营之，不日成之。神灵精气，依怙于人，废之则亡，存之则神。复帅群宗，贫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训，（阙）勒石铭，中门之表，卜择元日，齐革精诚，先荐毛血，谨慎牺牲，祈祠获福。神享其灵，甘雨时降，百谷孰成，幽荒率服，徐方来庭，万国蒙祉，黎元赖荣，莫不被德，咸歌颂声。其辞曰：

於赫庆都，德弥大兮。承神精耀，统赤裔兮。爰生圣尧，名盖世兮。上爱符命，恢帝制兮。广彼之恩，流荒外兮。历纪盈千，垂遗爱兮。陵庙复崇，享大祭兮。上来多怙，降福沛兮。万国禧宁，孰不赖兮。光宣美勋，永（阙）蔽兮。垂视罔极，亿万岁兮。

济阴太守魏郡阴安审君讳晃，字元让，从公车令来，成阳令博陵蠡吾菅君讳遵，字君台，从东明门司马来，丞颍川新汲尹茂字伯举，迁下邳尉尉颍川襄城杨调字君举，仲诉伯海从右中郎将迁巨鹿太守，仲球伯仪从大尉掾迁吕长，仲选孟高辟司徒府，迁徙不绝，皆兴治大圣黄屋之力。

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遵矩蹈规，上仁好义，见群从无者，代出钱万以立碑，大意翻然，君子善之，恩加骨（阙）乡朝所称。县令菅君，即请署门下议生，都市掾官，未可测矣。

仇福字仲渊，累世同居，州里称术慈孝。大圣立祠时，令菅君欲造黄屋殿庑，来索忠良，咸白福。（《隶释》一）

◇大尉杨震碑（《隶释》考为建宁後所刻）

（阙三字）字伯起，（阙二十二字）氏焉。圣汉龙兴，杨熹佐命，克项於垓，锡（缺四字）公侯之胄，必复其始。是以神祇降祚，乃生於公，实履忠贞，恂美且仁，博学甄微，靡道不该。又有《尚书》欧阳，河洛纬度，穷神知变，与圣同符。鸿渐衡门，群英云集，咸共饮酌其流者，有逾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应，贻我三鱼，以章懿德，远近由是知为亦世继明而出者矣。州郡虚己，竞以礼招。大将军辟举茂才，除襄城令，迁荆州刺史、东莱涿郡太守，所在先阳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宽猛惟中，五教时序，功洽三邦，闻于帝京。徵旋本朝，历大仆、大常，遂究司徒、大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无德不旌，靡恶不形，将训品物，以济大清。而清蝇嫉正，丑直实繁，横共构谮，慷慨暴薨。於时群后卿士。凡百黎萌，靡不欷垂涕，悼其为忠获罪。乾监孔昭，神鸟送葬，王室咸寤，奸佞伏辜。公功乃伸，追录元勋，策书慰劳，赙有加。除二子郎中，长子牧富波侯相，次让赵常山相，次秉实能缵修，复登上司陪陵京师，次奉黄门侍郎，牧子统，金城太守沛相，让子著，高阳令，皆以宰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官，奉遵先训，易世不替，天锺嘉祚，永世罔极。统之门人汝南陈炽等，缘在三义一，颂有《清庙》，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玄石于坟道。其辞曰：

穆穆杨公，命世而生。乃台吐，乃岳降精。明明天子，实公是匡。冥冥六合，实公是光。謇謇其直，謇謇其清。懿矣盛德，万世垂荣。勒勋金石，日月同炯（《隶释》十二）

◇东海庙磅（熹凿元年四月）

惟永寿元年春正月，有汉东海相南阳桓君（下缺）念四时享祀有常，每饰壹切，旋则也崩，矜闵吏（下缺）费者不永宁。凡尊灵祇，敬鬼神，实为黔黎祈福（下缺）咸慕义民相帅，四面并集，乃部掾何俊、左荣（下缺）殿作雨传起三楼。经构既立，事业毕成，俊等镌石，欲（下缺）荣非仁也。故遂阙而不著。初县典祠，虽有法出附增之（下缺）绝请求姑息之源，濒海盐（缺）月有贵贱，收责侵侔，民多（下缺）限，贫富俱均，下不容奸。（缺）仁忧（缺三字）惠康，民赖其利。熹平元年夏四月，东海相山阳满君，（缺四字）初朐令（下缺）进瞻坛（缺）退宴礼堂，嘉羡君功，既尔（缺三字）是乃退咨（下缺）惜勋绩不著，後世无闻，遂作颂曰：

浩浩仓海，百川之宗。经落八极，潢（缺二字）洪波润（下缺）物，云雨出焉。天渊（缺二字）祯祥所（缺）昔在前代，昭事百（下缺）有司齐肃致力，四时奉祠，盖亦所以敬恭明神，报功（下缺）阙倚倾于铄，桓君是缮是修。（缺二字）慕（缺）不日而成功（下缺）孙退述，爰勒斯铭，芳烈永著。（缺）载重馨。（《隶释》二）

◇碑阴

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隶释》二）

◇故民吴仲山碑（熹平元年十二月）

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少立名迹，约身周刂己，节度无双，不贪仕进，隐匿世间。府县请召，未曾窥城，守鲜贫苦，不豫辉荣。兄弟三人，居其中央，事长接幼，出入敖详。元少不幸，弃世早亡。乾坤盖载，八十有长，年寿未究，而遭祸央。子孙饮泣，呼招不能还，与世弥尔，感痛奈何何。惟公德美，布惠州里。近假求，不言无有。春秋举。（贷），给与无已。不逆人意，率导以理。市庭佑渠，饮食空亏。收遗孤，皆置门里。先亡为葬，幼弱娶妇，受恩者无贩不能悲嗟。（效报）社里。其恩捐施，岂谁照矣。公本有三息，遗孤二庄，无分少德。父有余财，东西南北，不能起楼高殿观菜色，宗诸邂逅连有不得兼官微傍象不及大。孤惭亡父，忧在夙夜，如有空缺，务却筑盖。神零有知，水徂挺勇。焉焉矣矣，子孙万岁。（《隶释》九）

◇司隶校尉杨淮碑（熹平二年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雒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大守、御史中丞（阙）为尚书尚书令、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河南尹。伯邳从弟讳弼，字颖伯。举孝廉、西邦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迁注丞冀州刺史、大医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州里去覆。二君清颂，约身自守，俱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黄门同郡卞玉字子，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一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财表纪。（《隶续》十一）

◇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熹平二年三月一日）

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B061]鬼兵胡九（阙二字）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匹一元布於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隶续》三）

◇武都太守耿勋碑（熹平三年四月二十日王戌）

汉武都太守、右扶风茂陵耿君，讳勋，字伯玮。其先本自钜鹿，世有令名，为汉建功，俾侯三国，卿守将帅，爵位相承，以迄于君。君敦诗说礼，家仍典军，厌难和戎，武虑慷慨，以得奉贡上计，廷陈惠康安遏之谋。上纳其谟，拜郎上党府丞掌令，考绩有成，符荚乃胙。熹平二年三月六日癸酉，郎官奉宣诏书，哀闵垂恩，猛不残义，宽不宥奸，熹不纵慝，威不戮仁，赏恭罚否，异（阙）奥流。其於统系，宠存赠亡，笃之至也。岁在癸丑，厥运淫雨，伤害稼穑，率土普议，开仓振澹，身冒炎赫火星之热，至属县巡行穷匮，陟降山谷，经营拔涉，草止露宿，扶治养餐千有馀人。出奉钱两（阙二字）振衣赐给贫乏，发荒田耕种，赋与寡独王佳小男杨孝等三百馀户，减省贪吏二百八十人。劝勉时，百姓乐叶，老者得终其寿，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爱，不是过矣。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外羌且居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修治狭道，分子效力，复大小民，得众兆出欢心，可谓仰之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纪，人无述焉。国人命叹，刊勒斯石，表示无穷。其辞曰：

泰华惟岳，神曜吐精。育兹令德，既哲且明。实谓耿君，天胙显荣。司牧莅政，布化惟成。柔嘉惟则，穆如风清。勤恤民隐，拯厄扶倾。匪皇启处，东抚西征。赤子遗慈，以活以生。山灵挺宝，匈灾乃平。恺悌父母，民赖以宁。熹平三年四月二十日壬戌，西部道桥掾下辨李[129]造。（碑拓本文，《隶续》十一）

◇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熹平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庚子）

君讳峻，字仲严，山阳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硕胄，□□伯禽之懿绪，以载于祖考之铭也。君则监营谒者之孙，修武令之子，体纯和之德，秉仁义之操，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博览群书，无物不刊，学为儒宗，行为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表，汉□始仕，佐职牧守，敬恪恭俭，州里归称。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大守丞。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侍御史东郡顿丘令，视事四年，比纵豹、产，化行如流。迁九江大守，□残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统政□载，穆若清风，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弄，未能一期，为代王畅所举，徵拜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隶校尉，董督京辇，掌察群寮，蠲细举大，榷然疏发，不为小威，以济其仁，朋中独断，以效其节，案奏□公，弹绌五卿，华夏祗肃，佞秽者远。遭母忧自乞，拜议郎。服竟，还拜屯骑校尉，以病逊位。守疏广止足之计，乐於陵灌园之契，闭门静居，琴书自娱。年六十一，熹平元年□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门生汝南干□、沛国丁直、魏郡马萌、勃海吕图、任城吴盛、陈留诚屯、东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谥宣尼，君事帝则忠，临民则惠，乃昭告神明，谥君曰忠惠父。息督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构，析薪弗何，悲蓼莪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顿企有纪，能不号嗟。刊石叙哀。其铭曰：

岩岩山岳，磊落彰较。棠棠忠惠，令德孔铄。命□时生，雅度宏绰。允文允武，厥姿烈。内怀温润，外撮强虐。督司京师，穆然清邈。当□绲职为国之榷。匪究南山，遐迩忉忉到。凡百君子，钦谥嘉乐。永传亿龄，映矣勺勺。（《隶释》九，碑本）

◇广汉属国侯李翊碑（熹平二年）

君讳翊，字辅国，柯大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之元子也。其先出自箕子之苗，奕世载德，迄君之身。幼有贞恪谦约之操，长柯芬芳成人之行，通经综纬，兼究古雅。初（缺）妣忧，勤思尽情。及继母嗣承，慈爱如前，养则竭力，克勤和颜。名显近远，论者称焉。郡守嘉贪，礼请署督邮、五官功曹守长。朝有申甫之节，居则曾、闵之风。延熹六年，大守东莱李君懿其高洁，顺天报国，察举孝廉，除郎中，特慕供养，常托疾在家。时益部扰穰，为三府所选，拜广汉属国侯。到官八怀以文，得殊俗欢心，拨理之效。至建宁元年，遭从事君忧去官。二交追孪，咏其甘恋，竭孝道以送终，哀松柏而憔形。礼服既尽，州郡争取，比群部诸郡深执磐匪，栖迟不就童冠相娱，闺门雍雍。夷史之高著，临究前轨，当为国之干臣。穹（缺）逝，皇胙不永，年五十四，以熹平二年卒。凡百惨怆，同时感伤，九族内外，莫不绝伤。於是乃采石勒铭，垂示後昆：

赫赫惟忠，属国李侯。发迹邑屋，声冠方隅。贡德王室，显名寮畴。御侮镇戎，经为大儒。考忧释绋，公义卓休。终而有礼，哀荣兼殊。没而含曜比列陵於。差兮魂灵，乌呼悲夫。（《隶释》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三

◎阙名（七）

◇玄儒先生娄寿碑（熹平三年正月）

先生讳寿，字元考，南阳隆（案：两汉南阳有阴县，无隆县，其沿革未详）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待讲至五官中郎将。祖父大常博士，徵朱爵司马。亲父安贫守贱，不可营以禄。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才宛发传业，好学不厌，不攸廉隅，不饬小行，温然而恭，慨然而义，善与人交，久而能敬，荣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蔼，遁世无闷，恬佚净漠，彳犀彳夷衡门，下学上达，有朋自远，冕绅莘莘，朝夕讲习，乐以忘忧。郡县礼请，终不回顾，高位厚禄，固不动心。粗大布之衣，粝答疏菜之食，蓬户茅宇，卷枢瓮牖，乐天知命，确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识真之士，高尚其事，乡党州邻，睦亲爱怀。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禄。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刻石作铭。其词曰：

皇矣先生，怀德惟明。优于春秋，玄默有成。知贱为贵，与世无争。彳犀彳夷衡门，礼义滋醇，穷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殁声鬯，千载作珍。绵之日月，与金石存。（碑拓本，又《隶释》九。）

◇繁阳令杨君碑（熹平三年三月）

（上缺二十九字）弟富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哲，长履忠孝，立仁行道，实礼弥隆。世授尚书，为国师辅。君述而好古，少传祖业，兼苞载藉，靡不周览。英儒仰则，景附其高。应礼州郡，仍奉贡觐。寮类假尔，佥服归称。大驾省方，为郡功曹。召见专对，克厌帝心。擢拜郎中，除右都侯。闲整宫卫，闱闼肃焉。迁繁阳令，崇德尚俭，以兴政化，和毓感恩，以移风俗，野无奸回，宿不命阍，教学吏士精横侍者，常百馀人，咸训典诲，帅导以（缺）邻远归怀。爰集疆埸，州郡嘉异，并上绝迹。大司农刘佑特复表列，将有命授，会叔父大尉公薨，委荣轻举，投绂如遗，吏民攀辕，老弱轫轨轮，追慕跋渺，盖二千馀人。续留守阙，上书历年，运谷万斛，助官振贫，以乞还君，自非慈爱，孰能若兹。有司耸昧，莫能识察，君洁己以仕，不愉禄求趋，功显弗有，退入于林。处靖衡门，童冠如云，故乃名问俞高，休声益著。三府兢辟，五入宰朝，常登茂御，复绍祖烈，穹不惠。年五十一，熹平三年三月己丑卒。国失其良，民望永绝。京忧凡百，靡不愍悼。故吏臣隶，叫天诉地，嗟乎何及。哀矣忄崔伤，感惟既殁，德之隆者，莫盛不巧，乃共追录厥勋，镌石示後，俾延亿令，垂不翳坠。其辞曰：

惟岳隆灵，於我明君。膺天钟庆，诞德孔醇。温恭博敏，贞敫藐伦。帝嘉忠懿，乃诏宠光。俾侯禁宫，夙夜是勤。命出作宰，清风穆神。委蔑成勋，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长逝。民思遗爱，奔告于王。颀不审真，莫肯慰扬。彳犀彳尼乐志，缙绅仰从。二公并招，当为国晖。寿不（缺二字）早叶陨林。朋徒潺，士女怆悲。愿百其身，皇不我予。铭颂玄石。（下缺。《隶释》九。）

◇桂阳太守周憬功动铭（熹平三年十一月）

桂阳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讳景字君光。体性敦仁，天姿笃厚，行兴闺门，名（缺州）里。举孝廉，拜尚书侍郎，迁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阳。乃宣鲁卫之政，敷《二南》之泽，政以德绥，化犹风腾，抚集丞细（缺）绥有方。进则贞直，退则错枉，崇举济济，吉士（）充朝。招训（缺）蒙，开诱六蔽，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信感神，灵瑞符（缺。）熹谷生於墅，奇草像莆，异根之树，超然连理。於此（缺）时邦域惟宁。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红，壹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山盖隆（缺三字）于天，泉肇沸踊，发射其颠，分流离散，为十二川，弥陵跻阻，丘阜错连，隅陬壅蔼，末由骋焉。尔乃贯山钻石，经（缺四字）扬扬争怒，浮沈潜伏，也龙吉屈，澧隆郁，千渠万浍，合聚溪涧，下迄安聂，六作难伦难，湍濑氵蚤々，泫氵云潺，虽《诗》称百川沸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盖莫若斯。天轨所经，恶得已改。其下注也，若奔车失辔，狂牛无縻，（缺）勿[B062]忽，胪[14]不相知。及其上也，则群辈相随，檀柁提（缺）唱号慷慨，沈深不前。其成败也，非徒丧宝玩，陨珍奇，替珠贝，流象犀也。往古来今，变甚终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遗训，（缺）应龙之画，伤行旅之悲穷，哀穷人困厄，感蜀守冰殄绝犁堆，嘉夫昧渊，永用夷易，乃命良吏，奖帅壮夫，排磐石，投之寥（缺二字）高填下，凿截回曲，弥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断艮氵盖之电波，弱阳侯之汹涌。由是小蹊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各涉周旋，功万於前。除昔（缺二字）树塞於兹，虽非龙门之鸿绩，亦人君之德宗，故（船）人叹於水渚，行旅语於涂陆。孔子曰：「禹不决江疏河，吾其鱼矣」。於是熹平三年，岁在摄提，仲冬之月，曲红长零陵重安区祉字景贤，遵承典宪，宣扬德训，帅礼不越，钦仰高山，乃与邑子故吏龚台、郭苍龚雒等，命工击石，建碑于泷上，勒铭公功，传之万世，垂示无穷。其辞曰：

乾坤剖兮建两仪，刚柔分兮有险夷。咨中岳兮穆崔嵬，叹衡林兮独倾亏。增峻峭兮甚峻峭，鲧莫涉兮禹不规。仰王禽兮又垂危，俯泷渊兮怛以悲。岸参天兮无路蹊，石纵横兮流洄洄。波隆隆兮声若雷，或抱货兮以从利。或追恩兮有赴义，汜舟楫兮有不避。（缺）躬躯于玄池，委性命兮于廿乍糸。ょ寒栗兮不皇计，忽随流兮殆忘归。懿贤后兮发（圣）荚，闭不通兮治斯溪。蹶巨石兮以湮填，开切总兮导曲机。摧六泷兮弱（下缺）兮散其波。威怒定兮混澜澜，息聊秋兮逝（下缺）兮蛟龙臧，睦老唱兮胪人歌。名冠世兮超逾伦，今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缺）兮耀流沙。功斐斐兮镜海裔，君乎君，寿不訾。（《隶释》四）

◇闻喜长韩仁碑（熹平四年十一月）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隶（下阙）河南尹校尉空暗典统非任，素无绩勋，宣善（下阙）仁前在闻熹，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下阙）尉表上，迁槐里令。除书未到，不幸短命，丧身为（下阙）祀则祀之，王制之礼也。书到，郡遣吏以少牢祠，（下阙）勒异行，勖厉清惠，以旌其美。竖石讫，成表言如律。（下阙）□□十一月廿二日乙酉，河南母君丞熹谓京写（下阙）□□坟道头讫。成表言会月卅日如律令。（碑本）

◇帝尧碑（熹平四年十二月）

帝尧者，盖昔世之圣王也。其先出自块嵬，翼火之精，有神龙首出于常羊，（阙九字）生赤（阙十字）也。名纪见乎河雒。爰嗣八九，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及尧之生也，不（阙）凡等匈（阙七字）龙颜（阙）角眉（阙）八采，谡自侯伯游於玄河之上，龙龟负衔，投钤授与，然后尧乃受命蜀鹿（阙十六字）秉图书，察度表，御九州，统属理，闻名应邮，五纬顺晷，然后风化大洽，普天（阙三字）不（阙十字）功成告让，遂禅舜黄。圣汉龙兴，缵尧之绪，祠以上牺。暨於亡新，圮汉之业，祠祠（阙五字）祀（阙）是故廷尉卿（阙二字）以为大圣亲垂隆烈，遗歌在民，而坛场夷替，屏慑无位，非所以表神圣（阙五字）民者（阙四字）焉（阙三字）复旧典，造立灵庙，以一大牢，春秋秩祠。是以好道之畴，自远方集，或弦琴（阙三字）一，或谭（阙二字）历丹田（阙三字）こ者，恭祈福，即获胙。若不虔恪，辄赴癫。故知至德之宅兆，实真圣之祖也。熹平四年冬十二月，济阴大守河南张宠、丞颍川李政、成阳令陈国郑真、故钜鹿太守仲、故广宗长仲选、故吕长仲球（阙）丞（阙十一字）百石己氏让礼等，咸各有惟，追慕圣烈，乃共立坛单，刊碑纪石，已章圣德（阙）後（阙二字）有（下阙。）

於赫大圣，奕孔祯纯。性发兰石，生自馥芬。琦表射出，双握嘉文。排启《门堂》阖，驰步（阙二十字）顺叙，五品用训。民不作忒，化洽百蛮。历运遭七，乃禅舜焉。功绵日月，名勒管弦。立灵庙兮（阙）休神（阙九字）兮湘黔民，亿不殄兮祉无圻。故济阴太守刘字季承，渔阳泉州人也，自以体别枝布，尧之裔胄。下车出奉（阙）万为祠弱（阙七字）至于朔旦，特复五百，称充玄玄孙以叙。嘉敬旧祠，属县君以为奉事神圣，礼虔当（阙）宜崇祗濯，以汁（阙二字）敕县（阙二字）设供曹掾史令养牲牺，即尧陵庙，神亨灵洞，报己喜瑞。李树连理，生於尧（阙）图（阙）府殿夙早（阙）拜迁（阙）中大夫。後太守同河南张宠继拟前绪，到官始初，出钱二千，敬致礼祠，临立坛碑，特复（阙四字）群（阙二字）为（阙）始（阙六字）学徒莫不劝乐，咸曰张父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已德，万我已仁，将获祯应，齐风前人，鸾皇（阙十八字）解，将悉臻矣。密勿匪休，将悉至矣。熹平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癸卯立，时将作吏胡能守尧掾仇伯爰（阙十四字）掾成（阙四字）余。（《隶释》一）

◇豫州从事尹宙碑（熹平六年四月）

君讳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吉甫相周宣，勋力有章，文则作颂，武襄猃狁。二子著诗，列於风雅。及其玄孙言多世事景王，载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迁，或居三川，或徙赵地。汉兴，以三川为颍川，分赵地为钜鹿，故子必腾於杨县，致位执金吾，子孙以银艾相继。在颍川者家於亻焉陵，克缵祖业，牧守相亚。君东平相之玄，会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孙，守长社令之元子也。君体温良恭俭之德，笃亲於九族，恂恂於乡党，交朋会友，贞贤是与。治《公羊春秋经》，博通书传。仕群历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昆阳令。州辟从事。立朝正色，进思尽忠，举衡以处事，清身以寓时，高位不以为荣，卑官不以为耻，含纯履轨，秉心惟常。京夏归德，宰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离寝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论功叙实，宜勒金石，乃作铭曰：

於铄明德，於我尹君。龟银之胄，奕世载勋。纲纪本朝，优劣殊分。守摄百里，遗爱在民。佐翼牧伯，诸夏肃震。当渐鸿羽，为汉辅臣。位不福德，寿不随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名光来世，万祀不泯。（碑本）

◇堂邑令费凤碑（熹平六年九月）

惟熹平六年岁亻各于大荒无射之月，堂邑令费君寝疾卒。呜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故（缺三字）守卜胤追而诔之。其辞曰：君体履柔和，温其如玉。修孝友乎闺阈，执忠謇於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职。举直错枉，强御（缺）亻贰。贡孝三署，勋誉有则。出宰近甸，民怀厥德。色斯轻翔，翻然高洁。王人述职，分（缺）班爵。台（缺二字）招，助鼎调物。退己进弟，不营荣禄。栖迟历稔，项领滞畜。鄣士不庭，黔民佗虐，命君（缺二字，）政化（缺）行。从善迁恩，三（期）致道。有耻且格，牧守旌功，转左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帅伏。三时之间，卒以（缺）洽。天不吊，命也早殁。春秋六十六。梨仪瘁伤，泣涕连漉。岂爱我躬？命不可赎。临终迷（缺二字）内发。祖业良田，亩直一金，推予弟息。辞位让财，行义高邵，卓不可及。名实相副，有始有卒。（缺二字）人善，痛兮切恻。故吏鄣施业字世坚，义民堂邑戚忠，忠年十有一，慈考早陨丧，以备於礼制，蓬首而（缺三字）坏而消辟地（缺三字）行母氏以（缺四字）而悼伤，服（缺）菲五五，杖其未除。广陵之郡守，东海（缺二字）闻寝疾而终卒。凡百普悲（缺四字）舜化比屋之馀庆，随（缺）棺柩车哀以而逆之，祖载已毕迄，还返其故乡。君（缺）其节操，悲其有（缺二字）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缺五字）其老亲，忠（缺）君顾德，念君之仁恩，闻君之陨隧，剥断而辛酸，复截麻杖（缺）君之柩棺，扶号而竭（缺）泣涕其（缺八字）甫於岐山（缺二字）其从之迷君而到官上书而荐君，尽禽息之（缺三字）君之（缺三字）君（缺）三（缺七字）於山（缺）列种嘉奇树，特为之润鲜，忠业与（缺二字）犹君恩使。虽君有大化，孰能尔者难。子丧之终（缺三字）思其颜，而（缺）死可赎，不爱（缺二字）人。今君（缺）於彼。卓谲而超伦，吏氏慕高踪，来者其如雨。伟名建磐石，垂示於（缺二字。）（《隶释》九）

◇费凤别碑

君舅家中孙城陵石勋，字子才，载驰载驱，来奔于丧庭，肝摧意悲，感切伤心，瞻彼碑诔，怀之好音。司马慕蔺相，南容复白圭，仰之以弥高，钻之而弥坚，不堪哀凤且思，叙诗之一篇，庶几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辞曰：君讳凤，字伯萧，梁相之元子，九江大守之长兄也。世德袭爵，银艾相亚，恢遐祖之鸿轨，拓前代之休纵，邈逸越而难继，非群愚之所颂。仁义本於心，慈孝著於性，言不失典术，行不越矩度。清洁敫尔，泥而不滓。恤忧矜厄，施而不记，由近及远，靡不覆载。故能阐令名而云腾，扬盛声而风布。践郡右职，三贡献计，辟州式部，忠以卫上。汉安二年，吴郡太守东海郭君，以君有逶也之节，自公之操，年三十一，举孝廉，拜郎中，除陈国新乎长。神化风靡，惠以流下。静而为治，匪烦匪扰。乾乾日稷，矜此黔首。功成事就，色斯高举。宰司委职位，思贤以自辅。玄懿首谦虚，白驹以逐陧。丹阳有越寇，洄（缺四字）命君讨理之。试守故鄣长，盖危乱有不让。畏此之菲罔。（缺二字）而（缺）牧爰止其师旅，若飞鹰，钅虎若夫唬虎。强者绥以德，弱者以仁抚。简在上帝心，功训而特纪。冖舆与宰堂邑，基月而致道。视（缺四字）遂据于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与甥舅，鸟与女萝性，乐松之茂好。闻君显令名，举宗为欢喜。不悟奄忽终，藏形而匿景。耕夫释耒耜，桑妇投钩莒。道阻而且长，望远泪如雨。荚马循大路，搴裳而涉洧，悠悠歌《黍离》，黄鸟集于楚。惴惴之临穴，送君於厚土。嗟嗟悲且伤，每食（缺）不绝。夫人笃旧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阳，凄怆益以甚。诸姑咸璧踊，爰及君伯姊。孝孙字元宰，生不识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斩杖。世所不能为，流称於乡党。见吾若君存，剥裂而不已。壹别会无期，相去三千里。绝翰永忄亢慨，泣下不可止。（《隶释》九）

◇樊毅修华岳碑（光和二年十月）

《山经》曰：「泰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广十里。」《周礼职方氏》：「华谓之西岳，祭视三公者，以能兴云雨，产万物，通精气，有益於人，则祀之。故帝舜受尧历数，亲自巡省，凤五鼎之奠，此示燎埋，致敬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艾用昭明，百谷繁殖，犁民时雍，鸟兽率舞，凤皇来仪。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则有祯祥。荒淫臊秽，笃灾必降。秦违其典，壁遗高阝池，二世以亡。汉祖应运，礼遵陶唐。祭则获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亨。建武之初，彗扫顽凶。更率旧章，敢用玄牡，牲必充。天惟醇，万国以康。光和二年，有汉元舅，五侯之胄，谢阳之孙，曰樊府君，讳毅字仲德，承考让国，家于河南，究职州郡，辟公府，除防东长中都令，诛强，抚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逾冬日，景化既宣，由复夕惕。惟宠禄之报，顺民之则。孟冬十月，斋祠西岳。以传窄狭，不足处尊卑，庙舍旧久，墙屋倾亚，世室不修，春秋作讥。特部行事荀斑与县令先谠以渐补治，设中外馆，图珍琦画，怪兽岳渎之精，所出祯秀，役不干时，而功已著。暂劳久逸，神永有凭。自古泰山，邴邑由存，五岳尊同。哀此勤民，独不赖福。乃上复十里内工商农赋，克厌帝心，嘉瑞仍答，风雨应时，氵润品物。君举必书，兄乃盛德，惠及神人，可无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袭、户曹史许礼等，遂刊玄石，铭勒鸿勋，垂曜亿龄，永有昭识。其辞曰：两仪剖判，清浊始分。阳凝成山，阴积为川。泰气雍容，洪波氵巴臻。尧命伯禹，决江开汶。坤灵既定，（阙二字）兆民。乃列祀典，辨於群神。因渎祭地，岳以配天。世主遵修，永亨历年。赤锐煌煌，受兹介福。京夏密清，殊俗宾服。令问不违，可谓至德。德音孔昭，实为我后。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繁昌，延庆长久。俾守西岳，达奉神礼。改傅饰庙，灵则有济。降瑞答胙，景风凯悌。惟风及雨，成我稷黍。穑民用章，康艾室宇。刊铭纪诵，克配梁甫。（《隶释》二）

◇太尉陈球碑（光和二年卒）

君讳球，字伯真，有虞氏之裔也。当周盛德，有虞遏父，为陶（下缺）公生公子完，适齐，为桓公正。其後强大，遂有齐土。楚汉之（下缺）官生屯有令名广汉太守。公既莫糸世业，不队前轨，孝友穆，（下缺）典诰微言，《雅》、《颂》情指，宪发纲统，莫不守其条贯，综其伦理。采。（下缺）换东城门侯，虔恭职司，夙夜匪解。迁繁阳令，宽以（缺二字）温而（下缺）不（缺）遗迹邈而不（缺）丧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下缺）陆梁荆扬州郡（缺）弱莫能禁御。大尉杨秉举公（下缺）帅（缺二字）弱（缺三字）难一（缺）而平诏书（缺五字）十万州（下缺）公发遣家属，辟（缺二字）难公赫（下缺）有言者斩。乃悉（缺）人民老弱（缺）共（缺三字）村为大弧（下缺）攻前（缺）遇之，引众而遁，全郡保（缺六字）拜子男（下缺）作大匠。孝桓晏驾，（缺四字）躬亲功（下缺）司空乔玄，表公为河南（缺）惟明克（缺）公（下缺）遂作司空，通导水泉，稼啬繁阜，阴阳（下缺）致仕，赐荣而退。复拜永乐少府。光和（下缺）而不挠，虽有周之申甫，汉优之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翟。（下缺）知公之明德。其辞曰：於显明德，峻哲（缺二字）（缺）不度伊（下缺。《隶释》十。案《隶释》别有《陈球后碑》，依《文选》注编入《蔡邕集》。）

◇冀州从事郭君碑（光和三年十月）

君讳（阙六字）君之少子。心仁而孝弟。其先出高辛，兴自于周。（阙）蕃虞郭在河魏之间，遭晋荒强，乃丧厥土。亦世孳孳，职思其勋。子孙缨布，家于乐土，因国为氏。昔在霸世，雄彦棋寺，郭隗吐奇，显於战。历秦迄汉，将相不辍。君其苗胄也，（阙）而温恭，不违。学事官曹，清身夙兴。居丰能约，持满不倾。资於父母，忠以事君。性天自然，断断休（阙）导之於乡，其誉日章。在国必达，正身履方。束修勤恪，在公明明。进纳（阙）府，密勿其光。恩仁发越，宗党（阙三字）阶（阙二字）式序堂堂。故能弱冠，荣宠纪纲。人践贼决，（阙）与（阙）当服职锻氵东，事无留荒。历郡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假。牧伯虚巡，贪君卞亮，遂旌显辟。弹纠临时，所割肃然，靡邦不思。当登大阶，为国哲谋。皓天不吊，降此凶甾，君年一，以光和二年大荒纸月戊申厶而终。亲戚伤怀，同僚涕泠。以其三年十月葬。冠盖四胥，缙绅盈庭，痛君怀春，凋柯霜荣。哀哀考妣，追惟灵。卜商唬兆，丧子失名。兄弟咨嗟，胥忉伤情。孤配祸嗣，憔悴茕营。悼君短折，永归幽冥。自古皆死，先民有呈。殁而不巧，盖谓合声。建石立碑，显扬洪贞。摅抒功美，表示後生。魂而有知，万熙宁。懿矣君，纯淑清。性兰石，履圭莹。祖有周，世扬声。冠二代，为德经。胤仓烈，系洪缨。世作累，为台衡。串千，涵山停。伤春树，不垂馨。明珠玷，夜光亏。紫芝凋，高罔颓。庶斯言，训孔怀。

◇三公山碑（光和四年四月）

（上缺二字）分气，建立乾坤。乾为物父，坤为物母，运生六子，（缺二字）为（缺）以土为山（缺二字）风雨。天有九部，地有八极。天地通（缺）神明别序。州有九山，丘（缺）成士北（缺）之山（缺）升（缺）阻上为祈首含（缺）阴宝南号三公。厥体嵩厚，峻极于天。鼎足帝（缺）二郡宗祀（缺）奉（缺三字）公嘉佑（缺）为形兆触石（缺）云不崇而雨，阴（缺）氛廓莫不（缺二字）德配五岳，王公所绪。四时璧，月醮酒脯。（缺）公降灵（缺六字）得志列（缺）群后或在王庭，辅翼圣主。雨时降，和其寒暑。年丰岁稔，分我稷黍。仓府既盈，以士女。（缺二字）得进，陈其鼎俎。黄龙白虎，伏在山所，禽兽（缺二字）亿两为耦。草木畅茂，巨仞不数。下民知禁，顺时而取。皆受德化，非性能者。愿明公垂恩罔极，保我国君。群黎百姓，（缺）受元恩。光和四年，岁在辛酉四月（缺）亥朔二日甲子，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子义，玮（缺）要（缺二字）陵侧陋。出从幽谷，迁於乔木。得在中州，尸素食禄。（缺）以弱（缺）归於（缺）族（缺）明（缺）ん（缺）以（缺）足观听（缺二字）道无拾遗。消捍（缺）难路无怨ゥ，得应廉选，贡名王室，灵祇福胙，施之缺册。於是感恩。（缺二字）立铭勒石。乃作颂曰：

俨俨明公，民所赡兮。山（缺）窈窕，石岩岩兮。高仓（缺二字）侯群神兮。兴云致雨，除民患兮。长吏肃恭，（缺二字）心兮，四时奉祀，黍稷（缺）兮。（缺）用（缺五字）兮。百姓家给，国富殷兮。仁爱下下，民附亲兮。遐迩携负，来若云兮。或有薪采，投辐檀兮。或有（缺）鬼阻出（缺）兮。或有（缺四字）耘兮。或有隐遁，辟语言兮。或有恬淡，养皓然兮。或有呼吸，求长存兮。行喙息皆（缺）恩兮。（缺）佑樊玮，出谷迁兮。封侯食邑，传子孙兮。刻石纪德，示後昆兮。永永不（缺）亿载年兮。举将南阳冠军君姓冯，讳巡，字季祖（缺）修六经之要，析（缺二字）之历，受命北征。为民父母，攘去寇凶。（缺）用无（缺）奸（缺）越竟，民移俗改。恭肃神祇，敬而不怠。皇灵（缺）佑，风雨时节。农（缺）执耜，或耘或耔。童妾壶饣盍，敬而宾之。稼穑穰穰，至（缺）钱。叔杰如火，咸怀仁心。君姿前哲，乔札季文。笃（缺）稂秀，不为苛烦。愍俗陵迟（缺二字）咨（缺）山无隐士，薮无逸民。怀道以德，慕此（缺二字）百姓欧歌，得我惠君。功参周、邵，受禄于天。长履景福，子子孙孙。（《隶释》三）

◇ゾ亢君神祠碑（光和四年六月辛未）

天地定位，山（缺七字）岳渎诸侯（缺）事其细（缺）《祭法》曰：「山林川谷，有益於民」。（缺二字）在祀典。夫中条之山者，盖华岳之体也。石堤树谷，南通商雒，以属熊耳。百川锺集充崖满谷。时有盛雨，彭氵鼻涌溢，乘高趋下，扬波跳沫。于是ゾ亢，以为之夤，承写其流，北注诸渭，益蠲渫氵畜暴，使不为害。前世通利，吏民兴贵。有御史大夫，将军牧伯，故为立祠，以报其功。自亡新已来，其祀堕废，亢稍堙塞，堤防沮溃，漂没田畴，浸败亭市。神怒民怨，县遂以衰贱，仕宦失官，踣弊不震。迄光和四年作讠各之岁，令河东闻熹（缺）君讳（缺）字君（缺）为政以德，五教时序，肃恭明神，敬奉堙祀，勤血阝民隐，而除其害。愍一县之陵迟，惧（缺）至之无备，追惟伯禹遏治之利，乃复浚治ゾ亢，通利其水，绍修旧祀，弘其祠，使民报祈，视於社稷。其有徵拜，州郡辟召，皆常来辞，大小有差，ゾ亢君尚飨，後之人是遵是奉，神必据焉。光和四年六月辛未造。（《隶释》二）

卷一百四

◎阙名（八）

◇长蔡湛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讳湛，字子德，河内修武人也。其先（缺）周封叔（缺二字）叶文王采食蔡（缺五字）则其氏。历世卿尹，有功王室。迄于大汉，继践繁隆，内任台翼，外作股肱。元初之（缺三字）扰攘，君考衔诏，东扫其难，宰化（缺）符守吴郡，再在（缺二字）复牧青州，风声所加，（缺三字）布爱树之美。湛则其中子也。少耽七典，（缺二字硕材缺二字）州郡名宝。乡党辟州从事，上（缺三字）举孝廉，目疾辞让。应司徒府，除广川长，公事去官。复辟大尉。以熹平四年六月乙卯诏除（缺四字）政也。躬清洁以革秽，班五礼以齐众。官则不劳，民亦无事。于斯（缺二字）孝翕习而帅（缺三字）萧涤而云消，尔乃来幽秀于岩列，啸（缺二字）于闾阎，钦耆贤以（缺）命。（缺）齐俗以殊礼，（缺三字）良（缺）足而思节，为恶迎化而移心，（缺）风清和而琬琰。时雨应气而投间，嘉祥臻（缺四字）生。年彀丰储，岁有其成。远邻附就，户口增前。视事三年，迁高邑令，吏民追思，如（缺三字）朝夕思焉。夫播礼以正俗，少律以レ奸，无为而称治，荡荡有功（缺）飞陶唐氏，其孰能（缺三字）乎！郑产密豹之徒，殆不及矣。盖良君兴遗爱，（缺）民刊铭树，今之通义也。于是吏（缺三字）栗尹等，相与合会，立碑起颂，刊斯后焉。其辞曰：

穆穆蔡君，国之后纲。应礼（缺二字，）不降其光。乃就台鼎，厉足高（缺）协荚公门，衮职是望。（缺）赋广川，不挫其芳。乃旋色厉，更迹惟良。舒羽来临，我国是煌。靡（缺）不（缺）网祷不通，民用宁（缺）风俗以康。三载勋最，功蹬王府。命作高邑，临拜州（缺）吏民追思，乃铭其叙。昭示（缺）裔亦孔之表。君德含洪，有君子道四焉。圣朝明哲，以爵宠贤。光和四年十二月甲（缺）诏书拜并州刺史。光和四年七月七日丁（缺二字。《隶释》五）

◇无极山碑

光和四年（缺）月单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谨案文书，男子常山盖高上党范迁诣（缺三字）为元氏三公神（缺一字）本初元年二月癸酉、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诏书，出其县钱，给四时祠具。去年五月，常山相巡，遣吏王勋三（缺）弘褒诣三公山请雨，山神即使高传言，令勋褒归（缺）雨可得。三公即与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国相巡元氏令王翊各白芊塞神山，复使高与远及县吏和下令俱诣大常，为无极山神索法食，比三公山。臣疑高迁言不实，辄移本国（缺），今常山相书言，部督邮书掾成熹参讯实，问熹县令翊各言无极山与天地俱生，从上至体，可三里所，立石为体，二丈五尺所，政南（缺）上（缺）青下黄白色，前政平可布两大席，山周币廿馀，在西南卅里，县界有名山，其三公封龙灵山皆得法食。每长吏祈福，吏民祷告，如言有验，乞合无极山比三公封龙灵山，祠（缺）七牲出用王家钱。小费蒙大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神以璧为信。臣愚以为如巡言，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戇，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雒积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大常耽丞敏下常山相（缺）从事下承（缺）用者如诏书。书到言，革在礼典，国有名山，能异材用，兴云出雨，为民来福除央则祀。元氏县有先昌三公封灵山，已得法食，而独未。光和四年二月，所子大男盖高上党迁奏记大常。大常下郡国相南阳冯府君，咨之前志，（缺）问耆叟，佥以为实神且明，每国县水旱，及民疾病，祷祈辄应时有报，又有终南之敦物，屯岱崇之松，及杨越之屯（缺）条荡焉，材用于是乎出，官民于是乎给。在礼秩祀有功必报，今时无极山应法食，诚其宜耳。于是言大常，奏可。其年八月丁丑，诏书听其九月更造神庙，恢拓祠宫，置吏牺牲从制。月醮时祠，礼与三山同，乃立碑铭德，颂山之神焉。其辞曰：

岩岩无极，厥体巍巍。嵩（缺）万常，尧（缺二字）梯。浚谷千仞，窈窕曲隈。茂林葱青，仓气蔚伊。（缺）亘则碍，嵬（缺）山阶山淮。遥望俨然，即就有威。触石肤寸，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百谷用成，家有其资。祷禳请祈，应速不迟。鸟兽草木，番茂隆（缺四字）猥，神为之哀。钦案礼典，咨古遗则。功加于民，官报其德。今备七牲，璧法食。改馆兴庙，恢拓宇室。增益吏役，恭君下职。月醮时祀，肃齐壶。（缺）必傅硕，酒必嘉。粢盛馨香，如礼不失。原君歆享，降福孔（缺。）官民祷祈，佥（缺）密勿。有以禳解，报应可必。（缺二字）法食，将我君。高（缺）众多子孙，君其遣庆，副称原云云。（《隶释》三）

◇淋阳长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廿一日己酉）

盖汉三百八十有七载，（缺三字）于（缺四字）铭功，著斯金石，异诔曰：溧阳长藩君讳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人，盖楚大傅潘崇之末绪也。君禀资南霍之祷（缺）天（缺）德之绝操，髫髦克敏，缺学典谟，祖讲《诗》、《易》，剖演奥艺，外览百家，众（缺）挈圣，抱不测之谋，秉高世之介，屈私趋公，即仕佐上。郡位既毕，孔武赳箸，疾恶义形，从风征暴，执讯获首，除曲阿尉，禽奸戋猾，冠息善欢。履菰之廉，蹈公仪之洁，察廉除兹，初厉清肃，赋仁义之风，（缺三字）之迹，垂化放岐周，流爱双（缺二字）亲贤宝智，进直退慝，布政优优，令仪令色，狱无呼嗟之冤，野无叩匈之结。矜孤颐老，表孝贞节，重义轻利，制户六百，省无正繇，不责自毕，百姓心欢，官不失实。于是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宫，宗懿招德，既安且宁，干侯用张，豆用陈。发彼有的，雅容（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闲，钟磬县矣，于胥乐焉。乃作叙日，翼翼圣慈，惠我黎蒸。贻我潘君，平兹溧阳。彬文赳武，扶弱抑强。（缺）刈钟雄，流恶显忠。咨疑元老，师贤作朋。修学童冠，琢质绣章。实天生德，有汉将兴。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即此龟艾，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孙孙，界尔炽昌。丞沛国钅至赵勋字蔓伯，左尉人汲董并字公房，右尉豫章南昌程阳字孝遂，时将作吏名，户曹掾杨淮，议曹掾李就，议曹掾桓桧，户曹史贺（缺）从掾位侯祖，主记史吴超，门下史吴训，门下史吴翔，门下史时球。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碑拓本，《隶释》五）

◇童子逢盛碑

童子讳盛，字伯弥，薄令之玄孙，遂成君之曾孙，安平君之孙，五官掾之长子也。胎怀正气，生克自然。扌府育孩婴，弱而能言。至于垂髦，智惠聪哲。过庭受诫，退诵诗礼。心开意审，闻一知十。书画规矩，制中园范。日就月将，学有缉熙。才亚后橐，当为师楷。自天生授，罔不在初。谓当邛遂，令仪令色。整齐角，立朝进仕。究竟人爵，克启厥后。以彰明德，胤嗣昭达。何寤季世，颢天不惠。伯强泾行，降此大戾。年十有二，岁在协给，五月乙巳，嘘翕不反。夭陨精晃，苗而不秀。命有悠短，无可奈何。慈父悼伤，割哀回鲤。其十二月丁酉而安措诸，永潜黄户，没而不存。于是门生东武孙理下密王升等，感激三成，一列同义，故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其辞曰：

嘉《鬲司》伯弥，天授其姿。蚤克岐嶷，聪睿敏达。当遂逶迤，立号建基。时非三代，符命无恒。人生在世，寿无金石，身潜名彰，显于后叶。光和四年四月五日丁卯立。（《隶释》十）

◇安平相孙根碑（光和四年十二月）

府君讳根，字元石，司空公之伯子，乐安大守之史子，汉阳大守侍御史之兄，乘氏令之考。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子汤之苗。至于东邻，大虐戕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胤裔分析，避地匿轨，姓曰孙为（缺四字）各以文宪将相诸国，君其胄也。於君权兴，发基有嶷，受性明睿，闻一知十，诵诗习藉，研综其真，讲（缺三字）童冠以营，发愤临川，教诲不倦，节操慷慨，眈毅仲行。束ひ立朝，政事敏通，心小志大，日宵在公。（缺四字）琦其分（缺）式叙在位，极骥之路，察孝抱疚，中司乃就，匡鼎以忠，三事归称。迁邯郸单长，兴吏所好，去（缺四字）奂有成。迁雍奴令，先施博爱，威而不猛。换元氏考城令，以塞延伫后我之望，圻甫考绩，圣朝简（缺四字）议大夫升降《门堂》闼，天子是裨。谠言未列，遭公夫人忧，憔悴消形，齿不见口。服阕，徵拜议郎谒者，（缺四字）济济ｆ謇不挠。迁刑州刺史，蠢尔猃狁，（缺）手稽又颡，德泽流征，速于置邮。圣上贪昵，徵拜议郎，御（缺四字）坐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双。辅弼唐虞，上稽（缺）占，功纪宗彝，无善不章。迁安平相，遵修前列，五教（缺）访，赫赫之誉，（缺四字）温之仁，以宁土强。求己不媚，以疾去官，阖门守家，不竞时荣，养育孤稚，以保寿年。上乾弗佑，获疾固（缺三字）七十有一，以光和四年十二月乙巳卒，呜呼有哀。孝嗣夙夜，不舍严父，孝孙临殡，礼服承后，忉怛有感。（缺）惟古圣，孔尼丧鲤，赢缩有命，不可增损。于是握粟，卜葬中，冠（缺）奔赴，充街塞庭。同胞恻怆，涕泪交零。呱呱竖子，号兆失声。故吏门生邦人咸曰：令问弗铭（缺）勒，孰睹郭闻？乃立石碑，昭名不巧。其辞曰：

皇矣府君，含德厚纯。恢郭术艺，以道莅民。行行义勇，无猾不宾。抑抑质，光容有晖。绥强以（缺二字）弱以仁。罚恶以威，赏善恩，仲伯拨乱蔡足谲权岩恪色正不犯子养珉化与产配哉九域相彼大国东菅俭不损晏。宣慈惠和，柔不可诎。桓桓烈烈，刚不可折。（缺三字）城（缺四字）其（缺四字）父（缺三字）胙子孙（缺。）不（缺《隶释》十）

◇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君讳（缺）字元丕，京兆（缺）牙都尉之（下缺）有毕万者，仙去仕晋，逢勋封魏，秦（下缺）良爰暨于君，禀乾气之纯懿，履奚之（下缺）圣哲（缺五字）苞容，允执虔恭。其仕州郡也，躬素忠謇，犯而忽期，兼综宪法，通识百典。（下缺）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右丞，遭泰夫人忧，服阕还台，拜尚书、侍郎，秉总（下缺）廷科绩，特拜左丞。每在选举，逊让匪石，钻前忽后，遂耽思旧章，寻微贯（缺）能（下缺）枢衡匡弼，九年而罔愆，西羌放动，馀类未辑，讠州咨群寮，惟德是与。拜凉州刺史，（下缺）流以荡邪。志乐季文粟帛之介，公仪彻织庖园之节，崇文德以来远斑（下缺）下，彝戎宾服，干戈戢藏。施舍弗券，求善不厌，举不失追选，官不易方，百工惟时，（下缺）有优洋洋奂乎若德，光濯冠乎诸牧。盖四时炎序，功成则退。君屡辞以疾，三（下缺）无穷而垂式，度不可革，币芾其纵，而眉者不往，徂疾来升，春秋（缺）十，光和四（下缺）民失慈父，四海之内，莫匪摧伤。于是故吏茂才云中太守汉阳（缺）胄从事（下缺）威较琰等，不远万里，断制裳，感恩奔哀，乃与门生平原曹徨等（缺）山（缺）石（下缺。）

於戏使君，既鹰柔德，贡蹑帝宇，人参文昌。出化西土，仁义充衍，泽洽（下缺）德，世记其轨。辞疾轻居，弃荣潜处，不卒苻宿，究是台辅。三方共（缺三字）黯（下缺）徂落不留。舜禹二书（缺）应臻于己丑辰五盈亏，犹有代序（缺）兹后土光耀（下缺。《隶释》十。）

◇梁相孔耽神祠碑（光和五年）

君讳耽，兄弟三人，君最长。厥先出自殷烈，殷家者质，故君字伯本。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遭亡新之际，苗胄析离，始定兹者，从叔阳以来。君少治《礼经》，遭元二轲，人民相食，舞土茅茨，躬采菱藕消形瘦腊，以养其亲。慈仁质桷，精静讠术信，天授之性，飞其学也。治产小有，追念祖母，故舞魂构。于是君乎，竭凯风以惆谬，惟蓼仪以怆忄良，恃郭藏，造作堂宇，增土种柏，孝心达冥，平石上见神蛇，有顷复亡。放啧卅罗之雉，救穷禽之厄。小弟升高，游荒畜积，道富财贫，君引共居世馀年，虽赇舛如义合，故天应厥证，木生连理，成礼一焉。下则容人，上则洪茂，馨卓流布。县请署主薄功曹，府招稽议，郡将乌程沈府君表病委职，署君行事，假彀孰长印黻，总领文书，年逾皓首，县车家巷，黄髡充老，背有胎表，孙息敖姚，欢，乐寿考。观金石之消，知万物有终始，图千载之洪虑，定吉兆于天府。目睹工匠之所营，心欣悦于所处。其内洞房四通，外则长庑。功赋合出卅万，以光和五年岁在壬戌夏六月讫成于此行。夫君子钦美，含歌如颂曰：君之德兮性自然，蹈仁义兮履朴纯。恻隐至兮神蛇存，皇垂象兮木连理，矜鸟兽兮放舍旃。享黻荣兮景号宣，达情性兮睹未然。永亿载兮传功勋，刊石祠兮示哲贤。（《隶释》五）

◇汉成阳令唐扶颂（光和六年二月廿五日丙午）

尹讳扶，字正南，颍川郾人也。其先出自庆都，感赤龙生尧，王有天下，大号为唐。治臻雍熹，尊天重民，禅位虞（缺）光受茅土，通天三统，苗胄枝分，相土脉居，因氏唐焉。累世含胙，受天之怙，胤嗣弥光，为汉台辅。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季父蜀郡，蜀郡从弟会稽，会稽从弟南阳君，从兄东莱太守。南阳弟司空公，在朝逶随，正色竭忠，为国讨暴。六侯俱封，受土袭爵，金缙十三。君继厥绪，少有岐嶷，耽道好古，敦书咏诗，综纬河雒底究群典。戋士进，守舞阳丞。弱冠，守昆阳尉颍阳令，隐练州郡，所临有。既（迹）帝嘉其德，特拜郎中。察能治剧，除豫章枭阝阳长夷粤扌布扌扈，忮强难化，郡奋威武，视以好恶，蛮貉振叠，稽颡帅服。（缺）上前逋千有馀万，盗贼衰息，境界晏然。三载有成，州郡诤表，迁成阳令。承先圣之弘轨，见赞像之高踪，遂兴无为之治，优贤历，表善绌恶，遵九德以绥民，崇晏晏之惠康，风移俗易，莫不革心，朝有公卓，家有参、骞，分郏之治，优隆於君。追惟尧德广被之恩，依陵亳庙，造立授堂。四弃童冠，抠衣受业，著录千人，朝益莫习，ぅぅり，り尼父授鲁，曷以复加，灵瑞应，木连理生，白菟素鸠，游君园庭，荡荡之治，莫能名焉。三司察功，朝廷审真，以君威恩并流，文武兼兴，东莱海滨须君以宁，诏书换君昌阳令。吏民慕恋，士女惟艰，捺牵君车，轮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迫有诏命，靡由复还。于是故从事仲字仲授张躬万龙、督邮仲规、郡掾闾葵（缺）仲皇、处士王（缺）董额、闾葵斑等，乃共刊石树颂，歌君之美。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赫赫唐君，帝尧之苗。氏族不一，各任所安。本同末异，盖谓斯焉。君体焕炳，有芬有馨。如山如成，嵩如不倾。如（缺），如海，澹如不盈。惟直如矢，秉铨据衡。在朝肃肃，闺门雍雍。廉逾伯叔，洁如璋。赋征于外，爰及鬼方。汇夷来降，寇贼迸亡。黎庶攸宁，黔首欢康。以德绥抚，宣恩六阳。以仁恤弱，以义抑强。恩由春夏，威如秋霜。赏罚分审，白黑著明。忧者闵稚，不侮寡矜。耽乐道述，咀嚼七经。五六六七，训导若神。接下施与，投财如捐。吏服其德，民归其恩，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帅自举，不拘不烦。囹圄空虚，国无佞民。德及草虫，泽流无垠。飞蠕动，咸赖我君。显显令称，德音常存。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廿五日丙午，处闾葵斑恋念唐君，为立碑（缺）斑字宣高，修《春秋严氏》。大子让公谦袭斑业，次龚叔谦治《尚书欧阳》，次廉仲洁小夏侯。耽经史兮履仁义，内和睦兮外奔赴，以家财兮赞君号，诸学（缺）兮相埤助，垂后世兮不之誉。（《隶释》五）

◇白石神君碑（光和六年）

盖闻经国序民，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有二义，或祈或报，报以章德，祈以弭害。古先哲王，类帝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设坛屏，所以昭孝息民，辑宁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壹，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占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犹自抱损，不求礼秩。县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盖高等，始为无极山诣大常求法食，相县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于是遂开拓旧兆，改立殿堂。营宇既定，礼秩有常，县出经用，备其牺牲，奉其璧，洁其粢盛，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无伏阴，地无鲜阳，水无沈气，火无灾单，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用能光远宣朗，显融昭明，年谷彀岁，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尔乃陟景山，登峥嵘，采玄石，勒功名。其辞曰：

岩岩白石，峻极大清。皓皓素质，因体为名。惟山降神，髦士挺生。济济俊，朝野充盈。灾害不起，五彀熟成。乃依无极，圣朝见听。遂兴灵宫，于山之阳。营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匪奢匪俭，率由旧章。华殿清闲，肃雍显相。玄图灵像，穆穆皇皇。四时祀，不愆不忘。择其令辰，进其馨香。牺牲玉帛，黍稷稻粮。神降嘉祉，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永蕃昌。（《隶释》三碑本）

◇幽州刺史朱龟碑

君讳龟，字伯灵，广陵太守之孙，昆阳令之元子也。君系祖考之鸿轨，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和之（缺三字）世载德，不陨（缺二字）仁义成于束修，孝弟根其本性。然而虚己下士，劳谦克（缺五字）厚载多容。察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以将事去官。三府更辟，以大尉高第（缺五字）堂之论，建弘远之议，磊落焕炳，临疑独逝，故能光明越闻，显于区夏，英声（缺五字）公族。于时益州蛮夷，侵寇边鄙，陆梁山野，为害日甚。朝廷以君文能（缺二字）武不（缺三字）御史中丞讨彼乱略，君统整群帅，方谋并设，威神庭电，烛于上下，至（缺二字）郡（缺四字）授手乞降。永昌大守曹鸾上（缺）解党以不纠摘，获戾胥靡，潜于（缺）巷群（缺六字）辟辄以疾辞。鲜卑数犯鄣塞，佥复举君。拜幽州刺史，尔乃迈种（缺九字）禁以纠奸宄，养善繇时雨之澍品物，除恶如农夫之务去草。适（缺九字）其疆士，门卫弛柝而无怵惕，百姓不复屯其城邬。出塞追寇，（缺十字）咨叹（策）诏并凉，以君为式。命不少廷，年六十四，以光和六年（缺十字）故吏牟化等，佥以为夫有嘉功，祀而不辍，或铭钟鼎书（缺是述缺九字）已乃立碑寝而作颂曰：

星精，冯仪哲人。我君受之，膺其淑真。研综典艺，实好斯文。（缺九字）播徽馨，名懿允升。蠢尔夷貉，荡我边氓。衔命督使，武气飚腾。董以（缺八字）幽方，不卫天常。抚以仁德，涣若风翔。分命部队，出竟观兵。（缺）禽远驱（缺七字）甲，绥我土疆。降年不永，匮民之望。烈烈遗勋，景炎弥光。（《隶释》十）

卷一百五

◎阙名（九）

◇司隶从事郭究碑

君讳究，字长全，汲人也。其先出自郭叔，应运挺度，实有懿德，文武谘焉，条枝云疏，班（缺）华夏。世载令问，昭前之光。咸据玄谟，理物佐时。君则元城君之孙，雒阳君之适，南和尚书济北军中临沂徐州中山君之从子也。河岳降祚，幼而有合，孝弟恭肃，与性俱成。温慈惠和，睹义轻财。怀刑拜谠，舍己从人，蹈中庸之路，处匹直之节。内省不疚，兼姿（缺）问物格能（缺）临弗惑。弱冠践郡，历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令长。含章吐忠，或从王事。严（庄）可恐，柔顺可爱。进善替否，所举见则。虽越武之佐晋，宋甫之疠色，操筹撰功，君其越诸。辟司隶从事，部郡都官，耽耽鹰扬，所莅以齐，翕然之论，风飞川流。本朝察孝，贡器帝庭。恬荣忽浮，委爵礼让。群公侧席，书垂置邮。不幸短胙，命登六辰。春秋廿八而卒，中平元年，岁在甲子，三月而葬。悲夫！破镆铘之刃而不宰元，摧晨风之翼而不厉天。耆耋士女，呜悒惟戚。孤嗣叫号，涕零如雨。咸曰（缺晨）有殁，历数犹终，自古迄兹，孰能保存。生荣死哀，弈贵遗称。敢慕卫悝赞先之义，乃伐石兴碑，以旌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魂，俾后永有鉴焉。其辞曰：

於铄我君，皇精蕴良。昭德塞违，克纪克纲。握柜综（缺）规步履方。麟寺清朝，委蛇自宫。栋隆千里，庶绩艾康。佐命牧伯，扶义遏私。（缺）绳弹枉，属以改（缺）荣名京邑，盘桓知几，当亨爵寿，作汉辅昆。灵祗贪哀，逝叶翼微，哲人其徂。万夫惨摧。铭勋金石，以慰孔怀。（《隶释》十）#

◇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丙辰）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谦、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俞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奉，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学，甄极毖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易世载德，不陨其名。及其从政，清拟夷、，直慕史鱼，历郡右职，上计据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与师征讨，有吮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薄官。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讠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裹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时圣主谘诹，群僚咸曰：「君哉！」转拜阳令，收合馀烬，芟夷残迸，绝其本根，遂访故老，商量俊艾王敞、王毕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钱籴米粟，赐《疒丁》盲大女桃斐等匕纪首药神明膏，亲至离亭，部吏王宰程横等赋与有疾者，咸蒙瘳爰，惠政之流，甚於置邮，百姓纟强负，反者如云。戢治墙屋，市肆列陈，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农夫织妇，百工戴恩。县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灾，害退，于戌亥之间，兴造城郭，是后旧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闵缙绅之徒不济，开南寺门，承望华岳，乡明而治，庶使学者李儒、栾规、程寅等，各获人爵之报。廓广听事官舍廷曹廊阁，升降揖让，朝觐之阶，费不出民，役不干时。门下掾王敞、录事掾王毕、主簿王历，户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颛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纪功。其辞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懿明后，德义章。贡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还师旅，临槐里。感孔怀，赴丧纪。嗟逆贼，燔城市，特受命，理残圮。芟不臣，宁黔首。缮官寺，开南门。阙嵯峨，望华山。乡明治，惠沾渥。吏乐政，民给足。君高升，极鼎足。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碑文）

◇汉故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中平三年）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宇，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纟纟连，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畋。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徵拜郎中，除彀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囚正之际，休囚归贺。八月荚民，为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降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于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倾殷。前哲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於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无，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债兴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碑本）

◇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七月廿八日癸卯）

君讳敏，字汉达，邺君之中子，章君之弟，郎中君之昆也。其先故国师谯赣，深明典奥，讠录图纬，能精微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君承厥后，不忝其美。幼而好学，才略聪睿，《诗》《书》是综，言合雅谟。虑中圣权，既仕在公，忠允笃诚，以直佐主。帅下惟约，肃将玉命，振之于外，群寮有司，各敬雨仪。君时度世，引己倍权，守静微冗，韬光韫玉，以远悔咎，耻与邻人，羼并合驱，识真之士。谓君为哲，在昔甯武，当亨南山难老之祷。昊天不惠，降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凶疾，年五十有七，以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卒。呜呼哀哉，国丧良佐，家陨栋梁，遐迩咨悼。士女哀怀，寮朋亲戚，莫不失声，泣涕双流。于是立表，写愤斯铭，传于罔极。其辞曰：

於穆使君，盛德昭明。爰惟懿业，帅由旧章。文武彬或，柔而能刚。屈道从政，令名显扬。臣多丑直，是用逊让。且以毓姿，优游（缺一字）京。曷意构罹，景命不长。屋栋倾覆，君（缺一字）丧亡，如何如何！吁嗟昊苍，身退名存，永世遗芳。中平四年七月廿八日癸卯造。（《释》十一）

◇巴郡大守张纳碑（中平五年三月上旬）

君讳纳，字子郎，勃海南皮人也。其先（缺二字）之胄，立姓定氏，应天文像。炎汉龙与，留侯维干，枝裔滋布，并极爵秩。君之曾祖，暨其先考，轨迹相继，俱（缺三字）州追侔昔人，不显其光，钟美积德，实乃毓君。膺大雅之淑姿，修蒸蒸之孝友，综览贲典，靡古不通。察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夙宵在公，匪懈于职。迁甘陵冤句令，亲病去官。念（缺二字）复义章海内，辟司空司徒府，厉（缺二字）引，股桓弗就。复辟大尉，举高第，拜侍御史，迪谟弼谐，密靖王室。杨州寇贼，陆梁作难，五府表君中丞督（缺二字）武汾纭，所向禽殪，日不移晷，收功献捷。省息钱彀还充府帑。朝以（缺四字）骚震剖符守任，绥慰骇散，（缺二字）曩者征克大勋。丙子，玺书封都亭侯。姬公曲阜，尚父营丘，周启厥（缺五字）自君到官也，勤思乾乾，（缺二字）暇食。菲身约俭，矫时奢丽。清逾公仪，洁如素丝。旌甄秀异，抽拔孤（缺五字）以内照外，贪饕革悔，奸（缺二字）遁。刑无斧钺之害，行无拘纯之人。朐忍蛮夷，滔天蠢动，乘虚唐突（缺五字）忿（缺）斯怒，爰整干戈，虎（缺二字）耽，搏则有获。君丑慑怖，绝迹幽（窜。）镇集乖离，俾宁业宇。恤澹冻馁，（缺八字）赋出梁益，频年（缺二字）杼柚其空，流转漕，谷恒输沮，戊申诏书，腾前付冀，道回且艰，潮（缺六字）上气如旧常，章虽得（缺二字）家不行，哨然愍悼，民亦劳止。繇是辞疾，阖卜委政，中关敦慈养之（缺七字）之怨。故大尉掾王（缺三字）府丞李元，据史张勤、黎景、冯经、赵中毋俊蒲胜犹潭等，庶慕奚斯（缺二字）之义，共入论叙纪著休烈，刊（缺二字）颂。其辞曰：

（缺四字）笃生我君。姿兼申甫，懿丰（缺二字。）帅典稽古，正始顺无。允恭肃恪，唯礼是遵。乃训五品，敷教在宽。含（缺五字，）其润如雨，其主（缺二字）既修沮俎导我以文，且术寇暴，建此武勋，四竟寂谧，群庶艾安，童谣（缺三字）德慕思。昔在邵伯，今也复（缺三字）穆矣。卓尔超伦，于胥令问，光乎亿年。（《隶释》五）

◇碑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平五年三月上旬书。君升台祚，承天百福，子孙千亿。

◇圉令赵君碑（初平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君讳（缺）字（缺）建（缺四字）慕修其绪，温良恭俭，敦《诗》（缺六字）积而能散。菲薄其身，博施（缺八字）芬芳畅于诸夏，郡仍优署五官掾功曹，州辟从事。司徒杨公辟，以兄忧不至。其后司徒袁公仍辟（缺二字）除新（缺）长，迁圉令，播德二城，风曜穆清。当（缺八字）会被疾去官，年六十有八，以中平五年冬十一月壬寅卒，（缺十八字）期咏（缺十七字）纪代以毖后昆。其辞曰：天实高，唯圣同。戏我君，羡其纵。体弘仁，蹈中庸。所临历，有休功。追景行，亦难双。刊金石，示万邦。初平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立。（《隶释》十一）

◇益州太守高关修周公礼殿记（初平五年）

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天季月，循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应期凿度，开建畔宫，立堂布观，庙门相钩，[161]司幔延，公辟相承，至亏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馀间。四百年之际，变异蜂启，旋机离常，王衡失统，强桀并兼，人怀侥幸，战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飞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庙门之雨观。礼乐崩且，风俗混乱，诵读已绝，倚席离散。夫礼兴则民寿，乐兴则国化。郡将陈留高君，节符典境，迄斯十月三载，会直扰乱，曲虑匡救，济民涂涂炭，闵斯丘虚（缺三字）冠学者表仪，（缺四字）大小推诚，兴复第馆，八音克谐，鬼方来观，为后昌基（缺）神不。（《隶释》一）

◇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三月上旬）

君讳敏，字升达。肇祖宓戏，遗苗后稷，为尧种树，舍潜于岐，天顾甫，乃萌昌发。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晋为韩魏，鲁分为扬，充曜封邑，厥土河东，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缵其绪，峰南西疆，滨近圣禹，饮汝菇氵方，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经》贯（究）道度，无文不睹。于是国君备礼招请，濯冕题纲，杰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风，乡党见归，察孝除郎、永昌长史、迁宕渠令。布化三载，遭离母忧。五五断仁，大将军辟。光和之中，京师扰穰，雄狐绥绥，冠履同囊，投核长驱，毕志丘枕。国复重察，辞病不就。再奉朝娉，十辟外台，常为治中诸部从事，举直错枉，谭思旧制，弹饕纠贪，务锄民秽。患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杀人，不顾倡獗。告子属孙，敢若此者，不入墓门。州里佥然，号曰吏师。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后汉中秋老（乞）身，以助义都尉养疾闾里，又行褒义校尉，君仕不为人，禄不为己，桓桓大度，体蹈箕首，当穷台绲，松侨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轨。八十有四，岁在汁洽，纪验斯臻，奄臧形。凡百咸痛，士女涕泠，臣子褒术刊勒铭。其辞曰：

於戏与考，经德炳明。劳谦损益，耽古俭清。立朝正色，能无挠，威恩御下，持满亿盈。所历见慕，遗歌景形。书载后俊，股肱干桢。有物有则，模楷后生。宜参鼎铉，稽建皇灵。王路阪险，乱不庭。恒戢节足，轻宠贱荣。故（缺）大选，而捐陪臣。晏婴比阝殿，留侯距齐。非辞福也，乃辟祸兮。

乱曰：演元垂（缺）岳渎（缺一字）兮。金精大佐，实生贤兮。（缺）欲救民，德弥大兮。遭偶阳九，百六会兮。当缺遐年，今遂逝兮。乌呼哀哉，魂神（缺）兮。建安十三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盛息忄书。（《隶释》十一）

◇益州太守高颐碑（建安十四年八月）

君讳颐，字贯方，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逢伯陵者，殷汤受命，陵有功，食采齐（缺）乐邑，世为正卿，氏采建姓。至高（缺）为桓公将南阳之师，而成鲁（缺）美于《春秋》。讫汉（缺）有四城（缺八字）关外家（缺二字）道至君立（缺五字）亲仁乐善，游心无藉，无（缺三字）翔（缺十字）仕郡辟州清[B121]之（缺）不渝时（缺）举孝廉（缺九字）州表蜀郡北部府丞武（缺）令（缺）阿郑之（缺二字）赋晏（缺）之（缺）性试守广汉属国都尉，犹宓子之在密，（配）李牧之镇代，试守益州大守，（缺三字）之（缺）罚，膺求、由之政事、斑芳声于国畿，理高满之危溢。当登绲职，绥（缺）时雍，运（缺）未济，天降（缺）殃（殃字）害（缺）贞良。建安十四年八月于官卒。臣吏播举而悲叫，梨庶踊泣而忉怛，追恩念义，坟侧，因作颂曰：

穆穆我君，帝颛之胄。匡辅齐桓，（缺）无其偶。苗裔流衍。（缺）彼梁州。惟君立节，卓尔绝殊。学（缺）从政，（缺）无茹柔。宰城子牧，惠泽沾优。剖符典郡，威德（缺二字。）示民敬让，阏断苞组。宜享汉辅，（缺）德将舒。乾流（缺）戾，（缺）见陨徂。凡百凄怆，痛乎何辜。祚尔后嗣，子孙之模。（《隶释》十一）

◇绥民校尉熊君碑（建安廿一年）

君讳（缺）予（缺）其先盖帝高阳氏之苗裔。周有天下，成王建国，熊绎封常庆祚（缺三字）於（缺二字）亦世载德卅馀代。君高祖父筹，自汝南吴（缺五字，）子灵王玄孙，大汉龙兴，（缺）举乡（缺）拜议郎，南巡郡国，封龙平（缺三字）祖父举（缺三字）大司马郊隧（缺）曾祖父范（缺二字）上计掾君（缺）乔字汉举更督邮主簿五官（缺二字）三奏辟，颐志皓首，不肯应就。君立迹唯仁，与（缺十字）祖父（缺二字）治《欧羊尚书》，六日七分。少仕州郡，临朝謇鄂。孔甫之操，以忠孝称。更诸曹（缺三字）贼曹主记史、督邮、主簿、五官功曹、州（缺八字）举孝廉、上计掾。兴平元年八月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八日壬寅，诏书除补桂阳曲红长，既敦文武，为政果达，临化宣惠，所去遗绩。视事六载，荆（缺八字）奔（缺）掩迫之害，罹灾致寇，（缺）郡溃乱，镇南将军荆州牧侯山阳刘君讳表字景升，以君禀纯履正，出自帝宇，缅荣轻举，厉志疾（邪，）牧侯（缺）美（缺）为民所安，命还拜绥民校尉，领曲红长。复莅五年，政隆上古，流移归怀，纟强负而至，吏民作诵曰：彼熊父兮，解我患害，安我（缺）移遭母忧（缺二字）去官。阳九应会，王室威（缺）君功显宿著，海内谘美。拜骑都尉，受命立灌阳县，督长六载，无为而治，稽则先民（缺二字）附容无怨旷声。君春秋七十有一，以廿一年三月二七日丙寅卒官。吏民怀慕，官属五从黄郭（缺二字）奚汤（缺）扶送灵（缺）哀如雕伤，顾见农夫，泣泪路隅，皆怀凄怆，哀我惠君。君同产弟望季公，质性慷慨，史鱼之直，吏功曹、列掾、督邮都梁长，早终。君长子称孝存姿操敦良，耽志好学，博览雅艺，（缺二字）曹列（缺）三奏辟召于州终。昔周文公作颂，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遗绩，纪述前勋。于是刊碑，以示后绲。其词曰：

赫赫熊君，迁基（缺）宇。汉兴伐项，巡行南土。显封受爵，遂尔延祖。累叶休隆，君胤其绪。克明盛德，字牧城社。所在有绩，桓银之祚。河雒挺录，为国毗辅。懿懿其操，穆穆其姿。光光其行，桓桓其威。清虚澹泊，后嗣式序。冠秩之应，实赖厥后。昊天忽然，枕荣终。丧我良则，国失良辅。其存也荣，其亡也哀。铭勒金石，没而不朽。灵也有知。福子孙。支干相生，吉而无咎。《诗》云：「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延于无极追叙君兮怀纯精，名称于州里兮枢机发动。执忠贞兮溷乱而不惑，不柱身事汗君兮捐土爵而进退。崇礼约行兮举动而不跌，遭浊而自靖兮泥而不宰秽。呜呼君兮匪石是为，州郡礼遇兮名贯于四表。德称并宣先兮贤比于前列，却之叹岐兮束修稷。由文武兮兴后叶，子孙殖兮世享禄。龙潜体于枯木兮就生存，是以刊石兮为君立碑。揽瑛雄之迹兮以（缺）来哲，嗣长基而广宇兮后世无废违。

故长沙荼陵长文春字季秋，质掺贞良，慈仁汜爱，治天官、日度、风角、列宿，明知圣术，在官修德，民歌遗风。春秋七十，以道殒迁，宗胤不纪，故为宣昭。

故桂阳阴山豫章（缺）长重安侯相社晖字慈明，体质弘亮，敦仁好道，治《易梁丘》、《春秋公羊氏》，综览百家，无所不甄。典历三城，居官清惠，遗爱在民。春秋六十终族后（缺）术，故因显德，以示来胤。建安廿一年十（缺）月丙寅朔一日丙寅大岁丙申，碑师春陵程福造。（《隶释》十一）

卷一百六

◎阙名（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戚伯著碑（已下无年月）

本周末嗣，戚氏袭以兴。勃海君玄孙伯著之碑。

胄周别封，氏卫戚邑，而为姓（《隶释》误作「性」）焉。（下缺）

汉□□□之□□王舅，是时宠特进朝侯大仆光禄侍中监营持节□□□功充列王室，遇谤于吕，委位捐尔，调官近（《隶释》作「沛」）土。考（《隶释》作）「叔」卜罔营，安措东山。子孙孝弟笃学，应乡举止选，位至属都尉、京兆府丞、勃海太守，功德涣彰。伯著，勃海君玄孙，季景长子也。二七府召，礼性仁知，约身学事，木氽（同「七」。《隶释》误作「才」）略胥通，笔墨敏疾，仪容茂盛。议者观始，谓复龟银之绪天乎。大岁丁亥，娉妻朱氏，旬期，著横遇邪度，不蒙祷卜，奄遂殁，岂魂俱灵？父哀母悲，伤其国绝□恒□泯（《隶释》误作陨）宗绪远近凄怆失气，伊唯含（《隶释》作伯著缺）卿相之□□□□□□□□□伯著。（下缺。碑拓本，《隶释》十二）

◇仙人唐公房碑

君字公房，成固人，盖帝尧之（缺十字）之故能举家（缺五家）去上陟皇耀，统御阴阳，腾清蹑浮，命寿无疆，虽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缺五字）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贵者也。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缺四字土域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者遂与（缺）期婿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馀里，休谒往徕，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从为御史。鼠啮反车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缺）宾燕，欲从学道，公房顷无所进。府君怒，敕慰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厄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然与之俱去。昔乔、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举家俱济，盛矣。傅曰：「贤者所存，泽流百世，」故使婿乡春夏毋蚊蚋，秋冬鲜繁霜，疠蛊不遐，去其螟百谷收入，天下莫知，斯德之效也。道牟群仙，德润故乡，知德者鲜，历世莫纪。汉中大守南阳郭君，讳芝，字公载，修北辰之政，驰周、邵之风，歆乐唐君神灵之美，以为道重者名邵，德厚者庙尊，乃发嘉教，躬损奉钱，倡率群义，缮广斯庙。（缺）和祈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扬君灵誉。其辞曰：（上缺）遂享神药，超浮云兮，翱（下缺。《隶释》三，碑本。）

◇酸枣令刘熊碑

君讳熊，字孟（缺）广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缺）仍其则，子孙亨之。分源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相继丕显（缺五字）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诞生照明，岐嶷逾绝，长（缺四字）柴守约履勤，体圣心睿，敦五经之玮，图兼古业，核其妙行，修言道（缺五字）宜京、夏莫不师仰，六藉五典，如源如泉。既练州郡，卷舒委随，忠贞（缺）郊官（缺三字）出省杨土，流化南城。政犹北辰，众星所从。三祀有成，来臻我邦。循东（缺）之惠抑（缺）礼官赏进厉顽，约之以礼，博之以文，政敦始初，慎徽五典，勤恤民殷，（缺）心顾下（缺二字）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贪究革情，清修劝慕，德惠潜流，鬯芳旁布。尤愍县（缺）济济之仪，孜孜之逾，帅厉后学，致之雍泮。草上之风，莫不响应。悦诲日新，砥（缺二字）素。七业勃然而兴，咸居今而好古，虽未尽道善，必有所由。处民之秉彝，实我刘父其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旃。允我刘父，言善诱人，讲礼习聆，匪徒丰学，屡获有年，（缺）载克成，神民协欣，雨不相伤，故德友归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勋则甄，盛（缺）刻表，诸来世，垂之罔极。褒贤表善，扬幽拔微，式序在位，量能授宜，官无旷事，（缺二字）为正以卒为更，愍念蒸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设门更，富者不独逸乐，贫者（缺）顺四时。积和感畅，岁为丰穰，赋税不烦。实我刘父，吏民爱若慈父，畏若神明，悔（缺）令德，清越孤竹，德牟产奇，诚宜褒显，昭其宪则，乃相（缺）咨度诹询，采摭谣言，刊（缺）诗三章。其辞曰：

清和穆铄，实惟乾坤。惟岳降灵，笃生我君。服骨睿圣，允钟厥醇。诞生岐嶷，言协（缺）冢。懿德震耀，孝行通神。动履规绳，文彰彪缤。成是正服，以道德民。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理财正辞，束帛戋戋。（缺）梦刻像，鹤鸣一震。天临保汉，实生（缺）勋。明试赋授，互夏已亲。嘉锡来抚，潜化如神。其神伊何，灵不傍人。

猗欤明哲，秉道之枢。养（缺）之福，惟德之偶。渊乎其长，涣乎成功。（缺）暇民豫，新我（缺）通。用行则达，以诱我邦。赖兹刘父，用说其蒙。泽零年丰，黔首歌颂。（《隶释》五）

◇梁相费碑

梁相讳，字仲虑，此邦之人也。其先季文，为鲁大夫，有功封费，因氏为姓。秦、项兵起，避地于此，遂留家焉。世业稼穑，好学礼乐，大汉之（缺）官司相继，绝而复绩。至梁府君，以孝友至行闻于乡邑。仕更郡右，[B121]谔质直，在公履法，察孝廉，除郎中屯骑司马，迁萧令。视民如子，先教后罚，流玄默之化，奉以忠信，守以敦笃。在位九年，百姓移风，苛慝不铁，奸寇不发，变争路销，推让道生。三年不断狱，祯祥感应。时沛有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不久界，由此显名。国以状闻，朝廷嘉诸，拜梁相，宣慈惠（缺）不帅自正。当登台阶，延究眉，被病逊位，春秋八十卒。二子莫糸（缺）凤由宰府至堂邑令；政，九江太守，适孙匀，感奚斯之义，刊铭玄石，旌勒厥美，俾（缺）览焉。其辞曰：

穆穆显祖，厥德懿铄。播勋于前，平硕基业。遗爱于民，福流后胙，庶（缺）昌（缺）在堂（缺）室。功烈休矣，末昆戮力。（《隶释》十一）

◇荆州从事苑镇碑

汉故荆州从事范君，讳镇，字仲弓，南阳筑阳人也。其先出自范柏何？为晋乐正，世掌朝礼之制，失其官次，侈以自亻赞，（缺）采替绌。《春秋》录微，撰祖诸世。有苑子园，实能阴阳之理，其称微而显（缺）名著遂兹盛建功，子孙爰居，来宅筑阳，君即其胄也。君肇建仁义之基，始创五福之衢，韬律大杜，综皋陶、甫侯之遗风，故《易》称「师出以律，」五用是纲，平不柱理，政以宪循，须律定纪，功绩希（缺）德（缺）州里。水蓄流速，行著即仕，先公门之忠，尽节君父，遂登朝阶，为郡督、邮列掾，膺姿管、苏，靖供卫上，方平不阿，严而不（缺）清介之口，然发越。州伯是闻，备礼招纳，以部江夏。过郡历县，莫不云披风靡，畏威怀德，垂芳遗藻，纪歌于今。当陟泰阶，配耀岳嵩，寿不极旄，早世陨终。景胙之胤，二叶州郡，官有世功，位即绝伦。于是乃钦树玄石，甄德表勋。其辞曰：於惟从事，茂德翔芊。构基崇业，侯室侯堂。洁拟季文，仁若春风。义以继志，礼为宗匡。虏（缺）慈爱，与世无伤。上德不德，身翳名章。灵永迈矣，享斯荣光。（《隶释》十二）

◇浚仪令衡立碑

君讳立，字元节。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缺三字）为氏，君其胄也。曾祖父以儒林清节，建（缺）于（缺二字）官至左冯（下缺）出（缺）固（缺二字）君幼有嘉操，长而（缺二字）傅帅（缺）业（下缺）友（缺二字）尊贤汜爱，含弘，（缺）发为县功曹，无儋石之蓄，乃（缺）洁己约（下缺）仕为（缺）史迁萧尉纪吾浚善良隐（缺二字）情（缺二字）见怀（下缺）然乃志高蹈濯鳞，常为（缺）从（缺）昭违朝政（下缺）望有（缺二字）人诸友含哀伤悼，相与谕述，（缺）以为先（缺）殁问（缺二字）者也。（缺）刊斯石，以铭（缺）代。其辞曰：

於穆从事，淑慎广渊。柔嘉其德，仪问孔芬。其芬如何？允孝允（缺六字）有烈勋。宜享难老，彭祖为邻。昊天不吊，降此咎氛。鸣（缺）痛感（缺五字）此有灵，贻厥后昆。（《隶释》十二）

◇赵相雍劝阙碑

高祖父讳窦，字伯著，孝廉、河南令、侍御史、九江太守。（缺三字）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望，字伯桓，右校令。望子陟，孝廉、朐忍令，（缺五字）陟弟朗，字仲曼，孝廉、弘农令、武都太守。朗弟劝，字叔（缺）孝廉、成皋令、赵国相。劝子煜，字稚（缺）孝廉、资中长江令、（缺三字）都尉。自右校君以旧墓在水阙，而坟墓多，地势（缺五字）斯造坟垅，树碑铭。至赵国府君，在官五载，莅政清平，有甘棠之化，年五，卒于官。故吏民汉中太守邯郸（缺四字）等，慕恋恩德，刊石称倾焉。（《隶释》十二）

◇阙林山碑

君国者不跻高堙下，先时或断山冈，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长冠军张仲瑜，乃与邦人筑断故山道，作此铭。（《水经注·沔水中》，明刻本沔水下引此与郭辅碑，谓「并无年号，皆不知何代人也。」今姑录于郭辅碑之前。）

◇郭辅碑

先生讳辅，字甫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为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王，锡而封之，后世谓之郭。春秋之时，为晋所并。遭战国、秦、汉，子孙流分，来居荆土，氏国立姓焉。传云：「圣贤之后，必有达者。」先生应焉。其少也，孝友而悦学。其长也，宽舒如妤施，是以宗亲归怀，乡党高尚，直己而行。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终。有四男三女，咸高贤姣丽，当贵显荣，可谓子孙繁者已。其季女明文，颍川之夫人也。感惟考妣克昌之德，登山采石，致于墓道。邑人缙绅，刻石作歌，昭宗来嗣。其辞曰：

实惟先生，虢仲之裔。盛德遗祀，休矣亦世。孝友贞信，仁恕好惠。直己自求，不欲荣势。绰绰令人，获道之至，笃生七子，钟天之祉。堂堂四俊，硕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大姒。叶叶昆嗣，福禄茂止。克昌厥后，身去烈在。镌石作歌，昭示万祀。（《隶释》十二）

◇相府小史夏堪碑

（缺三字）曹小史夏堪，字叔德，帝禹之精苗（缺）侯之遗（缺三字）零陵太守之根嗣也。易世承系，休祚仍垂，印绂（缺三字）艳罔托。堪继令纵，受气蹈真，年在洗（缺）奉亲恭顺，（缺二字）束，操洁冰雪。苛获县选，初涉府朝，典职首曹，聪（缺）施布。天殂良善，卒遘《疒参》疴，命友摧，国丧贞胤。收传宠遭，官寮临吊，慈恩感踊，族姻追伤。娉会谢氏并灵合柩。古命有之，仲泥何忄宅，呜呼哀哉！其辞曰：

嗟叔德，含叔勋，质玉，性馥芬。视（缺）操，希骐颜，忄见龙阶，望浮云。蹑尺水，津未强，春华萌，遭雹霜。寿不究，魄蜚扬。情悲切，著篇章。刊石铭，传万年。（《隶释》十二）

◇李翊夫人碑

广汉属国侯夫人，节行洁静，德配古之圣母。早失匹，寿眉传，不射，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山戋痛，称列迹，厥辞曰：昔彼卫姬，辅齐匹桓。文母循导，周室获蕃。於戏夫人，臧侯苗焉。自彼适斯，蹈礼伉言。恭顺承舅，孝行布宣。述嫔慈惠，聪达楚樊。继姑入室，勤养拳拳！育理家道，郡宗为轩。求福不同，操无遗（愆。）约身纺绩，殖贿圃园。敬姜诲子，叔敖阴恩。男三女二，雍穆闺门。女则哲礼，男则与权。节义逾古，训导不烦。九族和亲，若叶附根。岁在大渊献，精魂奄昏，飞神天庭，收刑玄都，莫不叹息涕零。呜呼，明智有德，咸曰何辜，害我仁良，颠（缺）夭殂，痛感路人，泣沾泥涂，逝而不返，子孙呱呱。叹曰：阴阳分兮钟律滋，星月列兮有四时。神宓谣兮万姓熹。寿十二兮九九期，五三（未）兮衰在姬。秋发兮春华殆，周公九兮成称灾。靡黄发兮盖天胎，世有皇兮气所裁。赴鸿渊兮逝不来，凤延颈兮泣交颐，雏悲兮涕陨零。寐耿耿兮摧伤情，彼仓天兮憨神灵。恸切剥兮年不荣，兰芷亡兮丧芝英。谁不忉兮作哀声，畴匹号兮鸣婴（二）朽之至兮感动城，陟四极兮升天庭。曰司命兮致政不平，飞蜂虿兮害仁良。魂魄孤兮独茕茕，（二）陈礻勺祠兮返所生。幽膛见兮存厥刑，嗟曰遐兮适冥冥。（二《隶释》十二）

◇司徒掾梁休碑

（上缺二字）休字元坚，盖（缺二字）之苗裔也。（下缺）载踵勋业，文武相济。君曾号称三（下缺）郎中早终。君莫糸考鸿轨，体履弘懿，敬（下缺）为主，动以礼让为先，每在周侪，推人抑己，（下缺）而后流，馨香播越，名实先登。仕郡历五官（下缺）淑玮遂察孝廉，除郎中，光禄主（缺）昭德塞违（下缺）韬光翳耀，隐身殉道，隘穷不闷。匪（缺）令始实（下缺）通四海之门涂。禁防既释，辟司徒府，秉忠蹈洁。（下缺）劳满奏上，拜新都令。谦需自劾，寝疾于家。年六（下缺）有二月戊寅卜葬。大守安平赵府君，嘉厥高藐（下缺）尼父之美，宋叙三命之伐，存有立名，殁宜见旌，（下缺）守节曰贞，博闻曰文，请谥休为贞文子。尔乃拓（下缺）词曰：

（上缺二字）文，允垂棘。勤典素，精孔墨。高难隐，深不测。（下缺）紫极遐网。复潜伏，灵达张，（阙）鼎式，掌既盈，命（下阙）玄石勒。立堂祠，寺神德。殁不朽，传兆亿（《隶续》）

◇防东尉司马季德碑

（上缺四字）年九月廿九日，故山阳府卒史防东守尉司马（缺）字季德，（缺二字）先出（缺五字）氏之裔胄也。（缺二字）三代常为侯伯。周武克商（缺）其胤族（缺四字）仲（缺五字）施于民。迄于（缺二字）世济其美，不其功，（缺二字）金银翼卫（缺四字）弥炽（下缺）于季德幼有声（缺四字）文柔惠（缺）恭接物，耽古好学（缺三字）怀道（下缺）五（缺六字）箴规（缺二字）克诵其诗既优（缺六字）明允笃诚，不（缺三字）小（缺）畏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临于谷，在公明明，委蛇其德，德（缺三字）肃肃（下缺）寿黄，永享五福。猥遭温疾，丧夭华荣。（下缺）郡人诸友，（缺）鄂（缺）惊（缺二字）会集流涕沾（下缺）发（缺）旧宅，消邢幽门。百两旁旁，幡（缺）悠悠，送者（缺）悲（下缺）德金石播（缺三字）魂而有（缺）宠休。乌呼哀哉。（《隶续》一）

◇秦君碑

余闻汤武千载，周孔异世，以义相高，况余忝禄，践迹遵基，窥慕扬善，喟然而叹，其鄙辞曰：

於穆秦君，命世优迈。承祖皇口，裔出□。纪行录功，必本其初。惟君总角，励志仲尼。从容六艺，□佃田畴。升阶英妙，转典蒸黎。为政崇博，五教并和。仁贤叙位，法依萧何。囹圄空虚，乡无逋逃。凡百肃雍，莫不率从。境内既宁，路不资遗。耕夫千亩，馀种不归。立清介白，食茹拔葵。三年有成，婴儿谣歌。鼓腹喜德，踊跃呕唏。水静鱼集，国富民繁。户增十倍，牧守孔嘉。怒不断刑，宽不容非。化准邵，比翮而飞。永如南山，不缺不亏。略取大较，丹书刻石。垂示后昆，识者察焉。（顾氏《金石文字记》）

◇黎阳山碑

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也。（《水经注·河水五》。）

山河冯隆，有精英兮。（《文选·吴都赋》注）

◇司马迁碑

高门池，在兹夏阳。（《水经·河水注四》）

◇黄香墓碑

延陵慈父，葬于嬴博。孟光贞妇，窆夫于吴。（《苏州志》：「宋乾道初，梅里苏忠翊直卜葬，得古冢，乃黄香墓，碑刻隶书。」案：黄香，江夏安陆人，而葬于梅里，故碑文为此语。）

◇汉阳太守碑

敦方足以正众邪？肃清足以济殊俗，不吐刚而谄上，不茹柔而黩下。（《广川书跋》）

◇上谷长史侯相碑

侯氏出自仓颉之后，逾殷历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显齐、秦，晋卿士，斯其胄也。食采华阳。今蒲坂北亭，即是城也。（《水经·汾水注》。）

◇比干冢铭

殷大夫比干之墓。（《水经·清水注》）

◇虞诩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讳诩定安，虞仲之后，为朝歌令，武都太守。（《水经·阴沟水注》。）

◇金城主山冠盖里铭

峨峨南岳，烈烈离明，实敷俊，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汉之英，德为龙光，声化鹤鸣。（《水经·沔水中注》，沔水又迳金城县。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名士居其中。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号为冠盖里，刻石铭之。此碑于永嘉中始为人所毁，其馀文尚有可传者，其辞曰云云。）

◇独公山古墓砖文

筮言吉，龟言凶，公三百年堕水中。（《御览》五百五十九引郑缉之《东阳记》：「独公山有古墓临溪，其砖文曰」云云，「义熙中冢犹半存。」案：羲熙前三百年，盖东汉安帝时葬也。）

◇上虞县古冢砖文

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御览》五百五十九引《会稽十城地志》。）

◇琵琶折古墓甓字

琵琶，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御览》五百五十九引《与地志》，「琵琶折有古墓，半在水中，甓有隐起字」云云。灵运取甓至京师，诸贵传观之。」：谢灵运前八百年，当战国之初，然不言是篆文，恐亦汉时墓耳。）

◇钟山圹中铭

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锺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唐郑钦识之曰：卜宅者庾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锺，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浃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九重三四百圯。（《旧唐书·儒学郑钦传．）

◇窆石铭

沛国临濉时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岁在未，所遭作大吉利窆石室，侯为归我有之。（《广种书跋》：宋元二年，永城下得石如丰碑，其上刻铭。）

裴瑜行状（案：裴瑜，桓帝时举孝廉，历官至尚书。）

瑜字雉璜，聪明敏达，观物无滞。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没齿无怨。（《后汉·史弼传》注引《先贤行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嘏辞赐孝桓皇帝福

恭怀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孝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介尔景福，俾守尔民，忽替引之。大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续汉·祭祀志下》注补引丁孚《汉仪》有桓帝《祠恭怀皇后祝文》嘏辞赐皇帝福。）

◇陈留吏牍上有书

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御览》六百六引《东观汉记》，「时天下垦田多不实，诏检覆核。百姓嗟怨，诸郡遣使。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云案：此建武时。）

◇书朱雀阙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曹节传》，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

◎黄巾

◇移书曹公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魏志·武纪》初平三年注引《魏书》，「贼乃移书太祖。」）

◎外国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

屯屠何，呼韩邪曾孙。胡邪尸逐侯单于之弟，章和二年立为休兰尸逐侯单于，在位六年。

◇求并北成南上言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恩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获，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轨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馀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今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南匈奴传》：「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

◎鄯善王安

◇上书请都护

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奴。（《后汉·西域·莎车传》。）

◎释氏

◇严佛调

佛调或作浮调，临淮人，官都尉（见支谦《法句经序》）灵帝末出家，通译佛经，与安世高、安玄齐名。

◇沙弥卜慧章句序

昔在佛世，经法未记，言出尊口，弟子诵习，辞约而义博，说鲜而妙深，佛既泥洹，微言永绝，犹谷水消竭，日月陨坠。于是众贤其使阿难，演其所闻，凡所著出十二部经，其后高明各为注说，章句解故，或以十数。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愍俗童蒙，示以桥梁，于是汉邦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夫十者数之终，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数不定，行非道度度。其文郁郁，其用，广弥三界，近观诸身。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凶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潸，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专，事喻众经，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创奥博崇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释藏》迹十，《出三藏记集》十。）

◎阙名

◇般舟三昧经记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佛朔于洛阳出，菩萨法护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讥，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授，令后普著，在建安十三年于佛中校定，悉具足。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又言建安三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校定。（《释藏·迹七》案：菩萨法护当有误。晋初有竺法护，非即此。）

◇佛说兴起行经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币，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绕一币，己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台，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华，以七宝为茎。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因舍利弗问佛十事宿缘。后以十五日时将本弟子说讫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问而九答者，以木锵之，对人间偿之，欲示人宿缘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游。虽有阿难，为如来所接也。所以殷勤告舍利弗者，欲化诸龙故也。（《释藏·与八》）

◎仙道

◎褚善信

善信，豫章吴丘人，明帝时南岳道士。

◇抗表与沙门竺法兰比校

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闻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虚无自然，大道元首，自从造化。道教从生，无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迈羲皇，德过尧舜，光泽四海，八表归仁。臣等窃承陛下，弃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观西域所事者既是胡神，所说者不参华夏，复请胡人令翻其语托同似汉，臣等思恃，陛下虽翻得此语，恐非大道。如不依信，愿陛下恕臣等罪，听与验试。臣等五岳诸山道士，多有聪明智慧，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经术，悉能晓了，太虚符咒，并皆明达，或有吞符饵气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烧，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升天，或有隐形于地。至于方药法术，无有不能者。愿陛下许臣等得与比校。一则圣上意安，二则得辨真伪，三则大道有归，四则不乱华俗。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若臣等比对有胜，乞除虚诈臣。等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以闻。（《释藏·集古佛道论衡》，又《续谕衡》，又《破邪论上．又略见《法苑珠林》六十八，又《广宏明集一》。）

◎阴长生

长生，新野人。阴皇后族属，隐青城山中。或云仙去。

◇自叙

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决，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间，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通黄栌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予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云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消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愍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其二章曰：予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唯尔将来，勤加精研。忽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馀年，明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而垢足胝，乃见哀识。遂受要决，恩深不诀。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神仙传四》，《御览》六百六十四，《太平广记八》）

◎鬼神

◎鲜于冀

冀，西河人。建武初，清河太守。

◇自理表

高贵不尚节，亩垄之夫，而箕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银艾，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水经·淇水注》：「光武建武二年，冀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五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于是冀乃鬼见白日，道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云云。」，付高上之，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旌幽中之讼。）

◎刘伯文

伯文，武陵人。

◇与儿佗书

告佗，当从府君出案行，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中畔顿，汝是时必往。（《搜神记》：「建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病死，埋城外，已十四日。比舍蔡仲，闻冢中有声，发出遂活，自言为司命误召，到得遣出，过西门，适见外兄刘伯文相劳问，以书一封与其儿佗。娥乃致伯文书，佗识其纸，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亡时送箱巾也。书不可晓，诣费长房读之。到期于城南待之，果至，闻有呼声日，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邪？』因与药一丸，辟来得妖厉。」）

◎卢耽

耽，广州人。为州治中，有仙术，刺史步骘以为左道，诛之。（案：步骘以建安十五年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至延康元年，吕岱代为刺史。卢耽之诛，当在址五年后广州即广信，汉时刺史治也。）

◇题门

珠门珠门，国虽存，无射年，欲知此书卢向还。（《御览》一百八十三引《郡国志》：「广州卢耽仕州为治中，有仙术。刺史步骘恶之，以状闻，后诛之，耽后题其门「云云。」「太守削之，随削字更生。」）

全三国文

卷一·魏一

武帝（一）

卷二·魏二

武帝（二）

卷三·魏三

武帝（三）

卷四·魏四

文帝（一）

卷五·魏五

文帝（二）

卷六·魏六

文帝（三）

卷七·魏七

文帝（四）

卷八·魏八

文帝（五）

卷九·魏九

明帝（一）

卷十·魏十

明帝（二）

卷十一·魏十一

废帝

高贵乡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二·魏十二
元帝
武宣卞后
文昭甄后
文德郭后
明元郭后
卷十三·魏十三
陈王植（一）
卷十四·魏十四
陈王植（二）
卷十五·魏十五
陈王植（三）
卷十六·魏十六
陈王植（四）
卷十七·魏十七
陈王植（五）
卷十八·魏十八
陈王植（六）
卷十九·魏十九
陈王植（七）
卷二十·魏二十
中山王衮
曹洪
曹冏
曹爽
曹羲
曹彦
卷二十一·魏二十一
夏侯惇
夏侯惠
夏侯玄
夏侯献
卷二十二·魏二十二
华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朗
卷二十三·魏二十三
王肃
卷二十四·魏二十四
贾诩
邴原
管宁
桓阶
锺繇
锺毓
卷二十五·魏二十五
锺会
孙邕
王凌
王广
董昭
赵俨
卷二十六·魏二十六
邯郸淳
陈群
田豫
孙炎
董遇
韩暨
司马芝
卷二十七·魏二十七
刘晔
满宠
郭淮
何夔
杨阜
辛毗
高柔
孙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八·魏二十八
卫觊
卷二十九·魏二十九
鲍勋
田琼
于达叔
薛夏
刘若
苏林
董巴
崔林
裴潜
栈潜
卷三十·魏三十
应璩
应瑗
吴质
卞兰
卷三十一·魏三十一
高堂隆
卷三十二·魏三十二
刘劭
刘放
孙资
韦诞
卷三十三·魏三十三
蒋济
卷三十四·魏三十四
刘廙
卷三十五·魏三十五
傅巽
傅嘏
卢毓
任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详
陈矫
卷三十六·魏三十六
卫臻
李伏
许芝
徐岳
孙钦
王杰
刘辅
王观
王昶
王澹
郝昭
卷三十七·魏三十七
桓范
卷三十八·魏三十八
缪袭
薛靖
刘靖
荀闳
江卫
王基
王武
王象
卷三十九·魏三十九
张就
张既
孟康
李恩
程晓
毕轨
何晏
卷四十·魏四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小同
张揖
孙该
诸葛诞
毌丘俭
秦静
薛悌
赵怡
左延年
和洽
赵咨
程喜
张茂
卷四十一·魏四十一
杜挚
文钦
薛谞
杨暨
隐蕃
丁谧
杜布
张敷
杜恕（一）
卷四十二·魏四十二
杜恕（二）
卷四十三·魏四十三
李康
董寻
鱼豢
殷褒
黄观
虞松
朱诞
刘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遗
甄毅
庞延
李胜
卷四十四·魏四十四
赵孔曜
陶丘一
孔晏义
邓艾
王弼
武申
阮武
阮籍（一）
卷四十五·魏四十五
阮籍（二）
卷四十六·魏四十六
阮籍（三）
卷四十七·魏四十七
嵇康（一）
卷四十八·魏四十八
嵇康（二）
卷四十九·魏四十九
嵇康（三）
卷五十·魏五十
嵇康（四）
卷五十一·魏五十一
嵇康（五）
卷五十二·魏五十二
嵇康（六）
卷五十三·魏五十三
伏义
嵇叔良
吕安
周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俊
扬元凤
霍弋
刘徽
贾岱宗
卷五十四·魏五十四
公孙渊
郭昕、柳浦
列女
高柔妻
卷五十五·魏五十五
阙名（一）
卷五十六·魏五十六
阙名（二）
外国
轲比能
疏勒王
卷五十七·蜀一
先主昭烈帝
卷五十八·蜀二
诸葛亮（一）
卷五十九·蜀三
诸葛亮（二）
卷六十·蜀四
许靖
张飞
马超
赵云
法正
来敏
刘豹
刘巴
卷六十一·蜀五
秦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良
马谡
陈震
孟达
彭羕
程畿
李严
李邈
刘琰
向朗
张裔
卷六十二·蜀六
杨仪
蒋琬
蒋斌
费诗
吕凯
费祎
张嶷
姜维
蒲元
习隆 向充
杨戏
雍闿
阙名
卷六十三·吴一
长沙桓王
大帝（一）
卷六十四·吴二
大帝（二）
废帝
景帝
卷六十五·吴三
太子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皎
孙綝
张昭
张承
诸葛瑾
诸葛恪
卷六十六·吴四
黄盖
步骘
阚泽
薛综
张温
暨艳
谢承
周魴
卷六十七·吴五
骆统
全琮
潘濬
顾谭
胡综
是仪
卷六十八·吴六
虞翻
朱治
朱然
朱绩
吾粲
陆绩
陆逊
卷六十九·吴七
陆瑁
陆凯
陆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七十·吴八
陆景
朱据
卷七十一·吴九
仆射存
羊衜
姚信
周昭
韦昭
卷七十二·吴十
王蕃
贺劭
张谠
卷七十三·吴十一
张纯
朱异
张俨
孟宗
李衡
张胜
刘廞
聂友
臧均
徐整
射慈
纪骘
卷七十四·吴十二
华覈
皇象
邵畴
万震
吴彦
孙歆
张倜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闵鸿
卷七十五·吴十三
杨泉
严隐
列女
孙仲奇妹
阙名
释氏
支谦
康僧会
仙道
葛玄
鬼神
宫亭湖庙神
卷一·魏一
◎武帝（一）

帝姓曹讳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人，汉相国参之后。灵帝时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徵拜议郎。光和末拜骑都尉，迁济南相，征为东郡太守，不就，寻徵为典军校尉。献帝初，董卓表为骁骑校尉，逃归。起兵，行奋武将军，寻领兖州牧。建安元年拜建德将军，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假节、录尚书事，寻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进司空，行车骑将军。九年领冀州牧，十三年为丞相，十八年策命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进爵魏王，二十五年薨，谥曰武王。文帝受禅，追尊曰武皇帝，庙号太祖。有《孙子略解》一卷，《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兵书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逸集十卷。

◇沧海赋

览岛屿之所有。（《文选·吴都赋》刘逵注）

◇登台赋

引长明，灌街里。（《水经·浊漳水》注）

◇鸡赋序

鸡猛气，其斗终无负，期于必死。今人以为冠，像此也。（《大观本草》十九《鸡》，案：魏武赋可见者，仅此三事耳。《初学记》二十四引魏武《槐赋序》云：「王粲直登贤门。」以《艺文类聚》八十校之，则文帝作也。故不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假为献帝策收伏后（建安十九年）

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郄虑持节策昭，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后汉·献帝伏皇后纪》）

◇策立卞后（建安二十四年）

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魏志·卞皇后传》。）

◇领兖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总符任臣，以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虽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兴隆之秩，功无所执，以伪假实，条不胜华，窃感讥请，益以惟谷。（《艺文类聚》五十。）

◇陈损益表（初平三年）

陛下即祚，复蒙试用，遂受上将之任，统领二州，内参机事，实所不堪。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驱驱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暗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顾恩念责，亦臣竭节投命之秋也。谨条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萤。增明太阳，言不足采，（《艺文类聚》五十二）

◇表糜竺领嬴郡（建安元年）

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嬴郡，拣选清廉，以为守将。偏将军糜竺，素履中贞，文武昭烈，请以竺领嬴郡太守，抚慰吏民，（《蜀志·糜竺传》注引《曹公集》。）

◇谢袭费亭侯表建安元年

不悟陛下乃寻臣祖父厕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顺皇帝，谓操不忘，获封茅土。圣恩明发，远念桑梓，日以臣为忠孝之苗，不复量臣才之丰否。既勉袭爵邑，忝厥祖考，复宠上将钺之任，兼领大州万里之宪。内比鼎臣，外参二伯，身荷兼绂之荣，本枝赖无穷之祚也。昔大彭辅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备爵锡。臣束无称，统御无绩，比荷殊宠，策命褒绩，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双金重紫，显以方任，虽不识义，庶知所尤。（《艺文类聚》五十二。）

◇谢置旄头表

不悟陛下复加后命，命置旄头，以比东海。（《御览》六百八十）

◇让还司空印绶表

臣文非师尹之佐，武非折冲之任，遭天之幸，干窃重授，内踵伯禽司空之职，外承吕尚鹰扬之事，斗筲处之，民其瞻观。水土不平，奸宄未静，臣常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辱，忧为国累。臣无智勇，以助万一，夙夜惭惧，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殒越。（《艺文类聚》六十七。）

◇请爵荀表（建安八年）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是故曲阜之锡，不后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珍策重计，故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忧，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魏志·荀传》注引《别传》）

守尚书令荀，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之功也。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定。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袁宏《后汉纪》二十九。建安八年七月，曹操上言。案：此与《别传》之表相当，而文全异。）

◇请封荀攸表

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魏志·荀攸传》。）

◇表称乐进于禁张辽（建安十一年）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ｘ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各宜显宠。（《魏志·乐进传》。）

◇请增封荀表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深建宜往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后汉·荀传》。又《魏志·荀传》注引《别传》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绍侵人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议，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计之规，更起臣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功拔之捷。前所赏录，未副巍巍之勋，乞重平议，畴其户邑。』」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与《别传》及《后汉》略同。）

◇表论田畴功

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後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後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馀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魏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

◇请追增郭嘉封邑表

臣闻褒忠示宠，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是以楚宗孙叔，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诚贤君殷勤于清良，圣祖敦笃于明勋也。故军祭酒、洧阳亭侯颍川郭嘉，立身著行，称茂乡邦。与臣参事，尽节为国，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廷。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方将表显，使赏足以报效，薄命夭殒，不终美志。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业，世祖望柩悲恸。仁恩降下，念发五内。今嘉陨命，诚足怜伤。宜追赠加封，并前千户，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魏志·郭嘉传》注引《魏书》。又《艺文类聚》五十一。案：《魏志·郭嘉传》载此表云：「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谋，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即前表约文，惟多出「增邑八百户」一句。）

◇表论张辽功

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增邑假节。（《魏志·张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掩获宋金生表

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捉得生，辄行军法。（《御览》三百三十七。）

◇留荀表

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国之重臣！德洽华夏，既停车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依以为重。（《后汉·荀传》。）

◇让九锡表

臣功小德薄，忝宠已过。进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锡大礼，臣所不称。惶悸征营，心如炎灼。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不悟陛下复诏褒诱，喻以伊周，未见哀许。臣闻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损无从。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艺文类聚》五十三）

◇上器物表

臣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四石铜钅 四枚，五石铜钅 育一枚，御物有纯银粉铫一枚，药杵臼一具。（《御览》七百五十七，七百六十二。）

◇奏定制度

三公列侯，门施内外塾，方三十亩。（《御览》百八十五。）

◇奏上九酝酒法

臣县故今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面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清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又《文选·南都赋》注引《魏武集》。）

◇奏事

有警急，辄露版插羽。（《封氏闻见记》四。）

◇上杂物疏

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镂带漆画书案一枚，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书钞》一百三十三，《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一，《御览》六百五。）

御物有漆画韦枕一枚；贵人公主有黑漆韦枕三十枚。（《书钞》一百三十四。）

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书钞》一百三十五，《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三，八百十二。）

御杂物用，有纯金（《书钞》一百三十五作「纯银」。）唾壶一枚，漆园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御览》七百三。）

御物三十种：有上车漆画重几，大小各一枚。（《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八。）

御物有纯银能镂带漆画案一枚。（《御览》七百十。）

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书钞》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一十七。）

御物：中宫贵人公主皇子纯银漆带镜一枚；西园贵人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一；皇子杂用物十六种，纯金参带方严四具。（《御览》八百十二。）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枚，又纯银七；贵人公主银镜台四。（《书钞》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一十七。）

纯银澡豆奁，纯银括镂奁。（《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一十七。）

银镂漆匣四枚。（《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三。）

油漆画严器一，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御览》七百十七。）

御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有容五石铜澡盘一枚。（《书钞》一百三十五。）

银画象牙盘五具。（《御览》七百五十九。）

中宫用物：杂画象列尺一枚；贵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御览》八百三十。）

中宫杂物：杂象牙管针筒一枚。（《御览》八百三十。）

◇上书理窦武、陈蕃

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兖州牧上书

山阳郡有美梨，谨上缝帐二，丝缕十斤，甘梨二箱，卑枣二箱。（《初学记》二十，《御览》八百三十，又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让增封（建安元年）

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艺文类聚》五十一。）

◇又上书让封（建安元年）

臣诛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来贡，以为臣之功。萧相国以关中之劳，一门受封；邓禹以河北之勤，连城食邑。考功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臣闻《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师，有功乃当进立，以为诸侯也。」又《讼卦·六三》曰：「食旧德，或从王事。」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云雨之润，远录先臣扶掖之节，采臣在戎犬马之用，优策褒崇，光曜显量，非臣顽所能克堪。（《艺文类聚》五十一。）

◇上书让费亭侯

臣伏读前后策命，既录臣庸才微功，乃复退述先臣，幽赞显扬，见得思义，屏营怖惧，未知首领所当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连城而不辞，或有一邑而违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礼制，诸侯国土以绝，子孙有功者，当更受封，不得增袭；其有所增者，谓国未绝也。或有所袭者，谓先祖功大也数未极无故断绝，故追绍之也。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艺文类聚》五十一。）

◇上书让增封武平侯及费亭侯

伏自三省：姿质顽素，材志鄙下，进无匡辅之功，退有拾遗之美，虽有犬马微劳，非独臣力，皆由部曲将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绩袭爵土，祖考蒙光照之荣，臣受不赀之分，未有丝发以自报效。昔齐侯欲更晏婴之宅，婴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继之。」卒违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顾省，不克负荷，食旧为幸，虽上德在弘，下因有因割，臣三叶累宠，皆统极位，义在殒越，岂敢饰辞！（《艺文类聚》五十一。）

◇上书谢策命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毕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几显达。会董卓作乱，义当死难，故敢奋身出命，摧锋率众，遂值千载之运，奉役目下。当二袁炎沸侵侮之际，陛下与臣寒心同忧，顾瞻京师，进受猛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臣不自意能全首领，赖祖宗灵，丑类夷灭，得使微臣窃名其间。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口与心计，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遣付子孙，自托圣世，永无忧责。不意陛下乃发盛意，开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锡以贶愚臣，地比齐鲁，礼同藩王，非臣无功所宜膺据，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将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

◇上言破袁绍（建安五年十月）

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禄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甄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魏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贼袁尚，还即厉精锐讨之。今尚人徒震荡，部曲丧守，引兵遁亡。陈车被坚执锐，朱旗震耀。虎士雷噪，望旗眩精，闻声丧气，投戈解甲，翕然沮坏。尚单骑遁走，捐弃伪节、锐铁、大将军元邟卿侯印各一枚，兜鍪万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盾弓戟，不可胜数。（《御览》三百五十六。）

◇授崔琰东曹教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魏志·崔琰传》。）

◇决议田畴让官教

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畴之所守，虽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畴志，即墨翟「兼爱」、「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结绳之道也。外议虽善，为复令司隶以决之。（《魏志·田畴传》》注引《魏略》。）

◇与韩遂教（建安十六年）

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征吴教

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魏志·贾逵传》。）

◇原贾逵教

逵无恶意，原复其职。（《魏志·贾逵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合肥密教

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魏志·张辽传》。）

◇赐袁涣家谷教

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

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

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已上三教，并《魏志·袁涣传》。）

卷二·魏二

◎武帝（二）

◇置屯田令（当在初平兴平间）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晋书·食货志》。魏武既破黄巾，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乃令云云。）

◇为徐宣议刘矫下令（当在建安二年後四年前）

丧乱已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魏志·刘矫传》

◇褒赏令

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使记室阮议之。（《北堂书钞》六十九。）

◇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建安六年）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帝故事》。）

◇军谯令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魏志·武帝纪》，《御览》六百三十七）

◇败军令

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志·武帝纪》，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案：诸令篇首，《文馆词林》皆有「令」字，犹诏书首有「制诏」二字也。）

◇论吏士行能令

令：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者也。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学令

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魏志·武帝纪》，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蠲河北租赋令

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魏志·武帝纪》）

◇收田租令

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文馆词林作「不足毕负」。）审配宗族，至于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丝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五）

◇诛袁谭令

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御览》四百二十二引《傅子》）

◇赦袁氏同恶及禁复雠厚葬令

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以法。（《魏志·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整齐风俗令

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魏志·武帝纪》，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选举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初学记》二十）

今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书钞》七十七

闻小吏或有著巾帻。（《书钞》七十七）

魏诸官印，各以官为名印，如汉法断二千石者章。

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又以草呈示令仆讫，乃付令史书之耳。书讫共省读内之。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书之不好令史坐之，至于谬误，读省者之责，若郎不能为文书当御史令，是为牵牛不可以服箱，而当取辩于茧角也。（《御览》二百十五）

令：诏书省司隶官，锺校尉材智决洞，通敏先觉，可上请参军事，以辅暗政。（《御览》二百四十九引《魏武选令》）

谚曰：「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昔季阐在白马，有受金奴婢之罪，弃而弗问。后以为济北相，以其能故。（《御览》四百九十八）

◇明罚令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沈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艺文类聚》四，《御览》二十八，又三十，又八百六十八）

◇求言令

令：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戒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初学记》二十一「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

夫有其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殉也。卿在郡以来，禽奸讨暴，百姓获安，躬蹈矢石，所征辄克。昔寇恂立名于汝颍，耿建策于青、兖，古今一也。举茂才，加骑都尉，典郡如故。（《魏志·吕虔传》）

◇辨卫臻不同朱越谋反论

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魏志·卫臻传》）

◇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魏志·武帝纪》）

◇下令大论功行封

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魏志·荀攸传》）

◇分租与诸将掾属令

令：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告涿郡太守令（建安十二年七月）

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今亟敬遣丞掾修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以彰厥德。（《魏志·卢毓传》注引《续汉书》，又见《艺文类聚》四十）

◇下田畴令

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魏志·田畴传》）

◇听田畴让封令

昔伯成弃国，夏后不夺，将欲使高尚之士、优贤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听畴所执。（《魏志·田畴传》注引《魏书》）

◇表刘琮令（建安十三年九月）

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强，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馀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魏志·刘表传》注引《魏武帝故事》）

◇宣示孔融罪状令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之采其虚名，失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为张范下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爵封田畴令

令田畴，至节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乱，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从之，以成都邑。袁贼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诏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将定胡寇，时加礼命。畴即受署，陈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开塞导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虏不意。斩蹋顿于白狼，遂长驱于柳城，畴有力焉。及军入塞，将图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畴恳恻，前后辞赏。出入三载，历年未赐，此为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魏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

◇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

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疲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魏志·武帝纪》）

◇以蒋济为扬州别驾令

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魏志·蒋济传》）

◇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

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魏志·蒋济传》）

◇求贤令

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让县自明本志令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辶午》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後，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荆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转邴原五官长史令（建安十六年）

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能不恧恧。（《魏志·邴原传》注）

◇下令增杜畿秩（建安十六年九月）

河东大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魏志·杜畿传》）

◇陇右平定下令

姜叙之母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也。（《御览》四百四十一引皇甫谧《列女传》）

◇止省东曹令

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魏志·毛传》）

◇辞九锡令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入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魏志·高柔传》）

◇复肉刑令

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谓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魏志·陈群传》）

◇以杜畿为尚书仍镇河东令

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魏志·杜畿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和洽辩毛谤毁令

今言事者白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魏志·和洽传》）

◇悼荀攸下令

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馀年，无毫毛可非者。（《魏志·荀攸传》》注引《魏书》）

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同上。）

◇夏侯渊平陇右令

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魏志·夏侯渊传》）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魏志·武帝纪》，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选军中典狱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魏志·武帝纪》，又《通典》二十九）

◇高选诸子官属令

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辈。（《魏志·邢传》）

◇春祠令

令：「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不盥之礼。且「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坐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ㄋ（《魏志》误作「愆」，今从《文馆词林》。）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受胙纳袖，（《魏志》误作「神」，下文「纳于袖」，亦误作「神」。今从《文选》、《词林》。）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古者亲执祭事，故吾亲纳于袖，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御览》七百六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儿令

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令之，欲择慈孝不违吾命，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御览》四百二十九）

◇赐死崔琰令

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魏志·崔琰传》）

◇赐夏侯伎乐名倡令

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魏志·夏侯传》）

◇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

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自临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同上）

◇又下诸侯长史令

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尔谁为心腹也。（《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立太子令

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武》。案：鄂陵侯彰，字子文。）

卷三·魏三

◎武帝（三）

◇使辛毗曹休参治下辨令（二十二年十月）

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魏志·辛毗传》

◇敕王必令长史令（二十三年正月）

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魏志·武帝》注引《魏武故事》。又《御览》二百四十八，案：《魏志·杜袭传》有「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二语，盖两令皆有此也。）

◇赡给灾民令（二十三年四月）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恳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魏志·魏武帝纪》注引《魏书》）

◇终令（《宋志》引题如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志·武帝纪》，《宋书·礼志二》）

◇假徐晃节令

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魏志·徐晃传》）

◇在阳平将还师令

鸡肋。（《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选留府长史令

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魏志·杜袭传》）

◇原刘 e 令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魏志·刘 e 传》）

◇遣徐商吕建等诣徐晃令

须兵马集至，乃俱前。（《魏志·徐晃传》）

◇以徐奕为中尉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与！（《魏志·徐奕传》）

◇劳徐晃令

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魏志·徐晃传》）

◇追称丁幼阳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后以忧恚得狂疾。即差愈，往来故当共宿止。吾常遣归，谓之曰：「昔狂病，倘发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辄遣不与共宿。（《御览》七百三十九）

◇内戒令

平参王作问大人语元盈言卒，位上设青布帐，教撤去，以为大人自可施帐，当令君臣上下悉共见。（《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二）

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裹，此孤之平常所用也。（《书钞》未改本一百三十六）

百链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御览》三百四十五）

吾衣被皆十岁也，岁解浣补纳之耳。（《御览》四百三十一，八百十九）

贵人位为贵人，金印蓝绂，女人爵位之极。（《御览》六百九十一）

吏民多制衣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又与家约，当尽著此履，不得效作也。（《御览》六百九十七）

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御览》七百五十六）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後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御览》九百八十一）

房屋不洁，听烧枫胶及蕙香。（《御览》九百八十二）

◇礼让令

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

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引《魏武杂事》）

◇清时令

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

◇造发石车令

传言动而鼓。本注云：《说文》曰：「，发石车也。」（《御览》三百十七引《魏本纪》）

◇百辟刀令

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五）

◇鼓吹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敌众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御览》五百六十七）

◇戒饮山水令

凡山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御览》七百四十三）

◇军策令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害？」（《书钞》一百二十三，《御览》三百四十六）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练甲不与今时等也。（《御览》三百五十六）

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御览》三百三十七）

◇军令

兵欲作陈，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陈，皆无喧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後，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余部有不进救者斩之。（《御览》二百九十六）

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没入。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皮。都督不纪白，杖五十。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将至营，舒幡旗，鸣鼓；至营讫，复结幡旗，止鼓。违令者髡翦以徇，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通典》一百四十九）

◇船战令

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览》三百三十四）

◇步战令

严鼓一通，步骑悉装，再通，骑上马，步结屯；三通，以次出之，随幡所指。住者结屯，幡后闻急鼓音整阵；斥侯者视地形广狭，从四角而立表，制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阵之宜；诸部曲者各自安部，陈兵疏数。兵曹举白不如令者斩。兵若欲作阵，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陈；临阵皆无喧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临战，兵弩不可离陈。离阵伍长、什长不举发，与同罪。无将军令，妄行阵间者斩。临战，阵骑皆当在军两头；前陷，陈骑次之，游骑在后，违令髡鞭二百；兵进，退入阵间者斩。若步骑与贼对阵，临时见地势，便欲使骑独进讨贼者，闻三鼓音，骑特从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还：此但谓独进战时也。其步骑大战，进退自如法：吏士向陈骑驰马者斩，吏士有妄呼大声者斩；追贼不得独在前在后，犯令者罚金四两；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进战，士各随其号；不随号者，虽有功不赏。进战，后兵出前，前兵在后，虽有功不赏。临阵，牙门将骑督明受都令，诸部与都督将吏士，各战时校督部曲督住陈後察，凡违令畏懦者□。有急，闻雷鼓音绝后，六音严毕，白辨便出，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览》三百）

◇营缮令

诸私家不得有艨冲等。（《御览》七百七十，不载姓名，今姑附此，俟考）

◇与皇甫隆令

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听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千金方》卷八十一）

◇遗令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 む帐，朝晡上脯Я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魏志·武帝纪》、《宋书·礼志二》，《世说·言语篇》注，《文选》陆机《吊魏武文·序》，《通典》八十，《书钞》一百三十二，《御览》五百，又五百六十，又六百八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六百九十七，六百九十九，八百二十，又八百五十九）

◇下州郡

昔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曰：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所亲，贵震朝廷，尝从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后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称畿功美，以下州郡。）

◇拒王芬辞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太祖拒芬辞」。）

◇遗荀攸书（建安元年）

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魏志·荀攸传》）

◇手书与吕布

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与荀书（建安三年五月）

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魏志·武帝纪》。）

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魏志·郭嘉传》，《御览》四百六十七）

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魏志·荀）传》注引别传》

◇与荀书追伤郭嘉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痛惜。奈何奈何！（《魏志·郭嘉传》注引付子》）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讨，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魏志·郭嘉传》注引《付子》）

◇下荆州书（建安十三年九月）

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魏志·刘表传》注引《付子》）

◇与锺繇书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魏志·锺繇传》。）

◇手书答朱灵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魏志·徐晃传》注引《魏书》。）

◇与王书

君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故与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赖其器用，及子妫满，建侯于陈；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龟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众人未晓此意。自是以来，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众贤之议，以为不宜越君。然孤执心将有所底，以军师之职，闲于司金，至于建功，重于军师。孤之精诚，足以达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旁人浅见，以蠡测海，为蛇画足，将言前后百选，辄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滞冶官。张甲李乙，尚犹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优之效也。孤惧有此空声冒实，淫蛙乱耳。假有斯事，亦庶锺期不失听也；若其无也，过备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萧望之才任宰相，故复出之，令为冯翊。从正卿往，似于左迁。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浅，故复试君三辅，非有所间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诚备此事。既君崇勋业以副孤意，公叔文子与臣俱升，独何人哉！（《魏志·王传》注引《魏略》）

◇与孙权书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又《艺文类聚》六十六，《御览》八百三十一）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吴志·周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注引《江表传》）

◇手书与阎行

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报蒯越书（建安十九年）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魏志·刘琮传》。注引《傅子》）

◇与诸葛亮书

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与太尉杨彪书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侍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七香车一乘，青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毛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谷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古文苑》。又略见《书钞》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三百四十一，四百七十八，六百九十三，六百九十四，六百九十八，七百八，又七百十，又七百七十三，八百十五）

◇答袁绍（初平元年正月）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报荀

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水经·湍水注》。）

绣遏吾归师，迫吾死地。（《水经·湍水注》。）

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前后谦冲，欲慕鲁连先生乎？此圣人达节者所不贵也。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以二事相还，而复辞之，何取谦亮之多邪？（《魏志·荀传》注引《别传》，又见袁宏《後汉纪》三十，略同。）

◇杨阜让爵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纪录，必不坠于地矣。（《魏志·杨阜传》）

◇报刘e（建安二十年）

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四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志·刘e传》）

◇孙子兵法序

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贤之于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御览》二百七十，又《道藏》本《孙子十家注》，有删节。）

◇戒子植

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魏志·陈思王植传》，又《御览》四百五十九引《曹植列传》）

◇家传

曹叔振铎之后。（《魏志·蒋济传》注）

◇兵书要略

衔枚毋喧哗，唯令之从。（《御览》三百五十七）

◇兵法

太白已出高，贼深入人境，可击必胜。去勿追，虽见其利，必有后害。（《开元占经》四十五）

◇四时食制

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御览》九百三十六）

瞢一名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御览》九百三十六）

蒸鲇（《御览》九百三十七。）

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二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臼。（《文选·海赋》注，《御览》九百三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牛鱼皮生毛，可以饰物，出扬州。（《御览》九百三十九）

望鱼侧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泽。（《御览》九百三十九）

萧折鱼，海之乾鱼也。（《御览》九百三十九）

孚市鱼黑色，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数枚相随，一浮一沈；一名敷，常见首，出淮及五湖。（《御览》九百三十九）

蕃逾鱼如鳖，大如箕，甲上边有髯无头，口在腹下，尾长数尺；有节，有毒螫人。（《御览》九百三十九）

发鱼带发如妇人，白肥无鳞，出滇池。（《御览》九百四十）

υ鱼其鳞如粥，出郫县。（《御览》九百四十）

疏齿鱼味如猪肉，出东海。（《御览》九百四十）

班鱼头中有石如珠，出北海。（《御览》九百四十）

鱼大如五斗奁，长丈，口颔下，常三月中从河上，常于孟津捕之，黄肥，唯以作酢；淮水亦有。（《初学记》三十）

◇题识送终衣奁

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通典》七十九）

◇祀故太尉桥玄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文选·头佗寺碑》云：「高轨难追。」注引魏太祖祭桥玄文曰：「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魏志·武帝纪》注引「褒赏令」，又见《后汉书·桥玄传》，《水经》二十四《睢水注》，《艺文类聚》三十八）

◇失题

好学明经。（《书钞》十二引《魏武帝集》）

卷四·魏四

◎文帝（一）

帝讳丕，字子桓，武帝长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嗣魏王位，改建安为延康，十一月受禅，改元黄初。在位七年，谥曰文皇帝，庙号高祖。有《典论》五卷，《列异传》三卷，集二十三卷。

◇愁霖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玄云黯（《文选》潘丘《藉田赋》注作「《黑》」）其四塞，雨蒙蒙而袭子，涂渐洳以沈滞，潦淫衍而横湍。岂在余之惮劳，哀行旅之艰难。仰皇天而叹息，悲白日之不。思若木以照路，假龙烛之末光。（《艺文类聚》二）

◇喜霁赋

乃命驾而言归，启吉日而北巡。厌群萌之至愿，感上下之明神。密€兴之央扎，甘雨降以洒尘。既洒尘而为涂，惟平路之未。激清风以漂潦，发皎日之扬晖。振余策而长驱，忽临食而忘饥。思寄身于鸿鸾，举六翮而轻飞。（《艺文类聚》二，《文选》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注，石崇《王明君辞》注）

◇济川赋

临济川之鲁淮，览洪波之容裔。濞腾扬以相薄，激长风而亟逝。漫浩汗而难测，眇不睹其垠际。于是龟龙神嬉，鸿鸾群翔。鳞介霍驿，载止载行。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号长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辉，明珠灼灼而流光。于是游览既厌，日亦西倾。朱旗电曜，击鼓雷鸣。长驱风厉，悠尔北征。思魏都以偃息，托华屋而遨游。酌玄清于金，腾羽觞以献酬。（《艺文类聚》八）

◇临涡赋（并序）

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之赋曰。（《艺文类聚》八。《初学记》九，又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九，五百八十七）

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鱼颉颃兮鸟逶迤，雌雄鸣兮声相和。藻生兮散茎柯，春木繁兮发丹华。（《艺文类聚》八）

◇沧海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托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于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沈载浮。仰唼芳芝，俯濑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举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艺文类聚》八）

◇述征赋

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伐灵鼓之艹硼隐兮，建长旗之飘摇。跃甲卒之皓盱，驰万骑之浏浏。扬凯悌之丰惠兮，仰乾威之灵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维天纲之毕举。□南野之旧都，聊弭节而容与。遵往初之旧迹，顺归风以长迈。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艺文类聚》五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水经·浊漳水注》）

◇浮淮赋（并序）

（案：《书钞》、《御览》作《溯淮赋》。）

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乃作斯赋云。

溯淮水而南迈兮，泛洪涛之湟波。仰岩冈之崇阻兮，经东山之曲阿。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之喧哗。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于是惊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棹起。争先遂进，莫适相待。（《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御览》七百七十）

◇戒盈赋（北序）

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

惟应龙之将举，飞云降而下征。资物类之相感，信实彻之通灵。何今日之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艺文类聚》二十二）

◇离居赋

惟离居之可悲，块独处于空床。愁耿耿而不寐，历终夜之悠长。惊风厉于闺闼，忽增激于中房。动帷裳之厶暖，对明烛而无光。（《艺文类聚》三十，《初学记》十八）

◇感离赋（并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

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园兮彷徨，望众慕兮成行。柯条ょ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脱微霜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久，忽踟蹰兮忘家。（《艺文类聚》三十）

◇永思赋

仰北辰而永思，溯悲风以增伤。哀遐路之漫漫，痛长河之无梁。愿托乘于浮灵，嗟逝速之难当。（《艺文类聚》三十）

◇出归赋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惟方今之疏绝，若惊风之吹尘。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常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悲谷风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门之初服，出登车而就路。遵长涂而南迈，马踌躇而回顾。野鸟翩而高飞，怆哀鸣而相慕。抚服而展节，即临沂之旧城。践麋鹿之曲蹊，听百鸟之群鸣。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怅恨而顾望，心郁结其不平。（《艺文类聚》三十）

◇悼夭赋（并序）

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

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惧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艺文类聚》三十四）

◇寡妇赋（并序）

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艺文类聚》三十四，《文选》潘岳《寡妇赋》注）

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俯哀伤兮告谁？三辰周兮递照，塞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兮我前。去秋兮既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艺文类聚》三十四）

◇感物赋（并序）

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

伊阳春之散节，悟乾坤之交灵。瞻玄云之蓊郁，仰沈阴之杳冥。降甘雨之丰霈，垂长溜之泠泠。堀中堂而为圃，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艺文类聚》三十四）

◇哀己赋

蒙君子之博爱，垂迫望之渥思。（《文选》陆云《为顾彦先赠妇诗》注）

◇登台赋（并序）

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其词曰：

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艺文类聚》六十二）

◇登城赋

孟春之月，惟岁权舆。和风初畅，有穆其舒。驾言东迈，陟彼城隅。逍遥远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辟除。嘉麦被垄，缘路带衢。流荄散叶，列倚相扶。水幡幡以长流，鱼裔裔而东驰。风飘摇而既臻，日掩而西移。望旧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言旋，永优游而无为。（《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校猎赋

高宗征于鬼方兮，黄帝有事于阪泉。愠贼备之作戾兮，忿吴夷之不藩。将训兵于讲武兮，因大搜乎田隙。（《初学记》二十二）

披高门而方轨，迈夷涂而直驾。（同上）

长铩纟霓，飞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连。寺如丛林，动若崩山。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泽之修旃。雄戟《走黄》而跃厉兮，黄钺扈而扬鲜。超崇岸之曾崖，厉漳ㄛ之双川。千乘乱扰，万骑奔走。经营原隰，腾越峻阻。彤弓斯彀，戈具举。列翠星陈，戎车方毂。风回云转，埃连飙属。雷响震天地，噪声荡川岳。遂躏封犭希，藉麈鹿。捎飞鸢，接。聚者成丘陵，散者阗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纷其翳目。考功效绩，班赐有叙。授受甘ㄟ，飞酌清酤。割鲜野烹，举爵鸣鼓。銮舆促节，骋辔回翔。望爵台而增举，涉幽堑之花梁。（《艺文类聚》六十六，《御览》三百三十九引两条）

登路寝而听政，总群司之纪纲。消摇后庭，休息闲房。步辇西园，还坐玉堂。（《初学记》二十四）

◇蔡伯喈女赋（序）

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使者。（《御览》八百六）

◇玉赋

有昆山之妙璞，产曾城之峻崖。敕丹水之炎波，荫瑶树之玄枝。包黄中之纯气，抱虚静而无为。应九德之淑懿，体五材之表仪。（《艺文类聚》六十七）

◇弹棋赋

惟弹棋之嘉巧，邈超绝其无俦。苞上智之弘略，允贯微而洞幽。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庳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象筹列植，一据双螭。滑石雾散，云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纵，二八次举。缘边间造，长邪迭取。尔乃详观夫变化之理，屈伸之形。联翩霍绎，展转盘萦。或暇豫安存，或穷困侧倾。或接党连兴，或孤据偏停。于时观者莫不虚心竦踊，咸侧息而延伫。或雷以大噱，或战悸而不能语。（《艺文类聚》七十四）

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理致夷肌。（《御览》七百五十五）

◇迷迭赋（并序）

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曰：

坐中堂以游观兮，览芳草之树庭。重妙叶于纤枝兮，扬修干而结茎。承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露以润根兮，嘉日月而敷荣。随回风以摇动兮，吐芳气之穆清。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岂众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八十二）

◇玛瑙勒赋（并序）

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其词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冈。禀金德之灵施，含白虎之华章。扇朔方之玄气，喜南离之焱阳。歙中区之黄采，曜东夏之纯苍。苞五色之明丽，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镌。追形逐好，从宜索便。乃加砥砺，刻方为圆。沈光内照，浮景外鲜。繁文缛藻，交采接连。奇章□□，的乐其间。嘉镂锡之盛美，感戎马之首饰。图兹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尔乃藉彼朱，华勒用成。骈居列寺，焕若罗星。（《北堂书钞》一百二十六，《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三百五十八，八百八）

◇车渠碗赋（并序）

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

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无兹碗之独灵。苞华文之光丽，发符采而扬荣。理交错以连属，似将离而复并。或若朝云浮高山，忽似飞鸟厉苍天。夫其方者如矩，圆者如规。稠希不谬，洪纤有宜。（《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八百八）

◇槐赋（并序）

文昌殿中槐树，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王粲直登贤门，小阁外亦有槐树，乃就使赋焉：

有大邦之美树，惟令质之可嘉：托灵根于丰壤，被日月之光华。周长廊而开趾，夹通门而骈罗。承文昌之邃宇，望迎风之曲阿。修干纷其亏错，绿叶萋而重阴。上幽蔼而云覆，下茎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鸿雁游而送节，凯风翔而迎时。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违隆暑而适体，谁谓此之不怡。（《艺文类聚》八十八）

◇柳赋（并序）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

伊中域之伟大兮，瑰姿妙其可珍。禀灵之笃施兮，与造化乎相因。四气迈而代运兮，去冬节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动兮，固战萌而先辰。盛德迁而南移兮，星鸟正而司分。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那而蛇伸。上夫疏而孛散兮，下交错而龙鳞。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情。于是曜灵次乎鹑首兮，景风扇而增暖。丰弘阴而博覆兮，躬恺悌而弗倦。四马望而倾盖兮，行旅仰而回眷。秉至德而不伐乎，岂简卑而择贱？含精灵而奇生兮，保休体之丰衍。惟尺断而能植兮，信永贞而可羡！（《艺文类聚》八十九，《文选》石崇《王明君辞》注，《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五十七）

◇莺赋（并序）

堂前有笼莺，晨夜哀鸣，凄若有怀，怜而赋之曰：

怨罗人之我困，痛密网而在身。顾穷悲而无告，知时命之将泯。升华堂而进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侥幸，得去死而就生。托幽笼以栖息，厉清风而哀鸣。（《艺文类聚》九十二）

卷五·魏五

◎文帝（二）

◇制复于禁等官

昔荀林父败绩于必阝，孟明丧师于ゾ，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后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魏志·于禁传》注引《魏书》）

◇诏议追崇始祖

前秦以朝车迎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车也。礼有尊亲之义，为可依诸王比，更议。（《通典》七十二。文帝即王位，尚书令桓阶等奏云云，下诏。）

◇任城王彰增邑诏（延康元年）

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魏志·任城威王传》）

◇封朱灵为俞阝侯诏延康元年

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逾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同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俞阝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魏志·徐晃传》注引《魏书》）

◇报何夔乞逊位诏（延康元年）

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今君疾虽未瘳，神明听之矣。君其即安，以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意。（《魏志·何夔传》）

◇诏官李通子基绪（延康元年）

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通秉义不顾，使摧贰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虽已袭爵，未足酬其庸勋。基兄绪，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笃其劳。以基为奉义中郎将，绪平虏中郎将，以宠异焉。（《魏志·李通传》）

◇诏张既为凉州刺史

昔贾复请击郾贼，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时。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魏志·张既传》）

◇出蒋济为东中郎将不听请留诏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未为后也。（《魏志·蒋济传》）

◇止临侯植求祭先王诏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将欲遣礼以纾侯敬恭之意。会博士鹿、优等奏礼如此，故写以下。开国承家，顾迫礼制，推侯存心，与吾同之。（《御览》五百二十六）

◇诏褒张既击胡（延康元年）

卿逾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逾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魏志·张既传》）

◇制诏三公改元大赦（延康元年十一月辛未）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风俗，然百姓顺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答桓阶等奏改服色诏（黄初元年）

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宋书·礼志一》）

◇定服色诏（黄初元年）

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宋书·礼志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雒为洛诏

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御览》十七上《魏略》、《册府元龟》四。）

◇诏征南将军夏侯尚

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魏志·蒋济传》，又见《御览》五百九十三）

◇春分拜日诏

覲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晋志》、《宋志》作「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南齐书·礼志上》永元元年何佟之议引，又略见《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通典》四十四）

◇以张登为大官令诏

登忠义彰著，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饔膳近任，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太官令。（《魏志·王朗传》注、《书钞》五十五并引《王朗集》，又见《御览》二百二十九）

◇下诏赐华歆衣（黄初元年）

司徒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志·华歆传》）

◇赐桓阶诏

昔子文清俭，朝不谋夕，而有脯粮之秩；宣子守约，箪食鱼飧，而有加梁之赐。况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栋宇之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礼贤之意也。其赐射鹿师二人，并给媒。（《御览》二百六十二引《桓阶别传》，又引本注：「齐人谓麴ろ为媒。」）

◇答邯郸淳上受命述诏

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案：当有误。）朕何以堪也哉！其赐帛四十疋。（《御览》八百十八）

◇复颍川一年田租诏（黄初二年正月壬午）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以孔羡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黄初二年正月壬午）

昔仲尼姿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在乎鲁、卫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已。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魏志·文帝纪》。又见《宋书·礼志四》。案：陈思王所撰碑文有此诏，与此小异，「其以议郎上」有「嗟乎，朕甚闵焉」二句。）

◇为汉帝置守冢诏

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典。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御览》五百六十一）

◇曰食勿劾太尉诏（黄初二年六月晦）

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魏志·文帝纪》，《晋·天文志二》，《艺文类聚》四十六引《齐职仪》）

◇赠谥邓哀侯诏

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锺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并建亲亲，以藩王室，惟尔不逮斯荣。且葬礼未备，追悼之怀，怆然攸伤。今迁葬于高陵，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大牢。魂而有灵，休兹宠荣，呜呼哀哉！（《魏志·邓哀王冲传》注引《魏书》）

◇与于禁诏

昔汉高祖脱衣以衣韩信，光武解绶以带李忠，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效心之至也。今赐将军以魏王时自所佩朱炜及远游冠。（《御览》六百八十五，又六百九十一）

◇平准诏

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此物辈邪？（《御览》八百十七）

◇赐故太尉杨彪几杖诏（黄初二年十月己亥）

夫先王制几杖之赐，所以宾礼黄，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兹嘉赐。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逾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章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冯几，谒请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魏志·文帝纪》引《魏书》。又《后汉·杨彪传》注，《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并引《续汉书》，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书钞》一百三十三）

◇改封曹植为安乡侯诏（黄初二年）

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书》）

◇取士勿限年诏（黄初三年正月庚午）

今之计考，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魏志·文帝纪》）

◇诏答吴王（黄初三年）

老虏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见身于鸡头，分兵拟西陵，其计不过谓可转是前迹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摧折其支，虽未刳备五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无所逃其死；来歙始袭略阳，文叔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吴志·吴王传》二注引《魏书》载诏答。）

◇抚劳西域奉献诏（黄初三年二月）

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魏志·文帝纪》）

◇毁高陵祭殿诏（黄初三年）

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三》，又《通典》五十二）

◇禁妇人与政诏（黄初三年九月）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引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魏志·文帝纪》）

◇制傍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号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汉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礼不以父命辞王父命。汉氏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胤于宗也。而犹顾其私亲，僭拟天号，岂所谓为人后之义哉！后代若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为皇妣为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悦时主，缪建非义之事，以乱正统者，此股肱大臣所当禽诛也。其著乎甲令，书之金策，藏诸宗庙，副乎三府。尚书、中书，亦当各藏一通。（《通典》七十二）

◇答中山王献黄龙颂诏（黄初三年）

昔唐叔归禾，东平献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问。（《魏志·中山恭王衮传》）

◇诏责孙权（黄初三年）

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又今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于京师求妇，此权异心之明效也。（《吴志·大帝传》主引《魏略》）

◇伐吴诏（黄初三年十月）

制诏：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则蚩尤之妖不灭；唐尧不兴丹水之阵，则南蛮之难不平；汉武不行吕嘉之罚，则横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嚣述之诛，则陇蜀之乱不清。故曰「非威不服，非兵不定」。孙权小丑，凭江悖暴，因有外心，凶顽有性。故奋武锐，顺天行诛。骁骑龙骧，猛将武步，或修句践潜涉之口顽，或图韩信夏口之诳愚。接舡以水攻阵，六军以陆横击。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今车驾自东为之瞻镇，云行天步，乘衅而运。贼进退道迫，首尾有难，不为楚灵乾溪之溃，将有彭宠萧墙之变。必自鱼烂，不复血刃。宜慎终动静以闻。（《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禁复私雠诏

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残害者。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雠。贾复、寇恂，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当相亲爱，养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雠怨者，皆不得相雠，敢有复私雠者，皆族之。（《魏志·文帝纪》。《艺文类聚》三十三，《御览》四百八十二）

◇敕还师诏（黄初四年三月）

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纲，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兵诏（黄初四年三月）

卿兼资文武，志节忄亢忾，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魏志·蒋济传》）

◇鹈鹕集灵芝池诏（黄初四年五月）

此诗人所谓污泽者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者乎？否则斯鸟何为至哉？其博举天下亻隽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志·文帝纪》。又《晋书·五行志中》，《宋书·五行志二》）

◇诏赐张既子翁归爵（黄初四年）

昔荀桓子立勋翟土，晋侯赏以千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朕甚愍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魏志·张既传》）

◇止王朗让位诏（黄初四年）

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魏志·王朗传》）

◇诏赐温恢子生爵

恢有柱石之质，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赐恢子生爵关内侯。（《魏志·温恢传》）

卷六·魏六

◎文帝（三）

◇改封县王诏（黄初五年）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魏志·彭城王据传》）

◇车驾临江还诏三公

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沉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腊西归矣。（《魏志·王朗传》）

◇议轻刑诏（黄初五年十月）

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禁设非礼之祭诏（黄初五年十二月）

先王祭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吏，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魏志·文帝纪》，《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五）

◇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黄初六年二月）

制诏：昔轩辕建四面之号，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征吴临行诏司马懿

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晋书·宣帝纪》）

◇诏赐张辽、李典子爵（黄初六年）

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魏志·张辽传》）

◇追赠杜畿诏（黄初六年）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魏志·杜畿传》）

◇赠夏侯尚诏（黄初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自少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当爪牙，智略深敏，谋谟过人。不幸早殒，命也奈何！赠征南大将军昌陵侯印绶。（《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书》）

◇还洛阳诏司马懿

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晋书·宣帝纪》）

◇收鲍勋诏（黄初七年四月）

勋指鹿为马，收付延尉。（《魏志·鲍勋传》）

◇诏刘靖迁庐江太守

卿父昔为彼州，今卿复据此郡，可谓克负荷者也。（《魏志·刘馥传》）

◇成皋令沐并收校事刘肇以状闻有诏

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魏志·常琳传》注引《魏略·清介传》）

◇诏报孙邕

生敬其人，死辞其室，追远敬终，违而得道者也。（《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长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妻邕，辞文帝诏报。）

◇赐薛悌等关内侯诏

薛悌，驳吏也。王思、嘉，纯吏也。各赐关内侯，以报其勤。（《魏志·梁习传》注引《魏略·苛吏传》）

◇械系令孤浚诏

浚何愚。（《魏志·王浚传》注引《魏书》）

◇答孟达荐王雄诏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魏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诏群臣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御览》六百八十九作「被服饮食难晓也。」）

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ム，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衣叠鲜文。未闻衣布服葛也。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比有虚名。（《艺文类聚》八十五，《御览》八百十五）

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御览》八百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于阗王山习所上孔雀尾万枝，文彩五色，以为金根车盖，遥望耀人眼目。（《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二十四）

饮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时有甜耳。（《艺文类聚》八十六）

新城孟太守道蜀者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饴蜜，以助味也。（《书钞》一百四十七，《御览》八百五十七）

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可以解烦释渴。（《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六十九，《大观本草》二十三）

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今以荔枝赐将吏，口含之则知其味薄矣，凡枣味莫若安邑御枣也。（《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七十一，八百五十七，九百七十一）

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蒲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饣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ろ，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有。《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二，《大观本草》二十三）

◇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黄初三年）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倘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续高僧传》三十，僧π《难道论》，又《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

◇策谥庞德（延康元年）

昔先轸丧元，王绝尸，陨身徇节，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魏志·庞德传》）

◇策命孙权九锡文（黄初二年十一月）

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景附，抗疏称藩，兼纳纤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绶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庾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敦义崇让，内外咸和，（二语从《书钞》补。）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显直厝枉，群善必举，（二语从《书钞》补。）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期得，是用锡君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禽讨逆节，折冲掩难（二语从《书钞》补。）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勤为德，是用锡君鬯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吴志·大帝权传》二。《北堂书钞》三十，又《艺文类聚》五十三）

◇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

盖河、洛写天意，符谶述圣心，昭晰著明，与天谈也。故《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孙将军归心国朝，忠亮之节，同功佐命；而其子当为魏将军，著在图谶，由汉光武受命，李氏为辅，王梁孙咸，并见符纬也。斯乃皇天启佑大魏，永令孙氏仍世为佐。其以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汉礼萧何，一门十侯。今孙将军亦当如斯。若夫长平之荣，安丰之宠，方斯蔑如。（《艺文类聚》五十一）

◇除禁轻税（令延康元年二月）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拜毛等子为郎中（令延康元年三月）

故尚书仆射毛、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万潜、中尉徐奕、国渊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并早即世，而子孙陵迟，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为郎中。（《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以郑称授太子经学令（延康元年五月）

令：龙渊、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砻之以砥砺，错之以他山，故能致连城之价，为命世之宝。学亦人之砥砺也。称笃学大儒，勉以经学辅侯，宜旦夕入授，（《魏志》注作「侍」。）曜明其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问张既令（延康元年）

试守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势，吾甚嘉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魏志·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

◇敕尽规谏令（延康元年七月庚辰）

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魏志·文帝纪》）

◇孟达、杨仆降附令（延康元年七月庚辰）

吾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幽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王自手笔令）

◇复谯租税令（延康元年七月甲午）

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殡祭死亡士卒令（延康元年十一月癸卯）

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魏志·文帝纪》）

◇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

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至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辞符谶令（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

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书仆射宣告官寮，咸使闻知。（《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辞许芝等条上谶纬令（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下宁万姓，流称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余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庶欲保全发齿，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望犹志局，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五色无主。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手悼，书不成字，辞不宣口。吾闲作诗曰：「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再让符命令（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

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览余辞，岂余所谓哉？宁所堪哉？诸卿指论，未若孤自料之审也。夫虚谈谬称，鄙薄所弗当也。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衤豆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惭众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议，无重吾不德，使逝之后，不愧后之君子。（《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延康元年十一月癸丑）

世之所不足者道义也，所有余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贱所不足，贵所有余，故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孤虽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贵。夫「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质，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为富，伯城子高以义为贵。鲍焦感子贡之言，弃其蔬而槁死；薪者讥季札失辞，皆委重而弗视。吾独何人？昔周武，大圣也，使叔旦盟胶鬲于四内，使召公约微子于共头，故伯夷、叔齐相与笑之曰：「昔神农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义惭夷、齐，庶欲远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夺，迈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贵，执鲍焦之贞至，遵薪者之清节。故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吾之斯志，岂可夺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止群臣议禅代礼仪令

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又令

吾殊不敢当之，外亦何豫事也！（同上）

◇罢设受禅坛场令

属出见外，便设坛场，斯何谓乎？今当辞让不受诏也。但于帐前发玺书，威仪如常，且天寒，罢作坛士使归。（《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既发玺书又下令

当奉还玺绶为让章。吾岂奉此诏承此贶邪？昔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亦让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或退而耕颍之阳，或辞以幽忧之疾，或远入山林，莫知其处；或携子入海，终身不反；或以为辱，自投深渊。且颜烛惧太仆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乐丹穴之潜处，被熏口而不出。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惠不以三公之贵易其介，曾参不以晋、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节而尚义，轻富而贱贵，故书名千载，于今称焉。求仁得仁，仁岂在远？孤独何为不如哉？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宣之天下，使咸闻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辞请禅令（延康元年十一月乙卯）

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颜阖辞鲁币而远迹，夫以王者之重，诸侯之贵，而二子忽之，何则？其节高也。故列士徇荣名，义夫高贞介，虽蔬食瓢饮，乐在其中。是以仲尼师王骀，而子产嘉申徒。今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则诸卿游于形骸之内，而孤求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让禅令

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鳏者未室，寡者未嫁。权、备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将整以齐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坏之戏，婴儿未可托于高巢，余粮未可以宿于田亩。人事未备，至于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龙马，山未出象车，荚未植阶庭，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献白环，渠搜未见珍裘。灵瑞未效，又如彼也。昔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众事备，群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为让章，上还玺绶，无重吾不德也。（《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又令

泰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得而称焉，仲尼叹其至德，孤独何人？同上。

◇答董巴等令

凡斯皆宜圣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天瑞虽彰，须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当之？今让，冀见听许，外内咸使闻知。（《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三让玺绶令

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让禅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令

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允受禅令

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乃至承尧禅，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则顺天命也。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令

树德垂声，崇化笃俗。（《文选》桓温《荐谯秀表》注）

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同上。）

◇答卞兰教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又《艺文类聚》十六，又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七）

卷七·魏七

◎文帝（四）

◇上书让禅（《艺文类聚》题作《让授禅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圣恩听许。臣虽无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实其私愿。不寤陛下猥损过谬之命，发不世之诏，以加无德之臣。且闻（《艺文类聚》作「臣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艺文类聚》作「二后」。）而承历数之谘，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且许由匹夫，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并上玺绶。（《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十三）

◇上书再让禅

奉今月戊戌玺书，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禅代重事，故尧将禅舜，纳于大麓；舜之命禹，立圭告功。烈风不迷，九州攸平。询事考言，然后乃命，而犹执谦让，于德不嗣。况臣顽固，质非二圣，乃应天统，受终明诏。敢受微节，归志箕山，不胜大愿。谨拜表陈情，使并奉上玺绶。（《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三让禅

臣闻舜有宾于四门之勋，乃受禅于陶唐；禹有存国七百之功，乃承禄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当天统，不敢闻命。敢屡抗疏，略陈私愿，庶章通紫庭，得全微节，情达宸极，永守本志。而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宗奉书。（《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有司劾田畴不受封宜免官加刑议（建安十五年）

昔远敖逃禄，《传》载其美，所以激浊世，励贪夫，贤于尸禄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毁。至于田畴，方斯近矣。免官加刑，于法为重。（《魏志·田畴传》注引《魏书》）

◇报傅崔琰

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诲诸。（《魏志·崔琰传》。）

昨奉嘉命，广开正路。翳已坏矣，毕亦去焉，师傅之言，实获我心。（《文苑英华》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谏皇太子笺引此，与《魏志》不同）

◇报吴孙权（黄初三年正月癸亥）

昔隗嚣之毙，祸发枸邑；子阳之禽，变起关。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又报吴主孙权（黄初三年九月）

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遗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杖，故遂俯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吴志·吴主权纪》黄武元年）

◇手报司马芝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魏志·司马芝传》）

◇报王朗黄初初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魏志·王朗传》）

◇答繁钦书

披书欢笑，不能自胜，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顷守宫王孙世有女曰琐，年始九岁，梦与神通。寤而悲吟，哀声急切。涉历六载，于今十五，近者督将具以状闻。是日戊午，祖于北园，博延众贤，遂奏名倡。曲极数弹，欢情未逞，白日西逝，清风赴闱，罗帏徒祛，玄烛方微。乃令从官引内世女，须臾而至，厥状甚美：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众倡腾游，群宾失席。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度，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于是商风振条，春鹰度吟，飞雾成霜。斯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网罗韶，囊括郑卫者也。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清歌莫善（《初学记》、《御览》作「莫激」。）于宋腊，岂能上乱灵，下变庶物，漂悠风云，横厉无方。若斯也哉，固非车子喉转长吟所能逮也。吾练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闲房。（《艺文类聚》四十三，《初学记》十九，二十五，三十，《御览》三百八十一，五百七十三，九百二十六）

◇答杨修书

重惠流离厄，昭厚意。（《御览》七百六十一）

◇与锺繇书

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敌，左右之深忧也。（《魏志·荀传》注引《荀氏家传》）

◇九日与锺繇书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艺文类聚》四，《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二）

◇铸五熟釜成与锺繇书

昔者黄帝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卫之孔悝，晋之笋颗，彼四臣者，并以功德勒名锺鼎。今执事寅亮大数，以隆圣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堂之德，于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又见《御览》七百五十七）

◇又与锺繇书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圭璋见美诗人。晋之垂棘，鲁之，宋之结绿，楚之和璞，价越万金，贵重都城，有称畴昔，流声将来。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和璧入秦，相如抗节。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宝邈焉已远，秦、汉未闻有良比也。求之旷年，不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闻之惊喜，笑与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乃不忽遗，厚见周称，邺骑既到，宝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百无蔺生诡夺之诳。嘉贶益腆，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以赞扬丽质。丕白。（《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文选》。《御览》九百六十四）

◇又报锺繇书

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妍媚，执书讠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邵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

◇借取廓落带嘲刘桢书

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

◇与吴质书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诚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文选》，又见《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又《艺文类聚》二十六）

◇又与吴质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以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坏，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连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闲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才文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亻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魏志·王粲传》，又裴注引《魏略》，《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六）

◇又与吴质书（延康元年）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缶罄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魏志·王粲传》注）

◇答曹洪书

今鲁包凶邪之心，肆蛊惑之政。天兵神拊，师徒无暴，樵牧不临。（《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文帝书》注）

今鲁罪兼苗桀，恶稔厉莽，纵使宋翟妙机械之巧，田单骋奔牛之狂，孙吴勒八陈之变，犹无益也。（同上。）

◇与曹洪书

五贤兴邦，二八登帝。（《书钞》十一）

◇与王朗书（建安二十二年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蚤虱虽细，处于安寝；鼷鼠虽微，犹毁郊牛。（《初学记》二十九《鼠》，《御览》九百五十一）

丕白：不受江汉之珠，而受巴蜀之钩：此言难得之贵宝，不若易有之贱物。（《御览》三百五十四）

孙权重遣使称臣，奉贡明珠百筐，黄金千镒，驯象二头，或牝或牡。扰禽鹦鹉，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类万品。（《御览》六百二十六）

◇答王朗书（建安二十四年）

昔石厚与州吁游，父昔知其与乱；韩子昵田苏，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诚有以也。嗟乎宋忠，无石子先识之明，老罹此祸。今虽欲愿行灭亲之诛，立纯臣之节，尚可得邪。（《蜀志·尹默传》注引《魏略》）

◇答刘备书（其词不类，疑有误）

获累纸之命，兼美之贶，他既备善，双钩尤妙。前后之惠，非贤兄之贡，则执事之贻也。来若川流，聚成山积，其充匮负顿府藏者，固已无数矣。（《御览》三百五十四）

◇与孟达书（延康元年）

近日有命，不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顺逆以去就。皆审废兴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同上。）

◇与孙权书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纤骊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将军倘欲速得，今故先以付徐奉往。此二马朕之常所自乘，甚调良善，走数万匹之极选者，乘之真可乐也。中国虽饶马，其知名绝足，亦时有之耳。（《艺文类聚》九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八百九十四）

知己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从沔水送付樊口。（《御览》七百七十）

今因赵咨致文马一匹，白《鼠军》子裘一领，石蜜五斛，鳆鱼千枚。（《御览》八百五十七，九百三十八）

◇与诸将书

刘备既孤老，智穷势极，正使欲与死争；则诸将军便当就穴中将取之尔。（《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与刘晔书

刘生帽裁制微不长，有似里父之服。（《御览》六百八十七。案：张溥本作「刘生帽裁两段，制微不长，有似里父之服，今帽所当著。」校《御览》多七字，异一字）

◇与朝臣书

江表惟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邪？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艺文类聚》八十五，《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十九）

◇送剑书

仆有剑一枚，明珠标首，蓝玉饰靶，因给左右，以除妖氛。

◇叙诗

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应等同作。（《初学记》十《皇太子门》引《魏文帝集》）

◇叙繁钦

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文选》繁钦《与魏文帝笺》注引《文帝集》）

◇叙陈琳

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词，知陈琳所叙为也。（《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文帝书》注，《御览》五百九十五，并引《文帝集》）

◇诫子

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御览》四百五十九）

◇周成、汉昭论

或方周成王于汉昭帝，佥高成而下昭。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贻诲，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滕》，稽诸国史，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体并，年在二七，早智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有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死，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九）

◇太宗论

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交友论

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初学记》十八引《魏文帝集》）

◇连珠

盖闻琴瑟高张则哀弹发，节士抗行则荣名至，是以申胥流音于南极，苏武扬声于朔裔。

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显，比干剖心而荣。

盖闻驽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欧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任而伍员忧。（《艺文类聚》五十七）

◇五熟釜铭

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锺，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魏志·锺繇传》）

◇露陌刀铭

於铄良刀，胡炼时。譬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曹苍舒诔

惟建安十有五（《艺文类聚》作「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苍舒卒，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於惟淑弟，懿矣纯良。诞丰令质，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刚。彼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容，兹义肇行。猗欤□□，终然允臧。宜逢介祉，以永无疆。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呜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行暮。矧尔既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伤，傺失气。永思长怀，哀尔罔极。贻尔良妃，衤遂尔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峨峨，寝庙渠渠。姻媾云会，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车。倾都荡邑，爰迄尔居。魂而有灵，庶可以娱。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四十五，《古文苑》）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潜，哀鼎俎之虚置。舒皇德而咏思，遂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茕茕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辅，夺我哀愿。猥抑奔墓，俯就权变。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艺文类聚》十三）

◇受禅告天文（延康元年十一月辛末）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王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惟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失题

博览群书。（《书钞》十二引《魏文集》）

卷八·魏八

◎文帝（五）

◇典论

谨案：《隋志·儒家》，《典论》五卷，魏文帝撰，旧、新《唐志》同。《本纪》：「帝好文学，以著书为务，所勒成垂百篇，明帝时刊石。」详《搜神记》。又《齐王芳纪》注：「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御览》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记》，《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隋志·小学类》有《一字石经·典论》一卷，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世所习见，仅裴注之帝《自叙》，及《文选》之《论文》而已。亡友沈阳孙冯翼字凤卿，尝有辑本，漏甚多，又如采《北堂书钞》十五洽和万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典略》当《典论》，若斯之类，概应删刂。今覆捡各书，写出数十百事，有篇名者十三，聚其复重，会其离散，依《意林》次第之，定著一卷。其遗文坠句无所系属者，附于后。嘉庆二十年太岁在乙亥三月晦。

◇篇名缺

尧崩，舜避尧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阳城；禹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意林》下有「事见《史记》」四字，疑是后人校语。）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川，乃勤以求远。惟心弗勤，时亦靡克。（《意林》。）

应云：「人生固有人（官本作「仁」。）心。答云：「在亲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实名，非无事之虚称。善者道之母，群行之主。」（《意林》。）

◇奸谗

佞邪秽政，爱恶败俗，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序首二十一字从《意林》加。）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监戒，作《奸谗》。

中平之初，大将军何进，弟车骑苗，并开府。近士吴匡、张璋，各以异端有宠于进，而苗恶其为人。匡璋毁苗而称进，进闻而嘉之，以为一于己。后灵帝崩，进为宦者韩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进之众杀苗于北阙，而何氏灭矣。昔郑昭公杀於渠弥，鲁隐公死于羽父，苗也能无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而进独何嘉焉？

袁绍之子，谭长而慧，（《三国志·袁绍传》注作「惠」，古书皆以「惠」为「慧」字。）尚少而美。绍妻爱尚，数称其才，绍亦雅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别驾审配，护军逢纪，宿以骑侈不为谭所善，于是外顺绍妻，内虑私害，矫绍之遗命，奉尚为嗣。颍川郭图辛评，与配纪有隙，惧有后患，相与依谭，盛陈嫡长之义，激以绌降之辱，劝其为乱，而谭亦素有意焉，与尚亲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师承天人之符应，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枭谭，禽配馘图，二子既灭，臣无余。句有脱文。绍遇因运，得收英雄之谋，假士民之力，东苞巨海之实，西举全晋之地，南阻白渠黄河，北有劲弓胡马，地方二千里，众数十万，可谓威矣。当此之时，无敌于天下，视霸王易于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显别嫡庶，婉恋私爱，宠子以貌；其后败绩丧师，身以疾死，邪臣饰奸，二子相屠，坟土未干，而宗庙为墟，其误至矣。

刘表长子曰琦，表始爱之，称其类己。久之，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蔡氏有宠，其弟蔡瑁、表甥张允，并幸于表。惮琦之长，欲图毁之。而琮日睦于蔡氏，允、瑁为之先后。琮之有善，虽小必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瑁、允叹德于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司其过阙，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阙无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书日至，而琮坚为嗣矣。故曰容刀生于身疏，积爱出于近习，岂谓是邪？昔泄柳申详，无人乎穆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君臣则然，父子亦犹是乎？后表疾病，琦归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心」字依《三国志·刘表传》注加。）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士民闻而伤焉。虽易牙、杜宫，坚牛、虚器，何以加此！琦岂忘晨凫、北犬之献乎？隔户牖而不达，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间何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与琦，琦怒投印，伪辞奔丧，内有讨瑁、允之意。会王师已临其郊，琮举州请罪，琦遂奔于江南。

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焚丰」当考。）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图、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后监前，无不烹菹夷灭，为百世戮试。（旧校云：「试」恐当作「诋」。）然犹昧于一往者，奸利之心笃也。其谁离父子，隔昆弟，成奸于朝，制事于须臾，皆缘隙以措意，托气应以发事，挟宜愠之成画，投必忿之常心，势如忄敦怒，应若发机，虽在圣智不能自免，况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谏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邺之绐二王，安国之和两主，仓唐之称诗，史丹之引过，周昌犯色以廷争，叔孙切谏以陈戒，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托灵以寤主。彼数公者，或显德于前朝，或扬声于上世，或累迁而登相，或受金于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随之，斯可谓善处骨肉之间矣！（《群书治要》）

◇篇名缺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意林》）

◇篇名缺

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初学记》十八引《魏文帝集论》，疑即《典论》之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夷吾侈而鲍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张竦洁而陈遵污，此其行不齐也。（《意林》）

◇篇名缺

主与民有三求，求其为（道藏本作「谓」，依官本改，下放此。）己劳，求其为己死，求其为己生。（《意林》）

◇篇名缺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简而明，吏欲公而平。（《意林》）

◇内戒

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妻，（《治要》作「女」，依《意林》改。《书》）戒哲妇，（《意林》作「晨妇」。）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众，或在布衣细人，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戒于后，作《内戒》。

古之有国有家者，无不患贵臣擅朝，宠妻专室。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愚，入朝见疾。夫宠幸之欲专爱擅权，其来尚矣，然莫不恭慎于明世，而恣睢于间（旧校云：「间」疑「暗」。）时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龙阳临钓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郑袖伪隆其爱，以残魏女之貌。司隶冯方女，国色也，世乱避地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幸之。诸妇害其宠，绐言将军以（「以」字依《御览》三百八十一加。）贵人有志节，但见时（《治要》作「当时」，依《御览》改。）宜数涕泣，（「宜数」二字依《意林》改。）示忧愁也。若如此，（「也若如此」四字依《意林》加。）必长见敬重。冯氏女以为然。后每（「每」字依《意林》加。）见术辄垂涕。（《意林》作「泣」。）术果以为有心志，益哀（《意林》作「宠」之。）诸妇因是共绞杀，（「杀」字依《意林》加。）悬之于厕梁，（《治要》作「悬之庙梁」，《意林》作「悬之于厕」，《御览》作「悬之厕」，今依改。）言其哀怨自杀。（「其哀怨」三字依《意林》加。）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敛。袁绍妻刘氏甚妒忌，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妻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于地下」三字依《三国·袁绍传》注加。）乃髡头墨面，以毁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恶妇之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嫔（旧校云：「嫔」疑「媚」。）说恶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义，灭其宜矣。绍听顺妻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争国，举宗涂地，社稷为墟。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处之。绍虽蔽乎？亦由恶妇！（《治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干，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意林》《御览》作「内」。）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三国志·袁绍传》注。《后汉书·袁绍传》注，《意林》，《艺文类聚》三十五，《御览》四百八十七）

◇酒诲

酒以成礼，过则败德，而流俗荒沈，作「酒诲」。（《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四十八。）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小大差，无不颠倒僵仆，委跌手足，因随而笑之。（《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御览》二百二十九，又四百九十七，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四十五）

雒阳令郭珍，居财（一作「家有」。）巨亿。每暑夏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被罗，袒裸其中，使之进酒。（《御览》四百七十二，又八百四十五）

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御览》作「升」，下同。）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刂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录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尝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意林》。《初学记》三，《御览》四百九十七，又七百六十，又八百三十）

◇论俭等事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也。（《文选》郭景纯《游仙诗》注，张孟阳《七哀诗》注）

然人形性，同于庶类，劳则早毙，逸则晚死。（《意林》）

淳于意诊赵章，谓其命在五日，后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内脏充实，故得延日也。（《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四十四。）

颍川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水中寒（《华佗传》》注，「寒」字在「水中」上，今依《博物志》乙转。）泄利，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光和中，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三国志·华佗传》注，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

陈思王（此当是后人所改，论内称文帝为太子，则其时植为临侯也。）《辩道论》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为调笑，不全信之。然尝试俭辟谷百日，犹与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术，差可以终命，然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王使孟节主领诸人。（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案：《三国志·华佗传》注，《艺文类聚》七十八、《辨正论》、《广宏明集》并载此论，合录之，得千二百数十字，尚有佚脱《典论》，未必全载，故但据《博物志》录之。）

一说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余养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体欲尝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咸；灭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施写；秋冬闭藏。详别篇，武帝行之有效。（《博物志》同上。）王仲统云：（此有脱落，据《博物志》下文是东阿王及仲长统也。）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丸方，年三百岁，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苑》秘书，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黄白之术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罹罪也。刘根不觉饥渴，或谓能忍盈虚。王仲都当盛夏之月，十炉火炙之不热；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君山以无仙道，好奇得为之，前者已述焉。

（《博物志》同上。）博物志又云：魏王所集方士名：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他字元化，东郭延年，唐，冷寿光，河南卜武，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师，阳城郄俭字孟节，庐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良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左慈能变形，幻人视听，厌刻鬼魅，皆此类也。《周礼》所谓怪民，《王制》称「挟左道者」也。

◇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御览》九十三作「弑帝」，五百九十三作「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于荣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御览》作「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难」字依《御览》九十三加。）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艺文类聚》七十四作「出」，《御览》七百四十六无「驰」字，作「射常出」。）百步，日多体健，（《御览》九十三作「日夕体倦」。）心每不厌。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貊（《北堂书钞》十作「貉」。）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御览》五百九十二有「余」字）。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夫」字依《御览》九十三加。）驰平原，赴丰草，要（《御览》七百四十六作「逐」。）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御览》七百四十六作「斯乃妙尔」。）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拊手曰善，余又（《初学记》九作「幼」，当误）。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御览》五百九十三有「甚」字。）精熟，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初学记》有「酒」字。）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艺文类聚》八十七作「干蔗」，《御览》七百十又九百七十四作「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巢阝，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

夫事不可自谓已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盾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文纪》注作「每每」，今依《御览》九十三、五百九十二删一「每」字。）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中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所著」下三十四字依《御览》九十三加。《三国志·魏文纪》注）

◇太子

余蒙隆宠，忝当上嗣，忧惶躇。上书自陈，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意林》、《太子篇》序）

◇剑铭

（《文选·七命》注引《典略》曰：太子丕《剑铭》曰：「流采色似采虹。」盖《剑铭》是篇名，言剑可以概刀，言太子丕者，蒙下文增加。）

昔者周鲁宝赤刀孟劳、雍狐之戟、屈卢之矛、孤父之戈、楚越太阿、纯钩、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炉，（《书钞》、《御览》如此。《初学记》作「耀炉」。）巨橐自鼓，灵物仿佛，飞鸟翔舞，以为宝器九；剑三：一曰飞景，二曰流采，三曰华锋；刀三：一曰灵宝，二曰含章，三曰素质；七首二：一曰清刚，二曰扬文；露陌刀一，曰龙鳞，因姿定名，以铭其付。工非欧冶子，金非昆吾，亦一时之良也。铭曰：惟建安廿有四载（《书钞》未改本如此，下又作「廿四年」，《初学记》、《御览》作「二十四年」，转写变其词耳。）二月甲午。（《书钞》如此，《艺文类聚》作「壬午」，《御览》作「丙午」，推是年二月癸未朔王子晦日食，无「壬午」也。甲午十二日，丙午廿四日。）魏太子ぶ（《艺文类聚》、《文选》注、《初学记》、《御览》皆作「丕」，《书钞》作「卒」，知旧本作「ぶ」，隶「丕」字也。）造百辟宝剑三。（当有「其一」字。）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淬以清漳，厉以监（本注音「监」）诸（本注音「诸」，监诸，青石也。），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其二名流采，色似采虹，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两。（《华锋铭》缺）

魏太子ぶ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名曰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长四尺三寸三分，重三（疑作「二」。）斤十两；其三锋似霜，（《书钞》未改本如此，当有脱字，《艺文类聚》作「坚似崩霜」，《文选》注作「坚而似霜」，《御览》作「鉴似崩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崩」疑「明」之误。）刀身剑铗，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

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二：其一理似坚冰，名曰清刚；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扬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长三尺二雨，状如龙文，名曰龙鳞。（《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二十二引九条，一百二十三引六条。《艺文类聚》六十引六条，《文选·七命》注引三条。《初学记》十引一条，二十二引二条。《六帖》二引一条，十三引二条。《御览》三百四十三引二条，三百四十六引一条，合订成篇。案：《书钞》、《艺文类聚》、《御览》引魏文帝《露陌刀铭》曰：「於铄良刀，胡炼时。譬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利用卫身，以威弗治。」不云《典论》，故置弗录。）

◇论文

夫（「夫」字依《艺文类聚》五十三加。）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相」字依《艺文类聚》加。）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连，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艺文类聚》作「人」。）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王粲传》注作「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艺文类聚》作「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本作「而」，依《艺文类聚》改。）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三国志·王粲传》注作「是有逸气，然非粲匹也。」《艺文类聚》与《粲传》同，无「非」字。）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陈」字、「阮」字，依《艺文类聚》加）。之章表书记，今之仆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王粲传》注《艺文类聚》无「以」字，「乎」作「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时有」二字依《艺文类聚》加。所善，杨、班《王粲传》注有「之」字。）侮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艺文类聚》作「所」。）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文选》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一百）

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李尤字伯宗。（《后汉》本传作「伯仁」。）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记》。（《北堂书钞》六十二）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后汉》本传作「元初二年」）。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艺文类聚》一百，此三条，疑当在前半，《文选》删落者尚多也。）

◇论太宗

文帝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御览》八十八）

文帝思（《书钞》作「急」）。贤甚于饥渴，用人速于顺流。（《北堂书钞》十一，《御览》八十八）

《三国·魏文纪》注引王沈《魏书》曰：「文学诸臣，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政体，不如贾谊。」帝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论孝武

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余金钱，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御览》作「平」。）灭匈奴而廓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馀：举盛馀，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胥，禅姑幕，梁北河，观兵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邪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于救死扶伤，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困于孕重堕殒。元封初，躬秉（《艺文类聚》、《御览》皆作「孰」，依《北堂书钞》十三改。）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八）

◇论周成、汉昭

或有方周成王于汉昭帝者，余以为周氏体圣考之淑气，禀贤妣之胎教，周邵为保傅，吕尚为太师，故咳笑必含仁义之声，观听必觌礼义之容，弘践祚之义，隆太平之化，礼乐兴于上，颂声作于下。时成王年二十二，享国三十年，世永治长，德与年丰。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失仁义之德，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深宫中，长妇手矣，德与体并，智与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周乡落之民，臣无淑圣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岂不谬哉？（《御览》四百四十七）

《艺文类聚》十二引魏文帝《周成汉昭论》曰：「或方周成王于汉昭，佥高成而下昭。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贻诲，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稽诸国史，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之教言，岂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浆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体并。年在二七，早智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有启《金》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案：此即《典论》也。《御览》删改，持论顿殊，但《类聚》不引《典论》，故附录之。）

◇终制

黄初三年冬十月，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

礼，国君即位为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堀，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堀，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览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堀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堀，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文选》》注作「体」。）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悟，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三国志·魏文帝纪》。案：陈寿但出篇名，不言《典论》。据《文选·七哀诗》注引《典论》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堀，至乃烧取玉匣金缕，体骨并尽。」知《终制》是《典论》之一篇也。）

◇诸物相似乱者

（案：《博物志》言魏文帝所记，而上文多引《典论》，明此亦《典论》也。）

武夫怪石似美玉，蛇床乱蘼无，荠艹尼乱人参，杜衡乱细辛，雄黄似石留，黄鳊鱼相乱，以有大小相异；敌休乱门冬，百步似门冬，房葵似狼毒；钩吻堇与荇华相似，拔楔与卑解相似，一名狗脊。菊有二种，苗花如一，唯味小异，苦者不中食。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七）

◇以下篇名皆缺

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抱朴子·内篇》论仙云：「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

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搜神记》十三。汉世西域旧献火浣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青龙三年二月，西域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

火尚能铄石销金，何为不烧其布？（《法苑珠林》四十七）

苏林。（《三国·王粲传》注引《魏略》曰：林字孝友，文帝作《典论》，所称苏林者也。）

逾长城之阻，登单于之台。（《北堂书钞》十三。案上文先引《典论》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又云：「刈单于之旗，探符离之窟。」今皆在《论孝武》篇，此复云云，未知同篇与否，故附于末。）

结绳而治。（《北堂书钞》十五）

北海郑玄，学之渊府。（《北堂书钞》九十七）

君子谨乎约己，弘乎接物。（《文选》陆士龙《大将军宴会诗》注，《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

欲得二女充备六宫，佐宣阴阳，聿修古义。（《文选》范蔚宗《后汉·皇后传论》注）

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坐，至于手足相及。（《御览》四百九十六）

卷九·魏九

◎明帝（一）

帝讳，字元仲，文帝太子。黄初七年五月即位，改元三：太和、青龙、景初，在位十三年，谥曰明皇帝，庙号烈祖。有集七卷。（《唐志》作十卷）

◇游魂赋

崆峒丹穴，孤竹北户。沈沦冥，岂有所睹。（《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喻指华歆诏（黄初七年十二月）

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屡以疾辞位。夫量主择君，不居其朝，委荣弃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顾以为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徇节，常人为之，不望之于君。君其力疾就位，以惠予一人。将立席机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後御坐。（《魏志·华歆传》。）

◇改元诏

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宋书·礼志一》。）

◇封聊城王诏（太和元年）

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鼻。近汉氏淮南、阜陵，皆为乱臣逆子，而犹或及身而复国，或至子而锡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汉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亲亲之厚义也。聊城公茂，少不闲礼教，长不务善道。先帝以为古之立诸侯也，皆命贤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独不王茂。太皇太后数以为言。如闻茂顷来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将来。君子与其进，不保其往也。合封茂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魏志·乐陵王茂传》）

◇议定庙乐及舞诏

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歌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宋书·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一）

◇日蚀求言诏（太和初）

盖闻人主政有不得，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励政自修，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具禳祠，于义未闻也。君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宋书·五行志五》。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台祈禳，帝诏曰云云。）

◇下诏征管宁（明帝元年十一月）

太中大夫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则襁负而至，斯盖应龙潜升之道，圣贤用舍之义。而黄初以来，征命屡下，每辄辞疾，拒违不至。岂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将安乐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圣，而德不降，则鸣鸟弗闻。以秦穆之贤，犹思询乎黄发。况朕寡德，曷能不愿闻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宁为光禄勋。礼有大伦，君臣之道，不可废也。望必速至，称朕意焉。（《魏志·管宁传》）

◇下公卿议复肉刑诏

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魏志·锺繇传》。）

◇诏张益邑（太和二年春）

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魏志·张传》。）

◇刊典论诏（太和二年四月戊子）

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魏志·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

◇贡士先经学诏（太和二年六月）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赦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魏志·明帝纪》，又见《御览》二百三十六）

◇诏雍丘王植（太和二年）

皇帝问雍丘王，先帝昔常非于汉氏诸帝积贮衣被，使败于函箧之中，遗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所服衣被赐王公卿官僚诸将，今以十三种赐王。（《初学记》二十。曹植表称，诏曰云云。）

◇报杨阜诏（太和二年后）

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暗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魏志·杨阜传》）

◇答东阿王论边事诏（当在太和三年）

制诏。览省来书，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凶。圣祖皇考，复见孤弃。武宣皇后，复即玄宫。重此哀茕，五内伤剥。又以眇身，暗于从政。是故二寇未诛，黔首元元各不得所，虽复兢兢坐而待旦，惧无云益。王侠辅帝室，朕深赖焉，何乃谦卑，自同三监？知吴蜀未枭，而海内虚耗为忧，又虚边将，或非其人。诸所开喻，朕敬听之，高谋良策，思闻其次。（《文馆词林》卷六百六十四）

◇议追崇处士君号谥诏（太和三年六月）

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克昌王业，而《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姜原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魏志·刘晔传》，《通典》七十二）

◇禁外藩入嗣复顾私亲诏（太和三年七月）

礼，皇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魏志·明帝纪》，又《宋书·礼志四》）

◇诏青州刺史礼遣管宁（明帝三年十二月辛酉）

宁抱道怀贞，潜翳海隅，比下征书，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虽有素覆幽人之贞，而失考父兹恭之义，使朕虚心引领历年，其何谓邪？徒欲怀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节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时方以过，澡身浴德，将以曷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哉！」其命别驾从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丞掾奉诏，以礼发遣宁诣行在所，给安车、吏从、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魏志·管宁传》。）

◇策试罢退浮华诏（太和四年二月）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朕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策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魏志·明帝纪》，又《艺文类聚》五十三）

◇谥锺繇诏（四年四月）

太傅功高德茂，位为师保，论行赐谥当先依此，兼叙延尉于张之德耳。（《魏志·锺繇传》注引《魏书》。有司议谥，诏曰云云，乃策谥曰成侯。又见《御览》五百六十二）

◇听曹真分邑封曹遵、朱赞诏（太和四年九月）

大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笃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听分真邑，赐遵、赞子爵关内侯各百户。（《魏志·曹真传》。）

◇答张诏（太和四年）

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魏志·张传》）

◇封曹真五子诏（太和五年三月）

大司马蹈履忠节，佐命二祖，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可谓能持盈守位劳谦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义、训、则、彦、皑皆为列侯。（《魏志·曹真传》。）

◇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入朝诏（太和五年八月）

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入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魏志·明帝纪》）

◇报满宠求留诏（太和五年冬）

昔廉颇强食，马援据鞍。今君未老，而自谓已老，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其思安边境，惠此中国。（《魏志·满宠传》）

◇诏报东阿王植（太和五年）

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赦有司，如王所诉。（《魏志·陈思王植传》）

◇改封诸侯以郡为国诏（太和六年）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魏志·明帝纪》，又《艺文类聚》五十一）

◇报陈王植等诏

此柰乃从凉州来，道里既远，又来东转暖，故柰中变，色不佳耳。（《初学记》二十八。又《御览》九百七十，作「故奈色非如夏」也。）

◇诏陈王植（太和六年）

吾既薄才，至于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公家语耳。（《御览》五百九十六）

◇与陈王植诏（太和六年正二月）

昔先帝时，甘露屡降於仁寿殿前，灵芝生芳林园中。自吾建承露盘已来，甘露复降芳林园仁寿殿前。（《艺文类聚》九十八，《初学记》二，《御览》八百七十二）

◇与陈王植手诏

王颜色瘦弱何意邪？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御览》三百七十八）

◇陈国相为国王制服（诏案：陈王薨于太和六年）

若正名实，司空议是也。且谓之国相，而不称臣制服，则亦多名实有错。若去相之号，除国之名，则伤亲亲之恩也。宜释轻从重，以彰优崇之大义也。（《通典》八十八）

◇获玉印告庙诏（太和六年）

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奠于文思皇后神座前，以慰神灵之思念。（《通典》五十五）

◇拒蒋济请议封禅诏（太和中）

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魏志·高堂隆传》载首二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佩诏（当在太和中）

中书领军游击皆玉佩。（《御览》二百四十引《高堂隆集·己巳诏》）

◇吊陈群母诏

司空今遭母忧，当遣使者吊祭如故事。（《通典》八十三）

◇以蒋济为护军将军诏（太和末）

夫骨鲠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济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忠诚奋发，吾甚壮之。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魏志·蒋济传》）

◇以夏侯等配飨武帝庙庭诏（青龙元年五月壬申）

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没则祭于大蒸。故汉代功臣，祠于庙廷。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

◇诏有司议中山王衮犯禁（青龙元年）

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魏志·中山恭王衮传》）

◇诏何桢（青龙元年）

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上不封，得令人见。（《御览》五百八十七引《文士传》）

◇禁淫祀诏（青龙元年）

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五

◇减鞭杖之制诏（青龙二年二月乙未）

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魏志·明帝纪》）

◇谥山阳公为孝献皇帝诏（青龙二年四月丙寅）

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昔放勋殂落，四海如丧考妣，遏密八音，明丧葬之礼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丧礼比诸侯王，此岂古之遗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谥公汉孝献皇帝。（《魏志·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入贾逵祠诏（考此在青龙二年七月）

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思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魏志·贾逵传》）

◇诏下司空（青龙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南将军带金紫都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与卿校同执羔，非也。自今以后，从特进，应奉璧者如故事。（《通典》七十五）

◇皇后崩称大行诏（青龙三年春）

称大行者，所以别存亡之号，故事已然。今当如林议称大行。（《通典》七十九，文德郭后崩，侍中苏林议，宜称大行。）

◇报孙礼诏

敬纳谠言，促遣民作。（《魏志·孙礼传》）

◇诏卫臻

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魏志·卫臻传》）

◇幸许昌还诏

吾省与仆射何异。（《魏志·徐宣传》）

◇宣下灵命瑞图诏（青龙四年）

张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宅于川西，嶷然磐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魏志·管宁传》）

◇议狱从宽简诏（青龙四年六月）

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蔽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以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魏志·明帝纪》）

◇选举诏（青龙四年）

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虚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魏志·王昶传》）

◇赠谥徐宣诏（青龙四年）

宣体履至实，直内方外，历在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节，可谓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辅，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赠车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魏志·徐宣传》）

◇诏问程喜

问青州刺史程喜，宁为守节高乎？审老疾顿邪。（《魏志·管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收考解弘诏（青龙末）

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魏志·高柔传》）

◇原解弘诏

孝哉弘也，其原之。（《魏志·高柔传》）

卷十·魏十

◎明帝（二）

◇改正朔诏

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宋书·礼志一》）

◇改元景初以建丑月为正月诏

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箸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箸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谕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之德不箸，亦恶可已乎？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群艺，厥义彰矣。其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虽与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礻勺、祀、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惟新之命。

於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宋书·礼志一》。又略见《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又《册府元龟》四）

◇议牲色诏（景初元年）

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ｓ：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宋书·礼志一》）

◇答议牲色诏（景初元年）

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ｓ，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天帝、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用白；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ｓ，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五）

◇郊诏（景初元年十月）

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神兆位，多不见经，是以制度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又见《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二）

◇议告瑞祀天诏

每祀天辄以地配，今不地配邪。（《通典》五十五）

◇告瑞祀天以地配诏

祀天以地配，此既正义，今告瑞祭于五精之帝，则地不得阙也。（《通典》五十五）

◇议告瑞册文诏

告皇天及五精，今册文中都不见五精之帝，意何以邪？（《通典》五十五）

◇诏亭侯以上称薨

夫爵命等级，贵贱之序，非得偏制，盖礼关存亡。诸侯大夫既终之称，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薨、卒为别，今县乡亭侯不幸称卒，非也。礼，大夫虽食菜不加爵，即县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菜之比也。于通存亡之制，岂得同称卒邪？其亭侯以上，当改卒称薨。（《通典》八十三）

◇迁卢毓吏部尚书诏（景初元年）

官人秩才，圣帝所难，必须良佐进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可谓明试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为吏部尚书。（《魏志·卢毓传》，又见《艺文类聚》四十八）

◇科郎吏从高堂隆等受经诏（景初中）

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魏志·高堂隆传》）

◇报高堂隆疾笃上疏诏（景初元年二间）

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魏志·高堂隆传》）

◇高祖光武陵不得耕牧樵采诏（景初二年五月戊子）

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

◇赐田满宠诏景初二年

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魏志·满宠传》）

◇举中书郎诏

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魏志·卢毓传》。又见《后汉·卢植传》注，《御览》八百六十。案：《通典》十六作魏文帝诏，当误。）

◇以韩暨为司徒诏（景初二年春）

太中大夫韩暨澡身浴德，志节高洁，年逾八十，守通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魏志·韩暨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韩暨遗表诏（景初二年四月）

故司徒韩暨，积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黄发，直亮不亏。既登三事，望获毗辅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参临没，易簀以礼；晏婴尚俭，遣车降制。今司徒知命，遗言民恤，必欲崇约，可谓善始令终者也。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特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魏志·韩暨传》注引《楚国先贤传》）

◇答蒋济诏（景初）

微护军，吾弗闻斯言也。（《魏志·蒋济传》）

◇追录陈思王遗文诏（景初中）

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书，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魏志·陈思王植传》）

◇报倭女王诏（景初二年十二月）

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魏志·倭人传》

◇欲得亲人为射声校尉问孙资诏（景初末）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魏志·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然。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谁哉？（同上。）

◇与司马懿手诏

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晋书·宣帝纪》）

◇削中山王县户玺书（青龙元年）

制诏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朕惟亲亲之恩，用寝吏议。然法者，所与天下共也，不可得废。今削王县二户七百五十。夫克己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圣人称仁；朝过夕改，君子与之。王其戒诸，无贰咎悔也。（《魏志·中山恭王衮传》引《魏书》载玺书。）

◇诫诲赵王干玺书（青龙二年）

《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诗》著「大车惟尘」之诫。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戒，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感诗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载捷咸伏其辜。近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今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顺之素，加受先帝顾命，欲崇恩礼，延乎后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圣人，孰能无过？已诏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弗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焉。」叔父兹率先圣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遗命，战战兢兢，靖恭厥位，称朕意焉。（《魏志·赵王干传》）

◇与彭城王玺书（景初元年）

制诏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马董和，赍珠玉来到京师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逾侈非度，慢令违制，绳王以法。朕用怃然，不宁于心。王以懿亲之重，处藩辅之位，典籍日陈于前，勤诵不辍于侧。加雅素奉修，恭肃敬慎，务在蹈道，孜孜不衰，岂忘率意正身，考终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谬于细人，忽不觉悟，以斯为失耳。《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古人垂诰，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无斯须远道焉。常虑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备也。今诏有司宥王，削县二千户，以彰八柄与夺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复之语；仲尼论行，既过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义，率意无怠。（《魏志·彭城王据传》注引《魏书》载玺书。）

◇报王朗（太和元二间）

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朕继嗣未立，以为君忧。钦纳至言，思闻良规。（《魏志·王朗传》）

◇报华歆（太和四年七月前）

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魏志·华歆传》）

◇报辛毗（青龙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魏志·辛毗传》）

◇报高柔（当在青龙中）

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他复以闻。《魏志·高柔传》

◇答陈群谏治宫室（青龙三年三月）

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魏志·陈群传》）

◇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太和二年正月丁未）

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务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猛锐踊跃，咸思长驱。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以下皆听束手。（《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赦辽东吏民公文（当是青龙元年）

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叉手，北向稽颡。假人臣之宠，受人臣之荣，未有如权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难移，卒归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号。恃江湖之险阻，王诛未加。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十室之邑，犹有忠信，陷君于恶，《春秋》所书也。今辽东、玄菟、奉事国朝，纡青拖紫，以千百为数，戴纟丽垂缨，咸佩印绶，曾无匡正纳善之言。龟玉毁于匮，虎兕出于匣，是谁之过欤？国朝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贰，何以事君？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乃阿顺邪谋，胁从奸惑，岂独父兄之教不详，子弟之举习非而已哉！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别乎？且又此事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易见，不及鉴古成败，书传所载也。江南海北有万里之限，辽东君臣无怵惕之患，利则义所不利，贵则义所不贵，此为厌安乐之居，求危亡之祸，贱忠贞之节，重背叛之名。蛮、貊之长，犹知爱礼，以此示人，亦难为颜！且又宿舒无罪，挤使入吴，奉不义之使，始与家诀，涕泣而行。及至贺死之日，覆众成山，舒虽脱死，魂魄离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将，咸忿辽东反覆携贰，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劳动干戈，远涉大川，费役如彼，又悼边陲遗余黎民，迷误如此，故遣郎中卫慎、邵瑁等且先奉诏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节立信以辅时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倘恐自嫌已为恶逆所见染污，不敢倡言，永怀伊戚。其诸与贼使交通，皆赦除之，与之更始！（《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正朔论

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注引《魏书》）

◇甄皇后哀策文（青龙二年三月）

维青龙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兆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离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魏志·文德郭皇后传》注引《魏书》）

◇孝献皇帝赠册文（青龙二年四月丙寅）

呜呼！昔皇天降戾于汉，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灭京都，劫迁大驾。于时六合云扰，奸雄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兹洛邑。畴咨圣贤，聿改乘辕，又迁许昌，武皇帝是依。岁在元号，皇师肇征，迄于鹑尾，十有八载，群寇歼殄，九域咸。惟帝念功，祚兹魏国，大启土宇。爰及文皇帝，齐圣广渊，仁声旁流，柔远能迩，殊俗向义，乾精承祚，坤灵吐曜，稽极玉衡，允膺历数，度于轨仪，克厌帝心。乃仰钦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岳之谋，不俟师锡之举，幽赞神明，承天禅位。祚建朕躬，统承洪业。盖闻昔帝尧，元、恺既举，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后百揆时序，内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终天禄，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岳。自往迄今，弥历七代，岁暨三千，而大运来复，庸命底绩，纂我民主，作建皇极。念重光，绍咸池，继韶夏，超群后之遐踪，邈商、周之惭德，可谓高朗令终，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汉、魏与天地令德，与四时合信，动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献享年不永，钦若顾命，考之典谟，恭述皇考先灵遗意，阐崇弘谥，奉成圣美，以章希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符之隆，以传亿载不朽之荣。魂而有灵，嘉兹弘休。呜呼哀哉！（《魏志·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告祠文帝庙（青龙二年四月丙寅）

闻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亲亲，咸有尚焉。今山阳公寝疾弃国，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圣躬，传祚禅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初受终，命公于国行汉正朔，郊天祀祖，礼乐制度，率乃汉旧，斯亦舜、禹明堂之义也。上考遂初，皇极攸建，允熙克让，莫朗于兹。盖子以继志嗣训为孝，臣以配命钦述为忠，故《诗》称「匪棘其犹，聿追来孝」，《书》曰「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绶。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魏志·明帝纪》注引《献帝传》）

卷十一·魏十一

◎废帝

帝讳芳，字兰卿，明帝养子。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龙三年封齐王。景初三年正月即位，改元二：正始、嘉平。在位十六年，为司马师所废。晋受禅，封邵陵县公。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

◇即位诏（景初三年正月）

朕以眇身，继承鸿业，茕茕在疚，靡所控告。大将军太尉奉受末命，夹辅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辅，总率百僚，以宁社稷。其与群卿大夫，勉勖乃心，称朕意焉。（《魏志·齐王芳纪》。案：齐王芳纪二月，有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诏。据《曹爽传》，是孙资所作，今编入孙资文。）

◇复用夏正诏

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魏志·齐王芳纪》，又见《册府元龟》四）

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宋书·礼志一》。案：此与《魏志》详略不同，当两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黄金银物供军用诏（正始元年七月）

《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魏志·齐王芳纪》）

◇尊礼司马懿诏（正始六年十二月）

明日大会群臣，其令太傅乘舆上殿。（《魏志·齐王芳纪》）

◇免官奴婢为良民诏（正始七年八月）

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之。（《魏志·齐王芳纪》）

◇申赦治道（诏正始七年八月）

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赦之。（《魏志·齐王芳纪》）

◇卫臻乞逊位诏（正始九年三月甲午）

昔干木偃息，义压强秦；留侯颐神，不忘楚事。谠言嘉谋，望不吝焉，赐宅一区，位特进，秩如三司。（《魏志·卫臻传》）

◇受胡金以状闻褒田豫诏（正始间）

昔魏绛开怀以纳戎，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

◇赐孙资诏（正始九年）

君掌机密三十余年，经营庶事，勋著前朝。暨朕统位，动赖良谋。是以曩者增崇宠章，同之三事，外帅群官，内望谠言。属以年耆疾笃，上还印绶，前后郑重，辞旨恳切。天地以大顺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职事，违夺君志。今听所执，赐钱百万，使兼光禄勋少府亲策诏君，养疾于第。君其勉进医药，颐神和气，以永无疆之祚。置舍人官骑，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魏志·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赐徐邈等家谷钱诏（嘉平元年）

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魏志·徐邈传》）

◇褒封郭淮诏（嘉平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在关右三十余年，外征寇虏，内绥民夷，比岁以来，摧破廖化，禽虏句安，功绩显著，朕甚嘉之。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进封阳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魏志·郭淮传》）

◇追褒郭修诏（嘉平五年八月）

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军姜维寇钞修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後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钅并，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魏志·齐王芳纪》）

◇追赐刘整、郑像爵关中侯诏（嘉平六年二月）

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昔解杨执楚，有陨无贰；齐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魏志·齐王芳纪》）

◇原李韬三子诏（嘉平六年二月）

齐长公主先帝遗爱，原其三子死命。（《魏志·夏侯玄传》）

◇增司马师邑诏（嘉平六年二月）

奸臣李丰等僭谮庸回，阴构凶慝。大将军纠虔天刑，致之诛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过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晋书·景帝纪》。）

◇玺书切责楚王彪（嘉平元年）

夫先王行赏不遗仇雠，用戮不违亲戚，至公之义也。故周公流涕而决二叔之罪，孝武伤怀而断昭平之狱，古今常典也。惟王，国之至亲，作藩于外，不能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谋于奸邪，乃与太尉王凌、衮州刺史令狐愚构通逆谋，图危社稷，有悖忒之心，无忠孝之意。宗庙有灵，王其何面目以见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怃然。有司奏王当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师之义，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赐书。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观。王其自图之！（《魏志·楚王彪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

◎高贵乡公

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王霖子。正始五年封郯县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十月即位，改元二：正元、甘露。在位六年，为司马昭所弑。有集四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魂赋并序

王师东征，宗正曹并。以宗室材能兼侍中从行，到项得疾，数日亡。意甚伤之，为作此赋。

宗臣充于常伯，体材艺而中良。何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陨亡。惟厥疾之初发，若疾之轻微。未经日而沈笃，气忄忄而耗衰。岐、鹊骋技而弗救，岂药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长违。（《艺文类聚》三十四）

◇改元大赦诏

制诏：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齐王嗣位，肆行非度，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纳宰辅之谋，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惧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训，恢中兴之弘业，战战兢兢，如临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辅，四方征镇宣力之佐，皆积德累功，忠勤帝室。庶凭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皇家，俾朕蒙暗，垂拱而治。盖闻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润泽施四海，先之以慈爱，示之以好恶，然后教化行于上，兆民听于下。朕虽不德，昧于大道，思与宇内共臻兹路。《书》不云乎：「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大赦，改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魏志·高贵乡公纪》，《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

◇以司马师为相国进号大都督诏

朕闻创业之君，必须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赖匡佐之辅。是故文、武以吕、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兴之业。大将军世载明德，应期作辅。遭天降险，帝室多难，齐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义执忠，以宁区夏，式是百辟，总齐庶事。内摧寇虐，外静奸宄，日昃忧勤，劬劳夙夜，德声光于上下，勋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议，首建明策，权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庙获安，亿兆庆赖。伊挚之保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义也。其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赐钱五百万，帛五千匹，以彰元勋。（《晋书·景帝传》）

◇封楚王彪世子诏（正元元年）

故楚王彪背国附奸，身死嗣替，虽自取之，犹哀矜焉。夫含垢藏疾，亲亲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为常山真定王。（《魏志·楚王彪传》）

◇令公卿议司马师丧制诏（二年二月）

公有济世宁国之勋，克定礻固乱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礼。其令公卿议制。（《晋书·景帝纪》）

◇诏恤洮西死事者（正元二年十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或没命战场，冤魂不反，或牵制虏手，流离异域，吾深痛愍，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魏志·高贵乡公纪》）

◇敛埋洮西事死吏民诏（正元二年十一月）

往者洮西之战，将吏士民，或临阵战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弃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将军、安西将军，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尸丧，收敛藏埋，以慰存亡。（《魏志·高贵乡公纪》）

◇犒赐破蜀将士诏（甘露元年七月）

兵未极武，丑虏摧破，斩首获生，动以万计，自顷战克，无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赐将士，大会临飨，饮宴终日，称朕意焉。（《魏志·高贵乡公纪》）

◇进封邓艾诏（甘露元年）

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魏志·邓艾传》）

◇旌王简诏（甘露二年四月）

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长郑熙为贼所杀。民王简负担熙丧，晨夜星行，远致本州，忠节可嘉。其特拜简为忠义都尉，以旌殊行。（《魏志·高贵乡公纪》）

◇原和等作诗稽留诏（甘露二年五月）

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魏志·高贵乡公纪》，又见《御览》六百）

◇临戎诏（五月丁丑）

诸葛诞造为凶乱，荡覆扬州。昔黥希逆叛，汉祖亲戎，隗嚣违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时宁冬夏。（《魏志·高贵乡公纪》）

◇褒封庞会路蕃诏（五月己卯）

诸葛诞造构逆乱，迫胁忠义，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各将左右，斩门突出，忠壮勇烈，所宜加异。其晋会爵乡侯，蕃封亭侯。（《魏志·高贵乡公纪》）

◇孙壹归命封吴侯诏（甘露二年六月乙巳）

吴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贼之枝属，位为上将，畏天知命，深鉴祸福，翻然举众，远归大国，虽微子去殷，乐毅遁燕，无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之。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衮冕赤舄，事从丰厚。（《魏志·高贵乡公纪》）

◇大将军与尚书俱行（诏六月甲子）

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魏志·高贵乡公纪》）

◇入贾逵祠下诏（二年六月甲子）

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祀，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埽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甘露二年）

◇赠赐宣隆秦诏（甘露二年八月）

昔燕刺王谋反，韩谊等谏而死，汉朝显登其子。诸葛诞创造凶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秉节守义，临事固争，为诞所杀，所谓无比干之亲而受其戮者。其以隆、子为骑都尉，加以赠赐，光示远近，以殊忠义。（《魏志·高贵乡公纪》）

◇改丘头为武丘诏（甘露三年三月）

古者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所以惩昏逆而章武功也。汉孝武元鼎中，改桐乡为闻喜，新乡为获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魏志·高贵乡公纪》）

◇王昶增邑迁官诏（三年三月）

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魏志·王昶传》）

◇录用应余孙伦诏（三年六月）

昔南阳郡山贼扰攘，欲劫质故太守东里袤，功曹应余独身捍袤，遂免于难。余颠沛殒毙，杀身济君。其下司徒，署余孙伦吏，使蒙仗节之报。（《魏志·高贵乡公纪》）

◇听锺会让侯诏（甘露三年七月）

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执，以成其美。（《魏志·锺会传》）

◇以王祥郑小同为三老五更诏（甘露三年八月丙寅）

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讷诲，著在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魏志·高贵乡公纪》）

◇颜子论

心不违仁，行无贰过，用行舍藏，与圣合契，听承圣言，罔有不喻，叙之于《易》，以彰殊异，死则悲恸，谓「天丧己」。所以殷勤至于此者，圣人嘉美贤哲之效也。设使天假之年，后孔子没，焉知其不光明圣道，阐扬师业，有卓尔之美乎？百虑之所得，愚者有焉。愿后之君子，详览之焉尔。（《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自叙始生祯祥

昔帝之生，或有祯祥，盖所以彰显神异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谬为灵之所相也，岂敢自比于前哲，聊记录以示后世焉，其辞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时也，天气清明，日月晖光，爰有黄气，烟カ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论之曰：未者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应嘉名也；烟カ之气，神之精也；无灾无害，蒙神灵也。齐王不吊，颠覆厥度。群公受予，绍继皇祚。以眇眇之身，质性顽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临深履冰，涕泗忧惧。古人有云，惧则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尝。（《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帝集）

卷十二·魏十二

◎元帝

帝讳奂，字景明，本名璜，武帝孙，燕王宇子，甘露二年封安定县常道乡公。五年六月即位，改元二：景元、咸熙。在位六年，禅于晋，封陈留王。大安元年薨，谥曰元皇帝。

◇敕议燕王称臣礼诏（景元元年十一月）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今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又当为报答。夫系大宗者，降其私亲，况所继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礼据典，当务尽其宜。（《魏志·陈留王纪》，《通典》六十七）

◇代蜀诏（景元四年五月）

制诏：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趣甘松、沓中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文馆词林》作「武街」。）高楼，首尾讨，若擒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魏志·陈留王纪》，《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邓艾太尉诏（景元四年十二月）

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魏志·邓艾传》）

◇以锺会为司徒诏（景元四年十二月）

会所向摧弊，前无强敌。缄制众城，罔罗迸逸。蜀之豪帅，面缚归命。谋无遗策，举无废功。凡所降诛，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会为司徒，进封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魏志·锺会传》）

◇下诏原锺峻等（咸熙元年二月）

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极位台司，佐命立勋，飨食庙庭。父毓，历职内外，干事有绩。昔楚思子文之治，不灭斗氏之祀；晋录成宣之忠，用存赵氏之后。以会、邕之罪，而绝繇、毓之类，吾有愍然！峻、《辶山》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魏志·锺会传》）

◇褒进夏侯和等不附锺会诏（咸熙元年八月）

前逆臣锺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逼胁众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慑，相国左司马夏侯和、骑士曹属朱抚时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郎中羊各参会军事；和、、抚皆抗节不挠，拒会凶言，临危不顾，词指正烈。辅语散将王起，说「会奸逆凶暴，欲尽杀将士」，又云「相国已率三十万众，西行讨会」，欲以称张形势，感激众心。起出以辅言宣语诸军，遂使将士益怀奋励。宜加显宠，以彰忠义。其进和、辅爵为乡侯，、抚爵关内侯。起宣传辅言，告令将士，所宜赏异。其以起为部曲将。（《魏志·陈留王纪》）

◇褒封吴将吕兴诏（咸熙元年九月）

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孙休遣使邓句，敕交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郡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又交将吏各上表，言「兴创造事业，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连诸郡，惧其计异，各有携贰。权时之宜，以兴为督交诸军事、上大将军、安定县侯，乞赐褒奖，以慰边荒」。乃心款诚，形于辞旨。昔仪父朝鲁，《春秋》所美；窦融归汉，待以殊礼。今国威远震，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六合，方包举殊裔，混一四表。兴首向王化，举众稽服，万里驰义，请吏帅职，宜加宠遇，崇其爵位。既使兴等怀忠感悦，远人闻之，必皆竞劝。其以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得以便宜从事，先行后上。（《魏志·陈留王纪》）

◇遣徐绍、孙还吴诏（咸熙元年十月）

昔圣帝明王，静乱济世，保大定功，文武殊涂，勋烈同归。是故或舞干戚以训不庭，或陈师旅以威暴慢。至于爱民全国，康惠庶类，必先文教，示之轨仪，不得已然后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刘备、孙权，乘间作祸。三祖绥宁中夏，日不暇给，遂使遗寇僭逆历世。幸赖宗庙威灵，宰辅忠武，爰发四方，拓定庸、蜀，彼不浃时，一征而克。自顷江表衰弊，政刑荒暗，巴、汉平定，孤危无援，交、荆、阳、越，靡然向风。今交伪将吕兴已帅三郡，万里归命；武陵邑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又孙休病死，主帅改易，国内乖违，人各有心。伪将施绩，贼之名臣，怀疑自猜，深见忌恶。众叛亲离，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军震曜，南临江、汉，吴会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师，必然之理也。然兴动大众，犹有劳费，宜告喻威德，开示仁信，使知顺附和同之利。相国参军徐绍、水曹掾孙，昔在寿春，并见虏获。绍本伪南陵督，才质开壮；，孙权支属，忠良见事。其遣绍南还，以为副，宣扬国命，告喻吴人，诸所示语，皆以事实，若其觉悟，不损征伐之计，盖庙胜长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绍兼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兼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绍等所赐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以明国恩，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魏志·少帝纪》）

◇以孙皓献致归晋王诏（咸熙二年五月）

相国晋王，诞敷神虑，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则威盖殊荒；流风迈化，则旁洽无外。愍恤江表，务存济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风响慕，遣使纳献，以明委顺，方宝纤珍，欢以效意。而王谦让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从其款愿也。孙皓诸所献致，其皆还送，归之于王，以协古义。（《魏志·陈留王纪》）

◇策命晋公九锡文

朕以寡德，获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难，不明于训。曩者奸逆屡兴，方寇内侮，大惧沦丧四海，以隳三祖之弘业。惟公经德履哲，明允广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辅皇家。栉风沐雨，周旋征伐，劬劳王室，二十有余载。毗翼前人，仍断大政，克厌不端，维安社稷。暨俭、钦之乱，公绥援有众，分命兴师，统纪有方，用缉宁淮浦。其后巴蜀屡侵，西土不靖，公奇画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制胜千里。是以段谷之战，乘衅大捷，斩将搴旗，效首万计。孙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车首路，威灵先迈，黄钺未启，鲸鲵窜迹。孙壹构隙，自相疑阻，幽鉴远照，奇策洞微，远人归命，作藩南夏，爰授锐卒，毕力戎行。暨诸葛诞滔天作逆，称兵扬楚，钦、咨逋罪，同恶相济，帅其蟊贼，以入寿春，凭阻淮山，敢拒王命。公躬擐甲胄，龚行天罚，玄谋庙算，遵养时晦。奇兵震击，而朱异摧破；神变应机，而全琮稽服；取乱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战不穷武，而大敌歼溃；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吴之隽臣，系亡命之逋虏。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万，积尸成京。雪宗庙之滞耻，拯兆庶之艰难。扫平区域，信威吴会，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获域。乃者王定之难，变起萧墙，赖公之灵，弘济艰险。宗庙危而获安，社稷坠而复宁。忠格皇天，功济六合。是用畴咨古训，稽诸典籍，命公崇位相国，加于群后，启土参墟，封以晋域。所以方轨齐鲁，翰屏帝室。而公远蹈谦逊，深履冲让，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朕重违让德，抑礼亏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载。上阙在昔建侯之典，下违兆庶具瞻之望。

惟公严虔王度，阐济大猷，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勤分，九野康。耆叟荷崇养之德，鳏寡蒙矜恤之施，仁风兴于中夏，流泽布于遐荒。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维翼朕躬，下匡万国，思靖殊方，宁济八极。以庸蜀未宾，蛮荆作猾，潜谋独断，整军经武。简练将帅，授以成策，始践贼境，应时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溃，禽其戎帅，屠其城邑。巴汉震叠，江源云彻，地平天成，诚在斯举。公有济六合之勋，加以茂德，实总百揆，允厘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训。而靖恭夙夜，劳谦昧旦，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

昔先王选建明德，光启诸侯，体国经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齐鲁之封，于周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难，桓文以翼戴之劳，犹受锡命之礼，咸用光畴大德，作范于后。惟公功迈于前烈，而赏阙于旧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岂可以公谦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凡十郡，南至于华，北至于陉，东至于壶口，西逾于河，提封之数，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实纪纲诸夏，用率旧职。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永藩魏室。

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赞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加绿纟戾绶。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礼，仪刑作范，旁训四方，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道和阴阳，敬授人时，啬夫反本，农殖维丰，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显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顺，庶尹允谐，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镇靖宇宙，翼播声教，海外怀服，荒裔款附，殊方驰义，诸夏顺轨，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简贤料材，营求俊逸，爰升多士，彼周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严恭寅畏，底平四国，式遏寇虐，苛厉不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简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纠不虔，是用锡公、钺各一；公爰整六军，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维诛殛，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公飨祀蒸蒸，孝思维则，笃诚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锡公鬯一卣，瓒副焉。晋国置官司以下，率由旧式。

往钦哉！祗服朕命，弘敷训典，光泽庶方，永终尔明德，丕显余一人之休命。（《晋书·文帝纪》）

◇策命蜀后主

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临轩，使太常嘉命刘禅为安乐县公。於戏，其进听朕命！盖统天载物，以咸宁为大，光宅天下，以时雍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顺承天者，坤元之义也。上下交阳，然後万物协和，庶类获。乃者汉氏失统，六合震扰。我太祖承运龙兴，弘济八极，是用应天顺民，抚有区夏。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争间阻远，保据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几将五纪。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朕嘉与君公长飨显禄，用考咨前让训开国胙土，率遵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往钦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缉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蜀志·后主传》。案：《晋书·武帝纪》有禅晋策，是朱整、刘良所撰，今编入晋文。）

◎武宣卞后

后琅琊开阳人，本倡家，武帝于谯纳为妾，生文帝。建安初，丁夫人死，以为继室，二十四年拜王后，二十五年文帝即位，尊为王太后。及受禅，尊为皇太后，明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太和四年崩，谥曰宣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杨彪夫人袁氏书

卞顿首：贵门不遗，贤郎辅位，每感笃念，情在凝至。贤郎盛德熙妙，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宝用无已。方今骚扰，戎马屡动，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计，事须敬咨，官立金鼓之节，而闻命违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辄行军法。卞姓当时亦所不知，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自不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百匹，房子官锦百斤，私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诚知微细，以达往意，望为承纳。（《古文苑》）

◎文昭甄后

后中山无极人。建安初为袁熙妻。冀州平，文帝纳之，生明帝。黄初二年赐死。明帝即位，尊谥曰文昭皇后。

◇奏辞迎诣行在（黄初元年）

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今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魏志·文昭甄后传》注引《魏书》）

◎文德郭后

后字女王，安平广宗人。文帝即王位，为夫人。及受禅，为贵嫔。黄初三年立为皇后。明帝即位，尊为皇太后。青龙三年崩，谥曰文德皇后。

◇谢上表（黄初三年）

妾无皇英厘降之节，又非姜任思齐之伦，诚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处中馈之重任。（《魏志·文德郭皇后传》注引《魏书》）

◇敕外亲刘斐

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魏志·文德郭皇后传》）

◇敕诸家

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魏志·文德郭皇后传》）

◇敕戒郭表孟武等

汉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骄奢，可不慎乎！（《魏志·文德郭后传》注引《魏书》）

◇止孟武厚葬其母（太和四年）

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魏志·文德郭皇后传》）

◎明元郭后

后西平人，黄初中入宫。明帝即位，拜为夫人。景初三年立为皇后。三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即位，皆尊为皇太后，称永宁宫，废立大事，及母丘俭、锺会等，咸假其命。景元四年崩，谥曰元皇后。

◇废帝归藩诏

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忤敖滋甚。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此二句《魏志》删，从《晋书》补。）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魏志·齐王芳纪》，又《晋书·景帝纪》）

◇出示大将军让表诏

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魏志·高贵乡公纪》）

◇听收成济诏

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魏志·高贵乡公纪》）

◇议改常道乡公讳字诏

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令朝臣博议，改易列奏。（《魏志·高贵乡公纪》，《册府元龟》三）

◇答太常请玺绶令

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明日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魏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

◇以高贵乡公嗣位令

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魏志·齐王芳纪》）

◇追贬高贵乡公令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次。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行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魏志·高贵乡公纪》）

卷十三·魏十三

◎陈王植（一）

植字子建，武帝子，文帝同母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寻改封鄄城，三年进封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三年徙封东阿，六年改封陈。薨，谥曰思王。有《列女传颂》一卷，集三十卷。

◇愁霖赋

迎朔风而爰迈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阳之隐曜兮，怨北辰之潜精。车结辙以盘桓兮，马踯躅以悲鸣。攀扶桑而仰观兮，假九日于天皇。瞻沉云之泱漭兮，哀吾愿之不将。（《艺文类聚》二）

（案：前明刻《子建集》既载前赋，复载一赋云「夫何季秋之淫雨兮」，凡六句。张溥本亦如此，盖据《艺文类聚》连载两赋也。考《文选》曹植《美女篇》注、张协《杂诗》注，知第二赋是蔡邕作，《类聚》误编耳，今删。）

◇喜霁赋

禹身誓于阳旰，卒锡圭而告成。汤感旱于殷时，造桑林而敷诚。动玉辋而云披，鸣銮铃而日阳。指北极以为期，吾将倍道以兼行。（《艺文类聚》二）

◇大暑赋

炎帝掌节，祝融司方，义和案辔，南雀舞衡。映扶桑之高炽，燎九日之重光。大暑赫其遂，元服革而尚黄。蛇折鳞于灵窟，龙解角于皓苍。遂乃温气赫戏，草木垂干，山溯海沸，沙融砾烂。飞鱼跃渚，潜黿浮岸。鸟张翼而远栖，兽交逝而云散。于时黎庶徙倚，棋布叶分，机女绝综，农夫释耘。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于是大臣迁居宅幽，绥神育灵。云屋重构，闲房肃清。寒泉涌流，玄木奋荣。积素冰于幽馆，气飞结而为霜。奏白云于琴瑟，朔风感而增凉。（《艺文类聚》五，《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初学记》三，《御览》三十四）

壮皇居之瑰玮兮，步八弦而为宇。节四运之常气兮，逾太素之仪矩。（《御览》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思赋

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遥思惝恍兮若有遗。原野萧条兮烟无依，云高气静兮露凝衣。野草变色兮茎叶希，鸣蜩抱木兮雁南飞。西风凄兮朝夕臻，扇屏弃兮捐。归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怀兮星依天。居世兮芳景迁，松、乔难慕兮谁能仙？长短命也兮独何怨？（《艺文类聚》三十五，《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四，《初学记》三，《御览》二十五）

◇感时赋

惟霖雨之永降，旷三旬而未。（《文选》鲍明远《苦热行》注）

◇洛神赋（并序）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ﾆ轘。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衤农纤得衷，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羌习礼而明诗。抗琼弟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傍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Ш，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之猗靡兮，翳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文选》，《艺文类聚》八，又七十九，《初学记》十九）

◇洛阳赋

狐貉穴于紫闼兮，茅义生于禁闱本至尊之攸居，□于今之可悲。（《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迁都赋（并序）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御览》一百九十八）。

览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纷混沌而未分，与禽兽乎无别。蠡蜊而食蔬，摭皮毛以自蔽。（《文选》曹大家《东征赋》注）

◇静思赋

夫何美女之娴妖，红颜晔而流光。卓特出而无匹，呈才好其莫当。性通畅以聪惠，行靡密而妍详。荫高岑以翳日，临渌水之清流。秋风起于中林，离鸟鸣而相求。愁惨惨兮增伤悲，子安能乎淹留。（《艺文类聚》十八）

◇怀亲赋（并序）

齐阳、南泽有先帝故营，遂停马住驾，造斯赋焉。

猎平原而南骛，睹先帝之旧营。步壁垒之常制，识旌麾之所停。存官曹之典列，心仿佛于生平。回骥首而永逝，赴修涂以寻远。情眷眷而顾怀，魂须臾而九反。（《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离思赋（并序）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之赋。

在肇秋之嘉月，将曜师而西旗。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力毕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艺文类聚》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思赋（并序）

家弟出养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爱，心有恋然，作此赋以赠之。

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况同之义绝，重背亲而为疏。乐鸳鸯之同池，羡比翼之共林。亮根异其何戚，痛别干之伤心。（《艺文类聚》二十一）

◇玄畅赋（并序）

夫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旨，杨、墨殊义，聊作斯赋，名曰《玄畅》。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该仁圣之上义，据神位以统方。补五帝之漏目，缀三代之维纲。□□□□□日，为日际而来王。（此句依《文选》颜延年《宋郊祀歌》注补。）侥余生之幸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降合颖于伊望。思荐宝以继佩，怨和璞之始镌。思黄锺以协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图之莫合，怅蕴结而延伫。志鹏举以补天，蹶青云而奋羽。舍余驷而改驾，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轨而致策，顾后乘而安驱。匪逞迈之短修，取合真而保素。弘道德而为宇，筑无怨以作藩。播慈惠以为圃，耕柔顺以为田。不愧景而惭魄，信乐天之何欲？逸千载而流声，超贵黎而度俗。（《艺文类聚》二十六）

◇幽思赋

倚高台之曲，处幽僻之闲深。望翔云之悠悠，羌朝霁而夕阴。顾秋华之零落，感岁暮而伤心。观跃鱼于南沼，聆鸣鹤乎北林。搦素笔而慷慨，扬大雅之哀吟。仰清风以叹息，寄予思于悲弦。信有心而在远，重登高以临川。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艺文类聚》二十六）

◇述行赋

寻曲路之南隅，观秦政之骊坟。哀黥首之罹毒，酷始皇之为君。濯余身于神井，伟温涛之若焚。（《初学记》七骊山汤三）

◇述征赋

恨西夏之不纲。（《文选》潘岳《西征赋》注，陆机《吊魏武文》注）

◇节游赋

览宫宇之显丽，实大人之攸居。建三台于前处，飘飞陛以凌虚。连云阁以远径，营观榭于城隅。亢高轩以回眺，缘云霓而结疏。仰西岳之崧岑，临漳滏之清渠。观靡靡而无终，何眇眇而难殊。亮灵后之所处，非吾人之所庐。于是仲春之月，百卉丛生。萋萋蔼蔼，翠叶朱茎。竹林青葱，珍果含荣。凯风发而时鸟欢，微波动而水虫鸣。感气运之和润，乐时泽之有成。遂乃浮素盖，御骅骝。命友生，携同俦。诵风人之所欢，遂驾言而出游。步北园而驰惊，庶翱翔以解忧。望洪池之漾，遂降集乎轻舟。沈浮蚁于金，行觞爵于好仇。丝竹发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响厉，悲风激于中流。且容与以尽观，聊永日而忘愁。嗟义和之奋策，怨曜灵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罢曲宴而旋服，遂言归乎旧房。（《艺文类聚》二十八）

◇感节赋

携友生而游观，尽宾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销日以忘忧。欣阳春之潜润，乐时泽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玄鸟之来游。嗟征夫之长勤，虽处逸而怀愁。惧天河之一回，没我身乎长流。岂吾乡之足顾？恋祖宗之灵丘。惟人生之忽过，若凿石之未耀。慕牛山之哀泣，耀平仲之我笑。折若华之翳日，庶朱光之长。愿寄躯于飞蓬，乘阳风而远飘。亮吾志之不从，乃拊心以叹息。青云郁其西翔，飞鸟翩而上匿。欲纵体而从之，哀予身之无翼。大风隐其四起，扬黄尘之冥冥。野兽惊以求群，草木纷其扬英。见游鱼之涔氵爵，感流波之悲声。内纡曲而潜结，心怛惕以中惊。匪荣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归全之明义，庶不忝乎所生。（《艺文类聚》二十八）

◇出妇赋

以才薄之陋质，奉君子之清尘。承颜色以接意，恐疏贱而不亲。悦新昏而忘妾，哀爱惠之中零。遂摧颓而失望，退幽屏于下庭。痛一旦而见弃，心忉怛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登车，左右悲而失声。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艺文类聚》三十）

◇愍志赋（并序）

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彼女遂行适人。有言之于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赋曰：

窃托音于往昔，迄来春之不从。思同游而无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岂良时之难俟？痛余质之日亏。登高楼以临下，望所欢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艺文类聚》三十）

◇归思赋

背故乡而迁徂，将遥憩乎北滨。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壤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嗟乔木之无阴，处原野其可为。信乐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载驰。（《艺文类聚》三十）

◇慰子赋

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帷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曰δ晚而既没，月代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艺文类聚》三十四）

◇慰情赋（序）

黄初八年正月，雨，而北风飘寒，园果堕冰，枝干摧折。（《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

◇寡妇赋

高坟郁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文选》谢灵运《广陵王墓下作诗》注）

◇叙愁赋（并序）

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子作赋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达乎义方。遭母氏之圣善，奉恩化之弥长。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职于衣裳。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观图像之遗形，窃庶几乎皇英。委微躯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荷印绂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对床帐而太息，慕二亲以增伤。扬罗袖而掩涕，起出户而彷徨。顾堂宇之旧处，悲一别之异乡。（《艺文类聚》三十五）

◇九愁赋

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超引领之徘徊。眷浮云以太息，愿攀登而无阶。匪徇荣而愉乐，信旧都之可怀。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顾，心怀愁而荒悴。念先宠之既隆，哀后施之不遂。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之君心。刈桂兰而秣马，舍予车于西林。愿接翼于归鸿，嗟高飞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响一绝而不还。伤时俗之趋险，独惆怅而长愁。感龙鸾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窜江介之旷野，独眇眇而泛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岂天监之孔明，将时运之无常？谓内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见黜，信无负于时王。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继怀，恒惨惨而情挽。旷年载而不回，长去君乎攸远。御飞龙之蜿蜒，扬翠霓之华旌。绝九霄而高骛，飘弭节于天庭。披轻云而下观，览九土之殊形。顾南郢之邦壤，咸芜秽而倚倾。骖盘桓而思服，仰御骧以悲鸣。纾予袂而收涕，仆夫感以失声。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顾旋复之无轨，长自弃于遐滨。与麋鹿而为群，宿林薮之葳蕤。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践蹊径之危阻，登岩之高岑。见失群之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聪而失条。亮无怨而弃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余行之所招。（《艺文类聚》三十五）

◇悲命赋

哀魂灵之飞扬。（《文选·别赋》注）

◇潜志赋

潜大道以游志，希往昔之遐烈。矫贞亮以作矢，当苑囿乎呈艺。驱仁义以为禽，必信忠而后发。退隐身以灭迹，进出世而取容。且摧刚而和谋，接处肃以静恭。亮知荣而守辱，匪天路以为通。（《艺文类聚》三十六）

◇藉田赋

大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无不植也。《御览》八百三十四

名王亲枉千乘之体于陇亩之中，执Θ于畦町之侧，尊趾勤于耒，玉手劳于耕耘。（《书钞》九十一引三条）

◇感婚赋

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顾有怀兮妖娆，用搔首兮屏营。澄清台以荡志，状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叹息，风飘遥以动缨。（《艺文类聚》四十）

◇娱宾赋

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遂ㄋ宾而高会兮，丹帷晔以四张。辨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欣公子之高义兮，得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而忘忧兮，美酒清而肴乾。（《初学记》十，又十四）

◇东征赋（并序）

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禁兵卫宫省。然神武一举，东夷必克。想见振旅之盛，故作赋一篇：

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幡旗转而心思兮，舟楫动而伤精。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嗟我愁其何为兮，心遥思而县旌。师旅凭皇穹之灵兮，亮元勋之必举。挥朱旗以东指兮，横大江而莫御。循戈橹于清流，泛云梯而容与。禽元帅于中舟，振灵威于东野。（《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三百三十六）

◇登台赋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云云。（《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徐澹《魏纪》。又见《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游观赋

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路之飞除。从熊罴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成风，挥汗如雨。（《艺文类聚》六十三）

◇临观赋

登高墉兮望四泽，临长流兮送远客。春风畅兮气通灵，草含干兮木交茎。丘陵窟兮松柏青，南园兮果戴荣。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以溯勤，歌式微以咏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艺文类聚》六十三）

◇闲居赋

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销忧。何岁月之若鹜，复民生之无常？感阳春之发节，聊轻驾而远翔。登高丘以延企，时薄暮而起予。仰归云以载奔，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入虚廓之闲馆，步生风之广庑。践密迩之修除，即蔽景之玄宇。翡鸟翔于南枝，玄鹤鸣于北野。青鱼跃于东沼，白鸟戏于西渚。遂乃背通谷，对绿波；藉文茵，翳春华。丹毂更驰，羽骑相过。（《艺文类聚》六十四）

寒风而开襟。（《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又沈约《游沈道士馆诗》注）

愿同衾于寒女。（《文选》郭泰《答傅咸诗》注）

卷十四·魏十四

◎陈王植（二）

◇宝刀赋（并序）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赋曰：

有皇汉之明后，思潜达而玄通。飞文藻以博致，扬武备以御凶。乃炽火炎炉，融铁挺英。乌获奋椎，欧冶是营。扇景风以激气，飞光鉴于天庭。爰告祠于太乙，乃感梦而通灵。然后砺以五方之石，凿以中黄之壤。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像。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晃养。陆斩犀革，水断龙舟。轻击浮截，刃不汋流。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初学记》二十二，《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华扇赋（并序）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汉桓帝，帝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故为此赋。其辞曰：

有神区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对渌水之素波，背玄涧之重深。体虚畅以立干，播翠叶以成阴。形五离而九折，篾解而缕分。效虬龙之蜿蜒，法虹之烟ㄉ。摅微妙以历时，结九层之华文。尔乃浸以芷若，拂以江蓠。摇以五香，濯以兰池。因形致好，不常厥仪。方不应矩，圆不中规。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时气清以芳厉，纷飘动乎绮纨。（《艺文类聚》六十九，《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二）

◇扇赋

情骀荡而外得，心悦豫而内安。增吴氏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八十一）

◇酒赋（并序）

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始。

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嗟麴ㄗ之殊味，□□□□□□。仰酒旗之景曜，协（《书钞》作「徵」。）嘉号于天辰。缪公酣而兴霸，汉祖醉而蛇分。穆生失醴而辞楚，侯嬴感爵而轻身。谅千锺之可慕，何百觚之足云！其味亮升，（当有误。）久载休名。宜城（《书钞》作「成」）醪醴，苍悟缥清。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或云沸川涌，或素蚁如萍。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欢以接意，会陵云之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从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和睚眦之宿憾，虽怨雠其必亲。于是矫俗先生闻之而叹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纵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斥。」（《艺文类聚》七十二，又《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五条）

◇车渠碗赋

惟斯碗之所生，于凉风之峻湄。采金光以定色，拟朝阳而发辉。丰玄素之炜晔，带朱荣之葳蕤。丝纶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飘遥而浮景，若惊鹄之双飞。隐神璞于西野，弥百叶而莫希。于时乃有明笃神后，广彼仁声。夷慕义而重使，献兹宝于斯庭。命公输使制匠，穷妍丽之殊形。华色灿烂，文若点成。郁蓊云蒸，蜿蜒龙征。光如激电，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伟，信一览而九惊。虽离朱之聪目，由炫耀而失精。何明丽之可悦，起群宝而特章。俟君子之闲宴，酌甘醴于斯觞。既娱情而可贵，故求御而不忘。（《艺文类聚》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八百八）

◇迷迭香赋

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发晖。流翠叶于纤柯兮，结微根于丹墀。信繁华之速实兮，弗见凋于严霜。芳暮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芝英。既经时而收采兮，遂幽杀以增芳。去枝叶而特御兮，入绡之雾裳。附玉体以行止兮，顺微风而舒光。（《艺文类聚》八十一）

◇芙蓉赋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以擢茎。退润王宇，进文帝廷。（二语从《文选》刘休玄《拟古诗》注补。）竦芳柯以从风，奋纤枝之纟卒纟蔡。（二语从《初学记》补，一本作「璀璨」。）其始荣也，若夜光寻夫木；其扬晖也，晃若九日出谷。芙蕖骞翔，菡萏星属。丝条垂珠，丹茎加绿。烨烨，烂若龙烛。观者终朝，情犹未足。于是姣童媛女，相与同游。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艺文类聚》八十二，《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九十九）

◇橘赋

有朱橘之珍树，于鹑火之遐乡。禀太阳之烈气，嘉杲日之休光。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播万里而遥植，列铜爵之园庭。背江洲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邦换壤殊，爰用丧生。处彼不凋，在此先零。朱实不衔，（《初学记·事对》作「不萌」。）焉得素荣？惜寒暑之不均，嗟华实之永乖！仰凯风以倾叶，冀炎气之可怀。鸣条以流响，越鸟之来栖。夫灵德之所感，物无微而不和。神盖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讹。既萌根而弗干，谅结叶而不华。渐玄化而不变，非彰德于邦家。拊微条以叹息，哀草木之难化。（《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又见《文选》赵至《与嵇茂齐书》注，《御览》九百六十六）

◇槐树赋

羡良木之华丽，爰获贵于至尊。冯文昌之华殿，森列峙乎端门。观朱榱以振条，据文陛而结根，扬沈阴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践朱夏而乃繁。覆阳精之炎景，散流曜以增鲜。（《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白鹤赋

嗟皓丽之素鸟兮，含奇气之淑祥。薄幽林以屏处兮，阴重景之余光。狭单巢于弱条兮，惧冲风之难当。无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伤。承邂逅之侥幸兮，得接翼于鸾皇。同毛衣之气类兮，信休息而同行。痛良会之中绝兮，遘严灾而逢殃。共太息而祗惧兮，抑吞声而不扬。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冀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聆雅琴之清韵，记六翮之末流。（《艺文类聚》九十，《初学记》三十）

◇赋

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必于死，遂赋之焉。

美遐圻之伟鸟，生太行之岩阻。体贞刚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辅。戴毛角之双立，扬玄黄之劲羽。甘沉殒而重辱，有节侠之义矩。降居檀泽，高处保岑。游不同岭，栖必异林。若有翻雄骇逝，孤雌惊翔，则长鸣挑敌，鼓翼专场。逾高越壑，双战只僵。阶待斯珥，俯曜文墀。成武官之首饰，增庭燎之高晖。（《艺文类聚》九十）

◇鹦鹉赋

美洲中之令鸟，超众类之殊名。感阳和而振翼，遁太阴以存形。遇旅人之严纲，殊六翮而无遗。身挂滞于重纟，孤雌鸣而独归。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分麋躯以润镬，何全济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辉。怨身轻而施重，恐往惠之中亏。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永哀鸣以报德，庶终来而不疲。（《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离缴雁赋（并序）

余游于玄武陂，有雁离缴，不能复飞，顾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怜而赋焉。

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寻淑类之殊异兮，禀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纯气兮，赴四节而征行。远玄冬于南裔兮，避炎夏乎朔方。白露凄以飞扬兮，秋风发乎西商。感节运之复至兮，假魏道而翱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发机兮，播纤缴以凌云。挂微躯之轻翼兮，忽颓落而离群。旅朋惊而鸣逝兮，徒矫首而莫闻。甘充君之下厨，膏函牛之鼎镬。蒙生全之顾复，何恩施之隆博？于是纵躯归命，无虑无求。饥食梁稻，渴饮清流。（《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射雉赋

暮春之月，宿麦盈野，野ず群雉。（《初学记》三）

◇鹞雀赋

鹞欲取雀，雀自言「微贱，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啖，实不足饱。」鹞得雀言，初不敢语。「顷来轲，资粮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得鹞言，意甚怔营。「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陨倾。皇天降鉴，贤者是听。」鹞得雀言，意甚沮惋。「当死弊雀，头如果蒜。不早首服，捩颈大唤。行人闻之，莫不往观。」雀得鹞言，意甚不移。依一枣树，丛《艹农》多刺。（二句从《御览》补）目如辩手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跳跃二翅。「我虽当死，略无可避。」鹞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妪。相将入草，共上一树。仍共木末，辛苦相语：「向者近出，为鹞所捕。赖我翻捷，体素便附。说我辨语，千条万句。欺恐舍长，令儿大怖。我之得免，复胜于兔。自今徙意，莫复相妒。」（《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二十六，又九百六十五）

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马矢中粟。（《御览》八百四十一）

◇神龟赋（并序）

龟号千岁，时有遗余龟者，数日而死，肌肉消尽，唯甲存焉，余感而赋之曰：

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乎一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冈。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乡。顺仁风以消息，应圣时而后翔。嗟神龟之奇物，体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则地，上规隆而法天。顺阴阳以呼吸，藏景曜于重泉。食飞尘以实气，饮不竭于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时弯回以鹤顾。忽万载而不恤，周无疆于太素。感白灵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虽见珍于宗庙，离刳剥之重辜。欲怨于上帝，将等愧乎游鱼。惧沈泥之逢殆，赴芳莲以巢居。安玄云而好静，不汪翔而改度。昔严州之抗节，援斯灵而记喻。嗟禄运之顿蹇，发遇获于江滨。归笼槛以幽处，遭谆美之仁人。昼顾瞻而终日，夕抚顺以接晨。遘淫灾以陨越，命剿绝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难烛。黄氏没于空泽，松、乔化于株木。蛇折鳞于平皋，龙蜕骨于深谷。亮物类之迁化，疑斯灵之解壳。（《艺文类聚》九十六，《初学记》三十）

◇蝉赋

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于太阴。在焱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栖乔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隐柔桑之稠叶兮，快啁号以遁暑。若黄雀之作害兮，患螗螂之劲斧。飘高翔而远托兮，毒蜘蛛之网罟。欲降身而卑窜兮，惧草虫之袭予。免众难而弗获兮，遥迁集乎宫宇。依名果之茂阴兮，托修干以静处。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与于园圃。体离朱之聪视兮，姿才捷于猿。条罔叶而不挽兮，树无干而不缘。翳轻驱而奋进兮，跪侧足以自闲。恐余身之惊骇兮，精曾而目连。持柔竿之冉冉兮，运微黏而我缠。欲翻飞而逾滞兮，知性命之长捐。委厥体于膳夫，归炎炭而就燔。秋霜纷以宵下，晨风洌其过庭。气ょ怛而薄躯，足攀木而失茎。吟嘶哑以沮败，状枯槁以丧形。乱曰：《诗》叹鸣蜩，声ィィ兮；盛阳则来，太阴逝兮；皓皓贞素，侔夷节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艺文类聚》九十七，徐本《初学记》三十）

◇蝙蝠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っ，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陆，上不凭木。（《艺文类聚》九十七）

◇九咏

芙蓉车兮桂衡，结萍盖兮翠旌。四苍虬兮翼毂，驾陵鱼兮骖鲸。茵荐兮芷席，蕙帱兮荃床。（本作「苓床」，依《御览》六百九十九改。）抗南箕兮簸琼蕊，挹天河兮涤玉觞。灵既降兮泊静默，登文阶兮坐紫房。服春荣兮猗摩，云裾绕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峨，带冕虹兮陵厉。兰肴御兮玉俎陈，雅音奏兮文虞罗。感濯汉兮美游女，扬激楚兮咏湘娥。临（《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作「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来无见兮进无闻，泣下雨兮叹成云。先后悔其靡及，冀后王之一寤。犹搦辔而繁策，驰覆车之危路。群乘舟而无楫，将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国之未静。任椒兰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领。寻湘汉之长流，采芳岸之灵芝。遇游女于水裔，探菱华而结辞。（《御览》九百七十五引《九愁》有此语。）野萧条以极望，旷千里以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污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艺文类聚》五十六。案：末六语与《九愁赋》同）

停舟兮焉待，举帆兮安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八）

运兰棹以速往，□回波之容与。（同上）

过□穴兮清泠，术鸣条兮动心。《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践丹穴兮观鸾居，通朱爵兮息南巢。（同上）

葛蔓滋兮冒神宇。（《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又沈约《学省愁卧诗》注作「蔓葛」。）

徒勤躬兮苦心。（《文选·头陀寺碑》注）

温风翕兮煎沙石，鸟罔窜兮兽无跖。（《御览》三十四）

乘逸响兮执电鞭，忽而往兮恍而旋。（《御览》三百五十九）

越江兮刈兰，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露兮践欢。（《御览》七百六十五）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文选》魏文帝《燕歌行》注引曹植《九咏》注）

何孤客之可悲。（《文选》谢灵运《七里濑诗》注）

皇降兮潜灵舞。（《文选》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遥逝

哀秋气之可悲兮，凉风萧其严厉。神龙盘于重泉兮，腾蛇蛰于幽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写灌均上事令

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御览》五百九十三）

◇毁鄄城故殿令

令：鄄城有故殿，名汉武帝殿。昔武帝好游行，或所幸处也。梁桷倾顿，栋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终于毁坏，故颇撤取，以备宫舍。余时获疾，望风乘虚，卒得慌惚，数日后廖，而医坐妄说，以为武帝魂神，生兹疾病。此小人之无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文选》颜延之《北使洛诗》注引此二语作「尺椽」，盖误涉上句。）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则死有知，亦当逍遥于华都，留神于旧室。则甘泉通天之台，云阳九层之阁，足以绥神育灵。夫何恋于下县，而居灵于朽宅哉？以生谕死，则不然也。况于死者之无知乎？且圣帝明王顾宫阙之泰，苑囿之侈，有妨于时者，或省以惠人。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将撤坏，以修殿舍，恐无知之人，坐自生疑，故为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许敬宗、刘伯庄等《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

◇赏罚令（《文馆词林》题如此，《艺文类聚》作黄初五年令）

令：夫远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传》曰：「知人则哲，尧犹病诸？」谚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自世间人或受宠而背恩，或无故而人叛，违顾左右，旷然无信。夫嚼者咋断其舌，右手执斧，左手执钺，伤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于人乎？唯无深瑕潜衅，隐过匿愆，乃可以为人君上，行刀锯于左右耳，前后无其人也。谚曰：「谷千驽马，不如养一骥。」又曰：「谷驽马，养虎犬，无益也。」乃知韩昭侯之藏弊裤，良有以也。役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义化者，有可以恩惠驱者，此二者不足以导之，则当以刑罚使之；刑罚复不足以率之，则明圣所不能畜。故尧舜至圣，不能容无益之子；汤武至圣，不能养无益之臣。九折臂知为良医，吾知所以待下矣。诸吏各敬尔位，孤推一概之平。功之宜赏，于疏必与；罪之宜戮，在亲不赦。此令之行，有若日。於戏群司，其览之哉！（《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诫令（《艺文类聚》作黄初六年令）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山。赖蒙帝主天地之仁，违百寮之典议，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国，扌建门退扫，形影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昔雄渠李广，武发石开；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固精诚可以动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今皇帝遥过鄙国，旷然大赦，与孤更始，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丰赐光厚，訾重千金，损乘舆之副，竭中黄之府，名马充厩，驱牛塞路，孤以何德而当斯惠？孤以何功而纳斯贶？富而不吝，宠至不骄者，则周公其人也。孤小人尔，深更以荣为感，何者？将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循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人地，将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然孤固欲行众人之所难。《诗》曰：「德如毛，人鲜克举之。」此之谓也。故为此令，著于宫门，欲使左右共观志焉。（《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令

谚云：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夫相者文德昭，将者武功烈。（《文选》陆机《吴趋行汴》。又刘琨《答卢谌诗》注，《御览》四百九十六。案：本传《陈审举疏》亦有此数语。）

卷十五·魏十五

◎陈王植（三）

◇庆文帝受禅章

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克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艺文类聚》十三

◇庆文帝受禅上礼章

陛下以明圣之德，受天显命，良辰即祚，以临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风欣庆，执贽奔走，奉贺阙下。况臣亲体至戚，怀欢踊跃。（《艺文类聚》十三）

◇改封陈王谢恩章

臣既弊陋，守国无效，自分削黜，以彰众戒。不意天恩滂霈，润泽横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猥蒙加封，茅土既优，爵赏必重，非臣虚浅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报塞。（《艺文类聚》五十一）

◇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

诏书封臣息男苗为高阳乡公，志为穆乡公。臣伏自惟，文无升堂庙胜之功，武无摧锋接刃之效，天时运幸，得生贵门，遇以亲戚，少荷光宠，窃位列侯，荣曜当世。顾影惭形，流汗反侧。洪恩罔极，云雨增加，既荣本干，枝叶并蒙。苗志小竖，既顽且稚。猥荷列爵，并佩金紫。施崇一门，惠及父子。（《艺文类聚》五十一）

◇求祭先王表

臣虽比拜表，自计违远以来，已逾旬日。垂竟夏节方到，臣悲伤有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终，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虽卑鄙，实禀体于先王。自臣虽贫窭，蒙陛下厚赐，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羊猪牛臣自能办，杏者臣县自有。先王喜食鳆鱼，臣前已表得徐州臧霸送鳆鱼二百枚，足以供事。乞请冰瓜五枚，白柰二十枚。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臣实欲告敬，且欲复尽哀。（《御览》三百八十九，五百二十六，九百三十八，九百七十，又九百七十八）

◇上九尾狐表

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後，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树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开元占经》一百十六）

◇谢初封安乡侯表（黄初二年）

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愍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文选》曹子建《责躬诗》注作「行至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惧于不修，始违宪法，悲于不慎，速此贬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遗太后见忧。臣自知罪深责重，受恩无量，精魂飞散，亡躯殒命云云。（《艺文类聚》五十一）

◇封鄄城王谢表（黄初二年）

臣愚驽垢秽，才质疵下，过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苟贪视息，无复幸。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俯仰惭惶，五内战悸，奉诏之日悲喜参至，虽因拜章陈答圣恩，下情未展。（《艺文类聚》五十一）

◇求习业表

虽免大诛，得归本国。（《文选》曹子建《责躬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招降江东表

臣闻士之羡永生者，非徒以甘食丽服宰割万物而已，将有以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今臣文不昭于俎豆，武不习于干戈，而窃位藩王，尸禄东夏，消损天日，无益圣朝。淮南尚有山窜之贼，吴会犹有潜江之虏。使战士未获归于农亩，五兵未得戢于武库。盖善论者不耻谢，善战者不羞走。夫凌云者，泥蟠者也；后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龙以为德，尺蠖以昭义。昔汤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能继陆、贾之踪者，使之江南，发恺悌之诏，张日月之信，开以降路，权必奉圣化，斯不疑也。（《艺文类聚》五十二）

◇上责躬应诏诗表（黄初四年）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纲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无复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廷，踊跃之怀，瞻望反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并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采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魏志·陈思王植传》，《文选》）

◇表（《百三家集》作《望恩表》）

臣闻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飧。夫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飧短褐者，物有所急也。（《艺文类聚》五）

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听。（《御览》八百二十）

昔欧冶启视，铅刀易价；伯乐所眄，驽马百倍。（《御览》三百四十六）

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极。（《文选》潘岳《西征赋》注）

◇乞田表

乞城内及城边好田，尽所赐百年力者。臣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御览》八百二十一）

◇请赴元正表（黄初四年）

欣豫百官之美，想见朝觐之礼，耳存九成，目想率舞。（《艺文类聚》三十九）

◇又谢得入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云而晒白日，出幽谷而登乔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极。（《艺文类聚》三十九）

◇罢朝表

觐玉容而庆荐，奉欢宴而慈润。（《文选》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注）

◇谢周观表

诏使周观，初玩云盘。北观疏圃，遂步九华。神明特处，谲诡天然。诚可谓帝室皇居者矣。虽昆仑阆风之丽，文昌之居，不是过也。（《艺文类聚》六十一）

◇求出猎表

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待罪南宫。（《文选》曹子建《责躬诗》注引《植集》）

于七月伏鹿鸣尘，四月五月射雉之际，此正猎乐之时。（《艺文类聚》九十五）

◇谢鼓吹表

许以箫管之乐，荣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过周旦，济世安宗，实在圣德。（《艺文类聚》六十八）

◇献马表

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拜，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奉献。（《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四）

◇上银鞍表

于先武皇帝代敕此银鞍一具，初不敢乘，谨奉上。（《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八）

◇上牛表

臣闻物以洪珍，细亦或贵。入不见僬侥之微，不知决漭之泰，不见果下之乘，不别龙马之大。高下相悬，所以致观也。谨奉牛一头，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献上。（《艺文类聚》九十四）

◇上铠表

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当铠一领，赤炼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已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六）

◇上文帝诔表

陛青云而诞德。（《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自试表（太和二年）

臣植言：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虚无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旦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可谓厚幸矣。而位窃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己」之讥。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镇御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渊鱼未县于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昔耿不俟光武，亟击张步，言不以贼遗于君父也。故车右伏剑于鸣毂，雍门刎首于齐境，若此二士，岂恶生而尚死哉？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纓纓（《文选》作「占」。）其王羁致北阙。此二臣岂好为夸主而耀世哉？志或郁结，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也。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

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将，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文选》作「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衄，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锺，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於邑而窃自痛者也。

夫临博而企竦，闻乐而窃者，或有赏音而识道也。昔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冀以尘务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必知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魏志·陈思王植传》，《文选》，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三）

◇又求自试表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叙百揆，稷、契、夔、龙是矣；武功烈，则可以征不庭，广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于汤、文，诚道合志同，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昔骐骥之于吴坂，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子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案：篇首至此，与《魏志》本传所载《陈审举疏文》同，《艺文类聚》作《又求自试表》。考《文馆词林》载明帝答诏云：「省览来书，至于再三。」则《求自试》，似非一表，盖《艺文》据《植集》本，因与本传异耳，录之不嫌复出。）昔段干木修德于闾阎，秦军为之辍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节于邦境，燕晋为之退师，而景公无患。皆简德尊贤之所致也。愿陛下垂高宗傅岩之明，以显中兴之功。（《艺文类聚》五十三）

夫人贵生者，非贵其养体好服，终竟年寿也，贵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禄者，非虚张者也，有功德然后应之，当矣。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论，孟轲有弃生之义。彼一圣一贤岂不愿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试，必立功也。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魏志·陈思王值传》注引《魏略》。植虽上此表，犹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见用，故曰云云。）

◇谏伐辽东表

臣伏以辽东负阻之国，势便形固，带以辽海。今轻军远攻，师疲力屈，自有其备，所谓以逸待劳、以饱制饥者也。以臣观之，诚未易攻也。若国家攻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悬公孙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偿中国之费；虏其民，不足以补三军之失：是我所获不如所丧也。若其不拔，旷日持久，暴师于野，然天时难测，水湿无常，彼我之兵，连于城下，进则有高城深池，无所施其功；退则有归涂不通，道路氵洳。东有待衅之吴，西有伺隙之蜀，吴起东南则荆阳骚动，蜀应西境则雍凉参分。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夫渴而后穿井，饥而后殖种，可以图远，难以应卒也。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劝农桑。三者既备，然后令伊、管之臣，得施其术；孙、吴之将，得奋其力。若此，则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闻。曾何忧于二敌，何惧于公孙乎？今不恤邦畿之内，而劳神于蛮貊之域，窃为陛下不取也。（《艺文类聚》二十四）

◇转封东阿王谢表（太后三年）

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饣胡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艺文类聚》五十一）

◇上卞太后诔表（太和四年五月）

大行皇太后资坤元之性，体载物之仁，齐美姜原，等德任姒，佐政内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气受润，庶锺元吉，永膺万祚。何图一旦早弃明朝，背绝臣庶？悲痛靡告。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冒越谅暗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扬明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忧荒情散，不足观采。（《艺文类聚》十五）

容车饰驾，以合北辰。（《文选》颜延年《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引曹植《宣后诔表》）

◇谢妻改封表（太和六年二月）

玺书：今以东阿王妃为陈王妃，并下印绶，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即日到。臣辄奉诏拜。其才质底下，谬同受私，遇宠素餐，臣为其首。陛下体乾坤育物之德，东海含容之大，乃复随例显封大国，光扬章灼，非臣负薪之才所宜克当，非臣秽衅所宜蒙获。夙夜忧叹，念报罔极。洪施遂隆，既荣枝干，猥复正臣妃为陈妃，熠耀宣朗，非妾妇蠢愚所当蒙被。葵藿草物，犹感恩养，况臣含气，衔佩弘惠，没而后已，诚非翰墨屡辞所能答。（《艺文类聚》五十一）

◇入觐谢表（太和六年）

臣得出幽屏之城，获觐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阊阖之闼，此二喜也。必以有之容，瞻见穆穆之颜，此三喜也。将以杌之质，禀受崇圣之训，此四喜也。（《御览》四百六十七，引曹植礼上表）

◇答诏示平原公主诔表（太和六年）

奉诏并见圣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哀动神明，痛贯天地。楚王臣彪等闻臣为读，莫不挥涕。（《御览》五百九十六）

◇答诏表

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奉诏之日，涕泣横流，虽文武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御览》三百七十八）

◇谢赐柰表

即夕殿中虎贲宣诏，赐臣等冬柰一奁，诏使温啖。夜非食时，而赐见及。柰以夏熟，今则冬至，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实非臣等所宜蒙荷。（《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

◇冬至献履袜颂表

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先臣或为之颂。臣既玩其嘉藻，愿述朝庆。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不胜感节，情系帏幄。拜表奉贺，并献文履七纟两，袜百副。茅茨之陋，不足以入金门登玉台也。上献以闻，谨献。（《书钞》一百五十六，《初学记》四，《御览》二十八，六百九十七）

◇献璧表

臣闻玉不隐瑕，臣不隐情。伏知所进，非和氏之璞。万国之币，璧为充贡。（《艺文类聚》八十四）

◇贺瑞表

臣闻凤皇复见于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圣德至理，以致嘉瑞，将栖凤于林囿，豢龙于陂池，为百姓旦夕之观也。（《艺文类聚》九十八）

◇谢赐谷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书念臣经用不足，以船河邸阁谷五千斛赐臣。（《御览》八百三十七）

◇表

诸公立朝铺作粥食之，侯卧择薤。（《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四十四）

赐迈越纽。（《书钞》十九）

即日表油囊之赐。（《书钞》一百三十六）

爵重才轻。（《文选》张茂先《答何劭诗》注）

卷十六·魏十六

◎陈王植（四）

◇求存问亲戚疏（《文选》作《求通亲亲表》）

臣植言：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

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入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言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窃不愿于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忄娄々之诚，窃所独守，实怀鹤立企伫之心。敢复陈闻者，冀陛下倘发天聪而垂神听也。（《魏志·陈思王植传》。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文选》。）

◇上疏陈审举之义

臣闻天地协气而万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既时有举贤之名，而无得贤之实，必各援其类而进矣。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致雍熙，稷、契、夔、龙是也；武功烈，则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于汤武、周文，诚道合志同，玄谟神通，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龌龊近步，遵常守故，安足为陛下言哉？故阴阳不和，三光不畅，官旷无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责也。疆场骚动，方隅内侵，没军丧众，干戈不息者，边将之忧也。岂可虚荷国宠而不称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负益重，位益高者责益深，《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此其义也。

陛下体天真之淑圣，登神机以继统，冀闻《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加东有覆败之军，西有殪没之将，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鼠军》鼬喧哗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尝不辍食而挥餐，临觞而扌益腕矣。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骐骥之于吴阪，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邮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盖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伯乐驰千里，明君致太平；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万机内理，武将行师，方难克珥。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劳动銮驾，暴露于边境哉？

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乐毅奔赵，心不忘燕；廉颇在楚，思为赵将。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撮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驱，毕命轮毂，虽无大益，冀有小补。然天高听远，情不上通，徒独望青云而拊心，仰高天而叹息耳。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叔鱼陷刑，叔向匡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故《传》曰：「无周公之亲，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汉氏广建藩王，丰则连城数十，约则飨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树国，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苏之谏始皇，淳于越之难周青臣，可谓知时变矣。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臣闻孟子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豪厘少挂圣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魏志·陈思王植传》。又略见《御览》五十六，三百五十九）

◇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太和五年）

臣闻古者圣君，与日月齐其明，四时等其信，是以戮凶无重，赏善无轻，怒若惊霆，喜若时雨，恩不中绝，教无二可，以此临朝，则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万里之外，审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虽有构会之徒，泊然不以为惧者，盖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为齐将，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闻竟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顾当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亲射桓公，后幽囚从鲁槛车载，使少年挽而送齐。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惧鲁之悔，谓少年曰：「吾为汝唱，汝为和，声和声，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数百里，宿昔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至则相齐，此臣之信君也。

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魏东藩，使屏翰王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方外不定，必当须辨者，臣愿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负襁，子弟怀粮，蹈锋履刃，以徇国难，何但习业小儿哉？愚诚以挥涕增河，鼷鼠饮海，于朝万无损益，于臣家计。甚有废损。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馀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冠，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Θ秽草，驱护鸟雀。休候人则一事废，一日猎则众业散，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常自躬亲，不委下吏而已。

陛下圣仁，恩诏三至，士子给国，长不复发。明昭之下，有若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画然自固，如天如地，定习业者并复见送，厶若昼晦，怅然失图。伏以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为置卿士，屋名为宫，冢名为陵，不使其危居独立，无异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乐于灌园；蓬户茅牖，原宪之宅也；陋巷箪瓢，颜子之居也；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固当羁绊于世绳，维系于禄位，怀屑屑之小忧，执无已之百念，安得荡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此愿未从，陛下必欲崇亲亲，笃骨肉，润白骨而荣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与杨德祖书（建安二十一年）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文选》作「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连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错一字。（《文选》作「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砦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所好尚。兰ぇ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又见《文选》）

◇与吴季重书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绩也。若夫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讽而诵之。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又闻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辙易行，非良乐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郑之政，愿足下勉之而已矣。适对嘉宾，口授不悉，往来数相闻。曹植白。（《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陈孔璋书

夫彼翠云以为衣，戴北斗以为冠，带虹以为绅，连日月以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于天，志绝于心矣。（《御览》六百八十四，六百九十二）

骥不常步，应良御而效足。（《文选·赭白马赋》注，又陆机《高祖功臣颂》注）

◇报陈孔璋书

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文心雕龙·事类篇》）

◇与丁敬礼书

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书钞》一百三）

◇与司马仲达书

今贼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区区之吴尔，无有争雄于宇内，角胜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盖以洲渚为营壁，江淮为城堑而已。若可得挑致，则吾一旅之卒，足以敌之矣。盖弋鸟者矫其矢，钓鱼者理其纶。此皆度彼为虑，因象设宜者也。今足下曾无矫矢理纶之谋，徒欲候其离舟，伺其登陆，乃图并吴会之地，收陈野之民，恐非主上授节将之心也。（《艺文类聚》五十九）

◇答崔文始书

临江直钓，不获一鳞，非江鱼之不食饵，其所饵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举擢。（《御览》九百三十六）

◇辩问

君子隐居，以养真也。（《文选》张景阳《杂诗》注）

游说之士，星流电耀。（《文选·广绝交论》注）

◇七启（并序）

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る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独驰思于天云之际，无物象而能倾。于是镜机子闻而将往说焉。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回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对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潜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飘遥焉，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若将飞而未逝，若举翼而中留。于是镜机子攀葛ぱ而登，距岩而立，顺风而称曰：「予闻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今吾子弃道艺之华，遗仁义之英。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精神乎虚廓，废人事之纪经。譬若画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未之思乎？何所规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应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盖有形必朽，有迹必穷。芒芒元气，谁知其终？名秽我身，位累我穷。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假灵龟以托喻，宁掉尾于涂中。」镜机子曰：「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仆将为吾子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愿闻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隐拯沉。不远遐路，幸见光临。将敬涤耳，以听玉音。」

镜机子曰：「芳菰精卑，霜蓄露葵。玄熊素肤，肥豢脓肌。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山《》斥，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霍江东之潜鼍，隽汉南之鸣鹑。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适咸，蓐收调辛。紫兰、丹椒，施和必节。滋味既殊，遗芳射越。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应化则变，感气而成。弹徵则苦发，叩宫则甘生。于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娱肠。此肴馔之妙也，子能从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镜机子曰：「步光之剑，华藻繁缛。饰以文犀，雕以翠绿。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陆断犀象，未足称隽。随波截鸿，水不渐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华组之缨，从风纷纭。佩则结绿悬黎，宝之妙微。符采照烂，流景扬辉。黼黻之服，纱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繁饰参差，微鲜若霜。绲佩绸缪，或雕或错。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闲步，周旋驰耀。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此容饰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镜机子曰：「驰聘足用荡思，游猎可以娱情。仆将为吾子驾云龙之飞驷，饰玉路之繁缨。垂宛虹之长，抗招摇之华ュ。捷忘归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蹑景而轻骛，逸奔骥而超遗风。于是填谷寒，榛薮平夷。缘山置，弥野张罘。下无漏迹，上无逸飞。鸟集兽屯，然后会围。獠徒云布，武骑雾散。丹旗耀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才狡兔。捎，拂振鹭。当轨见藉，值足遇践。飞轩电逝，兽随轮转。冀不暇张，足不及腾。动触飞锋，举挂轻罾。搜林索险，探薄穷阻。腾山赴壑，风厉焱举。机不虚发，中必饮羽。于是人稠网密，地逼势胁。哮阚之兽，张牙奋鬣。志在触突，猛气不慑。乃使北宫东郭之畴，生抽豹尾，分裂ァ肩。形不抗手，骨不隐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无毛类，林无羽群。积兽如陵，飞翮成云。于是骇锺鸣鼓，收旌驰旆。顿纲纵网，罢獠回迈。骏齐骧，扬銮飞沫。俯倚金较，仰抚翠盖。雍容暇豫，娱志方外。此羽猎之妙也，子能从我而观之乎？」玄微子曰：「予乐恬静，未暇此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镜机子曰：「闲宫显敞，云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风而立观。彤轩紫柱，文榱华梁。绮并念葩，金墀玉箱。温房则冬服，清室则中夏含霜。华阁绿云，飞陛陵虚。ぽ眺流星，仰观八隅。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繁巧神怪，变名异形。班输无所措其斧斤，离娄为之失睛。丽草交植，殊品诡类。绿叶朱荣，熙天曜日。素水盈沼，丛木成林。飞翮凌高，鳞甲隐深。于是逍遥暇豫，忽若忘归。乃使任子垂钓，魏氏发机。芳饵沈水，轻缴弋飞。落翳云之翔鸟，援九渊之灵龟。然后采菱华，擢水苹。弄珠蚌，戏鲛人。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耀神景于中，被轻之纤罗。遗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此宫馆之妙也，子能从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

镜机子曰：「既游观中原，逍遥闲宫。情放志荡，淫乐未终。亦将有才人妙妓，遗世越俗。扬北里之流声，绍阳阿之妙曲。尔乃御文轩，临洞庭。琴瑟交挥，左篪右笙。锺鼓俱振，箫管齐鸣。然后姣人乃被文之华衤圭，振轻绮之飘遥。戴金摇之熠耀，扬翠羽之双翘。挥流芳，耀飞文。历盘鼓，焕缤纷。长裾随风，悲歌入云。乔捷若飞，蹈虚远跖。凌跃越骧，蜿蝉挥霍。翔尔鸿翥，氵戢然凫没。纵轻体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飞声激尘，依违厉响。才捷若神，形难为象。于是为欢未渫，白日西颓。散乐变饰，微步中闺。玄眉凋兮铅华落，收乱发兮拂兰泽，形服兮扬幽若。红颜宜笑，睇眄流光。时与吾子，携手同行。践飞除，即闲房。华烛烂，幄幕张。动朱唇，发清商。扬罗袂，振华裳。九秋之夕，为欢未央。此声色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愿清虚，未暇此游也。」

镜机子曰：「予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烈士甘危躯以成仁。是以雄后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故田光伏剑于北燕，公叔毕命于西秦。果毅轻断，虎步谷风。威万乘，华夏称雄。」辞未及终，而玄微子曰「善」。镜机子曰：「此乃游侠之徒耳，未足称妙也。若夫田文、无忌之俦，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陵轹诸侯，驱驰当世。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吾子若当此之时，能从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愿焉，然方于大道，有累如何！」

镜机子曰：「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震乎无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惟清，王道暇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是以俊来仕，观国之光。举不遗才，进各异方。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散乐移风，国富民康。神应休臻，屡获嘉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甘灵纷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观游龙于神渊，聆鸣凤于高冈。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际。然主上犹以沈恩之未广，惧声教之未厉。采英奇于仄陋，宣皇明于岩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也。吾子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于是玄微子攘袂而兴，曰：「κ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华淫。欲以厉我，搅予心。至闻天下穆清，明君莅国。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今予廓尔，身轻若飞。愿反初服，从子而归。」（《文选》，又《艺文类聚》五十七）

◇七忿

素冰象玉，难可磨荡。结土成龙，遭雨则伤。（《初学记》七）

◇于圈城作赠白马王彪诗序

黄初四年正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文选》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注引植集）

◇离友诗序

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艺文类聚》二十一）

◇な舞歌序

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な舞，遭乱西随段煨（《御览》作「段」）。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宋书·乐志一》，《御览》五百七十四）

◇前录序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ゼ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艺文类聚》五十五）

卷十七·魏十七

◎陈王植（五）

◇学宫颂（并序）

自五帝典绝，三王礼废，应期命世，齐贤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诚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由也务学，名在前志；宰予画寝，粪土作戒。过庭子弟，诗礼明记。歌以咏言，文以骋志。予今不述，后贤曷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铄尼父，生民之杰。性与天成，该圣备艺。德伦三五，配皇作烈。玄镜作鉴，神明昭晰。仁寒宇宙，志陵云霓。学者三千，莫不俊。唯仁可凭，唯道足恃。赞仰弥高，请益不已。（《艺文类聚》三十八）

言为世范，行为时矩。（《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

◇孔子庙颂（并序）

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纵，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于是辑五瑞，斑宗彝，钧衡石，同度量，秩群祀于无文，顺天时以布化。既乃缉熙圣绪，昭显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礼，兼绍宣尼褒成之后，以鲁县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诏三公曰：「昔仲尼姿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生乎鲁卫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贬身以救世。当时王公终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大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矣。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闵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于是鲁之父老，诸生游士，睹庙堂之始复，观俎豆之初设。嘉圣灵于仿佛，想贞祥之来集。乃慨然而叹曰：「大道衰废，礼学灭绝卅余年。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广大苞于无方，□恩沦于不测。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烟ㄉ。嘉瑞踵武，休徵屡臻。殊俗解编发而慕义，遐夷越险阻而来宾。虽大皓游龙以君世，虞氏仪凤以临民；伯禹命玄宫而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为周文，尚何足称于大魏哉！若乃绍继微绝，兴修废官，畴咨稽古，崇配乾巛，允神明之所欢欣也。岂徒鲁邦而已哉！」尔乃感殷人路寝之义，嘉先民泮宫之事，以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犹著德于名颂，腾声乎千载。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崇大圣，隆化如此，能无颂乎？乃作颂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将。并体黄虞，含夏苞商。降厘下土，上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玄圣，有邈其灵。遭世雾乱，莫显其荣。褒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寻其世武。乃建宗圣，以绍厥后。修复旧堂，丰其甍宇。莘莘学徒，爰居爰处。王教既备，群小遄）沮。鲁道以兴，永作宪矩。洪声登假，神祇来和。休徵杂Ш，瑞我邦家。内光区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译，搏拊扬歌。於赫四圣，运世应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并于亿载，如山之基。（碑拓本，《隶释》十九，《艺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聚》三十八）

◇社颂（并序《御览》题作《赞社文》）

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乃作颂云：（《御览》五百三十二）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龙，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实为灵主。克明播植，农正具举。尊以作稷，丰年是与。义与社同，方神北宇。建国承家，莫不修叙。（《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

灵稼阿那，一禾千茎。（《初学记》二十七）

秀吐才，万亩齐。平荫盖陇，百秽不生。（《初学记》二十七）

◇皇太子生颂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灵昭事。祗肃郊庙，明德敬惠。潜和积吉，锺天之厘。嘉月令辰，笃生圣嗣。天地降祥，储君应社。（二语从《书钞》二十二补。）庆由一人，万国作喜。喁喁万国，岌岌群生。禀命我后，绥之则荣。长为臣妾，终天之经。仁圣奕世，永戴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祯。藩臣作颂，光流德声。吁嗟卿士，祗承予听。（《艺文类聚》四十五，《初学记》十）

◇冬至献袜颂

玉趾既御，履和蹈贞。行与禄迈，动以福并。南窥比户，西巡王城。翱翔万域，圣体浮轻。（《艺文类聚》七十）

◇郦生颂（序）

余道经郦生之墓，聊驻马，书此文于其碑侧。（《书钞》九十八）

◇玄俗颂

玄俗妙识，饥饵神颖。在阴倏逝，即阳无景。消摇北岳，陵霄引领。挥雾昊天，含神自静。（《艺文类聚》七十八）

◇《列女传》颂

尚卑贵礼，永世作程。（《文选·石关铭》注）

◇母仪颂

殷汤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修，度义以处。清谧后宫，九嫔有序。伊为媵臣，遂作元辅。（《初学记》十）

◇贤明颂

於铄姜后，光配周宣。非义不动，非礼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用勤政，万国以虔。（《初学记》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男花颂

草号宜男，既晔且贞。厥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晔伊何，绿叶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福齐大姒，永世克昌。（《艺文类聚》八十一）

◇柳颂（序）

余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识当今之士。（《艺文类聚》八十九，《御览》九百五十七）

◇画赞（并序）

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虞舜之像，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人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帝顾而咨嗟焉。故夫画所见多矣，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一，又七百五十）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御览》七百五十一引《历代名画记》魏曹植言。案：此条亦《画赞序》也，张溥题为《画说》，非。）

◇庖羲

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罟网渔畋。瑟以像时，神德通玄。（《艺文类聚》十一，《御览》七十八）

◇女娲

古之国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艺文类聚》十一，《御览》七十八）

◇神农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为耒，导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艺文类聚》十一）

◇黄帝

少典之孙，神明圣哲。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列。（《艺文类聚》十一）

◇黄帝三鼎

鼎质文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以像太一。能轻能重，知凶识吉。世衰则隐，世和则出。（《艺文类聚》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昊

祖自轩辕，青阳之裔。金德承土，仪凤帝世。官号鸟名，殊职别系。农正扈氏，各有品制。（《艺文类聚》十一，《御览》七十九）

◇颛顼

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始诛九黎，水德统天。以国为号，风化神宣。威畅八极，靡不祗虔。（《艺文类聚》十一，《御览》七十九）

◇帝喾

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察。教弭四海，明并日月。（《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

◇帝尧

火德统位，父则高辛。克流共工，万国同尘。调适阴阳，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则神。（《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

◇巢父许由池主

尧禅许由，巢父是耻。秽其溷听，临何洗耳。池主是让，以水为浊。嗟此三士，清足厉俗。（《艺文类聚》三十六）

◇姜原简狄

喾有四妃，子皆为王。帝挚早崩，尧承天纲。玄鸟大迹，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显虞唐。（《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帝舜

颛顼氏族，重瞳神圣。克协顽瞽，应唐莅政。除凶举俊，以齐七政。膺历受禅，显天之命。（《艺文类聚》十一）

◇夏禹

吁嗟夫子，拯世济民。克卑宫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绂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诚可亲。共德，温温其仁。尼称无间，何德之纯。（《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二）

◇禹治水

嗟夫夏禹，实劳水功。西凿龙门，疏河道江。梁岐既关，九州以同。天赐玄圭，奄有万邦。（《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二）

◇禹渡河

禹济于河，黄龙负船。舟人并惧，禹叹仰天。予受大运，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龙乃弭身。（《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二）

◇禹妻

禹娶涂山，土功是急。闻启之生，过门不入。女娇达义，明勋是执。成长圣嗣，天禄以袭。（《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汤

殷汤伐夏，诸侯振仰。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炎灾克倘。伊尹佐治，可谓贤相。（《艺文类聚》十二）

◇汤祷桑林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汤祷桑林，祈福于天。翦发离爪，自以为牲。皇灵感应，时雨以零。（《艺文类聚》十二）

◇卞随

汤将伐桀，谋于卞子。既克让位，随以为耻。薄于殷世，著自貌已。自投颍水，清风邈矣。（《艺文类聚》三十六）

◇周文王

於赫圣德，实惟文王。三分有二，犹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西方。王业克昭，武嗣遂光。（《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四）

◇文王赤雀

西伯积德，天命攸顾。赤雀衔书，爰集昌户。瑞为天使，和气所致。嗟尔后王，昌期而至。（《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四）

◇武王

桓桓武王，继世灭殷。咸在尚父，旦作乱臣。功加四海，救世济民。天下宗周，万国是宾。（《艺文类聚》十二）

◇成王

成王继武，贤圣保傅。年虽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终焉克寤。旦佐治，遂至刑错。（《艺文类聚》十二）

◇周公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摄，四海慕利。罚叛柔服，祥应仍至。诵长反政，达天忠义。（《艺文类聚》十二）

◇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

齐疆接子，勇节徇命。虎门之搏，忽宴置衅。矜而自伐，轻死重分。（《御览》七百五十四）

◇汉高帝

屯€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艺文类聚》十二）

◇商山四皓

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艺文类聚》三十六）

◇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艺文类聚》十二）

◇景帝

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八）

◇武帝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八）

◇班婕妤

有德有言，实惟班婕。盈冲其骄，穷悦其厌。在夷贞坚，在晋正接。临飒端干，冲霜振叶。（《初学记》十）

◇长乐观画赞

妙哉平生，才巧若神。辞赋之作，华若望春。（《书钞》一百五《叹赏》）

◇禹庙赞（序）

有禹祠植，移于其城。城本名杞城。（《续汉·郡国志三》注补）

◇吹云赞

天地变化，是生神物。吹云吐润，浮气蓊郁。（《艺文类聚》一。）

◇魏德论

名儒按谶，良史披图。（《书钞》九十六）

栖笔寝牍，含光而不朗，蒙窃惑焉。（《书钞》一百四）

在昔太初，玄黄混并。浑沌蒙鸿，兆朕未形。（《御览》一）

不能实道义之精英，穷混元于太素，亦以明矣。（《御览》一）

元气否塞，玄黄愤薄。星辰乱逆，阴阳舛错。国无完邑，陵无掩骼。四海鼎沸，萧条沙漠。武皇之兴也，以道凌残，养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顺制；灵弧云举，则朝阳播越。唯我圣后，神武盖天。威光左扫，辰彗北弯。首尾争击，气齐率然。乃电□北□，席卷千里，隐乎若崩岳，旰乎若溃海。愠彼蛮夏，蠢尔弗恭。脂我萧斧，简武钅东锋。星陈而天运，振耀乎南封。荆人风靡，交益影从。军蕴余势，袭利乘权。荡鬼区于白水，擒矫制乎遐川。仰属目于条支，弱水之潺。薄张骞于大夏，笑骠骑于祁连。其化之也如神，其养之也如春。柔远能迩，谁敢不宾。宪度增饰，日耀月光。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于是汉氏归义，顾音孔昭。显禅天位，希唐放尧。上犹谦谦弗纳也。发不世之明诏，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节，美石户之高介。义贯金石，神明以兴。神祇致祥，乾灵效。于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尔而进曰：「昔文王三分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盖欲之而弗能，况天网不禁，皇纲圮纽，一民非复汉萌，尺士非复汉有。故武皇创迹于前，陛下光美于后。盖所谓勋成于彼，位定于此者也。将使斯民播鬯，殖灵芝。锄六才，挹醴滋。」遂乃凯风回，甘露帀时。农夫咏于田垅，织妇吟而综丝。黄吻之龀，含哺而怡。鲐背之老，击壤而嬉。古虽称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时上富于春秋，圣德汪。奇志妙思，神鉴灵察。方将审御阴阳，增耀日月。极祯祥于遐奥，飞仁风以树惠。既游精万机，探幽洞深。消摇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圃，容与乎道术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阶清云以妙观。将参迹于三皇，岂徒论功于大汉。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达，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贞矣。礼乐既作，兴颂声矣。固将封泰山，禅梁甫。历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灵宇。越八九于往素，踵帝皇之灵矩。流余祚于黎蒸，锺元吉乎圣主。（《艺文类聚》十，又略见《书钞》十三，《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

武创烘基，克光厥德。（《文选》王元长《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曹植《魏德颂》，又孙楚《为石苞与孙皓书》注。）

纤云不形，阳光赫戏。（《文选》傅玄《诗》注。）

玄晏之化，丰洽之政。（《文选》陆机《演连珠》注。）

◇甘露讴

玄德洞幽，飞化上承。甘露以隆，蜜淳冰凝。睹阳弗，琼爵是承。献之帝朝，以明圣徵。（《初学记》二、《御览》十二并引曹植《魏德论讴》）

◇时雨讴

於穆圣皇，仁畅惠渥。辞献减膳，以服鳏独。和气致祥，时雨渗漉。野草萌变，化成嘉谷。（《艺文类聚》八十五）

◇嘉禾讴

猗猗嘉禾，惟谷之精。其洪盈箱，协穗殊茎。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献之庙堂，以昭厥灵。（《艺文类聚》八十五）

◇木连理讴

皇树嘉德，风靡云披。有木连理，别干同枝。将承大同，应天之规。（《御览》八百七十三）

◇白鹊讴

鹊之强强，诗人取喻。今存圣世，呈质见素。饥食苕华，渴饮清露。异于畴匹，众鸟是慕。（《艺文类聚》九十二，案：八十八引《魏德论》曰：「武帝执玫日，白鹊集于庭槐。」）

◇白鸠讴

班班者鸠，爰素其质。昔翔殷邦，今为魏出。朱目丹趾，灵姿诡类。载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载鸣，彰我皇懿。（《艺文类聚》九十二。案《文心雕龙·封禅篇》云：「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飚《舀炎》缺焉。」据此知《魏德论》假客主问答，篇首所辑《书钞》二条，乃客问也，余皆主答。）

卷十八·魏十八

◎陈王植（六）

◇征蜀论

今将以谋谟为剑戟，以仁义（一作策□。）为旌旗。师徒不扰，藉力天师。（《书钞》一百十六，一百二十二）

下成雷，榛残木碎。

千戈所拂，则何虏不崩；虚鼓一骇，则何城不登。（《书钞》一百十七《兵势》）

◇周成、汉昭论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终，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诚，称制假号。二弟流言，邵公疑之，发金滕之匮，然后用寤，亦未决也。至于昭帝所以不疑于霍光，亦缘武帝有遗诏于光。使光若周公践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邵公也。且贤者固不能知圣贤，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胜成王，霍光当逾周公邪？若以尧舜为成王，汤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见疑，必也。（《御览》四百四十七）

◇汉二祖优劣论

客有问余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比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余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尽荩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弊于西都。夫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鸱视狼顾，虎超龙骧。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云也。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优也。」（《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四百四十七）

◇藉田论（案：张溥本作「说」，误。）

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顾而谓之曰：「昔者神农氏始尝百草，教民种植。今寡人之兴此田，将欲以拟乎治国，非徒娱耳目而已也。夫营畴万亩，厥田上下。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果被园。司农是掌，是为公田。（已上四语从《御览》八百二十一补。）此亦寡人之封疆也；寡人玉辇登于金商之馆，察田夫之私者。使习壤者相泽，仁才者播种。田修种理，必赐之以巨觞；田芜种秽，必戮之以柔桑。（已上九语从《书钞》三十九补。）日殄没而归馆，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特畴，禾黍异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庇重阴，怀有虞，抚素琴，此亦寡人之所习乐也；兰蕙荃蘅，植之近畴，此亦寡人之所亲贤也；藜蓬臭蔚，弃之乎远疆，此亦寡人之所远佞也。若年丰岁登，果茂菜滋，则臣仆小人，咸取验焉。」（《艺文类聚》三十九）

封人有能以轻凿修钩，去树之蝎者，树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识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鲧、兜，非鲧、尧之蝎与？」问曰：「诸侯之国，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齐之诸田，晋之六卿，鲁之三桓，非诸侯之蝎与？然三国无轻凿修钩之任，终于齐篡鲁弱，晋国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识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贵而骄，残仁贼义，甘财悦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国，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显令德。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则故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没身也。」（《艺文类聚》三十九，《御览》八百二十一）

◇辅臣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精微听察，理析豪分。规矩可则，阿保不倾。群言系于口，而研核是非；典诰总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锺太傅也。（《书钞》五十二，《艺文类聚》四十六，《御览》二百六）

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存志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断蹈义。华太尉歆也。（《书钞》五十一）

文武并亮，权智时发。奢不过制，俭不损礼。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作侯伯，实抚东夏者，曹大司马也。（《书钞》五十一。原注：曹仁也。）

知虑深奥，渊然难测。执节平敌，中表维藩。恭以奉上，爱以接下。纳言左右，为帝喉舌。曹大将军也。（《书钞》五十一。原注：曹真也。《御览》二百三十八）

英辨博通，（《御览》作「辨博通幽」，今从《文选·魏都赋》注。）见传异庆。德实充塞于内，知谋纵横于外。解疑释滞，剖散盘诘者，王司徒也。（《书钞》五十二。原注：王朗也。《御览》二百八）

□□疏达，至德纯粹。容中下云，则众诸不身。（此二句转写误。）进吐善谋，则众议不格者，陈司空也。（《书钞》五十二。原注：陈群也。）

魁杰雄特，秉心平直。威严允惮，风行草靡。在朝则匡赞时俗，百僚仪一；临事则戎昭果毅，折冲厌难者，司马骠骑也。（《书钞》六十四。原注：晋宣王也。《御览》二百三十八）

◇仁孝论

且禽兽悉知爱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麒麟称仁兽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远。（《御览》四百十九）

◇相论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艺文类聚》七十五）

宋臣有公孙吕者，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状，盖远代而求，非一世之异也。使形殊于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语云：「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也。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而逃也。（《艺文类聚》七十五）

荀子曰：「以为天不知人事邪？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以为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无也。（《艺文类聚》七十五）

白起为人，小头而锐，瞳子白黑分明，故可与持久，难与争锋。（《书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十五）

◇贪恶鸟论（《御览》九百二十三题如此）

国人有以伯劳鸟生献诸廷者，王召见之，侍臣曰：「世同恶伯劳之鸣，敢问何谓也？」王曰：「《月令》：『仲夏贝始鸣』。《诗》云：『七月鸣贝）』。夏五月，贝则鸣博劳也。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俗传云，吉甫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异鸟鸣于桑，其声敫然，吉甫心动曰：『无乃伯奇乎？』鸟乃抚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顾曰：『伯劳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言未卒，鸟寻声而栖于盖，归入门，集于井干之上，向室而号。吉甫命后妻载弩射之，遂射杀后妻以谢之，故俗恶伯劳之鸣，言所鸣之家必有祸也。此好事者附名为之说。而今俗人普传恶之，其实否也。伯劳以五月而鸣，应阴气之动，阳为仁义，阴为贼害。（案：毛诗正义作「阴为杀残贼」。）伯劳盖贼害之鸟也。屈原曰：『恐鹈之先鸣，使百草为之不芳。』其声贝贝然，故以其音名，俗憎之也。若其为人灾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鸟鸣之恶自取憎，人言之恶自取灭，不能有累于当世也。而凶人之行事弗可易，枭贝之鸣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枭，将徙巢于吴，鸠遇之曰：『子将安之？』枭曰：『将巢于吴。』鸠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枭曰：『荆人恶予声。』鸠曰：「子能革子之声则免不能革子之声，则吴楚之民不易情也。为子计者，莫若宛颈戢翼，终身勿复鸣也。』昔会朝议者，有人问曰：『宁有闻枭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尝闻鸟反哺，未闻枭食其母也。』问者惭怅不善也。孟春之旦，从太阳贵方，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蚤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齿牙，为害身也。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况夫吉士之与凶人乎？」（《艺文类聚》二十四，又九十二，又见《毛诗·七月》正义，《御览》九百二十三，九百五十一。）

◇萤火论

诗云：「熠耀宵行。」章句以为鬼火，或谓之磷，未为得也。天阴沈数雨，在于秋日，萤火夜飞之时也。故云宵行。（《毛诗东山》正义。）

◇辩道论

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言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哉！中兴笃论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刘子骏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时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谓曰：「此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腐朽，而子骏乃言可不衰竭，非谈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下有脱文）余前为王莽典乐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记》云：「文帝得魏文侯乐人窦公，年百八十，两目盲，帝奇而问之，何所施行。对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导引，不知寿得何力。」君山论之曰：「颇得少盲，专一内视，精不外鉴之助也。」先难子骏，以内视无益；退论窦公，便以不外鉴证之，吾未见其定论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系狱，佯死数日，目陷虫出，死而复生，然后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夫何喻乎？夫至神不过天地，不能使蛰虫夏潜，震雷冬发，时变则物动，气移而事应。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气，尸其体，烂其肤，出其虫，无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绂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余尝试郗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左慈善修房内之术，差可终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余尝辟左右，独与之谈，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世雅。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令其一著药，俱投沸膏中，有药者奋尾鼓鳃，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时问：「言率可试不？」言：「是药去此逾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栾大之徒也。桀、纣殊世而齐恶，奸人异代而等伪，乃如此邪？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说。仙人者，倘猱猿之属与，世人得道，化为仙人乎？夫雉入海为蛤，燕入海为蜃。当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犹自识也。忽然自投，神化体变，乃更与鼋鳖为群，岂复自识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牛哀病而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贵于变化邪？夫帝者，位殊万国，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齐光日月。宫殿阙庭，耀紫微，何顾乎王母之宫，昆仑之域哉？夫三鸟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丽也；云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饰也；驾螭载霓，不若乘舆之盛也；琼蕊玉华，不若玉圭之洁也。而顾为匹夫所罔，纳虚妄之辞，信眩惑之说。隆礼以招弗臣，倾产以供虚求。散王爵以荣之，清闲馆以居之，经年累稔终无一验。或没于沙丘，或崩于五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时虽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黄所以娱目，铿锵所以耸耳，媛妃所以绍先，刍豢所以悦口也。何必甘无味之味，听无声之乐，观无采之色也。然寿命长短，骨体强劣，各有人焉。善养者终之，功扰者半之，虚用者夭之，其斯之谓矣。（《博物志》，《后汉·甘始传》注，《魏志·华佗传》注，《艺文类聚》七十八，《御览》三百七十六，又八百十一，又《辨正论》，《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一）

◇释疑论

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

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抱朴子·内篇·论仙》）

◇髑髅说

曹子游乎陂塘之滨，步乎蓁秽之薮。萧条潜虚，经幽践阻。顾见髑髅，块然独居。于是伏轼而问之曰：「子将结缨首剑，殉国君乎？将被坚执锐，毙三军乎？将婴兹固疾，命殒倾乎？将寿终数极，归幽冥乎？」叩遗骸而叹息，哀白骨之无灵。慕严周之适楚，倘托梦以通情。于是若有来，恍若有存。影见容隐，厉响而言曰：「子何国之君子乎？既枉舆驾，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则辩于辞矣，然未达幽冥之情，识死生之说也。夫死之为言归也。归也者，归于道也。道也者，身以无形为主，故能与化推移。阴阳不能更，四节不能亏，是故洞于纤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见其象，听之不闻其声。挹之不冲，满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荣。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喻。」曹子曰：「予将请之上帝，求诸神灵。使司命辍籍，反子骸形。」于是髑髅长呻廓眦曰：「甚矣，何子之难语也！昔太素氏不仁，无故劳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变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劳，我之好逸。子则行矣，余将归于太虚。」于是言卒响绝，神光雾除。顾将旋轸，乃命仆夫拂以玄尘，覆以缟巾。爰将藏彼路滨，壅以丹土，翳以缘榛。夫存亡之异势，乃宣尼之所陈。何神凭之虚对，云死生之必均。（《艺文类聚》十七）

◇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续汉·五行志》五注补作「举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御览》七百四十二）

咸水之鱼，不游于江。淡水之鱼，不入于海。（《艺文类聚》九十六）

卷十九·魏十九

◎陈王植（七）

◇大飨碑（序）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祚，规恢鸿业；构亮皇基，万邦统世。忿吴夷之凶暴，灭蜀虏之僭逆。王赫斯怒，顺天致罚。奋虎之校，简猛锐之卒。爰整六军，率匈怒暨单于、乌桓、鲜卑引弓之类，持戟百万，控弦千队。玄甲曜野，华旗蔽日。天动雷震，星流雷发。戎备素辨，役不更藉。农夫安畴，商不变肆。是以士有拊噪之欢，民怀惠康之德。皇恩所渐，无远不至；武师所加，无强不服。故宽令西飞，则蜀将东驰；六旆南徂，则吴党委质。二虏震惊，鱼烂渚溃。将泛舟三江之流，方轨邛来之阪。斩吴夷以染钺，血蜀虏以衅鼓。曜天威于遐裔，复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灾孽，去圣皇之宿愤。次于旧邑，观衅而动。筑坛之宫，置表著之位，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临飨之日，陈兵清涂，庆云垂覆，乃备亻毕御，整法驾，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孤。千乘风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震曜康衢。既登高坛，荫九增之华盖，处流苏之幄坐；陈旅酬之高会，行无算之酣饮。旨酒波流，肴陵积，瞽师设县，金奏赞乐。六变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剑，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翁高。《角公》鼎缘勹，舞轮亠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鱼龙灵龟，国镇之怪兽，瑰变屈出，异巧神化。自卿校将守以下，下及陪台隶圄，莫不歆淫宴喜，咸怀醉饱。虽夏启均台之飨，周成岐阳之犭叟，高祖邑中之会，光武旧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铭，光示来叶，其辞曰：

赫王师，征南裔。旧灵威，震天外。吴夷慑，蜀虏窜。区夏清，八荒艾。幸旧邦，设高会。皇德洽，洪恩迈。刊金石，光万世。（《隶释》十九。案：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云：「《大飨碑》，卫凯文并书。」《天下碑录》引《图经》云：「曹子建文，锺繇书。」今姑录入子建集，俟考。）

◇承露盘颂铭（并序）

夫形能见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气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盘。皇帝乃诏有司，铸铜建承露盘，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上盘径四尺九寸，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甘露仍降，使臣为颂铭。（《艺文类聚》九十八、《初学记》二、《御览》十二、七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十八。）敞之天壤，以显元功。（《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

承露，峻极太清。神石鬼，洪基岳停。下潜醴泉，上受云英。和气四充，翔风所经。匪我明后，孰能经营？近历阐度，三光朗明。殊俗归义，祥瑞混并。鸾凤晨栖，甘露霄零。神明攸协，高而不倾。奉戴巍巍，恭统神器。固若露盘，长存永贵。圣贤继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兹皇极。垂祚亿兆，永荷天秩。（《艺文类聚》七十三）

◇宝刀铭

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子身是卫。麟角匪触，鸾距匪蹶。（《艺文类聚》六七、《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光禄大夫荀侯诔（建安十七年）

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僚士庶，欷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给辄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艺文类聚》四十九）

◇王仲宣诔

惟建安二十二年（《艺文类聚》作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灵，歼我吉士。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艺文类聚》作「坠」）同期。朝闻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诔德，表之素旗。何以赠终，哀以送之。遂作诔曰：

猗欤侍中，远祖弥芳。公高建业，佐武伐商。爵同齐鲁，邦祀绝亡。流裔毕万，勋绩惟光。晋献赐封，于魏之疆。天开之祚，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会遭阳九，炎光中蒙。世祖拨乱，爰建时雍。三合树位，履道是锺。宠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为光为龙。佥曰休哉，宜翼汉邦。或统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从。天静人和，皇教遐通。伊君显考，奕叶佐时。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出临朔岱，庶绩咸熙。君以淑懿，继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广宣。强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奕惟贤。皇家不造，京室陨颠。宰臣专制，帝用西迁。君乃羁旅，离此阻艰。翕然凤举，远窜荆蛮。身穷志达，居鄙行鲜。振冠南岳，濯缨清川。潜处蓬室，不干势权。我公奋钺，耀威南楚。荆人或违，陈戎讲武。君乃义发，算我师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发，谋夫是与。是与伊何，响我明德。投戈编都，稽颡汉北。我公实嘉，表扬京国。金龟紫绶，以彰勋则。勋则伊何，劳谦靡已。忧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我王建国，百司俊。君以显举，秉机省闼。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曜当世，芳风厶蔼。嗟彼东夷，凭江阻湖。骚扰边境，劳我师徒。光光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路，霆骇风徂。君侍华毂，辉辉王途。思荣怀附，望彼来威。如何不济，运极命衰。寝疾弥留，吉往凶归。呜呼哀哉！翩翩孤嗣，号恸崩摧。发轸北魏，远迄南淮。经历山河，泣涕如颓。哀风兴感，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归鸟忘栖。呜呼哀哉！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感昔宴会，志各高厉。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此欢之人，孰先殒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论死生，存亡数度。子犹怀疑，求之明据。倘独有灵，游魂泰素。我将假翼，飘摇高举。超登景云，要子天路。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需回轨，白骥悲鸣，虚廓无见，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闻其声。延首叹息，雨泣交颈。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谁不没，达士徇名。生荣死哀，亦孔之荣。呜呼哀哉！（《文选》，又《艺文类聚》四十八）

◇武帝诔

於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寝疾不兴，圣体长归。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沈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乃作诔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贤圣是绍，元懿允休。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民以宁一，兴咏有章。我王承统，天姿时生，年在志学，谋过老成。奋臂旧邦，翻身上京，袁与我王，平交若神。张陈背誓，傲帝虐民。拥徒百万，虎视朔滨。我皇赫怒，戎车列陈。武卒阚，如雷如震。搀抢北埽，举不浃辰。绍遂奔北，河朔是宾。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承相，总摄三公。光受上爵，君临魏邦。九锡昭备，大路火龙。玄鉴灵蔡，探幽洞微。下无伪情，奸不容非。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圣性严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过雷霆，喜逾春日。万国肃虔，望风震栗。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实服，功逾圣武。翼帝王世，神武膺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逾耳顺，体愉忠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锺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兆，仰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乘，曷时复形。（《艺文类聚》十三）

聪竟神理。（《文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事既关，总镜神理。（《文选》谢灵运《述祖德诗》注）

◇任城王诔（黄初四年）

昔二虢佐文，旦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辅。将崇懿迹，等号齐鲁。如何奄忽，命不是与。仁者悼没，兼彼殊类。矧我同生，能不ょ悴。目想官墀，心存平素。仿佛魂神，驰情陵墓。凡夫爱命，达者徇名。王虽薨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乃作诔曰：

幼有令质，光耀璋。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元戎，雷动雨徂。（《文选》褚渊碑文注作云徂）横行燕代，威慑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柳王率壮士，常为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艺文类聚》四十五）

◇文帝诔（并上表）

陛青云而诞德。（《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引曹植《上文帝诔表》。）

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吁嗟，万国悲伤。若丧考妣，恩过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苍。佥曰何辜，早世殒丧。呜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灭。永弃万国，云往雨绝。承问荒忽，忄昏懵哽咽。袖锋抽刃，叹自僵毙。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风，惟以郁滞。终于偕没，指景自誓。考诸先记，寻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论。朝闻夕逝，孔志所存。皇虽壹没，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乃作诔曰：

皓皓太素，两仪始分。中和（《御览》一作「冲利」）产物，肇有人伦。爰暨三皇，实秉道真。降逮五帝，继以懿纯。三代制作，踵武立勋。季嗣不维，网漏于秦。崩乐灭学，儒坑礼焚。二世而歼，汉氏乃因。弗求古训，嬴政是遵。王纲帝典，阒尔无闻。求光幽昧，道究运迁。乾坤回历，简圣授贤。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启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纪，改号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风偃物，德以礼宣。祥惟圣质，嶷在幼妍。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莹。听察无响，瞻睹未形。其刚如金，其贞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爵公无私，戮违无轻。心镜万机，揽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吕。搜扬侧陋，举汤代禹。拔才岩穴，取士蓬户。唯德是萦，弗拘祢祖。宅土之表，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是虞。齐契共遵，下以纯民。恢拓规矩，克绍前人。科条品制，褒贬以因。乘殷之辂，行夏之辰。金根黄屋，翠葆龙鳞。绋冕崇丽，衡ヨ维新。尊肃礼容，瞩之若神。方牧妙举，钦于恤民。虎将荷节，镇彼四邻。朱旗所剿，九壤被震。畴克不若？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敢不臣？县旌海表，万里无尘。虏备凶彻，鸟殪江岷。摧若涸鱼，乾腊矫鳞。肃慎纳贡，越裳效珍。条支绝域，侍子内宾。德侪先皇，功侔太古。上灵降瑞，黄初叔：河龙洛龟，陵波游下。平钧应绳，神鸾翔舞。数荚阶除，系风扇暑。皓兽素禽，飞走郊野。神钟宝鼎，形自旧土。云英甘露，氵途被宇。灵芝冒沼，朱华荫渚。回回凯风，祁祁甘雨。稼穑丰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户蒙慈父。图致太和，洽德全义。将登介山，先皇作俪。镌石纪勋，兼录众瑞。方隆封禅，归功天地。宾礼百灵，勋命视规。望祭四岳，燎封奉柴。肃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秋尝。元侯佐祭，献璧奉璋。鸾舆幽蔼，龙太常。爰迄太庙，钟鼓；颂德咏功，八佾锵锵。皇祖既飨，烈考来享。神具醉止，降兹福祥。天地震荡，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绝维，大行纲之。神器莫统，大行当之。礼乐废驰，大行张之。仁义陆沈，大行扬之。潜德隐凤，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载，元功仍举。将永太和，绝迹三五。宜作物师，长为神主。寿终金石，等算东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茕茕，靡瞻靡顾。嗟嗟皇穹，胡宁忍务？呜呼哀哉！明鉴吉凶，体远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圣上虔奉，是顺是将。乃创玄宇，基为首阳。拟迹谷林，追尧慕唐。合山同陵，不树不疆。涂车刍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来宾幽堂。耕禽田兽，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队之致功兮，练元辰之淑祯。潜华体于梓宫兮，冯正殿以居灵。顾望嗣之号兆兮，存临者之悲声。悼晏驾之既疾兮，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于轻霄兮，就黄墟以灭形。背三光之昭晰兮，归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闼之长扃，咨远臣之渺渺兮，成凶讳以怛惊。心孤绝而靡告兮，纷流涕而交颈。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峥。顾衰以轻举兮，迫关防之我婴。欲高飞而遥憩兮，惮天网之远经。遥投骨于山足兮，（《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引「愿投骨于山足？」）报恩养于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惧施重而命轻。嗟微躯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几司命之役籍兮，先黄发而陨零。天盖高同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听。独郁伊而莫兮，追顾景而怜形。奏斯文以写思兮，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魏志·文帝纪》注）

◇大司马曹休诔（太和二年）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继踵，奕世纯粹。阐弘泛爱，仁以接物。艺以为华，体兹亮实。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师，发言有章。东夏翕然，称曰龙光。贫而无怨，恐以为难。嗟我公侯，屡空是安。不耽世禄，亲悦为欢。好彼蓬枢，甘此瓢箪。味道忘忧，逾宪超颜。矫矫公侯，不挠其厄。呵叱三军，躬奋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飞镝。终弭淮南，保我疆埸。（《艺文类聚》四十七）

◇卞太后诔（太和四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土喷薄，三光改度。陵颓谷踊，五行互错。皇室萧条，羽檄四布。百姓欷，婴儿号慕。若丧考妣，天下缟素。圣者知命，殉道宝名。义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扬厚德，（本作「后德」，从《文选》谢希逸《宣贵妃诔》注改。）表之旌。光垂罔极，以慰我情。乃作诔曰：

我皇之生，坤灵是辅。作合于魏，亦光圣武。笃生帝文，绍虞之绪。龙飞紫宸，奄有九土。详惟圣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原，不忝先哲。玄览万机，兼才备艺。泛纳容众，含垢藏疾。仰奉诸姑，降接俦列。阴处阳潜，外明内察。及践大位，母养万国。温温其仁，不替明德。悼彼边氓，未遑宴息。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樊姬霸楚，书载其庸。武王有乱，孔叹其功。我后齐圣，克畅丹聪。不出房闼，心照万邦。年逾耳顺，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纟弟练。日昃忘饥，临乐勿燕。去奢即俭，旷世作显。慎终如始，蹈和履贞。恭事神，昭奉百灵。局天地，祗畏神明。敬微慎独，执礼幽冥。虔肃宗庙，蠲荐三牲。降福无疆，祝云其诚。宜享斯，蒙祉自天。何图凶咎，不勉斯年。尝祷尽礼，有笃无痊。岂命有终，神食其言。遗孤在疚，承讳东藩。擗踊郊甸，洒泪中原。追号皇妣，弃我何迁？昔垂顾复，今何不然。空宫寥廓，栋宇无烟。巡省阶途，仿佛棂轩。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苍者天！遂臻魏都，游魂旧邑。大隧开途，灵将斯戢。叹息雾兴，挥泪雨集。徘徊而柩，号兆弗及。神光既幽，伫立以泣。（《艺文类聚》十五）

◇平原懿公主诔

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飚雪。凋兰天蕙，良干以泯。於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实朗实一。生在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俯瞳知来。求颜必笑，和音则该。阿保接手，侍御充旁。常在襁抱，不停笫床。专爱一宫，取玩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翔。号之不应，听之莫聆。帝用吁嗟，呜咽失声。呜呼哀哉！怜尔早殁，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蕃王。绲惟鲜，朱绂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名才，华宗贵族。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而交毂。生虽异室，殁同山岳。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皓璧，皓曜电鲜。饰终备卫，法生象存。长埏缮修，神闺启扉。二柩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没？怜尔尚微。阿保激摧，圣上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扃关一阖，曷其复晰。（《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曹仲雍诔

（案：诔与哀辞，疑止一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痛玄庐之虚廓。（《文选》陆机《挽歌行》注引曹植《曹喈诔》）

流尘飘荡魂安归？（《文选》刘休玄《拟古诗》注引曹植《曹仲雍诔》）

（案：张溥本有《苍舒诔》，乃文帝作，误收之耳。今不录。）

◇金瓠哀辞

予之首女，虽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辞。曰：

在衤强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何见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慧弱子之无愆。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天地长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

◇行女哀辞

行女生于季秋，而终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频丧。

伊上灵之降命，何短修之难裁。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

◇曹仲雍哀辞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中之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斗谷之在楚泽，咸依鸟凭虎，而无风尘之灾。今之玄绨文茵，无寒冰之惨；罗帱绮帐，暖于翔禽之翼；幽房闲宇，密于云梦之野；慈母良保，仁乎乌菟之情。卒不能延期于期戴，离六旬而夭没。

彼孤兰之眇眇，亮成干其毕荣。哀绵绵之弱子，早背世而潜形。且四孟之未周，将何愿乎一龄。阴云回于素盖，悲风动其扶轮。临埏闼以欷，泪流射而沾巾。（《艺文类聚》三十四）

◇诘纣文

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封氏闻见记》六）

◇释愁文

子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焚。有玄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愁之为物，推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难进，其去也易追。临氵食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饰不泽，饮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先生岂能为我著龟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辩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独为子言其发矣。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谘诹荣贵。坐不安席，食不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味。遑遑汲汲，或惨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簿，凋损正气。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澹泊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携手而游，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生为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为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轻云以高翔。」于是精骇意散，改心向趣。愿纳至言，仰崇玄度。众愁忽然，不辞而去。（《艺文类聚》三十五）

◇告咎文

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于时大风，发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诰咎祈福。其辞曰：

上帝有命，风伯雨师。夫风以动气，雨以润时。阴阳协和，庶物以滋。亢阳害苗，暴风伤条。伊周是过，在汤斯遭。桑林既祷，庆云克举。偃禾之复，姬公走楚。况我皇德，承天统民。礼敬川岳，祗肃百神。享兹元吉，厘福日新。至若灾旱赫羲，飚风扇发。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应伐？何灵宜论？何神宜谒？于是五灵振竦，皇赫怒。招摇警怯，抢奋斧。河伯典泽，屏翳司风。右呵飞厉，顾叱丰隆。息飚遏暴，元敕华嵩。庆云是兴，效厥年丰。遂乃沈阴央北，甘泽微微。雨我公田，爰既予私。黍稷盈畴，芳草依依。灵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岁丰，民无馁饥。（《艺文类聚》一百）

卷二十·魏二十

◎中山王衮

衮，武帝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平乡侯，明年徙封东乡侯，改封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封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七年徙封濮阳。太和六年改封中山，青龙元年削县户七百二十，明年复所削县。三年薨，谥曰恭王。

◇疾困敕令官属

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托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礼》：男子不卒妇人之手。亟以时成东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舆疾往居之。（《魏志·中山恭王衮传》）

◇令世子

汝幼少，未闻义方，早为人君，但知荣，不知苦。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也。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嗟尔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闺闱之内，奉令于太妃；阃阈之外，受教于沛王。无怠乃心，以慰予灵。（《魏志·中山恭王衮传》）

◎曹洪

洪字子廉，武帝从弟，兴平中为膺扬校尉，迁扬武中郎将。建安初拜谏议大夫，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亭侯，进拜都护将军。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徙封都阳侯，免。明帝即位，拜后将军，封乐城侯，复拜骠骑将军。薨，谥曰恭侯。

◇与魏文帝书

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途，皆不及也。张鲁有精钾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也。（《御览》三百五十三、八百十九）

◇上书谢原罪

臣少不由道，过在人伦。长窃非任，遂蒙含贷。性无检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无厌之质。老忄昏倍贪，触突国网，罪迫三千，不在赦宥。当就辜诛，弃诸市朝。犹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视天日，愧负灵神。俯惟愆阙，惭愧怖悸。不能雉经，以自裁割。谨途颜阙门，拜章陈情。（《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

◎曹ぁ

ぁ字元首，中常侍腾兄叔兴之后，齐王芳族祖，官弘农太守。（案：别有清河王ぁ，乃明帝子，非即此。《晋书·汝南王亮传》：「泰始初，亮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有军司曹ぁ。」则清河王也。）

◇六代论（并上书）

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故传曰：「庸勋亲亲，昵近尊贤。」《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诗》云：「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由是观之，非贤无与兴功，非亲无与辅治。夫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弊也劫夺。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近则有宗盟藩卫之固，远则有仁贤辅弼之助；盛则有与共其治，衰则有与守其土；安则有与享其福，危则有与同其祸。夫然，故能有其国家，保其社稷，历纪长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诗》不云乎：「在原，兄弟急难。」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求于丧乱之际，同心于忧祸之间，虽有阋墙之忿，不忘御侮之事。何则？忧患同也。今则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谨撰合所闻，叙论成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帅礼，苞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王纲弛而复张，诸侯忤敖而复肃。二霸之後，浸以陵迟，吴楚凭江，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于胸怀，逆谋消于唇吻。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与。自此之後，转相攻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鲁灭于楚，郑兼于韩。暨于战国，诸姬微矣，惟燕卫独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齐楚，忧惧灭亡，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为庶人，犹枝干相持，得居虚位。海内无主，四十余年。

秦据势胜之地，骋谲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旷日若彼，用力若此，岂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德其可谓当之矣。秦观周之弊，将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弃礼乐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无尺寸之封，功臣无立锥之地，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仁心不加于亲戚，惠泽不流于枝叶。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是时淳于越谏曰：「臣闻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馀城。（《文选》作人）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无辅弼，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议，至于身死之日，无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托废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令赵高之徒，诛锄宗室。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遭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宠任兄弟，而乃师谟申商，谘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胜广倡之于前，刘项弊之于後，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论，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报功臣之劳，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叶相扶，首尾为用，虽使子孙有失道之行，时人无汤武之贤，奸谋未发而身已屠戮，何区区之陈项，而复得措其手足哉！

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自开关以来，其兴立功勋，未有若汉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东牟朱虚授命于内，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牢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贾谊曰：「诸侯强盛，长乱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事。」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亲者怨恨，疏者震恐。吴楚倡谋，五国从风，兆发高帝，衅锺文景，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迟，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无後国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刘向谏曰：「臣闻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令同姓疏远，母党专政，排摈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国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称引，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异姓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高拱而窃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汉宗室王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徒以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踵亡国之法，而徼幸无疆之期。至于桓灵，阉竖执衡，朝无死难之臣，外无同忧之国，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居九州之地，而身无所安处。悲夫！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资，兼神武之略，耻王纲之废绝，愍汉室之倾覆。龙飞谯沛，凤翔袞豫，扫除凶逆，翦灭鲸鲵，迎帝西京，定都颍邑。德动天地，义感人神。汉氏奉天，禅位大魏。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

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名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辄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为之有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若之何。是以圣王安而不逸，以虑危也；存而设备，以惧亡也。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颂危之患矣。（《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又见《文选》。「以昔夏殷周」已下为《六代论》）

◎曹爽

爽字昭伯，大司马真子，明帝时为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拜大将军录尚书事。齐王即位，加侍中，封武安侯，正始十年为司马懿所诛。

◇与司马宣王书

贱子爽，哀惶恐怖，无状招祸，分受屠灭，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曹义

义，真次子，正始中为中领军，爽败坐诛。有集五卷。

◇为兄爽表司马懿为太传大司马

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备冢宰，出为上将，先帝以臣肺腑遗绪，奖饰拔擢，典兵禁省，进无忠恪积累之行，退无羔羊自公之节。先帝圣体不豫，臣虽奔走侍疾尝药，曾无精诚翼日之应。猥与太尉懿俱受遗诏，且惭且惧，靡所底告。臣闻虞舜序贤，以稷契为先；成汤褒功，以伊吕为首。审选博举，优劣得所。斯诚辅世长民之大经，录勋报功之令典，自古以来，未之或阙。今臣虚暗，位冠朝首，顾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陈写至实：夫天下之达道者三，谓德、爵、齿也。懿本以高明中正，处上司之位，名足镇众，义足率下，一也；包怀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勋，遐迩归功，二也；万里旋旆，亲受遗诏，翼亮皇家，内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纪纲邦国，体练朝正，论德则过于吉甫樊仲，课功则逾于方叔召虎。凡此数者，懿实兼之。臣抱空名而处其右，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知进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类。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为宜以懿为太傅大司马，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身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魏志·曹爽传》注引《魏书》，爽使弟义为表。）

◇申蒋济叔嫂服议

敌体可服，不必尊卑，缘情制礼，不必同族，兄弟亲而伯叔疏，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无有骨肉之亲，有缘尊之义，故亦服周。何独不可缘亲而服嫂乎，苟以交报数然後服，则妻母异域，交亦疏矣；缘爱制服，恩亦微矣。岂若嫂叔，共在一门之内，同统先人之祀，有相奉养之义，而无服纪之制，岂不诡哉？且防嫌之道，推而远之；孰与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则同他人，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亲亲者矣。（《通典》九十二）

◇九品议

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中正，以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御览》二百六十五引《曹义集》。）

◇至公论

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日谈，所以救爱憎之相谤，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断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以覆过为弘；朋友忽义，以雷同为美。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者以当实为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者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且在私论，犹行之有节；明处公议，则无所固之矣。凡智者之处世。咸欲兴化致治者也。兴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顺理，厉清议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见其功也。清议非臧否不显，是非非赏罚不明。故臧否不可以远实，赏罚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议，违是非，虽尧不能一日以治；审臧否，详赏罚，故中王可以万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难统，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鸩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晋鲁之忠臣也。亦岂无慈爱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鲧者，亲禹之父也，舜则殛鲧而兴禹。禹知舜之殛其父无私，故受命而不辞；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无疑。无私者，虽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于他哉。（《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二十九）

◇肉刑刑

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像天地为之惟明；察其用，则曰死刑重而生刑轻。其所驰骋，极于此矣。治则刑重，乱则刑轻。（《艺文类聚》五十四）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达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杀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且伤人杀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则淫，敦之则一，激之也者，动其利路，敦之也者，笃其质朴，故在上者，议兹本要，不营奇思，行之以简，守之以静。大则其隆足以牟天地，中则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则刑罚可以无残虐。民静理则其化为恶之尤者，众之所弃。众之所弃，则无改之验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虽云惩慢之由兴，有使之然，谓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骸，又何辜耶？犹称以满堂而饮，有向隅哀泣，则一堂为之不荣。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惧乎奸之不胜，乃欲断截防转而入死乎？（《艺文类聚》五十四）

◎曹彦

彦，真第五子，正始中为散骑常侍侍讲，爽败坐诛。

◇议复肉刑

严刑以杀，犯之者寡；刑轻易犯，蹈恶者多。臣谓玩常苟免，犯法乃众。鲸则彰刑，而民甚耻。且创黥刖，见者知禁，彰罪表恶，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惩大戒。」岂蹈恶者多邪？假使多恶尚不至死，无妨产育，苟必行杀为恶，纵害而不已，将至无人。天无以神，君无以尊矣。故人宁过不杀，是以为上，宁宽得众。若乃于张听讼，刑以止刑，不可革旧。过此以往，肉刑宜复。肉刑于死为轻，减死五百为重。重不害生，足以惩奸。轻则知禁，禁民为非。所谓相济，经常之法。议云不可，或未知之也。（《御览》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

卷二十一·魏二十一

◎夏侯

字元让，沛国谯人，武帝族兄，积功至前将军。文帝受禅，拜大将军，卒谥忠侯。

◇与石威则书

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吴志·孙策传》注引虞喜《志林》）

◎夏侯惠

惠字稚权，征西将军渊子，为散骑黄门侍郎，迁燕相乐安太守。有集二卷。

◇景福殿赋

周步堂宇，东西眷眄。彩色光明，粲烂流延，素壁皓养，赫奕倩练。尔乃察其奇巧，观其微形。岑纡曲，盘牙欹倾。或夭矫而云起，或诘曲而钚萦。众木附枝以连注，栾梧倚亚而相经。若乃仰观绮窗，周览菱荷。流彩的），微秀发华。纤茎葳蕤，顺风扬波。含光内耀，婀袅纷葩。曾栌外周，榱桷内附。或因势以连接，或邪诡以盘构。于是乎飞阁连延，驰道四周。高楼承云，列观若浮。挹朝露之华精，漱醴泉之清流。（《艺文类聚》六十二）

乃造彼鞠室。（《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注。）

乃涉乎文陛，以登华殿。（《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案：此二条《选》注作「夏侯权」，当是夏侯稚权，转写脱「稚」字耳。）

◇荐刘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军日新矣。（《魏志·刘劭传》）

◎夏侯玄

玄字太初，渊从孙，明帝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左迁羽林监。齐王即位，迁散骑常侍中护军，出为征西将军，征拜大鸿胪，徙太常。嘉平六年为司马师所杀，夷三族。有集三卷。

◇皇胤赋

览二仪之上体，本人伦之大纪。道莫崇于后辟，统莫大于承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载，肇皇胤之盛始。时惟孟秋，和气淑清。良辰既启，皇子诞生，尔乃发恺悌之明诏，振湛恩之丰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畅于无外。爵群兆以布德，赦殊死以示仁。黔首咏而齐乐，愿皇祚之日新。（《艺文类聚》四十五、《初学记》十）

◇时事议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惊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焕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专。一则官任定而上下安，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夫事简业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万国，虽其详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画界，各守土境，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贵贱之差，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夫官统不一，则职业不修；职业不修，则事何得而简？事之不简，则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则邪恶并兴，而奸伪滋长矣。先王达其如此，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虽难卒复，可粗立仪准，以一治制。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大县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讼，每生意异，顺从则安，直己则争。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二也。又干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乡邑旧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则乱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凋落，贤才鲜少，任事者寡，郡县良吏，往往非一。郡受县成，其剧在下。而吏之上选，郡当先足。此为亲民之吏，专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顽鄙。今如并之，吏多选清良者造职，大化宣流，民物获宁，四也。制使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长如故。自长以上，考课迁用，转以能升，所牧亦增，此进才效功之叙也。若经制一定，则官才有次，治功齐明，五也。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

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王者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济通之。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承百王之末，秦汉余流，世俗弥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魏志·夏侯玄传》，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

◇答司马宣王书

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拟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夫当宜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魏志·夏侯玄传》）

◇肉刑论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岂自然当有犯何！荀、班论曰：「治则刑重，乱则刑轻。」又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杀妖逆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如云死刑过制，生刑易犯，罪次于古当生今独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死者皆复古刑，斯罔之于死，则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犹称以满堂而聚饮，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则一堂为之不乐。此亦愿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于当杀，而忍于断割；惧于易犯，而安于为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何用断截乎下愚不移，以恶自终？所谓翦妖也，若饥寒流沟壑，虽大辟不能制也，而况肉刑哉！赭衣满道，有鼻者丑，终无益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答李胜难肉刑论

圣贤之治也。能使民迁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惩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惩戒则无刻截，刻截则不得反善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暴之取死，此自然也。伤人不改，纵暴滋多，杀之可也。伤人而能改悔，则岂须肉刑而后止哉！杀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断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杀人无所，斫人有小疮。」故刖趾不可以报尸，而髡不足以偿伤。伤人一寸而断其支体，为罚已重，不厌众心也。（《通典》一百六十八）

◇乐毅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

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乎！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

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谍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迈全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仕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豺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士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殊哉？其邻敌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顾业乖而与变同。繇是言之，乐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王右军书帖本《艺文类聚》二十三）

◇辨乐论

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丰年之咏；黄帝备物，始垂衣裳，则有龙衮之颂。（《御览》五百七十一）

阮生云，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天下无乐，而欲阴阳和调，灾害不生，亦以难矣。此言律吕音声，非徒化治人物，可以调和阴阳，荡除灾害也。夫天地定位，刚柔相摩，盈虚有时。尧遭九年之水，忧民阻饥；汤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年之旱，欲迁其社。岂律吕不和音声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数，非人道所协也。（《御览》十六）

◇夏侯子

一舟之覆，无一毫不湿；一马之走，无一毫不动。故大同万物不一也。（《御览》八百九十七）

鲁人有善相马者，与予俱游。夜方寐，闻马有行者。鲁人惊曰：「七百里也。」此暗中耳。（同上）

一岂之行，一蚊之飞，圣人皆知之。（《御览》九百四十五）

◎夏侯献

献，明帝时中领军将军。

◇上明帝表

公孙渊昔年敢违王命，废绝计贡者，实挟两端：既恃阻险，又怙孙权，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因斯之时，宜遣使示以祸福。奉车都尉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弘以受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以弘奉使称意，赐爵关内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国。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孙，少好学问：博通书记，多所关涉；口论速捷，辨而不俗；附依典诰，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当遣使，以为可使弘行。弘乃自旧土习其国俗，为说利害。辩足以动其意，明足以见其事。才足以行之，辞足以见信。若其计从，虽郦生之降齐王，陆贾之说尉他，亦无以远过也。欲进远路，不宜释骐骥；将已笃疾，不宜废扁鹊。愿察愚言也。（《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名臣奏》）

卷二十二·魏二十二

◎华歆

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灵帝时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去官。少帝时，何进徵为尚书郎，董卓之乱，从袁述于穰，马日辟为掾，拜豫章太守，献帝时以郡降孙策，司空曹公徵拜议郎，参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寻代荀为尚书令。魏国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受禅，改为司徒。明帝时进封博平侯，拜太尉，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敬侯。有集三十卷。

◇请叙郑小同表

臣闻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美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气量，迹其所履。有质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静默，色养其亲，不治可见之美，不竞人间之名。斯诚清时所宜式叙，前后明诏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顿，无益视听，谨具以闻。（《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魏名臣奏》）

◇谏伐蜀疏

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彳强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顿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魏志·华歆传》）

◇请受禅上言

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

臣等被召到，伏见太史丞许芝、左中朗将李伏所上图谶符命，侍中刘e等宣叙众心，人灵同谋。又汉朝知陛下圣化通于神明，圣德参于虞夏，因瑞应之备至，听历数之所在，遂献玺绶，固让尊号。能言之伦，莫不舞。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劳谦，体尚克让，明诏恳切，未肯听许。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虽怀克让之意，迫群后执玉帛而朝之，兆民怀欣戴而归之，率土扬歌谣而咏之。故其守节之拘，不可得而常处；达节之权，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逊位而不吝，或受禅而不辞。不吝者未必厌皇宠，不辞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禅之后，则唐氏之子，为宾于有虞。虞氏之胄，为客于夏代。然则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与有余庆焉！汉自章和之後，世多变故，稍以陵迟，洎乎孝灵。不恒其心，虐贤害仁，聚敛无度，政在嬖竖，视民如雠，遂令上天震怒，百姓从风如归。当时则四海鼎沸，既没则祸发宫庭。宠势并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节，犹择圣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犹思良工而刊之。况汉国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圣哲，固其宜也。汉朝委质，既愿禅礼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将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违。臣等凄凄，不胜大愿，伏请陛下割谦之志，修受禅之礼，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愿。（《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讨孙吴（黄初三年）

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张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前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戢役，骄纵吴楚，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e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地，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觇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于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驿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静力致死之节，以报无量不世之恩。臣每见所下权前后章表，又以愚意采察权旨，自以阻带江湖，负固不服，狃挟累世，诈伪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计，下诵伍被屈疆之辞，终非不侵不伐之臣。以为晁错不发削弱王侯之谋，则七国同衡，祸久而大；蒯通不决袭历下之策，则田横自臣，罪深变重。臣谨考之周礼九伐之法，平权凶恶，逆节萌生，见罪十五。昔九黎乱德，黄帝加诛。项羽罪十，汉祖不舍，权所犯罪衅明白，非仁恩所养、宇宙所容。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吴志·吴主权传》注引《魏略》，载《魏三公奏》。案：此事在黄初三年，时三公乃华歆、贾诩、杨彪也。）

◎王朗

朗字景兴，初名严，东海人。灵帝时以通经拜朗中，除丘长，遭师杨赐丧，去官行服。少帝时，徐州牧陶谦以为治中，寻拜会稽太守。献帝时为孙策所攻，拘留曲阿。曹公征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受禅，改司空，封乐平乡侯。明帝即位，进封兰陵侯，代华歆为司徒。太和二年卒，谥曰成侯。著《周易》、《春秋》、《孝经》、《周官》传，有集三十四卷

◇冬腊不得朝表

拘守留职，旷离车驾。况乃践长于至，迎始于腊。履端于正，连历天人三朝之元庆。而无缘祗奉玉爵，以献万寿。宵梦庭燎之光，晨想百华之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八十）

◇论乐舞表

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至周《大武》，皆太庙舞。乐，所以乐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御览》五百七十四引《魏名臣奏》）

◇上求正贷民表

昔在西京，有杜膏腴之饶，池阳谷口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御览》八百二十一）

◇谏行役夜表

司空臣言：臣闻飞蓬随风，集于正梁之衡，而驷马为之奔，乳虎为之走。蓬非马之策，马非蓬之敌，所以或奔走者，惊也。（《御览》九百九十七）

◇答文帝表

夫张大网以漉酋虾，辱九鼎以烹蛙晁（《御览》九百四十三）

◇劝育民省刑疏

兵起以来，三十余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芟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狗吠，达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戎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著祥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饣委饿之殍。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後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瞻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胜兵者必满野矣。（《魏志·王朗传》）

◇谏文帝游猎疏

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後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魏志·王朗传》）

◇谏东征疏（黄初四年八月）

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隗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很，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魏志·王朗传》）

◇谏明帝营修宫室疏

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後，然后凤阙猥天渊，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闾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未之有也。（《魏志·王朗传》）

◇屡失皇子上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广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鲜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树圣德，无以相过。比其子孙之祚，则不相如，盖生育有早晚，所产有众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圣，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时矣，而子发未举于椒兰之奥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众室。以成王为喻，虽未为晚。取譬伯邑，则不为夙。《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至于秦汉之末，或以千百为数矣。然虽弥猥，而就时于吉馆者或甚鲜，明「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也。老臣忄娄忄娄，愿国家同祚于轩辕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魏志·王朗传》）

◇上请叙主簿张登

主簿赵郡张登，昔为本县主簿，值黑山贼围郡，登与县长王隽帅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走，隽殆见害，登手格二贼，以全隽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王朗传》》注引《王朗集》，又见《御览》二百二十九，隽作携。）

◇上刘纂等樗υ事

右中郎乐林得纂面肉，共啖汤饼。（《御览》八百六十）

◇奏贺朔故事

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镫，封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钲，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宋书·礼志一》引魏司空王朗《奏事》，《初学记》二十五引王朗奏）

◇奏宜节省

诏问所宜损益，必谓东京之事也。若夫西京云阳、汾阴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台，入阿房之宫，斋必百日，养牺五载。牛则三千其重，玉则七千其器。文绮以饰重席，童女以蹈舞缀；酿酎必贯三时而后成，乐人必三千四百而后备；内宫美人，数至近千，学官博士七千馀人；中厩则驸马六万余匹，外牧则扈养三万而马十之。执金吾从骑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车千乘。太官赐官奴婢六千，长安城内治民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断刑者二十有五狱。政充事猥，威仪繁富，隆于三代，近过礼中。夫所以极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余，既违茧栗悫诚之本，扫地简易之指，又失替质而损文、避泰而从约之趣。岂夫当今隆兴盛明之时，祖述尧舜之际，割奢务俭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详刑慎罚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寝庙日一太牢之祀，郡国并立宗庙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属、吏、从之数，若此之辈，既已屡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后矣。

谨案图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庙、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则扫地而祭，其余则皆坛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礼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时务，扬教化。稽古先民，开诞庆祚，旧时皆在国之阳，并高栋夏屋，足以肆飨射，望云物。七郊虽尊祀尚质，犹皆有门宇便坐，足以避风雨，可须军罢年丰，以渐修治。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繇，赡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今之谓矣。粮畜于食，勇畜于势，虽坐曜烈威，而众未动，画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战而定，则贤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兵而后威立，接刃而后功成远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犹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报养之士，然后徐以前歌后舞乐征之众，临彼倒戟折矢乐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为喻。（《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劾刺史王凌不遣王基

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魏志·王基传》）

◇四孤议

收捐拾弃，不避寒暑，且救垂绝之气，而肉必死之骨，可谓仁过天地、恩逾父母者也。吾以为田议是也。（《通典》六十九，大理王朗议。）

◇兴师与吴取蜀议

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後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後动，择地而後行，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魏志·王朗传》）

◇改元议

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宋书·礼志一》）

◇遗针御衣议

至于遗针御及，惧伤至尊之体，故加之以髡刑。欲将惩戒先伤，以防绝後伤。（《御览》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议）

◇议不宜复肉刑

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乍 大骇耳之声。（《魏志·锺繇传》）

◇议

晏平仲以齐君奢，故浣其朝冠，振其鹿裘。（《御览》八百二十六，《风俗通》东海王景兴议引）

◇对孙策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朗以琐才，误窃朝私。受爵不让，以遘罪纲。前见征讨，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须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从者疾患，死亡略尽。独与老母，共乘一丽。流矢始交，便弃丽就俘，稽颡自首于征役之中。朗惶惑不达，自称降虏。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威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隶。身轻罪重，死有馀辜。申尸就鞅，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魏志·王朗传》》注引《献帝春秋》朗称禽虏对使者。）

◇答太祖遣谘孙权称臣

孙权前笺自诡，躬讨虏以补前愆；后疏称臣，以明无二。牙兽屈膝，言鸟告欢，明珠南金，远珍必至。情见乎辞，效著乎功。三江五湖，为沼于魏。西吴东越，化为国民。鄢郢既拔，荆门自开。席卷巴蜀，形势已成。重休累庆，杂沓相随。承旨之日，抚掌击节。情之畜者，辞不能宣。（《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

◇遗孙伯符书

刘正礼昔初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为之先后，用能济江成治，有所处定。践境之礼，感分结意，情在终始。后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还为雠敌。原其本心，实非所乐。康宁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复践宿好。一尔分离，款意不昭。奄然殂陨，可为伤恨。知敦以厉薄，德以报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诚深恩重分，美名厚实也。昔鲁人虽有齐怨，不废丧纪，春秋善之，谓之得礼。诚良史之所宜藉，乡校之所叹闻。正礼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异。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优哉。（《吴志·刘繇传》。）

◇与魏太子书

不遗惠书，所以慰沃。奉读欢笑，以藉饥渴。虽复萱草忘忧、皋苏择劳，无以加也。（《初学记》二十七）

◇与许文休书三首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而今而后，居升平之京师，攀附于飞龙之圣主。侪辈略尽，幸得老与足下并为遗种之叟，而相去数千里。加有蹇之隔，时闻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眇眇异处，与异世无以异也。往者随军到荆州，见邓子孝桓元将，粗闻足下动静，云夫子既在益州，执职领郡，德素规矩，老而不堕。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论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拳拳饥渴，诚无已也。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後，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隽之见在者。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人尽易为英，士鲜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质，感夫子之情听，每叙足下，以为谋首，岂其》注意乃复过于前世？《书》曰「人惟求旧」，《易》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将军之与大魏，兼而两之。总此二义，前世邂逅。以同为睽非武皇帝之旨，顷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书》《易》之义，利结分于宿好，故遣降者送吴所献致名马貂，得因无嫌，道初开通，展叙旧情，以达声问。久阔情忄畜，非夫笔墨所能写陈，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亲生男女，凡有几人，年并几何。仆连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肃，年三十九岁，生于会稽；小儿裁岁余。临书怆恨，有怀缅然。（《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又略见《御览》一百八十五）

过闻「受终于文祖」之言于《尚书》，又闻「历数在躬，允执其中」之文于《论语》。岂自意得于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曜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侧耳而遐听，延颈而鹤立也。昔汝南陈公初拜，不依故常，让上卿于李元礼。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窃让名，然后绶带委质，游谈于平勃之间，与子共陈往时避地之艰辛，乐酒酣燕，高谈大噱，亦足遗忧而忘老。捉笔陈情，随以喜笑。（《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

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既承诏直，且服旧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陈、足下之所见，则无以宣明诏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梦想之思，若天启众心，子导蜀意。诚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险路未夷，子谋不从，则惧声问或否，复面何由前后二书？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动于怀。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居安，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而持疑于荒裔乎？详思愚言，速示还报也。（《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

◇与锺繇书

朗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闻室人孙氏归，或曰大归也。共经忧乐既久矣。曷为一旦离析，以至于归而不反乎？不得面谈，裁书叙心。（《御览》□□□□□）

◇论丧服书

郑玄云「兄弟犹曰族亲也」，无所不关之辞也。吾以为古学以九代之亲为九族，谓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属乎父道者，则父之兄弟；在乎祖道者，则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则子之兄弟；在乎孙道者，则孙之兄弟。故族亲亦可谓为兄弟者也。（《通典》七十三）

◇相论

然仲尼之门，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难据故也。古之人固有怀不副其貌，行不称其声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于宰子；以貌度性，失之于子羽。圣人之于听察精矣，然犹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则彼度表扪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心矣。若夫周之叔服，汉之许负，各以善相称于前世，而书专记其效验之尤著者，不过公孙氏之二子，与夫周氏之条侯而已。（《艺文类聚》七十五）

◇杂箴

家人有严君焉，井灶之谓也。俾冬作夏，非灶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闲。（《艺文类聚》八十）

◇贫窭语

谚曰鲁班虽巧，不能为乞丐者颜。（《御览》四百九十六）

◇塞势

余所与游处，唯东莱徐先生。素习九章，能为计数。问何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试习其术，以惊睡焉。（《御览》七百五十四）

卷二十三·魏二十三

◎王肃

肃字子雍，朗长子，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中拜散骑常侍；青龙末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初出为广平太守，征拜议郎，寻为侍中，迁太常；后为光禄勋，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甘露元年卒，谥景侯。有《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又有《圣证论》十二卷，《家语解》二十一卷，《政论》十卷，集五卷。

◇格虎赋

羽骑云布，兰车星陈。（《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

◇请为大司马曹真临吊表（太和四年）

在礼，大臣之丧，天子临吊；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于异姓。自秦逮汉，多阙不修。暨光武颇遵其礼，于时群臣莫不竞劝。博士范升上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称扬以为美，可依旧礼，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通典》八十一）

◇奉诏为瑞表

太和六年，上将幸许昌，过繁昌，诏问，受禅碑生黄金白玉，应瑞不？肃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见于践祚之坛，宜矣。（《御览》五百八十九）

◇论秘书丞郎表

青龙中议，秘书丞郎与博士议郎同职近日月，宜在三台上。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昔时秘书掌国秘密，秘书丞郎仪宜比尚书郎侍御史。今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奏事用尺一，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犹用尺奏，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通典》二十六、《初学记》十二两引，又《御览》二百三十三两引）

◇秘书不应属少府表

青龙之末，主者启选秘书监，诏秘书驺吏以上三百馀人。非但学问义理，当用有威严能检下者，诏肃以常侍领焉。肃表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郡国称敢言之上东观。且自大魏分秘书而为中书以来，传绪相继，于今三监，未有隶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编名于驺隶，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国典乎？太和之中，兰台秘书争议，三府奏议，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御览》二百三十三）

◇表

夫城之有郭，犹里之有表，骨之有皮。表里各异，则保障不完；皮骨分离，则一体不具。（《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三）

◇贺瑞应表

伏承祖庙、文昭庙鱼生于鼎，臣闻《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鱼。」言中和诚信之德，下及豚鱼，则无所不及。（《艺文类聚》九十九）

◇谏征蜀疏（太和四年）

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师不宿饱」，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圣上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日後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魏志·王肃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政本疏

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能之与否，简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龙为纳言，犹今尚书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详，《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则备矣，五日视朝，公卿大夫并进，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记》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及汉之初，依拟前代，公卿皆亲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书五人。自是陵迟，朝礼遂阙。可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废礼复兴，光宣圣绪，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魏志·王肃传》）

◇请山阳公称皇配谥疏

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椋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魏志·王肃传》）

◇上疏请恤役平刑

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畜积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馀，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馀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

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魏志·王朗传》）

◇祭议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告。王肃议曰：今宜以崩年数。案春秋鲁闵公二年，夏于庄公。是时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不复礻覃，故讥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时之祭，皆亲行事。今当计始除服日数，当如礼，须到礻覃月乃。（《通典》四十九）

◇又奏

赵怡等以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王肃又奏，如郑玄言，各于其庙，则无以异四时常祀，不得谓之殷祭，以粢盛百物、丰衍备具为殷之者。夫孝子尽心于事亲，致敬于四时，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无缘俭于其亲累年，而后一丰其馔也。夫谓殷者，因以祖宗并陈，昭穆皆列故也。设以为毁庙之主皆祭谓殷者，夫毁庙祭于太祖，而六庙独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书难臣，以曾子问唯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知不合食。臣答以为殷祭，群主皆合，举则可知也。《论语》、孔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所以特者，以大祭，故欲观其盛礼也。大祭，独举，则亦可知也。于《礼记》则以为大，于《论语》则以为盛，进退未知其可也。汉光武时下祭礼，以者毁庙之主皆合于太祖，者唯未毁之主合而已矣，郑玄以为者各于其庙，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然其殷祭亦名大，《商颂》长发，是大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礻勺，以唯为殷祭之名。周公以圣德用殷之礼，故鲁人亦遂以为夏之名，是以《左传》所谓「于武宫」，又曰「尝于庙」，是四时祀非祭之也。郑斯失矣。至于经所谓者，则殷祭之谓，郑据《春秋》，与大义乖。（《通典》四十九）

◇议祀圆丘方泽宜宫县乐八佾舞

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谓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通典·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又议

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之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厌人心也。又《周官》：「师掌教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东夷之乐也。又：「娄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馀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也。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诏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钧之舞。（《宋书·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郊庙乐舞议

《周官》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兆庶，以安宾客，以悦远人。是谓六同，一时皆作。今六代舞独分用之，不厌人心。（《隋书·音乐志上》，任据王肃议。）

◇告瑞祀天宜以地配议

《礼》：有事于王父，则以王母配，不降于四时，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重于地，今奉嘉瑞以告，而地独阙，于义未通。以地配天，于义正宜（《通典》五十五。）

◇祀社议

太尉等祭祀，但称名不称臣，每有事须告，皆遣祝吏。（《通典》四十五）

◇祀五郊六宗及厉殃议

厉殃，汉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师旷自是乐祖，无事于厉殃。厉殃同人非礼器，雄黄等非礼饰。汉文除秘祝，所以称仁明也。（《通典》五十五）

◇已迁主讳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皇讳，明皇帝既，儒者迁高皇主。尚书来访：「宜复讳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为字，既二名不偏讳，且殷质故也。《礼》所谓「舍故而讳新」。诸侯则五代不讳，天子之制，恐不得与诸侯同。五代则不讳也。《春秋》：「鲁讳具敖二山」，五代之后，可不复为讳。然已易其名，则故名不复讳也。犹汉元后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为称，非能为元后讳，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时，晋范献子适鲁，名其二山，自以为不学。当献子时，鲁不复为二名讳，而献子自以为犯其讳，直所谓不学者也。《礼》曰：「诗书临文庙中皆不讳。」此乃谓不讳见在之庙，不谓已毁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发。成王时颂曰：「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名胡。其子宣王时诗曰：「胡不相畏，先祖手摧。」其孙幽王时诗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此则诗书不讳明验也。案汉氏不名讳，常曰臣妾不得以为名字，其言事不讳，盖取诸此也。然则《周礼》其不讳时，则非唯诗书临文庙中，其余皆不讳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单乃不讳，讳三祖以下。尽亲如《礼》，唯诗书临文庙中不讳。自此以後，虽百代如汉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为名字。其言事不讳，所谓「魏国于汉，礼有损益，质文随时」，亦合尊之大义也。（《通典》一百四）

◇诸王国相宜为国王服斩衰议

尚书左丞王[B12]除陈相，未到国而王薨，议者或以为宜齐，或以为宜无服。王肃云：「王国相，本王之丞相，案汉景帝时贬为相，成帝时使理人。王则国家所以封，王相则国家使为王臣，但王不与理人之事耳。而云相专为理人，不纯臣于王，非其义也。」今[B12]至许昌而闻王薨，姓名未通，恩纪未交，君臣未礼，不责人之所不能，于义未正服君臣之服。《传》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质，不可以纯君臣之义也。」《礼》：「妇人入门，未三月庙见死，犹归葬于其党，不得以六礼既备，又以入室，遂成其妇礼也。」则臣之未委质者，亦不得备其臣礼也。曾子问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斩，斩而吊之，既葬而除之也。」今[B12]为王相，未入国而王薨，义与女未入门夫死同，则[B12]宜服斩，既葬而除之，此《礼》之明文也。《礼》曰：「与诸侯为亲者服斩。虽有亲，为臣则服斩也。」臣为其君服之，或曰宜齐，不亦远于《礼》乎。（《通典》八十八）

◇王侯在丧袭爵议

魏尚书奏以故汉献帝嫡孙杜氏乡侯刘康袭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夺情议。案《周礼》：「天子公卿诸侯，吉服皆玄冕朱裹，玄衣裳；有丧凶则变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黼裳。」云麻冕者，则素冕，麻不加采色。又变其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非纯吉，亦不纯凶。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绛衣一服而已。有丧凶之事，则变吉服，以从简易。故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为王，则玄冠衰，服素以承诏命，事讫然后反丧服。考之前典，则差《周书》，论之汉室，则合常制。王肃议，尊者临卑，不制麻，故为之素服。今康处三年丧，在之中。若因丧以命之，则无复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则吉服以拜授。案《尚书》：「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毕，又以吉服出应门内，以命诸侯。皆出，然后王释冕服。」故臣以为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礼》：「处三年之丧，而当除父兄之丧服。除服卒事，然后反丧服。」则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丧服，即位而哭，即合于礼，又合人情。诏从之。（《通典》七十二）

◇吊陈群母议

臣有父母之丧计，君吊之，吊诸臣之母，当从夫爵。（《通典》八十三）

◇腊议

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即今之腊除逐疫，磔鸡、苇绞、桃梗之属。（《御览》三十三）

◇答尚书难

太和六年，尚书难王肃，以曾子问唯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知不合食。肃答曰：「以为殷祭，群主皆合，嶷则可知也。」（《通典》四十九）

◇答刘氏弟子问

司徒广陵陈矫，字季弼，本刘氏，养于陈氏。及其薨，刘氏弟子疑所服，以问王肃。答曰：「昔陈司徒丧母，诸儒陈其子无服，甚失礼矣。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异姓而有服者。岂不以母之所生，反重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为人后者，其妇为舅姑大功。妇他人也。犹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亲也，而可以无服乎？推妇降一等，则子孙宜依本亲而降一等。」（《通典》六十九）

◇答尚书访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殡于九龙殿。尚书访曰：「当以明皇帝谥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称玄孙之子，云何？」王肃曰：「礼称曾孙某，谓国家也。荀爽郑玄说皆云：『天子诸侯事曾祖以上，皆称曾孙。』」又访：「案汉既葬，容衣还，儒者以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时所服。」王肃曰：「礼虽无容衣之制，今须容衣还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时褒服，可随所存，至于制度，则不如礼。孔子曰『祭之以礼』，亦为此也。诸侯之上服，则今服也。天子不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案汉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则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褒衣也。」尚书又访：「容衣还，群臣故当在帐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填卫见。」王肃曰：「礼不墓祭。而汉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东向，百辟计吏前告郡之谷价，人之疾苦，欲先帝魂灵闻知。时蔡邕以为礼有烦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无填卫之禁，而合于如事存之意，可见于门内，拜讫入帐，临乃除服。（《通典》七十九）

◇答武竺访

尚书郎武竺有同母异父昆弟之丧，以访王肃。肃据子思书曰：「言氏之子达于礼乎？《礼》：『父同居服周。』则子宜大功也。」（《通典》九十一）

◇广平太守下教问张臻家（正始元年）

前在京都，闻张子明来至。问之，会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昔绛县老人屈在泥涂，赵孟升之，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荣宠。书到遣吏劳问其家，显题门户，务加殊异，以慰既往，以勤将来。（《魏志·管宁传》）

◇与广陵太守书

昔瓠巴鼓瑟，六马仰秣。（《书钞》一百九）

◇孔子家语解序

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丧斯文，故令已传斯文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乱斯文，故令从予学，而予从猛得斯论，已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语云：「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谈者不知为谁，多妄为之说。《孔子家语》：「弟子有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张，卫人也。宗鲁死，将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传》曰：「昔尧临民以五。」说者曰：「尧五载一巡狩。」五载一巡狩，不得称临民以五。经曰「五载一巡狩」，此乃说舜之文，非说尧。孔子说论五帝，各道其异事，于舜云「巡狩天下，五载一始」，则尧之巡狩年数未明。周十二岁一巡，宁可言周临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尧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数。故曰「临民以五」，此其义也。（毛晋重刻北宋本《家语》）

◇宗庙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我魏，薄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时雍。子之伊何，历数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通。（《初学记》十三）

湛湛甘露，济济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类蕃芜。祥瑞嘉应，其集如雨。屡获丰年，谷我士女。祖考既飨，於惟乐胥。（《初学计》十三）

◇贺正仪

元正首祚，璇机改度，伏称万寿。（《初学记》四）

◇纳徵辞

玄束帛，俪皮雁羊。（《晋书·礼志下》）

◇家诫

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若为人所强，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为人所属，下坐行酒，随其多少；犯令行罚，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艺文类聚》二十三）

卷二十四·魏二十四

◎贾诩

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灵帝末察孝廉为郎，以病去。少帝时，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献帝初为左冯翊，拜尚书，以母丧去官。拜光禄大夫宣义将军，寻弃官依段煨，复依张绣。后与绣俱归，曹公表为执金吾，封都亭侯，参司空军事，徙太中大夫。文帝嗣王位，进太尉，封魏寿乡侯。卒年七十七，谥曰肃侯。

◇奏请治王立周忠罪

立，司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袁宏《后汉·献帝纪》，「初平四年，尚书贾诩奏」云云。又见《续汉·五行志六》注引同）

◇国渊

渊字子尼，乐安盖人，师事郑康成，後避乱辽东。还，曹公辟为司空掾属，典屯田事，寻为长史，迁魏郡太守，拜太仆。

◇敕魏郡功曹

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魏志·国渊传》）

◎邴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避黄巾乱至辽东，曹公辟为司空掾，徙署丞相徵事，后为五官将长史。

◇驳郑玄皇后敬父母议

《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陈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妇人外成，不能二统耳。」《春秋左氏传》曰：「纪裂来逆女，列国尊同，逆者谦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辞言之。」《礼》「敌必三让」之义也。祭公逆王后于纪者，至尊以无外，辞无所屈，成言曰王后。纪季姜归于京师，尊已成，称季姜，从《礼》「子尊不加于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于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独拜，违古之道，斯义何施？汉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讥子道不尽，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拥却行称臣。虽去圣久远，礼文阙然，父子之义，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宁为公私易节？公庭则为臣，在家则为父，是违礼而无常也。言子事父无贵贱，又云子不爵父。（《通典》六十七）

◎管宁

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避乱辽东三十七年。文帝时还，就征以为太中大夫，固辞。明帝及齐王屡征不出。正始二年卒，年八十四。有集三卷

◇辞疾上书

臣闻传说发梦，以感殷宗；吕尚启兆，以动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圣主，用能匡佐帝业，克成大勋，臣之器朽，实非其人。虽贪清时，释体蝉蜕；内省顽病，日薄西山。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魏志·管宁传》》注引《传子》）

◇辞征命上疏（太和四年二月）

草莽臣宁上疏：臣海滨孤微，罢农无伍，禄运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绪，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泽，积祀一纪，不能仰答陛下恩养之福，沈委笃疴，寝疾弥留，逋违臣隶颠倒之节，夙宵战怖，无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车司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诏书征臣，更赐安车、衣被、茵蓐，以礼发遣。光宠并臻，优命屡至，怔营竦息，悼心失图。思自陈闻，申展愚情。而明诏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郁滞，讫于今日。诚谓乾覆恩有纪极，不意灵润弥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诏书，重赐安车、衣服，别驾从事与郡功曹以礼发遣，又特被玺书，以臣为光禄勋，躬秉劳谦，引喻周秦，损上益下。受诏之日，精魄飞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而蒙玺封之宠。驽下，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之位，惧有朱博鼓妖之责。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不任扶舆进路，以塞元责。望慕阊阖，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恩听放，无令骸骨填于衢路。（《魏志·管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辟别驾文

州民管诞燕雀之贱，栖朝桐之华。夫别驾者，明使君之羽翼，显化之鹰扬，宜得英儒，非诞（疑当作「州民」）暗昧所可私者。（《书钞》七十三引两条，又《通典》三十二引《管宁集》。案：《魏志》本传不言辟别驾，当是在辽东时事耳。）

◇答桓范书

乾道辅诚，诞膺嘉祚。膺受多福，为国蕃维。虽分陕之任，未足比盛；远近隆望，何庆如之！昔值险阻，越窜海滨。于裔历载，风纲不纪。暨蒙国恩，还践旧土。簿佐多难，恒婴笃疾。愧使区区，展之无偕。泛爱遇隆，远辱纶墨。降尊诱卑，训喻过泰。见得思义，抱以躇。不胜来顾，裁因答辱。（《艺文类聚》三十七）

◎桓阶

阶字伯绪。（《孙夫人碑》作伯序。）长沙临湘人，为郡功曹，太守孙坚举孝廉，除尚书郎，以父丧去。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曹公平荆州，辟为丞相掾主簿，迁赵郡太守。魏国建，为虎贲中郎将侍中，迁尚书。文帝即王位，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及受禅，徙封安乐乡侯，拜太常。卒，谥曰贞侯。

◇奏请追崇始祖

臣闻尊祖敬宗，古之大义。故六代之君，未尝不追崇始祖，显彰所出。先王应期拨乱，启魏大业，然祢庙未有异号，非崇孝敬、示无穷之义也。太尉公侯，宜有尊号，所以表功、崇德、发事、显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与天地合。臣等以为太尉公侯，诞育圣哲，以济群品，可谓资始，其德之号，莫过于「大王」。（《通典》七十二）

◇奏请具受禅礼仪

汉氏以天子位禅之陛下。陛下以圣明之德，历数之序，承汉之禅，允当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违。臣请会列侯、诸将、群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议受禅礼仪

昔尧舜禅于文祖，至汉氏以师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当受禅代之命，宜会百寮群司、六军之士，皆在行位，使咸睹天命。营中促狭，可于平敞之处设坛场，奉答休命。臣辄与侍中、常侍会议礼仪，太史官择吉日讫复奏。（《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请受禅（《艺文类聚》题《劝进表》）

今汉使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黩。周武中流，有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之应，不待师期，而大号又建。舜受大麓，桑荫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道信于神灵，符合于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今陛下应期运之数，为皇天所子，而复稽滞于辞让，低徊于大号，非所以则天地之道，副万国之望。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又略见《艺文类聚》十三）

◇又奏

今汉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后固辞。臣等伏以为上帝之临圣德，期运之隆大魏，斯岂数载？《传》称「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诗序商汤，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录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汉氏衰废，行次已绝，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验；耆老记先古之占，百姓协歌谣之声。陛下应天受禅，当速即坛场，柴燎上帝，诚不宜久停神器，拒亿兆之愿。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王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魏志》注同上）

◇奏改服色牺牲

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後，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宋书·礼志一》）

◎锺繇

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献帝初举孝廉，历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黄门侍郎。及迁许，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寻以侍中守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魏国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受禅，改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迁太傅。太和四年卒，谥曰成侯。

◇贺捷表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仰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同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捷，馘灭凶逆。贼帅关羽，已被矢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臣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绛帖》）

◇请许吴主委质表

尚书宣示孙权所求，诏令所报，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于阿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刍荛之言可择廓庙，况繇始以疏贱，得为前恩，横所盱睨，公私见异，爱同骨肉，殊遇厚宠，以至今日。再世荣名，同国休戚，敢不自量。窃致愚虑，仍日达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浅，圣意所弃，则又割意，不敢献闻。深念天下，今为已平，权之委质，外震神武。度其拳拳，无有二计，高尚自疏，况未见信。今推未诚，欲求见信，实怀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当护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许，许之而反，不必可与。求之而不许，势必自绝；许而不与，其曲在己。里语曰：「何以罚？与之夺。何以怒？许不与。」思省所示报权疏，曲折得宜，宜神圣之虑，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与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数者有似于此。粗表二事，以为今者事势尚当有所依违，愿君思省。若以在所虑可，不须复貌，节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淳化阁帖》二）

◇力命表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无所立；帷幄之谋，而又愚耄。圣恩低徊，待以殊礼。天下始定，帅土欣戴。唯有江东，当少留思。既与上公同见访问，昨燕见复蒙逮及。虽缘诏令陈其愚心，而臣所怀造膝之事。昔先帝尝以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袭就问臣，臣所怀未尽，冀益丝发，乞使侍中与臣议之。臣不胜愚款忄娄々之情，谨表以闻。臣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司徒、东武亭侯臣锺繇表。（《宝晋斋帖》）

◇荐关内侯季直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师破贼关东。时年荒谷贵，郡县残毁，三军馈饷，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计，委任得人，深山穷谷，民所米豆，道路不绝，遂使强敌丧胆，我众作气。旬月之间，廓清蚁聚，当时实用故山阳太守关内侯季直之策，克期成事，不差豪发，先帝赏以封爵，授以剧郡。今直罢任，旅食许下，素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圣德录其旧勋，矜其老困，复彼一州，俾图报效。直力气尚壮，必能夙夜保养人民。臣受国家异恩，不敢雷同，见事不言，干犯宸严。臣繇诚性诚恐，顿首顿首，谨言。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东武亭侯臣锺繇表。（《宝晋斋帖》）

◇请复肉刑代死刑疏

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入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诚行之，斯民永济。（《魏志·锺繇传》。又见《艺文类聚》五十四）

◇上书自劾

臣前上言：故镇北将军、领河东太守、安阳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条，事当推劾。检实奸诈，被诏书当如所纠，以其归罪，故加宽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怀顾望，谓邑当还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谨案文书，臣以空虚，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机衡，忝膺重任，总统偏方。既无德政以惠民物，又无威刑以检不恪。至使邑违犯诏书，郡掾卫固，诳迫吏民，讼诉之言，交驿道路，渐失其礼，不虔王命。今虽反悔，丑声流闻，咎皆由繇刑威不摄。臣又疾病，前后历年，气力日微，尸素重禄，旷废职任，罪明法正。谨案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锺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明知诏书深疾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法令失张。邑虽违科，当必绳正法。既举文书，操弹失理，至乃使邑远诣阙廷，隳恭使命，挫伤爪牙，而固诳迫吏民，拒畿连月。今虽反悔，犯顺失正。海内凶赫，罪一由繇威刑暗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职，非繇大臣当所宜为。繇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无所畏忌，大为不敬，又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又聪明蔽塞，为下所欺，弱不胜任。数罪谨以劾，臣请法车徵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臣久婴笃疾，涉夏盛剧，命县呼吸，不任部官，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马适议。免冠徒跣，伏须罪诛。（《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

◇处士君号谥议

案《礼·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乃唐尧之所以敦叙于九族也。其礼上杀于五，非不孝敬于祖也。下杀于五，非不慈爱于其孙也。旁杀于五，非不笃友于昆弟也。故为族属以礼杀之，处士君其数在六。于属已尽，其庙当毁，其主当迁。今若追崇帝王之号，天下素不闻其受命之符，则是武皇帝栉风沐雨，勤劳天下，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袭此议，处士君明神不安此礼。今诸博士以礼断之，其义可从。（《通典》七十二）

◇谢曹公书

属赐甘酪及樱桃。（《御览》八百五十八引《魏武帝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太子书

昔忝近任，并得赐。尚方耆老，颇识旧物。名其符采，必得处所。以为执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贡。幸而纡意，实以悦怿。在昔和氏，殷勤忠笃。而繇待命，是怀愧耻。（《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

◇又报书

臣出宫，属赐甘酪及樱桃。惠厚意绸缪，非言所申。（《御览》九百六十九）

◇答太子书

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妩媚。（《魏志·锺繇传》注引《魏略》）

◇与人书

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後事付锺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没，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骛，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也。（《魏志·朱建平传》）

◇诘毛对状

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一以宽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负于神明之意？而当致旱。案典谋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宽，则亢阳所以为旱。之吐言，以为宽邪，以为急也！急当阴霖，何以反旱？成汤圣世，野无生草；周宣令主，旱魃为虐。亢旱以来，积三十年。归咎黥面，为相值不。卫人伐邢，师兴而雨。罪恶无征，何以应天？讥谤之言，流于下民。不悦之声，上闻圣听。之吐言，势不独语。时见黥面，凡为几人？黥面奴婢，所识知邪，何缘得见，对之叹言。时以语谁？见答云何？以何日月？于何处所？事已发露，不得隐欺，具以状对。（《魏志·毛传》）

◇杂帖

繇白：昨疏还，示知忧虞复深，遂积疾苦，何乃尔耶？盖张乐于洞庭之野，鸟值而高翔，鱼闻而深潜，岂丝磬之响、云英之奏非耶？此所爱有殊，所乐乃异。君能审己而恕物，则常无所结滞矣。锺繇白。（《淳化阁帖》二）

白骑遂内书，不俟车驾，计吴人权道，情怀急切。当以时月待取伏罪之言，盖不以疑相府小缘心吞若八九。（同上）

弟常患羸顿，遇寒进口物多少。新妇动止仰人。（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二日繇白：雪寒想胜常。得张侯书，贤从帷帐之悼，甚哀伤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复具。繇白。（同上）

墓田丙舍，欲使一孙于城西，一孙于都尉府，此繇家之嫡正之良者也。兄弟共哀异之，哀怀伤切。都尉文代止自取祸痛。贤兄慈笃，情无有已；一门同恤，助以凄怆，如何如何！

（案，《淳化》误收《长风帖》，今编入《王羲之集》四。）

◇隶书势

鸟势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烦文，崇此简易。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初学记》二十一引锺氏《隶书势》三条）

◎锺毓

毓字稚叔，繇长子，年十四为散骑侍郎。太和初迁黄门侍郎，正始中为散骑常侍，以忤曹爽出为魏郡太守。爽诛，征拜御史中丞，历侍中廷尉。正元中为尚书，寻拜青州刺史，加后将军，迁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迁都督荆州。景元四年卒，赠车骑将军，谥曰惠侯。有集五卷。

◇果然赋

果然似猴象猿，黑颊青身。肉非嘉淆，唯皮为珍。（《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七百十）

◇谏西征疏

夫策贵庙胜，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百决胜千里之外。车驾宜镇守中土，以为四方威势之援。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之威，于关中之费，所损非一。且盛暑行师，诗人所重，实非至尊动轫之时也。（《魏志·锺繇传》）

◇奏诛李丰等

丰等谋迫胁至尊，擅诛冢宰。大逆无道，请论如法。（《魏志·夏侯玄传》）

◇与曹爽书止增兵伐蜀

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于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魏志·锺繇传》）

卷二十五·魏二十五

◎锺会

会字士季，繇少子，正始中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高贵乡公即位，赐爵关内侯，拜卫将军，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以从平毋丘俭功迁太仆，辞不受；以讨诸葛诞功迁司隶校尉。景元中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以定蜀功进司徒，封县侯。寻谋据蜀，为乱兵所杀。有《老子注》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刍荛论》五卷，集十卷。

◇遗荣赋

散发抽簪，永纵一壑。（《文选》沈约《乐游苑饯吕僧珍诗》注，又张协《咏史诗》注作「永绝一丘」，又张华《答何劭诗》注。）

◇怀士赋

记远念于兴波。（《文选》江淹《杂体诗》注。）

◇菊花赋

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茂乎凝霜。挺葳蕤于苍春兮，表壮观乎金商。延蔓蓊郁，绿坂被岗。缥干绿叶，青柯红芒，华实离离，晖藻煌煌。□□规圆，芳颖四张。微风扇动，照曜垂光。于是季秋九月，日数将并。顺阳应节，爰锺福灵。置酒华堂，高会娱情。百卉凋瘁，芳菊始荣纷葩晔晔，或黄或青。乃有毛嫱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艳，一顾倾城。擢纤纤之素手，宣皓腕而露形。仰抚云髻，俯弄芳荣。（《艺文类聚》八十一，《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九十六）

掇以纤手，承以轻巾。揉以玉英，纳以朱唇。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初学记》二十七）

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六）

◇蒲萄赋（并序）

余植蒲萄于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御览》九百七十二）

美乾道之广覆兮，佳阳泽之至淳。览遐方之殊伟兮，无斯果之独珍，托灵根于玄圃，植昆山之高垠。绿叶蓊郁，暧若重阴翳义和。秀房陆离，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灵露，下歙丰润于醴泉。总众和之淑美，体至气于自然。珍味允备，与物无俦，清浊外畅，甘旨内遒。滋泽膏润，入口散流。（《艺文类聚》八十七）

◇孔雀赋

有炎方之伟鸟，感灵和而来仪。禀丽精以挺质，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绿蕤之森彡丽。裁修尾之翘翘，若顺风而扬麾。五色点注，华羽参差。鳞交绮错，文藻陆离。丹口金辅，玄目素规。或舒翼轩峙，奋迅洪姿；或蹀足踟蹰，鸣啸郁咿。（《艺文类聚》九十一）

◇蜀平上言

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青彡将军句安等蹑其後，参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迹万数，资器山积。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师，商旅倒戈。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圣德，侔踪前代，翼辅忠明，齐轨公旦。仁育群生，义征不讠惠。殊俗向化，无思不服。师不逾时，兵不血刃。万里同风，九州共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魏志·锺会传》）

◇与吴主书

执笏之心，载在名策。（《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与蒋斌书

巴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埽坟茔，奉祠至敬，愿告其所在。（《蜀志·蒋琬传》）

◇与姜维书

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蜀志·姜维传》）

◇移蜀将吏士民檄

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我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今主上对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财、发廪、表闾之义。今镇西奉辞衔命，摄统戎重，庶弘文告之训，以济元元之命。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兴兵朔野。困踬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兴隆大好，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诸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氐羌。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边境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内无事，畜力待时，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难以敌堂堂之阵；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此皆诸贤所亲见也。

蜀相牡见禽于秦，（蜀相牡，文选作蜀侯。案：《史记·索隐》言蜀王开，今此作相牡者，《战国策》「使陈庄相蜀」，「牡」与「庄」形近，疑陈庄相蜀，遂据蜀，后见禽于秦也。《史记》及《华阳国志》皆不言，未知其审。）公孙述授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岂晏安鸩毒，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後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毕。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雠贼，还为戎首。咨困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壹等穷归命，犹加盛宠。况巴蜀贤知，见机而作者哉？主成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错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魏志·锺会传》，又见《文选》）

◇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

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ダ、尚书崔赞、袁亮、锺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问ダ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寓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ダ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于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悬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于灭亡之後，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御览》作「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具论详之。」翌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巳，讲业既毕，ダ、亮等议曰：「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俊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诗书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过于二宗，其为《大雅》明矣。少康为优，宜如诏旨。」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豷壹无亲，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帝曰：「诸卿论少康因资，高祖创造，诚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于汉祖哉？但夏书沦亡，旧文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于是群臣咸悦服。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陛下既垂心远鉴，考详古昔，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于所论，未获其宜。纵有可采，亿则屡中，又不足贵，无乃致笑后贤，彰吾暗昧乎？」于是侍郎锺会，退论次焉。（《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又见《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二，四百四五十）

◇论程盛

丹霄之凤，青冥之龙。（《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引《锺会集》）

◇母夫人张氏传

夫人张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妇也。世长吏二千石。夫人少丧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礼不动，为上下所称述。贵妾孙氏，摄嫡专家，心害其贤，数谗毁，无所不至。孙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饰非文过，然竟不能伤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药食中。夫人中食，觉而吐之，瞑眩者数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国，古今以为鉴诫。假如公信我，众谁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谓我必言，固将先我；事由彼发，顾不快邪！」遂称疾不见。孙氏果谓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饮以得男之药，反谓毒之。」成侯曰：「得男药佳事，暗于食中与人，非人情也。」遂讯侍者具服，孙氏由是得罪出。成侯问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惊，益以此贤之。黄初六年生会，恩宠愈隆，成侯既出孙氏，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纳正嫡贾氏。

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覆读之，曰：「《易》三百馀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已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以往，足为君子矣。」正始八年，会为尚书郎。夫人执会手而诲之曰：「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沈醉，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会历机密十余年，颇豫政谋。夫人谓曰：「昔范氏少子为赵简子设代邾之计，事从民悦，可谓功矣。然其母以为乘伪作诈，末业鄙事，必不能久。其识本深远，非近人所言。吾常乐其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当修所志，以辅益时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谁能皆体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虽接鄙贱，必以言信，取与之间，分画分明。」或问此无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积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会自幼小，衣不过青绀，亲营家事，自知恭检。然见得思义，临财必让。会前后赐钱帛数百万计，悉送供公家之用，一无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诏，命大将军高都侯厚加赠，丧事无巨细，一皆供给。议者以为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所谓外命妇也。依《春秋》成风定姒之义，宜崇典礼，不得总称妾名。于是称成侯命妇。殡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礼也。（《魏志·锺会传》注此篇张溥误分为二，又略见《御览》二百二十，又六百十三）

◇四本论

（《世说·文学》篇注云：「论才性同异合离，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锺会论合，王广论离。」）

◇刍荛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且府库盈、仓廪实，非上天所降，皆取（《御览》作「资」。）于民，民困则国虚矣。（《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一）

吴之玩水若鱼鳖，蜀之便山若鸟兽。（《文选·魏都赋》注）

萤光增曜于日月。（《白孔六帖》九十五）

贤者之处世，犹金玉之生于沙砾、豫章之产乎幽谷，下不之进于上，则无由而至矣。（《御览》四百二）

凡人之结交，诚宜盛不忘衰，达不弃穷，不疑惑于谗构，不信受于流言，经长历远，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终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发于神气，道数乖而不同，权以一时之术，取仓卒之利。有贪其财而交，有慕其势而交，有爱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御览》四百六）

夫莠生似禾，钅俞石像金。（《御览》八百十三）

焚林成烟，其似如云。（《御览》八百七十一）

◎孙邕

邕，济南人，光和中从方士王和平至京师，後为侍郎。黄初中为渤海太守。（见《孙夫人碑》，又《鲍勋传》。黄初六年，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则又尝为陈留太守。）景初初代卢毓为侍中。正始中复代卢毓为吏部尚书，寻加光禄大夫，领太史令，封关内侯。

◇上言合朔有违错

光禄大夫领太史令邕言：典历者案历术，推交会之期，候者伺迟疾之度，当朔事无有违错耳。（《通典》七十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时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敕有司为救日蚀备，既时过而不蚀，大将军司马昭推史官不验之实，空设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禄大夫领太史令邕言云云，重问典历周晃等。对「郑小同议」。乃止。）

◎王凌

凌字彦云，太原祁人，司徒允兄子。献帝时举孝廉，为发干长，迁中山太守。曹公辟为丞相掾。文帝受禅，拜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历青、扬、豫三州刺史。正始中为征东将军，进封南乡侯，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代高柔为司空，又代蒋济为太尉，假节。嘉平三年谋废立，司马懿讨之，送还京师，至项饮药死。

◇与太傅司马宣王书

卒闻神军密发，已在百尺。虽知命穷尽，迟于相见。身首分离，不以为恨。前後遣使有书，未得还报。企踵西望，无物以譬。昨遣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于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闻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惊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处。仆久忝朝恩，历试无效，统御戎马，董齐东夏。事有阙废，中心犯义，罪在二百，妻子同县，无所祷矣。不图圣恩天覆地载，横蒙视息，复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既人已知，神明所鉴，夫非事无阴，卒至发露，知此枭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魏志·王凌传》》注引《魏略》）

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同上）

◎王广

广字公渊，凌子，为屯骑校尉。（见《世说·文学》篇注。）凌诛并死。（案：《世说·贤媛》篇注引《魏氏春秋》及《魏志》甚详，别有王广，晋初为并州刺史，见《晋书·载纪·刘宣传》，非即此）

◇子贡画赞

□□端木，英辩才清，吐口敷华，发音扬馨。（《御览》四百六十四）

◎董昭

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举孝廉，除瘿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进魏郡太守，寻入朝，拜议郎。建安中除符节令，迁河南尹，又为冀州牧，徙徐州牧，又徙魏郡太守，拜谏议大夫，封千秋亭侯，转拜司空军祭酒。文帝即王位，拜将作大匠。及受禅，迁大鸿胪，进封右乡侯，徙封成都乡侯，拜太常，徙光禄大夫给事中，拜太仆。明帝即位，进爵乐平侯，转卫尉，拜司徒。卒年八十一，谥曰定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魏志·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

◇谏屯渚中作浮桥疏

武皇帝智勇过人，而用兵畏敌，不敢轻之若此也。夫兵好进恶退，常然之数。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税，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臣私戚之，忘寝与食，而议者怡然不以为忧，岂不惑哉？加江水向长，一旦暴增，何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柰何乘危，不以为惧，事将危矣。惟陛下察之。（《魏志·董昭传》）

◇陈末流之弊疏（太和六年）

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威势，莫能纠レ，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魏志·董昭传》）

◇作曹公书与杨奉

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魏志·董昭传》）

◇与袁春卿书

盖闻孝者不背亲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乱以徼幸，智者不诡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难，南游百越，非疏骨肉，乐彼吴会，智者深识，独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离群寡俦，故特遣使江东，或迎或送，今将至矣。就令足下处偏平之地，依德义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为乔松之偶，以义言之，犹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仪父始与隐公盟，鲁人嘉之而不书爵，然则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义也。况足下今日之所托者乃危乱之国，所受者乃矫诬之命乎？苟不逞之与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职，难可以言忠；忠孝并替，难以言智。又足下昔日为曹公所礼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王室，怀邪禄而叛知己，远福祚而近危亡，弃明义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节，奉帝养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坠，荣名彰矣。宜深留计，早决良图。（《魏志·董昭传》。袁绍同族春卿为魏郡太守，在邺城中，其父元长在扬州，太祖遣人迎之，昭书与春卿。）

◇议丞相进爵九锡与荀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泰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魏志·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

◇伪作袁绍檄告郡

得贼罗候安平张吉辞，当攻钜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魏志·董昭传》）

◎赵俨

俨字伯然，颍川阳翟人。建安初为朗陵长，入为司空掾属主簿，历章陵太守、都督护军扶风太守、关中护军，迁平寇将军，文帝时历侍中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寻封宜土亭侯，迁尚书。明帝时进封都乡侯，出监荆豫诸军，转大司马军师，拜大司农。齐王时假节都督雍凉，征为骠骑将军，迁司空，正始四年卒，谥曰穆侯。

◇荐胡昭

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宜蒙徵命，以励风俗。（《魏志·管宁传》。正始中，骠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郭彝散骑常侍荀彡锺毓、太仆庾嶷、弘农太守何桢等递荐昭。）

◇与荀书

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劝。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以为国家，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魏志·赵俨传》）

卷二十六·魏二十六

◎邯郸淳

淳字子叔，一名竺，颍川人。初平中客荆州，後归曹公。黄初初为博士给事中，有集二卷。

◇投壶赋

古者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以正班爵，讲礼献功。于是乃崇其威仪，恪其容貌。繁登降之节，盛揖拜之数。机设而弗倚，酒澄而弗举。肃肃济济，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礼成于饫。乃设大射，否则投壶。植兹华壶，枭氏所铸。厥高二尺，盘腹修尸。饰以金银，文以雕镂。（案，当有四字一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物必具。距筵七尺，杰焉植驻。矢维二四，或柘或棘。丰本纤末，调劲且直。执下奉中，司射是职。曾孙侯氏，与之乎皆得。然後观夫投者之闲习，察妙巧之所极，骆驿联翩。（案：当有四字一句。）爰爰免发。翻翻集集，不盈不缩。应壶顺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跃出，荏苒偃仰。（案，此句有误字。）黾勉趋下，馀势振掉，又足乐也。拟议于此，命中于彼。动之如志，靡有违。譬诸为政，群职罔弛也。左右毕投，效奇数钧。列置功下，称善告贤。三载考绩，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释，增是自遂。虽往有功，义所不贵。春秋贬，亦犹是类也。若乃撮矢作骄，累掇联取。一往纳二，巧无与耦。斯乃绍、伦之才，尤异之手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稠。虽就置犹弗然，矧回绝之所投。惟兹巧之妙丽，亦希世之寡俦。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环玮百变，恶可穷赞。（《艺文类聚》七十四）

◇上受命述表

臣闻《雅》、《颂》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载之，金石以声之，垂诸来世，万载弥光，陛下以圣德应期，龙飞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无为而四海顺风。若乃天地显应，休徵祥瑞，以表圣德者，不可胜载，铄乎焕显，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类，莫不讴叹于野，执笔之徒，咸竭文思，献诗上颂。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艺文类聚》十）

◇受命述

伊上天阐载，自民主肇建，历听风声，陶唐为盛，虞夏受终，殷周革命，有禅而帝，有代而王。禅代虽殊，大小繇同。于是以汉历在魏，赤运归黄也。是故大魏之业，皇耀震霆。肃清宇内，万邦有截。师义翼汉，奉礼不越。饰躬戮力，茂亮弘烈。树深根以厚基，播醇泽以酿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发。将俟圣嗣，是遂是达。圣嗣承统，爰宣重光。陈锡裕下，民悦无疆。三神宜厘，四灵顺方。元龟介玉，应龙粹黄。若云魏德，据兹以昌。尔乃鸣玉陟坛，三缙以俟。既受休命，龙旋凤峙。煌煌厥晖，穆穆容止。临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践帝位，纳玺要绂。太常司燎，升炮告类。璋峨峨，髦士棣棣。跄跄圣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显显乎德容。信帝者之壮业，天休之所锺也。于时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氛不作，风尘弭清。凡在坛场之位，举目平广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声。屡省万机，访谋老成，治咏儒墨，纳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务在谐万国，叙彝伦，而折不若，怀远人。混六合之风，纳于仁寿之门，刑错靡试，偃伯靡军。然后乃勤功岱岳，升中上玄，斯因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艺文类聚》十）

◇汉鸿胪陈纪碑（《艺文类聚》作「锺纪」，误）

君讳纪，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禅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妫满。当周武王时，祚土于陈，君其世也。君生应乾坤之纯质，受嵩岳之精粹，内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沦于不测，胆智应于无方，弘裕足以容众，矜严足以正己。然后研几道艺，涉览文学。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载，靡不悉该其善也。焉其诱人也，是以令闻广誉，寒于天渊；仪形嘉诲，范乎人伦。存乎本传，故略举其著于人事者焉。

显考以茂行崇冠先俦，季弟亦以英才知名当也。孝灵之初，并遭党锢，俱处于家，号曰三君。故得奉常供养，以循子道，亲执馈食，朝夕竭欢。及太丘君疾病终亡，丧过乎哀，崩伤呕血，如此者数焉。服礼既除，戚容弥甚，闻名心矍，言及陨涕，虽大舜之终慕，曾参之自尽，无以喻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图画形象，于今遗称，越在民口。既处隐约，潜躬味道，足不逾阈。乃覃思著书三十余万言，言不务华，事不虚设，其所交释合赞，规圣哲而後建旨明归焉，今所谓《陈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四府并辟，弓旌交至。虽崇其礼命，莫敢屈用。大将军何进表选明儒，君为举首。公车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将，到迁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会孝灵晏驾，贼臣秉政，肆其凶虐，剥乱宇内，州郡幅裂，戎舆并戒。君冒犯锋矢，勤恤民隐，驯之以礼教，示之以知耻，视事未期，士女向方。会刺史败于黄巾，幽冀二州，争利其土。君料敌知难，不忍其民为己致死，乃辞而去之。于是故老随慕，攀辕持毂，轮不得转。遂晨夜间行，寓于邳郯之野。袁术恣睢，僭号江淮，图覆社稷，结婚吕布，斯事成重，必不测救。君谂布不从，遂与成婚，送女在途。君为国深忧，乃奋策出奇，以夺其心，卒使绝好，追女而还。离逖奸谋，使不得成，国用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书令。会车驾幸许，拜大鸿胪。实掌九仪，四门穆穆，遂登补衮阙，以熙帝载。不幸寝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怀道处否，登庸日寡，实使大业不究，元勋靡建，兹海内所为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吊祭，郡卿以下，临丧会葬。有子曰群，追惟蓼莪罔极之恩，乃与邦彦、硕老，咨所以计功称伐，铭赞之义，遂树斯石，用监于後，其辞曰：

於穆上德，时惟我君。固天纵之，允锺厥纯。命世作则，实绍斯文。遭险龙潜，抗志浮云。所贵在己，乐存事亲。虽处畎亩，天子屡闻。乃阶郎将，陪帝作邻。平原寇深，遂辞其民。思齐古公，土是因。不忘谂国，惠我无垠。复命喉舌，秉国之均。爰登卿士，媚兹一人。如何穹苍，不授遐年。鲜厥在位，每怀不申。股肱或亏，朝谁与询？茕茕小子，号泣于。勒铭表德，久而弥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文苑》，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九）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礿，末胄荒沈，爰来适居。盱能抚节案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辞曰：

伊惟孝女，晔晔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仪。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阳。待礼未施，嗟丧慈父。彼苍伊何，无父孰怙？诉神告哀，赴江永号。视死如归，是以眇然。轻绝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洲屿，或在中流。或趋湍濑，或还波涛。千夫失声，悼痛万馀。观者填道，云集路衢。流泪掩涕，惊恸国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克面引镜，耳用刀。坐台待水，抱树而烧。於戏孝女，德茂此俦。何者大国，防礼自修。岂况庶贱，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镂而雕。越梁过宋，比之有殊。哀此真厉，千载不沦。乌呼哀哉！乱曰：

名勒金石，质之乾坤。岁数历祀，丘墓起坟。光于后土，显照天人。生贱死贵，利之义门。何怅华落，雕零早分。葩艳窈窕，永世配神。若尧二女，为湘夫人。时效仿佛，以昭後昆。（《古文苑》。）

◎陈群

群字长文，颍川许昌人。大鸿胪纪子。蜀先主为豫州牧，辟为别驾。后举秀才，除柘令，不行。司空曹公辟为西曹掾，除萧赞长平令。父丧去官。後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卿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建，迁御史中丞，转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文帝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尚书。及受禅，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封颍卿侯，领中领军；又为镇东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明帝即位，进封颍阴侯，代王朗为司空。青龙四年卒，谥曰靖侯。有集五卷。

◇明帝莅政上疏

《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丧乱以来，干戈未戢，百姓不识王教之本，惧其陵迟已甚。陛下当盛魏之隆，荷二祖之业，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则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雠党，有雠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魏志·陈群传》）

◇谏谥皇女淑平原公主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短有命，存亡有分。故圣人制礼，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俭，嬴博有不归之魂，夫大人动合天地，垂之无穷，又大德不逾闲，动为师表故也。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但悉听群臣送葬，乞车驾不行，此万国之至望也。闻车驾欲幸摩陂，实到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处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徙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可无举宫暴露野次，废损盛节蚕农之要。又贼地闻之，以为大衰，加所烦费，不可计量。且由吉士贤人，当盛衰，处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宁乡邑，从其风化，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静则天下安，动则天下扰；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魏志·陈群传》）

◇谏营治宫室疏（青龙三年三月）

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且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魏志·陈群传》）

◇又疏谏治宫室（青龙三年三月）

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後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锺离意谏，即用其言，後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锺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魏志·陈群传》）

◇谏追封太后父母

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後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志·卞后传》）

◇荐管宁

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徵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

◇奏请魏王受禅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

◇奏定历

历数难明，前代通儒，多共纷争。黄初之元，以四分历久远疏阔，大魏受命，宜正历明时。韩翊首建黄初，犹恐不审，故以乾象互相参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历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争长短而疑尺丈，竟无时而决。案三公议，皆综尽典理，殊途同归。欲使效之玑，各尽其法。一年之间，得失足定，合于事宜。（《晋书·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上》。）

◇复肉刑议

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示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馀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魏志·陈群传》）

◇追尊始祖太王为高皇议（太和三年六月）

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为王，是时周天子以王为号，追尊即同，故谓不以卑临尊也。魏以皇帝为号，令追号皇曾祖，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为王，乃以卑临尊也。故汉祖尊其父为上皇，自是以后，诸侯为帝者，皆尊其父为皇也。大长秋特进君宜号高皇。载主宜以金根车，可遣大鸿胪持节，乘大使车，从驺骑奉印绶，即邺庙以太牢告祠。（《通典》七十二）

◇诸王国相不应为国王服斩议

诸王相国不应为国王服斩，古今异制，损益不同。古者诸侯专国子人。至汉初，患诸王子强暴，夺之权，食租而已。乃选贤，能代王居国，相王为善，否则弹纠。国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谓也。《礼记》虽有「与诸侯为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斩」者，盖谓异于国臣，与有亲于王斩耳。虽陪臣，不亲，犹不为服。岂专帝臣，而为蕃王服斩？未有实不为臣而名称臣。若欲假虚名以优王者，欲崇君臣而服，纠其罪。名实既借，君臣义乖，遗礼失教，难以为典。近防辅小吏，尚不称臣，况剖符帝臣而称臣妾于藩王！若使正名为王臣，则尚书当称陪臣，则王正臣不可不服，则不宜还纠王罪。若不称陪臣，俱言臣者，此为王与天子同臣也。（《通典》八十八）

◇与诸葛亮书问刘巴消息

刘君子初。（《蜀志·刘巴传》）

◇汝颍人物论

荀文若、公达、休若、若，仲豫，当今并无对。（《魏志·荀传》注引《荀氏家传》。）

◎田豫

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人。少事刘先主，去，从公孙瓒，守东州令。曹公召为丞相军谋掾，除颍阴朗陵令，历弋阳、南阳二郡太守。文帝初，迁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明帝时转汝南太守，加殄夷将军，寻以本官督青州诸军事。济王时迁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加振威将军，领并州刺史，征为卫尉。屡乞逊位，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卒年八十一。

◇答司马宣王书

年过八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魏志·田豫传》）

◎孙炎

炎字叔然，乐安人，受学郑康成之门，征为秘书监，不就。有《礼记注》三十卷，《尔雅注》三卷。

◇答或问

或问：「长吏迁，在传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国吏服谁当轻重？」孙叔然答曰：「古者诸侯以国为家，卫出其君于襄牛，不书出奔，以未出境也。」卫侯奔死乌，《传》曰：「犹在境内，则卫君也。」虽出传舍，固当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斩吊」，既葬除之。《通典》九十九

◎董遇

遇字季直，弘农人。建安初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後转冗散。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历侍中大司农。有《周易注》十卷，《春秋左氏传章句》三十卷，《老子训注》二卷。

◇祖腊议

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腊，为得盛终之节，不可以戌祖辰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四《腊十三》引《魏名臣奏》。大司农董遇议云云，又见《御览》三十三）

◎韩暨

暨字公至，南阳堵阳人。刘表辟除宜城长，曹公平荆州，辟丞相士曹属，迁乐陵太守。黄初初封宜城亭侯，寻迁太常，进封南乡亭侯。青龙中为太中大夫。景初二年逊位，加司徒。卒，谥曰恭。

◇临终上疏

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士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魏志·韩暨传》注引《楚国先贤传》）

◇奏外祖母无服

天子降周，为外祖母无服。（《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明帝有外祖母之丧，太常韩暨奏。）

◇临终遗言

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尔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魏志·韩暨传》注引《楚国先贤传》）

◎司马芝

芝字子华，河南温人。避乱荆州，曹公以为管长，历济南主簿，迁广平令，又迁大理正，历甘陵、沛、阳平太守。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明帝即位，封关内侯，拜大司农。

◇考竟曹洪乳母等事无涧神上疏

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魏志·司马芝传》。）

◇奏请崇本抑末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唯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如恳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堇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魏志·司马芝传》）

◇议盗官练事

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後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魏志·司马芝传》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云云，太祖从其议。）

◇与群下教

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于上，吏祸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魏志·司马芝传》）

◇门干盗簪辞不符下教

凡物有相似而难分者，自非离娄，鲜能不惑。就其实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轻伤同类乎！其寝勿问。（《魏志·司马芝传》）

◇与刘节书

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条同等为兵，幸时发遣。（《魏志·司马芝传》）

◇答刘绰问

河南尹丞刘绰问曰：「士孙德祖以乐陵太守被书迁陈留，已受印绶，迎吏虽未至，左右已达，未入境而亡。不知乐陵送故吏当持重乎？陈留迎吏当持重乎？」河南尹司马芝答曰：「德祖见陈留太守，故乐陵守耳。乐陵吏以旧君服，复何疑也？」（《通典》九十九）

刘绰难云：「虽去乐陵，其义未绝，陈留虽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绝而服轻乎？《礼》『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齐衰而吊，既葬除之。』谓乐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妇，何邪！」（同上）

绰又难：「陈留之吏，既未相见，而使三年，是责非时之恩。《礼》云：『仕而未有禄，违而君薨，弗为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同上）

卷二十七·魏二十七

◎刘晔

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后。曹公辟为仓曹掾，转主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行军长史兼领军。文帝受禅，进侍中，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进封东亭侯，后以疾为太中大夫，转大鸿胪，复逊位为太中大夫。卒，谥曰景侯。

◇议追尊宜不过高皇疏

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礼典故也。至于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已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于礼制也。晔思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魏志·刘晔传》，《通典》七十二）

◇遗鲁肃书

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馀，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吴志·鲁肃传》）

◎满宠

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少为郡督邮。曹公辟从事，又辟署西曹属，除许令，迁汝南太守，从平荆州，还行奋威将军，屯当阳；复召为汝南太守，赐爵关内侯，屯樊城，封安昌亭侯。文帝时拜扬武将军，更拜伏波将军，封南乡侯，迁前将军。明帝时进封昌邑侯，领豫州刺史，代曹休都督扬州，拜征东将军。景初中征为太尉，正始三年卒，谥曰景侯。

◇重请合肥移城表

《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魏志·满宠传》）

◇请备无强口疏

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若人无强口，宜深为之备。（《魏志·满宠传》）

◇请合肥移兵更立城疏

合肥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後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魏志·满宠传》）

◇敕诸将

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宜为其备。（《魏志·满宠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留府长史

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魏志·满宠传》）

◇为王凌报孙布书（太和五年）

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魏志·满宠传》）

◎郭淮

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迁丞相兵曹议令史，从征汉中，留为夏侯渊司马。渊败，复为张司马。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转镇西长史，行征羌将军。黄初中擢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太和中加建威将军，转扬武将军。正始中拜前将军，进封都乡侯。嘉平中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进封阳曲侯。正元二年卒，追赠大将军，谥曰贞侯。

◇白司马宣王书

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迫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觐展在近。（《魏志·郭淮传》注引《世语》，又《世说》亦有约文。）

◎何夔

夔字叔龙，陈郡阳夏人。建安初，曹公辟司空掾，出为城父令，迁长广太守，徵还参丞相军事，寻拜乐安太守，入为丞相东曹掾。魏国建，拜尚书仆射，迁太仆。文帝受禅，封成阳亭侯。卒，谥曰靖侯。

◇制新科下州郡上言

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饑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魏志·何夔传》）

◇入为丞相东曹掾上言

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则天下幸甚。（《魏志·何夔传》。）

◎杨阜

阜字义山，天水冀人。建安初为安定长史，去官。後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以平马超功赐爵关内侯，寻为益州刺史，拜武都太守，在郡十馀年。明帝徵拜城门校尉，迁将作大匠。

◇谏治宫室发美女疏

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太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绨；此皆能昭令闻，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汤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戒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後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魏志·杨阜传》）

◇代蜀遇雨上疏（太和四年秋）

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魏志·杨阜传》）

◇谏帝送葬平原公主疏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魏志·杨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

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凋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尘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魏志·杨阜传》）

◇让封关内侯

阜君存无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于义当绌，于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魏志·杨阜传》）

◇应诏议政治不便于民

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意，宜去四甚，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政、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魏志·杨阜传》）

◎辛毗

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曹公克邺，表为议郎，后为丞相长史。文帝初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寻为卫尉。青龙中卒，谥曰肃侯。

◇谏修殿舍疏

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魏志·辛毗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谏平北芒疏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魏志·辛毗传》）

◇奏请宣著符命（《艺文类聚》题作《劝进表》）

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等奏曰：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令书恳切，允执谦让，虽舜、禹、汤、文，义无以过。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艺文类聚》作「诚急于答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且《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诚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应录者，代兴于前；失道数尽者，迭废于後。《传》讥苌弘欲支天之所坏，而说蔡墨「雷乘乾」之说，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汉室衰替，帝纲堕坠，天子之诏，歇灭无闻。皇天将舍旧而命新，百姓既去汉而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拨乱平世，将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当历数之运。即位以来，天应人事，粲然大备。神灵图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黄、运期姓纬之谶，斯文乃著于前世，与汉并见。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享，兆民，咸注嘉愿。惟殿下览图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义，辄宣令内外，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谦虚之意。（《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辛毗刘晔等奏。又略见《艺文类聚》十三）

◇奏事

昔桓阶为尚书令，以崔林非尚书才，迁以为河间太守。（《魏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改正朔让

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魏志·辛毗传》）

◎高柔

柔字文惠，陈留圉人，高干从弟。曹公平河北，以柔为管长，辟丞相仓曹属。魏国建，为尚书郎，转丞相理曹掾，迁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文帝践阼，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迁廷尉，明帝即位，封延寿亭侯，齐王时转太常，迁司空，徙司徒。曹爽诛，进封万岁乡侯。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安国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转太尉。景元四年卒，年九十，谥曰元侯。

◇除妖谤赏告之法疏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诚非所以息奸省讼，缉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祖宗，咸不顾小人之怨。在汉太宗，亦除妖言诽谤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魏志·高柔传》）

◇三公与朝政上疏

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杖阿衡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萧、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魏志·高柔传》）

◇请待博士以不次之位疏

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阵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哲，敷弘大猷，光济先轨，虽夏启之承基，周成之继业，诚无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堕也。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故楚礼申公，学士锐精；汉隆卓茂，缙绅竞慕。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魏志·高柔传》）

◇谏大兴殿舍广采众女疏

二虏狡猾，潜自讲肄，谋动干戈，未图束手；宜畜养将士，缮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顷兴造殿舍，上下劳扰。若使吴、蜀知人虚实，通谋并势，复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昔轩辕以二十五子，传阼弥远；周室以姬国四十，历年滋多。陛下聪达，穷理尽性，而顷皇子连多夭逝，熊罴之祥又未感应。群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以盛矣。窃闻後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宫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魏志·高柔传》）

◇谏就狱杀公孙晃疏

《书》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类，诚应枭县，勿使遗育。而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祁奚明叔向之过，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魏志·高柔传》）

◇谏罪杀禁地鹿者疏

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中间已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魏志·高柔传》）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诚欲使极蕃息，然後大取以为军国之用。然臣窃以为今鹿但有日耗，终无从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广轮且千馀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魏志·高柔传》注引《魏名臣奏》。案：《御览》九百六引《魏名臣奏》作「郎中黄观上疏」，当时两人连名。）

◇军士亡勿罪妻子启

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已，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魏志·高柔传》）

◇管长教还引去吏

昔邴吉临政，吏尝有非，犹尚容之。况此诸吏，于吾未有失乎！其召复之，咸还皆自励，咸为佳吏。（《魏志·高柔传》）

◇丞相理曹掾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魏志·高柔传》）

◇与妇书

今致玳瑁梳一枚。（《艺文类聚》八十四，《御览》七百十四，八百七。金钅贯一双。《御览》七百十八。）

◎孙礼

礼字德达，涿郡容城人。曹公平幽州，召为司空军谋掾，徙鲁相，历山阳等郡太守。明帝时入为尚书，受遗诏拜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齐王初出为阳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以奏事忤曹爽，劾废在家。期年除城门校尉，出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爽诛，入为司隶校尉，迁司空，封大利亭侯。嘉平二年卒，谥曰景侯。

◇清河平原争界案图宜属平原疏

管仲霸者之佐，其器犹小，犹能夺伯氏骈邑，使没齿无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俞阝以马丹侯为验，诈以呜犊河为界。假虚讼诉，疑误台阁。窃闻众口铄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レ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谓长叹息流涕者也。案解与图奏，而俞阝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辄束带著履，驾车待放。（《魏志·孙礼传》）

卷二十八·魏二十八

◎卫觊

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曹公辟为司空掾，除茂陵令，再迁至尚书。魏国建，拜侍中。文帝即王位，徙尚书，寻还汉朝为侍郎。及受禅，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明帝时进封阌乡侯。卒，谥曰敬侯。

◇为汉帝禅位魏王昭

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宗庙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裕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亦可知矣。大人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之。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袁宏《後汉纪》三十。又见《魏志·文纪》注。案：《魏志·卫觊传》云：「顷之还汉朝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是献帝诸禅诏，皆卫觊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乙卯册诏魏王

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既于朕躬，天降之灾，遭无妄厄运之会，值炎精幽昧之期。变兴辇毂，祸由阉宦。董卓乘衅，恶甚浇、，劫迁省御，太仆宫庙，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当斯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皇家。今王缵承前绪，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优远，声教被四海，仁风扇鬼区。是以四方效珍，人神响应，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厘降二女，以嫔于魏，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壬戌册诏魏王

皇帝问魏王，言遣宗奉庚申书到，所称引，闻之。朕惟汉家世逾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当归圣德，违天不顺，逆众不祥。王其体有虞之盛德，应历数之嘉会，是以祯祥告符，图谶表录，神人同应，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违，众不可拒。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载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当称慕。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丁卯册诏魏王

天讫汉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陈历数于诏册，喻符运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辞拒，皇位不可以谦让。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几不可以斯须无统。故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是以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圣人达节，不亦远乎！今使音奉皇帝玺书，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应之望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庚午册诏魏王

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睹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今天既讫我汉命，乃眷北顾，帝皇之业，实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窃古义，顾视前事，犹有惭德，而王逊位至于三四，朕用惧焉。夫不辞万乘之位者，知命达节之数也。虞、夏之君，处之不疑，故勋烈垂于万载，美名传于无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遣守尚书令中觊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禅位册

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魏志·文帝纪》，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

◇受禅表

维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禅于汉氏。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受终。故《书》陈「纳于大鹿」，《传》称「历数□□□是以降」。世且二百，年岁三千，尧舜之事，复存于今。允皇代之上仪，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昭德□义焉。

皇帝体乾刚之懿姿，绍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该，钦明文塞。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及嗣位先皇，龙兴飨国。抚柔民，化以醇德。崇在宽之政，迈恺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拟阳春以播惠。开禁仓，散滞积。冢臣□□□□□之锡，众兆陪台，蒙饩之养。兴遗勋，继绝世。废忘之劳，获金爵之赏，襁褓之孤，食旧德之禄。善无微而不旌，功无细而不□。□□戎士，哀矜庶狱。罢戍役，焚丹书。囹圄虚静，外无旷夫。玄泽云行，冈不沾渥。若夫覆载简易，刚柔允宜。乾川之德，阴阳□□□□□□类育物，奋庸造化之道，四时之功也；宽容渊墨，恩洽群黎，皇戏之质，尧舜之姿也。孜孜业业，迈德济民。伯禹之劳□□□□□智神武，料敌用兵，殷汤之略，周发之明也。广大配天地，茂德苞众圣。鸿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虽象胥所□□□□□□和而来王。是以休徵屡集，和气烟ㄉ。上降乾祉，下发川珍。天关启闱，四灵具臻。涌醴横流，山见黄人。所以显受命之□□□□□之期运也。其余甘露零于丰草，野蚕茧于茂树，嘉禾神芝，奇禽灵兽，穷祥极瑞者，期月之间，盖七百余见。自金天以□□□□□嘉禅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汉氏睹历数之去已，知神器之有归。稽唐禅虞，绍天明命，厘嫔二女，钦授天位，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佥曰陛下圣德，懿侔两仪，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兴，地出大蝼；夏后承统，木荣冬敷，殷汤革命，白狼衔钩；周武观□□□□□。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犹以一至之庆，宠神当时。绍天即祚，负依而治，况于大魏灵瑞若兹者乎。盖天命不可以辞□□□□□以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距，大统不可以久旷，万国不可以乏主，宜顺民神，速承天序。于是皇帝乃回思迁虑，旁观庶徵，上在玑，筮之《周易》，卜以守龟，龟筮袭吉，五反靡违？乃览公卿之议，顺皇天之命，练吉日。□□□□唐典之明宪，遵大鹿之遗训。遂于繁昌筑灵坛，设宫，待圭璧，储牺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纳言、诸节、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王侯君长之群，入自旗门，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袭衮龙，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策祝，燔燎或朴，告类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遍于群神，□□□晏，祥风来臻，乃诏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开皇纲，阐帝载，殊微帜，革器械，修废官，班瑞节，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鸿，创□作则，永保天禄，传之罔极。（碑本《隶释》十九。案：唐韦绚录《刘宾客嘉话》：「魏受禅表，王朗文，梁鹄书，锺繇镌字，谓之三绝。今据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则受禅表卫觊撰并书，牟准去魏未远，语尤可信也。」）

◇请恤凋匮罢役务疏

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即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缛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魏志·卫觊传》）

◇公卿将军奏上尊号

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节行都督督军车骑将军□□臣仁、辅国将军清苑乡侯臣若、虎牙将军南昌亭侯臣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轻车将军都亭侯臣忠、冠军将军好乡侯臣秋、渡辽将军都亭侯臣柔、卫将军国明亭侯臣洪、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臣真、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杨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臣霸、使持节左将军中乡侯臣、使持节右将军建乡侯臣晃、使持节前将军都乡侯臣辽、使持节後将军华乡侯臣灵、匈奴南单于臣泉、奉常臣贞、郎中令臣洽、卫尉安国亭侯臣昱、太仆臣夔、大理东武亭侯臣繇、大农臣霸、少府臣林、督军御史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领军中阳乡侯臣、中护军臣陟、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长水校尉关内侯臣凌、步兵校尉关内侯臣福、射声校尉关内侯臣质、振威将军涅乡亭侯臣题、征虏将军都亭侯臣触、振武将军尉猛亭侯臣当、忠义将军乐乡亭侯臣生、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安众将军元就亭侯臣神、翼卫将军都亭侯臣衢、讨夷将军成迁亭侯臣慎、怀远将军关内侯臣巽、绥边将军常乐亭侯臣俊、安夷将军高梁亭侯臣、奋武将军长安亭侯臣丰、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

臣等前上言，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陛下违天命以固辞，臣等顽愚，犹知其不可，况神祇之心乎！宜蒙纳许，以福海内欣戴之望。而丁卯制书诏臣等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臣等伏读诏书，於邑益甚。臣等闻《易》称「圣人奉天时」，而《论》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以在尔；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禅；舜知历数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汉朝虽承委末陵迟之馀，犹务奉天命以则尧道，是以愿禅帝位而归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体，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殁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夏必郁邑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奄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虚。当此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则活万国；为世拨乱，则致升平。鸠民而立长，筑官而置吏，元元无过罔于前叶，而始有造于华裔。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隐，视之如伤：惧者宁之，劳者休之；寒者以暖，饥者以充；远人以德服，寇敌以恩降。迈恩种德，光被四表。稽古笃睦，茂于放勋；网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期，人神并和。皇天则降甘露而臻四灵，后土则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菟，咸素其色；雉鸠燕爵，亦白其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还于其间者，无不毕备。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既交横于旷野矣。伏省群臣内外前後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授天地之瑞应，因汉朝之款诚，宣万方之景附，可谓信矣著矣，□矣裕矣，高矣丘矣，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民命之悬于魏邦，民心之素于魏政，卅有余年矣。此乃千世时至之会，万载壹遇之秋。达节广度，宜昭于斯际；拘挛狭行，不施于此时。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口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礼，须祭毕；会群寮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所以施行，臣谨拜表朝堂。臣歆、臣诩、臣朗、臣仁、臣若、臣辅、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臣晃、臣辽、臣灵、臣泉、臣贞、臣洽、臣昱、臣夔、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臣陟、臣祖、臣凌、臣福、臣质、臣题、臣触、臣当、臣生、臣圃、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臣丰、臣褚，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碑本《隶释》十九，《魏志·文帝纪》引《献帝传》。案：《古文苑》、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言「群上尊号奏，卫觊撰，锺繇书」。）

◇奏请置律博士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志·卫觊传》，又见《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奏论赐谥

旧制，诸王及列侯薨，无少长皆赐谥。古之有谥，随行美恶，非所以优之；又次以明识昭穆，使不错乱也。臣以为诸侯王及王子诸公侯薨，可随行迹赐谥，其列侯始有功劳，可一切赐谥，至于袭封者则不赐谥。（《通典》一百四）

◇关西议

西方诸将，皆竖夫崛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後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魏志·卫觊传》注引《魏书》。司隶校尉锺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问觊，觊以为云云，或以觊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

◇与荀书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馀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後忧。夫监，国之大宝也。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黎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魏志·卫觊传》，又见《晋书·食货志》。）

◇西岳华山亭碑

惟光和元年，岁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农太守河南河南樊君讳毅字仲德下车之初，恭肃神祀西岳至尊。诏书奉祠，躬亲自往。省从劳谦，即事有渐。散斋华亭，斋室逼窄。郡县官属，法斋无处。尊卑错总，精诚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瘅怒。时雨不兴，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惧阙旷素。于是与令巴郡朐忍先谠公谋，图议缮故。断度丂廓，立室异处。左右趣之，莫不竞慕。二年正月己卯兴就，既成有亢，休嘉启寤。各得竭情，福禄是顾。刻兹碑号，吏卒侠路。其辞曰：

岩岩西岳，五镇次宗。绪德之尊，大华优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璧贽通。赫赫在上，以畜万邦。惟岳降神，实生群公。卿士百辟，缵业攸蒙。帝命不违，岁事报功。后辟命卿，散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灵。处所逼窄，屑有声。神乐其静，无形。尊卑有序，洁心致诚。因缮旧室，整顿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万祚是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为龙为光，显人王庭。为公为侯，福禄来成。刻石纪号，永亨利贞。府丞勃海刘固叔长、功曹史杨儒寻先、主簿湖馗伯冯、工曹掾杨基伯载、史陕许礼文化、县丞陇西彭和伯怡、左尉陇西甄ギ叔宁，临典者门下掾口瑗伯先、主记史柏览文进、户曹掾魏尝威、长史田胳文祖、将作掾曹鉴孔明、任就幼成、史吴武丙昌。（《隶释》。《古文苑》以为卫觊作）

◇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

光和二年十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故鲁不修大室，《春秋》作讥。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遣行事荀斑与华阴令先谠以渐缮治，成就之后，仍雨甘雪，氵润宿麦，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诏书斋祠，雪未消泽，时日清和，神欢民喜，诚圣朝劳神日昊，广被四表，覆毓之德，神人被施，遐迩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谠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肥。用谷稿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每被诏书，调发无差。山高听下，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有饥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之祚。臣辄听行，尽力奉宣诏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掾臣条属臣淮、书佐臣谋，弘农太守上祠西岳，乞县赋发差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状。（《隶释》二。案：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文》以此为卫觊作）

◇汉金城太守殷华碑

君讳华，字叔时，上郡定阳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国定氏，不改其号。圣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琼兰之美，长有冲邈之志。敦《诗》阅《礼》，《韦番》竹贲；诞循前业，守以恪恭。仕历州郡，忠谔有间，其大操也。耽耽虎视，龙变不羁。故能雄杰于并域，声班于上京。察何孝廉贡，除郎中左冯翊丞，协宣文物。公事知州，誉茂才宛丘令，崇行宽猛，示之礼禁，褒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载陟陨，邪临金城，郡鄣羌虏，避难迁移，役兼民匮，室如悬罄。乃敷权略，奖厉信，猃狁率服，不敢窥逾。兵戢而时动，因省猎以习。兴利弭患，顺其所乐，开通狭道，造作传馆，吏士咸悦，不劳而劝，是以缙绅之徒，谭讲雅诵。释军旅之犀革，陈俎豆于泮宫。其艾檐令，旌显才良，咨量三寿，赏刑不僭。邦场宁静，岁时丰登，耆叟击坏，童龀讴噪。功庸显列，当升宠祚，不耆德，景命失灵。以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终则鼎铭。于是故吏边工、江英、韩遂等追送遐丘，刊石勒勋。其辞曰。

於惟明后，怀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毅，武烈能仁。含舒宪墨，以育生民。乘纪东坏，西国著勋。身没名流，载世常存。古之遗老，非此孰云。于尔臣恩，绩其臭芬。（《古文苑》以此碑属郦炎，注云「一作卫觊」，章樵云「作卫觊是」。案：郦元以熹平六年死，碑言光和元年，乃次年也。）

◇大飨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阼，规恢鸿业；构亮皇基，万邦统世。忿吴夷之凶暴，灭蜀虏之僭逆。於赫斯怒，顺天致罚。奋虎之校，简猛锐之卒。爰整六军，卒匈奴暨单于、乌桓、鲜卑引弓之类，持戟百万，控弦千队。玄甲曜野，华旗蔽日。天动雷震，星流电发。戎备素辨，役不更藉。农夫安畴，商不变肆。是以士有拊噪之欢，民怀惠康之德。皇恩所渭，无远不至；武师所加，无强不服。故宽令西飞，则蜀将东驰；六旆南徂，则吴党委质。二虏震惊，鱼烂者溃。将泛自三江之流，方轨邛来之阪。斩吴夷以染钺，血蜀虏以衅鼓。曜天威于遐裔，复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灾孽，去圣皇之宿愤。次于旧邑，观衅而动，筑坛之宫，置表著之位，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临飨之日，陈兵清除，庆云垂覆，乃备仆毕御，整法驾：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弧。千乘风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震曜康衢。既登高坛，荫九增之华盖，处流苏之幄坐；陈旅酬之高会，行无算之酣饮。旨酒波流，肴陵积。瞽师设县，金奏赞乐。六变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剑，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踏高。《角公》鼎绿勹，舞轮レ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鱼龙灵龟，国镇之怪兽，瑰变屈出，异巧神化。自卿校将守以下，下及陪台隶圄，莫不歆淫宴喜，咸怀醉饱。虽夏启均台之飨，周成岐阳之犭叟，高祖邑中之会，光武旧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铭，光示来叶。其辞曰：

赫王师，征南裔。奋灵威，震天外。吴夷慑，蜀虏窜。区夏清，八荒艾。幸旧帮，设高会。皇德洽，洪恩迈。刊金石，光万世。（《隶释》十九。案：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云：「《大飨碑》，卫觊文并书；《天下碑隶》引《图经》云：『曹子建文，锺繇书。』疑《图经》之言非也。」《隶释》四又有《大飨残碑》，云：「繇文为书」。则《大飨》非一碑，当以碑阴为实。）

◇闻人牟准（附）

牟准爵里未详。（案：牟准不见于传记。据碑阴言「故吏门主」，则去卫觊未远也。又言「所著述注解故训及文笔等甚多，皆以失坠」。考卫觊仕汉入魏，卒于明帝时，子卫仕魏入晋，至惠帝永平初，家世炫赫，何至失坠？此必贾后矫诏杀害後之言也。牟准非魏人，亦非晋武时人，姑附此俟考。）

◇魏敬侯卫觊碑阴文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即夸阝首。山对灵足，谷当猗口。势高而趣幽，形垣而背阜。凿室而可以蔽藏，不坟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靡尚，衣服随时而则有。故吏述德于隧前，门生纪言于碑后。白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处高摅之厚地，将秭亿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训及文笔等甚多，皆已失坠；所著《孝经》《固而》《仓颉冢碑》大篆书在左冯翊利阳亭南道旁，及《华山下亭碑增算状》，《殷叔时碑》、《魏大飨碑》、《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石表》文，并在许繁昌；《尊号奏锺元常书》，《受禅表觊》，并金针八分书也。太祖文帝等临诏令杂驳议上封事一百余条，《戒子》等散在人间，及碑石可见；树碑人郡国县道姓名，具如于后。（《古文苑》）

卷二十九·魏二十九

◎鲍勋

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济北相鲍信子。曹公辟丞相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徙黄门侍郎，出为魏郡西部都尉，以忤太子免，后拜侍御史。文帝即王位，以驸马都尉兼侍中。黄初中拜右中郎将，迁御史中丞，复忤旨，左迁治书执法，寻被诛。

◇谏文帝游猎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万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陛下察焉。（《魏志·鲍勋传》）

◎田琼

琼，郑康城弟子，建安、黄初间为博士。

◇四孤议

或有为《四孤论》者曰：「遇兵饥馑，有卖子者；有弃沟壑者，有生而父母亡，无缌亲，其死必也；有俗人五月生子，妨忌之不举者。有家无儿，收养教训成人。或语汝非此家儿，礼异姓不为後，于是便欲还本姓，为可然不？」博士田琼议曰：「虽异姓不相为后，礼也。《家语》曰：『绝嗣而後他人，于理为非。』今此四孤，非故废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养活。且褒姒长养于褒，便称曰褒，姓无常也。其家若绝嗣，可四时祀之于门户外，有子可以为後，所谓神不歆非类也。」（《通典》六十九）

◇答刘德问（六首）

刘德问曰：「君吊，大夫迎于门外，又拜送于门外；大夫吊，不迎于门外。今时县令长来吊，主人待之，当依国君来吊礼欤？依大夫来吊也。又当去杖，其至皆如故，无可舍邪？又今时丞尉来吊，待之当云何？」田琼答曰：「今之君，与礼所云君，轻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长宜依国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礼但见去杖、戢杖，其馀不见也。今于君吊，以首贯臂，遣人则不，释之而已。」（《通典》八十三）

刘德问田琼曰：「乳母缌，《注》云：『养子者有他故，贱者代之慈已。』今时婢生口使为乳母，得无甚贱，不应服也。」琼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通典》九十二）

刘德问：「以为人後者，支子可也。长子不以为後。同宗无支子，唯有长子，长子不後人，则大宗绝，後则违礼，如之何？」田琼答曰：「以长子後大宗，则成宗子。礼，诸父无後，祭于宗家，复以其庶子还承其父。」（《通典》九十六）

刘德问于田琼曰：「失君父终身不得者，其臣子当得婚否？」琼答曰：「昔许叔重作《五经异义》，已设此疑。郑玄驳云：『若终身不除，是绝祖嗣也；除而成婚，违礼适权也。』」（《通典》九十八）

问曰：「小记云：『朋友虞而已。』此为主幼而为虞也。若都无主族，神不歆非类，当为虞否？」田琼答曰：「虞，安神也；以死者，于祖也。既朋友恩旧欢爱，固当安之之，然后义备也，但后日不常祭之耳。」（《通典》一百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问：「朋友无所归，于我殡，若此者，当迎彼还已馆，皆当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无所归，故呼而殡之，不谓已殡迎之也。于已馆而殡之者，殡之而已，不于西阶也。」（《通典》一百一）

◇皇后降服

诸侯女嫁为天王后，降其旁亲一等，与出降为二等，为外亲尊不同则降。天子后为众子无服。何以明之？据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诸侯于众子无服，后何缘独服之邪？（《通典》八十一）

◇公子降服

公子以厌降，公子厌于君，为其母妻昆弟练冠麻衰，谓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犹有先君余尊所厌，不得过大功也。（《通典》九十三）

◇大夫子降服

丧服经不见大夫嫡子为庶昆弟服者，与大夫为庶子为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通典》九十三）

◇诸侯大夫妻及大夫士女降服

大夫女嫁于诸侯，降其家旁亲一等，与出嫁降并二等，为外亲尊不同则降，诸侯夫人为众子无服。何以明之？据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诸侯于众人无服，夫人何缘独得服之？又大夫妻为大夫之亲，亦随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于大夫，还为其族亲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为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于大夫者，亦降其族亲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适于士小功，此为大夫之妻尊与大夫同。大夫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为士者，以尊降一等。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通典》九十三）

◇贵不降服

大夫之妻为长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通典》九十三）

◎于达叔

达叔为军谋史。

◇四孤议

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妪不济。既生既育，由于二家，弃生背恩，实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遗体；乳哺成人，公妪之厚恩也。弃绝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为逆乎？郑伯恶姜氏，誓而绝之，君子以为不孝。及其复为母子，传以为善。今宜为子竭其筋力，服于公妪育养之泽，若终为报父在为母之服，别立宫宇而祭之，毕已之年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报如母，不亦宜乎？爱敬哀戚，服惠备矣。（《通典》六十九）

◎薛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字宣声，天水人。曹公召为军谋椽。黄初中为秘书丞。

◇报兰台

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刘若

若，献帝末官辅国将军，封清苑乡侯。

◇上书请受禅

伏读令书，深执克让，圣意恳恻，至诚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户、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义，事不经见者，是以史迁谓之不然，诚非圣明所当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勋之禅，夏禹亦无辞位之语，故《传》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诚圣人知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也。伏惟陛上应乾符运，至德发闻，升昭于天，是以三灵降瑞，人神以和，休徵杂沓，万国响应，虽欲勿用，将焉避之？而固执谦虚，违天逆众，慕匹夫之微分，背上圣之所蹈，违经谶之明文，信百氏之穿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众望也。臣等昧死以请，辄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别写令宣下。（《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请受禅

臣闻符命不虚见，众心不可违，故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是以舜响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气尽，炎上数终，帝迁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晰，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应，虽有虞仪凤，成周跃鱼，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违天命以饰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非所以扬圣道之高衢，乘无穷之懿勋也。臣等闻事君有献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鳞固争之义，臣等敢以死请。（《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苏林

林字孝友，陈留人，为五官将文学。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以老致仕，加散骑常侍。年八十馀卒。

◇劝进表

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凡十二次，所在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岁星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又曰：「岁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将讨黄巾。是岁改元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与时协矣。颛顼受命，岁在豕韦，卫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禅，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其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圣人当之，昭然不疑，故尧捐骨肉而禅有虞，终无吝色；舜发垅亩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间，不稽漏刻。天下已传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宁详悉，反覆备至，虽言语相喻，无以代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臣谨案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上帝，布诏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苏林、董巴上表。又见《宋书·符瑞志上》）

◇皇后崩称大行议

皇后皆有谥，未葬宜称大行。臣以为古礼无称大行之文。案：汉天子称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称也。未葬未有谥，不言大行则嫌与嗣天子同号。至于后崩未葬，礼未立后，宜无所嫌，故汉氏诸后不称大行，谓未葬宜直称皇后。（《通典》七十九）

◎董巴

巴，建安黄初间为博士，有《大汉舆服志》一卷。

◇历议

圣人迹太阳于晷景，效太阴于弦望，明五星于见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见者，历数之纲纪，检验之明著也。（《晋书·律历志中》）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历。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室也。汤作殷历，弗复以正月朔旦立春为节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案：当有删节。《御览》十六引此云：「武王作周历，周公作鲁历。」）皆从其节，据正四时，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晋书·律历志中》）

◎崔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中尉琰从弟。建安中为邬长，擢冀州主簿，徙署别驾丞相掾属，迁御史中丞。魏受禅，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左迁河间太守，进大鸿胪。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转光禄勋司隶校尉。景初中代卫臻为司空，封安阳亭侯。进封乡侯。正始五年卒，谥曰孝侯。

◇考课议

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迟，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乱，《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魏志·崔林传》）

◇议宗圣侯祀孔子不须命祀

宗圣侯亦以王命祀，不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尧、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汤之世，不列于时，复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达于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礼经亦存其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魏志·崔林传》）

◎裴潜

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避乱荆州，寻参丞相军事，出历三县令，拜代郡太守，又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文帝践阼，入为散骑常侍，历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明帝即位，入为尚书郎，历河南尹，转太尉军师大司农，封清阳亭侯，进尚书令。父忧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卒，追赠太常，谥贞侯。

◇遗令子秀俭葬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馀一无所设。（《魏志·裴潜传》）

◎栈潜

潜字彦皇，任城人。建安中为县令。黄初中为中郎校。明帝时出为燕中尉，辞疾不就。

◇谏立郭后疏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妹喜。纣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後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魏志·文德郭皇后传》。中郎栈潜上疏云云。又《初学记》十作裴潜。考《魏志·裴潜传》，文帝践阼，为散骑常侍，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两人同时为中郎，未审孰是，姑从《魏志》。）

◇谏明帝兴众役疏戚属疏

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後，亦罔克，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暴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县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徂来之松，刊山穷谷。怪石武夫，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稿秸钅至栗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乾溪，臣恐民力凋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淆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杌，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魏志·高堂隆传》）

◇谏太子田猎夜还

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魏志·高堂隆传》）

卷三十·魏三十

◎应璩

璩字休连，汝南人，五官将文学弟，历仕文帝、明帝，为散骑常侍。齐王时迁侍中，为大将军曹爽长史，後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赠卫尉卿。有集十卷。

◇与曹公笺

昔汉光武与戴子高有抚尘之好。（《艺文类聚》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和虑则笺（和模字虑则）

璩闻唐尧因群士以兴治，齐桓假众能以定业，是故八元进则太平之化成，六贤用则九合之功立。切见同郡和模，字虑则，质性纯粹，体度贞正，履仁蹈义，动循轨礼。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发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实英奇叙用之时，贡达进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显价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于伯乐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时化。（《艺文类聚》五十三）

◇荐贲伯伟笺（贲琳字伯伟）

璩闻景云浮则应龙翔，治道明则隽臻，是故良哉之歌兴于唐尧之世，多士之颂起于周文之朝。窃见太子舍人贲琳，字伯伟，禀性纯和体素清□，宜授以千里之途，任以列曹之职。（《艺文类聚》五十三，《御览》六百三十二）

◇与曹昭伯笺（爽字昭伯）

空城寥廓，所闻者悲风，所见者鸟雀。昔陈司空为邑宰，所在幽闲，独坐愁思，幸赖游艺，以娱其意，以今况之，知不虚矣。（《御览》九百四十七）

◇与刘文达书（刘靖字文达）

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富民之术日引月辰。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廪振之实。加之以明挝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魏志·刘馥传》）

仆顷倦游谈之事，欲修无为之术，不能与足下齐镳骋辔，争千里之表也。（《御览》三百五十八）

◇与满公琰书（炳字公琰）

璩白：昨者不遗，猥见照临。虽昔侯生纳顾于夷门，毛公受眷于逆旅，无以过也。外嘉郎君谦下之德，内幸顽才见诚知己，欢欣踊跃，情有无量，是以奔骋御仆，宣命周求。阳昼喻于詹何，杨倩说于范武，故使鲜鱼出于潜渊，芳旨发自幽巷，繁俎绮错羽爵飞腾，牙旷高徽义渠衰激。当此之时，仲孺不辞同产之服，孟公不顾尚书之期，徙恨宴乐始酣，白日倾夕，骊驹就驾，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发，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适有事务，须自经营，不获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八）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

璩报：间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蒙，风伯扫途，雨师洒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称妙，何其乐哉。虽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台，无以过也。班嗣之书，信不虚矣。来还京都，块然独处，营宅滨洛，困于嚣尘，思乐汶上，发于寤寐。昔伊尹辍耕，郅恽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济蒸人于途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阳，沈钩缗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远矣。然山父不贪天地之乐，曾参不慕晋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无已，欲州郡崇礼，师官授邑，诚美意也。历观前後，来人军府，至有皓首，犹未遇也。徒有饥寒骏奔之劳，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且宦无金张之援，游无子孟之资，而图富贵之荣，望殊异之宠，是陇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赖先君之灵，免负担之勤，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吾将老焉。刘杜二生，想数往来，朱明之期，已复至矣，相见在近，故不复为书。慎夏自爱，璩白。（《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八）

◇与侍郎曹长思书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无人之歌，有匪存之思。风人之作，岂虚也哉！王肃以宿德显授，何曾以後进见拔，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参于高妙，复敛翼于故枝，块然独处，有离群之志。汲黯乐在郎署，何武耻为宰相，千载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聊为大弟陈其苦怀耳。相还在近，故不益言，璩白。（《文选》）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

璩白：顷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砾销铄，草木焦卷，处凉台而有郁蒸之烦，浴寒水而有灼烂之惨。宇宙虽广，无阴以憩，云汉之诗，何以过此。土龙矫首于玄寺，泥人鹤立于阙里，修之历甸，静无徵效，明劝教之术，非致雨之备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灵坛，劝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阳盱，殷汤之祷桑林，言未发而水旋流，辞未卒而泽滂沛。今者云重积而复散，雨垂落而复收，得无贤圣殊品，优劣异姿，割发宜及卢，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丰，卫伐邢而致雨，善否之应，甚于影响，未可以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谨书起予，应璩白。（《文选》，《艺文类聚》一百）

◇与刘公干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鹑栖翔凤之条，鼋鼍游升龙之渊，识真者所为愤结也。（《文选》陆机《吴王朗中时从梁陈作诗》注。）

◇与韦仲将书

夫以原宪县罄之居，而值皇天无已之雨。室宇渐而作漏，堂馆洽而为泥，薪刍既尽，旧谷亦倾匮，屠苏发撤，机翕见谋。进无颜子不改之志，退无扬雄晏然之情，是以怀蹙，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须仰衣食。方今体寒心饥，忧在旦夕，而欲东希诛昌治生之物，西望陵县厨食之禄，诚恐将为牛蹄中鱼，卒鲍氏之肆矣。（《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御览》十一）

◇与董仲连书

谷籴惊踊，告求周邻，日获数斗，犹复无薪，可以熟之，虽孟轲困于梁宋，宣尼饥于陈蔡，无以过此。夫挟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劳；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贱之地。出蒙诮于臧获，入见谪于嫔息，忽使己愤，不知处世之为乐也。（《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

◇与尚书诸郎书

夫秋节凉和，霖雨清间，正高会之盛时，饮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无高密之宇；壁立之室，无旬朔之资。流潦浸于北堂，隙漏沾于衣服。藁蒸单竭，檐石倾罄，中馈告乏，役者莫兴，饭玉炊桂，犹尚优泰。虽欣皇天之降润，亮水车之思雨，私怀蹙额，良不可言。想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潜升，盖由昏明。二三执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会，方将飞腾阊阖，振翼紫微运筹帷幄，显扬丰绩，岂久沈滞于下职，契阔于贫悴哉！（《艺文类聚》三十五）

檀氏园葵菜繁茂，薯蔗瓜芋亦离离尚萌，未知三生复何种植。（《御览》九百七十四）

◇与刘孔才书

听广陵之精散。（《文选》嵇康《琴赋》注，又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注，又《梦溪笔谈》五）

◇与梁州刺史刘文爽书

足下内挹叔夷之清节，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过于侏国之卿也。（《书钞》）

◇与夏侯孝智书

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贫贱之患，援鉴自照，鬓已半白，良可惧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与洛阳令杜伟忠书

羊寄虎穴，鹊托鹰巢，心怀怵惕，岂其任哉！（《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与王子雍书

卿校之从，有职之事。足下著书不起草，占授数万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叹息之矣。（《书钞》）

◇与毋丘仲恭书

客馆不留宾，官曹无停事。（《书钞》）

◇与赵叔潜书

入侍华幄，出典禁闱。（《文选》陆机《赠冯文熊迁斥丘令诗》注）

◇与王将军书

雀鼠虽微，犹知徽烈。（《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又任《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刘峻《广绝交论》注，并作「虽愚」。）

◇与庞惠恭书

频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六）

◇与西阳令孔德琰书

嘉麦祯祥，唯日未久，不图飞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亲发赫斯，爰整其旅，鲐背之叟，皓首之黎，莫不负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于白日，鼋鼍震于雷动。以此扫敌，必将席卷，况于微虫，能无惊骇？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时虽有灾，未若斯动，亦犹子贱鸣琴，巫马出入，劳逸有殊，立功惟一。重云比兴，不降灵雨，丽此二灾，忧心忡忡。逐蝗之道，谨闻教矣，不审致禳，将以何物？文王修德，以厌地震；汤祷桑林，致克丰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艺文类聚》一百）

◇与杨生书

知杨生翻然，遂登纳言，虽有所越，亦甚宜也。传说弃板筑而为殷相，吕望投钓竿而为周师，卓茂起闾里而为汉宰，若此贫者，乃奇才耳。琐琐尚书，执宪之吏，曷以为异哉？（《御览》二百一十二）

◇与计子俊书

前别仓卒，情意不悉，追怀万恨。（《文选》任《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注。）足下以方刚之盛年，应不霸之劲勇，将发虎之威，致霜雪之诛，擒吴枭蜀，定功万里。而刘备不下山，孙权不出水，武力不奋，猛气畜勇，其毒如何？（《御览》四百三十七）

◇与崔元书

岂有乱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体，而以适人乎？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御览》四百九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阴中夏书

从田来，凡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君顷有微疴，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虚社高树能有灵应哉？（《御览》五百三十二）

体正者则检于人，质弱者则陋于众。（《文选》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注。）

◇答韩文宪书

昔公孙宏皓首入学，颜涿聚十五始涉师门。朝闻道夕殒，圣人所贵。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学艺，何晚之有？若能上迨南荣忘食之乐，下踵宁子黑夜之勤，穷文尽义，无微不综，规富贵之荣，取金紫之爵，是夏侯胜拾芥之谓也。（《御览》六百一十四）

◇报燕中尉樊彦皇书

揽祛登舆，北践燕路，方当化银龟以为黄，变青组以为紫。（《御览》八百十九）

◇报平陆长贲伯玮书

从此辞矣，何敢复飞蝉于惠文，鸣玉于缟组哉？（《御览》八百一十九）

◇与程文信书

是以忽此苏子带郭之业，永彼孙叔寝丘之地。欲求远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芒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宋书·谢灵运传》《山居赋》注。《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别作「应」。《御览》八百二十一。）

◇报东海相梁季然书

足下顿弥天之网，收万仞之鱼，量之以溪谷，数之以陔兆，何其壮乎！观夫任公子之所钓，此谓酋假，未足为吾子之道。（《御览》八百三十四）

◇书

左执屈卢之劲矛，右秉干将之雄戟，高冠拂云，长剑耿介，萧管振音，厥声载路，冯轼虎视，清风震叠，可谓堂堂乎难与并为仁矣！（《御览》三百三十九）

◇书

清猿与壶人争旦。（《海录碎事》、《文选》任彦升《齐竟陵王行状》有此语，注不云应璩书。张溥《百三家集》引《海录碎事》，当考。）

◎应瑗

瑗未详。有集十卷。

◇与桓元则书（桓范字元则）

敢不策驰，敬寻后尘。（《文选·七命》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质

质字季重，济阴人，建安中为朝歌长，迁元城令。文帝受禅，拜北中郎将，进振威将军，使持节都督幽、并诸军事，封列侯。太和四年，入为侍中，卒，谥丑侯。正元中改谥威侯。

◇魏都赋

我太祖鸿飞兖、豫。（《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

英雄响附。（《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

◇答魏太子笺

二月八日庚寅，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

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ゼ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此众议论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十二矣。（《御览》三百七十三作四十三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时迈齿[122]，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胜忄娄々，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文选》）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顿，醒寤之後，不识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浅。然观地形，察土宜，西带恒山，连罔平代，北邻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氵氐水，渐渍疆宇，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东接钜鹿，存李、齐之流。都人士女，服习礼教，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而质ウ弱，无以莅之。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机杼，固非质之所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受会稽之位；寿王去侍从之娱，统东郡之任。其後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张敞在外，自谓无奇，陈咸愤积，思入京城。彼岂虚谈夸论，诳耀世俗哉？斯实薄郡守之荣，显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贸，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聊以当觐，不敢多云。质死罪、死罪。（《文选》）

◇答文帝笺

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支庶，骨肉旧恩，其龙飞凤翔，实其分也。（《文选》傅咸《赠何劭王脐诗》注）

◇与文帝书

虽云幽深，视险若夷。（《文选》张季鹰《杂诗》注。）

◇答东阿王书

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宠光之休，慕猗顿之富，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至乃历玄阙，排金门，升玉堂，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三窟之效；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ぉ邑者也。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

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对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观。（《初学记》十六作「之欢」。）实荡鄙心，秦筝发微，二八迭奏；埙箫激于华屋，灵鼓动于座右；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苦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伟，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郑，七子赋诗，《春秋》载列，以为美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执，面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辞，吴质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六）

◇将论

将者国之命也，不可不详择，不可不审授也。（《书钞》一百一十五）

◎卞兰

兰，卞后弟秉子，嗣封开阳侯，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有集二卷。

◇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此四字从《初学记》十《皇太子篇》补。）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昔舜以蒸蒸显其德，周旦不骄成其名，岂因南面之尊以发称，假鼎足之盛以取誉哉？夫至尊至贵，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誉，故桀不能变龙逢之心，纣不能易三仁之意，怀近服远，非德无施。今太子博纳多容，海氵亭岳峙，学无常师，惟德所在；恩无所私，唯德所亲；观士察人，秋毛无失。望色则知其情，览始则达其终，遏伪辨于未言，绝谗巧于未形。其所以包罗殊类，鉴观成败，德生于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诚不复须臣赞扬懿美，褒称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显于金匮，隋侯之珠彰于韫椟者也。今相锺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国家柱臣，博物多识，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于无穷，布芳阴于四远，璧若麟龙发足，群兽追踪；鸾凤举翼，众鸟随风。小臣区区，嘉乐无已。窃怡绵绵之属，忘愚戇之言，谨触冒上赋一篇，以摅狂狷之思。

超古人之遐迹，崇先圣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仪于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当世之旧仪。禀休和之上性，应五百之运期。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觌懿德以欢娱。历精思于训籍，忽日移而忘劬。虽明略而无上，犹博纳以自扶。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崇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严厉，扬恺悌之和舒。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馀。信清风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虚。乃作颂曰：

明明太子，既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两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昌宫赋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巍。飞栋列以山峙，长途邈以委蛇。见栾栌之交错，睹阳马之承阿。转挟曷以相因，若流水之扬波。木无小而不龙，材靡隐而不华。懿采色而发越，玮巧饰之繁多。双辕承，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绮井〜嶷。其阴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修栏荫于阶砌，崇栋拂乎仓。绮组发华，翡翠生光。丹草周隅，灵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贵，孰能升于斯堂。坐金人于闱闼，列锺ね于广庭。天鹿轩翥以扬怒，师子郁拂而负桢。珍果敷华，兰芷垂荣。百璧照曜，飞响应声。扣角则春风至，弹商则秋风征。历神芝之峻观，幸安昌之巍巍。设御座于鞫城，观奇材之曜晖。二六对而讲功，体便捷其若飞（已上四语从《文选·景福殿赋》注补）。进鼓舞之秘伎，绝世俗而入微。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初学记》十五作翩）。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绩而不并。婉转鼓侧，委蛇丹庭。（已上六语从《文选·舞赋》注补）。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赵女抚琴，楚媛清讴。奏筝慷慨，齐舞绝殊。众技并奏，才角巧骋奇。千变万化，不可胜知。乐戏阕，游观足。登承光，坐华幄。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岂必世而后仁，在时主之所欲。（《艺文类聚》六十二）

◇七牧

翻放袂而赴节。（《文选》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

◇座右铭

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堂，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来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艺文类聚》二十三）

卷三十一·魏三十一

◎高堂隆

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後。建安中为丞相军议掾，後为历城侯相。黄初中除堂阳长。明帝初入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迁陈留太守，进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青龙中迁侍中，领太史令。景初初迁光禄勋。有集十卷。

◇诏问崇华殿灾咎对

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ず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戒。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魏志·高堂隆传》，又见《续汉·五行志二》注）

◇诏问汉武厌灾对

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後有江充巫蛊也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埽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魏志·高堂隆传》，又见《续汉·五行志二》注）

◇诏问鹊巢陵霄阙对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今陛下不闻至言乎？」（《魏志·高堂隆传》）

◇诏问未祖丑腊对

诏问：「何以用未祖丑腊？」臣隆对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腊先祖五祀。』谓荐田猎所得禽兽，谓之腊。《左传》曰：『虞不腊矣，唯见此二者。』而皆不书日。闻先师说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终而腊。』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腊。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腊。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腊。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腊。土生于午，盛于戌，终于寅，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寅腊。今魏据土德，宜以戌祖寅腊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通典》四十四，《御览》三十三引《魏台访议》，又略见《续汉·礼仪志中》注补）

◇地震对

地震者，臣下强盛，地故震动，冀所以警惧人主，不可不深思是灾。（《御览》八百八十引《晋书》）

◇陈灾异表

石氏星占曰：天五五，星天之杖也。主挝乱兵。客星彗干犯，兵大起，二年消复之，宜罢省百役，勿使士卒怨于勤苦而为乱，足其廪食，度其劬劳，然后用之，则士卒安而无乱兵矣。（《御览》三百五十七）

◇后妃配郊表

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汉文初祭地于渭阳，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阴，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谓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通典》四十二引末二语）

◇谏取长安大钟疏

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民之休也。（《魏志·高堂隆传》。）

◇星孛于大辰上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响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未采掾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祗耸之礼，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高堂隆传》）

◇谏用法深重疏

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後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後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魏志·高堂隆传》）

◇切谏增崇宫室疏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後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社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土民，重其徵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後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後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宫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大府掌九赋之财，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贡之馀，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而为世诫。（《魏志·高堂隆传》）

◇疾笃口占上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响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从继体守文而已也。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嗤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不夷于隶，纣县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悟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馀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寺，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欢，则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锺，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沈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魏志·高堂隆传》）

◇上韦抱事

太史许芝所举韦抱，远不度于古，近不仪于今，每祭与吏争肉，自取百斤，犹恨其少也。（《书钞》五十五）

◇上言张掖瑞石事（青龙四年）

古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魏志·管宁传》）

◇谏杀鹿抵罪

近日有司宣令，有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殁官。有能先觉白者，厚赏赐之。此为重禽兽而贱人，同于齐宣王矣。（《御览》九百六引《高堂隆集》）

◇奏事

阳符一名阳燧，取火于日。阴符一名阴燧，取水于月。并入铜作镜，名曰阴阳之镜。（《御览》七百一十七引《魏名臣奏》）

◇五祀议

国行、中二、门、井、灶多不遍，唯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于庙。今每门户辄祭之，自汉以来，非旧典也。祭井自汉，从水类不列五祀，宜除之。祭井祀行，《世本》曰：「微作伤五祀。」《汉书仪》曰：「祠五祀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贤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御览》五百二十九引《魏名臣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新议

按旧典，天子诸侯，月有祭事，其孟则四时之祭也。三牲黍稷，时物咸备。其仲月、季月，皆荐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将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备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则唯其时宜，鱼雁可也。皆有黍稷。《礼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余。」羔豚则荐新之礼也。太牢则时祭之礼也。《诗》云：「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周之四月，则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献羔开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仲夏之月，天子乃尝鱼，咸荐之寝庙，此则仲春季月荐新之礼也。（《通典》四十九）

◇祀功臣议（太和四年）

按先典，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为位次。功臣配食于先王，象生时侍宴燕礼；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则位于庭；其馀则与君同牢。至于俎豆荐羞，唯君备。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勋以劝嗣臣也。议者欲从汉氏祭之于庭，此为贬损，非宠异之谓也。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贵贱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谓之勇，言有勇而无义，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义，位在堂之明审也。下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宴则脱履升堂在庭也。凡献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礼大夫三献，太祝令进三爵于配食者可也。（《通典》五十）

◇告瑞玺议（太和六年）

案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庙，以象生也。凡宗庙，祖尊而祢亲，祭祀告事，皆先尊而後亲。往者得瑞玺，以告宗庙而奠于亲庙，此则告于尊奠于亲故事。明比文皇帝、文思皇后，其为慈亲一体也。告之曰：质明，守官筵于庙堂之奥，设玉几近南，设洗于阼阶东南，酒人设醴酒于堂，脯人、醢人执笾脯、豆醢于洗北西面，公位于阼阶西南北面，太常位于阼阶北面，差出公後，百执事叙立于卿後，执玺使者立公西北东面。诸博士差退，唯笾人、豆人不拜，馀皆拜。拜讫，解剑纳履。博士引公，祝道盥，升自阼阶。博士立于高皇庙室户外西东面，祝先入室南面，入户内西面；博士并引卿与从公笾人、醢人、百执事皆从升；博士引使者升阶，如在廷之位。卿受脯于户外，入于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兴受，设于笾北。兴出，俟事于大皇帝室南面，祝酌酒奠笾南，祝道公。博士引使者执邸受瑞玺于户，祝西面立于户外东，使者还复位，公奠玺于几东。兴复位，祝入，公再拜稽首，兴立。漏移一刻，公执玺邸授使者户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礼毕之後，可使都督黄门兼诸官告瑞于文思皇后寝堂，如庙之礼。（《通典》五十五）

◇告瑞玺又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者得瑞玺，祝文曰：「於惟往者，神灵吐耀，天球玉玺，见于宗庙之宫。」今则西岳之精神，天意重出瑞玺王国之域，实为皇天后士明报皇高曾祖武文之德，德祚洋溢，光润万国。孝皇帝讳谨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荐醴酒，奉呈瑞玺，以告先灵。尚飨！」（《通典》五十五）

◇改正朔议

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锺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後，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氐、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宋书·礼志一》）

◇瑞贽议（青龙二年）

按《周礼》，公执桓，公谓上公九命，分陕而理，及二王后也。今大司马公大将军，实分征东西，可谓上公矣。山阳公、卫国公，则二王后也。侯执信圭，谓地方四百里；伯执躬，谓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户数，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执谷璧，谓地方二百里；男执蒲璧，谓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县主户数，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礼，其率诸侯以朝，则执桓，自非朝宗，则如八命之公；与王论道，有事而进，则执璧。今二王后诸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入朝觐，二公率以进退，则执桓；其朝王，则与群公执璧。按《周礼》，王官唯公执璧，汉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开府辟召掾属，与公同仪，则执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谓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国四命之孤。副公与王论道，尊于六卿，其执贽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禄勋卫尉尊于六卿，其执贽如孤也，其朝王执皮帛可也。三府长史亦公之副，虽有似于孤，实卑于卿，大夫之礼可也。公之孤ぽ聘于天子，及见于其君，其贽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谓山阳公之上卿可以当之。卿谓六官六命之卿，及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命永寿、永安、长秋、城门五校皆执羔可也。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饰羔雁以缋，诸侯卿大夫饰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赐劳，秩比中二千石者，其朝觐，宜依卿执羔。金紫将军秩比中二千石，与卿同。大夫执雁，谓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于卿，今王府长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历代礼服从大夫，如前执雁可也。州牧郡守未赐者，宜依大夫执雁，皆饰以缋。诸县千石六百石今士大夫若或会觐，宜执雁饰以布。士执雉，谓天子三命之士，及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长庶人，在官亦谓之士，诸县四百石三百石长，从士礼执雉可也。（《通典》七十五）

◇服黄读令议（景初元年）

黄属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二季则不，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黄无令。（《通典》七十。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后但见读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太令史高堂隆以为。）

◇诸侯称薨议

诸侯曰薨，亦取陨坠之声也。《礼》「王者之后公及王之上公九命为二伯」者，侯、伯皆执圭，子、男及王之公皆执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诸国王执圭，大将军县亭侯有爵土者，车骑卫将军辟召掾属与三公俱执璧者，卒皆称薨。《礼》大夫曰卒」者，言陈力展志功成事卒，无遗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谏议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与二百石同列称不禄，为大夫死贬从事，殆非先圣制礼之意也。士不禄者，言士业未卒，不终其禄也。（《通典》八十三）

◇答卞兰难取钟

夫礼乐者，为治之六本也。故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魏志·高堂隆传》）

◇对或问藏主

或问高堂隆曰：「昔受训云，冯君八万言章句，设正庙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迁庙之主于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礼》藏主之处，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别堂室，愚意以堂上无藏主，当室之中也。」（《通典》四十八）

◇对尚书曹访物故

尚书曹访云：「官寮终卒，依礼各有制。至于其间，令长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隆答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于事也。」（《通典》八十三，又《蜀志·刘璋传》注）

◇对尚书祠部问同母异父昆弟服

景初中，尚书祠郎问曰：「同母异父昆弟服，应几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赵怡据子游郑注「大功九月」。高堂隆云：「圣人制礼，外亲正服，不过缌麻，异外内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从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缌服而已。外兄弟异族无属，疏于外家远矣，故于礼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从同爨服，无缘章云『大功』，乃重于外祖父母，皆实先贤之过也。」（《通典》九十一）

卷三十二·魏三十二

◎刘劭

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中为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太和中出为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迁散骑常侍。正始中封关内侯，卒赠光禄勋。有《人物志》三卷，《法论》十卷，集二卷。

◇赵都赋

且敝邑者，固灵州之敝宇，而天下之雄国。其南也，则有洪川巨渎，黄水浊河，发源积石，径拂太华，洒为九流，入于玄波；其东则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锺，包络坤维，连薄太蒙；北则有陶林玄坛，增冰𠀤寒；西则有灵丘平囿，邪接昆仑；其近则有天井句注，飞壶太行。璀错磊硌，属阜连罔。龙首嵯峨以弗郁，羊坂轮国以唐。清漳发源，浊滏汨越。汤泉涫沸，洪波漂厉。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冲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竦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及至暮秋涉冬，则风烈□寒。猛豺鸷攫，鹰准奋翰。国乃讲武，狩于清源。驾骛冥之骏驳，抗冲天之旌旃。北连昭馀，南属呼沱。西眄太陵，东结缭河。然後奚子放机，戈矛乱发，班，破文。当手毙僵，应弦倒越。尔乃进夫中山名倡，襄国妖女；狄妙音，邯郸才舞。六八骈罗，递奏迭事举。体凌浮云，声哀激楚。姿绝伦之逸态，实倬然而寡偶。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珍玩服物，则昆山美玉，玄珠曲环；轻绡紫缯，织纩绨纨。其器用良马，则六弓四弩，缘沈黄间；堂奚鱼肠，丁令角端。飞兔斯，常骊紫燕。丰ｂ确颅，龙身鹄颈。目如黄金，兰筋参精。迅蹑飞浮，轶响追声。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炽光，挺新赠往，礻攵于水阳。朱幕蔽野，彩帷连罔。妖冶呈饰，颜如春英。（《艺文类聚》六十一。又略见《文选·海赋》注，《赭白马赋》注，《初学记》六，又十五、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七）

巨鳌冠山，陵鱼吞舟，吸潦吐皮，气成云雾。（《文选·海赋》注又《演连珠》注。）

煦气成虹霓，挥袖起风云。（《文选·七启》注）

神钲发声。（《文选·魏都赋》刘渊林注）

置酒乎黄华之馆。（《御览》一百九十四）

其谋谟之士，则思通神睿，权略无形，沈灶生蛙，转败为成。（《书钞》一百九十四）

辩论之士，则智凌徂丘，材过东里，分ゼ滞义，割擗纤理，论折坚白，辩臧三耳。（《御览》四百六十四）

游侠之徒，风拟类，贵交尚信，轻命重气，义激毫毛，节成感慨。（《御览》四百七十三）

爰及富人郭侯之伦，赀衍陶卫，溢无垠，金碧其舆，朱丹其轮，会遇燕好，其从如云。（《御览》四百七十二）

◇许都赋

◇洛都赋

（案此二赋同见《魏志·本传》，文俱佚。）

◇嘉瑞赋

乾坤交泰，嘉瑞降灵。皓雉呈其洁质，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扬其翰耀，黄龙耀其神精。章光列之享耀，显休徵之有成。昔圣王之降瑞，或卓尔而弗经。犹著美于篇籍，贻来业而垂名。实明德之所坠，宜允纳而是丁。信无思而不服，又何远之不宁。方将收麒麟于玄圃，栖凤皇于轩棂。舞鸾鸟于中唐，聆之和鸣。弄蒲之华芳，玩朱草之丹荣。承灵祚而建基，垂遐福于亿龄。超三五而无俦，与泰初乎齐声。（《艺文类聚》九十八）

◇龙瑞赋

太和七年春，龙见摩陂。行自许昌，亲往临观。形状瑰丽，光色烛耀。侍卫左右，咸与睹焉。自载籍所纪，瑞应之致，或翔集于邦国卓荦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ぽ之旧式，乃展义而省方。皇舆发于洛邑，遂巡幸于许昌。宪宸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居，建正殿以当阳。岁在析木，时惟仲春。灵威统方，句芒司辰。阳升九四，或跃于渊。有蜿之龙，来游郊甸。应节合义，象德效仁。纡体萦，ゼ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玢。焕若罗星，蔚若翠云。光舄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内分。圣上观之无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拟身，忽神化而无形。泉含物而下澹，固保险而常宁。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见以扬声。惟珍兽之玄真，实殊异于四灵。信应龙之道扬，将天飞于泰清。（《艺文类聚》九十八、《初学记》三十）

◇上都官考课疏

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魏志·刘劭传》。）

◇祀六宗议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晋书·礼志上》，景初二年，大议其神，朝士纷纭，各有所执，惟散骑常侍刘劭以为云云。）

◇元会日蚀议

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先废朝礼，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通典》七十八。建安中将元会，而太史上言，正朝当日蚀，朝臣议应会不。博平计吏刘劭建言云云，时尚书令荀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著名。）

◇皇后铭旌议

主生称魏不称姓。据汉律使节称汉，今魏使节亦称魏，及二千石诸竹使符者皆称魏。以类推之，其义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称魏。（《通典》八十四）

◇新律序略

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删旧科，采汉律，为魏律，悬之象魏。（已上十三字，从《御览》六百三十八补。）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盗律》有劫掠、恐喝，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掠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亡命；《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及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临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又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擅兴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之罪，腰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复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後以费广稍省，是故後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骑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警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警事律》，《盗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偿，科有平庸坐贼事，以为《偿贼律》。盖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者，各兴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路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人。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雠，所以止杀害也。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人物志序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忄空忄空而无信，以明伪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宋本《人物志》）

◇七华

玄休先生弃世遁名，藏身于虚廓，绝影于无形。荣时子闻而往焉，曰：「仆闻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时势，统万物之纲，生有九州之秩，没有祀典之常。仆将为先生陈天下之远图，论品物之弘式，规人事之荣华，传情志之所极。」（《艺文类聚》五十七）

荣时子曰：「追风之马，出自遐裔。状若逸虬，莫能羁制。践路蹑节，迅驱机发。后不可及，前不可越。寻口逸响，追晷逐电。漱马河源，游目昆仑。（《文选·魏都赋》注）

超重渊，越流沙。（《文选·七命》注）

荣时子曰：三时既毕，玄冬效节。木落草弊，鸟窜兽穴。尔乃驾六虬，乘雕轩。载金钲，鸣玉鸾。鼓兴雷起，野火电延。声与天属，与电连。（《艺文类聚》五十七）

荣时子曰：洞庭之鲋，《艺文类聚》作。出于江。红腴青鲈，朱尾碧鳞。乃使朱玄挥脔，骋厥妙伎。先事□□敷割皮骨。（《书钞》一百四十五，引两条，《艺文类聚》五十七，煮丹穴之卵，い南海之。□□除之□脔麒麟之は《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煎隽之缥翠，葱岭之碧鸡。（《书钞》一百四十二，又二百四十五作嵩陵。《御览》九百二十四）

厥齐不同，各有攸宜。九沸三变，其味乃和。（《书钞》一百四十二）

于是爨阳山之祭，九朔之禾。（《书钞》一百四十二）

金光镜野，旌旗曜天。雷辎翳路，风马如云。（《艺文类聚》五十七。）

化如神明。（《书钞》十）

威光远震。（《书钞》十三）

于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扬芳。毛群率舞，羽族回翔。聆九韶之声变，仪矩步之跄跄。感神人而怀异物，宇九有而绥八荒。（《艺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聚》五十七）

◇乐论

（凡十四篇，见《魏志》本传）

◇飞白书势

鸟鱼龙蛇，龟兽仙人。蛟脚偃波，楷隶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锺真。爰有飞白之丽，貌艳势珍。若乃敷折毫芒，纤手和会。素干冰解，兰墨电才制。直准箭驰，屈拟蠖势。繁节参谭，绮靡循杀。有若烟云拂蔚，交纷刻继。韩卢接飞，宋鹊游逝。（《艺文类聚》七十四）

◇文帝诔

凤皇立翥（《文选·头陀寺碑》注）

◇明帝诔

先皇嘉其诞受洪允。（《文选·赭白马赋》注）

◎刘放

放字子弃，涿郡人。曹公辟司空参军，历主簿记室，出为阳礻殳礻羽赞令。魏国建，为秘书郎。文帝即王位，转秘书丞，徙为令。黄初初改中书监，加给事中，赐爵关内侯，掌机密，进封魏寿亭侯。明帝即位，加散骑常侍，进封西乡侯，青龙中加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中封方城侯。齐王时加左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年老逊位，复为侍中，领中书令。卒，谥曰敬侯。（案：《魏志》本传：「放善为书檄，三祖诏命有所招喻，多放所为。」）

◇奏停卖胡粉

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书钞》一百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孙资

资字彦龙，太原人。历县令，参丞相军事。魏国建，为秘书郎。文帝即王位，转秘书丞。及受禅，改中书令，加给事中，封关内侯，掌机密。明帝时加散骑常侍，封乐阳亭侯，进封左乡侯，青龙中加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中进封中都侯。齐王时加右光禄大夫，转卫将军。以年老逊位归第，就拜骠骑将军，转侍中。卒，谥曰贞侯。

◇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诏

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道（一作体履）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辨等列、顺长少也。虽旦、之属，宗师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魏志·曹爽传》注引《魏书》。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又略见《魏志·齐王芳纪》）

◇对明帝诏问万年后计

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年载，皆圣听所究，向使汉高不知平、勃能安刘氏，孝武不识金、霍付属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芥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其俦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又对

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圣，凡所进用，明试以功。陈平初事汉祖，绛灌等谤平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以吹箫引强，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给事中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乃见亲信。日夷狄，以至孝质直，特见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之」。平、勃虽安汉嗣，其终，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吕须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此诚知人之不易，为君之难也。又所简择，当得陛下所亲，当得陛下所言，诚非愚臣之所能识别。（《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荐贾逵于相府

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授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魏志·贾逵传》注引《孙资别传》）

◎韦诞

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端子，称草圣。建安中为郎中。正始中迁侍中中书监，后以光禄大夫致仕。有集三卷。

◇叙志赋

胤鸿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馀德。奉过庭之明训，纳微躬于轨则。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辩乎菽麦。自弱冠而立朝，无匡时之异才。每寤寐以叹息，思损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降阶。遭大魏之革命，罔群士于行职。虽固陋之无用，犹收录而序饰。历文武于机衡，拥大于帝侧。随伦侪以案牒，乃剖符而封殖。顾仪服而增愤，心夕惕以愧恧。蒙圣皇之宏恩，过待罪于卿士。奏朝请于朔望，恭享于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过其如驰。微奇功以佐时，徒旷官其何为？匪逊让之足殉，信神气之稍衰。将诉诚于明后，乞骸骨而告归。（《艺文类聚》二十六）

◇景福殿赋

瞻大厦之穹崇，结层构而高骧。修栋迪以虹指，飞甍竦而凤翔。榱桷骈逼以星罗，轩槛曼延而悠长。伏应龙于反宇，乘流苏以飘扬。于是周览升降，流目评观。丛楹负极，飞栌承栎。开梧绮错。「栌」「开」二字并依《御览》改。鳞拈。芙蓉侧植，藻井悬川。则有（此二字依《文选鲁灵光殿赋》注补。）望舒凉室，羲和温房。玄冬则暖，炎夏则凉。总寒暑于区宇，制天地之阴阳。又有外城金狄，诡貌殊姿。列于应门，肃有容威。若乃离殿别馆，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宁，美百号（《文选·景福殿赋》注作「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辇以逍遥，时容与于兰庭。又有教坊讲肆，才士布列。新诗变声，曲调殊别。吟清商之激哇，发角徵与白雪。音感灵以动物，起世俗以独绝。然后御龙舟兮翳翠盖。吴姬擢歌，越女鼓。咏采菱之清讴，奏渌水之繁会。（《艺文类聚》六十二、《御览》一百八十八）

昭刚义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阳。（《文选·景福赋》注）

时襄羊以刘览，步华辇于永始。知稼穑之艰难，壮农夫之克敏。（同上）

虞渊灵沼，渌水泱泱。（《文选·景福殿赋》注）

北看高昌，邪睨建城。（《文选·景福殿赋》注）

践高昌以北眺，临列队之京市。（《文选·景福殿赋》注）

◇奏题署

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已上四语从《尺牍清裁》补。）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御览》七百四十七引《三辅决录》注）

◇驳议胡昭

礼贤征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于卿，今觊等位皆常伯纳言，嶷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遗逸山林，世所高尚，诚宜嘉异。（《魏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

◇皇后亲蚕颂

于时明庶扇物，鸟帑昏正。躬耕帝藉，迈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庙之至敬。命皇后以亲蚕，俾躬桑于外。考时日于巫咸，诏大卜以献贞。御坤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大辂，翳翠葆以扬旌。尔乃皇英参乘，途山奉舆。总姜任于后陈，载樊卫于贰车。千乘隐其雷动，万骑粲以星敷。启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游青虬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坛而正位，觌休气于朝阳。步雕辇而下降，采柔条于公桑。嫔妾肃以莅事，职蚕植而承筐。供副之六服，昭孝敬于尝。盛华礼于中宇，神化驰于八方。乃延群妾，宴赐于前。降至贵以逮下，布恺悌之渥恩。礼仪备序，巾车回辕。班中黄之禁财，散束帛之戋戋。神泽霈以雨施，洪惠播于无原。同硕庆于生民，发三灵之永欢。苞繁于万国，卷福厘以言旋。美休诈于亿载，岂百世之曾玄？（《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四）

◇太仆杜侯诔

入作纳言，光耀紫微。（《北堂书钞》一百六十）

◇墨方

合墨法，以真朱一两，麝香半两，皆捣细后，都合下铁臼中，捣三万杵。杵多愈益，不得过二月九月。（《初学记》二十一）

◇笔方

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青羊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纳管中。宁随长毛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齐民要术》九）

卷三十三·魏三十三

◎蒋济

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建安中仕郡计吏州别驾，拜丹阳太守，寻为扬州别驾，免。曹公为丞相，辟为主簿，徙西曹属。文帝即王位，转相国长史。及受禅，出为东中郎将，进散骑常侍，后复为东中郎将，征拜尚书。明帝时封关内侯，迁中护军，又迁护军将军。齐王即位，徙领军将军，进封昌陵亭侯，迁太尉。曹爽诛，进封都乡侯。卒，谥曰景侯。有《万机论》十卷。

◇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

毕轨前失，即往不咎，但恐是后，难可以再。凡人材有长短，不可强成。轨文雅志意，自为美器。今失并州，换置他州，若入居显职，不毁其德，于国事实善。此安危之要，唯圣恩察之。（《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

◇论曹休帅军向皖表

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见其利也。（《魏志·蒋济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至皖吴出兵安陆又上疏

今贼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图东，宜急诏诸军往救之。（《魏志·蒋济传》）

◇谏专任中书监令疏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敝，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者，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回附而向之。一有此端，因当内设自完，以此众语，私招所交，为之内援。若此，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岂近习而已哉！然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适己明，当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机败官之弊。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名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魏志·蒋济传》，又《通典》二十一）

◇谏遣田豫王雄攻辽东

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魏志·明帝纪》注引司马彪《战略》。太和六年，遣田豫王雄攻辽东，济谏，帝不听。）

◇谏外勤征役内务宫室疏

陛下方当恢崇前绪，光济遗业，诚未得高枕而治也。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宗庙宫室，百事草创，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务，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倦之民，傥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夫欲大兴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不攻不灭，不事即侵，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又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形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魏志·蒋济传》）

◇日蚀诏群臣问得失上疏（正始八年二月）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後，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魏志·蒋济传》，又《宋书·五行志五》）

◇诛曹爽辞封邑疏

臣忝宠上司，而爽敢包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诚恐冒赏之渐自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魏志·蒋济传》）

◇奏太学规条

大学堂上，官为置鼓。《礼》曰：「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凡学受业，当皆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二升。（《御览》五百三十四引《魏名臣奏》）

◇奏会丧不宜去冠

会丧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会故镇军朱铄丧，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额，使者、侍中、散骑则不，皆非旧法。」夫冠成德之表，于服为尊。唯君亲之丧，小敛之前，与服罪之人去冠。其余礼仪，虽齐之痛，有变无废。今为吊去冠，甚违礼意。（《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三。）

◇奏请封禅

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迹于後。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而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乱，拯流遁之难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世之废业。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此往古，其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为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震内溃，在不复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合肥移城议（青龙元年）

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京刂无限，必以淮北为守。（《魏志·满宠传》）

◇郊议

《曹腾碑文》云：「曹氏出自邾。」（《魏志·蒋济传》注。案：直称曹腾当是裴所追改。）

魏非舜後，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魏志·蒋济传》注）

◇遗卫臻书

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後用。（《魏志·卫臻传》）

◇难郑玄注祭法

郑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济曰：「夫虬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骐ら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骐虎也。如玄之说，有虞已上，豺獭之不若邪？」（《魏志·蒋济传》注）

◇答何晏夏侯玄叔嫂服难

《记》云：「小功无位，是委巷之礼也。子思哭嫂有位，盖亦谓知礼。制礼者，小功当有位也。然则嫂叔服文，统见于经而明之，可谓微而著，婉而成章也。」（《通典》九十二）

◇三州论

（黄初五年，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不从）

淮湖纤远，水陆异路。（《水经·淮水注》）

◇蒋子万机论

谨案：《隋志》杂家，《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称馆阁书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书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分为两种，不足据。今从《群书治要》写出三篇，益以各书所徵引，定著一卷。嘉庆乙亥岁四月朔。

◇政略

夫君正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须而行也。是以陶唐钦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恺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于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随俗树化，因世建业，慎在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时移而不移，违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违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患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望国安，未有也。

◇刑论

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烦贷乡党，以见厌贱；因反忿恨，看国家忌讳，造诽谤，崇饰戏言，以成丑语；被以叛逆，告白长吏，或内利疾恶尽节之名，外以为功，遂使无罪并门灭族，父子孩耄，肝脑涂地，岂不剧哉！求媚之臣，侧人取舍，虽于啖君，孤已悦主，而不惮也。况因捕叛之时，无悦亲之民，必获尽节之称乎！夫妄造诽谤，虚书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诈忠者知而族之，此国之大残，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积效，以次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节尽矣。若拔奇求异，超等逾第，非臣之事也。」应之曰：「顾当忧世无奇人，傥有又不能议耳，明法忠节，未必已尽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谟矣，复勤扬侧陋；殷有考诚之诰矣，复力索严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复旁求鱼钓；小白有督课之法矣，复遽求囚俘；汉祖有赏爵之约矣，复急追亡信。若修叙为明法，拔奇为非事，是两帝三君非圣哲，而鲍、萧非忠吏也。然则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异，定社稷之事也。当多事之世，而论无事之法；处用奇之时，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无严之国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张法以御常人，厚礼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灾除难，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牵于有司，束于修常，不念畴谘，则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无高宗之号，周无殪商雅颂之美，齐无九合功，汉歼于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于奇异，诚欲济其事也。使奇异填于沟壑，有国者将不兴其治矣。」

「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据如斯言，汉之中灭，职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骤盛衰，发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远矣。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辩，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当有「业」字或「威」字。）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夫汉祖初以三章，结黔首之心，并任儒辩，以并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鱼，民朴谨，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名则（旧校云：「名则二字似衍。」）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于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坚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

◇已下篇名缺。

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难曰：「子昭拔（《御览》作「发」）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幼主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齿牙，树颊胲，吐唇物，自非文休之敌也。」（《三国志·庞统传》注，《世说·品藻》篇注，《御览》三百六十七）

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三国志·许靖传》评注）

许文休东渡江，乃在障气之南。（《文选·广绝交论》注）

张翔字元凤（《三国志·许靖传》评注）

黄帝威四盗。（《北堂书钞》十三。据《御览》疑当作「四道」）

黄帝之初，养性养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叹曰：「君危于上，民安（疑有误。）于下；主失于国，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养寇邪？」今取（疑作「处」。）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递震于师于是遂（疑有脱。）师营垒，以灭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龙骧虎变，而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御览》七十九）

夫虎之为兽，水牛之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锋，胆力无伍。至于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获。夫水牛不便速，角又乔竦，然处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队相伍，及其寝宿，因阵反御，若见见（此字未见，疑有误。）虎抵角，牛希见害矣。若用兵恃强，必鉴于虎；居弱必诫水牛。可谓攻取屠城（当有误。）而守必能全者也。（《御览》二百七十一）

夫兵者，变化之物，而迁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三）

知兵之将，国之衡（《北堂书钞》作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以下《书钞》未载）。後世无逮焉。吕望虽智，孙武虽骁，乐毅虽贤，白起虽武，齐之天齐朽骨，吴之麋骇消骼，燕之田单腐肉，岂可其糟粕，复得生而使之哉？固当出我民之最，择其智勇之长者，用其修，略其短也。（《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御览》二百七十三）

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受敌在将也。（《长短经·将体》，《御览》二百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三）

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军劳之醪唯一锺，蹇叔乃曰：「一丕可以投河而酿也。」穆公乃一醪投河，三军者（下缺，陈本作「皆取饮之」，《北堂书钞》一百十五）

士有一飧而倒戟，义所驱也。（《御览》三百五十三）

鱼丽鹅、鹳之阵，金金鼓鼓，节数进退之事，什伯所职也。（《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十七）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无两形之政矣，而谈者强为之异体也，云「地者都大之名，土者细属之号」，乃《国语》一句之言，及《龟旁》之说，有地数五，五谓地为明壤，彼而是之，据令共视焉。何者谓土哉？天宁州国，宁有有地无土、有土无地之处乎？（《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五十七）

庄周妇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论也。夫象见死皮，无远近必泣，周何忍哉！（《初学记》二十九，《御览》八百九十）

《礼记》「嫂叔无服」，误据《小功章》娣、姒、妇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体，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盖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与，皆小功者。（《通典》九十二）

项羽若听范增之前策，则平步取天下也。（《御览》八十七）

语曰：「两目不相为视。」昔吴有二人共评主者，一人曰好，一人曰丑，久之不决）。二人各曰：「尔可求入吴目中则好丑分矣。」士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异耳。（《御览》三百六十六）

圣不独立，智不独治，神武之王，亦须佐辅。（《御览》四百一）

太史迁云，颜回虽笃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拟大圣，使在他门，未或及此也。夫甘罗少回六岁，获河东五城，万乘郊迎而佩印，虽所弘非道义，然当秦之时，染诈谖之风也。使罗在孔门，治丘之训，亦可闻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齐欲伐鲁，回求说陈常，而孔子不许，遂使子贡。子贡一出，破齐强晋，亡吴霸越存鲁也。夫颜子与赐，程智比才，相校以十；至于此事，而丘不使也。（《御览》四百四十七）

谚曰：「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言其少也。（《御览》四百九十六，又六百八）

猛虎不处卑势，劲鹰（一作鸷鸟。）不立垂枝。（《御览》四百九十六，又八百九十一）

卷三十四·魏三十四

◎刘 e

e 字恭嗣，南阳安众人。曹公辟为丞相掾，转五官将文学。魏国建，迁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侍郎，坐弟伟为魏讽所引，当诛，免。徙署丞相仓曹属。文帝即王位，进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有《政论》五卷，集二卷。

◇论治道表

昔者周有乱臣十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称：「才难，不其然乎？」明贤者难得也。况乱弊之后，百姓凋尽，士之存者盖亦无几。股肱大职，及州郡督司，边方重任，虽备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选者之不用意，盖才匮使之然耳。况于长吏以下，群职小任，能皆简练备得其人也？其计莫如督之以法。不尔而数转易，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间，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阙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为长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魏志·刘ｅ传》注引《ｅ别传》。）

◇上疏谏曹公亲征蜀（建安二十年）

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暗浅，愿自比于韦弦。

昔乐毅能用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後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厦，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魏志·刘ｅ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

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焦烂；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魏志·刘ｅ传》）

◇上言符谶

侍中刘ｅ、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尧称历数在躬，璇玑以明天道；周武未战而赤乌衔书；汉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叶；光武布衣，名已勒谶。是天之所命以著圣哲，非有言语之声，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县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暨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践阼未期，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臣妾远近，莫不凫藻。（《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议治受禅坛场

汉氏遵唐尧公天下之议，陛下以圣备膺历数之运，天人同欢，靡不得所，宜顺灵符，速践皇阼。问太史丞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禅命，辄治坛场之处，所当施行，别奏。（《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具章拒禅

伏惟陛下以大圣之纯懿，当天命之历数，观天象则符瑞著明，考图纬则文义焕炳，察人事则四海齐心，稽前代则异世同归；而固拒禅命，未践尊位，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辄具章遣使者。（《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奏请受禅

臣等闻圣帝不违时，明主不逆人，故《易》称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伏惟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当亢阳明夷之会，应汉氏祚终之数，合契皇极，同符两仪。是以圣瑞表征，天下同应，历运去就，深切著明；论之天命，无所与议，比之时宜，无所与争。故受命之期，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是乃天道悦怿，民心欣戴，而仍见闭拒，于礼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故臣有违君以成业，下有矫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请。（《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谢刘表笺

考，过蒙分遇荣授之显，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陨命，精诚不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兄望之，见礼在昔，既无堂构昭前之绩，中规不密，用坠祸辟。斯乃明神弗，天降之灾。悔吝之负，哀号靡及。e之愚浅，言行多违，惧有浸润三至之间。考之爱已衰，望之之责犹存，必伤天慈既往之分，门户殪灭，取笑明哲。是用迸窜，永涉川路，即日到卢江寻阳。昔锺仪有南音之操，椒举有班荆之思，虽远犹迩，敢忘前施？（《魏志·刘e传》注引《e别传》）

◇答太子命通草书书

初以尊卑有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齐，乐毅自至，霸业以隆。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志·刘e传》。）

◇答丁仪刑礼书

崇饰侈言，欲其往来。（《文选》左思《三都赋序》注）

◇难丁e

夫人以礼兴，刑以径理，人情也。（《北堂书钞》四十三）

◇戒弟伟

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慎之，勿复与通。（《魏志·刘e传》注引《e别传》）

◇政论

谨案：《隋志》法家，梁有《政论》五卷，魏侍中刘e撰，亡，旧、新唐志著于录，至宋复亡。e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三国志》有传，称e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今所见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题为《刘e别传》，而目录作《政论》，据裴松之所引《别传》，似与《政论》各为一书，则目录作《政论》者是也。各书都未引见，《治要》有此，弥复可贵，因录出以广其传。嘉庆乙亥岁。

◇备政

夫为政者，譬犹工匠之造屋也。广厦既成，众不安，则梁栋为之断折；一物不备，则千桂为之并废。善为屋者，知深之不可以不安，故栋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备，故众榱与之共成也。善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阙也。故无物而不备；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其不然者，轻一事之为小，忽而阙焉，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睹一非之为小也。轻而蹈焉，不知众是与之共失也。

夫政之相须，犹𨍏辖之在车，无𨍏辖，犹可以小进也。谓之历远而不顿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未之有也。夫为政者，轻一失而不矜之，犹乘无辖之车，安其少进，而不睹其顿踬之患也。夫车之患近，故无不睹焉；国之患远，故无不忽焉。知其体者，夕惕若厉，慎其愆矣。

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而又威之以笃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饥寒切于肌肤，固人情之所难也。其甚又将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矣。贫则仁义之事狭，而怨望之心笃。从政者捐私门，而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光室族，禄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饥寒，离怨于内；朋友离叛，衰（疑作弃。）捐于外，亏仁孝，损名誉。能守之而不易者，万无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将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门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将忘其实，因而下之。不移之士，虽苦身于内，冒谤于外，捐私门之患，毕死力于国；然犹未获见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于沟壑，而犹有遗谤于世也。为之至难，其罚至重，谁能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终也，违清而又惧卒罚之及其身也，故不为昭昭之行，而咸思暗昧之利；奸巧机于内，而虚名逸于外。人主贵其虚名，而不知贱其所以为名也。虚名彰于世，奸实隐于身。人主眩其虚，必有以暗其实矣，故因而贵之，敬而用之，此所谓恶贪而罚于由夷，好清而赏于盗跖也。名实相违，好恶相错，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禄之故也。不知重其禄，非徒失于清也。又将使清分于私，而知周于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乱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则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

凡此数事，相须而成，偏废则有者不为用矣，其馀放欺无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载之耳。故明君必须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独治也。必须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犹医也，臣犹针也，法阴阳补泻也。针非人不入，人非针不彻于病。二者既备，而不知阴阳补泻，则无益于疾也，又况逆失之哉！今用针而不存于善术，使所针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疗亦远。（当有矣字。）良医急于速疗，而不恃针入之无恙也；明君忽于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物无制，则其用淫矣。错则无以知其实，淫则无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养生，而不可废之于民者。富之备之，无益于养生；而可以宝于世者，则随尊卑而为之制。使不为此官，不得服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不得备此饰。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虽捐之旷野，而民不敢取也，虽简于禁，而民皆无欲也。是以民一于业，本务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贱，无益之宝省而贵矣。所谓贵者，民贵愿（疑当作《愿贵》。）之也，匪谓贾贵于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洁，其法易，其业大。昔人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谓与？

◇慎爱

夫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废也；忘违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为猛也，莫不爱其主矣。见其主，则腾踊而不能自禁，此欢爱之甚也。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者」当作「而」，案《长短经·是非》篇「患」者下有「智不足也」四字，不引刘e《政论》。）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爱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为已愿稷契之佐哉？此养犬以求不贫，爱小臣以丧良贤也。悲夫！为国者之不可不察也。

◇审爱

为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广其视听，谓视听之可以益于己也。今彼有恶而己不见无善而己爱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恶，而义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于所爱，虑不能睹其得失之机，彼亦能见己成败于所暗，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势适足以厚奸人之资，此朋党者之所以日固，独善之所以孤弄（旧校云，弄疑弃。）也。故视听日多，而暗蔽日甚，岂不诡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愿众心之一于己也。而疾奸党之比于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为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将恐其党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访于恶；恶无毁实，善无赏分；事无大小，访而后知。彼众之不必同于道也。又知访之不能于己也。虽至诚至忠，俾曾参以事其亲，借龙逢以贯其忠，犹将屈于私交，况世俗之庸臣哉？故为君而欲其臣之无党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尽节于国者，信之于己也。

◇疑贤

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故常愿之于心，而常先之于人也。非愿之之不笃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术非也。故为忠者获小赏，而大乖违于人；恃人君之独知之耳，而获访之于人。此为忠者福无几，而祸不测于身也。得于君，不过斯须之欢；失于君，而终身之故患，苟赏名而实穷于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虑而不为；为忠者不利，则其为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无不欲；人无不欲，故无不为不忠矣。为君者，以一人而独臣于众奸之上，虽至明而犹困于见暗，又况庸君之能睹之哉？庸人知忠之无益于己，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得于人可以重于君也。故笃私交，薄公议，为己者殖而长之，为国也抑而割之；是以真实之人黜于国，阿欲之人盈于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齐鲁之政衰也。虽成（旧校云，成恐戒。）之市朝，示之刀锯，私欲益盛，齐鲁日困，何也？诚威之以言，而赏之以实也。好恶相错，政令日弊，昔人曰「为君难」，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是以其听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视日下，事日远而听日近，业至难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挥。人主浅之，则不陷于之难；（当作「则不□而□不陷于难」）人主深之，则进而顺之以取其心。所阙者，忠于国而难明于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于国而易行于时者也。因其所贵者贵之，故能同其贵；因其所贱者贱之，故能殊于贱。其所贵者不必贤，所贱者不必愚也。家怀因循之术，人为悦心易见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难明，利长者不可以仓卒形也。故难明长利之事废于世，阿（有脱文，案下文作「阿欲」。）易见之行塞于侧，为非不知过，知困不知其乏，此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独治于四海之内也。其业大，其智寡，岂不蔽哉？以一蔽主而临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则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则君之志失矣。君劳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为臣，而万臣为君也。以一臣而事万君，鲜不用矣，有不（旧校云，「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终为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贵知所用于己，而贵知所用于人。能用人，故人无不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数，而贵圣舜独治之功。故曰「为之者不必名其功，获其业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谓与？

◇下视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众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无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圣人能睹往知来，不下堂而知四方。萧墙之表，有所不喻焉，诚无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无远而不睹；无所以知之，虽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岂逾于日月而皆贤于圣哉？故高于人之上者，必有以应于人，其察之也视下，视下者见之详矣。人君诚能知所不知，不遗灯烛童昏之见，故无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尽，况人情之足蔽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十五·魏三十五

◎傅巽

巽字公悌，北地泥阳人。建安中为东曹掾，以说刘琮降封关内侯。黄初中为侍中，迁尚书。有集二卷。

◇槐树赋

华叶扶疏，参林萧杀。松萝寄生，绵连标末。延袤千亩，蓊郁厶蔼。（《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蚊赋

水与草其渐茹，育兹孽而蚊。隽朱锐于秋毫，刺锯利于芒锥。无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飞。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众繁炽而无数，动群声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乃飧肤体以疗饥。妨农功于南亩，废女工于杼机。（《艺文类聚》九十七）

◇七诲

孟冬香粳，上秋膏粱。雕胡子，丹具东墙。濡润细滑，流泽芬芳。（《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八百五十）

乃有河苏仆鲇，（一作「河朱汉鲂」。龙渊一作「梁渊」。）巨鲤，□□□□，分皮截理。（《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豹胎熊番，肥濡沐；飞伏鹑，双鸡合熟。（《书钞》一百四十二）

尔乃选巢殊方，鱼有备物。蒲陶宛榛，齐木夹燕栗。恒阳黄梨，山朱橘。（同上）

白醴九成，玄酎清醇；□华□蚁，苞苦含辛。（《书钞》一百四十八）

◇奢俭论

丰狐以赤色祸身，翡翠孔雀，亦灾斯文。（《御览》九百二十四）

◇笔铭

昔在上古，结绳而誓。降及后载，易以书契。书契之兴，兴自颉皇。肇建一体，浸遂繁昌。弥纶群事，通远达幽。垂训纪典，匪笔靡修，实为心尽，臧否斯由。厥美弘大，置类鲜俦。德兴之著，惟道是扬。苟逞其违，祸亦无方。（《艺文类聚》五十八）

◎傅嘏

嘏字兰石，一字昭先，（见《御览》三百八十五引《嘏别传》。）巽弟充之子。陈群辟为司空掾。正始中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免，寻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懿以为从事中郎，迁河南尹，拜尚书。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时进爵武乡亭侯，守尚书仆射，封阳乡侯，卒赠太常，谥曰元侯。

◇对诏访征吴三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

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盈欲满，罪戮忠良，诛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患，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

昶等或欲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冠；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逼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後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

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後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

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坏，使还耕脊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馀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

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魏志·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又本传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载此对，有删节。）

◇请立贵嫔为皇后表

有虞始德，观化妫，夏后创业，启作涂山，咸以淑哲，垂之曲颂。伏惟贵嫔诞秀令族，禀贞高胄，应昭明之量，兼圣善之行，金玺未授，而玉瑞先显，表赞天休，昭隆后祚，贞侔先典，告逾往训，而犹潜光，未即皇统，进违二仪烟ㄉ之德，退阙恳象兼曜之仪，群僚百辟，所以竦伫。陛下钦若天秩，祗赞帝祉，夙崇盛礼，俾君万国，则六合承风，天下幸甚。（《艺文类聚》十五）

◇诸葛恪扬声欲向青徐议（嘉平五年正月）

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魏志·傅嘏传》）

◇难刘劭考课法论

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管齐六职。士有恒贵，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务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魏志·傅嘏传》）

◇皇初颂

寻盛德以降应，著显符于方臻。积嘉祚以待期，储鸿施于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圣后，固上天之所兴。应灵运以承统，排闾阖以龙升。摅皇象以阐化，顺帝则以播音。遵阳春以行施，揆四时以立信。运聪明以举善，宣柔惠以养人。於赫我后，迈德如神。化不期月，令不浃辰。于是天地休豫，灵祇欢欣。嘉瑞云集，四灵允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甘露霄零于宫庭，醴泉冬涌于中原。白雉素鸟，丹芝朱鱼。鳞集群萃，不可胜书。信应天之美瑞，受命之灵符也。然後览公卿之谠议，询百僚之典谟。天子乃登雕辇，戴羽盖。佩玉锵锵，銮声哕哕。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导神气。于是建皇初之上元，发旷荡之明诏。眚灾肆赦，荡涤瑕秽。崇设九宾，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具悬，钟鼓毕作。歌九功，舞八佾。鸿泽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艺文类聚》十）

◇沐并

并字德信，河间人。建安中署丞相军谋掾。魏受禅，除成皋令。正始中为三府长史，出为济阴太守，召还拜议郎。嘉平中卒官。

◇豫作终制戒子俭葬

告云、仪等：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非圣人莫能履其从容也。是以富贵者有骄奢之过，而贫贱者讥于固陋，于是养生送死，苟窃非礼。由斯观之，阳虚，甚于暴骨，桓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昔庄周阔达，无所适莫，又杨王孙裸体，贵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缘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鳞柙，玉床象衽，杀人以徇；圹穴之内，锢以絮，藉以蜃灰，千载僵燥，托类神仙。于是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乎哉？吾以才质滓浊，污于清流。昔忝国恩，历试宰守，所在无效，代匠伤指，狼跋首尾，无以雪耻。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今年过耳顺，奄忽无常，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上冀以赎市朝之逋罪，下以亲道化之灵祖。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而犯魏颗听治之贤，尔为弃父之命，谁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将尸视。（《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

◇又戒

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

◇又敕

豫掘，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搏治粟米之奠。（《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

◎卢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中郎将植子。崔琰举为冀州主簿，后为丞相法曹议令史，转西曹，魏国建，为吏部郎。文帝受禅，徙黄门侍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左迁睢阳典农校尉，寻迁安平广平太守。明帝时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齐王即位，赐爵关内侯，徙仆射迁廷尉，又迁光禄勋，行司隶校尉，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封高乐亭侯，复为仆射，加光禄大夫。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大梁乡侯，加侍中，迁司空，封容城侯。甘露二年卒，谥曰成侯。

◇对诏论选举

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混杂，虚实相蒙。（《魏志·卢毓传》）

◇奏祀天地乐舞

汉武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其所从来，旧以祀天地，今可兼以《云翘》祀圆丘，以《育命》祀方泽也。（《北堂书钞》一百七引《魏名臣奏》。案：《续汉·祭祀志》中》注引缪袭议如此，盖卢据缪议，为之奏定也。）

◇奏忌月不设乐

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宋书·礼志一》）

◇议祀厉殊事

具牺牲祭器，如前后师出告郊之礼。（《魏志·文帝纪》注引《魏郊祀奏》）

◇驳大理奏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坐弃市

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故诗云：「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又《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则若同牢合卺之后，罪何所加？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重。（《魏志·卢毓传》）

◇致礼张教

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此岂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魏志·管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冀州论

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卢释曰：「除黄帝已前，未可备闻。」略言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已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初学记》八）

常山为林，大陆为泽，兼葭蒲苇，云母御席，魏郡好杏，常山好梨，房子好绵，河内好稻，真定好稷，中山好栗，地产不为无珍也。（《世文类聚》六十九、八十七；《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六十八、七百九，八百十九、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又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八）

河东大鉴。（《书钞》一百四十六）

◎任嘏

嘏字昭先，乐安博昌人。建安中为临侯庶子，入魏迁黄门侍郎，历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有《任子道论》十卷。

◇道论

古之公也笃，今之公也薄，绝骨肉笃也。（案：此有脱句。）今疏远天下，垂绝骨肉，故亲离。（《北堂书钞》三十七）

太王不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犹吾身也。」为夷狄之病，弃国之富，杖策而去，民追慕之如水。（《书钞》三十七）

夫贤人者，至德以为己心，行道以为己任；处则不求私名，仕则不求私宠；不为其身，不阿其君；积礼义于朝，播仁风于野。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初学记》十七，《御览》四百二）

凤为羽族之美，麟为毛类之俊，龟为介虫之长，梗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十五）

日月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为天下衣食，人不知谢。（《御览》三）

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御览》三百六十）

道德之怀民，如春阳之柔物也。履淙水而不寒，结木条而不折。（《御览》四百三）

以义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私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己，食过伤人，人不罪食：以其积之于仁义，无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无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无怨言：以其积之于公正，无私恶也。（《御览》四百二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则无以为智，不勤教则无以为仁。（《御览》六百十三）

丹渊之珠，沈于黄泥。（《御览》八百三）

善阵者，徒众整一，如列宿之陈；部伍周回，如山岳之盘，是阵之体也。（《书钞》一百十七）

◎乐详

详字文载，河东人，建安中置郡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太和中加骑都尉。正始中以年老罢归。至甘露二年，上书理杜恕，时年九十余。

◇外祖母服依周礼议

周礼，王吊，弁，锡，礼有损益，令进贤冠，练单衣。（《通典》八十一）

◇忌月设乐议

正月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宋书·礼志一》）

◎陈矫

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建安中为郡功曹，司空曹公辟为掾属，除相令，征南长史彭城乐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入为丞相长史，复为魏郡，转西曹属，拜尚书。文帝受禅，转署吏部，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令。明帝即位，进爵东乡侯，加侍中光禄大夫，迁司徒。景初元年卒，谥曰贞侯。

◇上言备蜀

往者贼亮缩藏窟穴，犹有忄希惧，而频岁三出，鸣鼓边垂，由此言之，贼未可忽。（《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引《魏名臣奏》，尚书令陈矫仆射卫臻言）

卷三十六·魏三十六

◎卫臻

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曹公表为丞相参军，赐爵关内侯。文帝嗣王位，进散骑常侍。及受禅，封安国亭侯，迁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寻行中领军。明帝即位，封康乡侯，转右仆射，加侍中。寻为征蜀将军，加光禄大夫，迁司空，徙司徒。齐王时进封长垣侯。卒，赠太尉，谥曰敬侯。

◇止越职疏

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魏志·卫臻传》）

◇奏拒蜀

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魏志·卫臻传》，诸葛亮《寇天水臻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祀天乐用宫悬议

圆丘宜用《大韶》乐，宜《宫悬》，宗庙之乐宜用《武始》、《咸熙》。（《通典》一百四十七）

◇答蒋济（太和四年）

古人遗智慧而任度量，须考绩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魏志·卫臻传》）

◎李伏

伏，献帝末为左右郎将，入魏未详。

◇禅代合符谶表

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合长于内学，关右知名。鲁虽有怀国之心，沈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合先迎王师，往岁病亡于邺。自臣在朝，每为所亲宣说此意，时未有宜，弗敢显言。殿下即位初年，祯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见。然圣德洞达，符表豫明，实乾坤挺庆，万国作孚。臣每庆贺，欲言合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泽被四表，灵恩格天地，海内翕习，殊方归服，兆应并集，以扬休命，始终允臧。臣不胜喜舞，谨具表通。（《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许芝

芝，献帝末官太史丞。黄初中为太史令。

◇条奏魏代汉谶纬

《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徵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佐助期》又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讫今四百二十二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馀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馀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践祚，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乌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代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圣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也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符，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春秋大传》曰：「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京房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徵，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气见于东南，到今积二十三年。建安十年，星出库楼，历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为天子宿宫，路寝所止。房为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辅、象近臣。紫微者，北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最尊。此除扫汉家之大异也。建安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余日。岁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镇星入太微，内有兵乱，人主以弱。三者，汉改姓易代之异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贯日。《易传》曰：「后妃擅国，白虹贯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蚀。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久，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太微，锋炎刺帝坐。者除旧布新，亡恶兴圣之异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蚀。日者阳精，月为侯王，而以亥子日蚀，皆水灭火之异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月为大臣侯王之象；荧惑火精，汉氏之行。占曰：「汉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天子气不见，皆崩亡之异也。荧惑火精，行缩日一度有余，故太史令王昱以为汉家衰亡之极。荧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与小星无别，皆赤家衰亡之异也。《易传》曰：「上下流通圣贤昌，厥应帝德凤皇翔，万民喜乐无咎殃。」《易传》又曰：「圣人受命，厥应凤皇下，天子虏。」《易传》又曰：「黄龙见，天灾将至，天子绌，圣人出。」黄龙以戊己日见，五色文章皆具，圣人得天受命，黄龙以戊寅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传》又曰：「圣人清静行中正，贤人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甘陵李云上事，言许昌气见，当涂高已萌，欲使汉家防绝萌牙。今汉都许，日以微弱，当居许昌以失天下。当涂高者，魏也；魏者，象魏两阙之名，当道而高大者也。魏当代汉，如李云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直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汉帝少时名为董侯，名不正，蒙乱荒惑，其子孙以弱亡也。《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明聪。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也。《易运期》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及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宋书·符瑞志上》。案：此与《魏志》注所载小同而大异。）

◇历议

刘洪《月行术》用以来且四十余年，已复觉失一辰有奇。（《晋书·律历志中》）

◎徐岳

岳，爵里未详。

◇历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洪以历后天，潜精内思二十余载，参校汉家《太初》、《三统》、《四分》历术，课弦望于两仪郭间。而月行九岁一终，谓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岁，九道小终；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终，进退牛前四度五分。学者务追合《四分》，但减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阔，皆由斗分多故也。课弦望当以昏明度月所在，则知加时先後之意，不宜用两仪郭间。洪加《太初》元十二纪，减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为月行迟疾交会及黄道去极度、五星术，理实粹密，信可长行。今韩翊所选，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错无几。翊所增减，致亦留思，然十术新立，犹未就悉，至于日蚀，有不尽效。效历之要，要在日蚀。熹平之际，时洪为郎，欲改《四分》，先上验日蚀：日蚀在晏，加时在辰，蚀从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后如洪言，海内识真，莫不闻见，刘歆已来，未有洪比。夫以黄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时未日蚀，《乾象术》加时申半强，于消息就加未，《黄初》以为加辛强，《乾象》后天一辰半强为近，《黄初》二辰半为远，消息与天近。（《晋书·律历志中》）

◎孙钦

钦，建安末为博士祭酒。

◇追崇始祖议

按《春秋》之义，五等诸侯卒葬皆称公，乃与王者之后宋公同号。然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诞育大皇，笃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号，莫过大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车，又宜先遣使者上谥号为大王。（《通典》七十二。文帝即王位孙钦等议。）

◇告瑞祀天不以地配议

《周礼》，祀天南郊，无地配之文；大魏受禅，因汉祀天以地配，此谓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灵瑞，不须以地配。（《通典》五十五引尚书奏孙钦议。）

◇历议

史迁造《太初》，其后刘歆以为疏，复为《三统》。章和中改为《四分》，以仪天度，考合符应，时有差跌，日蚀觉过半日。至熹平中，刘洪改为《乾象》，推天七曜之符，与天地合其序。（《晋书·律历志中》）

◎王杰

杰，爵里未详。

◇阮元瑜诔

既登宰朝，充我秘府。允司文章，爰及军旅。庶绩惟殷，简书如雨。强力敏成，事至则举。

◎刘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辅，爵里未详。

◇论赐谥启

古者存有号，则殁有谥，必考行迹，论功业，而为之制。汉不修古礼，大臣有宠，乃赐之谥。今国家因用未革。臣以为今诸侯薨于位者，可有谥，主者宜作得谥者秩品之限。（《通典》一百四魏刘辅等启论赐谥。）

◎王观

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曹公召为丞相文学掾，历高唐、阳泉、ガ、任四县令。文帝受禅，为尚书郎廷尉监，出为南阳涿都太守。明帝时为治书侍御史，太尉司马懿请为从事中郎，迁尚书。齐王时出为河南尹，徙少府，又徙太仆，行中领军，封关内侯，复为尚书，加驸马都尉。高贵乡公时封中乡亭侯，加光禄大夫，转右仆射，陈留王即位，进封阳乡侯，迁司空。卒，谥曰肃侯。

◇下涿郡教

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魏志·王观传》）

◇遗令

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魏志·王观传》）

◎王昶

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建安末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受禅，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迁兖州刺史。太和初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正始中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迁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侯。王元中进位骠骑将军，迁司空。甘露四年卒，谥曰穆侯。有集五卷。

◇谢表

复假臣，光荣照赫，非臣怯弱所当可受。（《御览》六百八十一。）

◇考课疏（嘉平元年）

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魏志·王昶传》）

◇考课事

卿考课，一曰掌建邦国，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时叙，以考事典；三曰经纶国体，以考奏议；四曰共属众职，以考总摄；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狱。（《书钞》五十三）

尚书侍中考课，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罚法，以考兴行。（《御览》二百十二）

◇陈治略五事（嘉平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魏志·王昶传》）

◇奏吴蜀事状（嘉平二年）

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魏志·王昶传》）

◇白晋文王笺

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晋书·王述传》述上书乞骸骨曰：「昔臣曾祖父魏司空白笺于文皇帝」云云。）

◇檄吴将校部曲

释无前之矢，实映日之甲。（《书钞》）

羽骑迅逝，步卒星陈；鸣震山之鼓，张蔽天之旌。（《书钞》一百二十一）

◇家戒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

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当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

古者盘于有铭，几杖有戒，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ㄘ对秦客，至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後生。虽刑于钺，大为炯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污，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道实，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魏志·王昶传》。又略见《御览》六百九十四）

夫立功者有二难，功就而身不退，一难也；退而不静，务伐其功，二难也。且怀禄之士，耽宠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乐毅帅弱燕之众，东破强齐，收七十余城，其功盛矣，知难而退，保身全名。张良杖剑建策，光济大汉，辞三万户封，学养性之道，弃人间之事，卒无咎悔。何二贤绰绰有馀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积而不能散，则有鄙吝之累；积而好奢，则有骄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弈字伯益。（《魏志·郭嘉传》注）

◇三戏论

《礼记》有投壶之宴，《论语》称博弈之贤，兹三戏者，君子末事，不足为也。樗蒲、弹棋，既不益人，又国有禁，皆不得为也。吾见坐围棋而死，近事非远。昔晋侯以投壶丧，宋公好博弈亡，岂不哀哉？诸戏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于六艺。若欲戏，惟得射而已，其馀不得为也。（《御览》七百四十六引《王昶集》）

◎王澹

澹，昶从兄子。

◇与从叔征南将军昶书

亡母少修妇道，事慈姑二十余年，不幸久寝笃疾。会东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时亡母所苦困剧，不任临丧。东郡君自痛远不得尝药，而妇宜亲侍疾而不得，临终手书责遣，载病大归，遂至殒亡。东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无过行，没荷出名，《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当先姑慈爱之恩，次释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灵无负之耻。（《通典》一百二）

◇鹿攸、韩盖

攸，盖，建安末博士。攸一作优。

◇秦议临侯求祭先王

《礼》，公子不得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诸侯，谓不得庙而祭之也。《礼》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庙。（《御览》五百二十六）

◎郝昭

昭字伯道，太原人。建安末为杂号将军，镇守河西。太和中，以拒诸葛亮功赐爵列侯。

◇遗令戒子凯

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卷三十七·魏三十七

◎桓范

范字元则，沛国人。建安末入丞相府。文帝即王位，为羽林左监。明帝时历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免。寻为兖州刺史，转冀州牧，不赴。正始中拜大司农，坐曹爽诛。有《世要论》十二卷，集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兖州刺史谢表

喜于复见选擢，惭于不堪所职，悲于恋慕阙廷，三者交集，不如所裁。（《御览》二百五十五引《桓氏家传》）

◇荐管宁表

臣闻殷汤聘伊尹于畎亩之中，周文进吕尚于渭水之滨。窃见东莞管宁，束修著行，少有令称，州闾之名亚故太尉华歆，遭乱浮海，远客辽东。于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笃行足以厉俗，清风足以矫世，以箪食瓢饮，过于颜子；漏室蔽衣，逾于原宪。臣闻唐尧宠许由，虞舜礼支父，夏禹优伯成，文王养夷齐，及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陛下绍五帝之鸿烈，并三王之逸轨，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优崇之礼，于大夫管宁，宠以上卿之位，荣以安车之称，斯之为美，当在魏典，流之无穷，明世之高士也。臣以为既加其大，不受其细，可重之以玄，聘之殊礼矣。（《艺文类聚》三十七）

正使宁病不能乘，养不ら羁栖凤，拂范戟之史。（《北堂书钞》三十三。案：此条多误字，无从校正。）

◇荐徐宣

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後，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後于周勃也。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御览》作「坠」。）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今仆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魏志·徐宣传》，《长短经·任长》，《御览》六百三十一）

◇陈兵事

善行兵者，因敌为资，故兵法从敌之意，千里杀将，如示其形，开其利路，潜设神策，使若响之应声，此为江中之鱼，御腐索，必可禽。（《北堂书钞》一百十三、一百十六引《桓范集》）

古人用兵者，以长击短，然吴舍舟涉陆，此为弃长用短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三引《桓范集》）

◇与管宁书

凿坯而处，养德显仁。尧舜在上，许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复显。严平郑真，未足论比。清声远播，顽鄙慕仰。思请见于蓬庐之侧，承训诲于道德之门。厥涂无由，托思晨风。（《艺文类聚》三十七）

◇世要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案：《隋志·法家》、《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与隋同，《旧唐志》作《代要论》十卷，各书徵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互证之，知是一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载有《政要论》十四篇，据各书徵引，补改阙讠为，定为一卷。范字元则，《三国志》附《曹爽传·注》

◇为君难

或曰：仲尼称「为君难」。夫人君者，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则受其功，治成则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穑弃也。理讼皋陶也。尧无事焉，而由之圣治，何「为君难」邪？

曰：此其所以为难也。夫日月光照于昼夜，风雨动润于万物，阴阳代以生杀，四时迭以成岁，不见天事而犹贵之者，其所以运气陶演，协和施化，皆天之为也。是以天万物之覆，君万物之焘也。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是以在上者，体人君之大德，怀恤下之小心；阐化立教，必以其道；发言则通四海，行政则动万物；虑之于心，思之于内；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庙堂之上，而化应于行里之外。虽冖纩塞耳，隐屏而居，照幽达情，烛于宇宙，动作周旋，无事不虑。服一采，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罚纤芥之恶，必有所沮。使化若春风，泽如时雨；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下盖有删节。）且佐治之臣，历世难遇，庸人众而贤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干，伊、吕之辅，犹造父不能皆得骐骥之乘，追风之四（「四」即「驷」）也。御是啮必烦辔衔，统庸臣必劳智虑，是以人君其所以济辅群下，均养大小，审核真伪，考察变态，在于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纤微之间，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尽于此哉！

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本误作奸，依《长短经·臣行》改。）乎？臣有因赏以偿」（偿字依《长短经》加。）恩，因罚以作（本误作「佐」，依《长短经》改。）威，可不虑之以奸乎？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除」字依《长短经》加。）谋事托公而实侠（《长短经》作「挟」，「侠」与「挟」通。）私，可不虑之以欺乎？臣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进。（本作「荐」，依《长短经》改。）可不虑之以祸乎？臣有悦主（本作「君」，依《长短经》改。）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朴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臣有犯难以为上，（本误作「士」，依《长短经》改。）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志。（《长短经》作「欲」，当误。）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长短经》作「屈」。）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名。（本作「容」，依《长短经》改。）可不恕之以贞乎？臣有从侧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臣有孤特而执节，介（本误作「分」，依《长短经》改。）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也」字依《长短经》加。）接下之理，（本有「也」字，以意删。）御臣之道，岂徒「七恕」、「九虑」而已哉？（《群书治要》）

◇臣不易

昔孔子言「为臣不易」，或人以为易，言「臣之事君，供职奉命，敕身恭己，忠顺而已。忠则获宠安之福，顺则无危辱之忧，曷为不易」哉？此言似易，论之甚难。

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暗为难，唯以贤事圣，以圣事贤为可。然贤圣相遭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犹未能得，斯诚不易也。且父子以恩亲，君臣以义固，恩有所为亏，况义能无所为缺哉？苟有亏缺，亦何容易！

且夫事君者，竭忠义之道，尽忠义之节，服劳辱之事，当危之难（句有脱误，疑作「当危难之时」。）肝脑涂地，膏液润草而不辞者。（疑当有「诚欲」二字。）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为一代之圣明，己为一世之良辅，辅千乘则念过管、晏，佐天下则思丑稷、禹，岂为七尺之躯，宠一官之贵，贪充家之禄，荣华嚣之观哉？（当有「是」字。）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以成功立事，便国利民，故不为难易变节，安危革行也。然为大臣者，或仍旧德，藉故势，或见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宠成功；承上安下，则当远威权之地，避嫌疑之分，知亏盈之数，达止足之义；动依典礼，事念忠笃，乃当匡上之行，谏主之非，献可济否，匪躬之故，刚亦不吐，柔亦不茹。

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也。然当托于幽微，当行于隐密，使怨咎从己身，而众善自君发，为群寮之表式，作万官之仪范，岂得偷乐容悦而已哉？然或为邪臣所谮、幸臣所乱，听一疑而不见信，事似然而不可释，忠计诡而为非，善事变为恶，罪结于天，无所祷请，激直言而无所诉。（疑作「激直而言无所告诉」。）深者即时伏剑赐死，浅者以渐斥逐放弃。盖比干、龙逢所以见害于飞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来，孔子、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季孙也。斯则大臣所以不易也。

为小臣者，得任则治其职，受事（当有「则」字。）修其业，思不出其位，虑不过其职，竭力致诚，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厌抑而失所，是以贤者或非其议，豫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贯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轻至微，至疏至贱，干万乘之主，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执政之臣，暴其所短，说合则裁自若，不当则离祸害；或计不欲人知，事不从人豫，而已策谋适合，陈义偶同。（当有「在」字。）上者或显戮其身以神其计，在下者或妒其人而夺其策。盖关思见杀于郑，韩非受诛于秦，庞涓刖孙膑之足，魏齐折应侯之胁，斯又孤宦小臣所以为难也。

为小臣者，一当恪恭职司，出内惟允，造膝诡辞，执心审密，忠上爱主，媚不求奥灶而已，若为（有脱误。）苟若此，患为外人所弹，邪臣所嫉，以职近而言易，身亲而见信，奉公侠私之吏，求害之以见直，怀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虽父子之间，犹不能明，况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毁屈平，爰盎谮晁错，公孙排主父，张汤陷严助，夫数子者，虽示纯德，亦亲近之臣所以为难也。

为外臣者，盖力致死，其义一也。不以远而自外，疏而自简，亲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兴利除害，安危定乱，虽违本朝之议，诡常法之道，陈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济事，忧公无私，善否之间，在己典主可也。然患为左右所轻重，贵臣所壅制，或逆而毁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谮之，使不得其所。吴起见毁于魏，李牧见杀于赵，乐毅被谗于燕，章邯畏诛于秦，斯又外臣所以为危也。

此举梗概耳，曲折纤妙，岂可得备论之哉？（《群书治要》）

（《治要》连属上篇，审观之，别是一篇也。篇名当是《治本》）

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

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三十三无「强」字。）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位当其德，则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禄当其功，则有劳者劝，无劳者慕（有脱文。）未之有也。凡国无常治，亦无常乱；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乱。后之国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后之有也。而禹独以安，幽、厉独以危：斯不易天地异人民，欲与不欲也。吴坂之马，庸夫统衔，则为弊乘，伯乐执辔，即为良骥，非马更异，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汤则为良民，遭桀、纣则为凶顽，治使然也。故善治国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尤斯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也。若詹者，可谓知治本矣。」（《群书治要》）

◇政务

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听其言而则其行，故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叶公问政，孔子对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务，务在节事。事节于上，则民有余力于下；下有余力，则无争讼之有乎民。（当有误。）民无争讼，则政无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群书治要》）

◇节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灭天理矣。夫欲至无极，以寻难穷之物，虽有圣贤之姿，鲜不衰败，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赋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广，而兴利也厚。故家给人足，国积饶而群生遂，以（「以」衍文。）仁义兴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夫闭情无欲者上也。弗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仪狄献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远仪狄，纯（当作「绝」。）上旨酒，此能闭情于无欲者也。楚文王悦妇人而废朝政，好獠猎而忘归，于是放逐丹姬，断杀如黄，及共王破陈而得夏姬，其艳国色，王纳之宫，从巫臣之谏，坏後垣而出之，此能弗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闭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称圣，楚文用朝邻国，恭王终谥为恭也。（《群书治要》）

◇详刑

夫刑辟之作，所从来（「来」字依《御览》六百三十六加。）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是以古昔（本作「故古今」，依《御览》改。）帝王，莫不详慎之者，以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断不属故也。夫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也。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之吏，肺石、嘉石之讯，然犹复三赦。（本误作「判」，依《御览》改。）佥曰「可杀」，然后杀之，罪（本作「罚」，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改。）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故苟详则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则灾害不生；灾害不生，大平之治也。是以圣主用其刑也。详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众。明刑至于无刑，善杀至于无杀，此之谓矣。夫暗乱之主，用刑弥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杀之者弥众，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详，而行之不必也。不详则罪不值，所罪不值则当死反生，不必则令有所亏，令有所亏，则刑罚不齐矣。失此二者，虽日用五刑，而民犹轻犯之。故乱刑之刑，刑以生刑；恶杀之杀，杀以致杀。此之谓也。（《群书治要》）

◇兵要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则分争；分争则群；群则智者为之君长；君长立则兵兴。兵所从来久矣，虽圣帝明王，弗能废也。但用之有道耳。故黄帝战于阪泉，尧伐欢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汤，周之文武，皆用师克伐，以取天下焉。（《御览》二百七十一）

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後；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臣民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得众（本不重言「得众」，《御览》二百七十一加。）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内，则兵强于外也。（「则」字、「也」字并依《御览》加。）历观古今用兵之败，非鼓之日也。民心离散，素行豫败也；用兵之胜，非阵之朝也，民心亲附，素行豫胜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尽人之和，君臣辑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赏罚未施，消奸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为卒，威以为辅；修仁义之行，行恺悌之令；辟地殖谷，国富民丰；赏罚明，约誓信；民乐为之死，将乐为之亡；师不越境，旅不涉场，而敌人稽颡：此王者之兵也。（《群书治要》）

篇各缺，当是「择将」。

夫事之安危，实在于将，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然择将者，不务求其策，而先索其勇；不取于威严，而用之于软缓；此所谓弃本而要其末也。

昔霸王之战，策贵神胜，故曰上兵伐谋，而战胜也。吴起临阵，虽剑不持，项羽初学剑，后学兵略：此勇难独用，况无勇乎？

太公誓师，后至斩。故云执桴鼓，立军门，有不可犯之危。严，故能行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威，故能著其令。

今之择将，宜参准往古之数，说于当时之法，得其壮而责任之，所谓坐车上而御骐骥，不劳而致千里者也。

古之论将者，言长于计策，则课以将敌；言善于治军，则考以政事；勇于奋击，则责以战斗。若无此三者，则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已上五条，并《御览》二百七十三）

◇简骑

夫骑者，军之锋锐也。临敌则冲锋陷坚，退而鹗下鹰击；往必如电发，去必如风过。（《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十七）

◇辨能

夫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废礼」下十九字依《长短经·适变》加。）则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此四字依《长短经》加。）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此五字依《长短经》加。）甯成、郅都之（「之」字依《长短经》加。）辈，放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杀伐」二字依《长短经》加），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顺人主」下二十五字依《长短经》加。）然其抑豪强，抚孤弱。（「豪」字、「孤」字依《长短经》加。）清己禁奸，（此四字依《长短经》加。）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

至于（此二字本作「其」，依《长短经》改。）晚世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趣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辨，但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复是申韩、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犹共言其能，执政者选用不废者，何也？为贵势之所持，人间之士所称，听声用名者众，察实审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长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论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听浮游之誉；或受其戚党贵势之托，其整顿传舍，待望迎宾，听其请谒，供其私求，则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严为先，行事务邀时取辨，卜希望上官之指，敬顺监司之教，期会之命，无。（有脱文。）降身以接士之来，违法以供其求，欲人间之事无不循，言说之谈无不用，则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为之谈，听声誉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群书治要》）

◇尊嫡

凡光祖祢、安宗庙，傅国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继世。继世之道，莫重于尊嫡别庶也。故圣人之制礼贵嫡，异其服数，殊其宠秩，所以一群下之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塞变争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虑。历观前代，后妻贱而侄媵贵，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争乱，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带之难，齐有无知之祸，晋有庄伯之患，卫有州吁之篡。故《传》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群书治要》）

◇谏争

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上苟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事；害于事，则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若托物以风喻，微生（旧校云，「生」疑「言」。）而不切，不切则不改，唯正谏、直谏，可以补缺也。《诗》云：「衮职有缺，仲山甫补之。」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正谏者也。《易》曰：「王臣謇謇。」《传》曰：「谔谔」（本作「愕愕」，依《御览》四百五十七改。）者昌。」直谏者也。然则弗人之耳，逆人之意。（此二句《御览》在抑人之欲下。）变人之情，抑人之欲，不尔不为谏（《初学记》十八有「争」字。）也。虽有父子兄弟，犹用生怨隙焉；况臣于君，有天坏之殊，无亲戚之属，以至贱于至贵，以至稀间至亲，何庸易邪？恶死亡而乐生存，耻困辱而乐荣庞，虽甚愚人，犹知之也。况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谏，则近死辱而远荣庞，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于主耳。夫不能谏则君危，固谏则身殆，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深思谏士之事，知进谏之难矣。（《群书治要》）

◇决壅

夫人君为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无见，有耳而无闻。积无闻见，必至乱正。故国有壅臣，祸速近邻。人臣之欲壅其主者，无国无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则擅宠于身，威权独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祷祝而（本作「面」，以意改。）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见壅之时不知也。率至亡败，然後悔焉。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恶，不可见于外也；所好恶见于外，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无见其意，将为下饵。昔晋公好色，骊女乘色以壅之；吴王好广地，太宰陈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首子以壅之。及薛公进美珥以劝立后，龙阳临钓鱼行微巧之诈以壅制其主，沈寞无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国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幄之内，沈溺于谄谀之言也。而秦二世独甚，赵高见二世好淫游之乐，遗于政，因曰：「帝王贵有天下者，贵得纵欲恣意，尊严若神，固可得闻，而不可得睹。」高遂专权欺冈。（本作「内」，以意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世见杀望夷，临死乃知见之祸，悔复无及，岂不哀哉？（《群书治要》）

◇赞象

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导。（旧校云，疑有误字。）实有勋绩，惠利加于百姓，遗爱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群书治要》）

◇铭诔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下，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赏生以爵禄，荣死以诔谥，是人主权柄而汉世不禁！使私称与王命争流，臣子与君上俱用，善恶无章，得失无效，岂不误哉！（《群书治要》）

◇序作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後，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礼，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群书治要》）

◇已下篇名皆缺

夫赏赐者以悦下使众。（《北堂书钞》十九）

学者人之脂纷也。（《北堂书钞》八十三）

觞酌迟速，使用失意。（《文选》鲍照《结客少年场行》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文选·辨命论》注）

责公者易，虽一贤少谬；执难者众，虽九舜犹乱。（《初学记》九）

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长短经·知人》）

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长短经·知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长短经·政体》）

有君好卧，则刺其掌。（《御览》三百七十，又六百十一作有「读书倦而刺其掌」。案：《荀子·劝学篇》：「有子恶卧，而卒其掌，可谓能自忍矣。」）

水则有波，钓则有磨，我欲更之，无如之何！言物动而衅已彰，形行而迹已著。（《御览》八百三十四）

钓巨鱼不使婴儿轻豫，非不亲，力不堪也。（《御览》八百三十四引《桓范世论》，案：《桓子新论》有此，桓范盖承用之。）

灵帝置西园之邸，卖爵号曰礼钱。钱积如屋，封涂漆书。（《御览》八百三十六）

学不勤则不知道，耕不力则不得谷。（《御览》八百三十七）

朝鲜之马，被鬣是啮，能使其成骐骥者，习之故也。（《御览》八百九十七）

卷三十八·魏三十八

◎缪袭

袭字熙伯，东海人。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主，至散骑常侍，转尚书光禄勋。有《列女传赞》一卷，集五卷。

◇喜霁赋

嗟四时之平分兮，何阴阳之不均。当夏至之句萌兮，或旱乾以历旬。既麦之方登兮，洎注潦以成川。忍下民之昏垫兮，弃嘉谷于中田。倬彼昊天兮旁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祜。既垂曜于辰角兮，申劝之以九凤。何灾之无常兮，曾粢盛之弗顾。览唐氏之洪流兮，怅傺以长怀，日黄昏而不寐兮，思达曙以独哀。白日时其浩旭兮，云氵翁勃而交回。雷隐隐而震其响兮，雨霖霖而又聩。察长二之潺兮，若龙门之未开。赖我后之明圣兮，独克躬而罪己。发一言而感灵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鉴之遄速兮，犹影响之未彰。屯玄云以东徂兮，扇凯风以南翔。穹苍皎其呈色兮，义和粲以扬光。农夫欣以敛川，田耕于封疆。（《初学记》二《霁晴》八）

◇藉田赋

诏句芒使掌历兮，敕羲仲以农期。仪晨祥而举趾兮，乐田祖以豳诗。喜载芟之千禄兮，美振古之如兹。（《初学记》十四）

灵旗蔚以寿兮，雄戟偈以嵯峨，弯枉矢于狼弧兮，建黄戚于瓠瓜。（《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三百三十九。）

◇许昌宫赋序

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藉，发趾乎千亩，以帅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黎允示，训德歌功，观事乐业。是岁甘露降，黄龙见，海内有克捷之师，方内有农穰之庆，农有余粟，女有余布，选秋来享，殊俗内附，穆乎有太平之风。（《御览》五百三十七）

◇嘉梦赋

心灼烁其如阳，不识道之焉如。（《文选》沈约《别范安成诗》注）

◇青龙赋（并序）

盖青龙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艺文类聚》九十六。）

懿矣神龙，其知惟时。览皇代之云为。袭九泉以潜处，当仁圣而觌仪。应令月之风律，照嘉祥之赫戏。敷华耀之珍体，耀文采以陆离。旷时代以稀出，观四灵而特奇。是以见之者惊骇，闻之者崩驰。观夫仙龙之为形也。盖鸿洞轮硕，丰盈修长。容姿温润，委蜿成章。繁蛇虬，不可度量。远而视之，似朝日之阳。迩而察之，象列缺之光。龠若鉴阳，和映瑶琼。日对若望飞，云曳旗旌。或蒙翠岱，或类流星。或如虹之垂耀，或似红兰之芳荣。焕彬之瑰异，实皇家之休灵。奉阳春而介福，赉乃国以嘉祯。（《初学记》三十）

◇撰上仲长统昌言表

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馀，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焉。统过干，干善待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纳统言。统去之，无几而干败。并冀之士，以是识统，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道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汉帝在许，尚书令荀领典枢机，好士爱奇，闻统名，启召以为尚书郎。後参太祖军事，还复为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魏志·刘劭传》注。案：《後汉书·仲长统传》云：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扬，当亦表中语。）

◇奏对诏问外祖母服汉旧云何（太和六年）

后汉邓太后新野君薨时，安帝服缌，百官素服，安帝继和帝后，邓太后母即为外祖母也。但太后临朝，安帝自蕃见援立故也。又案後汉寿张恭侯樊宏以光禄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亲临丧葬，准前代，宜尚书待中以下吊祭送葬。（《通典》八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改安世哥为享神哥

《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宋书·乐志一》，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文昭皇后庙乐

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宋书·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乐舞议

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后魏书·乐志》）

周存六代之乐，故各有所用。今乐制既亡，唯承汉氏韶武，魏承舜，又周为二王之统，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锺》，舞《文始》，以礼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及二至祀丘泽，于祭可兼舞四代，又汉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所出，旧以祀天，今可兼以《云翘》祀圆丘，兼以《育命》祀方泽，配天地，宜《宫悬》，如延年议。（《后魏书·乐志》，《通典》一百四十七，又《续汉·祭祀志中》注引末七句）

◇处士君号谥议

元者，一也、首也、气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统三正。又谥法曰：「行义悦人曰元，尊仁贵德曰元」。处士君宜追加谥号曰元皇。（《通典》七十二）

◇皇后铭旌议

自殷以前，复与铭旌皆书姓，男名女字，无书国者，周之复，天王称天子，诸侯称某甫。秦、汉皇帝皇后太后复，书铭置之柩也。旧礼书铭皆不书国号，后亦不书氏，魏为天下之号，无所复别，臣子所以称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别耳，明太后不宜复称魏。案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通典》八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芝赞（并序）

青龙元年五月庚辰，神芝产于长平之习阳，许昌典农中郎将蒋充奉表以闻：其色丹紫，其质光耀，其长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围三寸有三分；上别为三干，分为九枝，散为三十六茎；围则一寸九分，叶径二寸七分。其干委绥，洪纤连属，有似珊瑚之形；其吐柯载叶，祥明蠲。考图案谍，盖美乎所同于前代者矣。古《瑞命记》曰：「王者慈仁则芝生，采食之，则延年不终，与真人同。」又神农氏论芝云，山川云雨，五行四时，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为圣王休祥焉。」自汉孝武显宗世号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纪神芝，方斯蔑如也。且其枝干条茎，本末相承，乃协于天官之数，非神明其孰能如此哉？推其类象，则荚之植阶庭，蒲之生庖厨。视四灵矣，乃诏御府匮而藏之，且尽其形，遂以名园，为之赞曰：

帝德允臻，厨不难致。煌煌神芝，吐葩扬荣。曩披其图，今握其形。永章遐纪，载之颂声。（《艺文类聚》九十八，《御览》八百七十三、九百八十六）

◇祭仪

夏祀以蒸饼。（《御览》八百六十）

夏祀调和羹，羹以葵；秋祀调和羹，羹以葱；春祀调和羹，羹以韭。（《书钞》一百四十四，《御览》八百六十一、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九）

◇麋元

元为散骑常侍。有集五卷。

◇讥许由

潜居默静，隐于箕山。身在布衣，而轻天下。世人归其高行，学者以为美谈。夫际会之间，矫时所誉。至乃抽簪散发，背时逆命。隐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劝智能之士，入通达之教，故讥而责之曰：

太上贵德，其次立功。世殊时异，不得而同。故伯、禹过门而不入，稷、契刻节而奋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圣明之世，得观雍熙之治，则当摅不朽之功，畅不羁之志，龙飞凤起，修摄君司；佐天理物，干成王事。若子以尧为暗主，则历代载其功；以民为贪乱，则比屋可封。若夫世浊时昏，上无贤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群。即当揆烦理乱，跨腾风云；光显时主，拔济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虚行，士不徒生。生则干时，为国之桢。故伊尹于汤，周公相成，兴治济世，以致太平。生有显功，没有美名。人生于世，贵能立功。何得逃位，矫世绝踪，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尧放求贤，逊位于子。度才处分，不能则已。何所感激？临河洗耳。山居巢处，执心不倾。辞君之禄，忘君之荣。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贞。欲言子智，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仕圣若。欲言子高，则鸟兽同群。无功可纪，无事可论。（《艺文类聚》三十六）

◇吊夷齐文

少承洪烈，从戎于王，侧闻先生，饿于首阳。敢不敬吊，寄之山冈。呜呼哀哉！夫五德更运，天秩靡常。如有绝代之王，必有受命之王。故尧德终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汤。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为有夫，则帝乙亦有伤。子不弃殷而饿死，何独背周而深藏。是识春香之为馥，而不知秋兰之亦芳也。所在谁路？而子绝之。首阳谁山？而子匿之。彼薇谁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读周之书，弹周之琴。饮周之水，食周之芩。□谤周之主，谓周之淫。是诵圣之文，听圣之音。居圣之世，而异圣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艺文类聚》三十七，《御览》五百九十六）

◎薛靖

靖，黄初初为秘书监。

◇朝日夕月论（黄初二年正月乙亥）

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日多东升。（齐书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南齐书·礼志上》永元元年，何佟之议，引薛循请论云云，「循请」乃「靖」之误，又见《通典》四十四）

◎刘靖

靖字文达，沛国相人，扬州刺史刘馥子。黄初中为黄门侍郎，迁庐江太守，转河内，迁尚书，封关内侯，出为河南尹，以母丧去官。后为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卒，赠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谥曰景侯。

◇陈儒训之本疏

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绌陟，陈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魏志·刘馥传》，又《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三误作「刘馥」）

◎荀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闳字仲茂，颍川颍阴人，汉尚书令之兄子。为太子文学掾，终黄门侍郎。

◇奏事

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条疏行状。（《御览》六百六引《魏名臣奏》）

◇赐谥议

古之谥，纪功惩恶也，故有桓、文、灵、厉之谥。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士者，虽无官位，宜皆赐谥，以纪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禄者也。其斩将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类皆比列侯。自关内侯以下，及名号赐爵附庸，非谥所及，皆可阙之。若列侯袭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则当宿卫中劝，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谥。其余袭爵，既无功劳，官小善微，皆不足录。（《通典》一百四。尚书赵咨奏云云。黄门侍郎荀闳议云云，一本作「荀攸」，疑误。攸为黄门侍郎在汉灵帝少帝时，赵咨为尚书在魏明帝时，故知是荀闳也。后汉亦有《赵咨传》，不言为尚书。）

◎江卫

卫，爵里未详。

◇与荀仲茂笺

举国喁喁，叹慕盈途。（《文选》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注）

◎王基

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太和中擢中书侍郎，迁安平太守，免。正始中，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补安丰太守，加讨寇将军，嘉平中征拜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正元初进封常乐亭侯，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甘露中，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转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又转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景元二年卒，赠司空，谥曰景侯。有《新书》五卷。

◇上明帝疏谏盛修宫室

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後，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魏志·王基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请守便宜

今与贼家（《通典》作「与贼交利」。）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魏志·王基传》，《通典》一百五十八）

◇奉诏停驻请进军南顿议

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魏志·王基传》）

◇进据氵隐水复议

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同上。）

◇被诏迎邓由驰驿陈状

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魏志·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

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驽马不陈。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徼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淋雨，桥关破坏，後粮腐败，前军县乏。姜维深入，不待辎重，士众饥饿，覆军上邦。文钦、唐咨，举吴重兵；昧利寿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鉴戒也。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伤损威重。（《魏志·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

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同上。）

◇荐刘毅于公府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孝悌著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骐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前已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谨复申请。（《晋书·刘毅传》）

◇伐吴进趣之宜封

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後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彰，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魏志·王基传》）

◇戒司马景王书（嘉平四年）

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魏志·王基传》）

◎王武

武，爵里未详。

◇上武略士表

幽州刺史王雄，□□气□，长涉道艺，天性仁勇，□毅有略，约身俭己，务养吏士，能得人欢心，谓当任为大将也。（《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十五。案：雄王浑父孟达亦有荐王雄表，见《苏林传》》注）

◎王象

象字羲伯，并州人。少孤，为人牧羊，而私读书，杨俊赎之。文帝受禅，拜散骑侍郎，迁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领秘书监，以救杨俊不许，发病死。有集一卷。

◇荐杨俊

伏见南阳太守杨俊，秉纯粹之茂质，履忠肃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笃实足以动众，克长後进，惠训不倦，外宽内直，仁而有断。自初弹冠，所历垂化，再守南阳，恩德流著，殊邻异党，襁负而至。今境守清静，无所展其智能，宜还本朝，宣力辇毂，熙帝之载。（《魏志·杨俊传》）

卷三十九·魏三十九

◎张就

就，戊已校尉张恭子。黄初中代恭为校尉，後为金城太守。

◇被拘执私与父恭疏（案：事在建安十年间）

大人率厉敦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乐羊食子，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覆家，经国之臣，宁怀妻孥邪？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也。（《魏志·阎温传》）

◎张既

既字德容。（见《御览》三百八十五引《三辅决录》。）黄初中为雍州刺史，又为凉州刺史，封西乡侯。

◇表毋丘兴

河右遐远，丧乱弥久。武威当诸郡路道喉辖之要，加民夷杂处，数有兵难。领太守毋丘兴到官，内抚吏民，外怀羌、胡，卒使柔附，为官效用。黄华、张进初图逆乱，扇动左右。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形毁发乱，誓心致命。寻率精兵胁张掖，济拔领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张睦。张掖番和、骊干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兴每所历，尽竭心力，诚国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万机，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赏录，臣伏缘圣旨，指陈其事。（《魏志·毋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

◇答文帝问苏则

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又梁烧杂种羌，昔与遂同恶，遂毙之后，越出障塞。则前后招怀，归就郡者三千余落，皆恤以威恩，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谋，则寻出军，临其项领，演即归命送质，破绝贼粮。则既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尽忠效节。遭遇圣明，有功必录。若则加爵邑，诚足以劝忠臣，励风俗也。（《魏志·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

◎孟康

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黄初中为散骑侍郎，正始中出为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入为中书令，转中书监，封广陵亭侯。有《汉书音义》若干卷，《老子注》二卷。

◇荐崔林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窃见司隶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论其所长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为外司，万里肃齐，诚台辅之妙器，衮职之良才也。（《魏志·崔林传》）

◎李恩

恩，黄初中为郎中。

◇历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太史天度与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与天度日皆差异。月蚀加时，乃后天六时半，非从三度之谓，定为后天过半日也。（《晋书·律历志中》）

◎程晓

晓字季明，东郡东阿人，卫尉昱之孙。黄初中封列侯。嘉平中为黄门侍郎，后为汝南太守。有集二卷。（案：《艺文类聚》四有晋程晓诗。或晋受禅后，其人尚在，或别是一人也。俟考。）

◇请罢校事官疏

《周礼》云：「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春秋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临贤，贱不得临贵。于是并建圣哲，树之风声。明试以功，九载考绩。各修厥业，思不出位。故栾书欲拯晋侯，其子不听；死人横于街路，邴吉不问。上不责非职之功，下不务分外之赏，吏无兼统之势，民无二事之役，斯诚为国要道，治乱所由也。远览典志，近观秦汉，虽官名改易，职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显分明例，其致一也。初无校事之官干与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讠讠同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日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既非《周礼》设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义也。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昔桑弘羊为汉求利，卜式以为独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魏志·程昱传》）

◇与傅玄书

文公咏周，孔父述殷，声扬千古，业垂後嗣。（《初学记》二十一文章）

◇女典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丈夫百行，以功补过；妇人四教，以备为成。妇德阙则仁义废矣，妇言亏则辞令慢矣，妇工简则织荒矣。是以《礼》有「功宫」、「宗室」之教，《诗》有「牖下」、「苹藻」之奠，然后家道谐允，仪表则见于内。若夫丽色妖容，高才美辞，貌足倾城，言以乱国，此乃兰形棘心，玉曜凡质，在邦必危，在家必亡。（《艺文类聚》二十三）

◎毕轨

轨字昭先，东平人。文帝时为太子文学，出为长史。明帝即位，徵黄门郎，迁并州刺史。正始中入为冗从仆射，迁中护军，转侍中尚书司隶校尉，坐曹爽诛。

◇荐辛毗表

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亮计略不及辛毗，宜以毗代思。（《御览》）

◇出军表

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魏志·明帝纪》。青龙元年，保塞鲜卑步度根与叛鲜卑轲比能私通，并州刺史毕轨表。）

◎何晏

晏字平叔，南阳宛人，大将军进孙，文帝时拜驸马都尉。明帝时为冗官，齐王即位，进散骑侍郎，迁侍中，寻为吏部尚书，封关内侯，坐曹爽诛。有《论语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论》二卷，集十一卷。

◇景福殿赋

大哉惟魏！世有哲圣，武创元基。文集大命，皆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上则崇稽古之弘道，下则阐长世之善经。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载祀二三，而国富刑清。岁三月，东巡狩，至于许昌，望祠山川，考时度方，存问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锺纪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庑，大雨时行。三事九司，宏儒硕生，感乎溽暑之伊郁，而虑性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静，寤征行之未宁，乃昌言曰：「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後而永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且许昌者，乃大运之攸戾，图讖之所旌，苟德义其如斯，夫何宫室之勿营？」帝曰：「俞哉！」玄辂既驾，轻裘斯御。乃命有司，礼仪是具。审量日力，详度费务。鸠经始之黎民，辑农功之暇豫。因东师之献捷，就海孽之贿赂。立景福之秘殿，备皇居之制度。

尔乃丰层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罗疏柱之汩越，肃坻鄂之锵锵。飞阁翼以轩翥，反宇献以高骧。流羽毛之威蕤，垂环比之琳琅。参旗九旒，从风飘扬；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华表，则镐镐铄铄，赫奕章灼，若日月之丽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其奥秘则蔽暧昧，仿佛退概，若幽星之纟丽连也。既栉比而赞集，又宏连以丰敝。兼苞博落，不常一象。远而望之，若ゼ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载垂云。羌环玮以壮丽，纷其难分，此其大较也。若乃高甍崔嵬，飞宇承霓。绵蛮ホЪ，随云融泄；鸟企山峙，若翔若滞。峨峨でで，罔识所届。虽离朱之至精，犹訾曜而不能昭晰也。

尔乃开南端之豁达，张丄虚之轮豳，华锺杌其高悬，悍兽仡以俪陈。体洪刚之猛毅，声訇殷其若震。爰有遐狄，镣质轮菌。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枫被宸。缀以万年，纟卒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宠，或以美材见珍。结实商秋，敷华青春。蔼蔼萋萋，馥馥芬芬。尔其结构，则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复叠，势合形离。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阳荣，北极幽崖。任重道远，厥庸孔多。于是列髹彤之绣桷，垂琬琰之文ｐ若神龙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扁，勒分翼张。承以阳马，接以员方。斑间赋白，疏密有章。飞柳鸟踊，双辕是荷。赴险凌虚，猎捷相加。皎皎白间，离离列钱。晨光内照，流景外延。烈若钩星在汉，焕若云梁承天。禺徙增错，转县成郛。茄山倒植，吐被芙蕖。缭以藻井，编以纟卒疏。红葩《华甲》《华弃》，丹绮离娄。菡萏翕，纤缛纷敷。繁饰累巧，不可胜书。于是兰而积重，窭数矩设。栌各落以相承，栾乔夭乔而交结。金楹齐列，玉舄承跋。青琐银铺，是为闺闼。双枚既修，重桴乃饰。缘边，周流四极。侯卫之班，藩服之职。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开建阳则朱炎艳，启金光则清风臻。故冬不凄寒，夏无炎单。钧调中适，可以永年。墉垣砀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惟缥。落带金，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命共工使作缋，明五采之彰施。图象古昔，以当箴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佞臣。见姜后之解，寤前世之所遵。贤锺离之谠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故将广智，必先多闻。多闻多杂，多杂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择人。故将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礼之不愆，是以尽乎行道之先民。朝观夕览，何与书绅。若乃阶除连延，萧曼云征。棂槛邳张，钩错矩成。盾类腾蛇，似琼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轩交登，光藻昭明。驺虞承献，素质仁形。彰天瑞之休显，昭远戎之来庭。阴堂承北，方轩九户。右个清宴，西东其宇。连以永宁，安昌临圃。遂及百子，后宫攸处，处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齐徽音，聿求多祜。其祜伊何？宜尔子孙。克明克哲，克聪克敏。永锡难老，兆民赖止。

于南则有承光前殿，赋政之宫。纳贤用能，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国风。云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则有左戚右平，讲肄之场。二六对陈，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戎兵。察解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镇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崇台，实曰永始。复阁重闱，猖狂是俟。束庾之储，无物不有。不虞之戒，于是焉取。尔乃建凌云之层盘，浚虞渊之灵沼。清露，渌水浩浩。树以嘉木，植以方草。悠悠玄鱼，白鸟。沈浮翱翔，乐我皇道。若乃螭龙灌注，沟洫交流。陆设殿馆，水方轻舟。篁栖鹭，濑戏由。丰侔淮海，富赈山丘。丛集委积，焉可殚筹。虽咸池之壮观，夫何足以比雠！

于是碣以高昌崇观，表以建城峻庐。岑立，崔嵬峦居。飞阁千云，浮阶乘虚。遥目九野，远览长图。㞐眺三市，孰有谁无？睹农人之耘耔，亮稼穑之艰难。惟飨年之丰寡，思无逸之所叹。感物众而思深，因居高而虑危。惟天德之不易，惧世俗之难知。观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诚伪。瞻贵贱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风助教，岂惟盘乐而崇侈靡？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陈，绮错鳞比。辛壬癸甲，为之名秩。房室齐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术。惟工匠之多端，固万变之不穷。物无难而不知，乃与造化乎比隆。雠天地以开基，并列宿而作制。制无细而不协于规景，作无微而不违于水臬。故其增构如积，植木如林。区连域绝，叶比枝分。离背别趣，骈田胥附。纵横逾延，各有攸注。公轮荒其规矩，匠石不知其所断。既穷巧于规摹，何彩章之未殚。尔乃文以朱绿，饰以碧丹。点以银黄，烁以琅。光明耀龠，文彩班。清风萃而成响，朝日曜而增鲜。虽昆仑之灵宫，将何以乎侈旃。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历列辟而论功，无今日之至治。彼吴蜀之湮灭，固可翘足而待之。然而圣上犹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故能翔岐阳之鸣凤，纳虞氏之白环。苍龙觌于陂塘，龟书出于河源。醴泉涌于池圃，灵芝生于丘园。总神灵之贶，集华夏之至欢。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文选》）

◇奏请大臣侍从游幸

（《御览》四百五十七题作《表谏齐王》）

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暗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亵狎，乱生近匿，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诗》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齐王芳纪》）

◇祀五郊六宗及厉殃议

《月令》，季春磔攘大傩，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讠舀，不贰共命，若之何攘之？国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于祈禳，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通典》五十五）

◇明帝谥议

案：外内群寮议宜曰明，余所执难各不同，《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传》曰：「善钧，从众。」今称明者，可谓众也。（《书钞》未改本九十四《谥篇》）

◇与夏侯太初难蒋济叔嫂无服论

夫嫂叔宜服，诚自有形，然《小功章》娣、姒、妇为嫂叔文，则恐未是也。《礼》之正名，母妇异义，今取弟于姒妇之句，以为夫之昆弟，虽省文互体，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亲，则有尊卑之敬，受重之报。今嫂叔同班并列，无父子之降，则非所谓尊卑也；他族之女，则非所谓骨肉也。是以古人谓之无名者。岂谓其无嫂叔之字，或无所与为体也？夫有名者，皆礼与至尊为体，而交与正名同接也。有其体，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无斯义，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别，故绝其亲授，禁其通问。家人之中，男女宜别，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无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疏；彼无骨肉之不殊，故交疏而无服，情亦微矣。（《通典》九十二）

◇韩白论

此两将者，殆蚩尤之敌对，开辟所希有也。何者为胜也？或曰：「白起为秦将，攻城略地，功多不可胜数，所向无敌，前史以为出奇无穷，欲窥沧海，白起为胜；若夫韩信，断幡以覆军，拔旗以流血，其以取胜，非复人力也。亦可谓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赵军，诈奔而断其粮道，取胜之术，皆此类也。所谓可奇于不奇之间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书钞》一百十五，《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二百七十三）

◇白起论

白起之降赵卒，诈而亢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後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则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袒，患诸侯之才求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讳，则毋所以远智也。可谓善战而拙胜。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秦王又亲自赐民爵于河内。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者，此谓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又何称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论者，则秦众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当战杀，不当受降诈也。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史记·白起传》集解）

◇冀州论

略言春秋以来，可以海内比而校也。恭谨有礼，莫贤乎赵衰；仁德忠义，莫贤乎赵盾；纳谏服义，莫贤乎韩起；决危定国，莫贤乎狐偃；勇谋经国，莫贤乎魏绛；达雠为主，莫贤乎祁奚；延誉先生，莫贤乎张老；明智识物，莫贤乎赵武；清直笃义，莫贤乎叔向；聪明肃恭，莫贤乎羊舌职；守信不移，莫贤乎荀息；见利思义，莫贤乎中行穆子；保国捍君，莫贤乎先轸；书法不讳，莫贤乎董狐；分谤和众，莫贤乎郄克；流放能显，莫贤乎冀缺；拔幽进滞，莫贤乎臼季；守义死节，莫贤乎栾恭子；抗言不屈，莫贤乎荀莹；劫略不动，莫贤乎解扬；审听知机，莫贤乎师旷；放而益显，莫贤乎狼《耳覃》；儒雅博通，莫贤乎董仲舒；体恭笃敬，莫贤乎石奋；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门，莫贤乎窦婴；明君显贤，莫贤乎田叔；证主知分，莫贤乎贯高；忠义正直，莫贤乎鲍子都；謇谔忠谏，莫贤乎王宏。（《御览》四百四十七）

◇九州论

冀州北接燕代。（《初学记》八）

清河缣总，房子好。（《御览》八百十八）

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内好稻，真定好黎，共汲好漆。（《艺文类聚》八十六、八十七，《御览》七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九；《大观本草》二十二）

◇无为论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云云。）

◇无名记

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然与夫可誉可名者，岂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于有所有之中，当与无所有相从，而与夫有所有者不同。同类无远而相应，异类无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相违。譬如阴中之阳，阳中之阴，各以物类，自相求从。夏日为阳，而夕夜远与冬日共为阴；冬日为阴，而朝昼远与夏日同为阳；皆异于近而同于远也。详此异同，而后无名之论可知矣。凡所以至于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则强为之名」，取世所知而称耳。岂有名而更当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岂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终莫悟，是观泰山崇崛而谓元气不浩芒者也。（《列子·仲尼篇》注）

◇论语集解叙

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琊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萧、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义、侍中臣荀𢊁、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唐石经论语》。）

◇瑞颂

若稽帝魏武，浚哲钦明文思。罄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极休。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聿迪明命，肇启皇基。夫居高听卑，乾之纪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灵符频繁，众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烛告祥。和风播烈，景星扬光。应龙游于华泽，凤鸟鸣于高罔。麒麟依于圃籍，虎类于疆。鹿之鹿吴々，载素其色。雉之朝ず，亦白其服。交交黄鸟，信我中ニ。倏倏嘉苗，吐颖田畴。（《艺文类聚》九十八）

◇斫猛兽刀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搏不兵，作戒宣丘，用造斯器，螭兽是刘。制禽允良，昏明时。永厘厥後，蠲民之灾。（《艺文类聚》六十。又《初学记》二十二引《斩虎刀铭》云：「用造斯器，螭虎是斩」。《类聚》避讳，改「虎」为「猛兽」耳。）

卷四十・魏四十

◎郑小同

小同，北海高密人，大司农郑玄之孙。文帝时为郎中。高贵乡公即位，进侍中。甘露中为五更，陈留王初加光禄大夫，为司马昭所鸩死。有《礼义》四卷，《郑志》十一卷。

◇日蚀考负议

史官不务审察晷度，谨综疏密，谬准交会，以为其兆，至乃虚设疑日，大警外内，其有不效，则委于差晷度，禁纵自由，皆非其义。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蚀，晋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谪，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蚀之兆，固形于前矣。此为古有其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职，考察无效，此有司之罪。（《通典》七十八）

◎张揖

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初博士，一云太和中为博士。有《广雅》四卷。

◇上广雅表

博士臣揖言：臣闻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亻来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传亏後司子，历载五百，坟典散落，唯《尔雅》恒存。《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市阝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讠佥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敕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扌覃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以须方徕俊哲、洪秀伟彦之伦，扣其两端，摘其过谬，今得用，亦所企想也。臣揖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该

该字公达，任城人。为郎中，迁博士、司徒右长史、著作郎，出为陈郡太守。有集二卷。

◇三公山下神祠赋（并序）

赵国元氏县西界有六神祠，吾观其一焉，在陉山之阳，即三公祠焉。崇堂既峻，危阁造云，轩临万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华。是时寓目永日，夕宿东序，召彼故老，讯之旧典。云栋宇初兴七十载，三台耀灵，实降甘雨。夫山以有形为神，神以无形为主。若乃于上，雷动于下，公田禳于多黍，嫠妇利其滞穗，亦兹邦之所以报历叶不辍也。于是援笔作赋，昭神灵之有凭，壮夏屋之弘丽：

南极郁纡，飞龙在天。太一白石，巨灵据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则归云蓬勃，绿水流离。争湍趣戾，冲石会溪。高岸为谷，儿阻 ：。梗林柰条，逼涂迮蹊。行者息驾，步趾于斯。陟大录，登岑冈。逾爽垲，历朝阳。晔华殿之显敞，睹应门之山将々。神衣郁蓊，百堵周乎洞房。进排阊阖，顾眄灵堂。聚楹列峙，丹饰煌煌。千栌浮，夭乔腾骧。累层岌で，齐载长梁。敷山藻于前，缀榱槁以采章。文绮其纷鳞，洪葩晔以披扬。尔乃逡巡降趾，游坐东厢。日不逮昏，灾燎已光。县宰致祀，嘉旨备详。阴祚显应，遍泽圻疆。普此士女，乐彼丰穰。

其乱曰：坤作地势，恒岳吐精。布累硌，上秀太清。三后赞事，两师不宁。有氵凄凄，润我群生。先人谅德，图象垂形，考之旧史，典谟无声。《艺文类聚》七十九，《初学记》十二，《白孔六帖》，案：《书钞》一百四十八引孙诜《三公山下禊赋》云：「九酝白差。」（未知即孙该之误否。三公山在燕地，而孙诜刘宋人，岂江南亦有此山邪？附记于此，俟考。）

◇琵琶赋

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泽之北垠。下修条以迥固，上纟纷而干云。开黄锺以挺干，表素质于苍春。然后托乎公班，妙意横施。四分六合，广袤应规。回风临乐，刻饰流离，弦则岱谷丝，篚贡天府。伯奇执轭，杞妻抽绪。大不过宫，细不过羽。清朗紧劲，绝而不茹。伶人畅鼓焉，景响丰良。操畅良骆驿，游乎风。抑扬案捻，扌任搦摧藏。尔乃叩少宫，骋明光。发下柱，展上腔。仪蔡氏之繁弦，放庄公之倍簧。于是酒酣日晚，改为秦声。壮谅抗忾，土风所生。延年度曲，六弹俱成。绌邪存正，疏密有程。离而不散，满而不盈。沈而不重，浮而不轻。绵驹遗讴，岱宗梁父。淮南广陵，郢中激楚。每至曲终歌阕，乱以众契。上下奔鹜，鹿奔猛厉。波腾雨注，飘飞电逝。舒疾无方。（下阙。《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初学记》十六引三条，又《文选》嵇叔夏《赠秀才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诗》注，又曹子建《七启》注，又《御览》八百八）

缓调平弦，原本反始。温雅冲泰，弘畅通理。（《初学记》十六。）

◎诸葛诞

诞字公休，琅邪阳都人。黄初中以尚书郎为荥阳令。明帝时入为吏郎，累迁御史中丞尚书，免。齐王时复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寻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封山阳亭侯，徙镇南将军。高贵乡公时，复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进封高平侯，转征东大将军，征为司空，不受，遂反，大将军司马昭讨斩之。

◇杀乐表

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讨，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魏志·诸葛诞传》注引《魏末传》）

◎丘俭

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人，将作大匠兴子，为平原侯文学。明帝初为尚书郎，迁羽林监，出为洛阳典农，迁刑州刺史。青龙中徙幽州刺史，加渡辽将军护乌丸校尉，以功封安邑侯，寻迁左将军，领豫州刺史，转镇南将军，徙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正元二年，矫明元郭太后诏讨司马师，众溃见杀。有集二卷。

◇承露盘赋

伟神盘之殊异，邈迢迢以秀峙。（已上二句依《御览》七百五十八增。）树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灵草，绿叶素枝。飞阁鳞接而从连，层台偃蹇以横施。龟龙怪兽，嬉游乎其中。诡类壮观，杂Ⅲ众多。若乃肇制模熔，应变入神。穷数极理，究尽物伦。命班尔，召淳均。撰兰籍，简良辰。采名金于昆丘，斩扶桑以为薪。诏烛龙使吐火，运混元以陶甄。区阴阳而役神物，岂取力于丞民。用能弗经弗营，不日而成。匪雕匪断，天挺之灵。雄干碣以高立，干云雾而上征。盖取象于蓬莱，实神明之所凭，峻极过于阆风，凤高翔而弗升。远而望之，若紫霓下邻。双集焉，即而视之，若ギ琳之柱，华盖在端。上际辰极，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无匹，信奇异之可观。又能致休徵以辅性，岂徒虚设于芳园。采和气之精液，承清露于飞云。（《艺文类聚》七十三）

◇罪状司马师表

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又以齐王聪明，无有秽德，乃心勤尽忠以辅上，天下赖之。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讨灭二虏以安宇内，始分军粮，克时同举，未成而薨。

齐王以懿有辅己大功，故遂使师承统懿业，委以大事。而师以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朝臣非之，义士讥之，天下所闻，其罪一也。懿造计取贼，多舂军粮，克期有日。师为大臣，当除国难，又为人子，当卒父业。哀声未绝而便罢息，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其罪二也。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其罪三也。贼举国悉众，号五十万，来向寿春，图诣洛阳，会太尉孚与臣等建计，乃杜塞要险，不与争锋，还固新城。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而师遂意自由，不论封赏，权势自在，无所领录，其罪四也。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拉杀，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佑，矫发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齐王，悲不自胜，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强催督遣，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陛下践阼，聪明神武，事经圣心，欲崇省约，天下闻之，莫不欢庆；而师不自改悔，修复臣礼，而方徵兵募士，毁坏宫内，列侯自卫。陛下即阼，初不朝觐。陛下欲临幸师舍以省其疾，复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徙，道路饿杀，天下闻之，莫不哀伤，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天下所闻，人怀愤怒，讠为言盈路，以疑海内，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怀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日肿不成，其罪十一也。

臣等先人皆随从太祖武皇帝征讨凶暴，获成大功，与高祖文皇帝即受汉禅，开国承家，犹尧舜相传也。臣与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王休等议，各以累世受恩，千载风尘，思尽躯命，以完全社稷、安主为效。斯义苟立，虽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案师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奸慝。

《春秋》之义，一世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内所书，依古典议，废师以侯就第。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亲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以保傅。护军散骑常侍望，忠公亲事，当官称能，奉迎乘舆，有宿卫之功，可为中领军。《春秋》之义，大义灭亲，故周公诛第，石昔戮子，季友鸩兄：上为国计，下全宗族。殛鲧用禹，圣人明典，古今所称。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议。臣言当道，使师逊位避贤者，罢兵去备，如三皇旧法，则天下协同。若师负势恃众不自退者，臣等率将所领，昼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远绝亡之祸，百姓安全，六合一体，使忠臣义士，不愧于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扰乱，臣辄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忘动，谨具以状闻。惟陛下爱养精神，明虑危害，以宁海内。师专权用势，赏罪自由，闻臣等举众，必下诏禁绝关津，使驿书不通，擅复徵调，有所收捕。此乃师诏，非陛下诏书，在所皆不得复承用。臣等道远，惧文书不得皆通，辄临时赏罚，以便宜从事，须定表上也。（《魏志·毋丘俭传》注）

◇表

万之朝，不畜庸才。（《文选》任《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谏明帝治宫室疏

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魏志·毋丘俭传》。时为洛阳典农。）

上疏谓定辽东。（《魏志·卫臻传》）

◇上言刘整郑像宜差异子弟

昔诸荀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的头面缚，将绕城表，敕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

◇与大将军曹爽书荐裴秀

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游、夏、颜、冉之美。（《晋书·裴秀传》。时俭为度辽将军。）

◇报弟书

今别致绛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北堂书钞》，《御览》八百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承露盘铭

赫赫圣魏，绍天惟则。承露瑰生，爰诏懿德。下有蛟龙，偃蹇虬纷。上有层盘，厉彼青云。修茎擢擢，高弗可及。仙掌，零露是集。有直其体，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近眉寿，以保万邦。（《艺文类聚》七十三）

◎秦静

静为博士，进秘书监。

◇祠祀不宜称诏议

祭法七祀有国行，今《月令》、谓行为井，是俗废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与复旧祀，造祭祀门、户、井、灶、中ㄧ，文帝称诏。静案：凡诸祠祀，所以尊敬神灵，不宜称诏。（《御览》五百二十九引《魏名臣奏》）

◇腊用日议

吉礼出行有祖祭，岁终聚合百物，祭宗庙，谓之蜡，皆有常日。临时造请而用之，又无正月祖祭之礼。汉氏以午祖，以戌腊。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为岁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岁之终，万物毕成，故以戌腊。而小数之学，因就传著五行以为说，皆非典籍经义之文也。《尚书》、《易经》说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阴阳之义，故《易》曰「坤为土」，土位西南，黄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岁终日穷之辰，不宜以为岁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丑者土之终，故以丑腊，终而复始，乃终有庆，宜如前以未祖丑腊。（《通典》四十四。又略见《续汉·礼仪志中》注补。）

◇上瑞图告庙议

灵命瑞图，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于洛阳，祀南郊所祭；祭讫奉诰册文脯醢酒，告太祖庙，藏册于石函。（《通典》五十五）

◇冕服议

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宋书·礼志五》）

◇上告瑞祝文

孝孙皇帝讳使太尉臣某以灵命瑞图册告于天郊，事讫，将纳册于石函，谨使太常臣某帅有司以脯醢旨酒，敢昭告于皇祖武皇帝，以武皇后卞氏配。尚飨！（《通典》五十五）

◎薛悌

悌字孝威，东郡人，为兖州从事，拜泰山太守。曹公定冀州，引为长史，除魏郡太守。黄初中拜尚书令，太和末历督军中领军。青龙中为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瑞图告庙

凉州刺史所上灵命瑞图，当下洛阳留台，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庙。（《通典》五十五）

◎赵怡

怡，太和中为博士。

◇祀天乐用《宫悬》议

古无四悬，自周始耳，未有作古乐而用近悬也。案今天地之乐悬，谓之上下管，与虞舜笙镛同。不言二悬，宜如故事，但设上下管而已。（《通典》一百四十七）

◇皇后铭旌议

祖号所以称庙，不宜以题旌。礼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铭旌宜与重俱埋庙门外之左。（《通典》八十四）

◎左延年

延年，太和中为叶律中郎将。

◇祀天乐用《宫悬》议

案《周礼》以《云门》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庙用《宫悬》，则祀天地宜用《宫悬》。（《通典》一百四十七）

◎和洽

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太和中为太常。卒，谥简侯。

◇时风不至奏宜节俭

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费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捐除他馀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戒也。（《魏志·和洽传》）

◎赵咨

咨字君初，河内温人。太和中为尚书，迁太常。（见《司马朗传》，案：《後汉书》有赵咨，《吴志·孙权传》又有赵咨，字德度，南阳人，皆非即此。）

◇奏谏兴作

臣咨言，今作洛阳宫殿，取白石之人，钻山索异石，厶石求云母，□役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莫过于此也。（《书钞》一百六十引《魏名臣奏》）

◇奏论赐谥

其诸袭爵守嗣，无殊才异勋于国，及未冠成人，皆不应赐谥。（《通典》一百四）

◇奏明帝外祖母服

哭敬侯夫人，张帷幕端门外之左，群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帻，进贤冠皂服，十五举声则罢。（《通典》八十一）

◎程喜

喜字申伯，青龙中青州刺史。齐王时为征北将军。

◇答诏问管宁

宁有族人管贡，为州吏，与宁邻比，臣常使经营消息。贡说：「宁常著皂帽，布襦、布裙，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任杖，不须扶持。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又居宅离水七八十步，夏时诣水中澡洒手足，间于园圃。」臣揆宁前后辞让之意，独自以生长潜逸，耆艾智衰，是以栖迟，每执谦退。此宁志行所欲必全，不为守高。（《魏志·管宁传》）

◎张茂

茂字彦林，沛人。青龙中为太子舍人。

◇上书谏明帝夺士女以配战士

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卖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愿陛下沛然下诏，万机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虎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于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群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乃上书谏）

卷四十一·魏四十一

◎杜挚

挚字德鲁，河东人。明帝时郎中令，补校书郎。有集二卷。

◇笳赋（并序）

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宋书·乐志一》，《文选·西京赋注》，《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览》五百八十一）

唯葭芦之为物，谅劲之自然。托妙体于阿泽，历百代而不迁。于是秋节既至，百物具成。严霜告杀，草木殒零。宾鸟鼓翼，蟋蟀悲鸣。羁旅之士，感时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扬清。吹东角，动南徵。清羽发，浊商起。刚柔待用，五音迭进。倏尔却转，忽焉前引。或以和怿，或凄凄以噍杀。或漂淫以轻浮，或迟重以沈滞。（《艺文类聚》四十四）

◎文钦

钦字仲若，谯人。明帝时为五营校督，出为牙门将，转庐江太守鹰扬将军，寻加冠军将军。齐王时为前将军，代诸葛诞为扬州刺史。高贵乡公初，与母丘俭举兵讨大将军司马师，兵败入吴，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封谯侯。后救诸葛诞，为诞所杀。

◇降吴表

禀命不幸，常隶魏国，两绝于天。虽侧伏隅都，自知无路。司马师滔天作逆，废害二主，辛、癸、高、莽，恶不足喻。钦累世受魏恩，乌鸟之情，窃怀愤踊，在三之义，期于弊仆。前与毋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诚臣忄娄々，愚管所执。智虑浅薄，微节不骋，进无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冒缘古义，固有所归，庶假天威，得展万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辄相率将，归命圣化，惭偷苟生，非辞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谨上还所受魏使持节、前将军、山桑侯印绶。临表惶惑，伏须罪诛。（《魏志·母丘俭传》注。）

◇与郭淮书

大将军昭伯与太傅伯俱受顾命，登床把臂，托付天下，此远近所知。后以势利，乃绝其祀，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可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与大司马公恩亲分著，义贯金石，当此之时，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专朝，潜欲举兵，事竟不捷，复受诛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

钦以名义大故，事君有节，忠愤内发，忘寝与食，无所吝顾也。会母丘子邦自与父书，腾说公侯尽事主之义，欲奋白发，同符太公。惟须东问，影响相应。闻问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即与毋丘镇东举义兵三万余人，西趋京师，欲扶持王室，扫除奸逆。企踵西望，不得声问，鲁望高子，不足喻急。夫当仁不让，况救君之难，度道远艰，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济，安危势同，祸痛已连，非言饰所解，自分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积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见。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耻，公侯所贱，贾竖不忍为也，况当途之士邪？军屯住项，小人以闰月十六日别进兵，就于乐嘉城讨师，师之徒众，寻时崩溃，其所斩截，不复訾原，但当长驱径至京师，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复详之，更谓小人为误，诸军便尔瓦解。毋丘还走，追寻释解无所及。小人还项，复遇王基等十二军，追寻毋丘，进兵讨之，即时克破，所向全胜，要那后无继何？孤军梁昌，进退失所，还据寿春，寿春复走，狼狈踬阂，无复他计，惟当归命大吴，借兵乞食，继踵伍员耳。不若仆隶，如何快心复君之雠，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国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婴、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独无鹰扬之士与？今大吴敦崇大义，深见愍悼。然仆于国大分连接，远同一势，日欲俱举，分分中国，不愿偏取，以为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帅，胸怀宜广大，势恐秦川之卒不可孤举。今者之计，宜屈己伸人，托命归汉，东西俱举，尔乃可克定师党耳。深思鄙言，若愚计可从，宜使汉军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与周、召同封，以托付儿孙。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宁处其落落，是以远呈忠心，时望嘉应。（《魏志·母丘俭传》》注。）

◎薛

，明帝时博士。

◇王澹母出还葬议

《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称「父有争子」。然则论罪不可以不原心，为子不可以不义诤。来书云：「尊亲以不幸遘疾，不任理丧。」《礼》疾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酒、食肉，盖急于性命而权正理也。夫厚养忘哀，《礼》之所许，况尊亲婴沈笃疾，而被七出之罚乎？向使曩时家有壮子，明证本末，直道而争，岂令慈母以非罪受不义哉？考诸典礼，稽之原情，其昭告先灵，还安域兆。使严父无违礼之举，慈母雪没代之耻，不亦可乎？（《通典》一百二）

◎杨暨

暨字休先，荥阳人，骁骑将军恪之子。明帝时为中领军将军。卒，谥肃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守易，虽有精兵虎将，势不能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魏志·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

◎隐蕃

蕃，青州人，明帝使诈叛归吴，求作廷尉，以离间大臣，事觉闭口而死。

◇归吴上书

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使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达。於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吴志·胡综传》）

◎丁谧

谧字彦靖，沛国人。明帝时为度支郎中。齐王时迁散骑常侍，转尚书，坐曹爽诛。

◇肉刑论

《尧典》曰：「象之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咎繇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吕刑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寇攘矫虔。苗人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刑劓斫黥。」案：此肉刑在于蚩尤之代，而尧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载唐虞之籍，而立刑之数，亦不具于圣人之旨也。禹承舜禅，与尧同治，必不释二圣而远则凶顽，固可知矣。汤武之王，独将奚取于吕侯？故叔向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此则近君子有征之言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杜布

布，明帝时为博士。

◇会丧宜去寇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羔裘玄冠不以吊。」故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汉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变之仪，未必独非也。古礼野夫著巾，古者军礼韦弁冠，今者赤帻，此明转相变易，不可悉还及古。今宜因汉氏故事。又案《汉仪注》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礼》，自天子下达于士，临殡敛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临丧，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汉中兴，临丧之事与《礼》合。自是之后，或言临丧，使者常吉服布巾，以为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纯吉。侍中散骑诸会丧，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三「杜布」作「杜希」）

◎张敷

敷，明帝时博士。

◇薨卒不禄议

诸王公、大将军、县亭侯以上有爵士者，依诸侯礼，皆称「薨」；关外侯无土铜印，当古称「卒，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诣台拜受，与古士受命同，依礼称「不录」。（《通典》八十三）

◎杜恕（一）

恕字务伯，京兆杜陵人，尚书仆射畿子。明帝时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出为弘农太守。齐王时转赵相，以疾去，擢河东太守，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拜御史中丞，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免为庶人，戍章武，卒。有《体论》四卷，《笃论》四卷。（案：《笃论》即《杜氏新书》）

◇表韩观王昶

韩观、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作，不但三州。（《魏志·徐邈传》注引《魏名臣奏》，黄门侍郎杜恕表。）

◇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绅之儒，横加荣慕，厄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币；以所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当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馀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

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忄娄々，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当患也。（《魏志·杜畿传》）

◇议考课疏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钧，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式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惧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

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之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魏志·杜畿传》，又《通典》十五）

◇谏听廉昭言事疏

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昭，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悯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驰，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誉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忧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自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挝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锺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辶午》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魏志·杜畿传》）

◇奏事

汉故事，人民疾病，责之司徒。（《御览》二百七引《魏名臣奏》。黄门杜恕奏。）

◇家事戒称张阁

张子台视之如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美，何者为恶，毅然似与阴阳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贵，然而患祸当何从而来？世有高亮如子台者，皆多力慕体之不如也。（《魏志·邴原传》，《御览》五百九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二・魏四十二

◎杜恕（二）

◇体论

谨案：《隋志・儒家》：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旧、新《唐志》同。恕字务伯，晋征南大将军杜预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斩鲜卑小子一人为程喜所劾，免为庶人，徙章武。阮武谓恕曰：「今向闲暇，可潜思成一家言。」遂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传。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听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书盖亡于唐末，《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御览・六帖》，而《意林》以《自叙》终焉。今录出校定为一卷。恕又有《笃论》，别载于后。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既望。

◇君第一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一人而受其庆，则举天下应之矣。君以伪化天下，欲贞信敦朴，诚难矣。虽有至聪、至达之主，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处奥，譬犹游云梦而迷惑，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闻斯论，明日闻斯论，苟不校之以事类，则人主嚣然自以为名齐乎尧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群臣琐琐，皆不足任也；尧舜之君，宜独断者也；不足任之臣，当受成者也。以独断之君，与受成之臣，帅讹伪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其法轻而易守，其礼简而易持，其求诸己也诚，其化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苟非其道，治不虚应。是以古之圣君之于其臣也。疾则视之无数，死则临其大敛小敛，为撤膳不举荣，岂徒色取仁而实违之者哉？乃惨怛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颜色。世未有不自然则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旧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而险（旧作「俭」，以意改。）伪浅薄之士，有商鞅、韩非、申不害者，专饰巧辩邪伪之术，以荧惑诸侯，著法术之书，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于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奸说，此听受之端，参言之要，不可不慎也。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也；股肱已卑矣，而复曰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是离其体也；君臣体离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闻也。且夫术家说又云「明主之道，当外御群臣，内疑妻子」，其旨证连类，非不辩且悦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国家也。何以言之？夫善进，不善无由入；不善进，善亦无由入。故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何畏乎欢兜？何迁乎有苗？夫奸臣贼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尝不有也。百岁一人，是谓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本脱「人」字，依《长短经·是非》引加。）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未知奸臣贼子处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独立，是无臣子也。又谁为君父乎，是犹髡其枝而欲根之荫，掩其目而欲视之明，袭独立之迹而愿其扶疏也。

夫徇名好术之主，又有惑焉。皆曰为君之道，凡事当密，人主苟密，则群臣无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职，此即赵高之教二世不当听朝之类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机事不密则害成。」易称机事，不谓凡事也。不谓宜共而独之也。不谓释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饰非，而人臣反以之窃宠擅权，疑似之间，可不察欤？

夫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不动如山，君之体也；难知如渊。（《意林》作阴，避唐讳，因改就孙子也。）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术之有哉？故善为政者，务在于择人而已，及其求人也。总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则不失贤矣。故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无瑕；隋侯之珠，不能无颖。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于人也？今之从政者，称贤圣则先乎商、韩，言治道则师乎法术。法术之御世，有似铁辔之御观，非必能制马也，适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数至少，而人臣之数至众，以至少御众，其势不胜也；人主任术，而欲御其臣无术，其势不禁也；俱任术，则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对齐景公：「君若弃礼，则齐国五尺之童，皆能胜婴，又能胜君。所以服者，以有礼也。」今末世弃礼，任术之君之于其身也，得无所不能胜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驷；伊尹太公，能以败法御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虽坚，马必败；法虽明，民必叛。奈何乎万乘之主释人而任法哉！

且世未尝无贤也。求贤之务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案：「除去」犹言「且无论」。）汤武圣人之君，任贤之功，近观齐桓，中才之主耳，犹知劳于索人，逸于任之，不疑子纠之亲，不忘射钩之怨，荡然而委政焉，不已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九合诸侯，壹匡天下，不已荣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优乎？孰与秦二世悬石程书，愈密愈乱，为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于弑死？以斯二者观之，优劣之相悬，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欲宫室之崇丽也。必县重赏而求良匠，内不以阿亲戚，外不以遗疏远，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宫室崇丽，而处之逸乐。至于求其辅佐，独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亲近者之用，故图国不如图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赏贤使能，则民知其方；赏罚明必，则民不偷；兼聪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後明分职，序事业，公道开而私门塞矣。如此，则忠公者进，而佞悦者止；虚伪者退，而贞实者起。自群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其职业，变心易虑，反其端悫，此之谓政化之极。审斯论者，明君之体毕矣。（《群书治要》）

◇臣第二

凡人臣之于其君也。犹四肢之戴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皆相须而成为体，相得而后为治者也。故《虞书》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为君目，将司明也；汝为君耳，将司聪也。」然则君人者，安可以斯须无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须无君？斯须无君，斯须无臣，是斯须无身也。故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亲矣，然其相须，尚不及乎身之与手足也。身之于手足，可谓无间矣。然而圣人犹复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觉教化之移也。奸人离而间之，故使其臣自疑于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离心，乃奸人之所以为劫杀之资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于伪术似是之说，故备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犹登高者，愈惧愈危，愈危愈坠，孰如早去邪径，而就夫大道乎？

凡士之结发束修，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志乎学，自托于师友，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笃，信义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为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称能受禄，不面誉以求亲，不偷悦以苟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也。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民；谋事不忘其君，图身不忘其国；内匡其过，外扬其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病下；见善行之如不及，见贤举之如不容；内举不避亲戚，外举不避仇雠；程功积事，而不望其报；进贤达能，而不求其赏；道途不争险易之利，见难而无苟免之心；其身可杀，而其守不可夺。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贤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

若夫主明而臣暗，主暗而臣伪，有尽忠不见信，有见信而不尽忠，溷淆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主之分，出入于治乱之间，或被褐怀玉以待时，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胜尽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进则正，退则曲，正则与世乐其业，曲则全身归于道，不傲世以华众，不立高以为名，不为苟得以偷安，不为苟免而无耻。夫修之于乡阁，坏之于朝廷，可惜也；修之于已立，坏之于阖棺，可惜也。君子惜兹二者，是以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况害仁以求宠乎？故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若夫智虑足以图国，忠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怀众，温柔足以服人；不诽毁以取进，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隐忠，不耽禄以伤高。通则使上恤其下，穷则教下顺其上。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可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义，为臣之体也。

凡趣舍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虑其败，见可利而不虑其害，故动近于危辱。昔孙叔敖三相楚国而其心愈卑，每益禄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礼愈恭；正考父伛偻而走；晏平仲辞其赐邑：此皆守满以冲，为臣之体也。夫不忧主之不尊于天下，而唯忧己之不富贵，此古之所谓庸人，而今之所谓显士；小人之所荣慕，而君子之所以为耻也。

凡人臣之论，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贤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应，事起能辨，教化流于下，如影响之应形声，此贤主之臣也；内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难，民亲而士信之，身之所长，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当有「以」字。）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过事能壹心同力，相与谏而正之，以解国之大患，成君之大荣，此中主之臣也；端悫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过事，虽不能正谏，其忧见于颜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事贤主则从，以贤主之臣事庸主则凶，故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修之在己，而遭遇有时，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虚伪取也。不可以比周争也。故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夫为人臣，其犹土乎？（《意林》作「犹如土也」。）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水渎污焉而不辞其下，草木殖《意林》作「植」。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处，为臣之体也。若夫处大位，任大事，荷重权于万乘之国，必无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不为管仲，即为鲍叔耳。其次莫如广树而并进之，不为魏成子，即为翟璜耳，安有壅君蔽主专权之害哉？此事君之道，为臣之体也。（《群书治要》）

◇言第三

束修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辞。谚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白孔六帖》三十。《御览》三百六十七引杜恕论，当在《言》篇）

◇行第四

夫行也者，举趾所由之径路也。东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吉凶荣辱之皂白也。由南则失北也。由东则失西矣，由乎利则失为君子，由乎义则失为小人。吉凶荣辱之所由生，义利为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群书治要》）

君子居必选乡，游必择士。（《意林》）

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宽贤容众以为道，小人徼讦怀诈以为智；君子下学而无常师，小人耻学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计有所守；智不务多，务行其所知；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则不然。心不在乎道义之经，口不吐乎训诰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随转如流，不知所执：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养其心，莫善于诚。夫诚，君子所以怀万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则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诚者也。诚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曲得其情，其唯诚乎！（《群书治要》）

可以使鬼者，钱也。可以使神者，诚也。（《御览》八百三十六）

◇政第五

孔子曰：「为政以德。」又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则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大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

夫善御民者，其犹御马乎。正其衔勒，齐其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能不劳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礼，正其百官，齐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从，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防乱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为治也。处国于不倾之地，积政于万全之乡，载德于不止之舆，行令于无竭之仓，使民不争之途，开法于必得之方。（「处国」下四十二字依《意林》加。）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则故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蕴。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而为大理，有不贵乎言也；师旷盲而为大宰，有不贵乎见也。唯神化之为贵。是故圣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𡨋纊充耳，所以掩聪也。观夫弊俗偷薄之政，（当有「广」字。）耳目以效聪明，设倚伏以探民情，是为以军政虏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谓不识乎分者矣！

难哉为君也！夫君，尊严而威，高远而危，民者，卑贱而恭，愚弱而神；恶之则国亡，爱之则国存。（当有「故曰」二字。）庶民水也，君子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庶民」下十八字依《意林》加。）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临官，不敢以其富贵骄人，有诸中而能图外，取诸身而能畅远，观一物而贯乎万者，以身为本也。夫欲知天之终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万之情，一人情是也。故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当有「之情」二字。）然后民乃从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故善政者简而易行，则民不变；法存身而民象之，则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后达，则群臣自污也。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人主正而夫号令安得曲邪？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访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

◇法第六

夫淫逸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之、残之、刻剥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于法，我从而宽宥之，虽及于刑，必加隐恻焉，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处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约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圣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犹身惧其未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淫」。知刑当之难必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务也。后之治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世而陷此，以望化道之隆，亦不几矣！

凡听讼决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叙，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然后察之。疑则与众共之，众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非为法不具也，以为法不独立，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谇。」（「谇」与「讯」通。）众所谓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故《春秋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亲戚者也，陷怨雠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无乃风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尽忠立节，亦难矣。苟非忠节，免而无耻。免而无耻，则民安所厝其手足乎？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偷薄之政，自此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逮至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至于始皇，兼吞六国，遂灭礼义之官，事任刑罚，而奸邪并生，天下叛之。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大悦。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论议务在宽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风。至于孝武，征发烦数，百姓虚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转相比况，禁固（旧校云，「固」疑「罔」。）积密，文书盈于机格，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议者咸怨伤之。

凡治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不放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也。故律正其举效（旧校云，「效」疑「劾」。）之法，参伍其辞，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不使狱吏断练节治，成辞于手也。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诋案以成法，执左道以逢政，皆王诛之所必加也。（《群书治要》）

◇听察第七

夫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人主以独听之聪，考察成败之数，利害之说杂而并至，以干窥听。如此，诚至精之难，在于人主耳，不在竭诚纳谋，尽己之策者也。若人主听察不差，纳受不谬，则计济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国富，民强而敌灭矣。若过听不精，纳受不审，则计困事败，利丧功亏，国贫而兵弱，治乱而势危矣，听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审者，如此急也。

凡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阖朝无智策之士也；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验其然乎？在昔汉祖者，聪听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氵氐水败。由此观之，汉祖之听，未必一暗一聪也。在于精与不精耳。广武之谋，非为一拙一工也。在用与不用耳。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也。吴王夫差拒子胥之谋，纳宰之说，国灭身亡者，不可谓无深谋之臣也；楚怀王拒屈原之计，纳靳尚之策，没秦而不反者，不可谓无计画之士也。虞公不用宫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渑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由此观之，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或丧师败军，危身亡国者，诚在人主之听，不精不审。取忠臣，谋博士，将何国无之乎？（《群书治要》）

臣以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必竭诚纳谋，恳恻而不隐者，欲以究尽治乱之数，舒展安危之策耳。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圣之君也。犹有咎繇献谟，夏禹纳戒；暨至殷之成汤，周之文武，皆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圣之君也，然必俟伊尹为辅，吕尚为师，然后乃能兴功济业，混一天下者，诚视听之聪察，须忠良为耳目也。由此观之，忠良虑治益国之臣者，得不师踪往古，袭迹前圣，投命自尽，以辅佐视听乎？

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聪听，总万机而贤（旧校云：「贤」当作「监」。）之，以至贵之明察，料治乱而考焉，将当能皆穷究其孔要，料尽其门户乎？其数必用有所遗漏，不有忠臣良谋辅佐视听者，则凡百机微有所不闻矣。何以论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异于人者，顺志养真也。欢康之虞，则严乐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欲，丽服适体。远眺回望则登云表之崇台，逍遥容豫则历飞阁之高观。嬉乎绿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园。弋凫与雁，从禽逐兽。行与毛嫱俱，入与西施处，将当何从体觉穷愁之戚悴，识鳏独之难堪乎？食则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备，珍馔充庭，奏乐而进，鸣钟而彻，间馈代至，口不绝味，将当何从（据前后文当有「体」字。）觉饥馁之厄艰，识困饿之难堪乎？暑则被雾谷，袭纤，处华屋之大厦，居重荫之玄堂，褰罗帷以来清风，烈（当作「列」。）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轻裳，飘飘焉有秋日之凉，将当何从体觉炎夏之郁赫，识毒热之难堪乎？寒则服绵袍，袭轻裘。绵（旧校云：「绵」疑「锦」。）衾貂蓐，叠茵累席，居奥密之深室，处复之重幄，炽猛炭于室隅以起温，御玉卮之旨酒以御寒，炎炎焉有夏日之热，将当何从体觉隆冬之惨烈，识毒寒之难堪乎？此数者诚无从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机微如此比类者，必用遗漏有所未详也。如此则至忠之臣者，得不辅佐视听以起寤遗忘乎？（《群书治要》）

◇用兵第八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故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所以讨强暴而除残贼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衰世乎？

滥杀无辜之民，以养不义之君，非兵之体也；殚天下之财，以赡一人之求，非兵之体也；怙其率卒之强，矜其变诈之谋，欲以定威取名，非兵之体也；虏其君，隶其臣，迁其社，易其民，非兵之体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义，终之以仁。将以存亡，非以危存也；将以禁暴，非以为暴也。

兵之来也，以除不义而援德。克其国而不伤其民，废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显其贤良；赈其孤寡，恤其穷困；百姓闻之欣然，箪食壶浆，以迎其君，奚之迟也。汤武之师，用兵之上也。谁与交锋而接刃哉？

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若乃征之以义，以责其过；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怀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体，所谓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家国，理境内，施仁义，布德惠，明劝赏，黜幽昧；功臣附亲，士卒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响应，此上兵之体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能，国富赏罚信，未至交兵而敌人亡遁，此次兵之体也；知地之形，因险厄之利，明奇正之变，审进退之宜，援ｘ而鼓之，黄尘四起，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非兵之体也。

夫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怠，选举足以得贤才之用，则兵之所加，若劲风振槁，此兵之体也。（已上六条，并《御览》二百七十一）

恕性疏惰，但饱食而已。家有书传，颇尝涉历。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后除中郎，又作黄门郎，同朝友人问余志，余答曰：「见大臣论议，或党甲苦乙所亲。或党乙谤甲所亲，余处甲乙之间，幸无毁誉耳。」（《意林》）

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三国志》本传引《杜氏新书》，盖用《体论·自叙篇》。）

◇笃论

谨案：《隋志·杂家》，梁有《笃论》四卷，杜恕撰，亡；旧、新《唐志》著于录，至宋复亡。《魏志》本传称恕所著有《体论》《兴性论》，无《笃论》。据《意林》引《笃论》，「水性胜火，人性胜志」，考实性行二事，证知《兴性》即《笃论》之首篇；据《意林》及《御览》，证知裴讼之所引《杜氏新书》，即《笃论》之末篇。其书前数篇出恕手，后述叙家世历官，引及《魏书》，并引及王隐《晋书》，证知东晋时编附，故称《新书》，犹今之全书，而《笃论》其总名也。故梁《七录》、《唐志》有《笃论》无《新书》。余既校辑《体论》，因并采录《笃论》，依《意林》次第编定之。本传三疏，皆当在《笃论》中，既入文集，不复载也。嘉庆二十年岁次乙亥，二月十九日。

水性胜火，分之以釜甑，则火强而水弱；人性胜志，分之以利欲，则志强而性弱。（《意林》）

考实性行，莫过于乡闾；校才选能，莫善于对策。（《意林》，案：此二条当是《兴性论》）

汉伐匈奴，取胡麻、蒲萄、大麦、苜蓿，示广地。（《艺文类聚》八十七，引杜恕《笃边论》。案：此条《笃论》之言边事者，「边」是篇名。）

圣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将以利民也故从民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将以导民也。故民从而化之。断一人之狱，而天下义之，是安之也；断一人之狱，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当于民心，合于道理，所断于民者，不行于身，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也。（《御览》六百三十六）

日给之华，与柰相似也。柰结实而日给零落。虚伪之态，与真实相似也。虚伪败而真实成。（《御滥》九百九十）

夫萍之浮，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之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御览》九百七十五，又一千）

杜氏始出帝尧，在周为唐杜氏，汉世有杜周、杜钦、杜笃。（《意林》。案：此《叙传》篇）畿字伯侯。魏书有传（《意林》。案：《魏书》王沈撰。沈卒于晋泰始二年，恕卒于嘉平四年，《魏书》之成，未必在嘉平前，则《叙传》晋人编附。）

畿为河东太守，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所亲，贵震朝廷。档从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后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称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欢，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志·杜畿传》，《御览》九百六十五并引《杜氏新书》。）

畿长子恕，字务伯；恕弟理，字务仲。少而机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少子宽，字务叔。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绝于世务，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当涂之士多交焉。举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经传之义，多所论驳，皆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意林》引《笃论》。案：《意林》作「畿长子理，字务仲，少而机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务伯」。《意林》转写不无倒误，应以伯仲叔为次。今依本传》注为正。）

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是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家居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骑侍郎，数月，转补黄门侍郎。（《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

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荀俣出为东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

陛下谓以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前世之稷、契，坐侍后来之俊，可能治乎？（《意林》引《笃论》。案：此疏《魏志》本传有全文，疑本传所载三疏，皆当在《笃论》中。今既入文集，不复具载。）

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时人多为恕言者。（《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恕在河东，坐卧恒避父住处。（《意林》）

程，喜欲恕折节谢己，讽司马宋权（《御览》作。）示之以微意。恕答权书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言相待，无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无不致嫌隙也。而议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仆得此辈，便欲归蹈东海乘桴耳，不能自谐在其间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见废弃者，（「者」字依《御览》加。）颇亦遭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见亮，使人刳心著地，正与数斤肉相似耳，（「耳」字依《御览》加，）何足有所明邪？（「邪」字依《御览》加，）故终不自解说。程征北功名宿著，在仆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无大小，咨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咨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一心顺一意，直而行之耳。杀胡之事，天下谓之是邪，是仆谐也；呼为非邪，仪自受之，无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诸君子自共为其心耳，不在仆言也。」喜于是遂深文劾恕。（《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御览》三百七十六引《笃论》）

阮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传，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魏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

卷四十三·魏四十三

◎李康

康字萧远，中山人。明帝时为寻阳长，后封阁阳侯，有集二卷。

◇髑髅赋

幽魂仿佛，忽有人形。（《文选》谢惠连《祭古冢文》注）

◇游山九吟序

盖人生天地之间也。若流电之过户牖，轻尘之栖弱草。（《艺文类聚》六）

◇运命论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ビ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りり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逶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王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後也。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

若夫立德必须贵乎？而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纟介而守敖庚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披衽而登锺山蓝田之上，则夜光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长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一）

（案《世说新语·德行篇》注有李康《家戒》。《御览》四百三十引王隐《晋书》，亦载李康《家戒》。「康」乃「秉」字之误。《魏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是「秉」字，秉乃通之孙；《晋书·李重传》，重父景即秉也。今定从《魏志》注，以《家戒》编入晋文。）

◎董寻

寻，河东人。明帝时为司徒军议掾。

◇上书谏明帝

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怀郁结，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又谁当干万乘以死为戏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魏志·明帝纪》注，《御览》四百五十三并引《魏略》）

◎鱼豢

豢为郎中，有《典略》八十九卷。

◇以武帝配天议

昔后稷以功配天，汉出自尧，不以尧配天，明不绍也。且舜已越数代，武皇肇创洪业，宜以配天，以先后配地。（《通典》四十二，又四十五）

◇典略儒宗传序

（《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传》。）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子弟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魏志·王肃传》注）

◇儒宗传论

学之资于人也。其犹蓝之染于素乎！故虽仲尼，犹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贵学者，必见夫有「诵诗三百而不能专对于四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也，余以为是则下科耳，不当顾中庸以上，材质适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数贤者，略余之所识也。检其事能，诚不多也。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皇所嘉，下为国家名儒，非繇学乎，繇是观之，学其胡可以已哉！（《魏志·王肃传》注）

◇武诸王传论

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此实然之势，信不虚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杨修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魏志·任城陈萧王传评》注）

◇王繁阮陈路传论

寻省往者，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辨之隽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尉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麋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干，其为光泽亦壮观也。（《魏志·王粲传》注）

◇佞幸秦朗、孔桂传论

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伐檀》之叹，内无「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魏志·明帝纪》注）

◇许攸、娄圭传论

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也；然张一目之罗，终不得鸟矣。鸟能远飞。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远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虽有功臣，亦未必非兹辈胥附之由也。（《魏志·崔琰传》注）

◇勇侠传论

（《魏略》以孙宾硕、祀公道、杨河若、鲍出四人为《勇侠传》）

昔孔子叹颜回，以为三月不违仁者，盖观其心耳。孰如孙、祝菜色于市里，颠倒于牢狱，据有实事哉？且夫濮阳周氏不敢匿迹，鲁之朱家不问情实，是何也？惧祸之及耳，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犹贵其竟脱季布，岂若二贤，厥义多乎？今故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既不欲其泯灭，且敦薄俗。至于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于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若夫杨阿若，少称任侠，长遂蹈义，自西徂东，摧讨逆节，可谓勇力而有仁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阎温传》注）

◇徐福等传论

（《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

世称君子之德其犹龙乎？盖以其善变也。昔长安市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后以有道徵，不肯就，众人归其高。余以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严复参之，若皆非似龙之志也。其何能至于此哉？李推至道，张工度主，韩见识异，黄能拔萃，各著根于石上，而垂阴乎千里，亦未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躯保郡，见延帝王，又放陆生，优游宴戏，亦一实也。梁、赵及裴，虽张杨不足，至于检己，老而益明，亦难能也。（《魏志·裴潜传》注。）

◇外夷传论

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

◇张昭传论

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如正平言，以为子布之才高乎？虽然，犹自蕴籍典雅，不可谓之无笔迹也。加闻吴中称谓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时之良干，恨其不于嵩岳等资，而乃播殖于会稽。（《吴志·张昭传》注）

◎殷褒

褒字元祚，为章武太守。有集二卷。

◇荐朱俭表

盖闻《虞书》非俊无以光帝载，西伯非髦士无以开王业。是故高世之主，必广登命之礼；有为之君，务通贤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窃见同郡朱俭，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笃，纯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广风俗；当仁不让，见得思义，疏达之才，强记博闻，飞辞抗论，骆驿奇逸，诚当世之俊异，一时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铨衡，翼亮右曹，济济之观，足用华国。（《艺文类聚》五十三）

◇戒子书

夫道也者，易寻而难穷，易知而难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变，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自见其祸，更为姚平所戒，此道之难知也。省尔之才，不及于房，而吾之言，过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颜之徒，有若无，实若虚也。况尔析薪之智，欲弹射世俗，身为谤先，怨祸并集，使吾怀朝父之忧，为范武子所叹，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习，先人后己，恂恂如也。则吾闻音而识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终吾余年矣，复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尔其念之，尔其念之！（《艺文类聚》二十三）

◎黄观

观，明帝时为郎中。

◇上疏谏畜鹿

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诚欲使极蕃息，然后大取，以为军国之用也。然臣窃以为畜鹿但有日耗，终无得多也。（《御览》九百六引《魏名臣奏》。案：《魏志·高柔传》注引《魏名臣奏》以此疏为高柔所上）

◇奏事

今年麦苗虽好，临熟多雨，而番复偃坏，小麦略尽，惟广麦、大麦，颇得半收耳。（《艺文类聚》八十五）

◎虞松

松字叔茂，陈留人，九江太守边让外孙。景初中从司马懿征辽东，还辟为掾。正始中迁中书郎。（《魏志·锺会传》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作中书令。）至太守。（案：《北堂书钞》五十三引《晋起居注》：「元康六年以后，不常亲郊社，制度废驰。太常虞松考正旧仪，死不悉备。」今考魏景初至晋元康，隔五十余年，盖别有一虞松也。）

◇檄告公孙渊

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晋书·宣帝纪》。案：《魏志·锺会传》注：「松从征辽东，宣王命作檄；及破贼，作露布。」）

◎朱诞

诞，景初、正始为太尉属。

◇忌月设乐议

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宋书·礼志一》）

◎刘肇

肇，景初、正始间为大将军属。

◇忌月设乐议

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宋书·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一》）

◎朱遗

遗，为羽林石监。

◇奏论选举

天下之任，非吏部尚书所能独办，令长以下，可专付吏部；守以上，八座举。（《御览》二百十四引《魏名臣奏》）

◎甄毅

毅，为驸马都尉。

◇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

汉时公卿皆奏事，选尚书郎试，然后得为之。其在职，自赍作发书诣天子前，发省便处当。事轻重，口自决定，或天子难问，据案处正，乃见郎之割断材伎。魏则不然。然尚书郎皆天下之选，材伎锋出，亦欲骋其能于万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处当。（《御览》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

◎庞延

延，为执金吾。

◇奏事

其山居林泽，有火耕畲种。而平地平陆，虽有往古耒耜区种之法，就其收者，适可蔬食，不足实也。（《御览》五十六引《魏名臣奏》）

◎李胜

胜字公昭，正始初为洛阳令，又为征西将军夏侯玄长史，迁荥阳太守、河南尹，寻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坐曹爽诛。

◇难夏侯太初肉刑论

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书》载「五刑有服」，又曰「天罚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属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历三代，经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议也。今诸虐者唯以断截为虐，岂不轻于死亡耶？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灾，此明治世之不能去就矣。

夫杀之与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伤人者不改，则刖、劓可以改之，何为疾其不改，便当陷之于死地乎？妖逆者惩之而已，岂必除之耶？刑一人而戒千万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盗断其足，淫而宫之，虽欲不改，复安所施？而全其命，惩其心，何伤于大德？

今有弱子，罪当大辟，问其慈父，必请以肉刑代之矣。慈父犹施之于弱子，况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腕；系蹄在足，则猛兽绝其蟠。盖毁支而全身者。夫一人哀泣，一堂为之不乐，此言杀戮之不当也，何事于肉刑之间哉？赭衣满道，有鼻者丑，当此时也。长城之役，死者相断，六经之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填谷满坑，何恤于鼻之好丑乎，此吾子故犹哀刑而不悼死也。（《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难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仲尼解曰：「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灭趾谓去足，为小惩明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难

暴之取死，亦有由来，非自然也。伤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刑轻不足以大戒，若刑之与杀，俱非自然，而刑轻于杀，何云残酷哉？夫刖趾不可报尸，诚然。髡输固不足以偿伤，伤人一寸而断其支体，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以髡输偿之，不亦轻乎？但虑其重，不惟其轻，不其偏哉？孔氏之议，恐非足为雅论也。（《通典》一百六十八）

卷四十四·魏四十四

◎赵孔曜

孔曜，安平人。

◇荐管辂于冀州刺史裴徽

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可为士雄。仰观天文则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能思齐司马季主，游步道术，开神无穷，可为士英。抱荆山之璞，怀夜光之宝，而为清河郡所录北黉文学，可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薮，欲令明主不独治，逸才不久滞，高风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辂特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必能翼宣隆化，扬声九围也。（《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案：张采《三国文》、梅鼎祚《三国文纪》载此，并云出《艺文类聚》，未知何据。）

◎陶丘一

一，正始初为太仆。

◇荐管宁

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鸣岐，周道隆兴；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中平之际，黄巾陆梁，华夏倾荡，王纲驰顿。遂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馀年。在乾之妒，匿景藏光，嘉遁养浩，韬韫儒墨，潜化傍流，畅于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畴谘群公，思求隽，故司徒华歆举宁应选，公车特征，振翼遐裔，翻然来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为光禄勋。宁疾弥留，未能进道。今宁旧疾已瘳，行年八十，志无衰倦。环堵筚门，偃息穷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饭鬻饣胡口，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困而能通，遭难必济，经危蹈险，不易其节，金声玉色，久而弥彰。揆其终始，殆天所祚，当赞大魏，辅亮雍熙。衮职有阙，群下属望。昔高宗刻象，营求贤哲，周文启龟，以卜良佐。况宁前朝所表，名德以著，而久栖迟，未时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训，继成前志也。陛下践阼，纂承洪绪。圣敬日跻，超越周成，每发德音，动谘师傅，若继二祖招贤故典，宾礼亻隽迈，以广缉熙，济济之化，侔于前代。

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历观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俦，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诚宜束帛加璧，备礼征聘，仍授几杖，延登东序，敷陈坟素，坐而论道，上正璇玑，协和皇极，下阜群生，彝伦攸叙，必有可观，光益大化。若宁固执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参踪巢、许。斯亦圣朝。同符唐、虞，优贤扬历，垂声千载。虽出处殊途，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魏志·管宁传》。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荐宁。）

◎孔晏

晏，（《魏志·仓慈传》但作「」，无「晏」字。）字元俊，鲁国人。为济南相。正始中迁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拜大鸿胪。

◇奏谏齐王

《礼》：「天子之宫，有斫砻之制，无朱丹之饰。」宜循礼复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当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审赏罚以使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魏志·齐王芳纪》）

◎邓艾

艾字士载，初名范，字士则，义阳棘阳人，为典农功曹，司马懿辟为太傅掾，迁尚书郎，出参征西军事，迁南安太守。嘉平初封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历城阳汝南二郡太守，迁兖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高贵乡公即位，进封方城亭侯，征拜长水校尉，进封乡侯，行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迁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迁征西将军。景元四年蜀平，拜太尉，寻槛车征，为卫所斩。

◇上言宜割右贤王刘豹部为二国

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犭严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制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断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弱寇，追录前勋，此御边长计也。（《魏志·邓艾传》）

◇又陈羌胡事

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魏志·邓艾传》）

◇上言积粟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魏志·邓艾传》）

◇上言攻剑阁未，克宜走阴平道

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空虚，破之必矣。（《魏志·邓艾传》）

◇上言平蜀後事宜

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魏志·邓艾传》）

◇重言

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魏志·邓艾传》。案：已上二篇《本传》作「言于司马文王」，不云为书，然自蜀远言，当是笺记。）

◇书诱诸葛瞻

若降者，必表封琅邪王。（《华阳国志》七）

◇报后主降书

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隗嚣凭陇而亡，公孙述据蜀而灭，此皆前世覆车之鉴也。圣上明哲，宰相忠贤，将比隆黄轩，侔功往代。衔命来征，思闻嘉响，果烦来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岂天启哉？昔微子归周，实为上宾；君子豹变，义存大易；来辞谦冲，以礼舆榇。皆前哲归命之典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蜀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王弼

弼字辅嗣，山阳人。正始中为尚书郎，有《周易注》六卷，《略例》一卷，《老子注》二卷，集五卷。

◇戏答荀融书

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豫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魏志·锺会传》注引何劭为《王弼传》）

◇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同上）

◎武申

申，嘉平初为魏郡丞。

◇奏论锺毓为出母服

《礼》：「出妻之子为母周。」《记》曰：「为父后者无服。」案如《记》言，盖谓族别家异，自有主后者无服，非谓毓出母无缌麻之亲还毓家者也。《礼》：「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不为降，哀其无继也。」（《通典》九十四。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锺毓为父后，以出母无主后迎还，辄自制服。郡丞武申奏，成洽难，吴商答。）

◎阮武

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仕至清河太守，有正（《御览》作《政论》五卷。）

◇正论

裁国无利器，犹以铅刀而望其巧。（《北堂书钞》二十七，《御览》三百四十六）

交游之党，为驰骛之所废。（《文选·广绝交论》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多善弩而拙于弓。弓无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法准，故易为善。（《御览》三百四十八）

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争讼之源。（《御览》四百六）

渔人张网于渊，以制吞舟之鱼；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立法以堤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堤水，江河不能犯。（《御览》六百三十八）

虽金玉满堂，明宝满室，饥不为饱，非国之用。（《御览》八百二）

◎阮籍（一）

籍字嗣宗，武族子。为从事中郎。正元初封关内侯，寻为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卒。有集十三卷。

◇东平赋

夫九州有方圆，九野有形势，区域高下，物有其制：开之则通，塞之则否；流之则行，壅之则止；崇之则成丘陵，污之则为薮泽；逶迤漫衍，绕以大壑。及至分之国邑，树之表物，四时仪其象，阴阳畅其气，傍通回荡，有刑有德，云升雷动，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观」），乃用（一作「由」）期（一作「斯」）惑（一作「或」）若观夫隅隈之缺，幽荒之途，忽（一作氵勿）漠之域，穷野之都；奇伟谲诡，不可胜图。乃有遍游之士，浩养之雅，凌惊飙，蹑浮霄，清浊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伦游凤于昆仑之阳，邹子翕温于黍谷之阴，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羡门逍遥于三山之岑；上敖玄圃，下游邓林。凤鸟自歌，翔鸾自舞，嘉谷蕃殖，匪我稷黍。其厄陋则有横术之场，鹿豕之墟，匪修洁之攸丽，于秽累之所如。西则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一作「风」）所庐。三晋纵横，郑卫纷敷，豪俊凌属，徒属留居。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仍乡（一作「渺」）饮（一作「欲」）而作慝，岂待久而发诸。土（缺）惟中，刘王是聚。高危临城，穷川带宇。叔氏婚族，实在其湄。背险向水，垢污多私。是以其州闾鄙邑，莫言或非。殪情戾虑，以殖厥资。其土田则原壤芜荒，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馀溏，洋溢靡之。东当三齐，西接邹鲁。长涂千里，受兹商旅。力间为率，（音帅。）师使以辅。骄仆纤邑，于焉斯处。川泽捷径，洞庭荆楚。遗风过（缺）是径是宇。由而绍俗，靡则靡观。非夷罔式，导斯作残。是以其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向气逐利，因（一作囚）畏惟愆。其居处壅翳蔽塞，窕邃弗章。倚以陵墓，带以曲房。是故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怀。其外有浊河萦其溏，清济荡其樊。其北有连冈，山施靡崎岖。山陵崔巍，云电相干。长风振厉，萧条太原。其南则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树，蓊郁参差。群鸟翔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兽交驰。

虽黔首不淑兮，党山泽之足弥。古哲人之微（一作「攸」。）贵兮，好政教之有仪。彼玄真之所宝兮，乐寂寞之无知。咨闾阎之散感兮，因回风以扬声。瞻荒榛之无秽兮，顾东山之葱青。甘丘里之旧言兮，发新诗以慰情。信严霜之未滋兮，岂丹木之再荣。《北门》悲于殷忧兮，《小弁》哀于独诚。鸥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仪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灵。时忄敝悃以遥思兮，飙飘遥以欲归。钦丕游于陵颠兮，举斯群而竞飞。物修（一作「循」。）化而神乐兮，宁遐观之可追。乘松舟以载险兮，虽无维而自絷。骋骅骝于狭路兮，顾蹇驴而弗及。资章甫以游越兮，见犀光而先入。被文绣而贸戎兮，识旃裘之必袭。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将言归于美俗兮，请王子与俱游。漱玉液之滋怡兮，饮白水之清流。遂虚心而後已兮，又何怀乎患忧。重曰：嘉年时之淑清兮，美春阳以肇夏。托思飙而载行兮，因形骸以成驾。遵间维（犹言坤维。）而长驱兮，问迷罔于菀风。玄云兴而四周兮，寒雨沦而下降。忽一寤而丧轨兮，蹈空虚而遂征。扶摇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一作「耀」。）之朝显兮，喜太阳之炎精。测虚舟以遑思兮，聊逍遥于清溟。谨玄真之谌训兮，想至人之有形。绣靡睹其纷错兮，虑弥远而度逼。并旋轸于畎浍兮，若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绵绵而未息。集舒（一作「书」。）诰以鉴戒兮，赐（一作「帐」。）众诲之难测。神遥遥以抒归兮，畏双环之在侧。咨禽鸟之不群兮，悼悠悠之无极。感藜藿之易修兮，摄左右之相誉。惧从风而永去兮，托颛顼于鲋隅。虽琴瑟之毕存兮，岂声曲之复舒？虑遨游以觌奇兮，彼上腾其焉如？纷厶暧以乱错兮，漫浩漾而未静。理都缪而改据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规矩以仪衡兮，占我龟以观省。眺兹舆之所撤兮，实斯近而匪远。岂三年之无问兮，将一往而九反。顾杲日之初开兮，驰曲陵而饰容。时零落之飘遥兮，试枯菀之必从。释辽遥之阔度兮，习约结之常契。巡襄城之间收兮，诵纯一之遗誓。被风雨之沾濡兮，安敢轩翥而游署。窃悄悄之眷贞兮，泰恬淡而永世。岂淹留以为感兮？将易貌乎殊方。乃择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乐康！

◇首阳山赋

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风王》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鹈号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将修饰而欲往兮，众齿差齿差而笑人。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怀分索之情一兮，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伪之射真。信可实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聊仰首以广ぽ兮，瞻首阳之罔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

◇鸠赋

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艺文类聚》九十一。）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发蒙。有期缘之奇鸟，以鸣鸠之攸同。翔雕木以胎隅，寄增巢于裔松；翕云雾以消息，游朝阳以相从。旷逾旬而育类，嘉七子之修容。始戢翼而树羽，遭金风之萧瑟。既颠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临旧乡而思入；扬哀鸣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终飘遥以流离，伤弱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养？赖兄弟之亲戚。背草莱以求仁，托君子之静室。甘黍稷之芳饣喜，安户牖之无疾。洁文襟以交颈，坑华丽之艳溢。端妍姿以鉴饰，好威仪之如一。聊俯仰以逍遥，求爱媚于今日。何飞翔之羡慕，愿投报而忘毕。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于微躬。欲残没以麋灭，遂捐弃而沦失。

◇猕猴赋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驱禽，涤荡川谷兮栉梳山林，是以神奸形于九鼎而异物来臻。故丰狐文豹释其表，间尾驺虞献其珍；夸父独鹿祓其豪，青马三骓弃其群。此以其壮而残其生者也。若夫熊犭旦之游临江兮，见厥功以乘危。夔负渊以肆志兮，杨震声而缺皮。处闲旷而或昭兮，何幽隐之罔随。鼷畏逼以潜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终或饵以求食兮，焉凿之而能禁？诚有利而可欲兮，虽希觊而为禽。故近者不称岁，远者不历年；大则有称于万年，细者（则为）笑于目前。

夫猕猴直其微者也，犹系累于下陈。体多似而匪类，形乘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申兮，似巧言而伪真。藩从後之繁众兮，犹伐树而丧邻。整衣冠而伟服兮，怀项王之思归，耽嗜欲而眄视兮，有长卿之妍姿。举头吻而作态兮，动可增而自新。沐兰汤而滋秽兮，匪宋朝之媚人。终蚩弄而处绁兮，虽近习而不亲。多才伎其何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腾跃乎岑岩。既（缺）东避兮，遂中冈而被寻。婴徽缠以拘制兮，顾西山而长吟。缘榱桷以容与兮，志岂忘乎邓林？庶君子之嘉惠，设奇视以尽心。且须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死于堂下，长灭没乎形神。（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九十五，《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九）

◇清思赋

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振咸池于南口之罔，鬼神其幽，而夔牙不闻其章。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翻于洪西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故白日丽光，则季后不步其容；锺鼓阊铪，则延子不扬其声。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伊衷虑之遒好兮，又焉处而靡逞？寒风迈于黍谷兮，诲子而游。申孺悲而毋归兮，吴鸿哀而象生。兹感激以达神，岂浩漾而弗营？志不觊（一作「凯」。）而神正，心不荡而自诚。固秉一而内修，堪粤止之匪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蒙汜以永宁。是时羲和既颓，玄夜始扃。望舒整辔，素风来征。轻帷运，华茵肃清。彭蚌微吟，蝼蛄徐鸣。望南山之崔巍兮，顾北林之葱菁。大阴潜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乃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惊。

焉长灵以遂寂兮，将有歙乎所之。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嗟忄（一作「博」。）贱而失庚，（一作「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岂觉察而明真兮，诚云梦其如兹。惊奇声之异（缺「造」）兮，鉴殊色之在斯。开丹桂（「桂」一作「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参差。始徐唱而微响兮，情悄慧以委。

遂招云以致气兮，乃振动而大骇。声《风》々以洋洋，若登昆仑而临西海。超遥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漾漾而无所终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邓林殪于大泽兮，钦邳悲于瑶岸。徘徊夷由兮，猗靡广衍；游平圃以长望兮，乘修水之华。长思肃以永至兮，涤平衢之大夷。循路旷以径通兮，辟闺闼而洞闱。羡要眇之飘游兮，倚东风以扬晖。沐洧渊以淑密兮，体清洁而靡讥。厌白玉以为面兮，披（《御览》八作「霏」。）丹霞以为衣。袭九英之曜精兮，瑶光以发微。《御览》三百八十一作「发辉」。服倏煜以缤纷兮，纟卒众采以相绥。色熠熠以流烂兮，纷杂错以葳蕤。象朝云之一合兮，似变化之相依。麾常仪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归。步容与而特进兮，眄两楹而升墀。振瑶溪而鸣玉兮，播陵阳之斐斐。蹈消氵爽之危迹兮，蹑离散之轻微。释安朝之朱履兮，践席假而集帷。敷斯来之在室兮，乃飘忽之所。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清言窃其如兰兮，辞婉婉而靡违。托精灵之运会兮，浮日月之余晖。假淳气之精微兮，幸备燕以自私。愿申爱于今夕兮，尚有访乎是非。被芬芳之夕畅兮，将暂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永归。观悦怿而未静兮，言未究而心悲。嗟云霓之可凭兮，翻挥翼而俱飞。弃中堂之局促兮，遗户牖之不处。帷幕张而靡御兮，几筵设而莫辅。（一作「拊」。）载云舆之奄霭兮，乘夏后之两龙。折丹木以蔽阳兮，竦芝盖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纷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云」。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怀忧。采色杂以成文兮，忽离散而不留。若将言之未发兮，又气变而飘浮。若垂髦而失兮，饰未集而形消。目流盼而自别兮，心欲来而貌辽。纷绮靡而未尽兮，先列宿之规矩。时党奔而阴ａ兮，忽不识乎旧宇。迈黄妖之崇台兮，雷师奋而下雨。内英哲与长所兮，笞离伦与膺贾。扌魍魉而折鬼神兮，直径登乎所期，历四方而纵怀兮，谁云顾乎或疑？超高跃而疾惊兮，至北极而放之！援间维以相示兮，临寒门而长辞。既不以万物累心兮，岂一女子之足思！

◇元父赋

吾尝游元（一作「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赋以讠玄之，言不足乐也。

元父者，九州之穷地，先代之幽虚者也。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则污除渐淤，泥涅污。方池边属兮容水滂沱，秽菜惟产兮不食实多，地下沈阴兮受气匪和，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顽嚣机，下愚难化。其区域壅绝断塞，分迫旋渊，终始同贯，本末相牵，畴昔讫今，旷世历年。钜野潴其后，穷齐尽其前，川浍不畅，垢浊实臻，不肖群聚，屋空无贤。故其民放散肴乱，薮窜泽居，比迹麋鹿，齐志豪枢。（一作ァ）。是以其原壤不辟，树艺希疏，苋苇弥皋，蚊虻惨肤也。于其远险，则右金乡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峥嵘；美类不处，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啮，禽性兽情。尔之近阻，则鸣鸠阴其前，曲城发其后。鸱枭群翔之可悼，岂有志于须臾？（上九字一作「狐狸万口」。）故其人民狼风豺气，电无厚。南望春申，东瞻孟尝，豪界薛邑，境边山阳；逆旅行舍，奸盗所藏。北临平陆，齐之西封；捷径燕赵，逃齿（「齿」一作「遁」。）逍遥；故其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怀私抱诈，爽匿（一作「慝」。）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先哲遗言，有昭有袭。（一作「聋」。）如何君子，栖迟斯邦！

卷四十五・魏四十五

◎阮籍（二）

◇为郑冲劝晋王笺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吕尚，溪之渔者，一朝指麾，乃封营丘。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东夷献舞。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士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愆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济江，埽除吴会；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回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後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文选》又见《晋书·文帝纪》）

◇诣蒋公奏记辞辟命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群英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独立，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上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文选》，《晋书·阮籍传》）

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猥见显饰，非所被荷。旧素瘵，守病委劣，拜谒之命，未敢堪任。昔荣期带索，仲尼不易其三乐；仲子守志，楚王不夺其灌园。贪荣塞贤，昧进负讥，忧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踪鲁卫，勋隆桓文，广延俊杰，恢崇大业。乞降期会，以避清路，毕愿家巷，惟蒙于许。（此篇明刻阮集不载，见旧写本集。）

◇与晋文王书荐卢播

盖闻兴化济治，在于得人；收奇拔异，圣贤高致。是以八士归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凯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灵诞秀，九德光被，应期作辅，论道敷化，开辟四门，延纳羽翼贤士，以赞雍熙。是以英俊之士愿排皇闼，策名委质，真荐之徒，辐辏大府；诚以邓林、昆吾、翔凤所栖；悬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见鄙州驾同郡卢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异，长怀淑茂之量。眈道悦礼，仗义依仁。研精坟典，长堂睹奥。聪鉴物理，口通玄妙。贞固足以干事，忠敬足以肃朝，明断足以质疑，机密足以应权，临烦不惑，在急弥明。若得佐时理物，则政事之器；衔命聘享，则专对之才。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然而学不为人，行不求达，故久沈沦，未阶太清。诚后门之秀伟，当时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铉。孔子曰：「如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誉，必有所试。」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虚饰，取谤大府。（本集，《艺文类聚》五十三）

◇答伏义书

藉白：承音览旨，有心翰迹。夫九苍之高，迅羽不能寻其巅；四溟之深，幽鳞不能测其底；矧无毛分所能论哉！且玄云无定体，应龙不常仪；或朝济夕卷，翕忽代兴；或泥潜天飞，晨降宵升，舒体则八维不足以畅迹，促节则无间足以从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琐虫所不能解也。然则弘修渊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灵变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区区而吾真之务求乎！人力势不能齐，好尚舛异。鸾凤凌云汉以舞翼，鸠宛鸟悦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滨以濯鳞，鳖娱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从其好，以取乐焉。据此非彼，胡可齐乎？夫人之立节也。将舒网以笼世，岂樽樽以入罔？方开模以范俗，何暇毁质以通（或作「适」）检？若良运未协，神机无准，则腾精抗志，邈世高超，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跃甚踔陵忽慌，从容与道化同，逍遥与日月并流，交名虚以齐变，及英以等化。上乎无上，下乎无下，居乎无室，出乎无门。齐万物之去留，随六气之虚盈。总玄网于太极，抚天一于寥廓。飘埃不能扬其波，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虽业无不闻，略无不称，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观君子之趋：欲倾城之金，求百钱之售；制造天之礼，拟肤寸之检；劳王躬以役物，守臊秽以自毕；沈牛迹之薄，愠河汉之无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规略之悬逾，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于常衢，无为思远以自愁。比连疹愦，力喻不多。阮籍白。

◇老子赞

阴阳不测，变化无伦。飘遥太素，归虚反真。（《御览》一）

◇通易论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是以天地象而万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变化有成。南面听断，向明而治，结绳而为网罟，致日中之货，修耒沥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

黄帝、尧、舜应时当务，各有攸取，穷神知化，述则天序。庖牺氏布演六十四卦之变；后世圣人观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汤之经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系其辞，于是归藏氏逝而周典经兴，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故谓之易。

《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潜龙勿用」，言大人之德隐而未彰，潜而未达，待时而兴，循变而发。天地既没，屯蒙始生，需以待时，讼以立义，师以聚众，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其心也。原而积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顺其理也。先王既没，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刚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类求同，遏恶扬善，以致其大。谦而光之，褒多益寡，崇圣善以命，雷出于地，于是大人得立，明圣又兴，故先王作乐荐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贶。于是万物服从，随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临驭统一，大观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仪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罚敕法。自上乃下，贵复其贱，美成亨尽，时极日致，先王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静民也。季叶既衰，非谋之获，应运顺天，不妄而（一作「其」。）作，故先王茂对时育万物，施仁布泽以树其德也。万物归随，如法流承，养善反恶，利积生害，刚过失柄，习坎以位，上失其道，下丧其群，于是大人继明，照于四方，显其德也。自乾元以来，施平而明，盛衰有时，刚柔无常，或得或失，一阴一阳，出入吉凶，由暗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飞，随之乃存，取之者归，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贵变慎小，与物相追。非知来藏往者，莫之能审也。

《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极而改。「反」用应时，「改」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泽；当务，故万物恃其利。泽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富贵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故虚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气也；柔以承刚，久其类也；顺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下积，刚动大壮。正大必用，力盛则望；明升惟进，光大则伤；聚以处身，异以成类。乖离既解，缓以为失。损益有时，察以主使。扬于王庭，乘五马败。刚既决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刚，品物咸亨。刚据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诰四国，贵离教也。于是天地萃聚，百姓合用。（一作同。）升而不已，届极及下，井养不穷，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长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动不可终，敌应而行。渐以进之，为人求位，君子之欲进者也。臣之求君，阴之从阳，委之归诚，乃得其所。归而应之，专而一之，阳德受归，道丰位大也。贤人君子，有众以成其大也。穷侈丧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无所。卑身下意，利见大人。巽以申命，柔顺乎刚。入而说之，说而教之，顺而应人。涣然成章，风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穷，女位乎外，众阴承五，上同在中，从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奉天建国也。刚柔分适得中，节之以制，其道不穷。信爱结内，刚得中位，诚发于心，庶物唯类，大得则亏，甚往则过，既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远，默则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丧重乎哀，笃伪薄也。小过下泰，不宜于上，下止上动，有飞鸟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离体，飞鸟以凶，是以灾眚也。柔处中，刚失位，利与时行，过而欲遂，小亨正象，阴皆乘阳，阳刚凌替，君臣易位，乱而不已，非中之谓，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虑其败也。通变无穷，周败又始，刚未出，阴在中，柔济不遗，遂度不穷，则象河、洛，神物设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阴阳相求，初与之道，远作之由也。

卦体开阖，乾以一为开，坤以二为阖。乾坤成体而刚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刚柔之际也。故谓之父母。阳承震动，发而相承，专制遂行，万物以兴，故谓之长男；水老于辰，金生于巳，一气存之，终而复起，故巽为长女；震发于风，阴德有纪，火中贝鸣，母道将始，故离为中女；又在西北，健战将升，季阴幼昧，衰而不胜，故兑为少女。仓中拔留，肇幽为阳，在中未达，含而未章，故坎为中男；周流接合，万物既终，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为少男。乾圆坤方，女柔男刚，健柔时推，而福祸是将，循化知生，从变见亡；故吉凶成败，不可乱也。

大过何也？栋桡莫辅，大者过也。先王之驭世也。刑设而不犯，罚著而不施，习坎刚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职，上下不疑，臣主无惑。纳约自牖，非户何咎？车骑中门，剑戟在闼，虽丛棘，凶已三岁，上六失道，刑决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赏，德乃丰也。同人五（一作「先」。）号，思其终也；旅上之美，乐其穷也。是以失刑者严而不检，丧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义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则亨，灭耳而凶也。小过何也？逾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过也。既济初六终乱何也？水加日上，三阴乘阳，以力求济，不止必亡，故初吉终乱也。未济上六，饮酒无咎，何也？过而莫改，危而弗间，谁咎之也？无妄何也？无望而至，非会合阴阳之违行也。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灾，何也？有国而不收其民，有众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灾乎？九五之疾勿药，何也？非常之厚，离以为同，无妄之疾，灾以除凶，天时成败，何疾之功？勿药有喜，不成何识（一作「试」）也。

龙者何也？阳健之类，盛德尊贵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谓尊贵。大人受命，处中当阳，德之至也。亢龙有悔，何也？继守承贵，有因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不顾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匮，居正上位而无卑，有贵劳而无据，丧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万国，亲诸侯，树其义也。作乐荐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观民，施其令也；明罚敕法，督其政也；闭关不行，静乱民也；茂时育德，应显其福也；享帝立庙，昭其禄也。称圣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造，非承平之谓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据业修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济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决，施令诰方，因统绍衰，中处将正之务，非应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饰则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称，君子不错，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圣扶命，翼教明法，观时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义，察危废以守其身。故经纶以正盈，果行以遂义，饮食以须时，辩义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国，辅圣人之神志也。见险虑难，思患豫防，别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龙德潜达，贵贱通明，有位无称，大以行之，故大过灭示天下幽明，大人发辉重光，继明照于四方，万物仰生，合德天地，不为而成，故大人虎变，天德兴也。

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龟圆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取著龟以制情。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一作「利」。）求者，虽吉必凶；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贼之原，进往者反之初，终尽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纣有天下之号，而比匹夫之类邻；周处小侯之细，而享于西山之宾。外内之应已施，而贵贱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恶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

由此观之，《易》以通矣。

◇通老论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御览》一）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御览》一）

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御览》七十七）

◇达庄论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乃窥鉴整饰，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奕奕然步，月商月商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林。（一作熙。）莫肯先占。

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后，长乎文武之裔，游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飞翮、垂曲裙、扬双有日矣；而未闻乎至道之要，有以异之于斯乎！且大人称之，细人承之；愿闻至教，以发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贵生，（《艺文类聚》三十七作「贵顺」。）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大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为诚者也？」

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俯而微笑，仰而流眄，嘘翕精神，言其所见曰：「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资端冕，服骅骝，至乎昆仑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饰；骅骝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矫腾增城之上，游玄圃之中也。且烛龙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镗山之口，不谈曲室之内。今吾将堕崔巍之高，杜衍谩之流，言子之所由，几其寤而获及乎！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艺文类聚》作「地沈」。）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豪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

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住（一作「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裂肢体也。然後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雠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然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疒尔》萌则生不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艺文类聚》作「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殊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

冯夷不遇海若，则不以己为小；云将不失于其鸿蒙，则无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据，持其无者无执。月弦则满，日朝则袭，咸池不留阳谷之上，而悬车之后将入也。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一作「乱」。）其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故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克己为人者，郭外之仁也；窃其雉经者。（此句误。）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乱国之臣也；曜菁华、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尘埃者，贪冒之民也；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污者，诽谤之属也；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诚（一作「成」。）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是以名利之涂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污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士，尝相与瞑目张胆，分别此矣，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伤。复（或作「吹」。）万数窍（一作「物」。）相和，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龟之见宝，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夫别言者，怀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故夫装束马轼者，行以离支（一作「交」。）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逾阻攻险者，赵氏之人也；举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

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阙，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容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相视脉，乱次而退，唐跌失迹。随而望之耳（或作「其」。）后颇亦以是知其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七）

卷四十六·魏四十六

◎阮籍（三）

◇乐论

刘子问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夫礼者，男女之所以别，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为政之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也。夫金、石、丝、竹，锺鼓管弦之音；干、戚、羽、旄，进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无之何损于化，而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问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举其略也。今将为子论其凡，而子自备详焉。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锺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降，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应。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一作「罚」。）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其后圣人不作，道德荒坏，政法不立，智慧扰物，化废欲行，各有风俗。故造子（一作「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火舀、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欲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背而去之，无不慷慨。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叹，相聚而合之，群而习之，靡靡无已，弃父子之亲，驰君臣之制，匮（一作「遗」。）室家之礼，废耕农之业，忘终身之乐，崇淫纵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残；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扶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客。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好勇则犯上，淫放则弃亲。犯上则君臣逆，弃亲则父子乖；乖逆交争，则患生祸起。祸起而意愈异，患生而虑不同。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故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自上以下，降杀有等，至于庶人，咸皆闻之。歌谣者咏先王之德，ぽ仰者习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数者应先王之制；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

圣人之为进退ぽ仰之容也，将以屈形体，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咏诗曲，将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锺鼓所以节耳，羽旄所以制目，听之者不倾，视之者不衰；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故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滨之磬，其物皆调和淳均者，声相宜也。故必有常处；以大小相君，应黄锺之气，故必有常数。有常处，故其器（一作「气」。）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贵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系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远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颂》有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周旋有度，故ぽ仰不惑；歌咏有主，故言语不悖。导之以善，绥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寿，使去风能之偏习，归圣王之大化。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汉哀帝不好音，罢省乐府，而不知制正礼，乐法不修，淫声遂起。张放淳于长骄纵过度，丙疆、景武当益（或作「富溢」。）于世。罢乐之后，下移逾肆。身不是好，而淫乱愈甚者，礼不设也。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な鼓、琴瑟、歌舞，（《艺文类聚》四十无「歌舞」二字，疑此衍。）乐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昔卫人求繁缨、曲县而孔子叹息，盖惜礼坏而乐崩也。夫锺者声之主也。县者锺之制也。锺失其制则声失其主；主制无常则怪声并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变若一，故圣教废毁则聪慧之人并造奇音。景王喜大锺之律，平公好师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叹，庶人群生踊跃思闻，正乐遂废，郑声大兴，《雅》、《颂》之诗不讲，而妖淫之曲是寻。延所造倾城之歌，而孝武思女靡女曼之色；雍门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发，愁怨偷薄之辞兴，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人后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顾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恶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燕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然礼与变俱，乐与时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非其相反，应时变也。夫百姓安服淫乱之声，残坏先王之正，故后王必更作乐，各宣其功德于天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故黄帝咏云门之神，少昊歌凤鸟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变，而黄锺之宫不改易。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

舜命夔与典乐，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又曰：「子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以出纳五言。女听！」夫烦手淫声，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言正乐通平易简，心澄气清，以闻音律，出纳五言也。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吾攵，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言天下治平，万物得所，音声不哗，漠然未兆，故众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阳之乐皆取之竹，听凤凰之鸣，尊长风之象，采大林之（缺，）当时之所不见，百姓之所希闻，故天下怀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质静则听不淫，易简则节制令（一作「全」。）神，静重则服人心：此先王造乐之意也。自后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童儿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载以歌贱贫，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当夏后之末，兴（一作「舆」。）女万人，衣以文绣，食以粮肉，端噪晨歌，闻之者忧戚，天下苦其殃，百姓伤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夜以继日；然咨嗟之音未绝，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满堂而饮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当王居臣之时，奏新乐于庙中，闻之者皆为之悲咽。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而悲，本作「倚房」，从《续汉·五行志》注、《艺文类聚》四十四改，又《御览》五百七十七作「倚户」、五百七十九作「倚痹」。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之，曰：「使丝声若是，岂不乐哉！」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天下无乐，而有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初学记》「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百」。）故谓之乐也。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谓之哀，柰何俯仰叹息，以此称乐乎！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听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乐谓之善，哀谓之伤；吾为哀伤，非为善乐也。」以此言之，丝竹不必为乐，歌咏不必为善也；故墨子之非乐也。悲夫！以哀为乐者，胡疵玄耽哀不变，故愿为黔首；李斯随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呜呼！君子可不鉴之哉？」（本集，又略见《续汉·五行志》注，《艺文类聚》四十，又四十四，《初学记》十五，《御览》三百九十二、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九）

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琴瑟之体，间辽而声埤。（《文选》嵇康《琴赋》注。）

◇大人先生传

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咸谓之。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乂，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之。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著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贤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一作「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王，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远，吾恐世之叹（或作「笑」。）先生而非之也。行为世所笑，身无由自达，则可谓耻辱矣。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吾为先生不取也。」

于是大人先生乃然而叹，（一作「笑」。）假云霓应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将为汝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以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之中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斤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中乎？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也；亦观夫阳乌游于尘外，而鹪鹩戏于蓬芰，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余乎？且近者夏丧于商，周播之刘，耿薄为墟，丰镐成丘，至人来一顾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已」。）有，汝之茅土，将谁与久？是以主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希情乎世，系累于一时？来东云，驾西风，与阴守雌，据阳为雄，志得欲从，物莫之穷，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天，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从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一作「滔」。）滞而不振。

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今吾乃飘遥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翰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暗于昭昭者不足与达明，子之谓也。

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异之，忄亢忾者高之。其不知其体，不见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猜耳其道，虚伪之名，莫识其真，弗达其情，虽异而高之，与响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贵，不见乃神，神贵之道存乎内，而万物运于外矣故天下终而不知其用也，乎有宗。（或作「宋」。）扶摇之野，有隐士焉，见之而喜，自以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见而舒愤也。上占质朴淳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躯，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潜乎丹水，（一作「山」。）鲍焦立以枯槁，莱维去而死，亦由兹夫！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与夫子同之。」于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尘，倾雪盖以蔽明，倚瑶厢而徘徊，总众辔而安行，顾而谓之曰：「太初真人，惟天之根。专气一志，万物以存。退不见后，进不睹先。发西北而造制，启东南以为门。微道而以德久娱乐，跨天地而处尊。夫然成吾体也。是以不避物而处，所睹则宁；不以物为累，所则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腾足以逞其情。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妄生，要求名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将去子矣。」乃扬眉而荡目，振袖而抚裳，令缓辔而纵策，遂风起而云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岩石之下，惧不终夕而死。

先生过神宫而息，漱吴泉而行，回乎而游览焉。见薪于阜者，叹曰：「汝将焉以是终乎哉？」薪者曰：「是终我乎？不以是终我乎？且圣人无怀，何其哀？夫盛衰变化，常不于兹，藏器于身，伏以俟时。孙刖足以擒庞，睢折胁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既颠倒而更来兮，固先穷而后收。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夸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门万室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击锺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丽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丛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徙虏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邪？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因叹而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东。离合云雾兮，往来如飘风。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留侯起亡虏，威武赫夷荒。召平封东陵，一旦为布衣。枝叶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从命升，失势与时乂。寒暑代征迈，变化更相推。祸福无常主，何忧身无归？推兹由斯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负薪又何哀！」先生闻之，笑曰：「虽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霄兮日月聩，我腾而上将何怀？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谁识吾常？」

遂去而遐浮，肆云舆，兴气盖，徜徉回翔兮漭漾之外。建长星以为旗兮，击雷霆之石康石盖。开不周而出车兮，出（一作「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顾兮，望崇山而回迈。端余节而飞旃兮，纵心虑乎荒裔。择（或作「释」。）前者而弗修兮，驰蒙间而远迈。弃世务之众为兮，何细事之足赖。虚形体而轻举兮，精微妙而神丰。命夷羿使宽日兮，召忻秋使缓风。攀扶桑之长枝兮，登扶摇之隆崇。跃潜飘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遗衣裳而弗服兮，服云气而遂行。朝造驾乎汤谷兮，夕息马乎长泉。时崦嵫而易气兮，辉若华以照冥。左朱阳以举麾兮，右玄阴以建旗。变容饰而改度，遂腾窃以修征。

阴阳更而代迈，四时奔而相。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乐乎久留。惊风奋而遗乐兮，虽云起而忘忧。忽电消而神兮，历寥廓而遐游。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压前进于彼兮，将步足乎虚州。扫紫宫而陈席兮，坐帝室而忽会酬。萃众音而奏乐兮，声惊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属兮，六神歌而代周。乐啾啾肃肃，洞心达神，超遥茫茫，心往而忘反，虑大而志矜。局（或作「粤」。）大人微而弗复兮，扬云气而上陈。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体云气之畅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欢情而微授兮，先艳溢其若神。华姿烨以俱发兮，采色焕其并振。倾玄髦而垂鬓兮，曜红颜而自新。时暧逮而将逝兮，风飘遥而振衣。云气解而雾离兮，霭奔散而永归。心惝惘而遥思兮，眇目而弗。扬清风以为旗兮，翼旋轸而反衍。腾炎阳而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驱玄冥以摄坚兮，蓐收秉而先戈。句芒奉毂，浮惊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无俦而独立。倚瑶厢而一顾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为行兮，又何足与比类？霓旌飘兮云旗，霭乐游兮出天外。

大人先生被发飞鬓，衣方离之衣，绕绂阳之带，含奇芝，嚼甘华，翕浮雾，飧霄霞，兴朝云，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遗辔乂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怅尔若忘，慨然而叹。曰：「呜呼！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姑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遥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从肆而仿佛，浣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子曾何足与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被九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齐而楚，挈赵而蹈秦，不满一朝而天下无人，东西南北莫之与邻。悲夫！子之修饰，以余观之，将焉存乎？于兹先生乃去之纷泱，莽轨氵勿洋，氵不衍溢历，度重渊，跨青天，顾而览焉，则有逍遥以永年。无存忽合，散而下臻。分离荡，漾漾洋洋。飙涌（一作「踊」。）云浮，达于摇光。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辟九灵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大始之和风。氵剽逍遥以远，遵大路之无穷。遗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径行。超蒙鸿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云，朔风横厉白雪纷，积冰若陵寒伤人。阴阳失位日月乂，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阳凝寒伤怀。阳和微弱隆阴竭，海冻不流绵絮折，呼翕不通寒伤裂。气并代动变如神，寒倡热随害伤人，熙与真人怀大清。精神专一用意平，寒暑勿伤莫不惊，忧患靡由素气宁。浮雾凌天恣所经，往来微妙路无倾，好乐非世又何争，人且皆死我独生。真人游，驾八龙，曜日月，载云旗，徘徊，乐所之。真人游，太阶夷。□原辟，天门开。雨蒙蒙，风川川。登黄山，出栖迟。江河清，洛无埃。云气消，真人来。真人来，惟乐哉！时世易，好乐乂。真人去，与天回。反未央，延年寿。□独敖，世望我，何时反。超漫漫，路日远。

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鸲鹆不逾济，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区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为卵耳。如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岂不哀也哉！

◇搏赤猿帖

仆不想尔梦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观天，背地，睹穹，亦当不爽。但仆之不达，安得不忧？吉乎？执我。凶乎？详告。三月，阮籍白繇君。（李怀琳《七贤帖）

◇孔子诔

养徒三千，升堂七十。潜神演思，因史作书。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御览》一）

◇吊某公文

沈渐荼酷，仁义同违。如何不吊，玉碎冰摧。

卷四十七·魏四十七

◎嵇康（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康字叔夜，谯国钅至人，尚魏宗室。长荣亭主。除郎中，拜中散大夫。景元二年，以《答山涛书》忤司马昭，寻坐吕安事诛。有《集》十五卷。

◇琴赋（并序）

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卷力。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辍叙所怀，以为之赋。其辞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夕纳景于虞渊兮，旦干于九阳，经千载以待价兮，寂神寺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崔嵬岑岩，互岭岩，Σ岖，丹崖，青壁万寻。若乃重增起，偃蹇云覆，邈隆崇以极壮，崛巍巍而特秀，蒸灵液以播云，据神渊而吐溜。尔乃颠波奔突，狂赴争流，触岩隈，郁怒彪休。汹涌腾薄，奋沫扬涛，氵节汩澎湃，蜿相纠。放肆大川，济乎中州，安回徐迈，寂尔长浮，澹乎洋洋，萦抱山丘。详观其区土之所产毓，奥宇之所宝殖，珍怪琅，瑶瑾翕，丛集累积，奂衍于其侧。若乃春兰被其东，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阳，玉醴涌其前，玄云荫其上，翔鸾集其巅，清露润其肤，惠风流其间，竦肃肃以静谧，密微微其清闲。夫所以经营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丽，而足思愿爱乐矣。

于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飞。邪睨昆仑，俯阚海湄。指苍梧之迢递，临回江之威夷。悟时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馀辉。羡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慕老童于马鬼隅，钦泰容之高吟。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乃斫孙枝，准量所任。至人摅思，制为雅琴。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亻垂骋神。锼会褒厕，朗密调均。华绘雕琢，布藻垂文。错以犀象，籍以翠绿。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锺山之玉。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挥手，锺期听声。华容灼龠，发采扬明。何其丽也！伶伦比律，田连操张。进御君子，新声ぞ亮。何其伟也！

及其初调，则角羽俱起、宫徵相证。参发并趣，上下累应。甚踔磊硌，美声将兴。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辶Φ》而竞趣，翕κ晔而繁缛。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忄胃烦冤，纡馀婆娑。陵纵播逸，霍纷葩。检容授节，应变合度。竞名擅业，安轨徐步。洋洋习习，声烈遐布。含显媚以送终，飘余响乎泰素。若乃高轩飞观，广夏闲房。冬夜肃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缨徽流芳。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触批如志，唯意所拟。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尧，终咏微子。宽明弘润，优游躇寺。拊弦安歌，新声代起。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于是曲引向阑，众音将歇。改韵易调，奇弄乃发。扬和颜，攘皓腕。飞纤指以驰骛，纷[17][B215]以流漫。或徘徊顾慕，拥郁抑案。盘桓毓养，从容秘玩。闼尔奋逸，风骇云乱。牢落凌厉，布半散。丰融披离，斐κ奂烂。英声发越，采采粲粲。或间声错糅，状若诡赴。双美并进，骈驰翼驱。初若将乖，后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乱，或相离而不殊。时劫掎以慷慨，或怨而踌躇。忽飘遥以轻迈，乍留联而扶疏。或参谭繁促，复叠攒仄。从横骆驿，奔遁相逼。拊嗟累赞，间不容息。环艳奇伟，殚不可识。若乃闲舒都雅，洪纤有宜。精和条昶，安衍陆离。穆温柔以怡怿，婉顺叙而委蛇。或乘险投会，邀隙趋危。嘤若离鸣清池，翼若游鸿翔曾崖。纷文斐尾，慊纟参离纟丽。微风余音，靡靡猗猗。或搂批栎捋，缥缭氵敝冽。轻行浮弹，明画祭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滞。翩绵飘邈，微音迅逝。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嗟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若乃华堂曲宴，密友近宾。兰肴兼御，旨酒清醇。进南荆，发西秦。绍陵阳，度巴人。变用杂而并起，竦众听而骇神。料殊功而比操，岂笙之能伦？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鸡》、《游弦》」，更唱迭奏，声若自然。流楚窈窕，惩躁雪烦。下逮谣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别鹄》，犹有一切，承间乏，亦有可观者焉。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若论其体势，详其风声，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间辽故音Φ，弦长故徽鸣。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赞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乐者闻之，则句愉欢释，舞踊溢。留连澜漫，温噱终日；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其余触类而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致非一。同归殊途，或文或质。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舞鸾于庭阶，游女飘焉而来萃。感天地以致和，况支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息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

乱曰：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四，本集。）

◇酒赋

重酎至清，渊凝冰洁。滋液全备，芬芳□□。（《书钞》一百四十八）

◇蚕赋

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後治。（《御览》八百十四）

◇怀香赋序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历山之阳。仰眺崇冈，俯察冈坂，及睹怀香生蒙楚之间。曾见斯草植于广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弃，遂迁而树于中堂。华丽则殊采婀娜，芳实则可以藏之书。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阶庭，拟傅说显殷，四叟归汉，故因事义赋之。（《艺文类聚》八十一）

◇卜疑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仁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然而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利之所在，若鸟之追鸾。富为积蠹，贵为聚怨。动者多累，静者鲜患。尔乃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也。于是远念长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没，谁为吾质？圣人吾不得见，冀闻之于数术。乃适太史贞父之庐而访之，曰：「吾有所疑，愿子卜之。」

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陈龟，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宁愤陈诚，谠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将卑懦委随，承旨倚靡，为面从乎？宁恺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将进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宁隐居行义，推至诚乎？将崇饰矫诬，养虚名乎？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臧否乎？将傲倪滑稽，挟智任术，为智囊乎？宁与王乔、赤松为侣乎？将进伊挚而友尚父乎？宁隐鳞藏彩，若渊中之龙乎？将舒翼扬声，若云间之鸿乎？宁外化其形，内隐其情，屈身随时，陆沈无名，虽在人间，实处冥冥乎？将激昂为清，锐思为精，行与世异，心与俗并，所在必闻，恒营营乎？宁寥落闲放，无所矜尚，彼我为一，不争不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农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怅乎？将慷慨以为壮，感慨以为亮，上干万乘，下凌将相，尊严其容，高自矫抗，常如失职，怀恨怏怏乎？宁聚货千亿，击锺鼎食，枕藉芬芳，婉娈美色乎？将苦身竭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饮，倚严而息乎？宁如伯奋、仲堪，二八为偶，排摈共鲧，令失所乎？将如箕山之夫，颍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乎？宁如泰伯之隐德潜让而不扬乎？将如季札之显节义，慕为子臧乎？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宁如夷吾之不吝东缚，而终立霸功乎？将如鲁连之轻世肆志，高谈从容乎？宁如市南子之神勇内固，山渊其志乎？将如毛公、蔺生之龙骧虎步，慕为壮士乎？此谁得谁失？何凶何吉？时移俗易，好贵慕名，臧文不让位于柳季，公孙不归美于董生，贾谊一当于明主，绛灌作色而扬声。况今千龙并驰，万骥徂征。纷纭交竞，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谋于老成哉？」太史贞父曰：「吾闻至人不相，达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本集。案：此拟《卜居》）

◇与山巨源绝交书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嫩。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乃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驰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Φ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己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忄良忄良，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文选》，本集，又见《晋书》本传，《艺文类聚》二十一，并有删节。又李怀琳《七贤帖》亦有删改。）

◇与吕长悌绝交书（巽字长悌）

康白：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及中间少知阿都，志力开悟。（《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注作「志力闲华」。）每喜足下家复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意欲发举。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间令足下因其顺亲，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又足下许吾终不击都，以子父交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释然，不复兴意。足下阴自阻疑，密表击都，先首服诬都，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苞藏祸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嵇康白。

◇琴赞

懿吾雅器，载朴灵山。体具德贞，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穆重华，纪以五弦。闲邪纳正，其迁。宣和养气。（《初学记》十六作「养素」。）介乃遐年。（《北堂书钞》一百九）

卷四十八·魏四十八

◎嵇康（二）

◇养生论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当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矢于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

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孤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畎浍，而泄之以尾闾，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

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文选》。《艺文类聚》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向子期难养生论

答曰：所以贵知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动则悔吝生，知行则前识立；前识立则志开而物遂，悔吝生则患积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内，而接于外，只足以灾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然则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欲为得生，虽有厚生之情，而不识生生之理，故动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为美，美其益生而不羡；生之为贵，贵其乐知而不交，岂可疾智而轻身、勤欲而贱生哉且圣人宝位，以富贵为崇高者，盖谓人君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无主而存，主不能无尊而立；故为天下而尊君位，不为一人而重富贵也。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者，盖为季世恶贫贱而好富贵也。未能外荣华而安贪贱，且抑使由其道而不争，不可令其力争，故许其心竞；中庸不可得，故与其狂狷。此俗谈耳。不言至人当今贪富贵也。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显，色不加悦；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义之贵；三黜之贱，不伤冲粹之美。二子尝得富贵于其身，终不以人爵婴心，故视荣辱如一。由此言之，岂云欲富贵之情哉？请问锦衣绣裳，不陈乎暗室者，何必顾众而动以毁誉为欢戚也？夫然，则欲之患其得，得之惧其失，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骄？持满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岂在于多欲以贵得哉？奉法循理，不纟圭世网，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恬愉无《辶Φ》，而神气条达，岂须荣华然後乃贵哉？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犹渴者饮河，快然以足，不羡洪流，岂待积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盖将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也，安用富贵乎？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川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故遗贵欲贵者，贱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贫得之。理之然也。今居荣华而忧，虽与荣华偕老，亦所以终身长愁耳。故老子曰：「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之谓也。

难曰：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忄贵者忘味，则糟糠与精卑等甘。岂识贤、愚、好、丑，以爱憎乱心哉？君子识智以无恒伤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则收之以恬，性动则纠之以和。使智止于恬，性足于和，然后神以默醇，体以和成，去累除害，与彼更生。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者也。纵令滋味常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则可以至理遣之，多算胜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识君位，思室不拟亲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则不当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鸩醴，贪食者忍饥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弃之不疑也，岂恨向不得酣饮与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恶者以自恶为贵，美者以自美得贱。美恶之形在目，而贵贱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恶不能移也。苟云理足于内，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气自和，则无所困于防闲；情志自平，则无郁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见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远虽大，莫不忽之；近虽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诚以交赊相夺，识见异情也。三年丧不内御，礼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雠也。莫能弃之。由此言之，礼禁虽小不犯，身雠虽大不弃；然使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旋害其身，虽愚夫不为：明天下之轻于其身，酒色之轻于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毙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轻，岂非背赊而趣交邪？智者则不然矣，审轻重然后动，量得失以居身。交赊之理同，故备远如近，慎微如著，独行众妙之门，故终始无虞。此与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间哉？

难曰：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岂复疏于导养乎？案论尧、孔虽禀命有限，故导养以尽其寿。此则穷理之致，不为不养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穷理尽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资田父之至拙，则千岁之论，奚所怪哉？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者；或奇谋潜称，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夺者；或修身以明貌，显智以惊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内视反听，爱气啬精，明白四达，而无执无为，遗世坐忘，以实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则中年枯陨，树之于重崖则荣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观也。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火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八日，寒蚕三十日，余以不得逾时之命，而将养有过倍之隆。温肥者早终，凉瘦者迟竭，断可识矣。圉马养而不乘，用皆六十岁。体疲者速雕，形全者难毙，又可知矣。富贵多残，伐之者众也；野人多寿，伤之者寡也。亦可见矣。今能使目与瞽者同功，口与聩者等味，远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则始可与言养性命矣。

难曰：神农唱粒食之始，鸟兽以之飞走，生民以之视息。今不言五谷，非神农所唱也。既言上药，又唱五谷者，以上药希寡，艰而难致，五谷易殖，农而可久，所以济百姓而继天阏也。并而存之，唯贤者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当归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垦辟，从之不辍。何至养命蔑而不议？此殆玩所先习，怪于所未知。且平原则有枣栗之属，池沼则有菱芡之类，虽非上药，犹□于黍稷之笃恭也。岂云视息之具，唯立五谷哉？又曰：黍稷惟馨，实降神。苹蘩蕴藻，非丰肴之匹；潢污行潦，非重酎之对。荐之宗庙，感灵降祉。是知神飨德之与信，不以所养为生。犹九土述职，各贡方物，以效诚耳。又曰：肴粮入体，益不逾旬，以明宜生之验，此所以困其体也。今不言肴粮无充体之益，但谓延生非上药之偶耳。请借以为难：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假无稻稷之域，必以菽麦为珍养，谓不可尚矣。然则世人不知上药良于稻稷，犹守菽麦之贤于蓬蒿，而必天下之无稻稷也。若能仗药以自永，则稻稷之贱，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资妙物以养身，植玄根于初九，吸朝霞以济神。今若以肴酒为寿，则未闻高阳有黄发之叟也；若以充性为贤，则未闻鼎食有百年之宾也。且冉生婴疾，颜子短折，穰岁多病，饥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癞，疮得谷而血浮，马秣粟而足重，鹰食粒而身留。从此言之，鸟兽不足报功于五谷，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畴也；而人竭力以营之，杀身以争之。养亲献尊，则□菊梁；聘享嘉会，则肴馔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虽甘香，入身臭处。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郁秽气蒸，自生灾蠹。饕淫所阶，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岂若流泉甘醴，琼蕊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黄精。皆众灵含英，独发奇生。贞香难歇，和气充盈。澡雪五脏，疏彻开明，吮之者体轻。又练骸易气，染骨柔筋。涤垢泽秽，志凌青云。若此以往，何五谷之养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性之变也。橘渡江为枳，易土而变，形之异也。纳所食之气，还质易性，岂不能哉？故赤斧以练丹发，涓子以术精久延。以松实（《文选》郭璞《游仙诗》注作「柏实」，《列仙传》作「松实」。）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务光以蒲韭长耳，邛疏以石髓驻年。方回以云母变化，昌容以蓬艹累易颜。若此之类，不可详载也。孰云五谷为最，而上药无益哉？又责千岁以来，目未之见，谓无其人。即问谈者，见千岁人，何以别之？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而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狭见者谓书籍妄记。刘根遐寝不食，或谓偶能忍饥；仲都冬倮而体温，夏裘而身凉，桓谭谓偶耐寒暑；李少君识桓公玉碗，则阮生谓之逢占而知；尧以天下禅许由，而扬雄谓好大为之。凡若此类，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骤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以多同自灭，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变通达微，未之闻也。久愠闲居，谓之无欢，深恨无肴，谓之自愁。以酒色为供养，谓长生为无聊。然则子之所以为欢者，必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后为足，谓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丧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论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见，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昔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论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从少至长，降杀好恶有盛衰。或稚年所乐，壮而弃之；始之所薄，终而重之。当其所悦，谓不可夺；值其所丑，谓不可欢；然还成易地，则情变于初。苟嗜欲有变，安知今之所耽，不为臭腐；曩之所贱，不为奇美邪？假令厮养暴登卿尹，则监门之类蔑而遗之。由此言之，凡所区区，一域之情耳，岂必不易哉？又饥飧者，于将获所欲，则悦情注心。饱满之后，释然疏之，或有厌恶。然则荣华酒色，有可疏之时，蚺蛇珍于越土，中国遇而恶之；黼黻贵于华夏，裸国得而弃之。当其无用，皆中国之蚺蛇，裸国之黼黻也。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今谈者不睹至乐之情，甘减年残生，以从所愿，此则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发愤，思调五鼎之味耳。且鲍肆自玩而贱兰ぇ，犹海鸟对太牢而长愁，文侯闻雅乐而塞耳。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则忧喜并用矣。由此言之，不若无喜可知也。然则乐岂非至乐邪？故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

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回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逾曾闵，服膺仁义，动由中和，无甚大之累，便谓仁理已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此自臧，而不荡喜怒、平神气，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闻也。或抗志希古，不荣名位，因自高于驰骛；或运智御世，不婴祸故，以此自贵。此于用身，甫与乡党□齿耆年同耳，以言存生，盖阙如也。或弃世不群，志气和粹，不绝谷茹芝，无益于短期矣。或琼糇既储，六气并御，而能含光内观，凝神复朴，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于莫大之者，则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数者，合而为用，不可相无，犹辕轴轮辖，不可一乏于舆也。然人若偏见，各备所患，单豹以营内致毙，张毅以趣外失中，齐以戒济西取败，秦以备戎狄自穷。此皆不兼之祸也。积善履信，世屡闻之。慎言语，节饮食，学者识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请以先觉，语将来之觉者。（本集）

卷四十九·魏四十九

◎嵇康（三）

◇声无哀乐论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蹶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本集）

卷五十·魏五十

◎嵇康（四）

◇释私论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贤于殷汤，故世济而名显；周旦不顾嫌而隐行，故假摄而化隆；夷吾不匿情于齐桓，故国霸而主尊。其用心岂为身而系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

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故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虽欲之伐善，情之违道，无所抱而不显者，不可谓不公。今执必公之理，以绳不公之情，使夫虽为善者，不离于有私；虽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名而贵其心，则是非之情不得不显矣。是非必显，有善者无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无不是则善莫不得，无大非则莫过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尽善，亦所以厉不善也。夫善以尽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与不善，物之至者也。若处二物之间，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败。同用一器，而有成有败。

夫公私者，成败之途而吉凶之门也。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众。若质乎中人之性，运乎在用之质，而栖心古烈，拟足公涂，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于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计乎得失而遇善，行不准乎是非而遇吉，岂公成私败之数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凫显盗，晋文恺悌；勃号罪，忠立身存；缪贤吐衅，言纳名称；渐离告诚，一堂流涕。然数子皆以投命之祸，临不测之机，表露心识，犹以安全；况乎君子无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亦甚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疗，亦贤于疗矣。

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变通之机，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然矜吝之时，不可谓无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谓无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此类是而非是也。故乃论其用心，定其所趣；执其辞而准其理，察其情以寻其变。肆乎所始，名其所终。则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负其是。故实是以暂非而後显，实非以暂是而後明。公私交显，则行私者无所冀，而淑亮者无所负矣。行私者无所冀，则思改其非；立功者无所忌，则行之无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争，而陈平顺旨。于是观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笃行，显公私之所在，阖堂盈阶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颜退议而含私者，不复同耳！抱□而匿情不改者，诚神以丧于所惑，而体以溺于常名；心以制于所慑，而情有系于所欲，咸自以为有是而莫贤乎己。未有功期之惨，骇心之祸，遂莫能收情以自反，弃名以任实。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为恶。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为措之道。故明时为措而暗于措，是以不措以致为拙，措为工。唯惧隐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观常人；矫饰之言，以要俗誉。谓永年良规，莫盛于兹；终日驰思，莫窥其外。故能成其私之体，而丧其自然之质也。

于是隐匿之情，必存乎心；伪怠之机，必形乎事。若是，则是非之议既明，赏罚之实又笃。不知冒阴之可以无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无措（《御览》四百二十九作「无情」，下句放此。）之可以无患，而患措之不巧，岂不哀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申侯苟顺，取弃楚恭；宰耽私，卒享其祸。由是言之，未有抱隐顾私（《艺文类聚》二十二作「抱伪怀奸」，《御览》亦作「抱伪」。）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质，又观其鉴。贵夫亮达，希而存之；恶夫矜吝，弃而远之。所措一非，而内愧乎神；贱隐一阙，而外惭其形。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感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异者乎！

或问曰：「第五伦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终朝不往视，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谓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名为体，非以有措为负。今第五伦显情，是非无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无私而有非者，无措之志也。夫言无措者，不齐于必尽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无措有是。然无措之所以有是，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而无私无非，兼有二义，乃为绝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贤于不言之私，非无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伦有非而能显，不可谓不公也；所显是非，不可谓有措也；有非而谓私，不可谓不惑公私之理也。」（本集，又略见《晋书》本传，《艺文类聚》二十二）

◇管蔡论

或问曰：「案《记》：管、蔡流言，叛戾东都。周公征讨，诛以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里。且明父圣兄，曾不鉴凶愚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于藩国；使恶积罪成，终遇祸害。于理不通，心无所安。愿闻其说。」

答曰：「善哉！子之问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实，周公之诛管、蔡以权。权事显，实理沈，故令时人全谓管、蔡为顽凶。方为吾子论之。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兴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思光前载，以隆王业。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成王大悟周公显，复一化齐俗，义以断恩。虽内信如心，外体不立。称兵叛乱，所惑都广。是以隐忍授刑，流涕行诛。示以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锺盛德；戮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今之明议也，管、蔡虽怀忠抱诚，要为罪诛。罪诛已显，不得复理。内必幽伏，罪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发起。然论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若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恶而任顽凶顽凶也不容于时世，则管、蔡无取私于父兄；而见任必以忠良，则二叔故为淑善矣。今若本三圣之用明，思显授之实理，推忠贤暗权，论为国之大纪，则二叔之良乃显，万显三圣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缘，周公之诛是矣。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推此言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内外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本集）

◇明胆论

有吕子者，精义味道，研核是非。以为人有胆可无明，有明便有胆矣。嵇先生以为明、胆殊用，不能相生。论曰：

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锺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降此已往，盖阙如也。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谓明胆异气，不能相生。明以见物，胆以决断；专明无胆，则虽见不断；专胆无明，则违理失机。故子家软弱，陷于弑君；左师不断，见逼华臣，皆智及之，而决不行也。此理坦然，非所宣滞。故略举一隅，想不重疑。

吕子曰：「敬览来论，可谓诲亦不加者矣。折理贵约而尽情，何尚浮秽而迂诞哉？今子之论，乃引浑元以为喻，何辽辽而坦谩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汉之贾生，陈切直之策，奋危言之至。行之无疑，明所察也，忌鹏作赋，暗所惑也。一人之胆，岂有盈缩乎？盖见与不见，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师，皆愚惑浅弊，明不彻达，故惑于暧昧，终丁祸害。岂明见照察而胆不断乎？故霍光怀沈勇之气，履上将之任，战乎王贺之事。延年文生，夙无武称，陈义奋辞，胆气凌云，斯其验欤？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剑，明果之俦，若此万端，欲详而载之，不可胜言也。况有睹夷途而无敢投足，阶云路而疑于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伦，为能自托幽昧之中，弃身陷井之间，如盗跖窜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沟渎，而暴虎冯河，愚敢之类，则能有之。是以余谓明无胆，无胆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远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犹复有疑，思承后诲，得一骋辞。」

夫论理性情，折引异同，固寻所受之终始，推气分之所由。顺端极末，乃不悖耳。今子欲弃置浑元，捃摭所见，此为好理纲目，而恶持纲领也。本论二气不同，明不生胆，欲极论之，当令一人播无刺讽之胆，而有见事之明。故当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气无之，而复资之以明。二气存一体，则明能运胆，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谊是也。贾谊明胆，自足相经，故能济事。谁言殊无胆独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独自作此言，以合其论也。忌鹏暗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胆乎？明既以见物，胆能行之耳。明所不见，胆当何断？进退相挟，可谓盈缩？就如此言，贾生陈策，明所见也；忌鹏作赋，暗所惑也。尔为明彻于前，而暗惑于后，有盈缩也。苟明有进退，胆亦何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战于废王，此勇有所挠也。而子言一人胆岂有盈缩，此则是也。贾生暗鹏，明有所塞也。光惧废立，勇有所挠也。夫唯至明能无所惑，至胆能无所亏耳。苟自非若此，谁无弊损乎？但当总有无之大略，而致论之耳。

夫物以实见为主。延年奋发，通义凌云，此则胆也。而云夙无武称，此为信宿称而疑成事也。延年处议，明所见也。壮气腾厉，勇之决也。此足以观矣。子又曰言明无胆，无胆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则有专胆之人，亦为胆特自一气矣。五才存体，各有所生。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可无阳邪？虽相须以合德，要自异气也。凡余杂说，於期、陵母、暴虎云云，万言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详思，不为辞费而已矣。（本集）

◇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而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勤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是以困而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谓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容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学矣。

论又云：嘉肴珍膳，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处在暗室，睹烛之光，不教而悦得于心，况以长夜之冥，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蒙。虽事以末来，情以本应，则无损于自然好学。

难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则恐似是而非之议。学如一粟之论，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以规矩为轩驾，以讲诲为哺乳。由其途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聘，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レ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为荣华。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口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俗语曰：乞儿不辱马医，若遇上古无文之治，可不学而获安，不勤而得志，则何求于六经，何欲于仁义哉？以此言之，则今之学者，岂不先计而后学？苟计而后动，则非自然之应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

夫神遐远，吉凶难明，虽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寝答于来问，终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彼非所明也。吾无意于庶几，而足下师心陋见，断然不疑，系决如此，足以独断。思省来论，旨多不通，谨因来言以生此难。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无自理之道，法无独善之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礼乐政刑，经常外事，犹有所疏，况乎幽微者邪？纵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滞，立端以明所由，口断以检其要，乃为有徵。若但撮提群愚，口口蚕种，忿而弃之，因谓无阴阳吉凶之理，得无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责舟楫者邪？

《论》曰：「百年之宫，不能令殇子寿；孤逆魁冈，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应曰：此为命有所定，寿有所在，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锯；亚夫忌馁，终有饿患。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论，虽慎若曾颜，不得免祸；恶若桀跖，故当昌炽。吉凶素定，不可推称，而古人何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思顺，自天之」？必积善而后福应，信著而后来，犹罪之招罚、功之致赏也。苟先积而后受报，事理所得、不为暗自遇之也。若皆谓之是相，此为决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智力，恐非本论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须黄丸」。苟命自当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药？若谓服药是相之所一，宅岂非是一邪？若谓虽命犹当须药自济，何知相不须宅以自辅乎？若谓药可论而宅不可说，恐天下或有说之者矣。既曰寿夭不可求，甚于贵贱，而复曰善求寿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後可防也。然则寿夭果可求邪？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殇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复曰不知防疾致寿去夭，「求实于虚，故性命不遂」，此为寿夭之来、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则夭短者何得不谓之愚，寿延者何得不谓之智？苟寿夭成于愚智，则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论，奚所措之？凡此数者，亦雅论之矛盾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曰：「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又曰：「善养生者，和为尽矣！」诚哉斯言。匪谓不然，但谓全生不尽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乱政之害；重门击柝，所以避狂暴之灾；居必爽岂，所以远风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为害者。此未足以尽其数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为尽乎？夫专静寡欲，莫若单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谓柔和之用矣！而一旦为虎所食，岂非恃内而忽外邪？若谓豹相正当给厨、虽智不免，则寡欲何益，而云养生可得？若单豹以未尽善而致灾，则辅生之道不止于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则外物之为患者，吾未知其所齐矣。

《论》曰：「师占成居则有验，使造新则无徵。」请问占成居而有验者，为但占墙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为宅自有善恶，而居者从之。故占者观表而得内也，苟宅能制人使从之，则当吉之人，受灾于凶宅；妖逆无道，获福于吉居。尔为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无徵邪？若吉凶故当由人，则虽成居、何得而云有验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邪？果有宅邪？其无宅也？《论》曰：「宅犹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也。」应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兆也；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唯观己然有传者、己成之形也。犹睹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然各有由，不为暗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犹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卜与不卜，了无所在。而古人将有为，必曰问之龟筮，吉以定所由差，此岂徒也哉！此复吾之所疑也。武王营周，则云「考卜惟王，宅是镐京。」周公迁邑，乃卜涧，终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谁定可从。

《论》曰：「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应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耔，乃有盈仓之报耳。今见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谓宅无善恶，何异睹种田之无十千，而谓田无坏脊邪？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智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鸟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无半非冢宅邪？

《论》曰：「时日谴祟，古盛王无之，季王之所好听。」此言善矣，顾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尽然。汤祷柔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祷。」不知是时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师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汤周未为盛王。幸更详之。又当知二贤何如足下邪？

《论》曰：「贼方至，以疾走为务；食不消，以黄丸为先。子徒知此为贤于安须臾与求乞胡，而不知制贼病于无形，事功幽而无跌也。夫救火以水，虽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数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论。神而明之，遂知来物，故能独观于万化之前，收功于大顺之后。百姓谓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岂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数者留成尚滞之，天也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也。今执辟谷之术，谓养生已备，至理已尽，驰心极观，齐此而还；意所不及，皆谓无之，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得无似蟪蛄之议冰邪？欲以所识，而□□□之所弃，得无似戎人问布于中国，观麻种而不事邪？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本集）

卷五十一·魏五十一

◎嵇康（五）

◇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夫先王垂训，开制中人，言之所树，贤愚不违；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机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与之？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案如所论「甚有则愚，甚无则诞」，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无乃得离之也？若小有则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无乃得离之，则甚无者无为谓之诞也。又曰「私神立则公神废」，然则恶夫私之害公，邪之伤正，不为无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状不甚有之说，使董生托正忌之途，执不甚无之言，二贤邪趣，可得合而一、两无不失邪？今之所辨欲求实有实无，以明自然不诡，持论有工拙，议教有精粗也。寻雅论之指，谓河洛不诚，借助鬼神；故为之宗庙，以神其本；不答子贡，以求其然，则足下得不为托心无鬼、□齐契于董生邪？而复显古人之言，惧无鬼之弊，貌与情乖，立从公废私之论，欲弥缝两端，使不愚不诞，两讥董墨，谓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辞辨虽巧，难可俱通，又非所望于核论也。

故吾谓古人合德天地，动应自然，经世所立，莫不有徵。岂匿设宗庙以期后嗣，空借鬼神以讠罔将来邪？足下将谓吾与墨不殊，今不辞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区，明所当然，使人鬼同谋，幽明并济，亦所以求衷，所以为异耳。《论》曰：「圣人钧疾而祷不同，故于臣弟则周公请命，亲其身则尼父不祷，所谓礼为情貌者也。」难曰：若于臣子则宜修情貌，未闻舜禹有请君父也；若于身则否，未闻武王阙祷之命也。汤祷桑林，复为君父邪？推此而言，宜以祷为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汤周用之；祷无所行，则孔子不请。此其殊途同归随时之义也。

又曰：「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事。」足下前论云「时日非盛王所有」，故吾问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诫劝，此复两许之言也。纵令惟戊尽于诫劝，寻论案名，当言有日邪？无日邪？又曰：「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案此言以恶夫妖逆故去之，未为盛王了无日也。夫时日用于盛世，而来代袭以妖惑，犹先王制雅乐，而季世继以淫哇也。今愤妖忌，因欲去日，何异恶郑、卫而灭韶、武邪？不思其本，见其所弊，辄疾而欲除，得不为遇噎溺而迁怒邪？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时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顺之焉。有善其流而恶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庙，则谓匿而不信；类祈祷，则谓伪而无实；时日刚柔，则谓假以为劝。此圣人专造虚诈以欺天下？匹夫之谅，且犹耻之，今议古人，得无不可乃尔也！凡此数事，犹陷于诬妄。冢宅之见伐，不亦宜乎！

前《论》曰：「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论》曰：「隆准龙颜，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当成，人不能坏。相所当败，智不能救。陷当生于众险，虽可惧而无患。抑当贵于厮养，虽辱贱而必贵。薄姬之困而后昌，皆不可为，不可求，而暗自遇之。」全相之论，必当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论不滞耳。吾适以信顺为难，则便曰：「信顺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顺成，亦以不信顺败矣。若命之成败，取足于信顺，故是吾前《难》寿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顺果成相命，请问亚夫由几恶而得饿，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积几善以获存，死者负何罪以逢灾邪？既持相命，复惜信顺，欲饰二论，使得并通，恐似矛盾、无俱立之势，非辨言所能两济也。

《论》曰：「论相命当辨有无，无疑众寡。」苟一人有命，则长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吾谓知命者当无所不顺，乃畏岩墙，知命有在，立之何惧？若岩墙果能为害，不择命之长短，则知与不知，立之有祸，避之无患也。则何知白起非长平之岩墙，而云千万皆命，无疑众寡邪？若谓长平虽同于岩墙，故是相命宜值之，则命所当至，期于必然，不立之诫，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也？此复吾之所疑也。又曰：「长平不得系于命，将系宅邪？则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论》无非相命，故借长平之异同，以难相命之必然；广求异端，以明事理，岂必吉宅以质之邪？又前《论》已明吉宅之不独行，今空抑此言，欲已谁难？又曰：「长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于吾也。适至守相，便言「千万皆一」，校以至理，负情之对，于是乎见。既虚立吉宅，□而无获；欲救相命，而情以难显，故□如此，可谓善战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曰：「卜之尽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复吾所疑矣。前论以相命为主，而寻益以信顺，此一离娄也；今复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犹不知相命竟须几个为足也！若唯信顺，于理尚少，何以谓「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济，则卜何所补，于卜复曰成命邪？请问卜之成命，使单豹行卜，知将有虎灾，则隐居深宫，严备自卫，若虎犹及之，为卜无所益也，何云成相邪？若谓豹卜而得脱，本无厄虎相也，卜为妄语矣。若谓凡有命，皆当由卜乃成，则世有终身不卜者，皆失相夭命邪？若谓卜亦相也，然则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当与相命通相成，为不当各自行也。

《论》曰：「无故而居可占，犹龙颜可相也；设为吉凶而後居，以幸福报，无异假颜准而望公侯也。」然则「人实徵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无故而居可占」者，必谓当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暗营宅，自然遇吉也。然则岂独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暗动而自得正，是前《论》命自然不可增减者也。骤以可为之信顺、卜筮。成不可增减之命矣，奚独禁可为之宅？不尽相命，唯有暗作，乃是真宅邪？若瞑目可以得相，开目亦无所加也。智者愈当识之。周公营居，何故踌躇于涧、问龟筮而食洛邪？若龟筮果有助于为宅，则知暗作可有不尽善之理矣。苟暗作有不尽，则不暗岂非求之术邪？若必谓龟筮不能尽相于暗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则卜与不卜，为与不为，皆期于自得。自得苟全，则善占者所遇当识，何得无故则能知，有故则不知也？然贞宅之异假颜，贵夫无故识之。贞宅之与「设为」，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无故为「贞宅」，授吉于暗遇，「设为」减福于用知尔。然则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为故而得，故前《论》有占成之验也。然则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远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观，可得而别。利人以福，故谓之吉；害人以祸，故谓之凶。但公侯之相，暗与吉会尔。然则宅与性命，虽各一物，犹农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设公侯迁后，方乐其吉而往居之，吉宅岂选能而后纳，择善而后福哉！苟宅无情于择贤，不惜吉于「设为」，则屋不辞人，田不让耕，其所以为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后闻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与不求矣！何言诞而不可为也？由是言之，非从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挟颜状，则英布黥相，不减其贵；隆准见劓，不减公侯之标，是知颜准是公侯之标识，非所以为公侯质也。夫标识者，非公侯质也。吉名宅宇与吉者，宅实也。无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见难可也。若以非质之标识，难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许也。子阳无质而镂其掌，既知当字长耳；巨君篡宅而运其魁，即偏恃之祸，非所以为难也。至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之理。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黼黻芳华，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无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绝可作之宅邪？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论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议其余。

《论》曰：「猎夫从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为。安知所言地之善恶，犹禽吉虎凶。猎夫先筮，故择而从禽；如择居，故避凶而从吉。吉地虽不为，而可择处；犹禽虎虽不可变，而可择从。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择，何为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宫姓则无害，商则为灾也。」案此为怪所不解而以为难，似未察宫商之理也。虽此地之吉，而或长于养宫，短于毓商，犹良田虽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恶不殖也。人诚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准阴阳，俯协刚柔，中识性理，使三才相善，同会于大通，所以穷理而尽物宜也。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则比弦不动，声同则虽远相应。此事虽著，而犹莫或识。苟有五音各有宜，五气有相生，则人宅犹禽虎之类，岂可见宫商之不同而谓之地无吉凶也？

《论》曰：「天下或有能说之者，子而不言，谁与能之？」难曰：「足下前《论》已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说之矣！故吾曰『天下当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论》，而复责吾难之于能言，亦当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药之已病为一也，实；而宅之吉凶为一也，诬。既曰成居可占，又复曰□邪？药之已病，其验又见，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报赊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赊为虚，则恐所以求物之地鲜矣。吾见沟浍，不疑江海之大；睹丘陵，则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药则弃宅，见交则非赊，是海人所以终身无山，山客曰无大鱼也。」

《论》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论也。」难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许，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本，谓之无，而强以验有也。强有之验，将不盈于数矣，而并所成验者谓之多于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还之理，不因见求隐，寻端究绪，由□□而卯未。失寻端之理，犹猎师以得禽也。纵使寻迹，时有无获；然得禽，曷尝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则谓不可求，何异□兽不期，则不敢举气□足，坐守无根也。由此而言，探赜索隐，何谓为妄？」（本集）

◎嵇荀录（亡）

◇大师箴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厥初冥昧，不虑不营。欲以物开，患以事成。犯机触害，智不救生。宗长归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托贤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宁。赫胥既往，绍以皇羲。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天不离。爰及唐虞，犹笃其绪。体资易简，应天顺矩。褐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惧若在予。畴咨熙载，终禅舜禹。夫统之者劳，仰之者逸。至人重身，弃而不恤。故子州称疚，石户乘桴。许由鞠躬，辞长九州。先王仁爱，愍世忧时。哀万物之将颓，然後莅之。

下逮德哀，大道沈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擘□□仁。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犬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故殷辛不道，首缀素旗。周朝败度，彘人是谋。楚灵极暴，乾溪溃叛。晋厉残虐，栾书作难。主父弃礼，っ胎不宰。秦皇荼毒，祸流四海。是以亡国继踵，古今相承。丑彼摧灭，而袭其亡徵。初安若山，后败如崩。临刃振锋，悔何所增！

故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无曰我强，肆于骄淫。弃彼佞幸，纳比逆颜。谀言顺耳，染德生患。悠悠庶类，我控我告。唯贤是授，何必亲戚？顺乃造好，民实胥效。治乱之原，岂无昌教？穆穆天子，思问其愆。虚心导人，允求谠言。师臣司训，敢告在前。（本集）

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御览》四百九十六。案：此疑是序，未敢定之。）

◇灯铭

肃肃宵征，造我友庐，光灯吐耀，华缦长舒。

◇家诫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

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辞□谢：其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传吉迟、传凶疾，又好议人之过阙，此常人之议也。坐中所言，自非高议，但是动静消息，小小异同，但当高视，不足和答也。非义不言，详静敬道，岂非寡悔之谓？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解，近论议亦然。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亟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党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正坐视之，大见是非而争不了，则仁而无武，于义无可，当远之也。然大都争讼者，小人耳，正复有是非，共济汗漫，虽胜，可足称哉？就不得远取醉为佳。若意中偶有所讳，而彼必欲知者，共守大不已，或欲以鄙情，不可惮此小辈而为所搀引，以尽其言，今正坚语，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

自非知旧、邻比，庶几已下，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一旦事败，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以宜备之深也。凡人私语，无所不有，宜预以为意，见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与同则可，不同则彼恐事泄，思害人以灭迹也。非意所钦者，而来戏调、蚩笑人之阙者，但莫应从；小共转至于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共，而勿大冰矜趋，以不言答之，势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监临，相与无他，宜适有壶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须逆也。过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又愦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请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嵇康集目录（《世说》注。又《御览》作「嵇康集序」）

孙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饮食，得无辞让。（《魏志·王粲传》注。《世说·栖逸篇》注，《御览》二十七、九百九十九）

卷五十二·魏五十二

◎嵇康（六）

◇圣贤高士传

谨案：《隋志·杂传类》，《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传，周续之注。《唐志》以《传》属嵇康，以《赞》属周续之。据康兄喜为康传云，「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遣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是《传》与《赞》皆康撰，《唐志》误也。宋代不著录。今检群书，得五十二《传》五《赞》，凡六十一人，定著一卷，附康集之末。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四月朔。

△广成子

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问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养万物，为之奈何？」广成子蹶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吾将去汝，入无穷之间，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艺文类聚》三十六）

△襄城小童

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参乘。黄帝曰：「异哉！请问天下。」小童曰：「子少游六合之外，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乘□车游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损。将复六合之外，为天下者，子奚事焉？夫为天下，亦奚异牧马哉？去其害马而已。」黄帝再拜，称天师而还。（《艺文类聚》三十六。案：此下当有「其赞曰」。）

奇矣难测，襄城小童。倦游六合，来憩兹邦。（《水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巢父

巢父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人号为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击其膺而下之。许由怅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闻言，负吾友。」遂去，终身不相见。（《艺文类聚》三十六）

△许由

许由字武仲，尧、舜皆师之，与啮缺论尧而去，隐于沛泽之中。尧舜乃致天下而让焉，曰：「十日并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难乎？夫子为天子，则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视缺然。」许由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吾将为宾乎？」乃去，宿于逆旅之家，旦而遗其皮冠。巢父闻由为尧所让，以为污，乃临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乃退而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艺文类聚》三十六）

许由养神，宅于箕阿；德真体全，择日登遐。（《御览》五十六）

△壤父

壤父者，尧时人，年五十，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艺文类聚》三十六）

△子州支父（《艺文类聚》作「子支伯」）

子州支父者，尧、舜各以天下让支父。支父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九）

△善卷

善卷者，古之贤人也。舜以天下让之，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则衣皮毛，夏则衣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消摇天地之间，何以天下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终。（《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二十六）

△石户之农

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海，终身不反。（《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九）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者，不知何许人也。唐虞之时为诸侯；至禹，复去而耕。禹往趋而问之曰：「昔尧、舜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子，吾子去而耕，敢问其故何邪？」子高曰：「昔尧治天下，至公无私，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无留（《艺文类聚》作「落」。）吾事！」亻邑亻邑乎遂复耕而不顾。（《艺文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聚》三十六，《御览》五百九）

△卞随务光

卞随、务光者，不知何许人。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曰：「非吾事也。」汤遂伐桀，以天下让随。随曰：「后之伐桀谋于我，必以我为贼也；而又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不忍闻。」乃自投湘水。又让务光。光曰：「废上非义，杀民非仁；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哉？」乃抱石而沈庐水。

△庚市子

庚市子者，圣人无欲者也，见人争财而讼，推千金之璧于其旁，而讼者息。（《御览》五百九）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齐人，抗厉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见。公曰：「吾闻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无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见焉。（《御览》五百九。）

△涓子齐子

涓子、齐子，不接宾客，服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钓于河泽，得鲤鱼中符。后隐于宕石山，能致风雨，告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御览》五百九）

△商容

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问之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商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邪？」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乎？」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为其刚亡而弱存。」商容曰：「嘻！天下事尽矣。」（《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九）

△老子

良贾深藏，外形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史记·老子传》索隐）

△关令尹喜

关令尹喜，州大夫也，善内学星辰服食。老子西游，喜先见气，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为著书，因与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胜实，莫知所终。（《御览》五百九。）

△亥唐

亥唐，晋人也。高恪寡素，晋国惮之，虽蔬食菜羹，平公每为之欣饱。公与亥唐坐，有间，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时与亥子坐，腓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痹不敢伸。」叔向氵孛然作色不悦。公曰：「子欲贵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乃无欲也，非正坐无以养之，子何不悦乎？」（《御览》五百九）

△项橐

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注曰：「言与万物同流匹也。」（《文选》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注。案：周续之注仅存此条，《汉书·董仲舒传》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项橐也。」）

△狂接舆

狂接舆，楚人也，耕而食。楚王闻其贤，使使者持金百镒聘之，曰：「愿先生治江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去。其妻从市来，曰：「门外车马迹何深也？」接舆具告之。妻曰：「许之乎？」接舆曰：「贵富，人之所欲，子何恶之？」妻曰：「吾闻圣人乐道，不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受人爵禄，何以待之？」接舆曰：「吾不许也。」妻曰：「诚然，不如去之。」夫负釜甑，妻戴器，变姓名，莫知所之。尝见仲尼，歌而过之曰：「夙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更姓名陆通，好养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见之。（《御览》五百九）

△荣启期

荣启期者，不知何许人也。披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全于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御览》五百九。）

△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是谁？」子路曰：「是孔子。」「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仲由。」「孔丘之徒欤？」对曰：「然。」「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御览》五百九）

△荷丈人

荷丈人，不知何许人也。子路从而后，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御览》五百九）

△太公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任者，陈人。孔子围陈，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几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饰智以矜愚，修身以明污，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于患也。孰能削迹捐势，不为功名者哉？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孔子曰：「善。」辞其交游，巡于大泽，入兽不乱群，而况人也。（《御览》五百九）

△汉阴丈人

汉阴丈人者，楚人也。子贡适楚，见丈人为圃，入井抱瓮而灌，用力甚多。子贡曰：「有机于此。后重前轻曰『桔槔』，用力寡而见功多。」丈人作色曰：「闻之吾师，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子贡愕然，惭不对。有间，丈人曰：「子奚为？」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学以疑圣知，独弦歌以买声名于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气，堕汝形体，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御览》五百九）

△被裘公

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而谓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视之卑？五月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哉？」季子大粳既谢而问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哉！」（《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二十二）

△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名札，吴王之子，最少而贤。使上国还，会阖闾使专诸刺杀王僚，致国于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初适鲁，听乐，论众国之风。及过徐，徐君欲其剑，札心许之；及还，徐君已死，即解，带挂树而去。（《御览》五百九）

△愿宪

原宪味道，财寡义丰。栖迟荜门，安贱固穷。弦歌自乐，体逸心冲。进应子贡，邈有清风。（《初学记》十七）

△范蠡

范蠡者，徐人也。相越灭吴，去之齐，号鸱夷子，治产数千万。去，止陶，为陶朱公，复累巨万。一曰：蠡事周师太公，服桂饮水，去越入海，百余年乃见于陶。一旦弃资财，卖药于兰陵，世世见之。（《御览》五百九）

△屠羊说

屠羊说者，楚人，隐于屠肆，昭王失国，说往从王。王反国，将欲赏说。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囤，说亦屠羊。臣之爵禄复矣，又何赏之有？」王使司马子棋延之以三圭之位。说曰：「愿长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御览》五百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市南宜僚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为乱，使石乞告之，不从。承以剑，而僚弄丸不辍。鲁侯问曰：「吾学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忧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游无人之野，则无忧矣。」（《御览》五百九）

△周丰

周丰，鲁人也，潜居自贵。哀公执贽请见之，丰辞。使人问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此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宗庙社稷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然虽固结之，民其可不解乎？」（《御览》五百十）

△颜阖

颜阖者，鲁人也。鲁君闻其贤，以币聘焉。阖方服布衣，自饮牛，使者问曰：「此颜阖家邪？」曰：「然。」使者致币。阖曰：「恐听误。」而遗使者羞。使者反，复来求之，阖乃凿坯而遁。（《御览》五百九）

△段干木

段干木者，治清节，游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门，干木逾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礼，出过其庐则式。其仆问之，文侯曰：「干木不趣势，隐处穷巷，声驰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过齐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艺文类聚》三十六）

△庄周

庄周少学老子，梁惠王时为蒙县漆园吏，以卑贱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钓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龟，死三千岁矣，今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宁生而掉尾途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途中。」齐齐宣王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周曰：「子不见郊祭之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入太庙，欲为孤豚，其可得乎？」遂终身不仕。（《艺文类聚》三十六）

△闾丘先生

闾丘先生，齐人也。齐宣王猎于杜山，杜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赐父老衣服，父老皆谢，先生独不拜。王曰：「少也复赐，无徭役。」先生复独不拜。王曰：「父老幸劳之，故答以二赐。先生独不拜，何也？」闾丘曰：「闻王之来，愿得寿得富得贵于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仓廪备灾，无以富先生；大宫无阙，无以贵先生。」闾丘曰：「非所敢望。愿选良吏，平法度，则臣得寿矣；振之以时，则臣得富矣；令少敬长，则臣得贵矣。」（《御览》五百九）

△颜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颜歇者，齐人也。宣王见之。王曰：「歇前！」歇曰：「王前！」王不悦。歇曰：「夫歇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王作色曰：「士贵乎？」歇曰：「昔秦攻齐，令曰：敢近柳下惠垄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由是观之，先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齐王曰：「愿先生与寡人游，食太牢，乘安车。」歇曰：「愿得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舆，无罪以当贵，清净以自娱。」遂辞而去。（《御览》五百十）

△鲁连

鲁连者，齐人，好奇伟倜傥，尝游赵。秦围邯郸，连难新垣衍以秦为帝，秦军为却。平原君欲封连，连三辞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乃以千金为连寿。连笑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而无取也；即有取之，是商贾之事尔，不忍为也。」及燕将守聊城，田单攻之不能下，连乃为书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书，泣三日，乃自杀；城降，田单欲爵连，连曰：「吾与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轻世而肆意。」遂隐居海上，莫知所在。（《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十）

△田生

田生菅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亲自往，不出屋。（《艺文类聚》三十六）

△河上公

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御览》五百十）

△安丘生

长灵安丘生病笃，弟子公沙都来省之，与安共至于庭树下，闻李香开目，见双赤李著枯枝，自堕掌中，安食之，所苦尽愈。（《御览》九百六十八）

△司马季主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汉文帝时，宋忠、贾谊为太中大夫。谊曰：「吾闻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巫医。」试观卜数中，见季主坐，中弟子侍而论阴阳之纪。二人曰：「观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世未尝见也。尊官高位，贤者所处，何业之卑？何行之污？」季主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所谓贤者，乃可为羞耳。夫内无饥寒之累，外无劫夺之忧，处上而有敬，居下而无害，君子道也。卜之为业，所谓上德也。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公等喁喁，何知长者？」二人忽忽，不觉自失，后不知季玉所在。（《御览》五百十。）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初为郎，事景帝。梁孝王来朝，从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士邹阳等，相如说之，因病免，游梁。后过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归成都。后居贫，至临邛，买酒舍，文君当卢，相如著犊鼻挥，涤器市中。为人口吃，善属文。仕宦不慕高爵，尝托疾不与公卿大事。终于家，其赞曰：

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文选》注作「避患」。）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世说·品藻篇》注，《文选》谢惠连《秋怀诗》注）

△韩福

韩福者，以行义修洁。汉昭帝时以德行徵，病不进。元凤元年，诏赐帛五十匹，遣长吏时以存问，常以八月赐羊酒。不幸死者，赐复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为徵士之故事。福终身不仕，卒于家。（《艺文类聚》三十六）

△班嗣

班嗣，楼烦人也。世在京师，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老庄之道，不屑荣宦，恒居山，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桓君山从借《庄子》。嗣报曰：「若庄子者，绝圣弃智，修性保身，清虚淡泊，归之自然。钓渔于一壑，则万物不干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今吾子关仁义之羁绊，系声名之缰锁，伏孔氏之轨躅，驰颜、闵之极艺，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耀也？昔有学步邯郸者，失其故步，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也。」其行己持论如此，遂终于家。（《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十）

△蒋诩

蒋诩字元卿，杜陵人，为袞州刺史。王莽为宰衡，诩奏事到灞上，称病不进。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时人谚曰：「楚国二龚，不如杜陵蒋翁。」（《御览》五百十）

△尚长禽庆

尚长字子平，禽庆字子夏，二人相善。庆隐避不仕王莽，长通《易》、《老子》，安贫乐道，好事者更馈遗，辄受之，自足还余，如有不取也。举措必于中和。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遂求退，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知富贵不如贫贱，未知存何如亡尔。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是后肆意与同好游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艺文类聚》三十六）

△逢贞李劭公

逢贞字叔平，杜陵人。李劭公，上邵人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椽，终身不窥长安门。但闭户读书，未尝问政，不过农田之事。劭公王莽时辟地河西，建武中，窦融欲荐之，固辞乃止。家累百金，优游自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五百十，又六百十一）

△薛方

薛方、齐人，养德不仕。王莽安车迎方，因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犹小人臣欲守箕山之志。」莽说其言，遂终于家。（《御览》五百十）

△龚胜

龚胜，楚人，王莽时遣使征聘，义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父老来吊，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趋而出，终莫知其谁也。（《御览》五百十）

△逢萌徐房李云〓王尊

逢萌、徐房、李云、王尊，同时相友，世号之「四子」。（《御览》五百九）

王尊字君公，明《易》为郎，数言事不用，乃自污与官婢通，免归。诈狂佁牛，口无二价。（《后汉·逢萌传》注，案：王君公平原人。）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风人，博学高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未尝书刺谒一人。」北宫五王更，请莫能致。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设麦饭葱菜，以观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来相过，何谓如此？」乃出盛馔，侯起，左右进辇。丹笑曰：「闻桀纣驾人车，此所谓人车者邪？」侯即去辇趣骑。梁松贵震朝廷，请交丹，丹不肯见。后丹得时疾，松自将医视之，疾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吊之，时宾客满廷，丹裘褐不完，入门，坐者皆竦望其颜色，丹四向长揖，前与松语。客主礼毕后，长揖径坐，莫得与语，不肯为吏。径出，后遂隐遁，其赞曰：

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被褐长揖，义陵群萃。（《世语·品藻篇》注，又略见《御览》四百十。）

△郑仲虞

郑均字仲虞，不知何许人也，不仕汉朝。章帝自往，终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为上世君，令臣得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书禄终其身，世号之白衣尚书。（《御览》五百十）

卷五十三·魏五十三

◎伏义

义字公表。

◇与阮嗣宗书

义白：盖闻建功立勋者，必以圣贤为本；乐真养性者，必以荣名为主。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圣背贤，则不离乎狂狷；凌荣起名，则不免乎穷辱。故自生民以来，同此图例，虽历百代，业不易纲。譬如大道，徒以奔趋迟疾定其驽良，举足向路，总趋一也。然流名震响，非实不善；而抱实之奇，非人不宝；贵德保身，非礼不成；伏礼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于实而争名者，或因饰虚以自矜；慎于礼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关阖厶暧以示之不测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礼俗以见其不羁之达。又有滑稽之士糅于其间，浮沈不一，际畔相乱，或使时人莫能早分。推其大归，综之行事，徒可力极一噱，观尽崇朝。遭清世邪，则将吹其嘘以露其实；值其暗邪，则将矜其貌以疑其朴。从此观之，治大而见遗，不如资小而必集；出俗而见削，不如入检而必全。

骤听论者洋溢之声，虽未倾盖，其情如旧。然重墙难极，管短幽密，观容相额，所执各异。或谓吾子英才秀发，邈与世玄，而经纬之气有蹇缺矣；或谓吾子智不出凡，器无隈奥，而陶变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断以拒口朴；恶子者，欲抽键以骛空虚。每承此声，未尝不开精斥运，放思天渊，欲为吾子广推奥异，端求所安也。

盖自生民之性，受气之源，好恶大归，不得相远。君子徇名而不顾，亦有慕名以为显。夫名利者，总人之纲，集衢之门也。出此有为，于义未闻。吾子若欲逆取顺守，及时行志，则当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娱情养神，不厚于俗，则当浩然恣意，惟乐是治。今观其规时，则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察其乐，则食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为奇，纵体为逸，执此不回，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练。设使至宝咸在子身，疑于国宝为不得行。天官虽博，无偏驳之任；王道虽宽，无纵逸之流。苟无其分，则为身害教，贼怨布天下，以此备之，殆恐攻害其至无日，安坐难保。而闻吾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潺，又或拊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忄舟张，动与世乖，抗风立侯，蔑若无人。傥独奇变逸运，渐在于此，将以神接虚交，异物所乱，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贵其知运而不忧；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满。就其怀忧，必发于见孤，孤不自孤而怨时也；就其持满，必起于见崇，崇不自崇而骄世也。

行来之议，又传吾子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然开阖之节不制于礼，动静之度不羁于俗。凡谘咏，善之则教慈于父兄，恶之则言丑于雠敌；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丑其言而乐其业者也。故人称窃简写律，踞厕读书，诵之可悼。深怪达者之行，其象若庄周、淮南、东方之徒，皆投迹教外，放思太玄；其大言异旨，殆自谓能回天维，举地络，观持世之极，总得物之宗。仰承独唱，与世争党。乃谓生为劳役，而不能煞身以当论；谓财为秽累，而不能割贿以见讥。由是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郁怨于不得，故假无欲以自通；怠惰于人检，故殊圣人以自大。凡此数者，尚皆奇才异略，命世崛起，徒以时昏俗乱，宝沈幽夜，而性放荡不一，萎致国宝之责，庶其不然。而况吾子志非遁世，世无所适，麟骥苟修，天云可据。动则不能龙摅虎超，同机伊、霍；静则不能珠潜璧匿，连迹巢、光。言无定端，行不纯轨，虚尽年时，以自疑外，岂异乎韩子所谓无施之马，骨体虽美懿，牵缩不随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险，则忧在将命值世太清，则愤于匿颖。欲其世平而有骋足之场，时安而有彼智之局。方今大魏兴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门，割石索宝，以吴蜀二虏巢窟未破，长筹之士所当奋力，可谓器与运会，不卜而行，今其时矣。向使吾子才足盖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因大师韬敌之变，陈孙子庙胜之策，使烽燧不起于四垂，羽檄不施于中夏，定勋立事，抚国宁民；而饱食安卧，囊悬室罄，力牵于役，财凋于赋，养生之具乱于细民，为壮士者岂能然乎？若居其劳而不知病其事，则经纬之气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为其医，则针石之巧浅矣。今吾子擢才达德，则无毛遂颖脱之势；翦迹灭光，则无四皓岳立之高；丰家富屋，则无陶朱货殖之利；延年益寿，则无松乔蝉蜕之变：总论吾子所归，义无所出。然众论云扰，佥称大异，疑夫郁气之下必有秘伏，重奥之内必有积宝。虽无颜氏之妙，思睹恍惚之迹；虽无锺子之达，乐闻山林之音。想亦不隐才颖于肝膈，而不扬之于清观；任贤智于骨气，而不播之于高听。且明智之为物，犹泉流之吐润，固不于挹酌而为损，含伫而增益也。

张仪之志，激于见劫；季路晚悟，滞在持满。是以不嫌尽言，究其良若，想必勃然，承声响发。若乃群能独踊，无以应唱，悬机待时，不能触物，则不达于谈者，所谓挟祖奕以守要际，闭虚门以示不测者也。昔轮扁不能言微于其弟，伯乐不能语妙于其子，此盖智术之曲挠，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闻之业；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称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变通卓逸，行得天符，言发恍然，邈在世表，则将为吾子谢物输力。因风自释，染笔附绅。谘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义白。（《阮嗣宗集》）

◎嵇叔良

叔良，为东平太守。

◇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相阮嗣宗碑

先生讳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厥远祖陶化于上世，而先生弘美于后代，《诗》所载阮国，则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和光同略，群生莫能属也；确不可拔，当途莫能贵也。或出或处，与时升降；或默或语，与世推移。望其形者犹登岳涉海，荡然无以究其高、测其深；览其神者，犹旁璞亲，肃然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钦其宝而伟其奇也。不屑夷、齐之洁，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连之污，故其道不可屈也。蘧瑗升降于卷舒，宁武去就于愚智，顾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庙之牺，安不灵之龟，故无孤愤之逼而有途中之广。观屈谷鸣雁，是以处才不才之间；察巨瓠纬带，是以游有用之际。夸大辨而御之以讷，资大白而亡之以辱。为无为而名不能累也，事无事而世不能役也。访垂天之翼于寂寞之域，投芒刀之颖于有解之会，固恢恢必余地，岂若接舆被张以养生，於陵观园以求实，龌龊近步，修轨辙而已哉！尼父议老氏于游龙，卫赐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几乎！方将攀逸驾于洪涯，邈遐轨于巢州。跨宇宙以高挹，陵云霄以优游。享年如千，遘病而卒。于是远鉴之士，有识之徒，先生之没，夫岂不慨然！临豪杰而存惠子之间，运斧斫而思郢人之工，乃探赜索隐以叙雅操，使将来君子知庄生之迹，略举其志。埤之曰：

峨峨先生，天挺无欲。玄虚恬淡，混齐荣辱。荡涤秽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韬韫光烛。鼓棹沧浪，弹冠峤岳。颐神大素，简迈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浊。翱翔区外，遗物庶俗。隐处巨室，反真归漠。汪汪渊源，迈迹图录。（《广文选》作稽叔夜，误。杨慎《丹铅总录》以为东平太守稽叔良撰，未详何据。文不他见，姑列此，俟考。）

◎吕安

安字仲悌，东平人，徵士。景元中，坐事与嵇康俱诛。有集一卷。

◇髑髅赋

踌躇增愁，言游旧乡，惟遇髑髅，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叹，告于昊苍。此独何人？命不永长。身销原野，骨曝大荒。余将殡子时服，与子严装。殓以棺椁，迁彼幽堂。于是髑髅蠢如，精灵感应。若在若无，斐然见形。温色素肤，昔以无良。行逢皇乾，来游此土。天夺我年，令我全肤消灭，白骨连翩。四支摧藏于草莽，孤魂悲悼乎黄泉。生则归化，明则反昏。格于上下，何物不然？余乃感其苦酸，哂其所说。念尔荼毒，形神断绝。今宅子后土，以为永列。相与异路，于是便别。（《艺文类聚》十七，《初学记》十四）

上奏元神，下告皇。（《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注）

◎周晃

晃，正元中为曲历郎。

◇日蚀考负对

历候所掌，推步迟速，可以知加时早晚；度交缓急，可以知薄蚀浅深。合朔之时，或有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或日掩月，则日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至于日月相掩，必蚀之理，无术以推，是以古者诸侯旅见天子，日蚀则废礼，尝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以前代史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审日蚀之数，故有不得终礼。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甲寅诏书，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通典》七十八）

◇又对

古来黄帝、颛项、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本由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通典》七十八）

◎王俊

俊，太原人。

◇表德论

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宋书·礼志二》。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大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

◎扬元凤

元凤，爵里未详。

◇赋

三重五品，商溪祭里。（《梁书·刘杳传》云，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云云。）

◎霍弋

弋字绍先，南郡枝江人。蜀章武末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除谒者，丞相亮请为记室。后为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历参军《厂来》隆，屯副贰都督，转护军，领永昌太守，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事，进号安南将军。蜀亡，举郡内附，拜南中都督，以功封列侯。

◇率六郡将守上表

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二。（《蜀志·霍峻传》注引《汉晋春秋》）

◇遣戍交誓

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吴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初霍弋遣杨稷毛炅等戍，与之誓。）

◎刘徽

徽，爵里未详。（《晋书·律历志上》以为魏景元四年注。）

◇《九章算术》注序

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记称隶首作数，其详未之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者，多近语也。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事类相推，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且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虽曰九数，其能穷纤入微，探测无方，至于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难为也。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综于此耳。《周官》「大司徒」职：「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说云：「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夫云尔者，以术推之。案，九章立四表望远，及因木望山之术，皆端旁互见，无有超邈，若斯之类。然则苍等为术，犹未足以博尽群数也。徽寻九数，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于此也。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勾股，则必以重差为率，故曰重差也。立雨表于洛阳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尽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时，以景差为法，表高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即为从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为勾股，为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径寸之筒南望日，日满筒空，则定筒之长短以为股率；以筒径为勾率，日去人之数为大股，大股之勾，即日径也。虽天圆穹之象，犹曰可度，又况泰山之高，与江海之广哉！徽以为今之史籍，且略举天地之物，考论厥数，载之于志，以阐世术之美，辄造重差，并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缀于勾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详而览焉。（《九章算术》，曲阜孔氏刊本）

◎贾岱宗

岱宗，爵里未详。（案：《艺文类聚》在傅玄后，盖元魏人。《初学记》在傅玄后，则以为曹魏人。今姑列此，俟考。）

◇大狗赋

余生处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辟，进不得补过之功，退不得御国之册，帝曰畴咨，迸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其头颅也，不可论以尽；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释。ェイ亮蹴跄，雄资猛相。兀然高八九尺，形体如翦削，（《初学记》作「箭镝」，从《艺文类聚》。）象貌如刻画，毛翰（《初学记》作「逾」，从《艺文类聚》。）紫艳光，双肩如白璧。时频伸而振迅，若应龙之腾掷。爪类刀戈，牙如交戟。闻林兽之群争，断销锁而石。逆风长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野禽是觅。鼻嗅微香，眼裁轻迹。眄目攀而奋怒，挥霍而振阅。（《艺文类聚》作「掷」。譬若从《艺文类聚》增。）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驳制六驳，折其脊。拓《才索》熊罢，破其匈，扌弃抄兽头，断其脉。爪处如剑。（《艺文类聚》作钩桀。）牙创似铍（《艺文类聚》作「矛」。）刺，视其未死之间，血泉涌如箭射。于是驱麋鹿之大群，入穷谷之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击。前无孑遗，后无一只。然其所折伏，敬主识人。昼则无窥窬之客，夜则无奸淫之宾。通听百里，夜吠狺狺。若乃蛮夷猾夏，列士异操；轻礻亲单集，人马衔枚。猛火先觉，音声正摧。竦耳侧听，则恒山动；南向崖柴，则霍山颓。眈精直视，则会丘石嵬，赫奔突，则重开。非吾畋猎之有益，乃可安国家卫四邻者也。昔宋人有鹊子之誉，韩国珍其大卢；弥明振之于巨獒，瓠受之于蛮都。论百代之名狗，敢余犬之能俱？绝四铁之犭曷才乔，云何卢令之足书？（《初学记》二十九。又见《艺文类聚》九十四，有删节。）

卷五十四·魏五十四

◎公孙渊

渊字文懿，辽东襄平人，祖度，父康，并封侯，据有辽东。太和初，胁夺其叔父恭位而自立，拜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寻遣使通吴，吴封为燕王，加九锡，复诱斩吴使，表闻，进拜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景初初征不至，自立为燕王，建元绍汉。太尉司马懿讨斩之。

◇表吴主权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运；王路未夷，倾侧扰攘。自先人以来，历事汉、魏，阶缘际会，为国效节，继世享任，得守藩表，犹知符命未有攸归。每感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荡析。仰此天命将有眷顾，私从一隅永瞻云日。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讠为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饶适齐，乐毅走赵，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陈平、耿况，亦睹时变，卒归于汉，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时不世遇，是以凄凄怀慕自纳，望远视险，有如近易。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魏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

◇上魏明帝表（青龙元年）

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甘言厚礼，以诱吴贼。幸赖天道福助大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此贼虏暗然迷惑，违戾群下，不从众谏，承信臣言，远遣船使，多将士卒，来致封拜。臣之所执，得如本志，虽忧罪衅，私怀幸甚。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伪使者张弥、许晏与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将吏兵四百余人，赍文书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潜别赍致遗货物，欲因市马。军将贺达、虞咨领余众在船所。臣本欲须凉节乃取弥等，而弥等人兵众多，见臣不便承受吴命，意有猜疑。惧其先作，变态妄生，即进兵围取，斩弥、晏、泰、潜等首级。其吏从兵众，皆士伍小人，给使东西，不得自由，面缚乞降，不忍诛杀，辄听纳受，徙充边城。别遣将韩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使领长史柳远设宾主礼，诱请达、咨，三军潜伏以待其下，又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达、咨怀疑不下，使诸市买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锋矢乱发，斩首三百余级，被创赴水没溺者可二百余人，其散走山谷，来归降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得银印、铜印、兵器、资货，不可胜数。谨遣西曹掾公孙珩奉送贼权所假臣节、印绶、符策、九锡、什物，及弥等伪节、印绶、首级。（《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宿舒、孙综前到吴，贼权问臣家内小大，舒、综对臣有三息，修别属亡弟。权敢奸巧，便擅拜命。谨封送印绶、符策。臣虽无昔人洗耳之风，惭为贼权污损所加，既行天诛，犹有余忿。（同上）

权待舒、综，契阔委曲，君臣上下，毕欢竭情。而令四使见杀，枭示万里。士众流离，屠戮津渚。惭耻远布，痛辱弥天。权之怨疾，将刻肌骨。若天衰其业，使至丧陨，权将内伤愤激而死。若期运未讫，将播毒螫，必恐长蛇来为寇害。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如有船众后年向海门，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备豫。（同上）

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今乃谲欺，遣使诱致，令权倾心，虚国竭禄，远命上卿，宠授极位，震动南土，备尽礼数。又臣门户受恩，实深实重。自臣承摄即事以来，连被荣宠，殊特无量，分当陨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计迷暗，不即禽贼，以至见疑。前章表所陈情趣事势，实但欲罢弊此贼，使困自绝，诚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盗之虏也。而后爱憎之人，缘事加诬，伪生节目，卒令明听疑于市虎，移恩改爱，兴动威怒，几至沈没，长为负忝。幸赖慈恩，犹垂三宥，使得补过，解除愆责。如天威远加，不见假借，早当糜碎，辱先废祀，何缘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畴昔，至此变故，余怖踊跃，未敢便宁。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纤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长令抱戴，衔分三泉。（同上）

臣被服光荣，恩情未报，而以罪衅，自招谴怒，分当即戮，为众社戒。所以越典诡常，伪通于吴，诚自念穷迫，报效未立，而为天威督罚所加，长恐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阙替废于一年，遣使诱吴，知其必来。权之求郡，积有年岁，初无倡答一言之应。今权得使，来必不疑，至此一举，果如所规，上卿大众，翕赫丰盛，财货赂遗，倾国极位，到见禽取，流离死亡，千有余人，灭绝不反。此诚暴猾贼之锋，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损其业，足以惭之矣。臣之忄娄々念效于国，虽有非常之过，亦有非常之功，愿陛下原其逾阙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国恩，保全终始矣。（《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郭昕、柳浦

昕为公孙渊长史，浦为参军。

◇为公孙渊上书自直

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诏书，伏读恳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当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蝼蚁小丑，器非时用，遭值千载，被受公孙渊祖考以来光明之德，惠泽沾渥，滋润荣华，无寸尺之功，有负乘之累，遂蒙褒奖，登名天府，并以驽蹇附龙托骥，纡青拖紫，飞腾云梯，感恩惟报，死不择地。

臣等闻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是以因缘诉让，冒犯冤。郡在藩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然犹跋扈，虔刘边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门昼闭，路无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没。渊祖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耀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辽土之不坏，实度是赖。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而民系于虏廷矣。遗风余爱，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践统洪绪，克壮徽猷，文昭武烈，迈德种仁；乃心京辇，翼翼虔恭，佐国平乱，效绩纷纭，功隆事大，勋藏王府。度、康当值武皇帝休明之会，合策名之计，夹辅汉室，降身委质，卑己事魏。匪处小厌大，畏而服焉，乃慕托高风，怀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虚心接纳，待以不次，功无巨细，每不见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皇天后土，实闻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渊生有兰石之姿，少含恺悌之训，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钦仰，莫弗怀爱。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为国以礼，淑化流行，独见先睹，罗结遐方，勤王之义，视险如夷，世载忠亮，不陨厥名。孙权慕义，不远万里，连所遣使，欲自结援，虽见绝杀，不念旧怨，纤纤往来，求成恩好。渊执节弥固，不为利回，守志匪石，确乎弥坚。犹惧丹心未见保明，乃卑辞厚币，诱致权使，枭截献馘，以示无二。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渊不顾敌雠之深，念存人臣之节，绝强吴之欢，昭事魏之心，灵明鉴，普天咸闻。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嘉美洪烈，懿兹武功，诞锡休命，宠亚齐、鲁，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诚以天覆之恩，当卒终始，得竭股肱，永保禄位，不虞一旦，横被残酷。惟育养之厚，念积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见弃，举国号兆，拊膺泣血。夫三军所伐，蛮夷戎狄，骄逸不虔，于是致武，不闻义国，反受诛讨。

盖圣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职，则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后征伐。渊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谓勉矣。尽忠竭节，还被患祸。《小弁》之作，《离骚》之兴，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盗言孔甘，犹当清览，憎而知善；谗巧似直，或乱圣听，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当垂三宥；若不改寤，计功减降，当在八议。而潜军伺袭，大兵奄至，舞戈长驱，冲击辽土。犬马恶死，况于人类！吏民昧死，挫辱王师。渊虽冤枉，方临危殆，犹恃圣恩，怅然重奔，冀必奸臣矫制，妄肆威虐，乃谓臣等曰：「汉安帝建光元年，辽东属国都尉庞奋，受三月乙未诏书，曰收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推案无乙未诏书，遗侍御史幽州牧考奸臣矫制者。今刺史或傥谬承矫制乎？」臣等议以为，刺史兴兵，摇动天下，殆非矫制，必是诏命。渊乃俯仰叹息，自伤无罪。深惟土地所以养人，窃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释绂，逝归林麓。臣等维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门，不听所执。而七营虎士，伍部蛮夷，各怀素饱，不谋同心，奋臂大呼，排门遁出。近郊农民，释其耨，伐薪制梃，改案为橹，奔驰赴难，军旅行成，虽蹈汤火，死不顾生。渊虽见孤弃，怨而不怒，比遣敕军，勿得干犯，及手书告诰，恳恻至诚。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毕命，投死无悔。渊惧吏士不从教令，乃躬驰骛，自往化解，仅乃止之。一饭之惠，匹夫所死，况渊累叶信结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兴，爰暨陛下，荣渊累叶，丰功懿德，策名褒扬，辩著廊庙，胜衣举履，诵咏明文，以为口实。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诸侯，犹慕著信，以隆霸业。《诗》美文王作孚万邦，《论语》称仲尼去食存信；信之为德，固亦大矣。

今吴、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摇荡，无所统一。臣等每为陛下惧此危心。渊据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国殷兵强，可以横行。策名委质，守死善道，忠至义尽，为九州表。方今二敌窥门，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渊是害。茹柔吐刚，非王者之道也。臣等虽鄙，诚窃耻之。若无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惧焉？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窦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昔蒯通言直，汉祖赦其诛；郑詹辞顺，晋文原其死。臣等顽愚，不达大节，苟执一介，披露肝胆，言逆龙鳞，罪当万死。惟陛下恢崇抚育，亮其控告，使疏远之臣，永有保恃。（《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

◎列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柔妻

高柔妻，姓氏未详。（案：晋亦有高柔。《世说·轻诋篇》注引孙统为柔集叙曰：「柔字世远，乐安人。才理清鲜，安行仁义，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妇人。柔家道隆崇，既罢司空参军、安固令，营宅于伏川，驰动之情既薄，又爱玩贤妻，便有终焉之志。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黾勉应命。眷恋绸缪，不能相舍。相赠诗书，清婉辛切。」据此则高柔妻乃胡母氏也。然《御览》八百十六引高柔妻与柔书，皆作高文惠妻与文惠书，则又为魏之高柔，岂文惠亦有才妇而本传及裴注阙略欤？今姑编入《魏文》，俟博通者定之。）

◇与夫文惠书

今奉总合十枚，组生履一纟 两，织成袜一量。（《御览》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十六）

卷五十五·魏五十五

◎阙名（一）

◇诏

唯有一息，足堪负荷，思所以散其忧怀，给阳遂车四望。（《御览》七百七十三引《晋阳秋》曰：「魏舒子亡诏曰」云云。）

◇魏令

官长卒者，官吏皆齐衰，葬讫而除之。（《通典》九十九）

◇丧葬令

王及郡公侯之国者薨，其国相、官属、长史，及内史下令长丞尉，皆服斩，居倚庐，妃夫人服齐，朝晡诣丧庭，临以丧服视事。葬讫除服，其非国下令长丞尉，及不之国者相、内史及令长丞尉，其相、内史、吏皆素服，三日哭临。其虽非近官，而亲在丧庭执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内史及以列侯为吏、令长者无服，皆发哀三日。（《通典》八十八）

◇上言孔子祀典

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辟雍行礼，必祭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史奉祀，尊为贵神。（《魏志·崔林传》。景初中，鲁相上言。）

◇上言大人见襄武

有大人见，身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魏志·陈留王纪》。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言。又见《水经·渭水注》引《魏志》「襄武上言」。）

◇奏改庙乐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汉氏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翻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魏志·文帝纪》黄初四年注引《魏书》有司奏）

◇奏立亲庙二

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特立武帝庙，百世不毁。（《魏志·明帝纪》注引「黄初四年有司奏」。案：黄初中不合预称文帝，当是裴松之追改。）

◇奏改埋铭旌

祖宗之号，所以表德，题旌古今异仪。今列祖之号，宜改施新铭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议，与重俱埋于庙内外之左。（《通典》八十四，引《魏尚书奏》）

◇奏改元太和

《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宋书·礼志一》引尚书奏）

◇奏置《大钧》乐

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歌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Ω》、《南》、《》、《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请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以为荐享，乃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宋书·乐志一》。太和初，公卿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乐舞冠服

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绛袜，黑韦。《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幅裤。此三舞者皆执羽，其馀服如前。（《宋书·乐志一》。太和初，尚书又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谥文昭皇后

盖孝敬之道，笃乎其亲，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谓生则致其养，殁则光其灵，诵述以尽其美，宣扬以显其名者也。今陛下以圣懿之德，绍承洪业，至孝，通于神明，遭离殷忧，每劳谦让。先帝迁神山陵，大礼既备，至于先后，未有显谥。伏惟先后恭让著于幽微，至行显于不言，化流邦国，德侔《二南》，故能膺神灵嘉祥，为大魏世妃。虽夙年登遐，万载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谥法》：「圣闻周达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谥曰「文昭皇后」。（《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三公奏。）

◇奏立文昭皇后庙

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原。今文昭皇后之于万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祀，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魏书·三公奏》。又见《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奏议文昭皇后庙乐

《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宋书·乐志一》尚书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七）

◇奏外祖母丧制

汉旧事亡阙，无外祖制仪。三代异礼，可临毕，御还寝，明日反吉便膳。（《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敬后夫人之丧，尚书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事

今作洛阳宫殿，取白石之人，钻山索异石，凿石求云母，工役之事，莫过于此。（《白帖》，《魏名臣奏》）

◇奏定告瑞仪

秦静议当遣兼太尉告祠，以武皇帝从五精以上六座，余众神皆不设牲，用如郊祭。（《通典》五十五。尚书奏。）

◇奏增定告瑞册文

册文侍中韦诞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昔舜受禅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于文少不可分别，可更增五精字。（《通典》五十五。尚书奏。）

◇奏定七庙制（景初元年六月）

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书·礼志上》。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奏。又见《宋书·礼志三》）

◇奏不毁文昭皇后庙（景初元年冬）

盖帝王之兴，既有受命之君，又有圣妃协于神灵，然后克昌厥世，以成王业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挚、陶唐、商、周代兴。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原，特立宫庙，世世享尝，《周礼》所谓「奏夷则，歌中吕，舞大，以享先妣」者也。诗人颂之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原。」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闷宫有亻血，实实枚枚。赫赫姜原，其德不回。」《诗》、《礼》所称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运，继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弥隆，庙祧之数，实与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无穷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灵符，诞育明圣，功济生民，德盈宇宙，开诸后嗣，乃道化之所兴也。寝庙特祀，亦姜原之闷宫也。而未著不毁之制，惧论功报德之义，万世或阙焉，非所以昭孝示后世也。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有司奏。）

◇奏议燕王不称臣（景元元年十一月）

礼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运，抚临万国，绍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体尊戚属，正位藩服，躬秉虔肃，率蹈恭德以先万国。其于正典，阐济大顺，所不得制。圣朝诚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等平议以为燕王章表，可听如旧式。中诏所施，或存好问，准之义类，则「宴觌之族」也，可少顺圣敬，加崇仪称，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国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轨仪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诏燕王」。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诸称燕王者，可皆上平。（案，此当有误，《通典》作「皆云上」字，亦当疑。）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称触王讳，以彰殊礼，加于群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顺圣敬之心。二者不愆，礼实宜之，可普告施行。（《魏志·陈留王纪》。有司等议奏。又见《通典》六十七）

◇奏事

世祖朝有献虎者，问：「虎何食？」对曰：「食肉。」诏曰：「下民厌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贲射之。斯实得计于时，而名垂于后。（《御览》八百九十二引《魏名臣奏》）

夫乐所以播德通灵。（《初学记》十五引《魏名臣奏》）

◇请太后令书称诏制（甘露五年五月）

殿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魏志·高贵乡公纪》。群公请。）

◇锺繇谥议（太和四年四月）

繇昔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犹于张之在汉也。（《魏志·锺繇传》注引《魏书》。有司议谥，以为。）

◇以刘康袭爵素服夺情议

按《周礼》，天子公卿诸侯吉服，皆玄冕朱裹，玄衣裳，有丧凶则变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蚁裳。云麻冕者，则素冕麻不加采色；又变其裳，亦非纯吉，亦不纯凶。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绛衣一服而已，有丧凶之事，则变吉服以从简易。故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为王，则玄冠，服素以承诏命，事讫然后反丧服。考之前典，则差周书；论之汉室，则合常制。（《通典》七十二，《魏尚书奏》）

◇议诛曹爽等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魏志·曹爽传》会公卿朝臣廷议，以为云云。于是收爽、义、训、何晏、邓、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议发王凌令狐愚冢

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旧典。（《魏志·王凌传》。朝议以为。）

◇议斩李丰夏侯玄等（嘉平六年二月）

丰等各受殊宠，典综机密，缉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备世臣，并居列位，而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交关阉竖，授以奸计；畏惮天威，不敢显谋，乃欲要君胁上，肆其诈虐，谋诛良辅，擅相建立，将以倾覆京室，颠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报毓施行。（《魏志·夏侯玄传》。公卿朝臣廷尉议。）

◇文昌殿前钟ね铭

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之钟。（《文选·魏都赋》刘渊林注。案：「丙申」当是「丙辰」，乃明帝青龙四年也。）

◇《中论》序

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世，乐贤者寡，同时之人，不早记录，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恐历久远，名或不传。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叹。先目其德以发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属之篇首，以为之序。其辞曰：

世有雅达君子者，姓徐名干，字伟长，北海剧人也。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则乐诵九德之文；通耳而识，则教不再言，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时灵帝之末年也。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售，竞相尚爵号，君病俗迷昏，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有一业胜己者，便从学焉，必尽其所知，而后释之；有一言之美，不令过耳，必心识之。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故日夜，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昼则研精经纬，夜则历观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ん小学，治浮名，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寡识之人，适解驱使荣利，岂知大道之根？然其余以疏略为太简，曾无忧乐；徒以为习书之儒，不足为上。欣之者众，辩之者寡。故令君州闾之称，不早彰彻。然秉正独立，志有所存，俗之毁誉，有如浮€。若有觉而还反者，则以道进之，忘其前之谤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学而上达，皆此之类也。

于时董卓作乱，劫主西迁，奸雄满野，天下无主。圣人之道息，邪伪之事兴；营利之士得誉，守贞之贤不彰，故令君誉闻不振于华夏，玉帛安车，不至于门。考其德行文艺，实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岂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旧都，州郡牧守礼命连武欲致之。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有讥孟轲，不较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用思深妙，以发疾。潜伏延年，会上公拨乱，王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历载五六，疾稍沈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时人或有闻其如此而往观之，或有颇识其真而从之者。君无不容而见之，厉以声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论，知可以道长者，则微而诱之，令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阴行。其所匡济，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则不以其短，各取其长，而善之取，故少显尽已之交，亦无孜孜和爱之好。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渊默难测，诚宝伟之器也。

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选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其所甄纪，迈君昔志，盖千百之一也。文义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陨颓，岂不痛哉！余数侍坐，观君之言常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知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中论》元板本。案：此序徐同时人作，旧无名氏。《意林》、《中论》六卷，任氏注。任嘏与同时，多著述，疑此序及注皆任嘏作，不敢定之。）

卷五十六·魏五十六

◎阙名（二）

◇横海将军吕君碑铭

君讳□□□□□□博望人也。其先四岳，出自炎帝。□□□□□□□□内辅机衡，外司方职，是以□族繁毓，申吕并兴，君其胄也。君天姿果毅，仍□于武，武而不害，当值季末，汉失其御，群雄争逸，海内□隔，王途秽塞。君以中勇，显名州司，试守雉长，执戈秉戎，慎守易，兵不顿于敌国，坠不侵于四邻，拜武猛都尉厉节中郎将裨将军，封关内侯。王师南征，与充军从，奄有江汉，舍爵册勋，封阴德亭侯，领郡。鸠集荒散，为民统纪，三考有成，转拜平狄将军，改封卢亭侯，莅国赋政，十有三年。正身帅下，俭以足用，食不贰膳，坐不重席，厩无食粟之马，出无副车之从，生不利家，死不托孤，可谓良大夫也。虽叔敖相楚，晏婴在齐，不能尚也。行师御众，暑即不盖，寒即不裘。其于战也，即履矢石之所及，锋刃之所先，虽古良将，不能逾也。会水□阙羽猖獗为寇，荡摇边鄙，虔刘民人，而洪水播溢，泛没樊城，平源十刃，外渎潜通，猛将骁骑，载沈载浮。于是不逞作慝，群歹凶鼎沸，或保城而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率众负旌，自叩敌门，中人以下，并生异心。君威怀之信，临难益著，故能桀然攘除奸逆，独存社稷，连城十三，民无虺蝎。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食邑并七百户，将遂迷声于方表，扫丑虏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书洪□于宗彝，不吊昊天，降兹灾咎，寝疾一旬，大命陨隧，年六十有一，黄初二年正月□子薨于□□□□□帝主闵□，□寮伤悼，使谒者吊祠，赙赠有加，臣吏士庶，莫不哀□。于是故郡吏□□杨向□□追惟惠君，攀慕网极，乃共刊石勒铭，昭示来裔。其辞曰：

灾灵降精，岳祚後昆。膺期诞授，实生我君。桓桓□毅，抑之以文。□整军容，入在惠民。御敌用威，附下以仁。义刑既著，允济□勋。钻功金石。（下缺。《隶释》十九）

◇丰都市古冢铭

筮道若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御览》一百九十一引《西京记》云：「东京丰都初筑市，掘得古冢铭」云云。当时达者参验其文，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魏大飨记残碑（黄初三年）

唐君元，ぁ西人，（阙）太守先。（阙）三字。大飨（阙）记。

陈留谢（阙）渡旧乐（阙）孙有而仰庐一何过！（阙）可间章兴（阙）足天（阙）赵宋（阙）岷东（阙）毕方承高（阙）范会（阙）东中山（阙）时亦童晋（阙）唐景宽安定（阙）反历陶（阙）阳（阙）剔前僧（阙）山仲喜其夫堂厨（阙）众将望曰刑庶时卒（阙）为气（阙）

◇维黄初三年（阙月阙三字）繇文为书

千秋万代（阙二字）主重居外天地始（阙）至里（阙）文王大飨之（阙）皇（阙）高（阙）徒集有（阙）之魁万名（阙）一据东西南（阙）术（阙）复歌叹丽（阙）建起尚盘古罗天（阙）为感续（阙）于其（阙）二字樵室去殆寇获（阙）不（阙）我是（阙）愤汉则瑞（阙）为至府。（《隶续》四）

◇伊阙左壁摩崖

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水经·伊水注》云：盖记水之涨减也。）

◇胶东令王君庙门断碑二黄初五年

自王氏之先出（阙）季（下阙）九世（阙二字）乃复闻声（下阙）众胜邯郸之围强（下阙）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武（下阙）溺而濡足至孝昭二季（下阙）夏甫举孝廉武（阙）令（下阙）哙字叔恭博士徽阳（下阙）已後死土亏京师者五世（下阙）阳太守自高平就学（下阙）宗直道者率困而後（下阙）子勃海府丞次子尚书郎（下阙）茂举孝廉为谯令去官（下阙）仇牧之忿旧不顾难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阙）弱弟居荒乱之中（阙）鲸（下阙）为郡功曹去官家拜（下阙）令（阙）所宰莅驰化如神（下阙）辰也季册有一黄初五（下阙）

◇张氏亏先姑仰堂宇（下阙）

（上阙）念鼎足爰建时雍（阙五字）式不（上阙）魏后实天所授兆发◆（阙三字）如旧（上阙）周服从此龙光文好俎豆武侯鹰扬（上阙）十朱旗乃举席卷三（阙）克成帝宇（下阙）路（阙二字）逸民（阙二字）逸民匪雕匪琢（阙）哲（阙二字）有处显允君子或默或语（上阙）光隆前（阙）伊汉中叶皇极不建（上阙）我（阙）汉（阙）聘（阙）车束帛有王戋（上阙）庶绩咸喜咨尔阳（阙）维（上阙）亢（阙）允（阙）匪（阙）攸居（阙二字）王所（上阙）空彝伦攸（阙）冲质（阙）炎（阙）中微（上阙）人（阙）得阙六字刚克（上阙）有馥其馨（阙）时（上阙）哉宜（阙）帝庭内菅机密（阙）轨（阙）平出（上阙）赤如（阙）荣身殁名立永扬德（阙）显（上阙）用（阙）康将和（阙）门剖符（阙）景（上阙）来世飨。（《隶续》十一）

◇刘镇南碑

君讳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君膺期诞生，瑰伟大度，黄中通理，博物多识。（《世说·轻诋篇》注作「博识多闻」。）为郡功曹，千里称平。上计吏辟大将军府，迁北军中侯，在位十旬，以贤能特选拜荆州刺史。初平元年十一月到官，清风先丘，莫不震肃，奸轨改节，不仁引颈。君乃布恺悌，流惠和，慕唐叔之野棠，思王遵之驱，赋政造次，德化宣行。

俄而汉室大乱，祸起萧墙，赋臣专政，豪雄虎争，县邑闾里，奸仇烟发，州县残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坏。当是时也，虽有孔、翟之圣贤，育贲之勇势，无所措其智力。君遇险而建略，遭难而发权，招命英俊，援得骁雄，谋臣武将，合策明计。出次北境，迁屯汉阴，因沧浪以为隍，即春叶以为庸。南抚衡阳，东绥淄沂，西靖巫山，保四疆。选才任良，式序贤能，简将命卒，棋布星陈，备要塞之处，戍八方之边；劝穑务农，以田以渔，余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郡守令长，冠带章服，府寺亭乡，崇栋高门，皆如其旧；当世知名，辐辏而到，四方襁负，自远若归；穷山幽谷，于是为邦。百工集趣，机巧万端，器械通变，利民无穷。邻邦怀慕，交扬益州，尽遣驿使，冠盖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归功之绪；莫匪嘉绩，克厌帝心，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

于时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丧，百遗二三，而君保完万里，至于沧海。圣朝钦亮，析圭授土，俾扬武威，遣御史中丞锺繇即拜镇南将军，锡鼓吹大车，策命褒崇，谓之伯父；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开府辟召，仪如三公。上复遣左中郎将祝耽授节，以增威重，并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君所裁。虽周召授分陕之任，不过远也。

交州殊远，王途未夷，夷民归附，大小受命，其郡县长吏有缺，皆来请之，君权为选置，以安荒裔，辄别上闻，齐桓迁邢、封卫之义也。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垒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りり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及延见武将文吏，教令温雅，礼接优隆，言不及军旅之事，辞不迁官曹之文。上论三坟八索之典，下陈辅世忠义之方。内刚如秋霜，外柔如春阳，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兹通，可谓道理丕才，命世希有者已。

仁者寿，宜享胡考。昊天不吊，年六十有七，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殒薨。耕夫罢耜，织女投杼，老幼哀号，若丧父母。时道路难险，留坟州土，转移葬归立墓。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欲共扶送，至于乡里。南乡太守乐阳亭侯思等言及志在州里者，自各发卒，具送灵柩之资，授征拜五官中郎将，乃共上归本县葬，见听许。太和二年，葬于先茔。于是故臣惧沦休伐，以为申伯、甫侯之翼周室，受辂车、乘马、玄衮、赤舄之赐，诗人咏功，列于《大雅》，至令不朽，况乎将军牧二川二纪，功载王府，赐命优备。赖而生者，毓子孕孙，能不歌叹？乃作颂曰：

猗欤将军，膺期挺生。桓桓其武，温温其人。初干千里，允显使臣。幕府礼命，集于北军。督齐禁旅，如罴如熊。眷然南顾，绥我荆衡。将军之来，民安物丰。江湖交壤，刑清国兴。蔽芾甘棠，召伯听讼。周人勿划，我赖其祯。欲报之德，胡不亿年。如何殂逝，孤弃万民！镌勒墓石，以纪洪勋。昭示来世，垂芳后昆。（宋人所编《蔡中郎集》。又略见《世说·轻诋篇》注。案：邕死于初平三年，而此碑有太和二年之语，距邕死已三十六年。今移归魏阙名类）

◇千金曷石人腹上刻勒

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选筑此曷，更开沟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水经·谷水注》）

◇张詹碑阴

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丹器（《艺文类聚》《御览》作「瓦器」。）不藏。嗟尔后人，幸勿我伤。（《水经·湍水注》。《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五十一并引盛宏之《荆州记》云「冠军县东有魏征东军司张詹墓，魏太和时人也，刻其碑背」云云。至元嘉六年，民饥，始被发，金银朱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器雕刻烂然。）

◇李胜祠前石的铭

百族欣戴，咸推厥诚。（《水经·济水注》）

◇张广碑铭

（广字嗣宗，张鲁第二子，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授爵，南郑有碑。）

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御览》）

◇汉庐江太守范式碑

君讳式，字巨□□□□□□□功存有夏，实曰御龙；□胙商周，世昭其隆。晋主夏盟，有士会者，光演弘谟，翼崇霸业，锡邑命族，实为范氏，则其后也。君禀灵醇之茂度，体玄亮之殊高，徽柔懿恭，明允笃恕，九德靡爽，百行渊备，弘道耽艺，恢韬坟籍，探赜研机，罔深不入；苦乃立德隆礼，树节宝真；忠谅足以弼国，笃友足以辅仁；用能昭其洪懿，声充宇甸。接华彦于汝坟，润枯毙于荆汉，超管鲍之遐踪，信灵评乎炳焕，是以□化泉流，芳□鸿奋；耀仁阐于权舆，济俗侔乎皇训；群公伟焉，弓旌盈路。再让考□□□三府举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纠剔瑕慝，六教允施。翰飞肃于鹰扬，典荆□□轨□，帝□其勋，迁庐江太守。拟泰和以陶化，昭八则以隆治，弥□弘略，惠训亡倦，□□协□□□清源之深闳，宝疏氏之至顺，以疾告辞，韬光潜耀，咏琴书以宁□□□□□□□□□其犹充洽外内，实昭德之奥薮，而仪民之渊表也。未亮三事，□□□终□□□□□□常山相暨子泛孙而胤嗣罔继。粤青龙三年正月丙戌，县长汝南薛□□□□□□□感灵单之不飨，思隆懿模，以绍奕世，乃与县之硕儒，咨典谟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协休茂之庆焉，礼也。于是乡□□上计掾，翟循州部泰山从事史翟邵等，佥以为君虽辉名载籍，光前列，而灵坟亡□，仪问靡述。遂相与略依旧传，昭撰景行，刊铭树墓，以声百世，其辞曰：

於昭上德，实唐之胤。诞表灵和，蹈规履信。穷神周览，祗道之训。迈德徽犹，鸿渐□奋。秽彼夸毗，宝此醇懿。以文会友，以仁翼□。敷化济殖，群生以遂。永言孝思，民之攸暨。如何昊天，不信其轨！明德不报，胤胙亡纪。爰辑训典，询尔髦士。育兹赫□，以永遐祉。诒厥孙谋，耀于万祀。（碑拓本，又宋拓本，又《隶释》十九）

◇赠司空征南将军王基碑（景元二年卒）

（上阙）子有成父者，出仕于齐，获狄荣如、孙湫、违难为莱大夫，遂（下阙）禀天素皓尔之质，兼苞五才九德之茂，慈和孝友，既著于（下阙）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经，剖判群言，综析无形，文辩赡（下阙）柔民忠正足以格非，兼文武之上略，怀济世之弘规，初（下阙）举孝廉司徒辟州辄请留，以自毗辅，後辟大将军府，拜（下阙）国典惟新，出为安平安丰太守，敷崇惠训，典刑惟明，四（下阙）躬以允帝命迁荆州刺史扬武将军，又迁使持节镇南（下阙）穴朱旗所麾，前无交兵，克敌获俊，斩首万计，赐爵关内（下阙）无遗策，举无废功，故能野战则飞虎摧翼，围城则鲸鲵（下阙）于九有也，比进爵常乐亭安乐乡东武侯，增邑五千户，（下阙）之算征有独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心帝室，屡奏封章，（下阙）弥留，年七十二，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公天姿高素，与（下阙）亡则令俭，敛以时服，于是（下阙）将矩奉册，追位司空，赠以东武侯蜜印绶，送以轻车介（下阙）泰山之速颓，恨元勋之未遂。俯仰哀叹，永怀惨悴！以为（下阙）廿丫镌石表墓，光示来裔。其辞曰：

（上阙）塞宪章坟素，昭此物则。居则利贞，在公毕力。化流二邦。（下阙）宁，民用是息。升降顺道，德让靡忒。会不遗，我。（下阙。乾隆间新出土碑本。）

◇玉玺文（太和元年四月）

天子羡思慈亲。（《魏志·文昭甄皇后传》。又《宋书·礼志三》）

◇张掖删丹县柳谷石文

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宋书·天文志三》。又《符瑞志上》）

◇谤书

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三狗谓何晏、邓）（丁谧也。默者，爽小字也。）

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魏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语》）

◎外国

◇轲比能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众推以为大人，文帝立为附义王。青龙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之。

◇与辅国将军鲜于辅书（黄初五年）

夷狄不识文字，故校尉阎柔保我于天子。我与素利为雠，往年攻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临阵使琐奴往。闻使君来，即便引军退。步度根数数钞盗，又杀我弟，而诬我以钞盗。我夷狄虽不知礼义，兄弟子孙，受天子印绶。牛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将军当保明我于天子。（《魏志·轲比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疏勒王

王名未见。（案，疏勒王和得当灵帝时，其王王不见于史，至《隋书》始复有《疏勒传》，此条可补史阙。）

◇致魏文帝书

金胡瓶欧登于明堂，周鼎潜乎深泉。（《御览》七百五十八引《西域记》）

卷五十七·蜀一

◎先主昭烈帝

帝讳备，字玄德，涿郡涿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灵帝末除安喜尉，又除下密丞，后为高唐尉，迁为令。献帝初，公孙瓒表为别部司马，守平原令，领平原相；陶谦表为豫州刺史，寻领徐州；曹公表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寻为豫州牧，复表为左将军。后破曹公于赤壁，自领荆州牧。又定蜀，领益州牧。又定汉中，称汉中王。以魏黄初二年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在位三年，谥曰昭烈皇帝。（案：先主称尊号，诸文诰策命皆刘巴所作，今以即位已前已后诸篇编为先主文。）

◇诏酹霍峻

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酹。（《蜀志·霍峻传》。）

◇敕後主诏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蜀志·诸葛亮传》。又见《华阳国志》六）

◇遗诏敕後主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蜀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又见《御览》四百五十九）

◇攻成都令军中

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上言汉帝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能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夏反恻，如疾首。曩者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等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鸠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

今臣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厉翼，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

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蜀志·先主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

◇拒答孙权

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乘其隙，非长计也。（《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报孙权

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吴志·鲁肃传》）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几将军高义，上匡汉朝，下辅宗室。若必寻干戈，备将放发于山林，未敢闻命。（《华阳国志》六。案：此即《吴志》文，但小异耳。）

◇答诸葛亮表请张裕罪（建安二十四年）

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蜀志·周群传》）

◇贻刘璋书

孙代与孤，本为唇齿。今乐进在清泥，与关羽相拒，不往赴救。进必大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求益万兵及资实。（《华阳国志》五。）

◇与陆逊书

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吴志·陆逊传》注引《吴录》）

◇与鲁王鼎铭

富贵昌，宜侯王。

◇与梁玉鼎铭

大吉祥，宜公王。（并鼎录）

◇后主

後主名禅，字公嗣，小字阿斗，先主子。以章武三年五月袭位，改元四：建兴、延熙、景耀、炎兴。在位四十一年，降于魏，封安乐县公。至晋太始七年薨，谥曰思公。

◇徙廖立诏

三苗乱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蜀志·廖立传》注引《诸葛亮集》。）

◇出军诏（建兴五年三月）

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膺诞皇纲，不坠于地。万国未静，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得，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伐，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

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如焚，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行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事并，必无敌矣。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尺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

今旌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耽不反，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诏答丞相亮

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致氍毹一，以达心也。（《御览》七百八引《诸葛亮集》）

◇诏谥赵云（建兴七年）

云昔从先帝，功绩既著。朕以幼冲，涉途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蜀志·赵云传》引《云别传》）

◇诏蒋琬屯汉中（延熙元年）

寇难未弭，曹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蜀志·蒋琬传》）

◇诏武邑侯辑袭安平王（景耀四年）

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国嗣颓绝，朕用伤悼。其以武邑侯辑袭王位。（《蜀志·刘理传》）

◇昭谥陈祗（景耀元年）

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干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朕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赐子粲爵关内侯，拔次子裕为黄门侍郎。（《蜀志·董允传》）

◇复诸葛亮丞相诏策（建兴七年）

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所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蜀志·诸葛亮传》。又见《华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志》七）

◇赠诸葛忠武招策（建兴十二年八月）

惟君体资文武，明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蜀志·诸葛亮传》）

◇策张皇后

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今以贵人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将军向朗持节授玺绶。勉修中馈，恪肃礼祀，皇后其敬之哉！（《蜀志·张皇后传》）

◇策立皇太子（延熙元年正月）

在昔帝王，继体立嗣，副贰国统，故今常道。今以为皇太子，昭显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将军朗持节授印绶。其勉修茂质，祗恪道义。谘询典礼，敬友师傅，斟酌众善，翼成尔德。可不务修以自勖哉？（《蜀志·太子传》）

卷五十八·蜀二

◎诸葛亮（一）

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先主屯新野，三顾乃见。及定荆州，以为军师中郎将。蜀平，以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即帝位，以为丞相，录尚书事，寻领司隶校尉。后主即位，封武乡侯，寻领益州牧。建兴十二年卒，谥曰忠武侯。有《论前汉事》一卷，《集戒》二卷，《女戒》一卷，集二十五卷。

◇答蒋琬教（建兴元年）

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蜀志·蒋琬传》）

◇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足乔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蜀志·董和传》。又见《书钞》六十九引《诸葛亮集》，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云云；又一百三十六）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蜀志·董和传》）

任重才轻，固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止。虽姿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御览》二百四十九。案：此与《董和传》文同，而次第互异，多出首二语，故并录之。）

◇罢来敏教

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宋书·王微传》微与江湛书引此，作「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后主即位，（案：「後主」字不应出亮口，当是后人误改。）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蜀志·来敏传》注引《亮集》）

◇与李丰教（建兴九年）

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蜀志·李严传》注）

◇教张君嗣（案：张裔字君嗣）

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御览》九百七十六）

◇转教

计一岁运用蓬旅席千万具。（《御览》七百八）

◇教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御览》八百十五引《诸葛亮集》）

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七）

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以锯齿而待之。（《北堂书钞》一百十七《阵篇》）

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给军士。（《书钞》一百二十三，《御览》三百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御览》三百五十三引《诸葛亮集》）

◇作斧教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间自令作部作刀斧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以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御览》七百六十三，题作《教子》）

前到武都一日，伐鹿角坏刀斧千余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御览》三百三十七。）

◇军令

（案：《诸葛氏集目录》。军令上、中、下三篇，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书钞》一百二十）

连卫阵狭而厚也。（《御览》三百一）

敌已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御览》三百三十七。）

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御览》三百五十七）

军行，人将一斗乾饭，不得持鸟育及幔，余大车乘帐幔，什光耀日，往就与会矣。（《书钞》一百三十二。）

◇南征表

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北堂书钞》原本一百五十八）

◇表吕凯等守义（建兴三年）

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蜀志·吕凯传》。又略见《华阳国志》四）

◇表废廖立

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蜀志·廖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自是之后，怏怏怀恨。（《蜀志·廖立传》注引亮集）

◇出师表（《御览》二十一作出军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定，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蜀志·诸葛亮传》，《文选》，又略见《蜀志·向朗传》、《董允传》，《华阳国志》七

◇表废李平（建兴九年八月）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蜀志·李严传》。严改名为平。）

◇表上武功事

臣先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以二十日出骑万人来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贼见桥垂成，便引兵退。（《水经·渭水注》中引《诸葛亮表》。《御览》七十三引《诸葛亮集》亮上事。）

◇至祁山南北岈上表

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水经·漾水注》）

◇自表后主

伏念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末获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已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隐，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已上六十九字见张采《三国文》，未知所本。）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已上十四字从旧写本《北堂书钞》三十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蜀志·诸葛亮传》，旧写本《北堂书钞》三十八）

◇密表举蒋琬（建兴十二年）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蜀志·蒋琬传》）

◇表

处群臣之上。（《书钞》十一《续汉郡国志五》注补引《诸葛亮表》。有耽文山、泽山、司弥瘗山、娄山、辟龙山。）

◇街亭之败戮马谡上疏（建兴六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身贬三等，以督厥咎。（《蜀志·诸葛亮传》，又见《华阳国志》七）

◇上先王书

亮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张溥《百三家集》引《太乙飞钤》）

◇上言请宣奉遗诏（章武三年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兆，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太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蜀志·先主传》）

◇合葬昭烈皇后上言（章武三年）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将，嫔配作合，载育圣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遥，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昭灵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贵人，尊号曰灵恭怀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号曰灵怀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辄与恭等案谥法，宜曰昭烈皇后。《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蜀志·甘皇后传》）

◇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言（建兴六年十一月）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失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巨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宾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云：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公文上尚书（建兴九年）

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狭情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而西响，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前将军都亭侯臣袁纟林、左将军领荆州刺史高阳乡侯臣吴壹、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臣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督左部行中监军扬武将军臣邓芝、行前监军征南将军臣刘巴、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行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臣许允、行左护军笃信中郎将臣丁咸、行右护军偏将军臣刘敏、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臣姜维、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行中参军昭武中郎将臣胡济、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晏、行参军偏将军臣爨习、行参军裨将军臣杜义、行参军武略中郎将臣杜祺、行参军绥戎都尉臣盛勃、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蜀志·李严传》注）

◇笺

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水经注》二十七《沔水上》）

卷五十九·蜀三

◎诸葛亮（二）

◇答关羽书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蜀志·关羽传》）

◇与吴王书

（案：《诸葛氏集目录》「与孙权书」第十四）

所送白毛薄少，重见辞谢，益以增惭。（《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一，《御览》三百四十一）

◇与兄瑾书

（九首。案：《诸葛氏集目录》「与诸葛瑾书」第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蜀志·诸葛亮传》注）

兄嫌白帝兵非精练，到所督则先主帐下白毛，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御览》三百四十一）

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水经·注沔水上》）

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绿崖与伯苗相闻而已。（《水经·注沔水上》）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攀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水经注·渭水上》）

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者也。（《御览》一千引《通语》曰：「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与兄瑾书」云云。案：殷礼字德嗣，见《吴志·顾劭传》注，《御览》误作「往嗣」，今改正；张溥《百三家集》移东吴二语于「侨者也」之下，张采《三国文》亦如此，非。）

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蜀志·陈震传》）

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见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吴志·宗室孙诩传》）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蜀志·诸葛亮传》）

◇答司马懿书

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魏志·温恢传》注引《魏略》。案：汝南孟建字公威，为凉州刺史，官至征东将军。）

◇与陆逊书

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吴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

◇坐上与杜微书（建兴二年）

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觏。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力，著勋于竹帛也。以谓贤愚不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蜀志·杜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

◇又与杜微书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蜀志·杜微传》）

◇与孟达书

（案：《诸葛氏集目录》「与孟达书」第十六）

往年南征，岁未及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华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蜀志·费诗传》）

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陈足下平素之志，岂虚托名载策者哉？（《华阳国志》二。案：此与《费诗传》只是一书。）

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蜀志·李严传》）

◇答李严书（建兴四年）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蜀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有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

吾受锡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北堂书钞》三十八）

◇与张裔书（建兴五年）

君昔在柏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蜀志·杨洪传》）

◇与张裔、蒋琬书（建兴六年）

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蜀志·姜维传》）

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姜维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史失赖，掾属丧杨，为朝中损益多矣。（《蜀志·杨戏传》本注）

◇与蒋琬、董允书

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蜀志·陈震传》）

◇与步骘书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水经注》十八《渭水中》）

◇书

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北堂书钞》三十七引《诸葛亮书》。又见《御览》三百七十六、四百二十九。）

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梅鼎祚《文纪》引《南中志》。案今本《华阳国志》卷四汉嘉郡属县全阙，梅氏所见，乃足本也。今无从覆检。）

◇远涉帖

师徒远涉，道路甚艰。自及褒斜，幸皆无恙。使还驰此，不复具。

◇称姚

忠义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蜀志·杨戏传》本注）

◇戒外生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御览》四百五十九，一本题如此，一本题作《戒子书》）

◇戒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忄舀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艺文类聚》二十三，题作《戒子》，《御览》四百五十九）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御览》四百九十七引《诸葛亮集》）

◇交论

势力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夷险而益固。（《御览》四百三，陆机《要览》引《诸葛亮曰》云云）

◇甘戚论

（《华阳国志》七，亮常恃魏延勇猛，又惜杨仪筹画，不能偏有所废，常恨恨之，为作《甘戚论》，二子不感。）

◇正议（建兴元年）

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

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逼于元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于阳平，势穷虑侮，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欢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戒》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道而入有罪，可得干拟哉？（《蜀志·诸葛亮传》注引《亮集》）

◇算计

（案：陈寿撰《诸葛氏集目录》，「计算」第五，诸引皆作「算计」，疑《目录》转写倒也。）

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凡有游户者，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通典》一百四十八，《御览》二百九十九。案：《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亦有此语。）

今上县之战，更在贼门，战地平如案。（《书钞》一百五十七）

◇兵要

（案：《诸葛氏集目录》「兵要」第十二。）

枝叶强大，比居同势；各结朋党，竞进忄 佥人；有此不去，是谓败征。（《北堂书钞》一百十三）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扬名。

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趣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

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璧之不污。

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已上《御览》二百七十三）

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各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隐蔽之处。军至转寻高而前，第一见贼转语后，第三第二诣主者白之。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立（《通典》作「擘五」。）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若渡水逾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然后分兵前后，以为锁拓。乃令辎重老小，次步后马，切在整肃，防敌至。人马无声，不失行列，险地狭迳，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大旗，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竖午地，白兽旗竖酉地，玄武旗竖子地，青龙旗竖卯地，招摇旗竖中央。其樵采牧饮，不得出表外也。（已上《御览》三百三十一，又《通典》一百五十七引此，不出书名。）

◇兵法

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故战斗之利，唯气与形也。（《通典》一百五十六，《御览》三百十三）

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若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回避务止，初近而后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命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有此者斩之。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试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首级，以获功名，此谓盗军，有此者斩之。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利，器杖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因托归还，此谓背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有此者斩之。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所受，大言惊事，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有此者斩之。（《御览》二百九十六）

◇作木牛流马法

（案：当在「传运」篇中，《诸葛氏集目录》「传运」第十三）

木牛者，方腹曲头，（《御览》作小头。）一尾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则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干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蜀志·诸葛亮传》注。又《艺文类聚》九十四，《御览》八百九十九，并引《诸葛亮集》）

◇黄陵庙记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赞ヴ，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顺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邪？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鹿，峰峦如画，孰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影现焉，鬓发须眉，冠裳宛然，如彩画者。前立一旌旗，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貌，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功。（案：此文疑依托。）

◇阴符经序

所谓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圣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故曰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机张而不死，地机驰而不生。观乎阴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圣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天机也。故黄帝得之以登云天，汤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统诸侯。夫臣易而主难，不可以轻用。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若使哲士执而用之，立石为主，刻木为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呜呼！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养其命，待生于泰阶。世人以夫子为不遇，以秦、仪为得时。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呜呼！后世英哲审而用之。范蠡重而长，文种轻而亡，岂不为泄天机？天机泄者，沉三劫宜然。故圣人藏诸名山，传之同好，隐之金匮，恐小人窃而弄之。（道藏本《阴符经》七家注。案：此文疑依托。）

◇季主墓碑赞

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真诰》十四）

◇南征纪功碑背铭

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隋书·史万岁传》，又见《北史》）

◇石刻誓文

碑即仆，蛮为汉奴。（《新唐书·南蛮传》）

卷六十·蜀四

◎许靖

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灵帝时举计吏，察孝廉，除尚书郎，典选举。董卓秉政，迁御史中丞。后惧诛出奔，展转孔亻由、陈、许贡、王朗间。孙策渡江，又奔士变。后入蜀，刘璋以为巴郡广汉太守。转蜀郡太守。先主定蜀，以为左将军长史。及即汉中王位，以为太傅，章武元年进司徒。明年卒，有集二卷。

◇奔孔亻由自表

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蜀志·许靖传》注引《蜀记》）

◇因众瑞上言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征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进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伏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蜀志·先主传》）

◇与曹公书

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于袁术方命圮族，扇动群逆，津途四塞，虽县心北风，欲行靡由。正礼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济南海，与领守儿孝德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敕元戎，西迎大驾，巡省中岳。承此休问，且悲且喜，即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夷、越蜂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元贤被害，老弱并杀。靖寻循渚岸五千余里，复遇疾疠，伯母殒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持，前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岂可具陈哉！惧卒颠仆，永为亡虏，忧瘁惨惨，忘寝与食。欲附奉朝贡使，自获济通，归死阙庭，而荆州水陆无津，交部驿使断绝。欲上益州，复有峻防，故官长吏，一不得入。前令交）太守士威彦，深相分托于益州兄弟，又靖亦自与书，辛苦恳恻，而复寂寞，未有报应。虽仰瞻光灵，延颈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圣主允明，显授足下专征之任，凡诸逆节，多所诛讨，想力竞者一心，顺从者同规矣。又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泽南至，足下忽有声命于子云，勤见保属，今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倘天假其年，人缓其祸，得归死国家，解逋逃之负，泯躯九泉，将复何恨！若时有险易，事有利钝，人命无常，陨没不达者，则永衔罪责，入于裔土矣。

昔营丘翼周，杖钺专征；博陆佐汉，虎贲警跸。今日足下扶危持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足下据爵高之任，当贵重之地，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于执事。自华及夷，禺页注望。足下任此，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弃忘旧恶，宽和群司，审量五材，为官择人？苟得其人，虽雠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以宁社稷，以济下民，事立功成，则系音于管弦，勒勋于金石。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蜀志·许靖传》）

◎张飞

飞字益德，涿郡人，以从破吕布功拜中郎将。先主定荆州，以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寻定蜀，领巴西太守。先主为汉中王，拜右将军。及称尊号，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为帐下将所杀，追谥曰桓侯。

◇八蒙摩崖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于八蒙，立马勒铭。（碑本。又《四川总志》题作「流江县题名」，「军」作「张」，「铭」作「名」，与拓本异。）

◇刁斗铭铁刀铭

新亭侯。（陶宏景《刀剑录》）

◎马超

超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人。初以功拜徐州刺史，又拜谏议大夫，进偏将军，封都亭侯；后据凉州，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事。为杨阜等所拒，奔汉中，复奔蜀，为平西将军。先主为汉中王，拜左将军假节；及称尊号，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乡侯，卒，追谥曰威侯。

◇立汉中王上表汉帝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凭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鸠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忽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轨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埽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蜀志·先主传》，又见袁宏《后汉纪》三十，以为诸葛亮等上言。）

◇临没上疏

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蜀志·马超传》，又见《华阳国志》六）

◎赵云

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初从公孙瓒，后归先主，迁牙门将军。荆州平，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蜀平，为翊军将军。后主即位，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以箕谷失利贬镇军将军。卒，追谥曰顺平侯。

◇驳成都屋舍园田分赐诸将议

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木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蜀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法正

正字孝直，右扶风人。入蜀依刘璋，为新都令，後署军议校尉。先主定蜀，以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及为汉中王，进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谥曰翼侯。

◇与刘璋笺

正受性无术，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末，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圣德秽恶其声，故中间不有笺敬，顾念宿遇，瞻望忄良々。然惟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以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暗策薄，精诚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然捐放于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余忠。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存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余屈曲，难以辞极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当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覆，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蜀志·法正传》）

◎来敏

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汉司空艳子，入蜀为刘璋宾客。先主定蜀，署典学校尉，寻为太子家令。后主即位，迁虎贲中郎将，丞相亮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坐事去职，后为大长秋，迁光禄大夫。复黜，起为执慎将军。景耀中卒，年九十七。

◇本蜀论

荆人敝邑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水经》二十三《江水一》注）

◎刘豹

豹，建安中为议郎，封阳泉侯，仕先主，官爵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众瑞上言

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

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作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周群父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间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顾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蜀志·先主传》）

◎刘巴

巴字子初，零陵阳人。先主定蜀，辟为左将军西曹掾，进尚书，代法正为尚书令。

◇策丞相亮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蜀志·诸葛亮传》。案：《刘巴传》云：「先主移尊号，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

◇策许靖为大傅（章武元年四月）

朕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宵惶惶，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宽，君其勖哉！秉德无怠，称朕意焉。（《蜀志·许靖传》）

◇策张飞为车骑将军

朕承天序，嗣奉洪业，除残靖乱，未烛厥理。今寇虏作害，民被荼毒，思汉之士，延颈鹤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军诰誓，将行天罚。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迩，故特显命，高墉进爵，兼司于京。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诗》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可不勉欤！（《蜀志·张飞传》）

◇策马超领凉州牧

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蜀志·马超传》）

◇策穆皇后（章武元年五月）

朕承天命，奉至尊，临万国。今以后为皇后，遣使持节丞相亮授玺绶，承宗庙，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蜀志·穆皇后传》）

◇册皇太子禅（章武元年五月）

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禅，朕遭汉运艰难，贼臣篡盗，社稷无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继大统。今以禅为皇太子，以承宗庙，祗肃社稷。使使持节丞相亮授印绶，敬听师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欤！（《蜀志·后主传》。）

◇策立鲁王（章武元年六月）

小子永，受兹青社。朕承天序，继统大业，遵修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奄有龟蒙，世为藩辅。呜呼，恭朕之诏！惟彼鲁邦，一变适道，风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礼，绥尔士民，是飨是宜，其戒之哉！（《蜀志·刘永传》）

◇策立梁王（章武元年六月）

小子理，朕统承汉序，顺天命，遵修典秩，建尔于东，为汉藩辅。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导以礼。往悉乃心，怀保黎庶，以永尔国，王其敬之哉。（《蜀志·刘理传》）

◇答先主

昔游荆北，时涉师门，记问之学，不足纪名，内无杨朱守静之术，外无墨翟务时之风，犹天之南箕，虚而不用。赐书乃欲令贤甥摧鸾凤之艳，游燕雀之宇，将何以启明之哉？愧于「有若无，实若虚」，何以堪之！（《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与诸葛亮书

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托命于沧海，不复顾荆州矣。（《蜀志·刘巴传》）

◇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虽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瘞，告类于天神，惟天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蜀志·先主传》，又见《宋书·礼志三》）

卷六十一·蜀五

◎秦宓

宓字子敕，广汉绵竹人，州郡辟命辄不就。先主定蜀，以为从事祭酒。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选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迁大司农。

◇奏记益州牧刘焉荐任安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书》美黄发，而《易》称颜渊，固知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乃者以来，海内察举，率多英隽而遗旧齿，众论不齐，异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乱世之急务也。夫欲救危抚乱，修己以安人，则宜卓荦超伦，与时殊趣，震惊邻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昔楚叶公好龙，神龙下之，好伪彻天，何况于真？今处士任安，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今见察；则一州斯服。昔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何武贡二龚，双名竹帛。故贪寻常之高，而忽万仞之嵩；乐面前之饰，而忘天下之誉，斯诚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随、和炳然，有如皎日，复何疑哉！诚知昼不操烛，日有余光，但余情区区，贪陈所见。（《蜀志·秦宓传》）

◇答王商书

昔尧优许由，非不弘也，洗其两耳；楚聘庄周，非不广也，执竿不顾。《易》曰「确乎其不可拔」，夫何之有？且以国君之贤，子为良辅，不以是时建萧、张之策，未足为智也。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于林泽，与沮、溺之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斯乃仆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蜀志·秦宓传》）

◇与王商书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杨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知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蜀志·秦宓传》）

◇报李权

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豫有所抑，是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蜀志·秦宓传》。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报。）

◎马良

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蜀平，为左将军掾。及称尊号，为侍中，从征吴，遇害。

◇与诸葛亮书

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闲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锺期，敢不击节！（《蜀志·马良传》）

◇为诸葛亮与吴主书

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于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蜀志·马良传》）

◎马谡

谡字幼常，良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太守。建兴中，丞相亮以为参军。街亭之败，下狱死。

◇临终与诸葛亮书

明公视谡犹子，谡神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蜀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又见《御览》四百六十三）

◎陈震

震字孝起，南阳人。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随入蜀，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转犍为。建兴中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徙卫尉，使吴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城阳亭侯。

◇入吴移关候

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明初好（《初学记》作「载好」）。日新其事。东尊应保圣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应响，各有所归。于此时也。以同心讨贼，则何寇不灭哉！西朝君臣，引领欣赖。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践界踊跃，入则如归。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望必启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张ュ（《初学记》作「旌」。）诰众，各自约誓。顺流漂疾，国典异制，惧或有违，幸必斟诲，示其所宜。（《蜀志·陈震传》，《初学记》二十）

◎孟达

达字子度，扶风人，初字子敬，避先主叔父讳改。先主领荆州，以为宜都太守。後降魏，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领新城太守，徙安定，复还新城。建兴中，丞相亮数书招之，遂通款，事露，司马懿讨斩之。

◇辞先主表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甲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蜀志·刘封传》注引《魏略》）

◇在魏奏荐王雄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威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魏志·崔林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注引《魏名臣奏》）

◇在魏与刘封书

古人有言：「疏不间亲，新不加旧。」此谓上明下直，谗慝不行也。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种、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类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雠，况非亲亲乎！故申生、卫、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政，而犹如此。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知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违难背祸，犹皆如斯，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见正不从而疑之，非义也。自号为丈夫，为此三者，何所贵乎？以足下之才，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怒不致乱以免危亡，不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禅命，虚心侧席，以德怀远，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与仆为伦，受三百户封，继统罗国而已，当更剖符大邦，为始封之君。陛下大军金鼓以震，当转都宛、邓；若二敌不平，军无还期。足下宜因此时早定良计。《易》有「利见大人」，《诗》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无使狐突闭门不出。（《蜀志·刘封传》）

夫不经之言，而有验应者，号曰世谶也。（《书钞》九十六）

天地生如镜。（《御览》七百十七）

◇与诸葛亮书

今送白纶帽玉各一，以示微意焉。（《御览》六百八十七，六百九十二）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辨。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华阳国志》二。又见《晋书·宣帝纪》）

◇兵到又告诸葛亮

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速也。（《华阳国志》二）

◎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永年，广汉人。先主定蜀，以为治中从事，左迁江阳太守，以罪诛。

◇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

昔高宗梦傅说，周文求吕尚，爰及汉祖，纳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业垂统，缉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极，允执神灵，体公刘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庙》之作于是乎始，褒贬之义于是乎兴，然而六翮未之备也。伏见处士绵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隽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袍，偃息于仁义之涂，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节行，守真不亏，虽古人潜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谠落落之誉，丰功厚利建迹之勋，然后纪功于王府，飞声于来世，不亦美哉！（《蜀志·彭传》）

◇狱中与诸葛亮书

仆昔有事于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暗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会公来西，仆因法孝直自衔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谭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仆于故州不免凡庸，忧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一朝狂悖，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亻兑失「老」语。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孟起说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惰之，将复谁怨！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天明地察，神有灵，复何言哉！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爱，自爱！（《蜀志·彭传》）

◎程畿

畿字季然，巴西阆中人。刘璋时为汉昌长，迁江阳太守。先主定蜀，以为从事祭酒，从征吴，战死。

◇报巴西太守庞羲

郡合部曲，本不为叛，虽有交构，要在尽诚，若必以惧，遂怀异志，非畿之所闻。（《蜀志·杨戏传》本注）

◇敕子郁

我受州恩，当为州牧尽节；汝南郡吏，当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异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蜀志·杨戏传》本注）

◎李严

严字正方，南阳人，后改名平。刘表时历诸郡县，终秭归令。荆州平，去事刘璋，为成都令，后署护军。拒先主于绵竹，迎降，拜裨将军，历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加辅汉将军，征拜尚书令。先主病，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与丞相亮并受遗诏。后主嗣位，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转前将军，迁骠骑将军。以罪废徙梓潼，后闻亮卒，发病死。

◇与孟达书

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无良伴。（《蜀志·李严传》，又见《华阳国志》二，有小异。）

◇与丞相亮书

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蜀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李邈

邈字汉南，广汉妻阝人。刘璋时为牛ゃ长。先主领牧，以为从事。建兴中，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以谏诛马谡，失丞相亮意。及亮卒，上疏劾亮，下狱诛。

◇丞相亮卒上疏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蜀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刘琰

琰字威硕，鲁国人。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蜀定，以为固陵太守。后主即位，封都乡侯，历卫尉、中军师、後将军，迁车骑将军。以遣妻事弃市。

◇与诸葛亮笺

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蜀志·刘琰传》）

◎向朗

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刘表以为临沮长。先主领荆州，使督秭归等四县军民事。及平蜀，以为巴西太守，转柯，又徙房陵。後主即位，为步兵校尉，领丞相亮长史，免。後为光禄勋。亮卒，徙左将军，封显明亭侯，位特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言戒子

《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蜀志·向朗传》）

◎张裔

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刘璋时举孝廉，为鱼复长，还署州从事，领帐下司马。先主定蜀，以为巴郡太守，迁司金中郎将，出为益州太守。雍反，缚送与吴，后遣还。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后以射声校尉领长史，加辅汉将军。

◇与所亲书

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蜀志·张裔传》）

卷六十二·蜀六

◎杨仪

仪字威公，襄阳人。初为傅群主薄，去为关羽功曹。先主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及即汉中王位，进尚书。章武初坐事左迁，遥署弘农太守。建兴中，丞相亮以为参军，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卒后拜中军师，以怨望废为民，寻自杀。

◇与费书

公亡际，吾当举军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悔不可追。（《华阳国志》七）

◎蒋琬

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免，寻为什邡令。先主为汉中王，征为尚书郎。后主时，丞相亮辟为东曹掾，举茂才，迁参军，又迁长史，加抚军将军。亮卒，进尚书令，寻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开府加大司马。卒，谥曰恭侯。有《丧服要记》一卷。

◇荐董允表

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蜀志·董允传》）

◇承命上疏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且当分烈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蜀志·蒋琬传》。又见《华阳国志》七）

◎蒋斌

斌，琬子。为绥武将军汉城护军。蜀亡，随锺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

◇答钟会书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来谓也。亡考昔遭疾，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蜀志·蒋琬传》）

◎费诗

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刘璋时为绵竹令。先主定蜀，以为督军从事，出为柯太守，还为州前部司马。以谏称尊号忤旨，左迁永昌从事。后又忤丞相亮，至蒋琬秉政，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谏汉中称尊号疏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蜀志·费诗传》。又见《华阳国志》六）

◎吕凯

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仕郡五官掾功曹。丞相亮表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

◇答雍檄

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伏惟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行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陨于苍悟，书籍嘉之，流声无穷。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曩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窦融知兴，归志世祖，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暇。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桓是责；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况臣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蜀志·吕凯传》）

◎费

字文伟，江夏鲁阝人，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以昭信校尉使吴，迁为侍中，寻为丞相亮参军，转中护军，又为司马。亮卒，为后军师，进尚书令，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成乡侯，领益州刺史。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谥曰敬侯。

◇甲乙论

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所以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感曹仲附己不一，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谗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有脱字。）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蜀志·费传》注引殷基《通语》）

◎张嶷

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为州从事。后主时迁都尉，拜牙门将，除武都太守，以功封关内侯，加抚戎将军。在郡十五年，徵拜荡寇将军。从姜维出狄道，战死。

◇戒费书

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蜀志·张嶷传》）

◇与诸葛瞻书

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亲以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蜀志·张嶷传》）

◎姜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仕魏为郡从事中郎，参本郡军事。见疑来降，丞相亮辟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迁中监军征西将军。亮卒，为右监军辅汉将军，进封平襄侯，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又迁卫将军，录尚书事，加督中外军事，拜大将军。以假谷之败，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后复拜大将军。以避黄皓住沓中，寻拒锺会于剑阁。蜀亡，谋兴复，为魏将士所杀。

◇表后主

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蜀志·姜维传》）

◇密书通后主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华阳国志》七）

欲伪服事锺会，因杀之以复蜀土。（《蜀志·姜维传》注引《晋阳秋》，密与刘禅表疏云云。）

◇议谥赵云

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蜀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建议殄敌

错守诣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蜀志·姜维传》）

◇报母书

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晋书·五行志》中。又《御览》三百十引孙盛《杂记》。又九百八十九引孙盛《异同评》）

◇蒲元传

君性多奇思，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因曰神刀。今屈耳环者，乃是其遗范。（《艺文类聚》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蒲元别传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白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杂衤集？」取水者方叩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灵落，若生刍，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御览》三百四十五）

◎蒲元

元为丞相亮西曹掾。

◇与丞相诸葛亮牒

元等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北堂书钞》六十八《掾篇》引《蒲元别传》元牒与亮。）

◇习隆向充

隆为步兵校尉。充，朗兄子，历中书侍朗、射声校尉、尚书、梓潼太守。

◇请于沔阳立诸葛亮庙表

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渍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遇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更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又见《宋书·礼志四》、《水经注·沔水上》。案：此事在景耀六年。）

◎杨戏

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人。官射声校尉，免为庶人。

◇季汉辅臣赞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兴，夫命世之主，树身行道，非唯一时，亦由开基植绪，光于来世者也。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雄豪并起，役殷难结，生人涂地。于是世主感而虑之，初自燕、代则仁声洽著，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荆、郢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然而奸凶怼险，天征未加，犹孟津之翔师，复须战于鸣条也。天禄有终，奄忽不豫。虽摄归一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国合从者，当时俊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怀致也，盖济济有可观焉。遂乃并述休风，动于后听，其辞曰：

皇帝遗植，爰滋八方。别自中山，灵精是锺。顺期挺生，杰起龙骧。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凭赖，望风请盟。挟巴跨蜀，庸汉以并。乾坤复秩，宗祀惟宁。蹑基履迹，播德芳声。华夏思美，西伯其音，开庆来世，历载攸兴。

◇赞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赞诸葛丞相）

司徒清风，是咨是臧，识爱人伦，孔音锵锵。（赞许司徒）

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齐声双德。交等无礼，并致奸慝。悼惟轻虑，陨身匡国。（赞关云长、张益德）

骠骑奋起，连横合从。首事三秦，保据河、潼。宗计于朝，或异或同。敌以乘衅，家破军亡。乖道反德，托凤攀龙。（赞马孟起）

翼侯良谋，料世兴衰。委质于主，是训是谘。暂思经算，睹事知机。（赞法孝直）

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赞庞士元）

将军敦壮，摧锋登难。立功立事，于时之干。（赞黄汉升）

掌军清节，亢然恒常。谠言惟司，民思其纲。（赞董幼宰）

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赞邓孔山）

扬威才干，欷文武。当官理任，欷辩举。图殖财施，有义有叙。（赞费宾伯）

屯骑主旧，固节不移。既就初命，尽心世规。军资所恃，是辨是裨。（赞王文仪）

尚书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义，味览典文。倚其高风，好侔古人。（赞刘子初）

安汉雍容，或昏或宾。见礼当时，是谓循臣。（赞糜子仲）

少府修慎，鸿胪明真。谏议隐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赞王元泰、何彦英、杜辅国、周仲宣）

车骑高劲，惟其泛爱。以弱制强，不陷危坠。（赞吴子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汉宰南，奋击旧乡。翦除芜秽，惟刑以张。广迁蛮、濮，国用用强。（赞李德昂）

辅汉惟聪，既机且惠。因言远思，切问近对。赞时休美，和戎业世。（赞张君嗣）

镇北敏思，筹画有方。导师禳秽，遂事成章。偏任东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赞黄公衡）

越骑惟忠，厉志自祗。职于内外，念公忘私。（赞杨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烈。（赞赵子龙、陈叔至）

镇南粗强，监军尚笃。并豫戎任，任自封裔。（赞辅元弼、刘南和）

司农性才，敷述允章。藻丽辞理，斐斐有光。（赞秦子敕）

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赞李正方）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赞魏文长）

威公狷狭，取异众人。闲则及理，逼则伤侵。舍顺入凶，《大易》之云。（赞杨威公）

季常良实，文经勤类。士元言规，处仁闻计。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兰芳。（赞马季常、卫文经、韩士元、张处仁、殷孔休、习文祥）

国山休风，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时。孙德果锐，伟南笃常。德绪、义强，志壮气刚。济济修志，蜀之芬香。（赞王国山、李永南、马盛衡、马承伯、李孙德、李伟南、龚德绪、王义强）

休元轻寇，损时致害。文进奋身，同此颠沛。患生一人，至于弘大。（赞冯休元、张文进）

江阳刚烈，立节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单夫只役，陨命于君。（赞程季然）

公弘後生，卓尔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赞程公弘）

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赞糜芳、士仁、郝普、潘，《蜀志·杨戏传》）

◎雍

益州部大姓，闻先主崩，降吴，吴遥署为永昌太守。为高定部曲所杀。

◇答李严

盖闻天无二日，上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所归也。（《蜀志·吕凯传》。又见《华阳国志》四，与此小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假鬼教

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蜀志·张裔传》又见《华阳国志》四，与此小异。）

◇阙名

刘琰遗妇事议

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蜀志·刘琰传》。有司议）

卷六十三·吴一

◎长沙桓王

王姓孙讳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人，破虏将军坚之长子。曹公表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薨。弟权称尊号，追谥曰长沙桓王。

◇获太史慈教

龙欲腾翥，先阶尺水。且今署慈为门下督，须军还，当更议。（《初学记》三十引《献帝春秋》）

◇诈令军中

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今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吴志·宗室孙静传》）

◇给周瑜鼓吹令

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又见《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注，《御览》五百六十七）

◇明汉将军谢表

臣以固陋，孤持边陲。陛下广播高泽，不遗细节，以臣袭爵，兼典名郡。仰荣显顾，所不克堪。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虽辄捐废，犹用悚悸。臣年十七，丧失所怙，惧有不任堂构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诚无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将弱冠佐命。臣初领兵，年未弱冠，虽驽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术狂惑，为恶深重。臣凭威灵，奉辞罚罪，庶必献捷，以报所授。（《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策上表谢）

◇讨黄祖表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身跨马扌乐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已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虽表未禽，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鸱张，以祖气息，而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表孤特之虏，成鬼行尸。诚皆圣朝神武远振，臣讨有罪，得效微勤。（《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

◇答记吕布

海产明珠，所在为宝。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英伟君子，所游见珍，何必本州哉！（《吴志·张传》注引《吴书》）

◇说刘勋书

海昏上缭宗人，数欺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繇不便，幸因将军之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廪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庭；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也。策愿举敝邑士卒，以为外援。（□□□□□□□□）

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魏志·刘晔传》）

◇与吴景等书

今征江东，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吴志·宗室孙贲传》注引《江表传》）

◇与虞翻书

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等也。（《吴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

◇诘降人王朗

问逆贼故会稽太守王朗：朗受国恩当官，云何不惟报德，而阻兵安忍？大军征讨，幸免枭夷，不自扫屏，复聚党众，屯住郡境。远劳王诛，卒不悟顺。捕得云降，庶以欺诈，用全首领，得尔与不，具以状对。（《魏志·王朗传》注引《献帝春秋》）

◎大帝（一）

帝讳权，字仲谋，坚次子。建安五年，曹公表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十四年，刘先主表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二十四年，曹公表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魏黄初二年封吴王，改元黄武。太和三年称尊号，改元黄龙。后又改元三：嘉禾、赤乌、大元。在位二十四年。谥曰大皇帝。

◇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黄武七年三月）

期运扰乱，凶邪肆虐，威罚有序，干戈不戢。以虑气志休懿，武略夙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能为国佐定大业，故授以上将之位，显以殊特之荣，宠以兵马之势，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敌虏，厌难万里，内欲镇抚远近，慰恤将士，诚虑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虑其内修文德，外经武训，持盈若冲，则满而不溢。敬慎乃心，无忝所受。（《吴志·孙虑传》注引《吴书》）

◇夏口议还都建业诏（黄龙元年）

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吴志·孙奂传》注引《江表传》）

◇大赦天下诏（嘉禾二年春正月）

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於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令普天率士备闻斯庆。（《吴志·大帝传》）

◇封公孙渊为燕王诏

故魏使持节车骑将军辽东太守平乐侯：天地失序，皇极不建，元恶大憝，作害于民，海内分崩，群生堙灭，虽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方之今日，乱有甚焉。朕受历数，君临万国，夙夜战战，念在弭难，若涉渊水，罔知攸济。是以把旄杖钺，翦除凶虐，自东徂西，靡遑宁处，苟力所及，民无灾害。虽贼虏遗种，未伏辜诛，犹系囚枯木，待时而毙。

惟将军天姿特达，兼包文武，观时睹变，审於去就，逾越险阻，显致赤心，肇建大计，为天下先，元勋巨绩，侔于古人。虽昔窦融背弃陇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实，岂复是过？钦嘉雅尚，朕实欣之。自古圣帝明王，建化垂统，以爵褒德，以禄报功；功大者禄存，德盛者礼崇。故周公有夹辅之劳，太师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兼受备物。今将军规万年之计，建不世之略，绝僭逆之虏，顺天人之肃，济成洪业，功无与比，齐鲁之事，奚足言哉！《诗》不云乎，「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封君为燕王，使持节守太常张弥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君玄土，苴以白茅，奚契尔龟，用锡冢社。方有戎事，典统兵马，以大将军曲盖麾幢，督幽州、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绥一方，宁集四郡，训及异俗，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玄牡二驷；君务在劝农，啬人成功，仓库盈积，官民俱丰，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礼，敦义崇谦，内外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保边远，远人回面，莫不影附，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略，官方任贤，显直错枉，群善必举，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戎马整齐，威震遐方，纠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锡君铁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禽讨逆节，折冲掩难，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君忠勤有交，温恭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心，是用锡君岂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兹训典，寅亮天工，相我国家，永终尔休。（《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宽逋诏（嘉禾三年春正月）

兵入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吴志·大帝传》）

◇答陈表诏

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吴志·陈武传》。嘉禾三年，以表领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云云。）

◇吕岱平贼诏（嘉禾四年）

厉负险作乱，自致枭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枭之？忠武之节，于是益箸。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吴志·吕岱传》）

◇诏议奔丧（嘉禾六年正月）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奔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今得中，详为节度。（《吴志·大帝传》。又见《御览》五百五十二）

◇改年号诏（赤乌元年）

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详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吴志·大帝传》）

◇诏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赤乌元年）

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帐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勿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案，此下注引江表九语，盖陈寿所删，当补于此。）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乃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陈。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吴志·大帝传》。权使中郎将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云云。）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选郎吏诏

郎吏者，宿卫之臣，古之命士也。间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虚辞相饰。（《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载权正月诏）

◇诏禁农桑时役事（赤乌三年正月）

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吴志·大帝传》）

◇诏止议立皇后四王（赤乌五年春正月）

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吴志·大帝传》。百官奏请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云云。）

◇诏陆逊伐顾雍为丞相（赤乌七年正月）

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途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於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与？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吴志·陆逊传》）

◇诏勿杀叛将妻子

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论步骘表言防魏诏

吕岱、诸葛恪道步骘说，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读此表，令人连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来，宁有可塞者乎？（《初学记》六引环济《吴纪》。）

◇诏息铸大钱（赤乌九年）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贷，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诏作太初宫（赤乌十年三月）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吴志·大帝传》改作太初宫注引《江表传》）

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同上）

◇地震诏（赤乌十一年二月）

朕以寡德，过奉先祀，莅事不聪，获谴灵，夙夜祗戒，若不终日。群僚其各厉精，思朕过失，勿有所讳。（《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黄龙见白虎仁诏

古者圣王，积行累义，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吴志·大帝传》。赤乌十一年四月，云阳言黄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诏曰云云。）

◇诏朱异迎降文钦（赤乌十三年）

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吴志·朱桓传》）

◇诏诸葛恪（神凤元年）

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吴志·诸葛恪传》注引《吴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赠步皇后策命（赤乌元年闰月戊子）

惟赤乌元年闰月戊子，皇帝曰：呜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与朕均劳。内教修整，礼仪不愆。宽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悬望，远近归心。朕以世难未夷，大统未一，缘后雅志，每怀谦损，是以于时未授名号，亦必谓后降年有永，永与朕躬对扬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显，伤后殂逝，不终天禄。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节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号，配食先后。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吴志·妃嫔步夫人传》）

◇赐丞相顾雍书

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为君嘉之。（《吴志·顾雍传》）

◇同瑜卒後下令

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吴志·周瑜传》）

◇答是仪令

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吴志·是仪传》）

◇城武昌下令诸将

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豫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吴志·大帝传》。《御览》六百三十七）

◇宽息令（黄武五年春）

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吴志·大帝传》）

◇斥张温令

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御史；语蒋康，常用卿代贾原。专炫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令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吴志·张温传》）

◇令交州给送虞翻

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虞翻亮直，善于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吴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

◇白曹公状

严刺史昔为公所用，又是州举将，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丑类。今欲讨之，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雠。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敕执事，勿复听受。（《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

◇报刘备

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与曹公笺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吴志·大帝传》注引《吴历》）

◇别纸与曹公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吴志·大帝传》注引《吴历》）

◇上魏王笺

昔讨关羽，获于将军，即白先王，当发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发。先王未深留意，而谓权中间复有异图，愚情忄娄々，用未果决。遂值先王委离国祚，殿下承统，下情始通。公私契阔，未获备举，是令本誓未即昭显。梁寓传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为意望。权之赤心，不敢有他，愿垂明恕，保权所执。谨遣浩周、东里袞，至情至实，皆周等所具。（《吴志·大帝传》注引《魏略》。文帝即王位。权乃遣浩周为笺魏王。）

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抚绥东土。而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仁恩，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虽致命虏廷，枭获关羽，功效浅薄，未报万一。事业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践祚，威仁流迈，私惧情愿未蒙昭察。梁寓来到，具知殿下不遂疏远，必欲抚录，追本先绪。权之得此，欣然踊跃，心开目明，不胜其庆。权世受宠遇，分义深笃。今日之事，永执一心，惟察忄娄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垂含覆。（同上）

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权长驱不复后顾。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又闻张征东朱横海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繇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于明信，愿殿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凡所愿言，周等所当传也。（同上）

◇上魏文帝书

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卑辞上魏文帝书

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吴志·大帝传》）

卷六十四·吴二

◎大帝（二）

◇与浩周书

自道路开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国命，加知起居，假归河北，故使情问不获果至。望想之劳，曷云其已。孤以空暗，分信不昭，中间招罪，以取弃绝，幸蒙国恩，复见赦宥，喜乎与君克卒本图。传不云乎：「虽不能始，善终可也。」

昔君之来，欲令遣子入侍，于时倾心欢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岁之间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见讨责，常用惭怖。自顷国恩，复加开导，忘其前愆，取其后效，喜得因此寻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说遣子之意，想君假还，已知之也。

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虽中间自弃，常奉戢在心。当垂宿念，为之前后，使获攀龙附骥，永自固定，其为分惠，岂有量哉！如是欲遣孙长绪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

小儿年弱，加教训不足，念当与别，为之缅然，父子恩情，岂有已邪！又欲遣张子布追辅护之。孤性无余，凡所欲为，今尽宣露。惟恐赤心不先畅达，是以具为君说之，宜明所以。（《吴志·大帝传》注引《魏略》）

◇与诸葛亮书

丁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蜀志·邓芝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让孙皎书

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初时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护诸将于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扬威于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闻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此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吾亲爱之，卿疏憎之；卿所为每与吾违，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简，可以临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远，御寇济难乎？卿行长大，特受重任，上有远方瞻望之视，下有部曲朝夕从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谁无过，贵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责。今故烦诸葛子瑜重宣吾意。临书摧怆，心悲泪下。（《吴志·宗室孙皎传》）

◇报陆孙表保明诸葛瑾事

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尝与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忘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吴志·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

◇别咨诸葛瑾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自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吴志·诸葛瑾传》）

◇答诸葛瑾等

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授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吴志·周瑜传》）

◇答群臣奏议郊祀（嘉禾元年冬）

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又见《宋书·礼志三》）

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同上）

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同上）

◇答步骘、朱然等疏请备蜀（赤乌七年）

吾侍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还，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吴志·大帝传》）

◇答步骘表言防魏

此曹衰弱，何能有图？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吴志·步骘传》注引《吴录》）

◇报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备

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吴志·大帝传》）

◇报陆逊

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谘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子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暗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吴志·大帝传》。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

◇遗公孙渊书（赤乌元年）

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晋书·宣帝纪》。又《魏志·公孙渊传》注引《汉晋春秋》有末二语云：「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不云遗书。）

◇告天文（黄龙元年）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时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吴志·大帝传》注引《吴录》。又见《宋书·礼志三》。「淫名」作「窃名」，「平世」作「拯世」，「燎祭」作「柴燎」，末句作「永绥天极」。）

◇沈彭蠡鼎文

百神助，阳侯伏。（鼎录，黄武中。）

◎废帝

帝讳亮，字子明，大帝少子，以太元二年即位，改元三，建兴、五凤、太平，在位七年，孙废之为会稽王。

◇议封故齐王奋诏

齐王奋前坐杀吏，废为庶人，连有赦令，独不见原，纵未宜复王，何以不侯？，又诸孙兄弟作将，列在江渚，孤有兄独尔云何。（《吴志·孙奋传》注引《江表传》）

◇与众僧书悼支谦

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已已。（释藏百字三号，《出三藏记集》十三。）

◎景帝

帝讳休，字子烈，大帝第六子，以太平三年迎立，改元永安，在位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曰景皇帝。

◇封孙等诏（永安元年）

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兹际会，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庙。朕用怃然，若涉渊水。大将军忠计内发，扶危定倾，安康社稷，功勋赫然。昔汉孝宣践阼，霍光尊显，褒德赏功，古今之通义也。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干杂号将军亭侯，亦封亭侯。（《吴志·孙传》。）

◇褒德赏功诏（永安元年冬十月）

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授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亭侯。长水校尉张布辅导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董朝亲迎，封为乡侯。（《吴志·嗣主休传》）

◇遣李衡还郡诏

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钩斩袪，在君为君，遣衡还郡，勿令自疑。（同上）

◇止奏立皇后太子诏（元年十月）

朕以寡德，奉承洪业，莅事日浅，恩泽未敷，加后妃之号，嗣子之位，非所急也。（《吴志·嗣主休传》注引《江表传》）

◇加大将军爵位诏（永安元年十一月）

大将军忠敬内发，首建大计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赞其议，并有勋劳。昔霍光定计，百僚同心，无复是过。亟案前日与议定策告庙人名，依故事应加爵位者，促施行之。（《吴志·嗣主休传》）

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同上）

◇听军出家留子弟一人除米限诏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同上）

◇加诸将位诏

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同上）

◇置学官立五经博士诏（永安元年十一月）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吴志·嗣主休传》。又《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三。又《御览》二百三十六）

◇改葬诸葛恪等诏

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兄弟所见残害，可为痛心。皆改葬，各为祭奠。其罹恪等事见远徙者，一切召还。（《吴志·孙传》）

◇诏顾雍子裕袭爵（永安元年）

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而侯统废绝，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袭爵为醴陵侯，以明著旧勋。（《吴志·顾雍传》）

◇务农桑诏（永安二年四月）

朕以不德，托于王公之上，夙夜战战，忘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管子》有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则受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后刑罚不用，风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贤，若尽心于时，虽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汉文升平，庶几可及。及之则臣主俱荣，不及则损削侵辱，何可从容俯仰而已？诸卿尚书，可共咨度，务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后时。事定施行，称朕意焉。（《吴志·嗣主休传》）

◇为四男作名字诏（永安五年）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子欲令难犯易避，五十称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孤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ㄦ，ㄦ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ｍ，ｍ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雷大，雷大音如兕觥之觥，字ｏ，ｏ音如玄贤首之贤；次子名月，月音如草莽之莽，字ｐ，ｐ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B137]，[B137]音如有所拥持之拥。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吴志·嗣主休传》「立子ㄦ为太子」注引《吴录》。）

◇答张布（十月）

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败之事，无不览也。今曜等入，但欲与论讲书耳，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纵复如此，亦何所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曜等然后乃解也。此都无所损，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吴志·嗣主休传》。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令己不得专，因妄饰说以拒遏之，休答曰。）

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所不取。（《吴志·嗣主休传》。布又言惧妨政事，休答曰。）

聊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君其终之！（《吴志·嗣主休传》）

◇归命侯

侯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大帝第三子和之子。以永安七年迎立，改元八，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皇、天册、天玺、天纪。在位十七年，降于晋，封归命侯。

◇立吴兴郡诏（守鼎元年十月）

古者分土建国，所以褒赏贤能，广树藩屏。秦毁五等为三十六郡。汉室初兴，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盖无常数也。今吴郡杨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吴志·归命侯传》「分丹阳为吴兴郡」注。）

◇诏陆凯

君所议诚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宫殿不利，宜当避之。乃可以妨劳役，常坐不利宫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吴志·陆凯传》注引《江表传》）

◇下诏用孙丞

自今已后，用侍郎皆当如今宗室丞顾荣侍也。（《吴志·宗室孙桓传》注引《文士传》。又见《通典》二十一）

◇以范慎为太尉诏

慎勋德俱茂，朕所敬凭，宜登上公，以副群望，以为大尉。（《吴志·孙登传》注引《吴录》）

◇报司马昭书（甘露元年三月）

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ギ宣明至怀。（《吴志·归命传》「皓遣使随绍，报书曰」注引《江表传》曰：「皓书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

◇答华核

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间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扬、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吴志·华核传》）

◇与舅何植书（天纪四年三月）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奋三千之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世。至孤未德，嗣守成绪，不能怀集黎元，多为咎阙，以违天度。暗昧之变，反谓之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浚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县变于上，士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如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孤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公其勖勉奇谟，飞笔以闻。（《吴志·归命侯传》注引《江表传》）

◇遗群臣书

孤以不德，忝继先轨，处位历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至使一朝归命有道，社稷倾覆，宗庙无主，惭愧山积，没有余罪。自惟空薄，过偷尊号，才琐质秽，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诫，诗人有彼其之讥。自居宫室，仍抱笃疾，计有不足，思虑失中，多所荒替。边侧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横流，忠顺彼害。暗昧不觉，寻其壅蔽，孤负诸君，事已难图，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晋平治四海，劳心务于擢贤，诚是英俊展节之秋也。管仲极雠，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为汉臣，舍乱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嘉勖休尚，爱敬动静。夫复何言，投笔而已！（《吴志·归命侯传》注引《江表传》）

卷六十五·吴三

◎太子登

登字子高，大帝长子。以魏黄初二年立为太子，立二十一年，卒，谥曰宣太子。

◇临终上疏

臣以无状，婴抱笃疾，自省微劣，惧卒陨毙，臣不自惜。念当委离供养，埋后土，长不复奉望宫省，朝觐日月，生无益於国，死贻陛下重戚，以此为哽结耳。臣闻死生有命，长短自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愚卢年过其寿，生为国嗣，没享荣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讨，万国喁喁，系命陛下，危者望安，乱者仰治。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差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则率士幸赖，臣死无恨也。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155]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修、虞翻，志节分明。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昭，选置臣宫，得与从事，备知情素，敢以陈闻。臣重惟当今方外多虞，师旅未休，当厉六军，以图进取。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陆逊忠勤於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张承、孙怡忠於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故子囊临终，遗言戒时，君子以为忠，岂况臣登，其能已乎？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吴志·孙登传》）

◇与步骘书

夫贤人君子，所以兴隆大化，佐理时务者也。受性暗蔽，不达道数，虽实区区欲尽心於明德，归分于君子，至于远近士人，先后之宜，犹或缅焉，未之能详。《传》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斯其义也。岂非所望於君子哉！（《吴志·步骘传》）

◎孙皎

皎字叔朗，坚季弟静之第三子，官护军校尉，迁都护征虏将军。

◇下令兵候

今所诛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系其老弱。（《吴志·宗室孙皎传》。尝遣兵候，获魏边将、吏、美女以进皎，皎更其衣服，送还之，下令。）

◎孙

字子通，坚弟静之曾孙。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孙峻知朝政，迁大将军，封永宁侯。废其主亮，迎立景帝休，寻伏诛。

◇奉书琅邪王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薄才，见授大任，不能辅导陛下。顷月以来，多所造立，亲近刘承，悦於美色，发吏民妇女，料其好者，留于宫内；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余人，习之苑中，连日续夜，大小呼嗟，败坏藏中矛戟五千余枚，以作戏具。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帝於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诸宗亲，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过重，曾无一言以谏陛下，而与敌往来，使传国消息，惧必倾危社稷。推案旧典，运集大王，辄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斩承。以帝为会稽王，遗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侧。（《吴志·孙传》）

◇诣阙上书

臣伏自省，才非干国，因缘肺腑，位极人臣，伤锦败驾，罪负彰露，寻愆惟阙，夙夜忧惧。臣闻天命谌，必就有德，是以幽、厉失度，周宣中兴，陛下圣德，纂承大统，宜得良辅，以协雍熙，虽尧之盛，犹求稷契之佐，以协明圣之德。古人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虽自展竭，无益庶政，谨上印绶节钺，退还田里，以避贤路。（《吴志·孙传》，休即位，称草莽臣，诣阙上书。）

◎张昭

昭字子布，彭城人。为孙策长史、抚军中郎将。权统事，复为长史，後拜绥远将军，封由拳侯，权称尊号，拜辅吴将军，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卒年八十一，谥曰文侯。

◇宜为旧君讳论

客有见大国之议士君子之论，云起元建武已来，旧君名讳五十六人，以为后生不得协也。取乎经论，譬诸行事，义高辞丽，甚可嘉羡。愚意褊浅，窃有疑焉。盖乾坤剖分，万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经。故圣人顺天之性，制礼尚敬，在三之义，君实食之，在丧之哀，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诚臣子所尊仰，万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亲亲有衰，尊尊有杀，故《礼》服上不尽高祖，下不尽玄孙。又《传》记四世而缌麻，服之穷也；五世袒免，降杀同姓也；六世而亲属竭矣。又《曲礼》有不逮事之义则不讳，不讳者，盖名之谓，属绝之奸，不拘于协，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会盟，季友来归，不称其名，咸书字者，是时鲁人嘉之也。何解臣子为君父讳乎？周穆王讳满，至定王时有王孙满者，其为大夫，是臣协君也。又厉王讳胡，及庄王之子名胡，其比众多。夫类事建议，经有明据，传有征案，然后进攻退守，万无奔北，垂示百世，永无咎失。今应劭虽上尊旧君之名，而下无所断齐，犹归之疑云，《曲礼》之篇，疑事无质，观省上下，阙义自证，文辞可为，倡而不法，将来何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声一放，犹拾沈也。过辞在前，悔其何追！（《吴志·张昭传》注）

◇徐州刺史陶谦哀辞

猗欤使君，君侯将军。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赖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宁。唯帝念绩，爵命已章。既牧且侯，启土溧阳。遂升上将，受号安东。将平世难，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呜呼哀哉！（《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张承

承字仲嗣，昭长子，为濡须都督奋威将军，封都乡侯。卒谥曰定侯。

◇与吕岱书

昔旦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礼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尽此美邪！（《吴志·吕岱传》）

◎诸葛瑾

瑾字子瑜，又字敦仁，琅邪阳都人。避乱江东，孙权以为长史，转中司马。后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黄武初迁左将军，封宛陵侯。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连名上疏请为周胤复爵

故将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以之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於乌林，走曹仁於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杆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於宗庙，传於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於兴继，为胤归诉，乞ㄟ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吴志·周瑜传》。子胤，後以罪徙卢陵郡，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

◇与刘备笺

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如反掌。（《吴志·诸葛瑾传》）

◇与陆逊书

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忽去。（《吴志·陆逊传》）

◎诸葛恪

恪字元逊，瑾长子。历骑都尉太子中庶子，转左辅都尉，拜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进威北将军，封都乡侯，迁大将军，假节。陆逊领荆州事，后征领太子太傅。孙亮即位，拜太傅，为孙峻所杀。有《诸葛子》五卷。

◇敕下四部属城

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吴志·诸葛恪传》）

◇谏齐王孙奋笺

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为臣妾。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於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兴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近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适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芽遏萌，虑於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殷勤，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世相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

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敬之节，下当裁抑骄恣荒乱，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即不承用其言，令怀忧怖。华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陈道，当纳用之，而闻怒，有收缚之语。又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大小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令诏敕不行於藩臣耶？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夫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忄娄々欲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吴志·孙奋传》）

◇与丞相陆逊书

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於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彦，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於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

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於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赦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於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吴志·诸葛恪传》）

◇与弟公安督融书

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践尊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当於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敕，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怛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若苟违戾，非徒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以亲正疏，古人明戒也。（《吴志·诸葛恪传》）

◇题论后为书答聂友

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吴志·诸葛恪传》）

◇出军论

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於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於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於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耶？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

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於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自本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於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诒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俯仰年老，而雠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已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於于。（《吴志·诸葛恪传》）

◇诸葛子

若能力兼三人，身与马如胶漆，手与箭如飞虻，诚宜宠异。（《御览》三百五十引《诸葛子》。）

卷六十六·吴四

◎黄盖

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察孝廉，辟公府，从孙坚为别部司马，历事策及权为令长，凡守九县，迁丹阳都尉，以赤壁功拜武锋中郎将，领武陵太守，加偏将军。

◇署两掾分主诸曹教

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挝缪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吴志·黄盖传》）

◇与曹公书

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戇，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步骘

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孙权统事，召为主记，除海鉴长，还辟东曹掾，出领鄱阳太守，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加平戎将军，封广信侯。黄武中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都督西陵。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

◇表言塞江

北降人王潜等说，北相部伍，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备不豫设，难以应，卒宜为之防。（《吴志·步骘传》注引《吴录》）

◇上疏请备蜀

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吴志·大帝传》。赤乌七年，步骘、朱然等各上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论典校

伏闻诸典校挝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趣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天地，谁不战栗？昔之狱官，惟贤是任，故皋陶作士，吕侯赎刑，张、于廷尉，民无冤枉，休泰之祚，实由此兴。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为亏，甚可仇疾。明德慎罚，哲人惟刑，书传所美。自今蔽狱，都下则宜谘顾雍，武昌则陆逊、潘，平心专意，务在得情，骘党神明，受罪何恨？（《吴志·步骘传》。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云云，又见《宋书·五行志五》）

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动法列宿，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僚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频年枯旱，亢阳之应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地阴类，臣之象，阴气盛故动，臣下专政之故也。夫天地见异，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同上。又《晋书·五行志下》，《宋书·五行志五》。《御览》八十载此两段，有删节也。）

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吴志·步骘传》）

县赏以显善，设刑以威奸，任贤而使能，审明於法术，则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经纬，如是，庶政岂不康哉！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同上。）

◇上疏奖劝太子登

臣闻人君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近汉高祖揽三杰以兴帝业，西楚失雄俊以丧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郅都守边，匈奴窜迹。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汉北，河、洛之滨尚有僭逆之丑，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之时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吴志·步骘传》）

◎阚泽

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察孝廉，除钱塘长，迁郴令。孙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及称尊号，进尚书。嘉禾中为中书令，加侍中。赤乌中拜太子太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都乡侯。

◇九章

粟饭五十，粝饭七十，稗饭五十，稗饭四十八，御饭四十二。（《初学记》二十六）

◎薛综

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孙权召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太守，迁守谒者仆射。黄龙中为孙虑镇军长史，入守贼曹尚书，徙选曹尚书，拜太子少傅。有集三卷。

◇让选曹尚书表荐顾谭

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照人物，德允众望，诚非愚臣所可越先。（《吴志·顾谭传》，又见《书钞》六十）

◇让太子少傅表

先王之建立太子，必择九德之师，六行之傅。（《书钞》六十五「太子太师篇」）

◇上疏请选交州刺史

昔帝舜南巡，卒於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

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辨，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於长吏睹其好发，髡以为发。

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太守士变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博之徒尚多，骘以次Θ治，纲纪适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

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故敢竭愚情以广圣思。（《吴志·薛综传》。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

◇上疏谏亲征公孙渊

夫帝王者，万国之元首，天下之所系命也。是以居则重门击柝以戒不虞，行则清道案节以养威严，盖所以存万安之福，镇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时，托乘桴浮海之语，季由斯喜，拒以无所取才。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乎？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池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角，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漾，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显以符瑞，当乘平丧乱，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虏凶虐，灭亡在近。中国一平，辽东自毙，但当拱手以待耳。今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桥之安，远履冰之险，则臣子赖祉，天下幸甚！（《吴志·薛综传》）

◇移诸葛恪等劳军

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有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吴志·诸葛恪传》）

◇麟颂

懿哉麒麟，惟兽之伯。世平觌景，否则戢足。德以卫身，不布牙角。屏劳唐日，帝尧保禄。委体大吴，以昭遐福。天祚圣帝，永享万国。（《艺文类聚》九十八，《初学记》二十九）

◇凤颂

猗欤石磬，金声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兽翔感，仪凤舞麟。在昔尧舜，斯磬乃臻。宗庙致敬，乃肯来顾。赞扬圣德，上下受祚。（《艺文类聚》九十九）

◇驺虞颂

婉婉白虎，优仁是崇。饥不侵暴，困不改容。敛威扬德，恺悌之风。圣德极盛，驺虞乃彰。（《艺文类聚》九十九）

◇白鹿颂

皎皎白鹿，体质驯良。其质皓曜，如鸿如雷。（《初学记》二十九）

◇赤乌颂

赫赫赤乌，惟日之精。朱羽丹质，希代而生。（《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

◇白乌颂

粲焉白乌，皓体如素。宗庙致敬，乃胥来顾。（《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

◇述郑氏礼五宗图

天子之子称王子，王子封诸侯，若鲁卫是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还自仕，食采於其国，为卿大夫，若鲁公子季友者是也。则子孙自立此公子之庙，谓之别子。为祖则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绝。大宗之庶子，则皆为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迁，己身庶也；宗祢宗，己父庶也；宗祖宗，己祖庶也；宗曾祖宗，己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己高祖庶也。则迁而唯宗大宗耳。（《通典》七十三）

◎张温

温字惠恕，吴郡吴人。黄武初征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以辅义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将使蜀，还斥免。有《三史略》二十九卷，集六卷。

◇至蜀诣阙拜章

昔高宗以谅暗昌殷祚於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漕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於良佐，参列精之炳耀，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兴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入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悚怛若惊。谨奉所赍函书一封。（《吴志·张温传》。温至蜀，诣阙拜章）

◇表

刘禅送臣温熟锦五端。（《御览》八百十五）

◇白理

昔百里奚贤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奚因赁官以养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后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当使守门。」公出游登车，禽息跪而请之曰：「夫养牛者，愿君忽忘也。」公乃问百里奚，曰：「臣之所长，非养牛者也，乃养民也。」公视牛察之，乃知贤人也，遂与同车而出，谢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触门而死。（《艺文类聚》九十四，《御览》八百九十九）

◎暨艳

艳字子休，吴郡人。为选曹郎，进尚书，为怨家所诬，自杀。有集三卷。

◇杂移

角弩既调，射者又工，多获鹑鸟，能无恳伤？（《御览》三百四十八引《暨艳集》）

◎谢承

承字伟平，会稽山阴人，孙权谢夫人之弟。为吴郡督邮，后拜郎中，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有《后汉书》一百三十卷，集四卷。

◇贺灵龟表

伏睹灵龟，出於会稽章安，臣闻灵龟告符，五色粲彰，则金则玉，背阴向阳。（《艺文类聚》九十九）

◇上丹砂表

新宫成出丹砂五百斤，上亿万岁之寿。（□□□□□□□□）

◇与步子山书

但日讲攻单戈进取之方，教进退疾除之节耳。《易》、《诗》、《礼》、《乐》、《春秋》，不复开箧。（《御览》二百九十七）

所在近北，无他异物，裁奉织成虎头绶囊，可以服之。（《御览》六百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一）

◇三夫人箴

降及三代，创业之君。亦赖贤妃，用佐厥勋。涂山翼夏，有莘赞殷。（《初学记》十）

◎周魴

魴字子鱼，吴郡阳羡人。举孝廉，除宁国长，转钱塘侯相，迁丹阳西部都尉。黄武中为鄱阳太守，加昭义校尉。以诱曹休功加裨将军，封关内侯。

◇密表呈诱曹休笺草

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诛，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举善，上以光赞洪化，下以输展万一，忧心如捣，假寐忘寝。圣朝天覆，舍臣无效，猥发优命，敕臣以前诱致贼休，恨不如计。令于郡界求山谷魁帅为北贼所闻知者，令与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窃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惧不可信，不如令臣谲休，于计为便。此臣得以经年之冀愿，逢值千载之一会，辄自督竭，竭尽顽蔽，撰立笺草以诳诱休者，如别纸。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加卒奉大略，亻公蒙狼狈，惧以轻愚，忝负特施，豫怀忧灼。臣闻唐尧先天而天弗违，博询刍荛，以成盛勋。朝廷神谟，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灵赞圣规，休必自送，使六军囊括，虏无孑遗，威风电迈，天下幸甚！谨拜表以闻，并呈笺草，惧於浅局，追用悚息，被报施行。（《吴志·周魴传》）

◇诱曹休笺七条

其一曰：「魴以千载徼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敬恪未显，瞻望云景，天实为之。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而逼所制，奉觌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劭南等托叛奉笺。时事变故，列於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其二曰：「魴远在边隅，江汜分绝，恩泽教化，未蒙抚及，而于山谷之间，遥陈所怀，惧以大义，未见信纳。夫物有感激，计因变生，古今同揆。魴仕东典郡，始愿已获，铭心立报，永矣无贰。岂图顷者中被横谴，祸在漏刻，危於投卵，进有离合去就之宜，退有诬罔枉死之咎，虽志行轻微，存没一节，顾非其所，能不怅然！敢缘古人，因知所归，拳拳输情，陈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润，哀拯其急，不复猜疑，绝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测，一则伤慈损计，二则杜绝向化者心，惟明使君远览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质，速赐秘报。魴当侯望举动，俟须响应。」

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广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靖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陈释，而终不解，因立密计，欲北归命，不幸事露，诛及婴孩。魴既目见靖事，且观东主一所非薄，女画不复厚，虽或暂舍，终见翦除。今又令魴领郡者，是欲责后效，必杀魴之趣也。虽尚视息，忧惕焦灼，未知躯命，竟在何时。人居世间，犹白驹过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当陈愚，重自披尽，惧以卑贱，未能采纳，愿明使君少垂详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魴命讫矣。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东主中营自掩石阳，别遣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又命诸葛亮进指关西，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魴便从此率厉吏民，以为内应。此方诸郡，前后举事，垂成而败者，由无外援使其然耳。若北军临境，传檄属城，思咏之民，谁不企踵？愿明使君上观天时，下察人事，中参蓍龟，则足昭往言之不虚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长家门，亲之信之，有如儿子，是以特令赍笺，托叛为辞，目语心计，不宣唇齿，骨肉至亲，无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当言往降，欲北叛来者得传之也。魴建此计，任之于天，若其济也。则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则受夷灭之祸。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诚之微，岂能上感？然事急孤穷，惟天是诉耳。遣使之日，载生载死，形存气亡，魄爽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为后信。一赍教还，教还故当言悔叛还首。东王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无端原。县命西望，涕笔俱下。」

其五曰：「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而今东主图兴大众，举国悉出，江边空旷，屯坞虚损，惟有诸刺奸耳。若因是际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得便会，然要恃外援，表里机互，不尔以往，无所成也。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魴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石阳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长於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

其六曰：「东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阳，今此後举，大合新兵，并使潘发夷民，人数甚多，闻豫设科条，当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堑，使即时破，虽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阳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济，诚宜疾密。王靖之变，其鉴不远。今魴归命，非复在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在明使君耳。若见救以往，则功可必成，如见救不时，则与靖等同祸。前彭绮时，闻旌麾在逢龙，此郡民大小欢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间，事当大成，恨去电速，东得增众专力讨绮，绮始败耳。愿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曰：「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厉其志，并乞请幢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知去就之分已决，承引所救画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阔狭之间，辄得闻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鲂笺，乞加隐秘。伏知智度有常，防虑必深，鲂怀忧震灼，启事蒸仍，乞未罪怪。」（《吴志·周鲂传》）

卷六十七·吴五

◎骆统

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孙权嗣位，试为乌程相，召补功曹，行骑都尉，出为建忠郎将，从陆逊破蜀兵於宜都，迁偏将军。黄武初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有集十卷。

◇表理张温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於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

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於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

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於天下，失彰于后世，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辨，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於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於朱治，次见举於众人，中见任於明朝，亦见交於温也。

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於上，温窃亲之於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於迟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侯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於异境，扬君命於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会於屈建，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於赵鞅。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於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参之於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

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於前，臣耻废之於後，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於圣听，实尽心於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吴志·张温传》）

◇民户损毛上疏

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脂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後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每有徵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场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後生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

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辨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雕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吴志·骆统传》。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云云。）

◇陈诸将舟船饰严笺

诸将舟船，转相高上，建立奇工，文以丹漆，雕镂之功，好尚滋繁，计其费耗，所损不少。（《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三十七）

◎全琮

琮字子璜，吴郡钱唐人。为奋威校尉，迁偏将军，封阳华亭侯。黄武中迁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假节，领九江太守，徙东安太守。黄龙初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尚主。赤乌末迁右大司马左军师。

◇密表止太子登出征

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臣窃忧疑。（《吴志·全琮传》注引《江表传》）

◎潘

字承明，武陵汉寿人，刘表辟为江夏从事，徙湘阴令。蜀先主领荆州，以为治中从事；及定蜀，留典州事。後降吴，拜辅军中郎将，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

◇疏责子翥

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吴志·潘传》注引《吴书》）

◎顾谭

谭字子默，吴郡吴人，丞相雍孙。为太子中庶子，转辅正都尉。赤乌中代诸葛恪为左节度，加奉车都尉，寻为选曹尚书，拜太常，平尚书事。为全琮父子所构，徙交州。有《顾子新语》十二卷。

◇上疏安太子

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於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仪，陈人彘之戒，帝既悦怿，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吴志·顾雍传》。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云云。）

◇议奔丧

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吴志·大帝传》。嘉禾六年春，顾谭议。）

◎胡综

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以金曹从事拜鄂长，入为书部，寻领右部督，加建武中郎将，魏封吴王，并封综为亭侯。黄龙初为侍中，进封乡侯，兼右领军。寻拜偏将军，兼左执法。有集二卷。（案：《吴志·胡综传》云：「凡自权统事，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

◇黄龙大牙赋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孤垂象，实惟兵精。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农创代，拓定皇基，上顺天心，下息民灾。高辛诛共，舜征有苗。启有甘师，汤有鸣条。周之牧野，汉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绪。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历五代，继世在下。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将恢大繇，革我区夏。乃律天时，制为神军。取象太一，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实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佥曰惟休。（《吴志·胡综传》。黄武八年夏，黄龙见夏口，於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综作赋曰云云。《艺文类聚》六十以「黄武八年」一段为赋之本文，盖即此赋之序也。然不应直称权名，疑史家改窜。又见《初学记》二十二。）

◇中分天下盟文

天降丧乳，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动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幺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灭，禽其徒党，非汉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将复谁任？夫讨罪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谌，司慎司盟，群臣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忄舀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吴志·大帝传》。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云云，《胡综传》曰：「综为盟文，文义甚美。」又见《艺文类聚》三十三）

◇请立诸王表

受命之主，系天而王，建化垂统，为一代制，虽礼有损益，事有质文，至於崇建懿亲，列土封爵，内蕃国朝，外镇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兴，宠秩子弟，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诸王子受国者渐多。光武中兴，四海扰攘，众诸制度未遍，而九子受国，明章即位，男则封王，女为公主，故《诗》曰：「既受帝祉，施于孙子。」陛下践阼以来十有二载，皇后无号，公主无邑，臣下叹息，远近失望。是以屡献愚怀，依据典礼，庶请具陈，足寤圣心，深辞固拒，不蒙进纳，恐天下有识之士，将谓吴臣暗於礼制，不知陛下谦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吴之庆，于是乎始，开国建号，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谦谦之德，副兆民之望，留神许，天下幸甚！（《艺文类聚》五十一）

◇议奔丧

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後必绝。（《吴志·大帝传》）

◇伪为吴质作降文三条

其一曰：「天纲弛绝，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无居民，风尘烟火，往往而处，自三代以来，大乱之极，未有若今时者也。臣质志薄，处时无方，系於土壤，不能翻飞，遂为曹氏执事戎役，远处河朔，天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隔绝，虽望风慕义，思托大命，愧无因缘得展其志。每往来者，窃听风化，伏知陛下齐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极，流化万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焘。英雄俊杰，上达之士，莫不心歌腹咏，乐在归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闻吉日，龙兴践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纲，将使遗民，睹见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诛项，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质不胜昊天至愿，谨遣所亲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间关求达，其欲所陈，载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陈平委楚归汉，书功竹帛，遗名后世，世主不谓之背诞者，以为知天命也。臣昔为曹氏所见交接，外托君臣，内如骨肉，恩义绸缪，有合无离，遂受偏方之任，总河北之军。当此之时，志望高大，永与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立，幼冲统政，谗言弥兴。同侪者以势相害，异趣者得间其言，而臣受性简略，素不下人，视彼数子，意实迫之，此亦臣之过也。遂为邪议所见构会，招致猜疑，诬臣欲叛。虽识真者保明其心，世乱谗胜，馀嫌犹在，常惧一旦横受无辜，忧心孔疚，如履冰炭。昔乐毅为燕昭王立功於齐，惠王即位，疑夺其任，遂去燕之赵，休烈不亏。彼岂欲二三其德，盖畏功名不建，而惧祸之将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贾贩为名，托叛南诣，宣达密计。时以仓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传而已。以为天下大归可见，天意所在，非吴复谁？此方之民，思为臣妾，延颈举踵，惟恐兵来之迟耳。若使圣恩少加信纳，当以河北承望王师，疑心赤实，天日是鉴。而光去经年，不闻咳唾，未审此意竟得达不？瞻望长叹，日月以几，鲁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见待稍薄，苍蝇之声，绵绵不绝，必受此祸，迟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质穿仁义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谓光所传，多虚少实，或谓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质构谗见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质若有罪之日，自当奔赴鼎镬，束身待罪，此盖人臣之宜也。今日无罪，横见谮毁，将有商鞅、白起之祸。寻惟事势，去亦宜也。死而弗义，不去何为！乐毅之出，吴起之走，君子伤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愿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於臣质也。又念人臣获罪，当如伍员奉己自效，不当徼幸因事为利。然今与古，厥势不同，南北悠远，江湖隔绝，自不举事，何得济免！是以忘志士之节，而思立功之义也。且臣质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乱，柄夺於臣，诸将专威於外，各自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虚，纲纲毁废，上下并昏，想前后数得降叛，具闻此问。兼弱攻昧，宜应天时，此实陛下进取之秋，是以区区敢献其计。今若内兵淮、泗，据有下邳，荆、扬二州，闻声响应，臣从河北席卷而南，形势一连，根牙永固。闻西之兵系於所卫，青、徐二州不敢彻守，许、洛余兵众不满万，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千载一会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计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马，加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时驱马来出，隐度今者可得三千余匹。陛下出军，当投此时，多将骑士来就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两军不能相究虚实，今此间实羸，易可克定，陛下举动，应者必多。上定洪业，使普天一统，下令臣质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见纳，此亦天也。愿陛下思之，不复多陈。」

其三曰：「昔许子远舍袁就曹，规画计较，应见纳受，遂破袁军，以定曹业。向使曹氏不信子远，怀疑犹豫，不决於心，则今天下袁氏有也。愿陛下思之。间闻界上将阎浮、赵楫欲归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远授其命，若复怀疑，不时举动，令臣孤绝，受此厚祸，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复托命陛下矣。愿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实闻其言。（《吴志·胡综传》）

◇太子宾友目

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辨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吴志·孙登传》注引《江表传》）

◎是仪

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本姓氏，以孔融嘲改。初为郡县吏，後依刘繇，避乱江东，繇败，徙会稽。权嗣位，征典机密，拜骑都尉，从袭荆州，拜忠义校尉，迁裨将军，封都亭侯，守侍中。黄武中迁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复拜侍中，迁尚书仆射，领鲁王傅，卒年八十一。

◇领鲁王传上疏

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吴志·是仪传》）

卷六十八·吴六

◎虞翻

翻字仲翔，会稽餘姚人。太守王朗以为功曹。孙策平会稽，复为功曹，出为富春长，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司空曹公辟，皆不就。孙权以为骑都尉，徙丹阳泾县。後屡忤指，徙交州，十余年卒，年七十。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国语注》二十一卷，《论语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经注》十四卷，集三卷。（案：《隋志》以翻属后汉，今考翻卒在权称尊号之后，宜编入吴。）

◇上书吴主权

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鼠雀，性毫厘，罪恶莫大，不容于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戮，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钟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虞翻传》注引《翻别传》曰：「权即尊号，翻因上书。」云云。）

◇奏上《易》注

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赞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於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於军旅，习经於ｘ鼓之间，讲论於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又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谨正书副上，惟不罪戾。（《吴志・虞翻传》注引《翻别传》）

经之大者，莫过於《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吴志・虞翻传》注、《御览》三百九十九并引《虞翻别传》）

◇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

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伏见故征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月」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为濯，以为瀚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字读当为「柳」，古「柳」、「□」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面，谓之瀚衣。」古篆「□」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于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定此三事。又马融训注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今经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虽皆不得，犹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后，而奋乎百世，虽世有知者，怀谦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吴志·虞翻传》注引《翻别传》）

◇追与客书

仆闻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吴志·虞翻传》注引《吴书》）

◇与丁固同僚书

丁子贱塞渊好德，堂构克举，野无遗薪，斯之为懿，其美优矣。令德之后，惟此君嘉耳。（《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山阴丁览，字孝连，为郡功曹，守始平长。览子固，字子贱，孙休时为左御史大夫，孙皓即位，迁司徒。）

◇与徐陵书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晋，未若于今。（《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太末徐陵，字元大，为零陵太守，时朝廷俟以列卿之位。）

◇与士仁书

明者防祸於未萌，智者图患於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吞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吴志·吕蒙传》注引《吴书》）

◇与所亲书

诸象敦仁，则天活物。比蒙清论，有以保分。恶积罪深，见忌殷重。虽有祁老之救，德无羊舌解释难冀也。（《吴志·诸葛瑾传》）

◇与某书

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虽虾不生鲤子，此子似人，欲为求妇，不知所向。君为访之，勿怪老痴誉此儿也。（《御览》四百九十，又七百三十九）

◇与弟书

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扬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门。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家圣受禅，父顽母嚣，虞家世法出痴子。（《御览》五百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数头男皆如奴仆。伯安虽痴，诸儿不及。观我所生，有儿无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两弟，有似人也。去日南远，恐如甘蔗，近杪即薄。（《御览》九百七十四）

◎朱治

治字君理，彤阳故鄣人。灵帝时为县吏，察孝廉，州辟从事。孙坚以为司马，行都尉。献帝初行督军校尉，太傅马日辟为掾，迁吴郡都尉。建安中领吴郡太守。孙权统事，表为九真太守，行扶义将军。黄武初封毗陵侯，拜安国将军，徙封故鄣。

◇说孙贲

破虏将军昔率义兵入讨董卓，声冠华夏，义士壮之。讨逆继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亲，器为时生，故表汉朝，剖符大郡，兼建将校，仍关综两府，荣冠宗室，为远近所瞻。加讨虏聪明神武，继承洪业，揽结英雄，周济世务，军众日盛，事业日隆，虽昔萧王之在河北，无以加也，必克成王基，应运东南。故刘玄德远布腹心，求见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东闻道路之言，云将军有异趣，良用怃然。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主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堇相望，士叹於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将军当斯时也，而欲背骨肉之亲，违万安之计，割同气之肤，啖虎狼之口，为一女子改虑易图，失机毫厘，差以千里，岂不惜哉！（《吴志·朱治传》「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贲欲遣子入质」注引《江表传》，载治说贲。）

◎朱然

然字义封，本姓施，朱治姊子，为治嗣，孙权统事，为馀姚长，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寻为临川太守，拜偏将军，以禽关羽功，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进虎威将军。寻假节，代吕蒙镇江陵，以破蜀先主功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后改封当阳侯，拜车骑将军右护军，又拜左大司马右军师。

◇上书讨马茂

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吴志·朱然传》）

◎朱绩

绩字公绪，然子，为郎，拜建忠都尉，迁偏将军营下督。然卒，拜平魏将军乐乡督。孙亮时迁镇东将军，后拜骠骑将军。孙休时迁上大将军。孙皓初拜左大司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诸葛融书

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吴志·朱绩传》。）

◎吾粲

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将军孙河表为曲阿丞，迁长史。孙权召为主簿，出为山阴令，寻为参军校尉。黄武初迁会稽太守，拜昭义中郎将，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被谮，诛。

◇召处士谢谭教

夫应龙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隐形於天外，潜鳞於重渊者哉！（《吴志·吾粲传》）

◎陆绩

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孙权统事，辟奏曹掾，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卒年三十二。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浑天仪说

先王之道，存乎治历明时，本之验著，在于天象。夫法象莫若浑天，浑天之设久矣。昔在颛顼，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喾亦叙三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禅，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以数者言之，曩时已立浑天之象，明矣。周公叙次六十四卦，两两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复始，昼夜之义。故晋卦彖曰：「昼日三接。」明夷爻象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仲尼说之曰：「明出地上，晋进而丽乎大明，是以昼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昼后夜，先晋后明夷。故曰初登于天，昭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日月丽乎天，随天转运；入乎地，以成昼夜也。浑天之义，盖与此同。」仲尼殁，大道乖，诸子穿凿妄作，乃有盖天之说，其为虚伪，较然可知。浑天以日出地上则昼，故《易》曰「明出地上，昼日三接。」又曰晋进也。日入于地则夜，夜则明伤，故《易》曰「明夷伤也」。又曰初登于天，昭四国也；後入于地，失则也。《尚书》「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以此言之，而知日出入于地，审矣。若不出入于地，则何缘得有昼夜明暗乎？天半覆地上，半周地下，绕地而运，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若天半右覆地上，半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见更隐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运，信矣。此是昏明之大术也。天之形状，圆周浑然，运于无穷，故曰「浑」。《易》曰：「乾为天为圆。」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健。」此之谓矣。天大地小，天绕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一作「之」。）绕黄也。扬子云《太玄经》曰：「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知天裹地下，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日月出入，以成昏明也。北极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五度，南极中偏入于地亦三十五度，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譬车之有轮，所以自行也。众星皆移无常，惟北辰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天倾故极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太玄经》曰：「天圆地方，极枢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以建七政。」是以《尧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此之谓也。绕北极七十度之外，常在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开元占经》一，又二）

闰月无中气，北斗斜指二辰之间。（《御览》十七）

◇浑天图

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州，第五星主兖州，第六星主扬州，第七星主豫州。（《开元占经》六十七）

◇太玄经序

阔达大节。（《北堂书钞》九）

◇述玄

绩昔常见同郡邹，字伯岐与邑人书，叹杨子云所述《太玄》，连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镇南将军刘景升遣梁国成奇修鄙州，奇将《玄经》自随，时虽幅写一通，年尚暗稚，甫学《书》、《毛诗》，王谊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为也。后数年专精读之，半岁间粗觉其意，於是草创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为作解诂，后奇复衔命寻盟，仲子以所解付奇与安远将军彭城张子布，绩得览焉。仲子之思虑，诚为深笃，然玄道广远，淹废历载，师读断绝，难可一备，故往往有违本错误。绩智意岂能弘裕？顾圣人有所不知，匹夫误有所达，加缘先王询于刍荛之谊，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说，其失者，因释而正之。所以不复为一解，欲令学者瞻览彼此，论其曲直，故合联之尔。

夫《玄》之大义，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旨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弗紊。」今纲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绩不敢苟好著作以虚誉也，庶合道真，使《玄》不为后世所尤而已。昔杨子云述《玄经》，而刘歆观之，谓曰：「雄空自苦，今学经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雄笑而不应。雄卒，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玄其传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班固赞叙雄事曰：「凡人贵远贱近，亲见杨雄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杨子云之言，文谊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智，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未显。」又张平子与崔子玉书曰：「乃者以朝驾明日披读《太玄经》，知子云特极阴阳之数也。以其满泛故，故时人不务此，非特传记之属，心实与五经拟，汉家得二百岁卒乎？所以作兴者之数，其道必显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岁其兴乎？竭己精思，以揆其义，更使人难论阴阳之事。足下累世穷道极微，子孙必命世不绝，且幅写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绩论数君所云，知杨子云《太玄》无疆也。歆云经将覆没，犹《法言》而今显扬。歆之虑寻于是为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终未显；固虽云终不必其废，有愈于歆，谭云必传，顾谭与君不见也。而《玄》果传，谭所思过固远矣。平子云汉之四百其兴乎，汉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显，处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复优乎！且以歆《历谱》之隐奥，班固《汉书》之渊弘，桓谭《新论》之深远，尚不能镜照《玄经》废兴之数，况夫王邑、严尤之伦乎！览平子书，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经之为乎验，虽平子焯亮其道，处其炽兴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叹曰：「师旷之调钟，俟知音之在后。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将睹。」信哉斯言！于是乎验。雄受气纯和，韬真含道，通敏达，钩深致远，建立《玄经》，与圣人同趣，虽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过。论其所述，终年不能尽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圣人。

昔孔子在衰周之时，不见深识，或遭困苦，谓之佞人；列国智士，称之达者，不曰圣人，唯弟子中言其圣耳。逮至孟轲、孙卿之徒，及汉世贤人君子，咸并服德归美，谓之圣人，用《春秋》以为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毁。杨子云亦生衰乱之世，虽不见用，智者识焉，桓谭之绝伦，称曰圣人，其事与孔子相似。又述《玄经》，平子处其将兴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应天合神，平子无以知其行数。若平子瞽言期应，不宜效验如合符契也。作而应天，非圣如何！昔诗称「母氏圣善」，《多方》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洪范》曰「睿作圣」，孟轲谓「柳下惠作圣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聪明纯淑，无所系亥，顺天道，履仁谊，因可谓之圣人，何常之有乎！世不达圣贤之数，谓圣人如鬼神而非人类，岂不远哉？凡人贱近而贵远，闻绩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识者，有以察焉。（《太玄》范望注本）

◇自知亡日为辞

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袁宏纪作「逼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吴志·陆绩传》。又见袁宏《後汉纪》二十九）

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逊

逊字伯言，本名议，绩从子。孙权统事，为东西曹令史，迁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拜定威校尉，历帐下右部督，进偏将军。以平荆州功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迁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黄武元年为大都督，破蜀先主於夷陵，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赤乌七年为丞相。以太子事愤恚卒，年六十三，永安中追谥曰昭侯。

◇为荆州士人上疏

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忄娄々，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吴志·陆逊传》）

◇上疏请绥攻刘备

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吴志·陆逊传》）

◇陈时事疏

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硕鞔园蚕虑椤G沂牢袢招要寄芪龋圆患榛嗳肷憩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吴志·陆逊传》）

◇请勿取夷州及朱崖疏

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吴志·陆逊传》）

◇乞息亲征公孙渊疏

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雠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雄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阙，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曜将来。（《吴志·陆逊传》）

◇疏请安太子

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吴志·陆逊传》）

◇建议平山寇

方今英雄棋寺，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敢其精锐。（《吴志·陆逊传》）

◇议缓兴利改作

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脊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爱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吴志·陆逊传》）

◇与关羽书

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吴志·陆逊传》）

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步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同上）

◇答刘备

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推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吴志·陆逊传》注引《吴录》）

◇假作答逯式书

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求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吴志·陆逊传》）

◇答全琮

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吴志·陆逊传》）

◇与全琮书

卿不师日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吴志·陆逊传》）

卷六十九·吴七

◎陆瑁

瑁字子璋，逊弟。嘉禾初征拜议郎选曹尚书。

◇谏亲征公孙渊疏

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托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ぉぉ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心腹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从之日，唇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於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吴志·陆瑁传》）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於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住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同上）

◇与暨艳书

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颖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於大道也。（《吴志·陆瑁传》）

◎陆凯

凯字敬风，逊族子，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拜建武都尉。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迁建武校尉。五凤中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武昌右部督，累迁荡魏绥远将军。永安中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孙皓即位，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宝鼎元年迁左丞相。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有《吴先贤传》四卷，《太玄经注》十三卷，集五卷。

◇上表言宜优恤功臣後

吕蒙、凌统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并幼稚，皆内省中，称肉食之。（《书钞》一百四十五，《御览》八百六十三）

◇上表谏吴主皓

臣闻恶不可积，过不可长。积恶长过，丧乱之源也。是以古人惧不闻非，故设进善之旌，立敢谏之鼓。武公九十，思闻警戒，《诗》美其德，士悦其行。臣察陛下无思警戒之义，而有积恶之渐，臣深忧之，此祸兆见矣。故略陈其要，写尽愚怀。陛下宜克己复礼，述修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离则上不信下，下当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虽愚，暗於天命，以心审之，败不过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国之人夏桀、殷纣，亦不可使后人复忿陛下也。臣受国恩，奉朝三世，复以余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与众沈浮。若比干、伍员，以忠见戮，以正见疑，自谓毕足，无所馀恨，灰身泉壤，无负先帝，愿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吴志·陆凯传》注引《江表传》）

◇重表谏起宫

臣闻宫功当起，夙夜反侧，是以频烦上事，往往留中，不见省报，於邑叹息，企想应罢。昨食时，被诏曰：「君所谏，诚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宫殿不利，宜当避之，乃可以妨劳役，长坐不利宫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纸诏，伏读一周，不觉气结于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荣禄已重，于臣过望，复何所冀？所以勤勤数进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创基立业，荣苦勤至，白发生於鬓肤，黄被於甲胄。天下始静，晏驾早崩，自含息之类，能言之伦，无不欷，如丧考妣。幼主嗣统，柄在臣下，军有连征之费，民有雕残之损。贼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强敌当途，西州倾覆，孤罢之民，宜当畜养，广力肆业，以备有虞。且始徒都，属有军征，战士流离，州郡搔扰，而大功复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国致治之渐也。

臣闻为人主者，禳灾以德，除咎以义，故汤遭大旱，身祷桑林，荧惑守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销亡，妖星移舍。今宫室之不利，但当克己复礼，笃汤、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忧宫之不安，灾之不销乎？陛下不务修德，而务筑宫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贵，虽殷辛之瑶台，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丧身覆国，宗庙作墟乎？夫兴土功，高台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为父长安，使子无倚，此乃子离于父，臣离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离，虽念克骨，茅茨不翦，复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宫，自谓过于阿房。故先朝大臣，以为宫室宜厚，备卫非常。大皇帝曰：「逆虏游魂，当爱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恳恻，由不获已，故裁调近郡，苟副众心，比当就功，犹豫三年。当此之时，寇钞慑威，不犯我境，师徒奔北，且西阻岷、汉，南州无事，尚犹冲让，未肯筑宫，况陛下危侧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虑哉？愿陛下留意，臣不虚言。（《吴志·陆凯传》注引《江表传》）

◇疏悼王蕃

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吴志·王蕃传》。按《陆凯传》亦有此疏，彼略删节。）

◇上疏谏吴主皓

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顷年以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暗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困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廪库，以待天时。而更倾动天心，搔扰万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

臣闻吉凶在天，犹影之在形，响之在声也。形动则影动，形止则影止，此分数乃有所系，非在口之所进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赏轻而罚重，政刑错乱，民力尽於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浊于财宝，邪臣在位，贤哲隐藏，百姓弃业，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汉所以强者，躬行诚信，听谏纳贤，惠及负薪，躬请严穴，广采博察，以成其谋。此往事之明证也。

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又益州危险，兵多精强，闭门固守，可保万世，而刘氏与夺乖错，赏罚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

臣暗於大理，文不及义，智慧浅劣，无复冀望，窃为陛下惜天下耳，臣谨奏耳目所闻见，百姓所为烦苛，刑政所为错乱，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荡，忽苛政。

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脊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责也。而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搔扰，更为烦苛，民苦万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姓之心。此犹鱼鳖得免毒螫之渊，鸟兽得离罗网之纲，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国存焉。

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此无益于政，有损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馀。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官廪，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臣闻殷汤取士於商贾，齐桓取士於车辕，周武取士於负薪，大汉取士於奴仆。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辅国匡时，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愿陛下简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尽其忠，拾遗万一，则康哉之歌作，刑错之理清。愿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吴志·陆凯传》）

◇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

皓遣亲近赵钦口诏报凯前表曰：「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又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须谋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凯上疏曰：

「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传》载此表曰：「臣拜受明诏，心与气结，陛下何心之难悟，意不聪之甚也。」）夫王者之兴，受之於天，修之由德，岂在宫乎？而陛下不谘之公辅，便盛意驱驰，六军流离悲惧，逆犯天地，天地以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童歌其谣。纵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劳，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闻有国以贤为本，夏杀龙逢，殷获伊挚，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师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处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咸以吴国夫差复存。先帝亲贤，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闻宰相，国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曹之佐，先帝有顾、步之相，而万琐才，凡庸之质，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于已丰，于器已溢，而陛下爱其细介，不访大趣，荣以尊辅，越尚旧臣。贤良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忧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於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阼以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令庶事多旷，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宫无高台，物不雕饰，故国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见群臣，抑损醇O，臣下终日无失慢之尤，百寮庶尹，并展所陈。而陛下拘以视瞻之敬，惧以不尽之酒。夫酒以成礼，过则败德，此无异商辛长夜之饮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若江渚有难，烽燧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时，亦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不然，浮华者登，朋党者进，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赏以劝功，罚以禁邪，赏罚不中，则士民散失。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趾反乱，实由兹起，是为遵景帝之阙，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时，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今州郡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於是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狱无冤囚，死者吞声。今则违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录，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愿陛下留意。（」《吴志·陆凯传》）

◇奏重备西陵

臣愚以西陵国之关首，宜重其备；备重则敌不敢轻，轻备则为敌所侮。（《艺文类聚》六）

◇奏事

诸暨永安出御丝。（《御览》八百十四）

◇吴先贤传赞

◇扬州别驾从事戴矫

猗猗茂才，执节云停。志励秋霜，冰洁玉清。（《初学记》十七）

◇奋武将军顾承

於铄奋武，奕奕全德。在家必闻，鸿飞高陟。（同上）

◇上虞令史胄

猗猗上虞，金鋈玉贞。凤立鸾寺，邈矣不倾。（同上）

◎陆抗

抗字幼节，逊次子。赤乌中拜建武将军校尉，迁立节中郎将。建兴初拜奋威将军。太平中迁征北将军。永安中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凤皇二年拜大司马荆州牧。

◇陈时宜疏

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亡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戚，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怛，念至情惨。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吴志·陆抗传》云：「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请抑黜群小疏

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谮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怪所以叹息也。春秋以来，爰及秦、汉，倾覆之畔，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冀雍熙之声作，肃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寇冕之胄，少渐道教。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吴志·陆抗传》）

◇戒动师旅疏

臣闻《易》贵随时，《传》美观衅，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玉台有忧伤之虑，孟津有反旆之军。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阴黜陟以厉庶尹，审刑罚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承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无众，古之明鉴，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吴志·陆抗传》）

◇疾病上疏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吴志·陆抗传》）

◇请原薛莹

夫俊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皆当世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殛，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盖《周礼》有赦贤之辟，《春秋》有宥善之义。《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蕃等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经忠义，身被极刑，岂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耸，士民同戚。蕃、勖永已，悔亦靡及，诚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顷闻薛莹卒见逮录，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惧有司未详其事，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吴志·陆抗传》）

卷七十·吴八

◎陆景

景字士仁，抗次子，尚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拜偏将军中夏水军督，天纪末为王别军所杀，有《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集一卷。

◇与兄书（案：景兄名晏）

向诀不知所言，追惟衔恨，恨结胸怀，怀此恋恨，何时可言！望路则尚近，别已千里，其为思结，缠在心膂。於是离析，路人悲之。况处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时可胜！念兄始出，既当劳思，严寒向隆，经作轲，既宜保德，为世何资。厚自珍爱。（《艺文类聚》二十一）

自寻外役，出入三年，缘兄之笃睦，必时存之。宝录兄书，积之盈笥，不得新命，无以自慰，时辄温故，以释其思。有信忘数字，每见手迹，如复暂会。（《艺文类聚》二十一。案：《类聚》二十一有陆景答从兄安成王书，考吴时诸陆，无封安成王者，其文亦不类，当是也，今改编入《全梁文》。）

◇书

获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纸寻句，粲然耀眼。（《北堂书钞》一百三《书记篇》）

◇诫盈

富贵，天下之至荣；位势，人情之所趋。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窜，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脱屣者，何哉？盖居高畏其危，处满惧其盈，富贵荣势，本非祸始，而多以凶终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丧而身随之矣。是以留侯、范蠡，弃贵如遗；叔敖、萧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识倚伏之机，故身全名著，与福始卒。自此以来，重臣贵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构祸，鲜以善终。大者破家，小者灭身。唯金张子弟，世履忠笃，故保贵持宠，祚锺昆嗣。其余祸败，可为痛心。（《艺文类聚》二十三，《御览》四百五十九）

◇典语

（谨案：《隋志·儒家》注：「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旧唐志》有《典语》，无《典语》别，《新唐志》作《典训》，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卷。《三国志》：「陆抗子五：晏、景、玄、机、云。」景字士仁，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王东下，景及兄晏俱遇害，其书宋不箸录，而民间仅或流传。三年前，闻绍兴王君理堂游幕山左，携有宋写残本二卷，余未获见之，仅从《群书治要》写出七篇，益以各书所载为一卷，他日理堂获吾书合订之，以广其传》，岂非美事？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八月。）

爵禄赏罚，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为尊者也。故爵禄不可不重：重之则居之者贵，轻之则处之者贱。居之者贵，则君子慕义；取之者贱，则小人觊觎。君子慕义，治道之兆；小人觊觎，乱政之渐也。《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然犹戒以威罚，劝以黜陟，显以锡命，耀以车服，故朝无旷官之讥，士无尸位之责矣。夫无功而受禄，君子犹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禀丘之封，而恶季氏之富也。故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苟得其志，执鞭可为；苟非其道，卿相犹避。明君不可以虚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圣帝明王，重器与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箸诵；祈父失职，诗人作刺；王商为宰，单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轻汉。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类相求，虽在下位，士以为荣也。俗以货成，位失其守，虽则三公，士以为辱也。故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王许并立，班伯耻之。天子据率士之资，总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统理群生，固未易为也。是以圣帝明王，忧劳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贤，勤勤於远恶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鲧不嫌登禹，亲仁也；举子不为宥父，远恶也，以能昭德立化，为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盖在於敬贤而诛恶也；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鲁诛少正，佞人变行；燕礼郭隗，群士响至，非其效与？然人主处於深宫之中，生於禁闼之内，眼不亲见臣下之得失，耳不亲闻贤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谁忠谁否、谁是谁非？须当留意隐括，听言观行，验之以实，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实，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万物也，耀之以日月，纪之以星辰，运之以阴阳，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天不亲事，而万事归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玑，御七辰，调四时，制五行，此盖天子之所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帝王之盛莫过虞。昔帝尧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灾，民有昏垫之忧，于是咨嗟四岳，举及侧陋。虞舜既登，百揆时叙，二八龙腾，并干唐朝，故能扬严亿载，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百王。舜既受终，并简俊德，咸列庶官，从容垂拱，身无一劳，而庶事归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备员数设虚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广，庶事总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别职，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优劣，故爵有等级。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当世之良材，即不得而处其任；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夫巨辅社稷，佐日扬光，协齐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大臣不亲细事，犹周鼎不调小味也。故《书》曰：「元首丛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谓也。陈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得」字下旧衍「其」字，依《汉书·陈平传》删。）任其职也。」可谓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广，万机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处重仞之内，而御至广之士，听至繁之政，安知万国之声息，民俗之动静乎？故古之圣帝，立辅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劝之以爵赏，戒之以刑罚，故明诚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任重，人主总君谟以观众智，杖忠贤而布政化，明耳目以来风声，进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虽广必周，虽繁必理。何则？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克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周，岂细也哉？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其上下协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亲，何则？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动之也；人臣尽命於君上，所以报德也。宠之以爵级，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显之（《御览》七百七十三作「臣」。）以车服，天下莫不瞻其荣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疑有「泰」字。）阶于天路也。若此之人，进退必足动天地而应列宿也。故选不可以不精，任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不可以权辱。昔贾生尝陈阶级，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贤其遗言，博引古今，文辞雅伟，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硕谟也。

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乎？且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旧校云「探」疑「换」）事易伎，则彼此俱屈，何则？才有偏达也。人之才能，幸皆此类，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效事，岂可得哉？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何则？素非才之所长也。推此论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今，有长于彼而不行於此者。风移俗易，每世则变，故结绳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损益，政法不同；随时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明用武有时。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业，吞灭六国，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损益三代，以御其世，尔乃废先圣之教，任残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内，故百姓怨毒，雄桀奋起，至於二世，社稷湮灭，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传》曰：「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秦无戢兵之虑，故有自焚之祸，好战必亡，此之谓也。徐偃王好行仁义，不修武备，楚人伐之，身死国灭。天下虽安，武不可废。况以区区之徐，处争夺之世乎？忘战必危，此之谓也。汉高帝发迹泗水，龙起丰沛，仁以怀远，武以弭难，任奇纳策，遂埽秦项，被以惠泽，饰以文德，文武并作，祚流世长，此高帝之举也。秦、汉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汉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汉取守之具备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纲，元成以儒术失皇纲，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内尚文章，外缮师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礼，招集儒学，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备矣；然而命绝於渐台，支解於汉刃者，岂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输骋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伤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馔，时或生疾；针艾药石，时或瘳疾，故体病而攻之以针艾，疾瘳则养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犹是矣。世乱则威之以师旅，道治则被之以文德。

天生民，授之以君，所以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也。王者据天位，御万国，临兆民之众，有率士之资，此所以尊者也。然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明主知（本作「智」，以意改。）君阶民以为尊，国须政而后治。其恤民也，忧劳待旦，日昃忘飧，恕己及下，务在博爱。临御华殿，轩槛华美，则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庐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侧，则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则欲民皆有余粮之资，充饥之饴，轻裘累暖，衣裳重玺，则欲民皆有温身之服，御寒之备：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乐之于上，亦欲士女欢之于下，是以仁惠广洽，家安厥所。临军则士忘其死，御政则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丰动祚享长期者也。若居无庇首之庐，家无配匹之偶，口无充饥之食，身无蔽形之衣，婚姻无以致聘，死葬无以相恤，饥寒入于肠骨，悲愁出于肝心，虽百舜不能杜其怨声，千尧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王御世，恤民养士，恕下以身，自近及远，化通宇宙，不惧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已上并《群书治要》）

若冲风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纣势然也。（《北堂书钞》未改本一百十七，《御览》八百六十八）

清气漂於表云之上。（《文选》王僧达《答颜延年诗》注）

神农尝百草，尝五谷，民乃粒食。（《御览》七十八）

戈刀虽备於执事，而无所扬其锋。（《御览》三百五十一）

周世以膏腴之沃壤，丰镐之宝地，大启封境，以封骄泰。释鞍投，假骥他人，欲无陵己，其可得乎？（《御览》三百五十八）

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摭笔於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礼乐之渊之盛也。（《御览》五百八十五）

吴朝贡岁，或犯道背理，雕车丽服，横陵市路。车服虽侈，人不为荣。宫室虽美，士不过门。（《御览》七百七十三）

飞车策马，横腾超迈。来如雾合，去若云散。得志则进，失意则退。（《御览》七百七十三）

狻犭卢之狗，吠于庙门。社稷之鼠，窜于坐侧。（《御览》九百十一）

孤将兴水军一万，从风举帆，朝发海岛，暮至沓渚。（《御览》七百七十一）

◎朱据

据字子范，吴郡吴人。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拜建义校尉。黄龙初征尚公主，拜左将军，封云阳侯。赤乌中迁骠骑将军。后坐争废太子事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为孙弘所谮，赐死。

◇争太子和事

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太子之宫，无所复及矣。（《吴志·朱据传》注引殷基《通语》）

卷七十一·吴九

◎仆射存

存，失其姓，仕孙权为尚书仆射。

◇请授孙虑为镇军大将军疏

帝王之兴，莫不褒崇至亲，以光群后。故鲁卫於周，宠冠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汉，所以藩屏本朝，为国镇卫。建昌侯虑禀性聪敏，才兼文武，于古典制，宜正名号。陛下谦光，未肯如旧，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亲与贤。辄与丞相雍等议，咸以虑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吴志·孙虑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羊[155]

[155]，南阳人。黄龙初为太子中庶子，寻迁督军使者。赤乌中为始兴太守，後为桂阳太守，卒官。

◇上疏请勿绝二宫宾客

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适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称宜，斯乃大吴兴隆之基。顷闻二宫并绝宾客，远近悚然，大小失望。窃从下风，听采众论，咸谓二宫智达英茂，自正名建号，于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称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闻。谓陛下当副顺遐迩所以归德，劝命二宫宾延四远，使异国闻声，思为臣妾。今既未垂意于此，而发明诏，省夺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陛下敦尚古义，欲令二宫专志於学，不复顾虑观听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倾企喁喁之至愿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异同之语，易以闻达。闻达之日，声论当兴，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若无以解异国，则亦无以释境内。境内守疑，异国兴谤，非所以育巍巍、镇社稷也。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地晏，万国幸甚矣。（《吴志·孙霸传》）

◇与太常滕胤书

锺离子干吾昔知之，不熟，定见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纯，有古人之风。（《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

◇私改胡综太子宾友目

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发辨而浮，孝敬深而狭。（《吴志·孙登传》注引《江表传》案：诸葛恪字元逊，顾谭字子默，谢景字叔发，范慎字孝敬。）

◇殷礼

礼字德嗣，云阳人。少为郡吏，守吴县丞。孙权为吴王，召除郎中。赤乌中迁零陵太守。

◇上言宜大举伐魏

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益。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以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吴志·大帝传》注引《汉晋·春秋》，零陵太守殷礼言於权，权弗能用之。）

◎姚信

信字元道，宝鼎初为太常，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集二卷。

◇表请褒陆绩女郁生

臣闻唐、虞之政，举善而教，旌德擢异，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显名国朝，淑妇贞女，表迹家闾。盖所以阐崇化业，广殖清风，使苟有令性，幽明俱箸，苟怀懿姿，士女同荣。故王建寒松之节而齐王表其里，义姑立殊绝之操而鲁侯高其门。臣切见故郁林太守陆绩女子郁生，少履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节，年始十三，适同郡张白。侍庙三月，妇礼未卒，白遭罹家祸，迁死异郡。郁生抗声昭节，义形於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许，奉白姊妹山戋之中，蹈履水火，志怀霜雪，义心固於金石，体信贯於神明，送终以礼，邦土慕则。臣闻昭德以行，显行以爵，苟非名爵，则劝善不严，故士之有诔，鲁人志其勇；杞妇见书，齐人哀其哭。乞蒙圣朝斟酌前训，上开天聪，下垂坤厚，褒郁生以义姑之号，以厉两髦之节，则皇风穆畅，士女改视矣。（《吴志·陆绩传》注引《姚信集》「有表称之曰」云云。）

◇昕天论

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鸡，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维柱石，则天之运转，将以相害。使无四维，因水势以浮，则非立性也。若天经地行乎水中，则日月星辰之行，将不得其性。是以两地之说，下地则上地之根也，天行乎两地之间矣。

今昕天之说，以为地形立於下，天象运乎上，譬如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也。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所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於盖也。（《晋书·天文志上》，《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御览》二）

◇戒子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以为己度，易不亏，始终如一，进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之，众人尊之，而声名自显，荣禄自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势然也。又有内折外同，吐实怀诈，见贤则暂自新，退居则纵所欲，闻誉则惊自饰，见尤则弃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则众人疾之，害一善则众人怨之，虽欲陷人而进己，不可得也，只所以自毁耳。顾真伪不可掩，褒贬不可妄，舍伪从实，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贵贱无常，唯人所速。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可不勉哉。（《艺文类聚》二十三）

◎周昭

昭字恭远，颍川人，与韦昭、薛莹、华核同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坐事诛。有《周子新论》九卷。

◇赠孙奇诗序

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待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讽之。（《御贤》二百四十一引《周绍新论》，即「昭」之误。）

◇新论论步骘、严等

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归，总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当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岂独古人乎！然论其绝异，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之为美也。《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诱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豫章有之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卫尉、奋威蹈之矣。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

昔丁出于孤家，吾粲由于牧竖，豫章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使君、丞相、卫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诸论者因各叙其优劣。初先卫尉，次丞相，而后有使君也；其后并事明主，经营世务，出处之才，仪有不同，先后之名，须反其初，此世常人所决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无亏损，岂非古人交哉！又鲁横江昔杖万兵，屯据陆口，当世之美业也。能与不能，孰不愿焉。而横江既亡，卫尉应其选，自以才非将帅，深辞固让，终於不就。后徙九列，迁典八座，荣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卫尉既无求欲，二君又不称荐，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有风矣。又奋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当一方之戍，受上将之任，与使君、丞相不异也。然历国事，论功劳，实有先後，故爵位之荣殊焉。而奋威将处此，决能明其部分，心无失道之欲，事无充诎之求，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叔嗣虽亲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忧其败；蔡文至虽疏贱，谈称其贤。女配太子，受礼若吊，慷慨之趣，惟笃人物，成败得失，皆如所虑，可谓守道见机，好古之士也。若乃国经家，当军旅，于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故粗论其事，以示后之君子。（《吴志·步骘传》，又见《御览》四百四十五）

◇又论薛莹等

薛莹、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文理条畅；贺劭厉行贞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观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劭、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当次之。华核诗赋之才，有过於曜，典诰不及也。（《御览》四百四十五。）

◇立交

交之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群臣始立，而有人伦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亲，则国安治强；交败情乖，则国危治弱，立交者欲其亲也。是故百姓不亲，禹作司徒，疏者能睦。廉颇相如，忍忿以崇厚；陈平周勃，感陆生而相亲。所以安赵於强敌，定汉於始几。此交接之大义，帝王之极务，闻之于《易》曰：「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也。」（《御览》四百六引周昭《新撰》，盖《新论》之误）

◎韦昭

昭字弘嗣（陈寿避司马文王讳，追改名「曜」。）吴郡云阳人。为丞相掾，除西安令，入拜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后为黄门待郎。孙亮时迁太史令。孙休时历中书郎、博士祭酒。孙皓嗣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拜侍中，领左国史。凤皇二年忤旨，下狱诛。（有《国语注》二十二卷，《吴书》五十五卷，集二卷。）

◇云阳赋

八乡九市，亭候二六，列树表途，路有庐宿。（《御览》一百九十四）

甘蔗卑柿，榛栗木瓜。（《御览》九百七十一引韦曜《灵阳武赋》，列于潘岳《闲居赋》之前，知「灵」是「云」字，即赋之重出。）

◇上鼓吹饶歌十二曲表

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宋书·乐志一》）

◇因狱吏上辞

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忄娄々，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追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乞垂哀省。（《吴志·韦曜传》）

◇国语解叙

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沈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至于章帝，郑大司农为之训注，解疑释滞，昭晰可观。至于细碎，有所阙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其所发明，大义略举，为已忄矣。然於文间，时有遗忘，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损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

昭以末学，浅暗寡闻，阶数君之成训，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傅，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犹恐人之多言，未详其故，欲世览者，必察之也。（明道本《国语》）

◇博奕论

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坠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世人之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犹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哉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在《吴志·韦曜传》，《文选》，《艺文类聚》七十四）

卷七十二·吴十

◎王蕃

蕃字永元，庐江人。官尚书郎。景帝时为散骑中常侍，加驸马都尉，监军夏口。归命侯初复入为常侍，以《辶午》意被杀，有《浑天象注》一卷。

◇浑天象说

《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义，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已上《宋书·天文志》。）浑仪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体，布星辰。按斯二者，以考于天，盖详察矣。（已上《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已下并《开元占经》。）幽平之后，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颁朔，鲁历不止，百有余年，以建中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不伏也。历纪废坏，道术侵乱，浑天之义，传之者寡，末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儒，或不闻见，各以私意为天作说，故有《周髀》宣夜之论。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见行于世，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依刘洪乾象历之法而论浑天曰：「浑天之作，由来尚矣。考之于天，信而有征。」（已上四语依《御览》二补。）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东西南北，展转周规，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以赤仪准之，其见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天之中也。北极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众星皆移而北极不徙，犹车轮之有辐轴也。绕北极径二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是也。上规去南极，下规去北极，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强。

以二规于浑仪为中规，赤道带天之弦，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强，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

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後，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近北，去极最近，故景最短。

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少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最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

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度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曰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

夫天之昼夜，以日出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增昼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浑天遭周秦之乱，师徒断绝，而丧其文，唯浑仪尚在候台，是以不废，故其法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言。（《御览》二法作「扬榷」。）至于纤微委曲，阙而不传，蔡邕以为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二语依《御览》二补。）周天里数，无闻焉尔。而《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至以日景验之，违错甚多，然其流行，布在众书，通儒达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损旧术。犹摅所见，故按其说，更课诸数，以究其意也。

古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万一千里数为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已上十三字《占经》作「大强」二字，依《宋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补改。）斗下分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诸家之历，各有异同。汉灵之末，四分历与天违错。时会稽东郡都尉泰山刘洪善于推候，乃考术官及史，自古至今历法，原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终始，课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减以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历，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于诸家，最为精密，今史官所用，则其历也。故所作浑象，诸分度节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之，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为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张古历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减古历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数俱一百七万一千里；斗下分减，则全度纯数，使其然也。又陆绩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此盖天黄赤道之径数也。」浑天盖天黄、赤道周天度同，故绩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径一也。古少广术用率圆周三中径一。臣更考之，径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以径率乘一百七万一千里，以周率约之，得径三十三万九千四百五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东西南北及立径皆同；半之，得十六万九千七百二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数也。夫周天径目前定物图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目精所不及，仪衡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臣谨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数，按《周礼》「大司徒」之职，立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适与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郑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诚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万五千里而当日下，则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从日斜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则日春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斜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万五千里则句也。立八万里则股也。从日斜阳城则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曜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万九千四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

夫末世之儒，多妄穿凿，减增河洛，窃作谶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六官之职，周公所制；句股之术，目前定数；晷景之度，事有明验。以此推之，近为详矣。黄赤二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游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见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又赤道下三十字依《隋书・天文志》、《御览》二补。）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北极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南北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也。（已上三十四字依《御览》二及《隋书・天文志》补。而陆绩所作浑象，其形如鸟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规，则其间相去不得满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则黄道当长于赤道，又两极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强。案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亦以天形为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器与言谬，为自相违背。已上《占经》有删节，依《隋书・天文志》补。）

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黄道外，半入黄道内，在内谓之阴道，在外谓之阳道，其行阴阳道极远者不过六度。黄道无常，诸家各异，各依其历节气所行宿度。《尚书・月令》「太初三统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异，日行蹉跌，不遵常轨之所为也。夫三光之行，虽有盈缩，天地之体，常然不变。故诸家之历，皆不著浑象为黄道，当各随其历而错之。而今臣所施黄道，乾象法也。审校春、秋二分，於先代诸历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张中。蕃按、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己解人，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汉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张衡所作，又复过大，难可转移。前表闻以三分为一度事，许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张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张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象法、黄道、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浑仪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筒为璇机，外规为玉衡。（《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开元占经》一，《御览》二）

◎贺劭

劭字兴伯，会稽山阴人，安东将军齐孙。孙休时从中郎为散骑中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孙皓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以谮被杀。

◇谏吴主皓疏

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货，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重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闻？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让以进贤，虚己以求过，譬天位于乘奔，以虎尾为警戒。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沉沦近习之言。昔高宗思佐，梦寐得贤，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遗。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辅弼，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戮。近鸿胪葛奚，先帝旧臣，偶有逆《辶午》，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后，礼所不讳，陛下猥发雷霆，谓之轻慢，饮之醇酒，中毒陨命。自是之后，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趋走小人，仆隶之下，身无锱铢之行，能无鹰犬之用，而陛下爱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宠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国议，手弄天机，上亏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进奸利，定间忘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结山陵，芟夷林莽，殚其九野之兽，聚於重围之内，上无益时之分，下有损耗之费。而兵士罢於运送，人力竭於驱逐，老弱饥冻，大小怨叹。臣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臣尝览书传，验诸行事，灾详之应，所为寒栗。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异，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诮，下追二君攘灾之道，远览前代任贤之功，近寤今日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放退佞邪，抑夺奸势，如是之辈，一勿复用，广延淹滞，容受直辞，祗承乾指，敬奉先业，则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陛下昔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光，潜德东夏，以圣哲茂姿，龙飞应天，四海延颈，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衤豆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戚。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愿陛下宽赋除烦，振恤穷乏，省诸不急，荡禁约法，则海内乐业，大化普洽。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敌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穷，而轻虏之不为难，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体，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馀庆遗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爱民养士，保全先轨，何可忽显祖之功勤，轻难得之大业，忘天下之不振，替兴衰之巨变哉？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号，据淆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倾覆。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愿陛下远考前事，近鉴世变，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而圣祖之祚隆矣。（《吴志·贺劭传》）

◎张谟

谟字彦承，上虞人。

◇与丁孝正书

吾闻班固善扬孙之省葬，恶始皇之饰终。夫裸以矫世，君子弗为。莫乃据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获美称於当世，不亦优哉！（□□□□□□□□）

卷七十三·吴十一

◎张纯

纯字元基，吴郡人，海昏令张子。拜郎中，补广德令，擢为太子辅义都尉。（见《御览》三百八十九引《吴书》，案：后汉初有张纯，与此同姓名。）

◇赋席

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吴志·朱桓传》注引《文士传》，又《艺文类聚》六十九引《杂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异

异字季文，吴郡吴人，前将军桓子。拜骑都尉，代桓领兵。赤乌中拜偏将军，迁扬武将军。建兴初迁镇南将军。太平二年假节为大都督。为孙所杀。

◇赋弩

南岳之干，锺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吴志·朱桓传》注引《文士传》）

◎张俨

俨字子节，吴人，官大鸿胪，有《默记》三卷，集一卷。

◇赋犬

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吴志·朱桓传》注引《文士传》）

◇请立太子师傅表

昔贾谊为汉文帝陈，周成王为太子，以周公为傅，召公为太保，吕望为太师，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与太子居处，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明礼义以导习之，故能光熙文武，兴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应期，开拓土宇，（此句依《文选》颜延年《宋郊祀歌》注补。）顺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为国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国家多事，师傅之官，阙而未备。臣愚以为高祖初基，天下造创，引张良、叔孙通出为师保，入与朝政，宜博采周、汉，依旧仪用将相名官辅弼太子，于是以熙赞洪业，增辉日月，实为光大也。（《艺文类聚》十六）

◇默记述佐篇

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王。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或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若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余窃疑焉，请闻其说。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县殊，而备犹出兵阳平，禽夏侯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众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年而语，犹能暂以取胜，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下齐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於乐毅，加以国家为唇齿之援，东西相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即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吴大鸿胪张俨《默记》，又见《御览》四百四十五）

◇失题

威振六合。（《书钞》十三引张俨《默记》）

◎孟宗

宗字恭武，江夏人，避孙皓字改名仁。初为朱据骠骑军吏。嘉禾中除监池司马，迁吴令，母忧去职。后累迁光禄勋。永安中转右御史大夫。宝鼎初拜司空，守丞相。建衡三年卒官。

◇辞典粮谷表

臣昔为雷池监，母三年不食鱼，臣若典粮谷，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御览》四百十三引《孟宗别传》）

◎李衡

衡为丹阳太守。

◇临死敕其子

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缉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树橘，可当封君。」此之谓矣。（《水经·氵艮水注》）

◎张胜

胜为左中郎，有《桂阳先贤画赞》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桂阳先贤画赞·罗陵

朱阳罗陵，果而好义。汲郡府君为州章，陵被掠拷，惨加五毒，受刀截舌，以著盘中，献之廷尉。群公义之，事得清理。（《御览》四百二十一，案：汲郡府君为州章，谓郡太守为刺史所劾，挂于奏章也。）

◇桂阳先贤画赞·成武丁

成武丁，郴人，能达鸟鸣。为郡主簿，与众人俱坐，闻雀鸣而笑曰：「东市犖粟车覆，雀相呼往食之。」众人遣视，信然。（《艺文类聚》八十五）

◇桂阳先贤画赞·张约朱恩

约恩并官散骑常侍。

◇桂阳先贤画赞·密书与诸葛恪

今曰张设非常，疑有他故。（《吴志·诸葛恪传》）

◎刘

（一作钦），为太子中庶子，有《新议》十八卷。

◇新议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纪纲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御览》四百六引刘钦《新议》）

交之於人也，犹唇齿之相济。（同上）

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发，身非交不立。（同上）

◎聂友

友字文悌，豫章人，初为县吏，虞翻荐于太守谢斐，用为功曹。使至都，与诸葛恪善，后为将讨儋耳，还拜丹阳太守。恪诛，为孙峻所忌，以忧卒。

◇谏诸葛恪书

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税，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吴志·诸葛恪传》）

◇与滕胤书

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吴志·诸葛恪传》）

◎臧均

均，临淮人。

◇乞收葬诸葛恪表

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於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俱受先帝属托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20.簦职兹校摄〉钐矛勋超朱虚，功越东牟。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实宗庙之神灵，天人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县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ょ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敛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王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朝哀察。（《吴志·诸葛恪传》）

◎徐整

整字文操，豫章人。为太常卿，有《毛诗谱》三卷。

◇答问大夫子降服

问者云：「若父已卒，己未为大夫，故犹士耳，未审庶子及昆弟当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从乎大夫而降，至于父卒，则如国人也。」（《通典》九十三）

◎射慈

慈字孝宗，彭城人，一作谢慈。为中书郎，领齐王奋传。以谏被杀。有《丧服图及变除》五卷。

◇丧服变除

天子子之子封为诸侯，天子皆不服也。（《通典》八十）

天子吊三公，弁锡；吊大夫士，皆弁疑；吊畿内诸侯，弁缌服。（《通典》八十一）

始闻丧，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从其君哭太庙阼阶下，祖免即位；成踊，袭，吉屦无纟句，张帷，为次于其所舍，别内外，蔬食饮水，牡麻；至成服，服四十升半ム布，缕裳细而疏，其冠八升，缨带、中衣领袖、缘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逾月复吉。（《通典》八十一）

徐整问射慈曰：「诸侯之大夫，时会见于天子，故为 む七月，不知此大夫时以何事而得见之也？远国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尝及见天子，亦为服不？」答曰：「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会见天子，故言时会。虽未会见，犹服此服，士已下则无服。」（《通典》八十一）

徐整问：「为姑姊长殇在大功，下殇在小功，为姊下殇已下纟免；六七岁未成童子，为父母不杖不庐不菲；至童犹尚不备，今此何以越得为姊殇服，备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恕，六七岁儿谁能服此麻？」射慈答：「六七岁虽未为童，其姊死，故宜若布深衣。」（《通典》八十一）

射慈云：「诸侯之女为天子后，为天王之亲服，随天王而降一等；诸侯之女为后，为其父母及昆弟为父后者，服斋；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诸侯女嫁为天王后，为外亲尊同，则如邦人为君之长子，三年也。」（《通典》八十一）

徐整问云：「《经》言为君夫人，不道为其妻，然则公卿诸侯之妻，不为皇后服邪？」射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则宜服周，《礼》：『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妇。』其受命，则不宜无服。」（《通典》八十一）

为父既葬，日中反哭，诸侯于太祖庙；别子为卿大夫，亦于太祖庙；其非别子，为卿大夫，于皇考庙；上士于皇考庙；中士下士于王考庙。皆升自西阶，东向哭踊，虞祭于殡宫。（《通典》八十七）

为庐当就继母之家。若远不得往者，则别为异室；亦有庐变除垩室及礻覃，如亲子也，亦报子周。不言报者，凡经中之文悉报也。（《通典》八十九）

徐整问曰：「出妻之子为其母，及父卒继母嫁，为之服报皆周也。二母既出，则为绝族，今子为之服，皆当于何处为位？有庐垩室不？出母亦当报其子不？继母报子于何处制服，岂止所适者之家为哭位乎？又当有礻覃不？」射慈答曰：「当就出母之家，若远不得往也。可别为异室，亦有庐变除、垩室及礻覃，如亲子也；母亦报子周也。」（《通典》八十九）

徐整问曰：「妇人为君服周，则诸侯夫人士为天子服比也。其闻丧之仪，衣麻之数，哭泣之位，变除之节，如周制，将复有异也。」射慈答曰：「其畿内诸侯夫人，有助祭之礼，则始丧之时，悉当到京师，复当还耳。其畿外诸侯，闻丧则当于路寝庭发丧，夫人当堂上也。变除之节，皆如周服之制也。」（《通典》九十）

徐整问射慈曰：「八岁以上为殇者服，未满八岁为无服。假令子以元正月生，七岁十二月死，此为七岁，则无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践八年，计其日月，适六岁耳。然号为八岁，日月甚少；全七岁者，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为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岁者独无服，则父母之恩有偏颇。」答曰：「凡制数自以生月计之，不以岁也。」问曰：「无服之殇，以日易月，哭之于何处？有位无？」答曰：「哭之无位，礼葬下殇于园中，则无服之殇亦于园也。其哭之就园也。」（《通典》九十）

徐整问射慈云：「子思哭嫂为位在何面，加麻袒免为位，不审服此有日数乎？」慈答云：「凡丧位皆西面，服皆麻者。谓大殓及殡之时，已毕而释之。」（《通典》九十二）

诸侯之女为诸侯夫人，服诸侯之亲，随诸侯降一等，还为族亲，则皆降之。（《通典》九十三）

《传》曰：「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言尊同者，诸侯为卿大夫母，随本亲则不降也。诸侯女为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为父後者；宗子不降也。（《通典》九十三）

虽缌必往，亲骨肉也；虽邻不往，疏无亲也。（《通典》九十七。）

三年周岁丧没闰，九月以下数闰也。（《通典》一百）

徐整问射慈云：「改葬缌，其奠如大敛，从庙之庙，从墓至墓，礼宜同也。又此大敛谓如始死之大敛邪？从庙谓从何庙？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敛奠，士大敛特豚，从祢庙朝祖庙，从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礼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太牢，诸侯少牢。」（《通典》一百二）

射慈答徐整问：「改葬，虞曰不在殡宫，又不为位，何反虞之有？」（《通典》一百二）

徐整问射慈曰：「久丧不除，小祥练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过，可得变否？岂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虽不得变，其余旁亲亦不除。日月竟，自释之耳。」（《通典》一百三）

◎纪骘

骘，丹阳人，尚书令亮子，累官至中书令。有集三卷。

◇上吴主皓表

臣禀气浅薄，体不及众，形容短陋，讷口弱颜。（《御览》□□□□□□）

卷七十四·吴十二

◎华

字承先，吴郡武进人。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归命侯即位，封徐陵亭侯。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有集五卷。

◇车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鞍缉裘，珠轮玉光。（《初学记》二十五）

◇奏荐陆胤

胤天姿聪朗，才通行洁。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宜在辇毂，股肱王室，以赞唐虞康哉之颂。江边任轻，不尽其才，虎林选督，堪之者众，若召还都，宠以上司，则天工毕修，庶绩咸熙矣。（《吴志·陆凯附传》）

◇表荐陆

体质方刚，器干强固，董、率之才，鲁肃不过；及被召当下，径还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顾，器械军资，一无所取，在戎果毅，临财有节。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以镇戍之。臣窃思惟，莫善於。（《吴志·陆凯附传》）

◇闻蜀亡诣宫门上表

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援，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吴志·华传》）

◇表

今虽遣大夫循行风俗，衔命纠察，黜陟为名，扬虎视之威，厉秋鹰之爪。然其人或畏威结舌，未肯言人短也。（《北堂书钞》四十）

◇谏吴主皓盛夏兴工疏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蕃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於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

谊云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余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忘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东向，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惟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辨。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修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异类，言发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余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天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慢，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于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沈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凄凄，昧犯天威，乞垂哀省。（《吴志·华传》）

◇上务农禁侈疏

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当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

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服。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

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工，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释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吴志·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

◇乞赦楼玄疏

臣窃以治国之体，其犹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总其条目，为作纲维，众事乃理。《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无大小，皆当关闻，动经御坐，劳损圣虑。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与天同极。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干之事，足委杖者，无胜於楼玄。玄清忠奉公，寇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夫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责其后效，使为官择人，随才授任，则舜之恭己，近亦可得。（《吴志·楼玄传》）

◇上疏请召还薛莹

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未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臣愚浅才劣，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损当世之盛美。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凄凄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沟壑，无所复恨。（《吴志·薛综传》。皓下莹狱徙广州，右国史华上疏云云。）

◇上疏救韦曜

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貂蝉内侍，承合天问，圣朝仁笃，慎终追远，迎神之际，垂涕敕曜。曜愚惑不达，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系史官，使圣趣不叙，至行不彰，实曜愚蔽当死之罪。然臣忄娄々，见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伏见前后符瑞彰著，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事平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余，损益异体，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吴志·韦曜传》）

◇奉敕草对

咨核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巢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牦，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违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吴志·华传》）

◎皇象

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仕吴至侍中。

◇上言

臣象言：「顽暗空薄，加以年老，凡百乖秽，无所闻宜。特蒙哀伤，殊异之遇，安感骑乘之欢，游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躯命，荣观足以光心膂，延望翘翘，念在效报，而萧走垂须，终何才力以答新恩？唯尚有借近赵走文过首贫尚寻夭恩智方当私成无往颜爱自弥文唯。（《淳化阁帖》二）

◇书

想必醇，今作醴梅相待。（《御览》八百六十一）

◇与友人论草书

欲见草书，宜有精毫□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纸当得滑密不粘污者，墨又须多胶绀黝者。如逸豫之余，手调适而心佳娱，可以小展。

◇尺书

太子屏风，存此已久，而未得之。（《广川书跋》）

◎邵畴

畴字温伯，会稽人，为郡功曹。

◇诣吏自列

不白妖言，事出於己，非府君罪。（《吴志·孙皓传》。凤皇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注引会稽《邵氏家传》曰：「邵畴为诞功曹，诞被收，惶遽无以自明，遂诣吏自列。」）

◇临亡置辞

畴生长边陲，不闲教道，得以门资，厕身本郡，逾越侪类，位极朝右，不能赞扬盛化，养之以福。今妖讹横兴，干国乱纪，畴以尊口沓之语，本非事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家诵人咏，不足有虑。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议，疾其丑声，不忍闻见。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笔，镇躁归静，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执斯旨，故诞屈其所是，默以见从，此之为愆，实由於畴，谨不敢逃死，归罪有司，唯乞天鉴，特垂清察。（《吴志·孙皓传》注引《劭氏家传》。畴诣吏自列自杀以证之，临亡置辞。）

◎万震

震仕吴，为丹阳太守，有《南州异物志》一卷。

◇南州异物志赞

（案：类书引此志，皆不云「赞」，杨慎《丹铅录》引作「赞」，未审何据，俟考。）

◇贝

乃有大贝，奇姿难俦。素质紫饰，文若罗朱。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御览》八百七）

◇犀

兽曰玄犀，处自林麓。食唯棘刺，体兼五肉。或有神异，表露以角。含精吐烈，望如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艺文类聚》九十五，八百九十）

◇象

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犭希。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若丘徙。（《御览》八百九十八）

◎吴彦

彦为建平太守。

◇上疏呈木[081]

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晋书·王浚传》）

◎孙歆

歆为乐乡督。

◇与伍延书

北来诸军，乃飞度江也。（《晋书·杜预传》，《通典》一百五十三）

◎张倜父

父失其名字，会稽山阴人，为县卒。子倜为驺子，累官至司直中郎将，封侯。有罪，父子并车裂。

◇上吴主皓表

若用倜为司直，有罪乞不从坐。（《吴志·孙皓传》：「天纪元年」注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表传》）

◎闵鸿

鸿，广陵人。仕吴为尚书。入晋，征不就。有集三卷。

◇亲蚕赋

体龙颈而骥啄，迈素于羔羊。（《御览》八百二十五）

后课功以观匿，均众寡而抽税。令织纟延于命妇，供郊之旧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略福。扬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艳色。（《初学记》十四）

◇琴赋

乃从容以旁眺，睹美材於山阳。上森萧以崇立，下婆娑而四张。（《北堂书钞》一百九）

嗟雅弄之淳妙，时缅邈以超伦。（同上）

汝南鹿鸣，张女寻弹。（《文选·笙赋》注）

◇羽扇赋

惟羽扇之攸兴，乃鸣鸿之嘉容。产九皋之中泽，迈雍喈之天聪。表高义于大易，著诗人之雅章。赖兹翮以内飞，曜羽仪于外扬。于时祝融持运，朱明发挥。奔阳冲布，飞炎赫曦。同力隆於云汉，咸惨毒于中怀。尔乃登爽垲，临甘泉。敕清流，荫玄云。运轻融以容与，激清风于自然。披绡衽而入怀，飞罗缨之缤纷，众坐侃以怡怿，咸拊节以齐欢。感惠风之荡怀，咏棘心之所叹。于是暑气云消，献酬乃设。停神静思，且以永日。妍羽详回，清风盈室。动静扬晖，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飞景曜日。同素于凝霜，岂振鹭之能匹！（《艺文类聚》六十九）

◇芙蓉赋（并序）

川源清彻，羡溢中塘，芙蓉丰植，弥被大泽，朱仪荣藻，有逸目之观。（《初学记》二十七引闵鸿《莲华赋序》）

乃有芙蓉灵草，载育中川。竦修干以凌波，建绿叶之规圆。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大阳之映朝云。乃有阳文修雩，倾城之色。扬桂而来游，玩英华于水侧。纳嘉实兮倾筐，珥红葩以为饰。咸《桃夭》而歌诗，申《关雎》以自敕。嗟留夷与兰芷，听鹈而不鸣。嘉芙蓉之殊伟，托皇居以发英。（《艺文类聚》八十二）

◇与刘子雅书

若能控奔骥以接驽乘，则力追者万群；倾修翅以顾短翮，则归飞者如云。（《御览》三百五十六）

七十五·吴十三

◎杨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泉字德渊，（见《意林》。）吴处士，入晋，征为侍中，（见《书钞》。）不就。有《太元经》十四卷，《物理论》十六卷，集二卷。

◇五湖赋（并序）

余观夫主五湖而察其云物，皇哉大矣！以为名山大泽，必有记颂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夫具区者，扬州之泽薮也。有大禹之遗迹，疏川导滞之功，而独阙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窃愤焉，敢忘不才，述而赋之，其辞曰：

浚矣大哉，於此五湖。乃天地之玄源，阴阳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与云汉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为百川之巨都。居扬州之大泽，苞吴越之具区。底功定绩，盖寓令图。（二语从《文选》谢和王著作《八公山诗》注补。）南与长江分体，东与巨海合流。太阴之所毖，玄灵之所游。追湖水而往还，通蓬莱与瀛洲。尔详观其广深之所极，延袤之规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蒙汜，东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与天汉乎相望。头首无锡，足蹄松江。负乌程於背上，怀大吴以当胸。（四语从《水经·沔水下》注补。）左有苞山，连以醴渎。Σ岭崔巍，穹隆纡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四语从《水经·沔水下》注校补。）右有平原广泽，曼延旁薄。原隰陂坂，各有条格。茹芦乱，隐轸肴错。冲风之所去，零雨之所薄。（《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赤桧升棹，檀浆细坚。（《御览》七百七十一）

咸盐白糁，杂以菜廿果，连冈柳差，积如林丘。（《书钞》一百四十六引两条）

尔乃陈列就力，菹擗是屑。□□□□方缚直截。（《书钞》一百四十六）

◇赞善赋

伊善恶之所施，乃祸福之为阶。行德安而保身，忘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执温恭而不亏。云颜冉之遭命，怪祸福之参差。夫二贤之履道，历千载而见知。身既没而名存，厥复戚乎何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规。故积善之家，厥福惟昌；积恶之门，必有余殃。是以赵武好善，厥胤以长；三郄好胜，厥身以亡。古人从善如不及，去恶如探汤，何福德而难值，而祸恶之易当？（《艺文类聚》二十三）

◇养性赋

况性命之几微，如鸿毛之漂轻。（《文选》任《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注）

◇蚕赋（并序）

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金楼子·立言篇下》，《御览》八百二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阴阳之产物，气陶化而播流。物受气而含生，皆缠绵而自周。伊夫蚕之为物，功巨大而弘优。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黄，作四时之单复。是以王者贵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宫之夫人，又世妇之吉者，亲桑于北宫。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务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马，惟蚕之祖。编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柔和得所。用清明，浴用谷雨。爰求柔桑，切若细缕。起止得时，燥湿是候。逍遥偃仰，进止自如。仰似龙腾，伏似虎趺，员身方腹，列足双俱。昏明相推，日时不居。粤召役夫，筑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既酌以酒，又挹以浆。壶殄在侧，敷修在旁。我邻我党，我助我康。於是乎蚕事毕矣，大务时成。阁纡卷簿，洒扫宫庭。蚕母须饰，从容自宁。至于再宿，三日乃开阖启房，是瞻是观。方者四张，员者纡盘。纵者相属，横者交连。分薪柴而解著，兰丝互而相攀。竞以攫，再笑再言。惰者悦而忘懈，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大牢之礼，献兰于寝庙。皇后亲缲三盆，然后辨於夫人世妇。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趣缲事。尔乃丝如凝膏，其白伊雪。以为衣裳，冠冕服饰。礼神纳宾，各有分职。以给百礼，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绵绵，成於翼翼，颂之难周，论之罔极。殷斯勤斯，如何勿忆！（《艺文类聚》六十五）

◇织机赋

伊百工之为技，莫机巧之最长。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设张。立匡廓之制度，如城隔之员方。应万机以布错，实变态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杀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贞干修枝。名匠骋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因事作容。好无不媚，事无不供。于是乎女工就，素丝轻。贯综纪，简奸清。织女扬恽，美乎如芒，丽姿妍雅，动有令光。足闲蹈蹑，手习槛匡。节奏相应，五声激扬。浊者含宫，清者应商。和声成柔，慷慨成刚。屈申舒缩，沈浮抑扬。开以厌间，阖以高梁。进以悬鱼，退以侠强。气变相应，阴感乎阳。黾勉不及，进却颉颃。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艺文类聚》六十五）

◇草书赋

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于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仪。应神灵之变化，象日月之盈亏。书纵竦而值立，衡平体而均施。或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攒翦而齐整，或上下而参差。或阴岑而高举，或落簪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陆离。发翰摭藻，如春华之杨枝。提墨纵体，如美女之长眉。其滑泽肴易，如长溜之分歧。其骨梗强壮，如柱础之不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断除弓尽，如工匠之尽规。其芒角吟牙，如严霜之傅枝。众巧百态，无不尽奇。宛转翻覆，如丝相持。（《艺文类聚》七十四）

◇请辞

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庙在大门里，不敢外其亲。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迨周衰礼废，立寝于墓，汉兴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时与水进果实，而祫祭祀，皆于宗庙。及其末，因寝之在墓，咸往祭焉。盖由京师三辅，酋豪大姓，力强财富，妇女赡侈，车两相追，宿止墓下。连日厌饫，遂以成俗，迄于今日。夫死者骨肉归乎土，神而有灵，岂肯守夫败坏而在草莽哉！（《御览》二百五十六）

◎严隐

隐字仲弼，吴郡人，举贤良，为宛陵令，吴平去职。（见《世说·赏誉篇》注）

◇答陆士龙书

奉咏美旨，流风绰远，复礼兴仁，命世之作，获尚齿之况，无高贤之报。抱此永怀，愧叹何有！君子弘道，厚文无施，是用释笔，归于神要。（《陆云集》。严宛陵答。）

◎列女

◎孙仲奇妹

仲奇妹未详。梅鼎祚以为吴时人，当考。

◇临亡书

镜与粉盆与郎，香签与若，欲其行身如明镜，纯如粉，誉如香。（《御览》七百十七）

◎阙名

◇上言临平湖开通

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作皇帝字。（《水经·渐江水》注。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

◇奏改年

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吴志·大帝传》。群臣奏。）

◇奏修郊祀议

顷者嘉瑞屡征，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曰：「群臣以权末郊祀，奏议」云云。）

◇重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镐，非必中土。（《吴志·大帝传》注引《江表传》，又见《宋书·礼志三》）

◇复奏

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同上）

◇奏武昌宫材不堪用

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同上注引《江表传》。有司奏云。）

◇奏检察胡人

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捡察。（《高僧传一》，赤乌中，有司奏。）

◇玉匮针经序

吕博少以医术知名，盖诊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於代。（《御览》七百二十四）

◇柑颂

厥苞柑橘，精者曰柑。削彼金衣，咽兹玉液。甘逾萍实，冷亚冰壶。近嗤齐相，进不剖之实；远笑魏君，逢裂牙之味。颂曰：宗炳煌煌，嘉实磊如。景星南金，其形随珠。（《艺文类聚》八十六，《广志》曰：「阳由为成都郡文学掾，云吴有余甘金衣包品之赞」云云。）

◇曹瞒传（《魏志·武帝纪》注云：「吴人作」）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之叔父，太祖于为从父兄弟。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而㖞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後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时有夜得仲简，将以诣麾下。公谓曰：「何为如是？」仲简曰：「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公意欲不杀，许攸曰：「明旦鉴于镜，此盖不忘人。」乃杀之。

遣候者数部，前后参之，皆曰「定从西道，已在邯郸」。公大喜，会诸将曰：「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诸君方见不久也。」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如雨下。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军尽得渡渭。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废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为虑曰：「郄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

是时南阳间苦繇役，侯音於是执太守东里褒，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因夜逾城亡出，遂与太守收馀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灭之。

桓阶劝王正位，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追恨前言，发疾卒。

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ひ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已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作。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历阳山石文

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大平始。（《吴志·孙皓传》）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

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郎中君子也。其先世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嬴氏，至于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禀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顺，德行纯备，三岁丧母，十一亡父，独与弟居，承奉继亲，和颜悦色，孝友温恭，曾闵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历右职，守阳安长，淑问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长沙刘阳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征拜立忠都尉尚书郎，靖密枢机，名冠众僚。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强御，流清荡浊，万里肃威。功成辞退，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平衡清格，彝伦攸叙。于昔交州窃邑叛国，戎车娄丧，干戈未戢，帝思俾，训咨群司，佥以君往部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威恩素著，迁九真太守。君禀明德，所历垂勋，宜延遐纪，光赞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凤皇元年四月乙未寝疾而卒。呜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颂，以显行绩。其词曰：

於铄府君，禀性玄通。积行闺阈，九族睦《广雍》。羽仪上京，德与云腾。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抚黎民，风移俗兴。名参豹产，勋齐往踪。当永黄，翼佐帝庸。昊天不吊，哲人其终。济济缙绅，靡瞻靡宗。勒兹玄石，永光无穷。（碑本）

◇天发神谶碑

上天帝言天□□□□□□□□□□□□步亏，日月（下阙）帝曰大吴一□万方甲午丙日□□□才仁中，予□人元示亏，山川（下阙）

◇天发神谶文

天玺元年木氽，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将丹阳□□□□□□□□□□□然发刻广省□乃是天谶广多□未解解者十二字以木氽，月廿三日遣□□解文字令史建忠中郎将会稽陈治□□□解十三字治复有□未解以八月一日诏遣中书郎行大将军裨将军关内侯九江费宁亏，行视更得□二字合五十漆，字宁亏，与西部校尉姜□□络典校皋仪备□梅允章咸李楷贺□吴宠建业丞许□尉番约等十二人吏从并共观，视深甄历□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良，天□在诸石上故就□□□□刊铭敷垂亿。（下阙）

兰台东观令□□□□□□□吴郡□□巧工九江朱□□□□□□□江东□□功东海夏侯（下缺。碑本，案：许嵩《建康实录》注：《戚光集》、《庆绩志》、《明一统志》引《吴录》并云：「其文东观令华作。」今考《吴志·华传》，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此碑立于天玺元年，则东观令非华也。朱彝尊亦言未可遽信，故编入阙名类。）

◇禅国山碑

上阙之□□□子兹格于上下，光被八幽，飞蠕动，无不归仁，是故□□□□□□□□□□□□

天感应，□□□□□践阼初升，特发神梦，膺受图。玉玺启自神匮，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贰十有贰，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拥宫阙显著斗牛者贰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卅有九，青猊白虎丹鸾彩□凤廿有二，白鹿白羚、白麂白兔卅有二，白雉白鸟白鹊白鸠贰十有九，赤乌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木氽，神鱼吐书白鲤腾舡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离卅有六，大贝余氏余泉木氽十有五，大宝神璧水青璧卅有八，玉燕玉羊玉鸠者三，宝鼎神钟神王□神ň卅有六，石室山石石印封启九州吉发显天谶彰石镜光者一十有一，神□颂歌庙灵□示者三，畿民惟纪湖泽通应谶合谣者五，神翁神僮灵母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木氽，灵梦启谶神人授书著验□□者十，秘记谶文玉版纪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发者八，玉□王玉王贯玉玉钩玉称殊辉异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碗玉盘玉罂清洁，光良者九，孔子河伯子肯，王□□，言天平坠，成天子出东门鄂者四，大贤司马微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与运会者二；其余飞行之类，植生之伦，希古所觌，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称而数也。於是旃蒙协洽之岁，月次陬訾之□，日惟重光大渊献，行年所值，实惟兹岁，帝出震，周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帝，玉质青黄，角思理洞彻，拜受祗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报，大命宜彰，乃以柔兆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用彰明命。于是丞相氵允、太尉、大司徒燮、大司空□、执金吾、城门校尉歆、屯骑校尉悌、尚书令忠、尚书昏直晃昌、国史莹核等佥以为天道元嘿，以瑞表真。今从瑞毕至，三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泽，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口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书。（碑本。又《云麓漫钞》，又《荆溪外纪》）

◎释氏

◎支谦

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世居中国，献帝末奔吴。吴主权以为博士，使侍太子登。登卒，去隐穹隆山，至废帝时卒。

◇合微密持经记

此经凡有四本，三本并各二名，一本三名，备如后列。其中文句参差，或梵或汉，音殊，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依义顺文，皆可符同，所为异处，后列得法利三乘阶级人数及动地两结诸天妓乐供养，多不悉备，意所未详。一本一名《无量门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於世，为常旧本。一本一名《阿难陀目亻去尼呵离陀罗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本一名《无端底门总持之行》，二名《菩萨降却诸魔坚固於一切智》；一本一名《出生无量门持》，二名《一生补处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备明法利及动地妓乐事。四本皆各标前一名于经首，第二第三名不以题经也。后舍利弗请名，佛说名皆备如前列。（《释藏・迹》）七

◇法句经序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经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诸经。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现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为数部，四部阿钅含佛去世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在，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钞众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惟佛难值，其法难闻，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安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释梵为汉，实得其体，斯已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审，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维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均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序，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广，实可谓妙要也哉！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复得十三品，并校往古，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都凡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字，庶有补益，共广闻焉。（《释藏・所》九，又《迹》七。案：此序无撰人名，据僧《出三藏记集・严佛调传》，知是支谦所作。）

◎康僧会

会，天竺人，幼随父居交，年十余出家，其先康居人，因谓之康僧。汉末入吴，吴主权以为博士。赤乌中居建初寺，造舍利塔。中国有寺塔自此始，天纪四年吴平，寻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镜经序

夫心者，从法之原，臧否之根，周出异名，祸福分流，以身为车，以家为国，同旋（一作「游」）十方，禀无倦息，家欲难足，犹海吞流，火之获薪，六邪之残，已甚于蒺藜，网之赋鱼矣。女人佞等三《鬼勿》，其善伪而信寡，斯家之为祸也。尊邪秽，贱清真，连丛琐，谤圣贤，兴狱讼，丧九亲，斯家之所由矣。是以上士耻其秽，惧其厉，为之慑慑如也。默思遁迈，犹明哲之避无道矣。髟易发毁容，法服为珍，靖处庙堂，练情攘秽，怀道宣德，开（一作「」）导声瞽，或有隐处山泽，漱石枕流，专心涤垢，神与道俱，与寂齐乎无名，明化周乎群生，贤圣竞乎清净，称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镜。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一作「佛调」。）斯二贤者，年在束齔，（一作「龆齔」。）弘志圣业，钩深致远，穷神达幽，愍世蒙惑，不睹大雅，竭思译传斯经景谟。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然时干戈未息，志士莫敢或遑，大道陵迟，内学者寡，闻睹其景化，可以拯涂炭之尤险。然义壅而不达，因闲竭愚，为之注义，丧师历载，莫由重质，心愤口悱，停笔怆如，追远慕圣，涕泗并流。今记识阙疑，俟后明哲，庶有畅成，以显三宝矣。（《释藏·服》八，又《迹》六）

◇安般守意经序

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舌、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经曰诸海十二事，谓内外六情之受邪行，犹海受流，饿夫受饭，盖无满足也。心之溢荡，无微不浃，恍惚仿佛，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逆之无前，寻之无后；深微细好，形无丝发，梵释仙圣，所不能照。明默种子，此化生乎？彼非凡所睹，谓之阴也。犹以晦ａ种未粢芬，（一作「深芬」。）手覆种，孳有万亿，旁人不睹其形，种家不知其数也。一朽乎下，万生乎上。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犹彼种夫也。是以行寂，系意著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定大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无他念，怕然（一作泊然。）若死，谓之一禅。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已获数定，转念著随，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随，由在数矣。垢浊消灭，心稍清净，谓之二禅也。又除其一，注意鼻头，谓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走，五阴六冥，诸秽灭矣。[B17]顽心明，逾明月珠；淫邪污心，犹镜处泥；秽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临土。聪圣达，万土临照，虽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浊。众垢污心，有逾彼镜矣。若得良师，划刮莹磨，薄尘微ａ，荡使无余，举之以照毛发面理，无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万不识一矣。犹若於市，驰心放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采众音，退宴存思，不识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浊翳其聪也。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侧耳靖听，万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悬之鼻头，谓之三禅也。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覆微察，内体恶露，森楚毛竖，犹睹脓涕，于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无存不亡。信佛三宝，众冥皆明，谓之四禅也。

摄心还念，诸阴皆灭，谓之还也。秽欲寂尽，其心无想，谓之净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明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大弥八极，细贯毛；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入不思议，非梵所测，神备无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一作「千」。）斯义出矣。大士上人六双十二辈，靡不执行。

有菩萨者安清，安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集，（一作「进」。）遂处京师。其为人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怀二仪之弘行，愍黎庶之顽暗，先挑其耳，却启其目，欲视听之明也。徐乃陈演正真之六度，译安般之秘奥，学者尘兴，靡不去秽浊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徂落，三师凋丧，抑瞻云日，悲无质受，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勘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众贤，愿共临察！义有月尤，加圣删定，共显神融矣。（《释藏·敬》一，又《迹》六，又略见《辇》四）

◎仙道

◎葛玄

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人，大帝时方士。

◇道德经序（《御览》作《五千文序》）

老子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极乎无极，故无极也。与大道而沦化，为天地而立根，布K于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荡荡，不可名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渊乎其不可量，堂堂乎为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禀以得生，乾坤运以吐精。高而无民，贵而无位，覆载无穷，阐教八方诸天，普弘大道开辟以前，复下为国师，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万物，不言我为，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也。故众圣所共尊，道尊德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谓老子当始于周代，老子之号，始于无数之劫，其窈窈冥冥，眇邈久远矣。世衰，大道不行，西游天下，关令尹喜曰：「大道将隐乎？愿为我著书。」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天人自然经也。

余先师有言，精进研之，则声参太极；高上遥唱，诸天欢乐，则携契玄人；（案：《御览》作「精思远感而上达，则太上遣真人下授希微之旨」。）静思期真，则众妙感会；内观形影，则神K长存；（《御览》作常存。）体洽道德，则万神震伏。（《御览》作「百神震服」。）祸灭九阴，福生十方，安国宁家，孰能知乎？无为之文，污之不辱，饰之不荣，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自然也。应道而见，传告无穷，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极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宝之。（《老子》河上公注本。又略见《御览》六百六十）

◎鬼神

◇宫亭湖庙神

神未详。

◇谴责陈敏教

陈敏许我银杖，今以途杖见与，便投杖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御览》七百十引《述异记》。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过宫亭庙，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枚，年限既满，作杖拟以还庙，捶铁为干，以银涂之。寻征为散骑常侍，往宫中送杖，巫宣神教曰云云，敏舟遂覆。又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三）

全晋文

卷一

宣帝

景帝

文帝

卷二

武帝（一）

卷三

武帝（二）

卷四

武帝（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
武帝（四）
卷六
武帝（五）
卷七
惠帝
怀帝
愍帝
卷八
元帝
卷九
明帝
卷十
成帝
康帝
穆帝
卷十一
哀帝
废帝
简文帝
孝武帝
卷十二
安帝
恭帝
卷十三
左九嫔
惠废贾皇后
明穆庾皇后
康献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卷十四
安平王孚
下邳王晃
河间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陵王
卷十五
东海王
范阳王
彭城王
谯王承
谯王无忌
谯王恬
谯王尚之
司马休之
卷十六
司马彪
新野王歆
汝南王亮
琅邪王亻由
梁王彤
赵王伦
齐王攸
齐王ぁ
卷十七
西阳王
楚王玮
长沙王
成都王颖
吴王晏
废太子
武陵王遵
会稽王道子
卷十八
何曾
何遵
何劭
郑冲
王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衍
王敦
卷十九
王导
王恬
王诞
王洽
王劭
卷二十
王
王珉
王琨
王谧
王
王 e
王胡之
卷二十一
王彪之
王纳之
王旷
王邃
卷二十二
王羲之（一）
卷二十三
王羲之（二）
卷二十四
王羲之（三）
卷二十五
王羲之（四）
卷二十六
王羲之（五）
卷二十七
王凝之
王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徽之
王操之
王献之
卷二十八
王沈
王浑
王济
卷二十九
王述
王臻
王坦之
王忱
王欣之
王
王
王恭
卷三十
杨伟
贾充
卫
卫恒
卫展
卫屿
卷三十一
荀ダ
荀崧
荀勖
荀组
荀奕
卷三十二
何桢
何恽
何充
何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澄
李胤
曹志
曹臣
卷三十三
裴秀
裴祗
裴楷
裴祗
裴邈
裴希声
石苞
石崇
石璞
石鉴
卷三十四
山涛
山简
卢钦
卢浮
卢谌
卷三十五
应贞
应琳
应詹
应亨
刘毅
刘暾
卷三十六
庾峻
庾纯
庾纯
庾岂攵
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庾亮（一）
卷三十七
庾亮（二）
庾冰
庾翼
庾羲
庾
卷三十八
庾阐
庾肃之
卷三十九
刘
刘智
卷四十
刘颂（一）
卷四十一
刘颂（二）
羊祜
羊亮
羊秀
卷四十二
杜预（一）
卷四十三
杜预（二）
王
卷四十四
唐彬
魏舒
诸葛绪
李苞
朱整
程咸
任茂
董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姜辑
淳于睿
孔
成洽
吴商
卷四十五
傅玄（一）
卷四十六
傅玄（二）
卷四十七
傅玄（三）
卷四十八
傅玄（四）
卷四十九
傅玄（五）
卷五十
傅玄（六）
卷五十一
傅咸（一）
卷五十二
傅咸（二）
傅祗
傅
卷五十三
李秉
李重
李充
李
卷五十四
袁准（一）
卷五十五
袁准（二）
卷五十六
袁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乔
袁豹
卷五十七
袁宏
卷五十八
张华
卷五十九
成公绥
郑默
胡烈
王恂
卷六十
孙楚
孙统
卷六十一
孙绰（一）
卷六十二
孙绰（二）
卷六十三
孙盛（一）
卷六十四
孙盛（二）
孙放
卷六十五
嵇喜
嵇蕃
嵇绍
嵇含
张邈
卷六十六
刘伶
华 e
华峤
华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轶
段灼
卷六十七
褚
褚裒
褚爽
郭奕
邹湛
郝诩
赵至
枣据
冯收
江伟
宣舒
孙毓
杜万年
卷六十八
夏侯湛（一）
卷六十九
夏侯湛（二）
羊秉叙
夏侯淳
夏侯盛
卷七十
谯周
谯熙
正
罗献
罗尚
李密
李兴
文立
卷七十一
陈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谧
卷七十二
辛旷
程猗
管辰
韩寿
李彝
刘维
田岳
徐
向秀
阮咸
阮瞻
阮修
卷七十三
刘弘
张显
孔晁
姜铤
刘熹
刘克
爰
韩光
张髦
卷七十四
左思
卷七十五
张斐
刘斌
庞札
李通
孙和
郭冲
郭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宝
杜琬
玉敞
卷七十六
挚虞（一）
卷七十七
挚虞（二）
卷七十八
郄诜
阮种
王崇
何攀
张靖
陈逵
陈邵
段畅
刘佮
彭礼
卷七十九
秦秀
张放
杨珧
杨济
赵休
虞溥
华谭
卷八十
张敏
李毅
刘卞
温羡
温峤
卷八十一
陆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玩
薛莹
盛彦
周处
殷兴
殷巨
殷佑
陶璜
陶回
卷八十二
虞耽
虞耽
虞潭
虞喜
虞预
卷八十三
谢衡
谢尚
谢安
谢万
谢石
谢玄
谢混
谢琨
许猛
张恽
郭钦
震
卷八十四
卞粹
卞壶
梁柳
刘汉
王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牵秀
索靖
卷八十五
张载
张协
卷八十六
成粲
王讠赞
遂殷
丘众
安虑
孙尹
朱则
甘卓
周馥
周ダ
周嵩
周谟
王钤
王隐
郭太机
陆冲
卢无忌
陈总
步熊
刘世明
仲长敖
卷八十七
束皙
卷八十八
贺循
卷八十九
鲁胜
王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
卢播
曾环
陈κ
卞扌
苟
滕并
杜育
贾彬
贾彪
张翼
卷九十
潘岳（一）
卷九十一
潘岳（二）
卷九十二
潘岳（三）
卷九十三
潘岳（四）
卷九十四
潘尼（一）
卷九十五
潘尼（二）
潘滔
顾荣
顾和
苏宙
卷九十六
陆机（一）
卷九十七
陆机（二）
卷九十八
陆机（三）
卷九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机（四）
卷一百
陆云（一）
卷一百一
陆云（二）
卷一百二
陆云（三）
卷一百三
陆云（四）
卷一百四
陆云（五）
卷一百五
黄章
张悛
阎缵
木华
张辅
卫权
刘逵
周哀
孙兆
刘繇
卷一百六
江统
江[A170]
卷一百七
江渊
江
曹摅
曹毗
张翰
张韩
卷一百八
刘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纳
祖逖
卷一百九
欧阳建
张观
刘、留颂
马平
胡济
郑丰
车永
王琨
刁协
李矩
张林
郑方
王豹
锺雅
颜含
郗鉴
郗
卷一百十
郗超
卷一百十一
陶侃
陶潜（一）
卷一百十二
陶潜（二）
卷一百十三
华简
李
耿滕
纪瞻
鲁褒
范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堪
蔡充
卷一百十四
蔡谟
卷一百十五
王接
王{侃言}期
刘隗
刘波
张
孙惠
卷一百十六
高齐
杜
李猛
孙辨
修肃
诸葛恢
戴邈
杜夷
葛洪
卷一百十七
葛洪（二）
卷一百十八
桓彝
桓温
桓豁
桓冲
卷一百十九
桓玄
桓谦
卷一百二十
郭璞
卷一百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璞（二）
卷一百二十二
郭璞（三）
卷一百二十三
郭璞（四）
卷一百二十四
孔衍
闾丘冲
刘陶
刘坦
毛孟
习嘏
范坚
范汪
卷一百二十五
范甯
范弘之
卷一百二十六
熊远
辛谧
孔夷
孔愉
孔汪
孔安国
孔坦
孔群
孔严
孔仰
卷一百二十七
吕会
苏峻
刘超
江启
谢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潭
张亮
干宝
卷一百二十八
王鉴
傅纯
梅陶
环济
李玮
公沙歆
谷俭
虞子卿
孙霄
沈充
杨泓
刘嘏
黄士度
杨方
孔恢
应硕
张浚
弘讷
朱英
徐叔中
卷一百二十九
殷融
殷允
殷康
殷茂
殷浩
殷仲堪
殷仲文
卷一百三十
范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瑗
陈序
谟
诸葛
虞
王群
荀讷
冯怀
翟铿
谢诠
许乾
卷一百三十一
顾臻
谢沈
史糜遗
张虞
罗含
刘恢
刘忄炎
徐众
徐禅
张澄
许翰
卷一百三十二
桓伊
刘遐
何熊
刘泓
于瓒
郑瑶
高崧
黄整
张凭
杜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钦
陈逵
史援
徐彦
孙略
张祖高
季祖锺
王冀
庾统
韩伯
卷一百三十三
曹耽
胡讷
袁矫之
许穆
崧重
曹处道
谢奉
江夷
李阐
喻希
康泓
伏滔
伏系之
曹弘之
刘玢
綦毋邃
王昆
郑弥
卷一百三十四
习凿齿
卷一百三十五
谢歆
王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悦之
顾恺之
许询
张望
车胤
邵戢
刘遵
刘耽
郑袭
谢攸、孔粲
戴谧
殷合
卷一百三十六
徐藻
徐邈
徐广
贾统
卷一百三十七
戴逵
卷一百三十八
苏彦
张湛
张
沈寂
江熙
庾弘之
庾睿
孙耆之
徐乾
李辽
许荣
谢敷
辛丙
祖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人
刘敬宣
卷一百三十九
郭元祖
卷一百四十
何瑾
卞范之
卞嗣之
卞承之
湛方生
张新安
羊孚
徐道覆
刘瑾
刘润之
陈舒
徐虔
卷一百四十一
曹述初
刘柳
刘毅
何无忌
诸葛长民
孟昶
刘穆之
朱超石
羊徽
卷一百四十二
周祗
殷阐
顾修其
丘洹
陈茂先
韩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程之
周续之
王义兴
卷一百四十三
陆善
孙承
王庆
李秀
刘谧之
陈仲欣
裴主簿
许参军
王 e
王该
王齐之
沈嘉
王循
谢伯
刘瑰之
谢发
卷一百四十四
列女
严宪
阮氏
锺琰
卫氏
湛氏
辛萧
于氏
卫铄
谢道韫
陈窈
李氏
陈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参
王劭之
琼
羊氏
张君平
卷一百四十五
阙名
卷一百四十六
阙名（二）
卷一百四十七
前赵
刘渊
刘粲
刘曜
刘娥
刘易
王弥
陈元达
王鉴
康相
乔豫和苞
阙名
卷一百四十八
後赵
石勒
石虎
石遵
冉闵
续咸
夔安
韦讠叟
王度
王擢
王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锺
阙名
卷一百四十九
前燕
慕容
慕容皇
慕容
慕容
慕容翰
慕容恪
鲁昌
韩恒
封抽
封裕
皇甫真
鞠彭
常炜
明岌
申胤
申绍
卷一百五十
西燕
慕容泓
慕容冲
慕容垂
慕容盛
慕容农
娄会
慕容德
慕容超
慕容锺
韩范
韩讠卓
段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华
北燕
冯跋
冯素弗
卷一百五十一
前秦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坚
苻丕
苻登
苻融
苻庾
卷一百五十二
前秦（二）
苻朗
王猛
王永
王雕
王攸
彭超
裴元略
郭质
阙名
卷一百五十三
後秦
姚弋仲
姚苌
姚兴
姚泓
姚
姚嵩
尹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嵩
姜岌
姜虬
阙名
卷一百五十四
前凉
张轨
张实
张茂
张骏
张重华
张祚
张天锡
张典
宋纤
杨宣
马岌
谢艾
索遐
纪锡
後凉
吕光
南凉
秃发利鹿孤
史
宗敝
卷一百五十五
西凉
李
张ダ
称
北凉
张披
阙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五十六
蜀
李特
李雄
李寿
李势
阎式
龚壮
夏
赫连勃勃
胡义周
卷一百五十七
释氏（一）
佛图澄
支敏度
康法畅
康法邃
法新僧行
竺道潜
支遁
竺僧敷
释道高
卷一百五十八
释氏（二）
释道安
卷一百五十九
释氏（三）
竺僧朗
竺法旷
竺法汰
竺道台
竺昙无兰
帛道猷
赵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竺佛念
释道慈
卷一百六十
释氏（四）
释僧睿
卷一百六十一
释氏（五）
释慧远（一）
卷一百六十二
释氏（六）
释慧远（二）
卷一百六十三
释氏（七）
释慧持
释僧检
鸠摩罗什
释道
释道恒
释道标
卷一百六十四
释氏（八）
释僧肇（一）
卷一百六十五
释氏（九）
释僧肇（二）
支昙谛
竺僧度
释僧卫
昙影
僧亻去吒
卷一百六十六
释氏（十）
阙名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名（二）
仙道
邓处中
许迈
鬼神
苏韶
猗尼渠馀国王
管涔王
卷一
◎宣帝

帝姓司马，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汉初殷王司马之後。建安中，魏武辟丞相文学掾，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主簿。魏国建，迁太子中庶子军司马。文帝嗣王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督军御史中丞。及受禅，以为尚书，封安国乡侯，迁侍中尚书右仆射。镇武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将军假节，加给事中，录尚书事，留镇许昌。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迁骠骑将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迁征西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迁太尉。齐王即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徙太傅，进丞相，加九锡，固让。嘉平三年八月卒，谥曰文贞。後改谥文宣。晋国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禅，追尊曰宣皇帝，庙号高祖。有集五卷。

◇遗诏

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宋书·礼志二》。案：云昭云陵，皆武帝受禅後追称，今从大例，以诏令编于书疏之前。）

◇原公孙渊党属令

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诖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晋书·宣帝纪》）

◇教

今日当将作四千人东，为三军作营堑垒，又当将斧三百枚，破树木作鹿角，塞诸邮漏处。（《御览》三百三十七）

当教诸围上守，守皆作棒，人一枚，轻重长短者各各可，守皆当头施纫挂臂，贼破死在旦夕，邂逅冲突围，当以々之。（《御览》三百五十七）

◇上书固让丞相

臣亲受顾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摧弊奸凶。赎罪为幸，功不足论。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著之典礼，至於丞相，始至秦政。汉氏因之，无复变改。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革圣明之经，袭秦汉之路。虽在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臣所宜正。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魏志·齐王纪》注引孔衍《汉魏春秋》）

◇上言得玉印

征西大将军臣懿等言：长安典农中郎将张烈书言，所部人左先，雨後於地得玉印。臣今谨遣夏裕送。（《通典》五十五）

◇奏事

秋雨涝伤五谷，又无菜蔬，万民已有食桑榆皮者。（《御览》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奏罢曹爽等典兵

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後事为念。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昔赵高极意，秦氏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鉴，臣授命之时也。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魏志·曹爽传》，又略见《晋书·宣帝纪》。）

◇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

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臣等闻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则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州置大中正。（《御览》六百二十九）

◇与诸葛亮书

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蜀志·黄权传》）

◇以书喻孟达

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於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晋书·宣帝纪》。达与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懿以书喻之。又见《华阳国志》二。）

◇复弟孚书

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报夏侯玄书

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转更为官司耳。昔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绨，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後了耳。（《魏志·夏侯玄传》）

◇答曹爽书

初不知乏粮，甚怀。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书

之白，阿史病转差未，皆外曹尚书云得法。（《淳化阁帖》一。案：《晋书·宣帝纪》有《檄告公孙渊》，《魏志·锺会传》注以为虞松作，今编入《三国文》。）

◎景帝

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景初中为散骑常侍，迁中护军。嘉平元年，封长平乡侯，加卫将军。三年以抚军大将军代宣帝辅政，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寻废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卒，谥曰忠武。晋国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禅，追尊曰景皇帝。庙号世宗。

◇赦文钦二子鸯虎令

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魏志·诸葛诞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训天子

夫圣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当大会，万众瞻穆穆之容，公卿听玉振之音。《诗》云：「示人不佻，是则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虽礼仪周备，犹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式仰。（《晋书·景帝纪》）

◇又上书训天子

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颜冉之才虽茂，不学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观黄轩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则，颛顼受学於绿图，高辛问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辅，故能离经辩志，安道乐业。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顺於下。刑措之隆，实由於此。宜遵先王下问之义，使讲诵之业屡闻於听；典谟之言日陈於侧也。（《晋书·景帝纪》）

◇与群臣奏永宁宫

臣等闻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为人後者，为之子也。东海定王子高贵乡公，文皇帝之孙，宜承正统，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赖，万邦幸甚。臣请徵公诣洛阳宫。（《魏志·齐王芳纪》注引《魏书》）

◇与许允书

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此所谓著绣昼行也。（《魏志·夏侯玄传》注、《文选·赭白马赋》注并引《魏略》。又见《世说·贤媛》篇注。）

◎文帝

帝讳昭，字子上，景帝同母弟。景初中封新城乡侯。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转散骑常侍，拜议郎。嘉平初为安西将军，转安东将军，镇许昌，进都督，行征西将军。高贵乡公即位，进封高都侯兼中领军，镇洛阳。正元二年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代景帝辅政。甘露中加大都督，假黄钺。寻弑高贵乡公。迎立常道乡公，景元四年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咸熙元年进爵为王。二年薨，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曰文皇帝，庙号太祖。有集三卷。

◇让谥兄司马师为武公表

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诚以太祖常所阶历也。今谥与二祖同，必所祗惧。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必以文武为谥，请依何等就加。（《晋书·景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魏帝亲征诸葛诞表

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晋书·文帝纪》）

◇奏收成济

故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ㄟ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阵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魏志·高贵乡公纪》，《晋书·文帝纪》）

◇与郑袤书

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晋书·郑袤传》）

◇与王基书

初义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魏志·王基传》，《通典》一百五十八。）

◇报王基书

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魏志·王基传》）

◇与山涛书

足下在事清明，洁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丝百斤，谷二百斛。（《艺文类聚》四十八引王隐《晋书》。又见《晋书·山涛传》，有删节。案，《吴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有晋文王《与孙皓书》，乃荀勖作，编入勖集。）

◇与锺会书

恐邓艾或不就徵，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魏志·锺会传》）

卷二

◎武帝（一）

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迁中护军假节。常道乡公即位，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咸熙二年立为晋太子，八月嗣晋王位，十二月受魏禅。改元四：泰始、咸宁、太康、太熙。在位二十六年，谥曰武皇帝。庙号世祖。

◇下制王昌不应为前母服（太康元年）

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议此事，称引赵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与晋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吴寇隔塞，毖与前妻，终始永绝。必义无两嫡，则赵衰以可专制隗氏。昌为人子，岂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并以绝亡，其子犹後母之子耳，昌故不应制服也。（《晋书·礼志中》）

◇即位改元大赦诏（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

制诏御史中丞等，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戴，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应天顺人，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天地。肆魏氏弘鉴於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弗敢违。遂登坛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燔柴班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允执其中。托於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心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以弼宁帝室，光隆大业。思与万国，共飨体祚。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自谋反大逆不道已下，在元年十二月七日昧爽以前，皆赦除之。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赐人爵五级，露布天下，及诸王公国别使，称朕意焉。（《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又见《晋书·武帝纪》，有删节。）

◇封魏帝奂为陈留王诏（十二月丁卯）

明德昭融，远鉴天命，钦象历数，用禅厥位，敢咨询故训，以敬授青土于东国，永为晋宾。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以承王显祖之礼祀。（《通典》七十四）

◇又诏

王上书不称臣，答报不为诏，一如宾礼。（同上）

◇封功臣诏（泰始元年）

昔唐虞三代之盛，暨於汉魏创制，褒崇元勋，班爵行赏，行国同礼，施禄逮下，万邦咸仰。朕以寡德，登於天位，记于王公之上。腹心股肱文武之臣，光济帝业。余嘉乃勋，庆赏之行，其用宜速。（《御览》二百引王隐《晋书》）

◇进太傅司马孚封爵诏（十二月乙亥）

太傅勋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导弘训，镇静宇内。愿奉以不臣之礼。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晋书·安平王孚传》）

◇为乐安王鉴燕王机选师友诏（泰始初）

乐安王鉴、燕王机并以长大，宜得辅导师友，取明经儒学，有行义节俭，使足严惮。昔韩起与田苏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晋书·乐安王鉴传》）

◇以曹志为乐平太守诏

昔在前世，虽历运迭兴，至於先代苗裔，传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之道也。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壅滞旷久，前虽有诏，当须简授，而自顷众职少缺，未得式叙。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才高行洁，好古博物，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为乐平太守。（《晋书·曹志传》）

◇以王何遵为散骑常侍诏

（元年，案，王，文明王皇后弟，字良夫，魏中领军王肃子也。历河南尹侍中。何遵字思祖，太宰何曾子也。历大仆卿。东晋别有王，字元琳，历尚书令卫将军，与此王姓名偶同。）

给事黄门侍郎王，元理通原，笃志好学，不殒先业，在朝有干事之才；给事何遵，公亮笃诚，有才干器任，久历朝位，职用有效。今宜各叙进，拾遗左右，其以遵并为散骑常侍，皆徒分（当有误。）与内常侍更读文书。（《书钞》五十八引《晋起居注》）

◇赐王经孙郎中诏（元年）

故尚书王经，虽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门户湮没，意常愍之。其赐经孙郎中。（《魏志·夏侯玄传》注引《汉晋春秋》）

◇赐王基家奴婢诏（元年）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魏志·王基传》）

◇诏报傅玄（元年）

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晋书·傅玄传》）

◇恤傅佥诏（元年）

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彤，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佥息著募。（《蜀志·杨戏传》注引《蜀记》）

◇听邓艾立後诏（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太尉王氵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後，今祭祀不绝。（《三国·魏志·邓艾传》）

◇听群下终丧诏（元年）

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丧者，听归终宁，庶人复除徭役。（《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赦罪饬治诏（元年十二月）

昔王氵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後。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晋书·武帝纪》。案：此与前二诏同，唯罢部曲将以下为异，盖史家省并数诏为之。）

◇禁淫祀诏（元年十二月）

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冥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五。）

◇罢供奉诏（元年）

乘黄厩离车，共田猎嬉游之事，凡若此类，皆悉罢之。（《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引《晋起居注》）

◇掾属作令诏（元年）

百里长吏，亲民之要也。若县令有掾属才堪治民者，当以参选。（《书钞》七十八引《晋起居注》）

◇正旦彻乐诏（十二月）

朕遭悯凶，奉承洪业，追慕罔极，正旦虽当受朝，其伎乐一切，勿有所设。又殿前及文武织成帷莫之属，皆不须施。（《御览》二十九引《晋起居注》。）

◇诏迁正（泰始初）

正昔在城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蜀志·正传》。）

◇诏有司（泰始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此古人所难。交关人事，诩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晋书·裴秀传》。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有司奏免秀官，诏云云。）

◇诏答李（泰始初）

秀干翼朝政，有勋绩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晋书·裴秀传》。司隶校尉李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云云。）

◇又诏答李（泰始初）

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後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者，皆勿有所问。《易》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岂其然乎！其申敕郡寮，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晋书·李传》。上言刘友、山涛、中山王睦、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诏云云。）

◇以华峤为散骑常侍诏（泰始初）

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掌赞诏命，平处文籍，故前世多参用文学之士。议郎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其以峤为散骑常侍，兼与中书共参著作事。（《书钞》五十八、《御览》二百二十四并引《华峤集》。）

◇转华峤为秘书监典领著作诏（泰始初）

尚书郎峤，体素宏简，文雅该通，经览古今，博闻多识，属书实录，有良史之志，故转为秘书监。其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使，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领之。（《御览》二百三十四引《华峤集》）

◇下罗宪诏（泰始初）

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干，可给鼓吹。（《晋书·罗宪传》。宪领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诏云云。）

◇郊祀诏（泰始二年正月）

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皇后讳勿下诏

礼：内讳不出宫，而近代讳之，非也。勿下。（《南齐书·礼志》上。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云云。）

◇除祠厉殃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在祀典，除之。（《通典》五十五。泰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云云。）

◇传封诏

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传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晋书·武帝纪》）

◇择立谏官诏（二月庚午）

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晋书·武帝纪》）

◇诏有司以书答孙皓

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他、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羁縻未宾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晋书·武帝纪》。帝既受禅，吴人来祭吊，有司奏为答诏，帝曰云云。）

◇优崇陈留王诏（五月戊辰）

陈留王操尚谦冲，每事辄表，非所以优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晋书·武帝纪》，《通典》七十四。）

◇赐王沈葬钱并地诏（五月）

故骠骑将军王沈，忠允笃诚，执德弘毅，外清方夏，内熙衮职，历位著称，厥功茂焉。不幸薨殒，志业未究。今当葬，其赐钱三十万，葬田一顷。（《御览》五百五十六。）

◇营造宗庙诏（七月）

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於祗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答群臣请易服复膳诏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於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必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柰何柰何！（《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又答诏

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柰何柰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诉告，虽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柰何！柰何！（《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谒陵诏（八月）

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答群臣奏停谒陵诏

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耳。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俱行备。（《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衰谒陵诏

昔者哀适三十日，便为宫所弃，遂离衰，痛感岂可胜言。顾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诸君子，有三年之爱，而身礼廓然，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以衰行。（《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答群臣谏止衰谒陵诏

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按旧制。（《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允群臣不以衰谒陵诏

患情不能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下傅玄、皇甫陶诏（泰始初）

二常侍恳恳於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於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忄蒙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母皆按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按《武帝纪》此下有「是何言乎，其详评议。」）出付外者，宁纵刻峻是信邪？故复因此喻意。（《晋书·傅玄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

◇诏徙陵勿烦扰居人（十月丁未）

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晋书·武帝纪》）

◇以高阳王圭督邺城守诏（二年）

邺城守事，宜速有人，又当得亲亲有文武器任者。高阳王圭，今未之国，虽当出为蕃辅，以才干事，亦古之制也。其以圭为督邺城守事北中郎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二百四十一引《晋起居注》）

◇诏议通籴法（二年）

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弱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於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具为条制。（《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诸王国领兵诏（二年）

大国三军，领兵五千人；次国二军，领兵三千人；小国一军，领兵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将军。（《书钞》七十一引《晋起居注》。）

◇叙用魏宗曹翕诏（二年）

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远至，其假世子印绶，加骑都尉，赐服一具，钱十万，随才叙用。（《魏志·东平灵王徽传》）

◇封夏侯近属诏

，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悼之。况朕受禅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择近属劭封之。（《魏志·夏后传》注引《晋阳秋》）

◇以侯史光为御史中丞诏（二年）

光忠亮笃素，有居正执义之心，历职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为御史中丞。虽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晋书·侯史光传》）

◇追赠王沈司空诏（泰始三年）

夫表扬往行，所以崇贤垂训，慎终纪远，厚德兴教也。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沈蹈礼居正，执心清粹，经纶坟典，才识通洽。入历常伯纳言之位，出干监牧方岳之任，内著谋猷，外宣威略。建国设官，首登公辅，兼统中朝，出纳大命，实有翼亮佐世之勋。其赠沈司空公，以宠灵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赞之勋，当受郡公之封，而固辞恳至，嘉其让德，不夺其志。可以郡公官属送葬。（《晋书·王沈传》）

◇立皇太子诏谕群臣（三年正月丁卯）

朕以不德，托於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宇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晋书·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统承大业，惧未能光祖宗之遗德，至於建嗣树嫡，非所务也。（《初学记》十引《晋起居注》。泰始三年，有司奏正统立嫡，诏云云。案：此即前诏，而文互异，故并录之。）

◇立皇太子不大会诏（三年）

情怀哀惨，每岁正会，以四方集，故不从心耳，此日可不会。（《通典》一百四十七）

◇报文立辞太子中庶子诏（三年）

古人称与田苏游，非旧德乎。（《华阳国志》十一）

◇原孔晁上书犯讳诏（三年後）

晁自理，顷所称引，虽不与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则自今以後，三帝讳情亦矍然，长吏以上，足闲礼法，可如旧科。其馀散官以下，但有谬语者，不可具责。又古者内讳不出宫，但勿听以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见避过礼，其或过谬，皆勿却问，以烦简书也。（《通典》一百四）

◇议增吏俸诏（九月甲申）

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议增吏俸。（《晋书·武帝纪》）

◇以义阳王望为太尉诏（九月甲申）

夫尚贤庸勋，尊宗茂亲，所以体国经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职，政典为首。司徒、中领军，以明德近属，世济其美；祖考创业，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赞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畅。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统军戎，内辅帝室，外隆威重。其进位太尉，中领军如故。置太尉军司一人，参军事六人，骑司马五人。又增置宫骑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晋书·安平王孚附传》。望，孚第二子。）

◇以荀ダ为司徒诏（九月甲申）

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轨仪也。朕承洪业，昧于大道，思训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ダ，明允笃诚，思心通远，翼亮先皇，遂辅朕躬，实有佐命弼导之勋。宜掌教典，以隆时雍。其以ダ为司徒。（《晋书·荀ダ传》。案：《书钞》五十二引《晋起居注》两条，并作六年，误。）

◇诏答侯史光（三年）

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宏治者也。前後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其寝光奏。（《御览》二百六引《晋书》。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祥久以疾病，阙废朝会，应免官。诏云云。案：《书钞》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引王隐《晋书》前四句同，今《晋书·王祥传》有删节。）

◇王祥致仕诏（九月）

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锡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缉五百匹，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晋书·王祥传》）

◇以何曾为太保诏（九月甲申）

盖谟明弼谐，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训，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执心忠亮，博物洽闻，明识弘达，翼佐先皇，勋庸显著。朕纂洪业，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於朕躬。实佐命兴化，光赞政道。夫三司之任，虽左右王事，若乃予违汝弼，匡奖不逮，则存乎保傅。故将明衮职，未如用厥辟之重。其以曾为太保，侍中如故。（《晋书·何曾传》）

◇博议中山王睦立祢庙诏（泰始中）

礼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详审。可下礼官博议，乃处当之。（《晋书·高阳王睦传》）

◇许中山王睦立祢庙诏

礼：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庙不毁，前诏以谯王中山王父非诸侯，尊同礼不相厌，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经通。若安平王诸子并封，皆得立庙祭祢，亲尽数终，其庙当毁，无故下食友庶之国，猥更随昭穆而废，非尊祖敬宗之义也。其如前奏施行。（《通典》五十一）

◇追封文明王太后母羊氏诏（泰始三年）

昔汉文追崇灵文之号，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广亲亲之恩也。故卫将军、兰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体顺，仁德醇备，内承世胄，出嫔大国，三从之行，率礼无违。仍遭不造，频丧统嗣，抚育众胤，克成家道。母仪之教，光於邦族，诞启圣明，祚流万国。而早世殂陨，不遇休宠。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极。朕感存遗训，追远伤怀。其封夫人为县君，依德纪谥，主者详如旧典。（《晋书·文明王皇后传》，《御览》又见二百二。）

◇诏称张华

张华为黄门侍郎，博览图籍，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书钞》五十八引王隐《晋书》泰始三年诏）

卷三

◎武帝（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裴秀为司空诏（泰始四年正月辛未）

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成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之明哲，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远，先帝登庸，赞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晋书·裴秀传》）

◇以贾充守尚书令诏（正月）

尚书令，百揆之首，总齐机衡，出纳朝政，治绩之所繇也。车骑将军贾充，忠允清正，通理经远，兼迪文武，谟勋弘著，其以充守尚书令。（《书钞》五十九引《晋起居注》）

◇赏定新律诸臣诏（正月丙戌）

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所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奖明圣意，谘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𢖍、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荀军、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朕每鉴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昔萧何以定律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车骑以下，皆加禄赏，其详依故典。（《晋书·贾充传》）

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故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馀匹。（《晋书·刑法志》）

◇耕籍诏（正月丁亥）

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於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於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田水中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而不得侵人也。（《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

◇大赦诏（正月戊子）

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吏、郡丞、长史各赐马一匹。（《晋书·武帝纪》。）

◇赐郡县长吏诏（正月庚寅）

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晋书·食货志》）

◇以羊祜为尚书左仆射诏（二月甲寅）

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祜执德清劭，（《御览》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羊祜秉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其以祜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晋书·羊祜传》，又见《御览》二百十一引干宝《晋纪》。）

◇文明太后崩答群臣请既葬即吉诏（四月）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又诏答

揽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所不堪也。当叙吾哀怀，言用断绝，柰何！柰何！（《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又诏答

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宋志作「常」。）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耳，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责成二千石诏（六月甲申）

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长悌於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晋书·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使者侯史光等周行郡国诏（七月戊午）

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顺省。扌覃人诵志。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下情上通，上指远谕，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川，（《宋志》作「泉」，当是「渊」字，唐避讳改。）夙兴夕惕，明发不寝，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宋志》作「人」。）之未，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宋志》作「治」。）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姓（《宋志》作「人」，当是民字，唐避讳改。）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於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谋（《宋志》作「谋」）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虚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二，《通典》五十四。）

◇诏有司奏事勿隐情（九月）

虽诏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晋书·武帝纪》）

◇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四年）

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於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晋书·挚虞传》）

◇封外曾祖母及从母诏（四年）

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杨氏，舅氏尊属，郑、刘二从母，先后至爱。每惟圣善，敦睦遗旨，渭阳之感，永怀靡及。其封杨夫人及从母为乡君，邑各五百户。（《晋书·文明王皇后传》）

◇报傅玄上便宜诏（四年）

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晋书·傅玄传》）

◇以卫为青州刺史诏（泰始五年二月壬午）

征东将军卫，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风万里，为青州刺史，以统戎政。（《书钞》七十二引《晋起居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计吏功诏（二月丁亥）

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後，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晋书·武帝纪》）

◇诏诸葛京署吏（三月己未）

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晋起居注》）

◇赐王宏谷传（十月丙子）

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於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捐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馀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馀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矣。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晋书·良吏·王宏传》，又见《食货志》。）

◇为城阳王兆立後诏（十一月）

亡弟千秋少聪慧，有夙成之质。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绍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遗意，情怀感伤。其以皇子景度为千秋後，虽非典礼，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晋书·城阳王兆传》）

◇普告州郡举壮勇秀异诏（十二月）

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书·马隆传》）

◇以荀ㄆ行太子太傅诏（五年）

侍中、太尉ㄆ，温恭忠允，至行纯备，博古洽闻，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晋书·荀ㄆ传》）

◇太子敬礼师傅诏（五年）

太子拜傅，如弟子事师之礼。（《北堂书钞》六十五引《晋起居注》）

◇诏定二傅不臣拜

秦汉以来，旧章废灭，随时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远准古议，定二傅不臣拜。（《御览》二百四十四引《晋书》。何曾议太子少傅当称臣拜，荀ㄆ曰：太之与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于太子有轻重也。下诏。）

◇诏为睢陵公王祥发哀（五年）

为睢陵公发哀，事乃至今。虽每为之感伤，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王祥传》）

◇诏勿罪麴路（五年）

狂狷怨诽，亦朕之罪，勿罪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闻鼓，言多妖妄毁谤，帝诏。按：《治要》所载《晋书》，乃王隐书也。）

◇诏责汝南王亮（泰始六年六月）

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旗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大戮。今若罪不在，当有所在。（《晋书·汝南王亮传》。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当斩，亮与军师曹ぁ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死。诏云云。）

◇撰录秘书诏（七月乙巳）

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後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晋书·武帝纪》）

◇以谯周为散骑常侍诏（六年秋）

骑都尉谯周，间居中道，不仕危国。蜀亡之际，劝刘禅归命，有忠君济民之谋，又耽习典艺，博物洽闻，朕甚嘉之，以为散骑常侍。（《书钞》五十八引干宝《晋纪》）

◇幸辟雍行乡饮酒礼下诏（十二月）

「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大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晋书·礼志下》）

◇优礼功臣诏（六年）

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遂与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庙，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勋，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临淮公荀ダ，各尚德依仁，明允笃诚，翼亮先皇，光济帝业。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肃居正，朕甚嘉之。《书》不云乎：「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其为寿光、朗陵、临淮、博陵、钜平国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绶，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晋书·郑冲传》）

◇以陈邵为给事中诏（六年）

燕王师陈邵清贞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晋书·陈邵传》，又见《书钞》五十八、《初学记》十二并引王隐《晋书》。又略见《御览》二百二十一。）

◇以庾纯为河南尹诏（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南，京畿大郡，为四方之表则。中书令庾纯，清粹忠正，才绍治化，其以纯为河南尹。（《书钞》七十六、《御览》二百五十二并引王隐《晋书》。《书钞》又引《中兴书》，「才绍治化」作「才经治乱」。）

◇追赐谯周诏（六年冬）

骑都尉谯周，笃志好古，服膺儒义，擢授近侍，命位未加，不幸殒丧，朕甚悼之。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丧葬所给，比从散骑常侍之制也。（《书钞》六十三。又见《蜀志·谯周传》注引《晋阳秋》）

◇又诏

还衣服，给棺直。（《蜀志·谯周传》注引《晋阳秋》）

◇省录裴秀表草诏（泰始七年三月）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晋书·裴秀传》）

◇赠谥裴秀诏（三月）

司空经德履哲，体蹈儒雅，佐命翼世，勋业弘茂。方将宣献敷制，为世宗范，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元。（《晋书·裴秀传》）

◇以高阳王圭为尚书右仆射诏（七年三月癸巳）

尚书仆射，总括万机，以贰纪刚，综详朝政。（《书钞》五十九引《晋起居注》）

尚书高阳王圭，忠允善政，思量弘济，莅官尽心，所居著称，其以圭为右仆射。（《御览》二百二十一引《晋起居注》）

◇诏贾充都督秦凉（七月癸酉）

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毂委成，大匡其弊，恐为患未已。每虑斯难，忘寝与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念，而远近获安矣。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附马。（《晋书·贾充传》）

◇廷问贤良诏（七年）

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虽战战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当何修以应其变？人遇水旱饥馑者，何以救之？中间多事，未得宁静，思以省息烦务，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损益，使公私两济者，委曲陈之。又政在得人，而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闻事实，勿务华辞，莫有所讳也。（《晋书·阮种传》）

◇以石苞为司徒诏（七年）

前大司马苞忠允清亮，才经世务，干用之绩，所历可纪。宜掌教典，以赞时政，其以苞为司徒。（《晋书·石苞传》）

◇诏答有司（七年）

吴人轻脆，终无能为。故疆场之事，但欲完固守备，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计画不同，虑敌过甚，故徵还更授。昔邓禹挠於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晋书·石苞传》。有司奏苞前有所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以为弘厚，不宜擢用，诏云云。）

◇以山涛为侍中诏（七年）

涛清风淳履，思心通远，宜侍帷幄，尽规左右。（《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九引《竹林七贤传》。山涛泰始七年为侍中，诏书云云。）

◇以羊为中护军诏（七年）

中护军与中领军，皆掌禁兵，职典武选，宜得堪干其事者。左卫将军羊有明赡才具，乃心在公，其以为中护军。（《北堂书钞》六十四、《御览》二百四十引《晋起居注》。）

◇报石苞诏（七年）

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而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後，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古者稼穑树艺，司徒掌之。今虽登论道，然经国立政，惟时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为重。今司徒位当其任，乃心王事，有毁家纾国，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晋书·石苞传》，苞为司徒，奏课农桑，诏云云。）

◇胡奋勉入直诏（七年）

射声校尉胡奋，外掌方任，内参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使入直。（《御览》二百四十二引王隐《晋书》）

◇以胡奋为冠军将军诏（七年）

议郎胡奋，开爽忠亮，有文武才干，历位外内，涉练戎事，威略之声，著于方外，其以奋为冠军将军。（《书钞》六十四《御览》二百三十九并引《晋起居注》泰始七年诏。）

◇以郑袤为司空诏（七年十二月）

光禄密陵侯袤，履行纯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三阶之曜，补衮职之阙。今以袤为司空。（《晋书·郑袤传》。又见《书钞》五十二、《初学记》十一引《晋起居注》。）

卷四

◎武帝（二）

◇优给安平王孚丧事诏（泰始八年二月壬辰）

王勋德超世，尊宠无二，期颐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龄，谘仰训导，奄忽殂陨，哀慕感切。其以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绯练百匹，绢布各五百匹、钱百万，谷千斛以供丧事。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晋书·安平王孚传》）

◇以山涛为吏部尚书诏（八年）

议郎山涛，至性简静，凌虚笃素，立身行已，足以励俗，其以涛为吏部尚书。（《北堂书钞》六十引《晋起居注》。）

◇答山涛诏

君虽乃心在於色养，然职有上下，旦夕不废医药，且当割情，以隆在公。（《晋书·山涛传》。涛迁尚书，以母老辞职，诏云云。）

◇下太学诏（八年）

已试经者留之，其馀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三。）

◇以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诏（八年）

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卫将军羊祜，历位文武，有佐命之勋，其以祜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书钞》五十二引王隐《晋书》）

◇诏责郑徽（八年）

谠言謇谔，直意尽辞，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乎！陶所执不愆此义，而徽越职奏之，岂朕意乎！（《群书治要》二十九引孙盛《阳秋》。泰始八年，帝问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固执所论，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求治罪，诏云云。乃免徽官。）

◇答何曾固让领司徒诏（泰始九年五月）

司徒旧丞相之职，自古及今，总论人物，治化之本，以君弘道，故选於众。而复盘桓，非所闻也。（《御览》二百八引《晋书》）

◇以下邳王晃为安西将军诏（九年）

益州险远，素号难治，宜以重将亲贤抚之。南中郎将下邳王晃，清亮中正，体行明洁，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识。其以晃为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晋书·下邳王晃传》。又见《书钞》七十二引《晋起居注》，作泰始元年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郑冲致仕诏（九年）

太傅韫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确然绝世。艾服王事，六十馀载，忠肃在公，虑不及私。遂应众举，历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绸缪论道之任，光辅翼世，亮兹天工，迪宣谋猷，弘济大烈，可谓朝之俊老，众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训，导扬厥蒙，庶赖显德，缉熙有成。而公屡以年高疾笃，致仕告退。惟从公志，则朕孰与谘谋？譬彼涉川，罔知攸济。是用未许，迄于累载。而高让弥笃，至意难违，览其盛指，俾朕怃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与焉。岂必遂朕凭赖之心，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今听其所执，以寿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颐精养神，保卫太和，以究遐福。其赐几杖，不朝。古之哲王，钦祗国老，宪行乞言，以弥缝其阙。若朝有大政，皆就谘之。（《晋书列传》）

◇以邓艾孙为郎中诏（九年）

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萌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魏志·邓艾传》）

◇妾媵不得为嫡正诏（泰始十年闰正月丁亥）

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晋书·武帝纪》）

◇夺情起山涛为吏部尚书诏（十年）

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俗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山太常虽尚居谅暗，情在难夺，古人亦墨从戎。（此句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补。）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涛为吏部尚书。（《晋书·山涛传》，又见《北堂书钞》六十《艺文类聚》四十八引王隐《晋书》。）

◇又诏山涛

方今多事，嘉谋良图，委以老成也。（《初学记》十一引《晋书》。山涛转尚书，表辞才下年老，诏云云。）

◇赐谥荀𢖍诏（四月）

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临淮公𢖍，清纯体道，忠允立朝，历司外内，茂绩既崇，训傅东宫，徽猷弘著，可谓行归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谥曰康。（《晋书·荀𢖍传》）

◇赐荀𢖍家钱诏

太尉不恤私门，居无馆宇，素丝之志，没而弥显。其赐家钱二百万，使立宅舍。（《晋书·荀𢖍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三夫人九嫔礼仪诏

拜受可依魏氏故事。（《晋书·礼志》下）

◇赐谥后母诏（七月）

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终始永奉宗庙。一旦殂陨，痛悼伤怀。每自以夙丧二亲，於家门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顷者务崇俭约，初不有言，近垂困，说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时，主者供给葬事，赐谥母赵氏为县君，以继母段氏为乡君。传不云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晋书·武元杨皇后传》）

◇追赠太原王瑰诏（十年）

瑰乃心忠笃，智器雅亮。历位文武，有干事之绩。出临封土，夷夏怀附，镇守许都，思谋可纪。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赠前将军。（《晋书·安平王孚附传》）

◇以文立为散骑常侍诏（十年）

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在济阴，政事修明。後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晋书·儒林·文立传》。又见《华阳国志》十一，作「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济殊方，伸叙幽滞也」。）

◇止文立辞散骑常侍诏

常伯之职，简才而授，何谦虚也。（《华阳国志》十一）

◇以程咸为散骑常侍通直诏（十年）

黄门郎程咸，博闻洽通，文藻清敏，历职左右，劬劳内侍，乃心在公，夙夜不懈，其以咸为散骑常侍左通直郎。（《北堂书钞》五十八引王隐《晋书》，又引臧荣绪《晋书》。）

◇诏答山涛

君为管人伦之职，此辈应为清议与不，便当裁处之。（《通典》二十三引《山涛启事》曰：「臣欲以郄生为温令。」诏可。寻又启曰：「访闻诜丧母不时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异同之议，请更选之。」诏云云。）

◇赐刘 e 葬钱诏（已下并泰始中，年月未详，俟考。）

故侍中刘 e ，以清识明鉴，有声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师友之恩， e 墓为盗贼所发，甚用恻然。其子阜，素甚清贫，今当殡葬，其给需车铭旌，赐钱，给作藏人功，至时遣使者祭之。（《御览》五百五十六）

◇赐傅嘏夫人鲍葬钱诏

故太常傅嘏者，昔以令德贤才为先帝所接。登龙之际，有翼赞尽忠之勋。早代殒殁，不终功业。每念其遗绩，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鲍当葬，赐钱十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给作葬藏人功。嘏墓开，祭以少牢。（《御览》五百五十六）

◇以李胤领司隶校尉诏

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节。使领司隶校尉。（《晋书·李胤传》）

◇恤侯史光家诏节

光厉志守约，有清忠之节，家极贫俭，其赐钱五十万。（《晋书·侯史光传》）

◇以华表为太常卿诏

表清贤履道，内圆外顺，历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为太常卿。（《御览》二百二十八引藏荣绪《晋书》）

◇以刘毅为国子祭酒诏

刘毅博学多闻，其以毅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书钞》六十七引臧荣绪《晋书》）

◇诏免庾纯官

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晋书·庾纯传》）

◇原庾纯诏

「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於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於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复以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晋书·庾纯传》）

◇以王济为中书侍郎诏

驸马都尉王济，忠笃好学问，有文章器干，其以济为中书侍郎。（《北堂书钞》五十七引《晋起居注》，凡二条。案：本传云：「年二十拜中书郎。」又云：「先浑死，年四十六。」则此诏当在泰始中。）

◇许华表致仕诏

表清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干王事，静恭匪懈。而以疾固辞，章表恳至。今听如所上，以为太中大夫，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禄赐与卿同，门施行马。（《晋书·华表传》）

◇参访窦允诏

当官者能洁身修己，然後在公之节乃全。身善有章，虽贱必赏，此兴化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之务也。谒者窦允前为浩长，以修勤清白见称河右。是辈当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劝，主者详复参访，有以旌表之。（《晋书·良吏·窦允传》）

◇公主嫁仪诏

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惟给璋，馀如故事。（《晋书·礼志下》）

◇优赐李熹诏

光禄大夫、特进李熹，杖德居义，当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虽优游无为，可以颐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怃然！其因光禄之号，改假金紫，置官骑十人，赐钱五十万，禄赐班礼，一如三司，门施行马。（《晋书·李熹传》）

卷五

◎武帝（四）

◇改元大赦诏（咸宁元年正月戊午朔）

制诏，盖至化之本，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然後道济天下，品物得所。朕以不德，托於王公之上，在位十年，不能光宣大训，嘉静万国。吴会僭虐，戎夷作害，伐卒勤瘁於外，百姓劬劳於内。加以水旱为灾，岁比不登，虽昧旦兢兢，不遑荒殆；未能道德齐礼，使群生获，断狱岁增，人免无耻。上古易简而化成，刑轻而奸改。仰观在昔，何今者不逮之远哉！《书》不云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逸罚。」意者岂文教未笃，政烦网密，故醇朴离散，以至於此欤？思存化本，务与四海共兴时雍，使元元之人，咸得自新。其大赦天下，改元为咸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

◇以王览为宗正卿诏（元年）

览少笃至行，服仁履养，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晋书·王览传》）

◇以奚官奴代田兵种稻诏元年十二月

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晋书·食货志》）

◇以山涛为太子少傅诏（咸宁初）

涛秉德冲素，思心潜通，清虚履道，有古人之风。虽使辅导东宫，宜兼督朝事。（《北堂书钞》六十五引王隐《晋书》）

◇以山涛为右仆射诏（咸宁初）

山涛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风俗。朕将倚之，以弘训范，庶人伦有日新之美，其以为右仆射。（《书钞》五十九引《晋起居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白裒诏

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问。（《晋书·山涛传》。涛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裒所奏，诏云云。）

◇手诏山涛

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岂当介意邪！便当摄职，令断章表也。（《晋书·山涛传》）

◇又诏山涛

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岂吾侧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诏谕旨，若体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舆车舆还寺舍。（《晋书·山涛传》。涛志必欲退，因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又诏。）

◇原何劭等诏

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晋书·何劭传》。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表毅货，事下廷尉，诏原之。）

◇止群臣上礼诏（二年二月）

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晋书·武帝纪》。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

◇丧不举乐诏（十一月）

诸王公大臣薨，应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其一朝发哀者，三日不举乐也。（《晋书·礼志》中）

◇徵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诏（十二月）

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晋书·皇甫谧传》，又见《北堂书钞》六十六引《晋起居注》。）

◇以曹志为博士诏

甄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阐弘胄子之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晋书·曹志传》，《书钞》六十七引《晋起居注》。）

◇责有司失议华 e 诏

诸侯薨，子逾年即位，此古制也。应即位而废之，爵命皆去矣，何为罪罚再加？且吾之责 e，以肃贪秽，本不论常法也。诸贤不能将明此意，乃更诡易礼律，不顾宪度，君命废之，而群下复之，此为上下正相反也。（《晋书·华表附传》）

◇以扶风王亮为宗师诏（咸宁三年正月）

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谘之於宗师也。（《晋书·武帝纪》）

◇贬中山王睦为丹水侯诏（七月）

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览奏甚用怃然。广树亲戚，将以上辅王室，下惠百姓也。岂徒荣崇其身，而使民喻典宪乎！此事当大论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国，何论於赦令之间耶。其贬睦为县侯。（《晋书·高阳王睦传》，咸宁三年，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云云。）

◇诏主者（九月。《通典》作「元年」）

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晋书·食货志》，《通典》二。）

◇以王恂为河南尹诏（三年）

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侍中奉车都尉王恂，忠亮笃诚，才兼内外，明於治化，其以恂为河南尹。（《御览》二百五十二引《晋起居注》）

◇听陈骞留京城诏三年

骞元勋旧德，统东夏，方弘远绩，以一吴会，而所苦未除，每表恳切，重劳以方事。今听留京城，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皆如前。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经用皆留给焉。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萧何故事。（《晋书·陈骞传》）

◇诏谕意陈骞（三年）

骞履德论道，朕所谘询。方赖谋猷，以弘庶绩。宜时视事。可遣散骑常侍谕意。（《晋书·陈骞传》）

◇以庾纯为国子祭酒诏（三年）

议郎庾纯，笃志好古，敦说诗书，有儒行，宜训导国子。（《书钞》六十七引臧荣绪《晋书》咸宁三年诏。案：本传纯于泰始中历河南尹，免寻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非由议郎为祭酒也。《书钞》所引，疑转写有误。）

◇奉朝请宜补大县诏（三年）

前相国掾主簿，虽奉朝请，并从容闲豫，若大县阙，宜以治民也。（《书钞》五十八引《晋起居注》）

◇赠谥卢钦诏（咸宁四年三月）

钦履道清正，执德贞素。文武之称，著於方夏。入跻机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节。不幸薨没，朕甚悼之。其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布五十匹，钱三十万，谥曰元。（《晋书·卢钦传》）

◇以何曾为太宰诏（九月）

太傅明朗高亮，执心弘毅，可谓旧德老成，国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屡辞禄位。朕以寡德，凭赖保佑，省览章表，实用怃然。虽欲成人之美，岂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务烦，不可久劳耆艾。其进太宰，侍中如故，朝会剑履乘舆上殿，如汉相国萧何、田千秋、魏太傅锺繇故事。赐钱百万，绢五百匹及八尺床帐簟褥自副，置长史掾属祭酒及员吏，一依旧制。所给亲兵官骑如前。主者依次按礼典，务使优备。（《晋书·何曾传》）

◇诏问荀勖（九月）

司徒处当得人，副远近之望，并治事见才谁可也。（《御览》二百八引荀勖答语，咸宁四年，司徒何曾迁太宰，诏问勖。）

◇诏烧雉头裘（十一月）

据此裘非常衣服，消费功用，其於殿前烧之。敕内外，有造异服，依礼治罪。（《书钞》一百二十九、《御览》六百九十四引《晋咸宁起居注》，太医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诏云云。末句一本作「诏罪之」。）

◇听羊祜不以侯敛诏（十一月）

故南城侯羊祜，固辞历年，志不可夺。身没让存，遗操益厉。此夷叔所以称贤，季子所以全节也。今听复本封，以彰厥美。（《艺文类聚》五十一、《书钞》四十八并引《晋起居注》。又见《晋书·羊祜传》，《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王隐《晋书》。）

◇追赠羊祜诏（十一月）

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远。始在内职，值登大命，乃心笃诚，左右王事。入综机密，出统方岳。当终显烈，永辅朕躬。而奄忽殂陨，悼之伤怀。其追赠侍中、太傅，持节如故。（《晋书·羊祜传》）

◇徵朱冲博士诏（四年）

处士朱冲，履行高洁，经学修明，其徵为博士。

◇从祖父不应服周诏

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亲。（《通典》九十三。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於帝为祖，今於王为从祖父，有司奏应服周，不以亲疏尊卑为降。诏云云。）

◇禁断立碑诏（四年）

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财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志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徵朱冲为太子右庶子诏（四年）

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晋书·朱冲传》）

◇以陈寿为侍御史诏

昨适用蜀人寿。良具员耳，可以为侍御史。（《华阳国志》十一。镇南将军杜预表为散骑侍郎，诏云云。）

◇手诏戒山涛

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晋书·山涛传》）

◇诏赐王基等家（咸宁五年）

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没之後，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晋书·卢钦传》）

◇以张华为度支尚书诏（五年）

一年不收，使公仅俱匮，不唯天时，乃人事有不尽也。故总要者，正在度支尚书也。其以散骑常侍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御览》一百十七引《晋起居注》）

◇伐吴诏（五年）

制诏：兵兴以来，八十馀年。戎车出征，罔有宁岁。死亡流离，伤害和气。朕每恻然悼心，思戢兵静役，与人休息。故罢习业，广分休假。大遣扶老，养孤及女，朝夕相对。而吴贼失信，比犯王略。胡虏校动，寇害边垂。人兵缺少，不足禽制。辄当前休中土，以相应赴。将士疲悴，而犹不及事。欲以为静，而更为劳。昔淮夷不宾，成王东伐；猃狁作难，戎车夏征。自古及今，咸皆勤戎远戍，先劳後逸，未有得修无为於有事之时也。自宣皇帝以来，以吴蜀为忧、边事为念。今孙皓犯境，夷虏扰边。此乃祖考之遗虑，朕身之大耻也。故缮甲修兵，大兴戎政，内外劳心，上下戮力。以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然后得休牛放马，与天下共飨无为之福耳。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随才署武勇掾史，乐市马比为骑者，署都尉司马。中间以来，内外解弛。吏寡尽忠之心，将无致命之节。朕方静人用，未加罪戮。今当大修戎政，以混壹六合。赏功罚惰，明罚整法。其宣敕中外群官，使各悉心毕力。明为身计，主者以时施行条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答杜预征吴节度诏（五年）

制诏：夫悦以犯难，人忘其死，此用兵之本。若乃临戎致果，则必莅之以牲，断之以戚。故商令主告誓，其众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昔魏绛穰ｄｃｄａ，列国陪臣，苟有犯其政令者，虽亲如杨千、庄贾，皆戮之不疑。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尊主立勋，垂声载籍。今广命群帅，凌江致讨，将以静齐南裔，绥宁四海。盖鹰扬哮阚之士，成功之一会也。可不勖哉！悬旌万里，当令首尾协同，此既然矣。且元帅所统，或本不相督，威令教禁，素不服习。若各任所见，不相顺从，必颠越不振，以疚大事。兵凶战危，呼吸成变，可不慎邪？斯乃三军之命，国之安危，苟有乖遗，以致负败，虽首领之罚必加，铁钺之诛必用，固无及矣。是故投之死地而後生，盖知亡必存也；以杀教人，而万夫齐勇，盖自古之政也。方岳元帅，推毂所委，若需懦纵法，忘在公之义。上愆国命，下坠徒众，虽悔身何及。凡所督，敢距违节度，便以军令从事。《书》称「宣力汝为」，又曰「尚桓桓，如武如ァ，如熊如罴」，军司将军，其各勉之，申勒群帅以下，使知此命。（《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诏止山涛告退

天下事广，加吴土初平，凡百草创，当共尽意化之。君不深识往心而以小疾求退，岂所望於君邪！朕犹侧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当崇至公，勿复为虚饰之烦。（《晋书·山涛传》）

◇中诏答卫

涛以德素为朝之望，而常深退让，至于恳切。故比有诏，欲必夺其志，以匡辅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诏旨，而反深加诋案。亏崇贤之风，以重吾不德，何以示远近邪？（《晋书·山涛传》，涛苦表请退，诏又不许，尚书令卫奏可免涛官。中诏）。

◇进马隆为宣威将军诏（五年）

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晋书·马隆传》）

◇以刘颂为议郎守廷尉诏（已下并咸宁中，年月未详，俟考。）

黄门郎刘颂，贞平居正，兼明法理，可议郎守廷尉。（《书钞》五十三）

◇以刘智为国子祭酒诏

南阳王师刘智，学行优著，其以智为国子祭酒。（《书钞》六十七引臧荣绪《晋书》）

◇诏张华

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於後生，繁芜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王子年《拾遗记》）

◇报刘毅诏

羊车虽无制，犹非素者所服。（《宋书·礼志五》。晋武帝时，护军羊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羊车，司隶校尉刘毅奏弹之，诏云云。）

◇赐魏舒葬三妻地并钱诏

魏舒清贫，不营财产，顿举众丧，必无以自供。其赐葬地一顷，钱五十万。（《御览》五百五十四引王隐《晋书》，今本《御览》脱「诏曰」二字。）

卷六

◎武帝（五）

◇下王、唐彬等诏（太康元年二月乙亥）

、彬东下，埽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七千人给。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给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晋书·武帝纪》）

◇又与王诏

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晋书·王传》，上表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诏书。」）

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亻由、及浑、、彬等皆受充节度。（《晋书·王传》，上书自理曰：「又前被诏书」。）

◇东堂小会诏（三月）

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欢豫。王公卿士各奉礼称庆，其於东堂小会，设乐使加於常。（《艺文类聚》三十九引《晋起居注》）

◇让王不受王浑节度诏

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将军功勋，简在朕心。当率由诏书，崇成王法，而於事终恃功肆意，朕将何以令天下？（《晋书·王传》）

◇原王诏

前受诏径造秣陵，後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晋书·王传》。有司奏，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云云。）

◇封琅邪王亻由子为停侯诏（元年）

琅邪王亻由督率所统，连据涂中，使贼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贼震惧，遣使奉伪玺绶。又使长史王恒率诸军渡江，破贼边守，获督蔡机，斩首降附五六万计，诸葛靓、孙奕等皆归命请死。功勋茂著，其封子二人为亭侯，各三千户，赐绢六千匹。（《晋书·琅邪王亻由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王浑封爵诏（五月庚辰）

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王浑，督率所统，遂逼秣陵，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途穷势尽，面缚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其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晋书·王浑传》）

◇以唐彬为右将军诏（五月庚辰）

广武将军唐彬受任方隅，东御吴寇，南临蛮越，抚宁疆场，有绥御之绩。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顷者征讨，扶疾奉命。首启戎行，献俘授馘，勋效显著。其以彬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晋书·唐彬传》）

◇封孙皓为归命侯诏（五月辛亥）

孙皓穷迫归降，前诏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犹愍之。其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吴志·孙嗣主传三》，太康元年四月诏。《晋书》作「五月」。）

◇诏答有司（六月丁丑）

睦退静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阳险远，其以高阳郡封之。（《晋书·高阳王睦传》。睦封中山王，咸宁中，贬封丹水县侯。太康初，诏复爵，有司奏封江阳王。帝云云。）

◇答卫等奏请封禅诏（九月）

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民庶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又诏

今阴阳未和，刑政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同上）

◇又诏卫等勿下五府议封禅

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与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同上）

◇又诏

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复纷纭也。（同上）

◇又诏报三公有司勿议封禅

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今未可以尔。使报绝之。（同上）

◇进封张华为广武县侯诏（元年）

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晋书·张华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置左右仆射诏（元年）

尚书旧置左右仆射，所以恢演政典，协宣庶绩，中间久废，其复置之。（《书钞》五十九、《御览》二百十一引《晋起居注》。）

◇省州牧诏（太康初）

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於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续汉郡国志三》注补引晋太康初武帝诏。）

◇赐故司徒李胤等家钱谷诏（太康初）

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并履忠清俭。身没，家无馀积。赐胤家钱二百万，谷千斛，灌家半之。（《晋书·李胤传》）

◇封延祚为乐平王诏（太康初）

弟祚早孤无识，情所哀愍。幼得笃疾，日冀其差。今遂废痼，无复後望，意甚伤之。其封为乐平王，使有名号，以慰吾心。（《晋书·乐平王延祚传》）

◇以荀良为魏郡太守诏（太康元年）

方今天下无事，所重唯民，魏郡，大都会也，太守宜得其才。其以荀良为魏郡太守。（《书钞》七十四引《晋起居注》）

◇遣石鉴归田诏（太康初）

昔云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虏获自杀，诬罔败法，古今所疾。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晋书·石鉴传》）

◇亲祀朝日诏（二年）

礼仪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也。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为大。（《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寒温不适，可不亲出。诏云云。）

◇以石伟为议郎诏（二年）

吴故光禄大夫石伟，秉志清白，皓首不渝。虽处危乱，廉节可纪。年已过迈，不堪远涉。其以伟为议郎，加二千石秩，以终厥世。（《吴志·孙休传》注引《楚国先贤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芩山涛荐许奇等诏

案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御览》二百六十八引《山公启事》）

◇手诏山涛（太康三年）

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其志耶！吾之志怀故不足以喻乎，何来言至恳切也。且当以时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晋书·山涛传》）

◇以山涛为司空诏（十二月）

涛道高德茂，器宇渊济，宜赞三事，以敷五教。（《书钞》五十二引王隐《晋书》）

◇与司徒山涛诏（十二月）

君年耆德茂，朝之硕老，是以授君台辅之位。而远崇克让，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当终始朝政，翼辅朕躬。（《晋书·山涛传》）

◇又诏山涛（十二月）

君翼赞朝政，保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已敕断章表。（《晋书·山涛传》）

◇齐王攸之国诏（十二月）

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周之吕望，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侍中、司空、齐王攸，明德清畅，忠允笃诚。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登显位，以称具瞻。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骑满二十人，置骑司马五人，馀主者详案旧制施行。（《晋书·齐王攸传》）

◇以韩谧为贾充世孙诏（三年）

太宰、鲁公充，崇德立勋，勤劳佐命，背世殂陨，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终，世嗣未立。古者列国无嗣，取始封支庶，以绍其统，而近代更除其国。至於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於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晋书·贾充传》）

◇赠谧羊诏（三年）

与朕有先后之亲，少小之恩。历位外内，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赠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布百疋，谥曰威。（《晋书·外戚羊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荀勖为光禄大夫诏（三年）

勖明哲聪达，经识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内任，著勋弘茂，询事考言，谋猷允诚。宜登大位，毗赞朝政。今以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开府辟召，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晋书·荀勖传》）

◇庾等除名诏（太康四年）

等备为儒官，不念奉宪制，不指答所问，敢肆其诬罔之言，以干乱视听。而是议主，应为戮首，但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夺。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复不以为惧，当加罪戮，以彰凶慝。犹复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等并除名。（《晋书·庾纯传》）

◇以魏舒为左仆射领选曹诏（正月甲申）

吏部掌叙人伦，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旧德。尚书右仆射魏舒，宽泰弘毅，潜通有才识。其以舒为左仆射，领选曹。（《御览》二百十一引《晋起居注》）

◇以朱整为吏部尚书诏（八月）

选曹铨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华崇本者。尚书朱整，周慎敬让，（《御览》作「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为吏部尚书。（《北堂书钞》六十、《御览》二百十四并引《晋起居注》。）

◇给九卿车诏（四年）

依汉故事，给九卿朝车驾及安车各一乘。（《宋书·礼志五》）

◇以何邵为侍中诏（四年）

议郎何邵，已历试朝位，博雅有拾遗顾问之才，其以邵为侍中。（《书钞》五十八引《晋起居注》太康四年诏。）

◇报刘毅诏（太康五年正月）

政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来示，以为瞿然。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动静数示。（《晋书·刘毅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

◇诏定皇后躬蚕礼（太康六年）

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

◇诏一庙七室仍旧（六年）

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於礼无废，於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太康六年，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宜如礼。」诏又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慕容袭破夫馀下诏存恤（六年）

夫馀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晋书·东夷夫馀传》）

◇答汝南王亮等诏（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

夫阴阳失序，朕干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复通表。（《北堂书钞》五十引《晋八王故事》。）

◇因灾异求直言诏（正月乙卯）

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实在朕躬。震蚀之异，其咎安在，将何施行，以济其愆。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晋书·武帝纪》、《宋书·五行志》五。又略见《开元占经》九。）

◇以张建为给事中诏（七年）

郎中张建，忠笃履素，为江表士大夫所称。宜在中朝，其以建为给事中。（《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并引《晋起居注》。）

◇以冯ヨ为散骑常侍诏（七年）

尚书冯ヨ，忠亮在公，历职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屡求放退。其以ヨ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四并引《晋起居注》。）

◇以陇西王泰为镇西将军诏（十一月壬子）

关中内屏京畿，外藩河右；北扞戎狄，南镇巴汉。宜在懿亲，以静西土。陇西王泰，秉心诚亮，思度弘远。（《北堂书钞》六十四引《晋起居注》）

◇太子侍从进品诏（太康八年）

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率更仆，东宫之达官也。其进品第五秩，与中庶子左右卫率同职，拟光禄勋。（《北堂书钞》六十六引《晋起居注》四条）

◇郡治诏（八年）

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欲皆先经外郡，治民著绩，然後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二十、又二百五十九并引《晋起居注》。）

◇答王济成粲等议谥郭奕诏（十月）

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谥景不相当耳。谥所以旌德表行。案谥法：一德不懈为简。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宜谥曰简。（《晋书·郭奕传》、《通典》一百四。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议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司议奏，以为大晋受命，祖宗谥号，群下未有同者，盖因近代浅情，习于所见也。奕谥与景皇帝同，可改谥曰穆。侍中王济等议，君臣不嫌同谥，武帝诏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纠举群吏诏（太康九年正月）

兴化之本，由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晋书·武帝纪》）

◇定二社一稷如魏制诏（太康九年）

社稷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旧，一如魏制。（《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四、《通典》四十五。）

◇诏赐梁柳粟（太康十年四月）

阳平太守梁柳，治绩尤异，赐粟千斛，秩中二千石。（《北堂书钞》三十九引王隐《晋书》）

◇封安平王孙承昭（十月壬子）

安平献王孙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县封之。今以三县封为武邑王。（引《晋起居》注。案：《安平王孚传》作「南宫县王」。此武邑，为异。）

◇以王琛为太子庶子诏（十年）

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在忠谠，其以为太子庶子。（《御览》二百四十五引《晋起居注》）

◇改建宗庙诏（十年）

往者乃魏氏旧庙处立庙，既壅翳不显，又材木弱小，至今中间有跌挠之患。今当修立，不宜在故处。太仆寺南临甬道，地形显敞，更於此营之。主者依典礼施行。（《御览》五百三十一引《晋起居注》武帝太安中诏。又引王隐《晋书》，太康十年，大庙成，迁神主於新庙。案：《晋书·礼志》、太康六年，因庙陷，当更修创。至十年，乃更改筑於宣阳门内，穷极壮丽。则太安非也。今改正。）

◇复明堂及郊五帝位诏（十月）

《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以配天，复以先帝配天，於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二。）

◇封皇孙为广陵王诏（十一月）

既长且仁，可令以为广陵王，以广陵临淮为封国，邑五万户。（引王隐《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徵陆喜等十五人（太康中）

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晋书·陆云附传》）

◇夕牲诏

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宋书·礼志》一。太康中。）

◇报刘颂诏（太康中）

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内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之知卿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晋书·刘颂传》）

◇荀勖守尚书令诏（太康中）

周之冢宰，今尚书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畴，熙帝之载，实允於此。勖肆力先朝，庸勋超格，受终之揆，协于大麓，故受以此位也。（《书钞》五十九引曹嘉之《晋纪》）

◇赐荀勖诏（太康中）

尚书令荀勖，既久羸毁，可赐乳酪，太宫随日给之。（《御览》八百五十八引《晋康起居注》。案，今本《御览》不云云「诏」，又无「既久可」三字，张采所辑本如此，疑宋本也。或别有所据也。今据补录。）

赐石蜜五升。（《御览》八百五十七引《晋太康起居注》）

◇以王仲为治书侍御史诏

故司空王基，夙为先帝授任，基子尚书郎仲，虽复清途，犹未免楚挞，其以仲为治书侍御史。（《书钞》六十二引《太康起居注》武帝诏。案《魏志》，王基子徽早卒，孙e，仲盖幼子。基传未见，张采所据《书钞》，仲字作冲，未审孰是。）

◇出清商掖庭诏

今出清商掖庭及诸才人、奴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馀人还家。（《御览》百四十五引《晋武帝起居注》）

◇以御府物赐王公诏

御府内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赐王公也。（《御览》八百二引王隐《晋书》）

◇袁奥从九卿诏

太中大夫新蔡男袁奥，志高□□，行谊优异，可从九卿崇重之例，给吏四人。（《书钞》五十六引《晋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赵享诏（太康中）

议郎赵享，质禀纯粹。思议通济，学之有旧。方欲叙授，而得此荐，意常念之。（《书钞》五十六引《晋起居注》）

◇诸王中尉诏

诸王中尉及诸军，皆典兵以备不虞，乃有著中战衣、木履持长矛者，此为儿戏，而无相惮慑也。（《御览》三百五十三引《太康起居注》）

◇刺史诏

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之。（□□□□□□引《晋起居注》）

◇许司徒魏舒致仕诏（太康末）

司徒、剧阳子舒，体道弘粹，思量经远，忠肃居正，在公尽规。入管铨衡，官人允叙；出赞衮职，敷弘五教。惠训播流，德声茂著，可谓朝之俊者也。而屡执冲让，辞旨恳诚，申览反覆，省用怃然。盖成人之美，先典所与，难违至情。今听其所执，以剧阳子就第，位同三司，禄赐如前。几杖不朝，赐钱百万，床帐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为剧阳子舍人，置官骑十人。使光禄勋奉策，主者详案典礼，令皆如旧制。（《晋书·魏舒传》）

◇赐恤魏舒诏（太康末）

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处穷独之苦，每念怛然，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养气，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给赐阳燧四望 む窗户皂轮车牛一乘，庶出入观望，或足散忧也。（《晋书·魏舒传》）

◇报华峤手诏（太康末）

辄自消息，无所为虑。（《晋书·华峤传》。帝疾小瘳，峤表贺，因徵谏，帝手诏报。）

◇许司空卫致仕诏（太熙元年正月）

司空年未致仕，而逊让历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风，实感吾心。今听其所执，进位太保，以公就第。给亲兵百人，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诸威仪，一如旧典。给厨田十顷、园五十亩、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主者务令优备，以称吾崇贤之意焉。（《晋书·卫传》）

◇卫给骑兵诏（元年）

太保卫，明允笃诚。有匪躬之志，其给千兵骑百人。（《北堂书钞》五十二、《御览》二百六并引《晋起居注》。）

◇以卢浮为博士诏（元年）

卢浮修行明经，以为国子博士。（《书钞》六十七引《晋起居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冗从仆射诏（无年月）

司马璞贞固和祥，有识见才干，以堇为冗从仆射。（《书钞》六十三引《晋武帝起居注》。案：「璞」「堇」必有一误。晋初宗室亦无此名，「璞」「堇」盖「觐」之误，琅邪王亻由子也。）

◇诏

封域相近，吾伤切之。（《书钞》四十六引《晋起居注》武帝诏。）

◇敕戒郡国计吏（泰始五年正月癸巳）

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召。（《晋书·食货志》。又略见《武帝纪》。）

◇策告故侍中羊祜（太康元年五月）

皇帝使谒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祜：昔吴为不恭，负险称号，郊境不辟，多历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静其难，外扬王化，内经庙略，著德推诚，江汉归心，举有成资，谋有全策。昊天不吊，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帅，致天之讨，兵不逾时，一征而灭，畴昔之规，若合符契。夫赏不失劳，国有彝典，宜增启土宇，以崇前命，而重违公高让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又赐帛万匹，谷万斛。（《晋书·羊祜传》）

◇策诏告故太傅羊祜庙

故太傅钜平侯羊祜，造建平吴之规，潜谋远略，与众殊虑。勋业不遂，然荡灭之计，悉如祜策。固能夷旷世之寇，拯生民之患，勋烈宏著，而宠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昔汉封萧何夫人为侯，以崇显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赐绢万匹。（《湖北通志》，李兴撰《羊祜碑》。）

◇策齐王攸（太康四年）

於戏！惟命不于常。天既迁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顺天明命，先建群后，越造王国于东土，锡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无怠，以永保宗庙。（《晋书·齐王攸传》）

◇策护羌校尉彭祈（太康十年三月）

君秉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殒殁，朕甚痛惜。（《彭祈碑》）

◇东堂策问贤良方正夏侯湛等十七人（泰始中）

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晋书·挚虞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问贤良诜等（泰始中）

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文质之变，其理何由？虞夏之际，圣明亻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补乎？何陵迟之不反也？岂霸德之浅欤？期运不可致欤？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为政，革乱亡之弊，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不用，岂非化之盛欤？何修而向兹？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人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於谠言乎？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将有司非其任欤？各悉乃心，究而论之。上明古制，下切当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补。其正议无隐，将敬听之。（《晋书·诜传》）

◇策问贤良阮种等（泰始中）

在昔哲王，承先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规矩乾坤，惠康品类，休风流衍，弥于千载。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兴惕厉，未烛厥猷。子大夫韫道术，俨然而进，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晋书·阮种传》）

◇策问秀才华谭等（五首）

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

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

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羁，羌氐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如此，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

夫法令之设，所以随时制也。时险则峻法以取平，时泰则宽网以将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将就无为而。至於律令，应有所损益不？

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晋书·华谭传》）

◇书

省启，知既下须防具具扬州寒到有者，比尚拟之，动静更启也。数遣信还。（《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禅告类上帝文（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

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於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於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於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於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函夏兴八同轨，遐迩驰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於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众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晋书·武帝纪》、《宋书·礼志》三）

卷七

◎惠帝

帝讳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太熙元年四月即位。改元十：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安、建武、永兴、光熙，在位十七年，谥曰孝惠皇帝。

◇以司马越、杨邈为太子侍从诏（永熙元年八月）

陇西王世子越、驸马都尉杨邈并可奉朝请，侍从左右，与太子游处。（《书钞》五十八引《晋起居注》）

◇改元永平诏

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赖祖宗遗灵，宰辅忠贤，得以眇身托于群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训，战战兢兢，夕惕若厉。乃者哀迷之际，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晋书·惠帝纪》）

◇秘书监诏（永平元年二月戊寅）

秘书综理经籍，考核古今，课试署吏，领四百人，直专其事，然後精详，中书自有职务，相连统摄，省事付丞，理必未尽。（《书钞》五十七引《晋起居注》，又引王隐《晋书》，惠帝永平元年诏。）

◇封董猛为武安侯诏（元年）

中常侍董猛，固让封邑，其封为武安侯。猛前求馀户封三兄，今皆封为亭侯。（《御览》二百一引《晋起居注》）

◇以张华为中书监诏（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体良清粹，才识经济。前任中书，有思谋之勤。机密之要，宜得其才。以华为中书监，加侍中。（《书钞》五十七引王隐《晋书》）

◇以汝南王亮为太宰诏（元康元年三月丙寅）

大司马、汝南王亮体道冲粹，通识政理，宣翼之绩显於本朝，《二南》之风流於方夏，将凭远猷，以康王化。其以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与太保卫对掌朝政。（《晋书·汝南王亮传》）

◇以王浑录尚书事诏（元年）

司徒王浑，秉德忠正，器量弘远。历位内外，文武勋庸。著在方策，宜参弼机衡，以亮天工。其令禄尚书事。（《御览》二百十七《书钞》五十九引《晋起居注》）

◇为楚王玮发哀诏元年六月乙丑

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晋书·楚王玮传》）

◇以张华为仪同诏（元年）

中书监光禄大夫张华，历世腹心，情所凭赖。故畴其勋绩，使仪同三司。而虚冲挹损，难违高尚。其以华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本职如故，又给亲信满百人。（《御览》二百四十三引《晋起居注》。又书钞五十二引王隐《晋书》两条。）

◇报陆机表荐张畅诏元年

畅既为是人所称，便差代。（《御览》二百五十三）

◇王戎开府诏（元年）

尚书仆射、光禄大夫王戎，清虚履道，谋猷冲远。扬历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机衡，官才允叙。将澄清风俗，显一群望。宜崇其职，乃可赞成王化。其以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北堂书钞》五十二引王隐《晋书》）

◇以王戎领吏部诏（元年）

夫兴治成务，要在官人。铨管之为任，不可假授。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戎，经德秉正，鉴识明远。其以戎为领吏部。（《北堂书钞》六十引《晋起居注》）

◇选东宫师友诏（元年）

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晋书·愍怀太子传》）

太保卫息庭、司空陇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太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尚书令华e息恒，并以道义之门，有不肃之训。其令此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更共往来，与太子习数备宾友也。

◇报傅咸辞司隶校尉诏（元康初）

但当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晋书·傅咸传》）

◇报傅咸劾王戎诏（元康初）

政道之本，诚宜久於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晋书·傅咸传》）

◇改中书著作隶秘书诏（元康二年）

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晋书·职官志》。又见《通典》二十六。）

◇报司徒王浑等诏

下殇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通典》六十。王浑奏虞、夏侯俊等周丧嫁娶，国子助教吴商、祭酒裴议，诏报。）

◇谢玖进位淑妃诏（元康五年）

才人谢玖，进为淑妃。（《御览》一百四十五引《晋起居注》。）

◇皇后蚕服诏（元康六年）

魏以来皇后蚕服，皆以文绣，非古义也。今宜纯服青，以为永制。（《晋舆服志》）

◇给赐故平西将军周处母诏（元康七年）

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愍念。给其医药酒米，赐以终年。（《晋书·周处传》）

◇赠马敦诏（七年）

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祠以少牢。（《文选·马督诔》注引王隐《晋书》）

◇诏问高禾某坛石（元康八年）

置此石来几时，出何经典，今应复不。（《御览》五百二十九，元康六年，高坛石破为二段，诏问。案：《隋书·礼仪志》二、《通典》五十五载此事，并云六年。今从《惠帝纪》列于八年。）

◇以太子书及青纸示公卿诏（元康九年）

书如此，今赐死。（《晋书·愍怀太子传》）

◇立临淮王臧为皇太孙诏

（永康元年五月己巳。案：《愍怀传》作四月，今从《惠纪》。）

咎徵数发，奸回作变。既逼废，非命而没。今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称太孙太妃。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赵王伦行太孙太傅。（《晋书·愍怀太子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金墉反正诏（永宁元年四月癸亥）

朕以不德，纂承皇统，远不能光济大业，靖绥四方；近不能开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孙秀敢肆凶虐，窥间王室，遂奉赵王伦饕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ぁ，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并以明德茂亲，忠规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国难。尚书ㄘ共立大谋，左卫将军王舆与群公卿士，协同谋略，亲勒本营，斩秀及其二子。前赵王伦为秀所误，与其子等已诣金墉迎朕幽宫，旋轸阊阖。岂在予一人独飨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晋书·惠帝纪》）

◇石苞、孙绍封诏

故乐陵公石苞，国祚莫继，其特以苞孙行（案：《石崇传》作「崇从孙演」。）为乐陵公。（《书钞》四十八引《晋起居注》元康元年诏。案：元康盖误，今从《石崇传》编于复祚後。）

◇以王戎为尚书令诏（永宁元年。案，《通典》作「末熙元年」，恐误。）

夫总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开塞者，端右之职也。是以自汉代以来，每选此官，必慎其人。司徒（《通典》作「议郎」，误。）王戎可为尚书令。（《通典》二十二。又见《御览》二百十引《晋书》。）

◇公孙淑妃进贵人诏（元年）

峻阳园淑妃公孙，明识贞粹，今进位为贵人。（《御览》一百四十五引《晋起居注》）

◇徙东莱王蕤诏（元年）

大司马以经识明断，高谋远略，猥率同盟，安复社稷。自书契所载，周召之美未足比勋，故授公上宰。东莱王蕤潜怀忌妒，包藏祸心，与王舆密谋，图欲谮害。收舆之日，蕤与青衣共载，微服奔走，经宿乃还。奸凶赫然，妖惑外内。又前表ぁ所言深重，虽管、蔡失道，牙、庆乱宗，不复过也。《春秋》之典，大义灭亲，其徙蕤上庸。（《晋书·齐王攸附传》）

◇以杨超为骑都尉诏元年

舅氏失道，宗族陨坠。渭阳之思，孔怀感伤。其以卄务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晋书·杨骏传》）

◇以琅邪王睿为通直诏（元年）

散骑常侍琅邪王睿，□识清□，日新匪懈，宜在机近。其令睿通直也。（《书钞》五十八引《晋起居注》）

◇报刘弘诏（太安二年）将军文武兼资，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赵骧。将军所遣诸军，克灭群寇，张奕贪祸，距违诏命。将军致讨，传首阙庭，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不请之嫌，古人有专之之义。其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以副推毂之望焉。（《晋书·刘弘传》）

◇复故司空张华封爵诏（二年）夫爱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前以华弼济之功，宜同封建，而华固让至於八九，深陈大制不可得尔，终有颠败危辱之虑，辞义恳诚，足劝远近。华之至心，誓於神明。华以伐吴之勋，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国体，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赏。华之见害，俱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晋书·张华传》）

◇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诏（永兴元年三月戊申）

朕以不德，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圮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晋书·惠帝纪》）

◇青筒诏敕中书（元年）

体中不佳，不堪出也。（□□□□□□引《晋八王故事》。张方之乱，逼上出谒宗庙，上以青筒诏敕中书。）

◇以豫章王炽为皇太弟诏（十二月丁亥）

天祸晋邦，冢嗣莫继。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闻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以隆我晋邦。以司空越为太傅，与太宰夹辅朕躬。司徒王戎参录朝政，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安南将军、安北将军、平北将军腾各守本镇。高密王简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权镇洛阳；东中郎将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镇于邺；镇南大将军刘弘领荆州，以镇南土。周馥、缪胤各还本部，百官皆复职。齐王ぁ前应还第，长沙王轻陷重刑，封其子绍为乐平县王，以奉其嗣。自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蠲除苛政，爱人务本。清通之後，当还东京。（《晋书·惠帝纪》）

◇封王基孙诏（光熙元年）

司空王基，爵祚再绝，其以故安阳令振次男恢绍封。（《书钞》四十八引《晋起居注》）

◇封何攀为西城公策

於戏，在昔先王，光济厥世，罔不开国列士，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杨骏，谋危社稷构兵，飞矢集于殿廷，白刃交於宫阐。攀受命奋讨，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焉。今以魏兴之西城为攀封国，锡兹玄社，苴以白茅，永为晋藩辅。往钦哉，敬乃有土，惠康黎元，无或以隳尔显烈。（《华阳国志》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追赠马敦策

皇帝咨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毅，率厉有方。固守孤城，危逼获济。宠秩未加，不幸丧亡，朕用悼焉。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祠以少牢。（《文选》潘岳《马督诔》。案：元康四年有《册陇西王泰为太尉文》，乃挚虞作，编入《挚虞集》。）

◇追复太子册（永康元年）

皇帝使使持节、兼司空、卫尉伊策故皇太子之灵曰：呜呼！维尔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大启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遗旨，越建尔储副，以光显我祖宗。祗尔德行，以从保傅，事亲孝敬，礼无违者。而朕昧於凶构，至尔于非命之祸，俾申生、孝己复见于今。赖宰相贤明，人神愤怨，用启朕心，讨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补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动於五内。今追复皇太子丧礼，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尚获尔心。（《晋书·愍怀太子传》）

◇追复齐王ぁ本封册（光熙初）

咨故大司马、齐王ぁ：王昔以宗藩穆胤绍世绪於东国，作翰许京，允镇静我王室。诞率义徒，同盟触泽，克成元勋，大济颍东。朕用应嘉茂绩，谓笃尔劳，俾式先典，以畴兹显懿。廓土殊分，跨兼吴楚，崇礼备物，宠侔萧霍，庶凭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犹思其人。」况王功济朕身，勋存社稷，追维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复王本封，命嗣子还绍厥绪，礼秩典度，一如旧制。使使持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太牢。魂而有灵，祗服朕命，肆宁尔心，嘉兹宠荣。（《晋书·齐王ぁ传》）

◇愍怀太子哀策（元康元年）

皇帝临轩，使洗马刘务告於皇太子之殡曰：咨尔！幼禀英挺，芬馨诞茂。既表髫龀，高明逸秀。昔尔圣祖，嘉尔淑美。显诏仍崇，名振同轨。是用建尔储副，永统皇基。如何凶戾潜构，祸害如兹！哀感和气，痛贯四时。呜呼哀哉！尔之降废，实我不明。牝乱沈，衅结祸成。尔之逝矣，谁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讼。今尔之负，抱冤於东。悠悠有识，孰不哀恸！壶关干主，千秋悟己。异世同规，古今一理。皇孙启建，降祚尔子。虽悴前终，庶荣後始。窀穸既营，将宁尔神。华髦电逝，戎车雷震。芒芒羽盖，翼翼缙绅。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来叶，永世不泯。（《晋书·愍怀太子传》）

◎怀帝

帝讳炽，字丰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永兴元年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即位。明年，改元永嘉。在位五年，陷於刘聪，封会稽公，後二年遇弑。

◇许刘实致仕诏（永嘉三年）

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汉相萧何，兴宁一之誉，故能光隆於当时，垂裕於百代。朕绍天明命，临御万邦，所以崇显政道者，亦赖之於元臣庶尹，毕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准备，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国之大政，将就咨於君，副联意焉。（《晋书·刘传》）

◇与苟诏（四年十一月）

朕以不德，戎车屡兴，上惧宗庙之累，下愍兆庶之困，当赖方岳，为国藩翰。公威振赫然，枭斩藩、桑，走降乔、朗，魏植之徒复以诛除，岂非高识明断，朕用委成。加王弥、石勒为社稷之忧，故有诏委统六州。而公谦分小节，稽违大命，非所谓与国同忧也。今复遣诏，便施檄六州，协同大举，翦除国难，称朕意焉。（《晋书·苟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一。）

◇复诏苟讨东海王越（五年）

太傅信用奸佞，阻兵专权，内不遵奉皇宪，外不协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军何伦抄掠宫寺，劫剥公主，杀害贤士，悖乱天下，不可忍闻。虽惟亲亲，宜明九伐。诏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齐大举，桓文之绩，一以委公。其思尽诸宜，善建弘略。道涩，故练写副，手笔示意。（《晋书·苟传》）

◎愍帝

帝讳邺，字彦旗，吴王晏之子。出继伯父秦王柬，袭封秦王。以永嘉六年四月奉怀帝崩问即位，改元建兴。在位四年，陷于刘聪，封怀安侯。明年遇弑。

◇与琅邪王睿、南阳王保诏

夫阳九百六之厄，虽在盛世，犹或遘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绪，庶凭祖宗之灵，群公义士之力，荡灭凶寇，拯拔幽宫，瞻望未达，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陕，姬氏以隆；平王东迁，晋郑为辅。今左右丞相茂德齐圣，国之昵属，当恃二公，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复中兴。今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後驻。赴同大限，克成元勋。（《晋书·愍帝纪》）

◇又诏琅邪王

朕以冲昧，纂承洪绪，未能枭夷凶逆，奉迎梓宫，枕戈烦冤，肝心抽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以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达洛阳。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连旗万里，已到陇；梁州刺史张光，亦遣巴汉之卒，屯在骆谷：秦种骁勇，其会如林。间遣使适还，具知平阳定问，云幽、并隆盛，馀胡衰破，然犹恃险，当须大举。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马，未便进军。今为已至何许，当须来旨，便乘舆自出，会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谋猷，勖济远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赖。故遣殿中都尉刘蜀、苏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属，宣隆东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谁！但洛都陵庙，不可空旷，公宜镇抚，以绥山东。右丞相当入辅弼，追踪周邵，以隆中兴也。（《晋书·愍帝纪》）

◇下张轨诏（建兴二年二月壬寅）

朕以寡昧，纂承大统，未能枭除凶逆，奉迎梓宫，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尔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旌旗连络万里星赴，进次陇，便当协力济难，恢复神州。故遣中常侍苏马，拜尔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十六国春秋》七十）

◇授索乡林卫将军领太尉特进诏（建兴三年十一月）

朕昔遇厄运，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旧京。幸宗庙宠灵，百辟宣力，得从藩卫，托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陨，实公是赖，宜赞百揆，傅弼朕躬。其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委之。（《晋书·索靖附传》）

◇使琅邪王摄位诏

遭运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奔溃，卿指诣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晋书·元帝纪》）

◇手诏张（建兴四年十一月甲午）

天步厄运，祸降晋室，京师倾陷，先帝晏驾贼庭。朕流漂宛许。爰暨旧京。群巨以宗庙无主，归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托於王公之上。自践宝位，四载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难，元元兆庶仍遭涂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贼刘载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乘虚深寇，劫质羌胡，攻没北地。麴允总戎在外，六军败绩，侵逼京城，矢流宫阙。胡崧等虽赴国难，殿而无效，围堑十重，外救不至，粮尽人穷，遂为降虏。仰惭乾灵，俯痛宗庙。君世笃忠贞，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已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邪，共济艰运。若不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夜见公卿，属以後事，密遣黄门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淑、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临出寄命，公其勉之！（《晋书·张实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一。）

◇诏

群邪作逆，倾荡五都。（《文选·辨命论》注引干宝《晋纪》。）

◇授张策书（建兴二年十月）

维乃父武公，著勋西夏。顷胡贼狡猾，侵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方贡远珍，府无虚岁。方委专征，荡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尔俊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往钦哉！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晋书·张实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一。）

◇寒食散论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寻也。（《世说·言语篇》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案：愍帝嗣封秦王，为丞相，姑附此俟考。）

卷八

◎元帝

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惠帝之从弟。元康二年袭父覲爵琅邪王。太安中加平东将军，镇下邳，迁安东将军。永嘉初镇建邺，加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兴初加右丞相，进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以建兴五年三月即晋王位，改元建武。明年三月即皇帝位，改元二：太兴、永昌。在位五年，谥曰元皇帝，庙号中宗。

◇议小功不税服制

小功缌麻，或垂竟闻问，宜全服否？得服其残月，以为永制。（《通典》九十八晋元帝制。）

◇加王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诏

昔荀公曾从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云：「夺我凤皇池，卿诸人贺我邪？」愿足下处之勿疑。（《艺文类聚》四十八引檀道鸾《晋阳秋》。又见《御览》二百二十。）

◇命议温峤不拜散骑侍郎诏（建武元年）

温峤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议又颇有异同。为审由此邪？天下有阙塞，行礼制物者当使理可经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尽，盖存亡有断，不以死伤生耳。要而服金革之役者，岂营官邪？随王事之缓急也。今桀逆未枭，平阳道断，奉迎诸军犹未得径进，峤特一身，於何济其私艰，而以理阂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外内群臣，详共通议如峤比，吾将亲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中。（《晋书·礼志》中。又见《通典》一百二。）

◇报有司奏治高车诏

今日但治故，乃近三十万邪？勿使过节整顿也。（《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三十九引《晋起居注》：「建武元年，有司奏车府令戒严上作高车用杂总求处给，请出上库钱六十七万六千六百，诏云云。」）

◇诏议中郎李斡事（建武中）

前敦循所奏，唯闻丧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干比，竟未决之，宜急议定。（《通典》九十八）

◇复议李斡事诏

组所陈，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比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当详议此理，令可通经，不得以难安隐而直尔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通典》九十八）

◇课督农功诏（元帝为晋王时）

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食货志》）

◇改元大赦诏（大兴元年）

制诏：昔我高祖宣皇帝，诞膺期运，廓开皇基。景皇帝、文皇帝，奕叶重光，缉熙诸夏；爰暨武皇帝，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济宇宙。升平刑措，卅馀载矣。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怀帝短折，越去王都；天祸荐臻，大行皇帝崩徂。社稷无奉，六合无主，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弘鉴古训，刑于兴废，畴咨庶尹，至于华戎，致辑大命於朕躬。余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违，遂登坛南岳，受终文祖；焚柴颁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绩戎洪绪，君临四海，惴惴忧惧，若涉川冰，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罴不贰心之臣，用能宣力四方，左右我先帝，弼宁晋室，辅余一人。思与万国共同休庆。其大赦天下，改建武二年为太兴元年。（《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又见《晋书·元帝纪》）

◇诏官吏（元年三月壬申）

昔之为政者，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及当官软弱，茹柔吐刚，行身秽浊，修饰时誉者，各以名闻。令在事之人，仰鉴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无废朕命。远近礼贽，一切断之。（《晋书·元帝纪》）

◇诏报孔愉（四月）

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宋书·礼志一》：中书侍郎孔愉奏若日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变便，伐鼓於诸门，有违旧典，诏云云；又见《通典》七十八）

◇禁招魂葬诏（四月）

夫冢以藏形，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是埋神也。其禁之。（《御览》五百五十五又八百八十六引《晋中兴书》：东海王越妃裴，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为非礼，乃下诏。）

◇诏二千石（七月戊申）

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纲弛坠，颠覆大猷。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夙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忄林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暗塞之责。各明慎奉行。（《晋书·元帝纪》）

◇徐扬二州种麦诏（元年）

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於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後晚。（《晋书·食货志》）

◇平粜诏（元年）

亢旱谷贵，百姓嗷嗷，有资者贵粜，贫羸之民益困。汉世谷贵，官贱粜，使价不超越，谓之平准。今虽无此，可出关米万斛，使三分减一，以平其价，令贫困者悉得足以全秋也。（《御览》三十五引《晋中兴书》）

◇灾异见诏百官陈得失（十一月庚申）

朕以寡德，纂承洪绪，上不能调和阴阳，下不能济育群生，灾异屡兴，咎徵仍见。壬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灾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有所讳，将亲览焉。（《晋书·元帝纪》）

◇诏访吴地先贤未旌录者（十二月）

汉高经大梁，美无忌之贤；齐师入鲁，修柳下惠之墓。其吴之高德名贤，或未旌录者，具条列以闻。（《晋书·元帝纪》。又见《咸淳临安志》四十。）

◇下刁协诏（太兴初）

尚书令协，抗志高亮，才鉴博朗，朕甚喜之。（《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十引《晋中兴书》。）

◇诸葛恢增秩诏（太兴初）

自顷多难，官长数易，益有诸弊，虽圣人犹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馀乎！汉宣帝称「与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黄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济其中兴之勋也。尝罚黜陟，所以明政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晋书·诸葛恢传》）

◇诏答诸葛恢

今送一犀导，小物耳，然是情发於中，而寄乎物。（《御览》六百八十八引《诸葛恢集》）今致琉璃碗一枚。（《御览》七百六十引《诸葛恢集》）

今致琉璃枕一。（《御览》八百八引《诸葛恢集》）

◇报荀崧请增博士诏（太兴初）

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晋书·荀崧传》）

◇省务恤民诏（大兴二年五月）

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天生蒸黎而树之以君，选建明哲以左右之，当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为楚悼王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除废公族疏远，以附益将士，而国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当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者皆省之。（《晋书·元帝纪》。又见《咸淳临安志》四十。）

◇加荀组录尚书诏（八月）

司徒荀组，宜赞朝政，令录尚书，给班剑六十人。（《书钞》五十九引《晋起居注》。）

◇议定改葬服诏（二年）

制诏、司徒表，礼虽无坟墓毁废正文，然依附名例，不为无准吾谓改葬缌，通制也；已修复，不临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轻重不同。其下太常议定。（《通典》一百二。）

◇许新蔡王滔还袭章武诏（二年）

滔虽出养，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执意如此，如其不听，终当纷纭，更为不可。今便顺其所执，还袭章武。（《晋书·宗室河间王洪传》）

◇诏更议宗庙祭仪（太兴三年正月）

吾虽上继世祖，然於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晋·礼志上》。《宋·礼志三》）

◇报锺雅诏

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於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称伯祖不安，如所奏。（《晋书·锺雅传》）

◇立怀德县诏（七月丁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馀年，惠泽加於百姓，遗爱结於人情。朕应天符，创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晋书·元帝纪》）

◇以邵绩子缉为北平将军诏（三年）

邵绩忠烈在公，义诚慷慨，绥集荒馀，忧国亡身，功勋未遂，不幸陷没，朕用悼恨于怀。所统任重，宜时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缉为营主。绩之忠诚，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众。一以绩本位即授缉，使总率所统，效节国难，雪其家仇。（《晋书·邵绩传》）

◇通议谥法诏（三年）

古者皆谥，名实相称。顷来有爵乃谥，非圣本意，通议之。（《通典》一百四）

◇太子释奠诏（三年）

未有高车可乘安车。（《宋书·礼志五》）

◇释奠太学诏

吾识太子此事祠讫，便请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时，尝豫清坐也。（《宋书·礼志一》）

◇以谯王承为湘州刺史诏（三年）夫王者体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济其务。外建贤哲，以树风声，内睦亲亲，以广藩屏。是以太公封齐，伯禽居鲁，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义也。我晋开基，列国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镇统东夏；汝南文武，总一淮、许；扶风、梁王，迭据关右；爰暨东瀛，作司并州。今公族虽寡，不逮曩时，岂得替旧章乎！散骑常侍、左将军、谯王承，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藩左右，恭肃弥著。今以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晋书·宗室谯王承传》。）

湘州南楚固，以叔父居之。（《书钞》七十二引《晋中兴书》）

◇中州良人诏（太兴四年五月庚申）

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

◇报赛不应告庙诏（四年）

祈庙云报赛，非奉尊上辞也。吾意有疑。以为旧山川有许报故雨，赛非大事，不应告庙。臣子无要君之道，黯称赛，于礼有违。（《御览》五百二十九引《晋中兴书》）

◇报刁协诏（四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难而退，诚合兵家之言。然小贼虽狡猾，故成擒耳，未战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据战垒，威势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晋书·蔡豹传》）

◇治兵诏（四年）

左右卫及诸教习，依大习仪雁羽仗。（《宋书·礼志》一）

◇以卢谌为员外散骑侍郎诏（四年）

今以前司空从事中郎卢谌为散骑侍郎，在员外。（《御览》二百二十四引《晋起居注》）

◇下晋陵内史张诏（太兴中）

夫二千石之任，当勉励其德，绥齐所莅，使宽而不纵，严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国利人，抑强扶弱，使无杂滥，真太守之任也。若声过其实，古人所不取，攻乎异端，为政之甚害，盖所贵者本也。（《晋书·张传》）

◇以张为大司农诏（太兴中）

丹阳侯，昔以劳役部人免官，虽从吏议，犹未掩其忠节之志也。仓廪国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为大司农。（《晋书·张传》）

◇报周ダ诏（太兴中）

绍幼冲便居储副之贵，当赖轨匠以蒙蔽。望之俨然，斯不言之益，何学之习邪，所谓与田苏游忘其鄙心者，便当副往意，不宜冲让。《晋书·周ダ传》

◇诫周ダ诏（太兴中）

ダ参副朝右，职掌铨衡，当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吾亮其极欢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诫也。ダ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晋书·周ダ传》）

◇赠谥故太尉刘琨诏（太兴中）

故及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赠侍中太尉，谥曰愍。（《晋书·刘琨传》）

◇转太常华恒为廷尉诏（太兴中）

太常职主宗庙，尝敬重，而华恒所疾，不堪亲奉职事。夫子称「吾不與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职所司邪？今转恒为廷尉。（《晋书·华表附传》）

◇讨王敦诏（永昌元年正月）

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刘隗并会京师。（《晋书·王敦传》，又见《魏书·晋司马睿传》）

◇以周ダ、王邃为左右仆射诏（三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分置左右仆射，所以广登贤俊，经始万机。护军周ダ可左仆射，领军王邃可右仆射。（《御览》二百二十一引《晋起居注》）

◇封少子昱为琅邪王诏（三月甲申）

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临琅邪，继世相承，国嗣未立，蒸尝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庙，以慰罔极之恩。其封昱为琅邪王，食会稽、宣城如旧。（《晋书·简文帝纪》）

◇诏

朕膺天符，创基江左。（《文帝·头ヌ寺碑》注引晋中兴书，元帝诏。）

◇吊赠杨策

惟永嘉七年四月已未，使持节都督江阳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谨遣板命：前衡阳内史杨君，忠肃贞固，守正不移，□虽危逼，节义可嘉，不幸陨卒孤城，□甚悼之。今列上尚书，赠君淮南内史。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华阳国志》十一）

◇追赠敬虞皇后册（太兴三年八月辛酉）

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顺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潜翳，御於家邦，靡所仪刑，阴教有亏，用伤于怀。追号制谥，先王之典。今遣使持节兼太尉万胜奉册赠皇后玺绶，祀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晋书·元敬虞后传》）

◇蠲除法禁令（初承制）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尝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晋书·刑法志》，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又《通典》一百六十四。）

◇以周为军谘祭酒令（建兴中）

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嘉，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晋书·周处附传》）

◇下令许贺循辞中书令

孤以寡德，忝当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凭。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实赖其谋猷，以康万机，疾患有素，犹望卧相规辅。而固守谦，自陈恳至，此贤履信思顺，苟以让为高者也。今从其所执。（《晋书·贺循传》）

◇赐贺循床荐等物令

循（《晋记》作「太常贺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畅孤意焉。（《晋书·贺循传》，又见《初学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六引《晋中兴书》，又见《御览》四百二十五引徐广《晋记》。）

◇改元大赦令（建武元年三月）

令：昔我高祖宣皇帝，至备应期，受天明命，玄石著瑞，肇基帝道；景皇纂戎，文皇扇烈，重离宣曜，庸蜀稽服；武皇受终，登陟帝位，光宅天下，九州顺轨；惠、怀多难，帝主不造，夷狄豺狼，肆其暴乱，京都倾覆，宗庙为墟。孤悼心失图，靡知所措，缮甲修兵，补结天网，将以雪皇家之耻，荡鲸鲵之害，然後谢责象魏，归身藩臣，生死之志毕矣。今百辟卿士亿兆之人，上陈灵符，下称人情，同见翼戴，若影响焉。孤誓心不回，至於三至於四，有司固请，所守有辞，志不可夺。孤逼於群吏之议，用上奉蒸尝，虔祀祖考，明告灵神，以休命。今立宗庙，备百僚，所以奉先帝，传晋祚，总九牧，保生灵也。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心之臣，其各立功立事，以扶我帝室。其与天下荡涤瑕衅，改往自新，同率子来，致天之罚；其大赦天下，孤老不能自存者赐帛二匹，其杀祖父母及刘载、石勒，不从此令。有能斩获载首者封郡公，食邑五千户，金二百斤，绢万匹；斩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户，金百斤，绢五千匹。其为载、勒所诖误者，赦书到日，解甲散兵，各还所属，一无所问。有能率众从顺，随本官及所领多少，论其爵位。被书後百日，若故屯结，遂附贼党，诛及三族。改建兴五年为建武元年。（《文馆词林》卷六百九十五）

◇答刘琨等令

今方岳牧伯之佐，股肱腹心之臣，万邦之内，九服之外，咸见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辞不获已，而居王位，群览所陈，弘旨优远。孤方当匡复帝祚，岂可猥居极位？昔有夏克复，赖靡艾之勋；周宣中兴，由申邵之佐。二公镇御幽朔，忠以卫上，建功极难，实凭远略，夷难雪耻，於是乎在。（《艺文类聚》十三）

◇报刘琨劝进令（通武元年六月）

豹狼肆毒，荐覆社稷，亿兆，延首罔系。是以居於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复圣主，扫荡雠耻，岂可猥当隆极，此孤之至诚著於遐迩者也。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晋书·刘琨传》）

◇以刘遐为下邳内史令（建武初）

遐忠勇果毅，义诚可嘉，以遐为下邳内史，将军如故。（《晋书·刘遐传》）

◇听丹阳杨尹王导不用鼓盖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导德重勋高，孤所深倚，诚宜表彰殊礼。而更约己冲心，进思尽诚，以身率众，宜顺其雅志，式允开塞之机。（《晋书·王导传》）

◇禁居丧婚嫁令

《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为其防。（《晋书·刘隗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刘隗奏之，帝下令。）

◇赐杜夷谷令（建武中）

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晋书·杜夷传》）

◇报尚书令刁协令

临淄万户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苏者。今晚生蒙弱，何论於此！间封此儿，不以宠稚子也。亡弟当应继嗣，不获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摄祠祭而已，岂宜屈贤才以受无用乎？（《晋书·琅邪王焕传》）

◇答群臣上尊号令（太兴元年三月）

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今宗庙废绝，亿兆无系，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辞，辄敬从所执。（《晋书·元帝纪》）

◇遗贺循书

夫百行不同，故出处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当宇宙清泰，彝伦攸叙，随运所遇，动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轻举绝俗，逍遥养和，恬神自足，斯盖道隆人逸，势使其然。若乃时运屯弊，主危国急，义士救时，驱驰拯世，烛之武乘缒以入秦，园绮弹冠而匡汉，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

虚薄寡德，忝备近亲，谬荷宠位，受任方镇，餐服玄风，景羡高矩，常愿弃结驷之轩轨，策柴筚而造门，徒有其怀，而无从贤之实者何？良以寇逆殷扰，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忧惧，慷慨发愤，在竭节耳。

前者顾公临朝，深赖高算。元凯既登，巢、许获逸。至於今日，所谓道之云亡，邦国殄悴，群望，实在君侯。苟义之所在，岂得让劳居逸！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庶禀徽猷，以弘远规。今上尚书，屈德为军司，谨遣参军沈祯衔命奉授，望必屈临，以副倾迟。（《晋书·贺循传》）

◇与杜夷书

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晋书·杜夷传》）

◇书

安军未报平和云如何，深可为事也。（《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月九日睿顿首：忽中秋，但有远怀，便微冷，恒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马睿顿首。（《淳化阁帖》一）

◇讨石勒檄（建武元年六月己巳）

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虎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邪王裒等九军，锐众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逖节度。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封赏亦同之。（《晋书·元帝纪》。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二。）

卷九

◎明帝

帝讳绍，字道畿，元帝长子。建兴初拜东中郎将，镇广陵。元帝为晋王，立为晋太子。及即位，立为皇太子。以永昌元年闰十二月嗣位，改元太宁。在位三年，谥曰明皇帝，庙号肃祖。有集五卷。

◇蝉赋

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焉独处，弗累于情。任运任时，不虑不营。（《艺文类聚》九十七）

◇尊师傅诏（太宁元年）

朕以不德，夙遭闵凶。猥以眇身，托於王公之上。哀茕在疚，靡所谘仰，忧怀惴惴，如临于谷。孔子有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朕将奉先师之礼，以谘有德。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在贵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邈，勋德兼备，先帝执友，朕之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训保朕躬，忠肃笃诚。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晋书·薛兼传》）

◇手诏以温峤为中书令（元年）

中书之职，酬对多方，斟酌礼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怀，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远，宜居机密。今欲以卿为中书令，朝论亦咸以为宜。（《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并引檀道鸾《晋阳秋》，又《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二十并引《晋中兴书》。）

◇手诏徵王敦（元年三月）

孤子绍顿首：天下大事，绍以眇身，弗克负荷。哀忧孔疚，如临于谷。实赖冢宰，以济艰难。公迈德树勋，遐迩归怀，任社稷之托，居总己之统。然道里长远，江川阻深，动有介石之机，而回旋之间，固以有所丧矣。谓公宜入辅朝政，得旦夕讠州谘，朝士亦佥以为然。以公高亮忠肃，至心忧国，苟其宜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当以至公处之，期於静国宁民，要之括囊无咎。伏想暗同此志，愿便速克近期，以副翘企之怀。（《魏书·晋司马绍传》。王敦将为篡，讽绍徵己，乃为书云云。案：《晋书·明纪》不载此文，但云帝乃手诏徵之。）

◇北讨诏（四月）

制诏：昔魏绛抚和诸戎，郅都魏尚威慑匈奴。故封疆之任，在於得才，汉文所以思廉颇、李牧也。单于慕容《疒鬼》，不远万里，请吏率职，礼让忠义，著之遐朔。欲戮力国难，翦灭长蛇。宜得名胄英才，以董统之，使一时齐举，致讨寇庭。此声实并振，虽越在海外，其状若身手矣。尚书广陵公，弘量淹济，识谋经通。文武著於勋绩，忠诚每思立事。可委以重任，使朕无北顾之忧者也。其以持节督幽平、并州诸军事，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将军、平州刺史公如故，主者假授诸所应供给，及信风引道。（《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存轻典诏（元年）

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适理，罚贵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隋书·刑法志》）

◇赠薛兼诏（元年）

太常安阳乡侯兼，履德冲素，尽忠恪己。方赖德训，弘济政道，不幸殂殒，痛於厥心。今遣持节侍御史、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魂而有灵，嘉兹荣宠。（《晋书·薛兼传》）

◇报杜夷诏（太宁初。）

先王之道，将坠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缙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晋书·杜夷传》。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云云）。

◇讨钱凤诏（二年七月）

先帝以圣备应运，创业江东，司徒导首居心膂，以道翼赞。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违赦信，诛谬大臣；纵凶极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责，委任如旧，礼秩有加。朕以不天，寻丁酷罚，茕茕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无臣子追远之诚，又无辅孤同奖之操，缮甲聚兵，盛夏来至，辄以天官假授私属，将以威胁朝廷，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觉悟，故且含隐以观其终。而敦矜其不义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弃亲用羁，背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恶。钱凤竖子，专为谋主，逞其凶慝，诬罔忠良。周嵩亮直，谠言致祸；周札、周筵累世忠义，听受谗构，残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过五。敦之诛戮，傍滥无辜，灭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笃疾所婴，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辄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树私党，莫非同恶，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擅录冶工，辄割运漕，志骋凶丑，以窥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则旦。天不长奸，敦以陨毙。凤承凶宄，弥复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导，镇南将军、丹杨尹峤，建威将军赵胤武旅三万，十道并进；平西将军邃率兖州刺史遐、奋武将军峻、奋威将军瞻精锐三万，水陆齐势；朕亲御六军，左卫将军亮，右卫将军胤，护军将军詹，领军将军瞻，中军将军壶，骁骑将军艾，骠骑将军、南顿王宗，镇军将军、汝南王衤右，太宰、西阳王被练三千，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凤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滥刑。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

冠军将军邓岳志气平厚，识经邪正；前将军周抚质性详简，义诚素著；功臣之胄，情义兼常，往年从敦，情节不展，畏逼首领，不得相违，论其乃心，无贰王室，朕嘉其诚，方任之以事。其馀文武，诸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刺史二千石不得辄离所职。书到奉承，自求多福，无或猜嫌，以取诛灭。敦之将士，从敦弥年，怨旷日久，或父母陨没，或妻子丧亡，不得奔赴，衔哀从役，朕甚愍之，希不凄怆。其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馀皆与假三年，休讫还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明承诏书，朕不负信。（《晋书·王敦传》）

◇又诏

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军法从事。（《晋书·王敦传》）

◇原王彬等诏（宁二年十月）

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後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晋书·王 e 附传》）

◇复徵任旭、虞喜为博士诏（太宁中）

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晋书·虞喜传》）

◇诏止纪瞻告老

岂朕德薄，不足以为治乎。（《御览》二百十一引《晋中兴语》）

◇罢领军将军纪瞻为骠骑诏（太宁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屡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诚。朕深明此操，重违高志，今听所执，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旧典。」遣使就拜，止家为府。（《晋书·纪瞻传》）

◇报温峤手诏（太宁中）适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晋书·桓彝传》）

◇诏议廷臣见太子礼（太宁三年三月癸巳）

礼无生而贵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汉魏以来，尊崇储贰，使官属称臣，朝臣咸拜，此甚无谓。吾昔在东宫，未及启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达。将令日习所见，谓之自然，此岂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议，使必允礼中。（《晋·礼志下》，又见《通典》六十七。）

◇祀孔子诏（三年）

给奉圣亭侯四时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通典》五十三）

◇今宰臣等诣都议政诏（三年四月）

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晋书·明帝纪》）

◇求直言诏（三年四月）

氵食直言，引亮正，想群贤达吾此怀矣。子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也。吾虽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谈。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勖之。（《晋书·明帝纪》）

◇议立功臣後诏（三年七月）

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兴灭继绝，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勋於大晋受命之际者，佐命功臣，硕德名贤，三祖所与共维大业，咸开国胙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废绝，祀不传，甚用怀伤。主者其详议诸应立後者以闻。（《晋书·明帝纪》。又见《通典》七十四。）

◇议北郊及望秩诏

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晋书·明帝纪》。又见《御览》五百二十七引《晋起居注》。）

◇录吴名臣後诏（八月）

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汉高过赵，录乐毅之後，追显既往，以劝将来也。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於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晋书·明帝纪》）

◇听刘超买外厩牛诏（年月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不足卖与，宜便赐之。然义兴前後辞让，不妄受一赐，今亦必复不受。可听如所启。（《御览》八百二十八。案：此诏当在超为中书待郎後，《晋书》本传载此事在出为义兴之前，非其实也。）

◇遗诏（太宁三年闰八月丁亥）

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於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终堂构，大耻未雪，百姓涂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衍以幼弱，猥当大重，当赖忠贤，训而成之。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拥育孝昭，义存前典，功冠二代，岂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时之望也。敬听顾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断金，以谋王室。诸方岳征镇，刺史将守，皆朕捍城，推毂於外，虽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譬若唇齿，表里相资。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缉事为期。百辟卿士，其总己以听於冢宰，保礻右冲幼，弘济艰难，永令祖宗之灵，宁於九天之上，则朕没於地下，无恨黄泉。（《晋书·明帝纪》）

◇遗诏陆晔录尚书事（太宁三年）

晔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忧国如家，岁不寒凋，体自门风。既委以六军，可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晋书·陆晔传》）

◇立穆庾皇后册（太宁元年六月壬子）

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嫔东宫，虔恭中馈，思媚轨则。履信思顺，以成肃之道；正位闺房，以著协德之美。（《文选》谢眺《齐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晋中兴书》作「之义」。）朕夙罹不造，茕茕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佥以崇嫡明统，载在典谟，宜建长秋，以奉宗庙。是以追述先志，不替旧命，使使持节兼太尉授皇后玺绶。夫坤德尚柔，妇道承姑，崇粢盛之礼，敦螽斯之义，是以利在永贞，克隆堂基，母仪天下，潜畅阴教。鉴於六列，考之篇籍，祸福无门，盛衰由人，虽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欤！（《晋书·明穆庾后传》）

◇与温峤书（太宁中）

痛谢鲲未绝於口，世将复至於此。并盛年隽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e明古多通，鲲远有识致。其言虽未足令人改听，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视尽，如何！（《晋书·王e传》）

◇书

伏想墓次，安隐守视，文武平安。（《淳化阁贴》一）

◇答温峤等

省所陈，明卿等，动静数示。（《文苑英华》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谏皇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笺》曰：「晋明帝之在东宫，中庶子温峤、中舍人刘放谏马射」云云。太子答。）

卷十

◎成帝

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太宁三年三月立为皇太子，闰八月即位，改元二。咸和咸康在位十七年，谥曰成皇帝，庙号显宗。

◇拜敬保傅诏

典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勋皇家。以德义优弘，兼保傅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哀疚，禀训未究，误事穷蹙。其一遵先帝尊崇师傅之教，拜敬，加以明傅崇德，永奉遗范。（《通典》六十七）

◇原孔恢诏（咸和二年）

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可悯之。（《御览》六百四十六引《晋书》。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诏云云。）

◇报庾亮诏（咸和四年三月）

省告恳恻，执以感叹，诚是仁舅处物宗之责，理亦尽矣。若大义既不开塞，舅所执理胜，何必区区其相易夺！

贼峻奸逆，书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当反，愚智所见也。舅与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者也。论情与义，何得谓之不忠乎！若以己总率征讨，事致败丧，有司宜明直绳，以肃国体，诚则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来下，舅躬贯甲胄，贼峻枭悬。大事既平，天下开泰，衍得反正，社稷人安，宗庙有奉，岂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陈力之勋邪！方当策勋行赏，岂复议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万计，而与桀寇对岸。舅且当上奉先帝顾托之旨，弘济艰难，使衍冲人永有凭赖，则天下幸甚。（《晋书·庾亮传》。苏峻平，亮上疏乞骸骨，诏云云。）

杀人，付廷尉科罪。诏云云。于是听以（赎论。）

◇诏谯王无忌（四年）

王敦作乱，闵王遇祸，寻事原情，今王何责。然公私宪制，亦已有断，王当以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诛。（《晋书·宗室谯王承传》。无忌父承为湘州刺史，王敦攻承，城陷，王 e 敦旨害之。咸和中，无忌饯褚裒于板桥， e 子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雠，将手刃之，救捍获免。御史中丞车灌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诏云云。于是听以赎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殿内（咸和五年）

制诏殿内，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隋书·礼仪志》七引《晋起居注》）

◇报王导诏（咸和中）

夫圣王御世，动合至道，运无不周，故能人伦攸叙，万物获宜。朕荷祖宗之重，托于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风，俯洽宇宙，亢阳逾时，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体道明哲，弘猷深远，勋格四海，翼亮三世，国典之不坠，实仲山甫补之。而猥崇谦光，引咎克让。元首之愆，寄责宰辅，增其阙。博综万机，不可一日有旷。公宜遗履谦之近节，遵经国之远略。门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晋书·王导传》，时大旱，导上疏逊位，诏云云。）

◇迁新宫诏（咸和八年）

「昔犬贼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翦，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矣。思蠲密网，咸同斯惠，其赦五岁刑以下。」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晋书·成帝纪》）

◇徵翟汤、虞喜为散骑常侍诏（八年四月）

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徵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徵之。（《晋书·虞喜传》）

◇优给陆玩、孔愉诏（八年）

尚书令玩、左仆射愉，并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给玩亲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禀赐。（《晋书·孔愉传》）

◇北讨诏（八年）

制诏：戎夷猾夏，神州倾覆。二帝辞宫，幽没虏庭。永言厥艰，夙夜慨愤。自闻江表，屡有事故。克平内难，始渐夷泰。征伐事大，役不再举。是以庙算待期，畜力观衅。今羯寇衰弊，王略弥振。时至理尽，天人玄应。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骏，忠勋三代，义诚壮烈。总帅秦凉，为国宣力。今遣健步，克同征举。宜令影响相应，万里齐契。其先普告远近征镇、牧守诸军，并令诫严，须使还进讨，荡涤区宇，以雪国耻。其忠臣义士，徇功效命，必加殊赏，以旌勋节。（《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正会诏（八年十二月庚子）

正会日，百寮增禄，赐酒，人二升。（《艺文类聚》四引《晋咸康起居注》）

◇赠陶侃诏（咸和九年六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晋中兴书》作「秉哲」。）谋猷弘远。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下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晋书·陶侃传》）

◇戏兵诏（咸和中）

内外诸军，戏兵於南郊之场。（《宋书·礼志》一）

◇改元大赦诏（咸康元年正月朔）

有司条典，虔奉郊祀，燔柴既飨，芳气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初学记》二十）

◇赠建安君为豫章郡君诏（元年）

朕少遭悯凶，慈训无禀，抚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实思报复，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赠豫章郡君，虽立庙于京都。（《晋书·后妃下·豫章君荀氏传》）

◇报卫直启作皇后画轮车诏（元年）

所奏车，何乃奢费尔，更筹量。（《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三十九引《晋起居注》。咸康元年兼殿中监卫直启作皇后画轮车，诏云云。）

◇许彭城王解官养疾诏（咸康初）

王以明德茂亲，居宗师之重，宜敷道养德，静一其操。而顷游行烦数，冒履风尘。宜令官属已下，各以职奉卫，不得令王复有此劳。内外职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禄、宗师，先所给车牛可录取，赐米、布、床帐以养疾。（《晋书·宗室·彭城王权附传》）

◇授陆玩左光禄大夫诏（咸康初）

玩体道清纯，雅量弘远，历位内外，风绩显著。宜居台司，以允众望。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馀如故。（《晋书·陆玩传》）

◇求卫公、山阳公後诏（咸康二年十月）

历观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宾礼三恪。故祀宋启土，光于周典；宗姬侯卫，垂美汉册。自顷丧乱，庶邦殄悴，周汉之後，绝而莫继。其详求卫公、山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晋书·成帝纪》）

◇壬辰诏书（二年）

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宋书·羊玄保传》。有司捡壬辰，诏书云云。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

议拜三公仪注诏咸康三年，《通典》作咸宁，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公鼎司，皇帝有兴拜之礼，何以不设乐？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通典》七十一，又一百四十七）

◇追恤卞壼诏（咸康六年）

壼立朝忠恪，丧身凶寇，所封悬远，租秩薄少，妻息不赡，以为慨然。可给实口廪。（《晋书·卞壼传》）

◇杜皇后崩内外入临诏（咸康七年三月）

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宋书·礼志》二，又《通典》七十九。）

◇停凶门柏历诏

门如何处？凶门柏历，大为繁费，停之。（《宋书·礼志》二。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云云。又见《通典》七十九。）

◇又诏

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埽而已。《宋书·礼志》二，《通典》七十九。

◇奔丧诏（咸康中）

今轻此制，於名教为不尽矣。今宜以议者既众，不必改先制，宜依所上施行。（《通典》八十）

◇葬恭杜皇后诏（七年三月）

吉凶典仪，诚宜备设；然丰约之度，亦当随时。况重壤之下，而崇饰无用邪？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晋书·成恭杜皇后传》）

◇皇后丧不废三正吉礼诏（七年）

今既以天下体大，礼从权宜，三正之飨，宜尽用吉礼也。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阙之耳。事之大者，不过上寿酒，称万岁，已许其大，不足复阙钟鼓鼓吹也。（《晋书·乐志下》）

◇正会奏乐诏（七年十二月）

若元日大飨，万国朝宗，庭废钟鼓之奏，遂阙起居之节，朝无磬折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于事义，不亦阙乎！惟可量轻重，以制事中。（《御览》二十九引《晋起居注》，又见《晋书·乐志下》，有删节。）

◇下入座诏（咸康八年）

祖讳孰若君命之重耶？下八座详之。（《通典》一百四。咸康八年，诏以王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允之表郡与祖会名同，乞改授，诏曰云云。）

◇为东海王冲立後诏（八年六月）

哀王无嗣，国统将绝，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继哀王为东海王。（《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元四王东海王冲传》）

◇追赠刁协本官诏（咸康中）

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原，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纤介必显，虽於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晋书·刁协传》）

◇诏赐羊聃死

此事古今所无，何八议之有，犹未忍肆之市朝，其赐命狱所。（《晋书·羊曼传》。曼子聃，迁庐陵太守，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馀人，有司奏聃罪当死，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应八议，成帝诏云云。又见《法苑珠林》一百十引《冤魂志》作：「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可狱所赐命。」）

◇诏羊贲勿离婚

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虽极法，於贲何有！其特不听离婚。（《晋书·羊曼传》。聃兄子贲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诏云云。）

◇原羊聃诏

太妃惟此一舅，发言摧咽，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弊，朕亦何颜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思。（《晋书·羊曼传》。又见《法苑珠林》一百十引《冤魂志》。）

◇遗诏

朕以眇年，获嗣洪绪，托于王公之上，於兹十有八年。未能阐融政道，翦除逋，夙夜战兢，匪遑宁处。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龄眇眇，未堪艰难。司徒、琅邪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协和内外，允执其中。呜呼，敬之哉！无坠祖宗之显命。（《晋书·成帝纪》）

◇赠谥温峤册（咸和四年四月）

朕以眇身，纂承洪绪，不能光阐大道，化洽时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鉴特达，识心经远，惧皇纲之不维，忿凶寇之纵暴，唱率群后，五州响应，首启戎行，元恶授馘。王室危而复安，三光幽而复明，功格宇宙，勋著八表，方赖大猷以拯区夏，天不遗，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铭勋，先王之明典，今追赠公侍中、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公如故，赐钱百万，布千疋，谥曰忠武，祠以太牢。（《晋书·温峤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王导丞相册（咸康四年六月）

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难，祸乱旁兴。公文贯九功，武经七德，外缉四海，内齐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隽，申命群官，允厘庶绩。朕思凭高谟，弘济远猷，惟稽古建尔于上公，永为晋辅。往践厥职，敬敷道训，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晋书·王导传》）

◇谥王导册（咸康五年七月）

盖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勋；至乎阖棺标迹，莫尚号谥，风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栖迟务外，则名隽中夏，应期濯缨，则潜算独运。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机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若乃荷负顾命，保朕冲人，遭遇艰圮，夷险委顺；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扶其颠倾而弘之以仁，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方赖高谟，以穆四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恸于心。虽有殷之殒保衡，有周之丧二南，易谕兹怀！今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荣宠！（《晋书·王导传》）

◇赠郗鉴爵谥册（五年八月）

惟公道德冲邃，体识弘远，忠亮雅正，行为世表，历位内外，勋庸弥著。乃者约、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赖公以宁。功侔古烈，勋迈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时难，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显德，谥以表行，所以崇明轨迹，丕扬徽劭。今赠太宰，谥曰文成，祠以太宰。魂而有灵，嘉兹宠荣。（《晋书·郗鉴传》）

◎康帝

帝讳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邪王。咸康八年六月即位，明年改元建元。在位二年，谥曰康皇帝。

◇奔丧诏（咸康八年）

孝慈起於自然，忠孝发於天成。若道不丧，岂有今弊。弊至尤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废准式於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无乃迂乎！（《通典》八十）

◇周年不应改服诏（建元元年正月晦）

君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於近代耳。（《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以会稽王昱领太常诏（元年五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常职典天地，兼掌宗庙，其为任也，可谓重矣。是以古今选建，未尝不妙简时望，兼收儒雅。会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无倦，优游上列，风议朝肆，朕所谘仰。其以王领太常，本官如故。（《书钞》五十三，《御览》二百二十八引《晋中兴书》。又见《晋书·简文帝纪》。）

◇答有司请权降丧礼诏（元年六月）

礼之降杀，因时而寝兴，诚无常矣。至於君亲相准，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权制之作，盖出近代，虽曰适事，实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犹怠，而况因循，又从轻降，义弗可矣。（《晋书·康帝纪》）

◇诏遣使诣安西骠骑（元年七月）

慕容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万馀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筹量。且戴开已帅部党归顺，宜见慰劳。其遣使诣安西、骠骑，谘谋诸军事。（《晋书·康帝纪》，《十六国春秋》卷十六无末句。）

◇纳皇后仪注诏（建元元年）

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彻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罕之物易具也。（《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一。）

◇诏省纳后仪物（元年）

旧制既难准，且於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惟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馀兼副杂器停之。（《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一。案：上二条《通典》五十八有删节。）

◇以谢尚为南中郎将诏（建元二年）

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馀官如故。（《晋书·谢尚传》）

◇促顾和释服就职诏（建元二年）

百揆务殷，端右总要，而旷职经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晋书·顾和传》）

◇下东阳太守山遐诏

东阳顷来竟囚，每多入重，岂郡多罪人，将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晋书·山涛附传》）

◇尚书增禄诏

尚书万事之本，朕所责成也，而廪秩俭薄，甚非治体。今虽军国多费，不为元凯惜禄，其依令仆给尚书各亲信五十人廪赐。（《御览》二百十二引《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康帝起居注》）

◇书

陆女郎问谇如此，可筹量之。（《淳化阁帖》一）

◇讨石虎檄文（建元元年七月）

石勒困衅，前覆旧京，穷凶极逆，伪号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离之哀，不为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兴，谁克旧物？羯帅石虎，僭袭凶叶，负恃其众，陆梁河朔。每念ぽ口之士，怀仁抱义，食胆饮血，罹其祸酷，心存倒悬，而力不能奋。今遣使持节、荆州刺史、亭都侯翼，高旗连云，组练映日，运孙吴之筹，按尚父之略，莫不张胆咀铁，人思自奋。以此从战，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飚之埽落叶也。（《十六国春秋》十六）

◎穆帝

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子。建元二年九月即位，改元二：永和、升平。在位十七年，谥曰穆皇帝，庙号孝宗。

◇以王洽为中书令诏

敬和清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小，数呼见，意甚亲之。今所以用为令，既机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友臣之义。而累表固让，甚违本怀，其催洽令拜。（《晋书·王导附传》）

◇国妃终三年之服诏

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事夺之，非为变礼也。妇人传重义大，若从权制，义将安托。（《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九十三。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不复追服，群臣已反吉，国妃亦宜同除，诏曰云云。）

◇止扶南天竺旃檀献驯象诏（升平元年正月）

昔先帝以殊方异兽，或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还本土。（《晋书·穆帝纪》）

此物劳费不少，驻今勿送。（《梁书·扶南传》）

◇下诏罪王饶（升平二年三月）

饮飞督王饶忽上吾鸠鸟，以避恶。此凶物，岂宜妄进。（《初学记》二十四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听高崧传爵诏（升平中）

悝备位大臣，违宪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无已，今特听传侯爵。（《晋书·高崧传》）

◇诏桓温

实赖英宰渊谋。（《文选·褚渊碑》注引《晋中兴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答许询

山阴旧为洹寺，永兴居为崇化寺，造四层塔。物产既罄，犹欠露相轮，一朝风雨，相轮等自备。时所访问，乃是剡县飞来。（□□□□□□引《建康实录》。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既成启奏，孝宗诏。）

卷十一

◎哀帝

帝讳丕，字千龄，成帝长子。咸康八年封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迎立，改元二：隆和、兴宁。在位四年，谥曰哀皇帝。

◇以东海王奕为琅邪王诏（升平五年五月壬戌）

朕获承明命，入纂大统，顾惟先王宗庙，尝无主。太妃丧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内抽割。宗国之重，情礼兼隆。胤嗣之重，义无与二。东海王奕，戚属亲近，宜奉本统，其以奕为琅邪王。（《晋书·哀帝纪》）

◇上嗣显宗以修本统诏（十一月丙辰）

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晋书·哀帝纪》）

◇以谢万为散骑常侍诏（升平五年）

前西中郎谢万，才义简亮，宜居献替，其以万为散骑常侍。（《书钞》五十八、《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四并引《晋起居注》。）

◇鸿祀诏（隆和元年）

天文失度，太史虽有禳祈之事，犹衅眚屡彰。今欲依鸿祀之制，于太极殿前庭亲执虔肃。（《晋书·孔严传》）

◇答桓温请还都洛阳诏（元年）

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晋书·桓温传》）

◇日食诏（元年十二月戊午）

戎旅路次，未得轻简赋役。玄象失度，亢旱为患。岂政事未洽，将有板筑、渭滨之士邪！其搜扬隐滞，蠲除苛碎，详议法令，咸从损要。（《晋书·哀帝纪》）

◇书

丕死罪死罪，承中书郎君疾患比委瘵，情以灼怛。伏念垂心忧劳，想得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力渐佳，丕死罪死罪。（《淳化阁帖》一）

◎废帝

帝讳奕，字延龄，哀帝同母弟。咸宁（八年封东海王，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兴宁三年三月迎立，改元太和。在位六年，为桓温所废，延安二年降封海西县公。）

◇以会稽王昱为丞相、录尚书事诏（太和元年十月）

会稽王体道冲虚，理识明久。阿衡孝宗，有保义之规；辅弼哀皇，尽翼亮之道。朕承洪绪，仍闻善诱。慎徽五教，仪形具瞻，登贤显亲，国之典也。其以为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御览》二百二十引《晋中兴书》。案：《废帝纪》兴宁三年七月，改封昱为琅邪王，今此仍称会稽者，《简文纪》帝固让，故虽封琅邪，而不去会稽之号。）

◇以韩伯为领军将军诏（太和四年）

尚书韩伯，陈疾解职，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病，更以伯为领军将军。（《书钞》六十四引《晋起居注》。「武帝泰始四年」盖转写之误，当是废帝太和四年。）

◇祓禊诏（六年三月庚午朔）

三日临流杯池，依东堂小会。（《初学记》四引《晋起居注》）

◎简文帝

帝讳昱，字道万，元帝少子。永昌元年封琅邪王，咸和元年徙封会稽王。废帝即位，复封琅邪王。太和六年十一月即位，改元咸安。在位二年，谥曰简文皇帝，庙号太宗。有集五卷。

◇诏谯王恬（咸安元年十一月甲寅）

悲惋惶怛，非所忍闻，况言之哉？其更详议。（《通鉴》一百三，御史中丞谯王恬承桓温旨，请依律诛武陵王，诏答。）

◇手诏报桓温（十一月乙卯）

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晋书·简文纪》。有司承温旨奏诛，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通鉴》一百三，温重表固诛，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

◇大赦诏（十一月戊午）

制诏：昔王室多故，穆哀早崩，皇胤夙零，神器无寄。东海王以母弟近属，入纂大统。嗣位累年，昏暗乱常，人伦亏丧。大祸必及，则我祖宗之灵，靡知所托。皇太后深惧皇基，时定大计。大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率群后，恭承明命。云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洪绪，虽伊尹之宁殷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陆之安汉室，弘道委任，契齐古贤。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司牧群黎，奉主社稷。永惟先帝，受命中兴，光隆盛业，实惧眇然。弗克负荷，战战兢兢，罔知攸济。思与兆庶，革心更始，其大赦天下，大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顺忠贞鳏寡孤独米人五斛。（《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八。末三句从《晋书·简文纪》补。）

◇不听桓温还姑熟诏（十一月庚申）

夫乾坤体合，而化成万物；二人同心，则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赖元辅，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子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今进公丞相，其大司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镇社稷。（《晋书·桓温传》）

◇诏百官（二年三月丁酉）

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祖宗灵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氛雾於昊苍，耀晨辉於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开忠信公坦之门，塞浮伪阿私之路。询名检实，致之以道。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秕政，士无谤ㄅ，不有惩劝，则德礼焉施？且强寇未殄，劳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单，则中夜忘寝。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简除游烦，以存俭约，将何以纾之邪？自非军国戎祀之椰其华饰烦费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鳏寡穷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艰，先王之所愍，宜加隐恤，各赈赐之。若或孝子贞妇，殊行异操之人，皆以状条列，当有以甄明其节。夫肥遁穷谷之贤，滑泥扬波之士，虽抗志於玄霄之表，潜默幽岫之里，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使惠风流於天下，膏泽被於万物，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妄兼济之大邪？古人不借贤于曩代，朕所以虚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剖符亲民，各勤所司，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诗人无素餐之刺，而吾获虚心之求，岂不善哉！其各宣摄，知联意焉。（《晋书·简文纪》。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

◇优恤军士诏（咸安二年三月癸丑）

吾承祖宗洪基，而昧於政道，惧不能允厘天工，克隆先业，夕惕惟忧，若涉泉水。赖宰辅忠德，道济伊望，群后竭诚，协契断金，内外尽匡翼之规，文武致匪躬之节，冀因斯道，终克弘济。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镇有疆理之务，征戍怀《东山》之勤，或白首戎阵，忠劳未叙，或行役弥久，儋石靡储，何尝不昧旦晨兴，夜分忘寝。虽未能抚而巡之，且欲达其此心。可遣大使诣大司马，并问方伯，逮於边戍，宣诏大飨，求其所安。又筹量赐给，悉令周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简文纪》）

◇诏增百官俸（二年三月乙卯）

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约，盖随时之义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俸。（《晋书·简文纪》）

◇出继为母服表（咸和中《晋书》作「上疏」）

亡母生临臣国，没留臣第，臣虽出後，而上无所厌，则私情得伸。昔敬后崩时，孝王先出，後亦还服重。此则明比，臣之所宪章也。（《通典》八十二。又见《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咸和元年，建平国夫人薨，简文时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继，宜降所生，国臣不能匡正，奏免国相诸葛颐。）

◇奏四祖祧主

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祫乃祭，如先朝旧仪。（《宋书·礼志》三。永和二年，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奏。）

◇答殷浩笺

属当厄运，危弊理尽，诚赖时有其才，不复远求版筑。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领不振，晋网不纲，愿蹈东海，复何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弘思之，静算之，亦将有以深鉴可否。望必废本怀，率群情也。（《晋书·殷浩传》）

◇与桓温书

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於此，今者忄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定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魏书·司马昱传》。昱疾，与温书，《晋书·桓温传》作「帝不豫，诏温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已下十四句皆无。）

◇书

昱白，所示庆赐事具具，此莫大之礼，天下大庆，得率由旧章，慰答民望，甚为尽善，但奢则不适於时，俭则陋而不典，正当斟酌其宜，令得会中耳。（《淳化阁帖》一）

◎孝武帝

帝讳曜，字昌明，简文帝第三子，兴宁三年封会稽王，咸安二年七月即位，改元二：宁康、太元。在位二十四年，为张贵人所弑。谥曰孝武皇帝，庙号烈祖，有集二卷。

◇即位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以不造，奄丁闵凶，号天扣地，靡知所诉。藐然幼冲，眇若缀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惧不克负荷。仰凭祖宗之灵，积德之祀，先帝淳风玄化，遗咏在民。宰辅英贤，勋隆德盛。顾命之托，实赖匡训。群后率职，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极之基不坠。先恩遗惠，播于四海，思弘馀润，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晋书·孝武帝纪》）

◇诏桓温

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晋书·桓温传》）

◇又诏

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内外众事便就关公施行。（《晋书·桓温传》）

◇又诏（宁康元年二月）

公勋德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晋书·桓温传》）

◇报王凝之劾范甯诏（宁康中）

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岂可复宰郡乎？（《晋书·范甯传》）

◇诏赙竺道潜（宁康二年）

潜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方赖宣道，以济苍生。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高僧传》四）

◇地震诏（太元元年五月癸丑）

顷者上天垂监，谴告屡彰，朕有惧焉，震惕於心。思所以议狱缓死，赦过宥罪，庶因大变，与之更始。（《晋书·孝武帝纪》）

◇报桓冲请讨符坚诏（元年）

丑类违天，比年纵肆，梁益不守，河西倾丧。每惟宇内未一，愤叹盈怀。将军经略深长，思算重复，忠国之诚，形于义旨。贤省未周，以感以慨。寇虽乘间窃利，而以无道临之，黩武穷凶，虐用其众，灭亡之期，势何得久！然备豫不虞，军之善政。辄询于群后，敬从高算。想与征西协参令图。（案：《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注引《晋中兴书》，烈宗诏曰：「桓冲协隆治道。」与此语相当，後讳「隆」、「治」字，遂改易之耳。）嘉谋远猷，动静以闻。（《晋书·桓冲传》）

◇诏定病假限

大臣疾病，假满三月解职。（《御览》六百三十四引《晋起居注》太元元年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桓礻必辞散骑常侍诏（太元初）

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频有让表，以栖尚告诚，兼有疾，省用增叹。可顺其所执。（《晋书·桓秘传》）

◇俸给释道安诏

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高僧传》五）

◇禁毁比轮钱诏（太元三年）

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於此下（疑有衍误，《通典》无此三字。）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晋书·食货志》。又《通典》八。）

◇诏桓石虔（三年）

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人绝哭，金革弗避，况在馀哀，岂得辞事。可授奋威将军、南平太守。（《晋书·桓石虔传》。案：阮逸注《元经》六以此诏属太元六年，作「御戎有方，古今绝伦，进冠军将军」，与《晋书》乖异，未知所据，不敢入录。）

◇除三吴租布诏（太元四年正月）

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夙夜惟忧，不能忘怀，宜时赈恤，救其凋困。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赈贷者即以赐之。（《咸淳临安志》四十）

◇苻坚攻陷襄阳下诏申警（四年三月壬戌）

狡寇纵逸，藩守倾没，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晋书·孝武帝纪》）

◇皇后王氏崩下诏（四年九月）

终事唯从俭速。（《宋书·礼志》二）

◇又诏

远近不得遣山陵使。（同上）

◇议祭皇子庙诏（太元六年）

亡大兄以司马之为国後，祭祀何仪。（《通典》四十七）

◇诏迎武陵王柩于新安（六年）

感惟摧恸，便奉迎灵柩，并改移妃应氏及故世子梁王诸丧，家属悉还。（《晋书·元四王武陵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封故前武陵王并爵其三子（六年）

「故前武陵王体自皇极，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岂可情礼靡寄！其追封新宁郡王，邑千户。」三子综、逢、遵，以遵嗣，追赠综给事中，逢散骑郎。（《晋书·元四王武陵王传》）

◇张天锡归国诏（太元八年）

昔孟明不替，终显厥功，岂以一眚而废才用！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左员外。（《晋书·张天锡传》。苻坚大败于淮肥，天锡于阵归国，诏云。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复张天锡西平公爵诏

故太尉、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世袭前劳，强兵纵害，遂至失守。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先祀沦替，用增矜慨，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晋书·张天锡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以苻朗为员外散骑侍郎诏（太元九年十月）

朗深识逆顺，望风归化，既嘉此诚，亦简其才。可员外散骑侍郎，并赐给之。（《御览》二百二十四引《晋中兴书》）

◇以琅邪王道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诏（太元十年八月）

新丧哲辅，华戎未一，自非明贤懋德，莫能绥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体道自然，神识颖远，实当旦之重，宜总二南之任，可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文武，一以配骠骑府。（《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谢安薨，诏云云。）

◇诏议明堂郊祀（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

昔建太庙，每事从俭约，思与率土，致力备礼。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徵谯武、戴蒉诏（十二年）

哲王年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絷维之咏，邱园贲束帛之观。谯武、戴蒉，并高其操，欲宏儒业，并以散骑常侍备礼发遣。（《元经》六）

◇以侍中王珉兼中书令诏

新除侍中王珉，才学广赡，理识清（《初学记》作「精」）通，宜处机近，以参时务。其以珉为长兼中书令。（《艺文类聚》四十八引《王珉别传》。《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

◇答孙潜诏

得上故秘书监所著书，省以慨然。远模前典，宪章在昔，一代之事，辄敕纳之秘阁，以贻于後。（释藏给三《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一。孙盛子潜，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太元十五年上之，诏。）

◇与殷仲堪诏（太元十七年十一月）

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晋书·殷仲堪传》。帝授仲堪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将之任，又诏。）

◇上会稽太妃尊号诏（太元十九年）

会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诞载圣明，光延于晋。先帝追尊圣善，朝议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遗旨，依《阳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太后。（《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

◇遣兼司空谢琰纳太子妃王氏诏（太元二十一年）

太子讳婚礼即就，仰祖宗遗烈，凭道德之姿，保傅将翼，贤士竭诚，慎行修德，积善庆隆。岂惟在乎，天赍赐所以宣其悦情，其便依旧。（《御览》一百四十九引《晋孝武帝起居注》）

◇访嵇绍宗族袭爵诏（太元中）

褒德显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执德高邈，在否弥宣，贞洁之风，义著千载。每念其事，怆然伤怀。忠贞之胤，蒸尝宜远，所以大明至节，崇奖名教。可访其宗族，袭爵主祀。（《晋书·嵇绍传》）

◇赠赙周诏（太元中）

厉志贞亮，无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陨厥命。甄表义节，国之典也。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赙钱二十万，布百疋，又赡赐其家。（《晋书·周传》）

◇赙丁穆诏（太元中）

故顺阳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诚节弥固，直亮壮劲，义贯古烈。其丧柩始反，言寻伤悼。可赠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赙赐一依周故事。为立屋宅，并给其妻衣食，以终厥身。（《晋书·丁穆传》。苻坚寇顺阳，穆战败被执，坚又倾国南寇，穆与关中人士唱义，谋袭长安。事泄遇害，临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师，诣阙上之。帝下诏。）

◇诏赙竺法汰

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後裔。奄尔丧逝，痛贯于怀。可赙钱十万，丧事所须，遂由备办。（《高僧传》五）

◇诏

躬俭以弘下济之惠。（《文选》颜延之《侍游蒜山诗》注。）

◇与朗法师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尚：承睿德光时，飞声东岳。灵海广淹，有生蒙润。大人起世，善翼匡时。辄伸经略，悬禀妙算。昔刘曜创荒，戎狄继业；元皇龙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息江表。旧京沦没，神州倾荡。苍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长驱魏、赵，埽平燕、代。今龙旗方兴，克复伊洛。思与和尚同养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躯，明光锦五十疋，象牙簟五领，金钵五枚，到愿纳受。（《广弘明集》三十五）

◇帖

比得谯王书，有欲仙语，吾答之如别。卿前云宜卿谯王，参之於众，云公书卿，私书君，辄从众。以吾观之，宁当许也，想所谓尔。（《淳化阁帖》一）

卷十二

◎安帝

帝讳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长子，太和二十一年九月即位。改元三：隆安、元兴、义熙，在位二十二年。刘裕使王韶之弑之，谥曰安皇帝。

◇复以殷仲堪为荆州诏（隆安二年）

间以将军凭寄失所，朝野怀忧。然既往之事，宜其两忘，用乃班师回旆，祗顺朝旨，所以改授方任，盖随时之宜。将军大义，诚感朕心，今还复本位，即抚所镇，释甲休兵，则内外宁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怀。（《晋书·殷仲堪传》）

◇以孔安国领东海王师诏（隆安中）

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晋书·孔安国传》）

◇赠殷ダ冠军将军诏（隆安中）

故南蛮校尉ダ殷，忠绩未融，奄焉陨丧，可赠冠军将军。（《晋书·殷ダ传》）

◇命元显释服居职诏（隆安四年）

会稽王妃尊贤莫二，朕义同所亲。今葬加殊礼，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显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诚孝性蒸蒸，至痛难夺。然不以家事辞王事，《阳秋》之明义；不以私限违公制，中代之变礼。故闵子腰，山王逼屈。良以至蹙由中，轨容著外，有礼无时，贤哲斯顺。须妃葬毕，可居职如故。（《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进吴隐之前将军诏（元兴初）

夫孝行笃於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餐。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晋书·吴隐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

◇反正江陵诏（元兴三年五月甲申）

奸凶纂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渐，以致播越。赖镇军将军裕英略奋发，忠勇绝世，冠军将军毅等诚心宿著，协同嘉谋。义声既振，士庶效节，社稷载安，四海齐庆。其大赦，凡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无所问。（《晋书·安帝纪》）

◇原桓胤诏（三年）

夫善著则祚远，勋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晋国；子文之德，世嗣获存。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诸子染凶，自贻罪戮。念冲遗勤，用凄于怀。其孙胤宜见矜宥，以奖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晋书·桓胤传》）

◇改元大赦诏（义熙元年正月戊戌）

朕以寡德，夙纂洪绪。不能缉熙遐迹，式遏奸宄。逆臣桓玄乘衅肆乱，乃诬罔天人，纂据极位。朕躬播越，沦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坠。赖镇军将军裕忠武英断，诚冠终古。运谋机始，贞贤协其契，才文泪誓众，义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挥，巨猾奔迸，三率棱威，大憝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义旗载捷，狡徒沮溃，朕获反正。斯实宗庙之灵，勤王之勋。岂朕一人，独享伊，思与亿兆，幸兹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官爵二级，鳏寡孤独谷人五斛，大五日。（《晋书·安帝纪》）

◇诏百官（元年三月乙未）

此非诸卿之过，其还率职。（《晋书·安帝纪》）

◇毛璩、文处茂进爵诏（元年正月）

夫贞松标於岁寒，忠臣亮於国危。益州刺史璩体识弘正，诚契义旗，受命偏师，次於近畿，匡翼之勋，实感朕心。可进征西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行宜都、宁属太守。文处茂宣赞蕃牧，蒙险夷难，可辅国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晋书·毛宝附传》）

◇又诏毛瑾等

西夷校尉瑾为持节、监梁秦二州军事、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略阳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为辅国将军、宁州刺史。（同上。案：瑾、瑗皆璩弟）

◇答释慧远诏（当在元年二三月间）

阳中感怀，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发江陵，在道多诸恶，情迟兼常。本冀经过相见，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高僧传》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诏（三月庚子）

古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贯三辰，神人代序，谅理本於造昧，而运周於万叶。故盈否时袭，四灵通其变；王道或昧，贞贤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虽夏、周中倾，赖靡、申之绩；莽、伦载窃，实二代是维。或乘资藉号，或业隆异世，犹《诗》《书》以之休咏，记策用为美谈。未有因心抚民，而诚发理应，援神器於已沦，若在今之盛者也。

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闵，属当屯极。逆臣桓玄，乘衅纵慝，穷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诬罔人神，肆其纂乱。祖宗之基既湮，七庙之飨胥殄，若坠渊谷，未足斯譬。

皇度有晋，天纵英哲，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忠诚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贞明协契，义夫响臻。故顺声一唱，二溟卷波，英风振路，宸居清翳。暨冠军将军毅、辅国将军无忌、振武将军道规，舟旗遄迈，而元凶传首，回戈叠挥，则荆、汉雾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倾基重造，再集於朕躬。宗庙歆七百之，皇基融载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铭怀。固已道冠开辟，独绝终古，书契以来，未之前闻矣。虽则功高靡尚，理至难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将以弘道制治，深关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锡，桓、文飨备物之礼，况宏徵不世，顾邈百代者，宜极名器之隆，以光大国之盛。而镇军谦虚自衷，诚旨屡显，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镇军可进位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显祚大邦，启兹疆宇。（《宋书·武帝纪》上）

◇减省供奉诏（三月甲辰）

自顷国难之後，人物凋残，常所供奉，犹不改旧。岂所以视人如伤，禹、汤归过之诫哉？可筹量减省。（《晋书·安帝纪》）

◇加赠檀凭之诏（义熙初）

夫旌善纪功，有国之通典，没而不朽，节义之笃行，故冀州刺史檀凭之，忠烈果毅，亡身为国，既义敦其情，故临危授命。考诸心迹，古人无以远过，近者之赠，意犹恨焉。可加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既陨身王事，亦宜追论封赏。可封曲阿县公，邑三千户。（《晋书·檀凭之传》）

◇答尚书请撰国史诏（二年）

先朝至德光被，未箸方策，宜流风缅代，永贻将来者也。便敕撰集。（《宋书·徐广传》）

◇追赠何无忌诏（六年三月）

无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国，则契协英谟；经纶屯昧，则重氛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廓。及敷政方夏，实播风惠。妖寇构乱，侵扰邦畿，投袂致讨，志清王略。而事出虑外，临危弥厉，握节陨难，诚贯古贤，朕用伤恸于厥怀。其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忠肃。（《晋书·何无忌传》）

◇征刘毅诏（八年九月）

制诏：刘毅傲狠凶戾，履霜日久，中间覆败，宜即显戮。晋法含弘，复蒙宠授。曾不思愆内讼，怨望滋甚。赖宰辅藏疾，特加遵养，遂复推毂陕西，宠荣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长恶不悛，志为奸宄，陵上虐下，纵逸无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复所统，而辄徙兵众，略取军资。（《文馆词林》作「租运」。）驱斥旧戍，厚树亲党。西府二局，文武盈万，悉皆割留，曾无片言。肆心恣欲，罔顾天朝。又与从弟藩远相影响，招聚剽狡，缮甲阻兵，外托省疾，实规伺隙，同恶相济，图会荆郢。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刘毅传》、《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诏大司马太尉二府依旧辟召掾（十二年）

大司马明德懋亲，太尉道勋光大，并徽序彝伦，燮和二气，髦俊引领，思佐鼎饪。而雅尚冲挹，四门弗辟，诚合大雅谦虚之道，实违急贤赞世之务。昔浦轮载徵，异人并出；东平开府，奇士向臻，济济之盛，朕有钦焉。可敕二府，依旧辟召，必将明扬俊，嗣轨前贤矣。（《晋书·恭帝纪》）

◇诏大司马

大司马地隆任重，亲贤莫贰。虽府受节度，可身无致敬。（《晋书·恭帝纪》。案：此安帝诏恭帝耳。《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晋中兴书》恭帝诏云云，误。）

◇进刘裕为宋公诏（十二年十月）

夫嵩、岱配极，则乾道增辉，藩岳作屏，则帝王成务。是以夏、殷资昆、彭之伯，有周倚齐、晋之辅。鉴诸前典，仪刑万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

太尉公命世天纵，齐圣广渊，明烛四方，道光宇宙。爰自□□初迪，则投勤心王国，妖蝥孔炽，则功存社稷。固以四维是荷，万邦攸赖者矣。暨桓玄僭逆，倾荡四海，公深秉大节，灵武霆震，弘济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勋德，铭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岷顺轨，克黜方难，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内外，仰兴绝风，傍嗣逸业。秉礼以整俗，遵王以垂训，声教远被，无思不洽。爰暨木居海处之酋，被发雕题之长，莫不忘其陋险，九译来庭，此盖播诸徽策，靡究其详者也。曩者永嘉不纲，诸夏幅裂，终古帝居，沦胥戎虏，永言园陵，率土同慕。公明发遐慨，抚机电征，亲董侯伯，棱威致讨。旗首涂，则八表响震；偏师先路，则多垒云彻。旧都载清，五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礼，百城屈膝，千落影从。自篇籍所载，生民以来，勋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昔周、吕佐睿圣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钺，一时指麾，皆大启疆宇，跨州兼国。其在桓、文，方兹尤俭，然亦显被宠章，光锡殊品。况乃独绝百代，顾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鉴古训，思遵令图。以公深秉冲挹，用阙大礼，天人引领，于兹历载。况今禹迹齐轨，九奥同文，司勋抗策，普天增伫。遂公高挹，大愆国章，三灵眷属，朕实祗惧。便宜显答群望，允崇盛典。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彟 戾绶。（《宋书·武帝纪》中。案：《九锡文》傅亮作，疑此及《晋爵宋王诏》亦亮作，以无左证，故编于此。）

◇慰劳刘裕诏（义熙十三年）

逋寇阻隘，晏安假日。举斧函谷，规延王诛。群师勤王，将离寒暑。公躬秉钺，棱威首涂。戎辂载脂，则郊垒叠卷；崤陕甫践，则潼塞开扃。姚泓窘逼，弃城送死。蓝田偏师，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获蔽野。伪首奔迸，华戎云集。积纪逋寇，旦夕夷殄。（《宋书自序》）

◇进宋公爵为王诏（义熙十三年十月）

朕闻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则大宝以尊德，下则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勋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锡，四海来王，姬旦飨龟、蒙之封。夫翼圣宣绩，辅德弘猷，礼穷元赏，宠章希世。况明保冲昧，独运陶钧者哉！

朕以不德，遭家多难。云雷作《屯》，夷羿窃命，失位京邑，遂播蛮荆，艰难卑约，制命凶丑。相国宋公，天纵睿圣，命世应期，诚贯三灵，大节宏发。拯朕躬於巢幕，回灵命於已崩，固已道穷北面，晖格八表者矣。及外积全国之勋，内累戡黎之伐，芟夷强妖之始，蕴崇奸猾之源，显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绩，莫不云行雨施，能事毕举，谅已方轨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丧师，绵逾十纪，五都分崩。然正朔时暨，唯三秦悬隔，未之暂宾。至今羌虏袭乱，淫虐三世，资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关，庙算韬略，不谋之日久矣。公命世抚运，阐曜威灵，内研诸侯之虑，外致上天之罚。故能仓兕甫训，则许、郑风偃；钲钺未指，则洛雾披。俾旧阙之阳，复集万国之轸，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俾朕负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远鉴前典，延即群谋，敬授殊锡，光启疆宇。乘马之制，有陋旧章；徽称之美，未穷上爵。岂足以显报懋功，允塞民望；藩辅王畿，长辔六合者乎。实以公每秉谦德，卑不可逾，难进之道，以宠为戚。是故降损盛制，且有後命也。自兹迄今，洪勋弥劭，棱威九河，魏、赵底服，回辕崤、潼，连城冰泮。遂长驱灞、，悬ㄩ龙门，逆虏姚泓，系颈就擒。百稔梗秽，涤於崇朝；祖宗遗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万世，其宁惟永，岂金石《雅》《颂》所能赞扬，实可以告於神明，勒铭嵩、岱者已。

朕又闻之，周道方远，则鸣岐，二南播德，则麟驺呈瑞。自公大号初发，爰暨告成，灵祥炳焕，不可胜纪，岂伊素雉远至，嘉禾近归而已哉！朕每仰鉴玄应，俯察人谋，进惟道勋，退惟国典，岂得遂公冲挹，而久蕴盛策。便宜敬行大礼，允副幽显之望。其进宋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川、北南顿凡十郡，益宋国。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宋书·武帝纪》中）

◇以檀祗为宋领军将军诏（十四年）

宋国始立，内外草创。禁旅王要，总司须才。右将军祗可为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宋书·檀祗传》）

◇追赠毛璩及弟瑾、瑗等诏（义熙中）

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虑外。葬送日近，益怀恻怆。可皆赠先所授官，给钱三十万、布三百匹。（《晋书·毛宝附传》。璩及弟瑾、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为谯纵所没。义熙中，始康太守时延祖上疏讼璩兄弟，於是诏。）

◇追赠魏咏之诏（义熙中）

魏咏之器宇弘邵，识局贞隐。同奖之诚，实铭王府。敷绩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陨丧，恻怆于心。可赠太常，加散骑常侍。（《晋书·魏咏之传》）

◇诏

今权顺所请，以申超世之美。（《文选·褚渊碑》注引《晋起居注》，安帝诏）

◇元功盛德，超前绝後。

《文选·齐安陆王碑》注引《晋起居注》，安帝诏。

◇下书讨桓玄（元兴元年正月）

竖子桓玄，故大司马不腆之息，少怀狡恶，长而不悛，遂与王恭，协同奸谋，阻兵内侮，三方云集，志在问鼎，窥拟神器。赖祖宗威灵，宰辅神略，忠义奋发，罪人斯殒。玄等猖狂失图，回舟鸟逝。便宜乘会，歼除奸源，于时同异之论，用惑庙策，遂使王宪废挠，宠授非所。犹冀玄当洗濯胸腑，小惩大诫，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据江湘，擅威荆郢，矫命称制，与夺在手。又对侍中王谧放肆丑言，欲纵凶毒，陵陷上京。无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弥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怀！宜明九伐，以宁西夏。尚书令、後将军元显可为征讨大都督、督十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以刘牢之为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锋，行征西将军，权领江州，命司马尚之入沔水。（《魏书·桓玄传》）

◇授刘裕策（义熙三年二月）

有扈滔在，夷羿乘衅，乱节于纪，实桡皇极。贼臣桓玄，怙宠肆逆，乃摧倾华、霍，倒拔嵩、岱，五岳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纵，藏器待时，因心资敬，誓雪国耻，慨愤陵夷，诚发宵寐。既而岁月屡迁，神器以远，忠孝幽寄，实贯三灵。尔乃介石胜机，宣契毕举，诉苍天以为正，挥义旅而一驱。奔锋数百，势烈激电，百万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冲鲸溃流，暴鳞奔汉，庙胜远加，重氛载涤，二仪廓清，三光返照，事遂永代，功高开辟，理微称谓，义感朕心。若夫道为身济，狱縻厥爵，况乃诚德既深，勋贯天人者乎。是用建兹邦国，永祚山河，言念载怀，匪云足报。往钦哉！俾屏余一人，长弼皇晋，流风垂祚，晖烈无穷。其降承嘉策，对扬朕命。（《宋书·武帝纪》上。）

◎恭帝

帝讳德文，字德文，安帝同母弟。初封琅邪王，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领司徒，录尚书事，元兴初迁车骑大将军。桓玄辅政，进太宰。及篡位，以为石阳县公。玄平，复为琅邪王，领徐州刺史，拜大司马，领司徒。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即位，改元元熙，在位二年，禅于宋，封零陵王。永初二年遇弑，谥曰恭皇帝。案：《宋书·王歆之传》云：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凡诸诏奏，皆其辞也。今以禅让诏策编入韶之集中。

◇北征上疏

请帅所莅，启行戎路，敬山陵。（《晋书·恭帝纪》）

◇复上疏乞奉辞陵庙

臣推毂阃外，将革寒暑，不获展情埏遂，私心罔极。伏愿天慈，特垂听许，使臣微诚粗申，即路无恨。（《晋书·恭帝纪》）

◇四府君祧主议

太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则毁主不设，理可推矣。宜从范宣之言，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宋书·礼志三》。义熙九年四月，大司马琅邪王德文议，又略见《晋书·礼志》上。）

卷十三

◎左九嫔

九嫔名芬，齐国临人，秘书郎左思妹。泰始八年拜修仪，後为贵嫔，有集四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离思赋

生蓬户之侧隔兮，不闲习於文符。不见图画之妙像兮，不闻先哲之典谟。既愚陋而寡识兮，谬忝藕厕於紫庐。非草苗之所处兮，恒怵惕以忧惧。怀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终之万虑。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意惨愦而无聊兮，思缠绵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厶暧而无光兮，气忄刘栗以洌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

昔伯瑜之婉娈兮，每彩衣以娱亲。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云以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於离别。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兆，心不自聊，泣涟廿兮。援笔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晋书·左贵嫔传》）

◇相风赋

（《御览》一百四十五引《左贵嫔集》目录）

◇孔雀赋

戴绿碧之秀毛，擢翠尾之修茎。饮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倏烁，应晨风以悲鸣。（《艺文类聚》九十一）

◇鹦武赋

色则丹喙翠尾，绿翼紫颈。秋敷其色，春耀其荣。（《艺文类聚》九十一）

◇白鸠赋（序）

泰始八年，鸠巢於庙阙，而孕白鸠一只，毛色甚鲜，金行之应也。（《御览》九百二十一）

◇松柏赋

何奇树之英蔚，记峻岳之嵯峨。被玄涧之逶迤，临渌水之素波。擢修本之丸丸，萃绿叶之芬葩。敷纤茎之茏苁，布秀叶之葱青。列疏实之离离，馥幽蔼而永馨。纷翕习以披离，气肃肃以清泠。应长风以鸣条，似丝竹之遗声。禀天然之贞劲，经严冬而不零。虽凝霜而挺干，近青春而秀荣。若君子之顺时，又似乎真人之抗贞。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宾氵食其实而长生。诗人歌其荣蔚，齐南山以永宁。（《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涪沤赋

览庶类之肇化，何涪沤之独灵。禀阴精以运景，因落雨而结形。不系根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立，故假物以资生。体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鲜熠以荧荧，似融露之将氵亭。亡不长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难，其败亦以易也。（《艺文类聚》八）

◇武帝纳皇后颂（咸宁二年。案：《艺文类聚》十五、《文选·芜城赋》注、《宣贵妃诔》注引此题皆如此。）

峨峨华岳，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惟渎之神，惟岳之灵。锺於杨族，载育盛明。穆穆我后，应期挺生。含聪履哲，岐嶷夙成。如兰之茂，如玉之荣。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飞声八极，翕习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备礼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归韩，诗人是咏。我后戾至，车服晖英。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庆。

翼翼圣皇，睿哲孔纯。愍兹狂戾，阐惠播仁。蠲衅涤秽，与时惟新。沛然洪赦，恩诏遐震。后这践阼，囹圄虚陈。万国齐欢，六合同欣。坤神舞，天人载悦。兴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气烟ㄉ，三光朗烈。既获嘉时，寻播甘雪。玄云厶蔼，灵液霏霏。既储既积，待阳而。燕见沾濡，柔润中畿。长享丰年，福禄永绥。（《晋书·左贵嫔传》，《艺文类聚》十五。）

◇杨皇后登祚颂

（《御览》一百四十五，引《左贵嫔集目录》）

◇德柔颂

邈邈德柔，越天之刚。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含纯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执德纯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厉，荡乎其平。敦兴圣道，率正不倾。令问不已，载路厥声。（《艺文类聚》二十一）

◇芍药花颂

（《御览》一百四十五引《左贵嫔集目录》）

◇郁金颂

伊此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芬香酷烈，悦目欣心。明德惟馨，淑人是钦。窈窕妃媛，服之礻离衿。永重名实，旷世弗沈。（《艺文类聚》八十一）

◇菊花颂

英英丽质，禀气灵和。春茂翠叶，秋耀金华。（《初学记》二十七。案：《艺文类聚》八十一以为传统妻辛氏作，未知孰是。）

◇神武颂

（《御览》一百四十五引《左贵嫔集目录》）

◇虞舜二妃赞

妙矣二妃，体应灵符。奉嫔于妫，光此有虞。沈湘示教，灵德永敷。惟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善，谅无泯乎。（《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周宣王姜后赞

昭昭宣王，克复前制。姜后，乃激乃厉。执心至公，以恢明世。（《艺文类聚》十五）

◇班婕妤赞

恂恂班女，恭让谦虚。辞辇进贤，辩祝理诬。形图丹青，名侔樊虞。

◇孟轲母赞

邹母善导，三徙成教。邻止庠序，俎豆是效。断织激子，广以坟奥。聪达知礼，敷述圣道。

◇狂接舆妻赞

接舆高洁，怀道行谣。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遗俗荣津，志远神辽。

◇荆武王夫人邓曼赞

天道恶盈，极数则微。邈哉邓曼，心英祸几。睹兆叹亡，考德知衰。贤智卓殊，邈哉难追。

◇齐杞梁妻赞

遭命不改，逢时险屯。夫卒莒场，郊吊不宾。哀崩高城，诉情穹。遂赴淄川，托躯清津。

◇齐义继母赞

圣教玄化，礼贵信诚。至哉继母，行合典经。不遗宿诺，义割私情。表德来裔，垂则後生。

◇鲁敬姜赞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则高，於理斯明。垂训子宗，厉发奇声。宣尼三叹，万代遗馨。（已上并《艺文类聚》十八）

◇德刚赞

温温德刚，实秉道纯。履此圣义，体此敦仁。笃物博好，靡疏靡亲。九族怀附，邦邑望尘。贵实贱华，尚素安贫。虽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崇，譬之生民。褒饰之誉，谓之谤身。惟义是存，惟道是遵。（《艺文类聚》二十一）

◇巢父惠妃赞

泱泱长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载咏载歌。垂纶一壑，万象匪多。神乎畅矣，缅同基阿。（《艺文类聚》三十六）

◇纳杨后赞

清和协极，二仪降灵。启兹杨族，仁哲诞生。徽音内发，有馥其馨。玄符表运，作合圣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贞。良辰纳币，三光清明。元公执挚，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告成。卿士庶僚，烂其充庭。赫赫华宗，奕世载荣。谦光其尊，在满戒盈。受兹介福，垂祚益龄。（《艺文类聚》十六）

◇元皇后诔（并上表）

伏惟圣善宣慈，仁洽六宫。含弘光大，德润四海。妾闻之前志，卑不诔尊，少不诔长。杨雄臣也，而诔汉后；班固子也，而诔其父。皆以述扬景仁，显之竹帛。岂所谓三代不同礼，随时而作者乎。（《艺文类聚》十五）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晋元皇后杨氏崩，呜呼哀哉！昔有莘适殷，姜姒归周，宣德中闱，徽音永流。樊卫二姬，匡齐翼楚；马邓两妃，亦毗汉主。峨峨元后，光嫔晋宇。伉俪圣皇，比踪往古。遭命不永，背阳即阴。六宫号兆，四海恸心。嗟余鄙妾，衔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纪述？托辞翰林。乃作诔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杨。奕世朱轮，耀彼华阳。惟岳降神，显兹祯祥。笃生英媛，休有烈光。含灵握文，异于庶姜。和畅春日，操厉秋霜。疾彼攸遂，敦此义方。率由四教，匪怠（《艺文类聚》作「容德」。）匪荒。行周六亲，徽音显扬。显扬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纳，聿嫔圣皇。正位闺阈，惟德是将。鸣有节，发言有章。仰观列图，俯览篇籍。顾问女史，咨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中馈，执事有恪。

于礼斯劳，于敬斯勤。虽曰齐圣，迈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广弘仁。终温且惠，帝妹是亲。经纬六宫，罔不弥纶。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阳，鸣鸠告时。躬执桑曲，率导媵姬。成蚕蔟，分茧理丝。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庙，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涂山翼禹。惟卫惟樊，二霸是辅。明明我后，异世同矩。亦能有乱，谋及天府。内敷阴教，外毗阳化。绸缪庶正，密勿夙夜。恩从风翔，泽随雨播。中外礻是福，遐迩咏歌。

天祚贞吉，克昌克繁。则百斯庆，育圣育贤。教逾妊姒，训迈姜原。堂堂太子，惟国之元。济济南阳，为屏为藩。本支庵艾四海荫焉。微斯皇妣，孰兹克臻。曰乾盖聪，曰圣允诚。积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陨匪倾。如彭之齿，如聃之龄。云胡不造，于兹祸殃。寝疾弥留，寤寐不康。巫咸骋术，和鹊奏方。祈祷无应，尝药无良。形神将离，载昏载荒。奄忽崩殂，湮精灭光。哀哀太子，南阳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伤。呜呼哀哉！阖宫号兆，宇内震惊。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恸雷骇，流泪雨零。欷不已，若丧所生。

惟帝与后，契阔在昔。比翼白屋，双飞紫阁。悼后伤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陨落。追维我后，实聪实哲。通于性命，达于俭节。送终之礼，比素上世。礻遂无珍宝，含无明月。潜辉梓宫，永背昭晰。臣妾哀号，同此断绝。庭宇遏密，幽室增阴。空设帷帐，虚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难寻。悠悠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爽，岂浮岂沈。丰奠日陈，冀魂之临。孰云元后，不闻其音。

乃议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龟筮，龟筮袭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启明始出。星陈夙驾，灵舆结驷。其舆伊何？金根玉箱。其驷伊何？二骆双黄。习习容车，朱服丹章。隐隐需轩，弁む裳。华毂曜野，素盖被原。方相仡仡，旌翻翻。挽童引歌，白骥鸣辕。观者夹涂，士女涕涟。千乘万骑，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弘高显敞，据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尘轨，号兆衢路。王侯卿士，云会星布。群官庶僚，缟盖无数。咨嗟通夜，东方云曙。百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临，同哀并慕。涕如连云，泪如湛露。扃既阖，窈窈冥冥。有夜无昼，曷用其明。不封不树，山坂同形。

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过，今亦孟秋。自我衔恤，倏忽一周。衣服将变，痛心若抽。逼彼礼制，惟以增忧。去此素衣，结恋灵丘。有始有终，天地之经。自非三光，（《艺文类聚》作「昧」。）谁能不零。存播令德，没图丹青。先哲之志，以此为荣。温温元后，实宣慈焉。抚育群生，恩惠滋焉。遗爱不已，永见思焉。悬名日月，垂万春焉。呜呼庶妾，感四时焉。言思言慕，涕涟ㄝ焉。（《晋书·左贵嫔传》，《艺文类聚》十五。）

◇万年公主诔

昔蒲衣早智，周晋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经。猗欤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齿，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阙。何华之繁，而实不结。雨坠风逝，形影长灭。赫赫京室，河洛所经。阴精发曜，降兹淑灵。笃生公主，诞膺休桢。秀出紫微，日晖月明。既睇艳姿，徽音孔昭。盼其媚，婉曼其高。宠玩轩陛，如琼如瑶。虽则弱齿，双德兼苞。五福所集，闻之先民。积善锺庆，德辅仁。宜终淑美，光晖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晔晔荣曜，芳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茕茕稚魂，飘飘遐翔。於戏何辜，痛兹不福。生而何晚，殁而何速。酷矣皇灵，谬哉司禄。呜呼哀哉！日月载驰，白露凝结。自主薨徂，奄离时节。吉凶乖邈，存亡异制。将迁幽都，潜神永翳。呜呼公主！魂岂是绥。岌岌灵需，骏驷。挽僮齐唱，悲音激摧。士女欷，高风增哀。一日不见，采萧作歌。况我公主，形灭体讹。精灵迁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泪滂沱。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六。又《初学记》十。）

◇目录

《左贵嫔集》有《离思赋》、《相风赋》、《孔雀赋》、《松柏赋》、《涪沤赋》、《纳皇后颂》、《杨皇后登祚颂》、《芍药花颂》、《郁金颂》、《菊花颂》、《神武颂》、《四言诗》四首、《武元皇后诔》、《万年公主诔》。（《御览》一百四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惠废贾皇后

后名南风，小名时，平阳人，太宰贾充女，泰始八年册拜为太子妃。惠帝即位，立为皇后，永康元年为赵王伦所废，矫诏赐死，在位十一年。

◇矫诏授楚王玮（元康元年六月）

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晋书·楚王玮传》。贾后使惠帝为诏，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复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玮遂勒军收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杀之。玮坐矫制斩，百姓为之立祠。贾后先恶亮，又忌玮，故以计相次诛之。案：玮传似此诏贾后逼帝为之，《惠帝纪》作贾后矫诏。）

◇乞以王礼葬愍怀太子表

不幸丧亡，伤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怀，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规为稽颡，正其名号。此志不遂，重以酸恨。虽罪在莫大，犹王者子孙，便以匹庶送终，情实怜愍。特乞天恩，赐以王礼。妾诚暗浅不识礼义。不胜至情，冒昧陈闻。（《晋书·愍怀太子传》）

◎明穆庾皇后

后讳文君，颍川鄢陵人，丞相军谘祭酒庾琛女，明帝太宁（元年立为皇后。成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苏峻陷京师，为所逼辱，以忧崩，在位六年。）

◇天子拜敬保傅诏

尊师重道，帝王之所宜务，况童幼方赖师训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贤之礼。（《通典》六十七）

◇报卞壶诏

帝须成人，更详师傅之礼。（《通典》六十七）

◎康献褚皇后

后讳蒜子，河南阳翟人，征北将军褚裒女。康帝为琅邪王，纳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穆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升平元年归政居崇德宫，及哀、废二帝时，复临朝称制。简文即位，尊为崇德皇太后。孝武即位，复临朝称制，太元元年归政，至九年崩。在位四十年。

◇答蔡谟等奏请临朝诏（建元二年九月）

帝幼冲，当赖群公卿士将顺匡救，以酬先帝礼贤之意，且是旧德世济之美，则莫重之命不坠，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恳到，形于翰墨，执省未究，以悲以惧。先后允恭谦抑，思顺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为国计。岂敢执守冲暗，以违先旨。辄敬从所奏。（《晋书·康献褚后传》）

◇振恤诏（永和元年九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百姓劳弊，其共思详所以振恤之宜，及岁常调非军国所急者，并宜停之。（《晋书·穆帝纪》）

◇免蔡谟为庶人诏（永和六年十二月）

谟先帝师傅，服事累世。且归罪有司，内讼思愆。若遂置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旧制，免为庶人。（《晋书·蔡谟传》）

◇答殷融等重议敬父诏（永和九年）

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详之。（《晋书·康献褚后传》，《通典》六十七。）

◇答何充诏

具所启旧典，诚无以相易，然此实所悚惧不宁者也。（《通典》六十七）

◇以蔡谟为光禄大夫诏（永和十年）

前司徒谟，以道素著称，轨行成名，故历事先朝，致位台辅。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责。自尔以来，阖门思愆，诚合大臣罪己之义。以谟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书·蔡谟传》）

◇归政诏（升平元年正月）

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亻黾亻免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晋书·康献褚后传》）

◇归崇德宫手诏群公

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凭。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馀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晋书·康献褚后传》）

◇以琅邪王奕承大统诏（兴宁三年二月）

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晋书·废帝纪》）

◇以会稽王昱承大统诏（太和六年十一月）

丞相、录尚书、会稽王体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虚，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宜从天人之心，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晋书·简文帝纪》）

◇答群臣奏请临朝诏（咸安二年七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晋书·康献褚后传》）

◇拯恤诏（宁康二年四月）

顷玄象或愆，上天表异，仰观斯变，震惧于怀。夫因变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克意复心，以思厥中？又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夙夜惟忧，不能忘怀，宜时拯恤，救其雕困。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晋书·孝武帝纪》）

◇赐米穷民诏（宁康三年十二月）

顷日蚀告变，水旱不适。虽克己思救，未尽其方。其赐百姓穷者米人五斛。（《晋书·孝武帝纪》）

◇归政诏（太元元年正月）

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晋书·康献褚后传》）

◇收于法开令（升平五年五月）

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视脉，但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付廷尉。（《高僧传》四）

◇以琅邪王丕奉大统令（升平五年五月）

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晋书·哀帝纪》）

◇以废帝奕为东海王令（太和六年十一月）

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殁，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晋书·废帝纪》）

◎穆章何皇后

后讳法倪，庐江人，散骑侍郎何准女。穆帝升平元年立为皇后，无子。哀帝即位，居永安宫，及桓玄篡位，降为零陵县君，与安帝俱西。玄败，复还京师，元兴三年崩，在位四十八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令减膳（元兴三年）

戎车屡警，黎元阻饥，而膳御丰靡，岂百姓同其俭约。减损供给，勿令游过。（《晋书·穆章何后传》）

卷十四

◎安平王孚

孚字叔达，宣帝弟，建安中选为平原侯植文学掾，迁太子中庶子。魏受禅，转中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加骑都尉，出为河内典、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转清河太守。明帝即位，迁度支尚书。齐王时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进爵长社县侯。加侍中，迁司空，代王凌为太尉。高贵乡公时转太傅，陈留王时封长乐公，武帝受禅，封安平王，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泰始八年薨，年九十三，谥曰献王。

◇请造沁口石门表（魏黄初中）

野王典农中郎将臣孚言：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沁水，源出铜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臣辄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数万馀枚，臣以为累方石为门，若天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塞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臣孚言。（《水经·沁水篇注》）

◇奏吊陈群母（魏太和中）

寻故事，自魏兴，无三公丧母吊祭。辄访韦诞、王肃、高堂隆、秦静等，云汉太傅胡广丧母，天子使谒者以中牢吊祭送葬。（《通典》八十三）

◇奏永宁宫（魏嘉平六年九月）

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孚、大将军武阳侯臣师、司徒万岁亭侯臣柔、司空文阳亭侯臣冲、行征西安东将军新城侯臣昭、光禄大夫关内侯臣邕、太常臣晏、卫尉昌邑侯臣伟、太仆臣嶷、廷尉定陵侯臣毓、大鸿胪臣芝、大司农臣祥、少府臣袤、永宁卫尉臣桢、永宁太仆臣阁、大长秋臣模、司隶校尉颍昌侯臣曾、河南尹兰陵侯臣肃、城门校尉臣虑、中护军永安亭侯臣望、武卫将军安寿亭侯臣演、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ｅ、屯骑校尉关内侯臣陔、步兵校尉临晋侯臣建、射声校尉安阳乡侯臣温、越骑校尉睢阳侯臣初、长水校尉关内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ダ、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书监安阳亭侯臣诞、散骑常侍臣瑰、臣仪、关内侯臣芝、尚书仆射光禄大夫高乐亭侯臣毓、尚书关内侯臣观、臣嘏、长合乡侯臣亮、臣赞、臣骞、中书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钤、博士臣范、臣峻等稽首言：臣等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祖勋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後宫瞻观。又於广望观上，使怀、信等於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观上以为宴笑。於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怀、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华、勋曰：「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职，何以得尔？」华、勋数谗毁景。帝尝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景语帝曰：「先帝持门户急，今陛下日将妃后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不可令皇太后闻。景不爱死，为陛下计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与我事！」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贵人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语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从所爱耳，太后必违我意，知我当往不也？」后卒待张皇后疏薄。太后遭阳君丧，帝日在後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皇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语景等：「太皇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数往至故处啼哭，私使暴室厚殡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园竹间戏，或与从官携手共行。熙白：「从官不宜与至尊相提挈。」帝怒，复以弹弹熙。日游後园，每有外文书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视。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讲学，不欲，使行来，帝径去；太后来问，辄诈令黄门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更共谄媚。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臣等忧惧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虽杀身毙命不足以塞责。今帝不可以承天绪，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使司徒臣柔持节，与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庙。臣谨昧死以闻。（《魏志·齐王芳纪》注引《魏书》）

◇奏请葬高贵乡公以王礼（魏甘露五年五月）

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於郑」，不能事母，故绝之於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存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魏志·高贵乡公纪》）

◇奏请易服复膳（泰始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𢖍、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闵履之於布衣，未足以逾。（《宋志》作「喻」。）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者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文帝崩，国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彻膳。太宰司马孚等奏。）

◇重奏

伏读圣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对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槁，水饮蔬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孚等重奏。）

◇奏止诣陵（泰始二年八月）

太宰安平王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哀毁蔬食，有损神和。今虽秋节，尚有馀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竦息，以为宜降抑圣情，以慰万国。」（《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

◇重奏

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後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进退无当，不敢奉诏。（《晋书・礼志》中，秀等重奏。《宋书・礼志二》作「孚等重奏」。案：《晋志》全用《宋志》而改作秀者，岂此奏见秀集中耶？今仍从《宋志》。）

◇又奏

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参议宜如前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礼志》中，秀等又奏。《宋书·礼志》二作「孚等又奏」。）

◇皇后铭旌议（魏景初元年）

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称姓，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於魏乎，尊称皇后，彰以谥号，何待於姓乎？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晋书·安平王孚传》）

◇临终遗令（泰始八年）

有魏贞士河南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晋书·安平王孚传》）

◎下邳王晃

晃字子明，孚第五子，魏封武始亭侯，拜黄门侍郎，改封西安男，出为东莞太守。武帝受禅，封下邳王就国。後为长水校尉、南中郎将，拜尚书，迁右仆射，太康中出为镇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惠帝即位，徵拜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领护军，守尚书令，代陇西王泰为司空，加侍中。元康六年薨，谥曰献王。

◇奏废杨太后

皇太后与骏潜谋，欲危社稷，不可复奉承宗庙，配合先帝。宜贬尊号，废诣金墉城。（《晋书·武悼杨后传》）

◎河间王

字文载，孚孙。初袭父瑰爵为太原王，咸宁三年改封河间王，元康初为北中郎将，监邺城，寻迁平西将军，镇关中。赵王伦诛，进侍中太尉，寻举兵讨齐王ぁ，ぁ败，复攻长沙王，及死，以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寻劫迁车驾，为东海王越等所败，逃入太白山。永嘉初徵为司徒，南阳王模遣将杀之。

◇矫诏讨刘舆

得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颍川太守刘舆迫胁骠骑将军，距逆诏命，造构凶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擅劫郡县，合聚兵众，擅用苟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绎等其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建武将军吕朗、广武将军骞ァ、建威将军刁默为军前锋，共会许昌，除舆兄弟。（《晋书·惠帝纪》，永兴二年十月，诏云云。又见《刘舆传》，以为河间王矫诏。）

◇表废齐王ぁ

王室多故，祸难罔已。大司马ぁ虽唱义有兴复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宁社稷，实成都王之勋力也。而ぁ不能固守臣节，实协异望。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官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仪。京城大清，篡逆诛夷，而率百万之众东来绕洛城。阻兵经年，不一朝觐，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坏乐官市署，用自增广。辄取武库秘杖，严列不解。故东莱王蕤知其逆节，表陈事状，而见诬陷，加罪黜徙。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沈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纵，无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张伟忄恫，拥停诏可；葛小竖，维持国命。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置腹心，实为货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臣受重任，蕃卫方岳，见ぁ所行，实怀激愤。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臣伏读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义，君亲无将。ぁ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同奋忠诚，废ぁ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ぁ阿衡之任。（《晋书·齐王ぁ传》。翊军校尉李含奔於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诛ぁ，因导以利谋。从之，上表云云。）

◎竟陵王

字孔伟，孚孙。初封乐陵亭侯，参相国军事。武帝受禅，封东平王，入为散骑常侍尚书。惠帝时迁大鸿胪，加侍中。赵王伦篡位，以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伦诛坐免。齐王ぁ辅政，举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军事，镇下邳。成都王颖辅政，进卫将军。迁车骑将军，怀帝即位，改封竟陵王，拜光禄大夫。洛阳陷，为乱兵所杀。

◇上言王昌求为前母服

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晋书·礼志》中。太康元年，东平王上言云云。案：「言疾」二字有脱误。《通典》八十九载此事云：後汉末，长沙人王毖上计至京师，值吴魏分隔，毖妻子在吴，身留中国，为魏黄门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後，昌为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相，至晋太康元年。吴平时毖前妻已卒，昌闻丧求去官行服，东平王上台评议。）

卷十五

◎东海王

越字元超，宣帝弟魏鲁相东武城侯馗之孙。父高密王泰，初为陇西王，立为世子，拜骑都尉，迁散骑侍郎。惠帝初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迁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领游击将军。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封东海王。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太安初迁司空，领中书监，加守尚书令。永兴初为大都督讨邺，以荡阴之败出奔下邳。惠帝西幸，以为太傅，不受。寻以司空领徐州都督，唱义奉迎大驾。光熙初以太傅录尚书事。永嘉初出镇许昌，寻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移镇鄄城，进司徒。以御刘聪入保京城，寻出军东屯於项，加九锡，自领豫州牧。薨、谥曰孝献王。军没於贼，追贬为县王。

◇敕世子毗

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型；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世说·赏誉篇》。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云云，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又见《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晋中兴书》。）

◇与赵穆、王承、阮瞻、邓攸、谢鲲等书

礼：年八岁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师训之则。十年曰幼学，明可以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受者浅，体之所安者深。是以闲习礼度，不如式瞻轨仪；讽味遗言，不如亲承辞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质，不闻道德之风，欲屈诸君，时以闲豫，周旋燕诲也。（《世说·赏誉篇》注引赵《吴郡行状》。又见《晋书·阮瞻传》。）

◇承制起陈敏书

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及遭冰昌之乱，则首率义徒，以寡敌众。外无强兵之援，内无运筹之侣，只身挺立，雄略从横，擢奇谋於马首，奋灵计於临危，金声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扬楚。攻坚陷险，三十馀战，师徒无亏，敌自灭。五州复全，苞茅入贡，岂非将军之功力哉！

今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将军孙吴之术既明，已试之功先著，孤与将军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难居之思，舍执戈，来恤国难。天子远巡，銮舆未反，引领东眷，有怀山陵。当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军戮力，王辂有旋。将军率将所领，承书风发，米布军资，惟将军所运。（《晋书·陈敏传》）

◇与江统书

昔王子师作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此求者不？知君举高平郄道微为贤良，陈留阮宣子为直言，济北程弘叔为方正，皆於时选为允。（《御览》二百六十三引《江家传》。又《晋书·江统传》有前五句。）

◇檄方镇兵讨石勒

皇纲失御，社稷多难。孤以弱才，备当大任。自顷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乡便为戎州，冠带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为忧惧，皆由诸侯蹉跎，遂及此难。投袂忘履，讨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义奋。当须合会之众，以俟战守之备。宗庙主上，相赖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风奋发，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晋书·东海王越传》）

◎范阳王

字武会，宣帝弟馗之孙，咸宁五年嗣父绥为范阳王，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累迁尚书。惠帝时出为安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许昌，进位征南将军。永兴初为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将军、持节，领豫州刺史。王浚又表领冀州刺史。光熙元年，以迎大驾功拜司空，寻薨。（案：本传作「司徒」，《惠纪》作「司空」，当有一误。）

◇上表言河间王等宜委任如旧自愍怀被害，皇储不建，委重前相，辄失臣节。是以前年太宰与臣，永惟社稷之贰，不可久空，所以共启成都王颖，以为国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讠皮宜远，而谗说殄行。此皆臣等不聪不明，失所宗赖。遂令陛下谬於降授，虽戮臣等，不足以谢天下。今大驾还宫，文武空旷，制度荒破，靡有孑遗。臣等虽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谓张方与臣等不同。既惜所在兴异，又以太宰德允元，著於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张方受其指教，为国效节。昔年之举，有死无贰。此即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节，且虑事翻之後，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还耳。原其本事，实无深责。臣闻先代明主，未尝不全护功臣，令福流子孙。自中间以来，陛下功臣初无全者，非独人才皆劣，其於取祸，实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丧其积年之勋，既违《周礼》议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复为陛下致节者。巨等此言，岂独为一张方，实为社稷远计，欲令功臣长守富贵。臣愚以为宜委太宰以关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废兴损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辄畴谘。此则二伯述职，周召分陕之义，陛下复行於今时。遣方还郡，令群后申志，时定王室。所加方官，请悉如旧。此则忠臣义士有劝，功臣必全矣。司徒戎，异姓之贤；司空越，公族之望，并忠国爱主，小心翼翼，宜干机事，委以朝政。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藩。臣等竭力捍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则四祖之业，必隆於今，日月之晖，昧而复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晋书·范阳王传》，与东平王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案：篇末云：「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则此篇是表也。）

◇又上表理成都王颖

成都王失道，为奸邪所误，论王之身，不宜深责。且先帝遗体，陛下群弟，自元康以来，罪戮相寻，实海内所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废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许。若废黜寻有祸害，既伤陛下矜慈之恩，又令远近恒谓公族无复骨肉之情，此实臣等内省悲惭，无颜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晋书·范阳王传》）

◎彭城王

安伟德，宣帝弟馗之玄孙。初为高密王据嗣，至彭城王雄坐奔苏峻伏诛，更入继本宗。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迁大宗正秘书监。以风疾更拜光禄大夫，领大宗师。疾甚解职，咸康八年薨。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有集二卷。

◇上言宜敕作乐贤堂佛像颂

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御览》六百五十七引《晋书》。帝下其议，以蔡谟言遂寝。又见《晋书·蔡谟传》。）

◎谯王承

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进之孙，拜奉车都尉。奉朝请，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惠帝末拜游击将军，永嘉中避乱渡江。元帝镇扬州，以为军谘祭酒。愍帝徵为龙骧将军，不行。元帝为晋王承制，嗣父逊为谯王。太兴初拜屯骑校尉，加辅国将军，领左军将军，加散骑常待。寻出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为王敦将魏等所攻。城陷，荆州刺史王e承敦旨杀之。敦平，追赠车骑将军，谥曰闵。

◇答安南将军甘卓书

季思足下：劳於王事。天纲暂圮，中原丘墟。四海义士，方谋克复，中兴江左，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暗短，托宗皇属。仰豫密命，作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夏，亲奉中诏，成规在心。伯仁诸贤，扼腕歧路，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豺狼易惊，遂肆丑毒，闻知骇踊，神气冲越。子来之义，人思自百，不命而至，众过数千．诚足以决一旦之机，摅山海之愤矣。然迫於仓卒，舟楫未备，魏李恒，寻见围逼，是故事与意违，志力未展。猥辱来使，深同大趣；嘉谋英算，发自深衷。执读周复，欣无以量。足下若能卷甲电赴，犹或有济；若有孤疑，求我枯鱼之肆矣。兵闻拙速，未睹工迟。季思足下，勉之勉之！书不尽意，绝笔而已。（《晋书·谯王承传》）

◎谯王无忌

无忌字公寿，承子，嗣封谯王。咸和中拜散骑侍郎，累迁屯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建元初迁散骑常侍，转御史中丞，出为辅国将军、长沙相。又领江夏相，寻转南郡、河东二郡太守，以从平蜀功进前将军。永和六年薨，赠卫将军，谥曰烈王。有集九卷。

◇圆竹扇赋

止若垂棘曜匣，游若羲和朝征。静无为而虚寂，动感通而风生。（《书钞》一百三十四）

◇京兆府君迁主议

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皇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庙，征西东面。（《宋书·礼志三》）

◇王允之表郡与祖名同乞改授议

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也。（《通典》一百四。咸康八年，诏以王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允之表郡与祖会名同，乞改授。诏曰：「祖讳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详之。」给事黄门侍郎谯王无忌议以为。）

◎谯王恬

恬字元愉，无忌子，嗣封谯王。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简文即位，迁右卫将军，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书，转侍中，领右卫将军，补吴国内史，又领太子詹事。孝武时复为御史中丞，拜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假节兖青二州刺史。太元十五年薨，赠车骑将军，谥曰敬王。

◇丧遇闰议

夫闰非正数，故附前月为称。至於月也，岂得为一。臣请以宿度论之。闰所附月尽之夕，宁犹见乎？又闰之初，岂不始魄。以兹言之，可不为两月邪？无是月正数耳，非无此月也。若用闰详，则亏二十五月之大断，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远日之谓。二三无据，义实致疑，愚谓正周而除，於礼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允。（《通典》一百，御史中丞谯王恬议。）

◎谯王尚之

尚之字伯道，恬子，为秘书郎，迁散骑侍郎，出为振威将军广陵相。寻嗣，封谯王，为骠骑谘议参军。以讨王恭功，拜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假节，寻进号前将军，讨桓玄，兵溃被擒，斩於建康市。安帝反正，追赠卫将军，谥曰忠王。

◇与张新安论孔释书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响。圣言明审，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孔周，典谟训诰，靡不周备，未有述三世显叙报应者也。彼众圣皆穷理尽性，照晓物缘，何得忍视陷溺，莫肯援接，曾无一言，示其津迳。且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博硕肥遁，上帝是享。以此观之，盖所难了。想二三子扬才而陈，使划然有证，祛其惑焉。（《弘明集》十二）

◎司马休之

休之字季预，尚之弟，以讨王恭功拜龙骧将军襄城太守，镇历阳。为桓玄所败，奔於慕容超，闻义兵起南归。武陵王遵承制以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复为桓振所败。徵拜後将军、会稽内史。卢循入寇，加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坐事免。及刘毅诛，复为都督荆雍梁陈宁益六州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与雍州刺史鲁宗之谋讨刘裕，为裕所败，奔於姚兴。兴死，依姚泓。泓灭，将奔於魏，未至道死。

◇上表谢罪

文思不能聿修，自诒罪戾，忧惧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无方，威训不振，致使子侄愆法，仰负圣朝，悚赧兼怀，胡颜自处。请解所任，归罪阙庭。（《晋书·司马休之传》。以兄子文思为乱，上疏。案：《宋书·武帝纪中》，休之上表自陈云：「裕远送文思，臣顺其此旨，表送章节。」则以此疏为表，今从之。）

◇上表自陈

臣闻运不常一，治乱代有，阳九既谢，圮终则泰。昔篡臣肆逆，皇纲绝纽，卜世未改，鼎祚再隆。太尉臣裕威武明断，首建义旗，除荡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复社稷，南剿卢循，北定广固，千载以来，功无与等。由是四海归美，朝野推崇。既位穷台牧，权倾人主，不能以道处功，恃宠骄溢。自以酬赏既极，便情在无上，刑戮逆滥，政用暴苛。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陛下四时膳御，触事县空，宫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寝疾之际，汤药不周，手与家书，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闻见，莫不伤怀愤叹，口不敢言。前扬州刺史元显第五息法兴，桓玄之衅，逃远於外，王路既开，始得归本。太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胤，绝而复兴，凡在有怀，谁不感庆。裕吞噬之心，不避轻重，以法兴聪敏明慧，必为民望所归，芳兰既茂，内怀憎恶，乃妄扇异言，无罪即戮。大司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计切逼，并狼狈请命。逆肆祸毒，誓不矜许，冤酷之痛，感动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故卫将军刘毅、右将军刘藩、前将军诸葛长民、尚书仆射谢混、南蛮校尉郗僧施，或盛勋德胤，令望在身，皆社稷辅弼，协赞所寄，无罪无辜，一旦夷灭。猜忍之性，终古所希。

臣自惟门户衰破，赖之获存，皇家所重，终古难匹。是以公私归冯，事尽祗顺。再授荆州，辄苦陈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陕，屡求解任，必不见听。前经携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诸子侄，悉留京辇。臣兄子谯王文思，虽年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游，未知防远，群丑交构，为其风声。裕遂翦戮人士，远送文思。臣顺其此旨，表送章节，请废文思，改袭大宗，遣息文宝送女东归。自谓推诚奉顺，理不过此。岂意裕苞藏祸心，遂见讨伐，加恶文思，构生众衅。群小之言，远近尊沓，而臣纯愚，暗信必谓不然。寻臣府司马张茂度狼狈东归，南平太守檀范之复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寻有审问，东军已上。裕今此举，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干，位居藩岳，时贤既尽，唯臣独存，规以翦灭，成其篡杀。镇北将军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并是裕所深忌惮，欲以次除荡，然後倾移天日，於事可易。

今荆、雍义徒，不召而集，子来之众，其会如林，岂臣无德所能绥致。盖七庙之灵，理贯幽显。辄授文思振武将军、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鲁轨进号辅国将军。臣今与宗之亲御大众，出据江津，案甲抗威，随宜应赴。今绛旗所指，唯裕兄弟父子而已。须克荡寇逆，寻绩驰闻。由臣轻弱，致裕凌横，上惭俯愧，无以厝颜。（《宋书·武帝纪》中。义熙十一年，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於狱赐死，率众军西讨，休之上表自陈。）

卷十六

◎司马彪

彪字绍统，宣帝从子高阳王睦之长子。魏时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後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卒，有《续汉书》八十三卷，《九州春秋》十卷，《庄子注》二十一卷，《战略》（《隋志》作《兵记》。二十卷，集四卷。）

◇驳祀六宗表

臣以为帝在于类，则者非天；山川属望，则海岱非宗。宗犹包山，则望何秩焉？伏与歆逵失其义也。六合之间，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数，非一位之名。阴阳之说，又非义也。并五纬以为一，分文昌以为二。箕毕既属於长，风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师复特为位。玄之失也，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遗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众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於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之。」又曰：龙见而雩，如此。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称也。雪霜之灾，非夫之所禳；雩祭之礼，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说有虞之典，故於学者未尽喻也。且类於上帝，即礼天也；望於山川，所及也。案《周礼》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无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时，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泽、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复无六宗之文，明六宗所，即《祭法》之所及，《周礼》之所祀，即《虞书》之所宗，不宜特复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职，掌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者，四时五帝之属也。如此，则群臣咸秩而无废，百礼遍修而不渎，於理为通。（《续汉·祭祀志中》注。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驳之云云。案：《晋书·司马彪传》：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在《郊祀志》。今《晋书》无《郊祀志》，惟《礼志》上载彪二语，盖本传所指，乃旧《晋书》也。）

◇与山巨源书

根枝失据，托命此别，告求矜愍，许见赈恤。穷人易感，悲喜兼怀。承命之後，情过挟纩。（《御览》四百八十六）

◇续汉书叙

「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於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於世祖，终於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晋书·司马彪传》）

◇续汉书光武纪论

昔羿浞篡夏数十年，少康生为仍牧正，能修德复夏，厥勋大矣。然尚有旅田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於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主，孰能堪之。讨贼平乱，克复炎汉，号称中兴者，无以加之矣。中国既定，柔远以德。爱慎人命，下及徭役。武功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抗文德，修经术，勋绩宏矣。（《御览》九十）

◇和帝纪论

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骄横之权，即昭帝毙上官之类矣。朝政遂一，民安职业，勤恤本务，苑囿希幸，远夷稽服，四域开泰，郡国言符瑞八千馀品，咸惧虚妄，抑而不宣云尔。（《御览》九十一）

◎新野王歆

歆字弘舒，扶风王骏子，太康中封新野县公。赵王伦篡位，以为南中郎将。寻从齐王ぁ举义，以功进封新野郡王，迁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襄阳。太安元年，张昌反，遇害，追赠骠骑将军。谥曰庄王。

◇上言张昌反状

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晋书·张昌传》）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仕魏为散骑侍郎，封万岁亭侯，拜东中郎将，进封广阳乡侯，免。寻拜左将军，加散骑常侍，假节监豫州军事，五等建。改封祁阳伯，转镇西将军。武帝受禅，封扶风郡王，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坐事贬为平西将军，免。寻拜抚军将军，延宁初进卫将军，加侍中。三年徙封汝南王，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开府，寻徵为侍中、抚军大将军，领後军将军，迁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武帝寝疾，以为大司马、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元康初徵为太宰，与太保卫辅政。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之。玮诛，追复爵位，谥曰文成王。

◇日蚀上言

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为灾；人伦失叙，故奸凶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仍兴。任城国都水流变赤。近三朝之始，日有蚀之。孟阳节过，坚冰未消。臣等琐才，叨据高位，可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显戮，以答天意。谨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绶。（《北堂书钞》五十引《晋八王故事》。太康七年正旦日蚀，诏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其咎安在，汝南王亮与司徒舒、司空上言。诏使冠履勿复通表。）

◇奏议刑法

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晋书·刑法志》。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云云。诏下其事，太宰汝南王亮奏。）

◎琅邪王亻由

字子将，宣帝第五子，魏时封南安亭侯，进东武乡侯，五等建，封南皮伯。武帝受禅，封东莞郡王，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徐州诸军事，改封琅邪王。平吴後，并督青州，加侍中，进大将军，薨，谥曰武王。

◇表山简

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书钞》六十八引镇东大将军司马亻由表。）

◎梁王彤

彤字子徽，宣帝第八子。魏时封平乐亭侯，五等建，改封开平子。武帝受禅，封梁王，除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太康中代孔洵监豫州军事，加平东将军，镇许昌。寻代不邳王晃监青徐州军事，进号安东将军。元康初转征西将军，代秦王东都督关中军事，领护西戎校尉，加侍中。进督梁州，徵为卫将军，录尚书事，行太子太保。复为征西大将军，代赵王伦都督凉雍诸军事。屯好峙，徵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永康初进太宰，守尚书令。赵王伦篡位，以为阿衡。伦诛，复为太宰，领司徒，代高密王泰为宗师。薨，谥曰灵王。改谥曰孝王。

◇理马敦疏

敦固守孤城，独当穷寇，以少御众，载离寒暑，临危奋节，保谷全城。而雍州从事，忌敦勋效，极推小疵，非所以褒奖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文选》潘岳《马督诔》。）

◎赵王伦

伦字子彝，宜帝第九子。魏嘉平初封安乐亭侯，五等建，改封东安子，拜谏议大夫。武帝受禅，封琅邪郡王，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中改封赵王，迁平北将军，镇邺城，进安北将军。元康初迁征西将军，镇关中，徵拜车骑将军、太子太傅，领右军将军。永康初，自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加九锡，永宁元年，迁惠帝於金墉城，改元建始。篡位四月，齐王ぁ等举义，迎帝反正，赐死。

◇矫诏废贾后

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晋书·赵王伦传》。永康元年四矫诏敕三部司马。）

◇迎惠帝复位诏

吾为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复位，吾归老于农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赵王伦传》。王舆以营兵七百馀人屯云龙门，使伦为诏。）

◎齐王攸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文帝第二子。出嗣景帝後，以从征王氵功封长乐亭侯。後袭景帝爵武阳侯，历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五等建，改封安昌侯，迁卫将军。武帝受禅，封齐王，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镇军大将军，加侍中，行太子少傅，咸宁二年代贾充为司空，太康三年迁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明年，遣就国，临行欧血死，谥曰献王。

◇下齐国相令

忝受思礼，不称惟忧。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请之。（《晋书·齐王攸传》。国相上长史缺，典书令请求差选。攸下令。）

◇下教诸吏慎刑

夫先王驭世，明罚敕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犹须督责。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惧烦简之宜，未审其要，故令刘、程二君详定。然思惟之，郑铸刑书，叔向不韪；范宣议制，仲尼讥之。令皆如旧，无所增损。其常节度所不及者，随事处决。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节。如有所阙，以赖股肱匡救之规，庶以免负。（《晋书·齐王攸传》）

◇藩王自选长史议

昔圣王封建万国，以亲诸侯，轨迹相承，莫之能改。诚以君不世居，则人心偷幸；人无常主，则风俗伪薄。是以先帝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应期创业，树建亲戚，听使藩国自除长吏。而今草创，制度初立，虽庸蜀顺轨，吴犹未宾，宜俟清泰，乃议复古之制。（《晋书·文六王齐王攸传》。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史，攸奏议，报不许。）

◇王昌前母服议

礼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诸儒皆以为父以他故子生异域，不及此亲存时归见之，父虽追服，子不从税，不责非时之恩也。但不相见，尚不服其先终，而况前母非亲所生，义不逾祖，莫往莫来，恩绝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称情立文之谓也。以为昌不宜追服。（《晋书·礼志》中。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节省议

臣闻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今方隅清穆，武夫释甲，广分休假，以就农业。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尽地利。昔汉宣叹曰：「与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赏罚，黜陟幽明，於时翕然，用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守。计今地有馀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通天下谋之，则饥者必不少矣。今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则天下之谷可复古政，岂患於暂一水旱，便忧饥馁哉！考绩黜陟，毕使严明，畏威怀惠，莫不自厉。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化日浅，靡财害谷，动复万计。宜申明旧法，必禁绝之。使去奢节俭，不奔农时，毕力稼穑，以实仓廪。则荣辱礼节，由之而生，兴化反本，於兹为盛。（《晋书·齐王攸传》。诏以比年饥馑，议所节省。攸奏，议云云。）

◇与山涛书

太子中庶子，东宫显职，加侍接左右，诚宜得笃粹有行检之人。想悉尊意，必允众望也。（《艺文类聚》四十九、《御览》二百四十五）

洗马今之清选，前後选文书才义也。（《书钞》六十六）

武长嗣笃敏有器思，今东宫洗马缺。（同上）

太子舍人夏后湛，秉心居正，理识明徵，应可郎也。（《书钞》一百六十）

舍人，今之清选也。（《书钞》六十六）

◇书

攸惶恐顿首顿首，望近未得谘承，以为委积。比已秋风，不审尊体何如，冀行得禀受，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三）

◇太子箴

伊昔上皇，建国立君，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业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统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贰己，储德既立，邦有所恃。夫亲仁者功成，迩佞者国倾，故保相之材，必择贤明。昔在周成，旦作傅，外以明德自辅，内以亲亲立固，德以义济，亲则自然。嬴废公族，其崩如山；刘建子弟，汉祚永传。楚以无极作乱，宋以伊戾兴难。张禹佞给，卒危强汉。辅弼不忠，祸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丧乃邦。无曰父子不间，昔有江充；无曰至亲匪贰，或容潘崇。谀言乱真，谮润离亲，骊姬之谗，晋侯疑申。固亲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以尊。自损者有馀，自益者弥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见亡戒危，睹安思存。冢子司义，敢告在阍。（《晋书·齐王攸传》。又《艺文类聚》四十八）

◎齐王ぁ

ぁ字景治，攸子。太康四年袭封齐王，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永康初，转游击将军，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赵王伦篡位，首举义兵，与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迎惠帝反正，拜大司马，加九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辅政。长沙王等发兵攻之，战败，斩於阊阖门外。永嘉中追谥曰武闵王。

◇上表理淮南王允

故淮南王允忠孝笃诚，忧国忘身。讨乱奋发，几於克捷。遭天凶运，奄至陨殁。逆党遘恶，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兴义兵，淮南国人自相率领，众过万人，人怀忄亢忾，愍国统灭绝，发言流涕。臣辄以息超继允後，以慰存亡。（《晋书·武十三王淮南王允传》）

◇表立清河王覃为皇太子

东宫旷然，冢嗣莫继。天下大业，帝王神器，必建储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将来而虚天绪，非祖宗之遗志，社稷之长计也。礼，兄弟之子犹子。故汉成无嗣，继由定陶；孝和之绝，安以绍兴。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众孙之中，於今为嫡。昔薄姬贤明，文则承位。覃外祖恢世载名德，覃宜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以宁四海之望。覃兄弟虽并出绍，可简令淑还以国胤，不替其嗣。辄谘大将军颖及群公卿士，咸同大愿。请具礼仪，择日迎拜。（《晋书·武十三王清河王遐传》）

◇奏理张华、裴、解系等

臣闻兴微继绝，圣主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见泯灭。张华、裴各以见惮取诛於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隆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後，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晋书·张华传》。又见《解系传》。）

◇奏劾王豹

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颠坠，与成都、长沙、新野共兴义兵，安复社稷，唯欲戮力皇家，与亲亲宗室腹心从事，此臣夙夜自誓，无负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异端，谓臣忝备宰相，必遘危害，虑在一旦，不祥之声可乔足而待，欲臣与成都分陕为伯，尽出藩王。上诬圣朝鉴御之威，下长妖惑，疑阻众心，尊沓背憎，巧卖两端，讪上谤下，谗内间外，遘恶导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鲁，乃诛少正；子产相郑，先戮邓析，诚以交乱名实，若赵高诡怪之类也。豹为臣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晋书·忠义王豹传》）

◇答郑方

孤不能致五阙，若无子，则不闻其过矣。（《晋书·齐王ぁ传》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七

◎西阳王

字延年，攸第三子。太康末封西阳县公，拜散骑常侍。元康初进爵为王，历步兵校尉、左军、骁骑将军，永康初进封郡王，永兴初拜侍中。坐长沙王废为庶人，寻为抚军将军。永嘉初拜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後军将军，寻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及即晋王位，进侍中太保。大兴初录尚书事，领大宗师。永昌初进太宰，後领太尉。咸和初免官，降为弋阳县王。苏峻矫诏复爵位，峻平赐死。

◇上书

朱旗南指，自相夷戮。（《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引虞预《晋书》。）

◇议温矫不应辞职

太宰、西阳王，司徒临颍公组，骠骑将军、即丘子导，侍中纪瞻，尚书周ダ，散骑常侍荀邃等议，以「昔伍员挟弓去楚，为吴行人以谋楚，诚志在报雠，不苟灭身也。温峤遭难，昔在河朔，日寻干戈，志刷雠恶，万里投身，归赴朝廷，将欲因时竭力，凭赖王威，以展其情，此乃矫之志也。无缘道路未通，师旅未进，而更中辞王事，留志家巷也。以为诚宜如明诏。（《晋书·礼志中》。案：《温峤传》有《三公八坐议》，与此意同，而文全异。今以彼篇入阙名类。）

◎楚王玮

玮字彦度，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历屯骑校尉。太康末徙封楚王，出为平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转镇南将军。惠帝即位，徵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加侍中，行太子少傅。为贾后所忌，使杀汝南王亮卫，坐矫诏斩。永宁元年追赠骠骑将军，谥曰隐王。

◇矫诏免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晋书·楚王玮传》）

◇手令告诸军

天祸晋室，凶乱相仍。间者杨骏之难，实赖诸君克平祸乱。而二公潜图不轨，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今辄奉诏，免二公官。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天所福也。悬赏开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晋书·楚王玮传》）

◇出令斩汝南王亮

能斩亮者，赏布千匹。（《晋书·汝南王亮传》）

◎长沙王

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案：《世说·言语篇》注引《八王故事》作：「第十七子」。太康十年封长沙王，拜员外散骑常侍。元康初，坐楚王玮罪贬为常山王。赵王伦篡位，以匡复功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迁骠骑将军开府，复封长沙王，拜大都督。东海王越废之，收送金墉城，寻为成都王颖所杀。谥曰厉王。

◇被收时上表

陛下笃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所鉴。诸王承谬，率众见责，朝臣无正，各虑私困。收臣别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枝党欲尽，陛下孤危。若臣死国宁，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无益於陛下耳。（《晋书·长沙王传》）

◇致成都王颖书

先帝应乾抚运，统摄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业，六合清泰，庆流子孙。孙秀作逆，反易天常，卿兴义众，还复帝位。齐王恃功，肆行非法，上无宰相之心，下无忠臣之行，遂其谗恶，离逖骨肉，主上怨伤，寻已荡除。吾之与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友于十人，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今卿复与太尉共起大众，阻兵百万，重围宫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将，示宣国威，未拟摧殄。自投沟涧，荡平山谷，死者日万，酷痛无罪。岂国恩之不慈，则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陆机不乐受卿节钺，将其所领，私通国家。想来逆者，当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还镇，以宁四海，令宗族无羞，子孙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复遣书。（《晋书·长沙王传》）

◎成都王颖

颖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案：《世说·言语篇》注引《八王故事》作「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太康末封成都王，後拜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为贾谧所忌，出为平北将军、镇邺，转镇北大将军。赵王伦篡位，以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举义兵，以匡复功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加太子太傅。及齐王ぁ诛，悬执朝政，寻与河间王举兵内逼拜丞相，又废太子，拜皇太弟。永兴初，败王师於荡阴，寻为河间王所废，复拜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范阳王幽之，缢死。）

◇复长沙王书

文景受图，武王乘运，庶几尧舜，共康政道，恩隆洪业，本枝百世。岂期骨肉豫祸，后族专权，杨贾纵毒，齐赵内篡。幸以诛夷，而未静息。每忧王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宠作祸，能不兴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云应。本谓仁兄同其所怀，便当内擒商等，收级远送。如何迷惑，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上离爱弟，推移辇毂，妄动兵威，还任豺狼，弃戮亲善。行恶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陆机董督节钺，虽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一彼一此，未足增庆也。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若能从太尉之命，斩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颖亦自归邺都，与兄同之。奉览来告，缅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进退也！（《晋书·长沙王传》）

◎吴王晏

晏字平度，武帝子。太康十年封吴王，历射声校尉、後军将军。赵王伦贬为宾徒县王，徙封代王。伦诛，复本封，拜上军大将军、开府，加侍中，永嘉中为太尉大将军。洛阳陷，遇害。後二年，第三子邺即愍帝入承大统，追赠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保，谥曰孝王，一曰敬王。

◇答郎中令陆云令五首

令：吾以顽弱，过蒙殊宠，夙夜祗惧。忝思先恩，承风诫以自错厉，得尔委曲，省以怃然。意既在俭约，又欲奉遵法宪，岂忘於心。国自宜有宅，城内求不可得。官徒右军来蹀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侧近宫掖，故於国作宅，不作观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画图，当往相示，动静以闻。（《陆云集》。国起西园第，表启宜遵节俭之制。王令。）

令：中间表作舍先画图，呈启间数，又五木林，无他镂饰，示无乃越法奢靡，古今无匹也。间外启作小楼，北望河东公主园宅，自不为观，故便听之耳。今行者叹息，致朝野之讥邪？省奏具意，敕毁之。（《陆云集》。西园第既成，有司启观，疏谏不可。王令。）

令：多丧故，乃初未与群官会同，比当请师友文学内外官属也。（《陆云集》。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宜飨宴通客，及引师友文学，观书问道。王令。）

令：多病疾难，以辞公事为自力。风疾连动，故未能用。小差当如所陈乞，每识忠至之诚，辄以存心。（同上）

令：多不快，不数朝觐，幸恩诏见恕耳。五日当入朝也。（《陆云集》。舆驾比出，启宜当入朝。王令。）

◎废太子

字熙祖，惠帝长子。封广陵王，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为贾后所忌，以元康九年废为庶人，幽於金墉城。明年，更幽於许昌，贾后矫诏杀之。越十日，贾后废死，策谥曰愍怀。

◇遗王妃书

鄙虽顽愚，心念为善，欲尽忠孝之节，无有恶逆之心。虽非中宫所生，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有如亲母。自为太子以来，敕见禁检，不得见母。自宜城君亡，不见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笃，父子之情，实相怜愍。於时表国家乞加徽号，不见听许。疾病既笃，为之求请恩福，无有恶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来，题言东宫发，疏云：「言天教欲见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须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陈舞见语：「中宫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须臾中宫遣陈舞见语：「闻汝表陛下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国耳。」中宫遥呼陈舞：「昨天教与太子酒枣。」便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与，使饮酒敢枣尽。鄙素不饮酒，既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饮？天与汝酒，当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会同一日见赐，故不敢辞，通日不饮三升酒也。且实未食，恐不堪，又未见殿下，饮此或至颠倒。」陈备复传语曰：「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耶？」遂可饮二升，馀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逼迫不得已，更饮一升。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砚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父母至亲，实不相疑，事理如此，实为见诬，想众人见明也。（《晋书·愍怀太子传》）

◎武陵王遵

遵字茂远，元帝孙。太元六年嗣父位为新宁王，十二年复封本国为武陵王，历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常中领军。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禄大夫。玄篡位，贬为彭泽侯。义兵起，总统万机，加侍中大将军、承制。安帝反正，拜太保。义熙四年薨！谥曰忠敬王。

◇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令

前龙骧将军休之，才干贞审，功业既成。历阳之战，事在机捷。及至势乖力屈，奉身出奔，犹鸠集义徒，崎岖险阻。既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可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晋书·宗室谯王传》）

◇追赠会稽王道子为丞相、元显为太尉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阔皇家，亲贤之重，地无与二。骠骑大将军内总朝维，外宣威略，志荡世难，以宁国祚。天未静乱，祸酷备锺，悲动区宇，痛贯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陨。今皇祚反正，幽显式叙，宜崇明国体，以述旧典。便可追崇太傅为丞相，加殊礼，一依安平献王故事。追赠骠骑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坟茔翳然，飘薄非所，须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迁改。可下太史详吉日，定宅兆。（《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

◇以梁王珍之为通直散骑郎令

梁王珍之，理悟贞立，蒙险违难，抚义怀顺，载奔阙庭。值寿阳扰乱，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骑郎。（《晋书·元四王梁王逢传》）

◇下毛璩令

益州刺史毛璩忠诚悫亮。自桓玄萌祸，常思蹑其後。今若平殄凶逆，肃清荆郢者，便当即授上流之任。（《晋书·毛宝传》）

◎会稽王道子

道子字道子，简文帝第五子，与孝武同母，简文临崩，封为琅邪王，太元初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进骠骑将军，领司徒。寻领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复领扬州刺史，封会稽王。安帝即位，进太傅扬州牧，解徐州，後复解扬州司徒。元兴元年为桓玄所害，玄败追赠丞相，谥曰文孝王。（《世说·言语篇》注作「孝文王」。）有集八卷。

◇命谒陵

今虽权制释服，至於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宋书·礼志》二。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

◇请徵戴逵疏

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隐逸·戴逵传》。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上疏。）

◇请崇正文李太妃名号启（太元十九年）

母以子贵，庆厚礼崇。伏惟皇太妃纯德光大，休攸锺。启嘉祚於圣明，嗣徽音於上列。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

◇皇太子纳妃启（太元二十一年）

皇太子系体宸极，年德并茂，宜简国媛，缉宣内教。故中书令太常王献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备，加之世载简正，庆深积善。佥曰：宜作配储宫，正位中馈。（《御览》一百四十九引《东宫旧事》）

◇与王彪之书

东海王来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礼，当是有疑。但先拜时，大礼已交，且拜时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阂耳。不得同之初婚，固当在於可通。（《通典》五十九）

◇答范尚书

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权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从事，岂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夺於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斯。以今方之，事情轻重，岂得同日，而欲执违耶？又今自拜时，未为备礼，暂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与国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通典》六十。王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诏其子与琅邪王昏。拜时，叔仁以丧辞，范尚书与会稽王笺，为申其意。会稽王答。）

◇与人书

异暑复何如，向见云，卿小苦疟，不乃以为患。治之，不遣不悉。司马道子白。（《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八

◎何曾

曾字颖考，陈国阳夏人，魏太仆夔子。黄初初袭父爵成阳（一作「阳武」）。亭侯，为平原侯文学。明帝时，累迁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景初中出补河内太守。齐王即位，徵拜侍中，嘉平中为司隶校尉，迁尚书。高贵乡公时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陈留王时迁征北将军，进封颍昌乡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武帝袭晋王位，以为晋丞相。及受禅，拜太尉、进爵为公，寻拜太保，领司徒，进太傅，又进太宰。咸宁四年卒，谥曰孝。太康末改谥曰元。

◇上魏明帝疏请隐核郡守

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权虽轻，犹专任千里，比之於古，则列国之君也。上当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当轻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则可安，非其人则为患。故汉宣称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诚可谓知政之本也。方今国家大举，新有发调，军师远征，上下劬劳。夫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愚惑之人，能厌目前之小勤，而忘为乱之大祸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虽难备，犹宜粗有威恩，为百姓所信惮者。臣闻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为意。在官积年，惠泽不加于人。然於考课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经延岁月，而无斥罢之期。臣愚以为可密诏主者，使隐核参访郡守，其有老病不隐亲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烦挠百姓者，皆可徵还，为更选代。（《晋书·何曾传》）

◇上魏明帝疏请选征辽东副将（景初二年正月）

臣闻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受任，则置假副。（《晋书》作「则置副佐」。）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隕缺不豫，则才足相代，其为国防，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辞诛罪，精甲锐锋，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馀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晋书》作「消引」。）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在副。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统御之尊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戒。臣愚以为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盛其礼秩，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魏志·明帝纪》注引《魏名臣奏》。又《晋书·何曾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贬庾纯

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礼、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新令亦如之。案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纯不求供养，其於礼、律未有违也。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纯荒醉，肆其忿怒。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而近习常人之失，应在讥贬。（《晋书·庾纯传》。贾充责纯以父老不归供养，太傅何曾、太尉荀𢖍，骠骑将军齐王攸议。）

◎何遵

遵字思祖，曾子。泰始中为给事、黄门郎、散骑常侍、侍中。咸宁中累迁大鸿胪，免。太康初起为魏郡太守，迁太仆卿。

◇驳为旧君反服

礼云，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则之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旧主，与礼相违。（《通典》九十。泰始中，尚书令史恂等是故少府鲍融故吏，假诣丧所行服，散骑常侍何遵驳以为。）

◎何劭

劭字敬祖，曾次子。晋国建，为太子中庶子。武帝即位，转散骑常侍，咸宁中迁侍中。惠帝初为太子太师，通省尚书事，後转特进，累迁尚书左仆射，永康初迁司徒。赵王伦篡位，以为太宰。永宁元年卒，赠司徒，谥曰康。有集二卷。

◇作武帝遗诏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哲，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晋书·杨骏传》）

◇荀粲传

粲字倩奉。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论父不如从兄攸。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太和初，到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常谓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胜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馀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粲常以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历年後，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彦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痛悼不能已，岁馀亦亡，时年二十九。粲简贵，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馀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魏志・荀传》注）

◇王弼传

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於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补台郎。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亻隽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进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性和理，（《艺文类聚》七十四作「性好几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傅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与锺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锺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颜子，可以无大过矣。」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於是恨黎，与融亦不终。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魏志·锺会传》注。案：《世说·文学篇》注引《弼别传》，其文小异。）

◎郑冲

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魏黄初中为太子文学，後迁尚书郎，出补陈留太守。曹爽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转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贵乡公时转司徒。陈留王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上，封寿光侯。晋受禅，拜太傅，进爵为公。泰始十年卒，谥曰成。

◇甲乙问议

甲失礼於家，二嫡并存，诚非人子所得正。则乙景之子，并当三年，礼宜从重。（《晋书·礼志中》）

◎王祥

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末避乱，隐居三十馀年。魏黄初中，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迁太常，封万岁亭侯，为三老。陈留王即位，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晋受禅，拜太保，进爵为公。泰始五年卒，年八十五，谥曰元。

◇训子孙遗令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烦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垄。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Я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於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晋书·王祥传》）

◎王衍

衍字夷甫，祥从孙。泰始中，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後为太子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迁尚书郎，除元城令，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惠帝时，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成都王颖以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复为尚书令、司空、司徒，迁太尉。为石勒所杀。

◇谢表

蒙赐臣单衣、紫绡、金革带，臣谨佩服，终矢勿谖。（《书钞》一百二十八）

◇答山简书

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称。（□□□□□□□□）

◎王敦

敦字处仲，祥弟览之孙，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太子舍人。惠帝时，历给事黄门郎、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出为广武将军、青州刺史。怀帝时徵为中书监，拜扬州刺史。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复拜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进左将军，又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建武初迁征南大将军，加荆州牧。永昌初，与刘隗不睦，举兵入石头，拜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还屯武昌，自加督宁益二州。明帝时移镇姑孰，自为扬州牧。病卒，戮尸悬首南桁。有集十卷。（案：《祖纳传》，平北将军王敦辟为从事。《华阳国志》、《大同志》又有王敦，皆非处仲，盖同时同姓名有三。）

◇表庾亮为中书监

中书令领军庾亮，清雅履正，可中书监，领军如故。（《御览》二百二十）

◇表王舒

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举贺循为贤良、杜夷为方正疏

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盘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谠良谟，弘益政道矣。（《晋书·杜夷传》）

◇辞荆州牧疏

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继以文帝之贤，纂承洪绪，清虚玄默，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迹成康。贾谊叹息，以为天下倒悬，虽言有抑扬，不失事体。今圣朝肇建，渐振宏纲，往段匹遣使求效忠节，尚未有劳，便以方州与之。今靳明等为国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飞。虽功大宜报，亦宜有以裁之，当杜渐防萌，慎之在始。中间不逞，互生事变，皆非忠义，率以一朝之荣。天下渐弊，实由於此。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奢侈，晋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请，襄王让之以礼，闻义而服，自尔诸侯莫敢越度。臣谓前者贼寇未殄，苟以济事，朝廷诸所加授，颇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无厌之求。若复迁延，顾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谤，指摘朝廷，谗谀蜂起，臣有以知陛下无以正之。此安危之机，天下之望。

臣门户特受荣任，备兼权重，渥恩偏隆，宠过公族。行路厮贱犹谓不可，臣独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误陛下，倾覆亦将寻至；虽复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将何所及！伏愿谅臣至款，及今际会，小解散之，并授贤隽，少慰有识，各得尽其所怀，则人思竞劝矣。州牧之号，所不敢当，辄送所假侍中貂蝉。又宜并官省职，以塞群小觊觎之望。（《晋书·王敦传》）

◇上疏言王导

导昔蒙殊宠，委以事机，虚己求贤，竭诚奉国，遂藉恩私，居辅政之重。帝王体远，事义不同，虽皇极初建，道教方阐，惟新之美，犹有所阙。臣每慷慨於遐远，愧愤於门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尝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顾眄，畅臣微怀，云导顷见疏外，所陈如昨，而其萌已著，其为咎责，岂惟导身而已。群从所蒙，并过才分。导诚不能自量，陛下亦爱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进，独犯龙鳞，迷不自了。臣窃所自忧虑，未详所由，惶愧，情如灰土。天下事大，尽理实难，导虽凡近，未有秽浊之累；既往之勋，畴昔之顾，情好绸缪，足以厉薄俗，明君臣，合德义，同古贤。昔臣亲受嘉命，云：「吾与卿及茂弘当管鲍之交。」臣忝外任，渐冉十载，训诱之诲，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铭之於心，窃犹眷眷，谓前恩不得一朝而尽。

伏惟陛下圣哲日新，广延俊，临之以政，齐之以礼。顷者令导内综机密，出录尚书，杖节京都，并统六军，既为刺史，兼居重号，殊非人臣之体。流俗好评，必有讥谤，宜省录尚书、杖节及都督。且王佐之器，当得宏达远识、高正明断、道德优备者，以臣暗识，未见其才。然於见人，未逾於导；加辅翼积年，实尽心力。霸王之主，何尝不任贤使能，共相终始！管仲有三归反坫之讥，子犯有临河要君之责，萧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终为良佐。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要之将来。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风；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唯欲忠於社稷。（《晋书·王敦传》）

◇上疏罪状刘隗

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魏书·晋司马睿传》作「遂秉」。）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乃以黄散为参军，晋魏已来，未有此比。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臣前求迎诸将妻息，圣恩听许，而隗绝之，使三军之士莫不怨愤。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身欲北渡，以远朝廷为名，而密知机要，潜行险慝，进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虽无忌、宰、弘恭、石显未足为喻。是以遐迩愤慨，群后失望。

臣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诚乏平勃济时之略，然自忘驽骀，志存社稷，岂忍坐视成败，以亏圣美。事不获已，今辄进军，同讨奸孽，（《魏书》作「今趣进军，指讨奸孽」。）愿陛下深垂省察，速斩隗首，以谢远近。（此句从魏书补。）则众望厌服，皇祚复隆。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勋，殷道复昌。汉武雄略，亦惑江充谗佞邪说，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终能克悟，不失大纲。今日之事，有逾於此，贤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此十字从《魏书》补）愿陛下深垂三思，谘询善道，则四海安，社稷永固矣。

陛下昔镇扬州，虚心下士，优贤任能，宽以得众，故君子尽心，小人毕力。臣以暗蔽，豫奉徽猷，是以遐迩望风，有识自竭，王业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颈，咸望太平。

自从信隗已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谘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晋书·王敦传》）

◇上言父子生离服限（建武元年）

自顷中原丧乱，父子生乖。或丧灵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将向十载。终身行丧，非礼所许。称之者难，空绝婚娶。昔东关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废婚宦。苟南北圮绝，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丧毕，率由旧典也。（《通典》九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刘隗书

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晋书·刘隗传》）

◇与王导书後自手笔

太真别後几日，作如此事。（《晋书·温峤传》，又《魏书·晋司马绍传》作「别来」。）

◇书

敦顿首顿首，蜡节忽过，岁暮感悼伤悲，意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愦愦，得示知意及不以悉，王敦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二。）

卷十九

◎王导

导字茂弘，敦从弟，袭祖览爵即丘子。元康末司空刘引为东阁祭酒，寻参东海王越军事。元帝镇下邳，请为安东司马。永嘉末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寻拜宁远将军。加振威将军、愍帝即位，徵为吏部郎，不就。晋国建，以为丞相军谘祭酒，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及称尊号，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进侍中司空假节，领中书监，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加尚书令。明帝即位，迁司徒，封始兴郡公，进太保。成帝时进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谥曰文献。有集十一卷。

◇转陈耽谢鸾教

丹阳从事陈耽，器局弘正，可转主簿。吴兴从事谢鸾，才干正直，可转西曹。（《御览》二百六十五引《王丞相集》）

◇祭卫教

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敦旧好。（《御览》五百五十五引《卫别传》）

◇求别驾教

顾和理识清敏，劭令端古，宜得其才，以为别驾。（《通典》三十二引《王丞相集》）

◇表

臣乞得除中书监持节，专壹所司，竭诚保傅，惟力是视。（《御览》二百二十引《王导表》）

◇上疏论谥法

臣闻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则实称不诬而已。近代以来，惟爵得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官牙门，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悉不赐谥，甚失制谥之本。今中兴肇建，勋德兼备，宜深体前训，使行以谥彰，岂可限以有爵？（《书钞》九十四：「王导上疏」。《艺文类聚》四十引《中兴书》作「王遵」《御览》五百六十二引《晋中兴书》作「王遵上疏」。案：「王导谥文献」，《御览》下条引《宋书》：「王俭卒，礼官欲依王遵谥为文献。」证知是「王导」之误，东晋初无王遵也。）

◇上疏请自贬

徐龛叛戾，久稽天诛。臣创议征讨，调举羊鉴。鉴暗懦覆师，有司极法。圣恩思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领。然臣受重任，总录机衡，使三军挫衄，臣之责也。乞自贬黜，以穆朝伦。（《晋书·王导传》）

◇请建立国史疏

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於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後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晋书·干宝传》）

◇上疏请修学校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後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於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乡，学於乡以登於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後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於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後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艺，以训後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於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後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宋书·礼志》一：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又《晋书·王导传》作上书，有删节。）

◇议复肉刑

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於上，死刑怨於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於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畅於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可惩，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後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晋书·刑法志》，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又《通典》一百六十八。）

◇议追赠周札

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此言实贯於圣鉴。论者见奸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渐。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後已，札亦寻取枭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为逆党。邪正失所，进退无据，诚国体所宜深惜。臣谓宜与周𢊁、戴若思等同例。（《晋书·周札传》）

◇重议周札赠谥

省令君议，必札之开门与谯王、周、戴异。今札开门，直出风言，竟实事邪？使以风言定褒贬，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社稷也。後敦悖谬出所不图，札亦阖门不同，以此灭族，是其死於为义也。夫信敦当时之匡救，不图将来之大逆，恶隗、协之乱政，不失为臣之贞节者，於时朝士岂惟周札邪！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各以死卫国，斯亦人臣之节也。但所见有同异，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议，宋华、齐高其在隗、协矣。昔子纠之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为贤，则管仲当贬；若以不死为贤，则召忽死为失。先典何以两通之？明为忠之情同也。死虽是忠之一目，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汉祖遗约，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违命天下共诛之。後吕后王诸吕，周勃从之，王陵廷争，可不谓忠乎？周勃诛吕尊文，安汉社稷，忠莫尚焉，则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两为美谈。固知死与不死，争与不争，苟原情尽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阖棺定谥，违逆党顺，受戮凶邪，不负忠义明矣。（《晋书·周札传》）

◇请原羊聃启

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戚成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存之宥。（《晋书·羊曼传》）

◇迁丹阳太守上笺

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仓舒，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以此格万物，得不局迹乎！今者临郡，不问贤愚豪贱，皆加重号，辄有鼓盖，动见相准。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天官混杂，朝望毁。导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开导乱源，饕窃名位，取紊彝典，谨送鼓盖加崇之物，请从导始。庶令雅俗区别，群望无惑。（《晋书·王导传》，《通典》三十三。）

◇与贺循书论虞庙

王所崇惜者，体也。未敢当正位入庙及毁废之所，不知便可得尔不？（《通典》四十七。）

戴若思欲於七庙立后别室。（同上）

◇又与贺循书问即位告庙

或谓宜祭坛拜受天命者，或谓直当称亿兆群臣告四祖之庙而行者，若尔当立行庙，主今固辞尊号，俯顺群情，还依魏晋故事，然魏晋皆禀命而行，不知今进玺当云何？（《通典》五十五）

得刁仆射书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为七庙，至怀帝京兆府君应落，想足下亦是识刁侯，不欲告惠、怀二帝，不知於礼云何？（《通典》五十五）

◇答荀松书

意谓君位永固，无复暂还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虽四君，今亦不以一君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邪？今庙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暂下，则逆祀也。（《通典》四十八）

◇答陶侃书

默居上流之势，如有松舰成资，故包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晋书·陶侃传》）

◇遗王含书

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都邑大小及二宫宿卫咸惧有往年之掠，不复保其妻孥，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诏，崇兄八命，望兄奖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当还武昌，尽力藩任。卒奉来告，乃承与犬羊俱下，虽当逼迫，犹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见信明於门宗，年逾耳顺，位极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来门户，良可惜也！

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将终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断乳未几日，又乏时望，便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孺子者不？诸有耳者皆是将禅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此直钱凤不良之心闻於远近，自知无地，遂唱奸逆。至如邓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来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与共戮力，非徒无虑而已也！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於黄泉，谒先帝於地下邪？执省来告，为兄羞之，旦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後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奋，导以为灼旦也。（《晋书·王敦传》）

◇与从子允之书

太保安丰侯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晋书·王允之传》：时允之以父忧去职，既葬，除义兴太守，不拜，导与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忧劳。卿此事亦不暂忘，然书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许，卿当如何？导亦天明往。（《淳化阁帖》二）

导白：改朔情增伤感，湿蒸事何如？颇小觉损不？帖有应足下，悬耿，连哀劳，满闷不具。王导。（同上）

◇麈尾铭

道无常贵，所适惟理。谁（《艺文类聚》作「勿」。）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艺文类聚》六十九，《御览》七百三。）

◎王恬

恬字敬豫，导次子，袭爵即丘子。除中书郎，迁後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父忧去官；起为後将军，复镇石头，转吴国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卒赠中军将军，谥曰宪。

◇书

得示。知足下问，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淳化阁帖》三）

◎王诞

诞字茂世，恬孙，袭父混爵雉乡侯。历秘书郎、琅邪王文学中军功曹，又补元显後军府功曹，除尚书吏部郎，仍为後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转龙骧将军琅邪内史，随府转骠骑长史。桓玄辅政，徙广州，为庐循平南府长史，还除员外散骑常侍，未拜。太尉刘裕请为谘议参军，转长史，从征南燕，领齐郡太守，迁吴国内史，母忧去职。义熙九年卒，追赠作唐县侯。（案：《宋书·傅亮传》：高祖文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又案：王诞《宋书》有传，《艺文类聚》亦以为宋人，今以卒年为断编入晋文。）

◇伐广固祭牙文

敬建崇牙，显兹威灵。使鸣金鞀衅，无战有宁。皇风幽被，凯旆归旌。（《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三十九。）

◎王洽

洽字敬和，导第三子。康帝时为散骑中书郎。穆帝时为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徵拜领军，寻加中书令，固让不拜。有集五卷。

◇临吴郡上表

前民辞求相鬻卖，一则救命，二则供官。方今之要，当课功受业，又虫鼠为害，瓜麦荡尽，编户僵死，葬埋无主，阖门饿馁，烟火不举。（《北堂书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五十六，又《御览》三十五引《王洽集》。）

◇辞中书令表

窃以中书职掌机管，有由来矣。汉武之世，始建此职，历代时宜，置废遂重，武帝朝荀勖张华，并为其任。中兴以来，宰相居也。（《北堂书钞》五十七引《王洽集》）

◇书

洽白：辱告承问，洽故尔劣劣，冀以复叙还日（一作「白」。）不具，王洽再拜。

洽顿首言：不孝祸深，备纷婴荼毒，荫恃亡兄仁爱之训，冀终百年，永有凭奉。何图慈兄，一旦背弃。悲号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烦冤，不自堪忍，酷当柰何！痛当奈何！重告恻至，感增断绝，执笔哽涕，不知所言，洽顿首言。（《淳化阁帖》二）

洽顿首言，兄子号毁，不可忍视，抚之摧心，发言哽恸，当复柰何柰何，洽顿首言。（《淳化阁帖》二）

洽白：向感塞不成叙，得告承问，殊乏劣，白不具，王洽再拜。（《淳化阁帖》二）

◇与林法师书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畅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师资。虽元宗冲缅，妙旨幽深，然所以会之者，固亦简而易矣。是以致虽远，必假近言以明之；理虽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坠之旨，略可得之於千载；将绝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无之谈旨，略例坦然，每经明之，可谓众矣。然造精之言，诚难为允，理诣其极，通之未易；岂可以通之不易，因广同异之说，遂令空有之谈，纷然大殊？後学迟疑，莫知所拟。今道行指归，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详经文为有明旨邪？或得之於象外，触类而长之乎？今众经甚多，或取譬不远，岂无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圣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释，今故谘其数事，思闻嘉诲，以启其疑。洽顿首和南。（《广宏明集》三十五）

◎王劭

劭字敬伦，导第五子。历东阳太守、史吏郎、司徒左长史，丹杨尹，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出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赠车骑将军，谥曰简。

◇书

劭白：明便夏节，哀慕崩摧，肝心抽绝，烦冤弥深，不自忍任，痛当柰何！当复柰何？得告为慰，肿转差，劳悴勿勿，力及不次。王劭再拜。（《淳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阁帖》三）

卷二十

◎王

字元琳，小字法护，洽子。弱冠为桓温掾，转主簿，以从讨袁真功封交趾望海县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後忤谢安，出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迁秘书监。安卒，迁侍中，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徵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安帝即位，迁尚书令。王恭举兵，拜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事平，加散骑常侍。隆安四年以疾解职，岁馀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桓玄辅政，改赠司徒。有集十一卷。

◇奏追崇郑太后

按太常臣胤等议，以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明不配食也」。且汉文诏，二太后并系子号。宜远准春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宜改筑新庙。显崇尊称，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道著；系子为称，兼明贵之所繇。一举而三义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胤等议，追尊会稽太妃为简皇太后也。（□□□□□□□□）

◇书

三月四日顿首：末冬众感，得七月书，知问，郎何如。服弊忧之，劣不具。王顿首白。（《淳化阁帖》二）

◇与范甯书论释慧持

远公、持公孰愈？（《高僧传》）

◇重与范甯书

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弟复贤邪！（《高僧传》）

◇林法师墓下诗序

余以宁康二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世说》）

◇琴赞

穆穆和琴，至至，如彼清风，泠焉经林。（《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

◇虎丘山铭

虎丘山，先名海涌山。（《艺文类聚》八）

◇孝武帝哀策文

同轨毕至，百司胥亚，法物夕陈，ㄝ京夙驾，亲执馈奠，长号永夜，惧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刻之遄尽，哀良辰之莫借，悲宫宇之寥垃痛圣仪之幽化。夫至德无名，固理绝称谓，然视史陈辞，亦臣子所贵。寄穷情于翰墨，庶遗尘之仿佛，其辞曰：

惟皇作极，五德迭胤，康实复夏，武亦隆晋。太宗，希夷其韵，镜之者玄，抚之者顺。於穆皇考，嗣徽绝轨，前圣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遗其美，废华任诚，舍筌存旨。惟深通志，群方咸秩；惟几成务，能事斯毕。未若我皇，至则不疾，恢恢天网，疏而莫失。居有以虚，宰多以少；简则可从，易则不扰。信及豚鱼，泽被亿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园陵既卫，威灵赫赫；子来既构，寝庙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极役；文教聿修，有耻且格。迹有远迩，感无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兽驯苑，素羽栖林；殊柯通理，异蒂同根。方融玄液，陶铸斯民。《云韶》侯奏，比屋思淳。积莫应，天罚奄臻。太山沟，洪渎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凶，二气（《宋书》、《南史·王诞传》作「秋冬」。）代变霜繁广除，风回高殿。（此二语王诞所益，见《宋书》、《南史·王诞传》。）帷幕空张，肴俎虚荐，极听无闻，详视罔见。人神道殊，吉凶有礼，龟筮参谋，埏隧告启。史臣考吉，警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龙舆肃以引迈，前鹿纷以抗旒；城阙俨以整列，驰道互以通修；感乎昔之所幸，岂斯路之复由？免哀唱以翼衡，驷悲鸣而顾。违华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灵榇而长决，缅终天而莫收。诉穹苍以叫踊，洞五内其若抽。傥性命之可赎，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运，靡始不终。哲王遗世，贵在道融。昭哉我皇，万代流风！良史式述，德音永隆。（《艺文类聚》十三）

◇祭徐聘士文

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诞膺一德，藏器高栖，确尔特立，贞一足以制群动，纯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当之矣。限兹遐路，无由造敬。系伫灵宇，乃情依依。故贡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灵，傥垂尚飨。（《艺文类聚》三十八）

◎王珉

珉字季琰，小字僧弥，洽次子。历著作散骑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侍中，代王献之为中书令。卒赠太常卿，有集十卷。

◇告庙议

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庙。（《通典》五十五）

◇答徐邈书

詹事弹肃一宫，如尚书令中丞矣。（《艺文类聚》四十九，《御览》二百四十五。）

见傅咸弹孙詹事，或云是宫，或云坊，或云寺。此东宫中别有坊；又中庶子称坊，詹事称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省也。（《艺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聚》六十二）

◇杂帖

珉顿首顿首；此年垂竟，悲怀兼割，不自胜，柰何柰何！寒切，体中比何似，甚耿耿！仆疾遂不差，眠食少，忧深，遣书不次。王珉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二）

十八日珉白：比二书暂至，未更近问，悬情不适，以可不？吾羸疾，故尔忧深，力书不具。王珉敬问。（《淳化阁帖》二）

何如？仆故顿弊，力书不次。王珉顿首顿首。上下何如？仆上下大都蒙恩，得书至之。吾云今欲出耳。吾此月急遣。廿四是王济祖日，欲必赴。卿可克过，明吾当下解相待，丫食出亦遣报，既至王家毕，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顿美食，可投其饭也。王珉相报。（《淳化阁帖》一）

◇论序高座师帛尸梨蜜多罗

春秋吴楚称子，传者以为先中国後四夷，岂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礼，以戎狄贪婪无仁让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时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兹，故知天授英伟，岂俟於华戎？自此已来，唯汉世有金日。然日之贤，尽於仁孝忠诚，德信纯至，非为明达足论；高座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高僧传》一）

◎王琨

琨，导孙，袭导爵始兴郡公，长平末为仪曹郎，後为丹杨尹，卒赠太常。

◇并琅邪王丕议（升平五年）

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属则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称哀嗣，斯盖所以仰参昭穆、自同继统在兹一人，不以私害义，专以所後为正。今皇太后德训弘著，率母仪於内；主上既纂业承统，亦何得不述遵於礼？（《通典》八十）

◎王谧

谧字稚远，导孙。袭父协爵武冈侯，拜秘书郎，转丞，历中军长史、黄门郎、侍中。桓玄辅政，以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进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兼太保。玄篡位，封武昌县开国公。玄败，以本官加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义熙三年卒，追赠侍中司徒，谥曰文恭。有集十卷。

◇疏

夷庚未入，乘舆旋馆。（《文选·辨亡论》注引臧荣绪《晋书》）

◇殷祭议

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殷祭旧准不差，盖施於经常尔。至於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谓履运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礼志》三；《通典》四百十九，元兴三年，领司徒王谧、丹杨尹孟昶议。）

◇与释慧远书

年始四十七，而衰同耳顺。（《释藏·辇》九，又百五。）

◇答桓玄书明沙门不应致敬王者

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武冈男王谧惶恐死罪：奉诲及道人抗礼至尊，并见与八座书，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辞理兼至，近者亦粗闻公道，未获究尽；寻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为二论漏於偏见，无晓然厌心处，真如雅诲。

夫佛法之兴，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难以言辨，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为殊方异俗，虽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门虽意深於敬，不以形屈为礼，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国之君，莫不降礼，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也。寻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虽风移政易，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用於陶渐，清约之风无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忄良忄良於缺户；沙门保真，不自疑於诞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诸理归，实如嘉论，三复德音，不能已已。虽欲奉酬，言将无寄。犹以为功高者不赏，惠深者忘谢，虽复一拜一起，亦岂足答济通之德哉！公眷眄末遗，猥见逮问，辄率陈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愿不以人废言。临白反侧，谧惶恐死罪。（《沙门不拜俗事》一。）

◇答桓玄难

难曰：「沙门之敬，岂皆略形存心，忏悔礼拜，亦笃於事？」答曰：「夫沙门之道，自以敬为主，但津途既殊，义无降屈，故虽天属之重，形礼都尽也。沙门所以推宗师长，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即同，则长幼成序；资通有系，则事与心应。原佛法虽旷，而不遗小善，一介之功，执亦应之，积毫成山，义斯著矣。」

难曰：「君道通生，则理应在本；在三之义，岂非情理之极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则理同造化。夫陶铸敷气，功则弘矣；而未有谢惠於所禀，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绝，非物像之所举，运通理妙，岂鹿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

难曰：「外国之君，非所应喻，佛教之兴，亦其旨可知。岂不以六夷骄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设灵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矣。常以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尽乎一生，而不开万劫之途，然远探其言，亦往往可寻：孝悌仁义明不谋而自同，四时之生杀，则矜慈之心见；又屡仰仲由之问，亦似有深旨。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体既殊，故此处常昧耳。静而求之，殆将然乎？」

难曰：「君臣之敬，逾敦於礼。如此，则沙门不敬，岂得以道在为贵哉？」答曰：「重寻高论，以为君道运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条已粗言：意以为君人之道，窃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则理尽名教。今沙门既不臣王侯，故径与之废耳。」

难曰：「历代不革，非所以为证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答曰：「前所以云历有年代者，正以客养之道，要当有以故耳。非谓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盖言势之所至，非忄画然所据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论，或在於此也。」

难曰：「此盖是佛法之功，非沙门傲诞之所益。今笃以祇敬，将无弥浓其助哉？」答曰：「敬寻来论，是不诬佛理也。但傲诞之迹，有亏大化，诚如来诲！诚如来诲！意谓沙门之道，可得称异而非傲诞。今若以千载之末，淳风转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怀愧！今但谓自理而默，差可遗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为轻重，微意在此矣。」

难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谢，则释迦之德，为是深邪？为是浅邪？若浅邪，不宜以小道而乱大伦，若深邪，岂得彼肃其恭，而此驰其敬哉？」答曰：「以为释迦之道，深则深矣。而瞻仰之徒，弥笃其敬者，此盖造道之伦，必资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积行之所因，来世之关键也。且致敬师长，功犹难抑，况拟心宗极，而可替其礼哉？故虽俯仰累劫，而非谢惠之谓也。（《沙门不拜俗事》一。）

◇重答桓玄难

奉告，并垂重难、具承高旨。此理微细，至难措言；又一代大事，应时详尽。下官才非拔幽，特之研析，具妙难精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辄复率其短见，妄酬来诲，无以启发容致，祇用反侧，愿复询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

公云宗致，为是何耶？若以学业为宗致者，则学之所学，故是发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则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学业者，日用之筌蹄。今将欲趣彼至极，不得不假筌蹄以自运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绝处也。夫积学以之极者，必阶粗以及妙，鱼获而筌废，理斯见矣。公以为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圣人何缘舍所易之实道而为难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为佛之为教，与内圣永殊，既云其殊，理则无并。今论佛理，故当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涂，可得而详矣。

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杀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抗论，津径所归，固难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见，乃更以佛教为难也。何以言之？今内圣所明，以为出其言善，应若影响，如其不善，千里违之。如此，则美恶应於俄顷，祸福交於目前；且为仁由己，弘之则是，而犹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从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弹指，期要终於永劫，语灵异之无位，设报应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难乎？是以化暨中国，悟之者鲜，故《本起经》云：「正言似反。」此之谓也。

公云行功者当计其为功之劳，何得直以珍仰释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请试言曰：以为佛道弘旷，事数弥繁，可以练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无倦，於事能劳，珍仰宗极，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谓拟心宗辙，其理难尚，非谓礼拜之事，便为无取也。但既在未尽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虽一介之轻微，必终斯之所须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笃於情本，岂是名教之事邪？敬揖高论，不容间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窃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尽揖拜，故以此为名教耳，非谓相与之际，尽於创迹也。请复重申，以尽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爱，则义著化本。於斯时也，则形敬蔑闻。君道虚运，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尽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与心为影响，殆将明矣。及亲誉既生，兹礼乃兴，岂非後圣之制作，事与时应者乎？此理虚邈，良难为辩，如其未允，请俟高亮。（《沙门不拜俗事》一）

◇三答桓玄难

重亏嘉诲，云佛之为教，以神为贵，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师之为理，在於发悟。至於君道，则可以申遂此生，通其为道者也。而为师无骇通之美，君有兼师之德，弘崇王之大礼，析在三之深浅，实如高论！实如高论！下官近所以脱言鄙见，至於往反者，缘顾问既华，不容有隐，乃更成别辩一理，非但习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实恢邈，旷若发蒙，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时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义在击节，至於濠上之诲，不敢当命也。（《沙门不拜俗事》一）

◎王

，镇军将军荟之子，导之孙。历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隆安初王恭举兵，假建武将军、吴国内史，寻背恭，为刘牢之所败，亡走不知所在。

◇与静媛等疏

告诱静媛、静仪、静非：此晦便当假葬，永痛抽剥，心情分割，不自胜。念汝等追痛摧恸，缠绵断绝，何可堪任，痛当柰何！当复柰何！遣涕不次，疏。（《淳化阁帖》三）

◎王 e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e字世将，导从弟。惠帝时辟太傅掾，转参军，从迎大驾，封武陵县侯，拜尚书郎，出为濮阳太守。元帝镇江东，以为司马，历庐江鄱阳二郡太守，除冠军将军，镇石头，领丞相军谘祭酒，出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及即位，徵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寻拜征虏将军。进左卫将军，王敦以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卒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有集三十四卷。

◇洛都赋

其河东盐池，玉洁水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书钞》一百四十六引王《冀洛都赋》，乃王e之误。）

溪头温水，鲁阳神泉，不衅自沸。热若焦然，烂毛龠卵，煮绢濯鲜；痿瘵痱疴，浸之则痊。功迈药石，勋著不言。（《初学记》七引两条）

玉井球栏，嶷若积霜。正殿双翼，是曰雨堂。（《初学记》七）

肇建三市，廛开疆理；列肆云曼，修层高峙。（《初学记》二十四）

挈壶司刻，漏樽泻流，仙吏秉尺，随水沈浮。（《御览》二）

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滨；流芳塞路，炫日映云。（《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御览》二十。）

若乃黄甘荔支，殊□远珍。虽非土方之所产，重九译而来臻。（《御览》九百六十六）

铜马朱樱，房陵缃李。（《御览》九百六十八）

豹祠赤杏，胡并丹柿，甘液滋脆，不经牙齿。（《御览》九百六十八，九百七十一。）

瓜则桂枝栝楼，绿《瓜襄》青肌，消暑荡秽，解渴疗饥。（《御览》九百七十八）

◇思逸民赋

左披文以遘话，讲六艺之宏敷。（《文选·褚渊碑文》注）

◇笙赋

其制器也，则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悬崖之绝岭，邈崛卒以崇高，延修颈以亢首，厌瑶口之陆离，舞灵蛟之素鳞，衔明珠於带垂。弱舌纸薄，乍公锤内藏；合松葛以密际，糅彤丹以发光。（《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金清而玉振。（《初学记》十六）

亲昵远游。登山送离，发千里之长思，咏别鹤於路岐。（同上）

直而不倨，曲而不挑；疏音简节，乐不乃妙。足可以易俗移风，兴洽至教，弘义著於典谟兮，历万代而弥劭。（同上）

◇白兔赋（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相琅邪王始受旄节，作镇北方，仁风所被，回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译而献白雉，著在前典，历代以为美谈。今在我王，匡济皇维，而有白兔之应，可谓重规累矩，不忝先圣也。（《艺文类聚》九十五）

曰皇大晋，祖宗重光。固坤厚以为基兮，廓乾维以为纲；方将朝服济江，传檄旧国；反梓宫於旧茔兮，奉圣帝乎洛阳；建中兴之遐祚兮，与二仪乎比长。於是古之有德，则纳瑞而求安，无德则不胜而为灾。赤乌降於周文兮，尚称曰休哉；桑谷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已以成仁；ず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初学记》二十九）

◇春可乐

春可乐兮乐孟月之初阳：冰泮涣以微流，土冒橛而解刚，野喧卉以挥缘，山葱茜以发苍。（《艺文类聚》三，《御览》二十。）

吉辰兮上戊，明灵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树下。濯茆兮菹韭，啮蒜兮擗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气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御览》五百三十二）

◇弱簟平端。（《御览》七百八）

若乃良辰三祖，祈始吉元，华坛峻□，羽盖幢幡。（《书钞》一百五十五）

◇奏中兴赋上疏

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爰自龆龀，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於兄弟，义同於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托馀荫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

又臣昔尝侍坐於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於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

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足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晋书·王e传》。）

◇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廿四日 e 白：唯久白想适妙来行，未面迟想。得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书，不言。月行复半，念汝独思，不可堪居，柰何柰何！雨凉，不差。（《淳化阁帖》一）

嫂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悬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疟如复断要取，未断愁人，宜复具日发，与别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书不足白，复会日消息， e 疏。（《淳化阁帖》二）

◇宰我赞

翩翩宰我，首名言语；志表义章，英辞风举。（《初学记》十七）

◇保傅箴

保傅之贤，明宗国用。宁辅弼之不忠，祸及于躬。无曰父子无间，昔有潘崇；无曰至亲无二，或容江充。（《御览》二百六）

◇妇德箴

团团明月，魄满则缺，亭亭阳晖，曜过则逝。天地犹有盈亏，况华艳之浮孽？是以淑女鉴之，战战乾乾。相彼七出，顺此话言。惧兹屋漏，畏斯新垣。在昧无愧，幽不改虔。（《艺文类聚》四十）

◎王胡之

胡之字修龄， e 第二子。历吴兴太守、侍中、丹杨尹，迁西中郎将，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未行而卒。有集十卷。

◇释奠表

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释奠先圣。率土臣民，顺风载悦。臣宿婴重患，不获陪列。豫睹肃肃穆穆之容，仰望云汉，伏枕欣慨。（《初学记》十四）

◇上疏荐沈劲

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於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然，许臣所上否？（《晋书·忠义沈劲传》：王胡之迁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洛阳，上疏。）

◇与庾安西笺

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轮十疋，则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父鼓而歌沧浪也。（《御览》八百三十四）

◇遗从弟洽书

弟今二十九，便居清显要任，敢不敬以先旨，为弟启义让之路焉？若吾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四五十之间，虽复朝廷超登公辅，亦非吾所豫，况降此以还者邪？（《御览》二百二十引《晋阳秋》）

卷二十一

◎王彪之

彪之字叔虎，（见《淳化阁帖》七，《晋书》作「叔武」，唐人避讳改耳。）e 弟彬之次子，为著作佐郎东海王文学。武陵王以为镇军司马，累迁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转吏部尚书，又转领军将军，迁尚书仆射，不拜；徙太常，领崇德卫尉，复转尚书仆射，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以忤桓温，槛车收下吏。会赦免，左迁尚书，寻复为仆射，迁尚书令，转护军将军。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简，有集二十卷。

◇庐山赋（序）

庐山，彭泽之山也。虽非五岳之数，穹隆嵯峨，实峻极之名山也。（《水经·庐江水》注。）

◇水赋

寂闲居以远咏，托上善以寄言，诚有无而大观，鉴希微於清泉。泉清恬以夷淡，体居有而用玄。浑无心以动寂，不凝滞于方圆。湛幽邃以纳污，泯虚柔以胜贤。或氵宏浪於无外，或纤入於无间。故能委轮而作四海，决导而流百川；承液而生云雨，涌凝而为甘泉。（《初学记》六）

◇井赋

考五材之物化，寂冥感而资静，水带地而壤润，月流天而宵炯。燧钻木而发火，益穿坤而构井，摹玄羲之灵爻，仰东宿之飞景，步土脉，测水泉，方栏结，辘轳悬。悬沈瓶而玄汲，飞纤绠而幽牵。於是沓黄垆之邃，鲜润下之洁。澄澜恬以清泠，氵亭泓朗以寥戾；协大阴以化液，体上善以流惠。（《初学记》七）

三伏焦暑，亢阳重授，轻飙不弱，纤云不覆。（《初学记》四）

◇闽中赋

林绣白鹇。（《御览》九百二十四）

木则藤虹笼采於峻丛，流星丽光於高林。（《御览》九百五十三）

果则口卑朱柿，扶馀枇杷。（《御览》九百七十一）

王坛侯栗。（《御览》九百六十四，又九百七十四。）

竹则苞甜赤箬，缥箭班弓。度世推节，征合实中。函人，桃枝育虫。缃箬素笋，彤竿绿筒。攒冈坻之苯，漫原泽之蓊蒙。（《齐民要术》十，《初学记》二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药草则青珠黄连，奉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疴则年永，练质则翰生。（《御览》九百八十四。）

◇赋

於是乎统体而咏之。（《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引王彪之赋。）

◇正纳皇后礼（升平元年）

王者之於四海，无不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恒所上礼合於旧。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八。）

◇纳采版文玺书

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混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於公卿，咸以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晋书·穆章何后传》，又《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问名版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乎内，必俟令族，重申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纳吉版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纳徵版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奉天祚。以玄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徵」。（《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请期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某姓。谋於公卿，泰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迎后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礼迎」。（《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册立皇后何氏文

维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节、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册命故散骑侍郎女何氏为皇后。咨尔：「《易》本《乾》《坤》，《诗》首《关雎》，王化之本，实由内辅。是故皇英嫔虞，帝道以光；任姒母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勖厥德，以肃承宗庙，虔恭中馈，尽敬妇道，帅导六宫，作执仪於四海。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可不慎欤！」（《通典》五十八）

◇整市教

古人同市朝者，岂不以众之所归，宜必去行物，近检校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城承宽，亦皆如之。（《初学记》二十四）

◇上书论皇太子纳妃用玉璧虎皮

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蔚，玉象德而有温润，圭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肃纳徵辞云：「玄束帛，俪皮雁羊。」前汉亦无用羊之礼。郑氏《婚物赞》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汉末始。（《通典》五十八。案：郑众卒於建初八年，而云汉末，盖误涉康成耳。）

◇上书论皇后拜讫上礼

上礼唯酒犊而已：犊十头，酒十二斛，王公已下，名在三节，祥瑞自简，庆贺录者悉贺。《左传》曰：「会吴於缯，吴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太学博士虽不在贺，而常小会者同，悉应上礼。（《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台符问皇后拜讫：「何官应上礼，上礼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书。）

◇上言开陵皇太后服（永和十二年）

二学博士荀讷、曹耽等议如右：「臣虽与之同议，议各有辞。太后临朝称制，体同皇极，则亦宜服缌，议有二君之嫌。」（《通典》一百二）

◇奏议陈留王废疾求立後（升平元年）

臣按讷、耽二议，为许其所陈也。各无明文。臣以为经史所记，未有南面称孤，而以病疾退为庶人者也。励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宾，今以疾退，既废之後，若同庶人，则名贱而役厮；处以朝官，则职替而班下；以旧礼则制重而无位。量兹三义，莫知其礼。宗庙享祭，礼有假摄。古今依礼行之，有由来矣。（《通典》七十四）

◇奔丧议

昔太宁之难，奔赴无过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逾先制，礼为君之母妻，居处饮食ㄋ尔，君已除丧，而後闻丧，不税；而责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所上。（《通典》八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婚礼不贺议

按婚礼不贺不乐。《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明文」；又《传》不云「礼也」。礼，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至於不贺，无三日之断。（《通典》五十九：「永和三年纳后，议贺不。」王彪之议。）

◇婚不举乐议

婚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婚礼也。臣伏重详。《礼》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又云：「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自王者下达。迎大驾卤簿及至尊升太极，并阙此条，当是依三日不举乐之礼。愚谓殿庭及大驾卤簿鼓吹，并可备仪而已。（《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乐不。」太常王彪之议。）

魏晋旧制：昼夜漏既尽，门鸣鼓鸣钟，吉凶鼓钟常用，非乐也。旧仪，皇后乘舆列闾阖掖门，鸣钟鼓，所以声告内外耳。今自应施钟。若他事会，黄门侍郎举麾，旧应作宫悬金石之乐，鸣钟鼓；中朝无宫悬，设轩悬。中兴以来无此乐，故唯作鼓吹鸣钟，以拟宫悬金石耳。婚礼三日不作乐，经典明文。愚谓宜如旧仪，至尊升殿，举麾作乐；迎皇后大驾，不应鼓吹。（《通典》同上：「兰台太常主者按」云云，彪之又议。）

◇日食废朝会议

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议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谓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先废朝礼。」（《通典》七十八）

◇太后为亲属举哀议

若至尊自应举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举哀，唯应从太后远出朝堂。未喻其礼，谓从举哀之礼。自中朝迄於中兴，朝廷已粗有常仪。至尊为内族於东堂举哀，则三省从临；为外族及大臣於朝堂举哀，则八座丞郎从临。至尊之奉太后，即率朝臣之仪，又尽家人之礼。二三情敬，实兼参臣子。今不应自举哀者，谓应从太后临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东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通典》八十一：「褚太后为从弟举哀。」尚书王彪之议。）

◇驳彭城国李太妃谥议

由於妇人无爵，既从夫爵，则己无实爵，以从为称也。以从为称，则无谥可知。《春秋》妇人有谥者，周末礼坏耳。故服虔注声子之谥「非礼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礼，妇人无谥。」泰始以来，藩国王妃，无有谥者。中兴，敬后登祚乃追谥耳。琅邪武王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犹抑蒸蒸之至，不追谥，今彭城太妃不应谥。（《通典》一百四）

◇省官并职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政之道，以得贤为急，非谓雍容廊庙，标的而已，固将莅任赞时，职思其忧也。得贤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采速成之誉。故勋格辰极，道融四海，风流遐邈，声冠百代。凡庸之族众，贤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贤鄙共贯，清浊同官！官众则阙多，阙多则迁速，前後去来，更相代补，非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职事未修，朝风未澄者也。职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风之澄，在於并职。官省则选清而得久，职并则吏简而俗静；选清则胜人久於其事，事久则中才犹足有成。

今内外百官，较而计之，固应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职重，然其所司，义高务约，宗正所统盖鲜，可以并太常。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四军皆罢，则左军之名不宜独立，宜改游击以对骁骑。内官自侍中以下，旧员皆四，中兴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对直，或有不周，愚谓三人，於事则无阙也。凡馀诸官，无综事实者，可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若未能顿废，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职分，责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绩而著，清浊随黜陟而彰。虽缉熙之隆、康哉之歌未（「下有阙脱」。）可，使庶官之选差清，莅职之日差久，无奉禄之虚费，简吏寺之烦役矣。（《晋书·王彪之传》；案：此因桓温陈便宜七事，因上议云云，以《御览》二百三及《桓温传》互证自明。）

◇帝加元服议

礼虽有丧冠，当是应冠之年，服制未终，若须服终，便失应冠之年故也。礼所以冠无定时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岁内修复未毕，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礼。今便准丧冠，阙飨乐而行事，诚有倚傍。然加衮冕，火龙焕然，以准丧仪；情有不体。若别有事，必速加元服，权诸轻重，不须修复毕者，便当准丧冠耳。《通典》五十六「孝武将冠」太常王彪之议。

新年至尊当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乐，恐修山陵未必，於乐便阙。礼，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履，冬皮履」，明无定时，不必三元也。按晋故事及两汉，皆非三元，当任时事之宜耳。（《通典》五十六）

近访得成皇帝加元服仪注，阙无拜庙事。按礼，冠皆於庙。《仪礼》云：「既毕，宾出，主人送於庙门」。明必在庙。近代以来，不复在庙。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庙以告成，盖亦犹拟在庙之仪。今既加元服，亦应拜庙。（《通典》五十六）

◇优遇陈留王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禅让之始王，与继嗣之末孙，降杀殊矣。是以《春秋》之会，杞不异列，宋不殊位。今陈留王朝会，自任其来，则无绳墨之准。既以来朝，则应有常次，至於大会升殿，虽在上位，然无殊别之座，名同朝录，将事有例，且朝录盖是纪官名之简。（《通典》七十四）

◇优赙陈留王议

山阳公薨故事，给绢二百匹，山阳於今稍远，今可特给绢布二百匹，钱三十万，宜小优於山阳也。（《通典》七十四）

◇讳议

凡训体宪章经典无文者，则当准已行之旧令。议者所从，是右丞议也。按右丞议云「门县改名，既颁天下，则朝臣不得不讳。」意以为门县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讳，故先帝时改之，与明穆皇后临朝除光禄勋字义体同尔，并皆颁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颁下令人皆讳之也。谓上书奏事诣先帝令上书为讳耳，太后及朝臣并应讳之义。今者奏事诣太后，何讳之有，而乃称太后制书远推之乎！议又喻以父之所讳。窃以父子天性，君臣异族，君之所讳，何必尽同？元、明、哀三帝之朝，无以所生之讳颁于天下，令人皆同讳，则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讳君之母妻讳者，讳小君之讳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讳列於讳榜，故天下同讳；所生之讳不列讳榜，故天下不同讳。於时主相贤明，朝多隽彦，今所应准，而议云「非今所议」，窃所未达。又云「母以子贵」。三帝之母，不以子贵邪！议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哀帝所生，何以独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讳，何以不颁下天下，与简文皇帝顺皇后讳率土同讳之乎？中兴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岂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讳，而简文帝所生独率土同讳乎？谓王尚书、傅郎议为允。（《通典》一百四）

◇太后父丧废乐议

今若钟悬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馀羽毛丝竹，奚为废之？窃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宁元年飨万国，设乐；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飨万国，不尽彻乐。未详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权制，六宫焕然，故以即吉经时，虽尊於万国，然於帝为卑，不尽彻乐之诏，或指在於斯也。纵令咸康末不尽彻乐以为合礼，亦非所以证今明喻也。《礼》云：「母有丧声闻焉，则不举乐。」夫人之事亲尊，自王者达於庶人，不以贵贱异礼也。皇太后始居致哀，服在躬，号哭无时，鼓钟歌箫之音，实闻於内殿，非《礼》所谓「不举乐」之说。今所欲存者轻，所为废者重，略轻崇重，附礼合情，敦於体训，於是乎在。意如前议，谓应设鼓悬钟而不作。（《通典》一百四十七）

◇丧不数闰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以闰附七月，宜用闰月除者。或以闰名虽附七月，而实以三旬别为一月，故应以七月除者，臣等与中军将军冲参详，一代大礼，宜准经典。三年之丧，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毕，《礼》之明文也。《阳秋》之义，闰在年内，则略而不数，明闰在年外，则不应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礼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晋书·礼志中》。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崩，再周而遇闰，王彪之启。）

◇答台符问小功服成婚

二王出後二国，礼为人後，降本亲一等。又云为姑姊妹适人者小功，二王应制小功之服。礼，小功绝哭，可以娶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先儒之说，本齐衰之亲，故除丧而後可婚。今二王虽以出後降服，本亦齐衰之亲，情例如礼，不应成婚。（《通典》六十。东晋台符庐陵公主薨，琅邪东海二王於礼为应得婚与否，太常王彪之云云。）

◇答抚军访郊祀有赦

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於侥幸矣。（《晋书·王彪之传》。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云云，从之。）

◇上笺陈雷弱儿事

弱儿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晋书·王彪之传》）

◇与会稽王笺

王女有同生之哀计其日月，尚未绝哭，岂可成婚？凡在君子，犹爱人以礼，况崇化之主邪？以此为圣人故事，宁可执训，当令宣流後裔。忝备礼官，情有不安，谨具白所怀。（《通典》六十。）

王者君临万国，以礼义声教也。今若皇子独违规矩，恐遐迩之谈，不必许也。且自元康以来，朝臣之家犯礼婚者，不见重责。故尚书仆射裴，当代名士，於时以兄弟子丧末，为息拜时，其息服除也。议者谓父子并应贬责。兄弟子下流之丧，不同於姑。古者诸侯绝周，而卿大夫之丧，在殡犹不举乐，不以本周丧未葬行嘉礼也。况庐陵长公主，於礼不应绝服，丧今未葬乎！（《通典》六十）

◇答会稽王书

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礼例无许；既已拜时，犹复不同。昔中朝许侍中等曾议此事，以为拜时不应以丧为疑，倚傍经礼，甚有理据，谈者多谓是。殿下可视而量之。（《通典》五十九。「会稽王道子与王彪之书，彪之答云云。）

◇与扬州刺史殷浩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以示八座。於时朝议有谓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议，荀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也。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豫废朝礼也。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告谴，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是将处天灾罪己之谓？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闼之制，与元会礼异。自不得兼行，则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於元会。元会有可却之隼，合朔无可废之义。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魏志·刘劭传》注，又《御览》二十九引《晋起居注》。）

◇答孔严论蔡谟谥书

按谥法布德执义曰穆，谓此名目殊为不轻。泰始初张皇后、大宁庾太后，并谥曰穆，魏司空陈泰、王昶、贺循，皆名士也，并谥曰穆。此与蔡公名体相应。中朝复谥亦不胜单，安平献王孚、齐献王攸并单谥。自顷复谥者，非大晋旧典必重复谥也，盖是近来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顾命重勋，或居分陕，或处阿衡。蔡公存谦素之怀，不当此任，於今咏之。所以不复谥，欲令异於数公，所以标冲虚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兴曾居师傅及录台事者，亦皆不复谥，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丰侯，近贺司空、荀太尉觊、周光禄ダ，或曾师傅，或曾总录，并不复谥。吾谓此谥弘美，不应翻改。按谥法条有限，而应谥者无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齐同。远准周之文武，则後代不应复得通用此名；近校晋朝旧比，山涛、荀ダ、周ダ谥康，羊、荀勖同谥成，此例甚众，不可悉载。近朱伯高谥简，时尚书符却已不应与和、峤同谥。蔡为太常，据上论可同，理甚有义，遂便施行。蔡家固当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复无所为疑。（《通典》一百四）

◇二疏画诗序

余自求致仕□政事，累诏不听，因扇上有画二疏事，作诗一首，以述其美。（《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五十。）

◇伏牺赞

悠悠皇牺，体寂神澄，无为而化，世道之凝。下知有之，冥感自兴。因应之迹，画象结绳。（《初学记》九）

◎王纳之

纳之，彪之孙。元兴中尚书左丞，复为御史中丞。

◇议郊祀不得三公行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齐之兴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宋书·礼志》三：安帝元兴三年，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已卯，告议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云云。又见《通典》四十三。）

◎王旷

旷，ｅ弟。惠帝时侍中，出为丹杨太守，永嘉中为淮南内史。有集五卷。

◇与东海王越书

裴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拊之。（《魏志·裴潜传》注）

◇与扬州论讨陈敏计

贼今下屯固横江。（《御览》三百三十七）

复据乌江，皆堑垒彭排鹿角，步安严峻，以袭历阳诸军。（《御览》三百三十七）

◎王邃

邃，旷弟。（阁帖题云「海陵恭侯」，当考。）

◇书

寒，佳不？张丞婚事云何，是良对，足下可时合，知女决也。王邃白。（《淳化阁帖》三）

卷二十二

◎王羲之（一）

羲之字逸少，旷子。初为秘书郎，庾亮请为征西参军，累迁长史，拜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徵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就；授护国将军，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复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协，称病去。卒赠金紫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用笔赋

秦、汉、魏至今，隶书其惟锺繇，草有黄绮、张芝。至於用笔神妙，不可得而详悉也。夫赋以布诸怀抱，拟形於翰墨也。辞曰：

何异人之挺发？精博善而含章。驰凤门而兽据，浮碧水而龙骧。滴秋露而垂玉，摇春条而不长。飘飘远逝，浴天池而颉颃。翱翔弄翮，凌轻霄而接行。详其真体正作，高强劲实。方员穷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质。没没汩汩，若汜之落银钩；耀耀，状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飘遥骋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李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乔脱屣，飞凫而上征。或改变驻笔，破真成草，养德俨如，威而不猛；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诤，发指冠而皆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蹶。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非越。信能经天纬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嗟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於今鲜俦。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墨池编》）

◇临护军教

今所在要在於公役均平，其羌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苦，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御览》二百四十）

◇与会稽王笺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於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於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已以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於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後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馀一。旦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徵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得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於反掌，考之虚实，著於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後机，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深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晋书·王羲之传》）

◇与桓温笺

谢万才流经通，使之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後来之秀。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之俯顺荒馀，近是违才易务矣。（《晋书·谢万传》，《通鉴》一百。）

◇报殷浩书

吾素自无廊庙，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於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故当不同於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於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晋书·王羲之传》）

◇又遗殷浩书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於当权。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求倒悬之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丧败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於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徵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晋书·王羲之传》）

◇与殷浩书

下官乃劝令画廉蔺於屏风。（《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御览》七百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谢安书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後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馀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於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晋书·王羲之传》）

◇与谢安书

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旧写本《书钞》一百四）

知君尝得小笙。笙是名器，往闻者若令诸君闻之，乃当可不言。而云见今笙者皆不以为佳，恐是不能好也。（旧写本《书钞》一百十引王兴之与谢安书云云，张溥编入《羲之集》，或溥所见《书钞》，兴安作羲也。姑从之。）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此见张溥本，未知所出，溥引「杨云云」，疑是杨升庵依托也。溥又引《舆地志·山水》作「山川」，「峨眉山」作「岷山」。今检章宗源所辑《顾野王志》无此条，疑亦杨依托。姑录之，俟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谢万书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馀，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於此也。（《晋书·王羲之传》，张彦远《法书要录》十。）

◇又遗谢万书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晋书·王羲之传》，《通鉴》一百。）

◇与人书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晋书·王羲之传》，《艺文类聚》九。）

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後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馀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论君不谢。（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一，其题作《自论书》，语意与前篇不同，故两列之。）

◇与所知书

子敬飞白大有直。（《图书会粹》。案：张溥本作「有意」。）

◇杂帖

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法书要录》十，下皆同。）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僻，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保等平安也。谢之。甚迟见卿舅，可早至，为简隔也。

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於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後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於彼矣。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一一。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须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袭聋，有验否？有验者乃是要药。

朱处仁今何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书，可令必达。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馀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一一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任，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和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书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摹取，当可得不？须具告。

往在都见诸葛《禺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一一示，为欲广异闻。

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须此药草，可示当致。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当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远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玄度先乃可耳，尝谓有理因祠祀绝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寻痛惋不能已已！省君书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时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

先生适书，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此书因谢常侍信还，令知问，可令谢长史且消息。

数亲问叔穆嘉宾，并有问为慰。

知道长不孤，得散力疾重，而迩进退，甚令人忧念，迟信还知问。

妇安和，妇故羸疾，忧之焦心，馀亦诸患。

君昨示，欲见穆生叙赞，今欲默语兴废之格，粗当书尔不？玄度好佳，君谓何似？

从事经过崔、阮诸人，昨旦与书疾，故示毒愁，当增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热未有定，发日有定，示足下兴耳。近书或欲留，吾甚欲与俱，而吾疾患迟速无常，其竟云何？足下今知问。

适太常、司州、领军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司州以为平复，此庆之可言；馀亲亲皆佳，大奴以还吴也冀或见之。

司州供给寥落，去无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无理或复是福，得大等书慰心，今因书也。野数言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适州将十五日告，徐一痈方尺许口四寸，云数如来小如差，然疾源如此，忧怛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书以示徐，还示足下也。不堪缧疑，事列上台。周青州视事今以当至下耶？甚是事宜，无方身也。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气。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还，得八日书，知不佳，何尔耿耿！仆日弊而得此热，忽忽解日尔，力遣不具。王羲之白。（案：此帖《法书要录》後又重出。）

一见尚书书，一二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迟还具问，亦以与尚书谘怀，今复遣谘吴兴也。（案，此帖《法书要录》後又重出。又案：张溥本割恐不以上为尚书贴而多二语，云「足下尚为远虑，不可计目前」，乃别一帖误入此也。「可委行」以下张溥本谓之《送袍帖》，其题与帖亦不合。）

远近清和，士人平安荀侯定住下邳，复遣军下城此间民事，愚智长叹，乃亦无所隐。如之何？又须求雨，以复为灾，卿彼何似？

江生佳，须大活，以始见之与人上萧索，可叹。

汝宜速下，不可稽留，计日迟望。今日亦语刘长史令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困得里人书，想至知故面肿，今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而中故不差，以此为至患，至不可劳力数字令弟知闻耳。

市适复二告安和，郗故病笃无复他治，为消息耳，忧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毕当吾遣信，视淑还，母子平安为慰。至恨不得暂见，故未得下船。道夷书云「已得一宅」，想今安稳耳，不政解此移趋，知部儿不快，何所在？今已佳也。耿耿信白。

与殷侯彼此格卿取。

卒喜慰气满，无他治，啖数合米，来三日。

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势、腹痛小差，须用女萎丸，得应甚速也。

在我而已，诚无所多。云与谢豫州共入河，不乃烦剧。得安万送书，云「六日可至」。诸贤云朝廷失之，转觉阙然，与卿书同。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此言深也。但云卿当入，何以如梦？恐卿表将复经年，想仁祖差时还内，镇慰人情耳，皆在卿怀耳。

产妇儿，万留之，月尽遣，甚慰心。

得袁、二谢书，具为慰，袁生暂至都，已还未？此生至到之怀，吾所尽也。弟预须遇之，大事得其书无已已。二谢云秋末必来，计日迟望；万赢，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别，停几日？决其共为乐也。寻分旦与江姚女和别，殊当不可言也。

知庾丹阳差数深深，致心致心。

得孔彭祖十七日具问为慰。云襄经还蠡，是反善之诚也。於殷必得速还，无复道路之忧；比者尚悬悒，得其去月书，省之悲慨也。

上流近问不竟，何日即路，知谢定出？居内所弘，故重是不情，废情存大。

明或就卿围棋邑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谢。

江表付还。

得书，知足下问，吾《骨亢》髂（上下党反，下口亚反，腰骨。）拘痛，俯仰欲不得，此何理耶？愿辄与相见，无尽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未，阴沈沈恐不可针，不知何以教，目前甚忧《卒页》。王羲之。

比信寻知足下有书可道，知足下未能得果，望近为然。知得家问贤子动疾，念甚忧虑，悬得後问不？分张何可久！幼小故疾患无赖，野大皆当以至，不得还问，悬心，大得善悉也。野当不能遏，卿并转茂清谈。

足下小大佳也。诸疾苦忧劳非一，如何？复得都下近问不？吾得敬和廿三日书，无他；重熙住定为善。（案：《淳化阁帖》连下「谢二侯」为一帖，与《法书要录》不同，张溥本此帖失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二侯

山下多日，不得复意问；一昨晚还，未得遣书。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壮湿，甚耿耿！服何药耶？仆此日差胜，寻知问。王羲之顿首。

羲之顿首：向又惨惨自举哀，乏气匆匆，知便当西，且不相知来。想熊能更言问，力遣不次，王羲之顿首。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未能（阙）汝。汝临哭悲恸何可言？言及惋塞，夜（阙）市器俱不合用，令摧之也。吾平平，但昨来念玄度，体中便不堪之，耶告。

汝当须过，殡还，恒有悲恻。

王延期省。

妹转佳，庆不及啼不？忆念奴，殊不可言，凉当迎之。

昨即得丹阳水上书，与足下书同，故不送，昨诸书付还。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离忽四年，言之叹慨，岂言所喻？悠悠数十，卒当何期？汝等将慎为上，知复何云。

念足下穷思兼至，不可居处，雨气无已，卿复何似？耿耿善将息，吾故劣，力知问。王羲之。

◇吾何当还

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处；多疾，足下前许岁未，今暂还，想必可尔，故复白。

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馀姚并吴兴二十八日二疏，知并平安，慰。吾平平，比服寒食酒，如似为佳，力因王会稽，不一一，阿耶告知。

想大小皆佳，丹阳顷极佳也。云自有书，不附此信耳，大小问多患，悬心；想二奴母子佳，迟卿问也。

吾去日尽，欲留女过吾，去自当送之，想可垂许；一出未知还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度十五日必济江，故二日知问，须信还知，定当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时还，迟面以日为岁。

去冬临临安，事近便欲决去，而何候不许。事闻，以有小寇，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意，尚未可仓卒复信，更具信汝也。

六日，昨书信未得去，时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何所复言！

丹阳旦送，吾体气极佳，其在卿故处，增思咏。

若可得耳，要当须吾自南，但增感塞。

十四日，诸问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复是大事，速送袍来。

遂当发诏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泽，忧叹之怀，当复何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足下一一。

昨送诸书，令示卿，想见之。恐殷侯必行，义望虽宜尔。然今此集，信为未易，卿若便西者，良不可言。

安复後问不？想必停君诸舍，疾苦差也。便疾绵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忧怀深；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月，兼又劳不可言。迎集中表，亲疏略尽，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此一条不谢二疏，而人理难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所忧营如此，君视是颐养之功，当有何理？今都绝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遣无益，快共为乐，欲省（一作「欲以少日」。）补顷者之惨蹙也。追寻前者意事，岂可复得？且当卒目前，及当此急要，愿诸君各保爱，以俟此期。未近见君，有诸结，力聊以当面。

各闲意必欲省安西，如今意无前却也，想君必俱。贼势可之者，必进许洛，无可不果。相遇於一世，岂可度之寻常？以此至终，故当极尽志气之所托也。君此意弘足，然决在必行。（旧连属上帖，今离为二。）

未复知闻晴快，卿转胜，向平复也。犹耿耿。想上下无恙，力知问不具，王羲之敬问。

日月如驰，一更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锺，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夭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

敬亲今在剡，其後复亡，甚不可言。

穰铁不知已得。

行近遣书，想即至此。雨，汝佳不？得悬心。吾乏劣，力数字。

七月十三日告，鄱阳兄弟大降，制终去悔，悼甚永绝，悲伤痛怀，切割心情也。

诸葛[B066]者，君识之不？才干好佳，往为钱塘著绩，又入仆府，有以尽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托於明德，云临安春当阙尔者君能请不？仆必欲言得佳长史，亦当是君所须，既得里人，共事异常故乃尔，须还告之。

人理不可得都绝，每至属致，使人多叹。

十五日羲之报，近甚仓卒，得十三日音，知卿佳，慰之。力及阳主，书不一一，羲之报。

会稽亦复与选论卿否？吾诚敕敕於论事，然於弟尚不惜小宜。谓选官前意已佳，可不复烦重。卿更思，必谓宜，论者必有违矣。

上下安也。和绪过，见之欣然；敬豫乃成委顿，令人深忧，江生亦连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已差。（已上并《法书要录》）

卷二十三

◎王羲之（二）

◇杂帖（一）

知阮生转佳，甚慰甚慰！会稽近患下，始差。诸谢粗安。（《法书要录》十，下同。）

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复燥耳，故知问。具示，王羲之白。

冷过，足下夜得眠不？祗差也，复何治？甚耿耿。长史复何似？故问具示，王羲之白。

遂无两候，使人叹；得诸孙书，高田皆欲了。

得书，知足下患疖，念卿无赖，思见足下，冀脱果，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此贤怀所礼也。面一一。

五月十四日羲之近反至也。得七日书，知足下故尔，耿耿，善将息。吾肿得此霖雨转剧，忧深，力不一一。羲之。

适万石去月五日书为慰，寻得彭祖送万九日露版，再破贼，有所获。想足摧寇越逸之势，宜适许司农书为慰，无人未能得重，故向馀杭间。

因缘示致问，非书能悉，想君行有旨信。

伯熊上下安和为慰，可令知问。叔夷子前恨不见，可令熊知消息。羊参军还朝，论长见敦恕，其为庆慰，无物以喻。今又告诚先灵，以文示足下，感怀恸心。

又以表书示卿，政当亦不？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省君书，亦增酸。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见验，何烦多云矣。

袁彭祖何日过江？想安稳耳。失此诸贤，至不可言。足下分离，如何可言？

此段不见足下，乃甚久。迟面，明行集，冀得见卿。

得申近不？问。

◇谢侯

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慈阴幽绝，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无由言告。临纸摧哽，羲之报。

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顿首顿首：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

二蔡过葬来居此，亲亲集事，而君复出为因耳。

九月十八日羲之顿首：茂善晚生儿，不育，痛之恻心，奈何奈何！转寒，足下可不可不？不得问多日，悬情，吾故劣，力不具，王羲之顿首。

十月十一日羲之敬问，得旦书，知佳，为慰。吾为转差，力不一一，羲之敬问。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案：此帖《法书要录》后又重出。）

羲之顿首：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复如何？羲之顿首。

廿八日羲之白：得昨告，承饮动悬情，想小尔耳。还旨不具，王羲之再拜。

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情愿不遂，缅然永绝，痛之深至，情不能已！况汝岂可胜任？奈何奈何！无由叙哀，悲酸。

君服前贤弟逝没，一旦奄至，痛当奈何！当复奈何！临纸咽塞。王羲之顿首顿首。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当不堪之，转复知问。王羲之。

书未云得诸，为慰。知汝姨欲西，情事难处。然今时诸不易得，东安书甚不欲令汝姨出，恳至，想自思之。

上下可耳，产行往当迎庆，思之不可言。

◇今付吴兴酢二器

一日不暂展，至恨叱而不已，便怀不果东至，可恨思叙想间暇必顾也。

适都使还，诸书具一一，须面具怀。

得征西近书，委悉为慰；不得安西许有问，不知何久？长风书平安，今知殷候不久留之，甚善甚善。

舍内佳不？中书何似？家中疾笃，恒救旦夕，比知觉有省书，想至。

义兴何似？悬情。慕容遂来据邺，可深忧。官复遣军，可以示义兴中书。

昨得殷候答书，今写示君，承无怒意，既而意谓速思顺从，或有怨理，大小宜盘桓，或至嫌也。想复深思。

◇复征许也

八月二十四日之顿首：（阙）竟增哀感，奈何奈何，两足下可耳，不得问，（阙）日悬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顿首。

此雨足何耳？故当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吴义兴吴（阙）是荡然可叹，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患，耿耿，今差也。华母子佳。

时行皆遍，事轻耳，彼云何？

道祖异下，乃危笃，忧怛忧怛。

贼势可见，此云方轨万万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劳心，此回书恒怀汤火，处世不易，岂惟公道？

诸人十二日书云，慕容乃抄梁下，得数（阙）目下疾疫非常，乃以至京，极有伤，此忧之下者，想君勤勤之。

复委笃，恐无兴理，诸人书亦云尔也。忧之怛怛，得停，乃公私大计也。（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君顷以何永日？忆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

源书以发，吾欲路次见之，亦不欲停甚。

官舍佳也。得诸舍问不？不知遮何日西，言及辛酸，卿不可怀期等，故勿忧，勿忧深。

近书及至也。瞻望不远，而未期暂面，如之何？迟得问也。

◇谢侯数不在叹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迟知定不果，怅恨！未知见卿期，当数音问也。

得都近问，清和为慰，云刘生近欲举君为山阴，以中当为最君期於未获供养处，相为慨然，仕宦殆是想也。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

小大佳不？可得司马问，悬情。适安以中军出镇，有避贤意，乃云行得言面，不知公私此理卒当之耶？甚忧。真本无集之者，想今与君书一一。

见此当何言？但恐今妇必门首有出，复有将来之弊耳，此愿尽珍御理。

想彼人士平安，二郄（阙）数也。敬豫诸人近来停数日悉佳，安石已南迁，其诸兄弟此改殊命萧索，闻君以复入相府，何时当应命？未得坐处，亦当愁罔，思得为邻，岂常情？恐君方处务，此命难期，如之何？不一一，小佳，复意问也。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终之何？闻真长知吴兴，想必如意。南道差不。

君大小佳不，松庐善斫也。仆信还秦州，将去月十二日告，甚慰，如曹失护语此君甚康壮，常是肥渴耳，实寻还，迟之不可言。二妹差佳，慰问心期，中冷，顷时行，可畏愁人。

不得司马近问，悬情，近所送书，即至也。君信明早令得，後得鄙书未至，即想东不久耳。

此鄙问无恙，诸从皆佳，比诸数耳。知刘阮数（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温公在此，前东北面还此复初（阙）散为慰，便乞良不可言，卿得知之，复共一快乐。

◇武妹小大佳也

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尔，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复为意卿示聊及。（阙一字。）

数得桓公问，疾转佳也。每悬胡，云征事末有日佳也。以逼势，不知卒云何尔！

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熙，往觉少不得同，万恨万恨！云出便当西，念远别，何可言！迟见玄度，今或以在道。（案：此帖《法书要录》後又重出。）

宾如人往不堪致，心忆之，不忘怀之。

妹不快，忧劳，馀平安。（案：此帖《法书要录》後又重出。）

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得其昨书，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难耶！

与安石俱佳，还七日，增想投命。积日不复知问，弟佳宁善，然复忧之不去怀。吾遂沈滞兼下，如近数日，分无复理，昨来增服陟厘丸，得下不知遂断不？了无所敢，而药得停，不知当复见弟理不？独下便长叹，苏息更知问。二奴庶诸人何以谢之？

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诸人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诸贤平安，每面粗有叹慨，追恨近日，不得本善，散无已已，度足下还期不久耳，此者数令知问。

怀足下可谓礼之（阙）今以志心寄卿，想必至，到论之，救命不暇，此事於今为奢远耳，要是事其本心。

◇所欲论事今付

今与冯公论何产，足下可思助明清谈，至是举今又语真道，今宣旨矣。

臣羲之言：寒严，不审圣体御膳何如，谨付承动静，臣羲之言。（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臣羲之言：伏惟陛下天纵圣哲，德齐二仪。（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应期承运，践登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庆。臣抱疾遐外，不获随例瞻望宸极，屏营一隅，臣羲之言。（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刘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冀当小尔耳。汝母故若以不安食，疾久忧愦，当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者也。

今付北方脯二夹，吴兴二器，蒜条四千二百。

司马虽笃疾久，顷转平除，无他感动，奄忽长逝，痛毒之甚，惊惋摧恸，痛切五内，当奈何奈何！省书感哽。

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书不一一。羲之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官舍无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迟喜散恙，比尔自相闻也。

九月三日羲之报：敬伦遮诸人去晦祥礻覃，情以酸割，念卿伤切诸人，岂可堪处？奈何奈何！及书不既，羲之批。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得七月末时书为慰，始欲寒，足下常疾，此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复忧悴，力困不一一。王羲之顿首。（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旦极寒，得示。承夫人复小咳，不善得眠助反侧，想小尔，复进何药？

念足下犹悚息，卿可否，吾昨暮复大吐，小敢物便尔，旦来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顿首。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馀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於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剧，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处。言曰酸切，及领军信书不次。羲之报。

顿首顿首：亡嫂居长，情所锺奉，始获奉集，冀遂至诚，展其情愿，何图至此！未盈数旬，奄见背弃，情至乖丧，莫此之甚！追寻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当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备婴，不可忍见，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

君顷复以何散怀，铁云秋当解褐，行复分张，想君比尔快为乐。彦仁书云，仁祖家欲至芜湖，单弱伶俜何所成？君书得载停郡迎丧，甚事宜，但异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时可得发？

六日告姜：复内始晴，快情，汝母子平安。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侍不？力不一一，耶告。（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前使还，有书，哀猥不能叙怀，情痛兼哀若割，当奈何奈何！省弟累纸，哀毒之极，但报书难为心怀，况卿处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虽当时不能无情痛，理有大断，岂可以之致弊，何由写心！绝笔猥咽，不知何言也！

十二月六日羲之报：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二书，为慰。两书夜无解，夜来复雪，弟各可也。此日中冷，患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羲之报。

羲之死罪：前得云子诸人书，并毁顿胡之，惟分推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月五日羲之顿首：昨便断草，葬送期近，痛伤情深，奈何奈何！得去月二十八日告，具问慰怀，力还不次。王羲之顿首。（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七月十六日羲之报：凶祸累仍，周嫂弃背，大贤不救，哀痛兼伤，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书感塞，羲之报。

二十三日发至长安，云渭南患无他，然云符健众尚七万，苟及最近，虽众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岁终云何守之？想胜才、弘之，自当有方耳。

隔以久，诸怀既不可言，且今多惨戚，迟君果前，暂得一散怀。知以多疾不果，乃当秋事，省告，同此叹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仓卒，当在九月初。过此故欲一与吴兴集，冀无不克耳。然事来万端，不知如人意不？非书能悉，君数告，以尉之耳。

六月十六日羲之顿首：秋节垂至，痛悼伤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此雨过，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吴兴转胜，甚慰。想得此凉日佳，患散乃委顿，耿耿，且以佳兴消息。仆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顿首。

歌章辄付卿，或有写书人者，可写一道与吾也。

羲之死罪：去冬在东质阝，因还使白笺，伏想至，自顷公私无信便，故不复承动静，至於咏德之深，无日有隧，省告，可谓眷顾之至，寻玩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无暂展语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将无其人，何以复言？惟愿珍重，为国为家。时垂告慰，绝笔情塞，羲之死罪。（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六月十一日羲之报：道护不救疾，恻怛伤怀，念弟闻问，悲伤不可胜，奈何奈何！曹妹累丧儿女，不可为心，如何？得二十三日书为慰，及还不次。王羲之报。

追寻伤悼，但有痛心，当奈何奈何！得吾慰之。吾昨频哀感，便欲不自胜，举旦复服散行之益，顿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诲，然吾老矣，馀愿未尽，唯在子辈耳，一旦哭之，垂尽之年，转无复理，此当何益？冀小却渐消散耳。省卿书，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顿首。

向遣书，想夜至。得书，知足下问，当远行，诸怀何可言！一十必早发，想足下知向期也。阮侯止於界上耳，向书已具，不复一一。王羲之白。

宿息，想足下安书，吾犹不胜能佳。一十早往迟。王羲之顿首。（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二十九日羲之报：月终哀摧伤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下不断，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羸甚好消息。吾比日极不快，不得眠食，殊顿，勿令合阳，冀当佳，力不一一。王羲之报。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顿首顿首：昨者书想至，参军近有慰阮光禄信在耳，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郎家欲因书比去报，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不得自甚，痛当奈何！深当宽勉，以不忘先心。临纸但有酸，王羲之顿首。

羲之白，不复面，有劳；得示，足下佳，为慰。吾却遽，又睡甚匆匆，力不具。王羲之白。

十一月五日羲之报：适为不吾悉不适，弟各佳不？吾至匆匆，力数（阙。）羲之报。

兄弟上下远至，此慰不可言。嫂不和，忧怀深，期等殊匆匆，ㄡ心。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处。云子诸人何似？耿耿。能数省否？

彦仁数问也。修载暂来，忻慰。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还，得八日书，知不佳；尔何（案：前帖作何尔。）耿耿。仆日弊而得此热，匆匆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还书，知极，不加疾，人甚忧，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为尔日日，力不一一。羲之报。

◇想明日可谢诸子

十四日羲之白：近反不悉（阙）两足下佳不？不得近问；问无殊不佳。顿劣困不一一。羲之白。

羲之顿首：何贶？知意至，诸君皆困乏，常想无之。何缘作此烦损？今付还。王羲之。

长高当暂还耶？

范公书如此，今示君，须庾见，故当劝果之告旨语君，迟而不可言。

一日多恨，知足下散动，耿耿护护，吾至不往，劣劣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司马疾笃不果西，忧之深，公私无所成。

知比得丹阳书，甚慰，乖离之叹，当复可言！寻答其书，足下反事复行，便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迟面一一。

比日寻省卿文集，虽不能悉，周遍寻玩，以为佳者，名固不虚。序述高士所传，小有异同，见卿一一问。应止杨王孙，前以共及，意同，可诚述叙之耶？暇日无为，想不忘之。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际，致叹至深，君亦同怀。近过得告，故云腹痛，悬情灾雨，比复何似？气力能胜不？仆为耳。力不一一。王羲之。

旦书至也。得示为慰。云小大多患，念劳心，迟见足下，未果为结。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日先疏未得去，得四日疏为慰，兄书已具，不复一一。

镇军昨至，尚未见也。寻见之，悲欣不可言。

上下近问慰驰情，不知何似？绝不得松问。汝得旨问，驰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日东，可语期，令知消息。

复数橘子，即云乃好可敢；久得新栗，此院冬桃不能得多送。触事何当不存？往恒语然独折。

知书有去县奔去，诚意义官至也。有礼制，恐不必果耶？且君在彼县，常以为得，宜思之耶？意至故示。

兄子发尚未有定日，当送至澜，远乖，不可复言。

适欲遗书，会得足下示。

十九日羲之报，近书反至也。得八日书，知吴故羸，敬伦动气发，耿耿。想得冷，此为佳也。敬文佳，不一一。羲之报。

省足下前后书，未尝不忧。欲与事地相与有深情者，何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为身」，真卿今日之谓，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己，便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怀。愿卿为复广求於众，所悟故多。山之高，言次何能不？

十一月七日羲之报：近因子卿书，想行至，霜寒，弟可不？顷日了不得食，至为虚劣，力及数字。羲之报。

二十三日羲之报：一日得书，皆在计书所不得有，反转热，卿各佳不，定何可得来？迟面不一一。羲之报。

知须果，裁便可遣取，视君势陈欲，欲无出理。

近书至也。得十八日书，为慰。雨蒸比各可不？参军转差也。悬耿。吾胛痛剧，炙不得力，至患之，不得书，自力数字。（案，此帖《法书要录》後又重出。）

尊夫人向来复何如？为何所患？甚悬情。念卿累息具至。羲之敬问。想诸舍人小大皆佳，弟摧之可为心，且得集目下，此慰多矣。市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极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忧之。想野久恙，至善，分张诸怀可云「不知其期，何时可果。」永嘉竞逐者有力，恐难冀得。大柿，当种之。

笃不喜见客，笃不堪烦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东所聚，自非复弱干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给领与卿同，殊为过差。交人士因开门以勉待之，无所复言。

君远在此，乃受恩来，今留之，明晚共亲亲集，想君未便至馀姚尔。

云殷生得快罔大事，数谢生书，但有药耳。云彦仁或宣城，甚佳，情事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今有云想深复征许也。

寂不得都问。知卿云曰问故，未知西审问，使人忧耿，得问，示。

信使甚数，而无还者，似书疏不可得；得问，宜示告之，知长翔田舍。比卿还，当知何候？须得音副民望，甚善。

羲之白，雾气，足下各何如？长素转佳，甚耿耿。

冀行面，遣知问，王羲之白。

昨道诸书，今示卿相见之，恐殷侯必行，义望虽宜尔，然今此集，信为未易，卿者便西者，良不可言也。晴快，足下各佳不？长素转佳也。甚耿耿，故知问具示。王羲之白。（案：此帖首三十八字张溥本失载。）

足下晚可耳，至劣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十二月二十四日羲之报：岁尽感叹，得十二日书，为慰；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王羲之报。

药汤诸人佳也。今知问，朱博士何当还？君可致意，令速还，想无稽留。

吾至今，目欲不复见字。

见君小大佳不？过此乃知熙佳，觉少不得同，万恨万恨！云出便当西，念远别，何可云？迟见玄度，今或以在道。（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宾诸人佳不？皆致心，忆之不忘怀

妹不快，忧劳，馀平安。（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书，至得去月二十六日书，为慰。比可不？仆下连连不断，无所一欲，敢辄不化消，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罔极然及不一一。羲之白。

昨近有书至，此故不多也。迟书不悉耳。

知尚书中郎差为慰，不得吴兴问，悬心；数吴中闻耳。小奴在此忽患疟，比数发，今日最为大；都轻疟耳，尚小停，今在吾厩中。念犹悬心，小患耳，无所垂心，须佳乃去。

此言不可乏，得知足下问，吾忽忽力数字。

直遣军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足下知。足下知消息，今故遣问，使至具示之，力书不一一。王羲之白。（已上并《法书要录》）

卷二十四

◎王羲之（三）

◇杂帖（三）

方回遂举为侍中，都下书云「殷生议论，殊异处忧之道」。故思同岁寒，尽封此书还。（《法书要录》十，下皆同。）

论亦不能佳，体怀省无所乏，然卿供给人士，及使役吏人，论者亦谓大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同异，卿复为意。卿此怀亦当玄同，不能勉人耳。

见尚书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迟还具问，亦以与尚书谘怀，今复遣谘吴兴也。（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官舍佳也。节气不适可忧，彼云何？昨得羲书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晋宁书，宾平安，念悬心，此粗佳，一日书此一一。

民以顷情事，不可不勤思自补，节勤以食敢为意，乃胜前者，而气力所堪不如，自丧初不哭，不能不有时恻怆，然便非所堪。哀事损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知足下数祖伯诸人问助慰，绝不得兄子问，悬念可言。此於南北旨使无理，比欲叹久也。亦同失人，并欲勿勿。群从书皆佳，道冲书平安，汝当改葬，不可云劳。冲遇此事，或复连留。（案：张溥本无「旨使至勿勿」十七字，以「群从」以下别为一帖。）

省告一一，足下此举，由来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权事虑之重，则当废情以从宜，非书所悉，见卿一一。

吾涉冬节，便觉风动，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笃，事事如去春，但为轻微耳。寻得小差，固尔不能转胜。沈滞进退，体气肌肉便大损，忧怀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为复可耳。直疾不除，昼夜无复聊赖，不知当得暂有间，还得（阙）其写不？如今忽忽日前耳。手亦恶欲，不得书示，令足下知问。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怀深，得五日告，甚慰，晚热盛，君比可不？迟复後问，仆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君患隐，何以及尔？是为疲之极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绝骨肉之爱，无论人事也，乃甚忧。君若自量过叹患不以轻心者，一事不尔，当何理？

鄙故勿勿。饮日三斗，小行四升，至可忧虑。如桓公书旨阙其不去，恐不能平。

此信过不得熙书，想其书一一也。小大佳不？宾转胜，皆谢之，贤妹大都胜前，至不欲食，笃羸，悔令人忧，馀粗佳。（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阿刁近来到，卞上下皆佳，姜夫数白。

得书，知足下且欲顾，何以不进耶？向与谢生书，说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辩，故可共集谢生处，登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

不得君家书，疏多往来皆平安耳。今年此夏节气至恶，当令人危。幼小疾苦，故尔忧劳不可言。

七月二十一日羲之白：昨十七日告，为慰，极有秋气，君比可耳。力及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一。王羲之顿首。

近复因还信，书至也。（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得九日问，亦云鄙平平，想得凉转胜，以疾乃服，法必解此意。

来月必欲就到家，而得其问，云尚多溪毒，当复小却耳。仆故有至临州意，尚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还乃得至寿春耳。

得都九日问，无他。

得豫章书，为慰，想以具问。昨得都十七日书，贼径还蠡台，不攻谯，是其反善之诚也。想殷生得过此者，犹令人忧，期诸处分犹未定，羊参军旦夕至也，迟一一。

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已。

安石定目绝，令人怅然。一尔，恐未卒有散理，期诸处分犹未定，忧悬益深，念君驰情。又遣从事发遣，君无复坐理，交疾患，何以堪此！何以堪此！恐属无所复厝怀，即乖大小不可言，且忧君以疾，他曳不易。

得司州书转佳，此庆慰可言。云与君数数或采药山崖，可愿乐遥想而已。云必欲克馀杭之迟期，此不可言，要须君旨问。仆事中久，宜暂东复，令白便行，还便行。当至剡槌上，二十日後还以示，政当与君前期会耳。迟此情兼二三。

昨暮得无奕、阿万此月二日书，甚近清和耳。羌贼故在许下，自当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万定吴兴兴。

未复弘道近书，见与弘远书。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玄佳不？想数得足下旨，令知问。

蒙风胶今年似晚，来年其主不起首者，想或可得借乎！

得反，不获示，知足下发动胁肿，卿此疾苦甚，似期一一想消，一当转佳，为何治也。吾为亦劣，大都复是平平，隔耳许日，前後有其效，何喻？冀凉日晚散耳，寻复知问。王羲之。

羲之顿首：贤女殡敛永毕，情以伤惋，不能已已！兄足下愍悴深至，何可为心？奈何奈何！不能无时之痛，忧卿便深，今何如？患深达既往，吾志勿勿，力知问。临书恻恻，王羲之顿首。

贤室何如？何可为心？唯绝难於人理耳。诸患犹尔，忧劳深似（阙）江侯（阙到行底。）足下遗临忄次冷取书。

得谢范六日书，为慰。桓公威勋，当求之古，令人叹息；比当集姚襄也。

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之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馀万斛米，乃过於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近复重论，相赏有理，卿可复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数致苦言於相，时弊亦何可不耳？颇得应对不？吾书未被答，得桓护军书云「口米增运，皆当停」，为善。

问董祥，吾亦问之，冀必来，兵时得之甚佳。顷日愦愦，不暇复此。省示及，乃复忆之耳。

周公东征，四国是遑，诚心款著，谓之累积。频频书想至，阴寒想自胜常，皇矣汉祖纂尧。（案：张溥本节取「书想」至「胜常」九字，馀皆删。）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於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於数代。至於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前试论意，久欲呈，多疾愦愦，遂忘致，今送，愿因暇日，可垂试省，大期贤达兴废之道，不审谓粗得阡陌不？

信所怀愿告，其中并尔，郎子意同异复云何？邈然无谘叙之期。每赐翰墨，使如暂展，羲之死罪。

足下行穰久，人还竟应怏不？大都当任，县量宜其令，因便。因便任耳，立俟。王羲之白。

足下各可不？都五日书今送，谢即至，想源得免豺狼耳。王羲之。

羲之死罪：近因周参笔白牒，伏想必达，此春以过，时速与深，兼哀伤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须臾寒食节，不审尊体何如？不承问以□经月，驰企，民疾恨治滞，了无差候，转久忧深。叔（阙）遣信，自力粗白，不宣备。羲之死罪。

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以还田一顷乌泽，田二顷吴兴，想弟可还以与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忠终高也。是以思同之。

此三顷田，乐吾旧耳。云卿军府甚多田也。宜须一用心吏，可差次忠良。

十九日羲之顿首：明二旬，增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书，知佳为慰。仆左边大剧，且食少，至虚乏，力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十二日告李氏甥，得六日书，为吾劣劣，力不一一。羲之白。

羲之死罪：复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叹，无言以喻。去月十一日发都，违远朝廷，亲旧乖离，情悬兼至，良不可言。且转远非徒无谘觐之由，音问转复难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问，还愿具告，羲之死罪。

群从雕落将尽，馀年几何？而祸为至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袁妹委笃，示致问，荒愦不得此热，不能不取给。腹中便复恶，无赖，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迟复承问，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具。王羲之死罪。

皆以具示复自耳，羊参军寻至，具一一。子期诸人何似？耿耿。心制行终，不可居处。（此帖首七字未八字张溥本皆无。）

馀皆平安也。（案，此帖张溥本无。）

及以令弟食後来，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复旨示，羲之报。

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此无所复云，吾於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今便极言於相，并与殷、谢书，皆封示卿，勿广宣之。诸人皆谓尽当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诚，故当有所面，不尔，坐视死亡耳。当何？

吾复五六日至东县，还复至问。（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想官舍佳，见护军近书，甚慰。仁祖转嘉，然疾根不除，尚令人忧。复得问，未复反书，甚慰。入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宜深，想铁已还，旦夕展也。故复旨示，羲之报。

小大佳也。不得尚书、中书问，耿耿。得业书，慰之。

亦得业书，为慰。今付还，安方决去不言，言即卿书致。

适阮儿书，其气散暴处便危笃，忧之怛怛。

贵奴差不？想不成太病。伤寒可畏，令人忧，当尽消息地。

蚶二斛，厉二斛，前示敢蚶得味，今旨送此，想敢之故以为佳。比来食日几许，得味不？具示。

◇所欲示之

若治风教可弘，今忠著於上，义行於下，虽古之逸士，亦将眷然，况下此者，观倾举厝，君子之道尽矣。今得护军还君，屈以申时，玄平顷命，朝有君子，晓然复谓有容足地，常如前者，虽患九天不可阶，九地无所逃，何论於世路，万石？仆虽不敏，不能期之以道义，岂苟且，岂苟且，若复以此进退，直是利动之徒耳，所不忍为，所不以为。上方宽博多通，资生有十倍之觉，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谓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为与卿共思之，省以付火。

诸暨始宁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诸暨始宁。

想大小皆佳，知宾犹伏尔，耿耿。想得夏节佳也。念君劳心，贤妹大都转差，然以故有时呕食不已，是老年衰疾，更亦非可仓卒。大都转差为慰，以大近不复服散，当将陟厘也。此药为益，如君告。

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辄有患，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姜此羸少差。先生至其欢慰，且卿女一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婚定芳势道也。（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先生顷可耳，今日略至，迟委垂，知乐公可为之慰。桃胶易得，可以少耶？专一物不移，乃不忠也。充迎不致意，知阳意事迎，愿人之善。行政五十日，不复得问，悬情，皆佳也。（阙）何贻云，得颍阳书平安，慰意。不得吴诸人问，悬迟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区区，一方任耳，而恒忧不治，为时耻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馀力相弘也。（案：此帖末九字张溥本但作「粗佳」二字。）

甲夜羲之顿首：向遂大醉，乃不忆与足下别时，至家（此二字张溥本作「向至道家」四字。）乃解，寻忆乖离，其为叹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唯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过江问。临纸情塞，王羲之顿首。

足下识先日之言信信，具。

前得君书，即有反，想至也。谓君前书是戏言耳，亦或谓君当是举不失亲，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颇知如何。老仆之怀，谓君体之，方复致斯言，愧诚心之不著，若仆世怀不尽。前者自当端坐观时，直方其道，或将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阙）算之孰悉，不因放恕之会，得期於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馀年几何，而逝者相寻！此最所怀之重者。顷劳服食之资，如有万一，方欲思尽颐养。过此以往，未知敢闻，言此於今也。

知诸贤往，数见范生，亦得其近书，为慰。又得孔生书，亦云不能数，何尔耶？江生可耳断绝，冀凉集也。得司州十六日书，诸疾患至，忧之至深矣。有断未？想桓公数便，亦知谢生大得情和，至慰安。以当至吴兴，迟见之也。

知须米，告求常如云，此便大乏，敕以米五十斛与卿，有无当共，何以论借？

今有教敕付米，可送之。

数上下问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驰情未异，果为结念致问。

不得东阳问，想卿妇遂平复耳，聋佳不？谢之。幼小顷可行。华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暂还，岁内何理？过岁必有理不？思存足下，复得一叙平生，当可言。得卿书，寻省反复，但有悲慨。比者且当数致年知（阙）。

毕力果思，迟言面不可复得，此与范期後月五日，遂乃克耳，还遣旨进。

顷犹小差，欲极游目之娱，而吏卒守之，可叹耳。阳化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诸人。

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职，时以许乃当，是公私大计。然此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无所成，可以示从女，其劣欲知消息。

足下所欲馀姚地，辄敕验，所须辄告。

此雨过，将为受，想彼不必同，苗稼好也。

比见敬祖，小大可耳。念孙、阮诸人皆何似？耿耿。

尚书中郎诸人皆佳，比面虽近隔，殊思卿，度还旦夕。

吾顷胸中恶，不欲食，积日匆匆。五六日来小差，尚甚虚劣，且风大动，举体急痛，何耶？赖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王羲之。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会稽内史、镇军仪同三司，夫人右将军刘（阙）女，诞晏之、允之，允之建威将军、钱塘令、会稽都尉、义兴太守、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卫将军，夫人散骑常侍苟文女，诞希之、仲之。及尊叔ｅ，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侍中骠骑将军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济阴郗说女，诞颐之、胡之、耆之、美之。内兄胡之，侍中、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妻常侍谯国夏侯女，诞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鉴女，诞玄之、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肃之授中书郎骠骑谘议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黄门郎；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唯命，羲之再拜。

良深路滞久矣，况今季末，无所多怪，足荒何恤於此？足下志峤，外有由来，及然以势观之，卿入贵於不令耳，书政当尔。王羲之白。

知以智之所无，奈何不复稍忧，此诚理也。然（阙）之怀，何能已已乎？末能得面，书何所悉！怛深，得近期暂还，故因教初日月。

吾湖孰县须水田，卿都可遣僦之，墓不知处。去年僦之者，似是俞进，可问之，卿不出停此。

亲往为慰，思後诸能数不？想昨甘兄以日，此粗佳。二谢叔丧，兴公近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大事问有重虑；安佳，行来遇大荡然；阮公政散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还无所废，吾初至，便与长史俱行，无不可不？

吾为卿任此声者，但此怀自不复得（阙）之於时。

小大皆佳也。度有近问不，得上虞甚佳，足下当能相就不？思面卿，前云当来，何能果也？迟散无喻，吾後月当出，以省念示。

下近欲麻纸，适成，今付三百，写书竟访得不？得其人示之。

省书，知定疑来汝君长腊所养，虽小要为丧玉，刘夫人灵坐在堂，政尔远来，於礼诚不可违，所以狼狈远迎，汝情地信难忍，交恐有性念虑，得来想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实引，是以下复思此耳。若汝能割遣无益，得过丧制，遂来居此，乃事宜也。若自量不能违哀念，须吴等旦夕相喻者，当来。汝当自若，吴意尽此也。

若来，小大祥当复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农当单出，汝能遣农速行不？诸宜皆当自详计，审日迟望，而更未定，殊更怅恨不可言。此乃为汝求宅，谓汝来居止理，军千何可久处？而情事不得从意，可叹可叹！终果来居者，故当为汝求也。以书示农。

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此年，感远兼伤，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穷，奄经新故，仰慕崩绝，岂可堪忍！比各何似？相忧不忘。当深消息，以全勉为大。仆衰老，殆是日不如日，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思率府朝，得书知问，足下差，但尚顿极之，不一一。

初月一日羲之报：忽然改年，感思兼伤，不能自胜，奈何奈何！异更寒，诸疾此复何似？不得问多日，悬心不可言。吾犹小差，甚尚劣，力遣不知。羲之报。

卿各何罪？似先羸而处至痛，忧涕深重。得之思宽遣，吾并乏劣，自力不报息。

此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张也。须产往迎庆，思之不可言。知静婢面犹尔，甚悬心。

袁妹当来，悲慰不言，下家当慰意，令知之。

期小女四岁，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复如何！临纸情酸。

知静婢犹未佳，悬心。可小须留尔。

十月十五日羲之顿首：月半哀伤切心，奈何奈何！不可居忍。得十三日书，知问，此何似？恒耿耿。吾至勿勿，小佳，更致问。王羲之顿首。

谢范新妇得阙富春还，诸道路安稳，甚慰心。比日凉，即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庆也。华等佳不？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思子辈不可言。（案，绛帖亦以为羲之书，与《法书要录》同。张溥编入《王献之集》，而文小异。）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羲之白：乖违积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当可居处。羲之脚不践地，十五年无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审能垂降不？豫唯哽（阙）故先承问。羲之再拜。

再昔来热，如小有觉，然昼故难堪，知足下患之，云故以围棋，是不为患，吾其尔无佳。自得此热，憔悴终日，未果如何。王羲之顿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复便半（阙）惟违离，众情兼至，时增伤悼，顷水雨未之有，不审尊体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问，驰企。民自服橡屑，下断，体气便自差强，此物益人断下，去陟厘劫樊远也。以为良方出何是？真此之谓，谨及。因青州白牒不备，羲之死罪死罪。

寒，伏想安和，小大悉佳，奉展乃具。

羲之死罪：见子卿，具一一。荒民惠怀，最要也。甚以欣慰，唯愿不倦为善。承留此生当广陵任，佳，此生处事以验。海陵江（阙）间，殊令人有怀也。羲之死罪死罪。

想元道弘广平安，道充当得还不？

羲之顿首：凉，君可不？女差不？耿耿。想比能果力不？王羲之顿首顿首。

阮信止於界上耳。向书已具，不复一一。王羲之顿首。

昨得殷侯答书，今写示君。承无怒诏，连思顺从，或有怨望。其不宜盘桓，或顺从至嫌也。想复深思。

◇验同罪

十二月十日羲之白：近复追付期，想先後皆至。昨得二十七日告，知君故乏劣腹痛，甚悬情。灾雨比日复何似？善消息迟後问复，平平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寻遣家信，迟具问。

向遣书，想夜至。得书知足下问，当远行。诸怀何可言。十一必早发，想至足下如向期也。

行当是民流逸，不以为利耶？此於郡为由上守郡更寻详，若不由上命而断中求绝者，此为以利，卿绝之是也。纵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无善详具闻。

君欲船，辄敕给，所须告之。

得君戏咏，承念，至此年，乃未见。（已上并《法书要录》）

卷二十五

◎王羲之（四）

◇杂帖（四）

太保思一散，知足下归，乃至孔建安家。热乃尔，往还以十，实非乏所堪；若之，不复更克近道，唯命是往矣。（《法书要录》十，下皆同。）

恐有簿书之烦，益属所事，可立制。县不给下贫，而给饶有之家；开令治国，别许为盛田不平者；严制如此，事省而虚实可知，其或非所乐，而绝付给者。今为不赋，得里人遂安黄籍，前年皆斯人，非复一条，可叹。今便独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白郗侯求官，邈等想必可得，君亦当得。见书若万一不乐，想可其思，得州数十家，见经营。不尔，无坐此理也。别当以具，慰深其思，不待烦言。

十二月二十二日羲之白：节近，感叹情深。得去月二十三日书，知君故苦日耿耿，善护之，往不？仆得大寒疾，不堪甚，力还不具。王羲之白。

十四日疏，昨信未即取遣。适得孔彭祖书，得其弟都下七日书，说云子暴霍乱亡，人理乃当可耳，惋惋。桓公周生之痛，岂可为心！

农敬亲同日至，至数日耳，道路平安为慰，妹且停为大庆。（案：《法书要录》旁注「怀允」二字，谓此帖有怀允钤记耳。张溥本改作「怀元」，以为正文，谬甚。）

知弟不果行。吾不佳，面近也。

适书至也。知足下明还，行复克面。王羲之白。

小大佳也。贤兄如犹当小佳，然下不断，尚忧之。

近所示，欲依上虞别上申一期寻案，台报不听上，当戮力於事，不可但复解散，君县乃是今胜县，而复以为难耶？

知足下以界内有此事，便欲去县，岂有此理！此县弊久，因范公及阮公既并微旨，足下谓合损益之耳，不谢。（案：张溥本末三字作「宜不」二字。）

羲之死罪：累白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转塞，想善平和。下官至匆匆，自力白。羲之死罪。诸人何似？耿耿。（案：张溥本以末十字别为一帖。）

遣令使白，恐不时至耳。

奉黄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知，前者至不？

云停云子代万。顷桓公至，今令荀临淮权领其府，怀祖都共事，已行。

月十三日羲之顿首：追伤切割心，不能自胜，奈何奈何！昨反想至。向来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为佳，深为欣嘉。信既乏劣，又头痛甚，无（阙）力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兄灵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贯心膂，痛当奈何！计慈颜幽翳十三年，而吾匆匆不知堪临，始终不发言，哽绝当复奈何！吾顷至劣劣，比加下，昨。

羲之顿首：想创转差。仆其尔未欲佳，忧愦，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三月十三日羲之顿首：近反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胜；更寒外足下何如？吾劣劣，力遣知问。王羲之顿首。

书虽备至聚，宜有以宣事情。今遣羊参军西，诸怀所具，必欲今观，想可思？今得时面，克令得还也。

羲之白：一日殊不叙阔怀。得书，知足下咳剧，甚耿耿。护之，冀以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德孝故平平，想当转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怀。足下小大佳不？

忽然夏中感怀，冷冷不适，足下复何似？耿耿。吾故不佳，得远近问不？虞生何当来？迟一集。昨见无奕十九日书，二十足下始有次弟耳，必无此理，便当息意。今敕诸处事及县者省驰书於台中，论必释然，故遣旨信示意。

羲之顿首白：雨无已，不儿犹小差，力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省告，摄功曹事，一一属以所求。宽逋废守命，必欲肃之，是以间意。其志既立，不得不必行。

与殷侯物示当尔，不可不卿定之，勿疑。

李母犹小小不和，驰情。伏想行平康，郗新妇大都小差，卿大小佳。近书至也。得十八日书，为慰。雨蒸各可不？参军转差也，悬耿。吾胛痛剧，炙不得力，至患之，不得书，自力数字。（案：前已有此帖重出。）

足下当为远虑，不可计日。（案：张溥本误割《尚书帖》之後半以为《送袍帖》，而以此二语误属《尚书帖》，又改「计日」作「计目前」。）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於俗，诚心终日，常在於此，足下试观其终。

适都十五日问，清和，传赋问定寂寂，当是虚也。然始兴郡奴屯结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想官吏长制之耳。

雨寒，卿各佳不？诸患无赖，力无不一一。羲之问。

庾虽笃疾，谓必得治力，岂图凶问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祸毒至此，寻念相摧，不能已已！况弟情何可任！遮等荼毒备尽，当何可忍视！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可怀君怀。（案：张溥本无末四字。）

此公立德由来，而婴斯疾，每以惋慨。常冀积善之庆，当获潜佑，契同昔人，寻忆（阙）事，缅然永绝，哀惋深至，未能喻心。省足下书，固不可言，已矣可复奈何！绝笔流涕。

足下各可耳？复雨可厌，若吾所敢日去，不复辞此意。想足下明必顾之，迟散，羲之顿首。

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齐，不觉佳，酷羸至可忧，力知问。王羲之书白。

书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动静驰情，先书已具，不得一一。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见汝，此何可言！想秋必还，恐此书不复及汝，不一一。

九家真慰鸾开鹤瑞集客登秦望书一纸。案：此帖张溥本不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侍郎著作朝，当时侍从。庾参军兄弟三人，辄承命。参军弟至都，孙道常约孔东迁驹，承命。长曹言切敕侍从承命。谢功曹长旭故夫，谢死罪死罪，奉命辄侍从。孔孝廉前吏孔琨死罪，命违辄侍从。王征东郎最言辄当侍从。孙参军定伯承命。（案，此帖张溥本不载。）

王逸少字顿首谢：七日登秦望，可俱行，当早也。

诸患者复何如，悬心？比疏已具，不复一一。

◇桓安西观自代蜀五。

书匆匆，未得遣信，又不知足下问。吾既不快，弱小疾苦甚无赖。损尚小停，有定去日，更与足下相闻，还不具。王羲之白。

儿故未至，不知何父，知足下念。

适书至也。此人须当令尼土，想足下可为停之，故示。王羲之顿首。

六月三日羲之白：徂暑，此岁已半，载慨深可。得二十七日书，知足下安，顷耿耿。愁增患耶？善消息，吾至匆匆，常恐一夏不可过，不一一。王羲之白。

贼以还，不知遇官军云何，可深忧之。欲依上虞，初到别上，今敕听之。县事不同，直不相连耳。

旦奉祀，感思悲恸，得书知问，吾乏劣，力不一一。王羲之问。

重熙去具，今子日与曹论谢峄吾，又不下蔡书，一一。足下清谈，想必有理耳，长任比得解未？吾与江生论书答如此。足下思所向示之，要至怀也。须卿示。（案：此帖张溥本不载。）

王逸少顿首敬谢：各可不？欲小集，想集後能果。

想曹参军疾者已往，必能同来。

得告，慰。为妹下断，以为至庆。吾比日至未果，殊有邑想。王羲之顿首。

见弘远二书，皆以远也。动散即佳为慰。

足下晚各何似？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复堪事内然，力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足下各复何似，恒灼灼，故问。王羲之白。

足下似有董仲舒开闭阴阳法，可敕令料付；不雨，忧之深，珍重。

曹庾王六君别。（案，此帖张溥本不载。）

羲之顿首，君可不？语差也。耿耿。力乏问，王羲之顿首。（案：此帖张溥本不载。）

上下无恙，从妹佳也。得敬和近问不？人有至忧其疾者，令人深忧，隔久，何日能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参军。

累书想至，（案：此四字张溥本作「羲之顿首」。）君比各可不？仆近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退，忧之转深，亦不知当复何治。下由食谷也。自食谷，小有肌肉，气力不胜，更生馀患。去月尽来，停谷敢面，复平平耳。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无由见之，此何可言。

今与王会稽丘山阴书借人，想故当有所得。又语丘令，临葬必得耳。

知刘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尔委顿，追以坦然，今转平复也。阮公近闻不？万转差也。（已上并《法书要录》。）

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张玄之尝为冠军将军。）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办行动，潜不可耳，终年缠此，当复何理耶？且方有此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竟不竟，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一昨游悉谁同，故数往虎丘不？此甚萧索，祖希时面。（张玄之字祖希。）因行药欲数处看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奴，右军子姓小名，姜尧章曰：如所谓官奴、兴奴、小奴者。）粗悉，书云见左军。（谢玄疾笃还京□，转左将军。）弥数听论政也。（《淳化阁帖》二，题为後汉张芝书，诸家考定，当属羲之，今从之，下一帖同。）

今欲归，复何适，报之遣不知（姜作「具」。）总散讨（姜作「佳」。）并侍郎（姜曰：郄也。或范武子。）耶？言别事有及，过谢忧勤，二月八日复得鄱阳等。（姜曰：王 e 也。）多时不耳，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同上。）

得长风书，灵柩幽隔卅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绝，岂可居处，抽裂不能自胜！谢书已乞日安厝，即其情事长毕，奈何！松等陨恸，哀情顿泄，亦难可言！郗还未卜，聊示友。中郎相忧不去心，感远怀近，增伤惋。每见范母子哀号，使人情悲。（《淳化阁贴》二，旧以为锺毓，非。华化字长风，华谭子，绛帖平云：松，即《右军帖》所称穆松也。郗，王献之妇也。中郎，郄昙也。字重熙，常为北中郎将。）

适得书，知足下问，吾欲中治，甚愦愦。向宅上静佳眠，都不知足下来，一甚无意，恨不暂面。王羲之。（《淳化阁帖》六，下皆同，凡《法书要录》已载者，不复载。）

知欲东，先期共至谢欲处，云何欲行，想忘耳，过此如命。

差凉，君可不？今日实顾不？迟面，力知问。王羲之。

比奉对兄，以释岂一。

奄至此祸，情愿不遂，缅然永绝，痛之深至，情不能已！况汝岂可胜任，奈何奈何！无由叙哀，悲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想更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复得一集，且悲且慰，何物喻更？疾至笃，忧怀甚深，穆松难为情地。自慰犹小差，然故匆匆，冀得凉渐利耳。

此诸贤粗可，时见省，甚为简阔，远须异多小患，而吾疾笃，不得数为叹耳。

宰相安和，殷生无恙。时面兄，当宣兄怀。

敢豆鼠伤如佳，今送，能敢不？

秋中感怀，雨冷，冀足下各可耳。胛风遂欲成患，甚忧之，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又不能不痛熙孝亡，政尔复何於求之？度政当求之内事，馀理不绝。求之一条，当有冀不？信罔然前涂，愿乙乙诲之，以悟其心。

疾不退，潜损亦当日深，岂可以常理待之？此岂常忧？不审食复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转胜，复以此为慰驰竦耳。（案：《阁帖》六以此为羲之，十以此为献之。张溥编入《献之集》。今按《法书要录》，羲之有此「岂常忧」一句，定此为羲之。）

夫人遂平康也。足下各可不？冀行复面。王羲之顿首。

想大小悉佳。蔡家宾至，君情感益深，唯当拨遣之耳。

知足下散势小差，此慰无以为喻。云气力故尔，复以胡怛，想散患得差，馀当以渐消息耳。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敢，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昨得熙廿六日书，云患气，悬情。

知足下连不快，何尔？耿耿。善将适。吾积羸困，而下积日不断，情虑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

小佳，更致问一一。适修载书，平安。

羲之白：奉告，慰反侧，伏想比安和。伯熊过，见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白比具。

羲之白，送此鲤鱼征与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

今遣乡里人往，口具也。

四月廿三日羲之顿首，昨书不悉，君可不？肿剧忧之，力遣不具。

羲之顿首：阔别稍久，眷与时长，寒严，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怀之暇，复何致乐？诸（一作「往」。）贤从就理当不疏。吾之朽疾，日就羸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促膝未近，东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还期非远耳，深敬宜音问在数。遇信匆遽，万不一陈。

卿与虞休意书，有所问足下旨，为致诚答，令旨意致来勿忘。此意自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以资严。知小大疾患，念劳心。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极调适，无所为忧，但顾情不可言耳。

侍中书书，徐侯遂危笃，恐无复冀，深令人反侧。

不得临川问，悬心不可言。子嵩之子来，数有使，冀因得问示之。

疾患差也。念忧劳。王羲之顿首。（按：此帖张溥本失载。）

想弟必有过理，得暂写怀。若此不果役，期欲难冀。临书多未果为结，力不具。王羲之。

月半，念足下，穷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湿，体气各何如？参军得针炙力不？甚悬情。当深宽割。晴通省苦，遣不具。王羲之白。

长素差不？悬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问，故进退忧之深。

知念许君，与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敕。亦不知范生以居职未？以卿示辄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节目，但一开无解已，又亦终无能为益，适足为烦渎，足下呼尔不？（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每念长风，不可居忍。昨得其书，既毁顿，又复壮温，深可忧。

谢生多在山，不复见，且得书疾，恶冷，耿耿。想数知问，虽得还，不能数，可叹。

初月二日羲之顿首：忽然今年，感兼伤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穷不已。羲之皇恐。

足下时事少，可数来至，人相寻下官吏不？东西未委，若为言叙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问，愿知心素。

吾怪足下参朝少晚，不审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拜。

前从洛至此，未及就彼参承，愿夫子勿悒悒矣。当日缘明府共饮，遂阙愿足下莫见责。羲之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二书，知问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忧劳，久悬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具。羲之报。

十月七日羲之报：前过足下所，得其书，想殊有劳弊。然叔兄子孙有数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达，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势，远想慨然。又出药精要有验，叹吾不复堪事，比成此书，便大顿。

廿日羲之顿首：节日感叹，深念君，增伤。灾雨，君可也？

仆可耳，力数字。王羲之顿首。

定听他母子哀此遂不还，可令未也。

适重熙书如此，果尔，乃堪可忧。张平不立势向河南者，不知诸侯何以当之？熙表故未出，不说说荀侯疾患，想当转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当可言。浅见实不见，今时兵任可处理。（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谢在此，近终日不？同之此叹，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後问，令人怛怛。

近遣传散有书，想旦夕还，近健步还。得廿八日书，吴兴又送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龄？乃复以示法谢峰事。秋便冷，要且令必果。（案：此帖又见永乐中周藩《东书堂帖》，「又送」作「又道」，「修龄」作「修叹」，盖摹刻失之耳。）

不知夜来下意竟乏，新故之际，致叹良深。（《要录》作「至」。）君亦同怀，近信过（《要录》作「遇」。）得告，故云腹痛，悬情灾雨，比复何似？气力能胜不？仆为尔耳，力不具一一。王羲之。（《要录》作有「白」字，家藏梨木新本有此二帖，在二谢帖前附此。案：今本《要录》无此帖，张溥编《羲之集》亦失载。）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叹。信反，得去月七日书，知足下故羸疾，问触暑远涉，忧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淳化阁帖》七，下皆同。）

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异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

谢光禄亦垂命，可忧念。二（一释「二」作「忧念」。）朝奄忽伤人怀，今年雕落可哀叹。

徂暑，感怀深得书，知足下故顿乏食，差不？耿耿。吾故尔耳，信次可致当大惠也。从弟分别，吾深忧虑。卿女轲，想何可处？差充喜言不多耳，羲之。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当付良信。

远妇疾犹尔，其馀可耳，今取书付，想具。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得远嘉兴书，计今日必度，喜迟可言足下，至慰。今有书，想足下有旨信，别告具之。

云足下尚停数日，半百馀里，瞻望不得一见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热，北恒（《山谷辨》作「小船」。）中至不易，可得过夏不？甚忧。卿还，具示问。

得告，承长平未佳善，得适适君如常也。知有患者，耿耿。念劳心，食少，劳甚顿，还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省飞白，乃致佳，造次寻之，乃欲穷本，无论小进也。称此将青於蓝。太常故患胛，炙俞，体中可可耳。仆射事已行，以表让，未知恕不？未复司州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告，悬竦。鄱阳岁使，应有书而未得。

向亦得万书，委曲备悉，使人慨然。见足下乃悉，知叔虎克昨发，月半略必至，未见劳参军。

热，日更甚，得书，知足下不堪之，同此无赖，早且乘凉行，欲往迟散也。王羲之。

知贤室委顿，何以使尔？甚助耿耿，念劳心。知得廿四问，亦得叔虎廿二日书，云新年乃得发。安石昨必欲克潘家，欲克廿五日也。足下以语张令未？前所经由，足下近如似欲见，今送。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问，邑邑。得二日书，知足下昨问，耿耿。今已佳也。

期已至，迟还具足下问耳。当力东论道家，无缘省苦，但有悲慨，不得东此月问。

信去，舍子别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几许。（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

月未必往，迟见君，无以为喻。

乡里人择药，有发简而得此药者，足下岂识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谁能试者，形色故小异，莫与（一作「亦」。）尝见者谢二侯。

昨见君欢，後（姜作「复」。）无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胁中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转胜也。耿耿。疾患小差，与弘远俱诣，迟共写怀。王羲之。

知远比当造次，迟见此子，真以日为岁。足下得审问，旨令吾。（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怀耳。安西音信那可遇？得归洛也。计令解有悬，休寻。

知君当有分住者，念处穷毒而复分乖，尚可居情，想反理断当。

旦反想至，所苦差不？耿耿，仆脚中不堪沈阴，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忧深，力不具。王羲之顿首。

深以自慰，理有大断，其思豁之，令尽足下勿乃忧之。足下殊当忧吾，故具示问。

晚复毒热，想足下所苦并以佳，犹耿耿。吾至顿劣，冀凉意散，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足下家极知无可将接，为雨遂乃不复更。诸弟兄问疾，深护之，不具。王羲之白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致怀也。傥因行往，希见，比二处动静，故故常患，驰情。散骑痈转利，庆慰。姊故诸西心反侧，永嘉至奉集，欣喜无喻，馀可耳。

得华直疏，故尔诸恶不差，悬忧。顺何似？未复庆等近消息，悬心。君并何为耶？此犹未得尽集，理行大克，迟此无喻。

知彼清晏岁丰，又所使有无一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已上并《淳化阁帖》）

卷二十六

◎王羲之（五）

◇杂帖（五）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来未，惶不可怀。未复谘诲问，悬情。计宾命行应至，迟卞颂远具承问，妹极得散力，以为至慰。期等故尔耳，因缘不多白，羲之死罪。（《淳化阁帖》八，下并同。）

不审定何日当北，遇信复白，迟承後问。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适。桓公十月末书为慰，云所在荒甚可忧。殷生数问北事，势复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数面不？或云顿历阳，尔耶？无缘同为叹。迟知问。

运民不可得而要当得，甚虑叛散。顿为此，足劳人意。

八日羲之顿首，多日不知君问，得一昨书，知君安善，为慰。仆似小差而疲剧，昨若耶观望，乃苦舆上隐痛，前后未有此也。然一日一发，劳复不极，以此为慰耳。力不。

乡里人乐著县户，今送其名，可为领受。

君顷就转佳不？仆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

顷还，少敢脯，又时敢面，亦不以为佳。亦自劳弊，散系转久，此亦难以求泰。不去人间，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便大热，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热，力不具。王羲之上。

此书因周常侍，想必至。

吾惟辨，辨便知，无复日也。诸怀不可言，知彼人已还。吾此犹有小小往来，不欲来者其野，近当往就之耳。不大思其方，不见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可叹息。

得西问，无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来数日，为慰。

中郎女颇有所向不？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德意。君颇泠不？大都此亦当在君耶？

发疟，比日疾患，欲无赖，未面邑邑。反不具，王羲之。

得书知问，肿不差，乏气勿勿，面近，羲之报。

足下各如常。昨还殊顿，匈中淡闷，干呕转剧，食不可强，疾高难下治，乃甚忧之。力不具。王羲之。

得书，知足下问。吾既不佳，贤内妹未差，延期。

须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两，停须故示。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虔，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刖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阔转久，劳想岂舍，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缘如何？足下数令知问。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怀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不得近问，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经日，甚为虚顿。力及不具，王羲之白。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长或须，今送。

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

阮公故尔，可忧，时放恕大事，今令速言，何方（一「作万」。）守笃，大炙不得力，而从事以至，甚无计。自必出，唯须小佳。铁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复助，且令得通。

家月末当至上虞，妹亦俱去。

此蒸湿难为人，得示，知足下故尔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无赖，行克，王羲之顿首。

不得西问，耿耿。

丘令送此宅图，云可得亩，尔者为佳。可与水丘共行视佳者，决便当取问其贾。

谢生多在山下，不复见，且得书，疾，恶冷，耿耿。想数知问，虽得还，不能数，可叹。

不审比出日集聚不？一尔缅然，恐东旋未期，诸情罔。

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或作，复与卿。

羲之白，昨故遣书，当不相遇。知君还，喜慰。足下时行，想今善除，犹耿耿。仆时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比日便成委顿，今日犹当小胜。不知能转佳不积不？卿至，劣劣。力还不具。王羲之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伦等还，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当惠缘想哀能果。迟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寻复有问，足下以数示，由为诸，力不具。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罔极之至，不可居处。比日何似，Φ差不？悒悒。力知问，王羲之顿首。

知彼乃尔切切，汝乃独坐，但有忧色，悬远不能得遣人，且吾无复久意。果去，当南视汝等也。

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无他，无所大说，故不复付送。让都督表亦复常言耳，如兄子书道嵩自必果，今复与书督之。足下敕令至，并与远书也。（《淳化阁帖》八。此帖再见。）

尊夫人不和，想小耳。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问。王羲之敬问。

日五期结极以大，先师之言皆著。推此言之无验，如此事君当欲知，故及。宜停宅。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万石转差也。炙得力不？不得後问。悬悒不知（一作「去」。）怀，君云当有旨信，迟望其至。仆劣劣，故遣不具，还具示，王羲之。

取卿女智为长史，休种知何似，耿耿。

适欲遣书云得示，知足下得谅以为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劳心。吾故不欲食，比来以为事恐不久，邑邑思面，行故果之。王羲之。

此郡之弊，不谓顿至於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能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忽，小都冀得小差，须日当何理。（已上并《淳化阁帖》）

想佳，卿以得速还，欲令今早去时反也。（《汝帖》，下皆同。）

省书增感切，及反不具，羲之报。

念足下，罔恋之至，不可居处。白此已具委也。

前却食小差，数数便得疾，政由不消化故。

二月廿日羲之顿首，二旬期等小祥日近，伤悼深至，切割心情，奈何奈何！近得告为慰，力及数字，王羲之。

羲之白，昨得期书，知君可耳。（已上并《汝帖》）

百姓之命（阙）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卿事时了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思卿一面，无缘，可叹可叹。

今往丝布单衣，财一端，示致意。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胡母氏从妹平安，故在永兴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诸理极差，顷比复勿勿，来示云与其婢问来信，（阙）不得也。

知虞帅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於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後问为定。今以书示君。

虞义兴适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

适知十五日问，清和为慰。复得南後问不？想二庾速王之始兴奴长就，令人邑邑。想无所至耳，还具示问。

方回遂举为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诈，尔者为佳。比得其书，云山海间民逃亡，殊异永嘉，乃以五百户去，深可忧，深可忧，此问不乃至此。足下郡内云何，粮迟日广远，恐此不弊不已。

二谢致丧，兴公近便索然。玄度来数日，有疾患，便复来。阿万小差，阮公政耿耿，怀祖可呼贺祭酒俱。

谢书云云，今送。

二族旧对，故欲结援诸葛。若以家穷，自当供助昏事。

欲速知决。

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数问为慰。

大都夏冬自可足麦，秋辄有违，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善在此羸小差。知诸贤佳，数见范生，亦得玄近书为慰。又得孔郗王书，亦云不能数，何尔须江生，可耳断绝也。尚未见傅女，足下言极是。有怀甚佳。（案：《法书要录》载此帖仅三十八字，无「知诸」已下。）

二月廿日羲之白，（阙）。不可言，得六日告，为慰。寒，想各安善，司马与无还问，耿耿。仆可耳，力不具，王羲之白。

廿二日羲之报，近得书，即日又得永兴书，甚慰。想在道可耳，吾疾，故尔沈滞，忧悴解，日面近，不具，羲之报。

近日东阳绝无常，忧心何可言，想足下当尽能致。

敬和在彼，尚来议还，增耿耿。

数有想常达，还此不快，鄙人得夏常尔公为尔差念足下小大佳，忧卿可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同数得问，官奴妇产，复委笃，忧之深。馀粗可耳。知足下念，差免忧之。不具。羲之白。

羲之顿首，昨得书问，所疾尚缀缀。既不能眠食，深忧虑，悬吾情，至不能不委。更故不差，豹奴晚不归家，随彼弟向州也。前书云，至三月间到之，何能尽情忧，足下所惠，极为慰也。不谓也。

鹘等不佳，令人弊见此辈。吾衰老，不复堪此。

服食而在人间，此速弊分明，且转衰老，政可知。乃欲与彦仁集界上，甚佳。诸如此事，皆所欣也。平自可耳，何所谘人。外将何必拘小绳墨，且令吴兴不出界，当可耳。便因馀杭而行耶？不自此会，再举难也。君便可以仆书示之，但俗多怪，且在草泽者，为尔扇动纵任，恐恶之者众。

源日有书径此界中，而值吾病，不得见之，万恨万恨。似从鱼浦，不知何日当进，足下必得见之也。

贤姊体中胜常，想不忧也。白屋之人，复得迁转，极佳。未委几人，吾龋痛，所作赞又恐不任，当示殷也。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十二日告李氏甥，得六日书为□，吾劣劣，力不一一，羲之白。

比奉对对兄以释岂一。

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叹，各慎护。前与更试求屏风，遂不得答为也。

十月五日，羲之忽有感，情兼深，足下得不可至。前得足下似行一书为慰，故不适足下昨还如常耳。虽不得旨问，远得足下书，辄具问为慰。吾顷胸中恶，不欲食，积日匆匆，五日来小差，七日羲之白。

三月十三日羲之顿首，近反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胜。更寒外，足下何如？吾劣劣，力遣知问。王羲之顿首。

初月十三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停行无人不辨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属，卿佳不？吾诸患殊劣劣，方涉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万岁通天王方庆进帖》）

隔日不面，悬迟何极。计足下须人，兼具此等事势，速令垂报也。

重告慰情，吾腹中小佳，体Φ乏气便转差，深以为慰，足下意也。王羲之顿首。

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无赖，寻复白，羲之白。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

旧志志道意甚勤至，不知为尽心朝夕而已。有所希耳，一自任之耳，当以君书示。

九日以当力见。

祠物当治护，信到便遣来，忽忽善错也。

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已上并《王方庆进帖》。）

信云舍子别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几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白石枕珠佳物，深感卿至。

裹味佳，令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

纸笔精要，深念儿，至一物而无所出，後信酬。

数日雨冷，肾气《疒圭》腰，复嗽。动静遇风紧，陂湖汛涨，船不可渡，勿讶。谢光禄鹅在山下，悬情可爱。羲之遣。

损惠野鸭一双，秋来未得，始是尝新，远能分遣，但深佩耶。二谢。

节日萦牵少睡，卄郸茶微炙，善佳。令姊差耶，石首鲞食之，消瓜成水。此鱼脑中有石如棋子，野鸭亦有，云此鱼所化乾，蜗青黛，主风搐搦良。

鸬鹚粪白，去《黑干》黯瘢，令人色态。此禽不卵生，口吐其雏，独为异耳。

鹰嘴爪炙入麝香煎酥酒一盏服之，治痔瘘有验。十七日羲之顿首。

又□焦小服，豉酒至佳，数用有验。直以纯酒渍豉，令汁浓便有，多少任意。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天下物理，岂可以意求，惟上圣乃能穷理。

治头□□闷，或患痈肿头不即溃者，以此药帖之，皆良，□麻巴豆薰陆石□芎穷松脂六物，□捣如米粒许，少加其分头闷处。先其巴豆三分减一松脂，剃去发方寸，以帛帖药当病上。帖之周时，帖刮上烂皮，以生麻油和石□涂上，当有黄水出为佳，羲之上。（永乐中周藩《东书堂帖》。下皆同。）

荷华想已残，处此过四夏，到彼亦屡，而独不见其盛时，是亦可讶，岂亦有缘耶？弊宇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今已开二十馀枝矣，颇有可观，恨不与长者同赏。相望虽不远，披对邈未可期，伏□可胜帐惘耶。

想清和，士人佳也。此平安，安不过停数日，日无为乐，益增想。想孔长史安善，足下令知问累有书也。足下入年哀得俱还不？思□以事为岁。

州民王羲之死罪，贤弟逝没，甚痛奈何。白笺不备，羲之顿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尉门左不可言，同此酸慨。

小大何如，二妹佳为慰。诸舍可，何新妇委顿态人期弟各可不？想今日能□□□□书暮必来宿也。若宜日□思夏□，羲之报。

诸贤子粗足自枝，注示吾弱息毁弊，大儿恒救命，足令人心ヌ。先是之欢，於今皆为哀苦。自非复衰年所堪，岂复以既往累心，率事自难为怀，如之何。

卿女母子粗平安，丧际贤女动气疾，当时乃勿勿，今以除也。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欢，於今皆为哀苦，触事切人，处此而能令哀恻不经於心，殆空语耳，一至於此，何所复言。

此粗平安，修载来十馀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无由同增慨。

东比何为慰郎，以也谢诸子，往矣如何。

得书知足下问，何万来？一昔不得眠，便大乏。足下念，王羲之。

□□劳人意，以书示妹，汝母□不多书，寻□更有信也。

致履足下各一量，□当尝□长。

久□此草书，尝多劳□亦知足下书，字字新奇，点点圆转，美不可再。书得足下闲下，比来迟迟，终不可也。之果云云。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足下更与下匕致之不？治多少，寻面言之。委曲之事，实亦□人，寻过江言散。

旧京先墓毁动，奉讳号恸，五内若割，痛当奈何？王羲之顿首。

顷日亲亲亻过诸婚。（《滋蕙堂帖》有「姻」字。）经恤体力不复堪之，故未复遣信耳。

二月二日，汝妇母一□夜亡，亲亲伤怛，汝不可言。问足下旨，为致诚答。今旨意致来勿忘，此意自决，今以资严，知不大疾患，念劳心。（已上并《东书堂帖》伪杂。）

◇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流形骸之外。虽趋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於所遇，暂得於己，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於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後之览者，亦将有感於斯文。（帖本，《艺文类聚》四，《法书要录》十，《晋书·王羲之传》。）

◇临河叙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馀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世说·企羡篇》注。案：此与帖本不同，又多篇末一段，盖刘孝标从本集节录者，因《兰亭序》世所习见，故别载此。）

◇游四郡记

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艺文类聚》八十八。又《御览》九百五十三，小异。）

◇为会稽内史称疾去郡於父墓前自誓文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御览》作「不遂」。）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日。（《晋书·王羲之传》，《艺文类聚》三十三《御览》四百八十引《晋中兴书》。）

◇书论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若乎银钩。昔秦丞相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暗其理者多。近代以来，多不师古，缘情弃道，才记姓名。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力。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

要先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要强者。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然后静神虑思，挥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之。先学执笔，若真书，去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头三寸一分。执之下墨点画芟波屈曲，真草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学，先大书不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凡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横画，必须隐隐然可畏。若作蹙锋，如长风忽起，蓬勃一家。若飘散离合，如云中别鹤遥遥然。若作引戈，如百钧弩发。若作抽针，如万岁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劲弩《角力》节。若作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钩，如山将岌岌然。

夫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近而能竖者，心手不齐，意後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心前笔后者胜。又有十一种：结构员满如篆法，飘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峙立如鹤头，郁跋纵横如古隶，尽心存委曲，每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书道毕矣！永和四年，於上虞制记。（《墨池编》。按：《法书要录》以此为卫夫人《笔阵图》。）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鎧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锺繇之弟子，繇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锋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翼先来书恶，晋太康中，有人於许下破锺繇墓，遂得《笔势论》，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後，字体形势，状等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复，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馀字总竟，然後安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锺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於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於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时年五十有三，或恐风烛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聊遗教於子孙耳。可藏之千金勿传。（《法书要录》一，《御览》七百四十八。）

◇月仪

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御览》二十九）

◇笔经

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初学记》二十一）

有人以绿沈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後为宝也。（《初学记》二十一）

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初学记》二十一）

采毫竟，以麻纸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令柱不见，然后安之。（《初学记》二十一）

卷二十七

◎王凝之

凝之，羲之次子，为江州刺史，迁左将军会稽内史，孙恩入寇，不设备，遇害。

◇风赋

起玄朔之重云，驱东极之洪涛。越四溟而蓬勃，经五岭而萧条。其鼓水也，无川不涉，靡流不往。溟海天回，江湖云荡。（《艺文类聚》一）

◇劾范甯表

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郡城先有六门，甯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甯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州既闻知，即符从事，制不复听。而甯严威属县，惟令速立。愿出臣表下太常，议之礼典。（《晋书·范甯传》）

◇书

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叹，念增远思。得郗中书书，说汝勉难安隐，深慰悬心。微冷，产後何似，宜佳消息。吾并更不佳，忧之，遣不次，凝之等书。（《淳化阁帖》三）

◎王涣之

涣之，羲之第三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

涣之等白，不审二更常患复何如？驰情，伦直等平安。计更伦奴已应在道，企迟，适东五日，动静最差。速姑如复小胜，冀遂和耳，犹不甯。馀上下故常患反侧。此悉佳，涣之等白。（《淳化阁帖》三）

◎王徽之

徽之字子猷，羲之第四子，为桓温大司马参军，又为桓冲车骑参军，後为黄门侍郎。

◇书

得信，承更疾不减，忧灼甯可复言。吾便欲往，恐不见汝等。湖水泛涨不可渡，遂复隔绝。不然，寻已往彼，故遣疏知吾远怀，不具，徽之等告。（《淳化阁帖》三）

◎王操之

操之字子重，羲之第五子，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书

操之等白，得职（一作「识」。）婢书，慰意。知年光数问可不？不得姜顺消息，悬心。操之顿首。（《淳化阁帖》三）

◎王献之

献之字子敬，羲之少子，为州主簿，秘书郎转丞，选尚新安公主。历谢安司徒，卫将军长史，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徵拜中书令，卒。安帝时，以后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有集十卷。

◇为中书令启琅琊王为中书监表

中书职掌诏命，固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尝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也。（《通典》二十一，《御览》二百二十引《晋书》。）

◇进书决表

臣献之顿首言：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其书文章不续，难以究识。後载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扬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无以答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赁。近观者三，远观者二，未经数日，遂获千金。所有书决，谨别录投进，伏乞机务燕闲，留神披览，不胜万幸。臣献之顿首。（《墨池编》）

◇上疏议谢安赠礼

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韦高让。且服事先帝，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晋书·王献之传》）

◇辞尚书令与州将书

外出谓公私可安耳，勋赏既湊，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遗，有会不忘，亦何忧便饣委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荣，恳恳祈[15]，惟愿离今任耳，馀无所择。伏度朝恩，不过存愍故旧，使蓬茜与兰蕙齐荣耳。明诏爰发，恩已被矣，荣实厚矣，必何须拜而治，顺许而驰。今日君臣之际，差可得适愿乐也。若民有纤芥少裨圣化，亦当求自策效，而能临殊宠必欲免耶？思之实熟，万无此理，古来亦未有量力而致深罪者。蔡司徒立帝主於御床，诏驿数反，其不祗顺，正止於免黜耳。此外希不矜体者，违命诚为深愆，曲从实复过此。伏度天海容纳，必当哀许；仰凭仁眷，惟愿垂救。动成尘秽，转难为颜，乃欲觐谒，忽患齿痛，疼惨无赖，语迫罔知所厝，冒复启[15]，谨草上呈。磬竭款实，谓为粗尽，一豪虚矫，神明殛之。若民可作尚书令，而使四海推恹者，亦人谁不堪。勋德盖世，尚当有让，况民凡鄙，而可寇窃耶？王怀祖先辈名流，作此职可谓佥允。桓宣武窥尚书门，犹言此中无人，固知当之未易也。刘既不便，弥不自宣。故寄之翰墨，益增繁忤。饥渴还旨，愿不作悠悠常诲耳。献之死罪，州民王献之呈。

◇与郗超书

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杂帖

得诸慰意，吾故冀恶寻视汝，又告。（张彦远《法书要录》十。下皆同。）

未复东近动静，驰情。昨即遣行，为不至耶。

◇如省

二十三日献之问，得十九日书之间後何如？吾故劣，力不一一。王献之问。

向闻游诸县作，今退念时事。（阙）览之後复慨然。

五月二十日献之白，节过，感怀深至。念痛伤难胜。得五日告，知君转胜，甚慰甚慰。雨过，此复何如，想消息日平复也。谨仆近暴不佳，如恶气，当时极恶，赖即退耳，故虚劣。勿勿还不多，王献之白。

知祖希佳，为慰慰，数不得书，其云至水门，增深款之。

思想转思，省告，知君亦同。如今未知面期近远，此慨可言，惟深保爱。数音问，寻故旨，取君消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适得元直二十三日疏，送白。今送十裹，似并犹堪敢，献之白。

信明还，东有还书，愿送来，已今分明至著都上。

慰之，吾故沈顿，思见之，故想时能问疾。得来先报之，不能得自致者。旨取车，王献之答。

献之白，兄静息应佳，何以复小恶耶，伏想比消息，理尽转胜耳。宕石深是可疑事。兄喜患散，辄发痈热积，（案：「热积」《淳化阁帖》作势为积」。）乃不易。愿复更思，唯赖消息。献之内外极生冷，而心腹中恒无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得佳。（案：《阁帖》作「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论事当随宜思之也。献之白。

献之白，奉承问，近雪寒，患面疼肿，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驰情，转和佳。不审尊体复何如？得此诸患，小差不复思何如？幸能复散故镇益久药，何以不更将之？迟寻复旨，若献之弊於淡饣卞，饮得春风，气忄昏乱言，故欲热，复食酒，为腹可耳。献之白。

献之白，承姊故常恶，不审得春气，复何如冬？驰情。馀安和至宁此故耳，献之白。

育等可不，转思见之，知恩慕不中。

忽动小行多，昼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风不差，脚更肿，转欲书疏，自不可已，惟绝叹於人理耳。二妹复平平，昨来山下差静，岐当还。知汝决欲来下，是至愿。然嫂当得供养，冀郡固有理。若宣城琅琊不果，南有空缺可作者，此信还具白。当与在事论，为不可须留者，便可决作来下记也。上方大枋，想汝不过数枋足。彼故当足合偶此耳，人方当粗足不果耳。可白。

吾当托桓江州助汝，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当具东改（《阁帖》作「攻」。）枋，枋三四，吾小可。（《阁帖》有「者」字。）当自力芜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诸谢当有，便是见今当语之大理尽此信还，一一白，胛痛不可堪，而比作书，欲不能成之。（已上并见《法书要录》）

相过终无服日，凄切在心，未尝暂掇。一日临坐，目想胜风，但有感恸，当复如何？常谓人之相得，古今洞尽，此处殆无恨于怀，但痛神理与此而穷耳。尽此感深，殆无置处，常恨。况相遇之难，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觉灌（一作「产」。）流。既已往矣，亦复何言。献之。（《淳化阁帖》九，下皆同。凡《法书要录》已载者，不重出。）

诸舍复何如，吾家多患忧，面以问慰情，不知可耳。承永嘉比复患下，上下诸疾患乃尔。又驰岂可怀，不审今复何如？更即平和耳，贞寿不成病不？鹅还，慰姊意。今已尝向发，分张诸怀可言，殊尝复忧悬。婢腹痛见差不？刘家疾患即差。秀已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女无日事，悬习，阮新妇何日至，慰姊耳。

献之白，承姑比日复小进退，其尔不得一极和。忧悚犹深，不审以（一作「比」。）服散未？必得力耳。比ら相闻，故云恶，悬怀，使君数得书也。

献之白，思恋触事弥至，献之既欲过馀杭，州将若比还亦，必视之，来月十左右便当发，奉兄无复日，比告何喻，愿复尽珍重理，献之白。

献之白，节过岁终，众感缠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极不平复，头眼半体恒恶，兄告说姊故殊黄瘦，忧驰可言。寒切，不审尊体复何如？眠食转进不？气力渐复充耳。迟复旨，告献之故尔。献之。

愿馀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悬心。倪比健也。适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动静，故常患不宁。诸女无复消息，献之。

再拜，夏节近，感思深惟，穷号崩绝，不可忍处。晴快，不审体中何似，食敢复多少，甚驰情。不审诸舍复何如？未复西动静不宁。此多患反侧，愿深宽勉，故承问。

思恋，无往不慰，省告，对之悲塞。未知何日复得奉见？何以喻此心？惟愿尽珍重理。迟此信反，复知动静。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岁尽无复日，感思兼怀不自胜，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掾安和，慰驰情，姊三兄，诸患故尔不损，忧驰。晴快快，不审尊体并复何如？迟复来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献之亦忘愦勿，谨拜疏不具。操之等再拜。（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卫军犹未平和，而哀劳，殊未得尽消息理，常以不宁。仆射得散力，甚慰。表解台职不？知得恕，不复冠军告，悬企。

献之白，不谓鄱阳一门，艰故至此。追寻悲惋，益不自胜。奈何奈何！政坐视其灭尽，使人悲熟。赖子高在此，不尔，无可成，献之。

阮新妇免身，得雄，甚善。散骑殊常喜也。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颇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疋，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怀，痛当奈何奈何！得思道书，慰意。薄热，汝比各可不？吾并故诸恶劳，益勿勿。献之白疏。

献之白，思恋转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见。但有叹塞，违诸信还具动静。献之。

白，东告，具天宝疾患问，何其仓卒。乏子孙，常欣伦早成家，以此娱上下。岂谓奄失此女，愍惜深至，恻切心怀。更哀念当可为心。情愿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当随事豁之耳。更先积弊，复有此痛心，不审不乃恶不？甚以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驰。眠食复多少，愿遣无益，尽消息理。

吾十一日发吴兴，违远兄姊，感恋无喻。庆等别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经感极顿，忧驰益深。适咨议十六日告，风疾，故尔反侧。馀可行未，东动静不宁。五（一作「吾」。）宜速吴与丞别兄进，犹恋罔，劳亦极恶，驰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复华姜疏，比来得直疏，故恶故足当视华也，汝儿女并可不？

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勿勿不具。献之再拜。

承服肾气丸，故以为佳。献之比服黄耆甚勤，平平耳。亦欲至十齐，当可知。

得书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汤酒，诸治渐折，故顿极难劳。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别，怅恨，深保爱。临书增怀，王献之。

玄度时往来，以此为慰。兴公使适还数日，具都下问，人情所忧，良可叹息。诸从数问龄，前来经日，极为差。云仁祖欲请为军司，不知行不？

慕容有易赖意耶。

薄冷，足下沈痼，已经岁月，岂宜触此寒耶？人生禀气，各有攸处，想示消息。

益部耆旧传令（一作「今」。）送，想催驱写取了，慎不可过淹留。吾去月从孙家求信，次顿尔频为乱反侧。饣易大佳，柳六惠言，饣易可常饵，亦觉有益耳。

前告先以陈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说。见德远书所致人耶？何可足下今（此二字施释作「卒念」。）耶？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诸儿，祸变无常。

黄门陨背，哀痛摧剥，不自胜任，奈何奈何！及书感塞，文姑告。

令外甥知罔，郗新妇更笃，忧虑深。

可必不耳，企迟。此大都如常，秀顺至，慰意。顺心痛委顿憔劳，诸舍不能集会，深哽塞。仰料静婢，自常不和，知从事甚简，致此佳也。（已上并《淳化阁帖》九）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经心，向秋冷，疾下亦应防也。献之下断来，恒患头项痛，复小尔耳。（《淳化阁帖》十，下并同。案：此帖前有疾不损帖，与第六卷同。既编入羲之集，故此不录。）省前书，故有集聚意。当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闻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体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广州耶？当有得集理不？念悬心也耶。

近与铁石共书，令致之。想久达，不得君问，以复经月，悬情岂可言。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寒不适，颇有时气，君须各可耳。迟旨问，仆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转动，左脚又肿，疾侯极是不佳，幸食眠意事为复可可，冀非臧病耳。

知铁石前往，快作乐。诸君善处世，一达于当年，不复过此。仆端坐将百日，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怀。何其相思之深，临书意塞。

玄度来何迟，深令人忧悬耶！常谓有理，因祠监多感。足下事甚善，然所造极难。想足下每思先後公，（黄释作「卿」。）岂须言亲亲不已意耳。安石停此过半日，犹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叹。（「送近下」七字，《阁帖》误在「当浦」下，依《大观帖》移正。）何物喻之，一十当浦阳。诸怀儿不可言，且不复得卿送，有诸叹，今此贪上道。

平平，昨来山下差静，政当还。

庆等已至也。鹅差不？甚悬心。宜道寻去，奴定西，诸分张少言。

新妇服地黄汤来似减，眠食尚未佳，忧悬不去心。君等前所论事，想必及谢生，未还何尔？进退不可解，吾当书问也。

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不审阿姨所患得差否？极令悬恻。想东阳诸妹当复平安，不审顷者情事渐差耶？彼郡今载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当遂至郡，深相望。

豹奴此月惟省一书，亦不足慰怀。深悉足下情素耳。

鄱阳书停诸舍，便有月未具散骑书。知情至，草草未发遣。奉去月问，承妇等复不能差，深忧虑耳。

献之白，不审疾得损未，极忧。及更能出入未？前书云，至於散情，更疾苦疗得所，深喜慰，想必为问。敬和晚际似差耶？诸舍也能向诸弟各也。

献之白，极热，敬惟府君此月内得书，来时几得问。希此消息，极闷闷。军中复如何，患脓不能溃，意甚无赖。君有好药，必时复与府中，多少极济事耶。

承冠军故尔，不觉转胜。炙无所觉，忧驰深，汝憔悴可言。（案：九卷所载似有误字，故录此去彼。）

服油得力，更能停敢面，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绝艰辛也。足下明当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忆。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极慰人意。献之遂不堪暑，气力恒忄，恐是恶风。大都将息，近似小却。

白，承舍内分违，近豫遂就，难以喻痛济理。献之白。

复面悲积，蕃首以不佳，耿耿。仆近动散委顿，虽转折犹忄然，发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言首，力还不复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此，今有书，何以至，不知诸舍故多患，念劳以今差也。得领军书，故在风，丹杨书，常疾动，耿耿。亦足（一作「云」。）得翻阳近书为慰，丹杨疾者不果来，甚怅恨。

得西问不，寝复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献之言，月终伏惟，哀伤不可任。不审尊体诸患复何如？悚息。谨言疏不备。献之言。

东家尚未欲下李参军无政日有此议，能自来此，方寸无使闻上极不忄之事。献之顿首。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献之再拜：昨日诸愿悉达，奉上告慰，驰心极冷。不审尊体复何如？操之创故不差，常恶亦故尔愦愦。献之昨来复下，如欲作异，殊乏极。服石的丸，冀得力。谨上不具。操之等再拜。（案，此帖张溥本失载。）

献之白，不审尊体复何如？昨夜眠多少？愿尽宽喻理，忧驰可复言，若得消息者。献之。

更等承更恶，不审顷痊复不？必须散时，终得力耶：此药甚佳，想姊举体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无恙，府君屡有和，稀久滞行路，同人绝得此心，故当携其长幼，动静上下。知彼络绎有书，亦（《大观帖》作「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间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练，不谓渐有胜也。君数集聚，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间耶？

鄱阳归卿，承修东转有理，吾贤毕欲事，必俟胜欣（《阁帖》五作「欢」。）慰于怀耶？吾终权宜，至承今年饥馑，仰惟年支都乏绝，不谓乖又至於此耶？脚尚未差，极忧也。

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姊告无他事，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当须向彼谢之。献之等再拜，敬祖日夕还山阴，与严使知（一释作「君」。）闻，颇多岁月。今属天寒，拟适远，为当奈何奈何。尔岂不令（一作「合」。）念姊，远路不能追求耶？（已上《淳化阁帖》十）

献之死罪，授衣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恸。痛毒难居，见徐俊并使君书，承比极胜，但承此凶问，当复大顿耳。比日忧驰无复意，不审尊体云何？脚及可痛气，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炙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参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当不可言。献之死罪。

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彼悉佳，汝复见诸女不？此近下故尔耳。

献之白，奉别告，承安和庆慰，极冷，不审尊体何如？献之比日如复小胜，因夜行忽复下，如欲作异。今服药，尽温燥理，冀当可耳。然异极都□得复小失和，卿恶亦不复得。妄近生冷，体气顿至此，令人绝叹。行有佳酒，便服。

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想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庆等大军。

日寒凉，得告，承诸恶（阙）复炙极，尝惨痛悲灼。仆病正自不差，疾久自（阙）目深悲企甚积。既惨塞居疾，系以罪出二三不出职门。近疑所叙，似不□，益企恨，秋牵借请有人，当复叙耳。

南中佳音一一，小慰解数月也。吾甚忧虑卿，君何如耶？献之。

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

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保母砖志

即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如意，广汉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归王氏，柔顺恭勤。善属文，能草书，解释老旨趣。年七十，兴宁三年，岁在乙丑二月六日，无疾而终。仲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冈下。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树双松于墓上，立贞石而志之，悲夫，后八百馀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焉。（《戏鸿堂帖》）

卷二十八

◎王沈

沈字年道，太原晋阳人，魏司空昶从兄机之子。辟大将军曹爽府，迁中书黄门侍郎，免。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甘露之变，封安平侯，寻迁尚书，出为豫州刺史，迁征虏将军，封博陵侯，转振南将军，拜御史大夫，守尚书令给事中，晋受禅，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进爵博陵县公，泰始二年卒，赠司空。有《魏书》四十八卷，集五卷。

◇正会赋

伊月正之元吉兮，应三统之中灵，顺天地以交泰，协太蔟之玄精，荷介祉于上帝兮，祚圣皇以永贞。华幄映于飞云兮，朱幕张于前庭。为青帷于两阶，象紫极之峥嵘。（二语从《宋书·礼志》一补。）曜五旗于东序兮，表雄虹而为旌。备六代之象舞兮，厘箫韶于九成。玄夜以司晨兮，望庭燎之高炀。壮甲士之星罗兮，伟干戚之飘扬。胪人肃其齐列，九宾穆以成行。延百辟于和门，等尊卑而奉璋。（二语从《宋书·礼志》一补）齐八荒于蕃服兮，咸稽首而来王。（《初学记》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四国于东巡。（《宋书·礼志》一）

◇宴嘉宾赋

朝阳曜景，天气和平。君臣令德，礼仪孔明。酌羽觞以交欢兮，接敬恭以中诚。嘉膳备其八珍兮，丝竹献其妙声。乐周遍舞，金奏克谐。锺仪之听，南风是哀。义感君子，慨然永怀。思我王度，求福不回。惟礼终而赞退兮，实系心乎玉阶。（《初学记》十四）

◇饯行赋

六龙齐镳，鸾声振振。景动波回，天行星陈。（《御览》三百五十八）

曳招摇之修旗，若蜿虹之垂天。（《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

◇马脑勒赋

有殊域之妙宝兮，托灵山之曲阿。傍洞穴之幽溪兮，洄绿泉之湍波。（《书钞》一百五十八）

厥象伊何，如规之盈。鲛鳞纡郁，白黑殊形。如米之洁，如玉之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雕镂而自成。尔乃施饰龙首，加服鸾镳。和铃锵锵，回景逍遥。（《御览》三百五十八）

◇车渠觯赋

温若腾螭之升天，曜似游鸿之远臻。（《御览》八百八）

◇贺正表

三辰改运，元正肇祚。自天降祉，如日之升。（《初学记》四）

◇贺肃慎贡献表

苦矢陈于玉阶。（《书钞》十）

◇到豫州下教

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晋书·王沈传》）

◇又下教

夫德薄而位厚，功轻而禄重，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处也。若陈至言于刺史，兴益于本州，达幽隐之贤，去祝它之佞，立德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辞赏，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怀其道而迷其国哉。（《晋书·王沈传》）

◇又下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生不闻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兴，不可得也。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俗化陵迟，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实在敦学。昔原伯鲁不悦学，闵马父知其必亡，将吏子弟，优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致游戏，伤毁风俗矣。（《晋书·王沈传》）

◇与傅玄书

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晋书·傅玄传》）

◇辟雍颂（序）

唐虞三代，咸崇辟雍，养老之制也。亲降万乘之尊，而执子弟之礼。自春秋以来，礼乐昏废，惟东京之後，始创其义。明堂之位，复陈于洛邑。（《书钞》）

天子亲整法驾，抚玉辂，幸于雍宫，亲拜三老五更，出于南门之外。（《白帖》）

◇祭先考东郡君文

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妇道，齐孝之节，克顺于先姑。天降氛气，雁门太夫人遘疾历旬，郭时又遇笃疾，弗获尝祷。夫人不幸，遂至殒没。烈考卒承大变，忧恸荒迷，未详听察，谓郭供养有阙，遂载疾大归，寻便殒亡。烈考深用悼恨。澹及沈仰惟烈考旧心，鉴亡妣素行，不迎之议，考礼度哀，未及施行，澹不幸夭没，沈敢述澹意，谋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为亡妣宜时改葬。沈辄受命于征南君，谨诣邺迎郭灵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顺烈考之旧心，全祖亲之慈受者也。（《通典》一百二）

◇失题

千乘雷动，万骑云舒。（《书钞》十六巡行）

◎王浑

浑字玄冲，魏司空昶子。袭爵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爽诛，坐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中为越骑校尉。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又迁东中郎将，督淮北诸军事，镇许昌。转征虏将军，假节、领豫州刺史、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平，进爵为公，转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徵拜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进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录尚书事。元康七年卒，年七十五，谥曰元。有集五卷。

◇请赐綦毋倪鼓吹表

吴国临战牙门将张泰、黄辰、骑督綦毋倪，勇捷效武，破贼制胜，此三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致也。泰、辰已亡，今倪独在。昔伐蜀有小功，斩牙门数人，使加鼓吹，至于灭一国而有未得鼓吹者。臣愚昧，请圣诏赐倪鼓吹，存录猛将，以尽武人之力也。（《御览》五百六十七）

◇请补周馥为尚书郎表

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晋书·周馥传》，《御览》二百九。）

◇请转荀组为从事中郎表

左西属组文义贞素，清识见称，宜转中郎。（《御览》二百九引《晋中兴书》。）

◇表立水碓

洛阳百里内，旧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听臣立碓，并搀得官地。（《御览》七百六十二）

◇乞遣赵纂疗病表

臣有气病，善夜发，服半夏汤，或服汤不解，尚取针。前殿中医赵恭思纂，见给事在医署。纂能针，有方伎，乞以纂名课考称课医，给臣自疗治。（《御览》八百三十）

◇上书谏遣齐王攸之藩

伏承圣诏，宪章古典，进齐王攸为上公，崇其礼仪，遣攸之国。昔周氏建国，大封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宪。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辅济大业，不使归藩。明至亲义著，不可远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忠诚著于《金》，光述文武仁圣之德。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豫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陆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亻由、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後虑，亦不为轻。攸今之国，适足长异同之论，以损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窃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义，退无偏重相倾之势。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义在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心之所见，不能默已。私慕鲁女存国之志，敢陈愚见，触犯天威。欲陛下事每尽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谁当言者。（《晋书·王浑传》）

◇为裴楷奏请解中书令

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复蒙陛下宠遇，诚竭节之秋也。然楷性不竞于物，昔为常侍，求出为河内太守；後为侍中，复求出为河南尹；与杨骏不平，求为卫尉；及转东宫，班在时类之下，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楷今委顿，臣深忧之。光禄勋缺，以为可用。今张华在中书，王戎在尚书，足举其契，无为复令楷入。名臣不多，当见将养，不违其志，要其远济之益。（《晋书·裴楷传》）

◇奏弹虞等冒丧婚娶

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有弟丧，嫁女拜时；镇东司马陈湛有弟丧，嫁女拜时；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拜时；夏侯俊有弟子丧；为息恒纳妇，恒无服；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息蒙娶妇拜时，蒙有周服；给事中王琛有兄丧，为息棱娶妇拜时，并州刺史羊暨有兄丧，为息明娶妇拜时；征西长史牵昌有弟丧，为息彦娶妇拜时。湛职儒官，身虽无服，据为婚主。《案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嫁娶之文，亏违典宪，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通典》六十，元康二年司徒王浑奏。）

◇奏对诏访元会问计吏所宜

诏问：明年正旦会，四方计吏入见，临朝当问所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访问（《晋书》作「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所宜，士人贤才秀异，隐伏未达，风俗好尚，礼教之宜。劝农务本，以尽垦殖之利；刑狱清理，得无枉滥之失；郡守长吏，得无侵虐。其勤心治政，为民兴利除害者，训化之绩，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後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於事为便。（《艺文类聚》四，《御览》二十九，并引《王浑集》，又见《晋书·王浑传》。）

◎王济

济字武子，浑次子。为中书郎，母忧去官。起为骁骑将军，进侍中，出为河南尹，坐事免。寻以白衣领太仆，卒赠骠骑将军。有集二卷。

◇槐树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夫龙升南陆，火集正阳。恢兹郁陶，静暑无方。鼓柯命风，振叶致凉。朗明过乎八闼，重阴逾于九房。（《初学记》二十八）

◇太常郭奕谥景议

案主者议谥，避帝而不避后。既不循古典，不嫌同称，复乖近代不袭帝后之例。夫无穷之祚，名谥下一。若皆相避，于制难全。如悉不避，复非推崇事尊之礼。宜依讳名之义，但及七庙祖宗而已，不及迁毁之庙。（《通典》一百四。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议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司议奏，以为大晋受命，祖宗谥号，群下未有同者，盖因近代浅情，习于所见也。奕谥与景皇帝同，可改谥曰穆，侍中王济与羊璞、成粲等议。）

◇锺夫人序德颂

济蒙天假，星驱省疾。（《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注。）

◇铨孙楚品状

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晋书·孙楚传》。楚与济友善，济为本州大中正、铨邑人品状。至楚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

王澄（案，别有琅邪人王澄，为荆州刺史，平北将军四子也。见《世说·言语篇》注引王氏谱。）

澄字道深，浑第三子。

◇与人书

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後进领袖也。（《世说·□□》注。案：胡毋辅之字彦国，奉高人。）

风气日上，足散人怀。（《世说·□□》注。尺牍增「儿微」二字。案：澄第四子微。）

卷二十九

◎王述

述字怀祖，浑弟湛之孙。袭父承爵蓝田县侯。司徒王导辟为中兵属。历康帝骠骑功曹，除宛陵令。庾冰请为征虏长史，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寻迁散骑常侍尚书令。卒、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谥曰穆，以避穆帝改谥曰简，有集八卷。

◇庆老人星表

老人星见，光色明朗。玄象晖焕，表尔休祥。率土民庶，庆赖罔极。（《艺文类聚》一）

◇上白獐表

所领阮藻之于江宁县界得白獐一头，毛色鲜洁，异于比类，信斯诚嘉祥也。（《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疏乞骸骨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乃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虽是笺书，乃实训诫。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礼敬废替，犹谓可有差理。日复一日，而年衰疾痼，永无复瞻华幄之期。乞奉先诫，归老丘园。（《晋书·王述传》）

◇婚礼应贺议

《春秋传》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传》曰：「郑子如晋贺夫人。」邻国犹相贺，况臣下邪？如此便应贺，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庙见成礼而贺，亦是一节也。（《通典》五十九，永和三年纳后，王述议。）

◇立琅琊王议（穆帝升平五年）

推宗立君，以为人极，上古风淳，必托有道。洎乎後代，争乱渐兴，故继体相传，居正守位，以塞奔统，非私其亲。或时有艰难，而嗣胤幼劣，故有立长。成皇帝深达帝道，不私亲爱，越授天伦，庙无毁迁，统业桓固。康皇帝既受命于成帝，宗庙社稷之重，已移于所授，主上宜为康王嗣。（《通典》八十）

◇与会稽王笺（时放之求为交州，朝廷许之。）

放之温峤之子，宜见优异，而投之岭外，窃用愕然。愿远存周礼，近参人情，则望实惟允。（《晋书·温峤传》）

◇与庾冰笺

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不审此为算邪，将为情邪？若谓为算，则彼去武昌千有馀里，数万之众造创移徙，方当兴立城壁，公私劳扰。若信要害之地，所宜进据，犹当计移徙之烦，权二者轻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陆梁，当畜力养锐，而无故迁动，自取非算。又江州当汵斥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将，故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窬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则天道玄远，鬼情难言，妖祥吉凶，谁知其故！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谶，卒为刘项之资；周恶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此既然矣。历观古今，鉴其遗事，妖异速祸败者，益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审，且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斯则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则其次也。乐乡之举，咸谓不可。愿将军体国为家，固审此举。（《晋书·王述传》）

◇下主簿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馀无所讳。（《世说·赏誉》篇，王蓝田主簿请讳，教云云。）

◇答讳

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无复讳。（《御览》五百六十二引《语林》，王蓝田作会稽，外请讳，答曰云云。）

◎王臻

臻，述从弟，简顺皇后少弟，拜崇德卫尉，领博士。

◇太后为亲属举哀议

干至尊是族舅，虽不及举哀，可从太后举哀于朝堂。（《通典》八十一。褚太后为从弟举哀，博士王臻等议。）

太后前为褚卫军刘夫人举哀于式乾殿，至尊于朝堂，今宜依故事。（同上）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述子。简文为抚军，辟为掾，累迁参军、从事中郎，加散骑常侍，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徵拜侍中，领本州大中正。孝武即位，迁中书令，领丹杨尹，寻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卒，追赠尚书仆射、安北将军，谥曰献。有集七卷。

◇将之广陵镇上孝武帝表

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昔周成、汉昭，并以幼年纂承大统。当时天下未为无难，终能显扬祖考，保安社稷，盖尊尊亲亲，信纳大臣之所致也。

伏惟陛下诞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广，方须训导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体，过于三母，先帝奉事积年，每称圣明。臣愿奉事之心，便当自同孝宗；太后慈爱之隆，亦不必异所生。琅邪王、馀姚主及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诲，导习仪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属非至亲，自为疏疑。昔肃祖崩殂，成康幼冲，事无大小，必谘丞相导，所以克就圣德，实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军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绸缪缱绻，并志竭忠贞，尽心尽力，归诚陛下，以报先帝。愚谓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则周之旦，汉之霍光，显宗之于王导。冲虽在外，路不云远，事容信宿，必宜参详，然後情听获尽，庶事可毕。

又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尽。宜数引侍臣，询求谠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犹尚诫惧，日昃不倦；况今艰难理尽，虑经安危，祖宗之基系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务道，以申先帝尧舜之风。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晋书·王坦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谢安书

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各顺其方，以弘其业，则岁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体议淹允，加以令地，优游自居，佥曰之谈，咸以清远相许。至于此事，实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见其可。以此为濠上，悟之者得无鲜乎！且天下之宝，故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想君幸复三思。（《晋书·王坦之传》）

◇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议

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由斯论之，公道体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谦义生于不足，故时弊而义著。故大禹、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军後入而全身于此。从此观之，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贵，我不可取。诚患人恶其上，众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损焉。降名在于矫伐，而不在于期当；匿迹在于违显，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由亲誉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馀；良药效于瘳疾，未若无病之为贵也。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观之，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谦伐之义险于人事。今存公而废谦，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则玄指自显；若寻其末，弊无不至。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贪而忘于谅哉！（《晋书·王坦之传》）

◇与某书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与谢郎论坦之事未。其意良不了者，今当诣公自陈，愿告。坦之惶恐言。（《淳化阁帖》三）

◇废庄论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天独构之唱，唱虚而莫和：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动人由于兼忘，应物在乎无心。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胡为其然哉？不获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万不同，孰知正是！虽首阳之情，三黜之智，摩顶之甘，落毛之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枯槁之生，负石之死，格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悼司彻之贻悔，审衤带之所缘，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使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盖善暗者无怪，故所遇而无滞，执道以离俗，孰逾于不达！语道而失其为者，非其道也；辩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扬之以为风乎！且即濠以寻鱼，想彼之我同；推显以求隐，理得而情昧。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之怀未尽，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汉阴丈人修浑沌之术，孔子以为识其一不识其二，庄生之道，无乃类乎！与夫如愚之契，何殊间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晋书·王坦之传》）

◇沙门不得为高士论

高士必在于纵心高畅，沙门虽云俗外，返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世说·□□篇》注，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此论，其大略云。）

◎王忱

忱字元达，小字佛大，坦之第四子。太元中为吏部郎，历骠骑长史，出为建武将军，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镇荆州，卒，赠右将军，谥曰穆。有集五卷。

◇郊祀明堂议

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後修之。（《宋书·礼志》三。太元十二年，吏部郎王忱议。）

◎王欣之

欣之，述从子，为豫章太守，太元初拜光禄勋。

◇君臣同谥表（大元四年）

伏寻太康中郭奕谥曰景，有司执孝宗同号。臣闻姬朝盛明，父子齐称，诸侯与周同谥，经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训范来裔。（《通典》一百四）

◎王

字仲祖，浑从会孙，司徒王导辟为掾，後出补长山令，复为司徒、左西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就，徙中书郎，转司徒左长史，有集五卷。

◇议立奔赴之制（咸康中）

三代垂文，观时损益。今服教之地，远于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断，过近一概者，惧非通制。请王畿以外，南极五岭，非守见职，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黄纸，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统议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于义为轻。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虽未有王命，犹不与停散同。今见在官即吉之後去职，不及凶事，无所贬责。万里外以再周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虽在父母丧，其责不异。（《通典》八十。咸康中，司徒西曹属王议。）

◇申述前议

丧纪有数，吉凶有断，岂可当于缟素既终，而制无限之责哉！若除丧使奔，当以何服，素服叙哀，则在廷以吉，陵无哭礼。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谒，非奔丧之谓。若服外更立限断，则不知所准。若不计，远近同服内，则立制漫而无断。（《通典》八十）

◇致王导笺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将澄清彝伦，崇重名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刑海内。（《晋书·外戚王传》）

◇笺

死罪，诸葛仆射之弟，以情料之，当非至困者。欲敛其时吏无一在者，便以下官笺答之。死罪。（《古刻丛钞》）

◎王

字敬仁，小字荀子，子。为著作郎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

◇贤人论

或问：「《易》称贤人黄裳元吉，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求通则有损，有损则元吉之称将虚设乎？」答曰：「贤人诚未能暗与理会，当居然人从，比之理尽，犹一豪之领一梁。一豪之领一梁，虽于理有损，不足以挠梁。贤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挠梁，于贤人何有损之者哉。」（《世说·文学篇》注引王集）

◎王恭

恭字孝伯，小字阿甯，孙。历著作佐郎、秘书监、中书郎、吏部郎、建威将军。太元中为丹杨尹，迁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孝武以后兄擢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改号前将军，寻降号辅国将军。安帝即位，以为安北将军，不拜。举兵讨王瑜等，为会稽王道子所杀。桓玄执政，赠侍中太保，谥曰忠简。有集五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让太子詹事表

今皇储始建，四方是式。总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简才贤，尽一时之胜，岂臣最庸所可叨忝。（《北堂书钞》六十五引《晋起居注》两条。又见《御览》二百四十五。）

◇抗表罪状王国宝

後将军国宝得以姻戚频登显列，不能感恩效力，以报时施，而专宠肆威，将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卜叩扉，欲矫遗诏，赖皇太后聪明，相王神武，故逆谋不果。又割东宫见兵以为己府。谗疾二昆甚于雠敌。与其从弟绪同党凶狡，共相扇动。此不忠不义之明白也。以臣忠诚，必亡身殉国，是以谮臣非一。赖先帝明鉴，浸润不行。昔赵鞅兴之甲，诛君侧之恶。臣虽驽劣，敢忘斯义。（《晋书·王恭传》，《魏书·晋司马德宗传》。）

◇与沈警书

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以吏职婴之也。（《宋书·沈约自序》）

◇与沙门僧检书

远持兄弟，至德何如。（《高僧传》）

卷三十

◎杨伟

伟字世英，冯翊人。仕魏文帝、明帝为尚书郎，後参大将军曹爽军事，入晋为征南军司。有《景初历》三卷，《桑丘先生书》二卷，《时务论》十二卷。

◇上景初历表

「臣览载籍，断考历数，时以纪农，月以纪事，其所由来，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则玄鸟司分；颛顼、帝喾，则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则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则世有日官。日官司历，则颁之诸侯，诸侯受之，则颁于境内。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则《书》载《胤征》。由此观之，审农时而重人事，历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战国横骛，告朔之羊，废而不绍，登台之礼，灭而不遵，闰分乖次而不识，孟陬失纪而莫悟，大火犹西流，而怪蛰虫之不藏也。是时也，天子不协时，司历不书日，诸侯不受职，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废弃农时。仲尼之拨乱于《春秋》，托褒贬纠正，司历失闰，则讥而书之，登台颁朔，则谓之有礼。自此以降，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闰为後九月，中节乖错，时月纰缪，加时後天，蚀不在朔，累载相袭，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缪焉，于是改正朔，更历数，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历》，校中朔所差，以正闰分；课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朔，以黄锺之月为律历初。其历斗分太多，後遂疏阔。至元和二年，复用《四分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蚀，率常在晦。是则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馀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验之以蚀朔，详而精之，更建密历，则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协日正时，允厘百工，咸熙庶绩也。欲使当今国之典礼，凡百制度，皆韬合往古，郁然备足，乃改正朔，更历数，以大吕之月为岁首，以建子之月为历初。臣以为昔在帝代，则法曰《颛项》，曩自轩辕，则历曰《黄帝》，暨至汉之孝武革正朔，更历数，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历》。今改元为景初，宜曰《景初历》。臣之所建《景初历》，法数则约要，施用则近密，治之则省功，学之则易知。虽复使研桑心算，隶首运筹，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验日月，究极精微，尽术数之极者，皆未能并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历数，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来，常改革不已。

壬辰元以来，至景初元年丁巳岁，积四千四十六，算上。

此元以天正建子黄锺之月为历初，元首之岁，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万一千五十八。（《晋书·律历志下》，《宋书·历志》。）

◇历议

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从法，是校方员弃规矩；考轻重背权衡；课长短废尺寸；论是非违分理。若不先定校历之本法，而悬听弃法之末争，则孟轲所谓「方寸之基，可使高于岑楼」者也。今韩翊据刘洪术者，知贵其术，珍其法。而弃其论，背其术，废其言，违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传来世。若知而违之，是挟故而背师也；若不知而据之，是为挟不知而罔知也。（《晋书·律历志》中，黄初中，扬伟议云云。）

◇谏明帝治宫室

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後世之法则。（《魏志·曹爽传》注引世语）

◇时务论

辔策半挚之具设，虽刚怒粗戾蹄啮之马，若足（一作「若是」。）拘半挚。口衔辔勒，棰策必至，则蹑躅循轨。（《御览》三百五十九。）

◎贾充

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子。太和中袭爵阳里亭侯，拜尚书郎，後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参大将军军事，转右长史，以从征诸葛诞功进爵宣阳乡侯，迁廷尉，转中护军，弍高贵乡公。及陈留王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加散骑常侍。晋国建，封临沂侯。武帝即王位，拜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及受禅，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郡公，寻代裴秀为尚书令，改侍中，出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不行，迁司空，寻转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咸宁末，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伐吴。吴平，增邑八千户。太康三年卒，追赠太宰，礼官议谥曰荒，不纳，谥曰武。有集五卷。

◇表裴

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晋书·裴传》）

◇辞大都督表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晋书·贾充传》。伐吴之役，诏充为大都督。）

◇请召还诸军表

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後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

◇齐王攸为弘训太后服议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充议以为：「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晋书·贾充传》）

◎卫

字伯玉，河东安邑人。案：《左思传》有「陈留卫」，乃卫权之误。魏尚书觊子。明帝时袭爵乡侯，为尚书郎，徙通事郎，转中书郎。高贵乡公时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转廷尉卿，寻持节、监邓艾、锺会军事，行镇西军司。蜀平，除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寻迁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封阳侯。晋受禅，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徙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咸宁初，徵拜尚书令，加侍中。太康中迁司空，领太子少傅，进太保。惠帝初，录尚书事，辅政。为贾后矫诏所杀，谥曰成。有《论语注》八卷。

◇请议郄诜假葬除服表

前太子洗马济阴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馀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葬。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或以为城寺之内屋壁之间无葬处，不成葬，则不应除服。主者今欲明用权不过。其举下司徒部博士评议。（《通典》一百三。太康中。）

◇请除九品用土断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圣王崇贤，举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让，野无邪行。诚以闾伍之政，足以相检，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虚求，故还其身。是以崇贤而俗益穆，黜恶而行弥笃。斯则乡举里选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迟。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後，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是为劝励，犹有乡论馀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今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诚令典也。（《晋书·卫传》。太康中，与太尉汝南王亮上疏。）

◇奏免山涛

涛以微苦，久不视职。手诏频烦，犹未顺旨。参议以为无专节之尚，违至公之义，若实沈笃，亦不宜居位，可免涛官。（《晋书·山涛传》）

◇奏请赠郑默三司

默才行名望，宜居论道，五升九卿，位未称德。宜赠三司。（《晋书·郑袤附传》）

◇与某书

顿州民卫惶恐死罪：中阙音敬，望想尽怀。在外累年，始尔得还，情甚踊跃。旦望州里，上领节度，明日乃入奉，说欣承福，昨自（一作「得」。白不具。惶恐死罪。《淳化阁帖》二）

◇与魏舒书

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晋书·魏舒传》，舒以司徒剧阳子逊位还第，司空卫淳与舒书。又见《御览》四百二十四引王隐《晋书》。）

◎卫恒

恒字巨山，子，咸宁中辟司空齐王府仓曹掾，泰康初转太子舍人，历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惠帝初与父同遇害。

◇王昌前母服议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绝。此为夺旧与新，违母从子。礼，律所不许，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绝与死同，无嫌二嫡，据其相及，欲令有服。此为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为地绝死绝，诚无异也。宜一如前母，不复追服。（《晋书·礼志中》，泰康元年，仓曹掾卫恒议云云。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书

一日有恨，知问，未面为叹。欲七日去邪，恒白。（《淳化阁帖》二）

◇四体书势

△古文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案有脱文。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以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晋书·卫附传》，《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

△篆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小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又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势》曰：「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龟文。（当有缺文。）针（缺）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蕴；扬波振敝手，鹰寺鸟震；延颈胁翼，势似陵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绿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翩翩。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驿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间，般亻垂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观。ゼ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ぽ仰，举大略而论旃。」（《晋书·卫附传》，《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又《蔡中郎集》，又《水经注·河水四》，又《艺文类聚》七十四、《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蔡邕《篆势》。）

△隶书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後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官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延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知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锺ね设张，庭燎飞烟。崭岩截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晋书·卫附传》，《魏志·武帝纪》注，又《刘劭传》注。）

△草书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後练之，（《艺文类聚》作「後染」。）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书势》曰：「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初学记》作「人」。）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巢刂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初学记》作「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立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寺，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黑知》《黑主》点《黑南》，（此五字《初学记》但作「或黜点梁」四字。）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扌局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作「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纟延纠结，若杜伯扌建毒缘，塍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崔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晋书·卫附传》，《魏志·刘劭传》注，《艺文类聚》七十四，又初学记二十一，引崔瑗《草书势》两条。）

◎卫展

展字道舒，恒族弟，历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中为江州刺史。元帝称晋王，以为大理。及建号，拜廷尉，卒赠光禄大夫。有集十五卷。

◇陈谚言表

谚言：「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此谚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狱也。（《初学记》二十）

◇上书言祖父不合从坐

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晋书·刑法志》。展为晋王大理，考レ故事有不合情者，上书云云，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又《通典》一百六十四。）

◇上言宜复肉刑

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雕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晋书·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八。）

◎卫屿

屿，九世孙，为散骑常侍，嗣江夏公。

◇上表自陈

臣乃祖故太保，于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为元辅之日，封萧阳侯。大晋受禅，进爵为公，历位太保，总录朝政。于时贾庶人及诸王用事，忌忠节，故楚王玮矫诏致祸，前朝以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勋，故追封兰陵郡公。永嘉之中，东海王越食兰陵，换封江夏，户邑如旧。臣高祖散骑侍郎口之，嫡孙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卫将军崇承袭，逮于臣身。伏闻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贬降复封萧阳。夫赵氏之忠，宠延累叶；汉祖开封，誓以山河。伏愿陛下录既往之勋，垂罔极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参详。（《宋书·荀伯子传》，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熙九年。）

卷三十一

◎荀ダ

ダ字景倩，颍川颍阴人，汉尚书令第六子。仕魏为中郎，拜散骑侍郎，迁侍中。齐王时拜骑都尉，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时，进爵万岁亭侯，拜仆射，领吏部。陈留王时迁司空，进爵乡侯。後封临淮侯，晋受禅，进爵为公，拜司徒，寻加侍中，迁太尉，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卒，谥曰康。

◇议故吏为旧君服表

礼，臣为君斩三年，与子为父同。以进登天朝，绝无旧君之心，废反服之礼，非所以敦风崇教。今使仕者反服旧君，于义为弘。（《通典》九十）

◇昌邑侯满玮庶妹服议

诸侯绝周，大夫绝缌，然则尊同。周以及缌，皆如本亲。《丧服经》曰：「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为伯叔父母、子、昆弟弟之子为士者。」传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则尊不同则降，不待所臣乃绝之。诸侯尊重，大夫尊轻，以大夫尊降其亲，则知诸侯虽所不臣，绝不服也。（《通典》九十三）

◇赐谥议

若赐谥而道远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属，遣所承长吏，奉策即家祭赐谥。（《晋书》。）

◇甲乙问议

《春秋》并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礼并立二妻，不别尊卑而遂其失也。故当断之以礼，先至为嫡，後至为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为违礼而得礼。丙子非为抑其亲，斯自奉礼先後贵贱顺叙之义也。（《晋书·礼志中》，太尉荀议。）

◎荀崧

崧字景猷，玄孙，泰始中，袭父爵广阳一作「安陵」。乡侯，补濮阳王允文学，赵王伦引为相国参军。伦篡位、转护军司马、给事中，迁尚书、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又迁侍中、中护军。洛阳陷，奔密，族父藩承制以为江北监军、南中郎将、後将军，假节襄阳太守，进爵舞阳县公，迁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改封曲陵公。元帝即位，徵拜尚书仆射，转太常。王敦表为尚书左仆射。明帝时加散骑常侍，领大子太傅。王敦平，更封平乐伯，坐事免。後拜金紫光禄太夫，录尚书事，迁右光禄大夫，领秘书监。卒，赠侍中，谥曰敬。有集一卷。

◇上疏请增置博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奏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通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缙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馀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义，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宋书、礼志》一，又《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荀崧传》，《通典》五十三，皆有删节。）

◇议王式事

《礼》，继母嫁，从为之服，报。其犯出者无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并无名例。若以父母之过，非式所得言。及式奉亲尽礼，而母自求去者，过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谓过厚，若乃六亲有违，去就非礼。宜访之中正、宗老，非礼官所得逆裁。（《通典》九十四，大兴三年，太常、曲陵公荀崧、骑都尉萧轮议云云。）

◇议上元帝庙号

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哲，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功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曰中宗。（《晋书·荀崧传》。）

◇答卞壶论刘嘏同姓为昏

如嘏折执，苟在限内，虽远不可；苟在限外，不远可通也。吾无以异之。王伯舆、郑玄高隽弟子也，为子稚宾取王处道女，当得礼意，于时清谈，尽无讥议。今难者虽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辞，谓嘏不应见责。（《通典》六十。）

◇与王导书

三年当大，愍帝已居子位，复居父位。且「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为愍帝是先帝之父，怀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怀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为疑处也。（《通典》四十八）

◇与王敦书

诚以长蛇未翦，别详宗祖。先帝应天受命，以隆中兴。中兴之主，宁可随世数而迁毁。敢率丹直，询之朝野，上号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请。专辄之愆，所不敢辞。（《晋书·荀崧传》）

◎荀勖

勖字公曾，汉司空爽曾孙。仕魏，为大将军曹爽掾，迁中书通事郎，除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迁廷尉正，参大将军文帝军事，赐爵关内侯，转从事中郎，领记室，进侍中，封安阳子。武帝受禅，改封济北郡侯，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进光禄大夫、尚书令。卒，赠司徒，谥曰成。有集三卷。

◇浦萄赋

灵运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浦萄之珍伟，应淳和而延育。（《艺文类聚》八十七）

◇让乐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馀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李胤为司徒表

三公具瞻之望，诚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贾诩、为公孙权笑之。尚书令李胤，忠亮高洁，堪处台辅。（《御览》二百八引荀勖《对诏》）

◇荐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杨珧参辅东宫，必当仰称圣意。尚书令卫、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如以新为令未出者，涛即其人。（《晋书·荀勖传》。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并薨，太子太傅又阙，勖表陈，从之。）

◇让尚书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为首。秦公卿赞，以丞相、御史为冠。今者尚书令总此三者，非臣驽暗所宜忝窃。（《书钞》五十九引《荀勖集》）

◇让豫州大中正表

被敕以臣为豫州大中正。臣与州闾乡党，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于他州，人数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论，此乃臧否之本，风俗所重。（《御览》二百六十五引《荀勖集》）

◇奏校试笛律

中所出御府铜管二十五具，太常乐部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名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云：「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则不可知也。」（《艺文类聚》五、《御览》十六并引《晋诸公赞》，又见《晋书·律历志上》，又见《宋书·律志》。）

◇奏条牒诸律问列和意状

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和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後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仪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馀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为乐不？」和辞：「太乐东箱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今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馀，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馀。辄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朱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後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锺，歌大吕；乃奏太簇，歌应锺，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锺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锺。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晋书·律历志上》，《宋书·律志》。）

◇奏谏用伊羡、赵咸为中书舍人

晋武帝时，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羡赵咸为中书舍人，对掌文法，勖奏以为。（《御览》二百二十二引《荀勖集》）

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六合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将来。而门下上称程咸、张恽，下称此等，欲以文法为政，皆愚臣所未达者。昔张释之谏汉文，谓兽圈啬夫不宜见用；邴吉住车，明调和阴阳之本。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之惠，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明帝时犹以付内常侍。以臣所闻，明帝时唯有通事刘泰等官，不过与殿中同号耳。又顷言论者皆云省官减事，而求益吏者相寻矣。多云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文书，乃委付书令史及，诚吏多则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晋书·荀勖传》）

◇甲乙问议

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後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字元衅，为陈氏服嫡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族兄宗伯曾责元衅，谓抑其亲，乡里先达以元衅为合宜，不审此事粗相似否。（《晋书·礼志》中。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勋疑所服，中书令张华造甲乙问。）

◇王昌前母服议

昔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後隔吕布之乱，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陈氏得还，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元叠，为陈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责元叠，谓抑其亲，乡里先达以元叠为合宜。（《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又陈遣王公之国议

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诚为佳矣。然分裂旧土，犹惧多所摇动，必使人心忽扰，思惟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实不成制度，然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後裁度。凡事虽有久而益善者，若临时或有不解，亦不可忽。（《晋书·荀勖传》）

◇省吏议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汉文垂拱，几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员，县官国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则宜以省事为先。凡居位者，使务思萧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笃义行，崇敦睦，使昧宠忘本者不得容，而伪行自息，浮华者惧矣。重敬让，尚止足，令贱不妨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矣。位不可以进趣得，誉不可以朋党求，则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听矣。去奇技，抑异说，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诛，则官业有常，人心不迁矣。事留则政稽，政稽则功废。处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职司者而夙夜不懈，则虽在挈瓶而守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ぉ以容之。简文案，略细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视听。愿之如阳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烦挠，为百吏所黩，二三之命，为百姓所餍，则吏竭其诚，下悦上命矣。设官分职，委事责成。君子心竞而不力争，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则官无异业，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谓省事之本也。苟无此愆，虽不省吏，天下必谓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实以为善。若直作大例，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及事之兴废，不得皆同。凡发号施令，典而当则安，傥有驳者，或致壅否。凡职所临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长，各裁其中，先条上言之。然後混齐大体，详宜所省，则令下必行，不可摇动。如其不尔，恐适惑人听。比前行所省，皆须臾辄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晋书·荀勖传》。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云云。）

◇为晋文王与孙告书

圣人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强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惟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馀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後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代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後乎？是故旋师案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于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献书喻怀，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吴志·归命侯传》注引《汉晋春秋》）

今饷杂色绫十端，三端，细缣十匹。（《艺文类聚》八十五，《御览》八百十六引两条，又八百十八。）

◇答王琛书

王陶丘州人□庙，盗鲜卑金头宝带十二枚。（《书钞》一百二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穆天子传序

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辄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穆天子传》道藏本）

◎荀组

组字大章，勖子。为司徒左曹属，补太子舍人。司徒王浑请为从事中郎，转左长史。惠帝时历太子中庶子、荥阳太守。赵王伦为相国，引为右长史。伦篡位，进待中。永兴中为河南尹，迁尚书，转卫尉，封城阳县男，加散骑常侍、中书监，转司隶校尉，加特进光禄大夫。永嘉末，司空王浚承制以为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建兴初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兼司隶、行留台事，进封临颍县公。寻为太尉，领豫州牧、假节。元帝承制，以为都督、司州诸军，加散骑常侍。及即位，以为司徒。大兴初，率其属南归、加录尚书事，永昌初迁太尉，领太子太保，未拜，卒，谥曰元。有集三卷。

◇议定父子生离哀制表

有六亲相失，及不知父母没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闻，没地处所，情虑无异。然以未审指的，希万一之存，未忍举哀，则有终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惟一身承一宗之重，传祖考遗体，无心婚娶，遂令宗祀绝灭于一人，又犯不孝莫大无後之罪。此实难处，然臣犹谓此非圣人不以死伤生之教也。西路粗通，义无音问，殡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断之，令举哀制，服勤三年，凶不过三年，此近亡于礼者之礼也。（《通典》九十八）

◇请议定改葬服制表（大兴二年）

王路渐通，士人得视冢墓，多闻凶问，朝野所行不同，或有制重斩杖者，复有制齐衰三月、缌麻三月者，直素服尽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圣人制礼居中，使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谓墓毁之制，改葬缌麻，当包之矣。郑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毁见尸，痛之极也。今遇贼见毁，理无轻重也。以礼无明文，行者致异，臣以为宜使明礼，大臣议为正。（《通典》一百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霍原不应举寒素议

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晋书·李重传》，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左长荀组以为云云。）

◎荀奕

奕字玄欣，组子，少拜太子舍人、驸马都尉，出为镇东参军，行杨武将军、新汲令，随父渡江，拜中庶子，迁给事黄门郎、散骑常侍、侍中。成帝时卒，赠太仆。谥曰定。

◇驳尚书符下陈留王使出城夫

昔虞宾在位，《书》称其美；诗咏《有客》，载在《雅》、《颂》。今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书」，赐物曰「与」。此古今之所崇，体国之高义也。谓宜除夫役。（《晋书·荀奕传》）

◇重驳

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将坠于地。新有子朝之乱，于时诸侯逋替，莫肯率职。宋之于周，实有列国之权。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晋，客而辞役，责之可也。今之陈留，无列国之势，此之作否，何益有无，臣以为宜除，于国职为全。（同上）

◇驳读秋令（咸和五年六月）

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恒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则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後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所阙，加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恒议，依故事阙如不读。（《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二，《通典》七十，咸和五年六月，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云云，诏可。）

◇元会敬司徒议

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又至尊与公书手诏则曰「顿首言」，中书为诏则云「敬问」，散骑优册则曰「制命」。今诏文尚异，况大会之与小会，理岂得同。（《晋书·荀奕传》）

卷三十二

◎何桢

桢字元，庐江潜人，魏太和中为扬州别驾，正始中为弘农太守，历幽州刺史，拜廷尉，入晋为尚书光禄大夫。有集五卷。

◇许都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正大飨，坛彼东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宋书·礼志一》）

景福郁枕以云起，飞栋鸟企而翼舒。（《文选·陆亻垂石阙铭》注）

乃然百枝，盛庭燎。（《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表省函关

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轲云：「古者关讥而不征。」关险之设，所由尚矣。（《艺文类聚》六引《何桢集》。正始六年，为弘农太守，表省函关。）

◇为旧君反服议

礼，为贵臣贵妾缌麻三月。夫贵之施贱，犹论恩纪以制服。况尝为臣吏、礼遇恩纪，优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以为辟举正职之吏，宜依古为旧君服，不论违适之异，皆齐三月，其馀郡吏，闻丧尽哀而已。（《通典》九十，又《宋书·礼志》二。泰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

◇笺

凡二日蝗生，此谓见其始生，知其处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县及下部各不旱见，至今生翅能飞，臣辄躬亲扑灭。

布在及下部各不旱见，至一顷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头，案其言事，蝗之枚数，可得而知也。（《艺文类聚》一百）

◇玄寿赐名叙

新妇荀氏所生女以岁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时生，此月斗建已其日又巳，其时加卯，甲乙卯皆东南，春夏天地，动发万物，兹之三月，吉之善时也。又于《易卦》，震值在卯，巽位在巳，震为长男，巽为长女。而此女孙正用兹日，斯时始旦，日月岂依，先祖之灵，实临之。玄发素颜，妇人之上姿也。寿考无疆，先民之至愿也。故赐名曰玄寿焉。（《御览》三百六十二）

◎何恽

恽，桢子，咸宁末为扬州别驾，累迁豫州刺史。

◇与周浚笺

《书》贵克让，《易》大谦光，斯古文所咏，道家所崇。前破张悌，吴人失气，龙骧因之，陷之区宇。论其前後，我实缓师，动则为伤，事则不及。而今方竞其功。彼既不吞声，将亏雍穆之弘，兴矜争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晋书·周浚传》，浚随王恽代吴，恽欲与王争功，恽笺与浚，浚谏止恽，不纳。）

◎何充

充字次道，恽孙，王敦辟为大将军掾，转主簿，左迁东海王文学，进中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侍郎。成帝即位，迁给事、黄门侍郎，以与平苏峻功封都乡侯，拜散骑常侍，出为东阳太守，除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徙丹阳尹，加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又领会稽王师，转护军将军，录尚书事，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固让，徙中书令。康帝即位，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军事，假节、领徐州刺史，镇京口，入为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领扬州刺史。穆帝即位，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又加侍中。永和二年卒，赠司空，谥曰文穆。有集五卷。

◇贺正表

璇衡运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应乾纳祜，与天同休。（《初学记》四）

◇请徵虞喜疏

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晋书·虞喜传》）

◇奏言沙门不应敬王者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昌安子臣广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肃祖明皇帝聪圣玄览，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谓宜遵承先帝故事，于义为长。（《释藏冠》一，《沙门不应拜俗事》一。）

◇又奏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候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昌安子臣广等言，诏书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赞扬圣旨，宣畅大义，伏省明诏震惧屏营。辄共寻详，有佛无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赞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冥冥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兴自汉世，迄于今日，虽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夫诅有损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诚，实愿尘露之微，增润嵩岱；区区之祝，上裨皇极。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习实生常，必致愁惧。隐之臣心，窃所未安。臣虽蒙蔽，岂敢以偏见疑误圣听，直谓世经三代，人更明圣，今不为之制，无亏王法，而幽冥之路，可无拥滞。是以复陈愚诚，乞垂省察，谨启。（《释藏冠》一，《沙门不拜俗事》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奏

臣充等言，臣等虽诚暗蔽，不通远旨，至于乾乾夙夜，思修王度，宁苟执偏管而乱大伦邪？直以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今沙门之慎戒专然，及为其礼，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笃者，亡身不忄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礼敬哉！每见烧香祝愿，必先国家。欲福祜之隆，情无极己。奉上崇顺，出于自然，礼仪之简，盖是专一守法。是以先圣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臣等屡屡以为不令致拜，于法无亏，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谨复陈其愚浅，愿蒙省察，谨启。（《释藏冠》一，《沙门不拜俗事》一，《弘明集》。）

◇褚太后敬父议

如禅所正，可敕御史、左将军，入在公廷，则修臣敬。皇太后归宁之日，则全子礼，申谕内外奉行。（《通典》六十七）

◇与庾翼书

褚将军还朝，值太后临朝，时议褚侯虽后父，乃晋臣也，宜用郑议。或谓诸王宜不拜耳，乃不称臣燕王，非比也。又云，窦武虽受爵太后，录尚书事，而汉无拜文为疑，故恐大义乖错。褚侯既不拜，便是异姓太上皇也。此巍巍亦庶姓不敢安。（《通典》六十七）

◎何琦

琦字万伦，充从兄。元帝时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补宣城泾县令。明帝时，司徒王导引为参军，不就。以母忧去职，服阕。司空陆玩、太尉桓温辟，不就。诏徵博士。简文为抚军，召为参军，公车再徵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并不行。卒年八十二，有《三国志论》九卷。

◇请修五岳祠（升平中）

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顺（《宋志》作「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及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惟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旧台选百户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太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百姓（《宋志》作「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缺，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繁滋。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被，来苏之众，咸蒙德泽。而神明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正邪不黩。（《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五。）

◇追驳江统、许遐拜时遭丧议

夫正名者，道理之本，然拜时非古，而行之历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祢。将纳他族，以奉宗祀。父亲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遗，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礼，在涂丧纪定矣。服制即正，齐功卒哭可迎，此不阙于古而通于今议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务。愚以为拜时及一日二日之妇，妇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衾未接，归葬其党。（《通典》五十九）

◇天子敬父议

父母之尊，拟则天地；君亲之道，资敬是同。今承受命运，君临率士。而父以子食天禄，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虽以为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通典》六十七）

◇为曾祖後服议

卿士之家，别宗无後，宗绪不可绝，若昆弟以孙若曾孙後之，理宜然也。礼缘事而兴，不应拘常以为碍也。魏之宗圣，远继宣尼，琦从父以孙继族祖。荀ㄆ无子，以兄孙为嗣，此成比也。（《通典》九十六）

◇论前母党服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礼之大者也。文条或阙，而附例可明。《礼》云：生不及父祖母昆弟，而父税丧，己则不若，与祖乖违。父既殁而闻丧，岂可拘以本制不税，而废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终，终为伯叔父後。继嗣之道虽同，原情之实则异，今必从于所养，而反疑于为本乎？诸侯国人，生不及先代之君，于其陵庙，亦必曰君也。此公义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称也。其易了如日。太康初，博议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为母之非亲，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义存配父，盖以生不及故无其制，非于义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长史胡济以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则家之嫡长，应制如改葬之服。于时二代，无曰不允。自兹以来，行之不殊。礼：母卒，自为母之党服。母出，则不为母之党服，而为继母之党服。故尊其所从，则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则不得自伸，外服无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论，必所继不及伯叔母之党，居然可见矣。明以名礼为制者，不计恩逮与不也。

◇答纳采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晋书·穆章何皇后传》，《通典》五十八。）

◇答问名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通典》作「蔡州」）刺史、关内侯恽之曾孙，先臣故安丰太守、关内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于先臣故尚书左丞孔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答纳吉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大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答纳徵文

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答请期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吉日惟八月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答迎后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并《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八。）

◎何澄

澄字季玄，充弟准之第三子。孝武时为秘书郎，转丞，迁秘书监太常中护军，出为冠军将军、吴国内史，徵拜尚书。安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领本州大中正。元兴末，卒。义熙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太皇太后服议（隆安三年）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合伸。《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宜从正。故成风著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义情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嫌不文明，则宜从重，应同为祖母後齐衰周。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周。（《通典》八十）

◎李胤

胤字宣伯，辽东襄平人。魏时为郡上计掾，州辟部从事治中。举孝廉，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镇北军事，迁乐平侯相，入为尚书郎，迁中护军司马，转吏部郎，赐爵关中侯，出补安丰太守。文帝为大将军，引为从事中郎，迁御史中丞，寻为西中郎将，督关中诸军事，徙河南尹，封广陆伯。晋受禅，拜尚书，进爵为侯，迁吏部尚书、仆射，转太子少傅，领司隶校尉。咸宁初拜侍中，加特进，迁尚书令，代何曾为司徒。太康三年卒，谥曰成。

◇奏请延访三公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内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或处三槐，兼听狱讼，稽疑之典，谋及卿士。陛下圣德钦明，垂心万机，猥发明诏，仪刑古式，虽唐虞畴谘，周文翼翼，无以加也。自今以往，国有大政，可亲延群公，询纳谠言。其军国所疑，延诣省中，使侍中、尚书谘论所宜。若有疾，不任觐会，临时遣侍臣讯访。（《晋书·李胤传》）

◇王毖子昌前母服议

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况于毖之义，可得以为妻乎。（《晋书·礼志》中，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曹志

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子。太和末徙封济北王。晋受禅，降封鄄城县公，出为乐平太守，历章武赵郡。咸宁初迁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免，後复为散骑常侍。太康九年卒，谥曰定。有集二卷。

◇奏议齐王攸之藩

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藩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虽有五霸代兴，桓文谲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谲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诗之咏「鸱」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後事难工。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鲠不存，皮肤不充。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故天之聪明，自我人之聪明。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自圣主之深虑，日月之所照。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义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晋书·曹志传》）

◇肉刑议

严刑以杀，犯之者寡；刑轻易犯，蹈恶者多。臣谓玩常苟免，犯法乃众。黥刖彰罪而民甚耻。且创制墨黥刖，见者知禁，彰罪表恶，亦足以畏《艺文类聚》作「闻者多服」。所以《易》曰「小惩大戒，」岂蹈恶者多邪？假使恶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不致死，无妨产育，苟必行杀以止杀，为恶纵寡，积而不已，将至无人，天无以大君无以尊矣。故古人宁过不杀，不宁轻积杀。是以为上宁宽得众，不宁急旧积杀。若乃于张听讼，刑以止刑，可不革旧。过此以往，肉刑宜复，假令汉文于张，承大乱之後，创基七十，国寡民稀，止禁刑书，鞭杖为治也。肉刑于死为轻，减死五百为重。重不害生，足以惩奸；轻则知禁禁民为非。所谓相济经常之法，议云不可，或未之喻也。（《艺文类聚》五十四）

◎曹臣

臣，志子。元康中为中郎，封关中侯。

◇移冀州大中正

臣以元康四年为先定公薨背，还济北谷城墓宅安厝。太学博士赵国苏宙。昔先公临赵，以宙为功曹！後为察孝。前臣遭难，宙为镇东司马。赵之故吏，有致身叙哀者，有在职遣奉版者，唯宙名讳不至。宙今典礼学之官，口诵义言，不可废在三之义。于宙应见论贬。（《通典》九十九。元康中，赵郡吏苏宙不奔吊于郡将，中郎、关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云云。）

卷三十三

◎裴秀

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魏尚书令潜子。大将军曹爽辟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爽诛坐免。寻为廷尉正，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迁散骑常侍，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陈留王即位，进封县侯，延熙初迁尚书仆射，封济川侯。武帝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加给事中。及受禅，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寻为司空。泰始七年卒，谥曰元。有集三卷。

◇平吴表章

孙告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晋书·裴秀传》。秀薨，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乃封以上闻。）

◇奏事

谨案：台阁简统万机，动为法制，是以特宜精简良能，以亲其职。台郎皆朝之隽选当之，处事宜辨正疑滞也。（《书钞》六十）

◇与山涛书

彪处方伯之任，殊亦为高祖论道之士，不宜处外耳。（《书钞》七十二引王隐《晋书·山涛传》云，为冀州刺史，秀与涛书。案：彪字疑有误。）

◇禹贡九州地域图序（《艺文类聚》《初学记》皆作「论」）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𠀤入其。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检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迴，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晋书·裴秀传》，又《艺文类聚》六，《初学记》五。）

◎裴祗

祗，秀从弟，仕魏，入晋为御史中丞。

◇乞绝从弟仪曹郎耽丧服表

耽受性凶顽，往因品署未了，怨恨亲亲，言语悖逆，雠绝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从纂昶以下薨亡，耽皆不制服发哀昔二叔放流，郑段不弟，皆经典所绝。耽应见流徙，未及表闻之。顷耽忧恚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槛闭，今以丧亡，罪匿彰闻，秽辱宗胄。耽见周亲以下，皆宜绝服，葬不列墓次，请取断。（《通典》一百一）

◎裴楷

楷字叔则，秀从弟。文帝为丞相，辟为掾，及改定律令，以为定科郎。武帝为抚军，以为参军，寻为吏部郎，转中书郎。及受禅，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侍中。惠帝初转卫尉，迁太子少师，坐杨骏免。寻封临海侯，转尚书，进中书令，加侍中，又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谥曰元。有集二卷。

◇与石崇书

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饮以狂药，而反责之礼邪？（《宋王回·蔡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赞序》）

◎裴祗

祗字逸民，秀次子。咸宁中袭爵钜鹿郡公，太康初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即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累迁侍中，拜尚书，加光禄大夫，又迁尚书左仆射。永康元年所为赵王伦所诛。惠帝反正，追谥曰成。有集九卷。

◇让吏部尚书表

臣少无鉴察之誉，长无题舆之才。（《初学记》十一）

◇陈刑法过当表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後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後，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宇。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内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案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邪十五处。或是始瓦时邪，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案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禁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禁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时有盗高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A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内，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复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体。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案行奉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馀事，得容浅深。（《晋书·刑法志》，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一百六十六。）

◇辞专任门下事表

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晋书·裴传）

◇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

臣闻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侵官为曹，离局陷奸，犹惧此法未足制情以明防，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然，故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竞达所怀。众言纷错，莅职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主听眩，莫知所信，遂亲细事，躬自听断，所综遂密，所告弥众，功无所归，非无所责，群下弃职，得辞宜罚，以此望治，固其难也。昔杜蒉既数师旷，退而自酌，以罚干职之非，记称其善。陈平不知簿书之目，汉史美其守职，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扰。于今之宜，选士既得其人，但当委责。若有不称，便加显戮，谁敢不尽心竭力，不当便有干职之臣。适不守局，则所豫必广。所豫适广，则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则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帷幄张子房之谋者，不宜使多，外委群司，卑力所职。（原校云：「卑作单。」盖《治要》原本是「单」字，「单」当为「殚」。）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如此诏书必不复数改。听闻风言，颇以诏命数移易为不安静。臣不胜狂瞽，敢陈愚怀，乞陛下少垂省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裴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乃上疏。）

◇上疏谏赦

臣闻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陵迟不反。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艺文类聚》五十二引《裴集》。）

◇上言改度量

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由此也。（《晋书·裴传》。荀勖修律度，捡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上言。）

◇上言刑法

夫杀生赏罚，治乱所由兴也。人主所谓宜生，或不可生，则人臣当陈所以宜杀；人主所谓宜赏，或不应赏，则人臣当陈所以宜罚，然後治道耳。（原校云：「治道上下必有脱文。」）古之圣贤，欲上尽理务，下收损益，莫不深闭慎密，以延良谟。兆庶内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诚耳。（《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刑法志》，侍中臣顾言。案：「顾」字乃「」字之误。）

◇上言外戚不宜专任

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晋书·裴传》。迁尚书左仆射，俄复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上言云云，又表云云。）

◇谏东宫侍从失人

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晋书·裴传》，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谏。又《群书治要》十引《晋书》。）

◇虞等周丧嫁娶议

吉凶之别，礼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礼，非所以为训。虽父兄为主，事由己兴。此悉人伦大纲，典章所慎也。（《通典》六十）

◇答治礼问天子冠礼

玄冠者，形之成也。为君未必成人，故君位虽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通典》五十六）

◇崇有论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後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亡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道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扬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辨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レ列虚无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晋书·裴传》）

鸟无胃肺，蛤无五脏，蛭以空中而生，蚕以无胃而育也。（《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八百二十五。）

◇贵无论

（《魏志·裴潜传》注，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文今佚。）

◇辨才论（未成而遇祸。）

◇女史箴

膏不厌鲜，水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亦不浊。绿衣虽多，无贵于色。邪径虽利，无尚于直。春华虽美，期于秋实。冰璧虽泽，期于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顺，常与吉人。（《艺文类聚》十五）

◎裴邈

邈字景声，从父弟。太傅东海王越以为从事中郎，假节、监中外营诸军事。（见《魏志·裴潜传》注。）

◇文身剑铭

器以利显，实以名举。长剑耿介，体文经武。陆断玄犀，水截轻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辅。（《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铭

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裴希声

希声，爵里未详。（疑与景声为昆弟行，姑附邈後。）

◇侍中嵇侯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君亲之重，非名教之谓也。爱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毕矣。朴散真离，背生徇利，礼法之兴，于斯为薄。悲夫！晋弋阳子嵇绍，字延祖，资乾刚之纯粹，体中和之淑虚。少有清劭之风，长怀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济，靡才不经；学为儒宗，庶绩光被。弱冠登朝，则敷文秘阁；晚节强仕，则纳言枢极。太安之初，权臣擅命。皇舆亲征，次于荡阴。六军奔攻，兵交御辇。绍俨然端冕正色，以捍锋刃，遂殒命于御侧。忠诚感人神，义声振四海。铭曰：

二仪肇建，君臣攸序。峨峨侍中，应期作辅。外播仁风，内举心膂。执慈弗勇，靡仁不武。见危授命，背生殉主。确乎其操，邈乎其崇。矫矫王臣，宪慈遗风。在亲成孝，于敬成忠。（《艺文类聚》四十八）

◎石苞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魏，为景帝中护军司马。徙邺，典农中郎将，历东莱琅邪太守，迁徐州刺史，又迁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以平诸葛诞功拜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寻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陈留王时进征东大将军，迁骠骑将军。晋受禅，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拜司徒，泰始九年卒，谥曰武。

◇奏课农桑

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後黜陟焉。（《晋书·石苞传》）

◇功臣配享议

魏代功臣，宜归之陈留国，使修常祀，允合事理。（《通典》五十）

◇议贬庾纯

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晋书·庾纯传》）

◇终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後，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况于合礼典者邪？（《晋书·石苞传》）

◎石崇

崇字季伦，小名齐奴，苞第六子。除修武令，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以伐吴功，封安阳乡侯，拜黄门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惠帝时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徵为大司农，免。寻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军事、镇下邳，免。寻拜卫尉，坐贾谧免。与欧阳建、潘岳等谋诛赵王伦，事觉遇害。有集六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归叹（并序，案，《文选》作「思归引」。）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钩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复见牵羁，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寻览乐篇，有《思归引》，傥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亲新声而播于丝竹也。（《文选》）

登城隅兮临长江，极望无涯兮思填胸。鱼氵氵爵兮鱼缤翻，泽雉游袅兮戏中园。秋风厉兮鸿燕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垅。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廓羁旅兮，滞野都，愿御光风兮忽归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郁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萦丘阜，阁馆萧寥兮阴丛柳。吹长笛兮弹五弦，高歌凌云兮乐馀年。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艺文类聚》二十八）

◇自理表

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出入清显，历位尽勤。伏度圣心，有以垂察。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臣兄弟，忧心如悸。骏戚属尊重，权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风承旨。苟有所恶，易于投卵。自统枉劾以来，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钳口，惟须刑书。古人称「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诚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虽董司直绳，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谤，不得不输其理。幸赖陛下天听四达，灵鉴昭远，存先父勋德之重，察臣等勉励之志。中诏申料，罪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报。臣即以今月十四日，与兄统、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伏度奏御之日，暂经天听。此月二十日，忽被兰台禁止符，以统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门，曾不陈谢，复见弹奏，讪辱理尽。臣始闻此，惶惧狼狈，静而思之，固无怪也。苟尊势所驱，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绳，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显重，不能负载析薪，以答万分。一月之中，奏劾频加，曲之与直，非臣所计。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晋书·石崇传》）

◇请徵扬州刺史何攀表

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华阳国志》十一）

◇议奏封赏当依准旧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东宫，二十馀年，道化宣流，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会僭逆，几于百年，边境被其荼毒，朝廷为之旰食。先帝决独断之聪，奋神武之略，荡灭逋寇，易于摧枯。然谋臣猛将，犹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後。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晋书·石崇传》。元康初，杨骏辅政，大开封赏，多树党援，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奏于惠帝云云。弗纳。）

◇楚妃叹序

《楚妃叹》莫知其由。楚之贤妃，能立德垂名于後，唯楚妃焉，故叹咏之。（《初学记》十六）

◇琵琶引序（《艺文类聚》作「明君辞」。）

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故序之云耳。（《艺文类聚》四十二，《御览》五百八十三。）

◇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水经》注作「七」。）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品藻篇》注，《水经·谷水》注，《文选·别赋》注，又潘岳《金谷集诗》注，《艺文类聚》九，《御览》九百十九，又《州四部正稿》一百五十八引《修文殿御览》。）

杂果庶乎万株。（《御览》九百六十四）

◇许巢论

客有问于余曰：「昔许由巢父，距尧之让，逍遥颐神，宝己贵世。司马迁以假托之言，必无此实，窃以为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欤？盖闻圣人在位，则群材必举，官才任能，轻重允宜。大任已备，则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材已极其分，则不以积久而合处过材之位。然则稷播嘉谷，契敷五教。皋陶夔龙，各己授职，其联属之官，必得其材，则必不重载兼置，斯可知也。巢许则元凯之俦，大位已充，则宜敦廉让以励俗，崇无为以化世，然後动静之教备，隐显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将何疑焉？」（《艺文类聚》三十七）

◇奴券

余元康之际，出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祖，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柰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闻谓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读书，公府事一不上券，则不为公府作。券文曰：取东海巨盐，东齐羝羊。朝歌蒲荐，八板桃床。负之安邑，梨栗之乡。常山细缣，赵国之编。许昌之总，沙房之绵。作车，当取高平荚榆之毂，无尾髑髅之状。大良白槐之幅，河东茱萸之辋。乱栉桑辕，大山桑光。长安□□，双入白屋。钉钅巢巧手，出于上方。见好弓材，可斫千张。山阴青规，鸟嗥拓桑。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并市豪笔，备即写书。嗥角帻道，金案玉碗。宜勤供笔，更作多辞。乃敛吾绢，□□而归。（《御览》五百九十八，又七百七十三。）

奴当种萝菔胡荽，不亲不疏。（《御览》九百八十）

◎石璞

璞字玄真，苞曾孙。没于胡，石勒引为宗室。石虎时累迁侍中、拜司徒。冉闵时迁司空。襄国之败，与卢谌等俱遇害。

◇谏石虎作役非时疏

今者天文错乱，百姓凋敝，而又大兴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十六国春秋》二十）

◎石鉴

鉴字林伯，乐陵厌次人。仕魏，历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出为并州刺史，假节护匈奴中郎将。武帝受禅，封堂阳子，入为司隶校尉，转尚书，都督陇右诸军事，免。後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免。後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武帝崩，监统山陵，封昌安县侯。元康初为太尉，卒，年八十馀。谥曰元。

◇奏举刘毅为青州大中正

谨案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今虽不充于旧，而遗训犹存，是以人伦归行，士识所守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光禄大夫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虽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壮，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诚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风之所动，清浊必偃，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窃以为礼贤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夺与，动为开塞，而士之所归，人伦为大。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案尹所执，非为惜名议于毅之身，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以为尹言当否，应蒙评议。（《晋书·刘毅传》）

卷三十四

◎山涛

涛字巨源，河内怀人。魏正始中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投传而去。正元初，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王昶骠骑从事中郎。景元初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历大将军、从事中郎行军司马。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晋受禅，守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除议郎拜吏部尚书。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代李胤为司徒。卒，年七十九，谥曰康。有集五卷。

◇为子淳尤辞召见表

臣二子虺病，宜绝人事，不敢受诏。（《晋书·山涛传》）

◇表谢久不摄职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臣亦何心屡陈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晋书·山涛传》。涛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裒所奏，涛不自安，表谢。）

◇表乞骸骨

臣事天朝三十馀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晋书·山涛传》）

◇上疏告退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晋书·山涛传》）

◇启事

令诸葛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在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治自复有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尚书仆射山涛启事》）

人才既自难知，中人已下，情伪又难测。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不容秽杂也。义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谅、中郎陈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审有可用者不？（《艺文类聚》四十，《通典》二十三，《御览》二百十六。）

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淮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论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敦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淳化阁帖》三）

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史曜出处缺，散骑侍郎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世说·赏誉篇》注，《通典》二十三。帝以咸耽酒浮虚，遂用陆亮。）

旧选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雍州久无郎，前尚书郎傅祗坐事免官，在职日浅，其州人才无先之者。请以补职，不审可复用否？（《御览》二百十五）

荆州宜都有郎王恒之以病出，义阳郡邓遐有才义，论者以为宰士之俊。而未满之年，臣以为宜先用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兵间少，不尽下情，处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右卫将军王济，才高茂美，後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傥惜济，贵之。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亦堪取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不？

侍中、太常、河南尹并缺，皆显职，宜必得其人。右军裴楷，通理有才义，佥论宜以为侍中才。（《御览》二百十九）

诏侍中缺，当复得人。谁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卫将军王济皆诚直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御览》二百十九）

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晋书·嵇绍传》）

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世说·政事篇》注。诏选秘书丞，涛荐云云。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魏志·王粲传》注作「当成济者」。）

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宗正卿缺，不审可转作否？（《御览》二百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尽天下之选。羊祜重德尚义，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睹仪刑。方任虽重，比此为轻。又可朝会，与闻国议。（《通典》三十，又略见《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

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选。羊祜秉德尚义，克己复礼。东宫少事，养德而已。（《文选·竟陵王行状》注）

太子始传之东宫，四海属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尽天下之选。羊祜秉德尚义，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睹仪刑。方任虽重，比此为轻，又可朝会，与闻国议。（《北堂书钞》六十五）

尚书令李胤迁，处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羊祜，体仪正直，可以整肃朝廷，裁制时政。（《艺文类聚》四十八）

鸿胪职主胡事，前後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旧人，不审可尔不？（《艺文类聚》四十九，《御览》二百三十二。）

臣近举源为太子舍人，源见称有德素，久沈滞，举为大臣，欲以慰後闻之士。（《艺文类聚》四十九）

臣昨启少傅选事羊祜，秉德尚义，克己复礼，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北堂书钞》六十五）

中庶子贾模迁，缺。周蔚纯粹笃诚，宜补。（《御览》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贾模迁，缺。东宫官属，宜得高茂。求备一人则难，犹宜先德素。今选太尉长史刘粹、光禄长史周蔚，惟加所裁。（《御览》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济阴太守刘俨、城阳太守石崇参选，不审可有合圣意者不？（《御览》二百四十五）

琅琊王子繇、陇西王世子越，诚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东宫，若兼庶子。

中庶子东宫显选，今有二缺。众议咸以领兵太守荀寓为之。

太子左卫率缺。侍卫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阳太守石崇，忠笃（《御览》作「忠谠」。）有文武才。河东太守焦胜，清真著（《御览》作「有」。）信义，皆其选也。（《通典》三十，《御览》二百四十七。）

中郎卫昱，为少府丞，甚有顿益，後坐卖偷石事免官。今太子门夫缺，不审可参选不？

皇太子东宫多用杂材为官属，宜令纯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湛，字孝若，有盛德，而不长治民，有益台阁，在东宫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学，不审其可迁此选不。（《御览》二百十五）

近启修武令刘讷补南阳王友。诏曰友诚宜得有益者。然必以长吏治民，不易屡易为疑！今散人无依仰。又启今者散职中诚自有人，然刘讷才志，内外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称。臣以为宜蒙此者，是以启及。不审固不用不？（《御览》二百四十八）

温令许奇等并见称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御览》二百六十八）

苏愉忠笃有智意。（《魏志·苏则传》注）

杨肇有才能。（《魏志·田豫传》注）

武韶清白有声。（《魏志·胡质传》注引虞豫《晋书》）

御史中丞刁攸旧人，年衰近损，百寮未甚为惮，坐治政事，改尚书可也。

晋制，春夏农月，不迁改长吏、郡守、县令之属，以其妨农事故也。

散骑常侍缺，当取有素行者补之。

臣欲以郄生为温令。（《通典》二十三）

访闻诜丧母不时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异同之议，请更选之。（《通典》二十三）

郄诜才志器局，堪为黄散。

黄门侍郎和峤最有才，可为吏部郎。（《通典》二十一）

黄门侍郎荀，清和理正，勋可观采，真侍卫之美者。（《通典》二十一）

孔颢有才能，果劲不挠，以为御史中丞。

治书侍御史王启，识朗明正，後来之俊也。

旧侍御史颇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

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

中书属通事令史孙纟林限满，久习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须空补之，不审可否？

今尚书郎御史、东宫洗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进美者，太尉椽乐广字彦辅，司徒椽刘琚字伯瑜，王瓒字正长，司空椽王正字士则，刘澹字初平，征西将军椽诸葛□，皆其选也。

太尉椽满奋、乐广，司徒椽何勖、刘琚，司徒椽官粹、土正、刘澹，太尉椽刘遐，有才义，宰士之俊也。

河南尹京辇重职、前代皆用名人。圣代已来，有李胤、杜预、王恂、隽不疑，复今减此者也。

游击将军诸葛冲，精果有文武才，拟补兖州。（《御览》二百三十九）

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德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勖，达练事物。二人皆人彦，不审有可参军者不？

平南司马缺。案琅琊李镇，纲纪郡事，练习兵马，良才也。

晋制，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无事，臣以为略依左迁法，随资财减之，亦足惩戒，而官不失其中。（《通典》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诏问郄诜事

诜前丧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终为平舆长史。论者以为不合正礼，是以臣前疑之。诜文义可称，又甚贫俭，访其邑党，亦无有他。（《通典》一百三）

自为不与常同，便令人非，恐负其孝慕之心。宜详极尽同异之论。（《通典》一百三。诏问应清议与否，涛答。）

◎山简

简字季伦，涛第五子。初为太子舍人，还太子庶子、黄门郎，出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转尚书，历镇军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不行，复拜尚书。光熙初，转吏部尚书。怀帝时，出为雍州刺史、镇西将军，徵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寻加督宁益军事，卒，年六十。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有集二卷。

◇上怀帝疏

臣以为自古兴替，实在官人；苟得其才，则无物不理。《书》言「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盛，元恺登庸；周室之隆，济济多士。秦汉已来，风雅渐丧。至於後汉，女君临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乱之始也。是以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於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於朝廷。然後君臣名节，古今遗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佐命之臣，咸皆率职。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於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臣以为不先所难，而辨其所易。陛下初临万国，人思尽诚，每於听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各言所见後进隽才、乡邑尤异、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随缺先叙。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也。（《晋书·山简传》）

◇与王衍书

蔡子尼今之正人。（案：蔡克字子尼。）

◎卢钦

钦字子若，范阳涿人，魏司空毓子。大将军曹爽辟为掾，举孝廉、除尚书郎，爽诛坐免。寻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迁琅琊太守。太傅宣帝辟从事中郎，出为阳平太守，迁伏波将军，都督淮北，徵拜散骑常侍、太司农，迁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武帝受禅，迁平南将军，都督沔北诸军事，入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领吏部，咸宁四年卒，赠卫将军开府，谥曰元。有《小道》若干卷。

◇论徐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魏志·徐邈传》，又《御览》二百四十五。）

◎卢浮

浮字子云，钦子。仕魏为太子舍人，以病疽截手废。入晋，徵为国子博士，迁祭酒，永平中为秘书监。（据《魏志·卢毓传》注引《晋诸公赞》。）

◇相风赋

楚石杂结绿，沙砾厕隋珠。（《御览》七十四）

◎卢谌

谌字子谅，钦弟 ;之孙。尚武帝女荥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後州举秀才，辟太尉掾。洛阳陷，刘粲据晋阳，留为参军。粲败，刘琨以为司空主簿，转从事中郎。愍帝末，从琨奔段匹，以为幽州别驾。匹败，奔段末波。元帝初，累徵散骑、中书侍郎，不得归。末波死，弟辽代立。辽败，为石虎所得，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虎死，从冉闵于襄国。永和六年，军败遇害，年六十七。有《杂祭法》六卷，《庄子注》若干卷，集十卷。

◇感运赋

朱明送夏，白藏迎秋。微凉渐届，溽屠日收。气潋潋而浸冷，霜微微而日寒。翠叶纷以朝落，朱花惨以夕捐。（《艺文类聚》三）

◇朝霞赋

相神之于瀛洲，琅之于层城。（《御览》八百九）

◇登邺台赋

显阳隗其颠隧，文昌鞠而为墟。铜爵陨于台侧，洪钟寝于两除。奚帝王之灵宇，为狐兔之攸居。（《艺文类聚》六十二）

◇观猎赋

赤罴严处，玄熊穴蛰。食卉饮泉，升原降隰。（《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征艰赋

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水经·河水》注五）

历受阳而总辔。（《水经·洞过水》注）

迳武馆之故郛，问厥途之远近。（《水经·洞过水》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水经·淇水》注）

访梁榆之虚郭，吊阏与之旧都。（《水经·清水》注）

◇菊花赋

何斯草之特玮涉节变而不伤。越松柏之寒茂，超芝英之冬芳。浸三泉而结根，九阳而擢茎。若乃翠叶云布，黄蕊星罗。荧明粲，庵藹猗那。（《艺文类聚》八十一，又《初学记》二十七引两条。）

◇朝华赋

览庭隅之嘉木，莫朝华之可玩。俯浸润之泉壤，仰影于云汉。（《艺文类聚》八十九）

当其重阴始祛，微雨新晴。抑以泥液，恒以阳精。（《初学记》二）

◇鹦武赋

有遐方之奇鸟，产瓜州之旧壤。挥缘翰以运影，启丹觜以振响。（《艺文类聚》九十一）

◇燕赋

爰集崇宇，依于其荣。布窠巢之列列，孕子っ之嘤嘤。铨先後而均哺，迈尸鸠之能争。于是族类偕长，雄雌俱逝，颉顽水湄，下上云际。嘲哳关，倏忽氵剽氵剽。来如隼击，去若凫世。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憩。（《艺文类聚》九十二）

◇蟋蟀赋

何兹虫之资生，亦灵和之攸授。享神气之么[B091]，体含容之微陋。于时微凉既成，大火告去。玄乙辞宇，翔运南顾。风泪泪而动柯，露零零而陨树。月转素而西颓，汉回波而东注。历清响以千霄，激悲声以迄曙。要々咧咧，□□。俟日月之代谢，知时运之斡迁。（《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九。）

◇理刘司空表

臣闻经国之体，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于固慎开塞。典刑不明，则人情靡措；开塞乏慎，则逆节滋萌。况方岳之臣，杀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

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惠帝扰攘之际，值群后鼎沸之难，戮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缚，社稷克宁，銮舆反驾，奉迎之勋，琨实为隆，此琨效忠之一验也。其後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荆棘茂于街里，豺狼居于府舍，既无句践甲盾之卒，又无卫文共滕之民。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中，鸠集伤痍，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振。会京都失守，孝怀板荡，群逆纵逸，充斥王畿，边萌顿仆，苟怀宴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东阻井陉，西限蓝谷，前有太行之岭，後有句注之关，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琨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言情则非所能安，言罪则不容于诛。遂乃鞠誓百姓，修缮甲兵，跋履山川，东西征讨。以丧气之众，当天下严敌，虮虱生于甲胄，燕雀巢于帷幕，虽不能摧殄聪勒，且得据其心腹，琨破家为国之二验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号，归重圣躬，令南北万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验也。比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逊，前後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绩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迎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闻此，私怀顾望，留停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惧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ら、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匹亲信密告ら波、ら波乃遣人距之，匹仅以身免。百姓谓匹已没，皆凭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劳于人力。自此後，上下并离，匹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南凭朝廷。匹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崎岖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

匹之害琨，称陛下密诏。琨信有罪，陛下加诛，自当肆诸市朝，与众弃之，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亦已明矣。然则擅诏有罪，虽小必诛；矫制有功，虽大不论，正以兴替之根咸在于此，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而匹无所顾忌，怙乱专杀，虚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诸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忍！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之迹，杀生自由，好恶任意，陛下将何以诛之哉！折冲厌难唯存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故古语云「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非虚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无纤介，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伏惟陛下圣之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经序万国。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辨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怀。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负荷，播越遐荒，与琨周旋，接事终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谨陈本末，冒以上闻，仰希圣朝曲赐哀察。（《晋书·刘琨传》，《艺文类聚》五十四。）

◇与司空刘琨书

故吏从事中郎卢谌死罪死罪，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静退。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雁乏善鸣之分。卷异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时眄，不免巽宾。尝自思惟，因缘运会，得蒙接事，自奉清尘，于今五稔，谟明之效不著，侯人之讥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薮，加以待接弥优，款眷逾昵，与运筹之谋，厕讠燕私之欢。绸缪之旨，有同骨肉；其为知己，古人罔喻。昔聂政殉严遂之顾，荆轲慕燕丹之义，意气之间，靡躯不悔，虽微达节，谓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怀？故委身之日，夷险已之，事与愿违，当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盖本同末异，杨朱兴哀；始素终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际，咸可叹慨，致感之涂，或迫乎兹。亦奚必临路而後长号，睹丝而後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览今遇，感存念亡，触物眷恋。《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意，书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懑，谨贡诗一篇，抑不足以揄扬弘美，亦以摅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锡以咳唾之音，慰其违离之意，则所谓咸池酬于北里，夜光报于鱼目。谌之愿也，非所敢望也。谌死罪死罪。（《文选》）

◇尚书武强侯卢府君诔

谌罪重五岳，衅深四海，身不灰灭，延于家门。方今斩焉在疚，死亡无日，大惧先意遗烈，将坠乎地，罔极之哀，终不宣写，是以忍在草士之中，撰述平素之迹。笃生我君，天挺贤俊。弘阐大风，光隆洪胤。蔚矣其姿，绰乎其韵。天不子晋，厄运时臻。阳九之会，虽圣莫振。君实振惶，国难是图。跋履山川，东征西徂。方协遐任，言复皇舆。不见楚申，致命郢都。往古来今，自远及近。凡在丧亲，犹思俱殒。况我荼毒，靡经不尽。日月逾迈，寒暑代迁。恩慈弥远，穷思日缠。撰述遗迹，临文烦冤。（《艺文类聚》四十八，案：谌父志，字子道，钦弟挺之子，封武强候，永嘉末转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尉刘公诔

公侯之生，固天攸擢。高智萧条，英风卓荦。励操宏壮，抗意崇邈。雅用深奥，明鉴朗出。ゼ藻云浮，飞辩盆溢。驱其豺狼，斩其藜藿。建立市朝，营置亭徼。刘耻南比，猗卢北接。或以恩变，微我公侯。方事焉捷，委重于外，弛御于中。制比邓禹，礼优窦融。（《艺文类聚》四十六）

◇祭法

香炉四时祠，坐侧皆置也。（《御览》七百三）

冬祀用雉腊、兔腊。（《书钞》一百四十五）

春祠用大，夏用脯。（《书钞》一百四十五，又见《御览》八百六十二，作春祠用脯，夏用。）

春夏秋祠，皆用《血》血。（书钞一百四十五）

四时之祠，皆用苦酒。（《书钞》一百四十六）

以蒲平荐布缘朱韦，夏日加经笙缘。（《书钞》一百三十三）

卷三十五

◎应贞

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子。正始中举高第，历武帝抚军参军。咸熙中，随府迁相国参军。晋受禅，迁给事中、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泰始五年卒。有集五卷。

◇临丹赋

陟绵冈之迢邈，临窈谷之遐。览丹源之洌泉，眷县流之清派。漱玄濑而漾，顺黄崖而荡博。激重岳之绝根，拂崇丘之飞。然後阴乘洞出，边浍旁开。倏熠高惊，皓长怀。盘溢郁没，云转飙回。屏侧为之飞陨，壁岸为之陂陨。列以青林，荫以绿枝。柽松蓊葺于其侧，杨柳婀娜乎其下。则高溜承崖，县泉属岭。别流分注，冰莹玉静。清波引镜，形无遁影。（《艺文类聚》八）

◇安石榴赋（并序）

余往日职在中书时，直庐前有安石榴树，枝叶既盛，华实甚茂，故为之作赋。

挹微露以鲜采，承轻风而动葩。南拂阴檐，北扇阳阿。其旁则有大厦崇房，重廊高庑，皇籍帝典图书之符。时移节变，大火西旋。月葩结秀，朱实星县。肤折理阻，烂若珠骈。（《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引两条，《御览》九百七十。）

◇蒲桃赋

结繁子之落兮，英茏总而弥房。（《御览》九百七十二）

◇释左杂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芍药之羹，爽口之食。（《书钞》一百四十二）

◇七华

千乘方毂，万骑龙翥。（《书钞》十六）

◇杖箴

高明执之，戒在骄荡。（《书钞》一百三十三）

◇朱杖铭（并序）

朱杖者，其初盖谯郡诸德声之有也。其木青，丰端而劲甚，德声为杖之宜也。

天作之杖，于谯之株，奥干特挺，非柘非榆。（《书钞》一百三十三引三条）

◇华览

强弩运城，长戟指塞。（《御览》三百五十三）

崇文大夫唱云，阴阳运潜，玄风扇厉。鹰隼腾扬，□狸搏噬。（《书钞》一百五十四）

◇革林

备言锡命，羽盖朱轮。奚氏本造，後裔饰□。膺以代步，屏以从容。轮斩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越义，惟礼是恭。（《御览》七百七十五）

◎应琳

琳，贞从父，太康中为博士。

◇童子为天子服议

案：礼，丧服，诸侯为天子斩。今广陵王列土建国，古之诸侯，宜从臣例。又礼，童子不居庐，不杖不菲。广陵王未冠，吴王章郡王卑幼，不应居庐。古但有冠无帻，汉始制帻，可知今服卷帻。（《通典》八十一。魏晋故事，皇子广陵王年十一，孙为祖服周，当为臣服，从本亲服，皇弟吴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当倚庐，服成人礼。著何帻服，应琳议。）

◎应詹

詹字思远，贞弟秀之子，初辟公府，迁太子舍人，赵王伦以为征东长史。伦诛坐免，成都王颖辟为椽，刘弘请为镇南长史，迁南平太守。王澄为荆州，假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山简为镇南，假督五郡军事。元帝承制，以为建武将军，寻监巴东五郡军事，赐爵颍阳乡侯，迁益州刺史，寻拜後军将军，出补吴国内史，免。刘隗请为镇北军司，加散骑常侍，累迁光禄勋，明帝以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王敦平，封观阳县侯，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咸和六年卒，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有集五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表请兴复农官

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塞并至，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入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

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锺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晋书·食货志》，又《通典》二。大兴中，三吴大饥，後军将军应詹上表。）

◇上疏陈便宜（《文选》注作表。）

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无苟且之志，下无觊觎之心。下至亡秦，罢侯置守，本替末陵，纲纪废绝。汉兴，虽未能兴复旧典，犹杂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参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创，宜因斯会，厘正宪则，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

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已上四语从《文选》注补。）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後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晋书·应詹传》，又《文选》，干宝《晋记总论》注引《晋纪》两条。）

◇上疏让封观阳侯

臣闻开国承家，光启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锡。臣虽忝当一队，策无微略，劳不汗马。猥以疏贱，伦亚亲密，暂厕被练，列勤司勋。乞回谬恩，听其所守。（《晋书·应詹传》）

◇为江州临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岂礼也哉？有由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自经荒弊，纲纪颓陵，清直之风既浇，糟秕之俗犹在，诚宜濯以沧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网，则幽显明别，於变时雍矣。

弘济兹务，在乎官人。今南北杂错，属托者无保负之累，而轻举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职理所以多阙。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赏；子玉败军，子文受贾之责。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汉朝使刺州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观采得失，举善弹违，断截苟且，则人不敢为非矣。汉宣帝时，二千石有居职明者，则入为公卿；其不称职免官者，皆还为平人。惩劝必行，故历世长久。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或有进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虽美，当以素谕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後。以此责成，臣未见其兆也。今宜峻左降旧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末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後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

顷大事之後，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纲领，肃起群望。（《晋书·应詹传》）

◇启呈杜书并上言

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优，干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贞心坚白，詹所委究。李骧为变乐乡，劫略良善，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会骧攻烧南平，遂东下巴汉，与湘中乡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凭结。论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然破湘川，实之罪，亦由兵交其间，遂使滋蔓。案今书，血诚亦至矣。昔朱鲔自疑于洛阳，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鲔感义归诚，终展力报施，受封侯之宠，由恕过以录功也。詹窃谓今者当圮运之会，思弘远猷，故齐赦射钩之诛，晋贳斩之戮，用能济翼戴之高勋，隆一匡之美誉，况等素无斯愆而稽颡投命邪！以为可遣大使宣扬圣旨，云泽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则上下交泰，江左无风尘之虞矣。（《晋书·杜传》）

◇荐韦泓于元帝

自遭丧乱，人士易操，至乃任运固穷，耿介守节者鲜矣。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执心清冲，才识备济，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厉，不游非类。颜回不改其乐，泓有其分。明公辅亮皇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恢维宇宙，四门开辟，英彦凫藻，收春华于京辇，采秋实于岩薮。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铨召，付以列曹，必能协隆鼎味，缉熙庶绩者也。（《晋书·应詹传》）

◇疾笃与陶侃书

每忆密计，自沔入湘，颉颃缱绻，齐好断金。子南我东，忽然一纪，其间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峤南，旋镇旧楚。吾承乏幸会，来忝此州，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报恩幼主，退以申寻平生，缠绵旧好。岂悟时不我与，长即幽冥，永言莫从，能不慨怅！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晋书·应詹传》）

◎应亨

亨，贞从孙，为著作郎，累迁南中郎长史。有集二卷。

◇让著作表

自司隶校尉奉至臣父，五世著作不绝，邦族以为美谈。崔ゑ三世相继，其后无闻。若乃谈、迁接武，彪、固踵迹，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良史也。（《书钞》五十七引《应亨集·让著作表》，又见《初学记》十二，《通典》二十六。）

◇与州将笺

诲命欲求佳别驾，自顷诸府大开，搜延路广，海无遗蚌，山无逸璞。仆归，数日卧思，始得一人。陈国有袁字惠瑛者，才识可以经于治乱，栖寺可以劝砺後进，亨具所服闻，而未尝接颜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辈，相与通家，门素所具，抑亦其次。（《御览》二百六十三）

◇又与州将笺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则无私，正则无邪，无私无邪，而患政教之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论叔鱼之罪，石昔讨石厚之乱，祁奚称解孤之贤，臧纥思孟孙之爱，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经乎百王，厝乎盛衰，其义不倾，公正之德，宏矣希矣。明君之所以总天下，贤臣之所以奉君上，士庶之所以系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也。可不勉哉！（《御览》四百二十九）

◇应翊像赞序

王莽居摄，以疾告归，後赤眉贼攻其所居城，粮尽，翌以私谷数十万斛赈城中，于时粟斛钱数万，民莫不称其仁。（《御览》三十五，又八百四十。）

◇赠四王冠诗序

永平四年。（案，惠帝永平元年三月改元元康，此云四年，必有误。）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初学记》十四年作「后汉」，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五百四十。）

◎刘毅

毅字仲雄，东莱掖人，居平阳。齐王芳时，太守杜恕以为功曹，本郡察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投传去。高贵乡公时举博士，文帝辟为相国掾，陈留王时转主簿。武帝受禅，为尚书郎将、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谏议大夫，转城门校尉，迁太仆，拜尚书，坐事免。咸宁初，复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司隶校尉。泰康初迁尚书左仆射。後以光禄大夫致仕，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卒，赠仪同三司。有集二卷。

◇谏贺龙见表

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廷，沫流不禁。卜藏其衅，至周幽王祸衅乃发。《易》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晋书·刘毅传》，又《五行志》下作「昔龙夏廷，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又见《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与今传同。）

◇因天阴上言

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诛故也。（《晋书·刘毅传》。後阴气解而复合，毅上言云云。《五行志中》作「上疏」，末句作「而不赦也。」）

◇上疏请罢中正除九品

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夫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三者虽圣哲在上，严刑督之，犹不可治。故尧求俊而得四凶，三载考绩而饕殄得成。使世主虽有上圣之明，而无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常罚之劝，则为开奸，岂徒四族，侧陋何望于时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荣党横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天下讠凶讠凶，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流俗之过，一至于此，窃为圣朝耻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概论；辄条列其事。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治乱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犹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涂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修者，则引古以疾今；古贤今病者，则考虚以覆过。质直者罪以违时，阿容者善其得和、度远者责以小检，才近者美其合俗，齐量者以已为限。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凭权附党，毁平从亲。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凌弱党强，以植後利。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不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牺，莫不有失，则皆不堪，何独责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选。今重其任而轻其人，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今访之，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以长谗构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已有数人。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雠之隙结于大臣。夫桑妾之讼，祸及吴楚；斗鸡之变，难兴鲁邦。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之体，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今之中正，务自远者，则仰割一国，使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容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人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

陛下践阼，开天地之德，弘不讳之诏，纳忠直之言，以览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赏罚，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正之道四也。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取流徙异邦，或给役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虽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门外之事，以义断恩。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正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絷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损政七也。

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行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乎？损政八也。

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或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雠，子孙离其殃咎。斯乃历世之患。非徒当今之害也。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晋书·刘毅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又《通典》十四，又略见《御览》二百六十五引《刘毅集》。）

◇奏劾刘肇

南郡太守刘肇，以布五十匹杂物遗前豫州刺史王戎，请槛车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终身。

◇驳有司奏琅邪王伦事

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後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宜自于一时法中，如友所正。（《晋书·赵王伦传》，伦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

◎刘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暾字长升，毅子，泰康初为博士，免。後为酸枣令，转侍御史，迁太原内史，赵王伦篡位，假征虏将军，不受。惠帝复阼，为左丞，寻兼御史中丞，迁中庶子、左卫将军、司隶校尉。以表理羊皇后忤河间王，奔高密王略，为大都督，加镇军将军，又加光禄大夫，後为抚军将军，迁尚书仆射，拜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领卫尉，加特进。後复为司隶，加侍中。王弥陷洛，为弥使于青州，至东阿，为石勒所杀。

◇奏劾王浑

谨案司徒王浑，蒙国厚恩，备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调和阴阳，下遂万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刘舆拒诏使，私欲大府兴长狱讼。昔陈平不答汉文之问，邴吉不问死人之变，诚得宰相之体也。既兴刑狱，怨怼而退，举动轻速，无大臣之节。请免浑官。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晋书·刘暾传》，司徒王浑、主簿刘舆狱辞连暾，将收付廷尉，浑不欲使府有过，欲距劾自举之。与暾更相曲直，浑怒，便逊位还第。暾乃奏浑曰云云。）

◇奏理羊皇后

奏被手诏，伏读惶悴。臣案古今书籍，亡国破家，毁丧宗礻方，皆由犯众违人之所致也。陛下迁幸，旧京廓然，众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踵之心，人想銮舆之声，思望大德，释兵归农。而兵缠不解，处处互起，岂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阙称兵，焚烧宫省，百姓喧骇，宜镇之以静。而大使卒至，赫然执药，当诣金墉，内外震动，谓非圣意。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若绝天地，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智愚，皆谓不然，刑书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愤，易致兴动。夫杀一人而天下喜悦者，宗庙社稷之福也。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臣惧凶竖乘间，妄生变故。臣忝司京辇，观察众心，实以深忧，宜当含忍。不胜所见，谨密启闻。愿陛下更深与太宰参详，勿令远近疑惑，取谤天下。（《晋书·惠羊皇后传》，河间王矫诏，以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累至，司隶校尉刘暾与尚书仆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驰上奏曰云云，刘暾传》作「上表理后无罪」。）

卷三十六

◎庾峻

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仕魏为郡功曹，举上计掾，州辟从事。高贵乡公以为博士迁秘书丞。陈留王时拜侍御史。晋受禅，赐爵关中侯，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进侍中，加谏议大夫。泰始九年卒，有集二卷。

◇上疏请易风俗兴礼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廓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汉祖反之，大畅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之後；盖公之贱，而曹相谘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後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後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执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主无穷武之悔也。

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莅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後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晋书·庾峻传》。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

◇祖德颂

思文我祖，降兹岳灵。绵绵之迹，时惟初生。天难忱斯，骏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绩，惟乃旧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汉后不辟，公族剥乱。难起萧墙，政由竖官。监彼天眚，我不干时。纵德遗宠，显志遁思。均乐公侯，逸豫无期。烈祖底戒，营兹垣墉。曾孙笃之，永世攸同。（《艺文类聚》二十）

◇遗敕子珉

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御览》五百五十四引王隐《晋书》）

◎庾纯

纯字谋甫，峻弟。仕魏，为郡主簿，辟大将军曹爽府。後参征南军事，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免。寻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迁侍中。父忧去官，起为御史中丞，转尚书，拜少府。

◇上表自劾

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厉声名公，临时讠宣讠尧，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而臣不惟生育之恩，求养老父，而怀禄贪荣，乌鸟之不若。充为三公，论道兴化，以教养责臣，是也。而以枉错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得以凡才，擢授显任，《易》戒濡首，《论》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过言盈庭，黩慢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训。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鸿胪削爵土。敕身不谨，伏须罪诛。（《晋书·庾纯传》，《通典》六十八。）

◇孙为祖持重议

古者所以重宗，诸侯代爵，士大夫代禄，防其争竞，故明其宗。今无国士代禄者，防无所施。又古之嫡孙，虽在仕位，无代禄之士，犹承祖考家业，上供祭祠，下正子孙，旁理昆弟，叙亲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长幼，皆为之服齐。今则不然，诸侯无爵邑者，嫡之子卒，则其次长摄家主祭，嫡孙以长幼齿，无复殊制也。又未闻今代为宗子服齐者。然则嫡孙于古则有殊制，于今则无异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与古无异。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于大夫以下，既与古礼异矣。吉不统家，凶则统丧，考之情礼，俱迹有违。案律无嫡孙先诸父承财之文，宜无承重之制。（《通典》八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庾纯

纯字玄默，峻从弟。仕魏未详，入晋为尚书。有集二卷。

◇冰井赋

嘉阴阳之博施兮，美天道之广宣。万物杂而无越兮，不易类以相干。或专阳负暑兮，或固阴𠃊寒。涂虽殊而同归兮，信协德而俱延。于是孟冬之月，群阴毕升。霜雪纷其交沦兮，流波结而成凌。启南墉之重奥兮，将去热以藏冰。山人是取，县人是承。纳幽宫之邃宇兮，静恬淡以清。抱坚精之玄素兮，发川灵而长凝。于是寒往暑来，四时代序。帝将攘患，炎灾是御。乃命有司，启彼潜户。寒风惨悴，此焉清暑。格炎灵之恣曜兮，摧盛阳之暴怒。弭和春之凄风兮，遏温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艰难兮，俾群生之宁处。及至股肱或亏，卿士殒丧。宁神扇暑，肃厉清凉。用处凶礼，无失典常。美厚德之兼爱兮，乃惠存以及亡。尔乃携我同类，援我徒。将涉寒薮，害气是除。攀灵舰而增举，爰自托于城隅。仰瞻重构，俯临阴穴。凄清惊冷，发栗烈。馀寒严悴，凄若霜雪。（《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接朱李于玄泉，来甘瓜于清寿。（《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八。）

◇大槐赋（并序）

余去许都，将归洛京。舍于嵩岳之下，而植斯树焉。遂作赋曰：

有殊世之奇树，生中岳之重阿。承苍昊之纯气，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乔、冯夷之伦，逍遥茂荫，濯缨其滨。望轻霞而增举，垂高畅之清尘。若其含真抱朴，旷世所希。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洁昭俭以骄奢，成三王之懿资。故能著英声于来世，超群侣而垂晖。仰瞻重干，俯察其阴。逸叶横被，流枝萧森。下覆灵沼，上蔽高岑。孤鹄徘徊，寡雀悲吟。清风时至，恻怆伤心。将骋轨以轻运，安久留而涕淫。（《艺文类聚》八十八）

◇安石榴赋（并序）

于时仲春垂泽，华叶甚茂。炎夏既戒，忽乎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思衰，可无惧哉！乃作斯赋：

绿叶翠条，纷乎葱青。丹华照烂，晔晔荧荧。远而望之，粲若ゼ缋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龙烛耀绿波。（《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

◎庾岂文

岂文字子嵩，峻次子。为陈留相，迁吏部郎，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从事中郎，後为石勒所杀。有集五卷。

◇意赋

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後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遥玄旷之域兮，深莫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晋书·庾岂文传》）

◇幽人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仪既分。高卑以陈，贵贱攸位。荣辱相换，乾道尚谦。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缘释虚。苟识妙膏，厥美有腴。韩信耽齐，殒首锺室。子房辞留，高迹卓逸。贵不足荣，利不足希。华繁则零，乐极则悲。归数明白，势岂容违。人徒知所以进，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宠，襄公失爱。始乘夷道，终婴其类。羲和升而就翳，望舒满而就亏。盈挹之分，自然之规。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虚，仰钻玄远。敢草斯箴，敬咨黻冕。（《艺文类聚》三十六作「庾凯」，当是写刻误。）

◎庾

字允臧，纯子，为博士。泰康中，以谏遣齐王攸就国除名。起为散骑侍郎，迁国子祭酒。

◇上表谏遣齐王攸就国

《书》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六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元勋睦亲，显以殊礼，而鲁、卫、齐、晋大启土宇，并受分器。所谓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大晋龙兴，隆唐周之远迹，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安。今吴会已平，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当遂抚其国家，将准古典，以垂永制。

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则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及召、芮、毕、毛诸国，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未闻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

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边」，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细不在庭」，先儒以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为政也。又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谚所谓芘焉而纵寻斧柯者也。

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周室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坏，宣王中兴，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晋书·庾传》。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曰云。）

◎庾亮（一）

亮字元规，峻从孙，明穆皇后兄。元帝为镇东将军，辟为西曹掾，随府转丞相参军，封都亭侯。及即位，拜中书郎，领著作、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明帝即位，以为中书监。王敦内逼，加右卫将军、假节、都督东征诸军事，以功封永昌县公，转护军将军。成帝即位，加给事中，徙中书令。苏峻反，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峻平，出为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寻代陶侃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武昌，徵为司徒，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固辞不拜。寻卒，追赠太尉，谥曰文康。有集二十一卷。

◇让中书监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无检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客逃难，求食而已。不悟徼时之福，遭遇嘉运。先帝龙兴，乘异常之顾，既眷同国士，又申之婚姻，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缨，沐浴玄风，频繁省闼，出总六军，十馀年间，位超先达。无劳被遇，无与臣比。小人禄薄，祸过灾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荣昧进，日尔一日，谤ゥ既集，上尘圣朝。始欲自闻，而先帝登遐，区区微诚，竟未上达。

陛下践阼，圣政维新，宰辅贤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实在至公。而国恩不已，复以臣领中书。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实与骨肉中表不同。虽太上至公，圣德无私，然世之丧道，有自来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则谓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後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党，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由姻昵。

臣历观庶姓在世，无党于朝，无援于时，植根之本轻也薄也。苟无大瑕，犹或见容。至于外戚，凭托天地，势连四时，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财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国。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重闼之内矣。此者往代成鉴，可为寒心者也。夫万物之所不通，圣贤因而不夺。冒亲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处心膂，外总兵权，以此求治，未之闻也；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招祸，可立待也。虽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颇识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门到户说使皆坦然邪？

夫富贵宠荣，臣所不能忘也！刑罚贫贱，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则愈，违命则苦，臣虽不达，何事背时违上，自贻患责邪？实仰览殷鉴，量己知弊，身不足惜，为国取悔，是以忄空忄空屡陈丹款。而微诚浅薄，未垂察谅，忧惶屏营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进明矣。且违命已久，臣之罪又积矣。归骸私门，以待刑书，愿陛下垂天地之鉴，察臣之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文选》、《晋书·庾亮传》。）

◇让封永昌县公表

观圣贤之于名爵，敬戒之甚重。岂先哲宜重之于古，而圣朝可轻之于今邪？譬犹回太阳以消湛露，运沧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艺文类聚》五十一）

◇荐翟阳郭翻表

盖闻举逸拔幽，帝王之高士；旌德礼贤，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Ｂ渭滨之伏，而帝基以隆；汉高延商洛之隐，而王道以固。仄陋无明易攵之称，空谷废白驹之咏。恐千里之足，屈于槽枥之下；赞世之才，委于垄亩之间。若解其巾褐，服以缨冕，必能奋赞皇极，敷训彝伦。（《艺文类聚》五十三）

◇上疏乞骸骨

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皇家多难，未敢告退，遂随牒展转，使烦显任。先帝不豫，臣参侍医药，登遐顾命，又豫闻後事，岂云德授，盖以亲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实以田夫之交犹有寄托，况君臣之义，道贯自然，哀悲眷恋，不敢违距。且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轻，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谅ウ，先后亲览万机，宣通外内，臣当其地，是以激节驱驰，不敢依违。虽知无补，志以死报。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晋书·庾亮传》）

◇请放黜陶夏疏

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晋书·陶侃传》。侃薨，夏为世子，送侃丧还长沙。夏弟斑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斑，亮上疏。）

◇请留庾怿监秦州疏

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佐等同恶，大数不多。且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其文武之心转已安定，贼帅艾秀遣使归诚，上洛附贼降者五百馀口，冀一安隐，无复怵惕。（《晋书·庾悻传》。悻进监秦州氐羌诸军事，遣牙门霍佐迎将士妻子，佐驱三百馀口亡入石季龙。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朝议欲召还，亮上疏。）

◇谋开复中原疏

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胁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愿陛下许其所陈，济其此举。淮泗寿阳所宜进据，臣辄简练部分。乞槐棘参议，以定经略。（《晋书·庾亮传》）

◇斩陶称上疏

案称，大司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丧位，荒眈于酒，昧利偷荣，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军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馀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要结诸将，欲阻兵构难。诸将惶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臣以侃勋劳王室，是以依违容掩，故表为南中郎将，与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称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义有专断，辄收称伏法。（《晋书·陶侃传》）

◇皇子出後告庙议

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宋书·礼志四》）

◇武昌开置学官教

人情重交而轻财，（《通典》作「忽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後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响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三。）

卷三十七

◎庾亮（二）

◇与郗鉴笺

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晋书·庾亮传》。亮欲黜王导，与郗鉴笺，鉴不许，故其事得息。）

◇报温峤书

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晋书·庾亮传》）

与周邵书（邵字子南，庾亮为江州，拔为镇军护军、西阳太守。）

西阳一郡，户口差实，非履道真纯，何以镇其流遁。询之朝野，佥曰足下。今其上表，请足下临之，无让。（《世说·尤悔篇》注引《庾亮集》）

◇追报孔坦书

延尉孔君，神游体离，呜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书，知疾患转笃，遂不起济，悲恨伤楚，不能自胜。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虽天命有在，亦祸出不图。且足下才经于世，世常须才，况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当大任，国耻未雪，夙夜忧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时事。此情未果，来书奄至。申寻往复，不觉涕陨。深明足下慷慨之怀，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复何言！谨遣报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飨之。（《晋书·孔坦传》）

◇书

亮白，奉告，书箱先为是子作，辄先以奉之，研今作之，支发枕今作，无作（一作「治」。）模。若有，可权付之。亮再拜。（《淳化阁帖》三）

◇答郭预书（《御览》作「郭逊」。）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御览》作「周流」。）宣王化于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通典》三十二、《御览》二百六十三，并引《庾亮集》。）

◇答王群谘为从父姊反服

存没礼终，而丧其嗣，此之无後，虽复可哀，然非复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丧後，而反服大功也。（《通典》九十九）

◇翟徵君赞

夫所谓至人者，体包杰量，神凝域表，该落万动，玄心独融。故能虬骧庆霄，而不绁豢龙之辔；凤鸣瑶林，而不屈伶伦之笼。岂必欣太清而乐琼蒻哉！顾蹄涔不足以濯神须，翳荟不足以翔云翮。是故藐姑有绰约之庐，箕阜有高啸之宇。唐勋表于玄庭，夏功忘于虚室。晋徵士南阳翟君，禀逸韵于天陶，含冲气于特秀。体虚任而委顺，恢昭旷而高蹈。先生载营抱一，泊然独处，神栖飚蒻之表，形逸岩泽之隅。虽束帛仍降，轺冕屡招，而弓旌屈于匪石，帝命惭于虚复矣。是以高风振宇宙，远咏冠当时。方将表大庭于绝代，恢玄解以释纷。仰朝霞而翼，陵扶摇以独翔。景命不延，卒于寻阳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孰仿。余钦若人之风，常问道于无何之庐，宾想玄珠，主以瞻授，沐道沾淳，固以实而归矣。自昔之违，于兹七稔。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长泯，悼仁风之永翳。标尔其伤，潸然增欷。乃援翰咏迹，以宣来叶。其辞曰：

卓哉先生，逸韵遐超。虬盘玉津，凤戢琼条。涤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迹载劭。淳风沐世，飞芳九霄。（《艺文类聚》三十六）

◇立行庙于白石告元帝先后

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宋书·礼志》三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师，温峤等入伐，立行庙于白石，告元帝先后。）

◇释奠祭孔子文

维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圣明灵：诗书焕于唐虞，宪章盛于文武，然後黎民时雍，彝伦攸叙。幽、厉颓构，王纲绝纪。高岸为谷，六合错否。上陵夷而失教，下苟免而无耻。公以玄圣之灵，应感圆通。万物我赖，匪我求蒙。夫子既没，洪范乖流。秦虽慢道，汉聿孔修。洎我皇晋，仰钦大猷。宗圣既建，遐胄俾侯。令月吉辰，祗陈大礼。磬管锵锵，威仪济济。嘉奠既设，钦若灵规。心存凤德，尚想来仪。神其歆之，隆鉴在斯。（《艺文类聚》三十八）

◎庾冰

冰字季坚，亮弟。徵秘书郎，封都乡侯，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出补吴兴内史，徙振威将军、会稽内史，入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代王导辅政，进号左将军。康帝即位，进车骑将军，出为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卒，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成。有集二十卷。

◇为成帝出令沙门致敬诏

夫万言殊俗，神道难辩，有自来矣。达观停通，诚当无怪。况跪拜之礼，何必尚然。当复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岂直好此屈折而坐遘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将有佛邪？将无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无佛邪，义将何取？继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方内所以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昧旦不显，後世犹殆，殆之为弊，其故难寻，而合当远慕茫昧，依希未分，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使夫凡流傲逸宪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纵其信然，纵其有之，吾将通之于神明，得之于胸怀耳。轨宪宏模，固不可废之于正朝矣。凡此等类，皆晋民也。论其材智，又常人也。而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所说之难辩，假服饰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礼，直形体于万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诸君并国器也。悟言则当测幽微，论治则当重国典。苟其不然，吾将何述焉。（《沙门不拜俗事一》）

省所陈具情旨，幽昧之事，诚非寓言所尽。然其较略，及夫人神之常度，粗复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虽质文随时，然未有以殊俗参治，恢诞杂化者也。岂曩圣之不达，而来圣之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拟似人伦，而更于世主略其礼敬邪？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万乘之君，非好尊也；区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陈，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斯曩圣所以宪章，体国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备其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国及朝，则不可，斯岂不远也。省所陈，果亦未能了有之与无矣。纵其了，犹谓不可以参治，而况都无，而当以两行邪。（《沙门不拜俗事一》，《宏明集》。）

◇用乐谟诏草

光禄九卿列首，且职典吏署，选贡惟允，其以散骑常侍谟为光禄勋。（《书钞》五十三，《初学记》十二并引《庾冰集》）

◇为兄亮上疏辞封

臣谨详先事，亦曾闻臣亮对臣等之言，恳恳于斯事。是以屡自陈请，将迄十年。岂直好让而不肃恭，顾曩时之衅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该，是以役不逾时，而凶强馘灭。计之以事，则功归圣主；推之于运，则胜非人力。至如亮等，因圣略之弘，得效所职，事将何论！功将何赏！及後伤蹶，责逾先功，是以陛下优诏听许。亮实思自效以报天德，何悟身潜圣世，微志长绝，存亡哀恨，痛贯心膂。愿陛下发明诏，遂先恩，则臣亮死且不朽。（《晋书·庾亮传》）

◇上疏辞封赏

臣门户不幸，以短才赞务，衅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晋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时颠沛，刑宪暂坠，遂令臣等复得为时陈力。徇国之臣，因之而奋，立功于大罪之後，建义于颠覆之馀，此是臣等所以复得视息于天壤，王宪不复必明于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谓弘矣，岂复得计劳纳封，受赏司勋哉！愿陛下曲降灵泽，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则愚臣之愿于此毕矣。（《晋书·庾冰传》）

◇出镇武昌临发上疏

臣因循家宠，冠冕当世，而志无殊操，量不及远。顷皇家多难，衅故频仍，朝望国器，与时殁落，遂令天眷下坠，降及臣身。俯仰伏事，于今五年。上不能光赞圣猷，下不能缉熙政道，而陛下遇之过分，求之不已，复策败驾之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冀万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将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献血诚，愿陛下暂屏旒纩，以弘听纳。

今强冠未殄，戎车未戢，兵弱于郊，人疲于内，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尽也。而陛下崇高，事与下隔，视听察览，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进；百司宜勤，不督不劝。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纳，虽日总万机，犹兼听将相；或借讼舆人，或求谤刍荛，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开辟之极，而陛下历数属当其运，否剥之难婴之圣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倾首于将来者也。实冀否终而泰，属运在今。诚愿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载之厚，宅冲虚以为本，勤训督以为务。广引时彦，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关圣听，人之情伪必达天聪。然後览其大当，以总国纲，躬俭节用，尧舜岂远！大布之衣，卫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难，行之难；非行之难，安之难也。」愿陛下既思日侧于劳谦，纳其起予之情，则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犹不能畅，临疏徘徊，不觉辞尽。（《晋书·庾冰传》）

◇与王羲之书

得示，连纸一丈，致辞一千，只增其叹耳，了无解于往怀。（《艺文类聚》三十一）

◎庾翼

翼字稚恭，亮弟。咸和中辟太尉陶侃府，转参军，累迁从事中郎，寻除振威将军、鄱阳太守，转建威将军、西阳太守，迁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加辅国将军、假节，赐爵都亭侯。寻代兄亮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武昌。康帝初，徙镇襄阳，加都督、征讨军事、进征西将军，领南蛮校尉。穆帝初，还督江州，疽发背，卒。赠车骑将军，谥曰肃。有集二十二卷。（案《十六国春秋》七十八有《檄李势文》，据《艺文类聚》五十八，乃庾阐所作，今编入阐集。）

◇表陈南夷事

东境国家所资，侵扰不已，逃逸渐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晋书·庾翼传》。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云云。）

◇北伐至夏口上表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暂率所统，致讨山北，并分见众，略复江夏数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而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畜，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蹶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难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臣虽不武，意略浅短，荷国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习戎为务，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下藉士民义慨之诚，因寇衰弊，渐临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广农畜谷，以伺二寇之衅，而值天高听邈，未垂察照，朝议纷纭，遂令微诚不畅。

自尔以来，上参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灭，其日不远。臣虽未获长驱中原，馘截凶丑，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其谢尚、王愆期等，悉令还据本戍，须到所在，驰遣启闻。（《晋书·庾翼传》）

◇北伐上疏

贼季龙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虽骁果，未必能固。若北无掣手之虏，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欲北进，移镇安陆，入沔五百，氵员水通流。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荡秦雍。御以长辔，用逸待劳，比及数年，兴复可冀。臣既临许洛，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路永进屯合肥，伏愿表御之日便决圣听，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兵闻拙速，不闻工之久也。（《晋书·庾翼传》）

◇与僚属教

顷闻诸君樗蒲，有过差者，初为是政事闲暇，以娱以甘，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渐以成俗，闻之能不怃然。（《御览》七百五十四引《庾翼集》）

◇书

故吏从事中郎庾翼参军事刘遐死罪白：昨所启庞遗、孟所请求述上事，事须检校谘论，光驾当出，请不从，诣录事中郎共详处，别白，谨启。翼、遐死罪死罪。（《淳化阁帖》三。黄伯思云：「当是与陶侃启」。）

已向季春，感慕兼伤，情不自任，柰何柰何。温和，足下何如，吾哀劳何赖，爱护时不？足下须气力，孰若别时。（《淳化阁帖》三）

◇与王羲之书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晋书·王羲之传》）

◇报兄冰书

殷君始往，虽多骄豪，实有风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儿、弟，故不令物情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自顷以来，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萧之也。既雅敬洪远，又与浩亲善，其父兄得失，岂以小小计之。大较江东政，以伛亻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馀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忄昏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一二十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者复何异耶！（《晋书·庾翼传》。殷浩父羡，为长沙，在郡贪残，兄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云云。）

◇与兄冰书

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季龙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徵也。（《晋书·天文志》下）

◇贻殷浩书

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标令名，十馀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晋书·殷浩传》）

◇与燕王慕容书

今致朱漆钅册三十张，绛碧昼幡黑毛百副。（《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一。）

今致画长鸣角一双，幡毛副。（《御览》三百三十八）

今致孔雀毛二枚。（《御览》三百四十一）

今致襦铠一领，兜鍪白毛百副。（《御览》三百四十一、三百五十六。）

邓百山昔送此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谓是异物，故复致之。（《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钅册下》。《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六。）

今致八尺丈二细桃枝簟十枚，黄篾双文簟二枚，黄篾独坐双文簟一枚。（《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致细练十端，竹练二端。（《御览》八百十九）

◇答何充书

中古以上，未有母后临朝、女主当阳者也，乃起汉耳。虽或权宜，仆所不然处也。代主虽有幼蒙，万机寄于冢宰，无以坤德陵乾矣。当今后德贤明，褚侯谠正，得令参贰阿衡，遐迩之幸。议者谓燕王不足为准，窦武无拜文，此制不出贤圣也。武既受其爵位，亦无不拜理也。郑君之言，适合情礼。今太后既临天位，褚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则，窃所未安。若欲远准古义，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奉汉以前事不与今同。汉加太上王，太上未见崇戴，即是子为天子父为上者耳，乃建崇号位、冠帝王为非喻也。今褚侯由来晋臣，不可得准。（《通典》六十七）

◇答参军于瓒

参军于瓒陈节戏事曰：夫嬉戏都名动相剥，非为治之本。自今樗蒲掷马，诸不急戏，宜一断之。翼答曰：今唯许其围棋，馀悉断。（《艺文类聚》七十四引《庾翼集》）

◇答翟铿

甘露自古佳祥，而顷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应否？而近得一白兔，尚羸小，宜养之，并上。（《艺文类聚》九十八）

◎庾羲

羲，亮次子，穆帝时为吴兴内史。

◇上讽谏诗表

陛下以圣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旷，百姓凋残。以数州之资，经赡四海之务，其为劳弊，岂可具言！昔汉文居隆盛之世，躬自俭约，断狱四百，殆致刑厝。贾谊叹息，犹有积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忧惧，陛下明鉴天挺，无幽不烛，弘济之道，岂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尽丝发。受任到东，亲临所见，敢缘弘政，献其丹愚。伏愿听断之暇，少垂察览。（《晋书·庾羲传》）

◎庾

字道季，亮少子。升平中代孔严为丹杨尹，太和初代王恪为中领军。有集二卷。

◇谏督父翼徙镇襄阳书

承进据襄阳，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渐临河洛，使向化之萌怀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于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乐生守齐，遂至历载。今皇朝虽隆，无有殷之盛；凶羯虽衰，犹丑类有徒。而沔汉之水，无万仞之固；方城虽峻，无千寻之险。加以运漕供继有氵斥流之艰，征夫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役有劳来之叹。若穷寇虑逼，送死一决，东西互出，首尾俱进，则廪粮有抄截之患，远略乏率然之势。进退惟思，不见其可。此明暗所共见，贤愚所共闻，况于临事者乎，愿回师反旆，详择全胜，修城池，立垒壁，勤耕农，练兵甲。若凶运有极，天亡此虏，则可泛舟北济，方轨齐进，水陆骋迈，亦不逾旬朔矣。愿详思远猷，算其可者。（《晋书·庾传》）

卷三十八

◎庾阐

阐字仲初，亮族人。（《世说·文学篇》注引《中兴书》。）永昌中为西阳王太宰掾，累迁尚书郎。咸和中参司空郗鉴军事，封吉职县男，拜彭城内史。鉴复请为从事中郎，进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出补零陵太守。後以疾徵，拜给事中，复领著作。卒，谥曰贞。有集十卷。

◇海赋

昔禹启龙门，群山既凿。高明澄气而清浮，厚载势广而盘礴。灌注百川，控清引浊。始乎滥觞，委输大壑。若夫长风鼓怒，涌浪碎盖。波于万里之间，漂沫于扶桑之外。于是百川辐凑，四渎横通。回泱漭，耸散穹隆。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惊浪峨，眇漫氵节汩。氵党漭潺，浮天沃日。鲸鲵蕴而乍见，虬螭涌而竞游。灵龟朱鳖，山没争浮。鼍龙制水，巨鳞吞舟。（《艺文类聚》八）

◇涉江赋

发中州之曲泫，背石头之岩。溯晨风而遥迈，乘涛波而容与。于是时也，夕日将昏，天吴骇奔。阳侯漂海，若泛江豚。□□□尔乃云雾勃起，风流溷淆。排岩拒濑，触石兴涛。澎湃洗氵卑，郁怒咆哮。回连波以岳坠，壑后土而川。总百川之殊势，集朝宗乎沧浪。注天波于析木，潋东极乎扶桑。体含弘而弥泰，道谦尊而逾光。齐山海以比量，冠百谷而称王。此则水之势也。且夫山川环怪，水物含灵。鳞千其族，羽万其名。毛群诡观，倮类殊形。明月光以夕耀，金沙逐波而吐瑛。抚楫中流，汩徂西土。过乎历阳之津，迄乎横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濡须以迳渡。邈天险之遐势，历习坎之重固。川渎泓澄以含景，山水氵卑氵而鳞布。（《艺文类聚》八）

◇扬都赋

子未闻扬都之巨伟也，左沧海，右岷山。龟鸟津其落，江汉演其源。碣金标乎象浦，注桐柏乎玄川。昔旬吴端委，延州俪臧。高让殆于庶几，英风亚乎颍阳。土映黄旗之景，峦吐紫盖之祥。岩栖赤松之馆，岫启缙云之堂。龙府涣而夏德兴，群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龙轸，地奄衡霍。玄圣所游，陟方所托。我皇晋之中兴，而骏命是廓。灵运启于中宗，天网振其绝络。于是乎源泽浩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林阜隐荟。彭蠡吞江，荆牙吐濑。赴三峡之隘，洞九川之会。判五岭而分流，（判本作泮，从《水经·漓水注》校改。）鼓沱潜而碎沛。氵逢渤泪氵翁，潢漾拥涌。惊波霆激，骇浪川动。东注尾闾，呼翕洞庭。芒若云汉，窈若青城。其山则重冈峨几，峻岭岂。阳侯鳞萃，龙涛绮错。旁弗磊嵬危鄱薄。旁带千犀下同万壑。苍梧之岭，峻极丹霄。潜稽禹穴，绝岸陵乔。（此四句从《书钞》一百五十八补。）木则灌以杞梓，被以沙棠。□□□□木荟于豫章。（此句从《艺文类聚》十补。）结根九疑，布叶天柱。林为五岳之苑，材为八都之府。埽飞虹，亏阳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广莫而敷颖。竹则聆风，筱荡林⿺。单棘箜沙，蓊蔚萧疏。贞条捎风，劲节集雾。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苍浪之竿，东南之箭。其林可游，其芳可荐。草则陵苕海藻，山英江蓠，纶组菁茅，繁露卷施。兽则余狻猊，锯牙披蹄。登重蹲ㄟ义，噫气则风生，喷沫则雨洒，其间则有腾猿夭峤，闪柯杪。风母果然，星流电迁。或凌虚赴绝，或缭绕希间。鸟则鹪明孔翠，丹穴之羽。鸣凤自歌，翔鸾自舞。鱼则鲛鳍鲔，比目尝沙修鲲横海，鲸偃波。□□□□鳄鳞霜牙。（此句从《初学记》三十补。）其中则有灵蛟白鼋之族，种繁六眸。类丰三足鹦螺蜕骨，寄居负壳。馀泉如轮，文氐如琢。□□□□□□蛇公沈光于海曲。（此句从《御览》九百四十九补。）果则黄甘朱橙，杨桃琵琶。林蔚八桂之丛，色耀三珠之华。目龙荔支，王坛丹橘。（此句从《御览》九百七十四补，下文尚有阙佚。）尔其宝怪则有瑶琨琅，青碧素珉。阳珠散火，阴甲潜珍。云英水玉，错耀龙鳞。焕若金膏，晃若烛银。琉璃冰朗而外映，珊瑚触石而构翘。牙簟裂文于象齿，火布濯秽于炎焱。西石城，则舟车之所混并。东尽金塘，则方驾之所连箱。其中则有龙坻华屋，晨凫之舸。青雀飞舻，馀皇鼓。首铺于黄宫，盘蛟缠于赤马。云旆委蛇，层楼巍峨。（此二句从《书钞》一百七十三补。）爰有兰堂华室，高门重构。罗鼎玉食，丝竹并奏。龙骥汗血于广途，朱轮击毂而辐凑。（《艺文类聚》六十一）

云虎之门，双竿内启。祥乌司飚，丹墀竟陛。（《御览》九）

结芳尘于绮疏。（《文选·月赋》注，又江淹《杂体诗》注作「绮席」。）

负锺岩以结宇，氵斥阳潭以开江。颓方山之磐，竦白石之灵峰。汇青之壑，枕百堵之层墉。横朱雀之飞梁，豁九逵之遐冲。（《初学记》二十四）

入洞穴，出苍梧。（《御览》五十四）

岁惟元辰，阴阳代纪。履端归馀，三朝告始。万国鸣銮，有客戾止。皇帝乃坐露寝，御组（《书钞》作翡。）帷。冠华冕，戴翠蕤。袭日月，佩玉，怀六茎，纫文龟。（《书钞》一百三十二，又一百五十五，《御览》二十九，又七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桓桓勇武，堂堂硕佐。运筹则渊回，抱麾则虎步。临机如公瑾，遗爱如子布。是以朝宗江汉，廓落王祚。（《书钞》一百十五）

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亻隽。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世说·文学篇》）

建康宫北十里有蒋山，舆地图谓之锺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气者云，蒋山上有紫云，时时晨见。（《艺文类聚》七引庾阐《扬都赋》注，未审他人为之注，抑阐自注也。今录附赋末，下三条放此。）

烽火以炬置于孤山头，皆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烽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吴志·孙权传》注，《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三百三十五，并引庾阐《扬都赋》注。）

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水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水经·沔水注》引庾仲初《扬都赋》注。）

作金二枚，大似耳。（《书钞》一百三十五）

◇闲居赋

于是宅邻京郊，宇接华郭。聿来忘怀，兹焉是托。鸟栖庭林，燕巢于幕。既乃青阳结荫，木槿开荣。森条霜重，绿叶云倾。阴兴则暑退，风来则气清。前临塘中，眇目长洲。晨渠吐溜，归潮夕流。顾有崇台高观，凌虚远游。若夫左瞻天宫，右眄西岳。甍飞彤素，岭敷翠绿。朝霞时清，沧浪靡浊。黄绮其云栖，渔父欣其濯足。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荣悴靡期，孰测幽朗。故细无形骸之狭，巨非天地之广。音兴乎万韵，理绝乎一响。（《艺文类聚》六十四）

◇狭室赋

居不必厄，食不求箪。岂独蓬蓼可永，而隆栋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饮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极欲以析龙肝。清室可以游暑，不冽泳而兴夏寒。于时融火炎炎，鹑精共耀。南羲炽暑，夕阳傍照。尔乃登通扉，辟幌。幕塞，闲堂敞。微飙凌闺而直激，清气乘虚以曲荡。温房悄凄以兴凉，轩槛寥豁以外朗。（《艺文类聚》六十四）

◇藏钩赋

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思蒙笼而不启，目炯泠而不畅，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咨于大匠。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状。辄争材以先叩，各锐志于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陈而不丧。退怨叹于独见，慨相顾于惆怅。夜景焕烂，流光西驿。同明诲其夙退，对者催其连射。攘攘以发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发而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从因朗而心隔。壮颜变成衰容，神材比为愚策。（《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四。）

◇浮查赋

有幽岩之巨木，邈结根乎千仞。体洪佣以秀直，枕瑰奇而特俊。冠岑岭以高栖，独雍容于岩峻。混全朴于不才，倬凌霄而绝韵。故能纡馀盘，森萧颓靡。阳飘飏结，华裂水洒。遗美贾于翠璧，蹶悬根于朽壤。曳洪波于海湄，鼓长风而飘荡。旦及波而乘飞潦，夕举浪而赴奔潮。吹云雾而出洞穴，灌炎石而过沃焦。江河不俄晷，万里不一朝。（《艺文类聚》八十八）

◇恶饼赋（并序）

范子常者，尝造子宿，霍鸡为饼。遍食（《书钞》作「迟御」。）之情甚虚，可嘉之味不实。聊作恶饼赋以释之。

若乃董卢飞名于华肆，和均绝技于俗廛。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绵。色必霜葩雪皓，肉则锦采云间。（《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八百六十，又略见《书钞》一百四十四。）

◇荐唐岁笺

盖桂林生于五岭，杞梓出于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犹载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怀其良彦，而使人滞于常流，莫登于龙津者乎！郡工曹史泉陵唐岁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骖轨鸾衡，服襄骏足，则机石之良选，可以对扬万里者也。（《艺文类聚》五十三）

◇为郄道徽檄青州文

盖天地有盈虚之期，皇代有盛衰之会。姬文至圣，犹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难猃狁。天步祸乱，有自来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纲暂弛，遂陵跨神州，翦覆上国。二十馀载，毒流四海，人神含愤，天诛自灭。而石虎穷凶，袭其馀业，内肆豺狼之暴，外有无辜之祸。念诸文武百姓，同为和气之民，而不蒙太阳之施，奔波于海岱之间，逼迫于寇戎之手。行者穷征役，居者困重赋，死生契阔，良难为心。（《艺文类聚》五十八）

◇为庾稚恭檄石虎文

石勒因衅，翦覆旧京，穷凶极逆，伪号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离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兴，谁克旧物。羯帅石虎，僭袭凶业，负恃其众，陆梁河朔。每念忠顺之士，怀仁抱义，含胆饮血，离其祸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奋。今遣使持节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连云，组练映日。运孙吴之筹，按尚甫之略。莫不张胆咀铁，人思自奋。以此众战，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飏之埽落叶也。（《艺文类聚》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庾稚恭檄蜀文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运，否终则泰。贤哲睹机以知变，不肖灭亡以取祸。昔者皇运中消，乾刚暂驰。曜勒穷凶，肆暴神州；李刘启逆，窃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陕，未能仰宣皇恩，招携以礼。而使三巴之民，制于犬羊之群；元元之命，悬于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叹，如疾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图，自求多福，无使兰艾同焚，永作鉴诫。傍誓之明，有如皎日。（《艺文类聚》五十八，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八。）

◇乐贤堂颂（并序）

肃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灵像。（《宏明集》十二）

峨峨隆构，岌岌其峻，阶延白屋，寤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顺。灵图表像，平敷玉润。游虬一壑，栖鸾一丛。川澄华沼，树拂椅桐。林有晨风，翮有西雍。高观回雪，疏绮窗。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乐云基，克配祖考。仰瞻昆丘，俯怀明圣。玄珠虽朗，离人莫映。清风徘徊，微言绝咏。有邈高构，永廓灵命。（《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虞舜像赞（并序）

夫至道妙，非器象所载；灵化潜融，非轨迹所传。故道资冲朴。则谓之三皇；德被群生，则号称舜禹。是以先王因其会通，制为准极。功格于天，则配于上帝；法施于民，则载在祀典。然後名教彰于至治，王道焕乎无穷。故兹堂之构也，有自来矣。然树寝所以栖神，而寝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废其轨景，洞其玄真，虽冥照之鉴独朗，天下恶乎注其耳目哉！遂乃显图灵像，廓其庙坛。俾天光于宇宙，南风散乎五弦。岂谓神道之妙，可寄之于有涯哉？盖亦畅悠悠者之心也。辞曰：

玄像耀，万物含灵。飞龙在天，阳德文明。神道虽寂，务由机生。拥琴高咏，寄和五声。玄风既畅，妙尽无名。民鉴其朗，孰测窈冥。（《艺文类聚》十一）

◇二妃像赞

二妃玄达，含灵体妙。协德坤元，配虞齐耀。明两既丽，重光作照。有邈其徽，神风遐劭。（《艺文类聚》十五）

◇孙登赞

灵岩霞尉，石室鳞构。青松标空，兰泉吐漏。笼荟可游，芳津可漱。玄谷萧寥，鸣琴独奏。先生体之，寂坐幽岸。凝冰结朴，熙阳靡爰。潜真内全，飞荣外散。凌崖高啸，希风朗弹。道有冥废，运有昏消。达隐不岩，玄迹不标。或曰先生，晦德逍遥。嵇子秀达，英风朗烈。道携薰芳，鲜不玉折。兆动初萌，妙鉴奇绝。翘首丘冥，仰想玄哲。（《艺文类聚》三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先生神论

夫天地者，阴阳之形魄；变化者，万物之游魂。神籁与无穷并吹，大冶与造运齐根。生资聚气之迹，死寄玄牝之门。视荣辱其犹尘埃，邈高尚而不顾。故能外安恬逸，内体平和。鸣鸟可拊翼而游，猛兽可顿羁而罗。矧乎樵岩之乐，吕梁之波，疾雷破岳而忧在山河者乎！观夫郭先生之为体也。可谓含真履信，纯朴自然。（《艺文类聚》三十七）

◇蓍龟论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数，有数而後吉凶存焉。蓍者寻数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龟者启兆之质，非灵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于暗室，夜鉴者得之，无夜鉴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异也。不可见目因火鉴，便谓火为目；神凭蓍通，又谓蓍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则大贤之暗室，蓍龟之用，岂非颜子之龙烛邪？蓍龟之用，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又非爻象之体，拟议之极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灵独备哉！且殊方之卜，或责象草木，或取类瓦石，而吉凶之应，不异蓍龟。此为神通之主，自有妙会，不由形器，寻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系蓍龟。然《经》有天生神物，不载圆神之说。言者所由也，直称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犹筌虽得鱼，筌非鱼也；蹄虽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则象忘；蓍以求神，神穷则蓍废。（《艺文类聚》七十五）

◇列仙论

夫无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命。以达变化之情者，不怪诡于异端；测自然之根者，不猖狂于一物。故形骸虽细，推之愈广；天地虽巨，别之弥狭。然则形骸华岱之秋毫，太虚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变化哉！又若秦皇汉武，体无灵骨，虽怀奇化，终于尸没。倾天下之资，忽万乘之位，方士辐凑，万端鳞萃，无救于颓年，无补于一至，若夫禀分有方云云。（《艺文类聚》七十八）

◇断酒戒

盖神明智惠，人之所以灵也；好恶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运于常性，好恶安于自然。吾固以穷智之害性，任欲之丧真也。于是椎金，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家无停壶。剖樽折杓，沈炭销炉。屏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言未及尽，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盖空桑珍味，始于无情。灵和陶酝，奇液特生。圣贤所美，百代同营。故醴泉涌于上世，悬象焕乎列星。断蛇者以兴霸，折狱者以流声。是以达人畅而不壅，抑其小节而济大通。子独区区，检情自封。无或口闭其味，而心驰其听者乎？庾生曰：「尔不闻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无穷，而情之好恶无节，故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恶迹止步，灭影即阴。形情绝于所托，万感无累乎心。心静则乐非外唱，乐足则欲无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弥深。」宾曰：「唯唯，敬承德音。」（《艺文类聚》七十二，又略见《初学记》二十六。）

◇为郗车骑讨苏峻盟文

贼臣祖约、苏骏不恭天命，不畏王诛。凶戾肆逆，干国之纪。陵汩五常，侮弄神器。称兵攻宫，焚掠宗庙。遂制胁幽主，拔本塞原，有无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残害忠良，祸虐黎庶。穷凶极暴，毒流四海。使天地神，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昔戎狄泯周，齐桓纠盟；董卓陵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艺文类聚》作「忠臣烈士，志在死国」。）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翦丑类。殒首丧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枭，义无偷安。当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无愧黄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晋书·郄鉴传》，《艺文类聚》三十三。）

◇吊贾生文

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鼓曳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过洞庭，涉湘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伟哉，兰生而芳。玉产而洁。阳葩熙冰，寒松负雪。莫邪挺锷，天骥汗血。苟云其隽，谁与比杰。是以高明倬茂，独发奇秀。道率天真，不议世疚。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矫乎若翔鸾拊翼而逸宇宙也。飞荣洛，擢颖山东。质清浮磬，声若孤桐。琅琅其璞，岩岩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为公，方驾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张高弦悲，声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虽有惠音，莫过韶。虽有马腾腾鳞，终仆一壑。呜呼！大庭既邈，玄风悠缅。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显。三五亲誉，其轨可仰而标。霸功虽逸，其轨可翼而阐。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怀宝如玉，而生运之浅！

昔咎繇谟虞，吕尚归昌。德协充符，乃应帝王，夷吾相桓，汉登萧张；草庐三顾，臭若兰芳。是以道隐则蠖屈，数感则凤睹。若栖不择木，翔非九五。虽曰玉折，隽才何补！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王，故能全生。柰何兰膏，扬芳汉庭。摧景飚风，独丧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来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见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渌水。（《晋书·庾阐传》，《艺文类聚》四十。）

◎庾肃之

肃之，阐子。为给事中、相府记室，出为湘东太守。太元中卒，有集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雪赞

百籁哀吟，广莫长挥。霰雨及洒，皓雪其霏。轻质飘遥，与风回散。望之凝映，号若天汉。即之皎洁，色逾玉粲。（《艺文类聚》二，《御览》十二。）

◇山赞

悬岩沓翳，（《初学记》作「杳翳」。）神明攸居。官府风云，怀吐川渠。昆闻天竦，五岳云停；飞峰紫蔚，辰秀太清。（《艺文类聚》七，《初学记》五。）

◇水赞

湛湛涵渌，清澜澄；妙质柔明，云深液润。（《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

◇玉赞

圆璧月镜，ギ琳星罗；结秀蓝田，辉（《初学记》作「擢」。）真荆和。玄特达。瑜不掩瑕；质鲜器润，流映滂沲。（《艺文类聚》八十三，《初学记》一。）

◇松赞

流润飞津，沈精幽结，贞蕤含芳，仰拂素雪。（《初学记》二十八）

卷三十九

◎刘

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时为郡计吏，除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历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晋受禅，进爵为伯，累迁少府。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行镇南军司，免。泰康中为大司农，免。後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永康初代张华为司空，迁太保。太安初转太傅。永兴初代成都王颖为太尉，寻逊位。怀帝时复为太尉，告老。永嘉四年卒，年九十一，谥曰元。有《春秋条例》二十卷，集二卷。

◇崇让论

古者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荡荡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见尧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授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议者佥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参错相乱，真伪同贯，更复由此而甚。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矣。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巳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虽复令三府参举官，本不委以举选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不用精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进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春秋传》曰：范宣子之让，其下皆让。乐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上下有礼，谗匿远黜，由不争也。及其乱也。国家之弊，恒必由之。笃论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晋书·刘传》，又《群书治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九引《晋书》；《通典》十六。）

◎刘智

智字子房，弟。仕魏为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入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晋受禅，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尚书、太常。太康末卒，谥曰成。有《丧服释疑论》二十卷。

◇王昌前母服议

礼为常事制，不为非常设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礼。生平不相见，去其加隆，以期为断。（《晋书·礼志中》。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论天

凡含天地之气而生者，人其最贵而有灵智者也。是以动作云为，皆应天地之象。古先圣王，观灵曜，造算数，准辰极，制浑仪，原性理，考徵祥，赞其幽义，而作历术焉。浑仪象天之圆体，以含地方，轮转周匝，有二端，中其可见者，极星是也。谓之行极，在南者在地下不见，故古人不名。阴阳对合，为群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于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则日月为政，五星为纬，天以七纪，七曜是也。行极不过，为众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时，斗有七星，与曜同精，而有节气于下者也。晦朔分于东西，消息辨于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气有常；天以七纪，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于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众星有宫分，方物有体类，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也。众星定位，七曜错行，盈缩有期节，故历数立焉。日，太阳也。施温万物生，施光则阴以明，众所禀为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阴也。禀照于阳，亏盈随时，有所禀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托四时，成五事。旧说，日譬犹火也月譬犹水也。火则施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当日则明，光盈近日则明灭，然则月之清象在前矣，又曰：当其冲月食者，阴性毁损，不受光也。君臣不等强，日月不等明，阴在于上，不自抑损，阳必侵之，望在交度，其应必食。故《诗》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道势然也。侵甚则既，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会交则同道，同道则形相蔽。天道前为尊。臣由臣道，虽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由臣道，月掩日体，卑陵尊也。是故太平之时，交而不食，尊卑道顺。

或问云：「颛顼时造浑仪。其说云黄帝为盖天，以盖天象笠，极在其中，日月以远近为晦明；浑仪以天裹地，地载于气，天以回转，而日月出入以为晦明，二说谁其得之？」

刘智曰：「盖天之论谬矣。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车盖，极在其中，日月星辰，回远藏明。二分之时，当昼短夜长，今以漏刻数之，则昼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等，以日出入效之，则出卯入酉，此盖天之说不通之验也。然此二器，皆古之取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治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于中，用之以见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焉。象天体，亦以极为中，而朱规为赤游，周环去极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极，远近不同，故复昼为黄道，夏至去极近，冬至去极远，二分之际，交于赤道。二道有表里，以定宿度之进退，为术乃密。至汉顺帝时，南阳张衡考定进退，灵帝时，太山刘洪步月迟疾。自此之後，天验愈详，自司马迁、刘向、刘歆、杨雄、贾逵、张衡、蔡氏、刘洪、郑玄，此九君者，不但于算步皆博索沈综，才思宏远，而不合论浑盖之用，明定日行四时之道，虽或精考，雅有取得，亦或出入，失其本旨。人之不同，处意各异，道之难尽，致于斯矣。」

或问曰：「古历论月食，或云阴损，则不受明，或云暗虚，暗虚所在，值月则月食，值星则星亡，今子不从，何也？」刘智曰：「言暗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荫，日光不至，谓之暗虚。几光之所照，光体小于所蔽，则大于本质。今日以千里之径，而地体蔽之，则暗虚之荫将过半。夫星亡月毁，岂但交会之间而已哉，由此言之，阴不受明，近得之矣。」又问曰：「若如所论，必有大荫，日在月冲，何由有明？」刘智曰：「夫阴含阳而明，不待阳光明照之也。阴阳相应，清者受光，寒者受温，无门而通，虽远相应，是故触石而次出者，水气之通也。相响而相及，无违不至，无隔能塞者。至清之质，承阳之光。以天之圆，面向相背，测立不同，光魄之理也。阴阳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争明。日微则昼月见，若但以形光相照，无相引受之气，则当阳隆乃阳明隆，阳衰则阴明衰，二者之异，无由生矣。」（《开元占经》一）

◇丧服释疑论

「亡其亲者，不知其死生则不敢服，然则终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于庙。今亡其亲，必告其先庙，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则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则随而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他鬼，死者终归飨也。祝辞以告疑，则远庙不迁矣。凭灵之心，加崇于尊，此孝子之情也。（《通典》五十一）

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丧之礼。小功以下不税服，乃无心丧耳。（《通典》八十一。）

婴儿无知，然于其父母之丧，则以抱之。其馀亲，八岁则制服矣。七岁曰悼，过此有罪，则入于刑；可刑必致之于礼，故在下殇之年，为之制服。案：《小功章》昆弟之殇，服昆之下殇，是以下殇之年则行服也。（《通典》八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者曰：「礼孙为祖後三年者，以其当正统也。庶子之长孙，既不继曾高祖，此孙为庶祖承重三年不？」答曰：「继祖者，不唯谓大宗也。案：《丧服传》与《小记》皆云：『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与祢也。』两举之者，明父之重长子，以其当为祢後也。其所继者，于父则祢，于子则祖也。父以己当继祖，故重其服，则孙为祖後者，不得轻也。然则孙为祖後，皆三年矣。且甲，众子也，生乙。乙生景而乙先卒，景为长子孙而後甲。甲亡，景为甲三年。则甲是庶子，无嫡可传，若不三年，则景为乙之嫡子，而阙父卒为祖後之义也。（《通典》八十八）

或问曰：「若祖父先卒，父自为之三年，己为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当服三年不乎？」刘智答云：「嫡孙服祖三年，诚以父卒则己不敢不以子道尽孝于祖，为是服三年也。谓之受重于祖者，父卒则祖当为己服周，此则受重也。己虽不得受重于祖，然祖母今当服己周，己不得不为祖母三年也。《小记》曰：『祖父卒而後为祖母後者三年。』特为此发也。」（《通典》八十九）

「高曾祖母与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则当厌屈不？昔鲁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书曰『葬我小君齐姜』。旧说云，妻随夫而成尊，姑不厌妇，妇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体，无疑于服重也。」（《通典》八十九）

虽为父後，犹为嫁母齐，讫葬卒哭乃除，逾月乃祭。案：谯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绝，为之服周可也。」（《通典》九十四）

或问曰：「《丧服传》云：『妾之无子，妾子无母，父命为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无母，父命为母子，当如慈母服齐三年不？」答曰：「父有两妾，一妾无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为无子妾作子，不敢违父命也。而不得终为子之道。」案谯周《集图》云：「《丧服》齐三年条曰：『慈母如母，』父在为慈母，则条不见。今文载所说，慈于贵妾，父在齐周；慈于贱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郑氏说，此主大夫士之妾子，父命为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为母大功，士之妾子为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无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案：《经》，「大夫之妾子，父在为其母大功」，不别贵贱。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从父例，降母一等。为大夫妾虽有贵者，不得体君，何得不为爵降。凡此之类，今文说不如古也。」（《通典》九十四）

亲母出，则服继母之党。继母既卒，则不服也。（《通典》九十五）

案《礼小记》云：「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子则否。」智以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误字。「昆弟」相连之语，易用为衍。至亲并代，不得以不相见而无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税服，则父虽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则父虽税，其子孙无缘服也。以此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衍字可知也。（《通典》九十八）

问云：「案：《丧服小记》『慈母之父母无服』，」孙宜无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与妾母不代祭，」孙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礼》，为亲母党服，为继母之党不服。不妨孙服继祖母也。《礼》，孙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据奉之者身终则止耳。岂有妾子先亡孙持丧事而终丧便不祭也？」（《通典》九十八）

问云：「遇乱离析，计父母之年，已过百年，可终卒矣，而不得音问，计同邑里同年，于其死日，便制丧服。或以为终身，或不许者，如何？智答曰：父母生死未定，则凶服不宜在身，继祀为重。然则言不宜制服必继代祀者，吾以为得之矣。凡服丧而无哀容，得以不孝议之。处厌降不得服其亲，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笃称之。」（《通典》九十八）

问曰：「今有狂痴之子，不识菽麦，又能行步，起止了无人道，年过二十而死者，或以为礼无废疾之降杀，父当正服服之邪？以为殇之不服，为无所知邪？此疾甚于殇，非礼服所加也。礼之所不及，以其从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将焉从？」智答曰：「无服之殇，至爱过于成人，以其于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渐至于成人，顺乎其理者也。至于废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养之，或不尽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礼不为作降杀，不得同殇例也。」（《通典》一百一）

问曰：「昆弟骨肉以罪恶徒流死者，诸侯有服不？」智答曰：「凡以罪恶徒者，绝之；国君于兄弟有罪者，亦绝也。旧说，诸侯于兄弟有吊服，服。此不服，则无，素服而已，不吊临其丧也。诸侯之身，体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尽其情于所绝耳，然则不为父後者，则服之矣。」《通典》一百一

问者曰：「久而不葬，丧主不除。若其父远征，军败死于战场，亡失骸骨，无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礼》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礼使为主者不除，不谓众子独可无哀，诚以既变，人情必杀，丧虽在殡，不为主者可以无服。然则为主者之服，可以哀独多也。以丧柩在，不可无凶事之主故也。今无所葬，是无尸柩也。凶服无施，则为後者宜与众子同除矣。讫葬而变者，丧之大事毕也。若无尸柩，则不宜有葬变，寒暑一同，正服之终也。是以除首而练冠也。亡失亲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练乃服变衰。虽无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卷四十

◎刘颂（一）

颂字子雅，广陵人。魏时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坐事除名。晋受禅，拜尚书三公郎，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转黄门郎，迁议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廷尉。泰康初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河内，除淮南相。元康初为三公尚书，後转吏部尚书光禄大夫。卒谥曰贞。永康初追封梁邹县侯。有集三卷。

◇除淮南相在郡上疏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藩，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後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事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汜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维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颓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钺屡断，翦除凶，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後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馀烈不及後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虚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後，杂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恒有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後，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适不以长，立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颓，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隕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後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後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後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馀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後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後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後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後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恒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颓，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颓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损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徵，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则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于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馀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加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为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後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馀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其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馀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後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务为恒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馀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後，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後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晋书·刘颂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

卷四十一

◎刘颂（二）

◇上疏请复肉刑

诸引皆作「上书」，今据《晋志》，下文云，「疏入不见省」，定作「上疏」。

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蓄。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渐以滋蔓，日积不已，弊将所归。（此三句从《御览》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盗贼不禁？

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轻。（此二句从《御览》改补。）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後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肉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沟壑，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乎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时险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塞，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奸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又《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刑法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廷尉刘颂表。案：「《治要》所引《晋书》，皆王隐书也。）

◇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当，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义，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尽徵文，徵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馀皆以律令从事。然後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人设教，以乱正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徵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後情求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充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以卫其身。断当恒充，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措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惟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晋书·刑法志》：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云云；《艺文类聚》五十四：刘颂刑狱奏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六。）

◇赵王伦加九锡议

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晋书·刘颂传》）

◎羊祜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汉南阳太守续孙。高贵乡公时征拜中书侍郎，迁给事中黄门郎。陈留王时赐爵关中侯，徙秘书监。晋国建，封钜平子，拜相国从事中郎，迁中领军。武帝受禅，进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寻拜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镇南夏，加车骑将军开府，坐杨肇败贬为平南将军。咸宁初除征南大将军，封南城侯。卒谥曰成。有《集》二卷。

◇雁赋

鸣则相和，行则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齐力不期而并至，同趣不要而自聚。当其赴节，则万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则众物不能易其所。临空不能顿其翼，扬波不能汔其羽。排云墟以颉颃，汰弱波以容与。进凌鸾于泰清，退嬉鱼乎玄渚。浮若漂舟乎江之涛，色若委雪于岩之阿。邕邕兮悲鸣乎云间，因飞临虚厉清和。眇眇兮瞥若入清尘，扶日拂翼粲光罗。（《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引两条）

◇让开府表

臣祜言，臣昨出，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已来，适十数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强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栗，以荣为忧。臣闻古人之言，德未为众所服而受高爵，则使才臣不进；功未为众所归而荷厚禄，则使劳臣不劝。今臣身托外戚，事遭运会，诚在宠过，不患见遗。而猥超然降发中之诏，加非次之荣。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误陛下，辱高位，倾覆亦寻而至，愿复守先人弊庐，岂可得哉！违命诚忤天威，曲从即复若此。盖闻古人申于见知，大臣之节，不可则止。臣虽小人，敢缘所蒙，念存斯义。今天下自服化已来，方渐八年，虽侧席求贤，不遗幽贱，然臣等不能推有德，进有功，使圣听知胜臣者多，而未达者不少。假令有遗德于版筑之下，有隐才屠钓之间，而令朝仪用臣不以为非，臣处之不以为愧，所失岂不大哉！且臣忝窃虽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等宰辅之高位也。臣所见虽狭，据今光禄大夫李喜秉节高亮，正身在朝；光禄大夫鲁芝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莅政弘简，在公正色。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内外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节，无苟进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还屯。不尔留连，必于外虞有阙。臣不胜忧惧，谨触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夺。（《文选》，《晋书·羊祜传》，《御览》四百二十四引王隐《晋书》）

◇让封南城侯表

昔张良请受留万户，汉祖不夺其志，臣受钜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晋书·羊祜传》）

◇请伐吴疏

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谓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谕。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十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于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晋书·羊祜传》）

◇与从弟书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为愧。大命既隆，唯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责，是以不量所能，毕力吴会，当凭朝廷之威，赖士大夫之谋，以全克之举，除万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边事，当有角巾东路，还归乡里，于坟墓侧为容棺之墟，假日还息，思与后生味道，此吾之至愿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惧盈满以受责邪？疏广是吾师也。圣主明恕，当不夺微志尔。（《艺文类聚》二十六，《御览》六百八十七，又略见《晋书·羊祜传》）

◇与吴都督陆抗

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吴志·陆抗传》注引《汉晋春秋》）

◇诫子书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然尚犹无乡人之称，无清异之名。今之职位，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远矣。汝等复不如吾。讠咨度弘伟，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异独达，察汝等将无分也。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讽诵之。（《艺文类聚》二十三）

◎羊亮

亮字长玄，祜伯父秘之孙，太傅杨骏以为参军，累转大鸿胪。后奔并州，为刘渊所害。

◇止盗议

昔楚江乙母失布，以为盗繇令尹。公若无欲，盗宜自止，何重法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羊祜传》。时京兆多盗窃，杨骏欲更重其法：盗百钱加大辟。请官属会议，亮云云，骏惭而止。）

◎羊秀

秀，爵里未详。（案：羊字稚舒，祜从弟，仕魏入晋，为中护军，左迁太仆，疑此「秀」即「」之烂文，「卫公」疑是「卫觊」。）

◇卫公碑

仰目希遐风，重晖冠世。（《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卷四十二

◎杜预（一）

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恕子。甘露中为尚书郎，袭祖畿爵丰乐亭侯，后参文帝相国府军事。晋受禅，守河南尹，免；寻为安西军司，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以忤石鉴槛车征诣廷尉，以赎论，寻德行度支尚书，免；复拜度支尚书，代羊祜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吴平，进爵当阳县侯，后征为司隶校尉。道卒，追赠征南大将军，谥曰成。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释例》十五卷《集》十八卷。

◇举贤良方正表

案：苏赞布行于草野，著德于闾阎，放心直意，若得珥笔丹墀，推访格言，必有谔谔匪躬之节。（《初学记》二十。案：《初学记》此下有陆云荐张瞻文，张溥误采入《杜预集》中，今削不收。）

◇表

长史刘绘修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赤马舟。（《书钞》一百三十七）所领郡曲，皆居南乡界；所近钳卢大陂，下有良田。（《文选·南都赋》注）

◇列上故太傅羊祜所辟士表

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引谦之至，宜见显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无胤嗣，官无命士，此方之望，隐忧载怀。夫笃终追远，人德归厚，汉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赵子弟心，请议之。（《晋书·羊祜传》）

◇陈伐吴至计表

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士。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晋书·杜预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表

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杜预传》）

◇奏上律令注解

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复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法者，盖是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是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斯所以远塞异端，绝异理也。法出一门，然后人知恒禁。吏无淫巧，政明于上，民安于下。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引杜预奏事，又见《晋书·杜预传》）

◇奏上黜陟课略

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卞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

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安，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如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晋书·杜预传》，《通典》十五）

◇奏秦州军事臣尝闻边人说，虏专以骑为寇，穿堑不如作马。马法，坑方三尺，错平穿之，虏骑非下马平治，则终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随作坞，施枪中讫，薄覆其上。如此则虏当筑地而行，不敢辄往来也。（《御览》三百三十七）

◇奏履藉田窃惟藉田令，本以藉田千亩。十顷之田，计其案行，周旋不过数里。凡宗庙粢盛，御用膳羞，及群神之调于是取，所藉户口足以当一县一邑，所供至重，事贵临履也。

◇奏事臣前在南，闻魏兴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数百斤，试令求之，各得一枚，并头角蹄，案其形，不与中土牛羊相似，然是野兽中所希有。（《艺文类聚》九十四、《御览》八百九十九、又九百二并引杜预奏事）药杵臼、澡、熨斗、釜瓮铫、钨钅育，皆亦民间之急用物也。（《御览》七百五十七）

◇奏议皇太子除服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于外，非礼所为称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钦、臣舒、臣预谨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不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曰，乃称「殷之高宗ウ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ウ，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群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ウ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也。尧崩，舜谅ウ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ウ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犯多荒宁。自从废谅ウ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聚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遣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礻覃之除。虽不合高宗谅ウ之遣，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ウ，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ウ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天下歌德，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机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谅ウ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

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ㄟ。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礻覃既毕，孝景即吉于末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之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报；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唯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兆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像平故，彳旁徨寝殿。若不变从谅ウ，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ウ终制。（《晋书·礼志中》，又略见《通典》八十，又八十二）

谅ウ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晋书·挚虞传》，又见《宋书·礼志二》，有小异。案：此隐栝预奏，而文不同，故并录之。）

◇陈农要收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奉，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二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也，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晋书·食货志》，《通典》二）

◇又疏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南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曷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日，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曷，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患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和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应领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尽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导，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氵畜。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曷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畀之。其旧陂曷勾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闲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尝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晋书·食货志》，《通典》二）

◇皇太子除服议

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服齐斩，既葬除丧服，谅ウ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天下为太子终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礻覃，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ウ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为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ウ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又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扬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尚书杜预以为云云。）

◇答卢钦魏舒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去谅ウ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高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群子谓之得礼。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ウ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未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群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诸；下推将军，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晋书·礼志中》。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问预证据所依，预云云。于是钦、舒遂命预造议奏。）

◇吉祭议

《易》曰：上古之代，丧期无数。自殷高宗谅ウ三年，不称服丧三年，而称谅ウ三年，此释服心丧之谓。《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是三年之内时明矣，故今礻勺尝于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鲁史以明王法，丧中之祥，讥贬之文著焉。（《通典》四十九）

◇与王书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传》）

◇与子耽书

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梅鼎祚《文纪》引《玉府新书》，张采《晋文》亦有之。未知《玉府新书》是何代书也。）

◇书

十一月十四日预顿首：岁忽已终，别久益兼其劳。道远，书问又简，间得来说，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淳化阁帖》三）亲故数移转，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来言面小大云具绝汝亲亲也。有信数附，书信以慰吾心也。（《淳化阁帖》三）

◇七规（一作《七矫》）

张参天之黼帐。（《书钞》一百三十二）

重ｐ醴醇，沃土名清。甜甘无常，五味相并。（《书钞》一百四十八）

酌以雕觚，盛以彝器。腾波传觞，托水班类。（《书钞》一百五十五）

庶羞既口，异味代臻。糅以丹橘，杂以芳鳞。（《书钞》一百四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羹生华，兰椒馥芬。孤粮雪累，班脔锦文。馨香播越，气干青云。（《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

农父进菰粱之精稗，虞官贡飞禽之群□。伊尹爨以五熟之鼎，易牙投以犀象之器。（《书钞》一百四十二）

膳夫骋伎，飘忽若仙。披素面之挥霍，若将绝而复连。（《书钞》一百四十四）

飞刀覆切，解发杂叠。各要谷轻（案当有误）□□□□咸酸得适，和味应宜。（《书钞》一百四十二）

卷四十三

◎杜预（二）

◇律序

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之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皆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也，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违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示制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人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让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文选》，《唐石经春秋传》）

◇《春秋左氏传》后序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疑「洞」当作「洞」，即《左传》所谓荧泽也。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即《左传》所谓宾媚人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知桐，杀伊，乃立共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记之，附《集解》之末焉。

◇长历

释例曰：《书》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业，以考其术。举全数而言，故曰六日，其实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日官当会集此之迟速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则事叙而不愆。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余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后《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对贤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得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也，此不可行之甚者。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日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年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数，故历无有不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铁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惟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通变多矣，虽数术绝来，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有善算李修、夏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乾度历》与《太始历》参校《古今记》注，《乾度历》殊胜《太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者，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如左，诸《经》传证据及失闰违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春秋当时之历也。学者览焉。（《续汉·律历志中》注，《永乐大典》本《春秋释例》，《晋书·律历志下》）

◇宗谱

别子者，群之嫡妻之子，长子之母弟也。君命为祖，其子则为大宗。常有一主，审昭穆之序，辨亲疏之别，是故百代不迁。若无子，则支子为后，虽七十，无主妇。若殇死，则衰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殇无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为之齐衰，其月数各随亲疏为限。虽尊、虽出嫁，犹不敢降也。属绝，则为之齐三月，若始封群相传，则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孙皆宗大宗。然则继体君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别子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属逮于君则就君，属绝于君则适宗子家也。而说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别子之母弟亦得为祖」，或云「命妾子为别子，其适妻子则迁宗于君」，皆非也。别子之弟，子孙无贵贱，皆宜宗别子之子孙。小宗一家之长也。同族则宗之。其服随亲疏为此。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属断服，则不宗之矣。（《通典》七十三）

◇遗令

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群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人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未足以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晋书·杜预传》，又《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御览》五百五十四并引王隐《晋书》）

◇集要

凡挽，天子六绋，诸侯四，大夫士二。（《御览》五百五十二）

◇自述

少而好学，在官则勤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书钞》九十七）

◇杜预集序

预为镇南将军，观兵于江，男女降者百万余口，军中为之谣曰：以计待战一当万。（《书钞》一百十九）

◎王

字士治，弘农湖人。辟河东从事，后参羊祜征南军事，转车骑从事中郎，除巴郡太守，转广汉太守，迁益州刺史，封关内侯，拜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进平东将军假节。吴平，拜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封襄阳县侯，迁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太康六年卒，年八十，谥曰武。有《集》二卷。

◇上书请平吴

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莫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晋书·王传》）

◇上书自理

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及浑、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自达巴丘，所向风靡，知孙皓穷，势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遣使归命。臣即报浑书，并写皓笺，具以示浑，使速来，当于石头相待。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无缘共合空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卒，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诏谓臣忽弃明制，专擅自由。伏读严诏，惊怖悚忄栗，不知躯命当所投厝。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世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负圣朝。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被蒙宽恕之恩，得从临履之宜。是以凭赖威灵，幸而能济，皆是陛下神策庙算。臣承指授，效鹰犬之用耳，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宁敢昧利而违圣诏。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而臣轻军单入，有所亏丧，罪之可也。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皓以余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语尊沓不可听闻。

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犹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群之道，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输写肝脑，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庶必扫除凶逆，清一宇宙，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识其欲自效之诚，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讨之事。虽燕王之人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报，而以顽疏，举错失宜。陛下弘恩，财加切让，惶怖怔营，无地自厝，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晋书·王传》）

◇复上表自理

被《壬戌诏书》，下安东将军所上扬州刺史周浚书，谓臣诸军得孙皓宝物，又谓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辄公文上尚书，具列本末。又闻浑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举动，信心而前，期于不负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表，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公于圣世，反白为黑。

夫佞邪害国，自古而然。故无极破楚，宰灭吴，及至右显，倾乱汉朝，皆载在典籍，为世所戒。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乐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反，谤书盈箧。况臣顽疏，能免谗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领者，实赖陛下圣哲钦明，使浸润之谮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处雷霆之冲，茧栗之质，当豺狼之路，其见吞噬，岂抗唇齿！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故朱云折槛，婴逆鳞之怒，庆忌救之，成帝不问。望之、周堪违忤石显，虽阖朝嗟叹，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浑之支党姻，内外皆根据磐牙，并处世位。闻遣人在洛中，专共交构，盗言孔甘，疑惑观听。夫曾参之不杀人，亦以明矣，然三人传之，共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参之著，而谗构沸腾，非徒三夫之对，外内扇助，为二五之应。夫猛兽当途，麒麟恐惧，况臣脆弱，敢不悚栗！

伪吴群臣，今皆生在，便可验问，以明虚实。前伪中郎将孔摅说云，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孙皓出案行石头还，左右兵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况今有数万众，自足辨事。皓意大喜，谓必能然，便开库藏，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持走，皓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皓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时遣记室吏往观书籍，浚使收缚。若有遗宝，则浚前得，不应移踪后人，欲求苟免也。

臣前在三山得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疑臣军得之。言语反复，无复本末。臣得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ヨ等共入观皓宫，乃无席可坐。后日又与牧等共视皓舟船。浑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浑所知见。臣之案行，皆出其后，若有宝货，浑应得之。

又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余军纵横，诈称臣军，而臣军类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岂独浚之将士皆夷齐，而臣诸军悉聚盗跖邪！时有八百余人，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臣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并疏其督将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结，而寂无反报，疑皆纵遣，绝其端绪也。

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以吴刚子为主簿，而遣刚至洛，欲令刚增斩级之数。可具问孙皓及其诸臣，则知其定审。若信如所闻，浚等虚作，尚欺陛下，岂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等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忿。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沓，故其宜耳。

浑案臣「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既无孟侧策马之好，而令济济之朝有谗邪之人，亏穆穆之风，损皇代之美，由臣顽疏，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识次。（《晋书·王传》）

卷四十四

◎唐彬

彬字儒宗，理国邹人。魏时为郡门下掾，转主簿。迁功曹，举孝廉，州辟主簿。文帝为丞相，辟为铠曹属，除尚书水部郎。武帝受禅，赐爵关内侯，出补邺令，迁弋阳太守。母忧去官。起监益州诸军，徙监巴东诸军，加广武将军。以平吴功迁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出为使持节右将军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免。元康初拜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领西戎校尉。卒，谥曰康。

◇临雍州下教聘处士

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践境望风，虚心饥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见，论道而已，岂以吏职，屈染高规？郡国备礼发遣，以副于邑之望。（《晋书·唐彬传》）

◎魏舒

舒字阳元，任城樊人。魏嘉平中为郡上计掾，察孝廉，对策上第，除渑池长，迁浚仪令，入为尚书郎。正元中迁钟毓后军长史，转文帝相国府参军，历宜阳荥阳二郡太守。晋受禅，征拜散骑常侍，历冀州刺史，入为侍中，迁尚书，太康初拜尚书右仆射，寻徙左仆射，领吏部，加右光禄大夫，代山涛为司徒，署兖州大中正。太熙元年逊位，寻卒，年八十二，谥曰康。

◇上言宜定六宫娉使

今选六宫，娉以玉帛，而旧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礼，贽重使轻。以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嫔使五官中郎将，美人、良人使谒者、于典制为弘。（《晋书·魏舒传》）

◇与山涛书

郄诜至孝，中间去郎，正为母耳，居丧毁瘁，殆不自全。其父丧在缑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过时不葬。后于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时闭，服欲阕乃闭。葬后经年乃见用。作平舆监军长史，任意伤欲，以葬不时，闲常为舒口语，其事灼然，无所为疑。（《通典》一百三）

◇与卫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轻以相贬也。（《通典》一百三）

◎诸葛绪

绪，琅邪人。魏景元初为雍州刺史，伐蜀，至剑阁，为钟会所诬，槛车征还。入晋为太常，迁崇礼卫尉。

◇奏议郊配

博士祭酒刘等议，帝王各尊其主所自出。大晋礼：郊天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始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

◎李苞

苞字孝章，谯国人。景元中为荡寇将军，封浮亭侯。入晋为司马。

◇王昌前母服议

礼重一统，所以正家，犹国不可二君，虽礼文残制，大事可知。昌父遇难，与妻隔绝，夫得更娶，妻当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执节之妇，不为理不绝矣，适可嘉异其意，不得以私善羁縻已绝之夫。议者以赵姬为比，愚以为不同也。重耳适齐，志在必还，五月之旬，未为离绝。衰纳新宠，于礼为废嫡，于义为弃旧，姬氏固让，得礼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并也。古无二嫡，宜如溥驳。（《通典》八十九，司马李苞议。）

◇阁道摩崖题名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谯国李苞字孝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碑本）

◎朱整

整仕魏至中书监。晋受祥，历官未详。泰康初为尚书仆射迁吏部尚书。

◇为魏帝禅晋策

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晋书·武帝纪》，案：《御览》二百二十引《晋阳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书监，魏祥晋，使整与中书令刘良共为召。」若然，禅策亦必此二人所撰，今编入朱整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王娶妃公主嫁礼

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璧，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宋书·礼志一》）

◎程咸

咸字延休，魏正元中为司隶校尉府主簿。入晋，历黄门郎、散骑常侍、左通直郎，累迁至侍中。有《集》三卷。

◇已出女不从坐议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因循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大逆之诛，追戮已出之女不差者，诚欲殄绝丑类之族也。然而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则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异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或如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轻，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且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魏志·何夔传》注引干宝《晋纪》，又《晋书*刑法志》，《艺文类聚》五十四，又《通典》一百六十三。案：《晋志》云，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ダ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モ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

◇王昌前母服议

诸侯无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约身，幸值开通，而固绝之，此礼不胜情而渐入于薄也。昌母后聘，本非庶贱，横加抑黜，复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为报，则并尊两嫡，礼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礼盖阙，传记以二妃夫人称之，明不足立正后也。圣人之弘，犹权事而变，而诸儒欲听立两嫡，并未前闻。且赵姬让叔隗以为内子，黄昌之告新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统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无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则自黜其亲；交相为报，则固非嫡。就使未达，追为之服，犹宜刑贬，以匡失谬。况可报施行，正为通例，则两嫡之礼，始于今矣。开争长乱，不可以训。臣以为昌等当各服其母者。（《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华林园诗序

平原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坛，宣宫张朱幕，有诏乃延群臣。（《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旧写本如此，讹脱无从校正。）

平原邑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坛，建仙宫，张朱幕，诏群臣作诗以颂之。（《书钞》陈禹谟本如此，盖臆改。）

◎任茂

茂仕魏，官爵未详。晋受祥，为散骑常侍。

◇功臣配享议

案魏功臣配食之礼，叙六功之勋，祭陈五事之品，或祀之于一代，或传之于百代。盖社稷五祀，所谓传之于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龙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谷，则祀社稷，异代不废也。昔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乃迁稷。而周弃德可代柱，而句龙莫废也。若四叙之属，分主五方，则祀为贵神，传之异代，载之《春秋》。非此之类，则虽明如咎繇，勋如伊尹，功如吕尚，各于当代祀之，不祭于异代也。然则伊尹于殷，虽有王功之茂，不配食于周之清庙矣。今之功臣，论其勋绩，比咎繇、伊尹、吕尚，犹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于主也。今主迁庙，臣宜从飨。（《通典》五十）

◎董勋

勋仕魏。入晋为议郎。

◇答问礼

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北齐书·魏收传》：魏帝宴百顺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朗董勋答问礼云云。）

◎姜辑

辑仕魏，官爵未详。入晋为长史。

◇议渤海王服范太妃事

《丧服》云：「君为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尊同，则得服其亲服。」然则君之庶子有封为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矣。士子妾子不降母者，以其与父贵贱不足殊也。然则尊与父同，不见厌者，亦宜伸其情，尽礼于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宠，成太妃之号。愚谓太妃之尊，但当自降于渤海，不得配食于安平之庙耳。至于渤海三王自宜尽为母之制，不复厌于安平，以从公子降等之礼。（《通典》八十二）

◇安平王嗣孙服议

诸侯体国，嗣孙至重。欲其胤嗣早继者，文王之为世子，在于王季之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犹凡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则礼许世子以早冠。《礼》，男子冠而不为殇，既冠婚姻，不复得以殇服服之。谓以为嗣孙，年已十八，备礼冠娶，当从成人之例。（《通典》九十一）

◇安平王嗣孙薨诸侯应降服议

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安平嗣孙，虽已誓于天子，据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间岂复容他礼哉？君薨未逾年而世子卒者，犹称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义也。苟不成群，则群臣亲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况安平王见在，而使诸王服嗣孙以诸侯之礼，未之敢安也。然诸侯以尊绝周，今嗣孙见在臣子之例，诸王公宜从尊降之礼，不应为制服也。昔秦灭五等，更封列侯，以存旧制。称列侯者，若云列国之侯也。故策命称国，终没称薨。汉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晋又建五等，宪章旧物，虽国有大小，轻重不侔，通同大体，其义一也。故诏书亭侯以上与王公同。又以为列侯以上策命建国者，皆宜依古诸侯，使绝周服。（《通典》九十三）

◇三公降服议

三公爵命虽尊，班重诸侯，据在王朝，上厌天子，有由而屈，义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通典》九十三）

◎淳于睿

睿仕魏入晋，爵里未详。

◇驳薛靖朝日论（景初二年正月）

《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犹如天子东西游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犹北向朝拜，宁得背实为疑。（《南齐书·礼志上》何佟之议引，又见《通典》四十四）

◇答崇氏问旧君服

崇氏问曰：「齐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君。大夫去适他国，便为其所适国君服，于本国绝矣。妻从夫，当为后君服。旧宁以为人乎？以为宜与长子未去者同耳。」淳于睿答：「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为旧君也。」（《通典》九十）

崇氏问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于郊三月，群赐环则还，赐则去，不知此服已赐环未？」答曰：「其待放已三月，未得环，未适异国，而君埽其宗庙，故服齐二月。」（《通典》九十）

◇答崇氏问殇制哭

崇氏问云：「旧以日易月，谓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学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殇之周亲者，则以十三日为之制。二义不同，何以正之？」淳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睿答云：案，传之发正于周年之亲，而见服之殇者，以周亲之重，虽未成殇，应有哭日之差。大功以下，及于缌麻，未成殇者，无复哭日也。何以明之？案：长殇、中殇俱在大功，下殇小功，无服之殇，无容有在缌麻，以共其幼稚，不在服章，随月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长殇俱在小功，下殇缌麻，无服之殇则已过绝，无复服名，不应制哭，故传据周亲以明之。且缌麻之长殇，服名已绝，不应制哭。岂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通典》九十一）

◇答满玮问（玮字公衡，《魏志》作「伟」，太尉满宠子。）

卫尉昌邑侯满玮问淳于睿曰：「庶妹亡，有服不？」睿曰：「《丧服》，诸侯以尊降不服。」（《通内》九十三）

◇答石包问嫁母服

石包问淳于睿曰：「闻嫁继亲凶讳，便制服，议者所难。以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见出者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也。」睿答曰：「案《礼·檀弓》，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丧之礼如子，云子圣人之后，即父后也，如此经文父卒为继母嫁者服而已。圣人之后为父后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无可嫌。」（《通典》九十四）

◇答淳于纂问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

淳于纂问淳于睿云：「案《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已则否』，注云：『不及此亲存时归见之，于丧服年月已过乃闻之，父服，已则否者，不责非时之恩于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谓贤圣失之甚矣。据降而缌小功者税之，盖正亲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则祖周，父亡则三年，此非重与！若但以不见则割其正亲之本爱，而忍怛之痛，使与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尊，于是疏矣。又《礼》，为慈母之父母无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则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见祖，而以为非时之恩，意实不厌。」睿答曰：「贤圣及先儒初无疑怪此者，以其缘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税，自正也，非不相识者也。听当依就，莫不厌也。《礼记》时文，先师之议，可信者也。不信圣贤而欲意断，直而勿有，正防此辈。周三年者，传重五故也。而不识见，何所传乎！何所重乎！」（《通典》妊下八）

◇同母异父昆弟服

游、夏，文学之俊也。游习于礼者，曰大功；夏广学者，曰齐。二者推之，明非无服与缌可知也。继父无亲，立庙祭祀，尚为之周；以比夫同胞，岂有绝道？而欲绝之，谓其无亲。据继父同居异居有轻重，同母昆弟，盖亦宜矣。异居大功，同居有相长养之恩，服齐，似近人情矣。（《通典》九十一，晋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睿云）

◎孔

仕魏入晋，爵里未详。

◇昌邑侯满玮庶妹服议

天子诸侯，诚不应服。又大夫降缌，尊与己敌，则不降。旁亲降一等，缌麻绝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者，吊服，加缌之带而往哭之。（《通典》九十三）

◎成洽

洽字休甫，仕魏入晋，爵里未详。

◇孙为祖持重论

嫡孙传重，不服斩也。夫服以三年为至重，故以至尊至亲者处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杀一等，经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传》云「父卒为祖后者服斩，」为嫡孙者，依此为制，若其必然，越于常例。后祖服异，礼之重事，宜见斩之经，不应阙而不记也。且子为父三年，父为长子亦三年，若嫡孙为祖如子，则祖为嫡孙亦当如父为长子，不得为之周也。（《通典》八十八）

◇难武申奏为出母服（案：武申奏见《三国文》。）

《丧服传》曰：「出妻之子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经为继父服者，亦父后者也。为父后服继父服，则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与嫁母俱绝族，今为嫁母服，不为出母服，其不然乎？经证若斯其谬耳。（《通典》九十四）

◎吴商

商仕魏，入晋为国子博士。惠帝初迁助教，出为益寿令，有《礼难》十二卷，《杂议》十二卷，《礼议杂记故事》十三卷，《丧杂事》二十卷，《杂礼义》十一卷，《集》五卷。

◇虞等周丧嫁娶议（元康二年）

今之拜时，事毕便归，婚礼未成，不得与娶妇者同也。俊、琛、棱并以齐娶妇、娶妻，所犯者重。恒虽无服，当不义，而不诤，亦礼所讥。然其所得犹轻于棱也。湛身既平吉，子虽齐，义服之末，又不亲迎，吉凶别处，则所犯者轻。、暨为子拜时，拜时礼轻当降也。（《通典》六十）

◇答或问异姓为后之子服本亲

或问「以异姓为后，然当还服本亲。及其子，当又从其父而服邪？将以异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异姓所应祭也。虽世人无后，并取异姓以自继，然本亲之服，骨血之恩，无绝道也。异姓之义，可同于女子出适，还服本亲，皆降一等。至于其子应从服者，亦当同于女子之子，从于母而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外亲。今出为异姓作后，其子亦当从于父母服之也。父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虽服之大功，于子尤无尊可加，及其姊妹，父为小功，则子皆宜从于异姓之服，不得过缌麻也。（《通典》六十九）

◇答刘宝议

案礼贵嫡重正，统所尊祖祢，继代之正统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轻服服之。是以孙及曾玄其为后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绝属之宗，来为人后者服之。如今嫡孙为后，而欲使为祖服周，与众孙无异，既非受重之义，岂合圣人称情之制邪？且孙为祖正服周，祖为孙正服九月，嫡孙为后，则祖为加服周，孙亦当加祖三年，此经之明据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孙，孙以庶服报祖，岂经意耶？又欲使绝属之孙同于嫡孙，岂合人情！（《通典》八十八）

◇难成洽孙为祖持重论

凡为人后者尚如父，今孙为祖后，而欲使为祖周，与众孙无异，是岂为后之谓乎？且祖为孙正服九月，今嫡孙为后，祖加之周，孙亦加祖三年，经之明义也。今使祖加孙服，而孙不加祖服，岂经义哉？且经云：「臣为君祖父母服周」，从服例降一等，则君为祖服斩矣，此大经义邪？何责阙而不记也？论又云：「孙为祖，如子为父，则祖为孙亦当如父为长子」者，且孙为后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孙一等服周。如论之意，欲使祖加孙二等，而孙加祖一等，此岂经例而云《传》不通乎？（《通典》八十八）

◇答成洽难武申奏为出母服

出母无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为继父服者，为其父没年幼，随母再适，已无大功之亲，与继父同财共居，为筑宫庙，四时祭祀其先，此恩由继父，所以为服耳。且妾之无子，妾子之无母，父命为母子，则生事之如母，丧则服之三年，贵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于嫁母，违废父命，岂人子所行！又引继父云经缪也？又出母之党无服，嫁母之党自应服之，岂可复同乎！（《通典》九十四）

◇驳刘表成粲论父母亡在祖后不为祖母三年

尝见表所作《丧服后定》，变除为妇人之服，不逾男子；孙为祖父服周，父亡之后，为祖母服，而云不得逾祖也。又见成侍中云，以为己自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祖母服不应三年。商案：假使子为人后，为本父服周，而所后共，更自有子，己则还家，而母后亡，当可以不得逾父，不三年乎？又从祖祖父先亡；己为小功五月而已，后为从父后，从父又先亡，祖母后卒，可复以己先为祖父小功，今为祖母，不逾祖父，复服五月乎？诸如此此，妇服重于夫甚众，不可具记。不得逾夫之说，经传无据，嫡行庶服。义又不通，粲又云：「己自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今服祖母亦当周。．又《齐章》，臣为君之父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父母周。凡臣从君所服而降一等，臣从服周，则君为三年也。据为国君而有父若祖之丧者，谓始封君也。其继体则父与祖，并有废疾不立者也。有废疾不立，则君受国于曾祖，不受国于祖也。不受国于祖，犹服三年。此则经之明例，非从传记之说也。其义如此，则凡为后者皆应三年，何必受重然后服斩。（《通典》九十七）

之言烟也。二祭皆积柴而实牲体焉，以升烟而报阳，非祭宗庙之名也。郑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将欲据《周礼》，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凡八，而日月并从郊，故其余为六宗也。以书于六宗，与《周礼》事相符，故据以为说也。且文昌虽有大体，而星名异，其日不同，故随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弟四弟五，此为《周礼》，复不知文昌之体，而又妄引为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系于辰，且同是随事而祭之例，又无嫌于所系者。（《续汉·祭祀志中》注）

卷四十五

◎傅玄（一）

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魏扶风太守子，举秀才，除郎中，历安东卫军参军，转温令，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晋国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迁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迁侍中，免。寻拜御史中丞，迁太仆，转司隶校尉，免。卒，谥曰刚，追封清泉侯，有《傅子》百二十卷，《集》五十卷。（案：张溥本有《诸官病奏》一篇，出《通典》十九，验即《陈要务疏》之第一段，不烦重出，张本又有马钧序及白合人服，皆《傅子》文，今别辑《傅子》四卷附后。）

◇风赋

嘉太极之开元，美天地之定位。乐雷风之相薄，悦山泽之通气。（《御览》一）

◇喜霁赋

喜阴霖之既霁，嘉良辰之肇晴，悦氛电之潜匿兮，乐天鉴之孔明。行潦归于百川兮，七气彻于天庭。东风穆而扇路，重阳升其舒灵。去湮没之忧患，即通涂之敞平，释昏垫之蒙昧，睹日月之光荣。若幽龙之出泉兮，超飞跃乎太清。

昔唐帝之钦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汤之盛时兮，亢炎旱以历岁，伊我后之神圣兮，敷皇道以居帝。虽风雨之失度兮，且嘉谷之无败。咸调以兹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乐之吐和兮，播仁风于无外。（《初学记》二，《霁晴》八）

◇阳春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心定乎昏中，龙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统时，宣太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獭祭而雁北征。乾坤，冲气穆清。幽蛰蠢动，万物乐生。依依杨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荣。繁华晔而曜野兮，炜芬葩而扬英，鹊营巢于高树兮，燕衔泥于广庭。睹戴胜之止桑兮，聆布谷之晨鸣，乐仁化之普宴兮，异鹰隼之变形。习习谷风，洋洋绿泉，丹霞横岭，文虹竟天。（《艺文聚类》三，《初学记》一，又三。《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引作「丹霞播景」。）

生气方盛，九阳奋发。（《初学记》三）

◇述夏赋

四月惟夏，运臻正阳。和气穆而扇物，麦含露而飞芒。清徵泛于琴瑟，朱鸟感于炎荒。鹿解角于中野，草木蔚其条长。凤皇升而王秀，龙辰中而萤火翔。（《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御览》二十三）

◇大寒赋

五行倏而竞骛兮，四节纷而电逝。谅暑往而寒来，十二月而成岁。日月会于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在中冬之大寒兮，迅季旬而逾蹙。彩虹藏于虚廓兮，鳞介潜而长伏。若乃天地凛冽，庶极气否。严霜夜结，悲风昼起。飞雪山积，萧条万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冻合于四海，扶木憔悴于谷，若华零落于汜蒙。云云。（《艺文类聚》三，《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初学记》三）

◇元日朝会赋

仰二皇之文象，咏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制。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于是先期戒事，众官允敕。万国咸亨，各以其职。翼翼京邑，巍巍紫极。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俯而察之，如亢烛龙而照玄方。仰而观焉，若披丹霞而鉴九百（已上八句从《艺文类聚》《御览》二十九补）。阊阖辟，天门开。坐太极之正殿，严嵯峨以崔嵬。嘉广庭之敞丽，美升云之玉阶，□□□□□□乘羽盖之葳蕤（此句从《书钞》二十九、一百三十四补）。相者从容，俟次而入。济济洋洋，肃肃习习。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胪人齐列，宾礼九重，群后德让，海外来同。束帛戋戋，羔雁邕邕。献贽奉璋，人肃其容。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二句从《御览》二十九补）。流苏粲粲，华盖重阴。羽林虎旅，长戟扌寅掺（四句从《御览》三百五十二补，又《书钞》一百三十四引「华盖重阴」一语）。是时天子盛服晨兴，坐武帐，凭玉几，正南面以听朝，平权衡乎砥矢。群司百辟，井阼纳觞。皇恩下降，休气上翔，礼毕飨宴，进止有章。六乐递奏，磬管铿锵，渊渊鼓钟，ィィ笙簧。搏拊琴瑟，以咏先皇，雅歌内，颂声外扬。（《初学记》十四，又二十五，《艺文类聚》四，《晋书·礼志下》，《宋书·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一》，《御览》二十九、三百五十二、五百三十九）

寺凤虎之二樽，清酤皆以停渊。（《御览》七百六十一）

猛ね化其高骧，树羽烨以纷华。（《书钞》一百十一）

◇辟雍乡饮酒赋

时皇帝亲枉万乘之尊兮，以幸乎辟雍。卤簿齐列，百官正容。侍卫参差，阶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会之常仪兮，飨殊俗而见远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黄同。揖让而升，有主有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数，威仪翼翼。宾主百拜，贵贱修敕。酒清而不饮，肴乾而不食。及至亻亻笙磬，皇々钟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乐而不淫，好朴尚古。四坐先迷而后悟，然后知礼教之弘普也。（《艺文类聚》三十八）

◇正都赋

锦墙雕柱。（《御览》五百八十七）

抚琴瑟，陈钟ね。吹鸣箫，击灵鼓。奏新声，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景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联合会而复续。虬萦龙蜒，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手戏绝倒，氵虚寄身，跳丸掷堀，飞剑舞轮。于是神岳双立，冈岩岑，灵草蔽崖，嘉木成林。东父翳青盖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灵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抚瑟而安歌，声可意而入心。起而鹤立，和清响而哀吟。（《艺文类聚》六十一）

五采文身，质美光炫。激冲风于秦炉，飞光天之烈焰。

苗山之铤，铸以为剑。其利也，陆断犀兕，水戏轻鸿。洒奔驷于中衢，斩双蛟于大江，将以威天下而御群凶。

建平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吉服，袭大裘。纟延纽五采，平冕垂旒，质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畛，升八通之灵垓，执镇圭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尔乃大蔟为徵，圆钟为宫，吹孤竹而拊云和，修轩辕之遗风。类于圜丘，六变既终，则天神斯降，可得而礼矣。（《御览》五百二十七）

然后戒水军，遵川流。越丿泛，吴榜浮。歌玄云，咏石留。（《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又一百三十八）

飞云首，龙舟渠サ。艨艟水城，蜀艇吴航。万艘俱兴，云帆齐张，云帆齐张。县旆光天，征铎琳琅，氵波溯流，星列雁行。（《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御览》三百三十四）

白日舒灵景于天。（《文选》左思《咏史诗》注引《二都赋》，疑即「正都」之误。）

彤彤朱宫。（《文选》谢灵运《九日登戏马台诗》注引《西都赋》）

巍巍绛阙。（《文选》陆机《五等论》注引《西都赋》、颜延年《赭白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赋》注引《北都赋》，疑皆「正都」之误。）

奏新声，理秘舞。飙回风转，流采成文，修袖连娟，长裾缤纷。赴若翔龙，降若颓云。（《初学记》十五引《西都赋》。案：《艺文类聚》引《正都赋》，有「奏新声、理秘舞」二语，明：「西都」即「正都」之误。）

◇潜通赋

尺蠖屈体以求伸兮，龙阶木而升云。（《御览》九百四十八作傅奕。案：傅奕唐人，此当是傅休奕。钦定《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卷傅奕不收此赋，今定入《傅玄集》中。）

◇矫情赋序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赋》，又命陈、徐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烂然成章。

◇叙行赋（序）

终南郁以巍峨，太幽氵乎昊苍。（《初学记》五）

◇大言赋

要佩六气，首戴天文。（《御览》六百九十二）

驾五行。（《书钞》十六）

◇笔赋

简修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纳以元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写文象于纨素。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

◇砚赋

采阴山之潜璞，简众材之攸宜。节方圆以定形，锻金铁以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御览》六百五）

◇团扇赋

何皎月之纤素，□皓□而软贞。Ψ莆之芳烈，随变体而殊名。朗劲节以立质，象日月之定形。（《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极名工之机变，总五方之奇妙。（同上）

出兹扇于怀袖，激微风而增凉。（同上）

◇相风赋（并序）

昔之造相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风云之应，龙虎是从。观妙之征，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虎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而无挠，度经高而不倾。栖神乌于竿首，候祥风之来征。（《北堂书钞》一百三十、《艺文类聚》六十八并作傅率，《御览》九误作郑玄，近人辑《康成集》载此赋，非也。）

◇琴赋（并序）

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为至和之主。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北堂书钞》一百九，又《后汉·蔡邕传》注，《文选》张载《拟四愁诗》注，又《初学记》十五引两条作「蔡邕有琴曰绿绮」。）

马融谭思于止息。（《文选·琴赋》注）

播之以八风，文之以五声。（《北堂书钞》一百九）

◇琵琶赋

《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遗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兆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宋书·乐志一》，又《初学记》十六引两条；《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览》五百八十三）

控修柄以布柱，转四时而发机。（《书钞》一百十）

素手纷其若飘兮，逸响薄于高梁。弱腕忽以竞骋兮，象惊电之绝光。飞纤指以促柱兮，创发越以哀伤。时旃衤弱以劫蹇兮，声扌敫籴以激扬。启飞龙之秘引兮，逞奇妙于清商。哀声内结，沈气外澈。舒诞沈浮，徊翔曲折。（《初学记》十六）

然后众弄杂会，六引递奏，纤弦振舞，迅手繁骛。（《初学记》十六）

◇筝赋（并序）

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衣乐。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关思运巧哉？（《宋书·乐志一》，《初学记》十六，《通典》一百四十四）

追赴促弹，急击扣危。洪纤杂奋，或合或离。（《初学记》十六）

阴沉阳升，柔屈刚兴。玄黄之分，推故引新。迭为主宾，四时之陈。（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浊代兴，有始有终。哀起清羽，乐混大宫。（同上）

◇笳赋（序）

吹叶为声。（《文选》李陵《答苏子卿书》注）

◇节赋

黄钟唱哥，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宋书·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四）

◇叙酒赋

应酒旗之灵象，明粲而在天，推酒泉之嘉名，□□□□□。（《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引傅玄《酒赋》）

或三酿而速美，或九酝而后成。（同上引《叙酒赋》）

谭长安与中山，比苍梧与宜城，造乐限以御□，味密甜而胆苦。（同上。案：末句是标目。）

饮者丕无，欧醴成川渠。（同上）

唐尧千钟竭，周文百斛泊，有康樽定国。（同上。案：此有脱误。）

◇投壶赋（序）

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御览》七百五十三）

◇弹棋赋（序）

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为蹴鞠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因其体而作弹棋以解之。今观其道，蹴鞠道也。（《世说·巧艺篇》注，《御览》七百五十五）

◇紫华赋（并序）

紫华一名长乐华，旧生于蜀，其东界特饶，中国奇而种之。余嘉其华纯耐久，可历冬而服，故与友生，各为之赋。

有遐方之奇草，禀二气之纯精。仰紫微之景耀，因令色以定名。刚茎劲立，纤条繁列，从回风以摇动。纷兰而蕙洁，蔚青葱以增茂。并含华而未发。于是散绿叶，秀紫荣，蕴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炳参差以昭耀兮，何光丽之难形。葩艳挺于碧枝兮，焕若珊瑚之萃英，涣涣昱昱，而夺人目精。下无物以借喻，上取象于朝霞。妙万物而比艳，莫兹草之可嘉。（《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八百七）

◇郁金赋

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而金黄。树蔼以成荫，气芳馥而含芳。氵苏合之殊珍，岂艾网之足方。荣曜帝寓，香播紫宫。吐芬扬烈，万里望风。（《艺文类聚》八十一）

◇芸香赋（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郑玄云：「芸，香草也。」世人种之中庭，始以微香进入，终于捐弃黄壤，吁可闵也。遂咏而赋之。（《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作八十二）

◇蜀葵赋（序）

蜀葵其苗如瓜瓠，尝种之，一年引苗而生华，经二年春乃发，既大而结鲜，紫色曜日。（《御览》九百九十四）

◇宜男花赋

猗猗令草，生于中方。华曰宜男，号应祯祥。远而望之，焕若三辰之丽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鉴泉。于是狡童媛女，以时来征。结九秋之永思，含春风以娱情。（《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四）

充后妃之盛饰兮，登紫薇之内庭。（《尔雅翼》三）

◇菊赋

布河洛，纵横齐秦。掇以纤手，承以轻巾。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艺文类聚》八十一）

◇蓍赋

春迈衡德于青阳，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坚贞。虽离霜而未雕，与潜龟乎通灵。于是原极以道，极形以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敌。岂唯终始于事业？乃参天而倚数。弃原野之萧条，升云阶而内御。运兹茎于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钩深而致远，实开物而成务。（《艺文类聚》八十二）

◇瓜赋

调土下种，播之有经，应运俟时，员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将，既成母而盘萦，次落莫之密叶兮，交逶迤之修茎。敷碧绿之纯采，金华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养之以六气。白者如素，黑者如《黑会》（白、黑二语从《御览》补，《黑会》，浅黑也，盖深紫者耳。然今世此瓜甚少，余传食十一省，未之见），黄逾金缃，青侔含翠。虽狸首之甘美兮，未若东野之奇伟。旧有蜜，及青栝楼。嘉味溢口，异类寡俦。一啮之顷，至三摇头。选美芳园，重简其珍，披以吴刀，承以朱盘。中割而破，虽分若完。质兼三味，气美芳兰。愈得冷而益甘兮，颐神爽而解烦。细肌密理，多瓤少瓣。丰旨绝异，食之不饣。（《艺文类聚》八十七，《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十八）

龙眼生于南极，甘卢引于昆山。（《御览》九百六十七）

◇安石榴赋

鸟宿中而纤条结，龙辰升而丹华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栖夫桑。其在昏也。若烛龙吐潜光。苞玄黄之烈辉，缘炜晔而煌。发朱荣于绿叶，时从风而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

◇李赋

植中州之名果兮，结修根于芳园，嘉列树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既乃长条四布，密叶重阴。夕景回光，傍荫兰林。于是肃肃晨风，飘飘落英。潜实内结，丰彩外盈。翠质朱变，形随运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宫动而和甘生。既变洽熟，五色有章，种别类分，或朱或黄。甘酸得适，美逾蜜房。浮彩点驳，赤者如丹，入口流溅，逸味难原。见之则心悦，含之则神安。乃有河沂黄建，房陵缥青，一树三色，异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睹兮，咸升御乎此房。周万国之口实兮，充荐飨于神灵。昔怪古人之感贶，乃答之以宝琼。玩斯味之奇玮兮，然后知报之为轻。（《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八）

◇桃赋

有东园之珍果兮，承阴阳之灵和。结柔根以列树兮，艳长亩而骈罗。华落实结，与时刚柔。既甘且脆，入口消疏。夏日先熟，初进庙堂。辛氏践秋，厥味益长。亦有冬桃，冷侔冰霜。放神适意，恣口所尝。华升御于内庭兮，饰佳人之令颜，实充虚而疗饥兮，信功烈之难原。嘉放牛于斯林兮，悦万国之安。望海岛而慷慨兮，怀度朔之灵山。何兹树之独茂兮，条枝纷而丽闲！根龙虬而云结兮，弥千里而屈盘。御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济正兮，岂唯荣美之足言！（《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橘赋（序）

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御览》九百六十六）

◇枣赋

有蓬莱之嘉树，值神州之膏壤。擢刚茎以排虚，诞幽根以滋长。北阴塞门，南临三江。或布燕赵，或广河东。既乃繁枝四合，丰茂蓊郁。斐斐素华，离离朱实。脆若离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当夏之珍。坚者宜干，荐羞天人。有枣若瓜，出自海滨，全生益气，服之如神。（《初学记》二十八引两条，《御览》九百六十五）

◇蒲桃赋

喻龙堆之险，越悬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历乎身热之野。（《御览》九百七十二）

◇桑椹赋

繁实离离，含甘吐液。翠木三变，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无攵。（《御览》九百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柳赋

美允灵之铄气兮，嘉木德之在春。何兹柳之珍树兮，禀二仪之清纯？受大角之祯祥兮，生之遐滨。参刚柔以定休兮，应中和以屈伸。长茎舒而增茂兮，密叶布而重阴。夹通涂与广庭兮，环清沼而成林。于是玄云反岳，素景含晖。泰液渥流，朝露未。似精灵之所钟兮，蔚郁郁以依依。居者观而弭思兮，行者乐而忘归。夫其结根建本，则固于泰山。兼覆广施，则均于昊天。虽尺断而逾滋兮，配生生于自然。无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屡迁。纷绮靡以从风兮，若将往而复旋，若乃丰葩茂树，长枝夭夭。阿冉冉 四垂，凯风振条。同志来游，携手逍遥。（《初学记》二十八，又略见《艺文类聚》八十九）

◇朝华赋（序）

朝华，丽木也。（《艺文类聚》八十九）

◇雉赋

禀炎离之正气，应朱火之祯祥。播五彩之繁缛，被华文而成章。冠列角之威仪，翘从风而飘扬。履严距之武节，超鸾寺而凤翔。感天和而贻瑞，进据鼎而祚商。乐财之方隆，敷皓质于越裳。饮以华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艺文类聚》九十，《御览》八百四十二）

◇山鸡赋

惟南州之令鸟，兼坤离而体珍。被黄中之五色，敷文象以饰身。翳景山之竹林，超游集乎水滨。鉴中流以顾影，云表之清尘。（《艺文类聚》九十一）

◇鹰赋

含灾离之猛气兮，受金刚之纯精。独飞寺于林野兮，复加翔于天庭。（《初学记》三十）

左看若侧，右视如倾。劲翮二六，机连体轻。句爪县芒，足如枯荆。觜利吴戟，目类明星。雄姿邈世，逸气横生。（《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奋翅不得起，抚翼无所翔。饰五采之华绊，结璇玑之金环。（《初学记》三十）

虽逍遥于广厦，思击厉于中原。（同上）

卷四十六

◎傅玄（二）

◇鹦武赋

奇毛曜体，绿采含英。凤翔鸾，孔质翠荣。悬分于丹足，婉朱朱之荧荧。发言辄应，若响追声。（《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斗鸡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颖而扬精。红缥厕于微黄兮，翠彩蔚而流清。五色错而成文兮，质光丽而丰盈。前看如倒，傍视如倾。目象规作，觜以削成。高膺峭峙，双翅齐平。擢身竦体，怒势横生。爪似炼钢，目如奔星，扬翅因风，抚翮长鸣。猛志横逸势氵天廷。或踯躅踟蹰，或蹀躞容与。或爬地俯仰，或抚翼未举。或狼顾鸱视，或鸾翔凤舞。或佯背而引敌，或毕命于强御。于是纷纭翕赫，雷合电击。争奋身而相戟兮，竟隼鸷而雕睨。得势者氵九天，失据者沦九地。徒观其战也，则距不虚挂，翮不徒拊，意如饥鹰，势如逸虎。（《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鹰兔赋

兔谓鹰曰：汝害于物，有益于世。华髦被札，彤管以制。（《初学记》二十一）

◇乘舆马赋（并序）

往日刘备之初降也，太祖赐之骏马，使自至厩选之，历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次至下厩，有的颅马，委弃莫视，瘦悴骨立，刘备取之，众莫不笑之。马超破苏氏坞，坞中有骏马百余匹，自超已下，俱争取肥好者，而将军庞德独取一马，形观既丑，众亦笑之。其后刘备奔于荆州，马超战于渭南，逸足电发，追不可逮，众乃服焉。（《御览》八百九十七）

目若曜星，符采横发。高颠县日，双壁象月。头似削成，鬣似植发。延首高骧，擢足轩寺。气盖青云，势凌万里。九方不能测其天机，秦公不能究其妙理。（《艺文类聚》九十三）

繁姿屡发。（《文选·舞鹤赋》注）

形便飞燕，势越惊鸿。（《文选·赭白马赋》注）

用之军国，则文武之功显。（同上）

文荣其德，武耀其威。（同上）

紫盖飘以连翩。（《文选》颜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注，又沈约《安陆王碑文》注）

挥沫成雾，流汗如珠。（《初学记》二十九）

◇驰射马赋

何逸群之奇骏，生泛之遐滨。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驷于三辰。仪乾行之刚健，凭坤厚以托身。岂骥德之足慕？希万里之清尘。（《艺文类聚》九十三）

百马齐兴，六骥孔闲。金衔玉羁，文勒镂鞍。明珂景朗，华葺采鲜。（《御览》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

亻艮如革，戾如胶。鞭裁向腹，奋尾跳尻。（《御览》三百五十九）

耳小易使，鼻大势怒。往来若鹰鹞，超腾如逸虎。（《御览》八百九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良马赋

奋沛艾，虎据麟寺。望云睇景，乘虚四起。纵鞍则行，揽则止。（《御览》三百五十八）

金羁在首，发以明珂，镂鞍采葺，织勒含华。（《御览》三百五十九）

鞭不得摇，手不及动。忽然增逝，肉飞骨踊。（同上）

饰以金羁，申以玉缨，结以轻轩，节以和铃。（同上）

◇走狗赋

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俊之劲武。应天人之景晖，顺仪象而近处。凭水木之和气，炼金精以自辅。统黔喙于秋方，君太素之内寓。谅韩卢其不抗，岂晋獒之能御？既乃济卢泉，涉流沙。逾三光，跨大河。希代来贡，作珍皇家。骨相多奇，仪表可嘉。足悬钩爪，口含素牙。首类骧螭，尾如腾蛇。修颈阔腋，广前捎后。丰颅促耳，长叉缓口。舒节急筋，豹耳龙形。蹄如结铃，五鱼体成。势似氵青云，目若泉中星。转视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黄而摄宋鹊兮，越妙古而扬名。于是寻漏迹，蹑遗踪。形疾腾波，势如骇龙。邀朝乌之轻机兮，纟免兽之逸轨。漂星流而景属兮，逾窈冥而腾起。陵冈越壑，横山超谷。原无遁兔，林无隐鹿。顾芷隰以嬉游兮，步兰皋而聘足。然后娱志苑囿，逍遥中路。属精采以待踪，逐东郭之狡兔。裔洋洋以衍衍，逞妙观于永路。既迅捷其无前，又闲暇而有度。乐极情遗，逸足未殚。抑武烈而就罗兮，顺指麾而言旋。归功美于绁兮，其瓠之不虞。感恩养而怀德兮，愿致用于后田。聆车之鸾镳兮，逸犭曷而盘桓。（《艺文类聚》九十四，《初学记》二十九）

◇猿猴赋

余酒酣耳热，欢颜未伸，遂戏猴而纵猿，何[240]畋之惊人。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或长眠而抱勒，或咋而《齿甘》。或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老公，又类胡儿。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艺文类聚》九十五，《初学记》二十九）

◇蝉赋

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潜玄昭于后土兮，虽在秽而逾馨。经青春而未育兮，当隆夏而化生。忽神蜕而灵变兮，奋轻翼之浮征。翳密叶之重阴兮，噪闲树之肃清。缘长枝而仰观兮，吸喔露之朝零。泊无为而自得兮，聆商风而和鸣。声亻亻以清和兮，遥自托乎兰林，嗟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击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初学记》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拟天问

七月七日，牵牛织女，时会天河。（《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四，《御览》八）

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御览》四）

◇拟招魂

雕楹文桷结修梁，增台列榭别有望；设画屏风文绣班，上纪开辟图自然。（《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

屏风四合，名邓错班。兰膏明发，相年所藻。（同上。案：末句有误。）

◇贺老人星表

老人星见，军景光明。圣主寿延，享祚元吉。自天之，莫不舞。（《艺文类聚》一）

老人星见，体色光明。嘉占元吉，弘无量之，隆克昌之祚。普天同庆，率土会欢。（同上）

◇掌谏职上疏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远，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无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书·傅玄传》。《通典》十四：「泰始初，又议考课，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以为政教颓敝，风俗不淳，上疏云云。」又见《御览》六百二十三。）

◇上疏陈要务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也。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在其间。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宜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隆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贤士，皆尝从事于耕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为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若未有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步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惟陛下裁之。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前春乐平太守曹志，上欲为博士置卒史，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寝之，今志典千里，臣等并受殊宠，虽言辞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请寝，多不施用，臣恐草莱之士，虽怀一善莫敢献之矣。（《晋书·傅玄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又《通典》十四，又十九）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如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作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晋书·傅玄传》）

◇正朔服色议（太始元年）

帝王受命，应历禅代，则不改正朔，遭变征伐则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无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汉禅，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从其本。唯节幡用黄。大晋以金德王天下，顺五行三统之序矣。（《通典》五十五）

◇五祀议

《礼·大记》云：「室中央中ㄏ，谓四ㄏ之中也。」祭于漏井，盖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无并，祭灶而不祭井，于事则阙。夫设祀者，非但报功而已，亦神道设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以为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一门，正室一户，井灶中ㄏ，亦各择其一，正者祭之。（《御览》五百二十九）

◇客难

振笔若天文，运思若回云。（□□□□□□）

◇七谟（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ゑ、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心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

辩论锋起，探虎摩龙。（《御览》四百六十四）

佩昆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八）

公子曰：三禾九变，五味八珍。玄水朱火，蕙藉桂薪。烹以九九之鼎，调以伊挚之伦。（《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二）

轻椒丹橘，素姜紫兰。（《书钞》一百四十二）

和宫适甜，抚角调酸。（《书钞》一百四十二）

い珠之麋鳖，霍东海之游鼋。（《书钞》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

龠凤皇之胎，脍飞龙之肝。五黄千品，桂蠹能蹯。升《香票》拨馥，不可胜原。（《书钞》一百四十二，《初学记》二十六）

胡之饭，糅以游粱。香粳九折，爵《麦》若霜。（《书钞》一百四十四）

膏液荑柔，合润流芳。（《书钞》一百四十四）

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忽游水而长引，进飞羽之薄衍。细如蜀茧之绪，靡如鲁缟之线。（《书钞》一百四十四引两条）

脍锦肤，脔斑胎。飞刀浮切，豪分缕解。流采成文，烨若红绮。动从风聚，散如雾委。（《书钞》一百四十四引三条）

于是乃有苍梧之九酝，中山之醇清。□□浮蚁，云沸渊亭。□□□□逸味横生。（《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两条）

渊薮无不杖之叹。（《书钞》十一）

◇连珠（序）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艺文类聚》五十七，《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九十）

◇拟四愁诗（序）

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

◇魏德颂

朱旗翳天，玄甲召路。戎车万驷，逸骥千群。

◇古今画赞

△孙武

孙武论兵，实妙于神。奇正迭用，变化无形。（《北堂书钞》一百十三）

△信陵君

信陵先□，虎视龙骧。谋赢奋骇，雷动北疆。（《北堂书钞》一百十五）

△汉高祖

赫赫汉祖，受命龙兴。五星协象，神母告征。讨秦灭项，如日之升。超从侧陋，光据万乘。（《艺文类聚》十二）

△汉明帝

肃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综万机，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专信俗儒，非礼之经。（《艺文类聚》十二）

△杨阜（序）

君构潜谋以龙变，应事机而虎发，山西二水获安者，则君之勋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五）

△太常赵咨（序）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云雨。仁风翔于路衢，礼让行乎士女。时亮天工，四门顺轨。（《北堂书钞》三十九，又五十三）

△班婕妤

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匡君。纳侍显德，谠对解纷。退身避害，志邈浮云。（《艺文类聚》十五）

△明德马皇后

明德马后，执贞履素。光崇六行，动遵礼度。作后作母，帝谘厥谋，国赖内训，家应显祚。（《艺文类聚》十五）

◇太子少傅箴

夫金水无常，方圆应形。亦有隐括，习以性成。故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正则影直。正人在侧，德义盈堂。鲍肆先入，兰蕙不芳。傅臣司训，敢告君王。（《初学记》十八，《御览》二百四十四）

◇吏部尚书箴

明明王范，制为九服。君执常道，臣有定职。各有攸司，用不慝。贵无常尊，贱不恒卑。不明厥德，国用颠危。昔舜举禹、咎繇，而隽在官，夔龙出入朕命；汤举阿衡，而不仁流屏；周仲山甫，亦允纳言。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侧。处喉舌者，患铨衡之无常，不患于不明。故曰无谓隐微，废公任私；无好自专，违众取怨。是以古之君子，无亲无疏，纵心大伦，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贵好爵，书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职不可ウ受。能者养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书，敢告左右。（《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华岳铭（序）

《易》称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显，而岳配焉。地以广厚为基，而岳休焉。若夫太华之为镇也，五岳列位，而存其首；三条分方，而处其中。故能参两仪以比德，协和气之，济云行而雨施，兴雷风以动物。是以古先历代圣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于《虞书》则西巡狩，至于西岳，而亲祭焉。于《礼》则大司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礼祀也。（《艺文类聚》七，《初学记》五）

◇剑铭（并序）

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先王观变而服剑，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则亲用之，铭曰：

光文耀武，以乃卫国。

◇笔铭

ｋｋ彤管，冉冉轻翰。正色玄墨，铭心写言。（《初学记》二十一）

◇水龟铭

铸兹灵龟，体象自然。含出原水，有似清泉。润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御览》六百六）

◇镜铭

人徒览于镜，止于见形。鉴人可以见情。（《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杖铭

杖正杖贞，身正心安。不安则倾，不贞则危。倾危之变，厥身以随。（《书钞》一百三十三）

◇澡盘铭

与其澡于水，宁澡于德。水之清，犹可秽也；德之修，不可废也。（《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席铭

△席左端

闲居勿极其欢。（《书钞》一百三十三，《初学记》二十五）

△席右端

寝处毋忘其患。（《书钞》一百三十三，《初学记》二十五）

△席左后

居其安，无忘其危。（《初学记》二十五）

△席右后

惑生于邪色，祸成于多言。（《初学记》二十五）

◇灯铭

晃晃华灯，含滋炳灵。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扬辉，飞景兰亭。（《初学记》二十五）

◇烛铭

煌煌丹烛，焰焰飞光。取则龙景，拟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阳。焚刑监世，无隐不彰。（《御览》八百七十，案：张溥本作傅咸，误。）

◇印铭

往昔先王，配天垂则。乃设印章，作信万国。取象晷度，是铭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归乎玄默。太上结绳，下无荒慝。（《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八十三）

◇冠铭

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惧则安，敬则正。（《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八十四）

◇衣铭

衣以饰外，德以修内，内修外饰，礼有制也。

◇裳铭

上衣下裳，天地则也。服从其仪，君子德也。（《御览》六百九十六）

◇履铭

戒之哉！念履正，无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征。（《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九十七）

◇被铭

被虽温，无忘人之寒！无厚于己，无薄于人！（《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七）

◇栋铭

国有维辅，屋有栋梁。室之倾，尚可柱也；心之倾，不可辅也。（《御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八十七）

◇龙铭

丽哉神龙，诞应阳精。潜景九渊，飞曜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偃伏污泥，上氵太清。（《艺文类聚》九十六）

◇灵蛇铭

嘉兹灵蛇，断而能继。飞不须翼，行不假足。上腾霄雾，下游山岳。进此明珠，预身龙族。（《艺文类聚》九十六，《御览》九百三十四）

◇口诫

勿谓何有，积怨致咎。勿曰不传，伏流成川。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艺文类聚》十七。案：《傅子·拟金人铭》作「口铭」，有末二语，疑「口诫」即「口铭」，未敢定之。）

◇江夏任君墓铭

君讳倏。承洪苗之高胄，禀岐嶷之上姿。质美章，志邈云霄。景行足以作仪范，柱石足以虑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迩，拜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运六奇，邦国安，飘尘不作。铭曰：

峨峨任群，应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阐茂，文武是经。群后利德，泊然弗营，宜享景福，光辅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龄？（《艺文类聚》）

◇太尉杨彪铭

莅于少府，考定百工。（《北堂书钞》五十四）

太仆《广玄》闲王御。（同上）

允正九仪。（同上鸿胪）

◇永宁太仆庞侯诔

蒸蒸孝敬，行著闺庭。如兰之芳，如金之贞。在乱不回，处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风扬。嘉善献亲，疾恶若仇。品定人伦，清浊异流。将继四祖，世据削定。天假其年，主优其禄。等勋伊、吕，比寿东岳。（《艺文类聚》四十九）

◇祝祖文

祖君自东，百灵齐行，翠盖翩翩，象舆雕箱，王于进驾，骖服调良。（《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卷四十七

◎傅玄（三）

◇傅子（一）

（谨案，《隋志·杂家》，「《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旧、唐志》同。《晋书》本传：「玄字休奕，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无有缺篇，或数篇合卷，今莫能详。其四部六录，区别亦无从考。《崇文总目》仅五卷二十三篇，《陈诗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后此不复著录。乾隆间，从《永乐大典》写出二十三篇，又无篇名者六条，盖即宋时二十三篇之节录本。又写出《文选》注、《御览》、《诸子琼林》三十四条，合为一卷。嘉庆庚午岁，余以唐魏徵《群书治要》所载二十四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许字，又从《三国志》注写出六千三百余字，广为二卷。乙亥岁，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羼越，以各书互证之，知《意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徐《中论》，仅前二条又半条是《中论》，其第三条之下半条及第四条乃《傅子》也。所载《物理论》，仅前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第九十七条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条至末乃《中论》也。他如以《庄子·杂篇》当《王孙子》，而《王孙子》、《冠子》、《牟子》及蒋济《万机论》等四十家文皆烂脱，乃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写数过，略得《傅子》端绪，因复遍搜各书，得佚文数百条，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书所载整篇为二卷，以各书所载，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类附而间厕之，为补遗二卷，凡四卷。其《意林》与整篇复见者，不复删之，用见《傅子》原次，或尚有漏落，后之人随见随补可也。）

◇治体（案：《群书治要》未载篇名，《永乐大典》有之，下皆同。）

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杀生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信顺者，天地之正道也。诈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惧者河？赏公而罚不贰也。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可不谓公而不贰乎？若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官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质则官少，世文则吏多。有虞多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永乐大典》）

◇举贤

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听。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材，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傅说，岩下之筑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吕尚，屠钓之贱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陈平，项氏之亡臣也，高祖以为腹心。四群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文王内举周公旦，而天下不以为私其子；外举太公望，天下称其公。周公诛弟而典刑立；桓公任雠而齐国治。苟其无私，他人之于骨肉，其于诛赏，岂二法哉？唯至公然后可以举贤也。

夏禹有言：「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因斯以谈，君莫贤于高祖，臣莫奇于韩信。高祖在巴汉，困矣；韩信去楚而亡，穷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穷而愿进。其相遭也，宜万里响应，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归汉，历时而不见知，非徒不见知而已，又将案法而诛之。向不遇滕公，则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萧何，则终不离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滨之饿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驱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倾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然则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难，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举咎陶难，处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听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听二人何以霸也？任术而设疑也。听三人何以仅存也？从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专，故邪不得间；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涂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汤未得伊尹，而不求贤，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群臣易位，劳神之道也。

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诬一世，岂不甚邪？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授职

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小材为榱，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者为宰相，此国之栋梁也。审其栋梁，则经国之本立矣。经国之本立，则庶官无旷，而天工时叙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饣芳。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饣芳，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尝见汉末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随珠，发以翠羽。此笔非文犀之植，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极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为碑，镌石为虎，碑虎崇伪，陈于三衢，妨功丧德，异端并起，众邪之乱正若此，岂不哀哉！夫经国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检商贾

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

古者民朴而化淳，上少欲而下鲜伪，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给用，居足以避风雨，养以大道，而民乐其生；敦以大质，而下无逸心。日中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变极文，而重为之防，国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赋有恒，而业不废，君臣相与，一体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无用之货。自公侯至于皂隶仆妾，尊卑殊礼，贵贱异等，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数定也。夫神农正其纲，先之以无欲，而咸安其道。周综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乱四民而废常贱，竞逐末利而弃本业，苟合壹切之风起矣。于是士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冈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一人唱欲而亿兆和。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且末流滥溢而本源竭，纤靡盈市而谷帛罄，其势然也。古者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经心；右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废，难矣。

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仁论

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此三者，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或曰：耻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耻之有？赴谷必坠，失水必溺，人见之也。赴阱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见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阳，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存张骞于西极，念苏武于朔垂，而知怀闾室者之足鄙也。推斯类也，无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则圣贤其可几；知足而已，则固陋其可安也。

圣贤斯几，况其为慝乎？固陋斯安，况其为侈乎？是谓有捡纯乎？纯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渐其概，苟无邪，斯可矣。君子内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乱义也。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谓也。若子方惠及于老马，西巴不忍而放，皆仁之端也。推而广之，可以及乎远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义信

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

夫象天则地，履信思顺，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据法持正，行以不贰，此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结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聚于家，夫妇相疑于室矣。小大混然而怀好心，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

夫信由上而结者也。故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妇，则妇以信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为人上，竭至诚，开信以待下，则怀信者欢然而乐进，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言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

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诚，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礼教，而民笃于义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随之，是亦日夜见灾也。周幽以诡烽灭国，齐襄以瓜时致杀，非其显乎！故祸莫大于无信，无信则不知所亲，不知所亲，则左右尽己之所疑，况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则忠诚者丧心而结舌，怀奸者饰邪以自纳。此无信之祸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礼乐

傅子曰：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

礼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谓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谓之远乎？由近以知远，推己以况人，此礼之情也。

商君始残礼乐。至乎始皇，遂灭其制，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内去礼义之教，外无列国之辅，日纵桀纣之淫乐，君臣竞留意于刑书，虽荷戟百万，石城造天，威汾沧海，胡越不功，身死未收，奸谋内发，而太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觉，二年而灭，曾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先亡之祸也哉？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夫赍不訾之宝，独宿于野，其为危败，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犹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盗思代之。」其秦之谓与！（《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法刑

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书禁令曰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诛杀威罚曰刑。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者。《周书》曰：「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然则心恶者，虽小必诛；意善过误，虽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

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是故圣帝明王，惟刑之恤，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故圣人伤之，乃建三典，殊其轻重，以定厥甲，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议其故而宥之，仁爱之情笃也。柔愿之主，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议狱缓死也，则妄轻其刑而赦元恶。刑妄轻，则威政堕而法易犯；元恶赦，则奸人兴而善人困。刚猛之主，闻先王之以五刑纠万民，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也。于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连三族，戮及善民，无辜而死者过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诸侯乘其弊而起，万乘之主死于人手者，失其道也。齐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设也。未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重爵禄

爵禄者，国柄之本，而贵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即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

然则先王之用爵禄，不可谓轻矣；夫爵者位之级，而禄者官之实也。级有等而称其位，实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禄之分也。爵禄之分定，必明选其人而重用之。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德浅功寡者，受轻爵小位，薄禄卑官。厚足以宗党，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职者，坐而食于人，既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经心；既受禄于官，而或营私利，则公法绳之于上，而显议废之于下。是以仁让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贪鄙之路塞，嗜之情灭，百官各敬其职，大臣论道于朝，公议日兴，而私利日废矣。

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吏，厚其禄也，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薄其禄也。则吏竞背公义，营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废而不行也。

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知所以致清，则虽举盗跖，不敢为非；不知所以致清，则虽举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近不足以济其身，远不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及室家，父母饿于前，妻子饣委于后；不营则骨肉之道亏，营之则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亏，则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则仁义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无以致养，必不采薇于首阳，顾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禄不重，则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门，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以庇宗人，禄不足以济家室，骨肉怨于内，交党离于外，仁孝之道亏，名誉之利损，能守志而不移者鲜矣。人主不详察，闻其怨兴于内，而交离于外，薄其名，必时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顾私门之怨，不惮远近之谪，死而后已，不改其行；上不见信于君，下不见明于俗，遂委死沟壑，而莫之能知也。岂不悲夫？天下知为清之若此，则改行而从俗矣。清者化而为浊，善者变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闻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卷四十八

◎傅玄（四）

◇傅子（二）

◇平赋役

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

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赋过大半，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项梁之畴，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未闭，而敌国已收其图籍矣。

昔者东野毕御，尽其马之力，而颜回知其必败，况御天下而可尽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者，谓治平无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载焉。若黄帝之时，外有赤帝、蚩尤之难，内设舟车门卫甲兵之奋，六兴大役，再行天诛，居无安处，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劳也。劳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凿龙门，辟伊阙，筑九山，涤百川，过门不入，薄饮食，卑宫室，以率先天下，天下乐尽其力而不敢辞劳者，俭而有节，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烦而赋重世无事，即役简而赋轻。役简赋轻则奉上之礼宜崇，国家之制宜备，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烦赋重，即上宜损制以恤其下，事宜从省以致其用，此黄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后之为政，思黄帝之至平，夏禹之积俭，周制之有常，随时益损而息耗之，庶几虽劳而不怨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教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士有仗节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得也。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若夫商韩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没矣。

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乱几稀耳。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即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戒言

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鲜矣。何者？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夫贪荣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荣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虽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夫荣利者，可抑而不可绝也。故明为显名高位，丰禄厚赏，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而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动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

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临民，犹树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庙之内，意驰云梦之野；临朝宰事，情系曲房之误。心与体离，情与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则万品不失其伦矣。礼度仪法存乎体，则远迩内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则无不得矣。苟自失，则无不失矣。无不得者，治天下有余，故否则保身居正，终年不失其和，达则兼善天下，物无不得其所；无不失者，营妻子不足，故否则是己非人，而祸逮乎其身，达则纵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弹五弦之琴，而天下乐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筑长城之塞以为固，祸几发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则文王其人也。不推心以虐用天下，则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君，目玩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旷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国之声，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抚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穷天下之味，宫室造天而起，万国为之憔瘁，犹未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况人，故视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恶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通志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其道泰然，浸润之谮，不敢干也。《虞书》曰：「辟四门」，则天下之人辐凑其庭矣；「明四目」，则天下之人乐为之视矣；「达四聪」，则天下之人乐为之听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所有逆，众流之不至者多矣。众流不至者多，则无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尧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为恶，周公诛之。苟不善，虽子弟不赦，则于天下无所私矣。鲧乱政，舜殛之；禹圣明，举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则于天下无所忌矣。石厚子也，石昔诛之。冀缺雠也，晋侯举之。是之谓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乐为之用，无远无近，苟所怀得达，死命可致也。唯患众流异源，清浊不同，爱恶相攻，而亲疏党别。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独进，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万，则公道废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纳者因左右而达，则权移左右，而上势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变业以求进矣。昧于利者变业而党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则虽见者盈庭，而上之所闻实寡。外倦于人，而内寡闻，此自闭之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先王之教，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顺理者进，逆法者诛；设诽谤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内恕而无忌，是之谓公制也。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气，苟不相顺，皆有争心，隐而难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水可不审也。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问曰：汉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灭，汉二十余世而后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则同，用之则异。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恶闻其失，任私则远者怨，有忌心则天下疑，法峻则民不顺之，恶闻其失，则过不上闻，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来也。汉初入秦，约法三章，论功定赏，先封所憎。约法三章，公而简也。先封所憎，无忌也。虽网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宽简，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患上闻矣。自非圣人，焉能无失？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心以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

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处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顺之则生，逆之则死，顺而无节，则谄谀进；逆而畏死，则直道屈。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敬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涂，引而致之，非为名也。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纣，而高祖托以爱子；周亚夫申军令，而太宗为之不驱；朱云折槛，辛庆忌叩头流血：斯乃宽简之风，汉所以历年四百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干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邪？（《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安民

民富则安，贫则危。

明主之治也。分其业而一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一则各尽其力；而不相乱则民必安矣。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重则乐其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则尽心恤其下；尽心以恤其下，则民必安矣。附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宽民者赏，克刂法以要名者诛。宽民者赏，则法不亏于下；克刂民者诛，而名不乱于上，则民必安矣。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上爱其下，下乐其上，则民必安矣。笃乡闾之教，则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则邻居相恃，怀土而无迁志；邻居相恃，怀土无迁志，则民必安矣。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役赋有常，上无横求，则事事有储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储，并兼之隙塞，则民必安矣。图远必验之近，兴事必度之民，知稼穑之艰难，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则民必安矣。职业无分，事务不壹，职荒事废，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亲民之吏不重，有资者无劳而数迁，竞营私以害公，饰虚以求进，仁宦如寄，视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宽民者不赏，克刂民为能者必进，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乐，若是者民危。乡闾无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下有脱文）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视远而忘近，兴事不度于民，不如稼穑艰难而转用之，如是者民危。

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书》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县，古之诸侯也。州总其统，郡举其纲，县理其目，各职守不得相干，治之经也。夫弹枉正邪，纠其不法，击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职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劳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后举之者，太守之职也。亲民授业，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宽以容民者，令长之职也。然则令长者，最亲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国以民为本，亲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此篇大典未载，缺篇名）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则利，害则害，无有幽深隐微，无不报也。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群书治要》）

◇问政

刘子问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后可正天下。

傅子曰：善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况于人乎？尧水汤旱，而人无菜色，犹太平也，不亦美乎？晋饥吴懈，而为秦越禽，人且害之，而况于天地乎！（《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问刑

傅子曰：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来，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也。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五。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之心，故曰匹夫之仁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释法

释法任情，奸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索以御奔马。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归之。洋洋圣化，九服仰之。春风物，秋霜肃杀，同则相济，异若胡越。（《艺文类聚》五十四）

◇信直

傅子曰：古之贤君，乐闻其过，故直言得至，以补其阙。古之忠臣，不敢隐君之过，故有过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继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恶人不得行其境内，况在其君之侧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义矣。（《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矫违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乱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已下《大典》未载）

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养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悦之，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问：佞孰为大？博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隐其恶心而不可卒见，伺主之欲微合之，和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称之有术，饰之有利，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非，动不违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后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利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谓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张禹，可谓次佞也。若赵高、石显，可谓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隐，为害深，下佞形露，为害浅，形露犹不别之，可谓至暗也已。（《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篇《大典》未载，缺篇名）

治人之谓治，正己之谓正，人不能自治，故设法以一之。身不正，虽有明法，即民或不从，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则明法者，所以齐众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设而民从之者，得所欲也。法独设而无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则势分。一则顺，分则争，此自然之理也。（《群书治要》）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来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群书治要》，《永乐大典》）

◇镜总叙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面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永乐大典》）

◇大本

象天地以立制。（《北堂书钞》十七引傅玄《大本》）

卷四十九

◎傅玄（五）

◇傅子（三）

◇补遗上

庖牺神农，顺民之性，育之者也。黄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无为者，以咎繇既举，而不仁远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顾者，不以下忧累其上也。汤法三面之网，归之者四十国；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怀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人心先之也。（《御览》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胜残，而百姓以济，此仁刑于拨乱，黄帝是也。时育万物，必世而后仁，此仁著于治平，尧舜是也。（《御览》七十七）

尧如腊，舜如居。（《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五）

拔万国之地，九州之结。（《北堂书钞》十四）

天为有形之主，君为有国之主。天以春生，犹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杀，犹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之发，天下乐之；令之发，天下畏之；乐之故乐从其令。畏之故不敢违其令。若宽令发而人不乐，无以称仁矣。威令发而下不畏，无以言威矣。无仁可乐，无威可畏，能保国致治者，未之有也。（《御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百三十八）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学。（《意林》）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意林》）

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除矣。（《意林》。案：此《治体篇》文）

世质则官少，时文则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意林》。案：此《官人篇》文）

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意林》）

三公者，佐天子理阴阳。（《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六）

尚书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北堂书钞》五十九）

荀仲预称禹十二为司空。（《御览》二百八）

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州都，而总其议。（《北堂书钞》七十三，《文选》沈约《宋书恩幸传论》注，《御览》二百六十五）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长短经·量才》，又《定名》）

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其长，非所为难也。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者有微，又非所为难也。所为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淫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长短经·知人》）

以誉取人，则权势移于下，而朋党之交用；以功取士，则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材或见任也。（《意林》）

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外设法度，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卢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不验，立可见也。（《长短经·知人》）

今人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三思，坐语一世，岂不惑邪？（《意林》。案：此《举贤篇》文）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氵亭而清，动之则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浊。先王知中流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谓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意林》）

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邪？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亻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咎繇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长短经·大体》）

龙舟整楫，王良不能执也。骥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意林》）

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拣材，治国家者，先择佐而后定民。（《意林》。案：此《授职篇》文。）

人之学者，如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意林》，《北堂书钞》八十三，《御览》六百七）

金以利用，钱以轻流，此二物饥不可食。（《意林》）

入粟补吏，是卖官也。罪人以赎，是纵恶也。（《意林》）

世富钱流，则禁盗铸钱；世贫钱滞，则禁盗坏浅。（《意林》）

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饰盈。一头之饰，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意林》；案：此《校工篇》文。）

披珍玉之衣。（《北堂书钞》二十。案：《校工篇》「必被珠绣之衣」疑即此。）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镌石作虎。碑虎崇伪。陈于三衢，妨功丧德，异端并起。（《意林》。案：此《校工篇》文。）

汉武世，王侯观殿重阶，金枢紫墀。（《御览》一百八十四）

夫华然被裘褐，块然居深（有脱）鼠出（有脱）泽生无礼容，死衣以薪，弃之中野，丧期无数，如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者（有脱），为（有脱）亦已明矣。（《北堂书钞》未删本一百五十八）

撞亡秦之钟，作郑卫之乐，欲以兴治，岂不难哉？（《意林》，案此疑《礼乐篇》文。）

赏不避疏贱，罚不避亲贵。（《意林》。案：《治体篇》「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与此略同，然篇次不符，疑此《法刑篇》文也。）

律是咎繇遗训，汉命萧何广之。（《御览》六百三十八）

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也。（《御览》六百五十二）

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意林》。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刑篇》「故先礼而后刑也」，此当是上文。）

救婴孩之疾，而不忍针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者更众，何异服他药也？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张仓除肉刑，每岁所杀万计；钟繇复肉刑，岁生二千人也。（《意林》）

肉刑名者，犹鸟兽登俎而作肉。（《意林》）

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壮夫断其腕，谓其虽断不死也。（《意林》）

曹羲曰：「絷驯驹以纟参绊，御悍马以腐索。」今制民以轻刑，亦如死也。（《意林》）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尧借人心，而后用其耳目。（《意林》）

昔燕赵之间，有三男了共娶一女，生四子，后争讼，廷尉寿奏云，禽兽生子逐母。宜以四子还母，尸三男子于市。（《意林》，《御览》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一。案：《初学记》十二引谢承《后汉书》曰：范延寿宣帝时为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聚一妻，生四子，长各求离别，争财分子，至闻于县。县不能决断，谳之于廷尉。于是延寿决之，以为悖逆人伦，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长等，无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寿子路为廷尉，八年卒。《初学记》作宣帝，误也。）塞一蚁孔而河决息，施一车辖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举要。（《意林》，《北堂书钞》四十三）

贵有常名，而贱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意林》）

先王之制，九州异赋，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若河内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御览》九百九十一。案：此疑《平赋役篇》文。）

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意林》）

谓有孝廉秀才之贡，或千里望风，承声而举，故任实者渐消，积虚者日长。（《意林》）

闻一善言，见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闻一恶言，见一恶事，远之唯恐不远。（《意林》）

悬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钱于路，童儿争之者，分未定也。（《意林》，《御览》八百十）

夏令披裘，冬令披葛，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御览》二十一，又二十七，《永乐大典》。案：已上五条疑皆《贵教篇》文。）

三皇贵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后义，三王先义而后辞。（《意林》。《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藏》本作乱，今依官本。案：此疑《戒言篇》文。）

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也。（《意要》）

拟《金人铭》作《口铭》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勿谓何有，积怨致咎。勿谓不然，变出无间。勿谓不传，伏流成川。蚁孔河，溜穴倾山。病从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心与口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意林》，《文选》欧阳坚石《临终诗》注，鲍照《代君子有所思行》注，《御览》三百六十七。）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意林》。案：此《通志篇》文。）

主执非道，以虏其民。民杜私心，以事其主。公六寒于上，显议寝于下。忠臣深□□而□泣，贞士伏岩穴而自叹。数进忠（此下有脱）君之门也已万里矣。（《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意林》）

《礼》云：「继父服齐衰。」傅子曰：母舍己父，更嫁他人，与己父甚于两绝天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书以后，俗儒造之。（《意林》。又见《通典》九十，作「父无可继之理，不当制服，此礼焚书之后，俗儒妄造也」。）

先王之制礼也，使疏戚有伦，贵贱有等，上下九代，别为五族。骨肉者，天属也，正服之所经也。义立者，人纪也，名服之所纬也。正服者本于亲亲，名服者成于尊尊。亲尊者服重，亲杀者转轻，此远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转薄，此高下之叙也。《记》曰：「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人纪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为子。嫂之与叔，异族之人。本之天属，嫂非姊，叔非弟也。则不可以亲亲理矣。校之人纪，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体无正统，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九十二）

妄进者若卵投石，逃诛者若走赴深。（《意林》）

间岁察举荐廉而上之，皆是九州百郡之士，风异俗殊，所尚不同，晔若春华之并发，馥若秋兰之俱茂，进如众川之朝海，散如云雾之归山。（《意林》，《北堂书钞》七十九）

说身隐胥馀，筑于岩穴，天下莫之知而不问，不可谓之静而安乎？（《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我欲战而彼不欲战者，我鼓而进之，若山崩河溢，当其冲者摧，值其锋者破，所谓疾雷不暇掩耳，则又谁御之？（《意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起吮疮者之脓，积恩以感下也。《史记》云：「吴起吮臃。」（《意林》。案：「《史记》」下七字当是校语。）

昼战目相见，夜战耳相闻。得利同势，失利相救。（《意林》）

《兵法》云：「内精八阵之变，外尽九成之宜，然后可以用奇也」。（《御览》三百一）

尧遭洪水而贵陆，汤大旱而重水。（《御览》五十产，《永乐大典》）

陆田者，命悬于天也。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意林》，《御览》五十六，又八百二十一）

树上悬瓠，非本实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意林》）

九日养亲，一日饿之，岂得言饱多饥少，同为孝乎？。谷马十日，一日饿之，马肥不损，于义无伤，非可同之一日饿母也。（《意林》，《御览》八百九十七）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此人可谓善士乎？孔文举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荀侍中难曰：「秋阳贪生杀生，岂不罪邪？」文举曰：「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阳，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武，何足怪也？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意林》）？」傅子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御览》四百一）

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文选·辨命论》注）

《论语》，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乡党》则有朝廷之仪，聘亭之礼；《尧曰篇》则有禅代之事。（《意林》）

夫文彩之在人，犹荣华之在草。（《意林》）

道教者昭昭然，犹日月丽天。（《文选·齐安陆王碑文》注）

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意林》）

止响以声，逐影以形，奸争流荡，不知所止也。（《意林》）

傅子曰：云（有脱文）孟轲荀卿，若在孔门，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闵之徒也。（《意林》）

《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知，《轻重篇》尤鄙俗。（王应麟《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志考证》六）

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此下疑有删节）。《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

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博也。（《北堂书钞》一百）

积薪若山，纵火其下，火未及然，一杯之水，尚可灭也。及至火猛风起，虽倾竭河海，不能救之。秦昭王是积薪而纵火其下，至始后然而方炽，二世起风而怒也。秦人视山东之民，犹猛虎之睨群羊，何隔惮哉！（《意林》，《永乐大典》）

大孝养志，其次养形。养志者尽其和，养形者不失其敬。（《意林》）

割地利己，天下仇之；推心及物，天下归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见疑妻子，难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义。（《意林》）

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意林》，《御览》三百七十六）

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意林》，《御览》四百三）

或云：「玄、衡以善诗至宰相，张禹以善论作帝师，岂非儒学之荣乎？傅子曰：「学以道达荣，不以位显。」（《意林》）

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意林》，《史通·内篇「书事」）

墨子兼爱，是废亲也。短丧，是忘忧也。（《意林》）

汉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人，故曰匹夫。（《意林》。案：此《问刑篇》文。）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吕尚钓于渭滨，孰知非殷之渔者？遇汤、武、文王，然后知其非也。（《意林》）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意林》）

或乘马乘车而俱至秦者，所谓形异而实同也。（《意林》）

若谓黄帝后方有舟楫，庖羲之时，长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经巨海者，终年不见其涯；测虞渊者，终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远也。（《意林》）

汉世贱轺车，而今贵之。（《意林》）

夏曰余车，殷曰胡奴，周曰辎车；辎车即辇也。（《续汉·舆服志上》注，《宋书·礼志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子出，多乘舆车。（《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四十）

以云母饰车，谓之云母车。以下不得乘，时赐王公。（《御览》七百七十五）

有追锋车，施通车。（《御览》七百七十五）

金根车，天子亲耕乘之，蹋楮车，畋猎乘之。（《御览》八百二十二）

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谓之绣。（《意林》）

长老说，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尝大会宾客，行酒公卿朝臣前，冀阳争酒争杯而污之，冀伪怒，解衣而烧之。布得火炜华，赫然而炽，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白，若用灰水浣之焉。（《后汉·南蛮西南夷传》注，《三国·魏·齐王芳记》注，《北堂书钞》一百二十八，《御览》六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

太祖武皇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而已。（《三国·魏武纪》注，《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白孔六帖》十四，《御览》六百九十九）

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三国·魏武纪》注，《宋书·礼志五》，又《五行志一》「裁缣帛为白合。」引此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七，《白孔六帖》十二，《御览》六百八十七，又六百八十八，又八百十八。）

合本未有岐。荀文若巾行触树枝成岐，时人慕之，谓之为善，因而弗改。今通为庆吊之服，白纱为之，或单或夹，初婚冠送饯亦服之。（《宋书·礼志五》，《御览》六百八十八）

（高山冠）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元游，乃毁变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御览》六百八十五）

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御览》六百九十）

（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此服妖也。（《宋书·五行志一》）

侍中冠武弁。（《文选》）

始皇冢，令匠人作机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鱼膏作烛。（《意林》）

逐兔之犬，终朝寻兔，不失其迹，虽见麋鹿，不暇顾也。（《意林》）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声之平，不求响之和，而响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远，而名自远。（《意林》）

西国胡人言：「苏合香者，是兽便所作也。」中国皆以为怪，兽便而臭，忽闻西极兽便而香，则不信矣。（《意林》，《法苑珠林》四十九，《御览》九百八十二）

必得昆山之玉而后宝，则荆璞无夜光之美；必须南国之珠而后珍，则隋侯无明月之称。（《意林》）

始皇远游并海，而不免平台之变；及葬骊山，寻见发掘。（《意林》）

今有铅锡之铤，虽欧冶百炼，犹不如瓦刀；有驽骀之马，虽造父驾之，终不及飞兔绝景；质钝故也。（《意林》）

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意林》）

相者曰：三亭九侯，定于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仓金匮，以别贫富贵贱。（《意林》，《御览》三百六十五）

光武凤翔于南阳，燕雀化为雏。二汉之臣，焕烂如三辰之附长天；长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露；势使然也。（《意林》，《文选·齐安陆王碑文》注）

长人数丈，身横九亩，两头异颈，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变化。何益于贤愚邪？（《意林》）

岂有太一之君，坐于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于匹妇之室？（《意林》）

乐广为河南尹，郡中前厅多怪疾，后人皆于廊下督邮传中治事，无敢在厅事者，唯广处之。白日户自闭，二子凯、横等慑怖，广使掘墙孔，得狸乃绝。（《艺文类聚》六，《白孔六帖》七十六）

律吕本于天地，岂关昆山之凤雌雄声能定之哉？此好远之谈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二）

昔者伯牙子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止于岩下，抱琴而鼓之，为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钟期辄穷其趣，曰：「善哉！子之听也」。（《御览》十）

筝者，上圆象天，下平象也，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艺文类聚》四十四）

琵琶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通典》一百四十四）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歌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善弹筝，朱生善琵琶，虽伯牙之妙手，吴姬之奇声，何以加之！人若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战！（《宋书·乐志一》，《北堂书钞》一百十，《艺文类聚》四十四，《通典》一百四十五，《御览》五百七十六，又五百八十，又五百八十三，《永乐大典》）

心有管，须言而发。（《御览》三百七十六）

王黎为黄门侍朗，轩轩然乃得志，煦煦然乃自乐。傅子难之曰：「子以圣人无乐，子何乐之甚？」黎曰：「非我乃圣人也。」（《北堂书钞》五十八，《御览》二百二十一）

汉武令郡国举孝廉，宋世合素帛，有释亲而位乃周岁云周登之岁，记于素帛追之后彻，取诸此意也。（《北堂书钞》七十九）

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文选》卢子谅《赠刘昆诗》注）

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谥曰文。（《文选·辨命论》注）

梦攀日月，觉而不上天庭；梦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说，偶中耳。（《御览》三百九十七）

上德之人，其齐万物也，犹天之有春秋，时至自生，非德之力。（《御览》四百三）

夷吾为政，士三妻者逐于境外，女三嫁者入于隶也。（《御览》八百二十九）

鸿不学飞，飞则冲天；骥不学行，行则千里。二世修骊山陵，采玉者倾山，采珠者蔽海。（《御览》九百十六）

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可谓仁义也。谚曰：「己是而彼非，不当与非争，彼是而己非，不当与非平」，是也。（《御览》九百十六）

鸭足可以反，鸡足何以《骨斤》。反《骨斤》吾不知也，何况问天地乎？（《御览》九百十九）

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黩，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称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也。」（《三国·魏·荀攸传》注，《御览》四百二，《永乐大典》）

敢问今之君子。曰：「袁中朗（涣，字曜卿）。积德行俭。华太尉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济下以仁，晏婴、行父，何以加诸？」（《三国·华歆传》注）

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如也。（《御览》二百九。案：谓曹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子曰：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姜维欲速立其功，勇而无决也。（《意林》）

卷五十

◎傅玄（六）

◇傅子（四）

◇补遗下

范蠡字少伯，楚三户人也。使越灭吴已后，乘轻舟游五湖。王令人写其状，恒朝礼之。《列仙》云，徐人也。（《意林》）

灵帝时，榜门卖官，于时太尉段、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三国·董卓传》注，《御览》八百二十八。案：司隶刘嚣，以党诸常侍致位公辅；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张颢，中常侍张奉弟。）

太祖又云（案：答袁绍）：「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三国·魏·武纪》注。案：《郭嘉传》注云：语在《武纪》，则此篇题当云「太祖武皇帝纪」。）

明帝时，太原人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邪？将一朝然生，偶与发冢者会也？（《三国·魏·明纪》注）

初，刘表谓韩嵩曰：「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曹公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嵩对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迁零陵太守，还称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为怀贰，大会僚属数百人，陈兵见嵩，盛怒持节将斩之。数曰：「韩嵩敢怀贰邪？」众皆恐，欲令嵩谢，嵩不动，谓表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具陈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弗诛而囚之。（《后汉·刘表传》注，《三国表传》注）

表既杀望之（高e兄），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于望之不轻也。以直迕情，而谗言得入者，以无容直之度也。据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顺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远也。若不远其度，惟褊心是从，难乎以容民畜众矣。（《三国·魏·刘e传》注）

越，蒯通之后也，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诏书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卒，临终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三国·刘表传》注）

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御览》三百八十）

张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其军，太祖爱其健手，以金与之。绣闻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三国·张绣传》注）

祢衡辩于言而克于论，见荆州牧刘表日，所以自结于表者甚至。表说之，以为上宾，衡称表之美盈口，而论表左右，不废绳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谮之曰：「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必由此也。」是言实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详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绝于刘表，智穷于黄祖，身死名灭，为天下笑者，谮之者有形也。（《三国·魏·荀传》注）

贾诩南见刘表，表以客礼待之。诩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三国·魏·贾诩传》注）

太祖既诛袁谭，枭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谓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亡义，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动三军。军正白行其戮。太祖曰：「义士也。赦之。」（《三国·魏·王传》注）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齐相管仲之后也。昔田氏有齐而管氏去之，或适鲁，或适楚。汉兴有管少卿为燕令，始家朱虚，世有名节，九世而生宁（公孙度有辽乐）。宁往见度，语唯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环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令西还。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有自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而终莫敢发言，其敬惮如此。

是时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渊有隽才。宁曰：「废嫡立庶，下有异心，乱之所由起也。」乃将家属乘海即受征。宁在辽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三十七年乃归，其后渊果袭夺恭位，叛国家而南连吴，僭号称王，明帝使相国宣文侯征灭之。辽东之死者以万计，如宁所筹。宁之归也，海中遇暴风，余船皆没，唯宁乘船自若。时夜风晦冥，船人尽惑，莫知所泊，忽望见有火光，辄趣之，得岛。岛无居人，又无火烬。一门人忿然曰：「群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可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一门人」下三十二字依《御览》加）。」行人咸异焉，以为神光之也。皇甫谧曰：「积善之应也（文帝诏以宁为大中大夫）。」宁上书天子，且以疾辞，曰：「臣闻傅说发梦，以感殷宗，吕尚启兆，以动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圣主，用能匡佐帝业，克成大勋。臣之器朽，实非其人。虽贪清时，释体蝉蜕。内省顽病，日薄西山。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书奏，帝亲览焉。

（明帝即位，太尉华歆逊位让宁）司空陈群又荐宁曰：「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征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明帝以宁为大夫（案，本传作光禄勋），赐□□一具，衣一袭，被一领，安稳犊车一乘。（「明帝」下二十四字依《北堂书钞》五十六加。）

宁以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载。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儋石，必分以赡救之。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训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貌甚恭，言甚顺，观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导之于善，是以渐之者无不化焉。宁之亡，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叹。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三国·魏·管宁传》注）！胡征君（昭字孔明）怡怡无不爱也。虽仆隶必加礼焉。外同乎俗，内秉纯，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书籍者，吾于胡征君见之矣。（《三国·魏·管宁传》注）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下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三国·魏·徐奕传》注）

郭嘉少有远量。汉末天下将乱。自弱冠匿名迹，密友结英隽，不与俗接，故时人多莫知，惟识达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荀荐嘉召见，表为司空军祭酒）。

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诏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之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吕布，布退固守）太祖欲引军还，嘉曰：「昔项籍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初，刘备来降，太祖以客礼待之，使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会太祖使备要击袁术，嘉与程昱俱驾而谏太祖曰：「放备，变作矣！」时备已去，遂举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太祖欲速征刘备，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语在《武纪》，太祖疑，以问嘉，嘉劝太祖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东征备。备败奔绍，绍果不出。（从破袁绿绍，又从攻谭于南皮。）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皆嘉之谋也。（自柳城还薨，后太祖征荆州，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太祖与荀书，追伤嘉曰：」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与书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三国・魏・郭嘉传》注）

太祖征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尝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懈。而晔独卧车中，终不一言。济怪而问之，晔答曰：「对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学而得乎？」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四人争对，待次而言，再见如此，太祖每和说，而晔终不一言。四人笑之，后一见太祖止无所复问，晔乃设远言以动太祖，太祖适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于猥坐说也。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数十至耳。（汉中平，晔进曰：今举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因其倾而击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则不可犯矣。）

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祖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倾心交之。其后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晔一见讽、达，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孙权遣使求降，帝以问晔。晔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乘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帝不听，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晔又进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此实然之势，非卑臣颂言也。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与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人民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又不从。遂即拜权为吴王。权将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权外礼愈卑，而内行不顺，果如晔言。

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昧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之，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乎！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或恶晔于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晔子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邓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三国·魏·刘晔传》注）

杜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延年父周，自南阳徙茂陵，延年徙杜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孙世居焉。（畿守郑县令，会天下乱，去官客荆州。）

畿自荆州还，后居许，见侍中耿纪，共语终夜。尚书令荀家与纪屋相比，夜闻畿言，异之，诘旦遣人，谓纪曰：「有国士而不进，何应居位？」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于朝（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称畿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其可试之。范先云：「既欲为虎，而恶食人肉，失所以为虎矣。今不杀，必为后患」。（《三国·魏·杜畿传》注）

畿与太仆李恢、东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丰，交结英俊，以才智显于天下。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州里弗称也。畿为尚书仆射，二人各修子孙礼见畿，既退，畿叹曰：「孝懿（李恢字）无子。非徒无子，殆将无家。君谋（郭智字）为不死也，其子足继其业。」时人皆以畿为误。恢死后，丰为中书令，父子兄弟皆诛。冲为代郡太守，卒继父业，世乃服畿知人。（《三国·魏·杜畿传》注）

太祖将征柳城。张辽谏曰：「夫许，天下之会也。今天子在许，公远北征，若刘表遗刘备袭许，据之以号令四方，公之势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备，遂行也。（《三国·魏·张辽传》注，《永乐大典》）

陈亡，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制麻者以百数。（《三国·魏·陈群传》注）

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三国·魏·诸葛诞传》注）

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于用兵，每战必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征士傅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知，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而不济也？」（《三国·蜀·先主传》注，《御览》四百四十四）

张辽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法？」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三国·蜀·关羽传》注）

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三国·蜀·姜维传》注）

曹公征柳城，策将袭许。（《三国·吴·孙策传》注）

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仇，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斗千里，心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及极继其业，有张子面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受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吴主孙权传》注）

◇马先生传（《白孔六帖》八）

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度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此二异也。

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踯剑，缘为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

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县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所以不对也。」

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语宰我、子贡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虽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有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县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

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三国·魏·杜夔传》注，参辑《意林》，《北堂书钞》一百十一，《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二，《白孔六帖》八，《御览》三百三十六，又五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二，又八百二十五）

◇已下篇题缺

安乡亭侯曹羲为领军将军，慕周公之下士，宾客盈坐（《北堂书钞》六十四）。摅字□□，曹羲弟（案：《曹真传》：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则此即训也。或训又名摅，《书钞》未改本字下原缺。别有曹摅，字颜远，《晋书》在《良吏传》。《文选》有曹颜远诗二首，与此无涉。爽诸弟皆诛，何得为晋良吏。陈禹谟补此云「字颜远非也」）。万岁侯为武卫将军，大纵酒作乐，酒酣起为寿，当傅子前，忧亡流涕。（《北堂书钞》六十四）

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谨，食孤侄如赤子。（《御览》五百十二。案：傅燮《后汉书》有传。）

傅巽字公悌，瑰传博达，有知人鉴识，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传。（《后汉·刘表传》注，《三国·刘表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曾荀ダ传论

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颖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曰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李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荀、何，君子之宗也。

颖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颖昌侯见之矣。

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颖昌侯见之矣。（《晋书·何曾传》）

◇傅嘏传（《三国·刘表传》注，《北堂书钞》七十六）

傅嘏字兰若（《北堂书钞》六十），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门侍郎（嘏弱冠知名）。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皆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志，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

为河南尹（此四字依《艺文类聚》六加），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行。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对用之，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加贾楚，而得其实，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当时无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后安之。

为尚书，事小大无不综，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初，李丰与嘏同州，少有显名，早历大官，内外称之，嘏又不善也。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味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丰后为中书令，与夏侯玄俱祸，卒如嘏言。嘏自少与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虎甘》善，徽、《虎甘》早亡。又与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ダ、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军钟毓并善，相与综朝事，俱为名臣。（《三国·魏·傅嘏传》注。案：自卷三末至此，言三国事甚多，《晋书·傅玄传》云：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史通·外篇》《三国志》云：《魏史》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择定，则此或即底本也。）

◇自叙（《史通·内篇·序传》）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说之后。（《意林》）

玄字休奕，子咸，字长虞，《晋书》有传。（《意林》。案：「《晋书》有传」四字当是校语，误入正文。）

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意林》）

班固《汉书》，因父得成（已上《意林》引《傅子》九十三事，皆错入杨泉《物理论》中；已下二事，错放徐《中论》中）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

人之涉世，譬如弈棋，苟不心道，谁无死地，但不寺耳。（《意林》）

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无、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踵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史通·内篇·核才》。不云在《自叙篇》，今附归《汉书》条后。）

卷五十一

◎傅咸（一）

- 咸字长虞，玄子。泰始末袭父爵清泉侯，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迁司徒左长史，转车骑司马，迁尚书左丞。元康初转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再为本郡中正，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卒，谥曰贞。有《集》三十卷。（案：张溥本有《烛铭》，今据《御览》改入《傅玄集》。）

- ◇喜雨赋（并序）

-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节，草木共然。百姓以尧有九载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恐遭斯运，并有惧心。圣皇劳虑，分使祈祷，遍于群望。余以太子洗马兼司徒请雨，百辟莅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赋。（《艺文类聚》一百，《御览》十一）

- 于是祝融炽景，羲和警辔。亢阳火焚，野无生类。悠悠亿兆，同兹惨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焘育于二仪。屡刻躬而勤政兮，广请祷于灵。孰谓天高？其听不辽。孰谓神远？厥应孔昭。洁斋致虔，于兹三朝。阴郁怫而腾起，阳而自消。飞廉扇谷风之翼翼，灵岳兴庆云之飘飘，遂乃重阴四会，溟邈无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谷，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于唐尧之朝，亢旱为灾于殷汤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历稔九七，仅免斯害。犹以畴咨为美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躬祷为勋代。（《艺文类聚》二）

- ◇患雨赋

- 夫何远寓之多怀兮，患霖雨之有经。自流炎以迄今兮，历九旬而无宁。庶太清之垂曜兮，睹日月之光明。云乍披而旋合，ㄧ暂辍而复零。将收雷之要月，弃嘉谷于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后患之而弗晴。惟二义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汤亢阳于七载兮，尧洪泛乎九龄。天道且犹若兹，况人事之不平！（《艺文类聚》二，宋本《初学记》二）

- ◇感凉赋（并序）

- 盛夏困于炎热，热甚不过旬日，而复自凉。以时之凉，命亲友曲会，作赋云尔。（《初学记》三）

- 践朱明之中月，暑郁隆以肇兴。赫融融以弥炽，乃沸海而焦陵。兽窜伏于幽林兮，鸟垂翼而弗升。珠汗陨于玉躬兮，粉附身而沾凝。于是景云晨敷，曜灵潜光。阴气聿升，觊风载扬。忽轻Ψ于坐隅兮，思暖服于兰房。（《书钞》一百五十六，《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四，又七百十八）

- ◇神泉赋（并序）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则冷，涉冬而温。温则水物冬生，冷则冰可以过。每夏游之，不知岁之有暑耳。

- 惟兹神泉，厥理虽原。在冬则温，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载清载澜。遂乃坛以文石，树之柳杞。密叶云覆，重荫蔽。气泠泠以含凉，风肃肃而恒起。于时朱明纪运，旭日驰光。郁郁隆暑，赫赫太阳。盥玉体于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时之有暑，忽谓繁霜之陨庭。逮至蠊秋既逝，司寒骋节。六合萧条，严风凛冽。河洛辍流，太阴凝结。彼氵岂氵岂而含冻，此灼灼而含热。绿竹猗猗，荇藻青青。是托斯茂，是殖斯荣。（《艺文类聚》九）

- ◇小语赋

- 楚襄王登阳云之台，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为小语者处上位。」景差曰：」幺蔑之子，形难为象。晨登蚁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昼复得酿。亨一小虱，饱于乡党。」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谓重彼不极，邂逅有急相切逼。窜于针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为擢，舫粒糠而为舟；将远游以遐览，越蝉溺以横浮；若涉海之无涯，惧湮汉于洪流；弥数荀而汔济，陟虮蚁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时远乎杪头？」（《艺文类聚》十九）

- ◇申怀赋（并序）

- 余自感宁，谬为众所许，补太子洗马，才不称职，而意常阙然。（《御览》二百四十六）

- 何天施之弘普，厕瓦砾于琼瑛？备东宫之妙选，奉储君之圣明。穆穆清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济济群英，鸾翔凤集，羽仪上京。芬芳并发，我秽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声。岂伊不愧？顾影惭形。虽自百于殒越，惧恩隆而命轻。命既轻而才下，谅无补于明时。塞贤哲之显路，而尘损之日滋。匪耽荣而忘替，实结恋之有违。忍厚颜于寮类，甘获戾而受讥。不悟皇恩之弥崇，授大县乎近畿。畿云近而防远，情眷眷而含悲。悲恻兼怀，忧虑实深！雍可南面，千哉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将反初服，毕志训雅。尽乌鸟之至情，竭欢敬于膝下。进抗疏以归诚，退抽簪而脂车。庶所乞之克从，永收迹于蓬庐。（《艺文类聚》二十六）

- ◇感别赋（并序）

- 友人鲁庶叔，雅量宏济，思心辽远，余自少与之相长，情相爱亲，有如同生。其后选太子洗马，俄而谬蒙朝私，猥忝斯职，虽惧不称，而喜得与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载，鲁生迁尚书郎，虽别不远，而甚怅恨。退作兹赋云尔：（《御览》二百四十六）

- 嘉天地之交泰，美万物之会通。悦朋友之攸摄，慕管鲍之遐踪。退以文而会友，钦公子之清尘。信同声之相应，意未写而情亲。誓稚好之韶龀，分绸缪而日新。兰蕙含芬，有时而馨。龙骥宛足，有时而征。乾道变化，时惟大明。峨峨睦友，载扬厥声。降圣宰之旌招，曜羽仪之上京。赞唐虞之嘉运，超飞跃乎太清。佩银璜于帝侧，拖紫艾于天庭。瞻神极之眇眇，喜吾子之宠荣。无荆玉之夜观，猥齐景于夜光。敢有观于斯举，欣与子而并翔。天启其愿，自忝蘩。幼则同游，长则同班。同心厥职，其臭如兰。庶绩未凝，圣朝畴咨。显佐纳言，光综万机。出顺景而为偶，入阒然而无依。步虚宇以低回，想宴笑之余晖。意缠绵而弥结，泪雨面而沾衣。（《艺文类聚》三十）

- ◇吊秦始皇赋（并序）

- 余治狱至长安，观乎阿房，而吊始皇曰：

- 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搦纸申辞，以吊始皇。有姬失统，命不于常。六国既平，奄有万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扬。致周章之百万，取发掘于项王。疲斯民乎宫墓，甚癸辛于夏商。未旋踵而为墟，屯獐麋乎庙堂。国既颠而莫扶，孰阻兵之为强。（《艺文类聚》四十）

- ◇登芒赋（并序）

- 左光禄在夫济北侯荀公前丧元妃，及失令子，葬于芒，有以感怀，而作斯赋：

- 何天道之难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济北之初载，夙遘而逢罹。兴瓜瓞之绵绵，飞英声以风驰。庶家道之充昌，保永祚于螽斯。愠无妄之为灾，怨上皇之有违。在德门之方隆，乃降厉于元妃。兰房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无主，众孤茕而莫依。孔临川以永叹，赵有感于九原。览登芒之哀赋，谅圣贤之同情。（《艺文类聚》四十）

- ◇明意赋（并序）

- 侍御史傅咸奉诏治狱，作赋用明意云。

- 舍控款以弥载，令栖迟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无柔。彼背正以从邪，我没世而是尤。敷肾肠以为效兮，岂文饰之足修。感恩输命，心口自灭。加我数年，竭力效节。春秋既不吾与，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桡，朽木兮难抽。（《艺文类聚》五十四）

- ◇相风赋（并序）

- 相风之赋，盖以富矣，然辞义大同。惟中书张令，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太仆寺丞武君宾，树一竹于前庭，其上颇有枢机，插以鸡毛，于以占事知来，与彼无异，斯乃简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风。张氏之赋，非其至者也。

- 翟翟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修且贞。插羽其首，央漆弗营。经之营之，不日而成。（《御览》九）

- ◇纸赋

-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敢岢伸，能幽能显（《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御览》六百五）。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

- ◇羽扇赋（并序）

- 吴人截鸟翼而摇风，既胜于方圆二扇，而中国莫有生意，灭吴之后，翕然贵之，其辞曰：

- 凤凰于飞，其羽。况灵体以遐翔，匪六翮其焉举。感扇扬之兴风，宜收之以清暑。彼安众之云妙，差剖篾于毫缕。体荏苒以轻弱，侔缟素于齐鲁。此因资以为用，不假裁于规矩。虽靡饰于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烈于南箕，下等美于Ψ甫（《艺文类聚》六十九）。近兴风于扌卷握，岂远啸于金塘（《书钞》一百三十四）。似燕鸿之翕习，象白鹤之群翔。朱衣为之飘飘，口绂拂于丹梁（《书钞》同上）。炽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热熙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汤。（《书钞》一百五十六）

- ◇扇赋（并序）

- 水不策骥，陆不乘舟。世无为而俎豆设，时有虞而干戈涤。（《御览》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六）

- 天道行而不息，四节代以相寻。背青春之令月，践朱夏于斯今。热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陨以外流，气郁结而内宛。庶凯风之自南，竞清啸而启衿。怨微飙之不兴。恨乔木之无阴。摇轻羽之苒弱，手才动而忄尽心。心取忄尽于才卷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济亿兆，上宁侯王。是曰安众，清暑作凉。蒙贵幸于斯时，无日夜而有忘。谓洪恩之可固，终靡弊于君傍。火星忽以西流，悲风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为霜。体敛然以思暖，御轻裘于温房。猥弃我其若遗，去玉手而潜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无良。哀劳徒而靡报，独怀怨于一方。（《书钞》一百三十四，《艺文类聚》六十九）

- ◇狗脊扇赋

- 盖卑以自居，君子之经。孤寡不，王侯修名。尚不愧狗脊之为号，亦焉顾九华之妙形。（《御览》七百二）

- ◇栉赋（并序）

- 夫才之治世，犹栉之理发也。理发不可以无栉，治世不可以无才。（《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七百十四）

- 我嘉兹栉，恶乱好理。一发不顺，实以为耻。虽日用而匪懈，不告劳而自己。苟以理而委任，斯竭力而没齿。（《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十四）

- ◇镜赋

- 从阴位于清商，采秋金之刚精。醮祝融以制度，命欧冶而是营。炽火垆以陶铸，飞光采于天庭（《书钞》一百三十六）。日月之光烈，仪厥象乎曜灵。清邈明水，景若朝阳。不将不迎，应物无方。不有心于好丑，而众形其必祥。同实录于良史，随善恶而是彰。猗猗淑媛，娥娥后妃。眷春荣之零悴，惧玉颜之有衰。盼清扬而自镜，竞崇夸以相晖。珥明之迢迢，点双的以发姿。（《书钞》一百三十五。案：《御览》七百十九作傅玄，误）

- 若乃云髻乱于首，黛渝于色。设有乏于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饰？与喑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识。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饰，则内省而自箴。既见前而虑后，则祗畏于幽深。察明明之待莹，则以此而洗心。睹日观之有瑕，则稽训于儒绅。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书钞》一百三十五，又一百三十六，《艺文类聚》七十，《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十七）

- ◇污卮赋（并序）

- 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意既惜之，又有感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 有金商之玮宝，禀乾刚之淳精。叹春晖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情。爰甄陶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器，逞异域之殊形。猥陷身于丑秽，岂厥美之不惜！与觞杓之长辞，曾瓦之不若。（《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八百八）

- ◇画像赋（并序）

- 先有画卞和之像者，虽具其事在素定，见其泣血残刖之刑，情以凄然，以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下和自刖以有证，相去远矣。戏画其像于卞子之傍，特赤其面，以示犹有惭色。辞曰：

- 惟年命之遭短，速流光之有经。疾没世而不称，贵立身而扬名。既铭勒于钟鼎，又图像于丹青，览光烈之攸画，睹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洒血面而氵缨，痛两趾之朋刖，心恻凄以伤情。虽发肤之不毁，觉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见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进，和残躯以证璧。（《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

- ◇烛赋（并序）

- 余治狱至长安，在远多怀，与同行夜饮以忘愁。顾帷烛之自焚以致用，亦犹杀身以成仁矣。

- 盖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龙衔烛于北极，九日登曜于扶桑。日中则昃，月亏于望。时迈靡停，昼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开之有伤。何远寓之多怀？患冬夜之悠长。独耿耿而不寐，待鸡鸣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转，起然烛于闲房。扬丹辉之炜烨，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昼，继列景乎朝阳。慨顾景以增叹，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遂命樽而设觞。尔乃延僚属，酌醇清；讲三坟，论五经。高谈既倦，引满行盈。乐饮今夕，实慰我情！（《艺文类聚》八十）

- 款冬花赋（并序）

-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时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炜然始敷。（《御览》九百九十二，《大观本草》九引「治敷」下多「华艳」二字。）

- 惟兹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载育，禀淳粹之至精。用能托体固阴，利此贤贞。恶朱紫之相夺，患居众之易倾。在万物之并作，故韬华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独保质而全形。（《艺文类聚》八十一）

- 华艳春晖，既丽且殊。以坚冰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贵，曷能弥寒暑而不渝。（《御览》九百九十二，《尔雅翼》三）

- ◇芸香赋（并序）

- 先君作《芸香赋》，辞美高丽。有睹斯卉，蔚茂馨香，同游使余为序。（《御览》九百八十二）

- 携昵友以消摇兮，览伟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托躯于朱庭。俯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泽于丹壤兮，仰汲润乎泰清。繁兹绿蕊，茂此翠茎。叶芟苁以纤折兮，枝阿那以回萦。象春松之含曜兮，郁蓊蔚以葱青。（《艺文类聚》八十一）

- ◇玉赋（并序）

- 《易》称乾为玉，玉之美与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论之备矣。非复鄙文所可称述。

- 万物资生，玉禀其精。体乾之刚，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宝用罔极。夫岂君子之是比？盖乃王度之所式！其为美也若此。当其潜光荆野，抱璞未理；众视之以为石，独见知于卞子。旷千载以遐弃，倏一旦而见齿。为有国之伟宝，礼神于明祀。岂连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难俟。既已若此，谁亦泣血而刖趾？（《艺文类聚》八十三，《初学记》二十七）

- ◇桑树赋（并序）

- 世祖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庐为便坐。

- 伊兹树之侥幸，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于圣世。厥茂伊何？其大连寻。修柯远扬，洪条梢参。布簟枝之沃若，播密叶以垂阴，荫华宇而作凉，清隆暑之难任。以厥树之巨伟，登九日于朝阳。且积小以高大，生合抱于毫芒。犹帝道之将升，亦累德以弥光。汤躬祷于斯林，用获雨而兴商。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从皇储于斯馆，物无改于平生。心恻切以兴思，思有感于圣明。步傍篁徨以周览，庶仿佛于仪形。（《艺文类聚》八十八）

- ◇梧桐赋

- 美诗人之攸贵兮，览梧桐乎朝阳。蔚艹奉々以萋萋兮，郁株列而成行。夹二门以骈罗，作馆宇之表章（《艺文类聚》八十八）。停公子之龙驾，息旅人之肩行。瞻华实之离离，想仪凤之来翔。（《初学记》二十八）

- ◇舜华赋（并序）

- 佳其日新之美，故种之前庭，而为之赋：

- 览中唐之奇树，禀冲粹之至精。应青春而敷蘖，逮朱夏而诞英。布夭夭之纤枝，发灼灼之殊荣。红葩紫蒂，翠叶素茎。含晖吐曜，烂若列星。朝阳照灼以舒晖，逸藻采粲而光明。罄天壤而莫俪，何菱华之足营？（《艺文类聚》八十九）

- ◇仪凤赋（并序）

- 《鹪鹩赋》者，广武张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处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为物生则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贵乎才智也。夫鹪鹩既无智足贵，亦祸害未免；免乎祸害者，其唯仪凤也。（《艺文类聚》九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仰天文以弥观兮，览神象乎太清。伊仪凤之诞育兮，禀朱行之淳精。故能体该众妙，德备五灵。岁惟尘之纷浊兮，患俗网之易婴。心眇眇其悠远兮，意飘飘以遐征。翔寥廓以轻举兮，氵清霄而绝形。若乃龙飞九五，时惟大明。阐隆正道，既和且平。感圣化而来仪兮，赞箫韶于九成。随时宜以行藏兮，谅出处之有经。岂以美而贾害兮，固以德而见荣。旷千载而莫睹兮，忽翻尔而来庭。应龙至兮，庶有感于斯诚，而君子之是忽兮，赋微物以申情。虽绮靡之可玩兮，悲志大之所营。敢砥钝于末踪兮？则瓦砾于瑶琼。（《初学记》三十）

－　◇鹦武赋

－　有金商之奇鸟，处陇坻之高松。谓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笼。披丹唇以授音，亦寻响而应声。眄明眸以承颜，侧聪耳而有听。口才发而轻和，密晷景而随形。言无往而不复，似探幽而测冥。自嘉智于君子，足取爱而扬名。（《艺文类聚》九十一）

－　◇燕赋（并序）

－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岁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

－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何诗人之是兴？信进止之有序。秋背阴以龙潜，春阳而凤举。随时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处。恶焚巢之凶丑，患林野之多阻。谅鸟兽之难群，非斯人而谁与？惟理仁之为美，托君子之堂宇。逮来春而复旋，意眷眷而怀旧，一委身乃无余，岂改适而更赴？（《艺文类聚》九十二）

－　◇班鸠赋（并序）

－　予舍下种楸，蔚然成林，闲居无为，有时游之。顾见班鸠，音声可悦。于是，捕而畜之，既而扰驯，出之于笼，无何失去。其后时时一来飞翔，似有恋焉，故聊为之赋。（《御览》七百六十五，又见九百二十一）

－　集茂树之荫蔚，登弱枝以容与。体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钦乐而是悦，遂笼之于前宇。尔乃饮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涂，夕宿兰房。时连翩于庭柯，见飞燕之颉颃。慨感物而哀鸣，声楚切以怀伤。仰华林而矫翼，纷憎逝而高翔。（《艺文类聚》九十二）

－　◇粘蝉赋（并序）

－　樱桃，其为树则多荫，其为果则先孰，故种之于厅事之前。时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蝉鸣焉。仰而见之，聊命粘取，以弄小儿。退惟当蝉之得意于斯树，不知粘之将至，亦犹人之得意于富贵，而不虞祸之将来也。

－　有嘉果之珍树，蔚弘覆于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独肃肃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览，见鸣蜩于纤枝。翳翠叶以长吟，信厥乐之在斯。苟得意于所欢，曾粘住而莫知。匪尔命之遭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宠，请兹览以自规。（《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四十四，九百六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鸣蜩赋
- 有ｉｉ之鸣蜩，于台府之高槐。物处阴而自惨，奚厥声之可哀？秋日凄凄兮，感时逝之若颓，曷时逝之是感兮？感年之我催。孰知命之不忧？咏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贵于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谠之是与；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栖。（《艺文类聚》九十七）
- ◇青蝇赋
- 幸从容以闲居，且游心于典经。览诗人之有造，刺青蝇之营营。无纤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轻。既反白而为黑，恒怀蛆以自盈。秽美厚之鲜，虫嘉肴之芳馨。满堂室之薨薨，孰闺寓之得清。（《艺文类聚》九十七）
- ◇蜉蝣赋（并序）
- 读《诗》至《蜉蝣》，感其虽朝生暮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兴，遂赋之。（《御览》九百四十五）
-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质，羌采采而自修。不识晦朔，无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戏停淹而委余，何必江湖而是游！（《艺文类聚》九十七）
- ◇萤火赋（并序）
- 余曾独处，夜不能寐，顾见萤火，意遂有感，于是执以自召，而为之赋，其辞曰：
- 潜空馆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宁。夜耿耿而不寐兮，忧悄悄而伤情。哀斯火之湮灭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诗人之攸怀兮，鉴熠翟于前庭。不以姿质之鄙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虽无补于日月兮，期自竭于陋形。当朝阳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谅有似于贤臣兮，于疏外而尽诚。盖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谕尔炽兮，庶有表乎洁贞。（《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四十五）
- ◇叩头虫赋（并序）
- 叩头虫，虫之微细者，然触之辄叩头。人以其叩头，伤之不祥，故莫之害也。（《御览》九百五十一）
- 盖齿以刚克而尽，舌存以其能柔；强梁者不得其死，执雌者物莫之仇。无咎生于惕厉，悔吝来亦有由。仲尼唯诺于阳虎，所以解纷而免尤；韩信非为懦儿，出胯下而不羞。何兹虫之多畏？人才触而叩头。犯而不校，谁与为仇？人不我害，我亦无忧。彼螳螂之举斧，岂患祸之能御？此谦卑以自牧，乃无害之可贾。将斯文之焉贵？贵不远而取譬。虽不能触类是长，且书绅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以祗畏。然后可以蒙自天之吉无不利。（《艺文类聚》九十七）

卷五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咸（二）

◇议立二社表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宗庙，故晚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论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性》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也。右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众庶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师，当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案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书·召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则稷可知。苟可举社以明稷，何独不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

《周礼》封人掌设社，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四》；《通典》四十五。太康九年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

◇重表驳成粲议太社

如粲之论，景侯之解，交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门，不能默已，谨复续上。（《晋书·礼志上》，《宋书·志四》，《通典》四十五。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

◇迁尚书左丞上表

左丞职轻事重，以贱制贵，所以难居。臣以暗劣，猥忝斯任，愧于不称。惧罪之及，夙夜惶恐，寝食无宁。（《御览》二百十三）

◇理李含表

臣州秦国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经世务，实有史鱼秉直之风。虽以此不能协和流，然其名行峻厉，不可得掩，二郡并举孝廉异行。尚书郭奕临州，含寒门少年，而奕超为别驾。太保卫辟含为椽，每语臣曰：「李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

秦王之薨，悲恸之哀，感于人心，百僚会丧，皆所目见也。今以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后十七日乃亲中正职时议谓之背戚居荣，夺其中正。而复阂于天子之丧，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为准，非所宜言。若天朝之丧，既葬不除，藩国之丧，既葬而除。藩国欲同不除，乃当责云天朝殊尊，援以为准，非所宜言耳。今天朝释乎上，而欲令藩国服乎下，此为藩国之义隆，而天朝之礼薄，未谕此旨也。又云诸王公皆终丧，礼宁尽乃叙，明以丧制宜隆，务在敦重也。夫宁尽乃叙，明以哀其病耳。异于天朝，制使终丧，未见斯文。国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爰自汉魏，迄乎圣晋，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世祖过哀，陛下毁顿，衔疚谅ウ，以终三年，率土臣妾岂无攀慕遂服之心，实以国制不可而逾，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丧，释除于上，藩国之臣，独遂于下，此甚不可安。复以秦王先后，含应为丧主，即使含应为丧主，于今之制既葬应除而，则应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庙，主无所迁不应除服。秦王始封，无所连，灵主所居，即便为庙。不问国制云何，而以无庙为必贬。含也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礼文，必也放勋之殂，四海遏密八音至于三载，世祖之崩，曾不数旬，释然即吉，引古绳今，阖世皆应有贬，何但李含不应除服。今也无贬，王制故也。圣上谅ウ，哀声不辍，股肱近侍，犹宜心丧，不宜便行婚娶欢乐之事，而莫云者，岂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丧，上请差代。尚书敕王葬日在近，葬讫，含应摄职，不听差代。葬讫，含犹踌躇，不时摄职，司徒屡摘罚访问以催含，含乃视事。含承天台之敕逼司徒之符然后摄职，含之适职随而击之，此为台敕府符陷含于恶也。若谓台敕府符为伤教义，则当据正，不正符敕，而唯含是贬，含之困蹶何足惜乎！国制不可偏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含自以陇西之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自初见使为中正，反覆言之司徒，说非始平国人，不宜为中正。后为郎中令，又自以选官引台府为比，不应为中正以让常山太守苏韶。辞意恳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让，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后踌躇，穷于对罚而摄职耳。臣从弟祗为州都，意在欲隆风教，议含已过，不良之人遂相扇动，冀挟名义，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庞腾便割含品。臣虽无祁大夫之德，见含为腾所侮，不胜其愤，谨表以闻，乞朝廷以时博议，无令腾得滥行刀尺。（《晋书·李含传》：秦王柬薨，李含依台议，葬讫除丧。赵浚奏含。不应除丧，傅咸上表理含，又见《通典》八十八）

◇又言

臣以国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国郎中令李含，承尚书之敕，奉丧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庞腾无所据仗，贬含品三等，谓此未值汉魏以来施行之制，具以表闻，未尝朝廷当云何。腾等之论，以秦王无后，前又有诏，以此谓含不应除服。愚谓诸侯之制，不得异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变自应除；且秦王无后，乃前有诏，朝野莫不闻知。而尚书下敕，葬讫含自应摄职，不应差代。寻举为台郎；又司徒摘罚访问，催含摄职。如此，台府亦皆谓含既葬应除也。相是纯臣，群臣之首，奏令含释服，亦无余疑。至于含除，便独为罪，穷谓有负于情。臣之在事，小大欲尽，使在优崇。况国之大制，当垂将来，心所不安，而不敷写，谨重以闻，乞中书见诘，犹百虑当一得也。（《通典》八十八）

◇摄司隶上表

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戇，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变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晋书·傅咸传》）

◇表

凉州民，从军之物先办，然后作衣。（《御览》六百九十八）

◇上言宜省官务农

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用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晋书·傅咸传》）

◇上书请诘奢

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围相高尚。昔毛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今使诸部用心，各如毛，风俗之移，在不难矣。（《晋书·傅咸传》。上书云云。《御览》二百十四作表。）

◇上书陈选举

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即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责？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善则众恶是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晋书·傅咸传》）

◇遭继母忧上书

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丧祭无主。（《文选》任《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注引王隐《晋书》）

◇奏劾荀恺

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

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晋书·傅咸传》）

◇奏劾夏侯骏

令史张济，案行城东，见有新立屋间利比障二十丈，推问是少府夏侯骏所作，请免骏官。

◇奏劾夏侯承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计；令工匠窃盗官物，附益于私。所营唯利，丑问充斥，大臣秽浊，无以为训。

◇奏劾王戎

《书》称「三载考绩，三载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晋书·王戎传》）

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晋书·傅咸传》）

◇奏事

尚书旧奏给介士二百人，人给大铜口刀各一枚。（《御览》三百四十五）

公品第一，执圭，坐侍臣之上；特进品第二，执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旧制，今启特进宜执璧继公。（《书钞》五十二引《傅咸集》）

特进执皮帛，坐侍臣之下，门下属汉武特进执璧。已有旧制，今特进宜执璧。（《艺文类聚》四十七引《傅咸集》）

◇上事自辨

案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隶俱于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持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之ウ塞既所未譬。皇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根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晋书·傅咸传》。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王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咸上事云云。又《御览》二百二十六引《傅咸集》作「奏事」。）

◇司隶校尉教

司隶校尉旧号卧虎，诚以举纲而万目理，提领而众毛顺。（《御览》二百五十引《傅咸集》）

◇又教

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

◇又教

屠年酤酒，凿钱作锡，皆有损害。（《御览》八百二十八引《傅咸集》）

◇马杨骏笺

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ウ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几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千万几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ウ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以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忄空款，言岂在多。（《晋书·傅咸传》）

◇与汝南王亮笺（题从《魏志·卫臻传》注）

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贵妃兄子复越某作朗（「卫伯舆」已下从《魏志·卫臻传》注引《傅咸集》补）。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邪，而摩天子逆鳞！」自知所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晋书·傅咸传》）

◇致汝南王亮书

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谅ウ，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馀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晋书·傅咸传》）

◇答李斌书

吾作左丞，未几而已。吾为京兆，虽心知此为不合，然是家乡亲里，自愿便从俗耳，时足下问吾当去否，吾答鹦武子言阿安乐。今到阿安乐，何为不去。（《御览》九百二十四）

◇答杨济书

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忄空忄空为忠益，而当见疾乎！（《晋书·傅咸传》）

违距上命，稽留诏罚，退思此罪，在于不测，才加罚黜，退用战悸，何复以杖重为剧。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于养疮，可数致也。（《御览》六百五十引《傅咸集》）

◇答曹志

英气泉涌，逸藻波腾。

◇相谕草

黄纸故事，铺不上，皆取急与。自顷多废，辄皆移病前门。自令以后，尚书铺不上门才丐急。（《北堂书钞》三十二）

◇答辛旷诗序

尚书左丞，弹八座以下，居万机之会，斯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为右丞，具知此职之要，后忝此任，黾勉从事，日慎一日。（《初学记》十一引两条。前作傅玄，后作傅咸。《通典》二十二、《御览》二百十三并作傅咸。）

◇答潘尼诗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识通才高，以文学温雅为博士。余性直，而处清论褒贬之任，作诗以见规。虽褒饰之举，非所敢闻，而斐粲之辞，良可乐也。答之虽不足以相酬报，所谓盍各言志也。（《艺文类聚》三十一）

◇答栾弘诗序

安乐令栾弘，太傅巨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后，应司州之命举秀才、博文通济之士。余失和于府，当换为护军司马，赋诗见赠，答之云尔。

◇答郭泰机诗序

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沈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文选》郭泰机《答傅咸诗》注）

◇赠何劭王济诗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然自恨暗劣。虽愿共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日替，赋诗申怀，以贻之云尔。（《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十九）

◇皇太子释奠颂

生而知之，上于皇储。以能而问，处实若虚。爰雕圣章，玉采是敷。蒸蒸皇储，既睿且聪。神而明之，夫岂发蒙？谦以制礼，靡事不恭。乃修嘉荐，于国之雍。敬享先师，以畴圣功。皇嗣，希心阙里。企兹良辰，卜近于市。光光舆服，穆穆容止。祗奉圣灵，躬承明祀。济济儒生，亻先亻先胄子。清洒于觞，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四）

◇御史中丞箴（并序）

百官之箴，以箴王阙。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词曰：

煌煌天文，众星是环。爰立执法，其晖有焕。执宪之纲，秉国之宪。鹰扬虎视，肃清违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顾其身。身之不顾，孰其弗震？邦国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倾？淮南构逆，实惮汲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赫赫有国，可无跺贞，忧责有在，绳必以直。良农耘秽，勿使能植。无礼是逐，安惜翅翼？嗟尔庶寮，各敬乃职！无为罚先，无怙厥力！怨及朋友，无惭于色。得罪天子，内省有恧。是用作箴，惟以自敕。（《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六）

◇犀钩铭（并序）

世称鸡骇之犀。闻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鸡见影而惊，故曰骇鸡。有以此钩见遗者，乃为之铭。（《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

兽曰玄犀，处自林麓。食惟棘刺，体兼五肉。□或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御览》八百九十）

◇邛竹杖铭

嘉兹奇竹，质劲体直。立比高节，示世矜式。（《艺文类聚》六十九）

◇扇铭（并序）

武都太守房仲发遗扇，无以报之，为铭以识之。

扇为德，盖有云。取于执政，用为君情。凉风既兴，是焉屏处。行藏惟时，孔颜齐矩。（《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案：此铭多误字，无从校正。）

◇中郎将曹府君碑

伊立公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谠言常则。（《北堂书钞》三十七）

◇襄邑侯诔

言研其几，文艳香兰。

◎傅祗

祗字子庄，玄从子。魏甘露末袭父嘏爵阳乡侯。咸熙中改封泾原子。入晋为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母忧去官。起为荥阳太守兼廷尉，迁常侍左军将军。惠帝时历侍中司隶校尉，封灵川县公，迁光禄勋卫尉，拜常侍，加光禄大夫。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及篡位，以为右光禄，加侍中。伦诛，迁太子少傅，加侍中。怀帝时迁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仆射中书监；行太子太傅，代东海王越为司徒。

◇议鲁相请尊祀孔子庙

《春秋传》言立在祀典，则孔子是也。宗圣适足继绝世、章盛德耳。至于显立言，崇明德，则宜如鲁相所上。（《魏志·崔林传》。博士傅祗议。案：此议当在景初、正始之间，而《晋书》言傅祗卒于永嘉末，年六十九，若非《晋书》有误，即此博士傅祗别是一人也。今姑编入晋文，俟考。）

◇请原杨骏官属启

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晋书·傅祗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杨骏书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晋书·傅祗传》）

◎傅

字世道，祗少子。元康初封武乡亭侯。永嘉中选为秘书丞，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有《晋诸公赞》二十二卷，《晋公卿礼秩故事》九卷，《集》五卷。

◇自叙

字世道，年五岁，散骑常侍扶风鲁叔虎与先公甚友善，以德量□喜与余戏，尝解余衣褶披其背，脱金环与侍者，谓余当吝惜，而余笑与之，经数日不索，遂于此见名，言论甚重。（《御览》六百九十一）

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立为州都令，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御览》二百六十五）

卷五十三

◎李秉

秉字玄胄，江夏平春人，汉汝南太守通孙。仕魏为秦州刺史。晋受禅，封都亭侯。卒，谥曰定。

◇家诫

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称「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诸人各未知所对，吾乃举故太尉荀倩、尚书董仲连、仆射王公仲并可谓为慎。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言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祸患无从而至矣。（《魏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家诫》。又《世说·德行篇》注及《御览》四百三十引王隐《晋书》并作李康，因秉字俗写作[095]，与康形近而误也。李康字萧远，中山人，《文选·运命论》注引刘义庆《集林》：「康早卒。」未必入晋也。又案《世说·言语篇》注引《晋中兴书》：「李充江夏黾阝人，祖康父矩，皆有美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康字亦秉之误。）

◎李重

重字茂曾，秉子咸宁中为始平王文学，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熙初迁廷尉平。惠帝时转中书郎，迁尚书吏部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以弟嶷丧去官。永康初，赵王伦为相国，引为左长史（案：《李重传》作左司马，今据《荀组传》）。忧逼成疾，卒，赠散骑常侍，谥曰成。

◇请除九品疏

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维变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形失实，故朝野之伦，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巨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

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即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晋书·李重传》，《通典》十四）

◇请优礼朱冲疏

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耄，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晋书·李重传》）

◇奏驳恬和所表二事

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字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令如和所陈而称光、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晋书·李重传》。大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云云。）

◇奏霍原应举寒素

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斯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始终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永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蕴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缙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晋书·李重传》。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不应举，重奏云云。又略见《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引王隐《晋书》。）

◇奏驳介登贬秩居官事

臣闻立法垂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晋书·李重传》。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云云）

◇杂奏议

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治，而功在简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公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辄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得为治大体，所以远踪三代也。及至东京，尚书虽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钟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或还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世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众职率亦如此。陵迟之俗未返，笃上之风未洽，及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著，黜陟不得彰，此为治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书》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计群吏之治，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为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轻资，先亦试守，不称则继以左迁，然则俊才登进，无能降退，此则所谓有知必试，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又简法外议罪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之理尽，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官者日久，则政绩可考，人心自定，务求诸己矣。（《艺文类聚》四十五，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又《通典》十六，又《御览》二百三并引《李重集》，「杂奏议」。案：《晋书·李重传》：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检今《晋书·职官志》，无此奏议，《治要》所用是王隐《晋书》即《李重传》所称见《百官志》者也。）

◇荐曹嘉启

魏氏宗室屈滞，每圣恩所存。东莞太守曹嘉，才干学义，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性业逾之；又已历二郡。臣以为优先代之后，可以嘉为员外散骑侍郎。（《魏志·楚王彪传》注引王隐《晋书》。吏部郎李重启云。）

◇吏部尚书箴序

重忝曹郎，铨管九流，品藻清浊，虽祗慎，莫知所寄。（《初学记》十一，又《文选·褚渊碑》注引《李重集》作「铨管人流」。）

◎李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充字弘度，重弟矩之子。成帝时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又参征北褚裒军事，除剡令，入为大著作郎，迁中书侍郎。有《论语注》十卷，《翰林论》五十四卷，《集》二十卷。

◇风赋

寻之莫见其终，迎之莫知其来。四方为之易位，八维为之轮回；游聚则天地为一，消聚则六合洞开。（《艺文类聚》一）

◇春游赋

盖适性莫乎游，而时和莫喻乎春。（《御览》二十）

◇怀愁赋

在中秋之遥夜兮，直崇礼之禁闱。（《初学记》十一）

◇玄宗赋

慕玄风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阳。（《文选》江淹《杂体》诗注）

◇穆天子赋

其马则赤骥盗骊，骅骝绿耳，杨和齐镳，一瞬万里。（《御览》三百五十八）

◇九贤颂

△郭有道

峨峨有道，英风霞爽。玄览洞照，慧心秀朗。

△管征君

管生含道，养志颐神。抱璞秉和，履稚依仁。

△陈太丘

懿矣太丘，惟德之纪。弭迹下邑，戢景百里。

△华太尉

敬侯，诞纵淑姿。令迹凤翔，清尘龙飞。

△嵇中散

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宙，高蹈玄辙。（并《初学记》十七）

◇起居诫

温良恭俭，仲尼所以为贵；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称美。圣德周达无名，斯亦圣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则亦圣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谓守慎为拘吝，退慎为怯弱，不逊以为勇，无礼以为达，异乎吾所闻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床头书疏，亦不足观：或他事私密，不欲令人见之，纵能不宣，谁与明之？若有泄露，则伤之者至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军书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杀。语不虚诞，而檄不切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请姑舍之，以待能者。（《御览》五百九十七）

◇学箴（并序）

《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载之遗风，则非圣不立。然则圣人之在世，吐言则为训辞，莅事则为物轨，运通则与时隆，理丧则与世弊矣。是以大为之论以标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故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觌千仞之门而逐物之迹，逐迹逾笃，离本逾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惧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略言所怀，以补其阙。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义不违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辞曰：

芒芒太初，悠悠鸿芒。蚩蚩万类，与道兼忘。圣迹未显，贤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资生既广，群涂思通。ウ实师明，匪予求蒙。遗己济物而天下为公。大庭唱基，羲农宏赞。六位时成，离晖大观。泽洽雨濡化流风散。比屋同尘而人罔僭乱。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质文代作，礼统迭兴。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动非性扰，静岂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废。乃损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于德衰，三辟兴乎叔世。既敦既诱，乃矫乃厉。敦亦既备，矫亦既深。雕彖生文，抑扬成音。群能骋技，众巧竭心。野无陆马，山无散林。风罔不动。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礼，不知希竞之为病。违彼夷涂，而遵此险径。狡逸陵冈，游鱼遁川，至赜深妙，大象幽玄，弃饵收而责功蹄筌，先统丧归而寄旨忘言。政异征辞，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寻响穷年。刻意离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险夷，运有通圮。损益适时，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为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力行犹惧不逮，希企邈以远矣。室有善言，应在千里。况乎行止，复礼克己。风人司箴，敬贻君子。（《晋书·李充传》）

◇登安仁峰铭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弓铭

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村载礼，招命在诗。力称颜高，功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详疑。（《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

◇壶筹铭

投壶筹礼，揖叙先后，通风月数，分为主部。（《御览》七百五十三）

◇博铭

夫无用心，博弈犹贤。方平处下，有不邪偏。（《御览》七百五十四）

◇舟楫铭

舟楫之利，譬犹车马。重载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御览》七百七十）

◇吊嵇中散

先生挺邈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于华堂，括卑静于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蒙庄，聊与抽簪。味孙觞之浊胶，鸣七弦之清琴。慕义人之元旨，咏千载之徽音。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咏吟。乃自足乎丘过于，孰有愠乎陆沈？马乐原而翅足，龟悦涂而曳尾。畴庙堂而足荣，岂和铃之足视！久先生之所期，羌元达于遐旨。尚遗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后调于岁寒，遭繁霜于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援明珠以弹雀，损所重而为轻。谅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营。（《御览》五百九十六）

◇翰林论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五）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九十九）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御览》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研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御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百九十五）

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哈蜀父老，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七）

◎李

字长林，充子。举孝廉，为本郡太守。有《尚书注》十卷，《集》十卷。

◇雪赋

何时雪之嘉泽，亦应变而俱凝。随同云而下降，固沾渥之所兴。（《艺文类聚》二）

◇雷赋

伊青阳之肇化兮，陶万殊于天壤。结郁蒸以成雷兮，鼓訇之逸响。应成风以相薄兮，包群动而为长。乘去气之郁蓊兮，舒电光之炯晃。惊蛰虫于始作兮，惧远迩之异象。尔其发也，则腾跃薄，砰磕隐天。起伟霆于霄际，摧劲木于岩巅。驱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斯实阳灵之变化，固大壮之宗源也。若乃骇气奔，震响交搏，沦隐辚，崩腾磊落。来无彻迹，去无阡陌。君子恐惧而修省，圣人因象以制作。审其体势，观其曲折。轻如伐鼓，轰若走辙。で犹地倾，纟画似天裂。比五音而无当，校众响而称杰。于是上穆下明，顺天承法。戒刑狱以致亨，孰非善而可摄。正震体于东方，立不易之恒业。豫行师以景奋，解宥过而人协。若夫洪细靡常，兴废难克。殷其山阳，劝义崇德。起五龙于河始，戕武乙于渭北。启周成之冲昧，罚展氏之凶慝。虽通塞于万形，犹违虚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奋严冬而弗经。保恬静以处顺，乃上善以屏营。夫有往而为闲，若大音之希声。（《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一）

◇悲四时赋

悲春日兮！悲阳泽之方宣。建灵威以延蛰，叩东震而飨天。布和气之烟ヵ，舒朗景之淑鲜。云兴滋于秀石，飙鸣柯于崇山。平皋眇莽，中林葱青。野马飞涧，晨虹垂旌。阳燕南徂，阴雁北征。素华浩浩，丹秀荧荧。（《艺文类聚》三）

□而含秀，叶霭霭而敷荣。（《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四）

悲夏日兮！悲炎节之赫羲。览祝融之御辔，游井耀兮南离。辰凯之长吹，荫绿柳之扬枝。云郁律以泉涌，雨淋澡而方〓。奋骇霆之奔磕，舒惊电之横ゼ。（《艺文类聚》三）

秋日悲兮！火流天而涤暑，风入林而疏条。菊挺葩于绿茎，兰飞馨于翠翘。（《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四）

云ホЪ以时兴，雪联翩而骤密。枯枝皎如琼翰，空岫朗若玉宝。（《御览》十二）

◇感兴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触波而文动兮，露沾卉而珠凝。（《初学记》三）

◇凌仙赋

瞻蓬莱之秀屿，冀东叟之可寻，将乍至而反坠，患巨浪之相临。（《初学记》六，案：《广弘明集》有《大乘赋》，谓是魏李作，检《魏书》、《北史》，未见其人也。今姑隶入元魏文，此不录。）

◇龟赋

质应离象，位定坎居。贱彼朵颐，贲我灵符。浮洛川，见纬书；洞秘赜，通元虚。（《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三十一）

◇镜论

日之照镜，光烛乎壁。水对镜，相照而已，日为鉴水之族也。光来无渐，孰有往反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阮彦伦诔

积土累功，以为云台。（《文选》谢宣远《答灵运诗》注）

卷五十四

◎袁准（一）

准，字孝尼，陈郡扶乐人。魏国郎中令涣第四子，仕魏未详。入晋拜给事中。有《仪礼丧服经》注一卷，《袁子正论》十九卷，《正书》二十五卷，《集》二卷。

◇招公子（《艺文类聚》作《观殊俗》）

河内青稻，新城白更，弱臭游梁，濡骨通芳。（《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二，《艺文类聚》八十五）

蒸豚ㄟ鳌，炙鹑炙雁。鹭闵备，文黄散。（《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二）

辽东细粒，鲛氏□□，寒鹄雁。（同上）

索兰枝而不得，见巨房之大栗。（《艺文类聚》八十七）

◇献言于曹爽宜捐淮汉已南

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中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钞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魏志·齐王芳纪》注）

◇才性论

凡万物生于天地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夫金石丝竹，中天地之气；黼黻玄黄，应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艺文类聚》二十一）

◇丧服传

案：《孔子家语》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案：《左氏传》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然则十五、十六，可以为成人矣。女七岁男八岁而堕齿，此堕齿之大例也。以是而处殇之义，则七岁至九岁，宜为下殇；十岁至十二，宜为中殇；十三至十五，宜为长殇。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义，十九以下，四岁之差。《传》所记者，非经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无不冠不娶之限耳；若必三十，则舜为得礼矣，奚为称鳏哉？（《通典》九十）

◇袁子正论

（谨案：《隋志·儒家》：《袁子正论》十九卷，袁准撰。梁又有《袁子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亡。《旧唐志·儒家》：《政论》，二十卷，《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新唐志》作《正论》，作袁准，卷数与旧同。各书或称袁准，或称袁准，或称袁淮，盖隶俗变准为准，因误为淮，止是一人。《政论》即《正论》之误，亦止一书。准，汉司徒滂孙，郎中令涣第四子。涣卒于建安中，《魏志·涣传》注引《袁氏世纪》，有准《自序》一首，盖仕魏未显，其《正论》乃魏时所作。入晋拜给事中，见《袁涣传》注引。荀绰《兖州记》亦引，见《北堂书钞》五十八、《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晋书》附《袁瑰传》。准陈郡扶乐人，瑰梁国阳夏人，瑰即准之从孙。瑰子乔，乔子山松，名位显著，故准附《瑰传》。唐初人似未知袁淮即袁准，故《群书治要》载《正书》题曰袁淮，而《晋书》于准所著，但言注《丧服经》，不言《正论》《正书》，盖误分袁准、袁淮为两人。今搜揖各书，得《正论》三十许事，《正书》四十许事；校补讹脱，仍依隋唐《志》，先《正论》，次《正书》，定著各为一卷。其所注《丧服经》，《隋志》作《丧服经传》，《旧唐志》作《丧服纪》，《新唐志》作《仪礼注》，皆一卷，今仅存一条，以其仅见，别附《文集》之后。）

伏羲画八卦，触类而长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象。（《书钞》九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称：「钦哉！惟刑之恤。」又曰：「宥过无大刑无小。」此前王明德慎罚之意也。昔汉文咸缇萦之孝，遂去肉刑。近则太宗（案：魏明帝自定庙号为烈祖，今此作太宗，岂少帝时易之邪？当考）。视明堂之图，欲宽背罚；于公以阴德救物；袁安耻织鞫罪人，此前代圣主贤臣钦恤之志也。（《御览》六百三十六）

国之大祭有五，、、郊、祖、宗报，此五者，礼之大节也。（《初学记》十三）

天地者，帝王所受命，设祀而敬之。（《书钞》九十）

明堂、宗庙、太学，礼之大物也，事义不同，固各有所为而代之。儒者合以为一体，取《诗》《书》放逸之文，经典相似之语，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远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隐清净，鬼神所居；而使众学处焉，飨射其中，人鬼慢黩，死生交错，囚俘截耳，疮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辂，以处其中，非其类也。夫宗庙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通典》四十四，又略见《御览》五百三十三）

（、）先儒或为同，或为异。然及坛单，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远近之杀也。《大传》曰：「礼不王不，诸侯不，降杀于天子也。」若同贯，此诸侯亦不得，非徒不也。然则大而小，谓为殷祭者，大于四时，皆大祭也。《国语》曰：「郊不过茧栗，不过把握。」明最大，与郊同也。《公羊传》曰：「大事者何？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庙」，何谓也？曰：夫及坛单，则毁庙也。俱祭毁庙，但所及异耳。所及则异，毁与未毁则同，此论者所惑，郑谓不同是也。谓不及毁庙，则非也。间歆、贾逵同毁与未毁，是也。不别远近，则非也。（《通典》四十九引两条）

（正朔）自非继乱，不宜改正也。（《通典》五十五）

封禅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后秦一主，汉二君，修封禅之事，其制为「封土方丈余，崇于太山之上」，皆不见于《经》，秦汉之事，未可专信，管仲云：「禹禅会稽，告天，则同，祭地不得异也。」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山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白孔六帖》三十六，《御览》五百三十六）

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与？」曰：「中外之亲，过（一本作」近「）。于同性。同姓且犹不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婚，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之不言，固谓之可婚，此不知礼者也。或曰：《国语》云「同德则同性，同性虽远，男女不相及异德则异姓，异姓虽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为而言也。文公将求秦以反国，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将夺之国，而况妻乎？」赵衰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此不既了乎？」（《通典》六十，又九十五；《御览》五百四十一）

并后匹嫡，礼之大忌，然此为情爱所偏，无故而立之者耳。纲夫妻之绝，非犯宜出之罪，来还则复初，焉得而废之？在吴异域，则事势绝，可以娶妻，后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案：并后配嫡，事不两立，前嫡承统，后嫡不传重，可也。二母不服，则无疑于两三年矣。

时俗之论曰：「庶子为公，可以尊其母为夫人。《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案：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宫。上称夫人，下不应复言仲了，明其与妾为妻也。秦人来归成风之礻遂，不称夫人，明其私尊，不通于邻国也。《左氏传》曰：「并后配嫡，乱之本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贵。」说曰：《梁》云：「秦人来归成风之礻遂」，奏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见正焉，夫身为国君而母为妾庶，子孙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称于国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国人之私，而亡于礼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数人，并为三公，欲各尊其母，将何以止之？非圣人者无法，此大乱之道也。（《通典》七十二）

《周礼》：「大祝练祥，掌国事」；若无衰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礼记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公之丧，大夫俟练，士卒哭而归。」此终丧衰麻之言也。《春秋左传》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虽言贵，不得与贱者有异也。言服而不言丧，衰麻可知也。凡《春秋传》诸称职除丧，皆因时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丧？（《通典》八十）

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丧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亲而无服乎？释服而祭可也。（《通典》八十九）

（礼记继父服齐衰）此则自制父也。乱名之大者。（《通典》九十）

案《礼·丧服》云：「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祖周则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远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寿，无名之祖存焉。《尔雅》有来孙、云孙、仍孙、昆孙，有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则不可以无服也。郯子曰：「我高祖少挚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聩祷康叔，自称曾孙，非四代之祖孙。然则高远也无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复分别，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远祖之服，故齐衰以见高祖以上之服。远祖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以重服服之；恩杀，故减其月数。故举三月，则知其远祖；称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为高祖无服五属之文，而云无服乎？族祖祖父缌麻而曾祖三月乎？（《通典》九十）

或人云：嫂，亲者也。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而云无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燔诗书之所失也。（《通典》九十二）

保母者，当为「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称。且保傅，妇人辅相，婢之贵者耳。而为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为母无服，而服乳母乎？此时俗之名，记者集以为礼，非圣人之制。（《通典》九十二）

从母小功五月，舅缌麻三月，礼非也。从母缌，时俗所谓姨母也。舅之与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异服。从母者，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亲益重，故小功也。凡称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称父，姨不称母也。可称姨，不应称母。谓姨母为从母者，此时俗之乱名，书之所由误也。《春秋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尔雅》曰「妻之姊妹同出为姨」，此本名者也。《左传》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卒。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尔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缘妻姊妹之姨，因相谓为姨也。姊妹相谓为姨，故其子谓之姨子，其母谓之姨母。从其母而来，故谓之从母。从母、姨母，为亲一也，因复谓之从母，此因假转乱而遂为名者也。又《左传》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会葬，曰「以肥之得备弥甥」。先儒曰「弥，远也，姊妹之孙为弥甥」。此临时说事，而遂可为名乎？亦犹从母转相假也。

或曰：「案准以经云从母是其母姊妹，从其母来，为己庶母，其亲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谓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与，行有同车之道，坐有同席之礼，其情亲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观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别斯异矣。同者亲之本，异者疏之源也。」「然则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轻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与重。」「然则舅何故三月邪？从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爱，是以外王父之尊，礼无厌降之道。为人子者，顺母之情，亲乎母之类，斯尽孝之道也，是以从母重而舅轻也。」曰：「姑与父异德异名，叔父与父同德同名，何无轻重之降邪？」曰：「姑与叔父，斯王父爱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与姑所以服同而无降也。」（《通典》九十二引两条）

为父后犹服嫁母，据外祖异族，犹废祭行服，知父后应服嫁母。（《通典》九十四）

丧无再服，然哀甚，不可无服。若终月数，是再服也。道远则过之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近旬月可也。或问何亲服缌，大功以上可也。（《通典》一百二）

先儒以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丧者已祥则除，大祥不应复礻覃。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礻覃在丧终，不在早晚，故宜礻覃不宜祥。（《通典》一百三）

公羊高道听涂说之书，欲以乡曲之辨论圣人之经，非其任也。（《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

兵有三勇。主爱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赏信于民者勇。故仁爱加于下，则有必死之民。（《御览》四百三十七）

良医疗病，攻于腠理。（《初学记》二十）

太祖破吕布，袁涣在军中，陈群父子见上拜，唯袁涣独高揖不为礼，上严敬之。（《御览》五百四十三。案：此当在《自序》中，而《御览》引作《正论》，则《正论》有《自序篇》可知。）

涣有四子：侃、、奥、准。侃字公然，论议清当，柔而不犯，善与人交。在废兴之间，人之所趣务者，常谦退不为也。时人以是称之。历位黄门选部郎，稍迁至尚书，早卒。字宣厚，精辨有机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奥字公荣，行足以厉俗，言约而理富，终于光禄勋。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以世事多险，故常治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云此准之《自序》也。）

卷五十五

◎袁准（二）

◇袁子正书

◇礼政

治国之大体有四：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则帝之功立矣。

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之业也。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严父爱亲之情也。尊亲敬长之义也。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治之要会，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不知仁义为之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夫远物难明，而近理易知。故礼让缓而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

先王为礼以达人之性理，刑以承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伪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怨，民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民慢则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经国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后嗣者也。是故国治而万世安。《春秋》：郑庄公封母弟于京。祭仲曰：「都城过制，国之害也。」其后卒相攻伐，国内大乱。故过度则有强臣之祸，鄙小则有微弱之忧。秦以列国之势而并天下，自以由诸侯而起之也。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县，虽有亲子母弟，皆为匹夫。及其政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汉家见亡秦之以孤特亡也，于是大封子弟，或连城数十，廓地千里，自关已东，皆为王国，力多而权重。故亦有七国之难。魏兴，以新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治。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力侪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布不能得。既违宗国蕃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昔武王既克殷，下车而封子弟同姓之国五十余，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后，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故诸侯之治，则辅车相持，翼戴天子，以礼乐征伐。虽有乱君暴主，若吴楚之君者，不过恣睢其国，恶能为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赋封诸侯，今也曾无一成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俭少也？岂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势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圣人者岂能无衰？能审终始之道，取其长者而已。今虽不能尽建五等，犹宜封诸亲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会同之义，以合亲戚之恩；讲礼以明其职业，黜陟以讨其不然。如是，则国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长久而有家矣。

◇设官

古者三公论王职，六卿典事业，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无事，或职小；又有贵重之官，无治事之实：此官虚设者也。秦汉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万机。其后天子不能与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书，又外之而置中书，转相重累，稍执机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职遂轻，则失体矣，又有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贵者，以职大故贵。今列侯无事，未有无职而空贵者。世衰礼废，五等散亡，故有赐爵封侯之赏。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宁国家，未必封侯也。而今军政之法，斩一牙门将者封侯，夫斩一将之功，孰与安宁天下者乎？安宁天下者不爵，斩一将之功者封侯，失封赏之意矣。夫离古意制，外内不壹，小大错贸，转相重累，是以人执异端，窥欲无极，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职，使各以其属达之于王，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百官奏，则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蛑贼也。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者众，吏少则所奉者寡。使吏禄厚则养足，「则」无求于民，奸轨息矣。禄足以代耕，则壹心于职；壹心于职则政理；政理则民不扰；民不扰则不乱其农矣。养生有制，送终有度，嫁娶宴亭，皆有分节，衣服食味，皆有品。明设其礼，而严其禁。如是，则国无违法之民，财无无用之费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责义而不责功，行莫大于孝敬，义莫大于忠信，则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礼设则民贵行，分明则事不错。民贵行则所治寡，事不错则下静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礼重而刑轻则士劝，爱施而罚必则民服；士劝则忠信之人至，民服则犯法者寡。德全则教诚，教诚则感神；行深则著厚，著厚则流远；尚义则同利者相覆，尚法则贵公者相刻。相刻则无亲，相覆则无疏；措礼则政平，政平则民诚；设术则政险，政险则民伪，此礼义法术之情也。

◇论兵

夫为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机，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今有人于此，力举重鼎，气盖三军，一怒而三军之士皆震，世俗见若人者，谓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观之，此亡国之兵也。夫有气者，志先其谋。无策而径往，怒心一奋，天下若无人焉，不量其力，而轻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胜，有数者御之，则必死矣。凡用兵正体不备，不可以全胜。故善用兵者，我谓之死，则民尽死；我谓之生，则民尽生。我使之勇，则民尽勇；我使之怯，则民尽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胜者也。

夫用战有四：有大体者，难与持久；有威刑者，难与争险。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势者御之以坚。用兵能使民坚重者，则可与之赴汤火，可与之避患难，进不可诡，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尽地而守固，疑间不能入，权谲不能设也。坚重者，备物者也。备物者无偏形；无偏形，故其变无不之也。故礼与法，首尾也。文与武，本末也。故礼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故用兵不知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政，则亡国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业期之，二曰与天下同利，三曰乐人之胜己，四曰因才而处任。以功业期之，则人尽其能，与天下同利，则民乐其业，乐人胜己，则下无隐情，因才择任，同众物备举，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众善，不以一过掩众美，不遗小类，不弃小力，故能有为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谗慝之萌。兵者倾危之物，死生之机，一物不至，则众乱兴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则民专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贤才至。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闭，兵者死生之机也，是故贵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书，子张甚善之，为袁子称之曰：夫人之所以贵于大人者，非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笃敬，人主授之不虚，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论其能；赏其身，不议其功；则私门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奸臣之事君，固欲苟悦其心。夫物未尝无似象。似象之言，浸润之谀，非明者不能察也。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为之容说，人主不能别也。是而悦之，惑乱其心，举动日缪，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佞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奸臣之言，已才于人主，不自以为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说之，人主方以为诬妄，何其言之见听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见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见听，奸臣飨荣利而言见悦，则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荣利而见听哉？故有被而为狂，有窜伏于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奸臣者，好为难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审察，而悦其巧言则见其赏而不见其罚矣。为人臣，有礼未必尊，无礼未必卑，则奸臣知所以事主矣。虽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复之涂也。故人主赏罚一不当，则邪人为巧滋生；其为奸滋甚，知者虽见其非不敢言，为将不用也。

夫先王之道远而难明；当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违其疏而从其亲，见其小而暗其大。今贤者固远主矣，而执远而难明之物；奸人固近主矣，而执近而易知之理。则忠正之言奚时而得达哉？故主蔽于上，奸成于下，国亡而家破。伍子胥为吴破楚，令阖闾霸，及夫差立，鸱夷而浮之江；乐毅为燕王破强齐，报大耻，及惠王立而驱逐之。夫二子之于国家，可谓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犹不免于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异故也。又况于草茅孤远之臣，而无二子之功，涉奸臣之门，经倾险之涂，欲其身达，不亦难哉？今人虽有子产之贤，而无子皮之举；有解狐之德，而无祁奚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无宣子之听；有子皮之贤，而无当国之权；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荆山之璞，犹且见瓦耳。故有管仲之贤，有鲍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后达；有陈平之智，有无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后听。桓公、高祖不可遇，虽有三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圣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无过行也。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为男女之礼，妃匹之合，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盗矣；以贤制爵，有民德厚矣。故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贤

治国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者明则国治矣。夫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赏可以势求，罚可以力避，而求下之无奸，不可得也。为官长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贤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归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体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无私，五曰与天下同忧。以大体期之，则臣自重；要其成功，则臣勤惧；忠信不疑，则臣尽节；至公无私，则臣尽情；与天下同忧，则臣尽死。夫唯信而后可以使人。昔者齐威王使章子将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应也。自是之后，为齐将者，无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强于终始也。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汉高祖，山东之匹夫也，无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举大体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御也。项籍，楚之世将，有重于民，横行天下，然而卒死东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宽则得众，用贤则多功，信则人归之。

◇悦近

孔子曰：「为上不宽，吾何以观之。」苟政甚于猛虎，诗人疾掊克在位，是以圣人体德居简，而以虚受人。夫有德则谦，谦则能让，虚则宽，宽则爱物，世俗以公刻为能，以苛察为明，以忌讳为深，三物具则国危矣。故礼法欲其简，禁令欲其约，事业欲其希；简则易明，约则易从，希则有功，此圣贤之务也。汉高祖，山东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贤奔走而归之，贤士辐凑而乐为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御。唯其以简节宽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宽则得众，虚则受物，信则不疑，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举必当也，唯以其心旷，故人不疑，况乎以至公处物，而以聪明治人乎？尧先亲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内及外，由大信而结，则易简而上安，由仁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下亲。今诸侯王国之制，无一成之田，一旅之众，独坐空宫之中，民莫见其面。其所以防御之备甚于仇雠，内无公族之辅，外无藩屏之援，是以兄弟无睦亲之教，百姓无光明之德；弊薄之俗兴，忠厚之礼衰；近者不亲，远者不附；人主孤立于上，而本根无庇荫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圣人者，以仁义为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风雨不愆伏也。

◇贵公

治国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后可以有国，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为国之本也；公也者，为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恶也。欲为国者一，不欲为国者万，凡有国而以私临之，则国分为万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观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轻重，轻重即颇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奸起。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人问其故，曰：「吾徒见金，不见人也。」故其爱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丑，而以胜曾上之美。故心倚于私者，即所知少也。乱于色者，即目不别精粗；沈于声者，则耳不别清浊；偏于爱者，即心不别是非。是以圣人节欲去私，故能与物无尤，与人无争也。明主知其然也，虽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亲，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私无所隐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万。一向公，则明不劳而奸自息，一向私，则繁刑罚而奸不禁。故公之为道，言甚约而用之甚博。

◇治乱

治国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国之急务、存亡之机，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恶者莫如死，岂独百姓之心然？虽尧舜亦然。民困衣食，将残亡，而望其奉法从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伯夷饿死于首阳之山，伤性也。管仲分财自取多，伤义也。夫有伯夷之节，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让而取。然死不如生，争不如让。故有民而困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君子伤道则教亏，小人伤行则奸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用而不得。故无强兵；求而皆失。故无兴国；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于农。

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作曰塞朋党之门。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壹，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知此者，国虽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国虽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权也。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能富之之谓利，有罪者能罚之之谓权。今为国不明其威禁，使刑赏利禄，壹出于己，则国贫而家富，离上而趣下矣。夫处至贵之上，有一国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纳公实之言，此国之所以治乱也。至贵者人夺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为尊；不敢恃其强，以法为强。亲道不亲人，故天下皆亲也；爱义不爱近，故万里为近也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凡有国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故不可以不信：三者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危。苟功之所在，虽疏远必赏；苟罪之所在，虽亲近必罚。辨智无所横其辞，左右无所开其说，君子卿大夫其敬惧如布衣之虑。故百姓蹈法而无徼幸之心，君制而臣从，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闭，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于君子，功在于小人。故为国而不以礼，则群子不让；制民而不以法，则小人不惧。君子不让则治不立，小人不惧则功不成，是以圣人之法，使贵贱不同礼，贤愚不同法。毁法者诛，有罪者罚。爵位其才行，不计本末；刑赏以其功过，不计轻重。言必出于公实，行必落于法理，是以百姓乐义，不敢为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义也，使民不得为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赏必行刑必断之谓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志也。

◇损益

夫服物不称，则贵贱无等。于是富者逾多，贫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贾竖袭卿士之服；被文绣，佩银黄，重门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颐指而使。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齐民，珍宝旁流，而刑放于贿。下而法侵，能无亏乎？

◇世治

天地之道贵大，圣人之道贵宽，无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绳之，则工不足于材矣。无纤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规之，则人主不足于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夫有近会者无远期。今之为法，曰「选举之官不得见人」，曰「以绝奸私」也。夫处深宫之中，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奚从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绝也。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莫问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论贵贱，不禁交游，以德底官，以功底禄，具赏罚以待其归，虽使之游，谁敢离道哉？

◇刑法

礼法明，则民无私虑；事业专，则民无邪伪；百官具，则民不要功。故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者，为法欲其正也，事业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为，爵禄以次进，士君子以精精德显。夫德有次则行修，官有次则人静，事有次则民安。农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规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群臣百官思其分职，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无所由，离业无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变化者，圣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于权道，非贤者之所窥也。才智至明，而好为异事者，乱之端也。是以圣人甚恶奇功。

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无可赦之心，而无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乐杀而恶生也。以为乐生之实，在于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则法出入；法出入，则奸邪得容其议；奸邪得容其议，则法日乱，犯罪者多，而私并兴，则虽欲无赦，不可已。夫数赏则贤能不劝，数赦则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为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于一，而伤之于万，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为也。故所俘虏，壹断之于法，务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则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则民多触死。故曰能杀而后能生，能断而后仁立，国之治乱，在于定法，定法，则民心定，移法，则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乱。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是以明君将有行之，必先求之于心，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可反也。如阴阳之动，如四时之行，如风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长，夫天之不可逆者时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时而可逆，则非天也；法令而可违，是非君也。今有十人纩弩于百万之众，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杀百万人，可知也。然一军皆震者，以为唯无向则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礼，明其法，严其刑，持满不发，以牧万民。犯礼者死，逆法者诛。赏无不信，刑无不必，则暴乱之人莫敢试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惧万人；有罪必诛，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罚贤。若是者，赏罚之不当，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谓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必以为信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润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罚暴之名，而有戮能养奸之实，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贤

虽有离娄之目，不能两视而明；夔、旷之耳，不能两听而聪，仲尼之智，不能两虑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犹不能参听而俱存之，而况于凡人乎？故以目，虽至明有所不知；以因，虽凡人无所不得。故善学者，假先王以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视，奚夫两见？假人之耳以听，奚夫两闻？假人之智以虑，奚夫两察。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明赏罚

夫干禄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当世，而不能日月不违仁。当其用智以御世，贤者有不如也。圣人明于此道。故张仁义以开天下之门，抑情伪以塞天下之户，相赏罚以随之。赏足荣而罚可畏，智者知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之心生，而不轨之奸息。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开塞之路，使百姓晓然知轨疏（旧校云：「疏」疑「迹」）之所由，是以贤者不忧，知者不惧，干禄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天下尽为仁，明法之谓。死者，人之所甚恶也。杀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于利欲，有犯死罪而为之。先王制肉刑，断人之体，彻膳去乐，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断则不威，避亲贵是法日弊，如是则奸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伤天下生也。圣人计之于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杀者，乃爱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虽贵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断也。仁见故民不怨，立断下不犯，圣王之所以禁奸也。先王制为八议赦宥之差，断之以三槐九棘之听，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全正义也。而后断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为也。（已上十七篇，并见《群书治要》）

◇已下各书引见篇名缺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M凶人主之非，则勃然怒而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也。岂非所为王臣謇謇非躬之故者欤？」答曰：「然。可谓直干。忠臣则吾不知也。何者？夫仁者爱人，施于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爱之至者，君亲有过，谏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卜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三国志·陈群传》注，《北堂书钞》五十四，《艺文类聚》二十二，《长短经·臣行》，《御览》四百四十七）

礼者兼仁义。（《北堂书钞》八十，当是《礼政篇》文）

长安九p中山清酤。（《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

比年九谷不登，菜蔬不熟，不可不深虑，唯得卖枣栗瓜梨，凡不给之物，若甘蔗之属，皆可权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曰：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巳，嫁妻卖子，夫盛衰更代，丰荒相半，天之常道也。（《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六，《御览》十七，又三十五，又八百六十一）

滑曰，今当凶年，有欲与子随侯之珠者，又有欲与子一钟之粟者，子将何择，曰，吾取粟，可以救穷。（《御览》三十五）

立德蹈礼谓之英，子产季札，人之英也。（《文选·任哭范仆射诗》注）

尧避舜于济阴，今定陶有尧冢，信乎。（《御览》八十）

桀纣有民左亿右亿之众，四岳三涂之险，京山终南之固，及在鸣条之野，一朝而失天下。（《御览》八十二）

目以见小为明，耳以听大为聪。（《御览》六十六）

圣人之治也。若平地然，聋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御览》四百一）

唯圣知圣，唯贤知贤，信乎。（《御览》四百一）

杨子曰，庄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俭，重而畏祸，智人也。（《御览》四百三十二）

孔子称蘧伯玉，「国无道，可卷而怀也」。今李鹰居浊世之中，然与世殊途，此西山饿夫之俦耳，卒死于非罪，恶得为雅人。（《御览》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膺之言者，则乡党非之，李君子与人同舆载，则名闻天下。（《御览》四百四十七）

学莫大于博，行莫大于约，圣人者，天下之至智者也。博学以聚之，兼听而辨之。（《御览》六百一十二）

非所事而强学，犹以百万之师，积于河济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汉之良。（《御览》七百六十九）

方丈之食，不过一饱，绨袍之绣，不过一暖。（《御览》八百四十九）

牛马之为人驾乘者，非乐负千钧之重，行千里之险，鞭策痛矣。（《御览》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尝与陈茅息于邺东门之外，见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毕有余，欲弃则惜，欲持去则暑，遂尽食。于是火辛螫其肠胃，两目尽赤，陈子笑之。吾谓之曰，子之牛羊数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曷死者，而后食之，病子之躯，亦犹是也。（《御览》九百七十七）

《袁子》曰：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今国家一举而来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劳，百姓贫而仓廪虚，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三国志·邓艾传》注。案：此下五条但称《袁子》，其为《正论》《正书》，不能分别，录置卷末。）

《袁子》曰：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

《袁子》曰：或问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群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又问：诸葛亮始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袁子曰：蜀兵轻锐，良将少，亮始出，未知国中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者不求近功，所以不进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迟重，屯营重复，后转降未进兵欲战，亮勇而能斗，三郡反而不速应，此其疑征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斗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曰：亮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劳费而徒为饰好，何也？喜子曰：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实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远，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哗，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曰：子之论诸葛亮，则有证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则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贤者之远矣，安可以备体责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贤者之大也；知所短则知所长矣。夫前识与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谓可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书，专选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乱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权重而人才难得，居此职称此才者，未有一也。是百乱而一治者矣。（《北堂书钞》六十，《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四）

《袁子》曰：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谓之冠族之家。（《文选》任《宣德皇后令》注）

卷五十六

◎袁瑰

瑰字山甫，准兄孙。怀帝时为吕令，转江都。元帝承制，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除庐江太守；王敦引为谘议参军，除临川太守。明帝时为卞敦镇南军司，后去职。成帝时起兵拒苏峻，封长合乡侯，征拜散骑常侍，徙大司农，除国子祭酒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曰恭。

◇上表请禁断招魂葬

故尚书仆射曹馥没于寇乱，嫡孙胤不得葬尸，招魂殡葬。伏惟圣人制礼，因情作教。帮椁周于棺，棺周于身，然则非身无棺，非棺无椁也。胤无丧而葬，招幽魂气，于德为愆义，于礼为不物。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皆招魂葬。请台下禁断。（《通典》一百三。元帝建武二年）

◇上疏请建国学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学以示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中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溢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斯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节，千载未泯。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晋书·袁瑰传》，《宋书·礼志一》。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太常冯怀上疏。）

◎袁乔

乔字彦叔，小字羊，瑰子，拜佐著作郎。桓温为辅国将军，请为司马，除司徒左曹司属，不拜；迁尚书郎。温镇京口，复引为司马，领广陵相，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与平蜀功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卒年三十六，赠益州刺史，谥曰简。有《毛诗注》若干卷，《论语注》十卷，《集》七卷。

◇江赋（序）

吴时有钱约，钓于牛渚，获一金锁，引之，则金牛泛然而出，约惧而释，因以为名。（《御览》八百九十九）

◇与左军褚裒解交书

皇太后践登正祚，临御皇朝，将军之于国，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属，咸有揖让之礼，而况策名人臣，而交人父，天性攸尊，亦宜体国而重矣。故友之好，请于此辞。染丝之变，墨翟致怀，岐路之感，杨朱兴叹，况与将军游处少长，虽世誉先后而臭味同归也。平昔之交，与礼数而降，箕踞之欢，随时事而替。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来物无停，变化迁代，岂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众以约，愿将军怡情无事，以理胜为任，亲仗贤达，以纳善为大。执笔惆怅，不能自尽。（《晋书·袁乔传》，《御览》四百十）

◇劝桓温伐蜀

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溯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晋书·袁乔传》）

◎袁豹

豹字士蔚，准玄孙。初为著作佐郎，历卫军桓谦大将军武陵王遵记室参军，后为孟昶建威司马，转司徒左西属，迁抚军刘毅咨议参军，领记室，转抚军司马，迁御史中丞，代孟昶为丹阳尹。坐事降为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义熙九年卒，追封南昌县子。

◇四府君迁主议

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宋书·礼志三》）

◇大田议

国因民以为本，民资食以为天，修其业则教兴，崇其本则末理，实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阶也。不敦其本，则末业滋章；饥寒交凑，则廉耻不立。当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接篡伪之末，值凶荒之余，争源既开，凋薄弥启。荣利荡其正性，赋敛罄其所资，良畴无侧趾之耦，比屋有困饣委之患，中间多故，日不暇给。自卷甲却马，甫一二年，积敝之黎，难用克振，实仁怀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发也。

然斯业不修，有自来矣。司牧之官，莫或为务，俗吏庸近，犹秉常科，依劝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屡变。譬犹修堤以防川，忘渊丘之改易，胶柱于昔弦，忽宫商之乖调，徒有考课之条，而无豪分之益。不悟清流在于澄源，止轮由乎高阈，患生于本，治之于末故也。夫设位以崇贤，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审官，不取人于浮誉，则比周道息，游者言归，游子既归，则南亩辟矣。分职以任务，置吏以周役，职不以无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废，则莱荒垦矣。器以应用，商以通财，剿靡丽之巧，弃难得之货，则雕伪者贱，谷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浅利深，增贾贩之税，薄畴亩之赋，则末技抑而田喜矣。居位无义从之徒，在野磨并兼之党，给赐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门，则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劝，游食省而肆勤众，则东作繁矣。密勿者甄异，怠慢者显罚，明劝课之令，峻纠违之官，则懒惰无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惧，则穑人劝矣。凡此数事，亦务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镇之以无欲，勖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谨，舍日计之小成，期远致于莫岁，则浇薄自淳，心化有渐矣。（《宋书·袁湛传》）

◇为宋公檄蜀文

夫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与义，难以求安，冯阻负衅，鲜克有成。详观自古，隆替有数，故成都不世祀，华阳无兴国。

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纷，波振尘骇，覃及遐裔。蕞尔谯纵，编户黔首，同恶相求，是崇是长。肆反噬于州相，播毒害于民黎，俾我西服，隔阂皇泽。自义风电靡，天光反辉，昭皙旧物，烟ㄉ区宇。以庶务草创，未遑九代，自尔以来，奄延十载。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间，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扰我蛮獠，摇荡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丑类尽殪，匹马无遗，桓谦折首，谯福鸟逝，奔伏窠穴，引颈待戮。

当今北秋露，南寇埃埽，朝风载韪，庶绩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咏。孤职是经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迹，愿言载怀，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汉，愤慨交深。清江源于滥觞，澄氛于井络，诛叛柔远，今也其时。即命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锺，精勇二万，直指成都。龙骧将军臧熹，戎卒二万，进自垫江。益州刺史朱龄石，舟师三万，电曜外水。分遣辅国将军索恳，总汉中之众，济自剑道。振威将军朱客子，提宁州之锐，渡泸而入。神兵四临，天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万张，组甲贝胄，景焕波属，华、夷百濮，云会雾臻，以此攻战，谁与为敌？况又奉义而行，以顺而动者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三陕之隘，在我境内，非有岑彭、荆门之险。弥入其阻，平衢四达，实无邓艾绵竹之艰。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难易，居然百倍。当全蜀之强，士民之富，子阳不能自安于庸、，刘禅不民窜命于南中，荆邯折谋，伯约挫锐。故知成败有数，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盛如卢循，强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楼船万艘，掩江盖汜，铁马千群，充原塞隰。然广固之攻，陆无完雉，左里之战，水靡全舟，或显戮京畿，或传首万里。故知逆顺有势，难以力抗，斯又上前殷鉴，深切著明者也。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虽驱迫一时，本非奥主。从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杀非罪，死以泽量。而待命寇仇之戮，τ区豺狼之吻，岂不溯诚南凯，延首东云？普天有来苏之幸，而一方怀后予之怨。王者之师，以仁为本，舍逆取顺，爰自三驱，齐斧所加，纵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军门者，一无所问。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审择吉凶，自求多。大信之明，若朝日，如其迷复奸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诸，芝艾同烂，河决金堤，渊丘同体，虽欲悔之，亦将何及！（《宋书·袁湛传》）

◇袁崧

崧字山松，乔孙，嗣爵湘西伯。安帝时为秘书丞，历宜都太守吴国内史。死孙恩之乱。有《后汉书》一百卷，《集》十卷。

◇歌赋

朱唇不启，皓齿不离。清气独转，妍弄潜移。或似停而不留，或如疾而不驰。（《艺文类聚》四十三）

◇酒赋

素醪玉润，清酤渊澄。纤罗轻布，浮蚁竞升。□□□□□□馨，桂发而兰兴。（《书钞》一百四十八）

飘拟融□□放，同类逸云。轻风喟喟，罗袂纷纷。（《书钞》一百三十四）

◇答桓南郡书

啸有清浮之美，而无控引之深，歌穷测根之致，用之弥觉其远。至乎吐辞送意，曲究其奥，岂唇吻之切发，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啸，苏门之和，盖感其一奇，何为征此一至，大疑啸歌所拘邪？（《艺文类聚》十九，《御览》三百九十二）

◇白鹿诗序

荆门山临江，皆绝壁峭峙。壁立百余丈，亘带激流，禽兽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鹿泅过江，行人见之，乘刀竞逐，谓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飞超冈而去，于今此壁谓之白鹿山。诗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脯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得烹煮之。（《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六）

◇后汉书光武纪论

前汉自成、哀以下，而天地纵横，巨滑窃命。刘氏旧泽虽在，而瞻仰之望殆绝。世祖以渺渺之胤，起于白水之滨，身屈更始之助，位与群竖并列。于时怀玺者十余，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脔切，泯泯苍生，尘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风，驱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洪棘枯，网维振而逆鳞埽，群才毕奏，人思与能。数年之间，廓清四海，虽曰中兴，与夫始创业者，庸有异乎？诚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资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三人之体，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据乎万物之上矣。（《御览》九十）

◇章帝纪论

孝章皇帝宏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御览》九十一）

◇献帝纪论

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泊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其盗贼之身一也。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在焉。」信矣。（《御览》九十二）

卷五十七

◎袁宏

宏字彦伯，小字虎，瑰弟猷之孙。永和初为谢尚安西参军，累迁桓温大司马记室，入为吏部郎，除东阳太守。有《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集》二十卷。

◇东征赋

惟吾生于末运，托一叶于邓林，顾微躯之眇眇，若绝响之遗音。壮公瑾之明达，吐不世之奇策，挫百胜于崇朝，靡云旗于赤壁。三光一举而参分，四海指麾而中隔。过武昌以消摇，登樊山以流眄。访遗老以证往，乃西鄂之旧县。曩有吴之初基，升员丘而豹变。尔乃出桑洛，会通川，背彭泽，面长泉。洲渚迢，几岫虚悬，即云似岭，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云霓生于浪间，嗟我行之弥留，跨晦朔之倏忽。风褰林而萧瑟，云出山而逢勃。惊澜急嶙而岳转，颓波畏山以岭没。若鱼舟之小狭，冲奔湍以杌。擢弱楫之弗施，投洪流以纤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向孙氏之南面，钻灵龟以相土。横酆镐之制度，穷河洛之规矩。经始郛郭，筑室葺宇，金城万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获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刘吴都以停舟，览阖闾之馀尘。建修城以营郭，引通流而发津。远矣吴德，旧邦维新，泰伯被，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学遗风，季札以让国称仁。高节显于华夏，端委行乎海滨。（《艺文类聚》二十七）

沿西塞之峻（《御览》四十八）

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世说·文学篇》，又《晋书·袁宏传》。作功以济时）

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世说·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

◇北征赋

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日暧暧其已颓，月亭亭而虚升。（《御览》二十七）

鱼托水而成鲲，木在山而有松。（《御览》九百四十）

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世说·文学篇》注引《袁宏集》，又见《晋书·袁宏传》）

于量背梁山，截汶波，泛清济，傍祝阿。（《初学记》六引两条）

◇酎宴赋

朱帷赫以霞布。（《文选·赭白马赋》注）

◇夜酣赋

开金扉，坐琼筵。卫姬进，郑女前。形窈窕以纤弱，艳妖冶而清研。似春兰之齐秀，象明月之双悬。（《文选》谢《始出尚书省诗》注，《御览》三百八十一）

◇表

田谓由是丘墟，都市化为珠玉。（《御览》八百四十）

◇与谢仆射书

闻见拟为吏部郎，不知审尔，果当至此，诚相遇之过。（《御览》二百十六）

◇与范曾书

四海鼎沸，天辔将移。杖短策以晨征，登垂幕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昆仑而举麾。（《御览》三百五十九）

◇后汉纪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其所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纪、《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论，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馀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忄良然者也。（《后汉纪》黄姬水本，又蒋国祥本）

◇七贤序

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御览》四百四十七。案：此当即《竹林名士传叙》也。《世说·文学篇》注：宏以夏侯泰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为中朝名士。）

◇三国名臣序赞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群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代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虽遭离不同，迹有优劣，至于体分冥固，道契不坠，风美所扇，训革千载，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汤、武宁，三贤进而小白兴，五臣显而重耳霸。中古陵迟，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员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汉之得材，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时难；曹时匪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涂；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文若怀独见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谋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人亡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

董卓之乱，神器迁逼，公达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谭，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义不可不明，则时宗举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达识摄其契。相与弘道，岂不远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则崔生所以不与，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岂非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人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馀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受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公瑾卓尔，逸志不群，总角料主，则素契于伯符，晚节曜奇，则参分于赤壁。惜其龄促，志未可量。

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謇谔而已吉哉！然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况沉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纪德显功，虽大指同归，所托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故复撰序所怀，以为之《赞》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达，庞统字士元，张昭字子布，袁焕字曜卿，蒋琬字公琰，鲁肃字子敬，崔来访字季，黄权字公衡，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陆逊字伯言，陈群字长文，顾雍字元汉，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经字承宗，陈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运缠大过。洪飚扇海，二溟扬波。虬虎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渊，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加乾轴。竞杞梓，争采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亭菊。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应变知微，探赜赏要。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在躬，隐之弥曜。文明映心，钻之愈妙。沧海横流，玉石同碎。达人兼善，废己存爱。谋解时纷，功济宇内。始救生人，终明风概。

公达潜朗，思同蓍蔡。运用无方，动摄群会。爰初发迹，遘此颠沛。神情玄定，处之弥泰。幕里。算无不经。通韵，迹不暂停。虽怀尺璧，顾哂连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

郎中温雅，器识纯素。贞而不谅，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轨度。志成弱冠，道敷岁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虎，神气恬然。行不修饰，名迹无愆。操不激切，素风愈鲜。邈哉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宇高嶷。忠存轨迹，义形风色。思树芳兰，剪除荆棘。人恶其上，时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节。虽遇尘雾，犹振霜雪。运极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诞，韵与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和而不同，通而不杂。遇醉忘辞，在醒贻。

长文通雅，义格终始。思戴元首，拟伊同耻。民未知德，惧若在己。

嘉谋肆庭，谠言盈耳。玉生虽丽，光不逾把。德积虽微，道映天下。

渊哉泰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亡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空身靡寄。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礼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

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端委虎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明栋。

士元弘长，雅性内融。崇善爱物，观始知终。丧乱备矣，胜途未隆。先生标之，振起清风。绸缪哲后，无妄惟时。夙夜匪懈，义在缉熙。三略既陈，霸业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岂曰模拟？实在雅性。亦既羁勒，负荷时命。推贤恭己，久而可敬。

公衡仲达，秉心渊塞。媚兹一人，临难不惑。畴昔不造，假翮邻国。进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纷纭，民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

公瑾英达，朗心独见。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恃战忘敌。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

子布擅名，遭成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吴魏同宝。遂献宏谟，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业未纯。把臂托孤，惟贤与亲。辍哭止哀，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忘身。成此南面，实由老臣。才为世出，世亦须才。得而能任，贵在无猜。

昂昂子敬，拔迹草莱。荷担吐奇，乃构云台。子瑜都长，体性纯懿。谏而不犯，正而不毅。将命公庭，退忘私位。岂无，固慎名器。

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献替。谋宁社稷，解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元叹穆远，神和形检。如彼白，质无尘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渐。清不增洁，浊不加染。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诜诜众贤，千载一遇。整辔高衢，骧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日月丽天，瞻之不坠。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重晖，载挹载味。后生击节。懦夫增气。（《文选》，《晋书·袁宏传》，《艺文类聚》四十五）

◇单道开赞

物俊招奇，德不孤立。辽辽幽人，望岩凯入。飘飘灵仙，兹焉游集。遗屣在林，千载一袭。（《法苑珠林》五十九引《梁高僧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去伐论

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参善恶以毁誉，课功过以赏罚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恶。于是怨责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气，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贤之人，所以为薄，而先王甚恶之者也。君子则不然，劳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隐其功，处不避污，官不辞卑，唯恐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余而智不屈，远咎悔而行成名立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明谦

贤人君子，推诚以存礼，非降己以应世，率心以诚谦，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飨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下行。」《老子》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此之谓乎！（《御览》四百二十三）

◇祖逖碑

逖为豫州刺史，薨，时君柩未旋，郡寇围城，冲橹既附，城将降矣。勇士五百，抚戈同泣：非祖侯之为，吾谁为死？并力齐赴，卷甲宵起，遂陷坚阵，负戈而反。（《御览》三百三十六）

◇丞相桓温碑铭

文武开业，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竞，桓公弘九伐之勋。脱履于必济之功，忘怀于屈伸之会。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于万物。遂复改谋回虑，策马武关；总辔丹扌片之途，扬鞭终南之岭。兵产则战无全敌，劝义则襁负云集。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悬军轻进，因蓄靡储，而豺狼惧殪，保固窟穴；乃方轨回辕，反师凯入，虽奇功大勋未捷于一朝，而宏谟神略义高于天下。公惟秀杰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鉴；明统备于成德，巾褐衡门，风流推其高致，忘己应务，天下谢其勋业。辅相两仪，而通运之功必周，虚中容长，而方圆之才咸得，道济而不有，处泰而逾约，可谓固天时纵，生民之杰者也。铭曰：

美尽黄裳，道畅伊、吕。哲人应运，命世作辅。卓卓英风，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间举。忘己济物，抚化翼世。河洛澄流，华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镜。如何不吊，云峦落映。（《艺文类聚》四十五）

◇孟处士铭

处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阳新人，吴司空孟宗后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栖迟蓬荜之下，绝人间少事。亲族慕其孝，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称疾不至；相府历年虚位，而澹然无闷，卒不降志，时人奇之。（《世说·栖逸篇》注）

◇祭牙文

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废一不可，静乱辅时。赫赫晋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竞，王度暂屯。戎狄滑夏，虔刘生民，蠢尔东胡，被发左衽。思我皇泽，稽首海裔，受爵纳贡，服膺累世。后嗣不恭，实叛实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婴此雕残，况荷大宠，任其艰难。慨然发愤，抚剑忘氵食，敢建高牙，烈烈桓桓。（《御览》三百三十九，又《艺文类聚》六十引首四句）

◇罗山疏

善道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体朽坏，止有白骨。在昔在都，识此道士，闻之使人恻然。其业行殊异，当蝉蜕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瓯盛香，得便使埽除烧香。（《御览》七百五十九）

卷五十八

◎张华

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仕魏为太常博士，除著作佐郎。迁长史兼中书郎。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为度支尚书。吴平，进封广武县侯，出为幽州都督，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征为太常，免。惠帝即位，以为太子少傅，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封壮武郡公，拜司空，领著作。为赵王伦矫诏所杀。有《博物志》十卷，《杂记》五卷，又《杂记》十一卷，《集》十卷。（案：张溥本有《瑰材枕赋》《瑰材枕箴》，今编入《张纟集》，又有《豆羹赋》，今编入《张翰集》）

◇永怀赋

美淑人之妖艳，因盼睐而倾城。扬绰约之丽姿，怀婉娩之柔情。超六列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古，迈来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欢，又结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爱之分深。誓中诚于日，要执契以断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错缪于参差。怨禄运之不遭，虽义结而绝离。执缠绵之笃趣，守德音以终始。邀幸会于有期，冀容华之我俊。傥皇灵之垂仁，以收欢于永已。（《艺文类聚》十八）

北风兴兮增凉。（《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归田赋

随阴阳之开阖，从时宜以卷舒，冬奥处于城邑，春游放于外庐。归郏辱阝之旧里，托言静以闲居。育草木之蔼蔚，因地势之丘墟。丰蔬果之林错，茂桑麻之纷敷。用天道以取资，行药物以为娱。时逍遥于洛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同异，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低徊住留，栖迟蔼，存神忽微，游精域外。藉纤草以为茵，援垂阴以为盖。瞻高鸟之陵风，临鱼于清濑。眇万物而远观，修自然之通会。以退足于一壑，故处否而忘泰。（《艺文类聚》三十六）

◇朽社赋

高柏桥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后去，行路遇之，则已朽。意有缅然，辄为之赋，因以言衰盛之理云尔。

伊兹槐之挺植，于京路之东隅。得托尊于田主，据爽垲以高居。垂重阴于道周，临大路之通衢。飨春秋之所报，应丰胙于无射。历汉京之康乐，逾丧乱之横逆。朱夏当阳，翁蔼萧森。征夫云会，行旅归心。轩停盖，轻舆托阴。吉人向风而袂，王孙清啸而启襟。甘棠之广覆，褊乔木之无阴。（《艺文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二）

◇感婚赋（并序）

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婚姻者竞赴良时，粲丽之观，相继于路。虽葩英肯顾，嫁娶之会，不乏平日，乃作《感婚赋》曰：

彼婚姻之俗忌，恶当梁之在斯。逼来年之且至，迨星纪之未移。窈窕初茂，玉质始盛。容华外丰，心神内正。接轸连骑，隐隐习习。充街塞里，晖曜城邑。相丽姿之绰约兮，遥仿佛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检防之高深。（《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

◇相风赋（并序）太史候部有相风在西城上，而作者弗为，岂以其托处幽闲、违众特立、无羽毛之饰而丹漆不为之容乎？（《御览》九）

盖在先圣，道济生人，拟议天地，错综明神。在璇玑以齐七政，象浑仪于陶钧，考古旁于六气，仰贞观于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职，辩风候方，必立唯极。循物致用，器不假饰，眇修干之迢迢，氵高墉而茎植。玄鸟偏其增翥，云霄而矫翼。嘉创制之穷理，谅器浅而事深。步元气于寻木，寄先识于兹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险而自箴。虽回易之无常，终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弥世，志淹滞而愈新。超无返而特存，差偶景而为邻。（《艺文类聚》六十八）

◇鹪鹩赋（并序）

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彼鹭鹗鸿，孔雀翡翠，或氵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翰举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卫。然皆负婴缴，羽毛入贡。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赋之云尔：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兮，亦摄生而受气。育翩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鹰过犹俄翼，尚何惧于？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ぇ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周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逝。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惠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絷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恋钟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今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ジス，避风而至。条枝巨雀，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逼畏。夫唯体大妨物，而形瑰足玮也。阴阳陶蒸，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文选》，《艺文类聚》九十二）

◇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表

案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宋书·乐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一，又略见《隋书·音乐志下》）

◇晋文王谥议

殊位盛礼，实隆明德，班爵崇宠，亦光茂勋。至于表名赠号，世考洪烈，冠声无穷者，莫尚于号谥也。论功高于禹、稷，此德迈于伊、周。（《艺文类聚》四十）

◇封禅仪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空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清，幽荒率从，神策庙，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敕封东岳。告三府太常为仪制。（《宋书·礼志三》）

等又奏：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以上《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引张华）。沈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自黄帝以前，古传昧略；唐虞以来，典谟炳著；三王代兴，体业继袭。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汉魏，而质文未复。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毓。唯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基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之征，大禹远略，周之弈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号前载，象以姓表，言以事告，虽《河图》《洛书》之征，不是过也。加以《驺虞》《麟趾》，众瑞并臻。昔夏殷以丕崇为祥，周武以乌鱼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应，血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称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代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下之至望也。（《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九引张华议，《御览》五百三十六引张华《封禅议》，又《初学记》十三引张华《封禅仪》凡两条。「仪」或「议」之误。又《陆云集·与兄机书》云：「顷得张公封禅事。」明此六奏，皆张华所撰。张溥本仅载《艺文类聚》《御览》数十字。）

等又奏曰：今东浙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芒芒禹迹，今实过之，则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礼地，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奏。（《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等又奏曰：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期，天命之应；济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敢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民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故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之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礼。至于克定盛月，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请写诏及奏闻，如前下议。（《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等又奏：臣闻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协民志，登介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弘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神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民省方，《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藩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数，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壹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民望绝塞，以为分外，其日久矣。大业之隆，重光四叶，中羁之寇，二世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服大化，睹太平，至公至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复上。（《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三》）

◇废杨太后议

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宠，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意。（《晋书·张华传》。又见《武悼杨后传》。）

◇移书太常荐成公绥

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五，字子安，体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研思，笃好则仲舒之精引之（下缺）世贞干，足以敦风笃俗；渊才达学，足以弘道世教，固逸伦之殊俊，绅之检武也。（《御览》六百三十二引《文士传》）

◇报雷焕书

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晋书·张华传》。雷焕为丰城令，于县狱屋基，掘得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送一剑与华，留一剑自佩，华报书。）

◇与褚陶书

二陆龙跃于江汉，彦先凤鸣于朝阳。自此以来，常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渊岱之宝不匮。（《世说·赏誉篇》注引《褚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传》）

◇答某书

得书为慰，仆诸忄昏疾已甚。暂西卧，归还乃悉，比将念反，不具。张华呈。（《淳化阁帖》二）

◇甲乙问

甲娶乙为妻，后又娶景，匿不说有乙，居家如二嫡，无有贵贱之差。乙亡，景之子当何服？本实并立，嫡庶不殊，虽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专制析其亲也。若为庶母服，又不成为庶，进退不知所从。（《晋书·礼志中》）

◇博物志序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不卸焉。（《博物志》宋连江叶氏本，以此为序。）

◇地理赞

地理广大，四海八方。遐远别域，略以难详。侯王设险，守固保疆。远遮川塞，近备城皇。司察奸非，禁御不良。勿恃危厄，恣其淫荒。无德则败，有德则昌。安屋犹惧，乃不可亡。进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博物志》一）

◇大司农箴

家有庐井，王有廪籍。阜茂丰物，和钧关石。在周之季，不虔政首。弃、稷弗务，不籍千亩。匮神乏祀，败于戎丑。穑臣司农，敢告左右。（《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

◇尚书令箴

明明先王，开国承家。作制垂宪，仰观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愆。昔舜纳大木麓，七政以齐，内成外平，而风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刚靡柔。神我衮职，阐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虽曰圣明，必赖良材。无曰我智，官不任能。发言如丝，其出成纶。王季道缺，天网纵替。既无老成，改旧法制。法制不修，不长厥裔。尚臣司台，敢言侍卫。（《初学记》十一）

◇女史箴

茫茫造化，二仪始分。散气流行，既陶既甄。在帝庖牺，肇经天人。爰始夫妇，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伦。妇德尚柔，含章贞吉。慝婉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结补充，处宫中馈。肃慎尔仪，式瞻亲懿。樊姬感庄，不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鲜禽。卫女矫桓，耳忘和音。志厉义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槛，冯媛趋进。夫起无畏，知死不吝。班妾有辟，割欢同辇。夫岂不怀，防微虑远。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人感知饬其容，而莫知饬其性。性之饬，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则同衿以疑。夫出言如征，荣辱由兹。勿谓幽昧，灵鉴无象。莫谓玄漠，神听无响。无矜尔荣，天道恶盈。无恃尔贵，隆隆者坠。鉴于小星，戒彼攸遂。此心螽斯，则繁尔类。欢不可以黩，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雠。结息而绝，职此之由。故翼翼矜矜，所福以兴。靖恭自思，所期荣显。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御览》一百三十五，《文选》。又见《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皆删节。）

◇杖箴

杖道不正，陷坠倾危。（《书钞》一百三十三）

◇倚几铭

倚几之设，设而不倚。作器于此，成礼于彼。（《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十）

◇席前左端铭

安乐必敬，□□上珍。大道坦坦，□□在人。（《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

◇席前右端铭

行莫若□，居莫若正。行处止恒，修理俟命。（同上）

◇章怀皇后诔

自灭陶灵，必有征祥。诞在初载，亦曜神光。显应天禄，聿嫔圣皇。受气自然，实听清和。内含茂质，外发英华。身处宸极，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顺婉穆。宣慈内政，流化太微。六宫变雅，清我壶闱。经论庶属，积思万机。既臻缉熙，玄泽流衍。将翼我后，登封降禅。氛告妖，沈结弥留。奄忽升遐，弃世高游。圣上哀怀，感切悼心，土缟素，遏密八音。眇眇游灵，将焉所之。容光幽迈，岂有反期。杳杳新宫，下绝三泉。茫茫陵域，合体中原。委弃晖章，即安太清。（《艺文类聚》十五）

◇烈文先生鲍玄泰诔

於铄烈文，续蕤皇祚。夏后基命，灵根已固。杞曾阝既微，枝离叶布。爰暨叔牙，世赞齐风。翼桓济管，遂登霸功。越在汉隆，三司并纵。烈考中丞，妙世显名。峨峨先生，诞资英俊。淑质清淳，兰芳玉润。抗行崇邈，游心大顺。允文允明，聪昭秀哲。启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虚，执义贞厉。栖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闷，不营不忮。拟志云霄，致命穷达。行为范轨，言成隐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济济绅，永挹清流。取识遗音，目想表仪。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伤慷慨，挥涕渗澌。已矣鲍子，宁尔玄阴。振声竹帛，永播徽音。（《艺文类聚》三十七）

◇魏刘骠骑诔

昔在殷周，惟伊惟吕。穆穆公侯，绍兹勋绪。如何上天，歼我鼎辅！金刚玉润，水洁冰清。郁郁文彩，焕若朝荣。功遂身退，致仕悬舆。志邈留侯，心迈二疏。风凛凛以翼衡，云霏霏以承盖。联翩以飘，旌缤纷以奄薄。（《艺文类聚》四十八）

◇武帝哀策文

感大飨之无亏，哀樽俎之虚设，叩龙盾以长叫，痛灵晖之潜逝。其辞曰：

钦惟皇考，体道之真。德侔乾坤，齐曜三辰。应期登禅，协于天下。上虔郊祀，下惠兆民。宪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扬仄陋，故老是宾。百揆时序，盛业日新。恩从云翔，威犹霆震。江海静波，岷岳无尘。四夷率服，莫不来臣。肃慎奉贡，越裳效珍。化此弊俗，归之至淳。昔在上圣，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遘厉弥侵，景命殒颠。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怙，廓若无天。终制尚俭，率由典度。华幕弗陈，器必陶素。不封不树，所在惟固。贻法来世，是则是慕。大隧既启，吉日将征。钟鼓雷震，白虎抗旌。龙螭骧首，良驷悲鸣。倡者振铎，挽夫齐声。背此崇殿，将适下庭。玄宫窈窕，修夜冥冥。光灯永戢，幽闼长扃。仰诉皇穹，零泪屏营。云谁能忍？寄之我情。结心坟陇，永凭圣灵。（《艺文类聚》十三）

◇元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化成两仪。王假有道，义在伉俪。姜原佐喾，二妃兴妫。仰观古藉，觊亦同规。今胡不然，景命夙亏。呜呼哀哉！

我膺历运，临统万方。正位于内，实在嫔嫱。天作之合，骏发其祥。河岳降灵，启祚华阳。奕世丰衍，朱绂斯皇。缵女惟行，受命溥将。来翼家邦，宪度是常。缉熙阴教，德声显扬。昔我先妣，晖晖休光。后承前训，奉述遗芳。宜嗣徽音，继序无芒。如何不吊，背世陨丧。瑶齐无住，长云蒸尝。迫怀永悼，率土摧伤。呜呼哀哉！

陵兆既宅，将迁幽都。霄陈夙驾，元妃其徂。宫门遏密，阶庭永虚。设祖属绋，告驾启途。法服ㄗ，寄象容车。金辂厶蔼，帷裳不舒。千乘动轸，六骥踟蹰。铭旌树表，た柳云敷。祁祁同轨，岌岌蒸徒。孰云不怀？哀感万夫！宁神虞旃，安体玄庐。土户陶簋，齐制遂初。依行纪谥，声被八区。虽背明光，亦归皇姑。没而不朽，世德作谟。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五，《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元杨后传》）

◇纵横篇

苏秦始与仪同学鬼谷先生，辩说剖毫厘，变诈入无形，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倾听。（《御览》四百六十四）

卷五十九

◎成公绥

绥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仕魏为博士，历秘书郎，转丞，迁中书郎，拜骑都尉。入晋官爵未详。有《集》十卷。（案：绥为骑都尉在司马昭时，见《贾充传》）

◇天地赋（并序）

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晋书·成分绥传》）。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称。故体而言之，则曰两仪；假而言之，则曰乾坤；气而言之，则曰阴阳；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名而言之，则曰天地。（《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

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曰：

惟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太素纷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无一之芒昧兮，廓开辟而著形。尔乃清浊剖兮，玄黄判率。太极既殊，是生两仪。星辰焕列，日月重规，天动以尊，地静以卑，昏明迭召，或盈或亏。阴阳协气而代谢，寒暑随时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异位。千变万化，繁育庶类，授之以形，禀之以气。色表文采，声有音律。覆载无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润以庆云。八风翱翔，六气氤氲。支行蠕动，方聚类分。鳞殊族别，羽毛异群，各含精而冶，咸受范于陶钧。何滋育之罔极兮，伟造化之至神！

若夫悬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翟，五纬重光。河汉委蛇而带天，虹偃蹇于昊苍。望舒弥节于九道，羲和正辔于中黄。众星回而环极，招摇运而指方。白兽时据于参伐，青龙垂尾于心房。玄龟匿首于女虚，朱鸟奋翼于注张。帝皇正坐于紫宫，辅臣列位于文昌。垣屏骆驿而珠连，三台差池而雁行。轩辕华布而曲列，摄提鼎寺而相望。若乃征瑞表祥，灾变呈异，交会薄蚀，抱晕带珥，流逆历，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黄而国吉祥，彗孛发而世所忌。

尔及旁观四极，俯察地理。川渎浩汗而分流，山岳磊落而罗峙。沧海沆奔而四周，悬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于南极，烛龙曜于北址。扶桑高于万仞，寻木长于千里。昆仑镇于阴隅，赤县据于辰巳。于是八十一域，区分方别；风乖俗异，险断阻绝。万国罗布，九州并列。青冀白壤，荆衡途泥。海岱赤植，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青黎。兖带河洛，扬有江淮。辩方正土，经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国一同。连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达五通。东至谷，西极泰。南暨丹炮，北尽空同。遐方外区，绝域殊邻。人首蛇躯，鸟翼龙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鳞。栖林浮水，若兽若人。居于大荒之外，处于巨海之滨。

于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结体而括囊。浑元运流而无穷，阴阳循度而率常。回动纠纷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统群生而载育，人托命于所系。尊太一于上皇，奉万神于五帝。故万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也。

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东南俄其既倾，西北豁而中裂。断鳌足而续毁，炼玉石而补缺。岂斯事之有征，将言者之虚设？何阴阳之难测，伟二仪之阔！

坤厚德以载物，乾资始而至大。俯尽鉴于有形，仰蔽视于所盖。游万物而极思，故一言于天外。（《晋书·成公绥传》）

◇云赋

于是玄气仰散，归云四旋，冰消瓦离，奕奕翩翩。去则灭轨以无迹，来则幽暗以杳冥。舒则弥纶覆四海，卷则消液入无形。或狎猎鳞次，参差交错。上捷业以梁倚，下垒危而相薄。状崴嵬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粲烂绮藻，若画若规。繁缛成文，一续一离。龙伸蠖屈，蜿蝉逶迤。连翩凤飞，虎转相随；或绣文锦章，依微要妙。绵邈氵虚，轻翔浮漂。（《艺文类聚》一，《御览》八，《初学记》一）

◇阴霖赋

百川泛滥，潢潦横流。沈灶生蛙，中庭运舟。（《艺文类聚》二，《御览》一，又九百四十九）

◇时雨赋

两仪协合，二气烟カ。洪川起波，名山兴云。（《艺文类聚》二）

◇大河赋

览百川之宏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登龙门而南游兮，拂华阴与曲阿。氵砥柱而激湍兮，逾洛而扬波。体委蛇于后土兮，配灵汉于穹苍。贯中夏之畿甸兮，经朔狄之遐荒。历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晋之南乡。秦自西而启壤兮，齐据东而画。殷徒涉而求固，卫迁济而遂强。赵决流而却魏，嬴引沟而灭梁。思先哲之攸叹，何水德之难量！（《水经·河水注一》，《艺文类聚》八，《初学纪》六）

气蓬勃以雾蒸。（《文选·江赋》注引《天河赋》，疑「大河」之误。）

乘高赴下，绝没长奔。驰会五户，旁达三门。（《初学记》六）

鲤王鲔，春暮来游。（《水经·河水注》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图授于羲皇。（《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

善尼父之不济，寻方叔之远迹；懿吴起之谠言，大泛舟之兴役。（《初学记》六）

◇洛禊赋

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禊，同会洛宾。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盥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樽，飞羽觞。（《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御览》三十）

し才逸态，习水善浮。（《文选·吴都赋》注）

◇延宾赋

延宾命客，集我友生。高谈清宴，讲道研精。りり侃侃，娱心肆情。（《初学记》十四）

◇宣清赋

哀薰草之见焚。（《御览》九百八十三）

慰情赋（一作《慰志赋》）

惟潜龙之勿用，戢鳞翼以匿影。（《文选》谢《观朝雨诗》注，又《宣德皇后令》注）

◇啸赋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夸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是曜灵俄景，流光，逍遥携手，踟朱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游云于泰清，集长风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馀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亡，细而不沈，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唱引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而抗首，嘈长引而そ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横郁鸣而滔涸，冽飘眇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列列飙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向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猛虎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飙振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蔼之溷浊。变阴阳之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岗，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盘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乃吟咏而发散，声骆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萧，崩良震隐，訇盖卿嘈。发徵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翟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于时绵驹结舌而霄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检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孔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盖亦音声之至极。（《文选》，《艺文类聚》十八，《晋书·成公绥传》）

◇琴赋

清飙因其流声兮，游弦发其逸响。心怡怿而踊跃兮，神感宕而忽恍。（《初学记》十六）

四气协而人神穆兮，五教泰而道化通。（同上）

穷变化于无极兮，尽人心之好善。（同上）

遂创新声，改旧用，君山献曲，伯牙奏弄。（同上）

伯牙弹而驷马仰，子野挥而玄鹤鸣。清角发而阳气亢，白雪奏而风雨雪。（《艺文类聚》四十四，《文选·别赋》注，《初学记》十六）

◇琵琶赋

八音之用，诵于典艺，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兴自末世。尔乃托巧班输，如意横施，因形造美，洪杀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盘似灵龟之觜唯角，临乐则齐州之丹桂，柱则梁山之象犀。才以玳瑁，格以瑶枝。若夫盘图合灵，太极形也；三材片合，两仪生也；分柱列位，岁数成也；回窗华表，日月星也。（《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飞龙列舞，赵女骈罗，进如惊鹤，转如回波。（《初学记》十五）

好和者唱赞，善听者咨嗟。眩睛骇耳，失节蹉跎。（《初学记》十六）

改调高弹，急节促挝。飞龙引舞，赵女骈罗。（《初学记》十六）

掇止金石，屏斥笙簧。弹琵琶于私宴，授西施与毛嫱。撰理参畅，五齐五章。（《初学记》十六）

◇故笔赋（并序）

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非笔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画卦，载万物于五行。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类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象齿于纤锋，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踪。则象神仙，人皇九头，式范群生，异体怪躯。注玉度于七经，训河洛之谶纬，书日月之所躔，别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笔之勋。人日用而不寤。仡尽力于万机，卒见弃于行路。（《艺文类聚》五十八）

◇芸香赋

美芸香之修洁，禀阴阳之淑精。去原野之芜秽，相广厦之前庭。茎类秋竹，叶象春柽。（《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八十二）

◇柳赋

宅京宇之西偏，滨犊鼻之清渠。启横门于大路，临九达之通衢。愍行旅之靡休，树双柳于道隅。弥年载而成阴，纷惮援而扶疏。（《艺文类聚》八十九）

◇日及赋序

日及者，华甚繁茂，荣于仲夏，讫于孟秋。（《艺文类聚》八十九）

◇木兰赋

许昌西园中木兰树，余往观之，遂为赋曰：

览众树之列植，嘉木兰之殊观。至于玄冥授节，猛寒严烈，峨峨坚冰，霏霏白雪，木应霜而枯零，草随风而摧折。顾青翠之茂叶，繁旖旎之弱条。谅抗节而矫时，独滋茂而不雕。（《艺文类聚》八十九）

◇鸿雁赋（并序）

余尝游乎河泽之间。是时鸿雁应节而群至，望川以奔集。夫鸿渐著羽仪之叹，《小雅》作于飞之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兴物，有取其美也。余又奇其应气而知时。故作斯赋：

辰火西流，秋风厉起，轩翥鼓翼，抗志万里。起寒门之北垠兮，集玄塞以安处，宾弱水之阴岸兮，有沙漠之绝渚。奔巫山之阳隅兮，彭泽之遐裔。过云梦以娱游兮，投江湘而中憩。昼顾眺以候远，夜警巡而相卫。上挥翮于丹霞兮，下濯足于清泉。经天地之遐极兮，乐和气之纯暖。（《艺文类聚》九十，又《初学记》三十引三条）

◇鹰赋

陵高霞而轻举。（《文选》孔德璋《北山移文》注）

◇乌赋（并序）

有孝乌集余之庐，乃喟然而叹曰：余无仁惠之德，祥禽曷为而至哉！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乌，是以《周书》神其流变，诗人寻其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望富者瞻其爰止，爱屋者及其增叹，兹盖古人所以为称。若乃三足德灵，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斯乃凤鸟之德，何以加焉！恶鸟而贾生惧之，鸟善禽而吾嘉焉，惧恶而作歌，嘉善而赋之，不亦可乎！（《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

惟玄鸟之令鸟兮，性自然之有识，应炎阳之纯精兮，体乾刚之至色。望九里之回翔兮，翩群鸣以翼。差自托于君子兮，心虽迩而不逼。潜幽巢而穴处兮，将待期于中春（二句从《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补，上下文尚有阙）。起彼高林，集此丛灌，栖息重阴，列巢布干。缤纷雾会，回皇尘乱，来若雨集，去若云散。哀鸣旦夕，鼓翼昧旦，噫哑相和，音声可玩。嗟斯鸟之克孝兮，心识养而知慕。同蓼莪之报德兮，怀凯风之至素。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游朝霞而氵厉兮，飘轻翥于玄冥。有昆山之奇类兮，体殊形于玉趾。氵西极以翱翔兮，为王母之所使。时应德而来仪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兴兮，集林木而军起。能休祥于有周兮，矧贞明于吉士。嘉兹鸟之叔良兮，永和乐而靡纪。（《初学记》三十）

◇鹦武赋（序）

鹦武，小鸟也。以其能言解意，故为人所爱玩，育之以金笼，升之以堂殿，可谓珍之矣；然未得鸟之性也。（《御览》七百六十四，又九百二十四）

◇射兔赋

收辅车之双辔，舍良马之长。擒迅羽之轻焱，截逸足之狡弄。盈得获于后乘，充庖厨之所贡。（《御览》三百五十八）

◇蜘蛛赋

独高悬以浮处，遂设网于四隅。南连大庑，北接华堂，左冯广厦，右依高廊。吐丝属绪，布网引纲，纤罗络漠，绮错交张。云举雾缀，以待其方。于是苍蚊夕起，青蝇昏归，营营群众，薨薨乱飞。挂翼绕足，丝置围。冲突必获，犯者无遗。（《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八）

◇螳螂赋

仰乃茂阴，俯缘条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寻乔木而上缀，从蔓草而下垂。戢翼鹰峙，延颈鹄望。推翳徐翘，举斧高抗。鸟伏蛇腾，鹰击隼放。俯飞蝉而奋猛，临螭咕而逞壮，距车轮而轩翥，固齐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黄雀，举翮高挥，连翔枝干，或鸣或飞。睹兹螳螂，将以疗饥，厉嘴胁翼，其往如归。（《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六）

◇七唱

其居也，背山临谷，岩栖穴处，枕石漱流，鼓腹容与。（《书钞》一百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无清体，先和宜醇。香旗九酝，渊澄十旬。（《书钞》一百四十八）

琼弁曜首，玉缨照目。（《御览》六百八十六）

金煌煌，貂珥峨峨。（《御览》六百八十八）

奋长袖以飙回，擢纤腰以烟起。镇抗首而委蛇，飒顿足而立寺。纷龙转而凤翔，忽若倒而中止。（《初学记》十五）

◇贤明倾

於铄姜后，光配周宣。非义不动，非礼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正用勤政，万国以虔。（《艺文类聚》十五）

◇菊颂

先民有作，咏兹秋菊。绿叶黄花，菲菲。芳逾兰蕙，茂过松柏。其茎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乔等福。（《艺文类聚》八十一）

◇征士胡昭赞

投簪卷带，韬声匿迹。（《文选·北山移文》注）

◇钱神论

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说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言：「钱无耳，何可り使？」岂虚也哉？（《御览》八百三十六）

◇市长箴

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参相齐，清净以义。奸不可扰，顾托有寄。市臣掌肆，敢告执事。（《初学记》二十四）

◇蔽髻铭

诗美首弁，班有□□。或造兹蔽，南京翠翼。明珠星列，繁华致饰。（《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

◇菊铭

敷在三九，时惟斯生。（《艺文类聚》八十一）

◇椒华铭

嘉哉芳椒，载繁其实。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岁首，月正元日。永介眉寿，以祈初吉。（《艺文类聚》八十九，《御览》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

◇魏相国舞阳宣文侯司马公诔

应期降命，笃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践位，龙飞天衢。协赞大命启迪灵符。光我圣主，齐德有虞。受兹介祉，封国建畿。入总纳言，敷化衡机。出登上将，奋武明威。皇舆省方，作镇于许。旌旗既反，抚戎荆楚。巴蜀作寇，侵我边疆。乃眷西顾，董统雍京。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济宇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威摄外荒。流惠陕西，齐美甘棠。加命九锡，尊位相国。比王齐鲁，以崇殿礼。（《艺文类聚》四十五）

◇戒火文

余家遭火，屋宇焚尽，器用廓然，乃造于四邻，以为戒火文，曰：

经籍为灰，篇章为炭。（《初学记》二十五）

隶书体。（《御览》七百九十四）

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以成意，阅之后嗣，存载道义，□□□□纲纪万事。俗所传述，实由书记，时变巧易，古今各异。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彪焕磊落，形体抑扬，芬葩连属，溢分罗行。烂若天文之布曜，纬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案急挑，挽横引从，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尔乃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彤管电流，雨下雹散，点《黑主》折握，才制挫安案，缤纷骆驿，华藻粲烂，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辉焕。若乃八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翘首举尾，直刺邪才制，缱绻结体，剩彩奋节。或若虬龙盘游，蛇蝉轩翥，鸾为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拜体仰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郁若宵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凛若清风属水，漪澜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难详，聊举大体。（《初学记》二十一）

◎郑默

默字思元，荥阳开封人。仕魏为秘书郎，转尚书考功郎，封关内侯。晋受禅，历太子中庶子、东郡太守、散骑常侍。咸宁中拜廷尉，迁太常，免。寻拜大鸿胪，进大司农，转光禄勋。泰康元年卒，谥曰成。

◇上言太子官属不宜称陪臣

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于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晋书·郑默传》）

◎胡烈

烈字武玄，安定临泾人，魏车骑将军遵子。景元初为襄阳太守，入晋拜秦州刺史，凉州叛，遇害。

◇表邓由等归化

吴贼邓由李光等同谋十八屯，欲来归化，遣将张吴邓生并送质任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魏志·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

◇绐语亲兵及疏与其子

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舀，拜为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以次杀坑中。（《魏志·钟会传》）

◎王恂

恂字良夫，东海人，文明王皇后弟，魏中领军肃子。景元末嗣封兰陵侯。咸熙中改封承子，累迁河南尹、侍中。咸宁四年卒，赠车骑将军。

◇上言景献羊后服

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晋书·贾充传》）

卷六十

◎孙楚

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魏侍中资孙。为石苞镇东参军，迁著作佐郎；苞为骠骑，复参军事。后为扶风王骏征西参军，转梁令，迁卫军司马。惠帝初为冯翊太守。有《集》十二卷。

◇雪赋

尧九载以山栖兮，汤请祷于桑林。罔二圣以济世兮，孰繁衍以迄今。嗟亢阳之逾时兮，情反侧以寝兴。丰隆洒雪，交错翻纷。膏泽偃液，普润中田。肃肃三麦，实获丰年。（《艺文类聚》二）

◇井赋

倚崇丘以凿井兮，临斥泽之淫污。苦行潦之滓浊兮，靡清流以自娱。乃喟尔而有感兮，率邻左之数夫。脉厥土以兴作兮，登甘醴于玄虚。体象圆川，下贯五仞。幽泉腾涌，津泽傍润。抱瓮而汲，不设机引。绝彼淫饰，安此璞慎。俗尚其华，我笃其信。既处涅而不淄，又磨之而不磷。虽矢之而无妄，实游心于大顺。渴人来翔，行旅是赖。辍耕息肩，不期而会。沈黄李，浮朱柰。杂狸首之班如，飞清尘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缓带。（《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笑赋

有度俗之公子，总万物之细故。心仿佛乎巢由，以得意为至乐，不拘恋乎凡流。会亲戚于高宇，结宗盟于绸缪。所以交颈偃仰，推匈指掌，亢洪声于通谷，顺长风以流响。气参谭以相属，若将颓而复往。或蹙亻免首，状似悲愁，怫郁唯转，呻吟郁伊；或携手悲啸，嘘天长叫，迟重则如陆沈，轻疾则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颊，圆合得乎机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毁贱，倾倚叵我，雕声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也。（《艺文类聚》十九）

◇笳赋（并序）

顷还北馆，遇华发人于润水之滨，向春风而吹长笳，音声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衔长葭以泛吹，敫啾啾之哀声。奏胡马之悲思，咏北狄之遐征。顺谷风以抚节，飘逸响乎天庭。尔乃调唇吻，整容止，扬清卢，隐皓齿。徐疾从宜，音引代起，叩角动商，鸣羽发征。若夫广陵散吟，三节白，太山长曲，哀及梁父。似鸿雁之将雏，乃群翔于河渚。（《艺文类聚》四十四）

◇韩王故台赋（并序）

酸枣寺门外，夹道左右，有两故台。访之故老，云韩王听讼观也。台高十五仞，虽楼榭泯灭，然广基似于山岳。召公大贤，犹舍某棠，区区小国，而台观隆崇，骄盈于世，以鉴来今。故作赋曰：

望韩王之故台，寻往代之所营：双阙碣以峻峙，贯云气而上征。历千载而特立，显妙观于太清。蔑丘陵之逦迤，亚五岳之嵯峨。薄邯郸之丛台，陋楚国之章华。邈山召以抗极，岂岑楼之能加？至乃宫观弘敞，增台隐天。伐文梓于万仞，发玉石于三泉，优倡角乌鸟之声，蛾眉戏白雪之舞。纷淫衍以低昂，翳修袖而容与。（《水经·济水注二》，《艺文类聚》六十二）

◇登楼赋

有都城之百雉，加层楼之五寻，从明王以登极，聊暇日以娱心。泾渭泊以阻迈，卉木郁而成林。朝阳之素榆，游岛濯于素波，牧竖吟啸于阡陌，舟人鼓而扬歌。营孽基峙，列宅万区，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绸缪，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杨，体象，幽若扶桑。白日为之昼昏，鸟禽为之颉颃。百僚云集，促坐华台，嘉肴满俎，旨酒盈杯，谈三坟而咏五典，释圣哲之所裁。（《艺文类聚》六十三引两条，《初学记》五，又二十四）

◇相风赋

伊圣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齐三光之朗明。犹恭己以劳谦，迄日昃而不宁。虑听政之有阙，诫祸福于无形。建殊才于辰极，树相风于紫庭。尔乃神兽盘其根，灵乌据其颠，羽族翩飘罗其侧，翔风萧聊出其间。（《艺文类聚》八十一）

◇菊花赋

彼芳菊之为草兮，禀自然之醇精，当青春而潜翳兮，迄素秋而敷荣。于是和乐公子，雍容无为，翱翔华林，骏足交驰，薄言采之，手折纤枝。飞金英以浮旨酒，掘翠叶以振羽仪，伟兹物之珍丽兮，超庶类而神奇。（《艺文类聚》八十一）

◇莲华赋

有自然之丽草，育灵沼之清赖，结根系于重壤，森蔓延以腾迈，尔乃红花电发，晖光炜炜，仰曜朝霞，俯照绿水。潜缃房之奥密兮，含珍藕之甘腴；攒聚星列，纤离相扶；微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邓林飞雏。（《艺文类聚》八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五）

◇大杜赋（并序）

家弟以虞氏《梨赋》见示，余谓岂以梨有用之为贵，杜无用之为贱？无用获全，所以为贵；有用获残，所以为贱。故赋之云尔：

惟有大之为杜，齐万物而并生。其质菲薄，既不施于器用；华叶疏悴，磨休阴之茂荣。昔在邵伯，听讼述职。甘棠作颂，垂之罔极。（《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三）

◇茱萸赋

有茱萸之嘉禾，植茅茨之前庭。历汉女而始育，关百载而长生。森蔓延以盛兴，布绿叶于紫茎。鹑火西徂，白藏授节，零露既凝，鹰隼飘厉。攀紫房于纤柯，缀朱实之酷烈，应神农之本草，疗生民之疹疾。（《艺文类聚》八十九）

◇橘赋

朱橘甘美，紫梨甜脆。（《御览》九百六十六）

◇鹤赋

假使此鸟，生自昆仑，长于丹穴，游遨元圃，缥霄之际。（《御览》八）

◇雉赋

体冲和之淑质，饰羽仪于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扬敫敫之清音。设密网于岩阿，飞轻激之云浮。上无逃而弗获，下无隐而不搜。遂戢翼以就养，随笼本而言归，恒逍遥于阶庭，荫荫朝阳之盛晖。（《艺文类聚》九十）

◇雁赋

有逸豫之隽禽，禀和气之清冲。候天时以动静，随寒暑而污隆。疯同集于旷野，纷群翔于云中。翳朝阳之景曜，角声势于晨风。族类阜繁，数则千亿。迎素秋而南游，背青春而北息。溯长川以鸣号，氵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穷天壤于八极。（《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鹰赋（并序）

郭延考与余厚，其后从者二鹰以侍侧。郭，边人也，好弋猎顾盼，心欲自娱乐，请余为赋，曰：（《御览》九百二十六）

有金刚之俊鸟，生井陉之岩阻。超万仞之崇巅，荫青松以静处。体劲悍之自然，振肃肃之轻羽。擒狡兔于平原，截鹤雁于河渚。且其为相也，疏尾阔臆，高髻圆颅，深目蛾眉，状似愁胡。曲觜短颈，足若双枯。麾则应机，招则易呼。背碣石以西游，经马岭而南徂。于时商秋既迈，岁在玄冥，风霜激厉，羽毛振惊。尔乃策良骥，服羔裘，青，戏田畴，萦深谷，绕山丘，定心意，审精眸；兽驰厥足，鸟矫其翼，下赴幽，上翔辰极。随指授以腾踊，因升降以毕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纷连簿以撄窜，遂隐首以摧臆。（《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者》三十，《御览》二十六）

◇蝉赋

惟大化之广御，何品数之多名？当仲夏而始出，据长条而悲鸣。翼如罗缠，形如枯槁。终日不衔一粒，激哀响之烦扰。（《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在十）

◇龙见武库井上言

顷闻武库井中有二龙。群臣或有谓之祯祥而称贺者，或有谓之非祥无所贺者，可谓楚既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夫龙或俯鳞潜于重泉，或仰攀云汉游乎苍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虾者，岂独管库之士或有隐伏，厮役之贤没于行伍？故龙见光景，有所感悟。愿陛下赦小过，举贤才，垂梦于傅岩，望想于渭滨；修学官，起淹滞，由命公卿，举独行群子可亨风厉俗者，又举高拔秀异之才可以拨烦理难矫世抗言者，无系世族，必先逸贱。夫占用攻取之势，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韩白之功耳。至于制礼作乐，阐扬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愿陛下择狂夫之言。（《晋书·孙楚传》，又见《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引《晋阳秋》）

◇奏废九品为大小中正

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人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御览》二百六十五引《孙楚集》）

◇奏论求才

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当思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仕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答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虫小道，何关治功得人？以此求才，徒虚语尔。

◇荐傅长虞笺

楚闻骐骥不遗能于伯乐，良宝不藏耀于卞和。是以辉光夜射，价连秦赵，飞驷绝影，终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艺文类聚》五十三）

◇谢赐障日笺

大恩赐鄣日，其器虽小，而礼遇甚宏。昔卫绾赐六剑，珍而不用，楚虽不敏，且受而藏之。（《御览》六百八十七）

◇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苞白：盖闻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之所由兴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曹、谭以无礼取灭，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籍既记其成败，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苟以夸在为名，更丧忠告之实。今粗论事势，以相觉悟。昔炎精幽昧，历数将终，桓灵失德，灾衅并兴，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艰。于是九州绝贯，皇纲解纽，四海萧条，非复汉有。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则神州中岳，器则九鼎犹存。世载淑美，重光相袭，固知四奥之攸同，天下之壮观也。

公孙渊承籍父兄，世居东裔，拥带燕胡，冯氵险远，讲武盘桓，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流，交畴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乎吴会。自以为控弦十万，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齐，左振扶桑，氵轹沙漠，南面称王也。

宣王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后远迹疆埸，列郡大荒，收离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遂隆，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苦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

吴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时扰攘，播潜江表。刘备震惧，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积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气游魂，迄于四纪。二邦合从，东西唱和，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

相国晋王，辅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厉秋霜。庙胜之，应变无穷；独见之鉴，与众绝虑。主上钦明，委以万机，长辔远御，妙略潜授。偏师同心，上下用力，棱威奋伐，深入其阻。并敌一向，夺其胆气，小战江介，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而姜维而缚。开地五千，列郡三十，师不逾时，梁益肃清。使窃号之雄，稽颡绛阙，球琳重锦，充于府库。

夫虢灭虞亡，韩并魏徙，此皆前鉴之验，后事之师也。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蝉蜕内向，愿为臣妾，外失辅车唇齿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渐。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犹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济济，俊盈朝，虎臣武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简习水战，伐树北山，则太行木尽，氵逡决河洛，则百川通流；楼船万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谓也。

然主上眷眷，未便电迈者，以为爱民治国，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开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审识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婴齐入侍，北面称臣，伏听告策；则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祚江表，永为藩辅，丰报显赏，隆于今日矣。

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后谋力云合，指麾风从；雍益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列江而西；荆、杨、兖、豫，争驱八冲；征东甲卒，虎步秣陵。尔乃皇舆整驾，六师徐征，羽檄烛日，旌旗流星，游龙曜路，歌吹盈卫，士卒奔迈，其会如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屠覆，取诫万世，引领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谬，未知所投，恐俞附见其已困，扁鹊知其无功也。勉思良图，惟所去就，石苞白。（《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五）

◇与董京书

今尧舜之世，胡为怀道迷邦。

◇尼父颂

皇矣尼父，圣哲之杰。德比天地，明齐日月。周室陵迟，大道芜秽。礼乐崩阻，奸雄罔世。乃养门徒，广延俊。垂训列国，颂声鲁卫。威震夹谷，义厌陈蔡。德之休明，幽而弥泰。超美三代，风驰云迈。（《艺文类聚》二十）

◇梁令孙侯颂

於穆君侯，英才宣明。神鉴将来，思通既往。受佐陕西，临我邦壤。声之所振，下应如响。明断决疑，易于指掌。野有寇盗，惟侯屏之；我有田畴，惟侯辟之。古人慎狱，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艺文类聚》五十）

◇颜回赞

束身励行，宗事圣道。钻仰孜孜，视予犹考。（《艺文类聚》二十）

◇管仲赞

管生弯弓，与桓是仇。骏奔从纠，块为累囚。沐浴西郊，鸾飞詹丘。（《初学记》十七）

◇季子赞

季子聪哲，思心精微。玄览幽寤，触类应机。（《初学记》十七《八贤赞》）

◇庄周赞

庄周旷荡，高才英俊。本道根贞，归于大顺。妻亡不哭，亦何所欢？慢吊鼓缶，放此诞言。殆矫其情，近失自然。（《艺文类聚》三十六）

◇荣启期赞

荣公温雅，即怡既怿。浊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娱，咏此三乐。眉寿无疆，惟德之宅。（《艺文类聚》三十六）

◇原壤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壤之张，绝灭礼教。实交仲尼，同机合奥。圣以之臧，俗以之笑。独协区外，孰知其妙。（《艺文类聚》三十六）

◇白起赞

烈烈桓桓，时维武安。神机电断，气济师然。南折劲楚，走魏禽韩。北摧马服，氵川成丹。应侯无良，苏子入关。敫敫谗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邮，与箫俱燔。惟其殁矣，古今所叹。（《艺文类聚》五十九）

◇韩信赞

淮阴屈节，盘于幽贱。秦失其鹿，英雄交战。践楚知亡，抚戈从汉。遂寤明主，超然虎奋。威震赵魏，擒项平难。割据山川，称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书叛。（《艺文类聚》五十九）

◇乐毅赞

乐生诞节，实立弘度。丹旄电麾，秦韩景附。威震济西，齐愍失据。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迟一丘，以保皓素。（《艺文类聚》五十九）

◇反金人铭

晋太庙左阶之前，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我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则无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长久。胡为块然竹缄其口？自拘广庭，终身叉手。凡夫贪财，烈士殉名，盗跖为浊，夷柳为清，鲍肆为臭，兰圃为馨，莫贵澄清，莫贱滓秽。二者言异，归于一会。尧悬谏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惟日不足，道润群生，化隆比屋。末叶陵迟，礼教弥衰，承旨则顺，忤意则违。时好细腰，宫中皆饥；时悦广额，下作细眉。逆龙之鳞，必陷斯机。括囊无咎，乃免诛夷。颠覆厥德，可为伤悲！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假说周庙，于言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艺文类聚》十九，《御览》五百九十）

◇石人铭

大象无形，元气为母。杳兮冥兮，陶冶众有。（《御览》一）

◇论屈建文

加笾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既毁就养无方之礼，又失奉死如生之义。夺平素欲，建何忍焉！（《御览》九百七十五）

◇王骠骑诔

逍遥芒阿，阖门不帷。研精六艺，采赜钩微。（《御览》五十六）

◇故太傅羊祜碑

禀二仪之纯灵，膺造化之冲气。文为辞宗，行作世表，迁黄门侍郎，受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监。公算灭吴之略，以为孟献营虎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处，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敌人之资。于是江浦驰义，纟强负而至，虽研精军政，用思灭敌，然兼立学校，阐扬典训。是以绅之士，鳞集仰化，云翔衡门，虽泮宫之咏鲁侯，菁莪之美育才，无以过也。铭曰：

金德发曜，惟公作辅。肇造嘉谟，建我民主。不遗公，俾屏圣皇。哲人其徂，孰不增伤。（《艺文类聚》四十六）

◇雁门太守牵招碑

君体德允直，才量高洁，明鉴达于世变，弘毅足以致远，聿振鸿翼于衮尘之表，卓尔先觉于拟议之前。君与刘备，少长河朔，英雄同契，为刎颈之交。俄而委质于太祖，备遂鼎足于蜀汉，所交非常，为时所忌，每自酌损，在乎季孟之间。迁雁门太守，教民耕战，听断以情，信赏必罚，干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员晨风，激雹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遗种远迹，万里无烟。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飞抚戎。名扬河朔，威震汉中，临危运奇，在难匪从。回旌束麾，抚司徐、青，截彼降贼，海岱以平。剖符千里，为国在。（《艺文类聚》五十，《初学记》十八）

◇和氏外孙道生哀文

嗟尔道生，何氏之宝！玉颜丰下，曜于怀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颐，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则有终。谁能长久，与天无穷？钱翁近千，殇子幼冲。俱反无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岂独尔躬？（《艺文类聚》三十四）

◇和氏外孙小同哀文

晔晔华，朝生夕落。尔命方之，犹为浅薄。暂有冥质，寻友冥漠。譬彼蜉蝣，不识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尔虽旬月，我未之视。万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婴孩，安足称诔？大人达观，同之一揆。（《艺文类聚》三十四）

◇胡母夫人哀辞

滔滔汶川，浩浩云汉。乃眷洪族，裁育英媛。幼挺芳烈，晖光日新。有美其猗，有彪其文。华茂春芳，志厉秋霜。邂逅之遇，遘兹良会。岂惟中馈？义形于外。恒凭贤明，以自休赖。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长逝。（《艺文类聚》三十四）

◇祭介子推文

醴酪二盂，枣饭二盘。（《御览》三十，又八百五十）

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甚若，先后一月，府君侨耳。（《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三）

◎孙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统字承公，楚孙，征北将军褚裒召为参军，不就；求为鄞令，转吴令，后为馀姚令。有《集》九卷。

◇高柔集叙

柔字世远，乐安人。才理清鲜，安行仁义。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觉，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妇人。柔家道隆崇，既罢司空参军安固令，营宅于伏川，驰动之情既薄，又爱玩贤妻，便有终焉之志。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亻黾亻免应命，眷恋绸缪，不能相舍，相赠诗书，清婉辛切。（《世说·轻诋篇》注）

◇吏部郎虞存诔

存字道长，会稽山阴人也。祖阳，散骑常侍；父伟，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风情高逸，历卫军长史尚书吏部郎。（《世说·政事篇》注）

卷六十一

◎孙绰（一）

绰字兴公，统弟。除著作佐郎，出为瘐亮征西参军，补章安令，征拜太学博士，迁尚书郎；出为殷浩建威长史，浩败。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拜卫尉卿。有《至人高士传赞》二卷，《列仙传赞》三卷，《孙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

◇游天台山赋（并序）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冥，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途，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然图像之兴，岂虚也哉？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俯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缨络，永托兹岭，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

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渎，结而为山阜。嗟台岳之所奇挺，实神明之所扶持。荫牛宿以曜峰，托灵越以正基。结根弥于华岱，直指高于九疑。应配天于唐典，齐峻极于周诗。邈彼绝域，幽邃窈窕，近智以守见而不之，之者以路绝而莫晓。哂夏虫之疑冰，整轻翮而思矫，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

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羡于层城？翻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铃铃。披荒榛之蒙茏，陟峭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峥嵘。济酋溪而直进，落马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博壁立之翠屏。揽つ木之长萝，援葛ぱ之飞茎。虽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长生。必契诚于幽昧，履重而逾平。既克济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缓步之从容。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觌翔鸾之裔裔，听鸣凤之雍雍。过灵溪而一濯，疏烦想于心胸。荡遗尘于旋流，发五盖之游蒙。追羲农之绝轨，蹑二老之玄踪。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彤云斐以翼，敷日炯晃于绮疏。八桂森挺以氵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风伫芳于阳林，醴泉涌溜于阴渠。建木灭景于千寻，琪树璀璨而垂珠。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尔乃羲和亭午，游气高褰。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肆觐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嗽以华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音。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文选》，《艺文类聚》七）

◇望海赋

因湛亮以静镜，俯游目于渊庭。（《文选》颜延之《应诏宴曲水诗》注）

五湖同浸，九江丛溉，抱河含济，吞淮纳泗，南控沅湘，西引泾渭。洲诸迢递以疏属，岛屿绵邈以牢罗，殖嵬崔之碣石，构穹隆之柯。玄奥之府，重刃之房，鳞汇禺殊，甲产无方。包随珠，衔夜光。玳瑁熠烁以泳游，觜焕烂以夹涨，虚贝含素而表紫，婴螺络丹而带缃。青甲芬飚以微扇，玄木杳眇以舒芳。其卉木则绿苔石发，蔓以流绵。紫茎卄昆综，解以被渚；华组依波而锦披，翠纶扇风而绣举。长鲸岳立以截浪，刀昔扬以排流。巨鳌以冠山，乌呼翕以吞舟。鹏为羽桀，鲲称介豪，翼遮半天，背负重霄。举翰则宇宙生风，抗鳞则四渎起涛。考万川以周览，亮天池之综纬。弥纶八荒，亘带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闾泄之而不匮。（《艺文类聚》八）

石鸡清响以应潮，慧躯轻远以远洁。（《御览》九百十八）

三馀孤戏，比目双游。（《初学记》三十）

文鲤黄。（《御览》九百三十九）

若乃惟馨陈祈，祝不愧言，或适于东，或归于西。商客齐畅，潮流往还，各资顺势，双帆同悬。偃如偕驰，如交隼轩骞。（《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八，《御览》七百七十一）

◇遂初赋（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於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世说·言语篇》注）

◇谏移都洛阳疏

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便当躬率三军，讨除二寇，荡涤河渭，清洒旧京。然后神电舒，朝服济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极。」斯超世之宏图，千载之盛事。然臣之所怀，窃有未安，以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贵能以义平暴，因而抚之。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绝纲，土崩之衅，诚由道丧。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不然，胡马久已践建康之地，江东为豺狼之场矣（已上十九字从《世说·轻诋篇》注补）。《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明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来，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

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谋，独任天下之至难也。今发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飧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夫国以人为本，疾寇所以为人，众丧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使德不可胜，家人有三年之积，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今天时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无乃顿而难举乎？

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於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壮其猷，君臣相与，弘养德业，括囊兀吉，岂不快乎！

今浊唱高议，圣朝互同，臣以轻微，独献管见。出言之难，实在今日，而臣区区必闻天德者，窃以无讳之朝，狂瞽进说，刍荛之谋，圣贤所察，所以不胜至忧，触冒干陈。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愿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显戮，使丹诚上达，退受刑诛，虽没泉壤，尸且不朽。（《晋书·孙绰传》）

◇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父虽有可尔之语，夫妻枕席相顺之意，固非决绝之辞也。继母丧父加礼，服竟之后，不还私家，逾岁历年，循养无二，母恩不衰。适见亲子，专自任意，无所关报，私随其志，绝亡夫，背继子，违三从正义，亦为大矣。今母虽不母，子何缘得计去留轻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谬施。施之于出，出义不全；施之于嫁，嫁义不成。欲降服周，于礼何居？名在居籍，私归亲子，丧柩南北，礼律私法，计其可知，便决降服。许令制周，颇在可怪。（《通典》九十四）

◇父母乖离议

三千之责，莫大于不祀之痛。必俟何时而婚，或有绝嗣之门也。（《通典》九十八）

◇京兆府君迁主议

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畅。赞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宋书·礼志三》）

◇为功曹参军驳事笺

纲纪居管辖之任，以纠司外内，驳议弹射，诚无所拘。然亦所以献可替否，举直绳违而已。（《御览》二百四十九）

◇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之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表哀诗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亲，亲存则欢泰情尽，亲亡则哀悴理极。故老莱婆娑于膝下，曾闵泣血于终年，哀掉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笃矣。余以薄，夙遭闵凶，越在九龄，严考即世，未及志学，过庭无闻。天覆既沦，俯凭坤厚，殖根外氏，赖以成训。然以不才，不能负荷，仁妣弘母仪之德，迈荣寒之操，雕琢固顽，勉以道义。庶几砥砺犬马之报，岂悟一朝复见孤弃？上天极祸，怨痛莫诉，皆由恶积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载离寒暑，茵帷尘寂，栋宇寥恍。仰悲轨迹，长自矜悼。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ウ之讥，以申罔极之痛。（《艺文类聚》二十）

◇聘士徐君墓颂

晋南昌相太原县君白汉故聘士徐群之灵：惟君风轨英邃，德音徽远，播飨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岂无青云之怀哉！余以不才，忝宰兹邑，遐宗有道，思揖远风。乃与友人殷浩等，束带灵坟，奉瞻祠宇。虽玉质幽潜，而目想令仪，雅音永寂，而心存高范。徘徊墟垅，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长泯，怃然有感，凄焉增伤。夫讽谣生于情托，雅颂兴乎所钦，匪于咏述，孰寄斯怀。颂曰：

岩岩先生，迈此英风。含真独，心夷体冲。高蹈域表，淑问显融。昂昂五贤，赫赫八俊。虽曰休明，或婴险吝。岂若先生，保兹玉润！超世作范，流光遐振。坟茔垒落，松竹萧森。荟丛蔚蔚，虚宇。游兽戏阿，嘤鸟鸣林。嗟乎徐君，不闻其音。徘徊丘侧，凄焉流襟。何以舒蕴，援翰托心！（《艺文类聚》三十六）

◇贺司空循像赞

公应天纵之德，系命世之期，质与荆玉参贞，鉴与南金等照。若其好学之性，不劝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远，悼礼乐之不举。于是覃思深讲，锐精幽赞，虽齐孝之归孟轲、汉王之宗仲舒，无以加焉。赞曰：

思文公侯，诞保休祥。素质玉洁，华藻金章。总角韫德，被褐韬光。自昔丧乱，征鼓日震。礼乐藏器，诗书蒙尘。哲人遐慨，垂幕澄神。仰观洙泗，扬波绝津。方曜金铉，协赞衡机。昊天不吊，曾不遗。缙绅颓范，皇德莫毗。公之云徂，华裔同悲。（《艺文类聚》四十七，《初学记》十一）

◇孔松阳像赞

君德器纯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励。夫其温恭笃诚，善诱勤劝，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挥必谦，动静克让，允有古贤之风流，乃祖之遗爱矣。肇阶方尺，临政弊邑，齐冬冰，泽侔春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穆我后，含和体纯。行范乃祖，德冠缙绅。降迹垂化，泽侔三春。超然遐举，遗爱民。（《艺文类聚》五十）

◇太常碑赞

海岱协灵，育此多士。峨峨君侯，东国之纪。金德发耀，英风劭起。文齐游、夏，行侍鲁史。有邈其升，令闻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誉高。束帛既贲，旌节仍招。仪刑朝堂，流风丹霄。将振华衮，永焕皇朝。上帝靡监，曾不遐龄。卫霍颓镇，哲人其倾。邦国殄瘁，缙绅丧情。仰拜高范，永播休声。（《艺文类聚》四十九）

◇至人高士传赞

△原宪

原宪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术。赏景古贤。（下缺《初学记》十七）

◇列仙传赞

△老子

李老无为，而无不为。道一尧孔，迹又灵奇。塞关内境，冥神绝涯。永合元气，长契两仪。（《初学记》二十三）

△商丘子

商丘卓荦，执策吹竽。渴饮寒泉，饥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傥逢风云，为我龙摅。（《世说·轻诋篇》注）

◇名德沙门赞

△康僧会

会公萧瑟，实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余逸。厉此幽夜，振彼九黜。超然远诣，卓矣高出。（《高僧传》一）

△支孝龙

小方易拟，大器难像。盘桓孝龙，克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响。（《高僧传》四）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ぁぁ，能韬其光。敬终慎始，研核微章。何以取证，冰坚履霜。（《高僧传》四）

△刘元真（元真中州人，竺道潜师之）

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高僧传》四）

△于法威（法威，于法开弟子）

《易》曰「翰白」，《诗》美苹藻。斑如在汤，芬若停潦。于威明发，介然遐讨。有法其名，无愧怀抱。（《高僧传》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道安

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陇，驰名淮海。形虽革化，犹若常在。（《高僧传》五，《法苑珠林》二十四）

△竺法

凄风拂林，鸣弦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事外萧洒，神内恢廓。实从前起，名随后跃。（《高僧传》五，《名德沙门论目》）

△竺道壹

驰骋游说，言固不虚。唯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敷。条柯猗蔚，枝干扶（《传》作「森」）疏。（《世说·言语篇》注，《高僧传》五）

△支愍度

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禀昭见，而能越人。世重秀异，咸竞尔珍。孤桐峄阳，浮磬泗滨。（《世说·假谲篇》注）

卷六十二

◎孙绰（二）

◇名德沙门论目

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理。（《高僧传》五，《法苑珠林》二十四，《出三藏记集》十五）

竺道壹文锋富赡。（《世说·言语篇》注）

◇难谢万八贤论

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世说·文学篇》注）

◇喻道论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类殷充，千变万化，浑然无端。是以有方之识，各斯所见。鳞介之物，不达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识流浪之势。自得于井者，则怪游溟之量；翻翥于数仞者，则疑冲天之力。缠束世教之内，肆观周孔之迹，谓至德穷于尧舜，微言尽乎《老》《易》，焉复睹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弃鄙俚，至真绝于漫习，大道废于曲士也。若穷迷而不迁者，非辞喻之所感。试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闻者焉。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异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训臻之术或精或粗。悟上识则举其宗本，不顺者复殃，放酒者者罗刑，淫为大罚，盗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则无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圣王御世，百司明达，则向之罪人，必见穷测，无逃形之地矣。使奸恶者不得容其私则国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违民，而贤善之流必见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聪明正直，罚恶善者哉！故毫厘之功，锱铢之衅，报应之期，不可得而差矣。历观古今祸福之证，皆有由缘，载籍昭然，岂可掩哉！何者？阴谋之门子孙不昌，三世之将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战危，积杀之所致邪？若夫魏颗从治，而致结草之报；子都守信，而受骢骥之锡；齐襄委罪，故有坠车之祸；晋惠弃礼，故有弊韩之困：斯皆死者报生之验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饥，漂母哀淮阴之惫，并以一餐，拯其悬馁；而赵蒙倒戈之祜，母荷千金之赏：斯一获万，报不逾世。故立德暗昧之中，而庆彰万物之上，阴行阳曜，自然之势，譬犹洒粒于土壤，而纳百倍之收，地谷无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难曰：报应之事诚皆有征，则周孔之教何不去杀，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诛邪？答曰：客可谓达教声而不体教情者也。谓圣人有杀心乎？曰：无也。答曰：子诚知其无心于杀，杀固百姓之心耳。夫时移世异，物有薄淳。结绳之前，陶然太和，暨于唐虞，礼法始兴，爰逮三代，刑网滋彰，刀斧虽严，而犹不惩；至于君臣相灭，父子相害，吞噬之甚，过于豺虎。圣人知人情之固于杀，不可一朝而息，故渐抑以求厥中，犹蝮蛇螫足，斩之以全身，痈疽附体，决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轻重之所权。故刑依秋冬，所以顺时杀，春夏苗，所以简胎乳；三驱之礼，禽来则韬弓；闻声睹生，肉至则不食。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其于昆虫，每加隐恻。至于议狱缓死，眚灾肆赦，刑疑从轻，宁失有罪，流涕授钺，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笃矣，仁爱之道尽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知，举兹以求，足以悟其归矣。

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礼，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尧舜世夷。故二后高让，汤武时难。故两君挥戈，渊默之与赫斯。其迹则胡越，然其所以迹者，何尝有际哉？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

或难曰：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体之父母，不敢夷毁。是以不正伤足，终身含愧也。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元刂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广济群生，斯何异斩刈根本，而修枝干；而言不殒硕茂，未之闻见。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将何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曰：此诚穷俗之所甚惑，倒见之为大谬，谘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体，惟命同之。故母啮其指，儿心悬骇者，同气之感也。其同无间矣。故唯得其欢心，孝之尽也。父隆则子贵，子贵是父尊。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以之养亲，其荣近矣。夫缘督以为经，守柔以为常，形名两绝，亲我交忘，养亲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复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并立，颖叔违君，《书》称纯孝；石昔戮子，武节乃全。《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然则结缨公朝者，子道废矣。何则？见危授命，誓不顾亲，皆名注史笔，事标教首，记注者岂复以不孝为罪？故谚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明其虽小违于此，而大顺于彼矣。且鲧放遐裔，而禹不造退。若食委尧命以寻父，屈至公于私戚，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远者矣。周之泰伯，远弃骨肉，托迹殊域，祝发文身，存亡不反，而论称至德。《书》著大贤，诚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虚之贵，三让之功远，而毁伤之过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风垂训，夷齐同饿首阳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为仁贤，评当者宁复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毁容守节，宋之伯姬，顺理忘生，并名冠烈妇，德范诸姬，秉二妇之伦，免愚悖之讥耳。率此以谈，在乎所守之轻重可知也。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维絷。故释其须发，变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内修简易。于是舍华殿而即旷林，解龙痛以衣鹿裘，遂垂条为宇，藉草为茵，去栉梳之劳，息汤沐之烦，顿驰骛之辔，塞欲动之门；目遏玄黄，耳绝淫声，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胸中抱一；载平营魄，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入十二门，禅定拱默，山停渊淡，神若寒灰，形犹枯木，端造六年，道成号佛。三达六通，正觉无上，雅身丈六，金色耀，光遏日月，声协八风，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伟群有，神足无方。于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回天舞地，飞山结流，存亡倏忽，神变绵邈，意之所指，无往不通。大范群邪，迁之正路，众魔小道，靡不尊服。于斯时也，天清地润，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灵液，枯槁之类，改瘁为荣，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于是后进笃志之士，被服弘训，思齐高轨，皆由父老不异所尚，承欢心而后动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则服养不废，既得弘修大业，而恩纪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报以生天，不复顾歆于世祀，斯岂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东邻宰牛，西邻礿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兴丧之期，于兹著矣。佛有二十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而俗人不详其源流，未涉其场肆，便瞽言妄说，辄生攻难，以萤烛之见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渊海之量，以诬罔为辨，以果敢为名，可谓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弘明集》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支道林者，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神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高僧传》四）

近洛中有竺法行，谈者以方乐合，江南有于道邃，识者以对胜流：皆当时共所见闻，非同志之私誉也。（《高僧传》四）

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高僧传》一。竺法护又见《出三藏集记》十三）

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高僧传》一帛远）

法乘安丰，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僧传》四竺法乘）

潜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高僧传》四竺道潜，字法深，王敦弟）

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高僧传》支遁）

兰公遗身，高尚妙述，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高僧传》四于法兰）

◇太平山铭

嵬峨太平，峻逾华霍。秀岭樊，奇峰挺。上干翠霞，下笼丹壑。有士冥游，默往寄托。肃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觏止，涣焉融滞。悬栋翠微，飞宇云际。重峦蹇产，回溪萦带。被以青松，洒以素濑。流风伫芳，翔云停蔼。（《艺文类聚》八）

◇漏刻铭

二仪贞运，圣鉴通玄。数以气徵，理以象宜。乃制妙漏，挈壶是铨。近取诸物，远赞自然。累筒三阶，积水成渊。器满则盈，乘虚赴下。灵虬吐注，阴虫承写。昏明无隐其晷度，阴阳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设一器而万事同伦。（《艺文类聚》六十八，《文选》陆亻垂《新刻漏铭》注引两条，《御览》二）

◇樽铭

大匠体物，妙思入神。仪彼灵禽，制气为人。虚以含有，文以饰身。湛此元醴，延我嘉宾。兴怀寄咏，聊以Ｂ设。详观兹器，妙巧奇绝；酌焉则注，受满则侧。吐写适会，未见其竭。与之无若，施而有节。元应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拟之，德齐上哲。（《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六十一）

◇绢扇铭

圆竹范素，制为新扇。静若望月，动若规电。清风拂襟，素晖流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庾公诔

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中纳是，吐诚诲非。虽实不敏，敬佩弦韦。永戢话言，口诵心悲。（《世说·方正篇》注《轻诋篇》注并引《绰集》）

◇王长史诔

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世说·轻诋篇》）

◇刘真长诔

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

◇丞相王导碑

公胄兴姬文，氏由王乔，玄圣陶化以启源，灵仙延祉以分流，贤俊相承，世冠海岱。二仪交泰，妙气发晖，醇曜所钟，公实应之。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惠、怀之际，运在大过，皇德不建，神辔再绝，猃狁孔炽，凶类焱起。公见机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协东岳，弘大顺以一群后之望，仗王道以应天人之会。于时乾维肇振，创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仗贤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鲜之义，殉易简之政，大略宏规，卓然可述。公雅好谈咏，恂然善诱。虽管综时务，一日万机，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虚己以招岩穴之俊，逍遥放意，不峻仪轨。公执国之钧，三十余载，时难世故，备经之矣。夷险理乱，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遗功而勋举，非夫领鉴玄达，百炼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动与理会者哉？（《艺文类聚》四十五）

◇太宰郄鉴碑

公盖黄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纪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灵和诞授，载有公侯，至德硕量，天实挺之。琅邪王应天启之运，阐中兴之道，思延英贤，以匡王业，乃假兖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钺载饰。于时羯寇凶炽，群逆起，公奋其忠勇，精贯白日，信顺为甲胄，大节为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济功。惟公德器纯固，体识深弘，敦尚衡门则服膺曾闵，毗亮皇极则宪章元凯，笃诚简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信钟山之璧，岁寒之灵木者也。

乜藻风云，策名帝录。肇阶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兴言再慨，思康天步。将俾皇化，归之大素。彼苍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尔后昆，式瞻宏度。（《艺文类聚》四十五）

◇太尉庾亮碑

次黄中以启曹，钟遐武于轩辕。爰及晋代，世号多士。公吸峻极之秀气，诞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玄风畅乎德音。窥门者贵其凝《止寺》，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室者议其通玄，B形者得之廊庙，悟日者期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灵越，会大君有命，纳妃德门，自求多福，辞不获已。凤羽笼于华樊，麟趾絷于椒房。王敦阻兵玩权，志窥神器，乃转公左卫将军，要雄戟以扶华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难之心，义形于色，亲受中诏，奔告方伯。于是群后契盟，同禀高谋，岩栖怀德，以向赴义。拯神器于兽吻，扶帝座于已倾。王室之不坏，翳伯舅是赖。公以为战伐之谋，仁所耻闻，况立德弘道！年几不惑，阖门沈舟，将远迹山海。诏累遣侍中黄门逼以严制，知不获免，乃固求外任。江外无烽燧之警，宇内归穆然之美。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已上三十一字从《世说·容止篇》注补）。铭曰：

金德时昏，乾纲绝纪。素灵南映，中宗蔚起。谁其赞之？数钟伊公。达人忘怀，形随运通。再潜再跃，婉若游龙。（《艺文类聚》四十六）

◇太傅褚褒碑

公资清刚之正气，挺纯粹之茂质，深量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含章内映，而不运敫察之明；玄识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默尔独得，肤受莫测其奥。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兖州刺史，将以藩屏畿甸，绥授分内。会康皇晏驾，太后临朝，总己之重，民无异望，乃征将军、中书令录尚书事。公要终之识，定于介石，虽事已未来，而情以本应，顾以主少国危，方难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为寄，谋身虽重，方此为轻，深为意疾，俯首抚顺。公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缮甲练卒，日不暇给者久矣。遂见机而作，遗其剑履，将龙马河洛，电扫司豫。庙算以逆徒尚繁，困兽难逼，命公还旆，以俟齐举，虽元勋未捷，义声亦足以振暴于华夷矣。铭曰：

邈邈远游，令图。将激淮海，洒涤中区。雅业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高谟。（《艺文类聚》四十六）

◇司空庾冰碑

君喻嵩岩之玄精，挹清濑之洁流，贞质谋于白，明操励于南金。虽名器未及，而任尽臣道，正身提衡，铨括百揆，知无不为，谋必鲜过，端委待旦，则有心宣孟；以约训俭，则拟议季文。君平恒无私，己谦寡欲，当世之所难，于君易之矣。于是慨然远鉴，量己而退，高挹帷幕，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经焚不渝，故其贞可贵，竹柏以蒙霜保荣，故见殊列树，治而不乱者有矣，未有乱而弥治者也。考终以证始，即事以惩心，少长能一其度，贵贱不一其道，文康之雅量，于是乎弘著矣。铭曰：

洋洋俊颖，岩石神嵩。流涤淳气，颇扇祥风。笃生公侯，情灵德充。临川拟洁，仰华思崇。履险思夷，处满思冲。方恢远猷，皇极是赞。繁霜夏被，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梧摧干。人之云徂，朝野咸叹。仪刑永戢，光风长焕。（《艺文类聚》四十七）

◇颍州府君碑

君天纵杰迈，奇逸卓荦，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远鉴之识，礼乐饰身之具，固以足之于天仞，冠之于缙绅。出匡南位，功深于爵，金龟三曜，冲怀再发，道光古贤，风改雕伪，允可谓明德宏猷，赞世之伟器者矣。矫矫秀姿，卓卓英韵，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数，托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况在怀情，而无自识，但亲勤未效，违离已及，低徊房禁，攀恋罔遗。（《艺文类聚》五十）

桓玄城碑（按「桓」字疑误）

俯仰显默之际，优游可否之间。（《文选》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注）

◇孙子

黄帝之游天衢，奏钧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雕云之舆，驾六翼之龙；鼓祖前驱，松、乔夹毂，光景流而不见，长风逐而不及，发轫紫宫，不崇朝而匝六合也。（《北堂书钞》十六引三条，《御览》七十九）

海人与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于，额若华山之顶，一吸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旁荫数国。」海人曰：「东极有大人，斩木为策，短不可杖，钓鱼为鲜，不足充。」（《法苑珠林》三十七，《御览》七十二，又三百七十七，八百三十四，九百五十二）

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雠，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蜀志·谯周传》注，《御览》四百四十七）

抚明镜，则好丑之貌可见。（《文选》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注）

或问雅俗。曰：判风流，正位分，泾渭殊流，雅郑异调，题帖分明，标榜可观，斯谓之雅俗矣。（《艺文》任《哭范仆射诗》注。又《为范云让吏部封侯第一表》注，沈约《奏弹王源》注，任《为百辟劝进今上笺》注，王俭《褚渊碑》注）

或问：贾谊不遇汉文，将退耕于野乎？薄游于朝乎。（《文选》谢《休浴重还道中诗》注）

秋霜被，不凋其秀。（《文选》谢《和八公山诗》注）

或问人物。曰：察虚实，审真伪，断成败，定终始，斯可谓之人物矣。（《文选》任《为萧扬州荐士表》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贤极其标榜，有大力矣。（《文选》袁宏《三国名臣赞》注）

庄子多寄言，浑沌得宗，罔象得珠。（《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注）

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

艺妙者以入神。（《文选·新刻漏铭》注）

贞人在冬则松竹，在火则玉英。（《文选·阳给事诔》注）

急电无停光，疾雷无余声。（《御览》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义者霸。无为而治者，道也；为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国，仁也；责贡不入，义也。（《御览》七十六）

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辞宣于仁。（《御览》六百六）

何世之无才，何才之无施？良匠提斧斤，造山林，梁栋阿衡之才，栌柱楣柔之朴，森然陈于目前，大厦之器具矣。（《御览》七百六十四）

仲尼见沧海横流，故务为舟航。（《御览》七百七十）

动而不乘理，若泛舟而无柁。（《御览》七百七十一）

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天下之货毕陈矣。（《御览》八百三十六）

大光明天者，灯烛何施焉。（《御览》八百七十）

鸟穷则啄，人穷则诈。（《御览》九百十四）

北阜有木焉，名时好。（《御览》九百六十）

卷六十三

◎孙盛（一）

盛字安国，统从弟。为著作佐郎，出补浏阳令，历参陶侃、庾亮、庾翼、桓温军事。从温平蜀，封安怀县侯，迁从事中郎；从平洛，进封吴昌县侯，补长沙太守，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卒年七十二。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集》十卷。

◇镜赋（序）

余昔于吴市得见青明镜，即异之。及日映水，光采流曜，有殊众鉴，乃始知旷世金精，实不赀之异物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奏事

诸违令私作铠一领，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张，戟十枚以上，皆弃市。（《御览》三百五十三）

◇作南苍令教

且欲先婚配境内，然后督其农桑。（《御览》八百二十二）

◇与罗君章书（君章名含）

省《更生论》，括囊变化，穷寻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也。然吾意犹有同异。以今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所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有还得形者无，缘尽当须冥远，耳目不复开逐，然后乃复其本也。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弘明集》五）

◇太伯三让论

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丧，二让也；断发文身，三让也。三者之美，皆隐蔽而不著。王肃曰：「其让隐，故民无得而称焉。」盛谓玄既失之，而肃亦未为畅也。玄之所云，三迹显然，天下所共见也。何得云隐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则高让可知，亦复不得云其让隐也。盖泰伯之出，让迹已露，不奔丧故一事耳。断发之言，与《左传》明文相背，又不经也。然则称三让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业，显于父，受命于昌，泰伯率览，弃周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讥，潜推大美，二让也。无胤嗣而不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后，是其深思远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从，四海悠悠，无复纤芥疑惑，三让也。凡此三者，帝王之业。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让」，言非其常让若臧札之伦者也。（《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

◇老聃非大贤论

顷获闲居，复伸所咏。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贤之灵术。详观风流，究览行止，高下之辨，殆可仿佛。夫大圣乘时，故迹浪于所困；大贤次微，故与大圣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让与干戈，迹乖次，微道亚，故行藏之轨莫异。亦有龙虎之从风云，形声之会影响，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颜、孔俱否，逍遥于匡陈之间。唐尧则天，稷亻契翼其化；汤武革命，伊吕赞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响之论，惟我与尔之谈，岂不信哉！何者？大贤庶几，观象知器，预袭吉凶，是以运形斯同，御治因应，对接群方，终保元吉，穷通滞碍，其揆一也。但钦圣乐易，有待而享，钦冥而不能冥，悦寂而不能寂，以此为优劣耳。至于中贤、第三之人，去贤有间，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胜，高想顿足，仰慕淳风，专咏至虚；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许之伦者；言行抗辔，如老鼓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

夫形躁好静，质柔爱刚，读所常习，忄曷所希闻，世俗之常也。是以见偏抗之辞，不复寻因应之适，睹矫诳之论，不复悟过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斫骈拇咬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六经何尝阙虚静之训、谦冲之诲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寻斯旨也，则老彭之道，以笼罩乎圣教之内矣，且指说二事而已，非实言也。何以明之？圣人渊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经纬，烂然炳著，栋宇衣裳，与时而兴，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言之证，盖指说老彭之德，有以仿佛类已形迹之处所耳，亦犹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岂若于吾言所不说相体之至也？且颜、孔不以导养为事，而老鼓养之；孔、颜同乎斯人，而老彭异之。凡斯数者，非不亚圣之迹，而又其书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缙绅，幸其弊。盛又不达老聘轻举之旨，为欲著训戎狄，宣导殊俗乎！

若欲明宣导殊类，则左衽非玄化之所，孤游非嘉遁之举，诸夏陵迟，敷训所先，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未有张避险，如此之游也。若惧祸避地，则圣门可隐，商朝鲁邦，有无如者矣。苟得其道，则游刃有余，触地元吉，何违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于朝隐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值澄氵亭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广弘明集》五）

◎魏氏春秋评

◇曹公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

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魏志·武帝纪》注）

◇曹公哭袁绍墓

昔者先王之为诛赏也，将以惩恶劝善，永彰鉴戒。绍因世艰危，遂怀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饔殡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蹶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驾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昔汉高祖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岂非百虑之一失也？（《魏志·武帝纪》注）

◇田丰

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ㄅ君，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丰知绍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规。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乱邦，就有道可也。（《魏志·袁绍传》注）

◇韩浩斩劫质者

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劫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魏志·夏侯惇传》注）

◇华歆迎降孙策为策上宾

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堕于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于诸侯；州公实来，鲁人以为贱耻。方之于歆，咎孰大焉？（《魏志·华歆传》注）

◇华歆嫁赐生口

盛闻庆赏威刑，必宗于主，权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斯褒贬之成言，已然之显义也。孥戮之家，国刑所肃；受赐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无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则当公言皇朝，以彰天泽，而默受嘉赐，独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违必去之义，可谓匹夫之仁，蹈道则未也。（《魏志·华歆传》注）

◇曹公哀子冲谓诸子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冲虽存也，犹不宜立，况其既没，而发斯言乎！《诗》云：「无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魏志·邓哀王冲传》注）

◇文聘

资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称，文聘著垂泣之诚。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岂直壮武见知于仓卒之间哉？（《魏志·文聘传》注）

◇曹公掾属往往加杖何夔畜毒药哲死无辱

夫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属，古之造士也，必擢时隽，搜扬英逸，得其人则论道之任隆，非其才则覆𠂉束之患至。苟有疵衅，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罚，肃以小惩之戒，岂「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谓与？然士之出处，宜度德投趾；可不之节，必审于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云之表，岂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羁绁哉？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荣辱，制之由时。故箕子安于孥戮，柳下夷于三黜，萧何、周勃亦在缧绁，夫岂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时制，而甘其宠，挟药要群，以避微耻。《诗》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魏志·何夔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洽论选用不宜专尚俭节

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于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制，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魏志·和洽传》注）

◇张辽守合肥

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或凭掎角之势，群帅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心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魏志·张辽传》注）

◇赵俨任诈

盛闻为国以礼，民非信不立。周成不弃桐叶之言，晋文不违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俨既诈留千人，使效心力，始虽权也，宜以信终。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义丧矣，何以临民？（《魏志·赵俨传》注）

◇曹公黜毛

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称「明庶折狱」，《传》有「举直措枉」，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未有征青蝇之浮声，信浸润之谮诉，可以允厘四海，惟清缉熙者也。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之一责，永见摈致。二主度量，岂不殊哉？（《魏志·毛传》注）

◇文帝幸邺东城门为夏侯发哀

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魏志·文帝纪》注）

◇文帝居丧大飨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ウ，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义，臣子之恩笃，雍熙之化隆，经国之道固，圣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丧礼素冠，郕人著庶见之讥，宰予降期，仲尼发不仁之叹；子颓忘戚，君子以为乐祸；鲁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终。岂不以坠至痛之诚心，丧哀乐之大节者哉？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犹未有废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素夺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义感阙于群后，大化坠于君亲；虽心存贬约，虑在经纶。至于树德垂声，崇化变俗，固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且武王载主而牧野不阵，晋襄墨而三帅为俘，应务济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诒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志·文帝纪》注）

◇苏则事魏闻魏代汉以为汉帝崩因在郡发丧

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处，而岂徒哉！则既策名新朝，委质异代，而方怀二心生忿，欲奋爽言，岂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诗》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犹丧匹耦，况人臣乎！（《魏志·苏则传》注）

◇禁妇人与政

夫经国营治，必凭俊哲之辅，贤达令德，必居参乱之任，故虽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然则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从之礼，谓之至顺。至于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昔在申、吕，实匡有周。苟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则亲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远之哉？二汉之季世，王道陵迟，故令外戚凭宠，职为乱阶。于此自时昏道丧，运祚将移，纵无王、吕之难，岂乏田、赵之祸乎？而后世观其若此，深怀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发一概之诏，可谓有识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议。（《魏志·文帝纪》注）

◇陈群等止明帝送葬

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群等之谏，弃孰甚焉？（《魏志·文帝纪》注）

◇魏诸后皆起自幽贱

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于《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上陵下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诗》云：「兮兮，凄其以风。」其此之谓乎！（《魏志·明悼毛后传》注）

◇钟繇王肃著论以司马朗为伊颜之徒

繇既失之，朗亦夫为得也。昔「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矣」。《易》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由此而言，圣人之与大贤，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风，理无降异；升泰之美，岂俊积世载？「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又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数世之论，其在斯乎！方之大贤，固有间矣。（《魏志·司马朗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明帝封谥殇女为之立后

于礼，妇人既无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12自异族，援继非类，匪功匪亲，而袭母爵，违情背典，于此为甚！陈群虽抗言，杨阜引事比并，然皆不能极陈先王之礼，明封建继嗣之义，忠至之辞，犹有阙乎！《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宰辅之职，其可略哉！（《魏志·文昭甄后传》注）

◇魏诸王同匹夫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疒鬼》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五等之制，万世不易之典，六代兴亡，曹ぁ论之详矣。（《魏志·陈思王植传》注）

◇王肃请称汉帝为皇以配其谥

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创号，五帝次之。然则皇之为称，妙于帝矣。肃谓为轻，不亦谬乎？（《魏志·王肃传》注）

◇陈群谏营宫室

《周礼》，天子之宫，有斫龙之制。然质文之饰，与时推移。汉承周、秦之弊，宜敦简约之化，而何崇饰宫室，示侈后嗣。此乃武帝千门万户所以大兴，岂无所复增之谓邪？况乃魏氏方有吴、蜀之难，四海罹涂炭之艰，而述萧何之过议，以为令轨，岂不惑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诗》云：「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斯之谓乎！（《魏志·陈群传》注）

◇有司豫定明帝庙号

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者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魏志·明帝纪》注，又《宋书·礼志三》引《魏氏春秋》）

公孙渊兄晃为质于魏先陈其变及渊反高柔请赦晃明帝就狱杀之。

闻五帝无诰誓之文，三王无盟祝之事，然则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质任之任，起于周微。夫贞夫之一，则天地可动，机心内萌，则鸥鸟不下。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怀，何异挟冰求温，抱炭希凉者哉？且夫要功之伦，陵肆之类，莫不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纵怀慈孝之爱，或虑倾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祸。是以周、郑交恶，汉高请羹，隗嚣捐子，马超背父，其为酷忍如此之极也。安在其因质委诚，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远览先王闲邪之至道，近鉴狡肆徇利之凶心，胜之以解网之仁，致之以来苏之惠，翟之以雷霆之威，润之以时雨之施，则不恭可敛衽于一朝，ㄟ哮可屈膝于象魏矣。何必拘厥亲以求其情，逼所爱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计术，笼之以权数，检之以一切，虽览一室而庶征于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暂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罚，亦犹渎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坠其师，无克遗育之言耳。岂得复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马牛获宥之义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辄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则长人子危亲自存之悖。子弟虽质，必无刑戮之忧，父兄虽逆，终无剿绝之虑。柔不究明此术，非盛王之道，宜开张远义，蠲此近制，而陈法内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谓心存小善，非王者之体。古者杀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于狱，未为失也。（《魏志·高柔传》注）

◇明帝纪总评

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魏志·明帝纪》注，《御览》九十四）

◇王弼注《易》

《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魏志·钟会传》注）

◇蒋济以失信曹爽辞不受封

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魏志·蒋济传》注）

◇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

昔公孙述自以起成都，号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魏志·陈留王纪》注）

卷六十四

◎孙盛（二）

◇魏氏春秋评

◇蜀先主托孤

夫杖道挟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何以推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亮，乱孰甚焉！世或有偶备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蜀志·诸葛亮传》注）

◇诸葛亮不裁抑法正

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于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故颠颉虽勤，不免违命之刑；扬干虽亲，犹加乱行之戮，夫岂不爱，王宪故也。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蜀志·法正传》注）

◇法正说先主宜厚许靖以眩远近

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冠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之？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蜀志·法正传》注）

◇谯周说后主降魏

《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士险狭，山水峻陋，绝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且屈伸有会，情势代起，徐因思奋之民，以攻骄惰之卒。此越王所以败阖庐，田单所以摧骑劫也？何为匆匆遽自囚虏，下坚壁于敌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县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蜀志·谯周传》注）

◇正著论以姜维为一时仪表

异哉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节度，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于失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岂异夫盗者分财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也？（《蜀志·姜维传》注）

◇宗预聘吴

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从之计，而秦人卒并六合；嚣、述营辅车之谋，而光武终兼陇、蜀。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视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蜀志·宗预传》注）

◇吴主权臣魏

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世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于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吴志·大帝传》注）

◇陈武战死吴主以其爱妾殉葬

昔三良从秦，穆师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祸福之报，如此之效也。权杖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足，不亦宜乎！（《吴志·陈武传》注）

◇吴主不罪朱桓

《书》云：「臣无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则凶于而家，害于而国。」桓之贼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犹不可，况将相乎！《语》曰：「得一夫而失一国。」纵罪亏刑，失孰大焉？（《吴志·朱桓传》注）

◇吴主厚待诸将

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氵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于大者远者，是以先王建德义之基，恢信顺之宇，制经略之纲，明贵贱之序。易简而其亲可久，体全而其功可大，岂委巢近务，邀利于当年哉？《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其是之谓乎。（《吴志·氵统传》注）

◇吴主事神

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立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吴志·大帝传》注）

◇吕岱诛士徽

夫柔远能迩，莫善于信，保大宽功，莫善于义。故齐桓创基，德彰于柯会；晋文始伯，义显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问长世，贻范百王。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吴志·士燮传》注）

◇赵达知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

夫玄览未然，逆鉴来事，虽裨灶、梓慎其犹病诸，况术之下此者乎！吴史书达知东南当有王气，故轻举济江。魏承汉绪，受命中畿，达不能豫睹兆萌，而流窜吴越。又不知吝术之鄙，见薄于时，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审帝王之符瑞哉？昔圣王观天地之文，以画八卦之象。故著于蓍策，变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虽殊，谣理一，安有回转一筹，可以钩深测隐，意对逆占，而能遂知来物者乎？流俗好异，妄设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无所取诸。（《吴志·赵达传》注）

◇魏氏春秋异同评

◇世语袁绍步卒五万骑八千

按魏武谓崔琰曰：昨按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诏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魏志·袁绍传》注）

◇陈寿记合肥与赤壁事次第与吴志不同

案《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魏志·武帝纪》注引《异同评》）

◇《曹瞒传》及《世语》桓阶劝曹公正位夏侯谓宜先定吴蜀

夏侯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阶方有义直之节。考其传记，《世语》为妄矣。（《魏志·武帝纪》注）

◇《世语》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

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魏志·傅嘏传》注）

◇《世语》刘表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潜遁乘的卢走渡檀溪

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魏志·先主传》注）

◇《江表传》备心未许周瑜能必破北军故差池在后为进退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蜀志·先主传》注）

◇孙策谋袭许未发为许贡客所杀

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于事势者乎？又按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

又《江表传》说策悉识韩当军士，疑此为诈，便射杀一人。夫三军将士或有新附，策为大将，何能悉识？以所不识，便射杀之，非其论也。又策见杀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错尤甚矣。（《吴志·孙破虏传》注）

◇《魏书》及《九州春秋》鲁肃激说权使迎曹公权欲斩肃

《吴书》及《江表传》，鲁肃一见孙权，便说拒曹公而论帝王之略，刘表之死也。又请使观变，无缘方复说劝迎曹公也。又是时劝迎者众，而云独欲斩肃，非其论也。（《吴志·鲁肃传》注）

◇陈寿记朱然事误

《魏志》及《江表传》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案《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吴志·朱然传》注引《异同评》）

◇诸葛恪被杀事陈寿记与吴历不同

恪与胤亲厚，约等疏，非常大事，势应示胤，共谋安危。然恪性强梁，如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耳，岂胤微劝，便为之冒祸乎？（《吴志·诸葛恪传》注）

◇《晋阳秋》评姜维谋复蜀

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由，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覆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蜀志·姜维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用前代正朔服色

孔子修《春秋》，列三纪为后正法，今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乖违甚矣。（《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五）

◇晋平吴封孙皓为归命侯

夫古之立群，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彼群生，则天人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雠，而人神之所摈故也。况皓罪为逋寇，虐过辛、，癸，枭首素旗，犹不足以谢冤魂，士室荐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ぃ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惩，而凶酷之莫戒。《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聊谮犹然，矧谮虐乎！且神电埽，兵临伪窟，理穷势迫，然后请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驱之义又塞，极之权道，亦无取焉！（《吴志·归命侯传》注）

◇庾纯父老未告归养

若乃冢宰大臣，不以家事辞王事，折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尽陟岵之思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夺、纵未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纯未尝告，诚非也。（《通典》六十八）

◇王衍

夫芝兰之不与茨棘俱植，鸾皇之不与枭同栖，天理固然，易在晓悟。（《文选·辨命论》注）

◇怀帝纪总评

怀帝天姿清劭，少有声名，若遭承平之世，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禄去王室，无幽、厉之衅，而有骊戎之祸。悲夫！（《御览》九十八）

◇元帝诏亲执觞怀愍于太庙

《阳秋传》云：臣子一例也。虽继君位，不以后尊降废前敬。昔鲁僖上嗣庄公，以友于长幼而外之为逆。准之古义，明诏是也。（《宋书·礼志三》引《晋春秋》）

◇元帝纪总评

昔秦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后，东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气。」于是始皇改曰秣陵，吴人以为孙权帝之表也。盛案：始皇游岁，至权僭号，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数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伦，岂应帝王之符，而见兆于上代乎？有晋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东游，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谓「五百年之后当有王者」也。又孙皓将亡吴郡临平湖，一夜草木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尺，广二寸余，上有白「帝」字，时人莫察其祥，意者岂中宗兴五湖之征欤？太康三年，建业有寇，馀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灭矣，后三十八年扬州当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先是岁星镇辰，太白四星聚于斗牛之间，五铎又见于晋陵，冥数玄感，若合符契焉。又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其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其将牛金，而ㄟ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御览》九十八）

◇东海国妃与嗣王异服

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原，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为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俱违，哀乐失所乎！蕃国寡务，宜如圣典，可无疑矣。（《宋书·礼志二》。晋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继不复追服，国妃亦宜同除。诏国妃终三年之制。）

◇老子疑问反讯

《道经》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录，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旧说及王弼解妙谓始，徼谓终也。夫观始要终，睹妙知著，达人之鉴也。既已欲澄神，昭其妙始，则自思已，口宜悉镇之，何以复须有欲得其终乎！宜有欲俱出妙门，同谓之玄。若然，以往复，何独贵于无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盛以为美恶之名，生乎美恶之实。道德淳美，则有善名，顽ㄟ聋昧，则有恶声。故《易》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又曰：「韶尽美矣，未尽善也。」然则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恶乎？若虚美非美，为善非善，所美过美，所善违中，若此皆世教所疾。圣王奋诫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谈。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人不为盗；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又曰：「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题，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盛以为民苟无欲，亦何所师于师哉！既相师资，非学如何不善？师善非尚贤，如何贵爱？既存则美恶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谓？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将以为教父，原斯谈也，未为绝学。」所云绝者，尧孔之学邪？尧孔之学，随时设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随时设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滞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适变，此又暗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尘。」盛以为老聃可谓知道，非体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无日解哉则维照任众，师锡匹夫则及然禅授，岂非冲而用之，光尘同波哉？伯阳则不然。既处浊位，复远遁西戎，行止则猖狂其迹，著书则矫诳其言，和光同尘，固若是乎！余固以为知道，体道则未也。

「三者不可致诘，混然为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无物之象，是谓惚恍。」下章云：「道之为物，唯恍与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无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执者失之，为者败之。」而复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执或否，得无隐矛盾之论乎？

「绝圣弃知，民利百倍。」孙盛曰：夫有仁圣，必有仁圣之德迹，此而不崇，则陶训焉融？仁义不尚，则孝慈道丧。老氏既云绝圣，而每章辄称圣人；既称圣人，则迹焉能得绝？若所欲绝者，绝尧、舜、周、孔之迹，则所称圣者，为是何圣之迹乎？即如其言，圣人有宜灭其迹者，有宜称其迹者，称灭不同，吾谁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若如此谈，仁义不绝，则不孝不慈矣。复云居善地与善仁，不审与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绝者非邪？如其是也，则不宜复称述矣；如其非也，则未详二仁之义：一仁宜绝，一仁宜明，此又所未达也。若谓不圣之之圣，不仁之仁，则教所诛，不假高唱矣，逮至庄周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又曰：「田常窃仁义以取齐国。」夫天地陶铸，善恶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关。枭鸩纵毒，不假学于鸾凤，豺虎肆害，不借术于麒麟。此皆天质自然，不须外物者也。何至凶顽之人，独当假仁义以济其奸乎？若乃冒顿杀父，郑伯盗郐，岂复先假孝道，获其终害乎？而庄李掊击杀根，毁驳正训，何异疾盗贼而销铸干戈，睹食噎而绝弃嘉谷乎？后之谈者，虽曲为其义，辩而释之，莫不艰屯于杀圣，困踬于忘亲也。

「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上章云：「圣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师资贵爱，必彰万物。」如斯则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贵哉？即己之身见贵九服，何得佩实抗言云贵由知希哉？斯盖欲抑动恒俗，故发此过言耳。圣教则不然。中和其词，以理训导，故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也，是闻必达也。不见善而无闷，潜龙之德；人不知而愠，君子之道，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为显，亦不以知少为贵。诲诱绰绰，理中自然，可与老聃之言同日而语其优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处其实，不处其华也。」孙盛曰：老聃足知圣人礼乐非玄胜之具，不获已而制作耳。而故毁之何哉？是故屏拨礼学，以全其任自然之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不知叔末不复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怀，然则不免情干所悦，非浪心教物者也。非唯不救，乃奖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寻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无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师，而复云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师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复为奇，斯反鄙见所未能通也。或问老庄所以故此发唱，盖与圣教相为表里，其于陶物明训，其归一也。盛以为不然。夫圣人之道，广大悉备，犹日月悬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驳于六经矣，宁复有所愆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即庄周所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于虚诳谲怪矫诡之言，尚拘滞于一方，而横称不经之奇词也。（《广弘明集》五）

◎孙放

放字齐庄，盛次子。国子博士，出为长沙太守。

◇庐山赋

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接平敞之原。（《水经·庐江水注》）

◇西寺铭（序）

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曰：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去十余丈。于是建创，正当花处。（《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五）

卷六十五

◎嵇喜

喜字公穆，谯国铚至人。魏中散大夫嵇康兄，为卫军司观。入晋拜扬州刺史，迁太仆宗正。有《集》二卷。

◇嵇康传

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化，可以善求而得也。箸《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魏志·王粲传》注）

◎嵇蕃

蕃字茂齐，喜子，为太子舍人。

◇答赵景真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山远望，睹孝郭以成愤；策杖广泽，瞻长波以增悲。游眄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怀冬冰之惨。对荣宴而不乐，临清觞而无欢。今足下琬琰之朴未剖，而求光时之价，骐骥之足未摅，而希绝景之功，心锐而动浅，望速而应迟，故有企伫之怀尔。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幸吾子思弘远理，舍道自荣。将与足下交伯成于穷野，结箕山乎蓬屋。侣范生于海滨，俦黄绮于商岳，凭轻云以绝驰，游旷荡以自足。虽不齐足下之所乐，亦吾心之所愿也。（《艺文类聚》三十）

◎嵇绍

绍字延祖，稽康子。武帝时征为秘书丞，历汝颍太守，徐州刺史。元康初为给事黄门侍郎，封弋阳子，迁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赵王伦篡位，署为侍中。惠帝反正，选为御史中丞，未拜；复为侍中，荡阴之败遇害，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进爵为侯。元帝为左丞相，表赠太尉。及即位，追谥曰忠穆。有《集》二卷。

◇上惠帝疏

臣闻改前辙者则车不倾，革往弊者则政不爽，大一统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兴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晋书·嵇绍传》）

◇陈准谥议

谥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文武显于功德，灵厉表于暗蔽。自顷礼官协情，谥不依本，准谥为过，宜谥曰缪。（《晋书·嵇绍传》）

◇张华不宜复爵仪

臣之事君，当除烦去惑。华历位内外，虽粗有善事，然阖棺之责，著于远近，兆祸始乱，华实为之。故郑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鲁戮隐罪，终篇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谓不宜复其爵位，理其无罪。（《晋书·嵇绍传》）

◇谏齐王ぁ书

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丰屋菩家，无益危亡。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此岂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万姓，咸待覆润，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复主之勋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晋书·嵇绍传》）

◇叙赵至

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汉末，其祖流宕客缑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与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贱家也，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归便就师诵书。蚤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师问之，答曰：「自伤不能致荣华，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者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中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之，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先君尝谓之曰：「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风。」至论议清辩，有纵横才，然亦不以自长也。孟元基辟为辽东从事，在郡断九狱，见称清当，常自痛弃亲远游，母亡不见，吐血发病，服未竟而亡。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同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世说·言语篇》注，又《文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注引《嵇绍集》）

◎嵇含

含字君道，绍从子，自号亳丘子。楚王玮辟为掾，玮诛坐免。举秀才，除郎中。齐王ぁ辟为征西参军，长沙王召为骠骑记室督尚书郎，怀帝为抚军，以为从事中郎。惠帝北狩，转中书侍郎。永兴初除太子中庶子，道阻未拜。范阳王召为征南从事中郎，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败，镇南将军刘弘表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行，为弘司马郭劢所杀。怀帝即位，谥曰宪。有《南方草木状》□卷，《集》十卷。

◇困热赋序

夫闰于夏则崇暑，在冬则增寒。永熙元年，闰在仲夏，三伏之节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以下里贫生，居室卑陋，湫巷不来清风，短庑不足增荫，外因流汗，内怀烦：叹彼夏屋之士，口餍珍味，体逸高廊；并天而寒暑殊，同世而忧乐异矣。（《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御览》三十一，又三十四）

◇祖赋序

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有汉卜日丙午，魏氏择用丁未，至于大晋，则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运，三代固有不同，虽共奉祖，而莫识祖之所由兴也。说者云：祈道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则列之于中路；丧者将迁，则称名于阶庭。或云：百叶远祖，名谥调灭，坟茔不复存其铭表，游魂不得托于庙祧。故以初岁良辰，肇建华盖，挥扬采旌，将欲招灵爽于今夕，庶众祖之来凭，盖有两端，俯叹壮观，乃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赋之。（《宋书·志二》，《艺文类聚》五，《初学记》十三，《艺文类聚》误作《社赋序》）

◇娱蜡赋（并序）

玄象运而寒暑交，节会至而万物迁，天地之化，固以不停，况于人道之不变乎！是以百年忧喜相参，能达要终之数、悟生生之宜者，百世不周其人。大蜡之夕，虽天下同有，至携金兰以齐声利，贵得意以遗荣势，孰我尚哉！（《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三）

季冬大蜡之暮，延啸周契远近旧故。（《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白首赋序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发生于左鬓，斯乃衰悴之标证、弃捐之大渐也。蒲衣幼齿，作弼夏后，汉之贾邓，弱冠从政。独以垂立之年，白首无闻！壮志衄于芜途，忠贞抗于棘路；睹将衰而有川上之感，观趣舍而抱慷慨之叹。（《艺文类聚》十七）

◇酒赋

浮虬萍连，醪华鳞设。（《书钞》一百四十八）

◇寒食散赋（并序）

余晚有男儿，既生十朔，得吐下积日，羸困危殆，决意与寒食散，未至三旬，几于平复，何（下阙）

矜孺子之坎坷，在孩抱而婴疾。既正方之备陈，亦旁求于众术。穷万道以弗损，渐丁宁而积日。尔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进不访旧，旁无顾问。伟斯药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还精爽于既继。（《艺文类聚》七十五）

◇羽扇赋序

吴楚之士，多执鹤翼以为扇，虽曰出自南鄙，而可以遏阳隔暑。昔秦之兼赵，写其冕服，以□侍臣。大晋附吴，亦迁其羽扇，御于上国。（《书钞》一百三十四）

◇八磨序（并序）

外兄刘景宣作为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因赋之曰：

方木矩寺，圆质规旋；下静以坤，上转以乾；巨轮内达，八部外连。（《御览》七百六十二）

◇宜男花赋序

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皋曲隰之侧，或华林玄圃，非衡门蓬宇所宜序也。荆楚之士，号曰鹿葱，根苗可以荐于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黍赋序

余慎终屋之南荣，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湿，遭雨之润，宿昔牙蘖，滋茂甚速。途燥根浅，忽然萎殒。深感此黍，不韬种以待时，贪荣弃本，寄身非所，自取凋枯，不亦宜乎！（《艺文类聚》八十五）

◇瓜赋

世云三芝，瓜处一焉。故植根玉岩，润叶飞泉，揽之者寿，食之者仙，是谓云芝；芙蕖振采，濯茎玄濑，流葩映川，莫此为最，是谓水芝。甘瓜普植，用荐神，其名龙胆，其味亦奇，是谓土芝。乃剖甘瓜，既淳且馨，荒者飨之，忘困解酲，流味通其五脏，冷气反其迷精。（《艺文类聚》八十七，《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七十八）

◇朝生暮落树赋序

草木春荣秋悴，此木朝生暮落。（《艺文类聚》八十九）

◇长生树赋（并序）

余婴丁闵凶，靡所定居，老母垂圣善之训，以为生事爱敬，没则无改；宜居墓次，瞻奉威耿，兼览艺文，可以不殒先轨。祗奉慈令，遂家于坟左，埽除坛封，种植松伯。松柏之下，不滋非类之草，猥有长生育于域内，岂老母至行表征于嘉木哉！

美我亲之仁孝，固征瑞之必招，降祖宗之遗德，振奇木之青条。结根擢干，载生无渐，弱茎猗猗，绿叶染染。处阴冬而愈茂，岂茎叶之有点。感自然以旌贤，谅有道之不掩。（《艺文类聚》八十九）

◇槐香赋（并序）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历山之阳，仰眺崇峦，俯视幽坂，乃睹槐香生蒙楚之间，曾见斯香菹于广夏之庭。或披帝王之图，怪其遐弃，遂迁树于中堂，华丽则殊彩阿那，芳实则可以藏书。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阶庭，似傅说显殷，四叟归汉。故因实制名。

蒙蒙绿叶，摇摇弱茎。（《御览》九百八十三）

◇鸡赋序

今庭有栖鸡，而一雄最武，常凭梯升栖，守时告晨，未尝有殆。（《御览》七百六十五）

◇遇虿赋序

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余中夜遇虿。客有戏余者曰：俗语云：」过满百，为虿所螫。「斯言信哉！虽内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叹，遂作赋。（《御览》七百四十二，又九百四十七）

◇诰风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康六年（案：《晋书·武纪》作八年），狂风暴怒，腾逸相触。百川倒流，大山乃沲剥。（《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一）

◇上言长沙王宜增置掾属

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以有军务，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拥塞，倒悬之急，不复过此。但居曹理事，尚须增郎，况今都官中骑三曹昼出督战，夜还理事，一人两役，内外废乏。含谓今有十万人，都督各有主帅，推毂授绥，委付大将，不宜复令台僚杂与其间。（《晋书·嵇含传》）

◇诗序

李方治为抚军长史，余为从事中郎，当随抚军俱发，诏兄前太仆将与别，进一饮之尽欢。天热露坐，有顷雨降，遂不张油幔，以绛分令夕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此序有脱误，无从互证。）

◇南方草木状序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求珍异，取尤者充贡。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

◇木弓铭

乌名之朴，丰条足理。弦鸣走括，截飞骇止。射隼高墙，出必有拟。既用御武，亦以招士。（《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七）

◇菊花铭

煌煌丹菊，暮秋弥荣。旋蕤圆秀，翠叶紫茎。诜诜仙徒，食其落英。尊亲是御，永祚亿龄。（《艺文类聚》八十一，《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九十六）

◇司马诔

命危朝露，身轻游尘。（《文选·广绝交论》注）

◇吊庄周图文（并序）

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曰：

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块授其生，自然资其量。器虚神清，穷玄极旷。人伪俗季，真风既散。野无讼屈之声，朝有争宠之叹。上下相陵，长幼失贯。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王生沉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驰屈产于皇衢，画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屋，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晋书·嵇含传》）

◇失题

昼则负笔而耨，夜则带经而息。（《书钞》九十七）

◎张邈

邈字辽叔，巨鹿人，为辽东太守。入晋宦历二宫。元康初，出为城阳太守，未行卒。

◇自然好学论

夫喜怒哀乐、爱恶欲惧，人之有也。得意则喜，见犯则怒，乖离则哀，听和则乐，生育则爱，违好则恶，饥则欲食，逼则欲惧：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论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饮血茹毛，以充其虚，食之始也；茹之火齐，糁以兰橘，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匮桴土鼓，抚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娱其喜，乐之质也。加之管弦，杂以羽毛，虽所未听，察之必乐，当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触意，八情必发，喜必欲与，怒必欲罚，无爪牙以奋其威，无爵赏以称其惠；爱无以奉，恶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沟池，所以宽惧；弦木剡金，所以解愤；丰财殖货，所以施与。苟有肺肠，谁不忻然貌悦心释哉？尚何假于食胆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昼坐夜寝，明作暗息，天道之常，人所服习，在于幽室之中，睹烛之光，虽不教告，亦皎然喜于所见也。不以向有白日，与比朱门，旦则复晓，不揭此明而减其欢也。况以长夜之冥，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蒙也。故以为难，事以末来，而情以本应。即使六艺纷华，名利杂诡，计而复学，亦无损于有自然之好也。（《嵇中散集》）

◇宅无吉凶摄生论

夫善求寿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后其至可防也。祸起于此，为防于彼，则祸无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见性命，不知祸福也。不见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执生者，见性命之所宜，知祸福之所来，故求之实而防之信。夫多饮而走，则为澹支；数行而风，则为痒毒；久居于湿，则要疾偏枯；好内不怠，则昏丧文房。若此之类，灾之所以来，寿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筑宅，费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无瘳矣。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诽谤而为义然也，盖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寿强，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于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尝有不知蚕者，出口动手，皆为忌祟，不得蚕丝滋甚：为忌祟滋多，犹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蚕者，其颛于桑火寒暑燥湿也，于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所以然，故求之之术正，故忌祟生于不知。使知性犹如蚕，则忌祟无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黄丸而筮祝谴祟，或从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达其无祸也。故忌祟举生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设为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为三公可知也。

夫寿夭之不可求，甚于贵贱。然则择百年之官，而望殇子之寿，孤逆魁冈，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几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贼方至，不疾逃独安，须臾遂为所虏。然则避祸趣福，无过缘理；避贼之理，莫如速逃，则斯善矣。养生之道，莫如先知，则为尽矣。夫避贼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难睹；避祸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见。其于理动，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医曰：「子居处适也，饮食药也，有疾天也。医焉能事。是以知命不忧，原始反终，遂知死生之说。夫时日谴祟，古之盛王无之，而季王之所好听也。制寿宫而得夭短；求百男而无立嗣，必占不户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台深宫，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实，而求之于虚，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问之师不工，则天下无工师矣。夫一栖之鸡，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岂居异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则不滞于俗矣；若许负不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彭祖七百，殇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质居，自东徂西，而得反此，是灭性命之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观居民，则知曰东西非祸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垲，而立制于帷墙，则所见滋褊。从达者观之，则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乂然示人简矣。天地易简，而惧以细苛，是更所以为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

世之工师，占成居则险，使造新则无征，世人多其占旧，因求其造新，是见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陆，是不明数也。夫旧、新之理，犹卜筮也：夫凿龟数，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为也。夫先筮吉卦，而后名之无福，犹先筑利宅，而后居之无报也。占旧居以谴祟则可，安新居以求福则不可，则犹卜筮之说耳。俗有裁衣、种谷皆择日，衣者伤寒，种者失泽。凡火流寒至则授衣；时雨既降，则当下种。贼方至，则当疾走。今舍实趣虚。故三患随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极皆贫，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谚。古言无虚，不可不察也。（《嵇中散集》）

◇释嵇叔夜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贡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仲田问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兹所谓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人谋鬼谋，以成天下之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无心设难墨之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贤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两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则愚，甚无之则诞。故三子者，皆偏辞也。子之言神，将为彼邪？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则公神废；邪忌设，则正忌丧；宅墓占，则家道苦；背向繁，则妖心兴。子之言神，其为此乎？则唯吾之所疾急也。苟大获其类，不患微细，是以见瓶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机而得日月之动。足下细蚕种之说，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

夫命者，所禀之分也；信顺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何者？是夭遂之实也。犹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论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则足下举信顺之难，是也。论之所说，信顺既修，则宅葬无贵。故辟之寿宫无益殇子耳。足下不云殇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寿。寿夭之说，使之灼然，若信顺之遂期，怠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说之者。子而不言，谁与能之？夫多食伤性，良药已病，相之所一也。诬彼实此，非所以相证也。夫寿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论有不知之口，足下忘于意而责于文，抑不本矣，难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论命者，当辨有无，无疑众寡也。苟一人有命，千万皆一也。若使此不得系命，将系宅邪？则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长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复吾之所疑也。难曰：事之在外而能为害者，不以数心，单豹恃内而有虎。案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惧与惧所宜忘，故张毅修表，亦有内热之祸。虽内外不同，钧其非和，一曙失之，终身弗夏：是亦虎随其后矣。夫谨于邪者慢于正，详于宅者略于和。走以为先，亦非齐于所称也。今足下广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贞，卜之吉繇；隆准龙颜，公侯之相者，以其数所遇而形自然，不可为也。使准颜可假，则无相；繇吉可为，则无卜矣。今设为吉宅而幸福报，譬之无以异假颜准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阳镂掌，巨君运魁，咸无益于败亡。故吾以无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数之理也？设吉而后居者不可，则何假为之说也。然则非宅制人，人实征宅邪，其无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猎夫从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为吉凶也。故其称曰「无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不曰「遂为来物」矣。然亦卜之尽，盖理所以成相命者。至乎卜世与年，则无益于周录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类；然此地苟恶，则当所往皆凶。不得以西东有异，背向不同，宫姓无害，商则为灾。福德则吉至，刑祸则凶来也。故《诗》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古之营居，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缘人理以从事。以此议之，既知无太岁刑德也。若修古无违，亦宜吾伦。如无所不知谁从？难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耔，乃有盈仓之报。此言当哉！诚三者能修，则农事毕矣。若或尽以邪用，求之于虚，则宋人所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助苗长，败农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邪？为树艺乎？为耘耔也？若三者有此，则请事后说；若其无征，则愈见其诬矣。今卜相有征如彼，冢宅无验如此，非所以相半也。

案《书》：周公有请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祷。今钧圣而钧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尽斯心而已，所谓」礼为情貌者」。故于臣弟，则周公请命；亲其身，则尼父不祷。足下图宅，将为礼也？其为实也？为礼则事异于古，为实则未闻显理。如是未得，吾所以为遗，而足下失所愿矣。至于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事耳。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时名虽同，其用适反。以三贤校君，愈见其合，未知所异也。

难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此较通世之常滞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恶其以学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择术，成性存存，自尽焉而已矣。今据足下所言，在所知邪？则可辨也。所不知邪？则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于有；无为有者，亦蟪蛄矣。子尤吾之验于所齐，吾亦惧子游非其域，傥有忘归之累也。（《嵇中散集》）

卷六十六

◎刘伶

伶字伯伦，沛国人。仕魏为建威参军。晋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以无用罢。

◇酒德颂

有大人先生者，（《文选》、《晋书》皆无「者」字。）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馀。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奉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尔而醉，慌尔（《文选》作「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世说·文学篇》注，《文选》、《晋书·刘伶传》，《艺文类聚》七十二。）

◎华 e

e，字长骏，平原高唐人。魏太尉歆孙，光禄大夫表之长子。魏末为中书通事郎。晋初累迁至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丧夺情，固辞，忤旨免官。太康初大赦，袭封观阳伯，累迁至中书监。惠帝即位，加待中、光禄大夫、尚书令，进爵为公。复忤杨骏免，寻迁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五，谥曰元。

◇作武帝遗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哲，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晋书·杨骏传》。武帝疾笃，杨皇后奏帝，以父骏辅政，便召中书华 e ，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后对 e 劭以呈帝，帝视而无言，骏遂当寄托之重。）

◎华峤

峤字叔骏， e 弟。辟大将军文帝府，补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晋受禅，赐爵关内侯，历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迁侍中。惠帝时封宣昌亭侯，改封乐乡侯，迁尚书，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元康三年卒，赠少府，谥曰简，有《汉後书》九十七卷，集八卷。

◇贺武帝疾瘳表

伏惟圣体渐就平和，上下同庆，不觉忭舞。臣等愚戆，窃有微怀，以为收功于所忽，事乃无悔；虑祸于垂成，祚乃日新。唯愿陛下深垂圣明，远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静和气，啬养精神，颐身于清简之宇，留心于虚旷之域。无厌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则丰庆日延，天下幸甚！（《晋书·华峤传》）

◇散骑常侍谢表

非臣典笔申辞所能陈表。（《御览》二百二十四引《华峤集》）

◇秘书监谢表

伏见诏书，以臣为秘书监，加位常伯。昔刘向父子，世典史籍；马融通博，三入东观：非臣肤浅所敢拟迹。（《通典》二十六，《御览》二百三十三引《华峤集》。）

◇奏皇后宜修蚕礼

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宫。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缺。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晋书·礼志》上。太康六年。）

◇谱叙

歆少以高行显名。避西京之乱，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闲步出，自武关出。道遇一丈夫独行，愿得俱，皆哀欲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已在危险之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无故受人，不知其义。既已受之，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乃曰：「已与俱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之不义。」相率共还出之，而後别去。众乃大义之。（《魏志·华歆传》注，《世说·德行篇》注。）

孙策略有扬州，盛兵徇预章，一郡大恐。官属请出郊迎，歆曰：「无然。」策稍进，复白发兵，又不听。及策至，一府皆造阁，请出避之。乃笑曰：「今将自来，何遽避之？」有顷，门下白曰：「孙将军至」。请见，乃前与歆共坐，谈议良久，夜乃别去。义士闻之，皆长叹息而心自服也。策遂亲执子弟之礼，礼为上宾。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每策大会，坐上莫敢先发言，歆时起更衣，则论议喧哗。歆能剧饮，至石馀不乱，众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为异，江南号之曰「华独坐」。（《魏志·华歆传》注）

文帝受禅，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魏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义形其色，亦惧陛下实应且憎。」（同上）

歆淡于财欲，前後宠赐，诸公莫及，然终不殖产业。陈群常叹曰：「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同上）

歆有三子，表字伟容，年二十馀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兼厉锋气，要召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入深文论驳。惟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後共奏议。司空陈群等以此称之。仕晋，历太子少傅、太常。称疾致仕，拜光禄大夫。性清淡，常虑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隶王弘等常称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不可得而疏。」中子博，历三县内史，治有名迹。少子周，黄门侍郎、常山太守，博学有文思。中年遇疾，终于家。表有三子。长子 e，字长骏。（《魏志·华歆传》注，《御览》二百二十四。）

◇《後汉书》江革毛义论

孔子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子曰：「啜菽饮水，孝也。」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养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务器而忘本，乐之过也；崇养以伤行，养之累也。故定以道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定以义养，则仲由之粥无骄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粗，干禄以求养，是以禄亲也；孜孜以致孝，孝成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孔子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复间也。先代石氏父子称孝，子庆相齐，人慕其孝而治，此殆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二子者，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禄，可谓能孝养也。（袁宏《後汉纪》十一）

◇丁鸿论

《论语》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行道乎，故尝请论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则太伯出于不苟得，未始有於让也。是以太伯称贤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则激诡生，而取与，妄矣。故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于义不亦薄乎？又况乎干有国之纪，而使将来者妄举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乎哉！原丁鸿之心，其本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以此殆知其徇尚异于数世也。（袁宏《後汉纪》十三）

◇郎ダ论

汉之十叶，王莽篡位。闻道术之士西门君惠李守等多称谶云「刘秀为天子」，自光武为布衣时数言此。及後终为天子，故甚信其书。郑兴以忤意见疏，桓谭以远斥忧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争为图纬之学，以矫世取资。是以通儒贾逵、马融、张衡、朱穆、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为虚妄不经，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奥，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而托云天之历数，阴阳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术数，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有著明，此盖道术之有益于後世，为後人所尚也。（袁宏《後汉纪》十八）

◇王允论

夫士以正立，以谋济，以义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权，伺其间而弊其罪。当此之时，天下之难解矣，本之皆主于忠义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不义，伺间不为狙诈。是以谋济义成而归于正也。（《魏志·董卓传》注）

◎华恒

恒字敬则，ｅ第三子。大兴中为太常，位特进。明帝初拜骠骑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加左光禄大夫开府。

◇祠太庙执觞爵怀愍议

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宋书·礼志》三。太兴三年，太常华恒议。）

◇又上言庙制

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并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然臣愚谓庙当以客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拘七庙之礼。（又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诏下详议。）

◇兄弟相继藏主室议

彼符宗庙，宜时有定处，恒案前议，以为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礼之变也，则宜为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当别立。臣以为圣朝已从汉制，今圣上继武帝庙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等并以为惠、怀、愍三帝别立寝庙。臣以为庙当以容主为限，亦无常数。据殷祭六庙，而有二祖三宗不毁，又汉之二祖，寝庙各异，明功德之君，自当特立，若拘七室，则殷之末代，当祭祢而已，准之前议，知以七为正；不限之七室，故虽有兄弟旁及，至不越昭穆。则豫章颍川宜全七代之礼。案《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庙，今宜为京兆以上，别立三室于太庙西厢，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怀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阙，于礼为安。（《通典》四十八。大兴三年，太常华恒议，又略见《宋书·礼志》三。）

◎华轶

轶字彦夏，峤弟澹之子。初为博士，累迁散骑常侍。东海王越引为兖州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元帝承制，不从教命，讨斩之。

◇置儒林祭酒教

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军谘祭酒杜夷，栖情玄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为儒林祭酒。（《晋书·华轶传》）

◎段灼

灼字休然，敦煌人。魏时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封关内侯，累迁议郎。晋泰始中擢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

◇上表陈五事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试用无绩，沈伏数年，犬马之力，无所复堪。陛下弘广纳之听，采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问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臣闻忠臣之于其君，犹孝子之于其亲：进则有欣然之庆，非贪官也；退则有戚然之忧，非怀禄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荣亲，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怀至恨：生长荒裔，而久在外任，自还抱疾，未尝觐见，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运会之世，值有事之时，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圣明之君，而悴羸劣，陈力又不能，当归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亲早亡陨，兄弟并凋丧，孝敬无复施于家门，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过，冬之夜寻复来，人生百岁，尚以为不足，而臣中年婴灾，此臣之所恨五也。惭日月之所养，愧昊苍而无报，此臣之所以怀五恨而叹息，临归路而自悼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有之曰：「华言虚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灵龟神狐未见，仙芝莆未生，麒麟未游乎灵禽之囿，凤凰未仪于太极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华言而为佞者也。昔汉高祖初定天下，于时戍卒娄敬上书谏曰：「陛下取天下不与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窃以为不侔。」於是汉祖感悟，深纳其言，赐姓为刘氏。又顾谓陆贾曰：「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贾乃作《新语》之书，述叙前世成败，以为劝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计，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而受千金之赐。故世称汉祖之宽明博纳，所以能成帝业也。

今之言世者，皆曰尧舜复兴，天下已太平矣。臣独以为未，亦窃有所劝焉。且百王垂制，圣贤吐言，来事之明鉴也。孟子曰：「尧不能以天下与舜，则舜之有天下也，天与之也。昔舜为相，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天下诸侯朝觐者、狱讼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若居尧之宫，逼尧之子，非天所与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东有僭号之吴，三主鼎足，并称天子。魏文帝率万乘之众，受禅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为汉献即是古之尧，自谓即是今之舜，乃谓孟轲、孙卿不通禅代之变，遂作禅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传之後世，亦安能使将来君子皆晓然心服其义乎！然魏文徒希慕尧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宾服，混一皇化，而于时群臣莫有谏者，不其过矣哉！孙卿曰：「尧舜禅让，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由此言之，孙卿、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禅，从东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虽应天顺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损益，则亦不异於昔魏文矣，故宜资三至以强制之。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又蜀地有自然之险，是历世奸雄之所窥窬，逋逃之所聚也，而无亲戚子弟之守，此岂深思远虑，杜渐防萌者乎！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而贾谊上疏陈当时之势，犹以为譬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此言诚存不忘亡，安不忘乱者也。然臣之忄娄々，亦窃愿陛下居安思危，无曰高高在上，常念临深之义，不忘履冰之戒。尽除魏世之弊法，绥以新政之大化，使万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虫草木，咸蒙恩泽。朝廷咏《康哉》之歌，山薮无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视望者也。陛下自初践阼，发无讳之诏，置箴谏之官，赫然宠异谔谔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结舌，祥瑞亦曷由来哉！

臣无陆生之才，不在顾问之地，盖闻主圣臣直，义在于有犯无隐。臣不惟疏远，未信而言，敢历论前代隆名之君及亡败之主废兴所由，又博陈举贤之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开养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张设议者之难，凡五事以闻。臣之所言，皆直陈古今已行故事，非新声异端也。辞义实浅，不足采纳。然臣私心，诚谓有可发起觉悟遗忘，愿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无使天下以言首为戒。疾痛增笃，退念《桑梓》之诗，惟狐死之义，辄取长休，归近坟墓。顾瞻宫阙，系情皇极，不胜丹款，遣息颖表言。

其一曰：臣闻善有章也，著在经典；恶有罚也，戒在刑书。上自远古，下洎秦汉，其明王霸主及亡国暗君，故可得而称；至于忠蹇贤相及佞谄奸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谔谔尽规之臣，无不昌也；任用阿谀唯唯之士，无不亡也。是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举贤以自佐；而亡国破家者相继，皆由任失其人。所谓贤者不贤，忠者不忠也。臣谨言前任贤所由兴，任不肖所以亡者。尧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举，然致天平地宁，四门穆穆，其功固在重华之为相。夏癸放于鸣条，商辛枭于牧野，此俱万乘之主，而国灭身擒，由不能属任贤相，用妇人之言，荒淫无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乐，长夜之饮，于是登糟丘，临酒池，观牛饮，望肉林，龙逄忠而被害，比干谏而剖心，天下之所以归恶者也。太甲暴虐，颠覆汤之典制，于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归于亳。既已放而复还，殷道微而复兴，诸侯咸服，号称太宗，实赖阿衡之尽忠也。周室既衰，诸侯并争，天王微弱，政遂陵迟。齐桓公，淫乱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诚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门，岂非任竖貂之过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竖貂，其乱如此。夫荣辱存亡，实在所任，可不审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于宛市，取丕豹于晋乡，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兼称皇帝，由谋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诈自立，不能弘济统绪，克成堂构，而乃残贼仁义，毒流黔首。故陈胜、吴广，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于是赵高逆乱，阎乐承指，二世穷迫，自戮望夷。子婴虽立，去帝为王，孤危无辅，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为马，所以速秦之祸也。秦失其鹿，豪杰竞逐，项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韩生，而范增之谋不用。假令羽既距项伯之邪说，斩沛公于鸿门，都咸阳以号令诸侯，则天下无敌矣。而羽距韩生之忠谏，背范增之深计，自谓霸王之业已定，都彭城，还故乡，为昼被文绣，此盖世俗儿女之情耳，而羽荣之。是故五载为汉所擒，至此尚不知觉悟，乃曰「天亡我，非战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归仁，犹水之归下，禽之走旷野，故曰「为川驱鱼者獭也。为薮驱雀者也，为汤武驱人者桀、纣也」。汉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国之资，无唐虞之禅，岂徒赖良、平之奇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项氏为驱人也。子孙承基二百馀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权势外移。安昌侯张禹者，汉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亲幸其家，拜禹床下，深问天灾人事。禹当惟大臣之节，为社稷深虑，忠言嘉谋，陈其灾患，则王氏不得专权宠，王莽无缘乘势位，遂托云龙而登天衢，令汉祚中绝也。禹佞谄不忠，挟怀私计，徒低仰于五侯之间，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云抗节求尚方斩马剑，欲以斩禹，以戒其馀，可谓忠矣。而成帝尚复不寤，乃以为居下讪上，廷辱保傅，罪死无赦，诏御史将云下，欲急烹之。云攀殿折槛，幸赖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熏以死争之。若不然，则云已摧碎矣。後虽释槛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诚足以为後世之戒，何益于汉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论者以为乱臣贼子无道之甚者莫过于莽，此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传称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朋友归仁。及其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动见称述。然于时人士诣阙上书荐莽者不可称纪，内外群臣莫不归莽功德。遭遇汉室中微，国嗣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夺其位也。昔汤武之兴，亦逆取而顺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术，崇道德，务仁义，履信实，去华伪，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义足以结英雄，人怀其德，豪杰并用，如此，宗庙社稷，宜未灭也。光武虽复贤才，大业讵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谓得天人之助，以为功广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骄矜，奋其威诈，班宣符谶，震暴残酷，穷凶极恶，人怨神怒，冬雷电以惊其耳目，夏地动以惕其心腹。而莽犹不知觉悟，方复重行不顺时之令，竟连伍之刑，佞媚者亲幸，忠谏者诛夷。由是天下忿愤，内外俱发，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为天下笑，岂不异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过，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云扰，刘圣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败，公孙述又称帝于蜀汉。如此数子，固非所谓应天顺人者，徒为光武之驱除者耳。夫天下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则天下归之，无德则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劳心远虑，常如临川无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时，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远佞人。仁孝著乎宫墙，弘化洽乎兆庶；为平直如砥矢，信义感人神。虽有椒房外戚之宠，不受其委曲之言；虽有近习爱幸之竖，不听其姑息之辞。四门穆穆，辟而不阖，待谏者而无忌。恒战战栗栗，不忘戒惧，所以欲永终天禄，恐为将来贤圣之驱除也。且臣闻之，惧危者，常安者也；忧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国之君能安不忘危，则本枝百世，长保荣祚，名位与天地无穷，亦何虑乎为来者之驱除哉！传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其二曰：「士之立业，行非一概。吴起贪官，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不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曾参、闵骞，诚孝子也，不能宿夕离其亲，岂肯出身致死，涉危险之地哉！今大晋应期运之所授，齐圣美于有虞，而吴人不臣，称帝私府，此亦国之羞也。陛下诚欲致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奋威淮浦、震服蛮荆者，故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徵命考试，匪俊莫用。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养老马，而穷士知所归，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圣主，无不养老。老人众多，未必皆贤，不可悉养。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老，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虽定，而华山之阳无放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吴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天下元元瞻望新政。愿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马之劳，思帷盖之报，发仁惠之诏，广开养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赏罚，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励，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儿，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晋文犹不贪原而失信，齐桓不惜地而背盟，况圣主乎！

其五曰：昔周汉之兴，树亲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汉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夺于重臣，国祚移于他人。故灭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汉者魏，非刘氏也。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复令诸王後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大晋诸王二十馀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馀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将谓大晋世世贤圣，而诸侯之胤常不肖邪，则放勋钦明而有丹朱，瞽瞍顽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为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

臣闻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也，与死人同病者未尝生也。与亡国同法者未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存也。况夫巍巍大晋，方将登太山，禅梁父，刻石书勋，垂示无穷。宜远鉴往代兴废，深为严防，使著事奋笔，必有纪焉。昔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此臣所以私怀慷忾，自忘轻贱者也。（《晋书·段灼传》）

◇上疏追理邓艾

故征西将军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状。艾本屯田掌犊人，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显之于宰府之职，处内外之官，据文武之任；所在辄有名绩，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会值洮西之役，姜维有断陇右之志，官兵失利，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当尔之时，一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先帝以为深忧重虑，思惟可以安边杀敌，莫贤于艾，故授之以兵马，解狄道之围。围解，留屯上ゎ。承官军大败之後，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殚尽，艾修治备守，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凶旱少雨，艾为区种之法，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先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离仆虏之劳，亲执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门、段谷之战，能以少击多，摧破强贼，斩首万计。先帝知其可任，遂委艾以庙胜成图，指授长策。艾受命忘身，龙骧麟振，前无坚敌。蜀地阻险，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满二万，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凌云，将士乘势，故能使刘禅震怖，君臣面缚，叉手屈膝，军不逾时，而巴蜀荡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傅祚万世。七十老公复反，欲何所求哉？艾以禅初降远郡未附，诚恃养育之恩，心不自疑，矫命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事可详论。故镇西将军锺会，有吞天下之心，忌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自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後，艾参佐官属、部曲将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是以狼狈失据。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杰，然後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县马市，诸子并斩；故见之者垂涕，闻之者叹息，此贾谊所以慷慨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龙兴，阐弘大度，释诸嫌忌受诛之家不拘叙用，听艾立後、祭祀不绝。昔秦民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之立祠。今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犹是也。臣以为艾身首分离，捐弃故土，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丧，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归其义。所为者寡而悦者众，则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魏志·邓艾传》。泰康三年，议郎段灼上疏理艾。又见《晋书·段灼传》，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

◇陈时宜

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谷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结固人心。人心苟和，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虽金城汤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广其义，舜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而天下自理，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难，奸雄屡起，搅乱众心，刀锯相乘，流死之孤，哀声未绝。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杜渐防萌，弹琴咏诗，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後疏，自近及远。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馀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後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诫，诚来事之鉴也。（《晋书·段灼传》）

◇又陈时宜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馀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臣闻鱼悬由于甘饵，勇夫死于重报。故荆轲慕燕丹之义，专诸感阖闾之爱，匕首振于秦庭，吴刀耀于鱼腹，视死如归，岂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赏，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竞，不平致怨，由来久矣。《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臣以为此等宜蒙爵封。《（晋书·段灼传》）

卷六十七

◎褚

，河南阳翟人。魏时为县吏。景元初，豫州刺史王沈引为主簿。入晋累迁至安东将军。

◇白刺史王沈

奉省教旨，伏用感叹。劳谦日昃，思闻苦言。愚谓上之所好，下无不应。而近未有极谏之辞，远无传言之箴者，诚得失之事将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赏劝，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赇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谓设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须後。（《晋书·王沈传》。沈为豫州刺史，至镇乃下教，主簿陈、褚曰云云。据下文「褚复曰」，故此编入褚文。）

◇复白

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以其款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臣，将济济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实不可以同冰炭，虽悬重赏，忠谏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绛由和戎之功，蒙女乐之赐，管仲有兴齐之勋，而加上卿之礼，功勋明著，然後赏劝随之。未闻张重赏以待谏臣，悬谷帛以求尽言也。（《晋书·王沈传》。沈又教，褚复白，沈无以夺之，遂从议。）

◎褚裒

裒字季野，孙。辟西阳王掾，历吴王文学。苏峻之乱，车骑将军郗鉴引为参军。峻平，封都乡亭侯，迁司徒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出为豫章太守。康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侍中，迁尚书，出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平州，迁左将军兖州刺史，假节镇金城，领琅邪内史。穆帝即位，授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永和初，进号征北大将军仪同三司，寻除征讨大都督青、扬、徐、兖、豫五州诸军事，为石遵将李菟所败。忧卒，赠侍中太傅，谥曰元穆。

◇上疏固请居藩

臣以虚鄙，才不周用，过蒙国恩，累忝非据。无劳受宠，负愧实深，岂可复加殊特之命，显号重迭！臣有何勋可以克堪？何颜可以冒进？委身圣世，岂复遗力！实惧颠坠，所误者大。今王略未振，万机至殷，陛下宜委诚宰辅，一遵先帝任贤之道，虚己受成，坦平心于天下，无宜内示私亲之举，朝野失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损岂少！（《晋书·褚裒传》。时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议加不臣之礼，拜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裒上疏固请居藩。）

◇重陈北伐事宜

前所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护麋嶷进军下邳，贼即奔溃。嶷率所领据其城池，今宜速发，以成声势。（《晋书·褚裒传》）

◎褚爽

爽字宏茂，小字期生，裒孙。为义兴太守，早卒。以恭思皇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有集十六卷。

◇禊赋

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凌元已之清晨，溯微风之泠然。川回澜以澄映，岭峭以霏烟。轻霞舒于翠崖，白云映乎青天。风透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载轩。（《艺文类聚》四，《御览》三十。）

◎郭奕

奕字大业，（《魏志·郭淮传》引《晋诸公赞》作「泰业」。）太原阳曲人，车骑将军淮弟之子。仕魏为野王令。咸熙初为文帝相国主簿。晋受禅，初建东宫，以为太子中庶子，迁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迁雍州刺史鹰扬将军。太康中徵为尚书，迁太常。卒谥曰简。

◇表论杨骏

骏小器，不可任以社稷。（《晋书·郭奕传》）

◎邹湛

湛字润甫，南阳新野人。仕魏，历通事郎太学博士。泰始初转尚书郎、廷尉平、征南从事中郎，入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骑常侍，出补渤海太守，转太傅杨骏长史，迁侍中。骏诛坐免，寻起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少府。元康末卒，有《易统略》若干卷，集三卷。

◇为诸葛穆答晋王令（一作「命」。）

高世之君，赦罪责功，略小取大。（《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

虽曰博纳，虚怀下开。（《文选》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注）

◎郝诩

诩仕魏，入晋为安远护军。

◇与故人书

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晋书·裴秀传》）

◎赵至

至字景真，代郡人，改名浚，宇允元，徙辽西，举郡计吏。太康中，以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赴洛，卒。

◇与嵇茂齐书（李善注引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别之後，离群独游，背荣宴，辞伦好，经回路，涉沙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寻历曲阻，则沈思纡结，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或乃回飚狂厉，白日寝光，崎岖交错，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巅，进无所依，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

至若兰苣倾顿，桂林移植，根萌未树，牙浅弦急，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斯所以怵惕于长衢，按辔而叹息也。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今将植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表龙章于裸壤，秦《韶》舞于聋俗，固难以取贵矣。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飘远游之士，托身无人之乡，总辔遐路，则有前言之艰；悬鞍陋宇，则有後虑之戒；朝霞启晖，则身疲于遄征；太阳戢曜，则情劬于夕惕；肆目平隰，则辽廓而无睹；极听修原，则淹寂而无闻。吁其悲矣！心伤悴矣！然後乃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

若乃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埽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渊，仰荫栖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後，良俦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眄，绰有馀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

去矣嵇生，永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书忄良然，知复何云！（《文选》，《晋书·文苑赵至传》，《艺文类聚》三十。）

◇自叙

嵇康谓至曰：卿头小锐，童子白黑分明，觇占停谛，有白起风。（《御览》三百六十六）

◎枣据

据字道彦，颍川长社人。辟大将军府，出为山阳令，迁尚书郎，转右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充伐吴，请为从事中郎，还徙黄门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有集二卷。

◇表志赋（并序）

据忝职门下，在帷幄之末，与群士叙齐，登玉陛侍日月久矣。出为冀州刺史，犬马恋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无言，因而赋之，曰：

过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蹑丹墀，仰承三辰。当乐夏之《岂风》南，蒙朱阳之和仁，接鸣鸾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鳞。浮眇末之纤质，济吾身于天津，邈卢敖之所涉，阶多士之遗尘。登九垓之虚轨，觌汗漫之威神。情飘飘而凌云，意仿佛于真人。扶摇薄于悬圃，增城郁以嵯峨。被羽衣之飞飞，握若蕙之芳滑蹈纠纷之绝轨，攀大椿之疏柯。意翘翘而慕远，思濯发于天波。悲落叶之思条，情恋恋于昊苍。怀圣德之弘施，情惨切而内伤。感有莘之媵臣，愿致主于陶唐。（《艺文类聚》二十六）

◇逸民赋

沐甘露兮馀滋，握春兰兮遗芳。（《文选》谢灵运《径竹斤涧越岭溪行诗》注）

◇登楼赋

怀离客之远思，情惨悯而惆怅。登兹楼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实帝王之旧疆。挹呼沱之浊河，怀通川之清漳。原隰开辟，荡臻夷薮，桑麻被野，黍稷盈亩。礼仪既度，民繁财阜。怀桑梓之旧爱，信古今之同情。锺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岂吾人之狭隘，能去心而无营？情戚戚于下国，意乾乾于上京。（《艺文类聚》六十三）

◇船赋

伊河海之深广，吁嗟绵邈而无垠。彼限隔而靡睹兮，此由兹而莫闻。虽后土之同载兮，实殊代而乖分。嘉圣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达幽。悼民萌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备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济凌波之绝轨兮，越巨川之玄流。水无深而不渡兮，路无广而不由。运重固之滞质，虽载沈而载浮；飘燕鼎于吴会，转金石于洪涛。溯无涯之浩浩，不抑进而辄留。登扬侯之激浦兮，方凤翔而龙游。虽滔天而横厉，长抱乐而无忧；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而受盈。乖流则逝，遇抵而停；受命若响，唯时而征。不辞劳而恶动，不偷安而自宁；不贪财以徇功，不忧力而欲轻。丰俭随乎质量，所胜任乎本形。虽不乘而常浮，虽涉险而必正。且其行无辙迹，止无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驰奔。周游曲折，动与时并；博载善施，心无所营。囊括品物，受辱含荣。唯载涉之所欲，混贵贱于一门。包涵通于道德，普纳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广，信人道之所存。（《艺文类聚》七十一。《北堂书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三十七引两条。《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七十引三条。）

◇追远诗序

先君为钜鹿太守，迄今三纪。忝私为冀州刺史，班诏次于郡传。（《宋书·百官志下》）

◎冯收

收，河东人，魏晋间尚书郎。

◇与刘原书荐王接

夫ｍ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随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晋书·王接传》。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年七十馀，荐接于原云云。案：接被荐时当在武末惠初。）

◎江伟

伟，陈留襄邑人。仕魏官爵未详。武帝时为通事郎，有集六卷。

◇答弟广平贺蜡诗序

正元二年冬腊，家君在陈郡，余别在国舍，不得集会，弟广平作诗以诒余，余因答之。（《艺文类聚》五）

◇襄邑令傅浑颂

君禀二仪之醇粹，履元亨之贞和，比德金玉而坚白不磨，自处户庭而名称家邦，不出门庭而声播诸华矣。弱冠而应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为政也，同励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滥疏，赏不僭亲，仪天地之简易，则大道之清纯。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携幼，惴惴而怀君之恩而恋君之德，相与援衡轩而雨涕，若赤子于父母也。

明明君侯，临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有观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风抗其高，云垂其泽。宛荆未清，淮夷孔炽。春日萋萋，我车既备。光光我君，爰登有司。微微襄鲁，有垧斯记。君有遗爱，民有馀思。敢扬斯颂，垂之来志。（《艺文类聚》五十）

◎宣舒

舒字幼骥，陈郡人。为宜城令，有集五卷。

◇通知来藏往论（《经典叙录》）

◇申袁准从母论

或曰：「案准以经云从母是其母姊妹，从其母来，为己庶母，其亲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谓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与，行有同车之道，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同席之礼，其情亲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观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别斯异矣。同者亲之本，异者疏之源也」。「然则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轻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与重」。「然则舅何故三月邪？从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爱。是以外王父之尊，礼无厌降之道。为人子者，顺母之情，亲乎母之类，斯尽孝之道也，是以从母重而舅轻也。」曰：「姑与父异德异名，叔父与父母德同名，何无轻重之降邪？」曰：「姑与叔父，斯王父爱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与姑所以服同而无降也。」（《通典》九十二）

◎孙毓

毓字仲，泰山人。魏时嗣父观爵吕都亭侯，仕至青州刺史。（见《魏志·臧霸传》。）一云字休明，北海平昌人。（见《经典叙录》。）入晋为太常博士，历长沙汝南太守。有《毛诗异同评》十卷，《春秋左氏传注》二十八卷，《孙氏成败志》三卷，集六卷。

◇贺封诸侯王表

臣闻轩辕二十五宗，黄祚以繁；姬姓建国七十，周过其历：故御侮莫如同德。伏唯陛下圣哲钦明，稽乾作则，超五越三，与灵协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济硕美，冠于群后，改建大国，分镇方岳；皇太子皇孙并启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往代，内输皇畿，外蕃九服。群生仰德，向风怀义，率土臣妾，莫不称庆。（《艺文类聚》五十一）

◇庙制议

《考工记》：「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诸侯三门，立庙宜在中门外之左。宗庙之制，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有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为殿，皆如古典。（《通典》四十七。）

◇文献皇后谥议（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毓议谥曰文献不用。）

大名必加茂实，美号必附丰功，臣以为宜谥曰文献皇后。

◇诸侯庙议

案礼，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诸王，实古之诸侯也。诸侯不得祖天子，当以始封之君为太祖，百代不迁，或谓之祧。其非始封，亲尽则迁，其冲幼绍位未逾年而薨者，依汉旧制不列于宗庙，四时祭祀于寝而已。（《通典》四十八）

◇燕国迁庙主之国议

礼，凡告事以特牲。又礼，盛主以箪笥，载以斋车，即古之金辂也。每舍奠焉。又礼，庙事考妣，同席共馔，一尸而祭，以神合为一也。今王之国，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主而行，宜以发日，夙兴，告庙迎主。今无斋车，当以犊车，二主同车共祠，合于古。宗祀国迁，掌奉主┘，当侍从。主车在王卤簿前，设导从。每顿止，传主车于中门外，左，设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通典》四十八。咸宁三年，燕国迁庙主当之国，时博士孙繁案云云。「繁」疑「毓」之误。）

◇告庙册议

太常问：「今封建诸王，为告庙不？若告，庙册与告诸王同异？祝文同不？当以竹册白简？隶书篆书也？」

博士孙毓议：「案《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唯告周公其後。』谓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为册书《逸诰》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请命于三王，乃纳册于金滕匮中。今封建诸王，裂土树蕃，为册告庙。篆书竹册，执册以祝，讫，藏于庙。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庙祝文，当竹册篆书，以为告庙删，册之文即祝词也。旧告封王、告改年号，故事，事讫皆当藏于庙，以皆为册书。四时享祀祝文，事讫不藏，故但礼称祝文尺一，白简隶书而已。（《通典》五十五）

◇群臣为太子起坐议

礼曰：「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侍坐于所尊，见同等不起」。皆以为尊无二上，故有所厌之义也。昔卫绾不应汉景之召，释之正公门之法，明太子事同于群臣，群臣亦统一于所事，应依同等不起之礼。（《通典》六十七。晋制，皇帝会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孙毓以为群臣不应起云云。）

◇嫡子监国议

案《周礼·典命职》：「凡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一等。」谓公之子如侯伯而执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执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来朝」，行国君之礼。践土之盟；卫成公使其母弟武如会，经书曰卫武、蔡，甲午，序于诸侯。又《左传》：「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非太子之事也」。周制，诸侯以功德入为王卿士，则上卿理其国事。今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摄其君事，车服礼数，国封大小，领兵军数，自当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军将掌其事，合于古议。今之车服，与古礼不同，依礼应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绶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无二上。国相以下见嫡子，宜如臣而不称臣。又礼，非其臣则答拜。国之命士上达于其君者，嫡子宜答拜。其文书称嗣子，宜曰王嗣子，其公侯嗣子，系于父爵，明不专国也。其燕见则称第，下文书表疏，皆臣礼而不称臣。今之监司，上官文书皆为记告；嫡子监国，其下群臣官文书宜称告，不言命称教。（《通典》七十一。晋博士孙敏等议。案：孙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见于史，据《书钞》引孙毓《七诱》，知「敏」乃「毓」之误。）

◇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

《周礼》：「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以七为节；子男五命，以五为节」。公之城盖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又如礼，诸侯之城隅高七丈，门阿皆五丈。又礼，诸侯以为殷屋。今诸王封国，虽有大小，而所理旧城，不如古制，皆宜仍旧。其造立宫室，当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异于今仪，步数之限，宜随时制。又诸侯三重门，内曰路门，中门曰雉门，外门曰库门。雉门之外设罕宪，高五丈。其正寝与庙同制，皆殷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旧典，略可依也。馀皆称事取供而已。

旌旗ㄧ数，繁缨贰车，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辂建大旗，同姓以封；象辂建大赤，异姓以封。」今制从简除之馀，诸王从公者出就封，朝祀之事，宜路车驷马，建大旗九ㄧ，画蛟龙。

礼，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里，玳玉三采九旒，缫三色九就，丹组缨，玄衣纟熏裳，画九章，以事宗庙。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者，皆长冠玄衣。其位不从公者，皆以七为节，其他则同诸王。朝服依汉魏故事，皆远游冠，五时服，佩山玄玉，不复以国大小为差。其群臣侍从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诸王公应助祭。案《司服》之职：「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同冕；享先生则衮冕。先公则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冕而下，如公之服」。《礼记·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谓三公八命，复加一命，则服衮龙，与王者之後同。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衮衣无升龙，三公之服，当从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冕七章，冕缫九旒，赤舄。三公助导从外官不与齐祭者，自可如旧。（《通典》七十一）

◇王侯兄弟继统服议

咸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无嗣，以母弟敦上继献王後，移太常问应何服。博士张靖答：「宜依鲁僖服闵三年例。」尚书符诘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继穆，与闵僖不同。」孙毓、宋昌议，以穆王不之国，敦不仕诸侯，不应三年。以义处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丧祭三年毕，乃吉祭献王。毓云：「《礼》，君之子孙所以臣诸兄者，以临国故也。《礼》又与诸侯为兄弟服斩，谓邻国之臣于邻国之君，有犹君之义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国，不臣兄弟，敦不仕诸侯，无邻臣之义，异于闵僖，如符旨也。但丧无主，敦既奉诏绍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重主丧，典其祭祀。《记》云：『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氏注云：『谓死者从父昆弟来为丧主也。有三年者，谓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谓大小祥也。』穆妃及国臣，于礼皆当三年，此为有三年者，敦当为之主大小两祥祭也。且哀乐不相杂，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宫，哭泣未绝，敦遽主穆王之丧，而国制未除，则不得以本亲服除而吉祭献王也。（《通典》九十三）

◇七庙讳字议

乙丑诏书班下尊讳，唯从宣皇帝以来；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别著。案《礼》，士立二庙，则讳王父以下，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尊者统远，卑者统近，贵者得申，贱者转降，盖所以殊名位之数，礼上下之序也。先代创业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闻焉。显考以下谓之亲庙，亲庙月祭，属近礼崇。周武王时，诸为显考庙。周人以讳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阙正庙之讳也。《礼》，大夫所有公讳。又曰「子与父同讳。」明君父之讳，臣子不可以不讳也。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之山，鲁人以其乡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此时献武已为远祖，邻国大夫犹以犯讳为失，归而作戒，箸于《春秋》。大晋龙兴，弘崇远制，损益因改，思臻其极。以为京兆府君以上，虽不追王列在正庙，臣下应讳，礼有明义。宜班下讳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严之典，下防僭同之缪。（《通典》一百四）

◇东宫鼓吹议

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施于时事不当，後因以为制，用之期会，用之道路焉。所以显德明功，振武和众，求使後世无亡其章，率而合者也。

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威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

礼乐之教，义有所指，给鼓吹以备典章，出入陈作，因以移风易俗。

◇驳卞才武帝丧礼议

《尚书·顾命》，成王新崩，传遗命，文物权用吉礼。又礼，卜家占宅朝服。推此无不吉服也。又巾车饰遣车，及葬，执盖从，方相玄衣朱裳，此卤簿所依出也。今之吉驾，亦象生之义，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设而不作。（《通典》七十九）

◇五礼驳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诸侯。毓案，《玉藻记》曰：「玄冠朱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缋，诸侯之冠也。」其说谓皆始冠，则是有次加之辞，此二冠皆卑服质古，势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弥尊。圣人制礼，所以一时历加众服者。今始成人，卜择令日而遍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必不择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礼器》有以少为贵者，冠不在焉。《记》有弥尊喻志之言，盖以服从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转而即卑。今嫌士礼喻志之文，因从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长冠，後冠进贤冠，以为弥尊，于意又疑。（《通典》五十六）

◇七诱

进赵女，延丽人，□金华之干，珥明月之珍，（《书钞》一百三十五作孙敏，据下条知「毓」之误。）

镂蓝画丹，实以馀粱，鲜若朝雪，流曜飞芳。（《书钞》一百四十四）

□枉水之□鼋，脍天流之潜芳。（《书钞》一百四十五）

◎杜万年

万年，爵里未详。（案，序言太仆傅侯，盖傅玄也。知万年晋初人。）

◇相风赋序

太仆傅侯，命余赋之，诚知武夫非荆宝之伦，长庚、启明非曜灵之匹。（《御览》八百九）

卷六十八

◎夏侯湛（一）

湛字孝若，谯国谯人征西将军渊曾孙。少为太尉掾，泰始中举贤良方正，拜郎中，选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为野王令，除中书侍郎，出为南阳相，迁太子仆。惠帝即位，进散骑常待。有《新论》十卷，集十卷。

◇寒雪赋

严气枯杀，玄泽闭凝。（《文选·雪赋》注）

集洪霰之淅沥，焕摧磊以纟霍索。（同上）

既增覆而累镇，又加裘而更衣。（同上）

野田游兽，榛芜栖鸟。蛇枯虬于幽穴兮，龙潜身于天表。（《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雷赋

伊朱明之季节兮，暑熏赫以盛兴。扶桑炜以杨燎兮，雷火晔以南升。大明黯其潜曜兮，天地郁以同蒸。制丹霆之焰焰兮，奋迅雷之崇崇。驰壮音于天上兮，激骏响于地中。徒观其霰雹之所摇凿，火石之所烧烁，云雨之所浇沃，流潦之所淹濯。当冲则摧破，遇披则歼溺。山陵为之崩荡，群生为之震辟。是以大圣变于烈风，小雅肃于天高。嗟乾坤之神兮，信灵威之诞昭。故先王制刑，拟雷霆于征伐。恢文德以经化兮，耀武义以崇烈。苟不合于大象兮，焉济道以成哲。（《初学记》一）

◇电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攒云间而飞火，绛烟起于云中。（《御览》十三）

◇禊赋

羡暮春之嘉辰，美灵气之和柔，结方轨于泰路，敷令节而宣游。尔乃□□□□铃鸣擢翠旗，垂繁缨；微云乘轩，清风卷旌；飞轮焱起，良马电惊。车驾鳞萃，男女雾会，服焕罗，翠翳连盖。萦香丸于素襟，结九龄乎时外。粲烂虺ĸ，晔发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尔乃临清流，背绿柯。云幕高接，丹组四罗。（《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大暑赋

乃三伏相仍，徂暑肜肜。上无纤云，下无微风。扶桑其增贲，天气晔其南升。尔乃土坟地坼，谷枯川竭，寒泉潜沸，冰井腾沫。洪液蒸于单簟兮，珠汗沾乎葛。温风翕其至兮，若洒汤于玉质。沃新水以达夕，振轻Ψ以终日。（《艺文类聚》五，《初学记》三，又四。）

◇叹秋赋

阴笼景而下翳。（《文选》江淹《杂体诗》注）

◇梁田赋

嬉于夷宁之广陆，步于大野之长京。察田畴之疆畔，号观游雉之逸。（《御览》五十六。）

沈朱李，滥甘桃。（《御览》九百六十七）

◇卑舞赋

专奇巧于乐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皇世之所珍。在庙则格祖考兮，在郊则降天神。纳和气于两仪兮，通克谐乎君臣。协至美于九成兮，等太上乎睿文。（《初学记》十五引两条）

◇夜听笳赋

越鸟恋乎南枝，胡马怀夫朔风。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滞而发中。南闾兮拊掌，北阎兮鸣笳；鸣笳兮协节，分唱兮相和；相和兮哀谐，惨激畅兮清哀。秦烽燧之初惊，展从繇之叹乖。伸弃兮更缠，迁调兮故颜。披凉州之妙参，制飞龙之奇引。垂幽兰之游响，来楚妃之绝叹。放鸡之弄音，散白雪之清变。（《艺文类聚》四十四）

◇缴弹赋

张弱弓，理繁缴。望大群以送丸，审追放而必获。（《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五十。）

◇猎兔赋

尔乃乘露箱，御良马，循接于广漠，弓矢连于旷野。端眺蒿莱，摘盱榛秽。落目攒慨，傍窥蓊荟。视兔之所隐，乃精望而审发。弦绝箭激，惊伏并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搜鳞危险，觅历冈阜。留罾挂于重林，疏结于通薮。密惊视于草间，暂见之于蒙茸。拟以锐殳，规以良弓。睹毫末而放镞，乃殪之于窟中。或纷以惊骛，影跳竦而扬白。擢轻足之茕茕，振游形之跃跃。弓不暇弯，不及幕。尔乃鹰鹞翻以飘扬，劲翼谡而下犭制。马释控以长骋，郁腾虚而陵厉。翕习于回阻之间，绕缭于山泽之际。盘迂游田，其乐泄泄。心既倦兮日迁，命舆驾兮将还。息徒兰圃，秣骥华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优哉游哉，聊以永年。（《艺文类聚》六十六，又略见《御览》三百五十三。）

◇雀钗赋

览嘉艺之机巧，持精思于雀钗。收泉珍于八极，纳瑰异以表奇。布太阳而拟法，妙团团而应规。于是妍姿英妙之徒，相与竞嬖宠，并修敕；理桂襟，整服饰。黛玄眉之琰琰，收红颜而发色。流盼闲步，轻袂翼翼。恃炫艳以相邈，常逍遥而侍侧。昔先王兴道立教，崇冲让以致贤，不留志于华好。（《艺文类聚》七十）

◇缸灯赋

珠珍宝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铜。融冶甄流，陶形定容。尔乃隐以金翳，疏以华笼。融素膏于回，发朱耀于绮窗。宣耀兰堂，腾明广宇。焰煜龠于茵筵，焕析乎屏组。（《艺文类聚》八十）

秋日既逝，冬夜攸长。（《文选·别赋》注）

◇合欢被赋

举华镜以自览，被玄鬓而垂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镜六十五。）

◇宜男花赋

淑大邦之奇草兮，应百则之休祥。禀至真之灵气兮，显嘉名以自彰。冠众卉之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阳。体柔性刚，蕙结兰芳。结纤根以立本兮，灵渥液于青云。顺阴阳于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远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观之若芙蓉鉴绿泉。萋萋翠叶，灼灼朱华。晔若珠玉之树，焕若景宿之罗。充后纪之盛饰兮，登紫微之内庭。回日月之晖光兮，随天运以盈虚。（《艺文类聚》八十一）

◇芙蓉赋

临清池以游览，观芙蓉之丽华。潜灵藕（《御览》作「咀菱[B155]」。）于玄泉，擢修茎乎清波。焕然荫沼，灼尔星罗。若乃回萦外散，菡萏内离；的出艳发，叶恢花披；绿房翠蒂，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点以素珠。固陂池之丽观，尊终世之特殊。尔乃采淳葩，摘圆质，折碧皮，食素实；味甘滋而清美，同嘉异乎橙橘。参嘉果以作珍，长充御乎口实。（《艺文类聚》八十二，《御览》九百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浮萍赋

步长渠以游目兮，览随波之微草。纷漂氵敝以澄茂兮，羌孤生于灵沼。因纤根以自滋兮，乃逸荡乎波表。散圆叶以舒形兮，发翠绿以含缥。荫修鱼之华鳞兮，翳兰池之清潦。既澹淡以顺流兮，又雍容以随风。有缠薄于崖侧兮，或回滞乎湍中。纷上下以靡常兮，漂往来其无穷。仰熙阳曜，俯凭绿水，氵亭不安处，行无定轨；流息则宁，涛扰则动，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似孤臣之介立，随排挤之所往。内一志以奉朝兮，外结心以绝党。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据而身枉。睹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难爽。（《艺文类聚》八十二，《初学记》二十七。）

◇荠赋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跬步北园，睹众草之萎悴，览林果之零残，悲纤条之槁摧，ê枯叶之飘殚，见芳荠之时生，被畦畴而独繁；钻重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含盛阳而弗萌，在太阴而斯育。永安性于猛寒，羌无宁乎暧燠，齐精气于款冬，均贞固乎松竹。（《艺文类聚》八十二）

◇石榴赋

览华圃之嘉树兮，羡石榴之奇生。滋玄根于夷壤兮，擢繁干于兰庭。沾灵液之粹色兮，含渥露以深荣。若乃时雨新希，微风扇物。蔼萋萋以鲜茂兮，纷扶舆以蓊郁。枝掺稔以环柔兮，叶鳞次以周密。纤条参差以窈窕兮，洪柯流求以相拂。于是乎青阳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焕以ゼ采兮，的窟桀以扬敷。接翠萼于绿叶兮，冒红牙以丹须。然含蕤，璀尔散珠。若乃丛纨始裹，聚葩方离；潜晖蜿艳，绿采未披；照灼攒烈，荧莹玄垂；雪酲解ㄅ，怡神实气。冠百品以仰奇，迈众果而特贵。（《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十。）

◇安石榴赋

实有嘉，名安石榴。株条列畅，索干内つ。丹辉缀于朱房，缃的点于红须。煌煌炜炜，熠耀入蕊。似长离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流水。光明怜烂，含丹耀紫；味滋芳袖，色丽琼蕊。（《御览》九百七十）

◇愍桐赋

有南国之陋寝，植嘉桐乎前庭。阐洪根以诞茂，丰修干以繁生。纳谷风以疏叶，含春雨以濯茎。濯茎夭夭，布叶蔼蔼。蔚童童以重茂，荫蒙接而相盖。蔽阴澹之南表，覆阳阿之北外。于是诘朝之暇，步趾前庑；春以游目，夏以清暑。昔诗人之所称，美厥生之攸奇。植匪冈其不滋，识非条其不仪。（《艺文类聚》八十八）

◇朝华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咨神树之修异，实积阳之纯精。蜿潜根以诞节，据川壤以擢茎。皎日升而朝华，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繁沸，若静夜之众星。长茎攒起，柔条列布。擢灵柯于时雨，滋逸采于丰露。灼煌煌以炜炜，独崇朝而达暮。于是茂树苍苍，纤枝翩翩；潜光玉朗，绿叶翠鲜。（《艺文类聚》八十九）

◇瓜赋

入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黄班。落蒂离母，清于寒泉。（《御览》九百七十八）

◇观飞鸟赋

见逸游之高鸟，邈飘而殊逝。擢华毛以迅骛，回劲翼以扬势，披六翮之联翩，振轻体之迢递。遂乃矜形辽廓，冯虚安翔。翩翻徘徊，上下颉颃。动素羽之习习，乱白质于日光。玩流气以差池，弄长风以抑扬。摄双翅以高举，舒修颈以亻襄佯。目悦妙势，心嘉羽仪。爱惠音之嘤嘤，美弱翰之参差。暂高凌于景外，又抑身乎云崖。乍来乍往，若悬若垂。象流星之离天，似圆物之坠危。何斯游之自得，谅逸豫之可希。苟临川而羡鱼，亦欢翔而乐飞。（《艺文类聚》九十）

◇玄鸟赋

观羽族之群类，美玄鸟之翔集。顺阴阳以出处，随寒暑而游蛰。擢之丽容，挥连翩之玄翼。挺参差之羞尾，发缁素之鲜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风吹衣。凝霜凄其被草，卉木槭以零稀。（二句从《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补。）遂匿形于深穴，敛六翮而不飞。含静泊以充肌，翕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匮。虞众物之为害，独弃林而凭人。不惊畏以自疏，永归驯而附亲。有受祥而皇祇，故遗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以表神。类鸾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尔乃衔泥构巢，营居傅桷。积一喙而不已，终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采懦毛以为蓐。吐清惠之泠音，永吟鸣而自足。（《艺文类聚》九十二）

◇春可乐

春可乐兮，乐东作之良时。嘉新田之启莱，悦中畴之发。桑冉冉以奋条，麦遂遂以扬秀。泽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乐兮，乐崇陆之可娱。登夷冈以迥眺兮，超矫驾乎山隅。缀杂华以为盖，集繁蕤以饰裳。散风衣之馥气，纳戢怀之潜芳。鹦交交以弄音，翠以轻翔。招君子以偕乐，携淑人以微行。（《艺文类聚》三，《御览》五十六。）

进樱桃于玉盘。（《御览》九百六十九）

◇秋可哀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萧条。火回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气高。壤含素霜，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结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迁行以收晖。屏于箧笥，纳纶缟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陈芜。绸朔以敛稀，密叶ベ以陨疏。雁擢翼于太清，燕蟠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星胧胧而没光。映前轩之疏幌，後帷之闲房。拊轻衾而不寐，临虚槛而褰裳。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

秋可哀兮，哀南亩之口荒。既采萧于大陆兮，又刈兰乎崇冈。（《御览》五十六）

◇秋夕哀

秋夕兮遥长，哀心兮永伤。结帷兮中宇，屣履兮闲房。听蟋蟀之潜鸣，睹云雁之云翔。寻修庑之飞檐，览明月之流光。木萧萧以被风，阶缟缟以受霜。玉机兮环转，四运兮骤迁。衔恤兮迄今，忽将兮涉年。日往兮哀深，岁暮兮思繁。（《艺文类聚》三）

◇寒苦谣

惟立冬之初夜，天惨懔以降寒。霜皑皑以被庭，冰溏氵颓于井干。草ベベ以疏叶，木萧萧以零残。松陨叶于翠条，竹摧柯于绿竿。（《艺文类聚》五）

◇长夜谣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云兮归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遥兮，盼大虚以仰观。望闾阖之昭晰兮，丽紫微之晖焕。（《艺文类聚》十九）

◇山路兮

夙驾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岚气清。揽辔兮抑马，踟蹰兮旷野。旷野驱兮辽落，崇岳兮嵬。丘陵兮连离，卉木兮交错。渌水兮长流，惊涛兮拂石。（《艺文类聚》七）

◇离亲咏

剖符兮南荆，辞亲兮遐征。发轫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抚首兮内顾，案辔兮安步。仰恋兮後涂，俯叹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归身乎怀抱。苟违亲以从利兮，匪曾闵之攸宝。视微荣之琐琐兮，知吾志之愈小。独申愧于一心兮，惭报德之弥少。（《艺文类聚》二十）

◇江上泛歌

悠悠兮远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临长江，临长江兮讨不庭。江水兮浩浩，长流兮万里。洪浪兮云转，阳侯兮奔起。惊翼兮垂天，鲸鱼兮岳踌。蘼芜纷兮被皋陆，修竹郁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林蓊郁兮鸡扬音。凌波兮愿济，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嗟回盼于北夏，何归轸之难寻！（《艺文类聚》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迈辞

上伊关兮临川，拊骏马兮授鞍。中衢兮载叹，敛兮盘桓。（《御览》三百五十八）

◇泰始四年举贤良方正对策

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长幼之纪，穴居野处，慢愠游而苟作。（《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昆弟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尔昆弟淳、琬、舀、谟、总、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戏！古之载于训籍，传于《诗》、《书》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尔其专乃心，一乃听，砥砺乃性，以听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

湛若曰：「呜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厘厥德厥功，以左右汉祖，弘济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轨，济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继，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厥世，遂启土宇，以大综厥勋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厘显志，用恢阐我令业。维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钦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绪。钦若稽古训，用敷训典籍，乃综其微言。呜呼！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图纬六艺，及百家众流，罔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继尼父之大业，斯文在兹。且九龄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极，惟以奉于穆侯之继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礼乃不得成，用不于祖姑。惟乃用聘其永慕，厥乃以疾辞位，用逊于厥家，布衣席槁，以终于三载。厥乃古训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聪明睿智，奕世载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是虔，罔不克承厥诲，用增茂我敦笃，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钻其道，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用欲罢不敢。岂唯予躬是惧，实令迹是奉。厥乃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岂唯令迹是畏，实尔犹是仪。呜呼！予其敬哉！俞！予闻之，周之有至德，有妇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我有识惟与汝服厥诲，惟仁义惟孝友是尚，忧深思远，祗以防于微。翳义形于色，厚爱平恕，以济其宽裕。用缉和我七子，训谐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实母氏是凭。予其为政蕞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宽。狱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训，予其纳戒思详。呜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师，矧我惟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母世德之馀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阶。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顺，琬乃沈毅笃固，惟舀厥清粹平理，谟茂哉俊哲寅亮，总其弘肃简雅，瞻乃纯铄惠和。惟我蒙蔽，极否于义训。嗟尔六弟，汝其滋义洗心，以补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阙。呜呼！小子瞻，汝其见予之长于仁，未见予之长于义也。」

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总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学于先载，纳诲于严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纤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过未曾不知，予知之改，惟冲子是赖。予亲于心，爱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择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刿，肃而不厉，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训，庶明厉翼，迩可远在兹。」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爱人。」瞻曰：「吁！惟圣其难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难，厥行惟易。」

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显而贤，同而疑，厉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训。」湛曰：「来！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敢堕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舀亦昌言。」舀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无忘有耻。」湛曰：「俞！谟亦昌言。」谟曰：「俞！无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访心于虞。」湛曰：「俞！总亦昌言。」总曰：「俞！若忧厥忧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复外惟内，取诸内，不忘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嵇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复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讯德恭哉，训翼从哉，内外康哉！」皆拜曰：「钦哉！」（《晋书·夏侯湛传》）

卷六十九

◎夏侯湛（二）

◇抵疑

当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谓之曰：「吾闻有其才而不遇者，时也；有其时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箸德，少而流声，长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挥翼初仪，而受卿尹之举。荡典籍之华，谈先王之言。入阊阖，蹑丹墀，染彤管，吐洪辉，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凤栖五期，龙蟠六年，英耀秃落，羽仪摧残。而独雍容艺文，荡骀儒林，志不辍箸述之业，口不释《雅》、《颂》之音，徒费情而耗力，劳神而苦心，此术亦以薄矣。而终莫之辩，宜吾子之陆沈也。且以言乎才，则吾子优矣。以言乎时，则子之所与二三公者，义则骨肉之固，交则明道之观也。富于德，贵于官，其所发明，虽叩牛操筑之客，佣赁拘关之隶，负俗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讥之士，犹将登为大夫，显为卿尹。于何有宝咳唾之音，爱锱铢之力？向若垂一鳞，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飞腾之势，挂其羽翼之末，犹奋迅于云霄之际，腾骧于四极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迟穷巷，守此困极，心有穷志，貌有饥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东壁之光，不以寓贫妇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贤也，实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过，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丑之所堪也。然过承古人之诲，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岂能隐几以览其概乎！」客曰：「敢祗以听。」

夏侯子曰：「吾闻先大夫孔圣之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颇窥《六经》之文，览百家之学。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当显举，进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当世，志则乍显乍昧，文则乍幽乍蔚。知之者则谓之欲逍遥以养生，不知之者则谓之欲遑遑以求达，此皆未是仆之所匮也。

仆又闻，世有道，则士无所执其节；黜陟明，则下不在量其力。是以当举而不辞，入朝而酬问。仆，东野之鄙人，顽直之陋生也。不识当世之便，不达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倾，逐巧点妍，呕喁辩佞。随群班之次，伏简墨之後。当此之时，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行不胜衣，言不出口，安能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适足以露狂简而增尘垢。纵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诚，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以八方六合为四境，海内无虞，万国玄静，九夷之从王化，犹洪声之收清响；黎苗之乐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出草苗，起林薮，御青琐，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台之寺，盈中书之阁。有司不能竟其文，当年不能编其籍，此执政之所厌闻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若仆之言，皆粪土之说，消磨灰烂，垢辱招秽，适可充卫士之爨，盈扫除之器。譬犹投盈寸之胶，而欲使江海易色；烧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炉增势。若燎原之烟，弥天之云，嘘之不益其热，翕之不减其气。今子见仆入朝暂对，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数百，谓陵ㄗ一世，何吾子之失评也！仆固脂车以须放，秣马以待却，反耕于枳落，归志乎涡濑，从容乎农夫，优游乎卒岁矣。

古者天子画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国以临其邦，悬大赏以乐其成，列九伐以讨其违，兴衰相形，安危相倾。故在位者以求贤为务，受任者以进才为急。今也则九州为一家，万国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训，因循而礼乐自定，揖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天下大顺。夫道学之贵游，闾邑之绅，皆高门之子，世臣之胤，弘风长誉，推成而进，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仆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简仆于凡庸之肆，显仆于细猥之中，则为功也重矣；时而清谈，则为亲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则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对食而肴乾。今也则否。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不知士者无公诽，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伦，叔豹、仲熊之俦，稽古则逾黄、唐，经纬则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勋，抵才必管仲，蹉雹晏婴。其远则欲升鼎湖，近则欲超太平。方将保重啬神，独善其身，玄白冲虚，仡尔养真。虽力挟太山，将不举一羽；扬波万里，将不濯一鳞。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岂肯蹩躠鄙事，取才进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独不闻夫神人乎！翕风饮露，不食五谷。登太清，游山岳，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独备，无假而自足。不与人路同嗜欲，不与世务齐荣辱。故能入无穷之门，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进贤！」

客曰：「圣人有言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当太平之会，不攘袂奋气，发谋出奇。使鸣鹤受和，好爵见縻。抑乃沈身郎署，约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汤，宁戚之《辶午》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饭牛，明废兴之机，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义感齐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宁戚出车下而阶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请谒，矫身擢手，径蹑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贤以自厉，希古以慷慨乎！」

夏侯子曰：「呜呼！是何言欤！富与贵则人之所欲，非仆之所恶也。夫干将之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而铅刀不能入泥。骐骥骅骝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驽蹇不能迈亩。百炼之鉴，别须眉之数，而壁土不见泰山。鸿鹄一举，横四海之区，出青云之外，而尺晏不陵桑榆。此利钝之觉，优劣之决也。夫欲进其身者，不过千万乘，而仆以上朝堂，答世问，不过显所知。仆以竭心思，尽才学，意无雅正可准，论无片言可采，是以顿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仆何为其不自哉！子不嫌仆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犹反镜而索照，登木而下钓，仆未以此为不肖也。

若乃伊尹负鼎以干汤，吕尚隐游以徼文，傅说操筑以寤主，宁戚击角以要君，此非仆所能也。庄周骀荡以放言，君平卖卜以自贤，接舆阳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仆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扬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于人怀，柳惠三绌于士官，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晋书·夏侯湛传》）

◇周诗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世说·文学篇》注引《夏侯湛集》。）

◇虞舜赞

有虞，揖让鼓琴。垂拱临民，咏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思我王度，如玉如金。（《艺文类聚》十一）

◇左丘明赞

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意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初学记》十七）

◇颜子赞

知彰知微，体深研机。明象介石，量同圣师。探赜罔滞，在言靡遗。仰诸惟高，瞻之攸希。（《艺文类聚》二十）

◇闵子骞赞

圣既拟天，贤亦希圣。蒸蒸子骞，立体忠正。干禄辞亲，事亲尽敬。勉心景迹，擢辞流咏。（《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管仲像赞

堂堂管生，忘存兴仁。仁道在己，唯患无身。包辱远害，思济彝伦。心寄鲍子，动成生民。

◇鲍叔像赞

鲍子，戒昭德音。绸缪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犹兰，其坚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钦。（《艺文类聚》二十一）

◇范蠡赞

悠悠范子，求仁在己。进报危国，退弘妙理。身与勋偕，名与身否。逸群远游，永齐终始。

◇鲁仲连赞

峨峨先生，有邈其节，流仁忧乱，抗道自。随事抑扬，与时开阖。在幽能泰，处闷惟悦。

◇庄周赞

迈迈庄周，腾世独游。遁时放言，齐物绝尤。垂钓一壑，取戒牺牛。望风寄心，托志清流。（《艺文类聚》三十六）

◇东方朔画赞（并序）

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以直道也，故颉顽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驰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赡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策，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暗于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桀，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

大人来守此国，仆自京都言归定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

矫矫先生，肥遁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污若浮。乐在必行，处沦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我来自东，言适兹邑。敬问墟坟，企伫原隰。墟墓徒存，精灵永戢。民思其轨，祠宇斯立。徘徊寺寝，遗像在图。周旋祠宇，庭序荒芜。榱栋倾落，草莱勿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遗灵。天秩有礼，神监孔明。仿佛风尘，用垂颂声。（《文选》，又颜鲁公重刊碑拓本。）

◇夏侯称、夏侯荣叙

称字叔权。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陈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渊阴奇之，使读《项羽传》及兵书，不肯。曰：「能则自为耳。安能学人？」年十六，渊与之田，见奔虎，称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与文帝为布衣之交，每宴会，气陵一坐，辩士不能屈。世之高明者多从之游。年十八卒。弟荣，字幼权，幼聪惠，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之。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馀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帝深奇之。汉中之败，荣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亲在难，焉所逃死？」乃奋剑而战，遂没阵。（《魏志·夏侯渊传》注引此语）

◎羊秉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秉字长达，泰山平阳人，汉南阳太守续曾孙，大父魏郡府君，即车骑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郑氏无子，乃养秉，龆而佳，小心敬慎。十岁而郑夫人薨，秉思容尽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并卒，秉群从父率礼相承；人不间其亲，雍雍如也。仕参抚军将军事，将奋千里之足，挥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产以为无与为善。自夫子之没，有子产之叹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祸繁也？岂非司马生之所惑欤？（《世说·言语篇》注）

◇羊太常辛夫人传（《御览》八百十五题如此）

夫人字宪英，卫尉肃侯毗之女，（已上从《御览》补。）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犯门斩关，出城门赴爽，来呼敞俱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天下事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不可也。且为人死，为人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诛爽。事定之後，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逮锺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锺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会请子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见锺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唯仁恕乎，汝其慎之！」竟以全身。宪英不好华丽，祜上夫人《鼠军》子帔，缘以绵，不肯服；从外孙胡母扬上夫人锦被，夫人反卧之。（已上六句从《御览》补。案：如《御览》，则全篇皆称夫人，今称宪英者，《世语》改耳。）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魏志·辛毗传》注引《世语》。案：《晋书》全用此。）

◇张平子碑

河间讳衡，字平子，南阳此县人也。体德纯和，秉行孝友，加以俊才命世，英识秀建，崔子玉为之（下缺）造化高才玮艺，与神合契，君子以为褒然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风声。至于仕乎史官，二仪之数，研阴阳之理，□□日月，致巧浑仪，有极深探赜之思，数往知来之验，此崔生所以发德音也。若夫好学博古，贯综谟籍：坟典丘索之流，经礼训诂之载，百家九流之辩，诗赋《雅》《颂》之辞，金匮玉板之奥，谶契图纬之文，音乐书画之艺，方技博奕之巧，自《洪范》、《彝伦》，以逮于若郯子之所习，介卢之所识者，网不该罗其情，原始要终；故能学为人英，文为辞宗，绍羲和之显迹，系相如之遐风。向若生于春秋之间，游乎阙里之堂，将同贯宰、贡，齐衡游、夏，岂值取足于身中、垂名于一涂哉！是以先生恒屈于不知己，仕居下位，再为史官，而发应间之论；时不容道，遂兴《思玄》之赋。爰登侍中，则党言允谐，出相河间，则黎民时，庸渠限其所至哉！若夫巡狩诰颂，所以敷陈主德，《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若又造事属辞，因物兴（缺）下笔流藻，潜思发义，文无择辞，言必华丽，自属文之士，未有如先王之善选言者也。南阳相夏侯湛，自涉境以经于诸邑，每县咨其故老，访其先贤，有兆者表其墓，经坟者揖其魂。涂出鲁阳，行次西鄂，眄狐山颂□英，历兹邑而怀天子。暨路过茔域，止驾衢首，睹封树之萧条，观高碑之称美。于是慨然永思，怆尔长怀。若死者可起，吾其与归。乃延邑宰而问之曰：「昔武王入殷，封比干之陇；高祖经巍，酬信陵之墓：此圣贤之所以礼忠旌能，甄表明德也。有可以优其胤嗣者，礼其在是，而世胄绝绍，支庶无闻。于是乃翦其墟落，宠其宗人，使奉其四时，献其粢盛，遂纠集旧迹，摄载新怀，而书之碑侧，以阐美抒思焉。其颂曰：

奕奕张生，秉德淑清。研深综理，思俊才英。实掌天地，幽赞神明。冠曩兴美，倾汉流声。匪唯天象，亦垂人文。有炳其犹，有铄其新。仰鉴遗籍，驰心哲人。殊世投好，百载交神。奉命南邦，行出尔涂。□及隧首，辍驾前衢。徘徊崇碑，逍遥故墟。企仰网瞻，长怀焉如。昔在先贤，唯德作友。古而无死，愿言携手。世则兹泯，道乃□□。在珠咏隋，于璧称和。戢宝无雕，人寿几何？望兼京台，思逾俟河。（《隶释》十九）

◇鲁芝铭

爽既诛，宣王即擢芝为并州刺史，以综为安东将军，（《魏志·曹爽传》注。案：综，杨综。）

◇新论

爪生于肉，去爪而肉不知。（《御览》三百七十）

◎夏侯淳

淳字孝冲，湛弟。为弋阳太守。有集二卷。

◇怀思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天地之悠长，悼人生之短浅！思纵欲以求欢，苟抑沈以避免。嗟圣王之制作，所以贵夫善善。信循道以从法，何世路之蹇。始操以迄今，每适道而靡违。思典言以摄事，弗履过而循非。恒战战以矜栗，杜秽衅而防微。敛规节以践迹，冀天鉴之佑诚。勤恭肃以端厉，常苦心而劳形。桑榆掩其薄没，既白首而无成。世务多故，吾固甘夫无为。名不足以为尚，空劳秽以自卑。永无事以安神，故幸殁之无知。（《艺文类聚》二十六）

◇笙赋

嗟万物之殊观，莫比美乎音声。总众异以合体，匪求一以取成。虽琴瑟之既丽，犹靡尚乎清笙。尔乃采桐竹，翦朱密。摘长松之流肥，咸昆仑之所出。抑扬嘘吸，或◆13或吹。屮拈挹按，同覆互移。初进飞龙，重继鸡。振引合和，如会如离。若夫缠绵约杀，足使放达者循察。通豫平旷，足使廉规者弃节。冲虚冷澹，足使贪荣者退让。开明爽亮，足使慢惰者进竭。岂众乐之能伦，邈奇特而殊绝。（《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弹棋赋

嫌深宇以舒情，遘众艺以广娱。观奇巧之瑰丽，律弹棋之妙殊。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或烦蜿龙藻，或分带班驳，或发色玄黄，或的鳞白。悉鲁匠之精能，倾工心于雕错。形方隆而应矩，煜霞以倏铄。尔乃延良人，洽坐际；隆局施，轻棋列；徐正控，往来必。有中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抚右拔。挥纤捐以长邪，因偃掌而发八。陵超逾落，归趣援势。纷交务而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释正弹，循乱汤。滑石周散势纵横，捭拨捶撇肆应无方。侈若天星之列，闪若流电之光。或擗拍散烂，挥霍便娟；或奋振唐唐，颓水参连。棋单局匮，等分纪残；胜者含和，负者丧颜。惜情娱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实机艺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欢也。（《艺文类聚》七十四）

◇驰射赋

参武艺以游遨。（《文选·赭白马赋》注）

◎夏侯盛

盛，咸和中为集书令史。

◇贺德音表

伏闻明诏，悉除养熊虎之费，举朝增庆，咸称圣主。伏惟陛下未观古今成败之戒，而卓尔玄览，明发自然，遣除无益，务在啬民，诚可谓性与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学，四十不惑。陛下年在志学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学其兴，而与兴者同功；不览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迈中古，吐丝爨之言，著如纶之美。臣闻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人主之言，则右史书之。陛下此诏，既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之史籍，（原校云：「等」疑「著」。）又宜宣布天下。自丧乱以来，四十馀载，涂炭之馀，思治久矣。陛下智成当年，而运值百六，德音之诏，发自圣德；愿复触类而长之，广求其比，无使朝有游食费禄之臣，野有逋窜不徭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时之赋则何患仓廪之不实、下土之不均？凡修此术，易于反掌耳。臣诚总猥，官自朝末，不足对扬盛化，裨益大猷。然目睹圣美，心悦至教，自忘丛细，谨拜表以贺。（《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成帝咸和七年，诏除诸养禽之属无益者，集书令史夏侯盛表。）

◇妇丧久不葬服议

妇丧既周而未葬，服当除否？答云：凡妇丧，夫为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丧不变，礼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通典》一百三）

◇答魏孟叔难

魏孟叔难盛曰：「嫡子妇死，舅亦为丧主，家贫，经年不葬，舅及子孙并不得除邪？岂可为一嫡妇使三代累载不释服乎？」盛答：「仲由伤贫之言，啜菽饮水尽其欢，还葬而无椁，岂有非之者哉！若知礼者，自当不淹久」。（同上。）

魏又难曰：「旧时夫为妻杖，居倚庐，服并如三年之制。今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随时而除，何应以丧主为断。」盛答曰：「弃先王之教而令随俗，意所未可。今人不礻覃不杖，盖失礼耳」。（《通典》一百三）

卷七十

◎谯周

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蜀丞相亮命为勤学从事。亮卒，徙典学从事，後为太子仆，转家令，徙中散大夫。迁光禄大夫，蜀亡入魏，封阳城亭侯。晋受禅，拜骑都尉，後以为散骑常侍，封义阳亭侯。有《论语》注十卷，《五经然否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卷，《法训》八卷，《五教志》五卷。

◇谏後主疏

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馀望风慕德者邳彤、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铫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颍川盗起，世祖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颍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颍川贼必即降。」遂至颍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免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後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蜀志·谯周传》）

◇谏後主南行疏

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适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後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郸僭号，时世祖在信都，畏逼于郎，欲弃还关中。邳彤谏曰：「明公西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彤之言复信于今，四也。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蜀志·谯周传》）

◇仇国论

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句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有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後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後动，数合而後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蜀志·谯周传》）

◇招魂葬论

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而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尸柩也。若魂气，则无不之，焉得藏诸？（《通典》一百三）

（案，梅氏《三国文纪》有文章草赞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卖草，不言其贵。」今检《书钞》一百四十八引杨孚《异物志》云：「文草作酒，宛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贵也。」凡杨《志》都用韵，而云赞云「谯周作」，未详何据，置之不录。）

◇书柱

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蜀志·杜琼传》）

◇书板示文立

典午忽兮，月酉没兮。（《蜀志·谯周传》）

◇广汉城谶

广汉地北有大贼，曰流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後魏书·ク李势》传）

◇礼祭集志

四时祭，各于其庙中。神位奥西墙下东向，诸侯庙木主在尸之南，为在尸上也。东向以南为上。（《通典》四十八）

天子之庙，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荐，以象平生朔食也，谓之月祭。祧之庙无月祭也。凡五谷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荐宗庙。礼，未荐，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荐，及腊荐荐新，皆奠无尸，故群庙皆一朝之间事毕。（《通典》四十九）

◇法训

齐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譬之于物，犹之白也，染之以蓝则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韩起与田苏处，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举，用显齐秦之功；曹参师盖公，致清净之治；窦长君兄弟出于贱隶，谨恭师友，皆为退让君子。语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穷达不阻其分，毁誉不疑其实。（《御览》四百六）

◇以下篇名俱阙

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有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齐民要术》自序）

今有免歌者，高皇帝召田横，至于尸乡自毙，从者晚至宫不敢哭而不胜其哀，故作为此歌，以寄哀音焉。（《北堂书钞》九十一，《文选·挽歌诗》标题注，《初学记》十四，《御览》五百五十二。）

好学以崇智，故得广业，力行而卑体，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谦而弘道，然後德能象天地。（《初学记》十七）

善耕者足以谨地，待时而动；善射者调弓定准，见可而发。君子善养，其人足用。（《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七。）

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候，雁有翔序之仪，而人取法焉。（《初学记》二十九）

人之所以贵者，以其礼节也。人而无礼者，其弥猴乎？虽人象而虫质也。（《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一十。）

夫孝，百行之本；替本而求末者，未见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贵矣。乌鸟犹有反哺之心，况人而无孝心者乎？（《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

利物诱人，犹飘风之加草也。唯有直慎者，然後不回。（《御览》九）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沟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御览》八十）

桀纣虽有天子之位，而无一人之誉也。犹朽木枯树，逢风则仆也。（《御览》八十二）

刘项方争，父战于前，子斗于後。（《御览》八十七）

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御览》一百五十六）

一产二子者，当以後生者为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凿语耳，君子不测暗，安知胎之先後也？（《御览》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一。）

或曰，昔有人母有疾，使其妻为母作粥者，妻不肯，乃以刀击之，伤夷其面，此可以为孝乎？曰：以刀击妻，其亲必骇，而有忧及之，何有于孝？（《御览》三百六十五，又八百五十九。）

或曰：君子处陋巷之中，奚乐也？曰：乐得其亲，乐得其友，乐圣人之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御览》四百六十八）

贪者难为惠，苛烦者难为恭，君子以礼而已矣。（《御览》四百九十二）

为国者不患学者之不农，患治民者之不学。（《御览》六百八）

以道为天下者，犹乘安船而游广路，安船难成，可久处也。广路难至，可常行也。（《御览》七百六十九）

乘船曲折，不失其渎，是善乘船者。（《御览》七百六十九）

鸾车璜佩，求中道心。（《御览》七百七十三）

◎谯熙

熙，周长子。

◇上言谯周遗属

周临终属熙曰：久抱病，未曾朝见，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殡敛已毕，上还所赐。（《蜀志·谯周传》注引《晋阳秋》）

◎正

正字令先，本名纂，河南偃师人。以祖俭为益州刺史，因留蜀。仕後主为秘书吏，转令史，迁郎至令。入晋封关内侯，除安阳令，迁巴西太守，有集一卷。

◇为後主作降书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奏赍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蜀志·後主传》。又《正传》云：景耀六年，後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正所作也。）

◇姜维论

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後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挝，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蜀志·姜维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讥

或有讥余者曰：「闻之前记，夫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然则名之与事，前哲之急务也。是故创制作范，匪时不立，流称垂名，匪功不记。名必须功而乃显，事亦俟时以行止，身没名灭，君子所耻。是以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风激电飞，量时揆宜，用取世资，小屈大申，存公忽私，虽尺枉而寻直，终扬光以发辉也。今三方鼎踌，九有未，悠悠四海，婴丁祸败，嗟道义之沈塞，愍生民之颠沛，此诚圣贤拯救之秋，烈士树功之会也。吾子以高朗之才，圭璋之质，兼览博窥，留心道术，无远不致，无幽不悉，挺身取命，干兹奥秘，踌躇紫闼，喉舌是执，九考不移，有入无出，究古今之真伪，计时务之得失。虽时献一策，偶进一言，释彼官责，慰此素氵食，固未能输竭忠款，尽沥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袁俾吾徒草鄙并有闻焉也。盍亦绥衡辔，回轨易涂，舆安驾肆，思马斯徂，审历揭以投济，要夷庚之赫怃，播秋兰以芳世，副吾徒之披图，不亦盛与！」

余闻而叹曰：「呜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管窥筐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之形埒，信万事之精练也。」

或人率尔，仰而扬衡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余应之曰：「虞帝以面从为戒，孔圣以悦己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将为吾子论而释之。昔在鸿荒，蒙昧肇初，三皇应，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书。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惨虐，吞嚼八区，于是从横云起，狙诈如星，奇邪蜂动，智故萌生；或饰真以雠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无定分，义无常经。故鞅法穷而慝作，斯义败而奸成，吕门大而宗灭，韩辩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宠耀其目，赫赫龙章，铄铄车服，俞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极，和鸾未调而身在辕侧，庭宁未践而栋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缩其泽，人吊其宫鬼芟其。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箸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

自我大汉，应天顺民，政治之隆，皓若阳春，俯宪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泽以熙世，扬茂化之浓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贞；上垂询纳之弘，下有匡救之责，士无虚华之宠，民有一行之迹，粲乎，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兴废，有声有寂，有光有翳。朱阳否于素秋，玄阴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系，运气匿而耀灵陈。冲、质不永，桓、灵坠败，英雄云布，豪杰盖世，家挟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人怀异计，故从横者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也。

今天纲已缀，德树西邻，丕显祖之宏规，縻好爵于士人，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以济民，肃明祀以礻勺祭，几皇道以辅真。虽寺者未一，伪者未分，圣人垂戒，盖均无贫；故君臣协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动若重规，静若叠矩。济济伟彦，元凯之伦也。有过必脂颜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鹰扬鸷腾，伊、望之事也；总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计，敷张、陈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华英而不遑，岂暇修枯篷于榛秽哉！

然吾不才，在朝累纪，托身所天，心焉是恃。乐沧海之广深，叹嵩岳之高踌，闻仲尼之赞商，感乡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进可而替否，故蒙冒瞽说，时有攸献，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闾，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广福祥，输力规谏。若其合也，则以暗协明，进应灵符；如其违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进退任数，不矫不诬，循性乐天，夫何恨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无者也。狭屈氏之常醒，浊渔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怼。合不以得，违不以失，得不克诎，失不惨悸；不乐前以顾轩，不就後以虑轻，不粥誉以干泽，不辞愆以忌绌。何责之释？何氵食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执也。

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游禽逝不为之鲜，浮舫臻不为之殷。且阳灵幽于唐叶，阴精应为商时，阳盱请而洪灾息，桑林祷而甘泽滋。行止有道，启塞有期，我师遗训，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辞？辞穷路单，将反初节，综坟典之流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宪先轨而投制，韪叔之优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归，泛皓然以容裔，欣环堵以恬娱，免咎悔于斯世，顾兹心之未泰，惧末涂之泥滞，仍求激而增愤，肆中怀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贵，秦牙沈思于殊形；薛烛察宝以飞誉，瓠梁托弦以流声；齐隶拊髀以济文，楚客潜寇以保荆；雍门援琴而挟说，韩哀秉辔而驰名；卢敖翱翔乎玄阙，若士竦身于云清。余实不能齐技于数子，故能静然守己而自宁。」（《蜀志·正传》）

◎罗献

献一作宪，字令则，襄阳人。仕蜀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尚书吏部郎，以忤黄皓左迁巴东太守。蜀亡，为魏凌江将军。封万年亭侯。迁武陵太守巴东监军，晋受禅，改封西鄂县侯，卒赠安南将军，谥曰烈。

◇拒吴议

今本朝倾覆，吴为同盟，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可主降于北，臣求福于东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决战，以定众心。（《御览》四百一十七引《襄阳耆旧传》。吴闻蜀败，遂起兵袭巴东，遣盛等水陆到，献乃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罗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献兄子。荆州刺史王戎引为参军，历尚书郎武陵汝南太守。太康末为梁州刺史。永宁初拜平西将军，假节领护羌校尉益州刺史。

◇策赵表

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华阳国志》八。又略见《晋书·罗尚传》。）

◇贻督护衙博书

昔年得李流笺，降心款款，由时威帖，得还为寇。闻特委诚于下吏，而流骧七八千人。来寇日至，凶奸之态，诡谲不测，不可不重以待之也。（《华阳国志》八）

◎李密

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仕蜀为州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入晋察孝廉，举秀才，除郎中太子洗马，皆不应。後祖母刘卒，服阙，复以洗马徵，徙尚书郎，出为温令；去为本州大中正，迁汉中太守。

◇陈情事表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顾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伏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馀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文选》。《蜀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今志阙，又，《晋书·孝友李密传》。）

◇荐寿良表

二州人士零颓，才彦陵迟，无复厕豫纲纪後进慰宁遐外者。良公朝英特，二州之望，宜见超子，绍继立後。（《华阳国志》十一）

◇与中山王笺

高祖过沛，宾礼老幼，桑梓之供，一无烦扰。伏惟明王，孝思惟则，动识先戒，本国望风，式歌且舞，诛求之碎，所未闻命。（《华阳国志》十一，又《蜀志·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李兴

兴一名安，字隽硕，密少子。永兴中为太傅掾。

◇诸葛丞相故宅碣表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毕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于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于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聘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祇，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巧，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摇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徵。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比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馀典，懦夫将励。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于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有识诸！（《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楗为李兴为文曰云云。《水经·沔水》作李安。）

◇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

公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晋羊舌大夫之胄，当汉中兴，始自南阳家于岱野，缨冕相继，九世于兹矣。显祖南阳太守，考上党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风，应明哲之盛代，德擅规模，仁成兹惠；其器量宏深，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广大，浩浩乎固不可测已；其志节言行，卓尔不群，游神玄默，散志青云，弘之以道籍，博之以艺文。于是仁声远耀，芳风遐流。年十有七，上计吏察孝廉，州辟不肯就，群公休之，四府并命，盘桓累载，及公车徵，拜中书侍郎秘书监。于时当晋之盛，明扬英俊，乃引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中领军，遇革命之期，任受禅之会，秉文经武，以集大晋之祚。皇采增辉，帝威远迈，伟绝代之风，弘唐虞之绪，帝嘉厥庸，酬以大国。公乃逡巡固让，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复公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内厘王度，外绥区域，严恭寅畏，帝命允饬。运国威于句陈，握皇枢于紫极，于时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拜卫将军尚书仆射，以揆天极，崇成大业。帝道缉熙，泰阶永肃。以江寇未夷，乃命公都督荆州诸军侍中车骑将军，开府辟命，乃养民募财，开斥国界，创筑五城，以防寇卫境。然後阐敷皇风，怀远以德，知大同之业，思王化之则；齐其土人，均其利泽，军无虞警，民不疲劳，农功盈畴，百姓布野，群黎被德，殊俗望风，吴人感服，襁负而至者，四万馀口。进位征南大将军。公虽享有茅土，历登台阶，吐飧下士，贰于姬公，方将殪彼戎吴，经国吊民，然後偃甲戢兵，辞功退身；以优游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会遘笃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宁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节追赠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绶，赙吊加于常也。及其葬，上亲临过车骑，谥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勋大，而屡辞封爵，故复建南城之国，特以封公。公哲让终始，上未之许。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让之志，遂不以敛。公自出身以至于终，忠言不辍于口，嘉谋不废于心，成其业不处其功，勤其勋不荣其禄，仪型言行，动为世范。暨六年春平吴，策诏曰：「故太傅钜平侯羊祜，造建平吴之规，潜谋远略，与从殊虑，勋业不遂。然荡灭之计，悉如祜策，固能夷旷世之寇，拯黎民之患，勋烈宏著，而宠不逮身，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昔汉氏封萧何夫人为侯，以崇显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祜夫人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赐绢万疋。」于是故吏高文奚廉等，佥以公德高而志卑，位优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汉，懿德及于群生。涉其风者，贪夫廉，懦夫立，虽夷惠之操，奋乎百世，曷以尚之？奇谋潜略，清功遗绪，靡所心，乃共揭石，刊勒盛轨，永表风烈焉，其辞曰：

天临有晋，乃降皇辅。猗欤惟公，应期协矩。聪哲神睿，乃文乃武。曰唐曰虞，渊渊其度。翼翼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风，辞爵让荣。为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吊。中年殒□□□□□□□□□□□□□末□□□□刊□□□是表是旌。（明宏治四年重立碑拓本，又见《湖北通志》。）

◎文立

立字广休，巴郡人。刺史费命为从事，入补尚书郎，复辟大将军东曹掾，迁尚书，入晋为州别驾从事，举秀才，拜济阴太守，迁太子中庶子，转散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侍，迁卫尉，咸宁末卒官。

◇蜀都赋

虎豹之人。（《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

◇上疏辞太子中庶子

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诞陟大繇，犹朝日初晖，良宝耀璞。侍从之臣，宜简俊，妙选贤彦，使视观则睹礼容棣棣之则，听纳当受嘉话骇耳之言，静应道轨，动有所采，佐清初阳，缉熙天光；其任至重，圣王详择，诚非粪朽，能可堪任。臣闻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谐，得以诚闻。（《华阳国志》十一）

◇上疏辞散骑常侍

臣子之心，愿从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贪从幽以致明；斯实物性，贤愚所同。臣者何人，能无此怀！诚自审量，边荒遗烬，犬马老甚，非左右机纳之器。臣虽至愚，处之何颜！（《华阳国志》十一）

◇上言请叙故蜀大官及死事者子孙

古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诸葛亮、蒋琬、费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蜀志·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今《国志》十一作一则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倾东吴士人之望。）

卷七十一

◎陈寿

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仕蜀为观阁令史。入晋举孝廉，除著作佐郎；出补阳平令，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迁长广太守，不就；授治书御史。母忧去职，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卒，有《古国志》五十卷，《三国志》六十五卷，《益部耆旧传》十卷。

◇表上诸葛氏集目录

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杂言下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瑾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其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後备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运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诚惶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蜀志·诸葛亮传》）

◇驳虞溥议王昌前母服

溥驳一与之齐，非大夫也。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春秋》之义，不以得宠而忘旧，是以赵姬请迎叔隗，而己下之。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各存者，则前母不废，已有明徵也。设令昌父将前母之子来入中国，而尚在者，恐不谓母已黜遣，从出母之服。苟昌父无弃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则昌无疑于不服。（《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九，太康元年，侍郎山雄、著作郎陈寿等驳。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琳文。）

◎皇甫谧

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居新安，汉太尉嵩曾孙，自号玄晏先生。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皆不行，行晋受禅累徵；又举贤良方正。咸宁初徵太子中庶子，又徵议郎，又徵著作郎。司隶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有《帝王世纪》十卷，《年历》六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列女传》六卷，《玄晏春秋》三卷，集二卷。

◇让徵聘表

「臣以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伏自惟忖，瓶缶琐器，实非瑚连之求，卩稗之这贱，不中粢盛之用；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御览》作「半身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求呼翕，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晋书·皇甫谧》传，上疏自称草莽臣云云。《艺文类聚》三十七题作《让徵骋表》、《御览》七百四十亦作表。各有删节，今合录之，篇末尚有缺。）

◇答辛旷书

闻服有素，委心无量。加昔州壤，通门旧仪，虚想之积，过于陵阜，泛爱不遗，猥降德音，清喻烂焕，情义款笃，执诲欣然，若飨太牢，抱佩至眷，铭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于尧帝之世；首阳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故能名奋百代，使闻之厉节，皆经圣明之论，所以邈世卓时者也。至于鄙薄，才顽行秽，疾夺其志，神迷其心，因托虚静，遂窃美选；圣上仁聪，亮其辛苦，每自陈诉，辄见宽放。虽大君有命，实小人勿用也：匪敢盘桓，疾与荣竞。巾车顺命，非劣惫所堪也；密云虽兴，知枯木难植。昔人有言，欲之必为之辞，岂来惠之谓矣！猥承告示，欲备七十。木非悟桐，岂敢栖凤？闻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谦，实惧陷坠，幸恕不假，明亮志心。（《艺文类聚》三十七）

◇玄守论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晋书·皇甫谧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劝论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寮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然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辶午》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颓，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锺，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末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徵。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忽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二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得道之概；一驰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滑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陀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晋书·皇甫谧传》）

◇笃终论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亢，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角粗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後，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亢讫，举床就亢，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蘧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晋书·皇甫谧传》）

◇帝王世纪·汉高祖论

玄晏先生曰：「礼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阶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是以圣居帝王之位，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难及矣。（《御览》八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光武论

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称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若汉之再命，世祖不阶成旅之功，平暴反正，遂建中兴，与夏康同美矣。（《御览》九十）

◇高士传焦先论

或问在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于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暗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以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魏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

◇列女传·庞娥亲论

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雠，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雠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魏志·庞氵育传注》）

◇三都赋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後，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林》，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侈，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文选》）

◇高士传序

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是以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节于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遁世之民。是以《易》箸束帛之义，《礼》有玄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阙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又近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谥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馀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高士传》明刊本。又见《御览》五百一十。）

◇自序

士安每病，母辄推燥居湿，以视易单。（《御览》七百三十七）

◇阙题

护军武士之官。（《御览》二百四十引《皇甫谧集》）

卷七十二

◎辛旷

旷，安定人。

◇与皇甫谧书

夫三光悬象，式扬天德，岳渎山泽，广开地道；贤人显进，实与圣治。故力牧佐黄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灾殄，阿衡在商而成汤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业建，圣人光济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贤大才之人，愿立名迹，思在利见大人而王圣时治，此所以应天顺民之神龟，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晋合天地之中和，经日月之重光，四目视其明，四聪达其听，岩穴出其隐，四门启其蒙；登高阳之八子，御高辛之群龙，俊才在官，时亮天工；鸟兽非君子之俦，九皋无长鸣之鹤，万国黎献，咸仰南风之仁而抱圣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执冲虚，塞渊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穷径，背汉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时不我须，此惜寸阴者之所以为惧，而临川者之所怀慨也。窃谓先生降匪石于高冈，回羽仪于皇京，顺震惊而翔抚，振六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踪，骋大任之夷涂，诏不世之洪勋，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藉之美世，希藉人六义之一。献斯一篇，惟蒙采览。

伏惟先生，黄中通理，经纶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将迈卜商于洙、泗之上，超董生于儒林之道，含光烈于千载之前，吐英声于万世之後，亦已盛矣。旷以不敏，感佩厚惠，愿附骥尾，抚尘而游。谘睹未因，而西望延企。（《艺文类聚》三十七）

◎程猗

猗为太尉属。

◇柳谷石文说

夫大者盛之极也，金者晋之行也，中者物之会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应正吉而王之符也。（《宋书·符瑞志》上。魏之初兴也。张掖删丹县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围寻中高一仞，苍质白章，有五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于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既而晋以司马氏受禅，太尉属程猗说曰云云。）

◇柳谷石文赞

皇德遐通，实降嘉灵。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耀精。神马自图，金言其形。体正而王，中允克明。关寿无疆，於万斯龄。（《宋书·符瑞志上》）

◎管辰

辰，平原人，魏徵士辂弟。为州主簿部从事。

◇叙管辂

夫晋、魏之士，见辂道术神妙，占候无错，以为有隐书及象甲之数。辰每观辂书传，惟有《易林》、《风角》及《鸟鸣》、《仰观星书》三十馀卷，世所共有。然辂独在少府官舍，无家人子弟随之，甚亡没之际，好奇不哀丧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盗辂书，惟馀《易林》、《风角》及《鸟鸣》书还耳，夫术数有百数十家，其书有数千卷，书不少也。然而世鲜名人，皆由无才，不由无书也。裴冀州、何、邓二尚书及乡里刘太常、颍川兄弟，（颍川者，刘弟智也。）以辂禀受天才，明阴阳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为难，常归服之。辂自言与此五君共语，使人精神清发，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寝矣。又自言当世无所愿，欲得与鲁梓慎、郑裨灶、晋卜偃、宋子韦、楚甘公、魏石申共登灵台，披神图，步三光，明灾异，运蓍龟，决狐疑，无所复恨也。辰不以暗浅，得因孔怀之亲，数与辂有所谘论。至于辩人物，析臧否，说近义，弹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扬文、孔之辞，周流五曜，经纬三度，口满声溢，微言风集，若仰眺飞鸿，漂漂兮景没，若俯临深溪，杳杳兮精绝；逼以攻难，而失其端，欲受学求道，寻以迷昏，无不扼腕椎指，追响长叹也。昔京房虽善卜及风律之占，卒不免祸，而辂自知四十八当亡，可谓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见遘谗之党，耳听青蝇之声，面谏不从，而犹道路纷纭。辂处魏、晋之际，藏智以朴，卷舒有时，妙不见求，愚不见遗，可谓知几相邈也。京房上不量万乘之主，下不避佞谄之徒，欲以天文、洪范，利国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谓枯龟之馀智，膏烛之末景，岂不哀哉！世人多以辂畴之京房，辰不敢许也。至于仰察星辰，俯定吉凶，远期不失年岁，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见术流速，东方朔不过也。观骨形而审贵浅，览形色而知生死，许负、唐举不超也。若夫疏风气而探微候，听鸟鸣而识神机，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辂官达，为宰相大臣，膏腴流于明世，华曜列乎竹帛，使幽验皆举，秘言不遗，千载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贵之，无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过真，夫妙与神合者，得神则无所惑也。恨辂才长命短，道贵时贱，亲贤遐潜，不宣于良史，而为鄙弟所见追述，既自暗浊，又从来久远，所载卜占事，虽不识本卦，捃拾残馀，十得二焉。至于仰观灵曜，说魏、晋兴衰，及五运浮沈，兵革灾异，十不收一。无源何以成河？无根何以垂荣？虽秋菊可采，不及春英，临文忄亢慨，伏用哀惭。将来君子，幸以高明求其义焉。往孟荆州为列人典农，尝问亡兄，昔东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宫、蜥蜴二物者。亡兄于此为安卦生象，辞喻交错，微义豪起，变化相推，会于辰巳，分别龙蛇，名使有理。言绝之後，孟荆州长叹息曰：「吾闻君论，精神腾跃，殆欲飞散，何其汪汪，乃至于斯邪。」（《魏志·管辂传》注）

辂见何晏。何曰：「顷连梦青蝇数十，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何也？」辂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蝇集之，位骏者危，轻者亡。」後遂被诛。（《御览》四百）

◎韩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字德贞，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曾孙，为户曹属。惠帝时历散骑常侍，守河南尹，卒赠骠骑将军。

◇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议

祗表称二叔放流，郑段不弟，大义灭亲，至公之道。然犹作《鸱》之诗。成王封其子胡于蔡，明王笃爱亲亲无已之意也。今耽真由病丧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郑段之元恶，而祗等心弃引致，不加痛伤。于礼不丧，于情不安。（《通典》一百一）

◎李彝

彝为东阁祭酒。

◇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议

昔公孙敖为乱而亡，襄仲犹帅兄弟而哭，不废亲爱，《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积年，亡殁之後，追论往意，绝不为服，窃所未安。（《通典》一百一）

◎刘维

维为主簿。

◇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议

先王制礼，因情而兴，五服之义，以恩为主。是以明亲亲之分，正恩纪属，恩崇则制重，意杀而礼降。昔周公诛管、蔡，郑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绝不为亲。耽凶顽悖戾，背义忘亲，存无欢接之恩，绝无礼服之制，循名责实，不服当矣。宜如祗所上。（《通典》一百一）

◎田岳

岳为记室督。

◇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议

五服之制，本乎亲属，故贤不加崇，愚不降礼。昔公孙敖既纳襄仲之妻，又以币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传》曰：「丧亲之终也。情虽不同，无绝其爱，亲亲之道也。」叛君为逆，纳弟妻为乱，乱逆之罪，犹不废丧。故胤子启明，而唐尧不继；象之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弟，义先王室；郑伯灭段，传不全与。议者称此，皆非所据。今诸侯绝周，公族为戮，然犹私丧之也，丧礼大制，动为典式，与其必疑，宁居于重。（《通典》一百一）

◎徐

为学官令。

◇裴祗乞绝从弟耽丧服议

昔阏伯实沈，亲寻干戈，而迁于商夏，朱象顽傲，凶国害家。然唐无绝姓之文，虞有封鼻之厚，斯以重天姓、笃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党协禄父，欲周之亡，盖为王室耳，非以流言毁公为戮也。召公犹惧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薄，乃作《棠棣》之诗，以示恩亲也。耽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过乎仁，丧过乎哀，未宜绝也。（《通典》一百一）

◎向秀

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有《庄子隐解》二十卷，集十二卷。

◇思旧赋（并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後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苍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四，《晋书》本传。）

◇难嵇叔夜养生论

难曰：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人之所修也，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

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此皆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或睹富贵之过，因惧而背之，是犹见食之有噎，因终身不飧耳。

神农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业，鸟兽以之飞走，生民以之视息，周孔以之穷神，颜冉以之树德。贤圣珍其业，历百代而不废。今一旦云五谷非养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则「亦有和羹」、「黄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皆虚言也！博硕肥盾，上帝是飨，黍稷惟馨，实降神，神且犹重之，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于人乎？肴粮入体，不逾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验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今五色虽陈，目不敢视，五味虽存，口不得尝，以言争而获胜则可焉，有勺药为荼蓼、西施为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识可欲、而不得从，性气困于防闲，情志郁而不通，而言养之以和，未之闻之也。

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可不得。纵时有蓍寿老，此自特受一气，犹木之有松柏，非导养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为长短，则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岂复疏于导养邪？顾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实不可冀也。纵令勤求，少有所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灾、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不死，虽济万世犹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邪？若有显验，且更论之。（《嵇中散集》）

◎阮咸

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魏步兵校尉籍兄子，咸宁中为散骑侍郎，以忤荀勖左迁始平太守。

◇律议

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世说·术解篇》注引《晋诸公赞》，又略见《御览》十六。）

◇与姑书

胡婢遂生胡儿。（《世说·任诞篇》注引《阮孚别传》）

◎阮瞻

瞻字千里，咸子。辟司徒王戎府掾，复为东海王越记室参军，拜太子中舍人。有集二卷。

◇上巳会赋

临清川而嘉宴，聊暇日以游娱。荫朝云而为盖，托茂树以为庐。好修林之蓊郁，乐草莽之扶疏。列四筵而设席兮，祈吉祥于斯涂。酌羽觞而交酬，献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之无疆。同欢情而悦豫，欣斯乐之恺慷。发中怀而弦歌，托情志于宫商。（《艺文类聚》四，《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四，《御览》三十。）

◎阮修

修字宣子，籍从子。为鸿胪丞，转行参军太子洗马，有集二卷。

◇患雨赋

景元二年，余耕阳武之野，在乎沙堆汴水之阳。（《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七）

◇大鹏赞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莺鸠仰笑，尺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晋书·阮修传》，《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七。）

卷七十三

◎刘弘

弘字和季。（《魏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作「叔和」。）沛国相人，魏镇北将军靖子。泰始初为太子门大夫，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後以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封宣城公。太安中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永兴中拜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车骑将军。卒赠新城郡公，谥曰元。有集三卷。

◇讨斩张奕上表

臣以凡才，谬荷国恩，作司方州，奉辞伐罪，不能奋扬雷霆，折冲万里，军退于宛，分受显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职，即进达所镇。而范阳王先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臣至，不受节度，擅举兵距巨。今张昌奸党初平，昌未枭擒，益梁流人萧条猥集，无赖之徒，易相扇动，飚风骇荡，则沧海横波，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比须表上，虑失事机，辄遣军讨奕，即枭其首。奕虽贪乱，欲为荼毒，由臣劣弱，不胜其任令奕肆心，以劳资斧，敢引覆饣束之刑，甘受专辄之罪。（《晋书·刘弘传》）

◇补选缺吏表

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夫庆赏刑威，非臣所专，且知人则哲，圣帝所难，非臣暗蔽所能斟酌。然万事有机，豪厘宜慎，谨奉诏书，差所应用。盖崇化莫若贵德，□则所以济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顷者多难，淳朴弥凋，臣辄以徵士伍朝补零陵太守，庶以惩波荡之弊，养退让之操，臣以不武，前退于宛，长史陶侃、参军蒯恒，牙门皮初，戮力致讨，荡灭奸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侃恒各以始终军事，初学都战帅，忠勇冠军，汉沔清肃，实初等之勋也。《司马法》「赏不逾时」，欲人知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报，无以劝徇功之士，慰熊罴之志。臣以初补襄阳太守，侃为府行司马，使典论功事，恒为山都令。诏惟令臣以散补空缺，然氵示乡令虞潭忠诚烈正，首唱义举，举善以教，不能者劝，臣辄特转潭补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拷掠，几至陨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皆功行相参，循名校实，条列行状，公文具上。（《晋书·刘弘传》）

◇固请以皮初为襄阳太守表

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晋书·刘弘传》。朝廷以皮初虽有功，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陟，弘之婿也，弘下教云云，乃表云云，诏听之。）

◇请诏东海王越等罢兵表

范阳王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臣以为乔忝受殊恩，显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时，以徇国难，无他罪阙，而范阳代之，代之为非。然乔亦不得以之非，专威辄讨，诚应显戮以惩不恪。然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旁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若诚濯之，必无灼烂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晋书·刘乔传》）

◇用皮初下教

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同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後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为政哉？（《晋书·刘弘传》。弘以皮初补襄阳太守，朝廷以初虽有功，名器宜慎，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陟，弘之婿也，弘下教。）

◇下荆部教

太康已来天下无虞，遂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外托论公务，内但共谈笑。今即同舟而载，安可不人人致力邪？（《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又见《御览》二百五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录事参军务举善弹非，令史亦各随职事修习也。（《北堂书钞》原本六十九）

礼，名山大泽不封，与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齐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晋书·刘弘传》。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许百姓捕鱼，弘下教。）

◇与督将教

吾昨鼓四中起，闻西城上兵咳声甚深，即呼省之，年过六十，羸病无襦，而督将差以持时。持时备不虞耳。此既无所防捍，又老羸病冻，不隐恤，必致死亡，督将岂可乃尔邪！（《御览》七百四十三）

将士寒穷者，给一韦袍复帽。（《御览》六百九十三）

◇给赐巫卫教

录事巫卫忠清厉节，衣物不充，赐单复衣各一具；恒令厨食，给其家谷三百斛，诸吏宜见贤思齐。（《御览》四百二十六）

◇与刘乔笺

适承范阳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当官而行，同奖王室，横见迁代，诚为不允。然古人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为戎首，窃以为过。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犹宜俯就，况于换代之嫌，纤介之衅哉，范阳国属，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间亲，曲直既均，责有所在。廉蔺区区战国之将，犹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纷纭，主上播越，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弘实暗劣，过蒙国恩，愿与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风，扫除凶寇，救苍生之倒悬，反北辰于太极。此功未立，不宜乖离。备蒙顾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诚，不敢不尽。春秋之时，诸侯相伐，复为和亲者多矣。愿明使君回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踪，解连环之结，修如初之好。范阳亦将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晋书·刘乔传》。）

◇与东海王越书

适闻以吾州将擅举兵逐范阳，当讨之，诚明同异、惩祸乱之宜。然吾窃谓不可。何者？今北辰迁居，元首移幸，群后抗义以谋王室，吾州将荷国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阳代之，吾州将不从，由代之不允，但矫枉过正，更以为罪耳。昔齐桓赦射钩之雠而相管仲，晋文忘斩袪之怨而亲勃，方之于今，当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今奸臣弄权，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惧，宜释私嫌，共存公义，含垢匿瑕，忍所难忍，以大逆为先，奉迎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连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锋，各致臣节，吾州将必输写肝胆，以报所蒙，实不足计一朝之谬，发赫然之怒，使韩卢东郭相困而为豺狼之擒也。吾虽庶姓，负乘过分，实愿足下率齐内外，以康王室，窃耻同侪自为蠹害，贪献所怀，惟足下图之。（《晋书·刘乔传》）

◎张显

显，泰始初为议郎。有《析言》二十卷。

◇析言

古谚文：「尧舜至圣，心脯脂；桀纣无道，肥肤三尺。」（《御览》三百七十八）

◎孔晁

晁，泰始初为五经博士。有《逸周书注》八卷。

◇二社议

汉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时，更立大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言为群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并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时俱祭，于事为重，于礼为黩，宜省除一社，以从旧典。（《通典》四十五）

◇答马昭

马昭非王肃曰：「《周礼》，仲春，令会男女。《殷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鸟至之日，祀于高媒，玄鸟孚乳之月，以为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此谓霜降之后，冰泮之时，正以礼婚者也。次言『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尽，不待备礼。玄鸟至，祀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难曰：「《诗》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春日迟迟，女心伤悲』，『亻彼小星，三五在东』，『绸缪束刍，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共樗』，『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凡此皆兴于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怀春』，谓女无礼，过时故思。『春日迟迟』，蚕桑始起，女心悲矣。『亻彼小星』，喻妾侍从夫人。『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参见东方，举正昏以刺时。『蔽芾其樗』，喻行遇恶夫；『熠耀其羽』，喻嫁娶盛饰。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据朝尽之教，以为正婚，则奔者不禁，过于是月。」（《通典》五十九）

◎姜铤

铤，泰始初为天水中正。

◇上太常言杨旌举孝廉

杨旌遭伯母之丧几时而被孝廉举？又已葬未？及为人後不？案：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丧，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应举，不为人後。乡闾之论，以孝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谓在哀之人，礼之所责也。（《通典》一百一）

◎刘熹

熹一作喜，又作喜，又作善。泰始初为太常博士祭酒。

◇中山王立始祖庙议

《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是则立始祖之庙，谓嫡统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并为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庙也。今睦非为正统，若立祖庙中山，不得并也。後世中山乃得为睦立庙，为後世子孙之始祖耳。（《晋书·高阳王睦传》。睦封中山王，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曾阝杞祀相立庙，事下太常依礼典平议。博士祭酒刘熹等议。又见《通典》五十一。）

◇难孔晁二社议

祭法为群姓立社，若如晁议，当言王使，不得言为下，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自为立五祀，若是使群姓私立，何得逾于诸侯而祭七祀乎？是为群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财于地，普天率士，无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为烦黩邪？（《通典》四十五）

◇三恪二王议

汉魏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为三恪。卫公署于前代为二王後，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祭祀制度宜与五等公侯同。（《通典》七十四）

◇矫公智母服议

公智之父，弃夹纳王，其在户庭，尚为己配，苟有变悔，自由可也。还归夹氏，则他人矣。去就出处，各从所执，岂复矫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礼，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从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诛。」又曰：「妇当丧而出则除之。」然则相与之礼，于是绝矣。（《通典》九十四）

◇杨旌周丧举孝廉议

礼，周之丧，卒哭而从政。进贡达士，为政之道也。此敬君之命，为下之顺，礼因杀而顺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举，过既葬之後，因情哀杀而顺君命。三年之丧则终其服，周之丧一月而已，明情有轻重也。又案律令，无以丧废举之限。（《通典》一百一。博士祭酒刘善议。疑转写之误。）

◎刘克

克，泰始初为少府。

◇矫公智母服议

父者子之天，违父与违天同。公曜父临亡，知其母无守志，故敕公智还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此为临亡情正虑审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怀抱，其见慈长以至成人，过于所生，而母之亡，哀不过啁噍之顷，衣不释彩，食不损味，居处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亲，事亡若事存也。女子从人，出之则归，命之则反，上奉夫母以为姑，下有夫儿以为子，制矫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无戚，言非我母也。（《通典》九十四。）

◎爰

，泰始初为太常博士。

◇杨旌周丧举孝廉议

案礼，周丧之未，可以吊人也。君子之仕，行其义也。今以丧在四科之一，虽无善称，亦应无咎。（《通典》一百一）

◎韩光

光，泰始初为太常博士。

◇杨旌周丧举孝廉议

孝廉清白克让为德。旌本周丧之戚，猥当贡举，不能辞退。诗人有言：「受爵不让」，旌应贬矣。（《通典》一百一）

◎张髦

髦，幽州人。泰始初举秀才。

◇上疏驳六宗旧说

于六宗。礼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巡狩四方，觐诸侯，归格于祖祢，用特。」《尧典》亦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觐东后，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岁以周，尔乃归格于艺祖，用特，臣以尚书与礼王制，同事一义，符契相合，于六宗，正谓祀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

如十家之说，既各异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礼，考之礼。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祖祢而行；去时不告，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礼记》曰：「夫政，必本于天，ゾ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ゾ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礼所以本事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纪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证，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礼·祭法》曰：「七代之所更变者，郊宗祖。」明舜受终文祖之庙，察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玑，考七政，审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庙，当义合《尧典》，则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居其位，摄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礼；巡狩天下，而遗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皆以案先儒之说；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从祖考而次上帝，错于肆类而乱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续汉·祭祀志》中注补，晋武帝初，幽州秀才张髦上疏。）

卷七十四

◎左思

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左九嫔兄。泰始中为秘书郎，惠帝时。齐王ぁ召为记室督，不就。有集五卷。

◇齐都赋

其岭镇其左。（《水经·巨洋水》注。）

四扈推移。（《御览》九百二十三）

其草则有杜若蘅菊，石后兰芷蕙，紫茎丹颖，湘艹票缥蒂。（《初学记》二十七）

胜火之木，冲水之草。（《御览》九百六十）

露桃霜李。（《御览》九百六十八）

◇三都赋序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蜀都赋

有西蜀公子者，言于东吴王孙，曰：「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土星分，万国错寺。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吾子岂亦曾闻蜀都之事欤？请为左右扬摧而陈之。」

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

于前则跨蹑犍，枕奇交趾。经途所亘，五千馀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郁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气而为霞。龙池氵瀑氵贲其隈，漏江伏流溃其阿。汩若汤谷之扬涛，沛若蒙汜之涌波。于是乎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ず，猩猩夜啼。金马聘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痊高阎飞煽于天垂。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银砾，符采彪炳，晖丽灼烁。

于後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流汉汤汤，惊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云昏。水物殊品，鳞介异族。或藏蛟螭，或隐碧玉。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攒于褒谷。其树则有木兰┤桂，杞萧椅桐，棕楔枞。梗南幽蔼于谷底，松柏蓊郁于山峰。擢修干，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羲和假道于峻反，阳乌回翼乎高标。巢居栖翔，聿兼邓林。冗宅奇兽，窠宿异禽。熊罴咆其阳，周鹗亢其阴。猿腾希而竞捷，虎豹长啸而永吟。

于东则左县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则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樊以艹租圃，滨以盐池。敝夷山栖，鼋龟水处。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丹沙炽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图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宾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乔容世于乐府。

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垧野草昧，林麓黝倏。交让所植，蹲鸱所伏。百药灌丛，寒卉冬馥。异类众夥，于何不育？其中则有青珠黄环，碧芒消。或丰绿荑，或蕃彤椒。麋芜布氵于中阿，风连蔓蔓于兰皋。红葩紫饰，柯叶渐苞。敷蕊葳蕤，落英飘摇。神农是尝，卢跗是料。芳追气邪，味蠲疠。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更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氵彪池而为陆泽。虽星毕之滂沲，尚未齐其膏液。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亭。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缨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紫梨津润，孱栗罅发。蒲桃乱溃，若榴竞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其园则有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艹区阴敷。日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菲薇，月来扶疏。任土所丽，众献而储。其沃瀛则有攒蒋丛蒲，绿菱红莲。杂以蕴藻，糅以苹蘩。总茎尼尼，叶艹秦々，亠实时味，王公羞焉。其中则有鸿俦鹄侣，振鸟鹭鹈鹕，晨凫旦至，候雁衔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云飞水宿，氵吭清渠。其深则有白鼋命鳖，玄獭上祭。鲔鳟鲂，弟鳢少尝差鳞次色，锦质报章。跃涛戏濑，中流相忘。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面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外则轨躅八达，里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庭扣锺磬，堂抚琴瑟。匪葛匪浆畴能是恤。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衤玄服靓妆。贾贸带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勹滑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饣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盖曜灵。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简，ぶ金所过。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钅瓜扌规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中坐，肴四陈。觞以清票，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风》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若夫王孙之属，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并乘骥子，俱服鱼文。玄黄异校，结驷缤纷。西逾金堤，东越玉津。朔别期晦，匪日匪旬。蹴蹈蒙笼，涉葛寥廓。鹰犬倏申，罗络幕。毛群陆离，羽族纷泊。翕响挥霍，中网林薄。屠麋，翦旄尘。带文蛇，跨雕虎。志未聘，时欲晚。追轻翼，赴绝远。出鼓门之阙，驰九折之坂。经三峡之峥嵘，蹑五兀之蹇。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晶ァ氓于草，弹言鸟于森木。拔象齿，戾犀角。鸟铩翮，兽废足。

殆而来相与，第如滇池，集于江渊。试水客，舣轻舟。娉江非女，与神游。罨翡翠，钓鱼由。下高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感覃鱼，动阳侯。腾波沸涌，珠贝泛浮。若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将飨獠者，张幕，会平原。酌清酤，割芳鲜。饮御酣，宾旅旋。车马雷骇，轰轰阗阗。若风流雨散，漫乎数百里间。斯盖宅土之所安乐，观听之所踊跃也。焉独三川，为世朝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乃卓荦奇谲，倜傥罔己。一经神怪，一纬人理。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天帝运期而会昌，景福而兴作。碧出苌弘之熏鸟生杜宇之魄。妄变化而非常，羌见伟于畴昔。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苦相如，爵若君平。王褒κ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ゼ藻藻天庭。考四海而为俊，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且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文选》）

◇吴都赋

东吴王孙輾然而勹，曰：「夫上图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览八弦之洪绪。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鸟策篆素，玉牒石记。鸟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玮其区域，美其林薮。矜巴汉之阻，则以为袭险之右。徇蹲鸱之沃，则以为世济阳九。龌龊而，顾亦曲士之所叹也。旁魄而论都，抑非大人之壮观也。何则？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安可以俪王公而著风烈也？玩其碛砾而不窥玉渊者，未知骊龙之所蟠也。习其弊邑而不睹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

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井办》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ε于千乘。若率土而论都，则非列国之所觖望也。故其经略，上当星纪。拓土画疆，卓荦兼并。包括干越，跨蹑蛮荆。婺女寄其曜，翼轸寓其精。指衡岳以镇舒，目龙川而带。

尔其山泽，则嵬嶷兀，婴溟郁弗。溃氵虹泮汗，滇氵眄淼漫。或涌川而开渎，或吞江而纳汉。鬼々巍巍，氵彪々氵旰々。钦金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喷薄沸腾，寂寥长迈。濞焉汹汹，隐焉磕磕。出乎大荒之中，行乎东极之外，经扶桑之中林，包汤谷之滂沛，潮波汩起，回复万里，雾氵逢氵孛。云蒸昏昧，泓澄ち[15]。Ε溶沆漾，莫测其深，莫究其广。澶氵恬漠而无涯，总有流而为长。瑰异之所丛育，鳞甲之所集往。

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蛇，鲛鲻琵琶。王鲔鱼候鲐，龟番昔。乌贼拥剑，《句黾》辟黾鲭鳄。涵泳乎其中，葺鳞镂甲，诡类舛错。溯洄顺流，佥喁沈浮。鸟则鸡ケ玉，霜鹄鹭鸿。爰ス避风，候雁造江。庸渠，青鹤秋。鹳鸥鸬，泛滥乎其上。湛淡羽仪，随波参差。理翮整翰，容与自玩。雕啄蔓藻，刷荡漪澜。鱼鸟聱《耳》，万物蠢生。芒芒[16]々，慌罔奄，神化翕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函幽育明。穷性极形，盈虚自然。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巨鳌，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振荡汪流，雷重渊。殷动宇宙，胡可胜原。

岛屿绵邈，洲渚冯隆。旷瞻迢递，回眺冥蒙。珍怪丽，奇隙充。径路绝，风云通。洪桃屈盘，丹桂灌丛。琼技抗茎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珑。增冈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对ニ，石室相距。蔼蔼翠幄，袅袅素女。江非女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斯实神妙之响象，嗟难得而《尔见》缕。

尔乃地势央，卉木沃蔓。遭薮为圃，值林为苑。异卄区[B204]，夏晔冬茜。方志所辨，中州所羡。草则藿卄纳豆蔻，姜汇非一。江蓠之属，海苔之类。纶组紫绛，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布漓皋泽，蝉联陵丘。夤缘山岳之巴山，幂历江海之流。才兀白蒂、衔朱蕤。郁兮茂，晔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职贡纳其包匦，离骚咏其宿莽。木则枫柙豫樟，并榈枸榔。绵元屯栌，文襄桢。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宗生高冈，族茂幽阜。擢本千寻，垂荫万亩。攒柯茎，重葩奄叶。轮虬蟠，显鳞接。容色杂糅，绸缪缛绣。宵露Ш Ъ，旭日厶孛。与风摇，《风幼》浏飕，鸣条律畅，飞音响亮。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则猿父哀吟，犭军子长啸。鼯猓然，腾ń飞超。争接县垂，竞游远枝。惊透沸乱，牢落散。其下则有枭羊鹿齐狼，犭俞犭区象。鸟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爪锯牙，自成锋颖。精若耀星，声若震霆。名载于山经，形镂于夏鼎。

其竹则《林》ㄣ，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票》《劳》有丛。苞荀抽节，往往萦结。绿叶翠茎，冒霜停雪。肃矗森萃，蓊茸萧瑟。檀栾蝉娟，玉润碧鲜。梢云无以逾，解谷弗能连。食其实，雏扰其间。其果则丹橘馀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荫。龙眼橄榄，探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素华斐，丹秀芳。临青壁，系紫房。鹧鸪南翥而中留，孔雀纟卒羽以翱翔。山鸡归飞而来栖，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赂则琨瑶之阜，铜锴之垠。火齐之宝，骇鸡之珍。丹明玑，金华银朴。紫贝流黄，缥碧素玉。隐赈崴嵬衣，杂插幽屏。精曜潜颖，折石多山谷。奇岸为之不枯，林木为之润黩。隋侯于是鄙其夜光，宋玉于是陋其结绿。

其荒陬谲诡，则有龙穴内蒸，云雨所储。陆鲤若兽，浮石若桴。双则比目，片则王馀。穷陆饮木，极沈水居。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都。其四野则畛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お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爵秀菰穗，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郛郭周币，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宪紫宫以营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廓广庭之漫漫。寒暑隔阂于邃宇，虹回带于云馆。所以跨寺，焕炳万里也。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浚池，佩长洲之茂苑。窥东山之府，则瑰宝溢目；《丽见》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抗神龙之华殿，施荣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ｋ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广，连阁相经。阎闼谲诡，异山奇名。左称弯奇，右号临硎。雕栾镂，青琐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互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岐嶷继体，老成奕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钅奇内设。冠盖云荫，闾阎阗噎。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讠少之客。缔交翩翩，傧从弈弈。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拚射壶博。鄱阳暴谑，中酒而作。

于是乐只ｗ而欢饫无匮，都替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擢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厘，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衣服，杂沓亻从萃。轻舆案辔以经隧，楼船举风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纟集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珠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14◆15◆16犭，交贸相竞。喧哗皇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而中逵泥泞。

富中之，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し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扈带鲛函，扶揄属镂。藏钅施于人，去《盾戈》自闾。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钧越棘，纯钧湛卢。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

露往霜来，日月其除。草木节解，鸟兽盾肤。观鹰隼，诫征夫。坐组甲，建祀姑。命官帅而拥铎，将校猎乎具区。乌浒狼荒，夫南西屠。儋耳黑齿之酋，金邻象郡之渠。[B271]戌[B272]，ヒ警捷，先驱前涂。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出车槛槛，被练锵锵。吴王乃巾玉辂，轺肃霜。鱼须，常重光。摄鸟号，佩干将。羽旄扬蕤，雄戟耀芒。贝胄象弭，织文鸟章。六军礻匀服，四骐龙骧。峭格周施，置普张。毕罕琐结，民连纲。去以九疑，御以沅湘。轩蓼扰，彀骑炜煌。袒礻易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骨并》胁，狂《走焦》犷犭癸。鹰瞵鹗视，じす《羽立》《羽沓》。若离若合者，相与腾跃乎莽良之野。干卤殳《缶延》，夷勃卢之旅。长《矛殳》短兵，直发驰骋。儇佻坌立，衔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声。悠悠旆旗者，相与聊浪乎昧莫之垧。钲鼓叠山，火烈林。飞阎浮烟，载霞载阴。《艹拉》扌雷良，崩峦弛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虎甘》《虎》，纟页麋麋。蓦六驳，追飞生。弹鸾京，射猱犭廷。白雉落，黑鸩零。陵绝焦，聿越险。世逾竹柏，犭联犭彖杞楠。封犭希，神螭掩。刚镞润，霜刃染。

于是弭节顿辔，齐镳驻跸。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览将帅之拳勇，与士卒之抑扬。羽族以觜距为刀铍，毛群以齿角为矛铗，皆体著而应卒。所以挂扌乞而为创，冲卒而断筋骨。莫不衄锐挫芒，拉捭摧藏。虽有石林之Σ，请攘臂而靡之；虽有雄虺之九首，将抗足而此之。颠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俯蹴豺犭莫。去刂熊罴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斩鹏翼，掩广泽。轻禽狡兽，周章夷犹。狼跋乎纟弘中，忘其所以儿易，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气慑，而自踢伏者，应弦饮羽，形偾景僵者，累积而增益，杂袭错缪。倾薮薄，倒岬岫。岩穴无《豕开》《豕从》，翳荟无犭希鹨。思假道于丰隆，披重霄而高狩。笼鸟兔于日月，穷飞走之栖宿。

巛涧阒，冈岵童。罾罘满，效获众。回靶乎行睨，观鱼乎三江。泛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寺，时仿佛于方壶。比首而有裕，迈馀皇于往初。张组帏，构流苏。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选白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棹讴超箫籁鸣。洪流响，渚禽警。弋放。稽鹪明，虞机发。留，钩铒纵横，网罟接绪。术兼詹公，巧倾任父。筌亘瞢，鲡尝少。罩两介，巢高假乘鲎鼋鼍，同ㄜ共罗。沈虎潜鹿，《有龙》胧亻窘束。[192]鲸辈中于群，抢暴出而相属，虽复临河而钓鲤，无异射鲋于井谷。

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纟昏。想萍实之复形，访灵夔于鲛人。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鳐夜飞而触纶。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鳞。雕题之士，镂身之卒。比饰虬龙，蛟螭与对。简其华质，则周费锦缋。料其勇，则鹏悍狼戾。相与昧潜险，搜瑰奇。摸蜻昌，扪觜。剖巨蚌于回渊，濯明月于涟漪。

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溪壑为之一罄，川渎为之中贫。哂澹台之见谋，聊袭海而徇珍。载汉女于後舟，追晋贾而同尘。汨乘流以砰宕，翼风思风之《风刘》《风台》。直冲涛而上濑，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凯归，揖天吴与阳侯。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置酒若淮泗，积肴若山丘。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珍羞。饮烽起，鼓震。士遗倦，众怀欣。幸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之下陈。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任。荆艳楚舞，吴愉越吟。翕习容裔，靡靡。

若此者，与夫唱和之隆响动，锺鼓之铿《耳》有殷。坻颓干前，曲度难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与谣俗汁协，律吕相应。其奏乐也，则木石润色；其吐哀也。则凄风暴兴。或超《延露》而《驾辩》，或逾《绿水》而《采菱》。军马弭髦而仰秣，渊鱼竦鳞而上升。酣氵胥半，八音并。欢情留，良辰征。鲁阳挥戈而高麾，回曜灵于太清。将转西日而再中，齐既往之精诚。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于兹土，而执玉帛者以万国。盖亦先王之所高会，而四方之所轨则。春秋之际，要盟之主。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五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徒以江湖险陂，物产殷充。绕ニ未足言其固，郑白未足语其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睚眦则挺剑，喑呜则弯弓。拥之者龙腾，据之者虎视。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顾指。虽带甲一朝，而元功远致。虽累叶百叠，而富强相继。乐氵胥氵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练形而易色，赤须蝉蜕而附丽。中夏比焉，毕世而罕见，丹青图其珍玮，贵其宝利也。舜禹游焉，没齿而忘归，精灵留其山阿，玩其奇丽也。剖判庶士，商扌万俗。国有郁鞅而显敞，邦有湫厄而卷。伊兹都之函弘，倾神州而韫椟。仰南斗以斟酌，兼二仪之优渥。

繇此而揆之，西蜀之于东吴，小大之相绝也，亦犹棘林萤耀，而与夫寻木龙烛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犹帝之悬解，而与桎梏疏属也。庸可共世而论巨细，同年而议丰确乎？暨其幽遐独邃，寥廓闲奥。耳目之所不该，足趾之所不蹈。倜傥之极异，讠屈诡之殊事，藏理于终古，而未寤于前觉也。若吾子之所传，孟浪之遗言，略举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文选》）

◇魏都赋

魏国先生有其容，乃盱衡而诰曰：「异乎交益之士，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情有险易者，习俗之殊也。虽则生常，固非自得之谓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聊为吾子复玩德音，以释二客竞于辩囿者也。

夫泰极剖判，造化权舆。体兼昼夜，理包清浊。流而为江海，结而为山岳。列宿分其野，荒裔带其隅。岩冈潭渊，限蛮隔夷，峻危之窍也。蛮陬夷落，译道而通，鸟兽之氓也。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者，以道德为番不以袭险为屏也。而子大夫之贤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丽皇极，思禀正朔，乐率贡职。而徒务于诡随匪人，宴安于绝域，荣其文身，骄其险棘。缪默语之常伦，牵胶言而逾侈，饰华离以矜然，假倔强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壮，谋春驳于王义，孰愈寻靡于中逵，造沐猴于棘刺。剑阁虽，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辉。况河冀之爽垲，与江介之湫湄。故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于时运距阳九，汉纲绝维，奸回内，兵缠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变为煨烬，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绳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糜鹿寓城也。伊洛榛旷，崤函荒芜。临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万邑比焉，亦独麋之与子都。培娄之与方壶也。

且魏地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馀人。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则八 ;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卜偃前识而赏其隆，吴札听歌而美其风。虽则衰世，而盛德形于管弦；虽逾千祀，而怀旧蕴于遐年。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湊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峡，川泽回缭。恒碣パΦ于青霄，河汾浩氵旰而皓氵羔，南瞻淇澳，则绿竹纯茂，北临漳滏，则冬夏异沼。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温泉毖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墨井盐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匀匀，坟衍斥斥。或嵬而复陆，或《光黄》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嘉祥徽显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畴昔。藏气谶纬，闷象竹帛。迴时世而渊默，应期运而光赫。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王。画雍豫之居，写八都之宇。鉴茅茨于陶唐，察卑宫于夏禹。古公草创而高门有闳，宣王中兴而筑室百堵，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思重爻，摹大壮。览荀卿，采萧相。[11]拱木于林衡，授全模于梓匠。遐迩悦豫而子来，工徒拟议而骋巧。阐钩绳之筌绪，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币，比冈兼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弘规。山对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髟若玄云舒以高垂。瑰材巨世，々参差。复结，栾栌叠施。丹梁虹申以并互，朱桷森布而支离。绮井列疏以悬蒂，华莲重葩而倒彼。齐龙首而涌ニ，时梗概于氵彪池。旅楹闲列，晖鉴央振。榱题ホ《黑建》，阶盾阝嶙峋。长庭砥平，锺ね夹陈。风无纤埃，雨无微津。岩岩北阙，南端遵。竦峭双碣，方驾比轮。西辟延秋，东启长春。用觐群后，观享颐宾。

左而中朝有，听政作寝。匪朴匪斫，去泰去甚。木无雕锼，土无绨锦。玄化所甄，国风所禀。于前则宣明显阳，顺德崇礼。重闱洞出，锵锵济济。珍树猗猗，奇卉萋萋。蕙风和薰，甘露如醴。禁台省中，连闼对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蔼蔼列侍，金蜩齐光。诘朝陪幄，纳言有章。亚以柱後，执法内侍。符节谒者，典玺储吏。膳夫有官，药剂有司。肴顺时，腠理则治。于後则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楸梓木兰，次舍甲乙。西南其户，成之匪曰。丹青焕炳，特有温室。仪形宇宙，历象贤圣。图以百瑞，纟卒以藻咏。芒芒终古，此焉则镜。有虞作绘，兹亦等竞。

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廿系实，轻叶振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奔龟跃鱼，有祭吕梁。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ニ，下冰室而洹冥。周轩中天，丹墀临。增构峨峨，清尘票彡々。云雀是甍而矫首，壮翼ゼ镂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日笼光于绮寮。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长涂牟首，豪徼互经。晷漏肃超明宵有程。附以兰钅奇，宿以禁兵。司卫闲邪，钩陈罔惊。于是崇墉洮婴堞带。四门献献，隆厦重起。凭太清以混成，越埃盍而资始。藐藐标危，亭亭峻趾。临焦原而不恍，谁劲捷而无犭思。与冈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阳灵停曜于其表，阴雾于其里。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缭垣开囿，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条怀风，蒲陶结阴。回渊ㄘ，积水深。兼葭[B206]，森。丹藕凌波而的白乐，绿芰泛涛而浸潭。羽翮颉颃，鳞介浮沈。栖者择木，ず者择音。若咆渤与姑馀，常鸣鹤而在阴。表清御勒《虞箴》。思国恤，忘从禽。樵苏往而无忌，即鹿纵而匪禁。某々野，奕奕亩。甘荼伊蠢，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後。登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更余，陆时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贮。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阴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邑屋相望，而隔逾奕世。

内则街冲辐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比沧浪而可濯，方步阎而有逾。习习冠盖，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其府寺则位副三事，官逾六卿。奉常之号，大理之名。厦屋一揆，华屏齐荣。肃肃阶阙，重门再扃。师尹爰止，毗代作桢。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宫之东。出长者，巷苞诸公。都护之堂，殿居绮窗。舆骑朝猥，蹀危攵其中。营客馆以周坊，饬宾侣之所集。玮丰楼之闳，起建安而首立。葺墙幂室，房庑杂袭。剖劂罔掇，匠斫积习。广成之传无以畴，稿街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薛，侈所ぽ之博大。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浓。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ク家积带，琛币充刃。关石之所和钧，财富之所底慎。燕弧盈库而委劲，冀马填厩而驵骏。

至乎敌纠纷，庶土罔宁。圣武兴言，将曜威灵。介胄重袭，ュ旗跃茎。弓珧解檠，矛钅延飘英。三属之甲，缦胡之缨。控弦简发，妙拟更嬴。齐被练而戈，袭偏以讠贵列。毕出征而中律，执奇正以四伐。硕画精通，目无匪制。推锋积纪，钅芒气弥锐。三接三捷，既昼亦月。克翦方命，吞灭咆，云撤叛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席卷虔刘。威八，荒阻率由。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振旅甸甸，反旆悠悠。凯归同饮，疏爵普畴。朝无元刂印，国无费留。

丧乱既弭而能宴，武人归兽而去战。萧斧戢柯以柙刃，虹旌摄麾以就卷。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通其变。上垂拱而司契，下缘督而自劝。道来斯贵，利往则贱。囹圄寂寥，京庾流衍。于是东是即序，西倾顺轨。荆南怀忄惠，朔北思韪。绵绵回途，骤山骤水。襁负赆贽，重译贡筐。ㄅ首之豪，钅耳之杰。服其荒服，敛衽魏阙。置酒文昌，高张宿设。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载华载裔。岌岌冠纟徙，累累辫发。清酤如济，浊醪如河。冻醴流澌，温酎跃波。丰肴衍衍，行庖皤皤。区宴，酣氵胥无哗。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亻曹响起，疑震霆。天宇骇，地庐惊。亿若大帝之所兴作，二嬴之所曾聆。金石丝竹之恒韵，匏土革木之常调。干戚羽旄之饰好，清讴微吟之要妙。世业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闻觉。杂糅纷错，兼该泛博。娄所掌之音，昧任禁之曲。以娱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既苗既狩，爰游爰豫。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备法驾，理秋御。显文武之壮观，迈梁驺之所著。林不槎卉，泽不伐夭。斧钅以时，罾以道。德连木理，仁挺芝草。皓兽为之育薮，丹鱼为之生沼。云翔龙，泽马于阜。山图其石，川形其宝。莫黑匪乌，三趾而来仪。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扰。嘉颖离合以，醴泉涌流而浩浩。显祯祥以曲成，固触物而兼造。盖亦明灵之所酬酢，休徵之所伟兆。

文文率士，迁善罔匮，沐浴福应，宅心覃粹。馀粮栖亩而弗收，颂声载路而洋溢。河洛开奥，符命用出。翩翩黄鸟，衔书来讯。人谋所尊，鬼谋所秩。刘宗委驭，巽其神器。窥玉策于金，案图于石室。考历数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坛，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继绝世，修废职。徽帜以变，器械以革。显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学。雠校篆籀，篇章毕觌。优贤著于扬历，匪孽形于亲戚。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ュ则威佥秋爽ゼ华则华纵春葩。英哲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

算祀有纪，天禄有终。传业禅祚，高谢万邦。皇恩绰矣，帝德冲矣。让其天下，臣至公矣。荣操行之独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互卷领与结绳，眷留重华而比踪。尊卢赫胥，羲农有熊。虽自以为道，洪化以为隆。世笃玄同，奚遽不能与之踵武而齐其风？是故料其建国，析其法度。谘其考室，议其举厝。复之而无攵，申之而有裕。非疏粝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

至于山川之亻卓诡，物产之魁殊。或名奇而见称，或实异而可书。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则有鸳鸯、交谷，虎涧、龙山。掘鲤之淀，盖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渊。《羽氏》々精卫，衔木偿怨。常山、平干，钜鹿、河间。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练色，犊配眉连。玄俗无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时乘赤鲤而周旋。师门使火以验术，故将去而林燔。易阳壮容，卫之杂质。邯郸ε步，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夥够。非可单究，是以抑而未罄也。盖比物以错辞，述清都之闲丽。虽选言以简章，徒九复而遗旨。览大《易》与《春秋》，判殊隐而一致。未上林之乂墙，本前修以作系。

其军容弗犯，信其果毅。纠华绥戎，以戴公室。元勋配管敬之绩，歌锺析邦君之肆。则魏绛之贤，有令闻也。间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职竞弗罗。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贵非吾尊，重士逾山。亲御监门，兼兼同轩。搦秦起赵，威振八蕃。则信陵之名，若兰芬也。英辩荣枯，能济其厄。位加将相，窒隙之策。四海齐锋，一口所敌。张仪张禄，亦足云也。

摧惟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山阜猥积而崎岖，泉流迸集而央咽。隰壤氵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穷岫泄云，日月恒翳。宅土高暑，封疆瘴疠。蔡莽螫刺，昆虫毒噬。汉罪流御，秦馀徙列巾。肖貌蕞陋，禀质《辶》脆。巷无杼首，里罕耆耋。或镂髻而左言，或镂肤而钻发。或明发而翟歌，或浮泳而卒岁。风俗以[B16]果为画，人物以戕害为艺。威仪所不摄，宪章所不缀。由重山之束厄，因长川之裾势。距远关以窥窬，时高巢而陛制。薄戍绵幂，无异蛛蝥之网。弱卒琐甲，无异螳螂之卫。

与先世而常然，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後辙。成都迄己倾覆，建业则亦颠沛。顾非累卵于叠棋，焉至观形而怀忄且。权假日以馀荣，比朝华而庵蔼。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先生之言未卒，吴蜀二客焉相顾，倏焉失所。有瞢容，神蕊形茹。驰气离坐，忄典墨而谢曰：「仆党清狂，怵迫闽濮。习蓼虫之忘辛，玩进退之惟谷。非常寐而无觉，不睹皇舆之轨躅。过以亻凡剽之单慧，历执古之醇听。兼重忄⊣以缪，亻面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识，深颂靡测。得闻上德之至盛，匪同忧于有圣。抑若春霆发响，而惊蛰飞竞。潜龙浮景，而幽泉高镜。虽星有风雨之好，人有异同之性。庶觌家与剥庐，非苏世而居正。且夫寒谷丰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规显之也。虽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车二六，三倾五城，未若申锡典章之为远也。」

亮曰：「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小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哉！」（《文选》）

◇白发赋

星星白发，生于鬓垂。虽非青蝇，秽我光仪。策名观国，以此见疵。将拔将镊，好爵是縻。白发将拔，然自诉。禀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览明镜，惕然见恶。朝生昼拔，何罪之故？子观橘柚，一高一晔。贵其素滑匪尚绿叶。愿戢子之手，摄子之镊。

咨尔白发，观世之涂。靡不追荣，贵华贱枯。赫赫闾阖，蔼蔼紫庐。弱冠来仕，童髫献谟。甘罗乘轸，子奇剖符。英英终贾，高论云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发临欲拔，瞑目号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误！甘罗自以辩惠见称，不以发黑而名著；贾生自以良才见异，不以乌鬓而後举。闻之先民，国用老成。二老归周，周道肃清。四皓佐汉，汉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荣。

咨尔白发，事各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贵耆耋，今薄旧齿，皤皤荣期，皓首田里。虽有二毛，河清难俟。随时之变，见叹孔子。发乃辞尽，誓以固穷。昔临玉颜，今从飞蓬。发肤至昵，尚不克终。聊用拟辞，比之国风。（《艺文类聚》十七，《御览》三百七十三。）

七略（案：当从《文心雕龙》作《七讽》）

甲第之广袤，建云陛之嵯峨。（《文选·齐安陆王碑文》注）

七讽（《文心雕龙·指瑕篇》：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

卷七十五

◎张斐

斐一作，一作聚。泰始中明法掾，後为僮长。有《汉晋序注》一狠卷，《杂律解》二十一卷。

◇表上律法（《艺文类聚》、《御览》题作《律序》。）

律令者，政事之经，万机之纬。（《艺文类聚》五十四）

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并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自立制。（同上）

张汤制越官律，赵禹作朝会正见律。（《御览》六百三十八，案：《晋·刑法志》：越官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通典》作「不知而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相击谓之贼，不意误犯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旁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治似故纵，持质似恐㓜曷。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原注：罪以定为徒，未定为囚。）累作不过十一岁，（原注五岁徒犯，一等加六等，加为十二岁作。）累笞不过千二百，（原注，五岁徒加六等，笞之千二百。已上注三条，并见《御览》六百四十二。）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㓜曷，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通典》作「即受赇自与为受所监」。）求而後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刑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春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通典》作「自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通典》作「忧惧」。）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殴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殴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通典》复有同字。）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铨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而行之谓之通，化而财之（《通典》作「举而错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辄相依准，（《通典》作「推准」。）法律之义也。（《晋书·刑法志》。泰始三年，贾充等表上新律，其後张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御览》六百三十九，又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九。）

◎刘斌

斌，泰始中为司徒右西曹掾。

◇议原庾纯

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後君父两济，忠孝各序。纯兄峻以父老求归，峻若得归，纯无不归之势；峻不得归，纯无得归之理。纯虽自闻，同不见听。近辽东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皆不见听。且纯近为京尹，父在界内，时得自启定省，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斌愚以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纯有二弟在家，不为违理，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今纯父实未九十，不为犯令，骂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无所清议。（《晋书·庾纯传》。贾充责纯「父老不归供养」，纯曰：「高贵乡公何在？」诏免纯官，使据礼典正其臧否。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云云，又见《通典》六十八。）

◎庞札

札，（《通典》作「礼」。）河南功曹史。

◇请原庾纯表

臣郡前尹关内侯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案三王养老之制，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其家不从政：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先王制礼垂训将来，使能为俯就，不能企及，莫尚于周。当其时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鲁，孝子不匮，典礼无愆。今公府议，七十时制，八十月制，欲以驳夺从政之限，削除爵土。是为公旦立法，还自越之，鲁侯为子，即为罚首也。石奋期颐，四子列郡。近太宰献王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并济。

臣闻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饮多，遂至沈醉。尹醒闻知。悼恨前失，执谦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谓傲很，是为重罪过醉之言，而没迷复之义也。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议云，礼律虽有常限，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如此则为礼禁正直，而陷人以诈，违越王制，开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亲色养，历职内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众後己，实是宿心。一旦由醉，责以暴慢。案奏状不忠不孝，群公建议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案今父母年过八十，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今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屡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养不废。兄侍中峻，家之嫡长，往比自表，求归供养，诏喻不听。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臣惧长假饰之名，而损忠诚之实也。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顺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旧章。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尹以犯违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义是责，而所因者忿。积忿以立义，由醉以得罪，礼律不复为断，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晋书·庾纯传》，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六十八。）

◎李通

通，泰始中为益州从事。

◇谯周颂

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蜀志·谯周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孙和

和，陈留人。泰始中为太子中庶子，出为辽东太守。

◇荐范粲表

操行高，久婴疾病。可使郡县舆致京师，加以圣恩，赐其医药，若遂瘳除，必有益于政。（《晋书·隐逸范粲传》）

◎郭冲

冲，金城人，魏东安太守智子。扶风王骏镇关中，以为僚属，迁代郡太守。

◇条诸葛亮五事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

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後脂深以为恨。

四事曰，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人皆贺亮，亮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诸军，雍、凉劲卒三十馀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椰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刀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久之由也。（《蜀志·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云：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是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殁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

◎郭象

象字子玄，河南人。（《经典叙录》作「河内人」。）太傅主簿。有《庄子注》三十三卷，《音》三卷，集二卷。

◇庄子序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乎物宜，适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恍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暂而揽其馀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宋本《庄子》）

◎刘宝

宝为安北将军，有《汉书驳议》二卷，集三卷。

◇孙为祖持重议

孙为祖不三年。《丧服》云：「孙为祖周。」案《小记》「为祖後者为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为正？答曰：《经》无孙为祖三年之文。《小记》所云为祖母三年，自谓无後养人子以为孙者耳。《丧服》云「为人後者三年」，为人後者，或为子，或为孙，故《经》但称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无贵贱为人後者用此礼也。若荀太尉无子，养兄孙以为孙，是《小记》所谓「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养孙犹子，而孙奉祖犹父，故圣人称情以定制，为人後者无复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丧服传》：「父卒，然後为祖後者斩。」此谓嫡孙为祖丧主，当服斩，不解《传》意。《小记》与《传》但解《经》意耳。《传》称者此祖后，谓父之长子，祖之嫡孙也。己上厌于父，父亡然後乃下为长子斩，非孙上为祖斩也。（《通典》八十八）

◎杜琬

琬，泰始中为博士。

◇孙为庶祖持重议

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孙矣。若庶祖无嫡可传，则非正体乎上传重之义也。既无大夫士之位，无嫡统之重，孙为庶人，父虽亡，而有诸父，其孙生不主养，祭非所及，而所摄一家之重；居诸父之右，祖无重可传而孙以重自居，为父长子而以嫡孙继祖推情处礼，于义为乖。凡祖是庶，而父为长，宜制齐衰。（《通典》八十八）

◎玉敞

敞，爵里未详。

◇难刘宝孙为祖持重议

《丧服·小记》：「祖父卒，为祖母服者三年」，此谓孙为祖後者。《丧服》：「父亡，为母三年」。言为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为人後者，以当收族而严宗庙也，必以同宗支子，择其昭穆之伦而立之，不得高祖无子而立玄孙之序。严宗庙者，亦可以在继养，使鬼神有所享也。案士二庙，若立玄孙，则所严之祖，不及曾高，而祢祖无鬼，将何所飨乎？荀太尉秩尊，其统宜远，亲庙有四，孙之所得祭高祖也，则于太尉为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孙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则先人将恐于为厉，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从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每降一等，《丧服》为君之祖服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论意，谓《小记》所言是为长子服者，又当言父卒然後为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为祖母後者三年。又养人子为己孙，与己自有孙岂异哉！（《通典》八十八）

◇孙为庶祖持重议

凡所重，明是先祖之体，盖非爵土财计之谓。至于庶子之子为继祢之宗，则得为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祢而子替祖服，不贵正体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财计。承财计则为之服斩衰，无产业则废三年，此非义矣。又经有为君之祖服周，是为臣从君服。从服例降一等，此则君为祖三年矣。既为君而有父祖之丧，谓父祖并有废疾不得受国，而己受位于曾祖者也。祖不受国，无重可传而犹三年，斯盖正统贵体之义，不必以爵土传己也。体存则就养无方，亡则庶子不祭，所以达孝明宗。吉凶异智，故知生不主养者，无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尔，人无祖矣。（《通典》八十八）

卷七十六

◎挚虞（一）

虞字仲治，京兆长安人。泰始中举贤良，拜中郎，擢太子舍人，除闻喜令，召补尚书郎。元唐中迁吴王友，後历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遭乱饿死。有《三辅决录注》七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集十卷。

◇思游赋（并序）

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其辞曰：

有轩辕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华颖于末叶兮，灵根于上世。准乾坤以斡度兮，仪阴阳以定制。匪时运其焉行兮，垂太虚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缀太白之明璜。（《御览》六百八十四作「缀太珠之明。」）制文霓以为衣兮，袭采云以为裳。要华电之煜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鉴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诡好于凡观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缇袭以华国兮，和璞遥弃于南荆。夏像韬尘于市北兮，瓶抗方于两楹。鸾皇耿介而偏栖兮，兰桂背时而独荣。关寒暑以练真兮，岂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怀晖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灵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鸣蜩之号节兮，恐陨叶于凝露。希前轨而增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眷後尘而旋顾。往者倏忽而不逮兮，来者冥昧而未著。二仪泊焉其无央兮，四节环转而靡穷。星鸟逝而时反兮，夕景潜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与蕙若兮，时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惧独美之有伤，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处幽而弥馨兮，宝在夜而愈光。逼区内之迫胁兮，恩摅翼乎八荒。望云阶之崇壮兮，顾轻举而高翔。

造庖牺以问象兮，辩吉繇于姬文。将远游于太初兮，鉴形魄之未分。四灵俨而为卫兮，六气纷以成群。骖白兽于商风兮，御苍龙于景云。简厮徒于灵圉兮，从冯夷而问津。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形票彡票彡而遂遐兮，气而愈新。挹玉膏于莱兮，掇紫英于瀛滨。揖太昊以假憩兮，听赋政于三春。洪范翕而复张兮，百卉陨而更震。睇玉女之纷票彡兮，执懿筐于扶木。览玄象之κ晔兮，仍腾跃乎阳谷。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廪泉而濯足。将纵辔以逍遥兮，恨东极之路促。诏纤阿而右回兮，觌朱明之赫戏。莅群神于夏庭兮，回苍梧而结知。纟丽鹪明以承兮，驵天马而高驰。谗羲和于丹丘兮，诮倒景之乱仪。寻凯风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闻碧鸡之长晨兮，吾将往乎西游。奥浮于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诚沈羽以泛舟。轶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讯硕老于金室兮，采旧闻于前修。讥沦阴于危山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鸟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兔于月窟兮，诘娥于蓐收。爰揽辔而旋驱兮，访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济兮，凌固阴之所氵畜。探龟蛇于幽穴兮，瞰罔养之潜育。哂倏忽之躁狂兮，丧中黄于耳目。亻面烛龙而游衍兮，穷大明于北陆。

攀招摇而上跻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阊阖而遗眷兮，ぽ玄黄于地舆。召黔雷以先导兮，觐天帝于清都。观浑仪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钅卢。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则天而民咨兮，癸乱常而感虞。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以四位为匠，乾巛为均。散而为物，结而为人。阳降阴升，一替一兴。流而为川，滞而为陵。祸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成形兮未察，灵像兮已固。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

斐陈辞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叹。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会难。愿大飨以致好兮，盍息驾于一餐。会司仪于有始兮，延嘉宾于九乾。陈钧天之广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展万舞之至欢。枉矢铄其在手兮，狼弧其斯弯。睨翟犬于帝侧兮，殪熊罴于灵轩。

尔乃清道夙跸，载轮修祖。班命授号，羲〗整旅。兆司郁以届路兮，万灵森而陈庭。丰隆轩其警众兮，钩陈帅以属兵。堪舆竦而进时兮，文昌肃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俯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衤纟丽。前湛湛而摄进兮，後亻禁亻禁而方驰。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跨列缺兮窥乾巛，挥玉关兮出天门。涉汉律兮望昆仑，经赤霄兮临玄根。观品物兮终复魂，形已消兮气犹存。眺悬舟之离离兮，怀旧都之蔼蔼。仍繁荣而督引兮，将遄降而速迈。华云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盖。蹈烟力兮辞天衢，心《门堂》兮识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晋书·挚虞传》）

◇疾愈赋

余体气不和，饮食渐损，旬有馀日，众疾并除。馈食纤纤而日鲜，体貌廉廉而转损。校朝夕其未殊，验朔望而减本。形容消而憔悴，体质备而狼狈。内忧深而虑远，乃量餐而度带。讲和缓之馀论，寻越人之遗方。考异同以求中，稽众术而简良。会异端于妙门，乃归奇于涉廛。惟兹药之攸造，宝明中之皆坚。丸以三七为剂，服以四献为程。势终朝而始发，景未仄而身轻。食信宿而异量，体涉旬而告平。（《艺文类聚》七十五）

◇槐赋

览坤元之产殖，莫兹槐之为贵。爰表庭而树门，膺论道而正位。尔乃观其诞状，察其攸居。丰融湛Ь，蓊郁夫疏。上拂华宇，下临修渠。凑以夷迳，带以通衢。乐双游之黄鹂，嘉别挚之王雎。春栖教农之鸠，夏憩反哺之乌。鼓柯命风，振叶致凉。开明过于八闼兮，重阴逾乎九房。（《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二十一。）

◇赋

有南州之奇鸟，谅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旷泽，游江淮之洪波。既翦翼以就养，遂婉变乎邦家。呈仪，若刻若画。鸾颈龟背，戴玄珥白。斑毛膺，驳羽朱掖。青不专绀，不擅赤。因宛点注，希稠有适。其在水也，则巧态多姿，调节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没。或游或舞，缤翻倏忽。若乃阳故多阴，殊方相求。见水则喜，睹火而忧。（《艺文类聚》九十二）

◇观鱼赋

观鳞族于彪池兮，睨羽群于濑涯。乃有洧泉之鲤，濯波之。氵氵爵涌跃，没浪赴远。集于曲氵崖之猥，逐于澹淡之深。攒聚辐蹙，或跃或沈。倏乐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驿，眩目惊心。徒极观而无获兮，羡鲜肴之柔嘉。

于是六柱俱起，参构横罗。编莞为栈，束木激波。奔突转薄，流不及澜。鱼未惊而失行，忽浪达于急湍。谅形胜之得势，实有往而无反。い鳖脍鲤，亦有庶羞。肴核并陈，既旨且柔。泛溢氵爵于通沟，因素波以献酬。骋微巧于浮觞，竞机捷于迅流。既欢豫而不倦，愿穷昼则兼夜。独临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舍。惟修名之求立，恋景曜之西谢。惧留连之败德，遂收欢而命驾。

是时也，含怀湛遁，需于酒食。盘ぅ宴安，欢情未极。选兴之言，矫枉以直。悦而不怿，莫不叹息。（《艺文类聚》九十六，《初学记》三十。）

◇愍骚

盖明哲之处身，固度时以进退。泰则摅志于宇宙，否则澄神于幽昧。ゼ之莫究其外，亟之罔识其内。顺阴阳以潜跃，岂凝滞乎一概。（《艺文类聚》五十六）

◇迁宅诰

惟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东，黄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御览》五十六）

◇册陇西王泰为太尉文

朕惟君行为时表，亲则宗臣，论道经邦，保皇家；是用进登上台，其上清三光，下宁九域，永钦洪范，以康宇宙。敬哉！（《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七。）

◇泰始四年举贤良方正对策

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

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惟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晋书·挚虞传》）

◇谏改除普增位一等表

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馀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晋书·挚虞传》。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

◇典校五礼表

臣典校故太尉ダ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以今礼篇卷烦重，宜随类通合。事久不出，惧见寝嘿。

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谓之齐衰，及孔子没而门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仲尼，渐渍圣训，讲肄积年，及遇丧事，犹尚若此，明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况自此已来，篇章焚散，去圣弥远，丧制诡谬，固其宜矣。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ダ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自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後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又有此礼当班于天下，不宜繁多。ダ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馀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案《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馀则但曰「如初」。《周礼》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分之一。（《晋书·礼志》上）

◇奏定二社

臣案《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又有军旅宜乎社，则王社也。太社为群姓祈报，祈报有时，主不可废。故凡祓社衅鼓，主奉以从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书·召诰》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诗》称「乃立冢土」，无两社之文，故废帝社，惟立太社。《诗》、《书》所称，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礼》之明典，《祭法》之正义。前改建庙社，营一社之处，朝议斐然，执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发明诏，定二社之义，以为永制。宜定新礼，从二社。（《晋书·礼志》上）

◇奏祀六宗

案舜受终，「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周礼·肆师职》曰：「用牲于社宗。」《党正职》曰：「春秋祭亦如之。」肆师之宗，与社并列，则班与社同也。党正之宗，文不系社，则神与社异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则贵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则《周礼》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汉光武即位高邑，依《虞书》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礼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议其神，朝士纷纭，各有所执。惟散骑常侍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扬，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是时考论异同，而从其议。汉魏相仍，著为贵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兴之，则莫敢废之。宜定新礼，祀六宗如旧。」（《晋书·礼志》上）

◇明堂郊祀议

案：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议。（《晋书·礼志》上，《通典》四十四。）

◇祀皋陶议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礼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政。挚虞以为：案《虞书》，皋陶作士师，惟明克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狱官礼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继狱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是崇圣而从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轻也。律非正署，废兴无常，宜如旧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义取重生，改用孟秋，以应刑杀，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礼，皆如旧。（《晋书·礼志上》，又《艺文类聚》四十九引挚虞新礼议。又《通典》五十三、《御览》五百二十六引挚虞《杂祀议》。）

◇庙设次殿议

次殿所以为解息之处，凡适尊以不显为恭，以由隐为顺。而设之于上位，入自南门，非谦厌之义。宜定新礼皆如旧说。

◇释服议

古者无事，故丧三年，非讫葬除心丧也。後代一日万机，故魏权制，晋氏加以心丧，非三年也。（《通典》八十）

◇挽歌议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歌劳，声辞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曲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之。挚虞以为：「免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六。）

◇丧佩议

《周礼》武贲氏，士大夫之职也，皆以兵守王宫，国有丧故，则衰葛执戈守门，葬则从车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设。明丧故之际，盖重宿卫之防。去丧无所不佩，谓服饰之事，不谓防御之用。宜定新礼布衣剑如旧，其馀如新制。（《晋书·礼志》中）

◇吉驾导从议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有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吹。挚虞以为：葬有祥车旷左，则今之容车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还。《春秋传》，郑大夫公孙虿卒，天子追赐大路，使以行。《士丧礼》，葬有槁车乘车，以载生之服。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既设吉驾，则宜有导从，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义。臣子衰麻不得为身而释，以为君父则无不可。《顾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晋书·礼志》中，《御览》五百六十七。）

◇公为所寓服议

《周礼》作乐于刑厝之时，而著荒政十二。礼备制待物，不以时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阙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称寄公。是时天下又多此比，皆礼之所及。宜定新礼自如旧经。（《晋书·礼志》中）

◇傍亲服议

虞谨案：古者诸侯君临其国，臣诸父兄，今之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便从绝期之制，而令傍亲服斩衰之重也。诸侯既然，则公孤之爵亦宜如旧。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汉朝依古为制，事与古异，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晋采以著令，宜定新礼皆如旧。（《晋书·礼志》中，《御览》四百五十七。）

◇师服议

《丧服》无弟子为师服之制，新礼弟子为师齐衰三月。挚虞以为：「自古弟子无师服之制，故仲尼之丧，门人疑于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而怀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群居则，出则否，所谓吊服加麻也。先圣为礼，必易从而可传。师徒义诚重，而服制不著，历代相袭，不以为缺。且寻师者以弥高为得，故屡迁而不嫌；修业者以日新为益，故舍旧而不疑。仲尼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贡曰『夫何常师之有』。浅学之师，暂学之师，不可皆为之服。义有轻重，服有废兴，则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争，爱恶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礼无服如旧。」（《晋书·礼志》中。《通典》一百一，《御览》五百四十七。）

◇为皇太孙服议

太子初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无服殇之仪，绝期故也。（《宋书·礼志》二。惠帝太安元年，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通议秘书监挚虞议。又略见《晋书·挚虞传》。）

卷七十七

◎挚虞（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侯觐建旗议

魏氏无巡狩故事。新礼则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设宫如礼。诸侯之觐者，摈及执贽，皆如朝仪，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觐礼，诸侯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诗》称「君子至止，言观其。」宜定新礼，建旗如旧礼。（《宋书·礼志》二，又见《晋书·礼志》下，《通典》五十四。）

◇皇太子称臣议

《孝经》「资于事父以事君」，义兼臣子，是不嫌称臣，宜定新礼皇太子称臣如旧。（《晋书·礼志》下，《通典》七十。）

◇夫人不答妾拜议

汉魏故事：王公群妾见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礼以为礼无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挚虞以为：「礼，妾事女君如妇之事姑，而妾服女君期，女君不报，则敬与妇同而又加贱也。名位不同，本无酬报，礼无不答，义不谓此。先圣殊嫡庶之别，以绝陵替之渐，峻明其防，犹有僭违。宜定新礼，自如其旧。（《晋书·礼志》下，《通典》六十八。）

◇遣将议

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艺文类聚》五十九）

◇会朝堂五辂制度议

诸车之合于法度可以示训者，则辂为名，亦犹殿堂之正者则曰路寝也。（《北堂书钞》一百四十）

◇驳潘岳古今尺议

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徵。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当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

◇驳裴答问天子冠礼

）天子即位之日即为成君，冕服以备，不宜有加。诸侯即位，为成岂不定？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独有火龙黼衣，便不可乎，意为宜冠有加。（《通典》五十六）

◇驳司隶奏鲁夔违法事

河内太守鲁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学，未成而司隶奏以违法，尚书郎中骑都尉臣挚虞驳：夔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亲临民物，足识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学，是其留心学校，必欲有成也。（□□□□□□□□）

◇三日曲水对

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也。（《御览》三十引《续齐谐记》）

◇致齐王ぁ笺

间于张华没後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後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嶷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後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因圣教之所不责也。（《晋书·张华传》）

◇答杜预书

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即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晋书·挚虞传》，《通典》八十二。）

◇太康颂

於休上古，人之资始。四奥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侯卫内圮。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

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冥。声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癸癸，风于华阳。弓矢囊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馀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晋书·挚虞传》）

◇释奠颂

如彼泉流，不盈不运。讲业既终，礼师释奠。升觞折俎，上下惟宴。邕邕其来，肃肃其见。（《初学记》十四，《御览》五百三十五。）

◇连理颂

东宫正德之内，承华之外。槐树二枝，连理而生。二干一心，以蕃本根。（《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庖牺赞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牺作王，世尚醇懿。设卦分象，开物纪类。施罟设网，人用不匮。（《初学记》九）

◇神农赞

神农居世，通变该极。民众兽鲜，乃教稼穑。聚货交市，草木播植。务济其本，不道其饰。（《初学记》九）

◇黄帝赞

黄帝在位，实号轩辕。车以行陆，舟以济川。弧矢之利，弭难消患。垂衣而治，万国安。（《初学记》九）

◇帝尧赞

唐帝放勋，钦明文思。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荡荡，万邦雍熙。（《初学记》九）

◇夏禹赞

决堤疏河，刊山敷土。四奥既宅，彝伦攸叙。卑宫菲食，以宁区宇。（《初学记》九）

◇殷汤赞

浚也惟商，实惟成汤。三五迭兴，舍帝称王。（《初学记》九）

◇周文王赞

周文翼翼，仪形体教。上帝是临，神明是劳。东邻之昏，西邻之曜。九有既集，以圣易暴。（《初学记》九）

◇周武王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皇武王，天命是锺。七德既耀，莫不率从。奄清宇宙，荡商之踪。（《初学记》九）

◇周宣王赞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惩难思理，官人以叙。山甫补阙，方叔御侮。是用中兴，恢复周宇。（《初学记》九）

◇汉高祖赞

汉祖明达，兼咨权武。总御群雄，翦翕强楚。奄正华夏，经略区宇。遂登天位，缵尧之绪。（《初学记》九）

◇汉文帝赞

汉之光大，实惟孝文。体仁尚俭，克己为君。按辔细柳，抑尊成军。营兆南原，陵不崇坟。（《初学记》九）

◇孔子赞

仲尼大圣，遭时昏荒。河图沈翳，凤鸟幽藏。爰整礼乐，以综三纲。因史立法，是谓素王。（《初学记》十七）

◇颜子赞

颜子，仁心不违。行无贰过，知章知微。（《初学记》十七）

◇左丘明赞

丘明作史，时惟衰周。错综坟籍，思几徽猷。阐明王典，光演春秋。诞宣圣旨，旷代弥休。（《初学记》十七）

◇新婚箴

今在哲文，遭家不造。结发之丽，不同偕老。既纳新配，内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将夭。色不可，命不可轻。君子是惮，敢告後生。（《艺文类聚》四十。案：《初学记》十四年所载挚虞《新婚箴》，乃潘岳答也。非此篇佚文，故不录。）

◇尚书令箴

舜纳大麓，七政以齐。内成外平，风雨不迷。补我衮阙，阐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虽圣虽明，必赖良才。无曰我智，官不能任。发言如丝，其出成纶。千里之应，枢机在身。（《艺文类聚》四十八，《文选》颜延之《北使洛诗》注。案：《初学记》十一作张华，其文多五十馀字，今不能定是谁作，别编于《张华集》。）

◇武库铭

有财无义，惟家之殃。无爱粪土，以毁五常。（《初学记》二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一。）

◇门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禄无常家，福无定门。人谋鬼谋，道在则尊。（《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一百八十三。）

◇灶屋铭

大孝养志，厥次养形。事亲以敬，美过三牲。（《艺文类聚》八十）

◇决疑

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晋书·礼志》上，引挚虞决疑，又见《宋书·礼志》一。）

◇理疑

父亡，服竟，继母还前亲子家，当为何服？此有问：「有夫妇生男女三人，遭荒乱离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继子，後夫未亡，得亲子信，请就亲子家，後夫言可尔。後数年，夫亡，丧之如礼，服竟，随亲子去，别继子云：『我则为绝，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户籍如故。母今亡，继子当何服？服之三年则不来葬，服之周则无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为，当依继母嫁，从为服周。博士孙绰议曰：「父答虽有可尔之语，夫妻枕席相顺之意，固非决绝之辞也。继母丧父如礼，服竟之後，不还私家，逾岁历年，循养无二，母恩不衰。适见亲子，专自任意，无所关报，私随其志，绝亡夫，背继子，违三从正义，亦为大矣。今母虽不母，子何缘得计去留轻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谬施。施之为出，出义不全；施之于嫁，嫁义不成。欲降服周，于礼何居？名在居籍，私归亲子，丧柩南北，礼律私法，订其可知，便决降服，许令制周，颇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难孙云：「以前问不立甲乙为名称，于议不便。今以母为甲，先夫为乙，後夫为丙，先子为丁，继子为戊。丙言可尔，必虑事宜，顺其至情，非虚欺也。临终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重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求还之计，去誓不还葬之辞。生则己不得养，死则不与己父同穴，就不成嫁，当为去母，附之于嫁，不亦宜乎！（《通典》九十四引挚虞理疑）

◇文章流别论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後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八。）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烦省烦，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七。）《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後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艺文类聚》五十六）

《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後说以色声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ゑ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簇，岂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义不足而辨有馀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

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当作「二十五」。）官箴，而传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缝其阙。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书钞》原本一百二）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论既论则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御览》五百九十）

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御览》五百九十六）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媛、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御览》五百九十六）

今所□哀策者，古诔之义。（《御览》五百九十六）

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连旨之壮厉忄亢慷，应间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书钞》一百）

古有宗庙之碑，後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

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覆成章。

（□□□□□□□□）

卷七十八

◎郄诜

诜字广基，济阴单父人。泰始中举贤良对策第一，拜议郎。咸宁中母忧服阕，召为征东参军、平舆监军长史，徙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迁尚书左丞，後为雍州刺史。

◇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

诏曰：「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文质之变，其理何曲，虞夏之际，圣明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补乎？何陵迟之不反也？岂霸德之浅欤？期运不可致欤？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为政，革乱亡之弊，建不刊之统，移风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刑措不用，岂非化之盛欤？何修而响兹？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人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者乎？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将有司非其任欤？各悉乃心，究而论之。上明古制，下切当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补。其正议无隐，将敬听之。」

诜对曰：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犹垂意于博采，故招贤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以降大问也。是以窃有自疑之心，虽致身于阙庭，亦亻黾亻免矣。伏读圣策，乃知下问之旨笃焉。

臣闻上古推贤让位，教同德一，故易简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损益不同，非帝王之道异，救弊之路殊也。周当二代之流，承雕伪之极，尽礼乐之致，穷制度之理，其文详备，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非殊论也。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五霸之兴勤政刑。礼乐之化深，政刑之用浅。勤之则可以小安，堕之则遂陵迟。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补之功不侔也。而齐桓失之葵丘，夷吾沦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兹？」臣以为莫大于择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无一统，宰牧之才，优劣异绩，或以之兴，或以之替，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後时，故动以要之也。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讠罔，诬讠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推贤不伐，相下无餍，主听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静，虽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动，虽复夙夜，俗不一也。且人无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饰正于外，藏邪于内，故邪正之人难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则众正益至；若得其邪，则从邪亦集。物繁其类，谁能止之！故亡国失世者，未尝不为众邪所积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绝，其终乃著。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隆替；故寒暑渐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宦者无关梁，邪门启矣；朝廷不责贤，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则有罚。故古者诸侯必贡士，不贡者削，贡而不适亦削。夫士者，难知也；不适者，薄过也。不得不责，强其所不知也；罚其所不适，深其薄过，非恕也。且天子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斯责之矣。施刑之道，宁纵不滥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贤者天地之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宁滥以得之，无纵以失之也。今则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并不可必，于公则政事纷乱，于私则污秽狼籍。自顷长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有缚束而绞戮者矣。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漏网吞舟，何以过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後人复起，如彼此无已，谁止之者？风流日竞，谁忧之者？虽今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恒得此属，欲圣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创举贤之典，峻关梁之防。其制既立，则人慎其举而不苛，则贤者可知。知贤而试，则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则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则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则生生丰植，人用资给，和乐兴焉。是故寡过而远刑，知耻以近礼，此所以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策曰：「自顷夷狄内侵，灾眚屡降，将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闻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其本也。夫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政惠则下仰其施，刑恕则人怀其勇。施以殖其财，勇以结其心。故人居则资赡而知方，动则亲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虽死不贰；以逸道劳之者，虽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战则克，以攻则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恶者畏惧则削迹。止戈而武，义实在文，唯任贤然後无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

「臣诚愚鄙，不足以奉对圣朝，犹进之于廷者，将使取诸其怀而献之乎，臣惧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则可矣，是以辞鄙不隐也。」（《晋书·郄诜传》，又略见《群书治要》三十。）

◇自理表

臣生三月而孤，随母依外祖，舅为县悉家，以咸宁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坟在缑氏，而墓数有水，规悉迁改，常多病疾，遂便留此，此方下尸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通典》一百三）

◇与魏舒书

公久疾，小差视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讫还卧，曲身回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弃之，可不惜哉？（《晋书·魏舒传》）

◎阮种

种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泰始中察孝廉，为公府掾，举贤良对策上第，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郎，复廷试，对策第一，转中书郎，迁平原相。有集二卷。

◇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规矩乾坤，惠康品类，休风流衍，弥于千载。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兴惕厉，未烛厥猷。子大夫韫道术，俨然而进，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种对曰：「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远。故能开物成务，而功业不匮，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德逮群生，泽被区宇，声施无穷，而典垂百代。故《经》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

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对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礼乐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务，所以防遏暴慢，感动心术，制节生灵，而陶化万姓也。礼以体德，乐以咏功，乐本于和，而礼师于敬矣。」

又问戎蛮猾夏。对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有此虞。故《诗》称「猃狁孔炽」，《书》叹「蛮夷帅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不闻以兵。夫兵凶器，而战危事也。兵兴则伤农，众集则费积；农伤则人匮，积费则国虚。昔汉武之世，承文帝之业，资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竞战胜之功，贪攻取之利，良将劲卒，屈于沙漠，胜败相若，克不过当，夭百姓之命，填饿狼之口。及其以众制寡，令匈奴远迹，收功祁连，饮马瀚海，天下之耗，已过太半矣。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是以盗贼蜂起，山东不振。暨宣、元之时，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此则折冲厌难，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问咎徵作见。对曰：「阴阳否泰，六之灾，则人主修政以御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极之首，详庶徵之用。《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

又问经化之务，对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赏以劝其能，威以惩其废。此先王所以保定功，化洽黎袁而勋业长世也。故上有克让之风，则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雕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其于政也，如农者之殖硗野，旱年之望丰穑，必不几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长久，风醇俗美，皆数百年保天之禄。而秦二世而弊者，盖其所由之涂殊也。」

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对曰：「夫文武经德，所以成功丕业，咸熙庶绩者，莫先于选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当其官而功称其职，则万机咸理，庶寮不旷。《书》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则继天理物，宁国安家，非贤无以成也。夫贤才之畜于国，犹良工之须利器，巧匠之待绳墨也。器用利，则斫削易而材不病；绳墨设，则曲直正而众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贤，而佚以任之也。贤臣之于主，进则忠国爱人，退则砥节洁志，营职不干私义，出心必由公涂，明度量以呈其能，审经制以效其功。此昔之圣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钧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贤与所贤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倾望休光，希心紫极，唯明主之所趣舍。若开四聪之听，广畴咨之求，抽群英，延俊，考工授职，呈能制官，朝无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极，树功不朽矣」。（《晋书·阮种传》）

◇廷试对策

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虽战战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当何修以应其变？人遇水旱饥馑者，何以救之？中间多事，未得宁静，思以省息烦务，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损益，使公私两济者，委曲陈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闻事实，勿务华辞，莫有所讳也。」

种对曰：「伏惟陛下以圣哲玄览，降恤黎蒸，将济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以辅至化，此诚尧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顽鲁之质，应清明之举，前者对策，不足以畴塞圣诏，所陈不究，臣诚蒙昧，所以为罪。臣闻天生蒸庶，树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则彝伦攸叙，五福来备。若政有愆失，刑理颇僻，则庶徵不应，而淫亢为灾。此则天人之理，而兴废之由也。昔之圣王，政道备而制先具，轨人以务，致之于本。是以虽有水旱之眚，而无饥馑之患也。自顷阴阳隔并，水旱为灾，亦犹期运之致。不然，则亦有司之不帅，不能宣承圣德，以赞扬大化，故和气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雕弊，公私无储，诚在于休役静人，劝啬务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烦网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烦则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失业，网密则下背其诚，信道未孚则人无固志。此则损益之至务，安危之大端也。传曰：『始与善，善进，则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哉！』若夫文武隐逸之士，幽贱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谨竭愚以对」。（《晋书·阮种传》）

◎王崇

崇字幼远，广汉妻阝人。泰始中为上庸太守，迁蜀郡太守。

◇论蜀後主

昔世祖内资神武之大才，外拔四七之奇将，犹勤而获济。然乃登天衢，车不辍驾，坐不安席，非渊明弘鉴，则中兴之业，何容易哉！後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胥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包括天下也？（《华阳国志》二）

◇论姜维

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为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已自招之。然以锺会之知略，称为子房，姜维陷之，莫至克捷；筹策相应，优劣惜哉！（《华阳国志》二）

◎何攀

攀字惠兴，蜀郡郫人。泰始中历郡主簿，上计吏州从事咸宁中。王辟主簿别驾，除郎中，与平吴功封关内侯。太康初为王辅国司马，除荥阳令，进廷尉平，迁散骑侍郎。惠帝时，以与诛杨骏功封西城公，韩东羌校尉，领越骑校尉，又领河南尹，迁扬州刺史假节徵拜大司农，兼三州都，迁兖州刺史，不之官。卒赠司农，谥曰桓。

◇辞司农表

被疾错忘，不堪铨量人物。（《华阳国志》十一）

◇上疏策孙告

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严，掩取甚易。（《华阳国志》十一）

◇驳盗罪

上关执信之主，下关储备之物。设有开上关，何以加刑。（《华阳国志》十一。攀为廷尉平，有盗开城门下关者，法据大辟，攀驳之。）

◎张靖

靖，泰始末太常博士。

◇皇太子为太后服议

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崇，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通典》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博士张靖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安平国移问

宜依鲁僖服闵三年例。（《通典》九十三。咸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无嗣，以母敦上继献王後，移问太常应何服，博士张靖答。）

◎陈逵

逵，泰始末为博士。

◇皇太子为太后服议

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二。）

◇又议

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服除于外，非礼所谓称情者也。宜其不除。（《通典》八十二）

◎陈邵

邵字节良，下邳人，为司空长史。

◇《周礼》论序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经典释文·叙录》）

◎段畅

段（一作殷）畅，泰始末为博士。

◇重申杜元凯奏议皇太子除服

《尚书》母逸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诸儒皆云：「亮阴，默也」。唯郑玄独以谅暗为凶庐。今据诸儒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听于冢宰，以终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丧之後，素服心丧，谓之谅暗。故杜议曰：天子居丧，齐斩之情，苴杖带，当其遂服，葬而除服，谅暗以终三年也。《国语·楚语》、及《论语》、《礼记·坊记》、《丧服·四制》，皆说高宗之义，大体无异。唯《尚书·大传》以谅暗为凶庐，盖东海伏生所说，郑玄之所依。博而考之，义既不通。据经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庐，岂合礼制？代俗皆谓大祥後礻覃时为谅暗。《汉纪》称和熹邓皇后居母丧，缟素不食肉，亦曰谅暗：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为得之也。（《通典》八十。）

◇复申杜元凯议

案《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传发宋公，而因释王，在丧未葬，称「在丧」，葬讫卒哭，已除衰麻，故不复名「在丧」，此诸侯除服之证也。案《礼记》，诸侯元子既葬，见于天子，曰「类见」：将嗣父位，除丧见王，以受瑞命，由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见，故曰「类见」。于是天子礼之太庙，赐以命服，此诸侯不以麻终三年之证也。《杂记》，麻者不绅，执玉不麻，麻不加于彩。诸侯既卒哭即位，则有聘享朝会之礼，既执玉服彩，不宜复以服麻，故云衰麻服缟素；缟素之制，可以杂于吉也。此除衰麻谅暗之文也。《丧大记》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带，金革之事无避也。」然则大夫士皆以衰麻终三年，故虽卒哭，称弁带，以服金革之事。诸侯以上，卒哭除衰麻谅暗，故特不言弁，此诸侯衰麻除之证也。又《春秋》鲁隐公元年，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左传》曰：「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谅暗，此为免丧之後来吊，故曰吊生不及哀：此诸侯卒哭除衰之证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赐公命。《公羊传》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贾逵以为诸侯逾年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合瑞为信也。然则皆得行吉礼。文公元年，公孙敖如齐。《左传》曰：「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也。僖公之丧未三年，嫌于不可以接吉事，故《传》发明大义，以正诸侯之礼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三月公会晋侯于溴梁。《左传》曰：「葬晋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与诸侯宴于温，传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诸侯五月而葬，今晋悼三月便葬，遂合诸侯燕会，使大夫歌舞，皆非丧礼也。羊舌华、祁奚、韩襄，皆晋之贤大夫也，平公尚幼，宰传相之，命诸贤付幼君，而若此者，盖继好讲信，谋事补阙之大者，故传其行事也。晋子墨衰征秦，遂墨衰以葬，书春秋时卒哭之後，御军甚多，无衰墨文明其服也。弁金革，礼所权许，皆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齐侯杵臼卒，六年《公羊传》曰，除：「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又「理会于陈乞之家」，明其皆免丧，无复所制也。（《通典》八十。）

◇王昌前母服议

礼为常事制，不为非常设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礼。平生不相见，去其加隆，以期为断。（《晋书·礼志》中。泰康元年，段畅议。案：王昌事详竟陵王文。）

◎刘佮

佮，咸宁初辟羊祜征南府。

◇诣杜预笺

昔以谬选，忝备官属，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祜参同庶事。祜执德冲虚，操尚清远，德高而体卑，位优而行恭。前膺显命，来抚南夏，既有三司之仪，复加大将军之号。虽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仩，群俊望风。涉其门者，贪夫反廉，懦夫立志，虽夷惠之操，无以尚也。自镇此境，政化被乎江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潜谋远计，辟国开疆，诸所规摹，皆有轨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陨。夫举贤报国，台辅之远任也；搜扬侧陋，亦台辅之宿心也；中道而废，亦台辅之私恨也。履谦积稔，晚节不遂，此远近所以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爱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树。夫思其人，尚及其树，况生存所辟之士，便当随例放弃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属。（《晋书·羊祜传》。祜开府累年，谦让不辟士，始有所命，会卒，刘佮、赵寅、刘弥、孙勃等笺诣杜预云云。）

◎彭礼

礼，一作权，咸宁中为尚书。

◇羊伊出後议

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隋书·刘子翊传》。子翊驳刘炫议云：「晋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己。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礼议云云，于是下诏从之。又见《北史》八十五。）

卷七十九

◎秦秀

秀字玄良，新兴云中人。魏骁骑将军朗子。咸宁中为博士。太康中，以议齐王攸事除名，寻复为博士。

◇上言王位号

自大晋启祚，辅国之号，率以旧恩。此为王无功之时，受九列之显位，立功之後更得宠人之辱号也。四海视之，孰不失望！蜀小吴大，平蜀之後，二将皆就加三事，今还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今举蜀汉之卒，数旬而平吴，虽举吴人之财宝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与计校乎？（《晋书·秦秀传》。王有平吴之勋，而为王浑所谮毁，以为辅国大将军，天下咸为之怨，秀乃上言。）

◇何曾谥议

故太宰何曾，虽阶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严肃，显登王朝。事亲有色养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资性骄奢，不循（《御览》作「修」。）轨则。《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人具尔瞻。」言其德行高峻，动必以礼耳。丘明有言：「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大晋受命，劳谦隐约，曾受宠二代，显赫累世。暨乎耳顺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国之租，荷保傅之贵，秉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侧。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古人，责深负重，虽举门尽死，犹不称位。而乃骄奢过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义言之，非惟失辅相之宜，违断金之利也。秽皇代之美，坏人伦之教，生天下之丑，示後生之傲，莫大于此。自近（《御览》作「奕」。）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垢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

周公吊二季之陵迟，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谥以纪其终。曾参奉之，启手归全，易簀而没，盖明慎终，死而後已。齐之史氏，乱世陪臣耳，犹书君贼，累死不惩。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尽礼。管子有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是则帝室无政刑也。王公贵人，复何畏哉！所谓四维，复何寄乎！谨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御览》作「威」。）肆行曰丑。」曾之行己，皆与此同，宜谥为缪丑公。（《晋书·秦秀传》。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又《御览》五百六十二引干宝《晋纪》。）

◇王昌前母服议

礼，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养，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义不命二嫡依此礼乎？父之执友有如子之礼，况事兄之母乎！（《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贾充谥议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後，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曾阝养外孙莒公子为後，《春秋》书「莒人灭曾阝」。圣人岂不知外孙亲邪！但以义推之，则无父子耳。又案诏书「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为比。」然则以外孙为後，自非元功显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礼，盖可然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晋书·秦秀传》。又《御览》五百六十二引干宝《晋纪》。）

◎张放

放，咸宁中为博士。

◇临轩遣使宜作乐议

临轩遣使，应作乐。放案：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进而乐作，位定而乐止，王者诸侯虽殊尊卑，至于礼秩，或有同者，冠之与拜，俱为嘉礼。是以准昔仪注，谓宜作乐。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时，无钟磬之乐也。（《通典》七十一，又一百四十七。）

◎杨珧

珧字文琚，弘农华阴人，太傅骏弟。咸宁中，以外戚历尚书令，卫将军，逊位，寻复用事。惠帝初，与骏俱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聘悼杨后时上表

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晋书·杨珧传》）

◇奏请建同姓

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都，非城之义，万世之固。

◇驳停马隆将士勋赏议

前精募将士少加爵命者，此适所以为诱引。今隆全军独克，西土获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听许，以明要信。

◎杨济

济字文通，珧弟。历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惠帝初，与兄骏、珧俱诛。

◇与傅咸书

昨遣人相视受罚，云大重，以为怛然。相念杖痕，不耐风寒，宜深慎护，不可轻也。当饮酒，令体中常爰为佳，苏治疮急痛，故寄往之。（《御览》六百五十引《傅咸集》。又八百五十八「苏」作「酥」。）

◇又与傅咸书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晋书·傅咸传》）

◎赵休

休为右军督。

◇上书论杨氏

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杨氏三公并在位，而天变屡见，臣窃为陛下忧之。（《晋书·杨珧传》）

◎虞溥

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咸宁中举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太康中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有《江表传》若干卷，集二卷。

◇王昌前母服议

臣以为礼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议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未有遭变而二嫡。苟嫡不可以二，则昌父更娶之辰，即前妻义绝之日也。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议者以昌父无绝遣之言，尚为正嫡，恐犯礼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难以示後。案昌父既策名魏朝，更纳後室，岂得怀旧君于江表，存外妻于雠国乎？非徒时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绝。设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今始会同，必不使二嫡专堂，两妇执祭，同为之齐也。以此验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废也，即使父有两立之言，犹将以礼正之，况无遗命可以服乎！溥以为宜如猛议。（《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九，太康元年，尚书都令史虞溥议。）

◇驳卞粹议王昌前母服

丧从宁戚，谓丧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亲也。夫死者终也，终事已故无绝道。分居两存，则离否由人。夫妇以判合为义，今土隔人殊，则配合理绝。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于死妇哉！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後王法也。且既以为嫡後服，复云为妾，生则或贬或离，死则同于葬，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教，于以纯化笃俗，不亦难乎！今昌二母虽土地殊隔，据同时并存，何得为前母後母乎！设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绝，远闻丧问，当复相为制何服邪！夫制不应礼，动而愈失。夫孝子不纳亲于不义，贞妇不昧进而苟容。今同前嫡于死妇，使後妻居正而或废，于二子之心，曾无恧乎！而云诬父弃母，恐此文致之言，难以定臧否也。礼，违诸侯适天子，不服旧君，然则昌父绝前君矣，更纳後室，废旧妻矣，又何取于宜诛宜抚乎！且妇人之有恶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诚以人理应绝故也。今夫妇殊域，与无妻同，方之恶疾，理无以异。据己更娶，有绝前之证，而云应服，于义何居！（《晋书·礼志》中）

◇移告属县

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晋书·虞溥传》）

◇奖训学徒诏（《御览》作「厉学篇」。）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後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後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後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又曰锲而合之，朽木不知；锲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深赜究奇，使杨班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志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学，累一以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晋书·虞溥传》。《御览》六百七，又六百十三。）

◎华谭

谭字令思，广陵江都人。咸宁中，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令史。太康中举秀才，对策第一，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後为鄄城令，迁庐江，除尚书郎。永宁初出为郏令，再迁庐江内史，加绥远将军，封都亭侯，以忤刺史刘陶下狱，免。建兴初为镇东军谘祭酒，转丞相军谘祭酒，领郡大中正。大兴初转秘书监，後加散骑常侍。永昌初免，卒年七十馀，赠金紫光禄大夫。有《新论》十卷，集二卷。

◇举秀才对策

策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对曰：「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祖乾纲以流化，顺谷风以兴仁，兼三才以御物，开四聪以招贤。故劳谦日昃，务在择才，宣明岩穴，垂光隐滞。俊龙跃，帝道以光；清德凤翔，王化克举。是以皋陶见举，不仁者远；陆贾重汉，远夷折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汉席卷；干戈西征，羌蛮慕化，诚阐四门之秋，兴礼教之日也。故髦俊闻声而响赴，殊才望险而云集。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急善过于饥渴，用人疾于影响，杜佞谄之门，废郑声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安边之术也。」

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又策曰：「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羁，羌氐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如此，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对曰：「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猃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豫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载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设，所以随时制也。时险则峻法以取平，时泰则宽网以将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将就无为而。至于律令，有所损益不？」对曰：「臣闻五帝殊礼，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今诚风教大同，四海无虞，人皆感化，去邪从政。夫以尧舜之盛，而犹设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道四达，礼乐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励节，刑罚悬而不用，律令存而无施，适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飞仁风乎无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对曰：「臣闻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宣其业。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张皇纲以罗远，飞仁风以被物。故得贤则教兴，失人则政废。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隽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隽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晋书·华谭传》）

◇上笺求退（建兴中，元帝为丞相。）

谭闻霸主远听，以求才为务；僚属量身，以审己为分。故疏广告老，汉宣不违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庐。谭无古人之贤，窃有怀远之慕。自登清显，出入二载，执笔无赞事之功，拾遗无补阙之绩；过在纳言，暗于举善；狂寇未宾，复乏谋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无劳，实宜辞退。谨奉还所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丞相军谘祭酒版。（《晋书·华谭传》）

◇遗顾荣等书

石冰之乱，朝廷录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礼，授以上将之任，庶有韩卢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无识达，贪荣干运，逆天而动，阻兵作威，盗据吴会，内用凶弟，外委军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过礼之惠。天道伐恶，人神所不。虽阻长江，命危朝露。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王匹夫，志不可屈；于期慕义，陨首燕庭。况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节逆叛之党，稽颡屈膝，不亦羞乎！昔龚胜绝粒，不食莽朝；鲁连赴海，耻为秦臣。君子义行，同符千载，遥度雅量，岂独是安！

昔吴之武烈，称美一代，虽奋奇宛叶，亦受折襄阳。讨逆雄气，志存中夏，临江发怒，命讫丹徒。赖先主承运，雄谋天挺，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争之忠，又有诸葛、顾、步、张、朱、陆、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称制南州。然兵家之兴，不出三世，运未盈百，归命入臣。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俯眉，已受羁绊之辱。皇舆东轩，行即紫馆，百僚垂缨，云翔凤阙，庙胜之谟，潜运帏幄。然後发荆州武旅，顺流东下，徐州锐锋，南据堂邑；征东劲卒，耀威历阳；飞桥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阳，擒寇建邺，而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

小寇隔津，音符道阔，引领南望，情存旧怀。忠义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将何贵乎！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上欲与诸贤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尔，亦可泛舟河渭，击楫清歌。何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乱之祸乎！昔为同志，今已殊域；往为一体，今成异身。瞻江长叹，非子谁思！愿图良策，以存嘉谋也。（《晋书·陈敏传》）

◇移前松滋令袁甫

诚以枯泽非应龙之渊，棘林非鸾凤之窟。昔食其自匿监门，非高祖不长揖；孔明躬耕南阳，非刘氏不驰驱。望云霄而偶翮，见鸿渐之轻羽，瞻长涂而高鸣，知骐骥之迅足。（《御览》五十七又四百七并引《晋中兴书》）

◇对别驾陈总问

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将行，别驾陈总饯之，因问曰：「思贤之主以求才为务，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贾谊失分汉文之时？此吴晋之滞论，可辩此理而後别。」谭曰：「夫圣人在上，物无不理，百揆之职，非贤不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门不栖迟。至承统之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人之器，处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颓，风俗渐弊。又中才之君，所资者偏，物以类感，必于其党，党言虽非，彼以为是。以所授有颜冉之贤，所用有廊庙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凯之功，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彼岂知其政渐毁哉！朝虽有求贤之名，而无知才之实。言虽当，彼以为诬；策虽奇，彼以为妄。诬则毁己之言入，妄则不忠之责生。岂故为哉？浅明不见深理，近才不睹远体也。是以言不用，计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论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贾谊失于汉文，盖复是其轻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贤之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得贤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业岂可得而成哉！（《晋书·华谭传》）

◇尚书二曹论

刘道贞问薛令长「在吴保官」，答曰「为吏部尚书」。问曰「吴待吏部，如何馀曹」，答曰：「并通高选，吏部特一时之俊。」

刘曰：「晋魏以来俱尔，独谓汉氏重贼曹为是，吴晋重吏部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选并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选例难精，如不得已。吏部职掌人物，人物难明：谓吴晋为得。而君何是古而非今？」

刘难曰：「今吏部非为能判虚名、举沈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贼曹职典刑狱。刑难精，是以欲重之。」答曰：「今之贼曹不能听声观色以别真伪，繇不能断谳之尚书也。夫在狱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检，君子难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贼曹宜轻也。」（《通典》二十三引《华谭集》）

◇新论

夫体道者圣，游神者哲。体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游神然後穷变化之端；故寂然不动而万物为我用，块然元默而众机为我运。（《初学记》十七）

卷八十

◎张敏

敏，太原中都人。咸宁中为尚书郎，领秘书监，太康初出为益州刺史。有集二卷。

◇奇士刘披赋

盖土龙不可以升天，石人不任为亭长。容儿虽似，足难奖。（《初学记》五）

◇神女赋（并序）

世之言神女者多矣，然未之或验也。至如弦氏之妇，（案，《搜神记》云「东郡人，姓成公名智琼」。）则近信而有证者，夫鬼魅之下人也，无不羸疾损瘦。今义起（案：《搜神记》云「济北弦超」，此则其字也。）平安无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与神女饮宴寝处，纵情极意，岂不异哉！余览其歌诗，（案：「《搜神记》有智琼赠超诗。）辞旨清伟，故为之作赋。

皇览余之纯德，步朱阙之峥嵘。靡飞除而入秘殿，侍太极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肃，将休余于中州。托玄静以自处，是夫子之好仇。于是主人怃然而问之曰：「尔岂是周之褒姒、齐之文姜，孽妇淫鬼，来自藏乎？傥亦汉之游女、江之娥皇，厌真乐愆，倦仙侍乎？」于是神女乃敛袂正襟而对曰：「我实贞淑，子何猜焉？且辩言知礼，恭为令则。美姿天挺，盛饰表德，以此承欢，君有何惑？尔乃敷茵席，垂组帐。嘉旨既设，同牢而飨，微闻芳泽，心荡意放。于是寻房中之至燕，极长夜之欢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遗声。既澹泊于幽默，扬觉寐而中惊。（二语从《文选》谢灵运《拟邺中集诗》注补。）赋斯时之要妙，进伟服之纷敷。俯抚衽而告辞，仰长叹以欷吁。乘云雾而变化，遥弃我其焉如。（《艺文类聚》七十九）

◇神女传

弦义起感神女智琼，智琼後去，赐义起织成裙衫。（《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九）

◇头责子羽文

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时好昵有太原温长仁、颍川荀景伯寓、范阳张茂先华、上郡刘文生许、南阳邹润甫湛、河南郑思渊诩，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亢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甚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其文曰：

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子为头，万有馀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植发肤，置鼻耳，安眉须，插牙齿，眸子ゼ光，双观隆起；每至出入人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奉手倾侧，伫立崎岖；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不戴，金银不佩，钗以当笄，合以代帼，旨味弗尝，食粟茹菜，隈摧园间，粪壤污黑，岁莫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于形容，我贱子乎意态：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雠，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仁贤也，则当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也，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岁流芳。子欲为游说也，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令辞从容。子欲为进趣也，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也。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廓然离俗，志凌云日。子欲为隐遁也，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氵氵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栖迟神丘，垂饵巨壑：此一介之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能为处士，进无望于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

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以受性拘系，不间礼义，设以天幸，为子所寄，今欲使吾为忠也，即当如伍胥、屈平。欲使吾为信也，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介节邪？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寓人体，而独为子头，且拟人其伦，喻子侪偶。子不如太原温《禺百》、颍川荀寓、范阳张华、上郡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单奚少智讠胥，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沈渊得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谋，譬犹凿池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牢槛之熊、深阱之虎、石间饥解，窦中之鼠？事力虽勤，见功甚苦。宜其拳局煎蹙，至老无所希也。支离其形，犹能不困，非命也夫？岂与夫子同处也？」（《世说·排调篇》注引《敏集》。又见《艺文类聚》十七。）

◎李毅

毅字允刚，广汉妻阝人。太守王召为主簿。为益州刺史，进别驾，举秀才，随府为龙骧参军，从平吴封关内侯，除陇西护军，徙繁令，迁云南太守，徙楗为太守，使持节有夷校尉；寻置宁州、进刺史，加龙骧将军，封成都县侯。卒赠少府，谥曰威。（案：《李重传》别有李毅，字茂彦，太康中为尚书吏部郎，同时同姓名，非即此。）

◇病笃上疏陈谢

臣不能式遏寇虐，疾与事遇，使虏游魂兵谷既单，器械穷尽，而求救无望，坐待殄毙。若必不垂矜忧，乞请大使，乃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殆，陈尸为戮。（《华阳国志》二）

◎刘卞

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为尚书令史。泰康初迁齐王攸司空主簿，转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书郎。元康中累迁散骑常侍，除并州刺史，入为太子左卫率。以忤贾后迁轻车将军雍州刺史，惧诛，饮药死。

◇王毖子昌前母服议

毖在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後妻为继室，何至王路既通，更当逐其今妻、废其嫡子？不书姜氏，绝不为亲，以其犯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也；赵姬虽贵，必推叔隗，原同虽宠，必嫡宣孟。若违礼苟让，何则《春秋》所当善也？论者谓地绝，其情终已，不得往来。今地既通，何为故当追而绝之邪？黄昌见美，斯又近世之明比。（《晋书·礼志》中）

◎温羡

羡字长卿，太原祁人。齐王攸辟为掾，迁尚书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为散骑常侍，累迁尚书，转吏部尚书，封大陵县公，出为冀州刺史，加後将军；寻避位，徵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未拜。怀帝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卒赠司徒，谥曰元。

◇驳论张华

自天子已下，争臣各有差，不得归罪于一人也。故晏子曰：「为己死亡，非其亲昵，谁能任之？」里克之杀二庶，陈乞之立阳生，汉朝之诛诸吕，皆积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见存，而得行其志于数月之内者也。式乾之会，张华独谏。上宰不和，不能承风赞善，望其指麾从命，不亦难乎！况今皇后谮害其子，内难不预，礼非所在。且后体齐于帝，尊同皇极，罪在枉子，事不为逆，义非所讨。今以华不能废枉子之后，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而贬责之，于义不经通也。（《晋书·温羡传》。先是张华被诛，齐王ぁ辅助政，建议欲复其官爵，论者或以为非，羡驳之。）

◎温峤

峤字太真，羡弟忄詹之子。初为司隶都官从事，後举秀才。司徒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刘琨请为平北参军，随府迁大将军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督护前录军事，又随府迁司空右司马，进左长史。元帝即位，除散骑侍郎，历王导骠骑长史，迁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转中书令。王敦请为左司马，入补丹阳尹，加中垒将军持节都督安东北部诸军事。敦平，封建宁县公，进号前将军。成帝即位，代应詹为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苏峻平，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卒赠侍中大将军，谥曰忠武。有集十卷。

◇蝉赋

饥翕晨风，渴饮朝露。（《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

◇理刘司空表

琨忠诚，虽勋业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晋书·温峤传》）

◇请召刘群等表（群字公度，刘琨子。）

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谌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愚谓此等并有文思，（《魏志·卢毓传》注引《晋诸公赞》作「清出有文思」。）于人之中，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愍惜；如蒙录召，继绝兴亡，则陛下更生之恩，望古无二。（《晋书·刘群传》）

◇举荀崧为秘书监表

夫国史之兴，将以明得失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今之秘书著作是也。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通典》二十六，《御览》二百三十三。）

◇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

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晋书·温峤传》）

◇上疏辞中书令

臣才短学浅，文疏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轻重，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并引檀道鸾《晋阳秋》。）

◇请原王敦佐吏疏

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亲任小人，疏远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间。处其朝者恒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且敦为大逆之日，拘录人士，自免无路，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党，宜施之以宽。加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实负其心。陛下仁圣含弘，思求允中；臣阶缘博纳，干非其事，诚在爱才，不忘忠益。（《晋书·温峤传》）

◇陈便宜疏

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寻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今以州帖府，进退不便。且古镇将多不领州，皆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晋书·温峤传》）

◇上言桓彝可宣城内史

宣城阻滞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晋书·桓彝传》）

◇奏军国要务七事

其一曰：祖约退舍寿阳，有将来之难。今二方守御，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资之。选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择一偏将，将二千兵，以益寿阳，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已，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今宜依旧置之。必得清恪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则所益实弘矣。

其三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後即易。且军人累重者在外，有樵采蔬食之人，于事为便。

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则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时，入作卿辅，出将三军。後代建官渐多，诚由事有烦简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残，方之平日，数十分之一耳。三省军校无兵者，九府寺置，可有并相领者，可有省半者，粗计闲剧，随事减之。荒残之县，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选既可精，禄俸可优，令足代耕，然後可责以清公耳。

其五曰，故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旧置藉田、廪牺之官。今临时市求，既上黩至敬，下费生灵，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立此二官。

其六曰：使命愈远，益宜得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

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晋书·温峤传》）

◇兄弟相继藏主室议

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剑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务（《宋志》作「豫」。）神其事，以应九世之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尝，于经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恒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大兴三年，骠骑长史温峤议。）

惠怀愍于圣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礼。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于祖祢。然非继体之数也。案太常恒所上，欲还章郡颍川，以全七代，愚谓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庙之西厢，臣窃不安。（《通典》四十八，骠骑长史温峤议。）

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不及庶人。（《宋书·礼志》三）

◇毁庙议

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为一代，则当不得祭于祢，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于恩既顺，于义无否，至于庙室已满，大行皇帝神主当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迁之祧位，自宜增庙，权于庙上设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庙违简约之旨，或可就见庙直增坎室乎？此当问庙室宽窄，其庙室之宽窄，亦所未详。（《通典》四十八。明帝崩，祠部以庙过七室，欲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庙，又正室窄狭，欲权下一帝，温峤议。）

◇禁给湿米教

禀者无米，受得め下湿米，岂是吾遇兵众无异之怀乎，虽是数合米，欲令齐均。若有不如教，鞭五十。（《御览》七百七十）

谏太子马射（案：太子答云省所陈，知非口谏。）

臣闻千金之子，犹不垂堂；以万乘之贰，若有骇驷之艰，岂可不熟念？殿下纵一日之娱，忘万代之基，凡人犹知其不可，况在圣明。（《文苑英华》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谏皇太子笺曰：「晋明帝之在东宫。」中庶子温峤、中舍人刘放谏马射云云，刘放疑阮放之误。）

◇与陶侃笺

雾气过差，则君道幽晦。（《御览》十五）

◇为王导答华太常书（华恒）

省示并博士议。今明尊尊，不复得系本亲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终而升上，惧所以取讥于《春秋》。今所论太庙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于东序。若案尊尊之旨，愍帝犹子之列，不可为父，与兄弟之不可一耳。案闵公，僖公之弟也。而《传》云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如此，无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虑庙窄，更思安处，宜令得并列正室。（《通典》四十八）

◇答王导书

近诏以先帝前议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数。今坎室窄，其意不过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庙窄之与本体，各是一事，何以庙窄而废本体也？（《通典》四十八。元帝崩，温峤答王导书云云。）

◇与陶侃书

奉惠赤角一具，及兆鼓马鞭，鼓角既周军用，马鞭服以周旋，抗之于手，与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当藏之箧笥耳。（《御览》三百五十九）

◇重与陶侃书

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克後月半大举，南康、建安、晋安三郡军并在路次，同赴此会，惟须仁公所统，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

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当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卫，又唇齿之喻也。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

惟仆偏当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

约峻凶逆无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见。骨肉生离，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副三军之望。（《晋书·温峤传》）

苏峻遂得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地乎？贤子越骑酷没，天下为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後魏书·晋司马衍传》。案：此即前篇约文。）

◇移告四方征镇

贼臣祖约、苏峻同恶相济，用生邪心。天夺其魄，死期将至。谴负天地，自绝人伦。寇不可纵，宜增军讨扑。辄屯次湓口。即日护军庾亮至，宣太后诏，冠逼宫城，王旅挠败，出告藩臣，谋宁社稷。后将军郭默、冠军将军赵胤、奋武将军龚保与峤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率其所领，相寻而至。逆贼肆凶，陵蹈宗庙，火延宫掖，矢流太极，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残虐朝士，劫辱子女。承问悲惶，精魂飞散。峤暗弱不武，不能殉难，哀恨自咎，五情摧陨，惭负先帝托寄之重，义在毕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统，为士卒先，催进诸军，一时电击。西阳太守邓岳、寻阳太守褚诞等连旗相继，宣城内史桓彝已勒所属屯滨江之椰江夏相周抚乃心求征，军已向路。

昔包胥楚国之微臣，重趼致诚，义感诸侯，兰相如赵邦之陪隶，耻君之辱，案剑秦庭。皇汉之季。董卓作乱，劫迁献帝，虐害忠良，关东州郡相率同盟。广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坛歃血，涕泪横流，慷慨之节，实厉群后。况今居台鼎，据方州，列名邦，受国恩者哉！不期而会，不谋而同，不亦宜乎！

二贼合众，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饥乏，後将军郭默即于战阵俘杀贼千人。贼今虽残破都邑，其宿卫兵人即时出散，不为贼用。且祖约情性褊厄，忌克不仁，苏峻小子，惟利是视，残酷骄猜，权相假合。江表兴义，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蹑其後，运漕隔绝，资食空悬，内乏外孤，势何得久！

群公征镇，职在御侮。征西陶公，国之耆德，忠肃义正，勋庸弘著。诸方镇州郡咸齐断金，同禀规略，以雪国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峤虽怯劣，忝据一方，赖忠贤之规，文武之助，君子竭诚，小人尽力，高操之士被褐而从戎，负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仆，致其私杖，人士之诚，竹帛不能载也。岂峤无德而致之哉？士禀义风，人感皇泽。且护军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军、赵、龚三将，与峤戮力，得有资凭，且悲且庆，若朝廷之不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各明率所统，无後事机。赏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斩约峻者，封五等侯，赏布万匹。夫忠为令德，为仁由己，万里一契，义不在言也。（《晋书·温峤传》）

◇释奠颂

敷论义奥，综析毫芒。赋纳以言，丽辞孔彰。管箫备举，和乐载扬。（《初学记》十四）

◇侍臣箴

勿谓其微，覆篑成高；勿谓其细，臣由纤毫。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话言如丝，而万里来享；无以处极，而利在永贞。是以太子之在东宫，均士抗礼；以皇厥情，入学斋齿。言称先生，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违，夙兴晏息。师傅是瞻，正人在侧。屏彼佞谀，纳此亮直。故傅敬德义，臣思尽忠。或稽古训导，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诡辞，惧咎之蕴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遗风。鉴乎九三，天禄永终。近臣司规，敢告常从。（《艺文类聚》十六）

卷八十一

◎陆喜

喜字恭仲，一作文仲，吴郡吴人，吴选曹尚书瑁第二子。孙皓时累迁至选曹尚书。入晋为散骑常侍。

◇自叙

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览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晋书·陆喜传》）

◇《西州清论·较论格品篇》

或问予，薛莹最是国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间。」问者愕然请问。答曰：「夫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已往，不足复数。故第二已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已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顺也」。问者曰：「始闻高论，终年启寤矣」。（《晋书·陆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玩

玩字士瑶，喜弟英之第二子。元帝镇江左，引为丞相参军，累加奋武将军，後为王敦长史。敦平，拜侍中，迁吏部尚书，转尚书左仆射，领本州大中正。咸和中封兴平伯，转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司空。卒赠太尉，谥曰康。

◇上表自陈

臣实凡短，风操不立，阶缘嘉会，便蕃荣显，遂总括宪台，豫闻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风，清一朝序，咎责之来，于臣已重。诚以身许国，义忘曲让。而忄娄忄娄所守，终于陈诉者，特以端右机要，事务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体气日弊，朝夕自励，非复所堪。若偃息苟免，职事并废，则莫大之悔，天下将谓臣何！乞陛下披豁圣怀，霈然垂允。（《晋书·陆玩传》）

◇重表

臣比披诚款，不足上畅天聪，圣恩徘徊，厉以体国。臣闻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负其长，量力不受其短。虽加官重禄无世不有，皆庸勋亲贤，时所须赖，兼统以济世务，非优崇以荣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宠厚，岂敢辞职事之劳，求冲让之誉。徒以端右要重，兴替所存，久以无任，妨贤旷职。臣犹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复外参论道，内统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愿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则天工弘坦，谁不谓允！（《晋书·陆玩传》）

◇疾甚上表

臣婴遘疾，沈顿历月，不蒙痊损，而日夕渐笃，自省微绵，无复生望。荷恩不报，孤负已及，仰瞻天覆，伏枕涕。臣年向中寿，穷极宠荣，终身归全，将复何恨！惟愿陛下崇明圣德，驻敷洪化，曾构祖宗之基，道济群生之命。臣不胜临命遗恋之情，贪及视息，上表以闻。（《晋书·陆玩传》）

◇与王导笺

仆虽吴人，几为伧鬼。（《晋书·陆玩传》。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

◎薛莹

莹字道言，沛郡竹邑人，吴太子少傅综次子，历秘书中书郎。孙休时进散骑中常侍。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领少傅，出为武昌左部督，坐事徙广州，寻召还，复为选曹尚书，迁光禄勋。入晋为散骑常侍，有《後汉纪》一百卷，《新议》八片集三卷。

◇为吴主告请降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郡孙皓叩头死罪：昔汉室失统，九州分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与魏乖隔。今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路次，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印绶，委质请命，惟垂信纳，以济元元。（《吴志·孙皓传》。《晋书·王传》。案：《薛莹传》云：「皓奉书于司马亻由、王浑、王请降，其文莹所造也。」）

◇《後汉纪》光武赞

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于非望，然考其聪明仁勇，自无光武俦也。宏宽博纳，计虑如神，是以任光、窦融，望风景附；马援一见，睹颜识奇。故能以十数年间埽除群凶，清复海内，岂非天之所辅赞哉！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御览》九十一）

◇明帝赞

明帝自在储宫而聪允之德著矣。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是以四海安，四夷宾服，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号曰显宗，不亦宜乎！（《御览》九十一）

◇章帝赞

章帝以继世承平，天下无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悉省徭赋，绥静兆民，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是以阴阳洽和，而百姓安乐；众瑞并集，不可胜载，考之图籍，有徵云尔。（《御览》九十一）

◇安帝赞

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馀年，及亲万几，佞邪始进，阉宦用事，宠加私爱；阿母王圣势倾朝廷，遂树奸党，摇动储副。山陵未乾，萧墙作难，兵交禁省，社稷殆危。（《御览》九十一）

◇桓帝赞

汉德之衰有自来矣。而桓帝继之以淫暴，封殖宦竖，群妖满侧，奸党弥兴；贤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渐积；逮至灵帝，遂倾四海：岂不痛哉。（《御览》九十二）

◇灵帝赞

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祗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刑戮无辜，摧扑忠良；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雄蜂起，当防隳坏，夷狄并侵，盗贼糜沸。小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当此之时，已无天子矣。会灵帝即世，盗贼相寻，其後宫室。焚灭，郊社无主，危自上起，覃及华夏。使京室为墟，海内萧条，岂不痛哉！（《御览》九十二）

◇修列吴事

胡冲意性调美，心趣解畅，有刀笔，闲于时事。为中书令，虽不能匡矫，亦自守，不苟求容媚。（《初学记》十一）

◎盛彦

彦字翁子，广陵人。仕吴为中书侍郎。入晋为长沙相本邑小中正。太康中卒。有集五卷。

◇击壤赋

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因风托势，罪一杀□。（《御览》七百五十五）

◇藏区赋（序）

余以腊之後，因祭祀馀胙，要命中外，以行藏区为戏，心悦其事，故赋之云。（《御览》三十三，又七百五十四。）

◇通桑梓敬议

窃见今编户之人，本或侨寓，则不为所居之国，修拜揖之敬。先人旧壤，追为尽礼。愚怀浅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万绪。故繁旷之枝异统，则圣人检之以礼宪；万条之流难纪，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当其理也，则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国。至于末代，全固之业倾，瓜分之务起，农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报其禄。孔子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为离旧适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于斯尚矣。盖离旧以其无道，适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难，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则播殖于其野，宜宗则振缨于其朝，在家则人理足，在官则臣道备。人臣之义同，而彼此之敬异，余窃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并服事宋，仕有代禄。至于仲尼，道崇阙里，乃为鲁人矣。而《春秋》之作，内鲁外宋，讳我过，彰彼恶，以此徵之，断可识矣。而观今日侨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国，枝叶播越，居之数代，公实编户而私则寓客，营家则号为借壤，进官则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为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难安，或父兄相承，尊长相袭，近经数代，远或累叶。学道讲义，习人之礼；乡举里选，假人之评；居人之境以繁我条，乘人之贷以济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属；恃人之宠以辉我业。朝廷则祖考之所阶，山陵则神灵之所凭。昔人思召伯之爱，尚敬甘棠之木，况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于心，岂道训之谓哉！又今人所追尊旧壤，虽远而为之敬者何也？犹以有先业坟柏之故茔，曩代桑梓之旧业耳。盖宗庙迭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有降杀，尊亲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轻服简。故大夫及士，祭极三代，明恩由近始，礼以远降也。今远祢之隳馆，何若近祖之见庐？迭毁之坟柏，何若祭祀之封遂，曩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业之囿苑，何若今日之丘园？虽古人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谓桑梓，宜以父祖为断，旧壤不复相由。人无二主，官无两统。愚谓宜为所寓之主以崇公敬，为先人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旧过厚之义也。（《通典》六十八）

◇与刘颂书

沙饧垂口之产。（《御览》八百五十七）

石蜜远国之贡，味有可甘，至尊以养性。（《书钞》一百四十七引盛公子《与刘岑书》，又一条作盛公子《与刘烦书》，「公」即「翁」之误，「岑」、「烦」即「颂」之误。）

◎周处

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吴鄱阳太守魴子。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兼太常无难督。入晋为新平太守，转广汉，以母老罢归，寻除楚内史，迁御史中丞。元康七年，以建威将军讨氐羌齐万年战死，追赠平西将军，元帝为晋王，策谥曰孝。有《默语》三十片《风土记》三卷。

◇奏杀李忽

觉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圉告归，怀嬴结舌。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伤化污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毕刑市朝，不足塞责。（《御览》六百四十七引王隐《晋书》。处为中书省事，时女子李忽觉父北叛时杀父，处奏云云，奏可。）

◇蔡圭

圭，汝南人，为吴将。入晋迁侍中。

◇与弟敏书

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晋书·周浚传》。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圭为将，在秣陵，与敏书。）

◇蔡洪

洪字叔开，吴郡人，仕吴。入晋为州从事。太康中举秀才。元康初为松滋令。有《化清经》十卷，集二卷。

◇围棋赋

命班尔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後画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表界，玄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算涂授卒，三百惟群。任巧于无主，譬采菽乎中原。于是摅妙思，奋玄筹。玩服色，尚も驹。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入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虚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然後枕以大罗，缮以城郭。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详悉。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贤也。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再衰三竭，锐气已朽。登轼望辙，其乱可取也。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诋欺，朱颜妒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仪之极椰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则尺蠖，舒则龙翻。崔嵬云起，あだ浪传。岑山结，沓如雾分。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结而算了，隶首不得窥其门。扃覆乱而不惑，斫桑不足识其源。或设死而称枉，皋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乐胥，后夔不足以之赞。我云「势貌多以，孰能究传？远来近取，予一以贯。」（《艺文类聚》七十四）

◇斗凫赋

嘉乾黄之散授，何气化之有灵。产羽虫之丽凫，惟斗鸭之最精。禀离午之淑气，体鸾凤之妙形。服文藻之华羽，备艳采之翠英。冠缘葩以曜首，缀素色以点缨。性浮捷以轻躁，声清响好鸣。感秋商之肃烈，从金气以出征。招爽敌于戏门，交武势于川庭。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忽雷起而电发，赴洪波以奋击。（《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十九。）

◇与刺史周俊书

一日侍坐，言及吴土，询于刍荛，遂见下问。造次承颜，载辞不举。敕令条列名状，退辄思之。今称疏所知吴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矫非，清足厉俗，信可结神，才堪干世，仕吴为广州刺史吴郡太守，吴平还下邳，闭门自守不交宾客，诚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也。朱诞字永长，吴郡人，体履清和，黄中通理吴朝，举贤良，累迁议郎。今归在家，诚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也。严隐字仲弼，吴郡人，禀气清纯，思度渊伟，吴朝举贤良宛陵令，吴平去职，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也。张畅字威伯，吴郡人，禀性坚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无淄磷之损，负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世说·赏誉篇》注引《洪集》）

◇孤奋论（见《晋书·文苑·王沈传》，亡。）

◎殷兴

兴（一作基），云阳人，吴零陵太守殷礼子。仕吴为无难督。入晋迁尚书左丞。有《春秋释滞》十卷，《通语》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语

异宫同爵，共位别职，兴仁隆化，幽赞神明者谓之太尉。和五教，理人伦，使风行俗平、万国咸宁者，谓之司徒。使国无枉理、法错刑清、事均民聚者，谓之司空。若仁义之路开，和平之气通，则五星顺行，庶绩咸熙。（《御览》二百六引《古今通语》）

◎殷巨

巨字元大，兴子。仕吴为偏将军统家部自城夏口。入晋历苍梧交二郡太守。有集二卷。

◇鲸鱼灯赋

横海之鱼，厥号为鲸。普彼鳞族，莫之与京。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托于金灯。隆脊矜尾，甲舒张。垂首俯视，蟠于华房。状欣欣以竦峙，若将飞而未翔。怀兰膏于胸臆，明制节之谨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于斯器。因绮丽以致用，设机变而罔匮。匪雕文之足玮，差利事之为贵。永作式于将来，跨千载而弗坠。（《艺文类聚》八十）

◇奇布赋

维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镇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乃作赋曰：

伊荒服之外国，建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绮丽，亦受气于妙灵。美斯布之出类，禀太阳之纯精。越常品乎意外，独诡异而特生。森森丰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芽萌炭中，颖发烬隅。叶因焰洁，翘与炎敷。焱荣华实，焚灼萼珠。丹辉电近，彤炯星流。飞耀冲霄，光赫天区。惟造化之所陶，理万端而难察。燎无烁而不焦，在兹林而独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无竭。同五行而并在，与大椿其相率。乃采乃片，是纺是绩。每以为布，不盈数尺。以为布巴，服之无攵。既垢既污，以焚为濯。投之朱钅卢，载燃载赫。停而冷之，皎洁凝白。（《艺文类聚》八十五）

◎殷佑

佑字庆元，兴少子，永嘉初为宣城太守，後迁吴郡内史。

◇上笺请优赠顾荣

昔贼臣陈敏凭宠藉权，滔天作乱，兄弟姻娅盘固州郡，威逼士庶以为臣仆，于时贤愚计无所出。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经德体道，谋猷弘远，忠贞之节，在困弥厉。崎岖艰险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发愤忄亢忾。密结腹心，同谋致讨。信著群士，名冠东夏，德声所振，莫不响应，荷戈骏奔，其会如林。荣躬当矢石，为众率先，忠义奋发，忘家为国，历年逋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勋茂上代，义彰天下。

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不在帷幕密谋参议之例，下附州征野战之比，不得进爵拓土，赐拜子弟，遐迩同叹，江表失望。齐王亲则近属，位为方岳，杖节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称兵弥时，役连天下，元功虽建，所丧亦多。荣众无一旅，任非藩翰，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徇国，官无一金之费，人无终朝之劳。元恶既殄，高尚成功，封闭仓廪，以俟大军，故国安物阜，以义成俗，今日匡霸事举，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齐，强弱不同，优劣亦异。至于齐府参佐，扶义助强，非创谋之主，皆锡圭受瑞，或公或侯。荣首建密谋，为方面盟主，功高元帅，赏卑下佐，上亏经国纪功之班，下孤忠义授命之士。

夫考绩幽明，王教所崇，况若荣者，济难宁国，应天先事，历观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报如此者也。（《晋书·顾荣传》）

◎陶璜

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孙皓时为苍梧太守，拜交州刺史，进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交州牧。入晋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上言州兵不宜减

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馀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馀年。虽前後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馀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馀里，不宾属者乃五万馀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馀，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攥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晋书·陶璜传》。吴既平减州郡兵，璜上言。）

◇上言宽合浦珠禁

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晋书·陶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回

回，璜弟抗之子。辟司空府中军主簿，不就；大将军王敦召为参军，转州别驾，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封康乐伯；後擢补北军中候，转中护军，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徵拜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咸和二年，徙护军将军。卒谥曰威。

◇上疏请振荒

当今天下不普荒俭，唯独东土谷价偏贵，便相鬻卖，声必远流。北贼闻此，将窥疆场。如愚臣意，不如开仓廪以赈之。（《晋书·陶回传》。回迁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云云。不待报，辄便开仓。）

卷八十二

◎虞耸

耸字世龙，会稽馀姚人，吴骑都尉虞翻第六子。仕吴为越骑校尉，累迁廷尉，出为湘东太守。入晋除河间相。

◇穹天论

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馀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晋书·天文志》上。《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

◇与族子察书

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齿于丘园，索良才于总猥，所誉依已成，所毁依已败，此吾所以叹息也。（《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虞耸

耸字子文，翻第八子。仕吴为黄门郎，超拜尚书侍中，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入晋为济阴太守。

◇穹天论

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气之上，譬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入地中也。（《御览》二。案：《初学记》一作虞洪，疑误，翻第四子字世洪，无单名洪者也。此与虞耸论同，惟「如笠」二字，彼作「如鸡子幕」，为小异。）

◎虞潭

潭（一作谭），字思奥，耸弟五兄忠之子。州辟从事主簿，举秀才，大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齐王ぁ请为祭酒，除祁乡令，徙醴陵令，以功赐爵都亭侯，领庐陵太守，转南康太守，进爵东乡侯，并领安成太守。元帝为丞相，召补军谘祭酒，转琅邪国中尉。及为晋王，除屯骑校尉。践阼後，徙右卫将军迁宗正卿，以疾归。明帝时拜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徵拜尚书，寻补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成帝时出为吴兴太守加辅国将军，进爵零陵县侯，转镇军将军吴国内史，进爵武昌县侯。咸康中进卫将军，以母忧去职。服阕，拜侍中右光禄大夫。卒年七十九，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孝烈。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壶经》四卷，《投壶变》一卷。

◇公除祭表（咸和七年）

今之诸侯服其亲皆与士同，无复降杀。大宗之家丧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尝，永为有废。臣谓三月之後，礼情渐杀。若非父母之丧，尚通内外服，逾月既葬，可祭宗庙。（《通典》五十二）

◇父母乖离议

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礼「除丧而归」，未奔者无不除之制。若废祭绝嗣，皆不可行。宜详条制，万代可述。（《通典》九十八）

◇悼杨皇后宜配食武帝议（咸康七年）

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应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继作，至杨骏肆逆，祸延天母。孝怀皇帝追复号谥，岂不以鲧殛禹兴，义在不替者乎！又太宁二年，臣忝宗正，帝谱泯弃，罔所循案。时博谘旧齿，以定昭穆，与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尊号之重，一无改替。今圣上孝思，祗肃祀，询及群司，将以恢定大礼。臣辄思详，伏见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议奏，列骏作逆谋，危社稷，引鲁之文浆汉之吕后。臣窃以文姜虽庄公之母，实为父雠；吕后宠树私戚，几危刘氏，近此二事异于今日。昔汉章帝窦后杀和帝之母，和帝即位尽诛诸窦。当时议者欲贬窦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礼葬。和帝以奉事十年，义不可违，臣子之道，务从丰厚，仁明之称，表于往代，又见故尚书仆射裴议悼后故事，称继母虽出，追服无改。是以孝怀皇帝尊崇号谥，还葬峻陵。此则母子道全，而废事荡革也。于时祭于弘训之宫，未入太庙。盖是事之未尽，非义典也。若以悼后复位为宜，则应配食世祖；若以复之为非，则谱谥宜阙，未有位号居正，而偏祠别室者也。若以孝怀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为立庙者，此苟崇私情，有亏国典，则国谱帝讳，皆宜除弃，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也。（《晋书·武悼杨皇后传》）

◇公除祺祭论

余身受公除，岁终大礻昔至敬兼兴，如当遂阙，心所不安，故谘之。有议难曰：「礼，素衣刍席不入庙门，不以干神明之位。缌丧既轻，脱服而祭，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嗣子当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谅ウ，今则不尔。帝王既葬，缟素躬亲、宗庙之献不以丧遂阙者，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铿锵之和。今去凶制而奉尝，干戚职而不振，慎终之情不远，随时之义亦通也。（《通典》五十二，潭又自为论。）

◎虞喜

喜字仲宁，耸族孙。历惠怀至成帝，屡徵，皆不起。穆帝时，朝廷有大议，遣使谘访，有《志林》三十卷，《广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

◇吴纲二嫡妻议

法有大防，礼无二嫡。赵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妇。著在《春秋》，此吴氏後妻所宜轨则。（《通典》六十八）

◇答访四府君迁主

汉氏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祭。（《通典》四十八。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颍川、京兆四君毁主藏处，尚书郎徐禅议云云；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

◇答或问旧君服

或问曰：《丧服经传》「为旧君谓仕焉而已者」，郑注曰：「仕焉而已谓老若废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与废疾，理得同不？

喜正之曰：废疾沈沦，罔同人伍，不沦臣道，齐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礼既全，恩既无替，自应三年，不得三月。《传》言「仕焉而已者」，谓既仕而去，义同人伍耳。（《通典》九十）

◇答孔瑚问庶子为人後其妻为本舅姑服

孔瑚问虞喜曰：愚谓庶子不得如礼服其私亲者，以为身为宗主，奉修祭祀，以别尊卑故也。凡妇服夫党皆降一等，唯公子厌至尊，故其妻从轻而服重，尽礼于皇姑，则人情所许。愚谓不得以公子为例。

喜答曰：谓庶子为人後，上继祖祢，此则厌于承统，不得伸其私情，故为所生服止缌麻。其妇当依公子之妻，尽礼皇姑，从轻服重，不系于夫。（《通典》九十五）

◇又答孔瑚问玄孙之妇传重

孔瑚问虞喜曰：假使玄孙为後，玄孙之妇从服周；曾孙之妇尚存，才缌麻。近轻远重，情实有疑。

虞喜答曰：有嫡子者无嫡孙。又若为宗子母服，则不服宗子妇。以此推玄孙为後，若其母尚存，玄孙之妇犹为庶，不得传重；传重之妇，理当在姑矣。（《通典》九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贺循论父未殡而祖父死服

案贺循《丧服记》云：「父死未殡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殡而祖父死，则三年。此谓嫡子为父後者也。父未殡服祖以周者，父尸尚在，人子之义，未可以代重也。」喜以为《三礼》无有此条，殆是脱失。祖父正统，非为旁亲。若父死未殡，服祖但周，则祖无倚庐，传重在谁？假使祖为国君，己为嫡孙，祖殁己嗣，此受封于祖，祖之群臣服祖三年，而己为嫡孙，则服一周，齐送葬，斩杖无主，虽云尸在未忍，如大父何！（《通典》九十七）

◇安天论

太史令陈季胄以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御览》二）

言天体者三家，浑盖之术具存，而宣夜之法绝灭，有意续之而未遑也。近见姚元道造《昕天论》，又观族祖河间立意《穹天论》，鄙意多。喜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液，万品之有行藏也。浑盖之家，依《易》立说，云天运无穷；或谓浑然包地，或谓浑然而盖。愚谓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黄，则地是天中一物，圣人何别为名而配天乎？古之遗语『日月行于飞谷』，谓在地中也，不闻列星复流于地。又飞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体，日为火精，水炭不共器，得无伤日之明乎？此盖天所以为臣难也。或难曰：『《周礼》有「方圆之丘祭天地」，则知乾坤有方圆体也。』答曰：郊祭大报天而主日配，日月形圆，丘似之，非天体也。方者别之于天，尊卑异位，何足怪哉！《周髀》之术多是盖天，盖天虽与浑异，而星辰有常数。今陈氏见髀上观周，因言周浑。《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犹星家有甘石也。盖天之体转四方，地卑不动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数，其术兼之，故曰『宣夜』。」（《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御览》二。）

◇中山王睦立祢庙论

谯与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诸侯，尊同体敌，无所为厌，并立祢庙，恩情两伸，荀议是也。诏书所喻，恐非礼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论毁且不毁，为始封之君，则谯王虽继承父统，弥庙亦在应毁之例，不得长立也。又安平献王自为始封，诸子虽别封，而同为诸侯。诸侯尊同，故不复各立：此则公子为诸侯，不得立祢庙也。而谯王父非诸侯，使与诸侯同列，不得并祭。或难曰：「礼，庶子不祭祢，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则并统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与庶子位俱为士，祢已有庙，无为重设，与公子为诸侯不立祢庙同也。若尊卑不同，则己恩得施，并祭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嫌也。《礼》，大夫三庙，太祖百代不迁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统为诸侯者，当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复祭。若当夺宗，则大夫太祖为废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随代而毁；一者继太祖百代不替也。」（《通典》五十一，中山王睦乞立祢庙，刘喜等议，以为未得立庙，荀彡议，以为宜各得立庙，诏从彡议，又诏从刘喜前奏施行，虞喜曰云云。）

◇释滞

汉魏以来，先儒论礼及丧服变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亲为士者一等。时人或班驳行之，自谓合礼。案《丧服经传》，始封之君不臣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封君之孙尽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诸父昆弟，而始为大夫便降旁亲，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轻，轻重颠倒，岂礼意哉！然当有意，此为据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则一代为大夫不降诸父，二代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为大夫皆降之。古者贵大夫有采邑，继位不止一身。鲁之三桓，郑之七穆，皆自比也。或问曰：「今大夫虽不继位，亦有三代皆为大夫者，名例相准，必当随古乎？」答曰：「古重今轻位无常居，使吾处之，志不存降。」（《通典》九十三）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此殷以前也。降杀之礼，始之于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为之服也。此当出逸礼，采之以为义。滕伯文为叔父齐衰，此周代诸侯而从殷礼也。若殷时诸侯通尔，非独一人，指论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远追于殷，引古徵今耳。（《通典》九十三）

◇通疑

据文云父税子不，当其时则服之可知也。当时虽服，犹生不相见，则恩义疏，不责非时之恩于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异邦生己，复更居一邦生弟，然则例不税服，以生不相见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见，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税，此义两施，非衍也。（《通典》九十八。《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已则否」，刘智云「弟」衍字。）慈母贱，虽服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己养于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复传重三年同于继祖母也。（《通典》九十八。庶祖母慈祖母服。）

或以当终身服丧，如是曾闵所能仅行，非凡人所逮也。谓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庐，祥礻覃而除。（《通典》九十八父母乖离。）

◇释疑

若如郑意，既明月练而祭，又明月祥，此则葬至祥，合为三月，适足为一时，何得言不同时而除？练祥皆周之正数，再祭当为练祥，不得阙而用礻覃。又案：袁准云「有练无祥」，失之矣。郑玄言练祥是也。余谓丧服既终，葬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逾月，然犹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盖同日而异时，时谓日也，非三月之时，礼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通典》一百三）

◎志林

◇孙讨逆杀于吉事江表传所载不实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後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後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吴志·孙讨逆传》注）

◇吴主推五德之运以为土行用未祖辰腊

土行以辰腊，得其数矣。土盛于戌，而以未祖，其义非也。土生于未，故未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黄精于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岂应运乎？（《吴志·大帝权传》注）

◇韦昭《吴书》不为丞相孙邵立传

吴之创基，邵为首相，史无其传，窃常怪之。问刘声叔。声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应立传」。项峻、丁孚，时已有注记，此云：「与张惠恕不能。」後韦氏作史，盖惠恕之党，故不见书。（《吴志·大帝权传》注）

◇吴主论郊祀

吴王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统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郃，命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阴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阴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痊祭于南宫」，此既误矣。祭汾阴在水之隹，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此自吴事，于传无非，恨无辨正之辞，故矫之云。（《吴志·大帝权传》注）

◇诸葛恪不受吕岱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

虞喜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几，能胜之者鲜矣。自非采纳群谋，询于刍荛，虚己受人，恒若不足，则功名不成，勋绩莫著。况吕侯国之元耆，智度经远，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谘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首殿堂，死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辨，造次可亲，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六军云扰，士马擐甲，羽檄交驰，费时为元帅，荷国任重，而与来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君必能办贼者也」。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且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惟守与战，何可矜己有馀，晏然无戚？斯乃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故并而载之，可以镜诫于後，永为世鉴。（《吴志·诸葛恪传》注）

◎虞预

预字叔宁，喜弟，本名茂，避明穆皇后母讳改。初为县功曹，被斥。太守庾琛命为主簿，纪瞻代琛，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元帝为丞相，召行参军兼记室，及践位除著作佐郎。大兴中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咸和中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假归，太守王舒请为谘议参军苏峻平，进封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除散骑常侍、致仕。有《晋书》四十四卷，《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诸虞传》十二卷，集十卷。

◇请秘府布纸表

秘府中有布纸三万馀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史，书写《起居注》。（《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

◇上疏请简良将

臣闻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拨乱之运，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战，吕望杖钺；淮夷作难，召伯专征；犭严狁为暴，卫霍长驱。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三军不胜，拔卒为将。汉帝既定天下，犹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钜鹿，冯唐进说，魏尚复守。《诗》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冲之佐，岂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无一存，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即寇窃之幸脱。陛下登阼，威畅四远，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兽心，轻薄易动，羯虏未殄，益使难安。周抚、陈川相系背叛；徐龛骄黠，无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葛伯违道，汤献之牛；吴濞失礼，锡以几杖，恶成罪著，方复加戮。龛之小丑，可足不灭。然豫备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为防！为防之术，宜得良将。将不素简，难以应敌。寿春无镇，祖逖孤立，前有劲虏，後无系援，虽有智力，非可持久。愿陛下谘之群公，博举于众。若当局之才，必允其任，则宜奖厉，使不顾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宠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见慢，恚欲自裁，出观供置，然後致力。礼遇之恩，可不隆哉！

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况臣得厕朝堂之末，蒙冠带之荣者乎！（《晋书·虞预传》）

◇上书请举贤才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馀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雠贱必举。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竞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虽弊，人士虽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骥，求则可致。而束帛未贲于丘园，蒲轮顿毂而不驾，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阙者也。（《晋书·虞预传》。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云云。）

◇父母乖离议

子当越他境以求其舟楫所经人迹所至，可前而进，见难而退。若山川之险，非身所涉，虽欲没命则孝道不全。宜废荣利之势居憔悴之戚，纯惨怛之行表，德义之所先也。（《通典》九十八）

◇致雨议

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诚。诚信者，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黎蒸。是以杀伐拟于震电，推恩象于云雨。刑罚在于必信，废赏贵于平均。臣闻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贾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盖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醉酒流湎，无复限度，伤财败俗，所亏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楚国无灾，庄王是惧。盛德之君，未尝无眚，应以信顺，天乃隆。臣学见浅暗，言不足采。（《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虞预传》。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

◇奏记会稽太守庾琛

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涂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防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馀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晋书·虞预传》）

◇与丞相王导笺

伏见前秘书、光禄大夫荀公，生于积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称，历位内外，在贵能降。苏峻肆虐，乘舆失幸，公处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为之寒心，论者谓之不免。而公将之以智，险而不慑，扶侍至尊，缱绻不离。虽无扶迎之勋，宜蒙守节之报。且其宣慈之美，早彰远近，朝野之望，许以台司，虽未正位，已加仪同。至守终纯固，名定阖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没无鼎足之名，宠不增于前秩，荣不副于本望，此一时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风颓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况国之元老，志节若斯者乎！（《晋书·荀崧传》）

◇与从叔父书

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预下愚，过有所怀。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晋书·虞预传》。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与从叔父书。）

◇晋书宣帝述

上虽服膺文艺，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内外多难，谋而鲜过，举必独克；知人拔善，显扬侧陋。王基、邓艾、州泰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经略之才可谓远矣。（《御览》九十五）

卷八十三

◎谢衡

衡，陈国阳夏人。泰康初国子博士。惠帝时进祭酒。有集二卷。

◇王昌前母服议

毖身不幸，去父母，远妻子。妻于其家执义守节，奉宗祀、养舅姑、育稚子，後得归还，则固为己妻。父既为妻，子岂不为母？昌宜追服三年。（《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八十九。案：王毖子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义，宜更相为服。（《晋书·礼志》中）

◇苏宙事议

大夫去国，其妻、长子为旧君服。《传》曰：「妻言与人同，长子言未去也，言去则无服矣」。是违诸侯之天子不反服，违天子之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长，皆自外来，假借一时，共相临尹，去则在外，体远事绝，恩轻义疏，至于死亡。隔限远路，或有难故，不得时往，奔赴之义，无所犯也。（《通典》九十九）

◇为皇太孙服齐衰（期议）

诸侯之太子誓与未誓，尊卑体殊。《丧服》「亡为嫡子长殇」，谓未誓也。三誓则不殇也。（《宋书·礼志》二）

◎谢尚

尚字仁祖，衡孙。司徒王导，辟为掾，袭父鲲爵咸亭侯，转西曹属，迁会稽王友，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建元中迁南中郎将，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转西中郎将，督扬州六郡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进安西将军，兵败降号建威将军，徵授给事中，戍石头。永和中拜尚书仆射出为前将军、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入朝署仆射事，进镇西将军，镇寿阳。升平初徵拜卫将军，未至卒。谥曰简。有集十卷。

◇谈赋

斐斐，若有若无。理玄旨邈，辞简心虚。（《书钞》九十八）

◇遭乱父母乖离议

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後之罪，三千所不过。今婚姻将以继百世，崇宗绪，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父子乖绝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夫以一体之小患，犹或忘思虑，损听察，况于抱伤心之巨痛，怀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乱，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决不冒荣苟进。冒荣苟进之畴，必非所求之旨，徒开偷薄之门而长流弊之路。或有执志丘园、守心不革者，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而况含艰履戚之人，勉之以荣贵邪！（《晋书·谢尚传》。转西曹属时有遭乱与父母乖离，议者或以仕进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尚议。）

◇与张凉州书

今致五尺金斫头刀一口。（《御览》三百四十六。）

◇与杨征南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饷五尺金头刀，碧绫车甲。（《书钞》一百二十三。《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谢安

安字安石，尚从弟，寓居会稽，屡徵不就。年四十馀，桓温请为征西司马，除吴兴太守，徵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孝武即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後将军，总中书事；又领扬州刺史，进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司徒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苻坚入寇，加征讨大都督。坚破、进拜太保，都督扬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寻为会稽王道子所构，出镇广陵之步丘。卒赠太傅，更封庐陵郡公，谥曰文靖。

◇上疏论王恭

王恭超登清任，当虚心乘理。（《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引《晋中兴书》。）

◇魏陟周丧拜时议

拜时虽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将以三族多虞，岁有吉忌，故逆成其礼。（《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将军郄上言魏，陟周丧内迎妇拜时，谢安议。）

◇简文帝谥议

谨案《谥法》：一德不懈曰「简」，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仿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世说·文学篇》注引刘谦之《晋纪》）

◇遗王坦之书

知尹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若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晋书·王坦之传》）

◇与某书

安顿首顿首：每念君，一旦知穷烦冤号慕，触事崩踊寻绎荼毒，岂可为心？柰何柰何！临书凄闷安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二）

六月廿日具记，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终，惟祥变在近，号慕崩痛烦冤深酷，不可居处。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驰灼。大热，尊体复何如？谨白记不具。谢安惶恐再拜。（同上）

◇与支遁书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帐。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高僧传》四）

◎谢万

万字万石，安弟。弱冠辟司徒掾，迁右西曹属，不就。简文帝作相，召为抚军从事中郎、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军溃，废为庶人。卒赠散骑常侍。有集十六卷。

◇春游赋

青阳司候，句芒御辰。陈涤灌以摧枯，初茎蔚其曜新。幂丰叶而为幄，靡翠草而成。于是远啸良俦，近命嘉宾。奏羽觞而交献，罗丝竹以并陈。咏新服之璀璨，想舞雩之遗尘。抚鸣琴而怀古，登修台而乐春。尔乃碧增邃，灌木结阴。轻云厶暧以幕岫，和风清泠而启衿。（《初学记》三引两条）

◇与子朗等疏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伤，兼切不自胜，柰何柰何！转凉，汝等各可可？知近闻邑邑。吾涉道，动下疹乏劣。力及，不具告。父疏。（《淳化阁贴》二）

◇八贤颂

◇屈原

皎皎屈原，玉莹冰鲜。舒采翡林，ゼ光虬川。（《初学记》十七）

◇楚老

楚老潜一，寂玩无为。含贞内外，载葺羽仪。（《初学记》十七）

◇七贤嵇中散赞

邈矣先生，英标秀上。希巢洗心，拟庄托相。乃放乃逸，迈兹俗网。锺期不存，奇音谁赏。（《初学记》十七）

八贤论。（《世说·文学篇》注引《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你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案：此盖《八贤颂》，即系于论後也。其论今亡。）

◇驸马都尉刘真长诔

弱冠振缨，结婚帝室。绸缪姻娅，连光云日。（《初学记》十）

◎谢石

石字石奴，安第六弟。初拜秘书朗，累迁尚书仆射，封兴平县伯，寻假节征讨大都督；以破苻坚功迁中军将军尚书令，更封南康郡公，迁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开府仪同三司。卒赠司空，谥曰襄。

◇上疏请兴复国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惟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玄绪，翳焉莫抽，臣所以远寻伏念，寤寐永叹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宋书·礼志一》）

◇上疏

尸素朝端，忽焉五载。（《文选·褚渊碑》，注引《晋中兴书》，又《齐安陆王碑》注、《齐竟陵王行状》注。）

◇让尚书令疏

尚书令国之冢司，总括百揆，宪范王猷，式造群辟；故必简德而授，量才而受。（《北堂书钞》五十九引《晋中兴书》。陈郡谢石，字石奴，迁卫将军尚书令，加散骑常侍，上疏逊位。）

◎谢玄

玄安幼度，安兄奕之第三子。大司马桓温辟为掾，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徵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进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封东兴县侯。以破苻坚功进前将军，不受；加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封康乐县公，还镇淮阳，移镇东阳，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卒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

◇请旌表故梓潼太守周疏

臣闻旌善表功，崇义明节，所以振扬声教，垂美来叶。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执心忠烈，厉节寇庭，遂婴祸荒裔，痛泉壤。臣每悲其志，以为苏武之贤，不复过也。前宣告并州，访求丧，并索其家，负荷数千，始得来至。即以资送，还其旧陇。伏愿圣朝追其志心，表其殊节，使负霜之志不坠于地，则荣慰存亡，惠被幽显矣。（《晋书·周传》。病卒于太原，其子兴迎致其丧，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云云。孝武帝诏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

◇上疏经略河北

方平河北，幽、冀宜须总督司州，悬远应统豫州。（《晋书·谢玄传》）

◇疾笃上疏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复自量，遂从戎政。驱驰十载，不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鸣镝之险，每有征事，辄请为军锋，由恩厚忘躯，甘死若生也。冀有毫厘，上报荣宠。天祚大晋，王威屡举，实由陛下神武英断，无思不服。亡叔臣安协赞雍熙，以成天工。而雾尚翳，六合未朗，遗黎涂炭，巢窟宜除，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後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此诚以形于文旨，达于圣听矣。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锺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臣不胜祸酷暴集，每一恸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虽哲辅倾落，圣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怀自厉，犹欲申臣本志，隆国保家，故能豁其情滞，同之无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逮问臣进止之宜。臣进不达事机，以蹙境为耻，退不自揆，故欲顺其宿心。岂谓经略不振，自贻斯戾。是以奉送章节，待罪有司，执徇常仪，实有愧心。而圣恩赦过，黩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犹感，而况臣乎！顾将身不良，动与衅会，谦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动，便至委笃。陛下体臣重，使还藩淮侧。甫欲休兵静众，绥怀善抚，兼苦自疗，冀日月渐瘳，缮甲俟会，思更奋迅。而所患沈顿，有增无损。今者忄忄，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犹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内外天隔，永不复接，宁可卧居重任，以招患虑！

追寻前事，可为寒心。臣之微身，复何足惜，区区血诚，忧国实深。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伏愿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将绝之气，时遣军司镇慰荒杂，听臣所乞，尽医药消息，归诚道门，冀神之。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视息，瞻睹坟柏，以此之尽，公私真无恨矣。伏枕悲慨，不觉流涕。（《晋书·谢玄传》）

◇病久不差又上疏

臣生同七人，凋落相继，惟臣一己，孑然独存。在生荼酷，无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视息者，欲报之德，实怀罔极，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遗满目，顾之恻然，为欲极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土。忄娄忄娄之情，可哀可愍。伏愿陛下矜其所诉，霈然垂恕，不令微臣衔恨泉壤。（《晋书·谢玄传》）

◇为戴逵上疏请绝召命

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晋书·隐逸戴逵传》。逵传，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上疏云云，帝许之。）

◇与姊书

此二日东行，游步园中，已极有任家湖形模也。姊相瞩此，亦有所散。（《御览》八百二十四）

◇与兄书

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鲈，一出钓得四十七枚。（《御览》八百三十四）

◇又与兄书

昨日疏成後出钓，手所获鱼，以为二坩，今奉送。（《御览》八百三十四）

◇与妇书

昨日疏成後出钓，所获鱼以为羞二坩，今奉送。思更无事也。（《书钞》一百四十六，又《御览》八百六十二作「一坩」。）

◇书

奉粮谷十斛，是钓池上之所种。（《御览》八百三十七）

◎谢混

混字叔源，小字益寿，安孙，袭父琰爵望蔡公，尚主。历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坐刘毅诛。有集五卷。

◇殷祭议

殷无定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十月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宋书·礼志》三，谢混、刘瑾议。）

◎谢琨

琨，爵里未详。（案：《艺文类聚》以为宋人，下文称苏彦、何瑾、伏系之皆为宋人，知诸「宋」字皆「晋」之误；「琨」与「混」形相近，今姑编于谢混之後，俟考。）

◇秋夜长

秋夜长兮，虽欣长而悼速。送晨晖于西岭，迎夕景于东谷。夜既分而气高，风入林而伤绿，燕翩翩以辞宇，雁邕邕而南属。（《艺文类聚》三）

◎许猛

猛字子豹，高阳人，魏镇北将军许允次子。泰康初吏部郎，守国子博士。元康中为幽州刺史。

◇王昌前母服议

绝有三道：有义绝者，犯七出也；有法绝者，以王法绝；有地绝者，以殊域而绝。其夫绝妻，如纪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矣。是以《礼》有继母服，无前母制。是以前母非没，则绝故也。以昌前母虽在，犹不应服；若昌父在，则唯命矣。依《礼记》昌惟宜追服其兄耳。（《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又议

夫少妇稚，则不可许以改娶更适矣。今妻在许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绝而何？（《晋书·礼志》中）

◇答或问

或问许猛云：「为人後时有昆弟，後昆弟亡无后，当得还否？若得还，为主否？」猛答曰：「《丧服传》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虽重，犹不夺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论，小宗无支子，则大宗自绝矣。子不绝父之後，本家无嗣，于义得还；出後者还本追服。」（《通典》九十六）

或问云：「君无道而臣见黜放，君薨为服否？」许猛答曰：「君无道则当三谏，不从则适他国；若既亡不越境，君虽无道，犹责以臣礼」。（《通典》九十九）

◇答步熊问

步熊问许猛曰：「为人後，而所後之母见出，当何服？」猛曰：「为人後者，若子继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亲，其情则异也。继母如母，则异于亲子矣。」（《通典》九十六）

步熊问改葬，但言臣子、妻为君、父、夫三者，而孙为祖後，亦宜缌不？审受重于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许猛云：案《经》文以谓诸有三年者皆当缌，如注意举此三者，明唯斩者耳。今父卒，孙为祖後而葬祖，虽不受重于祖，据为主；虽不为祖斩，亦制缌以葬也。（《通典》一百二）

◎张恽

恽，泰康初为侍中领博士。

◇王昌前母服议

昔舜不告而娶，婚礼盖阙。故《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传记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圣人之弘，帝者嫡子，犹权事而变，以定典礼。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时论许之。推姬氏之让，执黄卿之决，宜使各自服其母。（《晋书·礼志》中）

◎郭钦

钦，西河人，泰康初侍御史。

◇上豫防匈奴疏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後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匈奴传》。又见《文选》干宝《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干宝纪，并小异。）

◎震

震失其姓，泰康初毗陵僚属。

◇周丧察举议

孝举，古之名贡。寻名责实，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姿，必以迈俗为称，动拟清流，行顾礼典。况齐衰之丧！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贯，对而不言，不处大夫之位，不统邑宰之官，时无盟战，代无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师旅之役，丧礼宜备，哀情宜毕。古者周丧，过三月而从政。谓若今之职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盖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复从礼，权宜之事耳。今当举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贡选之道，在不苟之地，推让之宜，得顺其心。官无推让之刑，当无必行之制，平日且犹逊让，况周年之忧乎！若从公除，则非正官之例也。若从高贡之举，于情为慢丧，于举为昧荣，考之于礼，义则未闻。今戎车未息，礼制与古不同。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被召有周丧，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独不可耳！为孝廉之举美于黄散邪？如所论以责孝廉之举，则至朝臣复何以恕之？宜依据经礼，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通典》一百一，毗陵内史论江南贡举事震议云云。）

◇又议

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义不得辞，故遭周丧，得从公夺之制。周则迫命俯就。至于州郡之吏，未尝与王官同体，其举也以孝顺为名，以廉让为务，在不制之限，于时可得固让，于宜可得不行，况兼周丧，焉可许乎！据情责实，于义不通。苟居容退之地，虽小必让；苟在不嫌之域，虽大不辞：是黄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动则见恕，是以州国之与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权时制宜，越常从变，则孝非特命之徵，举非应务之首；庆代无纵横之务，校礼则不睹其事，唯宜折之以理，从其优者也。（《通典》一百一）

卷八十四

◎卞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粹字玄仁，济阴冤句人。太康初为司空贼曹属。惠帝即位，迁尚书郎，超拜右丞，封成阳子，迁右军将军。永康初坐张华免，寻为左军将军。赵王伦以为相国从事中郎，後拜侍中中书令。太安二年为长沙王所害。有集五卷。

◇王昌前母服议

昌父当莫审之时而娶後妻，则前妻同之于死而义不绝。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则妾列于前志矣。死而会乎，则同于葬，无并嫡之实。必欲使子孙于没世之後，追计二母隔绝之时，以为并嫡，则背违死父，追出母亡。议者以为礼无前母之服者，可谓以文害意。愚以为母之不亲而服三年，非一无异于前母也。（《晋书·礼志》中。泰康元年，贼曹属卞粹议，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为皇太孙服议

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议已誓不殇，则元服之子当斩衰三年，未誓则殇，则虽十九当大功九月，誓与未誓，其为升降也微；斩与大功，其为轻重也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嫡殇，重嫌于无，以大功为重嫡之服。大功为重嫡之服，则虽誓，无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卫社稷，女能奉妇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无殇，非孩龀之谓也。谓殇後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止殇服？况以天子之尊，为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邪！凡诸宜重之殇，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重，未之前闻也。（《宋书·礼志》二。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中书令卞粹云云。）

◎卞壶

壶字望之，粹子。永嘉中除著作郎，袭父爵成阳公，寻行广陵相。元帝镇江东召为从事中郎，出为明帝东中郎长史。中兴建，补太子中庶子，转散骑常侍，迁太子詹事，转御史中丞，迁吏部尚书。明帝时加中军将军，封建兴县公，寻迁领军将军，领尚书令复拜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成帝即位，与王导庾亮辅政，寻解职，拜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苏峻反，复为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将军，寻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复加领军将军给事中，战死。峻平、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有集二卷。

◇贺老人星表

陛下圣德应乾，嘉瑞屡臻玄象垂耀，老人启徵万寿无疆。（《艺文类聚》一）

◇奏弹尚书丞郎事

旧丞郎取急及属出，皆尚有封，使职局不废。而昨左右二丞及诸皆出，唯次直二郎在，役使有兵火警急，便为无复行事者，二丞顿行，无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御览》二百十三）

◇奏议王式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式继母，前嫁夫终，後嫁式父。式父终，持服葬讫，还前夫家。前家亦有继子，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为制出母周服。式辞以「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就如其辞，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父在，与亡臧否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则当存时受遣，告宗庙而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礼义，或以情相许，或疾在临困谬乱，听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从其治不从其乱，陈乾昔属其子尊己，殉殡二婢子。尊己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媵，犹正以礼，况其母乎！

礼，妇人三从。式母于夫，事生奉终，居丧以礼，非为既绝之妻。及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不绝之验，彰于制服。自云守节，非为更嫁。考行无绝于夫，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後。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比，此母以子出也。即何以子出其母，而致使存无所从以容居，没无所归以托终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是式父亡後，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于前子之门而许以为母，所处不同而以为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义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後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士，闺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母依前子，非为更嫁；日月远近，理有异。礼，长子不为出母服，出继母尤不应服。式，长子也，又母非所生，不应服坦然，而式乃制服，明前绝无徵，违礼莫据；内愧于心，欲以诈眩视听，托过厚以制饰。寻其事情，考之正礼，义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继，何慈如此！事受之日，应有过礼之贬，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责。式礼义之阙，发于事亲，伤孝敬之道，亏损时教，不可以居人伦铨正之任。式宜请议，即下禁止。案侍中司徒临颍公荀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陆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胡弘等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晋书·卞壶传》，《通典》九十四，太兴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先嫁有继子，後嫁式父，式父临终，继母求去，式父许有遗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积年，後还前弱子家，及亡，与前夫合葬，式追服周。杜夷、江泉、荀崧、萧轮议皆恕式，御史中丞卞壶奏。）

◇奏论乐谟庾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召南阳乐谟为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壶奏曰：「人无非父而生，职无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为王者无人，职不轨物，官不立政。如此，则先圣之言废，五教之训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乐广以平夷称，庾珉以忠笃显，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後嗣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戍者之父母皆当以命子，不以处也。若顺谟父之意，则人皆不为郡中正，人伦废矣。顺怡父之意，人皆不为狱官，则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听欤？若不可听，何以许谟、怡之得称父命乎！此为谟以名父子可以亏法，怡是亲戚可以自专。以此二涂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废公。绝其表疏，以为永制。（《晋书·卞壶传》）

◇群臣拜皇太子议（明帝太宁二年。）

《周礼》，王后太子不会，明礼同于君，皆所以重储贰，异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谦冲，故宜答拜。臣以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储宫，岂得同之皇子揖让而已！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晋书·礼志》下，《通典》六十七。）

◇周札赠谥议

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札之责也。追赠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复本位。（《晋书·周札传》）

◇拜敬保傅议

臣历观纪籍礼经，无拜臣之制。唯汉成帝拜张禹，庸主凡臣，不足为轨。或说师臣友臣，师模共道，又未是其拜也。至于先帝之拜司徒导，特以元皇帝兴自藩国，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顺先典，伏膺礼中，不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违，名体不顺，事应改正。（《通典》六十七）

◇又奏

臣考先典之极，无过于周公，而周史无拜敬之礼。记称王者入学，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犹子冠而母拜，岂可终身行焉？（《通典》六十七）

◇上笺自陈

壶天性狷狭，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毕志家门。亡父往为中书令，时壶蒙大例，望门见辟，信其所执，得不祗就。门户遇祸，迸窜易名，得存视息，私志有素。加婴极难，流寄兰陵，为苟所召，恐见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见假授，思暂之郡，规得托身。寻蒙见召，为从事中郎，岂曰贪荣，直欲自致，规暂恭命，行当乞退。属华轶之难，不敢自陈。轶既枭悬，壶亦婴病，具自归闻，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选宠显望，复以无施，忝充元佐。荣则荣矣，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素怀。顾以命重人轻，不敢辞惮。闻西台召壶为尚书郎，实欲因此以避贤路，未及陈诚，奄丁穷罚。

壶年九岁，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十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壶以陋贱，不能荣亲，家产屡空，养道多阙，存无欢娱，终不备礼，拊心永恨，五内抽割。于公无效如彼，私情艰苦如此，实无情颜昧冒荣进。若废壶一人，江北便有倾危之虑，壶居事之日功绩以隆者，诚不得私其身。今东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军司马、诸参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壶之去留，曾无损益。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门。壶委质二府，渐冉五载，考效则不能已彰，论心则频累恭顺，柰何哀孤之日不见愍恕哉！（《晋书·卞壶传》）

◇与温峤书

元规召峻意定，怀此於邑。温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虑，是国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纵其群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诚桓桓，交须接锋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谏，必当相从。今内外戒严，四方有备，峻凶狂必无所至耳，恐不能使无伤，如何？（《晋书·卞壶传》）

◇书

足下佳不？朝□（此二字姜作「北中」）郎上获诸城文墨，至便在舍，事许改变，子纸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见也。吾今敕书事令不发，亟付卿发。发便密令人传（姜作「房」，谓与「防」通。）之，壶白。（《淳化阁贴》三）

◎梁柳

柳，太康中为弘农太守，徙阳平太守。

◇崤山路石铭

晋太康三年，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水经注·河水四》。今山侧附路有石铭。）

◎刘汉

汉，太康中为尚书郎。

◇议推处刘毅

龙体既苍，杂以素文，意者大晋之行，戢武兴文之应也。而毅乃引衰世妖异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龙在井为潜，皆失其意。潜之为言，隐而不见。今龙彩质明焕，示人以物，非潜之谓也。毅应推处。（《晋书·刘毅传》。时龙见武库井中，百官将贺，毅独表无贺龙之礼，尚书郎刘汉等议诏，不听。）

◎王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北海人太康中羽林左监，元康初为殿中将军。

◇为刘毅请谥疏

中诏以毅忠允匪躬，赠班台司，斯诚圣朝考绩以毅著勋之美事也。臣谨案：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于义不体。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迹所殊，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制，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若以革旧毁制，非所仓卒，则毅之忠益，虽不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亦应在例。臣敢惟行甫请周之义，谨牒毅功行如右。（《晋书·刘毅传》）

◎牵秀

秀字成叔，武邑观津人。太康中为新安令，迁司空从事中郎、免；後为司空张华长史。惠帝西幸，进尚书、河间王平北将军，镇冯翊。为长史杨腾所杀。（案：《河间王传》，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伐，至郑，将牵秀距晃，晃斩秀，与本传不同。有集四卷。）

◇相风赋

幽林绝响，巨海息波。（《文选·月赋》注）

◇黄帝颂

邈矣黄轩，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经。德从风流，化与云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禅勒成。纷然凤举，龙腾太清。违兹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缨。遐而不坠，式颂德声。（《艺文类聚》十二，《御览》七十九。）

◇老子颂

深哉伯阳，诞此灵姿。研精玄奥，幽赞神微。抱质怀素，蕴宝藏辉。述而好古，仪圣作师。周衰道废，厥猷匪宣。龙潜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风，徽音永传。

◇彭祖颂

於休彭公，应运特生。穷神知化，妙物通灵。挹之不冲，满之不盈。韬光隐曜，混沌玄清。确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荡秽，离俗遗务。托神玄妙，游心泰素。享年七百，宝降其祚。惠我无疆，伦道作故。

◇王乔赤松颂

妙哉松乔，禀此殊姿。含精握气，灵德是绥。藏器华圃，俯首腾飞。齐迹风云，超远姿微。乃翔灵坟，鸟像人声。低徊旧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谅，凋我素形。神仪既陨，翻飞而征。遨游八维，跨腾九冥。应庆罔极，与道虚盈。（《艺文类聚》七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陶碑

帝命既允，戎政以闲。（《文选·褚渊碑文》注）

◎索靖

靖安幼安，敦煌人。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已校尉长史，擢尚书郎，除雁门太守，迁鲁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元康中，大将军梁王彤以为左司马，加荡寇将军，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後将军。太安末，拜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拒河间王。战死，年六十五，追赠太常，後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靖有《五行三统正验论》二十卷，《索子晋诗》二十卷，集三卷。

◇书

七月二十六日具书靖白：虽数相闻，不解劳倦，信至得书，悉知弃云宅及计东来，言展有期，索靖白。（《淳化阁帖三》，案：此帖前尚有「载妖蘖」一帖，凡八十二字，脱误不可句读，故不录。）

◇月仪帖

正月具书君白：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变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涂，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葛，企伫难将，故及表问信李キキ，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濯景，山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飞，奋翼紫闼，使亲者有迩赖也。君白。

二月具书君白：侠锺应气，融风扇物，遥愿高宇，使时赞宜，山川攸远，限以成隔。自我不见，俯仰数年，看涂驰思，言存所亲，裁及告怀，怅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采英儒，以恢时佐。辇无叩角之怨，门有绅之盛：斯乃潜龙逢九五之运，宝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荣，使亲契有拂冠之庆也。君白。

三月具书君白：姑洗育物，罄无不宜，延想吾子，随运是康，机度推疏，不面逾纪，分逼哀涂，乌咽良展，驰心投情，庶能感应，具书修问，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宁，秉卞庄之勇者，口武而精道；抱管鲍之才者，弹冠而待显。怪以高迈之姿，而怀迷时之志，逮明明之来，缅不识之响。机运稍移人生若寄；愿速龙跃，耀于云汉也。君白。

七月具书君白：夷则布气，暑运西流，遥想足下，动静顺宜。川涂悠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乖我谈宴，心存明瑰，精爽驰想。登高长伫，丑以陨之，不胜劳叹，裁及书问。君白。

君白：与子少旧，契阔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图离别，历载十馀，年往□□□□□□□天地之悠长，□人生之险绝；悼言多感，怅然伤怀。唯足下宝德育素，以熙万福，叙此故旧。君白。

八月具书君白：南吕应化，中秋告凉，敬想令问，福履多宜。山川缅邈，信理希寡，谈面既阔、音问又疏。倾首延怀，无日不劳，想笃分好，不孤其勤。亦见信忆旧，裁因数字，行人彭彭，俱数相闻。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圣化光洽，明于博采、唯贤是务。足下以神龙之贾应景风之求，足陟天阁而德闻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群望，窃从草泽，慷慨增愿。君白。

九月具书君白：无射改卦，广莫布气，气度凉和，宜时顺节。路乖人隔，邈若天逾，翘首延思，远莫致之。君子笃好想齐往分，不胜伫企饥渴之怀，故书表问，不能畅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门，滥攀君子，子以逸群之才，当贯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奥，虽明暗殊品每亦希颜。至以乖融，孤陋遐外，旷道离友，益以墙面，无因之积，以书所敬。君白。

十月具书君白：应锺导运，严霜稍隆，时变物移，感候增怀。驰心系想，言存所亲，山川路限，不能翻飞。登彼崇丘，逍遥长望，延伫莫及，思积情疲。不胜郁陶眷然之感，裁复白，书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执手，刻会来秋，迎期待面，慊然迟想。正以逸骥之迹骋于云汉之路，龙骧天府，忘此友信，飞沈壹殊，何缘言燕？厚为时节，宝爱光仪。君白。

十一月具书君白：黄锺吐气，凝寒雾降，温室重裘，和气养神。休宜幸甚，岁月飞驰，逝不我待，阔自别後。始忽然逾载，望涂延思，精诚所感，无物不应。果□来况，德音弥满，耽玩良翰，悟忄未爱慰。增慨不胜抱感，裁因口答，言不具尽。君白。

君白：昔誓秋归，而奄经半载，匪我愆期，时违书信。□□之隆，况旨沓密，蚩以逸逾，约以驰鹜，亲爱分隔，齐□□宁。足下复远□《立支》望邪仓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书君白：大吕□，度末寒栗烈，明德宜时。梦想无恙。分隔逾年，良会乖违，感咏萧艾，言存宿好。翘翘延领，不胜思积，裁及白书，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图一别，便成永隔，瞻彼修路，从此乖限。情经运候，思兴感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言存信，丑以流坠。足下□严，度同此怀，信使知问。君白。（董《广川书跋》云：晋人评书，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欧阳询至卧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书，其後购书四方得《月仪》十一章，今入续帖中。然于前书亦异。李嗣真曰：靖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尚大为遒竦。今《月仪》不止三章，或谓昔人离析。然书无断裂，殆唐人临写者。）

◇草书状

圣王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或往或还。类阿那以羸形，奋衅而桓桓。及其逸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ぉ隆扬其波。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鼠》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匚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

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累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晋书·索靖传》，《艺文类聚》七十四。）

卷八十五

◎张载

载字孟阳，安平灌津人。太康中为著作佐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引疾归，有集七卷。

◇蒙汜池赋

丽华池之湛淡，开重壤以停源。激通渠于千金，承洛之长川。挹洪流之汪，包素濑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东入紫宫。左面九市，右带阆风。周墉建乎其表，洋波回乎其中。幽渎傍集（《初学记》七作「滂集」。）潜流独注。仰承河汉，吐纳云雾。缘以采石，殖以嘉树。水禽育而万品，珍鱼产而无数。苍苔泛滥，修条垂干。绿叶覆水，玄荫珍岸。红莲炜而秀出，繁葩以焕烂。游龙跃翼而上征，翔凤因仪而下观。想白日之纳光，睹洪晖之皓旰。于是天子乘玉辇，时遨游。排金门，出千秋。造绿池，镜清流。翳华盖以逍遥，揽鱼钓之所收。纤绪挂而鲔来，芳饵沈而鲤浮。丰夥逾于巨壑，信可乐以忘忧。（《艺文类聚》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叙行赋

岁大荒之孟夏，余将往乎蜀都。脂轻车而秣马，循路轨以西徂。朝发轫于京宇兮，夕予宿于谷洛。践有周之旧墟，块丘荒以寥廓。赞王孙于北门，问九鼎于东郭。实公目之所卜，曷斯土之氵贲薄。入函谷而长驱，历新安之卤阜。行逶迤以登降，涉二崤之重阻。经岑之险，想姬文之避雨。出潼关以回逝，仰华岳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导，豁龙门之洞开。舍予车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错。翳青青之长松，荫肃肃之高柞。缘阻岑之绝崖，蹈偏梁之悬阁。石壁立以切天，岌山隗其欲落。超阳平而越白水，稍幽以回深。秉重峦之百层，转木末于九岑。浮云起于毂下，零雨集于麓林。上昭晰以清阳，下杳冥而昼阴。闻山鸟之晨鸣，听玄猿之夜吟。虽处者之所乐，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剑阁之崇关，路盘曲以腌蔼。山峥嵘以峻狭，仰青天其如带。兼习坎之重固，形东隘以要害。岂乾坤之分域，将隔绝乎内外。（《艺文类聚》二十七）

◇ な舞赋（并序）

盖以歌以咏，所以象德，足之蹈之所以尽情也。（《初学记》十五）

な舞焕而特奏兮，冠众妓而超绝。采干戚之遗式兮，同数度于二八。（《初学记》十五）

手运无方，足不及带。轻裾鸾飞，漂微逾曳。（《初学记》十五）

◇羽扇赋

有翔云之素鸟，体自然之至。飘缟羽于清霄，拟妙姿于白雪。俯濯素于河汉，仰光于日月。双趾蹶而腾虚，六翮挥而风厉。于是傲世公子，匚傥踔跞。遗物独出，乐此天爵。飞蒲氏之修蟠，荣子余之纤缴。弋翔冥之鸡，连王子之白鹤。裁轻翼以为扇，发清风于劲翮。濯以云精，拂以芝露。（二语从《御览》十二补，上下俱有缺文。）若乃搜奇选妙，绝色寡双。鹄质敫鲜，玄的点锋。修短虽异，而光彩齐同。故《易》称可以为仪，诗美肃肃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鹄，挥之如惊鸿。飘缨蕤于轩幌，发晖曜于群龙。夫裂素制圆，剖竹为方。五明起于名都，九华兴于上京。（《艺文类聚》六十九，又见《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六十六。）

◇酃酒赋

惟圣贤之兴作，贵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识，亦应天而顺人。拟酒旗于玄象，造甘醴以颐神。虽贤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齐均。物无往而不变，独居旧而弥新。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启，醇酎秋发。长安春御，乐浪夏设。漂蚁萍布，分香酷烈。垂嘉称于百代，信人神之所悦。未闻珍酒，出于湘东。丕显于皇都，乃潜沦于吴邦。往逢天地之否运，今遭六合之开通。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穷理，信泉壤之所锺。故其为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殊功绝伦。三事既节，五齐必均。造酿以秋，告成以春。备味滋和，体淳色清。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遣忧消患，适性顺情。言之者嘉其美志，味之者弃事忘荣。于是纠合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金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以绮错，进时膳之珍羞。礼仪攸序，是献是酬。颜微发，溢思凯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于是欢乐既洽，日薄西隅。主称湛露，宾歌骊驹。仆夫整驾，言旋其居。乃凭轼以回轨，骋轻驷于通衢。反衡门以隐迹，览前圣之典谟。感夏禹之防微，悟仪氏之见疏。鉴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歼良人而弃贤。嘉卫武之能悔，著屡舞于初筵。察成败于往古，垂将来于兹篇。（《艺文类聚》七十二，《初学记》二十六。）

◇安石榴赋

有石榴之奇树，肇结根于西海。仰青春以启萌，朱夏以发采。挥光垂绿，擢干曜鲜。翕若群翡俱栖，烂若百枝并然。焕乎郁郁，焕乎煌煌。仰映青霄，俯烛兰堂。似西极之若木，譬东谷之扶桑。于是天迥节移，龙火西夕。流风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熟，（《文选》潘岳《间居赋》注作《独熟》。）肤自拆。剖之则珠散，含之则冰释。充嘉味于庖笼，极醉酸之滋液。上荐清庙之灵，下羞玉堂之客。（《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

◇瓜赋

羊虎掌，桂枝蜜筒。或玄表丹里，呈素含红。丰肤外伟，绿瓤内O。甘且夏熟，丹柰含芳。朱李零于桂圃，蒲萄溃于椒床。虽兹肴之孤起，莫斯瓜之允臧。超椰子于南海，越橘柚于衡阳。若乃槟榔椰实，龙眼荔枝。徒以希珍，难致为奇。论实比德，孰大于斯。（《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六十八，又九百七十八。）

◇平吴颂

闻之前志，尧有丹水之阵，舜有三苗之诛，此圣帝明王，平暴静乱，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颂不显；情动于中，非言不彰。猃狁既攘，出车以兴；淮夷既平，江汉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乌可阙欤？遂作颂曰：

上哉仁圣，曰惟皇晋。光泽四表，继天垂胤。帝道焕于唐尧，义声邈乎虞舜。蠢尔鲸吴，凭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阙而不贡，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之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嵇而振铎，临吴地而奋旅。众军竞趣，烽飚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艺文类聚》五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康颂

开元建号，班德布化。（《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注）

◇榷论

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故尝试论之：殷汤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无牧野之阵，则吕牙，渭滨之钓翁也。若兹之类，不可胜纪。盖声发响应，形动影从，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岂不信欤！设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时致隆平，则汉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侠客耳，况乎附丽者哉！故当其有事也，则足非千里，不入于舆；刃非斩鸿，不韬于鞘。是以驽蹇望风而退，顽钝未试而废。及其无事也，则牛骥共牢，利钝齐列，而无长涂犀革以决之，此离朱与瞽者同眼之说也。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居太平之际，而吐违俗之谋，此犹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汉文帝见李广而叹曰：「惜子不遇，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故智无所运其筹，勇无所奋其气，则勇怯一也；才无所骋其能，辩无所展其说，则顽慧均也。是以吴榜越船，不能无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无云而飞。故和璧之在荆山，随珠之潜重川，非遇其人，焉有连城之价，照车之名乎！青繁霜，絷于笼中，何以效其撮东郭于鞲下也？白猿玄豹，藏于棂槛，何以知其接垂条于千仞也？孱夫与乌获讼力，非龙文赤鼎，无以明之；盖聂政与荆卿争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饿夫庸隶，抱关屠钓之伦，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号者，或有怀颜孟之术，抱伊管之略，没世而不齿者，此言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若斯湮灭而不称，曾不足以多说。

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则自以为枉伏。莫不饰小辩、立小善以偶时，结朋党、聚虚誉以驱俗。进之无补于时，退之无损于化。而世主相与雷同齐口，吹而煦之，岂不哀哉！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若夫魁梧隽杰，卓跞匚傥之徒，直将伏死岑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至于轩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荣求利，厚自封之资，丰私家之积，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晋书·张载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十。）

◇剑阁铭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辽属荆衡，近缀岷れ。南通邛棘，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兴实在德，险亦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晋书》及《艺文类聚》作「」。）不败绩。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覆车之轨，（《艺文类聚》作「遗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文选》，《晋书·张载传》，《艺文类聚》七。）

◇洪池陂铭

开源东注，出自城池。鱼鳖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犭葛，粳稻连畦。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惟水泱泱，厥大难訾。（《艺文类聚》九）

◇匕首铭

先民造制，戒豫惟谨。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隐。（《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张协

协字景阳，载弟。辟公府掾，除秘书郎，补华阴令；历征北从事中郎，入为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以乱去官。永嘉初徵为黄门侍郎，不就。有集四卷。

◇洛禊赋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气之氤氲。和风穆以布畅兮，百卉晔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原隰葱翠以龙鳞。游鱼氵氵爵于渌波，玄鸟鼓翼于高云。美节庆之动物，悦群生之乐欣。顾新服之初成兮，将禊除于水滨。于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临崖咏吟，濯足盥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车驾岬曷，充溢中逵。粉葩翕习，缘阿被湄。振袖生风，接衽成帏。若夫权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骑齐镳，华轮方毂。青盖云浮，参差相属。集乎长州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舆蕙渚，税驾兰田。朱幔虹舒，翠幕连。罗樽列爵，周以长筵。于是布椒醑荐柔嘉，祈休吉蠲百疴。漱清源以涤秽兮，揽绿藻之纤柯，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清哇发于素齿，□□□□□□。水禽为之骇踊，阳侯为之动波。（《艺文类聚》四。《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又一百五十五引五条，《初学记》四，《御览》三十又三百六十八，又七百又七百七十五，又九百二十八。）

◇登北芒赋

陟峦丘之丽，升逶迤之修反。回余车于峻岭，聊送目于四远。灵岳郁以造天，连冈岩以蹇产。伊洛混而东流，帝居赫以崇显。山川汩其常弓，万物化而代转。何天地之难穷，悼人生之危浅。叹白日之西颓兮，哀世路之多蹇。于是徘徊绝岭，踟躇步趾。前瞻南山却窥大。东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际，旁极万里。莽眩眼以芒昧，谅群形之难纪。临千仞而俯看，似游身于云霓。抚长风以延伫，想凌天而举翮，瞻冠盖之悠悠，睹商旅之接厄。尔乃地势窳隆，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墟陂也。坟陇畏叠，棋布星罗。松林参映以攒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峨。丧乱起而启壤，僮竖登而作歌。（《艺文类聚》七）

◇归旧赋

苦辞既接，欢言乃周。（《文选》陶潜《读山海经诗》注）

◇玄武馆赋

尔乃地势夷敞，既膏且腴。环以翠林，带以赤渠。寻厥先之攸基，实张氏之旧墟。何魏后之周，览遂筑馆而起庐。既号玄武，是曰石楼。于是崇墉四匝，丰厦诡谲。烂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华四垂。接栋连阿，卑葛参差。朱户青铺，幽闼秘闺。于是高楼特起，竦峙。飞甍四注，上概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水经注》作「延」。）千里之清飚。阳扉南启，阴轩北达。春牖左开，秋窗右豁。仰视云根，俯临天未。木则楸梓夹路，蓊蔚如林。洪干十围，修枝百寻。（《艺文类聚》六十三，《水经注·河水五》。）

天子翱翔郊甸，顺时巡省龙驷腾镳，羽骑游骋。顾流光以按辔，回鸾旗而时幸。（《御览》三百五十八）

◇安石榴赋

考草木于方志，览华实于园畴，穷陆产于苞贡，差英奇于若榴，耀灵葩于三春，缀霜滋于九秋，尔乃飞龙启节，扬飚扇埃含和泽以滋生，郁敷萌以挺栽，倾柯远擢，沈根下盘，繁茎条密，丰干林攒，挥长枝以扬绿，披翠叶以吐丹，流晖俯散，回葩仰照，烂若百枝并燃，赫如烽燧俱燎，如朝日，晃若龙烛，绛采于扶桑，接朱光于若木，尔乃萼挺蒂，金牙承蕤，荫佳人之玄髻，发窈窕之素姿，游女一顾倾城，无盐化为南威，于是天汉西流，辰角南倾，芳实垒落，月满亏盈，爰采爰收，乃剖乃拆，素粒红液，金房缃隔，（此二句从《初学记》补。）内怜幽以含紫，外滴沥以霞赤，柔肤冰洁，凝光玉莹，亏如冰碎，泫若珠迸，含清泠之温润，信和神以理性。（《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引两条。）

◇都蔗赋

若乃九秋良朝，玄酎初出。觞浮华黄，酒饮累白。挫斯蔗而疗渴，若嗽醴而含蜜。清津滋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择苏妙而不逮，何况沙棠与椰实。（《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四，《大观本草》二十三。）

◇七命

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遁龙盘，玩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玩志乎众妙，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于是徇华大夫闻而造焉。乃整云辂，马参飞黄越奔沙，辗流霜，陵扶摇之风，蹑坚冰之津，旌拂霄Φ，轨出苍垠，天清泠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遂适冲漠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居。其居也，峥嵘幽蔼，萧瑟虚玄，溟海浑氵涌其後，巛谷耶曹张其前，寻竹竦茎荫其壑，百籁群鸣笼其山，衡飚发而回日，飞砾起而丽天。于是登绝，溯长风，陈辩惑之辞，命公子于岩中。曰：「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智士不遗身而匿迹，生必耀华名于玉牒，没则勒洪伐于金册。今公子违世陆沈，避地独窜，有生之欢灭，资父之义废。愁洽百年，苦溢千岁，何异促鳞之游汀泞，短羽之栖翳荟！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悦子以纵性之至娱，穷地而游，中天而居，倾四海之欢，殚九州之腴，钻屈穀之瓠，解疏属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遗，来萃荒外，虽在不敏，敬听嘉话。」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既乃琼テが，金岸卑帝，右当风谷，左临云溪，上无陵虚之巢，下无跖实之蹊，摇则峻挺，茗邈苕，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飚，雾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後绿，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构云梯，陟峥嵘，翦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器举乐奏，促调高张，音朗号钟，韵清绕梁。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启中黄之少宫，发蓐收之变商。若乃龙火西，暄气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畴，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奏《绿水》，吐《白雪》，激楚回，流风结，悲荑之朝露，悼望舒之夕缺。茕嫠为之擗标，孀老为之呜咽，王子拂缨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公子曰：「余病不能也。」

大夫曰：「兰宫秘宇，雕堂绮栊，云屏烂汗，琼壁青葱，应门八袭，旋台九重，表以百常之阙，圜以万雉之墉。尔乃榭迎风，秀出中天，翠观岑青，雕阁霞连，长翼临云飞陛陵山，望玉绳而结极，承倒景而开轩。素炳焕，夕嵯峨。阴虬负檐，阳马承阿。错以瑶英，镂以金华，方疏含秀，圆井吐葩。重殿叠起，交绮对晃。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螟飞而生风，尺蠖动而成响。乃若目厌常玩，体倦帷幄，携公子而双游，时娱观于林麓。登翠阜，临丹谷，华草锦繁，飞采星烛，阳叶春青，阴条秋绿，华实代新，承意恣观，仰折神艹器，俯采朝兰，逆惠风于蘅薄，眷椒涂于瑶坛。尔乃浮三翼，戏中址，潜鳃亥，惊翰起，沈丝结，飞理，挂归翮于赤霄之表，出华鳞于紫渊之里。然後纵棹随风，弭楫乘波，吹孤竹，拊云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凫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云芝。』乐以忘戚，游以卒时穷夜为日，毕岁为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节，月既授衣，天凝地闭，风厉霜飞，柔条夕劲，密叶晨稀，将因气以效杀临金郊而讲师。尔乃列轻武，整戎刚，建云髦，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雄芒。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肃，屯羽队于外林，纵轻翼于中荒。尔乃张修---，布飞罗，陵黄岑，挂青峦，画长壑。以为限，带流溪以为关。既乃内无疏蹊，外无漏迹，叩钲数校，举麾赞获，彀金机，驰鸣镝，翦刚豪，落劲翮，连骑竞骛骈，骈武齐辙，翕忽挥霍，云回风列，声动响飞，形移景发，举戈林耸，挥锋电灭，仰倾云巢，俯殚地穴。乃有圆文之犭开，斑题之犭从，鼓鬣风生，怒目电从，口咬霜刃，足拨飞锋，《鼻瓦》林蹶石，扣跋幽丛。于是飞黄奋锐，贲石逞伎，蹙封犭费冯豕，拉《虎》，挫獬也，句爪摧，锯牙摆。澜漫狼藉，倾榛倒壑，殒挂山，僵踣掩泽，薮为毛林，隰为丹薄。于是彻围顿罔，卷旆收弯；虞人数兽，林衡计鲜；论最犒勤，息马韬弦；肴驷连镳，酒驾方轩，千锺电酹，万隧星繁，陵阜沾流膏，溪谷厌芳烟。欢极乐殚，回节而旋。此亦田游之壮观，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邪溪之钅延，赤山之精，销逾羊头，钅钺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神器化成，阳文阴缦。既乃流绮星连，浮彩艳发，光如散电，质如耀雪，霜锷水凝，冰刃露洁，形冠豪曹，名珍巨阙，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岂徒水截蛟鸿，陆洒奔驷，断浮翮以为工，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若其灵宝，则舒辟无方，奇锋异模，形震薛烛，光骇风胡，价兼三乡，声贵二都，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是以功冠万载，威曜无穷，挥之者无前，拥之者身雄，可以从服九国，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风。此盖希世之神兵，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骥之骏，逸态超越，禀气灵渊，受精皎月，眸间黑照，玄采绀发，沫如挥红，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识其众尺，方堙不能睹其若灭。尔乃巾云轩，践朝雾，越春衢，整秋御，虬蛹螭腾，麟超龙翥，望山载奔，视林载赴。气盛怒发，星飞电骇，志陵九州，势越四海。影不及形，尘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践千里。尔乃逾天垠，越地隔，过汗漫之所不游，蹑章亥之所未迹，阳鸟为之顿羽夸父为之投策。斯盖天下之俊乘，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琼山之禾，唐稷播其根，农帝尝其华。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穷海之错，极陆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挥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药，晨凫露鹄，霜黄雀，圜案星乱，方丈华错。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残象白，灵渊之龟，莱黄之鲐，丹穴之鹦，玄豹之胎，单以秋橙，占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鳞，出自九溪，尾丹鳃，紫翼青锷。尔乃命支离，飞霜锷，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娄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繁肴既阕，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汉皋之楱，析龙眼之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剖椰子之壳。芳旨万选，承意代奏。乃有荆南鸟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羡，观听之所炜晔也。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馔，甘腊毒之昧，服腐肠之药，御亡国之器，虽子大夫之所荣，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盖有晋之融皇风也，金华启徵，大人有作，继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处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风，不能畅其化；离毕之云，无以丰其泽。皇道昭焕，帝载缉熙。道气以乐，宣德以诗，教清乎云官之世，治穆乎鸟纪之时。王猷四塞，函夏谧静，丹冥投锋，（案：《书钞》十五作「丹塞收烽」，疑此误。）青徼释警，却马于粪车之辕，铭德于昆吾之鼎。群氓反素，时文载郁，耕父推畔，鱼竖让陆，樵夫耻危冠之饰，舆台笑短後之服。六合时邕，巍巍荡荡，玄韶巷歌，黄发击壤，解羲皇之绳，错陶唐之象。若乃华裔之夷，流芳之貊，语不传于轩，地不被于正朔，莫不骏奔稽颡，委质重译。于时昆支感惠，无思不扰。苑戏九尾之禽，囿栖三足之鸟，鸣凤在林，夥于黄帝之园；有龙游渊，盈于孔甲之沼。万物烟ㄉ，天地交泰，义怀靡内，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韦带。皆象刻于百工，兆发乎灵蔡，绅济济轩冕蔼蔼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仪比大。」言未终，公子蹶然而兴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言有怒之，而齐王之疾痊。向子诱我以聋耳之乐，栖我以家之屋，田游驰荡，利刃骏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德而应子。至闻皇风载韪，时圣道淳，举实为秋，ゼ藻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虽不敏，请寻後尘。」（《文选》，《晋书·张协传》。）

◇白鸠颂

经仁纬义。（《文选·褚渊碑文注》）

◇泰阿剑铭

泰阿之剑，世载其美。淬以清波，砺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运自肃，率土从轨。（《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

◇文身刀铭

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敛文波回，流光电照。（《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

◇把刀铭

奕奕名金，昆吾遗璞。裁为把刀，利亚切玉。时文斯偃，含精内烛。威助虽化，武不可黩。（《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露拍刀铭

露拍在服，威灵远振。遵养时晦，曜德崇信。（《御览》三百四十六。）

◇长铗铭

五才并建，金作明威。长铗陆离，弭凶防违。素刃霜厉，溢景横飞。（《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短铗铭

器用多品，诡制殊观。亦有短铗，清晖载烂。昔在先朝，戢兵静乱。惟皇宝之，优而弗玩。（《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手戟铭

锬锬雄戟，清金练钢。名配越棘，用过干将。严锋劲校，ゼ锷摧芒。（《御览》三百五十三）

卷八十六

◎成粲

粲字伯阳，泰康中为侍中，转太常。

◇平乐市赋

惟市之由兴，自帝炎之所创。聚财货以利用，盖私事之莫尚。尔乃巷列千所，罗居百族。街衢相望，连栋接屋。则能目语额瞬，动《安页》塞鼻。谈智于尺寸之间，窥窬于分毫之利。（《初学记》二十四）

◇太常郭奕谥景议

同谥非嫌。号谥者国之大典，所以厉时作教，经天人之远旨也。固虽君父，义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显；故能使上下迈德，罔有怠荒。臣愿远稽圣世，同符尧舜；行周同谥之礼舍汉魏近制相避之议。（□□□□□□□又见《通典》一百四）

◇嫂叔服论

嫂应有服。作《传》者横曰「无服」。蒋济引「娣姒妇证」非其义，论云《丧服》云：「夫为兄弟服，妻降一等。」则专服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相侔，服无不服。由此论之，嫂叔大功，可得而从。（《通典》九十二）

◎王讠赞

讠赞，太康中为太子舍人。惠帝时拜侍中，永嘉中为陈留内史，加散骑侍郎。有集五卷。

◇梨树颂（并序）

太康十年，梨树四枝，其条与中枝合，生于园圃。皇太子令侍臣作颂。

嘉木时生，瑞我皇祚。修干外扬，隆枝内附。翌翌皇储，克光其敬。神启其和，人隆其盛。降自玄圃，合体连性。时惟令月，躬亲北林。乐在同人，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兰如金。木之期应，乃同其心。而心之生，启自神明。在心斯动，于言斯形。先民有则，称诗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灵。（《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司徒李胤诔

（见《晋书·李胤传》，亡。）

◎遂殷

殷，太康中为尚书令史。

◇乞为祖母姜还重表

父翔，少继叔父荣。荣早终，不及持重。及祖母姜氏亡，主者以翔後荣，从出降之制，断殷为大功假二十日。愚以为翔既不及荣持重服，虽名户别继，奉养姜，故如亲子，便依降例，情制为轻；且殷是翔之嫡子，应为姜之嫡孙。乞得依令，遣宁去职。（《通典》九十六）

◎丘众

众，武帝时著作佐郎。

◇表

世祖武皇帝擢臣负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文义数术，乃撰诸志也。（《北堂书钞》五十七引《石瑞记》。太安元年，前著作郎丘众表称云云。）

◎安虑

虑字仲元。

◇使蜀吊孔明

适子之墓，冥漠无声。庙堂犹在，松柏冬青。遐哉邈矣长、游幽冥。（《北堂书钞》一百二引王隐《晋书》。）

◎孙尹

尹，字文旗，乐安人，为陈留相，迁阳平太守。

◇表复起刘毅

礼，凡卑者执劳，尊者居逸，是顺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毅年齿相近，往者同为散骑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职，资涂所经，出处一致。今询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舒所统殷广，兼执九品，铨十六州论议，主者不以为剧。毅但以知一州，便谓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优，询、舒太劣。若以前听致仕，不宜复与迁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是也。夫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尚可复委以宰辅之任，不可谘以人伦之论，臣窃所未安。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为周司徒，虽过悬车之年，必有可用。毅前为司隶，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案劾。谚曰：「受尧之诛，不能称尧。」直臣无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阳，董仲舒裁为诸侯之相。而毅独遭圣明，不离辇毂，当世之士咸以为荣。毅虽身偏有风疾，而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疾恶之心小过，主者必疑其论议伤物，故高其优礼，令去事实，此为机阁毅，使绝人伦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晋书·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表。）

◎朱则

则，会稽相。

◇上书言杨泉

杨泉清操自然，徵聘终不移心。（《书钞》六十三引《晋录》）

◎甘卓

卓字季思，丹阳人。太康中为郡主簿功曹，察孝廉举秀才，为吴王常侍。惠帝时赐爵都亭侯，东海王越引为参军，出补离狐令。弃官归元帝，镇江东，授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进爵南乡侯，拜豫章太守，迁湘州刺史，进封于湖侯。中兴初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王敦举兵，迁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荆州牧。为周虑所杀，太宁中追赠骠骑将军，谥曰敬。

◇上疏请不试秀才

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馀州。策试之由，当藉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晋书·甘卓传》）

◎周馥

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泰康中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王浑左西属，补尚书郎。惠帝时迁司徒左长史吏部郎，转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军将军假节，徵为廷尉。大驾幸邺，守河南尹，迁司隶校尉，加散骑常侍，假节都督诸军事，代刘准为镇东将军。怀帝初，以平陈敏功封永宁伯；东海王越召之不行。寻上书请迁都寿春，忤越见攻。永嘉五年众溃，忧愤发病卒。

◇上书请迁都寿春

不图厄运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辄与祖纳、裴宪、华谭、孙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计，佥以殷人有屡迁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虽圣上神聪，元辅贤明，居俭守约，用保宗庙，未若相土迁宅，以享永祚。臣谨选精卒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奉迎皇驾。辄檄前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监豫州诸军事、东中郎将，风驰即路。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令王浚、苟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启南路。迁都弭寇，其计并得。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王略。知无不为，古人所务，敢竭忠诚，庶报万分。朝遂夕陨，犹生之愿。（《晋书·周馥传》。永嘉四年，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议上言。）

◇教

参军杜夷，优游养素。（《文选》谢宣远《戏马台送孔令诗注》）

◎周ダ

ダ字伯仁，馥从子。武帝时袭父浚爵成武侯，拜秘书郎。惠帝时累迁尚书吏部郎；寻为东海王越子毗镇军长史。元帝镇江左，请为军谘祭酒，拜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杜反，出奔豫章，召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未行；复为军谘祭酒，转右长史。中兴建，补吏部尚书，坐事免。太兴初拜太子少傅，转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寻代戴渊为护军将军。永昌初为王敦所杀，明帝时追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康。有集二卷。

◇让太子少傅疏

臣退自循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不悟天鉴忘臣顽弊，乃欲使臣内管铨衡，外忝傅训，质轻蝉翼，事重千钧，此之不可，不待识而明矣。若臣受负乘之责，必贻圣朝惟尘之耻，俯仰愧惧，不知所图。（《晋书·周ダ传》）

◇复肉刑议

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通典》作「覆」。）然窃以为刑罚之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馀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诱人于罪，残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邪！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尚书周ダ等议。）

◎周嵩

嵩字仲智，ダ弟，元帝为丞相，引为参军。及为晋王，又拜奉朝请，以谏称尊号忤旨，出为新安太守。临发，收付廷尉；寻除庐陵太守，未行，拜御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丞。王敦以为从事中郎，寻遇害。敦平，追赠大鸿胪。有集三卷。

◇上晋王疏

臣闻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应天顺时，义全而後取，让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议者以殿下化流江汉，泽被六州，功济苍生，欲推崇尊号。臣谓今梓宫未反，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震动；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尽忠言嘉谟之助，以时济弘仁之功，崇谦谦之美，推後己之诚；然後揖让以谢天下！谁敢不应，谁敢不从！（《晋书·周嵩传》，又罗愿《新安志》九。）

◇谏疏忌王导等疏

臣闻明君思隆其道，故贤智之士乐在其朝；忠臣将明其节，故量时而後仕。乐在其朝，故无过任之讥；将明其节，故无过宠之谤。是以君臣并隆，功格天地。近代以来，德废道衰，君怀术以御臣，臣挟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祸乱相寻，故得失之迹难可详言。臣请较而明之。

夫傅说之相高宗，申召之辅宣王，管仲之佐齐桓，衰范之翼晋文，或宗师其道，垂供受成，委以权重，终致匡主，未有忧其逼己，还为国蠹者也。始田氏擅齐，王莽篡汉，皆藉封土之强，假累世之宠，因暗弱之主，资母后之权，树比周之党，阶绝灭之势，然後乃能行其私谋，以成篡夺之祸耳。岂遇立功之主，为天人所相，而能运其奸计，以济其不轨者哉！光武以王族奋于闾阎，因时之望，收揽英奇，遂续汉业，以美中兴之功。及天下既定，颇废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达国体，以立一时之功，不可久假以权势，其兴废之事，亦可见矣。近者三国鼎峙，并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赖俊哲，终成功业，贻之後嗣，未有愆失遗方来之恨者也。

今王导、王e等，方之前贤，犹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诚，义以辅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亦昔之亮也。虽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会，割据江东，奄有南极，龙飞海，兴复旧物，此亦群才之明，岂独陛下之力也。今王业虽建，羯寇未枭，天下荡荡，不宾者众，公私匮竭，仓庾未充，梓宫沈沦，妃后不反，正委贤任能推毂之日也。功业垂就，晋祚方隆，而一旦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乃更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远亏既往之明，顾伤伊管之交，倾巍巍之望，丧如山之功，将令贤智杜心，义士丧志，近招当时之患，远遗来世之笑。夫安危在号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岂可不寒心而哀叹哉！

臣兄弟受遇，无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时讳，触忤龙鳞者何？诚念社稷之忧，欲报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闻其过，悟逆旅之言，以明成败之由，故采纳愚言，以考虚实，上为宗庙无穷之计，下收亿兆元元之命。臣不胜忧愤，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愚以闻。（《晋书·周嵩传》）

◎周谟

谟小字阿奴，ダ弟。历仕元帝。至明帝时为後军将军。成帝时为少府、丹杨尹、侍中、中护军，封西平侯。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

◇上疏请周ダ赠谥

臣亡兄ダ，昔蒙先帝顾眄之施，特垂表启，以参戎佐，显居上列，遂管朝政，并与群后共隆中兴，仍典选曹，重蒙宠授，忝位师傅，得与陛下揖让抗礼，恩结特隆。加以鄙族结婚帝室，义深任重，庶竭股肱，以报所受。凶逆所忌，恶直丑正。身陷极祸，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陨无二。ダ之云亡，谁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结！

王敦无君，由来实久，元恶之甚，古今无二。幸赖陛下圣听神武，故能摧破凶强，拨乱反正，以宁区宇。前军事之际，圣恩不遗，取ダ息闵，得充近侍。臣时面启，欲令闵还袭臣亡父侯爵。时卞壶、庾亮并侍御坐，壶云：「事了，当论显赠。」时未淹久，言犹在耳。至于谯王承、甘卓，已蒙清复，王澄久远，犹在论议。况ダ忠以卫主，身死王事，虽嵇绍之不违难，何以过之！至今不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不知ダ有馀责，独负殊恩，为朝廷急于时务，不暇论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叹者也。不胜辛酸，冒陈愚款。（《晋书·周谟传》）

◎王钤

钤，（疑当作「铨」。）太康中为博令。（案：《晋书》：「王隐，陈郡陈人，父铨，历阳令。」《晋·地理志》：「历阳属淮南，博县属泰山，博望属南阳。」两足虎为南阳所献，疑当作博望令。）

◇送两足虎文

般般白虎，观衅荆楚。孙吴不逞，金皇赫怒。（梅鼎祚《西晋文纪》引王隐《晋书》。太康六年，荆州送两足虎，时尚书郎索靖议称半虎，博令王钤为文。案：王隐书亡于唐末，此文唐人未经引见，不知鼎祚何据也。《开元占经》一百十六引《晋杂事》「太康六年南阳献两足虎」，注云：「干宝曰，虎金精，南阳火也。金入火刑王室乱妖也。」又引王隐《晋书》，中宗诏问王隐曰：「荆州送两足虎，其欲何为也？」隐曰：「谨案先臣铨传，太康时献两足虎因作歌诗以讽。铨意以晋金行也。金在西方，其兽为虎，虎有四足，犹国有四方，无半势而又见获，将有怀愍之祸也。」据《占经》，乃王铨作诗，非王钤为文。诗以为妖，文以为瑞，当疑。姑禄此，俟考。）

◎王隐

隐字处叔，铨子。太兴初为著作郎。太宁初赐爵平陵乡侯，以谤免。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九十三卷，集二十卷。

◇议向雄事

《礼》虽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当为小恶也。三谏不从则去，不见齿于其君，则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称「人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报之，」此犹轻于戎首，则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无诏敕，逢避未可非也。（《通典》九十九）

◇白征西大将军论复肉刑

夫政未可立，则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国强兵。叛盗之属，断肢而已，是好生恶杀；叛盗皆死，是好杀恶生也。断肢若谓之酷，截头更不谓之虐，何其乖哉？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犹惜民命，得以御寇，况今千不遗一！益宜存在，以伐大贼。今若得改之，则岁所活数万，杀亦如之。若此千载，生各数万，断肢之後，随刑使役，不失民，民不乏用。富国强兵，此之谓也。（《御览》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

◇笔铭（《初学记》作《笔赋》）

岂作其笔，必兔之毫。调利难秃，亦有鹿毛。（《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二。）

◎郭太机

太机，河南人。

◇果赋

杏或冬而实。（《御览》九百六十八）

◎陆冲

冲为扬州从事。有集二卷。

◇风赋

爰太玄之遐始，惟浮沈之剖分。详乾坤之至德，莫风气之独尊。配无形于大象，化万品于烟ㄉ。释凝润于黄壤，降霈泽于苍元。生无常域，潜无定栖。擢昧聚发，寻虚散归。肆六合以骋迈，括毫毛而徘徊。引沈性于未萌，挫登形于已就。宣刚柔之流化，导四体之灵候。若乃祝融司节，炎精赫奕。敛朱唇而长啸，承音响而来薄。犭畏翕熠以盈扉，洌缠绵以结幕。九域荡摇，区宇挥霍。（《艺文类聚》一）

◎卢无忌

无忌，范阳人。太康中为太子洗马，出为汲令。

◇太公吕望表

齐大公吕望者，此县人也。□□□□失其□□。大晋受命，□□□□四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统。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周志曰：「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後文王见太公而训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见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此以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馀岁。先秦灭学而藏于丘墓，天下平泰而发其潜书。□□所出，正在斯邑。岂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名号，光于百代，垂示无穷者矣！于是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般溪之下旧有坛场□，今随废荒而不治。乃咨之硕儒，访诸朝吏，佥以为太公功施于民，以劳定国，□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兴云雨，财用所出，遂修复旧祀。□名计偕□□勒□以章显烈，俾万载之後，有所称述。其辞曰：

於铄我祖，时惟太公。当殷之末，□德□通。上帝有命，以锡周邦。公及文王，二梦惟同。上帝□命，若时登庸。遂作心膂，寅亮天工。肆伐大商，克咸厥功。建国胙土，俾侯于东。奋乎百世，声烈弥洪。般溪之山，明灵所托。升云降雨，为膏为泽。水旱疠疫，是禳是卄宗。来方礻祀，莫敢不敬。报以介福，惠我百姓。天地和舒，四气通正。灾害不作，民无夭命。嘉生蕃殖，□□远迸。迄用康年，稼穑茂盛。凡我邦域，永世受庆。春秋匪解，无□兹令。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碑拓本）

◎陈总

总，太康未迁殿中侍御史。惠帝时为西夷校尉。永康元年赵反遇害。

◇奉诏诣终南山请雨文

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润，惠我四海。（《初学记》五石第九引王隐《晋书》）

◎步熊

熊字叔罴，阳平发千人以卜筮名。後为成都王颖所辟，颖败坐诛。

◇答束晰问

束晰问：「嫡子为出母无服，母为子有何服？」步熊答：「但为父後，故不得服耳。母为之服周。嫡子虽不服，外祖犹为服缌麻也。」（《通典》八十九）

束晰问曰：「继母嫁从服，当立庐不？」步熊答曰：「父卒继母嫁，如母，居应倚庐。」（《通典》八十九）

束晰问曰：「有父母丧，遭外缌麻丧，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丧，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丧，嫡庶皆宜往奔也。」（《通典》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七）

束晰问步熊，熊答曰：「礼已除不追耳；未除，当追服五月。」（《通典》九十七，小功不税服。）

束晰问步熊曰：「三年丧不葬，五年後复葬，当练不？」熊答曰：「礼云练祥之间必异月，与此同也。」（《通典》一百三）

◇答问

问：「妻死更娶，为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从服耳，所从亡则已，不服也。」（《通典》九十五）

◎刘世明

世明，爵里未详。（案：《通典》下条称东晋徐灵期问张凭则世明为西晋人。）

◇答陈氏问

陈氏问刘世明曰：「其馀以麻终月数者，注云谓旁亲，不指言众子当除也。然人皆分断之于意否耳？」刘答云：「父谓众子为庶子，庶子不谓父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于亲，体同服等，非旁亲之谓也。《丧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谓此旁亲。而《经》无降父之文，明众子及女虽不承嫡，犹非旁亲也。故《记》云：『兄弟之丧内除，亲丧外除。』外除者，谓由外设饰以散其哀也。故灵柩未安则服不变，服不变则哀未衰，未衰之丧不可卒除也。然则未葬而除，自谓旁亲得以麻终者耳。」

又问：「久而不葬，葬後几月日便可除？世人有逾月者，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犹三月乃除，情为不轻于改葬也。若应三月乃除者，庐帐亦当三月乃毁，复有先後邪？」答曰：「《记》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谓练祥也。葬月虞，明月练，又明月祥』。计此亦得三月，不为轻于改葬也。《礼》，虞而柱楣翦屏，练而毁庐，居垩室，祥而席，衤覃而床。今此虞及练祥虽为局促，犹追倘其事。若在异月，以其本异岁也。练祥之服，变除之宜，宜如其饰也。」

又问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为母过期乃葬，亦当复日中反虞安神位与不？」答云：「凡久而不葬，则包诸过葬节者也。为母既周，亦为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动棺举柩，新离常处，惧鬼神无所依归，所以将窆之间，奠于墓左，成圹而归，虞于殡宫，不忍一日未有归也。今久而不葬，棺椁动移，鬼神不安，无以为异。练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记》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毁除之节，在《士虞礼》。练而後迁庙，不复在殡。今此既葬，明月练，亦当以其月迁庙。（《通典》一百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仲长敖

敖，爵里未详，有集二卷。

◇核性赋

赵荀卿著书，言人性之恶，弟子李斯、韩非顾而相谓曰：「夫子之言性恶，当矣。未详才之善否何如，愿闻其说。」荀卿曰：「天地之间，兆族罗列。同禀气质，无有区别。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总而言之，少尧多桀。但见商鞅，不闻稷契。父子兄弟，殊情异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邻国乡党，务相吞噬。台隶僮竖，唯盗唯窃。面从背违，意与口戾。言如饴蜜，心如蛮厉。未知胜负，便相陵蔑。正路莫践，竟赴邪辙。利害交争，岂顾宪制？怀仁抱义，祇受其毙。周孔徒劳，名教虚设。蠢尔一概，智不相绝。推此而谈，孰痴孰黠。法术之士，能不噤《齿介》。仰则扼腕，俯则攘袂。」荀卿之言未终，韩非越席起舞，李斯击节长歌，其辞曰：「形生有极，嗜欲莫限。达鼻耳，开口眼。纳众恶，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为人作险易，俄顷成此蹇。多谢悠悠子，悟之亦不晚。」（《艺文类聚》二十一）

卷八十七

◎束皙

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张华召为掾。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转著作佐郎，迁博士；再迁尚书郎。赵王伦辅政，请为记室。辞疾归，有《发蒙记》一卷，集七卷。

◇贫家赋

余遭家之惑轲，婴六极之困屯。恒勤身以劳思，丁饥寒之苦辛。无原宪之厚德，有斯民之下贫。愁郁烦而难处，且罗缕而自陈。有漏狭之单屋，不蔽覆而受尘。唯曲壁之常在，时弛落而压镇。食草叶而不饱，常兼々于膳珍。欲恚怒而无益，徒拂郁而独嗔。蒙乾坤之遍覆，庶无财则有仁。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坚冰。稍煎蹙而穷迫，无衣褐以蔽身。还趋床而无被，手狂攘而妄牵。何长夜之难晓，心咨嗟以怨天。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偿西。行乞贷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炫卖业而难售，遂前至于饥年。举短柄之口掘，（此句从《御览》七百六十二补。）执偏隳之漏钅。（此句从《御览》七百五十七补。）煮黄当之草莱，作汪洋之羹饣，釜迟钝而难沸，薪郁绌而不然。至日中而不孰，心苦苦而饥悬。丈夫慨于堂上，妻妾叹于灶间。悲风敫于左侧，小儿啼于右边。（《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

◇读书赋

耽道先生，澹泊间居。藻练精神，呼吸清虚。抗志云表，戢形陋庐。垂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帐以隐几，被纨扇而读书。抑扬嘈Γ，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是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于终身。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庸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圣贤其犹孳孳，况中才与小人。（《艺文类聚》五十五）

◇近游赋

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穷贱于下里，寞玄澹而无求。乘筚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连扌追索以为鞅，结断梗而作秋。攀荜门而高蹈，徘徊而近游。井则两家共一，园则去舍百步。贯鸡觳于岁首，收纟奚缡于刃互。其男女服饰，衣裳之制。名号诡异，随口迭设。系明襦以御冬，胁汗衫以当热。帽引四角之缝，裙有三条之杀。儿昼啼于客堂，设杜门以避吏。妇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农间隙，遘结婚姻。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艺文类聚》六十四，《御览》六百八十七引两条，又六百九十五，六百九十六，八百九十九。）

著紫裙之裨⊠。（《御览》六百九十六）

多盐少豉，脔皆秽闪。（《书钞》一百四十三）

格饼正于三播，（《书钞》一百四十四。）棋炙不过两机。（《书钞》一百四十五引两条）

◇勤农赋

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浃口。受饶在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鸡豚争下，壶横至。遂乃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盖由热啖纡其腹，而杜康其胃。（《艺文类聚》六十五）

乃有老闲旧猥，欺狭难觉。时虽被考，不过校督。歌对囹圄，笑向桎梏。（《御览》六百五十）

◇饼赋

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笾煮麦为，内则诸馔不说饼。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

若夫安乾Ｘ凵之伦，豚耳狗舌之属。剑带案盛，饣饣主髓烛。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阴阳交际。寒气既消，温不至热。于时享宴，则曼头宜设。吴回司方，纯阳布B158。服饮水，随阴而凉。此时为饼，莫若薄壮。商风既厉，大火西移。鸟兽《毛》毛，树木疏枝。肴馔尚温，则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然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之有时，所适者便。苟错其次，则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达夏，终岁常施。四时从用，无所不宜。唯牢丸乎？尔乃重罗之《麦去》，尘飞雪白。胶黏筋《黍刀》，高氵羔柔泽。肉则羊膀豕胁，脂肤相半。脔若绳首，珠连砾散。姜株葱本，蓬□切判。□□M末，椒兰是畔。和盐漉豉，揽合つ乱。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及及，星分雹落。笼无迸肉，饼无流面。姝俞咧敕，薄而不绽。和和，襄色外见。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氐唇，立侍者乾咽。尔乃濯以玄醢，钞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据。盘案财投而辄尽，庖人参潭而促遽。手未及换，增礼复至。唇齿既调，□习咽利。三笼之後，转更有次。（《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艺文类聚》七十二，《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八百六十。）

◇奏荐王璞

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圣鉴垂采，知其绝常耳。其可使当户牖之对意，三公气万乘也。（《北堂书钞》，□□□□。）

◇广田农议

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侃言，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之润，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川于原隰，勤艹衮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羊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丕在，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亡，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多余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齐而黄潦臻，艹宗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谨案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迁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晋书·束皙传》）

◇孙为庶祖持重议

《经》云「臣服君之祖周」，此君为祖三年也。是祖有废疾不袭统也。然则有爵可传，身不主祭，与庶子何异？而孙服斩，义例昭然。大宗之地，皆称祖立庙而自为其子孙所奉；即所谓小宗之绪，主其祖父之祀，岂可自同众孙，不服三年哉？（《通典》八十八）

◇避讳议

元康七年诏书称「咸宁元年诏下尊讳，风伯雨师，皆为训诂。」又公官文书吏人上事，称引《经》书者，复多回避，使大义不明。诸经传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称号，皆不得变易本文，但省事言语，临时训避而已。（《通典》一百四）

案风伯之名所由来远，其在汉魏固已有之，非晋氏避讳始造此号也。若以异于《周礼》，宜当改。则今国家行事，神物称号，近代不皆率古；盖亦简易以从仍旧，随时之制，不足悉变。唯雨师之名，实由避讳，宜如旧称。（《通典》一百四）

◇九品议

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损。（《御览》二百二十一引《束皙集》）

◇高坛石议

石在坛上，盖主道也。夫未详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汉不祀高。汉武帝五子传，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其事未之能审。许慎《五经异义》云：「山阳民祭，皆以石为主。然则石之为主，」由来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礼》「龟策祭器，弊则埋之改置新」。石今破，则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收集破石，积之故处，于礼无依，于事不肃，愚所未安也。（《隋书·礼仪志二》，《通典》五十五。《御览》五百二十九。元康八年，高坛上，石破为二，贼曹属束皙议。）

◇答汲冢竹书释难书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传业西河，人疑其圣。（《初学记》二十一）

◇玄居释

束皙间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勹，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棂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宁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裤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酋。徒屈蟠于坎井，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论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厥召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假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卢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晋书·束皙传》）

◇补亡诗序

序曰：皙与同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思存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文选·补亡诗》注）

◇失题

零露垂林，非缀冕之饰；薄冰凝池，非登庙之宝。（《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御览》十二引《束皙集》。）

必将采素璧于层山，探圆珠于重泉也。

员外郎皆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北堂书钞》，□□□□）

◇吊萧孟恩文

东海萧惠字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日夕同游，分义蚤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副；皙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

旧友人阳平束皙：谨请同业生李察奉脯一束、麦一器，以致祠于处士萧生之墓曰：呜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测。敬荐薄馈，魂兮来食！孟恩孟恩，岂犹我识？（《御览》四百十）

◇吊卫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皙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曰：

同志旧友阳平束皙顷闻飞虎肆暴，窃矫皇制。祸集于子，宗礻方几灭。越自冀方，来赴来祭。遥望子弟，铭旌丛立，既窥子庭，其殡盈十。徘徊感恸，载号载泣。敛袂升阶，子不我揖。引袂授祛，子不我执。哀哉魂兮，于焉乃集？（《御览》五百九十六）

◇发蒙记总论王肃圣证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夏封诸侯

《月令》所纪，非一王之制。凡称古者，无远近之限。未知夏封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据《月令》以非《祭统》，郑宗《祭统》而疑《月令》，无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说两氏而不俱一也。（《通典》七十一引束皙《总论》）

◇嫁娶时月

《春秋》二百四十年，鲁女出嫁，夫人来归，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时失时为褒贬，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举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故春狩于郎，书时，礼也；夏城中丘，书不时也。此人间小事，犹书得时失时，况婚姻人伦端始，礼之大者，不讥得时失时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尽仲春，则隐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归于纪；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归于京师；庄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过仲春。伯姬归于杞，或出盛时之前，或在期尽之後，而经无贬文，三传不讥，何哉？凡诗人之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不必皆可以定时候也。又案《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时，盖谓盛壮之时，而非日月之时，故「灼灼其华」喻以盛壮，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叶蓁蓁，有ナ其实，之子于归」，此岂在仲春之月乎？又《Ｂ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虫要々，未秋之时。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时，然咏各异矣。《周礼》以仲春会男女之无夫家者，盖一切相配合之时，而非常之人节。《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若万人必在仲春，则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复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节，冠以二十为限，而无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设，不以日月为断，何独嫁娶当系于时月乎？王肃云：「婚姻始于季秋，止于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马昭多引《春秋》之证，以为反《诗》，于难错矣。两家俱失，义皆不通。通年听婚，盖古正礼也。（《通典》五十九）

卷八十八

◎贺循

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吴中书令劭子。太康中，国相丁请为五官掾，刺史稽喜举秀才，除阳羡令；後为武康令。惠帝时召补太子舍人。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後除南中郎长史，不就。元帝承制，以为军谘祭酒，建武初拜太常；及践阼，拜太子太傅，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大兴二年卒，赠司空，谥曰穆。有《丧服谱》一卷，《丧服要记》十卷，集二十卷。

◇上表言车骑大将军未葬不应作鼓吹

鼓吹之兴，虽本为军之凯乐，有金革之音，于宫庭发明大节，以此为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乐实同。案礼于贵臣，比卒哭不举乐，今车骑未葬，不宜作也。（《通典》一百四十七）

◇上言诸经宜分置博士

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馀则经置一人，合八人。（《通典》五十三）

◇上尚书定父子生离服制

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盖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谟则《奔丧礼》，有除丧而後归，则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据东关之事，非圣人所行，恐不足以释疑也。（《通典》九十八）

礼奔丧除而後归者，自谓丧葬如礼，限于君命者耳，若尸灵不收，葬礼不成，则在家与在远俱不得除也。况或必须求觅，以其丧礼待己而成者邪？若引以为义，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祸难未销，不可终身居服，故随时立制，为之义断，使依东阙故事。大将军上事，谓可从也。（《通典》九十八，循重议。）

◇答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

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宋书·乐志》一，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

◇答尚书符问藉田应躬祠先农下

汉仪无，正有至尊应自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晋书·礼志》上）

◇颍川豫章庙主不毁议

礼，兄弟不相为後，不得以承代为世。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别立庙寝，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继之著义也。惠帝无後，怀帝承统，弟不後兄，则怀帝自上继世祖，不继惠帝，当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议者以圣德冲远，未便改旧。兹如此礼，通所未论。是以惠帝尚在太庙，而怀帝复入，数则盈八。盈八之礼，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迁也。下世既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世乃迁，迁毁对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怀二帝俱继世祖，兄弟旁亲，同为一世，而上毁二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怀帝之入复毁颍川，如此则一世再迁，祖位横折，求之古义，未见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轻论，况可轻毁一祖而无义例乎？颍川既无可毁之理，则见神之数居然自八，此尽有由而然，非谓数之常也。既有八神，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继二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不为庙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旧例也。

又议者以景帝俱已在庙，则惠怀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义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庙，且亦世代尚近，数得相容，安神而已，无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满，终应别庙也。以今方之，既轻重义异，又七庙七世之亲；昭穆，父子位也。若当兄弟旁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足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後成七哉！今七庙之义，出于王氏。从祢以上至于高祖，亲庙四世，高祖以上复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故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庙礼，京兆、颍川曾、高之亲，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应此义。今至尊继统，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颍川五世，俱不应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当重毁颍川，此为庙中之亲惟从高祖已下，无复高祖以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义，三昭三穆废阙其二，甚非宗庙之本所据承，又违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礼所阙不少。（《晋书·贺循传》）

◇追尊琅邪恭王为皇考议

案礼，子不敢以己爵加父。（《晋书·贺循传》）

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宋书·礼志》四）

◇追谥周处议

处履德清方，才量高出，历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贞节不挠，在戎致身，见危授命：此皆忠贤之茂实，烈士之远节。案《谥法》，执德不回曰孝。（《晋书·周处传》）

◇广昌乡君丧停冬至小会议

案古者臣义重，虽以至尊之义，降而无服，三月之内，犹锡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晋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乐，杜蒉讥之。咸宁诏书，宜为定制。

◇丁潭为琅邪王裒终丧议

礼，天子诸侯俱以至尊临人，上下之义，君臣之礼，自古以来，其例一也。故礼盛则并全其重，礼杀则从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君服，亦宜以君为节，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诸侯卿相官属为君斩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则臣子轻重无应除者也。若当皆除，无一人独重之文。礼有摄主而无摄重，故大功之亲主人丧者，必为之再祭练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丧者也。苟谓诸侯与天子同制，国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丧，素服主祭，三年不摄吉事，以尊令制。若当远迹三代，令复旧典，不依法令者，则侯之服贵贱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论。（《晋书·丁潭传》。潭为琅邪王裒郎中令，会裒死，潭上书请终丧，贺循议。）

◇嗣新蔡王滔不得还嗣章武议

章武、新蔡俱承一国不绝之统，义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亲。案滔既已被命为人後矣，必须无复兄弟，本国永绝，然後得还所生。今兄弟在远，不得言无，道里虽阻，复非绝域。且鲜卑恭命，信使不绝。自宜诏下辽东，依刘群、卢谌等例，发遣令还，继嗣本封。谓滔今未得便委离所後也。（《晋书·河间王洪传》。洛阳陷，章武王混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确，亦与其兄俱没後得南还，与新蔡太妃不协。太兴二年，上疏以兄弟并没在辽东，章武国绝，宜还所生。太妃讼之，事下太常。太常贺循议。）

◇弟兄不合继位昭穆议

建武中，尚书符云：武皇帝崩，迁征西府君；惠皇帝崩，迁章郡府君；怀帝入庙，当迁颍川府君。

贺循议：古者帝各异庙，庙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处之义也。如惠、怀二主，兄弟同位，于之礼，会于太祖，自应同列异坐而正昭穆。至于常居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义不可黩故也。昔鲁夏父弗忌跻僖公于闵上，《春秋》谓之逆祀。僖公，闵之庶兄，闵公先立，尝为君臣故也。《左氏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怀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积年，君臣之分也；正位东宫，父子之义也。虽同归昭穆，尊卑之分与闵僖不异，共室亵黩，非殊尊卑之礼。以古义论之，愚谓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当已迁章郡府君，又以怀帝入庙，当迁颍川府君：此是两帝兄弟各迁一祖也。又，主之迭毁，以代为正，下代既升，则上代稍迁，代序之义也。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毁二庙，礼之常例也。又殷之盘庚，不序阳甲之庙，而上继先君，以弟不继兄故也。既非所继，则庙应别立。由此言之，是惠帝应别立，上祖宜兼迁也。故汉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庙，而上继元帝，义取于此。今惠、怀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庙。颍川未迁，见位馀八。非祀之常，不得于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通典》五十一）

◇又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人六庙，比有兄弟四人袭为君者，便当上毁四庙乎？如此四代之亲尽，无复祖祢之神矣。又案《殷纪》，成汤以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继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数兄弟为正代。（《通典》五十一）

◇遭难未葬入庙议

怀帝梓宫未反，遭时之故，事难非常，不得以常礼自拘。宜以时入太庙，修祭祀之礼。（《通典》五十一。怀帝蒙尘，崩于平阳，梓宫未反京师。元帝立庙之时，欲迁入庙，丧已过三年，太常贺循议。）

◇在丧者不祭议

《礼》，在丧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义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祢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无服则祭也。今人者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礼意也。（《通典》五十二）

◇出後子为本亲服议

案《丧服制》曰：「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报。于所为後之子兄弟若子。时人论者，多以为後者子孙，皆计本亲而降。意所不安。

或曰：「嫡子不为人後者，直谓己嫡不以出後，当以支子耳。无明于後者之子见舍本亲，何以言不得为人後邪？」答曰：「五服之术，其属有六：一去本系，以名为正。名正则男女有别，上下不悖。若假之以号者则轻其权，定之以名者则尊其统。故曰有嫡子者无嫡孙。何为言无？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则卑其服，若得名之则重其制。此之有无尊卑之宜，则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于庶子为後，称名不言孝，为单而祭，以其尚有贰志，不专故也。其子则定名而处庙，以为彼情可制，此义宜忄享故也。岂非顾本有己，复统有节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己无服，疏亲戚之恩，非先圣之意也。」答曰：「何为其然？礼有节权，恩义相顾，为所生无绝道，其馀皆宜权制也。夫初出後者，离至亲之侧，为别宗之胄，阙晨昏之欢，废终养之道，顾复之恩靡报，罔极之情莫伸，义虽从于为後，恩实降于本亲，故有一降之差。若能专心所继，後者之子，上有所承，于今为同室之密，顾本有异门之疏。若以父服辄当後者，至于生不及祖父母诸昆弟，父有重制，而己无服。又出母齐衰而杖，其子又不从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为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礼失于烦，故约以取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孙，其礼阙而不载。生在他邦，父税己不，其义幽而必彰；既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独迟迟别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子，岂当独以为传代称乎？生长于外，不得言出。犹继父未尝同居，不为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父报出子？诚是疏已稠役。子以父为旁尊，则知所天在此。初出情亲，故不夺其亲而与其降；承出之後，义渐轻疏而绝其恩。绝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则所後亲，所後亲则祭祀敬，祭祀敬则宗庙严，宗庙严则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齐一身以肃家道：此殆圣人之意也。（《通典》九十六）

◇师弟子相为服议

如朋友之礼。异者，虽出行，犹，所以尊师也。案《礼记》：「夫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门人庐于墓所，心丧三年。」盖师徒之恩重也。无服者，谓无正丧之服也。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注曰「为师也」。然则凡吊服加麻者，出则变服矣。（《通典》一百一）

◇琅邪世子谥议

谥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备者，皆不作谥也。是以周灵王太子聪哲明智，年过成童，亡犹无谥。《春秋》诸侯即位之年称子，逾年称君。称子而卒，皆无谥，名未成也。未成为君，既无君谥，时见称子，复无子谥，明俱未得也。唯晋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过成人，晋人悼之，故特为谥；诸国无例也。及至汉代，虽遵之义，过于古礼，然亦未有未逾年之君而立谥也。殇冲二帝，皆以逾年方立谥。案哀冲太孙，各以幼龄立谥，不必依古。然皆即位临官，正名承重，与诸下定君臣之义，尊成体具，事无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体其尊者亦宜殊礼，故随时定制，有立谥之事也。琅邪世子虽正体乎上，生而全贵，适可明嫡统之义，未足定为谥之证也。（《通典》一百四。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农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谥哀愍」，太常贺循云云。）

◇笺

日夜忧怀，慷慨发愤。（《文选·齐安陆王碑》注引臧荣绪《晋书》）

◇报虞预书论杨方

此子开拔有志，意只言异于凡猥耳，不图伟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国所推，岂但牧竖中逸群邪！闻处旧党之中，好有谦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丧，人物凋弊，每闻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愿之。如方者乃荒莱之特苗，卤田之善秀，姿质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丰壤，必成嘉谷。足下才为世英，位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为贵。昔许子将拔樊仲昭于贾竖，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畎亩。足下志隆此业，二贤之功不为难及也。（《晋书·杨方传》，虞预以方所为文示循，循报书。）

◇答王导书论虞庙

汉光武于属，以元帝为父，故于昭穆之叙，便居成帝之位，而迁成帝之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长安高庙。今圣上于惠帝为兄弟，亦当居惠帝之位，而上继武帝。惠帝亦宜别庙，则虞妃庙位，当以此定。（《通典》四十七）

愚以尊王既当天之正统，而未尽宸居之极称。既名称未极，更于事宜为难。或谓可立别庙，使进退无犯。意谓以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尔理。若全尊寻备。昭穆既正，则俯从定位，亦无拘小别。然非常礼，无所取准。于名则未满，于礼则变常。窃以戴所斟酌，于人情为未安。（《通典》四十七）

◇与王导书

「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既七，而有杨元后之神，时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刁协案，元皇后于太庙东阴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通典》四十八）

◇答王导书

愚谓告四祖之庙而行。《蜀书》刘先主初封汉王时，群臣共奏上勋德，承以即位。今虽事不正同。然议可方论。（《通典》五十五）

◇又答王导书

古礼及汉氏之初，皆帝帝异庙，即位大事，谒于太祖。故晋文朝于武宫，汉文竭于高庙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两庙而已。祖宗两庙，昭穆皆共堂别室。魏晋依之，亦唯立一庙。则一庙之中，苟在未毁，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详太庙定议，不敢必据欲依古礼，唯告宣帝一庙。人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庙合共，事与古异，不得以古礼为断。（《通典》五十五）

◇答尚书符问

尚书符问太常贺循：「太庙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阴室复有七。帝后应共处七室坎中，当别处阴室？」循上曰：「谨案后配尊于帝，神主所居，同太室。」（《通典》四十八）

循又案：「汉仪藏主于室中西墙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当祠则设座于坎下礼，天子达响者牖也，谓夹户之窗。古者帝各异庙，今者共堂别室，制度不同，疑室户亦异」。又案：「古礼，神主皆盛以石函。余荐藉，文不备见」。（《通典》四十八）

◇答访琅邪敬后改神主

琅邪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统，追加谥号，改神主，访贺循云：「琅邪典祠令孙文立议：『使者奉主及册命诣中阁，中人受取入内，易著石函中。故主留于庙阁。新主出庙，国官拜送。』如文议，则非于行庙受册。」循答曰：「崇谥敬后，宜立行庙。以王后之号，有加常尊，轻重不同，则宜礼有变改故；既立行庙，则常主宜出居座位。临加册谥而并易以新主，则故主宜还埋故庙两阶之间。」（《通典》四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傅纯难

傅纯难曰：「案《杂记》本文，己在小功则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郑氏云：『己大功卒哭可以冠。』」与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记》不见己冠，不知己冠当在何条？」贺循答曰：「《礼》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为子嫌，但施于子，不施于己。故下言『己虽小功』，著己与子亦同也。俱同则大功之末，己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应尔，非为与本文不同。《要记》不见己冠，直是文句脱耳。（《通典》五十六）

◇答傅纯问改葬服

郑玄云「三月者，以亲睹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馀怀。但迟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毕而除，且无正文，郑得从重，故《要记》从之。

◇答傅纯问

傅纯问贺循曰：「《要记》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为一宗之祖，其嫡继之，各为大宗，此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者』也。然则别子有十，便为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独无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轻，庶弟本轻而後重，其义何乎？又王氏以别子为祖，诸侯母弟则不尽为祖矣。杜氏以为始封之君，别子一人为祖。二家不同，愿闻其说。」答曰：「君之母弟与群庶兄弟俱为别子之後，俱为大宗。而难云『母弟之後独无大宗』，不审此义，何所承乎？以仆所定，母弟为宗，不应有疑，则本轻後重之难，无所施也。又案《礼》，别子为祖，不限前後，此为每公之子皆别子也。则鲁之三桓，郑之七族，尽其人矣。王、杜二义不同者，二儒通识，不应有误。倘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见其文，浅学所见，谓如上义。」傅又问曰：「《大传》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请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谓庶昆弟之仕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谓公子之子孙。各祖其别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通典》七十三）

◇答庾亮问

庾亮问贺循曰：「案礼，宗子之服，传代不迁，所以重其统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则本枝昭穆历百代而不乱，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则士大夫及诸从事于典礼者，服宗之义，便应相放矣。而礼祖宗之文，唯著诸侯别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审此由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为此欤？自卿大夫以下，与其宗党无君臣之悬，则宗统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别著其制也？将由卿大夫位卑，则宗服之制厌宗嫡，无不迁服，纪止五族，故不复别见其义也？今既无士大夫依诸侯别子之明文，又不见无得立宗之定制，而顷者以来，诸私服于宗嫡者，无服者则制缌，有服者无加，又不详此。为各以非开国代封之家，故避嫌谦而不敢私重其宗邪？将此之由，自有所承？愿告旨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答曰：「礼，宗子之义，所以明本祖之正统，纪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义，委曲著见者，多在别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详悉。服之致疑，有如来旨。然旧义，虽非别子，起于是邦而为大夫者，便为大宗，其嫡继之，亦百代不迁。《礼记·王制》云：『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郑君解曰：『太祖，别子始爵者也。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此其义也。此谓起于是国，盛德特兴，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则百代不迁，统族序亲，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别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虽在绝属，皆齐衰三月。代衰礼替，敦之者少。吴中略无此服，中土缌而不齐。其所由来，以政教凌迟，人情渐慢，非谓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为嫌也。」（《通典》七十三）

◇答羊祖延问

羊祖延问曰：「外生车骑妇，先遭车骑丧，斩衰服也。後遭母丧，齐衰服也。礼为两制，服有所变易邪？案《曾子问》曰：『君丧已殡，臣有父母丧，归家，殷事即往』。应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贺彦先答曰：「《礼》，女子适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传》曰『不贰斩』。既不贰斩，则不得舍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国妃有车骑斩衰之服，宜以包母齐，无两服之义。唯初奔，当有母初丧之服，以明本亲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斩之服，此轻重之义也。又礼『君不厌臣』，君既殡，又有父母之丧，与君俱三年，故有归家之义，而犹云有君丧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虽君父两服，当其兼丧，以君为主，而不以己私服为重也。（《通典》九十七）

◇答韩虬问

韩虬问贺循曰：「案傅纯曰问郑氏改葬三月，又讥王氏以既虞为节，云『改葬之神在庙久矣，不应复虞』。见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谓王氏为短，郑为长，而不答应虞之义，此为应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设祭告墓而开冢；从墓至墓皆设奠，如将葬朝庙之礼。意亦有疑。既设奠于墓，所以终其事，必尔者，虽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还祭殡宫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许其便除。然《礼》无正文。是以不明言也。（《通典》一百二）

◇防墓论

防是旧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坟，故谓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坟新雨甚故颓毁，颓毁故怅怛不应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己修之，故倒毁也。（《通典》一百三）

◇祭仪

祭以首时及腊，岁凡五祭。将祭，前朝十日散斋，不御，不乐，不吊。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日，沐浴改服，居于斋室，不交外事，不食荤辛，静志虚心，思亲之存，及祭，施位。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陈于门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视杀于门外，主妇视饔喜于西堂下。设洗于阼阶东南，酒醴C于房户。牲皆体解。平明，设几筵，东面，为神位。进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讫，拜退，西面立。少顷，酌。礼，一献毕，拜受酢；饮毕，拜。妇亚献，荐枣栗，受酢如主人。其次，长宾三献，亦以燔从，如主人。次及兄弟献，始进俎、庶羞。众宾兄弟行酬，一遍而止。彻神俎羹饭为宾食，食物如祭。如毕，酌一周止。佐彻神馈，馔于室中西北隅，以为厌祭。既设，闭牖户，宗人告毕，宾乃退。凡明日将祭，今夕宿宾。祭日，主人、群子孙、宗人、祝、史皆诣厅事西面立，以北为上。有荐新，在四时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荐；无田者荐而不祭。礼贵胜财，不尚苟丰，贫而不逮，无疑于降。大夫降视士，士从庶人可也。又不及，饭菽饮水皆足致敬，无害于孝。（《通典》四十八）

◇宗义

「古者诸侯之别子，及起于是邦为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谓之太祖。太祖之代，则为大宗，宗之本统故也。其支子旁亲，非太祖之统，谓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则迁。当其为宗，宗中奉之，加于常礼。平居则每事谘告，死亡则服之齐衰，以义加也」。又《丧服·要记》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为一宗之祖也。嫡继其正统者，各自为大宗，乃成百代不迁之宗也。」（《通典》七十三）

◇宗义

奉宗加于常礼，平居即每事谘告。凡告宗之例，宗内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来、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时祭，则宗内男女毕会，丧故亦如之。若宗内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党以赴役之。若宗子时祭，则告于同宗，祭毕，合族于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为男主，宗妇为女主，故云「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以当合族纪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後，则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立主义存，而有一人不者，则会宗而议其罚。族不可以无统，故立宗。宗位既定，则常尊归之，理其亲亲者也。是故义定于本，自然不移，名存于政，而不继其人，宗子之道也。故为宗子者，虽在凡才，犹当佐之佑之，而奉以为主。虽有高明之属、盛德之亲、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统而一人之情也。若奸回淫乱，行出轨道，有殄宗废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诸宗庙，而改立其次，亦义之权也。（《通典》七十三）

◇葬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妇人东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车既至，当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荐棺以席，缘以绀缯，植ㄴ于墙，左右挟棺，如在道仪。（《通典》八十六）

◇丧服要记

凡诸侯之嗣子，继代为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为宗，诸弟宗之，亦谓之大宗。死则为齐衰九月。若无母弟，则命庶弟之大者为宗，诸弟宗之，亦如母弟；则为之大功九月。此二宗者，一代而已。庶兄弟既死之後，各为一宗之祖。

◇妇人为君服

案郑注《丧服》云：「凡妻从夫降一等，各令三月。」则妻宜无服，而犹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则本国之女也。虽从夫而出，妇人归宗，往来犹人，故从人服也。长子有服，谓未去者也。循以为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值君薨，则服也。

◇贵不降服

诸侯于其旁亲，一无所服，唯父母妻长子，长子之妻及为父之後者，姑姊妹嫁于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为其外亲为士者，尊虽不同，亦不降；大夫女为国夫人，唯父母及昆弟为父後者不降；士女为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为父後者，及大宗子而已。

◇父在为出母服

父在为母厌尊，故出而从周；出母服不减者，以本既降，义无再厌故也。父在为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则宜在不杖条。今在杖条，明不再降。杖者必居庐，居庐者必礻覃。

卷八十九

◎鲁胜

胜字叔时，代郡人。武帝时为著作左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寻称疾去。徵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有《注墨辨》六篇。

◇上正天论表

若臣言合理，当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纪。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彰虚妄之罪。（《晋书·隐逸鲁胜传》）

◇正天论

以冬至之後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晋书·鲁胜传》）

◇注墨辨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後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馀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下。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鲁胜传》）

◎王沈

沈字彦伯，高平人，仕郡文学掾。

◇释时论

东野丈人观时以居，隐耕污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𨻰寒之谷，过而问涂。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阴之乡。」「奚适？」曰：「欲适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诸热，无得热之方。」冰子瞿然曰：「胡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御览》八百七十一作「」。）热之士，其得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闻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前贤有解韦索而佩朱，舍徒担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禄！惟先生告我涂之速也。」

丈人曰：「呜呼！子闻得之若是，不知时之在彼。吾将释子。夫道有安危，时有险易，才有所应，行有所适。英奇奋于从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当厄难则骋权谲以良图，值制作则展儒道以畅摅，是则衮龙出于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後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上圣下明，时隆道宁，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伫。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钅仓々，每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哳者以粗发为高亮，韫蠢者以色厚为笃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疒奄》婪者以博纳为通济，氏氏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兼闪者得清剿之声，呛享怯畏于谦让，茸勇敢于饕诤。斯皆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凡兹流也，视其用心，察其所安，责人必急，于已恒宽。德无厚而自贵，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向而远视，鼻《鼻》《鼻》而刺天。忌恶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慑吁权门。心以利倾，智以势忄昏，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今以子孤寒，怀真抱素，志陵云霄，偶景独步，直顺常道，关津难渡，欲骋韩卢，时无狡兔，众涂圮塞，投足何错！」

于是冰子释然乃悟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仆少长于孔颜之门，久处于清寒之路，不谓热势自共遮锢。敬承明诲，服我初素，弹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节可慕。丹毂灭族，吕、霍哀吟，朝荣夕灭，旦飞暮沈。聃、周道师，巢、由德林，丰屋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积罚难任，三却尸晋，宋、华咎深，投扃正幅，实获我心。（《晋书·文苑王沈传》）

◎杨

字玄舒，汝南人。为给事中，迁左长史。有《易卦序论》一卷，《毛诗辨异》三卷，《毛诗异议》二卷，集三卷。

◇云赋

天地定位，淳和肇分。刚柔初降，阴阳烟ㄉ。于是山泽通气，华岱兴云。则缥缈翩绵，郁若升烟。蹇盘萦以诘屈兮，若虬龙之蟠蜿。嶷岐岐以岳立兮，状有似乎列仙。东西络绎，南北油裔。随风徘徊，流行庵蔼。豁兮仰披，杳兮四会。凝寒冰于朱夏，飞素雪于玄冥。洒膏液于天汉，腾鸿泉于泰清。乾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深满，川谷以之丰盈，毛羽以之光泽，草木以之葩荣。萌芽以之挺殖，苗秀以之积成。始于触石而出，肤寸而征。终于ｒ濡六合，浸润群生。荡涤尘秽，含吐嘉祥。施畅凯风，惠加春阳。拟神化于后土，与三曜兮齐光。（《艺文类聚》一）

浮素霓之逶迤。（《御览》十四）

◇刑礼论

览众所抵，精思构微，迭为先後，文若荣繁；翩然相反，岂彼系未存厥中？尝试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贯品物，综核彝伦，而刑礼之旨，可略言也。盖刑礼之本，经纬阴阳，拟则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兴国济治也。或者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证于《春秋》，有意乎寻本以综末。然犹未离于先後，亦速难之始也。夫阴阳异制，化物则均；万物本一，变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适此为生，而于彼为死；夫死者去此而适彼，于此为死，而于彼为生矣。礼生于让，刑生于争。让者割己以与人，是刑加于己而礼加于人也。争者夺人以崇己，是刑施于人而礼施于己也。由此言之，让非纯礼，争非纯刑也。庆赏以劝善，而为恶者惩，如有所惩，刑亦存矣。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如有所劝，礼亦存矣。故亡刑则礼不独施。大道废焉；则刑礼俱错；大道行焉，则刑礼俱兴。不合而成，未之有也。（《艺文类聚》五十四）

◎卢播

播字景宣，陈留人。为本州别驾，元康中迁梁王彤征西长史，进振威将军；後为尚书。有集二卷。

◇阮籍铭

峨峨先生，天挺无欲。玄虚恬澹，混齐荣辱。荡涤秽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韬光。鼓棹沧浪，弹冠峤岳。颐神太素，简旷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浊。翱翔区外，遗物度俗。隐处巨室，友真归朴。汪汪川原，迈迹图。（《艺文类聚》三十六。）

◎曾环

环为衡阳内史，有集三卷。

◇为旧君服议

古者失地之君，托身造次，感一时之惠，犹齐衰以为报。尝为臣吏，礼待优备，故依礼托情，而弘教训矣。（《通典》九十。泰始中尚书令史物等，是故少府鲍融、故吏假诣丧所行服，何遵何桢驳以为不应服。荀ダ吴、奋以为应服。又衡阳内史环议云云。案「泰始中衡阳未入版图，据下文复有孔瑜、范汪、范宁议，则曾环此议不在泰始中明矣。《隋志》有衡阳内史《曾环集》，三卷，在顾荣之前。顾荣于泰康末入晋，卒于永嘉末。今依《隋志》编于顾荣前。）

◎陈

字延思，陈国苦人。泰康末为郡督邮，迁主薄，州辟部从事。元康中举孝廉，州将留不遣。齐王ぁ起义，拜驸马都尉，寻为历阳内史，朱彦参军。元帝为镇东，召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建兴初，制版补录事参军，出除谯郡太守，太兴初以疾去，後以白衣兼尚书，拜天门太守。咸和初迁梁州刺史，寻免。

◇陈时务

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又马隆、孟观虽出贫贱，勋济甚大，以所不习，而统戎事，鲜能以济。宜开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尽其所能，然後随才授任。举十得一，犹胜不举，况或十得二三。日降虏，七世内侍；由余戎狄，入为秦相。岂藉华宗之族，见齿于奔竞之流乎！宜引幽滞之隽，抑华校实，则天清地平，人神感应。（《晋书·陈君页传》）

◇议禁僚属故避事任

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馀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故百寻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蚁垤而穿败，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临使称疾，须催乃行者，皆免官。（《晋书·陈传》。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引王隐《晋书》作「百寻之屋，突直而烟焚，千里之堤，蝼蛾之穴败。」案：引在穴篇，则穴败不误也。）

◇驳己亥格

圣王悬爵赏功，制罚纠违，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实，不可妄假，非才谓之致寇，宠厚戒在斯亡。昔孙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机，惠皇失御，九服无戴。三王建议，席卷四海，合起义之众，结天下之心，故设《己亥义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遭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皂仆，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黩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请自今以後宜停之。（《晋书·陈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後论功虽小，亦皆依用。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云云。）

◇荐焦保于州将

保出自寒素，禀质清冲，若得参嘉命，必能光赞大猷，允清朝望，使黄宪之徒不乏于豫土，令庶免臧文之责。（《晋书·陈传》）

◇与王导书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後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晋书·陈传》）

◎卞壸

壸，武帝末为博士。

◇安梓宫议

尚书问：「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壸、杨雍议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尽孝敬之心。今太极殿，古之路寝，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宜在太极殿；依周人殡于西阶。」（《通典》七十九）

◇下室馔议

又问：「既殡之後，别奠下室之馔，朝夕转易；诸所应设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案礼具答。」才、雍议：「案礼，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丧礼下室之馔，如他日，宜随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则奠，用太牢备物。」（《通典》七十九）

◇倚庐议

又问：「案景帝故事，施倚庐于九龙殿上东厢。今御倚庐为当在太极殿不？，诸王庐复应何所？」权琳议，案《尚书·顾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寝』。今宜于太极殿上。诸王宜各于其所居为庐，朝夕则就位哭临。」（《通典》七十九）

◇为天子斩衰服议

尚书问：「天子崩，于今台书令史以上，为皆服斩衰之服不？」博士卞才、应琳议：「礼，命士以上皆服斩。台书令史，列职天朝，皆应服斩。」（《通典》八十一）

又问：「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导从，应易服制不？」卞才答：「礼，庶人在官者服齐衰三月。又，近臣服斩。导从出入，皆应从服。」（《通典》八十一）

又问：「服随君轻重。今司隶服斩，下吏服齐，为合礼意不？」卞才答：「凡臣从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诸侯，以礼相况，轻重宜矣。」（《通典》八十）

又问：「礼，义服不从。今司隶为君斩衰，义服也。下吏为从不？每降一等，当谓君丧其亲者耳。古今行事复云何？」才答：「礼，庶人为国君齐，今则不服。然吏若都官从事，有职司于丧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者义耳。义服不从，谓近臣服君斩服之衰，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称导从，指谓近臣。」（《通典》八十一）

又问：「诸二千石长吏见在京城，皆应制服不？」博士卞才、杨雍、应琳等上云：「礼，臣为君斩衰。自士以上，见在官者，皆应制服。」（《通典》八十一引《魏晋故事》）

◇宫中为天子服议

问：「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斩，诸长公主及诸君崇阳园修容服制之宜。」卞才等议：「案礼，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依礼则公主宜服斩而不杖。礼，君夫人为长子三年，妾为君之嫡子与夫人同。则崇阳园修容宜三年。（《通典》八十一引《魏晋故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中为天子杖议

又问：「太后及公主应杖不？」卞才、应琳议：「礼，为夫杖，自天子达，皇太后应杖明矣。妇为舅姑，礼无杖文，皇后不应杖也。君之丧，夫人、世妇在次则杖，即位则使人执之如礼。三夫人已下皆杖。」（《通典》八十一）

◇诸王女孙女为天子服议

案礼，诸侯之夫人为天子，其服齐衰，本无服者也，犹从夫而同。今王始于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轻明重，依诸兄弟之议，所服至尊，疑当服重。王诸女，依诸侯兄弟礼，则应服斩也。孙女幼，未及于礼；若欲服，宜依诸侯之制。（《通典》八十一，《魏晋故事》，卞才、应琳等议。）

◎苟

字道将，河内山阳人。武帝时，司隶校尉石鉴以为部从事。惠帝初，侍中东海王越引为通事令史，累迁阳平太守。齐王ぁ辅政，以为参军，拜尚书右丞，转左丞，ぁ诛坐免。骠骑将军长沙王以为从事中郎，寻为北军中候。范阳王承制，行兖州刺史。怀帝初进抚军将军假节都督青、兖诸军事，封东平侯，迁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进为郡公；寻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军事。洛阳陷，豫章王端承制，以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领太子太傅。为石勒所杀。

◇承诏罪状东海王越表

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尚书何绥、中书令缪播、太仆缪胤、黄门侍郎应绍，皆是圣诏亲所抽拔，而滔等妄构，陷以重戮。带甲临宫，诛讨后弟，翦除宿卫，私树国人。崇奖魏植，招诱逋亡，覆丧州郡，王涂圮隔，方贡乖绝，宗庙阙蒸尝之飨，圣上有约食之匮。镇东将军周馥、豫州刺史冯嵩、前北中郎将裴宪，并以天朝空旷，权臣专制，事难之兴，虑在旦夕，各率士马，奉迎皇舆，思隆王室，以尽臣礼。而滔、邈等劫越出关，矫立行台，逼徙公卿，擅为诏令，纵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镇失职，城邑萧条，淮豫之萌，陷离涂炭。臣虽愤懑，守局东，自奉明诏，三军奋厉，卷甲长驱，次于仓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书，称殿中中郎刘权赍诏，敕浚与臣共克大举。辄遣前锋征虏将军王赞径至项城，使越稽首归政，斩送滔等。伏愿陛下宽宥宗臣，听越还国。其馀逼迫，宜蒙旷荡。辄写诏宣示征镇，显明义举。遣扬烈将军阎弘步骑五千，镇卫宗庙。（《晋书·苟传》）

◇又表

奉被手诏，委臣征讨，喻以桓、文，纸练兼备，伏读跪叹，五情惶怛。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宰臣专制，委杖佞邪，内擅朝威，外残兆庶，矫诏专征，遂图不轨，纵兵寇掠，陵践宫寺。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广平、武安公主，先帝遗体，咸被逼辱。逆节虐乱，莫此之甚。辄祗奉前诏，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晋书·苟传》）

◇移檄诸征镇州郡

天步艰险，祸难殷流，刘元海造逆于汾阴，石世龙阶乱于三魏，荐食畿甸，覆丧邺都，结垒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杀二都督，郡守官长，堙没数十，百姓流离，肝脑涂地。以虚薄，负荷国重，是以弭节海隅，援x曹卫。猥被中诏，委以关东，督统诸军，钦承诏命。克今月二日，当西经济黎阳，即日得荥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怀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为贼所执。宿卫阙乏，天子蒙难，宗庙乏危，甚于累卵。承问之日，忧叹累息。以为先王选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坏。是以舟楫不固，齐桓责楚；襄王逼狄，晋文致讨。夫翼奖皇家，宣力本朝，虽蹈汤火，大义所甘。加诸方牧，俱受荣宠，义同毕力，以报国恩。虽不武，首启戎行，秣马裹粮，以俟方镇。凡我同盟，宜同赴救。显立名节，在此行矣。（《晋书·苟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一。）

◎滕并

并，南阳西鄂人，安南将军广州牧修子。

◇上表请改父修谥

亡父修，羁绁吴壤，为所驱驰；幸逢开通，沐浴至化，得从俘虏握戎马之要；未觐圣颜，委南藩之重，实由勋劳少闻天听故也。年衰疾笃，屡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陨。臣承遗意，舆榇还都，瞻望云阙，实怀痛裂。窃闻博士谥修曰声，直彰流播，不称行绩，不胜愚情，冒昧闻诉。（《晋书·滕修传》）

◎杜育

育字方叔，襄城人。初与石崇等为贾谧二十四友，永兴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进右将军，後为国子祭酒。有《易义》若干卷，集二卷。

◇H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锺。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H草，弥谷被冈。承（《文选》江淹《杂体诗》注作「怀」。）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艺文类聚》八十二，《书钞》一百四十四。）

若乃淳染真辰，色责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解慷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钞》一百四十四，《御览》八百六十七。）

◇菽赋

脯则正膂通干，粗鹿肥麋。（《书钞》一百四十五，《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八百六十二。）

差则前盐白糁，鲤之骸。（《书钞》一百四十六）

◎贾彬

彬为车骑长史。有集三卷。

◇筝赋

温颜既缓，和志向悦。宾主交欢，鼓铎品列。锺子授筝，伯牙击节。唱葛天之高韵，赞幽兰与白雪。其始奏也，蹇澄疏雅，若将畅而未越。其渐成也，抑案铿锵，犹沈郁之舒彻。何以尽美？请徵其喻。剖状同形，两象著也；设弦十二，太簇数也；列柱参差，招摇布也；介位允谐，六龙御也。（《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贾彪

彪，爵里未详。

◇大鹏赋（并序）

余览张茂先（《御览》作「张安世」。）《鹪鹩赋》，以其质微处亵，而偏于受害。（《御览》作「而陋以远害」。）愚以为未若大鹏栖形遐远，自育之全也。此固祸福之机，聊赋之云：

叹大钧之播物，启块化于天壤。嘉有鹏之巨鸟，摄元气之夸象。扬宇内之逼隘，遵四荒以泛荡。（《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七引《晋书》。）

◎张翼

翼，上谷沮阳人，为辽东太守。（见《後魏书·张袞传》）

◇书

廿三日赖卿翼顿首：节过多怀，得近书为慰，意以何如！深劳弊顿，曳力还不具。（《淳化阁帖》三）

卷九十

◎潘岳（一）

岳安安仁，荥阳中牟人。武帝时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出为河阳令，转怀令，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惠帝初，太傅杨骏引为主簿，骏诛除名，选为长安令；寻补著作郎。转散骑侍郎，与石崇等谋诛赵王伦，事觉遇害。有集十卷。

◇秋兴赋（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概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其辞曰：

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览华莳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虽末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风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ぞ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涂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

于是乃屏轻Ψ，释纤。藉莞，御袷衣。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ィィ击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彳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馀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屏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风立》以垂领。仰群俊之逸轨兮，攀云汉以游骋。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闻至入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阙侧足以及泉兮，虽猴猿而不履。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

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馀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乙。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之氵敝氵敝。逍遥乎山种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文选》，《艺文类聚》三。）

◇寒赋

夜漫漫以攸攸兮，凄凄以凛凛。（《御览》三十四）

◇登虎牢山赋

辞京辇兮遥迈，将远游兮东夏。朝发轫兮帝墉，夕结轨兮中野。凭修坂兮停车，临寒泉兮饮马。眷故乡之辽隔，思纡轸以郁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览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双皋。崇岭[B271]以崔，幽谷豁以穴孝寥。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萧条。尔乃仰荫嘉木，俯藉芳卉。青烟郁其相望，栋宇懔以鳞萃。彼登山而临水，固先哲之所哀。矧去乡而离家，邈长辞而远乖。望归云以叹息，肠一日而九回，良劳者之咏事，爰寄言以表怀。（《艺文类聚》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沧海赋

徒观其状也，则汤汤荡荡。澜漫形沈，流沫千里，悬水万丈。测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见其广。无远不集，靡幽不通。群溪俱息，万流来同。含三河而纳四渎，朝五湖而夕九江。阴霖则兴云降雨，阳雾则吐霞曜日。煮水而盐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荑名岳，青丘奇山，阜陵别岛，畏环其间，其山则山累崔嵬，嵯峨降屈。披沧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鱼则有吞舟鲸鲵，乌贼龙须，（案：《御览》九百三十九引此赋云，「客鱼侯霸」当是此下佚文，尚有缺脱）蜂目豺口，狸斑雉躯。怪体异名，不可胜图。其虫兽则素蛟丹虬，元龟灵鼍；修鼋巨鳖，紫贝蛇；玄螭蚴虬，赤龙焚蕴。迁体改角，推旧纳新。举扶遥以抗翼。泛阳侯以濯鳞，其禽鸟则鸿，鸠鹅；朱背炜烨，缥翠葱青。详察浪波之来往，遍听奔激之音响。力势之所回薄，润泽之所弥广。普天之极大，横率土而莫两。（《艺文类聚》八）

◇西征赋

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乃喟然叹曰：

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寥廓恍惚，化一气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与位，谓之大宝。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

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纳旌弓于铉台，赞庶绩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无柳季之直道，佐士师而一黜。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于四海。天子寝于谅ウ，百官听于冢宰。彼负荷之殊重，虽伊周其犹殆。窥七贵于汉庭，讠寿一姓之或在？无危明以安位，氐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祸降之自天。孔随时以行藏，蘧与国而舒卷。苟蔽微以缪章，患过辟之未远。悟山潜之逸士，卓长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挛，飘萍浮而蓬转。寮位儡其隆替，名节ㄘ以隳落。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必战惧以兢悚，如临深而履薄。夕获归于都外，宵未中而难作。匪择木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遭千载之嘉会，皇合德于乾坤。弛秋霜之严威，流春泽之渥恩。甄大义以明责，反初服于私门。

皇鉴揆余之忠诚，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于西夏，携老幼而入关。丘去鲁而顾叹，季过沛而涕零。伊故乡之可怀，疚圣达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于镐京。犹犬马之恋主，窃托慕于阙庭。眷巩洛而掩涕，思缠绵于坟茔。

尔乃越平乐，过街邮。秣马皋门，税驾西周。达矣姬德，兴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浒，化流岐豳。祚隆昌发，旧邦惟新。旋牧野而历兹，愈守柔以执竞。夜申旦而不寐，忧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犹危，祀八百而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庆。鉴亡王之骄淫，窜南巢以投命。坐积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辽迥！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营筑。既定鼎于郏辱阝，遂钻龟而启繇。平失道而来迁，厶二国而是。岂时王之无僻？赖先哲以长懋。望圉北之两门，感虢郑之纳惠。讨子颓之乐祸，尤阙西之效戾。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世。灵壅川以止斗，晋演义以献说。咨景悼以迄丐，政凌迟而弥季。俾庶朝之构逆，历两王而干位。逾十叶以逮赧，邦分崩而为二。竟横噬于虎口，输文武之神器。

澡孝水而濯缨，嘉美名之在兹。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瘗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恸乎余慈。

眄山川以怀古，怅揽辔于中涂。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

经渑池而长想，停余车而不进。秦虎狼之强国，赵侵弱之馀烬。超入险而高会，杖命世之英蔺。耻东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虚寿，奄咸阳以取隽。出申威于河外，何猛气之咆勃。入屈节于廉公，若四体之无骨。处智勇之渊伟，方鄙吝之忿ぉ。虽改日而易岁，无等级以寄言。

当光武之蒙尘，致王诛于赤眉。异奉辞以伐罪，初垂翅于回溪。不尤眚以掩德，终奋翼而高挥。建佐命之元勋，振皇纲而更维。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岭之嵯峨。皋记坟于南陵，文违风于北阿。蹇哭孟以审败，襄墨衰以授戈。曾只轮之不反，[11B]三帅以济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于朝市。任好绰其馀裕，独引过以归己。明三败而不黜，卒陵晋以雪耻。岂虚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

降曲崤而怜虢，托与国于亡虞。贪诱赂以卖邻，不及腊而就拘。垂棘反于故府，屈产服于晋舆。德不建而民无援，仲雍之祀忽诸。

我徂安阳，言陟陕郛。行乎漫渎之口，憩乎曹阳之墟。美哉邈乎！兹土之旧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关雎，驺虞应乎鹊巢。愍汉氏这剥乱，朝流亡以离析。卓滔天以大涤，劫宫庙而迁迹。俾万乘之盛尊，降遥思于征役。顾请旋于亻霍泛，既获许而中惕。追皇驾而骤战，望玉辂而纵镝。痛百寮之勤王，咸毕力以致死。分身首于锋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伤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

升曲沃而惆怅，惜兆乱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国而祸结。臧札飘其高厉，委曹吴而成节。何庄武之无耻，徒利开而义闭！蹑函谷之重阻，看天险之衿带。迹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开关以延敌，竞遁逃以奔窜。有噤门而莫启，不窥兵于山外。连鸡互而不栖，小国合而成大。岂他势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六叶而拓畿，县弘农而远关。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惧衔橛之或变，峻徒御以诛赏。彼白龙之鱼服，挂豫且之密网。轻帝重于天下，奚斯渐之可长？吊戾园于湖邑，谅遭世之巫蛊。探隐伏于难明，委谗贼之赵虏。加显戮于储贰，绝肌肤而不顾。作归来之悲台，徒望思其何补？

纷吾既迈此全节，又继之以盘桓。问休牛之故林，感徵名于桃园。发阌乡而警策，黄巷以济潼。眺华岳之阴崖，觌高掌之遗踪。忆江使之反璧，告亡期于祖龙。不语怪以徵异，我闻之于孔公。

愠韩马之大憝，阻关谷以称乱。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甲，故制胜于庙算。砰扬桴以振尘，纟画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为京观。

倦狭路之迫隘，轨崎岖以低仰。蹈秦郊而始辟，豁爽岂以宏壮。黄壤千里，沃野弥望。花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界褒斜，右滨湃陇。宝鸡前鸣，甘泉後涌。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れ冢。九截辟，太一あ从。吐清风之《风》戾，纳归云之郁蓊。南有玄灞素，汤井温谷。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奥区。此西宾所以言于东主，安处所以听于凭虚也，可不谓然乎？

劲松彰于岁寒，贞臣见于国危。入郑都而抵掌，义桓友之忠规。竭股肱于昏主，赴涂炭而不称。世善职于司徒，缁衣弊而改为。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诡惑。举伪烽以沮众，淫嬖褒以纵慝。军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赫赫宗周，灭为亡国。

又有继于此者，异哉秦始皇之为君也！倾天下以厚葬，自开辟而未闻。匠人劳而弗图，俾生埋以报勤。外罹西楚之祸，内受牧竖之焚。语曰：行无礼必自及，此非其效与？

乾坤以有亲可久，君子以厚德载物。观夫汉高之兴也，非徒聪明神武、豁达大度而已也。乃实慎终追旧，笃诚款爱。泽靡不渐，恩无不逮。率士且弗遗，而况于邻里乎？况于卿士乎？

于斯时也，乃摹写旧丰，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榆迁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袭。浑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籍含怒于鸿门，沛而来王。范谋害而弗许，阴授剑以约庄。拎白刃以万舞，危冬叶之待霜。履虎尾是不噬，实要伯于子房。樊抗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扬。忽蛇变而龙摅，雄霸上而高骧。曾迁怒而横撞，碎玉斗其何伤？

婴组于轵涂，投素车而肉袒。疏饮饯于东都，畏极位之盛满。金墉郁其万雉，峻彦峭以绳直。戾饮马之阳桥，践宣平之清阈。都中杂还，户千人亿。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夷士女，骈田逼侧。展名京之初仪，即新馆而莅职。励疲纯以临朝，勖自强而不息。

于是孟秋爰谢，听览馀日。巡省农功，周行庐室。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尔乃阶长乐，登未央，泛太液，凌建章。萦及娑而款贻荡，蔺枵诣而轹承光。徘徊桂宫，惆怅柏梁。雉ず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洪锺顿于毁庙，乘风废而弗县。禁省鞠为茂草，金狄迁于灞川。

怀夫萧曹魏邴之相，辛李卫霍之将。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教敷而彝伦叙，兵举而皇威畅。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暨乎宅侯之忠孝淳深，陆贾之优游宴喜。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赵张三王之尹京，定国释之之听理。汲长孺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飞翠，拖鸣玉，以出入禁门者众矣。或被发左衽，奋迅泥滓；或从容傅会，望表知里。或著显绩而婴时戮，或有大才而无贵仕。皆扬清风于上烈，垂令闻而不已。想佩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当音凤恭显之任势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与夫十馀公之徒隶齿。才难不其然乎？

望渐台而扼腕，枭巨猾而馀怒。揖不疑于北阙，轼樗里于武库。酒池鉴于商辛，追覆车而不寤。曲阳僭于白虎，化奢淫而无度。命有始而必终，孰长生而久视？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穷山海之奥秘。灵若翔于神岛，奔鲸浪而失水。爆鳞骼于漫沙，陨明月以双坠。擢仙掌以承露，干云汉而上至。致邛其奚难，惟余欲而是恣。纵逸游于角，络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减半，勒东岳以虚美。超长怀以遐念，若循环之无赐。

较面朝之焕炳，次後庭之猗靡。壮当熊之忠勇，深辞辇之明智。卫ʙ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咸善立而声流，亦宠极而祸侈。

津便门以右转，究吾境之所暨。掩细柳而抚剑，快孝文之命帅。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辔。肃天威之临颜，率军礼以长才壹。轻棘霸之儿戏，重条侯之倨贵。索杜邮其焉在？云孝里之前号。惘辍驾而容与，哀武安以兴悼。争伐赵以徇国，定庙算之胜负。矢言而不纳，反推怨以归咎。未十里于迁路，寻赐剑以刎首。嗟主暗而臣嫉，祸于何而不有？

窥秦墟于渭城，冀阙缅其堙尽。觅陛殿之馀基，裁皮它以隐嶙。想赵使之抱璧，浏睨楹以抗愤。燕图穷而荆发，纷绝袖而自引。筑声厉而高奋，狙潜乍公以脱膑。据天位其若兹，亦狼狈而可愍！简良人以自辅，谓斯忠而鞅贤。寄苛制于捐灰，矫扶苏于朔边。儒林填于坑阱，诗书炀而为烟。国灭亡以断後，身刑に以启前。商法焉得以宿，黄犬何可复牵？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假谗逆以天权，钳众口而寄坐。兵在颈而顾问，何不早而告我？愿黔黎其谁听，惟请死而获可。健子婴之果决，敢讨贼以纾祸。势土崩而莫振，作降王于路左。萧收图以相刘，料险易与众寡。羽天与而弗取，冠沐猴而纵火。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感市闾之井，叹尸韩之旧处。承属号而守阙，人百身以纳赎。岂生命之易投，诚惠爱之洽著。讦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恶。思夫人之政术，实干时之良具。苟明法以释憾，不爱才以成务。弘大体以高贵，非所望于萧傅。

造长山而慷慨，伟龙颜之英主。胸中豁其洞开，群善凑而必举。存威格乎天区，亡坟掘而莫御。临扌坎而累，步毁垣以延伫。

越安陵而无讥，谅惠声之寂寞。吊爰丝之正义，伏梁剑于东郭。讯景皇于阳丘，奚信谮而矜谑？陨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而无讨，兹沮善而劝恶。

十孝元于渭茔，执奄尹以明贬。褒夫君之善行，废园邑以崇俭。过延门而责成，忠何辜而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忄太淫嬖之匈忍，剿皇统之孕育。张舅氏之奸渐，贻汉宗以倾覆。

刺哀主于义域，僭天爵于高安。欲法尧而承羞，永终古而不刊。瞰康园之孤坟，悲平后之专。殃厥父之篡逆，蒙汉耻而不雪。激义诚而引决，赴丹阁以明节。投宫火而焦糜，从灰而俱灭。

骛横桥而旋轸，历敞邑之南垂。门磁石而梁木兰兮，构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阙，倬樊川以激池。役鬼亻庸其犹否，矧人力之所为？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宗祧污而为沼，岂斯宇之独隳？

由伪新之九庙，夸宗虞则祖黄。驱吁嗟而妖临，搜佞哀以拜郎。诵六艺以饰奸，焚诗书而面墙。心不则于德义，虽异术而同亡。宗孝宣于乐游，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尽加隆于园陵。兆惟奉明，邑号千人。讯诸故老，造自帝询。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虽靡率于旧典，亦观过而知仁。

凭高望之阳隈，体川陆之污隆。开襟乎清暑之馆，游目乎五柞之宫。交渠引漕，激湍生风，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漾弥漫，浩如河汉。日月丽天，出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昔豫章之名宇，披立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B115]万载而不倾，奄摧落于十纪。擢百寻之层观，今数仞之馀趾。振鹭于飞，凫跃鸿渐。乘云颉颃，随波澹淡。氵氵爵惊波，唼喋陵芡。华莲烂于渌沼，青蕃蔚乎翠潋。

伊兹池之肇穿，肄水战于荒服。志勤远以极武，良无要于後福。而菜蔬P实，水物惟错，乃有赡乎原陆。在皇代而物士，故毁之而又复。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师贫惰，同整楫棹。收罟课获，引缴举效。鳏夫有室，愁民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徒观其鼓回轮，洒钓投网，垂饵出入，挺叉来往。纤经连白，鸣良厉响。实鳃勺尾，掣三牵两。于是弛青鲲于网钜，鲜鲤于黏徽。华鲂跃鳞，素与扬。雍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ぴぴ霏霏。红鲜纷其初载，宾旅竦而迟御。既餐服以属厌，泊恬静以无欲。回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

尔乃端策拂茵，弹冠振衣。徘徊丰阝镐，如渴如饥。心翘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岂三圣之敢梦，窃十乱之或希。经始灵台，成之不日。惟丰阝及高阝仍京其室。庶人子来，神降之吉。积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谁之识？越可略闻，而难臻其极，子赢锄以借父，训秦法而著色。耕让畔以闲田，沾姬化而生棘。苏张喜而诈骋，虞芮愧而息讼。由此观之，土无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迁下，均之埏埴。五方杂会，风流溷淆。惰农好利，不昏作劳。密迩猃狁，戎马生郊。而制者必割，实存操刀。人之升降，与政隆替。杖信则莫不用情，无欲则赏之不窃。虽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礼乐，以俟来哲！（《文选》，《艺文类聚》二十七。）

卷九十一

◎潘岳（二）

◇怀旧赋（并序）

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亲之爱。不幸短命，父子凋殒。余既有私艰，且寻役于外，不历嵩丘之山者，九年于兹矣。今而经焉，慨然怀旧而赋之曰：

启开阳而朝迈，济清洛以径渡。晨风凄以激冷，夕雪以掩路。辙含冰以灭轨，水渐轫以凝Ė。涂艰危其难进，日δ晚而将暮。仰希归云，俯镜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东武托焉，建茔启畴。岩岩双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既兴慕于戴侯，亦感元而哀嗣。坟垒垒而接垅，柏森森以赞植。何逝没之相寻，曾旧草之未异。

余总角而获见，承戴侯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亲。欢携手以偕老，庶报德之有邻。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陈ぼ被于堂除，旧辅化而为薪。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四。）

◇悼亡赋

伊良嫔之初降，几二纪以迄兹。遭两门之不造，备荼毒而尝之。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神《风票》忽而不反，形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馀颜。问筮宾之何期，霄过分而参阑。讵几时而见之，目眷恋以相属。听辄人之唱筹，来声叫以连续。闻冬夜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恒长，何此夕之一促！且伉俪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礼。苟此义之不谬，乃全身之半体。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尔族兮临後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春风兮泮水，初阳兮戒温。逝遥遥兮浸远，嗟茕茕兮孤魂。（《艺文类聚》三十四）

◇寡妇赋（并序）

乐安任子咸有韬世之量，与余少而欢焉，虽兄弟之爱，无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终。良友既没，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艰，而荼毒之极哀也。昔阮既殁，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余遂拟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辞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难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览寒泉之遗叹兮，咏蓼莪之馀音。情长戚以永慕兮，思弥远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高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顾葛ぱ之蔓延兮，托微茎于つ木。惧身轻而施重兮，若履冰而临谷。遵义方之明训兮，宪女史之典戒。奉尝以效顺兮，供洒埽以弥载。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祸之未悔。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静阖门以穷居兮，块茕独而靡依。易锦茵以苫席兮，代罗帱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览巾Ψ以舒悲。口呜咽以失声兮，泪横迸而沾衣。愁烦冤其谁告兮，提孤孩于坐侧。时暧暧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以叹息。思缠绵以瞀乱兮，心摧伤以怆恻。

曜灵晔而遄迈兮，四节运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叶而陨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灵衣之披披。退幽悲于堂隅兮，进独拜于床垂。耳倾想于畴昔兮，目仿佛乎平素。虽冥冥而罔觌兮，犹依依以凭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厝。龙需俨其星驾兮，飞翩以启路。轮案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顾。潜灵邈其不反兮，殷忧结而靡诉。希形影于几筵兮，驰精爽于丘墓。

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雪霏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ニ泠泠以夜下兮，水氵兼々以微凝。意忽恍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远而哀降兮，情恻恻而弥甚。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凛凛。气愤薄而乘胸兮，涕交横而流枕。

亡魂逝而永远兮，时岁忽其遒尽。容貌儡以顿悴兮，左右凄其相ê。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于怀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独指景而心誓兮，虽形存而志陨。

重曰：仰皇穹兮叹息，私自怜兮何极？省微身兮孤弱，顾稚子兮未识。如涉川兮无梁，若陵虚兮失翼。上瞻兮遗象，下临兮泉壤。窈冥兮潜翳，心存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目想。奉虚坐兮肃清，空宇兮旷朗。廓孤立兮顾影，块独言兮听响。顾影兮伤摧，听响兮增哀。遥逝兮逾远，缅邈兮长乖。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霜被庭兮风入室，夜既分兮星汉回。梦良人兮来游，若阊阖兮洞开，怛惊悟兮无闻，超忄敝恍兮恸怀。恸怀兮柰何，言陟兮山阿。墓门兮肃肃，修垄兮峨峨。孤鸟嘤兮悲鸣，长松萋兮振柯。哀郁结兮交集，泪横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咏柏舟兮清歌。终归骨兮山足，存凭托兮馀华。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四。）

◇藉田赋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使甸帅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宫，掌舍设互。青坛蔚其岳立兮，翠幕黑以云布。结崇基之灵趾兮，启四涂之广阼。沃野坟腴，膏壤平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遐阡绳直，迩陌如矢。纟葱服于缥轭兮，绀辕缀于黛耜。俨储驾于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职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辚辚。微风生于轻，纤埃起于朱轮。森奉璋以阶列，望皇轩而肃震。若湛露之朝阳，似众星之供北辰也。

于是前驱鱼丽，属车鳞萃。阊阖洞启，参涂方驷。常伯陪乘，太仆秉辔。后妃献童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跸。天子乃御玉辇，荫华盖。衡牙铮钅仓，绡纨纟卒纟蔡。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表朱玄于离坎，飞青缟于震兑。中黄晔以发挥，方采纷其繁会。五辂鸣銮，九旗扬旆。琼入蕊，云罕厶蔼。箫管嘲析以啾嘈兮，鼓ゟ宏隐以砰磕。丄ね嶷以轩翥兮，洪钟越乎区外。震震填填，尘骛连天，以幸乎藉田。蝉冕以灼灼兮，碧色肃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巅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坻场染屦，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皿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衤艺。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也。情欣乐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以说使兮，岂严刑而猛制之哉！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高以下为基，民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务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无储畜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图匮于丰，防俭于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廪于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诹日。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黍稷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敢作颂曰。

思乐甸几，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农。其农三推，万方以祗。耨我公田，实及我私。我斯盛，我簋斯齐。我仓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辞。神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文选》。《艺文类聚》三十九。）

◇闲居赋

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曰：嗟乎！巧诚有之，掘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

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乎。今天子谅暗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于用多。称多则吾岂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

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傲坟素之场圃，步先哲之高衢。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于宁蘧。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馀也？

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身齐逸民，名缀下士。陪京溯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径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溪子巨黍，异[B123]同机。炮石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其东则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萦映，圆海回渊。韦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祗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

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服振振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如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氵氵爵，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紫姜。堇荠甘旨，蓼菱芬芳。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

白Ｅ负霜，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レ紫房，水挂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或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佗？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文选》，《艺文类聚》六十四）

◇狭室赋

历甲第以游视，施陋巷而言归。伊余馆之褊狭，良穷弊而极微。阁了戾以互掩，门崎岖而外扇。室侧户以攒楹，檐接而交榱。当祝融之御节，炽朱明之隆暑，口日晔以耀庭，赫风甚其灼宇，（二句从《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六补。）沸体其如铄，珠汗挥其如雨。若乃重阴晦冥，天威震曜。汉潦沸腾，丛溜奔激。白灶为之沈溺，器用为之浮漂。彼处贫而不怨，嗟民生之收难。匪广厦之足荣，有切身之近患。青阳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惧寒。独味道而不闷，喟然向其时叹！（《艺文类聚》六十四。）

◇笙赋

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匏焉。邹鲁之珍，有汶阳之孤条焉。若乃绵蔓纷敷之丽，浸润灵液之滋，隅隈夷险之势，禽鸟翔集之嬉，固众作者之所详，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观其制器也。则审洪纤，面短长。戾刂生，裁熟簧。设宫分羽，经徵列商。泄之反谧，厌焉乃扬。管攒罗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应，统大魁以为笙。基黄锺以举韵，望凤仪以擢形。写皇翼以插羽，摹鸾音以厉声。如鸟斯企，岐岐。明珠在朱，若衔若垂。修过内辟，馀箫外逶。骈田犭葛《才丽》，甲弃参差。

于是乃有始泰终约，前荣後悴。激愤于今贱，永怀乎故贵。众满堂而饮酒，犹向隅以掩泪。援鸣笙而将吹，先温哕以理气。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郁以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忄胃。终嵬峨以蹇愕，又《风立》皿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怅，若欲绝而复肆。忄刘檄籴以奔邀，似将放而中匮。愀怆恻氵或，虺κ煜熠。泛淫汜艳，晔岌岌。或桉衍夷靡，或竦踊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己出复入。徘徊布氵，涣衍葺袭。舞既蹈而中辍，节将抚而弗及。乐声发而尽室欢，悲音奏而列坐泣。捻纤翮以震幽簧，越上筒而通下管。应吹翕以往来，随抑扬以虚满。勃慷慨以そ亮，顾踌躇以舒缓。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咏园桃之夭夭，歌枣下之纂纂。歌曰：

枣下纂纂，朱实离离。宛其落矣。化为枯枝。人生不能行乐，死何以虚谥为！

尔乃引《飞龙》，鸣《鸡》。《双鸿》翔，《白鹤》飞。子乔轻举，明君怀归。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夫其凄戾辛酸，嘤嘤关关，若离鸿之鸣子也；含胡单谐，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哲，一何察惠！诀厉悄切，又何磬折。

若夫时阳初暖，临川送离。酒酣徒扰，乐阕日移。疏客始阑，主人微疲。弛弦韬，彻埙屏篪。尔乃促中筵，携友生。解严颜，擢幽情。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光歧俨其偕列，双凤嘈以和鸣。晋野悚而投琴，况齐瑟与秦筝。新声变曲，奇韵横逸。萦缠歌鼓，网罗锺律。烂熠龠以放艳，郁蓬勃以气出。《秋风》咏于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唱发《章》、《夏》，导扬《韶》、《武》。协和陈、宋，混一齐、楚。迩不逼而远无携，声成文而节有叙。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乐所以移风于善，亦所易俗于恶。故丝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群声之清；惟笙也。能总众清之林。卫无所措其邪，郑无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乐、不易之德音，其孰能与于此乎！（《文选》）

◇相风赋

采修竹于层城，历寒暑而靡凋。踞神兽于下趾，栖灵鸟于上标。混元恍其初判，二气变而无穷。动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终。思先天而不违，立成器以相风。栖灵乌于帝庭，似月离乎紫宫。飞轻羽于竿杪，若翔鸾乎云中。广漠兴而习坎，景风发而溯离。阊阖扬而曲指，明庶起而东移。（《艺文类聚》六十八）

◇秋菊赋

馨达幽远，光烛隰原。招仙致灵，仪凤舞鸾。飞茎散英，倚靡相寻。垂采炜于芙蓉，流芳越乎兰林。游女望荣而巧笑，刍遥集而弄音，若乃真人采其实，王母接其葩。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随波。或充虚而养气，或增妖而扬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延期以永寿，又蠲疾而弭疴。（《艺文类聚》八十一。《文选》陶潜《杂诗》注并作潘岳。《初学记》二十七引两条，《御览》九百九十六并作潘尼。张溥编入《潘岳集》，今姑从之。）

◇莲花赋

伟玄泽之普衍，嘉植物之并敷。游莫美于春台，华莫盛于芙蕖。于是惠风动，冲气和。眄清池，玩莲华。舒绿叶，挺纤柯。结绿房，列红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茎苒弱。流风徐转，回波微激。其望之也，晔若日烛昆山；其即之也，晃若盈尺映蓝田。（《艺文类聚》八十二）

◇芙蓉赋

荫兰池之丰沼，育沃野之上腴。课众荣而比观，焕卓而独殊。押腊云布，咤星罗。光拟烛龙，色夺朝霞。丹辉拂红，飞须垂的。斐披赫，散焕熠龠。流芬赋采，风靡云旋。布氵磊落，蔓衍天闲。发清阳而增媚，润白玉而加鲜。（《艺文类聚》八十二）

◇朝菌赋（并序）

朝菌者，时人以为华，庄生以为朝菌，其物向晨而结，绝日而殒。（《文选》郭璞《游仙诗》注。案：潘尼亦有此赋序，其文小异。）

柰何兮繁华，朝荣兮夕毙。（《文选》鲍照《升天行》注）

卷九十二

◎潘岳（三）

◇橘赋（并序）

余斋前橘树，冬夏再孰，聊为赋云尔。

嗟嘉卉之芳华，信氛氲而芬馥。既蓊茸而萎蕤，且参差而肃矗。已郁郁而冬茂，亦离离而夏孰。至如广命宾客，历览游观。三清既设，百味星烂。炫晃乎玉案，照耀于金盘。故成都美其家园，江陵重其千树。既见称于陆言，亦标名乎马赋。（《艺文类聚》八十六）

◇河阳庭前安石榴赋（并序）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御览》九百七十）

仰天路而高睇，顾邻国以相望。位莫微于宰邑，馆莫陋于河阳。虽则陋馆，可以遨游。实有嘉木，曰安石榴。修条外畅，荣干内つ。扶疏偃蹇，冉弱纷柔。于是暮春告谢，孟夏戒初。新茎擢润，膏叶垂腴。曾华晔以先越，含荣其方敷。丹晖缀于朱房，缃的点乎红须。煌煌炜炜，熠龠委累。似长离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光明磷烂，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丽琼蕊。遥而望之，焕若随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模，十子如一。御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疗渴，解酲止醉。既乃攒乎狭庭，载厄载褊。土皆无等，肩墙惟浅。壁衣苍苔，瓦被驳藓。处悴而荣，在幽弥显。其华可玩，其实可珍。羞于王公，荐于鬼神。岂伊仄陋，用渝厥真。卄果由如之，而况于人。（《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御览》八百七，又九百七十。）

◇果赋

三十六园之朱李。（《御览》九百六十八）

仙李缥而神李红。（同上）

◇射雉赋（并序）

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肄之馀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文选·射雉赋注》。）

涉青林以游览兮，乐羽族之群飞。聿采毛之英丽兮，有五色之名。厉耿介之专心兮，雄艳之夸姿，巡丘陵以经略兮，画坟衍而分畿，于时青阳告谢，朱明肇授，靡木不滋，无草不茂，初茎蔚其曜新，陈柯戚以改旧，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麦渐渐以擢芒，雉ｅｅ而朝鸲，眄箱笼以揭骄，睨骁媒之变态，奋劲以角搓，瞵悍目以旁睐，莺绮翼而《赤》挝，灼绣颈而衮背，郁轩翥以馀怒，思长鸣以效能，尔乃场柱翳，停僮葱翠，绿柏参差，文翮鳞次，箫森繁茂，婉转轻利，衷料戾以彻鉴，表厌蹑以密纟致恐吾游之晏起，虑原禽之罕至，甘疲心于企想，分倦目以寓视，何调翰之乔桀，邈畴类而殊才，侯扇举而清叫，野闻声而应媒，褰微罟以长眺，己踉跄而徐来，ゼ朱冠之赫，敷藻翰之陪鳃，首药绿素，身才它黼绘，青秋莎靡，丹臆兰纟卒，或蹶或啄，时行时止，班尾扬翘，双角特起，良游呃喔，引之规里，应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黄间以密彀，属刚以潜拟，倒禽纷以迸落，机声振而未已，山惊悍害，迅已甚，越壑凌岑，飞鸣薄廪，鲸牙低镞，心平望审，毛体摧落，霍若碎锦，逸群之隽，擅场挟两，栎雌妒异，倏来忽往，忌上风之餮切，畏映日之傥朗，屏发布而累息，徒心烦而技痒，伊义鸟之应敌，啾才地以厉响，彼聆音而迳进，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窗以美发，纷首颓而臆仰，或乃崇坟夷靡，农不《易》垅，卩菽丛糅，荟卄奉茸，鸣雄振羽，依于其冢，才闪降丘以驰敌，虽形隐而草动，瞻挺才之倾掉，意氵念跃以援踊，暾出苗以入场，愈情骇而神悚，望合而翳晶，雉夹肩而旋踵，亻欣余志之精锐，拟青颅而点项，亦有目不步体，邪眺旁剔，靡闻而惊，无见自脉鸟，周环回复，缭绕磐辟，戾翳旋把，萦随所历，彳亍中辍，馥焉中镝，前戾刂重膺，傍截叠翮，若夫多疑少决，胆劣心狷，内无固守，出不交战，来若处子，去如激电，窥《门占》卄蠲叶，幂历乍见，于是算分铢，商远迩，揆悬刀，骋绝技如如轩，不高不埤，当味值胸，裂素破觜，夷险殊地，驯粗异变，昊不暇食，夕不告倦，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为之改貌，憾妻为之释怨，彼游田之致获，咸乘危以驰骛，何斯艺之安逸，羌禽从其己豫，清道而行，择地而住，尾饰镳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岂唯皂隶，此焉君举，若乃耽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乐而无节，端操或亏，此则老氏所诫，君子不为。（《文选》）

◇萤火赋

嘉熠耀之精将，与众类乎超殊，东山感而增叹，行士慨而怀忧，翔太阴之元昧，抱夜光以清游，若飞焱之霄逝，彗似移星之云流，动集阳晖，灼如隋珠，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飘飘，（《初学记》作「款款」）若流金之在沙，载飞载止，光色孔嘉，无声无臭，明影畅遐，饮湛露于旷野，庇一叶之垂柯，无干欲于万物，岂顾恤于网罗，至夫重阴之夕，风雨晦螟，万物眩惑，翩翩独征，奇姿燎朗，在阴益荣，犹贤哲之处时，时昏昧而道明，若兰香之在幽，越群臭而弭馨，随阴阳之飘繇，非饮食之是营，问螽斯之无忌，希夷惠之清贞，羡微虫之琦玮，援彩笔以为铭。（《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四十五。）

◇上关中诗表

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案汉纪，孝明时，护羌校尉窦林上降羌颠岸，以为羌豪，岸兄颠吾复降，问事状，林对前後两屈，坐诬罔下狱死，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而死生异辞，必有诡谬，故引证喻，以惩不恪。（《文选·关中诗注》）

◇九品议

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独治，于是乎建牧立监，陈其辅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则高官厚禄，非明崇贤，所以兴治，卑位下役，非为鄙愚，所以供职，虽或开荣辱之门，有争竞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荐贤达善，各以类进，夫观民宣化，为治之本，虽实小邑，犹须其人，又中正之身，优劣悬殊，苟知人者智，则不知者谬矣。莫如达官各举其属，万岳九列，朝所取信，郡守虽轻，有刺史存，举之当否，实司其事，考绩累名，施黜陟焉，进贤受赏，不进贤甘戮，沮劝既明，为人自为谋，庶公道大行，而私谒息矣。（《艺文类聚》五十二）

◇上客舍议

被下尚书敕，客舍废农，奸淫亡命，败乱法度，皆当除外，十里安一官舍，老小民使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宫舍收钱数，春农事兴，求须冬闲，谨案客舍逆旅之设，其所由来远矣。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所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而舍于逆旅，《春秋外传》曰，晋阳处父遇宁戚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然则自尧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圣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写鞍，皆有所舌，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而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轨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离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采炊，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ゼ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遇，祇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离，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贤察，数人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离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埽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之望。（《艺文类聚》六十四，《御览》一百九十五。）

◇两阶铜人训

言之有臧，托乎多士，言之不臧，绝之由己，无曰莫传，宣于四海，无曰莫闻，响振万里，枢机之发，荣辱之徵，怨岂在大，纤芥是兴。（《艺文类聚》二十三）

◇许由颂

邈哉许公，执真履贞，辞尧天下，抱朴隐形，川停岳峙，澹泊无营，栖迟高山，与世靡争，虚薄忝任，来宰斯城，愧无惠化，豹产之政，峨峨治所，乐慕景名，登基逍遥，来过墓庭，通于时宪，顷匡不盈，恨无旨酒，奠公之灵，死而不朽，公有其荣，聊述雅美，扬公馨声，（《艺文类聚》三十六）

◇故太堂任府君画赞

堂堂我君，鉴象开庆，逸德宜猷，含真履素，味道无闷，守终顿固，弓舆爰集，抚翼清举，韩飞公庭，龙升天路，初掌万国，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辩章旧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内惟允，庶绩咸理，中节日新，令问不已，济济儒林，翼翼国子。（《艺文类聚》四十九）

学综群籍，智周万物。《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

◇答挚虞新婚箴

先王制礼，随时为正，俯从企及，岂乖物性，女无二归，男有再聘，女实存色，男实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故新旧兼弘，义申理得。然性情之际，诚难处心，君子过虑，爰献明箴，防微测显，文丽旨深，敬纳嘉诲，敢酬德音。（《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四，案，《初学记》题脱「潘岳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字。）

◇世祖武皇帝诔

粤若稽古帝皇，诞受休命，作我晋室，赫赫文皇，配天并日，大行龙飞，创制改物，沈恩汪，流泽洋溢，上齐七政，下绥万邦，四门穆穆，五典克从，惟清缉熙，於变时雍，爰尽事亲，教加百姓，于丧过哀，在祭馀敬，后蚕冕服，躬藉粢盛，六伐毕奏，九功咸咏，行敦醇朴，思贯玄妙，莅政端位，临朝光曜，胄子入学，辟雍宗礼，国老恂恂，贵游济济，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训法以礼，犷彼吴楚，称乱三代，世历五伪，年几百载，边垂虔刘，王化阻阂，羽檄星驰，钲鼓日戒，帝御群师，奉辞夺旅，腹心庭争，爪牙疑沮，天监独照，圣策乃举，朝服济江，止戈曜武，野无交兵，役不淹月，僭号归命，稽颡晋阙，邪界蛮流，傍纳百越，表闾旌善，德音爰发，虞人献箴，周书垂诰，酒惧其彝，兽戒其冒，于我大行，纵心所好，动不逾矩，性与道奥，厌厌酣饮，乐不辨颜，桓桓振旅，田无游盘，我德如风，民应如兰，靡不夙夜，无敢宴安，务农望岁，时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撒膳赈廪，西流垂精，南金抑弛，永言孝思，天经地义，问谁赞事，英彦髦士，问谁翼侍，博物君子，潜明神鉴，从众屈己，道济群生，为而不恃，先天弗违，後天降时，万物熙熙，怀而慕思，缙绅，不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寝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馀，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乐天德，等寿嵩华，如何寝疾，背世登遐，迁幸梓宫，孤我邦家，龟筮既袭，吉日惟良，永指太极，宁神峻阳，群后擗踊，长决せ京，圣灵斯顾，岂伊不伤，家无远迩，邦靡小大，四海供职，同轨毕会，茫茫原野，亭亭素盖，缟辂解驾，白虎弭旆，龙盾即定，玄闼载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倾，哀哀庶僚，茕茕自愍，彼苍者天，胡宁斯忍，圣君不返，我独旋轸。（《艺文类聚》十三）

◇杨荆州诔（并序）

维咸宁元年夏四月乙丑，晋故折冲将军荆州刺史东武戴侯荥阳杨使君薨，呜呼哀哉，夫天子建国，诸侯立家，选贤与能，政是以和，周赖尚父，殷凭太阿，矫矫杨侯，晋之爪牙，忠节克明，茂绩惟嘉，将宏王略，肃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华，衔恨没世，命也柰何，呜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韪，行以号彰，德以述美，敢托旒旗，爰作斯诔，其辞曰。

邈矣远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乔，氏出杨侯，弈世丕显，允迪太猷，天厌汉德，龙战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鸟则择木，臣亦简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奋跃渊涂，跨腾风云，或统骁骑，或据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笃生戴侯，茂德继期，纂戎洪绪，克构堂基，弱冠味道，无竞惟时，孝实蒸蒸，友亦怡怡，多才丰艺，强记洽闻，目睇毫末，心算无垠，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不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学优则仕，乃从王政，散璞发辉，临轵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肃我朝命，惟此大理，国之宪章，君莅其任，视民如伤，庶狱明慎，刑辟端详，听参皋吕，称侔于张，改授农政，于彼野王，仓盈庾亿，国富兵强，煌煌文后，鸿渐晋室，君以兼资，参戎作弼，用锡土宇，膺兹显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绂。魏氏顺天，圣皇受终。烈烈杨侯，实统禁戎。司管阊阖，清我帝宫。苛慝不作，穆如和风。谓督勋劳，班命弥崇。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汉，疆场分流。秉文兼武，时惟杨侯。既守东莞，乃牧荆州。折恶万里，对扬王休。闻善若惊，疾恶如雠。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吴夷凶侈，伪师畏逼。将乘雠衅，席卷南极。继褰粮尽，神谋不忒。君子之过，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时则食。负执其咎，功让其力。亦既旋旆，为法受黜。退守丘茔，杜门不出。游目典坟，纵心儒术。祁祁绅，升堂入室。靡事不咨，无疑不质。位贬道行，身穷志逸。弗虑弗图，乃寝乃疾。昊天不吊，景命其卒。呜呼哀哉！

子襄佐楚，遗言城郢。史鱼谏卫，以尸显政。伊君临终，不忘忠敬。寝伏床蓐，念在朝廷。朝达厥辞，夕殒其命。圣王嗟悼，宠赠衾衣 遂。诔德策勋，考终定谥。群辟恸怀，邦族挥泪。孤嗣在疚，寮属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呜呼哀哉！

余以顽蔽，覆露重阴。仰追先考，执友之心。俯感知己，识达之深。承讳忉怛，涕泪沾襟。岂忘载奔，忧病是沈。在疾不省，于亡不临。举声增恸，哀有馀音。呜呼哀哉！（《文选》）

◇杨仲武诔（并序）

杨绥，（《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壮》注作「杨经」。）字仲武，荥阳宛陵人也。中领军肃侯之曾孙，荆州刺史戴侯之孙，东武康侯之子也。八岁丧父。其母郑氏，光禄勋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养幼孤，以保夫家，而免诸艰难。戴侯康侯多所论著，又善草隶之艺。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综览义旨，而轨式模范矣。虽舅氏隆盛，而孤贫守约，心安陋巷，体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俊茂，盛德日新，吾见其进，未见其已也。既藉三叶世亲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俪焉。往岁卒于德宫里。丧服同次，绸缪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诚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巳亥卒。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伊子之先，弈叶熙隆。惟祖惟曾，载扬休风。显考康侯，无禄早终。名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光，勋业未融。笃生吾子，诞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钩深探赜，味道研机。匪直也人，邦家之辉。子之遘闵，曾未龀髫。如彼危根，当此冲焱。德之休明，靡幽不乔。弱冠流芳，俊声清劭。尔舅惟荣，尔宗惟瘁。幼秉殊操，违丰安匮。撰录先训，俾无陨坠。旧文新艺，罔不必肄。潘杨之穆，有自来矣。矧乃今日，慎终如始。尔休尔戚，如实在己。视子犹父，不得犹子。敬亦既笃，爱亦既深。虽殊其年，实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阴。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呜呼哀哉！

寝疾弥留，守兹孝友。临命忘身，顾恋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敫々同生，凄凄诸舅。春兰擢茎，方茂其华。荆宝挺璞，将剖于和。含芳委耀，毁璧摧柯。呜呼仲武，痛哉柰何！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惟我与尔，对筵接枕。自时迄今，曾未盈稔。姑侄继陨，何痛斯甚。呜呼哀哉！

披帙散书，屡睹遗文。有造有写，或草或真。执玩周复，想见其人。纸劳于手，涕沾于巾。龟筮既袭，埏隧既开。痛矣杨子！与世长乖。朝济洛川，夕次山隈。归鸟颉颃，行云徘徊。临穴永诀，抚榇尽哀。遗形莫绍，增恸余怀。魂兮往矣，梁木实摧。呜呼哀哉！（《文选》）

◇马督诔（并序）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晋故督守关中侯扶风马君卒。呜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虽王旅致计，终于殄灭，而蜂虿有毒，骤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频于涂炭。建威丧元于好，州伯宵遁乎大溪。若以偏师裨将之殒首覆军者，盖以十数；剖符专城，纡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秦陇之僭，巩更为魁，既已袭而馆其县。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群氐如禺毛而起，四面两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木石将尽，樵苏之竭，刍荛罄绝。于是乎发梁栋而用之，勺以铁钅巢机关，既纵而又升焉。爨陈焦之麦，柿桷之松。用能薪刍不匮，人畜取给，青烟傍起，历马长鸣。凶丑骇而疑惧，乃阙地而攻。子命冗浚堑，壶镭瓶C以侦之。将穿，响作，内焚广火薰之，潜氐歼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数百万石之积，文契书于幕府。

圣朝畴咨，进以显秩，殊以幢盖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隶数口，谷十斛，考讯吏兵，以贾楚之辞连之。大将军屡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独当群寇，以少御众，载离寒暑，临危奋节，保谷全城。而雍州从事，忌敦勋效，极推小疵，非所以褒奖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诏书遽许，而子固已下狱发愤而卒也。朝廷闻而伤之，策书曰：「皇帝咨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毅，率厉有方，固守孤城，危逼获济。宠秩未加，不幸丧亡，朕用悼焉。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祠以少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然士之闻秽，其庸致思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则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贸首之雠也。语曰：「或戒其子，慎无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昔乘丘之战，县贲父御鲁庄公，马惊败绩。贲父曰：「他日未尝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诔之。汉明帝时，有司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剑父雠，视死如归。亦命史臣班固而为之诔。然则忠孝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未之或遗也。天子既已策而赠之，微臣托乎旧史之末，敢阙其文哉？乃作诔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兹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奋其奇。保此城，救我边危。彼边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无加卫，墉不增筑。婪婪群狄，豺虎竞逐。巩更恣睢，潜寺官寺。齐万阚，震惊台司。声势沸腾，种落煽炽。旌旗电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飞矢雨集。惴惴士女，号天以泣。爨麦而炊，负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悬之急。

马生爰发，在险弥亮。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厉，懦夫克壮。沾恩抚循，寒士挟纩。蠢蠢犬羊，阻众陵寡。潜隧密攻，九地之干。惬惬穷城，气若无假。昔命悬天，今也惟马。惟此马生，才博智赡。侦以瓶壶，戾刂以长堑。锸未见锋，火以起焰。薰尸满窟，穴以敛。木石匮竭，萁秆空虚。间然马生，傲若有馀。勺粱为，柿松为刍。守不乏械，历有鸣驹。哀哀建威，身伏斧质。悠悠烈将，覆车丧器。戎释我徒，显诛我帅。以生易死，畴克不二。圣朝西顾，关右震惶。分我庾，化为寇粮。实赖夫子，思谟弥长。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虽末学，闻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爱树，甘棠不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浅。两造未具，储隶盖鲜。孰是勋庸，而不获免？猾哉部司，其心反侧。斫善害能丑正恶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闻秽鹰扬，曾不戢翼。忘尔大劳，猜尔小利。苟莫开怀，于何不至。慨慨马生，琅琅高致。发愤图圄，没而犹氐。呜呼哀哉！

安乎出奇，破齐克完。张孟运筹，危赵获安。人赖子，犹彼谈单。如何吝嫉，摇之笔端？倾仓可赏，矧云私粟？狄隶可颁，况曰家仆？剔子双龟，贯以三木。功存城，身死狱。凡尔同围，心焉摧剥。扶老携幼，街号巷哭。呜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宠赠，乃牙共门。司勋颁爵，亦兆后昆。死而有灵，庶慰冤魂。呜呼哀哉！（《文选》）

卷九十三

◎潘岳（四）

◇太宰鲁武公诔（案：鲁公贾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昂昂公侯，实天诞育。八元斯九，五臣兹六。惟帝以公，通扬祖宗。延登东序，服衮珥彤。□□□□、□□□□。使夫庙疑，定于神算。掩讨逆节，折冲江湖。走钦擒俭，枭诞毙吴。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垒未越郊，麾不及举。秦凉获，西戎即叙。年逾知命，位极人臣。家无馀禄，贵而食贫。他人之贤，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升。泰山其颓，寝疾不兴。遐尔曷仰，社稷焉凭。生则荣易，终哀实难。靡不春华，鲜克岁寒。於呼公陨，率土含酸。赵丧望诸，列国同伤。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没能弥彰。（《书钞》三十八《艺文类聚》五十五，《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又《褚渊碑文》注引两条，又《齐安陆王碑文》注。）

◇庾尚书诔

宽而能怀，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应如影。壹壹虚坐，翩翩玄幕。几筵生尘，空馆寥廓。（《艺文类聚》四十八）

◇夏侯常侍诔（并序）

夏侯湛，字孝若，谯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贤良方正徵，仍为太子舍人、尚书郎、野王令、中书郎、南阳相。家艰迄还，顷之，选为太子仆，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为散骑常侍，从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寝疾卒于延喜里第。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禹锡玄圭，实曰文命。克明克圣，光启夏政。其在于汉，迈勋惟婴。思弘儒业，小大双名。显祖曜德，牧兖及荆。父守淮岳，治亦有声。英英夫子，灼灼其隽。飞辩ゼ藻，华繁玉振。如彼随和，发彩流润。如彼锦缋，列素点绚。人见其表，莫测其里。徒谓吾生，文胜则史。心照神交，唯我与子。且历少长，逮观终始。子之承亲，孝齐闵参。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与朋信心。虽实唱高，犹赏尔音。

弱冠厉翼，羽仪初升。公弓既招，皇舆乃徵。内赞两宫，外宰黎蒸。忠节允著，清风载兴。泱彼乐都，宠子惟王。设官建辅，妙简邦良。用取喉舌，相尔南阳。惠训不倦，视民如伤。乃眷北顾，辞禄延喜。余亦偃息，无事明时。畴昔之游，二纪于兹。班白携手，何欢如之！居吾语汝，众实胜寡。入恶隽异，俗疵文雅。执戟疲杨，长沙投贾。无谓尔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变色易容。慨焉叹曰：道固不同。为仁由己，匪我求蒙。谁毁谁誉？何去何从？莫涅匪缁，莫磨匪磷。予独正色，居屈志申。虽不尔以，犹致其身。献替尽规，媚兹一人。谠言忠谋，世祖是嘉。将仆储皇，奉辔承华。先朝末命，圣列显加。入侍帝闱，出光厥家。我闻积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纪，长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陨卒。呜呼哀哉！

唯尔之存，匪爵而贵。甘食美服，重珍兼味。临终遗誓，永锡尔类。敛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袭，殡不简器。谁能拔俗，生尽其养？孰是养生，而薄其葬？渊哉若人！纵心条畅。杰操明达，困而弥亮。柩辂既祖，容体长归。存亡永诀，逝者不追。望子旧车，览尔遗衣。忄抑失声，迸涕交挥。非子为恸，吾恸为谁？呜呼哀哉！

日往月来，暑退寒袭。零露沾凝，劲风凄急。惨尔其伤，念我良执。适子素馆，抚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积悲满怀，逝矣安及！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八。）

◇南阳长公主诔

昔唐女嫔妫，《书》叙厘降之美；周姬适齐，《诗》咏肃雍之歌。汉之新野，以节义垂号千载；伊晋之献主，以聪明睿智。考终定谥，兹可谓母仪纯备，迈踪古烈者也。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托素旗，式章徽音。主之诞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娈，淑质纯茂。母仪不忒，内则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归，作合于荀。在贵思降，处逸能勤。上虔诸姑，下接支嫔。内谐闺阈，外和族姻。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积善馀庆，启兹名胤。厉以惠肃，诲以柔顺。主实体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严而峻。於穆献后，（《初学记》十作「献主」。）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国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辅贤，宜享遐寿。如何短命，曾不华首？寝疾弗兴，繁荣摧朽。呜呼哀哉！容车戒路，祖奠在庭。骖踌躇，服马悲鸣。皇舆亲临，望旗失声。列辟咸起，洒泪沾缨。呜呼哀哉！既次墓门，降柩升盾。灵衣从风，素幕生尘。明燎守夜，竦绋俟晨。敫敫遗嗣，茕茕孤臣。号无废音，涕不辍巾。

◇皇女诔

厥初在鞠，王质华繁。玄发曜，蛾眉连娟。清颅横流，明眸朗鲜。迎时夙智，望岁能言。亦既免怀，提携紫庭。聪惠机警，授色应声。其进，好曰之经。辞合容止，闲于幼龄。猗猗春兰，柔条含芳。落英凋矣。从风飘。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灵殡既祖，次此暴庐。披览遗物，徘徊旧居。手泽未改，领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六）

◇邢夫人诔

临命相诀，交腕握手。（《文选·恨赋》注）

◇从姊诔

义心清尚，莫之与邻。（《文选》颜延之《秋胡诗》注）

◇秦氏从姊诔

家失慈覆，世丧母仪。（《文选》谢庄《宣贵妃诔》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充妇宜城宣君诔

昔在武公，葬礼殊伦。伉俪一体，朝仪则均。行成于己，名生于人。考终定谥，实曰宣君。祝宗莅事，卿相奉引。轻车整驾，介士列阵。鸾路依容，せ车升椋。（《晋书·谢琰传》，《御览》二百二。）

◇虞茂春诔

姨抚坟兮告辞，皆莫能兮仰视。（《文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注）

◇司空密陵侯郑袤碑

公虽违华衮，犹朱其绂。（《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

陈谟台阶，翼和鼎实，显绩成于台省，清风畅于所莅；故能老安少怀，遂至迩亲。凡厥绅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犹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朝阳也。铭曰：

於铄元侯，则大垂象。弘操岳峻，宇量深广。允恭克让，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义格皇穹，德冠群后。清风显烈，没而不朽。（《艺文类聚》四十七）

◇荆州刺史东武戴侯杨使君碑

肇字秀初，荣阳人，（《文选·怀旧赋》注。）骁骑府君之嫡孙，领军肃侯之嗣子。（《文选·杨荆州诔》注。）君诞保灵和，继期载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号推贤，博爱济众，邦党服其义，而绅慕其风。（《艺文类聚》五十。）嘉平初除轵令、（《文选·杨荆州》诔注。）迁治书侍御史，（同上。）兼统大理之任，（同上。）除野王典农中郎将。（同上）于时文后历数在躬，相国幕府，实允华夏，九德咸事，俊在官，成君名器，纳字参军。（《艺文类聚》五十，又《文选·杨荆州诔》注作「为参军」。）五等初建，封东武子。（《文选》注同上。）皇祖之始，典戎武卫，（同上。）以清宫勋劳，进封东武伯，（同上。）领东莞相荆州刺史，（同上。）加折冲将军。（同上。）宏略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西陵之役，悬军深入，亲薄寇垒，躬行天诛；既而救兵不进，粮尽道穷，因乃怃然回虑，殿其众而返。虽为法受黜，勋庸未崇，而天下服其勇，世主思其忠。（《艺文类聚》五十。）肇薨，天子愍焉，遣谒者祠以太牢，谥曰戴侯。（《文选·诔》注，又略见《怀旧赋》注。）

◇都乡碑

自中牟故县以西，西至于清沟。（《水经》二十二《渠水注》）

◇景献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俪黄协运，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俭礼峻，任姒隆周，后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晋，终温且惠。其仪淑慎，既慎其仪，克明礼教，抚翼齐蕃，训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则是效。嗟余艰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贯穹昊，袭龟筮之良辰。启幽房之潜遂，整武驾之隆牡，结龙之缟驷，望旗常而崩摧。彼ｐ京以增欷，口呜咽以失声，目横迸以洒泪，邈雨绝于宫闱，长无觌于仿佛。（《艺文类聚》十五）

◇羊夫人谥策文

光启洪祚，庆流万国。（《文选·齐安陆王碑文》注）

◇伤弱子辞

惟元康二年春三月壬寅，弱子生。夏五月，余之长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越翼日乙巳，瘗于亭东，感嬴博之哀。乃伤之曰：

柰何兮弱子，邈弃尔兮丘林。还眺兮坟瘗，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遂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适之未甄。仰崇堂之遗构，若无津而涉川。叶落永离，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艺文类聚》三十四，《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御览》一百九十四。）

◇金鹿哀辞

嗟我金鹿，天资特挺。ｂ发凝肤，蛾眉蛴领。柔情和泰，朗心聪警。呜呼上天，胡忍我门？良嫔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干，又翦我根。槐如《疒鬼》木，枯ぼ独存。捐子中野，遵我归路。将反如疑，回首长顾。

◇阳城刘氏妹哀辞

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踯躅，立闻其声。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长叫，痛我同生。诞育圣王，发奇稚齿。如彼名驹，昂昂千里。刘氏怀宝，未曜随和。伊予轻弱，弗克负荷。禄微于朝，贮匮于家。俾我令妹，勤俭备加。珍羞罕御，器服靡华。抚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蒸蒸圣慈。震恸擗Ｂ，何痛如之！魂而有灵，岂不慕思。嗟哉往矣。当复何时？

◇妹哀辞

庭祖两柩，路引双需。尔身尔子，永与世辞。（《文选·宣贵妃诔》注）

◇悲邢生

周文公之苗裔，子元舅之洪胄。厉操确其不拔，乡誉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闾以擢秀。茂实畅矣，而休名未衍。其财至贫，其位至贱。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车而在郊，抚灵榇以增悲。瞻需容而想像，曾无觌乎馀辉。送子兮境垂，永诀兮路岐。一别兮长绝，尽哀兮告离。

◇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辞

猗欤公子，委女惟王。生自洪胄，廪兹义方。盼倩粲丽，窈窕淑良。如彼春兰，吐葩含芳。葩以霜陨，芳以歇尽。彼苍者天，胡宁斯忍？曾未弱笄，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而陨。官朝震惊，靡人不愍。嗟尔母氏，劬劳抚鞠。恩斯勤斯，是长是育。帷屏媚子，奄离顾复。哀无废心，涕不辍目。于以祖之？于掖闺庭。于以送之？陵冈崔嵬。仆马回眷，旗旋飞。夕阳失映，晴鸟忘归。皎皎宵月，载盈载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长夜无旦，孤魂曷依。

◇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

泽兰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龄，未没衰而殒，余闻而悲之，遂为其母辞：

茫茫造化，爰启英淑。猗猗泽兰，应灵诞育。B发蛾眉，巧笑美目。颜耀荣苕，华茂时菊。如金之精，如兰之馥。淑质弥畅，聪惠日新。朝夕顾复，夙夜尽勤。彼苍者天，哀此矜人！胡宁不惠，忍予眇身？俾尔婴孺，微命弗振。俯览衾衤遂，仰诉穹。弱子在怀，既生不遂。存靡托躬，没无遗类。耳存遗响，目想馀颜。寝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鸟矣，和鸣嘤嘤。矧伊兰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垄，徙倚坟茔。（《艺文类聚》三十四）

◇哀永逝文

启夕兮宵兴，悲绝绪兮莫承。俄龙需兮门侧，嗟俟时兮将升。嫂侄兮忄章惶，慈姑兮垂矜。闻鸣鸡兮戒朝，咸惊号兮抚膺。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彼遥思兮离居，叹河广兮宋远。今柰何兮一举，邈终天兮不反。尽余哀兮祖之晨，扬明燎兮援灵盾。彻房帷兮席庭筵，举酹觞兮告永迁。凄切兮增欷，俯仰兮挥泪。想孤魂兮眷旧宇，视倏忽兮若仿佛。徒仿佛兮在虑，靡耳目兮一遇。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周求兮何获，引身兮当去。去华辇兮初迈，马回首兮旋旆。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俯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馀迹兮未夷。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嗟潜隧兮既敞，将送形兮长往。委兰房兮繁华，袭穷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B，之子降兮宅兆。抚灵榇兮诀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户阖兮灯灭，夜何时兮复晓。归反哭兮殡官，声有止兮哀无终。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无兆，曾寤寐兮弗梦。既顾瞻兮家道，长寄心兮尔躬。重曰：已矣！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四。）

◇哭弟文

视不见兮听不闻，逝日远兮忧弥殷。终皓首兮何时忘，情楚恻兮常苦辛。（《艺文类聚》二十一）

◇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悠悠上天，我独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备尝艰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过庭靡闻。母兮鞠我，宁一苦辛！日顾日复，我弟我身。并自垂发，越于成人。哲聪朗，纯粹温良。烈烈清风，邦族之望。母氏劬劳，庶尔之报。彼苍者天，子何不吊？歼我令弟，穷泉是造。无父何怙，无弟何友？茕茕此身，哀哀慈母。烦冤痛毒，抚心思咎。哀尔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绝绪。丧庭寥廓，庐位无主。冥冥长夜，窈窕玄宇。当复何时，见我仲武。于以之？于其王父。魂而有灵，神其宁处。（《艺文类聚》三十四）

◇吊孟尝君文

人罔贵贱，士无真伪。延人如归，望宾若企。出掘秦机，入专齐政。右眄而嬴强，左顾而田竞。且以造化为水，天地为舟。乐则齐喜，哀则同忧。岂区区之国，而大邦是谋？琐琐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束奔西囚。志挠于木偶，命悬于狐裘。（《艺文类聚》四十）

◇为诸妇祭庾新妇文

潜形幽榇，宁神旧宇。室虚风生，床尘帷举。自我不见，载离寒暑。虽则乖隔，哀亦时叙。启殡今夕，祖行明朝。雨绝华庭，埃灭大宵。俪执箕帚，偕奉夕朝。仿佛未行，顾瞻弗获。伏膺饮泪，感今怀昔。怀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废目，音犹在耳。（《艺文类聚》三十八。又《文选》颜延之《元皇后哀册文》注「怀昔」作「惟昔」。）

◇草愍怀太子祷神文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後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埽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晋书·愍怀太子传》）

卷九十四

◎潘尼（一）

尼字正叔，岳从子，汉尚书右丞勖孙。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陵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除宛令，入补尚书郎，转著作郎。赵王伦篡位，引疾去。齐王ぁ引为参军，封为安昌公，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为中书令。永嘉中迁太常卿。有集十卷。

◇苦雨赋

气触石而结蒸兮，云肤合而仰浮。雨纷射而下注兮，潦波涌而横流。岂信宿之云多？乃逾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听长ニ之涔涔。始蒙氵蔑而徐坠，终滂霈而难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阳之幽沈。云暂披而骤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氵从氵从以达暮，夜淋淋以极明。黿鼉游于门闼，蛙虾嬉乎中庭。惧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源之并合，畏黔首之为鱼。处者含悴，（《初学记》作「仓悴」。）于穷巷，行者叹息于长衢。（《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收绛于汉阴。（《初学记》「霁晴」门，《御览》十四。）

◇恶道赋

（《艺文类聚》作《西道赋》，今从《书钞》、《初学记》。）

异山河之厄，倦关谷之盘纡。车低徊于潜轨，马傺于险涂。狗肘还句，羊角互戾。菟窟连投，十数亿计。石子之润，坎坎之穴。支体为之危竦，形骸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艰难，羁旅之困毙。若其名坂，则羊羹八特，成皋黄马。回波激浪，飞沙飘瓦。马则顿踬狼傍，虺颓玄黄；牛则体疲力竭，损食丧肤。《九骨》蹄穿岭，靡髋脱躯。（《艺文类聚》七，又略见《书钞》一百五十七。）

道深地狭，坂峭轨长。轮舆颠覆，人马仆僵。（《初学记》二十四）

反追倒驾，闲戴从庄。触壁届轴，诘坑低昂。（《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一）

◇怀退赋

伊畴昔之怀愤，思天飞以远迹。望循涂而投轨，逆翔风以理翮。翼云雾之可凭，希天路之开辟。何时愿之多违？奄就羁以服役。困吴坂之峻，畏盐车之严。嗟游处之弗遇，奚郁悒之难任？背宇宙之寥廓，罗网罟之重深。常屏气以敛迹，焉游豫以娱心。傅释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穷独善以全质，达兼利以济时。时安志于柱史，由抗迹于嵩箕。理殊涂而同归，虽百虑其何思？敢因虚以托谈，遂逡巡而造辞。（《艺文类聚》二十六）

岂遁世之独立兮，庶北门之在兹。归幽岩之潜穴兮，托峻岳之崇基。（《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东武馆赋（并序）

东武馆者，盖东武阳侯之馆也。俄而迁居，谓余曰：「吾将老焉，故有终焉之志，而无移易之意，子且为我赋之。」（《艺文类聚》六十三，《御览》一百九十四。）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惩都邑之迫险，餍里巷之嚣尘。慕古公之胥宇，羡孟氏之审邻。将迁居于爽垲，乃投迹于里仁。前则行旅四凑，通衢交会。水泛轻舟，陆方羽盖。後则崇山崔嵬，茂林幽蔼。弥望远览，氵养夷泰。表里山河，出入襟带。若乃潜流旁注，飞渠脉散。芙蓉映渚，灵芝蔽岸。于是逍遥灵沼，游豫华林。弯弓抚弹，娱志荡心。括不空纵，纶不苟沈。游鳞双跃，落羽相寻。膳夫进俎，虞人献鲜。春醴九酝，嘉豆百笾。随波溯流，乍往乍旋。（《艺文类聚》六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甘瓜于浚水，投素柰于青渠。（《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

◇钓赋

抗余志于浮云，乐余身于蓬庐。寻渭滨之远迹，且游钓以自娱。左援修竹，右纵飞纶。金钩厉距，甘饵垂芬。众鲲奔涌，游鳞横集。触饵见擒，值钩被执。长缴缤纷，轻竿翕熠。云往飚驰，光飞电入。曜灵未及惊策，盖已获其数十。且夫燔炙之鲜，煎熬之味。百品千变，殊芳异气。随心适好，不可胜记。乃命宰夫，脍此潜鲤。名工习巧，飞刀逞技。电剖星流，芒散缕解。随风离锷，连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姜。酸咸调适，齐和有方。红《麦商》之饭，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馀气芬芳。和神安体，易思难忘。（《艺文类聚》六十六，《书钞》一百四十二引三条，一百四十四，又一百四十五引三条，《初学记》二十二，《御览》八百五十又九百七十七。）

◇火赋

览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为贵。含太阳之灵辉，体淳刚之正气。先圣仰观，通神悟灵。穷神尽数，研几至精。形生于末兆，声发于无象。寻之不得其根，听之不闻其响。来则莫见其迹，去则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离，而元气之灏氵养。故能博赡群生，资育万类。盛而不暴，施而不费。其变无方，其用不匮。钻燧造火，陶冶群形。协和五味，革变膻腥。酒醴烹饪，于斯获成。尔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陈。和羹酋，旨酒浓醇。烹鼋煮鼍，灼龟霍鳞。若乃流金化石，铄铁融铜。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炼兵械，整饬军容。四海宁，边境无寇。韬以戢剑，解甲释胄。销镝为耒，铸戈为耨。战士反于耕农，戎马放于外厩。及至焚野燎原，埏光赫戏。林木摧拉，砂砾煎糜。腾光绝览，云散霓披。遂乃冲风激扬，炎光奔逸。玄烟四合，云蒸雾萃。山林为之崩也，川泽为之涌沸。去若风驱，疾如电逝。纷纶纡转，倏忽横厉。萧条长空，野无孑遗。无隰不灰，无垧不毙。震响达乎八冥，流光烛乎四裔。榛芜既除，九野谧清。荡枝瘁于凛秋，候来春而改生。其扬声发怒，则雷霆之威也；明照远鉴，则日月之晖也；甄陶品物，则造化之制也；济育群生，则天地之惠也。是以上圣拟火以制礼，郑侨据猛以立政。功用关乎古今，勋绩著乎百姓。（《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若夫名刀宝剑，旷世绝殊。炼质于昆吾之灶，定形于薛烛之炉。（《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二引两条皆作《火赋》，张溥本作《武库赋》，非。）

◇琉璃碗赋

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于是游西极，望大蒙。历锺山，窥烛龙。觐王母，访仙童。取琉璃之攸华，诏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光以定容。光映日耀，圆成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艺文类聚》七十三，又八十四。）

◇毒瑁碗赋

有玳瑁之奇宝，亦同旅于介虫。下法川以矩夷，上拟乾而规隆。或步趾于清源，或掉尾于泥中。随阴阳以潜跃，与龟龙乎齐风。包神藏智，备体兼才。高下斯处，水陆皆能。文若绮波，背负蓬莱。尔乃遐夷效珍，越裳贡职。横海万里，逾岭千亿。挺璞荒峦，ゼ藻辰极。光曜炫晃，昭烂翕。嘉斯宝之兼美，料众珍而靡对。文不烦于错缕，采不假乎藻绩。岂翡翠之足俪，胡犀象之能逮。（《艺文类聚》八十四）

◇扇赋

夫器有轻粗，用有疏密。安众以方为体，五明以圆为质。或托形于竹素，或取固于胶漆。至若羽扇，靡雕靡刻。方圆不应于规矩，裁制不由于绳墨。始显用于荒蛮，终表奇于上国。（《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引三条。）

（案：《初学记》二十七、《御览》九百九十六有潘尼《秋菊赋》，今编入《潘岳集》。）

◇安石榴赋（并序）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盖感时而骋思，睹物而兴辞。

余迁旧宇，爰造新居。前临旷泽，却背清渠。实有斯树，植于堂隅。华实并丽，滋味亦殊。可以乐志，可以充虚。朱芳赫奕，红萼参差。含英吐秀，乍含乍披。遥而望之，焕若随珠耀重川；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湘涯二后，汉川游女，携类命畴，逍遥避暑。托斯树以栖迟，逆祥风而容与。尔乃擢纤手兮舒皓腕，罗袖靡兮流芳散。披绿叶于修条，缀朱华兮弱干。岂金翠之足珍，实兹葩之可玩。商秋授气，收华敛实。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缤纷磊落，垂老曜质。（已上四句从《初学记》二十八补。）滋味浸液，馨香流溢。（《艺文类聚》八十六）

◇桑树赋

从明储以省膳，憩便房以偃息。观兹树之特伟，感先皇之攸植。蔚萧森以四射，邈洪亻庸而端直。尔乃徘徊周览，俯仰逍遥。俯睨灵根，上眺修条。洞房芳泉于九壤，含溢露于清霄。倚增城之飞观，拂绮窗之疏寮。下迢递以极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扶疏而参差。匪众乌之攸萃，相皇鸾之羽仪。理有微而至显，道有隐而应期。岂皇晋之贞瑞，兆先见而启兹？起寻抱于纤毫，崇万匮于始基。（《艺文类聚》八十八）

◇芙蓉赋

或擢茎以高立，似雕辇之翠盖。或委波而布体，疑连璧之攒会。（《御览》九百九十九）

◇朝菌赋序

朝菌者，盖朝华而暮落，世谓之木堇；或谓之日及。诗人以为舜华，宣尼以为朝菌。其物向晨而结，建明而布，见阳而盛，终日而殒，不以其异乎？何名之多也？（《艺文类聚》八十九，《文选》陆机《叹逝赋》注。）

◇鳖赋（并序）

皇太子游于玄圃，遂命钓鱼，有得鳖而戏之者，令侍臣赋之。

翩衔钩以振掉，吁骇人而可恶。既颠坠于岩岸，方盘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鹤顾，或顿足而鹰距。或曳尾于泥中，或缩头于壳里。若乃秋水暴骇，百川沸流。有东海之巨鳖，乃负山而吞舟。（《艺文类聚》九十六）

◇答傅咸诗序

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而长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与之亲，作诗以规焉。（《艺文类聚》三十一）

◇赠二李郎诗序

元康六年，尚书吏部郎汝南李光彦迁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迁平阳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历职显要，旬月之间，继踵名郡。离俭剧之勤，就放旷之逸，枕鸣琴以俟远致。离别之际，各斐然赋诗。（《御览》二百五十九）

◇七月七日玄圃园诗序

七月七日，皇太子会于玄圃园，有令赋诗。（《初学记》十）

◇释奠颂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政殿。实应天纵生知之量，微言奥义，发自圣问，业终而体达。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齐，舆驾次于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训之道；宫臣毕从，三率备卫，济济乎萧翼赞之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辩位。二学儒官，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洗于阼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左。几筵既布，锺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谦光之美弥劭，阙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业，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馈之事既终，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弛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郡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咸来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门堂》《门》，般辟俯仰，可以徵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尼昔忝礼官，尝闻俎豆。今厕末列，亲睹盛美。氵渍徽猷，沐浴芳润，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形容，光圣明之遐度。其辞曰：

三元（《艺文类聚》作「三光」。）迭运，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灵乃晖。有皇承天，造我晋畿。祚以大宝，登以龙飞。宣基诞命，景熙遐绪。三分自文，受终惟武。席卷要蛮，荡定荒阻；道济群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构。奄有万方，光宅宇宙。

笃生上嗣，继期挺秀。圣敬日跻，哲闳茂。留精儒信，敦阅（《初学记》作「敦悦」。）古训。遵道让齿，降心下问。铺以金声，光以玉润。如日之升，如乾之运。乃延台保，乃命学臣。圣容穆穆，侍讲りり。抽演微言，启发道真。探幽穷赜，温故知新。讲业既终，精义既研。崇圣重师，卜日告奠。陈其三牢，引其四县。既戒既式，乃盥乃荐。

恂恂孔圣，百王攸希。颜生，好学无违。曰皇储后，体神合几。兆吉先见，知来洞微。济济二宫，蔼蔼庶僚。俊鳞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如彼《仪凤》，乐我《云韶》。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奚乐？神人允谐。蝉冕耀庭，细振阶。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莘莘胄子，祁祁学生。洗心自百，观国之荣。学犹莳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万邦蝉蜕，矧乃俊造。钻蚌莹珠，剖石ゼ藻。丝匪玄黄，水罔方圆。引之斯流，染之斯鲜。若金受范，若埴在甄。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昔在周兴，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时惟世子。今我皇储，济圣通理。缉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实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纯嘏自晋，永世昌阜。微微下臣，过充近侍。猥蹑风云，鸾龙是厕。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诚作颂，祗咏圣志。（《晋书·潘尼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八，又《初学记》十四引两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园颂

芒芒在昔，悠悠结绳。太朴未散，玄化沾凝。羲皇继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质迭兴。天命匪谌，谦辅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晋。应期纳祚，天人是顺。和气四充，惠泽旁润。神祇告祥，四灵效质。游龙升云，仪凤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华夏既宁，八荒静谧。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长筵远布，广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岩岩峻岳，汤汤玄流。翔鸟鼓翼，游鱼载浮。明明天子，肃肃庶官。文士济济，武夫桓桓。讲艺华林，肆射後园。威仪既具，弓矢斯闲。恂恂谦德，穆穆圣颜。赐以宴饮，诏以话言。黍稷既登，货财既丰。仁风潜运，皇化弥隆。征夫释甲，战士罢戎。遐夷慕义，绝域望风。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艺文类聚》□□□、《初学记》二十四。）

鼓腹岩穴，击壤路隅。藉颂洪德，拟迹群儒。（《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卷九十五

◎潘尼（二）

◇安身论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动，易其心而後语，定其交而後求，笃其志而後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适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系之凶，享自天之。故身不安则殆，言不从则悖，（《艺文类聚》「从」作「顺」。）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行乎中，则忧患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构，危害及之，得不惧乎？

然弃本要末之徒，恋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後。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尊沓，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遘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不忘危而已。有期进者，非谓穷贵宠之荣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谓严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乱而已。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虽坐华殿，载文轩，服黼绣，御方丈，重门而处，成列而行，不得与之齐荣。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薮泽，沾体涂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虽繁计策，广术艺，审刑名，峻法制，文辩流离，议论绝世，不得与之争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

然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惧乱所以保治，戒亡所以获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旷神远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无垠之外，不自贵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亲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远也。亲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举之如易胜，而当世莫之能困也。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夫荣之所不能动者，则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劝者，则害之所不能婴也；誉之所不能益者，则毁之所不能损也。

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动则行乎至通之路，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否则沦乎浑冥之泉，邪气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扰其神，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居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晋书·潘尼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乘舆箴（并序）

《易》称「有天地然後有人伦，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传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将以导群生之性，而理万物之情。岂以宠一人之身，极无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为君者，无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阶之俭；而後之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台琼室之侈。无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极，虽禅代犹脱屣；争之之极，虽劫杀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

夫修诸己而化诸人，出乎迩而见乎远者，言行之谓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无过，唯其言而莫之违，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杵之铭，无讳之史，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其自维持如此之备。故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当神器之运，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馀，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故以「乘舆」目篇。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变至众，文繁而义诡，意局而辞野，将欲希企前贤，仿佛崇轨，譬犹丘坻之望华岱，恒星之系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颂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浊同流，玄黄错寺。上下弗形，尊卑靡纪。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极肇建，两仪既分。彝伦永序，万邦纠纷。国事明王，家奉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农已降，暨于夏殷。或禅或传，乃质乃文。

太上无名，下知有之。仁义不存，而人归孝慈。无为无执，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礼刑实滋。既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蔼蔼万乘，匪贤焉倚，匪誓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後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徵。枢机之动，式以废兴。殷监不远，若之何勿惩！

且厚味腊毒，丰屋生灾。辛作璇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龙肝豹胎。惟此哲妇，职为乱阶。殷用丧师，夏亦不恢。是以帝尧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显。夫德如毛，而或举之者鲜。故《汤》有惭德，《武》未尽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不遵王路，而覆车是践。成败之效，载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人是司牧。视之犹伤，而知其寒燠。故能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驰逐；不修政事，而终于颠覆？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汤，克殷伊武。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四岳三涂，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纣之百克，卒于绝绪。故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倾盖惟旧，白首乃新。望由钓夫，伊起有莘。负鼎鼓刀，而谋合圣神。□□□□□□□□夫岂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盖有国有家者，莫云我聪，或此面从；或谓我智，听受未易。甘言美疾，鲜不为累。由夷逃宠，远于脱屣。柰何人主，位极则侈？

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圣，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有皇斯国，敢告纳言。（《晋书·潘尼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十一。）

◇灯箴序

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则日月丽焉，在地则水火存焉。（《御览》八百六十九）

◇戴侍中铭

雅论弘博，逸藻波腾。（《书钞》）

◇益州刺史杨恭侯碑

君□乾灵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体兰石芳坚之质。夫其器膺弘济，智能周达，穷不怨否，显不矜泰。覆行则为模楷，吐言则成隐括。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也。君发迹州国，委质明主，自景皇帝摄政，文皇帝继业，值天下多虞，疆场未静。以君先帝所拔，怀宝後时，而深达远识，有经国之量，故为腹心谋臣，而监度政事焉。君出则简练熊罴，职司是图；入则从容讽议，尽规帷幄。其所以进可替否、决疑定策者，皆言效于既往，而事简于帝心。君再临司官，三抚名郡，方将宣文德以来远，建武功于所牧。铭曰：天生蒸民，有类有则。诞育恭表，应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备七德。忠肃弘毅，柔嘉温克。机事无瑕，临疑不惑。我谋既精，我化既清。泽流河朔，勋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宁。上天不惠，早世潜灵。（《艺文类聚》五十）

◇给事黄门侍郎潘君碑

君遇孙秀之难，阖门受祸，故门生感覆醢以增恸，乃树碑以纪事。

◇潘岳碑

君深达治体，垂化三宰。（《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潘滔

滔字阳仲，尼从子。惠帝时为太子洗马散骑侍郎。怀帝时，东海王越以为司马，转长史，迁河南尹。

◇遗王接书

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晋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

◎顾荣

荣字彦先，吴国吴人，吴丞相雍孙。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入晋拜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赵王伦篡位，迁大将军长史。伦败，齐王ぁ召为大司马主簿，转中书侍郎，封嘉兴伯，转太子中庶子。长沙王召为骠骑长史，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入兼侍中。惠帝西迁，避乱还吴。陈敏据江东，以为右将军丹阳内史；寻起兵攻敏，事平，复迁吴。怀帝徵侍中，不就。元帝为安东将军，以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永嘉六年卒，表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及帝即晋王位，追封为公。有集五卷。

◇上安东将军笺谏为郑贵嫔祈祷废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圣，可谓穷理者也。而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哉？诚以一日万机，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当今衰季之末，属乱离之运，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营野次，星言夙驾，伏轼怒蛙以募勇士，悬胆于庭以表辛苦。贵嫔未安，药石实急；祷祀之事，诚复可修；岂有便塞参佐白事，断宾客问讯？今强贼临境，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愿冲虚纳下，广延俊彦，思画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则群生有赖，开泰有期矣。（《晋书·顾荣传》）

◇上书言南土人士

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尽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晋书·顾荣传》。荣又言云云，书奏，皆纳之。）

◇与亲故书

传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偏亮可贵也。（《晋书·傅咸传》）

◇与杨彦明书

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

◇与乡人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光气裁属，虑其性命，言之伤心矣。（《晋书·陆晔传》）

◎顾和

和字君孝，荣族子。王导为扬州，辟从事，累迁司徒掾；寻为长水校尉东海王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宁初，王敦请为主簿，迁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为扬州，请为别驾，迁散骑侍郎。司空郄鉴请为长史，领晋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迁侍中，转吏部尚书，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时迁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迁尚书令。太和七年逊位，拜左光禄大夫。卒赠侍中司空，谥曰穆。有集五卷。

◇议祀南北郊表

太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宋书·礼志三》。康帝建元元年，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云云，于是从和议。）

◇表济南王宜夺服

为人後者，降其所生，夺天属之性，明至公之义。降杀节文，著于周典。案济南王统，昔为庶母居庐持重，违冒礼度，肆其私情，宜以礼夺服。（《通典》八十二。穆帝永和中，尚书令顾和表云云。）

◇上言拜三公不应设乐服冕

临轩拜三公，不应有乐。和云《礼》无其文。案卫宏撰汉仪，拜丞相亦无乐。古之燕飨有乐者，以畅宾主之欢耳。今拜三公，事毕于阶庭，礼成于拜立，欢宴未交，无事于乐。又案六冕之服，主于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见服冕者；故拜公不应服冕。（《通典》七十一，咸康三年。）

◇谏假保母周氏名号疏

周保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拟于戚属，恩泽所加已为过隆。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比。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举必书，将轨物垂则。书而不法，後嗣何观！（《晋书·顾和传》）

◇奏复冕旒旧章

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珠。（《晋书·顾和传》。中兴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和奏，成帝下太常改之。）

◇奏劾谢尚擅杀陈干事

尚先劾奸赃罪，入甲戌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包藏奸猾，辄收行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晋书·顾和传》）

◇奏禁丧服违制

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为人後者，降其所出，夺天属之性，显至公之义，降杀节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开国之绪，近丧所生，复行重制，违冒礼度，肆其私情。闾阎许其过厚，谈者莫以为非，则政道陵迟由乎礼废，宪章替始于容违。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若不祗王命，应加贬黜。（《晋书·顾和传》）

◇奔丧议

案《礼记》曾子问：「父母之丧，既引及涂，闻君薨，如之何？」《谷梁传》曰：「周人、鲁人各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周人虽有丧，遣人可也。鲁人当亲行事，故不吊也。」（《通典》八十，康帝建元初，尚书仆射顾和议。）

◎苏宙

宙，赵国人。泰始末，太守曹志召为功曹，後迁镇东司马。元康中入为国子博士。

◇移国子博士自理

郡将曹公昔临弊国，见接有布衣之交，高游尽欢，谓千年可毕。不意後会，逼为功曹，寻被州召，不为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饰虚名，以惑明时。宙虽不德，数受教于君子，宁有故将之丧，而忘奔赴之哀，过蒙殊恩，忝佐方岳，衔命守制，无因致身。礼闻父母丧，不得奔赴，为位敛发成踊袭，割孝子之心，以终君之命，谓之礼也。往闻丧设尽哀，仰则先哲，俯顺王度，仪型古典，不失旧物。若此为罪，不敢逃刑。闻凶则因发健步，书吊嫡孙。健步回说，丧已还东阿，留书付其从子综。宙寻被召为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启处。如宙凶薄，天讨其罪，孤独无子，代之哀人也。案《谷梁传》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鲁人曰：『吾君亲之者也，使大夫则不可。』」周人丧，鲁人不吊，是其下成康未为久也。礼无臣祭君之文，时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礼传，无吊祭之文。（《通典》九十九）

卷九十六

◎陆机（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机字士衡，吴郡吴人，大司马抗第四子。孙皓时为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武帝末，与弟云入洛，太傅杨骏辟为祭酒。惠帝即位，迁太子洗马著作郎，历吴王晏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寻为赵王伦相国参军，封关中侯，进中书郎。伦诛，坐徙边，遇赦。成都王颖表为平原内史，假後将军河北大都督。河桥之败，与弟云及从弟耽并诛，有《晋记》四卷，《洛阳记》一卷，《要览》若干卷，集四十七卷。

>

◇浮云赋

>

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沈混并。六律应，八风时迈。玄阴触石，甘泽滂霈。势不崇朝，露彼无外。集轻浮之众采，厕五色之藻气。贯元虚于太素，薄紫微而竦戾。若层台高观，层楼叠阁。或如锺首之郁律，乍似塞门之寥廓，若灵园之列树，攒宝耀之炳烂。金柯分，玉叶散。绿翘明，岩英焕。龙逸蛟起，熊厉虎战。鸾翔凤翥，鸿惊鹤奋。鲸鲵氵斥波，鲛鳄遁。若鬯扬芒，嘉谷垂颖。朱丝乱起，罗失领。飞仙凌虚，随风游骋。有若芙蓉群披，华总会。车渠绕理，马瑙缛文。□龟甲，错龙鳞。（《艺文类聚》一。《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引四条。《初学记》一，《御览》一，又八；又八百八题误作《灵龟赋》。《事类赋》注二。）

>

◇白云赋

>

览太极之初化，判玄黄于乾坤。考天壤之灵变，莫娩美乎庆云。绕蓬莱以结曜，薄昆仑而增辉。摅神景于八幽，合洪化乎烟ㄉ。充宇宙以播象，协元气而齐勋。发愤灵石，擢性洪流。兴曜曾泉，升迹融丘。盈八以馀愤，虽弥天其未泄。岂假期于迁晷，迈崇朝而忽。望九衢以远肆，明皇极而永舒。蔽阳光于汤谷，暗天文乎帝居。齐氵蒙荒于无机，等混味于太初。翼灵凤于苍梧，起滞龙于潢污。高腾永逸，络驿参差。内扬录，外袭紫霞。红蕊发而菡萏，金翘援而含葩。神收鬼化，弼性违序。鸟殊类而比栖，兽异迹而同处。蛟引翳而并潜，龙攀鸿而双举。鸾舞角以轩罢，鹜企翮而延伫。若夫神□耀精，苍云仰浮。方峙圆踊，绮□□□。长城曲蜿，采阁相扶。耸瑶台之截薛，构琼阁之离娄。雄虹矫而垂天，翠鸟轩而扶日。（《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引四条。《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文选》鲍照《升天行注》，《御览》一引两条，又八引两条；）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藻高舒，长帷虹绕。（《文选》谢惠连《咏牛女诗》注引陆机《云赋》。）

>

◇感时赋

>

悲夫冬之为气，亦何ょ凛以萧索！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四幕。夜绵邈其难终，日δ晚而易落。敷曾云之葳蕤，坠零雪之挥霍。寒冽冽而浸兴，风谡谡而屡作。鸣枯条之泠泠，飞落叶之漠漠。山崆龙以含瘁，川委也而抱涸，望八极以党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鱼微微以求偶，兽岳岳而相攒。猿长啸于林杪，鸟高鸣于云端。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历四时以迭感，悲此岁之巳寒。抚伤怀以呜咽，望永路而泛澜。（《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御览》二十七。）

>

结浓霜于露室，凝行雨于云根。（《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

>

◇祖德赋

>

咨时文之懿祖，膺降神之灵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风烈以增劭。彼刘公之矫矫，固云网之逸禽。既凭形以傲物，谅傅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无幽而弗昶。形鲜烈于怀霜，泽温惠乎挟纩。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为量。西夏坦其无尘，帝命赫而大壮。登具瞻于大阶，濯长缨乎天汉。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观。戢灵武于既曜，恢时文于未焕。腾绝风以逸骛，庶遐踪于公旦。（《艺文类聚》二十）

>

◇述先赋

>

仰先后之显烈，懿晖祚之允辑。应远期于己旷，昭前光于未戢。抱朗节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贪祸，据西山而作违。招长毂于河畔，饮冀马乎江湄。顿云网而潜泳，挥神戈而外临。敌罔隆而弗夷，逆无微而不禽。茂德κ其既休，元勋晔而荐举。袭衮服于太阶，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荣，虽万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虽天网犹失其纲。婴国命以逝止，亮身没而吴亡。（《艺文类聚》二十）

>

◇思亲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悲桑梓之悠旷，愧蒸尝之弗营。指南云以寄款，望归风而效诚。年岁俄其聿暮，明星烂而将清，回飚肃以长赴，零雪纷其下。羡纤枝之在干。悼落叶之去枝，存顾复之遗志，感明发之所怀。居辞安而厌苦，养引约而摧丰。忘天命之晚慕，顾鞠子之速融。兄琼芳而蕙茂，弟兰发而玉晖。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违。天步悠长，人道短矣。异途同归，无早晚矣。（《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

◇述思赋

>

情易感于已揽，思难戢于未忘。嗟伊思之且尔，夫何往而不臧。骇中心于同气，分戚貌于异方。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苟彼涂之信险，恐此日之行昃。亮相见之几何，又离居而别域。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艺文类聚》二十一）

>

◇豪士赋（并序）

>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则？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存夫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民，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历观古今，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

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神器晖其顾眄，万物随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饱从谀之说，岂识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节，故曰天可雠乎。而时有丫服荷戟，立于庙门之下，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财物者哉！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与？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已，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惧万民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伤心之怨。然後威穷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众心日多，危机将发，而方偃仰瞪眄，谓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已，恶宠禄之逾量，盖为此也。

>

夫恶欲之大端，贤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盖世之业，名莫大焉；震主之势，位莫盛焉。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为穷流，一篑之积成山岳，名编凶顽之条，身厌荼毒之痛，岂不谬哉！故聊赋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四，《晋书·陆机传》。）

>

世有豪士兮，遭国颠沛。摄穷运之归期，尝众通之所会。苟时至而理尽，譬摧枯与振败。因天地以运动，恒才琐而功大，于是礼极上典，服尽晖崇。仪北辰以葺宇，实兰室而桂宫。抚玉衡于枢极，运万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刚健，犹时至而必愆，日罔中而弗昃，月可盈而不阙。袭覆车之危轨，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险而退止，趋归蕃而自戢。推璇玑以长谢，顾万邦而高揖。托浮云以迈志，岂咎吝之能集。挤为出以自陨，叹祸至于何及。（《艺文类聚》二十四）

>

◇遂志赋（并序）

>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思玄》精练而何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

武定鼎于洛，胡受瑞于汝坟。繇鸣凤于百祀，启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岂舜族其必陈。厌祀于故墟，飨衤龠祭于东邻。祢八叶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于海曲，表沧流以远震。仰前踪之绵邈，岂孤人之能胄。匪世禄之敢怀，伤兹堂之不构。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顺。傅栖岩而神交，伊荷鼎以自进。萧绸缪于丰沛，故攀龙而先跃。陈倾覆于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剑，魏和戎而拥乐。彼殊涂而并致，此同川而偏溺。祸无景而易逢，福有时而难学。惟万物之运动，虽纷纠而相袭。随性类以曲成，故圆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任穷达以逝止，亦进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艺文类聚》二十六）

>

扶兴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禄。（《文选》谢灵运《张子房诗》注）

>

◇怀土赋（并序）

>

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赋。

>

背故都之沃衍，适新邑之丘墟。遵黄川以葺宇，被苍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己晏，恨亲没之何速？排虚房而永念，想遗尘其如玉。眇绵邈而莫觀，徒伫立其焉属。感亡景于存物，惋乂年于拱木。悲顾眄而有馀，思俯仰而自足。留兹情于江介，寄瘁貌于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抚归涂而踯躅。伊踯躅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愍栖鸟于南枝，吊离禽于别山。念庭树以悟怀，忆路草以解颜。甘堇荼于饴茈，纬萧艾其如兰。神何寝而不梦，形何兴而不言？（《艺文类聚》二十六）

>

◇行思赋

>

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水经·泗水注》）

>

行魏阳之枉渚。（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远，观通流之所会。启石门而东萦，沿汴渠其如带。托飘风之习习，冒沈云之蔼蔼。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凉气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睹川禽之遵渚，看山鸟之归林。挥清波以濯羽，翳绿叶而弄音。行弥久而情劳，涂愈近而思深。羡品物以独感，悲绸缪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历兹。越河山而托景，眇四载而远期。孰归宁之弗乐，独抱感而弗怡。（《艺文类聚》二十七）

>

◇思归赋（并序）

>

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职典中兵，与闻军政。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艺文类聚》二十七，《御览》六百三十四。）

>

节运代序，四气相推。寒气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绝音尘于江介，托影响于洛湄。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昼辍食而发愤，宵假寝而兴言。羡归鸿以矫首，挹谷风而如兰。负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风霏霏而入室，响泠泠而愁予。既遨游于川，亦改驾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郁，怆感物而增深。叹随风而上逝，涕承缨而下寻。冀王事之暇豫，庶归宁之有时。候凉风而警策，指孟冬而为期。顾灵晖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艺文类聚》二十七。又略见《文选·月赋》注、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注。）

>

掉河渊之轻艇。（《御览》七百七十）

>

◇别赋

>

伊公子之可怀，悲永怀之局期。悼同居之无乐，曾不逾乎一期。经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层而修观，超临远以相思。（《艺文类聚》三十）

>

◇叹逝赋（并序）

>

昔每闻长老追计乎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面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同宴一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年之外，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作赋曰：

〉

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δ晚其将及。怼琼蕊之无徵，恨朝霞之难挹。望汤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屡戢。

〉

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寤。虽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伤！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痛灵根之夙陨，怨具尔之多丧。悼堂构之乂瘁，ê城阙之丘荒，亲弥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视天之芒芒。伤怀凄其多念，戚貌瘁而鲜欢。幽情发而成绪，滞思叩而兴端。惨此世之无乐，咏在昔而为言。

〉

居充堂则衍宇，行连驾而比轩。弥年时其讵几，夫何往而不残。或冥邈而既尽，或寥廓而仅半。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苟性命之弗殊，岂同波而异澜？瞻前轨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难。启四体而深悼，惧兹形之将然。毒娱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颜。

〉

谅多颜之感目，神何适而获怡。寻平生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步寒林以凄恻，玩春翘而有思。触万类以生悲，叹同节而异时。年弥往而念广，涂薄暮而意迮。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乂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托末契于後生，余将老而为客。

〉

然後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沦，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在殷忧而弗违，夫何云乎识道？将赜天地之大德，遗圣人之洪宝。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文选》，《艺文类聚》三十四。）

〉

◇愍思赋（并序）

〉

予屡抱孔怀之痛，而奄复丧同生姊，衔恤哀伤，一载之间而丧制便过，故作此赋，以纾惨恻之感。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方至其忽，岁既去其δ晚。乐来日之有继，伤年之莫纂。览万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远。寻遗尘之思长，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阶除，顾盼兮屏营。云承宇兮藹藹，风入室兮泠泠。仆从为我悲，孤鸟为我鸣。（《艺文类聚》三十四）

>

◇大暮赋（并序）

>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邪，又何生之足恋！故极言其哀，而终之以达，庶以开夫近俗云。

>

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久长。日引月而并陨，时惟岁而俱丧？谅壮岁之挥霍，岂人生之可量！知自壮而得老，体自老而得亡。观细木而闷迟，睹洪贾而念。顾黄垆之沓沓，悲下泉乎翳翳。挫千乘犹一毫，当何数乎智惠？徒假颜于须臾，指夕景而为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弊。顾万物而遗恨，收百虑而长逝。于是六亲云起，姻族如林。争涂掩泪，望门举音。敷幄席以悠想，陈备物而虞灵。仰廖廓而无见。俯寂寞而无声。ゾ饣蒙饣蒙其不毁，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于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户以大毕，溯玄阙而长辞。归无涂兮往不反，年弥去兮逝弥远。弥远兮日隔，无涂兮曷因。庭树兮叶落，墓草兮根陈。（《艺文类聚》三十四。《初学记》十四，又略见《魏志·文帝纪》注，《御览》五百五十一。）

>

播芳尘之馥馥。（《文选》谢《八公山诗》注。）

>

◇幽人赋

>

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沈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艺文类聚》三十六）

>

◇应嘉赋（并序）

>

友人有作《嘉遁赋》与余者，作赋应之，号曰《应嘉》云：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傲世公子，体逸怀遐。意邈澄霄，神夷静波。仰群轨以遥企，顿骏翮以婆娑。寄冲氛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罗。袭三间之奇服，咏南荣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涧，溯凯风于卷阿。指千秋以厉响，俟寂寞之来和。怀前修之仿佛，觌幽人之所过。抱玄景以独寐，含芳风而寤语。发兰音以清唱，操玉怀而喻予。于是葺宇中陵，筑室河曲。轨绝千涂，而门瞻百族。假妙道以达观，考贲龟而贞卜。苟形骸之可忘，岂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阜，托云林乎一木。伫鸣条以招风，聆哀音其如玉。穷览物以尽齿，将弭迹于馀足。（《艺文类聚》三十六）
>

◇感丘赋
>

泛轻舟于西川，背京室而电飞。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睹墟墓于山梁，托崇丘以自绥。见兆域之蔼蔼，罗魁封之垒垒。于是徘徊洛涯，弭节河干。伫眄留心，慨尔遗叹。仰终古以远念，穷万绪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犹水草乎山河。应甄陶以岁改，顺通川而日过。生矜迹于当已，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于下沦兮，飘营魄而上浮。随阴阳以融冶，托山原以为畴。妍媸混而为一，孰云识其所修？必妙代以远览兮，夫何徇乎陈区。尔乃申舟人以遂往，横大川而有悲。伤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几。虽履信而思顺，曾何足以保兹？普天壤其弗免，宁吾人之所辞！愿灵根之晚坠，指岁暮而为期。（《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四。）

卷九十七

◎陆机（二）

◇文赋（并序）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曰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咏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聊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然後选义案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氵公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且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案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间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钅奇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後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衤失叙，故氵典氵忍而不鲜。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後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佗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扌帝。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冂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氵公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虽发于巧心，或受欠于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甚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缶并》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意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及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文选》，《艺文类聚》五十六。）

◇鼓吹赋

原鼓吹之攸始，盖禀命于黄轩。播威灵于兹乐，亮圣器而成文。骋逸气而愤壮，绕烦手乎曲折。舒飘摇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结。宫备众声，体僚君器。饰声成文，雕音作蔚。响以形分，曲以和缀。放嘉乐于会通，宣万变于触类。适清响以定奏，期要妙于丰杀。邈付搏之所管，务戛历之为最。及其悲唱流音，怏惶依违。含欢嚼弄，乍数乍稀。音踯躅于唇吻，若将舒而复回。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台之难临。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应气以舒卷，响随风而浮沈。马顿迹而增鸣，土蹙而沾襟。若乃巡郊泽，戏野。奏君马，咏南城。惨巫山之遐险，欢芳树之可荣。（《艺文类聚》六十八，《初学记》十六。）

◇漏刻赋

伟圣人之制器，妙万物而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远而不之？寸管俯而阴阳效其绳，尺表仰而日月与之期。玄鸟悬而八风以情应，玉衡立而天地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欺。既穷神以尽化，又设漏以考时。尔乃挈金壶以南罗，藏幽水而北戢。拟洪杀于编锺，顺卑高而为级。激悬泉以远射，跨飞涂而遥集。伏阴虫以承波，吞为流其如挹。是故来象神造，去犹鬼幻。因势相引，乘灵自荐。口纳胸吐。（《文选》注作「口吐胸纳。」）水无滞咽。形微独茧之绪，（《文选》注作「丝」。）逝若垂天之电。偕四时以合最，指昏明乎无殿。笼八极于千分，度昼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骏浮，仰胡人而利见。夫其立体也简，而效绩也诚。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积水不过一锺，导流不过一。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赖其平。微听者假其察，贞观者借其明。考斗历之潜虑，测日月之幽精。信探赜之妙术，虽无神其若灵。寤蟾蜍之栖月，识金水之相缘。（《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九，《艺文类聚》六十八，《文选·新刻漏铭》注，《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二。）

◇羽扇赋

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玉趋而进曰：「敢问诸侯何笑？」诸侯曰：「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庶繁于後。各有托于方圆，盖受则于Ψ甫，舍兹器而不用。顾奚取于鸟羽？」宋玉曰：「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于热石，玉辂基于椎轮，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鲜未若兹羽之为丽，固体俊而用鲜。彼凌霄之辽鸟，播鲜辉之茜茜，隐九皋以凤鸣，游芳田而龙见，丑灵龟而远期，超长年而久眄。累怀璧于美羽，挫千岁乎一箭。委曲体以受制，奏只翅而为扇。则其布翮也，差洪细，秩长短；稠不逼，稀不简。发若萧史之鸣金籁，走若若大容之罗玉。于是镂巨兽之齿，裁奇木之干。宪灵朴于造化，审贞则而妙观。移圆根于新体，因天秩乎旧贯。鸟不能别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赝。翩扁々以微振，《风》々以垂婉。妙自然以为言，故不积而能散。其在手也安，其应物也诚；其招风也利，其播气也平。混贵贱而一节，风无往而不清。发芳尘之郁烈，拂鸣弦之泠泠。敛挥汗之瘁体，洒毒暑之幽情。」

诸侯曰：「善」。

宋玉遂言曰：「伊兹羽之骏敏，似南箕之启扉。垂皎曜之奕奕，含鲜风之微微。襄王仰而拊节，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于楚庭，执鸟羽而言归。」

属唐勒而为之辞曰：「伊鲜禽之令羽，夫何翩翩与眇眇。性劲健以利□，每箕张而云绕。反寒暑于一堂之末，回八风乎六翮之杪。引凝凉而响臻，拂隆暑而□到。驱嚣尘之郁述，流清气之悄悄。符追空以烦轮，道洞房而窈窕」。（《书钞》一百三十四引六条，《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六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仙赋

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摄生乎世表。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尔乃呼翕九阳，抱一含元。引新吐故，云饮露氵食，违品物以长盼，妙群生而为言。尔其嘉会之仇，息宴游栖。则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观百化于神区，觐天皇于紫微。过大华以息驾，越流沙而来归。（《艺文类聚》七十八）

即绛阙于朝霞。（《御览》八）

腾烟雾之霏霏。（《文选·广绝交论》注）

◇陵霄赋

挟至道之玄微，狭流俗之纷沮。余节以远模，风扶摇而相予。削陋迹于介丘，省游仙而投轨。凯情累以遂济，岂明俗之云阻。判烟云之腾跃，半天步而无旅。咏陵霄之飘飘，永终焉而弗悔。昊苍焕而运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辰而复举。陟瑶台以投辔，步玉除而容与。（《艺文类聚》七十八）

◇织女赋

足蹑刺绣之履。（《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瓜赋

佳哉瓜之为德，邈众果而莫贤。殷仲和之淳化，播滋荣于甫田。背芳春以初载，近朱夏而自延。奋修系之莫莫，迈秀体之绵。赴广武以长蔓，粲烟接以云连。感嘉时而促节，蒙惠露而增鲜。若乃纷敷杂错，郁悦婆娑。发彼适此，迭相经过。熙朗日以熠熠，扇和风其如波。有葛ぱ木之覃及，象椒聊之众多。发金萦于秀翘，结玉实于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缀修茎而星罗。夫其种族类数，则有栝楼定桃。黄《扁瓜》白缚，金钗密筒，小青大班。玄体素腕，狸首虎蹯。东陵出于秦谷，桂髓起于巫山。五色比象，殊形异端。或济貌以表内，或惠心而丑颜。或摅文以抱绿，或被素而怀丹。气洪细而俱芬，体修短而必圆。芳郁烈其充堂，味穷理而不饣。德弘济于饥渴，道殊流于贵贱。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气外敛，温液密凝。体犹握虚，离若剖冰。（《艺文类聚》八十七，《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七十八。）

◇桑赋（并序）

皇太子便坐，盖木将军直庐也。初世祖武皇帝为中垒将军，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渐三纪，扶疏丰衍，抑有瑰异焉。

夫何佳树之洪丽，超托居乎紫庭。罗万根以下洞，矫干条而上征。岂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营。故其形瑰族类，体艳众术。黄中爽理，滋荣烦缛。绿叶兴而盈尺，崇条蔓而曾寻。希太极以延峙，映承明而广临。华飞之流响，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鸣鸟之遗音。惟历数之有纪，恒依物以表德。岂神明之所相，将我皇之先识？跨百世而勿翦，超长年以永植。（《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五。）

稚节以夙茂，蒙劲风而後凋。（《文选》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注）

◇果赋

中山之缥李。（《御览》九百六十八）

◇鳖赋（并序）

皇太子幸于钓台，渔人献鳖，命侍臣作赋。

其状也，穹脊连胁，玄甲四周。遁方圆于规矩，徒广肩以妨逑。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于指掌。鼻尝气而忌脂，耳无听而受响。是以栖居多逼，出处寡便，尾不副首，足不运身。于是从容泽畔，肆志汪洋。朝戏兰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鱼逸，窜洪流而潜藏。咀蕙兰之芳ぼ，翳华12之垂房。（《艺文类聚》九十六）

总美恶而兼融，播万族乎一区。（《文选》陶潜《咏贫士诗》注、又《头陀寺碑》注。）

◇荐贺循、郭讷表

「伏见吴兴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涌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涂，苟充方选也。谨条资品，乞蒙简察。」臣等并以凡才，累授饰进，被服恩泽，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时，而守局无言，惧有蔽贤之咎，是以不胜愚管，谨冒死表闻。（《吴志·贺劭传》注引虞预《晋书》。顾荣、陆机、陆云、表荐循云云。《晋书·贺循传》，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云云。《御览》六百三十二作《陆机荐贺循、郭讷表》。）

◇荐张畅表

伏见司徒下谏议大夫张畅除，当为豫章内史丞。畅才思清敏，志节贞厉，秉心立操，早有名誉。其年时旧比，多历郡守，唯畅陵迟，白首未齿而佐下藩，遂蹈碎浊。于畅名实，居之为剧，前人未始有此。愚以为宜解举，试以近县。（《御览》二百五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诣吴王表

臣本吴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远人，绥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东到淮南，发诏以臣为郎中令。（《御览》二百四十八）

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见取。（《北堂书钞》）

◇谢吴王表

殿下以臣为郎中，命转中兵郎；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殿中郎。（《御览》二百十五）

◇与吴王表

臣以职在中书，诏命所出；臣本以笔札见知。（《北堂书钞》五十五引《陆机集》，又《文选》任《王文宪集·序》注引末一句。）

禅文本草，见在中书，一字一迹，自可分别。（□□□引王隐《晋书》。）

◇见原後谢齐王表

臣以职在中书，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笔札见知。虑逼迫不获已，乃诈发内妹丧，出就第，云哭泣受吊。片言只字，文不关其间。（《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

◇谢平原内史表

陪臣陆机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张含，赍板诏书印绶，假臣为平原内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机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臣本吴人，出自敌国，世无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园耿介之秀。皇泽广被，惠济无远，擢自群萃，累蒙荣进。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官成两宫。服冕乘轩，仰齿贵游，振景拔迹，顾邈同列，施重山岳，义足灰没。遭国颠沛，无节可纪，虽蒙旷荡，臣独何颜！俯首顿膝，忧愧若厉。而横为故齐王ぁ所见枉陷，诬臣与众人共作禅文，幽执囹圄，当为诛始。臣之微诚，不负天地，仓卒之际，虑有逼迫，乃与弟云及散骑侍郎袁瑜、中书侍郎冯熊、尚书右丞崔基、廷尉正顾荣、汝阴太守曹武思所以获免，阴蒙避回，岐岖自列。片言只字，不关其间，事踪笔迹，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为罪，蕞尔之生，尚不足ぁ，区区本怀，实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谨，钳口结舌，不敢上诉所天。莫大之衅，日经圣听，肝血之诚，终不一闻，所以临难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

重蒙陛下恺悌之宥，回霜收电，使不陨越。复得扶老携幼，生出狱户，怀金拖紫，退就散辈。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天地，若无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云雨之泽，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无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书，得夷平民，则尘洗天波，谤绝众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虽安国免徒，起纡青组；张敞亡命，坐致朱轩。方臣所荷，未足为泰，岂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窃；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喜惧参并，悲惭哽结。拘守常宪，当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颡城阙。瞻系天衢，驰心辇毂，臣不胜屏营延仰，谨拜表以闻。（《文选》）

◇大田议

臣闻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术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农人劳而报薄。道农以利，则耕夫勤；节商以法，则游子归。（《艺文类聚》六十五）

◇晋书限断议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初学记》二十一）

◇至洛与成都王笺

王室多故，祸难荐有。羊玄之乘宠凶竖，专记朝政，奸臣贼子，是为比周。皇甫商同恶相求，共为乱阶。至今天子飘摇，甚于赘瘤。伏惟明公匡济之举，义命方宣，元戎既启，风威电赫。机以驽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困；辄承严叙，董率诸军，唯力是视。（《艺文类聚》五十九）

◇与赵王伦笺荐戴渊

盖闻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大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御览》作「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圣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必能结轨骥；曜质廊庙，必能垂光。夫祜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列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世说·自新篇》注引虞《预书》，又见《晋书·戴若思传》，《御览》六百三十二。）

◇谢成都王笺

庆云惠露，止于落叶。（《文选·齐安陆王碑文》注）

◇与弟云书（九首）

听讼观东，作百丈许廊屋。（《御览》一百八十五。）

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引。）

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可五尺馀，广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了了，亦怪事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初学记》二十五，《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七百十七。）

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左思传》，又《御览》八百六引《世说》，今捡《世说》无。）

监徒武库建始殿诸房中，见有两足猿，真怪物也。（《御览》九百十。案：「监徒」疑有误。）

天渊池养山鸡，甚可嬉。（《御览》九百十八）

天渊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无处不有；纵横成行，一果之间，辄作一堂。（《御览》九百六十四）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御览》九百七十，又见《大观本草》二十三。）

思苦生疾。（《文选·文赋》注）

◇与长沙顾母书

痛心拔脑，有如孔怀。

◇与长沙夫人书

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机新襦衣与之。（《御览》六百九十五）

卷九十八

◎陆机（三）

◇策问秀才纪瞻等（六首）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则又反之于忠。然则王道之反覆其无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业各异也？自无圣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损益，百姓之变迁，其故可得而闻邪？今将反古以救其弊，明风以荡其秽，三代之制将何所从？太古之化有何异道？

在昔哲王象事备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庙所以宁祖考，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此盖有国之盛典，为邦之大司。亡秦废学，制度荒阙。诸儒之论，损益异物。汉氏遗作，居为异事，而蔡邕《月令》谓之一物，将何所从？

庶明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恒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阙而如此？

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诛之律，淫刑沦胥，虐滥已甚。汉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险泰不同，而救世异术，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宽克之中，将何立而可？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

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陶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若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此应同之至验，不偏之明证也。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闻辩之，以释不同之理。

夫穷神知化，才之尽称；备物致用，功之极目。以之为政，则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网，夏殷繁帝者之约法，机心起而日进，淳德往而莫返。岂大朴一离，理不可振，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晋书·纪瞻传》。）

◇七微（又作《七徵》。案：此假通微大夫以为说，疑作「微」是。）

玄虚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弃时俗而弗徇，甘渔钓于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后之失宝，伤鸿誓之後闻，荣玄黄于榛险，凭穴岩而放言。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穷滋致丰。简牺羽族，考生毛宗。俯出沈鲔，仰落归鸿。剖柔胎于孕豹，宰潜肝乎豢龙。拾朝阳之遗卵，纳丹穴之飞皇。神皋奇余，嘉禾之穗。含滋发馨，素颖玉锐。（《初学记》二十六引此四句。）勺药调以充饥，芳馨发而协气。（《书钞》一百四十二。）灼若皓雪之颓玄云，皎若明珠之积缁匮。素虮踊而氵氵爵，滋芬溢而相徽。云沸渊涌，秋醪春酒。兼温增奇，浮藻吐秀。（《书钞》一百四十八。）味虽浓而弗爽，气既惠而复□。介景福于眉寿，裕温克乎齐圣。子能飨之乎？

通微大夫曰：丰屋华殿，奇构磊落。高宇云覆，千楹林错。仰绥瑰木，俯积玙石。敷延袤之广庑，矫陵霄之高阁。秀清晖乎云表，腾藻阴之奕奕。珍观清榭，岳立连行。云阶飞陛，仰涉穷苍。耸浮柱而虬立，施飞檐以龙翔。回房旋室，缀琳袭玉。图画神仙，延承福。悬闼高达，长廓回属。于是登渐台，理俊音，镜玄，望长林。逐狡兽，弋轻禽。览壮艺以悦观，聆和乐而治心。子能居之乎？

通微大夫曰：金石谐而齐响，埙篪协而和鸣。于是才人进羽，玄弁被藻袭。俯萦领以鸿归，仰矫首而鹤立。激长歌于丹唇，发铿锵乎柔木。合清商以绝节，挥流徵而赴曲。奏南荆之高叹，咏易水之清角。尔乃睹蛾眉之群丽，羌既都而又间。矫纤腰以逐节，顿皓足于鼓盘。舒妍晖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

通微大夫曰：盖闻沫北有采唐之思，淇士有送子之勤。关雎以寤寐为戚，溱洧以谑浪为欢。若夫妖嫔艳女，搜群擢俊。穆藻仪于令表，茂当年之柔。罄妍规之约绰，体每变而增间。秀红蕤其愉愉，若馀颖之可餐。若夫灵晷潜，徂颜退。羽觞升，清琴厉。因清明以宣诚，流微涕而授爱。纤手挥而鸣佩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衿被而芳尘萃。子其纳之乎？

通微大夫曰：涂有殊而一致，业有殊而名约。各因姿以效绩，期寄响于夫人也。孰与显奇踪于万邦，抚六辔而高游？瞰八宇以摅眄，齐清风乎诸侯？言成否泰，气作温凉。弭侵略于强暴，综坠纪乎危邦。子岂不愿斯之雍容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应期，抚民以德。配仁风于黄唐，齐威灵乎宸极。彝伦幸序，庶绩咸。荡流风于雍俗，给天民乎齐泰。是以玄灵感而表应，嘉神繁而毕觌。舞唐庭之来仪，鸣岐阳之鸾。膺天监之休命，荷神听之介福。然圣主达持盈之宝术，寤经国之在贤。各毕荣于分扃，期赞化于大钧。吾子岂不欲靡好爵于天宇，显列业乎帝臣欤？

玄虚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犹穷绳自逸于井干，凭河盗本于黄川。钦至论，敷蔽衽，谨闻命于王孙。（《艺文类聚》五十七）

◇七羡

湘阴□酎，搜其澄清。秋醪增（一作曾。）酝，明酒九成。甘芬潜结。（《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两条。案：《七羡》不他见，或转写有误。陈禹谟本连属上条之傅玄《七谟》中，又臆补「全浆玉醴」四字，不敢据信。）

长角三倡，武士旗布，捺紫间之神机，审心中而後射。（《御览》三百四十八）

演八代之洪旨，统先圣之遗训，耸一心以绍轲，敦四教以承丘。（《初学记》二十一）

◇鞠歌行序

序曰：案汉宫门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後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通池，鞠城弥于街路，鞠歌将谓此也。又东阿王诗连骑击壤，或谓戚鞠乎？三言七言，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郭茂倩《乐府》）

◇皇太子请宴诗序

感圣恩之罔极，退而赋此诗也。（《御览》五百三十九）

◇答贾谧诗序

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令，中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文选》）

◇赠弟士龙诗序

余弱年夙孤，与弟士龙衔恤丧庭。续会逼王命，墨即戎。时并萦发，悼心告别。渐历八载，家邦颠覆，凡厥同生，凋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兴哀。而龙又先在四时迫当祖载，二昆不容逍遥。衔痛东徂，遗情西暮，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陆云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览序

直省之暇，乃集要术三篇，上曰《连璧》，集其嘉名，取其连类；中曰《述闻》，实述余之所闻；下曰《析名》，搜同辨异。

◇汉高祖功臣颂

相国赞阝文终侯沛萧何，相国平阳懿侯沛曹参，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张良，丞相曲逆献侯阳武陈平，楚王淮阴韩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赵景王大梁张耳，韩王韩信，燕王丰卢绾，长沙文王吴芮，荆王沛刘贾，太傅安国懿侯王陵，左丞相降武侯沛周勃，相国舞阳侯沛樊哙，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阳郦商，太仆汝阴文侯沛夏侯婴，丞相颍阴懿侯睢阳灌婴，代丞相阳陵景侯魏傅宽，车骑将军信武肃侯靳歙，大行广野君高阳郦食其，中郎建信侯齐刘敬，大中大夫楚陆贾，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孙通，魏无知，护军中尉随何，新成三老董公，辕生，将军纪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国君侯公，右三十一人，与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颂曰：

芒茫宇宙，上参下黩。波振四海，尘飞五岳。九服徘徊，三灵改卜。赫矣高祖，肇载天禄。沈迹中乡，飞名帝录。庆云应辉，皇阶授木。龙兴泗滨，虎啸丰谷。彤云昼聚，素灵夜哭。金精仍颓，朱光以渥。万邦宅心，骏民效足。

堂堂萧公，王迹是因。绸缪睿后，无竞维人。外济六师，内抚三秦。拔奇夷难，迈德振民。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名盖群后，是谓宗臣。

平阳乐道，在变则通。爰渊爰嘿，有此武功。长驱河朔，电击壤东。协策淮阴，亚迹萧公。

文成作师，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则灵。穷神观化，望影揣情。鬼无隐谋，物无遁形。武关是辟，鸿门是宁。随难荥阳，即谋下邑。销印废，推齐劝立。运筹固陵，定策东袭。三王从风，五侯允集。霸楚实丧，皇汉凯入。怡颜高览，弥翼凤戢。托迹黄、老，辞世却粒。

曲逆宏达，好谋能深。游精杳漠，神迹是寻。重玄匪奥，九地匪沈。伐谋先兆，挤响于音。奇谋六奋，嘉虑四迴。规主于足，离项于怀。格人乃谢，楚翼实摧。韩王窘执，胡马洞开。迎文以谋，哭高以哀。

灼灼淮阴，灵武冠世。策出无方，思入神契。奋臂云兴，腾迹虎噬。凌险必夷，摧刚则脆。肇谋汉滨，还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师北讨。济河夷魏，登山灭赵。威亮火烈，势逾风埽。拾代如遗，偃齐犹草。二州肃清，四邦咸举。乃眷北燕，遂表东海。克灭龙且，爰取其旅。刘、项悬命，人谋是与。念功惟德，辞通绝楚。彭越观时，张迹匿光。人具尔瞻，翼尔鹰扬。威凌楚城，质委汉王。靖难河济，即宫旧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强楚，锋犹骇电。睹几蝉蜕，悟主革面。肇彼枭风，翻为我扇。天命方辑，玉在东夏。矫矫三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宠禄来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谋之不臧，舍福取祸。

张耳之贤，有声梁魏。士也罔极，自诒伊愧。俯思旧恩，仰察五纬。脱迹违难，披榛来洎。改策西秦，报辱北冀。悴叶更辉，枯条以肄。

王信韩孽，宅土开疆。我图尔才，越迁晋阳。卢绾自微，婉娈我皇。跨功逾德，祚尔辉章。人之贪祸，宁为乱亡。

吴芮之王，祚由梅娟。功微势弱，世载忠贤。

肃肃荆王，董我三军。我图四方，殷荐其勋。庸亲作劳，旧楚是分。往践厥宇，大启淮坟。

安国违亲，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剑，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实邦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主亡与亡，末命是期。绛侯质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叹。云惊灵丘，景逸上兰。平代禽犭希，奄有燕韩。宁乱以武，毙吕以权。涤秽紫宫，徵帝太原。实惟太尉，刘宗以安。挟功震主，自古所难。勋耀上代，身终下藩。

舞阳道迎，延帝幽薮。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总于鸿门，披闼帝宇。耸颜诮项，掩泪悟主。

曲周之进，于其哲兄。俾率尔徒，从王于征。振威龙蜕，摅武庸城。六师实因，克荼禽黥。

猗欤汝阴，绰绰有裕。戎轩肇迹，荷策来附。马烦辔殆，不释拥树。皇储时，平城有谋。

颍阴锐敏，屡为军锋。奋戈东城，禽项定功。乘风藉响，高步长江。收吴引淮，光启于东。

阳陵之勋，元帅是承。信武薄伐，扬节江陵。夷王殄国，俾乱作惩。

恢恢广野，诞节令图。进竭嘉谟，退守名都。东窥白马，北距飞狐。即仓敖庾，据险三涂。轩东践，汉风载徂。身死于齐，非说之辜。我皇实念，言祚尔孤。

建信委辂，被褐献宝。指明周汉，铨时论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镐。柔远镇迩，实敬攸考。

抑抑陆生，知言之贯。往制劲越，来访皇汉。附会平勃，夷凶翦乱。所谓伊人，邦家之彦。

百王之极，旧章靡存。汉德虽朗，朝仪则昏。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三代，宪流後昆。

无知睿敏，独昭奇迹。察侔萧相，贶同师锡。随何辩达，因资于敌。纾汉披楚，唯生之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皤皤董叟，谋我平阴。三军缟素，天下归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汉旆南振，楚威自挠。大略渊回，元功响效。邈哉惟人，何识之妙。

纪信诳项，轺轩是乘。摄齐赴节，用死孰惩。身与烟消，名与风兴。周苛慷慨，心若怀冰。刑可以暴，志不可凌。贞轨偕没，亮迹双升。帝畴尔庸，後嗣是膺。

天地虽顺，王心有违。怀亲望楚，永言长悲。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是谓平国，宠命有辉。

震风过物，清浊效响。大人于兴，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护错音，衮龙比象。明明众哲，同济天网。剑宣其利，鉴献其朗。文武四充，汉祚克广。悠悠遐风，千载是仰。（《文选》）

◇孔子赞

孔子睿圣，配天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老。灵魄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诚，丹书有造。（《艺文类聚》二十）

◇王子乔赞

遗形灵岳，顾景忘归。乘云倏忽，飘摇紫微。（《艺文类聚》七十八）

◇夏育赞

夏育之猛，千载所希。申博角勇，临奋椎。（《文选·洞箫赋》注）

◇顾谭传

宣太子正位东宫，天子方隆训导之义，妙简俊彦，讲学左右。时四方之杰毕集。太傅诸葛恪等雄奇盖众，而谭以清识绝伦，独见推重。自太尉范慎、谢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称其名，而悉在谭下。（《吴志·顾谭传》注）

◇辨亡论上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荡，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衤方，蒸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飚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族雾集，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若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饰法修师，而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锄干纪，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陨。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于逸轨，睿心发乎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固，申之以节俭，畴咨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影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忄享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礻几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曜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谋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一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冯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後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袭淮汉之，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戟劲铩，望飚而奋。庶尹尽规于上，四民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于外闲，明珠玮宝，辉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轩骋于南荒，冲朋息于朔野；齐民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

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锺离斐以武毅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劭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阵，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之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吴志·孙皓传》注，《文选》《晋书·陆机传》，《艺文类聚》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辨亡论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公因险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深远矣。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于戎行，识潘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业，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不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虽O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民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

或曰：「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何则？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船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而谘之大司马陆公，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逮步阐之乱，凭保城以延强寇，重资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县旌江介，筑垒遵渚，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虑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大半，分命锐师三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家殄悴，不其然与！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氓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业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之谋，慈和以给士民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吴志·孙皓传》注。《文选》，《晋书·陆机传》，《艺文类聚》十一。）

卷九十九

◎陆机（四）

◇五等论

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後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以之共害。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士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国安由万邦之思化，主尊赖群后之图身，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废兴，系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谅，明道有时而暗。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侵弱之衅遘自三季，陵夷之祸终乎七雄。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兴化之具。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于翼戴。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祚垂後嗣，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事势使之然欤！

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是盖思五等之小怨，亡万国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馀世。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一朝振矜，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虽则无道，有与共亡，覆灭之祸，岂在曩日！

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故贾生忧其危，晁错痛其乱。是以诸侯其国家之富，凭其士庶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病于东帝。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吕氏之难，朝士外顾，宋昌策汉，必称诸侯。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国；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冲，而城池自夷，岂不危哉！

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乍正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乱哉！

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扼腕，终委寇讎之手；中人变节，以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

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後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何以徵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晋书·陆机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孙盛《晋阳秋》。）

◇演连珠（五十首）

臣闻曰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力而辞丰。（《文选》）

臣闻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苍。（《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世之所遗，未为非宝；主之所珍，不必适治。是以俊之薮，希蒙翘车之招；金碧之岩，必辱凤举之使。（《文选》）

臣闻禄放于宠，非隆家之举；官私于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弊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灵辉朝觏，称物纳照；时风夕洒，程形赋音。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顿网探渊，不能招龙；振纲罗云，不必招凤。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园之弊，洗渭之民，不发傅岩之梦。（《文选》）

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渊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视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锺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积实虽微，必动于物；崇虚虽广，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悦西施之影；乘马班如，不辍太山之阴。（《文选》）

臣闻应物有方，居难则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时。是以充堂之芳，非幽兰所难；绕梁之音，萦弦所思。（《文选》）

臣闻智周通塞，不为时穷；才经夷险，不为世屈。是以凌飚之羽，不求反风；耀夜之目，不思倒目。（《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忠臣率志，不谋其报；贞士发愤，期在明贤。是以柳庄黜殡，非贪瓜衍之赏；禽息碎首，岂要先茅之田。（《文选》）

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塞之累；俊之臣，屡抱後时之悲。（《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会之音，生于绝弦。是以贞女要名于没世，烈士赴节于当年。（《文选》）

臣闻良宰谋朝，不必借威，贞臣卫主，修身则足。是以三晋之强，屈于齐堂之俎，千乘之势，弱于阳门之哭。（《文选》）

臣闻赴曲之音，洪细入韵；蹈节之容，俯仰依咏。是以言苟适事，精粗可施，士苟适道，修短可命。（《文选》）

臣闻因云洒润，则芬泽易流；乘风载响，则音徽自远。是以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览影偶质，不能解独，指迹慕远，无救于迟。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机。（《文选》）

臣闻钻燧吐火，以续汤谷之晷；挥翮生风，而继飞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琐而助洪。（《文选》）

臣闻春风朝煦，萧艾蒙被其温，秋霜宵坠，芝惠被其凉。是故威以齐物为肃，德以普济为弘。

臣闻巧尽于器，习数则贯；道系于神，人亡则灭。是以轮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无伶伦之察。

臣闻性之所期，贵贱同量；理之所极，卑高一归。是以准月禀水，不能加凉；日引火，不必增辉。

臣闻绝节高唱，非凡耳所悲；肆义芳讯，非庸听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东野有不释之辩。

臣闻寻烟梁芬，薰息犹芳；徵音录响，操终则绝。何则？垂于世者可继，止乎身者难结。是以玄晏之风恒存，动神之化已灭。

臣闻托暗藏形，不为巧密；倚智隐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发藻，寻虚捕景；大人贞观，探心昭忒。

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

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百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

臣闻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牵乎时者，非克己所勖。是以利尽万物，不能睿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文选》）

臣闻动循定检，天有可察；应无常节，身或难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数可期；抚臆论心，有时而谬。

臣闻倾耳求音，视优听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劳。是以天殊其数，虽同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分其戚；理塞其通，则并质不能共其休。

臣闻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情。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愈达，故凌霄之节厉。

臣闻听极于音，不慕钧天之乐；身足于荫，无假垂天之云。是以蒲密之黎，遗时雍之世；丰沛之士，忘桓揆之君。

臣闻飞辔西顿，则离朱与蒙瞍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武夫匿耀。是以才换世则俱困，功偶时而并劭。

臣闻示应于近，远有可察；托验于显，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亻素，天地不能以气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闻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吾攵，希声，以谐金石之和；鼙鼓疏击，以节繁弦之契。是以经治必宣其通，图物恒审其会。

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七。）

臣闻放身而居，体逸则安；肆口而食，属厌则充。是以王鲔登俎，不假吞波之鱼；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

臣闻冲波安流，则龙舟不能以漂；震风洞发，则夏屋有时而倾。何则？牵乎动则静凝，系乎静则动贞。是以淫风大行，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盗跖挟曾史之情。

臣闻达之所服，贵有或遗；穷之所接，贱而必寻。是以江汉之君，悲其坠屦；少原之妇，哭其亡簪。

臣闻触非其类，虽疾弗应；感以其方，虽微则顺。是以商飚漂山，不兴盈尺之云；谷风乘条，必降弥天之润。故暗于治者，唱繁而和寡；审乎物者，力约而功峻。（《文选》，《艺文业聚》五十七。）

臣闻烟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适。故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无伫立之迹。

臣闻适物之技，俯仰异用；应事之器，通塞异任。是以鸟栖云而缴飞，鱼藏渊而网沈；贲鼓密而含响，朗笛疏而吐音。（《文选》）

臣闻理之所守，势所常夺；道之所闭，权所必开。是以生重于利，故据图无挥剑之痛；义贵于身，故临川有投迹之哀。（《文选》）

臣闻通于变者，用约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浅而应玄。是以天地之赜，该于六位；万殊之曲，穷于五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图形于影，未尽纤丽之容；察火于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问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

臣闻情见于物，虽远犹疏；神藏于形，虽近则密。是以仪天步晷，而修短可量，临渊揆水，而浅深难察。

世闻虐暑熏天，不减坚冰之寒；涸阴凝地，无累陵火之热。是以吞纵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卤之威，不能降西山之节。

臣闻理之所开，力所常达；数之所塞，威有必穷。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结风。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

◇丞相箴

夫导民在简，为政以仁；仁实生爱，简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审，任不可以不忠。舍贤昵谗，则丧尔邦；且偏见则昧，专听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岂不察，而帷墙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无远而不复，恶何适而不追？存亡日鉴，成败代陈。人咸知镜其貌，而莫能照其身。（《艺文类聚》四十五）

◇吴大帝诔

皇圣膺期，有命太素。承乱下萌，清难天步。（《御览》一。）我皇明明，固天实生。体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晖育庆，怀详载荣。率性而和，因心则灵。厥灵伊何？克圣克仁。茂对四象，克配乾坤。齐明日月，考祥鬼神。诞自幼冲，睿哲宿照。甄化无形，探景绝曜。巍巍圣姿，文武既俊。有觉德徽，兆民欣顺。将熙景命，经营九围。登迹岱宗，班瑞旧圻。上玄匪惠，早零圣晖。神庐既考，史臣献贞。龙盾启殡，霄载紫庭。辰旒飞藻，凶旗举铭。崇华熠烁，翠盖繁缨。千乘结驷，万骑重营。箫鼓振响，和銮流声。动轸阊阖，永背承明。显步万官，幽驱百灵。随化太素，即宫杳冥。亿兆同慕，泣血如零。（《艺文类聚》十三）

肆夏在庙，云翘承□。（《宋书·乐志》一）

◇吴太常顾谭诔

迁吏部尚书，才长于铨衡，而综核人物。（《文选》任《为范尚书让吏部第一表》注。）

◇吴大司马陆抗诔

我公承轨，高风肃迈。明德继体，徽旨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体合机神。礼交徒候，敬睦白屋。曲躬，吐食挥沐。爰及鳏寡，赈此独。孚厥惠心，脱骖分禄。乃命我公，诞作元辅。位表百辟，名茂群后。因是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造我宁宇。备物典策，玉冠及斧。龙飞藻，灵鼓树羽。质文殊涂，百行异辙。人玩其华，鲜识其实。於穆我公，因心则哲。经纶至道，终始自结。德与行满，英与言溢。（《艺文类聚》四十七）

◇吴贞献处士陆君诔（案：机第三兄玄，早卒。）

我闻有命，天禄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离形合气。矧我与君，非相亚逮。绸缪之游，自蒙及朗。孩不贰音，抱或同襁。抚髫并育，携手相长。行焉比迹，诵必共响。庶君偕老，灵根克固。拊翼云霄，双飞天路。人皆年长，君独短祚。谷则同朝，游矣先暮。（《艺文类聚》三十七）

◇愍怀太子诔

明明皇子，成命既骏。保皇家，载生淑胤。茂德克广，仁姿朗隽。当克无强疆，光绍有晋。如何不吊？暴离咎艰。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倾运祚，遂丧华年。呜呼哀哉！沈云既祛，日月增晖。灵宠可赠，冤魂难追。旧物东反，灵柩西归。伤我惠后，寂焉翳灭。衔哀骏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尘，兴言断绝。敢诔遗风，庶存芳烈。

其辞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绥。笃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绍大烈，时惟洪胄。奇颖发翘，清藻在秀。诞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琼芳。允矣圣祖，无言不臧。婉娈乘舆，名裕德昌。龙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阼。厥登伊何，皇统是荷。华拔重采，翠盖垂葩。鸾旗阿那，玉衡吐和。聿来在宫，体亮而诚。肃雍皇极，思媚紫庭。亦既涉学，遵师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谠言必复，乖义则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庆，太子承之。当究遐年，登兹胡。缉熙有晋，克构帝宇。如何晨牝，秽我朝听？仰索皇家，惟尘明圣。惴惴太子，终温且敬。衔辞即罪，掩泪命。显加放流，潜肆鸩毒。痛矣太子！乃离斯酷，谓天盖高，诉哀靡告，鞠躬引分，顾景摧剥，呜呼哀哉，凡民之丧，有戚有姻。太子之殁，傍无昵亲，严宫，绝命禁闱。幽柩偏寄，孤魂曷归？呜呼太子！生冤殁悲。匹夫有怨，尚或殒霜。矧乃太子，万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士怀伤。精感六，咎征紫房。爰兹元辅，启我令图。王赫斯怒。天诛靡逋。搀抢叱埽，元凶服辜。仁诏引咎，哀策东徂。光复宠祚，绍建藐孤。于时晖服，粲焉毕陈。庭旅旧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见其人？呜呼哀哉！既济洛川，灵旆左回。三军凄裂，都邑如聩。慨矣寤叹，念我愍怀。（《艺文类聚》十六）

◇毗陵侯君诔

同志奔走，戚友相寻。临穴呜乎，洒泪山林。（《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晋刘处士参妻王氏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猗猗嘉颖，朝阳方翘。烈风严霜，殒此秀条璇玑倏忽，四序竞征。清商激宇，蟋蟀吟。

◇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

冉冉阳，不遂其茂。晔晔芳华，凋芳落秀。遵堂涉室，仿佛兴想。人皆有声，尔独无响。（《艺文类聚》三十四）

◇吴丞相陆逊铭

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志·陆逊传》注）

◇吊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岂一等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训，智必愚而後贤。谅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坚。忽宁子之保已，效苌淑之违天。冀澄河之远日，忘朝露之短年。（《艺文类聚》四十）

◇吊魏武帝文（并序）

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

客曰：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是以临丧殡而後悲，睹陈根而绝哭。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

机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数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岂不以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故乎？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呜呼！岂特瞽史之异阙景，黔黎之怪颓岸乎？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谠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馀，而得乎亡者无存。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与！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废乎？于是遂愤懑而献吊云尔。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後绥。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埽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将覆篑于浚谷，挤为山乎九天。苟理穷而性尽，岂长之所研？悟临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颠。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虽光昭于曩载，将税驾于此年。

惟降神之绵貌，眇千载而远期。信斯武之未丧，膺灵符而在兹。

虽龙飞千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愤西夏以鞠旅，溯秦川而举旗。逾镐京而不豫，临渭滨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弥四旬而成灾。咏归途以反旆，登崤渑而来。次洛而大渐，指六军曰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实终古之所难。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礻是福，亦践危而必安。迄在兹而蒙昧，虑噤闭而无端。委躯命以待难，痛没世而永言。抚四子以深念，循肤体而颓叹。迨营魄之未离，假馀息乎音翰。执姬女以瘁，指季豹而亏焉。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泛澜。

违率土以靖寐，戢弥夭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壮大业之允昌。思居终而恤始，命临没而肇扬。援贞咎以基悔，虽在我而不臧。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纤家人于履组，尘清虑于馀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陈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宣备物于虚器，发哀音于旧倡。矫戚容以赴节，掩零泪而荐觞。物无微而不存，体无惠而不亡。庶圣灵之响像，想幽神之复光。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徽清弦而独奏，进脯而谁尝。悼ㄩ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台而群悲，宁美目其何望？既希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後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文选》，《艺文类聚》四十。）

卷一百

◎陆€（一）

€字士龙，机弟。孙皓时举贤良。吴亡，十年不仕。武帝末，与兄机入洛。辟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吴王晏以为郎中令，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转大将军右司马；又表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河桥之败，与兄机并诛。有《陆子新书》十卷，集十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暮赋（并序）

余祗役京邑，载离永久。永宁二年春，忝宠北郡；其夏又转大将军右司马于邺都。自去故乡，荏苒六年，惟姑与姊，仍见背弃。衔痛万里，哀思伤毒，而日月逝速，岁聿€暮。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变通兮，昏明迭而载路。羡飞辔之远御兮，腾六龙于天步。时赴节而渐流兮，气移数而改度。挥促节于短日兮，振修策于长夜。运攸忽其既周兮，岁冉冉而告暮。变棘心之柔风兮，滋丰草之湛露。玄晖邈以峻服兮，黄裳皓而振素。

于是颛顼御时，玄冥统官。天庙既底，日月贞观。沦重阳于潜户兮，徵积阴于司寒。日回天以灭景兮，冲渊而无澜。坚冰涸于川底兮，白雪陨于€端。普区宇之瘁景兮，频万物之衰颜。时凛戾其可悲兮，气萧索而伤心。凄风怆其鸣条兮，落叶翻而洒林。兽藏丘而绝迹兮，鸟攀木而栖音。山振枯于曾岭兮，民怀惨于重襟。

寒与暑其代谢兮，年冉冉其将老。丰颜晔而朝□兮，玄发粲其夕皓。感芳华之志学兮，悲时暮而难考。远图逝而辞怀兮，密思集而盈抱。羡厚德之溥载兮，嘉丰化之大造。恨盛来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指露而怵心兮，衍死生于靡草。

蒙时来之嘉运兮，游上京而凯入。委乘辂于紫宫兮，剖金虎而底邑。凭台光之发晖兮，荷宠灵而来集。望故畴之迥辽兮，氵斥南风而颓泣。长叹息而永怀兮，感逝物而伤悲。哀年岁之攸往兮，伊行人之思归。结隆思于朝日兮，缀永念于纪晖。表寸阴而贞吝兮，盼盈尺其若遗。

嗟我行之久永兮，何归途之芒芒。憩遵渚于□川兮，眄攸逝于江湘。处孝敬于神丘兮，结祗慕于惟桑。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亲而人亡。问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沦丧。寻馀踪于空宇兮，想绝景于遗堂。悲山林之杳蔼兮，痛华构之丘荒。

靖深情以遐慕兮，思缠绵而怀楚。涕垂颐以交颓兮，哀凌心而洞骇。神寻路而窘逝兮，蹙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悬兮，音既绝而复举。悲人生之有终兮，何天造而罔极！仰悲谷之方中兮，顾悬车而日昃。百年迅于分嘘兮，千岁疾于一息。咏大椿之万祀兮，同蟪蛄于未识。岁难停而易逝兮，情艰多而泰寡。年有来而弃予兮，时无算而非我。（《文选》谢叔源《游西池诗》注。）祗生心于日顺兮，虽呼翕其难假。摄贰生于逆旅兮，欲掩留其焉可？

彼鉴寐之有时兮，亦始卒之固然。舒远怀于千载兮，怅同感乎中山。鉴通人之炯戒兮，惧晏平之达言。启贞心以自责兮，览遗籍而问道。亮爽鸠之毁徂兮，故营丘之有绍。在吾侪之陋心兮，岂取乐于东表？苟长生而自得兮，将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而有犬。考大德于天地兮，知斯言之益矫。（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三，《文选》谢叔源《游西池诗》注，《初学记》三，《御览》二十七。）

◇愁霖赋

永宁三年夏六月，邺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穑沈湮，生民愁瘁。时文雅之士，焕然并作，同僚见命，乃作赋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极阳于重阴。兴介丘之肤寸兮，坠崩€而洪沈。谷风扇而攸远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漭以怀惨兮，民蹙而愁霖。

于是天地发挥，阴阳交激。万物混而同波兮，玄黄浩其无质。雷凭虚以振庭兮，电凌牖而耀室。ニ鼎沸以骏奔兮，潦风驱而竞疾。岂南山之暴齐兮，将溟海之暂溢。

隐隐填填，若降自天。高岸涣其无崖兮，平原荡而为渊。遵渚回于凌河兮，黍稷仆于中田。匮多稼于亿廪兮，虚夙敬于祈年。

外薄郊甸，内荒都城。阴无景，ニ无辍声。纤波靡于前途兮，微津隔于峻庭。纷€扰而雾塞兮，漫天颓而地盈。

于是愁音比屋，叹发屡省。阳堂乏晖，朗室无景。望会€之万仞兮，想白日之寸胫。感虚无而思深兮，对寂漠而言靖。毒甚雨之未兮，悲夏日之方永。瞻大辰而颓息兮，仰天衢而引领。愁情沈疾，明发哀吟。永言有怀，感物伤心。结南枝之旧思兮，咏庄舄之遗音。羡弁彼之归飞兮，寄予思乎江阴。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而沾襟。

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无期？方千岁于天壤兮，吾固已陋夫灵龟。矧百年之促节兮，又莫登乎期颐。哀戚容之易感兮，悲欢颜之难怡。考伤怀于众苦兮，愁岂霖之足悲！€昙昙而叠结兮，雨淫淫而未散。朱阳于崇朝兮，悲此日之屡晏。劾丰隆于岳阳兮，执赤松于神馆。命€师以藏用兮，绁乘龙于河汉。照蒙汜之清晖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二。）

◇喜霁赋（并序）

余既作《愁霖赋》，雨亦霁。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霁赋》，聊厕作者之末，而作是赋焉。（案：《初学记》二作永宁二年，邺都大霖，作《愁霖赋》，赋成天雨已霁，故又作《喜霁赋》。）

毒霖雨之淹时兮，情怀愤而无怿。肃有祷于人谋兮，反极阴于天作。靖屏翳之洪隧兮，戢大山之触石。凌风绝而谧宁兮，归€反而挥霍。改望舒之离毕兮，曜六龙于紫阁。扬天步之剡剡兮，播灵辉之赫奕。

于是朱明自皓，（《艺文类聚》作「启候」，《初学记》作「日皎」。）凯风来南。复火正之旧司兮，黜后土于重阴。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于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岑。萎禾竦而振颖兮，偃木竖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坠兮，幸神祇之有歆。

尔乃俯顺习坎，仰炽重离。兼明畅而天地爽兮，群生悦而万物齐。鱼凌渊以增跃兮，鸟望林而朝齐。戢流波于枉（《初学记》作「桂」。）水兮，起芳尘于沈泥。朱光播于瓮牖兮，素景衍乎中闺。天监作照，幽明毕觌。普厥有欢，覃及四国。翕万情而咸喜兮，虽无获而自得。

灾禾及害，和斯有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粱。望有年于自古兮，希诗人之万箱。原思悦于蓬户兮，孤竹欣于首阳。

阴阳交泰，万物方遒。炎神送暑，素灵迎秋。四时逝而代谢兮，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颓兮，时靡靡而难留。嗟沈哀之愁思兮，瞻日月而增忧。感年华之行暮兮，思乘烟而远游。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临仪天之大川兮，凌怀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极兮，仰蓬莱之峨峨。望王母于弱水兮，咏白€之清歌。虽嘉命之未锡兮，将经举于流沙。振仙车之鸣鸾兮，吐玉衡之八和。托芝盖之後乘兮，飧琼林之朝华。修无穷以容与兮，岂万载之足多。（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登台赋

永宁中，参大府之佐于邺都，以时事巡行邺宫三台。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乃作赋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圣宰之威灵。肃言而述业兮，乃启行乎北京。巡华室以周流兮，登崇台而上征。攀凌坻而遂齐兮，迄云阁而少宁。

尔乃伫眄瑶轩，满目绮寮。中原方华，绿叶振翘。嘉生民之兮，望天晷之苕苕。历玉阶而容与兮，步兰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尘兮，骇洞房之回飚。颓响逝而忤物兮，倾冠举而凌霄。曲房营而窈眇兮，长廊邈而萧条。

于是迴路季夷，邃宇玄芒。深堂百室，会台千房。辟南窗而蒙暑兮，启朔牖而覆霜。游阳堂而冬温兮，步阴房而夏凉。万禽委也于潜室兮，惊凤矫翼而来翔。纷谲谲于有象兮，邈攸忽而无方，于是南征司火，朱明郁遂，县车式徐，曜灵西坠，暑乘阴而增炎兮，景望渊而暧昧，玩琼宇而情兮，览八方而思锐，陋雨馆之常规兮，鄙鸣鹄之蔽第，仰凌眄于天庭兮，俯旁观乎万类，北溟浩以扬波兮，青林焕其兴蔚，扶桑细于毫末兮，昆仑卑乎覆篑，于是忽焉俯仰，天地既闷。宇宙同区，万物为一。原千变之常钧兮，齐亿载于今日。彼区中之侧陋兮，非吾党之一室。本达观于无形兮，今何求而有质。

于是聊乐近游，薄言佯。朝登登金虎，夕步文昌。绮疏列于东序，朱户立乎西厢。经蕤晔以披藻兮，椒涂馥而遗芳。感旧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凭虚槛而远想兮，审历命于斯堂。

于是精疲游倦，白日藏辉。鄙春登之有情兮，恶荆台之忘归。聊弭节而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兮，怅将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废兴而永怀。隆期启而云升，逝运靡其如颓。

长发惟祥，天鉴在晋，肃有命而龙飞兮，跚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钦若兮，鉴灵符而告禅。清文昌之离宫兮，虚紫微而为献。委普天之光宅兮，质率土之黎彦。钦哉皇之承天，集北顾于乃眷。诞洪祚之远期兮，则斯年于有万。（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六十二。）

◇逸民赋（并序）

富贵者，是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轻天下，细万物，而欲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岂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贵于纷华者哉？故天地不易其乐，万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极，固无疆之休也。乃为赋曰：

世有逸民兮，栖迟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险隘兮，又安足以盘游？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载营抱魄，怀元执一。傲物思宁，妙世自逸。静芬响于永言兮，灭绝景于无质。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

曾丘翳荟，穹谷重深。丛木振颖，葛ぱ垂阴。潜鱼泳，嘤鸟来吟。仍疏圃于芝薄兮，即兰堂于芳林。靡飞飚以赴节兮，挥天籁而兴音。假乐土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挹回源于别沼兮，食秋华于高岑。玉泉以濯发兮，临谷（《御览》作「浚金谷」）而投簪。寂然尸居，俨焉山立。遵渚龙见，在林凤戢。遁绵野以宅心，望空岩而凯入。明发悟歌，有怀在昔。宾濮水之清渊兮，仪溪之一壑。毒万物之喧哗兮，聊渔钓于此泽。

尔乃薄言容与，式宴盘桓。朝挹芳露，夕玩幽兰。眇区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颜。望灵岳之清景兮，想佳人于云端。悲沧浪之浊波兮，泳芳池之清澜。鄙终南之辱节兮，韪伯阳之考盘。眄清霄以寄傲兮，搠凌风而颓叹。

玄微载晏。何思何欲？漂若行云之浮，泊若穷林之木。咨月得之必丧兮，盖居庞之名辱。彼贪夫之死权兮，固遗生以要禄。竦战兢而履冰兮，祗肃怀以临谷。亮据鼎之无栗兮，在颠沛其必渥。是故夫形瑰者徵咎，体壮者为牺。虽明文而龙藻兮，终俯首而受羁。立修名于祸始兮，登全生于戾阶。资朝华之促节兮，抱千载之长怀。挤考终于远期兮，顾灵根而自摧。殉有丧之假乐，方无身其孰哀？美达人之玄览兮，遥藏器于无为。

物有自遗，道无不可。万殊有同，齐物无寡。并家于国，等朝于野。荣在此而贵身兮，神居形而忘我。钦妙古之达言兮，信怀庄而悦贾。憎既明于天爵兮，□何忄于人祸。陋国风之皇恤，同明哲于大雅。

乱曰：乘白驹兮皎皎，游穹谷兮蔼蔼。寻峻路兮峥嵘，临芳水兮悠裔。盘丘园兮暇豫，翳翠叶兮重盖。瞻洪崖兮清辉，纷容与兮云际。欲凌霄兮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恨穹天兮未泰。咏欢友兮清唱，和尔音兮此世。（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十六作陆机，误；又五百十。）

◇南征赋（并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凌逼乘舆，天子蒙尘于外。自秋徂冬，大将军敷命辟后，同恤社稷，乃身统三军，以谋国难。自义声所及，四海之内，朔漠之表，蒸徒赢粮而请奋，胡马拟塞思征。四方之会，众以百万，军旅之盛，威灵之著，自古已来，未之有也。粤十月，军次于朝歌，讲武治戎，以观兵于殷墟。于是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

有皇晋之霸后，资哲之圣。崇文德于缉熙，济武功而保定，应天鉴之昭华，荷帝之休命。步玉衡以观八方，在旋玑而齐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印戾天飞，俯洞渊沈。振南箕以鼓物，冒庆云而崇荫。恢天维以笼世，廓宇宙而宅心。济博施之厚德，鉴希声之大音。渊泽回而并注，豪彦萃而为林。九服惟清，诸夏谧静。肃慎回首，沙漠引领。天和时降，地灵夙挺。结芳林之奇干，发珍禾之神颖。励修德于亿兆，端澄形于万景。

在中叶之不竞，遭皇家之毒乱。悲国步之未夷，仰夙兴而昧旦。括无方而大诰，集率土而贞观。致天属于王畿，肃有征而省难。

尔乃建黄钺之灵威，树戎辂之高盖。伐隐天之雷鼓，振凌霄之电旆。介天挥戈而夙兴，轻武总千而启万。振灵韶之嘈嘈，飞之蔼蔼。虹旃搠风以委也，霓旄蒙光而容裔。公徒十万，其会云兴。悠悠华戎，时罔不承。

尔乃命屏翳以夕降，式飞廉以朝升。涂蒙雨而复清，景带天而光澄。陪武臣于雕轩，列名僚于後乘。猛将起而虎啸，商飙肃其来应。士凭威而响骇，马天而景凌。临川屯于广陆，武骑被乎中陵。类比京，师徒经始。桓桓先征，在河之。顺彼长道，悬旌千里。羡王师之遵时，茂七德而发止。

尔乃税驾殷墟，我徒既闲。顺时讲武，薄狩于原。纷同方而类聚，焕副翼而明分。祗明刑以誓众，习军政于旧闻。俨山立以崇荟，粲烟骇而兴纷。若溟海之引回流，岱灵之吐行云。

于时玄冬首时，阴风戒煞。山泽含哀，天地肃。闲夜冽以澄清，中原旷而暧昧。戎士肃而启行，三军纷而杂皿。长角哀吟以命旅，金鼓隐訇而砰磕。景凌冥而四播，音乘云而上逝。火烈具举，伐鼓渊渊。朱光俯而丹野，炎晖仰而绛天。曜灵翕赫以增炽，愤气弗悦而凌烟。狂飚起而妄骇，行云蔼而芊眠。旌旆翻其猗靡，惊因而嬗娟。

尔乃洪音雷动，清问克广。凌云发挥，万里振响。声冯虚而天回，烈骇□而地荡。映皓月而望舒暗，照重昏而大夜朗。服县炎扬而晃，飞烽戢煜而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漭。乃有熊罴之旅阚之将。雄声泉涌，逸气风亮。起三军以奔厉，贾馀勇而成壮。兆洪音于寂漠，先无形而高唱。纷若屯云，涣若积波。遁阴匿景，静言勿哗。绝倡寂其既收，万夫翕而咸和。严鼓隐而重戒，景燧晔而星罗。烈蒙阴而印假，曜凭阳而登遐。若扶桑之振华叶，皓天之散朝霞。超烛龙之绝景，岂比象于百华。（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三百三十八。案：《吴志·陆抗传》注引《机云别传》，成都王颖与长沙王构隙，遂会兵攻洛，以机行後将军，督王粹牵秀等诸军二十万。士龙著《南征赋》，以美其事，即此赋也。）

◇寒蝉赋（并序）

昔人称鸡有五德，而作者赋焉。至于寒蝉，才齐其美，独未之思，而莫斯述。

夫头上有，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且攀木寒鸣，贫士所叹，余昔侨处，切有感焉，兴赋云尔。

伊寒蝉之感运，迓嘉时以游征。含二仪之和气，禀乾元之清灵。体贞粹之淑质，吐争营之哀声。希庆云以优游，遁太阴以自宁。

于是灵丘幽峻，长林参差。爰蝉集止，轻羽涉池。清澈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风以轩景，附高松之二华。黍稷惟馨而匪享，竦身希阳乎灵和。唳乎其音，翩乎其翔。容丽蜩螗，声美宫商。飘如飞焱之遗惊风，眇如轻云之丽太阳。华灵凤之羽仪，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于万里，岂苍蝇之寻常？

尔乃振修以表首，舒轻翅以迅翰。挹朝华之坠露，含烟ㄉ以夕飧。望北林以鸾飞，集つ木而龙蟠。彰渊信于严时，禀清诚乎自然。翩眇微妙，绵蛮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岂黄鸟之敢希？唯鸿毛其犹轻。凭绿叶之馀光，哀秋华之方零。思凤居以翘竦，仰伫立而哀鸣。

若夫岁聿云暮，上天其凉。感运悲声，贫士含伤。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无裳。原思叹于蓬室，孤竹吟于首阳。不衔草以秽身，不勤身以营巢。志高于鸣鸠，节妙乎鸱。附枯枝以永处，倚峻林之迥条。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风之飘飒。既乃雕以金采，图我嘉容。珍景曜烂，晔华丰。奇侔黼黻，艳比衮龙。清和明洁，群动希踪。

尔乃缀以玄冕，增成首饰。缨蕤翩纷，九流容翼。映华虫于朱衮，表馨香乎明德。于是公侯常伯，乃身披紫黻，手执龙渊。俯鸣佩玉，仰抚貂蝉。于黄庐之多士，光帝皇之待人。腾仪像于云闼，望景曜乎通天。迈休声之五德，岂鸣鸡之独珍？聊振思于翰藻，阐令问以长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贫居之士，喟尔相与而俱叹曰：寒蝉哀鸣，其声也悲。四时云暮，临河徘徊。感北门之忧殷，叹卒岁之无衣。望泰清之巍峨，思希光而无阶。简嘉踪于皇心，冠神景乎紫微。咏清风以慷慨，发哀歌以慰怀。（本集，又《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四十四。）

卷一百一

◎陆€（二）

◇九愍（并序）

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裔皇圣之丰礻右，膺万乘之多福。真龙晖以载，启元辰而诞育。考度中以锡命，端嘉令而自肃。兰情馥以芬香，琼怀皎其如玉。希千载以遥想，昶远思而自怡。范方地而式矩，仪穹天而承规。结丹疑于璇玑，协朱诚于四时。咨中心之信修，佩日月以为旗。悲年岁之晚暮，殉修名而竞心。仰勋华之耿晖，咏三辟之遐音。握遗芳而自玩，挹浩露于兰林。阴云纷以兴霭，飚风起而回波。党朋淫以恶美，疾倾宫之扬娥。树椒兰于瑶圃，掩夜光于琼华。遘贞心以谁忒，毁玉质而蒙瑕。甘莠言而弃予，忽遐放其若遗。瞻前冖而我先，顾後乘而驾迟。遵荒涂而伏轼，抚鸣鸾而称悲。感瞻乌之有集，嗟离瘼之焉归？静沈思以自瘁，愿凌云而天飞。

◇修身

（案：《九愍》拟《九章》。其当篇小题，皆在篇末，宋刊本集误认题在篇首，而末篇遂失题。）

逢天怒而离纷，遘时咎于惟尘。端周诚以恪居，祗後命而自寅。悲谗口之罔极，高离情于参辰。岂三锡之又，乃裔予于遐宾。运羽棹以涉江，浮鄂渚而驾言。背夏首以窘逝兮，搠行川而永叹。结风回而薄水兮，源波荣而重澜。情怀眷以叠结，舟淹流而中盘。昶愁心以自迈，肃榜人而曾驱。诏河冯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济南诏以伫望，野萧条而振畴。兽悲号以命旅，鸟枉顾而鸣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怀之莫求。

发辰阳而往彼，缘湘沅而来假。亦芳树于悬车，魅梁苗于樊马。山嵩高以藏景，云厶霭而荒野。鸟拊翼于甍巅，水回波于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阴而无旅。随长川以问津，响修声而和予。听归音以自闻，践无迹以穷处。虽遘愍之既多，亦颠沛其何侮！仰众芳之遗情，希绝风之延伫。

乱曰：有鸟翻飞，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将兮。念兹涉江，怀故乡兮。生日何短，戚日长兮。顾我愁景，惟永伤兮。

◇涉江

□□□□□□积沈毒于苦心。魂凭虚以飘荡，形息景于重阴。虎鸣飚以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谷，螭回云而结林。操土音以怀郢，涕频代而盈襟。辞终古之旧墟，托兹邦而遥集。望龙门而屡顾，攀惟桑而祗泣。悲惠□之难状，振枯形而独立。抚凋容之日颓，炯思而弗及。

闻先黎之达教，固积善于遗庆。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贞以祗服，搠大顺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谷风之攸叹，弥九龄而水彻。愿白献于承间，悲党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诉，卷永怀而淹恤。嗟哲士之足叹，伤邦家之殄瘁。痛灵修之匪怀，颓九成于一匮。忘大宝之勿假，轻挈瓶之守器。仰翦翮于凌霄，俯归飞于。毁方城于秦川，投江汉于泥渭。悲彼黍之在郢，悼宗楚之莫饣气，抚伤心以告哀，将斯情之孰慰。

◇悲郢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怅而远慕，世玄黄而既渝，心居贞抱素。冀斯气之一清，要佳人于天路。考年载以迟之，悲岁聿之已暮。揽丰草于朝日，思先于湛露。规法圆而天象，矩则方于地形。祗信顺以自范，邀式谷于神听。悲登魂之无抗，讯贞梦而《辶Φ》灵。悔相道而怀顾，悲实蕃之已盈。

顿椒丘而息驾，振初服而翱翔。结琼蕤之芳襟，袭凌华之藻裳。怀瑶林之珍秀，握兰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启期，访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听命，钦灵谇而肃迈。振华冕之玉藻，树象轩之高盖。率假翼以鸣和，霓挥景而萦旆。芳尘穆以烟カ，彤云起而深蔼。游八极以大观，解飞辔以长想。将结宀而世狭，愿授楫而川广。虽我服之方壮，思振策其安往？舒远怀以弭节，褰世罗于天网。

乱曰：猗猗芳草，殖山阿兮。朝曰来照，发丰华兮。秋风萧瑟，凝霜加兮。倾叶怀春，犹俟河兮。

◇纡思

（案：本集《先行》吟後《纡思》，审观《纡思》拟《抽思》，《行吟》拟《怀沙》，宋人重编误倒耳，今依《九章》移正。）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处之淹流。岂大川之难济，悲利涉之莫由。申修诚以节，反内鉴而自求。考余心其焉可，往稽度于神谋。访斯言以卜居，想贞龟以告猷。将矫翼而涂险，思振清而世浊。羌释而评子，谅不疑其何卜。朝弹冠以发，夕振裳而濯足。有怀沙以赴渊，无抱素而蒙辱。

愁缠绵以宅心，长叹息而饮泪。步江潭以彷徉，频行吟而含瘁。遇渔父之戾止，兴谠言而来憩。虽怀芳而握瑜，惧惟尘之我秽。顾虚景而端形，矧同波于其醉。迨伊人之逍遥，聊仰叶于林侧。怀达心以远寤，怡哀颜而表色。仰班荆之遗情，想嘉讯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弃予而凌波。挥龙榜以鼓汰，遗芬响而清歌。俟沧浪之濯缨，悲余寿之几何？愧编心之叹渝，恨尔谒之莫和。捐江鱼之言志，营玄寝于汩罗。苛怀忠而死节，岂有生之足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吟

遍周流而无过，悲穷思之永久。听幽荒而罔诏，眷寥廓而无友。沈流液于绳枢，逝回飚于瓮牖。呼寂寞而靡应，揽虚无其何有？神悠悠而永念，忧绸缪而盈室。哀恻心而响起，时弃予而景逸。招逝运其难征，仪遗范而无律。虽芳林之将焚，岂兰响之可谧？馥风于旷野，思同芬而靡质。命险太其靡常，道离隆而匪易。纡幽情而思古，援在昔而立辟。俟重华以同游，悲瑶圃之难适。舟登陆其焉济，轮涉渊而无迹。悲荒涂之既舛，临遵渚而投策。

欲随波以周流，恨匪石之难颓，将从风而卷舒，悲宜矢之辞怀。贞节志而玉折，厉劲心而兰摧。喟我怀以寤叹，阐前鉴而自融。忠与邪其莫可，岂余命之所穷。俯投迹而世污，仰志而道隆。耻蒙垢于同尘，思振辉于别风。明爽心以毕志，考吾道以自终。

◇考志

天机偏其挺盖，玉衡运而回襄。景弥修而日短，时愈促而夜长。和音变而改律，乘风革而为商。感秋林之夙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攸忽而风过，逝挥霍而云散。方轻焱而炯迟，比收电而景宴。将愉乐以夙兴，迢良日于昧旦。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难。

将藹藹而夫，世浑浑其难澄。风颓山以离谷，波平渊而为陵。道旷世而朴散，化固滞而物凝。恨德以莫举，悲民鲜之孰胜。景照明以妙见，音振响而摅闻。金淬坚以示断，芑靡质而效芬。罄贞规以殉节，反蒙谪于明群。咨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乱曰：乳云厶霭，天明息兮。罗重设，凤矫翼兮。梧桐逝矣。树榛棘兮。思我芳林，喟叹息兮。

◇感逝

哀时命之险薄，怀斯类以结忧。手拊膺而永叹，形顾景而长愁。生遗年而有尽，居静言其何须？将轻举以远览，眇天路而高游。

结垂云之翠虬，驾琬琰之玉舆。挥采旄以烟指，靡华旌而电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将游乎九阂。命屏翳以夕降，式飞廉以朝兴。涂蒙雨而後清，景贞晖而先登。陪湘妃于雕辂，列汉女以後乘。琼娥起而清啸，神风穆其来应。凭云而响骇，骖嘘天而景凌。望紫微以振策，册太阶而遂升。飞芝盖之翼翼。回云车之辚辚。朝总辔于扶桑，夕饮马于天津。伐河鼓以解微，迄昆仑而凯振。⺍凌虚而遗迹，尘蒙飚而绝轮。

岂远游之无乐，怀故都而伤情。靡龙首以还顾，转瑶衡而回萦溯凯风以流盼，悲旧邦之秽倾。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凌百川而绝蹈，仰濯发于峥嵘。岂氵允淬之足弭？将蝉蜕于长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

痛世路之隘狭，咏遂古而长悲。镜端形于三接，照直影于太微。祗中怀以眷慕，岂鉴寐而忘归？悼天朝之遂晦，构贝锦于繁文。侈南箕以鼓物，蔼青阳而播芬。迹同尘而攘绝，景和光而天分。俯陨息于萦波，仰颓叹而崩云。折若华以翳日，时靡靡而难停。冫食秋菊以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飞，怨会飚之我经。

思戢鳞以遁沼，悲沈网之在渊。有河清而志得，挫千载之长年。挤哀响于颓风，寓悲音于绝弦。

嗟有生之必死，固逸我以自休。彼达人之遗物，甘褰裳而赴流。矧余情之沈毒，资有生以速忧。悼居世其何蹙，固形存其为尤。

想百年之促期，悲乐少而难多。修与短其足吝，曷久沈于汨罗。投澜漪而负石，涉清湘以怀沙。临恒流而自坠，蒙壑之隆波。接申胥于南江，□□□□□□。鼓冕云以携手，仰接景而登遐。

□□（案：此篇拟《悲回风》，宋刊本集误认题在篇首，因删去末一行，今无从校补。）

◇国起西园第表启宜遵节俭之制

郎中令臣云言：伏见西园大营第室，虽未审节度丰俭之制，然用功甚严，窃惧事不得济。愚臣管见，辄敢瞽言。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渊嘿，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国家纂承，务在遵奉，而世俗凌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滋广。每观诏书，众庶叹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极伟，时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恳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海内听望，咸用怃然。臣虑以先帝遗教日以凌替，圣上忧勤，犹未之振。今与国家协崇大化，追阐前踪者，实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训正四方；示民知禁，窃谓第室之设，可使俭而不陋。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然後上厌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间制国之用，事从切省。而方于此时，大造第宅，又非圣意从简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驽暗，特蒙拔擢，将以臣能有狂夫之言，可以裨补圣德。臣自奉职已来亦思竭忠效节，以报所受之施。是以不虑犯迕，敢陈所怀。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本集，又《晋书·陆云传》，有删节。）

臣云言：间一日敢献瞽言，以干闻听。天恩未加咎责，猥发明令。臣伏诵圣旨，奉用叹息。臣闻有国者不患宫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贤人之在富贵，莫不卑身节欲，损己挹情，用能保其国家，令闻百世。历观古今，以约失之者实寡，以奢失之者盖多。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直行俭、在富能贫？清俭节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怀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四海，贵为天子，居无离宫之馆，身御家人之服。先帝岂欲以此道止于治身而已者哉？固将必欲遗训百世，贻燕子孙，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当安厝。臣兄比下墨机时为郎中令从行，太妃令追称先帝养生送终，事从节俭。令宜奉用遗制，不事丰厚。令旨恳切，言归于约。清河昔起墓宅，发手诏又还毁，朝野之论，于今未已。窃以西园第宅，用功方严，虽知圣德节俭有素，犹复思关愚言，以补万一；亦臣缱绻微忠、昊天罔极之诚也。至被明令，圣旨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称庆，不胜下情，谨疏以闻。（《艺文类聚》六十四）

◇西园弟既成有司启观疏谏不可

郎中令臣云言：臣前启西园第宅宜遵先帝节俭之制，不宜使至丰丽，被命优隆，言归谦素。臣奉以欣喜。而闻屋宇之制，既自崇侈，窃闻当复起观六间。既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窃用不安。臣闻《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创基，既垂成命，哲王继体，世祖恭俭，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宁。而自昔造第过度，民叹其劳瘁，士讥其过尤，谤言未弭；而又加以崇侈，此诚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俭德之亡，国为其首，此又臣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尽狂夫之谏者也。案晋魏以来，诸侯奢靡，第室滋广，未有如国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犹云「无为福始」，况今犹崇丰侈，作为祸先：此又臣所以寤寐忧叹，忘寝与食者也。殿下诞膺运期，首建大国，固将宪章令典，贻范万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设为丰奢，以示将来，子孙象之，又何以能国？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若此其泰，进伤奉国之典，退亏隆家之业；用之当身，损盛德之誉，垂之後嗣，非兴邦之制：一举而失四得，此古人之所以长太息者也。且第宅之过，朝野所讥而监司结舌，莫敢明言者，实以殿下国之昵亲，朝所钦重，故隐司过之锋，结执宪之绳耳。後世直臣，必将信威明法，考制度礼。愚以此观有必毁之理，苟此物不可终，然诚不如不为，使其无毁也。今空设过制之物，而终为直士之资，臣又未见其可也。唯殿下思愚臣之言，时命有司必省此。举手欢《辶Φ》，伏用流汗。

◇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宜飨宴通客及引师友文学，观书问道。

郎中令臣云言：闻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来诸物，是以广纳俊士，博观载籍，朝夕师傅，夙夜勤礼，宾友嘉客，讲义于前；往古来今，日闻于耳：故知积德广，而流芳罔极。伏惟殿下天资聪睿，应期挺秀，圣敬敷闻，辉光日新，即位已来，仍遭不造，大礼虽阕，哀故滋有；宾客无接勤之宴，师友阙讲诵之礼：愚臣所以寤寐永叹，而私怀慷慨者也。愚以宜发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见之缘；又可时与师友文学，披观文籍，坐而论道，非学无以闻义，非士无以行礼；礼义既举，群望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发者也。臣区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怀，敢以闻。

臣云言：臣前启可与师友文学观书论道，今又天时清适，正是讲诵之日。臣闻崇山之高，不厌其峻；沧海之量，无限于广。是以周公一日万事，犹复旁观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于韦编三绝。由是言之，虽圣之弘，亦不能不求之于学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邵，天资秀朗，方当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复垂精古今之奥，仰览千载之籍，则神道睿知，无物不照。且师友文学，朝选于众，以德来教，虽丰禄崇礼，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简圣听，在位累载，官废其职，每听其言，亦怀慷慨。臣以可于良日，就讲经学，先阐大道，永播芳风。愚臣区区，敢献瞽言：

◇舆驾比出启宜当入朝

朗中令臣云言：殿下自郎第日来，既仍多哀故，圣体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见二宫，已经年载。前既比造赵钦，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问讯，辄以疾闻，臣窃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舆驾宜入朝。臣闻事君之道，苟在尽规，知无不为。是以愚臣，敢献瞽盲。

◇言事者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宜信君子而远小人。

郎中令臣云言：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事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率日决咸、南等。治书以下，无所复司；而察钱帛重宝，奸吏多情，出入之用，诚宜使虚实当法，以防检巧伪。然臣愚以圣德龙兴，光有大国，选众官材，庶工肆业。臣以虚薄，忝窃朝右，虽质弱任重，无益补察，至于奉己思勤，昊天罔极。中尉该大农诞，皆清德淑慎，恪居所司；次至众官，悉州闾一介，蹀暗之咎，虽可日闻，至于处义用情，庶无大戾。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关，犹谓未详，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开国勿用之义，又伤殿下推诚纳下旷荡之量，虽使咸能尽节益国，使功利百倍，至于光辅国美，犹未若开怀信士之无失；况咸所益不过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乱之所兴，在于小人得亲，治之所废，在于君子自替：废兴治乱，由此而已。臣备位大臣，职在献可，苟有管见，敢不尽规？以愚宜发明令，必罢此等；覆察众事，一付治书。则无外之度照光远，大信临下，人思尽节矣。谨随启以闻。（本集，《晋书·陆云传》。）

◇国人兵多不法启宜峻其防以整之

郎中令臣云言：国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声闻京邑。亲信兵乃骂詈洛阳市丞，远近嚣然，声论日广。而主者前复所报，每蒙宽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舆驾当东时，臣具以奏闻，上立节度，亦备严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亲信卒泰，矫称突关，强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穷，路人叹惋。臣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祗命，幸使罪人时获，佥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肃方来。军都督李婴，行实奸秽。然身备王人，虽不致法，犹加捶楚。主者奏泰依婴决罚，事寝不出，是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罚至大辟，至于今日，不蒙薄罚。臣窃以自今群丑虎视，竞为暴虐矣。小人得志，则下凌上替。前卿显言事大农，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议在不辱，而显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时列启，并呈显言事，事寝不省，是以自来拱嘿，未敢多言。而窃见国法日侈，而恩宥无已；诚惧威禁遂颓，丑声滋闻。愚谓自今宜齐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执，犹宜时听，不然以往，则监司之吏锋钜靡加，而准绳替矣。臣忝窃非据，与闻国政；服事以来，荏苒三年，朝宪多违，威御无列；好问不登，而流声播越：皆由执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贤路，退惟受遇，徽报未效。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谏。唯殿下哀明愚臣，缱绻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见罪责。临纸慷慨，言不自尽。

◇移书太常荐同郡张赡

盖闻在昔圣王，承天御世，殷荐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谟以教思，兴礼学以陶远。是以帝尧昭焕而道协人天，西伯质文而周隆二代。大晋建皇，崇配天地，区夏既混，礼乐将庸。君侯应历运之会，赞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载典。伏见卫将军舍人同郡张赡，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圣门，栖心重仞，启涂及阶，遂升枢奥。抽灵匮于秘宫，披金滕于玄夏，思乐百氏，博采其珍，辞迈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论道属书，篇章光觌。含奇宰府，婆娑公门。栖静隐宝，沦虚藏器，裳裘锦，缁衣被玉。曾泉改路，悬车将迈，考盘下位，岁聿屡迁。绅之士，具怀忾恨。方今太清辟宇，四门启，玄纲括地，天网广罗；庆云兴以招龙，和风起而仪凤，诚岩穴耀颖之秋，河津托乘之日也。而赡沈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初学记》二十作「若得言论端委大学，错综艺文。」）垂缨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广乐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变，必飨上帝之祀矣。（《晋书·陆云传》）

卷一百二

◎陆€（三）

◇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

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有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馀，中无鬲，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梳枇、剔齿、纤纟延皆在；拭目黄絮二在，有垢黑，目泪所沾污；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又作欹枕，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扇亦在；书箱五枚，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枝，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七日，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今送邺宫大尺闻数。前已白其纟惠怅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台上诸奇变无方，常欲问曹公：「使贼得上台，而公但以变谲因旋避之，若焚台当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阁道，去殿丈，内中在东，殿东便属陈留王，内不可得见也。（本集，又略见《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三十一，六百八十七，七百七，七百十，又七百十一，七百十四，七百十七，八百十九。）

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遗事，天下多意长才乃当。尔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坏，便以斧斫之耳。尔定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本集，又略见《御览》六百一。）

云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传》，复作《逸民赋》，今复送之，如欲报称。久不作文，多不悦泽，兄为小润色之，可成佳物，原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以为一分生于愁思，遂复文。诲欲得云论。间在郡纷纷有所钩定，言语流行断绝，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虑，今自好丑不可视。想冬下体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间居恐复不能不愿，当日消息。谨启。

云再拜：《祠堂颂》已得，省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谓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读兄文，一再过便上口语，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然此文甚自难，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绮，用此已自为洋洋耳。答少时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今重复精之。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谨启。

云再拜：《二祖颂》甚为高伟。云作虽时有一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无缘当致兄此谦辞，又云亦复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复谓之「微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可省。武烈未得有吴说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大祖不得为桓王之孙。云前作此颂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诗》故自能。《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言耳。二颂不减复过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岁暮赋》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数十字，今送，不知于诸赋者不罢少不？想少佳，成当送到洛。陈琳《大荒》甚极。自云作必过之，想终能自果耳。谨启。

云再拜：兵凶事，生来初不见习，顷观之，正自使人意恶。羊肠转时极佳，问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转？虽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说之不能工，愿兄试一说之。张义元答员渊之回流昆仑吐河不体，正自似急水中山石间，是人谓回缚者，但言之辞不工耳，不知此中语于诸赋中何如。顷曰极匆匆，病一十当出略通，日在马上，此不可谐，又恐信不及兄。今以因休祖致，又力作无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极无赖，甚不备具；如是更白问于中。

云再拜：诲欲定《吴书》云昔尝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与十分好书同是出千载事。兄作必自与昔人相去，辩亡则已是过秦对事，求当可得耳。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兄体中佳者，可并思诸应作传，及作引甚单，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云方欲更作引《述思赋》，觉自竭厉。然云意皆已尽，不知本复何言。方当积思，思有利纯，如兄所赋，恐不可须。愿兄且以示伯声兄弟。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故钞以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大文难作，庶可以为《关雎》之见微，谨启。

云再拜：尔乃使熊罴之士、阚之将，雄声泉踊，逸气风亮：超三军以奔厉，贾馀勇以成壮；兆洪音于寂寞，先无声而高唱元兵时纷若屯云，焕若积波；授教斯谧，静言哗；严鼓隐其重戒，万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应金奏而靡戈，进总干以乘言，退挥旅而星罗。礼既毕，归旅将振，寻荣员转，因濑盖旋。若疾流之绕骏沈，惊飚之靡狃尘。羊肠转时：命屏翳以夕降，式飞廉而朝兴；涂蒙雨而後清，景带天而先澄；陪臣于雕辂，列名僚于後乘；猛将起而虎啸，商风肃其来应；士凭势而响骇，马嘘天而景凌。（案：此即云书所谓《讲武赋》也。张溥本移此一首入赋类，题曰《羊肠转赋》，大误，又案本集《南征赋》有「命屏翳以夕降」十语。）

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谨启。

云再拜：《祠堂赞》甚已尽美，不与昔同，既此不容多说，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见吊少明殊复胜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汉功臣颂》甚美，恐吊蔡君故当为最。使云作文，好恶为当，又可成耳。至于定兄文，唯兄亦怒其无遗情而不自尽耳。《丞相赞》云披结散纷，辞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铭，此但颂实事耳，亦谓可如兄意真说事而已。若当复属文于引，便当书前铭耳。谨启。

云再拜：往日论文，先辞而後情，尚而取不悦泽。尝忆兄道张公文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无疑不存。《三祖赞》不可闻，《武帝赞》如欲管管流泽，有以常相称美，如不史，愿更视之。小跛几而悦奕为尽理。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张公在者必罢，必复以此见调，不知《九愍》不多，不当小减。《九悲》、《九愁》，连日钞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两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谨启。

云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实得张公力，如《子桓书》，亦自不乃重之。兄诗多胜其思亲耳，《登楼赋》无乃烦，《感丘赋》吊夷、齐，辞不为伟。兄二吊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当以此言为高文耳。文中有「于是、尔乃」，于转句诚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无，又于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往曾以兄《七羡》「回烦手而沈哀结」上两句为孤，今更视定，自有不应用时期当尔，复以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霁》俯顺习坎、仰炽重离，此下重得如此语为佳，思不得其韵，愿兄为益之。谨启。

云再拜：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屯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思兄常欲其作诗文，独未作此曹语。若消息小往，愿兄可试作之。兄复不作者，恐此文独单行千载，间常谓此曹语不好，视《九歌》，正自可叹息。王褒作《九怀》，亦极佳，恐犹自继。真玄盛称《九辩》，意甚不爱。

云再拜：顷得张公封禅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无比。恐非其所作。欲见此公《刘氏世颂》，有信愿付。云顷又为辅吴奋威作颂，欲愈前颂。然意并不以快。遣信当送《九愍》三赋，脱然谓可举意。假彼颂便有怯处，想无又间便可耳。大类不便作四言五言。谨启。

云再拜：诲二赋佳，久不复作文，又不复视文章，都自无次第。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在此悲思，视书不能解。前作二篇，後为复欲有所作，以慰小思，虑便大顿极，不知何以乃尔。前登城门，意有怀，作《登台赋》，极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复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犹云逾前二赋。不审兄平之云何？愿小有损益，一字两字，不敢望多。音楚，愿兄便定之。兄音与献彦之属，皆愿仲宣须赋献与服繁。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兄所撰，愿且可付之。此有书者，更校，善书送，信还望之。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启。

云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传》，因作《登遐颂》，须臾便成，视之复谓可行，今并送之，尚未定利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损益？後八人了无事，合会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无缘在此中，故不可作颂。愁邑忽欲复作文，临时辄自云佳，小久报不能视，为此故息意。文欲定前，于用功夫，大小文随了，为以解愁作尔。今视所作，不谓乃极，更不自信，恐年时间复损弃之，徒自困苦尔。兄小加润色，便欲可出。极不苦作文，但无新奇，而体力甚困瘁耳。谨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谨启。

云再拜：诲颂兄乃以为佳，甚以自慰。文章当贵经绮，如谓後颂语如漂漂，故谓如小胜耳。《九愍》如兄所诲，亦殊过望，云意自谓当不如三赋。情难非体中所长，欲遍周流，云意亦谓为佳耳。然不云其逾于与《渔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尔。今送本往，不审能胜故不？意亦殊未以为了。南去转远，洛中匆匆少暇，愿兄敕所遣留为当尔，可须来不佳，思虑益处，未能补所欲去，彻与察皆不与日韵，思惟不能得，愿赐此一字。云作文如兄所论，已过所望，况乃当敢？今兄有张蔡之怀，得此乃怀怖也。谨启。

云再拜：诲岁暮如兄如所诲，云意亦如前启，情言深至，述恩自难希。每忆常侍自论文，为当复自力耳。云意呼发头，但当小不如复耳。兄乃不好者，试当更思之。所诲云文，所比《愁霖》、《喜霁》之徒，实有可尔者。《登楼》名高，恐未可越尔。杨四公《黄胡颂》，恐此不得见比。闻兄此诲，若有喜惧交集。《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亦未易，恐兄未熟视之耳。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近日视子安赋，亦对之叹息，绝工矣。兄诲又尔，故自是高手。谨启。

云再拜：蔡氏所长，唯铭颂耳。铭之善者，亦复数篇，其馀平平耳。兄诗赋自与绝域，不当稍与比校。张公昔亦云兄新声多之不同也。典当故为未及，彦藏亦云尔。又古今兄文所未得与校者，亦惟兄所道数都赋耳。其馀虽有小胜负，大都自皆为雌耳。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子安诸兄赋复不皆过，其便可，可不与供论。云谓兄作《二京》，必得无疑，久劝兄兄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语，纟弱类长之，能事可见，幽通宾戏之徒自难作，宾戏客语可为耳。答之甚未易。东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颇有答极。谨启。

云再拜：赋《九愍》如所敕，此自未定。然云意自谓故当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谓其与渔父相见以下尽篇为佳，谓兄必许此条，而渊弦意呼作脱可行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兄唯以此为快，不知云论文何以当与兄意作如此异，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说耳。又见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说，唯兄说与渔父相见，又不大委曲尽其意。云以原流放，唯见此一人，当为致其义，深自谓佳。愿兄可试更视，与渔父相见时语，亦无他异，附情而言，恐此故胜渊、弦。兄意所谓不善，愿疏敕其处绪，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恶所在，以兄文，云犹时有所能得言云前後所作，谨启。

云再拜：诲前二赋佳，视之行已复不如初。昔文自无可成，藏之甚密，而为复漏显，世欲为益者，岂有谓之不善而不为怀？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怀之耳。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馀言，《隐士赋》三千馀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间在洛有所视，已当赦而比更隆。以今意观文、见此真臾、以为不尽善。文罢云：故日向人叹兄文，人终来同，殆以此为病。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兄文章已显一世，亦不足复多自困苦，适欲白兄；可因今清静，尽定昔日文，但当钩除，差易为功力。诲已定敬长诔，意当暗与兄合。云久绝音于文章，由前日见教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复作数篇，为复欲有所为以忘忧。贫家佳物便欲尽，但有钱谷，复羞出之，而体中殊不可以思虑。腹立满，背便热，亦试可悲。间视《大荒传》，欲作《大荒赋》，既自难工，又是大赋，恐交自困绝异。往经比干墓，怅然欲吊之，无又即意；又事业（缺）

云再拜：张公藏诔自过五言诗耳。但云自不便五言诗。由己而言耳，玄泰诔自不及士祚诔，兄《丞相箴》少多，不如《女史》清约耳。恐兄无缘思于此，意犹云何？而况乃有高伦，更复无意。云故曰不作文，而常少张公文。今所作，兄辄复云过之，得作此公非，便可斐然有所谢，故自为不及。诸碑藏辈甚极，不足与校，歌亦平平。彼见人讠赞叙者，当与令伯伦吴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尽识少，交当具，顷作颂及吴事，有怆然，且公传未成，诸人所作，多不尽理，兄作之公私并叙，且又非常业。从云，兄来作之，今略已成，甚复可借。事少，功夫亦易耳，犹可得五十卷。谨启。

义高家事正当付令文耳，弟彦长昔作吴事，云《三十卷》，可令钦求。谨启。

云再拜：《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国事，遂亦失兄。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为作传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识唐子正事。愚谓常侍便可连于《尚书传》下，书定自难。云少作书，至今不能令成，日见其不易。前数卷为时有佳语，近来意亦殊已莫莫，犹当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无意复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纸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辈，为复差徒尔。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章诚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今见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疒尔》尔。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计兄凡著此之自损，胸中无缘不病。作书犹差易，赞叙亦复无几。年岁根之，犹当小复。谨启。

云再拜：一日会公大钦，欣命坐者皆赋诸诗，了不作备；此日又病极，得思惟立草，复不为。乃仓卒退还，犹复多少有所定，犹不副意。与颂虽同体，然佳不如颂，不解此意可以，王弘远去，当祖道，似当复作诗，构作此一篇，至积思，复欲不如前仓卒时，不知为可存录不？诸诗未出，别写送。弘远诗极佳，中静作亦佳，张魏郡作《急就诗》，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复祖道，弘远已作为存耳。兄《园蔡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云诗亦唯为彼一语，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顿，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诗，了不复仿佛识有此语；此语于常言为佳。谨启。

云再拜：久不复作文，了无复次第。真玄昔屡闻周侯至论，前比霖雨，此不人亦作《愁霖赋》，好丑见教，又因人见督；自愁惨，又了无复意。此家勤勤难违之，亦复毒此雨，忧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霁。今送，云作为易得耳。穷不好，故都绝意。此间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审此何成，已出之，故为存不弃耳。谨启。

云再拜：一日视伯喈《祖德颂》，亦以述作宜褒扬祖考为先，聊复作此颂，今送之，愿兄为损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辄多，欲无可如省，碑文通大悦愉有似赋。愚谓小复质之为佳。前作此颂书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闻有赋消息，愁愦无赖，既冀又然，又已成书，聊以付信耳。寻得李宠劝封禅草，信自有才，颇多烦长耳，令送。间人又有张公所作，已令写别送。临纸罔罔，不知复所言，谨启。

近得洛消息，滕永适去。二十日书，彦先访为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敬属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戴允治见访大司马，谨启。

云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然自复能作文，云唯见其《登台赋》及诗颂。作《愁霖赋》极佳，颇仿云，云所如多恐，故当在二人後。然未究见其文。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书钞》一百四。）以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妇公，其妇及儿，皆能作文。项借其释询二十七卷，当欲百馀纸写之，不知兄尽有不？李氏云：「雪与列韵，曹便复不用。」人亦复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难得正，谨启。

近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纤一个，今送以见兄。（《御览》七百十四作「今以一枚寄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铭如此，不审兄颇曾见此书种稷不？近因曾引以问秘中书，谨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再拜：今送君苗《登台赋》，为佳手笔，云复更定，复胜此不？知能逾之不？其人能推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馀卷，不肯出之，视仲宣赋集初述征《登楼》前即甚佳。其馀平平，不得言情处，此贤文正自欲不茂，不审兄呼尔不？真玄亦云兄文当作宣辈，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霁，殊自委顿，恐此都自易胜，谨启。

云再拜：诲颂兄意乃以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韵，不知差前不？不佳者，愿兄小为损益。今定下云灵旆电挥，因兄见许，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颂》比不？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馀卷，小者六七纸，大者数十纸，文章亦足为然。然其可贵者，故复是常所文耳。云顷不佳思虑，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谨启。

云再拜：嵇绍、周弼，并处事不值免，诏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禄亡，宿士可痛，含还云，滔中书散骑并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谨启。

云再拜：顷哀思，更力成《岁暮赋》，适且毕，犹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云文之绝无。又忆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谓之佳贞。」小尔恐数，自後转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发。当因著洛，谨启。

云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远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虽复自相为作多少，然无不为高，体中不快，不足复以自劳役耳。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一十，当黄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谨启。

◇答兄书

修庭树蓬。（《文选〉颜延之〈和谢灵运诗〉》注）

◇与朱光禄书

少长之礼，教化所崇。中叶陵迟，旧章废替。追惟前训，思遵在昔。敢慕高义，谨奏下敬。

◇与张光禄书

长幼之序，人伦大司。季世多难，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迈。谨奏下敬，以藉虔疑。

顾令文彦先每宣隆眷，弥泰之惠，怀德惟惭，守以反侧。既仁风，委心自昵。加与沛君，分同骨肉。凭赖之怀，疑心如结。

加蒙顾遇，重以倾倒，唯亮归诚，石行文敦素笃邃，道实茂淑，器敏既美，思学又快。南州良德，今者东行。望风自托，其意缱绻。愿厚接纳，副其乃心。

◇与严宛陵书

少长之序，礼之大司。晚节陵替，旧章残弃。瞻言令典，既慕钦承。仰凭高风，实副邦民。谨奏下敬，以藉虔款。思复未远，庶免悔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三

◎陆€（四）

◇与戴季甫书（七首）

云顿首顿首：惟夏始暑，愿府馆万福。疾病处远，人信希少，情问阙替。中间旷年，瞻慕敬想，兴言反侧。隆敦，比辱慰诲，衔抱丰眷，以增愚迹。不胜勤企，谨及君之书，不以备。

陆云顿首顿首：旷远以来，忽逾年载。宗想辉荫，引领惟慕。东归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远，不值信便。久念自修，而经年不果。虽在伏枕，至于结心注望，实系光尘。累蒙诲命，旧眷惟新。执对之日，如或面展。长涂自替，听诲末由。瞻企勤恋，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继情。

季鸾公世，相系徂落。俊德茂业，邦家之彦，一朝并逝，永尔沦没，哀痛切裂，不能自胜，柰何柰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当赖俊彦，弥缝其阙。加在二贤，楚国之良，沈宝积实，未童大朝，重惟痛恨，言增长咽。诚念仁风笃烈，如在畴昔。意爱所隆，嗟悼之心，诚不可言。备蒙其分，情兼切伤。加承仁诲，益以恻怆。

武陵于荆州云多人士，闻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长诸人，并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骥展力之秋也。不审达者凡有几人，无因听承诲语，咨禀未闻。每怀勤企，表不尽言。

长游前下，停此十馀日，想德欣喜，无以为喻。分别恨恨，于今恋之。当暑远涉，益追心悬。清粹沈茂，思敏通微，居德履道，秉心真实，一时良彦。君之别久，见之欢察，风姿美令，心神烈畅，已成美器。钦爱之情，款然至实。近闻若思，未有通涂，每用於邑。

周安东昔奄薨徂，追慕切剥，不能自胜。勋业有究，早尔背世，遗惠鄙州，民物同哀，备记名义，情兼切裂。在此会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诚念笃终，必垂凄怆。王季、杨孝友行素，既简清尘，在此接近，备其所顾，居心秉向，用志不苟，公私操实，足为美器。今为土断品还此郡。前群小虚妄，遂下其编牒，为之愤叹。人物远主，彝伦多失。愿垂末光，益有以润。区区至心，谨复言意。戴彦远永昌犹为远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郭敬言蒸阳良才远负，为之邑叹。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尔耳。石行文在无锡大有清绩，一州之高功长吏。此家行素道实，州闾所称。畴昔接事，既尽其才。愿重荣益，以成其实，凡在羽埃，思附凤翼。风尘所集，无不拭目。

◇与杨彦明书（七首）

云白：钦明去书不悉，彦先来，得书以为慰。时去苒荏，岁行复半，悲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移，终然何及。渐已欲热，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谈未日。眇然东望，思以叙至。及反愦罔不多，行矣爱德，往来相闻。

陆云白：省示累纸，重存往会，益以增叹。年时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时，见五十公，去此甚远。今日冉冉，已近之己。耳顺之年，行复为忧叹也。柯生而多悦，乐春未厌，秋风行戒，已悲落叶矣。人道多故，欢乐恒乏。敖游此世，当复几时。各尔永鬲，良会每阑，怀想亲爱，寤寐无忘，书无所悉。

彦先来，相欣喜，便复分别，恨恨不可言。阶涂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名论允进远而有光者，度此显期，不淹民望耳。庙堂之士，比迹山叹栖者，悲叹岂唯一人。少明湘公，亦不成迁，名公之举，且可以为资。然今恨恨当行，行复有宜耳。

彦先相说，疾患渐欲增废，深为怛然。行向衰，笃疾来应，百年之望，虽未必此为疑，然亲亲所以相恤之一感耳。想勤服药，行复向佳耳。吾既常羸，间来体中，亦恒少赖。日尔勿勿，则堪自力，未速待罪。会期难克，情之恋想，何劳之多。好自爱，屡相闻。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当至未邪？能少留不？世明笃行至性，如前後所论语；其偶尔，旋已能悟耳？而闻其遂远溯真，其使愕然，宁以所不可亏一国之清格乎？辄便绝意彦先所一二。

戴会稽如是便发，分别恨然。一得名士，唯当有此君耳。失分重劳，令人叹息，善得日夕真家人。若思望之清才後类，一时之彦，善并得接。九月中可得达。东礼衡阳长沙甚快。东人近未复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党。方有清涂，薄国让在内中，大有好称，此家一时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永耀已葬，冥冥远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怀，奈何奈何！闻伯华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终，谁得免此？且使继嗣克胜，堂构自绍，亦存亡之愿也。朋类丧索，同好日尽，如此生辈，那可复多邪？临书酸心。

◇与陆典书书（九首）

云再拜：自旷但尔，已复经时，限制长路，惟亲未期。金近晨风，倾匡结言。来诲绸缪，笃眷弥隆。诵玩千周，以当侍会。静言莫瞻，翘翘仰慕，大人泛爱，在我尤弘。每衔思恋，何时去心？限此省省，愿言用替。遥瞻灵丘，感时情伤，往来信理，自更继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云再拜：侍郎比侍数会同邪？常忆恋此君，不惭有殒。此君公私并憎，年长而志新，齿迈而曾勤家宗美者也。常感其笃分封之始年，相见重达其至心。

云再拜：日月运迈，何一流速！衔哀经变，思愈深。亡灵处彼，黄塘幽旷。在远之亿，心常怆裂，含痛靡及，悠悠柰何！想时时复一省视，思至心破，无所厉情。叔父一兄，故尚未达，想不久至耳。深忧徙际，公私哀罔，旷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墓，永适异国。四时灵寂，桑梓靡循。且念亲各尔分析，情感复结，悲叹而已，知大人每垂恤逮也。临表悲猥，绝笔馀哀，不知所次。

云再拜：每念彦先，情兼剥裂。年盛志美，令姿可借，举言及不知心伤也。

云再拜：国土之邦，实锺俊哲。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蜿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高踪越于先民，盛德称乎在昔。续及延陵，继响驰声，沈沦漂流，优游上国。听音察微，智越众俊，通幽畅遐，明同圣荷。言偃昭烈于孔堂，员武迈功于诸侯。自秀伟相承，明德继踵，亦为不少。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来诲所及，遐迩同怀。重及二圣，下逮众子，或生羌狄，或在边域，勋美之隆，实如嘉诲。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草门闺窬之人，□天望之冀。至于绍季札之遐踪，结高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味，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重申不列，云再拜。

云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质，禀渊姿之弘毅，克壮其烈，兼咏之道，希文尚武，潜居以娱其志，静处以育其神游步八素之林，逍遥德化之囿，岂如未者，牵曳巢巢世道通明，俊在官焉，使世之宝久隐岑金之山；逸景之迹永系幽冥之坂。方将车乘回轮，束帛笺笺。排金风于太微，跨天路以妙观。恢皇纲之大烈，垂荣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无因亲展，书以言心，心之所积，万不叙一，云再拜。

云再拜：巨乡前行陵有小事，唯以具闻，事已大了，犹以为愿，行欲取归，念别方至，豫以愍然，每相见，未尝不以大人为言，想令仁士光令远公然兄弟，屡数常存思想，想令远分好，已为绸固，彦恩复蒙诱掖耳，无因观对，言不尽心，屡垂诲，以慰远思，云再拜。

云再拜：巨卿在台，高誉洋溢，洛邑之内，无不钦敬，东南之贵宝，真不但会稽条荡也。每会常共歌咏，信无一面不叹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恩耳。云再拜。

云再拜：辄宣来意，仲应此家，大自钦重，大人党已见其意耳。

云再拜：不知从事今在州，得假归耳，想今来得行，有缘侍面耳。每得令远书，感赖丰化，言归于款。来诲恤及，亦为无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岁及人，名闻难集，非赖师友，何以自济。愿敦惠助，为之光辅，臣仁在此，华亭之望，以大人为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业也。云再拜。

◇答车茂安书

云白：前书未报，重得来况，知贤甥石季甫当屈贸阝令，尊堂忧灼，贤姊涕泣，上下愁劳，举家惨戚，何可尔邪？辄为足下具说贸阝县上地之快，非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浮言华艳而已，皆有实徵也。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举成€，下成雨，既浸既润，随时代序也。官无浦滞之谷，民无饥乏之虑，衣食常充，仓库恒实，荣辱既明，礼节甚备，为君甚简，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毕，严霜陨而兼葭萎，林鸟祭而罗设，因民所欲，顺时游猎，结绕罡，密罔弥山，放鹰走犬，弓弩乱发，鸟不得飞，狩不得逸，真光赫之观，盘戏之至乐也。若乃断遏海逋，隔截曲隈，随潮进退，采奉捕鱼，鲔赤尾，居齿比目，不可纪名，留复，炙制鱼候，石首，霍次鱼如鱼，真东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奉蛤之属，目所希见，耳所不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贵，前临终南，退燕阿房，离宫别馆，随意所居，沈沦泾渭，饮马昆明，四方奇丽，天下珍玩，无所不有，犹以不如吴会也。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贸阝县三十馀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惮尔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兴化，桑弧蓬矢，大夫之志，经营四方，古人所叹，何足忧乎！且彼吏民恭谨，笃慎敬爱。官长鞭朴不施，声教风靡，汉吴以来，临此县者，无不迁变，尊大夫贤市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足下忽启喻宽慰，真说此意，吾不虚言也。停及不一一，陆云白。（本集，《困学纪闻》二十。）

◇吊陈永长书（五首）

云顿首顿首：哀怀切怛，贤弟永曜，早丧俊德，酷痛甚痛，柰何！陆士龙顿首顿首。

云顿首顿首：天灾横流，祸害无常，何图永曜，奄忽遇此。凶问卒至，痛心摧剥，柰何柰何！想念笃性，哀悼切裂，当可堪言。无因展告，望企鲠咽，财遣表唁，悲猥不次。云顿首。

永曜茂德远量，一时秀出。奇踪玮宝，灼尔凌群。光国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业。携手退游，假乐此世。柰何一朝独先凋落，奄闻凶讳，祸出不意，附心痛楚，肝怀如割，柰何柰何！岂况至性，何可为心。临书鲠塞，投笔伤情。

与永曜相得，便结愿好。契阔分爱，恩同至亲。凭烈三益，终始所愿。中间离别，但尔累年。结想之怀，梦寐仿佛。何图忽尔便成永隔，哀心恸楚，不能自胜，痛当柰何柰何！义在奔驰，牵役万里。至心不叙，东望贵舍，雨泪沾襟。令遣吏并进薄祭，不得临哀，追赠切裂，幸损至念。书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强健，了不知有此患，险戏之灾，遂不可救。岂惟贵门独丧重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贤之殒，邦家以瘁，情分异他，痛心殊深，已矣远矣，可复柰何！追想遗规，不去心目，悠悠无期，哀至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吊陈伯华书（二首）

大君远资，高数世之瑰玮。当光裕大业，茂垂勋名，柰何日朝，早尔丧坠。自闻凶讳，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剥，痛当柰何柰何！相念夙年，奄婴哀叹。扳慕不及，当可为心。牵役远路，无因奔驰。东望灵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书重感猥不次。

昔与大君，分义款笃。弥隆之爱，恩加兄弟。凭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图大君独先早世，远闻讣问，若丧四体，拊心恸楚，肝心如割，柰何柰何！岂况至性，当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临丧，以叙悲苦。计往人到贵舍之日，挥涕而已。投笔欷。

◇书

三月十六日云白，春节馀不适。得示，知足下平安，为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数之及卿既清邃可之经高言人叹之，当令征南取之也。（《淳化阁帖》三。）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临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谓吴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吕望渔钓，而周王枉驾；宁戚叩角，而齐王忘寐。委斯徒而靡好爵，释短褐而服龙章。姬姜之族，非无人也；新昵之爱，非无怀也。取彼庸贱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贤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时，匡霸以济，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远邦之贱司，财则邵矣，官实陋矣，而拔出群萃，超升阶闼，虽文王登师，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闻之喜曰：「君子之言，岂虚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谓褚常侍于是乎不谦，谦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谦之不存，德无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为不足，故撙节以求役于礼，敬让以求安于仁；世之乱也，在位者自以为有馀，故爵丰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复广，世之治教，恒由此作。今褚侯蝉蜕利木，鹄鸣玉堂，不庶几夙夜允集众誉，而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足则无求，盈则无戒；不求则善远之，无戒则恶来之，亦何以为君子哉！《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慎之至也。褚常侍闻是言也惧，谓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几矣。」闻善而□喜过，又应之惧，嘉服义之贤，而拜谠言之辱，规同禹迹，义均罪己，君子哉！吴无君子，斯焉取斯。

◇牛责季友

天造草昧，万物化谆。类族殊品，莫同乎人。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圆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仪天。该芳灵之疑素，挺协气于皓玄。故神穷来□，思洞无间。踊翰则愤凌洪波，吐辞则辨解连环。子何不绝渊而跃，照日之光。使颖秀畅谷，景溢扶桑。俯经见龙之辉，仰集天人之堂。虽子之服，既朱而素。今子之滞，年时云暮。而冕不易物，车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华蝉右顾，令牛朝服青轩，夕驾轺辂。望紫微而风行，践兰涂而安步。而崎岖陇坂，息驾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与德，而遗贵与富之甚哉！日月逝矣，岁聿其暮。嗟呼季友，盛时可惜。迨良期于风柔，竞悲飚于叶落。陈谠言于洪范，图□形于霄阁。使景绝而音流芬，身荐而荣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时，予请□迹于桃林之薄。

◇有皇诗序

有皇，美祁阳也。祁阳秉文之士，驳发其声，故能明照有吴，入显乎晋。国人美之，故作是诗焉。

◇思文诗序

思文，美祁阳也。祁阳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邦，无思不服。亦赖贤妃贞女，以成其内教。故作是诗焉。

◇谷风诗序

谷风，怀思也。君子在野，爰而不见，故作是诗，言其怀思之也。

◇鸣鹤诗序

鸣鹤，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犹有退而穷居者，乐天知命，无忧无欲，□硕人之《考盘》，伤有德之遗世，故作是诗也。

◇南衡诗序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遁世不闷，以德存身。作者思其以德来仕，又愿言就之宿，感白驹之义，而作是诗焉。

◇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诗序

奚世都为汲郡太守客，宴将之官，大将军崇贤之德既远，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离析，有感圣皇。既蒙引见，又宴于後园，感《鹿鸣》之宴乐，咏《鱼藻》之凯歌，而作是诗。

◇登遐颂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岁不死之寿，其详固难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焉。庄周有言：「我试妄言之，子试妄听之。」彼之有无，盖难以理求；我之妄听，顾可以言寄之，遂为颂云尔。

郊间人王子乔玄洛孔仲尼九疑仙人大胜山上女李少君梅福招左元放刘根黄伯严费长房何女子焦生鲜卑务尘韩众夷门子林阳子任作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谷子

渊哉郊间，怀宝采薪。媚兹伯阳，常道是夤。俯翼遂周，携手入秦。遗物执一，妙世颐神。思我玄流，浩若无津。

王乔渊嘿，遂忘潜辉。遗形灵岳，顾景亡归。娈彼有傅，与尔翻飞。承云倏忽，飘摇紫微。

玄洛妙识，饥饵神颖。在阴倏逝，即阳无景。逍遥北岳，凌霄引领。挥雾昊天，合神自靖。

孔丘大圣，配天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老。灵魄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试，丹书有造。

茫茫九疑，登晖太素。有汉登闻，神具尔顾。发彼灵丘，聿来载步。贻我则歌，永扬遐祚。

大胜之娥，厥猷翼翼。隆宫有和，纳符帝侧。挥杖指辰，绝音颓息。苕苕玄右，在彼峻极。

少君善祠，怡尔丰颜。俯觐刘汉，仰接姜桓。式宴安期，巨枣为餐。神光攸往，後来其叹。

在汉之衰，颓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遗形。逝彼文辞，胥此洞庭。神辉绝景，岂外北冥。

张招澄精，妙思玄芒。则是神物，错综徽章。乃幽乃显，若存若亡。因形则变，倏忽无方。

生在清纯，放情玄昧。在物渊沈，搠虚攸遂。清酒一壶，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龙来萃。载见君子，言观其蔚。

刘根登嵩，遗世盘桓。形委服容，□厌琼兰。挹彼呼翕，为尔朝飧。景绝岩穴，光茂云端。

伯严志道，翻飞自南。北食中岳，练形嵩岑。奔星凌颜，朱光垂阴。云精九□，握耀盈襟。

长房有怀，承师问道。蒙险洪海，心玄浩。将登蓬莱，祚尔难老。嘉命既锡，如何勿考。

逝矣何女，芳灵既凋。安寝曾丘，逝魂清宵。丧魄载营，大墓崇朝。玉趾再步，于焉逍遥。

焦生卜居，在河之东。皓襟解带，嘉卉结容。颐神大素，淑思玄冲。在彼黄堂，明道固穷。

北狄务尘，在彼沙漠。含神自颐，静居有恪。自彼王庭，聿来伊洛。天子命之，载见紫阁。

卫矣终化，灵毛扬葩。慎尔贞心，神祉来荷。靡靡夷门，体道含真，餐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卉，凌云颐神。

林阳饵车，明视聪耳。壮子既餐，步千里。任化凯入，轻云挥止。移形善变，载坐载起。

悠悠鬼谷，永言潜止。要终有集，资生无始。绸缪方平，在彼二子。芬响兰挥，有来盈耳。

◇盛德颂

余行经泗水，高帝昔为亭长于此。瞻望山川，意有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为之颂云尔。

晋太子舍人粪土臣云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云顿首死罪：伏惟陛下绍轩辕之睿哲，越三代之高踪，膺有圣之玄景，咏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渐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肃雍宝命，鉴民顾天。思文献圣，以宅神器。六合焱驾，八荒□错。企皇居于阿房，掎逸鹿于九野。谋猷回，天人匪祚，乃廿尔斯国，授汉于夜京。是以先诏五纬，章太素，神母哀号，命丹野，九垓辟授命之符，钧天清建皇之鉴。陛下螭蟠泗水，龙跃下亭，庆云徘徊，紫尘熠烁。皇威肇于断蛇，神武基于丰沛。掩四缑以盖天，廓玄谟以辟宇。华宫山藏，玉堂海纟由。云盖景阴，金门林蔚。拔足崇长揖之宾，吐餐纳献规之客。玄猷上通，德辉下济。仰翰云禽，俯跃鱼鲂。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岳以接群，望广川而鳞集。乘山涉水，视险若夷。奔波阙廷，思效死节。乃鸣鸾在衡，奔骥服辂。良平凤栖，信布虎据。豪雄凌暴于外，奇谟补阙乎内。威谋兼陈，智通毕效。乃凌河海，河海无梁；乃仆高山。岳华不重，三秦席卷，项籍灰分。逋虏雾散，遗寇云彻。从时雨似清天，洒狂尘以肃地。□□辔于川屿，竦峻盖于苍昊。功济宇宙，德被群生。天人允嘉，民神协爱。历数在身，有命将集。而陛下犹复允执高让，成功靡有，普天归德，群后固请，然後谒天皇于圆丘，巡万乘于帝室。率土离暴秦之乱，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蛮夷之虞，雕趾肃慎之国，莫非帝臣。巍巍荡荡，盖天临地，自启辟以来，有皇之美，未有若圣功之著盛者也。臣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无施。忝宠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遘愍，自西徂东，行迈攸止，路经泗水。伏见史臣班固，撰录圣功，窃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晖未融之日，尝临御此川，于是即命舟人，弭楫水。瞻仰山川，旧物不替。永惟圣辉，罔识所凭。远眺迩企，感物兴哀。终怀靡及，俯心遐慕。臣命违千载之运，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圣明之鉴，寓目风尘之会。挥戈前队，待罪下军。抽锋咸阳之关，提钺项籍之领。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牵制朝宪。虽怀彷徨，王事靡监。肃将言迈，实御罔极。臣闻游魂变化，神道无方。虽圣灵登遐，降陟在天。连光五精，流辉太一。或冀神舆降观，薄狩五服。时迈玉辂，言巡兹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宫，俯要恍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愚情振荡，靡审所如。不胜延颈紫微，结心阊阖之情。谨住水滨，拜章陈愚，臣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臣云言，臣闻歌咏所以宣成功之烈，诗颂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闻其声则重华之道弥新，存其操则文王之容可睹。永惟陛下圣德丰化，比隆前代。元勋茂功，超踪在昔。故诗歌之所依咏，金石之所揄扬者也。臣谨上《盛德颂》一篇，虽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测地厚，实献狂夫区区之情，臣云云云，晋太子舍人臣陆云上。

於皇汉祖，纂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辉栖列，火精幽光。爰兹圣绪，颓维弛纲。灵曜熠烁，齐景扶桑。则天未坠，重规苍。其规伊何，横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顺。凭河招景，襄岳殷韵。龙章景伟，虎质硕变。有秦不竞，罔极黔首。震警予师，思虔神主。上帝曰咨，天鉴有赫。乃眷伊汉，此惟予宅。明明圣皇，既受帝祉，云腾下邑，风骇泗水。仰镜天文，五纬同晷。俯察云符，神母爰止。思文圣王，克广克遐。威凌群桀，德润诸华。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辑蒸徒，蒸徒既和。既和既顺，乃矢德音。丰沛之旅，其会如林。朱旗虹超，彤旆电寻。推师萧曹，抚剑高吟。元戎薄伐，时罔不龛。凌波川溃，肆野陆沈。咸阳克殄，既系秦后。峨峨阿房，乃清帝宇。穆穆圣皇，天保攸定。有项畔换，不式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铄王师，遵时匪怒。爰赫乘，席卷三夏。单々戎轩，矫矫乘马。变伐强楚，至于垓下。天诛薄曜，暴籍授首。区夏既混，宇宙蒙。肃肃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临天位。绣文于裳，组华于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锵锵，相维辟公。宣声路寝，发号紫宫。领此恺悌，以畜万邦。思乐皇庆，协于时雍。琴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贽，肃慎来王。明明圣皇，国乘制。分圭祚劳，河山命誓。礼律克彰，典文垂艺。有汉恢恢，疏罔不替。圣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内干，武臣外闲。渐泽冀域，沾被戎蛮。连光太素，万载不刊。

卷一百四

◎陆€（五）

◇祖考颂

云之世族，承黄虞之苗绪，裔灵根之遗芳，用能枝播千条，颖振万叶。繁衍固于三代，飨祀存乎百世，岂非皇庆之积祜，神明之殷祥者哉！在周之衰，有妫之後，将育于姜，而贞龟发鸣凤之兆，周史表观国之繇，故能光宇营丘，奄有东海，支庶蕃庑，而胤祚昌大矣。遭世多难，子孙荡析，逐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显考大司马武侯明德睿哲，□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继迹前期，惠成□顾者也。是以有吴云兴，而邵侯龙见，遂风腾禺，电继荆楚。运筹制胜，底定经略。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罔与先代比隆，义问与前修接响。固所谓汪洋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光远之度，袭重规之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朗之明，照曾晖之景。故寅亮枢极，则万物谆曜，缉熙有邦，而宇内恪居。及至中叶，乱曰虎臣，绥援既集，而大难时弭。德济封域之内，威扬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淳曜祖业，车实袭轨，裘不改带，元勋于光国，洪烈著于隆家。考德计功，比之前代，未有茂于此者也。是以小子敢慕徽猷，钦述芳烈，虽不足以当朱弦之一唱，发清庙之三叹，盖尔臣子之遗恩，罔极之所处也。乃作颂曰：

悠悠圣绪，上帝是临。世笃其猷，於显徽音。神风往播，福禄来寻。灵根既茂，万叶垂林。繁盛海禺，颖宁汉阴。既曰宁止，芳允淑。乃步斯谆，降神有陆。赫矣二公，应期载育。明明邵侯，允哲允谋睿心昭德，淑问宣猷。如日之升，如川之流。炎精既颓，黄辉焕。光宅海邦，大造江汉。王于出征，二公斯难。长驱致居，九有有判。咸黜凶丑，区域宁晏。天禄未终，大命有集。卜食东夏，元龟既袭。聿来耶宫，作蕃旧邑。公徒斯振，帝旅凯入。於变时雍，神道经始。肃肃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对扬天子。猗欤盛欤，邵侯有作。我考纂戎，爰究爰度。远除寻轨，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庙奕奕。中叶虎臣，称乱西秦。灵旆电挥，伐鼓霆震。会朝哀举，征不浃辰。遐风远埽，万里无尘。有族斯，念功在兹。衮衣之宜，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险载夷。穆矣晖章，有吴之期。我祖我考，受言藏之。晔晔藻裳，再命同服。四牡，二世方毂。分圭比瑞，天秩底禄。公堂峻趾，华构重屋。昔在二伊，于殷有声。在汉之兴，亦曰韦平。惟祖惟考，履贞大亨。邈彼披阳，追踪阿衡。骏惠雨施，景润云行。洋洋玄化，功济其民。风驰海表，光被岳滨。二后重规，世有哲人。肃雍硕响，万载□振。

◇张二侯颂（案：二侯：张昭、张承。）

张氏之先盖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晋德方休，而张老延誉，爰暨有汉。文成佐命于初基，司空扬声于末叶，流长祚远，世不乏侯。辅吴将军文侯，遭季末云扰，遂避难于东。有吴之兴，实为谋主。桓王即世，援建太祖。知命审于将萌，先识镜于未兆。遂作上将，辅成王业。立朝无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颜之亮，固所谓「謇謇王臣，古之遗直者」也。奋威将军定侯，明德光远，轨量弘济。文敏足以华国，威略足以振众。重规继体，而大业晖崇，故休祚频繁，宠灵仍世。天秩之体弥彰，而毁盈之心兹冲。用能保宠固世，考终硕问。盖竹帛之所光宣，咏歌之□揄扬也。乃作颂曰：

烈文远祖，肇自上皇。金天淳曜遂济穷桑。真人有作，飞龙在天。留侯载见，阶云自渊。即谋神造，启运妙玄。有汉再命，度邑于东。其在中叶，诞育司空。邈矣唐陵，有恭斯庸。宁行盈止，世笃天禄。神之听思，俾我戬谷。繁过芳，底之洪族。洪族既昌，再惠音徽。於穆二侯，仍世双飞。堂堂辅吴，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抑奋威。如龙之跃，如凤之辉。薄言戾止，在彼紫微。卯金纷若，四海畔换。文侯乃顾，妙世达观。逝彼涂方，度兹江汉。鸿飞遵海，聿来有乱。遭家不造，歼我明圣。桓后肇扬，侯承末命。皇大哉，天保永定。匪侯恤度，宗绪孰正。帝整我旅，外薄四荒。命作惟师，时惟鹰扬。遂登上将，亮彼大皇。底邑胙土，命圭有璋。蹇蹇我侯，明发宿夜。袭彼遗直，兴言有谟。聿怀来忠，王室之故。猗欤定侯，祗服清曜。奕奕琼范，玉润淑貌。渊谓往藏，朗思来照。曾是徽章，再世被荷。庸勋开国，明道隆家。其芬，淑问扬和。有蔚其文，如林之华。皇矣帝祚，受言既崇。女子有行，作合储宫。条延紫极，颖衍皇宁。定侯，在盈思冲。祗宠戒溢，永怀慎终。重光并曜，播我芳风。

◇荣启期赞

荣启期者，周时人也。值衰世之季末，当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遗物求己。搠怀玄妙之门，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过之，问曰：「先生何乐？」答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又得为男，是二乐也；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终也。居常待终，当何忧乎？」孔子听其音，为之三日悲。常被裘带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带索者何索。」遂放志一丘，灭景榛薮。居真思乐之林，利涉忘忧之沼，以卒其天年。荣华溢世，不足以盈其心；万物兼陈，不足以易其乐。绝景云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岂非天真至素，体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图其象者，命为之赞，其辞曰：

芒芒至道，天启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龙之潜。夷明收察，灭迹在阴。傲世求己，遗物自钦。景遁琼辉，响和绝音。恋彼丘园，研道之微。思乐寒泉，薄采春蕤。鸣弦清泛，抚节高徽。有圣戾止，永言伤悲。天造草昧，负道实嘉。於铄先生，既体斯和。熊罴作祥，黄发皤皤。耽此三乐，遗彼世华。翼翼彼路，行吟以游。的的黻冕，陋我轻裘。永脱乱世，受言一丘。媚兹常道，聊以忘忧。

◇逸民箴

余昔为《逸民赋》，大将军掾何道彦，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赋》，盛称官人之美，宠禄之华靡，伟名位之大宝，斐然其可观也。夫名者实之宾，位者物之寄，穷高有必颠之吝，溢美有大恶之尤，可不慎哉。故为《逸民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判为两仪，经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各有攸届，而後品物有伦。在昔后帝，齐物达观。赏不假爵，教不示劝。号谥莫设，而生黎淳晏。降迄中古，黄象可观。而唐文有焕，乃雕乃藻，大朴既散。朴之既散，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熙心。形为宠放，神为利淫。有翘者车，命彼在林。是故怀玉丧宝，而被褐解襟。恬亡智生，与世或竞。匪智无鉴，匪心伊镜。芒芒禹迹，鞠为涂径。惟是每怀，遍彼反正。正反于宠，既尸干禄。相协厥居，而丰其屋。禄之既尸，刑为尔司。屋之既丰，丧家于宫。故非据之灾，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为存，而莫知得之为丧。荣犹振颖，坠若颓荒。咎自专宠，福在循墙。是故保其安者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无休尔荣，身实亲名。无谓尔崇，神期好冲。戒彼覆饣束，冒此栋隆。慎微如显，乃保身以终。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宙，方之委舄。夫岂无不休，而好是冲漠。是故名利之灾，至人攸恪。谓予未信，无宁监于桑霍。天明既畏，神道无亲。善在求己，庆由积仁。无念尔本，聿修厥谆。执盈如虚，乃反天真。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吴故丞相陆公诔

惟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呜呼哀哉！皇朝迭绍，成命昊天，圣王作矣。世有哲臣，观监在吴。乃降斯神，思皇我后，应运对扬。颖秀崇华，景逸扶桑。龙辉袭极，凤鸣玉堂。举旗清阻，奋钺夷荒攸结沈维，峻极公纲。将抚远绩，括地九围，皇淳爽泰，昊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颓。登灵在天，遗音播徽。敢扬元勋，表之素，乃作诔曰：

哲我祖，时文德。玄粹纳真，清休载式。本承庆辉，骏惠罔极。申锡多祜，本支千亿。芳条远荫，灵根茂植。根条伊何，苗黄裔舜。长发有祥，贻我祚晋。神明之绪，实蕃瑰隽。和音嗣世，不替硕彦。明鉴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载，天嘏之纯。重光纳照，旋璇授铨。仰仪乔岳，俯濯洪川。清辉秀颖，云翘映晨。肇彼岐嶷，允迪天真。先心则智，率意斯仁。秉夷清昧，体灵协神。神休戴铄，九德兼和。挹挥茂朴，丰淳镇华。景峻凌高，玄源踊波。造辰竦隆，弥海廓遐。光备既淳，逸轨爰超。闳罔苞荒，景灵渥耀。山林岳秀，天光乃照。穷化机神，探赜众妙。骇尘氛埃，澄响清肖。恢渊博量，腾险峻邵。振纲宇表，登轨绝蹈。厥初藏器，栖蟠海岳。披藻昆仑，濯秀谷。沈辉熙茂，清尘熠铄。含章在渊，发挥龙跃。时复阳九，承乾之衰。有皇于井，玉轩徘徊。爰兹赫奕，需期云飞。天步皇舆，载见太微。华堂诞基，委也自阶。鼎辉既齐，嘉命乃集。和美未□，宰物下邑。康年委登，惠风时协。在断无颇，于教斯辑。金虎觌精，戎车孔肆。神宝播越，天人释位。有命在兹，帝思元帅。委弁总干，振翼虎噬。威灵既授，六军有序。乃誓我众，乃整我旅。神干山立，雄旗电举。悬旌汜阳，即戎江浒。我后日敬，上帝临予。靖端夙夜，匪宁匪处。经始绵绵，滂沱惟海。乃干中军，入作内辅。公侯陟降，在帝左右。关羽滔天，作云西土。帝曰将军，整尔熊虎。赫赫明明，皇舆出祖。龙舟照渊，映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铺敦江氵贲，仍执丑虏。荆南既集，方辑未夷。天子命我，抚之西垂。公侯戾止，威神缉熙。虔刘作虐，思辑子来。妖ユ北靡，搴尔雄旗。犷犭皮群蛮，祈祈遗黎。柔远能和，薄言绥之。方险肃清，烈文隽武。舍爵明堂，册勋天府。天子曰咨，我图乃功。锡尔青土，建侯于东。开国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宝，轩辂以庸。既受帝祜，公用如大。四铁孔阜，元戎沓蔼。淑飞藻，绥章丞盖。振我辉灵，四方于迈。刘王负险，寇我西邻。公侯赫怒，干戈启陈。金钺镜日，云旗绛天。凌冈襄岳，沈维括渊。元王陨难，鲸鲵坠鳞。戎汉时殪，方域清尘。曹休东逾，我疆斯越。帝简厥佐，将命其杰。乃俾我公，启我警伐。江汉之浒，□恭授钺。揖帝整旅，隐尔霆发。桓桓神诛，震惊魏方。我公矫矫，虎视元戎。截彼丑旅，效此武功。武功既彰，天威薄曜。灵武振华，边垂清暴。振旅凯入，王假有庙。假庙伊何，本庸宠祚。土田陪敦，四牡载路。出饯于郊，此惟予顾。礼嘉嵩高，乐和湛露。改容肃至，倾盖宠步。ひ带翩纷，珍裘阿那。区宇惟宁，繁遏帝社。於穆畴咨，敷奏多士。将庸元辅，相惟天子。佥曰公侯，宜有爰止。绣裳缛藻，衮带重紫。邃虚上司，命公登宰。帝曰丞相，朕嘉君德。以兹轩冕，往践乃职。宣尔睿心，维黄协极。邦国若否，四方尔式。公拜稽首，钦翼明圣。乃御机衡，仰徽七政。祗恪本显，无易惟命。巍巍天邑，惟清四门。公侯作弼，焕炳皇文。重辉炽景，协风烟ヵ。百神秩祀，兆献思淳。克谐庶尹，遂成帝勋。时雍既济，王途克广。仪形我度，轨物垂象。後遐施归，崇荫惠仰。茂德栖音，广问沈响。洪范远迪，玄猷洞深。灵泽崇薮，天险垂阴。翰飞乐险，渊蟠泳沈。泽丰泉丘，润博云林。遭世大过，彝伦靡肃。公侯，思维雅俗。发愤戎衣，永言礼乐。被分敦化，荷戈思学。体仁长物，御风熙国。睿鉴擢微，玄辉镜璞。戒危膏粱，收後白屋。五品时训，民神攸铄。我有奂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阐伊人。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将之？保大丰年。思弘景业，熙世登民。克壮硕老，秉钺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神。仰慕遗辉，寤辟忧殷。呜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纷蔼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没矣，孰嗣徽音。名存体逝，德茂形潜。民之秉思，好是呕吟。呜呼哀哉！惟帝念功，宠命光大。光谥典谟，崇荣协泰。安宫载考，我公于迈，而轩启涂，先驱惊旆。哀风结舆，遗思冯盖。舍此休明，即彼重蔼。攀慕靡及，永恋光爱。呜乎哀哉！

◇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

（案：陆喜字文仲，瑁第二子，孙皓时为选曹尚书，入晋为散骑常侍。）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呜呼哀哉！天降纯嘏，诞育俊。才□九奥，德锺三懿。应运继期，显微阐昧。特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吊，奄忽零坠。呜呼哀哉！朝陨棠干，邦丧国辉。帝钦遗烈，士咏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机。思经皇心，痛浃民怀。挥泪充邑，惜恸盈畿。敢述洪迹，于兹素。其辞曰：

於穆皇源，时惟诞弘。权舆有妫，爰帝既王。徽音接响，丕祚克昌。乾鉴南眷，诞降我祖。显考尚书，纳言帝宇。正命惟允，铨衡攸序。笃生常侍，固天所隆。祚尔灵粹，陶以惠风。道协体禀，德与性锺。睿心远畅，渊思遐通。瞻言潜览，克哲克聪。耽精遐奥，肆志篇章。仰咨遗训，思齐襄踪，擒光丞晦，微言是纲。错综群艺，精彻毫芒。显允闲姿，既明且纬。敦叙泛爱，经德纪义。契阔邦族，是综是纬。博约以礼，陈锡载施。雍雍闺闱，克谐由仁。率礼崇化，色养宁亲，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祈祈缙绅。钻仰明范，挹道希尘。恺悌弘裕，惠化是振。潜机密畅，靡幽不甄。濯以清波，权以明铃。旌善板筑，刊秽紫辰。邦无俞幸，灵不牟员。沐浴玄源，风移俗纯。仪德邹甸，比化泗滨。耀略切辉，既升末融。爰莅扬邑，作尹名邦。密迩帝畿，大东小东。宣敷五教，敞化以崇。徵无坠命，舆无废功。帝钦良政，民怀穆风。粤稽旧章，率由典刑。考绩三载，绌幽陟明。超践皇闼，纡组垂缨。奕世纳言，帝衡以平。本崇曩烈，堂构克荣。征鼙屡振，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徵戎东邑。四牡徂征，威德以立。爰守会稽，青绂既袭。帝曰：「钦哉」。畴咨群后，改授显服，屯骑是抚。雍容皇甸，综文经武。时值大过，士爽其德。虔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察霜，沦心远测。春存三季，形志于色。频《戚页》厄运，载离咎慝。靖亨思顺，曹氏匪革。投弁释绂，皓恩东岳。遁世无闷，清源是濯。馥风弥馨，明徽载铄。皇途既辟，天罔诞张。运在九五，违险即康。猗欤高懿，避风远臧。帝降大命，丘园是扬。祼将天邑，舒藻旧京。佥曰「休哉」！昭德塞违，乃升常伯。补阙拾遗，振缨紫极。摅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仰耀皇维，俯映明堂。舆振鸣鸾，体佩琮璜。居德弥冲，虽休匪康。既跚君宿，未寺鼎辰。将陟太阶，弘载育民。皇灵靡顾，大命奄臻。厉凶弥留，倏忽颓湮。呜呼哀哉！黄河难澄，梁木易荒。圣贤绝景，希世齐光。岂曰徒生？实维天纲。於铄常侍，本德昭仁。俯铿瑶响，仰缀玉振。其在克壮，自蹇乘屯。凤翳灵条，龙窜秘泉。收逋匿耀，洪略陶。虽跚嘉运，托景风云。瑰光既耀，灵宝未阐。弗虑皇图，衔恨徂迁。呜呼哀哉！江河慕海，丘陵乐山。於惟君德，齐圣广渊。群彦景附，渐化濯真。盖以崇严，函以裕渊。西徂华源，负泽慕尘。幽萌潜畅，滞思赖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肃。五有三无，匪君不极。衡准失平，匪君不直。方策遐邈，匪君不式。君其永没，民其焉则。结思遗爱，惟哀允恻。呜呼哀哉！仲尼丧鲁，孺慕失声。国侨殒郑，邦无竽笙。实惟常侍，徽懿克明。思怀士心，信结民情。闻者巷泣，赴者风征。八音辍响，献酢弗营。羽楫翳川，轻驾盈庭。挥袂云蔼，殒泪雨零。呜呼哀哉！伊惟平生，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宠荷辉。恺乐承明，桑梓犹哀。聿怀震丘，言告言归。明德远烛，虑凶以。虽则荣泰，存亡是恤。爰筑新邑，经始匪日。眷怀不虞，宁衬斯室。王事靡监，皇畿是旋。鸣和吉往，曾未浃辰。震旆凶归，辉景长泯。痛感皇祇，哀普四民。呜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礼宪是崇。赐以归赙，荣以赠终。冠盖南徂，映族辉邦。日薄南陆，辰次天汉。龟协贞，灵域载判。明器既庇，神道已羡。县象未登，明星有烂。轩车微动，执绋同赞。永弃高厦，黄庐是馆。宁彼昏昧，荒此辉粲。幽房长键，修夜靡旦。翼翼轻盖，翩翩毋。龙章舒藻，有辉。而轮结，玄驷徘徊。人谁弗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投翰馀悲。呜呼哀哉！

◇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

惟永宁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卒。呜呼哀哉！乾鉴育俊，崇兹大猷。景灵垂，黄精协符。濯踪浩素，阐志玄流。熙光圣代，迈勋九区。哀彼造物，殂命不均。既褒斯美，吝兹遐年。祈祈绅，泣涕流连。故作斯诔，著之不泯。其辞曰：

於穆府君，远祖弥光。功济黎献，泽洽八荒。披图承禅，袭化轩唐。洪风既振，遐曜休煌。越殷自周，绍膺遗祉。亮节三恪，侯服千祀。悠悠讫兹，徽烈不已。奕世本弘，厥美是纪。惟神隆庆，笃生府君。玄秀朗，挥景烟ㄉ。诞载丰美，俊颖夙繁。性与体和，孝友穆融。虔兹君亲，姻族睦崇。情广褒诱，品物虚躬。安仁履素，接旧以冲。澄鉴博映，哲思惟文。沦心众妙，洞志灵源。探幽判疑，沈欲焱分。甄滞群秘，义犹一贯。崇规邈世，体道而盘。瞻言先机，蔚藻腾翰。处约由厚，交顺于颜。文武未坠，君惟克修。百行殊揆，君望斯周。栖义初九，戢翼洪条。琼辉四灼，景问绸缪。在昔我国，元首载哲。假寐俟旦，思庸俊逸。旃检高麾，体亦秩秩。仪刑柳惠，庶绩惟穆。既穆其绩，英风弥邵。天子有命，曾是在朝。频繁帷幄，祗承皇曜。神以测幽，明以远照。目难识夷，观险改蹈。譬彼清鉴，莫尘其操。五纪迭御，载隆载倾。南岳颓镇，荫辉素灵。瑾瑜迁宝，投迹上京。兆萌未缉，皇圣攸嗟。韦临猗氏，接被句瑕，道之以礼，育之以和。齐俗拯弊，民靡不嘉。振我翰音，洋铄诸华。明明皇储，睿哲时招。奋厥河浒，矫足云霄。俄轩玄辟，徽英扬飚。光灼东朝，髦士攸希。媚兹一人，示既翰飞。委蛇华阁，陟降太微。纳言赞事，渊裕徘徊。习习和风，惟穆惟宣。亦曰武昌，厥俗允新。我後有命，爰授俊臣。君子云顾，义在安亲。秉文共武，言抚旧京。仰肃慈颜，俯熙典刑。移彼滞污，泮宫时营。众否斯济，飞革声。春翘景，振鹭在庭。高墉未奋，遭兹闵凶。频《戚页》泣血，三载以终。哀响未歇，台命朝隆。厥命伊何？俾守南裔。匪日是屯，托身虚慨。巾车既脂，驾言将逝。彝伦惟清，路逼其序。君之于远，乃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斯绪。思彼众逸，言寻厥楚。暮瞻丰林，晨看渊水。濯奇以翘，披途导轨。彼湘之东，地险俗危。明德审罚，替幽崇仪。严不式刑，仁扶物施。威和咸振，泽被遐畿。皇道御世，与民靡偏。改彼惠政，济此未均。思一黔首，濯溉义渊。揖望皇命，修翮徊翔。循彼江氵贲，乃眷豫章。观风树政，德音允张。洪化既摅，礼乐克昌。闲非秋厉，惠淑春阳。广命俊人，惟弓与旃。丘园靡滞，鸾骥凭轩。岂方伊类？捉发躬勤。震我声教，迈响惟殷。君化大扬，自北而南。君泽本沃，河汉载咸。庆辉云荫，润川渐。将配皇宿，登景具瞻。昊天不吊，乃降兹厉。高禄未融，凶焱中燧。寝疾弥留，大命陨坠。邦家不纪，沈哀结世。呜呼哀哉！式玩遗美，君实克明。怀光畅幽，发结清。体德秉真，审行居贞。屈曳蹈机，与世靡矜。天命谌，唯仁则延。任道委分，亮曰斯然。孰云府君，不闻其言。永怀载念，忧心孔艰。曰兄曰弟，笃爱缠绵。光继轨，参融鸿振。今君何之，背世遐湮。同生拊膺，号哀瘁身。眇眇孤微，过庭曷遵。天何忍斯，于何之臻。自君初迈，既夷且荣。今君反矣，素旗垂铭。虽光百辟，托晷玄灵。民恸于显，神孤于冥。物从人感，辕马失征。飘风悍响，潜鱼仰惊。丰霄蹙荫，众羽徊鸣。呜呼哀哉！瞻彼日月，岁聿云夕。寒暑穷化，四辰交错。日考三从，案辔长薄。蔼矣需轩，脱驾窀穸。背荣孤世，宁神大漠。丘陵竦荫，卜闼寥穴孝。寤Ｂ惟哀，心摧涕氵散，呜呼哀哉！咨予与君，恩亲之微。蒙恤于昔，投缨澜猗。思周弱志，永庇惠辉。如何府君，昭景长违。愿言咏眷，载伤载悲。昔我经年，逝彼川路。进阙初奔，退违陵墓。仰瞻灵丘，俯增永慕。恻剥肝怀，哀其曷厝。呜呼哀哉！

卷一百五

黄章

章字伯仁，鲁国人，师事郑思远。（见《抱朴子内篇·遐览》，又引见《御览》六百七十。案：《书钞》一百二引《鲁国先贤传》，黄伯仁不知何许人，尝为《龙马颂》，其文甚丽。今据《抱朴子》，知是鲁国人。）

〇龙马赋

（《艺文类聚》作《颂》，各书皆作《赋》。）

夫龙马之所出，于太蒙之荒域。分虞渊之幽睿，通天光之所极。生河海之滨涯，被华文而朱翼。禀神只之纯化，乃大宛而再育。资玄螭之表像，似灵虬之注则。夺之体势，逸飞兔之高踪。兼骥之美质，岂骅骝之足双。耳如剡筒，目象明星。双璧似月，兰筋参情。（《艺文类聚》九十三，又略见《初学记》二十九，《文选·赭白马赋》注。）

或有嘘天慷慨，骨腾肉飞。（《文选·江赋》注、《七命》注。）

或有奇貌绝足，盖为圣德而生。（《文选·赭白马赋》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鸾之琐锡。（《书钞》一百二十六）

张悛

悛字士然，吴国人。

〇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

臣闻成汤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则晋修虞祀，燕祭齐庙。夫一国为一人兴，先贤为後愚废，诚仁圣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继绝之德，《春秋》贵柔服之义。昔汉高受命，追存六国。凡诸绝祚，一时并祀。亲与项羽，对争存亡。逮羽之死，临哭其丧。将以位尝侔尊，力尝均势，虽功夺其成，而恩与其败。且暴兴疾颠，礼之若旧，残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绪，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从命，则楚庙不隳，有後可冀。

伏惟大晋，应天顺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叙之人，京邑开吴、蜀之馆，兴灭加乎万国，继绝接于百世。虽三、五弘道，商、周称仁，洋洋之义，未足以喻。是以孙氏虽家失吴祚，而族蒙晋荣，子弟量才，比肩进取，怀金侯服，佩青千里。当时受恩，多有过望。臣闻春雨润木，自叶流浪，鸱恤功，爱子及室。故天称罔极之恩，圣有绸缪之惠。

追惟吴伪武烈皇帝，遭汉室之弱，值乱臣之强，首唱义兵，先众犯难，破董卓于阳人，济神器于甄井，威震群狡，名显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业，招百越之士，奋鹰扬之势，西赴许都，将迎幼主，虽元勋未终，然至忠已著。夫家积义勇之基，世传扶危之业，进为徇汉之臣，退为开吴之主，而蒸尝绝于三叶，园陵残于薪采，臣窃悼之。

伏见吴平之初，明诏追录先贤，欲封其墓，愚谓二君并宜应书。故举劳则力输先代，论德则惠存江南，正刑则罪非晋寇，从坐则异世已轻。若列先贤之数，蒙诏书之恩，裁加表异，以宠亡灵，则人望克厌，谁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侧，今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时修护颓毁，埽除茔垄，永以为常。（《文选》、《艺文类聚》四十。）

阎缵

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惠帝初，太傅杨骏以为舍人，转安复令。骏诛，弃官葬骏。河间王引为西戎司马，封平乐乡侯，屡上疏擢汉中太守。（案：《隋志》，梁有陇西太守《阎纂集》二卷，未知即此否。）

〇上诗表

劳者歌其事，贵露蚩鄙。（《文选》任《答敕示七夕诗启》注。）

〇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

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手疏，以为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赖天慈，全其首领。臣伏念生于圣父而至此者，由于长养深宫，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後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也。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奕，岂有切磋、能相长益！臣常恐公族陵迟，以此叹息。今可以为戒，恐其被斥，弃逐远郊，始当悔过，无所复及。

昔戾太子无状，称兵距命，而壶关三老上书，有田千秋之言，犹曰："子弄父兵，罪应笞耳！"汉武感悟之，筑思子之台。今无状，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尚可禁持，捡著目下，重选保傅。如司空张华，道德深远，乃心忠诚，以为之师。光禄大夫刘实，寒苦自立，终始不衰，年同吕望，经籍不废，以为之保。尚书仆射裴，明允恭肃，体道居正，以为之友。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艰难、事君事亲、名行素闻者，使与共处。使严御史监护其家，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师傅文学，可令十日一讲，使共论议于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之义，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复，为殷明王。又魏文帝惧于见废，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为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兢兢慎罚，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谨，闻于天下，于今称之。汉高皇帝数置酒于庭，欲废太子，後四皓为师，子房为傅，竟复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轲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由陛下骄，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来，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宁，将伺国隙。储副大事，不宜空虚。宜为大计，小复停留。先加严诲，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

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情不私。念昔楚国处女谏其王曰"有龙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尝备近职，虽未得自结天日，"情同阍寺，忄空々之诚"，皆为国计。臣老母见臣为表，乃为臣卜卦，云"书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见止。臣独以为频见拔擢，尝为近职，此恩难忘，何以报德？唯当陈诚，以死献忠。辄具棺絮，伏须刑诛。（《晋书·阎缵传》，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

〇皇太孙立复上疏

臣前上书讼太子之枉，不见省览。昔壶关三老陈卫太子之冤，而汉武筑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之台。高庙令田千秋上书，不敢正言，托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迁，位至丞相，乘车入殿，号曰车氏。恨臣精诚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离，没命许昌。向令陛下即纳臣言，不致此祸。天赞圣意，三公献谋，庶人赐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无所复及。诏书慈悼，迎丧反葬，复其礼秩，诚副众望，不意吕霍之变复生于今日！伏见诏书建立太孙，斯诚陛下上顺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万国心有所系。追惟庶人，所为无状，几倾宗庙，赖相国、太宰至忠愤发，潜谋俱断，奉赞圣意，以成神武。虽周诛二叔，汉扫诸吕，未足以喻。臣愿陛下因此大更厘改，以为永制。礼置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为置官属，皆如朋友，不为纯臣。既使上厌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严惮，易相规正。

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太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距命，後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无往不可。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已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敢复为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向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太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太子不夭也。

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後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今皇孙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强臣专制，奸邪矫诈，虽有相国保训东宫，拥佑之恩同于邴吉，适可使玉体安全，宜开来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诸有废兴仓卒，群臣皆得辄严，须录诣殿前，面受口诏，在後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节，不听臣子隐亲，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责，则永固储副，以後安嗣之远虑也。来事难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见詹事裴权用心恳恻，舍人秦戢数上疏启谏；而爰倩赠以九列，权有忠意，独不蒙赏。谓宜依倩为比，以宠其魂。推寻表疏，如秦戢辈及司隶所奏，诸敢拜辞于道路者，明诏称扬，使微异于众，以劝为善，以奖将来也。（《晋书·阎缵传》）

〇又陈宜选择东宫师傅

今相国虽已保傅东宫，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训诲，辅导出入，动静劬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选寒苦之士，忠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门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为师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将吏，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贾、郭之党。如此之辈，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皆非所补益于吾少主者也。皆可择寒门笃行、学问素士、更履险易、节义足称者，以备群臣，可轻其礼仪，使与古同，于相切磋为益。

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吴太子登，顾谭为友，诸葛恪为宾，卧同床帐，行则参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则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骄盈，不闻其过，不知稼穑之艰难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亲挞伯禽，曹参笞二百，圣考慈父皆不伤恩，今不忍小相维持，令至阙失顿相罪责，不亦误哉！

在礼，太子朝夕视膳，昏定晨省，跪问安否，于情得尽，五日一朝，于敬既简，于恩亦疏，易致构间。故曰“一朝不朝，其间容刀”。五日之制，起汉高祖，身为天子，父为庶人，万机事多，故阙私敬耳。今主上临朝，太子无事，专主孝养，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饭亦一饭，再饭亦再饭。”安有逸豫五日一觐哉！（《晋书·阎缵传》）

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独行，太孙幼冲，不可涉道。谓可遣妃奉迎远路，令其父衍随行卫护。皇太子初见诬陷，臣家门无，三世假亲，具尝辛苦，以家观国，固知太子有变。臣故求副监国，欲依邴吉故事，距违来使，供养拥护，身亲饮食医药，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资轻浅，不肯见与。世人见笑，谓为此职进退难居，有必死忧，臣独以为苟全储君，贾氏所诛，甘心所愿。今监国御史直副皆当三族，侍卫无状，实自宜然，臣谓其小人，不足具责。故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是以圣王慎选，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难葬故将锺会，文帝嘉之，始拔显用，至于先帝，以为右率。如间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则岂可触哉？此二使者，但为愚怯，亦非与谋，但可诛身，自全三族，如郭匚、郭斌，则于刑为当。

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万岁之後，太孙幼冲，选置兵卫，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儿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後，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徵等皆谧父党，共相沈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晋书·阎缵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华

华字玄虚，广川人，为杨骏府主簿。

〇海赋

昔在帝妫，巨唐之代，天纲氵孛，为凋为瘵，洪涛澜汗，万里无际，长波沓[A10D]，迤涎八裔。于是乎禹也乃铲临崖之阜陆，决陂潢而相氵，启龙门之乍各，垦陵峦而堑凿，群山既略，百川潜渫，泱漭澹泞，腾波赴势，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掎拔五岳，竭涸九州，沥滴渗淫，荟蔚云雾，涓流泱，莫不来注，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尔其为状也。则乃氵攸氵奕潋氵艳，浮天无岸，氵忡氵融沆漾，渺氵弥氵炭漫，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嘘翕百川，洗涤淮汉，襄陵广舄，氵胶氵葛浩汗。

若乃大明才ャ辔于金枢之穴，翔阳逸骇于扶桑之津，票彡沙宕石，荡<风>岛滨。于是鼓怒，溢浪扬浮，更相触搏，飞沫起涛，状如天轮胶戾而激转，又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追，氵喟氵贲沦而氵畜漯，郁沏迭而隆颓，盘{皿}激而成窟，氵哨<氵冉>氵桀而为魁，氵闪泊柏而迤，磊<勹><合勹>而相う，惊浪雷奔，骇水迸集，开合解会，湿湿，葩华氵丑，氵顶泞氵集氵沓。若乃霾ａ潜销，莫振莫竦，轻尘不飞，纤萝不动，犹尚呀呷，馀波独涌，澎濞氵郁禀，畏磊山垄，尔其枝岐潭瀹，渤荡成汜，乖蛮隔夷，回互万里。

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ぁ然鸟逝，鹬惊凫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天吴乍见而仿佛，罔像暂晓而闪尸，群妖遘<辶午>，眇瑶冶夷，决帆摧摧，戕风起恶，廓如灵变，惚恍幽暮，气似天霄，<云费>云布，{}昱绝电，百色妖露，呵啖欠掩郁，儿无度，飞涝相硖，激势相沏，崩云屑雨，氵宏氵宏汩汩，踔湛[A214]，沸溃渝溢，氵霍氵卉氵渭，荡云沃日。于是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于岑{山敖}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转，或因归风以自反，徒识观怪之多骇，乃不悟所历之近远，尔其为大量也。则南氵佥朱崖，北洒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经途氵婴溟，万万有馀，吐云霓，含龙鱼，隐鲲鳞，潜灵居，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将世之所收者常闻，所未名者若无，且希世之所闻，恶审其名，故可仿像其色，<云气>其形，尔其水府之内，极深之庭，则有崇岛巨鳌，至か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灵，凯风而南逝，广莫至而北征，其垠则有天琛水怪，鲛人之室，瑕石诡晖，鳞甲异质。若乃云锦散文于沙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繁采扬华，万色隐鲜，阳冰不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火潜然，喜炭重燔吹炯九泉，朱敛绿烟，要眇蝉，鱼则横海之鲸，突扌兀孤游，戛岩敖，偃高涛，茹鳞甲，吞龙舟，翕波则洪涟宿，吹涝则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穷波，陆死盐田，臣鳞插云，鬣刺天，颅骨成岳，流膏为渊。若乃岩坻之隈，沙石之，毛翼产っ，剖卵成禽，凫雏离，鹤子淋渗，群飞侣浴，戏广浮深，翔雾连轩，氵曳氵曳淫淫，翻动成雷，扰翰为林，更相叫啸，诡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阳侯，乘乔绝往，觌安期于蓬莱，见乔山之帝像，群仙缥眇，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衤参纟丽，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以长生，且其为器也。包乾之奥，括坤之区，惟神是宅，亦只是庐，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芒芒积流，含形内虚，旷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纳来，以宗以都，品物类生，何有何无。（《文选》，《艺文类聚》八。）

张辅

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人，为蓝田令，转山阳令，累迁尚书郎，封宜昌亭侯，转御史中丞，领本郡中正，迁冯翊太守，进秦州刺史，有集二卷。）

〇上司徒府言杨俊

故梁州刺史杨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丧殡，而欣息俊，因丧服二十六日强嫁妹与南阳韩氏，而韩氏就杨家，共成婚姻，韩氏居妻丧，不顾礼义，三旬内成婚，伤化败俗，非冠带所行下，品二等，第二人今为第四，请正黄纸。（《通典》六十，南阳中正张辅言司徒府。）

〇与孙秀笺

辅徒知希慕古人，当官而行，不复自知小为身计。今义阳王诚弘恕，不以介意。然辅母年七十六，常见忧虑，恐辅将以怨疾获罪。愿明公留神省察辅前後行事，是国之愚臣而已。（《晋书·张辅传》）

〇名士优劣论

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晋书·张辅传》）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书·张辅传》，《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四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人见魏武皇帝处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玄德为胜，夫拨乱之主，先以能收相获将为本，一身之善战，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为吕布所袭，为武帝所走，举军东下，而为陆逊所覆，虽曰为吕布所袭，未若武帝为徐荣所败，失马被创之危也。玄德还据徐州，形势未合，在荆州，刘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计，举州降魏，手下步骑，不满数千，为武帝大众所走，未若武帝为吕布北骑所禽勒突火之急也。玄德为陆逊所覆，未若武帝为张绣所困挺身逃遁以丧二子也。若令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项羽远矣。武帝于宛下，将获谓不及张绣矣。而其忌克，安忍无亲，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馀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诸葛孔明达治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张飞关羽，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势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三杰而已哉。（《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四十七。）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抱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谋从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後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无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者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四十七。）

卫权

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臻孙，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擢为尚书郎。

〇左思三都赋略解序

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烦重，览者阙焉。（《晋书·左思传》，作陈留卫，乃权之误，魏志卫臻传注，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又璀乃卫觊子，河东安邑人而云陈留卫璀，是转刻之误无疑。）

刘逵

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历黄门侍郎，累迁侍中，有《丧服要记》二卷。

〇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

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义。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馀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晋书·左思传》）

周哀

哀，元康中国子博士。

〇议苏宙事

事君之道，资于事父，委质之日，贰乃辟也。宙受署而退，义已周矣。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丧，矜其孤也。苟能致书言，吊祭阙之可也。（《通典》九十九）

孙兆

兆，元康中河南尹。

〇议苏宙事

秦罢侯置守，汉氏因循，郡守丧官，有斩衰负土成坟，此可谓窃礼之不中，过犹不及者也。至于赴奔吊祭故将，非礼典所载，是末代流俗相习，委巷之所行耳。非圣朝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内史，一时临宰，转移无常，君迁于上，臣易于下，犹都官假合从事耳。又当故将未殡之前，已受天子肃命之任，王事敦我，密勿所职，诗不云乎，王事靡监，不遑将父，孝子之情，犹不得将养父母，而况远是吊祭故将乎，其议贬者，可谓行人失辞。仲尼所以非子路，由尔责于人终无已也。（《通典》九十九）

刘繇

繇为卫太保主簿。

〇上言请考荣晦

初，矫诏者至，公承诏当免，即便奉送章绶，虽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第，单车从命。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右军以下即承诈伪，违其本文，辄戮宰辅，不复表上，横收公子孙辄皆行刑，贼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见诏书“为楚王所诳误，非本同谋者皆弛遣。”如书之旨，谓里舍人被驱赍白杖者耳。律，受教杀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贼杀忠良，虽云非谋，理所不赦。今元恶虽诛，杀贼犹存。臣惧有司未详事实，或有纵漏，不加精尽，使公父子雠贼不灭，冤魂永恨，诉于穹苍，酷痛之臣，悲于明世。臣等身被创痍，殡敛始讫。谨条前在司空时，帐下给使荣晦无情被黜，知家人数，小孙名字，晦後转给右军，其夜晦在门外，扬声大呼，宣诏免公还第。及门开，晦前到中门，复读所赍伪诏，手取公章绶貂蝉，催公出第。晦案次录家口及其子孙，皆兵仗将送，著东亭道北围守，一时之间，便皆斩斫。害公子孙，实由于晦。及将人劫盗府库，皆晦所为。考晦一人，众奸皆出。乞验尽情伪，加以族诛。（《晋书·卫传》）

卷一百六

江统

统字应元，陈留圉人，元康中为华阴令，迁中郎，转太子洗马，後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ぁ军事，迁廷尉正，历成都王颖记室，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兖州别驾，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有集十卷。

〇徂淮赋

戾阝城而倚轩，实萧公之故国。（《通典》一百七十七）

〇函谷关赋

登彼函谷，爰览丘陵，地险逶迤，山冈相承，深壑累降，修岭重升，下杳冥而幽暧，上穹崇而高兴，带以河洛，重以崤阻，经略封畿，因固设险，异服则呵，奇言必捡，遏奸宄于未芽，殿邪伪于萌渐，及文仲之斯废，乃违仁而受贬，圣王制典，盖以防淫，万里顺轨，疆场不侵，抚四夷而守境，岂恃阻于高岑？彼桀纣以颠坠，非山河而不深，顾晋平之爱险，获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坠志，嘉吴起之弘心，末代陵迟，恶嬴氏之叛涣，乃因兹而自增，下凌上替，山冢卒崩，览孟尝之获免，赖博爱而多宠，惟七国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岂奥险之难犯？将群帅之无勇，咨汉祖之绝关，又见败于项，尹喜爰处，观妙研精，李老西徂，五千遗声，张禄既入，穰侯乃倾，营陵之出，禀筑田生，卫鞅及商，丧宗摧名，终军弃，拥节飞荣，睹浮伪于末俗，思玄真乎大庭。（《初学记》七）

〇酒诰

酒之所兴，乃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历代悠远，经口弥长，稽古五帝，上迈三王，虽曰贤圣，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咸斯尝。（《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两条）

〇上疏言授官与本名同宜改选

台选臣叔父春为安成郡宜春县令，与县同名，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臣以为父祖改选者，盖为臣子开地，不为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若指实而语，则违经礼讳尊之义；若诡辞避回，则为废官擅犯宪制。今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宠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所以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职，则违《春秋》不夺人亲之义。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体例既合，于义为弘。（《晋书·江统传》，《通典》一百四。）

〇理陆云上成都王颖疏

统等闻人主圣明，臣下尽规，苟有所怀，不敢不献。昨闻教以陆机後失军期，师徒败绩，以法加刑，莫不谓当。诚足以肃齐三军，威示远近，所谓一人受戮，天下知诫者也。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兴举义兵，以除国难，四海同心，云合响应，罪人之命，县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则夕矣。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签未察其实耳。刑诛事大，言机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後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戇，以备诽谤。（《晋书·陆云传》，机之败也。并收云，颖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上疏云云。）

〇谒拜议

以为诸郡吏，都无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则朝干佐以下，左右者可从君而拜，君所拜统士，古者见宾主皆拜，今日非君臣上下则不拜，君之新亲者，唯干佐小吏，则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诸父，无道谓之事，甲辰议，臣见诸王，直恭敬而已，无鞭板拜揖，虽于皇帝为诸祖诸父，其义皆同，又河南、河内诸郡吏，前後亦为太守伯叔兄竭拜者，其比甚众矣。（《御览》五百四十二）

〇太子母丧废乐议（永宁元年冬）

《春秋》传曰：母以子贵，而儒者谓传重非嫡，服同众子，经无明据，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为短，今愍怀太子正位东宫，继体承业，监国尝膳，既处其重，无缘复议其轻制也。二年正会不宜举乐。（《通典》一百四十七）

〇奔赴山陵议

往者荡阴之役，群僚奔散，义兵既起，而不附从，主上旋宫，又不归罪。至于晏驾之日，山陵即安，而犹不到。自台郎御史以上，应受义责，加贬绝，注列黄纸，不得叙用。至于先有他故去职，或以丧疾免散，仍遇兵隐遁山泽者，宜与上牒异制。《春秋传》曰："君子避内难，不避外难。"孙、宁之变，蘧瑗出关，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责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于山陵，故当从时宜以立褒贬，依王政而正准绳，不可偏抗古义，以伤今实也。承诏书而制奔赴之期，以为分别远近，则典而不畅；捡校险易，则密而不弘。故拟七月之典，以议今事。达官名问特通者，过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黄纸，三年乃得叙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与下牒同罚。《春秋传》曰："不以家事辞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诸侯州伯辄留应赴之人，而令失节于王庭，坐于《周官》九代之法，应在犯令陵政之条，诸台平处，正其削黜。（《通典》八十，惠帝崩，司徒左长史江统议奔赴山陵云云。）

〇大丧未终正会废乐议（永嘉元年冬）

自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受重同礼，礼王侯尊殊，得臣诸父兄弟，故以僖嗣闵，左氏谓之逆祀，虽代变时殊，质文不同，至于受重尊祖敬宗，其义一也。书称遏密谅ウ之事，或以麻卒礼，或以心丧终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曰：王宴乐已早，二年正会，不宜作乐。（《通典》一百四十七）

阳秋之义，去乐卒事。（《宋书·礼志》三）

〇拜时有周丧议

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涂之礼，齐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妇。案《礼记》，在涂而婿之父母死，则改服赴丧；女之父母死，则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义全于在涂也。降其亲而服夫党，非妇而何？礼，父母既设而娶，三月庙见，成妇之义；舅姑存则盥馈特豚，以成妇道：皆明重其成妇，不系其成妻也。然则未庙见，女死，还葬于女氏；若已见舅姑，虽无衽席之接，固当归葬于夫家，此非可否之断乎！《礼》"婿亲迎，女未至，而有齐衰大功之丧，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内次，即位哭。"又齐衰大功之丧，三月既葬，虽不可以纳徵，而可正御矣。（《通典》五十九，永嘉中太常潘尼为子娶黄门郎李循女已拜时後各有周丧潘迎妇，李遣女，国子博士江统侍中许遐同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谏愍怀太子书

臣闻古之为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献可替否，拾遗补阙。是以人主得以举无失行，言无口过，德音发闻，扬名後世。臣等不逮，无能云补，思竭愚诚，谨陈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纳。

其一曰：六行之义，以孝为首，虞舜之德，以孝为称，故太子以朝夕视君膳为职，左右就养无方，文王之为世子，可谓笃于事亲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为百王之宗。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远近观听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愿殿下虽有微苦，可堪扶舆，则宜自力。《易》曰：“君子终日乾乾。”盖自勉强不息之谓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虽有聪明之姿，睿哲之质，必须辅弼之助，相导之功，故虞舜以五臣兴，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为太子也，则周召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闻道早备，登崇大业，刑措不用，流声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聪鉴特达，臣谓犹宜时发圣令，宣扬德音，谘询保傅，访逮侍臣，觐见宾客，得令接尽，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焕然光明。如此，则高朗之风，扇于前人；弘范令轨，永为後式。

其三曰：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故尧称采椽茅茨，禹称卑宫恶服，汉文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为明王，没见宗祀。及诸侯修之者，鲁僖以躬俭节用，声列《雅》《颂》；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鲁，妾不衣帛；晏婴相齐，鹿裘不补，亦能匡君济俗，兴国隆家。庶人修之者，颜回以箪食瓢饮，扬其仁声；原宪以蓬户绳枢，迈其清德。此皆圣主明君贤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悬名日月，永世不朽，盖俭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则有瑶台琼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则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诸侯为之者，至于丹楹刻桷，饩徵百牢。大夫有琼弁玉缨，庶人有击锺鼎食。亦罔不亡国丧宗，破家失身，丑名彰闻，以为後戒。窃闻後园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臣等以为今四海之广，万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汉光武皇帝时，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头裘者，即诏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风。臣等以为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後园杂作，一皆罢遣，肃然清静，优游道德，则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资禄，莫有不赡者也。是以士农工商四业不杂。交易而退，以通有无者，庶人之业也。《周礼》三市，旦则百族，昼则商贾，夕则贩夫贩妇。买贱卖贵，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为庶人之贫贱者也。樊迟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请学为圃，仲尼不答；鲁大夫臧文仲使妾织蒲，又讥其不仁；公仪子相鲁，则拔其园葵，言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也。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晋书·江统传》）

〇徙戎论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驰固守；为寇贼强暴，则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羌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叟 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後，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氐，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後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狃忄太，终于覆败；段临冲，自西徂东。雍川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後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馀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致于此乎？曰无有馀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雠，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爰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基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後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後，亦辄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于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馀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後，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晋书·江统传》，又群书治要三十引《晋书》，又《通典》一百八十九，《御览》七百九十四。）

〇正刑论

（《书钞》五十五引王隐《晋书》，江统为廷尉正，作正刑论，文今佚。）

〇弧矢铭

幽都筋角，会稽竹矢，率士名珍，东南之美，易以获隼，诗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韪。（《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

〇珍珠铭

嗣兹阴景，系晷太阳，嘉彼令生，廉声以章。（《艺文类聚》八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学记》二十七，“令生”作“金生”。）

江[A170]

[A170]（一作彪），字思玄，统子，州举秀才，参平南温峤军事，还为州别驾，辟司空郗鉴掾，除长山令，鉴又请为司马，转黄门郎，庾冰镇江州，请为车骑长史，寻为庾翼谘议参军，复补长史，以平于瓒功除尚书吏部郎，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永和中拜护军将军，出补会稽内史，加右军将军，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复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有集五卷。

〇立琅邪王议（升平五年）

兄弟不相为後，虽是旧说，而经无明据，此语不得施于王者。王者虽兄弟，既为君臣，则同父子。故鲁跻僖公，《春秋》所讥。《左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闵公，弟也，而同于父；僖公，兄也。而齐于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复叙亲之本也。《公羊传》曰：“逆祀奈何？先祢而後祖。”《谷梁传》曰：“先亲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传》之明义如此，则承继有叙，而上下洽通，于义为允。应继大行皇帝。（《通典》八十）

〇尊周贵人为皇太妃议（隆和元年）

虞舜体仁孝之性，尽事亲之礼，贵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无立锥之地，一级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极，宁当忍父卑贱，不以徽号显之，岂不以子无爵父之道，理穷义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经》曰：“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曰：“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为子尊不加父母，则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兴，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寻前绪，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案《礼》“幼不诔长，贱不诔贵”，幼贱犹不得表彰长贵，况敢锡之以荣命邪！汉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悦以为孝莫大于严父，而以子贵加之父母，家令之言过矣。爰逮孝章，不上贾贵人以尊号，而厚其金宝币帛，非子道之不至也，盖圣典不可逾也。当春秋时，庶子承国，其母得为夫人。不审直子命母邪，故当告于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窃见诏书，当临轩拜授贵人为皇太妃。今称皇帝策命命贵人，斯则子爵母也。贵人北面拜受，斯则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贵子贱，人伦序矣。虽欲加崇贵人，而实卑之；虽显明国典，而实废之。且人主举动，史必书之。如当载之方策，以示後世，无乃不顺乎！窃谓应告显宗之庙，称贵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礼，以酬鞠育之惠。奉先灵之命，事不在已。妃后虽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无称妃焉。桓公谓宜进号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于名礼顺矣。（《晋书·礼志》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庾家为孝庾后服议（太和六年）

案贺公记，天子诸侯，五属之内，虽不服职为臣，皆服斩衰，为夫人则齐衰周。天子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异，但文有详略耳。子侄服周，诸妇非复五属之例，谓当从降夫一等。（《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访服，护军江[A170]云。）

〇答高崧访（崧字茂琰，广陵人，《晋书》作“嵩”。）

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又“己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当不如范语。为此议者，皆于为婚之主也。娶妇则父为主，娶妻则己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礼，至于己小功之末则可行之。又《礼》称娶妻，则是无父之正文。谓大功之末娶妇，于礼例犹尚不安。今所为者重，所亏者轻，又准时人由来之比，自不致嫌。（《通典》六十，高崧访，江彪答，案：即江[A170]，《晋书·目录》作“彪”。）

卷一百七

江渊

渊，统从子，大兴中为博士。

〇王式事议

继父尝同居而後别者，继子犹制齐衰三月。案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则崇敬，妻道无愆；殁则制服，毕葬乃归。伉俪之义，大较为举，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为失。方之继父，恩义为崇。式为人子，慎终志笃，岂忍以母节小阙而不行服哉！是以俯仰，宁从其重，今报以周，推心乃安。观过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除，仲尼抑而不贬，将君子以情恕物，谓式之所行，免于戾矣。（《通典》九十四作江泉，即江渊，唐避讳改。）

〇遭乱父母乖离议

流迸离隔，便令行丧，案旧事睹其例。昔宰亘致，《春秋》讥其豫凶事。子路赴卫，仲尼虽知必死，须使者至而哭之。然则吉凶事大，存亡应审。方今王道始通，各令寻求之理尽，乃後行丧，于礼未失。（《通典》九十八作江泉）

〇墓毁服议

凡所以改葬者，必由丘墓崩坏露殡，其痛一也。愚以为发墓依改葬，服缌三月。汉时有盗高庙宝器者，达理之士以为其罪轻于盗长陵之土，虽同至于敬，事实有异。愚以为墓毁更复不应比庙灾而不行服也。（《通典》一百二）

〇招魂葬议

凡葬之言藏，所以闭藏尸柩，非为魂也。今招魂而葬，无尸而殡，或无殡而窆，各任近情以长虚事，非礼所许。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通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三）

江

字道载，统从子，历蔡谟征北参军何充骠骑功曹，试守太末令，迁吴令，殷浩以为中军谘议参军，迁长史免，除中书郎，升平中迁吏部郎长，兼侍中，领本州大中正，迁太常，有集九卷。

〇风赋

惟浑成之既载兮，统天地以资始，网宇宙以结罗兮，洞万形而通纪，莫适柔健，靡测阴阳，于音罔徵，在体无方，假姿众象，借韵宫商，若ざ厉狂震，触物怒号，卷扬江海，回拔陵崤，巨迸慑以退翼，爰居丧宿而遐逃。（《艺文类聚》一）

〇述归赋

时运逝其何速，素秋奄以告季，虚柳中于昏日，羲和宿于房位，微寒凄其薄人，凝霜粲其朝坠，林飘飘以洒叶，隰芒芒而摧才，菊发华于高丘，雁辞北以南莅。（《艺文类聚》三）

〇井赋

惟大朴之既判兮，圣应务以表灵，演八卦以极用兮，运五材以赞生，钻丹晖于金石兮，引黄泉乎沓冥，巽下火而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于是大制既契，物遵其徼，阡逵瓜分，庐宅星列，修家给之永用，凿阶庭而制穴，穿重壤之十仞兮，构玉之百节，营之不日，既汲既渫，潜流，寒泉洌洌，含七德以几道兮，尽众善而莫伐，挹之不损，氵畜之不充，纳而不处其有，兴而不匮其丰，先王借象以辨义，君子拟淡以自绥，神龙来蟠以育鳞，列仙一漱而云飞。（《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〇羽扇赋

惟羽类之攸出，生东南之遐，育庶族于云梦，散宗俦于具区，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扬，琼泽冰鲜，戢之则藏，奋之则举，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于一掌，引长风乎胸襟，荡烦垢于体外，流妙气于中心。（《艺文类聚》六十九）

在于鸟为凌虚之翰，在于人为挥风之羽，高下多少，随人所举。（《书钞》一百三十四）

〇竹赋

有嘉生之美竹，挺纯姿于自然，含虚中以象道，体圆质以仪天，托宗爽垲，列族圃田，缘崇岭，带回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惊风，茂寒乡，藉坚冰，负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润本，承清露以擢茎，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艺文类聚》八十九，《御览》九百六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谏凿北池表

（《艺文类聚》题如此，《晋书》作上疏。）

伏承当凿北池，及立阁道，虽湫厄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扰民，赋不及外，至简至约，诚不可加，然于愚怀，实有眷眷，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贵贱，建灵台，浚辟雍，立宫馆，设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临下之义，前圣创其礼，後代遵其矩。

当代之君，咸营斯事，周宣兴百堵之作，鸿雁歌安宅之欢，鲁僖修泮水之宫，采芹有思乐之颂，盖上之有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劳为勤，此自古之令典，轨仪之大式也。夫理无常然，三正相诡，司牧之体，与世而移，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损上益下，顺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至约之义。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过俭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圣行之，以致至道，汉高祖当营建之始，怒宫库之壮，孝文处既富之世，爱十家之产，亦以播惠当时，著称来叶。

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饣鬼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来，水旱为害，远近之收，普减常年，财伤人困，大役未已，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方之往代，丰弊相悬，损之又损，实在今日。

伏惟陛下，圣质天纵，凝旷清虚，阐日新之盛，茂钦明之量，无欲体于自然，冲素刑乎万国，韶既尽美，则必尽善，宜养以玄虚，守以无为，登览不以台观，游豫不以苑沼，偃息毕于仁义，驰骋极于六艺，观巍巍之隆，鉴二代之文，仰味羲农，俯寻周孔，其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辅，亲绅之秀，畴咨以时，顾问不倦，献替讽谏，日月而闻，则庶绩惟凝，六合咸熙，中兴之盛，迈于殷宗，休嘉之庆，流乎无穷，昔汉起德阳，锺离抗言，魏营宫殿，陈群正辞，臣虽才非若人，然职忝近侍，言不足采，而义在以闻。（《艺文类聚》九，《晋书·江传》。）

〇上疏谏修洪祀

臣寻《史》《汉》旧制，《艺文志》刘向五行传，洪祀出于其中。然自前代以来，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说为祀，而不载仪注。此盖久远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参校。案《汉仪》，天子所亲之祠，惟宗庙而已。祭天于云阳，祭地于汾阴，在于别宫遥拜，不诣坛所。其馀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圆丘方泽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设群神之坐，行躬亲之礼，准之旧典，有乖常式。

臣闻妖眚之发，所以鉴悟时主，故夤畏上通，则宋灾退度；德礼增修，则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验，不易之定理。顷者星辰颇有变异，陛下祗戒之诚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天人，在予之惧，忘寝与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应，实在今日。而犹乾乾夕惕，思广兹道，诚实圣怀殷勤之至。然洪祀有书无仪，不行于世，询访时学，莫识其礼。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阳曰神，阴曰灵。举国相率而行祀，顺四时之序，无令过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无适，不可得详。若不详而修，其失不小。（《晋书·江传》，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上疏谏云云。）

〇又上疏

臣谨更思寻，参之时事。今强戎据于关雍，桀狄纵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刘神州，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人事弊于下，则七曜错于上，灾之作，固其宜然。又顷者以来，无乃大异。彼月之蚀，义见诗人，星辰莫同，载于《五行》，故《洪范》不以为。

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引其轻变方之重眚，求己笃于禹汤，忧勤逾乎日昃，将修大祀，以礼神，传曰：“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然则神必有号，祀必有义。案洪祀之文，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仪法所用，阙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则举义皆阂；有所施补，则不统其源。汉侍中卢植，时之达学，受法不究，则不敢厝心。诚以五行深远，神道幽昧，探赜之求难以常思，错综之理不可一数。臣非至精，孰能与此！（《晋书·江传》，帝不纳又上疏云云。）

〇奏谏山陵用宝器

以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後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葡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御览》作内实金乌钅育。）此盖太妃罔（《御览》作因。）已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晋书·江传》，《御览》五百五十二，又七百五十七。）

〇逸民箴

至人应务，是统是营，乃制上下，以牧群生，君位孰在，匪圣伊明，贤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节，各役天形，率分委质，仰应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经，岂以处下？为戚为荣，各安其所，举体用平，夫设爵列土，悬弓垂旌，卑尊之级，贵贱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实大猷而是经，处遁之士，奚眷于时，行矣先觉，捐俗长辞，明乎忧患，故超尔不疑，解发灵崖，被褐弦丝，飘飘台上，轻举高之，穆穆二仲，携策相期，盘幽隐寂，与物无治。凡厥後来，顺乃所往，鉴兹俗累，戒于颠荡，无殉外物，心烦技养，无弃恬旷，忧勤是掌，林人司箴，敢进善党。（《艺文类聚》三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摅

摅字颜远，谯国谯人，魏大司马休曾孙，与左思俱为齐王ぁ记室，元康末为洛阳令，後为襄阳大守征南司马，永嘉二年，讨流人王，败死，有集三卷。

〇述志赋

慕浮云以抗操，耽簟食之自娱，羡首阳之皎节，叹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惑，咏楚怀之失图，悲伍员之沈悴，痛屈平之无辜，嘉沮溺之隐约，羡接舆之狂歌，顾大雅之先智，纬明哲之所经，微见机而遂逝，比舍生而亲名，道殊涂而同归，要逾世而并荣，舜拘忤于焚廪，孔怵惕于陈匡，纷蹇之若斯，何遭运之可常，情恍惚以回迷，梦乘云而飞，驾麟凤之靡靡，截龙旗之洋洋，周九州而骋目，登四岳而永望，承圣哲而砥砺，奋羽仪而翱翔，被兰之芳华，带锺山之玉英，饰吾冠之岌岌，美吾之玲玲，悲盛衰之递处，情悠悠以纡结，揽萱草以掩泪，曾一欢而九咽。（《艺文类聚》二十六。）

〇感旧赋

胡马仰朔云，越鸟巢南树。（《文选·赭白马赋》注）

〇围棋赋（并序）

昔班固造奕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其辞曰：

局则邓林之木，鲁班所造，雉方砥平，素质玄道，犀角象牙，是错是砺，内含光润，形亦应制。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後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口，连理形也。览斯戏以广思，仪群方之妙理，讶奇变之可嘉，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馀日，差见玩于君子。（《艺文类聚》七十四）

良马蹀足，轻车结轮。

曹毗

毗字辅佐，摅从子，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荐补著作佐郎，迁句章令，徵为太学博士，迁尚书郎，历镇军从事中郎，出为下邳太守，累迁至光禄勋，有集十五卷。

〇秋兴赋

素秋始启，清风激暑，叶零玉阶，柯委劲楚，离禽嘤嘤而晨鸣，轻帷翩翩以微举，夕露颓润于兰庭，秋虫属响乎廊宇。（《初学记》三）

〇涉江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迄赵屯，历彭川，修岸靡靡，莞苇芊芊，紫莲被翠波而抗英，碧椹乘天岸而星悬，百籁夕奏，山精夜然，狂飚萧瑟以洞骇，洪涛突兀而横峙，尔乃江犭希彭濞，夜火辉焕，凌错吐飚，骇鲸喷澜，采蜂于是泛波，文鱼于是登岸。（《艺文类聚》八）

〇观涛赋

）伊山水之辽回，何秋月之凄清，瞻沧津之腾起，观云涛之来征，尔其势也。发源溟池，回冲天井，洒拂沧汉，遥栎星景，伍子结誓于阴府，洪湍应期而来骋，汨如八风俱臻，隗若昆仑抗岭。（《艺文类聚》九）

于是神鲸来往，乘波曜鳞。（《御览》九百三十八）

〇水赋

鱼丧成岛屿之墟，目落为明月之珠。（《御览》九百三十八，不著名，疑承上曹毗，今附此俟考。）

〇湘中赋

（《初学记》作湘表赋。）

其竹则白乌，实中绀族，滨荣幽渚，繁宗隈曲，萋倩陵丘，逮重谷。（《齐民要术》十，《初学记》二十八。）

〇魏都赋

百藏之库，戎储攸归。（《御览》一百九十一）

茎柏振露，绿椿停霜。（《御览》九百六十一）

果则谷炎山亭。（《御览》九百七十四）

柴梨朱市，侯桃丹枣。（《御览》九百六十七）

英梅杨李，若榴棣。（《御览》九百七十三，九百七十四。）

〇杨都赋

海犭希鲸鲟。（《御览》九百四十）

〇临园赋

青霞曳于前阿，素籁流于森管。（《文选·恨赋》注，又沈约锺山诗注。）

〇咏冶赋

冶石为器，千炉齐设。（《御览》八百三十三）

〇冶成赋

含彩可以宝珍。（《文选·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注）

〇箜篌赋

峄阳之桐，植颖岩B，清泉润根，女萝被条，尔乃楚班制器，穷妙极巧，龙身凤颈，连翩窈窕，缨以金采，络以翠藻，其弦则乌号之丝，用应所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体劲质朗，虚置自吟。于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发愁吟，引吴妃，湖上<风立>沓以平雅，前溪摧藏而怀归，东郭念于远人，参潭愁于永违。（《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初学记》十六引两条。）

〇鹦武赋（并序）

余在直，见交州献鹦武鸟，嘉其有智，叹其笼樊，乃赋之曰：

其形则雉顾鹄眄，鹰寺雁息，丹喙含英，缃葩焕翼，森森修尾，蔚蔚红臆，金采员婴于双眸，朱藻烂晖于首侧。（《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〇马射赋

修埒坦其平舒。（《文选·赭白马赋》注。）

奔电无以追其踪，逸羽不能企其足，状若腾虬而登紫霄，自似晨景之骇扶木，体与机会，动蹑惊风。于是抗孙阳之辔，辔繁弱之弓，轻足郁其云合，妙手于焉争雄。（《艺文类聚》九十三）

〇对儒

或问曹子曰："夫宝以含珍为贵，士以藏器为峻，麟以绝迹标奇，松以负霜称隽。是以兰生幽涧，玉辉千仞。故子州浮沧澜而龙蟠，吴季忽万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颐神，梁生适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养和，夷迹洞润，陵冬扬芳，披雪独振也。

"今子少希冥风，弱挺秀容，奇发幼龄，翰披孺童。吐辞则藻落杨班，抗心则志拟高鸿，味道则理贯庄肆，研妙则颖夺豪锋。固已腾广莫而萋茜，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礼为己任，申韩为宏通！既登东观，染史笔；又据太学，理儒功。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洞，养采幽翳，晦明蒙笼。不追林栖之迹，不希抱鳞之龙，不营练真之术，不慕内听之聪。而处泛位以核物，扇尘教以自，负盐车以显能，饰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园之场，出不蹑曾城之冲，游不践绰约之室，ǹ不希耳之踪；徒以区区之怀而整名目之典，覆蒉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检名实于俄顷之间，定得失乎一管之锋。

"子若谓我果是邪？则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则俗非不可以苟从。俗我纷以交争，利害浑而弥重，何异执朽辔以御逸驷，承劲风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劳府，对群物以耦怨双者乎？子不闻乎终军之颖，贾生之才，拔奇山东，玉映汉台，可谓响播六合，声骇婴孩，而见毁绛灌之口，身离狼狈之灾。由此言之，名为实宾，福萌祸胎，朝敷荣华，夕归尘埃，未若澄虚心于玄圃，荫瑶林于蓬莱，绝世事而隽黄绮，鼓沧川而浪龙鳃者矣。蒙窃惑焉。"

主人焕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两仪既辟，阴阳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纷扰，万类云云，孰测其兆！故不登阆风，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矫，岂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阳草！故大人达观，任化昏晓，出不极劳，外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运屈则纡其清晖，时申则散其龙藻，此盖员动之用舍，非寻常之所宝也。

“今三明互照，二气载宣，玄教夕凝，朗风晨鲜，道以才畅，化随理全。故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齐响于五弦，安期解褐于秀林，渔父摆钩于长川。如斯则化无不融，道无不延，风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将舞黄虬于庆云，招仪凤于灵山，流玉醴乎华阈，秀朱草于庭前。何有违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辩其说而未测其源，明朝菌不可喻晦朔，蟪蛄无以观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对以终篇。（《晋书·文苑曹毗传》）

〇双鸿诗序

近东野见有养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虽志希青翠之游，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谓此也。（《艺文类聚》九十）

〇屏风诗序

予为黄门，在直多怀，遂作《诗》《书》屏风。（《御览》七百一）

〇王鼎颂

（见《宋书·符瑞志》亡。）

〇黄帝赞

轩辕应玄期，幼能总百神，体炼（《初学记》作“统”。）五灵妙，气含云雾津，掺石曾城岫，铸鼎荆湖滨，豁焉天扉辟，飘然跨腾鳞，仪辔洒长风，褰衣蹑紫宸。（《艺文类聚》十一，《初学记》九。）

〇神女杜兰香传

神女姓杜，字兰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风溺，大小尽没，香时年三岁，西王母接养之于昆仑之山，于今千岁矣。

兰香降张硕家，辄赍瓦，酒气芳馨。（《书钞》一百四十八）

香戒张硕曰：不宜露头宿。（《书钞》一百四十二）

〇请雨文

下邳内史曹毗，敬告山川诸灵，顷节运错戾，旱亢阴消，川竭谷虚，石流山焦，天无纤云，野有横飚，盛夏应暑而或凉，草木无霜而自凋遑遑农夫，辍耕田畔，悠悠舟人，顿棹川岸，云根山积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复散，圣主当膳而减味，牧伯忘餐而过晏，民庶拊心而频戚，绅不期而同叹，斯亦忧勤之极情，而明灵之达观矣。（《艺文类聚》一百）

〇缪世应

世应一作应世，爵里未详。（案：当在惠帝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太尉石鉴碑

君为治书侍御史，朝廷以公雅节不群，直方其道，仍授绳之官频居爪牙之任，鹰寺虎视，而庶僚风靡。（《书钞》六十二引三条）

张翰

翰字季鹰，吴郡吴人，吴大鸿胪俨子，齐王ぁ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弃官归，有集二卷。

〇首丘赋

（见本传，亡。）

〇杖赋

惟万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独书，中神性之极妙，岂给口之至味？虽至味之御内，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壮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赖，良工登乎曾峦，妙匠鉴乎林阿，顾眄乎阳之条，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圆适意，洪细可手，畜踽旦夕，欲与永久，仪制裁于一寻，假饰存乎尾首，莹牙为其眉额，朗金为其觜距。（《艺文类聚》六十九，又略见《书钞》一百三十三。）

〇豆羹赋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荚，是刈是获，充簟盈篋。香铄和调，周疾赴急，时御一杯，下咽三叹，时在下邑，颇多艰难，空匮之厄，固不缀欢追念昔日，啜菽永安。（《艺文类聚》八十五，《初学记》二十六二十七，《御览》八百六十一。）

太羹居正，众味归宗。（《书钞》一百四十四）

〇诗序

永康之末，疾苦痿瘵，故人颇候之，常以闲静，为著诗一首，分句改纸，各有别读。（《初学记》二十一）

张韩

韩，爵里未详。（案韩疑翰之误。）

〇不用舌论

论者以为心气相丘，因舌而言，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如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谓至精，愈不可闻，枢机之发，主乎荣辱，祸言相寻，召福甚希，丧元灭族，没有馀哀，三缄告慎，铭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效神仙，灵龟启兆于有识，前却可通于千年，鹦武猩猩，鼓弄于笼罗，财无一介之存，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艺文类聚》十七）

卷一百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琨

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元康中为司隶从事，历太尉掾，迁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赵王伦以为记室督，转从事中郎，伦篡位以为太子詹事冠军假节齐王ぁ辅政，拜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范阳王引为司马光熙初封广武侯，永嘉初拜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建兴初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进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为石勒所败，奔段匹，建武初转侍中太尉，大兴元年为匹所害，谥曰愍，有集十卷，别集十二卷。

〇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

臣以顽蔽，志望有限，因缘际会，遂忝过任。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昔，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唯有壶关，可得告采。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臣伏思此州虽云边朔，实迩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虏，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之所出也。当须委输，乃全其命。今上尚书，请此州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愿陛下时出臣表，速见听处。（《晋书·刘琨传》）

〇请封索头猗卢为代郡公表

（《晋书·刘琨传》，《宋书·索虏传》。）

〇请增荀藩位号表

司空荀藩朝廷之旧臣，变臣忠勤，乃心皇家，其善之望，唯藩而已，宜增位号，授分陕之重，永令臣等，有所凭准。（《御览》二百八引《荀氏家传》）

〇谢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表

陛下略臣大愆，录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宠，显以蝉冕之荣，崇以上将之位。伏省诏书，五情飞越。

臣闻晋文以为元帅而定霸功，高祖以韩信为大将而成王业，咸有敦诗阅礼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丰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况臣凡陋，拟踪前哲，俯惧折鼎，虑在覆饣束。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冯异垂翅，而奋翼于渑池，皆能因败为成，以功补过。陛下宥过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虽不逮，预闻前训，恭让之节，臣犹庶几。所以冒承宠命者，实欲没身报国，辄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场，尽其臣节。至于宠荣之施，非言辞所谢。又谒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继至，奉诏，臣俯寻圣旨，伏纸饮泪。

臣闻夷险流行，古今代有，灵厌皇德，曾未悔祸。蚁狄纵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国，七庙阙阙之飨，百官丧彝伦之序，梓宫沦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龙姿日茂，睿质弥光，升区宇于既颓，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复睹典制。伏惟陛下蒙尘于外，越在秦郊，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备位历年，才质驽下，丘山之衅已彰，豪厘之效未著。顷以时宜，权假位号，竟无殪戎之绩，而有负乘之累，当肆刑书，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闻，敢缘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师之职，赦其三败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骋志虏场快意大逆，虽身膏野草，无恨黄墟。陛下偏恩过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将，位兼常伯，征讨之务，得从事宜。拜命惊惶，五情战悸，惧于陨越，以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举，而成公婿之勋；伍员不从城父，而济入郢之庸。臣虽顽凶，无觊古人，其于被坚执锐，致身寇雠，所谓天地之施，群生莫谢不胜，受恩至深，谨拜表陈闻。（《晋书·刘琨传》）

〇又表

逆胡刘聪，敢率犬羊，冯陵犖毂，人神发愤，遐迩奋怒。伏省诏书，相国、南阳王保，太尉、凉州刺史轨，纠合二州，同恤王室，冠军将军允、护军将军纟林，总齐六军，戮力国难，王旅大捷，俘馘千计，旌旗首于晋路，金鼓振于河曲，崤函无虔刘之警，氵开陇有安业之庆，斯诚宗庙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气之类，莫不引领，况臣之心，能无踊跃。

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大司马博陵公浚受其伪和，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长叹者也。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後，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秋谷既登，胡马已肥，前锋诸军并有至者，臣当首启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後陨首谢国，没而无恨。（《晋书·刘琨传》）

〇让司空表

（《晋书·刘琨传》文佚。）

〇劝进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否泰之运，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难，以隆中兴故猃允残周以启宣王，巨猾窃汉，乃发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聪明神武，劳谦恭已卑以自牧，体伯禽经营之诚，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义，下垂庇民之量，收罗俊任贤以能，绥爰陕东，化流无外，戎狄荒服，请事率职，重译纳贡不远万里，功高德劭，遐迩归心，况陛下道迈大宗，勋莫与二，且以亲以贤，义实兼之。是以琨敢缘天文人事徵祥之应，昧死上事，以奉尊号，愿陛下无常心以群心为心，忘其身以万物为公，则宗庙蒸尝，不替于今，逆虏逋寇，一讨而灭，无负于天下，无愧于七后矣。（《艺文类聚》十三）

〇又表

臣闻台宿在天，实承辰极；股肱虽卑，同体元首。臣负乘前朝，过充三吏，国之崇替，有与忧喜。臣闻德合两仪者，固以四海为公；智周万物者，不以一身为私。舜禹揖让，以陟帝位；汤武征伐，以济时难。彼四王者，遘会不同，登受有异。至夫外己存物，忧世遗躬，其致一也。期于爱民治国，应变合道，以为天下利而已矣。况宗庙是陛下之宗庙、百姓是大晋之百姓邪？陛下若忽七庙之重，拒天人之心，绝而不继，困而不拯，则宗庙不歆其祀，群生无所措其手足矣。况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怀国家之统，俯绝乌鸟之情者哉！昔伍员发怒，手挞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吴濞之旗：皆能宣其臣节，摅其私忿，戮尸斩将，存亡罔恨。臣诚无若人之才，实有此人之愤。苟得上凭天威，展其微效，虽陨九泉，犹以明白。（同上）

〇又表

陛下之躬执谦光，允恭克让，俯从吏议，示总万机；布旷荡之诏，开自新之路。海隅渐惠，朔南暨声，有生之伦，咸被嘉庆。陛下量包宇宙，明眸三辰，灵稽应，华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将绝，遗民元元，属命陛下。陛下以德则无所与让，言事固所负荷，诚宜遗小礼存大务，援据图录，居正宸极，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闻“必也正名”，前圣大之。《春秋传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则事有不从，信苟不立，则礼义或愆”。乃载籍之明诫，开塞之所由也。（同上）

〇又表

建兴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领护军匈奴中郎将、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臣琨、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抚军大将军、冀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臣顿首死罪，上书。

臣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鉴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飨，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藩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臣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三叶重光，四圣继轨，惠泽侔于有虞，卜年过于周氏。自元康以来，艰过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赖先后之德，宗庙之灵，皇帝嗣建，旧物克甄，诞受钦明，服膺聪哲，玉质幼彰，金声夙振，冢宰摄其纲，百辟辅其治，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不图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忘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还，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士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等荷宠三世，位厕鼎司，承问震惶，精爽飞越，且悲且惋，五情无主，举哀朔垂，上下泣血。

臣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未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是以齐有无知之祸，而不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主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兴之兆，图谶垂典。自京畿陨丧，九服崩离，天下嚣然无所归怀，虽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离犬戎，蔑以过之。陛下抚宁江左，奄有旧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摄不类，杖大顺以肃宇内。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畅，则遐方企踵。百揆时叙于上，四门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宣王之兴，周诗以为休咏。况茂勋格于皇天，清辉光于四海。苍生然，莫不欣戴。声教所加，愿为臣妾者哉！且宣王之胤，惟有陛下，亿兆攸归，曾无与二。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

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裔之情允洽。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徵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而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号。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抗矫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则所谓生繁华于枯荑，育丰肌于朽骨，神人获安，无不幸甚。

臣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则万机以乱。方今踵百王之季，当阳九之会，狡寇窥窬，伺国瑕隙，齐人波荡，无所系心，安可以废而不恤哉！陛下虽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虏秦，晋国震骇，吕却之谋，欲立子圉。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阖境之情，故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穆，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龟也。陛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虑，出自胸怀，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是以陈其乃诚，布之执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职在遐外，不得陪列阙庭，共观盛礼，踊跃之怀，南望罔极，谨上臣琨谨遣兼左长史右司马臣温峤、主簿臣辟闾训，臣遣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清河太守、领右长史、高平亭侯臣荣劭，轻车将军关内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文选》，《艺文类聚》十三，《晋书·元帝纪》。）

〇上言请以楼烦等五县地处索头猗卢

卢兄驼有救腾之功，旧勋宜录。请移五县民于新兴，以其地处之。（《宋书·索虏传》）

〇荐任光文

武士相见别驾从事任光识量简大，执心贞固，使得对扬紫庭，必能抚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贤之义。（《初学记》二十）

〇上太子笺（太子即愍帝。）

聪以七月十六日复决计送死。臣即自东下，率中山常山之卒，并合乐平上党诸军未旋之间，而晋阳倾溃。

〇与丞相笺

不得进军者，实困无食。残民鸟散，拥发徒跣。录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蓝缕，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十日。夏则桑椹，冬则[B17G]豆，视此哀叹，使人气索。想吴孙韩白，犹或难之，况以琨怯弱凡才，而当率此，以殄强寇。（《书钞》一百五十六，《御览》三十五，又四百八十九，并引王隐《晋书》。）

昔车骑感猗驼救州之勋，表以代郡驼为代公，见听。时大驾在长安，会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卢以封事见托，琨实为表上，追述车骑前意，即蒙听许。遣兼谒者仆射拜卢，赐印及符册。浚以此见责。戎狄封华郡，诚为失礼，然盖以救弊耳。亦犹浚先以辽西封务勿尘，此礼之失，竣实启之。浚遂与卢争代郡，举为所破，纷错之田，始结于此。雁门郡有五县在陉北，卢新并尘官国，甚强盛，从琨求陉北地，以并遣三万馀家，散在五县，既非所制，又于琨残弱之计，得相聚集，未为失宜。既徙陉北五县著陉南，卢因移颇侵逼浚西陲围塞诸军营，浚不复见恕危弱，而见罪责。

琨倾身竭辞，北和猗卢，遂引大众躬启戎行，即具白太傅，切陈愚见取贼之计，聪宜时讨。勒不可纵，而宰相意异，所虑不同；更忧苟、冯嵩之徒，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稽二寇之诛，遣使节抑挫臣锐气。臣即解甲，遣虏众归国。

浚设坛场有所建立，称皇太子。

平昌以九月遇祸，世子时镇陇右，故得无恙。

焦求虽出塞乡，有文武胆干。苟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贝兖州刺史，後闻苟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诣邺，至是斩王桑走赵固云云。今勒据襄国，逼近邺城，故令演转南。演今住在禀丘，而李述、郄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苟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辄敕演谨自守而已。

传长安消息，主上是秦王。

致裘一领，亦达其情耳。

〇答晋王笺

谨当躬自执佩，馘截二虏。（《晋书·刘琨传》。建武元年，元帝转琨为侍中太尉，并赠名刀，琨答。）

与亲故书（时闻祖逖被用。）

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晋书·刘琨传》）

〇答太傅府书

僭遣使驿，离间其部落。渊遂怖惧，一大于南奔蒲子，杂虏归降，万有馀落。

聪、弥一上党，庞不能御。

安居走利韩逼授书，封田之败，黄肃不还，浃辰之间，名将仍殄。

即重遣江陶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疾据襄垣；续遣鹰扬将军赵拟、梁余都尉李茂与倚并力，轻行夜袭。贼捐弃辎车宵遁而退。追寻讨截，获三分之二。当聪弥之未走，乌丸刘虎，构为变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称臣于渊，残州困弱，内外受敌，辄背聪而讨虎，自四月八日攻图。

〇与兄弟书

单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检送。（《御览》八百九）

〇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案："南"字疑衍。）

前得安州乾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御览》八百六十七。又《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四引末三句："吾患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

〇与石勒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军诞禀雄姿，勇略自然，大呼于纷扰之中，奋臂于骇乱之际，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万而莫为己用，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养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盛于东海，黄巾连带三州，张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拥众百万，横逸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刘聪父子，戎狄凡才，乘衅肆毒，寇虐人神，杀父害弟，偷窃位号，自古及今，岂有聪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见将军明鉴灼然，所宜悬了者也。况附聪之弊，渐以彰著，资财不为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雾之气，虽朝凝而夕消，暂见而寻没也。今将军附贼，而望为民主，不亦难乎？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诲，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岂寇不足扫。成败之数，有似呼吸，吹之则寒，嘘之则温。（已上四句从《十六国春秋》十一补。）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实事，皆张儒所具。（《晋书·载纪·石勒传》，《艺文类聚》二十四，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一。）

〇答卢谌书

琨顿首：损书及诗，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执玩反覆，不能释手，慨然以悲，欢然以喜。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由疾弥年，而欲以一丸销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後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昔骥倚于吴坂，长鸣于良乐，知与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与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不复属意于文，二十馀年矣。久废则无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称指送一篇，适足以彰来诗之益美耳。琨顿首顿首。（《文选》。《艺文类聚》二十六。）

〇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胆识坚定，临难无苟免之意。

〇移檄州郡

已与代公（猗卢）方谋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今当便遣六修（猗卢字。）南袭平阳，除僭伪之逆类，降知死之逋羯，顺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积诚灵之所致也。其听所请，受任通和。（《十六国春秋》十二）

〇散骑常侍刘府君诔

爰自上叶，帝尧之胤。堂堂汉祖，豁豁高韵。茂载孝景，克绍前训。穆矣靖王，开国作镇。惟祖惟父，乃光有晋。积行累仁，世笃忠顺。是用感和，诞育奇隽。淑质英挺，金声玉振。嗟乎君侯，仍寝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殒卒。冲飚摧华，阎风雕实。如可赎兮，人百其质。存若烛龙衔曜，没若庭燎俱灭。绅颓范于高模，邦国弥悴于陨哲。（《艺文类聚》四十八）

〇与段匹盟文

天下静晋，难集上邦，四方豪杰，是焉扇动。乃凭陵于诸夏，俾天子播越震荡，罔有攸底。二虏交侵，区夏将泯，神人乏主，苍生无归，百罹备臻，死丧相沈；肌肤润于锋镝，骸骨曝于草莽；千里无烟火之庐，列城有兵旷之邑：兹所以痛心疾首，仰诉皇穹者也。臣琨蒙国宠灵，叨窃台岳；臣世效忠节，忝荷公辅。大惧丑类猾夏，王旅殒首丧元，尽其臣礼。古先哲王，贻厥後训，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临之以神明，结之以盟誓，故齐桓会于邵陵，而群后加恭，晋文盟于践土，而诸侯兹顺。加臣等介在遐鄙，而与主相去迥辽。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尽忠竭节，以翦夷二寇。有加难于琨，必救，加难于，琨亦如之。缱绻齐契，披市胸怀，书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坠军旅，无其遗育。（《艺文类聚》三十三。）

祖纳

纳字士言，范阳遵人。元康中，平北将军王敦辟为从事中郎，转尚书三公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後为中护军太子詹事，封晋昌公。元帝为丞相，引为军谘祭酒，免。後以温峤荐除光禄大夫。

〇上赵王伦疏请宥东莱王蕤北海王实

罪不相及，恶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谋，百王之达制也。是故鲧既殛死，禹乃嗣兴；二叔诛放，而邢卫无责，逮乎战国。及至秦汉，明恕之道寝，猜嫌之情用，乃立质任以卫众，设从罪以发奸，其所由来，盖三代之弊法耳。蕤实献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亲之典。（《晋书·文六王传》）

祖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逖字士稚，纳弟。元康中为司州主簿，後辟齐王ぁ大司马掾、长沙王骠骑祭酒，转主簿，累迁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永兴中弃官。後避乱淮泗，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徵军谘祭酒，拜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进平西将军，改平北将军，河南平，进镇西将军。大兴四年卒，赠车骑将军。

〇渡江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又《御览》四百八十引《晋中兴书》。）

卷一百九

欧阳建

建字坚石，勃海人。石崇外甥，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有集二卷。

〇登橹赋

登兹橹以遐眺，辟曾轩以高眄。仰天涂之绵邈，俯平原之旷衍。嘉苍春之令节，悦和风之微扇，傍观八隅，周览四垂，面孤立之峻峙，曲岸之条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终日，情而忘疲。（《艺文类聚》六十三）

〇言尽意论

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锺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艺文类聚》十九，又《世说·文学篇》注。）

张观

观，南阳人。

〇告太常

父昔为丹阳郡，有二臣主簿刘、留颂等理罪除名。今观父亡，居在郡下，等不来临丧，又不奔葬。凡人有丧，匍匐救之，况于君臣之义乎？而等敢怀雠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通典》九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留颂

、颂，丹阳郡主簿。

〇告太常自理

近为陈事犯忤，加鞭付狱；、颂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绝，抱罪之人不敢见灵柩也。（《通典》九十九）

马平

平，元康中为太常博士。

〇议刘、留颂等事

案礼君臣之道，有合离之义。等昔为君所弃，是为义绝。义绝之臣，责其自亲于君已见放逐，求还亲临丧事，于事则近伪，于礼无此制也。（《通典》九十九）

胡济

济，元康中为尚书郎，领著作。有集五卷。

〇氵廛谷赋

嘉高冈之崇峻兮，临玄谷以远览。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澹。尔乃涉重险，陟榛薄。倚春木，临幽壑。深谷豁以窈蔼，高峰郁而Σ。（《艺文类聚》九）

〇黄甘赋

惟江南之奇果，资天地之正阳。生殊方之妙域，植朱鸟之遐乡。处汉之南，背江之阴。左协兰皋，右接桂林。带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高岑。三秋迭运，初寒履霜。照耀原隰，荫映林荒。若菱华之绣绮井，烛龙之衔金。（《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〇奏荐伍朝

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馀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晋书·隐逸伍朝传》）

〇改葬前母服议

今礼无其章，不复特为之法，故取继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养之情，推此所奉，前继一也。以为前母改葬，宜从众子之制。（《通典》一百二）

郑丰

丰字曼季，沛国人。司空张华辟未就。（见《吴志》“大帝赤乌二年”注引《文士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答陆士龙诗序

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其兄已显得登朝，而弟中渐，婆娑衡门。然其劳谦接士，吐握待贤，虽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养三千，无以过也。乃肯垂顾，惠我好音，思乐结永好之欢云尔。（《陆云集》）

〇又答

兰林，欢至好也。有君子世济其美，英名光茂。遭时暂否，福德衡门。顾我殷勤，屡辱德音。思与结好，以永不刊。（《陆云集》）

〇又答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门，修道以养和，弃物以存神；民思其治，土怀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从之信宿。诗人嘉与此贤；当年相遇，又屡获德音。情欢心至，故作是诗焉。（《陆云集》）

车永

永字茂安。

〇与陆士龙书

永白：间因王弘季有书，怪足下无答。外甥石季甫，忽见使为贸阝]令。除书近下，因令便道之职，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闻此问，三四日中，了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不可忍视。外甥之中，老人真自爱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举家惨戚，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将来，是句章人，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害人。闻此消息，倍益忧虑。如其不行，恐有节目，良为愁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来报，车永白。（《陆云集》，《困学纪闻》二十。）

〇答陆士龙书

永白：即日得报，披省未竟，欢喜踊跃。辄于母前，伏诵三周。举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恐有其言，能无其事耳。虽尔犹足息号泣，欢忭笑也。府君入後，月当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与卿相见也。答不复多，车永白。（同上）

王琨

琨，元康中为新城令，入拜尚书郎。（案：王导长子悦无子，以弟恬子琨为嗣，袭导爵始兴郡公，累迁丹阳尹；年代不相合，非即此也。）

〇荐范乔

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晋书·隐逸范粲传》。粲子乔，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刁协

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人。惠帝时为濮阳王文学，累转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历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参军司马，东瀛公腾临漳长史，转颍川太守。怀帝初迁河南尹，未拜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寻为丞相左长史。建武初拜尚书左仆射。大兴初迁尚书令；寻加金紫光禄大夫。王敦之乱，出奔遇害。

〇秦为显义亭侯焕选官属

昔魏临淄侯以邢为家丞，刘桢为庶子。今侯幼弱，宜选明德。（《晋书·琅邪王焕传》）

〇奏请缓征徐龛

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厄，百夫不当。且运漕至难，一朝粮乏，非复智力所能防御也。《书》云宁致人，不致于人。宜顿兵所在，深壁固垒，至秋不了，乃进大军。（《晋书·蔡豹传》。尚书令刁协奏。）

〇驳孙文上事

诸侯夺宗，圣庶夺嫡，而况天子乎？自皇祚已来，五十馀年，宗庙已序，而文攻乎异端，宜加议罪。（《通典》五十二。建武初，孙文上事，宣帝支子不应祭，豫章京兆二府君仆射刁协。）

〇复肉刑议

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尚书令刁协等议。）

李矩

矩字世回，平阳人。梁王肜以为征西牙门将，讨齐万年有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都护，谢病去。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永嘉中，太尉荀藩承制假荥阳太守，加冠军将军，封阳武县侯。领河东平阳太守，以距刘聪功除安西将军、都督河南三郡军事、荥阳太守，封修武县侯，元帝即位，进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阳县侯。後为石良所破，率众南归，至鲁阳坠马卒。

〇敕郭诵

汝识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矩传》）

〇祷子产祠

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晋书·李矩传》，又《十六国春秋》四。）

张林

林，常山真定人。黑山贼张燕曾孙，为赵王伦通事令史。伦篡位，拜尚书令卫将军，封郡公。为孙秀所谗诛。

〇与赵太子笺论孙秀

秀专权，动违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扰乱朝廷，可一时诛之。（《晋书·越王伦传》）

〇陈夫人碑

夫人姓徐，吴郡嘉兴人也。夫人少膺灵粹，诞兹淑贞，聪哲明敏，温恭柔顺；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恭顺不惰其心，明烈实备其体。若夫柔惠清顺，中和圣善，妇德既备，母道亦践；志厉冰玉，厥德靡显，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内英，朗节外新，芳徽风迈，淑慎其身。（《艺文类聚》十八）

郑方

方字子回。

〇献齐王ぁ书

方闻圣明辅世，夙夜祗惧，泰而不骄，所以长守贵也。今大王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当使天下穆如清风，宗室骨肉永无纤介，今则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边境不静，大王自以功业兴隆，不以为念，其失三也。大王兴义，群庶竞赴，天下虽宁，人劳穷苦，不闻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与义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赏不逾时，自清泰已来，论功未分，此则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谤声盈涂，人怀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陈诚。（《晋书·郑方传》。ぁ辅政专恣，方发愤，步诣洛阳，自称荆楚逸民，献书于ぁ。）

王豹

豹，顺阳人。为豫州别驾，齐ぁ为大司马，以为主簿，上笺见杀。

〇致齐王ぁ笺

豹闻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将以安主定时，保存社稷者也。是以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罚不足以为诛；为人主而逆其谏者，灵厉不足以为谥。伏惟明公虚心下士，开怀纳善，款诚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于听。豹伏思晋政渐缺，始自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乃事势使然，未为辄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故复因前倾败之法，寻中间覆车之轨，欲冀长存，非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敢闻。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面贵王，各以方刚强盛，并典戎马，处险害之地。且明公兴义讨逆，功盖天下，圣德光茂，名震当世。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浅见，陈写愚情。

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所以然者，天下习于所奉故也。今诚能尊用周法，以成都为北州伯，统河北之王侯，明公为南州伯，以摄南土之官长，各因本职，出居其方，树德于外，尽忠于内，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简良才，命贤隽，以为天子百官，则四海长宁，万国幸甚，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危败路塞，社稷可保。愿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悟张良覆足之谋，远临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圣思，宛许可都也。（《晋书·忠义王豹传》）

〇重致齐王ぁ笺

豹书御已来，十有二日，而圣旨高远，未垂采察，不赐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盖霸王之神宝，安危之秘术，不可须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挟大功，抱大名，怀大德，执大权，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贤圣所以战战兢兢，日昃不暇食，虽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为兄，成王为君，伐纣有功，以亲辅政，执德弘深，圣恩博远，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摄事之日，四国流言，离主出奔，居东三年，赖风雨之变，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应，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祸未知所限也。至于执政，犹与召公分陕为伯。今明公自视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来，宰相之患，危机窃发，不及容思，密祸潜起，辄在呼翕，岂复晏然得全生计！前鉴不远，公所亲见也。君子不有远虑，必有近忧，忧至乃悟，悔无所及也。

今若从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国，北与成都分河为伯，成都在邺，明公都宛，宽方千里，以与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结好要盟，同奖皇家；贡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圣规，可先旨与成都共论。虽以小才，愿备行人。昔厮养，燕赵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开其说，两国以宁。况豹虽陋，大州之纲纪，（《文选传》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注引虞预《晋书》，大州上有“故”字。）加明公起事险难之主簿也。故身虽轻，其言未必否也。（《晋书·忠义王豹传》）

锺雅

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魏太傅繇弟仲常之曾孙。为汝阳令，徵著作佐郎。东海王越请为参军，迁尚书郎，避乱江东。元帝为丞相，引为记室参军，迁临淮内史振威将军，徵拜散骑侍郎，转尚书右丞，又转北军中候。王敦请为从事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补宣城内史。明帝时加广武将军，徵拜尚书左丞。成帝即位，迁御史中丞，拜骁骑将军侍中。苏峻反，从驾石头遇害，追赠光禄勋。

〇奏改太庙祝文

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庙，亦宜除伯祖之文。（《晋书·锺雅传》）

〇秦劾尚书梅陶

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缟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晋书·锺雅传》）

颜含

含字弘都，琅邪华人。惠帝时，太傅东海王越以为参军，出补阳令。元帝镇下邳，复为参军；及渡江，以为上虞令，转王国郎中、丞相东阁祭酒，出为东阳太守，补太子中庶子。明帝时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成帝时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迁右光禄大夫光禄勋。以年老致仕，後二十馀年卒，年九十三，谥曰靖。

〇驳陆晔假归制日

晔内蕴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诏许，归省坟茔。大臣之义，本在忘己，岂容有期而反，无期必违？愚谓宜还自还，不须制日。（《晋书·陆晔传》。咸和中，求归拜坟墓，有司奏旧制假六十日，侍中颜含侍郎游怀驳。）

郗鉴

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赵王伦辟为掾，称疾去职。伦诛，司空何劭引为参军，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元帝承制，假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就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永昌初徵拜领军将军。明帝即位，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假节镇合肥，徵为尚书令。王敦平，封高平侯，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广陵。成帝即位，进车骑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兖州刺史。苏峻反，进司空，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峻平，加侍中，封南昌县公，进太尉。卒年七十一，赠太宰，谥曰文成，有集十卷。（案：《晋书·郗鉴传》有“讨苏峻誓师”文，《艺文类聚》三十三以为庾阐作，今编入《庾阐集》。）

〇上疏逊位

臣疾弥留，遂至沈笃，自忖气力，差理难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过才，曾无以报，上惭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叹，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辄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乞骸骨归丘园。惟愿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济大猷，任贤使能，事从简易，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则臣虽死，犹生之日耳。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晋书·郗鉴传》）

〇周札加赠议

夫褒贬臧否，宜令体明例通。今周、戴以死节复位，周札以开门同例，事异赏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议，谓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此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礼，华乐荷不臣之罚，齐灵嬖孽，高厚有从昏之戮。以古况今，谯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责，何加赠复位之有乎！今据已显复，则札宜贬责明矣。（《晋书·周札传》）

〇又驳

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晋书·郗鉴传》）

〇书

鉴顿首顿首：灾祸无常，奄承遘难。念孝性攀慕兼剥，不可堪胜，柰何柰何？望远未缘叙苦，以增酸楚。鉴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二）

郗

鉴字方回，鉴子。成帝时袭爵南昌县公，徵拜中书侍郎；历骠骑何充征北褚裒长史，迁黄门侍郎，转临海太守。以疾去职，居章安十馀年。简文辅政，徵拜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出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迁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平北将军假节，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简文即位，就加镇军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孝武时致仕，徵拜司空不起。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有集四卷。

〇上言魏骘事

功曹魏骘，周丧内迎妇拜时，乡曲以违礼讥之。（《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将军郗上言。）

〇论丧遇闰书则时

省别书并诸议具。《三礼》证据，诚所未详。然恐祥忌异月，于理既为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毕，明文焕然。而闰在周内，合而不数者，则闰正月遭艰，便应以十二月祥，于时则未及周年，于忌则时尚平吉。若由天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月，故略而不许，则凡在五服，皆应包闰，具如足下所论。若云情重则宜包，情轻故宜数，是为制之由情，而未本乎历数。苟本乎历数，必天无是月，则虽情有轻重，而含闰宜一。且齐衰之制，遇闰而包，降为大功，则数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数异制。以月为断者数闰，以年为断者除闰，推此而言，则除数所由，盖以所遇为分断，非情本之所以。以後月为周者，故是上之所论，以吉为忌，于理不通故耳。云闰在周後，将非其喻。至于凶事尚远，盖施于卜日祥葬，制无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务从其远耳。若理例坦然，义无疑昧，岂得不循成制，而以过限为重。或谓闰者盖年中余分，故宜计其正限，以补不足。今再周无闰，则不补小月之限。闰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为一月者，当以既已遇闰，便宜在尽其月节故也。月节之难，足下释之。且节必在闰月之中，则含月从节，即复进退致阙。（《通典》一百。孝武宁康二年，会稽内郗书。）

〇杂帖

九月七日报；比得章，知弟渐佳，至庆。想今渐胜，食进不新，差，难将适，犹悬忧，遣不具。报。（《淳化阁帖》二）

二十四日报：比书想悉达，日谅弟佳，不及数字。报。（同上）

远近何也？王右军竟去不？付石首干一节。（同上）

想亲亲悉如常。敬豫何当来耶？道祖故未善差，恒在尚书不？见来多日。（同上）

卷一百十

郗超

超字景兴，或作敬舆，（见《文选·天台山赋》注、《褚渊碑》注。）一字嘉宾，子。为桓温征西椽，随府迁大司马参军除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有集十卷。

〇与桓温笺

超言：远近无他说，荀异问者，定虚耳。云段龛归顺，不知审不？王江州为宗正，似又定，前所传者，虚妄耳。异同自旨启。超言。（《淳化阁帖》二）

〇与亲友书论支道林

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者，一人而已。（《高僧传》四。又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

〇与谢庆绪书论三幡义

近论三幡，诸人犹多欲，既观色空，别更观识，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观，于理为长。（《文选·天台山赋》注）

〇奉法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现在、当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外国音称“南无”，汉曰“归命”；佛者汉音曰“觉”，僧者汉音曰“众”。五戒，一者不杀，不得教人杀，常当坚持尽形寿，二者不盗，不得教人盗，常当坚持尽形寿，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当坚持尽形寿，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当坚持尽形寿；五者不饮酒，不得以酒为惠施，常当坚持尽形寿。若以酒为药，当推其轻重，要于不可致醉。有三十六失经教，以为深戒：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则清净，不欺则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

已行五戒，便修岁三月六斋。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悔过自责行，四等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挝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斋者普为先亡见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玄想感发。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已故也。斋日唯得专惟玄观，讲诵法言，若不能行空，当习六思念。

六思念者，念佛，念经，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谓念天？十善四等为应天行，又要当称力所及，勉济众生。十善者，身不犯杀盗淫，意不嫉恚痴，口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何谓不杀？常当矜愍一切蠕动之类，虽在困急，终不害彼利己。凡众生危难，皆当尽心营救，随其水陆，各令得所。疑有为己杀者，皆不当受。何谓为盗？凡取非己有，不问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谓之盗。何谓为淫？一切诸著，普谓之淫，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窃不公，亦兼盗罪。所谓嫉者，谓妒忌也。见人之善，见人有德，皆当代之欢喜，不得有争竞憎嫉之心。所谓恚者，心怀忿恨，藏结于内。所谓痴者，不信大法，疑昧经道。何谓妄言？以无为有，虚造无端。何谓绮语？文饰巧言，华而不实。何谓两舌？背向异辞，对此说彼。何谓恶口？谓骂詈也。或云口说不善之事，令人承以为罪，亦为恶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暂起心念，是为十善，亦为十戒。五戒检形，十善防心，事有疏密，故报有轻重。

凡在有方之境，总谓三戒。三戒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谓之十恶。十恶毕犯，则入地狱，抵探强梁，不受忠谏。及毒心内盛，徇私欺绐，则或坠畜生，或生蛇虺；悭贪专利，常苦不足，则坠饿鬼。其罪差轻少，而多阴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不公亮，皆坠鬼神，虽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谓三涂，亦谓三恶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识，谓之五阴。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见者为色，失之则忧恼为痛，得之则欢喜为痒；未至逆念为思，过去追忆为想；心念始起为生，想过意识灭为死，曾关于心戢而不忘为识。识者，经历累劫，犹萌之于怀，虽昧其所由，而滞于根，潜结始自毫厘，终成渊岳。

是以学者务慎所习，五盖一曰贪淫，二曰恚，三曰愚痴，四曰邪见，五曰调戏。别而言之，求欲为贪，耽著为淫，外发为，内结为恚，系于缚著，触理倒惑为愚痴。生死因缘，痴为本，一切诸著，皆始于痴；地狱苦酷，多由于恚。《经》云：卒斗杀人，其罪尚轻；怀毒阴谋，则累劫弥结，无解脱之期。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谓目受色，耳受声，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细滑，心受识；识者，即上所谓识阴者也。五阴六欲，盖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载众经。《经》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狱，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虑发乎心，皆念念受报。虽事未及形，而幽对冥构。夫情念圆速，倏忽无间，机动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于俄顷。

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独于心，防微虑始，以至理为城池，常领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轻起心念；岂唯言出乎室，千里应之，莫见乎隐，所慎在形哉？异出《十二门经》云：“人有善，恒当掩之，有恶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无适无莫，过而无悔，当不自得。宜其任行藏于所遇，岂有心于隐显？然则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于罪福，外泄则愈轻，内结则弥重；既迹著于人事，必有损于冥应。且伐善施劳，有生之大情，匿非文过，品物之所同。善著则迹彰，迹彰则誉集。苟情系沮劝，而誉集于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内。且人之君子，犹天之小人，况乎仁德未至，而名浮于实，获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备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则与事而散。若负理之心铭之怀抱而外修情恳，以免人尤；收集俗誉，大诬天理，自然之，得不愈重乎？

是以庄生亦云：“为不善于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诛之。”且人之情也，不愧于理，而愧乎物。愆著则毁至，毁至而耻生。情存近复，则弊不至积；恃其不彰，则终莫悛革。加以天内充，而惧其外显，则幽虑万端，巧防弥密，穷年所存，唯此之务。天殃物累，终必顿集，盖由不防萌，谋始而匿，非扬善故也。

《正斋经》云：“但得说人百善，不得说人一恶。”说人之善，善心便生，说人之恶，便起忿意。意始虽微，渐相资积。是以一善生巨亿万善，一恶生巨亿万恶。古人云：“兵家之兴，不过三世。”陈平亦云：“我多阴谋，子孙不昌。”引以为教，诚足以有弘。然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既已著之于事验，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鲧殛禹兴，予鲋异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犹无淫滥，况乎自然玄应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错受，善恶无彰，其诬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犹以犯者为主；主婴其罚，然後责及其馀，若不当身，而殃延亲属，以兹制法，岂唯圣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韩之所必去矣。

是以《泥洹经》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是获福，恶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应理。然原夫世教之兴，岂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己？所及弥广，则诫惧愈深。是以韬理实于韫椟。每申近以敛粗，进无亏于惩劝，而有适于物宜，有怀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领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变，徇教而不达教情，以之处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于逆顺，固必应而无差者也。苟昧斯道，则邪正无位，寄心无准矣。至于考之当年，信漫而少徵，理无愆违，而事不恒著，岂得不归诸宿缘、推之来世邪？

是以有心于理者，审影响之难诬，废事证而冥寄，达天网之宏疏；故期之于靡漏，悟运往之无间，混万劫于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终归于必至，岂以显昧改心、淹远革虑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业心所深期也。《十二门经》云："有时自计，我端正好，便当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肠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复观他人身中恶露皆如是。"若悭贪意起，当念财物珍宝生不持来、死不俱去，而流迁变化，朝夕难保；身不久存，物无常主。宜及当年施恩行惠，赡乏以财，救疾以药，终日欣欣，务存营济。若恚意起，当深生平等，兼护十戒。差摩竭云："菩萨所行，忍辱为大。若骂詈者，嘿而不报；若挝捶者，受而不校；若怒者，慈心向之，若谤毁者，不念其恶。"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门阃，地及门阃，盖取其藏垢纳污，终日受践也。"

《成具经》曰："彼以四过加已，则觉知口之失也。报以善言和语，至诚不饰。"四过者，上之所谓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也。夫彼以恶来，我以善应，苟心非木石，理无不感。但患处之不恒，弘之不积耳。苟能每事思忍，则悔吝消于见世，福报显于将来。

《贤者德经》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则忠恕之道；推而极之，四等之义。"四等者何？慈、悲、喜、护也。何谓为慈？愍伤众生，等一切，推已恕彼，愿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谓为喜？欢悦柔软，施而无悔。何谓为爱护？随其方便，触类善救，津梁会通，务存弘济。能行四等，三界极尊，但未能冥心无兆，则有数必终。

是以《本起经》云："诸天虽乐，福尽亦丧，贵极而无道，与地狱对门。"，《成具》又云："福者有若有尽，有烦劳有往还"。《泥洹经》曰："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无安，唯无为快。”

经称行道者先当舍世八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闻善不喜，闻恶不惧；信心天固，沮劝无以动其志；理根于中，外物不能干其虑。且当年所遇，必由宿缘；宿缘玄运，信同四时，其来不可御，其去不能止，固当顺而安之，悦而毕之。精勤增道习，期诸妄心，形报既废，乃获大安耳。夫理本于心，而报彰于事，犹形正则影直，声和而响顺，此自然玄应，孰有为之者哉！然则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务存远大，虚中正己，而无希外助；不可接以卑渎，要以情求：此乃厝怀之关键，学者所宜思也。

或谓心念必报，理同影响，但当求己而已，固无事于幽冥。原经教之设，盖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则功由神道；欣感发中，必形于事；亦由咏歌不足，系以手舞。然则奉而尊之，盖理所不必须，而情所不能废。宜纵己身体教旨，忘怀欣想，将以己引物，自周乎众，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怀有拟。《经》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诸苦，则宜深惟缘对，兼觉魔伪，开以达观，弘以等心。

且区区一生，有同过隙，所遇虽殊，终归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计。该以数涂，则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则休戚迭用。聚散去来，贤愚同致。

是以经云，安则有危，得则有丧，合会有离，生则有死，盖自然之常势，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则无往不夷。《维摩诘》云；“一切诸法，从意生形，然则兆动于始，事应乎末；念起而有，虑息则无；意之所安，则触遇而夷；情之所阂，则无往不滞。因此而言，滞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惧生于心，则乘于外；外既乘，内惧愈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是以经称丈夫畏时非人得其便，诚能住心以理。天关内固，则人鬼罔间，缘对自息，万有无以缨，众邪不能袭。四非常：一曰无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盛衰相袭，欣极必悲，谓之为苦，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神无常宅，迁化靡停，谓之非身。《经》称处惑乐之地，觉必苦之对，盖推代谢于往复，审乐往则哀来；故居安虑危，夕惕荣观。若夫深于苦者谓之见谛，达有心则有滞，有滞则苦存，虽贵极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弥深，情之所乐，于理愈苦。

故《经》云：“三界皆苦，无可乐者”。又云：“五道众生，共在一大狱中，苟心系乎有，则罪福同贯。故总谓三界为一大狱。佛问诸弟子：“何谓无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顷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报，便就後世，是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夫无常显证，日陈于前，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代同归，终莫之悟，无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计，惧不在交，则每事殆懈。以之进德，则功无复篑；以之治心，则堕其所习。

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阴而惜逝，恒自强于鞭後，业与时竞，惟日不足，则乱念无因而生，缘对靡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进，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积而能散，润济众生，施也。谨守十善，闭邪以诚，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习，夙夜匪懈，精进也。专心守意，以约敛众，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谓之俗度；领以兼忘，谓之道慧。《本起经》云："九十六种道术，各信所事，皆乐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恶失、乐存哀亡？盖弱丧之常滞，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潜谢非矜恋所留，对至而应，岂智用所制？

是以学者必归心化本，领观玄宗。玩之珍之，则众念自废，废则有忘，有忘则缘绝。缘报既绝，然後入于无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经》云；"无所从生，靡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所生。"《泥洹经》云："心识静休，则不死不生。"心为种本，行为其地，报为结实；犹如种植，各以其类时至而生，弗可遏也。种十善戒善则受生之报，具于上章。加种禅等四空，则贵极天道。四空及禅，数经具载其义，从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随其事行，福转倍增。种非常禅谛，背有著无则得罗汉泥洹，不忌有为，不系空观，遇理而冥，无执无寄，为无所种。既无所种，故不受报，廓然玄废，则佛之泥洹。

泥洹者，汉曰"无为"，亦曰"灭度"。《维摩诘》曰："彼六师者，说倚为道。从是师者，为住诸见，为边际，为归八难，不得离生死道也。虽玄心屡习，而介然微动，犹均被六师同滞一有。况贪生倚想，执我捍化，虽复福逾山河，贵极三界，倚伏旋还，终坠罪苦，岂获宁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势率至，不宅于善，必在于恶。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资，必资乎烦。是以《经》云："欲于空中造立宫室，终不能成，取佛国者，非于空也。"然则五度四等，未始可废，但当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

归佛则解佛，无归于戒则无功于戒，则禅谛与五阴俱冥，未用与本观同尽；虽复众行兼陈，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为空则无行，行则非空。既以有行，无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怀之称，非府宅之谓也。无诚无矣，存无则滞封；有诚有矣，两忘则玄解。然则有无由乎方寸，而无系于外物。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岂灭有而後无？偕损以至尽哉。

由此言之，有固非滞，滞有则背宗；反流归根，任本则自畅。是以开士深行，统以一贯；达万象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领；知来理之先空，恒得之于同致；悟四色之无朕，顺本际而偕废，审众观之自然，故虽行而靡迹。方等深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泯一三世，而未尝谓见在为有，则空中行空，旨斯见矣。（《弘明集》十三）

卷一百十一

陶侃

侃字士行，鄱阳人。徙居庐江之寻阳，为县吏。郡召为督邮，领枞阳令，迁主簿。元康中察孝廉，除郎中，补武冈令；弃官归，为郡小中正。太安中为南蛮长史，封东乡侯。光熙初迁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又加督护；母忧去职。永嘉中，东海王越以为参军。元帝镇江左，加奋威将军，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王敦表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封柴桑侯。大兴初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领交州刺史，进号征南大将军。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苏峻平，拜侍中太尉，改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又加都督江州，领刺史。襄阳平，拜大将军。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赠大司马，谥曰桓。有集二卷。

〇相风赋

乃有相风之为形也，终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倾。拟云阁以秀出，峻岭于层城。直南端以基址，双崇魏之峥。象建木于都广，邈不群而独荣。朴虽小而不巨，何物鲜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离于云际。擢孤茎而特挺，若芙蓉于水裔。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豹饰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则，彰我皇度。（《艺文类聚》六十八）

〇表

伏承大官厨器损失，谨奉献狠炙刀盘二具。（《御览》三百四十六）

伏惟武库倾荡，宿卫有失阙，辄选其差可者，奉献金铃大戟五十张。（《御览》三百五十三）

〇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

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陈。临卒之际，与臣书别，臣藏之箧笥，时时省视，每一思述，未尝不中夜抚膺，临饭酸噎。“人之云亡”，峤实当之。谨写峤书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伤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国耻，将臣戮力，救济艰难，使亡而有知，抱恨结草，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峤棺柩无风波之危，魂灵安于后土。（《晋书·温峤传》）

〇让拜大将军表

臣非贪荣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而已。若臣仗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晋书·陶侃传》）

〇上表逊位

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馀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藩。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隽。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谘，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

以後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晋书·陶侃传》）

〇上成帝杂物疏

螺杯一枚。（《御览》七百五十九引《陶侃故事》）

水晶盘一枚。（《御览》七百六十《引陶侃故事》）

〇遗荀崧书

杜曾凶狡，所将之卒，皆豺狼也，可谓鸱枭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宁。足下当识吾言。（《晋书·杜曾传》）

〇答温峤书

奉所送帐下得苏峻兜鍪，作之巧丨，用功殊多，战器不事须此也。意谓不如三甲者，逆贼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恶其名。得此兜鍪者，犹以有功。令赏其细葛一端。（《御览》三百五十六）

〇答慕容书

当今扬淮锐勇，飞廉超骥，收屈卢必陷之矛，集鲛犀不入之盾。（《御览》三百五十七）

〇报封抽韩矫等书

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筐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讨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国（《晋书》作“官”。摧）勒，然忠义竭诚，见于辞表。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国春秋》二十三。）

〇与王导书

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晋书·陶侃传》。时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辄领江州。侃讨默，与导书。）

陶潜（一）

潜字元亮，一名渊明，或云字渊明，侃曾孙。为州祭酒，自解归，後为镇军建威参军，补彭泽令。义熙三年解印去。徵著作郎不就。宋元嘉中卒，颜延之谥之曰“靖节徵士”。有集九卷。

〇感士不遇赋（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馀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兼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淳源汨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日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阝，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广结发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目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士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後，恸众人之悲泣。商尽<先见>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苍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昧，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本集）

〇闲情赋（并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怀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馀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髟丐}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飚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绵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馀阴。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衿。竟寂寞而无见，独捐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遥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

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衿衿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馀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本集。）

〇归去来兮辞。（并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帐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奇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本集，《文选》，《晋书·陶潜传》，《宋书·陶潜传》。）

〇与子俨等书

告俨、俟、份、佚、佟：夫天地赋命，有生必有终，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荼毒，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已，必贻俗患；亻黾亻免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耳。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稚春，（毓字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本集。《晋书·陶潜传》，《宋书·陶潜传》，《艺文类聚》二十三，《御览》五百九十三。）

〇停云诗序

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

〇时运诗序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

〇荣木诗序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有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〇赠长沙公族祖诗序

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

〇答庞参军诗序

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

〇形影神诗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〇九日闲居诗序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待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〇游斜川诗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〇答庞参军诗序

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孔往复之义，且为别後相思之资。

〇与殷晋安别诗序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後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

〇赠羊长史诗序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已上并本集）

〇饮酒诗序

余间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後，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本集，《御览》四百九十七。）

〇有会而作诗序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後生何闻哉！（本集。）

〇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渔人姓黄名道真。）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太守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後遂无问津者。（本集，《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八十七。）

卷一百十二

陶潜（二）

〇读史述九章（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夷齐

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六。）

△箕子

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凄矣其悲。

△管鲍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遗生良难，士为知己。望义如归，允伊二子。程生挥剑，惧兹馀耻。令德永闻。百代见纪。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贤。俱映日月，共飨至言。恸由才难，感为情牵。回也早夭，赐独长年。

△屈贾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瞻写志，感鹏献辞。

△韩非

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伎辩召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

△鲁二儒

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德不百年，污我诗书。逝焉不顾，被褐幽居。（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六）

△张长公

达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独异，敛辔来，闲养其志。寝疾穷年，谁知斯意。（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尚长禽庆赞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贫贱与富贵，读易悟益损。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扇上画赞

△荷丈人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沮桀溺

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本集）

△於陵仲子

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本集）

△张长公

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本集）

△丙曼容

丙公，望崖辄归。匪骄匪吝，前路威夷。（本集）

△郑次都

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本集）

△薛孟尝

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本集）

△周阳圭（《艺文类聚》作周妙圭。）

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恬然自娱。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日玩琴书，顾眄寡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天子孝传赞（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顽母嚚，事之于畎亩之间，以孝，是以尧闻而授之，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以为不顺于父母，若穷而无归，惟顺亲可以得意。苟违朝夕，若婴儿之思恋，故称舜五十而慕。《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言思其来而训之，爱敬尽于事亲。是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庙，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于是称闻。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欢，德教大行，殷道以兴。《诗》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此之谓乎？周文王之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鸡鸣至于寝门，问于内竖，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则色忧，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视寒温之节，食下必问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远，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矣。赞曰：至哉后德，圣敬自天。陶渔致养，菲薄享先。亲瘠色忧，谅阴寝言。一人有庆，千载赖旃。（本集）

〇诸侯孝传赞（周公旦　鲁孝公　河间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制礼作乐，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诗》曰：“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清庙，肃雍显相。”言诸侯乐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贵而不骄，位高弥谦，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于鲁，备其礼乐，以奉宗庙焉。鲁孝公之为公子，周宣王问公子能道训诸侯者立之。樊穆仲称其孝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理其民矣。”乃命之于夷宫，是为孝公。夫宗庙致敬，不忘亲也，有国不亦宜乎，汉河间惠王，献王之曾孙也。西京藩臣，多骄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献王，而惠王继之。《汉书》称其能修献王之行。母薨，服丧尽礼，哀帝下诏书褒扬，以为宗室仪表，增封万户，礼古之人皆然。至于末俗衰薄，固已贤矣。贵而率礼又难，其见褒赏，不亦宜乎？赞曰：贵骄殊途，不期而会。周公劳谦，乃成光大。二侯承鲁，遵俭去泰。河间率礼，汉宗是赖。（本集）

〇卿大夫孝传赞（孔子　孟庄子　颖考叔）

孔子，鲁人也。入则事父兄，出则事公卿，丧事不敢不勉，故称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也。君赐腥，必熟而荐之，虽蔬食而齐，祭如在。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于孝。是以曾参受而书之，游夏之徒，常咨禀焉，许止不尝药，书以杀父！宰我暂言减丧，责以不仁。言合训典，行合世范，德义可尊，作事可法，遗文不朽，扬名千载。孟庄子，鲁人也。孔子称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与父之臣，是难能也。夫孝子之事亲也。事亡如事存，故当不义则争之，存所不争，则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犹谓之孝，况终身乎？颖考叔，郑人也。庄公以叔段之故，与母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考叔为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而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汝有母遗，厶我独无。”考叔曰：“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而施及庄公。《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赞曰：仁惟本悌，圣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二子承亲，式礼遵诰。永锡纯懿，无改遗操。（本集）

〇士孝传赞（高柴　乐正子春　孔奋　黄香）

高柴，卫人也。丧亲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所谓哭不亻哀，言不文也。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亲者改之。行丧如礼，君子之德风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遗其亲。乐正子春，鲁人也。下堂伤足，既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曰：“吾闻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归之，可谓孝矣。”故君子一举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灾患及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之有也。孔奋，扶风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养至谨，在官唯母极甘美，妻息菜食，历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亲，然亦有分焉，奢则难继，能致俭以全养者鲜矣。黄香，江夏人也。九岁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养，冬无被裤，而尽滋味。暑则扇床枕，寒则以身温席。汉和帝嘉之，特加异赐，历位恭勤，宠禄荣亲，可谓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者也。赞曰：显允群士，行殊名钧。咸能夙夜，以义荣亲。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纯。（本集）

〇庶人孝传赞（江革　廉范　汝郁　殷陶）

江革，齐人也。汉章帝时避贼，负母而逃。贼贤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佣债，以致甘暖。和颜悦色，以尽欢心。欲亲之安，自挽车以行。乡人归之，号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将。天子嘉焉，宠遇甚厚。告归，诏书褒美，就家礼其终身，以显异行。廉范，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丧，遇石船覆，执骸（一作“抱棺”。）而没，船人救之，仅免于死，遂以丧归。及仕郡，拯太守于危难，送故尽节。章帝时为郡守，百姓歌咏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范之临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义显也。汝郁陈郡人也。五岁，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怜之强食，郁能察色知病，辄复不食，族人号曰异童。年十五，著于乡里。父母终，思慕委毁，推财与兄弟，隐于草泽，君子以为难，况童龀孝于自然，可谓天性也。

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称，遭父忧，率情合礼，有长蛇带其门，举家奔走，陶以丧柩在焉，独居庐不动。亲戚扶持晓谕，莫能移之，啼号益盛，由是显名，屡辞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陶孝于其亲，而智勇并彰乎弱龄，斯又难矣。赞曰：事亲尽欢，其难在色。彼养以禄，我养以力。养在（一作“存”。）爱敬，荣不假饰。嗟尔众庶，鉴兹前式。（本集）

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马，（案：《晋书·孟陋传》袁宏《孟处士铭》作“司空”，《世说·贤媛篇》注作“司徒”，此作“司马”，必有一误。）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尘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除吏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旬有馀日，更版为劝学从事。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太傅河南褚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褒问亮："江州有孟嘉者，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邪？"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举秀才，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马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案：《晋书·孙盛传》未言为廷尉。）为谘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坐叹之。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聩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迳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锺厥心。谨案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本集）

〇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间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本集，又昭明太子《陶渊明传》，《晋书·陶潜传》，《宋书·陶潜传》。）

〇祭程氏妹文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酹之，呜呼哀哉！寒往暑来，日月寝疏。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肴觞虚奠，人逝焉如。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我闻为善，庆自己蹈。彼苍何偏，而不斯报。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云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寻念平昔，觞事未远。书疏犹存，遗孤满眼。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茕茕游魂，谁主谁祀。柰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呜呼哀哉！（本集）

〇祭从弟敬远文

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右土。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乃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呜呼哀哉！於铄吾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後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则厉。乐胜朋交，好是文艺。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盘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意。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吾弟，先我离世。事不可寻，思亦何极。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异方，存亡有域。候晨永归，指涂载陟。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礼仪孔闲。庭树如故，斋宇廓然。孰云敬远。何时复还，余惟人斯，昧兹近情。蓍龟有吉，制我祖行。望翩翩，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呜呼哀哉！（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自祭文

岁惟丁未，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茫茫大块，悠悠高。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荣，心有常间。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忄曷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厂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後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八。）

〇八儒

夫子没後，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本集，《圣贤群辅录》。）

〇三墨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跋乔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称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本集，《圣贤群辅录》。）

卷一百十三

华简

简，元康中太学博士。

〇上言风师雨师不得避讳

案《周礼大宗伯职》云：“栖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此礼文正称，应如《丙辰诏书》，不改其名。（《通典》一百四。）

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康中为侍御史，拜楗为太守。

〇为流人上表

流人十万馀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遄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晋书·载纪·李特传》。元康中，关西流人数万家入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云云，朝廷从之。）

耿滕

滕，中山人，元康中为成都内史，永康初加折冲将军，代赵为益州刺史。不受代，被杀。

〇密上流民表

流民刚戆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饶，宜移还其本土，不者与东三郡隘地观其情态，渐不可长，将移秦雍之祸于梁益矣。

仓库虚竭，无以应锋镝之急，必益圣朝西顾之忧。（并见《华阳国志》，又《晋书·载纪·李特传》与此小异。）

纪瞻

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徙居历阳，元康中察孝廉，不行。後举秀才，永庚初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除鄢陵公国相。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召为尚书郎，不就。元帝镇下邳，引为安乐军谘祭酒，随府迁镇东长史，封都乡侯。加扬威将军，除会稽内史，寻迁丞相军谘祭酒，封临湘县侯，愍帝召为侍中，不就。元帝即位，拜侍中，转尚书，以疾免，寻除尚书右仆射。明帝时转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骠骑将军，卒年七十二。谥曰穆。

〇与秀才对策

瞻闻有国有家者，皆欲迈化隆政，以康庶绩，垂歌亿载，永传于後。然而俗变事弊，得不随时，虽经圣哲，无以易也。故忠弊质野，敬失多仪。周鉴二王之弊，崇文以辩等差，而流遁者归薄而无款诚，款诚之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後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今大晋阐元，圣功日齐，承天顺时，九有一贯，荒服之君，莫不来同。然而大道既往，人变由久，谓当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则兆庶渐化，大和可致也。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数有六。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其六则以明堂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庙，以顺天时，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肄，朝诸侯而选造士，备礼辩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类，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璧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是以蔡邕谓之一物。

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才。故二八登庸，则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滨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国政，故能龙奋天衢，垂勋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来应，翔凤飘摇，甘露丰坠，醴泉吐液，朱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颂声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贡贤之涂已，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恒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符契往代，明良来应，金兰复存也。

二仪分则兆庶生，兆庶生则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时，化道德之教，贱勇力而贵仁义。仁义贵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三皇结绳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远狱。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狱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兴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诛，淫刑沦胥，感伤和气，化染後代，不能变改。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魏承汉末，因而未革，将以俗变由久，权时之宜也。今四海一统，人思反本，渐尚简朴，则贪夫不竞；尊贤黜否，则不仁者远。尔则斟参夷之刑，除族诛之律，品物各顺其生，缉熙异世而偕也。

盖闻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政因时以兴，机随物而动，故圣王究穷通之源，审始终之理，适时之宜，期于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作，结绳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离，智惠扰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故唐虞密皇人之网，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废兴有由，轻重以节。此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之宜，非有降杀也。（《晋书·纪瞻传》。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瞻对。）

〇劝进表

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观古人之成败，今世事举目可知，不为难见。二帝失御。宗庙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载，梓宫未殡，人神失御。陛下膺受图，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来庭，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兆向风，殊俗毕至，若列宿之绾北极，百川之归巨海，而犹欲守匹夫之谦，非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阐七庙，隆中兴也。但国贼宜诛，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而欲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匡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适时之宜万端，其可纲维大业者，惟理与当。晋祚屯否，理尽于今。促之则得，可以隆中兴之祚；纵之则失，所以资奸寇之权：此所谓理也。陛下身当厄运，纂承帝绪，顾望宗室，谁复与让！当承大位，此所谓当也。四祖廓开宇宙，大业如此。今五都燔，宗庙无主，刘载窃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臣等区区，尚所不许，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机後时哉！（《晋书·纪瞻传》）

〇久疾上疏

臣疾不痊，旷废转久，比陈诚款，未见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忧责之重，不知垂没之馀当所投厝。臣闻易失者时，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义人负鼎趣走，商歌于市，诚欲及时效其忠规，名传不朽也。然失之者亿万，得之者一两耳。常人之情，贪求荣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劳无负鼎，口不商歌，横逢大运，频烦饔窃。虽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无毫厘报塞之效，而犬马齿衰，众疾废顿，僵卧救命，百有馀日，叩棺曳衾，日顿一日。如复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苇之惠，适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无由复厕八座，升降台阁也。臣目冥齿堕，胸腹冰冷，创既不差，足复偏跛，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礼典所遗，衰老之徵，皎然露见。臣虽欲勤自藏护，隐伏何地！

臣之职掌，户口租税，国之所重。方今六合波荡，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创，发卒转运，皆须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当久停机职，使王事有废。若朝廷以之广恩，则忧责日重；以之序官，则官废事弊；须臣差，则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旷事滞，臣受偏私之宥，于大望亦有亏损。今万国革面，贤俊比迹，而当虚停好爵，不以縻贤，以臣秽病之馀，妨官固职，诚非古今黜进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赐以敝帷，陨仆之日，得以藉尸；时铨俊，使官修事举，臣免罪戮，死生厚幸！（《晋书·纪瞻传》）

〇请徵郗鉴疏

臣闻皇代之兴，必有爪牙之佐，扌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举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馀，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衮职之阙。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座。况鉴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明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问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晋书·纪瞻传》）

〇书

瞻白：昨信来携今盖（一作“送”。）又贫家无以将意，今粉二斗少香，所谓物微意存者也。力书不多，纪瞻顿首。（《淳化阁帖》三）

〇易太极论

顾荣曰：“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蒙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变，清浊及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未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冲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为准也。”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馀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云‘蒙昧未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谓二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晋书·纪瞻传》）

鲁褒

褒字元道，南阳人。

〇钱神论

有司空公子，富贵不齿，盛服而游京邑。驻驾平市里，顾见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长矣。徒行空手，将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贵人。”公子曰：“学诗乎？”曰：“学矣。”学礼乎？”曰：“学矣。”“学易乎？”曰：“学矣。”公子曰：《诗》不云乎：‘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礼》不云乎：男贽玉帛禽鸟，女贽榛栗枣修。’《易》不云乎：“随时之义大矣哉。吾视子所以，观子所由，岂随世哉。虽曰已学，吾必谓之未也。”先生曰：“吾将以清谈为筐篚，以机神为币帛，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贤，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调瑟。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员象天。大矣哉！（此三字从《御览》加。）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此二语从《晋书》加。）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毛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後。处前者为君长，在後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馀，臣仆者穷竭而不足。（以上二十八字从《晋书》加。）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茕独。”岂是之谓乎？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後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嬴二虽少，以致亲密。（以上五十七字从《晋书》加）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以上四十字从《晋书》加，案：成公绥《钱神论》亦有此一段，见《御览》八百三十六。）谚云：‘钱无耳，可ウ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尘和光。上交下接，名誉益彰。“（《艺文类聚》六十六。又《晋书·隐逸鲁褒传》，《御览》八百三十六。案：此篇《艺文类聚》与《晋书》各有删节，今合钞之，尚非全篇，後幅当有綦母先生诘责钱神一段，故《御览》有“黄铜中方叩头对”一段也。成公绥亦有《钱神论》，今别载彼集中。）

黄铜中方叩头对曰：仆自西方庚辛，分王诸国，处处皆有。长沙越，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守。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适（《御览》作“少”。）妇。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尹世，大铸兹也。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飨大牢，未之逾也。（”《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十六。）

范κ

κ，元康末尚书郎，梁州大中正。

〇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

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陈寿传》）

王堪

堪，东平人，永康初为司隶校尉，永安初为尚书令，统行台。

〇为愍怀太子服议

圣上统绪，无所他择，践阼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谒于祖庙，明皇储也。正体承重，岂复是过。（《通典》八十一）

〇冠礼仪

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孙。立于步广里舍之阼阶，设一席于东厢。引冠者以长幼次于席南，东上。宾宗人立于西厢，东面南上。堪立于东轩西，南面西上。陈元服于席上。宗人执仪，以次呼冠者，各应曰“诺”。宗人申诫之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来，咸加尔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敬慎威仪，惟人之则，寿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布，兴，再拜，从立于宾，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饮。事讫，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讫，冠者皆东面坐，如常燕礼时。宾宗人东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业建始。此皆古礼也。但以意斟酌，从其简者耳。（《通典》五十六）

蔡充

充一作克，字子尼，陈留考城人。永康初为博士，後为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及颖为丞相，擢东曹掾，後东海公腾为车骑将军，镇河北，以为从事中郎，城陷见害。有集二卷。

〇梁王肜谥议

肜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旦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临大节，无不可夺之志；当危事，不能舍生取义；愍怀之废，不闻一言之谏；淮南之难，不能因势辅义；赵王伦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荡氏之乱，华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训，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区区之宋，犹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将何施！谨案《谥法》。“不勤成名曰灵。”肜见义不为，不可为勤，宜谥曰“灵”。（《晋书·梁王肜传》。永康二年薨，博士陈留、蔡充议谥云云。）

〇重议

肜为宗臣，而国乱不能匡，主颠不能扶，非所以为相。故《春秋》讥华元乐举，谓之不臣。且贾氏之酷烈，不甚于吕后，而王陵犹得杜门；赵王之伦之无道，不甚于殷纣，而微子犹得去之。近者太尉陈准，异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钩之隙，亦得托疾辞位，不涉伪朝。何至于肜亲伦之兄，而独不得去乎？赵盾入谏不从，出亡不远，犹不免于责，况肜不能去位，北面事伪主乎？宜如前议，加其贬责，以广为臣之节，明事君之道。（《晋书·梁王肜传》。梁国常侍孙霖及肜亲党称枉，台乃下符云云。充重议云云。朝廷从充议，肜故吏复追诉不已，改谥曰孝。）

〇冲太孙殇服议

臣子不殇君父者，此谓臣子尊其君父，不敢殇之耳。非为有臣子便为成人不服殇也。案汉平帝年十四而崩，群臣奏臣不殇君，宜加元服。後汉许慎、郑玄论立庙，亦唯谓臣子不上殇耳。又长子自以正体于上，不以命誓也。又命庶孙四岁则誓之，古嫡子何独十九不誓？《丧服》“君为嫡子长殇大功”，郑玄曰：“天子亦如之。”所言臣不殇君者，自谓如太孙等之臣不殇耳。太子唯尊于东宫，东宫臣不殇之耳。今太孙未冠婚，四岁，而齐成人之礼于太庙，愚谓不可。愍怀若在，太孙当依庶殇不祭。（《通典》八十二）

卷一百十四

蔡谟

谟字道明，充子。避乱渡江，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元帝为丞相，又辟为掾，转参军，累迁中书侍郎、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代庾冰为吴国内史，入为侍中，迁五兵尚书，领琅邪王师，转掌吏部，苏峻平，赐爵济阳男，迁太常，领秘书监，出为太尉郗监军司，加侍中，寻拜征北将军，领徐州刺史，穆帝时征为左光禄大夫。领司徒，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迁侍中司徒，固让，免为庶人。寻拜光禄大夫，永和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谥曰文穆。有《丧服谱》一卷，集四十三卷。

〇上表引疾

臣先有瘤生在腰上，十数年初无患苦，忽自溃。（《御览》七百四十引蔡谟表）

〇让五兵尚书疏

八座之任，非贤莫居，前後所用，资名有常。孔愉、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著名望。昔愉为御史中丞，臣尚为司徒长史；恢为会稽太守，臣为尚书郎；恢尹丹阳，臣守小郡。名辈不同，阶级殊悬。今猥以轻鄙，超伦逾等，上乱圣朝鱼贯之序，下违群士准平之论。岂唯微臣其亡之诫，实招圣政惟尘之累。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厕纳言，中兴已来，上德之举所未尝有。臣何人斯，而猥当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与其苟进以秽清涂，宁受违命狷固之罪。（《晋书·蔡谟传》，又《御览》二百十二引《晋中兴书》。）

〇谏攻寿阳疏

今寿阳城小而固。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馀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且王师在路五十馀日，刘仕一军早已入淮，又遣数部北取坚壁，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非唯邻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若进攻未拔，胡骑卒至，惧桓子不知所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宜令所向有征无战。而顿之坚城之下，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今以国之上驷击寇之下邑，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惧非策之长者。臣愚以为闻寇而致讨，贼退而振旅，于事无失。不胜管见，谨冒陈闻。（《晋书·蔡谟传》。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

〇谏断酬功疏

先已许鉴，今不宜断。且鉴所上者皆积年勋效，百战之馀，亦不可不报。（《晋书·蔡谟传》。先是，郄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皆酬其功。未卒而鉴薨，断不复与。谟上疏。）

〇让侍中司徒疏

伏自惟省，昔阶谬恩，蒙忝非据，尸素累积，而光宠更崇；谤读弥兴而荣进复加，上亏圣朝栋隆之举，下增微臣覆饣束之衅。惶惧战灼，寄颜无所。乞垂天鉴，回恩改谬，以允群望。（《晋书·蔡谟传》）

〇谢拜光禄大夫疏

臣以顽薄，昔忝殊宠，尸素累纪，加违慢诏命，当肆市朝。幸蒙宽宥，不悟天施，复加光饰，非臣陨越所能上报。臣寝疾未损，不任诣阙，不胜仰感圣恩，谨遣拜章。（《晋书·蔡谟传》）

〇上言临轩拜三公宜作乐

拜三公宜有乐。宿设悬于殿廷，今门下云："非祭飨则无荣。"案冠礼有乐，凡敬其事则备其礼，礼备则制有乐。乐者，所以敬事而明义，非为耳目之娱，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飨。宴飨之有乐，亦所以敬宾也。故至使楚，楚子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至辞曰：“不忘先君之好，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寻斯辞也，则宴乐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言称伯舅。《传》曰“国卿，君之贰也”，是以命使之日，御亲临轩，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飨下国之使，及命将帅，遣使臣，皆有乐。故《诗序》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皆作乐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辅相，比于下国之臣，轻重殊矣。轻诚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义相准，故谓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至于随时之宜，或乐制未备，非守礼之宜所裁。（《晋书·礼志》下，《通典》七十一，又一百四十七。）

〇奏请褚太后临朝

嗣皇诞哲岐嶷，继承天统，率土宅心，兆庶蒙赖。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昔涂山光夏，简狄熙殷，实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章惶，一日万机，事运之期，天禄所锺，非复冲虚高让之日。汉和熹、顺烈，并亦临朝，近明穆故事，以为先制。臣等不胜悲怖，谨伏地上请。乞陛下上顺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协天人，则万邦承庆，群黎更生。（《晋书·康献褚皇后传》）

〇祈谷歌云汉之诗议

圣人迭兴，礼乐之制，或因或革。《云》汉之诗，兴于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故因用云。

〇父母乖离议

甲父为散骑侍郎，在洛军覆，奔成皋、病亡。一子相随，殡葬如礼。甲先与母、弟避地江南，闻丧行服，三年而除。道险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谓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谟以为凶哀之制除，则吉乐之事行矣。且男女之会，礼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丧，吉祭而复寝。鲁文于祥月而纳币，晋文未葬丧而纳室。《春秋左氏传》曰：“妇，养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为义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己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亲、奉宗庙、继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乐，婚则三日不举。金石之乐，孰若不举之戚？加己之事，孰若奉亲之重？今讥其婚而许其冠，斯何义也？不亦乖乎！（《通典》九十八）

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谟以为奔墓者，虽孝子罔极之情，然实无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礼》，奔丧不以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丧乱，道路险绝，坟墓跌发，名家人士皆有之，而无一人致身者，盖以路险体弱，有危亡之忧，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无讥责，何至甲独云不可乎！且甲寻已致身，非如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赴之人也。茔兆平安，非如毁发之难也。又是时甲母病笃，营医药而不可违阙侍养，投身危险，必贻老母忧勤哉！昔郑有尉止之乱，子西、子产父死于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见讥于典籍；子产成列而後出，见善于《春秋》：此经典之明义也。（《通典》九十八）

〇父母乖离不知存亡议

父子流离，存亡未分，吉凶无问，人道不可终凶，宜制立权礼。其过盛年之女，可听许嫁；其男宜寻求，理极道穷，乃得聘娶。鲁文公以大祥之月纳币于齐，《春秋》善之，《传》曰“孝也”。今乖离之子，不废婚礼，而末俗多有欢晏之会，致贻讥议，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从。求下礼官考详，永为典式。（《通典》九十八）

〇敕作佛象颂议

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象，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晋书·蔡谟传》，彭城王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帝下其议，谟议。）

〇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议

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忍辱于平城也。若争强于鸿门，则亡不终日。故萧何曰“百战百败，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终，归于大济而已。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夫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文王身圮于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践见屈于会稽，故威申于强吴。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贼假息之命垂尽，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时。

或曰：“抗威待时，时已可矣”。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贼之强弱，在季龙之能否。季龙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则季龙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国，境土所据，同于魏世。及勒死之日，将相内外欲诛季龙。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杀嗣主，诛宠臣。内难既定，千里远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战而斩石生，禽彭彪，杀石聪，灭敦权，还据根本，内外并定，四方镇守，不失尺土。详察此事，岂能乎，将不能也？假令不能者为之，其将济乎，将不济也？贼前攻襄阳而不能拔，诚有之矣。不信百战之效，而执一攻之验，弃多从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发而不一中，可谓之拙乎？且不拔襄阳者，非季龙身也。桓平北，守边之将耳。贼前攻之，争疆场耳。得之为善，不得则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则异于是。何者？重镇也，名贤也，中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所闻而归心也。今而西度，实有席卷河南之势，贼所大惧，岂与桓宣同哉！季龙必率其精兵，身来距争。若欲与战，战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苏峻何如季龙？凡此数者，宜详校之。

愚谓石生猛将，关中精兵，今征西之战不能胜也。金墉险固，刘曜十万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又是时兖州、洛阳、关中皆举兵击季龙。今此三处反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觉也。若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季龙，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以沔水御季龙，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虑贼来攻，因以为资，故豫安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贼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是时贼唯据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御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贼若多来，则必无粮。"然致粮之难，莫过崤函。而季龙昔涉此险，深入敌国，平关中而後还。今至襄阳，路既无险，又行其国内，自相供给，方之于前，难易百倍。前已经至难，而谓今不能济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论，但说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论道路之虏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若贼无宋襄之义，及我未阵而击之，将如之何？今王士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千，犹吞之有馀，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晋书·蔡谟传》。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镇石城，为灭贼之渐，事下公卿，谟议。）

〇皇后每年拜陵议

古者皇后庙见而已，不拜陵也。（《晋书·蔡谟传》）

〇剑履议

大臣优礼，皆剑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隋书·礼仪志》七）

〇答兰台议

被符宣令驾甘露，至不朝者。天雨不朝，礼也。今不朝，则不应贺。（《艺文类聚》九十八）

〇非刘劭日蚀不废朝议（康帝建元元年）

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戒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蚀乎？夫子、老聃先行见星之防，而劭逆废日蚀之戒，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劭引此文，可谓失其义旨。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苟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後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通典》七十八。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座，蔡谟著议非之云云。）

〇四府君迁主议（穆帝永和二年七月）

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後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宋书·礼志》三）

〇褚太后敬父议

父子者，天伦之极尊也；君臣者，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贵，加于天伦之尊。《经》曰："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汉祖，虽身为帝，父为匹夫，敬事之礼，不异畎亩之中。此先圣之遗范也。郑玄注《礼》，言"子事父，无贵贱"，又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犹所不敢，况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虽临朝，王者之父，本无拜礼。（《通典》六十七）

〇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不税服议

《礼》："大功犹税。"况此三亲，情次于所生，服亚于斩。虽不相见，或者音问时通，而绝其税服，岂称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谓彼已没，己乃生耳。岂是同时并存之名哉！若郑说不以生年为主，但不相见便为不及，则此祖父即复可言生不及孙，而父亦生不及子，兄复生不及弟也。此之不辞，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郑君见礼文有弟，弟不得先己生，不知所以通其义，故因而立此说，非礼意也。吾谓此直长一弟字耳。书历千载，又逮暴秦，错谬非一。王氏说云："己生之时，祖父母已卒也。诸父谓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于情为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谓诸父为伯叔，而复称伯叔之兄弟，于文烦重。又不说己闻兄丧当税与否，于制亦阙，未尽善也。然犹贤乎郑氏以同时并存为生不及。（《通典》九十八。案："生不及祖父母"云云，《礼小记》文。《通典》下文有荀讷答，疑此当是与荀讷书，未敢定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易子檄

太康初，博议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为，“母之非亲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义存配父，盖以生不及故无其制，非于义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长史胡济以为，“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则家之嫡长，应制如改葬之服”。于时二代，无曰不允，自兹以来，行之不殊。《礼》，母卒，自为母之党服。母出则不为母之党服，而为继母之党服。故尊其所从，则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则不得自伸。外服无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论，必所继不及伯叔之党，居然可见矣。明以名礼为制者，不计恩逮与否也。（《通典》九十五）

〇与骠骑何充书

公失橹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橹，无故以橹自标，令贼见之，而自不得见贼。贼不病痴，何故不来取邪？今令数百步内皆露见，布竹如猬毛，贼不能飞，何得卒至邪？（《御览》三百三十七）

〇与庾冰书论赠刁协

夫爵人者，宜显其功；罚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犹尚如此，刁令中兴上佐，有死难之名，天下不闻其罪，而见其贬，致令刁氏称冤，此乃为王敦复雠也。内沮忠臣之节，论者惑之。若实有大罪，宜显其事，令天下知之，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春秋》之义，以功补过，过轻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轻过重者，不免诛绝；功足赎罪者无黜。虽先有邪之罪，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不绝之也。孔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君杀国灭，由此二臣，而楚尚纳之。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君之党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仪，绝之可也。若无此罪，宜见追论。

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今不宜复改，吾又以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涂一致，万机之事，或异或同，同不相善，异不相讥，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尧不为失，舜不为非，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汉萧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复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车驾释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非诛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诛，而今日所赠，岂以改前为嫌乎！凡处事者；当上合古义，下准今例，然後谈者不惑，受罪者无怨耳。案周仆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雠也。事定後乃见害耳；周、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自平居见杀耳，皆见褒赠。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况刁令位亚三司。若先自寿终，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就不蒙赠，不失以本官殡葬也。此为一人之身，寿终则蒙赠，死难则见绝，岂所以明事君之道？厉为臣之节乎？宜显评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晋书·刁协传》）

〇与弟书

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别菽麦者皆当解之，而王苟诸人痴顽之甚，乃至于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当豫敕诸军，见烽闻鼓便严。而此间恒举烽之後，须文书上言乃符，游军须被符乃当严。昔年石头，夜半举烽，至明日食时，台中乃知。弟在石头时，禺中举烽，至下晡，游军故未严，此即是苟等覆车之轨也。（《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三百三十五。）

〇书

祖士言昔在雍丘城内，祖约在寿春，时贼据雍丘，约遣路永将数百人，夜缘入雍丘城战，并开墓担裘，逾城出还寿春，永之勇如此。（《御览》四百三十七）

〇答刘氏问

刘氏问蔡谟云："时人祠有板，板为用当主，为是神坐之榜题？"谟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礼之奉庙主也。主亦有题，今板书名号，亦是题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长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书讫，蜡油炙令入理，刮拭之。"（《通典》四十八）

刘氏问蔡谟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张不在一处，得立庙不？"答曰："子在他国，而庶子在家，则祭。先儒说曰：'有子孙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苟在他国，虽是宗子，犹不得立庙，况非嫡长乎！"（《通典》五十一）

〇答范朗难

范朗问蔡谟曰："甲有庶兄乙为人後，甲妹景已许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郑玄意已许嫁便降旁亲者，景今应为乙服小功，本是周亲，甲今于礼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案《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後有异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犹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谓甲今嫁景，于礼无违犯。"范难曰："《礼》'小功不税，降而小功则税之'。又'小功不易丧之练冠，而长殇中伤之小功则变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据此数事，则明降服正服，所施各异，今子同之，其礼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礼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则当举其一例，无为复说税与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异，不可以一例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随事而言之也。郑君以为下殇小功不可娶者，本齐之亲也。案长殇大功亦齐亲，而礼但言下殇不可以娶，而不言长殇不可以嫁，明殇降之服，虽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阳唱阴和，男行女从。和从者轻，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异也。”范又难曰：“《礼》举轻以明重，下殇犹不可娶，况长殇大功何可以嫁，知礼所谓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殇不可娶妻者，谓己身也。吾言长殇可以嫁子者，谓女父也。身自行之，于事为重；但施于子，其理差轻。然则下殇之不娶，未足以明长殇之不嫁也。”（《通典》六十。）

〇答王蒙问

“前母之党应为亲，不疑丧服，但问尊卑长幼拜敬之礼也。代多此事，而所不同。惠帝时，尚书令满武秋是曹彦真前母之兄，而不为内外之亲，相见如他人。吾昔以问江思悛，悛以为：‘人不疑继母之党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继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与其党为亲，何至前母而独疑之’。吾谓此言是。魏时长沙人王毖身在中国，遇吴魏隔绝，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吴平，闻毖前妻久亡，昌为前母追服，时人疑之。武皇帝诏使朝臣通议，安平献王孚以为‘礼，与祖父母离隔未尝相见者，不追’。如献王此议，则前母之党不应为亲也。献王所据是郑氏之说，吾谓郑义为失。时卞仁、刘叔龙议谓昌应服三年，吾以卞、刘议为允”。

何琦前母党议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礼之大者也。文条或阙，而附例可明。《礼》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税丧，己则不’。若与祖乖违，父既殁而闻丧，岂可拘以本制不税而废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终，今为伯叔父後，继嗣之道虽同，原情之实则异，今必从于所养，而反疑于为本乎？诸侯国人，生不及先代之君，于其陵庙，亦必曰君也。此公义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称也，其易了如日。太康初，博议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为，‘母之非亲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羲存配父，盖以生不及故无其制，非於羲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长史胡济以为，‘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则家之嫡长，应制如改葬之服’。于时二代，无日不允，自兹以来，行之不殊。礼，母卒，自为母之党服，而为继母之党服。故尊其所从，则不敢不服；服能所逼，则不得自伸。外服无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论，必所继不及伯叔母之党，居然可见矣。明以名礼为制者，不计恩逮与否也。’（《通典》九十五）

〇答族父是姨弟为服问

问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则姊妹也。以外亲言之，则是从母之子，应服缌麻。以同宗言之，则六代之亲，知礼无服。今甲亡，乙应制服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谟案：“《礼记》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理际会。’先儒说曰：‘异姓谓来嫁者也。正其母与妇之名也。’《记》又云：‘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与乙于班为族祖，则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复得为从母也。凡亲属之名，妻从其夫，子从其母。不得为从母，则子亦不得为从母之子也。亲名正，服亦随之。谓乙应从同宗六代之制，不应服也”。难者曰：“《礼》所云‘异姓主名理际会’，本是他人，唯以来嫁为亲，故尊卑亲疏从其所适。至于从母者，骨肉之亲，小功服也。今以所适无服之亲，便从无服之制，是以疏夺亲也。适他人者犹为之服，来适同宗而便绝之，岂其理乎？”答曰：“礼，大夫之娶，皆有侄娣，而大夫之子于庶母无服，若论本亲，则此庶母亦是从母也。今来为父妾，则废从母之名，而从庶母之称。绝小功之服，而从无服之制，此礼之成典也。推此而论，知适他人者，从其本亲；来适同宗，则从其所适，不得系本，此所谓‘异姓主名理际会’者也。”（《通典》九十五）

〇答或问

或问：“改葬服缌，今甲当迁葬，而先有兄丧在殡，为当何服？谟答：‘亦应服缌。礼，三年之丧既练，而遭缌麻之丧，则服其服往哭之。凡丧相易，皆以重易轻。至于此事，则以轻易重。所以然者，临其丧故也。卑者犹然，况至尊乎！谓甲临葬，应改服缌麻’。”（《通典》一百二）

〇已拜时成妇论

古人君爵命其臣，在远则遣使。太公既封齐，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即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诏使拜授，亦当如此，岂有疑乎？《易》曰“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今胥父命使拜其妇，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于召康公，今人拜爵于诏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为成妇，然则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妇礼，是其失耳。至于是妇与非，自当以典礼为正，安得从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礼，王者便当不臣之乎？谓拜胥之宗亲与拜舅姑，于礼无异。（《通典》五十九）

〇防墓论

学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为不然，（王肃《圣证论》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肃解曰：“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之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谟以为圣人虽鉴照，至于训世言行，皆不圣之事也。故咨四岳，访箕子，考蓍龟，每事问，皆其类也。不知墓者，谓兆域之间耳。防墓崩者，谓坟土耳。言古不修墓者，谓本不崩，无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而後修，故讥焉。此自讥崩，非讥修也。夫子言此者，称古以责躬也。（《通典》一百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十五

王接

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为郡主簿，转功曹史，永康初为司隶从事，（《晋书》作出补都官从事，今从《通典》。）永宁初举秀才，不试，除中郎，补征虏司马，转临汾公相，永安初徵为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

〇为愍怀太子服议

愍怀太子虽已建立，所谓传重而非正体者也。依丧礼及郑氏说，制服不得与嫡同，应从庶例。天子诸侯不为庶子服，圣上于愍怀，无服之丧。难者曰：“君父立之，与后所生同矣。焉有既为太子而复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丧服，庶子为其母缌，不言嫡子为其妾母，而曰：庶子为其母，许其为後，庶名犹存矣。”（《通典》八十一，司隶从事王接议。）

〇赠恤嵇绍议

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惟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晋书·王接传》）

〇报潘滔书

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晋书·王接传》）

王{侃言}期

{侃言}期字门于，接子。咸和初为温峤江州督护，咸康初为庾亮征西司马，补南郡太守，封辰阳伯，入为散骑常侍。有集十卷。

〇怀秋赋

去时来时惨凄，悼秋气之可悲。（《御览》二十五）

〇父母乖离议

今虽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与母离隔，吴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无异乎？故先明授受不废，谓宜使婚宦及时也。（《通典》九十八）

〇陈诜後妻之子为前妻服议

案礼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诸侯犹尔，况庶人乎？《士丧礼》曰：继母本实继室，故称继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诜不能远虑避难，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见绝于诜。始不见绝，终又见迎，养姑于堂，子为首嫡，列名黄籍，则诜之妻。为诜也妻，则为晖也母，晖之制服无所疑矣。礼为继母服而不为前母服者，如李比类，旷世所希。前母既终，乃有继母，後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礻勺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之，况其存乎！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也。然陇亩之夫，不达礼义，考之传记不胜。施孝叔之妻失身于而不弃者，以非其罪也。诜有两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临危请活姑命，险不忘顺，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诜虽不应娶妻，要以严为妻，妻则继室，本非嫡也。虽云非嫡，义在始终，宁可以诜不应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嫡後继，有自来矣。众议贬讥太峻，故略序异怀。（《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九。）

〇降幕祠议

琵琶出于弦光，笙簧基于丝竹。（《御览》五百八十三）

刘隗

隗字大连，彭城人。起家秘书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元帝镇江左，以为从事中郎，随府迁丞相司直。晋国建，拜御史中丞。大兴初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出为丹阳尹，寻迁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镇泗口。王敦内逼，奔石勒，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有集二卷。

〇上言王籍周丧娶妻事

文学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纳吉娶妻，亏俗伤化，宜加贬黜，辄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丧而成婚，无王孙耻奔之义，失为父之道。王e王彬，于籍亲则叔父，皆无君子干父之风，应清议者，任之乡论。（《通典》六十，司直刘隗上言。）

〇奏劾祖约

约幸荷殊宠，显位选曹，铨衡人物，众所具瞻，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杜渐防萌，式遏寇害。而乃变起萧墙，患生婢妾，身被刑伤，亏其肤发。群小尊沓，嚣声远被；尘秽清化，垢累明时。天恩含垢，犹复慰喻，而约违命轻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废命，宜加贬黜，以塞众谤。（《晋书·祖约传》。约妻无男而性妒，约亦不敢违忤。尝夜寝于外，忽为人所伤，疑其妻所为。约求去职，帝不听，约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司直刘隗劾。）

〇奏劾梁龛

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翕官，削侯爵。ダ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晋书·刘隗传》。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奉伎，丞相长史周ダ等三十馀人同会隗奏。）

〇奏劾阮抗宋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藩，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器。请免抗官，下狱理罪。（《晋书·刘隗传》。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後，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盗割官布六百馀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奏可。）

〇奏请追除宋挺名

符旨：挺已丧亡，不复追贬。愚蠢意暗，未达斯义。昔郑人斫子家之棺，汉明追讨史迁，经传褒贬，皆追书先世数百年间，非徒区区欲厘当时，亦将作法垂于来世，当朝亡夕没便无善恶也。请曹如前追除挺名为民，录妾还本，显证恶人，班下远近。（《晋书·刘隗传》。挺病死，隗又奏，从之。）

〇奏劾周刘胤李匡

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得复生，刑者不可复绩，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自顷蒸荒，杀戮无度，罪同断异，刑罚失宜。谨案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伯息忠诉辞称枉，云伯督运讫去二月，事毕代还，无有稽乏。受赇使役，罪不及死。军是戍军，非为征军，以乏军兴论，于理为枉。四年之中，供给运漕，凡诸徵发租调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军兴论，至于伯也，何独明之？棰楚之下，无求不得，囚人畏痛，饰辞应之。理曹，国之典刑，而使忠等称冤明时。谨案从事中郎周、法曹参军刘胤属李匡幸荷殊宠，并登列曹，当思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而今伯枉同周青，冤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嗟叹甚于杞梁，血妖过于崩城，怀情抱恨，虽没不忘，故有殒霜之应，（已上三句从《文选·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王隐《晋书》补改。）夜哭之鬼。伯有昼见，彭生为豕，刑杀失中，妖眚并见，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等不胜其任，请皆免官。（《晋书·刘隗传》。建兴中，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

〇奏劾周ダ

ダ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讠凶吓，百姓喧哗，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晋书·刘隗传》。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ダ云云。）

〇奏定父母乖离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营宫欢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人戮。（《通典》九十八。御史中丞刘隗奏上。）

〇答王敦书

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晋书·刘隗传》）

刘波

波字道则，隗孙。初仕石虎，参冠军将军王洽军事。虎死，与洽南归。穆帝以为襄城太守，累迁桓冲中军、谘议参军，寻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镇石头，除尚书左丞，不拜，转冠军将军、南郡相，免。後复为冠军将军，累迁散骑常侍。苻坚败，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以疾未行。追赠前将军。

〇上孝武帝疏

臣闻天地以弘济为仁，君道以惠下为德，是以禹汤有身勤之绩，唐虞有在予之诰，用能惠被苍生，勋流後叶。宣帝开拓洪图，始基成命；爰及文武，历数在躬，而犹虚心侧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积累之功重，勤王之业艰，先君之德弘，贻厥之赐厚。惠皇不怀，委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沦，三光翳曜；园陵怀九泉之感，宫庙集胡马之迹；所谓肉食失之于朝，黎庶暴骸于外也。赖元皇帝神武应期，祚隆淮海，振乾纲于已坠，纽绝维而更张。陛下承宣帝开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终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乱，故使负鳞横海之鲸，僭位滔天之寇，望云旗而宵溃，睹太阳而雾散，巍巍荡荡，人无名焉。而顷年已来，天文违错，妖怪屡生。会稽先帝本封，而地动经年。昔周之文武有鱼乌之瑞，君臣犹怀震悚，况今灾变众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诫，贾谊有积薪之喻。臣鉴先徵，窃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无讳。

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隽，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而钧台之咏弗闻，景亳之命未布。将群臣之不称，陛下用之不尽乎？

凡圣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弃邪。伤化毁俗者，虽亲虽贵，必疏而远之；清公贞修者，虽微虽贱，必亲而近之。今则不然，此风既替，利竞滋甚，朋党比周，毁誉交兴，钻求苟进，人希分外。见贤而居其上，受禄每过其量，希旨承意者以为奉公，共相赞白者以为忠节。举世见之，谁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绝穿凿之源者，恐脱因疲倦以误视听。且苻坚灭亡，于今五年，旧京残毁，山陵无卫，百姓涂炭，未蒙拯接。伏愿远观汉魏衰灭之由，近览西朝倾覆之际，超然易虑，为于未有，则灵根永固，社稷无虞。臣岂诬一朝之人皆无忠节，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

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百姓怀浮游之叹，《下泉》兴周京之思。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今则不然，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古者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蚕食，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于此！

陛下虽躬自节俭，哀矜于上，而群寮肆欲，纵心于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识者睹人事以叹息，观妖眚而大惧。昔宋景退荧惑之灾，殷宗消鼎雉之异。伏愿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远思《国风》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暂回圣恩，大询群后，延纳众贤，访以得失，令百寮率职，人言损益。察其所由，观其所以，审识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圣，以答天休。则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宠，匪躬之操，犹存旧史，有志无时，怀恨黄泉。及臣凡劣，复蒙罔极之眷，恩隆累世，实作非糜身倾宗所能上报。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婴笃疾，恐命在奄忽，贪及视息，望达愚情。气力忄然，不能自宣。（《晋书·刘波传》）

张

字敬绪，丹阳人，吴辅吴将军昭之曾孙。元帝镇江左，引为安东将军、丞相、从事中郎。帝为晋王，拜给事黄门侍郎，赐爵丹阳县侯，迁侍中。太兴初出为晋陵内史，免，起为大司农。咸和初迁尚书，以讨苏峻功加散骑常侍，赐爵宜阳伯，迁廷尉，拜金紫光禄大夫。有集二卷。

〇列侯不臣蕃国表

昔为晋陵内史，在东海国封内，时世孙幼小，太妃秉政，前史内迁授除拜日，及当时之官，皆上疏拜卜，纯执臣之礼。自以虽爵有五等，然执圭受瑞，俱为列国，无相臣之体。又晋制拜列侯为相内史，于天朝不曰陪，于蕃国不称臣。臣以从古则惧有行简之讥，随俗有恐失君臣之训。经国垂范，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参详答报。

〇于氏养兄子率为後议

贺乔妻于氏表，与群妻陶辞所称不同。陶辞乔妻于无子，夫群命小息率为乔嗣。一年，乔妾张生纂。故骠骑将军顾荣谓群，乔已有男，宜使率还，问与为人後者不。故司空贺循取从子为子，鞠养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归本。率今欲乔，即便见遣。于表养率以为己子，非谓为人後，立六义十疑，以明为後不并存之称。生言长嫡，死乃言後，存亡异名。又云"乞养人子而不以为後"，见于何经？名不虚立，当有所附，于古者无此事也。今人养子，皆以为後。于又云'为人後者，族人选支子为之嗣，非谓如率为嫡先定，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幼後生，而以为讥’。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明其应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轻义，夺至亲之重恩，是不可之甚也。于知礼元养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类之物为喻，谓养率可得自然成子，避其与後之讥乎！（《通典》六十九）

〇难荀奕驳陈留出城夫

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讥。特蠲非体，宜应减夫。（《晋书·荀奕传》。时将缮宫城，尚书符下陈留王使出城夫，荀奕驳云云。尚书张仆射孔愉难奕云云，奕重驳云云。）

孙惠

惠字德施，吴国富阳人，吴大帝之族曾孙。永宁初，从齐王ぁ起义讨赵王伦，以功封晋兴县侯，辟大司马户曹掾，转东曹掾，辞疾去。成都王颖荐为大将军参军，领奋威将军、白沙督。东海王越以为记室参军，除散骑郎、太子中庶子，补司空从事中郎，迁太傅军谘祭酒，除秘书监，不拜，转彭城内史广陵相，迁广武将军、安丰内史，以迎大驾，功封临湘县公。元帝初，以擅杀何锐奔入蛮中。有集十一卷。

〇百枝灯赋

晔若云停，烂已星布。（《艺文类聚》八十）

〇楠榴枕赋

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御览》八百七）

体非一变，姿难称学。蜿若蟠虬，翩似驳霍。氤氲云雾，旁成山岳。（《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引孙惠《棚稻枕赋》，陈禹谟本改作《楠榴枕》，以《御览》校之，改是。）

〇纟崔车赋

惟工艺之多门，伟英丽乎创形。拟老氏之共毂兮，应天运以回行。秉转屈以成归兮，不辞劳以自倾。故其用同造物，功参天地。轩辕垂衣，因斯以济。衮冕龙，用康上帝。勋存王室，惠流皂隶。观□微风兴于轮端，雾雨散于辐。制以灵木，络以奇竹。危朝日以投员兮，准晕月以造象。若洪轮之在雍兮，似蜘蛛之结网。尔乃才艺妻妾，工巧是嘉。或□绵组，或匹绫罗。舒皎腕于轻轮兮，扌奥拟景乎镜华。丝成妙于指端兮，号推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鸣户兮，类寒蝉之吟家。（《御览》八百二十五）

〇龟赋（《初学记》作龟言赋）

有缁衣之大夫兮，衣玄绣之衣裳。乘轻车之岌岌兮，驾云雾而翱翔。风雨为之电奋兮，五色赫以煌。（《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三十一。）

泛舟于清泠之渊，垂竿于岩涧之下。（《文选·谢〈始出尚书省诗〉》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〇谏齐王ぁ

惠闻天下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庙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贯甲胄，犯冒锋刃，此一难也。奋三百之卒，决全胜之策，集四方之众，致英豪之士，此二难也。舍殿堂之尊，居单幕之陋，安嚣尘之惨，同将士之劳，此三难也。驱乌合之众，当凶强之敌，任神武之略，无疑阻之惧，此四难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复皇祚之业，此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难而不以为难。遗其不可而谓之为可。惠窃所不安也。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书过，後嗣何观！天下所以不去于晋，符命长存于世者，主无严虐之暴，朝无酷烈之政，武帝馀恩，献王遗爱，圣慈惠和，尚经人心。四海所系，实在于兹。

今明公建不世之义，而未为不世之让，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长沙、成都，鲁卫之密，国之亲亲，与明公计功受赏，尚不自先。今公宣放桓文之勋，迈臧札之风，刍狗万物，不仁其化，崇亲推近，功遂身退，委万机于二王，命方岳于群后，耀义让之旗，鸣思归之銮，宅大齐之墟，振泱泱之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营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铭高，八音不足以赞美，姬文不得专圣于前，太伯不得独贤于後。今明公忘亢极之悔，忽穷高之凶，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权势受疑，内以百揆损神。虽处高台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忧，过于颍翟之虑。群下竦战，莫之敢言。

惠以衰亡之馀，遭阳九之运，甘矢石之祸，赴大王之义，脱褐冠胄，从戎于许。契阔战阵，功无可记，当随风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乐毅适赵，志恋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识养，虽复暂违，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诚，冒昧干<辶午>。言入身戮，义让功举，退就，此惠之死贤于生也。（《晋书·齐王ぁ传》）

〇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东海王越

天祸晋国，遘兹厄运。历观危亡，其萌有渐，枝叶先零，根株乃毙。伏惟明公资睿哲之才，应神武之略，承衰乱之馀，当倾险之运，侧身昏谗之俗，凶谄之间。执夷正立，则取疾奸佞；抱忠怀直，则见害赋臣。糟非圣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节。是以感激于世，发愤忘身。抗辞金门，则謇谔之言显；扶翼皇家，则匡主之功著。事虽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汉祖之贤，犹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阳之失。孟明三退，终于致果；句践丧众，期于擒吴。今明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著天下，声振九域，公族归美，万国宗贤。加以四王齐圣，仁明笃友，急难之感，同奖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维持。皇穹无亲，惟德是辅；恶盈福谦，鬼神所赞。以明公达存亡之符，察成败之变，审所履之运，思天人之功，武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西谘河间，南结征镇，东命劲吴锐卒之富，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宣喻青徐，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明其赏信。仰惟天子蒙尘邺宫，外矫诏命，擅诛无辜，豺狼篡噬，其事无远。夫心火倾移，丧乱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岁镇所去，天厌其德。玄象著明，谪谴彰见。违天不祥，奉时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应，虑祸败前後之微，弘劳谦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贤之义，倾府竭库以振贫乏，将有济世之才，渭滨之士，含奇谟于朱唇，握神策于玉掌，逍遥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听非常之辅，举而任之，则元勋建矣。

秘之不天，值此衰运，窃慕墨翟、申包之诚，跋涉荆棘，重茧而至，栉风沐雨，来承祸难。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险时吝，未敢自显。伏在川泥，系情宸极，谨先白笺，以启天虑。若犹沈吟际会，徘徊二端，徼幸在险，请从恕宥之例。

明公今旋轸臣之子邦，宛转名义之国，指麾则五岳可倾，呼翕则江湖可竭。况履顺讨逆，执正伐邪，是乌获摧冰，贲育拉朽，猛兽吞狐，泰山压卵，因风燎原，未足方也。今时至运集，天与神助，复不能鹊起于庆命之会，拔剑于时哉之机，恐流滥之祸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尸元曳于粪壤，形骸捐于沟涧，非其口无忠贞之辞，心无义正之节，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终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犹有刎颈之报，朝廷之内，而无死命之臣。非独秘之所耻，惜乎晋世之无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替而复绍，惟明公兄弟能弘济皇猷。国之存亡，在斯举矣。

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乱之运，竭其狗马之节，加之忠贞之心，左属平乱之，右握灭逆之矢，控马鹄立，计日俟命。时难获而易失，机速变而成祸，介如石焉，实无终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晋书·孙惠传》）

〇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

颖禀性强暗，增崇位号，阿比奄官，专任孟政，遂使恣睢，杀活由己，疾谏好谗，小人满侧，官以贿成，位以钱获，囚以货生，狱以弊解，百官卷舌，朝野隐伏。案颖之罪，书记未有，祸甚叔带，逆隆鲁桓。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为弟则不顺，为主则不仁，四恶具矣。豺狼之性有甚无悛。（《艺文类聚》五十八）

〇与淮南内史朱诞书

马援择君。凡人所闻。不意三陆，相携暴朝。杀身伤名，可为悼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陆抗传》注）

不意三陆，上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隽望，悲岂一人。（《晋书·陆云传》）

〇三马哀辞序

余于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马，壹时离羁。感田子之爱，遂作哀文云尔。（《御览》三百五十九）

〇祭金鼓文

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声。（《御览》三百三十八）

卷一百十六

高齐

齐，永宁中为中书侍郎。

〇冲太孙殇服议

太孙自是无服之殇，不应制服。此《礼》之明义，宜从以日易月之制。（《通典》八十二）

杜

，字景文，蜀郡成都人。初为别驾，永宁中，刺史罗尚举秀才，以谋不用，致板而归。後为醴陵令，流民共推为主，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元帝使王敦、陶侃等讨降之，诏加巴东监军。复叛，为陶侃所破，逃遁不知所在。

〇自湘中与监军柳纯书

前诸人不能宽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权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谓失之豪厘，差以万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渐为恨者。流民初西，当承诏书，闭关不入。其次易代赵，选宜内遣，平西绵竹之会，听王敦之计，少可以宁，豪厘之觉非彼之谓也。（《华阳国志》八，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六。）

〇遗应詹书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後输诚盟府。寻山公镇夏口，即具陈之。此公鉴开塞之会，察穷通之运，纳吾于众疑之中，非高识玄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岂惟涤荡瑕秽，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废，贤愚痛毒，窃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张休豫诣大府备列起事以来本末，但恐贪功殉名之徒将谗间于圣主之听，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陆十万，旌旗曜于山泽，舟槛盈于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威则威矣，然吾众窃未以为惧。晋文伐原，以全信为本，故能使诸侯归之。陶侃宣赦书而继之以进讨，岂所以崇奉明诏，示轨宪于四海！逼向义之夫以为叛逆之虏，思善之众以极不赦之责，非不战而屈人之算也。驱略乌合，欲与必死者求一战，未见争衡之机权也。吾之赤心，贯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宁当今抱枉于时，不证于大府邪！

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于李陵，虽刑残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声播汶衡，进宜为国思静难之略，退与旧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绰然有馀裕乎！望卿腾吾笺令，时达盟府，遣大使光临，使吾得披露肝胆，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结纽于纪纲，为一匡于圣世，使吾厕列义徒，负戈前驱，迎皇舆于阊阖，扫长蛇于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粮，使搠流西归，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贡》之旧献，展微劳以补往愆，复州邦以谢邻国，亦其志也。惟所裁处耳。

吾远州寒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忠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纳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哉！然十馀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衡岳、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门而已。（《晋书·杜传》，与王敦等数十战，将士多物故。请降，帝不许，遗詹书。）

李猛

猛，朱提大姓，为太中大夫。太安初，逐太守雍约以叛，寻降，为李毅所杀。

〇与李毅笺

生长遐荒，不达礼教，徒与李雄，和光合势。虽不能营师五丈，略地渭滨，冀北断褒斜，东据永安，退考灵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辄表革面，归罪有司。（《华阳国志》四）

〇诒毛诜李睿书

昔鲁侯不道，季氏出之。天之爱民，君师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见贤思齐，足下箕帚，枉惭吾郡。（《华阳国志》四。太安元年，铁官令毛诜逐，建宁太守杜俊以叛，猛诒之书。）

孙辨

辨，江阳人，太安初为永昌从事。

〇上言应复宁州

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加其土人屈塞，应复宁州，以相镇慰。（《华阳国志》四）

修肃

肃，庐陵人，永兴初为典书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劝进怀帝为皇太弟

二相经营王室，志宁社稷，储贰之重，宜归时望，亲贤之举，非大王而谁？清河幼弱，未允众心，是以既升东宫，复赞藩国。今乘舆播越，二宫久旷，常恐氐羌饮马于泾川，岂众控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时登储副，上翼大驾，早宁东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晋书·怀帝纪》。永兴元年，立为皇太弟，以清河王章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庐陵修肃云云。）

诸葛恢

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魏司空诞孙。惠帝时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避乱江左，元帝为安东将军，以为主簿，再迁江宁令。怀帝时，以讨周馥功封博陵亭侯，历镇东参军。愍帝时元帝承制，调为会稽太守，太兴中拜中书令，出为丹阳尹，免。明帝时拜侍中，加奉车都尉，封建安伯，寻拜後将军、会稽内史，徵为侍中，迁左民尚书，武陵王师，吏部尚书，累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银青光禄大夫，领选本州大中正、尚书令。成帝即位，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卒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敬。有集五卷。

〇表

诏云“行当别离，以为怅罔，分致氍一，剑一，琉璃碗一”。贵达心领，录之天恩罔极，天地施钧，不异远近。（《艺文类聚》七十三）

诏赐恢白瓯二枚。（《御览》七百五十九引《诸葛恢集》）

天恩赐广州白碗。（《御览》七百六十引《诸葛恢集》）

天恩罔极，特赐纤细竹。（《御览》八百十九》）

戴邈

邈字望之，广陵人，骠骑将军渊弟。惠帝时举秀才，迁太子洗马，出补西阳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军谘祭酒，建武初出为征南军司，加散骑常侍，大兴中代刘隗为彤阳尹，永昌初加左将军，大宁中拜尚书仆射，卒赠卫将军，谥曰穆。有集五卷。

〇上表请立学校

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馀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王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後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长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壹，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必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造始，（《晋书·礼志》上作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兴。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晋书·礼志》上作创千龄之英范。）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夫人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奉诵明令，慷慨下风，（二语从本传补。）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始。（《宋书·礼志》一。建武初，散骑常侍戴邈上表。又见《晋书·戴邈传》，小有删节。）

杜夷

夷字行齐，庐江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别驾，怀帝时徵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刺史王敦举方正，镇东将军周馥引为参军，皆不就。元帝为丞相，敕为儒林祭酒，又除国子祭酒，未尝朝会。大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有《幽求子》二十卷。

〇丁潭为琅邪王行终丧礼议

古者谅ウ，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时，天子诸侯既葬而除。此所谓三代损益，礼有不同。故三年之丧，由此而废。然则汉文之诏，合于随时，凡有国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礼，殇与无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无後之故而独不除也。愚以丁郎中应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终三年。（《晋书·丁潭传》）

〇东海王为新蔡王殇服议

诸侯体国，备物典事，不异成人，宜从成人之制。（《通典》八十二）

〇议王式事

宰我欲短三年之丧，孔子谓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怆之情，率意违礼，服已绝之服，可谓观过知仁。伯鱼、子路，亲圣人之门，子路有当除不除之过，伯鱼有既除犹哭之失。以式比之，亦无所愧。励薄之义，矫枉过正，苟在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厚，恕之可也。（《通典》九十四，大兴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先嫁，有继子。後嫁式父，式父临终，继母求出，式父许有遗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积年，後还前继子家。及亡，与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国子祭酒杜夷议，以为云云。）

〇驳荀组所陈表议

荀组虽虑宗胤永绝，魂灵馁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恩。或饣胡口于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视死犹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视生犹死也。恐视死犹生，贤于视生犹死也。且又死之与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谓此宜疑之，以避不敏。（《通典》九十八）

〇墓毁服议

墓既修复，而後闻问，宜依《春秋》新宫之灾，哭而不服。（《通典》一百二）

〇遗命

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晋书·杜夷传》）

葛洪

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吴方士玄从孙。惠帝时，吴兴太守顾秘檄为将兵都尉，迁伏波将军，後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含遇害还乡。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求为句漏令，刺史邓岳表为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卒年八十一。有《丧服变除》一卷，《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五十一卷，《神仙传》十卷，《肘後方》六卷，《神仙服食药方》一卷。

〇遐观赋

蜈蚣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可畏恶，越人猎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称金争买，以多为美。（《御览》九百四十六。案：此不似赋，疑是序或本注，未能定之，《抱朴子》有《遐览篇》，无此语。）

〇西京杂记序

洪家世有镏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人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後之次，无事类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秩，秩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耳。後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刘歆所记，世人稀有，纵复有者多不备，足见其首尾参错，前後倒乱，亦不知何书，罕能全录。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没，并洪家此书二卷，不知所出，故序之云尔。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四卷，世人稀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秩，庶免沦没焉。（《西京杂记》影宋本）

〇抱朴子序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鹪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馀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馀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晋书·葛洪传》。又今本《抱朴子》有此序。）

〇关尹子序

洪体存蒿艾之质，偶好乔松之寿。知道之士，虽微贱，必亲也，虽夷狄，必贵也。後遇郑君思远，郑君多玉笈琼笥之书，服饵门开我以至道之良药，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属洪以尹真人《文始经》九篇，洪爱之诵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极者尊圣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鉴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筹者物也，药者杂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蹑飞叶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横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处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奸之印。倏若飘鸾鹤，怒若斗虎兕。清若浴碧，惨若梦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擒纵大道，浑沦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遗世者之所言乎？其绝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阴阳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广大，又何如此之简易也！洪亲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阳葛洪稚川序。（《关尹子》道藏本）

〇肘後备急方序

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馀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尽写。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是使凫雁鸷击，牛羊搏噬，无以异也。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炙，炙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备急方》明刻本。案：此与《抱朴子内篇·杂应》略同。）

〇养生论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支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国亡，气衰身谢。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药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後。故知生难保而易散，气难清而易浊。若能审机权，可以制嗜欲，保全性命。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盖缘未见其益，虽心希妙道，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诚缘舍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诫哉！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纳客风，多怒则腠理奔血，多乐则心神邪荡，多愁则头鬓憔枯，多好则志气倾溢，多恶则精爽奔腾，多事则筋脉乾急，多机则智虑沈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损人之命，猛于豺狼。无久坐，无久行，无久视，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听。不饥勿强食，不渴勿强饮。不饥强食则脾劳，不渴强饮则胃胀。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至饥。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饱食。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内澄则真神守其位，气内定则邪物去其身。行欺诈则神悲，行争竞则神沮。轻侮于人当减算，杀害于物必伤年。行一善则魂神乐，构一恶则魄神欢。（原注：魄神乐死，魂神好生。）常以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身形安静，灾害不干。生录必书其名，死籍必削其咎。养生之理，尽于此矣。至于练还丹以补脑，化金液以留神，斯乃上真之妙道，盖非食谷啖血者越分而修之。万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诫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修延寿命，中士半修无灾病，下士时修免夭横。愚者失道摈其性，其斯之谓与？（《道藏临五》。案：此篇首百三十馀字，与《内篇、地真》略同。）

卷一百十七

葛洪（二）

〇抱朴子内篇（案：内篇今见存二十卷，不录，录其佚文。）

葛仙翁为丹书符，投江中，顺流而下；次投一符，逆流而上；次又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而水中向二符，皆还就之。（旧写本《北堂书钞》一百三）

魏武帝以左慈为妖妄，欲杀之，使军人收之，慈故欲见而不去。欲拷之，而狱中有七慈，形状如一，不知何者为真。以白武帝，帝使人尽杀之。须臾六慈尽化为札，而一慈径出，走赴羊群。（旧写本《北堂书钞》一百四《札篇》，又《御览》六百六。）

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传言慈一目眇，葛巾单衣。于是一市皆然也。（《御览》七百四十）

城阳郄俭，少时行猎，堕空冢中，饥饿，见冢中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俯或仰。俭亦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百馀日颇苦极。後人有偶窥冢中，见俭而出之，後竟能咽气断谷。魏王召（《御览》作“拘”，又作“弃”。）置土室中闭试之，一年不食，颜色悦泽，气力自若。（《艺文类聚》七十七，《御览》七百二十，又九百三十一。）

吴世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躬临试之，积荻数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累之，因猛风燔之。火尽，谓光当已化为烟烬。而光恬然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而视之，不能解也。（《艺文类聚》八十，又八十二，《御览》八百七十一，又一千。）

荠麦大蒜，仲夏而枯（《艺文类聚》八十二，《御览》九百八十。）

李南乘赤马行，道逢他人乘白马者，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白马言汝今当见一黄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令使驶，行相及也。”从者不信，须臾行二里，果逢所乘黄马而左目盲，南之赤马先鸣，而盲马应之，问其子（，疑作“人”。）果向白马子也。（《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七。）

案使者甘崇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祝者，临渊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其初出乃长十数丈。于是方士更一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方士乃掇取著壶中。壶中或有四五龙，以少水养之，以疏物塞壶口。国常患旱灾，于是方士闻馀国有少雨屡旱处，辄赍龙往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顾之，直毕乃发壶，出一龙著渊中之潭，因复禹步吹之，一吹一长，辄长数十丈，须臾而云雨四集矣。（《艺文类聚》九十六，《御览》十一，七百三十六，九百二十九。）

若士所食，必此草也。又海中有蛤蜊螺蚌之类，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敢，况君子与若士乎？（《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二。）

青云芝，生于名山之阴，大青石间，青盖三重，上有云气覆之。味辛甘，以阴乾食之，令人寿千岁不老，能乘云通天见鬼神。（《艺文类聚》九十八，案：此以下十九条，疑仙药篇佚文。）

黄龙芝，生于神山之中，状如黄龙。味辛甘，以四时采，阴乾治日食一合，寿万年，令人光泽。（同上）

金兰芝，生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上有水盖，茎出，（疑作“赤”。）入秋旬求之，饮其中水，寿千岁，耳目聪明。（同上）

苍山岑石之中，赤云芝，状如人竖，竖如连鼓，其色如泽，以夏采之，阴乾食之，令人乘云能上天，观见八极，通见神明，延寿万年。（同上）

丹芝生于名山之阴，昆仑之山，太谷源泉，金石之中。（同上）

火芝，常以夏采之，叶上赤，下茎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随风上下，往来东西。（同上）

人芝，生名山之阴，青盖白茎，治乾，食日半合，则使人寿，入水可久也。（同上）

月精芝，秋生山阳石上，茎青上赤。味辛苦，盛以铜物，十月食之，寿万岁。（同上）

黑芝，生于山之阴，大谷中，白盖赤茎，味甘。秋采之，阴乾，日食令人身轻齿坚，与天地无极。（同上）

火芝，（案：上已有火芝，疑有一误。）生于名山阳，其色黄泽，大如车盖。（同上）

金芝，生于金石之中，青盖茎，味甘辛。以秋取，阴乾治食，令人身有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寿万岁。（同上）

万年芝，令人不老，延寿九千。（同上）

夜光芝，出于名山之阴，大谷源泉中金石间，上有浮云翔，其上有五色，有目如两日。（同上）

白云芝，生于名山之阴白石上，有白云覆之，白盖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采之，阴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风雷，令人色光泽也。（同上）

云母芝，生于名山之阴，青盖赤茎，味甘。以季秋竹刀采之，阴乾治食，使人身光，寿千万岁，醮以牛脯。（同上）

华芝，生于名山之阳，及出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盖白茎，上有两叶三实。（同上）

鬼芝，青盖长茎，阴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见神明，令人长生。（同上）

有自然之龙，有蛇化成之龙。（《初学记》三十，《白孔六帖》九十五，《御览》九百二十九。）

田地既有自然之单，而有荇茎芩根土龙之属化为单。（《御览》九百三十七，又一千引{艹琴}根化为藓，当即此。）

龟蛇潜蛰则食气，夏恣口而甚瘦，冬穴蛰而大肥。（《初学记》三十。案《对俗篇》云："龙蛇蛟螭，狙猥鼍，皆能竟冬不食，不食之时，乃肥于食时也。"语意同而文全异，此当是佚文。）

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炙其处。（《御览》四）

历阳有彭祖仙室，请雨必得。（《御览》十一）

左元放言："金华山可以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害。"（《御览》四十七）

昆仑及蓬莱，其上鸟兽，饮玉井泉，皆长生不死也。（《御览》七十）

上古无谥，始于周家耳。黄帝谥後人追为之谥，取其法世时行迹而已，非黄帝群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宁肯追以仙谥黄帝乎。（《御览》五百六十二）

吴景帝时，戍将于江陵（又作"广陵"。）掘冢，取板治城。後发一大冢，内有重卜石扉，皆枢转开闭，四周徼道通事，（当作"车"。）且广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又作"数十头"。）长五尺，皆大冠衣，执剑，列侍灵坐。皆刻铜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将，或言侍郎，似王公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鬓毛班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云母，厚尺许，白玉璧三十双，以藉身，（又作"尸"）兵人举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大如枣许，此则骨骸有假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朽之效也。（《御览》五百五十八，八百五，八百六，八百八，八百十，又八百十三。）

专心凭师，依法行道，济身度世，利在永亨。事师尽敬，得道为期，承间候色也。不尽力明师道，有罪不可除也。学道得明师事之，害乱不得发也。（《御览》六百五十九）

道林子有五种尸解符，今太玄阴生符，及是一病解者。（《御览》六百六十四）

薛振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时，学道于锺山北河，经七试而不过者，由淫鄙滞，败其试耳。（《御览》六百六十六）

郭文举，河内轵县人，入陆浑山学道，独能无情，意不生也。（同上）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积年，後遇司马季主，季主同入常山，积七年，入石室。（当有脱。北东角有石）瓮，季主出行，恳戒之曰："慎勿开。"零子忽发视之。季主还，乃遣归。後复召至，使守一铜匮，又戒勿发。零子复发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同上）

冯良者，南阳人，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佐史，迎督邮，自耻无志，乃毁车杀牛，裂败衣帻，去从师受《诗》、《传》、《礼》、《易》，复学道术占候，游十五年乃还。州郡礼辟不就，诏特举贤良高第，半道委，（此句有脱误。）还家，年六十七，弃世东度入山，在鹿迹洞中。（同上）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也。修尚黄老，汉成帝从，（疑作重或此下有脱。）其道德，常宗师之，愈自损退。成帝诣之，若值望之章醮，则待事毕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学，望之忽病笃。弟子公沙都与于庭树下，望之晓然病有痊。时冬月，鼻闻李香，开目则见双赤李著枯枝。望之仰手承李，自坠掌中。因食李，所苦尽除，身轻目明，遂去，莫知何在也。（同上）

家有三皇图，必先斋戒百日，乃召致（此句疑有脱误。）天地五岳社稷之神，后圣君命清虚小有真人撰集《上仙真录》，总名为《上清（一本作真。）正法》，以慑万邪。百年再授于人，须斋戒方得。（《御览》六百六十七，案：此条"斋戒方得"下，复引《三元品经》《灵宝赤书》、《太素玉录经》云云，疑非抱朴子文，未敢录之。）

李阿者，行道逢奔车，阿两脚中车，脚即折。弟子古强，（一作古弼，误。神仙传作古强，《祛惑篇》亦有其人。）见之惊怖，阿须臾取断脚，相续如故也。（《御览》七百三十六，案：此条疑是《道意篇》佚文。）

葛仙公每饮酒醉，常入门前陂中，竟日乃出。会从吴主到荆州，还，大风，仙公船没。吴主谓其已死，须臾从水上来，衣履不湿，而有酒色。云昨为伍子胥召，设酒不能便归，以淹留也。（《御览》八百四十五，案：首三语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滞篇》异，非即彼文也。《神仙传》载船没事，亦与此文异。）

轸星逐鬼，张星拘魂，东井还魂也。（《御览》八百八十六）

伍被记八公造淮南王安，初为老公，不见通，须臾皆成少年。（《御览》八百八十八）

韩子治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以生三驹，又百三十岁乃死。（《御览》八百九十七）

南方水牛，无冬夏常卧水中。（《御览》八百九十九）

以鹳血涂金丹一丸，内衣中，以指物，随口变化。（《御览》九百二十五）

胡麻好者一石，蒸之如炊，须曝乾复蒸，细筛白蜜和丸如鸡子大。日二枚，一年，颜色美，身体滑；二年，白发黑三年，齿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入火又；六年，走及奔马，或蜜水和作饼如糖状，炙食一饼。（《御览》九百八十九）

《中经》曰："钩吻狼毒，太阴之精气，主杀，故入口令人死。"（《御览》九百九十。）

抱朴子外篇（案：今外篇五十卷见存，不录，录其佚文。）

〇备阙

识珍者必拾浊水之明珠，赏气者必采（《意林》作"将"。）秽薮之芳蕙。（《意林》，《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又《白孔六帖》七，引上一句。案《意林》在备阙後，知是《备阙》佚句也。）

〇篇名阙

狐白不可以当暑，龙艘不可以乘陆。（《意林》，又《御览》六百九十四引上一句。案：自此以下数十事，《意林》并在《刺骄》後，《重言》前。）

〇军术

（篇名见《北堂书钞》一百二十，《艺文类聚》九十，《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书〉》注，《御览》七十四，三百四十，又九百十四。）

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二百七十三。）

大将者，凛凛乎若负重而履薄冰，战战若登朽木以临万仞也。（《北堂书钞》一百十五）

夫良将，刚则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则象渊，可观而不可入；去如收电，可见而不可追；住（《御览》作"立"，又作"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动。（《意林》，《御览》二，又十三，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五。）

兵家以计为主，以力为末。（《书钞》一百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鲁连射书以下聊城，是分毫之力，过百万之众也。（《书钞》一百三）

韩信传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胜于云梯之械也。（《书钞》一百十五》）

鸡有专栖之雄，雉有擅泽之乔，蚁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御览》一作“收窠”。）之计，人相役御，亦犹是耳。（《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十七，九百四十七。）

羊群犬聚，转攻略地，而所向无坚敌，所摧无坚垒。皆望景如狼骇，承响而鹿走。柯折叶落，本根亦仆。婴城者云彻，带邑者席卷。猛乎黄帝五行之阵，严乎孙吴率然之众也。（《书钞》一百十七，又十三引“婴城者”二句。）

武王将兴天给之旗。（《书钞》一百二十）

春以长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此行军四时应天法也。（《意林》，又《御览》三百四十八引“秋以弓弩”一句。）

军之所以欲乘山依谷，视生处高也。（《书钞》一百十三。案：“生”字当有误。）

淮南王所著兵书，皆魁罡之阵，风气之占，及军中之变象，徵祥触物之候。知敌盛衰，俟时而动之术。知行止之不测，天心之去就。使进则百胜，退则安全也。（《书钞》一百十三引两条。）

承阴阳以并势，协五行之自然，从计约以奋击，常背孤而攻虚，则黄帝、吕尚、范蠡、伍员、魏武帝所据同也。（《书钞》一百十八）

太公云，从孤击虚，万人无馀，一女子当百丈夫。（《意林》）

大将军当明案九宫，视年在宫，当就三居五，五为死，三为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注）

昔太安二年，京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小民张昌反于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于建业。宋道衡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以攻冰，召余为将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见军旅（此句有脱字。）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计数败，吾令宋侯从月建住华盖下，遂收合馀烬，从吾计破石冰焉。（《御览》三百二十八）

凡始立军竖牙，春出城西门，立牙门西向，出时令登明大吉，加东方吉；夏出城北门，立牙门北向，出时令右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城东门，立牙门东向，出时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门，立牙门南向，出时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也。（《书钞》一百二十）

雷，天之鼓也。（《初学记》一，《御览》十三，又《白孔六帖》二引作“雷者天地之鼓”。）

用兵之要，雄风为急。扶摇独鹿之风大起军中，军中必有反者。风高者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风下者道近。风鸣叶者贼在十里，鸣条者百里，摇枝者四百里，大枝五百里，仆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尽风；二日二夕，天下半风；一日一夕，万里风。（《御览》九，又《意林》引“风鸣叶”至“四百里”三句，又《书钞》一百五十一引作“拔木必千里”也。）

金器自鸣，及焦器鸣者，军疲也。（《意林》）

凡战，观云气如走惊鹿者，败军之气也。（《意林》。又《御览》三百二十八。）

军始出，举牙立旗，风气和调，幡动飘飘，终日不息者，其军有功也。（《书钞》一百二十，《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三十九。）

军始发，大风甚雨起于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鸣，则大胜之徵也。若旌旗乱而相绕，逆风雨，败之象也。军始出，而旌旗竿者，急住，更待善时而出军。（《书钞》一百二十引四条，又一百二十一，《御览》十，又三百三十八，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

军始出，雨沾衣裳者，是谓润兵，其军有功，雨不足沾衣裳者，是谓泣军，必败。（《意林》，《初学记》二，《御览》十。）

无云而雨，是谓雨泣，将军当扬兵讲武以应之。大雨，军中尤甚者，将军战必无功也。（《御览》十，又八百七十七，《开元占经》九十二末句作“将军败死”。）

白雾四面围城，不出百日，大兵必至城下。（《书钞》一百五十一，《初学记》二，《御览》十五，《开元占经》一百一。）

大雾绕军，雾之所住，非常而数，臣下擅行威也。（《书钞》一百五十一，又《初学记》二作“雾之所在”，其下有“塞将军之令”。）

军上气黑如楼，将军移军必败。其将勇则气如火炎，势如张弩。云如日月，亦气绕之，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也。（《御览》十五）

太一在玉帐之中，不可攻也。（《意林》。又《御览》九百四十二。）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军。（《意林》。又《御览》九百四十二。）

军中地裂，急徙居，否则军败。地震必大战，或有谋反。（《御览》八百八十，《开元占经》四。）

獐兔入军中，当迁徙之。（《御览》九百七）

蚯蚓见军中尤多者，军罢，又宜备反叛。（《御览》九百四十七）

军行卒逢飞蜂及蜚虫，若蜂尤多者，必大战，惊于藏伏之贼。（《御览》九百五十）

有黑气如牛马入其军者，名天狗下食血，其军必败。（《开元占经》八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屈虹见城上，其下必大战流血。屈虹从城外入城中者，三日内城可屠。（《开元占经》九十八）

赤虹见城上，其下必大战流血。（同上）

白虹见城上，其下必大战流血。（同上）

有赤光如火，从天来下入，军乱将死。（《开元占经》九十九）

若起围城，或入于城，则外兵得入。若气从内出，主人出战。（《开元占经》一百一）

有狼狐绕军而鸣者，军败。（《开元占经》一百十六）

军无道，则狼食人。（同上）

蝼蛄见军中尤多者，军罢，又宜备叛。（《开元占经》一百二十）

地生瓦砾，不去有大祸。（《御览》七十四）

众鸟群飞，徘徊军上，不过三日，有暴兵至。鸟聚军中，将军当赏功增秩。鸟集将军之旗，将军增官。鸟集军中，莫知其名，军败。（《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九百十四。）

〇已下篇名并阙

余尝问嵇君道曰："左太冲、张茂先可谓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圣人之次也，其间无所复容。"（《意林》）

欧阳生曰："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或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之间也。"欧阳曰："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御览》五百九十九）

友人腾永叔问曰："嵇君道何如人？"余答曰："一代伟器也"。乞毫英观，难与并驱也。（《书钞》一百）

余闻班固云："吕氏望云而知高祖所在。"天岂独开吕氏之目，而掩众人之目邪？（《意林》）

阉官无情，不得谓贞；倡独不饮，不可谓廉。（《意林》）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意林》）

董仲舒学见深而天才钝，以蜉蝣是神龙者，非但不识神龙，亦不识蜉蝣。（《意林》。又《御览》九百四十六作"谓蜥蜴为神龙者，非但不识神龙，亦不识蜥蜴"。）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意林》）

王充所作《论衡》，此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见之，叹为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搜求其帐中，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唯与尔共之，勿广也。"（《书钞》九十八，《艺文类聚》五十五，《御览》六百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百十七，六百九十九。）

谢尧卿东南书士（句有脱误。）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又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者也。（《书钞》一百，《御览》五百九十九。）

五岭无冬殒之木，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意林》。《初学记》二十七。）

案老君《玉策记》云：松脂入地千年，变为茯苓；茯苓千年，变为琥珀；琥珀千年，变为石胆；石胆千年，变为威喜。千岁之狐，豫知将来；千岁之狸，变为好女；千岁之猿，变为老人。（《意林》引止“威喜”。《御览》八百八十八。案：此似内篇佚文。茯苓、威喜与《仙药篇》相涉，而《意林》列此于外篇，姑从之。狐狸等语与《对俗篇》相涉，而文全异。）

炙鼓使鸣，绞弦令急，实鼓使速，穿弦早绝，磨刀杀马，立可验也。（《意林》）

烧泥为瓦，燔木为炭，蜂窠为蜡，水沫为浮石。凡此皆去其柔脆，变为坚刚。（《意林》。《初学记》五《御览》五十一。）

落星冈，谓吴时星落。（《意林》）

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故司空张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黄帝仙去，其臣思恋罔极，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庙而四时祀之。（《意林》。《御览》七十九，三百九十六，案：内篇《极言》与此全异，《意林》列于外篇，今从之。）

食鹄胎，令人能夜书。（《意林》）

英葱实天雄鹤脑，服之令人能夜书。（《御览》七百四十七，案：此即上条，未可合并，或有一误，故分录之。）

河伯华阴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意林》）

案《九鼎记》及《青灵经》言，人物之死，皆有鬼也。马鬼常时以晦夜出行，状如炎火。（《御览》八百八十三）

鹅鬼，吴景帝有疾，召巫觋，帝试之，乃杀鹅，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帐，以妇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见一白鹅，不见妇人也。”帝乃重之。（《意林》）

猕猴鬼，余友人腾（《意林》作“胶”。）永叔尝养一大猕猴，以铁锁锁之，著床间。而犬忽啮杀之，永叔使合锁埋之。後百许曰：有若鬼者，见猕猴走上承尘上，不悟是猕猴鬼也。惊指之曰：“猕猴何以被伤流血断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猕猴死复有鬼也。”（《意林》，《御览》七百一九百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猕猴之鬼，令人病疟。（《御览》七百四十三）

龟鳖鼍之鬼，令人病咳。（《御览》七百四十三）

余从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与人谈话，又一葛公，迎来送去。（《意林》。案：内篇《地真》有此略同，《抱朴》、《意林》二书皆烂缺不全，因有跳误耳。今姑录入外篇。）

嵇君道曰："吾在洛与二陆雕施如意，兄弟并能观况身于泥蚌之中，识清意于未□之□，诸谈客与二陆言者，辞少理畅，言约事举，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风之扫枯叶也。"（《书钞》九十八）

嵇君道问二陆优劣，抱朴子曰："吾见二陆之文百许卷，似未尽也。朱淮南尝言二陆重规沓矩，无多少也。一手之中，不无利钝。方之他人，若江汉之与潢污。及其精处妙绝，汉魏之人也。"（《意林》，《书钞》一百，《御览》六百二。）

嵇君道曰："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书而叹，恐其卷尽也。陆子十篇，（案：《隋志·道家》"梁有陆子十卷，陆云撰。"即此。）诚为快书。其辞之富者，虽覃（《意林》作"精"。）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观此二人，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书钞》一百，《御览》六百二。）

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常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缪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为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御览》六百二）

抱朴子曰：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却後数百年，若有干迹如二陆，犹比肩也，不谓疏矣。"（《意林》，《书钞》一百，《御览》五百五十九。）

卢生问曰："蔡伯喈、张平子才足以著书，正恐言远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难曰："如来言子云不应作《太玄经》也。瓦木杯，比门所饶；金觞玉爵，万家无也。"（《御览》六百二）

孔郑之门，耳听口受者，皆已灭绝。唯托竹素者，可为世宝也。（《意林》，《御览》六百二。）

羁鞍仁义，缨锁礼乐。（《意林》）

仲尼经成，紫微降光。（《书钞》九十九）

汝南郡邵陵王申为郡五官掾，太守盗割官钱，密寄申。太守暴亡，申尽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金还太守，汝南欲以列于先贤画像。抱朴子曰：“不宜者也。”（《书钞》七十七）

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渡。或谓之飞凫，亦（有脱文。）日州将士庶，悉临观之。（《书钞》一百三十七）

太极初构，清浊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初学记》，《御览》三十六。）

太精之气，乘云也。（《书钞》一百五十一）

玩荣河者，若浮南滨，而涉天汉。（《书钞》一百五十）

宣夜之书亡，而郄萌记先师相传宣夜说云：“天穹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苍苍然也。譬旁望远道，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天青冥色黑，非有体也。日月星辰浮空中，行止皆须气焉。故七曜或住或游，逆顺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无所根系，故各异也。辰极常居其所，北斗不与众星西没焉，七曜皆东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迟疾任性，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书钞》一百四十九，《御览》二。）

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天牵之西没，譬如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蚁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白孔六帖》八十四，《御览》七百六十二，九百四十七。）

虞洪造《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谓天北方远者，是北方星宜细于三方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晷刻之分，占晷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与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必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比以龙也。

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然则天之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少许耳。渐而西行，先径人上，後遂转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如磨右转者，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北边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其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曰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反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友>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始入，而星月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馀气也。夫言馀气，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圆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圆而火不圆也。水出于方诸，方诸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月不圆，望之圆者，远故望之圆。"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後，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初破镜，渐渐满也。（"月不圆"以下，《隋志》约文，从《初学记》、《御览》改补。）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望见圆，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体，信而有徵矣。（《隋书·天文志》上，《初学记》一，《御览》四，又五十八引两条，又八百六十九引两条。）

麋氏云："潮者据朝来也，汐者言夕至也。见潮来去或有早晚，辄言有参差，非也。水从天边来，一月之中，天再东再西，故潮来再大再小也。又夏时日居南宿，阴消阳盛，而天高一万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时日居北宿，阴盛阳消，而天卑一万五千里，故冬潮小也。春日居东宿，天高一万五千里，故春潮再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万五千里，故秋潮渐减也。"（《御览》二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又六十八。）

天河从西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其一经南斗中过，其一经东井中过。河者天之水也，两河随天而转，入地下过，而与下水相得，又与□水合，三水相荡，而天转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御览》八，又六十八。）

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满，而潮涛大。（《御览》四）

涛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来远者其势大。今浙水从东，地广道远，乍入狭彪，陵山触岸，从直赴曲，其势不泄，故隆崇涌起而为涛。俗人云："涛是伍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开辟，已有涛水矣。（《御览》六十八）

何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渊，须太平而洒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邪？（《艺文类聚》九十八）

夏时龙生于太庙之中。（《御览》九百二十九）

夫木行为仁为青，凤头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为义为白，凤颈白，故曰缨义也；火行为礼为赤，凤背赤，故曰负礼也；水行为智为黑，凤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为信为黄，凤足下黄，故曰蹈信也。夫麟凤以形状为别，圣人以心神为异。古者太平之世，凤皇常居其国而生乳焉，至夏后始食卵而凤去之，此则凤有种明矣。（《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九百十五引两条，又九百二十八，《事类赋注》十八。）

《昆仑图》曰："鸾鸟似凤而白缨，闻乐则蹈节而舞，至则国安宁。"（《艺文类聚》九十九，《初学记》十五，《白孔六帖》九十四，《御览》九百十六。）

白雉自有种，南越尤多，案《地镜图》，今之九德，则古之越裳也。盖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为瑞者，贵其所自来之远，明其德化所被之广，非谓此为奇也。（《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九百十七。案：《诘鲍篇》与此全异，故是佚文。）

《青泠传》云："辰星水精生玄武，岁星木精生青龙，荧惑火精生朱鸟。"《古今注》所谓赤鸟者，朱鸟也。其所居高远，日中三足乌之精。三足乌何以三足，阳数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乌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乌集其冠，孝故也。（《艺文类聚》六，又九百二十，又九百七十八。）

麟，兽之圣也，寿二千岁。（《开元占经》一百十九）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纟延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辄惊，故名曰"骇鸡犀"。得其通天以刻为鱼衔以入水，当为开方三尺所得气息。（同上，当有"应劭云"，或"《风俗通》云"等字。）予祖彬为汲令，以夏至日请主簿杜宣饮酒。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恶之，及饮得疾。後彬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于宣旧处设酒，于杯中犹见有蛇。因谓宣曰：“此弩影耳。”宣遂意解。（《御览》二十三）

人知药理病，不知学理身。□□□□□□□□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养，造昧（此语有脱字。）利有攸适，犹金之销钅卢，水之从器也。是以圣人实之于文，铸之于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御览》六百七，案：此疑《勖学篇》或《尚博篇》佚文。）

今头虱著身，皆稍变而白。身虱著头，皆渐化而黑。则玄素果无定质，移易在乎所渐也。（《御览》九百五十一）

卷一百十八

桓彝

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荣之九世孙，惠帝时为州主簿，拜骑都尉，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遒令，寻辟丞相中兵属，及即位，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明帝时拜散骑常侍，封万宁县男，补宣城内史，成帝初死苏峻之乱，追赠廷尉，谥曰简，咸安中改赠太常。

〇上疏乞宣城郡

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晋书·桓彝传》）

桓温

温字元子，彝子，成帝时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县男，除琅邪太守，累迁辅国将军徐州刺史，穆帝初，代庾翼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镇江陵，以平蜀功进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哀帝初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移镇姑孰，废帝时兼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孝武初卒，追赠丞相，谥曰宣武，有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

〇请追录王後表

臣闻崇德赏功，为政之所先；兴灭继绝，百王之所务。故德参时雍，则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则永锡祚胤。案故抚军王历职内外，任兼文武，料敌制胜，明勇独断，义存社稷之利，不顾专辄之罪，荷戈长鹜，席卷万里，僭号之吴，面缚象魏。令皇泽被于九州，玄风洽于区外。襄阳之封，废而莫续，恩宠之号，坠于近嗣，遐迩酸怀，臣窃悼之。今有二孙，年出六十，室如悬磬，糊口江滨，四节蒸尝，菜羹不给。昔汉高定业，求乐毅之嗣；世祖旌贤，建葛亮之胤。夫效忠异代，立功异国，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弃。况建元畅于当年，著嘉庆于身後，灵基托根于南垂，皇祚中兴于江左，旧物克彰，神器重耀，岂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诚宜加恩，少垂矜悯，追录旧勋，纂锡茅土。则圣朝之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畅于上，忠臣之志，不坠于地矣。（《晋书·王传》，有二孙，过江不见齿录，安西将军桓温镇江陵表言。）

〇荐谯元颜表（永和三年）

臣闻太朴既亏，则高尚之标显；道丧时昏，则忠贞之义彰。故有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亦有秉心矫迹以敦在三之节。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轨，所以笃俗训民，静一流竞。伏惟大晋应符御世，运无常通，时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绝响于中林，《白驹》无闻于空谷，斯有识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叹息者也。陛下圣德嗣兴，方恢天绪。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鲸鲵既悬，思宣大化；访诸故老，搜扬潜逸，庶武罗于羿、浞之墟，想王于亡齐之境。窃闻巴西谯秀，植操贞固，抱德肥遁，扬清渭波。于时皇极遘道消之会，群黎蹈颠沛之艰，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凶命屡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节玉立，誓不降辱，杜门绝迹，不面伪庭，进免龚胜亡身之祸，退无薛方诡对之讥；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于今西土，以为美谈。夫旌德礼贤，化道之所先，崇表殊节，圣哲之上务。方今六合未康，豺狼当路，遗黎偷薄，义声弗闻，益宜振起道义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镇静颓风，轨训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蜀志·谯周传》注引晋阳秋又见文选。）

〇贺白兔表（永和十二年见《宋书·符瑞志》）

臣闻至德通玄，则祯祥降，灵和所感，则异物生，今白兔见于春谷县，皓质纯素，然殊观。（《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表

高安戍，是孙权每征还遣上方诸军饷赐处也，权又常大积米谷于此，以备须濡者也。（《北堂书钞》七十九）

〇平洛表荐谢尚

今中州既平，宜时绥定。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神怀挺率，少致人誉，足以入赞百揆，出蕃方司，宜进据洛阳，抚宁黎庶，谓可本官都督司州诸军事。（《世说赏誉篇》注引温集）

〇表免武陵王

体自皇极，故宠灵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纳轻剽，苞藏亡命，又息综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日猜惧，将成乱阶，请免官，以王归藩，免其世子综官，解子逢散骑常侍。（《晋书·武陵王传》）

〇上疏自陈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雠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後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竭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乃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寇贼冰消，大事垂定，晋之遗黎鹄立南望，赴义之众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悬在漏刻，而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晋书·桓温传》）

〇上疏废殷浩

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叨窃非据，宠灵超卓，再司京辇，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职次，而侵官离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谟执义履素，位居台辅，师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礼请退，虽临轩固辞，不顺恩旨，适足以明逊让之风，弘优贤之礼。而浩虚生狡说，疑误朝听，狱之有司，将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群凶殄灭，而百姓涂炭，企迟拯接。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遂使寇雠稽诛，奸逆并起，华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惧罪将及，不容于朝，外声进讨，内求苟免，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收合无赖，以自强卫，爵命无章，猜害罔顾。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奇德、龙会作变于肘腋。羌帅姚襄率众归化，遣其母弟入质京邑，浩不能抚而用之，阴图杀害，再遣刺客，为襄所觉。襄遂惶惧，用致逆命，生长乱阶，自浩始也。复不能以时扫灭，纵放小竖，鼓行毒害，身狼狈于山桑，军破碎于梁国，舟车焚烧，辎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臣所以忘寝屏营，启处无地。

夫率正显义，所以致训，明罚敕法，所以齐众，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下鉴《春秋》无君之典。若圣上含弘，未忍诛殛，且宜遐弃，摈之荒裔。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晋书·殷浩传》）

〇请还都洛阳疏

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栖外藩，龙飞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支派自迁；则晋之馀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介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徙，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以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锺，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馀载，先旧徂没，後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纲维粗举。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旗之旌，冕旒锡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晋书·桓温传》）

〇上疏陈便宜七事

其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今天下分崩，丧乱殄瘁，虽道隆中兴，而户口凋寡，近方汉时，不当一郡之民，民户既少，则势不多，而当必同古制，百官备职，实非大义随时之宜，且设官以理务，务寡则官省，官省以国治，则职显而人清，故光武初兴，多所并省，诸葛亮相蜀，简才并官，此皆达治之成规，今日之所先也，宜从权制，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愚谓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灭半，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故重九棘也，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之位，唯太常廷尉，职不可阙，其诸员外散官，及军府参佐，职无所掌者，皆并于尚书，若车驾郊庙藉田之属，凡诸大事，于礼宜置者，临事权兼，事讫则罢，职既并则官少而才精，职理则无害民而治道康矣。（《案其二已下，晋书仅载四语云今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今据御览补录》）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礼，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晋书·桓温传》，又《御览》二百三引《桓温集略表》。）

〇辞参朝政疏

方攘除群凶，扫平祸乱，当竭天下智力，与众共济，而朝议咸疑，圣诏弥固，事异本图，岂敢执遂？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臣违离宫省二十馀载，毕奉戎务，役勤思苦，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豫闻曲成之化，虽实不敏，岂不是愿！但顾以江汉艰难，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宁州始服，悬兵汉川，戍御弥广，加强蛮盘互，势处上流，江湖悠远，当制命侯伯，自非望实重威，无以镇御遐外，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今臣昱以亲贤赞国，光辅二世，即无烦以臣疏钝，并间机务。且不有行者，谁牧圉？表里相济，实深实重。伏愿陛下察臣所陈，兼访内外，乞时还屯，抚宁方隅。（《晋书·桓温传》）

〇帝不豫上疏

圣体不和，以经积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盛衰常理，过备无害，故汉高枕疾，吕后问相，孝武不豫，霍光启嗣，鸣噎以问身後，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贤时誉惟谢安、王坦之才识智能皆简在圣鉴。内辅幼君，外御强寇，实群情之大惧，然理尽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陈力，公私为宜。至于臣温位兼将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顾，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後事。（《晋书·桓温传》）

〇檄胡文

胡贼石勒，暴肆华夏，齐民涂炭，煎困雠孽，至使六合殊风，九鼎乖越，每惟国难，不遑启处，抚剑北顾，慨叹盈怀，寡人不德。（《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引晋中兴书》作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师次安陆，经营旧邑，瞻望华夏，暂成楚越，登丘凄览，征夫愤慨，昔叔孙绝粒，义不同恶，龚生守节，耻存莽朝，历纪逋僭，一朝荡定，拯抚黎民，即安本土，训之以德礼，润之以玄泽，信感荒外，武扬八极，先顺者获赏，後伏者前诛，德刑既明，随才攸序，此之风范，想所闻也。（《艺文类聚》五十八）

〇与抚军笺

此胡肆逆四十馀载，倾覆社稷，毁辱陵庙，遇其可亡之会，实是君子竭诚小人尽力之日也。江东虽为未丰，方之古人，复为未俭，少康以一旅之众，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祖宗，光武奋发，中兴汉室，况以大晋之祚，树德长久，兼百越沃野之资，据江汉山海之利，盐铁宝帛之饶，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贤之略，尽兵民之力，贼之强也，犹复遵养时晦，及其毙也，不齐力扫灭，则大贼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临纸惆怅，慨叹盈怀。（《艺文类聚》五十九）

〇与慕容书

自沧流以北，幽朔以东，将军皆以羁落而总率之矣，首尾唇齿，左右力用，鸣镝扬镳，动数十万。（《御览》三百五十八）

〇答慕容书

承将军奋厉戎武，激扬士卒，鼓角长鸣，摧折奸宄。（《十六国春秋》二十四）

〇与弟冲书

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晋书·桓温传》）

〇书

大事之日仆在都，谓无所复见慰劳，又计时事也，逐节郎来，已具言意，馀所慰劳，诸相具答，边将粗当尔耳，仆无所使酒席意。（《淳化阁帖二》）

桓豁

豁字朗子，彝第三子，简文辅政，以为抚军从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辞，迁黄门郎，未拜，桓温以为都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城二郡太守，进右将军，寻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又监宁益军事，温卒，迁征西将军，进督交广并前五州军事，太元初，迁征西大将军，开府，卒赠司空，谥曰敬。

〇让征西大将军开府疏

臣闻三台丽天，辰极以之增耀；论道作弼，王猷以之时邕。必将仰参神契，对扬成务，弘易简以翼化，畅玄风于宗极。故宜明扬仄陋，登庸贤隽，使版筑有冲天之举，渭滨无垂竿之逸。用乃功济苍生，道光千载。是以德非时望，成典所不虚授。功微赏厚，贤达不以拟心。臣实凡人，量无远致，阶藉门宠，遂叨非据。进不能阐扬皇风，赞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华戎。尸素积载，庸绩莫纪。是以敢冒成命，归陈丹款。伏愿陛下回神玄览，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臣知所免。（《晋书·桓豁传》）

桓冲

冲字幼子，小字买德郎，彝第五子，除鹰扬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迁宁朔将军义城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以从破姚襄功进征虏将军，赐爵丰城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进监江荆益三州军事南中郎将，宁康初拜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寻解扬州、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扬五州之六郡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将并中军镇京口、假节，加侍中，寻解徐州，迁镇姑孰，太元中迁荆州刺史，镇上明，卒赠太尉，谥曰宣穆。

〇表救凉州

氐贼自并东胡，丑类实繁，而蜀汉寡弱，西凉无备，斯诚暴与疾颠，祗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绝，屡为国患。臣闻胜于无形，功立事表，伐谋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贼陆梁，终必越逸。北狄陵纵，常在秋冬。今日月迅迈，高风行起，臣辄较量畿甸，守卫重复，又淮泗通流，长江如海，荆楚偏远，密迩寇雠，方城、汉水无天险之实，而过备之重势在西门。

臣虽凡庸，识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请率所统，径进南郡，与征西将军臣豁参同谋猷。贼若果驱犬羊，送死沔汉，庶仰凭正顺，因致人利，一举乘风，扫清氛秽，不复重劳王师，有事三秦，则先帝盛业永隆于圣世，宣武遗志无恨于在昔。如其慑惮皇威，窥窬计屈，则观兵伺衅，更议进取，振旅旋旆，迟速唯宜。伏愿陛下览臣所陈，特垂听许。（《晋书·桓冲传》）

〇表桓嗣屯夏口

氐贼送死之日，旧郢以北壁相望，待以不战；江州刺史桓嗣宜进屯夏口，据上下之中，于事为便。（《南齐志》七）

〇表桓石民为襄城王荟为江州

夏口江沔冲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州府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晋书·桓冲传》）

〇移镇上明疏

自中兴以来，荆州所镇，随宜回转。臣亡兄温以石季龙死，经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镇之。事与时迁，势无常定。且兵者诡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士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馀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晋书·桓冲传》）

〇上言吉挹忠节

故轻车将军、魏兴太守吉挹祖朗，西台倾覆，陨身守节。挹世笃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阳，军次灞水，挹携将二弟，单马来奔，录其此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转在魏兴。久处兵任，委以边戍，疆埸归怀，著称所莅。前年狡氐纵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独立，众无一旅，外摧凶锐，内固津要，虏贼舟船，俘馘千计。而贼并力攻围，经历时月，会襄阳失守，边情沮丧，加众寡势殊，以至陷没。挹辞气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陨，将吏持守，用不即毙，遂乃杜口无言，绝粒而死。挹参军史颖，近于贼中得还，赍挹临终手疏，并具说意状。挹之忠志，犹在可录。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则荣加枯朽，惠隆泉壤矣。（《晋书·忠义吉挹传》）

〇奏纳孝武王皇后（宁康三年）

臣闻天地之道，盖相须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协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伦攸叙，灵根长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涂山作俪，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长秋将建，宜时简择。伏闻试守晋陵太守王蕴女，天性柔顺，四业允备。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积，臣等参议，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徽音六宫，母仪天下。（《晋书·孝武定王皇后传》）

卷一百十九

桓玄

玄字敬道，小名灵宝。温第六子，袭爵南郡公，孝武末拜太子洗马，出补义兴太守，弃官归，安帝初以为都督交广二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不行，寻为江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四郡，进後将军、都督江荆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州八郡、江荆二州刺史，元兴初举兵犯顺，自加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复让丞相，自署太尉，封楚王，加九锡，以元兴二年受禅，改元永始，义兵起，伏诛，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二十卷。

〇凤赋

伊口品之自口，亦在类而有别，惟羽族之殊诞，独鸾皇而称杰，邈区宇以超栖，抚朝阳于丹穴，备六德以成辉，奋藻翰之郁烈，集昆峰而敛翼，翔青冥以遐越。（《艺文类聚》九十，《初学记》三十。）

〇鹤赋

惟兹禽之受命，谅诞生于悠邈，擢高距以自抗，延颈以轩瞩，分玄以发藻，通太素其如玉，纵眇扬于云裔，岂四海之难局，练妙气以遒化，孰百年之易促，税云驾于三山，升鸾皇于昆岳。（《艺文类聚》九十）

〇鹦鹉赋

有遐方之令鸟，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旷之辽朗，栖高松之幽蔚，罗万里以作贡，婴樊绁以勤瘁，红腹足，玄颔翠顶，革好音以迁善，效言语以自骋，翦羽翮以应用，充戏玩于轩屏。（《艺文类聚》九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眷俦侣而情殷。（《文选·颜延之赠王太常诗》注）

〇沙汰众僧教

夫神道茫昧，圣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将可见。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便可严下在此诸沙门，有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训作范，幸兼内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高僧传》六、《出三藏记集》十五作“悉皆罢遣”。）所在领其户籍，严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宏明集》十二）

〇上疏理谤

臣闻周公大圣而四国流言，乐毅王佐而被谤骑劫，《巷伯》有豺兽之慨，苏公兴飘风之刺，恶直丑正，何代无之！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氵，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惧，遂乃奉顺天人，翼登圣朝，明离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庙之事岂可孰念！昔太甲虽迷，商祚无忧；昌邑虽昏，弊无三孽，因兹而言，晋室之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负重既往，蒙谤清时，圣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闻废忽显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启嫌谤之涂，开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晋书·桓玄传》）

〇讨元显檄

案扬州刺史元显：凶暴之性，自幼加长，犯礼毁教，发蒙如备。居丧无一日之哀，衰为宵征之服，弦觞于殷忧之时，穷色于罔极之日，劫略王国宝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恶之始，骇愕视听者矣。

相王有疾，情无悚惧，幸灾檀命，扬州篡授，遂乃父子同录，比肩连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专权重，多行险暴，恐相王知之，杜绝视听，恶声无闻，佞誉日至。万机之重，委之厮孽，国典朝政，纷纭淆乱。又讽旨尚书，使普敬录公，录公之位，非尽敬之所。苟自尊贵，遂悖朝礼。又妖贼陵纵，破军殄民之後，己为都督，亲则刺史，于宜降之日，辄加崇进。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惩恶，以独解录，推祸委罚，归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

取妾之僭，殆同六礼，乃使尚书仆射为媒人，长史为迎客，嬖媵饕餮，贺同长秋，所谓无君之心，触事而发。八日观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妇妾。庆封迄今，甫见易室之饮；晋灵以来，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轻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斩。又以四岁孽子，兴东海之封。吴兴残暴之後，横复若斯之调。妖贼之兴，实由此竖。居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虽加诛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改号元兴，以为己瑞，莽之符命，于斯尤著。否极必亨，天盈其毒，不义不昵，势必崩丧，取乱侮亡，实在斯会。三军文武，愤踊即路。（《魏书·岛夷桓玄传》）

〇答会稽王道子笺

王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于同异嫌谤，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也。时事艰难，忽尔丧失，叹惧之深，岂但风流相悼而已。其崎岖九折，风霜备经，虽赖明公神鉴，亦识会居之故也卒以寿终，殆无所哀，但情发去来，置之未易耳。（《晋书·王传》，又《御览》二百十一引《晋中兴书》，三百八十引《谢安别传》。）

〇致会稽王道子笺

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国宝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〇与袁宜都书论啸

读卿歌赋序咏，音声皆有清味，然以啸为仿佛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将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赡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极，阮公之言，不动苏门之听，而微啸一鼓，玄默为之解颜，若人之兴逸响，惟深也哉！（《艺文类聚》十九，《御览》三百九十二。）

〇与羊欣书

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世说·伤逝篇》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云云，注引羊氏谱曰，孚即欣从祖。）

〇与殷仲堪书

今当入沔，讨除期，顿兵江口，若相与无贰，可杀杨广，若其不尔，便当率军入江。（《魏书·桓玄传》）

〇与刘牢之书

今君战败则倾宗，战胜则覆族，以是安归乎？孰若翻然改图，唯理是宅，保其富贵，全其勋业，则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俱穷，孰与头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夫明者见于无形，愚夫安于所耽，二者成败，惟君图之。（《艺文类聚》二十五）

〇与释慧远书劝罢道

夫至道缅邈，佛理幽深，岂是悠悠常徒所能习求？沙门去弃六亲之情，毁其形骸，口绝滋味，被褐带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务，百代之中，庶或有一仿佛之间；今世道士，虽外毁仪容，而心过俗人，所谓道俗之际，可谓学步邯郸，匍匐而归。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远，可不三思。运不居人，忽然将老，可复追哉！聊赠至言，幸能纳之。（《宏明集》十一）

〇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

玄再拜白顿首，八日垂至，旧诸沙门皆不敬王者，何庾虽已论之，而并率所见，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据未尽；何出于偏信，遂沦名体。夫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乎视听之外，然以敬为本，此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者，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礼实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已哉？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曰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复相与研尽之，比八日，令得详定也。桓玄再拜顿首敬议。（《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与王谧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

沙门抗礼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论尽之。今与八座书，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迟闻德音。（《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与释慧远书

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谕，一代大事，不可令其体不允，近与八座书，今以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当行之事，一二令详遣，想君必有以释其所疑耳。王领军大有任此意，近亦同游谢中，面共谘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据理殊未释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高僧传》六，《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重与慧远书

知以方外遗形，故不贵为生之益，求宗不由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又云，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来言，理本无重，则无缘有致孝之情，事非资通，不应复有致恭之义，君亲之情，许其未尽，则情之所寄，何为绝之？夫累著在于心滞，不由形敬，形敬盖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纵以形敬，此复所未之喻。又云，佛教两弘，亦有处俗之教，或泽流天下，道洽六亲，固以协赞皇极，而不虚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应，因缘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则为道者亦何能违之哉？是故释迦之道，不能超白净于津梁，虽未获须陀，故是同国人所蒙耳。就如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谓宜教者所可拟议也。来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滞，而谬情理之用耳。（《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与刘迈书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宋书·武帝纪上》）

〇四皓论

四皓来仪汉廷，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雠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晋书·殷仲堪传》）

〇难王谧

来示云：沙门虽意深于敬，而不以形屈为礼。难曰：沙门之敬，岂皆略形存心，忏悔礼拜，亦笃于事，爰暨之师，逮于上座，与世人揖跪，但为小异其制耳。既不能忘形于彼，何为忽仪于此？且师之为礼，以资悟为德，君道通生，则理宜在本，在三之义，岂非情理之极哉？来示云：外国之君，莫不降礼，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也。难曰：外国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兴，亦其旨可知，岂不以六夷骄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设灵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顺轨，此盖是大惧鬼神福报之事，岂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则贵，将异于雅音，岂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为贵，就如君言，圣人之道，道之极也，君臣之敬，愈敦于礼，如此，则沙门不敬，岂得以道在为贵哉？

来示云，历年四百，历代有三，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害于隆平者乎？难曰：历代不革，非所以为证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检耳。今主上奉佛，亲接法事，事异于昔，何可不使其礼有准，日用清约，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盖是佛法之功，非沙门傲诞之所益也。今笃以祗敬，将无弥浓其助哉？

来示云：功高者不赏，惠深者忘谢，虽复一拜一起，岂足答济通之恩？难曰：夫理至无酬，诚如来旨，然情在罔极，则故自从之，此圣人之所以缘情制礼，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心略其谢，则释迦之德，为是深邪？为是浅邪？若浅邪，不宜以小道而乱大伦，若深邪，岂得彼肃其恭，而此弛其敬哉？（《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重难王谧

省示，犹复未释所疑，因来告，复粗有其难。夫情敬之理，岂容有二？皆是自内以及外耳。既入于有情之境，则不可得无也。若如来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谢惠于所禀，措感于理本，是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则佛之为化，复何以过兹。而来论云：津涂既殊，则义无降屈，宗致既同，则长幼成序，资通有系，则事与心应。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极，岂得云津涂之异，而云降屈邪？宗致为是，何邪？若以学业为宗致者，则学之所学，故是发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则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资通之悟，更是发蓥其末耳，事与心应，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尽于一生，而不开万劫之涂。夫以神奇为化，则其教易行，异于督以仁义，尽于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云，若此为实理，行之又易，圣人何缘舍所易之实道，而为难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将以化教殊俗，理在权济，恢诞之谈，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尽名教。今沙门既不臣王侯，故敬与之废，何为其然？？夫敬之为理，上纸言之详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笃于情本，岂是名教之事邪？前论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伦，必资功行，积行之所因，来世之关键也，拟心宗极，不可替其敬，虽俯仰累劫，而非谢惠之谓。请复就来旨，而借以为难。如来告以敬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当计其为功之劳耳，何得直以珍仰释迦而云莫尚于此邪？惠无所谢，达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极，情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岂谢惠者邪？（《沙门不拜俗事一》）

〇三难王谧

来难手笔甚佳，殊为斐然，可以为释疑处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难，未见其已，今复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辩对轻重，则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与右仆射书，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虽复佛道，无以加其尊，岂不尽言邪？事虽已行，无豫所论宜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比获来示，并诸人所论，并未有以释其所疑，就而为难，殆以流迁，今复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顿白马之辔，知辩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为贵，是故师徒相宗，莫二其伦。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资，禀之有本，师之为功，在于发悟，譬犹荆璞而莹拂之耳。若质非美玉，琢磨何益？是为美恶存乎自然，深德在于资始，拂莹之功，实以末焉。既怀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则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为道者也。是为在三之重，而师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师，而师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齐之，君之道也，岂不然乎？岂可以在理之轻，而夺宜尊之敬？三复其理，愈所疑骇，制作之旨，将在彼而不在此，错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复领其趣而遗其事，得之濠上耳。（《沙门不拜俗事卷一》）

〇南游衡山诗序

岁次降娄夹锺之初，理楫将游于衡岭，涉湘千里，林阜相属，清川穷澄映之流，涯无纤埃之秽，途逾迈，未见其极，穷日所经，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岳，于是假足轻舆，宵言载驰，轩涂三百，山径彻通，或垂柯跨谷，侠献交荫，或曲溪如塞，已绝复楷或乘步长岭，邈眺遥旷，或憩舆素石，映濯水湄，所以欣然奔悦，求路忘疲者，触事而至也。仰瞻翠标，邈尔天际，身凌太清，独交霞景，周览既毕，顿策岩阿，管弦并奏，清徵再响，思古永神，游气未言。（《初学记》五）

〇龙山猎诗序

故老相传，大旱猎龙山，辄得雨。因时之旱，宵往畋之。（《渚宫旧事》五）

〇王孝伯诔

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

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灵，不贻其福。天道茫昧，孰测倚伏？犬马反噬，豺狼翘陆，岭摧高梧，林残故竹。人之云亡，邦国丧牧。于以诔之，爰旌芳郁。（《世说文学篇》注引《晋安帝纪》）

〇入京矫诏

义旗云集，罪在元显，太傅已别有教，其解严息甲，以副义心。（《晋书·桓玄传》）

〇祯祥矫诏

灵瑞之事，非所敢闻也；斯诚相国至德，故事为之应，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言。（《晋书·桓玄传》）

〇论赏刘裕等将士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锋，泛海究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宋书·武帝纪》上）

〇许沙门不致礼诏

门下：佛法宏诞，所未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宜尽谦光，且当宁从其略，诸道人勿复使致礼也，便皆使知闻。（《高僧传》六，《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诏报卞嗣之袁恪之

何缘尔，便宜奉诏。（《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又报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爱九流，各遂其道也。（《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又报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区区惜此，更非赞其道也。（《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下书受禅

夫三才相资，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统，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兴，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参差，虽所由或殊，其归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圣德高邈，诞启洪基，景命攸归，理贯自昔。中间屯险，弗克负荷，仰瞻宏业，殆若缀旒。藉否然之运，遇时来之会，用获除奸救溺，拯拔人伦。晋氏以多难荐臻，历数唯既，典章唐虞之准，述遵汉魏之则，用集天禄于朕躬。惟德不敏，辞不获命，稽若令典，遂升坛燎于南郊，受终于文祖。思覃斯庆，愿与亿兆聿兹更始。（《晋书·桓玄传》）

〇下书封晋帝为王

夫三恪作宾，有自来矣，爰暨汉魏，咸建疆宇。晋氏钦若历数，禅位于朕躬，宜则是古训，授兹茅土。以南康之平固县奉晋帝为平固王，车旗正朔一如旧典。（《晋书·桓玄传》）

〇受禅告天文

晋帝钦若景运，敬顺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兴，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统，并圣不可以二君，非贤不可以无主，故世换五帝，鼎迁三代。爰暨汉魏，咸归勋烈。晋自中叶，仍世多故，海西之乱，皇祚殆移，九代廓宁之功，升明黜陟之勋，微禹之德，左衽将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积衅基乱，锺于隆安，祸延士庶，理绝人伦。玄虽身在草泽，见弃时班，义情理感，胡能无慨！投袂克清之劳，阿衡拨乱之绩，皆仰凭先德遗爱之利，玄何功焉！属当理运之会，猥集乐推之数，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托王公之上，诚仰藉洪基，德渐有由。夕惕祗怀，罔知攸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位不可以久虚，人神不可以乏飨，是用敢不奉以钦恭大礼，敬简良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绥民望，式孚万邦，惟明灵是飨。（《晋书·桓玄传》）

桓谦

谦字敬祖，冲第二子，初以父功封宜阳县侯，累迁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孙恩之乱出奔，徵拜尚书，元显引为骠骑谘议参军，转司马，元兴初为西中郎将，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寻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加中军将军，改封宁都侯，拜尚书令，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桓玄篡位，封新安王，领扬州刺史，玄诛，依桓振，振败，奔姚兴，兴遣入蜀，为谯纵募兵东下，刘道规破斩之。

〇奏止百僚拜陵

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惟百僚，谓宜遵奉。（《宋书·礼志二》，又《通典》五十二，安帝元兴元年，左仆射桓谦奏）

〇答桓玄书明沙门不应致敬王者

中军将军尚书令宜阳开国侯桓谦等惶恐死罪，奉诲使沙门致敬王者，何、庾虽论，意未究尽，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实如雅论。然佛法与老、孔殊趣，礼教正乖，人以发肤为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弃亲，不以色养为孝，土木形骸，绝欲止竞，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贵，已皆落之，礼教所重，意悉绝之，资父事君，天属之至，犹离其亲爱，岂得致礼万乘，势自应废，弥历三代，置其绝羁？当以神明无方，示不以涯检，视听之外，或别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应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变其仪，复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别答公难，孔国、张敞在彼，想已面谘所怀，道宝诸道人，并足酬对高旨，下官等不谙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览，谦等惶恐死罪。（《沙门不拜俗事》一）

卷一百二十

郭璞

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惠怀间避乱过江，宣城太守殷佑以为参军，後为王导参军，大兴初除著作佐郎，寻迁尚书郎，母忧去职，明帝初，王敦起为记室参军，以阻谋逆被斩，敦平，追赠弘农太守，有《尔雅注》五卷，音二卷，图十卷，图赞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苍注三卷，穆天子传注六卷，山海经注二十三卷，图赞二卷，水经注三卷，周易林五卷，洞林三卷，新林四卷，又九卷，卜韵一卷，楚辞注二卷，子虚上林赋注一卷，集十七卷。

〇巫咸山赋（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岂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桀峙。体岑峭以隆，冠崇岭以峻起，配华霍以助镇，致灵润乎百里。尔乃寒泉悬涌，浚湍流带，林薄丛茏，幽蔚隐蔼。八风之所归起，游鸟之所喧会。潜瑕石，扬兰ぇ。回翔集，凌乔鹪翳。禽鸟栖阳以晨鸣，熊虎窟阴而夕。（《艺文类聚》七）

〇江赋

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沫，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沣，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居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馀波乎柴桑。网络群流，商摧涓浍。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东会。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氵崩沛。氵高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华裔，壮天地之介。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衡霍磊落以连镇，巫庐嵬崛而比峤。协灵通气，薄相陶。流风蒸雷，腾虹扬霄。出信阳而长迈，淙大壑与沃焦。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赤>交。虎牙桀竖以屹，荆门阙竦而盘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溢流雷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氵复增浇，涌湍叠跃。水岩鼓作，氵崩氵砉泶氵爵。{冯水}氵氵薨，溃氵戍氵郭。湟氵忽泱，氵氵闪氵闯氵龠氵旋氵荥氵营氵畏氵瀑。氵氵或氵尽氵员龙鳞结络。碧沙氵遗氵拖而往来，巨石肆兀以前却。潜演之所汩屈，奔溜之所爽错。兼为之泐彦。奇岭为之岩鄂。幽涧积告霍。

若乃曾潭之府，灵湖之渊。澄澹汪氵广<口水>泫。泓ι氵ぁ氵景氵君邻<口渊>。混浣氵显涣，流映扬。溟漭渺湎，汗汗氵田々。察之无象，寻之无边。气氵翁渤以雾杳，时郁律其如烟。类不浑之未凝，象太极之构天。长波浃渫，峻湍崔嵬。盘涡谷赚凌涛山颓。阳侯及硪以岸起，洪澜ネ演而云回。{沂山}沦氵窳氵，乍乍堆。<谷敢>如地裂，豁若天开，触曲以萦绕，骇崩浪而相。鼓<厂合>窟以氵崩渤，乃溢涌而驾隈。鱼则江豚海叔鲔王。骨柬桊由鲮鳐仑鲢。或鹿<角各>象鼻，或虎状龙颜。鳞甲钅崔错，焕烂锦斑。扬鳍掉尾，喷浪飞延。排流呼哈，随波游延。或爆采以晃渊，或哧鳃乎岩间。鲸乘涛以出入，顺时而往还。

尔其水物怪错，则有潜鹄鱼牛，虎蛟钩蛇，仑专鲎眉鲼{央黾}{黾}{麻黾}。王珧海月。土肉石滑三不江，鹦螺旋蜗。琐吉腹蟹，水母目虾。紫亢如渠，洪蚶专车。琼蚌曜以莹珠，石去应节而扬葩。居者森衰以垂翘，玄蛎鬼累而畏亚。或泛潋于潮波，或混沦乎泥沙。若乃龙鲤一角，奇九头。有鳖三足，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六眸。{敝虫}跃而吐玑，文比磬鸣以孕ギ。[A122]庸拂而掣耀，神戾ｐ仑以沈游。孛马腾波以嘘[A15D]，水兕雷咆乎阳侯。渊客筑室于岩底，鲛人构馆于悬流。雹布馀粮，星离沙镜。青纶竞纠，缛组争映。紫菜荧晔以丛被，绿苔{髟少}屿乎研上。石帆蒙笼以盖，实时出而漂泳。其下则金矿丹砾，云精属银。[A10C]卯瑰，水碧潜昏鸣石列于阳渚，浮磬肆乎阴滨，或彩轻涟，或曜崖邻，林无不溽，岸无不津。其羽族也，则有晨鹄天鸡，幼鹜鸥<鸟犬>。阳鸟爰翔，干以玄月，千类万声，自相喧聒，濯翮疏风，鼓翅羽<戍羽>，挥弄洒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云豁。产<毛>积羽，往来勃碣。杞稹薄于浔荔连森岭而罗峰。桃枝，实繁有丛。葭蒲云蔓，衤婴以兰红。扬高<耳毛>，擢紫茸。荫潭奥，被长江。繁蔚芳蓠，隐蔼水松。涯灌芋{艹柬}，潜荟葱茏。鲮[A16H][A13G]于垠兼犭宾獭儿乎<厂金>空。迅隹临虚以骋巧，孤く登危而雍。容，夔后翘[A15E]于夕阳，鸳雏弄翮乎山东。因岐成渚，触涧开渠。漱壑生浦，区别作湖。磴之以氵繁氵翼渫之以尾闾。标之以翠，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鳞被菱荷，攒布水，翘茎瀵蕊，濯颖散裹。随风猗委，与波潭沲。流光潜映，景炎霞火。其旁则有云梦雷池，彭蠡青草。具区洮氵鬲朱丹氵巢。极望数百，沆漾晶氵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逵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其里，瑶珠怪石卒其表。骊虬扌其址，梢云冠其票海童之所巡游，琴高之所灵矫。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而绵眇。抚凌波而凫跃，吸翠霞而夭矫。

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掉，涉人于是扌羲榜。漂飞云，运ゴサ。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极，穷东荒。尔乃[A15F]雾于清旭，觇五两之动静。长风<风韦>以增扇，广莫[A15G]而气整。徐而不<风委>，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走白>涨截，凌波纵，电往杳溟。Ъ如晨霞孤征，眇若云翼绝岭。倏忽数百，千里俄顷。飞廉无以希其踪，渠黄不能企其景。

于是芦人渔子，摈落江山。衣则羽褐，食惟蔬鲜，存淀为涔，夹[A14L]罗筌。洒连锋，罾{雷}比船。或挥轮于悬奇或中濑而横旋。忽忘夕而宵归，咏采菱以叩舷。傲自足于一呕，寻风波以穷年。尔乃域之以盘岩，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归凑，云雾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产，傀奇之所窟宅。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乎精魄。播灵润于千里，越岱宗之触石。及其谲变倏，符祥非一。动应无方，感事而出。经纪天持地错综人术。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若乃岷精垂曜于东井，阳侯矣遁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大阿。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棹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于鼋鼍。感交甫之丧佩，愍神使之婴罗。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保不亏而永固，禀元气于灵和。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文选》，《艺文类聚》八）

〇盐池赋

水润下以作咸，莫斯盐之最灵。傍峻岳以发源，池茫尔而海氵亭。嗟玄液之潜润，羌莫知其所生。熙金葩之融炎，颖跃结而沦成。状委蛇其若汉，流漫漫以漭漭。吁凿凿以粲粲，色高然而雪朗。扬赤波之焕烂，光旰旰以晃晃。隆阳映而不ㄡ，洪涔沃而不长。磊崔录确，锷剡棋方。玉润膏津，雪白凌冈。粲如散茧，焕若布璋。于是漫口丹盘，薄搜重床。紫沦洒炎，红华笼光。烂然汉明，晃尔霞赤。望之绛蒸。即之雪积。翠涂内映，液外幂。动而愈生，损而滋益。若乃煎海铄痊或冻或漉。所赡不过一乡，所营不过锺斛。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岂若兹池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于河汾，总膏液乎浍涑。（《艺文类聚》九，又《书钞》一百四十六引六条）

〇井赋

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潜源氵存臻，氵々涓涓。幽溟圆停，潆洞深玄。尔乃冠玉槛，鳞错。鼓鹿卢，挥劲索。飞轻祛之缤纷，手争鹜而互搦。长缧委蛇以曾萦兮，瑶瓮龙腾而洒激。气雾集以杳冥兮，声雷骇而氵崩氵爵乃回澄以静映，状ぁ然而镜灼。挹之不损，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动而愈出。信润下而德施，壮邑移以不改。独星陈于丘墟兮，越百代而犹在。守虚静以玄澹兮，不东流而注海。（《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御览》一百八十九。怪季桓之穿费兮，乃获羊于土缶，重华窘而龙化兮，子求鉴以忘丑。《初学记》七）

〇流寓赋

戒鸡晨而星发，至猗氏而方晓，观屋落之隳残，顾徂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岭，修焦丘之微路。骇斯径之峻绝，感王阳而增惧。诘朝发于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县之旧名，盖曩日之魏国。咏诗人之流歌，信风土之俭刻。背兹邑之迴逝，何险难之多历。望陕城于南涯，存虢氏之疆场。实我姓之攸出，邈有怀乎乃迹。陟函谷之高关，壮斯势之险固。过王城之丘墉，想谷洛之合斗。恶王灵之壅流，奇子乔之轻举。游华辇而永怀，乃凭轼以寓目。思文公之所营，盖成周之墟域。（《艺文类聚》二十七。）

〇南郊赋

于是时惟青阳，日在方旭。我后方将受命于灵坛，乃改步而鸣玉。升金轩，抚太仆。扬六鸾，齐八。列五幡于一元兮，靡日月乎黄屋矫陵鸟以侦侯兮，整豹尾于後属。武骑仡以清道兮，被练焕以波烛。尔乃造广场，戾坛庭。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寮山立，万乘云屯。延祝史，肆玉牲。登圆丘，揖太清。礼群望，告皇灵。天澄其气，日朗其精。飞廉鼓舞于八维兮，丰隆击节于九冥。祝融穆清而肃侍兮，阳侯澹以中停。于是司ㄆ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郊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寰之内，区域之外。雕题弁服，被发左带。骏奔在坛，不期而会。峨峨群辟，蚩蚩黎庶。翘怀圣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简，服尚其素。化无不融，万物自鼓。振西北之绝维，隆东南之桡柱。廓清紫衢，电埽神宇。风马桂林，抗旌琳圃。五岳不足以题其勋，九韶不足以赞其舞。飨骇鬼方，声震岷陇。倒景望风，龙汉企踵。烂若列星之环辰，咸云腾而海涌。此盖和气旁通，玄罗潜总。自然之感，鼓而遂动。（《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三）

弊樟擢秀于祖邑。（水经赣水注，《艺文类聚》十）

〇登百尺楼赋

在青阳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观，嘉斯游之可娱，乃老氏之所叹。抚凌槛以遥想，乃极目而肆运。情眇然以思远，怅自失而潜愠。瞻禹台之隆崛，奇巫咸之孤峙。美盐池之污，察紫氛而霞起。异傅岩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构怨而极武。哀神器之迁浪，指缀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技，戎马鸣乎讲柱。寤苕华而增怪，叹飞驷之过户。陟兹楼以旷眺，情慨尔而怀古。（《艺文类聚》六十三）

〇蜜蜂赋

嗟品物之蠢蠢，惟贞虫之明族。有丛琐之细蜂，亦策名于羽属。近浮游于园荟，远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转飙迴。纷纭雪乱，混沌云颓。景翳耀灵，响迅风雷。尔乃眩猿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萝绣岭。无花不缠，无陈不省。吮琼液于悬峰，吸<赤>津乎晨景。于是回鹜林篁。经营堂窟。繁布金房，叠构玉室。应青阳而启户，□□□□□□，咀嚼华滋，酿以为蜜。自然灵化，莫识其术。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甜之长。百药须之以谐和，扁鹊得之而术良。灵娥御之以艳颜，□□□□□□。尔乃察其所安，视其所托。恒据中而虞难，营翠微而结落。徽号明于羽族，阍卫固乎管。诛戮峻于铁钺，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谋而同期，动不安而齐约。大君以总群民，又协气于零雀。（本注，“蜜”一名“零雀”。）每先驰而葺宇，番岩穴之经略。（《书钞》一百四十七引四条，《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二十八，又八百五十七误作“郭珍”。）

〇蚍蜉赋

惟洪陶之万殊，赋群形而遍洒。物莫微于昆虫，属莫贱乎蝼蚁。淫淫奕奕，交错往来。行无遗迹，鹜不动埃。迅雷震而不骇，激风发而不动，虎贲比而不慑，龙剑挥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无小大与轻重。因无心以致力，果有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大勇。出奇胶于九真，流液其如血。饰殷人之丧舆，在四隅而交结。济齐国之穷师兮，由东山之高垤。感萌阳以潜出兮，知将雨而封穴。伊斯虫之愚昧，乃先识而似η。（《书钞》一百五十八，《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七。）

〇龟赋

应交甫之丧佩，愍神使之缨罗。（《初学记》三十。）

〇辞尚书郎表

今当以劣弱之质，充督责之官，以无用之才，管繁剧之任，且台郎清选，论望宜允。（《北堂书钞》六十引两条。）

〇省刑疏

臣闻《春秋》之义，贵元慎始，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所以显天人之统，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浅见，辄依岁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济》。案爻论思，方涉春木王龙德之时，而为废水之气来见乘，加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以义推之，皆为刑狱殷繁，理者有壅滥。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蚀月。月者属“坎”，群阴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阳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坏其所以为法者也。臣术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又去秋以来，沈雨跨年，虽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狱充溢，怨叹之气所致。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Ｂ。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皇极之谪，事不虚降。不然，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劳也。

臣谨寻案旧经，《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所以缘咎而致庆，因异而迈政。故木不生庭，太戊无以隆；雉不鸣鼎，武丁不为宗。夫寅畏者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豫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诚感，因农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黄灵，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已上三十二字依《御览》五百二十七补。）臣愚以为于卦之义？既郊之後。（已上八字依《御览》补。）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臣窃观陛下贞明仁恕，体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区夏，启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灵表瑞，人鬼献谋，应天顺时，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职次数改则觊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国者之所慎也。臣窃为陛下惜之。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汉之中宗，聪悟独断，可谓令主。然厉意刑名，用亏纯德，《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夫无为而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体者也。耻其君不为尧舜者，亦岂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隐其怀，若臣言可采，或所以为尘露之益；若不足采，所以广听纳之门。愿陛下少留神鉴，赐察臣言。（《晋书·郭璞传》）

〇因天变上疏

臣以顽昧，近者冒陈所见，陛下不遗狂言，事蒙御省。伏读圣诏，欢惧交战。臣前云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疑将来必有薄蚀之变。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潜昧，而色都赤，中有异物大如鸡子，又有青黑之气共相薄击，良久方解。案时在岁首纯阳之月，日在癸亥全阴之位，而有此异，殆元首供御之义不显，消复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计去微臣所陈，未及一月，而便有此变，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恳恳之至也。

往年岁末，太白蚀月，今在岁始，日有咎谪，曾未数旬，大眚再见。日月告衅，见惧诗人，无日天高，其鉴不远。故宋景言善，荧惑退次；光武宁乱，呼沱结冰。此明天人之悬符，有若形影之相应。应之以德，则休祥臻；酬之以怠，则咎徵作。陛下宜恭承灵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谐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谤。

臣闻人之多幸，国之不幸。赦不宜数，实如圣旨。臣愚以为子产之铸刑书，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随时之宜，亦圣人所善者。此国家大信之要，诚非微臣所得干预，今圣朝明哲，思弘谋猷，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况臣蒙珥笔朝末，而可不竭诚尽规哉！（《晋书·郭璞传》）

〇皇孙生上疏

有道之君未尝不以危自持，乱世之主未尝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兴也；亡而自以为存者，三季之所以废也。是以古之令主开纳忠谠，以弼其违；B显功直，用攻其失。至乃闻一善则拜，见规诫则惧。何者？盖不私其身，处天下以至公也。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勋业至大，而中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祚不隆，圣敬之风未跻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众乖，此自然之势也。

臣去春启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不然，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馀，日果薄斗。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徵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愚，共相扇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范传》，君道亏则日蚀，人愤怨则水涌溢，阴气积则下代上。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谬中，必贻陛下侧席之忧。

今皇孙载育，天固灵基，黔首，实望惠润。又岁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时崇恩布泽，则火气潜消，灾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然後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臻矣。

臣今所陈，暂而省之，或未允圣旨；久而寻之，终亮臣诚。若所启上合，愿陛下勿以臣身废臣之言，臣言无隐，而陛下纳之，适所以显君明臣直之义耳。（《晋书·郭璞传》）

〇谏留任谷宫中疏

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简默居正，动遵典刑。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为神灵所凭者，则应敬而远之。夫神，聪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则当投畀裔土，不宜令亵近紫闱。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谴，为国作眚者，则当克己修礼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变也。臣愚以为阴阳陶蒸，变化万端，亦是狐狸魑魉，凭假作慝。愿陛下采臣愚怀，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晋书·郭璞传》，时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遂成宦者，後诣阙上书，自云有道术，帝留谷于宫中，璞复上疏。）

〇谏禁荻地疏

不宜禁荻地，礼云，名山大泽不封。盖欲与民通才共利，不独专之也。

卷一百二十一

郭璞（二）

〇奏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以为珍奇靡丽之物，诚是玩弄之所宝，然非经国之至宝。（《御览》八百二十）

〇奏请平刑

臣闻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杀以去杀，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轻其死，死由于法轻，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标也。然则刑无轻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为难。思在断之为难，是以子皇行戮，刖者忘痛，释之典刑，民无怨色，何者？积之于诚也。案癸酉诏书之旨，专为边城，实之裔土，济当时一切之用，非为经远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时，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无赖子弟，驱不逞之人，聚之于空荒四维之地，将以固牧圉，未见其利也。且滨接鲸猾，密迩奸薮，退未绝其丘窟之顾，进无以塞其逋逃之门，五流三居，诚古之犯刑，论之于今，事实难行。且律令以跨三代，历载所遵，未易轻改者也。是以刑法不专，则名幸者兴，政令骤变，则人志无系，子产患其如此，故矫先正议事之制，而立刑书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艺文类聚》五十四）

〇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为宝，士以知名为贤。明月不妄映，兰葩岂虚鲜。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会。荫弱根于庆云。陵扶摇而竦翮，挥清澜以濯鳞，而响不彻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进不为谐隐，退不为放言。无沈冥之韵，而希风乎严先。徒费思于钻味，摹《洞林》乎《连山》，尚何名乎！夫攀骊龙之髯，抚翠禽之毛，而不得绝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闻也"。

郭生粲然而笑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鳌。虽然，傣将祛子之惑，讯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维中绝，乾光坠采。皇运暂回，廓祚淮海。龙德时乘，群才云骇，蔼若邓林之会逸翰，烂若溟海之纳奔涛。不烦咨嗟之访，不假蒲帛之招。羁九有之奇骏，咸总之于一朝。岂惟丰沛之英，南阳之豪！昆吾挺锋，轩髦，杞梓竞敷，兰荑争翘，嘤声冠于伐木，援类繁乎拔茅。是以水无浪士，岩无幽人，刈兰不暇，爨桂不给，安事错薪乎！

且夫窟泉之潜，不思云，熙冰之采，不羡旭，混光耀于埃蔼者，亦曷愿沧浪之深，秋阳之映乎！登降纷于九五，沦涌悬乎龙津。蚓蛾以不才陆槁，蟒蛇以腾骛暴鳞。连城之宝藏于褐里，三秀虽艳，縻于丽采。香恶乎芬？贾恶乎在？是以不尘不冥，不骊不も。支离其神，萧悴其形。形废则神王，迹粗而名生。体全者为牺，至独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觉者不足以涉无。故不恢心而形遗，不外累而智丧。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应机，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不以昭旷。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不寿殇子，不夭彭涓。不壮秋豪，不小太山。蚊泪与天地齐流，蜉蝣与大椿齿年。然一阖一开，两仪之迹，一冲一溢，悬象之节，涣𨑹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阳之翠秀，龙豹之委颖，骏狼之长晖，玄陆之短景。故皋壤为悲欣之府，胡蝶为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云台之观者，必带索之欢。纵蹈而咏采荠，拥壁而叹抱关。战机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复于嗟叹，安可与言乐天者乎！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机，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几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晋书·郭璞传》）

〇尔雅叙

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ゼ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辩，其业亦显，英儒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璞不揆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馀，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卒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刂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援据徵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祛未寤，辄复拥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唐石经尔雅》）

〇方言叙

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周秦之季，其业隳废，莫有存者，暨乎扬生，沈淡其志，历载构缀，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独鉴之功显，故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韶，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庶以燕石之瑜，补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影宋本《方言》）

〇注山海经叙

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匚傥之言，莫不疑焉。尝试论之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经见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薄，游魂灵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然则总其所以乖，鼓之于一响，成其所以变，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後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麻贲}，越人见而骇毳。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锺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乎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耳，造父为御，奔戎为右，万里长骛，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後旋归。案史记说穆王得盗骊耳骅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若乃东方生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颀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精验潜效，绝代县符，於戏，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圣王原化以极变，象物以应怪，鉴无滞赜，曲尽幽情，神焉哉？神焉哉？盖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辟其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後裔，不亦可乎，夫<艹翳>荟之翔，叵以论垂天之凌，蹄涔之游，无以知绛虬之腾，钧天之庭，岂伶人之所蹑，无航之津，岂苍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道藏》本《山海经》）

〇尔雅图赞

谨案，《隋志》注，梁有《尔雅图赞》二卷，郭璞撰，亡。旧《唐志》复有之，宋已後不著录，近惟余萧客《古经解钩沈》、邵晋涵《尔雅正义》略采数事，漏落者十八九，张溥本则与《山海经图赞》间杂，绝不区分。今从《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写出四十八篇，依《尔雅》经文先後编次之。

〇尔雅图赞·释器·鼎

九牧贡金，鼎出夏后。和味养贤，以无化有。赫赫三事，鉴于覆簌。（《艺文类聚》九十九）

〇尔雅图赞·释器·金银

惟金三品，扬越作贡。五材之珍，是谓国用。务经军农，爰及雕弄。（《艺文类聚》八十三，《初学记》二十七）

〇尔雅图赞·释器·笔

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〇尔雅图赞·释器·圭

玉作五瑞，辩章有国。君子鸣佩，亦以表德。永观厥祭，时惟文则。（《艺文类聚》八十三）

〇尔雅图赞·释天·星

茫茫地理，灿烂天文。四灵垂象，万类群分。眇观六，咎徵惟君。（《艺文类聚》一）

〇尔雅图赞·释天·祭天地

祭地肆瘞，郊天致。气升太一，精沦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鲜。（《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

〇尔雅图赞·释地·比目鱼

比目之鳞，别号王馀。虽有二片，其实一鱼。协不能密，离不为疏。（《艺文类聚》九十九）

〇尔雅图赞·释地·比翼鸟

鸟有鹣鹣，似凫青赤。虽云一质，气同体隔。延颈离鸣，翻能合翮。（《艺文类聚》九十九）

〇尔雅图赞·释地·比肩兽

{厥虫}与巨虚，乍兔乍鼠。长短相济，彼我俱举。有若自然，同心共膂。（《艺文类聚》九十九）

〇尔雅图赞·释地·枳首蛇

夔称一足，蛇则二首。少不知无，多不觉有。虽资天然，无异骈拇。（《艺文类聚》九十六）

〇尔雅图赞·释山·太室山

嵩惟岳宗，华岱恒衡。气通远漠，神洞幽明。嵬然中立，众山之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七，案《道藏本山海经》以此为中山经赞，验文与《尔雅》上下文合，今移正。）

〇尔雅图赞·释水·水

川渎绮错，涣澜流带。潜润旁通，经管华外。殊出同归，混之东会。（《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

〇尔雅图赞·释草·蘼芜

蘼芜善草，乱之蛇床。不陨其实，自别以芳。佞人似智，巧言如簧。（《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八十三，《大观本草》七。）

〇尔雅图赞·释草·芙蓉

芙蓉丽草，一曰泽芝。泛叶云布，映波<赤>熙。伯阳是食，飨比灵期。（《艺文类聚》八十二）

〇尔雅图赞·释草·麻

草皮之良，莫贵于麻。用无不给，服无不加。至物在迩，求之好遐。（《艺文类聚》八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草·萍

萍之在水，犹卉植地。靡见其布，漠尔鳞被。物无常托，孰知所寄。（《艺文类聚》八十二）

〇尔雅图赞·释草·菊

菊名日精，布华玄月。仙客薄采，何忧华发。（《艺文类聚》八十一，又《御览》九百九十六作“仙客是寻，薄采薄捋”。）

〇尔雅图赞·释草·款冬（释草：菟奚，颗冻。注：款冬也。）

吹万不同，阳煦阴蒸。款冬之生，擢颖坚冰。物体所安，焉知涣凝。（《艺文类聚》八十一）

〇尔雅图赞·释草·苡

车前之草，别名苡，王会之云，其实如李。名之相乱，在乎疑似。（《艺文类聚》八十一）

〇尔雅图赞·释草·卷施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讽咏以比。取类虽迩，兴有远旨。（《艺文类聚》八十一）

〇尔雅图赞·释木·柚

厥苞橘柚，精者曰甘。实染繁霜，叶鲜翠蓝。屈生嘉叹，以为美谈。（《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案：此文又见《山海经》《北山经言赞》）

〇尔雅图赞·释木·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国辨方，外朝九棘。因材制义，赤心鲠直。蔼蔼卿土，亮此衮职。（《艺文类聚》八十九，《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木·梧桐

桐实嘉木，凤凰所栖。爰伐琴瑟，八音克谐。歌以永言，雍々喈喈。（《艺文类聚》八十八）

〇尔雅图赞·释木·五果

果之品，剖噬因宜。虽曰微肴，贵贱有差。（《御览》九百六十四）

〇尔雅图赞·释虫·蝉

虫之精，可贵惟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万物皆化，人胡不然。（《艺文类聚》九十七）

〇尔雅图赞·释虫·蚯蚓

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触而感物，无乃常雄。（《御览》九百四十七）

〇尔雅图赞·释虫·螳螂

螳螂飞虫，挥斧奋臂。当辙不回，句践是避。勇士致毙，励之以义。（《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六）

〇尔雅图赞·释虫·蚍蜉

蚍蜉琐劣，虫之不才。感阳而出，应雨讲台。物之无怀，自然知来。（《御览》九百四十七）

〇尔雅图赞·释虫·尺蠖

贵有可贱，贱有可珍。嗟兹尺蠖，体此屈伸。论配龙蛇，见叹圣人。（《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八。）

〇尔雅图赞·释虫·萤火

熠耀宵行，虫之微么。出自腐草，烟若散。物之相煦，孰知其陶。（《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

〇尔雅图赞·释鱼·蚌

万物变蜕，其理无方。雀雉之化，含珠怀。与月盈亏，协气晦望。（《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二十七。）

〇尔雅图赞·释鱼·贝

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采，贾以小大。简则易资，犯而不过。（《艺文类聚》八十四）

〇尔雅图赞·释鱼·腾蛇

腾蛇配龙，因雾而跃，虽欲升天，云罢陆漠，材非所任，难以久托。（《艺文类聚》九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尔雅图赞·释鱼·蟒蛇

蠢蠢万生，咸以类长。惟蛇之君，是谓巨蟒。小则数寻，大或百丈。（《艺文类聚》九十六）

〇尔雅图赞·释鱼·龟

天生神物，十朋之龟。或游于火，或游于蓍。虽云类殊，象二一归。致用，极数近几。（《艺文类聚》九十六，《初学记》三十）

〇尔雅图赞·释鸟·燕

燕燕于飞，瑞娥以卵。玄玉爰发，圣敬日远。商人是颂，咏之弦管。（《艺文类聚》九十二）

〇尔雅图赞·释鸟·翡翠

翠雀麋鸟，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怀璧其罪，贾害以采。（《艺文类聚》九十二）

〇尔雅图赞·释鸟·鼯鼠

鼯之为鼠，食烟栖林。载飞载乳，乍兽乍禽。皮籍孕妇，人为大任。（《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兽·貔

书称猛士，如虎如貔。貔盖豹属，亦曰执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兽·麟

麟惟灵兽，与の同体。智在隐踪，仁表不抵。孰为来哉？宣尼挥涕。（《艺文类聚》九十八）

〇尔雅图赞·释兽·犀

犀之为状，形兼牛豕。力无不倾，吻无不靡。以贿婴灾，因乎角猗。（《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

〇尔雅图赞·释兽·猩猩

能言之兽，是谓猩猩。厥状似獾，号音若嘤。自然知往，颇识（《御览》作“测”。物情。《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八。）

〇尔雅图赞·释兽·鼷鼠

小鼠曰鼷，实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谴惟明，徵乎其觉。（《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兽·<鼠石>鼠

五能之鼠，伎无所执。应气而化，翻飞<鼠石>集。诗人歌之，无食我粒。（《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兽·<鼠廷>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鼠豹采，厥号为<鼠廷>，汉朝莫知，郎中能名。赏以束帛，雅业遂盛。（《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兽·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飞鼠鼓翰，倏然皆腾。用无常所，唯神斯凭。（《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尔雅图赞·释畜·马

马出明精，祖自天驷。十闲六种，各有名类。三才五御，驽骏异辔。（《艺文类聚》九十三）

〇尔雅图赞·释畜·羊

月氏之羊，其类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马。何以审之，事见尔雅。（《艺文类聚》九十四

卷一百二十二

郭璞（三）

〇山海经图赞上

谨案，隋唐志，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撰。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十八卷，郭璞传，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赞。近代惟明道藏本有赞，起卷一止卷十三，而卷十四大荒经以下赞阙，其见存者，次第与经文不尽合。又中山经有太室山腾蛇二赞。审观是尔雅赞。又中山经鬼草赞见《御览》四百六十九，藏本无。又郭注中铭曰云云，与群书所引赞同，是铭即赞。而藏本东山经蜚赞与注中铭及广韵八未所引之赞绝异。又中山经踵赞与注中铭亦绝异。是藏本或经改补，非但脱阙。又晋时张骏亦有图赞，是《御览》九百三十九，或藏本杂以张赞，亦未可知。今从各书写出六十七片益以藏本，共得二百六十六篇，依经文先後编次之，仍依隋唐志分为二卷，就中尚多舛误，无从考定也。

〇山海经图赞上·南山经

△桂

桂生南裔，拔萃岑岭。广莫熙葩，凌霜津颖。气王百药，森然云挺。（《艺文类聚》八十九，说文系传。）

△祝荼草（案经作祝余，注云：或作桂荼。）旋龟尚付鸟

祝荼嘉草，食之不饥。鸟首元尾，其名旋龟。尚付六足，三翅并。（《道藏本山海经》）

△迷谷

爰有奇树，产自招摇。厥华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潜有灵标。（藏本）

△犭生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犭生々似狐？（藏本作“猴”。）走立行伏。怀水挺方，涎腥明目。（藏本作“扌木挺力，少辛明目”）飞廉迅足，岂食斯肉。（《御览》九百八，引前四句，藏本）

△白猿

白猿肆巧，由基抚弓。应眄而号，神有先中。数如循环，其妙无穷。（《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九百一十。）

△水玉

水玉冰鳞，潜映洞川。赤松是服，灵蜕乘烟。吐纳六气，升降九天。（《艺文类聚》七十八）

△鹿蜀

鹿蜀之兽，马质虎文。攘首吟鸣，矫矫腾群。佩其皮毛，子孙如云。（《御览》九百十三）

△[A16H]

鱼号曰[A16H]，处不在水。厥状如牛，鸟翼蛇尾。随时隐见，倚乎生死。（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类

类之为兽，一体兼二。近取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藏本）

△犭讠

犭讠似羊，眼反在背。视之则奇，推之无怪。钦不恐惧，厥皮可佩。（《御览》九百十三）

△灌灌鸟赤需鱼

厥声如诃，厥形如鸠。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需之状，鱼身人头。（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末二句）

△朱鸟

彗星横天，鲸鱼死浪。朱鸣于邑，贤士见放。厥理至微，言之无况。（藏本）

△长右彘

长右四耳，厥状如猴。实为水祥，见则横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藏本）

△猾[B16Q]

猾[B16Q]之兽，见则兴役。膺政而出，匪乱不适。天下有道，幽形匿迹。（藏本）

△会稽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禹徂会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讨，乃戮长人。玉匮表夏，玄石勒秦。（《艺文类聚》八）

△患

有兽无口，其名曰患。害气不入。厥体无间，至理之尽，出乎自然。（藏本）

△纂雕瞿如鸟虎蛟

纂雕有角，声若儿号。瞿如三手，厥状似。鱼身蛇尾，是谓虎蛟。（藏本）

△犀

犀头似猪，形兼牛质。角则并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风，壮气隘溢。（藏本）

△兕

兕惟壮兽，似牛青黑。力无不倾，自焚以革。皮充武备，角助文德。（《艺文类聚》九十五）

△象

象实魁梧，体巨貌诡。肉兼十牛，目不逾豕。望头如尾，动若丘徙。（《艺文类聚》九十五）

△凤皇

凤皇灵鸟，实冠羽群。八象其体，五德其文。附翼来仪，应我圣君。（《艺文类聚》九十九）

△育隧谷

育隧之谷，爰含凯风。青阳既谢，气应祝融。炎是扇，以散郁隆。（藏本）

△专鱼鸟

鸟栖林，专鱼处川。俱为旱徵，灾延普天。测之无象，厥类为玄。（《御览》九百三十九）

△白{艹咎}

白{艹咎}苏，其汁如饴。食之辟谷，味有馀滋。逍遥忘劳，穷生尽期。（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上·西山经

△咸羊

月氏之羊，其类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马。何以审之，事见尔雅。（《初学记》二十九。案：又见《尔雅图赞》。）

△华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艺文类聚》七，《初学记》五。）

△鸟渠赤ㄡ鸟文茎木民鸟

虫渠己殃，赤ㄡ辟火。文茎愈聋，是则嘉果。民亦卫灾，厥形惟麽。（藏本）

△肥遗蛇

肥遗为物，与灾合契。鼓翼阳山，以表亢厉。桑林既祷，倏忽潜逝。（藏本）

△流赭

沙则潜流，亦有运赭。于以求铁，趋在其下。蠲牛之疠，作采于社。（藏本）

△黄草肥遗鸟器兽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遗似鹑，其肉已疫。器兽长臂，为物好掷。（藏本）

△豪彘

刚鬣之族，号曰豪。毛如攒锥，中有激矢。厥体兼资，自为牝牡。（《艺文类聚》九十五，《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三十。）

△橐{非巴}

有鸟人面，一脚孤立。性与时反，冬出夏蛰，带其羽毛，迅雷不入。（藏本）

△桃枝

竹类产巴，厥名桃枝，丛薄幽荟，从风蔚猗。簟以宁寝，杖以扶危。（《书钞》一百三十三，《艺文类聚》六十九。）

△容草边兽栎鸟

有华无实，容之树。边溪类狗，皮厌妖蛊。黑文赤翁，鸟愈隐痔。鹦鹉慧鸟，青羽赤喙。（藏本）

△杜衡

犭生々奔人，杜衡走马。理固须因，体亦有假。足骏在感，安事御者。（藏本）

△石

禀气方殊，件错理微，石杀鼠，蚕食而肥。物性虽反，齐之一归。（藏本）

△犭婴如

犭婴如之兽，鹿状四角。马足人手，其尾则白。貌兼三形，攀木缘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藏本）

△数斯鸟{敏牛}兽<>鸟

数斯人脚，厥状似鸱。{敏牛}兽大眼，有鸟名≍。两头四足，翔若合飞。（藏本）

△鹦鹉

鹦鹉慧鸟，栖林啄蕊。四指中分，行则以觜。自贻伊笼，见幽坐伎。（《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鸾鸟

鸾翔女床，凤出丹穴。拊翼相和，以应圣哲。击石靡咏，韶音其绝。（《艺文类聚》九十九，书钞一百五十八。）

△凫鸟朱厌兽

凫朱厌，见则有兵。类异感同，理不虚行。推之自然，厥数难明。（藏本）

△蛮蛮

比翼之鸟，似凫青赤。虽云一形，气同体隔。延颈离鸟，翻飞合翮。（藏本）

△丹木玉膏

丹木炜炜，沸沸玉膏。黄轩是服，遂攀龙豪。眇然升遐，群下乌号。（藏本）

△瑾瑜玉

锺山之宝，爰有玉华。光采流映，气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闲邪。（《艺文类聚》八十三。）

△锺山之子鼓钦不

钦丕及鼓，是杀祖江。帝乃戮之，昆仑之东。二子皆化，矫翼亦同。（藏本）

△鳐鱼

见则邑穰，厥名曰鳐。经营二海，矫翼闲霄。唯味之奇，见叹伊庖。（藏本）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游四海，抚翼云舞。实惟帝囿，有谓玄圃。（藏本）

△木

惟灵树，爰生若木。重根增驾。流光旁）烛，食之灵化，荣名仙录。（藏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仑丘

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桀然中峙，号曰天柱。（《艺文类聚》七）

△神陆吾

肩吾得一，以处昆仑。开明是对，司帝之门。吐纳灵气，熊熊魂魂。（藏本）

△土蝼兽钦原鸟

土蝼食人，四角似羊。钦原类蜂，大如鸳鸯。触物则毙，其锐难当。（藏本）

△鹑鸟沙棠实草

司帝百服，其鸟名鹑。沙棠之实，惟果是珍。爰有奇菜，厥号曰。（藏本）

△沙棠

安得沙棠，制为龙舟，泛彼沧海，眇然遐游。聊以逍遥，任彼去留。（藏本。案，注引铭曰，安得沙棠，刻以为舟，泛彼沧海，以遨以游铭，即图赞，疑制刻乃剡字之误。）

△神长乘

九德之气，是生长乘。人状豹尾，其神则凝。妙物自潜，世无得称。（藏本）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发虎颜。穆王执贽，赋诗交欢。韵外之事，难以具言。（藏本）

△积石

积石之中，实出重河。夏后是导，石门涌波。珍物斯备，比奇昆阿。（藏本）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号曰金天。鬼氏之官，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则员。（藏本）

△狰

章峨之山，奇怪所宅。有兽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鸣如击石。（藏本）

△毕方

毕方赤文，离精是炳。旱则高翔，鼓翼阳景。集乃流灾，火不炎正。（藏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贝

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贝以文彩，贾以大小。简则易从，犯而不过。（藏本）

△天狗

乾麻不长，天狗不大。厥质虽小，攘灾除害。气之相王，在乎食带。（藏本）

△江疑犭敖犭因兽乐鸟

江疑所居，风云是潜。兽有犭敖犭因，毛如披蓑。乐鸟一头，厥身则兼。（藏本）

△青鸟

山名三危，青鸟所憩。往来昆仑，王母是隶。穆王西征，旋轸斯地。（《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二十七。）

△神耆童

颛顼之子，嗣作火正。铿钅仓其鸣，声如锺磬。处于鬼山，唯灵之盛。（藏本）

△帝江

质则混沌，神则旁通。自然灵照，听不以聪，强为之名，曰唯帝江。（藏本）

△犭原兽（案。经作讠，注云。或作原。）

奇余三头，犭原兽三尾。俱御不祥，消凶辟眯。君子服之，不逢不韪。（藏本）

△当扈

鸟飞以翼，当扈则ʙ。废多任少。沛然有馀，轮运于毂，至用在无。（藏本）

△白狼

矫矫白狼，有道则游。应符变质，乃衔灵钩，惟德是适，出殷见周。（《艺文类聚》九十九，又《御览》九百九十。）

△白虎

<虎甘><虎黑>之虎，仁而有猛。其质载皓，其文载炳。应德而扰，止我交境。（藏本）

△神<矢鬼>{目}蛮髯遗鱼

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鳖头，厥号曰蛮。目如马耳，食厌妖变。（藏本）

△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惟马类，实畜之英。腾旄骧首，嘘天雷鸣，气无不凌，吞虎辟兵。（《艺文类聚》九十五，《御览》八百九十二。）

△木

之为木，厥形似连。若能长服，拔树排山。力则有之，寿亦宜然。（藏本）

△穷奇兽蠃鱼孰湖兽

穷奇如牛，胃毛自表。蒙水之蠃，匪鱼伊鸟。孰湖之兽，见人则抱。（藏本）

△鸟鼠同穴山

余<鼠突>二虫，殊类同归。聚不以方，或走或飞。不然之然，难以理推。（藏本）

△鳋鱼

物以感应，亦不数动。壮士挺剑，气激江涌(一作白虹)，鳋鱼潜渊，出则民悚。（《御览》九百三十九）

△{如鱼}{比鱼}鱼

形如覆铫，苞玉含珠。有而不积，泄以尾闾。暗与道会，可谓奇鱼。（《御览》九百三十九）

△丹木

爰有丹木，生彼洧盘。厥贯如瓜，其味甘酸。蠲疴辟火，用奇桂兰。（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上·北山经

△水马

马实龙精，爰出水类。渥洼之骏，是灵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驷。（藏本）

△疏兽奇余鸟何罗鱼

厌火之兽，厥名疏。有鸟自化，号曰奇余。一头十身，何罗之鱼。（藏本）

△

泊和损平，莫惨于忧。诗咏萱草，山经则倏。壑焉遗岱，聊以盘游。（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七引前四句。）

△孟槐

孟槐似，其豪则赤。列象畏兽，凶邪是辟。气之相胜，莫见其迹。（藏本）

△翌翌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翮一运，十翼<宾羽>翻。厥鸣如鹊，鳞在羽端。是谓怪鱼，食之避燔。（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橐驼

驼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骛流沙，显功绝地。潜识泉源，微乎其智。（《艺文类聚》九十四，又《初学记》二十九作徵乎其智，又《御览》九百一末句作徵其智慧。）

△寓鸟孟极足訾兽

鼠而傅翼，厥声如羊。孟极似豹，或倚无良。见人则呼，号曰足訾。（藏本）

△耳鼠

实以足，排虚以羽。翘尾翻飞，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御。（藏本）

△幽

幽似猿，俾愚作智。触物则笑，见人佯睡。好用小慧，终是婴系。（藏本，《御览》九百十三引前四句。）

△鸟

毛如雌雉，朋翔群下。飞则笼日，集则蔽野。肉验针石，不劳补写。（写当作泻，言鸟之肉，验於针石，不劳用补用泻也。藏本）

△诸犍兽白夜竦斯鸟

诸犍善吒，行则衔尾，白夜竦斯，厥状如雉。见人则跳，头文如绣。（藏本）

△磁石

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感，出乎意外。（《艺文类聚》六。）

△旄牛

牛充兵机，兼之者旄。冠于旌鼓，为军之标。匪肉致灾，亦毛之招。（藏本）

△长蛇

长蛇百寻，厥鬣如彘。飞群走类，靡不吞噬。极物之恶，尽毒之厉。（《艺文类聚》九十六）

△{穴契}窳诸怀兽巢鱼肥遗蛇

{穴契}窳诸怀，是则害人。巢之为状，半鸟半鳞。（藏本作“羊鳞黑”文误。肥遗之蛇，一头两身。）（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中二句。）

△山犭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犭军之兽，见乃欢唬。厥性善投，行如矢缴。是惟气精，出则风作。（《御览》九百十二）

△犭幼闾孛马独犭谷

有兽如豹，厥文惟缛。闾善跃险，孛马一角。虎状马尾，号曰独犭谷。（藏本）

△此鱼

阳鉴动日，土蛇致宵。微哉此鱼，食而不骄。物有所感，其用无标。（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下四句。）

△狍

狍贪忄林，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远自龈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藏本）

△{般鸟}鹃

御曷之鸟，厥名{般鸟}鹃。昏明是互，昼隐夜觌。物贵应用，安事鸾鹄。（藏本）

△居暨兽嚣鸟三桑

居暨豚鸣，如汇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嚣。三桑无枝，厥树唯高。（藏本）

△军兽

军兽四角，马尾有距。涉历归山，腾险跃。厥貌惟奇，如是旋舞。（藏本）

△贲鸟象蛇舀父鱼

有鸟善惊，名曰贲々。（据题及经皆不重言贲，此句当作“其名曰贲”。）象蛇似雉，自生子孙。舀父鱼首，厥体如豚。（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末二句。）

△天马

龙冯云游，腾蛇假雾。未若天马，自然凌翥。有理悬运，天机潜御。（藏本）

△屈居

屈居如鸟，青身黄足。食之不饥，可以辟谷。内厥惟珍，配彼丹木。（藏本）

△飞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飞鼠鼓翰，然背腾。用无常所，惟神是冯。（《初学记》二十九）

△酸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景山有鸟，禀形殊类。厥状如蛇，脚二翼四。见则色恐，食之不醉。（藏本）

△鸪翌黄鸟

鸪翌之鸟，食之不瞧。爰有黄鸟，其鸣自叫。妇人是服，矫情易操。（藏本）

△精卫

炎帝之女，化为精卫。况形东海，灵爽西迈。乃衔木石，以填攸害。（《艺文类聚》九十二。）

△东々罴九兽大蛇

东々似羊，眼在耳後。窍在尾上，号曰罴九。幽都之山，大蛇牛。（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上·东山经

△鳙鳙鱼犭从々兽{此虫}鼠

鱼号鳙鳙，如牛虎咬交。犭从々之状，似狗六脚。{此虫}鼠如鸡，见则旱涸。（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前二句。）

△堪<予予>鱼令々兽

堪<予予>令々，殊气同占。见则洪水，天下昏垫。岂伊妄降，亦应牒谶。（藏本）

△[A122]庸

[A122]庸蛇状，振翼洒光。凭波腾逝，出入江湘。见则岁旱，是维火祥。（藏本）

△犭同々

蚌则含珠，兽胡不可。犭同々如豚，被褐怀祸。患难无由，招之自我。（藏本）

△珠{敝虫}鱼

沣水之鳞，状如浮肺。体兼三才，以货贾害。厥用既多，何以自卫。（藏本，《御览》九百三十九引前四句。）

△犰狳

犰狳之兽，见人佯眠。与灾协气，出则无年。此岂能为，归之于天。（藏本）

△朱犭需

朱犭需无奇，见则色骇。通感靡诚，维数所在。因事而作，未始无待。（藏本）

△狸力[B132]胡鸟（案：经无狸力兽，此题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狸力[B132]胡，或飞或伏。是惟土祥，出兴功筑。长城之役，同集秦域。（藏本）

△犭敝々{龙虫}氐兽钩鸟

犭敝犭敝如狐，有翼不飞，九尾虎爪，号曰{龙虫}氐钩似凫，见则民悲。（藏本）

△{山攸}{山攸}

治在得贤，亡由夫人，{山攸}{山攸}之来，乃致狡宾。归之冥应，谁见其津。（藏本）

△[B085]胡精精兽合々鱼

[B085]胡之状，似麋鱼眼，精精如牛，以尾自辨。合々所潜，厥深无限。（藏本）

△龟

水圆三方，（藏本作“四十”。）潜源溢沸。灵龟爰处，掉尾养气。庄生是感，挥竿傲贵。（《初学记》三十）

△犭曷狙兽<鬼斤>雀

犭曷狙狡兽，<鬼斤>雀恶鸟。或狼其体，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扰之以道。（藏本）

△芑木

马维刚骏，涂之芑汁。不劳孙阳，自然闲习。厥术无方，理有潜执。（藏本）

△茈鱼薄鱼

有鱼十身，<艹麋>芜其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薄之跃渊，是为灾候。（藏本）

△当康兽骨鱼

当康如豚，见则岁穰。骨鱼鸟翼，飞乃流光。同出殊应，或灾或祥。（藏本）

△合窳

猪身人面，号曰合窳。厥性贪残，物为不咀。至阴之精，见则水雨。（藏本）

△蜚

蜚之为名，体似无害。听经枯竭，甚于鸠厉。万物攸惧，思尔遐逝。（《广韵》八未引郭璞《山海经赞》，今东山经注赞作铭，攸惧作斯惧，馀皆同，而藏本之赞绝异，疑莫能明。）

蜚则灾兽，踵厉深。会所经涉，竭水槁林。禀气自然，体此殃淫。（藏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卷一百二十三
郭璞（四）
〇山海经图赞下·中山经
△赤铜
昆吾之山，名铜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叹，验之汲宰。（《艺文类聚》八十四）
△鬼草
焉得鬼草，是树是艺，服之不忧，乐天傲世。如彼浪舟，任波流滞。（《御览》四百六十九）
△
之为鸟，同群相为，畴类被侵，虽死不避。毛饰武士，兼厉以义。（《艺文类聚》九十）
△鸣蛇化蛇
鸣化二蛇，同类异状。拂翼俱游，腾波漂浪。见则并灾，或淫或亢。（藏本）
△马腹兽飞鱼
马腹之物，人面似虎。飞鱼如豚，赤文无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藏本，《艺文类聚》二，宋本《初学记》一引下四句，《御览》九百三十九引末二句。）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罗人面。熏池之神，厥状不见。爰有美玉，河林如。（藏本）
△神武罗
有神武罗，细腰白齿。声如鸣佩，以钅贯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藏本）
△幼鸟
幼鸟似凫，翠羽朱目。既丽其形，亦奇其肉。妇女是食，子孙繁育。（藏本）
△荀草
荀草赤实，厥状如菅。妇人服之，练色易颜。夏姬是艳，厥媚三还。（藏本）
△神泰逢
神号泰逢，好游山阳。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气是动，孔甲迷惶。（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旋龟人鱼修辟

声如破木，号曰旋龟。修辟似黾，厥鸣如鸱。人鱼类帝，出于洛伊。（藏本）

△鸣石

金石同类，潜响是韫。击之雷骇，厥声远闻。苟以数通，气无口口。（藏本）

△桃林

桃林之谷，实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风马。厄越三涂，作险西夏。（藏本）

△若华（案：经作苦辛。）

△鸟酸草（案：经作焉酸。）

疗疟之草，厥实如瓜。鸟酸之叶，三成黄华。可以为毒，不畏元蛇。（藏本）

△帝台棋

茫茫帝台，维灵之贵。爰有石棋，五彩焕蔚。觞祷百神，以和天气。（藏本）

△{卄}草

{卄}草黄滑实如菟丝。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难思。（藏本）

△山膏兽黄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骂。黄棘是食，匪子匪化。虽无贞操，理同不嫁。（藏本）

△天扁牛伤文兽O鱼

牛伤镇气，天扁弭噎。文兽如蜂，枝尾反舌。鲞鱼青斑，处于逵穴。（藏本）

△三足龟

造物维均，靡偏靡颇。少不为短，长不为多。贲能三足，何异鼋鼍。（藏本）

△嘉荣

霆维天精，动心骇目。曷以御之，嘉荣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肠腹。（藏本）

△帝休

帝休之树，厥枝交对，竦本少室，曾阴灵Ъ。君子服之，匪怒伊爱。（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泰室

嵩维岳宗，华岱恒衡。气通天汉，神洞幽明。嵬然中立，众山之英。（藏本）

△有木

爰有嘉树，厥名曰有。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惟欢，家无反目。（藏本）

△〈艹冈〉草

〈艹冈〉草赤茎，实如〈艹婴〉。食之益智，忽不自觉。殆齐生知，功奇于学。（藏本）

△蓟柏

蓟柏白华，厥子如丹。实肥变气，食之忘寒。物随所染，墨子所叹。（藏本）

△〈艹狼〉

大鬼之山，爰有苹草。青华白实，食之无夭。虽不增龄，可以穷老。（藏本）

△橘繇（案：繇《尔雅》赞同。）

厥苞橘繇，奇者维甘。朱实金鲜，叶翠蓝。灵均是咏，以为美谈。（藏本）

△鲛鱼

鱼之别属，厥号曰鲛，珠皮毒尾，匪鳞匪毛。可以错角，兼饰剑刀。（藏本）

△神鼍围计蒙涉鼍）

涉鼍三脚，鼍围虎爪。计蒙龙首，独禀异表。升降风雨，茫茫渺渺。（藏本）

△鸩鸟

蝮维毒魁，鸩鸟是啖。拂翼鸣林，草瘁木惨。羽行隐戮，厥罚难犯。（藏本）

△椒

椒之灌植，实繁有伦。薰林列薄，〈香孛〉其芬辛。服之不已，洞见通神。（《艺文类聚》八十九）

△岷山

岷山之精，上络东井。始出一勺，终致淼溟。作纪南服，天清地静。（《艺文类聚》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体若垂云，肉盈千钧。虽有逸力，难以挥轮。（藏本）

△崃山

崃峻险，其坂九折。王阳逡巡，王尊逞节。殷有三仁，汉称二哲。（藏本）

△犭也狼雍和犭戾兽

犭也狼之出，兵不外击。雍和作恐，犭戾乃流疫。同恶殊灾，气各有适。（藏本）

△隹

寓属之才，莫过于隹。雨则自悬，塞鼻以尾。厥形虽随，列象宗彝。（藏本）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与彼石鼓，象殊应一。祥虽先见，厥事非吉。（藏本）

△踵

踵为鸟，一足似夔。不为乐兴，反以来悲。（中山经注铭曰云云，案东山经注中有铭，与广韵八未所引之赞同，则此铭即赞也。而藏本所载之赞与此绝异，疑莫能明。）

青耕御疫，踵降灾。物之相反，各以气来。见则民咨，实为病媒。（藏本）

△蛟

匪蛇匪龙，鳞采晖焕。腾跃涛波，蜿蜒江汉。汉武饮羽，欣飞叠断。（《艺文类聚》九十六）

△神耕父

清泠之水，在于山顶。耕父是游，流光洒景。黔首祀，以弭灾眚。（藏本）

△九锺

崩泾竭，麟斗日薄，九锺将鸣，凌霜乃落，气之相应，触感而作。（藏本）

△婴勺

支离之山，有鸟似鹊。白身赤眼，厥毛如勺。维彼有斗，不可以酌。（藏本）

△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兽虎爪，厥号曰犭。好自跳扑，鼓甲振旧。若食其肉，不觉风迅。（藏本）

△帝台浆

帝台之水，饮蠲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藏本）

△狙如

狙如微虫，厥体无害。见则师兴，两阵交会。物之所感，焉有小大。（藏本）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滨沦潭。厥围五丈，枝相交参。园客是采，帝女所蚕。（《艺文类聚》八十八）

△犭多即梁渠闻<豕>兽<鸟只>余鸟

梁渠致兵，犭多即起灾。<鸟只>余馀辟火，物各有能。闻<豕>之见，大风乃来。（藏本）

△神于儿

于儿如人，蛇头有两，常游江渊，见于洞广。乍潜乍出，神光惚恍。（藏本）

△神二女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号曰夫人，是维湘灵。（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外南经

△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

贱无定贡，贵无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万事皆然，岂伊蛇鳞。（藏本）

△羽民国

鸟喙长颊，羽生则卵。矫翼而翔，龙飞不远。人维倮属，何状之反。（藏本）

△神人二八

羽民之东，有神司夜。二八连臂，自相羁驾。昼隐宵出，诡时沦化。（藏本）

△厶头国

厶国鸟喙，行则杖羽。潜于海滨，维食已。实维嘉谷，所谓濡黍。（藏本）

△厌火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人兽体，厥状怪谲。吐纳炎精，火随气烈。推之无奇，理有不热。（藏本）

△三珠树

三珠所生，赤水之际。翘叶柏竦，美壮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藏本）

△载国

不蚕不丝，不稼不穑。百兽率舞，群鸟拊翼，是号载民，自然衣食。（藏本）

△贯匈交胫支舌国

铄金洪炉，洒成万品。造物无私，各任所禀。归于曲成，是见兆朕。（藏本）

△不死国

有人爰处，员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藏本）

△凿齿

凿齿人类，实有亻桀牙。猛越九婴，害过长蛇。尧乃命羿，毙之寿华。（藏本）

△三首国

虽云一气，呼吸异道。观则俱见，食则皆饱。物形自周，造化非巧。（藏本）

△焦侥国

群籁舛吹，气有万殊。大人三丈，焦侥尺馀。混之一归，此亦侨如。（藏本）

△长臂国

双肱三尺，体如中人。彼曷为者，长臂之民。脚自负，捕鱼海滨。（藏本）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

圣德广被，物无不怀。爰乃殂落，封墓表哀。异类犹然，矧乃华黎。（藏本）

△视肉

聚肉有眼，而无肠胃。与彼马勃，颇相仿佛。奇在不尽，食人薄味。（藏本）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云驾龙骖。气御朱明，正阳是含。作配炎帝，列位于南。（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外西经

△灭蒙鸟大运山雄常树

青质赤尾，号曰灭蒙。大运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树，应德而通。（藏本）

△夏后启

筮御飞龙，果（当作乐）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藏本）

△三身国一臂国

品物流形，以散混沌。增不为多，减不为损。厥变难原，请寻其本。（藏本）

△奇肱国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风构思，制为飞轮。凌颓遂轨，帝汤是宾。（藏本）

△形天

争神不胜，为帝所戮。遂厥形天，脐口乳目。仍挥干戚，虽化不服。（藏本）

△女祭女戚

彼姝者子，谁氏二女。曷为水间，操鱼持俎。厥俪安在，离群逸处。（藏本）

△{次鸟}鸟詹鸟

有鸟青黄，号曰詹{次鸟}。与妖会合，所集会至。类则枭留，厥状难媚。（藏本）

△丈夫国

阴有偏化，阳无产理。丈夫之国，王孟是始。感灵所通，桑石无子。（藏本）

△女丑尸

十日并，女丑以毙。暴于山阿，挥袖自翳。彼美谁子，逢天之厉。（藏本）

△巫咸

群有十巫，巫咸所统。经技是搜，术艺是综。采药灵山，随时登降。（藏本）

△并封

龙过无头，并封连载。物状相乖，如骥分背。数得自通，寻之愈阂。（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女子国

简狄有吞，姜原有履。女子之国，浴于黄水。乃娠乃字，生男则死。（藏本）

△轩辕国

轩辕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裘衣，夏不扇暑。犹气之和，家为彭祖。（藏本）

△龙鱼

龙鱼一角，似鲤居陵。俟时而出，神圣攸乘。飞鹜九域，乘云上升。（《艺文类聚》九十六，又《御览》九百三十九作“似狸”。）

△乘黄

飞黄奇骏，乘之难老。揣角轻腾，忽若龙矫。实鉴有德，乃集厥早。（藏本）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执钺，专司无道。立号西阿，恭行天讨。（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外北经

△无国

万物相传，非子则根。无因心，构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藏本）

△烛龙

天缺西土，龙衔火精。气为寒暑，眼作昏明。身长千里，可谓至灵。（《艺文类聚》九十六）

△一目国

苍四（苍谓苍颉，有四目之说。）不多，此一不少。子野冥瞽，洞见无表。形游逆旅，所贵维眇。（藏本）

△柔利国

柔利之人，曲脚反肘。子求之容，方此无丑。所贵者神，形于何有。（藏本）

△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号曰相柳。禀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终禽夏后。（藏本）

△深目国

深目类胡，但口绝缩。轩辕道降，款塞归服。穿胸长脚，同会异族。（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无肠国

无肠之人，厥体维洞。心实灵府，馀则外用。得一自全，理无不共。（藏本）

△聂耳之国

聂耳之国，海渚是县。雕虎斯使，奇物毕见。形有相须，手不离面。（藏本）

△夸父

神哉夸父，难以理寻。倾河逐日，遁形邓林。触类而化，应无常心。（藏本）

△寻木

渺渺寻木，生于河边。竦枝千里。上干云天。垂阴四极，下盖虞渊。（藏本）

△踵国

厥形惟大，斯脚则企。跳步雀踊，踵不阂地。应德而臻，款塞归义。（藏本）

△欧丝野

女子鲛人，体近蚕蚌。出珠非甲，吐丝匪蛹。化出无方，物岂有种。（藏本）

△平丘

两山之间，丘号曰平。爰有遗玉，骏马维青。视肉甘华，奇果所生。（藏本）

△余

余野骏，产自北域。交颈相摩，分背翘陆。虽有孙阳，终不在服。（《艺文类聚》九十三）

△北方禺强

禺强水神，面色黧黑。乘龙践蛇，凌云拊翼。灵一玄冥，立于北极。（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外东经

△君子国

东方气仁，国有君子。薰华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礼让，礼委论理。（藏本）

△天吴

耽耽水伯，号曰谷神。八头十尾，人面虎身。龙据两川，威无不震。（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竖亥

禹命竖亥，青丘之北。东尽太远，西穷国。步履宇宙，以明灵德。（藏本）

△九尾狐

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B灵符。（《艺文类聚》九十五，又《初学记》二十九，“祥见”作“翔见”，“于周”作“周文”，《御览》九百九十。）

△黑齿国雨师妾玄股国劳民国

阳谷之山，国号黑齿。雨师之妾，以蛇挂耳。玄股食驱，劳民黑趾。（藏本）

△十日

十日并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阳乌，可为洞感，天人县符。（《艺文类聚》一）

△毛民国

牢悲海鸟。西子骇麋。或贵穴倮，或尊裳衣。物我相倾，孰了是非。（藏本）

△东方句芒

有神人面，身鸟素服。衔帝之命，锡龄秦穆。皇天无亲，行善有福。（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内南经

△[B12B]々（即狒狒。）

[B12B]々怪兽，被发操竹。获人则笑，晨盖其目。终亦呼号，反为我戮。（《御览》九百八十）

△犭生々

犭生々之状，形乍如兽。厥性识往，为物警辩。以酒招灾，自贻缨。（藏本）

△夏后启臣孟涂

孟涂司巴，听讼是非。厥理有曲，血乃见衣。所请灵断，呜呼神微。（藏本）

△建木

爰有建木，黄实紫柯。皮如蛇缨，叶有素罗。绝荫弱水，义人则过。（藏本）

△氐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炎帝之苗，实生氐人。死则复苏，厥身为鳞。云雨是托，浮游天津。（藏本）

△巴蛇

象实巨兽，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艺文类聚》九十六）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内西经

△贰负臣危

汉击磐石，其中则危。刘生是识，群臣莫知。可谓博物，山海乃奇。（藏本）

△{穴契}窳

{穴契}窳无罪，见害贰负。帝命群巫，操药来守。遂沦溺渊，变为龙首。（藏本）

△大泽方百里

地号积羽，厥方百里。群鸟云集，鼓翅雷起。穆王旋轸，爰荣耳。（藏本）

△流黄酆氏国

城围三百，连河比栋。动是尘昏，蒸气雾重。焉得游之，以傲以纵。（藏本）

△流沙

天限内外，分以流沙。经带西极，颓唐委蛇。注于黑水，永溺馀波。（藏本）

△木禾

昆仑之阳，鸿鹭之阿。爰有嘉谷，号曰木禾。匪植匪艺，自然灵播。（藏本）

△开明

开明天犬，禀兹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视昆山，威慑百云。（藏本）

△文玉琪树

文玉琪，方吕类养翠叶猗萎，丹柯玲珑。玉光争焕，彩盐火龙。（藏本）

△不死树

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请药西姥，焉得如羿。（《艺文类聚》八十八）

△甘水圣木

醴泉睿木，养龄灵性。增气之和，去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后为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八十八）

△服常琅树

服常琅，昆山奇树。丹宝珠离，绿叶碧布。三头是伺，递望递顾。（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内北经

△蛇巫山鬼神犬玉帝壹大蜂朱蛾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犬，主为妖焚。大蜂朱蛾，玉帝之壹。（藏本）

△吉良

金精朱鬣，龙行骏寺。拾节鸿鹜，麈下及起。是谓吉黄，释圣牖里。（藏本）

△关非据比尸袜戎

人面犬身，是谓关非。被发折颈，据比之尸。戎其三角，袜圣其眉。（藏本）

△驺虞

怪犬五采，尾参于身。矫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谓驺虞，诗欢其仁。（《艺文类聚》九十九）

△冯夷

禀华之精，食惟八石。乘龙隐沦，往来海若。是实水仙，号曰河伯。（《艺文类聚》七十八）

△王予夜尸

予夜之尸，礼分成七。离不为疏，合不为密。苟吕神御，形扫于一。（藏本）

△宵明烛光

水有佳人，宵明烛光。流翟河媚，禀此奇祥。维舜二女，别处一方。（藏本）

△列姑射山大蟹陵鱼

姑射之山，实西神人，大蟹千里，亦有陵鳞，旷哉溟海，含怪藏珍。（藏本）

△蓬莱山

蓬莱之山，玉碧构林。金台云馆，哉兽禽。实维灵府，玉主甘心。（藏本）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内东经

△竖沙居繇享端玺奂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竖沙居繇，享端玺奂，沙漠之乡，绝地之馆。或羁于秦，或宾于汉。（藏本）

△郁州

南极之山，越处东海。不行而至，不动而改。维神所运，物无常在。（藏本）

△韩雁始鸠雷泽神琅邪台

韩雁始鸠，在海之州。雷泽之神，鼓腹优游。琅邪焦，邈若云楼。（藏本）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卢淮湘汉温颍汝泾渭白沅赣泗郁肄潢洛汾沁济潦沱漳水

川渎交错，涣澜流带。通潜润下，经营华外。殊出同归，混之东会。（藏本）

大荒东经

△东海外大壑

雁益洞穴，映昏龙烛，爰有大壑，号曰底谷。（《书钞》一百五十八）

△人（《初学记》作焦侥赞）

僬侥极么，人又小，四体取足，眉目才了。（《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七十八。）

〇山海经图赞下·大荒西经

△弱水

弱出昆山，鸿毛是沈。北沦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测其深。（《艺文类聚》八）

△炎火山

木含阳气，精构则燃。焚之无尽，是生火山。理见乎微，其妙在传。（《艺文类聚》七）

〇山海经图赞下·大荒北经

△若木

若木之生，昆山之滨。朱华电照，碧叶玉津。食之灵智，为力为仁。（《艺文类聚》八十九）

〇山海经图赞下·海内经

△都广之野

都广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谷，鸾歌凤舞。后稷托终，乐哉斯土。（《艺文类聚》六）

△封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物贪婪，号曰封豕，荐食无餍，肆其残毁。羿乃饮羽，献帝效技。（《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元皇帝哀策文

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鸾辂之晏驾，哀兖裘之委衿。痛圣躬之遐往，长沦景于太阴。乃作策曰：王之不极，百六作艰。集琼林。鲸跃神渊。怀愍失据，海覆岳巅。蠢蠢六合，罔不倒悬。灵庆有底，见龙在田。谁其极哉，我后先天。大人承运，重明继作。抚征淮海，骏命再廓。仁风旁靡，神化潜铄。处冲思挹，居简行约。圣敬日迈，玄心逾漠。用物与能，总揽群略。林无滞才，山无遗错。恩靡不怀，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义。万里同尘，罔匪王隶。熙熙遗黎，莫知其寄。括终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庆隆。奈何氛厉，奄集圣躬。大业未恢，皇龄未中。天ょ其景，昆颓其崇。荧荧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凭。恍惚极慕，若存若终。蔑焉无闻，廓焉长寂。聆音靡，瞻颜失觌！穷号曷诉，叩心谁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呜呼我皇，逢天之戚。呜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龙，赫赫朱。终焉永潜，曷其有出。明训长绝，小子何述。望阜增欷，临崩恸忄栗。哀兼陟方，痛过遏密，灵爽安之，反真复质，永合元漠，终始得一。（《艺文类聚》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孔衍

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惠帝末避乱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中兴初补中书郎，领太子中庶子，以忤王敦出为广陵相，有《公羊集解》十四卷，《汉魏春秋》九卷。

〇四府君迁主议

别庙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通典》四十八）

〇禁招魂葬议

时有殁在寇贼，失亡尸丧，皆招魂而葬。吾以为出于鄙陋之心，委巷之礼，非圣人之制，而为愚浅所安，遂行于时，王者所宜禁也。何则？圣人制殡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离也。况乃招其魂而葬之，反于人情而失其理，虚造斯事以乱圣典，宜可禁也。（《通典》一百三十）

〇答李玮难禁招魂葬议

祭必立坛，不可谓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则成周雒邑之庙，皆虚设也。又帝丘及《诗》“来格”“聿归”，皆所以明魂无不从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犹饭含不忍其虚耳。恭姬之焚，以明穷而弥正，不必灰烬也。就复灰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骨肉虽灰，灰则其实；何缘舍埋灰之实而反当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礼之举，非合圣人之旧也。（《通典》一百三十）

〇在穷记

贼来入门，时家见在绢布三千馀匹，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辇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竞取财物，不暇复见杀。（《艺文类聚》人十五）

遣信与义阳太守孙仲开相闻，告其困乏，得绢二匹，坏车一乘，卖得绢三匹，以籴米一石，橡二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鹤节，无复血色。（《御览》四百五十六）

赵大龙以鹑二十枚，奉上老母。（《御览》九百二十四）

遭乱之後，隰阳令述祖送四幅绛被一领。（书钞一百三十四）

〇乖离论

圣人制礼以为经，常人之教，宜备有其文，以别彰其义。即今代父子乖离，不知自处之宜，情至者哀过于有凶，情薄者礼习于无别，此人伦大事，礼所宜明。谓莫测存亡，则名不定，名不定，不可为制。孝子忧危在心，念至则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杀，故五服之章，以周月为节。况不闻凶，何得遇之？虽终身不知存亡，无缘更重于三年之丧也，故圣人不别为其制也。（通典九十八）

闾丘冲

冲，怀帝初为光禄勋，有集二卷。

〇武悼杨皇后服议

杨后母养圣上，盖以曲情，今以恩礼追崇，不配世祖庙。王者无慈养之服，谓宜祖载之日，可三朝素服，发哀而已。（《晋书·礼志》中）

刘陶

陶，怀帝时扬州刺史。（见《刘隗传》。）

〇告庐江郡教

晋魏文侯轼干木之闾，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流离道路，闻其顿踬，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难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恒营恤之，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

刘坦

坦，怀帝时为尚书左丞。

〇上言宜听刘实致仕

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致仕，亦所以优异旧德，厉廉高之风。太尉实体清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馀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实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舆，冒险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阙庭，大臣之节备矣。圣诏殷勤，必使实正位上台，光饪鼎实，断章敦喻，经涉二年。而实频上露板，辞旨恳诚。臣以为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实所守。（《晋书·刘实传》）

毛孟

孟，永嘉中为宁州治中。

〇固陈宁州事

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不垂愍救，既惭包胥无哭秦之感，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验，存不若亡，乞赐臣死。（《晋书·王逊传》，李毅既卒，城中百馀人奉毅女同守经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不见省，孟固陈云云，以王逊为宁州刺史。）

习嘏

嘏字彦文，襄阳人，永嘉中，山简辟为征南功曹，转记室参军。（见《书钞》六十八）

〇长鸣鸡赋

嘉鸣鸡之令美，智穷神而八冥。审璇玑之回遽，定昏明之至精。应青阳于将曙，忽鹤立而凤停，乃拊翼以赞时，遂延颈而长鸣。若乃本其形像，详其羽仪。朱冠玉，彤素并施。纷葩赫奕，彩色流离。殊姿艳溢，采曜华披。雍容郁茂，飘摇风靡。扇六翮以增晖，舒毛毳而下垂。违双距之岌峨，曳长尾之逶迤。（《艺文类聚》九十二、《初学记》三十。）

范坚

坚字子常，南阳顺阳人，永嘉中避乱江东，拜著作佐郎，後为抚军参，赐爵都亭侯，成帝时累迁尚书右丞护军长史。

〇蜡灯赋

尔乃旋闲房，升玉榻。列华盘，铄凝蜡。浮炷其始燃，秘闱于是乃阖。旁映文楹，仰晖丹桷，赫如烛龙吐辉，烂若翳阳复旭。（《艺文类聚》八十）

〇安石榴赋

萦红根以盘峙，擢修干而扶疏。荑应春以吐绿，葩涉夏而扬朱。（《艺文类聚》八十六）

膏凝玉润，光犹莹削。如丹砂，粲若银砾。（《初学记》二十八）

缟隔区分，雕实绮错。红肤帖素，揉以紫的。（《初学记》二十八）

红须内艳，牙外标。似华灯之映翠幕，若丹琼之列碧瑶。（《御览》九百七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驳议减邵广死罪

自淳朴浇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死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命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案主者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民！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读言。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後也。（《晋书·范坚传》，《通典》二百六十，尚书右丞范坚驳。）

范汪

汪字玄平，坚从子，苏峻之乱，参护军庾亮军事，贼平，赐爵都乡侯，随府迁平西参军，从讨郭默，进爵亭侯，辟司空郗郄鉴掾，除宛陵令，复参亮征西军事，转州别驾，迁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徵拜中书侍郎，迁吏部尚书，寻为骠骑何充长史，又为桓温安西长史，蜀平，进爵武兴县侯，迁除东阳太守，入为中领军本州大中正，简文辅政，除安北将军，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坐事免，卒赠散骑常侍，谥曰穆，有集十卷。

〇在东阳郡表瑞

所统长山诸县林中木叶上，朝有凝露，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耆老咸，谓甘露。（《艺文类聚》九十八）

〇请严诏谕庾翼还镇疏

臣伏思安西将军翼今至襄阳，仓卒攻讨，凡百草创，安陆之调，不复为襄阳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汉乾涸，皆当鱼贯而行，排推而进，设一处有急，势不相救，臣所至虑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臣所至虑二也。襄阳顿益数万口，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之难，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计。臣之所至虑三也。且申伯之尊，而与边将并驱。又东军不进，殊为孤悬。兵书云：“知彼知此，百战不殆。知彼不知此，一胜一负。”贼诚衰弊，然得臣犹在；我虽方隆，今实未暇。而连兵不解，患难将起。臣所至虑四也。

翼岂不知兵家所患常在于此，顾以门户事任，忧责莫大，晏然终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辄行，毕命原野。以翼宏规经略，文武用命，忽遇畔会，大事便济。然国家之虑，常以万全，非至安至审，王者不举。臣谓宜严诏谕翼，还镇养锐，以为後图。若少合圣听，乞密出臣表，与车骑臣冰等详共集议。（《晋书·范汪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为旧君服议

当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与古诸侯不异也。案汉魏名臣为州郡吏者，虽违适不同，多为旧君齐衰三月。（《通典》九十，范汪议一本作“范经”，误。）

〇与王彪之书

寻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礼止云忌日不乐，都无忌月语，不审是疑不。若当疑于九月建八月，其闲当下六礼，便为至逼不复展，如此，当伸至十月忌，不应以为忌邪？足下可以示曹诸贤取定也。（《通典》一百）

〇与江亻享书

孝子重睹灵榇，哀恸口踊，何以缌服临至亲之丧，三月而除？此乃仪礼数字，了无首尾，令人有疑。孙放改葬其祖，放开圹服斩衰，一门反服，从行者待柩至，以衰迎于郊，二月事毕，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通典》一百二十）

〇答高崧问

高崧问范汪曰：“案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己虽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郑、孙二家注，并云‘己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于礼，无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于子，已为无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与上章，俱有“末”语。特于下言，‘己虽小功，卒哭可以冠’，是为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为父虽小功，子服尽也。大功许冠婚，则小功便无所不可也”。高崧重问范汪曰：“下殇小功则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答曰：“下殇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殇，不可以服轻而恩疏也”。

或曰：“因丧而冠，亦礼之明文，何以复于大功小功丧中，每言冠乎？”答曰：“在丧，冠而已，不行冠礼也。于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礼。因丧而冠，与备行冠礼殊也”。

或问者曰：“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取妻。’案经大功之末，虽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己可以冠，而郑氏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经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未，便是卒哭，为非卒哭邪？”答曰：“《记》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则于文不得复自著己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则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轻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记文不备，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礼，三月既葬，卒哭，于小功则馀有二月，是末也。于大功则正三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一便谓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郑氏注丧服经云，‘葬，丧之大事’既毕，故谓之末邪？”

重问曰：“省及申释注意，甚为允也。然仆犹有所未了，《礼》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礼‘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明婚虽属吉，而有嗣亲之感；小功馀丧，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犹有疑焉。夫吉礼将事，必先筮宾，然後成礼。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己大功之末，于子则小功服已过半，情降既殊，日算浸远，故子可以行吉事。至于己身，亲有功布重制，月数尚近，而便释亲重之服，行轻吉之礼，於此称情，无乃薄邪？且非礼正文，出自注义耳。若有广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齐之丧，则冠婚皆广。大功则广婚而行冠，冠吉轻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轻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馀。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己冠之文不便。贤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则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数尚近，释亲重之服，行轻吉之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礼，故施轻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轻馀。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许其轻者；轻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则行吉冠之礼而反丧服。若服在齐，不得行吉，则因丧而冠，以冠礼贵及，不可俞时。而齐之服崇重，则大功之末差轻，轻则行以吉，重则因以凶也。’（《通典》五十六）

〇答高崧访

御史中丞高崧，有从弟丧，在服末欲为儿婚，书访尚书范汪曰：“《礼》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下章云‘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丧。则父便应有大功丧，以义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则大功卒哭可以娶妇邪？”范答曰：“案《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于子己为无服也。以己尚在大功丧中，犹未忍为子娶妇，近于欢事也。故于冠子嫁子则可，娶妇则不可矣。己有缌麻之丧，于祭亦废，婚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礼》‘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则父有大功。己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则父大功卒哭可娶妇，将不嫌邪？”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数，月数之内，自无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传》，齐侯使晏子请继室于晋，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衰之中，是以未敢请。”《礼》贵妾缌，而叔向称在衰之中。推此而言，虽轻丧之麻，犹无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义，每于婚冠见之矣。《杂记》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而下章云‘己虽小功，卒哭，可冠、娶事也。’二文诚为相代，寻此旨，为男女失时或继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于仲春会男女，便云‘于此时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权礼，非经常之典也’。（《通典》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祭典

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汉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过也。岂不以宗子废绝，图籍莫纪。若常有宗主，虽丧乱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录，或可藏之于名山，设不尽在，决不尽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变易，何由得知。一己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违先生之典，而伤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于天下久矣。（《通典》九十六）

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统也。人不可以无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祢，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孙，亲亲之义明矣；旁理昆弟，天伦之理达矣。存则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导以德行，别以礼义；没则祭太祖，陈其亲疏，殇与无服，莫不咸在。此则孝子之事终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则迁，安知始祖之所从出，宗祀之所由来？敬宗所以尊祖祢，不为重乎。然要当以穆继昭，既明大宗不可以绝，则支子当有继祖，是无父者也。（《通典》九十六）

〇棋品

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世说政事篇注。案，謇，虞存弟。）

卷一百二十五

范甯

甯字武子，汪次子，以汪忤桓温不得徵辟，孝武初温卒，始为馀杭令，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徵拜中书侍郎，出为豫章太守，免，有《谷梁集解》十二卷，《礼杂问》十卷，集十六卷。

〇为豫章郡表

新淦令孟佃民解列，县厅事前二丈陆地生莲华，入冬死，十六年更生四枝，今年三月，复生故处，繁殖转多，华有二十五枝，鲜明可爱，有异常莲。（《艺文类聚》八十二，《御览》九百九十九）

永修公国相万主解列，到县巡行邑治，县西北出二里，有林中两桐树，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迎合成一。（《艺文类聚》九十八）

〇为豫章临发上疏

臣闻道尚虚简，政贵平静，坦公亮于幽显，流子爱于百姓，然後可以轻夷险而不忧，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臣久欲粗启所怀，日复一日，今当永离左右，不欲令心有馀恨，请出臣启事，付外详择。（《晋书·范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

〇陈时政疏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馀，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狱愈滋。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长吏，牵置无常，或兼台职，或带府官。夫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如令互相领帖，则是下官反为上司，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後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

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馀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夫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υ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谓宜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否，然後升进。如此，匪惟家给人足，贤人岂不继踵而至哉！

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国信。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晋书·范甯传》，《通典》三。）

〇奏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礼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曰婴孩，臣窃以为疑。（《晋书·礼志》上，《通典》五十二，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祠，宁奏，于是使三公行事。）

〇祭殇议

祭法，王祭嫡殇。下及五代，愍怀太子殇太孙，哀太孙、冲太孙，自是先帝嫡殇，历代弥久，而庙祀之礼，于今未废，谓非礼典之意，宜从埋主之例。（《通典》五十二）

〇为旧君服议

吊服加麻，轻末之服。臣为君服斩衰，旧君齐衰三月，此古今所以得异。甯谓臣有贵贱，礼有隆杀，州郡纲纪，察举辟命之吏，闻旧君丧，应即奔赴，在官之人，亦宜弃职而去，虽不皆与礼合，称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丧，官吏为之齐衰，故服旧君缌麻，所以为轻重之杀也，臣为君服斩，三代之达礼，秦罢侯置守，虽不继位，皆有吏臣，岂不得准古诸侯也。（《通典》九十）

〇启国子生假故事

国学开建，弥历年载，讲诵之音靡闻，考课之绩不著，良由达道之训未弘，钻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见整正。谓应断假，精加督励，严其师训，举善黜违。（《御览》六百三十四）

〇启断众公受假故事

伏见内外众官，陈假纷纭，烦黩无已。旧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为限，不问虚实，相率如此；诬罔视听，烦秽官曹，举世行之，不以为非。急假之制，唯以父母妻子为辞，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长偷薄之风，亏敦睦之化。臣谓宜去病解之故，制一年令赐表（一本作裘，案表裘皆有误。）假日，随其所欲之适，任其取日多少，假宁。（疑作定。）令曰。诸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受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又曰，诸百官九品私家附庙，除程给假五日，四时祭祀，各给假四日。（本注，并课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内亦给程。（本注，若在京都除祭者，仍各依朝参制。）又曰，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给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一本作七。）日，并除程，若已经还家者，计还後给。其五品己上，所司审勘，当于事毋阙者奏，不得辄自奏请。亲冠假三日，五服内亲冠给假一日，并不给程。又曰，诸婚给假九日除，程周亲婚嫁五日，大功五（一本作三。）日，小功已下一日，并不给程。已下无主者，百里内除程，若本服周亲已上，疾病危笃，远行久别，及诸急难，并量给假。（同上，又略见北堂书钞三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厨籍教

籍官之大信，而比散在众曹，此不可也。可令作十五厨籍，一县一厨。（《御览》七百十七）

〇文书教

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初学记》二十一）

〇答徐邈书

礼，郊牲必在涤三月。公羊传养二卜，二卜者，谓本卜养二牲也。帝牲不吉则卜稷牲，稷牲不吉则不郊，盖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无本郊不涤牲之礼，牲唯具用，非吾所闻也。凡告用制币，先儒有明义也。（《通典》五十五）

子不得以爵命母，妃是太子妇号，必也正名，宁可以称母也？（《通典》七十二）

案公羊传，母以子贵，当以此义为礼。礼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为尊母，非使极尊号也，并后匹嫡，讥存春秋，谓宜称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极号也。称夫人，则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则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谓也，君太夫人，岂不允乎？（《通典》七十二）

〇与谢安书

称无子而养人子者，自谓同族之亲，岂施于异姓。今世行之甚众，是为逆人伦昭穆之序，违经典绍继之义也。（《通典》六十九）

〇难戴逵论马郑二义书

传云，不满八岁为无服。则八岁以上不当引此也。寻制名之本意，父之于子，下殇小功，犹有缌麻一阶，非为五服已尽，而不以缌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通典》九十一，范甯与戴逵书，问马郑二义，逵答云云，甯又难逵。）

〇答王书论慧远慧持孰愈

诚为贤兄贤弟也。（《高僧传》）

〇答王朔之问天子为后父母服

王朔之问范甯云，至尊为后之父母服不？意谓虽居尊位，亦当不以己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于天下，与诸侯之于一国，义无以异，今谓粗可依准。（《通典》八十）

〇答谯王恬问王子为慈母服

谯王司马恬问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当有服不？答曰，昔男子外有傅，内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通典》八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答曹述初问为前妻父母服

遭述初问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无父母，而前妻父母亡，当有服不？甯答曰，礼小记云，从服者，所从亡则已。今妻既卒，则无所从，不应服也。（《通典》九十五）

〇又答曹述初难

述初又难曰，妻为夫党，既为属从，至于夫卒，服之无亏。妻之父母，而妻卒则已，统例准情，不见其义。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亲，实所疑也。小记所称，自谓臣为君党，妾子为君母党服耳。宁又答曰，世间行事，鲜有同者，此亦无准据，殆是率心而行也。（《通典》九十五）

〇答郑澄问已拜时而夫死服

郑澄问，弟女当适武留繇儿，留去年自将儿来拜时，其儿今卒，不知弟女当奔吊否？若吊，著何服？范甯答曰，礼曾子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往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谓斩衰也。谓既亲拜舅，宁当重于吉日耳。（《通典》九十九）

郑又问，若拜舅为重于吉日，应服斩，诚如来告，若拜傍亲，复云何，昔荀启拜时而卒，庾家女不往吊，不被讥，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礼有因革，意为娶女有吉日，理轻于拜舅，复重于拜馀人。荀氏海内名族，庾则异行之门，想其不奔吊，必有所据。（同上）

〇答殷仲堪问改葬复虞

殷仲堪问范甯曰，荀讷议太后改葬，既据言不虞，朝廷所用，贺要记云三月便止，何也？甯答曰，贺无此文，或好事者为之邪？不见马郑贺范说改葬有虞。神已在庙，虞何为哉？（《通典》一百二十）

〇答王荟问丧服变除

王荟问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丧，十七月乃得葬，便当顿除，更复练祥邪？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练祥之祭也。主丧不除，未葬不变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礻覃可知也。（《通典》一百三十）

〇春秋谷梁传集解序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攵>，弑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是以妖灾因衅而作，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七曜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荡荡，王道尽矣，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宠华兖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史，我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谷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太山其，甫匐墓次，死亡无日，日月逾迈，及视息，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雕落，二子泯没，天实丧予，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石经拓本）

〇王弼何晏论

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甯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曰："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网，落周孔之尘纲，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

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後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後世鉴戒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少，迷众之愆大也。（《晋书·范甯传》）

〇礼杂问

父母生之，续莫大焉；三千之罪，无後为重。夫立大宗，所以铨序昭穆，弥纶百代，继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礼尽于此，义诚重矣。方之祖考，于斯为薄。若令舍重适轻，违亲就疏，则是生不敬养，没不敬享，生人之本不尽，孝子之事靡终，非所以通人子之情，为经代之典。夫嫡子存则奉养有主，嫡子亡则蒸尝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义，而无废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继大宗，则义已畅矣。不应复云嫡子不得继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绝之明文也。若无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统昭穆，何必乱乎！（《通典》九十六）

范弘之

弘之字长文，甯兄康之子，袭祖汪爵武兴侯，为太学博士，出为馀杭令，有集六卷。

〇卫将军谢石谥议

石阶藉门荫，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後可以免惟尘之讥，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

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晋书·儒林范弘之传》）

〇与会稽王道子笺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

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後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後人用舍，参差不同，各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々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案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辟。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晋书·范弘之传》）

〇与王书

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良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後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莫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际，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

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恒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後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晋书·范弘之传》）

卷一百二十六

熊远

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初为县功曹，郡辟文学掾，察孝廉不行，郡又辟功曹，州又辟主薄别驾秀才，除监军华轶司马，领武昌太守宁远将军，元帝为丞相，引为主簿，转参军，又转从事中郎，及即位，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转御史中丞，迁侍中，出补会稽内史，王敦举兵，徵拜太常，敦引为长史，寻病卒，有集十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广昌乡君丧宜废冬至小会表

案礼，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恻隐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书符，冬至後二日小会。臣以为广昌乡君丧殡日浅，圣恩垂悼。礼，大夫死，废一时之祭，祭犹可废，而况馀事乎？冬至唯可群下奉贺而已，未宜便小会。（《晋书·礼志》中，元帝姨广昌乡君丧未葬，中丞熊远表，又见《通典》八十一、一百四十七。）

〇闻北陵被发上疏

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後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今顺天下之心，命<豸>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後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晋书·熊远传》，元帝作相，列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将举哀，远上疏。）

〇上疏谏亲征杜

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杜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晋书·熊远传》，远转丞相参军，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远上疏。）

〇因灾异上疏

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雠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彻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调戏酒色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涂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不复论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时有言者，或不见用，是以朝少辩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书，武帝擢为屯留令，又置谏官，所以容受直言，诱进将来，故人得自尽，言无隐讳。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舜犹历试诸难，而今先禄不试，甚违古义，乱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贱，用刑先于亲贵，然後令行禁止，野无遗滞。尧取舜于仄陋，舜拔贤于岩穴，姬公不曲绳于天伦，叔向不亏法于孔怀。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晋书·熊远传》，远为御史中丞，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

〇奏请议狱皆准律令

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案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物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徵文据法，以事为断耳。（《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元帝为丞相时，主簿熊远奏云云。）

〇建议劝农桑

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诗》云：“弗躬弗亲，庶人不信。”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晋书·熊远传》，江东草创，农桑弛废，远建议。）

〇怀帝梓宫未返正会不宜作乐议

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彻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涂，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如矜黎庶涂炭之困，以废欢悦伎乐之事，谓宜设膳以赐群下而已。（《晋书·熊远传》，《通典》一百四十七，建兴元年十二月，主簿熊远议。）

〇谏以尚书令荀组领豫州牧启

伏见吏部以太尉荀组为尚书令，复令豫州牧。自三代以来，未闻以纳言之臣而出领牧伯者。组朝之素望，识了旧典，不应处外。（《初学记》十一，《通典》二十二。）

〇论亲死贼中启

父母死河北贼中，如襄国平阳，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迹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笃孝道也。诗人丧马，犹求之林下，不得漫依东关。（《通典》九十八）

辛谧

谧字叔重，又字处道，陇西狄道人，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不起，永嘉末以为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刘聪陷长安，徵太中大夫，不受，历石勒石虎，并不应辟命，冉闵僭号，徵为太常，不食而卒。

〇遗冉闵书

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变，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君王功已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晋书·隐逸辛谧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九。）

孔夷

夷，建兴初为从事中郎。

〇颜含周丧嫁女议

郑玄以未嫁成人降其旁亲，以明当及时者同降。若嫁有时而遭丧，因丧而降之，非言齐衰之中可嫁女。学者多昧此旨，非独在今，含应见原。（《通典》六十，刘隗上言，王籍周丧娶，主簿江启，又言颜含周丧遣女，从事中郎议主簿孔夷议。）

孔愉

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吴平迁洛，後还乡，建兴初年五十，始应元帝召为丞相掾，仍除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以讨华轶功封馀不亭侯，建武初长兼中书郎，大兴中出为司徒左长史，累迁吴兴太守，明帝时拜御史中丞，迁侍中，成帝时为太常，徙尚书，转尚书右仆射，领东海王师，迁左仆射，後为尚书仆射。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致仕，咸康八年卒，年七十五，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日贞。

〇重表让禀赐

臣以朽暗，忝厕朝右，而以惰劣，无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馀，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臣等不能赞扬大化，纠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宠给，无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晋书·孔愉传》，咸和八年，诏给左仆射，愉以二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

〇奏日蚀伐鼓非旧典

《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之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又《通典》七十八作有司奏。）

〇为旧君服议

应从弟子服师之制。昔夫子既丧，门人若丧父而无服，吊服加麻。今纵不能尔，自宜三月，加以，未闻深衣之制，白袷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吊其臣狲锡，况临故君，而可夺情服乎？（《通典》九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汪

汪字德泽，愉子，孝武时累迁至侍中尚书太常卿，出为征虏将军、假节都督交广二州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太元十七年卒，有集十卷。

〇四府君郊配议

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庆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毁之後，则殷所绝矣。（《宋书·礼志》三、太元十二年，诏议明堂郊祀，太常孔汪议。）

〇答范甯问

范甯问孔德泽云："甲无子，取其族子乙为後。所生父没，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归本家。後甲终，乙当有服否？若服，当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当无服。继母尝为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况。"（《通典》九十六）

范又难："必当有服，未辨服之定准。云继母既出服周，此礼所出为分明释耳"。孔又答云："继母出为服周，是父没而嫁，贺循要记亦谓之出。当以舍此适彼，不独在嫁，可以意领，故不必继于本也"。（同上）

孔安国

安国字安国，愉第三子，孝武时为侍中太常，安帝时再为会稽内史，迁领军将军，领东海王师，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

〇殷祠启

元兴三年夏，应殷祠。昔年三月，皇舆旋轸。其年四月，便应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应用孟秋"。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应孟冬，回复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议："今虽既之後，得以蒸尝，而无殷荐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礼有丧则废吉祭，祭新主于寝。今不设别寝，既，祭于庙。故四时蒸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以习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合食太祖，遇时则殷，无取于限三十月也。当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就如所言，有丧可殷。隆安之初，果以丧而废矣。月数少多，复迟速失中。至于应寝而修，意所未譬。（《宋书·礼志》三，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启云云。）

〇又启

范泰云："今既，遂祭于庙，故四时蒸尝"。如泰此言，殷与蒸尝，其本不同，既之後，可亲蒸尝而不得亲殷也。太常刘瑾云："章后丧未一周，不应祭"。臣寻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兴宁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时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见在庙。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废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载，用三十月辄殷，皆见于注记，是依礼，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难臣，乃以圣朝所用，迟速失中。泰为宪司，自应明审是非，若臣所启不允，即当责失奏弹，而愆惰稽停，遂非忘旧。请免泰、瑾官”。（《宋书·礼志》三）

孔坦

坦字君平，愉从弟，元帝为晋王，以为世子文学，东宫建，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免，明帝时，扬州刺史王导请为别驾，成帝初迁尚书左丞，苏峻反，为陶侃长史，峻平，迁吴兴内史，封晋陵男，加建威将军，免，寻拜侍中，咸康初，大司马王导请为司马，迁侍中，出为廷尉，以疾去职，加散骑常侍，迁尚书，未拜卒，赠光禄勋，谥曰简，有集十七卷。

〇初到尚书郎对策

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晋书·孔坦》传）

〇谢赐酒柑表

天恩例赐灵酒黄柑，不胜受遇，谨表以闻。（《御览》九百六十六）

〇奏议策除秀孝

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馀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惧于是始。

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临事改制，示短天下，人听有惑，臣窃惜之。愚以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垂例，违旧造异。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夫信之与法，为政之纲，施之家室，犹弗可贰，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黩乎？（《晋书·孔坦》传，先是以兵乱之後，务存慰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

〇与石聪书

华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惟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介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

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从，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

今六军戒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噬争先，锋镝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後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将军图之。（《晋书·孔坦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

〇临终与庾亮书

不谓疾苦，遂至顿弊，自省绵绵，奄忽无日。修短命也，将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报，所怀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愿下风。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晋书·孔坦传》）

孔群

群字敬林，愉从弟，仕至御史中丞。

〇与亲友书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晋书·孔群传》。《世说新语任诞篇》右作斛，无足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严

严字彭祖，群兄子，仕州郡，历司徒掾尚书殿中郎，殷浩临扬州，请为别驾，迁尚书左丞，哀帝时领尚书，废帝时拜吴兴太守，有集十一卷。

〇谏鸿祀

鸿祀虽出《尚书大传》，先儒所不究，历代莫之兴，承天接神，岂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亲，唯德是辅。陛下祗顺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复异。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祷久矣，岂须屈万乘之尊，修杂祀之事！君举必书，可不慎欤。（《晋书·孔严传》，隆和元年。）

〇与王彪之论蔡谟谥书

博士引礼之义，以通高尚之事，穆诚实美谥，然蔡公德业既重，又是先帝师傅，居总录之任，则是参贰宰相，考行定名，议存实录，不可不详。（《通典》一百四）

孔仰

仰爵里未详。

〇墓毁论

案礼，圣人制殡葬之意，盖以死者不可服存，而孝子不忍弃其亲，故为棺椁葬埋。推其本心，固在弃之，弃之中为礼节以顺孝子情耳。原圣人之意，盖以无知处之形骸，故以幽闭长久为安；以有知为神灵，故以清阳博庙尊严为显，尊严故可，潜隐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若遇寇发露，可以补复其外，而不可改内。器泣之日，以事讫为节。故庙灾存三日哭之之文，墓毁无制哭之日。笃推大理，恐不加异于庙灾也。苟以无知处之，则虽加开发，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见闻。见闻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过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贬，故圣人不为之礼。（《通典》一百二）

卷一百二十七

吕会

会，愍帝时汝阴内史。

〇上言任侨妻产女

案瑞应图云，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属，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灵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嘉徵显见，生于陕东之国，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踊，（《搜神记》作“跃”）谨画图以上。（《宋书·五行志》五，又《法苑珠林》八十七引《搜神记》，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吏任侨妻胡产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云云，时有识者哂之。）

苏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峻字子高，长广掖人，少仕郡主簿，举孝廉，元帝镇江左，遥假安集将军，後泛海到广陵，转鹰扬将军，除淮陵内史，迁兰陵相，复为淮陵内史，加奋威将军，大宁初更除临淮内史，以破王敦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加散骑常侍，对邵陵公，咸和初，与庾亮不平，举兵反，宫城陷，自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温峤陶侃等讨斩之。

〇辞大司农表

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晋书·苏峻传》）

刘超

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後，少为县小吏，迁琅邪国记室掾，从元帝渡江，转安东府舍人，相府建，又为舍人，赐爵原乡亭侯，转行参军，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出补句容令，入为中书通事郎，领安东上将军，明帝时封零陵伯，出为义兴太守，拜中书侍郎，成帝初迁射声校尉，代赵胤为左卫将军，徙右卫将军，为苏峻所害，赠卫尉，谥曰忠，有集二卷。

〇乞买外厩牛表

臣家里应用一纯牛，连市素不如意，外厩猥牛中有任用者，臣请以正陌三万钱五匹布，乞以买此牛。（《御览》八百二十八）

〇表

刘超病给四顺汤。（《书钞》十九）

〇书

超死罪曰，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随宜分处，谨白。（《淳化阁帖》三）

江启

启，建兴中为主簿，太兴中累迁侍中黄门侍郎。

〇论墓毁服表

案据郑玄云，亲见尸柩，不可无服。如郑义，以见而服，不见不服也。司徒临颖公前表改葬之缌，不以吉临凶，今听其坟墓毁发，依改葬服缌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复者，唯心丧缟素，深衣白帻，哭临三月。（《通典》一百二，太兴二年，侍中黄门侍郎江启表。）

〇王籍等周丧嫁娶议

夫风节不振，无以荡弊俗；礼义不备，无以正人流。籍以名门，擢登宾友，不能率身正道，公违典宪，诚是恺悌垂恕，体例宜全。又东阁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遣女。推寻旧事，元康二年，虞陈湛各有弟丧，嫁子拜时，司徒王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免。窃谓弟丧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礼不轻。含犯违礼典。夫崇礼谓之有方之士，不崇礼谓之无方之人。况亏淳创薄，崇俗弃礼，请免官禁止。（《通典》六十，刘陈上言，文学王籍周丧娶妻，主簿江启。）

谢潜

潜，建兴中为从事中郎。

〇王籍等周丧嫁娶议

郑玄以为女于成人，逆降亲，及将出者。昔陈湛以女年过二十，依郑义不责，迁任徐州，不为坐免，久为成比。若含女未过二十，宜如隗奏；若谓郑玄说与礼违，当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责人也。（《通典》六十，司直刘隗上言，文学王籍周丧娶妻，从事中郎谢潜议云云。）

丁潭

潭字世康，会稽山阴人，为郡功曹，察孝廉，元帝以为丞相西阁祭酒，及帝践阼，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尚书祠部郎，为琅邪王郎中令，迁王导骠骑司马，转中书郎，出为广武将军东阳太守，成帝即位，以为散骑常侍侍中，赐爵永安伯，迁大尚书，徙廷尉，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康帝初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八十，赠侍中，谥曰简。

〇上书陈时事损益

为国者恃人须才，盖二千石长吏是也。安可不明简其才，使必允当。既得其人，使久于其职，在官无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为政之较也。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古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中才处局，故难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御未然，镇压奸凶，周虽三圣，功成由武。今戎战之世，益宜留心，简选精锐，以备不虞。无事则优其身，有难则责其力。窃闻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夫为国者，由为家也。计财力之所任，审趋舍之举动，不营难成之功，损弃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强，当审其宜，经涂远举，未献大捷，便使力单财尽而威望挫弱也。（《晋书·丁潭传》）

〇上书求为琅邪王裒行终丧礼

在三之义，礼有达制，近代已来，或随时降杀，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辄案令文，王侯之丧，官僚服斩，既葬而除。今国无继统，丧庭无主，臣实陋贱，不足当重，谬荷首任，礼宜终丧。（《晋书·丁潭传》）

张亮

亮为太常博士，太兴初徙尚书郎。

〇东海王为新蔡王殇服议

圣人因亲以教爱，亲不同而殇有降杀，盖由知识未同成人故也。七岁以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之无服之殇，记曰，臣不殇君，子不殇父。东海与新蔡，别国旁亲，尊卑敌均，则宜同殇制而无服也。（《通典》八十二，新蔡王，四岁而亡，东海王移访太常，博士张亮议。）

〇蜡腊议

案周礼礼记，干注周礼云，国祭蜡，则吹（下阙《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案礼，蜡者，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岁终休老息民也。腊者祭宗庙五祀，则服玄，蜡则服黄，蜡腊不同，总之非也。传曰，腊接也，祭则在新，故交接也。俗谓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祝岁者，古之遗语也。（《世说德行篇》注，《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三。）

〇腊日不宜举哀戒严议

元帝大兴二年，天子祭宗庙、社稷，鼎俎既陈，不得终事者四。若五服之丧以常降者，不以废。从母无服之丧，不宜废事举哀。又礼，祭之明日，改祭于礻方，以燕皇尸。殷谓之肜，周谓之绎。今虽未施肜绎之祭，先王之典，圣人重不忘，但大腊之日，休息黎众，百日之勤，一日之泽。未可戒严。（《通典》四十四，太兴二年，未腊前一日，诏明日当为范氏从母举哀，百官戒严，尚书郎张亮议云云。）

干宝

宝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承制，召为著作佐郎，赐爵关内侯，中兴建，领国史，出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有周易注十卷，周易宗涂四卷，周官注十二卷，春秋左氏传义十五卷，晋纪二十三卷，搜神记三十卷，干子十八卷，集五卷。

〇表

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初学记》二十一）

〇驳招魂葬议

时有招魂葬，考之经传，则无闻焉。近太傅公既属寇乱，尸柩不反，时奕议招魂葬，东海国学官令鲁国周生以为宜尔，盛陈其议，皆多无证。宝以为人死神浮归天，形沈归地，故为宗庙，以宾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于衣，椁周于棺，今失形于彼，穿冢于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无者独可以伪有哉！未若之遭祸之地，备迎神之礼，宗庙以安之，哀敬以尽之。周生议云：“魂堂几筵，设于窆寝，岂唯敛尸，亦以宁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礼者，其事可陈也，其义难知也，是以君子重于仪礼。夫别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为制，有以顺鬼神之性，有以达生者之情。然则冢旷之间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馈席，本施骸骨，未有为魂神也。若乃钉魂于棺，闭神于椁，居浮精于沈魄之域，匿游气于雍塞之室，岂顺鬼神之性，而合圣人之意乎？则葬魂之名，亦几于迂矣。”周生又云：“昔黄帝体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敛其衣冠，殡而葬焉，则其证也。”答曰：“孔子论黄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黄帝亦死，言仙，谬也。就使必仙，何议于葬？（《通典》一百三）

〇王昌前母服论（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礼有经有变有权，王毖之事，有为为之也。有不可责以始终之义，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议之纷错！同产者无嫡侧之别，而先生为兄；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今二妻之入，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後为秩，顺序义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也。且夫吉凶哀乐，动乎情者也，五礼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来亲，而恩否于时，敬不及生，爱不及丧，夫何追服之道哉！张恽、刘卞，得其先後之节，齐王、卫恒，通于服绝之制，可以断矣。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长少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师友之礼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体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孙交相为服，礼之善物也。然则王昌兄弟相得之日，盖宜祭二母，等其礼馈，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肃雍，交酬奏献，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齐兄弟之好，使义风弘于王教，慈让洽乎急难，不亦得礼之本乎！（《晋书·礼志》中）

〇晋纪总论

史记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军旅屡动，边鄙无亏，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几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然後推毂锺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名器崇于周公，权制严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极，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咏惟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以从善为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至于咸宁之末，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馀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却，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馀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故于时天子非暂弱也，军旅非无素也，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蜀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後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笃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僻销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故延陵季子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短长之期者，盖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原，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又曰，实颖实粟，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刘，遭狄人之乱，去邰之豳，身服厥劳，故其诗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陟则在，复降在原。以处其民。以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故其诗曰，来朝走马，帅西水浒，至于岐下。周民从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从之如归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劳来而安集之，故其诗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诗曰，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载锡之光。至于文王，备修旧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妇道，故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犹著大武之容，曰未尽善也，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机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怀帝承乱之後，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怀帝初载，嘉禾生于南昌，望气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气。及国家多难，宗室迭兴，以愍帝之正，淮南之壮，成都之功，长沙之权，皆卒于倾覆，而怀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刘向之谶云，灭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据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盖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长安，长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阳王为右丞相，东以琅邪王为左丞相，上讳业，故改邺为临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极不建，祸辱及身，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将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文选》，《艺文类聚》十一，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

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其天意乎？（《文选》，《艺文类聚》十三。）

〇晋纪论姜维

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锺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蜀志姜维传》评注。）

〇山亡论

夏桀之时，厉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乱，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琅邪中有怪山，世传本琅邪东武海中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则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曰，山徙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氐晃，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亦人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动，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冲风暴雨，此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〇搜神记序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涂，然後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晋书·干宝传》）

〇司徒议

从事中郎之职，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纪纲其事体，参辅谋议。（《书钞》六八，《御览》二九。）

〇左长史职掌，检其法宪，明其分宪。

掾属之职，敦明教义，肃励清风，非礼不言，非法不行，以训群吏，以贵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御览》二百九）

卷一百二十八

王鉴

鉴字茂高，堂邑人，御史中丞子，初为元帝琅邪国侍郎，中兴建，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出补永兴令，大将军王敦请为记室参军，不就。

〇竹簟赋

楚簟陈于玉房，巴箱列于椒台。（《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劝元帝亲征杜疏

天祸晋室，四海颠覆，丧乱之极，开辟未有。明公遭历运之厄，当阳九之会，圣躬负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将振长辔而御八荒，扫河汉而清天涂，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垂尽之馀人耳。而百越鸱视于五岭，蛮蜀狼顾于湘汉，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残弱之源日深，全胜之势未举。鉴惧云旗反旆，元戎凯入，未在旦夕也。昔齐旅未期，而申侯惧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虮虱，而可不深虑者哉？江扬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时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敌，鼓蠡振摇，是贼逾我垣墙之内，窥我室家之好。黩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鉴之所甚惧也。去年已来，累丧偏将，军师屡失，送死之寇，兵厌奔命，贼量我力矣。虽继遣偏裨，惧未足成功也。愚谓尊驾宜亲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罴之士，其锐可得而奋。进左军于武昌，为陶侃之重；建名将于安成，连甘卓之垒。南望交广，西抚蛮夷。要害之地，勒劲卒以保之；深沟坚壁，案精甲而守之。六军既赡，战士思奋，尔乃乘隙骋奇，扰其窟穴，显示大信，开以生涂，杜之颈固已锁于麾下矣。

议者将以大举役重，人不可扰。鉴谓暂扰以制敌，愈于放敌而常扰也。夫四体者，人之所甚爱，苟宜伐病，则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虚，鉴谓王导可委以萧何之任。或以小贼方毙，不足动千乘之重。鉴见王弥之初，亦小寇也，官军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变，卒令温怀不守，三河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验也。蔓草犹不可长，况狼兕之寇乎！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後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崇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谢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旌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辂蒙，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溯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後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前鉴不远，可谓蓍龟。

议者或以当今暑夏，非出军之时。鉴谓今宜严戒，须秋而动，高风启涂，龙舟电举，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贼尚有千里之限，但临之以威灵，则百胜之理济矣。既扫清湘野，涤荡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将士之劳；卷甲韬旗，广农桑之务，播恺悌之惠，除烦苛之赋。比及数年，国富兵强，龙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济，桓文之功不难懋也。

今惜一举之劳，而缓垂死之寇，诚国家之大耻，臣子之深忧也。

鉴以凡琐，谬蒙奖育，思竭愚忠以补万一。刍荛之言，圣主不弃，戍卒之谋，先后采之，乞留神鉴，思其所陈。（《晋书·王鉴传》）

傅纯

纯，元帝初，为太常博士，累迁散骑常侍，有集二卷。

〇雉赋

览飞禽之可贵，伟翔雉之嘉形，应炎离之诞育，包造化之淳精，鲜光皎粲，丽采繁盈，首同晖于昊天，垂玄景之绿青，体等耀于方彩，敷五色之华英。（《艺文类聚》九十）

〇惠怀愍别庙议

议者既欲据传疑文，又欲安之阴室。据传则所代为祢，阴室非祢所处，此矛盾之说。夫阴室以安殇主，北向面阴，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庙便殿当归盛位，汉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议谓卑于阴室，实所未喻，惠怀愍宜更别主庙。（《通典》四十八）

〇居亲丧遭外缌麻丧议

礼，先重後轻，则轻服临之。轻服临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亲亲不可无服。及其还家复著重者，是轻情轻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千里表，应服者以官役为限，奔临无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关新死，则新死无服也。岂应服之亲，卒为无服，宜制新轻之衰，以当往临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则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丧，人情与服，两得济乎？或难曰：“服以礼为主，礼有往临之衰，而无便制之服。如便制轻衰，恐非礼也。”答曰：“礼是经通之制，而鲁筑王姬之馆于外，《春秋》以为得礼之变，明变反合礼者，亦经之所许也。”（《通典》九十七）

〇难改葬复虞

夫葬以藏形，庙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庙久矣，安得退之于寝，而虞之乎？若虞之于寝，则当复还于庙，不得但虞而已。（《通典》一百二，《尚书》下问，改葬应虞与不，案王肃丧服记云改葬缌，既虞而除之，傅纯难。）

梅陶

陶，元帝初为王敦谘议参军，後除章郡太守成帝初为尚书，拜光禄大夫，有新论一卷，集二十卷。

〇鹏鸟赋序

余既遭王敦之难，遂见忌录，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鸟入室，感贾谊鹏鸟，依而作焉。（《御览》九百二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与曹识书论陶侃

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尚书与亲人曹识书。）

〇自叙

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亲友莫不致谏，余笑而应之曰，堂高由于陛下，皇太子所以得崇于上，由吾奉王宪于下也，吾敢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见延请，赐以清宴之礼，敬之如师。（《书钞》三十七，《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六，六百四十九）

环济

济，大兴中为太学博士，有《丧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

〇父母乖离议

春秋之义，纳室养姑，承继宗祀，聘纳事在，可许仕进，须侯清平。（《通典》九十八）

李玮

玮，爵里未详。

〇宜招魂葬论难孔衍

礼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于墓中，有灵座几筵饮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周武尚祭于毕，季子复命于墓，成公梦康叔相夺余飨。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离其亲耳。且宗庙是蒸尝之常宇，非为先灵常止此庙也，犹圆丘是郊祀之常处，非为天神常居此丘也。《诗》曰“祖考来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归”，归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证也。宋玉先贤，光武明主，伏恭、范逡并通义理，亦主招魂葬，岂皆委巷乎？（《通典》一百三）

公沙歆

歆，北海人。

〇宜招魂葬论

神灵止则依形，出则依主，墓中之座，庙中之主，皆所缀意仿佛耳。若俱归形于地，归神于天，则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质，宫不重仞，墓不封树，则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龙重旒，事存送终，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处礼，则近代之数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盖孝子竭心尽哀耳。（《通典》一百三）

谷俭

俭字士风，湘州桂阳人，中兴初，刺史甘卓举秀才，策试高第，除中郎，寻归不复仕，有集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角赋

夫角，以类推之，盖黄帝会群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两凤之双鸣，若二龙之齐吟，如丹蛇之翘首，似雄蛇之带矢。（《御览》三百三十八）

〇夫没归宗未嫁而亡为服议

妇人夫没无子，有归宗更出之义。今姑愍彼无嗣，令还其党，欲令更出，则卫庄姜遣陈妫之比也。于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归宗，夫之馀亲，不应有服。（《通典》九十九）

虞子卿

子卿，爵里未详。

〇驳谷士风议

士风所议，妇人夫没无子，有归宗更适之义。昔姜氏以杀嫡立庶，归齐怨鲁，陈妫以子死君卒，于礼宜归。此妇非姜氏义绝之伦，无陈妫应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适，此代俗之常意，非教训之道也。卫共伯之妻，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谓之必出也。（《通典》九十九）

孙霄

霄，会稽人，为琅邪国右常侍。

〇谏为琅邪王焕营起陵园疏

臣闻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礼，事贵不过。是以世丰不使奢放，凶荒必务约杀。朝聘嘉会，足以展庠序之仪；殡葬送终，务以称哀荣之情。上无奢泰之谬，下无匮竭之困。故华元厚葬，君子谓之不臣；嬴博至俭，仲尼称其合礼。明伤财害时，古人之所讥；节省简约，圣贤之所嘉也。语曰，上之化下，如风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则，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龙飞践阼，兴微济弊，圣怀劳谦，务从简俭，宪章旧制，犹欲节省，礼典所无，而反尚饰，此臣愚情窃所不安也。棺椁舆服旒旌之属，礼典旧制，不可废阙。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直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

又案《礼记》，国君之葬，棺椁之间容，大夫容壶，士容C。以壶C为差，则财大于壶明矣，椁周于棺，椁不甚大也。语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则难为坚固，无益于送终，而有损于财力。凶荒杀礼，经国常典，既减杀而犹过旧，此为国之所厚惜也。又《礼》，将葬，迁柩于庙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则柩不宿于墓上也。圣人非不哀亲之在土而无情于丘墓，盖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殡宫。始则营草宫于山陵，迁神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墓侧，又非典也。非礼之事，不可以训万国。臣至愚至贱，忽求革前之非，可谓狂瞽不知忌讳。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庙社稷，远托江表半州之地，凋残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惧。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忧之至重也。正是匡矫末俗，改张易调之时，而犹当竭已罢之人，营无益之事，殚已困之财，修无用之费，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于天下，国之最大，若割损非礼之事，务遵古典，上以彰圣朝简易之至化，下以表万世无穷之规则，此刍荛之言有补万一，尘露之微有增山海。（《晋书·琅邪悼王焕传》）

沈充

充字士居，吴兴武康人，为王敦参军，迁吴兴太守，从敦举兵，败归，为故将吴儒所杀，有集二卷。

〇鹅赋序

先大夫俞颍川者，殊精意于养鹅，求得可鹅，类于张猛虎，亦多好者，于时有绿眼黄喙，折翼赤头，家家有焉。然经颍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苍鹅，从喙至足，四尺有九寸，体色丰丽，鸣声惊人，三年而为暴犬所害，惜（《御览》作“苦”。）其不终，故为之赋云。（《艺文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十九。）

杨泓

泓，爵里未详。

〇拂舞序

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宋书·乐志》一）

刘嘏

嘏，明帝时濮阳太守。

〇上司徒府辨同姓为婚

同姓有庶姓，有正姓，有复姓，有单姓。锺云出于锺离之後，胡母与胡公同本。复锺单锺，复胡单胡，今年共婚，不以损一字为疏，增一字为亲；不以共其本为悔，取其同者为吝。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别，故婚姻不疑耳。今并时比族，年齐代等，至于庶姓，《礼记》书其别于上，始祖正姓明其断于下，以之通议，则人伦无阙。案音常总言博士议述叙姓变为始祖者，始此姓为祖也。此既非礼所谓始祖为正姓之义，即便弃经从意，谓义可通，如今众庶之家，或避国讳遁仇逃罪变音易姓者，便皆可言是始祖正姓。为婚之断，如此《礼》称“附远厚别”“百代不通”之义，复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论者又以为开通同姓婚，则令小人致滥。案礼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礼所不责。不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不禁、礼所不应责者，而云通礼所应责也。王皆、王沈，魏晋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门谱第皆存。昌黎张仲娶范阳张连妹，谘张公而後婚。今日若考经据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通典》六十，濮阳太守刘嘏与同姓刘畴婚，司徒下太常，诸博士议非之，嘏以为云云。）

〇与卞壶疏

尧妻舜女，其代不远。又《春秋》云“毕原酆郇，文之昭；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尧舜之代，下惑应韩之昭穆，欲追过尧舜邪？则经历圣人。论者或谓巍巍荡荡之德，可以掩尧舜之疵；或谓代近姓异，可以通应韩之婚，岂其然哉！若代近姓异，可以通应韩之婚，则周公立百代之限，《礼记》云“娶于异姓，附远而厚别”，此二义复何所施？如其不然，则明始限之外，尧舜可以婚，理终之後，应韩可以通。尧舜之婚，以正姓分绝于上；应韩之通，庶姓异终于下也。绝则无系，终则更始，断可识矣。（《通典》六十）

黄士度

士度爵里未详。

〇屏风颂序

太宁三年，皇帝诏遣殿上赍御屏风宝剑。嘉兹屏风，帝王之服，谨为述颂。（《书钞》一百三十二）

赐紫绶（《书钞》十九）

杨方

方字公回，会稽人，王导辟为司徒掾，转东安太守，迁司徒参军，出为高凉太守，有五经钩沈十卷，吴越春秋削繁五卷，集二卷。

〇箜篌赋序

羽仪采绿采先轼鼓裳起于造木箜篌祖琴，琴考筑筝，作兹器于汉代。犹拟易之玄经。（《初学记》十六，案，此有脱误，覆检宋本误同，明刻本鼓<韦支>作，木作衣。）

〇为虞领军张道顺文

盖闻骊龙之珠，必沈紫泉之里，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窃见处士吴国张道顺，天挺圭璋，明达清秀，下笔掩龙之文，发言吐谈天之藻，慕西道之阳生，希北巷之颜回，若得清水淬其锋，越砥敛其锷，必腾跃天路，出观圣世。（《御览》六百三十二）

孔恢

恢，咸和初为句容令，升平中为太常博士，太和未为祠部郎。

〇太宰武陵王为所生母服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云："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九月"。郑云："君卒，子为母大功。大夫卒，子为母三年。"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太宰若从三年之制为重，则应从九月，无应从缌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太宰今承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从九月亦降一等，应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还降其本亲、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礼无蕃王出後本亲与庶姓有异之制。"（《通典》八十二、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乞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议云云。）

〇庾家为孝庾后服议

庾家男女宜齐衰，庾家诸妇，虽非五属女，今见在五属之内，亦服周。（《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访服祠部郎孔恢云。）

〇议曹耽等事

《礼》无解职厌降之文，今有去官从本官之品，典律并愆，轨训有违，案耽等并以凡才，著蒙荣饰，或濯缨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隶人，愆义违则，亏黩王猷。请以见事免耽等所覆除官。（《通典》九十）

〇国哀废乐议

素会宜都去悬，设乐为作，不作则不宜悬也。孟献子悬，自是应作而不作耳。故天子自加于人一等，非为不应作而应悬也。国讳尚近，谓金石不可陈于庭也。（《通典》一百四十七，晋有后丧下太常曰，朝廷遏密，则素会时云。应悬而乐，博士孔恢议。）

应硕

硕为汝南太守，有集二卷。

〇祝祖文

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数惠，四教初扬。万类资新，英颖擢章。谷风涤岁，日和时光。命于嘉宾，宴兹社箱。敬飨祖君，休祚是将。嘉肴绮错，白茅荐恭。有肉如墀，有酒如江。祖君既眷，祗肃威容。（《艺文类聚》五）

张浚

浚（一作俊），为宗正卿，有集五卷。

〇白兔颂

其毛春素，纤毫秋黑。点缀五采，渐染粉墨。盖久隐时见，应世德也。徐疾备体，达消息也。资质皓朗，民之则也。被白含文，好无极也。秦失鹿于近郊，晋得兔于远境。（《艺文类聚》九十五）

弘讷

讷，成帝时为尚书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议加赠卞壶爵号

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贞之节，当书于竹帛。今之追赠，实未副众望。谓宜加鼎司之号，以旌忠烈之勋。（《晋书·卞壶传》）

〇重议卞壶赠谥

夫事亲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尽敬竭诚；唯忠也，故能见危授命。此在三之大节，臣子之极行也。案壶委质三朝，尽规翼亮，遭世险难，存亡以之。受顾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拥卫至尊，则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则有匪躬之节。贼峻造逆，戮力致讨，身当矢，再对贼锋，父子并命，可谓破家为国，守死勤事。昔许男疾终，犹蒙二等之赠，况壶伏节国难者乎！夫赏疑从重，况在不疑！谓上准许穆，下同嵇绍，则允合典谟，克厌众望。（《晋书·卞壶传》）

朱英

英，成帝时尚书郎。

〇邵广事议

天下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晋书·范坚传》，《通典》一百六十六。）

徐叔中

叔中，北海人，为博士弟子。

〇父卒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议

以前问不立甲乙为名祢，于议不便。今以母为甲，先夫为乙，後夫为丙，先子为丁，继子为戊。丙言可尔，必虑事宜，顺其至情，非虚欺也。临终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求还之计，去誓不还葬之辞。生则己不得养，死则不与己父同穴，就不成嫁，当为去母，附之于嫁，不亦宜乎？（《通典》九十四）

卷一百二十九

殷融

融字洪远，陈郡长平人，咸和初为庾亮都督府司马，後为丹阳尹，迁尚书，穆帝时拜太常卿吏部尚书，有集十卷。

〇上言奔赴山陵不须限制

司徒西曹属王以周年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乡论。臣以为名教兴于义厚、忠孝发于自然，不严而著，不肃而成者也。旧礼，国有大讳，外任不得离部，冗散之人，发哀公巷，初无课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称宣帝遗诏，乃不得令子弟诣陵，唯荡阴奔赴多不建，乃始为其制，以笃一时。顾观人情，未有肃愧，徒兴简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义，宜遵前代，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凶行丧，三日而已。（《通典》八十，成帝崩，尚书殷融上言。）

〇奏并襄阳郡县

襄阳石城，疆场之地，对接荒寇，诸荒残寄治县，民户家少，可并合之。（□□□□□□咸康八年，尚书殷融奏。）

〇显赠刁协议

王敦恶逆，罪不容诛，则协之善亦不容赏。若以忠非良图，谋事失算，以此为责者，盖在于讥议之间耳。即凶残之诛以为国刑，将何以沮劝乎！当敦专逼之时，庆赏威刑专自己出。是以元帝虑深崇本，以协为比，事由国计，盖不为私。昔孔宁、仪行父从君于昏，楚复其位者，君之党故也。况协之比君，在于义顺。且中兴四佐，位为朝首。于时事穷计屈，奉命违寇，非为逃刑。谓宜显赠，以明忠义。（《晋书·刁协传》）

〇奔赴山陵议

据周鲁有丧，而鲁人不吊，孔子所答曾子，当谓国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见在方外者也。（《通典》八十）

〇后父不应拜后议

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伦之序，君臣之义。性因至亲，故情礼无二。义缘序立，故尊严无上。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礼义生焉。故资父事君，教之至也。以贵而臣其所尊，故子爵不加于父也。夫以帝皇之尊，犹无臣妾父母之义，况后从尊于帝，而令父母执臣妾乎？而郑玄复云，公朝与归宁，别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谒更施，亦末详斯议，为何所据。（《御览》一百三十五）

〇议

自顷多难，国度屡空，匹夫有重{尔虫}之劳，武士有执戈之勋。（《御览》三百五十一）

殷允

允，融子，孝武时为豫章太守，後拜太常，有集十卷。

〇石榴赋

余以暇日，散愁翰林，睹潘张石榴二赋，虽有其美，犹不尽善，客为措辞，故聊为书之，赋曰。

或珠离于琬，或玉碎于雕觞，彬洒映，晔紫婴缃，焕若瑶英之攒锺，粲若灵蚌之含珠。（《御览》九百七十）

〇与徐邈书

其晨当著吉服，除服，不当竟此日以吉服接客，当兄旧服见客邪？礼曰，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庾太尉大丧中除妻服，白合对客终日。今斋服既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下流，宜无嫌于变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丧服邪？（并《通典》九十七、殷允有兄子丧，应除兄服，与徐邈书。）

〇杖铭

二老晨征，匪杖不远。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匪杖焉资。辅相天地，匪贤而谁。荃蕙虽秀，才非贞质。异端虽美，道无玄术。杖必不桡，无取苒弱，人贵一德，勿惑穿凿。（《艺文类聚》六十九，又略见《书钞》一百三十三）

〇祭徐孺子文

惟太元六年龙集荒落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酌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资纯玄粹，含真太和，卓尔高尚，道映南岳，逍遥环堵，万物不千其志，负褐行吟，轩冕不易其乐，时携虚榻，伫金兰之眷，千里命契，寄生刍之咏，非夫超悟身名遁世无闷者，孰若是乎？夫诚素自中，微物为重，苹藻是歆，实过牲牢。（《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二十六。）

殷康

康，融子，为武康令，迁吴兴太守，有集五卷。

〇为武康县教

自今郭邑居民，有死丧者，可令送两坩粥。（《书钞》一百四十四，《御览》八百五十九引《殷康集》。）

〇明慎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盖言慎也。（《御览》四百三十）

古人云，骄奢人之殃，恭俭福之场。（《御览》四百三十一）

殷茂

茂，融少子，太元中为国子祭酒，隆安初，迁太常，历散骑常侍特进左光禄大夫。

〇上言宜令清官子入学

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值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思隆前美，顺通居方，导达物性，兴复儒肆，佥与後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贡去朔之饩羊，仲尼犹爱其礼，况名实兼丧，面墙一世者乎。若以当今急病，未遑斯典，权宜停废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旧准。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所上谬合，乞付外参议。（《宋书·礼志》一，太元元年，国子祭酒殷茂上言，通典五十三，作太元十年。）

〇李太后服议

太皇太后名称虽尊而据非正体，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谓齐服为安。（《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太常殷茂议。）

殷浩

浩字渊源。（或作深源，或作泉源，皆唐人避讳改。）融兄羡之子，成帝时，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後称疾，屏居十年，永和中，简文辅政，徵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父忧服阕，徵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加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假节，为姚襄所败，坐废为庶人，徙东阳之信安县，有集五卷。

〇遗王羲之书

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晋书·王羲之传》）

〇遗褚裒书

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後魏书·张普惠传》）

〇易象论

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世说文学篇》注）

殷仲堪

仲堪，融孙，孝武时为著作佐郎，冠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迁长史，领晋陵太守，父忧服阕，召为太子中庶子，领黄门郎，寻为振威将军、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坐事降号鹰扬将军，又坐水灾，复降号宁远将军，安帝时为桓玄所败，自杀，有《毛诗杂义》四卷，集十二卷。

〇游园赋

尔乃杖策神游，以咏以吟。落叶掩蹊，果下成林。（《御览》八百二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〇将离赋

尔乃理辔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谐欢，朗长啸以启路。（《艺文类聚》十九）

〇太子令

朝廷遂为吾营室。顾吾不才，而大兴役费，深用愧惕。冬气已应，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监殿舍人一月赍酒肉称劳赐之。吾蒙月俸，钱上生尘，无所用之，可以供事。（《御览》八百三十六引《殷仲堪集》）

〇上白鹿表

巴陵县清水山，得白鹿一头，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义。（《艺文类聚》九十五）

〇表

赐鬃马一匹。（《书钞》十九）

〇奏请巴西等三郡不戍汉中

尚书下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险分国，各有攸宜，剑阁之隘，实蜀之关键。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在剑阁之内，成败与蜀为一，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虑在後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戟之路。自皇居南迁，守在岷邛，衿带之形，事异曩昔。是以李势初平，割此三郡配隶益州，将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事经英略，历年数纪。梁州以统接旷远，求还得三郡，忘王侯设险之义，背地势内外之实，盛陈事力之寡弱，饰哀矜之苦言。今华阳清，陇顺轨，关中馀烬，自相鱼肉，梁州以论求三郡，益州以本统有定，更相牵制，莫知所从。致令巴、宕二郡为群獠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獠有。今远虑长规，宜保全险塞。又蛮獠炽盛，兵力寡弱，如遂经理乖缪，号令不一，则剑阁非我保，丑类转难制。此乃藩之大机，上流之至要。

昔三郡全实，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没蛮獠，十不遗二，加逐食鸟散，资生未立，苟顺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无以堪命，则剑阁之守无击柝之储，号令选用不专于益州，虚有监统之名，而无制御之用，惧非分位之本旨，经国之远术。谓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旧贯。设梁州有急，蜀当倾力救之。（《晋书·殷仲堪传》）

〇与相王笺

奉所赐马铠，既足以奖厉懦心，又以光华远任。（《御览》三百五十六）

所致玉佩，光润清越。（《御览》六百九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与徐邈书

后者妇人之贵号，在妻前言后，在母则加大。礼天子之妃称后。《关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义一也。设使皇后处内，贵妾必不可称妃。（《通典》七十二）

〇致谢玄书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怨苦之气，感伤和理，诚丧乱之常，足以惩戒，复非王泽广润，爱育苍生之意也。当世大人既慨然经略，将以救其涂炭，而使理至于此，良可叹息！愿节下弘之以道德，运之以神明，隐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枯槁之类莫不同渐天润，仁义与干戈并运，德心与功业俱隆，实所期于明德也。

顷闻抄掠所得，多皆采饥人，壮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亲，行者倾筐以顾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絷，生离死绝，求之于情，可伤之甚。昔孟孙猎而得，使秦西以之归，其母随而悲鸣，不忍而放之，孟孙赦其罪以傅其子。禽兽犹不可离，况于人乎！夫飞，恶鸟也，食桑葚，犹怀好音。虽曰戎狄，其无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难化也。必使边界无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发，必声振沙漠，二寇之党，将靡然向风，何忧黄河之不济，函谷之不开哉？（《晋书·殷仲堪传》）

〇答徐农人问

徐农人问殷仲堪曰："礼，服高祖父母齐衰三月，若其父承重者，为当服一周，为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玄孙持高祖重，玄孙之子来孙本都无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惧非丧纪差降之义。若来孙本无服而今有服，则曾玄孙宜以父承重而加也。进退迷惑，不知所行。"

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没，则父服厌周。祖父後亡，则父服三年，而孙之服一定无变，是知孙之于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为升降。又疑玄孙承重，来孙无变。案《礼记》有子姓之服，苟恩尽亲毕，缟冠玄武，非为无变矣。"

徐又问曰："父在为母，虽服以周断，至练衤覃庐杖，大制无亏，故孙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则孙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还反重，又当从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恒自定也。未有斩服不异至亲，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无服者也。他人同爨，而为之缌。缟冠玄武，微厕吉饰，求之五服，故为无变。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

殷又答曰："父在为母，先王明义，屈之以周服，而情未有异也。哀亲故寝苫枕草，毁瘠，杖而後起，创巨痛深，弗可顿夺，故渐之以祥练，申之以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覃月，此盖有由。不变其本则降矣。子有降而孙得遂，仲堪所谓不随父升降者也。（《通典》九十六）

〇水赞

大象无形，气以分粗。淡淡冲津，质有虽虚，清澜可濑，明激弗渝。孰能怀之，泛然靡拘。（《艺文类聚》八）

〇琴赞

五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畅之雅琴。声由动发，趣以虚乘。（《初学记》十六，《艺文类聚》四十四作虚深）

〇天圣论

天者为万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有其功，万物成而不疲其劳。圣者承天之照，用天之业，圣宣其道者也。（《初学记》十七）

〇答桓玄四皓论

桓玄在南郡，论四皓来仪汉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雠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赠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隐显默语，非贤达之心，盖所遇之时不同，故所乘之涂必异。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藩，无所容其怨。且争夺滋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畅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谓诸吕强盛，几危刘氏，如意若立，必无此患。夫祸福同门，倚伏万端，又未可断也。于时天下新定，权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谋之臣，森然比肩，岂琐琐之禄产所能倾夺之哉！此或四公所预，于今亦无以辩之，但求古贤之心，宜存之远大耳。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竞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此最有国之要道，古今贤哲所同惜也。（《晋书·殷仲堪传》）

〇酒盘铭

节有宜　　药惑最
礼　　体　　狂　　觞
为酒悦　　醉德恶　（《艺文类聚》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诔

荆门昼掩，闲庭晏然。（《文选·颜延之赠王太常诗》注）

〇合社文

夫社之为祀远哉，故大夫以成群斯祷，里社之兴，由来尚矣。自丧乱流迁，旧俗隳废，今二三宗亲，思桑梓之遗风，尊先圣之明诰，洁齐牲牢，庶乎自，古以来，一日之泽。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师，故优选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众，稽旧章以作宪。（《御览》五百三十二）

殷仲文

仲文，字仲文，康子，会稽王道子引为骠骑参军，转谘议参军，後为元显征虏长史，左迁新安太守，桓玄举兵，以为谘议参军，领记室，进侍中，领左卫将军，玄败，投义军，为镇军长史，转尚书，安帝反正，迁东阳太守，义熙三年谋反，伏诛，有集七卷。

〇罪衅解尚书表

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恬鳞，惊飙拂野，林无静柯。何者？势弱则受制于巨力，质微则莫以自保，于理虽可得而言，于臣实非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诚复驱迫者众；至于愚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忘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遂乃宴安昏宠，叨昧伪封，锡文篡事，曾无独固，名义以之俱沦，情节自兹兼挠，宜其极法，以判忠邪。会镇军将军臣裕匡复社稷，大弘善贷，伫一戮于微命，申三驱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领，复引之以絷维。于时皇舆否隔，天人未泰，用忘进退，惟力是视，是以亻黾亻免从事，自同全人。今宸极反正，惟新告始，宪章既明，品物思旧，臣亦胡颜之厚，可以显居荣次，乞解所职，待罪私门，违谢阙庭，乃心愧恋，谨拜表以闻，臣某云云。（《文选》，《晋书·殷仲文传》，《艺文类聚》五十四。）

卷一百三十

范宣

宣字宣子，陈留人，徙居豫章，咸和初，太尉郗鉴引为主簿，诏徵太学博士员外郎，并不就，太元中卒，有拟周易说八卷，礼记音二卷。

〇答殷浩问

殷浩问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请解其义。”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诸公子有子孙，各祖公子以为别子，各宗其嫡子以为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别子之後百代不迁之宗者也。所以举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孙，不复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犹复为小宗，故特举嫡以晓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谓庶宗大宗，正论其一代之嫡庶耳。至于各有子之後，长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道成，故重释也。”（《通典》七十三）

殷浩问范宣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宗。’请解之。”答曰：“有小宗而无大宗者，谓君之诸弟同庶者，君命庶长为众庶之宗，则名小宗，则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无小宗者，谓君有同母弟，命以为宗，则群庶昆弟宗之，则名大宗，服齐衰九月者是也。昆弟既亲，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无宗亦莫之宗者，谓公子唯己而已，则上不敢宗君，下无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礼》‘诸侯于其非正嫡，一无所服’，则群昆弟亦不敢相服，则无相统领，无相统领则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举公以明之也。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独说庶宗者，嫌上总谓有小宗而无大宗者为混，故复指解小宗之义，则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统大夫庶宗者，诸侯庶昆弟有为大夫也。所以正举大夫者，所宗庶长或可为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为大夫之庶宗以断疑也。”（《通典》七十三）

咸康末，殷泉源问天子诸侯臣致仕，服有同异。范宣答云：“夫礼制残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国君之礼，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则为旧君齐衰三月，天子之臣，则亦然矣。天子之与国君，虽名号差异，至于臣子奉之，与王者无殊矣。何以明之？《公羊传》曰：‘以诸侯逾年称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称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称王，亦知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比例如此，则臣服之制同矣。”（《通典》九十）

〇答兄子问四祖迁主礼

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礼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别筑一室，亲未尽则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宋书·礼志》三）

〇答万蒋问次孙传重

万蒋问范宣，嫡孙亡无後，次子之後，可得传祖重不，宣答，礼为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则通之矣。无後犹取继，况见有孙，而不承之邪？庶孙之异于嫡者，但父不为之三年，祖不为之周，而孙服父祖不得殊也。（《通典》八十八）

〇答雷孝清问

雷孝清问曰：“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别开门，更立庐不？言称孤孙，为称孤子？”范宣曰：“案礼应服後丧之服。承嫡居诸父之上，一身为两丧之主，无缘更别开门立庐，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练日，则变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垩室，事毕反後丧之服。礼无书疏称孤子孤孙之文，今代行之，合于人情。称孤孙，存传重之目，宜卒祖母讫服，然後称孤子。”（《通典》九十七）

〇答或问

或问曰：“曾祖墓、从祖墓毁发，哭制云何？”范宣曰：“礼不见在远，直闻墓发，制唯经见改葬缌。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当依此礼。非嫡有降，但三日哭，从祖一日器可也。”（《通典》一百二）

〇难段畅谅ウ议

范宣曰：“所以知谅ウ为凶庐者，案礼，葬後柱楣，楣则梁也，明葬後居庐，所以为义。”畅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摄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此天子卒哭除丧之证也。《春秋》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则无此称。此除服证也。”范宣难曰：“礼，葬後饮食衣服，皆有降杀。设君臣之称，安得不异？”畅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传》曰：‘不书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礼既葬王，政入于国，即君名有渐，非一朝顿除除服之义。多引益惑耳。”畅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晋、虢失礼，以名位不同，不议丧享，而讥公侯同礼。又享有笾豆之荐，聘则陈币太庙，授玉两楹。此闻乐不乐，食旨不甘，除服证也。范宣曰：“朝聘之礼，国有丧，皆有撤损，不与平同也。《周礼·掌客》职‘宾客有丧，唯刍稍之受’，是明主人设飨是仪，有等级之品，客受刍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卫社稷，事出无方，归于时宜，事讫反服，于礼何伤？于啐哜示仪，而信以为食旨，亦其昏矣。”畅引《春秋》僖七年闰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为王丧再周少五月，而犹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丧，即位而祭庙矣，所谓蒸尝于庙也。宣曰：“夫祭祀之礼，有正有变。所以然者，或时有所施，不必一也。祷类祈，岂一道乎？武王出以燎，岂是常郊邪？天地犹然，况宗庙乎？礼不墓祭，而尚祭乎毕。又不于宗庙，而祀在坰室，且礼‘去祧为坛，去坛为单’，而周公请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坛同单，此岂非变礼乎？当襄王之时，逼于王子带，不敢发丧，潜使告于齐。常有忧惧之色，故或为权礼于文武。告请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称祫于宗庙也。能究变正之义，始可与谈《春秋》耳。”（《通典》八十）

〇礼二墓论

《史记》及孔安国说，皆为实录。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责夫子也。既长谒墓，固以识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内，义无强请。然葬宜详，是以问焉。《记》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应者，欲言非礼，则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礼，则墓不须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岂地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传》言“文公之入也无卫”，非无康叔之国也。（《通典》一百三）
杜瑗
瑗，咸和中为太常博士。（案别有杜瑗，晋未为交州刺史、非即此。）
〇贺乔妻于氏养兄子率为後议（案，于氏有表，在後列女文类。）
夫所谓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没，于以承之耳，非并存之称也。率为乔嗣，则犹吾子，群之平素，言又恻至，其为子道，可谓备矣，而猥欲同之与为人後，伤情弃义，良可悼也。昔赵武之生，济由程婴，婴死之日，武为服丧三年。夫异姓名义，其犹若此，况骨肉之亲，有顾复之恩，而无终始之报！凡于氏所据，皆有明证，议不可夺。（《通典》六十九）
陈序
序，咸和中为廷尉史。
〇贺乔妻于氏养兄子率为後议
《令文》：“无子而养人子以续亡者後，于事役复除无回避者听之，不得过一人。”《令文》：“养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阉人非亲者，皆别为户。”案乔自有子纂，率应别为户。”（《通典》六十九）
谟
谟失其姓，咸和中为丹阳尹。
〇于氏养兄子率为後议
案于所陈，虽烦辞博称，并非礼典正义，可谓欲之而必为之辞者也。臣案尚书议，言辞清允，折理精练，难于之说，要而合典，上足以重一代之式，愚以为宜如议。（《通典》六十九）
诸葛
，咸康中为庾亮征西参军。
〇陈诜後妻子为前妻服议
诜既不能庇其伉俪，又未审李之吉凶，无感离之惨，便欢会纳妻，悖礼伤教，皆此之由。又诜协严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复疑服。若小人无知，不应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乱其名，没疑其服，丧乱以来，有多此比，宜齐之以法。（《通典》八十九）
虞
，咸康中为庾亮征西府仓曹参军。
〇陈诜後妻之子为前妻服议
庶人两妻，不合典制，财之法则，应以先妇为主，服无所疑。汉时黄司农为蜀郡太守，得所失妇，便为正室，使後妇下之，载在《风俗通》。今虽贵贱不同，犹可依准。（《通典》八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群

群为庾亮征西府仓曹参军。

〇陈诜後妻之子为前妻服议（咸康中）

李投身于贼，则名义绝矣辱身污行，丧礼违义，虽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报。不可以奉承宗庙，严子不宜以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通典》八十九）

〇通谘征西府主及僚ぎ请详断从父姊服

姑姊妹无主後者，反归服，经虽不及从，设教必自亲始。以经言则宜不降，以记论例在加服。又与此姊同在他邦，无馀亲，情所不忍，准经不降，不亦可乎。（《通典》九十八）

荀讷

讷为庾亮征西掾，穆帝时为太常博士，领国子祭酒。

〇驳王群为从父姊反服

若从姊夫没无子，无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殡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以为後者没，更与本亲之情。寻其始则丧非无主，论其终则五月之末，继以大功之受，于制则情礼已降，于服则非轻重之序。（《通典》九十九）

〇忌月议

案礼，唯云忌日不乐，无忌月之文。所谓忌日，当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数，此事与古不同。（《通典》一百）

礼祇有忌日，无忌月语。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并无理据。（《通典》一百四十七，升平元年，穆帝纳后，太常礼官荀讷议，又见《旧唐书·王方庆传》注。）

〇开陵太后服议

如郑玄注，则皇太后不应有服缌。谓今皇太后上奉宗庙，下临朝臣，宜有变礼，不得准之常制。（《通典》一百二，永和十二年，领国子祭酒荀讷议。）

〇改葬复虞议

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庙，改葬不应复虞，虞则有主。讷谓纯言为当。（《通典》一百二，尚书下问，改葬应虞与不，傅纯难，改葬安得虞国子祭酒荀讷以为。）

〇答蔡谟书

别示并曹主簿书，其中兄在南娶，丧亡已三年，其兄子该等未曾相见，应为服否？《记》云："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儒以为父异邦而生己，不及祖在时归见之，故过时则不服也。《记》云不及，而诸儒以为不见，文义各异。然则不及当谓生不及此亲在时也。意谓音问既通，情义已著，虽未相见，礼疑从重，犹税服。（《通典》九十八）

〇答刘系之问为殇後者服

刘系之问荀讷："《礼·丧服小记》'为殇後者，服以其服'。案郑玄云：'言为後者，据承之也。殇无为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案礼取後，或可缌麻之亲，或五服之内。若如郑旨，各从本亲，则为殇後者，可有无服之理。殇虽无为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称之为父。称之为父而无服之处丧，即情寻义，无服之理有疑。"讷答曰："今相承继，在殇者既殁之後，主人近亲，皆以殇服服之，疏族为後，更当斩衰三年，轻重殊驳，非称情立文也。且後大宗，当为祭主，于先人轻降之服，不可久废祭祀，若应重服者，《记》当曰服斩，文约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当以为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从殇耳。"（《通典》八十二）

〇答刘系之问妻已没为妻父母服

刘系之问荀讷曰："《礼》云'母党不二服，亲无二统故也'。以例准，则妻党不二服明矣。然母有亲继之别，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杀之理。今妻义一也，无继出之殊。今服其党，孰先孰後邪？"讷答曰："妻党不二服，礼所不载。母党有出有继，情事不同。谓前妻虽卒，终当同穴，今妻配己，理无异前，不以存亡为异也。且礼无其文，当俱有服也。"或以为同于徒从，妻没则不从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于徒从君母之党邪？（《通典》九十五）

〇答韩康伯问居所後父丧有本亲丧服

韩康伯问荀讷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复有本父丧，当复应还所生，两处作丧位不？若作垩室，今当服斩，先斩以居垩邪？"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练，虽有所生之丧，无所改易。既练则当服周，布冠帻，首、齐衰。先丧既练，已有垩室，唯当服周以居之耳，不复还本家作丧位。"韩重问："既为人後，先服重制，岂当有改。然今要当有时还本，哭临其本亲，赴吊不设丧位，情为不安。可于本亲兄弟次作垩室归来处之不？"荀重答："意谓身有所後重服，当不得复于本兄弟庐次作垩室，归可设哭位而已。"（《通典》九十七）

〇答段凝问改葬服

段凝问，嫡孙居父丧，未练而改葬祖，当何服，又出养子居所生父丧齐衰，改葬合当何服？荀讷云，礼父母丧偕葬，先轻後重，谓便当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临葬，则为人後者，亦当著齐衰耳。礼无的文，此意决耳。（《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一百二）

冯怀

怀，咸康中为太常，加侍中，永和初为护军将军。

〇请议京兆府君迁主表

续太庙奉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宋书·礼志》三，咸康中，太常冯怀表。）

〇元会敬司徒议

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当尔之日，犹拜三老，况今先帝师傅，谓宜尽敬。（《晋书·荀奕传》）

〇京兆府君迁主议

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别立室藏之，至殷，则祭于坛也。（《宋书·礼志》三，永和二年。）

〇答或问内外兄弟

或问冯怀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代称姑子为外兄弟，舅子为内兄弟，此亦郑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既同，亲疏无异。若甲以姑子称乙，乙以舅子称甲，则事同名异，于理不通。若相称之辞同，则名例为乖。"怀封曰："《礼》，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传》曰：'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所谓外弟，盖管于奚之子，声伯同母异父之弟也。声伯谓之外弟，复谓声伯为外兄，然则异姓之亲，通谓之外，不必谓吾外者，吾谓之内也。今称舅子为内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郑玄还举俗言以喻俗人，故称焉，亦非正名矣。依《礼》据《传》，甲乙相称，宜通曰外。"（《通典》六十八）

〇答或问从舅是族外弟相称

或问冯怀曰："景之母，丁之从祖姊也；丁之母，景之族姑也。丙年长于丁。若从父族为亲，则景以丁为族外弟，而丁以景为从甥；若从母族，则景以丁为从舅，而丁以景为族内兄，名体乖谬，尊卑无序。若景以父族称丁，丁以母族称景，则例不通。将若之何？"怀答曰："闻诸前训，名者人之纲，故'夫属于父道，其妻为母；夫属于子道，其妻为妇。'今则舅是母班，而兄弟是己列，故不敢以己之列，废母之班矣。谓景宜执从舅之礼。"（《通典》六十八）

翟铿

铿，咸康中为庾翼安西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甘露启

甘露降学堂柳树，与吏共尝，味极甜，宜表贺。（《艺文类聚》九十八）

谢诠

诠，咸康中太学博士。

〇刘昙父与府主同名求解职议

案礼，诸侯讳祖与父，大夫士井讳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无以比，宜听解职。（《通典》一百四，右将军王遐司马刘昙，父名遐求解职事，博士谢诠议。）

〇答东海国臣刺问为皇后服

恭皇后崩，时东海国臣弘据刺问礼官。太学博士谢诠案："《仪礼》，诸侯之大夫为周王ㄇ衰，至葬除，有正文。《传》曰：'诸侯之大夫，时接见于天子也。'至于周王后崩，无丧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诸侯大夫宜服ㄇ衰，称情为得。"（《通典》八一）

又刺问云："昔元、明二帝崩时，朝臣皆服斩衰，诸国臣ㄇ衰七月。今朝臣既为皇后齐周，则国臣宜有差降，不得亦ㄇ衰也。"谢诠答曰："ㄇ衰止于七月，故无降，错综记例，亦谓应有服，正疑于无降耳。案伯叔母与伯叔父，恩义有深浅，而服亦同齐。曾祖与宗子母、妻，服无差降。推此，则何必皆降乎，将以取节于既葬，故无等邪？"（《通典》同上）

许乾

乾（一作），咸康中太学博士。

〇刘昙父与府主同名求解职议

案礼，君子不夺人亲。故孝经云，资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昙自别父与将军同名，圣朝垂恩，不许昙解，可使换官。（《通典》一百四）

卷一百三十一

顾臻

臻，咸康中为散骑侍郎。

〇请除杂伎乐表

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政道，养以仁义，防其淫佚，上享宗庙，下训黎无；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物。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歌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易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旧唐志》作"方"）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笞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灵，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而足以蹋天，头以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反天地之至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诸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下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惟垂采察！（《晋书·乐志》下，《宋书·乐志》一，《旧唐书·乐志》二，《御览》五百六十九。）

谢沈

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成帝时，郡召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皆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康帝初徵为太学博士，除尚书祠部郎，徙度支郎，迁著作郎，有《尚书注》十五卷，录一卷，《毛诗注》二十卷，《後汉书》一百二十二卷，集十卷。

〇祥礻覃议

杜元凯注《春秋左传》云：“天子诸侯虽卒哭除丧，至于当其练祥之日，必设位而哭，明不复礻覃也。”且先朝故事，无有礻覃仪。盖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而博士徐禅，意欲以来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礻覃，三日之中，衣服无异，而立二节，皆背先仪，又非简易之法也。忌日举哀，如昔成制。《礼》云：“除丧者卜其远日，避不怀也。”谓当择月末以还大祥，除四起缟冠，受以白舀，徙月复吉，不宜立异屡改也。仲尼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断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时已变，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缟弁，二十五六日礻覃哭。《礼·玉藻》曰：“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所谓大祥而素缟麻衣也。释礻覃之礼云，礻覃祭则黄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礻覃，朝服笞冠，逾月玄端以居，复平常焉。如士礼之条，又无礻覃哭也。且日时未改，忌月未过，便复常节，恐非天王情礼，大晋之典也。今无受礻覃之服，又无改易之祭，三日之间，哀乐未变，而立无名之哭，近背先帝画一之美，远违仲尼殊月之说。”

议曰：详案前仪，则《礼经》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虽有其说，无闻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赐齐侯胙：皆可为明徵。当以万机至繁，百度须理，如同臣庶丧制，唯祀与戎多阙。汉文弥留之际，不详前代旧规，深虑大政之废，遂施易月之令。若俟同轨毕至，嗣君然後免丧，俗薄风浇，或生衅难。执古道者，则云齐斩三年；适权宜者，遂称以日易月。《礼经》虽云七月而葬，汉魏以降，多一两月内，山陵礼终。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于反虞。鲁史足徵，可无致惑。庶情理两得，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无亏矣。（《通典》八十，博士谢沈议，本又作谢况官本作谢玩疑皆误。）

〇答张祖高问

张祖高问谢沈曰："诸侯祭五庙，先诹日，卜吉而行事，为祭五庙诸毕邪？案仪，视杀、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阕。五庙尽尔，将终日不了；若异日，未见其义。"沈答曰："五庙同时，助祭者多，晏朝乃阕。季氏逮暗，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为宰，与祭，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不知礼。'"（《通典》四十八）

张祖高问："士服天王云何？《要记》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说士，恐有脱误。郑云'士服君亦斩衰'，无明文。而《杂记》云'士居垩室'，此则士制周邪？士下吏服士，恐亦应同。"谢沈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斩衰，礼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垩室，制周。《要记》非脱误，是简略耳。"（《通典》八十一）

〇答王氏问

王氏问谢沈云："祖父特进、卫将军海陵亭恭侯应立五庙不？"沈答："亭侯虽小，然特进位高，似诸侯也。"又问："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进恭侯庙不？"答："父为士，子为诸侯，尸以士服，祭以诸侯之礼。御史虽为士，应自入恭侯庙也。"（《通典》四十八）

史糜遗

糜遗为河南从事。

〇为出继母不服议

夫礼缘人情而为之制，虽以义督亲，然实以恩断。案继母如母，谓其在父之室，事之犹母，见育犹子，故同之所生。《齐服下章》云"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此明父在继母出则不服矣。继母出自他族，与己无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亲抚养己，故亦丧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终养育之恩，又弃为母之名，若不从而见育，则不服亦其宜矣。（《通典》九十四）

张虞

虞，咸康中东阳太守，累迁为卫尉卿，有集十卷。

〇请旌孝子许孜疏

臣闻圣贤明训存乎举善，褒贬所兴，不远千载。谨案所领吴宁县物故人许孜，至性孝友，立节清峻，与物恭让，言行不贰。当其奉师，则在三之义尽；及其丧亲，实古今之所难，咸称殊类致感，猛兽弭害。虽臣不及见，然备闻斯语，窃谓蔡顺、董黯无以过之。孜没积年，其子尚在，性行纯悫，今亦家于墓侧。臣以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标其令迹，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来。《阳秋传》曰：“善善及其子孙。”臣不达大体，请台量议。（《晋书·孝友许孜传》）

罗含

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为州主簿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後为桓温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又转征西户曹参军，迁宜都太守，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徵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转廷尉长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七，有集三卷。

〇答孙安国书（孙盛字安国）

获书，文略旨辞，理亦兼情，虽欣清酬，未喻乃怀，区区不已，请寻前本，本亦不谓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颓者亦不失其旧体，孰主陶是？载混载判，言口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岂徒一更而已哉？将与无穷，而长更矣。终而复始，其数历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盖积悲忘言，谘求所通，岂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宏明集》五）

〇更生论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识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己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若者？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己冥终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释藏车》五，《宏明集》五。）

刘恢

恢为丹杨尹，有集二卷。

〇围棋赋序

司空从事中郎庾仲初，性好围棋，终不达棋旨，言文则触类而生，对局则冥然而穷，何所解如彼之易，所碍如此之难哉？（《御览》七百五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与范汪论婚事

礼非拜时，拜时出于末世耳。将以世族多虚，吉事宜速，故以好岁拜时，新年便可婚也。（《艺文类聚》四十）

（器案：晋书刘忄炎传，字真长，沛国相人，尚明帝庐陵公主，迁丹阳令云云。无刘恢传。忄炎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忄炎字真长，沛国相人。……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赏誉篇注引刘尹别传，忄炎既令望，姻娅帝室，故屡迁达官。俱与晋书相合。而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忄炎恢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正文及注恢字俱为忄炎之误。隋书经籍志著录丹阳尹刘恢集二卷，恢亦忄炎之误。世说新语忄炎篇注引中与收准何子恢，晋书外戚传作忄炎，庐江何氏忄炎作恢，此忄炎恢二字易误之证。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明帝文意志，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忄炎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官阶与真长既文武殊连，亦非帝室姻娅，则自有刘恢其人甚明。明帝文章志不言其为异阳尹，亦不言其有集。全晋文刘恢小传据隋志为亳，非也。严可均据艺文类聚四十引刘恢与范汪论婚事，礼非拜时，拜时出於末世本，将以世族多虚（当作虞）丧事宜速，故以好岁拜时，新年便可婚也。与下条刘忄炎答范汪问，内容相同，首尾相衔，竟乃失之目治耶？且余疑国忄炎赋序亦当是刘忄炎之文，综观上来所论列自明。）

刘忄炎

忄炎字真长，沛国相人，尚明帝女庐陵公主，累迁丹杨尹。

〇答范汪问

中书郎范汪问刘忄炎曰：“从妹与荀始文婚，已及好岁拜时，又从叔父德度丧，会叔亲患危笃，欲令荀氏迎从妹，尽妇敬于夫氏，以有此丧为难，故为此议。拜时出于近代，将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岁拜，新年便可迎也，恶岁可迎，是拜时已成妇也，在涂之妇，犹服夫氏，况已交拜礼成，便当迎是长还也。”忄炎答云：“荀今从叔丧五月小功之服，《礼》云‘小功之末可以纳妻’，如此自可比初婚，何疑。”（《通典》五十九）

〇酒箴

爰建上业，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献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士，歆祷灵，辨定宾主。啐酒成礼，则彝伦攸序，此酒之用也。（《初学记》二十六，又略见《书钞》一百四十八。）

徐众

众，咸康中为黄门郎，建元初进侍中。

〇恭皇后大祥忌日临哭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博士议，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议，至尊东堂举哀，群臣诣陵哭。臣案《礼》为王后服，无三年之制。《左传》叔向云“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三年而後娶，达子之志耳。《礼·丧大记》曰：“祥而外无哭者，礻覃而内无哭者。”文子之丧既除，越人来吊，受于庙门之外，垂涕卩而不哭，明丧既过无哭。礼不诣墓，而接于庙外。今后服既过，至尊无缘举哀，群臣不应诣陵而哭也。（《通典》八十一）

〇驳王奔丧制

若如议，见在官者，已拘于制度，不得奔赴，至于既去，虽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暂致身哉？臣谓丧纪虽过，去职者故宜远赴。（《通典》八十，咸康中。）

〇论徐恩龙事

“徐思龙娶姨妹为妇，妇亡，而诸弟以姨妹为嫂，嫂叔无服，不复为姨妹行丧。右丞徐万谓宜然。今议者以嫂无服，不得为姨妹服。不解服之为害义也？为伤情邪？为尊厌邪？所为尊厌者，父在为母，尊卑体异，故可得厌耳。今嫂妹一人之体，兼此尊卑，何所厌邪？齐衰衣葛，与大功之麻同，皆两服之，所以叙亲亲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为姨妹制服，绝有亲之义，伤恩昵之道，殆非圣人为服之本意乎！”徐彦难曰：“本虽中外姨兄弟之亲，一为嫂叔，便当以公义厌私，不为尊卑之厌也。”众曰：“女人外属，以夫氏为公，以公厌，不为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复何公厌而不服邪？”彦重难曰：“若以此服为亲，则不闻亲服无报。又公义在于夫氏，岂在嫂邪？”众曰：“就如难旨，制公在叔不在嫂，虽有姨之亲，就于公义，不得服之，犹可也。若叔有厌，则嫂无厌，虽姨妹为嫂，必服之，为叔之姨兄而见服，则为嫂之姨妹何独不见服哉？若两不相服，则绝此一亲，岂圣人之意乎？苟姨妹得服姨兄，兄亦应服，何无报哉？”彦重难曰：“若姨妹为嫂而为之服，必也正名，将谓之何？”众答曰：“今姨妹为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则姨妹不从焉，言姨妹则嫂不与焉。名别若此，故可服也。嫂自无服，吾不为之服。姨妹有服，吾为之缌麻。吾自服姨妹，奚为强谓之服嫂也哉！见嫂应拜，见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体，今我自拜嫂，而谓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彦重难曰：“彦以为姨妹为嫂而不服者，正以无复姨妹之名故耳。众答曰，不解姨妹为嫂，便无复姨妹之名，削其氏族，灭其名号邪？为变化分离，嫂留而去妹邪？为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两全哉！”彦难曰：“若如告，言嫂则姨妹不从，言姨妹则嫂不从，未审定言嫂邪，言姨妹邪？”众答曰：“一人兼两亲，似一人兼两官，当其事，则举其名以应其义，何拘以一名一称哉！言嫂则拜之，言姨妹则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灭彼耳。”彦曰：“平存，许其称嫂而拜，则非姨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亡殁，便称姨妹不拜，则非复嫂也。惧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为嫂，明日终亡为姨妹也。”众曰：“吾得存之与亡，为嫂为妹，不复异也。为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彦重难曰：“若随其名，别其义，则著服临尸不复拜也。”众答曰：“见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临亡嫂之丧，不可以不拜。拜自为嫂，服施为妹，服随其亲，拜应其名。别其义，斯之谓矣。”（《通典》九十五）

〇论庾左丞孙见事

“庾左丞孙见遭族父丧，父已绝服，又是姨弟，见问当服不？余答以为当服。”右丞徐彦重难曰：“《礼》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则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于宗父乎？于情乃可无伤，于义实为有害也。”众答曰：“礼为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缌麻，服所尊。及临至亲之葬，而服之最轻者，岂损父祖之尊乎！今族父无服，姨弟有服，自谓姨服，何为轻服服宗父乎！难云于义有害者，不解害何义邪？天生族父为吾姨弟，非吾贬退所为，何不敬宗之有！族父应拜，而姨弟不应拜。今族父为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应得拜，而不为族父拜也；犹不可以族父无服，而不为姨弟服也。若姨弟犯过，吾不顾族父与姨弟共身同体，怒而笞之，此不可也。于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礼记》‘绝族无施服而亲者属’文。”（《通典》九十五）

〇三国评臧洪为郡将守死

洪敦天下名义，救旧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义足以励薄俗。然袁亦知己亲友，致位州郡，虽非君臣，且实盟主，既受其命，义不应贰。袁、曹方睦，夹辅皇室，吕布反覆无义，志在逆乱，而邈、超擅立布为州牧，其于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讨之，袁氏弗救，未为非理也。洪本不当就袁请兵，又不当还为怨仇，为洪计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国以求赴救，若谋力未展以待事机，则宜徐更观衅，效死于超。何必誓守穷城而无变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魏志·臧洪传》注）

〇靳允母为吕布所执而守范不去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後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魏志·程昱传》注）

〇先主假黄权偏将军

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武王下车，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所以大显忠贤之士，而明示所贵之旨。先主假权将军，善矣，然犹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蜀志·黄权传》注）

〇顾雍断吕壹狱

雍不以吕壹见毁之故，而和颜悦色，诚长者矣。然开引其意，问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险乱法，毁伤忠贤，吴国寒心，自太子登、陆逊已下，切谏不能得，是以潘欲因会手剑之，以除国患，疾恶忠主，义形于色，而今乃发起令言。若壹称枉邪！不申理，则非录狱本旨；若承辞而奏之，吴主傥以敬丞相所言，而复原宥，伯言、承明不当悲慨哉！怀叙本无私恨，无所为嫌，故詈辱之，疾恶意耳，恶不仁者，其为仁也。季武子死，曾点倚其门而歌。子皙创发，子产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当责怀叙也。（《吴志·顾雍传》注）

〇全琮散父米数千斛以赡吴士

礼，子事父无私财，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弃命专财而以邀名，未尽父子之礼。（《吴志·全琮传》注）

〇是仪本姓氏以孔融嘲改姓是

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号，或以祖名，皆有义体，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孙不忘也。今离文析字，横生忌讳，使仪易姓，忘本诬祖，不亦谬哉！教人易姓，从人改族，融既失之，仪又不得也。（《吴志·是仪传》注）

〇是仪辨刁嘉罪

是仪以羁族异方，客仕吴朝，值谗邪殄行，当严毅之威，命县漏刻，祸急危机，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伤义，可谓忠勇公正之士，虽祁奚之免叔向，庆忌之济朱云，何以尚之？忠不谄君，勇不慑耸，公不存私，正不党邪，资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谦约，履之以和顺，保傅二宫，存身爱名，不亦宜乎！（《吴志·是仪传》注）

〇锺离牧让稻

牧蹈长者之规。问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从而救之，直而不有，又还而不受，可不谓之仁让乎哉？”答曰：“异乎吾所闻。原宪之问于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体，而认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与之，又救其罪，斯为让非其义，所救非人，非所谓恶不仁者。苟不恶不仁，安得为仁哉！苍梧浇娶妻而美，让于其兄。尾生笃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证父攘羊；申鸣奉法，尽忠于君而执其父。忠信直让，此四行者，圣贤之所贵也。然不贵苍梧之让，非让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许直躬之直，非直体也；不嘉申鸣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还而不取，可以为难矣，未得为仁让也。夫圣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牧欲以德报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从？吾从孔子也。”（《吴志·锺离牧传》注）

〇周魴下发

夫人臣立功效节，虽非一涂，然各有分也。为将执桴鼓，则有必死之义，志守则有不假器之义，死必得所，义在不苟。魴为郡守，职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诱敌，发剔发肤，以徇功名，虽事济受爵，非君子所美。（《吴志·周魴传》注）

徐禅

禅，咸康中为博士，永和初转尚书郎，累迁尚书左丞，有集六卷。

〇上恭皇后大禅忌日临哭事

太学礼官谓至尊行先后之丧，亦同齐衰，今再周及忌日，无复祥变之事，谓不可躬行。臣案无经传明文，则不应出。若晦日东堂举哀，由朝处参议，而事无指条。（《通典》八十一，博士徐禅上恭皇后大祥忌日临哭事。）

〇康帝改元告庙议

案鲁文公之书即位也，僖公未葬。盖改元之道，宜其亲告，不以丧阙。昔代祖受终，亦在谅ウ，既正其位于天郊，必告成命于父祖。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传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长也。故君道重焉。谓应告。（《通典》五十五）

〇康帝讳议

谨案，辄关博士王质、胡纳、许翰议。案《尔雅》无旧训，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诗》曰，於皇时周，陟其高山。高山则岱、衡、华、恒也。《周礼》谓之五岳，诗人谓之高下，字无诂训，而有二名。今若举名之别，宜曰高；取义为训，宜如前曰嵩。（《通典》一百四康帝讳岳，是五山之大名。）

〇四府君迁主议

礼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岁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单。（《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八，永和二年。）

〇褚太后敬父议

臣闻成均之法，导以忠孝，历代同之。故郑玄意，王庭正君臣之礼，私觌全父子之亲，是大顺之道也。案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节；后之归宁，亦执子礼，虽无记注，今朝士备职。而先蚕仪，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便自不可同汉代。四说之异，历代垂疑，此论不成，由来尚矣。（《通典》六十七，永和九年。）

〇殷祭议（元兴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左氏传》曰：“岁及坛单，终及郊宗石室。”许慎称旧说曰：“终者，谓孝子三年丧终则于太庙，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四十九）

〇非荀是虞议中山王睦立祢庙

愚等谓尊祖敬宗，礼之所同。若列国秩同，则祭归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轻庶重，礼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谯王为长，既享用重禄，中山之祀，无以加焉，二国两祭，礼无所取，诏书禁之是也。诏称安平献王诸子并封，不可各全立庙，是荀畅之义美矣。然愚谓中山父非诸侯，而祭更阙疑如礼意也。虞徵士答卫将军虞喜以嫡为大夫，庶为诸侯，诸侯礼重，应各立庙，禅谓为允矣。喜曰尊同体敌，恩情两伸，诸兄弟俱始为诸侯，命数无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以贵异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丰礼，并祭四代，所以宠之，理非替宗。此盖先王以孝理天下，肃恭明祀之达义也。昔周公有王功，鲁立文王之庙，郑有平王东迁之勋，特令祖厉，是为荣之，非计享之祭在于周室，鲁郑岂得过之哉！（《通典》五十一，中山王睦乞立祢庙，荀夕议以为中山谯宜各得立庙，虞喜以为得兼祭，徐禅非荀是虞。）

〇为康帝改元告庙文

维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孙嗣皇帝讳，谨遣使持节兼大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讳以眇身，属膺明命，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厉。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国之大礼，今改咸康八年，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膺乾坤之休灵。敢荐告事，一元大武，芗合芗萁，嘉荐庶羞，清涤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张氏，尚飨。（《通典》五十五）

张澄

澄，咸康末侍中。

〇驳蔡谟奏正会仪注

王者观时设教，至于吉凶殊断，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观礼，陵有傧吊之位，庭奏宫悬之乐，二礼兼用，哀乐不分，体国经制，莫大于此。（《晋书·乐志》下，咸康七年三月，杜皇后崩，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惟作鼓吹钟鼓，其馀伎乐尽不作，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以为。）

〇又议

今大礼虽降，事吉于朝，然傧吊显于园陵，则未灭有哀。礼服定于典文，义无尽吉。是以咸宁之会，有彻乐之典，实先朝稽古宪章，垂式万世者也。（《晋书·乐志》下）

许翰

翰，咸康末为博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恭皇后大祥忌日临哭议

案《礼·小记》曰："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玄云："有三年者，谓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谓练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地父母之道，故《记》有君薨而生子之礼。今二皇子之育，虽在恭后崩後，于礼是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则必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凯云："天子诸侯虽卒哭除服，其练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国蕃，故王后丧，诸侯卑，不得为主。夫丧无主，礼有正文，至尊统天承重，则为主在圣躬也。乃同先帝先后于考妣，哀礼终于今晦，吉始于来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记》云："为王后周，服母之义。"《虞书》曰："百姓如丧考妣，三载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丧妣之恩。古门人于师无服，心丧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终哀，非服丧三年矣。今圣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当博纳同异，斟酌而用焉。（《通典》八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桓伊

伊字叔夜，小字野王，谯国谯人，历王刘忄炎诸府及大司马参军，授淮南太守，进建威将军，加督豫扬军事历阳太守，封宣城县子，进西中郎将，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肥水之捷，以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迁都督江荆豫三州军事假节江州刺史，徵拜护军将军，卒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

〇上马具装步铠表

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馀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效力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晋书·桓伊传》）

〇到江州上疏

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馀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晋书·桓伊传》）

刘遐

遐为尚书仆射，永和初为吏部尚书。（见褚裒传。）有集五卷。（案《晋书》别有刘遐传，非即此，《通典》一百四，右将军王遐司马刘昙父名遐，未审即其人否。）

〇冬夏至寝鼓兵议

阳实君道，是以微阳初兴，庆其方盛，寝鼓息兵，不欲震汤也。礼尊无二，若当助阴，岂一之义。何以明之？彼月而蚀，则惟其常，此日而蚀，于何不臧。月蚀无救之道明矣。（《通典》七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熊

熊，爵里未详。

〇冬夏至寝鼓兵议

“二节。阴阳升降之极，会通交代之日。二气既接，刚柔始分。君子远慎诸物，近慎诸己。在冬欲静，在夏无躁。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寝鼓息兵，其宜合同。”张侯曰：“冬夏二至，慎微不异。《左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所重所慎，于是在矣。《周礼》‘太仆掌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传》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经也。日长则贺，君父道也。下庆上会，情交接也。日短则不贺，臣子道也。鼓以动众，是以二至迎送同寝之也。（《通典》七十八）

刘泓

泓，爵里未详。

〇冬夏至寝鼓兵议

寝鼓不出经传。或以汉兴。日蚀阴盛，击鼓助阳，则冬至助阳，不应寝鼓也。（《通典》七十八，明刻本作刘弘，今从官本。）

于瓒

瓒为荆州刺史庾翼参军，翼卒後作乱，为长史江[A170]等所诛。

〇陈节戏事

夫嬉戏都名动相剥，非为治之本。自今ヅ蒲掷马诸不急戏，宜一断之。（《艺文类聚》七十四引庾翼集。）

〇冬夏至寝鼓兵议

案汉制，有冬至绝事不听政之条，而无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应寝政事。（《通典》七十八）

郑瑶

瑶，爵里未详。

〇冬夏至寝鼓兵议

寻冬至寝鼓之义，虽无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贵生恶杀，冬至少阳初发，萌芽之渐，欲省方，泰顺动之象，以应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鸣鼓？後代拟议至寝之，非为助阳也。夏至少阴肇起，杀气自兴，否剥将至，大戚方来，宜有鸣鼓开关，兴兵骇旅，施命四方，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长之害。二至之义，否泰道异，休戚有殊，寝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于冬至也。（《通典》七十八）

高崧

崧字茂琰，小字阿鄙，广陵人，建元中为何充扬州主簿，转骠骑主簿，举秀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太学博士，拜中书郎，迁黄门侍郎，简文辅政，引为辅军司马，累迁侍中。

〇为简文致桓温书草

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此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之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尊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其不然者，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ウ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宁国，而後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晋书·高嵩传》）

〇答庾家访孝庾后服

皆准五属为夫人周。（《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访服，侍中高崧答。）

黄整

整，永和初为平越司马，有集十卷。

〇群臣敬太后父议

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为兆庶父母，尊莫大焉，厚莫重焉，若以后尊宜敬于亲，于后父也便应有敬，错之礼典，先无兹比。今皇太后临统朝政，以主上富于春秋耳，故是本尊之尊，无复异也。且诸侯为国藩翰，北面稽首，岂可得推崇为太上邪？寻名定义，谓不应施敬也。（《通典》六十七）

张凭

凭字长宗，吴国吴人，永和初太常博士，累迁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有《论语注》十卷，集五卷。

〇四府君毁主议

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後毁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宋书·礼志》三）

〇不拜颜子议

不拜颜子者，案学堂旧有圣贤之象，既备礼尽敬，奉尼父以为师，而未详颜子拜揖之仪。臣以圣者，君道也。师者，贤臣道也。若乃推舜禹于君位，则稷契与我并为臣矣。师玄风于洙泗，则颜子吾同门也。夫大贤恭己，既揖让于君德；回也如愚，岂越分于人师哉？是以王圣佐贤，而君臣之义著；拜孔揖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师资之分同矣。（《通典》五十三，案，此议通典附注于北齐事下，当是采晋张凭议耳，北齐未见有张凭也，今姑编入晋文，俟再考。）

〇妻已没为妻父母服议

“徒从者，所从亡则已”，案郑玄曰“谓君母之党”。又云“有从重而轻者”，郑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则从重而轻，与徒从者本别。礼，天子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义重也。若谓徒从服必同者，则妻从夫，明与夫从妻其正对，宁可复夫没则已乎？所据君母为异者。且外祖之服，本是亲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义合。（《通典》九十五，司徒符问国子博士，博士张凭议。）

〇新蔡王招魂葬议

新蔡王所继先王，昔永嘉之难，覆殁寇虏，灵柩未返，今求招魂灵安厝。谨案礼典，无招灵之文，若藏虚棺以奉终，则非原形之实，埋灵爽于九泉，则失事神之道，惧非古人之情，礼所未安也。（《通典》一百三）

〇答徐灵期问久丧未葬出适女除服

徐灵期问张凭云：“亲丧未葬，出适女应除否？”答曰：“《礼》云‘久丧不葬，主丧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无缘独施男子正嫡一人，故当总谓男女众子耳。又无明文别言已出之女犹应除也。今论者据已服周，故谓宜从除例，然缘情处意，独有所疑。女随外出，降从周制。至于居丧之例，同于重者，诚以天性难可尽夺，本重不得顿轻，何必既降尽与周同。礼者人情而已，疑则从重。若当释衰以处殡宫，袭吉服以对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通典》一百三）

杜潜

潜，永和中为太常卿。

〇答司徒符问妻已没为妻父母服

司徒符问太常云，若妻已没，犹应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潜等答曰，何以缌从服也，明伉俪判对，恭承宗庙。推此言之，意谓不以存亡为异也。（《通典》九十五）

孙钦

钦，永和中为博士。

〇安平王薨废祭议

《礼》，有死于宫中，阙一时之祀。又案魏高堂隆议，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祠，不宜阙。臣闻伯叔父、同产昆弟、庶子、庶孙及次妃以下，天子诸侯则降而不服，于四时之祭无阙废，礼也。汉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犹不忍以三年之丧，妨废孝享，割损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蒸尝，所以重宗庙也。且宫中有死者，三月不举祭，《传》发于缌麻三月之章，天子诸侯周大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降而不服，何缌麻之有乎！诚亦儒者之迷误也。（《通典》五十二）

陈逵

逵字林道，颍川许昌人，汉太丘长实七世孙，永和中为西中郎将，追赠卫将军。（见《魏志·陈群传》注。）

〇与某书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岁终感惨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陈逵。（《淳化阁帖》四，题云陈朝陈逵书，释文云晋西中郎将。今检陈书无此人，《晋书·礼志》中，泰始未有博士陈逵。又穆帝纪永和五年，有西中郎将陈逵，则其人也。）

史援

援，永和中为宁朔将军中郎将。

〇後汉史君颂

山岳降精，川渎耀灵。猗欤史氏，世济其英。忠其允塞，嘉猷有声。从容燮理，散诞飞缨。含香青琐，敷奏丹庭。有犯无隐，唯言是听。王室斯赖，诸侯以宁。内侍帷幄，外典专城。为政以德，察狱以情。化俗草偃，溪谷风清。金相玉质，不陨厥名。处溢不骄，居劳不惮。视险如夷，忘身逐叛。颂美鲁，青蒲安汉。执简书愆，奸邪逃窜。匪君之忠，孰能戡乱。在昔隆汉，姻娅皇家。唯帝念功，爵命屡加。三台五鼎，驸马奉车。腰佩两印，绶带双纟兂。何彼矣，常棣之华。如圭不玷，似玉无瑕。节之以礼，俭而不奢。笃生我侯，英略备举。有艺有才，能文能武。孝以奉亲，忠惟卫主。赤眉始结，白波犹侮。执锐破坚，斩馘灭虏。截彼长蛇，歼斯猾竖。策赏庙堂，书勋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简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在溧之浒。初食三千，卒封万户。葭揭揭，鹿{鹿吴}々。禾役旆旆，原田无无。俯营川陆，鱼盐所聚。蝗飞火灭，还珠去虎。子民辑悦，建兹城宇。大厦耽耽，听政之所。祠堂石殿，生灵攸处。□春秋兮，祭祠不阻。（《景定建康志》）

徐彦

彦，永和中为武昌太守，有集十卷。（《隋志》，注作“徐彦则”）

〇与征西桓温笺

蔡徐州薨，主簿服斩。王征北薨于京都，王丞相时在丧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谘公。公谓轻重可依蔡侯。时北中郎刘公薨于淮阴，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郄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齐衰。中兴以来，江南皆从之。公卿以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齐衰，吏服其君齐衰，则无从服之文，而由来多有从服者。陶大司马遭兄子丧，府州主簿从服。时卞光禄经过，自说为太傅主簿，太傅丧母，已不从服，此是用晋令也。郄太宰遭姊丧，吏服惟疑，郄问谯秀，言不应从服，诸主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便从服，既服君旁亲，则服君便应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齐衰。（《通典》九十九）

孙略

略，爵里未详。

〇大功降服议

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体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贱不敢降也。（《通典》九十一）

〇生不及祖父母不税服议

记云不及祖，谓不及并代而不相服，略昔亲行其事，时人咸不见许。（《通典》九十八）

张祖高

祖高，爵里未详。

〇难孙略大功降服议

妻为夫之党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岂以贵贱之故而异之？纵妻之贵，而可以略君之姑姊妹者，则应妾服每当与君同也。君之为父母三年，妾何以无其制乎？（《通典》九十一）

季祖锺

祖锺，爵里未详。

〇追驳步熊议不为前妻父母服

步熊曰："妻死更娶，为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从服耳，所从亡则已，不服也。"季祖锺驳曰："夫妇应属从也。又夫妇合葬皆为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通典》九十五）

王冀

冀为太常。

〇出後者为本父母服议

案《丧服》云："为人後者为其父母，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经传为人後者，固自降其亲也。所以降其亲者，己受重于大宗，必为所後之父服斩故也。制其体例，若受重于大宗，而不为所後之父服斩，则自非经所谓为人後者之义也。凡既受命出为人後，而不为所後之父制服，固非礼也，还为其亲斩，亦非礼也。均其失，宁居过重，无居过轻。夫恩由义厌，情为礼黜，是以五服之疏属，有相为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为轻者矣。屈伸进退，有自来也。今奉义则己不为所後之父服，崇恩复不成所生之丧，二者并阙，未知其详，将何所居。且传叙经意，但为既後大宗，无二斩之道，非不斩之制也。谈者不疑为後而不为所後制服为非礼，乃为反服其亲为伤教，斯盖惑之大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不服所後之父，复抑其反崇本恩，则是凡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理也。愚谓为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则宜如礼降其所生。若不及为所後制服，则宜还为其亲服斩。考之义例，即之人心，在可通矣。（《通典》九十六）

〇答问

问曰："其兄是嫡长，家有代封，弟是庶生，遭所生艰，先以第二儿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儿于家为是小宗否？答曰："《记》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为小宗'。今此儿乃系数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别子，则为大宗，百代不迁者也。所承若是系祢，则为小宗，五代则迁者也。小大之名，系之伯父，此非儿之谓也。"（《通典》七十三）

〇答访

某国中尉虞某（案本论无国名，亦无虞名）访太常王冀云："台赠国王第二郎，年在殇，为世子，臣当有服不？"冀云："礼无从君服殇之文。夫臣从君而服，以其体尊承绪，非继成人与殇也。苟为代嫡，君为之服，则臣以何而不从服乎？若以礼无文者，亦可不服，长子之下殇也。"（《通典》八十二）

〇答刘系之问（系之为宣城内史，梁有集五卷。）

凡不继大宗而立後，及为後而不为所後制服，皆非礼也。然据已为後，则不得不为後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继祖宗，己服无重可传，亦有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可传，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则制有疑，谓当与庶祖母同。（《通典》九十六）

刘系之问："为庶祖母服，经无其文，不知为有服不？"王冀答曰："庶祖母服，经诚无文，然亦无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谓自应服。何以言之？礼，妾子父没，为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孙无由独屈。假令嫡祖在，礼，妇人不厌，则无复所屈。案礼唯有祖母文，无嫡庶之别。盖以明尊尊之义，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礼记》云：'为慈母後者，为庶母可也，为庶祖母可也。'此谓二妾无子，父命子为之後，或子或孙，唯其班第。既受命为後，则服之无嫌。由此言之，妾之无後而托後于人者，犹为之服，况亲之己之孙，而可有不服之义邪！制服为允。"（《通典》九十八）

庾统

统为寻阳太守，有集八卷。（案，《隋志》误作庾纯。）

〇三人赞

运遘屯凶，三孤丞立。离禽婴鸣，邂逅同集。式谷既熟，和响具翕。肇彼远歧，泯焉齐入。（《初学记》十七）

〇朱明张臣尉赞

诗咏张仲，今也朱明。财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秽，棠棣增荣。臣尉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丑类感诚。（《初学记》十七）

韩伯

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人，简文居藩，引为客，历仕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为侍中，领中正，转丹杨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改授太常，未拜卒，赠太常，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十六卷。

〇议周勰

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晋书·韩伯传》，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

〇为或人答殷灵符问

昔亡伯丧未除而祖母见背，从兄不废父丧主，而为祖母居庐，郄太尉来吊，不以为非礼也。（《通典》九十七）

〇辩谦论

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隆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同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者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冥，终莫近也。

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己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值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馀者也。

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晋书·韩伯传》）

〇王述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迁会稽太守，淮海维扬，皇基所托，此盖关河之重复，泱泱大邦。（《文选·沈约齐安陆王碑文注》，又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

卷一百三十三

曹耽

耽，永和中为太学博士，升平中迁尚书郎，後为安北谘议参军，有礼记音二卷。

〇上表自理

臣闻君丧之礼，贵贱不同。《礼》，臣为君斩衰，仕焉而已，为旧君齐衰。爵禄既绝，朝见既替，盖以疏贱于亲贵，故降其制也。又《国丧仪注》，居职者朝夕临，去职者朔望临。礼，哭泣之节，各称其服，哭轻则服不得重。据令，去职之臣朔望哭，宜为旧君服齐衰。是以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齐衰，哭临殿庭，逾月历旬，外内监司，莫之或讥。及至梓宫将幸山陵，诸官来赴，服斩者多，此皆意存于重，而不原于制，遂使亲疏贵贱，无有等差。曾参欲勿除父母之丧，仲尼患其过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为过制，非圣哲所许，而不推古今正礼难臣。若难者有证，臣对无据，甘受违制。（《通典》九十，穆帝崩，前尚书郎曹耽等奔赴，皆服齐衰治书侍御史喻希表弹其失礼，博士孔恢等议，请免耽等所覆除官，耽上表自理云云。）

〇开陵皇太后服膳

为人後者为之子。元帝继武帝，于康帝为曾祖，《礼》，为曾祖後斩衰三年，《小记》与诸侯为兄弟者斩衰，则无齐。皇太后宜正服斩衰，改葬当缌。郑注止于臣、子、妻，王氏通谓三年者。王氏近情，则宜缌。（《通典》一百二，永和十二年，修复峻平四陵，大使开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缌，尚书符问皇太后应何服，博士曹耽胡讷议。）

〇司空蔡谟谥议

谟可谓善始令终者矣。案谥法，布德执义曰穆。（《通典》一百四）

〇陈留王励废疾求立後议

《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盖以为宗庙主故也。晋公族穆子有废疾，以让其弟；卫襄公嗣子絷，足不能行，立其弟。晋卫皆废嫡立庶者，明臣之义，终无执祭朝见之期，以之居位，违犯情礼故也。礼，有故，使人摄祭，非终身疾者。励为君王，故事未有诸侯以疾去国成比。（《通典》七十四）

胡讷

讷，永和末太学博士。器案，经典释文叙录《谷梁胡讷集解》十卷。

〇婚不举乐议

临轩仪注，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通典》五十九，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元年八月，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乐不？博士胡讷议。）

〇陈留王废疾求立後议

孟絫立弟，异于陈留二王之後，礼不宜废。（《通典》七十四升平元年）

袁矫之

矫之，穆帝时太学博士。

〇答台符问小功服成婚

案公主于二王属为姑，二王出为人後，主又出适，今应降服小功，然本是周亲，虽降而为疏，本亲情重。公主方当始薨，而疑可婚与不？（《通典》六十，台符庐陵公主薨，琅邪东海二王于礼为应得婚与不？太学博士袁矫之云云。）

许穆

穆，升平中为仓部郎。

〇太宰武陵王为所生母服议

母以子贵，王命追崇夫人，视公爵，秩比诸侯。凡诸侯之礼，服断旁亲，以国内臣妾并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则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则服阙，尊则礼行。太宰封王，继于蕃国，出离其本，仰无所厌。夫人诸侯，班爵不殊，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薄出礼之降，制服周可也。（《通典》八十二）

崧重

重，升平中为吏部郎。

〇太宰武陵王为所生母服议

考之礼文，太宰应服齐衰周。今以《春秋》条例以广其喻。母以子贵，庶子为君，母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礼，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风是也。此则身为父後，服应缌麻，犹以子贵，得遂私情，经有明文，《三传》不贬。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後者邪！且礼有节文，因革不一。自汉以来，皇子皆为始封君，始封君则私得伸。设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无厌降。出後降一等，复何嫌而不周乎？（《通典》八十二）

曹处道

处道，升平中为祠部郎。

〇太宰武陵王为所生母服议

礼，庶子为父後，为其母缌，与尊为体，不敢伸恩于私亲。为人後，以所後为父，亦是尊者为体；其所生母，俱是私亲。为父後及为人後，义不异。（《通典》八十二）

谢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升平中为尚书。

〇太宰武陵王为所生母服议

案《礼》，为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为後，为其母服缌。《传》曰："何以缌？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夫礼有仰引而违情者，故有君服而废私丧。屈伸明义，非唯一条，所谓以义断恩。况贵贱之礼既正，岂得不率礼而矫心。当依庶子为後之例，服缌而已。（《通典》八十二，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乞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尚书谢奉议。）

〇立琅邪王议

夫帝位自以君道相承，至于昭穆之统。《礼》"兄弟不相为後"，明义也。今应上继康帝，意谓不疑。此国之大事，将垂之来代。（《通典》八十）

〇又议

五帝之道，以天下为公，唯德与贤，不私其亲。逮殷周，则继代承业。虽百王迭建，而典谟不易，所以镇系人心，闲邪息乱。今大晋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迁于康皇，轨同唐虞，高义大行。天祚不永，迁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谓主上应继成帝。（《通典》八十）

〇居重丧遭轻丧议

夫孝子之处丧，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无不在。曾子问："三年之丧可以吊乎？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盖以为彼兴哀，则不专于所重也。而《礼》云"卒哭既练，遭周大功之丧，皆随所服而变。"代行丧者，咸从此制，窃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属之恩，可谓重矣。终身之忧，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练而为其极。夫以资于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夺私服之制，况兼爱敬之重而更屈于支属乎！奔丧之礼，赴哭辄备其带，归于本宫，即反正服。于权宜兼通，庶可知无大过矣。（《通典》九十七）

〇与郗笺

魏骘後来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闻邑有异议。从弟异，亦当拜时，妇家遭丧，即是其例。夫拜时之礼，诚非旧典，盖由季代多难，男女宜各及时，故为此制，以固婚姻之义也。虽未入婿门，今年吉辰拜後，岁俗无忌，便得以成妇迎之，正以策名委质，有定故也。（《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将军郄上言，功曹魏骘周丧内迎妇拜时，奉与郄笺。）

江夷

夷，升平中为太常。（见《通典》八十二，晋末别有江夷，宋书有传，非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

〇立琅邪王议

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皇帝舍胤嫡之受，而授重天伦，道崇先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统既移，至尊应继康皇帝嗣。（《通典》八十，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皇太后令立琅邪王丕，太常臣夷等五人议。）

李阐

阐字弘模，江夏人。

〇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

君讳含，字弘都，琅邪临沂人。春秋以降，战国以前，贤智比肩，备于载策，昭穆次序，上至颜烛。汉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祖钦，给事贞侯，父默，汝阴太守，学素相承，有声邦党。君幼禀贞粹，长而好古，睦亲之誉，发于羁贯，每读书，见孝友通灵之事，辄忄妻然改容，以为人神相与，何远之有，但患人心浇伪，自绝于神耳，苟能无以伪杂贞，神其舍诸？修已立诚，尽欢就养，训行闺门，义达州里，久要心许之信，夷险不爽，正冠纳履之嫌，终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弃绝人事，蓬首屏气，以就养者，十有三年，次（阙）繁钦孙老而失明，合药须髯蛇胆，有青衣童子持裹授君，出户化成青鸟飞去。本州辟不就，镇东琅邪王参军事，过江累迁东阁祭酒，朝议谓君，正性端素，学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转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车县侯，转侍中吴郡太守，事停还，除侍中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光禄勋，以年逊位，就加右光禄大夫，门施行马，特赐床帐被褥，四时致膳，固辞不受。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王处明君之外弟，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温君夫人从甥也，求君小女婚，君并不许，曰，吾与茂伦于江上相得，言及知旧，扌文泪叙情。茂伦曰，唯当结一婚姻耳。吾岂忘此言？温负气好名，若其大成，倾危之道，若其（阙）败也，罪及姻党，尔家书生为门，世无富贵，终不为汝树祸。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阙）婚嫁不须贪世位家。时议者以君审裁，将以应军司之选。君遽告蔡谟曰，非此轻弱所宜尸忝。羯逆方炽，当保国养民，以俟事会。想爱人以礼，宜寝此言。主相闻之，卒不授督统之任，谟秉君此言，终不唱讨贼之计，在朝正立，不昵权豪，及致仕退居，长子髦解职视膳，中子谦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给，阖门静轨廿馀年，九十三薨，遗命素棺薄敛，吉凶官饰，一无施列，天子嗟悼，诏赐墓田，谥曰靖侯，礼也，停柩在殡，邻家失火，三子抱柩号惶，分同灰烬，焱焰垂及，然顿灭。论曰君平生素行，既感达幽灵，终殡在堂，又获福异，岂神保，以显淳德乎！阐托姻颜氏，颇识旧闻，与君二子髦约采集言行，而著此传。（《景定建康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喻希

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为治书侍御史，累迁至将作大匠，有集一卷。（器案，水经水注，豫章俞益期性氯刚云云，又引俞益期，马文渊立雨铜柱於林邑云云，太平《御览》一八一、《续谈助》引俞益期同，又《御览》太平七七一引作喻透期与韩豫章一作喻益期与《通典》同，《书钞》一三八同引作庾益期，则误失。余以为当从期朔，依《水经注》作俞益期，庶乎其可。《隋书·经籍志》著录《将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喻亦当作俞。凡此俱全晋文小传之所本也。或以为不知其字益期及为治惠侍御中出於何书，严氏必有所本，俟再考。不知严可均所操《水经注》、《隋唐经籍志》及《通典》而为之者也。）

〇与韩豫章笺（案韩康伯为豫章太守）

马伏波昔开道，篙迹凿石犹存。（《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八，《御览》七百十一。）

马文渊昔立两铜柱于林邑岸，此有遣兵十馀家不反，居宁寿灵岸南，南对铜柱，悉姓为马，自为婚姻，有三百户。交州以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夏同。山川移易，铜柱今没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御览》一百八十七）

〇林邑有鸟名归飞。（《御览》九百二十八）

惟缤榔树，最南游之可观，子既非常，木亦特异，温交州时度之，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叶聚树端，房构弃下，华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缀实似谷，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劲，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邪，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则寥朗，庇其阴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弗遇长者之目，自令人恨深。尝对飞鸟恋土，增思寄意，谓此鸟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鸣情未达，终日归飞，飞不十千，路馀万里，何由归哉？（《水经温水注》，《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一）

有清浆数斗，悬于长木之端，终不乾，故为小异。（《御览》九百七十二）

外国老胡说，众香共是一木，木花为鸡舌香，木胶为熏陆，木节为青木香，木根为旃檀，木叶为霍香，木心为沈香。（《御览》九百八十一，又九百八十二引五条。）

康泓

泓，爵里未详，有道人单道开传一卷。

〇单道开传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肃哉善人，飘然出群。外轨小乘，内畅空身。玄象晖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岩津。（《高僧传》九，《法苑珠林》五十九，《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伏滔

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州举秀才，辟别驾，皆不就，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後为征西桓豁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迁游击将军，有集十一卷。

〇望涛赋

若夫金祇理辔，素月告望，宏涛于是郁起，重流于是电骧。起沙氵亭而迅迈，触横门而克壮。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扬。郁律烟腾，隗兀连罡。重叠而天竦，洄湍而起涨。（《艺文类聚》九）

〇长笛赋（并序）

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观（器案，《世说新语·轻诋篇》注、《书钞》一百十一作馆。）以竹为掾，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奇声独绝，历代传之，以至于今。（《後汉·蔡邕传》注，《世说新语·轻诋篇》，《北堂书钞》一百十一，《艺文类聚》九十，《初学记》十六。）

灵禽为之婉翼，泉禽为之跃鳞。远可以通灵达微，近可以写清畅神。达足以协德宣猷，穷足以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称隽，故名流而器珍。（《初学记》十六引两条。）

〇登故台诗序

夫差姑苏台东，有丹湖万顷，内有金银塘。（《御览》六十六）

〇正淮论上

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县，是为九江。刘项之际，号曰东楚。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馀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试商较而论之。

夫悬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带，而地险彰于丘陵；治乱推移，而兴亡见于人事。由此而观，则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东南而弱楚以亡，飞孛横于天汉而刘安诛绝，近则火星晨见而王氵首谋，长彗霄英，而母丘袭乱。斯则表乎天时也。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

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屡迁其都，外迫强秦之威，内遘阳申之祸，逃死劫杀，三世而灭。黥布以三雄之选，功成垓下，淮阴既囚，梁越受戮，嫌结震主之威，虑生同体之祸，遂谋图全之计，庶几後亡之福，众溃于一战，身脂于汉斧。刘长支庶，奄王大国，承丧乱之馀，御新化之俗，无德而宠，欲极祸发。王安内怀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说，招引宾客，沈溺数术，藉二世之资，恃戈甲之盛，屈强江淮之上，西向而图宗国，言未绝口，身嗣俱灭。李宪因亡新之馀，袁术当衰汉之末，负力幸乱，遂生僭逆之计，建号九江，称制下邑，狼狈奔亡，倾城受戮。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祖约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乱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则侵弱昏迷，以至绝灭，亡楚当之。恃强畏逼，遂谋叛乱，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宠之之过也。公路僭伪，乘衅之盗也。二将以图功首难，士少以骄矜乐祸。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宠盛祸淫，福过灾生，而制之不渐，积之有由也。（《晋书·伏滔传》）

〇正淮论下

昔高祖之诛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驰赦过之书，乘人主之威以除逆节之虏，然犹决战陈都，暴尸横野，仅乃克之，害亦深矣！长安之谋，虽兵未交于山东，祸未偏于天下，而驰说之士与阖境之人，幽囚诛放者，亦已众矣。光武连兵于肥舒，魏祖驰马于蕲苦，而庐九之间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氵面缚，得之于介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觉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发疾，岂不勤哉！文皇挟万乘之威，杖伊周之权，内举京畿之众，外徵四海之锐，云合雨集，推锋以临淮浦，而诞钦晏然，方婴城自固，凭轼以观王师。于是筑长围，起棼橹，高壁连堑，负戈击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则屠城之祸，其可极言乎？约之出奔，淮左为墟，悲夫！

信哉鲁哀之言，夫生乎深宫，长于膏粱，忧惧不切于身，荣辱不交于前，则其仁义之本浅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险之居，养以众强之盛，而无德以临之，无制以节之，则厌溢乐祸之心生。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资坚城，伪令行于封内，邪惠结于人心，乘间幸济之说日交于侧，猾诈锢咎之群各驰于前，见利如归，安在其不为乱乎！况乘旧宠，狭前功，畏逼惧亡，以谋图身之举者，望其俯首就羁，不亦迂哉！《易》称“履霜坚冰，驯致之道”，盖言渐也。呜呼！斯所以乱臣贼子亡国覆家累世而不绝者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选于有德，访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级，画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无僭差之嫌，四人安业，无并兼之国。三载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迹，九伐时修，刑赏无所谬其实。令之有渐，轨之有度，宠之有节，权不外授，威不下黩，所以杜其萌际，重其名器，深根固本，传之百世。虽时有盛衰，弱者无所惧其亡；道有兴废，强者不得资其弊。夫如是，将使天下从风，穆然轨道，庆自一人，惠流万国，安有向时之患哉！（《晋书·伏滔传》）

〇论青楚人物

滔以春秋时鲍叔、管仲、隰朋、召忽、轮扁、宁戚、麦丘人、逢丑父、晏婴、涓子，战国时公羊高、孟轲、邹衍、田单、荀卿、邹、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鲁连、淳于髡、ㄗ子、田光、颜蜀、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汉时伏徵君、终军、东郭先生、叔孙通、万石君、东方朔、安期先生，後汉时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庆、承幼子、徐防、薛方、郑康成、周孟玉、刘祖荣、临孝存、侍其元矩、孙宾硕、刘仲谋、刘公山、王仪伯、郎宗、祢正平、刘成国，魏时管幼安、邴根矩、华子鱼、徐伟长、任昭先，伏高阳，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凿齿以神农生于黔中，邵南咏其美化，春秋称其多才，汉广之之风，不同鸡鸣之篇，子文叔敖，羞与管晏比德，接舆之歌凤兮，渔父之咏沧浪，汉阴丈人之折子贡，市南宜僚屠羊说之不为利回，鲁仲连不及老莱夫妻，田光之于（当有误。）屈原（案《渚宫旧事》五作“田光”，不及“屈原”），邓禹卓茂无敌于天下，管幼安不胜庞公，庞士元不推华子鱼，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乐令无对于晋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长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则准的如此，论其土则群圣之所葬，考其风则诗人之所歌，寻其事则未有赤眉黄巾之贼，此何如青州邪？滔与相往反，凿齿无以对也。（《世说言语篇》注引滔集。）

〇帝尧功德铭

胡书龟历之文。（《御览》九百三十一，引任述异记注。）

伏系之

系之，滔子，历黄门郎侍郎、侍中、尚书、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〇雪赋

结阴凝雪，皎如帔素。（《御览》十二）

〇秋怀赋

于是景宇肃澄，风高木敛。凄风夕衰，零露晨湛。泽收润而草枯，叶骤坠而庭掩。雁偕来以希阳，燕游逝而投险。岂微物之足怀，伤龄之告渐。（《艺文类聚》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弘之

弘之，哀帝初博士。

〇立秋读令议

立秋御读令，不应缃帻，求改用素。（《宋书·礼志》五）

刘玢

玢，爵里未详。

〇答王徽之问废疾兄女服

王徽之问刘玢废疾兄女服："《记》云'其夫有废疾又无子传重者，舅为之服小功'。又云'长子有废疾，降传重也'。此二条，皆以其废疾降嫡从庶。谓如此，虽非嫡长，而有废疾，既无求婚许嫁理，且庆吊蒸尝皆不得同之于人，不知当制服不？"刘玢答："若嫡子有废疾，不得受祖之重，则服与众子同在齐衰。盖以不堪传重，故不加服，非以废疾而降也。子妇之服，例皆小功，以夫当受重，则加大功。若夫有废疾，则居然小功，亦非降也。《丧服经·齐衰章》，为君之祖父，《传》曰：'从服也。'郑注曰：'为君有祖之丧者，祖有废疾不立也。'从服例降本亲一等，君服斩，故从服周。唯孙不敢降祖，此亦是废疾不降之一隅也。"（《通典》一百一）

綦毋邃

邃，爵里未详，有《孟子注》七卷。

〇驳尚书奏章太妃服

父子不继祖祢，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斋而会大庙，后服不逾至尊，亦当缌麻也。（《通典》九十五，哀帝兴宁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丧，尚书奏，至尊缌麻，三月皇后齐衰。案周礼，有後轻而服重，公子为公所厌，故不得申。舅不厌妇，故得以本服，綦毋邃驳。）

王昆

昆，太和末为博士。

〇庾家为孝庾后服议

五服之内，一同臣妾，宜准小君服周。（《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访服，博士王议昆。）

郑弥

弥，爵里未详。

〇庾家为孝庾后服议

诸妇宜从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妇亦宜同于人之妻，与王后无准，虽欲宁戚，于大典有阙。（《通典》八十一）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习凿齿

凿齿字彦威，襄阳人，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转西曹主簿别驾治中，左迁户曹参军，出为衡阳太守，寻罢归，有《汉晋春秋》四十七卷，集五卷。

〇临终上疏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後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馀年。今沈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晋书·习凿齿传》）

〇与谢安书

每省家舅纵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尝不抚膺踌躇，惆怅终日矣。（《水经沔水注》）

〇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案《高僧传》五作法，简法道。）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释藏辇》八，又百五。）

〇与谢侍中书（案，谢安由吴兴太守徵拜侍中，孝武时复如侍中。）

此有红蓝，足下行知之否？北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按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妆时作颊色。作此法大用如小豆许，案令偏颊，殊觉鲜明，可爱。吾小时再三遇邮燕支，今日始红蓝耳，後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阏字音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读汉书也。（尔雅翼三，案烟支事，复见与燕王书，盖本集两书皆及之。）

〇与燕王书

山下有红蓝花，足下先知之不？北方采红蓝，取其花，染绯黄，挪取其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遇见烟肢，今日始视红蓝，後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史记·匈奴传》索隐，《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二十引崔豹古今注，演繁露七。）

〇与桓秘书

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馀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後，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晋书·习凿齿传》）

〇与释道安传

兴宁三年四月五日，凿齿稽首和南，承应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宗虚者悟无常之旨，存有者达外身之权，清风藻于中夏，鸾响厉乎八冥，玄味远猷，何荣如之。弟子闻天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弘渊源以润八极者，四大之流也。彼直无为，降而万物赖其泽，此本无心，行而高下蒙其润。况哀世降步，愍时而生，资始系于度物，明道存乎练俗，乘不疾之舆，以涉无远之道，命外身之驾，以应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润于一山，冰结于一谷，望阆风而不回仪，措此世而不诲度者哉？且夫自大教东流，四百馀年矣，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大块既唱，万窍怒呼，贤哲君子，靡不归宗，日月虽远，光景弥晖，道业之隆，莫盛于今（《高僧传》作“咸无以匹”）。岂所谓月光道寂，将生真土，灵钵东迁，忽验于兹乎？又闻三千得道，俱见南阳，明学开士，陶演真言，上考圣达之诲，下测道行之验，深经普往，非斯而谁？怀道迈训，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箴，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情，非常言也。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ヤ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不胜延豫，裁书致心，意之蕴积，曷云能畅。弟子襄阳习凿齿稽首和南。（《弘明集》十二，《高僧传》五。）

〇晋承汉统论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寺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世说·文学篇》注此下有累世二字）之交争，开（《世说》注作廓）九域之蒙晦，（《世说注》有大字）。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累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哙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辔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若由未悟，请于是止矣。（《晋书·习凿齿传》）

〇汉晋春秋论先主到当阳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蜀志·先主传》注）

〇孔明杀马谡

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後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蜀志·马良传》注）

〇孔明卒使廖立垂泣李平发病死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蜀志·李严传》注）

〇庞统谏先主

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謇蹇谔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谠，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蜀志·庞统传》注）

〇法正劝先主纳刘焉子瑁妻吴氏

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蜀志·先主穆皇后传》注）

〇费诗谏先主称尊号

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後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非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案，此下有脱。）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蜀志·费诗传》注）

〇曹操不存录张松

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蜀志·刘玮传》注）

〇曹操封阎圃

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魏志·张鲁传》注）

〇高堂隆

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後，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魏志·高堂隆传》注）

〇锺会功曹向雄

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锺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加礼而遣，可谓明达也。（《魏志·锺会传》注）

〇贾逵援曹休

夫贤人者，外身虚己，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与物为对，存胜负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彼虽倾覆，于我何利？我苟无利，乘之曷为？以是称说，臧获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忧，冒难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显于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于君子之涂，义愧于敌人之心，虽豺虎犹将不觉所复，案，有误字。而况于曹休乎？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魏志·贾逵传》注）

〇毋丘俭举义

毋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君子谓毋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亡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毋丘俭可谓不愧也。（《魏志·毋丘俭传》注）

〇司马景王引过

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魏志·齐王芳纪》注）

〇司马文王赦三叛党属

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案，丧字当误。）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一本作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魏志·诸葛诞传》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周瑜鲁肃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人好恶于一面，摧魏氏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吴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御览》四百四十七）

〇张昭闭户拒命

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晋文暂怒，终成大业。遗誓以悔过见录，狐偃无怨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吴志·张昭传》注）

〇羊祜陆抗两境交和

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渝，狙诈驰于当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坚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冶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馀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网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己无固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于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雠，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ウ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馀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重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吴志·陆抗传》注）

〇傅玄言上终丧下短丧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

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且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猷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宋书·礼志二》）

〇诸葛武侯宅铭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唯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雍。自昔爰止，于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艺文类聚》六十四，又《初学记》二十四，盘桓作龙盘扬朝作阳朝，亦招作三招。）

卷一百三十五

谢歆

歆，爵里未详。（案，隋志注，梁有车骑司马谢诏集三卷，歆韶形近，或即其人，姑编于此。）

〇金昌亭诗叙

余寻师来入经吴，行达昌门，忽睹斯亭，傍川带河，其榜题曰金昌，访之耆老，曰，昔朱买臣仕汉，还为会稽内史，逢其迎吏，游旅比舍，与买臣争席，买臣出其印绶，群吏惭服自裁，因事建亭，号曰金伤，失其字义耳。（《世说轻诋篇》注）

王翼

翼为国子博士。

〇皇后亲为皇后服议

案礼无明文，依准郑制，齐衰诸妇，诚非五属，然缘成亲，夫属子道，则妻亦妇道矣，不得不制亲属之服。（《通典》八十一）

〇答庾问

庾问："女子适人，今改葬，儿既服缌，女子当有服不？"王翼答云："丧礼改葬服缌。郑氏以为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虽降父母，即亦子也。今男女皆缌，于义自通。"（《通典》一百二）

顾悦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悦之字君叔，晋陵无锡人，为州别驾，历尚书右丞。

〇上疏讼殷浩

伏见故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体德沈粹，识理淹长，风流雅胜，声盖当时。再临神州，万里肃清，勋绩茂著，圣朝钦嘉，遂授分陕推毂之任。戎旗既建，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仰凭皇威，群丑革面，进军河洛，修复园陵。不虞之变，中路猖蹶，遂令为山之功崩于垂成，忠款之志于是而废。既受削黜，自摈山海，杜门终身，与世两绝，可谓克己复礼，穷而无怨者也。

寻浩所犯，盖负败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责。论其名德深诚则如彼，察其补过罪己则如此，岂可弃而不恤，使法有馀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开，悬棺而窆，礼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无自诉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极。若使明诏爰发，旌我善人，崇复本官，远彰幽昧，斯则国家威恩有兼济之美，死而可作，无负心之恨。（《晋书·殷浩传》）

顾恺之

恺之一作凯之，字长康，悦之子，大司马桓温以为参军，复参殷仲堪荆州军事，义熙初入为散骑常侍，有启蒙记三卷，集二十卷。

〇雷电赋

太极纷纶，元气澄练，阴阳相薄，为雷为电。击武乙于河，而诛戮之罚明，震展氏之庙，而隐慝之诛见。是以宣尼，敬威忽变。夫其声无定响，光不恒照，砰訇轮转，倏闪藏曜。若乃太阴下沦，少阳初升。蛰虫将启，动灵先应。殷殷徐振，不激不凭。林锤统节，溽暑烟ㄉ。星月不朗，衣裳若焚。尔乃清风前飒，荡浊流尘。丰隆破响，列缺开云。当时倦容，廓焉精新。岂直惊安竦寐，乃以畅精悟神。天怒将凌，赤电先发。窥岩四照，映流双绝。雷电赫以惊衡，山海磕其奔裂。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奋发，伏雷先行。磕磕隆隆，闪闪。（二语从《书钞》一百五十二补）岂隐隐之虚凭，乃违和而伤生。昭王度之失节，见二仪之幽情。至乃辰开日朗，太清无霭。灵眼扬精以丽焕，壮鼓崩天而砰磕。陵雉訇隐以待倾，方地ㄜ其若败。苍生非悟而丧魂，龙鬼失据以颠沛。光惊于泉底，声动于天外。及其洒北斗以诞圣，震昆阳以伐违，降枝鹿以命桀，岛双而横尸。倒惊桧于霄际，摧腾龙于云湄。烈大地以绕映，惟六合以动威。在灵德而卷舒，谢神艳之难追。（《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一，《御览》十三。）

〇观涛赋

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鳞采介，特种奇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谟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斯必来以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以协顺。（《艺文类聚》九）

〇冰赋

激厉风而贞质，仰和景而融晖。清流离之光彻，邈云英之巍巍。尔乃连绵络幕，乍结乍无。翕然灵化，得渐已粗。缃白随川，方圆随渠。义刚有折，照壶则虚。托形超象，比朗玄珠。一宗理而常全，经百合而弥切。转若惊电，照若澄月。积如累空，泮若堕节。临坚投轻，应变缕裂。琼碎星流，清练流越。若乃上结薄映，下镜长泉。灵葩随流，含馨扬鲜。（《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〇湘中赋

阳鸳山鸡。（《御览》九百十八）

〇湘川赋

其表则有滋泽晨润，雕霜夜凝。（《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

〇筝赋

其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君子喜其斌丽，知音伟其含清。罄虚中以扬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加妙，轻缛彬。玄漆缄响，庆云被身。（《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〇凤赋

望太清以抗思，诞仪凤之逸群。禀鹑火之灵曜，资和气之烟ㄉ。允鸡喙而燕颔，颈蛇蜿而龙文。励归昌于汉阳，发明□乎圣君。荷义蹑正，鸡峙鸿前。比翼交挥，五色备宣。与八风而降时雨。音中锺律，步则规矩。朱冠赫以双翘，灵质其高举。历黄冠于招摇，陵帝居之悬圃。（《艺文类聚》九十九，《初学记》三十。）

〇拜员外散骑常侍表

不悟陛下圣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饰以貂之晖。（《北堂书钞》五十八）

〇与殷仲堪笺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晋书·顾恺之传》，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笺。）

〇虎丘山序

吴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体虚穷玄，隐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绝于华峰。（《艺文类聚》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嵇康赞序

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文选》五君咏注。）

◎画赞

〇王衍

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晋书·王衍传》）

〇水赞

湛湛若凝，开神以质。乘风擅澜，妙齐得一。（《艺文类聚》八）

〇父悦传

君以直道，陵迟于世，入见王，王发无二毛，而君已斑白，问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臣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受命之异也。王称善久之。（《世说言语篇注》）

〇祭牙文

维某年某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政，四海有王。晋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简扬神武。（《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三十九。）

许询

询，高阳新城人，咸安中徵士，有集八卷。

〇墨麈尾铭

卑尊有宗，贵贱无始，器以通显，废兴非己。伟质软蔚，岑条疏理。体随手运，散飙清起。通彼玄咏，申我君子。（《书钞》一百三十四）

〇白麈尾铭

蔚蔚秀气，伟哉奇姿。（《御览》作“蔚蔚秀格，伟伟奇姿。”）荏软润，云散雪飞。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因通无远，废兴可师。（《书钞》一百三十四，《御览》七百三）

张望

望为征西将军，有集十二卷。

〇枕赋

制为素枕，聊以偃仰。尔乃六安其形，展转唯拟。抚引应适，永御君子。（《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〇鹅赋（并序）

余观鹅之为鸟也，形貌丛蔑，尾翮憔陋，乐水以游，随波沦跃，泛然任性，而无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鹅之小鸟，托川湖以繁育。翩舍翩以和鸣，匪窘惕于笼畜。氵氵爵池沼，容与河洲。翔而不掩，集而不留。值污则止，遇泽则游。沦潭里以衔鱼，跃浪表而相求。萃不择渠，娱不择川，随风腾起，与涛回旋。沈窜则足拨圆波，浮泳则臆排微涟。率性命以间放，独遨逸而获全。（《艺文类聚》九十二）

〇蜘蛛赋（并序）

啸咏蓬庐，敖步丘园，览蜘蛛之为虫焉，乘虚运巧，构不假务，欲足性命，萧然靖逸，良可习也。

伊蜘蛛之为虫，纵微性乎天壤，禀妙造于化灵，忽有碍而无相。吐自然之纤绪，先皇羲而结网，冯轻罗以隐显，应大明之幽朗。（《御览》九百四十八）

车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桓温辟为从事，进主簿，迁别驾征西长史，宁康初为中书侍郎，封关内侯，累迁侍中，太元中领国子博士，迁骠骑长史，拜太常，进封临湘侯，寻为护军将军，隆安初除吴兴太守，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尹，迁吏部尚书，为元显所逼死。

〇上言宜择经学最优者一人领博士

案二汉旧事，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迁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职虽不同汉氏，尽于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谓宜依魏氏故事，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不系位之高下，常以领之，每举，太常共研厥中，其馀七人，自依常铨选。（《通典》五十三）

〇上言庶母服制

谨案《丧服礼经》，“庶子为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麻？以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经》、《传》之明文，圣贤之格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礼记》曰，“为父後，出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礼，天子父母之丧，未葬，越绋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严至敬，不敢以私废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尝之事。五庙阙祀，由一妾之终，求之情礼，失莫大焉。举世皆然，莫之裁贬。就心不同，而事不敢异。故正礼遂，而习非成俗。此《国风》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叹。当今九服渐宁，王化惟新，诚宜崇明礼典，以一风俗。请台省考修经典，式明王度。（《晋书·礼志》中，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又见《通典》八十二。）

〇又上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年上，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违礼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经年，未被告报，未审朝议以何为疑？若以所陈或谬，则经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谨案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古礼今制，并无居庐三年之文，而顷年已来，各申私情，更相拟袭，渐以成俗。纵而不禁，则圣典灭矣。夫尊尊亲亲，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设教，务弘其极，尊郊社之敬，制越绋之礼，严宗庙之祀，厌庶子之服，所以经纬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厌私恩于祖宗，岂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时而替，宜厌之情触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礼亏矣。严恪微于祖宗，致敬亏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难乎！区区所惜，实在于斯。职之所司，不敢不言，请台参详。（《晋书·礼志》中，十八年，胤又上言，有司奏，诏可。）

〇修明堂议

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制，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晋志》作“从俗乎”？《宋志》作“顺民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晋书·车胤传》，又见《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〇朝臣上礼太子议

百辟卿士，咸与盛礼，展敬拜伏，不须复上礼。唯方伯牧守，不睹大礼，自非酒牢贡羞，无以表其乃诚，故宜有上礼。亦如元正大庆，方伯莫不上礼，朝臣奉璧而已。（《通典》七十，孝武泰元十二年，台符问，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贺，应上礼否？国子博士车胤议。）

〇群臣见皇太子仪服议

朝臣宜朱衣礻帻，拜敬。太子答拜。案经传不见其文，故太傅羊祜笺庆太子称叩头，此则拜之证。又太宁三年诏议其典，尚书卞壶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礻帻而已。（《通典》七十，尚书符又问，王公以下见皇太子仪，及所制衣服，车胤议。）

〇答谢琰问

谢琰问车胤曰：“人有妹丧，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礼》，小功不税，降在小功者则税。是推本情，不计见服也。时人有以此婚嫁者，仆常疑之。”孙腾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况降服已除，礼有大断，此都无疑。”（《通典》六十）

〇答徐广问李太后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代皆服重，且大体已定，此当无服翻革邪？（《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

邵戢

戢，爵里未详。

〇议桓宣武公立庙

礼，父为士，子为诸侯，祭以诸侯，则宜立亲庙四。封君之子，则封君高祖亲尽庙毁，封君之孙则封君曾祖亲尽庙毁，封君之曾孙则封君之祖亲尽庙毁，封君之玄孙则封君之父亲尽毁庙，封君玄孙之子则封君亲尽庙宜毁，然以太祖不毁，五庙之数于是始备。至封君玄孙之孙则毁封君之子，封君之子玄孙之孙复毁封君之孙如此随代迭毁，以至百代。（《通典》四十八）

〇从母父服适族议

案礼记，同姓从宗合亲属，异姓主名理际会。从母嫁于绝属族父，则无服从母之名，谓不宜有服。戢以为理际会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无名耳矣，服以恩生，班以义断，虽门外之事义掩恩，至门内之事恩掩义矣。同宗之道，处恩义之间，故宜资之恩义。今彼此获中据易位无名，便废骨（弃有脱字。）之服，实是所疑。既有属从，郑玄说子为母党之服。案属从者，自非出母党，及庶子受重，自于其所生之党，则所无厌降之文。又记云，六代亲属竭，以郑说六代之外亲尽。尔雅，族昆弟之子为亲同姓。案从母嫁于无属名者，即与嫁他姓不异，则宜服从母嫁于他姓之服矣。又尝见贺公书，称贺新渝夫人为从姨母，寻所以不主名于际会者，亦是有恩掩义，谓宜服也。（《通典》九十五）

〇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对

简文帝崩，镇军府问参佐纲纪服。邵戢答曰：“礼，臣为君服，皆斩衰。大夫居庐，士居垩室。又礼，君之丧，诸达官之长杖。先儒以为，非达官谓官长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与畿内之人同，齐衰三月。案参佐无除者，宜用此礼。又礼，诸侯之大夫会见天子者，为天子服ム衰七月。案今纲纪，虽或被除敕，犹古诸侯之卿，命于天子比耳。见北面时君，无二君之道，宜依ム衰之制。其无除敕，又未尝会见，则宜无服。（《通典》八十一）

刘遵

遵，宁康初为尚书右丞。

〇丧遇闰议

丧纪之制，岁数者没闰，而三年之丧闰在始末者，用舍之论，时有不同，唯当本乎闰之所系，可以明折衷。经传具四时以编年，一时无事，经书首月，及其有事，随月而载，初不书闰者，以闰附正月，不应特见也。唯鲁文公六年，书闰月不告朔，指见告朔之馀无事也。又文公元年闰三月後，故传曰“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闰三月”，欲审所附，此明证。设此闰遭丧者，取其周忌，应用来年三月，既合丧期大数，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为然。朝同论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闰附前月而不属後故也。始丧在闰月，以附前，祥除遇之，岂得属後。立闰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经通。且丧疑从重，不贰之道。祥用远日，礼之正典。愚谓周忌故当用七月二十八日，大祥应用闰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远日之义。礼之远日，诚非出月遇闰而然，盖随时之变耳。（《通典》一百）

刘耽

耽，宁康初吏部郎中。（案刘忄炎父亦名耽，乃元明时人非即此。）

〇丧遇闰议

丧礼之制，周年没闰者，议以闰非正月，故略而不数。是以丘明谓之闰三月，《公》羊则曰天无是月。由此言之，闰无定所，随节而立，其名称则在上月。是以卒于闰者，则以所附之月为周；至于祥变，理不得异。岂有始丧则附之于前，祥变则别之于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礼虽制情，亦复因情制礼，若情因事伸，则古人顺而不夺。是以每于祥葬，咸用远日，斯所以即顺物情，因可伸之。故数年则没闰，丧礼所不嫌，附于前月，《春秋》之明议。愚谓国祥用闰月晦，既合经传附前之义，又得远日伸情之旨，且丧疑从重，古今所同，详寻理例，谓此为允。（《通典》一百）

郑袭

袭，宁康初散骑常侍，有集四卷。

〇丧遇闰议

中宗、肃祖皆以闰崩，祥除之变皆用闰之後月。先朝尚耳，闰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闰薨，荀家祥亦用闰之後月。诸荀名德相继，习于礼学，故号为名宗。议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谷梁》。今案《周官》、《左氏传》而书，自书闰月中事，闰月长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无事，不明闰月，非附月之理也。议者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遇闰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丧，不应以闰为月。议者称，《礼》、《传》终身之哀，忌日之谓，不唯周年子卯之谓。代不用子卯。闰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于无闰之年及与小尽，都是无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简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闰月十日。时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变改。闰附七月，己未在闰，今者用闰，益合远日之情也。（《通典》一百）

〇难范甯论丧遇闰

郑袭难范甯曰：“以闰三月五日死者，当以来年五月祥，何月为忌日？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谓之闰月者，以馀分之日闰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则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丧者不数以闰月死。既不数之，礼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当以来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谓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闰月，来年无闰月，安得有忌日邪！当以後岁闰月五日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难曰：“忌日之感，终身之戚，罔极之恩，不离一日。今须後闰，则三年之忌，不亦远乎！《传》称子卯不乐，谓之疾日。先儒以为甲子、乙卯。诚如是，自宜以日辰为忌，遇之而感耳。（《通典》一百）

谢攸、孔粲

攸，宁康初为博士；粲，鲁郡鲁人，亦为博士，後去职，徵秘书监，不就。

〇丧遇闰议

案《左氏春秋经》，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间相去四十二日，是则乙未闰月之日也。经不书闰月，而书十二月，明闰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证。又《礼记》曰“丧事先远日”则祥除应在闰月。（《通典》一百，孝武宁康二年，简文帝崩，再周而遇闰，博士谢攸孔粲议。）

戴谧

谧，宁康初为尚书右丞。

〇丧遇闰议

寻博士所上祥事，是专用吴商议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礼》之远日也。《礼》称三年之丧，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毕。《春秋传》曰：“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五月。”此丧服之大数，周月之正文也。又云：“丧以月者数闰，以岁者不数闰。”是为有闰则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丧月之常数，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练除之节，丧礼之大；终身之哀，忌日之谓。丧中遇闰，礼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缘情以立制，变文而示义也。至闰在丧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于此而复延月邪？议者据《左氏》之闰三月，《公羊》无是月，《谷梁》附月馀日，以明闰非月数，皆应属前之证。案推考分度，随以置闰，闰月之所在，年中无常，要当有系，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谓之闰三月，闰三月，非三月也。天无是月，非常月也。非无此月，所在无常也。《谷梁》亦云“积分以成月”。经传之文。先儒旧说，并不谓闰是馀日不别月数而以六十日为一月也。三年之丧，礼之所重，其为节文，不专一制。亡在于闰，丧者之变，祥除之事，无复本月，应有所附，以正所周。闰在三月後，附于三月，丧纪无违，顺序有节，合《三传》、《三礼》意也。若闰非月数，皆属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数之？于葬则数，于祥则否，用舍二义，未知安也。凶事远日，言月中之远耳；若迁一月，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远月，岂远日之义邪？卜葬之远，不出于月，卜祥之远，而乃包闰，卜同远异，复非所宜也。案何休云“闰死者数闰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数，大较粗同。但其年无闰，而以乙未为闰之日，考校经传，未之详耳。吴商采寻，便为正义，不亦谬乎！闰在丧中，略而不计，祥除值闰，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闰亡无正，推以附前，丧期不阙，顺序不悖，合礼变也。（《通典》一百）

〇讳议

朝臣所讳，君之母妻，施于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讳，不上讳榜，非群下所宜讳也。窃谓如此则不唯奏事太后不应讳而已，恐门号县名作，不宜改颁于天下。而阖朝之臣，陈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问，官号独易，馀莫之讳，将于大体有不通邪？父之所讳，子无不讳，君之所讳，臣其不乎讳？施小君，诚有其文，母以子贵，亦有明义。若以事经至尊应讳，但奏御太后不讳，一朝之事，讳不并行，复是所疑。（《通典》一百四）

殷合

殷合，宁康初为太常丞。

〇丧遇闰议

忌不可迁，存终月也。祥不必本月，尚远日也。谓宜以七月二十八日为忌，闰月晦而祥。（《通典》一百）

卷一百三十六

徐藻

藻，东莞姑幕人，徙居京口，太元中为太学博士，迁都水使者。

〇崇德太后服议

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云（《宋志》作“礼传”。）其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齐，母（《宋志》作“资母”，《通典》作“资父”。）之义也。鲁讥逆祀，以明尊卑。（《宋志》《通典》皆作“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期齐衰期。（《晋书·康献褚后传》，太元九年崩，太后于孝武帝为从嫂，朝议疑其服，太学博士徐藻议。又《宋书·礼志》二，九年作元年，徐藻作徐恭，《通典》八十作宁康中，皆误。）

〇公除祭议

古无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缌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则可吉祭。今既吉服，无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阙邪？若以心丧为疑者，则出母子为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礼》有死宫中，三月不举祭；齐衰之礼，三月不从政。意者虽速公除，犹宜待满三月。

又问：“同宫之丧而未葬，虽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于外丧耳。若同宫之丧，虽未葬，此不可也。”（《通典》五十二）

徐邈

邈，藻子，太傅谢安举补中书舍人，迁散骑常侍，转祠部郎，选为太子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安帝即位，进侍中骁骑将军，有《周易音》一卷，《谷梁传注》十二卷，《谷梁传义》十卷，《答春秋谷梁义》三卷，集二十卷。

〇奏议东宫班剑

东宫班剑，议者不处数。案公卿故事，给虎贲二十人，持剑，安平献王加青盖九旒，前後鼓吹，虎贲亦二十人。依准此数，东宫班剑，当不过二十。（《御览》六百八十一）

〇君臣同谥议

案郭奕谥景，诏实不以犯帝谥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昭书，贵贱不嫌同号，周公谥文，君父同称，名行不殊，谥何得异？自今以後，其各如礼。（《通典》一百四，太元四年。）

〇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议

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宋书·礼志》二，太元十五年，涉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太子前卫率徐邈议。）

〇褚爽上表称太子名议

《左传》：“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记》云：“卒哭而讳。”皆周礼也。名之与谥，并是人伦所以相称，殷尚质，无讳义，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国其昌”，知于时未有讳也。周公于成王六年，始制周礼，曲备节文，而讳名称谥。然犹临文不讳，庙中不讳。故《周颂》有“克昌厥後”。先儒以为宗庙咏歌，上不讳下，即是父前子名也。（《通典》一百四，太元十九年，案《御览》五百六十二引语林，别有徐邈表云云，以《通典》校之，乃徐乾议也，故此不录。）

〇明堂郊祀配享议

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辩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祖立庙，盖谓支胤援立，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耳。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後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方圆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汉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敦配上帝。

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案《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帝，虽天人之通谓，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书无全证，而义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纪之间，兴废迭用矣。（并见《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

〇殷祭议

礼，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通典》四十九）

〇与范甯书

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晋书·徐邈传》，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甯书云云。）

〇与范甯书问告定用牲否

礼，郊牲在涤三月，此谓常祀耳。宗庙告牲，亦不展刍豢，日既逼，不容得备。又礼郊特牲，在涤宫而稷牛唯具。传曰，帝牛不吉，则卜稷牛而用之，如无复九旬之别也。谓今牲至则当用无疑否。（《通典》五十五）

〇重与范甯书

《礼》，天子之妃曰后，《关雎》称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谓大同，所以宪章皇极，礼崇物备者，在于此也。故太后之号，定于前朝，而当今所率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若必欲服章同于后，而名号异于妃，则可因夫人之称，而加皇太以明尊。虽一理，然于文物之章，犹未尽崇高之极，此又今之所疑，不得可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称妃，然古无此称，出于後代。今有皇太之别，是可论处邪？（《通典》七十二）

〇答徐乾书

母以子贵，《谷梁》亦有其义，故曰“人之母则可”。又会成风葬，著言礼也。但名虽夫人，而实殊同体，故敢配厌，群臣无服，所服以为异也。郑云“近臣从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殁，则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与君同重，自施近臣骖仆，而非三卿五大夫，内有宗庙之祭，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废正。故庶母为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庙，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国内申其私而崇其仪，亦如侯伯子男之臣，于内称君曰公耳。虽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从，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邈往来答释范武子，以其序云云私情典，是以太妃车旗服章，备如太后，唯不敢从于宗庙。《礼》又曰“百官不称臣”，所以令无服之制也。范于时都谓不应同皇后服章，以尊令议难之，自塞矣。书传了无天子庶母之文。且妾除女君、夫人，可为通称，如五等爵皆称公耳。天王之与皇后，未闻二其号者，所以关之情礼。而定太妃之称，良有由矣。宜同至极，故上比称皇，屈于郊庙。故远避伉俪，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实，可谓志乎。礼者。太后与妃，义无异者，假令国君在事，自当称夫人，但王典无二名，不得以国公夫人为喻耳。（《通典》七十二）

〇答曹述初难

五年再殷，象再闰，无取三年丧也。祫三时皆可者，盖丧终则吉而祫，服终无常，故祫随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礻勺，非殷祀常也。礼，大事有时日，故蒸尝以时，况祫之重，无定月乎！（《通典》四十九）

〇答曹述初问

“有仁人义士，矜幼携养积年，为之制服，当无疑邪？”徐邈答曰：“礼缘情耳。同爨缌，又朋友麻。”

〇答傅瑗难

太元十六年，告移庙奠币，祠部郎傅瑗问徐邈：“应设奠否？”邈答曰：“《礼》，君出境，以迁庙主行，每舍奠焉。凡事关宗庙，非币则荐，未有不告而行。将迁主之晨，宜依告以设奠。”瑗难曰：“言依告设奠，但三荐相去近，恐犯春秋再蒸之讥。《礼》，诸侯薨及，则迎群主归太祖庙。又云‘主出庙入庙必跸’。无将行设奠之文，奠重于跸而文不及，无奠明矣。《礼》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谓虽侯王之贵，必有尊也。若徵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侯出朝，既告祖祢。临行，又遍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疏数若随宜然，则奠不为数。今之告庙，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将出也。”又曰：“新故两庙，各有其事，‘左宗人摈曰“有司具，请升”。君升，祝奉币从。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成庙，将徙，敢告。”君及祝再拜，兴，祝导君降于阼阶’。下云‘至于新庙，筵于户牖间，祝奠币于几东，荐脯醢。君盥，酌，奠于荐西。祝声三，曰“敢用嘉荐，告于皇考。”又曰“孝嗣侯某，洁为明荐，尚飨。”’又《大戴·迁庙礼》文云：‘凡以币告，皆执币而告。告毕，乃奠币于几东。小宰升，取币，埋两阶间。’《礼》，‘天子诸侯将出，以币告庙，遂奉币以出。反告设奠，乃敛币而藏之两阶，’此则初告之币，待後告而藏之。藏之必须事讫，未讫则未藏。今何不陈于新庙邪？去旧之新，当即新以藏币。故先奠几东，乃取而藏之，非为旧庙虚告，而新庙兼设也。且初告，告将移，祝曰‘敢以嘉币’；後告而明享，祝曰‘敢用嘉荐’。寻此二祝之称，则知币也荐也，各施于一庙矣。”（《通典》五十五）

〇答伏系之问

伏系问：“宣后移庙，为但告东庙。亦告太庙耶？”徐邈答：“此无礼文。意谓初崇号，以告太庙。今自一别庙之迁耳。于太庙无事。无事而告，则近黩矣。古大事必告，初崇进而告是也。今徙庙，事之末，恐不得复告也。”（《通典》五十五）

〇答孔安国问

孔安国问徐邈云：“皇太子为新安公主当何服？”邈答云：“礼，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绝旁亲，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绝周，不为姊妹服；太子体君之尊，亦同无服，皇子厌其君，又不敢服。”（《通典》八十二）

〇答王奥问

琅邪王为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奥问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为大夫，一人为士，便降。太宰是为庶人，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国，殿下出後孝王，于元帝故得为子不？”邈答曰：“议者多谓琅邪孝王应从出为人後，例降一等。今琅邪当为武陵王服大功。案礼，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亲，此诚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琅邪嗣王，既光启中兴，命孝王委重传祀，实受之于元皇，非别有承继者。不旁继而内自夺，是无所天也。今孝王犹以子道嗣位本国，岂与出为人後者同哉？案汉宣帝虽上继昭帝，而史皇孙犹称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通典》八十二）

始疑武陵出嗣，既以废放，不成为人後，则当还服本亲，若以武陵先王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宜绝，自应更命承继。（同上）

〇又答王奥问

琅邪中尉王奥问国王为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为庶人，诸侯贵，与庶人不敌，为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为大夫，一人为士，便降，况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案礼以贵降贱，王侯绝周。以尊降卑，馀尊所厌。则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过大功。以嫡别庶，则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旧典也。《丧服传》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先儒以为不臣则服之。汉魏以来，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则事异于周，故厌降之节，与周不同。缌犹不降，况其亲乎！既不以贵降，则馀尊之厌，故五服内外，通如周之士礼，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汉朝，为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礼，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亲绝周，而挚仲理驳，以为今诸侯与古异，遂不施行，此则是近代成轨也。《记》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齐衰。然则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谓质文异宜，不相袭礼。大晋世所行，远同斯义。孔彭祖昔谘简文帝诸王所服，圣旨以为近代以来，无服相降。"

虞喜《释滞》曰："汉魏以来，先儒论礼及丧服变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亲为士者一等。时人或班驳行之，自谓合礼。按《丧服经传》，始封之君不臣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封君之孙尽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诸父昆弟，而始为大夫，便降旁亲，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轻；轻重颠倒，岂礼意哉？然当有意，此为据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则一代为大夫不降诸父，二代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为大夫皆降之。古者贵大夫有采邑，继位不止一身。鲁之三桓，郑之七穆，皆其比也。或问曰：'今大夫虽不继位，亦有三代皆为大夫者，名例相准，必当随古乎？'答曰：'古重今轻，位无常居，使吾处之，志不存降。'"（《通典》九十三）

〇答孔汪问

侍中孔汪问徐邈曰："汉宣帝谓史皇孙为皇考，此是称谓耳，未足以明服之轻重也。假令宣帝登阼後，有本父母丧，自当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废疾不立者，故斩而不降。贺循云：'虽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继，己之所承，故为三年。'恐此与出後相喻。"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谬立。且于时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称考，明史皇孙称考，当实有义。君超继上代，犹为父祖之重，无别所承，故本亲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异，则大制宜降，故论者据此为断。子之离父，父之舍子，其所承继不同，何得复全其本？故吾无易众议。"（《通典》八十二）

〇答或问

或人问徐邈："嫡孙承重，在丧中亡，其从弟已孤，又未有子侄相继，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祭事。邈答："今见有诸孙，而事无後，甚非礼意。《礼》'宗子在外，则庶子摄祭'，可依此使一孙摄主，摄主则本服如故。礼，大功者主人之丧，犹为之练祥再祭，况诸孙邪？若周既除，当以素服临祭，依心丧以终三年。"（《通典》八十八）

〇答虞道恭问

虞道恭问曰："旧君齐衰三月。今见为人吏，旧君丧，今同在此，未知礼犹得服不？"徐邈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绝前君，足下疑于今为人吏是也。吾谓仕者岂以後绝前邪？正使仕于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况为前君服旧君之服也。"（《通典》九十）

〇答范甯问

报服在绨姒下，则知姑姊之服，亦是出自恩纪，同非从夫之服，报也所发在于姑姊耳。（《通典》九十二）

范甯问曰："《奔丧礼》'师，哭于庙门外'，孔子曰'师吾哭之寝'，何邪？"徐邈答曰："盖殷周礼异也。"（《通典》一百一）

〇答刘氏问

刘氏问曰："弟子遭所生母艰，弟子有儿，出後伯父承嫡，当心丧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礼无正条。往年临川王服太妃，已为成制。今出後承嫡者，当依为人後降本亲一等，宜制大功九月。"（《通典》九十六）

〇答王问

徐邈答王曰："郑玄云'五月之内追服'。王肃云'服其残月。小功不追，以恩轻故也'。若方全服，与追何异？宜服馀月。"（《通典》九十八）

〇答杜挹问

杜挹问徐邈曰："亡妇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无别丧主，多云未应得除，今定云何？"答曰："无子为主。案礼夫不应除，即于下流，多不能备礼。今且宜变，至葬反服，亦无不可之理也。"（《通典》百三）

〇问王珉

汉法制洗马冠高山冠，职如谒者。中朝新制，洗马进贤冠，出则在马前清道，故曰洗马。（《书钞》六十六，《御览》二百四十六。）

徐广

广字野民，邈弟，谢玄为兖州，辟从事西曹，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入为秘书郎，典校秘书省，转员外散骑侍郎，隆安中迁祠部郎，元显录尚书事，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除镇军谘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迁骁骑常侍，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又转大司农，仍领著作，迁秘书监，宋受禅，加中散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乞归，元嘉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四，有礼论答问八卷，又十三卷，礼答问十一卷，晋纪四十六卷，车服仪注一卷。）

〇秋赋

于时招摇西建，天高气清，飞霜凝洒，悴叶飘零。（《初学记》三）

高风萧条以遐振兮，游云掩翳而林。昆虫随阳而坏穴，鹰隼顺阴而威棱。（《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〇悼亡赋

叹林松之萋萧，慨丘陵之□落。临穴洞而兴哀，□外物而乖错。（同上）

〇钓赋

投芳饵于纤丝，洒长纶于平流。（《初学记》二十二）

〇上表乞归

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徙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恋旧怀远，每增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宋书·徐广传》，永初元年，诏为中散大夫，广上表，许之。）

〇孝武文李太后服议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僖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後，齐衰。（案，《宋书》本传作齐衰三年服。）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晋书·礼志》中，又孝武文李皇后传，《宋书·徐广传》，又《礼志》二，《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议，诏可。今据《宋书》编入广集。）

若以鲁侯所行失礼者，《左传》不见讥责，而汉代持服，与正嫡无异。殷太常所上服事，于礼中寻求，俱无明文。然仆之所言，专据《春秋》也。（《通典》八十一，案此当是徐广问车胤之辞。）

〇殷祭议

寻先事，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详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则应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传》云，从先君来，积数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为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迁，非其常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依。虽年有旷近之异，然追计之理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愚谓从复常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九，义熙二年。）

〇四府君迁主议

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霾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飨永绝也。（《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义熙九年。）

〇献书宋公

风雹变未必为灾，古之圣贤辄惧而修己，所以兴政化而隆德教也。尝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尘露，率诚于习。明公初建义旗，匡复宗社，神武应运，信宿平夷。且恭谦俭约，虚心匪懈，来苏之化，功用若神。顷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战功殷积，报叙难尽，万机繁凑，固应难速。且小细烦密，群下多惧，又谷帛丰贱，而民情不劝，禁司互设，而劫盗多有，诚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义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愿逸，万物之大趣，习旧骇新，凡识所不免。要当俯顺群情，抑扬随俗，则朝野欢泰，具瞻允康矣。言无可采，愿矜其愚款之志。（《宋书·徐广传》）

〇答刘嗣问

刘嗣问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惨，欲用六月婚，儿服早已除，大人本无服，便是一家主，想无复异。"徐答曰："此议本据祖为孙儿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计儿之有惨也。"（《通典》六十）

〇答刘损问

嗣弟损又重问野人曰："诸贤唯云祖尊一家，得为婚主。若便婚，损疑速也。"徐答曰："今归重于王父，理无取于迟速。"损重问曰："《礼》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得不有轻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则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兄子婚，男女讵无异邪？"徐答曰："秉烛寝乐，居然轻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理本分涂，唯取归重极尊，而不别异男女也。（同上）

〇答乐亮问

乐亮问徐广曰："君吊之仪，虽在于《礼》，未审皇子之吊，受吊为当迎送及拜以不？当于庐室坐，当别施位邪？若别施位者，应在何处？即位为应立？应坐？'君吊，虽已葬，主人必纟免，此礼已废，并未详。既小祥，重服已除，正当即以练冠功衰受吊邪？"徐广答曰："皇子之仪，揖而不拜，然犹应以练冠功衰，迎立于产侧，皇子向户揖，揖讫，伏庐室而哭，及皇子前执手时，乃可长跪受之。去出室，还至户，更哭。"（《通典》八十二）

〇答蔡眇之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眇之问徐野人云："从弟心丧，当除此月，不知犹应设祭者？为应施床为地席邪？其大兄昔在西，知丧晚，心制乃应除腊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彩衣不？"徐答曰："礻覃者，丧事之极也，故于此日设祭而告终。自尔之後，沈哀在心，故谓之心丧。外无节文，故服祭并缺也。晦日唯哭以写哀而已。既各尽其服，从礼而除矣。著彩衣，无所疑。"（《通典》一百一）

〇答刘镇之问

刘镇之问："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应有服不？"徐广答云："改葬服缌，唯施极重。此既出嫁，未闻儿有服之文。然缘情立礼，令制服奉临，就从重之义，合即心之理，亦当无疑于不允也。"（《通典》一百二）

贾统

统，太元中为宁朔州刺史。

〇上言神马见

晋宁须池县，此月辛亥，有马二匹，出于河上，一白一乌，盘戏相逐河水上，从卯至巳乃没。（《开元占经》一百十八引晋中兴徵祥说，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宁朔州刺史贾统上言。）

卷一百三十七

戴逵

逵字安道，谯国人，徙居会稽剡县，孝武时累徵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皆不就，太元末复徵太子中庶子，会病卒，有《竹林七贤论》二卷，集十卷。

〇流火赋

火凭薪以传焰，人资气以享年。苟薪气之有歇，何年焰之恒延。（《初学记》二十五）

〇离兴赋

挟鸣琴于林下，理纤纶于长浦。回饯行于越江，送猗人于西渚。（《初学记》十八）

〇栖林赋

浪迹颍湄，栖景箕岑。（《文选·江淹杂体诗注》）

幽关忽其离楗，玄风暖以云。（《文选·头陀寺碑文注》）

〇与所亲书

近在剡，如入官舍。（《世说·栖逸》，又见《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答范甯问马郑二义书

夫易者，当使用日则废月，可得言易耳？郑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谓之易。且无服之殇，非唯周亲七岁以下也，他亲长中，降而不服。故《传》曰"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也”。如马义，则以此文悉关诸服降之殇者。若如郑义，诸降之殇，当作何哭邪？若复哭其生月，则缌麻之长殇，决不可二百馀日哭，郑必推之于不哭，则小功之亲，以志学之年，成童而夭，无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通典》九十一）

〇与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己。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近作此释疑论，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馀，脱能寻省。戴安公和南。（《释藏轻》三，《广弘明集》二十）

〇重与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间作释疑论，以寄其怀，故呈之匠者，思闻启诲，既辱还告，开示宗辙，并送周郎难，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见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复以相呈，旨诚可求，而辞不自畅，想脱览省，戴公和南。（《释藏经》三，《广弘明集》二十）

〇答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辱告，并见三报论，旨喻宏远，妙畅理宗，览省反复，欣悟兼怀。弟子虽伏膺法训。诚信弥至，而少游人林，遂不涉经学，往以艰毒交缠，聊寄之释疑，以自摅散，此盖情发于中，而形于言耳。推其俗见之怀，诚为未尽。然三报旷远，难以辞究，弟子寻当索归，必觐展，冀亲承音旨，益祛其滞，诸怀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广弘明集》二十）

〇山赞

蔚矣名山，亭亭洪秀。并基二仪，焦云构。嵯峨积阻，寥笼虚岫。轻霞下拂，神泉旁漱。曰仁奚乐，惟兹比寿。（《艺文类聚》七）

〇水赞

水德淡中，泉玄内镜，至柔好卑，和协道性，止鉴标贵，上善兴咏，爰有幽人，拥轮来映。（《初学记》六）

〇琴赞

至人托玩，导德宣情。微旨虚远，感物悟灵。（《初学记》十六）

〇酒赞（并序）

余与王元琳集于露立亭，临觞抚琴，有味乎二物之间，遂共为之赞曰。

醇醪之兴，与理不乖。古人既陶，至乐乃开。有客乘之，隗若山颓。目绝群动，耳隔迅雷。万异既冥，惟元有怀。（《初学记》二十六，又略见《书钞》一百四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颜回赞

神道天绝，理非语象。不有伊人，谁怜谁仰？际尽一时，照无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响。（《艺文类聚》二十）

〇尚长赞

尚叟冲顺，庸行昏世。和龙婉约，玄识罔滞。瞻彼崇高，俄为尘翳。亦有同好，潜庄夙契。超超增翥，眇眇偕逝。迹绝青崖，影灭云际。（《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申三复赞

嗜好深则天机浅，名利集则纯白离，如此故识鉴逾昏，骄淫弥太。心与慎乖，则理与险会。然後役智以御险，履险以逃害。故阴阳寇其内，人力政其外，阴阳结则金石为之消，人事至则虽智不足赖。若然者，虽翠幄华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尝之？（《艺文类聚》二十三）

〇闲游赞

昔神人在上，辅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笼樊服养，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栖之于江湖，载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风，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自此而箕岭之下，始有闲游之人焉。降及黄绮，逮于台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萧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莹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虽援世之彦，翼教之杰，放舞雩以发咏，闻乘桴而檩厉。况乎道乖方内，体绝风尘，理楫长谢，歌凤逡巡，荡八疵于玄流，澄云崖而颐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门，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况物莫不以适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然奇趣难均，玄契罕遇，终古皆孤栖于一岩，独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无对，则缀斤寝弦之叹，固已幽结于林中，骤感于遐心，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举养和之具，为杂赞八首，畅其所托，始欣闲游之遐逸，终感嘉契之难会，以广一往之咏，以抒幽人之心云尔。

茫茫草昧，绵邈玄世。三极未鼓，天人无际。万器既判，灵朴乃翳。实有神宰，忘怀司契。冥外旁通，潜感莫滞。总顺巢离，兼应夷惠。缅矣遐风，超哉绝步。顾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嚣务。详观群品，驰神万虑。谁能高佚，悠然一悟。（《艺文类聚》三十六）

〇松竹赞

猗欤松竹，独蔚山皋。肃肃修竿，森森长条。（《艺文类聚》八十八）

〇放达为非道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後动，议之然後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涂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晋书·戴逵传》）

〇释疑论

安处子问于元明先生曰，盖闻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斯乃圣达之格言，万代之宏标也。此则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後世，恶显于事业，获罪乎幽冥。然圣人为善，理无不尽，善积，宜历代皆不移，行无一善，恶恶相承，亦当百世俱暗。是善有常门，恶有定族，後世修行，复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荣贵，子孙繁炽，推此而论，积善之报，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闲，外事之至苦，苟人鬼无尤于趣舍，何不顺其所甘，而强其苦哉？请释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问也。史迁有言，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荀悦亦云，饰变诈而为奸诡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顺理者，不免饥寒之患。二生疑之于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于後，不亦宜乎？请试言之，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尧舜大圣，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贤，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饿死穷山，盗跖肆虐，富乐自终，比干忠正，毙不旋踵，张汤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类，不可称数。验之圣贤既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远，阴阳之广大，人在其中，岂唯卩米之在太仓，毫末之于马体哉？而匹夫之细行，人事之近习，一善一恶，皆致冥应，欲移自然之彭殇，易愚圣于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识矣。然则积善积恶之谈，盖施于劝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欲既开，流宕莫检，圣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设教，故理妙而化敷，顺推迁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适。是以六合之内，论而不议，钻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见所极，设礼乐以开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迹，贤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过，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义笃，长幼之礼序，朋执之好著，背之则为失道之人，讥议以之起，向之则为名教之士，声誉以之彰，此则君子行己处心，岂可须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责实，以期报应乎？苟能体圣教之幽旨，审分命之所锺，庶可豁滞于心府，不祈验于冥中矣。处子乃避席曰，夫理蕴千载，念缠一生，今闻吾子大通之论，足以释滞疑祛幽结矣。仆虽不敏，请佩斯言。（《广弘明集》二十）

〇答周居士难释疑论

间以暇日，因事致感，脱作释疑，以呈法师，既辱还告，并送来难，辞喻清口，致有旨归。但自觉虽先，观者莫悟，所见既殊，孰是能正，敬怀未悟，请共尽之。仆所为能审分命者，自呼识拔常均，妙鉴理宗，校练名实，比验古今者耳。不谓沦溺生死之域，欣戚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殇之寿夭，则知修短之自然，察尧舜于朱均，以得愚圣之有分，推渊商之善恶，足明冥中之无罚，等比干盗跖，可识祸福之非行，既能体此难事，然後分命可审，不祈冥报耳。若如来难，宅情于理，则理未可喻，请求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于求己，非为无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鉴，必不远而复矣。

难曰，劝教之设，必傍实而动直，为训之方，不可以一涂而尽。仆岂谓圣人为教，反真空设邪？答曰，夫善恶生于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顺人心以成务，故幽怀体仁者，挹元风而载悦，肆情出辙者，顾名教而内掬，功元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蕴冥寂，涛之不见其宗，非违虚教以眩于世也。是以前论云，神道以设教，故理妙而化敷，顺推迁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适者也。

难曰，安于怀仁，不没其身，臧会以僭，有後鲁国，则分命所锺，于何而审？元明之唱，更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恶之有定，不由于积行也。若夫仁者为善之嘉行，安于怀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会为之而获後，良由分应没身，非履仁之所移，命当为後，非行僭之能罚，岂异比干忠正，而婴割心之戮，张汤酷吏，而获七世之祜哉？苟斯理之不殊，则知分命之先定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同元明之有分，非为成疑府也。

难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来，其过非新，贤愚寿夭，兆明是昔，楚穆以福浓获没，蔡灵以善薄受祸，郄宛以衅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寿夭自昔，信哉斯言，是仆所谓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浓获没，衅深莫救，此则报应之来，有若影响，蔡灵以善薄受祸，商臣宜以极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应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罚异，福等报殊，何明鉴于蔡宋，而独昧于楚邾乎？君所为不祈验于冥中，影响自微，不期在于应服，而庆罚以彰，于斯踬矣。

难曰，然则天网恢恢，疏而遂失邪？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但盈换藏于日用，交<贝余>昧于理缘。答曰，夫天理冥昧，变状难明，且当推已兆于终古，考应报之成迹耳。至于善恶祸福，或有一见，斯自遇与事会，非冥司之真验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当如之治国，长之一家，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必罚，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极逆者受其酷祸，然後积善之家，被馀庆于後世，积不善之家，流殃咎乎来世乎？而今则不然，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岂非无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换藏于日用，交<贝余>昧于理缘者，但当报对迟晚，不切目前耳。非为善恶舛错，是非莫验。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于善也。恶者自恶，非本分无恶，长而行恶，以得于恶也。故知穷达善恶，愚智寿夭，无非分命，分命元定于冥初，行迹岂能易其自然哉？天网不失，隐见微显，故是劝教之言耳，非元明所谓本定之极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明之可审乎？将恐向之先觉，还为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谠叙。（《广弘明集》二十）

〇竹林七贤论

嵇康字叔夜，与东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御览》四百九）

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野鹤之在鸡群。（《艺文类聚》九十）

阮籍字嗣宗，性乐酒，善啸，声闻百步，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时苏门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亲往寻，其人于岩巅，遂登岭从之，箕坐相对。籍乃商略终古以问之，仡然不应。籍因对之长啸，有顷，彼乃然笑曰，可更作。籍又啸，意尽退还，半岭，巅酋然有声，若数部鼓吹，顾瞻，乃向人之啸也。（《艺文类聚》十九，《御览》三百九十二。）

魏朝封晋文王，固让，公卿皆当喻旨，司空郑冲等驰使从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时在袁孝尼家所宿，醉扶而起书，几板为文，无所治定，乃写符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一十。）

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後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霍，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世说·任诞篇》注）

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世说·栖逸篇》注）

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此好事者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刘伶太始中犹在。（《世说·任诞篇》注）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任诞篇》注云，见《竹林七贤论》。《御览》四百八十。）

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殴之。伶顾而笑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御览》二百七十一）

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世说·文学篇》注）

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兰。涛妻韩氏尝以问涛，涛曰，当年可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负羁之妻，亦观狐赵，意欲一窥之可乎？涛曰，可也。二人至，妻劝涛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窥之，涛入曰，所见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当以识度相友。涛曰，然，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御览》四百九，又四百四十四。）

鬲令袁毅，为政贪浊，赂遗朝廷，以营虚誉。尝遗山涛丝百斤，众人莫不受，涛不欲为异，乃受之，命内阁悬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验众官，令吏至涛所，涛于梁上下丝，已数年，尘埃黄黑，封印如初，以付吏。（《御览》四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四。）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世说·识鉴篇》注）

永宁之後，诸王构祸，狡虏起，皆如涛言。（《世说·议鉴篇》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涛之处选，非望路绝，故贻是言。（《世说·政事篇》注，案正文云，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注引王隐《晋书》云，潘岳内非，密为作谣。）

王戎眸子洞彻，视日而眼明不亏。（《艺文类聚》十七）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阁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焉。（《水经谷水注》，《御览》八百九十二。）

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刘公荣通士，性尤好酒，籍与戎酬酢终日，而公荣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为物论所先，皆此类。（《世说·简傲篇》注）

王戎女适裴氏，用匮，女为贷钱一万，久而不还，女归，戎色不悦，遽还钱，乃释。（《御览》三百八十八）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报其书。议者以为讥。世祖患之，为发诏，议者乃息。（《御览》八百二十）

王戎简脱，不持仪形，好乘巴白马，虽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田园，不从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辄下道避之。（《御览》七百十六，又八百九十七。）

王济尝解禊洛水，明日或问王济曰，昨日游，有何论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兖兖可听，安丰侯道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艺文类聚》四，又五十五，《御览》三十。）

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世说·丧逝篇》，王冲为尚书令，过黄公酒垆，谓昔与嵇阮酣饮于此，注云云。）

阮咸善弹琵琶。（《艺文类聚》四十四）

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御览》作并列绨锦，又作莫非绵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大布犊鼻军于庭中，人问之，曰，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世说·任诞篇》注，《御览》六百九十六又八百十六，《艺文类聚》四，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

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世说·任诞篇》注）

卷一百三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彦

彦，孝武时为北中郎参军，有苏子七卷，集十卷。

〇芙渠赋

伟芙蓉之菡萏，炜烨之丹花。舒红采于绿沼，映的于朱霞。（《艺文类聚》八十二）

〇浮萍赋

余尝泛舟游观，鼓楫川湖。睹浮萍之飘浪，乃触水而自居。体任适以应会，亦随遇而靡拘。伊弱卉之无心，合至理之冥符。（《艺文类聚》八十二）

〇秋夜长

晨晖电流以西逝，闲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伫，列宿双景以相望。轻云飘霏以笼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时禽鸣于庭柳，节虫吟于户堂。零叶纷其交萃，落英飒以散芳。睹迁化之遒迈，悲荣枯之靡常。贞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翘以凌霜。（《艺文类聚》二）

〇鹅诗序

时暂出郡，忽闻鹅鸣，声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规为方便，以俟送客，闻之怅然。又感庄生善鸣之雁，若其无音，将充疱厨，岂得放任，矫翮笼樊。（《艺文类聚》九十一）

〇舜华诗序

其为花也。色甚鲜丽，迎晨而荣，日中则衰，至夕而零，庄周载朝菌不知晦朔，况此朝不及夕者乎？苟映采于一朝，颖于当时，焉识夭寿之所在哉？余既玩其葩，而叹其荣不终日。（《艺文类聚》八十九）

〇女贞颂序

昔东阿王作杨柳颂，辞义慷慨，旨在其中。余今为女贞颂，虽事异于往作，盖亦以厉冶容之风也。女贞之树，一名冬生，负霜葱翠，振柯凌风，故清士钦其质，而贞女慕其名，或树之于云堂，或植之于阶庭。（《艺文类聚》八十九）

〇语箴

孔子曰，余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风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动，无欲无事。逮于三季，奔竞兹彰。雷动风骇，飞辩云翔。战国纷扰，争霸称强。尔乃游说纵横，骋技时王。衔刃怀毒，吐膏示芳。利动春露，害重冬霜。四纪若驰，七都翦亡。爰兹末俗，扇风簸。先意承旨，原情察乡。摈尔笾豆，和乐且康。（《艺文类聚》十九）

〇隐几铭

良匠造器，妙巧应规，俯仰灼照，商略神奇，假物兴思，须以忘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三）

〇邛竹杖铭

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云材，劲直条畅。节高质贞，霜雪弥亮。圆以应物，直以居当。妙巧无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遥神王。（《艺文类聚》六十九，又略见《书钞》一百三十三。）

〇楠榴枕铭

珍木之奇，文郁理鲜。廉棱方正，密滑贞坚。朝景西翳，夕舒映天。书倦接引，酣乐流连。继以高咏，研精上玄。颐神靖魄，须以宁眠。（《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七。）

〇柏枕铭

寝贵无想，气和体平。御心以道，闲邪以诚。色空无著，故能忘情。（《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艺文类聚》七十。）

〇苏子

（谨案，《隋志》道家，梁有《苏子》七卷，晋北中郎参军苏彦撰，亡。旧新《唐志》皆七卷，宋不著录。盖唐末复亡，群书引见尚多，绎其词，誉商、韩而诋孟子，亦各言其志也。然而误矣。《汉志》纵横家，别有《苏子》三十一篇，苏秦撰，王伯厚谓即鬼谷子，未审信否。近有为《鬼谷子》篇目考者，采《御览》等书，所引苏子三条，指为苏秦，则尤误。嘉庆丁丑岁冬十月。）

夫人生一世，若朝露之托于桐叶耳，其与几何？（《後汉·王符传》注，《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六帖二，《御览》十二，《岁华纪丽》三。）

微生与妇人期，不来，水至，抱桥柱而死。（《艺文类聚》九引苏子，案苏秦语燕王有此，见战国策及史记，疑非苏彦，姑录之。）

南渠马脑，出于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艺文类聚》八十四“土”一作“士”。）

兰以芳自烧，膏以肥自炳，翠以羽殃身，奉以珠破体。是以公孙贺得丞相而涕泣，而知满之有毁，朝之有莫也。（《北堂书钞》九十九，《御览》九百八十三。）

行务应规，步虑投矩。（《文选·陆机·长安有狭邪行注》）

蜀郡邓公，呼吸成雾。（《初学记》二，《御览》十五。）

天子坐九重之内，树塞其门，旒以翳明，衡以隐听，鸾以抑驰。（《御览》七十六。器案此文见淮南子主术篇。）

夫带方寸之印，拖（一作“施”）丈八之组，载貂之尾，建千丈之城，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里之衢，走卒警<走毕>，叫呼而行，此诸侯之所谓荣华，时（一作“世”）俗之所谓富贵也。（《御览》四百七十，又九百二十四。）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为文学，何以知世之资。（《御览》六百七）

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著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于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御览》六百八）

房丽者，赵之贤人，立东门之外，有行商车辖亡，丽告之，不悟，复更告，商人怒曰，吾辖自亡，何须汝告。惠加于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御览》七百七十三）

象以牙丧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烧，不能去其香。（《御览》九百八十三）

张湛

湛字处度，孝武时中书侍郎，累迁光禄勋，有《列子注》八卷。（案元魏亦有张湛，字子然，敦煌人，崔浩荐为中书侍郎，非即其人。）

〇嘲范甯

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传。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㶎，蕴于胸中七日，然後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馀。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晋书·范甯传》，甯常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湛因嘲之。）

〇列子注序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傅咸子敷，字颖根，王粲从孙宏，字正宗，见《晋书·良吏传》。）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馀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归，多称其言，遂注之云尔。（《列子》道藏本）

张

，安定人，为秘书郎，参著作，有《周易集解》十二卷，《後汉纪》三十卷。

〇後汉纪论蔡邕为朱穆谥

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颜冉至德，不闻有谥。蔡朱二子，各以衰代臧否不立，故私谥也。（《御览》五百六十二）

〇论张松法正

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张松法正，虽君臣之义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质，进不显陈事势，若韩嵩刘光之说刘表，退不告绝奔亡，若陈平韩信之去项羽，而两端携贰，为谋不忠，罪之次也。（《蜀志·刘璋传》注）

〇易集解序

蜜蜂以兼采为味。（《书钞》一百四十七引易注序）

依向秀本。（《经典释文》叙录）

沈寂

寂，吴兴武康人，太元中为博士，累迁至光禄勋。

〇皇子庙议

皇子依如大夫礼，应立後，宜先告，权为行庙，告，于礼无文。准先立庙告嗣，而後迎继嗣之身。案《礼》，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于殡。既葬嗣子生，祝告于祢，明夫宗庙者，神灵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庙，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岂有兴灭继绝，传祀百代，而诬亡者之灵，疑告生之义邪？缘情依礼，谓宜先告于灵，後迎于子。（《通典》四十七，太元六年，博士沈寂议。）

江熙

熙字太和，济阳人，为兖州别驾，有《毛诗注》二十卷。

〇皇子庙议

《谷梁传》云“公子之重，视大夫”，则王子一例也。请皇子庙祭，用大夫礼，三庙。牲用少牢。若继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礼，宜权立行庙，告嗣，而後迎继嗣之身。（《通典》四十七，太元八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又议

皇子虽有庙，然无子不立庙，故诏使立後，尝之祀，称“皇帝有命，命某继嗣”。（《通典》四十七）

〇难范甯

往因礼亲，反因礼疏，何嫌顿尽乎？未若相遗于江湖，既还宜各反服也。（《通典》九十六，范甯云，甲无子，取乙为後，甲晚自生子，乙归本家，後甲终，必当有服，江熙难。）

庾弘之

弘之，太元中为太学博士。

〇朝臣上礼太子议

案武帝咸宁中，诸王新拜，有司近臣诸王公主上礼。今皇太子国之储副，既已崇建，普天同庆，谓宜上礼奉贺。（《通典》七十，太元十二年，台符问，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贺，应上礼否？太学博士庾弘之议。）

〇优遇陈留王议

陈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宾之礼。皇太子虽国之储副，在人臣之位，今谓班次宜在王下。（《通典》七十四，太元十二年。）

庾睿

睿为荆州别驾。

〇答殷仲堪问

荆州刺史殷仲堪问：“礼文如是，此指释有缌麻服而犹得祭者也？当不普言新丧之亲于所祭者邪？”别驾庾睿、功曹滕忄炎，主簿刘恬答曰：“寻礼文，当是指明有缌服可以祭耳，不以新丧之亲于所祭者有服为疑。今世中传重者，而有从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通典》五十二）

孙耆之

耆之，爵里未详。

〇明堂议

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为上帝之庙。故徐邈以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明堂非文庙矣。（《通典》四十四，太元十三年。）

徐乾

乾，太元中太学博士，安帝时进给事中，有《谷梁传注》十二卷，集二十一卷。

〇褚爽表称太子名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案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一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称武王名，益可明矣。（《通典》一百四，太元十九年，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太子名，下太学议，徐乾议，案《御览》五百六十二引语林作徐邈，误。）

〇殷祭议

三年一，五年一，经传记籍，不见补殷之文。（《宋书·礼志三》，义熙二年，《通典》四十九，作元兴三年。）

李辽

辽，清河人，太元中行北鲁县令。

〇上表请修孔庙

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急，实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馀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後进，使油然人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宋书·礼志一》）

许荣

荣，会稽人，太元中为左卫领营将军。

〇上疏陈五违

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臣闻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滥无罪，必夭天命，其违三矣。盗者未必躬窃人财，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盗公行，其违四矣。在上化下，必信为本。昔年下书，敕使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其违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谢敷

敷字庆绪，会稽人，镇军郗召为主簿，台徵博士，皆不就。

〇答郄敬舆书

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文选·褚渊碑》）

〇安般守意经序

夫意也者，众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荡，浪逸无涯，若狂夫之无所丽；爱恶充心，耽昏无节，若夷狄之无君。微矣哉！即之无像，寻之无朕，则豪末不足以喻其细。迅矣哉！偾乔惚悦，句匝宇宙，则奔电不足比其速。是以弹指之间，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想念，必响报成生死裁（句有脱误。）一身所种，滋蔓弥劫，凡在三界，倒见之徒，溺丧渊流，莫能自反，正觉慈愍，开示慧路，防其终凶之源渐，塞忿欲之微兆，为启安般之要径，泯生灭以冥寂，伸道品以养恬，建十慧以入微，絷九神之逸足，防七识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粗垢，拂划漏结者，亦有望见贸乐之士，闭色声于视听，遏尘想以禅寂，乘静泊之祯祥，纳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于华乐，昔习没于交逸，福田矜执而日零，毒根迭兴而罪袭，是以轮回五趣，亿劫难拔，婴罗欲网，有剧深牢，由于无慧乐定，不惟道门使其然也。至于乘慧入禅，亦有三辈，或畏苦灭色，乐宿泥洹，志存自济，不务兼利者，为无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遣无，不建大悲，练尽缘缚者，则号缘觉。菩萨者，深达有本，畅因缘无。达本者有，有自空畅无者因缘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无；常寂，故不尽缘以归空。住理而有非所缚，非缚故无无所脱。苟厝心领要，触有悟理者，则不假外以静内，不因禅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随四禅也。若欲尘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弛想，犹农夫之净地，明镜之莹划矣。然则耘耨不以为地，地净而种滋。莹划非以为镜，镜净而照明。故开士行禅，非为守寂，在游心于玄冥矣。肇自发心，悲盟弘普，秉权积德，忘期安众，众虽济而莫脱，将废知而去筌矣。是谓菩萨，不灭想取证也。此三乘虽同假禅静，至于建志厥初，各有攸归，故学者宜恢心宏模，植栽于始也。汉之季世，有舍家开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之太子也。审荣辱之浮寄，齐死生乎一贯，遂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屣于万乘，抱玄德而游化，演道教以发蒙，表神变以源之。于时俊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麟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综殊俗，善众国音，传授斯经，变为晋文，其所译出，百馀万言，才突畅幽赜，渊玄难测，此安般典，其文虽约，义关众经，自浅至精，众行具举，学之先要，孰逾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济无外，而不循斯法者，何异刖夫之陟太山，无翅而图升虚乎？释迦如来，妙慧足于曩劫，历无数以潜化，至于众生运会，圆满告成，而犹现行六年，以为教端者，诚以镇一纷邪？莫尚兹也。由是而观，可不务欤。敷染习沈冥，积罪历劫，生与佛乖，弗睹神化，虽以微祚，得禀遗典，而情想繁芜，道根未固，仰欣圣轨，未一暂履，夕惕战惧，焉如捣。是以诚心讽习，以锺识习，每遭明睿，辄咨疑滞，然冥宗已远，义训小殊，乃采集英彦，戢而载焉。虽粗闻大要，未悟者众，于是复率愚思，推检诸数，寻求明证，遂相继续，撰为注义，并抄撮大安般修行诸经，事相应者，引而合之，或以隐显相从，差简搜寻之烦。经道弘深，既非愚浅所能裁衷，又辞意鄙拙，万不畅一，祇增理秽，敢云足以阐融妙旨乎。实欲私记所识，以备遗忘而已耳。傥有览者，愿亮不逮，正其愚谬焉。（《释藏迹》六，《出三藏记集》六。）

〇弘君举

君举，爵里未详。（案，隋志注，梁有骁骑将军弘戎集十六卷，疑即此。）

〇食檄

太湖天头之白兰，肉乳之豚，饥仓之鸡，色如玳瑁，骨解肉离。（《书钞》一百四十五。）

又取滠湖独穴之鲤，赤山後陂之莼，伺漉冷豉，及热应分，食毕作躁，酒炙宜传，酒便清香，肉则豆不孛獐。（当有脱误。）比若波潘，急火中炙，脂不得熏，亲君子，延嘉宾，终日宴□□□《书钞》一百四十二闻香者踯躅，干咽者塞门。罗奠碗子，五十有馀，牛弃口捣，炙鸭脯鱼，熊白獐脯，糖蟹濡台，车敖主甜，滋味远来，日醉之後，闷下慷除，应有蔗浆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揽，石榴玄拘，葵羹脱煮，各下一杯。（《御览》八百四十九）

大市覆罂之蒜，东里独老之醯，大盐杂以姜菽，叛好使之春韭。（《书钞》一百四十六，《御览》八百五十五，又八百六十六。）

并催厨人，来作茶饼，熬油煎葱，例丶以绢，当用轻羽，拂取飞面，驯软中适，然後水引，细如委纟延，白如秋练，羹杯半在，才得一咽，十杯之後，颜解体润。（《御览》八百六十）

辛丙

丙，爵里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洛成时与桓郎笺

桓宣武令下官将千二百人奄袭□营，值天洪雨，器仗沾湿，堑广深丈馀，鹿角五重，楼橹严设，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时不克。（《御览》三百三十七）

祖台之

台之字元辰，范阳人，太元末为尚书左丞，免，安帝初历御史中丞、侍中、光禄大夫，有《志怪》二卷，集二十卷。

〇荀子耳赋

夫恶劳而希逸，实万物之至诚。何斯耳之不辰，托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长勤，无须臾之闲宁。预清谈而闭塞，开鄙秽而聪明。竭微听于门阁，采群下之风声。（《艺文类聚》十七）

〇议钱耿杀妻事

寻建康狱竟，囚钱耿癞疾发作，殴杀妻，折无他变故。将死之人，不蒙哀矜之施，无知之吏，加以大辟之刑，惧非古原心定罪之议。（《御览》七百三十九）

〇与王荆州忱书

君须复饮不？废止之，将不获已邪？通人识士，累于此物。古人屏爵弃邑，焚毁杯。（《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两条）

〇道论

夫道以至虚顺通，圣人以忘怀兼应。（《初学记》十七）

〇论命

存亡寿夭，咸定冥初。（《文选·辨命论》注）

闻人

，吴兴人，孝武末，为博平令。

〇上疏劾茹千秋等

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附宰相，起自微贱，窃弄威权，卖天官。其子寿龄为乐安令，赃私狼藉，畏法奔逃，竟无罪罚，傲然还县。又尼甘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堇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又振武将军庾恒鸣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殆至没命。而恒以醉酒见怒，良夫以执忠废弃。又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刘敬宣

敬宣字万寿，彭城人，镇北将军牢之子，太元末为王恭前军参军，又参会稽世子元显征虏军事，隆安初以平王恭功加宁朔将军，寻破孙恩，加临淮太守，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军从事中郎，进辅国将军，元兴中，桓玄内逼，奔姚兴，又奔慕容德，还为晋陵太守，袭父爵武冈县男，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安帝反正，自表解职，寻除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以伐蜀无功免官，寻从征慕容超，又拒卢循，迁使持节督马头淮西诸军郡事、镇蛮护军、淮南安丰二郡太守、梁国内史，转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领清河太守，寻领冀州刺史，进右将军，义熙十一年，为其下王猛子所杀。（案，敬宣《宋书》有传，今宜列晋未。）

〇报诸葛长民书

下官自义熙以来，首尾十载，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节，常惧福过祸生，实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宋书·刘敬宣传》）

卷一百三十九

郭元祖

元祖，爵里未详，有《列仙传赞》二卷。

〇列仙传赞

赞曰，易称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义著明矣。盖万物施张，浑尔而就，亦无所不备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论也。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日月运行，四时分治，五星受制于太微，监无道之国，吉凶预见，以戒王者，动静言语，应效相通，有自来矣。夫然，虽不言其变化云为，不可谓之无也。周书序，桑乔问涓子曰，有死亡而复云有神仙者，事两成邪？涓子曰，言固可两有耳。孝经援神契言不过天地造灵洞虚，犹立五岳，设三台，阳精主外，阴精主内，精气上下，经纬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檀之伦百八十馀种，草有芝英萍实灵沼黄精白符竹た戒火长生不死者万数，盛冬之时，经霜历雪，蔚而不凋，见斯其类也。何怪于有仙邪？余尝得秦大夫阮仓撰仙图，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馀人，始皇好游仙之事，庶几有获，故方士雾集，祈祀弥布，殆必因迹托虚，寄空为实，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黄录，记太白下为王公，然岁星变为甯寿公等，所见非一家，圣人所以不开其事者，以其无常然虽有时著，盖道不可弃，距而闭之，尚贞正也。而论语云，怪力乱神。其微旨可知矣。

〇赤松子

眇眇赤松，飘飘少女。接手翻飞，冷然双举。纵身长风，俄翼元圃。妙达巽坎，作范司雨。

〇甯封子

奇矣封子，妙禀自然。铄质洪炉，畅气五烟。遗骨灰烬，寄坟甯山，人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迹，恶识其元。

〇马师皇

师皇典马，厩无残肥驷。精感群龙，术兼殊类。灵虬报德，弥鳞衔辔。振跃天汉，粲有遗蔚。

〇赤将子舆

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舆拔俗，餐葩饮露。托身风雨，邈然矫步。云中可游，性命可度。

〇黄帝

神圣渊玄，邈哉帝皇。暂莅万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数通无方。假葬侨山，超升昊苍。

〇

饵松，体逸眸方。足蹑鸾凤，走超腾骧。遗赠尧门，贻此神方。尽性可辞，中智宜将。

〇容成公

容成，专气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独游。道贯黄庭，伯阳仰俦。玄牝之门，庶几可求。

〇方回

方回颐生，隐身五柞。咀嚼云英，栖身隙漠。却闭幽室，重关自廓。印改掩封，终焉不落。

〇老子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道一生死，迹入灵奇，塞兑内镜，冥神绝涯。德合元气，寿同两仪。（器案，《初学记》二十三引孙绰《列仙传·老子赞》，李老无为，而■不■道一起死，遗迹又灵奇。塞关内境，冥神绝涯。永合元气，长契长仪。与此仅有八字出入，旧郭氏据孙绰文而点■之。）

〇关令尹

尹喜抱关，含德为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侯气真人，介焉独悟。俱济流沙，同归妙趣。

〇涓子

涓老饵术，享兹遐纪。九仙既传，三才乃理。赤鲤投符，风云是使。拊琴幽岩，高栖遐峙。

〇吕尚

吕尚隐钓，瑞得鳞。通梦西伯，同乘入臣。沈谋籍世，芝髓炼身。远代所称，美哉天人。

〇啸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啸父驻形，年衰不迈。梁母遇之，历虚启会。丹火翼辉，紫烟成盖。眇企升云，抑绝华泰。

〇师门

师门使火，赫炎其势。乃豢虬龙，潜灵隐惠。夏王虐之，神存质毙。风雨既降，肃尔高逝。

〇务光

务光自仁，服食养真。冥游方外，独步常均。武丁虽高，让位不臣。负石自沈，虚无其身。

〇仇生

异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壮。灼灼容颜，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〇彭祖

遐哉硕仙，时惟彭祖。道与化新，绵绵历古。隐沦玄室，灵著风雨。二虎啸时，莫我猜侮。

〇邛疏

八珍促寿，五石延生。邛疏得之，练髓饵精。人以百年，行迈身轻。寝息中岳，游步仙庭。

〇介子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处契玄友。推禄让勤，何求何取。遁影介山，浪迹海右。

〇马丹

马丹官晋，与时污隆。事文去献，显没不穷。密网将设，从礼迅风。杳然独上，绝迹玄宫。

〇平常生

谷城妙匹，谲达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质。玄化忘形，贵贱奚恤。质除尘污，终腾云室。

〇陆通

接舆乐道，养性潜辉。见讽尼父，谕以凤衰。纳气以和，存心以微。高步灵岳，长啸峨嵋。

〇葛由

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爰陟崇绥，舒翼扬声。知术者仙，得桃者荣。

〇江妃二女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掷，绝影焉追。

〇范蠡

范蠡御桂，心虚志远。受业师望，载潜载惋。龙见越乡，功遂身返。屣脱千金，与道舒卷。

〇琴高

琴高晏晏，司乐宋宫。离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跃鳞，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乐无穷。

〇寇先

寇先惜道，术不虚传。景公戮之，尸解神迁。历载五十，抚琴来旋。夷俟宋门，畅意五弦。

〇王子乔

妙哉王子，神游气爽。笙歌伊洛，拟音凤响。浮丘感应，接手俱上。挥策青崖，假翰独往。

〇幼伯子

周客戢容，泯迹泥蟠。夏服重纩，冬振轻纨。作不背本，义不独安。乃眷周氏，其艰难。

〇安期先生

寥寥安期，虚质高清。乘光适性，保气延生。聊悟秦始，遗宝阜亭。将游蓬莱，绝影清泠。

〇桂父

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怡怡柔颜，代代同辉。道播东南，奕世莫违。

〇瑕丘仲

瑕丘通玄，谪脱其迹。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观化，岂劳胡驿。苟不睹本，谁知其谪。

〇酒客

酒客萧纟卒，寄沽梁肆。何以标异，醇醴殊味。屈身佐时，民用不匮。解绂晨征，莫知所萃。

〇任光

上蔡任光，能练神丹。年涉期颐，晔尔朱颜。顷适赵子，纵任所安。升轨柏梯，高飞云端。

〇萧史

萧史妙吹，凤雀舞庭。嬴氏好合，乃习凤声。遂攀凤翼，参耄高冥。女祠寄想，遗音载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祝鸡翁

人禽虽殊，道固相关。祝翁傍通，牧鸡寄。育鳞道洽，栖鸡树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〇朱仲

朱仲无欲，聊寄贾商。俯窥骊龙，扪此夜光。发迹会稽，曜奇咸阳。施而不德，历世弥彰。

〇修羊公

卓矣修羊，韬奇含灵。枕石大华，餐茹黄精。汉礼虽隆，道非所经。应变多质，忽尔隐形。

〇稷丘君

稷丘洞彻，修道灵山。练形濯质，变白还年。汉武行幸，携琴来延。戒以升陟，逆睹未然。

〇崔文子

崔子得道，术兼秘奥。气疠降丧，仁心攸悼。朱幡电麾，神药捷到。一时获全，永世作效。

〇赤须子

赤须去丰，爰憩吴山。三乐并御，朽貌再鲜。空往师之，而无使延。顾问小智，岂识臣年。

〇东方朔

东方奇达，混同时俗。一龙一蛇，岂豫荣辱。高韵冲霄，不羁不束。沈迹五湖，腾影畅谷。

〇钩翼夫人

婉婉弱媛，庙符授钩。诞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达，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灭芳流。

〇犊子

犊子山栖，采松饵苓。妙气充内，变白易形。阳氏奇表，数合理冥。乃控灵犊，倏若电征。

〇骑龙鸣

骑鸣养龙，结庐虚池。专至俟化，乘云骖螭。纡辔故乡，告以速移。洞镜灾祥，情眷不离。

〇主柱

主柱同窥，道士精彻。玄感通山，丹沙出穴。荧荧流丹，飘飘飞雪。宕长悟之，终然同悦。

〇园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哉园客，颜晔朝华。仰吸玄精，俯捋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〇鹿皮公

皮公兴思，妙巧缠绵。飞阁悬趣，上挹神泉。肃肃清庙，二间。可以闲处，可以永年。

〇昌容

殷女忘荣，曾无遗恋。怡我柔颜，改华标茜。心与化迁，日与气练。坐卧奇货，惠及孤贱。

〇溪父

溪父何故，欲在幽谷。下临青涧，上翳委蓐。仙客舍之，导以秘。形绝埃盍，心在旧俗。

〇山图

山图抱患，因毁致全。受气使身，药轻命延。写哀坟柏，天爱犹缠。数周高举，永绝俗缘。

〇谷春

谷春既死，停尸犹温。棺阖五稔，端委于门。顾视空柩，形逝衣存。留轨太白，纳气玄根。

〇阴生

阴生乞儿，人厌其黩。识真者稀，累见囚辱。淮阴忘吝，况我仙属。恶肆殃及，自灾其屋。

〇毛女

婉娈玉姜，与时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实。因败获成，延命深吉。得意岩岫，寄欢琴瑟。

〇子英

子英乐水，游捕为职。灵鳞来赴，有炜厥色。养之长之，挺角傅翼。遂驾云螭，超步大极。

〇服闾

服闾游祠，三仙是使。假寝须臾，忽超千里。纳宝毁形，未足多耻。攀龙附凤，逍遥终始。

〇文宾

文宾养生，纳气玄虚。松菊代御，练质鲜肤。故妻好道，拜泣踟蹰。引过告术，延龄百馀。

〇商丘子胥

商丘幽栖，韫棣妙术。渴饮寒泉，饥茹蒲术。吹竽牧豕，卓荦奇出。道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求，乐兹永日。

〇子主

子主挺年，理有所资。甯主祠秀，拊琴龙眉。以道相符，当与讼微。匡事竭力，问昭我师。

〇陶安公

安公纵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衔信告时。奕奕朱虬，蜿然赴期。倾城仰觌，回首顾辞。

〇赤斧

赤斧颐真，发秀戎巴。寓迹神祠，Ｅ练丹沙。发虽朱蕤，颜晔丹葩。采药灵山，观化南遐。

〇呼子先

三灵潜感，应若符契。方驾茅狗，蜿尔龙逝。参登太华，自称应世。事君不端，会之有惠。

〇负局先生

负局神端，披褐含秀。术兼和鹊，心托宇宙。引彼莱泉，灌此绝岫。欲返蓬山，以齐天寿。

〇朱璜

朱璜寝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药，三尸俱灵。心虚神莹，腾赞幽冥。毛发黑，超然长生。

〇黄阮丘

葱霭岩岭，实栖若人。被裘散发，轻步绝伦。含道养生，妙观通神。发验朱璜，告遍下民。

〇女丸

玄素有要，近取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陈。女丸蕴妙，仙客来臻。倾书开引，双飞绝尘。

〇陵阳子明

陵阳垂钓，白龙衔钩。终获瑞鱼，灵术是修。五石溉水，腾山乘虬。子安果没，鸣鹤何求。

〇邗子

邗子寻犬，宕人仙穴。馆阁峨峨，青松列列。受符传药，往来交结。遂栖灵岑，音响昭彻。

〇木羽

司命挺灵，产母震惊。乃要报了，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轻驷宵迎。终然报德，久乃遐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玄俗

质虚影灭，时惟玄俗。布德神丸，乃寄鹿赎。道发河间，亲宠方渥。腾龙不制，超然绝足。（道藏本《列仙传》）

卷一百四十

何瑾

瑾，一作瑾之，为车骑参军，有集十一卷。

〇悲秋夜

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伊秋夜之可悲，增沈怀于远情，叹授衣于豳诗，感萧瑟于宋生，天寥廓兮高褰，气凄肃兮厉清，燕溯阴兮归飞，雁怀阳兮寒鸣。霜凝条兮亏亏，露沾叶兮泠泠。（《艺文类聚》三，《御览》十四，又二十三。）

卞范之

范之字敬祖，济阴冤句人，太元中，自丹阳丞为始安太守，安帝初，桓玄引为江州长史，历丹阳尹，进征虏将军散骑常侍，玄篡位，进侍中後将军，封临汝县公，迁尚书仆射，玄平，斩于江陵。

〇杖赞

至至嘉名，云质。□而杖之，以协天秩。（《书钞》一百三十三）

〇无患枕赞

器物多祥，君子攸宜。有去有取，庆合患离。觉寐枕玩，功用全施。（《书钞》一百三十四）

卞嗣之

嗣之，元兴初为中领军，桓玄篡位，进侍中。

〇沙门应致敬启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嗣之给事黄门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诏书如右，神道冥昧，圣诏幽远，陛下所宏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士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礼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启之礼，岂亏其道，尊卑大伦，不宜都废。若许其名教之外，阙其拜敬之仪者，请一断引见，启可纪识，谨启。（《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再启

侍中臣嗣之等启事，重被明诏，崇冲挹之至，履谦光之道。愚情眷眷，窃有未安。治道虽殊，理至同归，尊亲法教，不乖老子，称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门所乘虽异，迹不超世，岂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诚欲弘之于上，然卑高之礼，化治之典，愚谓宜俯顺群心，永为来式，请如前启，谨启。（《沙门不拜俗事》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三启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诏如右，陛下至德圆灵，使吹万自已，九流各徇其美，显昧并极其致，灵泽幽流，无思不怀，群方所以资通，天人所以交畅。臣闻佛教以神慧为本，道达为功，自斯以还，盖是敛粗之用耳。神理缅邈，求之于自形，而上者虔肃拜起，无亏于持戒。若行道不失其为恭，王法齐敬于率土，道宪兼隆，内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听承疏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论，近在直被诏，便率其愚情，不惧允合，还此方见斯事，屡经神笔，宗致悠邈，理折微远，非臣驽钝所能击赞。沙门礼，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无外，经国大伦，不可有阙，请如先所启，摄外施行，谨启。（《沙门不拜俗事》二）

〇四启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诏，自有内外兼弘者，圣者渊通，道冠百王，伏读仰叹，非愚贱所逮，尊王祗法，臣下之节，是以拳拳，频执所守，明诏超邈，远略常均，臣暗短不达，追用愧悚，辄奉诏付外宣摄，谨启，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沙门不拜俗事》二）

卞承之

承之字敬宗，安帝时为光禄勋，有集十卷。

〇慕赋序

鸟真野之性，备于俯仰之间，专视缓步，有自卑之志。（《御览》九百二十五）

〇沟井赞

爰有邃井，冽彼下泉。引流重壤，合曜青天。蕴甘澄洁，湛尔终年，图象怀恻，寄旨嘉荃。（《艺文类聚》九）

〇无患枕赞（并序）

无患，木名也。言人枕之无患也。（《御览》七百七）

爰兹素朴，名为吉始。匠人斯制，以献君子。（《艺文类聚》八十九，《御览》九百五十九。）长隔灾气，永集灵祉。展转枕之，寤寐含喜。（《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〇乐社树赞（序）

余门前有一社树，盘根疏柯，以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阴庭宇，庄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辨才于曲辕之轵，由斯而观之，固可以悟微矣。（《御览》五百三十二）

〇甘蔗赞

扶疏似树，质则非木。高舒垂荫，异秀延瞩。厥实惟甘，味之无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五。）

〇怀香赞

有卉惟翠，因实制名，绿叶，荏苒弱茎，寄芬微风，寓秀闲庭。怀而芳之，为玩于情。（《艺文类聚》八十一）

湛方生

方生为卫军谘议参军，有集十卷。

〇风赋

有气曰风，出自幽冥。萧然而起，寂尔而停。虽宇宙之洪远，倏俄顷而屡经。同神功于不疾，等至道于无情。胡马感而增思，风母殒而复生。启惨冬之潜蛰，达青春之句萌。因严霜以厉威，顺和泽以开荣。故君德喻其靡草，风人假以为名。及其猛势将奋，顿云结阴。洪气郁佛，殷雷发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无澄景，岭无停林。六为之退飞，万窍为之哀吟。亦有飘泠之气，不疾不徐。微扇，清舒。王乔以之控鹤，列子以之乘虚。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释。遨步兰皋，游眄平陌。响咏空岭，朗吟竹柏。穆开林以流惠，疏神襟以清涤。轩濠梁之逸兴，畅方外之冥适。（《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

〇怀春赋

夫荣凋之感人，犹色象之在镜。事随化而迁回，心无主而虚映。眄秋林而情悲，游春泽而心令。孰云知其所以，乘天感而叩性。虽四时之平分，何阳节之清淑。日婉变以舒和，气有仁而无肃。雷发响于南山，雨渐泽于四溟。启潜蛰于九泉，收灵蛇于天庭。修虹焕绿以东ぁ，幽涧泮冰而流清。鸿飘翮于归风，燕衔泥而来征。鸷鸟感仁而革性，鹅乘化而变声。麦而含秀，桑蔼蔼而敷荣。华照灼以烂林，叶婀娜以媚茎。（《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御览》二十。）

〇秋夜

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岭鲜而殒绿，木倾柯而落英。履代谢以惆怅，睹摇落而兴情。信皋壤而感人，乐未毕而哀生。秋夜清兮，何秋夕之转长。夜悠悠而难极，月而停光。播商气以清温，扇高风以革凉。水激波以成涟，露凝结而为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伤。苟灵符之未虚，孰兹恋之可忘。何天悬之难释，思假畅之冥方。拂尘襟于玄风，散近滞于老庄。揽逍遥之宏维，总齐物之大纲。同天地于一指，等太山于毫芒。万虑一时顿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体，岂复寿夭于彭殇。（《艺文类聚》三）

星倾晖以流素。（《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四）

气入肌以凄凛。风洒林而萧索。（同上）

白露霏以静降。（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游园咏

谅兹境之可怀，究川阜之奇势。水穷清以彻鉴，山邻天而无际。乘初霁之新景，登北馆以悠瞩。对荆门之孤阜，傍渔阳之秀岳。乘夕阳而含咏，杖轻策以行游。袭秋兰之流芬，幕长猗之森修。任缓步以升降，历丘墟而四周。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羁马思其华林，笼雉想其皋泽。矧流客之归思，岂可忘于畴昔。（《艺文类聚》六十五）

〇怀归谣

辞衡门兮至欢，怀生离兮苦辛。岂羁旅兮一慨，亦代谢兮感人。四运兮道尽，化新兮岁故。气惨惨兮凝晨，风凄凄兮薄暮。雨雪兮交纷，重云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𤇾。感羁旅兮苦心。怀桑梓兮增慕，胡马兮恋北。越鸟兮依阳，彼禽兽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乡。望归途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无梁。（《艺文类聚》十九）

〇上贞女解

伏见西道县治下里龙怜，年始弱笄，出适皮氏，未逾半年，婿京殒没。京兄弟三人，相寻凋落，外靡期功之亲，内绝胤嗣之继，怜货其父母之资，躬亲机杼之勤，数年之间，三丧俱举，四节蒸尝，于今不辍，志存匪石之固，行无片言之玷，贤良屡聘，誓而弗许，守节穷居，于今五十馀年矣。详观之遗烈，书于记传者，或毁发肤之体，以绝求者之望，或自经沟中，苟全不夺之志，虽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亏，寡能兼全其道始终若斯者也。怜盖草莱之妇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长于荒榛之下，目不见尺素之文，耳不闻今古之说，师心率己，蹈兹四德，抑可谓禀灵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挥，令问不彰，非所以表贤崇善激扬贞风也。（《艺文类聚》十八）

〇修学校教

贵郡之境，山秀水清，岭举云霞之标，泽流清旷之气，荆蓝之璞，岂不在兹。（《艺文类聚》三十八）

〇七欢

有岩栖先生者，学道养生，离亲绝俗，漱清泉，荫茂木，慕赤松之清尘，乃餐霞而绝谷。朝隐大夫寻条援葛，往而问之曰，营中都以起馆，指土圭以正宫。宅既平而土沃，实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尽土木之所穷。南轩高馆，北连修堂。左互东序，右列西厢。飞甍云构，轩轩锵锵。连栋抗榱，若飞若翔。幽笼纳响，素壁流光。乃有倾城之色，玉质凤章。手习清弄，心达宫商。子能从我而玩之乎？

大夫曰，岁季月除，大蜡始节。繁霜朝氛，凄风夕发。策龙驷以偕逝，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人于中林。审蹊径之所由，知此泽之多禽。前批猛兽，後拉黄罴。声不得发，爪不暇施。此游猎之壮观，子能从我而观之乎？

大夫曰，青阳开运，和气流人。天无纤翳，地无飞尘。五湖静波，四渎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泛舟以游春。此舟戢之骏游，子能从我而乘之乎？

大夫曰，有峄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峤。乘危岩以托根，问丹霞而竦标。若丽霜之凄切，困寒风之萧条。若乃清秋遥夜，器朗弦彻。闲心理气，临流镜月。伯牙挥爪以清弄，锺期中曲而抚节。子能从我而听之乎？

大夫曰，良畴沃壤，傍山之阿。灵泽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荫玄云轻蔼，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泽之清润，结玉实于秋霜。简嘉穗以精微，璀冰散而珠光。酿缥醪于九秋，蕴二日于三阳。米望面而冰消，瓮未启而流芳。此五谷之精液，子能从我而尝之乎？

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国之间。戎马生于郊畿，英雄森以比肩。意气冠宇宙，毫势扼丘山。强虏元师，悬首太白。勋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从我而立之乎？

大夫曰，盖闻至道以无主员应，囊以内盛无穷。阴阳以烟ㄉ咸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反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间丝竹而晤言。（《艺文类聚》五十七）

〇庐山神仙诗序

浔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采其阳者，于时鲜霞褰林，倾晖映岫，见一沙门，披法服独在岩中，俄顷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轻举，起九折而一指，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足远哉？穷目苍苍，翳然灭迹。（《艺文类聚》七十八）

〇羁鹤吟序

乡人王氏有养鹤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丧，後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怀，乃为之吟。（《艺文类聚》九十）

〇木连理颂

相彼神奇，远见祯祥。同根连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构，灵祚惟长。运隆周室，道均三王。丕显奕世，依风载扬。（《艺文类聚》九十八）

〇老子赞

教由严宗，化必有资。深矣若人，乃作皇师。亦参儒训，道实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祗。（《艺文类聚》七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孔公赞

文王既没，微言将坠。邈哉孔公，龙见九二。阐化系象，素王洙泗。发挥中叶，道映周季。（《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〇北叟赞

乐为忧根，祸为福始。数极则旋，往复迭起。世人迷之，横生欣耻。滔滔北叟，独亮玄理。丧马弗希，折肱愈喜。淡哉一生，无泰无否。（《艺文类聚》三十六）

庭前植稻苗赞（《初学记》作孙苗叶赞）

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艺文类聚》八十五，《初学记》二十七）

〇长鸣鸡赞

精心妙觉，独晓冥冥。风雨如晦，不愆其鸣。（《艺文类聚》九十一）

〇灵秀山铭

岩岩灵秀，积幽重。傍岭关岫，乘标挺峰。桂柏参干，芝菊乱丛。翠云久映，爽气晨蒙。笼笼疏林，穆穆闲房。幽室冬暄，清荫夏凉。神木奇生，灵草真香。云鲜其色，风飘其芳。可以养性，可以栖翔。长生久视，何必仙乡。（《艺文类聚》七）

〇吊鹤文

余以玄冬修夜，忽闻阶前有鹤鸣。溯寒风而清叫，感凄气而增悲。属听未终，余有感焉。乃为文以吊之。

惟海隅之奇鸟，资秀气以诞生。拟鸾皇而比翼，超羽族而独灵。濯冰霜之素质，九皋之奇声。啄荒庭之遗粒，漱绝涧之馀清。望云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辍王子之灵辔，絷虞人之长缨。辞丹穴之神友，与鸡鹜而同庭。轩天衢而奔想，顾樊笼而心惊。独中宵而增思，负清霜而夜鸣。资冲天之俊翮，曾不殊于鸟雀。禀寿之修期，忽同雕于秋薄。匪物之足悲，伤有理而横落。（《艺文类聚》九十）

张新安

张失其名字，元兴初新安太守。

〇答谯王论孔释书

仰复渊旨，匪迩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泛对。窃以为遂通资感，涉悟籍缘，诚微良因，则河汉滋惑，故待问拟乎撞钟，启发俟于愤悱。夫妙学穷理，乃圣乃神，光景烛八维，ぱ仰观九有。然而运值百龄，均万劫者，岂非嘉缘未构，故业化莫孚哉？是以圣灵辍轨，斯文莫载，靡得明徵理归，指斥宗致，只以微显，婉而成潜，徙冥远之生，导三世之源，积善启报应之辙，网宿昭仁之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信既以渐渍，习成吝滞日祛，然後道畅皇汉之朝，训敷永平之祀，物无<韦军>荧，人斯草偃，实知放华犹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异逋，谅理均而俱蹶者，附会玄远，孰夷冒言，谬犯不韪，轻率狂简。（《弘明集》十二）

羊孚

孚字子道，泰山南城人，历太学博士兖州别驾，桓玄为太尉，以为记室参军。

〇诣桓玄笺

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蕴，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世说·文学篇》）

〇雪赞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晖。（《世说·文学篇》，又《艺文类聚》二，《御览》五百八十八。）

徐道覆

道覆，卢循姊夫，元兴中，循据广州，以为始兴太守，义熙中，与循入寇，败归，刘藩孟怀玉击斩之。

〇驰使报卢循

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宋书·武帝纪》上道覆闻刘毅南上，驰使报循。）

刘瑾

瑾，元兴末为太常卿，有集九卷。（案，《初学记》以为宋人，今从隋志。）

〇甘树赋

伊冥造之绵绵兮，纟丽群象于成遇。嗟卉草之森秀兮，将归美于甘树。诞寄生于南楚兮，播万里而东布。浸冷泉以摇根兮，竦逸条以承露。结密叶以舒荫兮，涤纤尘以开素。仰清气以旭晨兮，流惠飙于薄暮。虽飞荣于园沼兮，契峦松之贞趣。时屡迁而弥真兮，凌寒暑而一度。（《初学记》二十八）

〇殷祭议

殷无定月，考时致敬，其礼意尚简。去年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通典》四十九，元兴三年。）

〇又议

臣寻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内，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载，三十月辄殷，是依礼五年再殷，而泰言非当。若臣启不允，则责失奏弹。（《通典》四十九，义熙三年。）

刘润之

润之，元兴末为尚书左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殷祭议

泰元元年，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应即以失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为始，当用三年十月。（《宋书·礼志》三，义熙三年，《通典》四十九作元兴三年。）

陈舒

舒，元兴末为博士。

〇议殷祭表（元兴三年）

三岁一闰，五年祭，八年又祭，两头如四，实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间含二，则十年四殷，与礼五年再殷，其议合矣。（《通典》四十九）

〇武陵王招魂葬议

失太保生没虏场，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案礼无招魂葬之文，时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礼裁，不应听遂。（《通典》一百三）

徐虔

虔，元兴末为博士。

〇后服未终废乐议

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犹讥之。今宜不悬。周礼，有忧则弛悬。今天子蒙尘，摄王不宜作乐，但先人血祀，不可废耳。鲁庄公主已入庙，闵公二年吉，犹曰未可以吉，是不系于入庙也。谓不宜设乐。（《通典》一百四十七，符问，章皇后虽哀限未终后主已入庙，当作乐不博士徐虔议，案，穆章何后崩于元兴三年，时桓玄挟帝西上，武陵王遵承制，故云摄王也。）

卷一百四十一

曹述初

述初，元兴末为太常博士。

〇难徐邈殷祭议

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五月，则五年何必六十月。礼，天子特礻勺，三时皆，虽有定年，而文无定月。（《通典》四十九，元兴三年。）

〇出後者却还为本父服议

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以降服周。涉数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为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还本，当追报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则终身无斩之服。"

博士曹述初议曰："《礼》，大宗无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为小宗立後，明弃亲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景後，非礼也。子从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命，不得为孝。父亡则周，叔妻死，制母服，于义谬也。今归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

或难曹曰：“《礼》，日月过而後闻丧，则有税服。当闻丧之日，哀情与始遭丧同。是以闻丧或在数十年後，犹追服重。甲死，景即知丧，哀情已叙为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父丧积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称情之义。若依税服，失其类矣。且子为父，不过再周。景尝为甲已服周矣，今复制重，是子为父服三周也。岂礼意乎？”

答曰：“景于礼无後乙之义，景既不得成重制于乙，又阙父子之道，人子之情，岂得无追远之至戚乎？就使情轻，于日月已过，而後闻丧，服父之礼，宁可便废？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为难，过矣。父之于子，兼尊亲之至重，礼制斩三年，明其兼重也。齐周服，非所以崇尊亲之至重。景虽尝为甲服周，岂礼也哉，而数以为父三周乎！”

或难曰：“《礼》，妇人有父丧未练，而夫家遣之，则为父服三年；既练而见遣，则已。犹如为人後者，亦为所後斩三年，为父服周。服制既同，则义可相准。若甲死未练而景归，则应为三年。今丧已久，于礼不应追服。”

答曰：“《礼》，妇人适人，则降父服周。为夫三年，既练而见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于夫。故虽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复为父服三年，不二斩之义也。妇人于礼，得成其重制于夫，景于礼无後乙之义，虽甲丧久除，而景归，既已不得成重于乙，今又不为甲追制重服，是景为人子终无服父之道也。”

张湛谓曹曰：“礼所称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统。若非大宗之主，所继非正统之重，无相後之义。今乙虽无子，于礼不应取後于甲。甲之命景，景之从甲，皆为违礼。若如前议，则兄弟以子相养者，代代有之，此辈甚众，时无讥议。盖同系一祖，兄弟所生，犹如己子，非犯礼违义故也。虽非礼之正义，亦是一代成制，由来故事，岂可以甲命独为非礼，景从便为失道。此之得失，自当与代人共之耳。今所疑于景既当持服与不，议者以为景归宜制重。引税服为例，恐非明证。夫税服者，自谓日月已过而後闻丧，闻丧之日，即初死之时，为制服之始。今月数得全，哀情得叙，为人後者，父终则尽心极哀，但逼于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还归，论丧则已积年，即事则必有降杀，而方复追，所谓不称情者矣。过时而不知丧，则是平吉之人；既初闻之，则同于始死。与丧过而归，何得为例！若谓景既不得全重制于乙，又阙子道于甲，故更服重，即所谓全父子之道，犹非税服乎。”又设难云：“妇人父丧，既练而见遣，为父服周，以准为人後者，既还所生，父丧已久，于礼不追，此议何疑？”

答曰：“正以妇人得成制于夫，景不得成重制于乙。今景于礼，诚无後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义。然据受父命为人子，与妇人出适者，皆为本亲降服一等，为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义正同也。今以妇人既练见遣，重制已成于夫，故不为父三年。今谓景本不应为乙後，然景既奉命为乙子，则许其降本亲之服，及其丧过而归，则重制成于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亲，乃岂可终身无斩之服？直是率怀而言，无所依据耳。”（《通典》九十六）

〇集解明宗义

其士大夫之嫡者，此为诸侯别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孙，或庶弟之子孙，位为大夫者，各祖别子为始祖，各宗其嫡为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犹不得为嫡，故通称嫡以明之，後代皆应同正也。（《通典》七十三）

公子有宗道者，礼，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无报，亲戚群居，又不可以无主，故君必命长弟以为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义，由于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谓君之庶弟受命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复命为诸侯，尊，群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复命其次庶代己为宗主。士大夫，群庶之仕位者也。（《通典》七十三）

刘柳

柳字叔惠，南阳人，司空乔曾孙，累官尚书左右仆射、後将军、吴国内史，历徐兖江三州刺史，封都乡亭侯，义熙十二年，除尚书令，卒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〇荐周续之于太尉刘裕

臣闻（案，刺史与太尉笺不称臣，此宋书追改耳）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宝；翼亮崇本，宜纡高世之逸。是以渭滨佐周，圣德广运，商洛匡汉，英业乃昌。伏惟明公道迈振古，应天继期，游外畅于冥内，体远形于应近，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艰；明扬之旨，潜感于穹谷矣。

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加以仁心内发，义怀外亮，留爱昆卉，诚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期和，濯缨儒官，亦王猷遐缉。臧文不知，失在降贤；言偃得人，功由升士。愿照其丹款，不以人废言。（《宋书·周续之传》，江州刺史刘柳荐之于高祖，俄而辟为太尉掾，不就。）

刘毅

毅字希乐，小名盘龙，彭城沛人，仕为州从事，桓弘以为中兵参军，桓玄篡位，与刘裕何无忌等起兵，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进使持节兖州刺史，事平，为抚军将军，进都督豫州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开国公，兼都督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军事，进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姑孰，为徐道覆所败，降为後将军，寻转卫将军江州都督，移镇豫章，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加督交广二州，为刘裕所破，自缢。

〇乞还终丧表

弘道为国者，理尽于仁孝。诉穷归天者，莫甚于丧亲。但臣凡庸，本无感概，不能陨越，故其宜耳。往年国难滔天，故志竭愚忠，然苟存。去春銮驾回轸，而狂狡未灭，虽奸凶时枭，馀烬窜伏，威怀寡方，文武劳弊，微情未申，顾景悲愤。今皇威遐肃，海内清荡，臣穷毒艰秽，亦已具于圣听。兼羸患滋甚，众疾互动，如今寝顿无复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语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赐馀骸，终其丘坟，庶几忠孝之道获宥于圣世。（《晋书·刘毅传》，初毅丁忧在家，及义旗初兴遂墨从事，至是军役渐宁，上表乞还京口，以终丧礼。）

〇镇姑孰上表

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馀，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士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请辅国将军张畅领淮南、安丰、梁国三郡。（《南齐志》六，义熙二年。）

〇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

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晋书》作“运政”。）以损益为义。（《晋书》作“道”。）时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损，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拯涂炭于将绝。自顷戎车屡驾。（《晋书》作“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厘改，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夫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养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兼而领之，盖出于权事，因藉既久，遂似常体。江州在腹心之中，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权尔耳。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而统旅鳞次，未获减息，大而言之，足为国耻。况乃地在无虞，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费非要，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其州郡边江，百姓辽落，加邮亭险阂，畏阻风波，转输往复，常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镇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且属县凋散，亦（《晋书》作“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亦谓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刺史庾悦，自临莅以来，甚有恤隐之诚，但纲维不革，自非纲目所理，寻阳接蛮，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晋书·刘毅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庾悦传》。）

〇请兼督交广表

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请依先准。（《晋书·刘毅传》）

〇请以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

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浈沔，请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南齐州·郡志》下）

何无忌

无忌，东海郯人，刘牢之甥，州辟从事，转太学博士，为东海王元显中尉，加广武将军，起兵讨桓玄，为辅国将军琅邪内史，桓玄平，进右将军豫州刺史，未之职，迁会稽内史，义熙二年迁江州刺史，封安城郡公，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拒卢循别将徐道覆，战败握节死，赠侍中司空，谥曰忠肃。

〇以竟陵还荆州表

竟陵去治辽远，去江陵正三百里，荆治所立绥定，郡民户参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还荆州，又司州弘农扬州松滋二郡寄寻阳，人民杂居，宜并见督。《南齐州·郡志》上）

〇难释惠远沙门袒服论

见答问袒服，指训兼弘，标末文于玄古，赀形理于近用，使敬慢殊流，诚服俱尽，殆无间然。至于所以明顺，犹有未同。何者？仪形之设，盖在时而用，是以事有内外，乃可以浅深应之。李释之与周孔，渐世之与遗俗，在于因循不同，必无逆顺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处右，礼以丧制不左，且四等穷奉亲之至，三驱显王迹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见。宁可寄至顺于凶事，表吉诚于丧容哉？郑伯所以肉袒，亦犹许男舆榇，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测之罚。以斯而证，顺将何在？故率所怀，想更详尽，令内外有归。（《弘明集》五）

诸葛长民

长民，琅邪阳都人，桓玄引为平西司马，以贪刻免，玄篡位，与刘裕等起义，为扬武将军，进辅国将军宣城内史，以兴复功封新淦县公，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义熙初进使持节督青扬二州军事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镇丹徒，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军事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寻监太尉留府事，为刘裕所杀。

〇请徙青州治京口表

此蕃十载，故相袭，城池崩毁，荒旧散伏，边疆诸戍，不闻鸡犬。且犬羊侵暴，钞掠滋甚。（《南齐书·州郡志》上，义熙二年，诸葛长民为青州，徙山阳，时鲜卑接境，长民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劾郭澄之表

妖贼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又深相保明，屡欺无忌，罪合斩刑。（《晋书·诸葛长民传》）

〇贻刘敬宣书

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宋书·刘敬宣传》，《南史》十七）

孟昶

昶字彦远，平昌人，为广陵主簿，桓玄篡位，与刘裕等起义，为长史，安帝反正，拜丹阳尹，寻监中军留府事，以卢循入寇，仰药死。

〇临死上表

臣裕北讨，众并不同。惟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谨引分，以谢天下。（《宋书·武帝纪》上）

刘穆之

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为江岂文琅邪府主簿，元兴中从刘裕起义军，署府主簿，迁尚书祠部郎，复为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华县子，转中军太尉司马，加丹阳尹，建威将军，进前将军，迁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义熙十三年，以未遣宋公九锡忧卒，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宋受禅，进封龙阳县侯，谥曰文宣公。（案，穆之为宋佐命，而其死与汉末荀略同，故编入晋末。）

〇书

所欲足下家弊耳，仓卒无禄，故推迁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宁复吾所得，回复足下，且当就之。公还当思更律启申师情也。刘穆之白。（《淳化阁帖》三）

朱超石

超石，沛郡沛人，右将军龄石弟，初为桓谦卫军参军，又为何无忌辅国右军参军，迁刘裕车骑参军尚书都官郎，复补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後为河东太守，除中书侍郎，封兴平县侯，义熙十四年，与龄石俱为赫连勃勃所擒，见杀。

〇与兄书

登北邙远眺，众美都尽。光武坟边杏甚美，今奉送其核。（《艺文类聚》七，又八十七，《御览》九百六十八。）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荫可爱。（《御览》一百五十八，又一百九十五，“洛水”作“洛下”，“映荫”作“荫映”。）

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水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谷水注》，一本末有“奇制作”三字。）

千金堤旧堰谷水，魏时更修，谓之千金坞。

陆云台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掷之久方闻声。

石经大都其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後汉书儒林传》注引《洛阳记》引。）

羊徽

徽字敬猷，泰山南城人。义熙初，刘裕镇京口，以为记室参军，迁中书郎，直西省，出为西中郎长史河东太守，有集十卷。

〇木槿赋

有木槿之初荣，藻众林而间色。在青春而资气，逮中夏以呈饰。挹宵露以舒采，晖晨景而吸。（《艺文类聚》八十九）

卷一百四十二

周祗

祗字颖文，陈郡人，义熙初为国子博士，集二十卷。（案，《艺文类聚》以为宋人，今从《隋唐志》列于晋。）

〇月赋

二气理化，精者能镜。阳得一以朗旦，月代终而夕映。其状也。气融洁而昭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污。（《艺文类聚》一）

〇枇杷赋（并序）

昔鲁季孙有嘉树，韩宣子赋誉之。屈原离骚，亦著橘赋。至于枇杷树，寒暑无变，负雪扬华，余植之庭圃，遂赋之云。

名同音器，质贞松竹，四序一采，素华冬馥。霏雪润其绿蕤，商风理其劲条。望之冥，即之疏寥。（《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一。）

〇与刘裕书谏伐蜀

自义旗之建，所征无不必克，此可谓天人交助，信顺之徵也。今大难已夷，君臣俱泰。顷五谷转丰，民无饥苦，劫盗之患，亦为弭息，此诚渐足无事，宜大宁治本，蜀贼宜平，六合宜一，非为不尔也。古人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万有馀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而今往艰险，雨雪方降，驱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此一疑也。贼必不守穷城，将决力战。今我往劳困，彼来甚逸，若忽使师行不利，人情波骇，大势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今溯险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此三疑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云可征者皆云：“彼亲离众叛。”愚谓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众力离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乌合受募之人，亦必无千人一心，有前无退矣。为治者固先定其内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怀其远。自顷狂狡不息，诛戮相继，未可谓人和也。天险如彼，未可谓地利也。毛修之家雠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报，今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而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阙门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觉披尽。（《宋书·刘敬宣传》，义熙三年，高祖表遣敬宣率众五千伐蜀，国子博士周祗书谏，不从。）

〇执友箴

四辅扬辉，伐木幽林。抚乔鸾飞，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缘利昵，用因伪情。谷风兴哀，繁霜夏零。道之末尽，弘焉由人。自室有回，过门则亲。微言绵邈，清谈辍响。金虽能照，尘积翳朗。西河感离，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贤好学。英英燕昭，礼郭致乐。推诚岁寒，功标松竹。落落乔札，辽辽庄惠。解带一遇，道映万世。人亦有言，贵则易交。利重太山，道轻鸿毛。久而益敬，见之晏平。霜雪既至，劲柏冬青。（《艺文类聚》二十一，又《初学记》十八引两条。）

〇祭梁鸿文

晋隆安四年十一月，陈郡周颖文以藻行潦祠于梁先生之墓。夫子迈志箕颍，尘垢雕俗。骨秀风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隐之俪，文绝陪臣之录。遂负策周鲁之郊，逆旅吴会之阿。可谓高奇绝伦，孤生莫和者也。後学抚牍，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坟。芒芒积草，有馥馀芬，昔先生过延陵而想季，经海隅而感连。苟践迹而趣合，亦断金于当年。（《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二十六。）

殷阐

阐，义熙初会稽内史，何无忌引为掾属，後为相国主簿，有集十卷。

〇祭王东亭文

以少牢之奠敬奠东亭王侯之灵。盖闻朗鉴不尘，精金能照。君以圭璋，资以明要。少长风流，举契理调。事扰皇家，道在君子。亮诚外内，寄内万里。契同风云，义贯终始。自昔索居，荏苒于兹。五载不觌，何日不思。呜呼若人，奄随化迁。古之遗爱，犹或兴言。承凶怆痛，慨然留连。（《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二十六，案，王封东亭侯，隆安四年卒。）

顾修其

修其，义熙初为吴令。

〇上言柿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乡有柿树，殊本合条，依旧集贺。（《御览》九百七十一引义熙起居注，二年正月上言，诏停之。）

丘洹

洹，义熙中为治书侍御史。

〇奏弹刘毅

上言传诏罗道盛辄开笺，遂盗发密事，依法弃市，奏报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辄复停宥。案毅勋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杀之非己，无缘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请于後，阃外出疆，非此之谓。中丞鲜之于毅舅甥，制不相纠，臣请免毅官。（《宋书·郑鲜之传》，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义熙六年，鲜之使治书侍御史丘洹奏弹毅，诏无所问。）

陈茂先

茂先，颍川人，太尉准七世孙，嗣封广陵公。

〇上表自陈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准祸加淮南，不应滥赏。寻先臣以剪除贾谧，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祸之前，後广陵虽在扰攘之际，臣祖乃始蒙殊遇，历位、元凯。後被远外，乃作平州，而犹不至除国，良以先勋深重，百世不泯故也。圣明御世，英辅系兴，曾无疑议，以为滥赏。臣以微弱，未齿人伦，加始勉视息，封爵兼嗣，伏愿陛下远录旧勋，特垂矜察。（《宋书·荀伯子传》，义熙九年，伯子上表，故太尉广陵公陈准党翼孙秀，祸加淮南，谓广陵之国宜在削除，颍川陈茂先上表，案，惠纪永康元年八月，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录尚书事。）

韩延之

延之字显宗，南阳堵阳人，义熙中，建威将军司马休之以为录事参军，转平西府治中，与休之俱奔姚兴，刘裕入关，又奔于魏，为虎牢镇将，封鲁阳侯。

〇报刘裕书

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今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当于古人中求耳，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怀。道未及反，已奏表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迳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葛弊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晋书·司马休之传》，《宋书·武帝纪》中，《魏书·韩延之传》，《南史·宋本纪》。）

刘程之

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汉楚元王交之後，初为府参军，历宜昌柴桑令，去职，与周续之陶潜皆不应徵命，号寻阳三隐，刘裕以其不屈，旌其号曰遗民，有《玄谱》一卷，集五卷。

〇庐山精舍誓文

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推斯一会之众。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谋，而佥心西境，叩篇开信，亮情天发，乃机象通于寝梦，欣欢百于子来，于是灵图表晖，景侔神造，功由理谐，事非人运，兹实天启其诚，冥运来萃者矣，可不克心重精叠思，以凝其虑哉？然其景绩参差，功德不一，虽晨祈云同，夕归攸隔，即我师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云峤，望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後升，勉思汇征之道，然复妙观大仪，启心贞照，诚以悟新，形由化革，籍扶容于中流，荫琼柯以永言，标云衣于八极，泛香风以穷年，体忘安而弥穆，心超乐以自怡，临三涂而缅谢，傲天宫而长辞，绍众灵以继轨，指太息以为期，究兹道也。岂不弘哉。（《释藏》辇九，又百五。）

〇致书释僧肇请为般若无知论释

遗民和南，顷餐徽闻，有怀遥伫，岁末寒严，体中如何？音寄雍隔，增用抱蕴。弟子沈疴草泽，常有弊瘵，迩因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古人不以形疏致淡，悟涉则亲，是以虽复江山悠邈，不面当年，至于企怀风味，镜心象迹，伫悦之勤，良以深矣。纟丐然无因，瞻霞永叹，顺时爱敬，冀因行李，数有承问。伏愿彼大众康和，外国法师□休纳上人以悟发之器，而遘兹渊对，想开究之功□□尽过半之思，故以每惟乖阔，愤愧何深。此山僧清常，道戒弥厉，禅隐之馀，则惟研惟讲，恂恂穆穆，故可乐矣。弟子既已遂宿心，而睹兹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轨，感寄之诚，日月铭至。远法师顷恒履宜，思业精诣，乾乾宵夕，自非道用潜流，理为神御，孰以过顺之年，湛气若兹之勤，所以凭慰既深，仰谢逾绝。去年夏末，始见生上人示般若无知论，才运清俊，旨中沈允，推涉圣文，婉而有归，披味殷勤，不能释手，真可谓浴心方等之渊，而悟怀绝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辩遂通，则般若众流，殆不言而会，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辞险，唱独者应希，苟非绝言象之表者，将以存象而致乖乎？意谓答以缘求智之章，婉转穷尽，极为精巧，无所间然矣。但暗者难以顿晓，犹有馀疑一两，今辄题之如别，想从容之暇，复能粗为释之。论序云，般若之体，非有非无，虚不失照，照不失虚，故曰不动等觉，而建立诸法。下章云，异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弥静，应逾动。夫圣心冥寂，理极同无，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以知不废寂，寂不废知，未始下寂，未始不知，故其运物成功化世之道，虽处有名之中，而远与无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弥昧者矣。但今谈者所疑于高论之旨，欲求圣心之异，为谓穷灵极数，妙尽冥符邪？为将心体自然，灵怕独感邪？若穷灵极数，妙尽冥符，则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体耳。若心体自然，灵怕独感，则群数之应，固以几乎息矣。夫心数既玄，而孤运其照，神淳化表，而慧明独存，当有深证，可试为辨之。疑者当以抚会应机，睹变之知，不可谓之不有矣。而论旨云，本无惑取之知，而未释所以不取之理。谓宜先定圣心，所以应会之道，为当唯照无相邪？为当咸睹其变邪？若睹其变，则异乎无相。若唯照无相，则无会可抚。既无会可抚，而有会之功，意有未悟，幸复诲之。论云，无当则物无不当，无是则物无不是，物无不是，故是而无是，物无不当，故当而无当。夫无当而物无不当，乃所以为至当，无是而物无不是，乃所以为真是。岂有真是而非是，至当而非当。而云当而无当。是而无是邪？若谓至当非常当，真是非常是，此盖悟感之言本异耳，固论旨所以不明也。愿复重喻，以其惑矣。论至日，即与远法师详省之。法师亦好相领得，意但标位，似各有本，或当不必理尽同矣。顷兼以班诸有怀，屡有击其节者，而恨不得与斯人同时也。（《高僧传》六）

周续之

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居豫章之建昌，师事太守范甯，後入庐山，事释慧远，义熙中，刘毅镇姑孰，命为抚军口又徵太学博士，刘裕辟为太尉掾，并不就，宋受禅，以讲经召至，为开馆郭门外，寻移病锺山，景平元年卒。（案，《隋志》注，晋末有徵士《周桓之集》一卷，疑即续之误。）

〇答孟氏问有祖丧而父亡服

孟氏问曰：“嗣子今为孟使君持重，光禄丧庭便无复主位，于礼云何？”周续之答：“礼无晓然之文，然意谓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丧，岂可阙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主邪？”

又问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禄丧次，亲有庐邪？”又答曰：“礼之倚庐在东墙下，盖是寝苫枕之处，非接宾位也。谓寝息之所，宜在亲之殡宫。于光禄丧庭，若宾客馈奠，凡是有事，然後之丧所，已则还庐次。然今代皆以庐为接宾之位，位则二处，从礼之变，亦宜两设也。”

又问：“葬奠之礼，何先何後？”又答：“《礼》云‘父母之丧偕，其葬也先轻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轻，其葬服斩。’以例而推，光禄葬及奠虞皆宜先，于情则祖轻，于尊则祖重。”（并《通典》九十七）

〇答戴处士书

见重申释疑论，辞理切验，善乎校实也。但仆意犹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怀，一日侍法师坐，粗共求君意，云气力小佳。当自有酬，因君论旨，兼有所见也。仆是以不复稍厝其爝火，须成旨因上。君云审分命者，乃是体极之人，既非所同，又仆所立，不期存于应报，而庆罚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书不尽言，于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广弘明集》二十）

〇难释疑论

近见君释疑论，盖即情之作，料检理要，殆乎有中。但审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验，亦仆所常惑，虽周览六籍，逾深其滞，及睹经教，始昭然有归，故以先觉语当今之学者也。君子为审分命所锺，可无祈验于冥中，馀庆之言，存于劝教，请审分命之旨，为当宅情于理，任而弗营邪？为忘怀ウ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于理，则理未可喻，善恶纷互，逆顺莫检，苟非冥废，岂得弗营。若直置而已，则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于事，则情亦升降，履信获，何能不庆？为恶勿罚，焉得无怨？虽欲忘怀，其可得乎？靖求诸己，其效明矣。又劝教之设，必伤实而动直，为训之方，不可一涂而尽，故或若反而後会，或晓昧于为言，是以涂车刍灵，堂室异诏，或显其远，或徵其近。今循教之徒，不苟求于分表，饮和之士，自守足于仁义，故深浅并训，而民听不滥。而神明之赜，蕴于妙物，岂得显称积善？正位履霜，而事与教反，理与言违，夷齐自得于安忍，颜冉长悲于履和，恐有为之言，或异于此。若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盖中智已还，而安于怀仁，不没其身，臧会以僭，有後于鲁国，则分命所锺，于何而审？元明之唱，更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来，其过非新，贤愚寿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浓获没，蔡灵以善薄受祸，郄宛以衅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怀宗，炼形以闻道，拔无明之沈根，翳贪爱之滞网，不祈验于冥中，而影响自徵，不期存于应报，而庆罚已彰，故能反步极，水镜万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尧孔拯其粗，宜有未尽，史迁造其门，而未践乎室，惜其在无闻之世，故永悲以穷年。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涉其津，亦应不远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岂唯言论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来论又以天地旷远，人事细近，一善一恶，无关冥应。然则天网恢恢，疏而遂失邪？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但盈换藏于日用，交赊昧乎理缘，故或乖于视听耳。山崩锺应，不以路远丧感，火泽革性，不以同象成亲，详检数端，可以少悟矣。（《广弘明集》二十）

王义兴

义兴，晋末为中郎。

〇因灾异上表

臣闻尧生神禾，而晋有虫粟，陛下自以圣德何如也。（《御览》八百四十，晋末荆州久雨，粟化为虫，中郎王义兴表。器案，此文乃《御览》所引任《述异记》所载，非迳引王义与文。）

卷一百四十三

陆善

善，爵里未详。（疑陆喜之误，各本皆作善，不敢臆定。）

（已下皆晋人，不知当何帝时，汇录一卷俟考。）

〇长鸣鸡赋

美南鸡之殊伟，察五色之异形，何伺晨之早发，抗长音之逸声。（《艺文类聚》九十一）

孙承

承，爵里未详。（案，《吴志·孙桓传》注引吴书，桓从孙丞，字显世，引文士传，丞作荧火赋，行于世，仕孙皓，为黄门侍郎，吴平赴洛，为范阳涿令，永安中，陆机请为司马，与机俱被害，《晋书·陆机传》作孙拯，未知即其人否。）

〇嘉遁赋

有嘉遁之玄人，含贞光之凯迈。靡薜荔于苑柳，荫翠叶之云盖。挥修纶于洄澜，临峥嵘而式坠。淅清风以长啸，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抚生，应物宅心。曜华春圃，凋叶秋林。振藻扬波，清景玄阴。形犹与以徒靡，神旷寂而难寻。浑无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心齐物，遨翔容与。薄言采薇，收萝中野。朝观夷陆，夕步兰渚。仰弋鸣雁，俯钓鲂与。游无方之内，居无形之域。咏休遁之贞亨，察天心而观复。委性命于玄芒，任吉凶而靡录。（《艺文类聚》三十六）

王庆

庆，爵里未详。

〇钓鱼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後抽纤缴，振修竿。垂银钩，运金丸。悬鲔，挂鸿鸾。连翩云际，氵々漪澜。（《艺文类聚》九十六）

李秀

秀，爵里未详。（器案《草堂诗笺》十八江村注引《四维赋》，以秀为东晋人。）

〇四维赋（并序）

四维戏者，卫尉挚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取象元一，分而为二，准阴阳之位，拟刚柔之策，而变动云云，成乎其中。

世有哲人，黄中通理。探赜索隐，开物建始。造四维之妙戏，邈众艺之特奇。尽盈尺之局，乃拟象乎两仪。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刚柔异而作配，趋舍同而从类。或盘纡诘屈，连延骆驿。或间不容息，舍棋则获。围成未合，骄棋先出。九道并列，专都独毕。（《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五。）

刘谧之

谧之，爵里未详。（《艺文类聚》以为晋人）

〇宠郎赋（一作庞郎）

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初学记》十九，引刘谧之庞郎赋。）

其头也。则中骼而上下锐，平而承枕四起。（《初学记》十九，引庞郎赋，又《御览》三百八十二引庞郎赋。）

〇迷赋

宠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暂来到豫章，因便造人士。东西二城门，赫奕正相似。向风径东征，直去不转耳。（《御览》四百九十）

〇下也赋（疑即宠郎赋庞郎赋迷赋之误）

头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面傅黄灰泽，髻插芜菁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烧虾蟆。（《御览》六百八十七）

〇与天公笺

昔申酉之际，遭汤旱流烟。今子亥之岁，值尧水滔天，火延烧其庐，水突坏其园，何小人兮，顿偷双船，由是行无担石，室如悬磬。（《御览》七百七十，又八百二十四。）

体战身噤，脱衣冻坐，赖詹公借袍，南城送火。（《艺文类聚》六十七，《御览》六百九十三。）

在于建宁之邑，始得数年相助，方欲教奴学耕，使婢执杼。（《初学记》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仲欣

仲欣，爵里未详。

〇拜时妇奔丧议

夫拜时出于末代，或恐岁有忌，而吉日不辰，有此变礼。既无文于古，及其损益，故当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义旨，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为後事之元龟，辄寻今人拜时，婿身发蒙交拜者，往往长迎而尽妇人之礼。案《记》“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夙兴沐浴，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则与拜而长迎，然後妇礼乃备者，而相依准。至于三月庙见，郑玄云“以舅姑没者耳”。若以三日拟三月，施之二亲，没则可；若其亲尚存，岂容措言。乃以众人所行失礼之事，反讥许长迎而为非，则是贱于准礼，而贵于众失，可得然乎？又《记》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婿以齐而吊，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涂之女，而夫父母没，布深衣以赴丧”。又《记》云“女未庙见而死，虽不于王姑，而婿不杖，归葬于女氏，示未成妇。”郑玄云“虽不备丧礼，犹为服齐衰”。依准古义，无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为是，而以古礼先儒为非，人则末如之何。夫拜时虽非古，既女交拜，亦敬慎重正，但未亲妇于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谓犹非定，则女子可冒绛纱，使他丈夫发而相见，拜以为婿，辄可委去，子女之分，固若是乎！夫称妻者，系夫之言，称妇者，有舅姑之辞。凡娶妻诚尽妇礼，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见姑。又设有甲乙二亲不存，娶妻虽已三日，无可致敬，又未蒸尝，则与拜时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岂闻今人以为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妇入家，发蒙交拜，夫妻之礼定；致敬舅姑，为妇之礼毕，以明妇顺耳。情礼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礼。凡人有丧，犹或凄怆；况已入夫门，而不恤其哀乎？若谓与古礼相准而合情者，夫家尚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通典》九十九）

〇又书

庾扬州以拜舅姑拟之庙见，同先配而後祖。寻陈钅咸子之讥郑忽，“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郑云：“配谓同牢食後祭，无其敬神心，故曰诬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礼也。”又《记》曰：“妇入，牢食，沐浴，俟明乃见舅姑，以明妇顺。”今当思《礼》、《传》所以同异，而谬以拜时为先配後祖，未是寻书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妇礼，不以为嫌，又今人拜时，皆未施敬舅姑，诚准婚已交礼，未及三日故也。设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丧，必尽哀而妇义已成矣。既以拜时准婚未三日，则是俱已入门交礼，同未致敬舅姑情义赴哭之例，不得云异。（《通典》九十九）

裴主簿

主簿失其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寡叔母归宗未嫁暴亡服议

晋有问曰："甲叔母乙寡，守节十馀年，其母在，兄壬迎乙还家，景求婚于壬，壬意许定，已克吉日而乙暴亡，甲应有服否？"裴主簿议："凡秉节遂志，义不二醮者，固必杜渐虑始，专于夫家，何得假迹晨昏，以之媒币。余以为景壬交币之辰，则甲乙义绝之日。（《通典》九十九）

许参军

参军失其名。

〇驳裴主簿议

乙丧夫无子，励操十载，心期同穴，志固金石。虽潜交媒币，而乙不与知，苟聘至之非我，则无愧于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毁形，焉知景至之时，乙无若人之洁，疑必从重，重则宜服。余固以为不应绝也。（《通典》九十九）

王 e

e，爵里未详。

〇答顾氏问

顾氏问王 e 云："从外弟妇亡末葬，今服讫，又无子，其夫便是丧主，当时除服否？"答曰："《礼》云'主丧者不除'，其文不别丧之轻重。须俟葬讫。不知世人有妻丧用此礼否。（《通典》百三）

王该

该，爵里未详。

〇日烛

原夫至道之典，畅生死之源，标善恶之报，启陵化之津，训戒明白，缕罗备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辞宕，累冥绝昧，重渊隔浪，是以学者未得其门，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远音，适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傥可接俗，助天扬光，号曰日烛。陶先觉之宏诰，启玄管于灵门。周太虚以游眺，究漭荡而无垠。履地势于方局，冠圆天于覆盆。缅三界之寥廓，遘二气之氤氲。寻大造之冥本，测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万物而常存。彼良民之达分，故哀生而怡魂。夫含气之伦，其神无方。蠢尔之类，其质无常。寄若水势，托若火光。随行缱绻，迭枯迭芳。往来出没，冥冥茫茫。洪海环流，大变轮回。乘彼远漂，济来曷阶。宛转三涂之中，沈滞八难之围。愍企穷之无期，悼客作之有归。瞻崇德之可速，鉴聚凶之宜迟。斯成务之易睹，匪先见之动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极构于蹈非。理感自然，冥封玄凝。福兮谁造，祸兮孰兴。水运锺卑，人道恶矜。因丰积。祉缘谦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览形声之两偶。考休咎之双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应。若圆轮之抱规，犹直桷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绳。苍犬出于帝父，黄能资于圣子。聿徵化而不救，奚天属之云恃。谅求福之在躬，信为仁之在己。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岂无气之所始。悲婉娈之夭徂。还托生于家豕，昔鞠育而怀抱，今屠刳以为礼。神居妙而恒我，形受变而易体。未一旬而相忘，可长叹而流涕。夫阐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独尔。察寡孕于嘉类，悟繁产于虫豸。喻零霖其犹希，若幡囊之倒米。为嚣嚣以日日，谁识伏而达倚。匪余情之能测，谬闻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蒙々徒生。兵风既至，忽然潜征。神道虽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阴，徂彼铁城。宵绝望舒，昼无曜灵。身造笮萼之槛，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以积刃，剑林翘锋而肃精。陶铜汪洋以海涌，巨镬波沸而雷鸣。阎王领阅，卒傍执钗。三才力一奋，八千累罗。鸩鸩利嘴，煌煌火车。锐钉枪，狡狗拟牙。淫徒又于幻柱，饥囚枯于尘沙。资轻妙之灵质，益痛戮之易加。永烦冤以弥劫，安斯酷之可过。三六峻网，弗可裂缕。千条殊剧，万端异苦。靡喘息而不经，俄聿来而忘宇。予略一朝以言之，将终年而震楚。爰有五德无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庆升九天。宝殿晃昱，高构虚悬。琼房兼百，瑶户摩千。金门焕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鲜。珠树列于路侧，鸾凤鸣于条间。芳华神秀而粲藻，香风灵飘而飞烟。想衣斐以被躯，念食芬芳以盈前。彼曦和之长迈，永一日而万年。无事为以干性，常从容于自然。映光蕊芯之烁烁，眇轻腾之翩翩。究妙音之至乐，穷有生之遐延。舍陋世而上跻，伴超伦之高迁。然夫飨兹旧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穑。积畜虽多，焉有不竭。龄祚虽修，终焉归灭。三起而宫宇散，七证至而天禄绝。会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无别。是以如来大圣，三达洞照。哀我困蒙，晓了道要。善权洒落，或粗或妙。如溟海之运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虚怀忘其言，中才负志执其教。教无定方，适物所由。宜陆以车，应水以舟。敷设云云，广衍悠悠，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纲领，遣毛目于网裘。宏笼大训，展我智分。治无不均，质有利钝。虚往实归，各足方寸。愚黠并诱，龙鬼俱化。万涂丛归，一由般若。譬彼济海，非船莫过。驱万动于道场，毕无为而息贺。本夫三乘之始，同归一无。才照各异，致用参殊。应真忘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缘觉亮累于知微，爰迁玄而弗居。虽妙迹其再丧，犹有遣而未虚。开士解拘于都尽，作无存其焉除。悟之豁于鉴先，体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绝勋，畴克谅而业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荫映，躬受圣喻。喁喁群黎，耳目仰注。或发蒙于一咳，或革面于一哺。并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运转衰。大教虽存，味之者希。梅檀与蓼苏同芬，夜光与熠耀齐晖。于氏超世，综体玄指。嘉遁山泽，仁感虎兕。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阙叟登宵，卫度系轨。咸淡泊于无生，俱脱骸而不死。今则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言发则蕴滞披，三幡著则重冥昭。见之足以洗鄙吝，闻之可以落矜骄。孙濯流以逸契，咏遂初于东皋。何深味以栖素，轻大宝于秋毫。道风之所扇荡，深达之所逍遥。才不难则贤不贵，愚不笑则圣不高。远声见陋于近耳，孰能忘味于闻韶哉？奚适非道，何之无神。理有精粗，物有产真。大居细君，小为硕臣。羽隶隶乎金翅，甲属属乎须伦。两仪宗于太极，众星系于北辰。是以九十六种，枝条繁张。轻道重根，躁废静王。具曰予圣，各镇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彩粲，啸灵厨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凶化，恭化砾石之琳琅。竭变幻之崛奇。惜有待之无长。斯乃数内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练形之匹。熊经鸟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阴与素月，朝挹阳霞与朱日。赤斧长生于服丹，涓子翻飞于饵术。安期久视于松豪，丰人轻举于柏实。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住质。中不夷而外猗。徙登云而殒卒。俱括囊以坚卵。固同门而共出。理未升于颜堂，永封望乎孔室。贵乎能飞，则蛾蝶高，奇乎难老，则龟蛇修考。伊逆旅之游氛，唯心玄之可宝。存形者不足与论神，狎俗者末可与言道。道乎奚言，无问无对。谘者叩穷，应者负内。默之斯通，语焉则匮。当于素珠与讲道，吾成罔象与无谓。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钻浮响，莫悟冥音。希之弥错，搜之愈沈。郢人其逝，为谁匠椹。设筌蹄乎渊荟，俟鱼免乎川林。倘得意于谈表，共目击而废心。无运儿倏，往矣斯复。忍立贤达，忽如涉宿。千师诞化，肇过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数辽，瞥若瞬目。灵辔虽迅，缘枢靡穷。彼无本标，我有始终。假步炯电之末，托息石飙之中，知畏涂而惊寇。迷尘欲之致戎，替远胜而婪近。谓奢俭而骄丰。不防枯于未飘，既零落于劲风。思反蒂而更秀，结万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烧指穿石。冥期无待，志与心欢。峻智堑，崇慧壁。拔津剑，挥戒戟。想将萌而夷斩，情向兆而翦刺。埽六贼于胸中，休五道之长役。拱己内治，总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尽。寄耳无明，寓目莫准。尘堕空落，秽与虚陨。廓焉灵悟，因权作尹。普济安度，大悲谁愍。托蘧庐以和光，常游君乎冥泯。任天行与物化，如蹈水之无轸。若乃妙变神奇，理不思议。大千舞于指掌，芥子含于须弥。四海宅于毛孔，七宝永于劫移。可信而不可寻，可由而不可知。非谈咏之所宣，恶毫素之能披。善乎优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满于天下，人有百头，头有百舌。舌解百义，辩才锋逸。合兹人以赞道，犹万分而未一。唯觉觉之相叹，乃敷畅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托狂简而仰述。抗萤烛之炯炯，欲增晖以毗日者欤？嗟乎！方外灵藏，奢遐诞宕。众妙渊玄，群奥无量。小成弗藉，大言横丧。川德之厚，于何不有。惊听洪壑，骇耳崇阜。夏典载其掌握，荒经列其户牖。周既达而未尽，信齐谐之小丑。见鹏鲲而标大，不睹鸟王与鱼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积籍眇漫，焉可称记。伊皇览之普综，足探幽而体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近愿于割玉，又硕诬乎火炽。况下斯而束教，趣尧孔之权饵。常专专而守检，惧越蹈于所伺。并废理以证言，莫触类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构，更益猜而致忌。悟饰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辍思，寄一隅于梗指，俟体信于明识者乎。（《弘明集》十三。）

王齐之

齐之，爵里末详。

〇萨陀波仑赞（因画般若台，随变立赞）

密哉达人，功立曩叶。龙潜九泽，文明未接。运通其会，神疏其辙。感梦魂交，启兹圣哲。

〇萨陀波仑入山求法赞

激响穷山，愤发幽诚。流音在耳，欣跃晨征。奉命宵游，百虑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灵。

〇萨陀波仑始悟欲供养大师赞

归涂将启，灵关再辟。神功难图，待损而益。信道忘形，欢不期适。非伊哲人，孰采元策。

〇昙无竭菩萨赞

渊匠，道元数尽。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无旋轸。三流开源，于焉同泯。

〇诸佛赞（因常啼念佛为现像灵）

妙哉正觉，体神以无。动不际有，静不邻虚。化而非变，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镜此群粗。（《广弘明集》三十九）

沈嘉

嘉，爵里未详。（阁帖题晋太守沈嘉长书，而帖但作嘉，释文云，沈嘉字长茂，今检《晋书》未见。）

〇书

十二月十三日，嘉顿首顿首。岁有感怀，深寒，切想各平安。仆劳弊，遣不具，沈嘉顿首顿首。（《淳化阁帖》三）

王循

循，爵里未详。（阁帖题晋王循书，大观作中军将军，今检《晋书》未见。）

〇书

七月廿四日，循遮顿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为慰，馀热比复可不，仆疾患故尔不复平，顿勿，力书不尽，王循遮顿首。（《淳化阁帖》三，褚遂良羲之书目有阿遮帖，当是人名。）

谢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伯未详。（阁帖题云，晋散骑常侍。）

〇书

此计江东精兵，不可卒得，唯当善养见者，而事虑日多，如比来忧怀，实已万端。（《淳化阁帖》三）

刘瑰之

瑰之，爵里未详。（阁帖释文，瑰之字元宝，仕至御史中丞，大观帖作晋中丞，今检《晋书》未见。）

〇书

环之顿首顿首，末阳远感闰，知有患耿耿，知以自屈，恨不相见，力及不比望。环之。（《淳化阁帖》三）

谢发

发，爵里未详。

〇书

晋安素自强壮，且年时尚可，当延遐期，岂谓奄至，于此自毕，远近二三，惋愕不能已已。未欲旨问，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还耳。执笔恻感。（《淳化阁帖》三，案此帖无姓名，以为谢发，未知何据。）

卷一百四十四

列女

严宪

宪，京兆人，魏杜有道妻，年十八而寡，子植，为南安太守，女华，为傅玄继妻。

〇与从子秦州刺史杜预书

谚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晋书·列女杜有道妻严氏传》）

阮氏

阮氏，阮咸之姑。

〇答阮咸书

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世说·任诞篇》注引《阮孚别传》）

锺琰

琰，颍川人，太傅锺繇曾孙女，司徒王浑妻，有集五卷。

〇遐思赋

惟仲秋之惨凄，百草萎悴而变衰。燕翔逝而归海，蟋蟀鸣而相追。从虚堂而无寥，嗟我心之多怀。怅遐思而内结，嗟尔姜任邈不我留。谋民生之未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何为其多愁。凉风萧条，露沾我衣。忧来多方，慨然我怀。感飞鸟之反乡，谅卫女之思归。于是周游容与，逍遥彷徨。悲民生之局促，愿轻举之遐翔。（《艺文类聚》三十四）

〇莺赋

嘉京都之莺鸟，冠群类之殊形。擢末躯于紫闼，超显御乎天庭。惟节运之不停，惧龙角之西颓。慕同时之逸豫，怨商风之我催。（《艺文类聚》九十二）

卫氏

卫氏，太保女。

〇与国臣书

先公名谥未显，无异凡人，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发在，悲愤感慨，故以示意。（《晋书·卫传》）

湛氏

湛氏，豫章新淦人，陶侃母。

〇封反书责陶侃

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也。（《御览》八百六十二引世说，又《晋书·列女本传》小异。）

辛萧

萧，散骑常侍傅统妻，有集一卷。

〇芍药花颂

晔晔芍药，植权此前庭。晨润甘露，书昼阳灵。曾不逾时，荏苒繁茂。绿叶青葱，应期吐秀。缃蕊攒挺，素华菲敷。光譬朝日，色艳芙蕖。媛人是采，以厕金翠。发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风人，抗兹荣华。聊用兴思，染翰作歌。（《艺文类聚》八十一）

〇菊花颂

英英丽草，禀气灵和。春茂翠叶，秋曜金华。布高原，蔓衍陵阿。阳芳吐馥，载芬载葩。爰采爰拾，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寿。服之延年，佩之黄考。文园宾客，乃用不朽。（《艺文类聚》八十一）

〇燕颂

翩翩玄鸟，载飞载扬。颉颃庭宇，遂集我堂。衔泥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处此高凉。孕育五子，靡夭靡伤。羽翼既就，纵心翱翔。顾影逸豫，其乐难忘。（《艺文类聚》九十二）

于氏

于氏，成帝时散骑侍郎贺乔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上表言养兄子率为後（咸和五年）

妾昔初奉醮归于贺氏，胤嗣不殖。母兄群从以妾犯七出，数告贺氏，求妾还。妾姑薄氏，过见矜愍，无子归之天命，婚姻之好，义无绝离，故使夫乔多立侧媵。乔仲兄群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数谓亲属曰："于新妇不幸无子，若群陶新妇生前男，以後当以一子与之。"陶氏既产澄、馥二男，其後子辉在孕，群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妇。"妾敬诺拜赐，先为衣服，以待其生。辉生之日，洗浴断脐，妾即取还，服药下乳以乳之。陶氏时取孩抱，群恒诃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群辄责之。诚欲使子一情以亲妾，而绝本恩于所生。辉百馀日，无命不育。妾诚自悲伤，为之憔悴。姑长上下，益见矜怜。群续复以子率，重见镇抚，妾所以讫心尽力，皆如养辉。故率至于有识，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过周，而乔妾张始生子纂。于时群尚平存，不以为疑。原薄及群以率赐妾之意，非惟以续乔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终奉尝于贺氏，缘守群信言也。率年六岁，纂年五岁，群始丧亡。其後言语漏泄，而率渐自嫌为非妾所生。率既长，与妾九族内外修姑姨之亲而白谈者，或以乔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而妾子，若不去，则是与为人後。去年，率即归还陶氏。乔时寝疾，曰："吾母、兄平生之所共议也。陌上游谈之士，遽能深明礼情？当与公私共论正之。"寻遂丧亡。率既年小，未究大义，动于游言，无以自处。妾亦妇人，不达典仪，唯以闻于先姑，谓妾养率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婴此茕独，少讫心力，老而见弃，曾无蜾蠃式谷之报，妇人之情，能无怨结？谨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疑十事如左：

夫礼所谓为人後者，非养子之谓，而世之不深案礼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乱，处断所以大谬也。凡言後者，非并时之称，明死乃至丧，生不先养。今乃以生为人子，乱于死为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谈者以乔自有纂，不嫌率还本也。原此失礼为後之意，《传》曰："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乔上非大宗，率不为父後，何系于有纂与无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为亲属既讫，无以序昭穆，列亲疏，故系之以宗，使百代不迁，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为後者，降其本亲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于彼，岂不异婴孩之质，受成长于人，不识所生，惟识所养者乎？鄙谚有之曰："黄鸡生卵，乌鸡伏之；但知为乌鸡之子，不知为黄鸡之儿。"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今以义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礼传》曰：为人後者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义比于子而恩非子也。故曰为後者异于为子也。今乃以为後之公义，夺育养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与为人後者，自谓大宗无後，族人又既已选支子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复重为之後，後人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之也，自非徇爵，则必贪财，其举不主于仁义，故尤之也。非谓如率为嫡长先定，庶少後生，而当以为讥。此妾六不解也。

妾又闻父母之于子，生与养其恩相半，岂包胞之气重，而长养之功轻？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怀。故服三年。”《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凡此所叹，皆养功也。螟蛉之体，化于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纪焉。由此观之，哺乳之义，参于造化也。今率虽受四体于陶氏，而成发肤于妾身。推燥居湿，分肌损气，二十馀年，已至成人，岂言在名称之间，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亲，父子、兄弟、夫妻，皆一体也。其义，父子，首足也；兄弟，四体也；夫妻，判合也。夫唯一体之亲，故曰兄弟之子犹己子，故以相字也。今更以一体之亲，拟族人之疏；长养之实，比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于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厌母之亲；以父之故，断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礼；其义安取？盖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群所立，是君命制于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弗怠，是父命之行于子也。妾之母率，尊命则由群之成言，本义则乔之犹子，计恩则妾之怀抱。三者若此，而今弃之，此妾三疑也。诸葛亮无子，取兄瑾子乔为子，乔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乔为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乔也。盖以兄弟之子犹己子也。陈寿云：“乔卒之後，诸葛恪被诛，绝嗣，亮既自有後，遣乔子攀还嗣瑾祀。”明恪不绝嗣，则攀不得还。亮近代之纯贤，瑾正达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义，而犯非礼于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传》曰：“陈女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言为己子，取而字之。《传》又曰“为人後者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则蜾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义也。则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别以为己子与为後之子不同文也，则可与求礼情矣。以义相况，则宗犹父也，父犹母也。庄姜可得子戴妫之子，系之于夫也；兄弟之子可以为子，系之于祖也。名例如此，而论者弗寻，此妾五疑也。董仲舒命代纯儒，汉朝每有疑议，未尝不遣使者访问，以片言而折中焉。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弃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夫异姓不相後，礼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学，岂暗其义哉！盖知有後者不鞠养，鞠养者非後，而世人不别，此妾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夫拾儿路旁，断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条，其为予夺，不亦明乎！今说者不达养子之义，唯乱称为人後，此妄七疑也。汉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养之。淑亡後，子还所生。朝廷通儒移其乡邑，录淑所养子，还继秦氏之祀。异姓尚不为嫌，况兄弟之子！此妄八疑也。吴朝周逸，博达古今。逸本左氏之子，为周氏所养，周氏又自有子，时人不达者亦讥逸。逸敷陈古今，故卒不复本姓，识学者咸谓为当矣。此妄九疑也。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适人降所生，二也；为父後者为出母无服，三也；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非致人情，《礼》称以义断恩，节文立焉。率情立行者，戎狄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错综礼文，表里仁义，乱于大伦，故汉哀，以诸侯嗣天子，各还尊其私亲，以为得周公严父之义，而不知其大悖国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殇之差，及至齐斩：所禀所受，其体一也，而长幼异制，等级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杀而不举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责，有司不行杀子之刑，六亲不制五服之哀，宾客不修吊问之礼，岂不以其蠢尔初载，未夷于人乎？生而杀之如此，生而弃之，受成长于他人，则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责以父子之恩，自同长养之功，此妄十疑也。（《通典》六十九）

卫铄

铄字茂猗，河东安邑人，廷尉卫展女，汀州刺史江夏李矩妻，善锺繇书法，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师事之，子充，中书侍郎，亦善楷法。（案，《晋书》李充在《文苑传》，别有李矩，字世回，平阳人，非即此。）

〇与释某书

卫稽首和南。近奉敕写急就章，遂不得与师书耳。但卫随世所学，规摹锺繇，遂历多载，年廿，著诗论草隶通解，不敢上呈。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师可诣晋尚书馆书耳。仰凭至鉴，大不可言。弟子李氏卫和南。（《淳化阁帖》五）

〇笔阵图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匪乎银钩。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暗于其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下笔点墨画芟波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学书，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

丶　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丿　陆断犀象。

𠀋　百钧弩发。

丨　万岁枯藤。

𠀋　崩浪雷奔。

𠀋　劲弩筋节。

右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後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後者胜。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超妙矣。书道毕矣。永和四年，上虞制记。（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一，《御览》七百四十八，案，朱长文墨池编以此为王羲之书论。长文又云，旧传右军所作，後见张彦远要略，以为卫夫人之辞。）

谢道韫

道韫，安西将军谢奕女，江州刺史王凝之妻，有集二卷。

〇论语赞

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庶则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归宗。粗者乖本，妙极令终。嗟我怀矣，兴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未见蹈仁而死者矣。（《艺文类聚》五十五）

陈窈

窈，武平都尉陶融妻，有集一卷。

〇筝赋

伊夫筝之为体，惟高亮而殊特。应六律之修和，与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众器之表式。后夔创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既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缩不盈。总八风而熙泰，羌贯微而洞灵。牙氏攘袂而奋手，锺期倾耳以静听。奏清角之要妙，咏驺虞与鹿鸣。兽连轩而率舞，凤踉跄而集庭。泛滥浮沈，逸响发挥。翕然若绝，皎如复回。尔乃秘艳曲，卓砾殊异。周旋去留，千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态。（《艺文类聚》四十四，又《初学记》十六引三条。）

李氏

李氏，东阳太守袁宏妻。

〇吊嵇中散文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自非贤智之流，不可以褒贬明德，拟议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为人，可谓命世之杰矣。观其德行奇伟，风勋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若夫吕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锺会者，天下之恶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恶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显。夜光非与鱼目比映，三秀难与朝华争荣。故布鼓自嫌于雷门，砾石有忌于琳琅矣。嗟乎道之丧也。虽智周万物，不能违颠沛之难。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怀，检乎迹者，必以纤芥为事。慨达人之获讥，悼高范之莫全，凌清风以三叹，抚兹子而怅焉。闻先觉之高唱，理极滞其必宣。候千载之大圣，期五百之明贤。聊寄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御览》五百九十六）

陈玢

玢，都水使者徐藻妻，有集五卷。

〇石榴赋

惟木之珍，莫美石榴。擢鲜葩于青春，结芳实于素秋。（《御览》九百七十）

陈参

参，海西令刘臻妻，隋志注作刘ら妻，有集七卷。

〇与妹刘氏书

伏见伟方所作先君诔，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若斯者乎？执咏反覆，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元方伟方，并少而有盛才，文辞富艳，冠于此世，窃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陈所怀，庶备起予。先君既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己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但道长祚短，时乏识真，荣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迹也。老庄者，绝圣弃智，浑齐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所贵，非名教所取，何必辄引以为喻耶？可共详之。（《艺文类聚》二十二）

〇答舅母书

元方春秋始富，德业亦隆，弘道博文，才质兼备，冀志与时畅，荣耀当年，岂意一朝，冥然长往。元方冲幼，过庭莫闻，圣善明训，业成三徙，亦既冠婚，双誉允集，庶几偕老，色养膝下。而殃厉横流，艰祸仍遘，媛姊倾逝，宗模永绝，市方玄华，并夭戚年，岂虑岂图，祸降弥酷，良才夭于始立，崇基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一匮，仰痛殄灭，俯悼二弟，斯人斯命，当可柰何。母年逾耳顺，备经百罹，一纪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从靡托，穷悼中发，情驰难处。（《艺文类聚》三十四）

〇正旦献椒花颂

旋穹（《御览》作“璇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晖，澄景载焕。美哉（《晋书》作“标美”，《书钞》作“美彼”。）灵葩，爰采爰献。圣容英之，永万於万。（《艺文类聚》四，又八十九，《晋书·列女传》，《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五，《初学记》四，《御览》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

〇献春颂

玄陆降坎，青逵升震。阴祗送冬，阳灵迎春。（《初学记》三）

〇五时画扇颂

炎后飞轨，引曜丹逵。蕤宾应律，融精协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兑降素兽，震升青螭。日月澄晖，仙章来仪。仰憩翠岩，俯映兰池。灵柯幽蔼，神卉参差。如山之寿，如松之猗。永锡难老，与时推移。（《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

〇进见仪

正月七日，上人胜于天。（《御览》三十）

王劭之

劭之，刘柔妻，有集十卷。

〇怀思赋

超离亲而独寄，与忧愤而长俱。虽亮分以自勉，曾无间乎须臾。思遥遥而冲忡，疾结滞乎肌肤。忆昔日之欢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从容，常欣泰以逸豫。何运遇之偏否，独辽隔于修路？何恒鸟之将分，犹哀鸣以告离，况游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于是仲秋萧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叶晨布。羡归鸿之提提，振轻翼而高举。志眇眇而远驰，悲离思而鸣咽。彼迈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难泄。聊揽以寄怀，怅辞鄙而增结。（《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〇春花赋

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茜而同荣。兰圃翘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沈馨。翠颖竞臻，众条频英。或异色同形，或齐芳殊制。自然神杳，不可胜计。烂若罗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群翔，练若珊瑚之映月。诗人咏以托讽，良喻美而光德。准工女于妙规，饰王后之首则。（《艺文类聚》八十八）

〇姜原颂

英英姜原，实德之纯。肇承灵瑞，武敏是遵。诞育岐嶷，毗赞皇纶。播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训，万叶攸循。

〇启母涂山颂

涂山静居，玄郎悟几。大禹至公，过门不归。明此道训，孩胤是绥。仁哲以成，永系天晖。（《艺文类聚》十五）

〇灵寿杖铭

｛翟｝々鲜干，秀彼崇票。下泽兰液，上莹芳霄。贞劲内固，鲜粲外昭。耀质灵荟，作珍华朝。杖之身安，越龄松乔。（《艺文类聚》六十九）

〇夫诔

猗猗嘉颖，朝阳方翘。烈风严霜，殒此秀条。璇玑倏忽，四序竞征。清商激宇，蟋蟀吟。（《艺文类聚》三十七）

琼

琼，松阳令钮滔母，有集二卷。

〇悼艰赋

伊禀命之不辰，遭天难之靡忱。夙无父之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览蓼莪之遗咏，咏肥泉之馀音。经四位之代谢，虽积祀而思深。伊三从而有归，爰奉嫔于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泽之陶渥。释服以斩衣，代罗帏以缟布。仰慈尊以饮泣，抚孤景以协慕。遇飞廉之暴骸，触惊风之所会。扶摇奋而上跻，颓云下而无际。顿余邑之当春，望峻陵而郁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发生。顾南枝以永哀，向北风以饮泣。情无触而不悲，思无感而不集。（《艺文类聚》三十四）

〇箜篌赋

考兹器之所起，实侯氏之所营。远不假于琴瑟，顾无取乎竽笙。尔乃陟九峻之增岩，承温之朝日。剖峄阳之孤桐，代楚宫之椅漆。徵班输之造器，命伶伦而调律。浮音穆以遐畅，沈响幽而若绝。乐操则寒条早荣，哀曼则晨华朝灭。邈渐离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超梁甫，愿登华岳。路险悲秦，道难怨蜀。遗逸悼行迈之离，秋风哀年时之速。陵危柱以颉颃，凭哀弦以踯躅。于是数转难测，声变无方。或冉弱以飘沈，或顿挫以抑扬。或散角以放羽，或摅微以骋商。（《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末有于是而已矣。）

后夔正乐，唱引参列。宋女挥丝，秦娥抚节。（《初学记》》十六）

〇与虞定夫人荐环夫人书

琼闻兴贤崇德，圣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务。伏见族祖吴国亡民富春孙彦妻环，少厉令节，服膺道教，逮适孙氏，恪居妇职，宗姻有声，奉礼未周，彦母丧殒，丧殒半年，彦奄亡没。环率礼奉终，抗义明节，倾竭私产，以供葬送，礼服既终，前无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许。（《艺文类聚》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答虞吴国书

咸和中，避苏峻乱于临安山，吴国遣使饷馈，乃答书曰，此果有胡桃飞穰，飞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国，外刚内柔，质似古贤，欲以奉贡。（《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一。）

〇与从弟孝徵书

省尔讥我以养鹄，乃戒以卫懿灭毙之祸，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卫懿之好，民无役车之载，鹤有乘轩之饰，祸败之由，由乎失所。若乃开圃即于灵囿，沃地矩乎神沼，文鱼跃于白水，素鸟翔乎神州，岂非周文之德，大雅所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纣著以玉杯，而此圣以兴，彼愚以灭，盖置之失所。如其无失，来难可施乎？（《艺文类聚》九十）

〇与从祖虞光禄书

赐琉璃碗。（《御览》七百六十）

〇公孙夫人序赞

夫人姓公孙氏，会稽剡人也。夫人资三灵之淳懿，诞华宗之澄粹，奇朗照于韶龀，四教成于弱笄，慈恩温恭，行有秋霜之洁，祗心制节，性同青春之和，敦悦宪章，动遵礼规，居室则道齐师氏，有行则德配女仪。礼服有盈，笾豆无阙。猗欤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洁，操与霜整。性扬兰芳，德振玉颖。猗彼琼林，奇翰有集。展彼硕媛，含德来绮。动与礼游，静以义立。（《艺文类聚》十八）

羊氏

羊氏，王伦妻。

〇安石榴赋

振绿叶于柔柯，重彤子于累房。（《御览》九百七十）

张君平

君平未详。

〇与妹宪书

念诸里舍，皆富财贿，衤属袭蔽，纷华照曜，于是之际，想汝怀愧。（《御览》六百九十一，引妇人集，案，妇人集，宋司空徐湛之撰，则君平必在宋以前，张采以为晋人，今从之。）

卷一百四十五

阙名

〇诏

若不少顺冲旨，降损盛制。（《文选·褚渊碑》注引《晋起居注》，帝诏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之尚书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文选·齐竟陵王行状》注引王隐《晋书》，诏云云。）

〇晋令

常以蝗向生时，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内，皆令周篇。（《艺文类聚》一百）

车驾出入，相风己前侍御史令史。（《御览》九）

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也。（《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

博士皆取履行清洁，通明典义。若散骑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丘高等，拜郎中。（《御览》二百三十六）

诸县率千馀户置一小学，满千户并之。（《御览》五百三十四）

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御览》五百八十九）

诸度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所写一通付关吏。（《御览》五百九十八）

狱屋皆当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饷馈，狱卒为温暖传致。去家远无饷馈者，悉给廪。狱卒作食，寒者与衣，疾者与医药。（《御览》六百四十三）

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後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御览》六百四十八）

应受杖而体有疮者，督之也。（《御览》六百五十）

犯免官，锢三年。（《御览》六百五十一）

凡民不得私煮盐，有犯者四岁刑，所在主吏二岁刑。（《书钞》一百四十六）

使信节，皆鸟书之。（《御览》六百八十一）

皇太子及妃诸王朱绶，郡公主朱绶，郡侯暗朱绶。（《御览》六百八十二）

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缓，朝服进贤两梁，掾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一梁冠。（《宋书·礼志》五）

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罗绡。（《御览》八百十六）

第七品已下，始服金钗，第三品已上蔽结爵钗。（《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朝服皂缘中单衣。（《御览》六百九十一）

旄头羽林著常腰襦。（《御览》六百九十五）

元帝时，有奏太极殿设绛帐，帝诏曰："汉文以上书皂囊为帷，冬可青布，夏可青葛。（《御览》六百九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作漆器物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者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御览》七百五十六）

乘传出使，遭期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宋书·礼志》五，又见《御览》七百七十二。）

山鹿白豹游毛狐白貂领，黄貂班白<鼠军>子，渠搜国裘，皆禁服也。（《御览》六百十四）

步摇蔽髻，皆为禁物。（《御览》七百十五）

织成衣为禁物。（《御览》八百十六）

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缘青，百婢履色无过经青，古侩卖者皆当著巾，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御览》六百九十六）

侩驵者皆当著巾，白帖额，题所侩驵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御览》八百二十八）

士卒百工，不得著假髻。（《御览》七百十五）

百工不得服大绛紫衤巽，假髻真珠珥，文犀玳瑁，越叠以饰路张，乘犊车。（《御览》七百七十三）

士卒百工不得服。（《御览》七百十八）

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珥。（《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八百二。）

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御览》八百七）

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御览》八百二十）

坐庐使者，皆不得宿肆上。（《御览》八百二十八）

诸有虎，皆作槛阱，篱栅皆施箝，捕得大虎，赏绢三匹。（《御览》八百九十二）

翡鸟不得西度陇。（《御览》九百二十四）

诸官有秩，支子守护者，置吏一人。（《御览》九百五十九）

夷其民守护棕皮者，一身不输之。（《御览》九百五十九）

阆中县置守黄甘吏一人。（《御览》九百六十六）

诸宫有梨守护者，置吏一人。（《御览》九百六十九）

诸官有秩者，守护橙者，置吏一人。（《御览》九百六十九）

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课，应田者呆麻加半亩。（《御览》九百九十五）

〇丧葬令

长史卒，官吏皆斩衰，以丧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通典》九十九）

〇议谥刘毅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毅宜谥以申。毅忠允匪躬，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斯诚圣朝考绩以著熏之美事也。案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于义不体。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没其高行，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士，臣愿圣代举春秋之远制。改近代之旧服。（《通典》一百四，大兴三年，有司表。）

〇因火灾上书

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晋书·五行志》下，太康十年十月，含章鞠室等火，时有上书云云。）

〇奏改景初历为泰始历

王者祖气而奉其口终，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金生于已，事于酉，终于丑，互祖以酉日，腊以丑日，改景初历为秦始历。（《宋书·历志》一，泰始元年，有司奏。）

〇奏请即魏宫立庙。（有司奏置七庙，武帝重其役，庙群臣议奏。）

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辩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含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远旨。昔舜承尧禅，受终手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七。）

〇奏正朔服色

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宋书·礼志》一，太始二年九月，群公奏。）

〇奏并圆方二丘

古者郊丘不异，宜并圆方二丘，更修坛兆，二至合祀。（《通典》四十二，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云云。）

〇奏皇太后丧制

前代故事，倚庐巾施白缣帐蓐，素床，以布巾里由草，轺辇板舆细犊车，皆施缣里。（《宋书·礼志》二，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云云。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馀居丧之制，一如礼文。）

〇又奏请除服

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历。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临位，御除服讫，各还所次，除衰服。（《晋书·礼志》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礼志》二，泰始四年四月，有司奏。）

〇又奏

世有险易，道有亡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由。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犹戴冕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释，谅ウ之礼，自远代而废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敢固以请。（《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有司又奏。）

〇奏庙物

先帝旧物，藏之于庙，所存旧物，麻绳为细拂，以明俭约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引《晋要事》，泰始四年，有司。）

〇奏议诸王冠

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仪。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通典》五十六，奏始六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奏议。）

〇奏留太学生

太学生七千馀人，才任四品听留。（《宋书·礼志》一，晋太始八年，有司奏。）

〇奏劾羊祜

祜所统八万馀人，贼众不通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剑，皆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晋书·羊祜传》，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阐竟为抗所擒，有司奏祜云云，坐贬平南将军，免杨肇为庶人。）

〇奏定侯国入朝

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临时有故，则明年来朝，明年朝後，更满三岁乃朝，不得依恒数，朝礼皆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奏聘。（《宋书·礼志》一，《通典》七十四，太始中，有司奏。）

〇奏请听华 e 袭封

e 所坐除名削爵，一时之制。e 为世子，著在名簿，不听袭嗣，此为刑罚再加。诸侯犯法，八议平处者，褒功重爵也。嫡统非犯终身弃罪，废之为重，依律应听袭。（《晋华 e 传，大鸿胪何遵奏 e 免为庶人，不患袭封，请以表世孙混嗣表，有司奏。）

〇奏定王昌前母服

设令有人于此，父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见，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养已者情哀，而不相见名制，虽戚念之心殊，而为之服一也。又两后匹嫡，自谓违礼，不谓非常之事，而以礼处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于庙，其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谓哭于孔氏之庙？子思惧，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为罪人，何则异族之女，不得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妇人牵夫，犹有所尊，赵姬之举，礼得权通，故先史详之，不讥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终亡，尚无并主轻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则昌不应复服，生及母存，自应如礼，以名服三年，辄正定为文章，草下太常，报奉行。（《晋书·礼志》中，泰康元年，尚书八座以为云云。案，王昌事详前竟陵王文。）

〇奏请限田宅

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之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处，近郊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其官第一品五十顷，每吕减五顷以为差，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国宾先贤之後，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仓客及佃客，量给官品，以为差降。（《通典》一，平吴之後，有司奏。）

〇奏止朝日

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宋书·礼志》一，太康二年，有司奏，诏不许。）

〇奏给车

廷尉三官及诸部掾职在邻辇者，给白盖小车，又给卿寺从官属平兴车六乘，重车一乘。（《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九引，《晋起居》注，泰康四年，有司奏。）

〇奏定昏礼

昏礼纳征，大昏用玄熏，束帛加，马二驷，王侯玄熏，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熏，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熏如故，诸侯昏礼加纳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之。（《宋书·礼志》一，太康八年，有司奏。）

〇奏遂殷祖母服

礼无不及还重之制，翔自应降表，殷无缘还重。（《通典》九十六，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

〇奏夕牲

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宋书·礼志》一，太康中，有司奏议诏不许。）

〇奏河间女更生

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礼之外，非礼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武帝世，河间有男女相悦许配，男从军，父母以女，别适，女忧死，男还悲痛，遂发冢，断棺即活，因负还，其夫争之，廷尉奏。）

〇奏诸王宜耕藉

古诸侯耕藉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依耕藉之义。（《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一，武帝末，有司奏。）

〇奏废杨太后

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鲁侯绝文姜，《春秋》所许，盖以奉顺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虽怀无己之情，臣下不敢奉诏。可宣敕王公，于朝堂会议。（《晋书·武悼杨皇后传》，韦公有司奏。）

〇又奏

骏藉外戚之资，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谅ウ，委以重权，至乃阴图凶逆，布树私党。皇太后内为唇齿，叶同逆谋，祸畔既彰，背捍诏命，阻兵负众，血刃宫省，而复流书募众，以奖凶党，上背祖宗之灵，下绝亿兆之望。昔文姜与乱，《春秋》所贬，吕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废皇太后为峻阳庶人。（《晋书·武悼杨皇后传》，有司又奏。）

〇奏刑法宜依刘颂启事

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已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晋书·刑法志》，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侍中本宰汝南王亮奏。于是门下属三公云云。）

〇奏劾王衍

衍与司徒梁王彤书，写呈皇太子手与妃及衍书，陈见诬之状，彤等伏读，辞旨恳恻，衍备位大臣，应以义责也。太子被诬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謇之操，宜加显责，以厉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可禁锢终身。（《晋书·王衍传》，衍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诬衍惧，自表离婚，贾后既废，有司奏衍云云。）

〇奏治高车

车府令戒严，上作高车用杂总求处给，请出上库钱六十七万六千六百。（《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三十九引《晋起居注》，建武元年，有司奏。）

〇奏温峤不应辞职

案如众议，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书。依礼文，父丧（《通典》作“久丧”）未葬，唯丧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殡而除，故期于毕葬，无远近之断也。若亡遇贼难，丧灵无处，求索理绝，固应三年而除，不得囿从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歼于寇害，死亡漫于中原，而继以遗贼未灭，亡者无收殡之实，存者又阙于奔赴之礼，而人子之情，哀痛无断，辄依未葬之义，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则人居无限之丧，非有礼无时不得之义也。诸如此，皆如东阙故事，限行三年之礼毕而除也。唯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峤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设疾辞。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断，皆不得复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亏法宪，参议可如前诏峤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诸如峤比者，依东阁故事辛未令书之制。（《晋书·礼志》中，《通典》一百二，建武元年，有司奏。）

〇奏读夏令

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驳，依武皇夏阙读令，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述天和隆赫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宋书·礼志》二，《通典》七十，咸和六年三月，有司奏。）

〇奏纳皇后仪注（建元元年）

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兖冕升殿，毛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其馀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毛头毕罕并出，即用旧制，故至今阙。（《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八，康帝建元元年，纳后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毛头，殿中御史奏。）

〇奏议京兆府君迁主

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大常冯怀表续太庙，奏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奏劾蔡谟（永和八年）

司徒谟，顷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临轩，百僚齐立，俯偻之恭，有望于谟。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辞阙庭。安有人君卑劳终日，而人臣曾无一酬之礼？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参议，宜明国宪，请送廷尉，以正刑书。（《晋书·蔡谟传》，永和八年，公乡奏。）

〇奏皇后为太妃服

至尊缌麻三月，皇后齐。案《周礼》有後轻而服重。公子为公所厌，故不得申，舅不厌妇，故得以本服。（《通典》九十五，哀帝兴宁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丧，尚书奏云云，綦母邃驳。）

〇奏君臣不嫌同谥

文武举其一致，圣贤有时而同，故文王经纬天地，孔文之不耻下问，所以为文也。远稽周典，嘉号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谥匪嫌同称。自顷议者，或乖体尚之实，非所以经纶无穷，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实旧典，宜如所陈。（《通典》一百四，太元四年，尚书奏。）

〇奏宜敕徐广撰国史

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记者，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晋书·徐广传》，《宋书·徐广传》。）

〇议明堂南郊除五帝坐

五帝即天也，五气随时异王，故殊其号耳。名虽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宋书·礼志》三，《通典》四十二，泰始二年正月，群臣议。）

〇议奏并丘郊

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更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宋书·礼志》三，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又见《通典》四十二。）

〇赐谥议

太尉荀夕所撰定体统，通叙五等列侯以上，尝为郡国太守，内史郡尉，牙门将骑督以上，死者皆赐谥。（《通典》一百四，八座议。）

〇议奏改郭奕谥

大晋受命，祖宗谥号，群下未有同者，盖因近代浅情，习于所见也。奕谥与景皇帝同，可改谥曰穆。（《通典》一百四，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司议奏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高礻某坛石议

礼无高置石之文，未知设造所由。既已毁破，无可改造，诗说高辛氏，有简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盖俗说所为，而史籍无记。但可收众，复于旧处而已。（《御览》五百二十九，永平八年，高坛上石破为二段，诏问置此石来几时，出何经典，今应复不，博士议。）

〇理解系等议

系等清公正直，为奸邪所疾，无罪横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马所启，彰明枉直，显宣当否，使冤魂无愧无恨，为恩大矣。（《晋书·解系传》，齐王四起义时，奏理张华，裴顾，解系，欧阳建等冤，八坐议。）

〇平法律议

昔先王议事以制，自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即令吏以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以事闻也。（《通典》一百六十六，元康初三公尚书刘颂上疏平法律，于是门下属议云云。）

〇议温峤不应辞职（建武元年）

昔伍员志复私讎，先假诸侯之力，东奔阖闾，位为上将。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峤以母未葬，没在胡虏者，乃应竭其智谋，仰凭皇灵，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岂可稍以乖嫌，废其远图哉。（《晋书·温峤传》，除散骑侍郎，峤以母亡不获归葬，苦请北归，诏三公八坐议，其事，皆曰云云，案，此即《礼志》中所载西阳王义等议，而文全异，今故分录之。）

〇释难淳于睿旧君服议

或难曰："今去官从故官之品，则同在官之制也，故应为其君服斩。王肃、贺循皆言老疾三谏去者为旧君服齐，则明今以老疾三谏去者不得从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论者欲使解职归者从老疾三谏去者例，为君服齐，失之远矣"。释曰："案令，诸去官者从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从例。令但言诸去从故官之品，不分别老疾三谏去者，则三谏去得从故官之例。王贺《要记》犹自使老疾三谏去者为旧君服齐，然则去官从故官之例，敢见臣服斩，皆应服齐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从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谏去者，岂同除名者乎，又解职者尝仕于朝，今归家门，与老疾三谏去者岂异，而难者殊其服例哉！"

又难曰："案礼先儒说，为君服齐，唯年老废疾与待放之臣而已。老归者无复为臣之道，放退者终身不复入君之朝，臣之义绝，宜降而服齐衰。解职者後将复仕，无离绝之事，固应服斩。二者各异，岂得相准？"释曰："古者年老废疾，乃得致仕闵子骞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礼亦当为旧君服齐衰，不唯年老废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苟非坠诸渊之虐，臣虽去此仕彼，亦无绝道，况以老疾归家不出国内而可绝乎？礼，臣三谏不从，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过纳谏，闻命骏奔，何为终身不入君朝乎？君为人父母，人于君有子道，尊君之义，臣人一耳。而礼臣为君服斩，云为君服齐者，别亲疏、明贵贱也。老疾待放之臣与人同服者，亦以疏贱故也。而难者不察疏贱厌降，乃云“绝其旧君”，悖于礼矣。解职者既已疏贱，与老疾去者无异，宁可必已後可还仕与自同于见臣为其君服斩乎？如令後可还仕，便得同见臣之制，三谏去者，一时罢退，後可还仕，方于解职，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应齐，而难者偏许三谏去者服齐，使去职者行斩，难以言通论矣”。

又难曰：“王者无外，天子之臣虽致仕归家，与在朝无异，不得称君为旧而服齐衰也。”释曰：“京师方千里之地谓之畿，其馀以封诸侯。畿内之人服天子齐衰，畿外之人则不能以为天子有内外之差。王者以天下为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统，故曰无外之义，非所以论服也，《书》曰‘臣为朕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与共政事，有一体之义。亲而贵，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疏贱，不得复托体至尊，故谓之旧君。凡在职称君而俱服斩，去职亦宜称旧而俱服齐。（《通典》九十）

〇符诘博士蔡充

贾氏专权，赵王伦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势不得去，而责其不能引身去朝，义何所据？（《晋书·梁王彤传》，永康二年蒙蔡充议谥曰灵，梁四常侍孙霖及彤亲党称枉，台乃下符日云云，充重议如前，朝廷从充讲彤故吏後追诉不已，改谥曰孝。）

〇符闻国子博士妻已亡为妻父母服

案礼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传》曰：“君母卒，则不服其党”。又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徒从者，所从亡则已也。若母犹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为异，何所据邪？（《通典》九十五，永和中，司徒符问太常云。若妻已没，犹应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晋答，不以存亡为异，司徒又问国子博士。）

〇又符问太常迎后应作乐

案《仪注》云：皇后例人，自闾阖掖门，鸣钟鼓，填门露仗，如仪注之条。案诸门唯有鼓无钟，既云鸣钟，则应施钟。既施钟，则施建鼓。若如卿今意不作乐者，当复安悬而不作。（《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乐不博士胡讷太常王彪之议，娇礼不作乐，万台太常主者案云云。）

〇请崇德褚太后临朝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ウ，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贤，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晋书·康献后传》，备文崩，孝武幼冲，桓溜又死，群臣启云云。）

卷一百四十六

阙名（二）

〇论江南贡举事

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馀郡，多有此比。案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周之丧而行，甚致清议。今欲从旧，则中夏所禁，欲不举，则方土所阙。暗塞义浅，甚以为疑。”（《通典》一百一，毗陵内史论江南贡举事云云。）

〇道学论

许迈字叔齐，清虚接真，楼遐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为世外之交。王亦辞荣，好养生之事，每造远游，未尝不弥日忘返。（《御览》四百十一）

〇千金渠石人东胁下记

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曷，五龙泄水，南注泻下，加岁久漱啮，每涝即坏，历载消弃大功。今故无今遏，更于西开泄，名曰代龙渠。地形正平，诚得为泄至理，千金不与水势激争，无缘当坏坏，由其卑下，水得逾上漱啮故也。今增高千金于旧一丈四尺，五龙自然必历世无患。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二曷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水经·谷水注》）

〇石人西胁下记

若沟渠久疏深，引水者当于河南城北石碛西更开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沟东下，因故易就，碛坚便时，事业已讫，然後见之。加边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曷新成，未患于水，是以不敢预修通之。若于後当复兴功者，宜就西碛，故书之于石，以遗後贤矣。（《水经·谷水注》）

〇千金渠东石梁西门之南颊记

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恭水门，除监枋，更为函枋，立作覆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屋前後辟级续石障，使南北入岸，筑治漱处，破石以为杀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毕讫。（《水经·谷水注》）

〇造戾陵遏记

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督丁鸿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文，立水十文，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万馀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仓转广，陆发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高下孔济，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以为涛门，洒氵虎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後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九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熏，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丈，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馀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强负而趋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後式焉。（《水经·鲍丘水注》）

〇铜尺铭

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隋书·律历志》上，原注，铭八十二字。今但十字，未详。）

〇伊阙右壁铭

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轨，部督邮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监作掾董猗，李褒斩岸开石，平通伊阙。（《水经·伊水注》）

〇七年粟铭

刘殷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十五锺，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晋书·孝友刘殷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建邺城铭

二百年後，当有症人破吾城者。（《南史》十，陈宣帝饰都城，为扞御之备，获铭云云，案，陈太建逆推二百年，当是东晋时刻。）

〇左思别传

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父雍，起于笔札，多所掌练，为殿中侍御史。思蚤丧母，雍怜之，不甚教其书学，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ぁ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後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口，碧鸡振羽而云披，鬼弹飞丸以敫，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翰，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齐人不重也。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澡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世说・文学篇》注。可均案：《别传》失实，《晋书》所弃，其可节取者仅耳。思行造《齐都赋》成，复欲赋三都，泰始八年，妹芬为仪，因移家京师，求为秘书郎，历咸宁至太康初赋成，《晋书》所谓构思十年者也。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而为赋序，是赋成必在太康初，此後但可云赋未定，不得云赋未成也。其赋屡经删改，历三十馀年，至死方休。太康三年，张载为著作佐郎，思访岷蜀事，遂删鬼弹飞刃之语。又交挚虞，或尝以赋就正，此可因《别传》而意会得之者。元康六年後，为张华司空祭酒，容或有之，但不得云辟，至谓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又谓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凡诸注解，皆思自为，则别传殊失实矣。贾谧本姓韩，太康三年为贾充世孙，至惠帝时用事，思之为秘书郎久矣。非谧所举，永康元年谧诛，太安二年，张方逼京师兵火连岁，思避乱，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余意度之，当是谧诛去官，久之遭乱客死，而云归乡里，非也，皇甫高名，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挚虞虽宿儒，与思同在贾谧二十四友中。要是伦匹，刘逵元康中尚书郎，累迁至侍中，卫权卫贵妃兄子，元康初尚书郎，两人虽蚤终，何不可为《思赋序》注。况刘卫後进，名出皇甫下远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魏志・卫臻传》注云，权作《左思》《吴都赋序》及注，序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如裴此说，权贵游好名，序不嫌空疏，而踬于为注，使思自为，何至尘秽纸墨，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

〇文明王太后哀策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明先后，兴我晋道。晖章淑问，以翼皇考。迈德宣猷，大业有造。贻庆孤蒙，堂构是保。庶资复顾，永享难老。奄然登遐，弃我何早。沈哀罔诉，如何穷昊。呜呼哀哉。造初生民，树之惠康。帝迁明德，顾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对，德音无疆。愍予不吊，天笃降殃。日没《明夷》，中年陨丧，茕茕在疚，永怀摧伤。寻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灵，世荷繁祉。永锡祚胤，笃生文母。诞膺纯和，淑慎容止。质直不渝，体兹孝友。《诗》《书》是悦，礼籍是纪。三从无违，中馈允理。追惟先后，劳谦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养。嫔于大邦，皇基是相。谧静隆化，帝业以创。内叙嫔御，外叶时望。履信居顺，德行洽畅。密勿无荒，劬劳克让。崇俭抑华，冲素是放。虽享崇高，欢嘉未飨。胡宁弃之，我将歇仰。咨余不造，大罚荐臻。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亲，冀无後艰。凶灾仍集，何辜于天。

呜呼哀哉，灵需夙驾，设祖中闱。京ㄝ动轸，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潜灵晖。进攀梓宫，顾援素，屏营穷痛，谁告谁依。诉情赠策，以舒伤悲。尚或有闻，顾予孤遗。呜呼哀哉。（《晋书》后传，泰始四年，后崩武帝手疏后德，命史官为哀策。）

〇武元杨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成化两仪。王假有家，道在伉俪。姜原佐喾，二妃兴妫。仰希古昔，冀亦同规。今胡不然，景命夙亏。呜呼哀哉！

我应图，统临万方。正位于内，实在嫔嫱。天作之合，骏发之祥。河岳降灵，启祚丰阳。奕世丰衍，朱绉斯煌。嫔女惟行，受命薄将。来翼家邦，宪度是常。缉熙阴教，德声显扬。昔我先妣，晖曜休光。后承前训，奉述遗芳。宜嗣徽音，继序无荒。如何不吊，背世陨丧。望齐无主，长去蒸尝。追怀永悼，率土摧伤。呜呼哀哉！

陵兆既窆，将迁幽都。宵陈夙驾，元妃其徂。宫闱遏密，阶庭空虚。设祖布绉，告驾启途。服ㄗ狄，寄象容车。金路庵藹，裳帐不舒。千乘动轸，六骥踌躇。铭旌树表，妾柳云敷。祁祁同轨，岌岌徒。敦不云怀，哀感万夫。宁神虞卜，安体玄庐。土房陶簋，齐制遂初。依彷纪谥，声被八区。虽背明光，亦归皇姑。没而不朽，世德作谟。呜呼哀哉。（《晋书·武元杨后传》，后崩，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怀。）

〇成帝哀策文

宸极寥廓，圣灵遐之，哀备物之虚在，痛永往无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辞，其辞曰。

五德代兴，素灵启曜。离光叠曜，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贞挺妙。玄秀夙达，履德罔违。凤栖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润，仁简内绥。举无遗中，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幽微。韶隆汾阳，道作垂拱。静恭清穆，冥功日用。神轨，固天攸纵。爰在阳九，皇网中替。奸竖肆逆，牢罗失卫。升降艰难，协应神契。灵祚既保，显扬天命。分雾朝，两仪开镜。训谘阿衡，虚己纳正。九功潜流，七德将表。方振宏罗，棱威电埽。芟荡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吊，降兹大悔。天倾其仪，地覆其载。大业未究，神爽迁背。哀贯三灵，痛流万代。爰初不预，大渐在躬。启手归全，神气夷冲。凝哉达识，体正履终。兖龙既袭，玉容斯幽。登醪虚设，觞爵靡酬。坟牍莫启，圣迹谁修。冥冥我皇，神焉何游。抚膺遐叫，进涕交流。三筮告期，将归陵墟。陛殒羽翼，庭纳龙兴。玉轮动运，锡鸾鸣衢。锡旆徘徊，六骥踟蹰。轻云荫轨，流风翼车。哀哀同轨，唯唯才免夫。长号永慕，泣涕涟洳。大块独运，终归其始。我后永往，宁神千祀。悠悠上天，茕茕惟己。眇然靡凭，廓焉无恃。以范令仪，徽音在耳。（《艺文类聚》十三）

〇康帝哀策文

感广厦之空寂，悲俎奠之虚陈，痛皇神之邈远，哀灵景之长泯。仰瞻辰极，俯凭鸾轩。五情摧裂，号恸烦冤。遂命国史，述德铭熏。事以言显，功以名存，其辞曰：

招拒降灵，笃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璋，含贞发曜，兰风载芳。厥初肇建，宗国是胤。承师友，执心淑慎。徽猷恺悌，金质玉润。固天所启，应兹灵运。入继皇祚，龙腾凤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顺。穆穆我皇，风流凝广。聪鉴遐照，思心内朗。应变无方，从善如响。矩仪可虑，法物可象。覆寿群生，靡物不养。如何一旦，神游灵爽。仰攀擗踊，触物咸想。卜吉有期，将即玄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舆服，翩翩素旌。笳箫寥咧，才免夫齐声。六骥踌躇，萧萧悲鸣。是用增哀，雨泣沾缨。痛贯五内，哀切三情。道隆名贵，德享弥光。灼灼皇猷，终焉允臧。垂美兆祀，芳风休扬。（《艺文类聚》十三）

〇穆帝哀策文

钦明文思，允恭克让。忽若布衣，忘其矜尚。体有示无，德克神王。冕旒两楹，委政元辅。内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园陵聿修，旧京式叙。方振长慧，风埽天宇。休牛归马，卷旗卧鼓。俾我蒸民，击壤容与。昊天不吊，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割钜。日月不居，神道之缨。三辰吉良，五谋同休。祖载华庭，晏驾崇丘。俯执馈奠，仰攀龙船。岌岌黼黼妾，飘飘素。感想平昔，人怀崩抽。号声如震，洒涕成流。（《艺文类聚》十三）

〇简文帝哀策文

同轨毕至，内外成列。素旗宿悬，せ京首辙。执祖行于前殿，奉灵舆而迁逝。悲神宇之长远，痛圣仪之幽翳。攀龙盾以号慕，抚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叙述圣德，扬徽音于飞旌，写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

淳曜发晖，皇历攸膺。圣祖启运，哲王遐承。蒸哉元后，光我中兴。天基徙构，朝阳再升。皇矣圣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内融。湛湛神仪，穆穆灵风。望之凝秀，即之深冲。爰在初龄，至性自然。水镜一世，堂室重玄。素庭，翳若丘园。遂阿王室，婉迹经纶。时有污隆，道无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过之时，皇德不竞。天人革心，讴歌徙咏。时惟伊霍，辅运以政。钦若昊天，此明命。龙飞九五，飨兹万国。居宗举契，允恭玄默。绸缪哲辅，虚己仗德。天明方曜，离晖翳朗。玄化谁陶，苍生曷仰。四运忽其遥迈，日月飘以飞沈。将宁神于玄宇，迁玉辂于中林。背华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以永诀，邈终天而莫寻。神恍惚其若寄，泣横坠以流襟。（《艺文类聚》十三）

〇征东军司刘韬基志

晋故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征东将军军司关中侯刘府君之墓，君讳韬，字泰伯，叔孝处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国蔡氏。（《拓本》）

〇王戎墓铭

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封氏闻见记》六，东都殖业坟十字待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傍作穴，得铭有数百字。）

〇古冢铭

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封氏闻见记》六，齐时有发古冢，得铭云云，河东贾昊以为司马越女，嫁为荀子妇，检之果然。）

〇墓志

惟晋元康二年太岁在子，承开造斯窀窆丙户口出西左参师窀窆令宫商是位龟筮易□咸□同吾铠爵除殒，邪恶奔走，千祥百福，永施後焉。（《古刻丛钞》）

〇榆次令荀藐碑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御览》二百六十八引《荀氏家传》）

〇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泰始六年）

夫人，济南孙氏之中女也。实曰□姬，其□与□同姓，别闾族，遂以为氏，父列卿光禄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称，世济其休。夫人少有淑质，纯静不□，宽仁足以容众，明敏足以辨物。九岁丧母，少为父所见慈抚，终丧哀毁，坐不易位。虽有隐括传母之训冈以加，父时未□继室。长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国色，□非所好，而顾违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谓父曰：何不以尝同寮辞之。父意乃寤，文帝诏报之曰：“生敬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辞其室，追远敬终，违而得道者也。父悦，入谓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齐壮，不令与已邑，今我不犯尊，而蒙优诏，同归殊途尔，□□代伯序为侍中。父为侍郎，此为同寮。故夫人□□，父为勃海太守十馀年，政化大行，孤宣□□□□□意时夫人见□在家止父令留而谓之□□感而退。虽天之遗，然事君不怼，□能□□闻□□□为吏部尚书，多用老成，先帝旧臣，举之□□□必不忘君□而□举君为侍中，夫人□而□过穷理尽情，为父所异，皆此类也。夫人在羊氏，□□有□度，承上接下，众皆悦之，任城北□□□□生夫人由此相帅孝□加之谦勤，战战临深，惟恐不逮。是以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德音，□夫人为妇册馀载，言无□过，□无怨恶故也。□□且感兹□□□□□下惟诗人“刑于之言，瞻前□後，率由弗违，以御于家邦，”终始以孝闻，□□夫人之□□□□□□□二□小子□明弘哲□□□不幸早亡，子孙皆仁厚振，有麟止□化，皆是义形□□□□□□□□□□□□八年□月庚寅□十二月甲申□嗣子迅，哀怀永绝，□□冈极，追惟□□□□□□□□□力不肃之训□□叹曰：古者钟鼎□□，所以章君父之令德也。又有号谥□□□□□□□□□我先妣立□□德，同之不朽，可没而无称哉。于是乃追而□□为之辞曰：

奂乎文母，于我夫人。潜神内识，冈不弥纶。和乐色养，□□□□□□□□□□□是勤，昧旦□□□问日新，丧难弘多，仍罗□□，翼翼□心，惟□用老，□□□□□□□□□□□□惟□□□□忉忉遗孤，辟踊摩及，曰古□□□□□何以告哀。（《碑拓本》）

〇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碑

西河奋处山林，汉末扰攘，百姓失所。魏兴，更开疆宇，分割太原四绵，以为邦邑，其郡带山侧塞矣。王以咸宁三年改命爵士，明年十二月丧。国臣太农阎崇离石令宗群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熏德。（《水经·原公水》注，晋徒封陈王斌于西河，故绵有西缪王司马子政庙，碑文云云，碑北庙基尚存也。）

〇晋右军将军郑烈碑

君讳烈，字休林，荥阳开封人也。其先出自宗周，建国于郑，因胙命氏，君其後也。远祖以亢节著德，扬光汉氏之初，近叶以儒术博古，显名中兴之後。还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蹈明哲之高尚，嘉肥<辶彖>而灭闷，显考将作大匠，实有茂德，载在国策。君应中和之醇灵，总文武之弘略，清识妙于研机，聪睿赡于烛物，践逸轨之远迹，秉霍然之大节，故虽夙罹灭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无枪石，而能厉冰霜之吉。是以英材邈于群萃，至行侔于在昔。初上计掾，辟司隶车骑将军府，辅参宁朔将军军事，除魏令。其为政也，仁以施化，则灵恩衍于春阳；壮以发令，则神威肃于秋霜。末俗变而归本，伪萌反于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玄泽洽于朔者，芳风勃而南翔，文皇帝为相国，亲览万机，训咨俾文。君以盛德，宜登王佐。遂典喉舌，赋政于外，百揆时序，庶事无废。皇猷显融，光被遐裔，区等初建，封平莞男。圣上践祚，拜骑都尉，赐子一人爵关中侯。迁冯翊太守。于时猃狁孔炽，西土灭静，高阝方有戎马之尘，边邑睹ㄡ烽之警。君震以神武，柔以仁惠，威怀允著，宽猛相济，迁北军中侯，典司禁戎，董导群帅，明鉴审于官材，清风激于在位，义正形于声色，众望俨而只畏。故六军之正咸当，而请谒之言莫至，迁奔州刺史，加轻车将军，流化河济，驰风区外，翰音振于天末，遗响畅于吴会，遐迩肃齐，万里是赖，寝疾弥留，气还京辇。徵拜议郎，亨年六十。太康二年秋八月丁已死。悠悠缙绅，莫不伤心。愠天道之无诚，哀邦家之丧镇。天子乃命使者奉策，追赠右军将军印绶，谥曰僖侯。于是故吏殿中临申扬等相与永思盛德，言时计功，昔尤父镂丞夷之暴，鲁人著泮宫之颂。乃伐石建碑，刊表茂庸。俾清风旧于百世，遗光流乎无穷，其辞曰：

峨峨嵩岳，中夏之镇。於铄僖侯，含德之纯。英齐宣朗，穷理入神。龙蟠道渊，振曜景云。北临魏邦，百族时邕。登赞圣皇，区典克从。西守旧京，威风折冲。还司六军，肃清天工。出牧万里，玄化潜通。委辞名位，帝嘉厥庸。追赠宠服，以显高纵。勒铭金石，日月是同。太康四年，七月十日辛未造。（《隶续》四）

〇晋乐王妃王氏陵碑

妃讳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也齐北海府君之孙。（案，齐当作魏，或齐下有脱，王基父豺早卒，甘露中追赠北海太守。）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嫔千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死，营陵于新蒙之（下有脱。）太康九年立碑。（《水经·睢水》注）

〇晋护羌校尉彭祈碑

君讳祈，字子互，陇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颛顓项。有陆绛之裔子大彭，实主夏盟，君则其後也。

历郡右职州别驾从事，于时庸蜀未殄，侵扰王路，洮西之战。因败运奇，元帅获安，克厌强虏，列上功状。除舍人，还参本军事，除凉州护军。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谌谌神略，简在帝心。迁西群太守，至官未久，复临酒泉，远夷望风，纟强负归命，白山丁令，率服宾贡。敦煌令孤丰，距违王度，渊泉之阵，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辞职去官，圣上仁慈，听君所求，转略阳太守，近家禄养，遂罹大难，侍丧还家，服纪终始，有诏以军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节盖。除护羌校尉，统摄凉口上前後军功，应封七侯，劳谦退让，阴德不伐，年未知命，以太康十年三月癸酉死，天子愍掉，遣使者监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丧事。策曰：君秉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殒殁，朕甚痛惜，故孝廉参护羌军事酒泉马朔、改吏部郎中綦毋番、主簿郭晓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想口嗟，乃刊石勒铭焉。

〇晋平西将军周处碑

君讳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氏胄曩兴，焕乎坟典，华宗往茂，郁其简书，启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运八百之远祚，枝叶封桐，轩盖列于汉庭，蝉冕播于阳羡，二南之价，传不朽而纷敷；大护之音，声无微而必显。山高海阔，其在斯焉。祖宾少，折节早亡。吴初召谘议参军，举郡上计，转为州辟从事别驾、步兵校尉、光禄大夫、广平太守。父魴，少好学，举孝廉、吴宁国长、奋威长史、怀安钱塘县侯、丹阳西部属国都尉、立节校尉，拜裨将军、三部都督、太中大夫、临川豫章鄱阳太守。君晋故散骑常侍新乎广汉二郡太守，封关内侯，簪绂扬名，台阁标著，风化之美，奏谏为能。应往路讴□□□□亭亭孤美，灼灼横劭，徇高位于生前，思垂名于身後。遂以卒意不违，应期出辅，洋洋之风，俯冠来叶，巍巍之盛，仰继前贤。君乃早孤，不弘礼制。（年末弱冠。）膂力绝于天下，妙气捉于人间，骑猎无畴，时英式慕。纵情寡偶，俗弊不欣，乡曲诬其害名，改节播其声誉。（遂来吴事余，厥弟灌然受诲，向道朝闻。）方励志而淫诗书，便好学而寻子史，文章绮合，藻思罗开。吴朝州县交辟太子洗马、东观左丞中书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国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迁尚书仆射、东观令太常卿、无难督，匡熙庶绩，朝廷谧宁，使持节大都督涂中京下诸军事，封章浦亭侯，国犹多士，君实得贤，汪洋庭阙之傍，昂藏寮审之上，射兽功犹见显，刺蛟名乃远扬，忠烈道自克修，义节情还永布，琳琅梓杞，璧栋梁。（君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吴书》。于是吴平入晋，王浑登建业宫，酾酒既酣，因谓君曰：诸人亡国之馀，得无戚乎，君对曰：汉末分崩，三方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後，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乃大惭。）仕晋稍迁总统。初入拜谘议郎，除讨虏护军新平太守。（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土美之，转为广汉太守，郡多滞讼，有经三十年不决者。虔立评其枉直，一朝决遣，以母年老罢归，寻除楚内史，未之官，徵散骑常侍，处曰，古人辞大不辞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处孰以教义，又检尸无玉，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远近称叹。及居近侍，多所规讽，迁御史中丞。）正绳直笔。（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案之，及氐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其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肃，英情天逸，远性霞骞，陕北留棠。遂有二天之咏，荆南渡虎，犹标十部之书。寻转散骑常侍轻车将军，回轮出于新平，士女挥泪，褰帷望于广汉，鸡犬靡喧，振兹威略，宣其惠和，晋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遥仰，部从迎钦。是时氐贼作逆。（有众七万，屯于梁山。）朝廷推贤，以君才兼文武，诏授建威将军，以五千兵奉辞西讨，忠概尽节，不顾身命。（乃赋诗曰：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终。言毕而战，自旦及暮，斩首万级，弦绝矢尽，播系不救，左右劝退，处案剑怒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以退为，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韩信背水之军，未遑得喻，工输萦带之势，早拟连踪，莫不梯山架壑，纟强负来归。戎士杆其封疆，农人展其耕纤，秋风才起，追战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挥锸同于云雨。（有脱文。）立功立事名将名臣者乎。（元康九年，旧疾增加，奄捐馆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师传之礼，亲临殡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赠平西将军，封清流亭侯，谥曰孝，礼也。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田五顷，诏曰：处母年老，加以逆旅远人朕每悯念，给其医药酒米，赐以终年。）以太兴二年岁在己卯正月十日葬于义兴旧原，南瞻荆岳，崇峻极之巍峨，北睇蛟川，睿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札、硕，并皆志性纯孝，过礼丧亲，坟前之树，染泪先枯，庭际之禽，闻悲乃下，遂作铭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灵。叶繁汉室，枝茂晋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异行，世存风烈。早驰问望，晚怀耿节。颇尚豪雄，升名禁闼。舍爵策熏，允归明哲。辉赫大晋，封豕多故。式扬庙略，克清天步。海滨既折，江淮亦激。汉水作藩，条章斯布。俗哥揆日，人谣何暮。忠贞作相，追踪绛侯。将亭嘉茂，扰掩芳猷。潜光阳甸，返旆吴丘。旧阙虽入，乡路冥浮。从荣制墓，终非昼游。春墟以绿，清淮自流。深沈素，缭绕朱旒。玄堂寂寂，黄泉悠悠。书方易折，家揭难留。镌兹幽石，万代千秋。（碑拓本，案，碑在宜兴孝侯庙，题陆机撰，王羲之书，唐元和六年，义兴县令陈从谏重树，据文有太兴二年语，明非陆机撰，反覆观之，其骄俪对偶，当属旧文，馀则唐入以新修晋书及他说添补，今以旧文当格，其添补文旁注，以别异之。）

〇九山庙碑

九显灵府君者，太华之元子阳九，列名号曰九山府君也。南据嵩岳，北带洛筮。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在戍。（案，此谓月太岁也，《大典》近刻作太岁庚午，误。）帝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主簿传演奉宣诏命，兴立庙殿焉。（《水经·洛水》注）

〇百蛊将军显灵碑

将军姓伊氏，讳益，字乂岂攵，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顺人吴义等建立堂庙，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颂，赞示後贤。（《水经·洛水》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张苍梧碑

君讳镇，字义远，吴国吴人。忠恕宽明，简正贞粹，泰安中除苍梧太守，讨王含有功，封兴道县侯。（《世说·排调篇》注，张苍梧是张凭之。）

〇陆迈碑

迈字功高，吴郡人。器识清敏，风检澄峻，累迁振威太守尚书吏部郎。

〇周阐墓砖文

晋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学博士陈留邦雍丘县周墟里周阐字道舒，妻活，晋浔阳太守谯国龙冈县柏逸字茂长小女，父晋安成太守鹰扬男讳蟠字永时。（《涧泉日记》下，法华人发古冢得传，皆有刻字，又岩下放言，法华山发古冢，得一碑刻。）

〇太社祝文

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宋书·礼志》四，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作二社，其太社之祝云云。）

〇帝社祝文

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同上其帝社之祝云云。）

〇帝冠祝文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兖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晋书·礼志》下，《宋书·礼志》一，《通典》五十六。）

〇两足虎文

武形有亏，金兽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晋书·五行志》中，太康六年，南阳献两足虎，此毛虫之孽，识者为其文言兆乱也。）

〇题邺城门

大事解散暂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晋书·成都王颖传》，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邹城门云云，颖知不可留，乃谴之。）

卷一百四十七

前赵

刘渊

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左贤王刘豹子，魏末为侍子在洛阳。太康中代父豹为左部帅，拜北部都尉，杨骏辅政，以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未坐事免，成都土颖表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永兴初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寻拜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行至左国城，自称汉王，改元元熙，都离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国号曰汉，改元永凤，其明年改元河瑞。以晋永嘉四年死，在位七年，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〇即汉王位下令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後，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叶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後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众议。（《晋书·载纪·刘元海传》，《十六国春秋》一。）

〇致王弥书

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迟望将军之至。孤今亲行将军之馆，辄拂席洗爵，敬待将军。（《晋书·王弥传》，《十六国春秋》九。）

刘粲

粲字士光，刘聪太子，以晋太兴元年嗣伪位，改元汉昌，为其臣靳准所杀，谥曰隐帝。

〇请杀愍帝表

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十六国春秋》四，案鸿原书久亡，今本系明屠乔孙项琳之二人汇辑群书，重加编造，其所载文翰，都有所本，然亦有未详出处者，姑录之俟考，後皆放比。）

刘曜(yào)

曜字永明，渊从兄子，历仕至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晋太兴元年即伪位，改元光初，其明年改国号曰赵，在位十三年，为石勒所灭。

〇下令议除汉宗庙改国号

盖闻王者之兴，必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庶民。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亟议以闻。（《十六国春秋》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下书追赠崔岳等

盖褒德惟旧，圣后之所先，念惠录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创河北，而致封于严尤之孙，魏武勒兵梁宋，追恸于桥公之墓。前新赠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书令曹恂、晋阳太守王忠、太子洗马刘绥等。或识朕于童乱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言念君子，实伤我心。《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汉昌之初，虽有褒赠，属否运之际，礼章莫备。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绥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但皆丘墓夷灭，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授以茅土，称朕意焉。（《晋书·载记·刘曜传》，《十六国春秋》五。）

〇下书封乔豫和苞

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夫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锺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暗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今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法政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晋书·载记·刘曜传》。《十六国春秋》五。）

刘娥

娥字丽华，刘殷女，聪既僭位，召为右贵嫔，寻拜为后，死谥武宣皇后。

〇手疏启救陈元达

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皇仪非急。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拒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暗主距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距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後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晋书·列女·刘聪妻刘氏传》，聪将起皇仪殿，其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在後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启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八，与此多异。）

刘易

易，刘聪子，封河间王，为车骑大将军，进太尉，拜太宰，以谏不用忿恚死。

〇谏用宦官王沈等表

臣闻善人者，乾坤之纪，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灵以群阉亡流，国之兴亡，未有不由于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尝有宦者与政，武、元、安、顺，岂足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处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夺于中，势倾海内，爱憎任之，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谄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千人主矣。王公见之骇目，卿宰望尘下车，铨衡迫之，选举不复以实，士以属举，政以贿成，多树奸徒，残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诛戮，怨感穹苍，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贤愚伤惧。沈等皆刀锯之馀，背恩忘义之类，岂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泽也。陛下何故亲近之？何故贵任之？昔齐桓公任易牙而乱，孝怀委黄皓而灭，此皆覆车于前，殷鉴不远。比年地震日蚀，雨血火灾，皆沈等之由。愿陛下割翦凶丑，与政之流，引尚书御史，朝省万机，相国与公卿，五日一入，会议政事，使大臣得极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则众灾自弭，和气呈祥。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复诛巫咸，戮扁鹊，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虽欲疗之，其如病何！请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晋书·载记·刘聪传》，太宰刘易，及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太夫王延等诣阙谏云云，聪以表示沈等寝之，又见《十六国春秋》二。）

王弥

弥字子固，东莱人。惠帝末，妖贼刘伯根以为长史。伯根死，刘渊以为镇东大将军青徐二州牧，都督缘海诸军事。寻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进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後为石勒所杀。

〇书贺石勒

公获苟而用之，何其神妙？使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晋书·王弥传》，勒擒苟，以为左司马，弥谓勒云云，又《载纪·石勒传》，作伪卑辞使谓勒。《十六国春秋》九作乃以书贺勒，又十一作使贺勒。）

陈元达

元达字长宏，後部人。刘渊僭号，征为黄门郎，刘聪时转廷尉，拜御史大夫，以谏不用自杀。

〇谏起皇仪楼

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者，使为之父母以刑赏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逸荡一人。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嫔服无绮彩。重逆群臣之请，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极之前，足以朝群后飨万国矣，昭德、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馀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民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闻诏旨将营皇仪，中宫新立，诚臣等乐为子来者也。窃以大难未夷，宫宇粗给，今之新营，尤实非宜。臣闻太宗承高祖之业，惠以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惜百金之费而辍露台，历代垂美，为不朽之迹。故能断狱四百，拟于成康，陛下之所有，不过太宗二郡地耳。战守之备者，岂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广，思费如彼；陛下之狭，欲损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颜色，冒不测之祸者也。（《晋书·载记刘聪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多出七十馀字。）

王鉴

鉴仕刘聪至尚书令，以谏被斩。

〇谏立左皇后

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亡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世德名宗，幽闲淑令，乃副四海之望，称神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兴，《关雎》之化飨，则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沦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女弟，刑馀小丑，犹不可尘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榱玉篑，而对座木朽楹哉，臣恐无福于国家也。（《晋书·载记·刘聪传》，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谏云云，聪览之大怒，皆斩之，又见十六国春秋四。）

康相

相仕刘聪，为太史令。

〇言天

蛇虹见弥天，一岐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岐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睿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乎！愿陛下早为之所，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祖图楚之计，无不克矣。（《晋书·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记·刘聪传》，又《十六国春秋》四。）
乔豫和苞
豫、苞并仕刘曜为侍中，豫封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
〇上疏谏营作
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後，宗庙社稷，漂流无所，而犹上侯营室，以构楚宫。彼其急也，犹尚若兹，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也。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刍荛咸以为非之，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横琼台而起陵宵，此则费万酆明功亿前役也。以此功费，亦可吞吴蜀、翦齐魏矣。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踪亡国之事！自古圣王，人谁无过！陛下此役，实为过举。过贵在能改，终之实难。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恐此功费，非国内所能办也。且臣闻尧葬谷林，市不改肆，颛顼葬广阳，下不及泉。圣王之所终也如是。秦皇不锢三泉，周轮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暗主之所终也如此。向魃石椁，孔子以为不如速朽，王孙倮葬，识者知其矫世。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为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岂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终，安固万世为优耳。自丧乱以来，汉帝诸陵，咸见践辱，惟霸陵独全，此虽太宗之至达，抑亦释之之功。（自丧乱已下三十一字从《十六国春秋》补。兴亡奢俭，ぁ然于前，惟陛下览之。《晋书·载记·刘曜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五。）
阙名
〇中丘城寺碑
大和上佛图澄愿者，天竺大国宾小王之元子，本姓湿，所以言湿者，思润理国，泽被无外，是以号之为湿。（《封氏闻见记》八，刑州内丘县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云。案光初赵刘曜年号，是时石勒尚奉赵朔，故碑题光初五年也。）
〇白玉文
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愕西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引其尽乎。（《晋书·载记·刘曜传》，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云。又见《水经·渭水》注中，又《十六国春秋》六。）
卷一百四十八
後赵
石勒
勒字世龙，初名[C111]，上党武乡羯人。惠帝末，从汲桑为盗，桑死归刘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渊僭号，授持节平东大将军，进安东大将军，寻授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刘聪嗣位，授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寻授幽州牧，又授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加侍中，又加崇为陕东伯。刘曜嗣位，署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以晋大兴二年自称赵王，都襄国。至晋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其明年擒刘曜，又明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平，徙都临漳。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谥曰明皇帝，庙号高祖。

〇下令绝刘曜

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勒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晋书·载纪·石勒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令论功

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令起建德殿

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积，将皇天欲，孤膳修宫宇也。其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遣从事中郎任汪帅使工掖五千，采木以供之。（《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复武乡令

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後，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晋书·载纪·石勒传》下）

〇获黑兔下令

案记，应白兔为瑞。此黑兔何祥？外检旧典。（《十六国春秋》十二，太和元年二月。）

〇擒刘曜下令

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赦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晋书·载纪·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拒石虎等劝称尊号

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议，勿复纷纭，自今敢言，刑兹无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载纪·石勒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采集律令之要

今大乱之後，律令烦滋，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晋书·载纪·石勒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国人

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赐陈武妻

昔周之兴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为庆过姬祥，美比曩日，二仪谐畅，和气所致。其赐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庶以肃迎嘉祥。（《十六国春秋》十三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勒下书。又见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多始未六句。）

〇下书修祖氏坟墓

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傥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八座

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齐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者，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又下书

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晋书》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招贤

令公卿百寮，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对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下书议复寒食

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报刘琨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晋书·载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勒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一，“逞节”作“效节”。）

石虎

虎字季龙，勒从子，拜征虏将军，署魏郡太守，封繁阳侯，勒称赵王，迁侍中，封中山公。勒僭号，授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中山王。石弘嗣位，拜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晋咸康元年自称居摄赵天王，改元建武，其三年僭称大赵天王。以晋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宁，在位十五年，石遵时谥曰武皇帝，庙号太祖。

〇上石勒疏劝进

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迟，五伯迭兴，静难济时，绩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膺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润。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晋书无此十三字。）依汉昭烈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闲、上堂、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准《禹贡》、魏武复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伏愿钦若昊天，垂副群望也。（《晋书·载纪·石勒传》上，石季龙及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三。）

〇敕敬佛图澄

司空李农朝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高僧传》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〇敕麻秋

受降如待敌，将军慎之。（《晋书·载记·石虎传》上，段辽遣使许降，虎使征东麻秋百里郊迎，敕秋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下书称居摄赵天王

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任重，故俯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称。（一作“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下书以钱谷麦赎刑

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下书尊佛图澄

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爵匪顾，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高僧传》九，《法苑珠林》七十六，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一。）

〇下书清定选制

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两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盱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者，御史弹坐以闻。（《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下书拒上尊号

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而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晋书·载纪·石虎传》六，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下书问中书令

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闾里小人无爵秩者，应得事佛与否。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後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高僧传》九，《广弘明集》六，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下书听百姓为道士

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士。（《高僧传》九，《晋书·佛图澄传》，《广弘明集》六，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因灾异下书

朕在位六载，不能上和乾象，下济黎元，以致星虹之变。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晋书·载纪·石虎传》上。时大旱，白虹经天，虎下书云云，又《十六国春秋》十六。）

〇又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以丰国渑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而主者遂为恒法，致起怨声，自今罪犯流徒，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凰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六。）

〇因天变下书求极言

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缉熙神物。朕以眇薄，君临万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禀三方。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于下，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励道，氛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于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晋书·载纪·石虎传》上，时白虹出自太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馀刻乃灭，虎下书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六。）

石遵

遵字太祇，石虎第九子，石弘时封齐王。石虎僭位，封彭城王，石世嗣位，以为左丞相，寻废世，以晋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改元青龙，在位一百八十三日为石鉴所杀。

〇假刘氏令（刘氏刘曜，幼女，虎以为皇后，生子世。）

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晋书·载纪·石遵传》）

冉闵

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人。以父冉良为虎养子，因姓石，拜建节将军，封修成侯，历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迁征虏将军，封武兴郡公。石遵僭位，为辅国大将军，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石鉴僭位，为大将军，封武德王。以晋永和六年杀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兴，国号魏，在位三年。燕慕容恪擒斩之，谥曰武悼天王。

〇攻斩孙伏都等下令

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之。（《晋书·载纪·石虎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八。）

〇今城内

近日孙刘构逆，支党伏诛，良善一无与也。今日民後，与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十六国春秋》十八，《晋书·载纪·石虎传》下有未二句。）

〇颁令斩胡

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载纪·石虎传》下，又《十六国春秋》十八。）

〇下令改国号姓

孔子曰，勿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国，继赵李谶书炳然。且德星镇卫，宜改国号曰魏，复姓冉氏。（《十六国春秋》十九）

〇遣使临江告晋

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载纪·冉闵传》，又《十六国春秋》十九。）

续咸

咸字孝宗，上党人。师事杜预，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以为从事中郎，後没于石勒，为理曹参军律学祭酒，拜廷尉。至石虎时卒，年九十七，赠仪同三司，有《远游志》十卷，《异物志》十卷，《汲冢古文释》十卷。

〇上石勒书谏营新宫

臣闻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士阶三尺，彰美于诗书，汉文惜百金，不营露台，称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琼台瑶陛，楚之章华，秦之阿房，资财内竭，华夷外叛。（《十六国春秋》十三，建平三年。）

夔安

安为石勒将，累迁左司马。勒僭号，以为尚书，迁镇军将军，石弘嗣位，领左仆射。石虎居摄，以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寻拜太保。

〇因获玄玉玺又劝进

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晃死上皇帝尊号。（《晋书·载纪·石虎传》上，虎称大赵天王武乡长城徙人韩强，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邺献之，拜强，骑都尉，复其一门，羲安等又劝进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五。）

韦讠叟

讠叟字宪道，京兆人。仕石勒，为黄门郎，石虎以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征廷尉，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三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冉闵僭位，拜光禄大夫，见杀，追赠大司徒。

〇谏石虎微行

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虽天生神武，雄据四海，乾坤冥赞，万无所虑。然白龙鱼服，有豫且之祸，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愿陛下清宫跸路，思二神为元鉴，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一旦有狂夫之变，龙腾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计，岂及设哉！又自古圣王之营建吕室，未始不于三农之隙，所以不夺农时也。今或盛功于耘艺之辰，或烦役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收获之月，顿毙属途，怨声塞路，诚非圣君仁后所忍为也。昔汉明，贤君也，锺离一言，而德阳役止。臣诚识惭昔士，言无可采，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览。（《晋书·载纪》，石虎传上，虎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韦讠叟谏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六。）

〇启谏冉闵（题从《晋书·载纪·冉闵传》。）

胡羯皆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请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十六国春秋》二十二韦讠叟传，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讠叟谏云云。《晋书·载纪·冉闵传》作启谏，而不载其文。）

〇驳寒食议

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𨸏寒之地，多皆川池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晋书·载纪·石勒传》下，《十六国春秋》十三。）

王度

度，大原人，仕石虎，为中书著作郎。

〇奏禁奉佛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高僧传》九，《晋书·佛图澄传》，又《御览》六百五十三引《晋书》，又《广宏明集》六，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〇扇上铭

牛明赫离光，启片来清风，服嗽云露，体夷神自融。（《初记》三）

王擢

擢仕石虎，为镇远将军，苻健入关，奔张重华，为征东大将军。

〇表免雍秦望族戍役

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五。）

王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波仕石虎，为中书令，徙中书监，为赵揽所赞腰斩，追赠司空。

〇遣李宏还蜀事议

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返魂蜀汉，当鸠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则不烦一旅之师，而坐定梁益，就有进退，岂在逃命一夫。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诮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苦，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晋书·载纪·石虎传》上，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石虎，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虎不悦，中书监王波议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六。）

申锺

锺仕石虎，至司徒。

〇谏任石宣石韬

庆赏刑威，后皇攸执，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渐，以示轨仪，太子国之储贰，朝夕视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闻政致败，殷鉴不远，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权，甚不及祸，周有子颓之畔，郑有叔段之难，此皆由宠之不道，所以乱国害亲，惟陛下览之。（《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见《十六国春秋》子六。案，文云览之，知非口谏。）

阙名

〇西门豹祠堂东石柱铭

赵建武中所也。（《水经·浊漳水注》。）

〇华山玉版文

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晋书·载纪·慕容传》，初石虎使人搜策于华山，得玉版文，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七。）

卷一百四十九

前燕

慕容

字奕洛环，昌黎棘城鲜卑人，武帝时袭父涉题位为鲜卑单于。惠帝时，王浚承制以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千，愍帝以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元帝承制以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并不受，大兴中拜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成帝即位，加侍中，位特进，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不受，咸和八年卒，策赠大将军，谥曰襄，慕容僭号，追谥曰武宣皇帝。

〇与陶侃笺

明公使君毅下、振德耀威，抚宁方夏，劳心文武，士马无恙，钦高仰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注情弥久。王途险远，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艰难，祸害屡臻，旧都不守，奄为虏庭，使皇舆迁幸，假势吴楚。大晋启基，祚流万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踊。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屡逼京辇。王敦倡祸于前，苏峻肆毒于後，凶暴过于董卓，恶逆甚于催汜，普天率土，谁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五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臣强（《晋书》无此二字，臣上有群字。）不及先大夫，厉己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蠡，尚能弼佐句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土，英贤比肩，而不闻辅翼圣主，陵江北伐。以义声之直，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都之士，招怀存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落，顿坂走输哉！且孙氏之初，以长沙之众，摧破董卓，志匡汉室。虽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诚心，乃忽身命。及权据杨越，外杖周张，内凭顾陆，拒魏赤壁，克取襄阳。自兹以降，世主相袭，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将吕蒙、凌统，高踪旷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势促，颠沛之危，甚于累卵。假号之强，众心所去，敌有衅矣，易可震荡。王郎、袁术，虽自诈伪，皆基浅根微，祸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见闻者矣。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参亦崇此道，著画一之称也。庾公居元舅之尊，处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权。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故远陈写，言不尽宣。（《晋书·载纪·慕容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三。）

慕容皇

皇字元贞，第三子，建武初拜冠军将左贤王，封望平侯，太宁末拜平北将军，进封朝鲜公，卒嗣位，行平州刺史。明年，成帝遣使拜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咸康七年策拜燕王。永和四年卒，慕容儁号，追谥文明皇帝。

〇上晋成帝表

臣究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政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有倾辱之祸。是以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足为令主，委信二舅，几至乱国。逮于汉武，推重田分，万机之要，无不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分死後，切齿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设使舅氏贤若穰侯、王凤，则但闻有二臣，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有窦宪、梁冀之祸，凡此成败，亦既然矣。敬能易轨，可无覆坠。

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实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势业之重，执政裁下，轻侮边将，故令苏峻、祖约，不胜其忿，遂致败国。至令太后发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灵，人神无助，豺狼之心，当可极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书监、左将军冰等，内执枢机，外拥上将，昆弟并列，人臣莫侍。陛下深敦渭阳，冰等自宜引领。臣常谓世主若欲荣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劳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如此，荣辱何从而生！尊沓何辞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变，况今居之者，素无闻焉！且人情易惑，难以户告，纵令陛下无私于彼，天下之人，谁谓不私乎！

臣与冰等，名位殊班，出处悬邈，又国之戚昵，理应降悦，以适事会。臣独矫抗此言者，上为陛下，退为冰计，疾苟容之臣，坐鉴得失。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至令忠臣，更为逆族，良由察之不审，防之无渐。臣今所陈，可谓防渐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计，事过之後，更处焦烂之日耳。王章刘向，每上封事，未尝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张禹，依违不对，故容身苟免，取讥于世。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罔知所报，惟当外殄寇仇，内尽忠规，陈力输诚，以答国恩。臣若不言，谁当言者。（《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五。）

〇上言征慕容仁

正月十二日，臣躬征平郭，远假陛下天地之威，将士竭命，精诚感灵，海为结冰，凌行海中三百馀里。臣自立国，及问诸故老，云初无海水冻冰之岁。（《初学记》七，《御览》六十，又六十六，并引王隐《晋书》，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四。）

〇下令赐封裕

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导孟春之令，惰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馀力，乐取官牛恳官田者，并依晋魏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丑，徐更议之，百工商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馀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禄。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荡然不问，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罪应禁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酬。"其赐钱五万！宣明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五。）

〇下令罪宋该

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贡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临讨，凭城丑詈，此则悖逆之甚者也，奈何举之，剖符于朝，何所取信，该下吏，可正四岁刑，偏行财祈进，亏乱王典，可免官，禁锢终身。（《御览》六百五十一引《前燕录》，辽东内史宋该举韩偏为孝廉慕容令云云，又见今《十六国春秋》三十一。）

〇与庾冰书

君以椒房之亲，舅氏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窦之迹矣。

每观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吾尝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有黜辱之忧乎！窦武何进，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阉竖所危，天下嗟痛，犹有能履以不骄，图国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及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馀粟，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五。）

〇与顾和书

今致绣袜一量。（《御览》四百七十八作一双，又六百九十八。）绣靴一量。（《御览》八百十五。）饣氐饣胡十斤。（《御览》八百五十八。）人参十斤。（《御览》九百九十一。）麻黄五斤。（《御览》九百九十三。）

慕容

字宣英，第二子，小字贺赖跋，为燕王，拜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燕世子。死嗣位、建元燕元，以晋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改元二、元玺、光寿，以晋升平四年死，在位十一年，谥曰景昭皇帝，庙号烈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手令敕常炜

卿本不为生计，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乱之中，诸子尽至，岂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于孤乎。（《十六国春秋》二十六）

〇下令追崇祖考

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十六国春秋》二十六。）

〇下书定冠冕制

《周礼》：冠冕体制，君臣略同，中世以来，亦无常体。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赐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断详乎。诸公冠悉颜裹屈竹，锦缠作公字，以代梁处施之金。令仆尚书填而已，中秘监令别施珠。庶能敬慎威仪，示民轨则。（《十六国春秋》二十七）

慕容

字景茂，第三子，以晋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熙，在位十一年，为秦苻坚所擒，封新兴侯，署尚书平南将军别部都督。後谋杀坚，为坚所诛。慕容德僭号，追谥幽皇帝。

〇答慕容恪、慕容评

朕以不天，早倾乾覆，先帝所托，惟在二公。二公懿亲硕德，勋高鲁卫，翼赞王室，辅导朕躬，宣兹惠和，坐而待旦，虔诚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群凶，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时洽。虽宗庙社稷之灵，抑亦二公之力也。今关右有未宾之氐，江吴有遗烬之虏，方赖谋猷，混宁六合，岂宜虚已谦冲，以违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以成公旦补兖之大。（《晋书·载纪·慕容恪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夫建德者必以终善为名，佐命者则以功成为效。二公与先帝开构洪基，膺天明命，将廓夷群丑，绍复隆周之迹。今灾眚横流，乾光坠曜。朕以眇躬，猥荷大业，不能上成先帝遗志，致使二虏游魂，所以功未成也，岂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为荣，忧四海若荷担，然後仁让之风行，则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纯，鲸鲵未殄，宗庙之重，非惟朕身，二公所忧也。当思所以宁济兆庶，靖难敦风，垂美将来，侔踪周汉，不宜崇饰常节，以违至公。（《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〇下书祈雨

朕以寡德，莅政多违，亢阳三时，光阴错绪，农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彻乐，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慕容翰

翰字元邕，之庶长子，为建威将军，镇辽东。及嗣位，畏祸奔段辽。又奔宇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後逃还，忌之，赐死。

〇上言宜讨素连木津等

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郡，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三，与此小异。）

慕容恪

恪字玄恭，第四子，为荡寇将军，迁度辽将军，嗣位，以为辅国将军。及僭号，拜侍中卫将军，封太原王犬司马、假节大都督、录尚书事，嗣位，拜太宰，以晋太和二年卒，谥曰桓王。

〇因水旱表请逊位

臣以朽暗，器非经国，过荷先帝援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轻才，窃位宰禄，不能上谐阴阳，下厘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伦失序，辕弱任重，夕惕惟忧。臣闻王者则天建国，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举。台傅之重，参理三光，苟非其人，则灵曜为亏。尸禄贻殃，负乘招悔，由来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熏圣，犹近则二公不悦，远则管蔡流言，况臣等宠缘戚来，荣非才授，而可久点天官，尘蔽贤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陈丹款。圣恩齿旧，未忍遐弃，奄冉偷荣，愆责弥厚。自待罪鼎司，岁馀辰纪，忝昌宰衡，七载于兹。虽乃心经略，而思不周务，至令二方干纪，跋扈未庭，同文之咏，有惭盛汉。深乖先帝托付之规，甚违陛下垂拱之义。臣虽不敏，窃闻君子之言，敢忘虞廷避贤之美，辄循雨疏知止之分，谨送太宰、大司、马、太傅司徒章绶，惟垂昭许。（《晋书·载纪·慕容传，时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评并稽首归政，请逊位还第云云，不许，遂断其让表，恪评等乃止，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鲁昌

昌，代郡人，仕慕容，为征虏将军。

〇说慕容通使劝进琅邪

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怙众称兵，未导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恒

恒字景山，安平灌津人，师事同郡张载，永嘉之乱，避地辽东，徙昌黎，慕容召拜参军，出为新昌令，嗣位，复参军事，迁营丘大守，嗣位，徵为谘议参军，加扬烈将军，及僭号，以为中书令太子太传。

〇驳宋该等议表请为燕王

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网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今且缮甲兵，机会，除群凶，清四海，功成之後，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晋书·载纪·韩恒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三，又三十一。）

封抽

抽，渤海人，为幽州参军，慕容引为长史，迁东夷校尉。

〇上疏陶侃府请封慕容为燕王

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自大晋龙兴，克平会，神武之略，迈踪前史。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衅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山陵掘毁，人神悲悼，幽明发愤。昔猃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蹑华夷，盗称尊号者也。

天祚有晋，挺拔英杰。车骑将军慕容，自弱冠氵位国，忠于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属海内分崩，皇舆迁幸，元皇中兴，初唱大业，肃祖继统，荡平江外。虽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翘首引领，系心京师，常假寤寐，欲忧国忘身。贡篚相寻，连舟载路，戎不税驾，动成义举。今羯寇滔天，怙其丑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辅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险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北，得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晋书·载纪·慕容传》，与陶侃笺，并斋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馀人，疏上侃府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三。）

封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裕，抽子，仕慕容为记室参军。

〇谏慕容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虽水旱而不为灾者何也？高选农官，务尽劝课，人治周田百亩，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显之赏，惰农者有不齿之罚。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称须，人不虚位，度岁人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仓，三年之耕，馀一年之粟。以斯而积，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世，号次升平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寒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于旧土，十倍有馀，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三四焉。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骊，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继武阐广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迩者深副乐士之望，中国之人，皆将过来餐奉迎，石虎谁与居乎！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尧汤所不免，王者宜浚治沟浍，循郑白、西门、史起溉灌之法，旱则决沟为雨，水则入于沟渎，上无《云汉》之忧，下无昏垫之患。

句骊、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

今中原未平，资畜宜广，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岁受其饥。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览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经略出世，才称时求者，自可随须，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蚕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圣性宽明，思言若渴，故人尽刍荛，有犯无隐。前者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竭忠献款，以贡至言，虽颇有逆鳞，意在无责。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包纳，恕其大辟，犹削黜禁锢，不齿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纳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谏臣而求直言，亦犹北行诣越，岂有得邪！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己无骨鲠，嫉人之有，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归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之路。

臣之所言当也，愿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从善如流，罚恶不掩。王宪刘明，忠臣也，愿寡忤鳞之愆，收其药石之效。（《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五。）

皇甫真

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慕容以为辽东国侍郎，嗣位，迁平州别驾免，後以破麻秋功拜奉车都尉，守辽东营丘二郡。嗣位，征为典书令，迁尚书左仆射。嗣位，拜冠军将军，从平吕护，拜镇西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征拜侍中光禄大夫，进司空，领中书监，累迁太尉侍中。燕良人秦，为奉车都尉，奉朝请。

〇上疏请征吕护

辄以家奴婢五十口，马七十匹，牛四十头，以供军资。（《十六国春秋》三十二）

〇上疏请防秦

苻坚虽聘使相寻，托辅车为谕。然抗均邻敌，势同战国，明其甘于取利，无慕善之心，终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顷来行人累续，兼师出洛川，夷险要害，具之耳目，观虚实以措奸图，听风尘而伺国隙者，寇之常也。今吴王外奔，为其谋主，伍员之祸，不可不虑，洛阳、并州、壶关诸城，并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九。）

鞠彭

彭为乐浪太守，後拜大长秋。

〇戒子殷书

王弥曹嶷，必有子孙。汝善招抚，勿寻旧怨，以长乱源。（《十六国春秋》三十一《鞠殷传》）

常炜

炜，广宁人，仕冉闵为大司马从事中郎。襄国之败，归慕容俊，僭号，以为廷尉监。

〇上言祖父未葬者权宜铨选

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惟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斯诚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礼贵适时，世或损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人安之。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车之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时，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无补，顺孙心丧靡及，虽招魂虚葬，以叙罔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吴起二陈之畴，终将无所展其才翰。汉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围？郅支之首，何以悬于汉阙？谨案《戊辰诏书》，荡清瑕秽，与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庆。五六年间，寻相违伐，于则天之体，臣窃未安。（《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

明岌

岌为黄门郎。

〇将死诫其子

吾所以在此朝者，非要贵也。直是避祸全身耳。葬可埋圆石于吾墓前，首引之云，晋有微臣明岌之冢，以遂吾本志也。（《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引《三十国春秋》）

申胤

胤仕慕容，为给事黄门侍郎。

〇上言定冠冕制

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汉以萧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世无其功，则礼宜阙也。至于东宫，体此为仪，魏晋因循，制不纳舄。今皇嗣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

祭享朝庆，礼宜正服，兖衣九文，冠冕九旒。

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齐戒去声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飨之节，故有乐作之礼。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馀节，猥动金声，惊越袖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

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衤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兖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两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兖衤巽改履。案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七。）

申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绍仕慕容，为尚书左丞。

〇上疏陈时务

臣闻汉宣有言：“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选，必妙尽英才，莫不拔自贡士，历资内外，用能仁感猛兽，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非但无闻于州闾，亦不经于朝廷。又无考绩，黜陟幽明。贪惰为恶，无刑戮之惧；清勤奉法，无爵赏之劝。百姓穷弊，侵赇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为盗贼。风颓化替，莫相纠摄。且吏多则政烦，由来常患。今之见户，不过汉之一大郡，而备置百官，加之新立军号，兼重有过往时。虚假名位，废弃农业，公私驱扰，人无聊生。宜并官省职，务劝农桑。秦吴二虏，僻僭一时，尚能任道捐情，肃谐伪部，况大燕累圣重光，君临四海，而可美政或亏，取陵奸寇哉！邻之有善，众之所望，我之不，彼之愿也。

秦吴狡猾，地居形胜，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丰实，户兼二寇，弓马之劝，秦晋所惮，云骑风驰，国之常也，而比赴敌後机，兵不速济者何也？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进阙共国之饶，退离蚕农之要。兵岂在多，贵于用命。宜严制军科，务先饶复，习兵教战，使偏伍有常，从戎之外，足营私业，父兄有陟岵之观，子弟怀孔尔之愿，虽赴水火，何所不从。

节俭约费，先王格谟，去华敦朴，哲后恒宪。故周公戒成王，以啬财为本，汉文以皂帏变俗，孝景宫人，弗过千馀，魏武宠赐，不盈十万，薄葬不坟，俭以率下，所以割肌肤之惠，全百姓之力。谨案後宫，四千有馀，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令帑藏虚竭，军士无袒㇀之赉，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习成俗，卧薪之谕，未足甚焉。宜罢浮华非要之役，峻明婚姻丧葬之条，禁绝奢靡浮烦之事，出倾宫之女，均商农之赋。公卿以下，以四海为家，信赏必罚，纲维肃举者，温猛之首，可悬之白旗，秦吴二主，可以礼之归命，岂唯不复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绨之模，近崇先帝补衣之美，臣恐颓风弊俗，亦革变靡途，中兴之歌，无以轸之弦咏。

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怀之以德。今鲁阳上郡，重山之外，云阴之北，四百有馀，而未可以羁服塞表，为平寇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骇。宜摄就并豫，以临二河，通接漕毂，拟之丘陵，重晋阳之戍，增南藩之兵，战守之备，以千金之饵，蓄力待时，可一举而灭。如其虔刘送死，俟入境而断之，可令匹马不反，非唯绝二贼窥窬，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焉。（《晋书·载纪·慕容传》，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九。）
卷一百五十
西燕
慕容泓
泓，前燕慕容弟，封济北王，燕亡入秦，为北地长史。苻坚败，起兵，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领司徒，以晋太元九年改元燕脊。明年，为其下高盖宿勤崇等所杀。
〇与苻坚书
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乘舆，返还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钜鹿公轻戆锐进，为乱兵所害，非泓之意。（《晋书·载纪·苻坚传》下，泓遣使谓坚云云，坚召慕容责之曰：泓书如此。又见《魏书·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慕容冲
冲，泓弟，小字凤皇，封中山王，年十二而燕亡，苻坚纳其姊清河公主，姊弟专宠，後为平阳太守。坚败起兵，及泓被杀，嗣立为皇太弟，据阿房，以晋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更始，都长安，为其下段木延等所杀。
〇命詹事答苻坚
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待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晋书·载纪·苻坚传》下，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称诏云云，冲命詹事答之，亦称云云。）
〇後燕
慕容垂
垂字道明，一字叔仁，前燕慕容第五子，小字阿六敦，初名霸，字道业，改名，以识记文去夫，以垂为名。时为平狄将军，封都乡侯，戍徒河，僭号，以为安东将军，镇常山，封吴王，徙镇信都。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又为征南将军荆充二州牧，再为司隶，侯位，累迁车骑大将军，为慕容评所忌，惧诛奔秦。苻坚以为冠军将军，封宾都嗣。坚败，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以晋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兴，都中山。至太元二十一年死，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谥日成武皇帝，庙号世祖。
〇上苻坚表
臣才非古人，致祸起萧墙，身婴时难，归命圣朝。陛下恩深周汉，猥叨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之遇，位为列将，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输诚，常恐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拟云消，回讨郧城，俘馘万计，斯诚陛下神算之奇，颇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将饮马桂洲，悬旌闽会，不图天助乱德，大驾班师。陛下单马奔臣，臣奉卫匪贰，岂惟陛下圣明，鉴臣单心，皇天后土，实亦知之。臣奉诏北巡，受制长乐。然丕外失众心，内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听谒庙。丁零逆竖，寇逼豫州，丕迫臣单赴，限以师程，惟给弊卒二千，尽无兵杖，复令飞龙潜为刺客。及至洛阳，平原公晖复不信纳。臣窃惟进无淮阴功高之虑，退无李广失利之愆，惧有青蝇，交乱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见疑，乃推臣为盟主。臣受托善始，不遂令终，泣望西京，挥涕即迈。军次石门，所在云赴，虽复周武之会于孟津，汉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会，实有甚焉。欲令长乐公尽众赴难，以礼发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达变通之理。臣息农收集故营，以备不虞，而石越倾邺城之众，轻相掩袭，兵陈未交，越已陨首。臣既单车悬轸，归者如云，斯实天符，非臣之力。且邺者臣国旧都，应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东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报之诚。今进师围邺，并喻丕以天时人事。而丕不察机运，杜门自守，时出挑战，锋戈屡交，恒恐飞矢误中，以伤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诚，未简神听，辄遏兵止锐，不敢穷攻。夫运有推移，去来常事，惟陛下察之。（《晋书·载纪·慕容垂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四。）

〇上书请伐

石虎穷极凶暴，天之所弃，馀烬尚存，自相鱼网。今中国倒悬，企望仁恤。若大军一举，势必倒戈。（《十六国春秋》二十六）

〇济河下令

吾本外假秦声，内规兴复，乱法者军有常刑，奉命者赏不逾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负也。（《晋书·载纪·慕容垂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三。）

〇报丁零及西人令

翟王之功，宜居上辅。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当更议之。（《晋书·载纪·慕容垂传》，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垂令云云。）

〇遗令

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殡，事讫成服，三日之後，释服从政，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後举哀行服。（《晋书·载纪·慕容垂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五。）

〇与僧朗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尚：澄神灵绪，慈阴百国，凡在含生，孰不蒙润。朕承藉纂统，方夏是膺。昔吴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贼不平，朕岂获安？又元戎克兴，征埽暴乱，至人通灵，随权指化。愿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归诚，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绢百匹，袈裟三领，绵五十斤，幸为咒愿。（《广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五。）

慕容盛

盛字道运，垂孙，封长乐公，父宝嗣垂位，进爵为王，宝为兰汗所杀，攻汗斩之，以长乐王称制，改元建平，寻僭即皇帝位。以晋隆安五年为其下段玑等所杀，在位四年，谥曰昭武皇帝，庙号中宗。

〇告成太庙令

赖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复显，不独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责。凡在臣民，皆当明目当世。（《十六国春秋》四十七）

〇下令公侯赎罪不得以金帛

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甚无谓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勿复输金帛。（《十六国春秋》四十七）

慕容农

农字道厚，小字恶奴，垂第三子，封辽西王。寻为幽州牧，镇龙城，徵拜侍中司隶校尉，移镇邺，宝嗣位，以为并州牧，镇晋阳，进左仆射，拜司空，领尚书令，复以大司马领中军，为乱兵所杀，追谥曰桓烈。

〇在龙城上表

臣顷因征即镇，所统将士，安逸积年，青徐荆雍，遗寇尚繁，愿时代还，展竭微效，生无馀力，没无馀恨，臣之志也。（十六国春秋五十。）

娄会

会仕慕容垂，为尚书郎。

〇上疏请听吏终丧

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兵荒杀礼，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竞，苟求荣进，至乃身冒，以赴时役，岂必殉忠于国家，亦昧利于其间也。圣王设教，不以颠沛而亏其道，不以丧乱而变其化，故能杜豪竞之门，塞奔波之路。陛下锺百王之季，廓中兴之业，天下渐平，兵革方偃，诚宜蠲荡瑕秽，率由旧章。吏曹大丧，听终三年之礼，则四方知化，人斯服礼。（《晋书·载纪·慕容垂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五。）

〇南燕

慕容德

德字玄明，前燕慕容少子，嗣位，封梁公，历幽州刺史左卫将军，嗣位，进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阳王，迁魏尹，加散骑常侍，拜征南将军。燕亡入秦，为张掖太守免，寻为奋威将军。慕容垂称燕王，以为车骑大将军，复封范阳王。宝嗣位，迁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邺，寻为丞相承制，徙滑台。称元年，定鲁齐，以晋隆安四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建平，都广固。至晋义熙元年死，年七十，在位六年，谥曰献武皇帝。

〇上慕容疏请图关右

先帝应天顺时，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怀远，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兴，伏惟陛下则天比德，揆圣齐功，方阐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据关陇，号同王者，恶积祸盈，自相疑戮，衅起萧墙，势分四国，投诚请援，旬日相寻，岂非凶运将终，数归有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机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谓弱矣。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鉴，我之师也。宜应天人之会，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众，径趣蒲孤；臣垂引许洛之兵，驰解讠叟围；太傅总京都武旅，为二军後继。飞檄三辅，仁声先路，获城即侯，微功必赏，此则郁概待时之雄，抱志未申之杰，必岳峙灞上，雪屯陇下。天罗既张，内外势合，区区僭竖，不走则降。大同之举，今其时也。愿陛下独断圣虑，无访仁人。（《晋书·载纪·慕容传》，苻坚将苻讠叟陕降于，群下议欲遣兵救，因图关右，魏尹慕容德上疏，又见《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〇下诏增名为备德

汉宣悯吏民犯讳，故改名，朕今增一备字，以为二名，庶开臣子避讳之路。（《十六国春秋》六十三）

〇与僧朗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难，灾祸屡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赖武王中兴，神武御世，大启东夏，拔区域，遐迩蒙苏，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即宴，永康之始，西倾东荡。京华主上播越，每思灵阙，屏营饮泣。朕以无德，生在乱兵，遗民未几，继承天禄，幸大和尚恩，神盖护，使者送绢百疋，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县封给，书不尽意，称朕心焉。（《广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三。）

慕容超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德无子，立为太子。以晋义熙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上。在位六年，刘裕执送建康市斩之。

〇下书讥复肉刑

阳九数缠，永康多难。自北都倾陷，典章渝灭，律令法宪，靡有存者。网理天下，此焉为本，既不能导之以德，必须齐之以刑。且虞舜大圣，犹命咎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士，刑之不可以<巳巳>也如是！先帝季兴，大业草创，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统，抚御寡方，致萧墙衅发，遂戎马生郊，典仪寝废。今四境无虞，所宜修定，尚书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ﾆの之法，亦可附之律条，纳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圣之经，不刊之典，汉文易之，轻重乖度。今犯罪弥多，死者稍众。肉刑之于化也，济育既广，惩惨尤深，光寿、建熙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其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ﾆの裂之刑，烹煮之戮，虽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弥之ﾆの，著是《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齐，亦愍刑罚失中，咨嗟寝食。王者之有刑纠，犹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是以萧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孙通以制仪受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议损益，以成一代准式。周汉有贡士之条，魏立九品之选，二者孰愈，亦可详闻。（《晋书·载纪·慕容超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四。）

慕容锺

锺字道明，德从弟，封北地王，拜司徒，超嗣位，以为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寻出为青州牧，後为公孙五楼所构，惧诛谋反，事败奔姚兴，为始平太守，封归义侯。

〇传檄青州诸郡讨辟闾浑

隆替有时，义列昔经；困难启圣，事彰中。是以宣王龙飞于危周，光武凤起于绝汉，斯盖历数大期，帝王之兴废也。自我永康多难，长鲸逸网，华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贼辟闾浑父蔚，昔同段龛阻乱淄川，太宰东征，剿绝凶命。浑于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马识养之心，复袭凶父乐祸之志，盗据东秦，远附吴越，割剥黎元，委输南海。皇上应期，大命再集，矜彼营丘，暂阻王略，故以七州之众二十馀万，巡省岱宗，问罪齐鲁。昔韩信以裨将伐齐，有征无战，耿以偏师讨步，克不移朔。况以万乘之师，埽一隅之寇，倾山碎卵，方之非异。孤以不才，忝荷先驱，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乌桓突骑，三河猛士，奋剑与夕火争光，挥戈与秋月竞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何敌不平！昔窦融以河西归汉，荣被于後裔；彭宠盗逆渔阳，身死于奴隶。近则曹嶷跋扈，见禽于後赵；段龛干纪，取灭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败乎？浑若先迷後悟，荣宠有加。如其敢抗王师，败灭必无遗烬。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斩送浑首者，赏同佐命。脱履机不发，必玉石俱摧。（《晋书·载纪·慕容德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三。）

韩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仕慕容德，为中书侍郎，超嗣位累迁尚书令，刘裕伐燕，表为散骑常侍。

〇上疏言伐桓玄

夫帝王之道，必崇经略。有其时，无其人，则弘济之功或阙，有其人，无其时，则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王业者，惟人时合也。自晋国内难，七载于兹。桓玄篡逆，虐逾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积矣。可乖之机，莫过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经而纬之，驱乐奋之卒，接厌乱之机，譬犹声发响应，形动影随，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无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若以步骑一万，建雷霆之举，卷甲长驱，指临江会，必望族草偃，壶浆属路。跨地数千，众逾十万，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拓境开疆，保宁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机失会，豪杰复起，枭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迩既宁，物无异望，岂惟建业难屠，江北亦不可冀。机过患生，忧必至矣。天与不取，悔将及焉。惟陛下览之。（《晋书·载纪·慕容德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三作韩讳。）

韩讠卓

讠卓，范弟，仕慕容德，为尚书右仆射。

〇上疏正户籍

二寇逋诛，国耻未雪，关西为豺狼之薮，扬越为鸱之林，三京社稷，鞠为丘墟，四祖园陵，芜而不守，岂非义夫愤叹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难，威略未振，是使长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怀愤慨，常谓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终朝之逸，无卒岁之忧。陛下中兴大业，务在遵养，矜迁氓之失土，假长复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贵因循而不扰。斯可以保宁于营丘，难以经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实繁有徒，据我三方，伺国瑕衅。深宜审量虚实，大校成败，养兵厉甲，广农积粮，进为雪耻讨寇之资，退为山河万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捐风毁宪，法所不容。但检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隐实黎氓，正其编贯，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若蒙采纳，冀裨山海，虽遇商鞅之刑，悦绾之害，所不乱也。（《晋书·载纪·慕容德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三。）

段晖

晖仕慕容超，为尚书左仆射左军将军，拒刘裕战死。

〇称藩姚兴议

太上囚楚，高祖不回。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又大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掠京口与之。（《晋书·载纪·慕容越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华

华仕慕容德，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令，超嗣位，累迁尚书左仆射。

〇称藩姚兴议

若使侵掠吴边，必成领怨。此既能往，彼亦能来，兵连祸结，非国之福也。昔孙权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爱子之头，舍志以尊齐。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乱，宜暂降大号，以申至孝之情。权变之道，典谟所许。韩范智能回物，辨足倾人，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可遗将命，降号和。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也。（《晋书·载纪·慕容超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四。）

北燕

冯跋

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慕容宝僭号，以为中卫将军。慕容熙袭位，惧诛，逃于山泽。寻杀熙立高云，拜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武邑公，云死。以晋义熙五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太平。至宋元嘉七年死，在位二十二年，谥曰文成皇帝，庙号太祖。

〇郎位下书

义贵适时，不必改作。故陈氏代姜，不徙齐号，宜即国号曰燕，建元太平。（《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〇下书葬高云

昔高祖为义帝举哀，天下归其仁。吾与高云，义则君臣，恩逾兄弟。其以礼葬云及其妻子，立云庙于菲町，置园邑二十家，四时供荐。（《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〇下书除前朝苛政

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困穷。宜加宽宥，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当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〇下书令民植桑柘

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〇下书令境内不改葬

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于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〇下书建大学

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坏乐崩，闾阎绝讽诵之音，後生无庠序之教，子矜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大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冯素弗

素弗，跋弟，仕慕容熙，为侍御郎小帐下督。高云僭位，以为昌黎尹抚军大将军，封范阳公，迁司隶校尉。跋僭位，以为侍中车骑将军，录尚书事，进大司马，改封辽西公，镇营丘。

〇乐浪公主下嫁蠕议

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晋书·载纪·冯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八。）

卷一百五十一

前秦

苻洪

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刘曜僭号，封率义侯，後降石虎，拜冠军将军，迁龙骧将军，封西平郡公，虎死，遣使于晋来降。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封广川郡公。寻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为麻秋所鸩死，苻健僭号，追谥曰惠武帝。

〇谏杀朱轨

臣闻圣王之御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朱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暴降霖雨七旬，雾方二日，虽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朱轨，允众望。（《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尚书朱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蹈滞，因谮轨不修道虎杀之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十七。）

苻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健字建业，洪第三子，嗣位，去秦王之号，称晋爵。寻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略定三辅，以晋永和七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皇始。其明年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谥曰明皇帝，庙号世宗，後改曰高祖。

〇下书求贤

其自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悉以闻，勿拘贵贱。（《十六国春秋》三十四）

〇指河誓弟雄及兄子菁

若事不捷，汝死有如何，无相见也。（《御览》四百八十引《晋中兴书》）

苻生

生字长生，健第三子，以晋永和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寿光，在位三年，为苻坚等所杀，谥曰厉王。

〇下书用峻刑极罚

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嗣统以来，有何不善，而谤读言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刑虐。行者比肩，未足为稀。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晋书·载纪·苻生传》，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五。）

苻坚

坚（一名文玉），字永固，健弟雄之第二子。健入关，拜龙骧将军，以晋升平元年杀苻生，僭称大秦天王，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永兴、甘露、建元。以晋太元十年为姚苌所执，缢之新平佛寺，谥曰庄烈天王，苻丕僭号，改谥曰世祖宣昭皇帝。

〇燕平下诏大赦

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怀远以德，柔服四维，至使戎军屡驾，有害斯民。虽百姓之过，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〇以邓羌为镇军将军诏

司隶校尉，董牧王畿，吏责甚重，非所以优礼名将，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实贵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扬越，羌之任也。司隶何足以婴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沙汰众僧别诏

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高僧传》五，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下诏简学生受经

新丧贤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後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授经。（《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〇下诏分遣侍臣问民疾苦

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尝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鬓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动。今天下既无丞相，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〇下诏微张天锡入朝

凉州刺史张天锡，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可遣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将兵临河西，遣尚书郎阎负梁殊衔命军前下书，征天锡入朝。若有违王命，即进师扑讨。（《十六国春秋》三十七又七十四）

〇下诏论平凉州及索头功

张天锡藉祖父之资，承百年之业，擅命河右，叛据偏隅，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爰命两师，分讨黠虏，役不淹岁，穷殄二凶。俘降百万，阙土九千，五帝之所未宾，周汉之所未至，莫不重译来王，怀风率职。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土悉复之五岁，赐爵三级。（《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〇诏慕容冲

古人兵交，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晋书·载纪·苻坚传》下，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称诏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〇下书征王猛辅政

咸阳内史王猛，言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可征拜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〇下书召徐统子孙

士死知己，由来格谟。故乔公一言，魏祖追恸，赵司隶高平徐统，往在邺都，识朕于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孙诣行在所。（《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下书遣邓羌讨蜀

巴夷险逆，寇乱益州，招引吴军，为唇齿之势。特进镇军将军护羌校尉邓羌，可帅甲士五万，星夜赴讨。（《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〇下书伐晋

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率犬羊，屡窥王境。朕将巡狩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伐国存君，义同一体，宜时进讨，以清宇内，便可戒严，速修戎备。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丁，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御览》三百二十三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又见《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〇下令国中

东南平定，指日当以司马昌明为尚书仆射，可速为起第。（《魏书》九十六《晋司马昌明传》）

期克捷之日，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以待之。（《十六国春秋》三十八，又下书。）

〇兼道赴寿春下令

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晋书·载纪·苻坚传》下，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〇与诸镇书

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晋书·习凿齿传》，襄阳陷，苻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以其蹇疾与诸镇书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〇与僧朗书

皇帝敬问泰山朗和尚：大圣应期，灵权越逸，荫盖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之养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养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虚薄，生与圣会，而隔以万机，不获辇驾。今遣使者安车相请，应冀灵光，回盖京邑，并奉紫金数斤，供镀形像，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备洒埽。至人无违，幸望纳受，想必玄鉴，见朕意焉。（《广弘明集》三十五，《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报王猛

将军役不逾时，而元恶克举，熏高前古。朕今亲帅六师，星驰电赴，将军其休养将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虽复桓昭之有管乐，玄德之有孔明。自谓逾之。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则朕无东顾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独朕之忧，亦卿之责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俟东方化洽，当兖衣西归。（《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士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于暂见，似为卧龙，卿亦异朕于一言。回考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入梦，姜公悟兆，今古一时，亦不殊也。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厘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始叙。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晋书·载纪·王猛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报苻融

汝为德禾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如毛，人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晋书·载纪·苻坚传》，苻融上疏，谏用慕容等，坚报之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〇报慕容垂

朕以不德，忝承灵命，君临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东南一隅，敢违王命。朕爰奋六师，恭行天罚，而玄机不吊，王师败绩。赖卿忠诚之至，辅翼朕躬，社稷之不陨者，卿之力也。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济艰难，敬酬熏烈，何图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为淫夫！览表惋然，有惭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马而归命，朕则宠卿以将位，礼卿以上宾，任同旧臣，爵齐熏辅，歃血断金，披心相付。谓卿食椹怀音，保之偕老。岂意畜水覆舟，养兽反害，悔之噬脐，将何所及！诞言骇众，夸拟非常，周武之事，岂卿庸人所可论哉！失笼之鸟，非罗所羁；脱网之鱼，岂罟所制！翘陆任怀，何烦闻也。念卿垂老，老而为贼，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侏张幽显，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历运兴丧，岂复由卿？但长乐、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两都，虑其经略，未称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晋书·载纪·慕容垂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四。）

〇招魂

有忠有灵，来就此庭，归汝先父，勿为妖形。（《晋书·载纪·苻坚传》下，三辅人为慕容冲所略者。放火为内应，得免者十有一二，坚设祭而招之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苻丕

丕字永叔，坚子，以晋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晋阳，改元太安。明年南奔，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冯该所杀，苻登僭号，谥曰哀平皇帝。

〇下书攻慕容永

鲜卑慕容永，乃我之骑将，首乱京师，祸倾社稷，豕凶继逆，方请逃归。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东海王纂，帅禁卫虎旅，夹而攻之。（《十六国春秋》三十九）

〇答谢玄书

今往大文绫罗各五十匹。（《艺文类聚》八十五，又《御览》八百十六作今往大文罗大绫各五匹，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末多以酬厚意四字。）

苻登

登字文高，坚族孙，以晋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在位九年，为姚兴所杀。苻崇僭号于湟中，谥曰高皇帝，庙号太宗。

〇告苻坚神主

维曾孙皇帝臣登，以大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昔五将之难，贼羌肆害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馀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驰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灵，降鉴厥诚。（《晋书·载纪·苻登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

〇又告神主

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未尝不上天锡，皇鉴垂矜，所在心克，贼旅冰摧。今太皇帝之灵，降灾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将不振。登当因其陨毙，顺行天诛，拯复梓宫，谢罪清庙。（《晋书·载纪·苻登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

苻融

融字博休，坚季弟，封平阳公，拜侍中中书监左仆射，除中军将军，迁司隶校尉，寻代王猛为镇东大将军冀州牧，征拜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太子太传，领示正录尚书事，寻为征南大将军，战死，赠大司马，谥曰哀公。

〇上疏谏用慕容等

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劳卒频年，勤而後获，本非慕义，怀德归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臣愚以为猛兽终不可养，狼子野心。往年星异，灾起于燕，愿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据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昔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晋书·载纪·苻坚传》上，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苻庾

庾（一作讠叟，又作双），健少子，封魏公苻坚以为镇军将军洛州刺史，据陕城，降于燕，王猛擒送长安斩之。（案《载纪·苻坚传》作苻庾，慕容传作苻讠叟，慕容德传作苻变。）

〇与慕容垂皇甫真书

苻坚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为日久矣，今若乘机不赴，恐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晋书·载纪·慕容传》，又《十六国春秋》二十八。）

卷一百五十二

前秦（二）

苻朗

朗字元达，坚从兄子，征拜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封乐安男。坚败後降晋，为员外散骑侍郎，王国宝谮而杀之，有《苻子》三十卷。

〇苻子

（谨案：道家祖黄老，盖三皇五帝之道也，变而为列御寇庄周，则杨朱之为我也，又变而房中术，而金丹，而符录，而斋醮，每降益下，而道家几乎熄矣。于是乎秦汉以来，未有著书象《道德经》者，其象《列子》《庄子》，仅有苻朗，苻朗者，秦苻坚之从兄子也，《隋唐志》《苻子》三十卷，宋不著录，《路史》征引，皆取诸类书，非有旧本流传。盖亡于唐末。余从类书写出八十一事，省并复重，得五十事，定著一卷，备道家之一种。就中有云：至人之道也如镜，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又云：为道者日损而月章，为名者日章而月损。又云：荆山不贵玉，鲛人不贵珠，又云：木生烛，烛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三复其言，具有名理，本传称老庄之流，非过许也。嘉庆丁丑岁秋九月九日，严可均谨叙。）

△方外

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焉。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免金，及暮而释竿，其膝所处之崖皆若臼，其跗触崖若路。鲁连曰：“钓所本以在鱼，无鱼何钓？”太公曰：“不见康王父之钓邪？念蓬莱钓巨海，摧竿投纶，五百年矣，未尝得一鱼，方吾犹一朝耳”。（《御览》八百三十四，又九百三十五。）

△家策

苻朗弃千钧之剑，抱朴子趋而进□□，以夫千金利剑，剖割之所存焉。苻子之书，大道之所居焉。何夫子弃大而存小乎？苻朗不应。（《书钞》一百一，又一百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案，此抱朴子非葛洪也，葛洪与苻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相值。）

△已下篇名阙

黄帝将适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华之盖，建日月之旗，骖紫虬，御双乌、黄帝命方明避路，谓容成子曰：“吾将钓于一壑，栖于一丘。”（《御览》七十九）

黄帝谓其友无为子曰：我劳天下矣，疲于形役，请息驾于玄圃，子宜代之。无为子曰：“焉能弃我之逸，而为君之劳哉。”乃攀龙而俱去。（《御览》七十九）

尧以天下让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犹予之牧孤犊。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与之，余无用天下为也。”于是牵犊而去。（《艺文类聚》九十四）

许由谓尧曰：坐于华殿之上，面双阙之下，君之荣愿，亦已足矣夫。翘曰：“余坐于华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栋，余立于棂扉之内，霏焉而云生于牖。虽面双阙，无异乎崔嵬之冠蓬莱。虽背墉郭，无异乎回峦之萦昆仑，余安知其所以荣。（《御览》八十，又略见《书钞》十二。）

虞帝逊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于是望韶石而九奏。（《路史发挥》五，案《御览》八十一引苻子曰：“舜禅夏禹于洞庭之野。”路史有多出之句，文亦不同，未详所本。）

禹让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子劳矣。”（《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二，又四百二十四。）

务光自投于河，卢奴之伯以赤鲤送之。（《御览》九百三十六）

太伯将让其国于季历，谓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国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闻至人也。不君一世，而万世以之君，不贵一代，而万代以之贵，吾焉能贵乎一国，而贱乎万代哉。”（《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

武王以天下让岐封子，岐封子曰：“敦勿勿然以天下为事，君往矣。”余不忍闻之。（《御览》四百二十四）

汉王闻宋胜子方牧羊于巨泽，鼓而歌南风之诗，使者进谓宋胜子曰：“汉王闻先生之贤，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国政焉。”宋胜子矍然而顾，谓使者曰：“是何言与？今汉王待四海之士，与十群之羊，其于职司也，奚以异乎？而大王废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错乱天位，倒置人伦，胜不愿为也。乃逃于阴山之阳。（《御览》八百三十三）

志存四海之外。（《书钞》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尧舜之智，桀纣以为不智。尧舜以为智，恶知尧舜之非纣，桀纣之非尧舜乎？（《艺文类聚》二十一）

朔人有献燕昭王以大豕者，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圃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邦人谓之豕仙。"王乃命豕宰养六十五年，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群臣言于王曰："是豕无用。"燕相谓王曰："奚不飨之？"王乃命宰夫即膳之。豕既死，乃夕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後燕相涉。（一作"游"）于鲁津，有赤龟奉璧（一作"衔夜光"原注一云"夜光珠"）而献之。（《艺文类聚》二十六，又九十六，《初学记》二十九，《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览》九百三，又九百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镜，善自知者如蚌镜。镜以曜明，故鉴人；蚌以含珠，故内照。（《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十七。）

齐景公好马，命善画者图而访之。殚百乘之价，期年而不得。像过实也。今使爱贤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虽期百年，亦不可得也。（《艺文类聚》九十三，《御览》八百九十七。）

苻子观于龙门，有一鱼，奋鳞鼓髻而登乎龙门，而为龙。又一术士，凌波激流而不陷，挂铃行歌，飘浪于龙门，而终日栖迟而不化。苻子曰："彼同功而事异，迹一而理二，夫何哉？无乃鱼以实应，而人以伪求乎。"（《艺文类聚》九十六）

东海有鳌焉，冠蓬莱而浮游于沧海。腾跃而上，则千云之峰，迈类于群岳，沈没而下，则隐天之丘，潜峤于重泉（一作"重川"。）有红一作氐蚁者，闻而悦之，与群蚁相邀乎海畔，欲观鳌之行焉。月馀日，鳌潜未出，群蚁将反，遇长风激浪，崇涛万仞，海中沸，地雷震，群蚁曰："此将鳌之作也"。数日，风止雷默，海中隐沦如忌，其高概天，或游而西。"群蚁曰："彼之冠山，何异我之载笠也？"消摇乎壤封之巅，归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失，自己而然，何用数百里劳形而观之乎。（《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七。）

晋公子重耳奔齐，与五臣游乎大泽之中，见蜘蛛布其网，曳其绳，而执豸以食之。公子重耳乃抚仆之手，驻驷而观之。顾谓其臣咎犯曰："此虫也，智之薄者矣，而犹役其智，布其网，曳其绳，而执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网，布络地之绳，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谓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终行之，则有邦有嗣也。"（《艺文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八。）

不安其昧，而人明也，是犹飞（《御览》一作“夕”）蛾去暗，赴灯而死（《御览》一作“亡”）者也。（《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八百七十，又九百五十一。）

楚之文子（《御览》作“交子”）鲁之周子，齐之狂子，三子相与居乎泰山之阳，处乎环堵之室，荜户（《御览》作“门”）不扇，盖茨不翳，而高（《御览》作“弦”）歌不辍。（宋本《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八十五。）

至人之道也如镜，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学记》二十五，《白孔六帖》十三。）

有驴仙者，享年五百岁，负乘而不辍，历（《御览》作“居”）无定主，大驿（《御览》作“周绕”）于天下，（《初学记》二十九，《白孔六帖》九十七，《御览》九百一。）

老氏之师，名释迦文佛。（《法苑珠林》六十九）

盛魄重轮，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御览》三）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一作“居石”）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树（一作“抱木”）而焦者。（《御览》五十一，又九百五十二。）

桀观炮烙于瑶台，谓关龙逄曰：“乐乎？”龙逄曰：“乐。”桀曰：“观刑曰乐，何无恻怛之心焉？”龙逄曰：“天下苦之，而君为乐，臣为君股肱，孰有心悦而股肱不悦乎。”桀曰：“听子谏。谏得，我改之；谏不得，我刑之。”龙逄曰：“臣尝观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压，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应之曰：“是日亡则与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且就炮烙之刑。我观子亡，子不知我亡，逢布武而趋，行歌曰：造化（一作“造物”）劳我以生，息（一作“休”）我以炮烙。去故涉新，我乐而人不知，乃赴火而死。（《御览》八十二，又二百八，四百七十五，六百四十七，六百八十六。）

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而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圣人与。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御览》二百八，又六百九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劳师而醪，惟饮一锺，蹇叔曰：“一醪可投河而饮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军醉矣。（《御览》二百八十一）

为道者日损而月章，为名者日章而月损。（《御览》四百三）

玄冥子谓由有子曰：“子有师乎？”由有子曰：“吾将以万物为师矣。”（《御览》四百四）

《春秋华林传》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御览》四百十九）

惠子家穷饿，数日不举火，乃见梁王，王曰：“夏麦方熟，请割以与子，可乎？”惠子曰：“施来，方遇群川之水长，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应曰：‘吾不善游，方将为子告急于东越之王，简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则活矣，子方告急于东越之王，简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渊之下，鱼龙之腹矣。’”（《御览》四百八十六）

郑人有逃暑于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从阴。及至暮，反席于树下，及月流影移，复徙衽以从阴，而患露之濡于身，其阴逾去，而其身逾湿，是巧于用昼，而拙于用夕，奚不处曜而辞阴，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御览》四百九十九）

陶朱富者朱公丧其中子，邻人往吊之。朱公方拥膝蹲踞，捧头而笑。邻人曰：“闻有丧，将唁子致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邻人之不通？”（《御览》五百六十一）

有泽父者，冠葭芦之笠，纳口鹿之履，莎裳褐衣，缓步而去。（《书钞》一百二十九，《御览》六百九十三。）

晋之相者桓氏，世传于楚，善以道假乎财焉。常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昼之不足以卒岁，故以夜而烛之。（《御览》七百四十五）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径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则赏子以万金之费；不中，则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无定色，气战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谓传弥仁曰：“斯羿也，发无不中，而与之赏罚，则不中的者，何也？”传弥仁曰：“若羿也，喜焦之灾，万金为之患矣。人能遗其喜惧，去其万金，则天下之人，皆不愧于羿矣。”夏王曰：“口人闻子之言，始得无欲之道。”（《御览》七百四十五）

荆山不贵玉，鲛人不贵珠。（《御览》八百五）

天虽廓矣，野人犹有罩翳之勤。（《御览》八百三十四）

颜子有疾，三日不食，人问之曰：“吾师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茹，故七百岁，子何不吮瑶以廷生，咀蕊以养龄也。”（《御览》八百四十九）

吾与玄朱观东海，释四马乎山，玄朱中路而亡马。苻子使人求之不获，使鬼索之而获。（《御览》八百九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合不可妄知，故良马在其中矣。请以六合之观观之也。（《御览》八百九十七）

魏文侯见宋陵子三仕不富，文侯曰：“何贫？”宋陵子曰：“臣见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愿百，尝访邑里故人，其邻人贫，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则牧数足矣’。邻者与之，从此观之，焉知富者非贫，贫者非富也。”（《御览》九百二）

齐景公谓晏子曰：寡人既得宝千乘聚万驷矣，方欲珍悬黎会金玉，其得之邪奚若？晏婴曰：“臣闻琬琰之外有鸟焉，曰金翅，民谓为羽豪，其为鸟也。非龙肺不食，非凤血不饮，其食也常饥而不饱，其饮也常渴而弗充，生未几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乃非为君之患也。”（《御览》九百二十七）

齐鲁争汶阳之田，鲁侯有忧色。鲁有隐者周丰往观焉，曰：“臣尝昼寝，愀然闻群虱之斗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项膂之肤，相与树党争之，日夜不息，相杀者大半，虱父止之曰：‘我与尔庐不过缝，所〻食食不过容口，奚用窃争交战为哉？’群虱止。今君以七百里地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阳数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智，窃为君羞之。”鲁侯曰：“善”。（《御览》九百五十一）

木生烛，烛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御览》九百五十二）

苻子登乎太山，下临千仞之渊，上荫百尺之松，萧萧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耒，心不过乎俗人，其犹木大守脂。（《御览》作“守夜”误。）瓦难司晨矣。（《御览》九百五十三，又《书钞》一百三十五脂篇引末二语。）

赵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贤，国人美而称之，号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门，赵王疾之，乃使择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犹伐之，况其人乎？吾将以尔为累矣。去之则免。”乃携老持子，逃于白云之岩，终身不返，赵人思之。（《御览》九百六十四）

领人谓展禽曰：“鲁聘夫子，夫子三黜，无忧色何？”禽曰：“春风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洛，吾不知其枯。”（《御览》九百九十四）

王猛

猛字景略，北海剧人，家于魏郡，苻坚引为龙骧府僚属。及僭位，进中书侍郎，转始平令。历尚书右丞、咸阳内史、京兆尹，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进尚书令太子太传，加散骑常侍。以平燕功封清河郡侯，留镇冀州。入为丞相中书监，加都督中外诸军事，拜司徒，卒谥曰武侯，有集五卷。

〇渭原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军淡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晋书·载纪·苻坚传》上，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六，与此小异。）

〇上疏让辅国将军

伏见散骑常侍阳平公融，明德懿亲，光禄散骑西河任群，忠贞淑慎，处士京兆朱彤，博识听辨，并宜左右弥纶，晖赞九棘，愚臣庸鄙，请避贤路。（《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〇围邺上疏

臣以甲子之日，大顾丑类。赖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〇镇冀州上疏请代

臣前所以朝闻夕拜，不顾艰虞者，正以方难未夷，军机权速，庶竭命戎行，甘驰驱之役，敷宣王化，尽筋骨之效，故亻黾免从事，叨据负乘，可谓恭王命于济时，俟太平于今日。今圣德格于皇天，威灵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窃敢披贡丹诚，请避贤路。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岂应孤任愚臣，以速倾败！东夏之事，非臣区区所能康理，愿徙授亲贤，济臣颠坠。若以臣有鹰犬微勤，未肯捐弃者，乞待罪一州，效尽功命。徐方始宾，淮汝防重，六州处分，府选便宜，辄以悉停。督任弗可虚旷，深愿时降神规。（《晋书·载纪·王猛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上疏让司空

臣闻乾象盈虚，惟后则之；位称以才，官非则旷。郑武翼周，仍世载咏王叔昧宠，政替身亡，斯则取成败之殷监，为臣之炯戒。窃惟鼎宰崇重，参路太阶，宜妙尽时贤，对扬休命。魏祖以文和为公，贻笑孙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狷，而应斯举！不但取嗤邻远，实令为虏轻秦。昔东野穷驭，颜子知其将弊。陛下不复料度臣之才力，私惧败亡是及。且上亏宪典，臣何颜处之！虽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愿回日月之鉴，矜臣後悔，使上无过授之谤，臣蒙覆寿之恩。（《晋书·载纪·王猛传》，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疾少瘳上疏

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亏天地之德。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犹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兢兢业业，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遗张天锡书

吾受诏救俨，不令与凉州战，今当深壁高垒，以听後诏，旷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徽也。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将军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〇遗慕容筑书

国家今已塞成皋之险，杜盟津之路，大驾虎旅百万，自帜关取邺都，金啸穷戍，外无救振动，城下之师，将军所监，岂三千敝卒所能支也？（《十六国春秋》二十九）

〇为书论张天锡

昔贵先公称藩于刘石者，惟审于强弱也。今论凉土之力，则损于往时；语大秦之德，则非二赵之匹。而将军悉然自绝，无乃非宗庙之福也欤？夫以秦之威，旁振无外，可以回弱水使东流，返江河使西注，关东既平，将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刘表谓汉南可保，将军谓西河全，吉凶在身，元龟不远，宜深算妙虑，自求多福。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十六国春秋》三十六，又七十四）

王永

永，猛子，仕苻坚为幽州刺史。坚死，拥立苻丕于晋阳，拜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清河公。寻拜司徒，录尚书事，进左丞相，为慕容永所败，死之。

〇宣檄州郡

大行皇帝弃背万国，四海无主。征东大将军长乐公，先帝元子，圣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镇衡海，分陕东都，道被夷夏，仁泽光于宇宙，德声侔于《下武》。永与司空蚝等，谨顺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绍承大统，衔哀即事，栖谷总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为封豕于关东，泓冲继凶于京邑，致乘舆播越，宗社沦倾。羌贼姚苌，我之牧土，乘衅滔天，亲为大逆，有生之巨贼也。永累叶受恩，世荷将相，不与骊山之戎，荥泽之狄，共载皇天，同履厚土。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勋旧，岂忍舍破国之丑竖，纵杀君之逆贼乎！主上龙飞九五，实协天心，灵祥休瑞，史不辍书，投戈效义之士，几三十馀万，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卫将军俱石子为前军师，司空张蚝为中军都督。武将猛士，风烈雷震，志殄元凶，义无他顾。永谨奉乘舆，恭行天罚。君臣始终之义，在三忘躯之诚，戮力同之，以建晋郑之美。（《晋书·载纪·苻丕传》，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九。）

〇又檄州郡

昔夏有穷夷之难，少康起焉；王莽毒杀平帝，世祖重光汉道；百六之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代无之？天降丧乱，羌胡猾夏，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圣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归属，必当隆中兴之功，复配天之美。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毒遍存亡，痛缠幽显，虽黄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为甚也。今素秋将及，行师令辰，公侯牧守，垒主乡豪，或戮力国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晋书·载纪·苻丕传》，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九。）

王雕

雕，新平人，仕苻坚为太史令，王猛以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追赠光禄大夫。

〇临刑上疏

臣以赵建武四年，从京兆刘湛学，明于图记，谓臣曰："新平地古颛顼之墟，里名曰鸡闾，记云，此里应出帝王宝器，其名曰延寿宝鼎。颛顼有云，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咸阳西北，吾之于孙有草付臣，又土应之。"湛又云："吾尝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盖是乎。"愿陛下志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晋书·载纪·苻坚传》下，又《十六国春秋》三十八。）

王攸

攸仕苻坚，为京兆尹，迁谏议大夫。

〇上书献十略

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贵孝养，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无偏党，六曰养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贤，人曰惩恶显善，九曰伐叛讨逆，十曰易简弘大。（《十六国春秋》三十六）

彭超

超仕苻坚，为兖州刺史，入寇淮南，兵败征下狱，自杀。

〇上言攻晋彭城

晋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数千戍彭城，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晋书·载纪·苻坚传》上）

裴元略

元略，仕苻坚，为尚书郎，迁谏议大夫，拜陵江将军，西南夷校尉，巴西梓ㄅ二郡太守。

〇谏苻坚

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愿陛下则采掾之不琢，鄙琼室而不居，敷纯风于天下，流休范于无穷，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玉，珍谷帛，勤恤民隐，劝课农桑，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後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刑措既登，告成东岳，踪轩皇以齐美，哂二汉之徒封，臣之愿也。（《晋书·载纪·苻坚传》上，又《十六国春秋》三十七。）

郭质

质，冯翊人，起兵广乡以应苻登拜平东将军冯翊太守，兵败归姚苌，以为将军，众皆溃散。

〇宣檄三辅

义感君子，利动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尧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纳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视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荐棘，痛结幽泉，山林无松隧之兆，灵主无清庙之颂，贼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闻。虽茹荼之苦，衔蓼之辛，何以谕之！姚苌穷凶肆虐，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皇天虽欲绝之，亦将假手于忠节。凡百君子，皆夙渐神化，有怀义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晋书·载纪·苻登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四十。）

阙名

〇奏天变

大白犯东井，东井秦之分野；太白罚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师。（《晋书·载纪·苻生传》，又见《魏书·苻生传》。）

〇蒯城石函铭

秦建元十年造铜虎马。（《御览》一百八十三引《郡国志》，蒯城大厅前有石函，长二尺，高一尺，人不敢开，铭云。）

〇广武将军□产碑

维大秦建元四年岁在丙辰十月一日，广武将军节□□□□□□□□□□使持节冠军将军益州刺史上党公之元孙，三代侍中右□□□□□□□□□卿建忠将军抚□护军扶风大守迁寿匡侯之胤子，讳产，字君□□□□□□□郡秉德渊□，高韶绝氵不，文柔武烈，令问孔，□拱□□□□持挺□□□□□□匡畋壹主忠训殊异宰政钦千显授池阳令称扬德□□□□□□□□□□□和戎翟绥怀□□即授征西大将军右司马，敷教殊，方，西□□□□□□□□□茂著乃业□□萧□□□于今也君临此城渐再累纪□□□□□□□□□□□享□□□□□□□□□□而□□□惠和导□□□□□□□□□□□

□□□□□□□□□□□□□□□□□□□□郎建武将军王柴鹰扬将军□□□□□□□□□□□□董盘□□□□□□□□躬临南界与冯翊护军苟辅参分所□刊石□□□□山为□□□□□□□□□□方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卉口}水统户三万，领吏千人，□将三□

赫赫皇秦，诞锺应灵，临有万邦，威□八□，九域攸同，□□□□□□□□□□□□明征音氵不咏，基年有成，政区足首道□□刊石□□□□□□（碑拓本。）

卷一百五十三

後秦

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永嘉中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刘曜僭位，以为平西将军，封襄平公。曜亡，石勒以为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石弘僭位，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石虎僭位，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以平梁犊功封西平郡公，石祗僭位，拜右丞相。以晋永和七年遣使来降，拜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明年卒，姚苌僭位，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

〇上石勒疏谏宠祖约

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晋书·载纪·姚弋仲传》，晋豫州刺史祖约奔于勒，勒礼待之，弋仲上疏云云，勒诛约，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三。）

姚苌

苌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苻坚以为扬武将军，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阳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及坚寇晋，以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败，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元白雀。以晋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于长安，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在位八年，谥曰武昭皇帝，庙号大祖。

〇下书禁复私仇

有复私仇者皆诛之，将吏亡灭者。各随所亲以立後，振给长育之。（《晋书·载纪·姚苌传》，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五。）

〇下书置学官

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晋书·载纪·姚苌传》，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五。）

〇下书复从征兵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晋书·载纪·姚苌传》，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五。）

〇立苻坚神主请词

往年新平之祸，非苌之祸。臣兄襄，从陕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暂见乡里。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不遂而没。襄敕臣行杀，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未族，尚欲复雠，臣为兄报耻，于情理何负！昔陛下假臣龙驤之号，谓臣曰："朕以龙驤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邪！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晋书·载纪·苻登传》，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五。）

姚兴

兴字子略，苌长子，仕苻坚为太子舍人。苌僭号，立为皇太子，以晋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至义熙十二年死，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皇初、弘始，谥曰文桓皇帝，庙号高祖。

〇赦关尉

诸生咨访道艺，修己黜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晋书·载纪·姚兴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一。）

〇班命

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晋书·载纪·姚兴传》上，又《十六国春秋》五十六。）

〇下书恤战亡士卒

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亲，为之立後。（同上。）

〇下书定遭丧制

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同上。）

〇下书赠战没军士

军士战没者，皆厚加褒赠。（同上。）

〇下书僧等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网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高僧传》六，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下书道恒道标

卿等乐道体闲，服膺法门，皎然之操，实在可嘉。但朕君临四海，治急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陆沈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笃旧，朕所知尽，各挹翰时之能，而潜独善之地。此岂朕求贤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邪？昔人有言，“国有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谓也。今敕尚书令显便夺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赞时益世，岂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以守节为辞也。（《弘明集》十一，《高僧传》六，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时所须也。不复相推本心，以及于此。烦殷勤广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体之在素，不复烦言。便可奉承时命，勉菩萨之踪耳。（《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诏，但当开意以从时命，无复烦于郑重也。（《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致书鸠摩罗什僧

别已数旬，每有倾想，渐暖。比日何如？小虏远举，更无处分，正有愦然耳。顷万事之殷，须才以理之，近诏道恒道标二人，令释罗汉之服。寻大士之踪，想当盘桓耳。然道无不在，法师等勖以论之。苟废其寻道之心，亦何必须尔也？致意迁上人，别来何似，不审统复何如？多事不能一一为书。恒等亦可令诸上人劝其令造菩萨之行也。（《弘明集》十一，《高僧传》六，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又下书与僧等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虽子陵颉颃于光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党辞禄于汉朝，杜微称聋于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阙默语之要，领高胜之趣哉！今九有未，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独当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师等虽潜心法门，亦毗世宣教，纵不能导物化时，勉人为治，而远美辞世之许由，高散发于谢敷。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虽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训，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务，故欲枉夺其志，以辅时政耳。若福报有徵，佛不虚言，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宁治之熏，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诲论，时副所望。（《弘明集》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遗秃发辱檀书

今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晋书·载纪·秃发辱檀传》，又《十六国春秋》八十九。）

〇与弟安成侯嵩述佛义书

吾曾以己所怀，疏条摩诃衍诸义，图与什公评详集中，遂有哀故，不复能断理义。未久什公寻复致变，自尔丧戎相寻，无复意事，遂忘弃之。近以当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送像，欲与卿作疏，箱箧中忽得前所条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寻抚。若干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难也。见卿来日，并可以当言笑，吾前试通圣人三达观以咨什公，公寻有答。今并送往，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无情怀，不知如何矣。（《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〇答安成侯嵩难述佛义书

卿所难问，引喻兼富，理极致深，实非庸浅所能具答。今当为卿各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经》云：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无上道。即经所言，未闻有凡流而得见光明者，如释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当斯之时，经不言有群品而得见其怪，而异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为群小也。卿若以众生为疑者，百亿菩萨，岂非众生之谓邪？然经复云，普明之诣释迦，皆与善男子善女人，持诸华香，来供养释迦，及致供养之徒，自应普蒙其润也。但光明之作，本不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馀波者，其犹蝇附骥尾，得至千里之举耳。卿又引神变，令三恶众生，得生人天，若在鹿为鹿，在马为马，而度脱之，岂非神变之谓邪？华手思益《法华》诸经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应与大品无异也；若一一光明，以应适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与寂寞，此址发意有参差，其揆一也。卿引经言，施者授者，财物不可得，与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异，二者直是始终之教也。统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语耳。何者，罪不罪，施者授者及财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复何所著，是劝无所著明矣。卿又问明道之无为，为当同诸法之自空为妙空，无以成极邪，又引论中二之间，言意所不及，道之无为所寄邪。吾意以谓为道止无为，未详所以宗也。何者？夫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即不复生死，既不生死，潜神玄漠，与空合其体，是名涅耳。既日涅，复何容有名于其间哉？夫道以无寄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无为不可为有者，意事如隐。寻求或当小难，今更重伸前义，卿所引《中论》，即吾义宗诸法，若不空则无二。若不有亦无二，此定明有无不相离，何者？若定言有，则无以拔高士，若定明无，则无以济常流。是以圣人有无兼抱而不舍者，此之谓也。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大迳廷，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〇重答安成侯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以多事昏塞，触事面墙，不知道理安在，为复以卿好乐玄法。是以聊复孟浪以言之耳，而来谕过美，益以不安。（《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〇遗僧朗书

皇帝敬问泰山朗和尚，勤神履道，飞声映世，休闻远振，常无已已。朕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夏，思济大猷，今关中未平，事惟左右，已命元戎，克宁伊洛，冀因斯会，东封巡狩。凭灵仗威，须见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图三级，经一部，宝台一区，庶望玄鉴，照朕意焉。（《广弘明集》三十五，又《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遗释慧远书

《大智度论》新译讫，此既龙树所作，又是方等旨归，宜为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诸道士咸相推谢，无敢动手，法师可为作序，以贻後之学者。（《释藏》辇九，又百五。）

〇通三世论谘鸠摩罗什

曾问诸法师，明三世或有或无，莫适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处所。而有无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怀，聊复孟浪言之。诚知孟浪之言，不足以会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许意，了不能默己。辄疏条相呈，匠者可为折衷。余以为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昙》注言五阴块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虽往，厥迹犹存常来；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邪，视之不可见，欲言无火邪？火缘木而出。经又云："圣人见三世，若其无也，圣无所见，若言有邪？则犯常嫌，过去未来，虽无眼对，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绝，圣见三世，无所疑矣。（《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通不住法住般若

众生之所以不阶道者，有著故也。是以圣人之教，恒以去著为事，故言以住般若，虽复大圣元鉴，应照无际，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遗所寄，泛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则当于理矣。（《广弘明集》二十一）

〇通圣人教放大光明普照方

圣人之教，玄通无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应粗以粗应，细以细应，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现诸神变者，此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耳。若处俗接粗，复容此事邪？《阿含经》云：释氏之处天竺，四十馀载，衣服饮食，受诸患痛，与人不别。经又云：圣人亦入鹿马而度脱之，当在鹿马，岂异于鹿马哉？若不异鹿马，应世常流，不待此神变明矣。每事须自同于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广弘明集》二十一）

〇通三世

众生历涉三世，其犹循环，过去未来，虽无眼对，其理常在。是以圣人寻往以知往，逆数以知来。

〇通一切诸法空

大道者，以无为为宗，若其无为，复何邪？（《广弘明集》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姚泓

泓字元子，兴长子，以晋义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和。在位二年，刘裕擒送建康市斩之。

〇下书复死事士卒

士卒死王事者，赠以爵位，永复其家。（《晋书·载纪·姚泓传》，又《十六国春秋》五十九。）

姚

字景嶷，仕姚苌，为辅国将军宗正卿、司隶校尉、尚书令，封赵公，拜太尉，姚兴时进太傅。

〇上疏谏去帝号

伏惟陛下熏格皇天，功济四海，威灵振于殊域，声教暨于遐方。虽成汤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业，未足比谕。方当廓靖江吴，告成中岳，岂宜过垂冲损，违皇天之眷命乎。（《晋书·载纪·姚兴传》上，《十六国春秋》五十六，太尉赵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谏。）

姚嵩

嵩，兴弟，为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封安成侯，进司空，镇上邦，泓嗣位，以讨仇池氐杨盛战死。

〇谢赐皇后所遗珠佛像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遗嘱所建。礼觐之日，永慕罔极。伏惟感往增怀。臣言，先承陛下亲营像事，每注心延望，迟冀暂一礼敬，不悟圣恩垂及，乃复与臣供养，此像既功宝并重。且于制作之理，拟若神造中来，所有珠像，诚当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复有间，瞻奉踊跃，实在无量。夫受乾施者无报，蒙恩隆者无谢。虽欲仰陈愚诚，亦复莫知所尽，臣言。（《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〇上述佛义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诸义，理味渊玄，词致清胜，间诣逾于二篇，妙尽侔乎中观，咏之习之，纸已致劳，而心犹无厌，真可谓当时之高唱，累劫之宗范也。但臣顽暗，思不参玄，然披寻之日，真复咏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诱，乃欲令参致问难。敢忘愚钝，辄位叙所怀，岂日存难，直欲咨所未悟耳。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远契圣心，兼复抑正众说，宗途，超绝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赏味增深。加为什公研核该备，实非愚臣所能称尽，正当铭之怀抱，以为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义云：众生之所以不阶道者，有著故也。是以圣人之教，恒以去著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虽复大圣玄鉴，应照无际，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遗所寄，泛若不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无所倚薄，则当于理矣。故圣心玄诣，诚无不尽。然至乎标位六度，而以无著为宗，取之于心，诚如明诲，即之于事，脱有未极。夫无著虽妙，似若有不即真两冥，有不即真两冥，恐是心忘之谓耳。窃寻玄教，如更有以谨牒成言，以据愚见，故经云施者授者财物不可得，以无所舍法，具足檀波罗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无无当，无当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遗所寄而已。

诏云：放大光明诸神变者，此自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参。然不已之情，犹欲言所未达。夫万有不齐，精粗亦异，应彼虽殊，而圣心恒一。恒一故圆以应之，不同故权以济之。虽鹿马而未始乖其大，虽现神变而未始遗其细，故《净名经》云：如来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显默虽异，而终致不二。然则于小大之间，恐是时互说耳。如华手经初佛为德藏放大光明，今诸众生普蒙其润，又思益经中罔明所问如来三十三种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华经》云：佛放眉间相光，亦使四众人部，咸皆生疑。又云："处暗众生，各得相见，苟有其缘，虽小必益，苟无其因，虽大或乖。"故《般若经》云：若有众生遇所光者，必得无上道。又以神变，令三恶众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于光明神变之事，似存平等，敢缘慈念，辄竭愚思。若复哀矜，重开导者，岂直微臣独受其赐。

诏云：大道者以无为宗，若其无为，复何所为邪？至理渊谈，诚不容言。然处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寻本以致悟，不审明道之无为，为当以何为体。若以妙为宗者，虽在帝先而非极；若以无有为妙者，必当有不无之因。因称俱未冥，讵是不二之道乎？故论云无于无者，必当有于有，有无之相譬，犹修短之相形耳。无理虽玄，将恐同彼断常，常犹不可，况复断邪。然则有无之津，乃是边见之所存。故《中论》云：不破世帝故，则不破真帝。又论云：诸法若实，则无二帝。诸法若空，则无罪福。若无罪福，凡圣无判。苟无判，道何所益？由臣暗昧，未悟宗极，惟愿仁慈，重加诲论。（同上。）

〇重上表

臣言，奉赐还诏，诲喻周备。伏寻之日，欣踊无量。陛下爰发德音，光阐幽极，拓道义之门，演如来之奥，冥宗隐而复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谓朗然幽烛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称，事妙者固非常词之所赞。虽欲心口仰咏，亦罔知所尽，由臣愚钝，而猥蒙陛下褒饰之美，诚复欣戴殊眷，实增愧赧。比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为蒙悟，岂唯过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无由亲承音旨，望云遐慨，实在罔极，不胜延系，谨以申闻，臣嵩言。（《广弘明集》二十一，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尹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纬字景亮，天水人，仕苻坚为尚书令史，坚败，拥立姚苌，历右司马，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姚兴嗣位，封清河侯，卒赠司徒，谥曰忠成侯。

〇驳李嵩既葬素服临朝议

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晋书·载纪·姚兴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李嵩

嵩仕姚兴，为尚书郎。

〇上疏言既葬应素服临朝

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後，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晋书·载纪·姚兴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

〇行事记

有娶同堂姊子为妇，妇母亡，不制妇母服，犹制同堂姊服。常谓三公之义不可得而无服多。以内外姊妹为妇，则绝其本服，服绝而情重，何嫌不减从姊之服月数作妇母之服也！又以谢沈所言舅为外舅事访魏君思，难云："舅服缌麻，与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岂可累降为三月邪？"太常刘彦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斩齐，至于改葬而制缌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其以缌麻为轻也，盖礼所谓以轻为重者。姑服虽重，而天下何可无妇之父母乎！礼不可阙，行之何嫌。但当计姑之本服，以心丧居之耳。（《通典》九十五）

姜岌

岌天水人，仕姚兴，官爵未详，造《三纪甲子元历》。

〇浑天论

夫言天体者，盖非一家也。世之所传，有浑天，有盖天，说浑天者。言浑然而圆，地在其中；盖天者，言天形如车盖，地在其中下，二曜推移，五星迭觌，见伏昏明，皆由远近，运移丽天，不入于地，日之将没，去人弥远，明衰光减，故暗其明。及其将出，去人弥近，光明炎炽，故极其照，扬雄以为浑天得之，难盖天曰："今于高山之上，设水平以望日，则日出水平下。若天体常高，地体常卑，日无出下之理。"于是盖天无以对也。浑天之说，天体包里，地在其中，七曜离躔，道有常率，天体傍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运转之枢，南下而北高，二枢为毂，日道为输，周回运移，终则复始，北极谓之北极，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际七十二度，常见而不伏，南枢谓之地极，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际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见也。《周髀》云：日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奇，夏至之景，南北千里差一寸，周天百七万一千里，径三千五万七千里，表在其外万五千里，故天日四游于三万里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东，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外降于天之中。旁游之数，与天游同，日道星宿之外，亦万五千里，圆周之径，正与四表等，冬至之日，出辰入申，夏至之日，出寅入戌，进退于六十度之中焉，非专四游之差，亦有地之升降，冬至之後，日转北移，非专是日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南。故物有生而不死，夏至之後，日转南移，非专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北。故物有伏而不生，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与地土平，故半表之径，得天地相去十九万里，然则地处天半而下也。故曰出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谓之昼，入地下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三谓之夜。昼则出地上而西，夜则入地下而东，周币百刻，昏明五十刻，分之日刻敷既均，天度又等，与极应规，谓之中绳。居寒暑景之和，处迟疾之中，春分之後，日行中绳之北，故昼长而夜短，伏少而见多，景短而温气甚，秋分之後，日行中绳之南，故昼短而夜长，伏多而见少，景长而寒气多。易说冬至之景，得一丈三尺，夏至之景，一尺四寸八分，并二至之景，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春分之景，七尺四寸四分，秋分之景，与春分等，并二分之景，亦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然则东西南北经纬均也。大平时和，七曜顺轨，优游两仪之中，不内不外，汉之乾象，魏之景初，皆以二分之时，行黄仪之内，故南北门而东西狭，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景长一尺五寸，并度得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并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极八十九度，景长五尺二寸五分，并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极八十九度，景长五尺二寸五分，秋分去极九十度，景长五尺五寸，并度得百七十九度，并景得一丈七尺五寸五分，东西少于南北三度，为东西九千里弱。东西之景，短于南北之景三尺七寸五分，为里三万七千五百，东西之径定也。而度与景里则有殊。然则一度之里，一寸之差，及四游之说，殆难明矣。郑玄以二至之景，一寸俱差千里，夏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尺五寸，日下之地南于嵩高一万五千里，冬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丈三尺，日下之地南于嵩高十三万里。夫日高则景小，埤景差多，日无上下之说，而天地有升降，安得千里同差一寸也。故东西之径，少于南北之径，以度言之，则九千里；以景言之，则三万七千五百里。二分之日，南北千里，盖当景差四寸矣。郑氏之言，理岂可哉！天游薄四面，而日道与四表等，不升不降，当与四表交转，二分之日，道与二极应规，而天地居四游之中，春分之後，天地降而下游，而南至于夏至，天游至南表而止，故视日北而高。（本注景差小高之故。）自此以後，而北至秋分，还与日道应规；秋分之後，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终至，则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视日埤而南。（本注景差小高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自此以後，而北至秋分，还兴日道应规，秋分之後。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冬至，则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视日埤而南。（本注景差多埤之故。）计其进退南北，不系于三万里之内，春分之後至夏至，差度二十四，除其钩弘之数，乃常南游六万馀里，此盖升降之度，里则小矣。今置浑天于地，以衡望日，地升浑上，则日去极远，地降浑下，则日去极近，远近之验，不必在于南北，亦由升降可知矣。然则旁游与升降各十二度，与天地游三万里相近矣。日月丽天，有亏有盈，有交有会，月行日出，以半周天为即，月道交错，半入日道之内，并出日道之外，在外谓之行阳，在内谓之行阴，当交则会，会则有食。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纯阳精刚，转运无穷，其体浑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谓之北极星是也。史官以玉衡长八寸，孔径一寸，从下端望之，此星常见于孔端，无有移动，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谓之南极，从上端望之，当孔下端是也。此两中者，天之辐轴所在，转运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图内赤小规是也。绕南极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天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察东西，则天半见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岌案此与张衡所说不殊，而云玉衡长八寸，则似是古仪矣。又云，据天地之中所云规数，据盖图缀星是也。（《开元占经》二，案，此篇馆本《占经》缺撰人名，且有误字，今据明写本校定。）

〇浑天论答难

浑天之说，天体包里，地在其中，七曜躔丽，道有常率，天体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运转之极，南下而北高，二极为毂，日道为输，周回运移，终则复始。北枢谓之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际七十二度，常见而不伏。南枢谓之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际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见。或云，火阳也，故外照，金水阴也，故内景，日为阳精，故外照，月为阴之宗，应内景，而月复能外照，何也？对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莹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无盈亏，盈亏由人也，日月之形，体如圆丸，各径千里，月体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处其东，不见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渐东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见弘也。望则人处日月之间，故见其图也。假使月初生时，移人在日月之间，东向以视，则月光圆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时，则西北近日有光，及出千寅，未尽三日以视月，则东北近日，光不尽也。研之于也，验之于日，月体向日有光，而言圆矣。难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则月望之日，夜并之时，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其间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暗虚，安得常在日冲？对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循天而曜星月，犹火之循突而升，乃其光曜，无不周矣。惟冲不照，名曰暗虚，举日及天体，犹满面之贲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碍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则远，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则近。以斯言之，则日光应曜星月，有何碍哉？《易传》曰：日夜食则星亡，无日以曜之故也。难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远，验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馀万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应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对曰：薄天而照则远，是言碍地广难耳。水流湿，火就燥，类相从也。月者星类也，日光直照，虽不及月，今然一烛在上，一烛在下，灭下烛，使烟相当，则上烛之炎，循烟而下，然下烛矣，此类相从也。难者又曰：日夜食则众星亡，验月体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体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体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对曰：上元之初，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内，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开元占经》一）

余以为子阳言，天阳下降日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日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景，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验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日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焱黄，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隋书·天文志》上，《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出日中远近，阙子阳束皙以为云云，余以为。）

姜虬

虬为抚军东曹属。

〇上疏言广平公弼逆状

广平公弼，怀好积年，谋祸有岁，倾陷群竖，为之画足，畔成逆著，取嗤基裔。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圣朝之乱，起自爱子。虽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党犹繁，煽惑不已。弼之乱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绝祸端。（《晋书·载纪·姚兴传》下，又《十六国春秋》五十八。）

阙名

〇李赵曲铜像铭

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长安寺中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达遇遗像，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赖身之馀，造铸神模。若诚感必应，使十方同福。（《法苑珠林》二十二，案，建元二十，四年乃姚苌之建初三，年也。）

卷一百五十四

前凉

张轨

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魏末隐于宜阳，泰始初，受叔父锡官五品。泰康中，卫将军杨珧辟为掾，除太子舍人，累迁散骑常侍征西军司，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永兴中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永嘉初封西平郡公，不受，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愍帝为皇太子，拜骠骑大将军。及即位，进司空、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皆固辞，卒谥曰武公，有《易义》若干卷。

〇下令将归老宜阳

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绥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重任，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便速投脂辖，将归老宜阳。（《晋书·张轨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

张实

实字安逊，轨子，以秀才为郎中。永嘉初授骁骑将军，固辞，改授议郎，封建武亭侯，迁西中郎将，进爵禄福县侯。建兴初领护羌校尉，寻嗣轨位为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西平公。大兴三年为其下阎沙赵仰等所杀，私谥曰昭，元帝赐谥曰元。

〇求直言令

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晋书·张实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一。）

〇遗南阳王保书

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孤州远域，首尾多难，是以前遣贾骞，瞻望公举。中被符命，敕骞还军。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明崧不进，麴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是以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馀责。今更遣韩璞等，唯公命是从。（《晋书·张实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一。）

张茂

茂字成逊，实弟，建兴中拜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大兴三年代实为凉州牧，大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年卒，私谥曰成。

〇遗令

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敢荣之？气绝之日，当以白合入棺，勿以朝服殓，以彰吾志。（《十六国春秋》七十一，案，《晋书·张茂传》，作临终执骏手，泣曰云云，其文较多。）

张骏

骏字公庭，实子，建兴末封霸城侯，太宁二年嗣茂位，刘曜拜为凉州牧凉王，犹奉愍帝年号称建兴十二年。後又称藩于李雄石勒，至咸和八年犹称建兴二十一年，至永和二年卒，在位二十三年，私谥曰文公，穆帝追谥曰忠成公，有集八卷。

〇上疏请讨石虎李期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馀波莫及，虽肆力修途，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秦雍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

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讠宣讠华，向义之徒，更思背诞，铅刀有干将之志，萤烛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礻禺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且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识，忠良受枭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

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满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阳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晋书·张骏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二。）

〇下令境中

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晋书·张骏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二。）

〇山海经图赞

△飞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鱼如鲋，登云游波。（《御览》九百三十九）

△谷

敦山有兽，其名为谷，麟（一作“晓”）形一角。（《初学记》二十九马第四）

张重华

重华字泰临，骏第二子，以永和二年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仍奉愍帝年号，在位八年卒，私谥曰昭。後改谥曰桓，穆帝赐谥曰敬烈。

〇上疏请伐秦

季龙自毙，遗烬游魂，取乱侮亡，睹机则发。臣今遣前锋都督裴恒帅步骑七万，遥出陇上，以俟圣朝赫然之威。山东骚扰，不足厝怀，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末；猛将膺扬，不豫告成之次。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晋书·重华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三。）

张祚

祚字太伯，骏之庶长子，小字螽斯，封长宁侯，永和九年杀嗣主耀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明年僭即皇帝位，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又明年，为张琚等所杀。

〇下书摄帝位

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我武公以神武拨乱，保宁西夏，贡款勤王，旬朔不绝。四祖承光，忠诚弥著。往受晋禅，天下所知，谦冲逊让，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丧乱，华裔无主，群后佥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神岳渎，罔所凭系，逼孤摄行大统，以一四海之心。辞不获已，勉从众议。待埽秽二京，荡清周魏，然後迎帝旧都，谢罪天阙，思与兆庶，同兹更始。（《晋书·张祚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三。）

张天锡

天锡字公纯嘏，小名独活，骏少子，兴宁元年杀嗣主立靓，自立为凉州牧，太和初诏拜大将军、大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在位十三年，为苻坚将姚苌所败，入秦为侍中比部尚书，封归义侯，淮肥之役归国，诏拜散骑常侍左员外，复爵西平郡公，进金紫光禄大夫，隆安中拜庐江太守。

〇答索商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飙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晋书·张天锡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〇遗郭书

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傅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于左衽，创毒之甚，开辟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窃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绥，鹤企先生，乃眷下国。（《晋书·隐逸郭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张典

典，永嘉中武威太守。

〇表留张轨

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谴，皆前史之所讥，今日之明鉴也。顺阳之为刘陶，守阙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骚动一方。（《晋书·张轨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

宋纤

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隐居酒泉南山，张祚征为太子友，寻迁太傅，不食而卒，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

〇上疏辞张祚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士，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晋书·隐逸·宋纤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杨宣

宣仕张祚，为敦煌太守。

〇宋纤画像颂

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晋书·隐逸·宋纤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五。）

马岌

岌仕张茂为参军，骏嗣位，以为酒泉太守。重华末为左长史，祚僭号，为尚书。

〇上言宜立西王母祠

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晋书·张骏传》）

〇宋纤石壁铭

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晋书·隐逸·宋纤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五。）

谢艾

艾，敦煌人，仕张重华为主簿，授中坚将军，以功封福禄伯，出为酒泉太守。寻授使持节军师将军，以功迁太府左长史，进封福禄县侯，又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後为张祚所杀，有集七卷。（《宋书·蒙逊》传作八卷）

〇献晋帝表

登三纬地，乘六御天，靖埽妖氛，广清异类。（《十六国春秋》七十五）

〇上疏言赵长张祚事

权亻幸用事，公室将危，乞听臣人侍。

长宁侯祚及赵长等将为乱，宜尽逐长等。（《十六国春秋》七十五）

〇密令与杨初

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论要密，将军可差腹心人诣致珊瑚鞭勒香，瓔一具遗王擢，王擢狐疑于将军父子，事得施矣。（《御览》三百五十九，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五。）

索遐

遐仕张重华，为别驾从事，拜军正将军，迁司直。

〇谏张重华

殿下承四圣之基，当升平之会，荷当今之任，忧率土之涂炭，宜躬亲万机，开延英，夙夜乾乾，勉于庶政。自顷内外嚣然，皆云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而弥日不接。国老朝贤，当虚己引纳，询访政事，比多经旬积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注情于棋弈之间，缱绻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将相远大之谋。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回惶忘寝与食也。今王室如毁，百姓倒悬，正是殿下衔胆茹辛厉心之日。深愿垂心朝政，延纳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习，弭塞外声，修政听朝，使下观而化。（《晋书·张重华传》，重华自以连破敌，颇怠政事，希接宾客，司直索遐谏云云，重华览之大悦。案，云，览之，必是简牍，非口谏也，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三。）

〇议迎秋

礼，天子崩，诸侯死，未殡，五祀不行，既殡而行之。鲁宣三年，天王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废郊祀。今圣上统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立秋，万物将成，杀气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众，衅鼓礼神，所以讨逆除暴，成功济务，宁宗庙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废也。（《晋书·张重华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三，是月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谢艾以春秋之义，国有大丧，废狩之礼，宜待逾年，别驾从事索遐议云云。）

纪锡

锡仕张天锡，为少府长史。

〇上疏诤时政

臣闻东野善骤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勿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十六国春秋》七十四）

後凉

吕光

光字世明，略阳氐人，苻坚时、举贤良，除美阳令，迁鹰扬将军，从平燕，封都亭侯，入为太子右率，拜破虏将军，迁步兵校尉，拜骠骑将军，授都督西讨诸军事，吕平西域功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以平西域功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还入姑臧。闻坚为姚苌所害，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太安，以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改元麟嘉。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元龙飞。在位十年，隆安三年死，年六十三，谥曰懿武皇帝，庙号太祖。

〇平西域还上疏

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褒丹髦，万计盈废，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御览》八百九十五引《十六国春秋》，今《十六国春秋》未多一句云，所获珍宝以万万计，据《晋书·载纪》，则此语在叙事中，非疏文也。）

〇下书讨乞伏乾归

乾归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东清秦赵，勒铭会稽，岂令竖子鸱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离间，可乘之机，无过今也，其敕中外戒严，朕当亲讨。（《晋书·载纪·吕光传》，又《十六国春秋》八十一。）

〇遗杨轨书

自羌胡不靖，郭一叛逆，南藩安否，音问两绝。行人风传，云卿拥逼百姓，为一唇齿。卿邪志忠贞，有史鲁之操，鉴察成败，远侔古人，岂宜听纳奸邪，以亏大美！陵霜不雕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雕于微霜，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鸡鸣已于风雨，郭¬巫卜小数，时或误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谬。朕宰化寡方，泽不逮远，致世事纷纭，百城离叛。戮力一心，同济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今中仓积粟，数百千万，东人战士，一当百馀，入则言笑晏晏，出则武步凉州，吞¬咀业，绰有馀暇。但与卿形虽君臣，心过父子，朕欲全卿名节，不使贻笑将来。（《晋书·载纪·吕光传》，又《十六国春秋》八十一。）

南凉

秃发利鹿孤

利鹿孤，河西鲜卑人。乌孤弟，以晋隆安三年袭兄位，僭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逾年改元建和，其明年僭称河西王，以晋元兴元年死，谥曰康王。

〇下令封爵

孤以寡明，谬膺统绪，思所以弘济艰难经略区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长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关内侯，延耆者以访政事。（《十六国春秋》八十八）

〇求极言

五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晋书·载纪·秃发利鹿孤传》，又《十六国春秋》八十八。）

〇遗令

昔我诸兄弟传位非子者，盖以泰伯三让，周道以兴故也。我武王践阼，实历垂诸樊之试，终能克昌家业者，其在车骑乎，吾寝疾忄顿，是将不济，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车骑嗣业，经纬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十六国春秋》八十八。案，《晋书·载纪·秃发利鹿孤传》，但有“内外多虞”已下四句，无经纬百揆句。）

史

仕利鹿孤，为祠部郎中。

〇极言

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晋书·载纪·秃发利鹿孤传》，案，上文云，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明此非口对，又见《十六国春秋》八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敝

敝，姑臧人，仕秦姚兴为凉州别驾。後归秃发辱檀，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

〇理王尚疏

臣州荒裔，邻带寇譬，居泰无垂拱之安，运否离倾覆之难。自张氏颓基，德风绝而莫扇，吕数将终，枭鹗以之翻翔。群生婴罔极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祸。幸皇鉴降眷，纯风远被。刺史王尚，受任垂灭之州，策成难全之际，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劳逸丰约，与众同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然後振王威以埽不庭，回天波以荡氛秽。则群逆冰摧，不俟朱阳之曜；若秋风陨箨，岂待劲风之威。何定远之足高，营平之独美！经始甫尔，会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终于必成，易失之机，践之而莫展。当其时而明其事者，谁不慨然。

既远役遐方，劬劳于外，虽未效酬恩，而在公无阙。自至京师，二旬于今，出车之命莫逮，萋斐之责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杀逃人薄禾等为南台所禁，天鉴玄镜，暂免囹圄，讥绳之文，未离简墨。裴氏年垂知命，首发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迈姿陋，何用送为！边藩要捍，众力是寄，禾等私逃，罪应宪墨，以杀止杀，安边之义也。假若以不送裴我为罪者，正阙奚官之一女子耳。论勋则国重，言瑕则过微。而执宪者吹毛求疵，忘劳记过，斯先哲所以泣血于当年，微臣所以仰天而酒泪。

且尚之奉国，历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优劣简在圣心，就有微过，功足相补，宜弘罔极之施，以彰覆载之恩。

臣等生自西州，无翰飞之翼；久沈伪政，绝进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发，遂策名委质，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兰披款，惟陛下亮之。（《晋书·载纪·姚兴传》上，凉州别驾宗敝，治中张，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王尚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五

西凉

李

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居狄道，段业以为效谷令，寻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进号冠军，拜安西将军，领护西胡校尉，进持都督凉兴己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以晋隆安四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建元庚子，迁都酒泉。义熙八年死，谥曰武昭王，庙号太祖。

〇述志赋

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亻辱檀入据姑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其辞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荫朝云之庵霭，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载，以育以成。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蔑玄冕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秽至鸢之笼吓，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时誉之嘉声。超宵吟于崇领，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之晖光。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渌浆。和吟凤之逸向，应鸣鸾于南罔。

时弗获彤，心往形留，眷驾阳林，宛首一丘；冲风沐雨，载沈载浮。利害缤纷以交错，欢感循环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闭，天池绝津而无舟，悼贞信之道薄，谢惭德于圜流。遂乃去玄览，应世宾，肇弱巾于东宫，并羽仪于英伦，践宣德之秘庭，翼明后于紫宸。赫赫谦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诜诜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

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缙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恒数，起灭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暗王命而不寻，邀非分于无象。故覆车接路而继轨，膏生灵于土壤。哀馀类之忪忡蒙，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

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总奔驷之骇辔，接摧辕于峻峰。崇崖妻业，重险万寻，玄邃窈窕，盘纡岑，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至群吟。挺非我以为用，任至当如影响，执同心以御物，怀自彼于握掌，匪矫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华德是用来庭，野逸所以就鞅。

休矣时英，茂吉隽哲，庶罩纲以远笼，岂徒射钩与斩袂，或脱梏而缨蕤，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于岩陆，拔尧彦于无际。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荡秽。想孔明于草庐，运玄筹之罔滞，洪操而慷慨，起三军以激锐。咏群豪之高轨，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辉辉南珍，英英周鲁，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乌林，龙骧江浦。摧堂堂之劲阵，郁风翔而云举，绍樊韩之远踪，侔徽猷于召武，非刘孙之鸿度，孰能臻兹大！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风而润雨。

昏益既荡，三江已清，穆穆盛熏，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朱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靡商风以抗旆，拂招摇之华旌，资神兆于皇极，协五纬之所宁。赳赳干城，翼翼上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恣馘奔钰，截彼丑类。且洒游尘于当阳，拯凉德于已坠。间昌宇之骖乘，暨襄志而案辔。知去害之在兹，体牧童之所述，审机动之至微，思遗餐而忘寐，表略韶于纨素，托精诚于白日。（《晋书·凉武昭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一。）

〇槐树赋（见《晋书·凉武昭王传》，亡。）

〇大酒容赋（同上。）

〇自称凉公领秦凉二州牧奉表诣阙

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锺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御，权臣乱纪，怀愍屯，蒙尘于外，悬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阳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薮。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陨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昆裔，遐迩款藩，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厶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

臣闻历数相推，归馀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旋踵，覆饣束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抄，四海，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萨，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以义，上巨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士，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秋》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末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馀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辕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立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慨。（《晋书·凉武昭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一，义熙元年，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云云。）

〇复奉表

江山悠隔，朝宗无阶，延首云极，翘企遐方。伏惟陛下应期践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已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险旷，未知达不？吴凉悬邈，蜂虿冲衢，方珍贡使，无由展御，谨副写前章，或希简达。

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案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

又臣州界迥远，寇未除，当须镇副，为行留部分，辄假臣世子监前锋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馀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摄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静续闻。（《晋书·凉武昭王传》，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云云，又见《十六国春秋》九十一。）

〇手令诫诸子

吾自立身，不营世利，经涉累朝，通否任时；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举，非本愿也。然事会相驱，遂荷州士，忧责不轻，门户事重。虽详人事，未知天心，登车理辔，百虑填胸。後事付汝等，粗举旦夕近事数条，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渐防萌，深识情变，此当任汝所见深浅，非吾敕诫所益也。汝等虽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当事业矣，苟其不然，虽至白首，亦复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後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案，听讼诉。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谘义，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寮佐邑宿，尽礼承敬，讠燕飨馔食，事事留怀。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吾临莅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涤除疵垢，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虽未足希准古人，粗亦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便为少，经远如有馀，庶亦无愧于前志也。（《晋书·凉武昭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一。）

〇写诸葛亮训诫应璩奉谏以勖诸子

五负荷艰难，宁济之勋未建，虽外总良能，凭股肱之力，而戎务孔殷，坐而待旦。以维城之固，宜兼亲贤，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皆弱年受任。常惧弗克，以贻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始终，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晋书·凉武昭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一。）

〇顾命长史宋繇

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忄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机。吾终之後，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晋书·凉武昭王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一。）

〇上己曲水宴诗序

〇圣帝明王序颂

〇忠臣孝子序颂

〇烈士贞女序颂（并见《晋书·凉武昭王传》，亡。）

〇贤明鲁颜回颂

问一洞十，达于神机，用舍行藏，配德圣师。（《初学记》十七）

〇麒麟颂

一角圆蹄，行中规矩，游必拜地，翔而後处，不入陷井，不罹网罟，德无不王，为之折股。（《初学记》二十九，又《御览》八百八十九作无德而至，谓之折股。）

〇辛夫人诔（见《晋书·凉武昭王传》，亡。）

张ダ

ダ，晋书作显，仕李歆，为从事中郎。

〇谏用刑过严好治宫室疏

凉土三分，势不久立，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今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已来，阴阳失序，屡有贼风暴雨，犯伤和气，是宜减膳彻悬，侧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致灾之咎，实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兴，二世以天下而亡，前车之轨，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姿，应桓文之运，流标万里，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开西域，兵不血刃，实为殿下开创崇规，贻厥孙谋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凉土，侔踪张后，将何以下见先王乎？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同（一作“均”）士卒，百姓怀之，咸乐为用。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逊，亦惧蒙逊方为社稷之忧。（《御览》三百二十二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又《晋书·凉後主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二。）

称

称仕李歆，为主簿。

〇上疏言天变

臣闻天之子爱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诫告之。改者虽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虽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以来，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八月，效谷地裂，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狐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频五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敏谢仲舒，颇亦闻道于先师，且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

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师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子败于前，身戮于後。段业因群胡创乱，遂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馀所，既而先王龙兴于瓜州，蒙逊篡弑于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闻知。效谷，先王鸿渐之始，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大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入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陨于宋，襄公卒为楚所擒。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是以不避忤上之诛，昧死而进愚款。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租後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香兹奢靡之费，百姓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待国有数年之积，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韩白为前驱，纳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长驱可以饮马泾渭，方东面而争天下，岂蒙逊之足忧！不然，臣恐社稷之危，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纪。（《晋书·凉後主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二。）
北凉
张披
披仕沮渠蒙逊，为永安令。（案，北凉主沮渠蒙逊茂虔等编入《宋文》，其臣下宗钦等编入元魏文，唯张披不知所终，故编入《晋文》。）
〇上书庆连理木生
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征。（《晋书·载纪·沮渠蒙逊簿》，又见《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阙名
〇上书请修朝制
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兢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能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振肃纲维，申修旧则。（《晋书·载纪·沮渠蒙逊传》，其群下上书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〇后册
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引崔鸿《北凉录》，沮渠蒙逊永和三年，大风震电，于电所得石册，案，今屠乔孙本系此事于茂虔之永和四年，六帖及此以永和为蒙逊年号与晋宋书异。）
卷一百五十六
蜀
李特
特字玄休，其先本巴西宕渠宾人。曹公定汉中，徙之略阳。元康中随流人入蜀，後以讨赵功拜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为辛冉所寝。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以太安元年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元建初，其明年罗尚击斩之，传首洛阳。李雄僭称王，追谥曰景王，及僭号，谥曰景皇帝，庙号始祖。
〇改辛冉购募榜文
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晋书·载纪·李特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六。）
李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雄字仲，特第三子，特起兵。以为前将军，太安二年，特与弟流相继死，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明年僭即皇帝位，国号曰蜀，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建兴、太武、玉衡。至晋延和九年死，谥曰武帝，庙号太宗。

〇复张骏书

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晋书·载纪·李雄传》，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云云，又《十六国春秋》七十七，案，华阳国志九作雄引见谓曰云云，帝王也下有贵州将令行河沙常所希冀二语。）

李寿

寿字武考，特季弟骧之少子，雄僭号，拜前将军，督巴西军事，迁征东将军，又迁大将军、大都督、侍中，封扶风公，录尚书事，进封建宁王，期嗣位，改封汉王，领梁州刺史，以晋咸康四年废期，僭即皇帝位，改元汉兴，改国号曰汉，至晋建元元年死，在位六年，谥曰昭文帝，庙号中宗。

〇将入寇下书

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大兴百万，躬行天罚。（《十六国春秋》七十八）

〇李宏自赵还下令

羯使来庭，献其苦矢。（《晋书·载纪·石虎传》上，又《十六国春秋》十六。）

〇报龚壮

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魏书·李寿传》，龚壮作诗七首，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

李势

势字子仁，寿长子，以晋建元元年僭即皇帝位，在位五年，改元二，太和、嘉宁。至晋永和三年为桓温所灭，迁于建康，封归义侯。升平五年死。

〇降文

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阳李势叩头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入播流，恃险因衅，窃有汶蜀。势以暗弱，复统末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猥烦朱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惭俯愧，精云飞散，甘受斧，以衅军鼓。伏惟大晋，天网恢弘，泽及四海，恩过阳日，逼迫仓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五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穷池之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命漏刻。（《晋书·载纪·李势传》，又《十六国春秋》七十八。）

阎式

式一作，天水人，从李特入蜀，为始昌令，李雄僭号，累迁尚书令。

〇上疏定班位

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晋书·载纪·李雄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八十。）

〇复罗尚书

辛冉倾巧，曾元小竖，李叔平非将佐之才。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流徙之宜，人怀桑梓，孰不愿之？但往日初至，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秋潦。乞须冬孰，而信用谗构，终不见听，绳之大过，穷麟抵虎，流民不肯延颈受刃，以致为变。即听或言，宽使治严，不过去秋，九月尽集，十月进道，今还乡里，何有如此也？（《十六国春秋》七十六。案，《晋书·载纪·李特传》作阎式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仅二语。）

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士。（同上。）

龚壮

壮字子玮，巴西人，父叔，为李特所杀，因说李寿袭成都，尽杀李雄子，及寿僭号，聘为太师，固辞，特听以布衣居师友之位，後称聋归，终身不复至成都。

〇上李寿封事

臣闻阴德必有阳报，故于公理狱，高门待封。伏惟献皇帝宽仁厚惠，宥罪甚众，灵德洪洽，诞锺陛下。陛下天性忠笃，受遗建节，志齐周霍，诚贯神明，而志绪违理，颠覆顾命，管蔡既兴，谗谀滋蔓，大义灭亲，拨乱反正，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天应人悦，白鱼登舟，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人允畅，日月光明，而论者未谕，权时定制。今淫雨，垂向百日，禾稼损伤，加之饥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监示陛下，又前日之举，止以救祸，陛下至心，本无大图，而今久不变，天下之人，谁复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宫之许难知，而盟誓顾违，一旦疆场有急，内外骚动，不可不深思长久之策，永为子孙之计也。愚谓宜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彼必崇重，封国历世。虽降阶一等，永为灵德，宗庙相承，福祉无穷。君臣铭勋于上，生民宁息于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义，垂拱南面，歌诗兴礼。上与彭韦争美，下与齐晋抗德，岂不休哉！论者或言二州附晋，必荣六郡，人事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及汉征蜀，残民大半，锺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论者或不达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鲁皆然。及汉藩王，亦有丞相，今义归彼，但当崇重，岂当减削？昔刘氏郡守令长方仕州郡者，国亡主易故也，今日义举，主荣臣赖，宁可同日而论也？论者又谓臣当为法正，陛下覆臣如天，养臣如地。恣臣所安，至于名荣，汉晋不处，臣复何为当侔法正。论者或言晋家必责质任，及征兵代胡，何以应之？案晋不烦尺兵，一国来附，威卷四海，广地万里，何任之责，胡之在北？亦此之忧。今平居有东北之虞，纵令征兵，但援汉川，犹差二门耳。臣附托深重，忘疾病之秽，实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补明时，常惧殒殁，不写愚心，辜负恩顾，谨进忄空々，伏愿罪戮。（《华阳国志》九，又见《十六国春秋》七十八。）

夏

赫连勃勃

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後，姚兴以为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迁安远将军，封阳川侯，进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镇朔方。以晋义熙三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夏，十四年僭即皇帝位。至宋元嘉二年死，在位十九年，改元四，龙升、凤翔、昌武、真兴，谥曰武烈皇帝，庙号世祖。

〇筑统万城下书

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义立名。今城都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有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十六国春秋》六十六）

〇下书改姓疆连氏

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夫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晋书·载纪·赫连勃勃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六。）

〇大夏龙雀刀铭

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水经·河水注》三，《刀剑录》，《晋书·载纪·赫连勃勃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六。）

〇与沮渠蒙逊盟文

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乾，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终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晋书·载纪·赫连勃勃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六。）

胡义周

义周，安定临泾人，仁赫运勃勃为秘书监。

〇统万城功德铭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疆之祚。昔在陶唐，数终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位，凿龙门而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沈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纲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为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馀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馀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汜。自开辟已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逾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于是玄符造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天休，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当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魂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虏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露寝，闾阖披霄而山亭，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带皇穹，阆风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佥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干邓林，采绣石于恒岳，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晃，若腾虹之扬眉，飞檐舒Φ，似翔鹏之矫翼。二序启矣，而五时之坐开；四隅陈设，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隋珠，彡卒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迹状以效真，据质以究名，形疑妙出，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阙宫有亻血，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惟始，咸秩百神，宾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亦何得不播之管弘，刊之金石哉！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於赫灵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玄，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道无常夷，数或不竞。金精南迈，天辉北映。灵祉逾昌，世业弥盛。惟祖惟父，克广休命。如彼日月，连光接镜。玄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锺我后，应图龙飞。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围。封畿之制，王者常经。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庶民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如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极雕虬兽，节镂龙螭。莹以宝璞，饰以珍奇。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义高灵台，美隆未央。迈轨三王，贻则霸王。永世垂范，亿载弥光。（《晋书·载纪·赫连勃勃传》，又《十六国春秋》六十九，案，《北史》三十四以为义周子方回所作。）

卷一百五十七

释氏（一）

佛图澄

澄本姓帛，天竺人。永嘉初至洛阳，后从石氏，终邺宫寺。

〇谢赵主石虎劳问

阳月初暖，愿御膳顺宜。贫道先婴重疾，年衰益甚，邈蒙慈诏，曲垂光慰，感惧之至，十百於怀。幸遇庆会，而形不自运，此情此慨，良无以喻。（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藏辇《高僧传》。）

〇临化遣人辞石虎

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释藏辇《高僧传》。）

支敏度

敏度，豫章山沙门，成帝时与康僧渊等入都。

〇合首楞严经记

此经本有记云，支谶所译出。谶月支人也，汉桓、灵之世来在中国。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在文饰。今之小品阿世亻屯真般舟，悉谶所出也。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父亦汉灵帝之世来献中国。越在汉生，似不及见谶也。又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故越得受业於亮焉。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人者也。以汉末沸乱，南度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本，自有别传记录，亦云出此经，今不见复有异本也，然此首楞严经，自有小不同，辞有丰约，文有晋梵，较而寻之，要不足以为异人别出也，恐是越嫌谶所译者辞质多梵音，所异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家各有记录耳。此一本於诸本中辞最省便，又少梵音，遍行於世，即越所定者也。至大晋之初，有沙门支法护、白衣竺叔兰并更译此经，求之于义，互相发明，披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者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或有文义皆同，或有义同而文有小小增减不足重书者，亦混以为同，虽无益於大趣，分部章句，差可见耳。（《释藏迹》七。）

〇合维摩诘经序

盖维摩诘经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也。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远，可谓唱高和寡，故举世罕览。然斯经梵本，出自维邪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於晋，有法护叔兰。此三贤者，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开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涂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同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於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傥失其类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从正。（《释藏迹》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康法畅

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成帝时与康僧渊等过江。（案《高僧传》四《康僧渊传》云，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等，《世说注》作庾法畅，字之误也。）

〇人物论

法深学义渊博，名声蚤著，弘道法师也。（《世说·文学篇》注）

悟锐有神，才辞通辩。（《世说·言语篇》注，法畅自叙其美。）

〇成实论

波利质多天树，其香则逆风而闻。（《世说·文学》篇注）

眼识不待到而知，虚尘假空与明，故得见也。若眼到色到，色间则无空明。如眼触目则不能见彼，当知眼识不到而知。依如此说，则眼不往，形不入，遥属而见也。（《世说·文学篇》注）

康法邃

法邃，成帝世沙门。

〇譬喻经序

譬喻经者，皆是如来随时方便四说之辞，敷演弘教训诱之要。牵物引类，转相证据，互明善恶，罪福报应，皆可寤心，免彼三涂。如今所闻，亿未载一，而前后所写，互多复重。今复撰集，事取一篇，以为十卷，比次首尾，皆令条别，趣使易了，于心无疑。愿率士之贤，有所遵承，永升福堂，为将来基。（《释藏迹》九。）

法新僧行

新行，石虎时宫寺僧。

〇铜像铭

建武六年岁在庚子，宫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法苑珠林》二十二：孙彦曾妾王慧得铜像，有铭。）

竺道潜

道潜字法深，琅邪人，大将军王敦弟。出家，师事刘元贞，宁康中终剡山。

〇答支遁书

欲来便给，未闻巢由买山而隐。（《高僧传》四：潜还郯剡山，遁致书潜，求买剡山之侧沃洲，潜答。）

支遁

遁字道林，姓关，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年二十五为僧，居吴之支山，后居剡之沃州。哀帝征讲于东安寺，寻归，太和初卒。有集十三卷。

〇上书告辞哀帝

遁顿首言。敢以不才，希风世表，未能鞭后，用愆灵化。盖沙门之义，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佛之圣，雕淳反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笃慈爱之孝，蠕动无伤；衔抚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顺，远防宿命；挹无位之节，履亢不侮。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钦其风尚，安其逸轨，探其顺心，略其形敬，故令历代弥新矣。陛下天钟圣德，雅尚不倦，道游灵模，日昊忘御，可谓钟鼓晨极，声满天下，清风既劭，莫不幸甚，上愿陛下齐龄二仪，弘敷至法，去陈信之妖诬，寻丘祷之弘议；绝小涂之致泥，奋宏辔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灵；王者非员丘而不，得一以未贞。若使贞灵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无亲举，神神而咒不加灵，玄德交被，民荷冥。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晋，为元亨之宇。常无为而万物归宗，执大象而天下自往，国典刑杀则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则赏者自得；戮而非怒，则罚者自刑，弘公器以厌神意，提诠衡以极冥量，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贫道野逸东山，与世异荣。菜蔬长阜，漱流清壑，褴缕毕世，绝窥皇阶。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荜，频奉明诏，使诣上京，进退惟咎，不知所历。自到天庭，屡蒙引见，优游宾礼，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滞，理无拘新，不足对扬玄模，允塞视听，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汉，干木蕃魏，皆出处有由，默语适会。今德非昔人，动静乖理，游魂禁省，鼓言帝侧，将困非据，何能有为！且岁月亻黾免，感若斯之叹，况复同志索居，综习辽落，回首东顾，孰能无怀！上愿陛下特蒙放遣，归之林薄，以鸟养鸟，所荷为优。谨露板以闻，伸其愚管，裹粮望路，伏待慈诏。（《释藏辇》七，又毂四。）

〇与桓玄书论州符求沙门名籍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门等顿首白。夫标极有宗，则仰之者至；理神冥，则沐浴弥深。故尼父素室，颜氏流连，岂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贫道等虽人凡行薄，奉修三宝，爱自天至，信不待习，但日损功德，抚心增忾。赖圣主哲王，复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骋业，城旁者闲道，缘皇泽旷洒，朽干蒙荣。然沙门之于世也，犹虚舟之寄大壑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间，四海之内，竟自无宅。邦乱则振锡孤游，道洽则欣然俱萃，所以自远而至，良有以也，将振宏网於季世，展诚心于百代，而顷频被州符求沙门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惧，抱忧日深，遂使禅人失静，勤士废行，丧精绝气，达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愿明公扇唐风于上位，待白足于其下，使怀道获济，有志俱全，则身亡体尽，毕命此矣。天听殊邈，或未具简。谨于上闻，伏追悚息。（《弘明集》十二）

〇与高骊道人论竺法深书

上坐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网，内外俱赡，弘道之匠也。顷以道业靖济，不耐尘俗，考室山泽，修德就闲。今在剡县之峁山，率合同游，论道说义，高栖皓然，遐迩有咏。以晋宁康二年卒于山馆，春秋八十有九。（《高僧传》四）

〇逍遥论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色于体外；以任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世说·文学篇》注）

〇即色论妙观章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文学篇》注引《支道林集》。）

〇大小品对比要钞序

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始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趣无生之径路。何者邪？赖其至无，故能为用。夫无也者，岂能无哉？无不能自无，理亦不能为理。理不能为理，则理非理矣，无不能自无，则无非无矣。是故妙阶则非阶，无生则非生。妙由乎不妙，无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称兴乎未足定号；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则名生，设教则智存。智存于物，实无迹也；名生于彼，理无言也。何则？至理冥壑，归乎无名。无名无始，道之体也。无可不可者，圣之慎也。苟慎理以应动，则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畅所以言。理冥则言废，忘觉则智全。若存无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尽无，寂不足以冥神。何则？故有存于所存，有无于所无。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无者，非其无也。何则？徒知无之为无，莫知所以无；知存之为存，莫知所以存。希无以忘无，故非无之所无；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无其所以无，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则无存于所存；遗其所以无，则忘无于所无。忘无故妙存，妙存故尽无，尽无则忘玄，忘玄故无心，然后二迹无寄，无有冥尽。是以诸佛因般若之无始，明万物之自然；众生之丧道，溺精神乎欲渊。悟群俗以妙道，渐积损以至无；设玄德以广教，守谷神以存虚；齐众处于玄同，还群灵乎本无。盖闻出小品者，道士也。尝游外域，岁数悠曩，未见典载而不详其姓名矣。尝闻先学共传云，佛去世后，从大品之中钞出小品，世传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验之以事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其致而已，亦莫测其由也。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建同德以接化，设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滞，演成规以启源。或因变以求通，事济而化息，适任以全分，分足则教废。故理非乎变，变非乎理，教非乎体，体非乎教。故千变万化，莫非理外，神何动哉？以之不动，故应变无穷。无穷之变，非圣在物，物变非圣，圣未始于变，故教遗兴乎变，理滞生乎权，接应存乎物，理致同乎归，而辞数异乎本事，备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万品，神悟迟速，莫不缘分。分暗则功重，言积而后悟，质明则神朗，触理则玄畅。轻之与重，未始非分，是以圣人之为教，不以功重而废分。分易而存轻，故群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须重以运通，因其宜以接分，此为悟者之功重，非圣教之有烦。令统所以约，教功所以全，必待统以适任，约文以领玄。领玄则易通，因任则易从，而物未悟二本之不异统，致同乎宗，便以言数为大小，源流为精粗。文约谓之小，文殷谓之大，顺常之为通，因变之为舞，守数之为得，领统之为失。而彼揩文之徒，羁见束教，顶著《阿含》，神匮分浅，才不经宗，儒墨大道，域定圣人。志局文句，诘教难权，谓崇要为达谅，领统为伤宗，须征验以明实，效应则疑伏。是以至人顺群情以征理，取验乎沸油，明小品之体，本塞群疑幽滞，因物之征验，故示验以应之。今不可以趣征于一验，目之为淳德，效丧于事实，谓之为常人，而未达神化之权。统玄应于将来，畅济功于殊涂，运无方之一致，而察殊轨为异统，观奇化为逆理，位大宝为欣王，聚济货为欲始，徒知至圣之为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圣人标域三才，玄定万品，教非一途，应物万方。或损教违无，寄通适会；或抱一御有，系文明宗，崇圣典为世轨则。夫体道尽神者，不可诘之以言教；游无蹈虚者，不可求之于形器。是以至人于物，遂通而已。明乎小大之不异，畅玄标之有寄，因顺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品辞茂事广，喻引宏奥，虽穷理有外，终于玄同。然其明宗统一，会致不异，斯亦大圣之时教，百姓之分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简于圣哉！若以简不由圣，岂不寄言于百姓？夫以万声钟响，响一以持之；万物感圣，圣亦寂以应之。是以声非乎响，言非乎圣明矣。且神以知来；夫知来者，莫非其神也。机动则神朗，神朗则逆鉴，明夫来往常在鉴内。是故至人鉴将来之希纂，明才致之不并，简教逆以崇顺，拟群智之分。向关之者易统，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数丰具，辞领富溢，问对奥衍，而理统宏邃。虽玄宗易究，而详事难备。是以明夫为学之徒，须寻迹旨，关其所往，究览宗致，标定兴尽，然后悟其所滞，统其玄领。或须练综群问，明其酬封，探幽研赜，尽其妙致；或以教众数溢，讽读难究，欲为写崇供养，力致无阶。诸如此例，群仰分溢，窥者绝希。是故出小品者，参引王统，简领群目，筌域事数，标判由宗，以为小品，而辞喻清约，运旨。然其往往明宗而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会致，使宏统有所，于理无损。自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寻其妙会，览始原终，研极奥旨，领大品之王标，备小品之玄致，缥缥焉览津乎玄味，精矣尽矣，无以加矣！斯人也，将神王于冥津，群形于万物，量不可测矣！宜求之于筌表，寄之于玄外。惟昔闻之曰：夫大小品者，出于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万言。今游天竺，未适于晋。今此二钞，亦兴于大本，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经，虽同出于本品，而时往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载，大品之所备，小品之所阙。所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互相以为赖，明其本一，故不并矣。而小品至略玄总，事要举宗，大品虽辞致婉巧，而不丧本归。至于说者，或以专句推事，而不寻况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经本，故使文流相背，义致同乖，群义偏狭，丧其玄旨。或失其引统，错征其事，巧辞伪辩，以为经体，虽文藻清逸，而理统乖宗。是以先哲出经，以梵为本；小品虽钞，以大为宗。推梵可以明理，征大可以验小若苟任胸怀之所得，背圣教之本旨，徒尝于新声，苟竞于异常，异常未足以征本，新声不可以经宗。而遗异常之为谈，而莫知伤本之为至。伤本则失统，失统则理滞，理滞则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困而不寻其本，斯则外不关于师资，内不由于分得。岂非仰资于有知，自塞于所寻，困蒙于所滞，自穷于所通？进不暗常，退不研新，说不依本，理不经宗，而忽咏先旧，毁訾古人，非所以为学，辅其自然者也。夫物之资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与本，万理之源矣。本丧则理绝，根巧则枝倾，此自然之数也。未绍不然矣。于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渊识邈世，而未见大品；览其源流，明其理统，而欲寄怀小品，率意造义，欲寄其分得，标显自然，希邈常流，徒尚名实，而竭其才思；玄格圣言，趣悦群情，而乖本违宗，岂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将恐遂其所惑，以罔后生。是故推考异同，验其虚实，寻流穷源，各有归趣。而小品引宗，时有诸异，或辞倒事同，而不乖旨归；或取其初要，废其后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群品，略撮玄要。时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数甚众，而辞旷浩衍，本欲推求本宗，明验事旨，而用思甚多劳，审功又寡，且稽验废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骈比，标二品以相对，明彼此之所在，辩大小之有先，虽理惑非深奥，而事封之不同，故采其所究，精粗并兼，研尽事迹，使验之有由。故寻源以求实，趣定于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宏致，验小品之总要，搜玄没之所存，求同异之所寄，□□有在，寻之有轨。尔乃贯综首尾，推步玄领，究其盘结，辩其凝滞，使文不违旨，理无负宗，栖验有寄，辩不失征。且于希咏之徒，浪神游宗，陶冶玄妙，推寻源流，关虚考实，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体极，对非理标，或其所寄者，愿俟将来摩诃萨，幸为研尽，备其未详也。（《释藏迹》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八关斋会诗序

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住，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遂援笔染翰，以慰二三之情。（《广弘明集》三十上）

〇咏禅思道人诗序

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轭；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己，聊著诗一首，以继于左。（《广弘明集》三十上。）

〇释迦文佛像赞（并序）

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有本，道德之谓也。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昙焉。仰灵胄以丕承，藉哲之遗芳。吸中和之诞化，禀白净之颢然。生自右胁，弱而能言。谅天爵以不加为贵，诫逸禄以靡须为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纡轸储宫，拟翮区外。俄而高逝，周览郊野，四辟皇扉，三鉴疾苦，风人厉辞以激兴，乃甘心受而莫逆。讯大猷于有道，慨在兹之致淹，遂乃明发遐征，栖迟幽闲，脱皇储之重任，希无待以轻举，褫龙章之盛饰，贸穷岩之衤丽褐，资送之俦，自崖而反矣。尔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立盟。厘安般之气绪，运十算以质心，并四筹之八记，从二随而简巡。绝送迎之两际，缘妙一于鼻端，发三止之蒙秀，洞四观而合泯，五阴迁于还府，六情虚于静林，凉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进德，潜七住而挹玄，搜冥鱼于六绝，齿既立而废筌。豁万劫之积习，同生知于当年，掩五浊以擅曜，嗣六佛而征传。伟唯丈六，体佩圆光，启度黄中，色艳紫金。运动陵虚，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扬彩。妙览未兆，则卓绝六位；曲成已著，则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积之留详，元宿命以制作，或绸之以德义，或疏之以冲风。亮形摇于日新，期妙主于不尽，美既青而青蓝，逞百练以就粹。导庶物以归宗，拔尧孔之外楗。属八亿以语极，罩坟索以兴典，掇道行之三无，络聃周以曾玄，神化著于西域，若朝晖升于谷，民望景而兴行，犹曲调谐于宫商。当是时也，希夷缅邈于羲风，神奇卓绝于皇轩。蔚彩冲漠于周唐，颂咏有余于邹鲁，信可谓神化之都领，皇王之宗谟也。年逾纵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时行而时止，或隐此而显彼，迹绝于忍土，冥归于惟卫，俗徇常以骇奇，固以存亡而统之。至于灵觉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倾，颓如乾坠。黔首与永夜同幽，冥流与涸津并匮，六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崩岑俱褫，三乘与绝轴解辔，门徒泣血而心丧，百灵衔哀而情悸。夫道高者应卑，因巡者亲誉，故不祈哭而哭，岂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难？灵风播越，环周六合，历数终于赤县，后死所以与闻，景仰神仪，而事绝于千载。洹既已漂落，玉树卒亦荒芜，道丧人亡，时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阳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驰在昔，愿言再钦，遂援笔兴古，述厥遐思，其词曰。

太上邈矣，有唐统天，孔亦因周，庐三传。明明释迦，实惟帝先，应期睿作，化融竺乾。交养恬和，濯粹冲源，迈轨世王，领宗中玄。堂构洪模，揭秀负灵，峻诞昆岳，量裒太清。太像罕窥，乃圆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声。煌煌慧炬，烛我宵征，人钦其哲，孰识其冥？望之霞举，即亦云津，威扬夏烈，温柔春。比器以形，卓机以神，卷即烟灭，腾亦龙伸。鼓舞舟壑，灵气惟新，谁与兹作，独运陶钧。三无衷玄，八亿致远，二部既弘，双翰惟典。充以环奇，恬以易简，藏诸蕴匮，实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赞乃演，致存言性，岂伊弘阐。日月贞朗，显晦周遍，生如纷雾，暖来已。至人全化，迹随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归。遗风六合，伫方赤畿，象罔不存，谁与悟机，镜心乘翰，庶觌冥晖。（《广弘明集》十六。）

〇阿弥陀佛像赞（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诡世，岂意者所测？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辄欲以所不能见，而断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冯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游大方，心倦无垠，故以静暇，复伸诸奇丽。佛经记西方有国，国名安养，迥辽迥邈，路逾恒沙，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晋言无量寿。国无王制班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各化育于莲华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荣。飞沈天逸于渊薮，逝寓群兽而率真，阐阖无扇于琼林，玉响天谐于箫管，冥霄陨华以阖境，神风拂故而纳新，甘露征化以醴被，蕙风导德而芳流，圣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沛清，学文翕兮而贵言，真人冥宗而废玩，五度冯虚以入无，般若迁知而出玄，众妙于兹大启，神化所以永传。别有经记以录其懿，云此晋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讽诵《阿弥陀经》，誓生彼国，不替诚心者，命终灵逝，化往之彼，见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踪，忝厕残迹，驰心神国，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图立神表，仰瞻高仪，以质所天，咏言不足，遂复系以微颂，其词曰：

王猷外厘，神道内绥，皇矣正觉，实兼宗师。泰定轸跃，黄中秀姿，恬智交泯，三达玄夷。启境金方，缅路悠回，于彼神化，悟感应机。五度砥操，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研微，空有同状，玄门洞开。咏歌济济，精义顺神，玄肆洋洋，三乘诜诜。藏往摹故，知来惟新，二才孰降，朗滞由人。造化营域，云构峨峨，紫馆辰峙，华宇星罗。玉闱通方，金墉启阿，景倾朝日，艳蔚晨霞。神提回互，九源曾深，浪无筌忘，鳞罕饵淫。泽不司虞，骇翼怀林，有客驱徒，雨埋机心，甘露敦洽，兰蕙助馨，化随云浓，俗与风清。葳蕤消散，灵飙埽英，琼林谐响，八音文成。珉瑶沈粲，芙渠阳，流氵登其洁，蕊播其香。潜爽冥萃，载哲来翔。孕景中葩，结灵幽芳。类诸风化，妙兼于长。迈轨一变，同规坐忘。（《广弘明集》十六）

〇文殊师利赞

童真领玄致，灵化实悠长，昔为龙种觉，今则梦游方，惚恍乘神浪，高步维耶乡。擢此希夷质，映彼虚闲堂，触类兴清遘，目系洞兼忘，梵释钦嘉会，闲邪纳流芳。

〇弥勒赞

大人规玄度，弱丧升虚迁，师通资自废，释迦登幽闲。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法鼓震玄宫，逸响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结加曜芳莲。寥朗高怀兴，八音畅自然，恬智冥徼妙，缥眇咏重玄。磐纡七七纪，应运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玄轮奏，三摅在昔缘。

〇维摩诘赞

维摩体神性，陵化昭机庭。无可无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动则我疾，人恬我气平，恬动岂形影，形影应机情。玄韶乘十哲，颉颃傲四英，忘期遇濡首，赞死生。

〇善思菩萨赞

玄和吐清气，挺兹命世童，登台发春咏，高兴希遐踪。乘虚感灵觉，震网发童蒙。外见凭寥廓，有无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萧条数仞中，因华请无著，陵虚散芙容。能仁畅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无畅功，神期发筌悟，豁尔自灵通。

〇法作菩萨不二入菩萨赞

乃昔有嘉会，兹日多神灵，维摩发渊响，请定不二名。玄音将进和，法作率所情，玄心运，寥寥音气清，粗二标起分，妙一寄无生。

〇首菩萨赞

首齐吾我，造理因两虚，两虚似得妙，同象反人粗。何以绝尘迹？忘一归本无。空同何所贵，所贵在恬愉。

〇不旬菩萨赞

有爱生四渊，渊况世路永，未若观无得，德物物自静。何以虚静间，恬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翳神颖，绝迹迁灵梯，有无无所骋。不旬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〇善宿菩萨赞

体神在忘觉，有虑非理尽。色来投虚空，响朗生应轸。托阴游重冥，冥亡影迹陨。三界皆勤求，善宿兽玄泯。

〇善多菩萨赞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骇大。所谓大道者，遗心形名外。都忘绝鄙当，冥默自玄会。善多体冲姿，豁豁高怀泰。

〇首立菩萨赞

为劳由无劳，应感无所思。悠然不知乐，物通非我持。浑形同色欲，思也谁及之，嘉会言玄志，首立必体兹。

〇月光童子赞

灵童绥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规愍昏俗，统体称月光。心为两仪蕴，迹为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县乡。神化诡俗网，玄罗挚游方。丘岩积陈疴，长驱幸玉堂。汲引兴有待，冥归无尽场。戢翼林高，凌风振奇芳。（已上并《广弘明集》十六。）

〇法护像赞

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倾拔玄致。（《高僧传》一，又《法苑珠林》七十九引《冥祥记》。）

〇于法兰像赞

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仁感虎兕。（《高僧传》四，又《法苑珠林》七十九引《冥祥记》。）

〇于道邃像赞

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高僧传》四。）

〇座右铭

勤之勤之，至道非弥，奚为淹滞，弱丧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长羁，烦劳外凑，冥心内驰。徇赴钦渴，缅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寂寥清举，濯累禅池，谨守明禁，雅玩玄规。绥心神道，抗志无为，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阴，虚豁四肢，非指喻指，绝而莫离。妙觉既陈，又玄其知，宛转平任，与物推移。过此以往，勿议勿思，敦之觉父，志在婴儿。（《高僧传》四）

〇天台山铭（序）

往天台，当由赤城山为道径。（《文选·天台山赋》注）

竺僧敷

僧敷，未详何许人，居瓦官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神无形论

有形便有数，有数则有尽。神既无尽，故知无形。（《高僧传》）

释道高

道高，居瓦官寺。

〇与释道安书称竺僧敷

敷公研微秀发，非吾等所及也。（《高僧传》）

卷一百五十八

释氏（二）

释道安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年十二出家，师事佛图澄、竺法济、支昙讲，历石虎、冉闵、慕容世，后避乱奔襄阳。撰集众经录目，居白马寺，又居檀溪十五载。襄阳陷人秦，居长安五里寺，至苻坚建元二十一年卒。

〇答郄超书

损米千斛，弥觉有待之为烦。（《世说·雅量篇》注作“愈觉”，《释藏辇》八，又百五。）

〇道行般若多罗蜜经序

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莫，乂（一作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乎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名教远想者，智度之蘧庐也。然存乎证者，莫不宾其生无而惶眩（一作“其无生而惶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荡冥而诞诽。道动必反，优劣致殊，眩诽不其宜乎！不其宜乎！要斯法也，与进度齐轸，逍遥俱游，千行万定，莫不以成，众行得字而智进，全名诸法参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经也，进咨第一义以为语端，退述权便以为谈首，行无细而不历，数无微而不极，言似烦而各有宗，义似重而各有主，琐见者庆其迩教而悦寤，宏哲者望其远标而绝目，陟者弥高而不能阶，涉者弥深而不能测，谋者虑不能规，寻者度不能尽，暨窈冥矣，真可谓大业渊薮，妙矣者哉！然凡谕之者，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则？考文则同异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旨，为辞则丧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之义矣。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从始发意，逮一切智，曲成决著，八地无染，谓之智也，故曰远离也。三脱照空，四非明有，统鉴诸法，因后成用，药病双亡，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也。明此二行于三十万言，其如视诸掌乎！颠沛造次，无起无此也。佛泥洹后，外国高士，钞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斋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然经既钞撮，合成章投，音殊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由是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仕行耻此，寻求其本，到于阗乃得，送诣仓垣，出为放光品，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焕尔阐幽，支谶全本，其亦应然，何者？钞经删削，所害必多。委本从圣，乃佛之至诫也。安不量末学，庶几斯心，载咏载玩，未坠于地，检其所出，事本终始，犹令折伤玷缺，戢然无际，假无放光，何由解斯经乎？永谢先哲，所蒙多矣。今集所见，为解句下，始况现首，终隐现尾，出经见异，铨其得否，举本证钞，敢增损也。幸我同好，饰其瑕谪也。（《释藏淡》一，又《迹》七。）

〇增一阿含经序

四阿含义同。中阿含首已明其旨，不复重序也。增一阿含者，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数终十，今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数数皆增，以增为义也。其为法也，多录禁律，绳墨切厉，乃度世检括也。外国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四阿含多讠永味兹焉。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兜亻去勒国人也，龆龀出家，孰与广闻，诵二阿含，温故日新，周行诸国，无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岁在甲申夏出，至来年春乃讫，为四十一卷，分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亡；下部十五卷，失其录偈也。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 な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四阿含四十应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题其起尽为录偈焉。惧法留世久遗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诸经班班有其中者，今二阿含各为新录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见经寻之差易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经，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而今已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斯谆谆之诲，幸勿藐藐听也。广见而不知护禁，乃是学士通中创也。中本起康孟详出，出大爱道品，乃不知是禁经比丘尼法，堪慊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经，有力道士乃能见当以著心焉，如其轻忽不以为意者，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释藏形》一，又《迹》九。）

〇人本欲生经序

人本欲生经者，照乎十二因缘而成四谛也。本者，痴也。欲者，爱也。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生死也。略举十二之三以为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滞于三世，飘萦于九止，绸缪于八缚者也。十二因缘于九止，则第一人亦天也，四谛所鉴，鉴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乎八邪。邪正则无往而不恬，止鉴则无往而不愉。无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无往而不恬，故能神变应会。神变应会，则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则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无弃人；不疾而速，故无遗物。物之不遗，人之不弃，斯禅智之由也。故经曰："道从禅智，得近泥洹。"岂虚也哉？诚近归之要也。斯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者或寡矣。安每览其文，欲疲不能。所乐而现者，三观之妙也；所思而存者，想灭之辞也。敢以余暇，为之撮注，其义同而文别者，无所加训焉。（《释藏祸》八，又《迹》六。）

〇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序

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佛世后七百年生此国，出家学道，游教诸邦，至楗陀越土，甄陀贰王师焉。高明绝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道地经》，其所集也。又著此经，宪章世尊，自始道成迄于沦虚，行无巨细，必因事而演，游化夏坐，莫不曲备，虽普耀本行度世诸经载佛起居至谓为密，今揽斯经，所悟复多。传其将终言：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诚不虚者。立斯树下，手援其叶，而弃此身，使那罗延力大象之势，无能移余如毛发也。正使就邪维者，当不憔此叶。言然之后，便即立终，贰王自临而不能动，遂以巨力象挽，未始能摇。即就邪维，炎叶不伤，寻升兜术，与弥勒大士高谈彼宫，将补佛处贤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宾沙门僧伽跋澄斋此经本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请令出焉。佛念为译，慧嵩笔受，正值慕容作难于近郊，然译出不襄，余与法和对检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一卷，伐鼓击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穷通不改其恬，讵非先师之故迹乎？（《释藏宜》一，又《迹》十。）

〇阿毗昙八楗度论序

阿毗昙者，秦言大法也。众有以见道果之至赜，拟性形容执乎真像，谓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齐，观如司南察乎一相谓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责优陀邪曰："汝致诘阿毗昙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为大阿毗昙也。（戒定慧名，无漏也。）佛般涅盘后，迦旃延（义第一也）以十二部经浩博难究，撰其大法为一部八楗度四十四品也。其为经也，富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无行而不由，可不谓之富乎？至德无妙而不出，可不谓之邃乎？富邃洽备，故能微显阐幽也。其说智也周，其说根也密，其说禅也悉，其说道也具。周则二八用各适时，密则二十迭为宾主，悉则味（一作昧）净遍游其门，具则利钝各别其所，以故为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来诸沙门，莫不祖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经，宪章 な婆沙，咏歌有余味者也。然乃在大荒之外，葱岭之表，虽欲从之，末由见也。以建元十九年宾沙门僧伽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和理其旨归，自四月三（一作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日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抚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尽定，损可损者四卷焉。至于事须悬解起尽之处，皆为细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庐。（四十八万二千五一作三百四言。）秦言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缘一品，云言数可与十门等也。周览斯经，有硕人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尽漏者尚其要，以研机者尚其密。密者，龙象翘鼻，鸣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其孰能与于此也？要者八忍九断，巨细毕载，非人中之至练，其孰能致于此也？博者众微众妙，六八曲备，非人中之至懿，其孰能综于此也？其将来诸学者游盘于其中，何求而不得乎？（《释藏夏》一，又《迹》十。）

〇安般注序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无往不因；德之所寓，无往不托。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成务者，即万有而自彼；开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双废者，守于唯守也。故修行经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斯皆乘四禅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辩者也。夫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何难也？安般居十念一，于五根则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属唯念品也。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此经其所译也。兹乃趣道之要径，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会为之注义，义或隐而未显者，安窃不自量，敢因前人，为解其下，庶欲蚊翮以助随蓝，雾润以增巨壑也。（《释藏迹》六。）

〇阴持入经序

阴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驰骋人心，变德成狂，耳聋口爽，耽醉荣宠，抱痴投冥，酸号三趣。其为病也，犹癞疾焉，入骨彻髓，良医拱手；犹真蹶焉，来则冥然，莫有所识。大圣悼兹，痛心内发，忘身安赴涂炭，含厚德忍舞击，观罗密于重云，止网于八极，洪痴不得振其翼，巨爱不得逞其足。采善心于毫芒，拔凶顽于虎口。以大寂为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形浊世，拯擢难计。陟降教终，潜沦无名。诸无著等，寻各腾逝。大弟子众，深惧妙法混然废没，于是令迦叶集结阿难所传，凡三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该罗幽廓，难度难测也。世雄授药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众经相待乃备，非彦非圣，罔能综练。自兹以后，神通高士，各为训释。或揽撰诸经以为行式。譬璎玑欤？择彼珠珍，以色相发，佩之冠之，为光为饰。喻绘事欤？调别众彩，以图晖列。诸明睿者，所撰亦然，此经则是其数也。有舍家开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士，译梵为晋，微显阐幽，其所敷宣，专务禅观，醇玄道数，深矣远矣，是经其所出也。阴入之弊，人莫知苦，是故先圣照以止观，阴结日损，成泥洹品，自非知机，其孰能与于此乎？从首至于九绝，都是四十五药也。以慧断知入三部者，成四谛也。十二因缘讫净法部者，成四信也。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统斯行者，则明白四达，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绍胄法王，奋泽大千。若取证则拔三结，住寿成道，径至应真，此乃大乘之舟揖，泥洹之关路。于斯晋土，禅观弛废，学徒虽兴，蔑有尽漏。何者？禅思守玄，练微入寂，在取何道，犹觇于掌，堕替斯要，而忄希见证，不亦难乎？安未近积罪，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圣导。潜遁晋山，孤居离众，幽处穷壑。窃览篇目，浅识独见，滞而不达，夙宵抱疑，谘诹靡质。会太阳比丘竺法济，并州道人支昙讲，陟阻冒寇，重茧远集。此二学士高明博通，诲而不倦者也。遂与析盘畅碍，造兹注解。世不值佛，又处边国，音殊俗异，规矩不同，又以愚量圣，难以逮也。冀未践绪者，少有微补，非敢自必，析究经旨。（《释藏迹》六。）

〇了本生死经序

夫四信妙舆者，众之宝轩也。以运连缚倒见众生。凡在三界，罔弗冠痴佩婴，舞生死而趋阴堂，揖让色味，骖惑载疑，驱驰九止者也。既则狎贤侮圣，从其奸慝，贪剑恚钅戚，枭截玄路，群诽上要，殃祸备尝矣。世雄顾愍，深图变谋，法ュ曜于重霓，道鼓震于雷吼，寂干障乎八，慧戈陷乎三有，于是破痴冠，决婴佩，升信车，入谛轨，则因缘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犹解也，本则痴也，顽也。如来指举一隅，身子伸敷高旨，引兴幽赞，美矣，盛矣。夫计身有命，则随缘缚，谤佛毁信，若弥纶于幽室矣。夫解空无命，则成四谛，照然立信，若日殿之丽乾矣。斯乃五十六药之崇基。渊乎！盖众行之宗也。开微成务，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哀，此经则十六之一也。其在天竺，三藏圣师莫不以为教首而研几也。汉之季世，此经始降兹士，雅邃奥邈，少达旨归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为作注解，探玄畅滞，真可谓入室者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伦，犹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释未训，苟非穿凿以紫乱朱也。傥孤居始进者，可以辨惑焉。（《释藏迹》方。）

〇十二门经序

十二门者，要定之目号，六双之关径也。定有三义焉，禅也、等也、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疗三毒，绸缪重病，婴斯幽厄，其日深矣。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甘处欣欣，如居花殿，嬉乐自娱，莫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惫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哀倒县之苦，伤蓬流之痛，为设方便，防萌塞渐，辟兹慧定，令自浣涤，挫锐解纷，返神玄路，苟非至德，其道不凝也。夫邪僻之心，必有微著，是故禅法，以四为差焉。贪淫囹者，荒色悖蒸，不别尊卑，浑心耽缅，习以成狂，亡国倾身，莫不由之。虚迷空醉，不知为幻，故以死尸散落自悟，渐断微想，以至于寂，味乎无味，故曰四禅也。恚圄者，争纤芥之虚声，结沥血之重咎，恩亲绝于快心，交友腐于纵忿，含怒彻髓，不悛灭族。圣人见强梁者不得其死，故训之以等，丹心雠亲，至柔其志，受垢含苦，治之未乱，淳德邃厚，兕不措角，况人害乎？故曰四等也。愚痴城者，诽古圣，谤真谤，慢二亲，轻师傅，斯病尤重矣。以慧探本，知从痴爱，分别未流，了之为惑，练心攘慝，狂病瘳矣，故曰四空也。行者挹禅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净之渊流，荡痴尘之秽垢，则皎然成大素矣。行斯三者，则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则知所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则知所以度人也。然则经无巨细，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为世宝。慧日既没，三界丧目，经藏虽存，渊玄难测，自非至精，孰达其微？于是诸开士应真，各为训解，释其幽赜，辩其差贯，则烂然易见矣。穷神知化，何复加乎？从十二门已后，则是训传也。凡学者行十二门，却尽神足，灭外止粗，谓之成五道也。三向诸根，进消内结，谓尽诸漏也。殆入尽漏，名不退转。诸佛嘉叹，记其成号。深不可测，独见晓焉，神不可量，独见精焉。陵云轻举，净光烛幽，移海飞岳，风出电入，浅者如是，况成佛乎？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发迹，逮于无漏，靡不周而复始。习兹定也，行者欲崇德广业，而不进斯法者，其犹无柯而求伐，不饭而求饱，难以获矣。醒悟之士，得闻要定，不亦妙乎？安宿不敏，生值佛后，又处异国，楷范多阙，仰希古烈，滞而未究，寤寐忧悸，有若疾首。每惜兹邦禅业替废，敢作注于句末。虽未足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安世高善开禅数，斯经似其所出，故录之于末。（《释藏迹》六。）

〇大十二门经序

夫淫义存乎解色，不系防闲也；有绝存乎解形，不系念空也。色解则冶容不能转，形解则无色不能滞。不转者，虽天魔玉颜，窈窕艳姿，莫足倾之，之谓固也。不滞者，虽游空无识，泊然永寿，莫足碍之，之谓真也。何者？执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虽群居犹刍灵，泥洹犹如幻，岂多制形而重无色哉！是故圣人以四禅防淫，淫无遗焉；以四空灭有，有无现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万形之未始有，百化犹逆旅也。怨憾之兴，兴于此彼。此彼既兴，遂成仇敌，仇敌适成，勃然赫怒。赫怒已发，无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狱，乃毒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欣之甘之。是以如来训之以等，等所难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岂非为之乎未有，图难于其易者乎？夫然，则三事凶耽，废然息矣；十二重关，廓然辟矣。根立而道生，觉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门。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挥变，荣光四塞，弹撇安明，吹沫千万，默动异刹，必先正受。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此经世高所出也，辞旨雅密，正而不艳，比诸禅经，最为精悉。案经后记云："嘉禾七年在建邺周司隶舍写"。缄在箧匮，向二百年矣。冥然不行，无闻名者。比丘竺道护于东垣界贤者经中得之，送诣泽，乃得流布。得经之后，俄而其家遇火，护若不睹，为灰炭矣，自然将丧斯禅也，后死者不得与闻此经也。此经也，八音所诲，四道作□，训约无乏，文重无简矣。精义入神，何以上乎！前世又为悬解，一家之传，故筌而次之。然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今为略注，继前人之末，非敢乱朱，冀有以寤焉。（《释藏迹》六）

〇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光赞，于阗沙门多罗以泰康七年赍来，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阗为师送至洛阳，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先光赞来四年，后光赞出九年也。放光，于阗沙门无义罗执梵、竺叔兰为译，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光赞，护公执梵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覆相明又不显约也。考其所出，事周密耳，互相补益，所悟实多，恨其寝逸凉土九十一年，几至泯灭，乃达此邦也。斯经既残不具并，放光寻出，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赞人无知者，昔在赵魏并得其第一品，知有兹经而求之不得。至此，会慧常、进行、慧辩等将如天竺，路经凉州，写而因焉。展转秦雍，以晋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达襄阳。寻之玩之，欣有所益，辄记其所长，为略解如左。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经万行两废，触章辄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者？痴则无往而非徼，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尘垢门也；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凡论般若，推诸病之疆服者，理辙者也；寻众药之封域者，断迹者也。高谈其辙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若假号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贡高，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辙迹，又思存其所指，则始可与言智已矣。何者？诸五阴至萨云若，则是菩萨来往所现法慧，可道之道也。诸一相无相，则是菩萨来往所现真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后章或曰世俗，或曰说己也。常道，则或曰无为，或曰复说也。此两者同谓之智而不可相无也。斯乃转法轮之目要，般若波罗蜜之常例也。（《释藏迹》七。）

〇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

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篇。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会建元十八年，正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梵天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卢，首卢三十二字，梵数经法也。即审数之，就十七千二百六十首卢，残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案，此数不合，当有脱误。）天竺沙门昙摩蜱执本，佛护为译，对而检之，慧进笔受，与放光光赞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凡四卷。其一纸二纸异者，出别为一卷，合五卷也。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己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俗有易（案此二语有脱字。）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梵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其有方言古辞，自为解其下也。于常首尾相违句不通者，则冥如合符，厌如复析，乃见前人之深谬，欣通外域之嘉会也。于九十章，荡然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措疑处，毫芒之间，泯然无微疹，已矣乎。（《释藏迹》八。）

〇道地经序

夫道地者，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也。无本之城，杳然难陟矣。无为之墙，邈然难逾矣，微门妙闼少窥其庭者也。盖为器也犹海与？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无数而不满。其为像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辩之者几矣；恍忽无行，求矣漭乎其难测。圣人有以见因华可以成实，睹末可以达本，乃为布不言之教，陈无辙之轨，阐止启观，戒成定谛。髦彦六双率由斯路，归精谷神于乎羡矣。夫地也者，包润施毓，稼穑以成，A镣琼琛，罔弗以载，有喻止观，莫近于此，故曰道地也。昔在众，三达遐鉴，八音四辩，赫奕敷化，识病而疗，声典难算。至如来善逝而大训绝，五百无著迁而灵教乖，于是有三藏沙门，厥名众护，仰雅诸行，布在群籍，俯愍发进，不能悉洽，粗述众经，撰要约行，目其次序以为一部二十七章。其于行也，要犹人首与？可终身戴，不可须臾下。犹气息与？可终身通，不可须臾闭。息闭则命殒，首下则身殪。若行者暂去斯法，奸宄之慝入矣。有开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禅国高让，纳万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适此邦。其所传训，渊微优邃。又析护所集者七章，译为汉文，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质从文，或因质不饰。皇矣世高审得厥旨。夫绝爱原，灭荣冀，息驰骋，莫先于止；了痴惑，达九道，见身幻，莫首于观；大圣以是达五根，登无漏，扬美化，易顽俗，莫先于正。靡不由兹也。真可谓盛德大业，至矣哉！行自五阴尽于成坏，则是苦谛漏尽之迹也。神足章者，则是禅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观者，则是四非常度三结之本也。人之处世，蒙昧未祛，熙熙甘色，如飨大牢。由处秽海，幽厄九月；既生，罹遘百凶，寻旋老死，婴苦万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圣人深见，以为苦证，游神八路，长陟永安。专精稽古，则佚乐若此；关情纵欲，则酸毒如彼，二道显著，宜顺所从。石以淬璧，剥坚截刚，素质精深，五色炳灿。由是论之，可不勉哉！子生不辰，值皇网纽绝，犭严狁猾夏，山左荡没，避难泽，师殒友析，周爰谘谋，顾靡所询。时雁门沙门支昙讲、邺都沙门竺僧辅，此二仁才，聪明有融，信而好古，冒险远至，得与酬酢，寻章察句，造此训传，希权与进者暂可微寤，蚊蚋奋翼以助随岚，蚁垄增封嵩岳之顶，岂其能益于高猛哉！探赜奥邈，唯八辈难之，况末学小子，庶几兹哉！然天竺圣邦，道辽远，幽见硕儒，少来周化。先哲既逝，来圣未至，进退狼跋，咨嗟涕氵夷。故作章句，伸已丹赤，冀诸神通照我，必枉灵趾烛谬正阙也。（《释藏迹》十。）

〇十法句义经序

夫有欲之激，百转千化，摇荡成教，亦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觉因心所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名为经。邪止名正，乱止名定，方圆随器，合散从俗。随器故因质而立名，从俗故缘对而授药。立名无常名，则神道矣；授药无常药，则感而通故矣；即已不器，又通其故，则诸行泛然，因法而结也。二三至十，在乎其人，病有众寡，以人为目耳，譬药分剂，有单有复，诊脉视色，投药缘疾，法参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即幽，阿难所传，分为三藏，纂乎前绪，部别诸经。小乘则为《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数之藏府也；《阿毗昙》者，数之苑薮也。其在赤泽，硕儒通人，不学《阿毗昙》者，盖阙如也。夫造舟而济者，其体也安；粹数而立者，其业也美。是故般若启卷，必数了诸法。卒数以成经，斯乃众经之喉襟，为道之枢极也，可不务乎！可不务乎！于戏！前徒不忘玄数者，鹭子也。于兹继武，有自来矣。笃斯业者，或不成也。爰晋土者，世高其俊也。伟哉数学，渊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域，安虽希高迹，末由也已。然旋焉周焉，臧焉修焉，未坠地也。并一不惑以成积习，移志，蹈远，移质缘以高尚，欲疲不能也。人亦有言曰：圣人也者，人情之积也。圣由积靡炉锤之间，恶可已乎？经之大例，皆异说同行。异说者，明夫一行之归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无，则行必俱行。全其归致，则同处而不新。不新故顿至而不惑，俱行故丛萃而不迷也。所谓知异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异，是谓大备也。以此察之，义焉哉！义焉哉！夫玄览莫美乎同异，而得其门者或寡矣；明白莫过乎辩数，而入其室者鲜矣。昔严调撰《十慧章句》，康僧会集《六度要目》，每寻其迹，欣有寤焉。然犹有阙文行未录者，今钞而第之，名曰《十法句义》。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贻后，同我之伦，傥可察焉。（《释藏迹》十。）

〇な婆沙序

阿难所出十二部经，于九十日中佛意三昧之所传也。其后别其径至小乘法，为《四阿含》，阿难之功于斯而已。迦旃延子撮其要行，引经训释，为《阿毗昙》四十四品，要约婉显，外国重之。优波离裁之所由为《毗尼》，与《阿毗昙》、《四阿含》并为三藏。身毒甚珍，未坠于地也。其后《昙摩多罗刹集修行》，亦大行于世也。又有三罗汉，一名尸陀盘尼，二名悉达，三名な罗尼，撰な婆沙，广引圣证，言辄据古释《阿毗昙》焉，其所引据，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悉达迷而近烦，な罗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登无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经犹大海与？深广浩汗，千宝出焉；犹昆岳与？峨幽蔼，百珍之薮，资生之徒，于焉斯在。兹经如是，何求而不有乎？有秘书郎赵政文业者，好古索隐之士也，常闻外国尤重此经，思存想见，然乃在昆岳之右艽野之西，眇尔绝域，末由也已。会建元十九年，宾沙门僧伽跋证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陀盘尼所撰者也，来至长安，赵郎饥虚在往求令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赵郎正义起尽，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讫，梵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释《阿毗昙》十门之本，而分十五事为小品回著前，以二十五事为大品而著后，此大小二品，全无所损。其后二处是忘失之遗者，令第而次之。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故''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余欣秦土忽有此经，挈海移岳，奄在兹域，载玩载咏，欲疲不能，遂佐对校，一月四日，然后乃知大方之家富，昔见之至狭也。恨八九之年方窥其牖耳。愿欲求如意珠者，必牢装强伴，勿令不周沧海之实者也。（《释藏迹》十）

〇比丘大戒序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址也。何者？戒虽检形，形乃百行舟舆也，须臾不矜不庄，则伤戒之心入矣。伤戒之心入，而后欲求不入三恶道，未所前闻也。故如来举为三藏之首也。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日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至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见外国道人昙摩侍讽《阿毗昙》，于律特善，遂令凉州沙门竺佛念写其梵文，道贤为译，慧常笔受，径夏渐冬，其文乃讫。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辙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真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多及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也。戒乃径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外国持律其事实尔。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只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梵为秦，东教之士，犹惑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案梵文书，唯有言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从顺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与檀越议，三十事中至大姓家及绮红锦绣衣及七因缘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国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过，后曰尸叉赖尼，尸叉赖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则七篇矣。又侍尸叉赖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侍曰："我持律许口受，十事一记，无长也。"寻僧纯在丘慈国佛陀舌弥许得比丘尼大戒来，出之正与侍同，百有一十尔，乃知其审不多也。然则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释藏》百一）

〇疑经录序

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今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倍焉。（《释藏迹》五。）

〇注经及杂经志录序

夫日月丽天，众星助耀；雨从云降，氵彪池佐润，由是丰泽洪沾，大明焕赫也，而犹有焦火于云夜，抱瓮于汉阴者，时有所不足也。佛之著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窃不自量，敢预僧数。既荷佐化之名，何得素餐终日乎？辄以洒埽之余暇，注众经如左，非敢自必必值圣心，庶望考文时有合义，愿将来善知识不咎其默守，冀抱瓮又火，谊有微益。

《光赞折中解》一卷，《光赞钞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者，分别尽漏，而不证八地也。源流浩汗，厥义幽邃，非彼草次可见宗庙之义也，安为《折疑准》一卷，《折疑略》一卷，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者，般若钞也。佛去世后，外国高明者撰也。辞句质复，首尾互隐，为《集异注》一卷。

《大小十二门》者，禅思之奥府也。为各作注，大作注十二门卷，《小十二门》一卷。

了本生死者，四谛四信之玄薮也。为《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持心梵天经》，此二经者，护公所出也。多有隐义，为作《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者，大乘之妙目也。为《解》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本欲生经》者，九止八脱之妙要也。为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多念之要药也。为《解》一卷。

阴持入者，世高所出残经也。渊流美妙，至道直径也。为《注》二卷。

《大道地》者，修行钞也，外国所钞。为《注》一卷。

众经众行，或有未曾共知者，安集之为《十法句义》一卷，连杂解共卷。

义指者，外国沙门于此土所传义也。云诸部训异，欲广来学视听也，增之为《注》一卷。

九十八结者，《阿毗昙》之要义。为《解》一卷，连约通解共卷。

又为《三十二相解》一卷。

三界诸天，混然淆杂，安为录一卷。

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宁康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

《答沙汰难》二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释藏迹》五。）

〇襄阳金像铭

晋太元十九年，岁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于襄阳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躯。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当灭。（《法苑珠林》二十一，《续高僧传》三十九。案：道安卒于太元十年，其在襄阳，当在太元未改元之前，此铭误，或别一道安也。后周亦有释道安，住中兴寺，建德三年，普灭佛道，削迹遁去，上距太元十九年，凡一百八十余年，则又非其人也。）

卷一百五十九

释氏（三）

竺僧朗

僧朗，京兆人。后赵末居太山，寻移山西北之金舆谷。世称朗公谷，前燕慕容隽、慕容、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魏道武、晋孝武皆尊礼之，卒年八十五。

〇答秦主苻坚书

僧朗顿首顿首。如来永世，道风潜沦。忝在出家，栖心山岭。精诚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远问山川，诏命殷勤，实感恩旨。气力虚微，未堪跋涉，愿广开法轮，显保天祚。蒙重惠赐，即为施设，福力之功，无不蒙赖。贫道才劣，不胜所重，僧朗顿首。（《广弘明集》三十五，又见《十六国春秋》四十二。）

〇答晋孝武帝书

僧朗顿首顿首。夫至人无隐，德生为圣。非德非圣，何敢有喻？忝曰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栖息尘表，慕静山林，心希元寂。灵迹难逮，形累而已。奉被诏命，慰及应否，大晋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养无边。愿开大乘，申扬道味，僧朗顿首顿首。（《广弘明集》三十五。）

〇答燕主慕容垂书

僧朗顿首顿首。能仁御世，英规遐邈，光敷道化，融济四海。贫道忝服道味，习教山林，岂惟诏旨，谘及国难。王者膺期，统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伦，若葵藿之倾太阳，飞步之宗麟凤。皇泽载融，群生系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贫道穷林，蒙赐过分，僧朗顿首。（《广弘明集》三十五，又见《十六国春秋》四十五。）

〇答南燕主慕容德书

僧朗顿首。陛下龙飞，统御百国，天地融溢，皇泽载赖，善逢高鉴，惠济黔首，荡平之期，何忧不一，陛下信向三宝，恩旨殊隆。贫道味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所崇像福，冥报有所归，僧朗顿首顿首。（《广弘明集》三十五，又见《十六国春秋》六十三。）

〇又报南燕主慕容德

山野绝俗之士，不应预闻朝议，但有待之累，非有托无以立。陛下今即闻之檀越，敬览三策，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策矣。且今岁之初，彗星起于奎娄，遂归虚危，彗者除旧更新之象，奎娄为鲁之分野，虚危为齐之分野，宜先定兖州，巡抚琅邪，待秋风届节，然后北转临齐，此天道也。（《十六国春秋》。）

竺法旷

法旷，俗姓皋，下邳人。寓居吴兴，后为僧，历穆帝至安帝时卒。

〇答简文帝诏书

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辅已来，政刑允辑。天下任重，万机事殷，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唯当勤修德政，以塞天谴。贫道必当尽诚上答，正恐有心无力耳。（《高僧传》五。）

竺法汰

法汰，东人，少与道安同学，太元中终瓦官寺。

〇与释道安书追论竺僧敷

每忆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波奄复多年，与其清谈之日，未尝不相忆，思得与君共覆疏其美，岂图一旦永为异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义理所得，披寻之功，信难可图矣。（《高僧传》。）

〇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二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弥乃不肯令此戒来东，僧纯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后出法整唯乏斯戒，末乃得之，其解色以息淫，不在止冶容也，不欲以止窃，不在谨封藏也。解色则无情于外形，何计饰容与不饰乎？不欲则无心于珠玉，何须慢藏与缄滕乎？所谓无关而不可开，无约而不可解也。内健既尔，外又毁容粗服，进退中规，非法不视，非时不飨，形如朽柱，心若湿灰，斯戒之谓也，岂非圣人善救人，故无弃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达其征，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于男也。大法流此五百余年，比丘尼大戒了于其文，以此推之，外国道士亦难斯人也。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处一大域而坐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匣，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关通至于此也。赖僧纯于拘夷国来得此戒本，令佛念昙摩侍慧常传，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释藏百》一。）

竺道台

道台，俗姓陆，吴人。废帝时居瓦官寺。孝武时，会稽守王荟为起嘉祥寺，后还吴，隆安中卒，葬虎丘山南。

〇答丹阳尹

盖闻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夺其性，弘方由于有外，致远待而不践。大晋光熙，德被无外，崇礼佛法，弘长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远万里，被褐振锡，洋溢天邑，皆割爱弃欲，洗心清玄，遐期旷世。故道深常隐，志存慈救。故游不滞方，自东徂西，唯道是务，虽万物惑其日计，而识者悟其岁功。今若责其属籍，同役编户，恐游方之士望崖于圣世，轻举之徒卓长往而不反，亏盛明之风，有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宾，无关天台；幽薮之人，不书王府，幸以时审谳，详而后集也。（高僧传五。）

竺昙无兰

昙无兰，天竺人。太元中居扬都谢镇西寺。

〇三十七品经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十七品》者，三世诸佛之舟舆。声闻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众生靡不载之。故《经》曰：“大乘道之舆，一切度天人。”然则《三十七品》或离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无四意断；五法则有五根五力，七法无七觉意，八法而有八等，则为五经也。依如此比，当应为七经，如此则离也，而诸经多合，唯一增尔耳。《中阿含》身意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将是行四意止时，有乱意起者，执对行药也。又诸经《三十七品》，文辞不同。余因闲戏，寻省诸经，撮采事备辞巧便者，差次条贯，伏其位，使经体不毁，而事有异同者得显于义。又以三三昧远之乎末，以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禅四谛，有目无文。”故复属之于后，令始涉者览之易悟，不亦佳乎！又以诸经之异者注于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后则次止观，《律法义决三十七品》后次四谛，《小十二门》后次三向尔为泥洹四十品。止观四谛，成道之行，不可以相无也，是故集《止观三三昧四禅四谛》，系之于三十七品后，欲令行者览之，易见而具行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晋泰元二十一年岁在丙申六月，沙门竺昙无兰在扬州谢镇西寺。（《释藏迹》十。）

〇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关要也。是以世尊授药，以戒为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驰心于六境，而欲望免于三恶道者，其犹如无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鱼出于深渊，鸿毛入于盛火，希不死又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严，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难哉！兰自染化，务以戒律为意。昔在于庐山中竺僧舒许得戒一部，持之自随。近二十年，每一寻省，恨文质重。会昙摩侍所出戒规矩与同，然侍戒众多施有百一十事，尔为戒有二百六十也。释法师问侍，侍言我从持律许口受，一一记之，莫知其故也。尼戒众多施亦尔百有一十，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长钵过十日舍堕，续言是比丘当持此钵与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钵破缀齐，五更未得新钵，故者当归众僧。推其理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长钵后事，与破钵并者，为重长也。余以长钵后事注于破钵下，以子从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参错，事不相对。复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类相对，亦时有不相似者，重饭食无余因缘堕，应对重饭不属人言不足，此除因缘事与别请并，故以对别请。此一戒在重饭，一戒在别请亦为有余缘则得重饭，亦得越次受请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无对，将传写脱邪？梵本关乎众多施，亦有不相对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然此三戒，或能分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旨。贤才聪睿，若有揽者，加思为定，恕余不逮。（《释藏百》一。）

〇千佛名号序

《贤劫经》说二千一百诸度无极竟，喜王菩萨仍问：“今此会中，宁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诸度无极，及八万四千度无极法，入八万四千诸三昧门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诸开士也，当来贤劫一千如来，亦得入也。除四正觉。”喜王白佛：“唯愿世尊说诸佛名字姓号。”佛为喜王说诸佛号字，号字一千，数之有长，而与立发意。二品重说，皆齐慧业而止。以此二品检之，有以二字为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号，亦时有字支异者，想梵本一耳，将是出经人转其音辞，令有左右也。长而有者，或当以四五六字为名号也。兴立发意不尽名，自慧业以下，难可详也。余今别有可了，各为佛名。意所不了，则全举之。又以字异者注之于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见达士，其有觉省，可为改定，恕余不逮。（《释藏百》一。）

帛道猷

道猷，俗姓冯，山阴人。居若邪溪，终虎丘。

〇与竺道台书

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阴。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高僧传》五）

赵正

正一名整，字文业，洛阳清水人，或曰济阴人。仕苻坚为著作郎，迁黄门侍郎、武威太守。坚败后为僧，更名道整，终于襄阳。

〇出家更名颂

佛生何以晚，泥洹一河早。归命释伽文，今来投大道。（《高僧传》一。）

竺佛念

佛念，凉州人。

〇阿育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序

原夫善恶之运，犹形影之相顾。受封朗验，凡三差焉。现也、中也、后也，播九色之深恩，以悦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机（一作则。）之切酷，斯现报也。群徒潜沦于幽壑，神陟轮飘（一作沦漂。）而不改，身酸历世之殃畔，不晓王子之丧目，斯中报也。阿兰纵祸于无想，婴佩永惑于始终，终为著翅之暴狸，飞沈受困而难计，斯后报也。故圣人降灵，必有所由，非务不务，（一作预。）清白明矣。玄鉴三世弱丧之流，深记来变坏形之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趣使引入百练之室。自如来逝后，阿育登位，网维阎浮，光被六合，图形神寺，八万四千，罗汉御世，泛济亿数。国主师宗，玄化滂沛，万民仰戴而不已，神钦赖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植洪业，生在王宫，容貌殊特，后复受封，（一无“后”字，作复受此对。）靡知缘起。会秦尚书令辅国将军宗正卿领城门校尉使者司隶校尉姚者，南安郡人也，亲姚韶之次兄，字景嶷。文为儒表，则烈勋千载；武为邈群，则皎然而独标；亢音通实，则辨机而旷远；执素纵情，则翱翔而无伦。德也纯懿，范也难模，赫逸翰于群才，振龙威于昆锋。然愍永感之叵救，伤愚党之不寤，欲绍先圣之遗迹，坚玄宗于末俗，故请天竺沙门昙摩难提出斯缘本，秦建初六年岁在辛卯，于安定城二（一作三。）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讫，梵本三百四十三首庐，传为汉文，一万八百八十言。（一作一万八千言。）佛念译音，情义实难，或离文而就义，或正滞而傍通，或取解于诵人，或事略而由备。冀将来之学士，令监罪福之不朽，设有毫厘润色者，尽铭之于萌兆，故叙之焉。（《释藏所》，又《迹》七。）

释道慈

道慈，豫章人。太元中居庐山，后入京师。

〇中阿含经序

《中阿含经》记云：昔释法师于长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昙》、《广说》、《僧伽罗叉》、《阿毗昙心》、《婆须密》、《三法度二众从解脱缘》，此诸经律，凡百余万言，并违本失旨，名不当实。依忄希属辞，句味亦差，良由译人造次，未善晋言，故使尔耳。会燕、秦交战，关中大乱，于是良匠背世，故以弗获改正。乃经数年，至关东小清，冀州道人释法和、宾沙门僧伽提和招集门徒，俱游洛邑，四五年中，研讲遂精。其人渐晓汉语，然后乃知先之失也。于是和乃追恨先失，即从提和更出《阿毗昙》及《广说》也。自是之后，此诸经律渐皆译正，唯《中阿含》、《僧伽罗叉》、《婆须蜜》、《从解脱缘》未更出耳。会僧伽提和进游京师，应运流化，法施江左，于是晋国大长者尚书令卫将军东亭侯优婆塞王元琳，当护持正法，以为己任，即檀越也。为出经故，造立精舍，延请有道释慧持等义学沙门四十许人，于诸所安，四事无乏。又预请经师僧伽罗叉长供数年，然后乃以晋隆安元年丁酉之岁十一月十日，于扬州丹阳郡建康县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请宾沙门《僧伽罗叉》令讲梵本，请僧伽提和转梵为晋，豫州沙门道慈笔受，吴国李宝、唐化共书，至来二年戊戌之岁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讫。此《中阿含》凡有五诵，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经，合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为六十卷。时遇国大难，未即正书，乃至五年辛丑之岁，方得正写，校定流传。其人传译，准之先出，大有不同。于此二百二十二经中，若委靡顺从，则惧失圣旨；若从本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类多异旧，则逆忤先习，不协众情。是以其人不得自专，时有改本，从旧名耳。然五部异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怏怏于违本！故诸改名者，皆钞出注下，新旧两存，别为一卷，与目录相连，以示于后。将来诸贤，令知同异，得更采访。脱遇高明外国善晋梵方言者，访其得失，刊之从正。（《释藏迹》九）

卷一百六十

释氏（四）

释僧睿

睿，魏郡长乐人，师事道安。

〇大品经序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阶之龙津也。夫渊府不足以尽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镜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称之；造尽不足以得其涯极，故借度以明之。然则功讫有无，度名所以立；照本静末，慧日以之生；旷兼无外，大称由以起。斯三名者，虽义涉有流，而诣得非心；迹寄有用，而功实非待。非心故以不住为宗，非待故以无照为本。本以无照，则凝知于化始；宗以非心，则忘功于行地。故启章玄门，以不住为始；妙归三慧，以无待为终。假号照其真，应行显其明，无生冲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终以验始，沤和即始以悟终，荡荡焉！真可谓大业者之通涂，毕佛乘者之要轨也。夫宝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广，嘱累之所以殷勤，功德之所以屡增，良有以也。而经来兹土，乃以秦言译之，典谟乖于殊制，名实丧于不谨，致使求之弥至，而失之弥远，顿辔重关，而穷路转广，不遇渊匠，殆将坠矣。亡师安和尚，凿荒涂以开辙，标玄指于性空，落乖踪而直达，殆不以谬文为阂也。之功，思过其半，迈之远矣。鸠摩罗什法师，慧心夙悟，超拔特诣，天魔干而不能回，渊识难而不能屈，扇龙树之遗风，震慧响于此世。秦王感其来仪，时运开其凝滞，以弘始三年岁次星纪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秦王扣其虚关，匠伯陶其渊致。虚关既开，乃正此文言；渊致既宣，而出其释论。渭滨流洹之化，西明启如来之心，逍遥集德义之僧，京城溢道咏之音，末法中兴，将始于此乎！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梵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标、道恒、道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写而传者，又有以意增损，私以般若波罗蜜为题者，致使文言舛错，前后不同，良由后生虚己怀薄，信我情笃故也。梵本唯《序品》、《阿 な跋致品》、《魔事品》有名，余者直第其品数而已。法师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数之名，与旧不同者，皆是法师以义正之者也。如阴入持等，名与义乖，故随义改之，阴为众，入为处，持为性，解脱为皆舍，降入为胜处，间止为念处，意断为正勤，觉意为菩提，直行为圣道，诸如此比，改之甚众。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实崇本之贤，推而体之，不以文朴见咎，烦异见情也。（《释藏迹》八。）

〇小品经序

般若波罗蜜者，穷理尽性之格言，菩萨成佛之弘轨也。轨不弘，则不足以冥群异，一指归；性不尽，则物何以登道场，成正觉？正觉之所以成，群异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殷勤，三抚以之频发；功德叠校，九增以之屡至。如问相标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泽，难问穷其源，随喜忘趣以要终，照明不化以即玄。章虽三十，贯之者道；言虽十万。倍（一作佩。）之者行。行凝然后无生，道足然后补处，乃（一作及。）此而变一切智也。法华镜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悬，解悬理趣，菩萨道也；凝照镜本，告其终也。终而不泯，则归途扶疏，有三实之迹；权应不夷，则乱绪纷纶，有惑趣之异。是以法华般若，相待以期终；方便实化，冥一以俟。（一作侠。）尽。论其穷理尽性，夷明万行，则实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无三，则照不如实。是故叹深则般若之功重，美实则法华之用征，此经之尊，三抚三嘱，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迹储宫，拟韶区外，习味斯经，梦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译者之失，会闻鸠摩罗法师神授其文，真本犹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请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讫。考之旧译，真若荒田之稼，芸过其半，未讵多也。斯经正文，凡有四种，是佛异时适化广略之说也。其多者云有十万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随宜之言，复何必计其多少，议其烦简邪？梵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释藏鳞》一，又《迹》八。）

〇法华经后序

《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以华为名者，照其本也；称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兴既玄，其旨甚婉，自非达识传之，罕有得其门者。夫百卉药木之英，万物实之本也；八万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华之中，莲华最胜，华而未敷，名屈摩罗；敷而将落，名迦摩罗；处中盛时，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将落譬泥洹，荣曜独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寻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该甚远，岂徒说实归本，毕定殊途而已邪？乃实大明觉理，囊括古今，云佛寿无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无数，万形不足以异其体也。然则寿量定其非数，分身明其无实，普贤显其无成，多宝昭其不灭。夫迈玄古以期今，则万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则千途无异辙。夫如是者，则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灭矣。寻幽宗以绝往，则丧功于本无；控心辔于三昧，则忘期于二地。经流兹土，虽复垂及百年，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幽迹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拟韵玄门，宅心世表，注诚斯典，信诣弥至，每思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既遇鸠摩罗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宵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是岁弘始八年，岁次鹑火。（《释藏迹》八。）

〇思益经序

此经天竺正音名毗陀沙真谛，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萨之号也。详听什公传译其名，翻覆展转，意似未尽，良由未备秦言，名实之变故也。察其语意，会其名旨，当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义，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绝殊异，妙拔之称也。思者进业高胜，自强不息之名也。旧名持心，最得其实。又其义旨旧名等御诸法，梵天坦其津涂，世尊照其所明，普华奖其非心，文殊泯以无生，落落焉真可谓法轮再转于阎浮，法鼓重声于宇内，甘露流津于季末，灵液沾润于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虽复研寻弥稔，而幽旨莫启。幸遇鸠摩罗什法师于关右，既得更译梵音，正文言于竹帛，又蒙披释玄旨，晓大归于句下。于时谘悟之僧，二千余人，大斋法集之众，欣豫难遭之庆，近是讲肄之来，未有其比。于时余与道恒，谬当传写之任，辄复疏其言，记其事，以诒后来之贤，岂期必胜其辞，必尽其意邪？庶以所录之言，粗可仿佛其心耳。不同时事之贤，傥欲全见其高座所说之旨，故具载于文，不自加其意也。（《释藏迹》八。）

〇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

此经以毗摩罗诘所说为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应真之所称述，一切菩萨之所叹伏，文殊师利对扬之所明答，普现色身之要言，皆其说也。借座于灯王，致饭于香积，接大众于右掌，内妙乐于忍界，阿难之所绝尘，皆其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思议也。高格迈于十地，故弥勒屈之而虚己；崇墉超于学境，故文殊己还，并未有窥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门以忘期；观品夷照，总化本以冥想。落落焉声法鼓于维邪，而十方世界无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诸佛于一室，而恒沙正觉无不应其虚求。予始发心，启蒙于此，讽咏研求，以为喉襟，禀玄指于先匠，亦复未识其绝往之通塞也。既蒙鸠摩罗什法师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来相为辱来，不见相为相见，未缘法为始神，缘合法为止心，诸如此比，无品不有，无章不尔，然后知边情险讠皮，难可以参真言，厕怀玄悟矣。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已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然炉冶之功，微恨不尽，当是无法可寻，非寻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诸经，于识神性空，明言处少，存神之文，其处甚多，中百二论，文未及此，又无通鉴，谁与正之？先匠所以辍章于遐慨，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义学之僧，并无来者，于今始闻宏宗高唱，敢预希味之流，无不竭其聪而注其心。然领受之用易存，忆识之功难掌，自非般若朗其闻慧，总持铭其思府，焉能使机过而不遗，神会而不昧者哉？故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众听以集其成事之说。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辞博而晦，自非笔受，胡可胜哉？是以即于讲次，疏以为记，冀通方之贤，不咎其烦而不要也。（《释藏迹》八。）

〇自在王经后序

此经以菩萨名号为题者，盖是思益无尽意密迩诸经之流也。以其圆用无方，故名自在；势无与等，故称为王。标准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寻者莫之仿佛。此土先出方等诸经，皆是菩萨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虚标，勇伏明其必制，法华泯一众流，大哀旌其拯济，虽各有其美，而未备此之所载。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其怀简到，彻悟转诣，闻其名而悦之，考其旨而虚襟，思弘斯化，广其流津，以为斯文既布，便若菩萨常住，不去此世，奔诚发自大心，欣跃不能自替，遂请鸠摩罗法师译而出之，得此二卷，于菩萨希踪卓荦之事，朗然昭列矣。是岁弘始九年，岁次鹑首。（《释藏迹》八。）

〇关中出禅经序

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洹之津径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门》、大小《安般》，虽是其事，既不根悉，又无受法，学者之戒，盖阙如也。鸠摩罗法师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长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既蒙启授，乃知学准法有成修。《首楞严经》云：“人在山中学道，无师道终不成”是其事也。寻蒙钞撰众家禅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鸠摩罗罗陀法师所造；后二十偈，是马鸣菩萨之所造也。其中五门，是婆须蜜僧伽罗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马鸣罗陀禅要之中，钞集之所出也。六觉中偈，是马鸣菩萨修习之以释六觉也。初观淫恚痴相及，其三门皆僧伽罗义之所撰也。息门六事，诸论师说也。菩萨习禅法中，后更依持世经，益《十二因缘》一卷，《要解》二卷，别时撰出。夫驰心纵想，则情愈滞而惑愈深；系意念明，则澄鉴朗照而造极弥密。心如水火，拥之聚之，则其用弥全；决之散之，则其势弥薄。故论云：质微则势重，质重则势微。如地质重，故势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风，风不如心。心无形，故力无上，神通变化，入不思议，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转昏入明，明虽愈于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然后无明非明。无明非明，尔乃几乎息矣。几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经云：无禅不智，无知不禅。”然则禅非智不照，智非禅不成。大哉禅智之业，可不务乎？出此经后，至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求检校，惧初受之不审，差之一豪，将有千里之降。详而定之，辄复多有，所正既备，无间然矣。（《释藏迹》九。）

〇大智度论序（一作大智释论序。）

夫万有本于生生，而生生者无生；变化兆于物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动于性，而万有陈于外，悔吝生于内者，其唯邪思乎？正觉有以见邪思之自起，故阿含为之作；智滞有之由惑，故般若为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绝思境。以言求之，则乖其深；以智测之，则失其旨，二乘所以颠沛于三藏，新学所以曝鳞于龙门者，不其然乎？是以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末。正余易弘，故直振其遗风莹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迹凡夫，示悟物以渐。又假照龙宫，以朗搜玄之慧，托闻幽秘，以穷微言之妙，尔乃宪章智典，作兹释论。其开夷路也，则令大乘之驾，方轨而直入；其辩实相也，则使妄见之惑，不过而自复。其为论也，初辞拟之，必标众异以尽美；卒成之终，则举无执以尽善。释所不尽，则立论以明之；论其未辩，则寄折中以定之，使灵篇无难喻之章，千载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鸠摩罗耆婆法师者，少播聪明之闻，长集奇拔之誉，才举则亢标万里，言发则英辩荣枯，常杖兹论焉渊镜，凭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岁次星纪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长安，秦王虚襟，既已蕴在昔见之心，岂徒则悦而已？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虽深，而恨独得之心不旷；造尽之要虽玄，而惜津梁之势未普。遂以莫逆之怀，相与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师义业沙门，命公卿赏之士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堂，鸾舆停驾于洪，禁御息警于林间。躬览玄章，考正名于梵本；谘通津要，坦夷路于来践。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梵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故天竺传云：“像正之末，微马鸣龙树道学之门，其沦胥溺丧矣。”其故何？实由二未微，邪法用盛，虚言与实教并兴，险径与夷路争辙，始进者化之而流离，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与正之？是以天竺诸国，为之立庙，宗之若佛，又称而咏之曰：“智慧日以，斯人令再曜。世昏寝已久，斯人悟令觉。”若然者，真可谓功格十地，道侔补处者矣。传而称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论，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译一往，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托悟怀于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涂于一致？理固然矣。进欲停笔争是，则交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于（一作伤手。）穿凿之讥。以二三唯案译，而书都不备饰，幸冀明悟之贤，略其文而挹其玄也。（《释藏友》一，又《迹》十。）

〇中论序

《中论》有五百偈，龙树菩萨之所造也。以中为名者，照其实也；以论为称者，尽其言也。实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释不尽，故假论以明之。其实既宣，其言既明，于菩萨之行，道场之照，朗然悬解矣。夫滞惑生于倒见，三界以之而沦溺；偏悟起于厌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觉在乎旷照，小智缠乎隘心，照之不旷，则不足以夷有无，一道俗；知之不尽，则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际。道俗之不夷，二际之不泯，菩萨之忧也。是以龙树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变；括之（一作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宾，丧谘询于朝彻，荡荡焉！真可谓理夷路于冲阶，敞玄门于宇内，扇慧风于陈枚，流甘露于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构兴，则鄙茅茨之仄陋；睹斯论之宏旷，则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区之赤县，忽得移灵鹫以作镇，险陂之边情，乃蒙流光之余惠。而今而后，谈道之贤，始可与论实矣。云天竺诸国，敢豫学者之流，无不习味斯论，以为喉衿，其染翰申释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宾罗伽，秦言青目之所释也。其人虽信解深法，而辞不雅中，其中乖阙烦重者，法师皆裁而裨之，于经通之理尽矣。文或左右未尽善也。百论治外以闲邪，斯文祛内以流滞，大智释论之渊博，十二门观之精诣，寻斯四者，真若日月入怀，无不朗然鉴彻矣。予习之味之，不能释手，遂复忘其鄙拙，托悟怀于一序，并目品义，题之于首，岂期能释邪？盖是欣自同之怀耳。（《释藏神》七，又百一。）

〇十二门论序

《十二门论》者，盖是实相之折中，道场之要轨也。十二者，总众枝之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也；门者，开通无滞之称也；论之者，欲以穷其源，尽其理也。若一理之不尽，则众异纷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穷，则众涂扶疏，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忧也。是以龙树菩萨开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门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则有无兼畅，事无不尽。事尽于有无，则忘功于造化；理极于虚位，则丧我于二际。然则丧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遗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几乎实矣。几乎实矣，则虚实两冥，得失无际，冥而无际，则能忘造次于两玄，泯颠沛于一致，整归驾于道场，毕趣心于佛地，恢恢焉真可谓运虚刃于无间，奏希声于宇内，济济丧于玄津，出有无于域外者矣。遇哉！后之学者，夷路既坦，幽关既开，真得振和鸾于北溟，驰白牛以南回，悟大觉于梦境，即百化以安归。夫如是者，恶复知曜灵之方盛，玄陆之未也哉？睿以鄙倍之浅识，犹敢明诚虚关，忄希怀宗极，庶日用之有宜，冀岁计之能植，况才之美者乎？不胜景仰之至，敢以钝辞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义，题之于首，岂期能益邪？庶以此心开自进（一作庶以此微开疾进。）之路耳。（《释藏守》六，又百一。）

〇出曜经序

《出曜经》者，婆须蜜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集此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录其本起，系而为释，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有宾沙门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岭，涉流沙，不远万里，来至长安。其所阁识，富博绝伦，先师器之既重，其人吐诚亦深，数四年中，上闻异要，奇杂盈耳。俄而三秦覆坠，避地东周。后秦皇初四年，还辕伊洛，将返旧乡，伫驾京师，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缅邈长怀，蕴情盈抱。太尉姚，笃诚深乐，闻不俟驾，五年秋请令出之，六年春讫。澄执梵本，佛念宣译，道嶷笔受，和二师师法括而正之，时有不怙，从本而已。旧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览之画然矣。予自武当轩衿华领谘询观化，预参检校，聊复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写讫，僧睿造首。（《释藏定》一。）

卷一百六十一

释氏（五）

释慧远（一）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慕容隽时师事道安，后随道安奔襄阳。孝武初，襄阳陷，移居庐山，江州刺史桓伊为起东林寺，至义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有集十二卷。

〇答秦主姚兴书

欲令作《大智论》序，以伸作者之意。贫道闻怀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绠所测。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体羸多疾，触事有废，不复属意以来，其日亦久。来告之重，辄粗辍所怀。至于研究之美，当复寄诸明德。（《释藏辇》九，又百五。）

〇答王谧书

古人不爱尺璧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长年耳。檀越既履顺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复何羡于遐龄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为复酬来讯耳。（《释藏辇》九，又百五，又世说。）

〇答戴处士书

释慧远顿首。省君别示，以为慨然。先虽未善相悉，人物来往，亦未始暂忘。分明穷达，非常智所测，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检。去秋与诸人共读君论，并亦有同异。观周郎所作答，意谓世典与佛教粗是其中。今封呈，想暇日能力寻省。（《广弘明集》二十。）

〇又与戴处士书

见君与周处士往复，足为宾主。然佛教精微，难以事诘。至于理玄数表，义隐于经者，不可服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圣典耳。顷得书论，亦未始暂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脱因讲席之余，粗缀所怀，今寄往，试与同疑者共寻。若见其族，则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释慧远顿首。（《广弘明集》二十。）

〇与隐士刘遗民等书

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沈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君诸人并为如来贤弟子也，策名神府，为日已久，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因籍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喻，亦何必远寄古人！（《广弘明集》三十二。）

〇遣书通好鸠摩罗什

释慧远顿首。去岁得姚左军书，具承德问。仁者曩绝殊域，越自外境，于时音译未交，闻风而悦，但江湖难，以形乖为叹耳。须知承否通之会，怀宝来游。至止有问，则一日九驰，徒情欣雅味，而无由造尽，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劳伫。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虽运钟其末，而趣均在昔，诚未能扣律妙门，感彻遗灵。至于虚襟遣，亦无日不怀。夫旃檀移植，则异物同熏；摩尼吐曜，则众珍自积，是惟教合之道，犹虚往实归，况宗一无像，而应不以情者乎？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输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停轸于八正之路，三宝不辍音于将尽之期，则满愿不专美于绝代，龙树岂独善于前踪？今往比量衣裁，愿登高坐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怀。（《高僧传》六。）

〇重与鸠摩罗什书

日有凉气，比复何如。去月法识道人至，闻君欲还本国，情以怅然。先闻君方当大出诸经，故未欲便相谘求。若此传不虚，众恨可言。今辄略问数十条事，冀有余暇，一一为释，此虽非经中之大难，要欲取决于君耳。并报偈一章曰：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一微涉动境，成此山势。惑相更何乘，触理自生滞。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末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高僧传》六。）

〇遣书通好昙摩流支

佛教之兴，九行上国，自分流已来，四百余年。至于沙门律戒，所阙尤多。顷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罗，是宾人，其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斋此经自随，甚欣所遇，冥运之来，岂人事而已邪？想弘道为物，感时而动，叩之有人，必情无所吝。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澡怀胜业者，日月弥朗，此则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愿垂怀，不乖往意，一二悉诸道人所具。（《高僧传》二。）

〇答桓玄书

大道渊玄，其理幽深，衔此高旨，实如来谈。然后道出家，便是方外之宾，虽未践古贤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饬好，落名求实。若使幽冥有在，故当不谢于俗人。外似不尽，内若断金，可谓见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带索枕石，华而不实，管见之人，不足羡矣。虽复养素山林，与树木何异？夫道在方寸，假练形为真，卞和号恸于荆山，患人不别故也。昔闻其名，今见其人。故庄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以此而寻，孰得久停？岂可不为将来作资！言学步邯郸者新无功，失其本质，故使邯郸人匍匐而归，百代之中，有此一也，岂混同以通之？贫道已乖世务，形权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虽复沐浴踞傲，奈疑结何？一世之荣，剧若电光，聚则致离，何足贪哉！浅见之徒其惑哉！可谓下士闻道而大笑之，真可谓迷而不反也。贫道形不出人，才不应世，是故毁其陋质，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远存大圣之制，岂舍其本怀，而酬高诲？贫道年与时，所患未痊，乃复曲垂光慰，感庆交至。檀越信心幽当，大法所寄，岂有一伤毁其本也？将非波旬试娆之言！辞拙寡闻，力酬高命，盖是不逆之怀耳。（《弘明集》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与桓玄书论料简沙门

佛教陵迟，秽杂日甚，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混然沦氵胥，此所以夙宵叹惧，忘寝与食者也。见檀越澄清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流；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怀真者，无复有负俗之嫌，如此则道世交兴，三宝复隆于兹矣。贫道所以寄命江南，欲托有道以存，至业之隆替，实由乎人。植檀越当年，则是贫道中兴之运，幽情所托，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后书疏，辄以凭寄为先，每寻告慰，眷怀不忘，但恐年与时乖，不尽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谘白数条如别疏。

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三科诚异，皆以律行为本。檀越近制，是大同于此，是所不疑。或有兴福之人，内不毁禁，而迹非阿练若者。或多诵经，讽咏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年已宿长，虽无三科可记，而体性贞正，不犯人非者，凡如此辈，皆是所疑。今寻檀越所遣之例，不堪问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宁，故以别白。夫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自非远鉴，得之信难。若是都邑沙门经檀越视听者，固无所疑。若边局远司，识不及远，则未达教旨，或因符命，滥及善人，此最其深忧。若所在执法之官，意所未详，又时无宿望沙门，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经高鉴者，则于理为弘，想檀越神虑，已得之于心，直是贫道常近之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门，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弃俗入道，求作沙门，推例寻意，似不塞其清涂，然要须谘定，使洗心向味者，无复自疑之情。昔外国诸王，多参怀圣典，亦有因时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来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复略叙所闻。（《弘明集》十二，《高僧传》六，有节文。）

〇答桓玄书

详省别告及八座书，问沙门所以不敬王者意，义在尊主崇上，远存名体，征引老氏，同王侯于三大，以资生运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寻其源，咸禀气于两仪，受形于父母，则以生生通运之道为弘，资存日用之理为大，故不宜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据，贫道亦不异于高怀。求之于佛教，以寻沙门之道理则不然。何者？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自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食者哉！檀越顷者以有其服而无其人，故澄清简练，容而不杂，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诚，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复开出处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则虚襟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矣。若澄简之后，犹不允情，其中或真伪相冒，泾渭未分，则可以道废人，固不应以人废道。以道废人，则宜去其服；以人废道，则宜存其礼。礼存则制教之旨可寻，迹废则遂志之欢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门服章法用，虽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则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则礼失其用。是故爱夫礼者，必不亏其名器，得之不可亏，亦有自来矣。夫远遵古典者，犹存告朔之饩羊，饩羊犹可以存礼，岂况如来之法服邪？推此而言，虽无其道，必宜存其礼，礼存则法可弘，法可弘则道可寻，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军国异容，戎华不杂，剔发毁形之人，忽厕诸夏之礼，则是异类相涉之像，亦窃所未安。檀越奇韵挺于弱年，风流迈于季俗，犹参究时贤，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废言。贫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尽，情之所惜，岂存一已苟恪所执？盖欲令三宝中兴于命世之运，明德流芳于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长沦，如来大法，于兹泯灭，天人感叹，道俗革心矣。贫道幽诚所期，复将安寄？缘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怀，执笔悲懑，不觉涕泗横流矣。（《沙门不拜俗事》一。）

夫称沙门者何邪？谓能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馀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沙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高僧传》六，案，此即前篇而文句多异。）

〇与晋安帝书

释慧远顿首。阳月和暖，愿御膳顺宜。贫道先婴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诏，曲垂光慰，感惧之深，实百于怀。幸遇庆会，而形不自运，此情此慨，良无以喻。（《高僧传》六。）

〇答卢循书

损饷六种，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二。）

〇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成、康之世，车骑将军庾冰，疑诸沙门抗礼万乘。所明理，何骠骑有答。至元兴中，太尉桓公亦同此义，谓庾言之未尽，与八座书云：“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乎视听之外，以敬为本，此出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赀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体实唯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弘御而已？沙门之所以生生赀国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于时朝士名贤，答者甚众，虽言未悟时，并互有其美，徒咸尽所怀，而理蕴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丧之所由，千载之否运，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论五篇，究叙微意，岂曰渊壑之待晨露？盖是伸其罔极，亦庶后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详览焉。

〇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为异。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则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于感俗悟时，亦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废兴为隐显耳。其中可得论者，请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实由冥应，应不在今，则宜寻其本，故以罪对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爵赏，使悦而后动，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顺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为滞，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将以情欲为苑囿，声色为游观，耽湎世乐，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检，以此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则大同于顺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论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经意，宣寄所怀。

〇出家二

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而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形乎变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玄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以协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从此而观，故知超化表以寻宗，则理深而义笃。昭泰息以语仁，则功末而惠浅。若然者，虽将面冥山而旋步，犹或耻闻其风，岂况与夫顺化之民，尸禄之贤，同其孝敬者哉！

〇求宗不顺化三

问曰：寻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为大，王侯以体顺为尊。得一，故为万化之本；体顺，故有运通之功。然则明宗必存乎体极，体极必由于顺化，是故先贤以为美谈，众论所不能异。异夫众论者，则义无所取，而云不顺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禀生于大化，虽群品万殊，精粗异贯，统极而言，唯有灵与无灵耳。有灵则有情于化，无灵则无情于化。无情于化，化毕而生尽，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灭；有情于化，感物而动，动必以情，故其生不绝，其生不绝，则其化弥广而形弥积，情弥滞而累弥深，其为患也，焉可胜言哉！是故经称：泥洹不变，以化尽为宅；三界流动，以罪苦为场。化尽则因缘永息，流动则受苦无穷。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则神滞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则所存唯己，所涉唯动。于是灵辔失御，生涂日开，方随贪爱于长流，岂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泥洹之名，岂虚称也哉？请推而实之。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论云：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义存于此。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〇体极不兼应四

问曰：历观前史，上皇已来，在位居宗者，未始异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统，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如此，则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理有所不尽，自无理可尽。以此而推，视听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则宗极可明。今诸沙门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为谬也，固已甚矣。若复显然有验，此乃希世之闻！答曰：夫幽守旷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既涉乎教，则以因时为检，虽应世之见，优劣万差。至于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则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若然，则非体极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并御耳。是以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此但方内之阶差，而犹不可顿设，况其外者乎？请复推而广之，以远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者，非不可论，论之或乖；六合之内，论而不辩者，非不可辩，辩之惑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辩而不议者，非不可议，议之者或乱。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关键，而不关视听之外者也。因此而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详而辩之，指归可见，理或有先合而后乖，有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者，诸佛如来，则其人也；先乖而后合者，历代君王，未体极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经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若此之伦，在所变现，诸王君子，莫知为谁，此所谓合而后乖者也。或有始创大业，而功化未就，迹有参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于身后，或显应于当年，圣王则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称算，虽抑引无方，必归涂有会，此所谓乖而后合者也。若令乖而后合，则拟步通涂者，必不自崖于一揆。若令先合而后乖，则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但见形者之所不兼，故惑众涂而骇其异耳。因兹而观，天地之道，功尽于运化；帝王之德，理极于顺通，故虽曰道殊，所归一也。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也。（已上四句从《高僧传》补。）若以对夫独绝之教，不变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语其优劣，亦已明矣。

〇形尽神不灭五

问曰：论旨以化尽为至极，故造极者必违化而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是以引历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体极之至，以权居统，此雅论之所托，自必于大通者也。求之实当，理则不然。何者？夫禀气极于一生，生尽则消液而同无，神虽妙物，故是阴阳之所化耳。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无异统，精粗一气，始终同宅，宅全则气聚而有灵，宅毁则气散而照灭，散则反所受于天本，灭则复归于无物，反覆终穷，皆自然之数耳。孰为之哉？若令本异，则异气数合，合则同化，亦为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必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朽则火寂而靡托，理之然矣。假使同异之分，昧而难明，有无之说，必存乎聚散，聚散气变之总名，万化之生灭，故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使生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极于一生，生尽不化，义可寻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而谈者以常识生疑，多同自乱，其为诬也，亦已深矣。将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于不可言之中，复相与而依稀。神也者，图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物感，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阁，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论道者，亦未有所同，请引而明之。庄子发玄音于《大宗》曰：“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为人羁，死为反真，此所谓知生为大患，以无生为反本者也。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经，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庄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万化，而未始有极。此所谓知生不尽于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论，虽未究其实，亦尝傍宗而有闻焉。论者不寻无方生死之说，而惑聚散于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灵，而谓精粗同尽，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圣典，失其流统，故幽兴莫寻。微言遂沦于常教，令谈者资之以成疑，向使时无悟宗之匠，则不知有先觉之明，冥传之功，没世靡闻。何者？夫情数相感，其化无端，因缘密构，潜相传写，自非达观，孰识其变？自非达观，孰识其会？请为论者验之以实。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此由从养生之谈，非远寻其类者也。就如来论，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赀生，同禀所受，问所受者为受之于形邪？为受之于神邪？若受之于形，凡在有形，皆化而为神矣；若受之于神，是以神传神，则丹朱与帝尧齐圣，重华与瞽瞍等灵，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缘之构，著于在昔，明暗之分，定于形初，虽灵均善运，犹不能变性之自然，况降兹已还乎？验之以理，则微言而有征；效之以事，可无惑于大道。（案，《高僧传》作“五曰形尽神不灭谓识神驰骛，随行东西也。此是论之大意，是沙门得全方外之迹矣。”今论无此数语，盖《弘明集》有删饰也。）

论成后，有退居之宾，步朗月而宵游，相与共集法堂，因而问曰：敬寻雅论，大归可见，殆无所间。一日试重研究，盖所未尽，亦少许处耳。意以为妙门德式，是变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于君亲，固宜略于形敬。今所疑者，谓甫创难就之业，远期化表之功，潜泽无现法之效，来报玄而未应。乃今王公献供，信士屈体，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计之累，虚沾其惠，贻夫素餐之讥邪？主人良久乃应曰：请为诸贤近取其类，有人于此，奉宣时命，远通殊方九译之俗，问王者以当赀以糇粮，锡以举服不？答曰然。主人曰：类可寻矣。夫称沙门者何邪？谓其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馀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然则运通之功，赀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况答三业之劳乎？又斯人者，形虽有待，情无近寄，视夫四事之供，若蚊之过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众宾于是始悟冥涂以开辙为功，息心以净毕为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欣然怡襟，咏言而退。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凡我同志，佥怀缀旒之叹，故因述斯论焉。（《弘明集》五，《沙门不拜俗事》二，又略见《高僧传》六。）

卷一百六十二

释氏（六）

释慧远（二）

〇沙门袒服论

或问曰：沙门袒服，出自佛教，是礼与？答曰：然。问曰：三代殊制，其礼不同，质文之变，备于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论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诲其未闻。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亏，其礼不文，三王应世，故与时而变。因兹以观，论者之所执，方内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国之所无，或得之于异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国法，尽敬于所尊，表诚于神明，率皆袒服，所谓去饰之基者也。虽记籍未流兹土，其始似有闻焉。佛出于世，因而为教，明所行不左，故应右袒，何者？将辨贵贱，必存乎位，位以进德，则尚贤之心生。是故沙门越名分以背时，不退己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不以顺，则触事生累，过而能复，虽中贤犹未得，况有下于此者乎？请试言之：夫形以左右成体，理以邪正为用，二者之来，各乘其本。滞根不拔，则事求愈应，而形理相资，其道微明。世习未移，应微难辩，袒服既彰，则形随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顺之气，表诚之体，而邪正两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然后开出要之路，导真性于久迷，令淹世之贤，不自绝于无分，希进之流，不惑涂而旋步。于是服膺圣门者，咸履正思顺。异迹同轨，缅素风而怀古，背华俗以洗心，寻本达变，即近悟远，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则情化专向，修之弗倦，动必以顺，不觉形之自恭，斯乃如来劝诱之外因，敛粗之妙迹。而众谈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弘明集》五。）

〇答何无忌难沙门袒服论

敬寻问旨，盖是开其远途，照所未尽，令精粗并顺，内外有归，三复斯诲，所悟良多。常以为道训之与名教，释迦之与周孔，发致虽殊，而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但妙迹隐于常用，指归昧而难寻，遂令至言隔于世典，谈士发殊途之论。何以知其然？圣人因弋钓以去其甚，顺四时以简其烦，三驱之礼，失前禽而弗吝；网罟之设，必待化而方用。上极《行苇》之仁，内匹释迦之慈，使天下齐已，物我同观，则是合抱之一毫，岂直有间于优劣，而非相与者哉！然自迹而寻，犹大同于兼爱；远求其实，则阶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胜言，故渐兹以进德，令事显于君亲。从此而观，则内外之教可知，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之情可见，但归涂未启，故物莫之识。若许其如此，则袒服之义，理不容疑。来告记谓宜更详尽，故复究叙本怀。原夫形之化也，阴阳陶铸，受左右之体；昏明代运，有死生之说。人情咸悦生而惧死，好进而恶退，是故先王既顺民性，抚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异位，由是吉事尚左，进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毁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顺以通教；感于事变，怀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贵者，不过生存，生存而屈伸进退，道尽于此，浅深之应，于是乎在。沙门则不然，后身退已而不谦卑，时来非我而不辞辱。卑于自牧谓之谦，居众人之所恶谓之顺。谦顺不失其本，则日损之功易积；出要之路可游。是故遁世遗荣，反俗而动，动而反俗者，与夫方内之贤，虽貌同而实异。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发轸归涂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务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绝；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然则向之所谓吉凶成礼奉亲事君者，盖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于有封。有封未出，则是习其文而未达其变。若然，方将滞名教以徇生，乘万化而背宗，自至顺而观，得不日逆乎？渐世之与遗俗，指存于此。（《弘明集》五。）

〇明报应论

问曰：佛经以杀生罪重，地狱斯罚，冥科幽司，应若影响，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寄生栖照，津畅明识，虽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绝，岂惟精粗之间，固亦无受伤之地，灭之既无害于神，亦犹灭天地间水火耳。又问万物之心，爱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虑之深者耳。若因情致报，乘惑生应，则自然之迹，顺何所寄哉？答曰：意谓此二条，始是来问之关键，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则群疑同释。始涉之流，或因兹以悟，可谓朗滞情于常识之表，发奇唱于未闻。然佛教深玄，微言难辩，苟未统夫指归，亦焉能畅其幽致？当为依傍大宗，试叙所怀。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则假于异物，托为同体，生若遗尘，起灭一化，此则慧观之所入，智忍之所游也。于是乘去来之自运，虽聚散而非我，寓群形于大梦，实处有而同无，岂复有封于所受，有系于所恋哉？若斯理自得于心，而外物未悟，则悲独善之无功，感先觉而兴怀，于是思弘道以明训，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封，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惟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此则文殊案剑，迹逆而道顺，则复终日挥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将托鼓舞以尽神，运干钅戚而成化，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邪？若反此而寻其源，则报应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则罪罚可得而论矣。尝试言之，夫因缘之所感，变化之所生，岂不由其道哉？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二理俱游，冥为神用，吉凶悔吝，惟此之动。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滞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惟著。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此乃必然之数，无所容疑矣。何者？会之有本，则理自冥对，兆之虽微，势极则发。是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则罪福之应，惟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请寻来问之要，而验之于实。难旨全许地水火风，结而成身，以为神宅，此即宅有主矣。问主之居宅，有情邪？无情邪？若云无情，则四大之结，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处不以情，则神之居宅无情，无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则是伐卉翦林之喻，无明于义。若果有情，四大之结，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于主，故处必以情，则神之安宅，不得无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间水火风明矣因兹以谈，夫形神虽殊，相与而化，内外诚异，浑为一体，自非达观，孰得其际邪？苟未之得，则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命，莫不尽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恋为滞，滞根不拔，则生理弥固；受源不除，则保之亦深。设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乱，而况举体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雠隙，祸心未冥，则构怨不息。纵复悦毕受恼，情无遗憾，形声既著，则影响自彰，理无先期，数合使然也。虽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则因情致报，乘感此应，但立言之旨本异，故其会不同矣。

问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丧，则生情之由，私恋之惑耳。宜朗以达观，晓以大方，岂得就其迷滞，以为报应之对哉？答曰：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则知圣人因其迷滞，以明报应之对，不就其迷滞，以为报应之对也。何者？人之难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训必有渐。知久习不可顿废，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权其轻重。轻重权于罪福，则验善恶以宅心。善恶滞于私恋，则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无所系，故能尊贤容众，恕己施安，远寻影响之报，以释往复之迷。迷情既释，然后大方之言可晓，保生之累可绝。夫生累者，虽中贤犹未得，岂常智之所达哉！（《弘明集》五）

〇三报论（因俗人疑善恶无见验作。）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见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见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略也。非夫通才达识，入要之明，罕得其门。降兹已还，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为蓍龟，博综内籍，反三隅于未闻，师友仁匠，习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请试论之。夫善恶之兴，由其有渐。渐以之极，则有九品之论。凡在九品，非其见报之所摄，然则见报绝夫常类可知。类非九品，则非三报之所摄。何者？若利害交于目前，而顿相倾夺，神机自运，不待虑而发。发不待虑，则报不旋踵而应，此见报之一隅，绝夫九品者也。又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将推而极之，则义深数广，不可详究，故略而言之。相参怀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见业未就，而前行始应，故曰祯祥遇祸，妖孽见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何以谓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时，道济生民，拟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业中倾，天殃顿集；或有栖迟衡门，无闷于世，以安步为舆，优游卒岁；或时来无妄，运非所遇，世道交沦于其闲习；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爱体仁，慕上善以进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纳疾，履信顺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舛变，疑嫌之所以生也。大义既明，宜寻其对，对各有本，待感而发，逆顺中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定于在昔，冥符告命，潜相回换，故令祸福之气，交谢于六府，善恶之报，舛互而两行。是使事应之际，愚智内惑，谓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天殃之于善人，咸谓名教之书，无宗于上，遂使大道翳于小成，以正言为善诱，应□求实，必至理之无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之不答仲由，颜冉对圣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缘起而缘生法，虽预入谛之明，而遗爱未忘，犹以三报为华苑，或跃而未离于渊者也。推此以观，则知有方外之宾，服膺妙法，洗心玄门，一诣之感，超登上位。如□伦匹，宿殃虽积，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报之所及。因兹而言，佛经所以越名教、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丹，穷源尽化，镜万象于无象者也？（《宏明集》五。）

〇庐山记

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馀，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水经·庐江水篇注》作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感（《水经注》作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其山大岭，凡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岩，上有悬崖，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计奉在人间近三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绝迹于杏林。其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沾，激势相趣，百馀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谓感化（缺）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其岩穷绝，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见人著沙弥服，凌云直上，既至，则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又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灭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出自于龙首也。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鸥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罅山，孤峰独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白云英其外，则炳然与众峰殊别。将雨，则其下水气涌出如马车盖，此龙井之所吐。其左则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馀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略举其异而已耳。

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世说》。）

〇游山记

自托此山二十二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秀绝众形，北眺九流，凝神览视，四岩之内，犹观之掌焉。传闻有石井方湖，足所未践。（《御览》四十一。）

〇阿毗昙心序

《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其颂声也，拟象天乐，若灵自发，仪形群品，触物有寄。若乃一吟一咏，状鸟步兽行也；一弄一引，类乎物情也。情与类迁，则声随九变而成歌；气与数合，则音协律吕而俱作。拊之金石，则百兽率舞；奏之管弦，则人神同感，斯乃穷音声之妙会，极自然之象趣，不可胜言者矣。又其为经，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偈以立本，述本以广义，先弘内以明外，譬由根而寻条，可谓美发于中，畅于四肢者也。发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谓显法相以明本，二谓定已性于自然，三谓心法之生，必俱游而同感。俱游必同于感，则照数会之相因；已性定于自然，则达至当之有极；法相显于真境，则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于三观，则睹玄路之可游，然后练神达思，水镜六府，洗心净慧，拟迹圣门，寻相因之数，即有以悟无，推至当之极，每动而入微矣。宾沙门僧伽提婆，少习兹文，味之弥久，兼宗匠本正，关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参，亦已涉其律矣。会遇来游，因请令译。提婆乃手执梵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远亦宝而重之，敬慎无违。然方言殊韵，难以曲尽，傥或失当，俟之来贤，幸诸明哲，正其大谬。（《释藏迹》十，又略见《世说文学篇》注。）

〇三法度经序

《三法度经》者，盖出《四阿含》，《四阿含》则三藏之经，十二部之渊府也。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名，变而弥广。法虽三焉，而类无不尽；觉虽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辩众流而同其原，斯乃始涉之鸿渐，旧学之华苑也。有应真大人，厥号山贤，恬思闲宇，智周变通，感达识之先觉，愍后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后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为出贤所集，虽辞旨高简，然其文犹经，故仍前人章句，为之训传，演散本文，以广其义，显发事类，以弘其美，幽赞之功，于斯乃尽。自兹而后，道光于世，其教行焉。于是振锡趣足者，仰玄风而高蹈；禅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谈对之士，拟之而后言；博识渊有之宾，由之而赡闻也。有游方沙门，出自宾，姓瞿昙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国，豫闻斯道，雅习神趣，怀佩以游。其人虽不亲承二贤音旨，而讽味三藏之遗言，志在分德，诲人不倦，每至讲论，嗟咏有馀。远与同集，劝令宣译，提婆于是自执梵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梵，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释藏迹》十。）

〇大智论钞序

夫宗极无为以设位，而圣人成其能；昏明代谢以开运，而盛衰合其变。是故知险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数有往复。由之以观，虽冥枢潜应，圆景无穷，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会通，况时命纷谬，世道交沦，而不深根固蒂，宁极以待哉！若达开塞之有运，时来非由遇，则正觉之道，不虚凝于物表，弘教之情，亦渐可识矣。有大乘高士，厥号龙树，生于天竺，出自梵种，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曩代，心在兹。接九百之运，抚薄之会，悲蒙俗之茫昧，蹈险迹而弗吝。于是卷阴衡门，云翔赤泽，慨文明之未发，思或跃而勿用。乃喟然叹曰：重夜方昏，非萤烛之能照，虽白日寝光，犹可继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玄服，隐居林泽，守闲行禅，靖虑研微，思通过半。因而悟曰：闻之于前论，大方无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回步雪山，启神明以诉志，将历古仙之所游。忽遇沙门于岩下，请质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学。及至龙宫，要藏秘典，靡不管综，滞根既拔，则名冠道位，德备三忍。然后开九津于重渊，朋鳞族而俱游，学徒如林，英彦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风，名士服其致，大乘之业，于兹复隆矣。其人以《般若经》为灵府妙门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经幽奥，厥趣难明，自非达学，鲜得其归。故叙夫体统，辩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蕴于辞，辄寄之宾主，假自疑以起对，名曰问论。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无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革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非夫正觉之灵，抚法轮而再转，孰能振大业于将颓，纽遗网之落绪，令微言绝而复嗣，玄音辍而复咏哉！虽弗获与若人并世，叩津问道，至于研味之际，未尝不一章三复，欣于有遇。其中可以开蒙朗照，水镜万法，固非常智之所辩，请略而言。生涂兆于无始之境，变化构于倚伏之场。咸生于未有而有，灭于既有而无。推而尽之，则知有无回谢于一法，相待而非原；生灭两行于一化，映空而无主。于是乃即之以成观，反鉴以求宗。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像可睹；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将寻其要，必先于此，然后非有非无之谈，方可得而言。尝试论之，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沦虚，毕竟同争，有无交归矣。故游其奥者，心不待虑，智无所缘，不灭相而寂，不修定而闲，非神遇以期通，焉识空空之为玄？斯其至也！斯其极也！过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论之为体，位始无方，而不可诘；触类多变，而不可穷。或开远理以发兴，或导近习以入深，或阖殊涂于一法而弗杂，或辟百虑于同相而不分。此以绝夫垒瓦之谈，而无敌于天下者也。尔乃博引众经，以赡其辞，畅发义音，以弘其美。美尽则智无不周，辞博则广大悉备，是故登其涯而无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测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虽百川灌河，未足语其辨矣；虽涉海求源，未足穷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渊识旷度，孰能与之潜跃？非夫越名反数，孰能与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与之冲泊哉？有高座沙门，字曰童寿，宏才博见，智周群籍，习服斯论，佩之弥久，虽神悟发中，必待感而应。于时秦主姚王，敬乐大法，招集名学，以隆三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洽殊浴，化流西域，是使其人，闻风而至，既达关右，即劝令宣译。童寿以此论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参倍，而文藻之士，犹以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实，譬大羹不和，虽味非珍；神珠内映，虽宝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来矣。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故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习常训者，牵于近习；事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辄依经立本，系以问论，正其位分，使类各有属，谨与同止诸僧，共别撰以为集要，凡二十卷，虽不足增晖圣典，庶无大谬。如其未允，请俟来哲。（《释藏迹》十。）

〇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

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虽精粗异分，而阶藉有方。是故发轸分逵，涂无乱辙；革俗成务，功不待积。静复所由，则幽绪告微，渊博难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统可寻，试略而言。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必同趣，功玄在于用，交养于万法。其妙物也，运群动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于未形而不无。无思无为，而无不为。是故洗心静乱者，以之研虑；悟彻入微者，以之穷神也。若乃将入其门，机在摄会，理玄数广，道隐于文，则是阿难曲承音诏，遇非其人，必藏之灵府。何者？心无常规，其变多方；数无定像，待感而应，是故化行天竺，缄之有匠；幽关莫开，罕窥其庭。从此而观，理有行藏，道不虚授，良有以矣。如来泥洹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冥于昔，功在言外，经所不辨，必暗轨元匠，孱焉无差。其后有优波崛，弱而超悟，智绝世表，才高应寡，触理从简，八万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于此。因斯而推，固知形运以废兴自兆，神用则幽步无迹，妙动难寻，涉粗生异，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兹已来，感于事变，怀其旧典者，五部之学，并有其人，咸惧大法将颓，理深共慨，遂各述赞禅经以隆盛业。其为教也，无数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寻条求根者众，统本运末者寡。或将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变，是故经称满愿之德，高普事之风。原夫圣旨，非徒全其长，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业，存乎其人。人不继世，道或隆替；废兴有时，则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达节善变，出处无际，晦名寄迹，无闻无示。若斯人者，复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别有宗明矣。每慨大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流，禅数尤寡，三业无统，斯道殆废。顷鸠摩耆婆宣马鸣所述，乃有此业，虽其道未融，盖是为山于一篑，欣时来之有遇，感寄趣于若人。舍夫制胜之论，而顺不言之辨，遂誓被僧那，以至寂为已任，怀德未忘，故遗训在兹。其为要也，图大成于未象，开微言而崇体，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门以寝患；达忿竞之伤性，齐彼我以宅心。于是异族同气，幻形告疏，入深缘起，见生死际。尔乃辟九关于龙津，超三忍以登位，垢习凝于无生，形累毕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靡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不离如，色则是如；如不离色，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释四义以反迷，启归涂以领会。分别阴界，导以止观，畅散缘起，使优劣自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极。其极非尽，亦非所尽，乃曰无尽，入于如来无尽法门。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于法身，归宗一于无相，静无遗照，动不离寂者哉！庾伽庶罗浮迷，译言修行道地。（《释藏荣》七，题作《达摩多罗禅经序》，无作序人名，又见《迹》九，以为释慧远作。）

〇念佛三昧诗集序

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自然之元符，会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闲宇，而感物通灵，御心惟正，动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积习以移性，犹或若兹，况乎尸居坐忘，冥怀至极，智落宇宙，而暗蹈大方者哉。请言其始。菩萨初登道位，甫窥元门，体寂无为，而无弗为。及其神变也，则令修短革常度，巨细互相违，三光回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怀矣。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元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而悟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元音之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以兹而观，一觌之感，乃发久习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以匹夫众定之所缘，固不得语其优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宵惟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物，与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广弘明集》三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襄阳丈六金像（并序）

昔众降灵，出自天竺，托化王宫，兴于上国。显迹重冥，开辟神路，明晖宇宙，光宅大千。万流澄源，圆映无主，觉道虚凝，湛焉遗照。于是乘变化以动物，而众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时，而群疑同释。法轮元运，三乘并辙，道世交兴，天人攸梦。净音既畅，逸响远流，密风遐扇，远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运乖其会。弗获叩津妙门，发明渊极，魍魉神影，餐服至言。虽欣味馀尘，道风遂迈，拟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仿佛容仪，寤寐兴怀。若形心目，冥应有期，幽情莫发，慨焉自悼，悲愤靡寄，乃远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寝梦，而情悟于中。遂命门人，铸而像焉。夫形理虽殊，阶涂有渐；精粗诚异，悟亦有因。是故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使怀远者兆元根于来叶，存近者遘重劫之厚缘。乃道福兼宏，真迹可践，三源反流，九神同渊。于时四辈悦情，道俗齐趣，迹响和应者如林。铸均有虚室之供，而进助者不以纤毫为挫；劝佐有弥劫之勤，而操务者不以昏疲告劳。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犹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词，宣德莫如颂，故志以词显，而功业可存；德以颂宣，而形容可像。匪词匪颂，将何美焉？乃作颂曰：

堂堂天师，明明远度；凌迈群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虚，妙不以数，感时而兴，应世成务。金颜映发，奇相晖布。肃肃灵仪，峨峨神步。茫茫造物，元运冥驰。伟哉释迦，与化推移。静也渊默，动也天随。绵绵远御，长靡。反宗无像，光潜影离。仰慕千载，是拟是仪。（《广弘明集》十六。）

〇昙无竭菩萨赞

大匠，道玄数尽。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轸。三流开源，于焉同泯。（《初学记》二十三。）

万佛影铭并序。佛影今在西那伽诃罗国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从径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应，详于前记也。

夫滞于近习，不达希世之闻；抚常永日，罕怀事外之感。是使尘想制于玄襟，天罗网其神虑。若以之穷龄，则此生岂遇？以之希心，则开悟靡期。于是发愤忘食，情百其慨，静虑闻夜，理其心。尔乃恩沾九泽之惠，三复无缘之慈，妙寻法身之应，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缘，冥怀自得。譬明丽天，光影弥辉；群品熙荣，有情同顺，咸欣悬映之在己，罔识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谈，功尽于此，将欲拟夫幽极，以言其道，仿佛存焉，而不可论。何以明之？法身之运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图终而会其成。理玄于万化之表，数绝乎无形无名者也。若乃语其筌寄，则道无不在，是故如来或晦先迹以崇基，或显生涂而定体，或独发于莫寻之境，或相待于既有之场。独发类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相待类乎影，推夫冥寄，为有待邪？为无待邪？自我而观，则有间于无间矣。求之法身，原无二统，形影之分，孰际之哉？而今之闻道者，咸摹圣体于旷代之外，不悟灵应之在兹；徒知圆化之非形，而动止方其迹，岂不诬哉！远昔寻先师，奉侍历载，虽启蒙兹训，托志玄籍，每想奇闻，以笃其诚。遇西域沙门，辄餐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反在此山，值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有先，微然后验。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于是悟彻其诚，应深其信，将援同，发其真趣，故与夫随喜之贤，图而铭焉。

廓矣大像，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回晖层岩，凝英虚亭。在阴不昧，处暗愈明。婉步蝉蜕，朝宗百灵。不ぁ方，迹绝两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劝靡奖，谈虚写容，拂空传像。相具体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澈乃应，扣诚发响。留音停岫，津悟冥赏。抚之有会，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虑罔识。三光掩晖，万象一色。庭宇幽蔼，归涂莫测。悟之以静，震之以力，慧风虽遐，维尘攸息。匪伊玄览，孰扇其极？（其三。）

希音远流，乃眷东顾。欣风慕道，仰规玄度。妙尽毫端，运微轻素。托彩虚凝，殆映霄雾。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兴开襟，祥风引路。清气回于轩宇，昏明交而未曙。仿佛镜神仪，依希若真遇。（其四。）

铭之图之，曷营曷求？神之听之，鉴尔所修。庶兹臣轨，映彼玄流。漱情灵沼，饮和至柔，照虚应简，智落乃周。深怀冥托，霄想神游。毕命一对，长谢百忧。（其五。）

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太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检别记，铭之于石。爰自经始，人百其诚，道俗欣之，感遗迹以悦心，于是情以本应，事忘其劳。于时挥翰之宾，佥焉同咏，咸思存远猷，托相异闻，庶来贤之重轨，故备时人于影。集大通之会，诚非理所期，至于伫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广弘明集》十六，又《高僧传》六有铭无序。）

〇澡灌铭序

得靡罗勒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铭答之。（《北堂书钞》百三十五。）

卷一百六十三

释氏（七）

释慧持

慧持，慧远弟，年十八为僧，与兄俱师事道安，后随道安之襄阳。襄阳陷，随兄之庐山。隆安初入蜀，义熙八年卒，年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与桓玄书

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释藏辇》九。）

〇释法遇

法遇师事道安，襄阳陷，避地江陵之长沙寺。

〇与释慧远书

吾人微ウ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释藏辇》八，《高僧传》。）

释僧检

未详。

〇答王恭书

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高僧传》。）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一作句摩罗耆婆，天竺人。为吕光所获，历事吕纂吕隆，至后秦弘始中迎入关，卒于长安。

〇奏凉主吕纂

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释藏辇》五，又百四。）

〇答秦主姚兴

盖闻太上以道养民，而物自足，其复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审违性之难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尧放许由于箕山，陵让放仗于魏国，高祖纵四皓于终南，叔度辞蒲轮于汉岳，盖以适贤之性为得贤也。今恒标等德非圆达，分在守节，少习玄化，伏膺佛道，至于敷析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启悟童稚，助化功德。愿乞陛下放既往之恩，纵其彻志也。（《高僧传》六《释道恒》。）

〇答姚兴通三世论书

雅论大通甚佳，去来定无，此作不通。佛说色阴，三世和合，聪明为色，五阴皆尔。又云："从心生心，如从谷生谷。"以是故，知必有过去，无无因之咎。又云："六识之意识，依已灭之意为本。"而生意识，又正见名过去业，未来中果报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诸业。又云："若无过去业，则无三涂报。"又云："学人若在有漏心中，则不应名为圣人。"以此诸比，固知不应无过去。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又十二因缘，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过去未来，则与此法相违。所以者何？如有谷子，地水时节，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则无所待有；若先有，则不名从缘而生。又若先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无。有无之说，惟时所宜耳。以过去法起行业，不得言无。又云：“今不得昔对，不得言有。”雅论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过去如不离未来，现在如未来。现在亦如不离过去。如此，亦不言无也。此实是经中之大要，俟得高对，通复尽之。（《广弘明集》二十一，又见《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〇答慧远书

鸠摩罗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辞殊隔，导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缘圯绝。传驿来贶，粗承风德，比知何如。备闻一途可以蔽百，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译传意，岂其能尽？粗酬来意耳。损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时著，当如来意，但人不称物，以为愧耳。今往常所用石双口澡罐，可备法物之数也。并遗偈一章曰：既已舍染乐，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高僧传》六，《释慧远》。）

〇为僧睿论西方辞体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藏辇》五，又百四。）

〇赠沙门法和颂

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一作哀鸣孤桐。）清音（一作清响。）彻九天。（《释藏辇》五，又《铭》六，又百四。）

释道

道，又名僧，姓傅，北地泥阳人，姚兴以为僧正。

〇奏道恒道标事

惟圣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标业已毁除 B 发，著不正之衣，今使处缙绅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龙兴，异才辈出，如恒标等，未为卓异，何足拘以文网也？（《十六国春秋》六十二，等奏章，叙其事略云云。）

〇又答姚兴书

盖闻太上以道养民，而物自足。其须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审违性之难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尧放许由于箕山，陵让放杖于魏国，高祖纵四皓于终南，叔度辞蒲轮于汉世，晋国戴逵被褐于剡县，谢敷散发于若邪，盖以适贤之性为得贤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韦带，逸民之风，垂训于今矣。今恒标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非圆达，分在守节，且少习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诚，心志匪席。至于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启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识罪福，则有济苦之益。苟佛不虚言，恒等有弘昆邪之训矣。窃闻近日猥蒙优诏，使释法服，将擢翠翅于寒条之上，曜扶渠于重冰之下，斯诚陛下仁爱恺悌，不世之恩。然等眷眷，窃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网，以维六合；恢九德之网，以罗四海，使玄风扇于千载之前，仁义陶于万世之后。宇宙之外，感纯德以化宽；九域之内，肆玄津以逍遥。匹夫无沟壑之怨，嫠妇无停纬之叹，此实所以垂化，海内所以仰赖。愚谓恒标虽区区一分，守所见为小异，然在罗网之内，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未闻释夺法衣，形服世仪，苟于时有补，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复夺道与俗，违其适性？昔巢由抗节，尧许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风。且德非管仲，不足华轩堂阜；智非孔明，岂足三顾草庐；愿陛下放既往之恩，从其微志，使上不失惠，下不失分，则皇唐之化，于斯而在，箕颖之宾，复见今日矣。等庸近，献愚直言，惧触天威，追用悚息。（《十六国春秋》六十二，僧等答姚兴书。又略见《高僧传》六《释道恒传》，作鸠摩罗什僧等答。）

释道恒

道恒，蓝田人。师事鸠摩罗什，与同学道标齐名。秦主姚兴敕二人还俗，固辞，遁迹琅邪山中。

〇抗表陈情

奉六月二十八日诏，敕尚书令夺恒标等法服。承命悲惧，五情失守，俯仰惶惭，无地自厝。恒等诚才质ウ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优诏，褒饰过美，开谕诲励，言理备至。但情之所安，实怀罔已，法服之下，誓毕身命。兼少习佛法，不闲世事，徒法非常之举，终无殊异之功；虽有拔能之名，而无益时之用，未见秋毫之补，将有山岳之亏，窃为陛下不取也。昔光武尚能纵严陵之心，魏文全管宁之操，陛下天纵之圣，议论每欲远辈尧舜，今乃冠巾两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愿折至尊之高怀，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尽。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宝，使四方义学之士，萃于京师，新异经典，流乎遐迩，大法之隆，于兹为盛。方将阐扬洪化，助明振晖，嗣洹之遗响，扇灵鹫之馀风，建千载之轨模，为后生之津涂，而恒等岂可独出于明时，不得伸其志愿伏愿？鉴其元元之情，特垂旷荡通物之理，更赐明诏，听遂微心，则衔恩九泉，感德累劫，不胜战忄栗，谨奏以闻。（《十六国春秋》六十二，“道恒道标抗表陈情”云云。又略见《高僧传》六《释道恒传》，作恒标等答曰云云，其文删节，未知此何所本。）

〇复答姚兴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恒等近自陈写，冀悟圣鉴，重奉明诏，不蒙矜恕，伏读悲惶，若无神守。陛下仁弘覆载，使物悦其性，恒等少习法化，愚情所乐，誓以微命，与法服俱尽。而过恩垂及，眷忘其陋，劝弘菩萨兼济之道。然志力有限，实所不堪，非徒馀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怀必守。伏愿鉴恕往之诚，不责偏执之咎，特赐明旨，听遂微心。屡延明诏，随用悚息，不胜元元之至。（《十六国春秋》六十二，恒标复答书。）

恒等愚意所执，具如前表，精诚微薄，不能感悟圣心。累蒙遣诏，未蒙慈恕，俯仰忧怖，无复心情。陛下道怀虚纳，养物无际，愿开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诚，毕命无辜，分受违诏之愆，甘引无恨之罪，屡污圣听，追用悚息，不任罔极之情，谨奏以闻。（《十六国春秋》六十二，恒标复答书。）

〇释驳论（并序）

晋义熙之年，如闻江左袁、何二贤，并商略治道，讽刺时政，虽未睹其文，意者似依傍韩非《五蠹》之篇，遂讥世之阙，发五横之论，而沙门无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时情，永沦邪惑，不胜愤惋之至，故设宾主之论以释之。

有东京束教君子，诘于西鄙傲散野人曰："仆曾预闻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议；道风玄远，非器象所拟；清虚简胜，非近识所关；妙绝群有，非常情所测，故每为时君之所尊崇，贵达之所钦仰。于是众庶明契，雷同奔向，咸共嗟咏，称述其美，云若染渍风流，则精义入微；研究理味，则妙契神用，澡尘垢于胸心，脱桎梏于形表，超俗累于笼樊，邈世务而高蹈。论真素，则夷、齐无以逾其操；遗荣宠，则巢、许无以过其志，味玄旨，则颜、冉无以参其风；去纷秽，则松乔无以比其洁。信如所谈，则义无间然矣。但今观诸沙门，通非其才，居猥杂，未见秀异。混若泾渭浑波，泯若薰荻同篋。若源清则津流应鲜，根深则条颖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终不伦；究其本末，几有无校。仆之所以致怪，良由于此。如皇帝之忘智，据梁之失力，皆在炉锤之间，陶铸以成圣者。苟道不虚行，才必应器。然沙门既出家离俗，高尚其志，违天属之亲，舍荣华之重，毁形好之饰，守清节之禁，研心唯理，属己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为时宗仰，仪容邕肃，为物轨则。然触事蔑然，无一可采，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至于营求孜孜及，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馀；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自可废之，以一风俗，此皆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敦厉引导，劝行人所不能行；逼强切勒，勉为人所不能为，上减父母之养，下损妻孥之分。会同尽肴膳之甘，寺庙极壮丽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罄私家之年储，阙军国之赀实，张空声于将来，图无象于未兆。听其言则洋洋而盈耳，观其容则落落而满目，考现事以求征，并未见其验真，所谓系影捕风，莫知端绪。亮仆情之所未安，有识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请承下风。脱有暂悟，永去其滞矣。”主人怃然有间，慨尔长叹。“咄！异哉子之所陈，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语大道者，滞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辩宗极者，局于名也。今将为子略举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盖圣人设教，应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渐，录善心于毫端，忘鄙吝于丘壑。片行之善，永为身赀；一念之福，终为神用。始覆一篑，不可责以为山之功；方趣绝境，不中穷以括囊之实。然海之所以称大者，由无洁之清；道之所以称晦迹者，以无赫然之观。夫怨亲婉娈，有心之所滞，而沙门遗之如脱屣；名位财色，世情之所重，则沙门视之如秕糠，可谓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标尚之雅趣，弘道之胜事。而云蔑然，岂非妙赏之谓乎？又且志业不同，归向涂乖，岐迳分辙，不相领悟，未见秀异，故其宜耳。古人每叹才之为难，信矣！周号多士，乱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凯二八；孔门三千，并海内翘秀，简充四科，数不盈十，于中伯牛废疾，回也六极，商也悭吝，赐也货殖，予也难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敛，任不称职，仲弓虽も，出于犁色。而举世推德，为人伦之宗，钦尚高轨，为缙绅之表。百代咏其遗风，千载仰其景行。至于沙门，乃苦其剥节，酷相瓦砾，斯岂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论哉？此由或人人班输之作坊，不称指南之巧妙，但讥拙者伤手，真可谓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问客：俗言鸱枭食母，宁有是乎？客答：但闻慈鸟反哺耳。相乃怅然，自愧失言。今子处心，将无似相之问也？君子遏恶扬善，反是谓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萧条，每有寇盗之患；城傍入出，动婴交游之讥。处身非所，则招风尘之累；婆娑田里，则犯人闾之论。二三无可，进退唯谷，宇宙虽旷，莫知所历。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间有不赡之匮，山泽无委积之储，方宜取给，复乘之以法，所向九折，于何得立？若堂堂圣世，而有首阳之饿夫；明明时雍，而有赴海之死客，于雅怀何如？然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亦匏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赀。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斩以求全，推其轻重，盖所存者大，虽营一已不求无获，求之不必一涂，但合济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为烦秽？其欲役使，不得妄动，何故执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垦殖，沮溺耦作以修农，陶朱商贾以营生，于陵灌蔬以自供，雀文卖药以继乏，君平卜筮以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张衡术数以驰名，马钧奇巧以骋功，此等直是违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见有邈然绝尘，与物天隔，而咸其嗟咏，不辍于口。然沙门之中，迹超诸乏，耻与流辈，动有万数。至于体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计，而未曾致言，何其党乎！宜共思校事实，不可古今殊论。众寡异辞，希简为贵，猥多致贱，恐非求精覆理之谭也。云‘自可废之，以一风俗，’是何言欤？圣人不诬十室，三人必有师赀；芳兰并茂，而欲蕴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渊邃，器标时望，或翘楚洁，栖寄清远；或禅思入微，澄神绝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释滞；或精勤福业，劝化宗善。凡出家之本，落发抽簪之日，皆心口独誓，情到恳至，虽生死弥纶，玄涂长远，要自驱策，必阶于道。金轮之荣，忽若尘垢；帝释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诚乃有所感，自非一举顿诣。体备圆足，其间何能不有小失？且当录其真素，略举玄黄，安浑举一概，无复甄别？不可以管、蔡之畔，姬宗尽诛；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无异人苦头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滥乎？云‘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无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当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国大治；庚桑善诲，而畏垒归仁。沙门在世，诚无目前考课之功，名教之外，实有冥益。近取五戒，训物非六经之畴；远以八难，幽险非刑法之匹。请以三藏铨罪，非律令之流畅；以般若辩惑，非老庄之谓。道品无漏，拔苦因缘，则存而不论。周孔之教，理尽形器；至法之极，兼练神明，精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语其优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国境晏然，民知其义，年丰委积，物无疵厉，非益谓何？云‘世有五横，沙门取其一焉。’凡言横者，以其志无业尚，散诞莫名；或博奕放荡，而倾竭家财；或名挂编户，而浮游卒岁；或尸禄素餐，而莫肯用心；或执政居势，而鱼食百姓；或驰竞进趣，而公私并损；或肆暴奸虐，而动造不轨，斯皆伤教乱正，大败风俗。由是荀悦奋笔，而游侠之论兴；韩非弹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为横，理故宜然；施之沙门，不亦诬乎？国家方上与唐虞竞巍巍之美，下与殷周齐郁郁之化，不使箕颖专有傲世之宾，商洛独标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风，崇肃方外之士。观子处怀，经略时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术，袭商韩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网纪，制大半之税，家无游财，设三五之禁，备民如贼，天下敖然，人无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讫于三世，二子之祸，即戮于当时，临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谬，本欲宁国静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则诱喻，一则迫协。’且众生缘有浓薄，才有利钝，解有难易，行有浅深，是以启诲之道不一，悟发之由不同。抑扬顿挫，务使从善，斯乃权谋之警策，妙济之津梁，殊非诱迫之谓也。云‘罪则冥伺，福则神’。夫含德至淳，则众善归焉。《易》曰：‘履信思顺，自天之，吉无不利。’又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不善于幽昧之中，鬼得而诛之。’岂非冥伺神明之哉？善恶之报，经有诚证，不复具列。云‘会尽肴膳，寺极壮丽，’此修福之家，倾竭以储，将来之赀殚尽，自为身之大计耳。殆非神明歆其壮丽，众僧贪其滋味。由农夫之播殖，匠者之构室，将择桢材以求堂宇之饰，精简种子以规嘉谷之实，故稼穑必树于沃壤之地，卜居要选于爽垲之处，是以知三尊为众生福田，供养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夫博施兼爱，仁者之厚德；崇饰宗庙，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损之而益，为之必获。且浮财犹粪土，施惠为神用，譬朽木之为舟，乃济度之津要，何虚费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乐，犹无柯而求伐，不食而犭旬饱，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拥天下之大善，既自饮毒，复欲鸩人，何酷如之？可谓亡我陷彼，相与俱祸。是以盲聋痖之对，经幽处弥劫之殃；调达之报，历地狱无间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储，阙军国之赀实。’圣王御世，淳风遐被，震道网以维六合，布德网以笼群。川无扣浪之夫，谷无含叹之士，四民咸安其业，百官各尽其分，海内融通，九州同贯，戎车于是寝驾，甲士却走以粪，嘉谷委于中田，食储积而成朽，童稚进德日新，黄发尽于眉寿，当共击壤以颂太平，鼓腹以观盛化，子何多虑之深，横忧时之不足，不亦过乎？云‘吝大官而肿口，临沧海而摄腹，’真子之谓也。云‘谷影捕风，莫知端绪。’夫伪辩乱真，大圣之所悲嗟；时不识宝，卞和所以恸哭。然妙旨希夷，而体之者道；冲虚简诣，而会之者得；用远能津梁颓溺，拔幽拯滞，美济当时，化流无外，故神晖一震，则感动大千；睿泽暂洒，则九州蒙润。是以释梵悟幽旨而归诚，帝王望玄宗而委质，八部挹灵化而洗心，士庶观真仪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肃肃焉殆是方外之冥轨。然垣墙峭峻，故罕得其门；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济弥纶，而理与之乖；德包无际，而事与之隔。子执迷自毕，没齿不悟，盖有以也。夫日月丽天，而瞽者莫睹其明；雷电震地，而聋者不闻其响，是谁之过与？而方欲议宫商之音，蔑文章之观，真过之甚者。昔文鳞改视于初曜，须跋开听于后缘，子何辜之不幸，独怀疑以终年？比众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于是逡巡退席，怅然自失，良久曰：“闻大道之说，弥贯古今，大判因缘，穷理尽性。立理不为当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谓原始会终，归于命矣。仆实滞寝，长夜未达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闻大夫之馀论，结解疑散，豁然醒觉，若披重霄以睹朗日，发蒙盖而悟真慧。仆诚不敏，敬奉嘉诲矣。”（《弘明集》六。）

释道标

道标师事鸠摩罗什，与道恒齐名。

〇舍利弗阿毗昙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毗昙，秦言无比法。出自八音，亚圣所述，作之虽简，成命曲备，重徽旷济，神要莫比，真只洹之微风，反众流之宏趣。然佛后暗昧，竞执异津。或有我有法，或无我有法，乖忤淳风，亏朦（一作蒙。）圣道。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贯翼从，德备左面，智参照来。其人以为是非之越，大猷将隐，既曰像法，任之益滞，是以敢于佛前所闻经法，亲承即集，先巡提防，遮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为经也，先立章以崇本，后广演以明义。明义之体四焉：问分也，非问分也，摄相应分也，序（一作绪。）分也。问分者，寄言扣击，明夫应会；非问分者，假韶默通，唯宣法相；摄相应分者，总括自他，摄非相无；序（一作绪。）分者，远述因缘，以彰性空。性空彰则反迷至矣，非相无则相与用矣，法相宣则邪观息矣，应会明则极无遗矣。四体圆足，二谛义备，故称无比法也。此经于先出《阿毗昙》，虽文言融通，而旨格异制。又载自空，以明宗极，故能取贵于当时，而垂轨于千载，明典振于远维，四众率尔同仰。是使徇有者祛妄见之惑，向化者起即隆之动。迢迢焉故冥宗之遗绪也，焉故归轮之所契也。此经标明曩代，灵液西畛，纯（一作淳）。教弥于阆风，玄问扇于东岭。惟秦天王冲姿睿圣，冥根树于既往，实相结于皇极，王德应符，阐扬三宝，闻兹典诰，梦想思览。虽曰悠邈，感之愈勤。会天竺沙门昙摩崛多、昙摩邪舍等义学来游。秦王既契宿心，相与辨明经理，起清言于名教之城。（一作域。）散众微于自无之境，超超然诚韶外之致，然覆美称之实。于是诏令传译。然承华天哲，道词圣躬，玄味远流，妙度渊极，特体明旨，遂赞其事。经师本虽暗诵，诚宜谨备。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至十年寻应令出，但以经趣微远，非徒关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领悟，直委之译人者，恐津梁之要，未尽于善。停至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语，令自宣译，皇储亲管理味，言意兼了，复所向尽然后笔受，即复内呈上，讨其烦重，领其指归，故令文之者修饰，义之者缀润，并校至十七年讫。若乃文外之功，胜契之妙，诚非所阶，未之能详，并求之众经，考之诸论，新异之美，自宣之于文。唯法住之实，如有表里，然原其大体，有无兼用，微文渊富，义旨显灼，斯诚有部之永涂，大乘之靡趣，先达之所宗，后进之可仰。标以近质，综不及远，情未能已，猥参斯典，希感之诚，脱复微序，庶望贤哲，以恕其鄙。（《释藏群》一，又《迹》十。）

卷一百六十四

释氏（八）

释僧肇（一）

肇，京兆人，以庸书为业。后为僧，师事鸠摩罗什于姑臧。寻从入长安，住逍遥园。弘始中为姚兴所害，有集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答刘遗民书

不面在昔，伫想用劳。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问，披寻返覆，欣若暂对。凉风届节，顷常如何！贫道劳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释僧肇疏答，服像虽殊，妙斯不二。江山虽乡丐，理契即邻，所以望途致想，虚襟有寄。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叹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爱。每因行李，数有承问，愿彼山僧无恙，道俗通佳。承远法师之胜，常以为欣慰，虽未清承，然服膺高轨，企伫之勤，为日久矣。公以过顺之年，湛气弥厉，养徒幽岩，抱一冲谷，遐迩仰咏，何美如之！每亦翘想一隅，悬庇霄岸，无由写敬，致慨良深。君清对终日，快有悟心之欢也。即此大众寻什法师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渐三宝，弘道是务。由是异典胜僧，自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于兹士，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馀部，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什法师于大石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宫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懈，邕邕肃肃，致可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胡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奇新。贫道一生，猥参嘉运，遇兹盛化，自恨不睹释迦祇洹之集，馀复何恨，而慨不得与清胜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顷在此，同止数年。至于言话之际，常相称咏。中途还南，君得与相见，未更近问，惘悒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可谓游涉圣门，扣玄关之唱也。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什法师以午年出《维摩经》。贫道时预德次，参承之暇，辄复条记成言，以为注解。辞虽不文，然义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间详试可取看。来问婉切，难为郢人。贫道思不关微，兼拙于笔语，且至趣无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辩？聊以狂言，示训来旨耳。疏云称圣心冥寂，理极同无，虽处有名之中，而远与无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弥昧者，以此为怀，自可忘言内得，取定方寸，复何足以人情之所异，而求圣心之异乎？疏曰谈者谓究灵极数，妙尽冥符，则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体耳。若心体自然，灵怕独感，则群数之应，固以几乎息矣。意谓妙尽冥符，不可以定慧为名；灵怕独感，不可称群数以息。两言虽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圣不殊也。何者？夫圣人玄心默照，理极同无，既曰为同，同无不极，何有同无之极，而有定慧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称也。若称生同内，有称非同。若称生同外，称非我也。又圣心虚微，妙绝常境，感无不应，亦何为而息邪？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有不自有，故圣心不有有。不有有，故有无有。有无有故，则无无。无无故，圣心不有不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有不无，其神乃虚。何者？夫有也无也，心之影响也；言也象也，影响之所攀缘也。有无既废，则心无影响；影响既沦，则言象莫测；言象莫测，则道绝群方；道绝群方，故能穷灵极数；穷灵极数，乃曰妙尽，妙尽之道，本乎无寄。夫无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虚以通之。妙尽存乎极数，极数故数以应之。数以应之，故动与事会；虚以通之，故道超名外。道超名外，因谓之无；动与事会，因谓之有。因谓之有者，应夫真有，强谓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经云圣智无知而无所不知，无为而无所不为。此无言无相，寂灭之道，岂曰有而为有，无而为无，动而乖静，静而废用邪？而今谈者，多即言以定旨，寻大方而征隅，怀前识以标玄，存所存之必当。是以闻圣有知，谓之有心；闻圣无知，谓等太虚。有无之境，边见所存，岂是处中莫二之道乎？何者？万物虽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于物。则名相异陈；不物于物，则物而即真。是以圣人不物于物。不非物于物，不物于物，物非有也；不非物于物，物非无也。非有所以不取，非无所以不舍。不舍故妙存即真，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无知也。故经云："般若于诸法，无取无舍，无知无不知。"此攀缘之外，绝心之域，而欲以有无诘者，不亦远乎？请诘夫陈有无者。夫智之生也，极于相内。法本无相，圣智何知？世称无知者，谓等木石太虚无情之流，灵鉴幽烛，形于未兆，道无隐机，曰无知。且无知生于无知，无无知也。无有知也。无有知也，谓之非有；无无知也，谓之非无。所以虚不失照，照不失虚，泊然永寂，靡执靡拘，孰能动之令有，静之使无邪？若经云"真般若"者，非有非无，无起无灭，不可说示于人。何则？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谓是非有；言其非无者，言其非是无，非谓是非无。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是以须菩提终日说般若，而云无所说，此绝言之道，知何以传？庶参玄君子，有以会之耳。又云宜先定圣心，所以应会之道，为当唯照无相邪？为当咸睹其变也。谈者似谓无相与变，其旨不一。睹变则异乎无相，照无相则失于抚会。然则即真之义，惑有滞也。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如来旨，观色空时，应一心见色，一心见空。若一心见色，则唯色非空；若一心见空，则唯空非色。然则空色两陈，莫定其本也。是以经云："非色者，诚以非色于色，不非色于非色。"若非色于非色，太虚则非色，非色何所明？若以非色于色，即非色不异色。非色不异色，色即为非色，故知变即无相，无相即变，群情不同，故教迹有异耳。考之玄籍，本之圣意，岂复真伪殊心，空有异照邪？是以照无相，不失抚会之功；睹变动，不乖无相之旨。造有不异无，造无不异有。未尝不有，未尝不无。故曰不动等觉，而建立诸法。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之何谓睹变之知，异无相之照乎？恐谈者脱谓空有两心，静躁殊用，故言睹变之知，不可谓之不有耳。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舍己心于封内，寻玄机于事外，齐万有于一虚。晓至虚之非无者，当言至人终日应会，与物推移，乘运抚化，未始为有也。圣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释不取之理，又云无是乃所以为真，是无当乃所以为至当，亦可如来言耳。若能无心于为是，而是于无是；无心于为当，而当于无当者，则终日是不乖于无是，终日当不乖于无当，但恐有是于无是，有当于无当，所以为患耳。何者？若真是可是，至当可当，则名相以形，美恶是生，生生奔竞，孰与止之？是以圣人空洞其怀，无识无知。然居动用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宅绝言之乡，寂寥虚旷，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乃曰真是可是，至当可当，未喻雅旨也。恐是当之生，物谓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夫言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于文外耳。（□□□□□□□□《高僧传》六，出《三藏记集》三。）

〇般若无知论（假致疑难，以导深旨。）

夫般若虚玄者，盖是三乘之宗极也，诚真一之无差。然异端之论，纷然久矣。有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者，少践大方，研几斯趣，独拔于言象之表，妙契于希夷之境。齐异学于迦夷，扬淳风于东扇。将爰烛殊方，而匿耀凉土，所以道不虚应，应必有由矣。弘始三年岁次星纪，秦乘入国之谋，举师以来之意也。北天之运，数其然矣。大秦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载之下，游刃万机，弘道终日，信季俗苍生之所天，释迦遗法之所仗也。时乃集义学沙门五百馀人于逍遥观，躬执秦文，与什公参定方等。其所开拓者，岂唯当时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以短乏，曾侧嘉会，以为上闻异要，始于时也。然则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为试，惘象其怀，寄之狂言耳。岂曰圣心而可辨哉？试论之曰：《放光》云：“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道行》云：“般若无所知，无所见。”此辨智照之用，而曰无相无知者何邪？果有无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则有所不知。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云：“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信矣。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终日域中，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也。然其为物也，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其唯圣智乎！何者？欲言其有，无状无名；欲言其无，圣以之灵。圣以之灵，故虚不失照。无状无名，故照不失虚。照不失虚，故混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渝。虚不失照，故动以接粗。是以圣智之用，未始暂废，求之形相，未暂可得。故《宝积》曰：“以无心意而现行。”《放光》云：“不动等觉而建立诸法。”所以圣迹万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可虚而照，真谛可亡而知，万动可即而静，圣应可无而为，斯则不知而自知，不为而自为矣，复何知哉！复何为哉！

难曰：夫圣人真心独朗，物物斯照，应接无方，动与事会。物物斯照，故知无所遗；动与事会，故会不失机。会不失机，故必有会于可会；知无所遗，故必有知于可知。必有知于可知，故圣不虚知；必有会于可会，故圣不虚会。既知既会，而曰无知无会者何邪？若夫忘知遗会者，则是圣人无私于知会以成其私耳。斯可谓不自有其知，安得无知哉？答曰：夫圣人功高二仪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弥昏，岂曰木石瞽其怀，其于无知而已哉？诚以异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子意欲令圣人不自有其知，而圣人未尝不有知，无乃乖于圣心，失于文旨者乎？《经》云：“真般若者，清净如虚空，无知无见，无作无缘。”斯则知自无知矣，岂待返照然后无知哉！若有知性空而称净者，则不辨于惑智。三毒四倒，皆亦清净，有何独尊净于般若？若以所知美般若，所知非般若，所知自常净，故般若未尝净，亦无缘致净叹于般若。然《经》云般若清净者，将无以般若体性真净，本无惑取之知。本无惑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岂唯无知名无知？知自无知矣！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真谛无免马之遗，般若无不穷之鉴，所以会而不差，当而无见，寂泊无知，而无不知者矣。

难曰：夫物无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物虽非名，果有可名之物，当于此名矣。是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隐。而论云圣心无知，又云无所不知。意谓无知未尝知，知未尝无知，斯则名教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然论者欲一于圣心，异于文旨，寻文求实，未见其当。何者？若知得于圣心，无知无所辨。若无知得于圣心，知亦无所辨。若二都无得，无所复论哉！答曰：《经》云：“般若义者，无名无说，非有非无，非实非虚，虚不失照，照不失虚。”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圣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今试为子狂言辨之。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动，不可为无。不可为无，故圣智存焉；不可为有，故名教绝焉。是以言知不为知，欲以通其鉴；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不为无，通鉴不为有，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知即无知，无知即知，无以言异，而异于圣心也。

难曰：夫真谛深玄，非智不测；圣智之能，在兹而显。故《经》云：“不得般若，不见真谛。”真谛则般若之缘也，以缘求智，智则知矣。答曰：以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智，智非知也。何者？《放光》云：“不缘色生识，是名不见色。”又云：“五阴清净。”故般若清净，般若即能知也。五阴即所知也，所知即缘也。夫知与所知，相与而有，相与而无。相与而无，故物莫之有；相与而有，故物莫之无。物莫之无。故为缘之所起；物莫之有，故则缘之所不能生。缘所不能生，故照缘而非知为缘之所起，故知缘相因而生，是以知与无知，生于所知矣。何者？夫智以知所知取相，故名知。真谛自无相，真智何由知？所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于知。所知既生知，知亦生所知。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缘法，缘法故大真，真故非真谛也。故《中观》云：“物从因缘有，故不真；不从因缘有，故即真。”今真谛曰真，真则非缘。真非缘，故无物从缘而生也。故《经》云：“不见有法，无缘而生。”是以真智观真谛，未尝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知？然智非无知，但真谛非所知故真智亦非知。而子欲以缘求智，故以智为知，缘自非缘，于何而求知哉！

难曰：论云“不取”者为无知，故不取为知，然后不取邪？若无知故不取，圣人则冥若夜游，不辨缁素之异邪？若知然后不取，知则异于不取矣。答曰：非无知故不取，又非知然后不取。知即不取，故能不取而知。

难曰：论云“不取”者，诚以圣心不物于物，故无惑取也。无取则无是，无是则无当，谁当圣心，而云圣心无所不知邪？答曰：然。无是无当者。夫无当则物无不当，无是则物无不是。物无不是，故是而无是；物无不当，故当而无当。故《经》云：“尽见诸法，而无所见者也。”

难曰：圣心非不能是，诚以无是可是。虽无是可是，故当是于无是矣。是以《经》云：“真谛无相。”故般若无知者，诚以般若无有有相之知。若以无相为无相，有何累于真谛也？答曰：圣人无无相也。何者？若以无相为无相，无相即为相，舍有而之无，譬犹逃峰而赴壑，俱不免于患矣。是以至人处有而不有，居无而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亦不舍于有无，所以和光尘劳，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泊雨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

难曰：圣心虽无知，然其应会之道不差，是以可应者应之，不可应者存之。然则圣心有时而生，有时而灭，可得然乎？答曰：生灭者，生灭心也。圣人无心，生灭焉起？然非无心，但是无心心耳。又非不应，但是不应应耳。是以圣人应会之道，则信若四时之质，直以虚无为体，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灭也。

难曰：圣智之无，惑智之无，俱无生灭，何以异之？答曰：圣智之无者无知，惑智之无者知无，其无虽同，所以无者异也。何者？夫圣心虚静，无知可无，可曰无知，非谓知无。惑智有知，故有知可无，可谓知无，非曰无知也。无知即般若之无也，知无即真谛之无也。是以般若之与真谛，言用即同而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寂即异而同。同故无心于彼此，异故不失于照功。是以辨同者同于异，辨异者异于同；斯则不可得而异，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内有独鉴之明，外有万法之实。万法虽实，然非照不得内外相与，以成其照功，此则圣所不能同用也。内虽照而无知，外虽实而无相，内外寂然，相与俱无，此则圣所不能异寂也。是以《经》云“诸法不异”者，岂曰续凫截鹤，夷岳盈壑，然后无异哉？诚以不异于异，故虽异而不异也。故《经》云：“甚奇世尊，于无异法中，而说诸法异。”又云：“般若与诸法，亦不一相，亦不异相，”信矣。

难曰：论云言用则异，言寂则同，未详般若之内，则有用寂之异乎：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体一，同出而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是以智弥昧，照逾明，神弥静，应逾动，岂曰明昧动静之异哉？故《成具》云：“不为而过为。”《宝积》曰：“无心无识，无不觉知。”斯则穷神尽智，极象外之谈也。即之明文，圣心可知矣。（□□□□□□□□）

〇物不迁论

夫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余则谓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缘使真言滞于竞辨，宗途屈于好异，所以静躁之极，未易言也。何者？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则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缘使中人未分于存亡，下士抚掌而弗顾，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而不能自己，聊复寄心于动静之际，岂曰必然？试论之曰：《道行》云：“诸法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中观》云：“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动而求静，以知物不迁明矣。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逆之所谓塞，顺之所谓通。苟得其道，复何滞哉？伤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时；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然则旋风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噫！圣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于川流。”是以声闻悟非常以成道，缘觉觉缘离以即真。苟万动而非化，岂寻化以阶道？覆寻圣言，微隐难测。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闲人之常想，称住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住，释人之所谓往耳，岂曰去而可遣，往而可留邪？故《成具》云：“菩萨处计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诃衍论》云：“诸法不动，无去来处。”斯皆导达群方，两言一会，岂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不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矣。然则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临川，斯皆感往者之难留，岂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观圣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见得也。何者？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邻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谓有力者负之而趋，昧者不觉，其斯之谓欤？是以如来因群情之所滞，则方言以辩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异者，其唯圣言乎？故谈真有不迁之称，导俗有流动之说，虽复千途异唱，会归同致矣。而征文者闻不迁，则谓昔物不至今，聆流动者而谓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迁之者何也？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动；称去不必去，谓不从今至古，以其不来。不来故不驰骋于古今，不动故各性住于一世。然则群籍殊文，百家异说，苟得其会，岂殊文之能惑哉？是以人之所谓住，我则言其去；人之所谓去，我则言其住。然则去住虽殊，其致一也。故《经》云：“正言似反，谁当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则求古于今，谓其不住；吾则求今于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应有今；古若至今，今应有古。今而无古，以知不来；古而无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于一世，有何物而可去来？然则四象风驰，璇玑电卷，得意毫微，虽速而不转，是以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成山假就于始篑，途托至于初步，果以功业不可朽故也。功业不可朽，故虽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迁，不迁故则湛然明矣。故《经》云：“三弥纶，而行业湛然。”信其言也。何者？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复何惑于去留，踟蹰于动静之间者哉？然则乾坤倒覆，无谓不静；洪流滔天，无谓其动，苟能契神于即物，斯不远而可知矣。

（□□□□□□□□）

〇不真空论

夫至虚无生者，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有物之宗极者也。自非圣明特达，何能契神于有无之间哉？是以至人通神心于无穷，穷所不能滞；极耳目于视听，声色所不能制者，岂不以其即万物之自虚，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能触物而一。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然则物我同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非一气，潜微幽隐，殆非群情之所尽，故顷尔谈论，至于虚宗，每有不同。夫以不同而适同，有何物而可同哉？故众竞作，而性莫同焉。何则？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未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夫以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然则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岂曰文言之能辩哉？然不能杜默，聊复历言以拟之。试论之曰：《摩诃衍论》云：“诸法亦非有相，亦非无相。”《中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寻夫不有不无者，岂谓涤除万物，杜塞视听，寂寥虚豁，然后谓真谛者乎？诚以即物顺通，故物莫之逆；即伪即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物，故于何而可物？故《经》云：“色之性空，非色败空。”以明夫圣人之于物也，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是以寝疾有不真之谈，超日有即虚之称。然则三藏殊文，统之者一也。故《放光》云：“第一真谛无成无得。世俗谛故便有成有得。”夫有得即是无得之伪号，无得即是有得之真名。真名故虽真而非有，伪号故虽伪而非无。是以言真未尝有，言伪未尝无。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故《经》云：“真谛俗谛，谓有异邪？答曰：无异也。”此经直辩真谛以明非有，俗谛以明非无，岂以谛二而二于物哉！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若有不即真，无不夷迹，然则有无称异，其致一也。故童子叹曰：“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瓔珞经》云：“转法轮者，亦非有转，亦非无转。”是谓转无所转，此乃众经之微言也。何者？谓物无邪？则邪见非惑；谓物有邪，则常见为得。以物非无，故邪见为惑；以物非有，故常见不得。然则非有非无者，信真谛之谈也。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无。”《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是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故《摩诃衍论》云：“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应有；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不应有。一切无法，一切因缘，故应有；一切有法，一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缘，故不应有。”寻此有无之言，岂直反论而已哉？若应有即是有，不应言无；若应无即是无，不应言有。言有是谓假有，以明非无，借无以辨非有，此事一称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领其所同，则无异而不同。然则万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无，不可得而无。何则？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故《放光》云：“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实，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之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无当，万物安在？故《中观》云：“物无彼此，而人以此为此，以彼为彼，彼亦以彼为此，以此为彼，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怀必然之志。”然则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无。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是以成具立强名之文，园林托指马之况，如此，则深远之言，于何而不在？是以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不假而虚物也。故《经》云：“甚奇世尊，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则神。

〇宗本义

卷一百六十五

释氏（九）

释僧肇（二）

〇涅盘无名论（并上秦主姚兴表）

僧肇言。肇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钦明，道与神会，妙契环中，理无不统，游刃万机，弘道终日，威被苍生，垂文作则，所以域中有四太，而王后一焉。涅盘之道，盖是三乘之所归，方等之渊府，渺漭希夷，绝视听之域，幽致虚玄，殆非群情之所测。肇以人微，猥蒙国恩，得间居学肆，在什公门下，十有馀载。虽众经殊致，胜趣非一，然涅盘一义，常以听习为先。肇才识暗短，虽屡蒙诲喻，犹怀疑漠漠，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经高胜先唱，不敢自决。不幸什公去世，谘参无所，以为永慨。而陛下圣德不孤，独与什公神契，目击道存，快尽其中方寸，故能振彼玄风，以启末俗。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书，问无为宗极何者。夫众生所以久流转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止于心，即无复生死。既无生死，潜神玄默，与虚空合其德，是名涅盘矣。既曰涅盘，复何容有名于其间哉？斯乃穷微言之美，极象外之谈者也。自非道参文殊，德侔慈氏，孰能宣扬玄道，为法城堑，使夫大教卷而复舒，幽旨沦而更显，寻玩殷勤，不能暂舍，欣悟交怀，手舞弗暇，岂直当时之胜轨？方乃累劫之津梁矣。然圣旨渊玄，理微言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以匠彼先进，拯拔高士，惧言题之流，或未尽上意，庶拟孔《易》十《翼》之作，岂贪丰文图以弘显幽旨。辄作涅盘无名论，论有九折十演，博采众经，托证成喻，以仰述陛下无名之致，岂曰关诣神心，穷究远当？聊以拟议玄门，班喻学徒耳。论末章云："诸家通第一义谛，皆云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太甚迳庭，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实如明诏！实如明诏！夫道恍惚冥，其中有精，若无圣人，谁与道游？顷诸学徒，莫不踌躇道门，怏怏此旨，怀疑终日，莫之能正。幸遭高判，宗徒忄书然。扣关之俦，蔚登玄室，真可谓法轮再转于阎浮，道光重映于千载者矣。今演论之作，旨曲辨涅盘无名之体，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谈，条牒如左，谨以仰呈。若少参圣旨，愿敕存记。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〇九折十演者

△开宗第一

无名曰：《经》称有馀涅盘无馀涅盘者，秦言无为，亦名灭度。无为者，取乎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灭度者，言其大患永灭，超度四流。斯盖是镜像之所归，绝称之幽宅也。而曰有馀无馀者，良是出处之异号，应物之假名耳。余尝试言之。夫涅盘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升，量太虚而永久，随之弗得其踪，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摄其生，力负无以化其体。潢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不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冥冥，谁见谁晓？弥纶靡所不在，而独曳于有无之表。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而雨华，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经》云："真解脱者，离于言数，寂灭永安，无始无终，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虚空，无名无说。"论曰：涅盘非有，亦复非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寻夫经论之作，岂虚构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无，故不可得而无耳。何者？本之有境，则五阴永灭；推之无乡，则幽灵不竭。幽灵不竭，则抱一湛然；五阴永灭，则万累都捐。万累多捐，故与道通；抱一湛然，故神而无功。神而无功，故至功常存，与道通洞，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故不可为有；至功常存，故不可为无。然则有无绝于内，称谓沦于外，视听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怕焉而泰，九流于是乎交归，众理圣于是乎冥会，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乡，而欲以有无题榜标其方域，而语其神道者，不亦邈哉。

△体第二

有名曰：夫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经》称有馀涅盘无馀涅盘者，盖是返本之真名，神道之妙称者也。请试陈之。有馀者，谓如来大觉始兴，法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建，澡八解之清流，憩七觉之茂林，积万善于旷劫，荡无始之遗尘，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外，结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仰攀玄根，俯提弱丧，超迈三域，独蹈大方，启八正之平路，坦众庶之夷途，骋六通之神骥，乘五衍之安车，至能出生入死，与物推夷，道无不合，德无不施，穷化母之始物，极玄枢之妙用，廓虚宇于无疆，耀荫云于幽烛，将绝朕于九止，永沦太虚，而有馀缘不尽，馀迹不泯，业报犹魂，圣智尚存，此有馀涅盘也。《经》云："陶冶尘滓，如练真金，万累都尽，而灵觉独存。"无馀者，谓至人教缘都讫，灵照永灭，廓尔无朕，故曰无馀。何则？夫人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劳勤莫先于有智，故绝智以沦虚。然则智以形倦，形以智劳，轮转修途，疲而弗已。《经》曰："智为杂毒，形为桎梏。"渊默以之而辽，患难以之而起。所以至人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内无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与群有永分，浑尔与太虚同体，寂焉无闻，怕尔无兆，冥冥长往，莫知所之，其犹灯尽火灭，膏明俱竭，此无馀涅盘也。《经》云："五阴永尽，譬如灯灭。"然则有馀可以有称，无馀可以无名。名立则宗虚者欣尚于冲默，有称生则怀德者弥仰于圣功，斯乃典诰之所垂文，先圣之所轨辙，而曰有无绝于内，称谓沦于外，视听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使夫怀德者自绝，宗虚者靡托，无异杜耳目于胎壳，掩玄象于霄外，而责宫商之异，辩玄素之殊者也。子徒知远推至人于有无之表，高韶绝唱于形名之外，而论旨竟莫知所归，幽途故自蕴而未显，静思幽寻，寄怀无所，岂所谓朗文明于冥室，奏玄响于无闻者哉？

△位体第三

无名曰：有馀无馀者，盖是涅盘之外称，应物之假名耳。而存称谓者封名，志器象者躯形，名也极于题目，形也尽于方圆，方圆有所不写，题目有所不传，焉可以名于无名，而形于无形者哉？难序云：有馀无馀者，信是权寂致教之本意，亦是如来隐显之陈迹也，但未是玄寂绝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环中之妙术耳。子独不闻正观之说欤？维摩语言，我观如来，无始无终。六人已过，三界已出。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有为非无为，不可以识识，不可以智知，无言无说，心行处灭。以此观者，乃名正观，以他观者，非见佛也。《放光》云："佛如虚空，无去无来，应缘而现，无有方所。"然则圣人之在天下也，寂寞虚无，无执无竞，导而弗先，感而后应，譬犹幽谷之响，明镜之像，对之弗知其所以来，随之罔识其所以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动而逾寂，隐而弥彰，出幽入冥，变化无常。其为称也，因应而作，显迹为生，息迹为灭，生名有馀，灭明无馀。然则有无之称，本乎无名。无名之道，于何不名？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圆而圆，在天而天。处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岂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其为治也，故应而不为，因而不施。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施，故施莫之广；应而不为，故为莫之大。为莫之大，故乃返于小成，施莫之广，故乃归乎无名。《经》曰：“菩提之道，不可图度。高而无上，广而不及。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包天地，细入无间，故谓之道。”然则涅盘之道，不可以有无得之明矣。而惑者睹视变，因谓之有；见灭度，便谓之无。有无之境，妄想之域，岂足标榜玄道，而语圣心者哉！意谓至人寂怕无兆，隐显同源，存不为有，亡不为无。何则？佛言吾无生不生，虽生不生，无形不形，虽形不形，以知存不为有。《经》云：“菩萨入无尽，三昧尽见，故去灭度诸佛。”又云：“入于涅盘而不般涅盘，以知亡不为无。”亡不为无，虽无而有；存不为有，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故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故所谓非无。然则涅盘之道，果出有无之域，绝言象之迳断矣。子乃云圣人患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劳勤莫先于有智，故绝智以沦虚，无乃乖乎神极，伤于玄旨者也？《经》曰：“法身无象，应物而形；般若无知，对缘而照。万机顿起，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动若行》云：“止犹谷神。”岂有心于彼此，情系于动静者乎？既无心于动静，亦无象于去来。去来不以象，故无器而不形；动静不以心，故无感而不应。然则心生于有心，象出于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动。纭纭自彼，于我何为！所以智周万物而不劳，形充八极而无患。益不可盈，损不可亏。宁复疔疠中逵，寿极双树，灵竭天棺，体尽焚燎者哉！而惑者居见闻之境，寻殊应之迹，秉执矩而拟大方，欲以智劳至人，形患大圣，谓舍有入无，因以名之，岂谓采微言于听表，拔玄根于虚壤者哉！

△征出第四

有名曰：夫浑元剖判，万有参分。有既有矣，不得不无。无不自无，必因于有。所以高下相倾，有无相生，此乃自然之数，数极于是。以此而观，化母所育，理无幽显。恢忄危谲怪，无非有也；有化而无，无非无也。然则有无之境，理无不统。《经》云：“有无二法，摄一切法。”又称三无为者，虚空数缘尽。非数缘尽，数缘尽者，即涅盘也。而论云：有无之表，别有妙道，妙于有无，谓之涅盘。请妙道之本，果若有也，虽妙非无，虽妙非无。即入有境；果若无也，无即无差。无而无差，即入无境，总而括之，即而究之，无有异有而非无，无有异无而非有者明矣。而曰有无之外，别有妙道，非有非无，谓之涅盘，吾闻其语，未即于心也。

△超境第五

无名曰：有无之数，诚以法无不该，理无不统。然其所统，俗谛而已。《经》曰：“真谛何邪？涅盘道是。俗谛何邪？有无法是。”何则？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有无所以称有，无有所以称无。然则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无无，离无无有，有无相生，其犹高下相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则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岂足以统于幽极，而拟乎神道者乎？是以论称出有无者，良以有无之数，止乎六境之内，六境之内，非涅盘之宅，故借出以祛之，庶忄希道之流，仿佛幽途，托情绝域，得意忘言体，其非有非无，岂曰有无之外，别有一有而可称哉？《经》曰“三无为”者，盖是群生纷绕，生乎笃患，笃患之尤，莫先于有，绝有之称，莫先于无，故借无以明其非有，明其非有，非谓无也。

△搜玄第六

有名曰：论旨云：涅盘既不出有无，又不在有无，不在有无，则不可于有无得之矣；不出有无，则不可离有无求之矣。求之无所，便应都无，然复不无其道。其道不无，则幽途可寻，所以千圣同辙，未尝虚返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异旨，可得闻乎？

△妙存第七

无名曰：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无相无名，无名无说，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闻之邪？虽然，善志有言：“众人若能以无心而受，无听而听者，吾当以无言言之。”庶述其言，亦可以言。净名曰：“不离烦恼，而得涅盘。”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同我则非复有无，异我则乖于会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间矣。何则？夫至人虚心冥照，理无不统，怀六合于胸中，而灵鉴有馀；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至能拔玄根于未始，即群动以静心，恬淡渊默，妙契自然，所以处有不有，居无不无。居无不无，故不无于无；处有不有，故不有于有，故能不出有无，而不在有无者也。然则法无有无之相，圣无有无之知。圣无有无之知，则无心于内；法无有无之相，则无数于外。于外无数，于内无心，此彼寂灭，物我冥一，泊尔无朕，乃曰涅盘。涅盘若此，图度绝矣，岂容可责之于有无之内，又可征之于有无之外邪？

△难差第八

有名曰：涅盘既绝图度之域，则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独存，斯则穷理尽性，究竟之道，妙一无差，理其然矣。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无为而有差别。”佛言：“我昔为菩萨时，名曰儒童，于然灯佛所，已入涅盘。”儒童菩萨时于七住，初获无生忍，进修三位。若涅盘一也，则不应有三；如其有三，则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众经异说，何以取中邪？

△辨差第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名曰：然。究竟之道，理无差也。《法华经》云：“第一大道，无有两正。”吾以方便，为怠慢者，于一乘道，分别说三。三车出火宅，即其事也。以俱出生死，故同称无为；所乘不一，故有三名，统其会归，一而已矣。而难云：三乘之道，皆因无为而有差别，此以人三三于无为，非无为有三也。故《放光》云：“涅盘有差别邪：答曰：无差别，但如来结习都尽，声闻结习不尽耳。”请以近喻，以况远旨。如人斩木，去尺无尺，支才无寸，修短在外尺寸，不在无也。夫以群生万端，识根不一，智鉴有浅深，德行有厚薄，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岂异？异自我耳，然则众经殊辩，其致不乖。

△责异第十

有名曰：俱出火宅，则无患一也；同出生死，则无为一也。而云彼岸无异异自我耳。彼岸则无为岸也，我则体无为者也，请问我与无为，为一为异？若我即无为，无为亦即我，不得言无为无异，异自我也。若我异无为，我则非无为，无为自无为，我自常有为，冥会之致，又滞而不通。然则我与无为，一亦无三，异亦无三，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会异第十一

无名曰：夫止此而此，适彼而彼，所以同于得者，得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失之。我适无为，我即无为，无为虽一，何乖不一邪？譬犹三鸟出网，同适无患之域，无患虽同，而鸟鸟各异，不可以鸟鸟各异，谓无患亦异，又不可以无患既一，而一于众鸟也。然则鸟即无患，无患即鸟，无患岂异？异自鸟耳。如是，三乘众生，俱越妄想之樊，同适无为之境。无为虽同，而乘乘各异，不可以乘乘各异，谓无为亦异，又不可以无为既一，而一于三乘也。然则我即无为，无为即我。无为岂异？异自我耳。所以无患虽同，而升虚有远近；无为虽一，而幽鉴有浅深。无为即乘也。乘即无为也，此非我异无为，以未尽无为，故有三耳。

△诘渐第十二

有名曰：万累滋彰，本于妄想。妄想既祛，则万累都息。二乘得尽智，菩萨得无生智，是时妄想都尽，结缚永除。结缚既除，则心无为。心既无为，理无馀翳。《经》曰：“是诸圣智，不相违背，不出不在，其实俱空。”又曰：“无为大道，平等不二。”既曰无二，则不容异二。不体则已，体应穷微，而曰体而未尽，是所未悟也。

△明渐第十三

无名曰：无为无二，则已然矣。结是重惑，而可谓顿尽，亦所未喻。《经》曰：“三箭中的，三兽渡河，中渡无异，而有浅深之殊者，为不同故也。”三乘众生，俱济缘起之津，同鉴四谛之的，绝伪即真，同升无为，然则所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夫群有虽众，然其量有涯，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况乎虚无之数，重玄之域，其道无涯，欲之顿尽也？《书》不云乎？“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为道者，为于无为者也。为于无为，而日日损，此岂顿得之谓？要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损耳，《经》喻萤日，智用可知矣。

△讥动第十四

有名曰：经称法身已上，无为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测，体绝阴人，心智寂灭，而复云进修三位，积德弥广。夫进修本于好尚，积德生于涉求，好尚则取舍情现，涉求则损益交陈。既以取舍为心，损益为体，而曰体绝阴入，心智寂灭，此文乖致殊，而会之一人，无异指南为北，以晓迷夫。

△动寂第十五

无名曰：经称圣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故虽动而常寂；无所不为，故虽寂而常动。虽寂而常动，故物莫能一；虽动常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逾动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动。所以为即无为，无为即为，动寂虽殊，而莫之可异也。《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无。”不有者，不若有心之有；不无者，不若无心之无？何者，有心则众庶是也，无心则太虚是也。众庶止于妄想，太虚绝于灵照，岂可止于妄想，绝于灵照，标其神道，而语圣心者乎？是以圣心不有，不可谓之无；圣心不无，不可谓之有。不有，故心想都灭；不无，故理无不契。理无不契，故万德斯弘；心想都灭，故功成非我，所以应化无方，未尝有为，寂然不动，未尝不为。《经》云：“心无所行，无所不得。”信矣。儒童曰：“昔我于无数劫，以国财身命施人无数，以妄想心施，非为施也。今以无生心五华施佛，始名施耳。又空行菩萨入空解脱门，方言今是行时，非为证时。”然则心弥虚，行弥广，终日行不乖于无行者也，是以贤劫称无舍之檀，成具美不为，之为禅典唱无缘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圣旨虚玄，殊文同辨，岂可以有为便有为，无为便无为哉？菩萨住尽不尽，平等法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即其事也，而以南北为喻，殊非领会之唱。

△穷源第十六

有名曰：非众生无以御三乘，非三乘无以成涅盘，然必先有众生，后有涅盘。是则涅盘有始，有始必有终。而《经》云：“涅盘无始无终，湛若虚空。”则涅盘先有，非复学而后成者也。

△通古第十七

无名曰：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何则？非理不圣，非圣不理。理而为圣者，圣不异理也。故天帝曰：“般若当于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于色中求，亦不离色中求。”又曰：“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缘起为见法，见法为见佛。”斯则物我不异之效也。所以至人戢玄机于未兆，藏冥运于即化，总六合以镜心，一去来以成体，古今通，终始同，穷本极末，莫之与二，浩然太均，乃曰涅盘。《经》曰：“不离诸法，而得涅盘。”又云：“诸法无边，故菩提无边。”以知涅盘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则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进之弗先，退之弗后，岂容终始于其间哉？天女曰：“耆年解脱，亦何如久。”

△考得第十八

有名曰：经云：众生之性，极于五阴之内。又云：得涅盘者，五阴都尽，譬犹灯灭。然则众生之性，顿尽于五阴之内；涅盘之道，独建于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复众生得涅盘也。果若有得，则众生之性，不此于五阴。若必止于五阴，则五阴不都尽。五阴若都尽，谁复得涅盘者邪？

△玄得第十九

无名曰：夫真由离起，伪因著生。著故有得，离故无名。是以则真者同真，法伪者同伪。子以有得为得，故求于有得耳。吾以无得为得，故得在于无得也。且谈论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论涅盘，不可离涅盘而语涅盘也。若即涅盘以兴言，谁独非涅盘而欲得之邪？何者？夫涅盘之道，妙尽常数，融冶二仪，涤荡万均，天人同一，异内视不己见，返听不我闻，未尝有得，未尝无得。《经》曰：“涅盘非众生，亦不异众生。”维摩诘言：“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当灭度。”所以者何？一切众生，本性常灭，不复更灭，此名灭度，在于无灭者也。然则众生非众生，谁为得之者？涅盘非涅盘，谁为可得者？《放光》云：“菩提从有得邪？答曰：不也。从无得邪？答曰：不也。从有无得邪？答曰：不也。然则都无得邪？答曰：不也。是义云何？答曰：无所得，故为得也。”是故得无所得也。无所得谓之得者，谁独不然邪？然则玄道在于绝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平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隐于无形，故不见以见之；大音匿于希声，故不闻以闻之。故囊括终古，导达群方，亭毒苍生，疏而不漏，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域！故《梵志》曰：“吾闻弘道，厥义弘深，汪洋无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然则三乘之路开，真伪之途辨，贤圣之道存，无名之致显矣。

〇《长阿含经》序

夫宗极绝于称谓，贤圣以之冲默；玄旨非言不传，释迦所以致教。是以如来出世，大教有三：约身口，则防之以禁律；明善恶，则导之以契经；演幽微，则辨之以法相。然则三藏之作也，本于殊应会之有宗，则异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诵法相，《阿毗昙》藏也。四分五诵契经，《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诵，《中阿含》四分五诵，《杂阿含》四分十诵，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阿含》四分四诵，合三十经，以为一部。阿含，秦言法归。法归者，盖是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其为典也，渊博弘富，温而弥旷，明宣祸福贤愚之迹，剖判真伪异济之原，历记古今成败之数，墟域二仪品物之伦。道无不由，法无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归，故以法归为名。开析修途所记长远，故以长为目。习兹典者，长迷顿晓，邪正难辨，显如昼夜，报应冥昧，照若影响。劫数虽辽，近犹朝夕；六合虽旷，现若目前，斯可谓朗大明于幽室，惠五目于众瞽，不窥户牖，而智无不周矣。大秦天王涤除玄览，高韵独迈，恬智交养，道世既济，每惧微言翳于殊俗。以右将军使者司隶校尉晋公姚爽，质真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怀，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掩茂，请宾三藏沙门佛陀邪舍出《律藏》四分四十五卷。（一作四十卷。案今藏本四分律藏六十卷与此卷数不同）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次昭阳奋若，出此《长阿含》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无差，蠲华崇朴，务存圣旨。余以嘉遇，猥参听次，虽无翼善之思，而豫亲承之末，故略记时事，以示来贤焉。（《释藏克一》，又九。）

〇梵网经序

夫《梵网经》者，盖是万法之玄宗，众经之要旨，大圣开物之真模，行者阶道之正路。是以如来权教虽复无量，所言要趣，莫不以此为指南之说。是以秦主识达寰中，神凝纷表，虽威纶四海，而沾想虚玄；虽风偃八荒，而静虚尘外。故弘始三年，淳风东扇，于是诏天竺法师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及义学沙门三千馀僧，手执梵文，口翻解释五十馀部，唯《梵网经》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萨心地品》第十，专明菩萨行地。是时道融道影三百人等，即受菩萨戒，人各诵此品，以为心首，师徒义合，敬写一品八十一部，流通于世，欲使仰希菩提者，追踪以悟理，故冀于后代同闻。（《释藏摄》二）

〇百论序

《百论》者，盖是通圣心之津涂，开真谛之要论也。佛泥洹后八百馀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独悟，俊气高朗，道映当时，神超世表，故能辟三藏之重关，坦十二之幽路，檀步迦夷，为法城堑。于时外道纷然，异端竞起，邪辩逼真，殆乱正道，乃仰慨圣教之凌迟，俯悼群迷之纵惑，将远拯沈沦，故作斯论，所以防正闲邪，大明于宗极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萨，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领括众妙，孰能若斯？论有百偈，故以百为名。理致渊玄，统群籍之要；文旨婉约，穷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简，鲜得其门。有婆薮开士者，明慧内融，妙思奇拔，远契玄踪，为之训释，使沈隐之义，彰于徽翰；风味宣流，被于来叶，文藻焕然，宗途易晓。其为论也，言而无党，破而无执，傥然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据，而事不失真；萧焉无寄，而理自玄会。返本之道，著乎兹矣。有天竺沙门鸠摩罗什，器量渊弘，俊神超邈，钻仰累年，转不可测；常味泳斯论，以为心要。先虽亲译，而方言未融，至令思寻者踌躇于谬文，标位者乖迕于归致。大秦司隶校尉安成侯姚嵩，风韵清舒，冲心简胜，博涉内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长面弥笃，虽复形羁时务，而法言不辍。每抚兹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岁次寿星，集理味沙门，与什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宗致划尔，无间然矣。论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后十品，其人以为无益此士，故阙而不传，冀明（一作晓）识君子，详而览焉，（《释藏守》八，又百一）

〇注维摩诘经序

《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妙绝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像所测，道越三室，非二乘所议。超群数之表，绝有心之境，渺漭无为，而无不为，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议也。何则？夫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像，而殊形并应；至韵无言，而玄籍弥布。冥权无谋，而动与事会，故能统济群方，开物成务，利见天下，于我无为。而惑者睹感照因谓之智，观应形则谓之身，觌玄籍便谓之言，见变动乃谓之权。夫道之极者，岂可以形言权智，而语其神域哉？然群生长寝，非言莫晓。道不孤运，弘之由人。是以如来命文殊于异方，召维摩于他土，爰集毗邪，共弘斯道。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言。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像，不思议之迹也。然幽关难启，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故命侍者，标以为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独悟，弘至治于万机之上，扬道化于千载之下，每寻习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坠于译人，北天之运，运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岁次鹑火，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常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寰中，又善方言，时手执梵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余以ウ短，时豫听次，虽思乏参玄，然庶得文意，辄顺所闻，而为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庶将来君子，异世同闻焉。（《释藏迹》，八，又石一，又务）

〇鸠摩罗什法师诔（并序）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觉，觉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运。运在小成，则灵津辍流；期在高悟，则玄锋可诣。然能仁旷世，期将千载，时师邪心，是非竞起，故使灵规潜逝，徽绪殆乱。爰有什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者，盖先觉之遗嗣也。凝思大方，驰怀高观，审释道之陵迟，悼苍生之穹蔼，故乃奋迅神仪，寓形季俗，继承洪绪，为时城堑。世之安寝，则觉以大音；时将昼昏，乃朗以慧日。思结颓网于道消，缉落绪于运。故乘时以会，错枉以正，一扣则时无互乡，再击则畏垒归仁。于斯时也，羊鹿之驾摧轮，六师之车覆辙，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奥亦显。是以端坐岭东，响驰八极，恬愉弘训，而九流思顺。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师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游大觉之门，形镇万化之上，外扬羲和之风，内盛弘法之术，道契神交，屈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则其道不尊，故蕴怀神宾，感而后动。自公形应秦川，若烛龙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桑。融冶常道，尽重玄之妙；开邪悟俗，穷名教之美。言既适时，理有圆会，故辩不徒兴，道不虚唱，斯乃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体精百练，行藏应时，其孰契于兹乎？以要言之，其为弘也，隆于春阳；其除患也，厉于秋霜，故巍巍乎荡荡乎，无边之高韵。然隘运幽兴，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呜呼哀哉！道匠西倾，神轴东摧。朝曦落曜，宝岳崩颓。六合昼，迷驾九迴。神关重闭，三途竟开。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极之感，人百其怀。乃为诔曰：

先觉登霞，灵风缅邈。通仙潜凝，应真冲漠。丛丛九流，是非竞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时无指南，谁识冥度？大人远觉，幽怀独悟。恬冲静默，抱此玄素。应斯乘运，翔翼天路。既曰应运，宜当时望。受生乘利，形标奇相。襁褓逡远，髫讠来逸量。思不再经，悟不待匠。投足八道，游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远唱。又以抗节，忽弃荣俗，从容道门，尊尚素朴。有典斯寻，有妙斯录，弘无自替，宗无疑族。霜结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弥高，内朗弥足；恢恢高韵，可模可因，冲怀，惟妙惟真。静以通元，动以应人，言为世宝，默为时珍。华风既立，二教亦宾，谁为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觉，道无不弘，灵风遐扇，逸响高腾。廓兹大方，然斯慧灯，道音始唱，俗网以崩。痴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统斯群有，纽兹颓网。顺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维摩，迹参城坊。形虽圆应，神冲帝乡，来教虽妙，何足以臧？伟哉大人！振隆圆德，标此名相，显彼冲默。通以众妙，约以玄则。方隆般若，以应天北，如何运，幽里冥克？天路谁通？三途永塞。呜呼哀哉！至人无为，而无不为，拥网遐笼，长罗远羁。纯恩下钓，客旅上ゼ。恂恂善诱，肃肃风驰，道能易俗，化能移时。奈何昊天，摧此灵规，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恸灵祇。呜呼哀哉！公之云亡，时唯百六。道匠韬斥，梵轮摧轴。朝阳颓景，琼岳颠覆，宇宙昼昏，时丧道目。哀哀苍生，谁抚谁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呜呼哀哉！昔吾一时，曾游仁川，遵其馀波，纂成虚玄，用之无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钻之弥坚。跃日绝尘，思加数年，微情未叙，已随化迁。如可赎兮，留之以千！时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凭靡缘。驰怀罔极，情悲昊天。呜呼哀哉！（《广弘明集》二十六，又见《十六国春秋》六十二。）

支昙谛

昙谛，本康居人，居吴兴乌程之千秋里，后徙故鄣之昆山。义熙七年卒，有集六卷。（案：《隋志》列昙谛于慧远之前，丘道护作《昙谛诔》以为义熙七年五月卒。道护与昙谛友善，必不有误。《高僧传》七《神僧传》三作宋元嘉末卒，恐未可据。《隋志昙谛集》《丘道护集》皆列于晋，不列于宋，足以明之。）

〇庐山赋

哉壮丽，峻极氤氲，包灵奇以藏器，蕴绝峰乎青云。景澄则岩岫开镜，风生则芳林流芬。岭奇故神明鳞萃，路绝故人迹自分。严清升山于玄崖，世高垂化于共阝亭。应真陵云以踞峰，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闻其清尘，妙无得而称名也。若其南面巍崛，北背迢递，悬ニ分流以飞湍，七岭重票而叠势。映以竹柏，蔚以柽松，荣以三湖，带以九江，嗟四物之萧森，爽独秀于玄冬。美二流之潺，津百川之所冲。峭门百寻，峻阙千仞，香炉吐云以像烟，甘泉涌ニ而先润。（《艺文类聚》七。）

〇赴火蛾赋（并序）

悉达有言曰：愚人忘身，如蛾投火。诚哉斯言，信而有征也。（《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五十一。）

翔无常宅，集无定栖。类聚群分，尘合电移。因温风以舒散，乘游气以徘徊。于是朱明御节，时在盛阳，天地郁蒸，日月昏茫，烛耀庭宇，灯朗幽房，纷纷群飞，翩翩来翔，赴飞焰而体焦，投煎膏而身亡。（《艺文类聚》九十七。）

〇灯赞

既明远理，亦弘近教。千灯同辉，百枝并曜。飞烟清夜，流光洞照。见形悦景，悟旨测妙。（《艺文类聚》八十。）

〇灵鸟山铭序

昔如来游王舍城，憩灵鸟山。旧云，其山峰似鸟而威灵，故以为名焉。众美咸归，壮丽毕备。（《御览》。）

竺僧度

僧度姓王，名，字玄宗，东莞人，后为僧改名。

〇答杨苕华书（苕华者，竺僧度之妻。）

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事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波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炜晔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高僧传》四。）

释僧卫

卫居荆州长沙寺，为殷仲堪所重。

〇十住经合注序

夫冥壑以冲虚静用，百川以之本；至极以无相标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纷累以运通；灵根朗圆烛以遂能，乘涉动以开用。然能要有资，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则悟涉无方；能要有资，故悟虚则遂运其通。通则苞镜六合，而有无圆照，塞则用随缘感，而应必虑偏。圆照则神功造极，虑偏则颠覆兴焉。故四渎开溢，则洪川灌壑；玄象差辙，则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运通有宗，化积有本。夫运通之宗，因缘开其会，无相极其终；化积之本，十道启其谋，心术兆其始。故心术凭无，则灵照通而大乘廓，滞有则神虑塞而九宅开矣。然推而极之，则唯心与法；别而张之，则绵彰八极。请辨而目焉。夫万法浩然，宗一无相，灵魄弥纶，统极圆照，斯盖日体用为万法，言性虚为无相，称动王为心识，谓静御为智照。故滞有虑塞，则曰心曰识；凭灵照通，则曰智曰见。见者正见也，始晓之偏目也；智者正偏智也，体极之圆号也。正见创入辙之始，正篇标体极之终，四者盖精魄弥纶，水镜万法，虽数随缘感，然灵照常一而不变者也。夫体用无方，则用实异照，故乱识为尘秽心欲。闻见谓宝，廓智谓种。秽心故五欲为醴之室，开见故三宝为荆石之门。乱识故六尘为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种为骊龙之渊。四者实万法浩然，同实异照，虽感应交映，而宗一无相者也。故识御六尘以蒙性，心起五欲以昏虑，见凭四谛以洗鉴，智抚无相以通照。然则境虽（下缺数语。）理故心缘精魄弥纶，体故灵照，灵照故统名一心，所缘故总号一法。若夫名随数变，则浩然无际；统以心法，则未始非二。故《十住》为经，将穷赜心术之原本，遂真悟之始辩，神功启于化彰，八万归于圆照，使灵机无隐伏之数，大造无虚窃之名。尔乃落滞识以反鉴，贞真慧以居宗，开十道运其用，恬无相远其通，合三义以廓能，则表宏称谓菩提。菩提者，包极十道之尊号，括囊通物之妙称，乃十住启灵照之圆极，远弘大通之逸轨。故十住者，静照息机，反鉴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业之始唱，统十地之通目，表称十住，谅义存于兹焉！义存于兹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则十住之兴，盖廓明神觉之向牖，发莹真慧之砥砺，如来反流尽源之舟舆，世雄抚会诞化之天府，乃众经之宗本，法藏之渊源，实鉴始领终之水镜，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穷，道弘不可以名数极，故文约而义丰，辞婉而旨弘，兆百行开于心辙，启八万举其一隅，非夫探钩玄研机，孰能亢贞鉴敬于希微，开拔英悟，返乎三隅者哉？悲夫守习之迷，虽服膺旧闻，不习斯要，譬负日月而弥昏，面玄津而莫济矣。当请引而摧焉。夫举高必诣远，致深则兴玄，故廓六天以妙处，引法云以胜众。盖非胜无以扣其玄处，非妙不足以光其道。光道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处以殊方，则境绝众秽；开玄肆以引众，则英彦盖时。处极六天，则宝映七珍；众举法云，则体镜九宅。廓六变以开运，朗耀世之宏观；叩三说以开兴，抚玄中之统韵。发五情以宣到，虑众诚以弥淳，递二七以运感，互交用于玄端，开神辙于三转之际，兆灵觉于九识之渊。匹夫众经以比兴，不得同日而语。开八万以辩用，焉可共劫而言！非夫体包三义，道总两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断，其道渊矣！其致玄矣！夫以金刚之幽植，总神辩以居用，犹曰不可究其深，况自降兹者乎？然道不独运，弘必由人，故令千载之下，灵液有寄焉。夫外国法师鸠摩罗耆婆者，挺天悟于命世，迈英风于季俗，乘冥寄而孤游，因秦运以弘道，抚玄节于希声，畅微言于像外，可以祛故纳新，非拟三益，悟宗入辙，几于过半。运启其愿，弥遭其会，以铅砾之质，侧南金之肆，诚悟无反三之机，思无稽玄之谋。然存闻赏事，庶无惑焉，故抚经静虑，感寻畴昔，每苦其文约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灵烛映于隐数，大宗昧于褊文，神标繇是以权范，玄风自兹用浇淳。至于闲诣靖唯，扣膺津门，则何常不遥然长慨，抚薄以兴怀哉！故遂撰记上闻，略为注释。岂曰渊壑之待晨露？盖以伸其用己之心耳。庶后来明哲，有以引而补焉。（《释藏迹》九。）

昙影

昙影，姚秦时居阳翟九崖岩。（见《魏书·殷绍传》）后住逍遥园。

〇中论序

夫万化非无宗，而宗之者无相；虚宗非无契，而契之者无心。故至人以无心之妙慧，而契彼无相之虚宗。内外俱冥，缘智俱寂，岂容名数于其间哉！但以忄希玄之质，趣必有由。非名无以领数，非数无以拟宗，故遂设名而召之，立数而辨之。然则名数之生，生于累者，可以造极而非其极。苟曰非极，复何常之有邪？是故如来始逮真觉，应物接粗，启之以有。后为大乘，乃说空法，化适当时，所悟不二。流至末叶，像教之中，人根肤浅，道识不明，遂废鱼守筌，在指忘月。睹空教便谓罪福俱泯，闻说相则谓之为真，是使有无交兴，生灭迭争，断常诸边，纷然竞起。时有大士，厥号龙树，爰托海宫，逮无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忍意在傍宗，载隆遗教，故作论以折中。其立意也，则无言不穷，无法不尽，然统其要归，则会通二谛，以真谛故无有，俗谛故无无。真故无有，则虽无而有；俗故无无，则虽有而无。虽有而无，则不累于有，虽无而有；则不滞于无，不滞于无。则断灭见息；不存于有，则常等冰消。寂此诸边，故名曰中。问答析微，所以为论，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观，直以观辩于心，论宣于口耳。（《释藏》百一。）

僧亻去吒

亻去吒外国人，寄居长干寺。

〇题颂同张奴

悠悠世事，惑滋损益。使欲尘神，横生悦泽。惟此哲人，渊觉先见，思形浮沫，瞩影遄电。累蹞声华，蔑丑章弁，视色悟空，习物伤变。舍纷绝有，断习除恋。青条曲荫，白茅以荐，依畦啜麻，邻崖饮氵存。慧定计昭，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高僧传》十杯度。）

卷一百六十六

释氏（十）

阙名

〇修行道地经翻译记

宾文士竺侯征若性纯厚，乐道归尊，好学不倦，真为上儒也。斋此经本，来至敦煌。是时月支菩萨沙门法护，德素智博，所览若渊，志化末进，诲人以真，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沙门法乘、月氏法宝、贤者李应荣承索鸟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三十馀人，咸共劝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讫。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也。其经上下二十七品，分为六卷，向六万言。于是众贤，各各布置。（《释藏终》八。）

〇放光经记

惟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梵本九十章六十万馀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梵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众贤者共集议，晋书正写。时执梵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相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都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梵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月讫。于前后所写校，最为差定。其前所写，可更取校。晋梵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恕其不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释藏迹》七。）

〇须真天子经记

《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笠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伯、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同上。）

〇普曜经记

《普曜经》，永嘉二年太岁在戊辰五月，本齐菩萨沙门法护，在天水寺，手执梵本，口宣晋言。时笔受者康殊、帛法炬。（同上。）

〇贤劫经记

《贤劫经》，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萨竺法护，从宾沙门得是贤劫三昧，手执口宣。时竺法友从洛寄来，笔受者赵文龙，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离于罪盖其是经者，次见千佛，稽受道化，受菩萨决致无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尔。（同上。）

〇首楞严后记

咸和三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梵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龟兹王子世帛延，善晋梵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肃、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后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师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同上。）

〇阿维越致遮经记（晋言不退转法输。）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专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同上。）

〇魔逆经记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梵书，口宣晋言，聂道真笔受，于洛阳城西白马寺中始出，析显元写，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脱。（同上。）

〇圣法印经记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萨沙门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住。（同上。）

〇文殊师利净律经记

经后记云：沙门竺法护，于京师遇西国寂志，诵出此经。经后尚有数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人忘失，辄宣现者。转之为晋，更得其本，补令具足。太康十年四月八日，白马寺中聂道真对笔受，劝助刘元谋、传公信、侯彦长等。（同上。）

〇正法华经记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梵经，口宣传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其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其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

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长安孙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写素解。（《释藏迹》八。）

〇正法华经后记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正法华品》竟，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诣白马寺，对与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以九月大斋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同上。）

〇持心经记

《持心经》，太康七年三月十日，敦煌开士竺法护，在长安说出梵文，授承远。（同上。）

〇六卷泥洹记

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梵本，宝云传译，于时座有二百五十人。（同上。）

〇二十卷泥洹记

智猛传，云毗邪离国有大小乘学不同，帝利城次华氏邑有婆罗门，氏族甚多，其禀性敏悟，归心大乘，博览众典，无不通达。家有银塔，纵广八尺，高三丈四，龛银像，高三尺馀，多有大乘经种种供养，婆罗门问猛言从何来，答言秦地来。又问秦地有大乘学不，即答皆大。

〇如来大哀经记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梵经，经名《如来大哀》，口授聂承远道真，正书晋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讫。护亲自覆校，当令大法，光显流布，其有览者，疾得总持，畅泽妙法。（《释藏迹》九。）

〇文殊师利发愿经记

晋元熙二年岁在庚申，于扬州斗场寺，禅师新出，云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僧伽罗刹集经后记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网经，使佛念为译人。念乃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计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豪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载。余既预众末，聊记卷后，使知释赵为法之至。（《释藏迹》十。）

〇大智论记

究摩罗耆婆法师以秦弘始三年岁在辛丑十二月十日至常安。四年夏，于逍遥园中西门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其中兼出经本禅经戒律百论禅法要解，向五十万言，并此释论一百五十万言，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其本二品已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得此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同上。）

〇三法度经记

比丘释僧伽先志愿大乘，学三藏摩诃 な邪伽兰，兼通一切书，记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记出此经，持此福，一切众生，令从苦得安，见谛解脱。（同上。）

〇八楗度阿毗昙根楗度后别记

斯经序曰：其人忘因缘一品，故阙文焉。近自宾沙门昙摩卑暗之来，经蜜川僧伽婆译出此品，八楗度文具也。而卑云八楗度是体耳。别有六足，可自百万言。卑诵二足，今无译可出，慨恨良深，秦建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于扬州瓦官佛图记。（同上。）

〇成实论记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次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梵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释藏》百一。）

〇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

夫穷像于玄原之无始，万行始于戒信之玄兆，是故天竺鸠摩罗什法师心首持诵，什言此戒出梵网经中。而什法师少习大方，齐异学于迦夷，淳风东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业，奉心大法，于逍遥观中，三千学士，与什参定大小乘经五十馀部，唯菩萨十戒四十八轻最后诵。此时融影三百人等，一时受行修菩萨道，岂唯当时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融书三千部，流通于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持诵相授，属诸后学好道之君子，愿末劫不绝，共见千佛龙华同坐。（同上。）

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其卷前中后三记。卷初记云：太岁己卯鹑火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记。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许，戒本昙摩侍传，佛念执梵，慧常笔受。

卷中间尼受大戒法后记云：此土无大比丘尼戒，乏斯一部僧法久矣。吴土虽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历所出，寻之殊不似圣人所制，法汰、道林声鼓而攻之，可谓匡法之栋梁也。法汰去年亦令外国人出少许，复不足。慧常凉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复之，似人之所作，其义浅近。末及僧纯昙充拘夷国来，从云慕蓝寺于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剑慕法，遂令佛图卑为译，昙摩侍传之，乃知真是如来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数，比丘戒有二百六十，问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举全数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将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异也。八簸赖夷无二，亦当依此足之耳，亦当略授十七僧迦卫尸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师教授师，更与七尼坛外问内法。坛外问内法于事为重，故外国师云：坛外问当言正尔上场，众僧中当问汝，汝当尔答。坛上问则言今众僧中问汝也，正尔令昙充还拘夷，访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须报，以为式也。授六法文无乏也，二师而已，无教授师也。

卷后又记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从受坐至属授诸杂事，令昙摩侍出，佛图卑为译，慧常笔受。凡此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为人师而不练此，此无异于土牛后人也。凉州道人竺道曼，于丘慈因此异事，来与敦煌道人此沙门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为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从所使僧祠依准，为界内无共说戒法也。常暮说戒，说戒之日，比丘尼差二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当说戒，僧即差二人往诣比丘尼。僧知人数，还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于某祠清净说戒，普其闻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筹说戒，如法僧事。七月十五日，各于所止处受岁如法，遣三人诣所依僧，承受界分斋耳。其馀如僧法，比丘尼当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满十二岁，乃中为师，初受十戒时，索二女师，当使持律沙门授戒，乃付女师，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满二十，直使女三师授之耳。威仪俯仰，如男子受戒法无异也。受戒后，周一年无误失，乃得受戒五百戒。后受戒时，三师七僧如中受时，直使前持律师，更授二百五十事，合前为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时问威仪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无他异也。（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正诬论

有异人者，诬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贪婪忍害，昧利无耻，侵害不厌，奢裂群生，不可逊让厉，不可谈议喻，故具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变化云云。又禁其杀生，断其婚姻，使无子孙，伐胡之术，孰良于此云云。正曰，诬者既云无佛，复云文子有神通，复云有得道弟子，能变化恢廓，尽神妙之理，此真有胸无心之语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请《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师不能乎？且夫圣之宰世，必以道莅之，远人不服，则绥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将以除暴止戈，拯济群生，行小杀以息大杀者也。故春秋之世，诸侯征伐，动仗正顺，敌国有畔，必鸣鼓以彰其过，总义兵以临罪人，不以暗昧而行诛也。故服则柔而抚之，不苟淫刑极武；胜则以丧礼居之，杀则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贬诱执，大杜绝灭之原。若怀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皆经传变文，讥贬累见。故会宋之盟，抑楚而先晋者，疾衷甲之诈，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敌之怨惠，不及后嗣，恶止其身，四重罪不滥，此百王之明制，经国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将，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诈力，竞以谲诡之计，济残贼之心，野战则肆锋极杀，屠城则尽坑无遗，故白起刎首于杜邮，董卓屠身于宫门，君子知其必亡，举世哀其灰戮。兵之弊也，遂至于此，此为可痛心而长叹者矣。何有圣人而欲大纵阴毒，翦绝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贤，而况万里之广，重华生于东夷，文命出乎西羌，圣哲所兴，岂有常地？或发音于此，默化于彼，形教万方，而理运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迹于中岳，而曜奇于西域者，盖有至趣，不可得而缕陈矣。岂有圣人疾敌之强，而其欲覆灭，使无孑遗哉？此何异气厉殷流，不蠲良淑，纵火中原，兰莸俱焚，桀纣之虐，犹将不然乎？纵令胡国信多恶逆，以暴易暴，又非权通之旨也。引此为辞，适足肆谤言，眩愚竖，岂允情合义，有心之难乎？

又诬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牵《楼炭经》云：诸天之宫，广长二十四万里，面开百门，门广万里云云。正曰：佛经说天地境界，高下阶级，悉条贯部分，叙而有章，而诬者或附著生长，枉造伪说；或颠倒淆乱，不得要实。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而容四百万里之门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错谬者多矣。臧获牧竖，犹将知其不然，况有识乎？欲以见博，只露其愚焉。

又诬云：佛亦周遍五道，备犯众过，行凶恶犹得佛，此非怖为恶者之法也。又计生民，善者少而恶者多。恶人死辄充六畜，尔则开辟至今，足为久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种已应希矣。正曰：诚如所言，佛亦曾为恶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恶从善故也。若长恶不悛，迷而后遂往，则长夜受苦，轮转五道，而无解脱之由矣。今以其能掘众恶之栽，灭三毒之炉，修五戒之善，尽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晓了本际，畅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虚，外无为之场耳。计天下昆虫之数，不可称计，人本之在九州之内，若毫末之在马体，十分之九，岂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为贵，荣期所以自得认三乐，达贵贱之分明也。今更不复自赖于人类，不丑恶于畜生，以刍水为甘膳，以羁络为非谪，安则为之，无所多难也。

又诬云，有《无灵下经》。《无灵下经》，妖怪之书耳，非三坟五典训诰之言也，通才达儒所未究览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诘，而虚妄自露矣。今且聊复应之。凡俗人常谓人死则灭，无灵无鬼。然则无灵则无天曹，无鬼则无所收也。若子孙奉佛，而乃追谴祖先，祖先或是贤人君子，平生之时，未必与子孙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颜冉之尸，罗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于贵体，此岂聪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则狐貉魍魉淫厉之鬼，何能反制仁贤之灵，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为诬，鄙丑书矣。

又诬云，道人聚敛百姓，大构塔寺，华饰奢侈，糜费而无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浅，适时应物，悉已备于首论矣，请复伸之。夫恭俭之心，莫过尧舜，而山龙华虫，黼黻绣；故《传》曰：“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门玉陛，灵台凤阙，将使异乎凡庶，令贵贱有章也。夫人情从所睹而兴感，故闻鼓鼙之音，睹羽麾之象，则思将帅之臣；听琴瑟之声，观庠序之仪，则思朝廷之臣。迁地易观，则情貌俱变，令悠悠之徒，见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贵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诸奉佛者，仰慕遗迹，思存仿佛，故铭列图像，致其虔肃。割损珍玩，以增崇灵庙；故上士游之，则忘其蹶筌，取诸远味；下士游之，则美其华藻，玩其炳蔚；先悦其耳目，渐率以义方，三涂汲引，莫有遗迹，犹器之取水，随量多少。唯穿底无当，乃不受耳。

又专诬以祸福为佛所作，可谓无不解矣，聊复释之。夫吉凶之与善恶，犹善恶之乘形声，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应耳。佛与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顺，从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则使资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济也。其谓诲人之法，救厄死之术，亦犹神农唱粒食以充饥虚，黄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闭口而望饱，裸袒以求温，不能强与之也。夫扁鹊之所以称良医者，以其应疾投药，不失其宜耳，不责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鹊有云，吾能令当生者不死，不能令当死者必生也。若夫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进良药而不御，而受祸临死之日，更多咎圣人，深恨良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徒东走，其势投井矣。

又诬云，沙门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闻能令主上延年益寿，上不能调和阴阳，使年丰民富，消蓄却疫，克静祸乱云云，下不能休粮绝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长生久视云云。正曰：不然。庄周有云，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无奈何，审期分之不可迁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则发、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龄矣。颜子死则称天丧子，惜之至也，无以延之耳。且阴阳数度，期运所当，百六之极，有时而臻。故尧有滔天之洪，汤有赤地之蓄，涿鹿有漂橹之血，坂泉有横野之尸，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经鸟曳，导引吐纳，辍黍稷而御英蕊，吸风露以代饣侯粮，俟此而寿，有待之伦也。斯则有时可夭，不能无穷者也。沙门之视松乔，若未孩之儿耳，方将抗志于二仪之表，延祚于不死之乡，岂能屑心营近，与涓彭争长哉！难者苟欲骋饰非之辩，立距谏之强，言无节奏，义无宫商。嗟夫，北里之乱雅，恶绿之夺黄也，其馀噪之音，曾无纪网，一遵先师不答之章。

又诬云，汉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谦，谦使之督运，而融先事佛，遂断盗官运，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酒食云云，后为刘繇所攻见杀云云。正曰，此难不待绳约而自缚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杀忠信不愆廉贞不盗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迩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结附寇逆，犯杀一也。受人使命，取不报主，犯欺二也。断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盗三也。佛经云不以酒为惠施，而融纵之，犯酒四也。诸戒尽犯，则动之死地矣。譬犹吏人，解印脱冠，而横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适足助明为恶者之获殃耳。

又诬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诛云云。正曰：石崇之为人，余所悉也。⼗盈耽酒，放僭无度，多藏厚敛，不恤独。论才则有一割之利，计德则尽无取焉。虽托名事佛，而了无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秽，色厉内荏，口咏禹汤，而行偶桀跖，自贻伊祸，又谁之咎乎？

又诬曰，周仲智奉佛亦精进，而竟复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寻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虽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为弟子也。论其率情亮直，具涉上，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婴儿之旨矣。以此而遇忌胜之雄，丧败理耳。纵如难者之言，精进而遭害者有矣，此何异颜项夙夭，夷叔馁死，比千尽忠而陷割心之祸，申生笃孝而致雉经之痛？若此之比，不可胜言。孔子曰：“仁者寿，义者昌。”而复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证，至矣信矣。

又诬云，事佛之家，乐死恶生，属纩待绝之日，皆以为福禄之来，而无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难者得无隐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经自谓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浑齐短修，涉生死之变，泯然无概；步祸福之地，而夷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怛，乐天知命，安时处顺耳。其未体之者，哀死慎终之心，乃所以增其笃也，故有大悲宏誓之义。雠人之丧，犹如哀矜，以德报怨，不念旧恶，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无哀感之心者哉？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恐畴己之深也。逆情违道，于斯见矣。（《弘明集》一，载此文于《牟子理惑论》后，无撰人名。案：称石崇、周嵩，则撰人在明帝后也。）

卷一百六十七

阙名（二）

〇四阿含暮钞序

《阿含暮》者，秦言趣无也。阿难既出十二部经，又采撮其要迳至道法为《四阿含暮》，与《阿毗昙》及律并为三藏焉。身毒学士以为至德未坠于地也，有阿罗汉，名婆素跋陀，钞其膏腴，以为一部九品四十六叶，斥重去复，文约义丰，真可谓经之瓔也。百行美妙，辩是与非，莫不悉载也。幽奥深富，行之能事毕矣。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斋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梵文，僧念僧护为译，僧导昙究僧睿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毗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三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此经，恐韦编未绝，不终其业耳。若加数年，将无大过也。近敕译人，直令转梵为秦，解方言而已。经之文质，所不易也。又有悬数悬事，皆访其人，为注其下。时复以意消息者，为其章注，修妒路者，其人注解，引经本也。其有直言修妒路者，引经证，非注解也。（《释藏藉》五，又《迹九》。案：此经篇目是释道安所题，疑此序亦道安作，而梁释僧以为未详作者。寻道安传，亦无壬午岁至邺寺事，故编入阙名类。）

〇沙弥十戒法并威仪序

夫乾坤覆载，以人为贵；立身处世，以礼仪为本。君臣父子，非礼不立；防邪止奸，非礼不禁；和国崇婚，非礼不定；逊悌乡邑，非礼不通；师徒朋友，非礼不敬；吊丧问疾，非礼不行。昔先贤垂范，永以为轨，则丧祭之仪，世务之急，是以信行之机，旦夕之要。今世浮游，或轻或重，或深或浅，不谐法则，以致讥论。（《释藏叔》四。）

〇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序

尊婆须蜜菩萨大士次继弥勒作佛，名师子如来也。从释迦文降生 な提国，为大婆罗门梵摩渝子，厥名郁多罗，父命观佛。寻侍四月，具睹相表，威变容止，还白所见，父得不还，已出家学，改字婆须蜜。佛般涅盘后，游教周妒国盘柰园，高才盖世，奔逸绝尘，撰集斯经焉。别七品为一揵度，尽十三揵度，其所集也。后四品一揵度，训释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揵度也。该罗深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阿毗昙》并兴外国，傍通大乘，特明尽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毕矣。寻之漭然，犹沧海之无涯，可不谓之广乎？陟之瞠尔，犹昆岳之无顶，不谓之高乎？宝渚极目，厌夜光之珍；岩岫举睫，厌天智之玉。懿乎富也，何过此经？外国升高座者，未坠于地也。集斯经已，入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术弥妒路，弥妒路刀利及僧伽罗刹，适彼天宫，斯二三君子，皆次补处人也。弥妒路刀利者，光炎如来也。僧伽罗刹者，柔仁佛也。兹四大士，集乎一堂，对扬权智，贤圣默然，洋洋盈耳，不亦乐乎。宾沙门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传此经一部，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政文业者，学不厌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译传，跋澄难陀婆三人执梵本，慧嵩笔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讫，梵本十二千首庐也。余与法和对校，修饰武威，少多润色。此经说三乘为九品，持善修行，以止观经十六最悉。每寻上人之高韶，未常不忘意（一作息。）味也。恨窥数仞之门晚，惧不悉（一作惧失。）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当也。（《释藏集》一，又《迹》十。）

〇首楞严三昧经注序

“首楞严三昧”者，晋曰勇猛伏定意也，谓十住之人，志当而功显，不为而务成。盖勇猛伏之名，生于希尚者耳。虽功高天下，岂系其名哉？直以忘业宗而称立遗称，故名遗训三千敷典诰，群生瞻之而弗及，钻之而莫喻，自非奇致超玄梵，可以应乎？圣录所谓勇猛者，诚哉难阶也。定意者，谓迹绝仁智，有无兼忘，虽复寂以应感，惠泽者仓生何尝不通，惠以仁智，照以玄宗，所以寂者，未可得而分也。故其篇云：“悉遍诸国，亦无所分。”于法身不坏也。谓虽从感若流，身充宇宙，岂有为之者哉？谓化者以不化为宗，作者以不作为主，其自忘焉，像可分哉！若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极也。可分则有亏，斯成则有散，所谓为法身者，绝成亏，遗合散，灵鉴与玄风齐踪，员神与太阳俱畅。其明不分，万类殊观，法身全济，非亦宜乎？故曰不分无所坏也。“首楞严”者，冲风冠乎知丧，洪绪在于忘言，微旨尽于七住，外迹显乎三权，洞重玄之极奥，耀八特之化筌，插高木之玄标，建十准以伺能，习妙旨以调习。既习释而知玄，遗慈故慈洽，弃照而照弘也。故有陶化育物，绍以经纶，自非领略玄宗，深达奇趣，岂云究之哉？沙门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世，神悟发于天然，俊朗明彻，玄映色空，启于往数，位叙三乘。余时复畴谘，豫闻其一，敢以不敏，系于句末，想望来贤，助删定焉。（《释藏迹》七。）

〇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序

波牟提陀，晋曰一住。维摩罗，晋曰二住。波披迦罗，晋曰三住。阿至摸，晋曰四住。头暗邪，晋曰五住。头罗迦摩，晋曰七住。阿遮罗，晋曰八住。抄头摩提，晋曰九住。昙摩弥迦，晋曰十住。渐备经，晋曰十住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一住名悦豫，第二住名离垢，第三住名兴光，第四住名辉耀，第五住名难胜，第六住名目前，第七住名玄妙，第八住名不动，第九住名善哉意，第十住名法雨，渐备经十住行。

第一住令亡，第二住说戒行，第三住说十二门五通事，第四住说三十七品事，第五住说四谛事，第六住说十二因缘事，第七住说权智事，第八住说神足变化事，第九住说神足教化事，第十住亦说神足教化事，渐备经护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经有五卷五万馀言，第一卷说一住事，今无此一卷，今现有二住以下至十住为十品。

渐备经十住，与本业大品异，说事委悉于本业大品，不知何以ａ于凉州。昔凉州诸道士释教道竺法彦义，斯二道士，并皆博学，以经法为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经又亦不闻其有所说。始知博闻之难，为人兴显经，且亦是大经，说事广大，义理幽深，乃是众经之美望，辞叙茂赡，真有奇闻。而帛法巨亦是博学道士，昔邺中亦与周旋，不知何以复不集此经，又不闻其言，博闻强记信难。有护公出《须赖经》，虽不见，恒闻彦说之，张天锡更出《首楞严》，故当应委于先者。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沙门法护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经》，手执梵本，译为晋言，护公菩萨人也。寻其馀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大品出来，虽数十年，先出诸公，略不综习，不解诸公何以尔。诸公才明过人，当能留心思研，心以为至业者，故当极有所得。先出诸公，故恨太简，于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顷来东西诸讲习，无不以为业，于文句犹不同，觉其转深，但才分有限，思寻有极，幽旨作（案有脱误）非短思所尽，然文句故可力为，方欲研之，穷此一生，冀有微补。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渐备所说，位分众行，各有阶级，目下殊异于众经，方欲根悉研寻之，如今茫茫，犹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说。彼或有因缘，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案有脱误。）尽寻求之理，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护公出《光赞》，计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当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凉州，不行于世。寻出经时，乃在长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见一卷，经后记云十七章，年号日月，亦与此记同，但不记处所，所以为异。然出经时，人云聂承远笔受，帛元信沙门法度，此人皆长安人也。以此推之，略当必在长安出此经。梵本亦言，于阗沙门只多罗所斋来也，此同如慧常等凉州来疏，正似凉州出，未详其故。或乃护公在长安时，经未流宣，唯持至凉州未能乃详审。泰元元年岁在内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牙市人康儿，展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牙市，牙市人送达襄阳，付沙门释道安。襄阳时齐僧有三百人，使释僧显写送与扬州道人竺法汰，《渐备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达襄阳，亦是慧常等所送，与《光赞》俱来。顷南乡间人留写，故不与《光赞》俱至耳。《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但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住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般若经》乃以善男子善女人为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犹树之有根，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勿零落。（《释藏迹》九。）

〇阿毗昙心序

释和尚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其人不闲晋语，以偈本难译，遂隐而不传。至于断章，直云修妒路。及见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检前所出，又多首尾隐没，互相涉入，译人所不能传者彬彬然，是以劝令更出。以晋泰元十六年岁在单阏贞于重光，其年冬，于浔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梵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焉。（《释藏迹》十。）

〇法显传自记游天竺事后序

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也哉？（《释藏兵》八。）

〇戒因缘经鼻奈耶序

阿难出经，面承圣旨，五百应真，更互定察，分为十二部，于四十九年之诲，无片言遗失。又钞十二部，为《四阿含》《阿毗昙》《鼻奈耶》，三藏备也。天竺学士，罔弗尊焉，讽之咏之，未坠于地也。其大高座沙门，则兼该三藏，中下高座，则通一通二而已耳。经流秦土，有自来矣。随天竺沙门所持来之经，遇而便出，于十二部，毗曰罗部最多。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岁在壬午，鸠摩罗佛提斋《阿毗昙钞》《四阿含钞》来至长安，渴仰情久，即于其夏，出《阿毗昙钞》四卷，其冬出《四阿含钞》四卷，又其伴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十二日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与往年昙摩侍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于二百六十事，疑碍之滞，都讠叟然焉。上闻异要，焕乎可观焉。二年之中，于此秦邦，三藏具焉。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群比丘，生于贵族，攀龙附凤，虽贪出家，而豪心不尽，鄙悖之行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堕龙，一入无择，明恃贵不节，自遗伊戚。向使中开家子，遇佛出学，虽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经是佛未制戒时，其人所犯秽漏行多，既制之后，改之可贵。天竺持律，不都通视，惟诸十二法人坚明之士，乃开缄滕，而共相授，耶舍见嘱见诲谆谆，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其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以后，秦士有此一部律矣，唯愿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满五岁，非持律人，幸勿与之也。（《释藏兄》一。）

〇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序

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佛去世后七百年生此国，出家学道，游教诸邦，至楗ㄡ越土，甄ㄡ贰王师焉。高明绝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道地经》，其所集也。又著此经，宪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沦虚，行无巨细，必因事而演，游化夏土，莫不曲备，虽《普耀》《本行》《度世》诸经，载佛起居，至谓为密，今揽斯经，所悟复多矣。传其将终，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诚不虚者。立斯树下，手援其叶，而弃此身，使那罗延力大象之势，无能移余如毛发也。正使就耶维者，当不焦此叶。言然之后，便即立终。贰王自临而不能动，遂以巨ㄌ象挽，未始能摇，即就耶维，炎叶不伤，寻升兜术，与弥勒大士高谈彼宫，将补佛处贤动第八。以建元二十年，宾沙门僧伽跋澄斋此经本，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请令出焉。佛念为译，慧嵩笔受，正值慕容作难于近郊，然译出不衰，余与法和对检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击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穷通不改其恬，讵非先师之故迹乎！（《释藏宜》一。）

〇达摩多罗禅经序

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虽精粗异分，而阶藉有方。是故发轸分逵，途无乱辙，革俗成务，功不待积。静复所由，则幽诣告微，渊博难窥，然理不云昧，庶旨统可寻。试略而言。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必同趣，功玄于在用，交养于万法。其妙物也，运群动以至一而不有，廓大象于未形而不无，无思无为，而无不为，是故洗心静乱者，以之研虑；悟彻穷神者，以之入微也。若乃将入其门，机在摄会，理玄数广，道隐于文，则是阿难曲承音诏，遇非其人，必藏之灵府。何者？心无常规，其变多方；数无定象，待感而应，是故化行天竺，缄之有匠，幽关莫辟，罕窥其庭。从此而观，理有行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不虚授，良有以矣。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咸乘至愿，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经所不辩。必ウ轨元匠，孱焉无差。其后有优波崛，弱而超悟，智绝世表，才高应寡，触理从简，八万法藏，所存惟要，五部之分，始自于此。因斯而推，固知形运以系废兴自兆，神用则幽步无迹，妙动难寻，涉粗生异，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此以来，感于事变，怀其旧典者，五部之学，并有其人，咸惧大法将，理深其慨，遂各述禅经，以隆盛业。其为教也，无数方便，以求寂然，寂乎惟寂，其揆一耳。而寻条求根者众，统本运末者寡。或将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变，是故经称满愿之德，高普事之风，原夫圣旨，非徒令其长，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业，存乎其人，人不经世，道或隆替，废兴有时，则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达节善变，出处无际，晦名寄迹，无闻无示，若斯人者，复不可以名部分。即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于其外别有宗明矣。每慨大教不流，禅数尤寡，三业无统，斯道殆废。顷鸠摩耆婆宣马鸣所述，乃有此业。虽其道未融，盖是为山于一篑，欣时来之有遇，感奇趣于若人。舍夫制胜之论，而顺不言之辨，遂誓被僧那，至寂为己任，怀德未忘，故遗训在兹。其为要也，图大成于未象，开微言而崇体，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门以寝患，达奋竞之伤性，齐彼我以宅心。于是异族同气，幻形告疏，入深缘起，见生死际，尔乃辟九关于龙津，超三忍以登位，垢习凝于无生，形累毕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靡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所生，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宏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合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不离如，色则是如；如不离色，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释四义以反迷，启归途以领会，分别阴界，导以止观，畅散缘起，使优劣自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极。其极非尽，亦非所尽，乃曰无心，入于如来无尽法门，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元根于法身，归宗一于无相，静无遗照，动不离寂者哉？

〇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石门在精舍南十馀里，一名障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辟三泉之会，并立而开流；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为名。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皆传之于旧俗，而未睹者众。将由悬濑险峻，人兽迹绝，迳迴曲阜，路阻行难，故罕经焉。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馀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涂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既至，则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仅乃造极，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迴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游观未久，而天气屡变，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回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乃其将登，则翔禽拂翮，鸣猿厉响，归云回驾，想羽人之来仪，哀声相和，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以之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寻之，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邪？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岭，流目四瞩，九江如带，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细，智亦宜然，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其咏之云尔。

仙道

邓处中

处中，华佗外孙，惠帝时为少室山应灵洞主，号探微真人。

〇华氏中藏经序

华先生讳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书，多游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于公宜山古洞前，忽闻人论疗病之法，先生讶其异，潜逼洞窃听。须臾，有人云："华生在迩，术可付焉。"复有一人曰："道生性贪，不悯生灵，安得付也？"先生不觉愈骇，跃入洞，见二老人，衣木皮，顶草冠，先生躬趋左右而拜曰："适闻贤者论方术，遂乃忘归，况济人之道，素所好为，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验，徒自不足耳。愿贤者少察愚诚，乞与开悟，终身不负恩。"首坐先生云："术亦不惜，恐异日与子为累。若无高下，无贫富，无贵贱，不务财贿，不惮劳苦，矜老恤幼为急，然后可脱此祸。"先生再拜谢曰："贤圣之语，一一不敢忘，俱能从之。"二老笑指东洞云："石床上有一书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秘密之。"先生时得书，回首已不见老人。先生慑怯离洞，忽然不见，云奔两泻，石洞摧塌。既览其方，论多奇怪，从兹施试，效无不存神。先生未六旬，果为魏所戮，老人之言，预有斯验。余乃先生外孙也，因吊先生寝室，梦先生引余坐，语《中藏经》真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传非人。余觉，惊怖不定，遂讨先生旧物，获石函一具，开之得书一帙，乃《中藏经》也。予性拙于用，复授次子思，因以志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甲寅秋九月序。（《华氏中藏经》吴勉学刊本。案：甲寅，元康四年也，此序疑道家依托。）

许迈

迈字叔玄。（或作叔齐，见《御览》，四百十引道学论。一名映，丹阳句容人，后改名玄，字远游。师事南海太守鲍靓学道，遍游名山，或云仙去。）

〇遗王羲之书

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晋书·许迈传》，《初学记》八。）

鬼神

苏韶

韶字孝先，安平人，为中牟令，咸宁初亡。

〇授第九子节书

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山上，乐哉乎！此万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十月，可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便自足矣。（《御览》五百五十五，八百八十三，《太平广记》三百十九，并引王隐《晋书》：韶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第九子节昼日见韶自外入曰：吾欲改葬，乃授节为书。《御览》三百七十三又引王隐《晋书》苏韶事。）

猗尼渠馀国王

王未详。

〇白玉题文

猗尼渠馀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晋书·刘聪载记》。聪子约死，道遇一国曰猗尼渠馀，引约入宫，与皮囊一拔，及苏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

管涔王

王，管涔山神。

〇剑铭

神剑服御除众毒。（《水经·汾水注》云，刘曜隐于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三尺，光泽非常，背有铭云。）

〇绥山神

下都阳桓阐教于巫，桓阐以生肉贻我，当谪令自食也。（《御览》八百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二引《异苑》。）
全宋文
卷一
武帝
卷二
少帝
文帝（一）
卷三
文帝（二）
卷四
文帝（三）
卷五
孝武帝（一）
卷六
孝武帝（二）
卷七
前废帝
明帝（一）
卷八
明帝（二）
卷九
明帝（三）
卷十
後废帝
顺帝
孝懿萧后
武张夫人
孝武文穆王后
明恭皇后
昭容谢氏
卷十一
长沙王义欣
临川王义庆
江夏王义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二
江夏王义恭（二）
衡阳王义季
彭城王义康
南郡王义宣
元凶劭
始兴王浚
卷十三
南平王铄
竟陵王诞
建平王宏
建安王休仁
卷十四
晋平王休
桂阳王休范
巴陵王休若
豫章王子尚
晋安王子勋
寻阳王子房
卷十五
范泰
范晔
卷十六
臧焘
臧质
徐羡之
徐湛之
卷十七
裴松之
裴ゐ
王敬弘
王升之
卷十八
王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昙首
王华
王韶之
卷十九
王淮之
王徽
王微
王僧达
卷二十
王景文
王裕
宗炳
卷二十一
宗炳（二）
宗悫
卷二十二
羊欣
羊希
刘少府
何承天
卷二十三
何承天（二）
卷二十四
何承天（三）
卷二十五
郑鲜之
卷二十六
傅亮
卷二十七
傅隆
蔡廓
蔡兴宗
徐豁
孔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八
孔觊
孔之
孔甯子
何叔度
何尚之
何偃
卷二十九
荀伯子
荀赤松
荀万秋
刘彦之
殷景仁
雷次宗
夏侯弼
卷三十
谢灵运（一）
卷三十一
谢灵运（二）
卷三十二
谢灵运（三）
卷三十三
谢灵运（四）
谢瞻
谢晦
谢元
卷三十四
谢惠连
谢庄（一）
卷三十五
谢庄（二）
卷三十六
颜延之（一）
卷三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颜延之（二）
卷三十八
颜延之（三）
颜竣
颜测
卷三十九
王玄谟
孟灵休
垣护之
垣袭祖
刘式之
刘
刘秀之
申恬
萧思话
萧惠开
卷四十
徐爰
骆达
虞繁（《隋志》作卢繁。）
张野
伍辑之
任豫
卞伯玉
孔欣
袁伯文
何勖
何长瑜
邓文子
卷四十一
赵伯符
沈劭
沈亮
沈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攸之
沈演之
沈勃
卷四十二
陆徽
竺夔
张约之
顾琛
顾宝先
顾觊之
顾愿

卷四十三
贺道期
贺道养
萧摩之
孔默之
孔熙先
孔休先
江奥
江邃
徐道娱
徐闰
陆子真
柳元景
成粲
司马操
卷四十四
袁淑
袁觊
袁粲
卷四十五
刘湎
沈怀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怀远
戴法兴
卷四十六
鲍照（一）
卷四十七
鲍照（二）
卷四十八
周朗
卷四十九
张兴世
张畅
张悦
张镜
张永
张辩
殷琰
刘损
袁
扶令育
钱乐之
皮延宗
卷五十
孙康
史喜
薛安都
徐耕
盖吴
鲁爽
刘康祖
刘兴祖
虞愿
丘珍孙
丘景先
丘迈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宏
苏玮生
卷五十一
范义恭
周景远
王祀之
朱膺之
王膺之
庾业
傅休
孙豁之
卷五十二
庾亮之
庾蔚之（一）
卷五十三
庾蔚之（二）
卷五十四
孙休
孙武
王燮之
孙缅
傅郁
诸葛雅之
爨道庆
司马兴之
程彦
殷淡
常珍奇
陈文绍
刘成
陈谈之
刘勰
长江
路琼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法
卷五十五
虞
颜奂
颜僧道
王元曾
孙萨
孔渊之
庾徽之
费文渊
孙冲之
虞通之
王略
王庆绪
卷五十六
刘绲
孙琼
孙诜
丘仲起
王延秀
檀
司马燮之
韩贲
殷匪子
沈俣之
崔凯
谢镇之
卷五十七
朱昭之
朱广之
李淼
王叔之
荀伦（一作苟伦。）
裘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乔道元
张委
王昊之
卷五十八
列女
临川长公主
玉秀
范氏
阙名
有司（一）
卷五十九
阙名（二）
有司（二）
卷六十
阙名（三）
有司（三）
崇宁陵令
参佐
徐州
兖州
尚书
金石刻
卷六十一
外国
吐谷浑慕瑰
慕延
北凉沮渠蒙逊
沮渠茂虔
百济国王庆（《魏书》作“馀庆”）
倭国王武
诃罗陀国王坚铠
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
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
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也阿罗跋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
卷六十二
释氏（一）
竺道生
释慧睿
昙无谶
释道朗
释道扌延
释慧通
释僧愍
卷六十三
释氏（二）
求那跋陀罗
释慧观
释僧馥
释慧琳
释僧镜
释道温
释道高
释法明
释慧义
卷六十四
释氏（三）
释僧弼
释宝林
法慈
阙名
鬼神
朱道珍
卷一
◎武帝

帝姓刘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後。隆安中为刘牢之参军，累迁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元兴初为桓修抚参军，加彭城内史，以平桓玄功进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寻领青州刺史。义熙初，进侍中车骑将军，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解青州，加领兖州刺史。寻授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加北青冀二州刺史。以平慕容超功进太尉中书监，固让。寻假黄钺，授大将军扬州牧，固让。改授太尉中书监，寻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又领荆州刺史，加领南蛮校尉，授太傅中外大都督。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加北雍州刺史。十二年策命为宋公，加九锡。十三年，以平姚泓功进爵宋王，固让。十四年为相国，恭帝即位，仍进爵宋王。元熙二年六月受禅，改元永初，在位三年，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有集二十卷。（案：《傅亮传》，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然帝既有集，难尽分别。今除《文选》、《艺文类聚》确指为王诞、傅亮作外，仍编入《武帝集》中。）

◇除冶士制（永初元年八月）

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宋书·武帝纪》下）

◇矫晋安帝诏（义熙八年九月）

刘毅包藏祸心，构逆南夏。藩混助乱志，肆奸宄。赖宰辅玄鉴，抚机挫锐，凶党即戮，社稷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实资玄泽。况事兴大憝，祸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刘毅不在其例，并增文武位一等。孝顺忠义，隐滞遗逸，必令闻达。（《晋书·安帝纪》：八年九月己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庚辰裕矫诏。）

◇矫安帝遗诏（十四年十二月）

唯我有晋，诞膺明命，业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属当多难，幸赖宰辅，拯厥颠覆，仍恃保，克黜祸乱。遂冕旒辰极，混一六合。方凭阿衡，惟新洪业，而遘疾大渐，将遂弗兴。仰惟祖宗灵命，亲贤是荷。咨尔大司马琅邪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惟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晋书·恭帝纪》，安帝崩，刘裕矫称诏。）

◇即位诏（永初元年六月丁卯）

夫世代迭兴，承天统极，虽遭遇异途，因革殊事。若乃功济区宇，道振生民，兴废所阶，异世一揆。朕以寡薄，属当艰运，藉否终之期，因士民之力，用获拯溺，匡世拨乱，安国宁民，业未半古，功参曩烈。晋氏以多难仍遘，历运已移，钦若前王，宪章令轨，用集大命於朕躬。惟德匪嗣，辞不获申，遂祗顺三灵，飨兹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终於文祖。猥当与能之期，爰集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之运，嘉祚肇开，隆庆惟始，思俾休嘉，惠兹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晋元熙二年为永初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宋书·武帝纪》下）

◇降封晋世名臣後裔诏

夫微禹之感，叹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晋氏封爵，咸随运改，至於德参微管，勋济苍生，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泯绝。降杀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长沙公封醴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侯，各五百户：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一依本秩，无所减降。（《宋书·武帝纪》下，又略见《南史·宋本纪》一）

◇封功臣诏

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戎车岁动，自东徂西，靡有宁日。实赖将帅竭心，文武尽效，宁内拓外，迄用有成。威灵远著，寇逆消荡，遂当揖让之礼，猥飨天人之祚。念功简劳，无忘鉴寐，凡厥诚勤，宜同国庆。其酬赏复除之科，以时论举；战亡之身，厚加复赠。（《宋书·武帝纪》下）

◇追封刘穆之等诏

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今理运维新，蕃屏并肇，感事怀人，实深凄悼。可进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荆、郢之捷，克剪放命，北伐之勋，参迹方叔。念勤惟绩，无忘厥心。可进龙阳县侯，增邑千五百户。（《宋书·刘穆之传》，高祖受禅，思佐命元，下诏。）

◇下刘遵考诏

遵考服属之亲，国戚未远，宗室无多，宜蒙宠爵。可营浦县侯，食邑五百户，以本号为彭城沛三郡太守。（《宋书·刘遵考传》，高祖初即位，下诏。）

◇封佐命功臣徐羡之等诏

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羡之，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州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後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亻艮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相宜侯阳张劭，参西中郎将军事、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规远谋，扶赞洪业；或肆勤树绩，弘济艰难。经始图终，勋烈惟茂，并宜与国同休，飨兹大赉。羡之可封南昌县公，弘可华容县公，道济可改封永县公，亮可建城县公，晦可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怀慎、彦之各进爵为侯，粹改封建安县侯，并增邑为千户；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千户；劭可封临沮县伯，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之制，率遵旧章。（《宋书·徐羡之传》，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下诏。）

◇下高句骊王高琏等诏

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映，并执义海外，远修贡职。惟新告始，宜荷国休。琏可征东大将军，映可镇东大将军，持节都督王公如故。（《宋书·东夷高句骊传》，高祖践阼，下诏。）

◇下褚叔度诏

夫赏不遗勤，则劳臣增劝；爵必畴庸，故在功咸达。叔度南北征讨，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诚著岭表。可封番禺县男，食邑四百户。（《宋书·褚叔度传》高祖受命，下诏。）

◇遣大使巡行诏（六月丁丑）

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览民物，搜扬幽隐，拯灾恤患，用能风泽遐被，远至迩安。朕以寡暗，道谢前哲，因受终之期，托兆庶之上，鉴寐属虑，思求民瘼。才弱事艰，若无津济，夕惕永念，心驰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贤兴善，问所疾苦。其有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治，未允民听者，皆当具以事闻。万事之宜，无失厥中，畅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宋书·武帝纪》下）

◇增俸诏（六月戊寅）

百官事殷俸薄，禄不代耕。虽国储未丰，要令公私周济。诸供给昔减半者，可悉复旧。六军见禄粗可，不在此例。其馀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畴量增之。（《宋书·武帝纪》下）

◇定刑诏（七月壬子）

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治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宋书·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

◇复彭沛下邳诏（八月戊辰）

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义缱绻，事由情奖，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优复之制，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宋书·武帝纪》下，又略见《南史·宋本纪》一）

◇肆赦诏（八月乙亥）

朕承历受终，猥飨天命。荷积善之祚，藉士民之力，率由令范，后先祗严，获遂宣训，蒸尝肇建，情敬无违。加以储宫备礼，皇基弥固，国庆家礼，爰集旬日，岂予一人，独荷兹庆。其见刑罪无轻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为始。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宋书·武帝纪》下）

◇酒埽前世诸陵墓诏（闰月壬午朔）

晋世帝后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茔未远，并宜洒埽。主者具条以闻。（《宋书·武帝纪》下）

◇下众官诏（闰月辛丑）

主者处案，虽多所谘详，若众官命议，宜令明审。自顷或总称参详，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当指名其人，所见不同，依旧继启。（《宋书·武帝纪》下）

◇停冬使诏（闰月辛丑）

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在其例。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宋书·武帝纪》下）

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宋书·礼志》一）

◇下徐广诏（元年）

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宋书·徐广传》）

◇除淫祠诏（二年四月己卯朔）

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宋书·武帝纪》下）

◇定刑诏（六月壬寅）

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殷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粗为中否之格。（《宋书·武帝纪》下）

◇除连坐法诏（十月丁酉）

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宋书·武帝纪》下）

◇下倭国诏（二年）

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宋书·倭国传》）

◇推恩外戚诏（二年）

推恩之礼，在情所同，故内树宗子，外崇后属，爰自汉魏，咸遵斯典。外祖赵光禄萧光禄，名器虽隆，茅土未建，并宜追封开国县侯，食邑五百户。（《宋书·孝穆赵后传》）

◇诏报孔琳之（二年）

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间。余如奏。（《宋书·孔琳之传》）

◇原刑诏（三年正月申辰朔）

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宋书·武帝纪》下）

◇分立南豫州诏（二月丁丑）

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南豫州刺史，征虏将军刘粹为豫州刺史。（《宋书·武帝纪》下）

◇封徐湛之诏（三年）

永兴公主一门娇长，早罹辛苦，外孙湛之，特所锺爱。且致节之胤，情实兼常，可封枝江县侯，食邑五百户。（《宋书·徐湛之传》）

◇下沈林子诏（三年）

军国多务，内外须才，前镇西谘议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辅国将军起。（《宋书自序》，林子遭母忧还，东葬，乘舆躬幸，信使相望，葬毕，即下诏。）

◇恤沈林子诏（三年）

故辅国将军沈林子，器怀真密，忠绩允著，才志未遂，伤悼在怀，可追赠征虏将军。（宋书自序。此诏末有句云：有司率常典也。似非诏中语，俟再审定。）

◇诏少府

少府前岁所封诸洲芦荻，可开以利民。（《艺文类聚》八十二）

◇停省县尉诏

百里之任，总时官长，县尉实效甚微，其费不少，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余悉停省。（《御览》二百七十。）

◇诏答郑鲜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劳足下勤至，吾初不择日。

◇疾甚下手诏（五月）

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宋书·武帝纪》下，《南史·宋本纪》一）

◇敕孙季高（义熙六年）

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虏。卿今时当至广州，倾其巢穴，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宋书·武帝纪》上）

◇敕裴松之（义熙十二年冬）

裴松之廓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宋书·裴松之传》。既克洛阳，高祖敕。）

◇敕诸公慰视沈林子（永初三年）

其至性过人，卿等数视之。（宋书自序。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减损，逼与入省，日夕抚慰，敕诸公。）

◇即位告天策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於裕。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匚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南史》作「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祀堙灭。裕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兴废有期，否终有数。至於大造晋室，拨乱济民，因藉时来，实尸其重。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协祉，岁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光夷人，佥曰皇灵降鉴於上，晋朝款诚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

猥以寡德，托於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於有宋。惟明灵是飨。（《宋书·武帝纪》下，又《礼志》三「万国之情」作「万国之嘉望」，又见《南史·宋本纪》一）

◇追尊皇考策

维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谨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号曰孝穆皇帝，仰惟圣灵，邈焉徂远。昔有周丕崇，祚兴昌季，其在魏晋，亦申情礼，所以聿追来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因者本。谨稽式上代，考诸令准；称谓既极，情典攸遂。所以仰顺天人，俯穆率士，在心远慕，庶云有慰。（《通典》七十二）

◇追尊先后策

维年月朔，皇帝谨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号曰孝穆皇后。伏维皇妣，资坤厚之性，体母仪之德，等美姜原，齐列任姒。训穆中闺，化流自远。膺历运期，飨兹天位。谨依前典，敬奉大礼。仰慕圣善之爱，俯增《蓼莪》之思。（通典七十二）

◇入京城令

预是彭沛乡人赴义者，并可依刘主簿。（《宋书·刘锺传》。义旗将建，高祖版刘锺为郡主簿，明日从入京城，将向京邑，高祖令云。）

◇征戴等令

前大尉参军戴，辟士韦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进退，并可散骑侍郎，在通直。（《宋书·戴传》，宋国初建下令不起。）

◇答王弘弹谢灵运令

灵运免官而已，馀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宋书·王弘传》，弘弹灵运杀力人桂兴，淫其嬖妾，并弹中丞王准之不举，下令答。）

◇受相国宋公九锡令

孤以寡薄，负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惧。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轨齐晋，拟议国典。虽亮诚守分，十稔於今，而成命弗回，百辟胥暨，内外庶僚，敦勉周至。藉运来之功，参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资，同盛德之事。鉴寐永言，未知攸托。隆祚之始，思贾斯庆。其赦国内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荡然。其馀详依旧准。（《宋书·武帝纪》中，义熙十四年六月。）

◇下书辟宗炳等

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兔》潜处，《考》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宋书·宗炳传》）

◇至江陵下书（义熙八年十一月）

夫去弊拯民，必存简恕，舍纲修网，虽烦易理。江荆雕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馀，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干。未能匪躬俭（句脱一字。）苟求盈给，积习生常，渐不知改。

近因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旧兵运。原五岁刑已下。凡所质录贼家馀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

◇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下书（义熙十一年）

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频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或越绋应召。每永怀民瘼，宵分忘寝，诚宜蠲除苛政，弘兹简惠。庶令凋风弊政，与事而新，宁一之化，成於期月。荆雍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使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赈。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并除今年租税。（《宋书·武帝纪》中）

◇世子镇徐兖二州下书（义熙十二年）

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敌，内清奸轨，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情若风霜，义贯金石。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河，弱嗣叨蒙，复忝今授，情事缠绵，可谓深矣。顷军国务殷，刑辟未息，眷言怀之，能不多叹。其犯罪系五岁以还，可一原遣。文武劳满未蒙荣转者，便随班序报。（《宋书·武帝纪》中）

◇赐沈林子书（义熙十三年）

频再破贼，庆快无譬，既屡摧破，想不复久尔。（宋书自序，姚鸾精兵守，林子衔枚夜袭，即屠其城劓鸾而坑其众，高祖赐书。）

◇请恤孟龙符表（义熙六年）

故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忠勇果毅，陨身王事，宜蒙甄表，以显贞节。圣恩嘉悼，宠赠方州。龙符投袂义初，前驱效命，推锋三捷，每为众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虏，朝议爵赏，未及施行。会今北伐，复统前旅。临朐之战，气冠三军。於时逆徒实繁，控弦掩泽，龙符匹马电跃，所向摧靡，奋戈深入，知死弗吝。贼超奔遁，依险鸟聚。大军因势，方轨长驱。考其庸绩，豫参济不。窃谓宜班爵土，以褒勋烈。（《宋书·孟怀玉附传》）

◇土断表（义熙九年）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为弊。然九服弗扰，所托成旧。（《通典》无「然」字，以此二语在不复系之於齐楚下，今此转刻误跳耳。）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於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於时财阜国丰，实由於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驰。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

臣荷重任，耻责实深，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庶子本（《通典》作「庶存其本」。）所弘，稍与事著。然後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於当年，在始暂勤，要终所以能易。

伏惟陛下，垂矜万民，怜其所失，永怀《鸿雁》之诗，思隆中兴之业。既委臣以国重，期臣以宁济，若所启合允，请付外施行。（《宋书·武帝纪》中，又见《通典》三）

◇请恤孙季高表（义熙九年）

孙季高岭南之勋，已蒙褒赠，臣更思维，虑循稔恶一纪，据有全城（疑当作「越」。）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馀烬，犹能为虞。县师远讨，方勤庙算。而季高泛海万里，投命洪流，波激电迈，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进退靡依，轻舟远迸。曾不旬月，妖凶歼殄。荡涤之功，实庸为大。往年所赠，犹为未优。愚谓宜更赠一州，即其本号，庶令忠勋不湮，劳臣增厉。（《宋书·孙处传》，处字季高。）

◇沈田子战功表（义熙十三年）

参征虏军事振武将军扶风太守沈田子，率领劲锐，背城电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陈，奋寡对众，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斩馘千数。泓丧旗弃众，奔还霸西。咸阳空尽，义徒四合。清荡馀烬，势在踵。（宋书自序）

◇请褒赠王镇恶表（义熙十四年）

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志节亮直，机略明举。自策名州府，屡著诚绩。荆南遘衅，势据上流，难兴强蕃，忧兼内侮。镇恶轻舟先迈，神兵电临，旰食之虞，一朝雾散。及王师西伐，有事中原，长驱洛阳，肃清湖、陕。入渭之捷，指麾无前，遂廓定咸阳，俘执伪后，克成之效，莫与为畴。实捍城所寄，国之方邵也。近北虏游魂，寇掠渭北，统率众军，曜威扑讨。贼既还奔，还次泾上。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加刃害。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伏惟圣怀，为之伤恻。田子狂悖，即已备宪。镇恶诚著艰难，勋参前烈。殊绩未酬，宜蒙追宠。愿敕有司，议其哀赠。（《宋书·王镇恶传》）

◇言灵瑞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沙门释法义，於嵩庙所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符彩润洁，河南太守毛之，以灵岳降瑞，送诸神府。（□□□□□□□□孙严《宋书》）

◇进宝器表（十四年）

间者平长安，获张衡所作浑仪士圭历代宝器。谨遣奉送，归之天府。（《御览》二引《义熙起居注》十四年《相国表》）

◇表

情由权夺。（《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晋起居注宋公表》）

董司乖方。过实引罚。（同上。）

◇上言乞正封赏（义熙二年三月）

昔天祸皇室，巨狡纵篡，臣等义惟旧隶，豫蒙国恩，仰契信顺之符，俯厉人臣之愤。虽社稷之灵，抑亦事由众济。其翼奖忠勤之佐，文武毕力之士，敷执在己之谦，用亏国体之大。辄申摄众军先上，同谋起义，始平京口、广陵二城，臣及抚军将军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义出都缘道大战，所馀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辅国将军长民、故给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赏。其西征众军，须论集续上。（《宋书·武帝纪》上，平桓玄上言。）

◇白武陵王遵笺

粲等备位大臣，所怀必尽，执宪不允，自应据理陈诉。而横兴怨忿，归咎有司，宜加裁当，以清风轨。（《宋书·武帝纪》上，褚粲等役使官人，为御史所纠，谢笺言辞愤怨，高祖与大将军武陵王遵笺，并免官。）

◇与臧焘书

顷学尚废驰，後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近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宋书·臧宪传》，高祖镇京口，与焘书。）

◇与刘毅书

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宜须装严毕，与弟同举。（《宋书·武帝纪》上。）

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晋书刘毅传，卢循乘胜而进，毅将率军南征，因与毅书。）

◇函书付朱龄石

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监十馀，由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向黄虎。（《宋书·朱龄石传》，义熙九年伐蜀，高祖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署函边日，至白帝乃开。又见南史十六。）

◇与韩延之书（义熙十一年）

文思事意，远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君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无愧心，久绝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之驱迫，一无所问。往年郄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规谋，所以至此。今卿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畔。吾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是诸贤济身之日。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兰艾杂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怀诸人。（《晋书·司马休之传》，案：《宋书》与此小异，今别载於後：）

文思事源，远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军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不逊愧。又无表疏，文思经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所驱逼，一无所问。往年郄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所以至此。卿等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衅，吾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正是诸人归身之日。若大军登道，交锋接刃，兰艾吾诚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怀诸人。（《宋书·武帝纪》中）

◇与骠骑道怜书（义熙十二年）

谢景仁殒逝，悲痛摧割不能自胜。汝闻问惋愕，亦不可堪。其器体淹中，情寄实重，方欲与之共康时务。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当复奈何？（《宋书·谢景仁传》）

◇移檄京邑

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自我大晋，阳九屡构，隆安以来，难结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贞良弊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繁兴。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沦，七庙毁坠。夏后之罹浞，有汉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於今历年，亢旱弥时，民无生气。加以士庶疲於转输，文武困於造筑，父子乖离，室家分散。岂唯《大东》有杼轴之悲，《Ｂ梅》有倾筐之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是故夕寐宵兴，援奖忠烈，潜构崎岖，险过履虎。（此下《南史》有「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将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奋袂，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埽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於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收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赜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规，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裕辞不获已，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力。剪馘逋逆，荡清京辇。

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眉猾竖，自效莫由。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接势於已践之机，受任於既颓之运。丹诚未宣，感慨愤跃，望霄汉以永怀，眄山川以增厉。授檄之日，神驰贼廷。（《宋书·武帝纪》上，又见南史宋本纪一）

◇署廷尉寺门

有犯张廷尉家者，军法论。（《南史·张邵传》，邵父敞，先为尚书，以答事微谬降为廷尉卿及宋武帝讨桓玄命署寺门。）

◇纪功鼎文（永初中）

沸秦洛，伏大汉。（《鼎录》）

◇兵法

大白荧惑，一南一北为死丧。（《开元占经》二十一引《宋武兵法》。）

卷二

◎少帝

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义熙十一年拜豫章世子，宋台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进宋太子。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即位，改元景平。在位二年，为徐羡之、传亮所废，寻遇弑。

◇下徐羡之诏

平理狱讼，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亲览，司空尚书令可率众官月一决狱。（《宋书·徐羡之传》）

◇允殷景仁辞侍中诏

景仁退挹之怀，有不可改，除黄门侍郎，以申君子之请。（《宋书·殷景仁传》）

◇录阳瓒诏

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徇节，在危无挠。古之烈士，无以加之，可赠给事中，振恤遗孤，以慰存亡。（《文选》颜延之《阳给事诔》）

◇封吐谷浑阿豺诏（景平元年二月）

吐谷浑阿豺，介在遐表，慕义可嘉，宜有宠任。今酬其来款，可笃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宋书·吐谷浑传》）

◇慰劳高句骊王高琏诏（景平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纂戎东服，庸绩继轨；厥惠既彰，款诚亦著。逾辽越海，纳贡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鸿绪。永怀先踪，思覃遗泽。今遣谒者朱邵伯副谒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劳。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称朕意焉。（《宋书·东夷高句骊传》。）

◇任徐羡之令

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马，其馀启还。（《宋书·张邵传》，武帝北伐，刘穆之卒，朝廷忄匡惧，便欲发诏以司马徐羡之代之，张邵以世子无专命，宜须北咨信反，乃使世子出命。）

◎文帝（一）

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义熙十一年封彭城县公，历徐州司州荆州刺史，宋受禅，封宜都王，镇湘州。景平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元嘉，在位三十年，为元凶劭所弑，谥曰景皇帝，庙号中宗。孝武定乱，改谥曰文皇帝，庙号太祖，有集十卷。

◇听讼诏（元嘉元年八月）

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讯。（《宋书·徐羡之传》，太祖即祚，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下诏。）

◇追复庐陵王义真诏（元年八月）

前庐陵王灵柩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拱恸，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华谢妃一时俱还，言增摧哽。（《宋书·庐陵王义真传》）

◇追崇临川王道规诏

裒崇道勋，经国之盛典；尊亲追远，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体道钦明，至德渊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备。爰始协规，则翼赞景业，陵威致讨，则克翦枭鲸。逮妖逆交侵，方难孔棘。势逾累棋，人无固志。王神谟独运，灵武宏发，辑宁内外。诛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汉；勋高微管，远猷侔於二南，英雄迈於两献者矣。朕幼蒙殊爱，德荫特隆。丰恩慈训，义深情戚。永惟仁范，感慕缠怀。今当拥移寝，初祀西夏。思崇喜礼，式备徽章。庶以昭宣风度，允副幽显。其追崇丞相，加殊礼，鸾略九旒，黄屋左纛、给节钺、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侍中如故。（《宋书·临川王道规传》，初太祖少为道规所养，高祖命绍焉，咸以礼无二继，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太祖诏。）

◇诏征载宗炳（二年）

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荜。恬静之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而不渝，可国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宋书戴传。）

◇下百济王馀映诏（二年）

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效诚，远王纂戎，聿）先业。慕义既彰，厥怀亦款。浮桴骊水，献琛执贽。故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勉勖所莅，无坠前踪。今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宋书·百济国传》）

◇诛徐羡之等诏（三年正月）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爱敬同极，岂惟名教，况乃施侔造物，义在加隆者乎。徐羡之、傅亮、谢晦，皆因缘之才，荷恩在昔，擢自无闻，超居要重，卵翼而长，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祸横流，大明倾曜，四海遏密。实受顾托，任同负图。而不能竭其股肱，尽其心力，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居阙忠贞之效，将顺靡记，匡救蔑闻；怀宠取容，顺成失德。虽末因惧祸，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鸩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穷凶极虐，荼酷备加，颠沛皂隶之手，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涕。故庐陵王英秀明远，徽风夙播，鲁卫之寄，朝野属情。羡之等暴蔑求专，忌贤畏逼，造构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矫诬朝旨，致兹祸害。寄以国命，而翦为仇雠；旬月之间，再肆鸩毒，痛感三灵，怨结人鬼。自书契以来，弃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从弑，郑人致讨，宋肥无辜，荡泽为戮。况逆乱倍於往衅，情痛深於国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诛殛，告谢存亡。而於时大事甫尔，异同纷结，匡国之勋实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远酌民心，近听舆讼。虽欲讨乱，虑或难图。故忍戚含哀，怀耻累载。每念人生实难，情事未展，何尝不顾影恸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君子悲情，义徒思奋，家雠国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肃明典刑。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率六师，为其遏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络驿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罪止元凶，馀无所问。感惟永往，心情崩绝。氛雾既祛，庶几治道尔。（《宋书·徐羡之传》）

◇追恤庐陵王义真诏（三年正月）

故庐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风遐被。遭时多难，志匡权逼，天未悔祸，运钟屯险，群凶肆丑，专窃国柄，祸心潜构，衅生不图。朕每永念雠耻，含痛内结，遵养奸慝，情礼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国体，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为慰冤魂，少申悲愤。（《宋书·庐陵王义真传》）

◇追赠张约之诏（三年正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者权臣陵纵，兆乱基祸，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矢言，至诚慷慨，遂事屈群丑，殒命遐疆，志节不申，感焉兼至。昔关老奏书，见纪汉策，阎纂献规，荷荣晋代。考其忠概，参迹前踪，宜加旌显，式扬义烈。可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匹。（《宋书·庐陵王义真传》）

◇遣大使巡行昭（五月）

夫哲王宰世，广达四聪，犹巡岳省方，采风观政。所以情伪必审，幽遐罔滞，王泽无拥，九皋有闻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绪。虽永念治道，志存昧旦。愿言傅岩，发想宵寐，而丘园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隐，尚隔视听。乃眷区域，辍寝忘〻食。今氛祛荡，宇内宁晏，旌贤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称职之良，闺茔一介之善，详悉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其高年鳏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优量赈给。博采舆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焉。（《宋书·文帝纪》）

◇班宣诏书（三年）

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ぽ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寅畏在位，昧於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水旱伤业。维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礼。废而未，眷被氓庶，无忘钦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怡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观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勖之，称朕意焉。（《宋书·裴松之传》）

◇赐始兴太守徐豁诏（三年）

始兴大守豁，洁己退食，恪居在官，政事理，惠泽沾被。近岭南荒弊，郡境尤甚。拯恤有方，济厥饥馑。虽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赏，以旌清绩。可赐绢二百匹，谷千斛。（《宋书·徐豁传》。）

◇追封东汉沈戎为述善侯诏（三年）

东汉故臣沈戎，沈国嫡系，世有善行，才智兼长，忠义自矢，遂敢身入虎穴，论以至诚。一矢不加，逆子格面，茅社之锡，用以旌功。乃国难既夷，挂冠远遁，舍故宅为佛寺，弃封侯如脱屣。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己，邦家之光。沈氏积善，唯戎述之，可追封为述善侯。（沈麟士《述祖德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蠲恤丹徒诏（四年三月）

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践境永怀，触感罔极。昔汉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义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遗泽，酬慰士民。其蠲此县今年租布，五岁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战及大将家，随宜隐恤。（《宋书·文帝纪》）

◇答范泰诏（四年）

知与慧义论踞食，近亦粗闻。率意不异来旨，但不看佛经，无经制以所见耳，不知慧严云何？道生便是县同，慧观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与诸道人更求其中邪？祗洹碑赞，乃不忆相许。既非所习，加以无暇，不获相酬，甚以为恨。（《弘明集》十二）

◇求谠言诏（五年正月）

朕恭承洪业，临飨四海，风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鉴寐惟忧。加顷阴阳违序，旱疫成患，仰惟灾戒，责深在予。思所以侧身克念，议狱详刑，上答天谴，下恤民瘼。群后百司，其各献谠言。指陈得失，勿有所讳。（《宋书·文帝纪》。）

◇赐徐豁营葬事钱布诏（五年）

豁廉清勤恪，若称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丧殒，朕甚悼之。可赐钱十万，布百匹，以营葬事。（《宋书·徐豁传》。）

◇报师子国王诏（五年）

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悉为写送之。闻彼邻多有师子，此献未睹，可悉致之。（□□□□□□□□引《宋元嘉起居注》。）

◇与彭城王义康诏

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至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宋书·颜延之传》。）

◇章太后生母丧礼诏（六年）

朕夙罹偏罚，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极之怀。而礼文遗逸，取正无所。监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苏夫人奄至倾殂，情礼莫寄，追思远恨。与事而深日月有期，将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贵之义，式遵二汉推恩之典。但动藉史笔，传之後昆，称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时共详论，以求其中。执笔永怀，益增感塞。（《宋书·殷景仁传》。）

◇答王弘诏

省表，远拟隆周经国之体，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复冲旨，良用怃然。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毗翼艰难，勋猷光茂，俾朕获辰居垂拱，司契委成。岂容高逊总录，固辞神州？使成务有亏，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体国，所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夤亮。骠骑亲贤之寄，地均旦、。还入内辅，参赞机务，辄敬从所执。（《宋书·王弘传》。）

◇答王弘诏

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宋书·王弘传》。）

◇北伐诏（七年三月）

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犄角，後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宋书·索虏传》。）

◇戒刘道济诏

闻卿在任，未尽清省，又颇为殖货。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传人情不政缉谐，当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宋书·刘粹传》。）

◇答江夏王义恭诏（七年）

吾亦得湛启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庶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启，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豫关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宋书·刘湛传》，时刘湛求自送子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请，太祖答义恭，又南史三十五。）

◇与义恭诏（七年）

事至於此，甚为可叹，当今之才，委授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汝疏云：泯然无际，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万一觉也。汝年已长，渐更事物。且群情瞩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岁时。动止谘问但当今所专，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轻重，未必尽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宋书·刘湛传》，义恭每为刘湛所裁，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

◇下吐谷浑慕瑰诏（七年）

吐谷浑慕瑰兄弟慕义，至诚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诸军事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宋书·吐谷浑传》。）

◇节俭诏（八年三月）

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宋书·文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劝农桑诏（闰月）

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

◇诏譬临川王义庆（八年）

玄象茫昧，既难可了。且史家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益无惧也。郑仆射亡後，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後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既非远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则有不测，去此必保利贞者，岂敢苟违天邪？（《宋书·临川王道规传》，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譬之，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

◇遣大使巡益梁四郡诏（九年六月）

益梁交广，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拥。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宋书·文帝纪》）

◇录长沙景王等诏（九年）

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铭徽庸於鼎彝，配祀於清庙。是以从飨先王，义存商诰；祭於大蒸，礼著周典。自汉迄晋，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显咸秩。先皇经纬天地，拨乱受终，骏命爰集，光宅区宇，虽圣明渊运，三灵允协，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京口诸军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长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或履道广深，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咸文德以熙帝载，武功以隆景业，固以侔纵姬旦，方轨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鸿绪，每惟道勋，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铭，从祀尚阙，鉴寐钦属，永言深怀。便宜敬是前式，宪兹嘉礼。勒功天府，配祭庙廷，俾示徽章，垂美长世，茂绩远猷，永传不朽。（《宋书·长沙王道怜传》，又略《见南史·宋本纪》二。）

◇增封王弘等诏（九年）

乃者三逆煽祸，实繁有徒，爰初遵养，暨於明罚，外虞内虑，实惟夷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大保华容县公弘、故卫将军华、故左光禄大夫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营艰险，简自朕心。国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执谦挹，志不命逾，故用伫朝典，将有後命。盛业不究，相系殒落，永怀伤叹，痛恨无已。弘可增封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食邑各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深诚密谟，比踪齐望，其复先食邑，以酬忠勋。（《宋书·王弘传》。）

◇恤王弘家诏

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宋书·王弘传》。）

◎文帝（二）

◇徙谢灵运诏（九年）

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宋书·谢灵运传》，延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

◇下杨难当诏（十年）

杨难当表如此悔谢前愆，可特恕宥，并特还章节。（《宋书·氐胡传》。）

◇梁州平下诏（十年）

萧承之禀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屡克，奋其忠果，可龙骧将军，随府转宁朔司马，太守如故。（《南齐书·高帝纪》上。）

◇营道侯冠礼诏（十一年）

营道侯交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祯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答沮渠茂虔诏（十一年）

故使持节侍中都督秦、河、沙、凉四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逊，才兼文武，勋济西服。爰自万里，款诚夙著。方仗忠果，翼宣远略。奄至薨殒，凄悼於怀。便遣使吊祭，并加显谥。嗣子茂虔，纂戎前轨，乃心弥彰。宜蒙宠授，绍兹蕃业。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宋书·氐胡大且渠蒙逊传》）

◇求贤诏（十二年四月）

周宗以宁，实由多士，汉室之隆，亦资得人。朕寐寤乐贤，为日已久，而则哲难阶，明扬莫效。用令遗才在野，管库虚朝；永怀前载，惭德深矣。夫举尔所知，宣尼之笃训，贡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内外，各有荐举。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方铨引，以观厥用。（《宋书·文帝纪》）

◇诛檀道济诏（十三年三月）

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临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於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馀无所问。（《宋书·檀道济传》。）

◇答沈亮陈府事诏

前已令卿兄改革，寻值迁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敕西府也。（宋书自序。亮启西府兵士以六十休老，十五供役。诏答。）

◇又答沈亮陈城府功诏

启之甚佳，此亦由来常患，比屡敕之，犹复如此，甚为无理。近复令孟休宣旨，想当不同。卿比可密观其优剧也。（宋书自序。亮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陈之太祖，诏答。）

◇罪刘湛诏（十七年十月）

刘湛阶藉门荫，少叨荣位，往佐历阳，奸讠皮夙著。谢晦之难，潜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诛屏。朕所以弃罪略瑕，庶收後效，宠秩优泰，逾越伦匹。而凶忍忌克，刚愎靡厌，无君之心，触遇斯发。遂乃合党连群，构扇同异，附下蔽上，专弄威权，荐子树亲，互为表里。邪附者荣曜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观奸慝，为日已久，犹欲弘纳遵养，冀或悛革。自迩以来，凌纵滋甚，悖然怼容，罔所顾忌，险谋潜计，辟睨两宫。岂唯彰暴国都，固亦达于四海。比年七曜违度，震蚀表灾，侵阳之征，事符幽显。缙绅含愤，义夫兴叹。昔齐鲁不网，祸倾邦国，昭宣电断，汉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肃明刑典。（《宋书·刘湛传》）

◇恤民诏（十一月）

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兖、两豫、青、徐诸州比年所宽租谷应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不收处，都原之。凡诸逋债，优量申减。又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时，以乖隐恤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称朕意焉。（《宋书·文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刘道锡诏（十八年）

前者兵寇攻逼，边情波骇。广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将率文武，尽心固守，保全之绩，厥效可书。可冠军谘议参军，前建威将军晋寿太守申坦，孤城弱众，厉志致果，死伤参半，壮气不衰。虽力屈陷没，在诚宜甄，可建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宋书·刘道产传》）

◇劝学诏（十九年正月）

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圣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宋书·文帝纪》）

◇下沮渠无讳诏（十九年六月）

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沦陷冠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宋书·氐胡大且渠蒙逊传》）

◇崇孔圣诏（十二月）

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於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酒埽。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埽，并种松柏六百株。（《宋书·文帝纪》。）

◇破杨难当下诏（十九年五月）

往年氐竖杨难当造为叛乱，俯首者众。其长史杨万寿、建节将军姚宪，情不违顺，屡进矢言。及凶丑宵遁，阖境崩扰，建忠将军吕训卫仓储以侯王师、宁朔将军姜檀果烈恳到，志在宣力，浊水之捷，厥庸显然，近者协赞义奋，乃心无替。略阳符昭，诚系本朝，亦同斯举，俘擒伪将，独克武兴，推锋致效，陨命寇手。并事著屯险，感於予怀，宜蒙旌叙，荣慰存亡。可赠万寿龙骧将军，昭武都太守，宪补员外散骑侍郎，训驸马都尉、奉朝请，檀征西大将军司马、仇池太守，宜并内徙。可符雍、凉二州，厚加赡恤。（《宋书·刘怀肃传》。）

◇又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晋寿太守姜道盛，前讨仇池，志输诚力，即戎著效，临财能清。近先登浊水，殒身锋镝，诚节俱亮，矜悼於怀。可赠给事中，赐钱千万。（同上。）

◇报衡阳王义季诏（二十年）

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试禁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厉，乃复须严相割裁，坐诸纭纭，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酒，汝於何得之？临书叹塞。（《宋书·衡阳王义季传》，义季自彭城王义康废後，遂为长夜之饮，太祖累加诘责，义季引愆陈谢。上诏报之，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

◇又诏

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岂复一条！本望能以理自厉，未欲相苦耳。今遣孙道胤就杨佛等令晨夕视汝，并进止汤食，可开怀虚受，慎勿隐避。吾饱尝见人断酒，无它慊吸，盖自当时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忧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业，复何为吾煎毒至此邪？（《宋书·衡阳王义季传》，义季以酒成疾，上又诏之，终不改。）

◇答何承天论历诏（二十年）

何承天所陈，殊有理据，可付外详之。（《宋书·历志》上。）

慰劳杨文德诏（二十年）

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虏纵逸，寇窃仇池，将士挫伤，民萌涂炭，眷言西顾，矜慨在怀。杨文德世笃忠顺，诚感家国，纠率义徒，奄殄凶丑。锋旗所向，歼溃无遗。氛澄清，蕃境宁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劳，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随宜应援。（《宋书·氐胡传》，元嘉二十年三月，前镇东司马苻达。等立保宗弟文德，追击，斩索虏平北将军拓跋齐，遣露板驰告朝廷，太祖诏。）

◇以杨文德为北秦州刺史诏

显禄勋效，盖惟国典，施赏务速，无或逾时。杨文德志气果到，文武兼全，乘机潜奋，殊功仍集，告捷归诚，献俘万里，朝无暂土，树难自肃，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杨氏世祖西劳，方忠累叶。宜绍先绪，膺受宠荣。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同上。）

◇劝农诏（十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一夫辍稼，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罄，家无宿积；赋役（礼志作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岁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德政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萌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将被斯民。（《宋书·文帝纪》，又见礼志》一。）

◇下沈演之范晔诏（二十一年二月）

总司戎政，翼赞东朝，惟允之举，匪贤莫授。侍中领右卫将军演之，清业贞审，器思沈济。右卫将军晔，才应通敏，理怀清要，并美彰出内，诚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树绩所莅。演之可中领军，晔可太子詹事。（《宋书·沈演之传》。）

◇赈给诏（六月）

霖雨弥日，水潦为患，百姓积俭，易致乏匮。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宋书·文帝纪》。）

◇劝农诏（七月）

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

◇下沮渠安周诏（二十一年）

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无讳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笃忠款，统承遗业，民众归怀。虽亡士丧师，孤立异所，而能招率残寡，攘寇自今、宜加荣授，垂轨先烈。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宋书·氐胡大且渠蒙逊传》。）

◇赐南郡王义宣诏（二十一年）

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於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声著西土，朝野以为美谈。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物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於吾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当为护怨，非但一请而已也。如此，则公私俱损，为不可不先共善详。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动生评论也。（《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又略见《南史》十三。案：义季小字师护。）

◇诏有司（二十二年）

恬所陈当是事，宜近诸除授可悉停。（《宋书·申恬传》，时迁换诸郡守，恬上表。上从之，诏有司。）

答徐湛之上范晔等反谋诏（二十二年）

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穷诘。（《宋书·范晔传》。）

◇嘉奖师儒诏（二十三年十月）

庠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赐帛各有差。（宋书文帝纪。）

◇嘉征林邑将帅诏（二十三年）

林邑介恃遐险，久稽王诛。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经济，禀命攻讨。万里推锋，法命肃齐。文武毕力，洁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勋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裒饰，参管近侍，可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行建武将军。龙骧司马萧景宪，协赞军首，勤捷显著，总勒前驱，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抚怀民庶。可持节督交州广州之郁林、宁浦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交州刺史。龙骧司马童林之九真太守传蔚祖战死，并赠给事中。（《宋书·林邑传》。）

◇下衡阳王义季诏（二十三年）

杜骥、申恬，仓卒之际，尚以弱甲琐卒，徼寇作援。彼为元统，士马桓桓；既不怀奋发，连被意旨，犹复逡巡。岂唯大乖应赴之宜，实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轻汉，将自此而始；贼初起逸，未知指趋，故且装束，兼存观察耳。少日势渐可见，便应大有经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动？遣军政欲乘际会，拯危急，以申威援，本无驱驰平原方幅争锋理。又山路易凭，何以畏首尾回弱？若谓事理政如此者，进大镇，聚甲兵，徒为烦耳。（《宋书·衡阳王义季传》。）

卷四

◎文帝（三）

◇谒京陵诏（二十六年三月）

朕违北京二十馀载，虽云密迩，瞻途莫从。今因四表无尘，时和岁稔。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获拜奉旧茔，展罔极之思，飨宴故老，申追远之怀。固以义兼於桑梓，情加於过沛，永言慷慨，感慰实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沾锡。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坠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赡恤。遣使巡行百姓，问所疾苦，孤老鳏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宋书·文帝纪》。）

◇徙民实京口诏

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胜，实唯名都。故能光宅灵心，克昌帝业。顷年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廛里庐宇，不逮往日。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宋书·文帝纪》。）

◇搜访旧人诏（五月）

吾生於此城。及卢循肆乱，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实同休戚；复以蒙稚，猥同艰难。情意缱绻，夷险兼备，旧物遗踪，犹存心目。岁月不居，逝逾三纪，时人故老，与运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叹。可搜访於时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闻。人身已亡而子孙见在，优量赐赉之。（《宋书·文帝纪》。）

◇征萧思话为吏部尚书诏

沈尚书暴病不救，其体业贞审，立朝尽公，年时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铨管要机，通塞所寄。丈人才用体国，二三惟允。（宋书萧思话传。）

◇下诃罗单诸国诏（二十六年）

诃罗单、皇、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宋书·夷蛮传》。）

◇与始兴王睿诏（二十六年）

沈璞累年主簿，又经国卿虽未尝为行佐。今故当正参军邪。若尔，正当署馀曹兼房任；不尔，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选体如不多耳。（宋书自序，浚出为南徐州，太祖谓璞曰：「睿既出蕃，卿故当卧而护之。」与浚诏，乃为正佐。）

◇别诏沈璞

近者险急，老弱殊当忧迫邪？念卿尔时难为心，想百姓流转已还。此遣部运寻至，委卿量所赡济也。（宋书自序，璞为盱眙太守，虏攻守三旬退，太祖嘉其功，遣中使深相裒美，又别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伐诏（二十七年）

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并陈芮芮此春因其来掠，掩袭巢窟，种落畜牧，所亡大半，连岁相持，於今未解。又猜虐互发，亲党诛残，根本危敝，自相残殄。芮芮间使适至，所说并符，远输诚款，誓为犄角。遐迩注情，既宜赴奖，且水雨丰澍，舟楫流通，经略之会，实在兹日。

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迳造许洛。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传、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杨文德，宣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陇。护军将军封阳县开国侯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藉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由武关，棱威震汾彦，指授之宜，委司空义宣议量。（《宋书·索虏传》。）

◇嘉陈宪诏（二十七年）

右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尽力捍御，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显擢。可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宋书·索虏传》，南平王铄镇寿阳，以宪行郡事，固守县瓠，虏主攻城四十二日不拔。）

◇鲁爽归下诏（二十八年）

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志列到，忠诚久著，抚兹福先，阖门效款，招集义锐，枭翦獯丑，肃定边城，献馘象魏。虽宣孟之去翟归晋，颓当之出胡入汉，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实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陈留东郡济阴濮阳五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秀可辅国将军、营阳颍川二郡太守。其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虏府，以时申言。详加酬叙。（《宋书·鲁爽传》。）

◇虏退下诏（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犭严狁孔炽，难及数州，誉言念之，寤寐兴悼。凶羯痍挫，迸迹远奔，雕伤之民，宜时振理。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封尸掩骼，赈赡饥流。东作方始，务尽劝课。贷给之宜，事从优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宋书·文帝纪》。）

◇答袁淑诏（二十八年）

令仆治务所寄，不共求体当，而互相推委，纠之是也。然故事残舛，所以致兹疑执，特无所问，时详正之。（《宋书·徐湛之传》，时尚书仆射徐湛之，与尚书令何尚之，有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并奏免官，诏云。）

◇与南郡王义宣诏（二十八年）

善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南史十三。）

◇赠刘康祖诏（二十八年）

康祖班师尉武，戎律靡忒，对众以寡，歼殄大半。猛气云腾，志申力屈。没世殉饰，良可嘉悼。宜加甄宠，以旌忠烈。可赠益州刺史，谥曰壮勇。（《宋书·刘康祖传》。）

◇恤寇经诸州诏（二十九年正月）

经寇六州，居业未立，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可速符诸镇，优量救恤。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若须田种，随宜给之。（《宋书·文帝纪》。）

◇征虏诏（三月）

恶稔身灭，戎丑常数，虐虏穷凶，著於自昔。未劳资斧，已伏天诛，子孙相残，亲党离贰，关洛伪帅，并怀内款，河朔遗民，注诚请效。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宋书·文帝纪》，时拓跋焘死，下诏。）

◇诏赐郭启玄家谷（二十八年）

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虏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尽勤靡懈。公奉私饩，纤毫弗纳。布衣蔬食，饬躬惟俭。故超授显邦，以甄廉绩；而介诚苦节，终始匪贰。身死之日，妻子冻馁。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赐其家谷五百斛。（《宋书·王歆之传》。）

◇诏萧思话（二十九年九月）

得抚军将军思话启事，高敖不拔，士卒疲劳。且班师清济，更图进讨。此镇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实。思话可解徐州为冀州，馀如故。彭城文武，复量分配，即镇历城。（《宋书·萧思话传》。）

◇与江夏王义恭诏（二十九年）

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邪。（《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何尚之传》，元嘉二十九年致仕，诏书敦劝，上又与江夏王义恭诏。）

◇与萧思话诏

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宋书·张永传》。）

◇赠陆徽辅国将军诏（二十九年）

徽厉志廉洁，历任恪勤，奉公尽诚，克己无倦。哀荣未申，不幸夙殒。言念在怀，以为伤恨，可赠辅国将军，本官如故，赐钱十万，米二百斛，谥曰简子。（《宋书·陆徽传》。）

◇释慧严丧事诏（元嘉中）

严法师器识渊远，学道之匠，奄尔迁神，痛悼於怀，可给钱五万，布五十匹。（《高僧传》）

◇赐萧思话弓琴手敕（元嘉十四年）

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所得不曰义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旧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意於弹抚，响韵殊胜，直尔嘉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宋书·萧思话传》。）

◇策命诃罗单诸国（二十六年）

惟汝慕义款化，效诚荒遐。恩之所洽，殊远必甄。用敷典章，显兹策授。尔其钦奉凝命，永固厥职，可不慎欤。（《宋书·夷蛮传》。）

◇策命皇国王（二十六年）

惟尔仰政边城，率贡来庭。皇泽凯被，无幽不洽。宜班典策，授兹嘉命。尔其祗顺礼度，式保厥终，可不慎欤。（同上。）

◇策命盘达国王（二十六年）

惟尔仰化怀诚，驰慕声教，皇风遐暨，荒服来款。是用加兹显策，式甄义顺。尔其祗顺宪典，永终休福，可不慎欤。（同上。）

◇与彭城王义康书（元嘉二年）

今以谢述代曜，其才应详练，著於历职，故以佐汝。汝始亲庶务，而任重事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宋书·谢景仁传》。）

◇试江夏王义恭书（六年）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後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後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

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闲，深宜慎护。至於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今既进袁大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待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後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馀闲。

府舍住止，围池堂观，略所诸究，计当无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於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须纷纭，日求新异。

凡审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未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拥滞，一月可再讯。

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於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

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ヅ捕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嫔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匆匆，复有所纳。（《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又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同上，又见《南史》十三。）

◇与江夏王义恭书（七年十一月）

尹冲诚节志概，继踪古烈，以为伤惋，不能已己。（《宋书·索虏传》。尹冲没虏，抗节不降，投堑死，因下义恭书。）

◇与长沙王义欣手书（八年）

萧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後。今拟为兖州刺史，檀征南详之。（《南齐·高帝纪》上，承之为济南太守拒虏，文帝以其有全城之功，与义欣手书。承之与道济无素，事遂寝。）

◇与衡阳王义季书（十七年十一月）

殷仆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识具经远，奉国竭诚，周游缱绻，情兼常痛。民望国器，遇之为难。惋叹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宋书·殷景仁传》。）

◇与彭城王义康书

会稽姊饮宴忆弟，所馀酒今封送。（《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就拓跋焘求马（二十七年）

自顷岁成民阜，朝野无虞，春末当东巡吴会，以尽游豫。临沧海，探禹穴，陟姑苏之台，搜长洲之苑。舟楫虽盛，寡於良驷，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宋书·索虏传》。）

◇又与江夏王义恭书（二十九年）

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宋书·张永传》，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系於历城狱。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思话诏。又与江夏王书。）

◇赐始兴王浚书（二十九年）

鹦鹉事想汝已闻，汝亦何至迷惑乃尔。且沈怀远何人？其讵能为汝隐此邪？故使法瑜口宣。投笔惋慨。（《宋书·二凶传》。）

◇答群臣迎立（景平二年七月）

皇运艰弊，数锺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已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廷，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宋书·文帝纪》）

◇答何承天

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宋书·何承天传》，承天素好弈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

◇答江夏王义恭

其愿还经年，方复作此流迁，必当大罔罔也。（宋书自序，沈邵为锺离太守，义恭启太祖曰曰。盱眙大守刘显真求自解说，邵往莅任有绩，彰於民听。若重授盱眙，足为良二千石，上不许，诏答。）

◇答衡阳王义季

称意才难得，沈邵虽未经军事。既是腹心，作锺离郡，及在後军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宋书自序，义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启太祖求人，上答。）

◇诘让太子劭

临贺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闻此下人养他人奴为儿，而汝用为队主，抽拔何乃速？汝间用主、副，并是奴邪？欲嫁置何处？（《宋书·元凶劭传》，上遣阉人奚承祖诘让劭。）

卷五

◎孝武帝（一）

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元嘉十二年封武陵王，历湘州南豫州刺史。伐石头，徙雍州刺史，镇襄阳。又徙徐州刺史，镇彭城；复徙湘州刺史。元凶弑立，举兵入讨，以三十年五月即位。改元二：孝建、大明。在位十一年，谥曰孝武皇帝，庙号世祖。有集三十一卷。

◇华林清暑殿赋

其西积仞连岭，石穴通波。（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若夫瑶榭未清，琼室流炎。熏风夕烈，炽景晨严。高峦废驾，游衢辍骖。思延寒於夏堂，岂徒闻於遗籍？伊凉燠之可变，粤在今之犹昔。密眄林梁，侧眺池，起北阜而置悬河，沿西原而殿清暑。编茅树基，采椽成宇。转流环堂，浮清浃室。辟西而鉴斜月，高东轩而望初日。粤乃炎精待戒，青将毕。濯禊在辰，光风明密。婉祥鳞於石沼，仪瑞羽於林术。浮觞无届，展乐有时。惟欢洽矣，含歌受辞。歌曰：山怀风兮谷吐泉，清潭邃兮远气宣；符深情兮应遥心，促千里兮测云天。（《艺文类聚》六十二。）

◇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并序）

朕以亡事弃日，阅览前王词苑，见《李夫人赋》，凄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

巡灵周之残册，略鸿汉之遗篆。吊新宫之奄映，彦璧台之芜践。赋流波以谣思，诏河济以崇典。虽媛德之有载，竟滞悲其何遣。访物运之荣落，讯云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惜瑶华之春翦。桂枝折兮沿岁倾，瑶华碎兮思联情。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闭兮素尘积，翠芜兮紫苔生。宝罗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帱扃。秋台恻兮碧烟凝，冬宫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终，深心无歇。徙倚云日，裴回风月。思玉步於凤墀，想金声於鸾阙。竭方池而飞伤，损圜渊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罢，泛辇路之晚清。蔺南陆，跸闾阖，轹北津，警承明。面缟馆之酸素，造松帐之葱青。俯众胤而恸兴，抚藐女而悲生。虽哀终其已切，将何慰於尔灵？存飞荣於景路，没申藻於服车。垂葆旒於昭术，竦鸾剑於清都。朝有俪於征准，礼无替於粹图。瑶光之密陛，宫虚梁之馀阴。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鸡之夕临。升云以引思，锵鸿锺以节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云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双灵兮达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报之必至，谅显晦之同深。予弃西楚之齐化，略东门之遥衤金，沦涟两拍之伤！奄抑七萃之箴。（《宋书·始平王子鸾传》，又《艺文类聚》三十四，又见《文选》谢庄《宣贵妃诔》注。）

◇停白板郡县制（大明五年八月庚寅）

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宋书·孝武帝纪》）

◇即位遣大使巡方诏（元嘉三十年五月）

天步艰难，国道用否，虽基构永固，而气数时愆。朕以眇身，奄承皇业，奉寻历命，鉴寐震怀。万邦风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宋书·孝武纪》。）

◇节省诏（六月）

兴王立训，务弘治节，辅臣佐时，勤献政要，仰惟圣规，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属承景业，阐扬遗泽，无废厥心。夫量入为出，邦有恒典，而经给之宜，多违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减，外内众供，未加损约，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遗图。自今诸可薄己厚民、去烦从简者，悉宜施行，以称朕意。（《宋书·孝武纪》。）

◇求言诏（七月）

世道未夷，惟忧在国。夫使群善毕举，固非一才所议，况以寡德，属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怀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谋善政，可以维风训俗，咸达乃诚，无或依隐。（《宋书·孝武纪》。）

◇饬治诏

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日月。官私交市，务令优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贵戚竞利，悉皆禁绝。（《宋书·孝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王素等诏

济世成务，咸达隐微，轨俗兴让，必表清节。朕昧旦求善，思薄风。琅邪王素、会稽朱百年，并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宜加裒引，以光难进，并可太子舍人。（《宋书·王素传》。）

◇下沈庆之等诏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复深逆。鞠旅伐罪，义气云踊。群帅仗节，指难如归。故曾未积旬，宗社载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统。永念茂庸，思崇徽锡。新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新除散骑常侍、领军将军柳元景，新除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宗悫、督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兖州刺史徐遗宝，宁朔将军、始兴太守沈法系，骠骑谘议参军顾彬之，或尽诚谋初，宣综戎略；或受命元帅，一战宁乱；或禀奇军统，协规效捷，偏师奉律，势振东南。皆忠国忘身，义高前烈，功载民听，诚简朕心。定赏策勋，兹焉攸在。宜列土开邑，永蕃皇家。庆之可封南昌县公、元景曲江县公，并食邑三千户，悫洮阳县侯，食邑二千户。遗宝益阳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法系平固县侯，彬之阳新县侯，并食邑千户。（《宋书·沈庆之传》。）

◇恤徐湛之等诏

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宋书·徐湛之传》。）

◇恤卜天与诏

日者逆竖犯跸，衅变卒起。广威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戈赴难，挺身奋节，斩殪凶党，而旋受虐刃。勇冠当时，义侔古烈；兴言追悼，伤痛於心。宜加甄赠，以旌忠节。可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宋书·卜天与传》。）

◇答有司奏不应致拜太傅诏

暗薄纂统，实凭师范。思尽虔恭，以承道训。所奏稽诸往代，谓无拜礼。据文既明，便从所执。（《宋书·江夏王义恭传》，上不欲致礼太傅，讽有司奏，诏答。）

◇赠张敷侍中诏

司徒故左长史张敷，贞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报美。可追赠侍中。（《宋书·张敷传》。）

◇赠王微秘书监诏

微凄志贞深，文行洽。生自华宗，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赠秘书监。（《宋书·王微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刘延孙等诏

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眇眇之身，托於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勋树良，永宁世烈。新除侍中领前军将军延孙，率怀忠敏，器局沈正；协赞义初，诚力俱尽。左卫将军竣，立志开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谟，经纶惟始。俾积基更造，咸有勤焉。宜显授龟社，大启邦家。延孙可封东昌县侯，竣建城县侯，食邑各二千户。（《宋书·刘延孙传》。）

◇重农举才诏（孝建元年正月）

首食尚农，经邦本务，贡士察行，宁朝当道。内难甫康，政训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选造无观国之美。昔卫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贤岩穴，大殷季年。朕每侧席疚怀，无忘鉴寐。凡诸守莅亲民之官，可详申旧条，勤尽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闻。褒甄之科，精为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核勤惰，严施赏罚。（《宋书·孝武纪》，又略见《通典》二十二。）

◇答义宣诏（三月）

皇帝敬问。朕以不天，招罹屯难，家国阽危，翦焉将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远凭高策，共济艰难。遂登寡暗，嗣奉洪祀，尊戚酬勋，实表心事。秕政阙职，所愿匡拯。而嘉言蔑闻，末德先著。勤王之绩未终，毁冤之图已及。臧质佥躁无行，见弃人伦，以此不识，志在问鼎，凶意将逞，先借附从。扇诱欺炽，成此乱阶。如使群逆并济，众邪竞逐，将恐瞻乌之命，未识所止。构怨连祸，孰知其极？公明有不照，昔本崇奸。迷昵谗丑，还谋社稷。虽履霜有日，喧议纠纷。朕以至道无私，杜遏疑议；信理推诚，暴於遐迩。虞物变难酬，丑言遂验；是用悼心失图，忽忘寝食。

今便亲御六师，广命群牧，告灵誓众，直造柴桑。枭に元恶，以谢天下。然後警跸清江，鸣銮郢路，投戈袭兖，面禀规勖。有宋不造，家祸仍缠。昔岁事宁，方承远训；冀以虚薄，永弭厥艰。岂谓曾未期稔，复睹斯衅。二祖之业，将坠於渊；仰瞻鸿基，但深感恸。（《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建仲尼庙诏（十月）

仲尼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阙宗祀。先朝远存遗范，有诏缮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凭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宋书·孝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苑禁诏（二年八月）

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宋书·孝武纪》。）

◇宥罪诏（九月）

国道再屯，艰虞毕集。朕虽寡德，终膺鸿庆。惟新之祉，实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虑，寤寐载怀。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徙放，悉听还本；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宋书·孝武纪》。）

◇重散骑诏（三年）

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为亲要。而顷选常待，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宋书·孔凯传》。）

◇通下情诏（大明元年十月）

旒纩之道，有孚於结绳，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况世弊教浅，岁月浇季。朕虽戮力宇内，未明求衣，而识狭前王，务广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达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实众。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贱隶，有怀诚抱志，拥郁衡闾，失理负谤，未闻朝听者，皆听躬自申奏，小大以闻。朕因听政之日，亲对览焉。（《宋书·孝武纪》。）

◇答江夏王义恭请封禅诏（十一月戊申）

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纯孝，德薄勋浅，鉴寐崩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恧乎犹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宇，礼谒神，朕将试哉！（《宋书·礼志》三。）

◇下庞秀之等诏

昔岁国难方结，疑懦者众。故散骑常侍太子右率庞秀之，履佥能贞，首畅义节。用使狡状先闻，军备夙固。丑逆时殄，颇有力焉。追念厥诚，无忘於怀。侍中祭酒颜师伯、侍中领射声校尉袁愍孙、豫章太守王谦之、太子前中庶子领右卫率张淹，爰始入讨，预参义谋，契阔大难，宜蒙殊报。秀之可封乐安县伯，食邑六百户；师伯平都县子，愍孙兴平县子，谦之石阳县子，淹广晋县子，食邑各五百户。（《宋书·颜师伯传》。）

◇答蔡兴宗辞昏诏

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宋书·蔡兴宗传》。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女曾与姊约，许其孙袁彖，陈启，诏答。）

◇给东土诏（二年正月壬子）

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已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孝武纪》。）

◇优赐奉迎文武等诏（正月壬戌）

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宋书·孝武纪》。）

◇恤贫民诏（二月丙子）

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宋书·孝武纪》。）

◇殷祭章太后庙诏（二月庚寅）

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岂容独阙殷荐，隔兹盛祀。（《宋志》作「祠」。）宫遥祫，既行有周。魏晋从飨，式范无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宋书·礼志》四，《通典》四十七。）

◇与颜竣诏

何偃遂成异世，美志长往。与之周旋，重以姻媾。临哭伤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本官如故。（《宋书·何偃传》。）

◇又与颜竣诏（三月）

宏夙情业尚，素心令绩，虽年未及壮，愿言兼申，谓天道可倚，辅仁无妄。虽寝患淹时，虑不至祸。岂图善虚设？一旦永谢，惊惋摧恸，五内交殒。平生未远，举目如昨。而赏对游娱，缅同千载。哀酷缠绵，实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时，奄成今古。闻问伤惋，当何可言？（宋书建平王宏传，宏薨，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辄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序，与东扬州刺史颜竣诏。）

◇赦逃亡诏（六月丙申）

往因师旅，多有逋亡。或连山染逆，惧致军宪；或辞役惮劳，苟免刑罚。虽约法从简，务思弘宥，恩令骤下，而逃伏犹多。岂习愚为性，忸恶难反？将在所长吏，宣导乖方。可普加宽申，咸与更始。（《宋书·孝武纪》。）

◇沙汰沙门诏（七月）

门下：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顷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道乱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与寺耆长，精加沙汰。後有违犯，严其诛坐，主者详为条格速施行。（《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谋反，上因是下诏。又《初学记》二十三，《广弘明集》六又二十七。）

◇下诏罪王僧达（八月）

王僧达馀庆所锺，早登荣观，轻险无行，暴於世谈。值国道中艰，尽室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效；甄其薄诚，贳其鸿慝。爵篇外内，身穷荣宠。曾无在泮，食椹怀音，乃协规西楚，志扰东区，公行剽掠，显夺凶党。倚结群恶，诬乱视听。朕每容隐，思加荡雪。曾无犬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势。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齿高暑。契规苏宝，搜详妖图。觇察象纬，逮贼长临。枭馀党就鞫，咸布辞狱牒。宣言虚市，犹欲隐忍。法为情屈，小丑纷纭。人扇方甚，矫构风尘。志希非觊，固已达诸公卿；彰於朝野。朕焉得轻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诛邪，圣典所同。戮讽翦律，汉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忘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宋书·王僧达传》，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暗事陷之，下诏於狱赐死。）

◇论选举诏（二年）

八柄驭下，以爵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铨衡治枢，兴替攸寄。顷世以来，转失厥序。徒秉国钧，终贻权谤。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情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维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加浇季在俗，让议成风。以一人之识，当群品之诮。望沉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宋书·谢庄传》。）

◇又别诏江夏王义恭

分选诏旦出，在朝论者，亦有同异，诚知循常甚易，改旧生疑。但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办洽通，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从来奏，省录作则，永贻後昆。自此选举之要，唯由元凯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诉达者鲜。且违令与物，理至隔阂。前王盛主，犹或难之，况在寡暗，尤见其短。又选官裁病，即嗟诮满道。人之四体，会盈有虚，旬日之间，便至怨詈。况实有假托，不由寝顿者邪？一诣不前，贫苦交困，则两边致患，互不相体，校之以实，并有可哀。若职置二人，则无此弊。兼选曹枢要，历代斯重，人经此职，便成贵途，己心外议，咸不自限，故范晔、鲁爽，举兵灭门，以此言之，实由荣厚势驱，殷繁所至。设可拟议此授，唯有数人。本积岁月，稍加引进，而理无前期，多生虑表，或婴艰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决不可阙。一来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责，已贵难贱，既成妨长，置之无所。盛衰递袭，便是一段世臣相处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弥觉此职，宜在降阶。监令端右，足处时望，无人则阙，异於九流。今但直铨选部，有减前资；物情好猜，横立别解，本旨向意，终不外宣。唯有从郎分置，视听自改。选既轻先，民情已变。有堪其任，大展迁回。兼常之宜，以时稍进。本职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数过，居之尽无诒怪。

自中分荆扬，于时便有意於此。正讶改革不少，容生骇惑。尔来多年，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岁下处分。会何偃致故，应有亲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诏文不得委悉。故复纸墨具陈。（《宋书·谢庄传》，上时亲览朝政，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下诏，又别诏太宰江夏王，於是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

◇答颜竣诏（二年）

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故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宋书·颜竣传》，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频启谢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诏答。）

◇省贡赋诏（二年闰月）

夫山处岩居，不以鱼鳖为礼。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屯木瑶琨，任土作贡，积羽群轻，终致深弊。永言弘革，无替朕心。凡寰卫贡职，山渊采捕，皆当详辨产殖，考顺岁时，勿使牵课虚悬，睽忤气序。庶简约之风，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训，无漏於幽仄。（《宋书·孝武纪》。）

◇罪颜竣诏（三年）

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宋书·颜竣传》，竟陵王诞为逆，上因此陷竣，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为奏。奏成，诏云云。）

◇诏卜天生

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垒，而投轮越堑，率果先腾，骁壮之气，嘉叹无已。可且赐布千匹，以厉众校。（《宋书·卜天与传》。天生隶沈庆之攻广陵城，天生推车塞堑，率数百人先登西北角，径至城上，苦战移日，不拔乃还，世祖下诏。）

◇恤北讨文武诏（三年八月丙申）

近北讨文武，於军亡没，或殒身矢石，或疠疾死亡，并尽勤王事，而敛卑薄。可普更赙给，务令丰厚。（《宋书·孝武纪》。）

◇宥罪诏（八月甲子）

昔姬道方凝，刑法斯厝；汉德初明，犴圄用简。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浇俗薄，诚浅伪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鲜，趣辟实繁。向因巡览，见二尚方徒隶，婴金屦校，既有矜复。加国庆民和，独隔凯泽，益以惭焉。可详所原宥。（《宋书·孝武纪》。）

◇矜恤诏（九月）

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廷尉远迩疑谳，平决攸归，而一蹈幽圄，动逾时岁。民婴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辞具，并即以闻，朕当悉详断，庶无留狱。若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滞劾，证逮遐广，必须亲察，以尽情状。自後依旧听讼。（《宋书·孝武传》。）

◇修亲桑礼诏（十月）

古者荐鞠青坛，聿祈多庆；分茧玄郊，以供纯服。来岁可使六宫妃嫔修亲桑之礼。（《宋书·孝武纪》。）

◇经袁湛墓下诏（三年）

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宁敬公，外氏尊戚，素风简正；岁纪稍积，坟茔浸远。朕近巡览千亩，遥瞻松隧；缅惟徽尘，感慕增结。可遣使祭，少申永怀。（《宋书·袁湛传》。）

◇劳颜师伯诏（三年）

虏驱率犬羊，规暴边塞。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师伯，宣略命师，合变应机，济戍奋怒，一月四捷。支军异部，骋勇齐效。频枭名王，大歼群丑。朕用嘉叹，良深於怀。可遣使慰劳，并符辅国府，详考功最，以时言上。（《宋书·颜师伯传》。）

卷六

◎孝武帝（二）

◇答江夏王义恭诏

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宋书·长沙王道怜传》。道怜孙祗，字彦期，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

◇亲蚕诏（四年三月）

朕卜祥大昕，测辰拂羽。爰诏六宫，亲蚕川室。皇太后降銮从御，伫跸观礼。缘蘧既具，玄ヨ方修，庶仪发椒闱，化动中县。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锡。（《宋书·孝武文穆王皇后传》。大明四年，后率六宫躬桑於西郊，皇太后观礼，下诏。）

◇答有司上封禅仪注诏（四月辛亥）

天生神物，昔王称愧。况在寡德，敢当鸿贶。今文轨未一，可停此奏。（《宋书·礼志》三。）

◇恤都邑诏（四月辛酉）

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宋书·孝武纪》。）

◇罪周朗诏（四年）

朗悖礼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乱典刑，特锁付边郡。（《宋书·周朗传》。大明四年，上憾朗，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请加收治，乃下诏。於是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宁州，於道杀之。）

◇厉兵赦罪诏（五年二月癸巳）

昔人称人道何先，於兵为首，虽淹纪勿用，忘之必危。朕以听览馀闲，因时讲事，坐作有仪，进退无爽。军幢以下，普量班锡。顷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逭役违调，起触刑网。凡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滞囹圄者，释还本役。其逋负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赐原停。自此以还，鳏贫疾老，详所申减。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近藉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谬实多，可普更符下，听以今为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荡然。（《宋书·孝武纪》。）

◇宽南徐兖二州租诏（四月戊戌）

南徐、兖二州去岁水潦伤年，民多困窭。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宋书·孝武纪》。）

◇宗祀诏（四月庚子）

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飞声。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圣灵昭俗、内穆四门，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忄詹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裁礼兴稼穑之根，张乐协四气之纪。匡饰坟序，引无题之外；旌延宝臣，尽盛德之范。训深劭农，政高刑措。万物棣通，百神荐祉，动协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纬上灵，动殖下瑞。诸侯轨道，河氵兼海夷。朕仰凭洪烈，入子万姓。皇天降，迄将一纪。思奉扬休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姬典，经始明堂，宗祀先灵，式配上帝。诚敬克展，幽显咸秩。惟怀永远，感慕崩心。（《宋书·礼志》三。）

◇振赐水灾诏（七月丙辰）

雨水猥降，街衢泛滥。可遣使巡行，穷弊之家，赐以薪粟。（《宋书·孝武纪》。）

◇兴学诏（八月）

自灵命初基，圣图重远。参正乐职，感神明之应。崇殖礼囿，奋至德之光。声实同和，文以均节，化调其俗，物性其情。故临经式奠，焕乎炳发，道丧世屯，学落年永。狱讼微衰息之术，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响风慕义。化民成俗，兹焉时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宋书·孝武纪》。）

◇详检畿内诏（十一月）

王畿内奉京师，外表众夏，民殷务广，宜思简惠。可遣尚书就加详检，并与守宰平治庶狱。其有疑滞，具以状闻。（《宋书·孝武纪》。）

◇追崇外家诏（五年）

昔汉道既灵，博平绝。魏国方安，嘉宪启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诰。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祖亲王夫人，柔德淑范，光启坤载。属内位阙正，摄馈闺庭，仪被芳闱，闻宣戚里，永言感远，思追荣秩。宜式傍鸿则，敬登徽序。（《宋书·文帝袁皇后传》。夫人文帝袁皇后所生母也。世祖下诏，乃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

◇原孙棘兄弟诏（五年）

棘萨隶，节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辞命，并赐许帛二十匹。（《宋书·孙棘传》，大明五年，发三五丁。棘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依制军法，棘诣郡乞以身代萨。又辞应受戮，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太守张岱，依事表上。世祖诏。）

◇经王弘墓下诏（五年）

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勋，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览坟茔，永言想慨，良深於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宋书·王弘传》。）

◇经殷景仁墓下诏（五年）

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风识明允，徽绩忠谟，夙达先照，惠政茂誉，实留民属。近瞻丘坟，感往兴悼，可遣使致祭。（《宋书·殷景仁传》。）

◇诏刘延孙（五年）

旧京树亲，由来常准。卿前出所有别议，今此防久弭，当以还授小儿。（《宋书·刘延孙传》，又《南史》十七。）

◇益封诸王诏（五年）

昔韩卫异姓，宗周之明宪；三封殊级，往晋之令典。唯皇家创典，尽弘斯义。朕应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宪章前式，崇建懿亲。永垂画一，著於甲令，诸弟国封，并可增益千户。（《宋书·庐江王传》。）

◇给外家茔户诏（五年）

赵萧臧光禄袁敬公平乐郡君墓，先未给茔户，加世数已远，胤嗣衰陵，外戚尊属，不宜使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宋书·文帝袁皇后传》）

◇与刘秀之诏

今以萧惠开为宪司，冀当称职。但一往服额，已自殊有所震。（宋书萧惠开传。惠开徙御史中丞，世祖与刘秀之诏，又见《南史》十八，《御览》二百二十六。）

◇赠刘延孙司徒诏（六年六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侍中、尚书左仆、射领护军、将军东昌县开国侯延孙，风局简正，体识沈明，绸缪心膂。自蕃升朝，契阔唯旧，几将二纪。灵业中圮，则首赞出图；义令既举，则任均萧寇。器允栋，勋实佐时。及累司马两官，出内尹牧，惠政茂课，著自民听，忠谟令节，简乎朕心。方燮和台阶，永毗国道，奄至薨殒，震恸兼深，考终定典，宜尽哀敬。可赠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仆射侯如故。（《宋书·刘延孙传》。）

◇又诏

故司徒文穆公延孙，居身寡约，家素贫虚。每念清美，良深凄叹。葬送资调，固当阙乏。可赐钱三十万，米千斛。（同上。）

◇定国史诏（六年）

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列，《桓玄传》宜在宋典，馀如爰议。（《宋书·徐爰传》，爰议国史宜以义熙元年为断。）

◇下倭王世子兴诏（六年）

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蕃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倭国传》。）

◇春诏（七年正月）

春之礼，著自周令；讲事之语，书於鲁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轨则。今岁稔气荣，中外宁晏，当因农隙，葺是旧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宋书·孝武纪》。）

◇礼南岳诏（二月丙辰）

江汉楚望，咸秩周，礼九疑於盛唐，祀蓬莱於渤海，皆前载流训，列圣遗式。霍山是曰南岳，实维国镇，韫灵呈瑞，肇光宋道。朕驻骅於野，有事岐阳，瞻睇风云，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宋书·孝武纪》。时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下诏。）

◇巡行大赦诏（二月壬戌）

朕受天庆命，十一年於兹矣！凭七庙之灵，获上帝之力，礼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岳，次九河而检云、岱。今恢览功成，省风畿表；观民六合，校长洲。腾沙飞砾，平岳荡海；卉鼓晋合序，饶钲协节，献鬯如礼，饣盍兽倾郊，敬举王公之觞，广纳士民之寿。八风循通，卿云丛聚，尽天罄瑞，率宇竭欢。思散太极之泉，以福无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经，无出今岁租布。其逋租馀债，勿复收。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从者，普加沾赉（《宋书·孝武纪》。）

◇加恩历阳郡诏

朕弱年操制，出牧司雍，承政宣风，荐历年纪。国步中阻，治戎江甸，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夷情义，实系於怀。今或练训旅，涉兹境闾，故邑耆旧，在目罕存。年世未远，歼亡太半，抚迹惟事，倾慨兼著。太宗燕故，晋阳洽恩。世祖流仁，济畿畅泽。永言往猷，思广前赉。可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民疾苦，鳏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赐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随才铨贯，前国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锡。人身已往，施及子孙。（《宋书·孝武纪》。）

◇禁专杀诏（四月甲子）

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宋书·孝武纪》。）

◇严军兴诏（五月丙子）

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惟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宋书·孝武纪》。）

◇禁占川泽诏（七月丙申）

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宋书·孝武纪》。）

◇省刑诏（八月丁巳）

昔匹妇含怨，山ㄡ北鄙，孀妻哀恸，台倾东国。良以诚之所动，在微必著；感之所震，虽厚必崩。朕临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烂然成章，各如其节。遂令炎精损河，阳偏不施，岁云不稔，咎实朕由。太官供膳，宜从贬撤。近道刑狱，当亲料省。其王畿内及神州所统，可遣尚书与所在共详，畿外诸州，委之刺史。并详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谪留袭，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开仓赈给。（《宋书·孝武纪》。）

◇殖麦诏（九月己卯）

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宋书·孝武纪》。）

◇巡行诏（九月戊子）

昔周王骥迹，实穷四溟；汉帝鸾轸，夙遍五岳。皆所以上对幽灵，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驭，临宫创图，礼代夭郁，世贸兴毁。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玑得序，五星顺命，而戎车岁动，陈诗义阙。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尽宝戒之规。以塞谋危之路，当沿时省方，观察风俗。外详考旧典，以副侧席之怀。（《宋书·孝武纪》。）

◇巡南豫州诏（十月戊申）

朕巡幸所经，先见百年者，及孤寡老疾，并赐粟帛。狱系刑罪，并亲听讼。其士庶或怨郁危滞，受抑吏司，或隐约洁立，负摈州里，皆听进朕前，面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诉。若忠信孝义，力田殖谷，一介之能，一艺之美，悉加旌赏。虽秋泽频降，而夏旱婴弊，可即开行仓，并加赈赐。（《宋书·孝武纪》。）

◇又诏（十月丙寅）

赏庆刑威，奄国彝轨；黜幽升明，宇恒宪。故采言聆风，式观侈质，贬爵加地，於是乎在。今类帝宜社，亲巡江甸，因觐岳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试之典，以申考绩之义。行幸所经，莅民之职，功宣於听，即加甄赏。若废务乱民，随愆议罚。主者详察以闻。（《宋书·孝武纪》。）

◇下邓琬诏（七年）

故光禄勋前征虏长史邓胤之，体局沈隐，累任著绩。朕昔当藩重，首先佐务，必力款尽，弗忘於怀。往岁息璩凶悖，自取诛翦。沿恩及琬，特免衅戮。今可擢为给事黄门侍郎，以旌胤之宿诚。（宋书邓琬传，车驾幸历阳，追思在藩之旧，下诏。）

◇下高句骊王高琏诏（七年）

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世事忠义，作藩海外，诚系本朝，志翦残险，通译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进，以旌纯节。可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宋书·高句骊传》。）

◇恤东境诏（八年正月）

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宋书·孝武纪》，南史宋本纪二。）

◇恤东使诏（二月）

去岁东境偏旱，田亩失收。使命来者，多至乏绝。或下穷流穴，顿伏街巷，朕甚闵之。可出仓米付建康、秣陵二县，随宜赡恤。若济拯不时，以至捐弃者，严加纠劾。（《宋书·孝武纪》。）

◇授萧惠开诏（八年）

惠开前在宪司，奉法直绳，不阿权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宋书·萧惠开传》，又见《御览》二百二十六。）

◇恤刘秀之诏（八年）

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畅，诚著蕃朝，绩宣累岳。往岁臣逆交构，首义万里；及职司端尹，赞戎两宫，嘉谋徽誉，实彰朝野。汉南法繁民兼，属伫良牧。故暂辍心膂，外弘风规。出未逾期，德庇西服。详考古烈，旅观终始。淳心忠概，无以尚兹。方式亮皇猷，入卫根本。奄至薨逝，震动於朕心。生荣之典，未穷宠数；哀终之礼，宜尽崇饰。兼履谦守约，封社弗广；兴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刘秀之传》。）

◇诏顾宝先（大明中）

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理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正，而自顷劾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宝先盖依附世准，不足问。《宋书·顾琛传》琛（为左荀万秋可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世祖诏。）

◇听行杖诏（大明中）

自顷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宋书·沈演之传》，先是五省官所给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统轻役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云云，自此得行杖。）

◇答王玄谟诏

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适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宋书·王玄谟传》，民间讹言玄谟欲反，玄谟驰启，帝知其虚，遣主书吴喜抚慰之。又答。《南史·王玄谟传》，作玄谟启，明白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伸卿眉头耳。」）

◇天阙诏

梁山天表象魏，以旌图形，仍以二山为立阙，故曰天门。（《御览》四十六，《舆地志》：「博望梁山，东西隔江相对如门，相去数里，谓之天门。」引宋孝武诏。）

◇置古帝王守冢户诏

先代帝王，因时创业，君人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代久远。丘垅残毁，樵牧相。茔兆堙芜，封树莫辨。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随近十户蠲其役，以供守视。（《御览》五百六十。）

◇答庐江王诏

婚礼不举乐，以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

◇巡幸赈恤诏

夫足践目见，实遵天命，尚怨逾深俗，未同其化。自远幽隐，不得其所。故降省风俗，躬抚黎元。（《初学记》十三。）

◇巡狩省风俗诏

朕聿含五色，奄一天下。当沿时省方，观察风俗。外详考旧典，以副侧席之怀也。（《初学记》十三。）

◇赐沈庆之（孝建三年）

卿辛勤匪殊，欢宴宜等。且觞酌之赐，宜以大夫为先也。

◇戒薛安都（大明元年）

贼若可及，便尽力殄之。若度已回，可过河耀威而反。（《宋书·薛安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

◇戒沈庆之（大明三年）

卿为统任，当令处分有方。何蒙城下，身受矢石邪？脱有伤挫，为损不小。（《宋书·沈庆之传》。）

◇答刘怀珍（大明三年）

边维须才，未宜陈请。（南齐书刘怀珍传，大明二年，以破虏功拜建武将军，乐陵、河间二郡太守，明年启求还，孝武答。）

◇答子业（七年二月，案：子业即前废帝。）

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比素业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宋书·前废帝纪》，世祖西巡，子业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诘让之。子业启事陈谢，上又答。又见《南史·宋本纪》二。）

◇临徐兖二州搜扬教

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兖土乐颂所流，风礼自古。岂不异人比肩，鸿才世及。或疏散山林，不闻进达。或栖息闾阎，怀宝待耀。孝性义门，明经善政者，所在搜扬举进，咸用名闻。（《艺文类聚》五十三。）

◇在藩上白雉表

白体表素彩，仪禀识自扰，陶气仁风，练色淳露，不蕲一饮之逸，不资二逸之勤。（《艺文类聚》九十。）

◇建平王宏冠表

臣骏言：建平王宏，筮辰协吉，撰礼备容，资此成德，允被休典。（《初学记》十四。）

◇广陵王诞冠表

臣骏言：北中郎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臣诞，年礼既升，择休申冠，顺弁有成，服美任典。（《初学记》十四。）

◇巡幸旧宫颂

惟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装青野，动辂丹庭。荣和首律，景泽开年。林炯发色，川郊列泉。沿沂遥衍，登陟回悬。践域负外，即宫临山。思甲陵寝，欢结都。眇怀沛济，勤念宛吾。纳寿遗老，设饮先居。堂序朝秀，充廷集闾。（《艺文类聚》六十二。）

◇芳春琴堂橘连理颂

列访神秘，详观端策。通柯竦秀，实灵所锡。离条别，淹一荣戚。道被遐夷，承我正历。（《艺文类聚》八十六。）

◇洞井赞

绛纪山瑞，紫志川灵。金膏溢曜，玉树含英。端岩毓泉，挹祥吐祯。彪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仙牒，挥翕诡经。（《艺文类聚》七十八。）

◇清暑殿甍嘉禾赞

维殷粤周，有穗表祯。祥乎合矣，超瑞高甍。非原非泽，乃瑞乃灵。庶藉天贶，广兹化清。（《艺文类聚》八十五。）

◇梨花赞

沃瘠异坏，舒惨殊时。惟气在春，具物合滋。嘉树之生，於彼山基。开荣布采，不离尘缁。（《艺文类聚》八十六。）

◇孤桐赞

珍无隐德，产有必甄。资此孤干，献枝楚山。梢星云界，衍叶炎尘。名列贡宝，器赞虞弦。（《艺文类聚》八十八。）

◇景阳楼庆云赞

非烟非云，曳紫流光。县华曜藻，奄郁台堂。粤予休明，震乎珍祥。积庆有文，灵贶无疆。（《艺文类聚》九十八。）

◇祀大一牛鼎铭（孝建元年）

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像，作牛鼎，格于位室，从用飨亿宁神休。惟帝时保，万世其永赖。（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十三。）

◇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志

含荣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优游经艺。鸿才流，皇根中绝。体孝尽性，怀追孝烈。反我宸居，毁网更结。管机凝务，端朝赞契。召辉才融，士颖风折。秘路长阴，昭途永灭。（《艺文类聚》四十八。）

◇祈晴文

幽明失序，就阴则滞。连雨霖霪，注而不替。润既违时，泽而非惠。幸辍霖而吐景，权停云而敛翳。照鸾辂於天郊，光龙於田际。耒耨得施，黍稷获艺。增高廪於嘉年，登十千於兹岁。（《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卷七

◎前废帝

帝讳子业，小字法师，孝武帝长子。大明八年闰五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永光，八月改元景和，十一月，为其下寿寂之所弑，有《景和集》十卷。

◇即位诏（大明八年六月）

朕以眇身，夙绍洪业，敬御天威，钦对灵命。仰遵凝绪，日鉴前图，实可以拱默守成，诒风长世。而宝位告始，万宇改属，惟德弗明，昧於大道，思宣睿范，引兹简恤，可具询报事，详访民隐。凡曲令密文，繁而伤治。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加以气纬舛互，偏颇滋甚。宜其宽徭轻宪，以救民切。御府诸署，事不须广，雕文篆刻，无施於今。悉宜并省，以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氓愿。藩王留货，壹皆禁断。外便具条以闻。（《宋书·前废帝纪》。）

◇下江夏王等诏（初即位）

总录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虽暂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济务。朕茕独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务，允归尊德。太宰江夏王义恭，新除中书监、太尉，地居宗重，受遗阿衡，实深凭倚，用康庶绩，可录尚书事、本官监、太宰、王如故。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尚书令元景，同禀顾誓，翼辅皇家，赞业宣风，厶公是赖。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领丹阳尹、侍中、领公如故。（《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答江夏王诏（永光元年）

太宰表如此，公缘情遣远，览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亲，古今成准，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横罹凶虐，可特为置後。（《宋书·袁城王义康传》，义恭请还义康属籍，诏答。）

◇答义阳王昶诏（永光元年）

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诞及妻女，并可以庶人礼葬，并置守卫。（《宋书·竟陵王诞传》，大明初，诞以谋反诛，至是昶请葬诞，诏答。）

◇答江夏王谥蔡兴宗诏

太宰表如此，省以怃然。朕恭承洪绪，思弘前烈，而在朝亻竞，驱扇成风，将何以式扬先德，克隆至化。公体国情深，保攸托，便可付外详议。（《宋书·蔡兴宗传》。）

◇答柳元景谥蔡兴宗诏

兴宗首乱朝典，允当明宪，以其昔经近侍，未忍尽法。可令思愆远封，愍孙窃评自己，委咎物议，可以子领职。（《宋书·蔡兴宗传》，义恭复使尚书柳元景奏兴宗与尚书袁愍孙论选事，请各罪责，诏答。）

◇下袁ダ等诏

宗社多故，衅因冢司，景命未沦，神祚再。自非忠谋密契，凯伊克殄。侍中祭酒领前军将军新除吏部尚书ダ，游击将军领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徐爰，诚心内款，参闻嘉策。匡赞之效，实监朕怀，宜甄茅社，以奖义概。ダ可封新隆县子，爰可封吴平县子，食邑各五百户。（宋书袁ダ传。）

◇求才诏（景和元年八月）

昔凝神伫逸，溪赞道，湛虑思才，傅岩毗化。朕位御三极，风澄万宇，资电断，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遗烈，俯弘景祚，每结梦庖鼎，瞻言板筑，有劬日昃，无忘昧旦。可甄访郡国，招聘闾部，其有孝性忠节，幽居遁栖，信诚义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识，干事治民，务加旌举，随才引擢。庶官克顺，彝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咸叙。主者精加详括，称朕意焉。（《宋书·前废帝纪》。）

◇手诏晋安王子勋

何迈杀我立汝，汝自计孰若孝武邪？可自为其所。（《宋书·晋安王子勋传》。）

◇封谭金等诏

屯骑校尉南清河太守谭金，强弩将军童太壹，车骑中兵参军沉攸之，诚略沈果，忠勇鸷，消荡氛翳，首制鲸凶，宜裂河山，以酬勋义。金可封平都县男，太壹宜阳县男，攸之东兴县男，食邑各三百户，金迁骁骑将军，增邑百户。（《宋书·宗越传》，前废帝诛群公，金等并为之用，帝下诏。）

◇敕晋安王子勋

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汝自量体气何如孝武。寻当遣使送药与汝。（《魏书·刘传》，先是子业敕其弟子勋。案，此即《宋书》所载之手诏，史家纪录互异耳，姑并载之。）

◇敕巢尚之

吾纂承洪基，君临万国，推心勋旧，著於遐迩。不谓戴法兴恃遇负恩，专作威福，冒宪黩货，号令自由，积衅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异同纠纷。非惟人情骇愕，亦玄象违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怀。吾今自亲览万机，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诚尽力，以副所期。（《宋书·戴法兴传》，废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颇以直言忤上，於是赐死，敕尚之。）

◎明帝（一）

帝讳，字休炳，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元嘉二十五年封淮阳王，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景和元年十二月即位。改元二：泰始、泰豫。在位八年，谥曰明皇帝，庙号太守。有集三十三卷。（案，《宋书·明帝纪》有改元大赦诏，据《南史·谢庄传》，编入《谢庄集》。）

◇答有司请崇宪太后居外诏（初即位）

朕备丁艰罚，蚤婴孤苦，特蒙崇宪太后圣训抚育。昔在蕃阃，常奉药膳，中迫凶威，抱怀莫遂。今泰运初启，情典获申，方欲亲奉晨昏，尽欢闺禁。不得如所奏。（《宋书·文帝路淑媛传》，上为太后抚养，及即阼，有司请居外宫，诏答。）

◇与建安王休仁诏

人既不比数西方公，汝便为诸王之长。（《宋书·庐江王传》，住西州，故谓之西方公也，又见南史十四。）

◇追恤新安王子鸾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纾冤申痛，虽往必追，缘情恻爱，感事弥远。故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夙表成器，蚤延殊宠，方树美业，克光蕃维。而凶心肆忌，奄罗横祸，兴言永伤，有兼常怀，宜ㄩ天秀，以雪沉魂。可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师俱婴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赠县公主，子师复先封为南海王，并加徽谥。（《宋书·始平王子鸾传》。）

◇又诏

哀枉追远，仁道所弘，兴灭继绝，盛典斯贵。朕务古思治，恩礼必敷，异族犹敦，况在近戚。故新除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年虽冲弱，性识早茂，锺慈世祖，冠宠列蕃。值景和凶虐，横罗酷祸，国胤无主，冤祀莫寄。寻念痛悼，夙轸於怀，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为嗣，追改子鸾封为始平王。食邑千户。（同上。）

◇下颜诏（初即位）

延之昔师训朕躬，情契兼款，前记室参军济阳太守，伏勤蕃朝，绸缪恩旧，可为中书侍郎。（《宋书·颜延之传》。）

◇恤颜师伯诏

故散骑常侍、仆射领丹阳尹平都县子师伯，昔逢代运，豫班荣赏，遭罹厄会，陨命淫刑，宗嗣殄绝，良用矜悼。但其心渎货，宜贬赠典，可绍封社，以慰冤魂，谥曰荒子。（《宋书·颜师伯传》。）

◇遣使巡省诏（十二月壬午当是壬申）

朕戡乱宁民，属膺景祚。鸿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国故频罹，仁泽偏壅。每鉴寐疚心，罔识攸济。巡方问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闾之善。若狱犴淹枉，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郡县优量赈给。贞妇孝子，高行力田，详悉条奏。务询舆诵，广纳嘉谋，每尽皇华之旨，俾若朕亲览焉。（《宋书·明帝纪》。）

◇节省诏（十二月丙子）

皇室多故，糜费滋广，且久岁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从俭，弘济时艰，政道未孚，慨愧兼积。太官供膳，可详所减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无益之物，一皆蠲省，务存简约，以称朕心。（《宋书·明帝纪》。）

◇崇宪太后丧下诏（二年正月）

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龛定业，实资仁范，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礼沿情施，义循事立，可特齐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宋书·文帝路淑媛传》。）

◇与沈文秀诏（正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前问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朕去岁拨乱，功振普天，於卿一门，特有殊泽。卿得延命至今，谁之力邪？何故背国负恩，远同逆竖。今天下已定，四方宁壹，卿独守穷城，何所归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坟墓，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诸逆节，亲为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独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军门，别诏有司，一无所问。如其不尔，国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当夷卿坟垄。既以谢齐土百姓，亦以劳将士之心，故有今诏。（《宋书·沈文秀传》，上遣文秀弟文炳诏文秀，三年二月，文秀归命请罪。）

◇宣示东军诏

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宋书·孔觊传》，时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军，普加宣示，众於是大悦。）

◇手诏譬袁ダ

卿历观古今，佥之与强，何尝可恃？自朕践阼，途路梗塞，卿无由奉表，未经为臣。今追踪窦融，犹未晚也。（宋书袁ダ传，太宗使ダ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ダ。）

◇追赠范道兴等诏（二年）

前镇军参军督护范道兴，朕之旧隶，经从北藩，徒役南畿，遭离命会，抱恩固节，受害群凶，言念纯诚，良可悯怆，可赠员外散骑侍郎。南城令鲍法度，後军典签冯次民，永新令应生，新建令军延宝上饶令黄难等，违逆识顺，同被诛灭。言念既往，宜在追荣，可赠生奉朝请，法度南台御史。次民、延宝、难并员外将军。（《宋书·邓琬传》，前军典签范道兴，志不同逆，为邓琬所诛，其馀奉顺见害者，并为上所愍，诏云。）

◇追复戴法兴封爵诏（二年）

故越骑校尉吴昌县开国男戴法兴。昔从孝武，诚勤左右，入定社稷，预誓河山，及出侍东储，竭尽心力，婴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复削注，还其封爵。（《宋书·戴法兴传》。）

◇停戴法兴孙袭封诏

法兴小人，专权豪恣，虽虐主所害，义由国讨，不宜复贪人之封，封爵可停。（《宋书·戴法兴传》，有司奏以法兴孙灵珍袭封，又诏。）

◇以王景文兼中书令诏（当在二年五月六月後）

王言之职，总司清要，中将军丹杨尹王景文，夙尚弘简，情度淹粹，忠规茂绩，实宣国道，宜兼管内枢，以重其任，可中书令。（《初学记》十一引《泰始起居注》，二年诏云云，凡两条又见《御览》二百二十。案，《宋书·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纪》及《景文传》皆不言兼中书令，当是漏落也。）

◇以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诏（七月）

僧嗣远守西疆，世笃忠款，宜加旌显，以甄义概，可冠军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宋书·氐胡传》。）

◇徙松滋侯子房诏（十月）

不虞之衅，著自终古，情为法屈，圣达是遵。朕埽秽定倾，再全宝业，远惟鸿基，猥当负荷。思弘治道，务尽敦睦，而妖竖遘扇，妄造异图。自西南阻兵，东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唇齿。路休之兄弟，专作谋主，规兴祸乱，令舍人严龙觇觎宫省，以羽林出讨，宿卫单罄，候隙伺间，将谋窃发。刘祗在蕃，夫相应援，通言北寇，引令过淮。顷休范济江，潜欲拒捍，赖卜祚灵长，奸回弗逞。阴慝已露，宜尽宪辟，实以方难未夷，曲加遵养。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难灭。便可委之有司，肃正刑典。松兹侯子房等，沦陷逆徒，协同丑悖，遂与签帅群小，潜通南衅，连结祗等，还图朕躬。虽咎戾已彰，在法无宥，犹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废为庶人，徙付远郡。（《宋书·松滋侯子房传》。）

◇崇俭约诏（十一月壬辰）

治崇简易，化疾繁侈，远关隆替，明著轨迹者也。朕拯斯坠运，属此屯极，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师旅，而识昧前王，务艰昔代。俾夫旧赋既繁，为费弥广，鉴寐万务，每思弘革。方欲缓繇优调，爱民为先，有司详加宽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职贡，各顺土宜，出献纳贡，敬依时令。凡诸蠹俗妨民之事，趣末违本之业，雕华靡丽，奇器异技，并严加裁断，务归要实。左右尚方御府诸署，供御制造，咸存俭约。庶淳风至教，微遵太古，阜财兴让，少敦季俗。（《宋书·明帝纪》。）

◇求贤才诏

夫秉机询政，立教之攸本，举贤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负鼎进策，殷代以康。释钓作辅，周祚斯。朕甫承大业，训道示敷，虽侧席忠规，伫梦岩筑，而良图莫荐，奇士弗闻，永鉴通古，无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维始，屡怀存治，实望箴阙。王公卿尹，群僚庶官，其有嘉谋直献，匡俗济时，咸切事陈奏，无或依隐。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在任，可明书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褒立。（《宋书·明帝纪》。）

◇郊祀诏（十一月辛酉）

朕戴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务殷，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宋书·礼志》三。）

◇赦宥诸藩诏（十二月乙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众藩称乱，多染衅科。或诚系本朝，事缘逼迫，混同证锢，良以怅然。夫天道尚仁，德刑并用，雷霆时至，云雨必解。朕眷言静念，思弘风泽，凡应禁削，皆从原荡。其文武堪能，随才铨用。（《宋书·明帝纪》。）

◇下沈勃诏

沈勃琴书艺业，口有美称，而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二百馀万，便宜明罚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绩在朝，寻远矜怀，能无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宋书·沈演之传》。）

◇责羊希诏（三年）

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轻薄多衅，备彰历职。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岭南，千上逞欲，求诉不已，可降号横野将军。（《宋书·羊玄保传》。）

◇禁非时品物诏（三年八月丁酉）

古者衡虞置制，彖氐不收，川泽产育，登器进御。所以繁阜民财，养遂生德。顷商贩逐末，竞早争新，折未实之果，收豪家之利，笼非膳之翼，为戏童之资。岂所以还风尚本，捐华务实。宜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须，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宋书·明帝纪》。）

◇大赦诏（八月癸卯）

法网之用，期世而行，宽惠之道，因时而布。况朕尚德戡乱，依仁驭俗，宜每就弘简，以隆至治。而频罹兵革，繇赋未休，军民巧伪，兴事甚多，蹈刑入宪，谅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窃爵私庭，因战散亡，托惧逃役。且往诸沦逼，虽经累宥，逋窜之党，犹为实繁。宵言永怀，良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泽，覃被区宇，可大赦天下。（《宋书·明帝纪》。）

◇江夏王义恭等陪祭诏（三年）

皇基崇建，《屯》、《剥》维难，弘启熙载，底绩忠果，故从飨世祀，勒勋宗彝。世祖宁乱定业，实资翼亮。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江夏文献王义恭，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预江豫三州军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兴郡开国襄公庆之，故持节、征西将军、雍州刺史洮阳县开国肃侯悫，或体道冲玄，燮化康世，或尽诚致效，庚难龛逆，宜式遵国典，陪祭庙庭。（《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徙徐爰诏（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事君无礼，教道弗容，讪上炫已，人伦所弃。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厮猥，推斥饕逢，遂官参时望，门伍豪族，迁位转荣，莫非超荷。而谄侧轻险，与性自俱，利口谗妄，自少及长，奉公在事，厘豪蔑闻，初无愧满，常有窥进。先朝尝以刍辈之中，粗有学解，故得渐蒙驱策，出入两宫。太初伪立，尽心佞事，义师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统，唯极谄谀，附会承旨，专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纵，兴造乖法，捐德害民，皆由此竖。景和悖险，深相赞协，苟取偷存，罔顾节义，任算设数，取合人主，τ岖奸矫，所志必从，故历事七庙，白首全贵。自以体含德厚，识鉴机先，迷途遂深，罔知革悟。

朕拨乱反正，勋济天下，灵助顺，群逆必夷，况爰恩养，而无输效，遂内挟异心，著於形迹，阳愚杜口，罔所陈闻，惰事缓文，庶申诡略。当今朝列贤彦，国无佞邪，而秉心弗纯，累蠹时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赐归老之职，荣礼优崇，宁非饕过。不谓潜怨斥外，进竞不已，勤言托意，触遇斯发。小人之情，虽所先照，犹许其当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贷。昨因觞宴，肆意讥毁，谓制诏所为，皆资傍说，又宰辅无断，朝要非才，悖老与旧，慢累斯甚。比边难未静，安众以惠，戎略是务，政纲从简，故得使此小物，乘宽自纵。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卒页》将尽，不足穷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宋书·徐爰传》。）

◇又诏

八议缓罪，旧在一条，五刑所抵，耆必加贷。徐爰前後衅迹，理无可申，废弃海弃，实允国宪。但蚤蒙朕识，曲矜愚朽，既经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广州统内郡。（《宋书·徐爰传》。爰秉权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说，及景和世，屈辱卑约，爰礼敬甚简，益衔之。至是诏徙交州，既行，又诏。）

◇诏沈攸之（三年八月）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军士疲劳。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复用，不许卿所启，今便不肯为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吴喜独去。（《宋书·沈攸之传》，太宗复令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诏攸之。攸之惧，乃奉旨进军，行至迟墟，上悔，追军令反。）

◇下诏封王景文等（当在四年四月後）

夫良图宣国，赏崇彝命，殊绩显朝，策勤王府。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景文，风度淹粹，理怀清畅，体兼望实，诚备夷，宝历方启，密赞义机，妖徒干纪，预毗庙略。宜登茅社，永传厥祚。朕澄氛宁枢，实资多士，疏爵畴庸，实膺徽列。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兴宗，识怀详正，思局通敏。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渊，器情闲茂，风业韶远。并谋参军政，绩亮时艰，拓宇开邑，实允勋典。景文可封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兴宗可始昌县伯，渊可南城县伯，食邑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户。（《宋书·王景文传》，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业，乃下诏。）

卷八

◎明帝（二）

◇改葬崇宪太后诏（四年五月）

崇宪昭太后宁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而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恒费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朕蚤蒙慈遇，情礼兼常，思使始终之义，载彰幽显。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今中宇虽宁，边虏未息，营就之功，务在从简。举言寻悲，情如切割。（《宋书·文帝路淑媛传》。）

◇功服诏（八月甲寅）

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朕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玉辂，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金路，祀太庙，元正大会，朝诸侯。又以饰冠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绣冕三彩缫，朱衣裳，乘革辂，征伐不宾，讲武校猎。又以绂冕二彩缫，青衣裳，乘大辂，耕稼，飨国子。又以通天冠朱纱袍，为听政之服。（《宋书·礼志》五，《通典》六十一，又《御览》六百八十六引王智深《宋记》。）

◇宽刑诏（九月戊辰）

夫愆有小大，宪随宽猛，故五刑殊用，三典异施。而降辟次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朕务存钦恤，每有矜贷。寻劫制科罪，轻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为详衷。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诸条，悉依旧制。五人以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全命长户，施同造物。庶简惠之化，有孚群萌，好生之德，无漏幽品。（《宋书·明帝纪》。）

◇搜括隐逸诏（五年九月）

夫箕、颍之操，振古所贵，冲素之风，哲王攸重。朕属横流之会，接难晦之辰，毫暴翦乱，日不暇给。今虽关陇犹霭，区县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静驰薄，固已物色载怀，寝兴伫叹。其有贞栖隐约，息事衡樊，凿坏遗荣，负钓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时以名闻。将贲园矜德，茂昭厥礼。群司各举所知，以时授爵。（《宋书·明帝纪》。）

◇下庐江王诏（五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汉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实事彰往代，难兴自古。虽圣贤御极，宇内纾患。大尉庐江王藉庆皇枝，蚤升宠树，幼无立德，长缺修声，淡薄亲情，厚结行路，狎昵群细，疏涩人士。自朕拨乱定宇，受命应天，实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怀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统，朕初平暴乱，岂敢当璧，自然推符奉玺，天祚有归。且朕虽居尊极，不敢自恃，宗室之事，无不谘公。不虞志欲难满，妄生窥怨，积慝在衿，遂谋社稷。

曩者四方遘祸，兵斥畿甸，缙绅忧惶，亲贤同愤。惟公独幸厥灾，深忭时难，昼则从禽游肆，夜则纵酒弦歌，侧耳视阴，企贼休问。司徒休仁等并各令弟，事兼家国，摧锋履险，各伐一方，蒙霜践棘，辛勤已甚。况身被矢石，否泰难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遣半纸之书，志弃五弟，以饵雠贼。自谓身非勋烈，义不参谋，必期凶逆道申，以图辅相。及皇威既震，群凶肃荡，九有同庆，万国含欣。而公容气更沮，下帷晦迹，每觇天察宿，怀协左道，兄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宇，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公在江州，得一汉女，云知吉凶，能行厌兄，大设供养，朝夕拜伏，衣装严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诅孝武，并及崇宪，祈皇室危弱，统天称己，巫称神旨，必得如愿，後事发觉，委罪所生，徼幸τ区，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张宝，为公见信，事既彰露，肆之於法。公不知惭惧，犹加营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殡含。显行邪志，罔顾吏司。又挟阉竖陈道明，交关不逞，传驿音意，投金散宝，以为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儿招引边将，要结禁旅，规害台辅，图犯宫掖。

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无称被征，前莅会稽，以罪左黜。公稽古寡闻，严而无理，言不畅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轻，绅同侮，岂堪辅相之地，宁任莅民之职，非唯一朝，有自来矣。

大明之世，迄於永光，公常留中，未尝外抚，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长人，情无哀戚，侍拜长宁，从祀宗庙，颜无戚状，泪不垂脸，兄弟长幼，靡有爱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诚不著，於时义阳念遇本薄，遭公此谮，益被猜嫌。朕当时狼狈，不暇自理，赖崇宪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责。景和狂主，丑毒横流，初诛宰辅，豺志方扇。於建章宫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势，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与太宰亲数，往必清闲，赠贶丰厚。朕当时惶骇，五内崩坠，於其语次，劣得小止。往又经在寻阳长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厉色见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同，若得称心，规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见灭，而天道爱善，朕获南面，不长恶逆，挫公毒心。

自大明积费，国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尽。朕在位甫尔，恤义具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值终阻蜂起，日耗万金，公卿庶民，倾产归献。积受台奉，赀畜优广。朕践祚之初，公请故太宰东传馀钱，见入数百万，内不充养，外不助国，散赐谄谀，遍惠趋隶。推心考行，事类斯比。群小交构，遂生异图，籍籍之议，转盈民口。公苦地居衡寄，任专八柄，德育於民，勋高於物，势不自安，於事为可。公既才均栎木，牵以曲全，因高无民，得守虚静，而坐作凶咎，自□深衅。由朕诚感无素，爰至於此，永寻多难，惋慨实深。

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爱尚仁，为日已久，尚能舍雠恕罪，著於触事，岂容於公，不相隐忍。但祸萌易渐，去恶宜疾，负荷之重，宁得坐观。且蔓草难除，燎火须扑，狡扇之徒，宜时诛翦。已诏司戮，肃正典刑。公身居戚长，情礼兼至，准之常科，顾有恻怛，宜少申国宪，以吊不臧。今以淮南、宣城、历阳三郡还立南豫州，降公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户，侍中、王如故。（《宋书·庐江王礼传》。）

◇已武陵王智随继世祖嗣诏（十月辛卯）

世祖孝武皇帝虽恃尊堕惠，勋狭政弛，乐饮无餍，事因於宁泰，任威纵费，义缘於务寡。故以积怨动天，流殃胤嗣，景和肇衅，义嘉成祸，世祖继体，陷宪无遗。昔皇家中圮，含生惧灭，赖英孝感奋，埽雪冤耻，勋缵坠历，拯兹穷氓。继绝追远，礼训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随奉世祖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随武陵王，食邑五千户。寻世祖一门，女累不少，既无总，义须防闲，诸侯虽不得祖称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归宁有所，疹疾相营，得失是任，闺房有禀。朕应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怀，敷爱之旨。（《宋书·武陵王赞传》赞初名智随。）

◇赠刘袭诏（六年三月）

故中护军临沣县开国侯，志行贞纯，才用理济，忠勤著於艰时，勤绩倡乎泰运。年志始壮，奄焉凶折，悲伤恻割，实兼常怀，思加宠数，以申哀荣。可赠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如故，谥曰忠侯。（《古刻丛钞·刘袭墓志》。）

◇郊祀诏（五月乙亥）

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议。（《宋书·礼志》三。）

◇立晋熙王嗣诏（六年）

夫虎狼护子，猴猿负孙，毒性薄情，亦有仁爱，故识念气类，尚均群品，况在人伦，可忘天属。晋熙太妃谢氏，沈刻无亲，物理罕比，征北公虽孝道无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长，阙恩鞠之□，乃至休否莫关，寒温不访，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无违忤，动致诮责，毒句发口，人所难闻。加恶备苦，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雠隙，遂事愤於宗姻，义伤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妇礼无违，逢此严酷，遂以忧卒，用夭盛年。又谢氏食则丰珍，衣则文丽，奉己之馀，播覃群下。而诸孙纩不温体，食不充饥，付之姆卜之手，纵以任军之路。遇其所生，弃若粪土，纟监缕比於重囚，穷困过於下使。诚皇规方远，沙塞将一，公短不讳，亦难豫图。兼妾女累弱，一第领主，防闲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诏第六子燮，奉公为胤，欲以毗整一门，为公继绍。但谢氏待骨肉至亲，尚相弃蔑，况以义合，免苦为难。患萌防渐，危机须断，便可还其本家，削绝蕃秩。（《宋书·晋熙王昶传》。）

◇罪始安王休仁诏（七年五月）

夫无将之诛，谅惟《通典》，知咎自引，实有偏介。刘休仁地属密亲，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宠秩兼茂。不能弘赞国猷，裨宣政道，而自处相任，妄生猜嫌，侧纳群小之说，内怀不逞之志，晦景蔽迹，无事阳愚。因近疾患沉笃，内外忧悚，休仁规逼禁兵，谋为乱逆。朕曲推天伦，未忍明法，申诏诰砺，辨核事原。休仁惭恩惧罪，遽自引决。追寻悲痛，情不自胜，思屈法科，以伸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国多虞，衅起台辅，永寻既往，感慨追深。（《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答有司奏始安王休仁罪状诏（五月）

邢匹妇狂愚，不足与计。

休仁知衅自引，情有追伤，可特为降始安县王，食邑千户，并停伯融等流徙，听袭封爵。伯猷先绍江夏国，令还本，赐爵乡侯。（《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五月）

休仁致殒，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贪恣非政，法网之所不容。昔汉梁孝王、淮南厉王，无它衅悖，正以越汉制度耳。况休吞嚼聚敛，为西数州之蝗，取与鄙虐，无复人情。屡得王景文、褚渊、沈攸之等启，陈其罪恶，转不可容。吾笃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亲见休屯苦之时，始得宽宁，弥不忍问。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应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征动万端，暴浊愈甚，既每为民蠹，不可复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为宰相。又吾与其兄弟情昵，特复异常，颇与休仁论休衅状。休以休仁为吾所亲，必应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对，能为损益。遂多与财赂，深相结事，乃寝必同宿，行必共车。休仁性软，易感说，遂成缱绻，共为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时倒写。吾与休仁，少小异常，唯虚心信之，初不措疑。虽尔犹虑清闲之时，非意脱有闻者。吾近向休推情，戒训严切，休更不复致疑。休死後，吾将其内外左右，问以情状，方知言语漏泄并具之由，弥日懊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神萎孰。休仁又说休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许为家，从来颇得此力。但试用，看有验不？」休从之，於是大有献奉，言多乖实，积恶既不可恕。

自休殒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无罪衅，主相本若一体，吾之推意，初无有间。休贪愚，为天下所疾，致殒之本，为民除患，兄弟无复多人，弥应思吊不咸，益相亲信。休平生，狼抗无赖，吾虑休仁往哭，或生祟祸。且吾尔日本办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为设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惊疑，遂入辞杨太妃，颜色状意，甚与常异。既至，省杨太妃，骤遣监子去来参察。从此日生嫌惧，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觉。从休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饮啖极日，排干入内，初无猜防，休仁坐生嫌畏。

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闲，多往雉场中，或敕使陪辇，及不行日，多不见之。每值宵，休仁辄语左右云：「我已复得今一日。」及在房内，见诸妓妾，恒语：「我去，不知朝夕见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乱人耳。」休）死时，日已三晡，吾射雉，始从雉场出，休仁从骑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称云：「腹痛，不堪骑马。」尔时诸王车皆停在朱雀门里，日既暝，不暇远呼车，吾衣书车近在离门里，敕呼来，下油幢络，拟以载之。吾由来谙悉其体有冷患，闻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医上省送供御高粱姜饮以赐之。休仁得饮，忽大惊，告左右称：「败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饮是御师名封题。」休仁乃令左右先饮竟，犹不甚信，乃黾勉噬之。裁进一合许，妄生嫌贰，事事如是。由来十日五日，一就问太妃。自休死後，每吾诏，必先至杨太妃问，如分别状。休仁由来自营府国，兴生文书，二月中，史承祖赍文书呈之，忽语承祖云：「我得成许那，何烦将来？」吾虚心如旧，不复见信，既怀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复有善心。

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相识者，布满外内。常日出入，於厢下经过，与诸相识将帅，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诸卫主帅，裁相悉者，无不和颜，厚相抚劳。尔时我既甚恶，意不欲见外人，悠悠所传，互言差剧。休仁规欲闻知方便，使昙度道人及劳彦远屡求启，阚觇吾起居。及其所启，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与休仁，亲情实异，年少以来，恒相追随，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难否之日，每共契阔。休仁南讨为都统，既有勋绩，状之於心，亦何极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轻，小人无知，亦多挟背向，既生猜贰，不复自宁。夫祸难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测，事不获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处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无厚薄。休之亡，虽复悼念，犹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殒，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举言伤心。事之细碎，既不可曲载诏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儿子，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穷法。为诏之辞，不得不云有兵谋，非事实也。故相报卿知。（《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景文

尚书左仆射，卿已经此任，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正可比中书令耳。庶姓作扬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铁并处之不辞。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赞中兴，岂谢干木，绸缪相与，何後殷铁邪？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远遵先旨，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又不得不用骠骑，陕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骠骑既去，巴陵理应居之，中流虽曰闲地，控带三江，通接荆郢，经途之要，由来有重镇。如此则扬州自成阙刺史，卿若有辞，更不知谁应处之。此选大备，与公卿畴怀，非聊尔也。（《宋书·王景文传》，景文屡辞内授，上手诏譬之。）

◇降殷恒诏

道矜生便有病，无更横疾，恒因愚习惰，久妨清序，可降为散骑常侍。（《宋书·殷景仁传》，道矜子恒，为侍中度支尚书，属父疾积久，为右司所奏，下诏，又见《南齐书·王奂传》，《南史》二十七。）

◇答王景文手诏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劳役，使卿等看选牒，署竟，请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间不容都不闻。然传事好讹，由来常患。殷恒妻，匹妇耳，闺干之内，传闻事复作一两倍落漠，兼谓卿是亲故，希卿署，不必云选事独关卿也。恒妻虽是传闻之僻，大都非可骇异。且举元荐凯，咸由畴谘，可谓唐尧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诈贵人及在事者，属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门生辈，作其属托，贵人及在事者，永无由知。非徒止於京师，乃至州郡县中，或有诈作书疏，灼然有文迹者，诸舍人右丞辈，及亲近驱使人，虑有作其名，载禁物，求停检校，强卖猥物与官，仍求交直，或属人求乞州郡资礼，希蠲呼召及虏发船车，并启班下在所，有即驻录。但卿贵人，不容有此启，由来有是，何故独惊之。

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颜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令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录，令便居昔之录任，置省事及童，并依录格。粲作令来，亦不异为仆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复不改常。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兢理不？卿今虽作扬州，太子傅位虽贵而不关朝政，可安不惧，差於粲也。想卿虚心受荣，有而不为累。

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沟壑之忧，张、单双灾，木雁两失，有心於避祸，不如无心於任运。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践蹋。高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修，与深谷之浅条，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晋卿毕万七战皆获，死於牖下，蜀相费，从容坐谈，毙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祸，纵意於处安，不必全福。但贵者自惜，故每忧其身，贱者自轻，故易忘其己。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言其贵满好自恃也。凡名位贵达，人以在怀，泰则触人改容，不则行路嗟愕。至如贱者，否泰不足以动人，存亡不足以纟圭数，死於沟渎，死於途路者，天地之间，亦复何限，人不以系意耳。

以此而推，贵何必难处，贱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应卑慎为道，行己用心，务思谨惜。若乃吉凶大期，正应委之理运，遭随参差，莫不由命也。既非圣人，不能见吉凶之先，正是依希於理，言可行而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论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人皆为之战栗，而乃遇中兴之运，袁ダ图避祸於襄阳，当时皆羡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骆宰见幼主，语人云：「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忧，不可与共乐。范蠡去而全身，文种留而遇祸。今主上口颈，颇有越王之状，我在尚书中久，下去必危。」遂求南江小县。诸都令史住京师者，皆遭中兴之庆，人人蒙爵级，宰值义嘉染罪，金木缠身，性命几绝。卿耳眼所闻见，安危在运，何可预图邪？（《宋书·王景文传》，上杀寿寂之等，景文惧，自陈求解扬州，上诏答。又《南史》二十三。）

◇手诏刘怀珍

卿性忠谠，平所仗赖，在彼与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儿乃佳，但不能接物，颇亦堕事，卿每谏之。（南齐书刘怀珍传，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徙怀珍右军司马，迁南郡太守，加宁朔将军，明帝手诏怀珍奉旨。）

◇寝疾又诏

卿不应乃作景素佐才，旧所寄，今征卿参二卫直。（南齐书刘怀珍传。）

卷九

◎明帝（三）

◇与刘π、张兴世、萧道成诏暴吴喜罪（泰豫元年）

吴喜出自卑寒，少被驱使，利口任诈，轻狡万端。自元嘉以来，便充刀笔小役，卖弄威恩，苟取物情，处处交结，皆为党与，众中常以正直为词，而内实阿媚。每仗计数，运其佞巧，甘言说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触事。从来作诸署，主意所不协者，觅罪委顿之，以示清直，而馀人恣意为非，一不检问，故甚得物情。

昔大明中，黟、歙二县有亡命数千人，攻破县邑，杀害官长，刘子向在会稽，再遣为主帅，领三千精甲，水陆讨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二县说诱群贼，贼即归降。诡数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驱驰，穷诸狡慝。及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初东征，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统军宽慢无章，放恣诸将，无所裁检，故部曲为之致力。观其意趣，止在贼平之後，应力为国计。喜初东征发都，指天画地，云得刘子房即当屏除，袁标等皆加斩戮，使略无生口。既平之後，缓兵施恩，纳罪人之货，诱诸贼帅，令各逃藏，受赂得物，不可称纪。听诸贼帅假称为降，而拥卫子房，遂得生归朝廷。收罗群逆，皆作爪牙，抚接优密，过於义士。推此意，正是闻南贼大盛，殷孝祖战亡，人情大恶，虑逆徒得志，规以自免。喜善为奸变，每以计数自将，於朝廷，则三吴首献庆捷，於南贼则不杀其党，颇著阴诚，当云东人忄匡怯，望风自散，皆是彼无处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顾琛等，足表丹诚，进退二途，可以无患。

南贼未平，唯以军粮为急，西南及北道断不通，东土新平，商运稀简，朝廷乃至鬻官卖爵，以救灾困，斗斛收敛，犹有不充。喜在赭圻，军主者顿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问罪，诸军主皆云宜治，喜不获已，止与三十鞭，又不责备，凡所曲意，类皆如此。

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钱物无复孑遗，喜乘兵威之盛，诛求推检，凡所课责，既无定科，又严令驱蹙，皆使立办。所使之人，莫非奸猾，因公行私，迫胁在所，入官之物，侵窃过半，纳资请托，不知厌巳。西难既殄，便应还朝，而解故停，托云捍蜀。实由货易交关，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蛮，矫诏慰劳，赕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托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め小昌，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

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经由水陆，州郡殆遍，所至之处，辄结物情，妄窃善称，声满天下，密怀奸恶。人莫之知，喜军中诸将，非劫便贼，惟云贼何须杀，但取之，必得其用。虽复羸弱，亦言健儿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赎罪。处遇料理，反胜劳人，此辈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恶不革，恒出丑声，劳人义士，相与叹息，并云我等不爱性命，击擒此贼，朝廷不肯杀去？反与我齐。今天下若更有贼，我不复能击也。此等既随喜行，多无功效，或隐在众後，或在幔屋中眠。贼既破散，与劳人同受爵赏。既被诘问，辞白百端，云「此辈既见原宥，击贼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赏。」褚渊往南选诸将卒，喜为军中经为贼者，就渊求官，倍於义士。渊以喜最前献捷，名位巳通，又为统副，难相违拒，是以得官受赏，反多义人。义人虽忿喜不平，又怀其宽弛。往岁竺超之闻四方反叛，人情畏贼，无敢求为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随喜出征，为其军副。身经临敌，自东还，失喜意，说超之多酒，不堪驱使，遂相委弃。高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年虽少宿，气力实健，其有处分，为军中所称，喜薄其衰老，云无所施。正以二人忠清，与己异行。超之为人，乃多饮酒，计喜军中主帅，岂无饮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无馀事，直云年老，托为乞郡，潜相遣斥。其馀主帅，并贪浊谄媚之流，皆提携东西，不相离舍。喜闻天壤间有罪人死应系者，必启以入军，皆得官爵，厚被处遇。应入死之人，缘己得活，非唯得活，又复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设令吾攻喜门，此辈谁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军中人，皆是喜身爪牙，岂关於国？

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为兄弟子至，及其同堂群从，乞东名县，连城四五，皆灼然巧盗，侵官夺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讨，崎岖蔽匿，必也党护，台州符旨，殆不复行。船车牛犊，应为公家所假借者，托之於喜，吏司便不敢问。他县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犊，辄牵杀啖。州郡应及役者，并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针，盈村满里。诸吴姻亲，就人间征求，无复纪极，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

索惠子罪不甚江，既已被恩，得免宪辟，小小忤意，辄加刑斩。张悦贼中大帅，逼迫归降，沈攸之录付，喜云：「杀活当由朝廷。」将帅征伐，既有常体，自应执归之有司，喜即便打锁，解襦与著，对膝围棋，仍造重义，私惠招物，触事如斯。张灵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辄恕其罪，私将下都，与之周旋，情若同体。狼子野心，独怀毒性，遂与柳欣尉等，谋立刘，吾使喜录之，而喜密报令去，去未得远，为建康所录。喜背国亲恶，乃至於是。

初从西反，图兼右丞，贪因事物，以行私诈，吾患其谄曲，抑而不许，从此怨怼，意用不平。

喜西救汝阴，纵肆兵将，掠暴居民，奸人妇女，逼夺鸡犬。虏略纵横，缘路官长，莫敢呵问，脱误有缚录一人，喜辄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荣求还，乃欲用喜代之，西人闻其当来，皆欲叛走，云「吴军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岂有活路，既无他计，正当叛投虏耳。」夫伐罪吊民，用清国道，岂有残虐无辜，剥夺为务，害政妨国，罔上附下，罪衅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见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有恶於君，若鹰之逐鸟雀。」耿不以贼遗君父，前史以为美谈。而喜军中五千人，皆亲经反逆，携养左右，岂有奉上之心。

喜意志张大，每称汉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启，求解军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举止。且当今边疆未宁，正是喜输蹄领之日，若以自处之宜，当节俭廉慎，静埽闭门，不与外物交关，专心奉上，何得以其佳螭，高自比拟。当是自顾愆衅，事宣遐迩，又见寿寂之流徙，施林被击，物恶伤类，内怀忧恐，故兴此计，图欲自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镇，喜殆无所畏者，畏者唯我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量，若吾寿百年，世间无喜，何所亏损？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岂可有喜一人。寻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岂可遭国家间隙，有可乘之会邪？世人多云，「时可畏，国政严」。历观有天下，御亿兆，杖威齐众，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圣惩伪，易以京刂墨。唐尧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汉高大度，而急三杰之诛。且太公为治，先华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济苍生，班剑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历代无数。养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

夫富之与贵，虽以功绩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称奇，令终者乃可重耳。凡置官养士，本在利国，当其为利，爱之如赤子；及其为害，畏之若仇雠，岂暇远寻初功，而应忍受终敝耳：将之为用，譬如铒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岂忆始时之益，不计後日之损，存前者之赏，抑当今之罚。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喜罪衅山积，志意难容，虽有功效，不足自补，交为国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渐，忧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恶，明当严诏切之，令自为其所。卿诸人将相大臣，股肱所寄，赏罚事重，应与卿等论之，卿意并谓云何？（《宋书·吴喜传》，帝将赐喜死，先一日与刘π下张兴世齐王诏。）

◇赐王景文死手诏（太豫元年三月）

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宋书·王景文传》，上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

◇遗诏（四月）

朕自临御亿兆，仍属戎寇，虽每存弘化，而惠弗覃远，军国凋弊，刑讼未息。今大渐维危，载深矜叹，可缓徭优调，去繁就约，因改之宜，详有简衷，务以爱民为先，以宣朕遗意。（《宋书·明帝纪》。）

◇崇接道猛法师诏（无年月）

猛法师风道多济，朕素宾友，可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车及步舆各一乘，乘舆至客省。（《高僧传》。猛，西凉州人，东游建业上东安寺，续开讲席，明帝深相崇接。）

◇追崇江夏王义恭令书

故中书监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江夏王，道性渊深，睿鉴通远，树声列藩，宣风铉德，位隆姬辅，任属负图，勤劳国家，方熙托付之重，尽心毗导，永融雍穆之化。而凶丑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殡穸无闻，愤达幽明，痛贯朝野。朕蒙险在难，含哀莫申，幸赖宗之灵，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勋戚，震动於厥心。昔梁王征庸，警跸备礼，东平好善，黄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如故，给九旒鸾辂，虎贲班剑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せ京车。（《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太宗定乱，令书云云。）

◇加擢路休之等令书（示即位时）

太皇太后蚤众爱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属。前车骑咨议参军路休之、前丹阳丞路茂之，崇宪密戚，蚤延荣贵，并怀所勋，宜殊恒饰。休之可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茂之可中书侍郎。（《宋书·文帝路淑媛传》，太宗废幼主，欲悦路太后之心，乃下令书。）

◇恤柳元景令（初即位）

故侍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风度弘简，体局深沈，正义亮时，恭素范物。幽明道尽，则首赞孝图；盛运开历，则毗变皇化。方任孚汉辄，业懋殷衡，而蜂豺肆滥，显加祸毒，冤动勋烈，悲深朝贯。朕承七庙之灵，纂临宝业，情典既申，痛悼弥轸。宜崇赍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赠使持节都督南豫江三州诸军事太尉侍中刺史国公如故，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谥曰忠烈公。（《宋书·柳元景传》。）

◇招集旧僧令

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进，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复。（《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前废帝毁废新安，驱斥僧徒，寻又毁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

◇宣旨永嘉王子仁

汝一家门户不建，几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恶，若非我德御天下，三祖基业，一朝坠地，汝辈便应沦於异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继，存者无几。唯司徒年长，令德作辅，皇家门户所凭，唯我与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厌百姓奸心，馀诸王亦未堪赞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阳巴陵，并未有继体，正赖汝辈兄弟，相倚为强，庶使天下不敢窥觊王室。汝辈始十馀岁，裁知俯仰，当今诸舍细弱，殆不免人轻陵。若非我为主，刘氏不办今日。汝诸兄冲眇，为群凶所逼误，遂与百姓还图骨肉，於汝在心，不得无愧。即日四海就宁，恩化方始，方今处汝湘州。汝年渐长，足知善恶，当每思刻厉，奉朝廷为心，爵秩自然与年俱进。我垂犹子之情，著於万物；汝亦当知好，忆我敕旨。（《宋书·永嘉王子仁传》，太宗遣主书赵扶公宣旨，未几以建安王休仁言，赐死。）

◇与始安王休仁书

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宋书·始安王休仁传》，初行与苏侯结为兄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事平太宗与休仁书。）

◇与巴陵王休若书（二年）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宋书·巴陵王休若传》，休若辄杀典签夏宝期。上大怒，与休若书。）

◇报巴陵王休若（七年二月）

吾与骠骑南山射雉，骠骑马惊，与直阁夏文秀马相踏，文秀坠地，骠骑失，马惊触松树，坠地落硎中，时顿闷，不识人，故驰报弟。（宋书晋平王休传，上既杀休，时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驰信报休若。）

◇与桂阳王休范书（七年七月）

外间有一师，姓徐名绍之，状如狂病，自云为涂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语道巴陵王应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师便访觅休若左右人，不能得。东宫典书姓何者相识，数去来，师解神语，东宫典书具道神语，东宫典书答云：「我识巴陵间一左右，当为汝向道。」数日，东宫典书复来语师云：「我已为汝语巴陵左右，道因达巴陵，巴陵具知，云莫声但听。」又顷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颇云休若应挟异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无仿佛。且帖肆间，自大明以来，有「若好」之谣，於今未止。诏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辞美事，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异音，里巷有「若好」之谣，在西已奇惧，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休仁被诛，休若弥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当负罪之徒，恒说以道路之言，叩动之，相与唱云：「万民之心，属在休若。」感激其意。

寻休若从来心迹，殊有可嫌。刘亮问高次祖，汝一应识此人，当给休若。休若在东纵恣群下无本末，还朝被贬，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归，过问讯，大泣，语次祖云：「我东行是一段功，在郡横为群小辈过失，大被贬降，我实愤怨，不解刘辅国何意不作。」次祖启云：「刘辅国蒙朝廷生成之恩，岂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诸王在蕃，正令优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广召弓马健儿，都不启闻。又戾道明等，昔亲为贼，罪应万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潜将往不启京。吾知汝意谓休若处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复可测，因其还朝在第与书，事事诘诮於内，许密自引分，状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见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边作太尉公邪？非但事关计，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宋书·巴陵王休若传》，休若既死，上与骠骑大将军桂阳王休范书。）

◇报书

郑容有兄丧令成服，汝可令汝内人知之，再报休、休范二家内人知也。报。（《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

◎後废帝

帝讳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长子。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泰豫元年四月即位，明年，改元元徽，在位五年，为其下杨玉夫等所弑。

◇即位遣大使巡省诏（泰豫元年六月）

夫兴王经制，实先民隐，方求广教，刑於四维。朕以茕眇，夙膺宝历，永言民政，未接听览，眷言乃顾，无忘鉴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观采风谣，问其疾苦。令有弗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条奏。若守宰威恩可纪，廉勤允著，依事腾闻。如狱讼诬枉，职事纰缪，惰公存私，害民利已者，无或隐昧，广纳刍舆之议，博求献艺之规。巡省之道，务令精洽，深简行识，俾若朕亲览焉。（《宋书·後废帝纪》。）

◇广荐举诏

夫寝梦期贤，往诰垂美，物色求良，前书称盛。朕以冲昧，嗣膺宝业，思仰述圣猷，勉弘政道，兴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广加搜采。其有孝友闻族，义让光闾，或匿名屠钓，隐身耕牧，足以整厉浇风，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无遗逸。虚轮伫帛，俟闻嘉荐。（《宋书·後废帝纪》。）

◇诏蔡景玄（八月）

景玄表如此。故散骑常侍、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乐安县开国伯兴宗，忠恪立朝，谋猷宣著，往属时难，勋亮帷幄，锡分壤，实允通诰。而恳诚慊诉，备彰存没，廉概素情，有洁声轨。景玄固陈先志，良以恻然。虽彝典宜全，而哀款难夺，可特申不瞑之请，永矜克让之风。（《宋书·蔡兴宗传》，兴宗遗令薄葬，奏还封爵，追赠後授。子景玄固辞不受，又奏还封表疏十馀，上见许，诏云，）

◇大赦诏（元徽元年正月）

夫缓法昭恩，裁风茂典，蠲宪贷眚，训俗彝义。朕临驭宸枢，夤制氓宇，式存宽简，思孚矜惠。今开元肆宥，万品惟新，凡兹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贻罪徙放者，悉听还本。（《宋书·後废帝纪》。）

◇申土断诏（八月辛亥）

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异制，焕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齐、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金行委御，礼乐南移，中州黎庶，襁负扬、越，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贻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夷胥山之险，澄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之波，括《河图》於九服，振玉轫於五都矣。（《宋书·後废帝纪》。）

◇因旱下诏省刑（八月甲寅）

比亢序骞度，留熏耀晷，有伤秋稼，方贻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滞犹积，夕厉晨矜，每恻於怀。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使冤讼洗遂，困弊昭苏。颁下州郡，咸令无壅。（《宋书·後废帝纪》，又见《袁粲传》，「亢序」作「元序」，「夕厉晨矜」作「晨竞夕厉」，「困弊」作「瘐弊」。）

◇蠲改湘江二州征课诏（九月壬午）

国赋氓税，盖有恒品，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调役既繁，庶徒弥扰。因循权政，容有未革，民单力弊，岁月愈甚。永言矜叹，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详察。其输违旧令，役非公限者，并即蠲改，具条以闻。（《宋书·後废帝纪》。）

◇恤刘π诏（元徽初）

夫义实天经，忠惟人则。篆素流采，金石宣，自非识洞情灵，理感生极，岂有捐驱卫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节、镇军将军、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鄱阳县开国侯π，思怀亮粹，体业淹明，弘勋树绩，誉洽华野。绸缪顾托，契阔屯夷，方倚谋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祸，逼扰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师。身与事灭，名随操远。朕用伤悼，震恸於厥心。昔王允秉诚，卞壶峻节，均风往德，归茂先轨。泉途就永，冤逝无追，思崇徽策，式光史。可赠散骑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谥曰忠昭公。（宋书刘π传。）

◇通淹滞诏（二年四月）

顷列爵叙勋，铨荣酬义，条流积广，又各淹阙。岁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参差，多违甄饬。赏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旧准，并下注职。（《宋书·後废帝纪》。）

◇禁侈费诏（五月）

顷国赋多骞，公储罕给。近治戎虽浅，而军费已多，廪藏虚罄，难用驭远。宜矫革淫长，务在节俭。其供奉服御，悉就减撤，雕文靡丽，废而勿修。凡诸游费，一皆禁断，外可详为科格。（《宋书·後废帝纪》。）

◇敦素约诏（三年闰三月）

顷民俗滋弊，国度未殷，岁时屡骞，编户不给。且边虞尚警，徭费弥繁，永言夕惕，寝兴增疚。思弘丰耗之制，以约素之风，庶亻待蓄拯民，以康治道。太官珍膳，御府丽服，诸所供拟，一皆减撤，可详为其格，务从简衷。（宋书後废帝纪。）

◇别敕李安民（元徽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江须防，边备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势，无所致辞也。（南齐书李安民传。）

◇称太后令杀豫章王子尚

子尚顽凶极悖，行乖天理，楚玉淫乱纵慝，义绝人经，并可於第赐尽。（《宋书·豫章王子尚传》。楚玉，山阴公主也。）

◎顺帝

帝讳准，字仲谋。（《文选·褚渊碑》注引《宋书》作「仲谟」。）小字智观，明帝第三子。封安成王，历扬州刺史，都督扬、南豫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元徽五年七月，後废帝遇弑，奉迎即位，改元升明，在位三年，禅于齐，逾月死，年十三，谥曰顺帝纪。

◇约捐诏（升明元年）

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驭俗。顷甸服未静，师旅连年，委蓄屡空，劳蔽莫偃。而丹ぬ之饬，靡耗难訾，宝赂之费，征赋靡计。今车服仪制，实宜约捐，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罢省御府二署。凡工丽雕镌，伤风毁治，一皆禁断。庶永昭宪则，弘兹始政。（《宋书·顺帝纪》。）

◇求贤才诏（九月）

昔圣王既没，淳风已衰，龟书永湮，龙图长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扰，世沦物竞，道陂人谀。然犹正士比毂，奇才接轸。朕袭运金枢，纂灵瑶极，负巡政，日晏忘疲，永言兴替，望古盈虑。姬夏典载，犹传缃帙，汉魏馀文，布在方册。故元封兴茂才之制，地节创独行之品。振维务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扬幽仄，Ｂ采乡邑，随名荐上。朕将亲览，甄其茂异。庶野无遗彦，永激遐芬。（宋书顺帝。）

◇授爵杨文度等诏（闰十二月）

茂赏有章，实昭国度，畴庸斯炳，载宣史册。督北秦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门乘辉宠，世荣边邑，忠果既亮，才劲兼彰。龙骧将军杨文弘肃协成规，躬提桴鼓，申棱百顷，席卷兰皋，功烈之美，并足嘉叹，宜膺爵授，以酬勋绪。文度可使持节、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辅国将军、略阳太守。（《宋书·氐胡传》。）

◇诏谥王弘（二年）

夫途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延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猷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韬里，尚想遥芬，兴怀寝寤，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宋书·王敬弘传》。）

◇答齐王劾黄回诏（二年四月）

黄回擢自凡竖，夙负疵衅，贳以宪网，收其搏噬，虽勤效累著，而屡屠怀干纪。新亭背叛，投拜寇场，异规既扇，庙律几殆，幸得张敬儿提戈直奋，元恶受戮。及景素结逆，履霜岁久，乃密通音译，潜送器杖，氛克霁，狡谋方显。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褒茅升爵，均荣勋宠，凶讠皮有本，险慝滋深，构诱敬儿，志相攻陷，悖图未遂，狼戾弥甚。近军次郢镇，劫逼府主，兼挟私计，多所征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专肆暴慢，罔顾彝则。膺牧西蕃，徽赍惟厚，曾不知感，犹怀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济，星管未周，贪据襟要，苦祈回夺。黩谒弗已，叨侈无度，遂请求御舆，僭拟私饰。又招萃贼党，初不启闻，伤风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绳裁，肃正刑书，便收付廷尉，依法穷治。（《宋书·黄回传》，齐王以黄回终为祸乱，上表，诏答。）

◇诏答王僧虔

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惠感人，化动翔泳。顷自金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宋书·乐志》一，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并论三调哥，诏答。）

◎孝懿萧后

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武帝继母，义熙中拜豫章公太夫人，进宋王太妃。武帝受禅，尊为太后。少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年八十一。

◇遗令

孝皇背世五十馀年，古不葬。且汉世帝后，陵皆异处。今可於茔域之内，别为一圹。孝皇陵坟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妇人礼有所从，可一遵往式。（《宋书·孝懿萧皇后传》。）

◎武张夫人

夫人少帝母，武帝受禅，拜为夫人。少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及徐羡之等行废立，随还玺绂。元嘉元年拜荥阳王太妃。

◇废少帝为荥阳王令

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於悖词，喜容表於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π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忭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狎，群小慢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远近叹嗟，人神怨怒，社稷将坠，岂可复嗣守洪业，君临万邦。今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镇西将军宜都王。仁明孝弟，著自幼辰。德业冲粹，识心明允。宜纂洪统，光临亿兆。主者详依典故，以时奉迎。未亡人婴此百罹，虽荐若陨。永悼情事，抚心推塞。（《宋书·少帝纪》景平二年五月，徐羡之等称皇太后令，废帝为荥阳王。）

◎孝武文穆王后

后讳宪原，琅邪临沂人，元嘉中拜武陵王妃，生废帝。孝武即位，立为皇后，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

◇暴前废帝罪令

司徒领护军八座：子业虽曰嫡长，少禀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龀。孝武弃世，属当辰历。自梓宫在殡，喜容然，天罚重离，欢恣滋甚。逼以内外维持，忍虐未露，而凶惨难抑，一旦肆祸，遂纵戮上宰，殄害辅臣。子鸾兄弟，先帝锺爱，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亲作扞，横相征讨。新蔡公主，逼离夫族，幽置深宫，诡云薨殒。襄事甫尔，丧礼顿释，昏酣长夜，庶事倾遗。朝贤旧勋，弃若遗土。管弦不辍，珍羞备膳。詈辱祖考，以为戏谑。行游莫止，淫纵无度。肆冥园陵，规图发掘。诛翦无辜，籍略妇女。建树伪竖，莫知谁息。拜嫔立后，庆过恒典。宗室密戚，遇若婢仆，鞭捶陵曳，无复尊卑。南平一门，特锺其酷。反天灭理，显暴万端。苛罚酷令，终无纪极，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阖朝业业，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秽禽兽，罪盈三千。高祖之业将泯，七庙之享几绝。吾老疾沉笃，每规祸鸩，忧煎漏刻，气命无几，开关以降，所未尝闻。远近思奋，十室而九。

卫将军湘东王，体自太祖，天纵英圣，文皇锺爱，宠冠列藩。吾早识神睿，特兼常礼。潜运宏规，义士投袂，独夫既殒，悬首白旗，社稷再兴，宗┘未固，人鬼属心，大命允集。且勋德高邈，大业攸归，宜遵汉晋，纂承皇极。主者详旧典，以时奉行。未亡人馀年不幸婴此百艰，永寻情事，虽存若殒。当复奈何！当复奈何！（《宋书·前废帝纪》。）

◎明恭皇后

后讳贞风，琅邪临沂人，元嘉二十五年拜琅邪王妃，寻改拜湘东王妃。明帝即位，立为皇后。後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齐受禅，拜汝阴王太妃。建元元年死，追谥曰恭皇后。

◇问沈攸之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劳於外，宜还京辇。然任寄之重，换代殊为未易，还止之宜，一以相委。（《宋书·沈攸之传》，元徽二年，群公称皇太后令，遣中使问攸之。）

◇斥後废帝令

卫将军、领军、中书监、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统，庶其体识日弘，社稷有寄。岂意穷凶极悖，自幼而长，善无细而不违，恶有大而必蹈。前後训诱，常加隐蔽，险戾难移，日月滋甚。弃冠毁冕，长袭戎衣。犬马是狎，膺隼是爱，皂历轩殿之中，纟宸戾之侧。至乃单骑远郊，独宿深野，手挥矛，躬行刳斫，白刃为弄器，斩害为恒务。舍交戟之卫，委天毕之仪，趋步，酣歌垆肆，宵游忘返，宴寝营舍，夺人子女，掠人财物，方策所不书，振古所未闻。沈勃儒士，孙超功臣，幼文兄弟，并豫勋效，四人无罪，一朝同戮。飞镞鼓剑，孩稚无遗，屠裂肝赐，以为戏谑，投骸江流，以为欢笑。又淫费无度，帑藏空竭，横赋关河，专充别蓄，黔庶嗷嗷，厝生无所。吾与其所生，每厉以义方，遂谋鸩毒，将骋凶忿。沈忧假日，虑不终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厉，方之於此，未譬万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积，七庙阽危，四海褫气。

废昏立明，前代令范，况乃灭义反道，天人所弃，衅深牧野，理绝桐宫。故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幽显协规，普天同泰。骠骑大将军安成王，体自太宗，天挺淹睿，风神凝远，德映在田。地隆亲茂，皇历攸归，亿兆系心，含生属望。宜光奉祖宗，临享万国，便依旧典，以时奉行，未亡人追往伤怀，永言感绝。（《宋书·後废帝纪》。）

◇葬後废帝令

昱穷凶极暴，自取灰灭，虽曰罪招，能无伤悼。弃同品庶，顾所不忍。可特追封苍梧郡王。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宋书·後废帝纪》。）

◎昭容谢氏

谢氏，孝武末拜昭容，泰始初居景宁园。

◇请还子嗣本属表

故东平冲王休倩托ぼ璇极，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遗胤莫传。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继为後，既承国祀，方奉荐，庶覃遐庆，式延於远。而妾颜训养非恩，抚导乖理，情阙引进，义违负螟。昔世祖平日，诡申慈爱，崩背未几，真性便发，犹逼畏崇宪，少欲藏掩。自兹以後，专纵严酷，实显布宗戚，宣灼宫闱，用伤人伦，爰恻行路。妾天属冥至，感切实深，伏愿乾渥广临，曲垂照赐，复改命还依本属，则妾母子虽陨之辰，犹生之年。（《宋书·东平王子嗣传》，子嗣继东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颜，性理严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宁园昭容谢上表，许之。）

卷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沙王义欣

义欣，长沙王道怜长子，永初三年嗣封，历中领军、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魏郡太守，戍石头。文帝即位，进号後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南兖州刺史，迁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诸军，豫州刺史，镇寿阳，进号镇军将军。元嘉十六年死，追赠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王。

◇陈江淮事宜

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雕弊，於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粲顿阙，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劳而治。（《宋书·长沙王道怜传》。）

◇上言申季历治绩

所统威远将军北谯梁二郡太守关中侯申季历，自奉职邦畿，於兹五年，信惠并宣，威化兼著，外清奸暴，内辑民黎，役赋均平，闾井齐肃。绥穆初附，招携荒远，郊境之外，仰泽怀风，爵赏之授，绩能是显。宜升阶秩，以崇奖劝。（《宋书·王歆之传》，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上言。）

◇檄司兖二州

夫王者之兵，以义德相济，非徒疆理土地，恢广经略，将以大庇苍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践霜雪，逾历险难，匡国宁民，肃清四表。

昔我高祖武皇帝，诞膺明命，爰造区夏，内夷篡逆，外宁寇乱，灵武纷纭，雷动风举，响轶龙堆，声浮云朔，陵天振地，拔山荡海。於是华域肃清，讴歌允集，王网帝典，焕哉惟文，太和烟カ，流泽洋溢。中叶谅り，委政冢宰，黠虏乘衅，侵侮上国。遂令司兖良民，复陷非所，周郑遗黎，重隔王化。

圣皇践祚，重光开朗，明哲柔远，以隆中兴，遐夷慕义，云腾波涌。方将蹈德履信，被艺袭文，增修业统，作规於後，勤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养鱼者除其犭扁獭，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虑，勇夫厉其节，嘉谋动苍天，精气贯辰纬。

幕府忝任，禀承庙算，翦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积後己之情。师以顺动，何征而不克？况乎遵养耆昧，绥复境土而已哉！

昔淮泗初开，狡徒纵逸，王旅入关，群竖飙扇，襄邑之战，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体分，羽翼摧挫。加以构难西虏，结怨黄龙，控弦灭，首尾逼畏，蜂屯蚁聚，假息旦夕，岂复能超蹈长河，以当堂堂之陈哉。夫顺从贵速，归德恶晚，赏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赵羁旅，披榛委诚，施绂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轩，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强作祸，提挈万里，卒婴钺。皆目前之诚验，往世之所知也。圣上明发爱恤，以道怀二州。士民若能审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党，归投军门者，当表言天台，随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窜首巢穴，长围既周，临冲四至，虽欲壶浆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详择利害。（《宋书·索虏传》，元嘉七年，後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帅，檄司兖二州。）

◎临川王义庆

义庆，长沙王道怜次子，为临川武烈王道规後。永初元年袭封，征为侍中。元嘉初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寻加尚书左仆射，解职，加中书令，进前将军，出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改授卫将军江州刺史。又改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薨，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有《世说》八卷，集八卷。

◇箜篌赋

侯牵化而始造，鲁幸奇而後珍，名启端於雅引，器荷（《初学记》作「倚」。）重於吴君。等齐歌以无譬，似秦筝而非群。（《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鹤赋

其状也，绀络颈而成饰，点首以表仪，羽凝素而雪映，尾舒玄而参差，趾象蚪以振步，形亚凤以擅奇。（《艺文类聚》九十。）

◇山鸡赋

形凤婉而鹄寺，羽兖蔚而缃晖，临渌湍而映藻，傍青崖而妍飞，不隐耀而贻累，倏见屈於虞机。（《艺文类聚》九十一。）

◇荐庾实等表

诏书畴咨群司，延及连牧，旌贤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经纬明远，皇阶藻曜，风猷日升，而犹询衢室之令典，遵明台之睿训，降渊虑於管库，纡圣思乎版筑，故以道邈往载，德高前王。臣敢竭虚暗，祗承明旨。伏见前临沮令新野庾实，秉真履约，爱敬淳深。昔在母忧，毁瘠过礼，今罹父疚，泣血有闻。行成闺庭，孝著邻党，足以敦化率民，齐教轨俗。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潜居研志，耽情坟籍，亦足镇息颓竞，奖勖浮动。处士南郡师授，才学明敏，操介清，业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为州祭酒，未行其志。若朝命远暨，玉帛遐臻，异人间出，何远之有？（《宋书·临川王道规传》。）

◇启事

恩旨赐臣犀镂竹节如意，目所未睹。（《御览》七百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初妻赵罪议

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於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雠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於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雠。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宋书·临川王道规传》。）

◎江夏王义恭

义恭，武帝子。景平末为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历阳。元嘉元年封江夏王，进抚军将军，寻授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迁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镇广陵。进司空，征为侍中、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进太尉，领司徒，寻领国子祭酒。以虏寇出镇彭城，降号骠骑将军。寻领南兖州刺史，移镇盱眙。又改授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元凶弑立，进太保，领大宗师。孝武即位，授侍中太尉，录尚书、南徐徐二州刺史，假黄钺，进太傅，镇京口，征为扬州刺史，进位太宰，领司徒。大明中加领中书监兼尚书令。前废帝即位，除太尉录尚书事。永光元年，以谋废立遇害。明帝即位，追崇丞相，谥曰文献王，有集十五卷。

◇感春赋

听时禽之ミ音，信关关以嘤嘤，悲阳鸿之赴翔，怜春燕之入楹。天厶暖而流云，日阴翳而沦精，风淑穆而吹兰，雨蒙蒙而洗茎，草承泽而擢秀，花顺气而飞馨。（《初学记》二。）

◇华林清暑殿赋

构御暑之清言，旁测景之西岑。列乔梧以蔽日，树长杨以结阴。醴泉涌於椒室，迅波经於兰庭。业芳芝以争馥，合百草以竞馨。饰丹坏以和璧，加疏以连城。至於朱明在运，郁夕嚣晨，寒堂凉结，清观风臻。览兹宇之灵纬，启圣情以寤神。岂宣曲之妄拟，焉甘泉之足陈。（《艺文类聚》六十二。）

◇桐树赋

伊梧桐之灵材，蔚竦林而擢秀，玄根通彻於幽泉，密叶垂蔼而增茂。挺修，荫朝阳，招飞鸾，鸣凤皇。甘露洒液於其茎，清风流薄乎其枝，丹霞赫奕於其上，白水浸润乎其陂。（《初学记》二十八。）

◇白马赋

惟皇有造，曰灵有秘，丽气擒精，底爱覃粹。八埏稽首以宾庭，九荒敛衽而纳贽，众车垂德以服箱，龙马宅仁而受辔。是以周称逾轮，汉则天驷，体自乾维，衍生坎位。伊赭白之为俊，超绝世而称骥。尔其为状也，竦身轻足，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颡露精，气猛声烈，步远视明，著献西宛，表德东京，价倾函夏，观竭都城。饰金钅之倏烁，扬玉銮之珑玲。发鸣镝於悬月，驱永埒垌。施四介以作好，耀二矛之重英。举旧闲而未俦，考前迅而较名。（《初学记》二十九。）

◇举才表

臣闻云和备乐，则繁会克谐，骅骝骖服，则致远斯效。陛下顺简夤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阶载一，而犹发虑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显著扬历。是以潜虬耸鳞，伫利见之期；翔凤弭翼，应来仪之感。

窃见南阳宗炳，操履闲远，思业贞纯，砥节丘园，息宾盛世，贫约而苦，内无改情，轩冕屡招，确尔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伦之美，庶投竿释褐，翻然来仪，必能毗燮九官，宣赞百揆。尚书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参军事臣王天宝，并局力允济，忠谅款诚。往年逆臣叛逸，华阳失守，森之全境宁民，绩章危棘。前者经略伊，元戎丧旅，天宝北勤河朔，东据营丘，勋勇既昭，心事兼竭，虽蒙褒叙，未尽才宜，并可授以边藩，展其志力。交辽邈，累丧藩将，政刑每阙，抚莅惟艰。南中远，风谣回隔，蛮獠狡窃，边氓荼炭，实须练实，以绥其难。谓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宝可宁州刺史，庶足威怀荒表，肃清遐服。昔魏戊之贤，功存荐士，赵武之明，事彰管库。臣识愧前良，理谢先哲，率举所知，仰酬采访，退惧瞽言，无足甄奖。（《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元嘉元年。）

◇上世祖劝进表

臣闻治乱无兆，倚伏相因，乾灵降祸，二凶极逆，深酷巨痛，终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电发，投袂泣血，四海顺轨，是以诸侯云赴，数均八百，义奋之旅，其会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跃，未登天祚，非所以严重宗社，绍延七百。昔张武抗辞，代王顺请，耿纯陈款，光武正位。况今罪逆无亲，恶盈衅满，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毕命俄顷，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实惟乐推，王室之乱，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压璧，赤龙表於霄征。伏惟大明无私，远存家国七庙之灵，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时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负衅婴罚，偷生人壤，幸及宽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视息，披露肝胆。（《宋书·江夏王义恭传》。）

◇省录尚书表

臣闻天地设位，三极同序，皇王化则，九官咸事。时亮之绩，昭於《虞典》；论道之风，宣於周载。台辅之设，坐调阴阳，元凯之置，起百揆。所以栾铖矢言，侵官是诫，陈平抗辞，匪职罔答。汉承秦後，庶僚称改。爵因时变，任与世移，总录之制，本非旧体，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宪章先代，证文古则，停省条录，以依昔典。使物竞思存，人怀勤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名实靡愆，庸节必纪。臣谬典国重，虚荷崇位，兴替宜知，敢不输尽。（《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孝建元年。）

◇谏亲征竟陵王诞表

诞素无才略，畜养又寡，自拒王命，士庶离散。城内乏粮，器械不足，徒赖免兵仓头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结。臣始短虑，谓一旬可殄，而假息流迁，七十馀日。上将受律，群蕃岳峙，锐卒精旅，动以万计，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虽凡怯，犹怀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讨长蛇，兵不血刃，再兴七百。而蕞尔小丑，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将动乘舆。此实臣下素食驽钝之责，行留百司，莫不仰惭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费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寻晋文王征淮南，淹师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诞糇粮垂竭，背逆者多，庆之等转悟迟重之非，渐见乘机之利。且成旨频降，必应旦夕夷殄。愚又以广陵途近，人信易达，虽违江水，约示不难。且睹理者寡，暗塞者众，忽见云旗移次，京都既当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达。臣愚伏重思计，今宁不当计小丑，省生命，以安遐迩之情。又以长江险阔，风波难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泛不测之水。昔魏文济江，遂有遗州之名，今虽先天不违，动干休庆，龙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虑危，不可不惧。私诚款款，冒启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尽。（《宋书·竟陵王诞传》。）

◇条制诸王府镇表

古先哲王，莫不广植周亲，以屏帝宇，诸侯受爵，亦愿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祸周、汉，上乖显授之恩，下亡血食之业。夫善积庆深，宜享长久，而历代侯王，甚乎匹庶。岂异姓皆贤，宗室悉不贤。由生於深宫，不睹稼穑，左右近习，未值田苏，富贵骄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轴，遂乃危祸。汉之诸王，并置傅相，犹不得禁逆，七国连谋，实由强盛，晋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祸。尾大不掉，终古同疾，不有更张，则其源莫救。

日者庶人恃亲，殆倾王业。去岁西寇藉宠，几败皇基。不图襄楚，复生今衅，良以地胜兵勇，奖成凶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绍祚，垂法万叶。臣年衰意塞，无所知解，忝皇族耆长，惭慨内深，思表管见，裨崇万一。窃谓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於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以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才干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戎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烦干候贵王。器甲於私，为用盖寡，自金银装刀剑战具之服，皆应输送还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无惧，恶者止奸。（《宋书·江夏王义恭传》，义恭常虑为世祖所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阳为乱，乃上表。）

◇请封禅表

惟皇天崇称大道，夏始行揖让。迄於有晋，虽聿前绪，而迹沦言废，蔑记於竹素者，焉可单书。绍乾维，建徽号，流风声，被丝管，自无怀以来，可传而不可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灭，鲜义浇而德宣，锺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丘》、《索》著明者，尚有遗炳。故《易》称「先天弗违」，「後天奉时」。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风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汉二帝，亦踵曩则，因百姓之心，听舆人之颂，龙驾帝服，镂玉梁甫，昌言明称，告成上灵。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终素德，山龙启符，金玉显瑞，异采腾於轸墟，紫烟蔼於邦甸，锡冕兆九五之征，文豹赴天历之会。诚二祖之幽庆，圣后之冥休。道冠轩、尧，惠深亭毒；而独执冲约，未言封禅之事，四海窃以恧焉。臣闻惟皇配极，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临黔首，协和穹昊，膺兹多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振八区，拯已溺之晋，济横流之世，拨乱宁民，应天受命，鸿徽洽於海表，威棱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述业兴礼，正乐历，作象历，明达通於神，玄泽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运屯否，三才湮灭，乃龙飞五洲，凤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断出人鬼之表，庆烟应高牙之建，风耀符发迹之辰，亲翦凶逆，躬清昏，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承业继绪，拓复禹迹，车一其轨，书罔异文者，同年而议哉！今龙麟已至，凤皇已仪，比李已实，灵茅已茂，雕气降雾於宫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积穗於殿甍，连理合於园，皆耀质离宫，植根兰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途之谒，抗驿绝祖之奏，彪炳杂沓，粤不可胜言。太平之应，兹焉富矣。宜其从天人之诚，遵先王之则，备万乘，整法驾，封泰山，瘗玉岱趾，延乔、松於东序，诏韩、岐於西厢，麾天阍，使启关，谒紫宫、朝太一，奏《钧天》，咏《云门》，赞扬幽奥，超声前古，岂不盛哉！伏愿时命宗伯，具兹典度。（《宋书·礼志》三，大明元年十一月，太宰江夏王义恭奏，又略见《初学记》十三。）

◇劾蔡兴宗表

臣闻慎节言语，《大易》有规，铨序九流，无取裁□。若乃结党连群，讥诉互起，街谈巷议，罔顾听闻，乃撤实宪制所宜禁经之巨蠹。侍中秘书监臣自表父疾，必求侍养，圣旨矜体，特顺所陈，改授臣府元僚，兼带军郡。虽臣驽劣，府任非轻，准之前人，不为屈後。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抚军长史庄，滞府累朝，每陈危苦，内职外守，称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吴郡太守兴宗，前居选曹，多不平允，鸿渥含宥，恕其不闲，改任大都，宠均阿辅，仍苦请益州，雅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命，伏寻扬州刺史子尚，吴兴太守休若，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竭诚抚莅，而辞择适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无欣荷。御史中丞永，昔岁馀愆，从恩今授。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进。司徒左长史孔觊，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回换之宜，不为乃少。窃外谈谓等咸为失分，又闻兴宗躬自怨怼，与尚书右仆射师伯疏，辞旨甚苦，臣虽不见，所闻不虚。臣以凡才，不应机务，谬自幸会，受任三朝，进无古人举贤之美，退无在下献替之绩，致兹纷纭，伏增惭悚。然此源不塞，此风弗变，将亏正道，尘秽盛猷。伏愿圣听，赐垂览察。（《宋书·蔡兴宗传》。）

◇请赦义康妻息表

臣闻忝祖远支，犹或虑亲，降霍省序，义重令戚。故严道疾终，嗣启方宇，阜陵愆屏，身《辶Φ》晚恩。窃惟故庶人刘义康，昔昧奸回，自贻非命，沈魂漏籍，垂诫来典。运革三朝，岁盈三纪，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赋气，咸蒙更始。义康妻息漂没，早违盛化，众女孤弱，永沦黔首。即情原衅，本非已招，感事哀茕，俯增伤咽。敢缘陛下圣化融泰，春泽覃被，慈育群生，仁被泉草。实希洗宥，还齿帝宗，则施及陈ぼ，荣施朽壤。臣特凭国私，冒以诚表，尘触灵威，伏纸悲悸。（《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前废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义恭表。）

◇奏徙彭城王义康

投异之言，义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书》典。庶人义康，负衅深重，罪不容戮。圣仁不忍，屡加迟回，宥其大辟，赐迁近甸，斯乃至爱发天，超邈终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谗言同众，亻艮悖徼幸，每形辞色，内宣家人，外动民听，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诞世假窃名号，构成凶逆，杜渐除微，古今所务，况祸机骤发，庸可忽乎。臣等参议，宜徙广州远郡，放之边表，庶有防绝。（《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元嘉二十四年，太尉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

◇奏请严章服

臣闻佾悬有数，等级异仪，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盖上哲之洪谟，范世之明训。而时至弥流，物无不敝，僭侈由俗，轨度非古。晋代东徙，旧法沦落，侯牧典章，稍与事广，名实一差，难以卒变，章服崇滥，多历年所。今枢机更造，皇风载新，耗敝未充，百用思约，宜备品式之律，以定损厌之条。臣等地居枝昵，位参台辅，遵正之首，请以爵先，致贬之端，宜从戚始。辄因暇日，共参愚怀，应加省易，谨陈九事。虽惧匪衷，庶竭微款。伏愿陛下听览之馀，薄垂昭纳，则上下相安，表里和穆矣。（《宋书·江夏王义恭传》，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诏付外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斩臧质事

臧质底弃下才，而藉遇深重，穷愚悖常，构扇凶逆，变至滔天，志图泯夏，违恩叛德，罪过恒科，枭首之宪，有国《通典》，惩戾思永，去恶宜深。臣等参议，须辜日限意，使依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於武库，庶为鉴戒，昭示将来。（《宋书·臧质传》，斩质首，传京师，江夏王义恭左仆射宏等奏，诏可。）

◇章太后毁庙议

经籍残伪，训传异门，谅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鲜究。是以六宗之辩，舛於兼儒，迭毁之论，乱於群学。章皇太后，诞神启圣，礼备中兴，庆流胙胤，德光义远。宜长代崇芬，奕叶垂则。岂得降侔通伦，反遵常典。夫议者成疑，实旁纪传，知一爽二，莫穷书旨。案《礼记》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辞令有所施。梁》於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祀，事异前志。将由大君之宜，其职弥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遂登配，晋氏明规，咸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未应毁之，於义为长。所据《公羊》，祗足坚秉。安可以贵等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越滋甚。谓应同七庙，六代乃毁。（《宋书·礼志》四，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义恭以为云云，诏可。）

◇铸四铢钱议

伏见沈庆之议，「听民私铸，乐铸之室，皆入署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愚谓百姓不乐与官相关，由来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愿入署。凡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乐入必寡。云「敛取轮郭，藏为永宝」，愚谓上之所贵，不必从之，百姓闻官敛输郭，轮郭之价百倍，大小对易，谁肯为之。强制使换，则状似逼夺。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愚谓此条在可开许。又云「今铸宜依此格，万税三千」。又云「严检盗铸，不得更造」。愚谓禁制之设，非惟一旦，昧利犯宪，群庶常情，不患制轻，患在冒犯。今入署必万输三千，私铸无十三之税，逐利犯禁，居然不断。又云「铜尽事息，奸伪自禁」。愚谓赤县内铜，非可卒尽，比及铜尽，奸伪已积，又云，「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然顷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凿，又铅锡杂止於盗铸铜者，亦无须苦禁。（《宋书·颜竣传》，孝建三年。）

◇垦起湖出议

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从居他县。寻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宋书·孔靖传》。）

卷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夏王义恭（二）

◇答诏愍雷次宗（元嘉二十五年）

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穷薮，自宾圣朝，克己复礼，始终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宋书·雷次宗传》。）

◇答诫勒

臣虽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宋书·江夏王义恭传》。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又见《南史》十三。）

◇答诏问何尚之致仕事（元嘉二十九年）

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县车，而体尚充壮，未相申许，下情所同。（《宋书·何尚之传》。）

◇荐沈邵启

盱眙太守刘显真，求自解说。劭往莅任，有政绩，彰於民听。若重授盱眙，足为良二千石。（《宋书自序》。）

◇谢赐金梁鞍启

赐臣供御金梁桥鞍，制作精巧，宜副龙驷。圣慈下逮，猥垂光锡。（《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八。）

◇谢敕赐华林园樱桃启

手敕，猥赐华林樱桃，为树则多阴，为果则先孰，故种之於听事之前，有蝉鸣焉，顾命黏取以弄。（《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敕赉华林园柿启

敕旨，垂赉华林园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绝。（《艺文类聚》八十六，御览九百七十一。）

◇谢赐交州槟榔启

奉赐交州所献槟榔，味殊常品，途远酱。（《御览》九百七十一。）

◇启事

恩旨赐臣犀镂竹节如意，目所未睹。（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垂赐金镂虎魄茱萸囊，七宝校装绢里副之，七宝校装玉眼明囊。（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七百四。）

圣恩优重，猥赐华缨玉笏，珍冠饰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初学记》二十六，《御览》六百四十五，又六百九十二。）

诏旨以赦日所制绫纹锦布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赐。（《御览》六百九十三。）

恩旨以犀镂金错酒杯盘垂赐。（《御览》七百五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恩赐金银针，七色缕，并格一。犀栋刷匣，副绵布兆珍服宝玩，以协嘉辰。（《御览》八百三十。）

◇赐臣金兽袍，珍制巧饰。

洪恩覃被，赐臣息伯禽柽屋二间。（《御览》一百八十一。）

◇与朱修之书

义宣反道叛恩，自陷极逆，大义灭亲，古今同准。无将之诛，犹或囚杀，况丑文悖志，宣灼遐迩，锋指绛阙，兵缠近郊，逼忧深，臣主盱食，赖朝略震明，祖宗灵庆，罪人斯得，七庙弗隳，司刑定罚，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屡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义宣自绝於天，理无容受，社稷之虑，臣子责深，便宜专行大戮，以纾国难，但加诸斧钺，有伤圣仁，示以弘恩，使自为所，上全天德，下一洪宪，临书悲慨，不复多云。（《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公王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之书，书末达之，至江陵，已於狱尽焉。）

◇与王之谟书（元嘉二十八年）

闻因败为成，臂上金疮，得非金印之征也。（《宋书·王玄谟传》，义恭以为高敖不可守，召玄谟还，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义恭与书。又见《南史》十六。）

◇与南郡王义宣书

顷闻之道路云，二鲁背叛，致之有由，谓不然之言，绝於智者之耳。忽见来表，将兴晋阳之甲，惊愕骇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时昏下纵，在上畏逼，然後贤藩忠构，睹难赴机。未闻圣主御世，百辟顺轨，称兵於言兴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济，窃为大弟忧之。昔岁二凶构逆，四海同奋，弟协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钦嘉，又亦优渥。丞相位极人臣，江左罕授，一门两王，举世希有。表倍推诚，彰於见事，出纳之宜，唯意所欲。褒升进益，方省後命，一旦弃之，可谓运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报厚恩，昊天罔极，竭力尽诚，犹惧无补。奈何妄听邪说，轻造祸难。国靡流言，据归愆於二叔，世无晁错，仍袭辙於七藩，弃汉苍之令范，遵齐ぁ之败迹。

往时仲堪假兵灵宝，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刘牢，忠诚逝踵。皆曩代之成事，当今之殷鉴也。臧质少无美行，弟所具悉，凭恃末戚，并有微勤，承乏推迁，遂超伦伍，藉西楚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鲁宗父子，世为国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齿之封，令据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须为刘渊耳。徐遗宝是垣护之妇弟，前因护之归於吾，苦求北出，不乐远西。近磐桓湖陆，示遣刘雍，其意见可。雍是徐冲舅，适有密信，誓倒戈。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虏侵境以来，公私雕弊，安以抚之，庶可宁静，弟复随而扰乱，吾恐边鄙皆为禾黍，宜远寻高祖创业艰难，近念家国比者祸衅，时息兵戈，共安社稷。责躬谢过，诛除险佞，追保前勋，传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质改过，肃宗降泽。忠焉之诲，聊希往言，祸福之机，明者是察。

主上神武英断，群策如林，忠臣发愤，虎士投袂，雄骑布野，舳舻盖川。吾以不才，忝权节钺，总督群帅，首戒戎先，指晨电举，式清南服。所以积行缓期，冀弟不远而悟。如其遂溺奸说者，天实为之。临书慨懑，不识次第。（《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宋书·臧质传》。）

◇诈进元凶劭策

贼讳小年，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侍之。今远出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容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宋书·元凶劭传》，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乃进策云云，劭善其义。）

◇丹徒宫集叙

昭化景俗，玄教凝神。（《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

◇嘉禾甘露颂（并上表）

臣闻居高听卑，上帝之功，天且弗违，圣王之德。故能影响二仪，甄陶万有。鉴观今古，采验图纬，未有道阙化亏，而祯物著明者也。自皇运受终，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灵，山渊效宝。伏惟陛下、体《乾》统极，休符袭逮。若乃凤仪西郊，龙见东邑，海酋献改缁之羽，河开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过也。有幽必阐，无远弗届，重译岁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亩，嘉谷仍植，神明之应，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乐业，思述汾阳，经始灵囿。兰陵甫树，嘉露频流，板筑初就，祥才加积。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铉，沐浴芳津，预睹冥庆，不胜忭舞之情。谨上《嘉禾甘露颂》一篇，不足称扬美烈，追用悚汗，其颂曰：

二象攸分，三灵乐主。齐应合从，在今犹古。天道谁亲，唯仁斯辅。皇功帝绩，理冠区宇。四民均极，我后体兹。惟机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万邦允。德以位叙，道致雍熙。於穆不已，显允东储，生知夙睿，岳茂渊虚。因心则哲，令问弘敷。继徽下武，俪景辰居。轩制合宫，汉兴未央。矧伊圣朝，九有已康。率由旧典，思烛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有蔼景阳，天渊之，清暑爽立，云堂时起。植类斯育，呈祥初构，甘露春凝，祯才秋秀。於滋匪烈，嗣岁仍富。昔在放勋，历荚数朝。降及重华，倚扇清庖。铄矣皇庆，比物竞昭。伦彼典策，被此风谣。资臣六蔽，任兼两司。既恧仲兖，又惭郑缁。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忘衡泌，乐道明时。敢述休祉，愧阙令辞。（《宋书·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太尉江夏王义恭上表。）

◇华林四瑞桐树甘露赞

远延凤翮，遥集鸾步，惠润何广，沾我萌庶。（《初学记》二十八。）

◎衡阳王义季

义季，小字师护，武帝子，元嘉元年封衡阳王。历征虏将军，领石头戍事，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寻代临川王义庆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号征西大将军，领南蛮校尉，徙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进督豫州之梁郡，迁徐州刺史。二十四年薨，追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王，有集十卷。

◇伤刘道产启

故辅国将军刘道产，患背痈，疾遂不救，道产自镇汉南，境接凶寇，政绩既著，威怀兼举，年时犹可，方宣其用，奄至殒没，伤怨特深，伏怜圣怀，愍惜兼至。（《宋书·刘道产传》。）

◇与江夏王义恭书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终始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已。（《宋书·宗炳传》。）

◎彭城王义康

义康小字车子，武帝子。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历右将军南豫州南徐州刺史。文帝即位，进号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改授荆州刺史。入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辅政，寻领扬州刺史，又领太子太傅，进位大将军，领司徒。元嘉十七年，出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豫章，寻免为庶人，绝属籍，二十八年赐死。

◇上表逊位

臣幼荷国灵，爵遇逾等。陛下推恩睦亲，以隆棠棣，爱忘其鄙，宠授遂崇，任总内外，位兼台辅，不能正身率下，以肃庶僚，昵近失所，渐不自觉，致令毁誉违实，赏罚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倾挠。今虽罪人即戮，王猷载静，养贻垢，实由於臣，鞠躬栗悚，若堕壑。有何心颜，而安斯宠？辄解所职，待罪私第。（《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岁饥平粜议

东土灾荒，人凋谷踊，富商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馀皆敕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於百代，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用於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地沃壤，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赋，成就交市，三吴饥人，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

◎南郡王义宣

义宣，武帝子，元嘉元年封竟陵王。历左将军徐州刺史，迁中书监，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南谯王，出为江州刺史，迁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进车骑将军荆州刺史，进位司空，改侍中，领南蛮校尉，迁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未就征。孝武即位，以为中书监，丞相、都督扬豫二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固辞。改授荆湘二州刺史。孝建元年，举兵反，改元建平，为沈庆之等所败，死江陵狱。

◇奉表自陈

臣闻博陆毗汉，获疑宣后，昌国翼燕，见猜惠王。常谓异姓震主，嫌隙易构；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虽庸懦，少希忠谨。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国，虽历算有归，微绩不树，竭诚尽愚，贯之幽显。而微疑莫监，积毁日闻；投杼之声，纷纭溢听。谅缘奸臣交乱，成是贝锦。夫浇俗之季，少贞节之臣；冰霜竞至，靡後雕之木。并寝处凶世，甘荣伪朝，皆缨冕之所弃，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宠，任参大政，恶直丑勋，妄生邪说，疑惑明主，诬罔视听。又南从郡僚，劳不足纪，横叨天功，以为己力，同弊相扇，图倾宗社。臧质去岁忠节，勋高古贤，鲁爽协同大义，志契金石，此等猜毁，必欲祸陷。昔汲黯尚存，刘安寝志，孔父既逝，华督纵逆。臣虽不武，绩著艰难，复肆谗狡，规见诱召。宗祀之危，缀旒非所。

臣托体皇基，连晖日月，王室颠坠，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责。辄征召甲卒，分命众藩，使忠勤申愤，义夫效力，戮此凶丑，谢愆阙迁，则进不负七庙之灵，退无愧二朝之遇。临表感愧，辞不自宣。（《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与张镜书论儒释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响，圣言明审，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谟训诰，靡不周备，未有述三世，显叙报应者也。彼众圣皆穷理尽性，照晓物缘，何得忍视陷溺，莫肯援接，曾无一言，示其津迳。且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博硕肥盾，上帝是享。以此观之，盖所难了，想二三子扬搉而陈，使划然有证，祛其惑焉。（《弘明集》十二，谯王与张新安论孔释书。又载张新安答谯王书，列於晋习凿齿後郑道子前，盖以为晋之嗣谯王也，其实非也。刘义宣封竟陵王，改封南谯王，又改封南郡王，固辞谯王即义宣矣。张新安者，张镜也，僧佑未经考出。）

◎元凶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劭字休远，文帝长子。元嘉六年立为皇太子，三十年二月，弑父即位，改元太初，义军起，伏诛。

◇答诘让

南第昔属天兴，求将驱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击贼者，可入队。」当时盖戏言耳，都不复忆。後天兴道上通辞乞位，追存往为者，不忍食言。呼视。见其形容粗健，堪充驱使，脱尔使监礼兼队副，比用人虽取劳旧，亦参用有气干者，谨条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犹未有处。（《宋书·元凶劭传》，上遣阉奚承祖诘让劭，诏答。）

◇诈为文帝诏

鲁秀谋反，汝可平明守关，率众入。（《宋书·元凶劭传》，其月二十一日，诈上诏，《魏书·刘义隆传》，作劭又诈义隆敕云。鲁秀谋反，汝明可守关，将兵入讨也。）

◇即位下书

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灵祚，永享无穷，思与亿兆，覃兹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文武并赐位二等，诸科一依丁卯。（《宋书·元凶劭传》，《魏书·刘义隆传》。）

◇下臧敦等书

臧敦等无因自骇，急便窜逸，迷昧过甚，良可怪叹。质国戚勋臣，忠诚笃亮，方当显位，赞翼京辇，两子弟波迸，伤其乃怀，可遣宣譬令还，咸复本位。（《宋书·臧质传》。）

◎始兴王浚

浚字休明，小字虎头，文帝次子。元嘉十三年封始王，历後将军、湘州刺史，迁南豫州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号中军将军。出为征北将军、南徐兖二州刺史，徙卫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未行，元凶弑立，以为侍中中书监，领太子太傅、南州刺史，录尚书事，为义军所诛。

◇与沈璞疏（璞字道真，林子少子。）

卿尝有速藻，旧宫何其淹邪，想行就尔。（《宋书自序》。）

◇重与沈璞教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问，还白斐然，遂兼纸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执省踌躇，三复不已。吾远惭楚元，门盈申、白之宾，近愧梁孝，庭列枚、马之客，欣恧交至，谅唯深矣。薄因末牍，以代一面。（宋书自序，璞尝作《旧宫赋》，久而未毕，浚与璞疏，璞因事陈答，辞义可观，浚重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开漕谷湖（元嘉二十二年）

所统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无方。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顷年以来，俭多丰寡，虽赈赉周给，倾耗国储，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峤，比通便宜，以为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欲从武康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馀里，穿渠氵含，必无阂滞。自去践行量度，二十许载。去十一年大水，已诣前刺史臣义康欲陈此计，即遣主簿盛昙泰随峤周行，互生疑难，议遂寝息。既事关大利，宜加研尽，登遣议曹从事史虞长孙，与吴兴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势，格评高下，其川源由历，莫不践校，图画形便，详加算考，如所较量，决谓可立。寻四郡同患，非独吴兴，若此氵含获通，列邦蒙益。不有暂劳，无由永晏。然兴创事大，图始当难。今欲且开小漕，观试流势，辄差乌程、武康、东迁三县近民，即时营作。若宜更增广，寻更列言。昔郑国敌将，史起毕忠，一开其说，万世为利。峤之所建，虽则刍荛，如或非妄，庶几可立。（《宋书·二凶传》。）

◇与主簿顾迈孔道存书

沈璞淹思逾岁，卿研虑数旬，瑰丽之美，信同在昔。向聊问之，而还答累翰，辞藻艳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备此髦楚，还惭予躬，无德而称，复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纸，使卿等具知厥心。（宋书自序。）

◇与沈璞书

狡虏狂凶，自送近服，伪将即毙，酋长伤残，实天威所丧，卿诸人忠勇之效也。吾式遏无素，致境芜民瘠，负乘之愧，允当其责，近乞退谢愆，不蒙垂许，故以报卿。（宋书自序。）

◇答太子劭书

奉令伏深惶怖，启此事多日，今始来问，当是有感发之者，未测源由耳。计临贺故当不应翻覆言语，自生寒热也。此姥由来挟两端，难可孤保，正尔自问临贺，冀得审实也。其若见问，当作依违答之。天兴先署佞人府位，不审监上当无此簿领耳。急宜犍之，殿下已见王未？宜依此具令，严自躬上启闻，彼人若为不已，正可保（《南史》作「保」）其馀命，或是大庆之渐。（《宋书·元凶劭传》，《南史》十四。）

◇与孝武书

闻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缙绅愤叹，义夫激怒。古来陵上内侮，谁不夷灭，弟洞览坟籍，岂不斯具？今主上天纵英圣，灵武宏发，自登宸极，威泽兼宣，人怀甘死之志，物竞舍生之节。弟蒙眷遇，著自少长，东宫之欢，其来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昨，而信惑奸邪，忘兹恩友，此之不义，人鬼同疾。今水步诸军悉已备办，上亲御六师，太保又秉钺临统，吾与乌羊，相寻即道。所以淹霆缓电者，犹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怀，言不尽意。主上圣恩，每厚法师，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宋书·元凶劭传》，劭使浚与世祖书，乌羊者，南平王铄，法师，世祖世子小名也。）

◇与元凶劭书

船故未至，今晚期当於此下物令毕，愿速敕谢赐出船监。尼已入台，愿与之明日决也。臣犹谓车驾应出此，不尔，无以镇物情。（《宋书·二凶传》，劭将败，浚劝劭入海，辇珍宝缯帛下船，与劭书云云，尼即严道育也。）

卷十三

◎南平王铄

铄字休玄，小字乌羊，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历冠军将军、湘州刺史，累迁南豫州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改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戍石头。元凶弑立，以为中军将军，进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孝武定乱，进司空，赐药死，追赠侍中司徒，谥曰穆王，有集五卷。

◇答移魏若库辰树兰

知以边氓扰动，多有叛逆，欲杜绝奸宄，两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来往。申告嘉贶，实获厥心。但彼和好以来，矢言每缺，侵轶之弊，屡违义举，任情背畔，专肆暴略，岂唯窃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顷诛讨蛮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窜，逃首北境，而辄便苞纳，待之若旧，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往岁擅兴戎旅，祸加孩耄，罔顾善邻之约，不惟疆域之限。来示所云，彼并行之，虽丰辞盈观，即事违实，兴嫌长乱，实彼之由，反以为言，将违躬厚之义。

疆埸之民，有自来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怀。若於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谨封守，斥遣诸亡，惊蹄逸镞，不妄入境，则边城之下，外户不闭。王制严明，岂当独负来信。若亡命奔越，侵盗彼民，斯固刑之所取，无劳远及。自荷阃外，思阐皇猷，每申敕守宰，务敦义让。往诚未布，能不愧怍，当重约示，以副至怀。（《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五年，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并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右将军雍州刺史南平王铄答《移》。）

◎竟陵王诞

诞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封广陵王，历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改封随郡王，出为後将军雍州刺史，迁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未行，改授安东将军、会稽太守。孝武即位，征为卫将军荆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未行，迁侍中、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改封竟陵王。孝建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大明初出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三年，举兵拒命，沈庆之攻杀之，有集二十卷。

◇奉表自陈

往年元凶祸逆，陛下入讨，臣背凶赴顺，可谓常节。及丞相构难，臧鲁协从，朝野恍惚，咸怀忧惧，陛下欲建（「建」字从《魏书》补。）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後固执，方赐允俞。（《魏书》作「末方赐从」。）社稷获全，是谁之力？陛下接遇殷勤，累加荣宠，骠骑扬州，旬月移授，恩秩频加，复赐徐、兖，仰屈皇储。（《魏书》作「舆」。）远相饯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魏书》不重』感」字，作「此何以忘」。）度希（《魏书》作「庶希」。）偕老，永相娱慰。岂谓陛下信用谗言，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翦。（《魏书》作才前）。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才干徐、兖，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锋奋戈，万没岂顾，荡定以期，（《魏书》作「之期」。）冀在旦夕。右军宣简，爰及武昌，皆以无罪，并遇枉酷，臣有何过，复致於此。陛下宫帷之丑，岂可三缄。（《魏书》作「一二」。）临纸悲塞，不知所言。（《宋书·竟陵王诞传》，上使沈庆之率大众讨诞，诞奉表投之城外，又见《魏书·岛夷传》。）

◎建平王宏

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元嘉二十一年封建平王，历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出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征为中书令，领骁骑将军。元凶弑立，以为左将军丹杨尹，迁镇军将江州刺史。孝武即位，拜尚书左仆射，加冠军将军中书监，转尚书令，加散骑常侍，进卫将军。大明二年薨，追赠侍中司徒，谥曰宣简王。

◇驳丘迈之闰月周忌议

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皆以闰之後月祥，宜以来年七月为祥忌。（《宋书·礼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云云，又见《通典》一百。）

◇谠言陈时务议

臣闻建国之道咸殊，兴王之政不一。至於开谏致宁，防口取祸，固前王同轨，後主共则。秦殷之败，语戮刺亡，周汉之盛，谤升箴显。陛下以至德神临，垂精思治，进儒礼而崇宽教，哀狱法而黜严刑，表忠行而举贞节，辟处士而求贤异，废官而出滞赏，撤天膳而重农食，禁贵游而弛榷酤，通山泽而易关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今复开不讳之途，奖直辞之路，四海希风，普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幸甚。举蒙采问，敢不悉心，谨条鄙见，置陈如左。辞理违谬，伏用震慑。

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顷干戈未戢，战备宜，而卒不素练，兵非夙习。且戎卫之职，多非其才，或以资厚素加，或以禄薄带帖，或宠由权门，恩自私假，既无将领，虚尸荣禄。至於边城举燧，羽驿交驰，而望其擐甲推锋，立功阃外，譬缘木求鱼，不可得矣。常谓临难命师，皆出仓卒，驱乌合之众，隶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岂能使其同力，拔危济难，故奔北相望，覆败继有。今欲改选将校，皆得其人，分台见将，各以配给，领、护二军，为其总统。令抚养士卒，使恩信先加，农隙校猎，以习其事，三令五申，以齐其心，使动止应规，进退中律，然後畜锐观衅，因时而动，摧敌陷坚，折冲於外。孙子曰：「视卒如赤子，故可与之共死。」所以张效争先之心，吮痈致必尽之命，岂不由恩著者士轻其生，令明者卒毕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陈肤知，追惧乖谬。（《宋书·建平王宏传》。）

◇庙乐议

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後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於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後》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馀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甯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宋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恒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恒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汉书·安世房中歌》曰：「神来宴娱」。诗云：「三后在天。」诗云：「神保归」，注曰：归於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宋书·乐志》一，孝建二年九月，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案《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於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之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为义，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言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後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於祫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後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後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於祖宗乐舞，何独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宋书·乐志》一，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七。）

◇天子为皇后父服议

谓至尊缌制终，止举哀而已，不须释服。（《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宏议。）

◇参议副车正数

属车起秦，八十一乘，义兼九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并不出经典，自蔡邕胡广传说耳。又是从官所乘，非帝者副车正数。江左五乘，则俭不中礼。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贰车九乘，侯伯七命，车七乘，子男五命，车五乘。」然则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为节。今宜依礼十二乘为制。（《宋书·礼志》五，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案，汉蔡邕胡广并云云，尚书令建平王宏参议，诏可，又通典六十六。）

◎建安王休仁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封建安王，孝建末为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出为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大明初进侍中，领右军将军，出为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迁护军将军。永光初迁领军将军，景和初加特进左光禄大夫。明帝定乱，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领太子太傅，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尉，领司徒。泰始七年赐药死，追降为始安县王。

◇礼敬太子生母议

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於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宋书·礼志》二，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君，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否。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云云，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诏可。）

◇参议皇太子车服

天子之子，与士齿让，达於辟雍，无生而贵者也。既命而尊，礼同上公。周制五等，车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赐同姓侯，象及革木，以赐毕姓侯伯，在朝卿士，亦准斯礼。案如此制，则东宫应乘金路。自晋元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唯有东宫，礼秩崇异，上次辰极，下绝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车，义不见经，事无所出。《礼》所谓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饰路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画。秦改周辂，制为金根，通以金薄，周币四面。汉魏二晋，因循莫改。逮於大明，始备五辂。金玉二制，并类金根，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之东储，於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且《春秋》之义，降下以两，臣子之义，宜从谦约。谓东宫车服，宜降天子二等，骖驾四马，乘象辂，降龙碧，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时，於礼为衰。（《宋书·礼志》五，泰始四年五月，尚书令建安王休仁参谦，诏可。又《隋书·礼仪志》五引《宋起居注》，文有删节，且多异同，故别载於後。）

天子之元子，土也，故齿胄於辟雍，欲使知教而後尊，不得生而贵矣。既命之後，礼同上公，故天子赐之金辂，但减章为等级，象及革木，赐异姓诸侯，在朝卿士，亦准斯例。此则皇太子及帝子王者，通得乘之，自晋过江，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唯有太子礼秩崇异，又乘山安车，义不经见，事无所出。（《隋书·礼仪志》五引《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

卷十四

◎晋平王休

休，文帝第十三子，孝建三年封山阳王，大明中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迁征虏将军、湘州刺史，入为秘书监，领右军将军，迁侍中。又迁左中郎将都官尚书，又为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出为右将军豫州刺史。景和初进号镇西大将军，仍迁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定乱，以为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历江州、南豫州、豫州刺史，复徙荆州刺史。泰始四年改封晋平王，寻征为南徐州刺史，加侍中。七年，遣寿寂之等拉杀之，追赠司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曰刺王，寻追免为庶人。

◇与殷琰书

君本文弱，素无武干，是远近所悉，且名器清显，不应复有分外希觊。近者之事，当是劫於凶竖，不能守节。今大军长驱，已造城下，势孤援绝，祸败交至，顾昔情款，犹有恻然。圣上垂天地之仁，开不世之泽，好生恶杀，遐迩所闻。顾琛、王昙生等，皆军败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处私门。今神锋所临，前无横陈，况穷城弱众，残伤之馀，而欲自固乎。若开门归顺，自可不失富贵，将佐小大，并保荣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齑脍，身膏斧镬，妻息并尽，老兄垂白，东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宋书·殷琰传》。）

◎桂阳王休范

休范，文帝第十八子。孝建三年封顺阳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阳王，为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太守。寻出为江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入为秘书监，领前军将军。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永光初转中护军，领崇宪卫尉。明帝定乱，以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加南兖州刺史。进征北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征为秘书监、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出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未拜，改授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未拜，还为江州。後废帝即位，进司空侍中。元徽元年进太尉。明年，举兵内逼，为黄回所斩。

◇与袁粲褚渊刘秉书

夫治政任贤，宜亲疏相辅，得其经纬，则结绳可及，失其规矩，则危亡可期。汉承战国之馀，伤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国之乱。魏革汉典，创於前失，遂使诸王绝朝聘之礼，是以根疏叶枯，政移异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宁之世，足以为譬。孤子忝枝皇族，预关兴毁，虽欲忘言，其可得乎？

高祖武皇帝升睿三光，涤纷四表。太祖文皇帝钦明冠古，资乾承历，秉钺西服，鸣銮东京，搜贤选能，纳奇赏异。孝武皇帝岐嶷天纵，先机雷发，陵波静乱，宏业中兴，储嗣不腆，遂贻祸难。於时建安王以家难频遘，宜立长主，明皇帝恢朗渊懿，仁润含远，奉载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长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规行不轨，事迹披猖。骠骑以忤颜失旨，应对不顺，在蕃刻削，怨结人鬼。先帝明於号令，岂枉法为亲，二王之衅，实自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劳谦为国，中流事难，有不世之勋，奉时如天，事兄犹父，非唯令友，信为国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亲戚哀愤，行路嗟叹。王地籍光洁，德厌民望，并无寸罪，受毙谗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亲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诏诲，礼则君臣，乐则兄弟，升级赐赏，动不移年，抚慰孜孜，恒如不足，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容一旦阋墙，致此祸害，良有由也。先帝寝疾弥年，体疲膳少，虽神照无亏，而虑有失德，补阙拾遗，责在左右。於时出入卧内，唯有运长、道隆，群细无状，因疾遘祸，见上不和，知无瘳拯，虑晏驾之日，长王作辅，夺其宠柄，不得自专。是以内假帝旨，外托朝议，谀辞诡貌，万类千端，升进奸回，屠斥贤哲，外矫天则，内诬人鬼。是以星纪违常，羲望失度。昔魏颗择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诗》有明刺。臣子之节，得失必书，不及匡谏，犹以为罪。交间苍蝇，驱扇祸戮，爵以货重，才由贫轻，先帝旧人，无罪黜落，荐致乡亲，彳扁布朝省。谄谀亲狎者，飞荣玉除；静立贞粹者，柴门生草。事先关已，虽非必行；若不谘询，虽是必抑。海内远近，人谁不知。未解执事，不加斧钺，遂致先帝有杀弟之名，丑声遗於君父，格以古义，岂得为忠？先帝崩殂，若无天地，理痛常情，便应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谗细，孤子已下，复触奸机。是以望陵坟而摧裂，想銮而抽恸。虽复才违寄宠，而地属负荷，顾命之辰，曾不见及。分崩之际，诏出两竖，天诱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则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琐，刘氏家国，使小人处分，终古以来，未有斯酷。昔石显、曹节，方今为优，而望之、仲举，由以致弊。至於遭逢丑慝，岂有古今者乎。

诸贤胄籍冠冕，世历忠贞，位非恩树，勋岂宠结，忧国勤王，社稷之镇，岂可含纵谗凶，坐观倾覆。自惟宋室未殒，得以推移者，正内赖诸贤，防勒奸轨，外有孤子，跨据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亏落，则本根莫庇。当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虏之镇，不见慰省，逆旅往来，尚有顾眄，骨肉何雠，逼使离隔。禽兽之心，横生疑贰，经由此者，每加约截，同恶相求，有若市贾。以孤子知其情状，恒恐以此乘之，钳勒州郡，过见防御。近遣西南二使，统内宣传，不容恐惧，即遣启并有别书。若以孤子有过，便应鸣鼓见伐；如其不尔，宜令各有所归。与杀不辜，宪有常辟，三公之使，无罪而斩、鄙虽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夜恭谨，散心云日，晦望表驿，相从江衢，有何亏违，顿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来所说，以孤子纳士为尤，此辈惧其身罪，岂为国计。在昔四豪，列国公子，犹博引广纳，门容三千。况孤子位居鼎司，捍卫畿甸，且今与昔异，咸所知也。狡虏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稚，宗室衰微，邪僭用命，亲贤结舌，疆埸婴涂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劳，瓜时不代，齐有致祸，况长淮戍卒，历年思怨，不务拓远强边，而先事国君亲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乱。又以膳治盆垒，复致嚣声，自晋、宋之灾，积贮百万，孤子到镇，曾不数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为治常理，复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荡，则任农夫不应实力强兵，作镇姑孰，俱防寇害，岂得独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为流言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惑，若使金滕不开，则周公无以自保。乐毅归赵，不忍谋燕，况孤子礼则君臣，恩犹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只以兄弟之雠尔。观其不逞之间，岂可限量。设使遂其虐志，诸君欲安坐得乎？唇亡齿寒，理不难见。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劳多力。望便执录二竖，以谢冤魂，则先帝不失顺悌之名，宋世无枉笔之史。

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马，越关而至。重气轻死，排薮竞出，练甲照水，总戈成林，剿此纤隶，何患不克。但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欲使薰莸内辨，晋阳外息尔，功有所归，不亦可乎？便当投命有司，谢罪天阙，同奉温清，齐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谁？周邵之职，颇以自许，左提右挈，无愧故人。昔平、勃刚断，产、禄蚤诛，张、温趑趄，文台扼腕。事之枢机，得失俄顷，往车今辙，庶无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愤难不解诸王致此，既知祸原，锐然奋发，蓄兵厉卒，以俟同举。张兴世发都日，受制凶党，扬直逝，遂不见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奸祸，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奂佐郢，兵权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犹父之怨，宁可与之比肩。孤子此举，增其慷慨，义之所劝，其应犹响。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怀。徙倚一隅，迟及委问。孤子哀疾毁，穷尽无日，庶规史酋，死不忘本。临纸荒哽，言不诠第。（《宋书·桂阳王休范传》。）

◎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孝建三年封巴陵王，大明中为冠军将军南琅邪临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进徐州刺史，征为散骑常侍、左右郎将、吴兴太守，复征为散骑常侍太常，未拜。永光初迁左卫将军，泰始初领安东将军会稽太守，进号卫将军，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迁湘州刺史，进号征南将军，又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七年征为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入朝，迁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召拜，赐死，赠侍中司空，谥曰哀王。

◇移檄东土讨孔觊等

盖闻衅集有兆，祸至无门，倚伏之来，实惟人致。故嚣述贪乱，终殄宗祀；昌宪构氛，旋润斧钺。斯则昭章记牒，炯戒今古者也。

自国步时艰，三纲道尽，神歇灵绎，业缀旒。皇上仁雄集瑞，英睿应历，凤仪升，龙电举，荡秽紫枢，不俟鸣条之誓；凝政中宇，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坠维再造，亏天重构，幽明裁纪，标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协扇童孺，蕞尔东垂，复沦丑迹，邪回从慝，蜂动蚁附。圣图霆发，神威四临，羽旄所届，义旅云属，钺所麾，逆徒冰泮，胜负之效，皎然已显。

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骠骑山阳王风略夙昭，抚厉中陈。或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霜江、蠡，或腾焱荆、河，金甲烛天庭，嚣声震海浦。前将军、吴兴太守张永，东南标秀，协赞戎机。建威将军沈怀明，镇东中兵参军刘亮、武卫将军寿寂之，霜锐五千，熊腾虎步。龙骧将军王穆之、龙骧将军顿生，铁骑连群，风驱电迈。右军将军齐王、射声校尉姚道和，楼舰千艘，覆川盖汜。左军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从仆射全景文、员外散骑侍郎孙超之，并率虎旅，骆驿云赴。殿中将军杜敬真、殿中将军陆攸之、建武将军吴喜，甲一万，分趣义兴。予猥承人乏，总司戎统，耸剑东驰，申愤海曲。喷气则白日尽晦，刷马则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不剿，以此柔服，何顺不怀。愍彼群迷，弗辨尧桀，螳黾微命，拟雷霆之冲，已枯之叶，当霜飙之队，尺竖所为寒心，匹妇所为叹息。夫因祸致庆，资败为成，前监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归顺，投兵效款，则福锺当年，祉覃来裔。孰如身ニ宗屠，鬼喂魂泣者哉。详镜安危，自求多福。（《宋书·孔觊传》，泰始二年，孔觊拥子房起兵，休若董统东讨诸军事，移檄东土。）

◎豫章王子尚

子尚字孝师，孝武第二子，孝建三年封西阳王，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迁扬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寻进都督扬州江州之鄱阳晋安建安三郡诸军事，大明五年改封豫章王，领会稽太守。寻加使持节，进号车骑将军。又加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前废帝即位，征为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领尚书令，解扬州，赐死，年十六。

◇上言山湖之禁

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气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治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益旧条，更申恒制。（《宋书·羊玄保传》，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

◎晋安王子勋

子勋字孝德，孝武第三子，大明四年晋封安王，为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改前将军江州刺史，迁镇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前废帝即位，复为江州，明帝定乱，进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史邓琬等不受命，以泰始二年正月拥立於寻阳，改元义嘉，在位八月，为沈攸之等所败，赐死，年十一。

◇传檄京师

阳六数艰，云雷相袭。高皇受历，时乘云辔，顿於促路。文祖定祥，系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纵祸，三纲理灭，宗王俯首，姑息逆朝，枕戈无闻，偷荣有秩。孝武皇帝，释位泣血，纠义入讨，投袂戎首，亲戮鲸鲵，九服还辉，两仪更造。而穹不惠，弃离万国，皇运重替，嗣主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大惧宗稷，歼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飞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庙复安，海昏有绍。岂图宋未悔祸，弑乱奄臻，遂矫害明茂，篡窃天宝，反道效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鸱之心，蹈伦、颖之志，覆移鼎祚，诬罔天人。藐孤同气，犹有十三，圣灵何辜，而当乏飨。

昔隆周弛御，晋郑是依，盛汉中陵，居、章抗节。支苗轻属，犹或忘躯，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号感一隅，心与事痛。是用饮血衽金，誓复宗祀。今遣辅国将军谘议领中直兵孙冲之、龙骧将军陈绍宗，率螭虎之士，组甲二万，沿流电发，迳取白下。龙骧将军领中直兵薛常宝、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沈怀宝长戟万刃，羽骑千群，径出南州，直造朱雀。宁朔将军谘议领中直兵陶亮，龙骧将军焦度，总中黄之旅，枭雄三万，风掩江介，云临石头。建威将军张冽、龙骧将军何休明、提育、获之徒，劲捍之卒，邪趋金陵，北指阊阖。龙骧将军张系伯、龙骧将军陈庆勒轻锐五千，强弩一万，飞锋班渎，齐会西明。冠军将军、寻阳内史邓琬，撮湘、雍之兵，勇敢四万，授律总威，飙集京邑。征虏将领府司马张悦，苍兕千艘，水军五万，大董群校，络绎继道。冠军将军豫章内史刘衍、宁朔将军武昌太守刘弼、宁朔将军西阳太守谢稚、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晋熙太守阎湛之，皆扫境胜兵，荐诚请效。後将军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怀恩缠慕，鞠旅先晨。冠军将军、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风陵波，整众遄至。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辅国将军、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何惠文，见拔先皇，诚深投袂。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袁彖，不谋同契，雷发汉南。建武将军、顺阳太守刘道宪，怀忠抱慨，不远三千。梁、益、青、徐、兖、豫、吴、会，皆密介归诚，誓为表里。孤亲总徒，十有馀万，白羽咽川，霜锋照野，金声振谷，鸣鼙聒天。凡诸将帅，皆忠无匿情，智无遗计，果干刚鸷，谲略多奇。水陆长驱，数道并进，发舟逾险，背水争先。以此众战，孰能斯御，推此义锐，沧海可堙。

诸君或荷宠前朝，感恩旧日；或奕世贞淳，见危授命。而逼迫寇手，效节莫由。今大军密迩，形援已接，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便宜转祸趣福，因变立功。夫旦与三监并时，金、霍与上官共主，邪正糅杂，何世无之。但绩亮则名播，奸骋则道消耳。纪季入齐，陈平归汉，身尊誉远，明誓是褒，成范全规，殷监匪远。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则诛及五族，有殄无遗。军科爵赏，信如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途，无守毁辙。檄到宣告，咸使闻知。（《宋书·邓琬传》。案，荀道林为子勋记室参军，此檄当是道林所作。）

◎寻阳王子房

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大明四年封寻阳王，历会稽太守，贬为松滋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吴喜书

知统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赏。（《宋书·吴喜传》。）

卷十五

◎范泰

泰字伯伦，南阳顺阳人，晋豫章太守甯子。太元初为太学博士，历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道子二府参军。出为天门太守，寻复为骠骑谘议参军，迁中书侍郎。隆安初，以父忧去职，袭爵阳遂乡侯。元兴末为国子博士。义熙初，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以为长史南郡太守，入为黄门郎、御史中丞，出为东阳太守、加振武将军。迁侍中，转度支尚书，徙太常；转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兼司空，迁护军将军，以公事免。宋受禅，拜金紫光禄大夫，寻领国子祭酒。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元嘉三年进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五年卒，年七十四。追赠车骑将军。有集二十卷。

◇请建国学表

臣闻风化兴於哲王，教训表於至世。至说莫先讲习，甚乐必寄朋来。古人成童入学，易子而教，寻师无远，负粮忘艰，安亲光国，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户，则斯道莫从。是以明诏爰发，已成涣汗，学制既下，远近遵承。臣之愚怀，少有未达。今惟新告始，盛业初基。天下改观，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开不来之端，非一途而已。臣以家推国，则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风，弘济济之美。臣谓合选之家，虽制所未达，父兄欲其入学，理合开通，虽小违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则所陷或大，故赵盾忠而书弑，许子孝而得罪，以斯为戒，可不惧哉。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许其进邪。杨乌豫《玄》，实在弱齿；五十学《易》，乃无大过。

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颍川陈载已辟太保掾，而国子取为助教，即太尉准之弟。所贵在於得才，无系於定品。教学不明，奖厉不著，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

会今生到有期，而学校未立。覆篑实望其速。回辙已淹其迟。事有似赊而宜急者，殆此之谓。古人重寸阴而贱尺璧，其道然也。（《宋书·范泰传》。）

◇谏改钱法

流闻将禁私铜，以充官铜，民虽失器，终於获直，国用不足，其利实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愚意异，不宁寝默。臣闻治国若烹小鲜，拯敝莫若务本。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未有民贫而国富，本不足而未有馀者也。故囊漏贮中，识者不吝；反裘负薪，存毛实难。王者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织蒲谓之不仁，是以贵贱有章，职分无爽。

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廪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留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所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夏鼎负《图》，实冠众瑞，晋铎呈象，亦启休征。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陛下劳谦终日，无倦庶务，以身率物，勤素成风，而颂声不作，版、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纳，择刍牧之说，则嘉谋日陈，圣虑可广。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系。愚诚一至，用忘寝食。（《宋书·范泰传》，南史三十三）

◇表贺元正并陈旱灾（元嘉二年）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来庭。顷旱魃为虐，亢阳愆度，通川燥流，异井同竭。老弱不堪远汲，贫寡单於负水。租输既重，赋税无降，百姓怨咨。臣年过七十，未见此旱。阴阳并隔，则和气不交，岂惟凶荒，必生疾疫。其为忧虞，不可备序。

雩之典，以诚会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谴，不可不察。汉东海枉杀孝妇，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岁以有年。是以卫人伐邢，师兴而雨。伏愿陛下，式遵远猷，思隆高构，推忠恕之爱，矜冤枉之狱，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纪。令谤木竖阙，谏鼓鸣朝，察刍牧之言，总统御之要。如此，则苞桑可系，危几无兆。斯而灾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汤甘万方之过，太戊资桑以进德，宋景藉荧惑以修善，斯皆因败以转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难为风，就正路者易为雅。臣疾患日笃，夕不谋朝，会及岁庆，得一闻达，微诚少亮，无恨泉壤，永违圣颜，拜表悲咽。（《宋书·范泰传》。）

◇乞加赠庐陵王义真表

伏承庐陵王已复封爵，犹未加赠。陛下孝慈天至，友于过隆，伏揆圣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为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虽言不足采，诚不亮时，但猥蒙先朝忘丑之眷，复沾庐陵矜顾之末，息晏委质，有兼常款，契阔戎阵，颠狈艰危，厚德无报，授令路绝，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谢越局，无所逃刑。（《宋书·范泰传》。元嘉二年，徐羡之等犹秉重权，复上表云云，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羡之等伏诛。）

◇因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显，求民之瘼，明断庶狱，无倦政事，理出群心，泽谣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为遇其时也。灾变虽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谴，臣所不敢诬。有蝗之处，县官多课民捕之，无益於枯苗，有伤於杀害。臣闻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石不能言，星不自陨，《春秋》之旨，所宜详察。

礼，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自专之道：《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来上矣。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始贵後贱，物情之所甚苦，匹妇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谢氏，不容有情，蒙国重恩，寝处思报，伏度圣心，已当有在。礼，春夏教诗，无一而阙也。臣近侍坐，闻立学当在入年。陛下经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则农功兴，农功兴则田里辟，入秋治庠序，入冬集远生，二途并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为戒，不远为患，任臣学官，竟无微绩，徒坠天施，无情自处。臣之区区，不望目睹盛化，窃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陈愚见，便是都无可采，徒烦天听，愧怍反侧。（《宋书·范泰传》。元嘉三年秋旱蝗，又上表。）

◇旱灾未已加以疾疫又上表

顷亢旱历时，疾疫未已，方之常灾，实为过差，古以为王泽不流之征。陛下昧旦临朝，无懈治道，躬自菲薄，劳心民庶，以理而言，不应致此。意以为上天之於贤君，正自殷勤无已。陛下同规禹汤，引百姓之过，言动於心，道敷自远。桑谷生朝而殒，荧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灾弭患，乃所以大启圣明，灵雨立降，百姓改瞻，应感之来，有同影响。陛下近当仰推天意，俯察人谋，升平之化，尚存旧典，顾思与不思，行与不行耳。大宋虽揖让受终，未积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杀，哲藩婴祸，九服徘徊，有心丧气，佐命托孤之臣，俄为戎首。天下荡荡，王道已沦，自非神英，拨乱反正，则宗社非复宋有，革命之与随时，其义尤大。是以古今异用，循方必壅，大道隐於小成，欲速或未必达，深根固蒂之术，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缄默者也。臣既顽且鄙，不达治宜，加之以笃疾，重之以忄昏耄，言或非言，而复不能无言，陛下录其一毫之诚，则臣不知历身之所。（《宋书·范泰传》。）

◇论沙门踞食表（三首）

臣言，陛下体达佛理，将究其致，远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对扬未易。臣少信大法，积习善性，颇闻馀论，仿佛玄宗。往者侍坐，过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眷诱，意猥词讷，不能有所运通，此之为恨，毕世无已。臣近难慧义踞食，盖区区乐同之意，不敢求长於人，侧餐下风，已达天听。臣请此事自一国偏法，非经通永制，外国风俗不同，言论亦异，圣人不变其言，何独苦改其用。言宣意，以意达言忘，仪以存敬，敬立形废，是以圣人因事制诫，随俗变法，达道乃可无律，思夫其防弥繁，用舍有时，通塞惟理，胶柱守株，不以疏乎。今之沙门，匠乏善诱，道无长壹，各信所见，鲜能虚受，乃至竞异於一堂之闻，不和於时雍之世，臣窃耻之，况於异臣者乎。司徒弘达，悟有理中，不以臣言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笃，意无前定，以两顺为美，不断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严道生，本自不企，慧观似悔始位，伏度圣心，已当有在。今不望明诏孤发，但令圣旨粗达宰相，则不观而化，孰曰不允。皇风方当远畅，文轨将就大同，小异虽微，渐不可长，青青不伐，将寻斧柯。故宜自迩及远，令无思不服。江左中兴，高座来游，爱乐华夏，不言此制，释公信道最笃，不苦其节，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罗什卓荦不羁，不可测，落发而不偏踞，如复可寻，禅师初至，诣阙求通，欲以故床入踞，理不可开，故不许其进。後东安众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旧事，臣所亲见者也，谨启。（《弘明集》十二。）

臣言，陛下近游祇洹，臣固请碑赞，如忆仿佛有许，法驾既游，臣辄仰刊碑上曰「皇帝赞」，止此三字而已，专辄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记福冥中，未知攸济。若赐臣笔数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奖风尚，有益而损，万机脱有未暇，圣旨自可笑授之左史，侍卫之臣，宁无自效之心，裨谌世叔，何远之有？可不劳圣虑，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谢，生途已尽，区区在心，唯来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禄赐有馀，自度终无报於圣世已矣。盖首并结草之诚，愿陛下哀而弗责，臣言。（同上。）

臣言，奉被明诏，悚惧屏营，管穴偏见，不足陈闻，直以事已上达，不宁寝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复申本怀。臣谓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沿其乐，革命随时，其义并大。庄周以古今譬舟车，孟轲以专信书不如无书，是故证羊非直，闻斯两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家，臣之区区，一堂之同，而况异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义观得蒙弘接，圣旨脱有下问，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长於人，慧观答臣，都无理据。唯褒臣以过言，贬臣以千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辞。臣弘亦谓为然，慧义弘阵已崩，走伏路绝，恃此为救，难乎自免。况复司契在上，遁辞知穷。臣近难慧观，辄复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将智而耄，岂惟言之不中，深惧不觉其忄昏，侍卫之臣，实时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诲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愿陛下录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为罪，复敦冒昧干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恃古典不加刑之耳。（同上。）

◇上封事极谏少帝

伏闻陛下时在後园，颇习武备，鼓ｓ在宫，声闻於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不闻将帅之臣，统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只生远近之怪。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根本既摇，於何不有？如水旱成灾，役夫不息，无寇而戒，为费渐多。河南非复国有，羯虏难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寝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践阼，委政宰臣，实同高宗谅り之美。而更亲狎小人，不免近习，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下观而化，疾於影响。伏愿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遗训，从理无滞，任贤勿疑。如此，则天下归德，宗社惟永。《书》：「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高听卑，无幽不察，兴衰在人，成败易晓，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乱於下者也。

臣蒙先朝过遇，陛下殊私，实欲尽心竭诚，少报万分，而忄昏耄已及，百疾互生，便为永违圣颜，无复自尽之路，贪及视息，陈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请，留心览察，则臣夕殒於地，无恨九泉。（《宋书·范泰传》。）

◇殷祭议

今虽既之後，得以尝，而无殷祭之礼，有丧荐，废吉祭，祭新主於寝，今不设别寝，既遂祭於庙，故四时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帝，以习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含食大祖，过时而殷，无取於限三十月也，降安之秘，以丧而废矣。（《通典》四十九，义熙三年。）

◇临种王道规嗣议

公之友爱，即心过厚，礼无二嗣，宜还本属。（《宋书·范泰传》，初司徒道规无子，养太祖，及薨，以兄道怜次子义庆为嗣，高祖以道规素爱太祖，又令居重，道规追封南郡公，应以先华容县公赐太祖，泰议从之。）

◇与谢侍中书

卿常言如何，历观高士，类多有情，吾亦许卿以同，何缅邈之过，便是未孤了幽关也。吾犹存旧情，东望慨然，便是有不驰处也。见炽公阡陌，如卿问栖僧於山，诚是美事，屡改骤迁，未为使也。杖策之郡，斯则善也。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见形者所不能传。闻言而悟，亦难其人，辞烦而已。於此绝笔，范泰敬谓洹塔内赞，因炽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与人歌而善。（《广弘明集》十六。）

◇与司徒王弘诸公书论道人踞食

范泰敬白公卿诸贤：今之沙门，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当不然，据今外国，言语不同，用舍亦异。圣人随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变其言，何必苦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制，但一国不宜有二，一堂宁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见，自是非彼，不寻制作之意，惟此雷同为美，镇之无主，遂至於此，无虚於受人，有同於必执。不求鱼兔之实，竞攻筌蹄之末。此风不革，难乎取道，树王六年，以致正觉，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结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禅取定，义不夷俟，据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饱。此皆一国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乡无之礼，日南绝毡裘之律，不可见大禹解裳之初，便谓无复章甫，请各两舍，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区区，正望今集一食之同，过此已往，未之或知。礼以和贵，僧法尚同，今升斋堂，对圣像堂，如神在像中，四双八辈，义无云异。自矜之情，宁可试暂不我释。公往在襄阳，偏法已来，思而不变，当有其旨。是以投锡乘车，义存同众。近禅师道场天会，亦方其坐，岂非存大略小，礼不兼举故邪。方坐无时，而偏踞有时，自方以恒适异为难，尝变取同为异。且主人降已敬宾，有自来矣。更谘义公，了不见酬。是以敬白同异，以求厥中，愿惠咳嚏之馀，以蔽怯弱之情。（《弘明集》。）

◇答释慧义书

前论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气猛，弗之寻耳，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随俗变律，华夏本不偏企，则聚骨交胫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之箸文，何重偏坐，而轻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寻复许亲溺可援，是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圣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则固守不为全得，师心未足多怪。夏五阙文，固守不为疑，明慎所见苟了，何得顾众而动。企之为义，意在宜进，欲速则事不得行，端坐则不安其居。时有踞傲之夫，故非礼法所许，一堂两志，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孑然单独，何敢当五十大阵，是用畏敌而默，庶乎上善之救。（《弘明集》。）

◇与竺道生释慧观书论踞食

外国风俗，还自不同，提婆始来，义观之徒，莫不沐浴钻仰，此盖小乘法耳。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提婆未後说经，乃不登高座。法显後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无主於内，有闻辄变，譬之於射，後破夺先，则知外国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无时而正，高座说法，亦复企踞。外国食多用手，戒无匙，慧义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为不惭。固自为矛盾，其谁能解，弟子意常谓与人同失，贤於自代其是，推心乐同，非敢许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决不可作外国被服，沙门何必苦守偏俗。（《弘明集》。）

◇鸾鸟诗序

昔宾王结峻祁之山，获一鸾鸟，王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能致也。乃饰以金樊，飨以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後鸣，何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形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嗟乎兹禽，何情之深。昔锺子破琴於伯牙，匠石韬斤於郢人，盖悲妙赏之不存，慨神质於当年耳。矧乃一举而殒其身者哉，悲夫。（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九百十六。）

◇张长公赞

长公秉心，独逸世表。量物难同，审已弥了。情虽高邃，迹无抗矫。靡当夷惠，孰识多少。（《艺文类聚》三十六。）

◇高凤赞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兹已降，显默参差。智为世骇，才为物奇。迹出无泯，潜跃俱驰，暖暖若人，孰测其为。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冲情莫亮，污迹示疵。轻俗无际，肆志莫羁。（《艺文类聚》三十六。）

◇吴季子札赞

延州高远，弃国师诚。优游大邑，观风上京。仁怀邦壤，道畅圣明。鉴彻昔代，乐察未形。嬴博远死，解剑在生。夫子戾止，爰诏作名。（艺文类聚三十六。）

◇佛赞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舍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灵觉，因心则崇。四等极物，六度在躬。明发储寝，孰是化初。夕灭双树，岂还本无。渺渺远神，遥遥安和。愿言来期，免兹沦胥。（《弘明集》十六。）

◇为宋公祭嵩山文

刘裕敬荐中岳之灵，惟岳作镇中畿，拟天比峻，降祉发辉。宣和阴阳，道达幽微，既曰辅顺，亦代厥违，霜露所均，万人是依，不以虚薄，志归不庭。仰纾国耻，俯拯黎，望岭怀仁，践境延情。金璧之赠，愧惧交盈，思乐时雍，终凭威灵。旧都既清，三秦期廓。岂惟人谋，抑亦冥略，逝将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怀，一卮清酌，璧云乎，深诚攸托。（《初学记》五。）

◎范晔

晔字蔚宗，泰少子，小字专，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侯。义熙末为武帝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宋受禅，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服阕，为檀道济征南司马，领新蔡太守。寻为司徒从事中郎，迁尚书吏部郎。文帝即位，左迁宣城太守。寻为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母忧服阕，为始兴王浚後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与孔熙先等谋立彭城王义康，事泄，弃市。有《後汉书》九十七卷，集十五卷。

◇探时旨上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讠夭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重阶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宋书·范晔传》。）

◇作彭城王义康与徐湛之书宣示同党

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恒，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於尽心奉上，诚贯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欺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率意信心，不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而刑罚所加，同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

吾虽幽逼日苦，命在漏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愤踊，心腹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待横流邪？除君侧之恶，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终古所无，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滥，若有一豪犯顺，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然後吾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之。（《宋书·范晔传》。）

◇狱中与诸甥晔书以自序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愦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於所通解处，皆自得之於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於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於形，情急於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於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箸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後赞於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於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於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外，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馀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书范晔传，又略见《御览》五百八十五。）

◇双鹤诗序

客有寄余双鹤者，其一扬翰皎洁，响逸九皋；其一翅折志衰，自视缺然。余因叹玩之，遂为之诗。（《艺文类聚》九十。）

◇和香方序

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於外国，无取於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於馨烈，乃当弥增於尤疾也。（《宋书·范晔传》，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林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

卷十六

◎臧焘

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晋太元中为助教，寻去官，元兴中除临沂令，入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义熙初，随府转镇南参军，寻参武帝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封高陵侯。迁通直郎，复为武帝镇军车骑中军太尉谘议参军，除大司马从事中郎，进侍中。元熙元年以疾去职。宋受禅，征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散骑常侍。

◇宣太后不配食中宗庙议

《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於寝园，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庙。後汉和帝之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怀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於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於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汉立寝於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宋书·臧焘传》，晋孝武太元中，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又见《南史》十八。）

◇褚爽上表称太子名议

案《礼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君之於嗣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如此，则太子虽国之储贰，犹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义言，则爽表未为失礼，然史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称太子名者，今省无先比，即其验也，昔武皇帝代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涛中朝名士，必详典式，其不称名，当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储君，名讳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异仪，礼有损益。今依仗前贤，固循先比，则爽表所称，为违旧准。（《通典》一百四，泰元十九年七月，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太子名，下太学议，助教臧焘议。）

◇四府君迁主议

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详废兴於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单，有祷然後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单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於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诚敬於尊属，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也。所谓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帝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於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於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谥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於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则藏於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卑浅所能折中。（《宋书·臧焘传》，义熙初太庙鸱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又见《宋书·礼志》三，南史十八。）

◎臧质

质字含文，焘弟子，晋末为宋世子中军。参军武帝受禅，迁员外散骑侍郎。元嘉初为江夏王义恭抚军。徙给事中，出为建平太守，迁宁远将军历阳太守，又迁竟陵江夏内史，复为建武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征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复为建威将军义兴太守，迁太子左卫率，寻为辅国将军、假节、进使持节、监雍凉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封开国子。元凶弑立，以为丹阳尹征虏将军，不受。孝武举兵，版进征北将军，及即位，以为都督江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持节，封始兴郡公，寻奉南郡王义宣举兵反，伏诛。

◇举兵上表

臣闻执药随亲，非情谬於甘苦，挥斤斩毒，岂忘痛於肌肤。盖以先疑後顺，忠焉必往，忍小存大，虽爱必从。丞相臣义宣，育哲台铉，拊声联服，定主勤王之业，勋越乎齐晋，宗戚懿亲之寄，望崇於鲁卫。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染凶作伪，疾害元功，或藉劳挟宠，乘威纵戾。自知愆深衅重，必贻剿戮，乃成紫毁朱，交间忠辅。崇树私徒，招聚群恶，念旧爱老，无一而存，岂不由凶丑相扇，志肆谗惑。陛下垂慈狎达，不稍惟疑。遂令负席图，蔽於流议，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鉴古揆今，实怀危逼，故投袂樊、叶，立节於本朝，挥戈晋阳，务清於君侧。臣诚庸懦，奉教前朝，虽恧《缁衣》好贤之美，敢希《巷伯》恶恶之情，固已藉风听而宵愤，抚短策而驰念。况乃宏命爰格，诚系宗社，今奉旨前迈，星言启行。臣本凡琐，少无远概，因缘际会，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实足，岂应徼功非冀，更希异宠，直以蔓草难除，去恶宜速，是以无顾夷险，虑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诚不照，甘心罪戮，伏愿陛下先鉴元辅匪躬茂节，末录庸琐奉国微诚，不遂氵典忍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马剑，显肆市朝，则结旌向国，全锋凯归，九流凝序，三光并耀，斯则仰说宗庙，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无已。（《宋书·臧质传》。）

◇答魏主拓跋焘书

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王玄谟退於东，梁坦散於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乾哉。但尔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於尔，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本岁未年卯故尔。斛兰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只马不返，尔岂忆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无烦多。（《宋书·臧质传》。）

◇又与虏众书

示语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宋书·臧质传》。）

◇密信说南郡王义宣

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之威，自古甚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处分，且万物莫不系心於公，整众入朝，内外孰不欣戴。不尔，一旦受祸，悔无所及。（《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又略见《南史》十三。）

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势均，事不两立。今专据阃外，地胜兵强，持疑不决，则後机致祸。（《宋书·臧质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羡之

羡之字宗文，小字干木，东海郯人。晋太元中为王邪少傅主簿，後为刘牢之镇北功曹。元兴初为桓抚军中兵参军。武帝举义，版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补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谘议参军，除鹰扬将军琅邪内史，转太尉左司马寻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转尚书仆射。宋受禅，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封南昌县公，迁尚书令扬州刺史，进司空，录尚书事。少帝即位，与傅亮、谢晦等总朝政，寻行废立。文帝即位，进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伏诛。

◇虎牢陷上表自劾

去年逆虏纵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诚尽力，抗对强寇，孤城独守，将涉期年，救师淹缓，举城沦没。圣怀垂悼，远近嗟伤。陛下殷忧谅暗，委政自下。臣等谋猷浅蔽，托付无成。遂令致节之臣，抱忠倾覆，将士歼辱，王略亏挫，上坠先规，下贻国耻，稽之朝典，无所辞责。虽有司挠笔，未加准绳，岂宜尸禄，昧安殊宠。乞蒙屏固，以申国法。（《宋书·索虏传》，景平元年，虏克虎牢，司空徐羡之尚书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表，少帝不许。）

◇与左光禄大夫传亮上表归政

臣闻元首司契，运枢成务，臣道代终，事尽宣翼。冕旒之道，理绝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龄为断，冢宰听政，以再期为节。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圣德绍兴，负荷洪业，亿兆，思陶盛化。而圣旨谦挹，委成群司。自大礼告终，钻燧三改，大明伫照，远迩倾属。臣等虽率诚屡闻，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谨因苍生之志。伏愿陛下远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缔构之艰，时揽万机，躬亲朝政，广辟四聪，博询庶业，则雍熙可臻，有生幸甚。（《宋书·徐羡之传》。）

◇重奏

近陈写下情，言为心罄，奉被还诏，鉴许未回。岂惟愚臣，秉心有在，询之朝野，人无异议。何者？形风四方，实系王德，一国之事，本之一人。虽世代不同，时殊风异，至於主运臣赞，古今一揆。未有浑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为国至，岂容顺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请。（同上。）

◇又固陈

比表批陈，辞诚俱尽，诏旨冲远，未垂听纳，三复屏营，伏增忧叹。臣闻克隆先构，干蛊之盛业，昧旦丕显，帝王之高义。自皇宋创运，英圣有造，殷忧未阙，艰患仍缠。赖天命有底，圣明承业，时屯国故，犹在民心。泰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系在圣躬。斯诚周诗夙兴之辰，殷王待旦之日，岂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为拱己，复玄古之风，逡巡虚挹，徇匹天之事。伏愿以宗庙为重，百姓为心，弘大业以嗣先轨，隆圣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献，情尽於此。（同上。）

◇奏论郊配

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飨帝严亲，今实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跻圣敬於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请宣摄内外，详依旧典。（《宋书·礼志》三，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诏可。）

◇奏废庐陵王义真

臣闻二叔不咸，难结隆周，淮南悖纵，祸兴盛汉，莫不义以断恩，情为法屈。二代之事，殷鉴无远，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断，几倾郑国，刘英容养，衅广难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鉴也。

案车骑将军义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阳之酷，丑声远播。先朝犹以年在纨绮，冀能改厉，天属之爱，想闻革心，自圣体不豫，以及大渐，臣庶忧惶，内外屏气。而纵博酣酒，日夜无辍，肆口纵言，多行无礼。先帝贻厥之谋，图虑经固，亲敕陛下，面诏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厉，犹在纸翰。而自兹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弃藩屏，志还京邑，潜怀异图，希幸非冀，转聚甲卒，征召车马。陵坟未乾，情事犹昨，遂蔑弃遗旨，显违成规，整棹浮舟，以示归志，肆心专己，无复谘承。圣恩低徊，深垂隐忍，屡遣中使，苦相敦释。而亲对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纵其悖骂，讪主谤朝，此久播於远近，暴於人听。

臣闻原火不扑，蔓草杂除，青青不伐，终致寻斧，况忧深患著，社稷虑切。请一遵晋朝武陵旧典，使顾怀之旨，不坠於武庙，全宥之德，获申於昵亲。仰寻感恸，临启悲咽。（《宋书·庐陵王义真传》，少帝失务，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弟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讠少，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

◇上言追上皇太后尊号

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渊，光备六列，德昭坤范，训洽母仪。用能启祚圣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违，严亲莫逮。臣等参详，远准春秋，近稽汉晋，谨追上尊号为皇太后，礼官撰谥，用崇寝庙。（《通典》七十二，元嘉元年。）

◇朱兴妻周事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虽伏法者当，而在育者靡容。（《通典》作「匪宜」。）愚谓可特申（《通典》作「屏之遐裔」。《宋书·徐羡之传》，《南史》十五，《通典》一百六十七。）

◎徐湛之

湛之字孝源，小字仙童，羡之兄孙。元嘉初除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东宫建，补太子洗马，转国子博士，迁奋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加辅国将军。迁秘书监，领右军将军。转侍中，加骁骑将军，复为秘书监，加散骑常侍，迁中护军，未拜，又迁太子詹事，又迁冠军将军丹阳尹，进号征虏将军，转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出为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复入为丹阳尹，转尚书仆射，领护军将军。元凶弑逆，并见害。孝武即位，追赠司空，谥曰忠烈公。

◇上范晔等反谋表

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门下，门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见劝诱。兼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谶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於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於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宋书·范晔传》。）

◇还郡自陈表

贼臣范晔、孔熙先等，连结谋逆，法静尼宣分往还，与大将军臣义康共相唇齿，备於鞠对。伏寻仲承祖始达熙先等意，便极言奸状。而臣儿女近情，不识大体，上闻之初，不务指斥，纸翰所载，尤复漫略者，实以凶计既表，逆事归露，又仰缘圣慈，不欲穷尽，故言势依违，未敢缕陈。情旨无隐，已昭天鉴。及群凶收禽，各有所列，晔等口辞，多见诬谤，承祖丑言，纷纭特甚。乃云臣与义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为定，潜通奸意，报示天文。末云熙先县指必同，以诳於晔，或以智勇见称，或以愚懦为目。既美其信怀可覆，复骇其动止必启。凡诸诡妄，还自违伐，多举事端，不究源统，赍传之信，无有主名，所征之人，又已死没，首尾乖互，自为矛。即臣诱引之辞，以为始谋之证，衔臣纠告，并见怨咎，纵肆狂言，必规祸陷。伏自探省，亦复有由。昔义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觐对，经逾旬日。逆图成谋，虽无显然，怼容异意，颇形言旨。遗臣利刃，期以际会，臣苦相谏譬，深加距塞。以为怨愤所至，不足为虑，便以关启，惧成虚妄，思量反覆，实经愚心，非为纳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晔，释中间之憾，致怀萧思话，恨婚意未申，谓此侥幸，亦不宣达。陛下敦惜天伦，彰於四海，藩禁优简，亲理咸通，又昔蒙眷顾，不容自绝，音翰信命，时相往来。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浅，辞色之间，往往难测。臣每惧异闻，皆略而不答，惟心无邪悖，故不稍以自嫌。忄娄忄娄丹实，具如此启。至於法静所传，及熙先等谋，知实不早，见关之日，便即以闻。虽晨光幽烛，曲昭穷款，裁以正义，无所逃刑。束骸北阙，请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频降，制使还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

臣殃积罪深，丁罹酷罚，久应屏弃，永谢人理。况奸谋所染，忠孝顿阙，智防愚浅，暗於祸萌，士类未明其心，群庶谓之同恶，朝野侧目，众议沸腾，专信雠隙之辞，不复稍相申体。臣虽驽下，情非木石。岂不知丑点难婴，伏剑为易。而然视息，忍此馀生，实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诚以负戾灰灭，贻恶方来，贪及视息，少自披诉。冀幽诚丹款，傥或昭然，虽复身膏草土，九泉无恨。显居官次，垢秽朝班，厚颜何地，可以自处。乞蒙隳放，伏待钅夫钅质。（《宋书·徐湛之传》。）

◇翠龟表

句容县人获龟一头，体披素毫，腾露飞集。（《初学记》三十。）

卷十七

◎裴松之

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晋太元中拜殿中将军，除新野太守。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故鄣令，入为尚书祠部郎，武帝领司州，以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召为世子洗马，除零陵内史，征国子博士。元嘉初为冗从仆射，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为永嘉太守，入补通直常侍，复出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封西乡侯，卒年八十。有《三国志》注六十五卷，集二十一卷。

◇请禁私碑表

碑铭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後，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後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於仰止，道孚於来叶。（《宋书·裴松之传》，又《礼志》二，义熙中，尚书祠部郎裴松之又议禁断。）

◇上三国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於绪馀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时有所脱漏，臣奉诏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案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阔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讫，谨对上呈。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实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厉，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愧惧之深，若坠渊谷。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明监本三国志。）

◇奉使巡行反奏事

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旋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绝，虑明扬之靡畅。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於《雅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於是乎在。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依事为书，以系之後。（《宋书·裴松之传》。）

◇庾炳之府公礼敬议（炳之，《南史》作「仲文」。）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於受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日矣。其辞已成在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吏之被敕，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宋书·庾炳之传》。）

◇答江氏问大功嫁妹

江氏问裴松之曰：「从兄女先克此六月，与庾长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毕，从兄无嗣，兄子简为後。今与从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无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复嫁妹不？」答曰：「意谓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无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与本服九月者同不？见宗涛答范超伯问，娶妇之与嫁子，轻重有一等之差。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为不可以嫁。谓此言为是，但其论降在大功者，如为不尽，吾以为聘纳礼重，故探其本情，适人差轻，故以见服为断。《礼》无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应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殇之丧，过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过三月而後嫁，计其日月，亦一等之谓也。」（《通典》六十。）

◇答何承天书论次孙持重

礼：嫡不传重，传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孙本无三年之道」，若应为服後，次孙宜为丧主终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通典》八十八。）

◇难郭冲条诸葛亮五事

王隐《蜀记》云，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於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谨随事难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难曰：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元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於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慎之体，殆必不然。又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

难曰：凡为刺客，皆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於此客，则此客亦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

三事曰：亮屯於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侯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为恨。

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後，始与亮於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无复有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於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军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四事曰：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人皆贺亮，亮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难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众人方知也，且於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三郡归降而不能有。姜维，天水之匹夫耳，获之则於魏何损，拔西县千家，不补街亭所丧，以何为功，而蜀人相贺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诸军雍凉劲卒三十馀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往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

难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长安耳，此年不复自来。且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由得越亮径向剑阁？亮既出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多载冲言，知其乖刺多矣。（《蜀志・诸葛亮传》注。）

◎裴る

る字龙驹，松之子，为南中郎外兵曹参军，有《史记集解》八十卷。

◇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後事，讫於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於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後六经，序游侠则退庶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る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

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钞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ィ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未详则阙，弗敢臆说。人心不同，闻见异辞，班氏所谓疏略抵牾者，依违不悉辩也，愧非胥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岂足以关诸畜德，庶贤无所用心而已。（宋本《史记》。）

◎王敬弘

敬弘本名裕之，避武帝讳，改称字，琅邪临沂人。晋司州刺史胡之孙，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隆安间历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天门太守，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桓玄篡位，屡召不就。玄平，起为武帝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道规谘议参军。入为中书侍郎，转黄门侍郎，不拜。仍除武帝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寻征为侍中。宋国建，以为度支尚书，迁太常。及受禅，补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转吏部尚书。文帝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江夏王师，迁尚书左仆射。又迁尚书令，固辞，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致仕征为太子少傅，再征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皆不拜。元嘉二十四年卒，年八十。顺帝升明二年追谥曰文贞。（案，《隋志》，梁有右光禄大夫《王敬集》五卷，《录》一卷，当即此，转写有误脱耳。）

◇辞太子少傅表

伏见诏书，以臣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志绝荣观，不悟圣恩，猥复加宠。东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海内英秀，应选者多，且版筑之下，岂无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呜呼微臣，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实瞻望圣颜，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夕死无恨。（《宋书·王敬弘传》。元嘉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京师上表，诏不许。疏屡上，竟以不拜东归。）

◇辞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表

臣比自启闻，谓诚心已达，天鉴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处，牵曳载驰。臣闻君子行道，忘其为身，三复斯言，若可庶勉，顾惜忄昏耄，志与愿违。礼年七十，老而传家，家道犹然，况於在国。伏愿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圣恩，赐反其所，则天道下济，愚心尽矣。（《宋书·王敬弘传》，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诣京师上表。竟不拜，东归。）

◇又表

臣躬耕南沣，不求闻达。先帝拔臣於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由是感激，委质圣朝。虽怀犬马之诚，遂无尘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永绝天光，沦没丘壑。谨冒奉表，伤心久之。（《宋书·王敬弘传》，二十三年，垂申前令，又表。）

◇奏请征王弘之郭希林

圣明司契，载德惟新，垂鉴仄微，表扬隐介，默语仰风，荒遐倾首。前员外散骑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园，放心居逸。前卫将军参军武昌郭希林，素履纯洁，嗣徽前式。并击壤圣朝，未蒙表饰，宜加旌聘，贲於丘园，以彰止逊之美，以祛动求之累。臣愚谓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宋书·王弘之传》，弘之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奏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陈

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节彰於暮年，今内外晏然，当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宋书·王弘之传》，太祖即位，敬弘为左仆射，又陈。）

◇与子恢之书

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於不竞之地。（《宋书·王敬弘传》。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

◎王升之

升之字休道，敬弘第三子，大明初为光禄勋，累迁至都官尚书。

◇垦起湖田议

远废之畴，方翦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徒粗立，徐行无晚。（《宋书·孔季恭传》，大明初，孔灵符为丹阳尹，表徙无资之家於馀姚、鄞、郧三县界，垦起湖田，光禄勋王升之议。）

卷十八

◎王弘

弘字休元，敬弘从弟，晋司徒子。隆安末为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义熙初为武帝镇军谘议参军，封华容县侯，迁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复为武帝中军谘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领彭城太守。宋国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又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武帝受禅，加散骑常侍，封华容县公，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文帝即位，进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辞，加使持节侍中，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寻征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以大旱逊位，降为卫将军。元嘉九年进太保，领中书监。卒，谥曰文昭，有集二十卷。

◇开广陵前浦表

伏闻广陵前浦，榛芜历久，近复开除，清源虚邃，含明内鉴，瑞以数致，象以类应。夫如是者，鸾响凤仪，可停属而须矣。（《艺文类聚》九。）

◇谢赐河上梨表

奉赐河上梨一千，远方味甘，每垂降及，仰被恩荣，俯增愧。（《御览》九百六十九。）

◇辞建安郡公封邑表

臣闻赵武称随会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晋国无隐情。臣千载幸会，谬荷荣遇，虽以智能虚薄，政绩蔑闻，而言无隐情，窃所庶几。向令天启其心，预定大策，而名编司勋，功不见纪，固将请不赏之罪，县龙蛇之书，岂当稽违成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苟修小节。但无功勤，暴之四海，进阙君子劳心之谋，退微小人劳力之效，而圣朝僭赏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则为厚诬当时，永贻口实。窃财之诮，比此为轻，惟尘盛猷，亏玷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尽，非唯仰尘国纪，实亦俯畏友朋。忧心弥疹，胡颜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宋书·王弘传》。）

◇因大旱引咎逊位

臣闻三才虽殊，其致则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应，政有失德，咎征必显。臣抑又闻之，台辅之职，论道赞契，上佐人主，燮理阴阳。位以德授，则和气淳穆，寇窃非据，则谪见於天。是以陈平有辞，不滥主者之局，邴吉停驾，大惧牛喘之由。斯固有国之所同，天人之远旨。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宜休征表祥，醴泉毖涌。而顷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此岂非任失其人，覆饣束之咎，臣以庸短，自辈凡流，谬逢嘉运，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珥貂衣兖，总录朝端，内外要重，顿萃微躬，穷极宠贵，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犹或难称，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识。但受命之始，属值时艰，六戎亲戒，忧及社稷，诚是臣下致节忘身之时，当有何心，尘挠圣听。所以黾勉从事，循墙驰驱，志在宣力，虑不及远。既鲸鲵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诉其本怀，避贤谢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实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迁，忽及三载，遂令负乘之衅，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缠氓庶。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飞散，虽曰厚颜，何以宁处。不远而复，《大易》攸称，小惩大戒，细人之福。近复之美，非所敢觖，惩戒之幸，窃怀庶几。今履端惟始，朝庆礼毕，辄还私门，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谴，少弭谤ゥ。伏愿鉴其所守，即而许之。临启愧塞，不自宣尽。（《宋书·王弘传》。）

◇又上表逊位

臣闻异姓为後，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诚。矧乃茂亲明德，道光一时，述职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华之臣，超逾先典，居中赞契，岂所以宪章古式，缉熙治道？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远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缙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り，阶恩逾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考，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於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岂惟下臣，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大戾，凡厥众隶，孰不庆幸。若天眷罔已。脱复迟回，请出臣表，逮闻内外，朝议舆诵，或有可择。（《宋书·王弘传》。）

◇又表逊位

近冒表闻，披陈愚管，实冀天鉴，体其至诚。而奉被还诏，未蒙酬察，徒尘圣览，仰延优旨，顾影惭惶，罔识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载於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诚，又微古人进贤之美，尸位固宠，日积官谤，旋观周行，兴愧已厚。况在亲贤，朝野归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补，惟尘大典，亏丧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复垂恩奖，名器弗改，蒙宠如旧，愚惑自揆，茫若无涯。臣义康既总录百揆，毗赞盛化，忝厕下风，谘凭有所。内朝细务，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实兼该，臣何人斯，寇窃不已。为尔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伏念惟忧，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竭，涣汗难反，加臣懦劣，少无此志，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自固，退不能重茧置冰，鲜食为瘠，祗畏天威，遂复俯仰。至於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馀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预，义无虚饰，苟自贬损。伏愿圣察，特垂许顺，不令诚诉，其见抑夺。（《宋书·王弘传》。）

◇陈会稽王道子请建屯田（晋隆安中）

近面所谘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囹圄充积，而无救於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馀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廪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弛废，田芜廪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於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廪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宋书·王弘传》。）

◇奏弹谢灵运（宋国初建）

臣闻闲厥有家，垂训《大易》，作威专戮，致诫《周书》。斯典或违，刑兹无赦。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氵矣，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案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蒙恩奖，频叨荣授，闻礼知禁，为日已久。而不能防闲阃闱，致兹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秽，罔顾宪轨，忿杀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将替。请以事见免灵运所居官，上台削爵士，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尊沓，曾不弹举。若知而弗纠，则情法斯挠；如其不知，则尸昧已甚。岂可复预班清阶，式是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曝之朝野，执宪蔑闻，群司循旧，国典既颓，所亏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复谨守常科，则终莫之纠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违旧之愆，伏须准裁。（《宋书·王弘传》。）

◇上言定丁役

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循吏隐恤，可无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直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讨，胎孕不育，巧避罗宪，实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应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宋书·王弘传》，《南史》二十一。案，《通典》七作大明中王敬弘上言。案，弘卒於元嘉九年，敬弘卒於元嘉二十四年，而言大明中，误也。）

◇与八座丞郎疏

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优苦之衷也。又主守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宋书·王弘传》，弘为卫将军，与八座丞郎《疏》。案，此疏乃是与同官书札也。《通典》一百六十四以为上书，一百七十以为上疏，皆误。）

◇刑法议

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吴及义兴适有许、陆之徒，以同符合给，二千石论启丹书，已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而王尚书云，人旧无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圣明御世，士人诚不忧至苦，然要须临事论接，上干天听为纷扰，不如近为定科，使轻重有节也。又寻甲符制，蠲士人不传符耳，令史复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领，有违纠列，了无等衰，非许士人闾里之外也。诸议云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右丞百司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实与里巷关通，相知情状，乃当於冠带小民。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为小民，辄受士人之罚。於情於法，不其颇欤？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为轻，则小人令使征预其罚，便事至相纠，闾伍之防，亦为不同。谓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谪耳，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於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昌利，五匹乃以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士人，可杀不可谪，有如诸论，本意自不在此也。近闻之道路，聊欲共论，不呼乃尔难精。既众议纠纷，将不如其已。若呼不应停寝，谓宜集议奏闻，决之圣旨。（《宋书·王弘传》，南史二十一。）

◇与谢灵运书问辨宗论义

论曰：由教而信，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无入照之分。问曰：由教而信，而无入照之分，则是暗信圣人。若暗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无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

论曰：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尚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无入照之分邪。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理暂为用者，又不知以何称知。

论曰：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灭累。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邪。若都未见理，专心暗信，当其专心，唯信而已。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为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数，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末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弘白：一悟之谈，常谓有心。但未有以折中异同之辨，故难於厝言耳。寻览来论，所释良多。然犹有未好解处，试条如上。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尽，览者冷然，後对无兆，兼当造膝，执笔增怀，真不可言，王弘敬谓。（《广弘明集》二十。）

◇答谢灵运书

更寻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为异，正当尔耳。已送示生公，此间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凉当共面尽。脱有厝言，更白面写，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犹多。（《广弘明集》二十。）

◎王昙首

昙首，弘少弟，义熙中辟琅邪大司马属，寻为文帝冠军功曹，及移镇江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长史。永初初，随府转镇西长史。文帝即位，进侍中，领右中卫将军，寻领骁骑将军，迁太子詹事。元嘉七年卒，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九年追封豫宁县侯，谥曰文侯，有集二卷。

◇南台不开门启

既无墨敕，又阙幡，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既据旧使，应有疑却本未，曾无此状，犹宜厥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宋书·王昙首传》，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

◇与释某书

昨服散差可，然不过佳，请示所宜。如更增剧，恐难为力耳，未能合遣俗，有馀念故耳，王昙首和南。《淳化阁帖》三

◎王华

华字子陵，弘从祖弟，晋司徒左长史子。义熙末为武帝镇西主簿治中从事史，元熙中为文帝西中郎主簿，迁咨议参军，领录事。宋受禅，随府转镇西参军，及即位，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转右卫将军，迁护军。元嘉四年卒，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九年追封新建县侯，谥曰宣侯。

◇建议劝文帝就征

羡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至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宋书·王华传》太祖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华建议云云，太祖从之。案，三人者谓徐羡之、傅亮、谢晦也。）

◎王韶之

韶之字休泰，弘从弟。晋骠骑将军 e 曾孙，初为谢琰卫军参军，除著作佐郎。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宋受禅，加骁骑将军、本郡中正。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兴太守。文帝时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免。又出为吴兴太守，元嘉十二年卒，有集二十四卷。（案，《隋志》重出，前作十九卷，後作二十四卷。）

◇咏雪离合

霰先集兮雪霏霏，散辉素兮被詹庭，曲室寒兮朔风厉，川陆涸兮百籁鸣。（《御览》十二。）

◇为晋恭帝禅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天造草昧，树之司牧，所以陶钧三极，统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选贤与能，隆替无常期，禅代非一族，贯之百王，由来尚矣。晋道陵迟，仍世多故。爰暨元兴，祸难既积，至三光贸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堕泯，则我宣、元之祚，永坠於地，顾瞻区域，翦焉已倾。相国宋王，大纵圣德，灵武秀世，一匡颓运，再造区夏，固以兴灭继绝，舟航沦溺矣。若夫仰在玑，旁穆七政，薄伐不庭，开复疆宇。遂乃三俘伪主，开涤五都，雕颜卉服之乡，龙荒朔漠之长，莫不回首朝阳，沐浴玄泽。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嘉祥杂Ш，休应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华裔注乐推之愿。代德之符，著乎幽显，瞻乌爰止，允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

昔火德既微，魏祖绩，黄运不竞，三后肆勤。故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暗，昧於大道，永鉴废兴，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义，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逊位别宫，归禅於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宋书·武帝纪》中，案《王韶之传》云，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凡诸诏奏，皆其辞也。）

◇禅策

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悠哉邈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禄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获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序彝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於兹。自是厥後，历代弥劭，汉既嗣德於放勋，魏亦方轨於重华。谅以协谋乎人鬼，而以百姓为心者也。

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翦商兆祸，非唯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今天之所废，有自来矣。惟王体上圣之姿，苞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乃者社稷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芜梗，又济而复之，自负固不宾，干纪放命，肆逆滔天，窃据万里。靡不润之以风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岂伊博施於民，济斯黔庶，固已义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灵效徵，图谶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颂於野，亿兆忭踊，倾伫惟新。自非百姓乐推，天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祗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於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於无穷，时膺休，以答三灵之眷望。（《宋书·武帝纪》中，《南史》一。）

◇玺书禅位

盖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於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系轨，畴咨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於无穷。及刘氏致禅，实尧是法，有魏告终，亦宪兹典。我世祖所以抚归运而顺人事，乘利见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乱华，丧我洛食，蹙国江表，仍遘否运，沦没相因。逮於元兴，遂倾宗祀。幸赖神武光天，大节宏发，匡复我社稷，重造我国家。惟王圣德钦明，则天光大，应期诞载，明保王室。内纾国难，外播宏略。诛大憝於汉阳，逋僭盗於沂渚，澄氛西岷，肃清南越，再静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怀区宇，思一声教，王师首路，则伊、洛澄流，棱威崤、潼，则华岳褰霭，伪酋衔璧，咸阳即序。虽彝器所铭，《诗》、《书》所咏，庸勋之盛，莫之与二也。遂偃武文，诞敷德政，八统以驭万民，九职以刑邦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显，义感殊方。自历世所宾，舟车所暨，靡不讴歌仁德，忭舞来庭。

朕每敬惟道勋，永察符运，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是以五纬升度，屡示除旧之迹；三光协数，必昭布新之祥。图谶祯瑞，皎然斯在。加以龙颜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焕如日月。雌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诗》：「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夫「或跃在渊」者，终飨九五之位；「勋格天地」者，必膺大宝之业。昔土德告，传胙於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於兹：亦以金德而传於宋。仰四代之休义，鉴明昏之定期，询於群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违朕志。今遣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澹，兼太尉、尚书宣范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王其允答人神，君临万国，时膺灵祉，酬於上天之眷命。（《宋书·武帝纪》中。）

◇请定不赎罪四条启

尚书金部奏事如右，斯诚检忘一时权制，惧非经国弘本之令典。臣寻旧制，以罪补士，凡有十馀条，虽同异不紊，而轻重实殊。至於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臣惧此制永行，所亏实大。方今圣化惟新，崇本弃末，一切之令，宜加详改。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宋书·王韶之传》，高祖受禅，有司奏东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诏之启。）

◇驳王实之请假事

伏寻旧制，群臣家有情事，听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赐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听并请来年限，合为二百日。此盖一时之令，非经通之旨。会稽虽途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门。臣等参议，谓不合开许。或家在河洛及岭沔、汉者，道阻且长，犹宜别有条品，请付尚书详为其制。（《宋书·王韶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郡察潘综吴逵孝廉教

教地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扬，允将符旨。乌程潘综，守死孝道，全亲济难。乌程吴逵，义行纯至，列坟成行，咸精诚内淳休声外著，可并察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宋书·潘综传》。）

卷十九

◎王淮之

淮之字元曾。（《南史》作「元鲁」。）弘从子，晋御史中丞纳之孙，初为本国右常侍，行桓玄大将军参军。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义熙初为尚书中兵郎，迁武帝车骑中军参军、丹阳丞、太尉中军主簿，出为山阴令，与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又为武帝镇西平北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除御史中丞，坐谢灵运杀人不举免官。武帝受禅，拜黄门侍郎，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始兴太守。文帝即位，迁江夏王义恭抚军长史历阳太守，入为侍中徙都官尚书。改领吏部，出为丹阳尹。元嘉十年卒，赠太常。（案，王淮之《宋书目录》作「准之」，《梁书》王僧儒祖准，宋司徒左长史，东海郯人，非即此。）

◇奏请三年之丧用郑义

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之。缙绅之士，犹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宋书·王准之传》。永初二年奏，又《南史》二十四，又《通典》八十，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奏。）

◇刑法议

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实使即刑当罪耳。夫束之胄，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既同符伍，故使纠之。於时行此，非唯一处，左丞议奴客与邻伍相关，可得检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实理。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坐伍，滥刑必众，恐非立法，当罪本旨，右丞议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补兵。虽欲弘士，惧无以惩邪。乘理则君子，违之则小人，制严於上，犹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众，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异制，意所不同。（《宋书·王弘传》，弘与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奥、右丞孔默之、尚书王淮之，殿中丞谢元、吏部尚书何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皆有议。）

◎王徽

徽，弘从子，元嘉初为廷尉，出为交州刺史。

◇芍药华赋

原夫神区之丽草兮，凭厚德而挺受，翕光液而发藻兮，晖而振秀。（《艺文类聚》八十一。）

◇野鹜赋

双鹜，体蕞羽微，和鸣愧雁，丽采惭，仰鹄推高，瞻隼惮威，遵时弄音，假日于飞。尔乃湛淡扬澜，俯仰威畴，心矜远野，意惕近洲。（艺文类聚九十一。）

◇与何偃书

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贤叔耳。（《宋书·何尚之传》，偃叔父悠之为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与偃书。）

◎王微

微字景玄，弘弟子，为司徒祭酒，转主簿始兴王浚後军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始兴王友，以父孺忧去官。服阕，除南平王铄右军谘议参军，不就。仍除中书侍郎，又拟南琅邪义兴太守，又吏部尚书江湛举为吏部郎，皆不就。元嘉二十年卒，年二十九，孝武即位，追赠秘书监，有集十卷。

◇与江湛书

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驺骑扣荜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藉，天值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虽王道鸿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潜渊探宝，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间，马栈牛口之下，赏剧孟於博徒，拔卜式於刍牧。亦有西戎孤臣，东都贱士，上穷范驰之御，下尽诡遇之能，兼鳞杂袭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庐於承明，署乎金马，皆明察之官，又贤於管库之末。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甚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嚣乎。《书》云：「任官惟贤才」，而君擢士先疹废，或朴，似不如此。且弟旷违兄姊，迄将十载，姊时归来，终不任舆曳入阁；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惫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里无假，长目飞耳也。

常谓生遭太公，将即华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养。光武以冯衍才浮其实，故弃而不齿。诸葛孔明云：「来敏乱郡，过於孔文举。」况无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汉之常刑。彼二三英贤，足为晓治与否？恐君逢此时，或亦不免高阁，乃复假名不知己者，岂欲自比卫赐邪？君欲高山公，而以仲容见处，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捶提礼乐，本不参选，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师古，坐乱官政，诬饰蚯蚓，冀招神龙，如复托以真素者，又不宜居华留名，有害风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为人赐，举未以己劳，则商贩之事，又连所不忍闻也。岂谓不肖易擢，贪者可诱。凡此数者，君必居一焉。虽假天口於齐骈，藉鬼说於周季，公孙碎毛发之文，庄生纵漭氵养之极，终不能举其契，为之辞矣。子将明魂，必灵哈於蒿里，汝颖馀彦，将拂衣而不朝。浮华一开，风俗或从此而爽。鬼谷以揣情为最难，何君忖度之轻谬？

今有此书，非敢叨拟中散，诚不能顾影负心，纯盗虚声，所以绵络累纸，本不营尚书虎爪板也。成童便往来居舍，晨省复经周旋，加有诸甥，亦何得顿绝庆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尽。君平公：「生我名者杀我身。」天爵且犹灭名，安用吏部郎哉！其举可陋，其事不经，非独缙绅者不道，仆妾皆将笑之。忽忽不乐，自知寿不得长，且使千载知弟不诈谖耳。（《宋书·王微传》，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与湛书，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

◇与从弟僧绰书

五虽无人鉴，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寞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讵容都不先闻，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倾侧溢诈，士颇以此容之。至於规矩细行，难可详料，疹疾日滋，纵恣益甚，人道所贵，废不复修。幸值圣明兼容，置之教外，且旧恩所及，每蒙宽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难复支振，民生安乐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视日偷存，尽於大布米厉粟，半夕安寝，便以自度，血气盈虚，不复稍道。长以大散为和羹，弟为不见之邪？疾废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泊尔尸居，无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实。吾与弟书，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举，为无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岂见吾近者诸笺邪，良可怪笑。

吾少学作文，又晚节如小进，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其数旦见客小防自来盈门，亦不烦独举吉也。此辈乃云语势所至，非其要也。弟无怀居今地，万物初不以相非，然鲁器齐虚，实宜书绅。今三署六府之人，谁表里此内，傥疑弟豫有力，於素论何如哉？则吾长扼不死，终误盛壮也。

江不过强吹拂吾，云是岩穴人。岩穴人情所高，吾得当此，则鸡鹜变作凤皇，何为干饰廉隅，秩秩见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诸舍阖门皆蒙时私，此既未易陈道，故常因含声不言。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又前年优旨，自弟所宣，虽夏后抚辜人，周宣及鳏寡，不足过也。语皆循检校迹，不为虚饰也。作人不阿谀，无缘头发见白，稍学谄诈。且吾何以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户，头不耐风，故不可扶曳。家本贫馁，至於恶衣蔬食，设使盗跖居此，亦不能两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选官设作此举，於吾亦无剑戟之伤，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晋贤，乃关人主之轻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视明听聪，而返区区饰吾，何辩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龙居深藏，与蛙虾为伍，於勋其犹难之，林宗辈不足识也。似不肯眷眷奉笺记，雕琢献文章，居家近市廛，亲戚满城府，吾犹自知袁阳源辈当平此不。节诈之与直独，两不关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贤矣，兼悉怒此言，自尔家任兄故能也。

日日望弟来，属病终不起。何意向与江书，粗布胸心，无人可写，比面乃具与弟。书便觉成，本以当半日相见，吾既恶劳，不得多语，枢机幸非所长，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亲属欲见，自可示，无急付手。（《宋书·王微传》，微既为始兴王睿府吏睿数相存慰，征微奉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微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

◇报何偃书

卿昔称吾於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

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口吃不能剧读，遂绝意於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乃复持此拟议人邪？尚独愧笑扬子之褒赡，犹耻辞赋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诸人亦当尤以此见议。或谓言深博，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见世人文赋书论，无所是非，不解处即日借问，此其本心也。

至於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摄养有征，故门冬昌术，随时参进。寒温相补，欲以扶护危羸，见冀白首。家贫乏役，至於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吾实倦游医部，颇晓和药，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矫慕不羁，不同家颇有骂之者。又性知画缋，盖亦鸣鹄识夜之机，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诣人，能忘荣以避权右，宜自密应封举止，因卷惭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数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三诸贤，因复架累，致之高尘，咏之清壑。瓦砾有资，不敢轻厕金银也。

而顷年婴疾，沈沦无已。区区之情，忄曷於生存，自恐难复，而先命猥加，魂气褰◆。常人不得作常自处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谓有记自论。既仰天光，不夭庶类，兼望诸贤，共相哀体，而卿首唱诞言，布之翰墨，万石之慎，或未然邪。好尽之累，岂其如此。绰大骇叹，便是阖朝见病者。吾本伫人，加疹意忄昏，一旦闻此，便惶怖矣。五六日来，复苦心痛，引喉状如胸中悉肿，甚自忧。力作此答，无复条贯，贵布所怀，落漠不举。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当笑。（《宋书·王微传》，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豫其议，虑为微所咎，与书自陈，微报之。）

◇以书告弟僧谦灵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为察慧之誉，独沉浮好书，聆琴闻操，辄有过目之能。讨测文典，斟酌传记，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长病，或有小间，辄称引前载，不异旧学。自尔日就月将，著名邦党，方隆夙志，嗣美前贤，何图一旦冥然长往，酷痛烦冤，心如焚裂。

寻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无不相对，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奈何罪酷，茕然独坐。忆往年散发，极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虑吾羸病，岂图奄忽，先归冥冥。反覆万虑，无复一期，音颜仿佛，触事历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穷。昔仕京师，分张六旬耳，其中三过，误云今日何意不来，锺念悬心，无物能譬。方欲共营林泽，以送馀年，念兹有何罪戾，见此夭酷，没於吾手，触事痕恨。吾素好医术，不使弟子得全，又寻思不精，致有枉过，念此一条，特复痛酷。痛酷奈何。

吾罪奈何，弟为志，奉亲孝，事兄顺，虽僮仆无所叱咄，可谓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内有皂白，举动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又兄为人矫介欲过，宜每中和。」道此犹在耳，万世不复一见，奈何！唯十纸手迹，封坼俨然，至於思恋不可怀。及闻吾病，肝心寸绝，谓当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殡送！

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仲长《昌言》，亦其大要。刘新妇以刑伤自誓，必留供养，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不夺其志。仆射笃顺，范夫人知礼，求得左率第五儿，庐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为是存者意耳。

吾穷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实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适，正赖弟耳。过中未来，已自忄曷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昏毒，无复人理。比烦冤困惫，不能作刻石文，若灵响有识，不得吾文，岂不为恨。傥意虑不遂谢能思之如狂，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所告诉，明书此数纸，无复词理，略道阡陌，万不写一。阿谦何图至此！谁复视我，谁复忧我！他日宝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岂复支，冥冥中竟复云何？弟怀随、和之宝，未及光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当办此不？今已成服，吾临灵，取常共饮杯，酌自酿酒，宁有仿像不？冤痛冤痛！（宋书王微传，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哀痛谦不能已，以书告灵。）

◇茯苓赞

皓苓下居，披纷（《大观本草》作「彤纷」。）上荟，中状鸡凫，具容龟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终志不移，柔红可佩。（《初学记》二十，《大观本草》十二。）

◇禹馀粮赞

疏波沥浸，徒谓范常。沈灵秘用，神哉无方。阡畴不惠，稼穑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馀粮。（《初学记》二十。）

◇桃饴赞

阿鹿续气，胡胶属弦。未若桃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貌定仙，人知曰，胡不荫年。（《初学记》二十，《大观本草》二十三。）

◇黄连赞

黄连苦味，左右相因，断凉涤暑，阐命轻身。缙云昔御，飞跸上。不行而至，吾闻其人。（《初学记》二十，《大观本草》七。）

◇遗令

薄葬不设需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尝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来以琴与之。（《宋书·王微传》。元嘉二十年卒，时年二十九，僧谦卒後四旬而微终，遗令云云。案，何长史者，何偃也，又《南史》二十一。）

◎王僧达

僧达，弘少子。元嘉中为始兴王睿後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又迁洗马，出为宣城太守，徙义兴。孝武举义，以为长史，加征虏将军。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不行，补护军将军，除吴郡太守。坐事免，除太常。又免，除江夏王义恭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徙太宰长史、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封宁陵县侯，迁中书令。有集十卷。

◇答诏

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南史》二十一。）

◇表谢

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南史》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表解职

臣自审庸短，少阙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愿闲衡庐。先朝追远之恩，早见荣齿。曩者以亲贫须养，黾勉从禄，解褐後府，十有余旬。俄迁舍人，殆不朝直。实无缘坐阅宸宠，尸爵家庭，情计二三，屡经闻启，终获允亮，赐反初服。还私未用，又擢为洗马，意旨优隆，其令且拜，许有郡缺，当务处置。会琅邪迁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诱殷勤，令装成即自随。灵宝往年沦覆长溪，因彼散失，仰感沈恩，俯铭浮宠。臣衅积祸并，仍丁艰罚，聊及视息，即蒙逮问，具启以奉营情事，负举猥多。赐莅宣城，极其穷蹶。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虏南侵。臣忝同肺腑，情为义动，苦求还都，侍卫辇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虽浅，而贪得分了，方拂农衣，还事耕牧，宣城民庶，诣阙见请。尔时敕亡从兄僧绰宣见留之旨。暗疾寡任，野心素积，仍附启苦乞，且旋任。还务未期，亡兄臣锡奄见弃背，启解奔赴，赐带郡还都，曾未淹积，复除义兴。臣自天飞海泳，岂假鳞翼，徒思横施，与日而深。自处官以来，未尝有涓豪之积，羸疾暗疚，又无人一诺。而性狎林水，偏爱禽鱼，议其所托，动乖治要，故收崖敛分，无忘俄顷，实由有待难供，上装未立，东郡奉轻，西郊禄重。具陈蕲恳，备执初愿。置乞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即蒙亮许，当赐矜擢。

遭逢厄运，天地崩离，世蒙圣朝门情之顾，及在臣身，复荷殊识，义虽君臣，恩犹父子。臣诚庸蔽，心过草木，奉讳之日，不觉捐身。单躯弱嗣，千里共气，继罹凶途，动临危尽，生微朝露，不察如丝，信顺所扶，得获全济，再见天地，重睹三光。於时兄子僧亮等幽窘丑逆，尽室狱户，山川险阻，吉凶路塞，悠远之思，谁能勿劳。尝胆濡足，是其分愿，分心挂腹，实亦私苦。

幸属圣武，克复大业，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侄，同获泰辰，造情追寻，归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误有馀辰，情愿已展，避逆向顺，终古常节，智力无效，有何勋庸，而频烦恩荣，动逾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辞，故吞诉於鹊渚，饮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获，端右之授，即具陈请。天慈优渥，每越常伦，南蛮、护军，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负，居常轻任，尚惧网墨，况参要内职，承宠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识见。故披诚启诉，表疏相属，或乞轻高就卑，或愿以闲易要，言誓致苦，播于辞牍，诚知固陋，当触明科。去岁往年，累犯刑禁，理无申可，罪有恒典，虚秽朝序，惭累家业，臣甘其终，物议其尽。陛下弃其身瑕，矜其戚贵，迂略法宪，曲相全养。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当时震惊，收足失所，本忘闭情，不敢闻命。内虑於己。外访於亲，以为天地之仁，施不期报，再造之恩，不可妄属。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处圣泽，下更生辰，合芳离蜕，遐迩改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偷荣托幸，忽移此岁，自见妨长，转不可宁，宜其沈放，志事俱尽。

伏愿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荣次自引，圣朝厚终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泽。夫让功为高，臣无功而让，专素为美，臣荣采已积。以是求退，诚亦可愍。又妻子为居，更无馀累，婢仆十馀，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风虚渐剧，凑理合闭，荣卫亻昏底，心气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岁月。公私诚愿，宜蒙谅许，乞徇馀辰，以终琐运。白水皎日，不足为譬，愿垂矜鉴，哀申此请。（《宋书·王僧达传》。）

◇求徐州启

臣衰索馀生，逢辰籍业，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遗贱，饰短捐陋，布策稠采，从官委褐，十有一载。早凭庆泰，晚亲盛明，而有志於学，无独见之敏，有务在身，无偏鉴之识，固不足建言世治，备辨时宜。窃以天恩不可终报，尸素难可久处，故猖狂芜谬，每陈所怀。

陛下孝诚发衷，义顺动物，自龙飞以来，实应九服同欢，三光再朗，而臣假视巷里，借听民谣，黎氓□□，未缔其感，远近风议，不获稍进，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载，譬之於今。当汉文之时，可谓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运，重以布衣菲食，忧勤治道，而贾谊披露乃诚，犹有叹哭之谏。况今承颠沛，万机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闻前达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渊通，亦当鉴之圣虑。

窃谓当今之务，惟在万有为己，家国同忧，允彼庶心，从民之欲。民有咨瘼之声，君表纳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无侈豫之情。又应官酌其才，爵畴其望，与失不赏，宁失不刑。至若枢任重司，藩捍要镇，治乱攸寄，动静所归，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适宜，无或定其出处。天下多才，在所用之。

臣非惟寄观世路，谬识其难，即之於身，详见其弊。何者？臣虽得免墙面，书不入於学伍，行无愆戾，自无近於才能，直以荫托门世，夙列荣齿。且近虽奔迸江路，归命南阙，竟何功效，可以书赏。而频出内宠，陛下绸缪数旬之中，累发明诏，自非才略有素，声实相任，岂可闻而弗惊，履而无惧，固宜退省身分，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夫见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诰，重其忘生。臣感先圣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获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坐熊，而无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犹警，国未忘战，辫发凶诡，尤宜裁防。闲者天兵未获，已肆其轻汉之心，恐戎狄贪婪，犹怀匪逊。脱以神州暂扰，中夏兵饥，容或游魂塞内，重窥边垒。且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远近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顾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则虑之所办，情有不疑。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亦非愿。陛下矜谅已厚，愿复曲体此心。护军之任，臣不敢处，彭城军府，即时过立。且臣本在驱驰，非希崇显，轻智小号，足以自安。愿垂乍 监恕，特赐申奖，则内外荣荷，存没铭分。（《宋书·王僧达传》。）

◇与沈璞书

足下何如，想馆舍正安，士马无恙，离析有时，音旨无日，忧咏沉吟，增其劳望。闲者獯猃扈横，掠剥边鄙，邮贩绝尘，介靡达，瞻江眄淮，眇然千里。吾闻泾阳梗棘，伊滑荐遁，鸟集弦绝，患深自占，承知乃昔，寇苦城境，胜胄朝氵食，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镝骤合，而足下砥兵蛎伍，总厉豪彦，师请一奋，氓无贰情。遂能固孤城，覆严对，陷死地，觌生光，古之田孙，何以尚兹，商驿始通，粗知梗概，崇赞胆智，嘉贺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横斥，规效情命，收龟落簪，星舍京里，既获遄至，胡马卷迹，支离沾德，复继前绪，行苇之欢，实协初虑。但乖途重隔，顾增慨涕。比恒疾卧，忧委兼叠，裁书送想，无久怀。（宋书自序。）

◇答丘珍孙书

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民，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薛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南齐书·褚伯玉传》，《南史·褚伯玉传》。）

◇祭颜光禄文

维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颜君之灵。呜呼哀哉！夫德以道树，礼以仁清，惟君之懿，早岁飞声。义穷机彖，文蔽班杨，性幸刚洁，志度渊英。登朝光国，实宋之华，才通汉魏。誉浃龟沙，服爵帝典。栖志云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气高叔夜。严方仲举，逸翮独翔，孤风绝侣，流连酒德。啸歌琴绪，游顾移年，契阔燕处，春风首时。爰谈爰赋，秋露未凝，归神太素，明发晨驾。瞻庐望路，心凄目泫，情条云互，凉阴掩轩。娥月寝耀，微灯动光，几牍谁，衾衽长尘。丝竹罢调，擘悲兰宇，屑涕松峤，古来共尽。牛山有泪，非独昊天，歼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陈奠馈，申酌长怀，顾望欷，呜呼哀哉。（《文选》）

卷二十

◎王景文

景文，弘从子，本名，避明帝讳，故称字。元嘉中为太傅主簿，转太子舍人，袭伯父智爵建陵子。出为江夏王义恭始兴王浚征北後军二府主簿、武陵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学、孝武抚军记室参军、南广平太守，转谘议参军，随府转安北镇军参军，出为宣城太守。孝武即位，徙东阳太守，入为御史中丞秘书监，迁司徒左长史，补散骑常侍，寻复为左长史。大明中复为秘书监，太子右卫率侍中，出为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辅国将军、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征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右卫将军、给事中、太子中庶子。前废帝即位，徙秘书监，出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辅国将军、南平太守。永光初为吏部尚书，景和初迁右仆射。明帝即位，进尚书仆射，加领左卫将军。遭父僧朗忧去职，起为中军将军丹阳尹、兼中书令，出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服阕，封江安县侯，进号镇南将军。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扬州刺史，加领中书令，又进中书监，领太子太傅。泰豫元年赐死，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懿侯。

◇自陈求解扬州（泰始中）

臣凡猥下劣，方圜无算，特逢圣私，频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虽加恭谨，无补横至，夙夜ㄡ战，无地容处。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儿启闻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启，先经臣署。於时惊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谤，且广听察，幸无复所闻。比日忽得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逊板云是臣属，既不识此人，即问郗，方知虚托。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参军事谢俨口信，云臣使人略夺其婢。臣遣李武之问俨元由，答：「使人谬误。」误之与实，虽所不知，闻此之日，唯有忧骇。

臣之所知，便有此三变，臣所不觉，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辈，宁当招此，诚由暗拙，非复可防。自窃州任，倏已七月，无德而禄，其殃将至，且傅职清峻，亢礼储极，以臣凡走，岂可暂安。荷恩惧罪，不敢执固，焦魂褫气，忧迫失常。况臣发丑人群，病绝力效，秽朝点列，顾无与等，独息易骇，惭惧难持。伏愿薄回矜愍，全臣身计，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怀欣羡，未敢干请，仰希慈宥，照臣款诚。（《宋书·王景文传》。）

◇与幸臣王道隆书

吾虽寡於行己，庶不负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窃闻有为其贝锦者，云营生乃至巨万，素无此能，一旦忽致异术，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检。若此言不虚，便宜肆诸市朝，以正风俗。脱其妄作，当赐思罔昧之由。吾逾忝转深，足以致谤，念此惊惧，何能自测。区区所怀，不愿望风容贷。吾自了不作偷，犹如不作贼。故以密白，想为申启。（《宋书·王景文传》。）

◎王裕

裕，琅邪临沂人，仕晋未详，入宋为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致仕。

◇与子瓒之书

瓒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南齐书·王秀之传》。秀之祖裕，性贞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羡之、傅亮当朝，裕不与来往，及致仕，隐吴兴、与子瓒之书。）

◎宗炳

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晋太元隆安间，刺史殷仲堪、桓玄辟主簿，举秀才，不就。义熙中，武帝领荆州，辟主簿。後召为太尉参军，又辟太尉掾。宋受禅，徵太子舍人。文帝即位，征通直郎，东宫建，征太子中舍人庶子，衡阳王义季命为谘议参军，皆不就，有集十六卷。

◇评何承天通裴难荀大功嫁女议

降大功可嫁子，为人所疑，云要正以下殇小功不可娶，举轻以包重，谓长殇大功，亦不可嫁者，意谓非也。且子嫁降亲生离，恒山之日，禽鸟犹哀，况在人理，其哀既深，则吉实轻。故情安於大功之末，娶纳吉庆为重，吉重故可於小功卒哭。夫举重之不可，何妨轻者仍自可乎。而反云举轻明重，其义不例。夫衔孔怀之哀，从降之命，而与新婚者同，其不可哉。若使亲表脱有其例，当断其可乎。（《通典》六十。）

◇答何衡阳书

所送琳道人《白黑论》，辞清致美，但吾暗於照理，犹未远其意。

既云幽冥之理，不尽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释氏辨而不实，然则人事之表，幽暗之理，为取廓然唯空，为犹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众圣庄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复何以断其不实如佛言？今相与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犹多差错，以陷患祸，及博弈粗艺，注意研之。或谓生更死，谓死实生。近事之中，都未见有常得而无丧者，何以决断天地之外，亿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谓所辨不实邪？若推据事。不容得实，则疑之可也。今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神，岂得齐终？心之所感，崩城陨霜，白虹贯日，太白入昴，气禁之医，心作水火，冷暖辄应。况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专诚妙彻，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宝之士，何为不可实哉。

又云：析毫空树，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室，无损轮奂之美。贝锦以繁采发华，和羹以盐梅致旨。以塞本无之教，又不然矣。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垂荫轮奂处，物自可有耳，故谓之有谛。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吾虽不悉佛理，谓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变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当其盛有之时，岂不常有也，必空之实，故俄而得以空邪？亦如惠子所谓「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实，恒预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睹其理，唯见其有，故齐侯摄爽鸠之馀伪，而泣恋其乐。贤者心与理一，故颜子庶乎屡空，有若无，实若虚也。自颜已下，则各随深浅而味其虚矣，若又逾下，纵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倾爱竞之惑，亦何常无仿佛於一毫？岂当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恋嗜好之欲乎？乃云明无常增渴荫之情，陈苦伪笃竞辰之虑，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过矣。

又以舟壑塘驷之论，已盈耳於中国，非理之奥，故不举为教本，谓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潜谢，佛经所谓见在不住矣，诚能明之，则物我常虚，岂非理之奥邪？盖悟之者寡，故不以为教本耳。支公所谓未与佛同也。何为以素闻於中国，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无纤芥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诸若此类，皆谓於事不符。夫神光灵变，及无量之寿，皆由诚信幽奇，故将生乎佛土，亲映光明，其寿无量耳。今没於邪见，慢诞灵化，理固天隔，当何由睹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贪欲，为十善之本，故能俯绝地狱，仰生天堂，即亦服义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内怀虔仰，故礼拜悔罪；达夫无常，故情无所吝。委妻子而为施，岂有邀於百倍？复何得乃云不由恭肃之意，不乘无客之情乎？泥洹以无乐为乐，法身以无身为身。若本不希拟，亦可为增耽逸之虑，肇好奇之心。若诚餐仰，则耽逸稍除，而获利於无利矣。又何关利竞之俗乎？

又云：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间，非利不动，何诬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来，明言十二因缘，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无生耳。欲此道者，可谓有欲於无欲矣，至於启导粗近，天堂地狱，皆有影响之实，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严氏以好杀致诛。畏诛而欲封者，必舍杀而仁矣，厉妙行以希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虽有欲於可欲，实践日损之清途，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成私树之权，结师党之势，要厉精之誉，肆陵竞之志，固黑蝗之丑，或可谓作法於凉，其弊犹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贪邪？王莽窃《六经》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觐而构阿房，宁可复罪先王之礼教哉。

又云宜废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示来生者，蔽亏於道释不得已，请问其旨，为欲何要？必欲使利迁善，以遂其性矣。夫圣无常心，就万物以为心耳。若身死神灭，是物之真性，但当即其必灭之性，与周孔并力致教，使物无禀，则迁善之实，岂不纯乎？何诳以不灭，欺以佛理，使烧祝发肤，绝其《片半》合，所遏苗裔，数不可量。为害若是，以伤尽性之美，释氏何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利而迁善矣。夫信者，则必耆域、犍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护、于法兰、竺法行、於道邃、阙公则、佛图澄、尸梨蜜、郭文举、释道安、支道林、远和尚之伦矣。神理风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宁当妄有毁人理，落簪於不实人之化哉？皆灵奇之实，引绵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业耳。

足下籍其不信，远送此论，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尘露众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兴丧所大，何得相与共处以可否之间？吾故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愚思，制《明佛论》以自献所怀。始成，已令人书写，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闻，当付往也。宗炳白。（《弘明集》三。）

◇又答何衡阳书

敬览来论，抑裁佛化，毕志儒业，意义检著。才笔辨核，善可以警策世情，实中区之美谈也。

观足下意，非谓制佛法者非圣也，但其法权而无实耳。未审竟何以了其无实。今相与断，见事大计，失得略半也。灵化超於玄极之表，其故纟结於幽冥之中，曾无神人指掌相语，徒信史之阙文於焚烧之後，便欲以废顿神化，相助寒心也。

夫圣人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己纳之於隍。今诳以不灭，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复用天分以养父母、夫妇、父子之道。从佛法已来，沙河以西三十六国，未暨中华，绝此绪者亿兆人矣。东夷西羌，或可圣贤，及由金日得来之类，将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无实，纳隍之酷，岂可胜言？反经之权，为合何道，而云欲以矫诳过正，以治外国刚强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类，约法三章，交赏见罚，尚不信惧，宁当复以即色本无，泥洹法身，十二因缘，微尘劫数之言，以治之乎？禀此训者，皆足下所谓禀气清和，怀仁抱义之徒也。资清和以疏微言，厉信义以习妙行，故遂能证照观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经所载，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孙兴公所赞八贤，支道林所颂五哲，皆时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缀笔，复何得其谓妄语乎？孙称竺法护之渊达，于法兰之淳博，吾不关雅俗，不知常比何士？然法兰弟子道邃，未逮其师，孙论之时，以对胜流。云谓庾文秉也，是护、兰二公当又出之。吾都不识琳比丘，又不悉世论。若足下谓与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犹当後护、兰也。前评未为失言，诚能僧貌天虚，深识真伪，何必非天帝释化作，故激厉以成佛邪？《白黑论》未可以为诚实也。

来告所疑，若实有来生报应，周、孔何故默无片言？此固偏见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圣神玄发，感而後应，非先物而唱者也。当商、周之季，民坠涂炭，杀逆横流，举世情而感圣者乱也，故《六经》之应，治而已矣，是以无佛言焉。刘向称《禹贡》九州，盖述《山海》所记，申毒之民，偎人而爱人。郭璞谓之天竺，浮屠所兴。虽此之所夷，然万士星陈於太虚，竟知孰为华哉？推其偎爱之感，故浮屠之化应焉。彼之粗者，杂有乱虐，君臣不治，此之精者，随时抱道，佛事亦存。虽可有禀法性於伊洛，饣食真际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书，卜商以皆儒术而弗编。纵复或存於复壁之外典，复为秦王所烧，周、孔之无言，未必审也。夫玄虚之道，灵仙之事，世典未尝无之，而夫子道言远，见庄周之篇，瑶池之宴，乃从汲冢中出。然则治之《五经》，未可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塞天表之奇化也。

难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为一，空有未殊，何得贤愚异称？夫佛经所称即色为空，无复异者，非谓无有，有而空耳。有也，则贤愚异称；空也，则万异俱空。夫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缘合而有，本自无有，皆如幻之所作，梦之所见，虽有非有，将来未至，过去已灭，见在不住，又无定有。凡此数义，皆玄圣致极之理，以言斥之，诚难朗然。由此观物，我亦实觉其昭然，所以旷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当何能安之？

又云，形神相资，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粗，感而得，形随之，精神极，则超形独存。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也。是以始自凡夫，终则如来。虽一生尚粗，苟有识向，万劫不没，必习以清升。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况在神明，理阴宝积之盖，升镫王之座，何为无期？

又疑释迦以尽权救物，岂独不爱数十百万之说，而忄吝俄顷神光，不以晓邪见之徒。夫虽云善权，感应显昧，各依罪福。昔佛为众说，又放光明，皆素积妙诚，故得神游若时。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睹光明，发由观照，邪见无缘瞻洒。今睹经而不悛其慢，先洒夫复何益。若诚信之贤，独朗神照，足下复何由知之，而言者会复谓是妄说耳。恒星不见，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风夜泛海，同侣皆没，安於暗中见光，投光赴岛，阖门独济。夫佛无适莫，唯善是应。而致应若王祥、郭巨之类，不可称说，即亦见光之符也，岂足下未见，便无佛哉？

又，陈周孔之盛，唯方佛为弘，然此国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无灭，冥运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备有，虽克儒业以整俄顷，而未几已灭，三监之难。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虽复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无数人。颜夭冉疾，由醢予族，赐灭其须，匡、陈之苦，岂可胜言？忍饥弘道，诸国乱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观之，唯见其哀，岂非世物宿缘所萃邪？若所被之实理，於斯犹未为深弘。若使外率礼乐，内无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亿劫为当年，岂不诚弘哉！事不传後，理未可知，幸勿据粗迹，而云周孔则不然也。人皆谓佛妄语，《山海经》说死而更生者甚众，昆仑之山，广都之野，轩辕之丘，不死之国，气不寒暑，凤卵是食，甘露是饮，荫于琪之树，歃朱泉之水，人皆数千岁不死。及化为黄能，入於羽渊，申生、伯有之类，丘明所说，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粗，以信彼之精者也。

承音有道，闻佛法而敛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当由所闻者未高故邪？足下所闻者高，於今犹可豹变也。人是精神物，但使归信灵极，粗禀教诫，纵复微薄，亦足为感。感则弥升，岂非脱或不灭之良计邪？昔不灭之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毁，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尔邪。轻以独见忄敖尊神之训，恐或自贻伊阻也。佛经说释迦文昔为小乘比丘而毁大乘，犹为此备苦地狱，经历劫数，况都不信者邪？复何以断此经必虚乎？

足下所诘前书中语，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达，不能复一二辩答，所制《明佛论》，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为善寻，具告中否。老将死，以此续其书耳。此书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弘明集》三。）

◇寄雷次宗书

昔与足下，共於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高僧传》六，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时讲《丧服经》，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後别著《义疏》，首称雷氏，炳因寄书嘲之。）

◇师子击象图序

梁伯玉说沙门释僧吉云，尝从天竺，欲向大乘，其间忽闻数十里外，哮哮扌监扌监，惊天怖地。顷之，但见百兽率走，跄地至绝，而四巨象焉而至，以鼻扌卷泥，自辱涂数尺，数数喷鼻。隅立，俄有师子三头，见於山下，直搏四象，崩血若滥泉，巨树草偃。（《初学记》二十九，《御览》八百八十九。）

◇书山水序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於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鬼，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发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马石门之流。於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夫理绝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载之下。旨征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且夫昆仑山之大，旷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於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於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於一图矣。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於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封，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荛嶷，云林森渺，圣贤映於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宗炳别传》，又略见《御览》七百五十引《画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甘颂

煌煌嘉实，磊磊景星。南金其色，隋珠厥形。（《初学记》二十八，《御览》九百六十六。）

卷二十一

◇　宗炳（二）

◇明佛论

夫道之至妙，固风化宜尊，而世多诞佛。咸以我躬不阅，遑恤於後。万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为然，况须弥之大，佛国之伟，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实，黄华之听，岂纳云门之调哉？世人又贵周、孔、《书》、《典》，自尧至汉，九州华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汉明何德，而独昭灵彩？凡若此情，又皆牵附先习，不能旷以玄览，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没。悲夫，中国君子，明於礼义，而暗於知人心，宁知佛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及之，况精神我也，得焉则清升无穷，失矣则永坠无极，可不临深而求，履薄而虑乎？夫一局之弈，形算之浅，而弈秋之心，何尝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见，妄抑大猷，至独陷神於天阱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识，烛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览鉴於所失，何能独明於所得，唯当明精暗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以佛经为指南耳。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情如风，非圣谁说乎？谨推世之所见，而会佛之理，为明论曰：

今自抚踵至顶，以去陵虚，心往而勿已，则四方上下，皆无穷也，生不独造，必传所赍，仰追所传，则无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则亦无竟也。是身也，既日用无垠之实，亲由无始而来，又将传於无竟而去矣，然则无量无边之旷，无始无终之久，人固相与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县於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

夫秋毫处沧海，其悬犹有极也，今缀彝伦於太虚，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谓轩辕之前，遐哉邈矣者。体天道以高览，盖昨日之事耳。《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於王业，《礼》《乐》之良敬，《诗》《易》之温洁，今於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列照，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於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於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於为始形，而略於为神哉？登蒙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际矣。且又坟典已逸，俗儒所编，专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或绝灭於坑焚。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而亦皆无取於六经。而学者唯守救粗之阙文，以《书》《礼》为限断，闻穷神积劫之远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呜呼，有似行乎层云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

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盖谓至无为道，阴阳两浑，故曰一阴一阳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阴阳之表，非二仪所究，故曰阴阳不测耳。君平之说，一生二，谓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无，则以何明精神乎？然群生之神，其极虽齐，而随缘迁流，成粗妙之识，而与本不灭矣。今虽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则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则知不灭於既死之後矣。又，不灭则不同，愚圣则异，知愚圣生死不革不灭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坏天地，不可称数也。夫以累瞳之质，诞於顽瞽，器均之身，受体黄中，愚圣天绝，何数以合乎？岂非重华之灵，始粗於在昔，结因往劫之先，缘会万化之後哉？今则独绝其神。昔有接粗之累，则练之所尽矣。神之不灭，及缘会之理，积习而圣，三者鉴於此矣。

若使形生则神生，形死则神死，则宜形残神毁，形病神困。据有腐则其身。或属纩临尽，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执手，病之极矣。而无变德行之主，斯殆不灭之验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缘合，今请远取诸物，然後近求诸身，夫五岳四渎，谓无灵也，则未可断矣，若许其神，则岳唯积土之多，渎唯积水而已矣。得一之灵，何生水土之粗哉？而感托岩流，肃成一体，设使山崩川竭，必不与水土俱亡矣。

神非形作，合而不灭，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矣。若资形以造，随形以灭，则以形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於天，下盘於地，圣之穷机，贤之研微。逮於宰、赐、庄、嵇、吴札、子房之伦，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彻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贵，皆与下愚同矣。宁当复禀之以生，随之以灭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谓空以孝，即问谈者，何以了其必空，则必无以了矣。苟无以了，则文、稷之灵，不可谓之灭矣。斋三日，必见所为斋者，宁可以常人之不见，而断周公之必不见哉。嬴博之葬，曰：「骨肉归於土，魂气则无不之」非灭之谓矣。

夫至治则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为也。尧无理不照，无欲不尽，其神精也。桀无恶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尧之善，知己之恶，恶已亡也、体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尧恶亡之识，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岁勿死，行恶则楚毒交至，微善则少有所宽，宁当复不稍灭其恶，渐其善乎？则向者神之所含，知尧之识，必当少有所用矣。又加千岁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尧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辰月变则律吕动，晦望交而蚌蛤应，分至启闭，而燕雁龙蛇飒焉出没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发於物类也，凡厥群有，同见陶於冥化矣，何数事之独然，而万化之不尽然哉。今所以杀人而死，伤人而刑，及为缧绁之罪者，及今则无罪，与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缘前遘，而人理後发矣。夫幽显一也，衅遘於幽，而丑发於显。既无怪矣，行凶於显，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灭之神，含知尧之识，幽显於万世之中，苦以创恶，乐以诱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缘不虚己钻仰，一变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纣，皆可徐成将来之汤、武。况今风情之伦少，而泛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观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

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构矣。情构於己，而则百众神，受身大似，知情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虽超情穷神，然无理不顺。苟昔缘所会，亦必循俯入精化，相与顺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贯神，一身死坏，安得不复受一身，生死无量乎。识能澄不灭之本，禀日损之学，损之又损，必至无为，无欲欲情，唯神独照，则无当於生矣。无生则无身，无身而有神，法身之谓也。今黄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观其纵辔升天，龙潜鸟，反风起禾，绝粒弦歌，亦皆由穷神为体，故神功所应，倜傥无方也。今形理虽外，当其随感起灭，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图，洛之出书，冥荚无栽而敷，玄不琢而成，桑谷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亡，火流王屋而为鸟，鼎之轻重大小，皆翕变化，感灵而作，斯实不思议之明类也。夫以法身之极灵，感妙众而化见，照神功以朗物，复何奇不肆，何变可限，岂直仰陵九天，龙行九泉，吸风绝粒而已哉。凡厥光仪，符瑞之伟，分身涌出，移转世界，巨海入毛之类，方之黄虞姬孔，神化无方。向者众瑞之奄暖显没，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独信此而抑彼哉？冥觉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征，不违颜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

夫《洪范》庶征休咎之应，皆由心来。逮白虹贯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陨霜之类，皆发自人情而远形天事，固相为形影矣。夫形无无影，声无无响，亦情无无报矣。岂直贯日陨霜之类哉？皆莫不随情曲应，物无遁形，但或结於身，或播於事，交赊纷纶，显昧渺漫，孰睹其际哉？众变盈世，群象满目，皆万世已来，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经云：一切诸法，从意生形。」又云：「心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狱。」义由此也。是以清心洁情，必妙生於英丽之境；浊情滓行，永悖於三途之域，何斯唱之迢，微明有实理，而直疏魂沐想，飞诚悚志者哉。虽然，夫亿等之情，皆相缘成识，识感成形，其性实无也。自有津悟已来，孤声豁然，灭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请又述而明之。

夫圣神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者，由心与物绝，唯神而已。故虚明之本，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与物交，不一於神，虽以颜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钻仰，好仁乐山，庶乎屡空。皆心用乃识，必用用妙接，识识妙续，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焰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识歇，则神明全矣。则情识之构，既新故妙续，则悉是不一之际，岂常有哉？使庖丁观之，必不见全牛者矣！佛经所谓变易离散之法，法识之性空，梦幻影响，泡沫水月，岂不然哉！颜子知其如此，故处有若无，抚实若虚，不见有犯而不校也。今观颜子之屡虚，则知其有之实无矣。况自兹以降，丧真弥远，虽复进趋大道，而与东走之疾，同名狂者，皆违理谬感，遁天妄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质味声色，复是情伪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潜谢，变速奔电，将来未至，过去已灭，见在不住，瞬息之顷，无一毫可据，将欲何守，而以为有乎？甚矣伪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镜於斯，纷秽集之，微则其照蔼然，积则其照冖然，弥厚则照而昧矣，质其本明，故加秽犹照，虽从蔼至昧，要随镜不灭，以之辨物，必随秽弥失，而过谬成焉。人之神理，有类於此。伪有累神，成精粗之识，识附於神，故虽死不灭。渐之以空，必将习渐至尽，而穷本神矣，泥洹之谓也。是以至言云富，从而豁以空焉。夫岩林希微，风水为虚，盈怀而往，犹有旷然。况圣穆乎空，以虚授人，而不清心乐尽哉。是以古之乘虚入道，一沙一佛，未讵多也。

或问曰：神本至虚，何故沾受万有，而与之为缘乎。又本虚既均，何故分为愚圣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时，复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答曰：今神妙形粗，而相与为用。以妙缘粗，则知以虚缘有矣。今愚者虽鄙，要能处今识昔，在此忆彼，皆有神功，则练而可尽，知其本均虚矣。心作万有，备於前论，据见观实，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来无始，无始之始，岂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庄周称冉求问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犹今也。」盖谓虽在无始之，前仰寻先际，初自茫渺，犹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创，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岂复学者通塞所预乎？夫圣固凝废，感而後应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无以为感，故存而不论，圣而弗论，民何由悟。今相与践地戴天，而存践戴之外，岂有纪极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过九州者，盖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谷蒙汜之际，非复人理所预，则神圣已所不明矣。况过此弥往，浑瀚冥茫，岂复议其边陲哉？今推所践戴，终至所不议，故一体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终至於圣人之所存而不论者，亦一理相贯耳，岂独可议哉。皆由冥缘随宇宙而无穷，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众心禀圣以成识，其犹众目会日以为见。离娄察秋毫於百寻者，资其妙目，假日而睹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匮，无假以见，而於察微避危，无所少矣。何为以千步所昧，还疑百寻之毫乎？今不达缘本，情感所匮，无以会圣，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无所少矣。何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缘始之昧，还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问曰，今人云：「不解缘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圣人何以不为明之？答曰：「所谓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当资圣以通，此理之实感者也。是以乐身滞有，则朗以苦空之义；兼爱弗弘，则示以投身之慈。体非俱至，而三乘设；分业异，而六度明。津梁之应，无一不足，可谓感而後应者也。是以闻道灵鹫，天人咸畅，造极者蔚如也，岂复远疑缘始，然後至哉？理明训足，如说行，何所不备，而犹必不信终，怀过疑於想所不及者与？将陨之疾，馈药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药造构之始，以致命绝，夫何异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会无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岂可以为实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无以感圣而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虚己及身，随顺玄化，诚以信往，然後悟随应来。一悟所振，终可遂至冥极。守是妄疑，而不归纯，敛衽者方将长沦惑网之灾，岂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坠天绝，可不慎乎。

或问曰：孔氏之训，「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矣。老子明无为，无为之至也，即泥洹之极矣。而曾不称其神通成佛，岂孔老有所不尽与？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实乎？无实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发，各指所应。世蕲乎乱，洙泗所弘，应治道也。纯风弥凋，二篇乃作，以息动也，若使颜、冉、宰、赐，尹、喜、庄周，外赞儒玄之迹，以导世情所极，内禀无生之学，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识之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轲、林宗、康成、盖公、严平、班嗣、杨王之流，或分尽於礼教，或自毕於任逸，而无欣於佛法，皆其寡缘所穷，终有僭滥。故孔、老发音指导，自斯之伦，感向所暨，故不复越叩过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洹，无与尽言，故弗明耳。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或问曰：自三五以来，暨於孔老，洗心佛法，要将有人，而献酬之迹，曾不乍闻者，何哉？答曰：余前论之旨，已明俗儒而编专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没於史策，或绝灭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怀。夫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尔时也，孝慈天足，岂复训以仁义，纯朴弗离，若老庄者复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无生，空众性以照极者，复何道大道乎？斯文没矣，世孰识哉。史迁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灵。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渊疏通，其知如神，既以类夫大乘菩萨，化见而生者矣，居轩辕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林蟠木之游，逸迹超浪，何以知其不由从如来之道哉？以五帝之长世，尧治百年，舜则七十，广成、大隗、鸿崖、巢许、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玄风畜积，洋溢於时。而五典馀类，唯唐虞二篇，而至寡辟。子长之记，又谓百家之言黄帝，文不雅驯，绅难言，唯采杀伐治迹，犹万不记一，岂至道之盛，不见於残缺之篇，便当皆虚妄哉，今以神明之君，游浩然之世，携七圣於具茨，见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复何足多谈，微言所精，安知非穷神亿劫之表哉？广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严》三昧矣。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即亦随化升降，为飞行皇帝，转轮圣王之类也。失吾道者，上见光，下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风，称天师而退者，亦十号之称矣。自恐无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时，业流於玄胜，而事没振古，理随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晓而昧。又劫绅之儒，不谓雅驯，遂令至理，从近情而忽远化，困精神於永劫，岂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既闻於三五之世也。国典不传，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际，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问礼，老为言之；关尹之求，复为明道。设使二篇或没，其言独存於《礼记》，後世何得不谓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岂不体於玄风乎？今百代众书飘荡於存亡之後，理无备在，岂可断以所见，绝献酬於孔、老哉？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学者之管窥於斯，又非汉明而始也。但驰神越世者众而显，结诚幽微者寡而隐，故潜感之实不扬於物耳。道人澄公，仁圣於石勒、虎之世，谓虎曰：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处，犹有形像，承露盘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图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为晋王，於河东蒲坂，古老所谓阿育王寺处，见有光明，凿求得佛遗骨於石函银匣之中，光曜殊常，随路迎睹於灞上比丘，今见存辛寺。由此观之，有佛事於齐晋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说於三传者，亦犹干宝、孙盛之史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有晋，而盛於江左也。

或问曰：若诸佛见存，一切洞彻，而威神之力，诸法自在，何为不曜光仪於当今，使精粗同其信悟，洒神功於穷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无睹，故同其不信，俱陷阐提之苦。秦、赵之众，一日之中，白起、项籍坑六十万。夫古今彝伦，及诸受坑者，诚不悉有宿缘大善，尽不睹无一缘而悉积大恶。而不睹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然毕同，坐视穷酷而不应，何以为慈乎！缘不倾天，德不邈世，则不能济，何以为神力自在，不可思议乎？鲁阳回日，耿恭飞泉，宋九江虎远江而蝗避境，犹皆心力横彻，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力，融起之气，治籍之心，以活百万之命殊易。夫纳须弥於芥子，甚仁於毁身乎一虎一鸽矣，而今想焉而弗见，告焉而弗闻，请之而无救，寂寥然与太空无别。而於其中有作沙门而烧身者，有绝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倾资宝而事庙像者，顿夺其当年，而不见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谓应在将来者，则向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万，命善恶不同，而枉灭同矣。命善恶虽异，身後所当，独何得异，见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别，将来浩荡，为欲何望？况复恐实无将来乎？经云：「足指案地，三千佛土皆见，及盲聋痖，牢狱毒痛，皆得安宁。」夫佛，远近存亡，有戒无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见苦痛，宜宁与彼一矣，而经则快多是语，实则竟无暂应。安知非异国有命世逸群者，构此空法，以胁异翼善交？言有微远之情，事有澄肃之美，纯而易信者，一己轮身，遂相承於不测而势无止薄乎？答曰：今不睹其路，故於夷谓险，诚瞰其途，则不见所难矣。夫常无者道也。唯佛则以神法道，故德与道为一，神与道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无造。夫万化者，固各随因缘，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称佛云诸法自在，不可思议者，非曰为可不由缘数，越宿命而横济也。盖众生无量，神功所导，皆依崖曲畅，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顽、象、傲，皆化之固然，尧、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洚水流凶，允若克谐，其德岂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盖圣人之道，不尽於济生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为，功自物成，直尧之殊应者耳。夫锺律感类，犹心玄会，况夫灵圣以神理为类乎？凡厥相与冥遘於佛国者，皆其烈志清神，积劫增明，故能感诣洞彻，致使释迦发晖，十方交映，多宝涌见，灯王入室，岂佛之独显乎哉？能见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应供之运，而域乎禹绩之内，皆其诚背於昔，故会垂於今，虽复清若夷、齐，贞如柳、季，所志苟殊，复何由感而见佛乎？况今之所谓，或自斯已还，虽复礼义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於人，志不附道，虽人之君子，而实天之小人，灵极之容复何由感应，岂佛之偏隐哉？我弗见矣！若或有随缘来生，而六度之诚发自宿业，感见独朗，亦当屡有其人。然虽道俗比肩，复何由相知乎？然则粗妙在我，故见否殊应，岂可以己之不曜於光仪，而疑佛不见存哉？夫天地有灵，精神不灭，明矣！今秦、赵之众，其神与宇宙俱来，成败天地而不灭，起、籍二将，岂将顿灭六十万神哉？神不可灭，则所灭者身也。岂不皆如佛言，常灭群生之身，故其身受灭，而数会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至於鸡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无为网矣。鹰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饭蔬而存，则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宁当许其虐命，而抑其冥应哉？今六十万人，虽当美恶殊品，至於忍咀群生，恐不异也。美恶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实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无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应於後，严延年、田言、晋宣杀报交验，皆书於魏、汉，世所信睹。夫活人而庆流子孙，况精神为杀活之主，无殃庆於後身乎？杀活彼身，必受报己身，况通塞彼神，而不荣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杀，皆凡等小人，窦婴、王陵宰牧之豪，贤不殊、贵贱异，其致报一也。报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不论豪贱将相，晋王不二矣。岂非天道至平，才与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贵贱故邪？然则肫鱼虽贱，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观大鸟之回翔，小鸟之啁噍，葛卢所听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爱各深於其类矣。今有孕妇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则谓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猎胎孕，燔菹羔雏，亦天道之所一也，岂得独无报哉？但今相与理，缘於饮血之世，畋渔非可顿绝，是以圣王庖厨其化，盖顺民之杀以灭其害，践庖闻声，则所不忍。因豺獭以为节，疾非时之伤孕；解而不网，明含气之命重矣。孟轲击赏於衅钟，知王德之去杀矣。先王抚鹿救急，故虽深其仁，不得顿苦其禁。如来穷神明极，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杀为众戒之首。萍沙见报於白兔，释氏受灭於昔鱼，以示报应之势，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闻於道，敬修法戒，则必不坠长平而受坑马服矣。及在既坠，信法能彻，必超今难。若缘衅先重，难有前报，及戒德後臻，必不复见坑来身矣。所谓洒神功於穷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虽有世美，而无道心，犯害众命，以报就迫，理之当也。佛乘理居当，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则理无横济，岂佛无实乎。譬之扁鹊，救疾以药，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岂鹊不妙乎？鲁阳、耿恭，远祖九江，所以能回日飞泉，虫虎避德者，皆以烈诚动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赵，必不陷於难矣。则夫陷者，皆己无诚，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众，萃穷化之堂，故须弥可见於芥子之内耳。又虽今则虎鸽，昔或为人，尝有缘会，故值佛嘉运，投身济之，割股代之。苟无感可动，以命偿杀，融冶之奇，安得妄作？吹万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笃也，则想之而见，告之斯闻矣。推周、孔交梦，传说形求实至，古今悠隔，傅岩遐，而玄对无碍，则可以信。夫洁想西感，睹无量寿佛，越境百亿，超至无功，何云大空无别哉？夫道在练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门祝形烧身，厉神绝往，神不可灭，而能奔其往，岂有负哉？契阔人理，崎岖六情，何获於我，而求累於神；诚自剪绝，则日损所情，实渐於道，苦力策观，倾资居，未几有之。俄然身灭，名实所收，不出盗跨。构馆栖神象，渊然幽穆，形从其微，神随之远。微则应清，远则福妙，盗跨与道，孰为优乎？顿夺其当年所以超升。潜行协於神明，神德彰於后身，岂能见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动，心贯神道，物无妄然，要当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报不如向论，则六十万命何理以坑乎？既以报坑，必以报不坑矣。今战国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龙颜而帝，列地而君，英声茂实，不可称数，同在羿之彀中，独何然乎？岂不各是前报之所应乎？既见福成於往行，则今行无负於後身明矣！见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则身後所当，独何容滥？经之所奇，自谓当佛化见之时，皆由素有嘉会，故其遇若彼。今曾无暂应，皆咎在无缘，而反诬至法空构。呜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鉴孔昭，侮圣人之殃，亦可畏也！敢问空构者将圣人与？贤人与？小人与？夫圣无常心，盖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灭，但当一以儒训，尽其生极，复何事哉？而诳以不灭，欺以成佛，使烧祝发肤，绝其《片半》合，所遏苗裔，数不可量。且夫彦圣育无常所，或潜有塞矣，空构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圣贤之为矣。若人哉，樊须之流也，则亦敛身周、孔，畏惧异端，敢妄作哉！若自兹已降，则不肖之伦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庄之表，而照列於千载之後？龙树、提婆、马鸣、迦旃延法胜山，贤达摩多罗之伦，旷载五百，仰述道训，《大智》、《中》《百论》、《阿毗昙》之类，皆神通之才也。近孙绰所颂耆域、健陀勒等八贤，支道林像而赞者竺法护、于法兰、道邃阙公，则皆神映中华。中朝竺法行，时人比之乐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举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龙树以达，宁皆失身於向所谓不肖者之诧乎？然则黄面夫子之事，岂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齿发，遗器馀武，犹光於本国，此亦道之证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类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叶亲传世祗，其实影迹遗事，昭化融显，故其裔王则倾国奉戒，四众苦彻，死而无悔。若理之诡暖，事不实奇，亦岂肯倾己破欲以尊无形者乎？若影物无实，声出来往，则古今来者何为苦身离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类皆更笃乎？粗可察矣。论曰：夫自古所以不显治道者，将存其生也。而苦由生来，昧者不知矣。故诸佛悟之以苦，导之以无生。无生不可顿体，而引以生之，善恶同，善报而弥升，则朗然之尽可阶焉。是以其道浩若沧海，小无不律，大无不通，虽邈与务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潜《五典》，劝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祸福於天道者，类若史迁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圣岂妄说也哉？称积善馀庆，积恶馀殃，而颜、冉夭疾，厥胤蔑闻，商臣考终，而庄则贤霸。凡若此类，皆理不可通。然理岂有无通者乎？则纳庆後身，受殃三涂之说，不得不信矣。虽形有存亡，而精神必应，与见世而报，夫何异哉？但因缘有先後，故对至有迟速，犹一生祸福之早晚者耳，然则孔氏之训，资释氏而通，可不曰玄极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飘纷，存没若幻，笼以百年，命之孩老，无不尽矣。虽复黄发鲐背，犹自觉所经俄顷，况其短者乎？且时则无止，运则无穷，既往积劫，无数无边，皆一瞬一阅，以及今耳。今积瞬以至百年，曾何难及，而又鲜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类无清遐之实矣，何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长存之神，而不自疏於遐远之风哉？虽复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独无分於大道，但宛转人域，嚣於世路，故唯觉人道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回身中荒，升岳遐览，妙观天宇澄肃之旷，日月照洞之奇，宁无列圣威灵尊严乎其中，而唯唯人群，忽忽世务而已哉？固将怀远以开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灵之应矣。昔仲尼《五经》於鲁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颠，而天下与鲁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岂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则《五经》之作，盖於俄顷之间，应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请问今之不信，为谓黔首之外，都无神明邪？为之亦谓有之，而直无佛乎？若都无神明，唯人而已，则谁命玄鸟，降而生商？孰遗巨迹，感而生弃哉？汉、魏、晋、宋，咸有瑞命，知视听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极，得一以灵，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应，不应不预存，从实致化，何患不尽，岂须诡物而後训乎？然则其法之实，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论曰：群生皆以精神为主，故於玄极之灵，咸有理以感。尧则远矣，而百兽亻舞德，岂非感哉？则佛为万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犹有朝夕之礼，秩望之义，况佛之道众，高者穷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则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内。夫玄至者寡，顺世者众，何尝不相与，唯习世情，而谓死则神灭乎？是以不务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阴，故君子之道鲜焉。若鉴以佛法，则厥身非我，盖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长存而无已。上德者，其德之畅於己也无穷，中之为美，徐将清升以至尽，下而恶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补过而上迁。是以自古精粗之中，洁己怀远，祗行於今，以拟来业，而迈至德者，不可胜数，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开，其於类岂不旷然融朗，妙有通途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风经炎则暄，吹林必凉，清水激浊，澄石必明，神用则丧，亦存所托。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盖处意则然，诚试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则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处其意乎？资此明信已往，终将克王神道。百世先业，皆可幽明永济，孝之大矣；众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独妙，道之极矣，洞朗无亥，明之尽矣。发轸常人之心，首路得辙，纵可多历劫数，终必迳集玄极，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辙失路，蹭蹬长往而永没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圣，复育愚鄙，上则诸佛，下则飞蠕动乎？皆精神失得之势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数纪之内，既夜消其半矣，丧疾众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荣乐，得志盖亦何几？而壮齿不居，荣必惧辱，乐实连忧，亦无全泰，而皆竞入流俗之险路，讳陟佛法之旷途，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达缘本，而闷於佛理者，诚亦众矣！夫缘起浩汗，非复追想所及，失得所关，无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论，已具前论。请复循环而伸之。夫圣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乱，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状，圣所弗明，则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废其可知，逆占违天而动，岂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缘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犹此也。又以不忆前身之意，谓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於孩龆，不得谓无精神矣，同一生之内耳，以今思之犹冥然莫忆，况经生死、历异身，昔忆安得不亡乎？所忆亡矣，而无害神之常存。则不达缘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问事鬼神，则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不以由也尽於好勇，笃於事君，固宜应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虽曰有问，非其实理之感，故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佛家之说众生，有边无边之类，十四问，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诚以答之无利益，则堕恶邪？然则禀圣奉佛之道，固宜谢其所绝，餐其所应，如渴者饮河，挹洪流以盈已，岂须穷源於昆山哉？凡在佛法，若违天亥理，不可得然，则疑之可也，今无不可得然之亥，而有顺天清神之实，岂不诚然哉？夫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患祸发於时事，灾奋於冥昧，虽复雅贵连云，拥徒百万，初自独以形神坐待无常，家人高高，妇子嘻嘻，俄复沦为惚况，人理曾何足恃？是以过隙宜竞，赊谤冥化，纵欲侈害，神既无灭，求灭不得，复当乘罪受身。今之无赖群生，虫豸万等，皆殷鉴也。为之谋者，唯有委诚信佛，托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灵援，死则清升，清升无已，迳将作佛。佛固言尔，而人侮之，何以断人之胜佛乎？其不胜也，当不下坠彼恶，永受其剧乎？呜呼！六极苦毒而生者，所以世无己也。所闻所见，精进而死者，临尽类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称观世音，略无不蒙济。皆向所谓生蒙灵援，死则清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赖之於一化内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养民，味佛法以养神，则生为明后，没为明神，而常王矣。如来岂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养滥吹之僧，以伤财害民之谓也。物之不窥远实而睹近弊，将横以诟法矣，盖尊其道，信其教，悟无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轻绝物命，不使不肖窃假非服，岂非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归仁之盛乎！其在容与之位，及野泽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济其精神哉？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其师安法师，灵德自奇，微遇比丘，并含清真，皆其相与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於岩林。骤与余言於崖树涧壑之间，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肃人者，凡若斯论，亦和尚据经之旨云尔。夫善即者。因鸟迹以书契，穷神与人之颂；缇萦一言而霸业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尔微感而终至冲天者。今无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没，安知不以之超登哉？（《弘明集》二）

◎宗悫

悫字元，炳兄子，元嘉中除振武将军，後为随郡太守，迁广州刺史。孝武举义，以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及即位，以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孝建中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大明中入为左卫将军，徙光禄大夫，加金紫。前废帝即位，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肃侯。

◇上表述病

臣昔贫贱时尝疾病，家人为臣斋，勤苦七日。臣尝夜梦，见一童子，青衣，持缣广数寸与臣。臣问之，「用此何为」，答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竟便觉，一二日病差。
卷二十二
◎羊欣
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晋隆安中为元显後军府舍人，元兴中为桓玄平西参军，转主簿，楚台建，迁殿中郎，称病免。义熙中，武帝版补刘藩右军司马，转长史，历道怜中军谘议参军，出为新安太守。至宋元嘉中，称病免，除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三，有《药方》十卷，七卷。
◇书
三月六日，欣顿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胜，当柰何柰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复何如？脚中日胜也，吾日弊难复，令自顾忧叹情想转积，执笔增惋。足下保爱，书欲何言，羊欣顿首。《淳化阁帖》三
◇羊玄保
玄保，太山南城人。晋安帝时为楚台太常博士，遭母忧，服阙，何无忌、诸葛长民俱版为参军，不就，除临安令，寻为武帝镇军参军库部郎永世令。武帝为太尉，复以为参军，转主簿丹阳丞。少帝时入为尚书右丞，转左丞、司徒长史、黄门侍郎。文帝即位，出为宣城太守，寻为廷尉，迁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南东海太守，加辅国将军，入为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凡阳尹、会稽太守。徙吴郡太守，元凶弑立，以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加光禄大夫。孝武即位，以为散骑常侍，领崇宪卫尉，迁金紫光禄大夫，进位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特进，大明八年卒，年九十四，谥曰定。
◇陈吏民亡叛制
臣伏寻亡叛之由，皆出於穷逼，未有足以推存而乐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为苦。臣闻苦节不可贞，惧致流弊，昔龚遂譬民於乱绳，缓之然後可理；黄霸以宽和为用，不以严刻为先。臣愚以为单身逃役，便为尽户。今一人不测，坐者甚多，既惮重负，各为身计，牵挽逃窜，必致繁滋。又能禽获叛身，类非谨惜，既无堪能，坐陵劳吏，名器虚假，所妨实多，将阶级不足供赏，服勤无以自劝。又寻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则应与天下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独行一郡。民离忧患，其弊将甚。臣忝守所职，惧难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陈闻。（《宋书·羊玄保传》。）
◎羊希
希字泰闻，玄保兄子，孝建初为尚书左丞。大明末，为始安王子真征虏司马、黄门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降号横野将军，为其下晋康太守刘思道所杀，赠辅国将军。
◇奏劾谢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阴令谢沈，亲忧未除，常著青绛衲两裆，请免沈前所居官。（《御览》六百九十三引《宋起居注》，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

◇北征上计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缘道把沙开沟，以夜继日，日才行十馀里，或七八里。

◇参陆澄皇弟休清殇服议

寻澄议既无画然前列，不合准据。案礼：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则服其亲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殇，所不殇者，唯施臣子而已。（《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

◇刊革山泽旧科议

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气气虑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弛，及陂湖江海鱼梁酋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宋书·羊玄保传》，大明初，希以云云，从之。又《南史》三十六。）

◇与孙诜书称陛法真

足下同僚，似有陆录事者，此生东南名地，又张玄外孙，持身至清，雅有志节，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计当日夕相与申意。（《宋书·良吏·王歆之传》，世祖世，吴郡陆法真，历官有清节，尝为刘秀之安北录事参军，太山羊希与安北咨议参军孙诜书。）

◎刘少府

刘失其名字，官少府。（案，元嘉中有刘兴祖，由少府拜青州刺史，《前废帝纪》有少府刘胜之，《南史》作刘蒙之，未知孰是。）

◇答何衡阳书

敬览高话，辞切证明，所为彼上人者，难为酬对者也。然如来穷理尽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启，戒品为之设，六蔽待祛，般若为之照，薰以十善，净以无漏，毕竟解脱，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邪。孔以致孝为务，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首，则化周五道。导物之迹，非乃冥邪？但应有粗精，终然自殊耳。凡览《般若》诸经，不以无孔为疑，何独诵丘之书，有见弃之言乎，以龙鬼之陋，尚感圣而至，诱掖得信，岂季俗而已哉？足下据见在之教，以诘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许因果不谬，犹形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影，征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风云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缘起鉴能致水，缘灭燧不招火，一切诸法，从缘起灭耳。若鹅之就毙，味登俎鼎，燕之获免，无取盐梅。故鹅杀於人，犹虫死於燕，鹅虫见世受，人燕未来报，报由三业，业有迟疾。若人入孝出悌，扬於王庭。君亲无将，将则必诛，此见报之疾，著乎视听者也。若忠为令德，剖心沉渊，劫掠肆杀，有幸而免，此後报之迟，疏而不失者也。善恶之业，业无不报，但过去未来，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众耳。科法清净，涤尘开慧，中国弗思，谓为隐阱，非我无谋，秦勿用也。劝人为善，诚哉斯言。然权者谓实，非假设也。故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权也，周适非王，发有天命，礼是疏制，理固从实，伯邑废立，实也，各从其实，德用交归，自非大智，孰能预之。经云：善权方便，亦复如是耳。夫民生而杀，性之欲也，饮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圣人去杀，非教杀也。但民教未尽，而化宜渐损，虽将享三品，尊荐厚宾，然汤开其网，孔钓不网，诗翼五，礼弗身践，据兹而观，作者之心见矣。今忍不食，诚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视听之表，均不食於见闻之内，其至矣哉，其至矣哉！藉来谇，申以管窥，实相无言，言成戏论。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请俟诸君子。（《广弘明集》二十。）

◎何承天

承天，东海郯人，徐广姊子。隆安末，南蛮校尉桓伟引为参军，寻解职。义旗建，长沙公陶延寿以为辅国参军，除浏阳令，寻还都。抚军刘毅镇姑孰，版行参军，出补宛陵令，赵忄炎为寻阳太守，请为司马，寻去职。武帝为太尉，以为参军，除太学博士，徙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永初末补南台治书侍御史。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随府转卫军谘议参军，领记室。晦诛，行南蛮府事，寻为到彦之右军录事，入补尚书殿中郎兼左丞，领国子博士，迁御史中丞，坐事白衣领职。元嘉二十四年，又坐宣漏密旨免官，卒年七十八，有《礼论》三百卷，集三十二卷。

◇木瓜赋

美中洲之嘉树，表闲冶之丽姿，结灵根以诞秀，倾朝日以扬辉。擢丛柯之冉冉，布翠叶而蕤葳。惟兹木之在林，亦超类而独劭，方朝华而繁实，比沙棠而有耀。当大厦之方隆，愧微之纤挠。岂隐朴以幸全，固呈才而不效，离众用而获宁，永端己以励操。愿佳人之予投，思同归以托好。顾《卫风》之攸珍，虽琼琚而匪报。（《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三。）

◇为谢晦奉表自理

臣阶缘幸会，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闻政事，内谋帷幄，经纶夷险，毗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业，预佐命之勋，膺河山之赏。及先帝不豫，导扬末命，臣与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将军臣道济等，并升御床，跪受遗诏，载贻话言，托以後事。臣虽凡浅，感恩自厉，送往事居，诚贯幽显。逮营阳失德，自绝宗庙，朝野岌岌，忧及祸难，忠谋协契，徇国忘己，援登圣朝，惟新皇祚。陛下驰传乘流，曾不惟疑，临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则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鉴，远近万邦咸达於圣旨。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於营阳之世，屡被猜嫌，积怨犯上，自贻非命。天祚明德，属当昌运，不有所废，将何以兴？成人之美，《春秋》之高义，立帝清馆，臣节之所司。耿不以贼遗君父，臣亦何负於宋室邪？况衅结阋墙，祸成畏逼，天下耳目，岂伊可诬。

臣忝居蕃任，乃诚匪懈，为政大小，必先启闻。纠剔群蛮，清夷境内，分留弟侄，并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齿召，荐女迁子，合门相送。事君之道，义尽於斯。臣羡之总录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屡抗表疏，优旨绸缪，未垂顺许。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谨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镇卫，而谗人倾覆，妄生国衅，天威震怒，加以极刑，并及臣门，同被孥戮。虽未知臣道济问，推理即事，不容独存。先帝顾托元臣翼命之佐，剿於佞邪之手，忠贞匪躬之辅，不免夷灭之诛。陛下春秋方富，始览万机，民之情伪，未能鉴悉。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与不知，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

臣等见任先帝，垂二十载，小心谨慎，无纤介之愆，伏事甫尔，而婴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谬於知人，则为陛下未察愚款。臣去岁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诸将书，并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诚仰期，罔有二心，不图奸回潜遘，理顺难恃，忠贤陨朝，愚臣见袭。到彦之、萧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称乱，诸梁婴胄，恶人在朝，赵鞅入伐。臣义均休戚，任居分陕，岂可颠而不扶，以负先帝遗旨。辄率将士，缮治舟甲，须其自送，投袂扑讨。若天祚大宋，卜世灵长，义师克振，中流清荡，便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申理冤耻，谢罪阙庭，虽伏赴镬，无恨於心。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诚，则微臣丹款，犹有可察。临表哽慨，言不自尽。（《宋书·谢晦传》。案，《何承天传》，晦将见计，使承天造立表檄。又案，《南史·庾登之传》，承天为晦作表，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今表有此语。）

◇又为谢晦上表

臣闻凶邪败国，先代成患；谗竖乱朝，异世齐祸。故赵高矫逼，秦氏用倾，董卓阶乱，汉祚伊覆。虽哲王宰世，大明照临，未能使其渐弗兴，兹害不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臣王弘等窃弄权威，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门。虽未知征北将军臣道济存亡，不容独免。遂遣萧欣、到彦之等轻舟见袭，奸伪之甚，一至於斯。羡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娅皇极，或任总文武，位班三事，道济职惟上将，捍域是司，皆受遇先朝，栋梁一代。臣昔因时幸，过蒙先眷，内闻政事，外经戎旅，与羡之、亮等同被齿盼。既经启王基，协济大业，爰自权舆，暨於揖让，诚积虽微，仍见纪录，并蒙丹书之誓，各受山河之赏，欲使与宋升降，传之无穷。及圣体不豫，穆卜无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顾命领遗，委以家国。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贞不效，期之以死。但营阳悖德，自绝於天，社稷之危，忧在托付，不有所废，将焉以兴。乃远稽殷汉，用升圣德。陛下顺流乘传，不听张武之疑，入邸龙飞，非俟宋昌之议，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当阳，化形四海。羡之及亮，内赞皇猷，臣与道济，分翰於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宠授，来镇此方，分留弟侄，以侍台省。到任以来，首尾三载，虽形在远外，心系本朝，事无大小，动皆咨启，八州之政，罔一专辄，尊上之心，足贯幽显。陛下远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复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儿，阖家俱下，血诚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无端，妄生衅祸，羡之内诛，臣受外伐，顾省诸怀，不识何罪？天听遐邈，陈诉靡由。弘等既蒙宠任，得侍左右，自谓势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览政事，欲冯陵恩幸，窥望国权，亲从磐寺，规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是乱阶。又惟弘等所构，当以营阳为言，庐陵为罪。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内外胶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机，能不暂惑。

伏自寻省，废昏立明，事非为己。庐陵之事，不由旁人，内积萧墙之衅，外行叔段之罚，既制之有主，臣何预焉。然庐陵为性轻险，悌顺不足；武皇临崩，亦有口诏，比虽发自营阳，实非国祸。至於羡之、亮等，周旋同体，心腹内外，政欲戮力皇家，尽忠报主。若令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溯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为可鉴。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并居显要，世称恭谨，不图一旦致兹衅罚。夫周公大贤，尚有流言之旁，伯奇至孝，不免谮诉之祸。慈父非无情於仁子，明君岂有志於贞臣。奸遘所移，势回山岳，况乃精诚微浅，而望求信者哉。《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陛下躬览篇籍，研核是非，衅兆之萌，宜应深察。臣窃惧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阎乐之祸，夙夜殷忧，若无首领。夫周道浸微，桓文称伐，君侧乱国，赵鞅入诛。况今凶祸滔天，辰极危逼，台辅孥戮，岳牧倾陷。臣才非绛侯，安汉是职，人愧博陆，厕奉遗旨。国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深，家痛亦切。辄简徒缮甲，军次巴陵，萧欣窘慑，望风奔迸。臣诚短劣，在国忘身，仰凭社稷之灵，俯厉义勇之气，将长驱电埽，直入石头，枭翦元凶，诛夷首恶，吊二公之冤魂，写私门之祸痛。然後分归司寇，甘赴鼎镬，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极，鉴凶祸之无端，察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发霜电之威，枭四凶於庙庭，悬三监於绛阙，申二台之匪辜，明两蕃之无罪，上谢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赐咫尺之书，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须次所路，寻复表闻。（《宋书·谢晦传》。）

◇上元嘉历表

臣授性顽惰，少所关解。自昔幼年，颇好历数，耽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秘书监徐广，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失。自太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许年。臣因比岁考校，至今又四十载。故其疏密差会，皆可知也。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汉代杂候清台，以昏明中星，课日所在，虽不可见，月盈则蚀，必当其冲，以月推日，则躔次可知焉。舍易而不为，役心於难事，此臣所不解也。

《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则火中。又「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今季秋则虚中。尔来二千七百馀年，以中星检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则尧冬令至日，在须女十度左右也。汉之《太初历》，冬至在牵牛初，後汉《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蚀检之，则《景初》今之冬至，应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诏，以土圭测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馀。从来积岁及交州所上，检其增减，亦相符验。然则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则十九年七闰，数微多差。复改法易章，则用算滋繁，宜当随时迁革，以取其合。案《後汉志》，春分日长，秋分日短，差过半刻。寻二分在二至之间，而有长短，因识春分近夏至，故长；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杨伟不悟，即用之。上历表云：「自古来及今，凡诸历数，皆未能并己之妙。」何此不晓，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历》，以六百八为一纪，半之为度法，七十五为室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雨水为气初，以诸法闰馀一之岁为章首。冬至从上三日五时。日之所在，移旧四度。又月有迟疾，合朔日蚀，不在塑望，亦非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缩定其小馀，以正朔望之日。

伏惟陛下允迪圣哲，先天不违，劬劳庶政，寅亮鸿业，究渊思於往籍，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妙旨於未闻，穷神知化，罔不该览。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愿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谬有可采，庶或补正阙谬，以备万分。（《宋书·历志》中，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诏付外详议。）

◇奏改漏刻箭

尚书今既改用《元嘉历》，漏刻与先不同，宜应改革。案《景初历》，春分日长，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昼漏率长於冬至前。且长短增减，进退无渐，非唯先法不精，亦各传写谬误。今二至二分，各据其正。则至之前後，无复差异。更增损旧刻，参以晷影，删定为经，改用二十五箭。请台勒漏郎将考验施用。（《宋书·历志》下。）

◇奏劾博士顾雅等

尚书刺：海盐公主所生母蒋美人丧。海盐公主先离婚，今应成服，撰仪注参详，宜下二学礼官博士议公主所服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今既咸用士礼，便宜同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期礼毕，心丧三年。博士周野王议又云：今诸王公主咸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则公主情理，亦宜家中期服为允。其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同雅议；何忄炎、王罗云二人同野王议。如所上台案。今之诸王，虽行士礼，是施於旁亲及自己以下。至於为帝王所厌，犹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仪亡，广德三主以馀尊所厌，犹服大功。海盐公主体自宸极，当上厌至尊，岂得遂服。台据经传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责失。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方称自有宋以来，皇子蕃王，皆无厌降，同之士礼，著於故事。缌功之服，不废於未戚，顾独贬於所生，是申其所轻，夺其所重。夺其所重，岂缘情之谓。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又太元中，晋恭帝时为皇子，服其所生陈氏，练冠源缘，此则前代施行故事，谨依礼文者也。又广德三公主为所生母符修仪服大功，此先君馀尊之所厌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厌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据古，又不依今，背违施行见事，而多作浮辞自卫。乃云五帝之时，三王之季。又言长子去斩衰，除衤覃仗，皆是古礼，不少今世。博士虽复引此诸条，无救於失。又诘台云：蕃国得遂其私情，此义出何经记？臣案南谯、衡阳太妃，并受朝命，为国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岂可为美人比例。寻蕃王得遂者，圣朝之所许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厌而然也。台登重更责失制不得过十日，而复不酬答。既被催摄二三日，甫输辞。虽理屈事穷，犹闻义耻服。臣闻丧纪有制，礼之大经，降杀攸宜，家国旧典。古之诸众侯子，犹以尊厌，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谬，不俟言而显。太常统寺，曾不研却，所谓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明国典。

谨案大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忄炎、王渊之，前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饰，备位前疑。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据前准，遂上背经典，下违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问礼所司，腾述往反，了无研却，混同兹失，亦宜及咎。请以见事，并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领国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议乖舛，中执捍愆失，末违十日之限，虽起一事，合成三愆，罗云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宋书·礼志》二，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

◇陈满事议

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於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於中人。案律误过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宋书·何承天传》，《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六，义熙中，刘毅镇姑孰，常出行，两隐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充市，何承天议。）

◇尹嘉罪议

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许之。谨寻事原心，嘉母辞自求质钱，为子还责。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始以不孝为劾，终於和卖结刑，倚傍两端，母子俱罪，滕签法文，为非其条。嘉所存者大，理在难申，但明教爰发，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罚，文王所以恤下，议狱缓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则母为子隐，语敬则礼所不及。今舍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於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愚以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则蒲亭虽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鱼微物，不独遗於今化。（《宋书·何承天传》，永初末，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值赦并免。）

◇薄道举事议

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父尚在，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於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宋书·何承天传》，《南史》三十三，《通典》一百六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事官名议

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宋书·何承天传》，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殡，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又议。）

◇久丧不葬议

礼所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丁况三家，数十年中，葬辄无棺椁，实由浅情薄恩，同於禽兽者耳。窃以为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整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里伍县司，竞为奸利。财赂既逞，狱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为宜。（《宋书·何承天传》，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承天议。）

◇立三百六十律法制议

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是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承天更设新率，则从中吕还得黄锺，十二旋宫，声韵无失，黄锺长九寸，大蔟长八寸二厘，林锺长六寸一厘，应锺长四寸七分九厘强，其中吕上生所益之分，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复十二辰参之数。（《隋书·律历志》上。）

卷二十三

◎何承天（二）

◇与宗居士书论释慧琳白黑论（即《均善论》）

近得贤从中郎书，说足下勤西方法事，贤者志其大，岂以万劫为奢，但恨短生，无以测冥灵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论》，乃为众僧所排摈，赖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罗夷耳。既作比丘，乃不应明此，白徒亦何为不言。足下试寻二家，谁为长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答宗居士书（释《均善难》）

何承天口前迭《均善论》，并谘求雅旨，来答周至，及以为兹理兴丧宜明，不可但处以可否之间。吾虽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执偏见，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为佛经者，善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己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其为糜损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於好事者，遂以为超孔越老，唯此为贵，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说者也。知其言者，当俟忘言之人。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唯取信天堂地狱之应，因缘不灭之验，抑情菲食，尽勤礼拜，庶几荫罗帐之盖，升弥镫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谑也。论云：众圣老庄，皆有神明，复何以断其不如佛言。

答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圣王所以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来生报应，周孔宁当缄默而无片言邪？若夫婴儿之临坑，凡人为之骇怛，圣者岂独不仁哉。又云，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神，岂得齐终。答曰：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得？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陨露，白虹贯日，太白入昴，气禁之医，冷暖辄应，专诚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宝之士，何为不可哉！

答曰：崩城陨灵，贯日入昴，不明来生之譬，非今论所宜引也。又见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宝之乡，犹观大冶销金，冀其能自陶铸，终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谛无谛，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变万化有俄然皆已空矣。当其盛有之时，岂不常有必空之实。愚者不知其理，唯见其有。

答曰：如论云，当其盛有之时，已有必空之实，然则即物常空，空物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贤愚异称，何哉？昔之所谓道者，於形为无形，於事为无事，恬漠冲粹，养志怡神，岂独爱欲未除，宿缘是畏，唯见其有，岂复是过？以此嗤齐侯，犹五十步笑百步耳。

又云，舟壑潜谢，佛经所谓见在不住，诚能明之，则物我常虚。答曰：潜谢不住，岂非自生入死，自有入无之谓乎？故其言曰，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愤死。贾生亦云，化为异物，又何足患？此达乎死生之变者也，而区区去就，在生虑死，心系无量，志生天堂，吾党之常虚，异於是焉。

又云，神光灵变，及无量之寿，皆由诚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没於邪见，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从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诚信者耳。寻释迦之教，以善权救物，若果应验若斯，何为不见其灵变，以晓邪见之徒，岂独不爱数十百万之说，而吝俄顷神光，徒为化声之辩，竟无明於真智，终年疲役，而不知所归，岂不哀哉。

又云，内怀虔仰，故礼拜悔罪，达夫无常，故情无所吝，委妻子而为施，岂不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兴事，未若除贪欲而息竞，遵戒以洗悔，未若翦荣冀以全朴，况乃诱所尚以祈利，忘天属以要誉，谓之无邀，吾不信也。

又云，泥洹以无乐为乐，法身以无身为身。若诚能餐仰，则耽逸稍除，获利於无利矣。答曰：泥洹以离苦为乐，法身以接苦为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绝耳。果归於无利，勤者何获？而云获於无利邪？此乃形神俱尽之证，恐非雅论所应明言也。

又云，欲此道者，可谓有欲於无欲矣，至若启导粗近者，有影响之实，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于公以仁活致封，严氏以好杀致诛，厉妙行以希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虽有欲於可欲，实践日损之途，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谓粗近为启导，比报应於影响，不亦善乎？但影响所因，必称形声，寻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滞若有欲於无欲，犹是常滞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艺异业，末技所存，虑信不并，是以金石克谐，泰山不能呈其高，鸿鹄方集，冥秋不能传其旨。而欲以有欲成无欲，希望就日损，虽云西行，去郢兹远，如之何？

又云，若身死神灭，是物之真性，但当与周孔并力致教，何为诳以不灭，欺以佛理，使烧祝发肤，绝其《片半》合，以伤尽性之美。答曰：华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来论所谓圣无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惩暴之戒，莫若乎地狱，诱善之劝，莫美乎天堂，将尽残害之根，非中庸之谓。周孔则不然，顺其天性，去其甚泰，淫盗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诰》，春田不围泽，见生不忍死，五犯三驱，钓而不网。是以仁爱普洽，泽及犭屯鱼，嘉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蚕织以时，三灵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为者，岂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赏，严疑法之罚，述ヅ宰之问，为劝化之本，演蒿之答，明来生之验。礻玄服盱衡而矜斯说者，其处心亦悍矣。论又称耆陀尸梨之属，神理风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胜否於百年之前，数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虚，似夫深识真伪，殊不肯忌经护师，崇饰巧说吾以是敬之。孙兴公论云，竺法护之渊达，于法兰之纯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仁寺，笮融之行馑，宁复有清真风操乎。昔在东邑，有道含沙门，自吴中来，深见劝譬，甚有恳诚，因留三宿，相为说练形澄神之缘，罪福起灭之验，皆有条贯。吾拱听谠言，申旦忘寝，退以为士所以立身扬名，著信行道者，实赖周孔之教，子路称闻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吾所行者多矣，何据舍此而务彼。又寻称情立文之制，知来生之为奢，究终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难再，称圣人我师，周公岂欺我哉？缘足下情笃，故具陈始末，想耆旧大智，诲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论》，迟寻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答宗居士书

重告，并省大论，置阵如项籍，既足下以贱汉祖，况弱士乎？证譬坚明，文词渊富，诚欲广其利泽，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响以神其教，故宜缄默成人之美，但当谓外国之事，或非中华所务，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则陋矣，敢谢不敏。虽然，犹有所怀，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识盛衰之迳者，不役心於理表，傥令雅论不因善权，笃诲皆由情发，岂非通人之蔽哉。未缘言对，聊以代面，何承天白。（《弘明集》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答颜光禄

敬览芳讯，研复渊旨，区别三才，步验精粹，宣演道心，褒赏施士，贯综幽明，推诚及物，行之於己则美，敷之於教则弘，殆无所间，退寻嘉诲之来，将欲令参观斗极，复迷反迳，思或昧然，未全晓洽，故复重申本怀。足下所谓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称，上哲之人，亦何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诸仁义，恻隐为仁者之表，耻恶为义心之端，牛山之木，翦性於弥金斧，恬漠之想，汩虑於利害。诚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无过与。又云，议三才者，无取於氓隶，言众生者，亦何滥於圣智。既已闻命，犹未知二途当以何为判，将伊颜下丽，宁乔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两籍俱举，宫和符合，岂不尽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方万。岂得生之可异，非谓不然。人生虽均被大德。不可谓之众生，譬圣人虽同禀五常，不可谓之众人，奚取於不异之生，必宜为众哉。来告云，人则役物以为养，为则见役以养人，大判如此，便是顾同鄙议。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惨物，所谓甚者泰者，圣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为心者，或不刹此而止，请问不止者，将自己不杀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教，取足市凵，故是远庖意，必欲推之於编户。吾见雅论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当烟尽，精灵在天，将何凭以立，夫神魄惚悦，游魂为变，发扬凄怆，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赐也失於所问，不更受形，前论之所明言。所凭之方，请附夫子之对，及施报之道，必然之符。当谓于氏高门，俟积善之庆，博阳不线，膺公侯之祚，何关於後身乎？又去经世恒谈？施者勿忆，士子服义，惠而弗有。诚哉斯言，微恨设报以要惠，说徒之所先，悦报而为惠，举世之常务，疑经受累劫之罪，勤施获倍之报，不似吾党之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济，亦甚所不惜，但丈夫处实者，颇陋前识之华，故不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誉，揆诸高明，亦有耻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内惭璩子，未暇有所诮也，何承天白。（弘明集四。）

◇重答颜光禄

吾少信管见，老而弥笃，既言之难云，将湮腐方寸，故愿凭流，以托鳞融，厚故意垂怀，惠以重释，稽证周明，华辞博赡。夫良玉时玷，贱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岂伊好辨，未获云已。复进请益之问，庶以研尽所滞。来告云，三才之论，故当本诸三画，三画既陈，中称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论旨，以三画为三才，则初拟地爻，三议天位。然而遁世无闷，非厚载之目，君子乾乾，非苍苍之称。果两仪罔托，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应蓄德耳。又云，恻隐穷博爱之量，耻恶尽直之方，则为上仁上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是计体仁义者为三才。寻又云乔札未获上附，尹颜宜其下丽，则黄裳之人也，其犹弗及。虽赜之旨高下无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阴阳陶气，刚柔赋性，圆首方足，容貌匪殊，恻隐耻恶，悠悠皆是。但参体二仪，必举仁义为端，取知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洁士，比性於毛群，庶几之贤，同气於介族，立象之意，岂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众，复何讳众同，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夫特灵之神，既异於众，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於本理，而理异焉，同众之生，名将安附。若执此生名，必使从众，则混成之物，亦将在例邪？又云，谨为垣防，犹患逾盗，况乃罔不设备，以充侈志。方开所泰，何议去甚。足下始云皇圣设侯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反渐息泰。今复以方开所泰为难，未详此将难鄙议，将讥圣人也。又云，市庖之外，岂无御养，神农所书，中散所述，何必以刳为禀和，阎瀹为翼善。夫瘗茧栗，宗社三牲，尧肜豆俎，以供宾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饱，岂得唯陈列草石，取备上药而已。吾所忧不立者，非谓洪论难持，退嫌此事不可顿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宁有无形之有，顾此唯疑，宜见正定。寻来旨似不嫌有鬼，当谓鬼宜有质，得无惑天竺之书，说鬼别为生类故邪？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於典经，布在方策，郑乔吴札，亦以为然。是以云和六变，实降天神，龙门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义，方诘无形之有，为支离之辩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与？慈护之人，深见此数。未详所谓慈护者，谁氏之子？若据外书报应之说，皆吾所谓权教者耳。凡讲求至理，曾不析以圣言，多采谲怪，以相扶翼，得无似以水济水邪？又云，物无妄然，必以类感，常善以救，善亦从之，势犹影表，不虑自来，斯言果然，则类感之物，轻重必侔，影表之势，修短有度，致饰土木，不发慈愍之心，顺时狩，未根惨虐之性，天宫华乐，焉赏而上升，地狱幽苦，奚罚而沦陷，唱言穷轩轾，立法无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爱，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圣人者，明并日月，化关三统。若令报应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缄扃羲唐之纪，埋闭周孔之世。肇结网罟，兴累亿之罪，仍制牲牢，开长夜之罚，遗彼天厨，甘此刍拳，曾无拯溺之仁，横成纳隍之酷，其为不然，宜简渊虑。若谓穷神之智，犹有所不尽，虽高情爱奇，想亦未至於侮圣也。足下论仁议，则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则许其遗贤忘报。在情既少，孰能遗贤，利之者多，曷云忘报？若能推乐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畴，演忘报之意，引向义之心，则义实在斯，求仁不违。至於济有生之类，入无死之地，庆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诞，非本论所及，无乃秦师将遁，行人言肆乎？岂其相迫，居吾语子，圣人在上，不与百神争长，有始有卒，焉得无死之地。夫辩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结绳，终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绝亲誉之名，范围造化，无伤博爱之量。以畋以渔，养兼贤鄙，三品之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充宾庖，金石发华，笙协节，醉酒饱德，介兹万年，处者弘日新之业，仕者敷先王之教。诚著明君，泽被万物，龙章表观，鸣玉节趋，斯亦尧孔之乐地也。及其不遇，考阿涧，以善其身，杀鸡为黍，聊寄怀抱。或负鼎割烹，扬隆名於长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云，此又君子之处心也。何必陋积善之延祚，希无验於来世，生背当年之真欢，徒疲役而靡归。系风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违通人之致。蹲膜揖让，终不并立，窃愿吾子舍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驿胥之譬，非本义所断，故不复具。（《弘明集》四）

◇为谢晦檄京邑

王室多故，祸难荐臻。营阳失德，自绝宗庙。庐陵王构阅有本，屡被猜嫌，且居丧失礼，遐迩所具，积怨犯上，自贻非道。群后释位，爰登圣明，乱之未，职有所系。案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谬蒙时私，叨窃权要。弘於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昙首往因使下，访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扬令德，彰於朝听，其言多诬，故不具说。王华贼亡之馀，赏擢之次，先帝常见访逮，庶有一分可取，而华禀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纵人入城，托疾辞事，此都士庶，咸所闻知。以其所启及上手答示宗叔献，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纠使下，又令见咨云：「欲自揽政事，求离任还都，并令昙首具述此意。」又惠观道人说，外人告华及到彦之谋反，不谓无之。城内东将，数日之内，操戈相待。华说数为秋当所谮，常不自安。凡此诸事，岂有忠诚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侧，情事异人，外绝酒醴，而宵饮是恣。貌□□□□□□凡厥士庶，谁不侧目。又常叹宰相顿有数人，是何愤愤，规总威权，不顾国典。保皇家者，罹屠戮之诛，效勤社稷者，致歼夷之祸。绅之徒，孰不慷慨。遂矫违诏旨，遣到彦之、萧欣之轻舟见袭。即日监利左尉露檄众军，已至扬子。

虽以不武，忝荷蕃任，国家艰难，悲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苍生深横流之惧。辄纠勒义徒，缮治舟甲，舳舻亘川，驷介蔽野，武夫鸷勇，人百其诚。今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一万，前锋致讨。南蛮参军、振武将军魏像统参军事、宣威将军陈珍虎旅二千，参军事、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甲卒三千，相系取道。南蛮参军、振威将军郭卓铁骑二千，水步齐举。大军三万，骆驿电迈。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骁勇一万，留守江陵。分命参军、长宁太守窦应期步骑五千，直出义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军司马、振武将军胡崇之精悍一万，北出高阳，长兼行参军、宁远将军朱澹之步骑五千，西出雁塞，同讨刘粹，并趋襄阳。奇兵尚速，指景齐奋。诸贤并同国恩，情兼义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诚志士忘身之日，义夫著绩之秋，见机而动，望风而不待勖。（《宋书·谢晦传》，案，《何承天传》云，晦将见讨、使承天造立表檄。）

卷二十四

◎何承天（三）

◇报应问

西方说报应，其枝末虽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无征，乖背五经，故见弃於先圣，诱掖近情，故得信於季欲。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玑，将申幽明之信，宜取符於见事，故乍 监燧悬而水火降，雨宿离而风云作，斯皆远由近验，幽以显著者也。天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所以为训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谓燕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刍拳，奚独婴辜。若谓禽豕无知，而人识经教，斯则未有经教之时，畋渔网罟，亦无罪也。无故以科法入中国，乃所以为民陷阱也。彼仁人者，岂其然哉？故余谓佛经但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无关实叙。是以圣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将我享，实膺天，田获三品，宾庖豫焉。若乃见生不忍死，闻声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务也，窃原高明，更加三思。（《广弘明集》二十。）

◇答向歆问祖无服父有服嫁孙女

向歆问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惨，女服小功。祖尊统一家，年末可得嫁孙女不？」何答曰：「吾谓祖为婚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婚。」郑尚书曰：「祖为婚主，女父不与婚事，意谓可婚。」周续之曰：「礼『己虽小功，可以冠、娶妻』，则女身虽有服，谓出门无嫌也。伯母义服，而祖为家主，于礼可通。」徐野民曰：「礼许变通，《记》所称父大功者，当非有祖之家，又《公羊传》云：「不以父命辞王命。」推附名例，义在尊无二上，容或可通理邪。（《通典》六十。）

◇答江氏问次孙持重

江氏问：「甲儿先亡，甲後亡，甲嫡孙传重，未及中祥，嫡孙又亡，有次孙，今当应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孙，不得无服三年者，谓次孙宜持重也。但次孙先以制齐。今得便易服，当须中祥，乃服练居垩室耳。昔有问范宣云：『人有二儿，大儿无子，小儿有子，疑於传重。』宣答：『小儿之子，应服三年。』亦粗可依。」（《通典》八十八。）

◇通裴难荀论大功嫁妹

婚礼吉而非乐，贵不失时。元康中有犯丧者，为宪司所纠，都无降服大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嫁女之弹，彼岂轻犯周制，重犯功服邪？固於礼自通，不应致讥耳！足下谓下殇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彻乐兴嗣亲之感，继烛发离别之悲。唱行重於和从，受礼轻於纳聘，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虽不得娶，何疑得嫁邪？若本降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为小功，亦不可娶，岂独下殇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通典》六十。）

◇浑天象论

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下。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谷，日之所出，西曰蒙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於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ㄡ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灭，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宋书·天文志》一，《隋书·天文志》上，《开元占经》一。）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疆，即天径也。黄道衰带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疆，夏至井十六度半，从北极扶天而南五十五度疆，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则地中也。（《隋书·天文志》上，《开元占经》一。）

◇安边论（并上表）

伏见北藩上事，虏犯青兖。天慈降钅监，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经纶戎政，臣以愚陋，预闻访及。窃寻猃狁告难，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车，汉氏方隆，卫、霍宣力。虽饮马瀚海，扬ㄩ祁连，事难役繁，天下骚动，委输负海，赀及舟车。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报复，裁不相补。宣帝末年，值其乖乱，推亡固存，始获稽服。自晋丧中原，戎狄侵扰，百馀年间，未暇以北虏为念。大宋启阼，两翟灵武，而怀德畏威，用自款纳。陛下临御以来，羁縻遵养，十馀年中，贡译不绝。去岁三王出镇，思振远图，兽心易骇，遂生猜惧，背违信约，深构携隙。贪祸恣毒，无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经武，率其管窥，谨撰《安边论》。意及浅末，惧无可采。若得询之朝列，辨核同异，庶或开引群虑，研尽众谋，短长毕陈，当否可见，其论曰：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馀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来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後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彳强负归国，先後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追军追讨，报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於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於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通典》作「者」。）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夷陵（《通典》作「襄阳之屯」，）民夷散杂。（《通典》作「民居星散」。）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且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侯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通否，而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途。要而归之有四：（《通典》作「约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猎宣其号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縻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後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埽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於燕然之阿，飨徒於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征，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通典》作「露宿莽寝，实惟其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忸忧，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通典》作「践蹂禾稼」。）焚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丐，起役必迟。（二语《通典》作「奔驰起役，赴机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农战，无动众之劳，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悬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移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通典》作「其险是固」。）民性重迁，暗於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馀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忭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帅，丁夫匹妇，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馀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饬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通典》作「利由己还葆」。）输之於库。（《通典》作「武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利铁，民不得辨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於封畿之内，兵农并，在於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通典》作「习俗钅金）」。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通典》作「利」。）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吴锐（已上十一字从《通典》「补」。）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詹怨（《通典》作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能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通典》作「弛」。）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通典》作「咎」。）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村里比次，课其骑射，通其风俗，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通典》作「捷」。）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因事著，昼战见貌，足以相识，夜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声，足以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也。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居，营其闾术，墉壑存者，因而即之。（《通典》作「增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通典》作「补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完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捍城之用，千家之宰，总倍旅之兵，万户之都，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於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侯，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於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微彻敌（《通典》作「此亦御敌」。）之要也。（《宋书·何承天传》，又见《通典》一百九十六。）

论魏文帝以洛京宗庙未成祠武帝於建始殿

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於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宋书·礼志》三。）

◇论蜀习隆向允请立诸葛庙于沔阳

《周礼》：「凡有功者，祭於大。」故後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宋书·礼志》四。）

◇论旄头

战国立争，师旅数出，悬乌之设，务察风，宜是秦矣。（《宋书·礼志》五。）

◇论吴朝设乐

世咸传吴朝无雅乐。（《宋书·乐志》一。案：张溥本，此下有案「孙皓云云」，乃沈约语也，不录。）

或云今之神，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同上。）

◇达性论

夫两仪既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故能禀气清和，神明特达，情综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穷幽赜，制作侔造化，归仁与能，是为君长，抚养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灵来格，祥风协律，玉烛扬辉，九谷刍豢，陆产水育，酸碱百品，备其膳羞。栋宇舟车，销金合士，丝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供其器服。文以礼乐，娱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备设。夫民用俭则易足，易足则力有馀，力有馀则情志泰，乐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简则不扰，不扰则神明灵，神明灵则谋虑审，济治之务，於是成焉。故天地以俭素训民，乾坤以易简示物，所以训示殷勤，若此之笃也。安得与夫飞沈蠕，并为众生哉。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侯豺獭，所以顺天时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宵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网。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於更受形哉！《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灵之升遐也。若乃内怀嗜欲，外惮权教，虑深方生，施而望报，在昔先师，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请事焉矣。（《弘明集》四，《艺文类聚》二十二。）

◇三代乐序

正德大豫二舞，盖出於二容乐。然则其声节，有古之遗音焉。（《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览》五百七十四。）

◇新历叙

夫历数之术，若心所不达。虽复通人前识，无救其为敝也。是以多历年岁，犹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世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谶纬，遂关治乱，此之为蔽，亦已甚矣。刘歆《三统法》，尤复疏阔，方於四分，六千馀年，又益一日。扬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最密，著於《汉志》。司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馀年，曾不忆刘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历，几乎不知而妄言者欤？元和中，谷城门侯刘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年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迟疾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转精密矣。（《续汉·律历志》下注补、又见《宋书·历志》上。）

◇释奠颂

乃昔孔颜，梦周希虞。自天由美，异代同符。经修讲治，研几识理。道贵崇业，隆尊尚齿。（《初学记》十四。）

◇社颂（并序）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为此文。

社实阴，稷惟谷元。率育万类，协灵昊乾。霸德方将，世号共工。厥有才子，实曰句龙。称物平赋，百姓熙雍。唐尧救灾，决河流江。弃亦播植，作万邦。克配二祀，以报勤庸。勤庸伊何，厚载生民。仓廪既实，神节斯因。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钧。乃家乃国、是奉是遵。岂伊百世，万代不泯。哉帝王，肇建皇极。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峨峨二社，列比殖。岁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洁，嘉荐惟馨。（《艺文类聚》三十九，《初学记》十三，《御览》五百三十二。）

◇白鸠颂（并上表）

谨考寻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应显。是以玄扈之凤，昭帝轩之鸿烈，酆宫之雀，征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络，烛皇明於天区。故能九服混心，万邦含爱，圆神降祥，方荐裕，休珍杂沓，景瑞毕臻。至七月上旬，时在昧旦，黄晖洞照，宇宙开朗，徽风协律，甘液洒津。虽朱晃瑰玮於运衡，荣光图灵於河纪，蔑以尚兹。臣不量卑懵，窃慕击壤有作，相杵成讴。近又豫白鸠之观，目玩奇伟，心欢盛烈。谨献颂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发挥清英，敷赞幽旨，瞻前顾後，亦各其志。谨冒以闻，其《白鸠颂》曰：

三极协情，五灵会性。理感冥符，道实玄圣。於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维同映。休祥载臻，荣光播庆。宇宙照烂，日月光华。陶山练泽，是生柔嘉。回龙表粹，离穗合柯。翩翩者鸠，亦皎其晖。理翮台领，扬鲜帝畿。匪仁莫集，匪德莫归。暮从仪凤，栖阁荫闱闻。

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泽之赡，其润如渊。礼乐四达，颂声遐宣。穷发纳贡，九译导言。伊昔唐萌，爰逢庆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永风，夕漱甘露。思乐灵台，不遐有固。（《宋书·符瑞志》下，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鸠，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

◇天赞

轩辕改物，以经天人。容成造历，大桡创辰。龙集有次，星纪乃分。（《初学记》一。）

◇地赞

九州攸同，时维禹迹。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贡则屡迁，名犹不易。（《初学记》五。）

卷二十五

◎郑鲜之

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隆安末为桓伟辅国主簿，随府转安西功曹，入为员外散骑侍郎、司徒左西属大司马、琅邪王录事参军，迁御史中丞，转司徒左长史太尉咨议参军，进侍中，复为太尉咨议，补右长史。宋国建，转奉常，及受禅，迁太常都官尚书，出为丹阳尹。复入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封龙阳县子，出为豫章太守。元嘉三年进尚书右仆射。明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有集二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谏北讨表

伏思圣略深远，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此，则进退之机，宜在孰虑。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锺危殆，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正在於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於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惟龄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祸，反覆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宋书·郑鲜之传》。宋国初建，转奉常，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

◇请立学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渐性情，日用成器，国废胄子之教，家弛劝学之训，宜振起颓业，以回视听，接光太阳，烛之幽夜，令欣流者济津，怀宝者剖和。（《艺文类聚》三十八。）

◇举谢绚自代

盖闻知贤弗推，臧文所以窃位；宣子能让，晋国以之获宁，鲜之猥承人乏，谬蒙过眷，既恩以义隆，遂再叨非服。知进之难，屡以上请，然自退之志，未获暂申，夙夜怀冰，敢忘其惧。伏见行参军谢绚，清悟审正，理怀通美，居以端右，虽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渐，差可以位拟人。请乞愚短，甘充下列，授为贤牧，实副群望。（《宋书·郑鲜之传》，桓伟进号安西，转补功曹，举陈郡谢绚自代。）

◇滕羡仕宦议

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是求心而遗迹。迹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与夺，难可等齐，举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权见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胜言。而欲令百代之下，圣典所阙，正斯事於一朝，岂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证今，当使理厌人情。如滕羡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然无讥前哲者，厌情之谓也。若王陵之母，见烹於楚，陵不退身穷居，终为社稷之臣，非为荣也。鲍勋蹇谔魏朝，亡身为效，观其志非贪爵也。凡此二贤，非滕之谕。夫圣人立教，犹云「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以事有变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贤为证，则恐人人自贤矣。若不可人人自贤，何可独许其证。讥者兼在於人，不但独证其事。汉魏以来，记阙其典，寻而得者无几人。至乎大晋中朝及中兴之後，杨臻则七年不除丧，三十馀年不关人事，温公则见逼於王命，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高世远则为王右军、何骑骠所劝割，无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麻非为哀之主，无所复言矣。文皇帝以东关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废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伦，有识已审其可否矣。若其不尔，居宗辅物者，但当即圣人之教，何所复明制於其间哉。及至永嘉大乱之後，王敦复申东关之制於中兴，原此是为国之大计，非为训范人伦，尽於此也。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载天日，而为国不可许复仇，此自以法夺情，即是东关、永嘉之喻也。何妨综理王务者，布衣以处之。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无不可仕之理，而杂以情讥，谓宜在贬裁耳。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则孝子可顾法而不复仇矣。文皇帝无所立制於东关，王敦无所明之於中兴。每至斯会，辄发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若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馀力。人有馀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致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将无所理，滕但当尽《陟岵》之哀，拟不仕者之心，何为证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荣，荣与假乘常，已有渐德，无欣工进，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则工进无欣，何足贵於千载之上邪。苟许小才荣其位，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所谓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也。

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圣人之为教者礼法，即心而言，则圣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县治天下，莫之能变；汉文除肉刑，莫之能复。彼圣人之为法，犹见改於後王，况滕赖前人，而当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圣与不？况仕与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见议者弘通情纪，每傍中庸，又云若许讥滕，则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尽。何斯言之过与。夫忠烈之情，初无计而後动。若计而後动，则惧法不尽命。若有不尽，则国有常法。故古人军败於外，而家诛於内。苟忠发自内，或惧法於外，复有踟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可致斯喻耳。无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则王经忠不能救主，孝不顾其亲，是家国之罪人耳，何所而称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赏厚，非不报也。若国宪无负於滕恬，则羡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岂是劝沮之本乎？

议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归，寻言求意，将所负者多乎。後汉乱而不亡，前史犹谓数公之力。魏国将建，荀令君正色异议，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贾充受辱於庾纯。以此而推，天下之正义，终自传而不没，何为发斯叹哉。若以时非上皇，便不足复言多者，则夷齐於、望，子房於四人，亦无所复措其言矣。至於陈平默顺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滕今生无所卫，鞭塞已冥，义安在乎。昔陈寿在丧，使婢丸药，见责乡闾，阮咸居哀，骑驴偷婢，身处王朝。岂可以阮获通於前世，便可疑於後乎。且贤圣抑引，皆是究其始终，定其才行。故虽事有惊俗，而理必获申，诜葬母後园，而身登宦，所以免责，以其孝也。日杀儿无讥，以其忠也。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便可许杀儿葬母後园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当究定滕之才行，无所多辨也。

滕非下官乡亲，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谋能决敌，才能周用，此自追踪古人，非议所及。若是士流，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可谓善矣，而子夏无不孝之称也。意之所怀，都尽於此，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如其折中，裁之居宗。（《宋书·郑鲜之传》，为桓傅辅国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远所没，死尸不反。恬子羡仕官不废，议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

◇父疾去职议

夫事有相权，故制有与夺，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无所明，事无所获，而为永制者也。当以去官之人，或容诡托之事。诡托之事，诚或有之，岂可亏天下之大教，以末伤本者乎。且设法盖以众苞寡，而不以寡违众，况防杜去官而塞孝爱之实。且人情趋於荣利，辞官本非所防，所以为其制者，莅官不久，则奔竞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绩之实。今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为大。谓宜从旧，於议为允。（《宋书·郑鲜之传》，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任父疾去职，鲜之因此上议，从之。）

◇启事

伏承明旦见南蛮，是四废日，来月朔好，不审可从否？

◇与沙门论踞食书

夫圣人之训，修本祛末，即心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违形，而笃大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也。虽复形与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节，揖让之礼，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齐讲肆业，则备其法服；礼拜月序，先後有伦，敬心内充，而形肃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敛衽任十拜，事非偏坐所预，而以踞食为心用，遗仪为敛粗，事理相违，未见其通者也。夫有为之教，义各有之。至若般舟若形以存道，道亲而形疏，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义无所弘，进非苦形，退贻慢易。见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肃之情，而启骇慢之言，岂圣人因事为教，章甫不适越之义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矫枉之中，指其所救，如病急则药速，非服御长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称，事义有伦。既制其三服，行其礼拜，节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闲，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则适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为永年之训，理可知也。故问仁者众，而复礼为本。今禅念化心，而守迹不变。在理既末，於用又粗。苟所未达，敢不布怀，郑君顿者。（《弘明集》十二。）

◇神不灭论

多以形神同灭，照识俱尽，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以周孔为极矣，仁义礼教，先结其心，神明之本，绝而莫言，故感之所体，自形已还，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坠弱丧，思拔沦溺，仰寻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传心，粗举其证，庶鉴诸将悟，遂有功於滞惑焉。夫形神混会，虽与生俱存，至於粗妙分源，则有无区异，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脏六腑，四肢七穴，相与为一，故所以为生；当其受生，则五常殊授，是以肢体偏病，耳目互缺，无夺其为生，一形之内，其犹如兹，况神体灵照，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与妙觉同流。虽动静相资，而精粗异源，岂非各有其本，相因为用者邪？近取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体所资，肌骨则痛痒所知，爪发则知之所绝，其何故哉？岂非肌骨所以为生，爪发非生之本也。（《南藏》此下有「生之本邪生之所本」八字原注。）生在本则知存，生在末则知灭。一形之用，犹以本末为兴废，况神为生本，其源至妙，岂得与七尺同枯，户牖俱尽者哉。推此理也，则神之不灭，居可知矣。

客难曰：子之辨神形尽矣，即取一形之内，知与不知，精矣，然形神虽粗妙异源，俱以有为分。夫所以为有，则生为其本，既孰有本已尽，而资乎本者，独得存乎。出生之表，则廓然冥尽，既冥尽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识矣。识不立，则神将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灭乎？答曰：子之难，辩则辩矣，未本诸心，故有若斯之难乎。夫万化皆有也，荣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尽，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终也。至於水火，则弥贯群生，赡而不匮，岂非火体因物，水理虚顺，生不自生，而为众生所资，因即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独绝，器所不邻，而限以生表冥尽，神无所寄哉？因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谈，太极为两仪之母，两仪为万物之本，彼太极者，浑元之气而已。犹能总此化根，不变其一，矧神明灵极，有无兼尽者邪？其为不灭，可以悟乎。

难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极於物先，诚有其义，然理贵厌心，然後谈可究也。夫神形未尝一时相违，相违则无神矣，草木之无神，无识故也。此形尽矣，神将安附，而谓之不灭哉。苟能不灭，则自乖其灵，不资形矣。既不资形，何理与形为生，终不相违。不能相违，则生本是同，断可知矣。答曰：有斯难也，形神有源，请为子循本而释之。夫火因薪则有火，无薪则无火，薪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相资相因，生途所由耳，安在有形则神存，无形则神尽。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请为吾子广其类以明之，当薪之在水则火尽，出水则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赖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难曰：神不待形，未可顿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则资形之与独照，其理常一。虽曰相资，而本不相关，佛理所明，而必陶铸此神，以济彼形，何哉？答曰：子之问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感，而未暨其本者也。神虽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则照感为一，自然相济。自然相济，则理极於陶铸，陶铸则功存，功存则道行，如四时之於万物，岂有心於相济哉？理之所顺，自然之所至耳。

难曰：形神虽异，自然相济，则敬闻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合用无穷，自与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为火，而佛理以此形暨尽，更宅彼形，形神去来，由於罪福。请问此形为罪，为是形邪？为是神邪？若形也，则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则神不自济，繁於异形，则子形神不相资之论，於此而蹶矣。答曰：宜有斯问，然後理可尽也。所谓形神不相资，明其异本耳。既以为生，生生之内，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岂自妙其照，不为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则有意於贤愚，非忘照而玄会，顺理玄会，顺理尽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终邪。

难曰：神即形为照，形因神为用，斯则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随此形，故有贤愚，贤愚非神，而神为形用，三世周回，万劫无算，贤愚靡始，而功显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则请从後尘。答曰：子责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终，玄极无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复，自然所生耳。所谓聪明，诚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聪明也。所谓贤愚，诚应有始，暨为贤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则不能管物，唯无物，然後能为物所归。若有始也，则不能为终，唯无始也，然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始无穷，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征事之有始，而责神同於事。神道玄远，至理无言，仿佛其宗，相与为悟，而自末征本，动失其统，所以守此一观，庶阶其峰。若肆辩竞辞，余知其息矣，《洪范》说生之本，与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则多河汉，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极逆，後嗣隆业，颜、冉德行，早夭无闻，周孔之教，自为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请广其证，以究其详。夫禀灵乘和，体极淳粹，尧生丹朱，顽凶无章，不识仁义。瞽瞍诞舜，原生则非所育，求理应传美，其事若兹，而谓佛理为迂，可不悟哉。（《释藏》车五，《弘明集》五。）

◇祭牙文

牲先事，荐兹敬祭，崇牙既建，义锋增厉。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兹灵鉴，庶必有察，逆顺幽辩，忠孝显节。使凶丑时歼，主宁臣悦。振旅上京，凯归西蕃。神器增晖，四境永安。（《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三百三十九。）

卷二十六

◎傅亮

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傅咸玄孙。初为建威参军，历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选为秘书郎，未拜，义兵起，丹阳尹孟昶为建威参军。义熙初除员外散骑侍郎，转领军长史。未拜，遭母忧。服阕，为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又补领军司马，迁散骑侍郎，转中书黄门侍郎。寻为太尉从事中郎，掌记室。宋国建，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武帝受禅，迁太子詹事，中书令如故，封建城县公，转尚书仆射。少帝即位，进中书监尚书令，领护军将军，寻行废立。文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始兴郡公。元嘉三年伏诛，有集三十一卷。（案，《南史·傅亮传》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张溥本有《进刘裕侍中车骑将军诏》，《封豫章郡公诏》，《封宋公诏》，《进宋王诏》，《禅策》，《禅宋诏》，《禅宋玺书》。今考前二诏必非亮作，唯《宋公》《宋王》当属亮，而无左证，禅代诏策，则王韶之作也。）

◇喜雨赋

唯二仪之顺动，数有积而时偏，垫襄陵於唐籍，感云汉於周篇。匪叔叶之或遘，在盛王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载，肇休明於此年。懿玉烛之方熙，愠积阳之独愆，涸源泉於井谷，委嘉颖於中田。嗟我皇之翼翼，怅临朝而辍娱。踵汤中轨於禹汤，协至诚於在余。且东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遵县子之徙廛，尤鲁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祷，修季宰之再雩，诚在幽其必贯，感何远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孚。聆晨鹳於高垤，侯宵毕於天隅。发曾云於触石，晦重阳於八区，春霆殷以远响，兴雨霈而载途。洒丰浸於中畴，覃馀润於嘉蔬。殷啬人於亩，衍将繁於中衢，嗣良颂於多余，兆嘉梦於维鱼。矧具臣之逢运，又均体而等虞，陶曲成於暮稔，念归驾於董疏。（《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

岁九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迥壑已停辕，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蘩於寒渚，陨丰灌於荒ㄛ，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於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昆之栖响，溯鸣林之浏飙。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於我劳。矧集悲而锺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登龙罔赋

静潜处以永念，聊驾言以写忧，蒙旭露而夙轸，税余辔於龙丘。南临平隰，西际荒畴。比宇连梦，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广ㄛ，究川陆之回修，羡翔羽之嬉林，乐绿萍之在流。乘清漪以泛滥，翳稠枚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艺文类聚》六。）

◇征思赋

逢休萌之馀，托菲薄於末晖。既致戎于皇幄，亦被已於宰闱，伤鹈梁以载扬，咏《伐檀》而屡思。和风翕以首节，零雨郁而四洋。津云暖以合体，坟衍杳其无封。羡归飞之能矫，乐湍流之自东。想和銮之北徂，企云旗之西举。洒三川之积尘，廓二崤之重。觌高掌於华阳，聆鸣凤於洛浦。（《艺文类聚》五十九。）

◇感物赋（并序）

余以暮秋之月，述职内禁，夜清务隙，游目艺苑。於时风霜初戒，蛰类尚繁，飞蛾翔羽，翩满室，赴轩幌，集明烛者，必以ㄡ灭为度。虽则微物，矜怀者久之。退感庄生异鹊之事，与彼同迷而忘反鉴之道，此先师所以鄙智，及齐客所以难目论也。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

在西城之暮晷，肃皇命於禁中。聆蜻冂於前庑，鉴朗月於房栊。风萧瑟以陵幌，霜氵岂氵没收氵岂而被墉。怜鸣蜩之应节，惜落景之怀东。嗟劳人之萃感，何夕永而虑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环之无终。咏倚相之遗矩，希董生之方融。钻光灯而散帙，温圣哲之遗踪。坟素杳以难暨，九流纷其异封。领三百於无邪，贯五千於有宗。考旧闻於前史，访心迹於污隆。岂夷阻之在运，将全丧之由躬。游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辞存丽而去秽，旨既雅而能通。虽源流之深浩，且扬摧而发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阎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惩。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怅永念而扌府膺。彼人道之为贵，参二仪而比灵。禀清旷以授气，缘督而为经。照安危於心术，镜纤兆於未形。有徇末而舍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随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轻。矧昆虫之所昧，在智士而犹婴。悟雕陵於庄氏，几鉴浊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轨，知吾迹之未并。虽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岂知反之徒尔，喟投翰以增情。（《宋书·传》亮传。）

◇芙蓉赋

考庶卉之珍丽，实总美於芙蕖。潜幽泉以育藕，披翠莲而挺敷，泛轻荷以冒沼，列红葩而曜除，徼旭露以滋采，靡朝风而肆芳，表丽观於中弥金，播郁烈於兰堂，在龙见而葩秀，於火中而结房，岂呈芬於芷蕙，将越味於沙棠，咏三闾之披服，美兰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悦嘉卉於中渠，既晖映於丹墀，亦纳芳於绮疏。（《艺文类聚》八十二，《初学记》二十七。）

◇立学诏

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於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学艺，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ュ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後生大惧於墙面，故老窃於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纪》下，《艺文类聚》三十八以为傅亮作。）

◇策加宋公九锡文

朕以寡昧，仰赞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於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浒。则我祖宗之业，奄坠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赖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俯首，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霄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沂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照，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公乘秣驷，人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三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ュ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徙卜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辕南济，义形於色，嶷然内湛，视险若夷，摅略运奇，英谟不世，狡寇穷衄，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ュ江，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鱼溃鸟散。元凶远迸，传首万里，海南肃清，荒服来款。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涣，负衅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仓兕电溯，神兵风埽，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凌波浮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钅质，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逾风电，回ュ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玄泽浸育，温风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民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兖。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埽涤。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谟冠古，电击强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於岁计，扶危静乱，道固於苞桑。辨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寇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重，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纪网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以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未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兖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雠，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以钺 夫、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弦，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祀，忠肃之志，仪刑万方。是用锡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宋书·武帝纪》中，《南史·宋本纪》一，《艺文类聚》五十三以为傅亮作。）

◇为宋公修复前汉诸陵教

夫信陵之坟，守卫无旷，展季之垄，樵采有刑。彼匹夫怀道，列国陪隶，犹见礼异世，取贵邻邦。汉高拨乱反正，大造区宇，道拯横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义在不泯。（《艺文类聚》四十。）

◇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纲纪，夫褒贤崇德，德载弥光，尊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藩斯境，素风道业，作范後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馀烈，苗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坟茔莫翦，感远存往，慨然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兴，开元自本者乎。可蠲复近二家，长给洒埽，便可施行。（文选，又《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六十。）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纲纪，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固以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圮上，道契商洛，显默之际，窈然难究，渊流浩氵养，莫测其端矣。途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顿，遗像陈昧，抚事怀人，永叹实深。过大梁者，或伫想於夷门，游九京者，亦流连於随会，拟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苹蘩行潦，以时致荐，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文选》，又《宋书·武帝纪》中。）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扬ㄩ西迈，将屈旧京，威怀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长。加以伊洛榛芜，津途久废，伐木通径，淹引时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桥，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锺ね空列，观宇之馀，鞠为禾黍，廛里萧条，鸡犬罕音，感旧永怀，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谒五陵，坟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幽沦，百年荒翳，天衢开泰，情礼获申，故老掩涕，三军凄感，瞻拜之日，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开翦荆棘，缮毁垣，职司既备，蕃卫如旧。伏惟圣怀，远慕兼慰，不胜下情，谨遣传诏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闻。（文选。）

◇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秉策，在勤必记，德之休明，没而弥著。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竭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赞百揆，翼新大猷。顷戎车远役，居中作捍，抚宁之勋，实洽朝野，识量局致，栋干之器也。方宣赞盛化，缉隆圣世，志绩未究，远迩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荣哀既备，宠灵已泰。

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难亦荐。时屯世故，靡有宁岁。臣以寡劣，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勋，岂惟谠言嘉谋，溢于民听。若乃忠规密谟，潜虑帷慕，造膝诡辞，莫见其际。事隔於皇朝，功隐於视听者，不可胜记。所以陈力一纪，遂克有成，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每议及封爵，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茅土弗及，抚事永念，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贲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阔屯夷，旋观终始，金兰之分，义深情感。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启上合请付外详议。（《文选》，又《宋书·刘穆之传》，《南史》十五。）

◇为刘毅军败自解表

遂令犬羊内侮，兵缠紫极，圣朝肝胆，社稷几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赖天祚有底，冢宰灵武，长蛇翦毒，丑类宵遁。今畿甸告宁，四封有截。臣元衅大责，既积朝野，桑榆之效，又无与立，而圣恩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讥，既彰民听。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复当推毂之重。（《艺文类聚》五十四。）

◇让尚书仆射表

自皇基肇创，豫班策勋，纤善微绩，未闻朝野，百揆治枢，总贰殷要，诚非庸臣，所宜叨拟。臣闻权衡既悬，锱铢靡遁，厉驽习骥，终莫之近。败驾伤锦，备之前诰。必将上增国垢，下招私黩。（《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尚书八座奏封诸皇弟皇子

臣闻懿亲广树，圣主所先，明德并建，古之休典，所以维城皇代，盘石帝基，内卫畿服，外绥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颖哲，大成俱茂，地均鲁卫，德兼庸贤，显进徽号，启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并可封郡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蔡廓书

扬州自应著刺史服耳。然谓坐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足下试更寻之。《诗序》云：「王姬下嫁於诸侯，衣服礼秩，不系其夫，下皇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则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陆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钞疏如别。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抚军会稽王第二，大司马第三。大司马位既量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岂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为司徒，简文为抚军开府，对录朝政。蔡为正司，不应反在仪同之下，而於时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诸例甚多，不能复具疏。扬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礼，宜改之邪。（《宋书·蔡廓传》。）

◇与沈林子书

班爵酬勋，历代常典，封赏之发，简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怀，实参休咎，诚心所期，同国荣戚。政复是卿诸人共弘建内外尔。足下虽存挹退，岂得独为君子邪。（宋书自序。）

◇与谢晦书

薄代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宋书·谢晦传》。）

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询谘访。（同上。）

◇辛有赞

◇穆生赞

董仲道赞（并见《宋书·傅亮传》，亡）

◇文殊师利菩萨赞

在昔龙中，今也童真。乘化游方，罔识厥津。高会维那，研微尽神。发挥幽赜，道达天人。（《初学记》二十三。）

◇弥勒菩萨赞

时无并后，道不二司。龙潜兜率，按辔候时。翳翳长夜，怀而慕思。思乐朗旦，属想灵期。（《初学记》二十三。）

◇演慎论

大道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冯河贻其苦箴。《虞书》箸慎身之誉，周庙铭陛坐之侧。因斯以谈，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

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家之灾，鼎食无百季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後銮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於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夭命之衅。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轻於物也。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饵，故倾危不及；思忧患而豫防，则针石无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纤蘖，介焉是式，色斯而举，悟高鸟以风逝，钅鉴醴酒而投绂。夫岂敝著而後谋通，患结而後思复云尔而已哉。故《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

夫单以营内丧表，张以治外失中，齐、秦有守一之败，偏恃无兼济之功，冰炭涤於心胸，岩墙绝於四体。夫然，故形神偕全，表里宁一，营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气不能袭，忧患不能及，然可以语至而言极矣。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要根既拔，立生之道生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於锺、吕，肆言於禹、汤，祸机发於豪端，逸翩铩於垂举。观夫贻书良友，则匹厚味於甘鸩。（阙八字）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也，犹履冰而临谷。或振褐高栖，揭竿独往，或保约违丰，安于卑位。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遐遁，畏此驷马。平仲辞邑，殷鉴於崔、庆，张临挹满，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览兹二途，则贤鄙之分既明，全丧之实又显。非知之难，慎之惟艰，慎也者，言行之枢管乎。

夫据图挥刃，愚夫弗为，临渊登峭，莫不惴栗。何则？害交故虑笃，患切而惧深。故《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慎微之谓也。故庖子涉族，怵然为戒，差之一毫，弊犹如此。况乎触害犯机，自投死地。祸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於邛，泛冲波於吕梁，倾侧成於俄顷，性命哀而莫救。呜呼呜呼！故语有之曰：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尔，言慎而已矣。（《宋书·傅亮传》。）

◇司徒刘穆之碑

公讳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钧之秀范，该生民之上操，三变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顺畅於事业；敬以直内，义让洽於州党。时元凶窜遁，拥据荆沔；乘舆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群后，电发川湄，奖怀本之众，励思奋之士。柏谦籍累叶之资，徐覆忸骤胜之锋。习乱之徒，若毛而起，内怀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势。公灵武独运，奇谟内湛，鞠旅陈众，视险若夷。飞云西溯，则水截鲸鲵；乘辕东指，则陆殪长蛇。迥累期之危，成维山之固。丰功茂勋，大造於王室，淳风懿化，永结於荆南。铭曰：

二仪发挥，川岳协灵。外恢温雅，内镜文明。怀仁履顺，蕴义居贞。煌煌兖衣，礼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终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训俭於物，复礼於己。（《艺文类聚》四十七。）

◇侍中王公碑

体亚黄中，道及微管。元勋盛德，光于晋载。于时运距无妄，陵夷有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於兵缠象魏，垒结四郊。公以民望晋朝，居疑间之际，怀方履顺，处艰以贞。颠沛不能回其操，强御无以荡其守。铄矣公侯，乘和挺生。识深冬潭，文艳春荣。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风育德。（《艺文类聚》四十八。）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铭（案，亮父瑗为安成太守）

爰自汉季，以及晋朝，高明远德，系轨于时，贞风亮节，流声累叶。君承世德之芳流，荡二象之淑灵，含章蕴粹，佩兰蕙，韦带饭蔬，朝不及夕，不以栖迟改其间，不以隐约回其操，杨生所为，久幽而不改随和之德者，其斯之谓欤。栖心古烈，拟踵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内求。于言中伦，庸行归周。神之听之，匪明匪幽。（《艺文类聚》五十。）

卷二十七

◎傅隆

隆字伯祚，亮从兄，义熙初为孟昶建威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除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以为建威录事参军，寻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永初中，徙大子率更令。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补山阴令。文帝即位，除司徒右长史，迁御史中丞，转司徒左长史。出为义兴太守，征拜左民尚书，转太常，拜光禄大夫。致仕，元嘉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三。

◇论新礼表

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於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後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ゼ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参驳於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博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嘿，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蚩鄙茫浪，伏用竦赧。（《宋书·傅隆传》，元嘉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

◇黄初妻赵事议

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於载，即载之於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雠祖之义。故古人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若云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昔、宅侯，何得人臣於国，孝义於家，流名百代，以为美谈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固当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理，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宋书传隆传，南史十五，《通典》一百六十七，各有删节，今合录之。）

◇舞佾议

未详此人数所由。惟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也。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後成乐，故乐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灭二人，至士止馀四人，岂复成乐。案服虔注《左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惟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一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宋书·乐志》一，元嘉十三年，太常傅隆以为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七，作传崇，避唐讳也。）

◎蔡廓

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晋司徒谟曾孙，隆安末为著作佐郎，累迁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武帝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黄门郎。复为武帝兖州别驾从事史，除中军谘参军，母忧服阕，为相国从事中郎，领记室。宋台建，为侍中，补御史中丞。永初中迁司徒左长史，出为豫章太守，景平中征为吏部尚书，徙祠部尚书。元嘉二年卒，赠太常卿，有集十卷。

◇奏弹谢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徒员外散骑常侍谢察应著绛，而察拔◆不以贯足，有亏常体。（《御览》六百九十六。）

◇复肉刑议

夫建邦立法，弘治稽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膏润，厉严霜以肃威，风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闻宪而警虑。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代风淳，民多谨，图像既陈，则机心冥戢，刑人在途，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法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其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治之益。至於弃市之条，实在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锺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虽闭否之运甫开，而遐遗之难未已。诚宜明慎用刑，爱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於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将来。使将断之骨，荷更荣於三阳，干时之华，监商飙而知惧。威惠俱宣，感畏偕设，全生拯暴，於是乎在。（《宋书·蔡廓传》，桓玄辅政，议复肉刑。廓上议，又见《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皆有删节。）

◇鞫狱议

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宋书·蔡廓传》，宋台建，廓为侍中，建议。又《通典》一百六十四。）

◇答傅亮书

扬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复无明文云皇子加殊礼。齐献王为骠骑，孙秀来降，武帝欲优异之，以秀为骠骑，转齐王为镇军，在骠骑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则齐王本次自尊，何改镇军，令在骠骑上，明知故依见位为次也。又齐王为司空，贾充为太尉，俱录尚书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时三录，梁王肜为卫将军，署在太尉陇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贺新宫成，司马大傅为中军，而以齐王柔之为贺首。立安帝为太子，上礼，徐邈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诸王下。又谒李太后，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时王东亭为仆射。王徐皆是近世识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谓未可为据。其云上出式乾，召侍中彭城王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门郎下，有何义？且四王之下则云大将军梁王肜，车骑赵王伦，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赵二王亦是皇子，属尊位齐，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复不通。盖书家指疏时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异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仆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侍中在尚书下耳。来示又云云曾祖与简文对录，位在简文下。吾家故事则不然，今写如别。王姬身无爵位，故可得不从夫，而以王女为尊。皇子出仕则有位，有位则依朝，复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为言。然赦文前後，亦参差不同。太宰上公，自应在大司马前耳。简文虽抚军，时已授丞相殊礼，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护军总方伯，而位次故在持节都督下，足下复思之。（《宋书·蔡廓传》，时疑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朝堂班次，亮与廓书，廓答。）

◇与亲故书

小儿四岁，神气似可，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故以兴宗为之名，以兴宗为之字。

◇答妻郄氏求夏服书

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宋书·蔡廓传》。）

◎蔡兴宗

兴宗字兴宗，廓少子。元嘉中为彭城王义康司徒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王铄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为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元凶弑立，出为司空何尚之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孝武即位，复为中书侍郎，迁临海太守，征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游击将军，迁尚书吏部郎，转司徒左长史，复为中庶子，领前军将军，迁侍中。寻左迁司空沈庆之长史，行兖州事。还为廷尉卿，出为东阳太守，迁安陆王子绥後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征还为左民尚书，转掌吏部。前废帝时，以忤江夏王义恭除新昌太守，停行，重除吏部尚书。明帝即位，加游击将军，未拜，迁尚书右仆射，寻领卫尉。又领兖州大中正，封乐安县伯。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後废帝即位，征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还都，改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不拜，寻卒。

◇申坦子令孙罪议

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闻启，苞藏积年，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廷尉，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时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

◇馈米郭原平及朱百年妻教

秋年之贶，著自国书，饩贫之典，有闻甲令。况高柴穷老，莱妇屯暮者哉！永兴郭原平，世禀孝德，洞业储灵，深仁绝操，追风旷古，栖贞处约，华、方严。山阴朱百年，道终物表，妻孔，耋齿孀居，窭迫残日，钦风抚事，嗟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满怀，可以帐下米各饷百斛。（《宋书·郭世道传》。）

◎徐豁

豁字万同，东莞姑幕人，晋太子左卫率邈子。隆安末为太学博士，以忤桓玄免官，玄败，起为秘书郎、尚书仓部郎、右军何无忌功曹，仍为镇南参军、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马，中军参军、尚书左丞。宋受禅，为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令。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五年，进使持节、都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拜，卒。

◇表陈损益三事

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通典》四作「十」，「十六斛」，疑此误。）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通典》作「十三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灭，实此之由。谓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

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馀户，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顾崩压，一岁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检切，犹致逋违，老少相随，永绝农业，千有馀口，皆资他食，岂惟一夫不耕，或受其饥而已。所以岁有不稔，便致甚困。寻台邸用米，不异於银，谓宜准银课米，即事为便。

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宋书·徐豁传》，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

◎孔琳之

琳之字彦林，会稽山阴人，晋光禄大夫安国从孙。元兴中辟本国常侍，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除司徒左西掾，寻为司马休之会稽内史府长史，历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迁尚书吏部郎。又为武帝平西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除武帝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国太守。公事免。永嘉二年为御史中丞，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景平元年卒，追赠太常，有集十卷。

◇建言便宜

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於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於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革後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於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後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於袍、袄衤两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於斯，私服为之艰匮，官库为之空尽。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馀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

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宋书·孔琳之传》，义熙初，众官献便宜，琳之於众议之外，别建言。）

◇奏劾徐羡之

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後朝典为明，莅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其颓。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勿令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张，有顷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互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身。尚书令臣羡之，与臣列车，纷纭若此，或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己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羡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宋书·孔琳之传》。）

◇废钱用谷帛议

《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之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于自曩。（《通典》作「著于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自至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通典》作「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遗，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於已试也。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後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已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於此已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晋书·食货志》，《宋书·孔琳之传》，《南史》二十七，《通典》八。）

◇复肉刑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锺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於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於馀条，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宋书·孔琳之传》，桓玄议复肉刑，琳之以为云云，又《南史》二十七。）

◇答魏放之问大功嫁女

魏放之问孔琳之曰：「降在大功，当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婚。《记》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案如此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此便是得嫁也。」（《通典》六十。）

◇答傅都官驳大功嫁女议

傅都官驳孔议曰：「娶妻嫁子，虽为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绝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殇之小功，则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岂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轻。今若云不可纳妇，容可以嫁子为难耳。既不明不可以嫁子，而独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类矣。」（《通典》六十。）

傅难曰：「今举重以明轻，何以谓之不类？」孔答曰：「小功」二字原无，据中华本校补。己身之吉事，在子则轻，在身则重。轻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杀之明义。亦既差降，则事何必齐。今若欲征其文，观雩知旱者，则，应明，轻者犹不可，则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独言小功之殇不可以娶妻，指是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轻者自可有差，何得轻必从重邪？（《通典》六十。）

傅曰：「案《礼》，葬後卒哭，之与服末，固是一语，直辞异邪？」孔答曰：「以葬後便为末，虞毕乃卒哭。且末与卒哭，若果实同而名异者，则当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小功之末，可以纳妇娶妻，如大功之末，辄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别更起条云『虽小功卒哭，可以娶妻邪』，推文明矣。」（《通典》六十。）

◇书

日月深酷，抚膺崩叫，心肝分脍，寻绎懊忄农，触感陨绝，孤思悒悒，自郡地最。（姜作「穷」。）当柰何？不孝柰何？念痛悼难胜，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尔不差，甚有幽悒，热甚，比复何似？想以转佳，眠食极胜也，善将治之。孤子并疾患，叹具悒悒，脚中转剧。近服散未觉益，忄顿何赖扶力，迷甚不次，孤子孔琳之柰何？（一合作「等」字。）顿首。《淳化阁帖》三。

卷二十八

◎孔觊

觊字思远，琳之孙。初举扬州秀才，补主簿、长沙王义欣镇军功曹、衡阳王义季安西主簿、户曹参军，领南义阳太守，转署记室，固辞。召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书丞、中书侍郎、随王诞安东谘议参军、领记室、黄门侍郎、建平王宏中军长史。复为黄门、临海太守。孝建中、为散骑常侍，领本州大中正。大明初改太子中庶子，领翊军校尉、御史中丞。出为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加宁朔将军，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复除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江夏内史，随府转後军长史，征为右卫将军。未拜，徙司徒左长史。永光初迁侍中。未拜，除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出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明帝初，与顾琛等发兵应晋安王子勋，败死。

◇辞署记室笺

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觊逊业之举，无闻於乡部；惰游之贬，有编於疲农。直山渊藏引，用不遐弃，故得忭风舞润，凭附弥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学优艺富，犹尚斯难，况觊能薄质鲁，亦何容易。觊闻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陈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觊虽不敏，常服斯言。今宠藉惟旧，举非尚德，恐无以提衡一隅，佥允视听者也。伏愿天明照其心请，乞改今局，授以闲曹，则凫鹤从方，所忧去矣。（《宋书·孔觊传》。）

夫以记室之要，宜须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通典》作「性情密洽者为之。」）觊学不综贯，性又疏惰，何可以属知秘记，秉笔文闱，假吹之尤，方斯非滥。觊少沦常检，本无远植，荣进之愿，何能忘怀。若实有萤爝，增晖光景，固其腾声之日，飞藻之辰也，岂敢自求从容，保其淡逸。伏愿矜其鲁拙，业之有地，则曲成之施，终始优渥。（《宋书·孔觊传》，又《通典》三十一。）

◎孔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爵里未详。（疑是琳之昆弟。）

◇艾赋

良药弗达，妙针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挺烟，治匪君臣，得用神火。振淹固於一烂，气绝息乎无假，淳建投而招祟，钳椒而贻祸，伊兹艾之淑粹，仍索质於中野。嗟乎，贞灰与邪烬迭御，芳烟与苦兰竞薰，是以艾正而贱，兰妖而珍，故言尧则桀对，举兰则艾因。（《艺文类聚》八十二。）

◇艾赞

论蔼灵艾，蔚彼坂。混区群卉，理深用远。（《艺文类聚》八十二。）

◎孔甯子

甯子，会稽山阴人，义熙初为何无忌会稽掾属，後为武帝太尉主簿。永初中为文帝镇西谘议参军，丁艰去职。景平末，会稽太守褚淡之起为将军。文帝即位，以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进侍中。元嘉二年卒，有集十五卷。

◇牦牛赋

惟兹兽之攸生，亦栖遐而凭阻，遁绵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伦，载贲首而乱◆，茸长牦之髟不髟思，戾狠情而首鼠。迈羔羊之如膏，侔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礼乐，又为容於军旅。奉藩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琛赂则来庭，超印乎其所。（《初学记》二十九。）

◇陈损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举。虽复因革不同，损益有物，求贤审官，未之或改。师锡佥曰，焕乎钦明之诰，拔茅征吉，著於幽《贲》之爻。晋师有成，瓜衍作赏，楚乘无入，贾不贺。今旧命惟新，幽人引领，《韶》之尽美，已备於振纲；《武》之未尽，或存於理目。虽九官之职，未可备举，亲民之选，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夫惟帝之难，岂庸识所易，然举尔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与一识之见，执咎在己，岂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选曹所铨，果於乖谬，众职所举，必也惟良，盖宜使求贤辟其广途，考绩取其少殿。若才实拔群，进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计年，免徒之守，岂限资秩。自此以还，故当才均以资，资均以地。宰莅之官，诚曰吏职，然监观民瘼，翼化宣风，则隐厚之求，急於刀笔，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政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士多心竞，仁必由已，处士砥自求之节，仕子藏交驰之情。甯子庸微，不识治体，冒昧陈愚，退惧违谬。（《宋书·王华传》。先是会稽孔甯子先为高祖太尉主簿，陈损益云云。）

◇井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高听卑，载厚流谦。挥锋既击，跪拜亦沾。惟益有作，德远事兼。明王用汲，人具尔瞻。（《初学记》七。）

◇水赞

澄鉴无虚，积之成川。湍飞莹谷，激石泠然。（《艺文类聚》八。）

◎何叔度

叔度，庆江人，义熙中为尚书。入宋，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元嘉八年卒。

◇王睦事议

设法止奸，本於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母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馀人无应复告，并合从原。（《宋书·何尚之传》，《南史·何尚之传》，《通典》一百六十七，案，此议《宋书》「造恶」作「为恶」，之「际」作「之至」，未句作「并全之」。）

◎何尚之

尚之字彦德，叔度子。义熙中为临津令，武帝领征南将军，以为主簿，及受禅，以病废。少帝时为中书侍郎。文帝即位，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迁侍中、丹阳尹。徙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进中书令、中护军，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迁左仆射，转尚书令，领太子詹事。元凶弑立，进司空。孝武即位，复为尚书令，领吏部，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加特进，寻为开府仪同三司，复领中书令。大明四年卒，年七十九，赠司空，谥曰简穆，有集十卷。

◇华林清署殿赋

其西则堂皇博敞，正鹄是施，带以绿流，树以清椅。（《初学记》二十四堂七。）

逞绵瓦之虹梁，列雕刻之华榱，网户翠钱，青轩丹墀。若乃奥室曲房，深沈冥密，始如易循，终焉难悉。动微物而风生，践椒途而芳溢，触遇成宴，暂游累日。却倚危石，前临浚谷，终始萧森，激清引浊，涌泉灌於阶所，远风生於楹曲。暑虽殷而不炎，气方清而含育。哀鹤唳暮，悲猿啼晓，灵芝被崖，仙华覆沼。（《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退居赋（见《宋书·何尚之传》，亡。）

◇表谏行幸侵夜

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嘿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宋书·何尚之传》，《御览》四百五十三。）

◇上言请原竺超民等

刑罚得失，治乱听由，圣贤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为义宣司马，贼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陆展尽质复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为重。臣豫蒙顾待，自殊凡隶，苟有所怀，不敢自默。（《宋书·何尚之传》，世祖即位，戮质反义宣司马竺超民，戮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密奏庾炳之得失

夫为国为家，何尝不谨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虑非哲王御世之长术。炳之所行，非暧昧而已，臣所闻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见，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纵而不纠，不知复何以为治。晋武不曰明主，断鬲令事，遂能奋发，华e见待不轻，废锢累年，後起，止作城门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诚於国，未知的是何事？政当云与殷景仁不失其旧，与刘湛亦复不疏。且景仁当时事意，岂复可蔑，朝士两边相推，亦复何限，纵有微诚，复何足掩其恶。今贾充勋烈，晋之重臣，虽事业不胜，不闻有大罪，诸臣进说，便远出之。陛下圣睿，反更迟迟於此。炳之身上之衅，既自藉藉，交结朋党，构扇是非，实足乱俗伤风。诸恶纷纭，过於范晔，所少贼一事耳。伏愿深加三思，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群下见陛下顾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伤，顾问之日，宜布嫌责之旨。若不如此，亦当不辩有所得失。臣蠢，既有所启，要欲尽其心，如无可纳，伏愿宥其触忤之罪。（《宋书·庾炳之传》，炳之领选，既不缉众论，又颇通货贿，请急还家。令史钱泰、周伯齐出炳之宅咨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因留停宿，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将恕之，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尚之具陈炳之得失，又密奏，又见《南史》三十五。）

◇又陈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谘都令史骆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尚之说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听纳，此非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内外悉知此，而诬於信受，群情岂了，陛下不假为之辞。虽是令史，出乃远亏朝典，又不得谓之小事。谢晦望实，非今者之俦，一事错误，免侍中官。王时贤小失，桓胤春之谬，皆白衣领职。况公犯宪制者邪？不审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无损，兼可得以为肃戒。孔万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当，语骆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炳之贵要，异他尚书身、政可得无言耳。」又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为异也。（同上，时炳之自理：「不谙台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伤大臣。尚之又陈。）

◇又陈庾炳之愆遇

尚书旧有增置二十人，以元、凯丞郎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询处阙，不得时补。近得王师，犹不遣还，臣令人语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复留。」得臣此信，方复遣耳。大都为人好率怀行事，有诸纭纭，不悉可晓。臣思张辽之言，关羽虽兄弟，曹公父子，岂得不言。观今人忧国实寡，臣复结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岂不谓臣有争竞之迹，追以怅怅。臣与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复生厚薄。太尉昨与臣言，说炳之有诸不可，非唯一条，远近相崇畏，震动四海，凡短人办得致此，更复可嘉。虞秀之门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尝有乏，其外别贡，岂可具详。炳之门中不问大小，诛求张幼绪，幼绪转无以堪命。炳之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刘道锡骤有所输，倾南俸之半。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於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於道。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见好烛盘，便复乞之。选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论虞秀之作黄门，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与炳之疏，欲用德愿儿作州西曹，炳之乃启用为主簿，即语德愿。德愿谢太尉。前後漏泄卖恩，亦复何极，纵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项羽楚歌而已也。自从裴、刘刑罚以来，诸将陈力百倍，今日事实好恶可问。若赫然发愤，显明法宪，陛下便可闲卧紫闼，无复一事也。（同上，尚之再启，太祖犹优游之，使尚之更陈其意，尚之乃备言炳之愆过。）

◇又答问庾炳之事

臣既乏贾生应对之才，又谢汲公犯颜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尽。昨出伏复深思，只有愚滞，今之事迹，异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测得物之数耳。可为蹈罪负恩，无所复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迟迟旧恩，未忍穷法，为弘之大，莫复过此。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国之人，於此而息；贪狼恣意者，岁月滋甚。非但亏点王化，乃治乱所由。如臣所闻天下论议，炳之常尘累日月，未见一豪增辉。今曲阿在水南，恩宠无异，而协首郡之荣，乃更成其形势，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治也。」陛下岂可坐损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复在可否之间，亦不敢苟陈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睿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贾谊、刘向重生，岂不慷慨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涕於圣世邪。臣昔启范晔，当时亦惧犯触之尤，苟是愚怀所挹，政自不能不舒达，所谓虽九死而不悔者也。谓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职著称，还亦不难，而可得少明国典，粗酬四海之诮。今愆衅如山，荣任不损，炳之若复有彰大之罪，谁复敢以闻述。且自非殊勋异绩，亦何足塞今日之尤。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臣每念圣化中有此事，未尝不痛心疾首。设令臣等数人纵横狼藉复如此，不审当复云何处之。近启贾充远镇，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采臣言，故是臣不能尽己之愚至耳。今蒙恩荣者不少，臣何为独恳恳於斯，实尊主乐治之意。伏愿试更垂察。（同上，太祖欲出炳之为丹阳，又以问尚之，尚之答。）

臣见刘伯宠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张幼绪，幼绪语人，吾虽得一县，负三十万钱，庾冲远（《南史》作「仲远」。）乃当送至新林，见缚束，犹未得解手。荀万秋尝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不？」云：「无」。问：「有好马不？」又云：「无。政有佳驴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门，遂与相闻索之。刘道锡云是炳之所举，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乃当百万数。犹谓不然。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亦叹其受纳之过，言「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在尚书中，令奴酤酾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台阁所无，不审少简圣听不？恐仰伤日月之明，臣窃为之叹息。（同上，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

◇刑法议

案孔右丞议，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贤，无奴不必不贤。今多僮者傲然於王宪，无仆者怵迫於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愜，谢殿中谓奴不随主，於名分不明，诚是有理。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议。（《宋书·王宏传》。）

◇以一大钱当两议

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一以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未容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之形式，大少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宋书·何尚之传》。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又见《通典》九。）

◇分置荆郢二州议

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於事为允。（《宋书·何尚之传》。）

◇发民丁议

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馀悉倩暂行，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宋书·索虏传》，是岁军旅大起，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

◇与颜延之书

绛驺清路，白简深劾，取之仲容，或有亏邪。（《通典》二十四。）

◇与中书令王球书

延之有後命，教府无复光辉。

◇列叙元嘉赞扬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阳尹萧摹之上言，称佛化被於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进可以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世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圮，曾莫之，而各造新构，以相夸尚，甲第显宅，於斯殆尽，材竹铜采，糜损无极。违中越制，宜加检裁，不为之防，流遁未已。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所在二千石，通发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须报许，然後就功。其有辄铸铜制辄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诏书律论。铜宅材瓦，悉没入官，奏可。是时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著《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馀言。琳等始亦往还，未抵迹乃止。炳因著《明佛论》以广其宗。

帝善之，谓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近萧摹之请制未全经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损，必有以式遏浮淫，无伤弘奖者，乃当著令耳。」

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独秉愚勤，惧以阙薄，贻点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贤，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渡江以来，则王导、周ㄆ，宰辅之冠盖，王蒙、谢尚，人伦之羽仪，郄超、王坦、王恭、王谧，或号绝伦，或称独步，韶气贞情，又为物表。郭文、谢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亡高祖兄弟，以清识轨世，王元琳昆季，以才华冠朝，其馀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略数十人，靡非时俊。又炳论所列诸沙门等帛昙邃者，其下辈也。所与比对，则庾元规。自邃以上，护兰诸公，皆将亚迹黄中，或不测人也。近世道俗较谈便尔。若当备举夷夏，爰逮汉魏，奇才异德，胡可胜言？宁当空失性灵，坐弃天属，沦惑於幻妄之说，自陷於无征之化哉。陛下思洞机表，虑玄象外，钩深致远，无容近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谨推此例，则清信之士，无乏於时，所谓人能弘道，岂虚言哉。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翦其讹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刑清，倍当速耳。窃谓此说，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月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则万刑息於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论理则其如此，征事则臣复言之。前史称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国之众数万，小国数百，而终不相兼并。内属之後，习俗颇弊，犹甚淳弱，罕行杀伐。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误获稣息，必释教是赖。故佛图澄入邺，而石虎杀戮减半；洮池塔放光，而苻健椎锯用息。蒙逊反噬无亲，虐如豺虎，末节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万夫，几乱河渭，面缚甘死。以赴师范，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自来矣。雷霆所击，暑雨恒事，及展庙遇震，而书为隐慝；桀纣之朝，冤死者不可称纪，而周宣晋景，犹以深刑受祟。检报应之数，既有不符；征古今之例，只更增惑。以经文载之，以彰劝戒，万一影像，犹为深切，岂若佛教，责言义则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实又无乖巳妄之咎。且观世大士所降近验，并即表身世，众目共睹，祈求之家，其事相继，所以为劝戒，所以为深切，岂当与彼同日而谈乎？而愚暗之徒，苟遂毁黩，忽重殉轻，滞小迷大，恚僧尼之绝《片半》育，嫉像塔之费朱紫，此犹生民荷覆载之德，日用而不论；吏司苦堙瘗之劳，有时而诋慢。慧琳、承天，盖亦然耳。萧摹启制，臣亦不谓全非，但伤蠹道俗，最在无行僧尼，而情貌难分，未可轻去。金铜土木，虽糜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得顿绝。臣比思为斟酌，进退难安。今日亲奉德音，实用夷泰。」

时吏部郎羊玄保在座，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尽吞并之计，将无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唯释教而已。」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於耳。」（《弘明集》。）

◎何偃

偃字仲弘，尚之子，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除中军参军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出为丹阳丞，除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行义阳王昶义阳国事，迁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元凶弑立，以为侍中，掌诏诰。孝武即位，除大司马长史，迁侍中，领太子中庶子，改领骁骑将军，转吏部尚书。大明二年卒，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靖子，有集十九卷。

◇月赋

远日如鉴，满月如璧。（《初学记》一）

日月虽如璧，以光为形。（同上。）

◇北伐议

内胡法宗宣诏，逮问北伐。伏计贼审有残祸，犬羊易乱，歼殄非难，诚如天旨。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不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雕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衄，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宋书·何偃传》，元嘉二十九年，大祖欲更北伐，访之群臣，偃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轩夹扶议

自今临轩乘舆法服焘盖登殿，宜依庙齐以夹御，侍中常侍夹扶上殿，及应为王公兴。又夹扶毕还本位，求详议。（《宋书·礼志》五、孝建二年十一月，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议。）

◇郊祀遇雨议

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於礼无取。固知《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尚书何偃议。）

◇与谢尚书

珍玉名钏，因物托情，风人言味。（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常满樽铭

贞明丽象，吴食中望。唯兹奇器，神绝莫尚。斟酌赋受，不逾其量。凫之诗，岂伊异况？（《艺文类聚》七十三。）

卷二十九

◎荀伯子

伯子，颍川颍阴人，晋侍中松曾孙。初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迁尚书祠部郎。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武帝受禅，以为尚书左丞。文帝即位，出补临川内史，迁散骑常侍，领本邑大中正。又迁太子仆御史中丞，出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卒，有集。

◇上表论先朝封爵

臣闻咎繇亡嗣（《宋书》作「後」。）臧文以为深叹；伯氏夺邑，管仲所以称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滥赏无得崇朝。（《宋书》作「无崇朝宜许」。）故太傅钜平侯羊祜，明德通贤，国之宗主，（《宋书》无「国之」二字，作「宗臣莫二」。）勋参佐命，功成平吴，而後嗣阙然。尝莫寄，汉以萧何元功，故绝世辄继。（《宋书》作「绍」。）愚谓钜平之封，宜同ガ国，故太尉广陵公陈淮，党翼贼伦，（《宋书》作「党翼孙秀」。）祸加淮南，因逆为利，窃飨大邦。（《宋书》作「窃飨大国，因罪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兴复因而不夺。今王道维新，岂可不大判臧否，谓广陵之国，宜在削除。故太保卫，本爵萧阳县公。既被横害，乃进茅士。（《宋书》作「既被横祸，乃进弟礻失」。）始赠兰陵，又转江夏，中朝名臣。（《宋书》作「公辅」。）多非理终，功德无殊，而独受偏赏。（《宋书》作「功德不殊，亦无缘独受偏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宜罢其郡封，复邑萧阳，以正国章。（此句从《宋书》补。）则与夺有伦，善恶分矣。（《晋书·荀勖传》，《宋书·荀伯子传》，迁尚书祠部郎，义熙九年上表。）

◇上表言零陵王宜在陈留王上

伏见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窃以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陈并为列国，而蓟祝焦无闻焉。斯则褒崇所承，优於远代之显验也。是以《春秋》次序诸侯，宋居杞、陈之上，考之所世，事亦有征。晋太始元年，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子一人驸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等议，称卫公署於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陈留王之上。（已下八字从《通典》补。）陈留王宜降爵为公。（《宋书·荀伯子传》，元嘉五年上表，又见《通典》七十四，作上疏。）

◇奏劾何尚之

左卫将军何尚之，公事每罩笠，有亏体制，建野笠于公门，弃华纟散而不御。（《御览》七百二引《宋元嘉十年起居注》，御史中丞荀伯子奏。）

◇难裴松之大功嫁妹议

本不谓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谓父兄及女身并不可耳。案《礼》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则可以娶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以今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复於降杀之内，以行婚姻之礼邪？《礼》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论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殇之小功，是以包之也。若谓降与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适，便再降为小功矣。请问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独慈於下殇而薄於出降之甚邪。」（《通典》六十。）

◇答何承天问为人後为所後父服

何承天问曰：妇人夫先亡，无男，有女已出嫁。妇人亡後未周，宗从之家乃以儿继其後。今既更制庐杖，未知当及亡月一周便练，为取出後日为制服之始？」荀伯子答曰：出後晚异於闻丧晚税服也。应以亡月为周，不以出後日为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妇及男女，甲死，甲儿持重服，已练，甲儿复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以为伯持周年服讫，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妇、女不合先景除服，何容持三周服邪？难者或疑若使甲服将除而景始出後，景便是服斩，旬日而除。意谓若服将讫，宜待除服方出後耳，不可使甲妇女制四周服也。」（《通典》九十七。）

何重问：「出适之女周而除，心制既过，即吉之後，而来继之弟，不为丧始，门庭凶素，灵筵未毁，舛错深浅，岂称人情？今谓宜待除服为後是也。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不待除者耳。若不服其残月，便当如知丧晚，特一人未即吉。二条何者为安？」荀重答曰：「意谓出後未及练者，宜服其残月，以亡月为周。若将服出後，宜延待服竟。至於去庐即练，纟帚缟从轻，此自降杀以渐，所谓送死有已，服生有节，非明出後始为丧主也。又谓为人後者，在练则练，在纟帚则纟帚，何疑服旬便除。然谓此语不通。设使甲死，其妇女持服已再周，甲弟乙持二子从远还，始闻丧，以其长子景後甲，景弟丁为伯父追周服，景以出後之故，更纟帚缟旬日除：所谓深浅舛错，不是过也。譬如知丧晚，特一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出後晚，异知丧晚也。既已制本服，今日月已过，无缘更居再周。若甲之妇女，无事不吉，而来继之子，门庭凶素，此妇女无容避此凶居，别卜吉宅。又不可使妇女歌於内，而继子哭於外，谓应服其残月。（《通典》九十七。）

◇答司马操难为人後为所後父服论

难曰：「为人子者，奉亡事存，如所生不异，尽礼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同所生者，谓出後及所养耳，不谓垂除而追责使同也。设使所继者是绝服之亲，而继父有兄弟丧未周，岂可悉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及丧则同，已死则异。若本服大功之亲，虽数十载之後，犹追为税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为继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难曰：「乙子景今来後甲，既不可与其弟丁同税周服，又不可制居纟帚缟旬日而除，既为甲子而反不如丁，岂有处三年之地，而绝於一日之哀乎？」答曰：「谓景应先税周服毕，然後可出後耳。」设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将景丁从绝域还，始闻甲丧，岂可使景丁二子同税周服，然後议出後之事乎。若犹使景居重，甲妇女平吉已来，或是朝市改易，岂可方纳一孝居丧乎？虽复三十年，而丁犹税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得不待税服毕乎！设使周公更生，不能违此言也。（《通典》九十七。）

◎荀赤松

赤松，伯子子。元嘉末为尚书左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劭所杀。

◇奏劾颜延之

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惟利是视，轻冒陈闻，依旁诏恩，拒捍馀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复蒙抽进，而曾不悛革，怨诽无已。交游茸，沈迷麴蘖，横兴讥谤，诋毁朝士。仰窃过荣，增愤薄之性，私恃顾眄，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已，预宴班觞，肆骂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养，爱兼雕虫，未忍遐弃，而骄放不节，日月弥著。臣闻声问过情，孟轲所耻，况声非外来，问由己出，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畏，岂可复弼亮五教，增曜阶台。请以延之讼田不实，妄干天听，以强凌弱，免所居官。（《宋书·颜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传》，延之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尚书左丞荀赤松奏，诏可。）

◎荀万秋

万秋字元宝，伯子族子，元嘉初为博士，後为殿中郎，孝建初出为晋陵太守，坐事下狱，免。大明中为尚书左丞，景和末迁御史中丞。

◇奏藉田仪注

《藉田仪注》：「皇帝冠通天冠，朱，青介帻，衣青纱袍。侍中陪乘，奉车郎秉辔。」案《汉舆服志》曰：「通天冠，乘舆常服也。」若斯岂可以常服降千亩邪？礼记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绂，躬秉耒耜。」郑玄注《周官》司服：「异服同冕」，尊故也。时服虽变，冕制不改。又潘岳《藉田赋》云，「常伯陪乘，太仆秉辔。」推此，舆驾藉田，宜冠冕，口十二旒，朱，黑介帻，衣青纱袍，常伯陪乘，太仆秉辔。宜改仪注，一遵二《礼》以为定仪。（《宋书·礼志》五，大明四年正月，尚书左丞荀万秋奏。）

◇绩秋令服色议

伏寻帻非古者冠冕之服，《礼》无其文。案蔡邕《独断》云：「帻是古卑贱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书》曰：「其执事皆赤帻。」知并不冠之服也。汉元始用，众臣率从。故司马彪《舆服志》曰：「尚书帻名曰纳言。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晋。大宋受命，礼制因循。斯既历代成准，谓宜仍旧。（《宋书·礼志》二，元嘉六年六月。）

◇太庙送神议

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门外，则疑於臣；入庙中，则全於君。君在门外，则疑於君，入庙则全於君。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宋书·礼志》四，元嘉六年七月，博士荀万秋议。）

◇郊庙乐议

案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於方泽之中，地皆出。」又曰：「乃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哥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於，声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汉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歌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蕃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哥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降神，辍乐於郊祭，昭德报功，有阙於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宋书·乐志》一，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郎荀万秋议，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七。）

◇永阳侯刘升子服制议

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Δ，未阙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於傍亲，宜从殇礼。（《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大明五年七月左丞荀万秋等参议。）

◎刘彦之

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义熙初补武帝镇军参军，後以功封亻艮山县子，迁太尉中兵参军，骠骑道怜镇江陵，以为谘议参军，迁司马南郡太守除使持节南蛮校尉。武帝受禅，进爵为侯。文帝即位，征为中领军，进镇军，以平谢晦功改封建昌县公。迁南豫州刺史，镇历阳。坐滑台之败，下狱免官，起为护军。元嘉十年卒，谥曰忠。

◇与友人萧斌书

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惟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魏书·王慧龙传》，又《北史》三十五。）

◎殷景仁

景仁名铁，以字行，陈郡长平人。晋左光禄大夫茂孙。为晋安府长史掾。（案，《陶潜集》有《与殷晋安别诗》。）历刘毅後军参军，武帝太尉参军。迁宋台秘书郎，世子中军参军，转主簿，又为道怜骠骑主簿，出补衡阳太守，入为宋世子洗马，转中书侍郎。武帝受禅，迁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以为侍中，固辞，改除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转左卫将军。文帝即位，迁侍中，寻代到彦之为中领军。丁母忧，起为领军将军，迁尚书仆射，又迁中书令护军，领吏部。寻代彭城王义康为扬州刺史。元嘉十七年卒，赠侍中司空，有集九卷。（案，《陶潜集》，汪铁字景仁，《宋书·刘湛传》云，遂就殷铁各禄。）

◇辞侍中表

臣志短弱，历著出处。值皇途隆泰，身荷恩荣，阶牒推迁，日月频积，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闻今授，固守愚心者窃惟殊次之宠，必归器望；喉唇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诸躬，无以克荷，岂可苟顺甘荣，不知进退，上亏朝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贻身咎，求之公私，未见其可。顾涯审分，诚难庶几，逾方越序，易以诫惧。所以俯仰周亻皇々，无地宁处。若惠泽广流，兰艾同润，回改前旨，赐以降阶，虽实不敏，敢忘循命。臣迕违之愆，既已屡积，宁当徒尚浮采，尘黩天听。丹情忄空々款，仰希照察。（《宋书·殷景仁传》，少帝即位入补侍中，累辞让，又固陈，改除黄门侍郎。）

◇章太后生母苏氏丧礼议

至德之感，灵启厥祥，文母亻见々天，实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号极徽崇，以贵之义，礼尽於此。苏夫人阶缘戚属，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实感圣怀，明诏爰发，询求厥中。谨寻汉氏推恩加爵，於时承秦之弊，儒术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惧非盛明所宜轨蹈。晋监二代，朝政之所因，君举必书，哲王之所慎。体至公者，悬爵赏於无私，奉天统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万国，贻则後昆。臣豫蒙博逮，谨露庸短。（《宋书·殷景仁传》。）

◇文殊像赞

文殊渊睿，式昭厥声。探玄发晖，登道怀英。琅琅三达，如日之明。神通，在变伊形。将廓恒沙，陶铸群生。真风幽暖，干祀弥灵。思媚哲宗，寤言祗诚。绝尘孤栖，祝想太冥。（《广弘明集》十六。）

◇文殊师利赞（并序）

文殊师利者，是游方菩萨，因离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号所先也。原夫称谓之生，盖至道兴其貌，何者，虚引之性，彰於立德；轨世之表，闻於童真。廉俗之风移，则感时之训兴，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为名焉。夫欲穷其渊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终古邈矣，岂言像之所极？难算之劫，功高积尘，悠悠遐旷，焉可为言？请略叙其统。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号法王，无上之心，兆於独悟。发中之感，无不由他。近一遇正觉，而灵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构於冲壤，丰条翼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气，与惠风俱扇；三达之明，与日月并曜。具体而微，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机将运，即神通为馆宇，圆应密会，以不疾为影迹。斯其所以动不离寂，而弥纶宇宙，倏忽无常境，而名冠游方者也。世尊兴出，乃援跃进之明；显潜德於香林，因庆云而西徂，复龙见於兹刹。法轮既转，则玄音屡唱；对明渊极，辄畅发深言，道映开士，故诸佛美其称；体绝尘俗，故濯缨者高其迹。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冲气而为灵，舒重霄以回荫，吐德音而流声，亦孰能与於此哉。将欲摇荡群生之性，宅至柔之主，开宏基於一篑，廓恒沙而为宇。若然而不悦文殊之风，则未达无穷之量，长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几将千祀，流光移荫，复与昔而升降。由是冥怀宗极者，感悲长津之丧源，惧风日之潜损，遂共表容金石。继以文颂，人思自尽，庶云露以增润。今之所遇，盖是数减百年，有铁轮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阎浮提，号曰阿育。仰规逸轨，拟而像焉。虽真宰不存於形，而灵位若有主。虽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应。神变之异，屡革民德。因险悟时，信有自来矣。意以为接颓薄之运，实由冥维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托想之贤，祗诚攸寄，思纽将绝之绪，引毫心以标位。乃远摸元匠，像天所像，感来自衷，不觉欣然同咏；眇眇童真，弱龄启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峰。神以道王，体以冲通。浪化游方，乃轨高踪。流光遗映，爰暨兹隆。思对渊匠，靖一惟恭。虚襟绝代，庶落尘封。（《广弘明集》十六。）

◎雷次宗

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并不就。元嘉中征至京师，开馆於鸡笼山，聚徒教授。除给事中，不就，加散骑侍郎。

◇与子侄书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当於所禀之中，顺而勿率耳。吾少婴羸患，事锺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於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馀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

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逾知命。崦嵫将迫，前途几何，实远想尚子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未至忄昏，衰不及顿，尚可厉志於所期，纵心於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专气暮年之摄养，玩岁日於良辰，偷馀乐於将除，在心所期，尽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长，冠娶已毕，修惜衡泌，吾复何忧。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见关，子平之言，可以为法。（《宋书·雷次宗传》，与子侄书，以言所守。）

◇答袁悠问

袁悠问雷次宗曰：「《丧服》：『大夫为贵臣贵妾缌』，何以便为庶母无服。」又案《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有若曰：『诸侯为妾齐礼欤』？郑注云：『妾之贵者，为之缌耳』。《左传》云：晋少姜卒，明年正月，既葬，齐使晏平仲请继室。叔向对曰：「寡君以在之中。」案此，诸侯为妾，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为贵妾缌，案注，贵妾，侄绨也，夫侄绨实贵，而大夫尊轻，故不得不服。至於馀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诸侯，一降旁亲，岂，容媵妾更为服也。郑注《丧服》，无服是也，又注《檀弓》哀公为悼公母齐云：『妾之贵者，为之缌耳。』此注谓诸侯为贵妾缌，既与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注《丧服》相违，且诸侯庶子母卒无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以服，言诸侯为贵妾缌邪？《左传》所言，云少姜之卒，有之言者，是春秋之时，诸侯淫侈，至於甚者，乃为齐。此盖当时之弊事，非周公之明典也。（《通典》九十二。）

◇答蔡廓问

蔡廓问雷次宗云：「礼称唯主丧不除，恐此正施於嫡传重者耳。按汉萧太傅云：「主丧独谓子也。」又案王肃云：斩衰之丧未葬，直云主丧不除。而王举重为言，明正谓孝子不变，馀皆除也。今世人为妻亦不除主丧，将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丧，是不必唯施子孙也。吉凶异道，不得相干。殡柩尚在，岂可弁冕临奠。夫主妻丧，以本重故也，谓不宜除。（《通典》一百三。）

◇甥侄

夫谓吾姑者，吾谓之侄，此名独从姑发。姑与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独制侄名，而字偏从女。如舅与从母，为亲不异，而言谓吾舅者，吾谓之甥，亦犹自舅而制也。名发於舅，字亦从男，故侄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是以《周服篇》无侄字，《小功篇》无甥名也。（《通典》六十八。）

◎夏侯弼

弼字辟国。（案，夏侯弼不他见，《北堂书钞》未删改本一百五十八列於宋孝武之後，谢灵运、颜延之、颜峻之前，知是刘宋时人。）

◇吴都赋

岩岩船舻，泛泛扬舟，雍河桀寺，风骇云浮，坚壁金城，状若高楼，推折天波。（案，此句陈禹谟本改作「轻帆迅擢」。）横截流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引两条，《御览》七百七十。）

金玉星烦，明当霞聚，纤细越，青笺白。名练夺乎乐浪，英葛先乎三辅。（《御览》八百二十引夏侯辟国《吴都赋》，知弼字辟国。）

尔其遐域则蚪窟云，龙洞引电，浮石乘流，鲤兽口见。神州城隆，高鸿重峦。大风骇其穴，浮云出其端。（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卷三十

◎谢灵运（一）

灵运小名客儿，陈郡阳夏人，晋车骑将军玄孙，袭封康乐公，为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刘毅镇姑孰，以为抚军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诛，武帝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骠骑道怜版为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郎、世子左卫率，免。宋受禅，降公爵为侯，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少帝即位，出为永嘉太守。文帝即位，征为秘书监，迁侍中。寻引病东归，以游宴免。起为临川内史，为有司所纠，兴兵叛逸，禽付广州。元嘉十年，於广州弃市，有《晋书》三十六卷，集二十卷。

◇怨晓月赋

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昨三五兮既满，今二八兮将缺。浮云褰兮收泛滟，明舒照兮殊皎洁。墀除兮镜鉴，房栊兮澄彻。（《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御览》四。）

◇罗浮山赋（并序）

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罗浮山赋》曰：

若乃茅公之说，神化是悉，数非亿度，道单悒忄。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潜夜引辉，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阳宫，耀真之阴室，洞穴之宝衢，海灵之云术。伊离情之易结，谅沉念之罗浮。发潜梦於永夜，若诉波而乘桴。越扶屿之细涨，上增龙之合流。鼓兰柜以水宿，杖桂策以山游。（《艺文类聚》七，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岭表赋

见五渎之东写，睹六水之南驰，挥灵海之委输，孰石穴之永归。（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若乃长山款跨，外内乖隔，下无伏流，上无夷迹，兔望冈而旋归，鸿雁睹峰而反翮。既陟麓而践坂，遂升降於山畔。顾後路之倾，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罗石棋布，怪谲横越。非山非阜，如楼如阙。斑采类绣，明白若月。萝蔓绝攀，苔衣流滑。（《艺文类聚》八。）

◇长溪赋

潭结绿而澄清，濑扬白而戴华，飞急声之瑟汩，散轻文之涟罗。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艺文类聚》九。）

◇孝感赋

举高樯於杨潭，眇投迹於炎州。贯庐江之长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时月孟节季，岁亦告暨，离乡眷壤，改时怀气。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泪。孟积雪而抽笋，王斫冰以鲜。荑叶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顾微心之庸褊，谢精灵於昭晰。拥永慕而莫从，曾遐感而靡彻。（《艺文类聚》二十。）

◇归途赋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徒，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於外，兴不自己。虽高才可推，求怀未惬。今量分告退，反身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泽，经途履运，用感其心。赋曰：

承百世之庆灵，遇千载之优渥，匪康衢之难践，谅跬步之易局。践寒暑以推换，眷桑梓以缅邈，褫簪带於穷城，反巾褐於空谷。果归期於愿言，获素念於思乐。於是舟人告办，伫楫在川，观鸟候风，望景测圆。背海向溪，乘潮傍山，凄凄送归，愍愍告旋。时秋之杪节，天既高而物衰，云上腾而雁翔，霜下沦而草腓。舍阴漠之旧浦，去阳景之芳蕤，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诡状，山侧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长在，经盛衰而不易。（《艺文类聚》二十七。）

◇感时赋（并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颓年致悲，时惧其速，岂能忘怀，乃作斯赋。相物类以迨已，闵交臂之匪赊，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鉴三命於予躬，怛行年之蹉跎，于鹈之先号，挹芬芳而夙过，微灵芝之频秀，迫朝露其如何。虽发叹之早晏，谅大暮之同科。（《艺文类聚》三十四。）

◇伤己赋

嗟夫，卞赏珍於连城，孙别骏於千里。彼珍骏以贻爱，此陋容其敢拟。丁旷代之渥惠，遭谬眷於君子。眺徂岁之骤经，睹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羡物，终岁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而载坐，辟幌以回临。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闺之清阴。想轻綦之往迹，冫食和声之馀音。播芬烟而不熏，张明镜而不照。歌《白华》而绝曲，奏《蒲生》之促调。（《艺文类聚》三十四。）

◇逸民赋

（上阙）于天唯舍唯用，其见也则如游龙，其潜也则如隐凤。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有酒则舞，无酒则醒，不明不晦，不昧不类。萧条秋首，葳蕤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风。御清风以远路，拂白云而峻举，指寰中以为期，望系外而延伫。（《艺文类聚》三十六。）

◇入道至人赋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馆真，荒聪明以削智，遁支体以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穷悬，幽庭虚绝，荒帐成烟。水纵横以触石，日参差於云中。飞英明於对溜，积氤氲而为峰。推天地於一物，横四海於寸心，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艺文类聚》三十六。）

◇辞禄赋

荷赏延之渥恩，在弱龄而覃惠，蒙圣达之眷顾，得乘闲以沉泄。虽镳羁之有名，恒游奖而匪滞。解龟纽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事於一朝，与世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长绝。自牵缀於朱丝，奄二九於斯年。服缨佩於两官，执鞭笏於宰蕃。（《艺文类聚》三十六。）

◇撰征赋（并序）

盖闻昏明殊位，贞晦异道，虽景度回革，乱多治寡，是故升平难於恒运，剥丧易以横流。皇晋（缺二字。）河汾，来迁吴楚，数历九世，年逾十纪，西秦无一援之望，东周有三辱之愤，可谓积祸缠衅，固以久矣。况乃陵茔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弥远。庆灵将升，时来不爽，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区宇未统，侧席盈虑。值天祚攸兴，昧弱授机，龟筮元谋，符瑞景征。於是仰祇俯协，顺天从兆，兴止戈之师，躬暂劳之讨。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千京畿。（《艺文类聚》作「京甸」。）次师于氵反上。灵樯千艘，雷辎万乘，羽骑盈途，飞旌蔽日。别命群帅，诲谟惠策，法奇於《三略》，义秘於《六韬》。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隼於滑台。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明发兴於鉴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皇华》愧於先《雅》，靡监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途经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乱淮，逆薄泗、氵反，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勋由仁积。年月我历，市朝已改，永为洪业，缠怀清历。於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其词曰：

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载於唐后，申赞事於周王。畴庸命而顺位，锡宝以彻疆。历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业服道而德徽，风行世而化扬。投前踪以永冀，省质以远伤。暌谋始于蓍蔡，违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弃，凭曲成之不遗。昭在幽而偕煦，赏弥久而愈私。顾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颖於松上，擢纤枝於兰逵。施隆贷而有渥，报涓尘而无期。欢太阶之休明，穆皇道之缉熙。

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惟昔《小雅》，逮於班书，戎蛮孔炽，是殛是诛。是以宣王用棘於猃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镐至泾，自塞及平。窥郊伺鄙（缺四字。）慕携王之矫虔，阶丧乱之末宁。窃强秦之三辅，陷隆周之两京。雄崤、渑以制险，据绕ㄧ而作扃。家永怀於故壤，国愿言於先茔。俟太平之旷期，属应运之圣明。坤寄通於四渎，乾假照於三辰。水润士以显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睿哲，当草昧而经纶。总九流以贞观，协五材（传注五才，从《艺文类聚》改）而平分。时来之机，悟先於介石，纳隍之诚，一援於生民。龟筮允臧，人鬼同情。顺天行诛，司典详刑。树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选徒，秉钺抗ㄩ。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单吴子之精灵。

迅三翼以鱼丽，襄两服以雁逝。阵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蓟。洒严霜於渭城，被和风於洛戚。就终古以比猷，考坟册而莫契。昔西怨於东徂，今北伐而南悲。岂朝野之恒情，动万乘之幽思。歌零雨於《豳风》，兴《采薇》於周诗。庆金墉之凯定，眷戎车之迁时。伫千里而感远，涉弦望而怀期。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於河湄。夕饮饯以匚装，旦出宿而言辞。岁既晏而繁虑，日将迈而恋乖。阙敬恭於桑梓，谢履长於庭阶。冒沈云之厶蔼，迎素雪之纷霏。凌结湍凝清，风矜籁以扬哀。情在本而易阜，物虽末而难怀。眷余勤以就道，苦忧来其城颓。

尔乃经雉门，启浮梁，眺锺岩，越查塘。览永嘉之紊维，寻建武之缉纲。于时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主晋有祀，福禄来格。明两降览，三七辞厄。元诞德以膺纬，肇回光於阳宅。明思服於下武，兴继代以消逆。简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废。孝武舍己以杖贤，亦宁外而治内。观日化而就损，庶雍熙之可对。闵隆安之致寇，伤龟玉之毁碎。漏妖凶於沧洲，缠衅难而盈纪。时焉依於晋、郑，国有蹙於百里。赖英谟之经营，弘兼济以忘己。主寰内而缓虞，澄海外以渍滓。至如昏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瞻天命之贞符，秉顺动而履机。率骏民之思效，普邦国而同归。荡积霾之秽氛，启披阴之光晖。反平陵之杳蔼，复七庙之依稀。务役简而农劝，每劳赏而忠甄。变时雍於祖宗。（缺六字。）扫逋丑於汉渚，涤僭逆於岷山。羁巢处於西木，引鼻饮於源渊。惠要衤棘而思韪，援冠弁而来虔。

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收扬。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观曲而识节，似缀组以成章。业弥缠而弥微，事愈有而莫伤。

次石头之双岸，究孙氏之初基。幸汉庶之漏网，恁江介以抗维。初鹊起於富春，果鲸跃於川湄。匝三世而国盛，历五伪而宗夷。察成败之相仍，犹唇亡而齿寒。载十二而谓纪，岂蜀灭而吴安。众咸昧於谋兆，羊独悟於理端。请广武以诲情，树襄阳以作藩。拾建业其如遗，沿万里而谁难。疾鲁荒之讠皮辞，恶京陵之谮言。责当朝之惮贬，对曩籍而兴叹。

敦怙宠而判违，敌既而国圮。彼问鼎而何阶，必先贼於君子。原性分之异托，虽殊途而归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乱其如矢。谢昧迹而托规，卒安身以全里。周显节而犯逆，抱正情而丧己。

薄四望而尤眄，叹王路之中鲠。蠢于越之妖烬，敢凌蹈于五岭。崩双岳于中流，拟凶威於荆郢。隐雷霆於帝坐，飞芒镞於宫省。於时朝有迁都之议，人无守死之志。师旅痛於久勤，城墉阙於素备。安危势在不侔，众寡形於见事。於赫渊谋，研其神策。缓辔待机，追奔蹑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歼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京甸以清晏，撒多垒而宁役。

造白石之祠坛，怼二竖之无君。践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勋。道有屈於灾蚀，功无谢於如仁。

讯落星之飨旅，索旧栖於吴馀。迹阶今而不见，横榛奔以荒除。彼生成之乐辰，亦犹今之在余。慨齐吟於爽鸠，悲唐歌於《山枢》。

吊伪孙於涂首，率君臣以奉疆。时运师以伐罪，偏投书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纽，乏东南以振纲。诚钜平之先觉，实中兴之後祥。据左史之攸征，胡影迹之可量。

过江乘而责始，知遇雄之无谋。厌紫微之宏凯，甘陵波而远游。越云梦而南溯，临浙河而东浮。彀连弩於川上，候蛟龙於中流。

爰薄方与，乃届欧阳。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广陵之乡。易千里之曼曼，溯江流之汤汤，氵存赤圻以经复，越二门而起涨。眷北路以兴思，看东山而怡目。林丛薄，路逶迤，石参差，山盘曲。水激濑而骏奔，日映石而知旭。审兼照之无偏，怨归流之难濯。羡轻分之涵泳，观翔鸥之落啄。在飞沈其顺从，顾微躬而缅邈。

於是抑怀荡虑，扬榷易难。利涉以吉，天险以艰。于敌伊阻，在国斯便。勾践行霸於琅邪，夫差争长於黄川。葛相发叹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详览，知吴濞之衰盛。戒东南之逆气，成刘后之宋圣。藉盐铁之殷阜，临淮楚之剽轻。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忿戒盎之扶祸，惜徒伤於家令。匪条侯之忠毅，将七国之陵正。褒汉藩之治民，并访贤以昭明。侯文辩其谁在，曰邹阳与枚生。据忠辞於吴朝，执义说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园，虽正言而免刑。阙里既已千载，深儒流於末学。钦仲舒之容，遵缝掖於前躅。对园囿而不窥，下惟莫而论属。相端、非之两骄，遭弘、偃之双慝。恨有道之无时，步险途以侧足。

闻宣武之大阅，反师旅於此廛。自皇运之都东，始昌业以济难。抗素旄於秦岭，扬朱旗於巴川。惧帝系之坠绪，故黜昏而崇贤。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继宰，衅逾禹其必颠。

造步丘而长想，钦太傅之遗武。思嘉遁之馀风，绍素履之落绪。民志应而愿税，国屯难而思抚。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钓之假缕。总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语。弘九流以拮四维，复先陵而清旧宇。却西州之成功，指东山之归予。惜图南之启运，恨鹏翼之末举。

发津潭而回迈，逗白马以憩ぎ。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角城。城坡也兮淮惊波，平原远兮路交过。面芄野兮悲桥梓，溯急流兮苦碛沙。千里而无山，缅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缺六字。）谓信美其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娱。身少长於乐土，实长叹於荒馀

（缺四字。）具瘁。直岁寒之穷节。视层云之崔巍，聆悲飙之掩屑。弥昼夜以滞淫，怨凝阴之方结。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跻月。眷转篷之辞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说。（《艺文类聚》作「而可歇」。）问徭役其几时，骇阅景於兴没。感曰归於《采薇》，予来思於雨雪。岂初征之惧对，冀鹳鸣之在垤。

（缺四字。）逾宿，骛吾楫於邳乡。奚车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辅汤。绵三代而享邑，厕践土之一匡。嗟仲几之宠侮，遂舍存以征亡。喜薛宰之善对，美士弥之能纲。

升曲垣之逶迤，访淮阴之所都。原入跨之达耻，俟遭时以远图。舍西楚以择木，迨南汉以定谟。乱孟津而魏灭，攀井陉而赵徂。播灵威於齐横，振馀猛於龙且。观让通而告，曷始智而终愚。

迄沂上而停，登高杞而不进。石幽期而知贤，张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云仞。岂无累於清霄，直有概於贞吝。始熙绩於武关，卒敷功於皇胤。处夷险以解挫，弘忧虞以时顺。矜若华之翳晷，哀飞骖之落骏。伤粒食而兴念，眷逸翮而思振。

戾臣山而东顾，美相公之前代。嗟残虏之将糜，炽馀於海济。驱鲐稚於淮曲，暴鳏孤於泗乙。托末命（缺二字。）云，冀灵武之北阅。惟授首之在晨，当盛暑而选徒。肃严威以振响，渐温泽而沾腴。既云撒於朐城，遂席卷於齐都。曩四关其奚阻，道一变而是孚。

伤炎季之崩驰，长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诈爱，借兄弟以伪恩。相魏武以谲狂，宄谟奋於东藩。桴未噪於东郭，身已馘於楼门。

审贡牧於前说，证所作於旧徐。聆泗川之浮磬，玩夷水之宾珠。草渐苞於炽壤，桐孤干於峄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遗文於《夏书》。

纷征迈之淹留，弥怀古於旧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征名於彭、殇。眺灵壁之曾峰，投吕县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虽齐汨其何伤。启仲尼之嘉问，告性命以依方。岂苟然於迂论，聆寓言於达庄。

於是滥石桥，登戏台。策马钓渚，息辔城隅。永感四山，零泪双渠。怨物华之推驿，慨舟壑之递迁。谓徂岁之悠阔，结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识冲而量渊。降俊明以镜鉴，回风猷以昭宣。道既底於国难，惠有覃於黎元。士颂歌於政教，民谣咏於渥恩。兼《采芑》之致美，协《汉广》之发言。强虎氐之搏翼，氵属云网於所禁。驱黔萌以蕴崇，取园陵而湮沈。锡残落於河西，序沦胥於汉阴。攻方城而折扃，扰谯颍其谁任。世阙才而贻乱，时得贤而兴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体飞书之远情，悟犒师之通识。迨明达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览，契古今而同事。拔渊谟於潜机，骋神锋於云旆。驱斥泽而风靡，蹙坑谷而鸟窜。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既克黜於肥六，又作镇於彭沛。晏皇途於国内，震天威於河外。扫东齐而巳宁，指西崤而将泰。值秉均而代谢，实大业之兴废。心无忝於乐生，事有像於燕惠。

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勋而是税。捐七州以爰来，归五湖以投袂。屈盛绩於平生，申远期於暮岁。

访曩载於宋鄙，采《阳秋》於鲁经。晋申好於东吴，郑凭威於南荆。故反师於曹门，将以塞於夷庚。纳五叛以长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Θ之忠辞，快韩厥之奇兵。

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挺宏志於总角，奋英势於弱冠。气盖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倾湍。始飙起於勾越，中电激於衡关。兴偏虑於攸吝，忘即易於所难。忌陈锦而莫照，思反乡而有叹。且夫杀义害婴，而忄戛丰疑，绁贤不策，失位谁持。迨理屈而愈闭，方怨天而怀悲。对骏骓以发愤，伤虞姝於末词。

陟亚父之故营，谅谋始之非托。遭衰嬴之崩纲，值威炎之结络。迄皓首於阜陵，犹谬觉於然诺。视一人於三杰，岂在己之庸弱。置丰沛而不举，故自同於俎镬。

发卞口而游历，迄西山而弭辔。观终古之幽愤，怀元王之冲粹。丁战国之权争，方恬心於道肆。学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类。洁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拨楚族之休烈，传芳素於来祀。强见誉於清虚，德致称於千里。或避宠以辞姻，或遗荣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骏绝才以丧己。驱信道之成终，表昧世之亏始。悟介焉之已差，则不俟於终日。既防萌於未著，虽念德其何益。

尔乃孟陬发节，雷隐蛰惊。散叶荑柯，芳花饰萌。麦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雎鸠之集河，观鸣鹿之食萍。沂泗远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绪风袭。风流蕙兮水增澜，诉愁衿兮鉴戚颜。愁盈根而际，戚发条而成端。嗟我行之弥日，待征迈而言旋。荷庆云之优渥，周双七於此年。陶逸豫於京甸，违险难於行川。转归玄而眷恋，望修樯而流涟。愿关邺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穆淳风於六合，溥洪泽於八埏。颁贤愚於大小，顺规矩於方圆。固四民之获所，宜税稷於莱田。苦邯郸之难步，庶行迷之易痊。长守朴以终稔，亦拙者之政焉。

（《宋书·谢灵运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九。）

卷三十一

◎谢灵运（二）

◇山居赋（有序并自注）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於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杨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於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其辞曰：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合宫非缙云之馆，衢室岂放勋之堂。迈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阳。嗟文成之却粒，愿追松以远游。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理以相得为适，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所以为笑。孙权亦谓周瑜「公瑾与孤意合。」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缙云、放勋，不以天居为所乐，故合宫、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阳，乃是所居之。□文成、张良，却粒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陶朱、范蠡，临去之际，亦语文种云云。谓二贤既权荣素，故身名有判也。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後，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惟上（托）於岩壑，幸兼善而罔滞。虽非市朝，而寒暑均和也。虽是筑构，而饰朴两逝。（《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两，盖取诸《大壮》。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此堂世异矣。谓岩壑道深於丘园，而不为巢穴，斯免(缺二字)，得暑寒之适，虽是筑构，无妨非朝市云云。）

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应璩作书，邛阜洛川。势有偏侧，地阙周员。铜陵之奥，卓氏充钅爪才规之端，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徒刑域之荟蔚，惜事异於栖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於兼求。（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後。」应琚与程文信书云：「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邛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荫。」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杨雄《蜀都赋》云：「铜陵衍。」卓王孙采山铸铜，故《汉书·货殖传》云：「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杨雄《方言》：「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钅爪，裂帛为衣曰才规。」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一代盛集。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凤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穆公时秦女所居，以致萧史。丛台，赵之崇馆。张衡谓赵筑丛台於前，楚建章华於後。楚之云梦，大中□居《长饮赋》：楚灵王游云梦之中，息於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涛，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华之台。亦见诸史。淮南青丘，齐之海外，皆猎所。司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橘林，蜀之园林，杨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长洲，吴之苑园，左亦谓长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为苑囿，缺六字，故表此园之珍静千乘宴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乡，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随地势所遇耳。）

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於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楼之意得。（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後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於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志。经始山川，实基於此。）

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驱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於知游，栖清旷於山川。（谓经始此山，遗训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

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还江，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枚乘曰：「江右湖，其乐无有。」此吴客说楚公子之词。当谓江都之野，彼虽有江湖而乏山岩，此忆江湖左右与之同，而山岳形势，池城所无也。往渚还江，谓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吸吐，谓中央复有川。款跨纡萦，谓边背相连带。迂回处谓之邪亘，平正处谓之侧直。）

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彖、石滂，闵硎、黄竹。决飞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写长源於远江，派深毖於近渎。（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处，并有名山川。西溪、南谷分流，谷鄣水畎入田口。西溪水出始宁县西谷鄣，是近山之最南峰者，西溪便是□之背。入西溪之里，得石彖），以右为阻，故谓为彖。石滂在西溪之东，从县南入九里，两面峻峭数十丈，水自上飞下。比至外，封登十数里，皆飞流迅激，左右岩壁缘竹。闵硎，在石滂之东。逶迤下注良田。黄竹与其连，南界莆中也。

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崩飞於东峭，傍薄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双流，谓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成此洲涨。表里离合，是其貌状也。者，谓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将崩江中，行者莫不骇栗。者，是县故治之所，在江之□□用石竟渚，并带青林而连白沙也。）

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杨中、元宾，并小江之近处，与山相接也。唐皇便从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并在杨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涧而映红。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经始，并临江，皆被以绿竹。山高月隐，便谓为阴，鸟集柯鸣，便谓为风也。）

近北则二巫结湖，两智利曰通沼。横、石判尽，休周分表。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氵羔。山几下而回泽，濑石上而开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利曰周回，在圻西北。边浦出江，并是美处。义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经始处所犹在。两利曰皆长溪，外利曰出山之後四五里许，里利曰亦隔一山，出新彖。横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旧唐，故曰修堤。长甚远，故日泉流。常石几□□□□，故曰山几下而回泽，里利曰漫石数里，水从上过，故曰濑石上而开道。休山东北，周里山在休之南，并是北边。）

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於纬牒，验感应於庆灵。凌石桥之莓苔，越酋之纡萦。（天台、桐柏，七县馀地，南带海。二韭、四明、五奥，皆相连接，奇地所无，高於五岳，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为名，四明，方石，面四自然开窗也。五奥者，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掎角，并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万丈，下有长溪，亦是缙云之流云。此诸山并见图纬，神仙所居。往来要径石桥，过酋、溪人迹之艰，不复过此也。）

远南则松箴、栖鸡，唐嵫、漫石。、嵊对岭，B65孟分隔。入极浦而回，迷不知其所适。上崎而蒙笼，下深沈而浇激。（栖鸡，在保口之上，别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里。松箴在栖鸡之上，缘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数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兴经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卒嵊与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远南。前岭鸟道，正当五十里高，左右所无，就下地形高，乃当不称。远望B65山甚奇，谓白烁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经始精舍。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日孟埭，芋薯之田。清溪秀竹，回开巨石，有趣之极。此中多诸浦涧，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崎深沈，处处皆然，不但一处。）

远西则（缺四十三字。）

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昆涨缅旷，岛屿绸沓。山纵横以布护，水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而萦。信荒极之绵眇，究风波之睽合。（江从山北流，穷上虞界，谓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谓海为百谷王，以其善处下也。海人谓孤由为昆。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於一处回沈相萦扰也。大荒东极，故为荒极。风波不恒，为睽合也。）

徒观其南术□□□□□□□□□□□岸测深，相渚知浅。洪涛满则曾石没，清澜减则沈沙显。及风兴涛作，水势奔壮。于岁春秋，在月朔望。汤汤惊波，滔滔骇浪。电激雷崩，飞流洒漾。凌绝壁而起岑，横中流而连薄。始迅转而腾天，终倒底而见壑。此楚贰心醉於吴客，河灵怀惭於海若。（南术是其临江旧宅，门前对江、三转曾山，路穷四江、对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间，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狭处，故曰生几。勇门以南上便大《门艮》，故曰成衍。岸高测深，渚下知浅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随水增减，春秋塑望，是其盛时。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吴客问之，举秋涛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国之储贰，故曰楚贰。河灵，河伯居河，所谓河灵。惧於海若，事见庄周《秋水篇》。）

尔其旧居，曩宅今园，槿尚援，基井具存。曲术周乎前後，直陌矗其东西。岂伊临溪而傍沼，乃抱阜而带山。考封域之灵异，实兹境之最然。葺骈梁於岩麓，栖孤栋於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兼见江山之美。三间故谓之骈梁。门前一栋，枕几上，存江之岭，南对江上远岭。此二馆属望，殆无优劣也。）

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香粳。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孰。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生何待於多资，理取足於满腹。（许由云：「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谓人生食足，则欢有馀，何待多须邪。工商衡牧，似多须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浚潭涧而窈窕，除菰洲之纡馀。毖温泉於春流，驰寒波而秋徂。风生浪於兰渚，日倒景於椒途，飞渐榭於中弥金，取水月之欢娱。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觊云客之暂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诸涧出源入湖，故曰浚潭涧。涧长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纡馀也。）

水草则萍藻，蒲芹荪，兼菰苹蘩，荇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缘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必充给而後搴，岂蕙草之空残。卷《句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秦筝倡而溯游往，《唐上》秦而旧爱还。（搴出《离骚》。《句乂弦》是《采菱歌》、《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秦筝倡《蒹笳篇》，《唐上》奏《蒲生》诗，皆感物致赋。鱼藻苹蘩荇，亦有诗人之咏，不复具叙。）

《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九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柏万代而不殒，伏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於绿带，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药处，於今不复依，随士所生耳。此境出药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药，医缓，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参核者，双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根也。五华者，堇华、芫华、才遂华、菊华、旋覆华也。九实者，连前实，槐实，柏实，兔丝实，女贞实，蛇床实，蔓荆实，蓼实□□也。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水香，兰草。林兰，支子。卷柏、伏苓，并皆仙物。凡此众药事，悉见於《神农》。）

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苦齐味。水石别谷，巨细各汇。既修竦而便娟，亦萧森而蓊蔚。露夕沾而凄阴，风朝振而清气。捎玄云以拂杪，临碧潭而挺翠。蔑上林与淇澳，验东南之所遗。企山阳之游践，迟鸾之栖托。忆昆园之悲调。（案，《初学记》二十八，「践」作「饯」，「忆」作「噫」。）慨伶伦之哀。卫女行而思归咏，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笄箭，细叶。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细密，吴中以为宅援。石竹，本科丛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属，细者无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萧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关中之禁苑，淇澳，卫地之行园，方此皆不如。东南会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阳、竹林之游，鸾栖食之所。昆山之竹任为笛，黄帝时，伶伦斩其厚均者吹之，为黄锺之官。卫女思归，作《竹竿》之诗，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

其木则松柏檀栎。（缺二字。）桐榆，柘谷栋，楸梓柽樗。刚柔性异，贞脆质殊。卑高沃脊，各随所如。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凌冈上而乔竦，荫涧下而扶疏。沿长谷以倾柯，攒积石以插衢。华映水而增光，气结风而回敷。当严劲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坠叶於秋晏，迟含萼於春初。（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山脊曰冈。阔上涧下，长谷积石，各随其方。《离骚》云：「青春受谢，白曰昭只。」《诗》云：「萼不韦韦」也。）

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观貌相音，备列山川。寒燠顺节，随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鱼、鸟、兽、动物。兽有数种，有腾者，有走者。走者骋，腾者透。谓种类既繁，不可根源，但观其列状，相其音声，则知山川之好。兴节随宜，自然之数，非可敦戒也。）

鱼则鱿鳢鲋与，鳟鲵链鳊，鲂鲔鲨鳜，尝鲤鲻。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藻戏浪，泛符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鲈乘时以入浦，感迅沿濑以出泉。（鱿音优，鳢音礼，鲋音附，与音叙，鳟音寸兖反。鲵音完，鲢音连，鳊音毖仙反，鲂音房，鲔音甾，鲨音沙，鳜音居缀反，尝音上羊反，鲻地比之反，音竹之反，皆《说文》、《字林》音。《诗》云：「锦衾有灿。」故云锦烂。鲈，一时鱼。感音感，迅音迅，皆出溪中石上，恒以为玩。）

鸟则鸿鹄，鹭鸨相，鸡鹊绣质，害翟绶章。晨凫朝集，时乔山梁。海鸟违风，朔禽避凉，荑生归北，霜降客南。接响云汉，侣宿江潭。聆清哇以下听，载王子而上参。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音昆，鸿音洪，音溢。《左传》云：「六《鸟》退飞。」字如此。鹄音下竺反，音秋，鹭音路，鸨音保，相音相。唐公之马，与此鸟色同，故谓为相，音相。鸡鹊害翟，见张茂先《博物志》。翟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鸟并美采质，凫音符，野鸭也，常待晨而飞，乔音已消反，长尾雉也。《论语》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海鸟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鸟，以为神也。事见《左传》。朔禽，雁也，寒月转往衡阳。《礼记》，霜始降，雁来宾，岁莫云，雁北向。政是阳初生时，荑生归北，霜降客南，山鸡映水，自习其羽仪者。）

山上则猿犭军狸獾，犴犭曼犭盈，山下则熊罴豺虎，原鹿。掷飞枝於穷崖，踔空绝于深硎。蹲谷底而长啸，攀木杪而哀鸣。（猿音袁，犭军音魂，狸音力之反。獾音火丸反。犴音五悬反。犭曼音曼，似獾而长，狼之属，一曰犭。音安黠反，犭盈音弋生反，狸之黄黑者，一曰似犭分。豺音在皆反，原音元，野羊大角，音鬼珉反，音京，能踔掷。虎长啸，猿哀鸣，鸣声可玩。）

纟纶不投，置罗不披。弋靡用，蹄筌谁施。鉴虎狼之有仁，伤遂欲之无崖。顾弱龄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谅不远之在斯。抚鸥攸而悦豫，杜机心於林池。（八种皆是鱼猎之具。自少不杀，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欢永废。庄周云，虎狼仁兽，岂不父子相亲。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兽，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岂复崖限。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苟此悟万物生好之理。《易》云；「不远复，无悔。」庶乘此得以入道。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悦豫於林池也。）

敬承圣诰，恭窥前经。山野昭旷，聚落膻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岂寓地而空言，必有贷以善成。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虽纟卒容之缅邈，谓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锡之息肩。庶镫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绝而可温。（贾谊《吊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谓歌哭诤讼，有诸讠宣华，不及山野为僧居止也。经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贷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今旁林艺园制苑，仿佛在昔，依然托想虽纟卒容缅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处也。所谓息肩。镫王、香积，事出《维摩经》。《论语》云：「温故知新。」理既不绝，更宜复温，则可待为己之日用也。）

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翦榛开迳，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旁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乔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於郊廓，殊世间於城旁。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於道场。（云初经略，躬自履行，备诸苦辛也。罄其浅短，无假於龟筮，贫者既不以丽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谢郊郭而殊城旁。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人口，粪埽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楼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概慨不早。）

贱物重己，弃世希灵。骇彼促年，爱是长生。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羡蝉境之匪日，抚云倪其若惊。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情。虽未阶於至道，且缅绝於世缨。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於殇彭。（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乔师，安期先生是马明生师，二事出《列仙传》。《洞真经》云：「今学仙者，亦明师以自发悟，故不辞苦味颓形也。」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殇彭，邈然有间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资待各徒，随节竞逐。陟岭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レ箬于谷。杨胜所拮，秋冬廿获。野有蔓草，猎涉廿婴。亦酝山清，介尔景福。苦以术成，甘以才审熟。慕椹高林，剥芨岩椒。掘阳崖，レ才鲜阴Ｂ。昼见搴茅，宵见索。芟菰翦蒲，以荐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灰，咸各有律。六月采蜜，八月朴栗。备物为繁，略载靡悉。（此一章谓是山作及水役采拾诸事也。然渔猎之事，皆不载，杨杨挑也，山间谓之木子，氵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音覆，字出《字林》。《诗》人云：「六月食郁及。」猎涉字出《尔雅》。术，术酒，味苦。扌审，扌审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扌审治痈核，术治痰冷。椹音甚，味似菰菜而胜，刊木而作之，谓之慕。芨音及，采以为纸，音倩，采以为渫，扌鲜（音鲜），采以为饮。采蜜扑栗，各随其月也。）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两居谓南北两处，各有居止。峰阻绝，水道通耳。观风瞻云，然後方知其处所。）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还回往匝，枉渚员峦。呈美表趣，胡可胜单。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於户里，列镜澜於窗前。因丹霞以楣，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之□□未牵。鸿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氵九泉旁出，潺于东檐，桀壁对寺，空龙於西ニ。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沈以蒙茂。萝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间，风露披清於畏岫。夏凉寒燠，随时取适。阶基回互，乘隔。此焉卜寝，玩水弄石。迩即回眺，终岁罔攵。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眇遁逸於人群，和寄心於云霓。（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途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馀。南悉连岭叠鄣，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从迳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皆别载其事。缘路初入，行於竹迳，半路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鄣。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岸。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奥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迳，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刊翦开筑，此焉居处，细趣密玩，非可具记，故较言大势耳。越山列其表侧傍缅□□为异观也。）

因以小湖，邻於其隈。众流所凑，万泉所回。氵九滥异形，首毖终肥。别有山水，路邈缅归。（氵九滥、肥毖，皆是泉名，事见於《诗》，云此万泉所凑，名有形势。）

求归其路，乃界北山。栈道倾亏，蹬阁连卷。复有水迳，缭绕回圆，亻亻平湖，泓泓澄渊。孤岸竦秀，长洲纤绵，既瞻既眺，旷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异源同口。赴隘入险，俱会山首。濑排沙以积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倾澜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捎岩，木映波而结薮。迳南ぞ以横前，转北崖而掩後。隐丛灌故悉晨暮，托星宿以知左右。（往反经过，自非岩涧，便是水迳，洲岛相对，皆有趣也。）

山川涧石，州岸草木。既标异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牍。山匪且而是岵，川有清而无浊。石傍林而插岩，泉协涧而下谷。渊转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结葩，树凌霜而振绿。向阳则在寒而纳煦，面阴则当暑而含雪。连冈则积岭以隐嶙，举峰则群竦以隐嶙。浮泉飞流以写空，沈波潜溢於洞穴。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俱悦。（土山戴石曰且。山有林曰岵。此章谓山川众美，亦不必有，故总叙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寻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凡厥意谓，扬较以挥。且列於言，诫特此推。（谓寒待绵纩，暑待纩，朝夕餐饮，设此诸业以待之。药以疗病，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听讲放生，研书敷文，皆其所好。韩非有《扬较》，班固亦云「扬较古今」，其义一也。左思曰：「为左右扬较而陈之。」）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侯晚。猗蔚溪涧，森疏崖。杏坛、奈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峦，卑柿被实於长浦。（庄周云：「鱼父见孔子杏坛之上。」《维摩诘经》奈树园。杨雄《蜀都赋》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户有橘柚之园。」桃李所植甚多，枣梨事出北河、济之间，淮、颍诸处，故云殊所也。）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艹荠，葑菲苏姜。缘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标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葑菲见《诗・柏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阐云，寒葱挺园。灌疏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质难恒，颓龄易丧。抚鬓生悲，视颜自伤。承清府之有术，冀在衰之可壮。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摭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仿锺乳於洞穴，讯丹阳於红泉。（此皆住年之药，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启善趣於南倡，归清畅於北机。非独惬於予情，谅佥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寒风兮搔屑，面阳兮常热。炎光兮隆炽，对阴兮霜雪。忄曷曾台兮陟云根，坐涧下兮越风穴。在兹城而谐赏，传古今之不灭。（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众远近聚萃，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山中静寂，实是讲说之处。兼有林木，可随寒暑，恒得清和，以为适也。）好生之笃，以我而观。惧命之尽，吝景之欢。分一往之仁心，拔万族之险难。招惊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将阑。漾水性於江流，吸云物於天端。睹腾翰之顽颉，视鼓鳃之往还。驰聘者倘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观，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惧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万族之险难。水性云物，各寻其生。老子云，驰骋出猎，令人心发狂。猜害者恒以忍害为心，见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滕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巳颓於道术。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或平生之所流览，并於今而弃诸。验前识之丧道，抱一德而不渝。（庄周云：「轮扁语齐桓公，公之所读书，圣人之糟粕。者，《金》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

伊昔韶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

若乃乘摄持之告，评养达之篇。畏绝迹之不远，惧行地之多艰。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宾名於圣贤。广灭景於崆峒，许遁音於箕山。愚假驹以表谷，涓隐岩以搴芳。（缺十七字。）莱庇蒙以织畚。皓栖商而颐志，（卿寝茂而敷词。缺五字。）郑别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会。高居唐而胥宇，台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穷年，眇贞思於所遗。（老子云：「善摄生者。」庄子云：「谓之不善持生。」又云：「养生有无崖，达生者不务生之所无奈何。」绝迹，上皇，下衰，宾名，义亦皆出庄周。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之师也。许由隐於箕山，尧以天下让而不取。愚公居于驹阜，齐桓公逐鹿入山，见之，涓子隐於宕山，好饵术，告伯阳《琴心》三篇，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石之山。楚狂接舆，楚王闻其贤，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无鬼岩栖，魏侯劳之，问「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见寡人。」无鬼问：「君绌嗜欲，屏好恶，则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莱子耕於蒙山之阳，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织畚为业。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汉祖召不能出。司马长卿高才，而处世不乐预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郑子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耕隐谷口，大将军王凤礼骋不屈，遂与弟子别於山阿，终身不反。梁伯鸾隐霸陵山中，耕织以自娱，後复入会稽山。台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为土室，采药自给。高文通居西唐山，从容自娱也。）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虚远。事与情乖，理与形反。既耳目之靡端，岂足迹之所践。蕴终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权近虑以停笔，抑浅知而绝简。（谓此既非人迹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践履耳。故停笔绝简，不复多云，冀夫赏音悟夫此旨也。《宋书·谢灵运传》《艺文类聚》六十四。）

◇江妃赋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陈，尽古来之妍媚。矧今日之逢逆，迈前世之灵异。小腰微骨，朱衣皓齿，绵视腾采，靡肤腻理，姿非定容。服无常度，两宜欢颦，俱适华素，于时升（《初学记》作「出」。）月隐山，落日映屿，收霞敛色，回飙拂诸。每驰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初学记》作「珠」。）以申赠，觊色授而魂与。嗟佳人之眇遇，眺霄际而告语。惧展爱之未期，抑倾念而暂伫。天台二娥，宫亭双媛，青（神接，紫衣形见。或飘翰凌烟，或潜泳浮海，万里俄顷，寸阴未改。事虽假於云物，心常得於无待。况分岫湘岸，延情苍阴，隔山川之表里，判天地之浮沉，承嘉约于往昔。宁更贰於在今。傥借访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谌，兰音未吐，红颜若晖，留眄光溢，动袂芳菲。散云辔之络驿，案灵辎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虑一别之长绝，眇天末而永违。《艺文类聚》七十九，《初学记》十九，《御览》二百八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谢灵运（三）

◇谢对康乐侯表

昔强氐暴虐，恃僭历纪，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阶没西河，倾覆南汉，凌籍纪郢，跨越淮泗。於时策画惟疑，地险已谢，咸惧君臣同泯，有生无馀，亡祖奉国威灵，董符戎重，尽心所事，克黜祸乱，功参盘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晖，荣落代运，输税唐化，生幸无已，不悟天道下济，鸿均曲成。乃眷遐绩，式是兴征。分虎钮龟，复显茅土，鸣玉拖绂，班景元勋，泽洽往德，恩覃来胤。永维先踪，远感崩结。岂臣弱，所当忝承。臣闻至公无私，甄善则一。皇恩远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倾宗殒元，心识其会。酬恩答厚，罔知所由。（《艺文类聚》五十一。）

◇诣阙自理表

臣自抱疾归山，於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分养命，庶毕馀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ダ二十七日疏云：「比日异论尊沓，此虽相了，百姓不许寂默，今微为其防。」披疏骇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及见ダ，虽曰见亮，而装防如此，唯有罔惧。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谗谤之，圣贤不免，然致谤来，要有由趣。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夫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牵曳疾病，束骸归款。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臣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宋书·谢灵运传》）

◇上书劝伐河北

自中原丧乱，百有馀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归於华风。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况陵茔未几，凶虏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遘纷京师，岂虑托付。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拯赴。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晚遣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此国耻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

咸云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遣救援，停住河东，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师老於外，国虚於内，时来之会，莫复过此。观兵翟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忽值新起之众，则异於今，苟乖其时，难为经略，虽兵食倍多，则万全无必矣。又历观前代，类以兼弱为本，古今圣德，未之或殊。岂不以天时人事，理数相得，兴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刘之弱，晋氏之盛，拓开吴、蜀，亦因葛、陆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馀命，尽於来年。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仰望圣泽，有若饥渴，注心南云，为日已久。来苏之冀，实归圣明，此而弗乘，後则未兆。即日府藏，诚无兼储，然凡造大事，待国富兵强，不必乘会，於我为易，则在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器械既充，众方粗足，方於前後，乃当有优。常议损益，久证冀州口数，百万有馀，田赋之沃，著自《贡》典，先才经创，基趾犹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为国长久之计，孰若一往之费邪。

或征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昔在前汉，屯军霸上，通火甘泉。况乃远戍之军，值新故交代之际者乎。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连岭判阻，三关作隘。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昔陇西伤破，晁错兴言，匈奴慢侮，贾谊愤叹。方於今日，皆为赊矣。晋武中主耳，值孙皓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况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协以宰辅贤明，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远命，亦何敌不灭。矧伊顽虏，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机志务，久定神谟。臣卑贱侧陋，窜景岩穴，实仰希太平之道，倾睹岱宗之封，虽乏相如之笔，庶免史谈之愤，以此谢病京师，万无恨矣。久欲上陈，惧在触，蒙赐恩假，暂违禁省，消渴十年，常虑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闻。（《宋书·谢灵运传》。）

◇与庐陵王义真笺

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戎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遗一介。（《南史》作「个」。）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宋书·王弘之传》，又南史二十四。）

◇与弟书

闻恶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恶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於石。

◇答弟书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御览》九百四十二。）

◇答范光禄书

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疾，比春更甚忧虑，故人有情，信如来告，企咏之结，实成饥渴，山涧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叹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玩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观，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後进文悟，衮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

承祇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徽缘，窃望不绝。即时经始招提，在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以此息心，当无所忝邪？平生缅然，临纸累叹。敬惜为先，继以音告。傥值行李，辄复承问。（并《广弘明集》十五。）

◇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书

灵运白：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然书不尽意，亦前世格言。幽僻无事，聊与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难，词征理析，莫不精究，寻览弥日，欣若暂对。辄复更伸前论，虽不辨酬释来问，且以示怀耳。海峤回，披示无期，临白增怀，眷叹良深，灵运再拜。（《广弘明集》十八。）

◇答纲琳二法师书

披览双难，欣若暂对。藻丰论博，蔚然满目，可谓胜人之口。然未厌於心，聊伸前意，无由言对，执笔长怀，谢灵运和南。（《广弘明集》十八。）

◇晋书武帝纪论

世祖受命，祯祥屡臻。奇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近安，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勿由王制，反诸礼律，未能是正。而采择嫔媛，不徇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可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玷於微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御览》九十六。）

◇辨宗论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不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已下并《广弘明集》十八。）

◇答法勖问

法勖问：敬览清论，明宗极虽微，而一悟顿了。虽欣新剖，窃有所疑。夫明达者，以体理绝欲，悠悠者以迷惑婴累。绝欲本乎见理，婴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经云：「新学者离般若，便如失明者无导。」是为怀理荡患，於兹显矣。若涉求未渐於大宗，希仰犹累於尘垢，则永劫劬劳，期果缅邈。既怀犹豫，伏迟嘉训。初答：道与俗反，理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权虽是假；旨在非假，智虽是真。能为非真。非真不伤真，本在於济物；非假不遂假，济物则反本。如此，之劫无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勖再问：案论孔、释，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异。而神道之域，虽颜也，孔子所不诲，实相之妙，虽愚也，释氏所必教。然则二圣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校之，华民易於见理，难於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於受教，难於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昔向子期以儒道为壹，应吉甫谓孔老可齐，皆欲窥宗，而况真实者乎？

勖三问：重寻答，以华夷有险易之性，故二圣敷异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谓美矣。然渊极朗鉴，作则於上，愚民蒙昧，伏从於下。故作则宜审其政，伏从必是其宗。今孔废圣学之路，而释开渐悟之迳。筌蹄既已纷错，群黎何由归真？三答：冬夏异性，资春秋为始末，昼夜殊用，缘辰暮以往复。况至精之理，岂可迳接至粗之人？是故旁渐悟者，所以密造顿解；倚孔教者，所以潜成学圣。学圣不出《六经》，《六经》而得，顿解不见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历然，何疑纷错？鱼兔既获，群黎以济。

◇答僧维问

僧维问：承新论，法师以宗极微妙，不容阶级，使夫学者穷有之极，自然之无。有若符契，何须言无也？若资无以尽有者，焉得不谓之渐悟邪？初答：夫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累尽则无，诚如符契，将除其累，要须旁教。在有之时，学而非悟，悟在有表，托学以至。但阶级教愚之谈，一悟得意之论矣。

维再问：论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渐。使夫涉学希宗，当日进其明，不若使明不日进，与不言同。若日进其明者，得非渐悟乎？再答：夫明非渐至，信由教发，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损累出垢伏。伏似无同，善似恶乖，此所务不俱，非心本无累。至夫一悟，万滞同尽耳。

维三问：答云：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虽不永用，当推之时，岂可不暂令无邪？若许其暂合，犹自贤於不合，非渐如何？三答，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今岂可以假知之暂，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暂合贤於不合，诚如来言，窃有微证。巫臣谏庄王之言，物赊於己，故理为情先，及纳夏姬之时；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云互，物己相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谏日为悟，岂容纳时之惑邪？且南为圣也，北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谓，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称。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矣。

◇答慧ら问

慧ら演僧维问：当假知之壹合，与真知同异？初答：真知异。

ら再问：以何为异？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

ら三问：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实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将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触成累。累恒触者心日昏，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灭累，然灭之时，在累伏之後也。伏累灭累，貌同实异，不可不察。灭累之体，物我同忘，有无壹观。伏累之状，他己异情，空实殊见，殊实空，异己他者，入於滞矣；壹无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答ら维问

维问：三世长於百年，三千广於赤县，四部多於户口，七宝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远近，得不谓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贤愚违方而处，所谓世同时异，物是人非。譬割鸡之政，亦有牛刀，佩玺而听，岂皆唐虞？今谓言游体尽於武城，长世皆覃於天下，未之闻也。且俱称妙觉，而国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国土，而言圣有优劣。景迹之应，本非所征矣。

维再问：论曰，或道广而事狭，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诚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设令周孔实未尽极。以之应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圣远，未足明极，夫降妙数阶，以接群粗，则粗者所不测，然数阶之妙，非极妙之谓。推此而言，抚世者於粗为妙，然於妙犹粗矣。以妙求粗，则无往不尽，以粗求妙，则莫睹其源。无往不尽，故谓之穷理，莫睹其源，故仰之弥高。今岂可就颜氏所崇，而同之极妙邪。再答，今不藉颜所推，而谓之为极，但谓颜为庶几，则孔知机矣。且许禹昌言，孔非本谈，以尧则天，体无是同。同体至极，岂计有之小大邪？

维三问，凡世人所不测，而又昌言者，皆可以为圣邪？三答：夫昌言贤者，尚许其贤，昌言圣者，岂得反非圣邪？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尽实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为信？既以释昌为是，何以孔昌为非邪？

◇答法纲问

竺法纲问：敬披高论，探研宗极，妙判权实，存旨儒道，遗教孔释，昌言折中，允然新论，可谓激流导源，莹拂发挥矣。详复答勖、维之问，或谓因权以通，为学而非悟尔。为玄句徒设，无关於胸情焉。窃听未安，何以言之？

夫道形天隔，几二险绝，学不渐宗，曾无仿佛。驰骋有端，思不出位。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崖曷由而登，机峰何从而超哉？若勤务於有，而坐体於无者，譬犹挥豪锺、张之则，功侔羿、养之能，不然明矣。盖同有非甚碍，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邪？

又云：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论曰：夫膏肓大道，摧立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盖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无。未有先尽有累，然後得无也。就如所言，累尽则无尔，为累之自去，实不无待？实不无待，则不能不无，故无无贵矣。如彼重暗自，无假火日。无假火日，则不能不设，亦明无尚焉。落等级而奇顿悟，将於是乎蹶矣。暇任之馀，幸思嘉释。

答曰，来难云：同有非甚碍，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邪？此是拘於所习，以生此疑耳。夫专玩笔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复玩笔札者，何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无而去滞，何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诘能兼之无，非惟锺、胡愧射於更、李，羿、养惭书於罗、赵，触类之蹶，始克巧历之叹。今请循其本：夫凭无以伏有，伏久则有忘，伏时不能知，知则不复辨。是以坐忘日损之谈，近出老庄；数缘而灭，经有旧说。如此，岂累之自去，实无之所济。且明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称功於幽暗，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讵俟多云。

◇答慧琳问

释慧琳问云：三复精议，辨忄画二家，斟酌儒道，实有怀於论矣。至於去释渐悟，遗孔殆庶，蒙窃惑焉。释云有渐，故是自形者有渐。孔之无渐，亦是自道者无渐，何以知其然邪？中人可以语上，久习可以移性。孔氏之训也，一合於道场；非十地之所阶。释家之唱也，如此渐绝文论，二圣详言，岂独夷束於教。华拘於理，将恐斥离之辨，辞长於新论乎？勖道人难云：绝欲由於体理，当谓日损者，以理自悟也。论曰：道与俗反，本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物济则反本。问曰：权之所假，习心者亦终以为虑乎？为晓悟之日，与经之空理，都自反邪？若其永背空谈，翻为末说，若始终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维ら假知中殊为藻艳，但与立论有违者，以旋迷丧理，不以钻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弃燕，信燕北越南矣。虑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圣矣。如此，但当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骤进，复何忧於失所乎，将恐一悟之唱，更蹶於南北之譬邪。答曰：孔虽曰语上，而云圣无阶级。释虽日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归，所疑者渐教。圣无阶级，其理可贵，所疑者殆庶。岂二圣异途，将地使之然？斥离之叹，始是有在，辞长之论，无乃角弓邪？难云：若其永背空谈，翻与末说；若始终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谓公孙之辞，辨者之囿矣。夫智为权本，权为智用。今取圣之意则智，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之辞则权，旁权以为检，故三乘咸蹶筌。既意以归宗，故般若为鱼兔，良民多愚也，故教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贵於摄悟。假知之论，旨明在有者，能为达理之谏。是为交赊相倾，非悟道之谓。与其立论，有何相违？燕北越南，有愚空圣。其理既当，颇获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骤进，亦实如来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当其此时，可谓向宗，既得既至，可谓一悟。将无同辔来驰，而云异辙邪。（并《广弘明集》十八。）

◇答王卫军问

论曰：由教而信，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无入照之分。问曰：由教而信，而无入照之分，则是暗信圣人。若暗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无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答曰：颜子体二，未及於照，则向善已上，莫非暗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关心。赐以之二，回以之十，岂直免尤而已，实有日进之功。

论曰：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尚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可谓无入照之分邪？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理暂为用？又不知以何称之。答曰：不知而称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为名，非暂知如何？不恒其用，岂常之谓？既非常用，所以交赊相倾。故谏人则言政理，悦己则犯所知。若以谏时为照，岂有悦时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谈，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圣已下，无浅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论曰：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灭累。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邪？若都未见理，专心暗信，当其专心，惟信而已。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为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数，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答曰：累伏者属此则废彼，实如来告。凡厥心数，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恨不就学人设言，而以恒物为讥耳。譬如药验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岂复循环，疾痊安能起灭？则事不侔，居然已辨。但无漏之功，故资世俗之善，善心虽在，五品之数，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谓冬日之阴，辅嗣亦云远不必携，聊借此语，以况入无，果无阻隔。（已上并《广弘明集》十八。）

卷三十三

◎谢灵运（四）

◇七济

翠媚□，朱裳妍形。（《御览》六百八十六。）

朝食既毕，摘果堂阴。春惟枇杷，夏则林擒。（《御览》九百七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名山志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於清旷之域邪？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辔，论储贰则嵩山有绝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愿辞汉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馀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

永宁安固二县中路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涧，凡有五处，南第一谷，今在所谓石壁精舍。

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

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

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

桂林顶远则嵊尖疆中。

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馀，左望湖中，右傍长江。

始宁又北转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步许对横山。（并见《文选注》引）

地山者，王演《山记》之木榴山，一名地。（《初学记》五。）

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御览》九百四十二。）

吹台有高桐，皆百围，峄阳孤桐，方此为劣。（《初学记》二十八。）

◇述祖德诗序

大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文选》谢灵运《述祖德诗》注。）

◇赠宣远诗序

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文选》谢瞻《答灵运诗》注。）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魏太子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於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

△王粲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清多。

△陈琳

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徐

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

△刘桢

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应

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阮

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并见《文选》。）

◇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艺文类聚七十六。）

◇王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难以之百年。储宫非不贵，岂若登云天。王子爱清净，区中实嚣喧。冀见浮丘公，与尔共缤翻。（初学记二十三。）

◇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初学记》二十三。）

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并序）

范侯远送像赞，命余同作。神道希微，愿言所属。辄总三首，期之道场。

◇佛

惟此大觉，因心则灵。垢尽智照，数极慧明。三达非我，一援九生。理阻心行，道绝形声。

◇菩萨

若人仰宗，发性遗虑。以定养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终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缘觉声闻合

厌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权可得宝。诱以涅，救尔生老。肇元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翻乘一道。（并《广弘明集》十五。）

◇维摩经十譬赞（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壑。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愚俗骇变化，横复生欣怛。（《艺文类聚》七十六。）

△焰

性内相表状，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荧荧非向我。如何滞著人，终岁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结核，敷华何由实。至人善取譬，无宰谁能律。莫昵缘合时，当视分散日。（《艺文类聚》七十六。）

△聚幻

幻工作同异，谁谓复非真。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谬者疑久近，远者皆自宾。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艺文类聚》七十六。）

△梦

觉谓寝无知，寐中非无见。意状盈眼前，好恶迭（一作「迷」。）万变。既悟眇已往，惜为浮物恋。孰视婆娑尽，宁当非赤县。

△影响合

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一旦挥霍去，何因相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无本，八微欲安恃。（《艺文类聚》七十六。）

△浮云

泛滥明月阴，荟蔚南山雨。能为变动用，在我竟无取。俄已就飞散，岂复得攒聚。诸法既无我，何由有我所。

△电

倏烁惊电过，可见不可逐。恒物生灭後，谁复核迟速。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恧。发已道易孚，忘情长之福。（已上并见《释藏》肥九，《广弘明集》十五。）

◇侍泛舟赞

泛兮游兰池，渚相委兮石参差。日隐云兮月照林，风辽冷兮水涟漪。（《初学记》二十五。）

◇书帙铭

怀幽卷赜，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无或暇逸。（《艺文类聚》五十五，《御览》六百六。）

◇佛影铭（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缘，端绪不一。难以形检，易以理测。故已备载经传，具著记论矣。虽舟壑缅谢，像法犹在，感运钦风，日月弥深，法显道人，至自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於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氵彪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岂唯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石铭所始，实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岂浅思肤学，所能宣述。事经徂谢，承眷罔已。辄罄竭劣薄，以诺心许。徽猷秘奥，万不写一。庶推诚心，颇感群物，飞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援之路。当相寻於净土，解颜於道场。圣不我欺，致果必报。援笔兴言，情迫其概。

群生因染，六趣牵缠。七识迭用，九居屡迁。剧哉五阴，卷矣四缘。遍使转轮，苦根，未已，转轮在己，四缘云薄，五阴火起。正觉，是极是理。动不伤寂，行不乖止。晓尔长梦，贞尔沈讠皮。以我神明，成尔灵智。我无自我，实承其义。尔无自尔，必祛其伪。伪既殊途，义故多端。因声成韵，即色开颜。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观远表相，就近暖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倚岩军林，傍潭鉴井。借空传翠，激光发ぁ。金好冥漠，白豪幽暖。日月居诸，胡宁斯慨。曾是望僧，拥诚俟对。承风遗则，旷若有概。敬图遗纵，疏凿峻峰。周流步栏，窈窕房栊。激波映墀，引月入窗。云往拂山，风来过松。地势既美，像形亦笃。彩淡浮色，群视沈觉。若灭若无，在摹在学。由其洁精，能感灵独。诚之云孚，惠亦孔续。嗟尔怀道，慎勿中惕，弱丧之推，阐提之役。反路今睹，发蒙兹觌。式厉厥心，时逝流易。敢铭灵宇，敬告震锡。（《释藏》肥九，《广弘明集》十五。）

◇武帝诔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乃作诔曰：

舜潜历岩，高晦泗渚，龙德而隐，风积乃举，皇之遁世，屯难方阻。眷此区寰，闵尔沦胥。太元之季，权戚携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岳牧纠虔，朝廷纷错。妖横乘巢，蛟喷鲸跃。既扰奥区，遂斥帝廛。乱离斯瘼，不後不先。实赖明哲，授手康旃。纪度回薄，馀分成闰。旧晋中微，伪楚籍衅。蹑彼潜机，整此英阵。推亡必朽，固存斯振。卢循负险，肆慝遐岭。殄我江豫，迫我台省。民既摇荡，国将迁鼎。乘驺归辕，式固皇境。弘危济险，弭难释殆。虎骑骛隰，舟师涨海。倾穴寻窠，穷幽测昧。昔去洛戚，息肩江弥金。世更十君，年逾百祀。国绝兴复，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颓国谁耻。夏典载禹，九道是行。商诏述汤，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协此经营。仗钺伐鼓，赫赫明明。乃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师，竟执戎昭。诲以三略，惠以六韬。云撤周京，席卷秦郊。复礼前茔，雪愧旧朝。既清西关，将旋东道。中憩徐豫，兼应燕赵。业盛曩代，惠侔大造。泽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声教，绵绵川陆。北献毡裘，南贡金竹，ヶ首冠弁，穿胸敛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谭。灵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甘露芝草。祥云瑞宿，嘉禾连木。素鸟皓兽，昔之所感。讴颂同音，今之所应。幽显一心，宋克虞德。晋犹唐钦，曰总八纔。於兹三龄，四维开张。九流昭明，敦俭务素。钦贤爱萌，制规作训。阐校修经，礼乐已甄。云雨未弘，将陟井陉。薄埽白登，北朔渴望。飞旌衡朋，东岱灵迟。玉牒金滕，天地不仁。苍生寡福，己荷一遇。弃我何速，梁颠太颓。甘殒以赎，同轨毕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栾栾素，洒泪成雨。响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开基，贞龟无远。迁灵有期，嗣皇擗Ｂ。群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兹，惟祖之夕。流火始变，秋月未永。飞漏急箭，鸣箫哀敫。金觞虚奠，列驾长隧。发辇华殿，华殿既谢，长隧是幸。双盖踌躇，六闲引领，攀援容貌，眷恋俄顷。哀哀百僚，长辞含鲠，奉教百朝，执鞭王始。从履五牧，年历十祀，天光下济，谬蒙眷齿。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侍讲，接筵食理。修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如何一旦，缅邈穹昊。徽容未远，圣灵超然，收泪即路，含戚何言。风霜萧瑟，山海苍茫，地苦情矜，节速心伤。孰是幽哀，实恋我皇。情思如环，萱苏岂忘。（《艺文类聚》十三，又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

◇庐陵王诔（并序）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雾。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托体皇极，衔怨至尽。岂惟有识伤慨，故亦率土凄心。盖出罔己之悲，以陈酸切之事云尔。

哀哀君王，终仁且德，在枉无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来一酷。身微咎累，痛逾鸩毒。何斯祸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有赎。矜急景之难留，悼惊波之易沦。自君王之冥漠，历弥稔於此春。怜鸣禽之响谷，视乔木之陵云。咸感节而兴悦，独怀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於犭比犴，致九伐於南荆。发酸痛於仁诏，令宠赠於哀心。布凄怆於帝言，摅绸缪於皇音。（《艺文类聚》四十五。）

◇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

道存一致，故异化同晖；德合理妙，故殊方齐致。昔释安公振玄风於关右，法师嗣沫流於江左，闻风而说，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於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畏，俯传灵鹫之旨，洋洋乎未曾闻也。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永违此世，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死。（案，《高僧传》作「义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与此异。）年逾纵心，功遂身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始斯终，千戴垂光，呜呼哀哉，乃为诔曰：

於昔安公，道风允被。大法将尽，颓纲是寄。体静息动，怀贞整伪。事师以孝，养徒以义。仰弘如来，宣扬法雨。俯授法师，威仪允举。学不窥牖，鉴不出户。粳粮虽御，《蜀犬》为苌楚。朗朗高堂，肃肃法庭。既严既静，愈高愈清。从容音旨，优游仪形。广演慈悲，饶益众生。堂堂其气，其资。总角味道，辞亲随师。供奉三宝，析微辨疑。盛化济济，仁德怡怡。於焉问道，四海承风。有心载驰，戒德鞠躬。令声续振，五浊暂隆。弘道赞扬，弥虚弥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觉。公之出家，年未志学。如彼邓林，甘露润泽；如彼琼瑶，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众龙集。聿来胥宇，灵寺奚立。旧望研几，新学时习。公之勖之，载和载辑，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禅众，亲承三昧，众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沉晖，三光寝晰，众麓摧柯，连波中结，鸿化垂绪，微风永灭，呜呼哀哉，生尽冲素，死增伤凄，单絷土椁，示同敛骸，人天感悴，帝释恸怀，习习遗风，依依馀凄，悲夫法师，终然是栖，室无停响，途有广蹊。呜呼哀哉，端木丧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惮弟笙。今子门徒，实同斯难。晨埽虚房，夕泣空山。呜呼法师，何时复还，风啸竹柏，云霭岩峰，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闻风。志愿归依，山川路邈。心往形违，始终衔恨。宿缘轻微，安养有寄。阎浮无希，呜呼哀哉。（《释藏》轻八、《广弘明集》二十三。）

◇昙隆法师诔（并序）

夫协理置论，百家未见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踬，而终莫相辨。我若咸叹，翻沦得拔，竟知於谁，冀行迹立，则善恶靡征。欲声名传，则薰莸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恨者，目所亲觌，见之若人矣，慧心朗识。发於髫辫，生自豪华，家赢金帛。加以巧乘骑，解丝竹，秣绝景於康衢，弄弦管於华肆者，非徒经旬涉朔，弥历年稔而已。谅赵李之咸阳，程郑之临矣。既而永夜独悟，中饮兴叹。曰：悲夫，欣厌迭来，终归忧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绝？且三界回沉，诸天倏瞬，况齐景牛山，赵武企阴，催促节物，逼迫霜露。推此愿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摈落荣华，兼济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许诺，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阖门离世，妻子长绝。欢娱永谢，岂唯向之靡乐，判之盛年。终古恩爱，於今仳别矣。旅舟南溯，投景庐岳。一登石门香炉峰，六年不下岭，僧众不堪其操，法师不改其节，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学婴疾，振锡万里相救。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颇以山招，法师至止。鄙人荣役，前诗叙粗已记之，故不重烦。及中间反山，成说款尽，遂获接栋重崖，俱回涧，茹芝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非直山阳靡喜愠之容，令尹一进已之色。实明悟幽微，祛涤近滞，荡吝澡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离无象，信顺莫归，征集何缘？晚节罹，远见参寻。至止阻阔，音尘殆绝，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诚存亡命也。此行颇实有由，承凶感痛，实百常情，纸墨几时，非以斯名。盖钦志节，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怀援笔，其辞曰：

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采声知律，拔茅观汇。物以灵异，人以智贵，即是神明，观鉴意谓。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嗡芳华，怀抱日月。如彼兰苑，风过气越。如彼天倪，云被光发。求名约身，规操束己。傥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欢慰，程郑赵李。家畜金缯，才练艺技，骧首挥霍，繁弦绮靡。酒娱调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星徒，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欢流，厌来情舍。苦乐环回，终卒代谢。弃而更适，生速名偕，谁能易夺？何术推移？精粗浑淆，善恶参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规。试核众肆，庶获所窥。道家蹶近，群流缺远，假名恒谁，傍义岂反？独有兼忘，因心则善。伤物沉迷，羡彼驱遣。变服京师，振锡庐顶，长别荣冀，永息幽岭。含华袭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难，子取其静。昏之视明，即愚成绝。智之秉情，对理斯涅。吝既弗祛，滞亦安拔。子之矜之，为尔苦节。节苦在己，利贞存彼。以明暗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济此。发轸情违，终然理是。梁鸿携妻，荷见子。鸡黍接人，行歌通己。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见法师，独绝神理。形寿易尽，然诺难判。乘心即化，弃身靡叹。怀道弥厉，景命已晏。矜物辞山，终身旅馆。呜呼哀哉，魂气随之。延陵已了，鸢蝼同施。漆园所晓，委骸空野。岂异岂矫，幸有遗馀。聊给虫鸟，呜呼哀哉。缅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经始，偕是登临。开石通涧，剔柯疏林。远眺重叠，近瞩岖。事寡地闲，寻微探赜。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轴卷，藏拔纸襞。问来答往，俾日馀夕。沮溺耦耕，夷齐共薇。迹同心欢，事异意违。承疾怀灼，闻凶懑悲。孰云不痛，零泪沾衣。呜呼哀哉，行久节移，地边气改，终秋中冬，逾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谢常人，仰愧无待。呜呼哀哉。（并《广弘明集》二十五。）

◎谢瞻

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灵运从兄。（案，《瞻传》云，瞻文章与族叔混、弟灵运相抗，是瞻为兄也。考瞻卒於永初二年，年三十五，灵运诛於元嘉十年，年四十九，则灵运长於瞻二岁，疑有一误。）仕晋为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解职，为刘柳建威长史，寻为武帝镇军参军，又为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出为豫章太守，永初二年卒，有集三卷。

◇安成郡庭枇杷树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伊南国之嘉木，伟邦庭而延树，禀金秋之清条，抱东阳之和煦。肇含葩於结霜，成炎果乎纤露，高临甍首，傍拂阶路。（《艺文类聚》入十七。）

◇临终遗弟晦书

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宋书·谢瞻传》，又略见《南史》十九。）

紫石英赞（见《宋书·谢瞻传》，亡。）

◎谢晦

晦字宣明，瞻弟，仕晋为孟昶建威中兵参军，又为武帝太尉参军，署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入为太尉主簿，转从事中郎。宋台建，为右卫将军，加侍中。宋受禅，迁中领军，以佐命功封武昌县公，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少帝即位，加领中书令，寻与徐羡之、傅亮行废立，出为都督荆湘雍益宁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文帝即位，加使持节，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元嘉三年，举兵拒命，为檀道济所破，伏诛。（案，《何承天传》云，晦将见讨，使承天造立表檄，则晦传所载之二表及檄，当编入《承天集》中。）

◇悲人道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於庭户，立操学於衡门。应积善之馀，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

值革变之大运，遭一顾於圣皇。参谋猷於创物，赞帝制於宏纲。出治戎於禁卫，入关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组，继文武之龟章。禀顾命於西殿，受遗寄於御床。伊懦劣其无节，实怀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报之於後王。忧托付之无效，惧愧言於存亡。谓继体其嗣业，能增辉於前光。居遏密之未几，越礼度而缅荒。普天壤而殒气，必社稷之沦丧。矧吾侪之体国，实启处而匪遑。藉亿兆之一志，固昏极而明彰。谅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无疆。国既危而重构，家已衰而载昌。获扶颠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朝褒功以疏爵，命服於西蕃。奏箫管之嘈Γ，拥朱旄之赫煌。临八方以作镇，响文武之桓桓。厉薄弱以为政，实忘食於日旰。岂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历其三稔，实周回其未再。岂有虑於内（缺四字。）其云裁。痛夹辅之二宰，并加辟而靡贷。哀弱息之从祸，悲发中而心。

伊荆汉之良彦，逮文武之子民。见忠贞而弗亮，睹理屈而莫申。皆义概而同愤，咸荷戈而竞臻。浮舳舻之奕奕，陈车骑之桓桓。观人和与师整，谓兹兵其谁陈。庶亡魂之雪怨，反泾、渭於彝伦。齐轻舟於江曲，殄锐敌其皆湮。勒陆徒於白水，寇无反於只轮。气有捷而益壮，威既肃而弥振。嗟时哉之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迕风雨以逾旬。我谋战而不克，彼继奔其蹑尘。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败其有数，岂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师而覆陈。诚得丧之所遭，固当之其无吝。痛同怀之弱子，横遭罹之殃衅。智未穷而事倾，力未极而莫振。誓同心於锋镝，我怯劣而愆信。愍弟侄之何辜，实吾咎之所婴。谓九夷其可处，思致免以全生。嗟性命之难遂，乃窘绁於边亭。亦何忤於天地，备艰危而是丁。

我闻之於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於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於残戮。怀今惮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复。绩无赏而震主，将何方以自牧。非分石之圜照，孰违祸以取福。著殷鉴於自古，岂独叹於季叔。能安亲而扬名，谅见称於先哲。保归全而终孝，伤在余而皆缺。辱历世之平素，忽盛满而倾灭。惟尝与洒扫，痛一朝而永绝。问其谁而为之，实孤人之险戾。罪有逾於丘山，虽百死其何雪。

羁角偃兮衡闾，亲朋交兮平义。虽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惮耕兮从禄，睹世道兮艰讠皮。规志局兮功名，每谓之兮为易。今定谥兮阖棺，惭明智兮昔议。虽待尽兮为耻，嗟厚颜兮靡置。长揖兮数子，谢尔兮明智。百龄兮浮促，终焉兮斟克。卧尽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岂晓分兮辨惑。御庄生之达言，请承风以为则。（《宋书·谢晦传》。）

◎谢元

（元字有宗，灵运从祖弟，元嘉中为殿中曹郎，领祠部，累迁尚书左丞，除太尉谘议参军，未拜，为何承天所幼免，有集一卷。）

◇掖庭有故不举祭议

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於义为安。（《宋书·礼志》四，元嘉七年四月，殿中曹郎领祠部谢元议，诏可。）

◇刑法议

谓事必先正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於符伍者，而未所以检小人邪？为使受检於小人邪？案左丞称士庶天隔，则士无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则是受检於小人也。然则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实相交关，责其闻察，则意有未因。何者？名实殊章，公私异令，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赀财，是私贱也。以私贱无名之人，预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由此而言，谓不宜坐。还从其主，於事为宜。无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检小人，则小人有过，已应获罪，而其奴则义归戮仆，然则无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输赎，於事非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从其分。至於求之管见，宜附前科，区别士庶，於义为美。盗制，按左丞议，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幸可同宽宥之惠，不必依旧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议咸允。（《宋书·王弘传》）

卷三十四

◎谢惠连

惠连，灵运族弟，本州辟主簿，不就。元嘉中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有集六卷。

◇雪赋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於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X乃歌北风於《卫诗》，咏南山於《周雅》，授简於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聘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於东国，雪山峙於西域。岐昌发咏於来思，姬满申歌於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於丰年，袤丈则表於阴德。雪之时义远矣哉！请言其始。

若乃玄律穷，严气升，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沸潭无涌，炎风不兴。北户堇扉，祼壤垂缯。於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连氛累霭，扌日韬霞。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氵キ氵キ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庑，末萦盈於帷席。既因方而为，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於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夸。

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尔其流滴垂冰，缘二承隅。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缤纷繁骛之貌，皓之仪。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嗟难得而备知。

若乃申娱玩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晖。酌湘吴之醇酎，御狐犭各之兼衣。对庭之双舞，瞻云雁之孤飞，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於千里，愿接手而同归。

邹阳闻之，懑然心服。有怀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赋《积雪》之歌，歌曰：

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缛。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

又续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兮思自亲。愿低帷以昵枕，念解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後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於阳春。

歌卒。王乃寻绎吟玩，抚览扼腕。顾谓枚叔，起而为乱。乱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文选，《艺文类聚》二）

◇甘赋

嘉寒园之丽木，美独有此贞芳。质葳蕤而怀风，性耿介而凌霜。拟夕霞以表色，指朝景以齐圆。侔萍实乎江介，超玉英於昆山。倾子节兮相之区，承君玩兮堂之隅。濯雨兮冒霜，长无绝兮芬敷。（《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橘赋

园有嘉树，橘柚煌煌。园丹可玩，清气芬芳。受以玉盘，升君子堂。味既滋而事美，实厥苞之最良。（《艺文类聚》八十六。）

◇氵鸡赋

览水禽之万类，信莫丽乎氵鸡。服昭晰之鲜姿，糅玄黄之美色。命俦旅以翱游，憩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侧。网罗幕而云布，摧羽翩於翩翻。乖沉浮之谐豫，宛羁畜於笼樊。（《艺文类聚》九十二。）

◇白鹭赋

有提樊而见献，实振鹭之鲜禽，表弗缁之素质，挺乐水之奇心。（艺文类聚九十二。）

◇雪赞

气遍霜繁，年丰雪积。彼厉我和，尔素子白。其德懿矣，玩之庭隙。权陋瑶台，暂践盈尺。（《艺文类聚》二。）

◇四海赞

九夷六蛮，八狄七戎。雕镂异实，裳裸殊风。致之以德，车轨斯同。（《初学记》六。）

◇琴赞

峄阳孤桐，裁为鸣琴。体兼九丝，声备五音。重华载挥，以养民心。孙登是玩，取乐山林。（《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白羽扇赞

唯兹白羽，体此皎吉。凉齐清风，素同冰雪。其仪可贵，是用玩悦。挥之衿袖，以御炎热。（《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

◇仙人草赞（并序）

余之中园，有仙人草焉，春颖其苗，夏秀其英，秋有真实，冬无凋色，可谓贯四时而不改者也。既嘉其名，而美其质，染笔作咏，庶以摅述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园有嘉草，名曰仙人，晔晔炜炜，莫莫臻臻。颖发炎暑，苗秀和春。寄尔灵质，乃植中邻。（《艺文类聚》八十一。）

◇松赞

松惟灵木，拟心云端。迹绝玉除，形寄青峦。子欲我知，求之岁寒。（《艺文类聚》八十八。）

◇连珠

盖闻献技者易忽，养德者难致，是以子张重趼，不获哀公之禄。千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盖闻机心难湛，不接异类。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罗举而云鸟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盖闻春兰早芳，实忌鸣央，秋菊晚秀，无惮繁霜。何则？荣乎始者易悴，贞乎末者难伤。是以传长沙而志沮，登金马而名扬。

盖闻修己知足，虑德其逸，竞荣昧进，志忘其审。是以饮河满腹，而求安愈泰；缘木务高，而畏下滋甚。（《艺文类聚》五十七。）

◇目箴

气之清明，双眸善识。唯道是视，瞻彼正直。（《艺文类聚》十七。）

◇口箴

宣纳之由，实伊枢机。唯舌是出，驰驷安追。差厘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艺文类聚》十七。）

◇祭禹庙文

谨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荐夏帝之灵。咨圣继天，载诞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运此宏谟，恤彼民忧，身劳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顾，虔虔是钦。物贵尺璧，我重寸阴。乃锡玄圭，以告成功。虞数既改，夏德乃隆。临朝总政，巡国观风。淹留稽岭，乃徂行宫。恭司皇役，敬属晖融。神且略荐，乃昭其忠。（《艺文类聚》三十八。）

◇为学生祭周居士文

维君陶造化之纯元，侔先哲之遐踪，体无事於高尚，蹈虚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诸侯，公辟弗盼，王命匪酬。穷欢极乐，带索披裘。（艺文类聚三十七。）

◇祭古冢文（并序）

东府掘城北堑，入丈馀，得古冢，上元封域，不用砖甓，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明器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多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许，可有二十馀头。初开见，悉是人形，以物枨拔之，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馀枚，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坏。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命城者改埋於东冈，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曰冥漠君云尔。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属领直兵令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荐冥漠君之灵，忝总徒旅，板筑是司。穷泉为堑，聚壤成基。一椁既启，双棺在兹。舍畚凄怆，纵锸涟而。刍灵已毁，涂车既摧。几筵糜腐，俎豆领低。盘或梅李，盎或醢醯。蔗传馀节，瓜表遗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质几年，潜灵几载。为寿为夭，宁显宁晦。铭志湮灭，姓氏不传。今谁子後，曩谁子先。功名美恶，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齐。墉不可转，堑不可回。黄肠既毁，便房已颓。循题兴念，抚俑增哀，射声垂仁，广汉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羡古风，为君改卜。轮移北隍，窀穸东麓。墉即新营，棺仍旧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义，还双魂。酒以两壶，牲以特豚。幽灵仿佛，歆我牺樽，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二十六。）

◎谢庄（一）

庄字希逸，灵运从子，初为始兴王浚後军法曹参军，转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又转随王诞後军谘议，并领记室，除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孝武即位，除侍中，迁左卫将军，拜吏部尚书，免。大明初起为都官尚书，补选职，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又为侍中，领前军将军，改领游击将军。又领本州大中正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加冠军将军，改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又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坐事免。新安王子鸾板为长史，随府转抚军长史临淮太守。前废帝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明帝即位，以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领寻阳王师，转中书令，寻加金，紫光禄大夫，泰始二年卒，谥曰宪子，有集十九卷。

◇月赋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缘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临浚壑而怨遥，登崇岫而伤远。於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称曰：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昧道懵学，孤奉明恩。臣闻沉潜既义，高明既经。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於东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台，集素娥於后庭。肉眺警阙，フ魄示冲。顺辰通烛，从星泽风。增华台室，扬采轩宫。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未。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君王乃厌晨欢，乐宵宴。收妙舞，弛清县。去烛房，即月殿。芳酒登，鸣琴荐。

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亲懿莫从，羁孤递进。聆皋禽之夕闻，听朔管之秋引。

於是纟玄桐练响，音容选和。徘徊《房露》，惆怅《阳阿》。声林虚籁，沦池灭波。情纡轸其何托，诉皓月而长歌。

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

歌响未终，馀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陈王曰：善，乃命执事，献寿羞璧。敬佩玉音，复之无。（文选，《艺文类聚》一。）

◇曲池赋

北山兮黛柏，南溪兮石。岸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暮云兮十里，朝霞兮千尺。步东池兮夜未久，卧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内，扰百绪於眼前。（《艺文类聚》九。）

◇赤鹦鹉赋应诏

徒观其柔仪所践，藻所挺，华景夕映，容光晦鲜。慧性昭和，天机自晓。审国音於寰中，达方声於遐表。及其云移霞峙，霰委雪翻。陆离渐，容裔鸿轩。跃林飞岫，焕若轻电溢烟门；集场栖圃，晔若夭桃被玉园。至於气淳体净，雾下崖沉，月圆光於绿水，云写影於青林，溯还风而耸翮，沾清露而调音。（《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七。案，《宋书·谢庄传》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

祯流觊域，祥发鹏溟。（《初学记》六。）

◇舞马赋应诏

天子叹三光，总万宇，挹云经之留宪，裁河书之遗矩。是以德泽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庆咸属，荣怀之应必躔。月晷呈祥，乾维效气，赋景河房，承灵天驷，陵原郊而渐影，跃采渊而泳质，辞水空而南亻素，去轮台而东洎，乘玉塞（《初学记》作「登璧门」。）而归宝，奄芝庭而献秘。及其养安骐校，进驾龙涓，辉大驭於国皂，贲上襄於帝闲，超益野而逾绿地，轶兰池轹紫燕。五王晦其术，十氏懵其玄，东门岂或状，西河不能传。既秣芑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绮文，蓄奔容於帷烛，蕴云之锐景，戢追电之逸足，方叠熔於丹缟，亦联规於朱驳。观其双璧应范，三封中图，玄骨满，燕室虚，阳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潜策纡，汗飞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齐》既荐，始徘徊而龙俯，终沃若而鸾眄，迎调露於飞锺，赴承云於骛箭，写秦埇之弭尘，状吴门之曳练，穷虞庭之蹈蹀，究遗野之环丫。若夫跖实之态未卷，凌远之气方摅，历岱野而过碣石，跨沧流而轶姑馀，朝送日於西坂，夕归风於北都，寻琼宫於倏瞬，望银台於须臾。

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国称梁岱伫跸，史言坛场望践，高阝上之瑞彰，江间之祯阐，荣镜之运既臻，会昌之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鉴群后之荐典。圣主将有事於东岳，礼也。於是顺斗极，乘次躔，戒悬日於昭旦，命月题於上年。翼翼，泛修风而浮庆烟，肃肃雍雍，引八神而诏九仙。下齐郊而掩配林，集嬴里而降礻方田，蒲轩次，璧承峦，金检兹发，玉牒斯刊，盛节之义洽，升中之礼殚，亿兆悦，精欢，聆万岁於曾岫，烛神光於紫坛。是以击辕之蹈，抚埃之舞，相与而歌曰：耸朝盖兮泛晨霞，灵之来兮云汉华。山有寿兮松有茂，祚神极兮贶皇家。

然後悟圣朝之绩，号庆荣之烈，比盛乎天地，争明乎日月，茂实冠於胥、庭，鸿名迈於勋、发。业底於告成，道臻乎报谒，巍巍乎，荡荡乎，民无得而称焉。（《宋书·谢庄传》，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又见《艺文类聚》九十三，《初学记》二十九。）

◇杂言咏雪

火洲灭，日壑清，龙关沙蒸，河徼云惊。晷未沉而井，宇方霾而海溟，始，以蕤转，终徘徊而烟曳，状素镜之晨光，写金波之夜晰。（艺文类聚二。）

◇山夜忧吟

庭光尽，山明归，流风乘轩卷，明月缘河飞。涧鸟鸣兮夜蝉清，橘露靡兮蕙烟轻，凌别浦兮值泉跃，经乔林兮遇猿惊。南皋别鹤伫行汉，东邻孤管入青天。沉疴白发共急日，朝露过巢讵赊年。年去兮发不还，金膏玉液岂留颜。回ぎ拓绳户，收棹掩荆关。（《艺文类聚》七。）

◇怀园引

鸿飞从万里，飞飞河岱起，辛勤越霜雾，联翩溯江汜。去旧国，违旧乡，旧海悠且长。回首瞻东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风肃幌兮露濡庭，汉水初绿柳叶青。朱光蔼蔼云英英，离禽喈喈又晨鸣。菊有秀兮松有蕤，忧来年去容发衰。流阴逝景不可追，临堂危坐怅悲。试托意兮向芳荪，心绵绵兮属荒樊。想绿苹兮巳冒沼，念幽兰兮已盈园。夭桃晨暮发，春莺旦夕喧。青苔芜石路，宿草塞蓬门。（艺文类聚六十五。）

◇泰始元年改元大赦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绵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宁乱。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风雨所均，削衽袭带。所以业固盛汉，声溢隆周。子业凶嚣自天，忍悖成性，人面兽心，见於龆日，反道败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弃三正，矫诬上天，毒流下国，实开辟所未有，书契所未闻。再罹遏密，而无一日之哀；齐斩在躬，方深北里之乐。虎兕难匣，凭河必彰，遂诛灭上宰，穷衅逆之酷，虐害国辅，究孥戮之刑。子鸾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歼夷。征逼义阳，将加屠脍。陵辱戚藩，木贾楚妃主。夺立左右，窃子置储，肆酗於朝，宣淫於国。事秽东陵，行污飞走。积衅罔极，日月滋深。比遂图犯玄宫，志窥题凑，将肆枭、镜之祸，骋商、顿之心。又欲鸠毒崇宪，虐加诸父，事均宫阃，声遍国都，鸱枭小竖，莫不宠昵，朝廷忠诚，必加戮挫。收掩之旨，虎结辙；掠夺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气，首领无有全地；万姓崩心，妻子不复相保。所以鬼器山鸣，星钩血降，神器殆於驭索，景祚危於缀冕。

朕假寐凝忧，泣血待旦，虑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业，将坠於渊。赖七庙亡灵，藉八百之庆，巨猾斯殄，鸿时褰。皇网绝而复纽，天纬缺而更张。猥以寡薄，属承乾统，上缉三光之重，俯顾庶民之艰。业业矜矜，若履冰谷，思与亿兆，同此维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泰始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犯乡论清议，赃汁于淫盗，并悉洗除。长徒之身，特赐原遣。亡官失爵，禁锢旧劳，一依旧典。其昏制谬封，并皆刊削。（《宋书·明帝纪》，案，《南史·谢庄传》，明帝定乱使为教诏，传诏立待，诏虞，其文甚工。）

卷三十五

◎谢庄（二）

◇为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

不惟震施罔匮，鸿庆方稠，变调之重，遂臻非据，智小谋大，周家兴规。少阳微暄，有鉴前史。辨其动植，布其安扰，以倡九牧，阜成王教。岂臣眇未，所能克荷。（《艺文类聚》四十七。）

◇又为北中郎谢兼司徒章

臣闻燮理阴阳，寅亮天地，弗惟其官，无人则阙。司徒掌敷五典，职扰兆民。岂悟乾灵罔遗，光渥方阐。不次之任，殊绝藩岳。岂可权尸三事，假备六符。惭震周回，顾步交悸。（《艺文类聚》四十七，《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八。）

◇庆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

伏惟皇太子殿下，明两承乾，元良作贰，抗法迁身，英华自远。乐以修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吉辰，显加元服，对灵之望，俦上庠之欢。率天罄世，莫不载跃。（《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

离景承宸，极光陪极。毓问东华，飞英上序。乐正歌风，司成颂德。清明神镜，温文在躬。练日简辰，业备元服。懋三王之教，属少阳之重。（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为东海王让司空表

臣侧观前载，与窥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难。臣乘少籍长久，分逾涯量，出满入泰，每究荣光。不悟乾烛方远，义路同遗，下参弘化，上尸变理，自非德仞具瞻，声堪民咏。未有妄臻此泽，空集兹灵。（《艺文类聚》四十七。）

◇让吏部尚书表

招才琴钓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终能克夷景命，荣怀万宇。岂容先私首曲，近有经过。且不习冠制，赵客兴鉴，未间统驭，郑臣有规，匪身讥。（《艺文类聚》四十八。）

◇上搜才表

臣闻功照千里，非特烛车之珍，德柔邻国，岂徒秘璧之贵。故《诗》称殄悴，《誓》述荣怀，用能道臻无积，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庆集图，缔宇开县，夕爽选政，昃旦调风，采言厮舆，观谣仄远，斯实辰阶告平，颂声方制。臣窃惟隆陂所渐，治乱之由，何尝不兴资得才，替因失士。故楚书以善人为宝，《虞典》以则哲为难。进选之轨，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阐当今。必欲崇本康务，庇民济俗，匪更┌懑，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时，古今岂贰，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四语从《南史》补。）升历中阳，英贤起於徐、沛，受白水，茂异出於荆、宛，宁二都智之所产，七奥才之所集，实遇与不遇，用与不用耳。今大道光亨，万务俟德，而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镜难原之才，使国罔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昔公叔与亻巽同升，管仲取臣於盗，赵文非私亲士疏嗣，祁奚岂谄仇比子，茹茅以汇，作范前经，举尔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荐，赏罚弘明，成子举三哲而身致魏辅，应侯二士而己捐秦相，臼季称冀缺而畴以田采，张勃进陈汤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鉴，如臣愚见，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

又政平讼理，莫先亲民，亲民之要，实归守宰，故黄霸治颍川累稔，杜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河东历载，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辉宠。今莅民之职，自非公私必应代换者，宜遵六年之制，进获章明庸堕，退得民不勤扰。如此则下无浮谬之愆，上靡弃能之累，考绩之风载泰，歌新之歌克昌。臣生属亨路，身渐鸿猷，遂得奉诏左右，陈愚於侧，敢露刍言，惧氛恒典。（《宋书·谢庄传》，又《南史》二十，《通典》十四。）

◇让中书令表

伏惟陛下登驭震维，临齐政，泽与风翔，恩从云动。臣闻璧门天邃，凤沼神深，丝纶王言，出纳帝命，自非望允当时，誉宣庠塾，未有谬垂曲宠，空席兹荣，在於年壮，犹不可勉。况今绵痼，百志俱沦。（《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御览》二十。）

◇谢赐貂裘表

臣庄言：主衣黄达宣敕，赐臣貂裘，匦发衽开，玄华有曜。靡毫柔毳，黯鉴自凝，固以彩越缀，光逾缉燕。臣闻颦笑不妄，韩裳勿假，绩以昭庸，楚纩爰逮。臣欢扑自歌，而同委衿之泽；勤劳未报，而叨解裘之宠。空荷荣施，徒贲微驱。承殊恩必识服以沦生，铭悦之情，罔知所置。臣受假无由躬拜，谨遣表。（《初学记》二十六。）

◇为八座太宰夏王表请封禅

江淮高阝上之使，结轨於璧门，西鹣北采之译，相望於道路。（《初学记》十三。案，《宋书·礼志》三有《江夏王义恭表》，无此四语，疑《宋志》有删节，或各是一篇也。今别以《宋志》所载之表编入《义恭集》，俟再考。又张溥本有《上封禅仪注奏》，今据《宋书·、礼志》三作有司奏，或非谢庄也，编入宋阙名文。）

◇为尚书八座奏封皇子郡王

臣闻桐睦亲，书河汾之策，赐带怀贤，敬东平之祚。谅以训经终始，义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识款悟，并宜宪章前典，光启祚字，作屏王室，式雍帝载。臣等参议，可封郡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尚书八座奏改封郡长公主

臣闻爵厚懿戚，国之恒典，景祚既新，礼与时渥。永兴等七公主可封郡长公主。（《艺文类聚》五十一。）

◇申言节俭诏书事

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实允愜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屈。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而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拔葵去织，实宜深弘。（《宋书·谢庄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改定刑狱

臣闻明慎用刑，厥存姬典，哀矜折狱，实晖吕命。罪疑从轻，既前王之格范，宁失弗经，亦列圣之恒训。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己。逮汉文伤不辜之罚，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讯之法，当是时也，号称刑清。陛下践位，亲临听讼，亿兆相贺，以为无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虚，颂声尚缺。臣窃谓五听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泽，未洽於民谣。顷年军旅馀弊，劫掠犹繁，监司讨获，多非其实，或规免身咎，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莫不及罪，是则一人罚谬，坐者数十。齐女告天，临淄台殒，孝妇冤戮，东海愆阳，此皆符变灵祇，初感景纬。臣近兼讯，见重囚八人，旋观其初，死有馀罪，详察其理，实并无辜。恐此等不少，诚可怵惕也。

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於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辩，必收声吞衅，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庶鬻棺之谚，辍叹於终古；两造之察，流咏於方今。臣学暗申、韩，才寡治术，轻陈庸管，惧乖国宪。（《宋书·谢庄传》，又略见《通典》一百六十四。）

◇索虏互市议

臣愚以为獯猃弃义，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或以觇国，顺之示弱，无明柔远，距而观衅，有足表强。且汉文和亲，岂止彭阳之寇；武帝修约，不废马邑之谋。故有馀则经略，不足则闭关。何为屈冠带之邦，通引弓之俗，树无益之轨，招尘点之风。交易爽议，既应深杜；和约诡论，尤宜固绝。臣庸管多蔽，岂识国仪，恩诱降逮，敢不披尽。（《宋书·谢庄传》。）

◇密诣世祖启事

贼劭自绝於天，裂冠毁冕，穷弑极逆，开辟未闻，四海泣血，幽明同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天祚王室，睿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陕，肃将乾威，龚行天罚，涤社稷之仇，雪华夷之耻，使弛坠之构，更获缔造，垢辱之，复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精甲十万，已次近道。殿下亲董锐旅，授律继进。荆、鄢之师，岷、汉之众，舳舻万里，旌旆亏天，九土冥符，群后毕会。今独夫丑类，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闼横流，百僚屏气，道路以目。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途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云伫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临区宇，风泽所渐，无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宠灵，叨恩逾量，谢病私门，幸免虎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志在投报，其路无由。今大军近次，永清无远，欣悲踊跃，不知所裁。（《宋书·谢庄传》。）

◇与江夏王义恭笺

下官凡人，非有达概异识，俗外之志，实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来无意於人间，岂当有心於崇达邪。顷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贻诮明时，又亦取愧朋友。前以圣道初开，未遑引退，及此诸夏事宁，方陈微请。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尤，实惧尘秽彝序。

禀生多病，天下所悉，两胁癖疾，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至一恶，痛来逼心，气馀如纟延。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吸吸忄忄，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复道者，岂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牵课瘵，以综所忝。眼患五月来便不复得夜坐，恒闭帷避风日，昼夜忄昏懵，为此不复得朝谒诸王，庆吊亲旧，唯被敕见，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见宾，已数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铨综九流，应对无方之诉，实由圣慈罔已，然当之信自苦剧。若才堪事任，而体气休健，承宠异之遇，处自效之途，岂苟欲思闲辞事邪。家素贫弊，宅舍未立，儿息不免粗糠，而安之若命。宁复是能忘微禄，正以复有切於此处，故无复他愿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闲。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轻，在己不能不重。屡经披请，未蒙哀恕，良由诚浅辞讷，不足上感。

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服几时见圣世，就共中煎忄农若此，实在可矜。前时曾启愿三吴，敕旨云，「都不须复议外出。」莫非过恩，然亦是下官生运，不应见一闲逸。今不敢复言此，当付之来生耳。但得保馀年，无复物务，少是养疴，此便是志愿永毕。在衡门下，有所怀，动止必闻，亦无假居职，患於不能裨补万一耳。识浅才常，羸疾如此，孤负主上擢受之恩，私心实自哀愧。入年便当更申前请，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诉，恐未能仰彻。公恩盼弘深，粗照诚恳，愿侍坐言次，赐垂拯助，则苦诚至心，庶获哀允。若不蒙降，下官当於何希冀邪。仰凭愍察，愿不垂吝。（《宋书·谢庄传》，孝建元年，拜吏部尚书，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又《南史》二十。）

◇为朝臣与雍州刺史袁ダ书

夫夷陂相因，兴革递数，或多难而固其国，或殷忧而启圣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闻见。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将沦，宗稷几泯，幸天未亡宋，乾历有归。主上体自圣文，继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逾夏台。既天地俱愤，义勇同奋，克殄鲸鲵，三灵更造，应天顺民，爰集宝命，四海属息肩之欢，华戎见来苏之泰。吾等获免刀锯，仅全首领，复身奉惟新，命承亨运，缓带谈笑，击坏圣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虽劬劳於外，迹阻京师，然心期所寄，江汉何远。自九江告变，皆谓邓氏狂惑，比日国言藉藉，颇尘吾子。道路之议，岂其或然，闻此之日，能无骇惋。

凶人反道败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谋豺虎，非惟毒流上物，恶积中朝，乃欲毁陵邑，虐崇宪，烧宗庙，卤御物，然後荡覆京都，必使兰莸俱尽。自非圣上庙算灵图，俯眉逊避，维持内外，拥卫臣下，则赤县为戎，百姓其鱼矣。此事此理，宁可孰念。

既天道辅顺，讴歌有奉，高祖之孙，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贯二曜。匡拯家国，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将使神器何归。而群小构慝，妄生窥觊，成轸惑燕，贯高乱赵，谗人罔极，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袭，多见前载，县鉴忠邪，何远遗郎中之清轨，近忘太尉之纯概。相与，或群从舅甥，或姻娅周款，一旦胡、越，能无怅恨。若疑诳所至，邪讠皮无穷，汝当誓众奋戈，翦此朝食。若自延过听，迷途未远，圣上临物以仁，接下以爱，岂直雍齿先封，乃当射钩见相矣。当由力窘迹屈，丹诚未亮邪。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归诚凤阙，锡开宇，非尔而谁。吾等并过荷曲慈，俱叨非服，纡金拖玉，改观蓬门，入奉舜、禹之渥，出见羲、唐之化，雍容抡扬，信白驹空谷之时也，柰何毁掷先基，自蹈凶戾，山门萧瑟，松庭谁埽，言念楚路，岂不思父母之邦。幸纳恶石，以蠲美疹。裁书表意，尔其图之。（《宋书·袁ダ传》，太宗使朝士与ダ书，《艺文类聚》二十五有此，以为谢庄撰。）

◇为沈庆之答刘义宣书

皇纲绝而复纽，区宇坠而更维。（《文选王[030]头陀寺碑文》注，案。《宋书·南郡王义宣传》有沈庆之与义宣书，无此二语，此是答书，彼是与书，未必在一篇中也。今别以彼篇属《沈庆之集》。）

◇与左仆射书

弟昨还，方承间，忽患闷。当时乃尔大恶，殊不易追企，怛想诸治，昨来已渐胜，眠食复云何。顷日寒重，春节至，居患者无不增动。今作何治，眼风不异耳。指遣承问，谢庄白。呈左仆射。（《淳化阁帖》三）

◇竹赞

瞻彼中唐，绿竹猗猗。贞而不介，弱而不亏。杳袅人表，萧瑟云崖。推名楚潭，美质梁池。（《艺文类聚》八十九。）

◇宋孝武宣贵妃诔（并序）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贵妃薨。律谷罢暖，龙乡辍晓。照车去魏，联城辞赵。皇帝痛掖殿之既闻，悼泉途之已宫。巡步檐而临蕙路，集重阳而望椒风。呜呼哀哉，天宠方降，王姬下姻。肃雍揆景，陟屺爰臻，国轸丧淑之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凝庇之怨。敢撰德於旒，庶图芳於锺万。其辞曰：

玄丘烟力，瑶台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郁云。诞发兰仪，光启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栖景宸轩。处丽绍，出懋苹蘩。修诗贲道，称图照言。翼训姒幄，赞轨尧门。绸缪史馆，容与经闱。《陈风》缉藻，临《彖》分微。游艺殚数，抚律穷机。踌躇冬爱，怊怅秋晖。展如之华，实邦之媛。敬勤显阳，肃恭崇宪。奉荣维约，承慈以逊。逮下延和，临朋违怨。祚灵集祉，庆蔼迎祥。皇胤璇式，帝女金相。联跗齐颖，接萼均芳。以蕃以牧，烛代辉梁。视朔书氛，观台告。八颂扃和，六祈辍渗。衡总灭容，翟毁衽。掩彩瑶光，收华紫禁。呜呼哀哉。帷轩夕改，辂晨迁。离宫天邃，别殿云悬。灵衣虚袭，组帐空烟。巾见馀轴，匣有遗弦。呜呼哀哉，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露凝兮岁将阑。庭树惊兮中帷响，金暖兮玉座寒。纯孝擗其俱毁，共气摧其同乐。仰昊天之莫执，《怨凯风》之徒攀。茫昧与善，寂寥馀庆。丧过乎哀，棘实灭性。世覆冲华，国虚渊令。呜呼哀哉。

题凑既肃，龟筮既辰。阶撤两奠，庭引双盾。维慕维爱，曰子曰身。恸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呜呼哀哉。经建春而右转，循闾阖而迳度。旌委郁於飞飞，龙逶迟於步步。锵楚挽於槐风，喝边箫於松雾。涉姑繇而环回，望乐池而顾慕。呜呼哀哉。

晨廿解凤，晓盖俄金。山庭寝日，隧路抽阴。重扃兮灯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销神躬於壤末，散灵魄於天浔。响乘气兮兰驭风，德有远兮声无穷。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十五。）

◇黄门侍郎刘琨之诔

秋风散兮凉叶稀，出吴洲兮谢江几。瞻国门兮耸云路，睇旧里兮惊客衣。魂终朝而三夺，心一夜而九飞。过建春兮背阙庭，历承明兮去城辇。旌徘徊而北系，需逶迟而不转。挽掩隧而辛嘶。骥含愁而鸣俯。顾物色之共伤，见车徒之相泫。（《艺文类聚》四十八。）

◇殷贵妃谥策文

维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仪殷氏，惟尔含徽挺懋。（《初学记》作「茂」。）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实华紫掖，奉轩景以柔明登誉。（《初学记》作「发迹」）。处椒风以婉变升名。幽闲之范，日蔼层闱；繁祉之庆，方隆蕃世。而当春掩藻，中波灭源。朕用震悼，伤於厥心，松柏已翦，泉冥将隧，宜旌德第行，式衍声芳。今遣某官某册告谥曰宣，魂而有灵，尚兹宠渥，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二。）

◇孝武帝哀策文

应门洞望，驰道南除，驰途已撤，郁鬯将虚，哀子嗣皇帝，擗标池，周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旌轸，攀七纬之崩沦，恸三灵之徂尽，百神慕而行云沈，万国哀而素霜。衣冠缅邈，弓剑不追，敢缉讴颂，仿佛希夷，其辞曰：

枢电皇根，月瑶国绪，胤裔丹陵，蝉联华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圣，重规袭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云其远，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声芳纳麓，道昭宾门。上德无称，至功不器。怊怅四始，优游六位。缀响兰深，纟胥言琼秘。悠哉梁践，眇焉汾肆。敬业开宇，离经作翰。鸿起荆河，鸾游楚汉。泗滨沾明，江区承奂。陕左清郊，棠阴虚馆。地维不纽，干纲弛机。羲庭薄蚀，紫路流飞，泣血派，顾瞻川沂。孝贯枢极，义震寰围，誓钺皇郊，诏师牧甸。七景缔华，五云卷煽。雪怨园邑，埽耻瀛县。启圣宸盖，集宝龙见。王室多故，国步方蹇。淮济裂冠，江荆毁冕。东楚乱常，西华汩兴。动笄挥图，爰戡爰翦。浃宙斯澄，绵区咸镜，修风晓逸，德星夕映。溽露飞甘，舒云结庆。祯被动植，信泊翔泳。缺礼克宣，坠章必构，方堂飨极，圆流肆胄。南耸郊宫，北清灵囿。瑶轩春藉，翠华冬狩。经纬穷文，克定尽武。高阝上呈祥，介丘载伫。在盈念冗，成功弗处。荣镜中世，舄奕前古。睿业初远，鸿化方亭。丹云承日，素景媵星。玉几去袭，缀衣在庭。辞重阳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气贸炎凉，史诏龟筮。文物空严，銮和虚卫。动蜃辂之逶迤，顾璧羽之容裔。出国门，分天地，向幽途，异身世。龙旌郁而青槐远，惊葭乱而白杨翳。观初霜之变条，听秋风之下蒂。桥山为云，谷秋亏日。辇道结寒，松庭尽密。芝盖迫令，上骧眷辔。万宇肃其北炎，灵阿阒其深隘。南维有时倾，离光不常镜。腾英声与茂实，方流华於舞咏。（《艺文类聚》十三。）

◇皇太子妃哀策文

楹凝桂奠，庭肃龙ㄝ，风沉国路，云起郊门，皇帝伤总纟遂之掩彩，悼副之灭华。行光既晏，长河又斜，顾而言曰：璇瑶有毁，郁烈无湮，翦素裁简，授之史臣，其辞曰。

霍岫亏天，流凝汉。祥发桐，庆昭金。毓景帝里，飞芳戚。秘仪施谷，（《初学记》作「秘义施容」。）升音集灌。月晷几望，娣袂维良。释帏春宫，承饰（《初学记》作「筐」。）少阳。五叶衍藻，四训抽光。葳蕤蕙振。（《初学记》作「纟襄。」）婉娈琼相。清徽就远，传方。临华罢翠，当晔收兰。复殿生响，长庑（《初学记》作「廊」。）结寒。节移虚馈，气变容衣。中庭草，阶上萤飞。伤萦里第，痛溢朝闱。霜侵烛昧，风密帷凄。惊葭夕转，龙骖夜嘶。筵既诀兮奠既撤，背青阙兮去神闺。旌掩郁而还泛，盖逶迟而顾低。素绋敛维，华解驭。山燧恒阴，松阿不曙。离天渥兮就销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远兮声弥树。（《艺文类聚》十，《初学记》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豫章长公主墓志铭

禀中极之照，体星轩之华。肃恭在国，掖庭钦其风；恪勤衡馆，庶族仰其德。神叶灵条，爰自帝尧。文信启鲁，肇京於楚。宵烛载照，娥英是从。婉娩，优柔肃雍。蘅蕙有宝，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馆长燕。（《艺文类聚》十六。）

◇司空何尚之墓志

远源长澜，自晋徂韩，潜川韬玉，霍岫腾鸾。处华民瞻，出光帝难。寂寞寿仁，茫昧报施。调於饪归，经难褰寄。厶映流芳，烟力作义。（艺文类聚四十七。）

卷三十六

◎颜延之（一）

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晋光禄勋含曾孙。义熙中，後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转主簿，历豫章公世子参军。宋国建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及受禅，补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郎，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元嘉初征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寻领步兵校尉，出为永嘉太守，未行，免。起为始兴王浚後军谘议参军，迁御史中丞，改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免，复为秘书监光禄勋，致仕。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孝武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赠散骑常侍特进，谥曰宪子，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

◇行堇赋

嗟我来之云远，睹行堇於水隅。崩朽棺以掩圹，仰枯颡而枕衢，资沙砾以含实，藉水草之衤遂储。抚躬中途，太息兰渚。行徘徊於永路，时悄怆於川侣。（《艺文类聚》三十四。）

◇白鹦鹉赋（并序）

余具职崇贤，预观神秘，有白鹦鹉焉，被素履玄。性温言达。九译绝区，作瑞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赋，其辞曰：

禀仪素域，继体寒门，貌履玄而被洁，性既春而示温。（已上《初学记》三十。）虽言禽之末品，妙六气而克生。往秘奇於鬼服，来充美於华京。恨仪凤之无辨，惜晨之徒暄。思受命於黄发，独含辞而采言。起交河之荣薄，出天山之无垠。既达美於天居，亦俪景於云阿。渐惠和之方渥，缀风土而未讹。服琐翮於短衿，仰梢云之曾柯。凯天纲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艺文类聚》九十一。）

◇赭白马赋（并序）

骥不称力，马以龙名，岂不以国尚威容，军伏ㄴ迅而已，实有腾光吐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畴德瑞圣之符焉。是以语崇其灵，世荣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职，四奥入贡。秘宝盈於玉府，文驷列乎华厩。乃有乘舆赭白，特禀逸异之姿；妙简帝心，用锡圣皂。服御顺志，驰骤合度，齿历虽衰，而艺美不忒。袭养兼年，恩隐周渥，岁老气殚，毙於内栈。少尽其力，有恻上仁。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献赋。其辞曰：

惟宋二十有二载，盛烈光乎重叶，武义粤其肃陈，文教迄已优洽，泰阶之平升，兴王之轨可接。访国美於旧史，考方载於往牒。昔帝轩陟位，飞黄服皂。后唐膺，赤文侯日。汉道亨而天骥呈才，魏德而泽马效质。逸伦之妙足，自前代而间出。并荣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卫威神，扶护警跸。精曜协从，灵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区而率顺。有肆险以禀朔，或逾远而纳赆。闻王会之阜昌，知函夏之充升。总六服以收贤，掩七戎而得骏。盖乘风之淑类，实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骖象舆，历配钧陈。齿延长，声价隆振。圣祖之蕃锡，留皇情而骤进。

徒观其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鹜迅於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教敬不易之典，训人必书之举。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飞酋轩以戒道，环彀骑而清路。勒五营使按部，声八鸾以节步。具服金组，兼饰丹ぬ，宝铰星缠，镂章霞布。进迫遮，却属辇辂。耸擢以鸿惊，时略而龙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至於露滋月肃，霜戾秋登。王于兴言，阐肆威棱。临广望，坐百层。料武艺，品骁腾。流藻周施，和铃重设。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绚练绝，捷し夫之敏手，促华鼓之繁节。经玄蹄而雹散，历素支而冰裂。膺门沫赭，汗沟走血。迹回唐，畜怒未泄。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悦。妍变之态既毕，凌遽之气方属。局镳辔之牵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极而骧首，望朔云而蹀足。将使紫燕骈衡，绿蛇卫毂。纤骊接趾，秀骐齐亍。觐王母於昆墟，要帝台於宣岳。跨中州之辙迹，穷神行之轨躅。

然而般於游畋，作镜前王。肆於人上，取悔义方。天子乃辍驾回虑，息徒解装。鉴武穆，宪文光。振民隐，修国章。戒出豕之败御，惕飞鸟之寺衡，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备乎所未防。舆有重轮之安，马无泛驾之佚。处以濯龙之奥，委以红粟之秩。服养知仁，从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质。天情周，皇恩毕。

乱曰：惟德动天，神物仪兮。於时驵骏，充阶街兮。禀灵月驷，祖云螭兮。雄志倜傥，精权奇兮。既刚且淑，服几羁兮。效足中黄，殉驱驰兮。愿终惠养，荫本枝兮。竟先朝露，长委离兮。（文选，《艺文类聚》九十三。）

◇寒蝉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萧瑟以攒吟，终婵媛而孤引。越客发度障之歌，代马怀首燕之信。不假於范冠，岂镂体於人爵。折清飚而不沦，团高木以飘落。（《艺文类聚》九十七，《初学记》三十。）

餐霞之气，神驭乎九仙。禀露之清，气精於八蝉。

◇赠谥袁淑诏

夫轻道重义，亟闻其教，世敝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心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率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悫，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挠，厉辞道逆，气震凶党，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古之怀忠陨难，未云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旌宋有臣焉。可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宋书·袁淑传》，世祖即位，使颜延之为诏。）

◇赐恤袁淑遗孤诏

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恤，以慰存亡。（同上。）

◇庭诰

《庭诰》者，施於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若立履之方，规鉴之明，已列通人之规，不复续论。今所载咸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夫选言务一，不尚烦密，而至於备议者，盖以网诸情非。古语曰，得鸟者罗之一目，而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此其积意之方。

道者识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响；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令公屏私。

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观夫古先垂戒，长老馀论，虽用细制，每以不朽见铭，缮筑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树德立义，收族长家，而不思经远乎。

曰身行不足，遗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御览》五百九十三作必先为慈。）将责弟悌务为友。（《御览》四百十六五百九十三作「务念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御览》五百九十三作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御览》作「犹信之不足必应以不信。」）傥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柴，人皆由、损。

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誉，言高一世，处之逾嘿，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遗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人出己，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思广监择，从其远猷，文理精出，而言称未达，论问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亚也。若乃闻实之为贵，以辩画所克，见声之取荣，谓争夺可获，言不出於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於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於是感苟锐之志，驰倾觖之望，岂悟已挂有识之裁，入修家之诚乎。记所云「千人所指，无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愿闻之矣。

凡有知能，预有文论，若不练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归，前流所与，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墙室之内，喧嚣於党辈之间，窃议以迷寡闻，妲语以敌要说，是短算所出，而非长见所上。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於高听，人见弃於众视，则慌若迷途失偶，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嘿而归，岂识向之夸慢，只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夫以怨诽为心者，未有达无心救得丧，多见诮耳。此盖臧获之为，岂识量之为事哉。是以德声令气，愈上每高，忿言怼讥，每下愈发。有尚於君子者，宁可不务勉邪。虽曰恒人，情不能素尽，故当以远理胜之，么算除之，岂可不务自异，而取陷庸品乎。

富厚贫薄，事之悬也。以富厚之身，亲贫薄之人，非可一时同处。然昔有守之无怨，安之不闷者，盖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贫薄，岂其证然，时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无贫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谓富厚在我，则宜贫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义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谬生希幸，以为未达至分。

蚕温农饱，民生之本，躬稼难就，止以仆役为资，当施其情愿，庀其衣食，定其当治，递其优剧，出之休飨，後之捶责，虽有劝恤之勤，而无沾曝之苦。

务前公税，以远吏让，无急傍费，以息流议，量时发敛，视岁穰俭，省赡以奉己，损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见情为上，立长多术，晦明为懿。虽及仆妾，情见则事通，虽在畎亩，明晦则功博。若夺其当然，役其烦务，使威烈雷霆，犹不禁其欲，虽弃其大用，穷其细瑕，或明灼日月，将不胜其邪。故曰：「孱焉则差，的焉则暗。」是以礼道尚优，法意从刻。优则人自为厚，刻则物相为薄。耕收诚鄙，此用不忒，所谓野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灶，齐侯蔑寒，犬马有秩，管、燕轻饥。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厌滋旨而识寡兼之急，仁恕之功。岂与夫比肌肤於草石，方手足於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走者，同其意用哉。罚慎其滥，惠戒其偏。罚滥则无以为罚，惠偏则不如无惠。虽尔眇末，犹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动类念物，则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忤博蒲塞，会众之事，谐调哂谑，适坐之方，然失敬致悔，皆此之由。方其克瞻，弥丧端俨，况遭非鄙，虑将丑折。岂若拒其容而简其事，静其气而远其意，使言必诤厌，宾友清耳，笑不倾抚，左右悦目。非鄙无因而生，侵侮何从而入，此亦持德之管，尔其谨哉。

嫌惑疑心，诚亦难分，岂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刚之断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览，则频笑入戾，期变犬马，则步顾成妖。况动容窃斧，束装盗金，又何足论。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议狱，而僭滥易意；朱公论璧，光泽相如，而倍薄异价。此言虽大，可以戒小。

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诲，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亵，疏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终。

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纾其妄发，其唯善戒乎。声乐之会，可简而不可违，违而不背者鲜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将受其毁。必能通其碍而节其流，意可为和中矣。

善施者唯（《御览》四百七十七作「岂唯」。）发自人心，乃出天则。与不待积，取无谋实，并散千金，诚不可能。赡人之急，虽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与言交矣。

浮华怪饰，灭质之具，奇服丽食，弃素之方。动人劝慕，倾人顾盼，可以远识夺，难用近欲从。若睹其淫怪，知生之无心，为见奇丽，能致诸非务，则不抑自贵，不禁自止。

夫数相者，必有之征，既闻之术人，又验之吾身，理可得而论也。人者兆气二德，禀体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胜杀，及其为人，宁无叶。亦犹生有好丑，死有夭寿，人皆知其悬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岂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难，识道愈坚。

古人耻以身为溪壑者，屏欲之谓也。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怀蠹而蠹残桂。然则火胜则烟灭。（《御览》八百七十一作「烟胜则火灭」。）蠹壮则桂折。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去明即昏，难以生矣。建言所黜，儒道众智，发论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误深，故药之者恒苦术浅，所以毁道多而义寡。顿尽诚难，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异，从事於人者，无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善谋人，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务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谓然，而彼定不然，弈棋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学顰之蔽。将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

流言谤议，有道所不免，况在阙薄，难用算防。接应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积，嫌间所袭，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处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无责於人，必有达鉴，昭其情远，识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宽嘿以居，洁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谚曰，富则盛，贫则病矣。（《艺文类聚》三十五《初学记》十八作「甚矣」。）贫之为病也，不为形色粗，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远识者，何能不移其植。（《艺文类聚》作「非廉洁深识者，何能不交移其植，《初学记》作其澡」。）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艺文类聚》《初学记》作「见深则忧浅，识远则患浮」。）昔（《艺文类聚》《初学记》作「昔有」。）琴歌於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彰，义必幽隐，交赖相尽，明有相照。一面见旨，则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则意入渊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友，金石可弊，岂待充其荣实，乃将议报，厚之篚筐，然後图终。如或与立，茂思无忽。

禄利者受之易，易则人之所荣，蚕穑者就之艰，艰则物之所鄙。艰易既有勤倦之情，荣鄙又间向背之意，此二途所为反也。以劳定国，以功施人，则役徒属而擅丰丽，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则督妻子而趋耕织。必使陵侮不作，悬企不萌，所谓贤鄙处宜，华野同泰。

人以有惜为质，非假严刑，有恒为德，不慕厚贵。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与物终，世有位去则情尽，斯无惜矣。又有务谢则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见人休事，则勤蕲结纳，及闻否论，则处彰离贰，附会以从风，隐窃以成衅，朝吐面誉，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犹叛戾，斯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凭人惠训，藉人成立，与人馀论，依人扬声，曲存禀仰，甘赴尘轨。衰没畏远，忌闻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无度，心短彼能，私树己拙，自崇恒辈，罔顾高识，有人至此，实蠹大伦。每思防避，无通闾伍。

睹惊异之事，或涉流传，遭卒迫之变，反思安顺。若异从己发，将尸谤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异如裴楷，处逼如裴遐，可称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御览》五百九十三作「恬淡」。）为体，宽愉为器者，则为（《御览》下有「美矣」二字。）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烦性，小忍即歇。（《御览》下有故字。故）动无愆容，举无失度，则物将自悬，人将自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习之所变亦大矣，岂惟蒸性染身，乃将移智易虑。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芷兰之室，久而不知其芬。」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欠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是以古人慎所与处。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尽（《艺文类聚》二十三作处）而不污尔。故曰：「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苟无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怀道为念，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耳。或云：「贫何由乐？」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贵同贫贱，理固得而齐。自我丧之，未为通议，苟议不丧，夫何不乐。

或曰，温饱之贵，所以荣生，饥寒在躬，空曰从道，取诸其身，将非笃论，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岂间定实，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内，不由于外。是以称体而食，贫岁愈兼，量腹而炊，丰家馀食，非粒实息耗，意有盈虚尔。况心得复劣，身获仁富，明白入素，气志如神，虽十旬九饭，不能令饥，业席三属，不能为寒。岂不信然。

且以己为度者，无以自通彼量，浑四游而斡五纬，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载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纪而合流贯，人灵茂也。昔之通乎此数者，不为剖判之行，必广其风度，无挟私殊，博其交道，靡怀曲异。故望尘请友，则义士轻身，一遇拜亲，则仁人投分。此伦序通允，礼俗平一，上获其用，下得其和。

世务虽移，前休未远，人之适主，吾将反本。夫人之生，暂有心识，幼壮骤过，哀耗骛及，其间夭郁，既难胜言，假获存遂，又云无几。柔丽之身，亟委土木，刚清之才，遽为丘壤，回遑顾慕，虽数纪之中尔。以此持荣，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进退我生，游观所达，得贵为人，将在含理。含理之贵，惟神与交，幸有心灵，义无自恶，偶信天德，逝不上惭。欲使人沈来化，志符往哲，勿谓是赊，日凿斯密。著通此意，吾将忘老，如曰不然，其谁与归。偶怀所撰，略布众条，若备举情见，顾未书一。赡身之经，别在田家节政；奉终之纪，自著燕居毕义。（《宋书·颜延之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又三十五，《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十六，又四百七十七，又五百九十三，又八百七十一。）

◇清者人之正路（《御览》四百二十六）

枚叔有言，欲人勿闻，莫若勿言，御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论语》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御览》五百九十三。）

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岂旨。（一本作「气责」。）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为所志。总而论之，精理出於微明，气数生於形分。然则荀王得之於心，马陆取之於物，其无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初学记》二十一引两条，《御览》六百八，又六百九。）

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以是後之口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岱，汉祀郊宫，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难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御览》五百八十六。）

达见同善，通辩异科，一曰言道，二曰论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论心者议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从而别之，繇途参陈，要而会之，终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经，穷明之说，义兼三端，至无二极。但语出梵方，故见猜世学，事起殊伦，故获非恒情。天之赋道，非差胡华，人之禀灵，岂限外内。一以此思，可无臆裁。为道者盖流出於仙法，故以炼形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炼形之家，必就深旷，反飞灵，糇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霞，轨遍天海，此其所长。及伪者为之，则忌灾祟，课粗愿，混士女，乱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术，必辞亲偶，闭身性，师净觉，信缘命，所以反壹为生，克成圣业，智邈大明，志狭恒劫，此其所贵。及诡者为之，则藉发落，狎菁华，傍荣声，谋利论，此其甚诬。物有不然，事无不弊，衡石日陈，犹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众端之所假，未能体神，而不疑神无者。以为灵性密微，可以积理知，洪变恍，可以大顺待。照若镜天，肃若窥渊，能以理顺为人者，可与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眚其弊，是未加心照耳。（《弘明集》十三。）

◇策秀才文

废兴之要，敬俟良说。（《文选》任《天监策秀才文》注。）

◇请立浑天仪表

张衡创物，蔡邕造论，戎夏相袭，世重其术。臣昔奉使入关，值大军旋旆，浑仪在路，肆观奇秘，绝代异宝，旋及王府，考诸前志，诚应夙闻。尚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崔瑗所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经志所云图宪所本。故体度不渝，精测尚矣。则七晷运变，无匪康时。九代贞观，不绝司历。臣夙怀未意，惧於非任。今忝惟职统，敢昧死以闻。（《艺文类聚》一，《御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

◇拜永嘉太守辞东宫表

抗志绝操，Ｐ陆谢刍。代食宾士，何独匪民。（《艺文类聚》五十。）

◇为竟陵王世子临会稽郡表

此郡歌风蹈雅，既仿佛於淹中，春诵夏弦，实依稀於河上。顷者以来稍有讹替，可推择明经，式寄儒职。使琢玉成器，无爽昔谈。铸金侍价，有符旧说。（《艺文类聚》五十。）

◇谢子竣封建城侯表

伏见策书，降锡息竣开国建城县侯，爵逾三等，户越兼千，生邀洪礼，身茂盛世。阖宗革听，尽室改观，诚惭末品，误参其泰。臣闻子之能仁，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实负其前诰，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试，徒以数遇会昌，消忧启圣。幸与灵祚，福德共从，义勋分赏，执登朝，析金受邑，度重虑愆，恩往惧积，非臣耄蔽，所任图报，岂竣庸薄，所能奉报。（《艺文类聚》五十一。）

◇上表自陈

臣闻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难也。愚心常谓为虚，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宠厚，宿尘国言，而雪劾无从，荣牒增广，历尽身雕，日叨官次，虽容载有途，而妨秽滋积。早欲启请馀算，屏蔽丑老。但时制行及，归慕无赊，是以腆冒愆非，简息干黩。耗歇难支，质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变，头齿眩疼，根痼渐剧，手足冷痹，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顷向减半。本犹赖服食，比倦悸远晚，年疾所催，顾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肃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庙众事，有以疾怠，宫府觐慰，转阙躬亲。息庸微，过宰近邑，回泽爰降，实加将监，乞解所职，随就药养。伏愿圣慈，特垂矜许。禀恩明世，负报冥暮。仰企端闱，上恋罔极。（《宋书·颜延之传》。）

卷三十七

◎颜延之（二）

◇武帝谥议

圣哲同风，功美殊称。盖出乎道者无方，故形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运，爱敬所禀，因心则远，英粹之照，正性自天。体苞潜跃，虑周卷舒。龙德在阴，虽艰贞而不闷。因时而惕，故有来其必亨。在晋之季，皇途荐阻，搀抢干纪，璇玑失驭。天鉴灵武，民属圣明，不假十室之资，不籍百乘之赋，首义驰风，一鼓静乱，涤除泰阶，消殒薄蚀。斯亮登庸之基，经纶之始者也。内难虽弭，外图未辑，河华海岱，负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驾，遗氓即叙。斥堠之所未羁，亭徼之所不译。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饰诚请罪，款塞来宾，故能洒埽中岳，致庙九山，神道会昌，宝命既集，损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仪形帝载，揖让天历，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贯革寝机，文武笏。故宸居两楹，坐一八表，国训成均之学，家沾抚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终之以俭德。道固万叶，犹申之以话言。允所谓教思无穷，树之长世，取高上代，顾邈前王矣。（《艺文类聚》十三。）

◇天马状

降灵骥子，九方是选。白义朱文，缘也紫燕。水轶惊凫，陆越飞箭。遇山为风，值云成电。（《艺文类聚》九十三）

◇与王昙生书

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宋书·王弘之传》，弘之卒，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诔竟不就。又见《南史》二十四。）

◇吊张茂度书

贤弟子少履贞规，长怀理要，清风素气，得之天然。言面以来，便申忘年之好，比虽艰隔成阻，而情问无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见慰说，岂谓中年，奄为长往。闻问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门教敦至，兼实家宝。一旦丧失，何可为怀。（《宋书·张敷传》。）

◇与王微书

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而工篆隶者，自以书巧为高。

◇答或问甥侄

或问颜延之曰：「甥侄亦可施於伯叔从母邪？」颜答曰：「伯叔有父名，则弟兄之子不得称侄，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得称甥。且甥侄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侄之言实也，甥之言生也。女子虽出，情不自绝，故於兄弟之子，称其情实，男子居内，据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内，不得言实，从母俱出，不得言生。然后谓吾伯叔者，吾谓之兄弟之子；谓吾从母者，吾谓之姊妹之子。（《通典》六十八。）

◇七绎

北岳孤生，戋刂迹埋名，身闲事尽，道畜山扃。东国进士，谬与迁焉。其居也依隐甚阴，结架清深，岩居桥构，磴道相临，寒荣陇首，纟乔饮江浔。

客曰：周以岩廊，匝以采房，水写云气，土秘椒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斫员而镂方，松丘箭渚，药苑香林，梁涧道以高济，栈岩磴而上寻。（已上并《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一百八十八。）

客曰：若夫舟山之奥，金门之秘，地首岷铜，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调金为器，故列真玩其微鸣，辞人赋其清懿。若乃梓漆简声，丽容呈才，陈舞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吹台，猎悲风，溯秋埃，既而昵宾献寿，中人奉膳，有悄者颜，弗怡高殿，视华鼓之繁桴，听笳边之嘶啭，飞朱鹭以首引，逮玄云而终变。然後簪珥摇晖，庄服流湎，抗妍歌以马跃，扬轻袖而翳面。杂纷披於巾拂，递间关乎扇。（《艺文类聚》五十七。）

梓工饰雕简单之舆，涓人进龙图之马，驭驾则眩夺凤盖，振镳则圈促函夏，故动轫驰光，举策流赭。（《御览》三百五十八。）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夫方策既载，皇王之迹已殊；钟石毕陈，舞咏之情不一。虽渊流遂往，详略异闻，然其宅天衷，立民极，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贻统，固万叶而为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图弘远。高祖以圣武定鼎，规同造物。皇上以睿文承历，景属宸居。隆周之止既永，宗汉之兆在焉。正体毓德於少阳，王宰（《艺文类聚》作「上宰」。）宣哲於元辅。晷纬昭应，山渎效灵。五方杂Ш，四奥来暨。选贤建戚，则宅之於茂典；施命发号，必酌之於故实。大予协乐，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备。国容氐令而动，军政象物而具。箴阙记言，校文讲艺之官；采遗於内，车朱轩，怀荒振远之使，论德於外，茎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绝书，栈山航海，逾沙轶漠之贡。府无虚月，烈燧千城，通驿万里。穹居之君，内首禀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以异人慕响，俊民间出。警跸清夷，表里悦穆。将徙县中宇，张乐岱郊。增类帝之宫，饬礼神之馆，途歌邑诵，以望属车之尘者久矣。

日缠胃维，月轨青陆，皇发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对上灵之心，以惠庶萌之愿。以二王于迈，出饯戒告，有诏掌故，爰命司历，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南除辇道，北清禁林，左关岩登，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怀曾山。松石峻危，葱翠阴烟，游泳之所攒萃，翔骤之所往还。於是离宫设卫，别殿周徼，旌门洞立，延帷接互，阅水环阶，引池分席。春官联事，苍灵奉途，然後升秘驾，胤缇骑，摇玉鸾，发流吹，天动神移，渊旋云被，以降於行所，礼也。

既而帝晖临幄，百司定列，凤盖俄轸，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觞泛浮。妍歌妙舞之容，衔组树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调，六茎九成之曲。竞气繁声，合变争节。龙文饰辔，青翰侍御。华裔殷至，观听骛集。扬袂风山，举袖阴泽。靓庄藻野，丫服缛川。故以殷赈外区，焕衍都内者矣。上膺万寿，下礻是百福。匝筵禀和，阖堂依德。情盘景遽，欢洽日斜。金驾总驷，圣仪载伫。怅约台之未临，慨酆宫之不县。方且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并命在位，展诗发志。则夫诵美有章，陈言无愧者欤？（文选、《艺文类聚》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槿颂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蒸荣心，气动上玄。华缫闲物，受色朱天。是谓珍树，含艳丹间。（《艺文类聚》八十九。）

◇碧芙蓉颂

泽芝芳艳，擅奇水属。练气红荷，比符缥玉。棹丽沧池，飞映云屋。实纪仙方，名书灵躅。（《艺文类聚》八十二。）

◇新喻侯茅斋赞

犖草作壮，采茅昭俭。哲人素节，贵而能贬。羁结茨危，瞰临涯兼。（《艺文类聚》六十四。）

◇蜀葵赞

井维降精，岷络升灵。物微气丽，夫草之英。沦艳众葩，冠冕群英。类麻能直，方葵不倾。（《艺文类聚》八十一。）

◇释何衡阳达性论

前得所论，深见弘虑。崇致人道，黜远生类，物有明征，事不愆义。维情辅教，足使异门扫轨，况在蕲同，岂忘所附？徒恐琴瑟专一，更失阐谐，故略广数条，取尽後报。

足下云：同体二仪，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称，非遭人之目。然总庶类，同号众生，亦含识之名，岂上哲之谥？然则议三才者，无取於氓隶；言众生者，亦何滥於圣智？虽情在序别，自不患乱伦。若能两藉方教，俱举达义，节彼离文，采此共实，则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复合，何讵怏怏，执吕以毁律？且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於所方万，岂得生之可异？不异之生，宜其为众。但众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则役物以为养，物则见役以养人。虽始或因顺，终至裁残，庶端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惨，天理郁灭。皇圣哀其若此，而不能顿夺所滞，故设侯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开仁育识，反渐息泰耳。与道为心者，或不剂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荣落，类诸区有，诚亦宜然。然神理存没，倘异於枯ぼ变谢，就同草木，便当烟尽，而复云三后升遐，精灵在天？若精灵必在，果异於草木，则受形之论，无乃更资来说。将由三后粹善，报在生天邪。欲毁後生，反立升遐，当毁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灵，尚无体状，未知在天，当何凭以立？吾怯於庭断，故务求依仿，而退思索，未获所安。

凡气数之内，无不感对，施报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遗惠者无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贤否，则意有公私，不可见物或期报，因谓树德皆要。且经世恒谈，贵施者勿忆，士子服义，犹惠而弗有。况在闻道要，更不得虚心，而动必怀嗜，事尽惮权邪？曾不能引之上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驱之下沦，虽深诮校责，亦已原言不代。足下缨城素坚，难为飞书，而吾自居忧患，情理无托。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释，虑不或值，颜延之白。（《弘明集》四。）

◇重释何衡阳达性论

薄从岁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谈年计耦，无闻达义。重获微辨，得用昭慰。启告精至，愈惭固结。今复忘书往怀，以输未述。

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圣文。三才之论，故当本诸三画，三画既陈，中称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谓自非体合天地，无以元应斯弘，知研其清虑，未肯存同，犹以兼容罔弃，广载不遗，笃物之志，诚为优瞻。恐理位杂越，疑阳遂众。若恻隐所发，穷博爱之量；耻恶所加，尽直之正，则上仁上义，吾无间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众，预有其分，而未臻其极者，不得以配拟二仪耳。今方使极者为师，不极者为赀，扶其敬让，去其忮争，令弥金斧铸刃，利害寝端，驱百代之民，出信厚之途，则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诬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众生为号，不可滥无生之人。故此去氓隶，彼甄圣智，两藉俱举，旨在於斯。若乔札未能道一皇王，岂获上附伊颜。犹共赖气化，宣乎下丽。二途之判，易於赜指。

又知以人生虽均被大德，不可谓之众生，譬圣人虽同禀五常，不可谓之众人。夫不可谓之众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众，复何讳众同，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徒忌众名，未亏众实，无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谓役物为养，见役养人者，欲言愚慧相倾，忄昏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终哀郁灭，岂与足下刍拳百品，共其指归？凡动而盖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圣之功，谨为垣防，犹患逾盗，况乃罔不备设，以充侈志，方开所泰，何议去甚？故知惨物之谈，不得与薄夫同忧。乐杀意偏，好生情博。所云与道为心者，博乎生情，将使排虚率遂，跖实莫反，利泽通天。而不为惠，庸适恩止麝卵，事法豺獭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复委咎市凵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无御养。神农所书，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彦精其业，是亦古有其传。今闻其人，何必以刳为禀和之性，焰瀹为翼善之具哉？若以编户难齐，忧鄙论未立，是见二叔不咸，虑周德先亡，傥能伸以远图，要之长世，则日计可满，岁功可期。精灵草木，果已区别，游魂之答，亦精灵之说。若虽有无形，天下宁有无形之有？顾此惟疑，宜见正定。仲尼不答，有无未辨。足下既辨其有，岂得同不辨之答？虽子嗜学，惧未获所附，或是晓晦途隔，隐著事悬，遂令明月废照，世智限心。知谓必符之言，体之极於罔，讲求反意，如非相尽。或世人守璞，受让玉市，将译胥牵俗，还说国情。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照尽，请复具伸。

近释报施，首称气数者，以为物无妄然，各以类感。感类之中，人心为大，心术之动，隶历所不能得，及其积致於可，胜原而当，断取世见，据为高证。庄周云：「莽卤灭裂，报亦如之。」孙卿曰：「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後身著戒，可不敬与？」慈护之人，深见此数。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未，长美遏恶，反民大顺，济有生之类，入无死之地，令庆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极胤子，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从之，势犹影表，不虑自来，何言乎要惠说报，疑罪勤施，似由近验吝情，远猜德教，故方罚矜功，而滥咎忘贤。遗存异义，公私殊意，已备前白。若不重云，想处实陋华者，复见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誉，乃如之人，诚道之蠹。惟子之耻，丘亦耻之。（《弘明集》四。）

◇又释何衡阳达性论

圣虑难原，神应不测。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岂其浅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见刊异世，滕修虾须，取愧当时。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审其虚实，方书之不朽，独鉴坚精，难复疑问。聊写馀怀，依答条释。事纬殃福，义杂胡华，虽存简章，自至烦文。过此已往，余欲无言。

答曰：若如论旨，以三画为三才，则初拟地爻，三议天位。然而遁世无闷，非厚载之目。君子乾乾，非苍苍之称。果两仪罔托，亦何取於立人。但爻有中和，宜应君德耳。释曰：闻之前学，淳象始於三画，兼卦终於六爻。三画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变，群龙所经。是以重卦之後，则以出处明之。故遁世乾乾，潜藏皆行，圣人适时之义，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为两仪罔托，立人无取，未知足下前论三才同体，何因而生？若犹受之系说，不轶师训，何独得之复卦，丧之单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无识焉。且遁世乾乾，虽非载覆之名。一体之中，未失高卑之实。岂得以变动之辞，废立本之义。又知以爻在中和，宜应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无中和之人，则爻将何放？若中和在德，则不得人皆中和。体合之论，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义，便是许体仁义者为三才。寻又云，侨札未获上附，伊颜宜其下丽，则黄裳之人，其犹弗及。虽赜之旨，高下无准，故惑者未悟。释曰：所云上仁上义，谓兼总仁义之极，可以对飨天地者耳，非谓少有耻爱，便为三才。前释已具，怪复是问。四彼城中，唯王是体。知三此两仪，非圣不居，易者同归，可无重惑。案东鲁阶差，侨札理不允备，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颜未获法身，故当下丽生品，来论挟姬议释。故两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辞费，圣作君师。贤为臣赀，接畅神功，影响大业，行藏可共，默语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体分至此，何负黄裳。议者徒见不得等位元首，横生诮恨而不知引之极地，更非守节之情。指断如斯，何谓无准？

答曰：夫阴阳陶气，刚柔赋性，圆首方足，容貌匪殊，恻隐耻恶，悠悠皆是。但参体二仪，必举仁义为端耳。释曰：若谓圆首方足，必同耻恻隐之实，容貌匪殊，皆可参体二仪。跖之徒，亦当在三才之数邪？若诚不得，则不可见横目之同，便与大人同列？悠悠之伦，品量难齐。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将真伪相冒。庄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谓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洁士，比性於毛群；庶几之贤，同气於介族，立象之意，岂其然乎？释曰：名器有限，良由赀体不备。虽欲假之，疑阳谓何？含灵为人，毛群所不能同；禀气成生，洁士有不得异。象放其灵，非象其生。一之而已，无乃诬漫。

答曰：已均被同众云云，特灵之神，既异於众，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本於理，而理异焉，同众之生，名将安附？若执此生名，必使从众，则混成之物，亦将在例邪？释曰：吾前谓同於所方，岂得生之可异？足下答云，非谓不然。又曰奚取不异之生，必宜为众，是则去吾为众，而取吾不异。岂有不异而非众哉！所以复云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耳。今答又谓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本於理，而理异焉。请问得生之理，故是阴阳邪？吾不见其异，而足下谓未尝暂同。若有异理，非复煦蒸邪。则阴阳之表，更有受生途趣，三世讵宜坚立，使混成之生，与物同气，岂混成之谓？若徒假生名，莫见生实，则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说，或更有其义。以无诘有，颇为未类。

答曰：谨为垣坊云云，始云皇圣设侯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反渐息泰。今复以方开所泰为难，未详此将难鄙议，为讥圣人也。释曰：前观本论，自九谷以下，至孔钓不纲，始知高议，谓凡有宰，作皆出圣人躬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谓每所施为，动必有因。圣人从为之节，使不迁越。此二怀之大断，彼我所不同。吾将节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说。足下方明备设，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谓甚者，圣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复以所泰为问。答云：未详谁难，或自忌前报。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瘗茧栗，宗社三牲，肜尧豆俎，以供宾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饱，岂得唯陈草石，取备上药而已。而忧不立者，非谓洪论难持，退嫌此事，不可顿去於世耳。释曰：神农定生，周人备教，既唱粒食，而言上药；既用牺牢，又称苹蘩。祭膳之道，故无定方。前举市庖之外，复有御养者，捐夺刳沦之滞，以明延性不一。非谓经世之事，皆当取备草石，然P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希至百龄，芝之懿，亟闻千岁。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谢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舍此无术耳。想不可顿去於世，犹是前释所云，不能顿夺所滞也。始获符同，敢不归美？既知不可顿去，或不谓道尽於此。

答曰：天下宁有无形之有云云。寻来旨似不嫌有鬼，尝谓鬼宜有质，得无惑天竺之书，说鬼别为生类邪？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於典经，布在方策，郑侨吴札，亦以为然？是以云和六变，实降天神。龙门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义，方诘无形之有，为支离之辩乎？释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谓有必有形。足下不无是同处有复异，是以比及质诘，欲以求尽，请舍天竺之说，谨依中土之经。又置别为生类，共议登遐，精灵体状有无，固然宜报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获三论。每来益众，万鬼毕至，竟未片答。虽启告周博，非解企渴。无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谓支离，以为通说。若以核正为支离者，将以浮漫为直达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详所谓慈护者，谁氏之子。若据外书报应之说，皆吾所谓权教者耳。凡讲求至理，曾不析之圣言，多采谲怪，以相扶翼，得无似以水济水乎？释曰：慈护之主，计亦久闻其人，责以谁子，将以文殊释氏，如谓报应之说，皆是权教。权道隐深，非圣不尽。虽子通识，虑亦未见其极。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独了，良有恶然。若权教所言，皆为欺妄，则自然之中，无复报应。吾懦於击决，足下烈於专断，亦又惧焉。神高听卑，庸可诬哉！想云圣言者，必姬孔之诰。今之所谈，皆其信顺之事，而谓曾不析之，复是未经。详思来论，立姬废释，故吾引释符姬，答不越问，未觉多采，由余日，不生华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穷理之人？内外为判，诚亦难乎？若自信其度，独思耳目，习识之表，皆为谲性，则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无妄然，必以类感云云，斯言果然，则类感之物。轻重必侔，影表之势，修短有度，致饰土木，不发慈愍之心，顺时狩，未根惨虐之性。天宫华乐，焉赏而上升。地狱幽苦，奚罚而沦陷。唱言穷轩轾，立法无衡石。一至於此。释曰：影表之说，以征感报，来意疑不必侔，嫌其无度，即复除福应也。福应非他，气数所生，若灭福应，即无气数矣。足下功存步验，而还伐所知，想信道为心者，必不至此。若谓不慈於土木之饰，有甚於顺时之杀者，无乃大负夫人之心。黄屋玉玺，非必尧舜之情。崇居丽养，岂是释迦之意？责天宫之赏，求地狱之罚，颇类昔人亚夫之诘，英布之问，有味乎其言。此盖众息心之所详，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爱，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圣人者，明并日月，化关三统。若令报应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缄扃羲唐之纪，埋闭周孔之世。肇结网罟，兴累亿之罪。仍制牲牢，开长夜之罚。遗彼天厨，甘此刍拳，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拯溺之仁，横成纳隍之酷。其为不然，宜简渊虑。若无穷神之智，犹有所不尽。虽高情爱奇，想亦未至於侮圣。释曰：知谓报应之义，缄羲周之世，以此推求，为不符之证。羲唐邈矣，人莫之详。《尚书》所载，不过数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记祸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犹不书性命之事，而微阙文，以为古必无之，斯亦师心之过也。且信顺殃庆，咸列姬孔之籍，谓之埋闭如小迳乎。但言有远近，教有浅深，故使智者与此而夺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则争，求给则恬。争则相害，恬则相安。网罟之设，将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渔牲牢，其事不异。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顿去於今世，复谓畋渔不可独弃於古，未为通类矣。好生恶死，每下愈笃。故宥其死者顺其情，夺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为犯顺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顿夺所滞，故因为之制耳。圣灵虽茂，无以睿忄昏之心，弱丧之民，何可胜论？罪罚之来，将物自取之。事远难致，不由天厨见遗；物近易耽，故常刍拳是甘。拯溺出隍，众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异，不尽之让，亦如过当。子长爱奇，本不类此。

答曰：足下论仁义，则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则诈其遗贤忘报。在情既少，孰能遗贤，利之者多，曷云忘报？若能推乐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畴，演忘报之意，引向义之心，则义实在斯，求仁不远。释曰：情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闻之庄书，非直孤说，未获详校，遽见弹责。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遗贤，曷云忘报？实吾前後勤勤以为不得配拟二仪者耳。复非笃论，所应据正？若乐施忘报，即为体仁，忘报而施，便为合义。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远，谁不是慕？

答曰：济有生之类云云，斯旨宏诞，非本论所及，无乃秦师将遁，行人言肆乎？释曰：足下论挟姬释，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谓福及高门，吾伸彼抑此，云庆周兆物。足下据此所见，谓祚止公侯。吾信彼所闻，云尊冠百神，本议是争，曷云不及？夫论难之本，以易夺为体，失之已外，辄云宏诞，求理之途，几乎塞矣。师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岂其相迫，居吾语子。圣人在上，不与百神争长；有始有卒，焉得无死之地云云。释曰：岂其相迫，一何务德。「居吾语子，又何壮辞？凡为物之长，岂急之所得？非唯不争，必将下之。不可见尊冠百神，便谓与百神争长，无乃取之滕薛，弃之体仁，和谓物有始卒，无不死之地，求之域内，实如来趣。前释所谓胜类诸区，有诚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经》所图，仙传所记，事关世载，已不可原。况复道绝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当绝弃，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释曰：逮省此章，盛陈列代，文博体周，颇善师法。歌诵圣世，足为繁声。讨求道义，未是要说耳。昔在幼壮，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涉群纪。皇王之轨，贤智之迹，侧闻其略，敢辱其详，惠示之笃，实勤执事。

答曰：何必陋积庆之延祚，希无验於来生，蹲膜揖让，终不并足。窃愿吾子舍兼而遵一云云。释曰：不陋积庆，已伸信顺之条。贯希来生，亦具感报之说。藻兖大裘，同周一体。蹲膜揖让，何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无谓宜舍。

答曰：蜀梁二叔，世人驿胥之譬，非本论所经，故不复具云。释曰：近此数条，聊发戏端，亦犹越人问布，见采於前谈，肄业及之，无相多怪。然二叔为问，欲以却编户之疑，没而不答，诚有望焉。足下连国云从，宏论风行。吾幽生孤说，每获窃议。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实由通才，所共者理，忘其烦，贪复息心。（《弘明集》四。）

◇论检

圣人者，灵照烛微，理绝功外。（《初学记》十七。）

卷三十八

◎颜延之（三）

◇范连珠

盖闻匹夫履顺，则天地不违，一物投诚，则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暗而必昭。是以鲁阳倾首，离光为之反舍，有鸟拂波，河伯为之不潮。（《艺文类聚》五十七。）

◇大筮箴

余因读《易》，偶意蓍龟，友人有请决游宦务，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设筮，大人尽虑，卦遭《同人》，变而之《豫》，先号後笑，初睽未遇。时至运来，当在三五。功毕官成，几乎衍数。庆在坤宫，灾在坎路。不出户庭，独立无惧。违此而动，投足失步。无惰尔仪，灵骨有知。无曰余逆，神策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驰骛。（《艺文类聚》七十五。）

◇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案：颜含延之曾祖。）

夷导日，岱方春，星离望合，水别浸邻。少阳畜德，苍效神，孕仙字圣，诞智息仁。洙上道奥，稷下儒渊，乃昔宗林，倾席曜筵，外门取俊，接室称贤，阖则遁哀，烛亦执宣。犷（《艺文类聚》作「旷」。）彼琅邪，实惟海宇，憬属之罘，邪临潮扌舞。载济越师，大淹秦旅，谁其来迁，时闻远祖。青州隐秀，爰始贞居，内辟鼎府，外康（《艺文类聚》作「秉」。）邦闾。建节中平，分竹黄初。刑清齐右，政偃营区，葛峄明懿，平阳聪理。或（《艺文类聚》作「式」。）荐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双风千里。华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渊退，再逡儒聘。贞子七穆，比世称盛。无忝汝阴，有伟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储命，靖侯潜德，信岂在明。言则测幽，叹实耸灵，仁亲之宝，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之荣。官必凝绩，学乃敦经。随难蕃霸，特安闱掖。扶元陟帝，翼成复辟。忌满裁婚，鉴冲贬石。望年静驾，乐恬延历。三祖连光，众门禀教。於时列孝，克端殊操。洁景衡阴，湮心理奥。任不穷秩，是谓高蹈。山曾木□，胄积ぼ深，永惟世□，思树辞林，碑表有毁，策素匪任。诵灵坟阿，长寄风音。（《景定建康志》，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一。）

◇陶征士诔（并序）

夫璇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岂所以昭末景，汛馀波。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後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於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纟句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寻阳县之某里，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其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於此，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辩。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葺宇家林。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疚维┬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素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敬述靖节，式尊遗占，存不愿丰。没无求赡，省讣却赙。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呜呼哀哉，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三十七。）

◇阳给事诔（并序）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呜呼哀哉！瓒少禀志节，资性忠果，奉上以诚，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边事。永初之末，佐守滑台。值国祸荐臻，王略中否。獯虏闲衅，靡刂剥司兖，幽并骑弩，屯逼巩洛。列营缘戍，相望屠溃。瓒奋其猛锐，志不违难。立乎将卒之间，以缉华裔之众。罢困相保，坚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寇。士师奔扰，弃军争免。而瓒誓命沈城，佻身飞镞，兵尽器竭，毙于旗下。非夫贞壮之气，勇烈之志，岂能临敌引义，以死徇节者哉。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徇节，在危无挠。古之烈士，无以加之。可赠给事中，振恤遗孤，以慰存亡。」追宠既彰，人知慕节，河汴之间，有义风矣。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录旧勋，苟有概於贞孝者，实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其辞曰：

贞不常，义有必甄。处父勤君，怨在登贤。苦夷致果，题子行间。忠壮之烈，宜自尔先。旧勋虽废，邑氏遂传。惟邑及氏，自温徂阳。狐续既降，晋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绩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肃良。如彼竹柏，负雪怀霜。如彼驷，配服骖衡。

边兵丧律，王略未恢。函陕堙阻，洛蒿莱。朔马东骛，胡风南埃。路无归彗，野有委骸。帝图斯艰，简兵授才。实命阳子，佐师危台。憬彼危台，在滑之。周卫是交，郑翟是争。昔惟华国，今实边亭。恁结关，负河萦城。金柝夜击，和门昼扃，料敌厌难，时惟阳生。

凉冬气劲，塞外草衰。矣獯虏，乘障犯威。鸣骥横厉，霜镝高。轶我河县，俘我洛畿。攒锋成林，投鞍为围。翳翳穷垒，嗷嗷群悲。师老变形，地孤援阔。卒无半菽，马实扌甘秣。守未焚冲。攻已濡褐。烈烈阳子，在困弥达。勉慰痍伤，拊巡饥渴。力虽可穷，气不可夺。义立边疆，身终锋栝。呜呼哀哉。贲父殒节，鲁人是志。督效贞，晋策攸记。皇上嘉悼，思存宠异。於以赠之，言登给事。疏爵纪庸，恤孤表嗣。嗟尔义士，没有馀喜。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八。）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显阳殿，粤九月二十六日，将迁座于长宁陵。礼也，龙典（《艺文类聚》作需。纟丽绋，容翟结骖。皇途昭列。《艺文类聚》作「旷」。）神路幽严。皇帝亲临祖馈，躬瞻宵载。饰遗仪於组旒，沦徂音乎珩，悲黼筵（《艺文类聚》作「た」。）之移御，痛ㄗ之重晦。降舆客位，撤奠殡阶。乃命史臣，累德述怀。其辞曰：

伦昭俪升，有物。（《艺文类聚》作有凭。圆精初铄，方始凝。昭哉世族，祥发庆膺。秘仪景胄，图《艺文类聚》作「圆」。）光玉绳。昌晖在阴，柔明将进。率礼蹈和，称诗纳顺。爰自待年，金声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

象服是加，言观维则。俾我王风，始基嫔德。惠（《艺文类聚》作蕙。）问川流，芳猷渊塞。方江泳汉，载谣南国。伊昔不造，鸿化中微。用集宝命，仰陟天机。释位公宫，登曜紫闱。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孝达宁亲，敬行宗祀。进思才淑，傍综图史。发音在咏，动容成纪。壶政穆宣，《房乐》韶（《宋书》作「昭」。）理。坤则顺成，星轩润饰。德之所届，惟深必测。下节震腾，上清侧。有来斯雍，无思不极。谓道辅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氐告。太和既融，收（《艺文类聚》作「攸」）华委世。兰殿长阴，椒途弛卫。呜呼哀哉！戒凉在聿（《宋书》作「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辂迁迹。敫敫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泗丹掖。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呜呼哀哉，南背国门，北首山园。仆人案节，服马顾辕。遥酸紫盖，眇泣素轩。灭彩清都，夷体寿原。邑野沦蔼，戎夏悲欢。（《艺文类聚》作「叹」。）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文选，又《宋书·文帝袁皇后传》，《艺文类聚》十五。）

◇为张湘州祭虞帝文

惟哲化神，继天作圣，藏器渔陶，致身爱敬。是以二妃嫔德，九子观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历既终，虞道乃光。咨尧授禹，素俎采堂。百龄厌世，万里陟方。敬询故老，钦咨圣君。职奉西湘，虔属南云，神之听之，匪酒伊荤。（《艺文类聚》十一。）

◇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怠时，飞霜急节。嬴芊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篇湘干。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望汨心欷，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文选，《宋书·颜延之传》。）

◇祖祭弟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阖棺穷野，启殡中荒，灵影夙灭，筵寝虚张。人往运来，自秋徂阳。蕃兰落色，宿草滋长。孰云不痛，辞家去乡。尔之於役，爰适兹邑。上秋告来，方春伫立。如何不吊，吉违凶集。六亲憧心，姻朋浩泣。我虽载奔，伊何云及？永怀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无荣燕，没望归魂。令龟吉兆，祖榇东旋。灵辕次路，严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终天。（《艺文类聚》二十一。）

◎颜竣

竣字士逊，延之子。元嘉中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教武抚军主簿。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主簿，又随府迁南中郎记室参军。孝武举义，转谘议参军，领录事。及即位，以为侍中，寻迁左卫将军，封建城县侯，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兼领军将军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又加中书令，固让，复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丁忧，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出为东扬州刺史，忤旨免。大明三年，下狱赐死，有集十四卷。

◇让中书令表

虚窃国灵，坐玷禁要，闻命惭惶，形魂震越。臣东州凡鄙，生於微族，长自闾阎，不窥官辙，门无富贵，志绝华伍。直以委身垄亩，饥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遗愚贱，得免耕税之勤，厕仕进之末。陛下盛德居蕃，总揽英异，越以不才，超尘清轨，奉躬历稔，劳效莫书，仰恃曲成之仁，毕愿守宰之秩。岂期天地中阂，殷忧启圣，倚附兴运，擢景神途，云飞海泳，冠绝伦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详料赏典，则臣不应科，瞻言勤良，则臣与侔贵。方欲诉款皇朝，降阶盛序，微已国言，少彻身谤，而制书猥下，爵权弥隆。臣小人也，不及远谋，宠利之来，何能居约，徒以上渎天明，下汨彝议，灾谪之兴，惧必在迩。今之过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据，危辱将及，十手所指，谕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维萦苦疾者也。伏愿陛下察其丹诚，矜其疾愿，绝会收恩，以全愚分，则造化之施，方兹为薄。（《宋书·颜竣传》。）

◇张畅卒官表

张畅遂不救疾，东南之秀，蚤树风范，闻问凄惨，深切常怀。（《宋书》五十九《张畅传》，案，畅有二传，前篇在四十六，不载此表。）

◇奏荐孔觊王为散骑常侍

常侍华选，职任俟才。新除临海太守孔觊，意业闲素。司徒长史王或，怀尚清理，并任为散骑常侍。（《宋书·孔觊传》，孝建三年，吏部尚书颜竣奏。）

◇郊庙乐议

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於礼失道愆，称习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反，中兴运，视听所革，先代谬章，宜见刊正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锺，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典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後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後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苍、肃、祗议，合於典礼，适於当今。（《宋书·乐志》一，孝建二年九月，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七。）

◇与虏互市议

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骋，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傲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於事为长。（《宋书·颜竣传》，元嘉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

◇铸四铢钱议

泉货利用，近古所同，轻重之议，定於汉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世代渐久，弊运顿至，因革之道，宜有其术。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是欲使天下丰财。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已既深，情伪无极，私铸翦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於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岂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货，虽为转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然钱有定限，而消失无方，翦铸虽息，终致穷尽者，亡应官开取铜之署，绝器用之途，定其品式，日月渐铸，岁久之後，不为世益耳。（《宋书·颜竣传》。）

◇铸二铢钱议

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亿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开，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乎。（《宋书·颜竣传》。）

◇为世祖檄京邑

夫运不常隆，代有莫大之衅。爰自上叶，或因多难以成福，或阶昏虐以兆乱，咸由君臣义合，理悖恩离，故坚冰之遘，每锺浇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当枭镜反噬，难发天属者也。先帝圣德在位，功格区宇，明照万国，道洽无垠，风之所被，荒隅变识，仁之所动，木石开心。而贼劭乘藉冢嫡，夙蒙宠树，正位东朝，礼绝君后，凶慢之情，发於龆龀，猜忍之心，成於几立。贼浚险躁无行，自幼而长，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难亟结，故含蔽容隐，不彰其衅，训诱启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恶相济，肇乱巫蛊，终行弑逆，圣躬离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坠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来，未闻斯祸。奉讳惊号，肝脑涂地，烦冤臆，容身无所。大将军诸王幽闭穷省，存亡未测，徐仆射、江尚书、袁左率，皆当世标秀，一时忠贞，或正色立朝，或闻逆弗顺，并横分阶闼，悬首都市。宗党夷灭，岂伊一姓，祸毒所流，末知其极。

昔周道告难，齐、晋勤王，汉历中圮，虚、牟立节，异姓末属，犹或亡躯，况幕府职同昔人，义兼臣子，所以枕戈尝胆，苟全视息，志枭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军将军领咨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风驰径造石头，分趋白下。辅国将军领咨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相寻就路。支军别统，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楫芜湖，入据云阳。凡此诸帅，皆英果权奇，智略深赡，名震中土，勋畅遐疆。幕府亲董精悍一十馀万，授律枕戈，骆驿继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徒睿哲渊谟，赫然震发，征甲八州，电起荆郢。冠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朱修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荆雍百万，稍次近途，蜀、汉之卒，续已出境。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扬雍万里，楼舰腾川，则沧江雾咽，锐甲赴野，则林薄摧根。谋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须时，怀愤待用。先圣灵泽，结在民心，逆顺大数，冥发天理，无父之国，天下无之。羽檄既驰，华夷响会，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况逆丑无亲，人鬼所背，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崇极群小，是与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积忌。倾海注萤，颓山压卵，商周之势，曾何足云。

诸君或奕世贞贤，身（缺）皇渥，或勋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势，俯眉寇手，含愤茹感，不可为心。大军近次，威声已接，便宜因变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获，能背逆归顺，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党一凶类，刑兹无赦，戮及五宗。赏罚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异物同灰，幸求多福，无贻後悔。书到宣告，咸使闻知。（《宋书·元凶劭传》。案《颜延之传》，劭召延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颜竣传》云，「世祖人计，任总内外，并造檄书」。）

◇几赞序

今上在彭城，赐金荆卧几。（《艺文类聚》八十九。）

◎颜测

测，（史作「恻」。）延之次子，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录事参军，有集十一卷。

◇山石榴赋

风触枝而翻花，雨淋条而殒芬，环青轩而燧列，绕翠波而星分。视栖翡之失荣，顾雕霞之无文。（《艺文类聚》八十六。）

◇大司马江夏王赐绢葛启

冰纨风，事膺盛服。（《御览》八百十九引《颜测集》。）

◇栀子赞

濯雨时ゼ素，当飙独含芬。丰荣殊未纪，销落竟谁闻。（《艺文类聚》八十九。）

卷三十九

◎王玄谟

玄谟字彦德，太原祁人。义熙中，武帝临徐州，辟为从事史。景平末，谢晦为荆州，请为南蛮参军、武昌太守。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参军，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阴太守。後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彭城太守，加宁朔将军。元凶弑立，以为益州刺史。孝武即位，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假辅国将军，拜豫州刺史前将军，封曲江县。免，寻复为豫州刺史，迁宁蛮校尉ュ州刺史，後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寻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转领军将军。前废帝即位，徙青冀二州刺史。明帝即位，除大将军江州刺史，寻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迁南豫州刺史，卒年八十一，谥曰庄公。

◇论彭城表

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带卫周。又自淮以西，襄阳以北，经途三千，达於济岱，六州之民，三十万户，实由此境。

请用杨头为西秦州假节表

被敕令臣遣使与杨元和、杨头相闻，并致信饷。即遣中军行参军吕智宗赍书并信等，亦自遣使随智宗。及头语智宗，顷破家为国，母妻子弟并坠没虏中，不顾孝道，陈力边捍，竭忠尽诚，未为朝廷所识。若以元和承统，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则应别有所委。顷来公私纷纭，华戎交构，皆此之由。臣伏寻头元嘉以来，实有忠诚於国，弃亲遗爱，诚在可嘉。氐、羌负远，又与虏咫尺，急之则反，缓之则怨。观头使人言语，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节而已。如臣愚见，蕃捍汉川，使无虏患，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专委，复数年之後，必堪嗣业，用之不难。若才用不称，则应归头。若茄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宋书·氐胡传》，孝建二年，以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元和年小才弱，不能绥御所部。头母妻子弟，并为虏执。头至诚奉顺，无所怀顾。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上不许。案《孝武纪》，孝建二年十月，以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氐胡传》作王谟，有脱，今校正。）

◇领汝阴太守上疏

王途始开，随复沦塞，非惟天时，抑亦人事。虎牢滑台，非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惮远役。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趣淆渑，征士无远信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宋书·王玄谟传》。元嘉中，领汝阴太守，时虏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

◇临雍州上言

所统侨郡，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宜加并合。（《南史》十六。）

◇垦起湖田议

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阙。习之既难，劝之未易。谓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罪。（《宋书·孔靖传》，大明初，灵符表徙无赀之家於馀姚鄞贸阝三县界，垦起湖田，太常王玄谋议。）

◇报南郡王义宣书

频奉二诲，伏对战骇。先在彭泗，闻诸将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谓无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参军先僧瑗修书表心，并密陈入相之计，欲使周旦之美，复见於今。岂意理数推，果至於此。昔因幸会，蒙国士之顾，思报厚德，甘起泉壤，岂谓一旦事与愿违。公崇长奸回，自放西服，信邪细之说，忘大节之重，溺流狡之志，灭君亲之恩，狎玩极宠，越希非觊，祖宗世祀，自图颠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复枉覃书檄，远示见招。此则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鉴，赤诚幽志，虚感於平日，环念周回，始悟知己之为难也。公但念提职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见徐鲁去就，未知仗义有人，岂不惜哉！有臣则欲其忠，诱人而导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则择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爱其易，求妻则敬其难。若承命如响，将焉用之。原毂存舆，无礼必及，窃恐荆郢之士，已当潜贰其怀，非皇都陋臣，秉义不徙。公虽心迷迹往，犹愿勉建良图。柳抚军忠壮慷慨，亮诚有素，新亭之勋，莫与为等，而妄信奸虚，坐相贬谤，不亦惑哉。

幸承人乏，夙诫前驱，精甲已次近路，镇军骆驿继发。太傅、骠骑嗣董元戎，乘舆亲御六师，威灵遐振。人百其气，慕义如林，舟骑云回，赫奕千里，辄属秉锐，与执事周旋，授命当仁，理无所让。夫君道既尽，民礼亦绝，执笔裁答，感慨交怀。（《宋书·南郡王义宣传》，时讨义宣，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义宣屡与玄谟书要令降，玄谟书报。）

◇驰信告柳元景

西城不守，唯馀东城，众寡相悬，请退还姑孰，更议进取。（《宋书·垣护之传》。）

◎孟灵休

灵休，平昌人，晋丹阳尹昶子，封临汝公，官至秘书监。

◇与何勖书

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宋书·刘穆之传》。穆之孙邕，嗜食疮痂，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疮，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案，勖，元忌之子，为侍中，封安成公，又见《南史》十五。）

◎垣护之

护之字彦宗，略阳桓道人，初从武帝征司马休之，为世子中军府长史，兼行参军。永初中补奉朝请。元嘉初为殿中将军北高平太守。迁宣威将军锺离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寻加建武将军，领济北太守。孝武起义，以为宁远将军冀州刺史。孝建初征为游击将军，加辅国将军，迁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封益阳县侯。免，复为游击将军，迁大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未拜，复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历城，进宁朔将军兼督徐州诸军事。大明中征为右卫将军，转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临淮太守。出为持节、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免。大明八年，复起为太中大夫。未拜，卒，年七十，谥曰壮侯。

◇与至彦之书谏回师

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旆，窃所不同。何者？残虏畏威，望风奔迸，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朱修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宋书·垣护之传》。）

◇驰书劝王玄谟急攻滑台

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亦众。况事殊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宋书·垣护之传》。）

◎垣袭祖

袭祖，护之子，为淮阳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岭南。护之不食而死，帝疾笃，遣使至岭南杀之。

◇临死与从弟荣祖书

弟尝劝我危行言逊，今果败矣。（《南齐书·垣荣祖传》《南史》二十五。）

◎刘式之

式之字延叔，东莞莒人，晋仆射刘穆之次子，为相国中兵参军。入宋，迁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入为太子右卫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卒，赠征虏将军德阳县侯，谥曰恭。

◇诸官出行分道议

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既无画然定则，准承有疑，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杨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宋书·礼志》二，《通典》二十四，元嘉十二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

◎刘

字茂琳，式之第三子，元嘉中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迁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孝武即位，召为御史中丞，除司徒左长史，迁御史中丞，转右卫将军，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坐事免，起为东阳太守，迁吴兴太守，大明二年卒，谥曰刚子，有集七卷。

◇奏弹萧惠开

非才非望，非勋非德。（《南史》十五。）

◇奏弹王僧达

荫藉高华，人品冗末。（《宋书·刘穆之传》，《南史》十五。）

◇与颜竣书

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见，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宋书·刘穆之传》，《南史》十五，《初学记》二十五。）

◇与亲故书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宋书·刘穆之传》，《南史》十五，族叔秀之为丹杨尹，又与亲故书。）

◎刘秀之

秀之字道宝，穆之从兄子，少帝末除驸马都尉奉朝请，文帝时除抚军江夏王义恭平北彭城王义康参军，出为无锡、阳羡、乌程令，选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重除建康令。孝武镇襄阳，以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改领广平太守，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孝武即位，迁使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改督为监，封康乐县侯。寻迁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征为右卫将军，迁丹阳尹，又迁尚书石仆射，领太子右卫率，出为使持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人明八年卒，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成公。

◇北征上疏

以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缘道把沙开沟，以夜继日，日才行十馀里，或七八里。（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九引《宋元嘉起居注》。）

◇民杀长吏议

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宋书·刘秀之传》，大明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杀长吏科，议者谓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为云云，又见《南史》十五。）

◎申恬

恬字公休。（《御览》六百三十四引徐爰《宋书》作字道。）魏郡魏人，义熙末为骠骑道怜参军。武帝受禅，拜东宫殿中将军。元嘉中转员外散骑侍郎，出为绥远将军下邳太守，转北海，加宁远将军。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军事太山太守。临川王义庆镇江陵，为平西中兵参军，又为衡阳王义季安西参军，加宁朔将军，召拜太子屯骑校尉，以母忧去职。起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平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加济南太守。以兵败征还，起为通直常侍，授宁朔将军、山阳太守。孝武即位，迁青州刺史。寻加督徐州之东莞东安，又督冀州，迁豫州刺史，孝建三年卒，年六十九。

◇上换郡事宜表

伏闻朝恩，当加臣济南太守，仰惟优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馀，遭蒙逾忝，宠私罔已，复兼今授，岂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统，究其形宜。河济之间，应置戍捍，其中四处，急须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边事。缘山诸逻，并得除省，防卫绥怀，利便非一。吕绰诚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闻者，咸皆附说，急有同异，二三未宜。但房绍之莅郡经年，军民粗狎，改以带臣，有乖旧事，远牵太原，於民为苦。而瓮口之计，复成交互，人情非乐，容有不安。疆场威刑，患不开广，若得依先处分，公私允缉。（《宋书·申恬传》）

◎萧思话

思话，南兰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义熙末除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相国参军，永初初，丁父忧去职，服阕，拜羽林监，袭爵，封阳县侯，转宣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元嘉初，谢晦为荆州，请为司马，不就，迁中书侍郎、振武将军、青州刺史，以避虏征下廷尉，起为横野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加节进号宁朔将军，迁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南蛮校尉，又除衡阳王义季安西长史，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入为侍中，领太子右卫率，寻改领左卫将军南徐州大中正，复出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迁护军将军，代孝武为抚军将军兖徐二州刺史，免。元凶弑立，复先职。孝武即位，以为散骑常侍、中书、丹阳尹，出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赠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穆侯。

◇奉世祖笺

下官近在历下，始奉国讳，所承使人，不知阔狭。既还在路，渐有所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谓人伦，无容有此，私怀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虑表，重增哀惋，不能自胜。此实天地所不覆载，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愤咽，况下官蒙荷荣渥，义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驿使追，命骑还朝，切齿拊心，辄已锺疾。虽百口在都，一非所顾。正欲遣启受规略。会奉今旨，悲惧兼情。伏承司徒英图电发，殿下神武霜断，臧质忠义并到，不谋同时，仗顺洽流，席卷江甸，前驱风迈，已应在近。下官复练始集，遣辅国将军申坦、龙骧将军梁坦二军，分配精甲五千。申坦为统，便以即日水陆齐下。下官悉率文武，骆驿继发。凭威策懦，势同振朽，开泰有期，悲欣交集。（《宋书·萧思话传》，元凶弑立，以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思话即率部由还彭城起义，以应世祖，遣使奉笺。）

◇书

一月三日思话白，节近说寒切，足下复何如？比何一涉道久当诸恶邪？少首望近，吾所患犹尔，思话白。（《淳化阁帖》四。）

◎萧惠开

惠开，思话子，初为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尚书水部郎、始兴王浚征北主簿、南徐州治中从事史，徙汝阴王友。又为南徐州别驾、中书侍郎、江夏王义恭大将军大司马从事中郎。孝建初自太子中庶子，转黄门侍郎。免，寻除中庶子。丁父艰，服阕，除司徒左长史。大明初，出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襄阳太守，行雍州州府事，袭爵封阳县侯。还为新安王子鸾冠军长史，行吴郡事，迁豫章内史，入为尚书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进侍中。母忧去职。起为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宁二州刺史。明帝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又进平西将军，改督为都督，寻除晋平王休骠骑长史、南郡太守，入为少府，加给事中。又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长史、宁朔将军、南郡太守，未拜，有集七卷。

◇求解职表

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参近侍。臣以职事非长，故委能何偃，凡诸当否，不敢参议。窃见积射将军徐冲之，为偃命所黜。臣愚怀谓有可申，故聊说微异。偃恃恩使贵，欲使人靡二情，便诃胁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议，专载己辞。虽天照广临，竟未见察臣理，违颜咫尺，致兹壅滥。则臣之受劾，盖何足悲？但不顺侍中，臣有其咎，当而行之，不知何过？且议之不允，未有弹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谢愆右职，改意重臣，刺骨铄金，将在旦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宋书·萧惠开传》。）

◇斩吉翰子启

吉为刘义宣所遇，交结不逞，向臣讪毁朝政，辄已戮之。（《南史》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卷四十

◎徐爰

爰字长玉。（《释文叙录》作「季玉」。）初名瑗，南琅邪开阳人。仕晋为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至宋元嘉中，累迁殿中侍御史，转南台侍御史始兴王浚後军，迁员外散骑侍郎。孝建初补尚书水部郎，转殿中郎，进尚书右丞。迁左丞，大明中领著作郎，迁游击将军。景和初为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封吴平县子。泰始初，例削封，改领长水校尉兼尚书左丞，寻除太中大夫，徙付交州。还，除南康郡丞。後废帝即位，以为南济阴太守，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有《宋书》六十五卷，集十卷。

◇藉田赋

衍参途之广辟，眇道路之悠远，增华毕之未惊，渺同方其已反。（初学记十四。）

隐千轸以风行，阗万辔而雾转。白日丽晷乎桑野，大驾税幸乎疆川。（同上。）

◇议国史限断表

臣闻虞史炳图，原光被之美，夏载昭策，先随山之勤。天飞虽王德所至，终陟固有资田跃，神宗始于俾，上日兆於纳揆。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唯雍伯，考行之盛则，振古之弘轨。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典谟缅邈，纪传成准，善恶具书，成败毕记。然馀分紫色，滔天泯夏，亲所芟夷，而不序於始传，涉、圣、卓、绍，烟起云腾，非所诛灭，而显冠乎首述，岂不以事先归之前录，功偕著之後撰。

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浇季，锺经纶之屯极，摊玄光以凤翔，秉神符而龙举，剿定鲸鲵，天人伫属。晋禄数终，上帝临宋，便应奄膺寓，对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让德迈於不嗣，其为巍巍荡荡，赫赫明明，历观逖闻，莫或斯等。宜依衔书改文，登舟变号，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其伪玄篡窃，同於新莽，虽灵武克殄，自详之晋录。及犯命干纪，受戮霸朝，虽揖禅之前，皆著之宋策。国典体大，方垂不朽，请外详议，伏须遵承。（《宋书·徐爰传》。先是元嘉中，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山谦之苏宝生踵成之，六年以爰终其业。因上表，於是内外同爰议。）

◇皇子出後告庙议

国之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谓小。昔第五皇子承统庐陵，备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庙。（《宋书·礼志》四，孝建三年五月，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

◇铸四铢钱议

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及时移俗易，则通变适用，是以周汉匚迁，随世轻重。降及後代，财丰用足，因循前宝，无复改创。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箸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宋书·颜竣传》，孝建三年。）

◇防御索虏议

诏旨「虏犯边塞，水陆辽远，孤城危棘，复不可置。」臣以戎虏猖狂，狡焉滋广，列卒拟候，伺觇间隙，不劳大举，终莫永宁。然连亍千里，费固巨万，而中兴造创，资储未积，是以齐斧徘徊，朔气稽扫，今皇运洪休，灵威遐慑，蠢尔遗烬，惧在诛翦，思肆蜂虿，以表有馀，虽不敢深入济、沛，或能草窃边塞。羽林鞭长，太仓遥阻，救援之日，势不相及。且当使缘边诸戍，练卒严城，凡诸督统，聚粮蓄田，筹计资力，足相抗拟。小镇告警，大督电赴，坞壁邀断，州郡犄角，傥有自送，可使匹马不反。

诏旨「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臣以为方镇所资，实宜田且守，若使坚壁而春垦辍耕，清野而秋登莫拟，私无生业，公成虚罄，远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术，唯在尽力防卫，来必拒战，去则邀蹑，据险保隘，易为首尾。胡马既退，则民丰廪实，比及三载，可以长驱。

诏旨「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臣以为推锋前讨，大须资力，据本应末，不俟多众。今寇无倾国豕突，列城势足唇齿，养卒得勇，所任得才，临事而惧，应机无失，岂烦空聚兵众，以待未然。

诏旨「戎狄贪婪，唯利是规，不挫凶图，奸志岁结。」臣以为不击则必侵掠，侵掠不已，则民失农桑，农桑不收，则王戍不立，为立之方，击之为要。

诏旨「若令边地岁惊，公私失业，经费困於遥输，远图决无遂事，寝弊赞略，逆应有方。」臣以为威虏之方，在於积粟塞下。若使边民失业，列镇寡储，非唯无以远图，亦不能制其侵抄。今当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镇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齑鸟逝矣。（《宋书·徐爰传》，孝建三年。）

◇皇子出後告庙临轩议

营阳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锡以一城。既始启建茅土，故宜临轩告庙。今歆继後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宋书·礼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诏以前太子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校尉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继体不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

◇郊祀遇两议

郊礼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郊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血告之後，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右丞徐爰议，又见《通典》四十二。）

◇郊兆议

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於太坛，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坦易位，终亦徙於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於东南已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途，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宋书·礼志》一，《通典》四十二，大明三年九月。）

◇安陆国庙祭议

案《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祭孙止。」又云：「为慈母後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缘为慈母後之义。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後也。」考寻斯义，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体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时不幸，圣上矜悼，降出皇爱，嗣承徽绪，光启大蕃，属国为祖，始王夫人载育明懿，则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即事求情，愚以为宜依祖母有为後之义。谓合列祀於庙。（《宋书·礼志》四，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奠酹之所，未及营立，四时荐飨，故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应祠不？右丞徐爰议。）

◇陈留国立世子议

礼后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诸侯代及，《春秋》成义。处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薨没无子，犹列昭穆。立後之日，便应即纂国统。於时既无承继，处秀以次袭绍。处嗣既列庙飨，故自与代数而迁，岂容尝无阙，横取他子为嗣。为人胤嗣，又应恭祀先父。案《礼》：公子不得祢诸侯。处嗣无缘降庙就寝，铣亦不得援祭先王。征礼考事，处嗣不应立後。铣本长息，宜还为处秀代子。（《通典》九十三，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王曹处嗣薨，以弟处秀袭。後秀又薨，今依例应拜代子，未详应以秀长子铣为代子？为应立次子锴？大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并谓应以铣为王嗣。太常丞陆澄议为立锴。右丞徐爰谓云云，诏如爰议，《宋书·礼志》二有删节，诸「处」字皆作「虔」，「秀」作「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太子妃服议

宫人从服者，若二御哭临应著时从服者悉著，非其日如常仪。太子既有妃期服。召见之日，还著公服，若至尊非哭临日幸东宫，太子见亦如之，宫臣见至尊，皆著朱衣。（《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大明五年，有司奏右丞徐爰参议。）

◇皇太子妃丧议

皇太子妃虽未山茔，临轩拜官，旧不为碍，樟棺在殡，应悬而不作，後三御乐，宜使学官拟礼上。（《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大明五年闰月。）

◇又议

皇太子期服内，不合作乐及鼓吹。（《宋书·礼志》二。）

◇太子妃丧不举祭议

《礼》「缌不祭」，盖惟通议。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复异。《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於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阙，故使臣下摄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茔，谓祠宜废。寻蔚之等议，指归不殊，关为允，过卒哭庙，一依常典。（《宋书·礼志》四，大明五年十月，右丞徐爰议。）

◇宣贵妃立庙议

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正月，左丞徐爰议，又见《宋书·始平王子鸾传》，「大匠」下有「乡」字。）

◇宣贵妃祭议

礼有损益，古今异仪，《春秋传》虽云卒器而，而作主，时之诸侯，皆衤覃终入庙。且麻衣纟原缘，革服於元嘉，苦变除，申情於皇宋。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皆主之哲圣，考宫创祀，不复关之朝廷。谓衤覃除之後，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祖姑，下绝列国，无所应。（《宋书·礼志》四，《通典》四十七，大明七年三月，左丞徐爰议。）

◇晋陵王无後庙祭议

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二，大明七年十一月，左丞徐爰议，诏可。）

◇齐敬王子羽庙祭议

国无後，於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承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尝，以俟有後，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宋书·礼志》四，大明八年正月，游击将军徐爰议，又见《通典》五十二。）

◇驳陆澄皇后班讳称姓议

案司马孚议皇后，春秋逆王后於齐，并不言姓。（《南史》四十八《陆澄传》，泰始初，澄为尚书殿中郎，议皇后讳班下应，依旧称姓，左丞徐爰案。）

◇郊祀议

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师告义，恭於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以三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馀食，不关今祭。（《宋书·礼志》三，泰始二年十一月，黄门侍郎徐爰议。）

◇浑仪论

浑仪之制，未详厥始。王蕃言，《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审七曜，当以运行为体，设器拟象，焉得定其盈缩，推斯而言，未为通论。设使唐、虞之世，已有浑仪，涉历三代，以为定准，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仪，纷然莫辩，至扬雄方难盖通浑。张衡为太史令，乃铸铜制范，衡传云：「其作浑天仪，考步阴阳，最为详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仪矣。蕃又云：「浑天遭秦之乱，师徒丧绝，而失其文，惟浑天仪尚在候台。」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载今仪所造，以纬书为穿凿，郑玄为博实，偏信无据，未可承用。夫璇玉贵美之名，机衡详细之目，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宋书·天文志》一。）

◇旄头说

晋武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则秦制也。」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谓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於此。」挚虞《决疑》无所是非也。徐爰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彭张之说，各言意义，无所承据。案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车驾以罕前引，毕方昴圆，因其象，《星经》昂一名旄头，故使执之者，冠皮毛之冠也。（《宋书·礼志》五。）

◇食箴

悠悠遂古，民之初生。有生自食，有实□□。资生顺性，甘是黍稷。炎皇匚载，后弃茂植。一食三饱，圣贤通执。三谷既翳，五味亦宜。洁爨丰盛，滋芬美肥。奉君养亲，靡不加精。充肤润气，调神畅情。（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

◇家仪

蜡本施祭，故不贺。其明日为小岁，贺称初岁福始，庆无不宜。正旦贺称元正首庆，百物惟新。小岁之贺，既非大庆，礼止门内。（《御览》三十三。）

婚迎车前用铜香炉二枚。（《御览》七百三。）

◎骆达

达仕晋入宋为太史令

◇奏陈天文符谶

去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蚀之凡四，皆蚀从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义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扫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兴，此除旧布新之徵。义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见於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气见东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进宋公。岁星裴回房、心之间，大火，宋之分野。与武王克殷同，得岁星之分者应王也。（《南史》有「九年镇星岁星太白荧惑聚於东井。」）十一年以来，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恒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为主。」十三年十月，镇星入太微，积留七十馀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积二百馀日。占曰：「镇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北斗中，圣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渐长至十馀丈，进扫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宫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圣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荧惑从入太微钩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从端门出积尸，留二百六日，绕镇星。荧惑与镇星钩己天庭，天下更纪。十四年十二月，岁、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间经旬。斗、牛，历数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谓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日，四黑龙登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应天命之符。」《金雌诗》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诗》又曰：「云出而两渐欲举，短如之何乃相，交哉乱也当何所，唯有隐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两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岩隐不见，唯应见谷，殖禾谷边，则圣讳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刘向谶曰：「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则陛下小讳，後句则太子讳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门地陷，水涌出，毁门扉阙，西者，金乡之门，为水所毁，此金德将衰，水德方兴之象也。太兴中，民於井中得栈钟，上有古文十八字，晋自宣帝至今，数满十八年传。义熙八年，太社生桑，尤著明者也。（《南史》有「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夫六，亢位也。汉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数穷，咸以六年。（《宋书·符瑞志》上，《南史·宋本纪》一，《南史》末有汉光武社於南阳，汉末而其树死，刘备有蜀乃应之而兴，及晋季年，旧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数十条。）

◎虞繁（《隋志》作卢繁。）

繁，仕晋官爵未详，入宋为秘书监，有集十卷。

◇蜀葵赋

惟兹珍草，怀芬吐荣，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绕铜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罗生。作妙观於神州，扇令名於东京。驰驿命而远致，攒华林而丽庭。申修翘之冉冉，播圆叶之青青。（《艺文类聚》八十一，《御览》九百九十四。）

◎张野

野，仕晋入宋，官爵未详，有集十卷。

◇远法师铭

沙门释惠远，雁门楼烦人，本姓贾氏，世为冠族。年十二，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以为师。抽簪落发，研求法藏。释昙翼每资以灯烛之费，诵鉴淹远，高悟冥赜。安常叹曰：「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襄阳既没，振锡南游。」结宇灵岳，自年六十，不复出山，名被流沙。彼国僧众，皆称汉地有大乘沙门，每至然香礼拜，辄东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终。（《世说·文学篇》注。）

◎伍辑之

辑之，仕晋，官爵未详，入宋为奉朝请，有集十二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园桃赋

嗟王母之奇果，特华实兮兼副，既陶煦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异殖兮难拔，亦晚枯兮先茂。农黄品其味，汉帝惊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树同恶之神。景毙勇於不足，弥增罪於甘分。虽无言兮成蹊，叵充肴於魏君。时令载始，周南申章。瞻择有制，药齐惟良。鲁拂枢以悔荆，楚供弧以事王。（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柳花赋

步江皋兮骋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初学记》作「丝」。）叶而云布，零华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飚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艺文类聚》八十九，《初学记》二十八。）

◎任豫

预为太尉参军，有《礼论条牒》十卷，《礼论帖》四卷，《益州记》若干卷，集六卷。

◇籍田赋

瞻望圭景，咫尺三州。缅彼帝籍，百有馀年。映至德於盛位，俪列晷於微辰。纡汾阳以味旦，信尧心而禹勤。史奉载而之礼，民奏举趾之歌。膏壤千亩，与式既同。区势平易，亩陌修通。提携丘泽，眺岭面松。（《艺文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七。）

◎卞伯玉

伯玉，济阴人，仁晋，官爵未详，入宋为东阳太守黄门郎，有《系辞注》二卷，集五卷。

◇大暑赋

惟祝融之司运，赫溽暑之方隆，日贞跃於鹑首，律迁度於林锺。温风翕以晨至，星火烂以昏中。气滔滔而方盛，晷永路而难终。流水兮莫继，朱烟兮四缠。郁邑兮中房，展转兮长筵。体沸灼兮如燎，汗流烂兮珠连。（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四）

◇菊赋

伫寒丘以弥望，觌中霜之软菊。肇三春而怀芬，凌九秋以愈馥。不属苦而沦操，不在同而表淑。伤众花之飘落，嘉兹卉之能灵。振劲朔以扬渌，含凝露而吐英。（《艺文类聚》八十一）

◇荠赋

终风埽於幕节，霜露交於杪秋。有萋萋之绿荠，方滋繁於中丘。（《艺文类聚》八十二）

◇祭孙叔敖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以醴羞祭楚令尹孙君之灵，眇眇千载，悠悠舒荆，理无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尘，承风效诚。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贵，人爵靡婴。芳风如萧，清响如埙。景矣行役，言戾豫方。侧闻夫子，记愤睢阳，灵封秃贵墓，丘茔榛荒。幽幽神道，为有为亡。徘徊永念，凄矣其伤。（《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二十六。）

◎孔欣

欣，会稽山阴人，仕晋，入宋为国子博士，後去职。景平中，会稽太守褚淡之以为参军，有集九卷。（案，《南史》七十五《沈道虔传》有武康令孔欣之，与此同时。末审是两人否也。）

◇七诲

携同好，命爪牙，摄乌虎，杖雄戈。缘山结网，参云张罗。（《御览》三百五十一。）

◎袁伯文

伯文为中书郎，有集十一卷。

◇美人赋

居瑶光之岩奥，御象席之琼珍。（《文选》谢希逸《宣贵妃诔》注。）

◎何勖

勖，东海郯人，晋镇南将军无忌子，袭封安成郡公，入宋历侍中。

◇与江夏王义恭笺

承复须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汉相如犊鼻。（□□□□□□引谢绰《宋拾遗录》，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枷败犊鼻，秘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

◎何长瑜

长瑜，东海人，为临川王义庆王国侍郎，历平西记室参军，除曾城令。庐陵王绍镇寻阳，请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寄宗人何勖书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

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宋书》□□□□□□、又引见《御览》三百七十三。）

◎邓文子

文子为寻阳太守。

◇止征翟法赐表

奉诏书：征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阳翟法赐补员外散骑侍郎。法赐隐迹庐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岩，人罕见者。如当逼以王宪，束以严科。驰山猎草，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期禽获，虑致颠殒，有伤盛化。（《宋书·翟法赐传》。）

卷四十一

◎赵伯符

伯符字润远，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之子，永初初为竟陵太守，入为宁远将军，文帝时累迁徐兖二州刺史，征为领军将军，转豫州刺史，迁护军将军丹杨尹。以子倩尚主离婚，惭惧，发病卒，谥曰肃。

◇以息倩犯罪乞解侍中护军表

臣识惭羊媪，虑阙日，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吊，心情丧恧。无宜复管司喉唇，作统连率。（《艺文类聚》五十四。）

◎沈劭

劭字道辉，吴兴武康人，辅国将军林子子，袭爵汉寿县伯，历驸马都尉奉朝请。元嘉初拜疆弩将军，出为锺离太守，迁衡阳王义季右军中兵参军。又为始兴王浚後军中兵参军，入为通直郎兼侍中，历彭城王义康大将军中兵参军。加宁朔将军，改庐陵王绍南中郎参军，为义康安成相。元嘉二十六年卒官。

◇赠王孚孝廉板教

前文学主簿王孚，行洁业淳，弃华息竞，志学道，老而弥笃。方授右职，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荐以特牲，缅想延陵，以遂本怀。（宋书自序。）

◎沈亮

亮字道明，劭弟。嗣伯父田子後，州辟从事，转西曹主簿。孝武出镇历阳，行参征虏军事，始兴王浚临扬州，以为主簿秣陵令，入为尚书都官郎，迁南阳太守，加扬武将军。又迁南谯王义宣司空中兵参军，历随王诞後军中兵，领义成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卒官，有集七卷。

◇陈府事启

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使伏勤昏稚，骛苦倾晚，於理既薄，为益实轻。书制休老以六十为限，役少以十五为制，若力不周务，故当粗存优减。（宋书自序。）

◇陈营创城府功课

经始城宇，莫非造创，基筑既广，夫课又严，不计其劳，苟务其速，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见役人未明上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备关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顷日所承，亦颇有逃逸。窃惟此既内藩，事殊外镇，抚莅之宜，无系早晚。若得少宽其工课，稍均其优剧，徒隶既苦，易以悦加，考其卒功，废阙无几。

臣闻不居其职，不谋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岂臣疏小，所当预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臣泳恩岁厚，服义累世，苟是所怀，忘其常体。（宋书自序。）

◇救荒议

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馀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於百世，权宜用於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宋书自序，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即并施行。）

◇发冢不赴救议

寻发冢之情，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枚以晦其迹，劫掠之党，必欢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通典》上句无「赴」字，「难」下有「知」字。）且山原为无人。（《通典》作「邻」）之乡，丘陇非恒途所践，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结罚之科，虽有同符之限，而失远近之断。

夫冢无村界，（《通典》作「押」。）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不可顿去。（《通典》作「不可不慎夫」。）止非之宪，宜当其律。愚谓相去百步内（《通典》作「愚谓百步内相去」。）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宋书自序》，《通典》一百六十七，元嘉中。）

◇治石曷签

施生兴业，首教农亩，立民崇政，训本播穑，故能殷邦康俗，礼节用成。顷北洛侵芜，南宛雕毁，猃狁肆凶，犬夷充疆，远肃烽驿，近虞郊，遂使沃衍弗井，臣防莫，窘力辍耕，阙於分地，凶荒无待，流冗及今。礼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实去盗畎，昭农绪稼之时，弘图广务，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复古，且方提封榛棘，绥入殊荒。窃见郡境有旧石曷，区野腴润，实为神皋，而芜决稍积，久废其利，凡管所见，谓宜创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产，伟连抚民，开奥增业，惠昭二邦，康列两汉。虽效政图功，下见所绝，联事惟忝，忧同职同。（缺《宋书自序》，南阳郡界有古时石）场芜废岁久，亮签世祖治之。

◎沈庆之

庆之字弘先，吴兴武康人，永初初，竟陵太守赵伯符版为宁远中兵参军，除殿中员外将军。元嘉中领淮陵太守，转正员将军，迁始兴王浚後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进建威将军，迁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领南东平太守。又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祖抚军中兵参军，复为广陵王诞参军南济阴太守，迁太子步兵校尉。元凶弑立，世祖假征虏将军，武昌内史，领府司马。及践阼，以为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出为使持节，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镇盱眙。寻还镇广陵。孝建初进镇北大将军，督青冀幽三州，封始兴郡公。寻以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罢就第。大明中，复为使持节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进司空，固让。前废帝即位，以为侍中太尉，寻赍赍药赐死，年八十，谥曰忠武公。明帝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曰襄公。

◇弃彭城南归议

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城兵配。（《宋书·》四十六、五十九《张畅传》，元嘉二十七年，托跋寿南侵，江夏王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议。）

◇铸四铢钱议

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开运，圣化维新，虽复偃甲销戈，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官敛输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於事为益。（《宋书·颜竣传》，孝建三年。）

◇与南郡王义宣书

仆荷任一方，而衅生所统，近聊率轻师，指往翦扑，军锋裁交，贼爽授首。公情契异常，或欲相见，及其可识，指送相呈。（《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世祖使庆之送鲁爽首示义宣，并与书。案：《文选·陀头寺碑文》注引《谢庄为沈庆之答义宣书》云：「皇网绝而复纽，区宇坠而更维。」一是答书，一是与书，非即此篇也。）

◎沈攸之

攸之字仲达，庆之从父兄子。元嘉末行南中郎府长史兼参军，进行太尉参军，封平洛县五等侯，随府转大司马参军。孝建中，迁员外散骑侍郎，又迁太子旅贲中郎。遭母忧，起为龙骧将军武康令。前废帝即位，除豫章王子尚车骑中兵参军直阁，封东兴县侯，迁右军将军。明帝即位，除东海太守，未拜，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宁朔将军寻阳太守，寻假节，进辅国将军，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诸军事、冠军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徙监郢州诸军事、前将军、郢州刺史，不拜。迁中领军，封贞阳县公免。征为吴兴太守，不拜。除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出为持节监郢州诸军郢州刺史，又监西阳义阳二郡军事，进号镇军将军。後废帝即位，进安西将军，加散骑常侍，权行荆州事。寻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顺帝即位，进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升明二年，入讨萧道成，众溃，为封人所斩。（案：《宋书·沈攸之传》，攸之表檄文疏，皆宗俨之词也，今姑录为攸之文。）

◇答皇太后令问

荷国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无廓庙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扑讨蛮蜒，可强充斯任。虽自上如此，岂敢厝心去留归还之事。伏听朝旨。（《宋书·沈攸之传》，元徽二年，群公称皇太后令遣中使问攸之云云，攸之答。）

◇与武陵王赞笺

江陵一总八州，地居形胜，镇抚之重，宜以上归，本欲仰移节盖，改临荆部，所以未具上闻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图重关击柝，觐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诚，终蔽於圣察，袭远之举，近拥於郢都，则无以谢烈士之心，何用塞义夫之志，便不犯关陵汉，期一接奉。若夫斩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铁之将，烟腾飙迅，容或惊动左右，苟不获已，敢不先布下情。（同上。）

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子弟胜衣，爵命已及，亲党辨菽，抽序便加，耳倦弦歌，口厌梁肉，布衣若此，复欲何求。岂不知俯眉苟安，保养馀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危难。诚感历朝之遇，欲报之於皇室尔。昧理之徒，谓下官怀无厌之愿，既贯诚於白日，不复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但高祖王业艰难，太祖劬劳日昃，卜世不尽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国之事，未审於圣心何如。（同上。）

◇遗萧道成书

吾闻鱼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术，彼我可谓通之矣。大明之中，谬奉圣主，忝同侍卫，情存契阔，义著断金，乃分帛而衣，等粮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烂形ㄡ，若斯之苦，宁可言尽。吾自分碎首於阁下，足下亦惧灭族於舍人。尔时磐石之心既固，义无贰计，蹙迫时难，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结姻之始，实关於厚。及明帝龙飞，诸人皆为鬼矣。吾与足下，得蒙大造，亲过夙眷，遇若代臣，录其心迹，复忝驱使，临崩之日，吾豫在遗托，加荣授宠，恩深位高。虽复情谢古人，粗识忠节，誓心仰报，期之必死。此诚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愿永夺。自尔已来，与足下言面殆绝，非唯分张形迹，自然至此，脱枉一告，未尝不对纸流涕，岂愿相诮於今哉。苟有所怀，不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白。

初得贤子讳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废立之事，安国宁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潜构深略，独断怀抱，一何能壮。但冠虽弊，不可承足，盖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结左右，亲行杀逆，以免身患。卿当谓龙逢、比干痴人耳。凡废立大事，不可广谋，但袁、褚遗寄，刘又国之近戚，数臣地籍，实为膏腴，人位并居时望，若此不与议，复谁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岂独大宋中屯邪？

前代盛典，焕盈篇史，请为足下言之。群公共议，宜启太后，奉令而行，当以王礼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听君子之言，岂可罔灭天理，一何若兹？《孝经》云：「资於事父以事君」。纵为宗社大计，不尔，宁不识有君亲之意邪？乃复虑以家为啖以爵赏，小人无状，遂行弑害。吾虽寡识，窃求古比，岂有为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离，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斋之赏，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隶，谁不惋骇。华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殡，使流虫在户，自古以来，此例有几？卫国微小，故有弘演，不图我宋，独无其人。抚膺惆怅，不能自已。足下与向之杀者何异？人情易反，还成嗟悲，为子君者，无乃难乎，蹊田之譬，岂复有异？管仲有言，君善未尝不谏。足下谏诤不闻，甘崔杼之罪，何恶逆之苦。

昔太甲还位，伊不自疑；昌邑之过，不可称数，霍光荷托，尚共议於朝班，然後废之。犹有汤沐之施，论者不以劫主为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伦顿尽，废之以公，犹礼处之。当温强盛，谁能相抗，尚畏惧於形迹，四海不愜，未尝有乐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节，桓氏亦得免於胁夺，凡是诸事，布於书策，若此易晓，岂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过桀跖邪？

圣明启运，苍生重造，普天率士，谁不歌忭，实是披心罄节、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宫妓，劫夺天藏，器械金宝，必充私室，移易朝旧，布置私党，被甲入殿，内外宫阁管，悉关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遗训如此？王、谢、陶、庾，行此举止？

且朱方帝乡，非亲不授，足下非国戚也，一旦专纵自树，云是儿守台城，父居东府，一家两录，何以异此？知卿防固重复，猜畏万端，言以御远，实为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犹可推心共处，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汤池无所用也。文长以戈戟自卫，何解灭亡。吴起有云：「义礼不），舟中之人皆雠也。」足下既无伍员之痛，苟怀贪婪，而有贼宋之心，吾宁捐申包之节邪？

闻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门，卿忠孝於斯尽矣！今窃天府金帛以行奸惠，盗国权爵，以结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则赏，此事已复不可恒用，用之既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识者不知，不能遏奸折谋，诚节慨惋，隔亥数千，无因自封，不能知复何情颜，当与足下叙平生旧款？吾闻前哲绝交，不出恶言，但此自陈名节於胸心，因告别於千载。放笔增叹，公私潸泪，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岂伊可诬。抑亦当自知投杖无强，为必先及。（《南齐书·张敬儿传》。）

◇宣令军中

荆州城中大有钱，可相与还取，以为资粮。（《齐书·柳世隆传》，攸之渡鲁山岸，犹有数十匹骑自随，宣令军中。）

◎沈演之

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晋冠军长史劲曾孙，袭父叔任，爵吉阳县侯，郡命主簿，州辟从事史西曹主簿。举秀才，除嘉兴令，入为司徒祭酒南谯王义宣左军主簿钱塘令，复为司徒主簿。丁母忧，起为武康令，除司徒左曹掾州治中从事史，迁尚书吏部郎，进右卫将军。迁侍中，又迁中领军，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元嘉二十六年卒。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侯。

◇巡行上表言刘真道等政绩

宰邑敷政，必以简惠成能，莅职阐治，务以利民著绩。故王奂见纪於前，叔卿流称於後。窃见钱塘令刘真道、馀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称咏，讼诉希简。又翦荡凶非，屡能擒获。灾水之初，馀杭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经历诸县，访核名实，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宋书·刘怀肃传》，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上嘉之，各赐谷千斛。）

◇以一大钱当两议

龟贝行於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虚。62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於兹矣。（《宋书·何尚之传》，中领军沈演之议。）

◇嘉禾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焕炳祯图，昭晰瑞典。运倾方，时亨始显。绨状既章，鸟文斯辩。於皇圣辟，承物纪远。明两辰丽，昌辉天衍。（其一。）理妙位崇，事神业盛。渊渥德泽，虚寂道政。协化安心，调乐移性。玉衡从体，瑶光得正。巨星垂采，景云立庆。（其二。）极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况弗彰。鸳出丹穴，鹦起西湘。白鹿逾海，素鸟越江。结响穹阴，仪形钟阳。（其三。）治人奉天，乃勤乃格。黛耒匚载，高廪已积。嘉禾重つ，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扬颖角泽。离才合豪，荣区荫斥。（其四。）盈箱征殷，贯桑表周。今我大宋，灵贶绸缪。帝终谦，绎思勿休。躬荐宗庙，温恭率由。降福以城，孝享虔羞。（其五。）颁趾推功，登徽睿诏，恩覃隐显，赏延荒徼。河氵兼海夷，山华岳耀。憬琛琼，兼泽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请教。（其六。）茂对盛时，绥万屡丰。厌厌归素，秩秩大同。上藏诸用，下知所从。仰式王度，俯歌《南风》。鸿名称首，永保无穷。（其七，《宋书·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颂》。）

◇白鸠颂（并上表）

臣闻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违哲后，故鸣凤表垂衣之化，翔鹪征解网之仁。陛下道德嗣基，圣明缵世，教清鸟纪，治昌云官，礼渐同川，泽浃朱徼。天嘉明懿，民乐薰风，星辰以之炳焕，日月以之光华。神图只纬，盈观序，白质黑章，充升灵囿。应感之符毕臻，而因心之祥未属。以素鸠自远，《毛先》翰归飞，资性闲淑，羽貌鲜丽，既闻之先说，又亲睹嘉祥，不胜藻忭，上颂一首。辞不稽典，文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庆，崇赞盛美，盖率舆诵，备之篇末，其颂曰：

有哲其仪，时惟皓鸠。性勰五教，名编素丘。殷历方昌，婉翘来游。汉录克ĸ，爰降爰休。（其一。於显盛宋，睿庆遐传。圣皇在上，道照鸿轩。称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於地，神豫於天。其二。）礼乐孔秩，灵物咸昭。白雀集苞，丹凤栖郊。文驺俪迹，嘉颖擢苗。灼灼缟羽，从化驯朝。（其三。）岂伊赴林，必周之栩。岂伊归义，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处。育景阳岳，濯姿帝宇。（其四。）刑历颁兴，理感迭通。雉飞越常，鹭起西雍。然戾止，实兼斯容，壹兹民听，穆是王风。（其五，《宋书·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鸠义见，中领军沈演之表。）

◎沈勃

勃，演之次子，为西阳王文学，历尚书殿中郎。泰始中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坐事徙梁州，元徽末还为司徒左长史，为後废帝所诛。顺帝即位，追复本官，有集二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羁赋

於时朱云弛辰，金只御岁。菊图缛于园沼，橘倒饰於池例。草改貌而倾ナ，林伐状而摇蒂。潭潋气而威荷，露危光而严蕙。（《艺文类聚》三。）

卷四十二

◎陆徽

徽字休猷，吴郡吴人。郡辟主簿，除卫军、车骑二府参军、扬州主簿、王弘卫军主簿，除尚书都官郎，补建康令，迁司徒左西掾。出为始兴太守，进使持节、交广二州诸军事、绥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征为南平王铄冠军司马、长沙内史、行湘州府事。母忧去职，征为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元嘉二十九年卒，赠辅国将军，谥曰简子。

◇荐朱万嗣表

臣闻陵雪褒颖，贞柯必振；尊风赏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挥誉於西京，折辕延高於东帝。伏见广州别驾从事史朱万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业冲夷，秉操纯白，行称私庭，能著官政。虽氏非世禄，宦无通资，而随牒南服，位极僚首，九综州网，三端府职，频掌蕃机，屡绩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与贪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历宰金山，家无宝镂之饰，连组珠海，室靡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闻达，实足以澄革污吏，洗镜贪氓。臣谬忝司牧，任专万里，虽情祗慎擢，才阙豪露，敢罄愚陋，举其所知。如得提名礼闱，抗迹朝省，抟岭表之清风，负冰宇之洁望，则恩融一臣，而施光万物。敢缘天泽云行，时德雨施，每甄外州，荣加远国。是以献其瞽言，希垂听览。（《宋书·陆徽传》。）

◇荐袭颖表

臣闻运缠明夷，则艰贞之节显；时属栋挠，则独立之操彰。昔之元兴，皇纲弛紊，谯纵乘衅，肆虐巴庸，害杀前益州刺史毛璩，窃据蜀士，涪、岷士庶，怵迫受职。璩故吏龚颖，独秉身贞白，抗志不挠，殡送旧君，哀敬尽礼，全操九载，不染伪朝。纵虽残凶，犹重义概，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颖忠诚奋发，辞色方壮，虽桎梏在身，践危愈信其节，白刃临颈，见死不更其守。若王之抗辞燕军，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颖，蔑以加焉。诚当今之忠壮，振古之遗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犹齿於乡曹。斯实边氓远士，所为於邑。臣过叨恩私，宣风万里，志存砥竭，有怀必闻，故率愚悫，举其所知。追惧纰妄，伏增悚忄栗。（《宋书·龚颖传》，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陆徽上表。）

◎竺夔

夔字祖季，东莞人，永初中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镇东阳。景平初进号前将军，封建陵县男，後为金紫光禄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移镇

东阳城被攻毁坏，不可守，移镇长广之不期城。（《宋书·索虏传》。）

◎张约之

约之，堂邑人，初为吉阳令，免。以疏理庐陵王义真，授梁州府参军，寻见杀。

◇奏理庐陵王义真

臣闻仁义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万物，故不系於贵贱。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壶关复冤魂於湖邑。当斯之时，岂无尊卿贤辅，或以事迫心违，或以道壅谋屈，何尝不愿闻善於舆隶，药石于阿氏哉。臣虽草芥，备充黔首，少不量力，颇高殉义之风，谓蹈善於朝闻，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

伏惟高祖武皇帝诞兹神武，抚运龙兴，仰清天步，则齐德有虞，俯廓九州，则侔功大夏，故虔顺天人，享有万国。虽灵祚长，圣躬弗永，陛下继明绍统，遐迩一心，藩王哲茂，四维宁谧，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风。

窃念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怀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骄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容养，录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渐。今猥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棠棣之笃，下令远近忄匡然失图，士庶杜口，人为身计。臣伏思大宋之兴，虽协应符纬，而开基造次，根条未繁，宜广树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鲁卫，龟策告同，祚均七百，岂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虑未重复，忽安危之远算，肆不忍於一朝。特愿留神允思，重加询采。上考前代兴亡之由，中存武皇缔构之业，下顾苍生之望，时开曲宥，反王都邑。选保傅於旧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诱情性，导达聪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厉，况王质朗心聪，易加训范。且中贤之人，未能无过，过贵自改，罪愿自新。以武皇之爱子，陛下之懿弟，岂可以其一眚，长致沦弃哉。谨昧死诣阙，伏地以闻，惟愿丹诚，一经天听，退就斧镬，无愧地下矣。（《宋书·庐陵王义真传》。）

◎顾琛

琛字弘玮，吴郡吴人。晋司空和之曾孙，景平中除大匠丞、彭城王义康右军骠骑参军、晋陵令、司徒参军、尚书库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中补司徒录事参军，山阴令，迁少府。出为义兴太守，徙东阳太守，忤旨黜免。後假建威将军，除东海王冠军司马。行会稽郡事，复为随王诞安东司马。元凶弑立，以为会稽太守。诞起义，加冠军将军。事平，迁吴兴太守。孝建初为宁朔将军、吴郡太守，封永新县侯。大明初免，寻召为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仍为吴兴太守，起为大司农都官尚书、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司马、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府转抚军司马，前废帝即位，复为吴郡太守，泰始初丁母忧，服阕，起为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六。

◇纳款世祖启

刘诞猖狂，遂构衅逆，凡在含齿，莫不骇惋，臣等预荷国恩，特百常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获贼诞疏，欲见邀诱。臣即共执录伪使，并得诞与抚军长史沈怀文、扬州别驾孔道存、抚军中兵参军孔口、前司兵参军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张晏书，具列本郡太守王昙生。臣即日便应星驰归骨辇毂，臣母年老，身在侍养，辄遣息宝素、宝先束骸诣阙。（《宋书·顾琛传》，大明三年，竟陵王诞反，世祖以琛素结事诞，或有异志，遣使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会延稔先至，琛等既执斩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启世祖云云。世祖所遣诛琛使，其日亦送至，仅而获免。）

◎顾宝先

宝先，琛少子，大明中为山阴令。

◇驰书报父琛

南师已近，朝廷孤弱，不时顺从，必有覆灭之祸。（《宋书》）

◎顾觊之

觊之字伟仁，吴郡吴人。初为郡主簿，谢晦为荆州，以为南蛮功曹，仍为晦卫军参军，历王弘扬州主簿、卫军参军、盐官令、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尚书都官郎、护军司马，东迁山阴令，迁扬州治中从事史、广陵王诞庐陵王绍北中郎左司马、扬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孝武即位，迁御史中丞，出为义阳王昶东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行会稽郡事，寻征为右卫将军，领本邑中正，出为湘州刺史，征守度支尚书，领本州中正，转吏部尚书，加左军将军。出为吴郡太守，复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未拜，还为吴郡太守。前废帝即位，进光禄大夫。明帝即位，复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寻复为湘州刺史。泰始三年卒，年七十六，赠镇军将军，谥曰简子。

◇唐赐妻子事议

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宋书·顾觊之传》，《南史》三十五，《通典》一百六十七。）

◎顾愿

愿字子恭，觊之弟子，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著作佐郎，迁太子舍人。

◇定命论

仲尼云：「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丘明又称：「天之所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坏，天之所坏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轲则以不遇鲁侯为辞。斯则运命奇偶，生数离合，有自来矣。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著书立言，咸以为首，世之论者，多有不同。尝试申之曰：

夫生之资气，清浊异源；命之禀数，盈虚乖致。是以心貌诡贸，性运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夭荣枯之序，皆理定於万古之前，事征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鉴，一以贯之。至乃止相末技，巫史贱术，犹能豫题兴亡，逆表成败。祸福指期，识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卫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宫，岂蠲残伤之祟；汉臣衍货於天府，宁免饣委毙之魂。且又善恶之理虽详，而祸福之验常昧，逆顺之体诚分，而吉凶之效常隐。智络天地，犹罹沈牖之灾；明照日月，必婴深匡之难。增信积德，离患於长饥；席义枕仁，徼祸於促算。何则？理运苟其必至，圣明其犹病诸。况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颛蒙之域，而欲役虑以揣利害，策情以算穷通，其为重伤，岂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闲泰其神，冲缓其度，不矫俗以延声，不依世以期荣。审乎无假，自求多福，荣辱夭，夫何为哉。

问曰：「夫《书》称惠迪贻吉，《易》载履信逢），前哲馀议，亦以将迎有会，沦塞无兆，宣摄有方，夭阏无命。善游销魂於深梁，工骑烬生於旷野，明珠招骇於暗至，蟠木取悦於先容。是以罕、乐以阳施长世；景惠以阴德遐纪。彭、窦以缮卫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龄。陈、张称台鼎之崇；严、辛衍宰司之盛。若乃游恶蹈凶，处逆践祸，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书，事虽难征，理未易诘，留滞倾光，思闻通裁。

对曰：子可谓扶绳而辨，循刻而议。若乃宣摄有方，岂非吉运所属；将迎有会，实亦凶数自挺。若夫阳施阴德，长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复来指，雠校往说，起予惟商，未识所异。资生禀运，参差万殊，逆顺吉凶，理数不一。原夫氵食椒非养生之术，咀剑岂卫性之经。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时或婴患。深涧乖徼宠之津，空谷绝探荣之辙，运之所集，物卩其枯，而俯仰竿牍，终然离沮。尔乃跖横行，曾、原窘步，汤、周延世，诩、邑绝绪。吉凶征应，纠纟墨若兹。毕万保躯，密贱伤领，梁野之言，岂不或妄。南、鲁北，甘此促生；彭翁、窦叟，将以何术。晋平、赵敬，淫放已该。汉主、魏相，奚独伤夭。同异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滨凝分，挫志远图；棘津阴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矫，）镌）旌善之文，华子高抗，铭惩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异归」者也。殊途均致，实繁有征。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两都全盛，六合殷昌，雾集贵宠之闾，云动权豪之术，钧贸贻谈，岂唯陈张而已。观夫二子，才未越众，而此以藉荣挥价，彼独摈景沦声，通否之运，断可知矣。严、辛不安时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欤。若神仙所序，显明）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强燕平，厥验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乔、松之侣，云飞天居，夷、列之徒，风行水息，良由理数悬挺，实乃锺兹景命。天竺遗文，星华方策，因造前定，果报指期，贫豪莫差，）夭无爽，有允琐辞，无愆鄙说，统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从所归，善恶无所矫其趋，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议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斯固染情於近累，岂不贻诮於通识。

问曰：清论光心，英辩溢目，求诸鄙怀，良有未尽。若动止皆运，险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暗至。玉门犁丘，睿识弗免。岂非圣愚齐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将何施而可？

对曰：夫圣人怀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虚也，故无往而不通；惟明也，故无来而不烛。涸海流金，弗染温凉之；岩兵猛兕，无累爪刃之灾。忘生而生愈全，遗神而神弥畅。若玉门犁丘，盖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无害。大贤则体备形器，虑尽藏假，静默以居否，深拱以违贤，皆数在清全，故锺兹妙识。是以禀仲尼之道，不在奔车之上；资伯夷之运，不处覆舟之下。若乃越难趋险，逡巡弗获，履危践机，黾勉从事，愚之所司，圣亦何为？及中下之流，驰心妄动，是非舛斡，倚伏移贸，故北宫意逆而功顺，东门心晦而迹明；宣应遗筮而逢吉，张松协数而遘祸。且智防有纪，患累无方。尔乃犭制狗逐而华子奔，腐鼠遗而虞氏灭，匣猿逸而林木残，椟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条流，曲难详备，摇形役思，其效安征。岂若澡雪灵府，洗练神宅，据道为心，依德为虑，使迹窃则义斯畅，身泰则理兼通，岂不美哉？何必遗此而取彼。

问曰：夫建极开化，树声贻则，典防之兴，由来尚矣。必乃幽府悬兆，冥数指期，善恶前征，是非数定，名教之道，不亦几乎息哉。

对曰：天生蒸民，树之物则，教义所禀，岂非冥数。何则？形气之具，必有待而存；颛蒙之伦，岂无因而立。必假纤纨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资信礼以缮性，秉廉义以劾情。圣人聪明深懿，履道测化，通体天地，同情日月，仰观俯察，抚运裁风。於是乎昭日星之纪，正霜雨之度，张云霞之明，衍风露之渥，浮舟翼滞，腾驾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综五德，弘铺七体之瑞，宣昭八经之绪。是以时雍在运，群方自通，抱德炀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资，代为唇齿；富教相假，递成辅车。今弛弃纤纨，损绝粱豢，必云徼生委命，岂不已晓其迷。至乎湮斥廉义，屏黜信礼，责以祈存推数，遂乃未辨其惑，连类若斯，乖妄滋甚。然则教义之道，生运所资，宠辱荣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为难也。

问曰：循复前旨，既以理命县兆，生数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帅循训范。若藉数任天，则放情荡思；拘训驯范，则防虑检丧。函矢殊用，矛戈异适，双美之谈，岂能两遂。

对曰：夫性运乖舛，心貌诡殊，请布末怀，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锺，纵情蹈道，训性而顺，因心则灵。凶数所挺，率由践逆，闻言不信，长恶无悛。此愚智不移，声训所遗者也。其有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是则命待教全，运须化立。譬以良医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实气，无妄之疴，勿药有喜，所谓纵情蹈道，无假隐括。若膏盲之疾，长桑不治，体府之病，阳庆弗理，此则率由践逆，自绝调御。至乃赵储之命宜永，须扁鹊而後全，齐后之数必延，待文挚而後济。亦犹运锺循奖，彝范所兴，善恶无主，唯运所集而异。膏粱方丈，沉疾弗顾，瑶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颠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圣而异方，遵、竦齐通而殊事。虽复钳桎羿、，思服巢、许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跖之虑。不然之事，断可知也。必幽符钻仰，冥数）习，虽存陵惰，其可得乎。故运属波流，势无防虑，命徼山立，理无放情。用殊函矢，双美奚蹶，谈异矛戈，两济何伤。

问曰：夫君臣恩深，师资义固，所以沾荣途施，提饰荷声。故刳心流肠，捐生以抗节；火妻灰子，）埋名以偿义。若幽期天兆，则明扬可遗；冥数自宾，则感效宜绝。岂其然乎？

对曰：论之所明，原本以为理，难之所疑，即末以为用。盖阴闭之巧不传，萌渐之调长绝。故知妄言赏理，古人所难。吾所谓命，固以绵络古今，弥贯终始，爰及君臣父子，师友夫妻，皆天数冥合，神运率至。逮乎睽爱离会，既命之所甄，昏爽顺戾，亦运之所渐。尔乃松柳异质，荠荼殊性，故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何异忠孝之质，资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题诚复施，殉节投命，驯义忘己。亦由石虽可毁，坚不可销，丹虽可磨，赤不可灭。因斯而言，君臣师资，既幽期自宾，心力感效，亦冥数天兆。夫独何怪哉？（《宋书·顾觊之传》，觊之常谓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求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论》，其辞云云。）

◎

，失其姓，景平末为侍中。

◇奉迎文帝登极表

侍中臣、散骑常侍臣嶷之、中书监尚书令护军将军建城县公臣亮、左卫将军臣景仁、给事中游击将军龙乡县侯臣隆、越骑校尉都亭侯臣纲、给事黄门侍郎臣孔璩之、散骑侍郎臣刘思考、员外散骑侍郎臣潘盛、中书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监封阳县开国臣萧思话、长兼尚书左丞德阳县臣孙康、吏部郎中骑都尉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茂度、仪曹郎中臣徐长琳、仓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闻否泰相革，数穷则变，天道所以不谄，卜世所以灵长。乃者运距陵夷，王室艰晦，九服之命，靡所适归，高祖之业，将坠於地。赖基厚德深，人神同奖，社稷以宁，有生获。伏惟陛下君德自然，圣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风猷宣於蕃牧。是以征祥杂沓，符瑞）辉，宗庙神灵，乃眷西顾，万邦黎献，望景托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将命，复集休明之运，再睹太平之业。行台至止，瞻望城阙，不胜喜悦凫藻之情，谨诣门拜表以闻。（《宋书·文帝纪》。）卷四十三

◎贺道期

道期，会稽山阴人，晋司空循孙，元嘉初太学博士。

◇太庙送神议

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像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宋书·礼志》四，元嘉六年，博士贺道期议。）

◎贺道养

道养，道期弟，为太学博士，有《贺子述言》十卷，集十卷。

◇浑天记

昔记天体者有三，《浑仪》莫知其始。《书》以齐七政，盖浑体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当《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术也。近世复有四术，一曰《方天》，兴於王充；二曰《轩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断浮说，不足观也。惟《浑天》之事，征验不疑。（《御览》二。）

◎萧摩之

摩之字仲绪，南兰陵人。元嘉初为益州刺史，领南蛮校尉，迁湘州刺史，後为丹阳尹。

◇奏铸象造寺宜加裁检

佛化被於中国，已历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甲第显宅，於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只，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遁未息。（《广弘明集》作「未已」。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地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奏，诏可，又见《广弘明集》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默之

默之，鲁国鲁人，元嘉初为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转左丞，寻出为广州刺史，以赃免，有《春秋梁传注》。（案，《隋志》有《孔君措训梁传》一卷，残阙，梁十四卷，未知即此否。）

◇上言李元德等政绩

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前宋县令成浦，治政宽济，遗咏在民，前阳令李熙国，在事有方，民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厉，应加褒赉，以劝於後。（《宋书·江秉之传》，元嘉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骑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又见《南史》七十《阮长之传》，不云孔默之，但作「王歆之等」。歆之字叔道，河东猗氏人，晋南蛮校尉愆期曾孙，官至左户尚书，光禄大夫。）

◇刑法议

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亲而後同坐。是故犯违之日，理自相关。今罪其养子典计者，盖义存戮仆。如此，则无奴之室，岂得晏安。但既云复士，宜令输赎。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补兵。虽大存宽惠，以纾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宋书·王弘传》。）

◎孔熙先

熙先，默之子，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行左卫将军，与彭城王义康谋为乱，伏诛。

◇狱中上书

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徒徇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齑脍脯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缨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徽，由识不世之恩，以尽躯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慷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畅。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览，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宋书范晔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休先

休先，熙先弟。

◇论众檄

夫休否相乘，道无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勋，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几，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跸，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豺壹，过十玄、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叨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态，同思糜躯之报。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维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继。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栖，於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鸱》之歌，陕西有勿翦之思哉。灵只告征祥之应，谶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惬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骆驿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诫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共拯危溺，无断谋事，失於後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辄督厉顿，死而後已。（《宋书范晔传》，孔熙先谋反，使弟休先为檄文。）

◎江奥

奥，元嘉初书左丞。

◇刑法议

士人犯盗赃不及弃市者，刑竟，自在赃污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於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宋书·王弘传》。）

◎江邃

邃字玄远，济阳考城人，元嘉初太学博士，累迁祠部郎兼散骑常侍司徒记室参军，有《文释》若干卷，《杂诗》九十七卷。

◇太庙送神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始不迎，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尝之义。（《宋书·礼志》四，元嘉六年，博士江邃议。）

◎徐道娱

道娱，元嘉初为驸马都尉奉朝请，领太学博士。

◇上表请议读秋令服色

谨案晋博士曹弘之议，立秋御读令，上应著缃帻，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浅学管见，窃有惟疑。伏寻《礼记·月令》，王者四时之服正云驾仓龙，载赤，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则黄，文极於此，无白冠则某履某舄也。且帻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属衣。冠固不革，而帻岂容异色。愚谓应恒与冠同色，不宜随节变彩。土令在近，谨以上闻。如或可采，乞付外详议。（《宋书·礼志》二，元嘉六年六月，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

◇殷祠祀议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祀。谨案帝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祀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後弗同。《礼》称「天子祫尝，诸侯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祫然後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诸侯孟月尝，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庙。《谷梁传》曰：「著祫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宫」。《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月令》「季秋尝稻」。晋春曲沃，齐十月尝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寻殷）祀重，祭荐礼轻。轻尚慢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渎」。今隔旬频享，恐於礼为烦。自经纬坟诰，都无一月两献，先儒旧说，皆云殊朔。晋代相承，未审其原。国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肤浅，窃以惟疑。请详告下议。（《宋书·礼志》四，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寝不报，又见《通典》五十。）

◇太庙送神议

伏见太庙）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於门，然後至尊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凭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案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於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仪礼》虽太祝迎尸於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於礼有疑，谨以议上。（《宋书·礼志》四，元嘉六年，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

◇春祠不用雌鸡议

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牝」。如此，是春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宋书·礼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闰刺署典「鸡何以用雌」，博士徐道娱等议。）

◇又议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同上。）

◎徐闰

闰，元嘉中为太祝令。

◇刺署典送雌鸡

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惟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宋书·礼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

◎陆子真

子真，元嘉初为大使，巡行天下，孝武即位，复为大使。

◇荐关康之

康之业履恒贞，操勖清固，行信闾党，誉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征聘，以洁风轨。（《宋书·关康之传》，世祖即位，遣大使陆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不见省。）

◎柳元景

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元嘉初，江夏王义恭召补抚军参军，迁殿中将军，复为义恭司空参军，随府转司徒太尉城局参军，历孝武安北中兵参军、随王诞後军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弘农太守，除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又除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孝武举义，以为谘议参军，领中兵，加冠军将军。及即位，以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未行，徙领军将军，加攻骑常侍，封曲江县公。孝建初加抚军，假节，复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以破臧质功封晋安郡公。复为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寻转骠骑将军本州大中正。大明中迁尚书令，改封巴东郡公，加左光禄大夫，寻授侍中、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前废帝即位，迁尚书令，领丹阳尹，以谋废立遇害。明帝即位，赠太尉，谥曰忠烈公。

◇奏劾蔡兴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义恭表、诏书如右。摄曹辨核尚书袁愍孙牒：「此月十七日，诣仆射颜师伯，语次，因及尚书蔡兴宗有书固辞今授，仍出疏见示，乃者数纸，不意悉何所道，缘此因及朝士。当今圣世，不可使人以为少。今牒。」数之，朝廷处之实得所，臣等亦自谓得分，常多在门，袁愍孙无或措多，而愚意欲启更量出内之宜，刍荛管见，愿在闻彻。选令史宣传密事，故因附上闻，亦外人言此。今薛庆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书袁愍孙论选事。愍孙云，昨诣颜仆射，出蔡尚书疏见示，言辞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践祚始尔，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议谓应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启录公。又谢庄（阙）时未老，其疾以转差，今居此任，复为非宜，谓宜中书令才望为允。又孔觊南士之美，所历已多，近频授即复回改，於理为屈，门下无人，此是名选。又张永人地可论，其去岁愆戾，非为深罪，依其望复门下一人。张淹昔忝南下，预同休戚，虽屡经愆黜，事亦已久，谓应秘书监。」带授兴宗手迹数纸，文翰炳然，事证明白，不假核辨。愍孙任居官人，职掌铨裁，若有未允，则宜显言，而私加许与，自相选署，托云物论，终成虚诡，隐末出端，还为矛盾。臣闻九官成让，虞风垂则，诽主怨时，汉罪夙断。况义为身发，言谤朝序，乱辟害政，混秽大猷，纷纭彰谬，上延诏旨，不有霜准，轨宪斯沦。请解兴宗新附官，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免愍孙所居官。（《宋书·蔡兴宗传》，义恭上表劾兴宗，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诏兴宗远封，愍孙以子领职。）

◇垦起湖田议

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宇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宋书·孔靖传》，大明初，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瓒之、顾觊之、颜师伯、嗣湘东王议。）

◇与朝士书

国祸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愤，若无天地。南中郎亲率义师，翦讨元恶，司徒臧冠军并同大举，舳舻千里，购赏之利备之。元景不武，忝在行闲，总勒精勇，先锋道路，势乘上流，众兼百倍。诸贤奕世忠义，身为国良，皆受遇先朝，荷荣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效。想闻今问，悲庆兼常。大行居道，廓清惟始，企迟面对，展雪哀情。（《宋书·柳元景传》，世祖入讨元凶，元景与朝士书。）

◇令军中

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各衔枚疾战，一听吾营鼓音。（《宋书·柳元景传》。）

◇讨臧质等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革道应运，基命之洪符，嗣业兴邦，绍历之明算。自非瑞积神衷，德充民极，孰能升临宝位，景属天居。大宋启期，理高中世，皇根帝叶，永流无疆。夷陂递来，遘兹凶难，国祸冤深，人纲郁灭。主上圣略聪武，孝感通神，义变草木，哀动精纬，躬幸南郢，亲扫大逆，道援横流，德模灵造，三光重照，七庙载兴。

臧质少负疵衅，衣冠不齿，昧利诬天，著於触。受任述职，不以宣效为心，专方莅民，惟以侵剥为务。官自贿至，族以货倾。是以康周也覆命屠宗，冤达苍昊；郭伯、西门遗出自皂隶，宠越州朝。往莅东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讨，窃俘取黜。荷恩彭、泗，贪虐以逞，坑戮边氓，忽若草芥，倾竭仓庾，割没军粮。作牧汉南，公盗府蓄，矫易文簿，专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惮役缓期，师出有辰，顾怀私爱，匹马弃众，宵行独返，遂复携嫔拥姬，淫宴军幕。孔、范之变，显於逆辞。凡此诸衅，皆彰著於宪简，振曝於观听。去岁义举，虽豫诚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书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难已夷，凶命假存，悬在晷刻，广莫之军，曾无遗矢，重关自开，伪众已溃，质犹复盘桓衢巷，後骑陈师。劳不足甄，定於朝议，而虚张功伐，扇动怨辞，自谓斯举，勋莫己若。初践殿守，忘犬马之情，奔趣帑藏，顿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录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衅。遂爵首元等，职班盛级，优荣溢宠，莫与为畴，自恣丑薄，罔知涯，干谒陈闻，曾无纪极，请乐穷大予之英，求器尽官府之选。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祸，质与之少长，亲交兼常，曾无抚孤之仁，惟闻陵侮之酷，尺田寸宝，靡有孑遗。及受命南徂，临路滋甚，逼夺妻嫔，略市金帛，怨动京邑，丑闻都鄙。弃逐旧故，委蔑忠勤，鲁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诉於御筵；袁同、连子敬之畴，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虽上旨频烦，屡求劳牒，质但称伐在己，不逮僚隶，托咎朝廷，归罪有司，国士解心，有识莫附。何文敬趋走厮养，天性愚狡，质迷其奸谄，置怀委杖，遂外擅威刑，内游房室。质生与衅俱，不可详究，擢发数罪，曾何足言。

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陕，宗国倚赖，实兼恒情，而不及谦冲之途，弗见逆顺之训，蔽同却至，理乖范变。遂乃远忽世祀，近受欺构，杖纳奸疏，还谋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观成败，示遣疲卒，众裁三千，戎马不供，军粮靡献。皇朝直以亲秩之重，酬宠兼极，近渐别子，礼越常均，苟识无所守，功弗由己，必为义不全，终於败德。今兹放命，恨心於本，推诸昔岁，迹是诚非矣。且家国夷险，情事异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无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闻，重赃深掠，纵欲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民怨盈途，国谤弥岁。又贼劭未禽，凶威犹强，将毁其私坟，戮其诸子，图成骇机，垂赖义举，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释怨毒之心，解倒悬之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恩叙德，造育为重。援人自助，弃人快谗，怙乱疑功，未闻其比。

仆以不肖，过蒙荣私，荷佩升越，光绝伦伍。家本北边，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殉艰棘，惟恩思难，激气冲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愤。若使身死国康，誓在殒命，况仰禀圣略，俯鞠义徒，万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骑，陆道步驰。檀右卫、申右率、垣游击整勒锐师，飞轮构路。王豫州方舟缮甲，久已前驱。仆训卒利兵，凌波电进。沈镇军、萧安南接舳连旌，首尾风合。骠骑竟陵王懿亲令誉，问望攸归，大司马江夏王道略明远，徽猷茂世，并旄钺临途，云驱齐引。群兵竞迈，秘驾徐启。八銮摇响，五牛舒旆。千乘雷动，万轴云回。腾威发号，星流汉转。以上临下，易於转员。加以三谋协从，七纬告庆，幽显同心，昭然易睹。

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闻教义，当知君臣大节，誓不可犯，冠屦至诲，难用倒设。履安奉顺，声泰事全，孰与附逆居危，身害名丑，慈亲垂白受戮，弱子婴孩就诛。所以有诏迟回，未震雷霆者，正为诸君身拘寇手，或怀乃心。吉凶由人，无谓为远，今而不变，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驰贼庭。（《宋书·臧质传》。）

◎成粲

粲，河南人，元嘉中为平陆令。

◇与王弘书

仆闻轨物设教，必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亦与之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後，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斯前代之明谟，当今之显辙。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功实盛大，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入秉朝政，翊赞皇猷。竟陵衡阳春秋已长，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宋书·王弘传》。）

◎司马操

操，元嘉中为太常丞。

◇春祠不用雌鸡议

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太学议，春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宋书·礼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闰刺署典「鸡何以用雌」，博士徐道娱等议春月不用雌，秋冬无禁，太常丞司马操议。）

◇答何承天书论次孙宜持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孙见存，而以疏亲为後，则不通。既不得立疏，岂可遂无持重者，此孙岂不得服三年邪？嫡不传重，传重非嫡，自施於亲，服卑，无关孙为祖也。（《通典》八十八，何承天答江氏问，次孙宜持重与裴松之书，裴答书言不宜持重，又与司马操书言其事，操云。）

◇难荀伯子为人後为所後父服论

为人後者，尽礼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义，岂以真假殊其事，早晚异其制哉。岂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辞亲之日。大义昭然，无厌夺之变，而使情节伸而有馀，岁月屈於不足，未知轻重，将欲何附。论云：甲死，甲儿持服，已练，甲儿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无缘为伯持周服毕，复更制二十五月服。难曰：景以甲练後方来後甲，彼丧虽杀，我重自始，更制远月，於义何伤？且昔以旁尊，服不逾齐。今为其子，礼穷於制，事乖义异，深浅殊绝，岂宜相蒙，共为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亲，本服已讫，乃为之後，亦可计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无服之亲，今为甲嗣，其义云何？论云：甲妇女无缘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除服。难曰：甲妇女二周终讫，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顾景，亦犹自远之兄，始及袒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岂得同一？论云：或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应服斩，旬日而除，意谓延待服除而出後耳。难曰：景以礼而行，不及甲始丧。盖由事趣，且夫堂阶绝构，丧位无主，行路凄怆，骨肉悼心。既为置後，宜及三年之内，情事有寄，岂得持疑以俟吉，视再周之徒过哉？论曰：甲死，妇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远还，以长子景後甲，景弟丁为伯父追税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纟帚缟，旬日而除，舛错浅深，不复是过。难曰：乙之子景，今来後甲。既不可与弟丁同税周服，又不可暂居纟帚缟，旬日而除，则景於甲之丧，终阙征服，亲为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处之於三年之地，而绝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义，於此为蹶。论曰：甲妇女无缘避此凶居，别居吉宅，又不可妇女歌於内，继子哭於外。难曰：甲妇虽复衰麻去身，号兆辍响，然素服嫠居，与代长戚。夫何图於吉宅，何务於讴歌。（《通典》九十七。）

卷四十四

◎袁淑

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晋丹阳尹豹少子，为彭城王义康军司祭酒。免，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临川王义庆卫军谘议参军，迁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迁尚书吏部郎。出为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还为御史中丞，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入弑，并见杀，赠太常。孝武即位，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有集十一卷。

◇秋晴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月也，声晷合，朝夜分，霆收耀，虹戢文，炎都褰埃，寓涤氛。曳悲泉之凝雾，转绝垠之严云。（《艺文类聚》三，又《初学记》三引两条。）

◇王情赋

解蕴麝之芳衾，陈玉柱之鸣筝。（《文选》江淹《别赋》注，又江淹《望荆山诗》注。）

◇桐赋

越众木之薰徇，胜杂树之藻缛，信爽以弱枝，实裹素而表绿。若乃根荑条茂，迹旷心冲，贞观於曾山之阳，抽景於少泽之东，被籍兮烟霞，怀兮星虹，仪丹丘之瑞羽，栖清都之仙宫。（《艺文类聚》八十八。）

◇谢中丞章

窃惟此职昭赞，实预损益，必须兼□威正，刺骨穷文，使权家勋族，不敢藉强而侮物。戚门右姓，不得称雄以掩众。昔傅咸治职，臣僚戢惧，孙宝移疾，卿尹皆怠。（《御览》二百二十六。）

悬法象魏，先政甸卫。（《文选》陆亻垂《石关铭》注。）

◇防御索虏议

臣闻函车之兽，离山必毙；绝波之鳞，宕流则枯。羯冠遗丑，趋致畿甸，蚁萃螽集，闻已崩殪。天险岩旷，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图，盛晋辍其议，情屈力殚，气挫勇竭，谅不虞於来临，本无怵於能济矣。乃者燮定携远，阻违授律，由将有弛拙，故士少斗志。围溃之众，匪寇倾沦，攻制之师，空自班散，济西劲骑，急战蹴旅，淮上训卒，简备靡旗。是由绥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来扰，纷殄姬风，泯毒禹绩，腾书有渭阴之迫，悬烽均咸阳之警。然而切揣虚实，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谲诡既显。绵地千里，弥行阻深，表里踬亥，後先介逼。舍陵衍之习，竞湍沙之利。今虹见萍生，土膏泉动，津陆陷溢，┬祸氵存兴，刍稿已单，米粟莫系，水宇衿带，进必倾，河溢扁固，退亦堕灭。所谓栖鸟於烈火之上，养鱼於丛棘之中。

或谓损缓江右，宽缮淮内。窃谓拯扼闽城，旧史为允，弃远凉土，前言称非。限此要荒，犹弗委割。况联被京国，咫尺神甸，数州摧扫，列邑歼痍，山渊反覆，草木涂地。今丘赋千乘，井算万集，肩摩倍於长安，缔袂百於临淄，什一而籍，实慊氓愿，履亩以税，既协农和。户竞战心，人含锐志，皆欲赢粮请奋，释纬乘城。谓宜悬金铸印，要壮果之士，重币甘辞，招摧决之将，举荐板筑之下，抽登台皂之间，赏之以焚书，报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贺阙，异能间至。

戎贪而无谋，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谬於合散之宜，犯军志之极害，触兵家之甚讳。咸蓄愤矣，佥策战矣，称愿影从，谣言缗命。宜选敢悍数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骛行潜掩，偃旗裹甲，钳马衔枚，桧稽而起，晨压未阵，旌噪乱举，火鼓四临，使景不暇移，尘不及起，无不禽铩兽慑，冰解雾散，扫洗噍类，漂卤浮山。如有决漏网，逡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还迳，兖部劲卒，梗其归途。必翦元雄，悬首麾下，乃将只轮不反，战无旋矣。於是信臣腾威，武士缮力，缇组接阴，ゃ析联响。

若其伪遁瀛涨，出没无际，楚言汉旆，显默如神，固已日月蔽亏，川谷荡贸。负塞残孽，阻山烬党，收险窃命，凭城借一，则当因威席卷，乘机芟剿，汴、泗秀士，星流电烛，徐、阜严兵，雨凑云集，蹶乱桑溪之北，摇溃瀚海以南，绝其心根，勿使能植，衔索之枯，几何不蠹。是由涸泽而渔，焚林而狩，若浚风之舞轻箨，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馀，望吊纲悲之鬼。然後天行枢运，举烟升，青盖西巡，翠华东幸，经启州野，举无遗策，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方乃奠山沉河，创礼辑策，阐翟炎昊之遗则，贯轶商夏之旧文。

今众贾拳勇，而将术疏怯，意者稔泰日积，承平岁久，邑无惊赴之急，家缓馈战之勤，阙阅训之礼，简参属之饰，且亦荐采之法，庸未艹既欤。若乃邦造里选，攉论深切，躬擐尽幽，斩带寻远，设有沉明能照，俊伟自宣，诚感泉雨，流通金石，气慑飞、贲，知穷苴、起，审邪正顺逆之数，达昏明益损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睿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蹑青蒲而扬谋，上说辰鉴，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纾国，救灾恤患。则宜拔过宠贵之上，褒升戚旧之右，别其章，荣其班禄，出得专誉，使不禀命，降席折节，同广武之请，设坛致礼，均淮阴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窃符之捷。

夷裔暴很，内外侮弃，始附之众，分艹伐无序，蛊以威利，势必携离，首顺之徒，靡然自及。今涞绎故典，土缨，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犹眇者愿明，痿之思步，动商遄会，功终易感。劫晋在於善觇，全郑实寄良谍，多纵反间，汩惑心耳，发险易之前，抵兴丧之术，冲其猜伏，拂其嫌嗜，汩以连率之贵，饵以析壤之资，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解，驰羽而岩邑易倾。必府鬲土崩，枝干瓦裂，故燕、乐相悔，项、范交疑矣。

或乃言约功深，事迩应广，齐圉反驾，赵养还君，尽舆诵之道，毕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层禁，游心明代，泽与身泰，恩随年行，无以逢迎昌运，润饰鸿法。今途有遗镞，虿未息蜂，敢思凉识，少酬闳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窃观都护之边论，属国之兵谟，终、晁之抗辞，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经之棘，犹阙上算，烛郛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综微，敢露昧见，无会昭采。（《宋书·袁淑传》。）

◇与始兴王浚书

袁司直之视馆，敢寓书於上国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赋，降委弊邑。弊邑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是遑，无或违贰。惧非郊赠之礼，觐飨之资，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曾是附庸臣委末学孤闻者，如之何勿疑。且亦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节清廉，好是洁直，以不邪之故，而贫闻天下。宁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赋，束马先璧以俟命，唯执事所以图之。（《宋书·袁淑传》，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睿书。）

◇与何尚之书

昨遣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栖）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滞，果兹冲寂，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议途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宋书·何尚之传》，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

◇游新亭曲水诗序

离榭修幕，陵隧坡阜，镳容旆彩，镳野丽云。（《御览》三百五十八。）

◇真隐传

鬼谷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隐居韬智，居鬼谷山，因以为称。苏秦张仪师之，遂立功名。先生遗书责之曰：「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尺之阴，身被数尺之痕。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云，下根通於三泉，千秋万岁，不受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丹哉，盖所居然也。（《艺文类聚》三十六，《御览》五百十，并引《真隐传》）

◇吊古文

贾谊发愤於湘江，长卿愁悉於园邑，彦真因文以悲出，伯喈史而求人，文举疏诞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祸及。夫然，不患思之贫，无苦识之浅。士以伐能见斥，女以骄色贻遣。以往古为镜鉴，以未来为针艾。书余言於子绅，亦何劳乎蓍蔡。（《艺文类聚》四十。）

◇鸡九锡文

维神雀元年，岁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颛顼遣征西大将军下雉公王凤西中郎将白门侯扁鹊，咨尔浚鸡山子，维君天姿英茂，乘机晨鸣。虽风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声。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为汤沐邑。君其只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带，浚鸡之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艺文类聚》九十一，引袁淑《诽谐记》）

◇劝进笺

浚山侍郎丁鸿、舍人凫亭男梁鸿、郎中苏鹄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勋加。故天王凤皇，特锡位封，令凤鹊等在柏外，愿时拜受，不胜欣豫之情，谨诣栖下以闻。（同上。）

◇驴山公九锡文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邗，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协漏刻。应更长鸣，豪分不忒。虽挈壶著称，未足比德，斯复尔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废声。斯又尔之明也，青脊隆身，长颊广额，尾後垂，巨耳双磔，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中大夫闾丘骡加尔使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合浦之珠庐封尔为中庐公。（《艺文类聚》九十四，《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一引袁淑《诽谐集》。）

◇大兰王九锡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沈精，Ｂ群形於元质，体肥盾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资豢养於人主，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纯也。君昔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白螭彰於周诗，涉波应乎隆象，歌咏重於人口，经千载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唯君为雄，顾群数百，自西徂东，俯喷沫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直突，阵无全锋，此君之勇也。（《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三。）

◇常山王九命文

及至图身失所，羁勺人间，驯缨服制，惟意所牵。登楹而遨，均梁而眠，拾摭遗馀，恣口所便。（《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十。）

◎袁觊

觊，淑兄子，为武陵太守。

◇临终与兄觊书

史公才识可嘉，足懋先基矣。（《南齐·书袁彖传》，彖小字史公。）

◎袁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粲字景倩，淑兄子，本名愍孙，慕荀奉倩之为人，改名粲。元嘉中为扬州从事，历孝武安北镇军、北中郎参军、南中郎主簿。孝武举义，转记室参军。及即位，除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免。起为廷尉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出为辅国将军、西阳王子尚北中郎长史、广陵太守，行兖州事，仍为永嘉王子仁冠军长史。大明初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免。寻为西阳王子尚抚军长史，又为中庶子，领左军将军，出补豫章太守，复还为侍中领长水校尉，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转吏部尚书出为海陵太守。前废帝即位，复为吏部尚书，徙右卫将军，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明帝即位，转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迁领军将军，徙中书令，转尚书仆射，领吏部，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徙右仆射，迁尚书令。後废帝即位，加卫将军，授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顺帝即位，出镇石头，谋攻萧道成，事泄，被斩。有集十一卷。

◇临终启

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归魂坟垅，永就山丘。（《南史·袁粲传》。）

◇与释道明书称释宝亮

顷见亮公，非常人也。比日闻所未闻，不觉岁之将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车；璧在邯郸，秦王请以华国。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非复上人贵州所宜专也。（高僧传八。）

◇妙德先生传

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

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迳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

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入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於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饮水，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宋书·袁粲传》，南史二十六）

◇托为道人通公驳顾欢夷夏论

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炳斯瑞。又老庄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冯释遗法，盗牛窃善，反以成蠹，检究源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异吾党之为道耳。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绕为虔，不尚踞傲为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在华，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太伯创吴，革化戎夷，不因旧俗。岂若舟车，理无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教风自殊，无患其乱。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符合之唱，自由臆说。又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齐书·顾欢传》，《南史·顾欢传》。）

卷四十五

◎刘湎

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元嘉中为广州增城令，刺史刘道锡引为扬烈府主簿，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刺史宗悫又引为主簿，封大亭侯，除员外散骑侍郎。孝建初为宁朔将军湘东内史，徙晋康太守，又徙郁林太守。大明初为宁朔司马，封金城县侯，除西阳王子尚抚军。入直阁，除龙骧将军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前废帝即位，以为振威将军屯骑校尉。明帝即位，加宁朔将军，领建平王景素辅国司马，征还都，除辅国将军兼山阳王休）骠骑谘议参军，拜太子左卫率，封鄱阳县侯。寻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进号右卫将军，又进号右将军，征拜散骑常侍，改侍中中领军，出镇广陵，假平北将军，受顾命，守尚书右仆射。後废帝初，桂阳王休范反，战死，赠司空，谥曰忠昭公。

◇条对贾元友北悬瓠书

元友称：「虏主幼弱，奸伪竞起，内外规乱，天亡有期。」臣以为獯丑侵纵，蹈藉王境，盘据州郡，百姓残亡。去冬众军失耕，今春连城围逼，国家复境之略，实有不遑，灭虏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馀家，谷米丰积，可供二万人数年资储。」臣又以为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难称言。元友又云：「虏於悬瓠开驿保，虏已先据，若不足恃，此不须（缺。」）俱是攻城，便应先图悬瓠，何更越先取郾，以受腹背之灾。且七千馀家丰积，而虏犹当远运为粮，是威不制民，民非异计。元友又云：「虏欲水陆运粮，以救军命，可袭之机，在於今日。」臣又以为开立驿道，据守坚城，观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机，恐为难验。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虏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仇报耻，伏待朝威。」臣又以为垣式宝等受国重恩，今犹驱略车营，翻还就贼，盖是恋本之情深，非报怨之宜，何可轻试。元友又云：「请敕荆雍两州，遣二千精兵，从义阳依西山北下，直据郾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又以为郾城是贼驿路要戍，且经蛮接，数百里中，裹粮潜进，方出平地，攻贼坚城，自古名将，未有能以此济者。假其克捷，不知足南抗悬瓠，北捍长社与不？且贼拥据数城，水陆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断其资运，於事为难。元友又云：「虏围逼汝阴，游魂二岁，为张景远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为景远兵力寡弱，不能自固，远遣救援，方得少克。今定是为贼所畏不？景远前所摧伤，裁至数百，虏步骑四万，犹不敢前，而今必劝国家以轻兵远讨，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复过此。元友又云：「龙山雉水，鲁奴，王景直等并受朝爵，马步万馀。进讨之宜，唯须敕命。」臣以为鲁奴与虏交关，弥历年世，去岁送诚朝廷，誓欲立功。自蒙荣爵，便即逃遁，殊类奸猾，岂易暗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过数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万馀之言，似不近实。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类，车营连结，废田二载，生业已尽，贼无所资，粮储已罄。断其运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断运须兵，兵应资食，而当此过悬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处求办。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鲁爽诞说，实挫国威，徒失兵力，虚费金宝。凡此之徒，每规近说，从来信纳，皆诒後悔。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途，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宋书刘湎传，泰始四年，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太宗，劝北攻悬瓠，可收陈郡、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陈示湎，使具条答，湎对，太宗纳之。）

◇与殷琰书

昔景和凶悖，行绝人伦，昏虐险秽，谏诤杜塞，遂残毁陵庙，芟刈百僚，纵毒窃凶，靡有纪极。於时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外士庶，咸愿一匡。予职在直卫，目所备睹。主上神机天发，指麾克定，横流涂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实冠终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资斧所临，每从偃简。足下以衣冠华胄，信概夙昭，附戾从违，犹见容养。贤兄长史，阶升清列，贤子参军，亦塞国网。间者进军宛唐，计由刘顺，退众闭城，当时未了。过蒙朝恩，谬充将帅，蚤承风素，情有依然。今皇威远申，三方蹙弱，胜败之势，皎然可览。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骠骑教、贤兄贤子书，今悉遣送。百代以来，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义，惟新王道，何容标虚辞於士女，失国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识渊见，想必不俟终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当穷兵肆武，究法极刑，将恐贵门无复祭祀之主，坟垅乏扫洒之望，进谢忠臣，退惭孝子，名实两丧，没有馀责。扶力略白，幸加研览。（《宋书·殷琰传》。）

◇又与殷琰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柳伦来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缠秽乱，心秉忠诚，惘然穷愁，不亲戎政。去冬开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进非社稷宗臣，退无顾命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责，足下亦复无所独愧。程天祚已举城归顺，庞孟虬又继迹奔亡，刘胡困於钱溪，袁ダ欲战不得，推理揆势，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连州十六，拥徒百万，仲春以来，无战不北，摧陷殄灭，十无一二。南凭袁ダ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兹定业，恐万无一理。方今国网疏略，示举宏维，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伦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舍，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济，祸害已及故耳。夫拥数千乌合，抗天下之兵，倾覆之状，岂不易晓。假令六蔽之人，犹当不为其事，况复足下少祖名教，疾没世无称者邪。所以复有此白者，实惜华州重镇，鞠为茂草，兼伤贵门一日屠灭。足下若能封府库，开四门，宣语文武，示以祸福，先遣咫尺之书，表达诚款，然後素车白马，来诣辕门，若令足下发肤不全，儿侄雕耗者，皇天后士，实闻此言。至辞不华，宁复多白。（《宋书·殷琰传》）

◎沈怀文

怀文字思明，吴兴武康人，晋光禄勋寂孙。元嘉中，州辟从事，转西曹江夏王义恭司空参军，随府转司徒参军、东阁祭酒、尚书殿中郎，随王诞後军主簿，领义成太守。入为通直郎治书侍御史。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侍郎，间行出奔。竟陵王诞以为卫军记室参军、新兴太守、随府转骠骑录事参军、淮南太守，孝建初转扬州治中从事史，迁别驾从事史。大明中迁尚书吏部郎，出为西阳王子尚抚军长史，入为侍中。又出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免，寻赐死。有集十六卷。

◇上言皇子不宜置邸舍

列肆贩卖，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责。若以用度不充，顿止为难者，故宜量加减省。（《宋书·沈怀文传》，子尚诸皇子，置邸舍，逐什一，为患遍天下。怀文又言之，不听。）

◇省录尚书议

昔天官正纪，六典序职，载师掌均，七府成务，所以翼平辰衡，经赞邦极。故总属之原，著夫官典，和统之要，昭於国言。夏因虞礼，有深冢司之则；周承殷法，无损掌邦之仪。用乃调佐王均，缉亮帝度。而式宪之轨，弘正汉庭，述章之范，崇明魏室。虽条录之名，立称於中代，总厘之实，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历朝罔贰。及乎爵以事变，级以时改，皆兴替之道，无害国章，八统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辅之职，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郑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无所不总也。」考於兹事，备於典文，详古准今，不宜虚废。（《宋书·沈怀文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州移治会稽议

周制封畿，汉置司隶，各因时宜，非存相反，安民宁国，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从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旧壤，历代相承，异於边州，或罢或置，既物情不说，容亏化本。（《宋书·沈怀文传》。）

扬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两格，尤失大体。臣谓不宜有异。（《宋书·沈怀文传》。）

◇垦起湖田议

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所垣未立，旧居已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徙其新乐，开宥逋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宋书·孔靖传》。大明初，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郄议。）

◇宋侍中赵伦之碑

君戮力以致诚，吐规以会机，一鼓则寇骑云彻，方会动则敌气务消。（《御览》三百三十七。）

◎沈怀远

怀远，怀文弟为始兴王浚，征北辰流参军坐事徙广州，前废帝时还为武康令，有《南越志》八卷，集十九卷。

◇长鸣鸡赞

翠冠绩莒，碧距丽陈，就昏别夕，望旭惊晨。（《初学记》三十。）

◇博罗县簟竹铭

簟竹既大，薄且空中，节长一丈，其直如松。（《初学记》二十八，《锦绣万花谷续》四十。）

◎戴法兴

法兴，会稽山阴人，元嘉中为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以为记室令史。义康败，历孝武征虏抚军记室掾，随府补南中郎典签。孝武建义，转参军，及即位，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孝建初加建武将军南鲁郡太守，大明中封吴昌县男，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废帝即位，迁越骑校尉，为阉人华愿儿所谮。免，寻赐死，泰始二年追复封爵，有集四卷。

◇议祖冲之新历

三精数微，五纬会始，自非深推测，穷职晷变，岂能刊古革今，转正圭宿。案冲之所议，每有违舛，窃以愚见，随事辨问。

案冲之新推历术，「今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臣法兴议：夫二至发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北之极，日有恒度，而宿无改位。古历冬至，皆在建星。战国横骛，史官丧纪，爰及汉初，格候莫审，後杂觇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用，即与古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终无毫忒。《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维四仲，则中宿常在卫阳，羲、和所以正时，取其万世不易也。冲之以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违半次，则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诗》「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时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节也。若冬至审差，则豳公火流，晷长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昼漏五十三刻，此诡之甚也。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就如冲之所误，则星无定次，卦有差方。名号之正，古今必殊，典诰之音，代不通轨，尧之开、闭，今成建、除，今之寿星，乃周之鹑尾，即时东壁，已非玄武，轸星顿属苍龙，诬天背经，乃至於此。

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臣法兴议：夫日有缓急，故斗有阔狭，古人制章，立为中格，年积十九，常有七闰，晷或虚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闰坏章，倍减馀数，则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顿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辄失一闰。夫日少则先时，闰失则事悖。窃闻时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历数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

冲之又命上元日度发自虚一，云虚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兴议：冲之既云冬至岁差，又谓虚为北中，舍形责影，未足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辩。借令冬至在虚，则黄道弥远，东北当为黄锺之宫，室壁应属玄枵之位，虚宿岂得复为北中乎？典使分至屡迁，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绳，而律吕仍往，则七政不以玑衡致齐，建时亦非摄提所纪，不知五行何居，六属安托。

冲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兴议：夫置元设纪，各有所尚，或据文於图谶，或取效於当时。冲之云：「群氏纠纷，莫审其会。」昔《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景初》壬辰，晦无差光，《元嘉》庚辰，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

冲之又令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为始。臣法兴议：夫交会之元，则食既可求，迟疾之际，非凡夫所测。昔贾逵略见其差，刘洪粗著其术，至於疏密之数，莫究其极。且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即如岁星在轸，见超七辰，术家既追算以会今，则往之与来，断可知矣。《景初》所以纪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设後元者，其并省功於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冲之既违天於改易，又设法以遂情，愚谓此治历之大过也。

臣法兴议：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离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违，其一终之理，日数宜同。冲之通同与会周相觉九千四十，其阴阳七十九周有奇，迟疾不及一匝。此则当缩反盈，应损更益。（《宋书·历志》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六

◎鲍照（一）

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居东海，元嘉中，临川王义庆以为国侍郎，又为始兴王浚侍郎。孝武即位，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除临海王子项前军参军。泰始二年，子项败，为乱兵所杀，有集十卷。

◇芜城赋

氵尔《辶也》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也以漕渠，轴以昆岗。重江复关之奥，四会五达之庄。当昔全盛之时，车挂彗，人驾肩，廛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故能秦法，佚周令，划崇墉，刳浚洫，图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筑雉堞之殷，井烽橹之勤，格高五岳，袤广三坟，若断岸，矗似长云，制磁石以御冲，糊壤以飞文。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馀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涂。坛罗虺域，阶斗麋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藏虎，乳血餐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馗。白杨早落，塞草前衰。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若夫藻局黻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沈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迳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文选，《艺文类聚》六十三。）

◇游思赋

€径（《艺文类聚》作「遥」。）兮海冲，上潮兮送风，秋水兮驾浦，凉烟兮冒江。（《艺文类聚》作「虹」，《初学记》三作「江」。）暮气起兮远岸黑，阳精灭兮天际红，波（《艺文类聚》作「茫茫」。）兮无底，山森森（《艺文类聚》作「山参々」）兮万重，平隰兮互岸，通川兮泻壑。仰尽兮天经，俯穷兮地络。望波际兮昙昙，眺云间兮灼灼。乃江南之断山，信海上之飞鹤。指烟霞而问乡，窥林屿而访泊。抚身事而识苦，念亲爱而知乐。苦与乐其何言，悼人生之长役。舍堂宇之密视，坐江潭而为客。对蒹葭之遂黄，视零露之方白。鸿晨惊以响湍，泉夜下而鸣石。结中洲之云萝，托绵思於遥夕。瞻刑吴之远山，望邯郸之长陌。塞风驰兮边草飞，胡沙起兮雁扬翮。虽燕越之异心，在禽鸟而同戚。怅收情而扌文泪，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几时，彼月满而将蚀。生无患於不老，奚引忧以自逼？物因节以卷舒，道与运而升息。贱卖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当垆，隐我耕而子织。诚爱秦王之奇勇，不愿绝筋而称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异乎丛棘。（本集，《艺文类聚》二十七。）

◇伤逝赋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团秋槿，风卷寒萝。凄怆伤心，悲如之何！尽若穷烟，离若翦弦。（《初学记》作「断弦」。）如影灭地，犹星殒天。弃华宇於明世，闭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毕，眇千龄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时，邈众代於古年。逝稍远而变体，浸幽明而改时。览篇迹之如旦，婉遗意而在兹。忽若谓其不然，自惆怅而惊疑。循堂庑而下降，历帏户而升基。服委襟而褫带，器蒙管而韬丝。志存业而遗绩，身先物而长辞。岂重欢而可觏，追前感之无期。寒往暑来而不穷，哀极乐反而有终。燧已迁而礼革，月既逾而庆通。心微微而就远，迹离离而绝容。白日霭而回阴，闺馆寂而深重。冀凭灵於前物，伫美目乎房栊。徒望思以永久，邈归来其何从？结单心於暮条，掩行泪於晨风。念沉悼而谁剧？独婴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恶老而逼衰。诚耄之可忌，或甘愿而志违。彼一息之短景，乃累恨之长晖。寻平生之好丑，成黄尘之是非。将灭邪而尚在，何有去而无归？惟桃李之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观龟鹄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反灵质於二途，乱感悦於双抱。日月飘而不留，命倏忽而谁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风露之停草。发迎忧而送华，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几人？曾无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启陈书而遐讨。自古来而有之，夫何怨乎天道。（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四，《初学记》十四。）

◇观漏赋（并序）

客有观於漏者，退而叹曰：「夫及远者箭也，而定远非箭之功；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为心，不可凭者弦；因生以观我，不可恃者年。凭其不可恃，故以悲哉。况乎沉华密远，轻波潜耗，而感神婴虑者，又自外而伤寿，以是思生，生以勤矣，乃为赋云：

佩流叹於驰年，缨华思於奔月。结兰苕以望楚，弄参差以歌越。抚凝肌於迁滞，鉴雕容於仿佛。（《初学记》作）髡发。景有坠而易昏，忧无方而难歇。历玫（《艺文类聚》、《初学记》皆作「玉」。）阶而升奥，访金壶之盈阙。观腾波之吞写，视惊箭之登没。箭既没而复登，波长泻而弗归。注沉穴而海漏，射悬途而电飞。堇户牖而知天，掩云雾而测晖。创百龄於纤隐，积千里於空微。彼峥峥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抚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违。昔伤矢之奔禽，闻虚弦之颠仆。徒婴刃而知惧，岂潜机之能觉。惟生经之ぴ靡，亦悲长而欢促。恒证古而秉心，抱空意其如玉。波沉沉而东注，日滔滔而西属。落繁馨於纤草，殒丰华於乔木。对昃离而後歌，据穷蹊而方哭。虽接薪之更传，宁绝明之还续，贯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难。时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澜。神怵回而多虑，心甚禀而鲜欢，望天涯而伫念，擢雄剑而长叹。嗟生民之永迷，躬与後而皆恤。死零落而无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算冥定於天秩。与艾骨而招病，犹刳肠而兴疾。情殊用而俱尽，事离方而同失。聊弭志以高歌，顺烟雨而沉逸。於是随秋鸿而渚，逐春燕而登梁。进赋诗而展念，退陈酒以排伤。物不可以两大，得无得而双昌。薰晚华而後落，槿早秀而前亡。姑屏忧以愉思，乐兹情於寸光。从江河之纡直，委天地之圆方。漏盈兮漏虚，长无绝兮芬芳。（本集，《艺文类聚》六十八，《初学记》二十五）

◇芙蓉赋

感衣裳於楚赋，咏忧思於陈诗。访群英之艳绝，标高名於泽芝。会春陂乎夕张，搴芙蓉而水嬉。抽我衿之桂兰，点子吻之瑜辞。选群芳之徽号。□□□□□□，抱兹性之清芬，禀若华之惊绝。单忭阳之妙手，测氵虎池之光洁。烁彤辉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悦。顾椒丘而非偶，岂园桃而能埒？彪炳以藻，翠景而红波。青房兮规接，紫的兮圆罗。树妖遥之弱，散菡萏之轻荷。上星光而倒景，下龙鳞而隐波。戏锦鳞而夕映，曜（《初学记》作「濯」）。绣羽以晨过。结游童之湘吹，起榜妾之江歌。（《艺文类聚》作「吴讠哥。」）备日月之温丽，非盛明而谓何？若乃当融风之暄荡，承暑雨之平渥。被瑶（《艺文类聚》作「碧」。）塘之周流，绕金渠之屈曲。（《艺文类聚》作「空曲」。）排积雾而扬芬，镜洞泉而含绿。叶折水以（《艺文类聚》、《初学记》作「而」。为珠，条集露而成玉。润蓬山之琼膏，辉葱）河之银烛。冠五华於仙草，超四照於灵木。杂众姿於开卷，阅群貌於昏明。无长袖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森紫叶以上擢，纷湘蕊而不倾。根虽割而彻，柯既解而丝萦。感盛衰之可怀，质始终而常清。故其为芳也绸缪，其为媚也奔发，对妆则色殊，比兰则香越。泛明彩於宵波，飞澄华於晓月。陋荆姬之朱颜，笑夏女子光发。恨狎世而贻贱，徒爱存而赏没。虽凌群以擅奇，终从岁而零歇。（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二，《初学记》二十七。）

◇园葵赋

风暖凌开，士昌泉动。游尘曝日，鸣雉依陇。主人拂黄冠，拭藜杖，布蔬种，平圻壤。通畔直，膏亩夷敞。白茎紫蒂，豚耳鸭掌。沟东陌西，行三畦两，既区既Θ，乃露乃映。句萌欲伸，丛牙将散。（疑作「放」。）尔乃晨露夕阴，霏云四委，沉雷远震，飞雨轻洒，徐未及，疾而不靡，柔荸爰秀，刚甲以解。稚叶萍布，弱阴竟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葳蕤而被迳，上参差而覆畴，承朝阳之丽景，得倾柯之所投。仕非鲁相，有不拔之利；宾惟二仲，无逸马之忧。顾堇荼而莫偶，岂苹藻之荐羞。若乃邻老谈稼，女妪归桑，拂此苇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炊彼祭梁。壶援醢，曲瓢卷浆，乃羹乃瀹，堆鼎盈筐，甘旨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润胃调肠。於是既饫，彻盘投筋，回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近观物运，远访师圣，声数後彰，律理前定。鸟非黔黑，鹤岂浴净？彼圆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Ψ而夏裘，无双功而并盛。荡然任心，乐道安命。春风夕来，秋日（一作「秋月」。）晨映。独酌南轩，拥琴孤听。篇章间作，以歌以咏。鱼深沉而鸟高飞，孰知美色之为正？（本集。）

◇舞鹤赋

散幽经以验物，伟胎化之仙禽。锺浮旷之藻质，抱清回之明心。指蓬壶而翻翰，望昆阆而扬音。匝日域以回骛，穷天步而高寻。践神区其既远，积灵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顶凝紫而烟华。引员吭之纤婉，顿修趾之洪夸。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临霞。朝戏於芝田，夕饮乎瑶池。厌江海而游泽，掩云罗而见羁。去帝乡之岑寂，归人寰之喧卑。岁峥嵘而愁莫，心惆怅而哀离。於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严严苦雾，皎皎悲泉。冰塞长河，雪满群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汉回，晓月将落。感寒鸡之早晨，怜霜雁之违漠。临惊风之萧条，对流光之照灼。唳清响於丹墀，舞飞容於金阁。始连轩以凤跄，终宛转而龙跃。踯躅徘徊，振迅腾摧。惊身蓬集，矫翅云飞。离网别赴，合绪相依。将兴中止，若往而归。飒沓矜顾，迁延迟莫，逸翮後尘，翱翥先路。指会规翔，临岐矩步。态有遗妍，貌无停趣，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轻迹凌乱，浮影交横。众变繁姿，参差氵存密。烟交雾凝，若无毛质。风去雨还，不可谈悉。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离而云罢，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惕以惊思。当是时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两停，丸剑双止。虽邯郸其敢伦，岂阳阿之能拟。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守驯养於千龄，结长悲於万里。（文选，《御览》二十七。）

◇野鹅赋（并序）

有献野鹅於临川王，世子愍其樊縶，命为之赋。其辞曰：

集陈之隼，以自远而称神；栖汉之雀，乃出幽而见珍。此琐禽其何取？亦厕景而承仁，舍水泽之逸，对钟鼓之悲辛，岂徇利而轻命？将感爱而投身。入长罗之逼胁，恨（《艺文类聚》作「负」。）高缴之樊縶，邈辞朋（《艺文类聚》作「群」。）而别偶，超烟骛（《艺文类聚》作「雾」，疑当作「骛」。）而风行，跨日月而遥逝，忽瞻国而望城，践菲迹於瑶途，升弱羽於丹庭，瞰东西之绣户，眺左右之金扃，貌纤杀而含（一作「」。）悴，心翻越而惭惊，若坠渊而堕谷，恍不知其所宁。惟君囿之珍丽，实妙物之所殷，翔海泽之轻鸥，巢天宿之鸣鹑，程材於枭猛，荐体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避翮以排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居物以成偶，终在我以非群。望征云而延悼，顾委翼而自伤，无青雀之衔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秽君之园池，徒惭君之稻粱，愿引身而翦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流岁遂远，惨节方崇，云缠海岱，风拂崤潼，飞云（一作「雾」。）驰霰，飘沙舞蓬，视清池之初涸，望绿林之始空，立菰蒲之寒渚，托只影而为双，宛拔啄而掩眦，悲结怅而满胸。处朝昼而雅念，假外见而迁排涉修夜之长寂，信专思而知哀。风梢梢而过树，月苍苍而照台。冰依岸而早结，霜托草而先摧、敛双翮於水裔，翘孤趾於林隈，情无方而雨集，事有限而星乖，在俄顷而犹悼，矧穷生之所怀。闻宿世之高贤，泽无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义，爱禽鸟而昭仁，全殒卵而来凤，放乳而感麟。虽陋生於万物，若沙漠之一尘，苟全躯而毕命，庶魂报以自申。（本集，《艺文类聚》九十一。）

◇尺蠖赋

智哉尺蠖，观机而作，伸非向厚，诎非向薄。（《艺文类聚》作「今薄」）当静泉氵亭，遇躁风惊，起轩躯以旷跨，伏累气而并形。冰炭弗触，锋刃靡迕，逢险蹙，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见猜，哀必进而为蠹，每骧首以瞰途，常伫景而翻路，故身不豫托，地无前期，动静必观於物，消息各随乎时，从方而应，何虑何思？是以军算慕其权，国容拟其变。高贤图之以隐沦，智士以之而藏见。笑灵蛇之久蛰，羞龙德之方战，理害道而为尤，事伤生而感贱，苟见义而守勇，岂专取於弦箭。（本集，《艺文类聚》九十七，《御览》九百四十八。）

◇飞蛾赋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御览》作「生齐」。）而欲（《御览》作「态」。）诡，各会住以凭方。凌又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本集，《御览》九百五十一。案，《封氏闻见记》五云，旧说南山赤符，爱其毛体，每有雾露，诸禽兽皆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贤者隐居避世，引此赋，「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则唐本是「赤」字。）

◇为柳令护骠骑表

臣言：伏承诏书，加臣骠骑将军，馀如故。顾循空薄，屡坠成命，仰当天宠，伏抱惭灼。臣素陋人，本绝分望，适野谢山川之志，辍耕无鸿鹄之叹，宦希乡部，富期农牧。夙当昌期，早值恩洽。天网纷横，皇历归圣，左输不殷，良马未汗，功半下列，爵超上赏，奋迹腾光，参驾龙服，翰起云飞，拂翼虹路。虽曩之脱驾拖紫，弛担丹毂，方之微臣，彼安足齿。齐此而归，惧尘王度，况遂频烦，重彰滥越。伏愿天听曲成，资始令张，雨露之惠，自华及殒，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屈慈奖，降申愚固，则绸缪之施，复逾造物。不胜感跃惶骇之情，谨拜表以闻。（本集。）

◇解褐谢侍郎表

臣昭言，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沈，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荣多身限，思非终报。臣云云。（本集。）

◇谢秣陵令表（时为中书舍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书召，以臣为秣陵令。臣负锸下农，执羁末皂，情有局途，志无远（一作建。）立。遘命（一作「此」。）逢天，得污官牒，不悟恩泽无穷，谬当奖试。用谢刀笔，猥承宰职。岂是暗懦，所能克任。今便抵（一作「只」。）召，违离省闼，继恋罔极，不胜下情。谨拜表以闻。（本集）

◇谢随恩被原表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统内外五刑以下，浩泽荡汰，臣亦预焉。得从汉律故谬之辨，暗遭周典肆眚之科，大喜卒至，非愿所图，鱼愕鸡睨，且悚且惭。臣诚下愚，不达义方。然君尊臣泰，岂同犬马。且常侍臣渊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为恭，犹加敬忆，自己率礼，宁敢慢忘。由臣悴贱，可悔可诬，曾参杀人，臣岂无过。寝病幽栖，无援朝列，身孤节卑，易成论亥。幸大明临下，仁道毓物，泽洎走，臣覃末庆。然古人有言：「杨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无生杨矣。」何则？植之者难，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众拔之过屡至，同被风霜，异此贞脆。《书》称「天秩有礼」，《易》载「神福在谦」。臣之谦礼，理谢福秩，仰衔俯愧，行叹坐戚。即欲颠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小得趋驰，星驾登路。不胜荷佩之诚，谨上疏以闻。（本集。）

◇拜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众善必达，百行无一。生丁昌运，自比人曹。操乏端概，业谢成迹。徂年空往，琐心靡述。褫辔投簪，於斯终志。束菜负薪，期与相毕。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罗广收，圆明兼览，雕瓠饰笙，备云和之品；潢污流藻，充金鼎之实。铩羽暴鳞，复见翻跃；枯杨寒炭，遂起烟华。未识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以为报？祗奉恩命，忧愧增灼，不胜感荷屏营之情，谨诣阁拜疏以闻。（本集。）

◇谢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郑重，不可胜逢。飞走知感，矧臣人类。臣闻获过於神，或凭尸祝以清；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谢。臣自惟孤贱，盗幸荣级。暗涩大义，猖狂世礼。奇非阮籍，无保持之助；才惭冯衍，有甚禀之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非圣朝超然览臣於视听之外，则今日渥泽，更成妄遭，来辰萎叶，终先朝草。小人岁暮，知能何报，徒厚恩华，忧惧叹息，不住下情。谨诣拜疏以闻。（本集）

◇侍郎满辞阁

臣言：臣所居职限满，今便收迹。金闺云路，从兹自远，鲔经沈藏，方绝光景，祗恋迟回，结涕濡泗。臣嚣机穷贱，情嗜春昧，身弱涓，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廿仍，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反拙归，还陋燕雀。日晏途远，块然自丧。加以无良，根孤伎薄。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运离，事与衰合，束马埋轮，绝游息世。宿福馀庆，爰遘圣明，煦蒸霜霰，莩甲云露，得从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负羁，班荣扈隶，矜愚训短，哀有弗及。奉此而归，足以没齿。虽摩肌发，无报天德。更冀营魂，还能结草。不胜感恋之情，谨诣阙拜疏奉辞以闻。（本集。）

◇转常侍上疏

臣言，即日被中曹板转臣为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触事无可，谬被拔擢，实为光荣。臣既无仿佛上报殊绝之恩，有分每丰其过。前後轻重，辄得原恕。奖以君子之方，赦其不闲教训。大愆不责，矜泽必加。是臣所以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末冀未望，便荷今荣，欣喜感悦，不敢伪护。庶保终始，身命为初。不胜下情，谨诣阁拜疏谢以闻。（本集。）

◇征北世子诞育上疏

臣等言：臣闻本枝无疆，布诸前典；众多弥贵，信之华封。故德积则庆深，业昌则祚广。伏承王子以中气正月，锺灵纳和。诞躬紫阁，膺祚朱绂。弧矢夙陈，璋攸觌。云光丽辉，岩泽昭采。嘉祥爰孚，柔颜载。凡在氓隶，莫不忭悦。臣沾恩逾物，庆倍自中，不胜殊欢溢喜，谨奉表以闻。（本集。）

◇皇孙诞育上疏

兼郎中令侍郎臣照言：伏承东储积庆，皇孙诞育，国启昌期，民迎福运，台禁称祉，井庐相贺。伏惟圣怀，载深鸿。不任下情，谨诣阁上疏以闻。（本集。）

卷四十七

◎鲍照（二）

◇谢赐药启

臣卫躬不谨，养命无术。情沦五难，妙谢九法。飙落先伤，衰疴早及。遐泽近临，猥委存恤，《疒尔》同山岳，蒙灵药之赐；惠非河间，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对衔惭，伏抱矜渥。（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永安令解禁止启

臣田茅下第，质非谢品。志终四民，希绝三仕。邀世逢辰，谬及推择，恩成曲积，荣秩兼过。虽誓投纤生，昊天罔极，迄无犬马，孤惭星岁。加以沦节雪飙，沈诚款晦，值天光烛幽，神照广察，澡从宥，与物更禀，遂晒阳春，湔汰秋水，缀翼云条，葺鲜洪沼，洗胆明目，忭手太平，重甄再造，含气孰比？不悟乾陶弥运，复垂埏饰，矫迹升等，改观非服，振缨珥笔，联承贵宠。岂臣浮朽，所可恭从，实非愚瞢，所宜循践。琐族易灰，脆漏已迫，空荷载焘，终责仰复，饮冰肃事，怀火毕命。不胜屏营之情。谨启事以闻。（本集。）

◇论国制启

臣启：臣闻尺之量锦，工者裁之，袤丈之木，绳墨在焉。事无臣细，非法不行。当今世问政睦，藩国相望，君举必书，动成准式。息躬圣壤，十有馀载，条制节文，宜其备矣，诸王列封，动静兼该。而窃见国之处事未尽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见彭城国旧制，犹有数卷，虽多殊革，大网可依，愚谓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揆国训繁简之宜，旁酌州县宽猛之中，章程久具，永为恒制，岂伊今美，乃足贵之将来。臣忝充直员，脱以启闻，烦而非要，伏追惭悚，谨启。（本集。）

◇谢上除启

臣言：被宣赐臣上除。臣伏事日浅，蒙荷已丰，天泽所及，且喜且惧。但臣自丁常豆，来途阶级，非所敢冀。今日荣愿，直尔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望重许，干秽悚息。（本集。）

◇请假启

臣启：臣居家乏治，上漏下湿。暑雨将降，有惧崩压。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锸陶途，必须躬役。冒欲请假三十日，伏愿天恩，赐垂矜许。手启复追悚息，谨启。（本集。）

臣启：臣所患弥留，病躯沈痼。自近蒙归，频更顿处，日夜间困或数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衰，婴遘惨悼。终鲜兄弟，仲由所哀。臣实百罹，孤苦风雨。天伦同气，贲惟一妹，存没永诀，不获计见，封瘗泉壤，临送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经离忧伤，服粗食淡，羸耗增疾。心计焦迫，进退罔蹶。冒乞申假百日，伏愿天慈，赐垂矜许。臣违福履，身事屯悴，叹息和景，掩泪春风，执启涕结，伏追惶悚。谨启。（本集。）

◇奉始兴王命作白舞曲启

侍郎臣鲍照启：被教作《白舞歌辞》，谨竭庸陋，裁为四曲，附启上呈。识方氵典悴，思涂猥局。言既无雅，声未能文，不足以宣赞圣旨，抽拔妙实。谨遣简馀，惭随悚盈，谨启。（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世子自解启

仆以常豆，无用於世，遭逢谬幸，被受恩荣。诚愿论毕，久宜捐落。仁眷笃终，复获淹停。感今惟昔，衔佩无已。但自无堪，尸素累载，腹心之愧，寤寐为忧。今请解所职，愿蒙矜许。自奉清尘，於兹六祀，坠辰永往，遗恩在心。执纸哽咽，言不自宣。（本集。）

◇重与世子启

奉还诲，深承殷勤笃眷之重。披读未终，悲愧交集。仆以常人，所蒙隆厚，久应知退，非适今日。衔恩恋德，用缺进心。今者之请，必愿鉴许。且仆栖迟无事，咫尺馆第，餐禀风微，非旦则夕，居职还私，两者无异，而於仆无用，有以自处，岂非仁念，始终之惠。重致于日，弥深惭感。（本集。）

◇登大雷岸与妹书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溯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途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顿，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急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後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扌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艺文类聚》作湖泽脉通。）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艺文类聚》作「栖风」。）之鸟，水化之虫，以智吞愚，以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水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灵浩荡，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甚（《艺文类聚》作「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若ペ洞所积，溪壑所射，鼓怒之所う击，涌氵复之所宕涤，则上穷荻浦，下至彡希洲，南薄燕瓜，北极雷淀，削长埤短，可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沓。弱草朱靡，洪涟陇蹙。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飞岭覆。回沫冠山，奔涛空谷，）折石为之摧碎，奇岸为之齑落。仰视大火，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矣。至於繁化殊育，诡质怪章，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石蟹、士蚌、燕箕、雀蛤之俦，折甲、曲牙、逆鳞、反舌之属。掩沙涨，被草渚，浴雨排风，吹涝弄翮。夕景欲沈，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一叹，舟子再泣。（《艺文类聚》作「泣」。）诚足悲忧。（《艺文类聚》作「忧悲」。）不可说也。风久雷飙，夜戒前路。下弦内外，望达所届。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恐欲知之，聊书所睹。临途草蹙，辞意不周。（本集，又《艺文类聚》二十七，案，照妹字令晖，照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河清颂（并序）

臣闻善谈天者，必征象於人；工言古者，允（《宋书》作「先」。）考绩於今。鸿牺以降，遐哉邈乎！镂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勋，可谓多矣。而史编唐尧之功，载「格於上下」；乐登文王之操，称「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寅，爰定祥兴。鱼鸟动色，禾雉兴让。皆物不盈眦，而美溢金石。颂声为之而寝，诗人於是不作。（《宋书》「颂声」句在「不作」下。）庸非惑欤？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应龙木之精，俯协龟水之灵。（《宋书》作「仰符应龙精，俯协河龟之灵」。）君图帝宝，粲烂瑰英。固以业光曩代，事华前德矣。圣上天飞践极，迄兹二十有四载。道化周流，玄泽汪，地平天成，含生阜熙。（《宋书》作「上下含熙」。）文同轨通，表里厘福。（《宋书》作「礼福」。）耀德中区，黎庶知让，观英遐外。（《宋书》作「表」。）夷貊怀惠，秩礼恤勤，散露台之金；振民舒国，倾钜桥之粟。（《宋书》作「恤勤秩礼，罢露台之金，纾国振民，倾钜桥之粟。」）约违迫胁，奢去甚泰。（《宋书》作「泰甚」。）燕无留饮，畋不盘乐。物色异人，优游鲠直。显靡失心，幽无怨魄。（《宋书》作「优游」，据正。「显不失心，幽无怨气」。）精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劳仗斧之使。（《宋书》作「杖斧之臣」。）号令不肃而自严。（《宋书》作「不严而自肃」。）无辱凤举之事。（《宋书》作「使」。）灵怪不召而自彰。万里神行，飙尘不起。农商野庐，边城偃柝。冀马南金，填委内府；驯象西爵，充罗外苑。（《宋书》作「囿」。）阿纨纂组之饶，衣覆宗国；渔盐杞梓之利，傍赡荒遐。士民殷富，繁轶五陵；宫宇宏丽，崇冠三川。（《宋书》作「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惭德，宫宇宏丽，三川莫之能比。」《初学记》十八与本集同。）闾有盈，歌吹无绝。朱轮叠辙，华冕重肩。岂徒世无穷人，民获休息，朝呼韩、罢酤铁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应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鸟，栖阿阁，游禁园；金芝九茎，木禾六仞。（本集脱「仞」字，从《宋书》补。）秀铜池，发膏亩。宜以谒荐郊庙，和协律吕。（《宋书》「协调律吕」在「谒荐」句上。）烟霏雾集，不可胜纪。然而圣上犹夙兴昧旦。（《宋书》作「昧旦夙兴」。）若有望而未至；宏规远图，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贶，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A检，盛典芜而不治；朝神省方，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抑而未许。崇文协律之士，蕴舞颂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怀揄扬於内。三灵伫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岁宫乾维，月躔苍陆，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壑，洁澜千里。斯诚旷世伟观，昭启皇明者也。语曰：「影从表，瑞从德，此其效焉。宣尼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皆伤不可见者也。然则古人所未见者，今殚见之矣。孟轲曰：「千载一圣，是旦暮也。」岂不信哉！（《宋书》作「大哉」。）夫四皇六帝，树声长世，大宝也。泽浸群生，国富刑清，鸿德也；制礼裁乐，淳风迁俗，文教也。诛箫羯黠。（《宋书》作「殊华逋羯」。束颡绛阙，武功也。鸣禽《宋书》作「鸣鸟」。）跃鱼，涤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协赞，民祇与能，厥应如彼。唯天为大，尧实则之。皇哉唐哉，畴与为让？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是以丰功伟命，润色滕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颂。察之上代，则奚斯吉甫之徒，鸣玉銮於前；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驰（《宋书》作「施」。）金羁於後。绝景扬光，清埃继路。故班固称汉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馀篇，文章之盛，与三代同风。由是言之，斯乃臣子旧职，国家通议。（《宋书》作「义」。）不可辍也。臣虽不敏，敢（《宋书》作「宁」。）不勉乎。乃作颂曰：

窥刊崩石，捃逸残竹，巢风寂寥，羲埃绵邈。钜生大年，赡学渊闻，ひ绣成景，粉缋颛轩，徒玩井科，未睹天河。互古通今，明鲜晦多，千龄一见，书史登歌。旋我皇驾，揆景方途，凌周躐殷，蹶唐轹虞，如彼七纬，累璧重珠。高祖拨乱，首物定灵，更开天地，再铸群生。帝御三杰，龙步八，朔南暨教，海北腾声？沦深格高，浃遐洞冥，鼎迁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鸿光中微，圣命谁堪？皇历攸归，谋从筮协，神与民推，黄旗西映，紫盖东辉，纳瑞螭玉，升政衡机，金轮豹饰，珠冕龙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复礼归仁，观恒通变，一物有违，戚言毁膳。菲躬简法，厚下安宅，谦德弥光，损道滋益。孝崇飨祀，勤隆耕藉，饣酎秋羊，封瑾春骼，婴耄兼粱，鳏孤重帛。体由学染，俗以教迁，礼导刑清，乐鬯风宣，分衢让齿，折讼归田，野旌伏彦，朝赏登贤。儒训优柔，武节焱鸷，文宪精弘，戎容犀利。枢钤明审，程周备，吏砺平端，民羞幸觊。桴鼓凝埃，烽驿垂辔，销我长剑，归为农器。闽外水乡，鄣表炎国，陇首西南，渤尾东北，岭丹，浑浑泉黑，移琛云朔，转隼邛，狼歌荐功，鸟谭陈德。治博化光，民阜财盛，班白行谣，青绮高咏，云表幽和，物章明庆，丽植雕质，蠢行藻性。仁草晨莩，德宿宵映。昆无隐飙，山有黄落，牛羊内首，闾户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辈作，薰风荡闺，饴露流阁，器范神妙，剂调象药。匪直也斯，伟庆方臻，注彼四渎，媚此双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灵遥纪，贶遐年，澄波海岳，镜流葱山，泉石凝淀，水府清涓，俯免瞰夷都，降氏骊渊，朱宫潜耀，紫阁阴鲜。昔在爽德，王风不昌，乃溢乃竭，或壅或亡。吉源滥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长，云何其瑞，实锺我皇？闻诸师说，天竦听密，介焉如响，匪远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贞一，左右天经，户牖人术，污谟布简，丝言盈室。秽有绵祀，清岂崇日。一人之庆，吹万和，灵根方固，源重波。副睿贰哲，帝体皇柯。景云蔚岳，秀星骈罗。垂光九野，腾响四遐。辅车鼎足，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汉家。泰阶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区宇文明。樵夫议道，渔父濯缨。臣照作颂，铺德树声。（本集，又《宋书·临川王道规传》，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又十八。）

◇佛影颂

形生粗怪，神照潭寂。验幽以明，考心者迹，六尘烦苦，五道绵剧，乃炳舟梁，爰悟沦溺。色丹貌缋，留相琼石。金光绝见，玉毫遗觌，俾昏作郎，效顺去逆。（本集。）

◇凌烟楼铭（并序宋临川王起。）

臣闻凭飙荐响，唱微效长，垂（一作「乘」。）波鉴景，功少致深。是以冰台筑乎魏邑，凤阁起於汉京，皆所以赞生通志，感悦幽情者也。伏见所制凌烟楼，栖置崇回，延瞰平寂。即秀神皋，因基地势。东临吴甸，西眺楚关。奔江永写，鳞岭相葺，重树穷天，通原尽日。悲积陈古，赏绝旧年。诚可以晖旷高明，藻澈远心矣。夫识缘感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绵世罔传。敢作铭曰：

岩岩崇楼，藐藐层隅。阶基天削，户牖云区。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积清风露。（《艺文类聚》《初学记》并作「路」。）合（一作「含」。）彩烟途，俯窥淮海，俯眺荆吴。我王结驾，藻思神居。宜此万春，灵所扶。（本集《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药奁铭

岁走九。生厌聩墙，时无骤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烟，灵飞（一作「礼灵」。）生光。龟文电衣，龙彩云裳。九芝八石，延正荡斜。二脂六体，振衰返华。毛姬饵叶，凤子藏花。景绝翠虬，气隐霞。深神罕别，妙奇不扬，或繁虎杖，或乱蛇床。故不世不可以服。未达不可以尝，眩精逆目，是乃为良。（本集。）

◇石帆铭

应风剖流，息石横波，下ㄟ地轴，上犭葛星罗。吐（《艺文类聚》作「牵」。）湘引汉，歙蠡吞沱，西历岷冢，北泻淮河。眇森宏蔼，积广连深，沦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测际，互海穷阴。云旌未起，风柯不吟；崩涛山坠。（《艺文类聚》作「逐」。）郁浪雷沉。在昔鸿荒，刊启源陆。表里民邦，经纬鸟服，瞻贞视晦，坎水巽木，乃剡乃铲，既刳既斫，飞深浮远，巢潭馆谷。涉川之利，谓易则难。临渊之戒，曰危乃安。泊潜轻济，冥表勤言，穆遂留，昭御不还，徒悲猿鹤，空驾沧烟。君子彼想，祗心载惕，林简松栝。水采龙，觇气涉潮，投祭沉璧，揆检含图，命辰定历。二崤虎口，周王夙趋，九折、羊肠，汉臣电驱。潜鳞浮翼，争景乘虚，衡石赤鳐，帝子察殂，青山断河，后父沉躯，川吏掌津，敢告访途。（本集，《艺文类聚》八。）

◇飞白书势铭

秋毫精劲，霜素凝鲜。沾此瑶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尽奇六文。鸟企龙跃，珠解泉分。轻如游雾，重似崩云。绝锋剑摧，惊势箭飞。差池燕起，振迅鸿归，临危制节，中险腾机。圭角星芒，明丽烂逸，丝萦发垂，平理端密。盈尺锦两，片字金镒。故仙芝烦弱，既匪足双；虫虎琐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笔。（本集。）

◇瓜步山揭文

岁含龙纪，月巡鸟张，鲍子辞吴客楚，指兖归扬，道出关津，升高问途。北眺毡乡，南晒炎国，分风代川，揆气闽泽，四睨天宫，穷曜星络，东窥海门，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驶视四遐，超然永念，意类交横。信哉古人，有数寸之，持千钧之关，非有其才施，处势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回为高，据绝作雄，而凌清瞰远，擅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仰望穹垂，俯视地域，涕丑江河，疣赘丘岳。虽奋风漂石，惊电剖山，地纶维陷，川斗毁宫，豪盈发虚，曾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遗金堆璧之奇，四迁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贩交买名之薄，吮瘫舐痔之卑，安足议其是非。（本集。）

卷四十八

◎周朗

朗（《魏书》作殷。）字义利，汝南安成人，元嘉中为南平王铄冠军参军、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免。又为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寻解职，复起为通直郎。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军录事参军，以上书忤旨，自解去职。又除太子中舍人，出为庐陵内史，称疾去职。寻丁母忧，有司承旨奏其居丧无礼，锁附宁州，於道杀之。

◇上书献谠言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置诸掌。」岂徒言哉。方策之政，息举在人，盖当世之君不为之耳。况乃运锺浇暮，世膺乱馀，重以宫庙遭不更之酷，江服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有之痛，千里连死，万井共泣。而秦汉馀敝，尚行於今，魏晋遗谬，犹布於民，是而望国安於今，化崇於古，却行及前之言，积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荐。

凡治者何哉？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则，又随以刑逐之，岂为政之道欤。欲为教者，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武。训以书记图律，忠孝仁义之礼，廉让勤恭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其国学则宜详考占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凡学，虽凶荒不宜废也。

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然愚民不达其权，议者好增其异。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馀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则垦田自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人死必息。又田非胶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麻，荫巷缘藩，必树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则叙之以爵，有司亦从而加赏。若田在草间，木物不植，则挞之而伐其馀树，在所以次坐之。

又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岂有剥善害民，禁衣恶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农，则宜务削兹法。

凡为国，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馀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此最是惊心悲魂恸哭太息者。法虽有禁杀子之科，设蚤娶之令，然触刑罪，忍悼痛而为之，岂不有酷甚处邪。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礼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所谓十年存育，十年教训，如此，则二十年间，长户胜兵，必数倍矣。

又亡者乱郊，馑人盈甸，皆是不为其存计，而任之迁流，故饥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为寇盗，岂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复止之以杀，彼於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何酷至是。且草树既死，皮叶皆枯，是其粱肉尽矣。冰霜已厚，苦盖难资，是其衣裘败矣。比至阳春，生其馀几。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远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岁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游惰。须待大熟，可移之复旧。淮以北悉使南过江，东旅客尽令西归。

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可不怀欤？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谓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来从，我之愿也。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既华得坐实，戎空自远，其为来，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亦行见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丧哉。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於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归国家矣。诚如此，则徐、齐终逼，亦不可守。

且夫战守之法，当恃人之不敢攻。顷年兵之所以败，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後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

又将者将求其死也。自能执干戈，幸而不亡，筋力尽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风扫雾之勤，驱波涤尘之力，此所自矜，尤复为甚。近所功赏，人知其浓，然似颇谬虚实，怨怒实众。垂臂而反唇者，往往为部，耦语而觖望者，处处成群。凡武人意气，特易崩沮，设一旦有变，则向之怨者皆为敌也，今宜国财与之共竭，府粟与之同罄，去者应遣，浓加宠爵，发所在禄之，将秩未充，馀费宜阙，他事负辇，长不应与，唯可教以狩之礼，习以钲鼓之节。若假勇以进，务黜其身。老至而罢，赏延於嗣。

又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食相连。若边民请师，皆宜莫许。远夷贡至，止於报答，语以国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须内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後越淮穷河，跨陇出漠，亦何适而不可。

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魏书》作「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魏书》作「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以革（《魏书》作「易」）其风。（案：今士大夫已下又见《魏书·刘骏传》，「周朗」作「周殷」）先有善於家者，即务其赏，自今不改，则没其财。

又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以其哀并衷出，故制同外兴，日久均痛，故愈迟齐典。汉氏节其臣则可矣，薄其子则乱也。云何使衰苴之容尽，鸣号之音息。夫佩玉启旒，深情弗忍，冕珠视朝，不亦甚乎。凡法有变於古而刻於情，则莫能顺焉。至乎败於礼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恶，薄於善欤。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谬。

且朝享临御，当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渐加矫正。凡举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给。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无取焉。且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棳，集服累笥，目岂常亲，身未时视，是为棳带宝，笥著衣，空散国家之财，徒奔天下之货，而主以此惰礼，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逮至婢竖，皆无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涂金披绣，桨酒藿肉者，故不可称纪。至有列以游遨，饰兵以驱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赐薄，不容致此。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於民。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实，而治天下者常虚，民之耳目，既不可诳，治之盈耗，立亦随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又妃主所赐，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为节目。金魄翠玉，锦绣罗，奇色异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赐。若工人复造奇伎淫器，则皆焚之，而重其罪。

又置官者，将以燮天平气，赞地成功，防奸御难，治烦理剧，使官称事立，人称官置，无空树散位，繁进冗人。今高卑贸实，大小反称，名之不定，是谓官邪。而世废姬公之制，俗传秦人之法，恶明君之典，好暗主之事，其憎圣爱愚，何其甚矣。今则宜先省事，从而并官，置位以周典为式，变名以适时为用，秦汉末制，何足取也。当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贱，官贱者秩轻。缨冕绂佩，称官以服，车骑容卫，当职以施。

又寄土州郡，宜通废罢，旧地民户，应更置立。岂吴邦而有徐邑，扬境而宅兖民，上淆辰纪，下乱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应更建邑。

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归，凡吏皆宜每详其能，每厚其秩，为县不得复用恩家之贫，为郡不得复选势族之老。

又王侯识未堪务，不应强仕，须合冠而启封，能政而议爵。且帝子未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谁为贱。但宜详置宾友，选择正人，亦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後为贵哉。又世有先後，业有难易，明帝能令其儿不匹光武之子，马贵人能使其家不比阴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当舆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复不可忘也。内外之政，实不可杂。若妃主为人请官者，其人宜终身不得为官，若请罪者，亦终身不得赦罪。

凡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则蕴学而无由知，有卑处而事隔，则怀奇而无由进。或复见忌於亲故，或亦遭谗於贵党，其欲致车右而动御席，语天下而辩治乱，焉可得哉。漫言举贤，则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称通经达史、辨词精数，吏能将谋，偏术小道者，使猎缨危膝，博求其用。制内外官与官之远近及仕之类，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诱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树颊胲，动精神，发意气，语之所至，意之所执，不过数四间，不亦尽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强正柔之伦，难以检格立，不可须臾定，宜使乡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见之於选贵，呈之於相主，然後处其职宜，定其位用。如此，故应愚鄙尽捐，贤明悉举矣。又俗好以毁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毁，以誉进人，不知测其所以致誉。毁徒皆鄙，则宜擢其毁者，誉党悉庸，则宜退其誉者。如此，则毁誉不妄，善恶分矣。又既谓之才，则不宜以阶级限，不应以年齿齐。凡贵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轻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

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假精（《广弘明集》作「揉」）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废疾老，震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不（《广弘明集》作「之」）纠察。人不得然，岂其鬼欤？今宜申严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除（《广弘明集》作「馀」）则随其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若应更度者，则令先习义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虽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而以祈祝，从之而以报请，是乱不诛，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又针药之术，世寡复，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於鬼，遂弃於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复半。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使受业，如此故当愈於媚神之愚，惩艾凑理之敝矣。

凡无世不有言事，无时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继，何哉？盖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之本非实也。又病言不出於谋臣，事不便於贵党，轻者抵訾呵骇，重者死压穷摈，故西京有方调之诛，东都有党锢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未典，则群臣在焉；若欲改旧章，兴王道，则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陈，唯陛下察之。（《宋书·周朗传》，时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又略见《通典》十四，《广弘明集》六，又略见《魏书·刘驳传》，以为周殷启。）

◇报羊希书

羊生足下：岂当适使人进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结意，可复佳耳，属华比彩，何更工邪。视已反覆，慰亦无已。观诸纸上，方审卿复逢知己。动以何术，而能每降恩明，岂不为足下欣邪，然更忧不知卿死所处耳。

夫匈奴之不诛有日，皇居之亡辱旧矣。天下孰不愤心悲肠，以忿胡人之患，靡衣俞食，以望国家之师。自智士钳口，雄人蓄气，不得议图边之事者，良淹岁纪。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故赫然发怒，将以匈奴衅旗，恻然动仁，欲使馀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发，宰士暮登英豪；调兵之诏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贤人者，固非一日，况复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气；选奇蓄异，将进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国之谋不及，安民之论不与，至反以孝洁生议於乡曲，忠烈起谤於君き，身不彡圭王臣之，名不厕通人之班，颠倒国门，湮销丘里者，自数十年以往，岂一人哉。若吾身无他伎，而出值明君，变官望主，岁增恩价，竟不能柔心饰带，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则荣已多，料於今识，则笑亦广。而足下方复广吾以驰志之时，求予以安边之术，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贤未登，则今之登贤如此；以才应进，则吾之非才若是。岂可欲以殒海之，望鼓鳃於竖鳞之肆；坠风之羽，觊振翮於轩毳之间。其不能具陪渌水，并负青天，可无待於明见。若乃阙奇谋深智之术，无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复稍为卿说。但观以上国再毁之臣，望府一逐之吏，当复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亲知。

吾虽疲冗，亦尝听君子之馀论，岂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则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怜肌蓄髓，宝气爱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鸩梁锦，实乃伫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则刳心扫智，剖命驱生，横议於云台之下，切辞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进贞白而鸩奸猾，委玉入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寇，使车轨一风，甸道共德，令功日济而己无迹，道日富而君难名，致诸侯敛手，天子改观。其末则餍台而出，望旃而入，结冕两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间，俯眉胁肩，言天下之道德，目扼腕，陈纵横於四海，理有泰则止而进，调觉迕则反而还，闲居违官，交造顿罢，捐慕遗忧，夷毁销誉，呼翕以补其气，缮嚼以辅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满，方杜长者之辙；谷稼是谘，自绝世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顾。尘生床帷，苔积阶月，又檐中山木，时华月深，池上海草，岁荣日蔓。且室间轩左，幸有陈书十箧，席隅奥右，颇得宿酒数壶。按弦拭徽，雠方校石，时复陈局露初，奠爵星晚，欢然不觉是羲、轩後也。近春田三顷，秋园五畦，若此无灾，山装可具。候振饮之罢，俟封勒之毕，当敬观、酆，肃寻伊、高阝，傍眺燕、陇，邪履辽、卫，◆我周之轸迹，吊他贤之忧天。当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实诡固，物好交加，或征势而笑其言，或观谋而害其意。夫杨朱以此，犹见嗤於梁人，况才减杨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汉宗之言李广，此固许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时非也。岂若党巷闾里之间，忌见贞士之遭遇，便谓是臧获庸人之徒耳。士固愿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归。卿相，末事也。若广者，何用侯为。至乃复有致谒於为乱之日，被讪於害正之徒，心奇而无由露，事直而变为枉，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若足下可谓冠负日月，籍践渊海，心支身首，无不通照。今复出入燕、河，交关姬、卫，整笏振豪，已议於帷筵之上，提鞭鸣剑，复呵於军场之闻，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动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议正身，辅人君之过误，明目张胆，谋军家之得失，拔志勇之将，荐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报也。不尔，便擐甲戈，徘徊左右，卫君王之身，当马首之镝，关必固之垒，交死进之战，使身分而主豫，寇灭而兵全，此亦报之次也。如是，则系匈奴於北阙无日矣。亡但默默，窥宠而坐。谓子有心，敢书薄意。（《宋书·周朗传》，元嘉二十七年，江夏王义恭出镇彭城，府主簿羊希从行，与朗书戏之，劝令献进奇策，朗报书。）

卷四十九

◎张兴世

兴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元嘉中，以白衣从王玄谟伐蛮，孝武镇寻阳，以补南中郎参军，及即位，转员外将军，领从队。除建平王宏中兵参军，又隶西平王子尚为直卫，坐事免。大明末除员外散骑侍郎，仍除宣威将军随郡太守。明帝即位，进龙骧将军，迁左军将军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诸军事，封作唐县侯，征为游击将军，假辅国将军，迁太子右卫率，领骁骑将军，转左卫将军，权兼中领军，出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加宁蛮校尉，进号征虏将军。废帝时，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以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

◇建议截贼上流

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馀，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於此。（《宋书·张兴世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畅

畅字少微，吴郡吴人。元嘉中为太子中庶子，出为孝武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徙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孝武即位，征为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复为义宣南蛮校尉，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义宣败，执送都下，见原，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卒谥曰宣，有集十四卷。

◇弃彭城南归议

若历城郁州可至（一作「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一作「谈」）。今城内乏食，人无固心（一作「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密（一作「固」），不获走耳（一作「欲去莫从耳」）。若一摇动，则溃然奔散。（一作「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虽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一作「何由可得」）？今食虽寡（「今」下一有「单」字），然朝夕未至窘乏（一作「窘罄」，下有「量其欲尽临时更为诸宜」十字），岂可（一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即（一作「而就」）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一作「若此计必用」），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一作「污公马蹄」）。（《宋书·张畅传》，案：畅有二传，一在四十六，一在五十九，其文小异，今录前篇，而以重出之文夹注当句之下，又见《南史》三十二。）

◇为南谯王义宣与从弟永书

近有都信，具汝刑网之源，可谓虽在缧绁，而复心无愧矣。萧公平厚，先无嫌隙，见汝翰迹，言不相伤，何其滔滔称人意邪？当今世故艰迫，义气云起，方藉群贤，共康时难，富远慕廉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蒂芥，克申旧情，公亦命萧示以疏达，兼令相执，共遵此旨。（《宋书·张永传》。）

◇河清颂

浑浑洪河，家国之滨。襟带晋卫，领袖齐秦。龙门诞溜，积石传津。乘运能有，经启天人。化流上帝，时表初星。飞书曝瑞，龙图照人。神协既伟，通气载荣。（《初学记》六。）

◇若耶山敬法师诔（并序）

夫待物而游，致用生外，道来自我，怀抱以欢。故晦宝停璞，导兼车以出魏，鸾逸云绪，岂增轩以入卫。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闷高独。吾每宣书，夙流照烂，故已予感咏，身心不足。若乃冲独之韵，少岁已高。绝岭之气，早志能远。初憩驾庐山，年始胜发。缅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忘家入法。时沙门释慧远虽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许也。遂乃登绝涧，首太阳，临虚投地之险，以身易志，法师乃奇而纳焉。胄翔华胤，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素履，劲露未严，先风苦节，同学不胜其劳，若人不改其操。於时经藏始东，肄业华右，遂扣途万里，屡游函洛，定慧相晓，致用日微。罗什既亡，远公沉世。乃还迹塞门，屏居穷岫，其不出意若耶之山者，於兹二十馀年矣。余叔谢病归身，唯风停想，法师乘感来游，积席谈晏，清谢竟言，不别而别。故已默语交达，而动静虚员矣。征士戴，秀调宣简，神居共逸，风理交融，乃倚岫成轩。停林启馆，即此人外。因心会友，西河方浪，东山已贵，风灵既尽，草木馀哀，心之忧矣，泪合无开，呜呼哀哉，乃为诔曰：

在尚上王，歌凤伊洛，逸路翔云，高轩鸣鹤。灵源世流，幽人代作，归来之子，跨古逢运。结辙承风，遵途袭问，纬玉则温，经金斯振。岁学两幼，年盈数始，令德既轩，其秀唯起。锋颖万代，风标千里，情爱相轻，家国如草。达矣哲人，独肆玄宝，总驾七觉，飞鞍八道。三江多静，湛胜庐山，地去万物，迹轨停玄。辽辽清慧，结宇承烟，前驱群有，首路人天。吾生制融，集彼清风，业流善会，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无底，六合可穷。卓彼罗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领袖。若人对响，承车即辙，沙漠织寒，长风负雪。投袂冰霜，揽裾暮节。谁斯问津，悠焉在哲。庄衿老带，孔思周怀，百时如一，京载独开。匈地既满，愿惟糟魄。移此无生，凄居树席。妙入环中，道出形上。所谓伊人，玄途独亮，智虚于情，照实其相。生住无住，异壤相寻。罗什就古，慧远去今。匠石何运，伯牙罢音，殷忧逃遁，昔还尔心。东岩解迹，削景若耶。早帐风首，春席云阿，流庭结草，复渚含波。月轩东秀，日落西华，情步不辞，寝兴高绝。白云临操，清风练节。经纶五道，提衡六趣。四谛归想，三乘总路，生灭在法，诸行难常。哲人薪尽，旧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呜呼哀哉，昔余九发，早宴清襟，送志非岁，迎韵者心。家贫亲老，耕而弗饱，就檄追欢，身素孤夭，既隔於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榭东山。明月途静，白云路间，承松吐啸，风上舒言。咨予载侯，夙居凉峻，伫馆伊人，流心酌韵，如何高期，隔成幽显。五弦丧弄，三觞谁饯。呜呼哀哉，山泉同罢，松竹衰凉，秋朝霜露，寒夜严长。呜呼哀哉，孤猿将思，旅雁声时，广开性品，无情者谁？连台成草，比馆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长衰。呜呼哀哉，苍生失御，万物无归，阴爽就夜，重阳顿晖。呜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怆予心之悄悄。虽泪至之有端，固忧来其无兆，隐长思以欢悲，谅纵横於言表，呜呼哀哉。（《广弘明集》二十六。）

◎张悦

悦。（一作「说」。）畅弟，历中书吏部郎侍中临海王子顼前将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以为司马，加征虏将军。及建号，拜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事败归降，复为太子中庶子，除巴陵王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寻代休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复为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泰始六年为三巴校尉，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有集十一卷。

◇玳瑁麈尾铭

移珍西岳，费藻南。凝华淡景，摇采争云，夷心似镜，色众斯分。（《艺文类聚》六十九）

◎张镜

镜，畅从弟，元嘉中新安太守。

◇答南谯王义宣书

仰复渊旨，匪迩伊教，俯惟末造，鞠躬汛对。窃以为遂通资感，涉悟藉缘，诚微良因，则河汉滋惑。故待问拟乎撞钟，启发俟於悱愤矣。夫妙学穷理，乃圣乃神，光景烛八维，ぽ仰观九有，然而运值百龄，宵均万劫者，岂非嘉缘未构，故业化莫孚哉！是以圣灵辍轨，斯文莫载。靡得明征，理归指斥。宗致祗以微显婉而成，潜徙冥远。好生导三世之源，积善启报应之辙，纲宿昭仁，苗弘信。既以渐积习成，吝滞日祛，然後道畅皇汉之朝，训敷永平之祀，物无《黄军》荧，人斯草偃。实知放华犹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异通，谅理均而俱踬者，附会玄远，孰夷冒言，谬犯不韪，轻率狂简。（《弘明集》十二《张新安答谯王论孔释书》）

◎张永

永字景云，镜弟，元嘉中为郡主簿州从事，累迁至冀州刺史，历仕孝武明帝，封孝昌县侯。後废帝时进位光禄大夫，迁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以兵败免官，发病卒。升明二年，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将士休假议

臣闻阁兵从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战递劳，先代以之经远。当今化宁万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骥，於焉自始。伏见将上休假，多蒙三番。程会既促，装赴在早。故一岁之间，四驰遥路，或失遽春而，或违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储，家阙旧粟，考定利害，宜加详改。愚谓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使征士之念，劳未及积，游农之望，收功岁成，斯则王度无骞，民业斯植矣。（《宋书·张永传》。）

◎张辩

辩，永弟。泰始中，历尚书吏部郎、广州刺史、大司农，有集十六卷。

◇庐山招提寺释僧瑜赞

悠悠玄机，茫茫至道，出入生死，孰为妙宝。（其一。）

自昔药王，殊化绝伦，往闻其说，今睹斯人。（其二。）

英英沙门，慧定心固，凝神紫气，表迹双树。（其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德可乐，其操可贵，文之作矣，或仿佛。（其四，《法苑珠林》一百十五。）

◇释昙鉴赞

披荔逞芬，握瑾表洁。浑浑法师，弗缁弗涅。炜晔初辰，条蔚暮节。神游智往，岂伊实诀。（《高僧传》，开昙鉴姓赵，冀人，终江陵辛寺，辩为传赞。）

◎殷琰

琰字敬珉，陈郡长平人。元嘉中，为江夏王义恭征北参军始兴王浚後军主簿，出为鄱阳晋熙太守，豫州治中从事史。孝武时，临海王子頊以为冠军录事参军，行吴兴郡事，复为豫州别驾，太宰户曹属、丹杨丞、尚书左丞少府、寻阳王子房冠军司马、行南豫州事。随府转右军司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军司马。永光初除黄门侍郎，出为山阳王休右车长史南梁郡太守。泰始初为建武将军豫州刺史，举兵应晋安王子勋。子勋以为辅国将军梁郡太守，加豫州，假节，後归国，为王景文镇南谘议参军兼少府。泰豫初除少府，加给事中，元徽初卒，有集七卷。（案，《隋志》作「太子中庶子」，与《本传》不同。）

◇宣贵妃诔

严位服於旗容，尚徽谥於铭策。节哀路於萧锺，齐行镳於京翟。（《御览》三百五十八。）

◎刘损

损字子骞，彭城沛人，晋卫将军刘毅从弟。元嘉中御史中丞，出为义兴太守，迁吴郡太守，卒赠太常。

◇奏谥韦朗

风闻前广州刺史韦朗，莅任虐法，暴浊是彰，於州所造镂银铪二枚，朱牙三十幡，朱画青绫盾三十五幡，犀皮铠六领，杂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领，银涂漆（一作「泥」。）屏风二十三床，又缘沈屏风一床，铜镜台一具，请以见事追免朗前所居官。（《初学》二十五「席门屏风门镜台门」，《御览》三百五十六、五十七、七百一并引《元嘉起居注》，元嘉十六年，御史中丞刘损奏，「损」一作「桢」，非。）

◎袁

，元嘉中为尚书左丞。

◇劾荀万秋启

领曹郎中荀万秋，每设事缘私，游肆其所之，岂可复参列士林，编名天阁，请免万秋所居官。（《初学记》十一引《宋元嘉起居注》。）

◎扶令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育，巴东人，为龙骧参军，去职。

◇诣阙上表理彭城王义康

盖闻哲王不逆切旨之谏，以博闻为道；人臣不忌歼夷之罚，以尽言为忠。是故周昌极谏，冯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储嗣，魏尚所以复任云中，彼二臣岂好逆主干时，犯颜违色者哉。又爰盎之谏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则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无及。臣草莽微臣，窃不自揆，敢抱葵藿倾阳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远六千里，愿言命侣，谨贡丹愚，希垂察纳。

伏推陛下躬执大象，首出万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辟天人之路，开大道之门，搜殊逸於岩穴，招奇英於侧陋，穷谷无白驹之倡，乔岳无遗宝之嗟，岂特罗飞翮於垂天，纲沉鳞於溟海。况於彭城王义康，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远送南垂，恩绝於内，形隔於远，躬离明主，身放圣世，草莱黔首，皆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衅，几於危殆，三公托以兴废之宜，密怀不臣之计，台辅伺隙於京甸，强楚窥窬於上流，或苞恶而窥国，或显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只之所忿忌也。赖宗社灵长，庙算流远，洒涤尘埃，歼馘丑类，氛雾时靖，四门载清。当尔之时，义康岂不预参皇谋，均此休否哉。且陛下旧楚形胜，非亲勿居，遂以骠骑之号，任以藩夏之重，抚政南郢，绥民遏寇，播皇宋之泽，以洽幽荒。陛下之润，被之九有，岂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辅，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扬，所以幽显齐欢，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为得，义康受之为是也。今如何信疑似之嫌，阙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谬之愆，可责之罪，正可数之以善恶，导之以义方。且庐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之殷鉴，後乘之灵龟也。夫曾子之不杀，忠臣之笃譬；二告而犹织，仁王之令范。故《诗》云：「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又云兄弟虽阋，不废亲也。《尚书》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兄弟安可弃乎。

臣伏愿陛下上寻往代黜废之祸，下惟近者谗言之衅。庐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岂徒皇代当今之计，盖乃良史万代之美也。且谄谀难辨，是非易黩，福始祸先，古人所畏。故爱身之士，自为己计，莫不结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顽昧，独献微管，所以勤勤恳恳，必诉丹诚者，实恐义康年穷命尽，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弃弟之责。臣虽微贱，窃为陛下羞之。况书言记事，史岂能屈典谟而讳哉。脱如臣虑，陛下恨之何益。杨子云曰：「获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祸之深，莫过於内难。」每服斯言，以为警戒。矧今睹王室大事，岂得韬笔默尔而已哉。臣将恐天下风靡，离间是惧，遂令宇内迁观，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实为难也。陛下徒云恶枝之宜伐，岂悟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柯之伤树，乃往古之所悲，当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荡以平听，屏此猜情，垂讯Ｐ莞之谋，曲察狂瞽之计，一发非意之诏，逮访博古之士，速召义康返於京甸，兄弟协和，君臣缉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如是则四海之望塞，谗说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启违宪，於国为非，请即伏诛，以谢陛下。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南史》十三作「前龙骧参军巴东令扶乐」。案，《宋志》，巴东郡无巴东县，亦无扶县。《广韵》：扶又姓，知姓扶名令育也。）

◎钱乐之

乐之，元嘉中为太史令。

◇奏详何承天元嘉历

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历法》，以月蚀检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检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敕，使考月蚀，土圭测影，检署由来用伟《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检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蚀，到四唱蚀既，在营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轸三度。以月蚀所冲考之，其日日应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蚀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冲考之，其日日应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蚀，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冲考之，其日日应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蚀，加时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我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许度。《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冲，其日日应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蚀，到三更蚀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冲考之，则其日日在下三度半。凡此五蚀，以月冲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并不在斗二十一度少，并在斗十七度半间，悉如承天所上。

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测影。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阴不见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极长，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极长，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并阴不见，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极长，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极长，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极长，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极长，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极长，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阴不见影，寻校前後以影极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冬至，并差三日。以月蚀检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测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间，又如承天所上。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馀，於推交会时刻虽审，皆用盈缩，则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异。旧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传》所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谓此一条自宜仍旧。（《宋书·历志》中，太史令钱乐之、兼丞严粲奏。）

◎皮延宗

延宗，元嘉中为员外散骑郎。

◇难何承天新历

若晦朔定大小馀，纪首值盈，则退一日，便应以故岁之晦，为新纪之首。（《宋书·历志》上）

卷五十

◎孙康

康，太原中都人，晋长沙太守放孙，元嘉中为起部郎，迁征南长史，有集十卷。

◇团扇铭

有圆者扇，诞此秀仪，露濯色，拟日定规，朗姿玉畅，惠气兰披。（《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

◎史喜

喜，吴兴临安人，本名喜公，明帝减为喜。元嘉中为主书令史，进主图令史。孝建中擢诸王学官令、左右尚方令、河东太守、殿中御史。泰始初假建武将军，迁步兵校尉，封竟陵县侯，迁辅国将军、寻阳太守，再迁前军将军，改封东兴县侯、除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假辅师将军兼太子右卫率，转骁骑将军兼左卫将军，加都督豫州诸军事，假冠军将军。

◇报庾业刘延熙书）

前驱之人，忽获来翰，披寻狂惑，良深怅骇。圣主以神武拨乱，德盛勋高，群逆交煽，灭在晷刻。君等勋义之烈，世荷国恩，事愧鸣，不怀食椹。今练勒所部，星言进迈，相见在近，不复多陈。（《宋书·吴喜传》。）

◎薛安都

安都，河东汾阴人，初为魏雍秦二州都统，元嘉二十一年归国。孝武镇襄阳，板为扬武将军北弘农太守，随王诞板为建武将军，行後军参军，寻除始兴王浚征北参军。孝武举义，以为参军，加宁朔将军，及即位，除右军将军，封南乡县男，免。孝建初复除左军将军，迁辅国将军竟陵内史，以斩鲁爽功进爵为侯，转太子左卫率。大明中改封武昌县侯，加散骑常侍，又加征虏将军。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废帝即位，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出为前将军兖州刺史，徙平北将军徐州刺史。明帝即位，进号安北将军。不受，举兵同晋安王子勋。子勋平，奉书归款，寻复降魏，魏以为徐州刺史河东公，召还桑乾，死於魏。

◇奉启书归款

臣庸隶荒萌，偷生上国，过蒙世祖孝武皇帝过常之恩，犬马有心，实感恩遇。是以晋安始唱，投诚孤往，不期生荣，实存死报。今天命大归，群迷改属，辄率领所部，束骸待诛，违拒之罪，伏听汤镬。（《宋书·薛安都传》。）

◎徐耕

耕，晋陵延陵人，自令史除平原令。

◇诣县陈辞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饥馁，采掇存命，圣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馑罄来久，困殆者众，米谷转贵，籴索无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长，不有微救，永无济理。不惟凡琐，敢忧身外，鹿鸣之求，思同野草，气类之感，能不伤心，民籴得少米，资供朝夕，志欲自竭，义存分餐。今以千斛，助官赈贷，此境连年不熟，今岁尤甚。晋陵境特为偏），此郡虽弊，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等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励，为劝造之端，实愿掘水扬尘，崇益山海。（《宋书·孝义·徐耕传》，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耕诣县陈辞，县为言上。当时议者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

◎盖吴

吴，北地泸水人，以元嘉二十二年九月举兵杏城，自称天台王。明年，上表归顺，自称秦地王，寻为其下所杀。

◇上表归顺

自灵祚南迁，祸缠神土，二京失统，豹狼纵毒，苍元蹈犬噬之悲，旧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义因机，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奋之愤，故创迹天台，爰暨咸、雍，义风一鼓，率土响同，威声既张，士卒效勇，师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鳞於函关，扫凶迹於秦土，非仰协宋灵，俯允群愿，焉能若斯者哉。

今平城遗虐，连兵大坛，东西狼顾，威形莫接，长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阳二孽，世连土字，拥率部落，控弦五万，东屯潼塞，任质军门。私署安西将军常山白广平练甲高平，进师陇，北漠护军，结驷连骑，提戈载驱。胡兰落生等部曲数千，拟击伪镇，阖境，仰望皇泽。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陵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旧京。使中都有鸣銮之响，荒馀怀来苏之德。谨遣使人赵绾驰表丹诚。（《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三年，盖吴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举兵反虏，诸戎夷并响应，有众十馀万。焘闻吴反，恶其名，累遣军击之，辄败。吴上表归顺。）

◇又上表

臣闻天无贰日，地无贰主。昔中都失统，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飞鸱目於四海。先皇慈怀内发，愍及戎荒，翦伪羌於长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宁苏。天未亡难，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邺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泽，赤子之望慈亲。

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冯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义夫始臻，莫不瓦解。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焘遣军屡败，乃自率大众攻之，吴又上表。）

◎鲁爽

爽小名女生，扶风人，为魏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元嘉二十八年率家属部曲来归，授督司州陈留东郡济阴濮阳五郡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加督豫州之义阳宋安二郡军事，领义阳内史。元凶劭弑立，南谯王义宣起兵入讨，进平北将军，领巴陵太守度支校尉。事平，以为使持节督豫司秦雍并五州诸军事、左将军、豫州刺史。孝建元年，奉义宣起兵，进征北将军，为薛安都所斩。

◇与弟秀南归奉辞於南平王铄

爽秀得罪晋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嵩霍咫尺，江河匪远，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昼慨宵悲。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沉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旋之愿，齐契义奋，枭馘丑徒，冯恃皇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睿茂居藩，文武兼姿，远迩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颖川聂元初奉词陈闻。（《宋书·鲁爽传》，元嘉二十八年，爽率部曲千馀家奔汝南，遣秀从许昌还寿阳，奉辞於南平王铄。）

◇板义宣及臧质等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之。皆板到奉行。（《宋书·鲁爽传》，《南史》四十。）

◎刘康祖

康祖，彭城吕人，世居京口，袭父虔之爵新康县男。元嘉中为征虏中兵参军。历安蛮府司马，转左军将军，与魏战死，赠益州刺史，谥曰壮。

◇令军中

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御览》三百十二引裴子野《宋略》，左将军刘康祖闻虏寇寿阳自虎牢率七千人来赴，虏至者八万骑，康祖令军中。）

◎刘兴祖

兴祖，元嘉中为少府，拜青州刺史。（案，《南齐书·王奂传》，永明十一年，奂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距此四十年，当别是一人。）

◇建议伐河北

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裁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假别驾崔勋之振威将军，领所发队，并二州望族，从盖柳津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冀州刺史向井陉，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湘州刺史备大行，因事指麾，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济河之日，请大通版假。常忿将率，惮於深远，勋之等慷慨之诚，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张永、王玄谟及鲁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上意止存河南，不纳。）

◎虞愿

愿字士恭，会稽餘姚人。元嘉末为国子生，迁湘东王国常侍，转浔阳王府墨曹参军。明帝即位，除太常丞，兼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领本郡中正，迁兼中书郎。元徽初出为晋平太守，以母老解职，除後军将军，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除骁骑将军，迁廷尉。齐受禅，迁宋庙主，拜辞流涕，寻卒。

◇祀孝武昭后二庙议

夫尝之礼，事存继嗣，故旁尊虽近，弟侄弗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案晋景帝之於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犹进觞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武室谓宜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司行事。案《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亲曾北面，兄母有敬，谓宜进拜，祝文宜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虔为义，今於孝武，论其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语其尊卑，亦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犹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愚谓孝武昭太后二室，并不复荐告。（《宋书·礼志》四，泰始二年六月，太常丞虞愿议。）

◇郊祀议

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於义为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宋书·礼志》三，泰始六年五月，前兼曹郎虞愿议。）

◎丘珍孙

珍孙，吴兴人，元嘉末为府司马宁朔将军。

◇与王僧达书

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君当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齐书·褚伯玉传》，《南史·褚伯玉传》。）

◎丘景先

景先，珍孙子，大明中为殿中郎，前废帝时出为鄱阳内史，泰始初，晋安王子勋建号，以为庐陵内史，转竟陵太守。子勋败，变形为沙门逃走，吴喜擒杀之。

◇祭霍山议

）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畅，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礼以赤璋币。又《鬯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当以蠡杯，其馀器用，无所取说。案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为坛域。（《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

◎丘迈之

迈之，孝建初博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闰月周忌议

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宋书·礼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死，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又见《通典》一百。）

◎徐宏

宏，孝建初太学博士。

◇殄寇告二郊议

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不应不同。（《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六月，太学博士徐宏、陆澄、孙勃议。）

◇东平冲王主议

王既无後，追赠无臣，殇服既竟，灵便合毁。《记》曰：「殇与无後者，从祖食」。又曰：「士大夫不得於诸，於祖之为士大夫者。」案诸不得於天子，冲王则宜诸祖之庙为王者，应长沙景王庙。（《宋书·礼志》四，孝建元年七月，太学博士徐宏议，又见《通典》五十二。）

◇殷祭议

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十二月，太学博士徐宏议，又见《通典》五下。）

◎苏玮生

玮生，孝建初国子助教。

◇平贼告二郊议

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於祖祢」。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於祖，奠於祢，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於祖祢，乃命祝史告至於南所告者。」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於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於礼，自可从实而阙。臣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社，依旧公卿行事。（《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六月八座奏云云，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诏可。）

◇殷祭议

案《礼》：「三年丧毕，然後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绋行事。」且不礻覃即祭，见讥《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祼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虽祥礻覃空存，无纟帚缟之变，尝荐祀，不异平日。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十二月，国子助教苏玮生议，又见《通典》五十。）

◇为皇后父服议

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丧三十日，《礼》无其文。若并谓之公除，则可粗相依准。凡诸公除之设，盖以王制夺礼，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虽有齐斩重制，犹为功缌麻除丧。夫公除暂夺，岂可遂以即吉邪。愚谓至尊三月服竟，故应依礼除释。皇后临祖，及一周祥除，并宜反服齐衰。（《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卷五十一

◎范义恭

义恭，孝建初为领曹郎。

◇殷祭议

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则犹在礻覃内。（《通典》五十，孝建元年十一月，领曹郎范义恭议。）

◎周景远

景远，孝建初为祠部郎中，大明中为领军长史。

◇参议殷祭

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御世宣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十二月，郎中周景远参议诏可。）

◇天子为皇后父服议

权事变礼，五服俱革，缌麻轻制，不容独异，谓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复有除释之义。（《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

◇太子妃丧不举祭议

案《礼》：「缌不祭，大功废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茔，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尝。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宋书·礼志》四，大明五年十月，领军长史周景远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殷祠议

按《礼记》云「天子祫祫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启议，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国又启，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年，用三十月辄殷祠，博士徐乾据《礼》难安国。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於时晋朝虽不从乾议，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於礼无违。（《宋书·礼志》三，大明七年二月，领军长史周景远议，又见《通典》五十。）

◎王祀之

祀之，孝建初太学博士。

◇郊祠灌献议

按《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祇，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瓒祼尸，大宗伯执璋瓒亚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云：「三王右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

又议：履时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户之感，有怀於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於礻方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将移祭於礻方绎，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宋书·礼志》三，孝建二年正月，太学博士王祀之议。）

◎朱膺之

膺之，会稽人，孝建初为太常丞，迁祠部郎中。

◇殷祭议

《虞礼》云：「中月而礻覃，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礻覃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礻覃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二年，吉於庄公。郑玄云：「闵公心惧於难，务自尊成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礻覃。」云又不礻覃明礻覃内不得也。按王肃等言於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则，遇祫则祫，郑玄云：「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为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纪制尔。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十二月，太常丞朱膺之议，又见《通典》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郊祠灌献议

按《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可，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後迎牲。」则殷人後灌也。「周人注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按《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将之事。」郑注云：「，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礼未祥。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宋书·礼志》三，孝建二年，太常丞朱膺之议。）

◇皇后为父服议

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称。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犹自穷其本制。膺之云，晋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时是权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与公除不同。愚谓皇后除心制日，宜如旧反服未公除时服，以申创巨之情。（《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三月，太常丞朱膺之议。）

◇皇子出後告庙议

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绍，事非常均，愚以为宜告。贺循云：古礼异庙，唯谒一室是也。既皆共庙，而阙於诸帝，於情未安。谓循言为允，宜在皆告。（《宋书·礼志》四，孝建三年五月，祠部朱膺之议。）

◇国子为生母求除太夫人议

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谓传国嗣君母，本先公嫔媵，所因藉有由启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绩重勋，恩所特锡，时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议。（《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八月，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祠部郎中朱膺之议。）

◇王子出後告庙临轩议

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矜，特昭继茅土，复申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宋书·礼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祠部郎朱膺之议。）

◇皇后为父服议

详寻礼文，心丧不应再礻覃。皇代考验，已为定制。元嘉季年，祸难深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心天至，丧纪过哀。是以出适公主，还同在室，即情变礼，非革旧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释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丧。变除之礼，仪同皇后。（《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正月，领曹郎朱膺之议。）

◇郊祀遇雨议

按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谷於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谓也，祈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於礼无违。既以告日，而以事不从，祀重敬，谓宜便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曹郎朱膺之议。）

◇殷祭章后庙议

宫之祀，高堂隆、赵怡并云：「周人岁俱祭之，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愚谓同王燮之孙缅议。（《宋书·礼志》四，大明二年二月，祠部朱膺之议。）

◎王膺之

膺之，孝建中太学博士。

◇天子为皇后父服议

尊卑殊制，轻重有级，五服虽同，降厌则异。礼：天子止降旁亲，外舅缌麻，本在服例，但衰不可以临朝飨，故有公除之议。虽释衰袭冕，尚有缌麻之制。愚谓至尊服三月既竟，犹宜除释。（《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皇后为父服议

吉凶异容，情礼相称，皇后一月之限虽过，二功之服已释，哀丧所极，莫深於尸柩，亲见之重，不可以无服。按《周礼》，为兄弟既除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轻丧虽除，犹齐衰以临葬。举轻明重，则其礼可知也。愚谓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齐衰。（《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又议

丧礼即远，变除渐轻，情与日杀，服随时改。权礼既行，服制已变，岂容终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晋泰始三年，武帝以期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勤勤，思申棘心。於时朝议譬执，亦遂不果。愚谓皇后终除之日，不宜还著重服，直当释除布素而已。（《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

◎庾业

业，南阳新野人，孝建中为宗悫豫州长史，带梁郡，历平西司马。泰始初迁右军司马，与孔觊等举兵，应晋安王子勋，吴喜击斩之。

◇与吴喜书

知统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赏。（《宋书·吴喜传》。喜东讨，至永世，得庾业，刘延熙书送寻阳王子房檄文，与喜书云云。）

◎傅休

休，孝建中太学博士。

◇皇子出後告庙议

礼无皇子出後告庙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实绍广汉殇王後，告於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堂各室，魏晋依之。今既共堂，若独告一室，而阙诸室，则於情未安。（《宋书·礼志》四，孝建三年五月，太学博士傅休议。）

◇闰月周忌议

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後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宋书·礼志》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死，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

◎孙豁之

豁之，孝建中太学博士。

◇国子为生母求除太夫人议

《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体例，王合如国所生。（《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八月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人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

卷五十二

◎庾亮之

亮之，孝建中为太常丞。（案，庾亮之官位时代，与庾蔚之相值，未知是一是二也。）

◇皇子出後告庙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宋书·礼志》四，孝建三年五月，太常丞庾亮之议。）

◎庾蔚之（一）

蔚之字□随，颍川人，孝建中为太常丞，历员外郎散骑常侍，有《礼记略解》十卷，《礼论钞》二十卷，《丧服》三十一卷，《丧服世要》一卷，《丧服要记注》十卷。

◇国子为生母求除太夫人议

「母以子贵」，虽《春秋》明义，古今异制，因革不同。自顷代以来，所生蒙荣，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嫔御，故宜见尊於蕃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国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八月，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常丞庾蔚之议，诏可。）

◇丧遇闰议

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周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义，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後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殊。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後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後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则闰亡者亦可知也，通闰并用，闰附於正，而正不假闰，得周便祥，何待於闰。且祥忌异月，亦非礼意。（《宋书·礼志》二，大明元年二月，太常丞庾蔚之议，又见《通典》一百。）

◇太子妃丧不举祭议

礼所以有丧废祭，由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犹不绎，况於太子妃乎。（《宋书·礼志》四，大明五年十月，有司奏，今月八日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议。）

◇晋陵王无後庙祭议

既葬三日，国臣从权，制除而释，灵筵犹存，朔望及期忌，诸臣宜还临哭，变服衣央，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无三年服者，期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食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从祖庙，还居新庙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时飨荐，当使上卿主之。（《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志》四，大明六年十月，太常丞庾蔚之议，又见《通典》五十二。）

◇四时讲武献牲议

所言是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今时表晏，讲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荐二庙，礼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士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宜使上公。参议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固。今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来久，禽获牲物，面伤翦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二月，兼太常丞庾蔚之议。）

◇晋陵国庙祭议

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十一月，太常丞庾蔚之议。）

◇婚礼不贺议

按《礼》文及郑《注》，是亲友闻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贺之。但婚有嗣亲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贺婚。唯云为有客而已。今上礼既所为者婚，亦不得都无庆辞，彪之议为允。（《通典》五十九，庾蔚之议。）

◇晋惠怀庙次

尔时愍帝尚在关中，元帝为晋王立庙，犹以愍帝为主，故上至颍川为六代。怀景二帝，虽非昭穆之正数，而庙不合毁，是以见位馀八也。（《通典》五十一）

◇兄弟昭穆

大夫、士尊不相绝，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别子之嫡，谓之宗子，收族合食，纠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齐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则服无所加，唯昆弟之为人後，姊妹虽出，一降而已。《曾子问》：「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郑云：「贵禄重宗也。」《小记》：「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至诸侯尊绝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经无诸侯为宗服文，则知诸侯夺宗各自祭，不复就宗祭也。又诸侯别子封为国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终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别祭四代。或疑神不雨享，举鲁郑祭文祖厉足塞矣。徐以弟禄卑於兄，不得两祭。虞以为可两祭，由於父非诸侯，又未善也。（《通典》五十一。）

◇缌不祭

殷、庾释文句甚允，但未统立言大意。《记》所明重其已与神交而不终，外丧尸殡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内丧小功缌麻，外丧齐以下，行。特为已与神交，故随轻重，各有所行。又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之所以异缌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缌麻皆废。故郑云「然则士不得成礼者十一」也又云「所於死者无服则祭」者，言所异於未与神交时有此，则内外之丧通废，士卑故也。言有始末，义统有本。寻礼者多断取义，不辨已与神交之异，故申之云。（《通典》五十二。）

◇公除祭

公除是公家除其丧服以从公家之吉事。若公家无斋禁，则其受吊临灵，及私常著丧服，岂得辄释凶服，以执吉祭乎？徐藻乃云外丧公除，虽停殡，可吉祭，恐此非祖祢之所享也。兄弟别居，便为外丧，未葬公除，而可以尝，未之闻也。（《通典》五十二。）

◇周丧迎妇拜时

俗既流弊，故以拜时代三日，推其始意，当是贪得从省以赴吉。岁若周，大功之丧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妇，则与始婚不异，非其旨也。（《通典》五十九。）

◇周服降小功嫁娶

《礼》云：「下殇之小功则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则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通典》六十。）

◇降服嫁女

昔为《礼记略解》，已通此议。大功重而嫁轻，小功轻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殇小功，本周亲者，以其殇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长殇大功，邻於成人大功，接於齐，犹亲服之内，於情差申；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长殇大功之不嫁也。（《通典》六十。）

◇四孤

四孤之父母，是事亥不得存养其子，岂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岂不欲与人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邪？如此，则与父命後人亦何异？既为人後，何必戴其姓？「神不歆非类」，盖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为後。若己族无所取而养他子者，生得养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灵化，岂不嘉其功乎？唯所养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绝嗣者，便当还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养父母，依继父齐衰周。若二家俱无後，则宜停所养家，依为人後服其本亲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间，别立室以祭祀之是也。（《通典》六十九。）

◇天子为庶祖母服

《公羊》明母以子贵者，明妾贵贱，若无嫡子，则妾之子为先立。又子既得立，则母随贵，岂谓可得与嫡同邪？成风称夫人，非礼之正。《谷梁》已自为通。《小记》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孙不降其父」。此谓凡庶子，故郑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祖不厌孙」耳。非谓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为後，不得服其母，以废祭故也。则己卒，己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记》言「妾子不代祭」，《谷梁传》言「於子祭，於孙止。」此所明凡妾，非谓有加崇之礼者也。古今异礼，三代殊制。汉魏以来，既加庶以尊号徽旗章服，为天下小君，与嫡不异，故可得重服而庙祭，传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议也。（《通典》八十一。）

◇天子立庶子为太子死服

王堪以为拜为太子，则全同嫡正。王接据庶子为後，为其母缌，庶名不去，故虽为太子，犹应与众子同，天子不为服。可谓两失其衷，尝试言之。按《丧服传》通经，长子三年，言以正体乎上，又将所传重。明二义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为太子，虽将所传重，而非正体，安得便同嫡正而为之斩衰乎？既拜为太子，则是将所传重，宁得犹与众庶子同其无服乎？天子诸侯绝）傍周。今拜庶子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无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为後，不得全与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己服祖曾，与嫡不异，是与嫡同者也。祖曾为己服无加崇，是与嫡异者也。天子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与众子不同矣。（《通典》八十一。）

◇天子为母党服

礼：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为妻之父母服，则天子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犹服，况母之父母乎？（《通典》八十一。）

◇公主为其母服

公主为其母，应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馀尊之厌，服不得过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异。既出则无厌，故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则无厌者。《礼》，尊降、出降，亲疏不异，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厌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为母周；既出，服母与父同。是故知既出则无厌也。又。正尊不报，礼之大例。而女子适人，父报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亲也。以此推之，出则无厌，理据益明。（《通典》八十一。）

◇诸王子所生母嫁为慈母服

母出，无相鞠养，便为无母，不必限其母亡。谯王所命，不为乖礼。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之服。按晋朝诸王用士礼，则应附父在为母之条。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无天属之爱，宁有心丧之文乎？（《通典》八十一，晋谯王恬问范甯：「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当有服不？」故云。）

◇童子行服

马融以童子为未成人，郑玄以为未成人之称，并不明下至几岁。戴德以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当室，十五至十九。谯周云「十四已下，不堪麻，则不？」《记》云：「十五成童舞《象》耳，岂是《经》所云童子当室者邪？按《礼》称童子，参差不一，以事推之，则大小可知矣。愚谓当室与族人为礼，若是八岁已上及礼之人，以其当室，故令与成人同。昔射慈以为未八岁者，服其近属布深衣，或合礼意。（《通典》八十一。）

◇皇后亲为皇后服

与天子有服，既为之斩，与王后有服，则宜齐周也。虽妇亦宜以有服为断，应如孔恢议。（《通典》八十一，晋孝后崩，庾家访服，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齐，庾家诸妇今服周。）

◇诸侯公卿妻为皇后服

《服问》云：「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按郑玄注云：「外宗，君外亲之妇也。其夫与诸侯为兄弟，服斩，妻从服周。诸侯为天子服斩，夫人亦从服周。」按王肃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为君服周。」今郑、王虽小异，而同谓夫服君斩，故妻从服周耳。未闻王妃服后与不？《杂记》云：「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郑注：「皆谓嫁於国中者也。为君服斩，夫人齐，不敢以其亲服服至尊。外宗谓姑姊之女，舅之女及从母，皆是也。内宗五属之亲也。其无服而嫁於诸臣者，从为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亲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琅琊王妃者，是司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绨姒小功之服。王者绝旁亲，故宜成以臣妾齐琅之周。（《通典》八十一，晋泰元中，琅琊王纳妃，裁登车，而定后凶祸至，即依在途遭丧，改服即位哭。）

◇藩国臣为皇后服

《经》但云诸侯大夫为天子，而不及后，则知后无服也。若有服，则当连言。且《传》云「时接见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据引大夫之祭不成礼者，凡后之丧在其数，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记》云：「士之所以异，缌不祭。」郑氏云：「然则士不得成礼。」诸侯之士，亦不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礼。」明不成礼，不必为服，止以君有天王及后之丧，以宜随例哀致，故亦同废祭耳。（《通典》八十一，晋恭皇后崩，东海国臣弘据刺问礼官，故云。）

◇皇太子降服

今唯太子从君所，皇子公子则无厌降。（《通典》八十二。）

◇诸王持重为所生母服

「庶子为後，为所生服缌」，此《礼》之正文。近遂为三年，失之甚也。按晋乐安王所生母丧，议者谓小功，孝武诏令大功，乃合馀尊之义。但馀尊之厌，不言为後者也，即今犹皆三年。（《通典》八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王出後降所生母服

晋简文爱其膝下之慕，不寻为後移天之重。（《通典》八十二。）

◇为诸王殇服

嗣子之体，不以成人为义，故经有诸侯嫡子之殇服。臣子不殇君父，宫臣得服斩耳。自馀亲自依其本服。《记》云：「能执干戈以死社稷，则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为大夫者，皆不为殇。至若诸侯继体象贤，君临一国，事过大夫远矣，而可反殇之乎。（《通典》八十二。）

◇王侯庶子殇服

臣以义服，故所从极於三年。《经》举重服必从，则轻不从可知也。若从服世子之殇，亦可从服嫡妇，岂其然乎？唯小君非从，故与君同。（《通典》八十二。）

◇五服

昔贺循以为，夫服缘情而制，故情降则服轻。既虞，哀心有杀，是故以细代粗，以齐代斩耳。若犹斩之，则非所谓杀也。若谓以斩命章，便谓受犹斩者，则疏之受，复可得犹用疏布乎？是知斩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丧耳，不谓终其日月，皆不变也。（《通典》八十七。）

◇重服

按《礼》郑注曰：「用恩则父重。」用义则祖重，父之与祖，各有一重之义，故圣人制礼，服祖以至亲之服，而《传》同谓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长子正体於上，将传宗庙之重，然後可报之以斩，故《传》《记》皆据祖而言也。若继祢便得为长子斩，则不应云不继祖。《丧服传》及《大传》皆云不继祖，以明庶子虽继祢，而不继祖，则不服长子斩也。贺氏《要记》云：庶子父虽殁，犹不为长子三年，以己不继祖也。」是亦明己身继祖，乃得为长子斩也。既义由於继祖，则不必须云及祢。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长，故此《记》特言不继祖与祢，以明据庶子言之也。（《通典》八十八。）

◇孙为庶祖持重

祖庶父嫡，已承父统，而不谓之继祖，则祖谁当祭之。所谓继，是承其後为之祭，故云传重而服之斩；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继曾祖耳。祖虽非嫡，而是己之所承，执祭传统，岂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斩，故祖亦服已以周。长子之服，义则不同，要须己身承祖祢之正，乃得为长子斩。按《小记》云：「庶子不得为长了斩」不继祖与祢」，是明庶子不继祖祢，故不得为长子斩，非据子之身。若据长子身，不得云不继祢也，必须身承祖祢之正，乃得服长子斩者，以尊加卑异於卑加尊也。刘智分此不继祖与祢之言，以为庶子不继祢，故其长子不继祖。书记未有此连言之比。且庶子不继祢，其子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不继祖矣。（《通典》八十八。）

卷五十三

◎庾蔚之（二）

◇为高曾祖母持重服

刘景升以妇人之不可逾夫，既已乖矣。按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为祖母不应三年，亦可谓殊途而同谬者矣。」又刘智《释疑答问》云：「高曾祖母与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则当厌屈不？」昔鲁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书曰：「葬我小君齐姜。」旧说云：妻随夫而成尊，姑不厌妇，妇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体，无疑於服重也。（《通典》八十九。）

妇从夫嫡，曾高祖母，正体所传，并有重，何疑其亡先後。（同上。）

◇为嫁母服

母子至亲，本无绝道，礼所亲者属也。出母得罪於父，犹追服周。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则是子自绝其母，岂天理邪？宜与出母同制。按晋制，宁假二十五月，是终其心丧耳。（《通典》八十九。）

◇大功殇服

汉戴德云：「独谓父母为子昆弟相为」，当不如。郑以周亲为断。周亲七岁以下，容有缌麻之服，而不以缌麻服服之者，以其未及於礼，故有哭日之差耳。他亲有三殇之年，而降在无服者，此是服所不及，岂得先以日易月之例邪？戴逵虽欲申马难郑，而弥觉其蹶，范甯难之，可谓当矣？按束析目《通论》无服之殇，云「礼，缌麻不服长殇，小功不服中殇，大功不为易月哭，唯齐乃备四殇焉。」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许嫁而笄，二十而出，并礼之大断。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郑玄曰：「殇年为大夫，乃不为殇，为士犹殇之。」今代则不然，受命出官，便同成人也。（《通典》九十一。）

◇同母异父昆弟大功服

自以同生成亲，继父同居，由有功而致服，二服之来，其礼乖殊。以为因继父而有服者，失之远矣。马昭曰：异父昆弟，恩系於母，不於继父。继父，绝族者也。母同生，故为亲者属，虽不同居，犹相为服。王肃以为从於继父而服，又言同居，乃失之远矣。」子游、狄仪，或言齐，或言大功，趋於轻重，不疑於有无也。《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者也，从之不亦可乎？（《通典》九十一。）

◇小功成人服

传以同居为义，盖从夫谓之同室，以明亲近，非谓常须共居。设夫之从父昆弟，少长异乡，二妇亦有同室之义，闻而服之缌也。今人谓从父昆弟为同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於此也。妇从夫服，降夫一等，故为夫之伯叔父大功，则知夫姑姊妹皆是从服。夫之昆弟无服，自别有义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纪者。（《通典》九十二。）

◇嫂叔服

蒋济、成粲，排弃圣贤经传，而苟虚树己说，可谓诬於礼矣。（《通典》九十二，蒋济以小功章娣姒妇。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相与皆小功。成粲云：嫂应有服，可从大功。）

◇緦麻服

《传》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义故施以此名，寻名则义自见矣。外亲以緦断者，抑异姓以敦己族也。緦服既不足以申外甥外孙之情，故圣人因其有伸之义，而许其加也。外祖以尊加，从母以名加者，男女异长，伯季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亲之近情，故许其因母名以加服。兄弟姊妹，同气之怀不异，故其服不得殊。由若同在他邦，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则不加也。（《通典》九十二。）

◇为父後出母更还服

为父後不服出母，为废祭也。母嫁而迎还，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废祭，锺毓率情而制服，非礼意也。《礼》云：「继母从为之服，非父後者也。」（《通典》九十四。）

◇继母亡前家子取丧柩去服

子当以父服为正。父若服以为妻，则子亦应服之如母。若父与去而不服，则子宜依继母出不服也。（《通典》九十四。）

◇矫公曜出母还不为服

临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而此母自处不失礼，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当矣。（《通典》九十四。）

◇父率继母还前亲子家继子为服

继子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谓之为遣。比之继母嫁，於情为安。（《通典》九十四。）

◇王式继母还前继子家式为服

式父许後妻之请，是无相责之情，不得谓之为遣妻。制服依礼，葬毕乃还家，积年方就前家子，比之继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长子，则不得服继嫁以废祭。（《通典》九十四。）

◇亲母无党服继母党

母亡，礼应服其母之党，不服继母之党。不可以母党先已灭亡，而服继母之党。若服继母之党，则乱於己母之出也。（《通典》九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出有继母非一当服次其母者

礼：己母被出，则服继母之党。继母虽亡，己犹自服，不得舍前以服後也，当如喜议，服次其母者之党也。（《通典》九十五，虞喜《通疑》曰：「纵有十继母，则当服次其母者之党也。」）

◇从母被出为从母兄弟服

出母绝族，唯亲者属，母子无绝道，馀亲不得有服，此礼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绝周，不复服褚矣。褚何容独服王邪？礼有从无服而有服，盖是厌降所致，岂得与义绝者同乎？从母昆弟以名服者，盖明服之由，不关义绝之後。从母在王及与在庾，诚无以异。但在庾则绝王，故褚不得从亲者属而服王也。褚以王绝已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义者也。（《通典》九十五，晋王恺与褚粲两姨兄弟，王恺母被出，更嫁庾氏。後恺亡，粲疑於服。）

◇继嫡母党服

礼，嫡母之党徒从。徒从者，所从亡则已；嫡母虽有三四，应服见在者之党。但今人复服所生之党，则嫡母之党非复徒从，嫡虽没，犹宜服之。但外氏无二统，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嫡母之党。若己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党也。（《通典》九十五。）

◇妻已亡为妻父母服

夫妻一体之亲，而谓妻之父母徒从，失之甚矣。言应服者，辩之已详。或疑外氏二统，则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为，母之两三，亲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己犹一，非其例也。（《通典》九十五。）

◇夫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不从服

舅没则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妇。至於祖服，自以姑为嫡，所谓有嫡妇无嫡孙妇也。祖以嫡统唯一，故子妇尚存，其孙妇以下未得为嫡，犹以庶服之。孙妇及曾玄孙妇，自随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通典》九十六。）

◇出後还为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

尝为父子，爱敬兼加，岂得事改，便同疏族？方之继母嫁，於情为安。（《通典》九十六。）

◇出後子为本庶祖母服

庶子为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废祭故也。已出伯父，即为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通典》九十六。）

◇为庶子後为庶祖母服

所後父若承祖後，则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已得为庶祖母一周，庶无传祭，故不三年也。（《通典》九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曾祖後服

间代取後，礼未之闻。宗圣，时王所命，以尊先圣，本不计数，恐不得引以为比也。（《通典》九十六，何琦议云，魏之宗圣，远继宣尼，此成比也，故云。）

◇并有父母丧练日居庐垩室

前丧既周，应毁庐为垩室，而後丧犹应居庐。古者受吊於庭阶，庐垩室自是寝处之所。今虽以庐垩室为丧位，然自异於经矣。母丧既练而父亡，为母伸服，乃问刘表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殡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为不忍变於父在也。况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宁可以父亡而变之乎！」意谓立服之旨，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内，出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为大夫，子为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两三月而父亡，宁可得伸服周乎？是知凡服皆以始制为断，唯有妇人於夫氏之亲，被遣义绝，出则除之。（《通典》九十七。）

◇父未殡祖亡服

礼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君薨未殓，入门，升自阼阶，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殡，同之平存，是父为传重正主，己摄行事，事无所阙。虞喜何谓无倚庐乎？孝子之所寝处，不关於主，阙之何嫌？若祖为国君，五属皆斩，则孙无独周之义。按贺循所记，谓大夫士也。（《通典》九十七。）

◇父丧内祖亡作二主立庐

父丧内祖又亡，则应兼主二丧。今代以庐为受吊之处，则立二庐是也。人为父丧来吊，则往父庐之所。若为祖丧来吊，则往祖庐之所。（《通典》九十七。）

◇长殇中殇变三年葛

《服问》云：「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葛。既练，遇麻断本者，於纟免之。」次云：「小功不易丧之练冠」，因说麻之有本，乃能变上服之葛。」方云「殇长中变三年之葛，终殇之月，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为其无卒哭之税，下殇则不。」当是论周殇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殇，记当明之。周殇最在上，所以不言周耳。郑玄当谓周殇长中已目大功，不复指明殇服之异，不於卒哭而变上服之葛。又明下殇之麻。虽不断本，以其幼贱，亦不变能上服之葛。《间传》大明斩变受之节，因备列五服麻葛之分。缌小功之麻，不变上服之葛，已自别见。故此虽连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复曲辩。若如郑说，谓大功亲之殇者，其如缌小功之，麻既断本，又与三年之葛，大小殊绝，安得相变邪。（《通典》九十七。）

◇居所後父丧有本亲丧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齐斩之受服，大功变既练之服，计升数，从其粗者。若升数同则不变，带而已。今代则不然，应别制本亲周服，还本家则著之。时代不同，不得全依《礼》。今以垩室为对吊之所，故应还本家，立垩室，在诸弟之下以受吊。设使本家远，便当於别室，不得於所後灵前，受本亲丧之吊。（《通典》九十七。）

◇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

若如范说，非为反後丧之服，亦应还毁垩室，立庐在诸父垩室之上。但二丧共位，庐垩室杂处，恐非适时之礼。谓宜始有後丧，便别室为庐，兼主二丧。（《通典》九十七，范宣云：「承嫡居诸父之上，一身为两丧之主，无缘更开门立庐，以失居正之意。」）

◇兼亲服

一人身而内外两亲，论尊卑之叙，当以己族为正，昭穆不可乱也。论服当以亲者为先，亲亲之情，不可没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类皆是也。《礼》云：「夫属父道，妻皆母道；夫属子道，妻皆妇道。「此言本无亲也。若本有外属之类，则当推其尊亲之宜。外亲不关母妇之例，无嫌其昭穆之乱，故可得随其所亲而服之。若外甥女为已子妇，则不用外甥之服，是从亲者服也。外姊妹而为兄弟之妻，亦宜用无服之制，兄弟妻之无服，乃亲於外亲之有服也。至若从母而为从父昆弟之子妇，则不可以妇礼待之，由外亲之属近而尊也。其馀皆可推而知矣。（《通典》九十七。）

◇小功不税

郑、王所说，虽各有理，而王议容朝闻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为允愜。若服其残月，官心得宁，则应多少不同。今丧宁心制。既无其条，则是前朝已自详定，无服残月之制。（《通典》九十八，郑玄云：「五月之内追服。」王肃云：「服其残月，小功不追以恩轻故也。」）

◇庶祖母慈祖母服

按《丧服传》释慈母如母，以为妾之无子，妾子无母，父命以为母子，然後慈母之义全也。智云有子之妾，有母之子，并乖经传所说，如母之义，何由而生？子不违父之命，岂从失礼之命。《小记》云：「慈母之父母无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犹无所从，况可得从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妇人不服慈姑者，妇从夫尚犹不服，则子不从明矣。（《通典》九十八。）

◇王群请为从父姊反服

王群从姊丧亡之初，有继儿，群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岂得以葬竟儿亡方欲追改其服乎？异於女子为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经文多略，可以类推。举近亲之有服，则疏者知无服。凡经於五服之内，文有未备，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公子章发凡以明例。无主後之不降文不及从，又无发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晋朝丧乱，移都於江南，郡之所仕，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通典》九十九。）

◇甲为寡叔母归宗未嫁暴亡服

甲叔母乙便是执操之人，直是母欲夺而嫁之。乃逆责杜渐防微，古贤不足贵也。许君之言，当附於理。（《通典》九十九。）

◇秀孝为举将服

白衣举秀孝，既未为吏，故不宜有旧君之朝。尊卑不同，则无正服，吊服加麻可也。今人为守相刺史又无服，但身蒙举达，恩深於常，谓宜如郑小同吊服加麻为允。今已违适为异，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故郡将丧。（《通典》九十九）

◇郡县吏为守令服

《晋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县员吏，宜用齐周之制。礼代殊事异，理有大断。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暂来之吏不得以为纯臣，则齐周之制不为轻也。君齐矣，岂有从乎？母妻其犹不从，本无义於傍亲，卞光禄所行是也。二公使吏从服侄姊，可谓恢疏，罔其乖远矣。（《通典》九十九。）

◇为废疾子服

疾病者不愈而亡，弥加其悼，岂有礼无降文，情无所屈，而自替其服者邪？殇服本阶梯以至成人，岂可以病者准之。笃其爱者，以病弥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则宜弃矣。病有轻重，参差万绪，故立礼者深见其情，杜而不言，无降之理，略可知矣。嫡不为後，是其去传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刘智、刘玢所言，近为得理矣。（《通典》一百一。）

◇罪恶绝服

夫圣人设教，莫不敦风尚俗，睦亲纠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悌之诲。公族有罪，素服不举，恩无绝也。若凶悖陷害，则应临事议其罪，岂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无罪可论。田岳之议，足为允也。（《通典》一百一。）

◇弟子为师服

今受业於先生者，皆不执弟子之礼。唯师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诸王之敬师，国子生之服祭酒，犹粗依古礼，吊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丧三年耳。（《通典》一百一。）

◇改葬无虞

礼已在庙，无所复虞。但先祭两开墓，将窆而奠，事毕而祭灵，遂毁灵座。若棺毁更敛，则宜有大敛之奠；若移丧远葬，又有祖奠、遣奠也。（《通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百二。）

◇父母墓毁服

人子之情无可辍，圣人以礼断之，故改葬所服，不过於缌。缌服虽轻，而用情甚重。意谓闻其亲尸柩毁露，及更葬，便应制服奔往。纵已）复，亦应临赴。苟途路阻碍，犹宜制服缌，依三月而除。岂可以不及葬事便晏然不服乎。（《通典》一百二。）

◇变除问答

问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复有虞之礼，便用晦祥，於理为速。此与久丧复异。取後月祥练，於情允不。」答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为绝久，祥理取後月也。」又问曰：「葬与练祥三事各月，犹未足申渐杀之情，况乃练祥三变，而可共在一月邪？虞喜之言，不近人情。卢、郑、王皆以此不同时日，良有由也。言各有当，亦不嫌同辞。春夏秋冬既各为一时，一日有十二时，然十二月何为不得各为一时之言也。（《通典》一百三。）

◇妇丧久不葬服

《丧服小记》云：「为兄弟既除丧，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解汉宣帝何故复为祥制。集礼论者不记至葬反服之礼，而载诸变除以明之，可谓弃本逐末。《杂记》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不为主。夫若无族，则东西家；若又无，则里尹主之。」《丧大记》云：「丧有无後，无无主。」此皆谓丧事之主也。《服问》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此谓君虽尊统一家，但为嫡者主丧耳。而《小记》又云：「久丧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丧也。若女子适人，及男子为人後者，皆随其服而释除，缘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丧，以至过葬。但今世轻於下流之丧，妻犹去其杖衤覃，不容复有未葬不除也。议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废祖祢之尝。且未葬亦可十年五岁，尝试言之。夫子许贫者还葬而无椁，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迟过於服限，亦不得停殡在宫，而响乐在庙，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所不忍也。（《通典》一百三。）

◇招魂葬论

葬以藏形，庙以飨神。季子所云《魂气无不之》，宁可得招而葬乎？（《通典》一百三。）

卷五十四

◎孙休

体，大明初博士。

◇丧遇闰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三礼》，丧遇闰，岁数者没闰，闰在周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按晋元、明二帝并以闰月崩，以闰後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通典》一百，大明元年二月，博士孙休议。）

◎孙武

武大明初博士。

◇章太后庙不宜与殷祭议

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单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设，远庙为祧。」郑云：「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乃祭之。」《王制》曰：「祫。」郑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庙而祭之谓之。三年而夏，五年而秋，谓之五年再殷祭。」又「，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於太庙，则群昭群穆咸在，不失其伦。」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庙。若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闻於昭穆之外别立为位。若徐邈议，今殷祠就别庙奉荐，则乖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邈云：「阴室四殇不同就祭。」此亦其义也。《丧服小记》，「殇与无後，从祖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云：「祭适殇於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於庙奥，是殇有位於奥，非就祭别宫之谓。今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於孙止，若太庙祫，独祭别宫，与四时尝不异，则非大祭之义，又无取於合食之文。谓不宜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周姜原庙，又不辨之义，而改祫大飨，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浅学，惧乖礼衷。（《宋书·礼志》四，大明二年二月，有司奏皇代殷祭，无中於章的庙，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原庙祫，及徐邈后殷荐旧事，详正，博士孙武议，又见《通典》四十七。）

◇王侯兄弟嗣统议

按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连卒。（《通典》作「运卒」。）以次子辑拜世子。先代成准，宜为今例。（《宋书·礼志》二，《通典》九十三，大明二年。）

◎王燮之

燮之，大明初太学博士，迁祠部郎。

◇王子出後告庙临轩议

南丰昔别开土宇，以绍营阳，义同始封，故有临轩告庙之礼。今歆奉诏出嗣，则成继体，先爵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宋书·礼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太学博士王燮之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太后出行副车议

《周礼》后六服五路之数，悉与王同，则副车之制，不应独异。又《记》云，古者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郑注云：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推所立每与王同，礼无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礼均至极，弥不应殊，谓并应同十二乘通关为允。（《宋书·礼志》五，大明元年九月，博士王燮之议。）

◇郊祀遇雨议

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於上帝。」注曰：「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梁》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一年一月己卯，始并圜丘方泽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圜丘。是犹用圜丘之礼，非专祈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按《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庙，作龟於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不异，愚谓不宜重告。（《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博士王燮之议，又见《通典》四十二。）

◇章太后庙宜与殷祭议

按小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准。推寻之为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为大。夫以孝飨亲，尊爱罔极，既殷荐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庙。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谓犹以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不并序於太庙，而犹均於姜原，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就而祭之，以为别飨之例，斯其证矣。愚谓章太后设亦宜殷荐。（《宋书·礼志》四，大明二年二月，博士王变之议，又见《通典》四十七，作王之。）

◇皇太妃为国亲本亲服议

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后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於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宋书·礼志》二，泰豫元年，後废帝即位，宗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图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於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变之议。）

◎孙缅

缅字伯绪，太康人，大明初太常丞，出为寻阳太守。泰始中迁尚书左丞东中郎司马。

◇章太后庙宜与殷祭议

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为详。窃寻小庙之礼，肇自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於祖，谓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自後汉，礼之祭殇，各厥祖，既豫，则必异庙而祭。愚谓章庙殷荐，推此可知。（《宋书·礼志》四，大明二年二月，太常丞孙缅议。）

◇祠孝武及昭后亲执爵议

晋世祖宗，祠显宗烈肃祖，并是晋帝之伯，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司行事之礼。愚谓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见尊一时，而与章宣二庙同飨阙宫，非惟不躬奉，乃宜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宋书·礼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未详应亲执爵与不。下礼官议。前左丞孙缅议，又见《通典》四十七。）

◎傅郁

郁，大明初博士。

◇王侯兄弟嗣统议

《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斯行。（《通典》作「降」。）仲子舍孙，姬典攸贬。历代遵循，靡替於旧。今胙土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舍孙之谓。愚以为次子有子，自宜绍为世孙，若其未也，无容远搜轻属，承统继体，传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称情典。（《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傅郁议，又见《通典》九十三。）

◇国有故不举祭议

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易·彖》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祭。皇女夭札，时既同宫，三月废祭，於礼宜停。（《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六月，博士郁议。）

◎诸葛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雅之，大明初博士。

◇王侯兄弟嗣统议

案《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均择贤，义均则卜，古之制也。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据，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窃所允安，谓宜开许，以为永制。（《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孙武傅郁议云云，曹郎诸葛雅之议，诏可。又见《通典》九十三。）

◎爨道庆

道庆，建宁人。

◇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案：碑额如此）

君讳龙颜，字仕德，建宁同乐□□□□□□□□□颛顼之玄□才子祝融之《耳少》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古，功播於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郢楚，子文讠名德於春秋，班朗绍纵於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道训。爰暨汉末，菜邑於爨，因氏族焉。姻娅媾於公族，振缨蕃乎王室。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播南□，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卿望）B於四姓，邈冠显於上京，瑛豪继体，於兹而美。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考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州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金紫累迹，朱黻充庭。君承尚书之玄孙，监军之令子也。容貌玮於时伦，贞操超於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正式当朝，靖拱端右，仁笃显於朝野，清名扇於遐迩。举义熙十年秀才，除郎中相口西镇辶蛮府行参军，除试守建宁太守，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於是贯伍卿朝本州司马长史，而君素怀慷慨，志存远御，方里口阙，除散骑侍郎，进无容，退无愠色，忠诚简於帝心，芳风宣於天邑。除龙骧将军，试守建宁太守，轺车越斧，金章紫绶，戟憧忄盖，袭封邛都县侯。岁在壬申，百六遘衅，州土扰乱，东西二竟，凶竖狼暴，缅成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伉矢石，彳业碎千计，肃清边。君南中磐石，人情归望，迁本邑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君姿英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虽子产之在郑，蔑以加焉。是以兰声既畅，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恺悌君子，孰能若斯也哉，天不吊，寝疾弥笃，享年六十一，岁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蛮长伤怀，天朝远感，追赠中牢之馈也。故吏建宁赵（欠）之巴郡杜子长等，□哀□德，永慕玄泽，刊石树碑，表尚烈，其颂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巍巍灵山，峻高迢。或跃或渊，龙飞紫阙。邈邈君侯，天姿英哲，缙绅□门，扬名四外，束帛戋）戋，礼聘交会。优游南境，□□□□，恩沾□裳，抚同方岳。胜残去杀，悠哉明后。德重道融，骞骞匪躬。凤翔京邑，曾□比纵。如何不吊，遇此繁霜。良木摧枯，元晖潜藏。在三感慕，孝友哀伤。铭迩玄石，千载垂功。

祖已薨背，考忠存铭记，良愿不遂，奄然早终。嗣孙硕子等，友乎哀感，仰寻□训，永慕高纵，控勒在三，仲秋七月，登山采石，树立元碑，表殊勋於当世，流芳风於千代，故记之。

宁州长子ら宏早终，次弟ら绍，次弟ら暄，次弟ら崇等建树此碑，大明二年岁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朔，嗣孙硕□□□硕万硕思硕□硕罗硕俗等立，匠碑府主簿益州杜苌子，文建侯爨宁道庆作。（碑拓本。案碑在云南陆凉州，有碑阴三列，皆人名，不录。）

◎司马兴之

兴之，大明初为太学博士。

◇国母除太夫人议

案礼，下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无国母除太夫人例，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

◇国有故不举祭议

窃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至於宗庙，则昭穆实存，谓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二三，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则实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异。设令得祀，今独无亲奉之义。（《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六月，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

◇太子妃丧撤乐议

案《礼》，「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今临轩拜授，则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愚谓皇太子妃庙之後，便可临轩作乐及鼓吹。（《宋书·礼志》二，大明五年闰月，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又见《通典》八十二。）

◇又议

案《礼》大功至则辟琴瑟，诚无自奏之理。但王者体大，理绝凡庶。故汉文既葬，悉皆复吉，唯县而不乐，以此表哀。今准其轻重，侔其降杀，则下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功，不容彻乐以终服。夫金石宾飨之礼，箫管警途之卫，实人君之盛典，当阳之威饰，固亦不可久废於朝。又礼无天王服嫡妇之文，直後学推贵嫡之义耳。既已制服成丧，虚悬终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标明礼归矣。（《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

◇郊配用牛数议

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九月，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

◇太子妃丧不举祭议

夫缌则不祭，《礼》之大经，卿卒不绎，《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死，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而犹云殡葬之间，权废事改吉，芬馥享祠。寻此语意，非使有司。此无服之丧，尚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者邪？上寻礼文，下准前代，不得尝。（《宋书·礼志》四，大明五年十月，博士司马兴之议。）

◎程彦

彦，大明初为太学博士。

◇国母除太夫人议

五等虽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号得崇，子男於亲，尊秩宜显。故《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固知从子尊与国均也。（《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博士程彦议。）

◎殷淡

淡，大明中为殿中郎。

◇庙祠有故迁日议

《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礼大，故庙焚日蚀，许以可迁；轻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鼠系》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顾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愚谓日蚀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於举哀小故，不宜改辰。（《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殿中郎殷淡议。）

◎常珍奇

珍奇，汝南人，大明中为司州刺史。泰始初，与薛安都袁𤣥等举兵，应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王子勋。子勋败，遣使请降於魏，魏以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明年，征其质子，不遣，为元石所破，逃免。

◇上魏献文帝表

臣昔蒙刘氏生成之恩，感义亡身，志陈报答，遂与雍州刺史袁彡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义，奉戴子勋，纂承彼历。大运未集，遂至分崩，而刘滔天，杀主篡立，苍生殄悴，危於缀旒。伏惟陛下，龙姿凤仪，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属象魏，所愿天地垂仁，亟图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东之地，离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请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将，秣马五千，助臣经讨，并赐威仪，震动江外，长江已北，必可定矣。臣虽不武，乞备前驱，进据之宜，更在处分，敢冒愚款，推诚上闻，机运可乘，实在兹日。（《魏书·常珍奇传》。）

◎陈文绍

文绍，建康人。

◇上书诉父冤

私门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台六宫，薄命早亡，先朝赐美人，又听大姑二女出入问讯。父饶，司空诞取为府史，恒使入山，图画道路，勤剧备至，不敢有辞，不复听归。消息断绝，姑二女去年冒启归诉，蒙陛下圣恩，赐敕解饶吏名。诞见符至，大怒，唤饶入，交问：「汝欲死邪？诉台求解。」饶即答：「官比不听通家信，消息断绝。若是姊为启闻，所不知。」诞因问饶：「汝那得入台？」饶被问，依实启答。既出，诞主衣庄庆、画师王强语饶：「汝今年败，汝姊误汝。官云小人辈敢持台家逼我。」饶因叛走归，诞即遣王强将数人逐，突入家缚录，将还广陵。至京口客舍，乃堕死井中，托云「饶惧罪自杀」，抱痛怀冤，冒死归诉。（《宋书·竟陵王诞传》，诞嫌隙既著，道路常云其反。大明三年，建康民陈文绍上书。）

◎刘成

成，吴郡人。

◇诣阙上书告竟陵王诞谋反

息道龙昔伏事诞，亲见奸状，又见诞在石头城内，乘舆法物，习倡警跸。道龙私独忧惧，向伴侣言之，语颇漏泄，诞使大吏令监内执道龙。道龙逸走，诞怒，鞭杀监，又捕杀道龙。（《宋书·竟陵王诞传》。）

◎陈谈之

谈之，豫章人。

◇上书诉弟咏之枉状

弟咏之昔蒙诞采录，随从历镇，大驾南下，为诞奉送笺书，经涉危险，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上闻。圣明登祚，恩泽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赐署台位。咏之恒见诞与左右小人庄庆、傅元祀潜图奸逆，言词丑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忧不富贵。」又常疏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咏之既闻此语，又不见其事，恐一旦事发，横罹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黄宣逵，并有启闻，希以自免。元祀弟知咏之与宣达来往，自嫌言语漏泄，即具以告诞。诞大怒，令左右饮咏之酒，逼使大醉，因言咏之乘酒骂詈，遂被害。自顾冤枉，事有可哀。（《宋书·竟陵王诞传》。）

◎刘勰

勰，（《宋书》作「恩」，《通典》作「协」，今从《南史》。）为三公郎。

◇唐赐妻子事议

赐妻痛往遵言，儿识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宋书·顾觊之传》，《通典》一百六十七。沛郡唐赐得病，吐出虫十馀枚，临死，语妻张，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张手自破视，五脏悉靡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驻，事起赦前，法不能决。）

◎长江

长，大明中为博士。

◇庙祠有故迁日议

《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阙，君德不损。」愚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明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有司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於礼为得迁日与不。博士江长和议。）

◎路琼之

琼之，丹阳建康人，文帝路淑媛弟子，大明中为抚军参军。

◇上表为父乞赠典

先臣故怀安令道庆，赋命乖辰，自违明世，敢缘卫戍请名之典，特乞云雨，微黍洒润。（《宋书·文帝路淑媛传》，大明四年上表，诏付门下，有司承旨奏赠给事中，案，道庆，涉媛弟。）

◎顾法

法，大明中举扬州秀才，不弟。

◇大明六年举秀才对策

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刑全，躬化易於上风，体训速於草偃。（《通鉴》一百二十九。上览之，恶其谅也，投策於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十五

◎虞

，会稽馀姚人，大明中太学博士，泰始中迁仪曹郎长兼博士，历中书郎，拜廷尉卿。

◇上明帝论书表

臣闻爻画既肇，文字载兴，六艺归其善，八体宣其妙，厥後群能间出，洎乎汉魏，锺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不知献之自谓云何？」欣又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谢安尝闻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锺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於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嫌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後，莫知所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於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笺，足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臣谢病东皋，游玩山水，守拙乐静，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纡雅顾，预涉泛之游，参文咏之末，其诸佳法，恣意披览。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谘训，题勒美恶，指示蚩妍，点画之情，昭若发蒙。於时圣虑，未存草体，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小不在意，则伪谩难识，事事留神，则难为心力。

及飞龙之始，戚藩告衅，方事经略，未遑研习；及三年之初，始玩宝迹，既科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赐其直。或有顽愚，不敢献书，遂失五卷，多是戏学。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拟效渐妍，赏析弥妙，旬日之间，转求精秘，字之美恶，书之真伪，剖判体趣，穷微入神，机息务闲，从容研究，乃使使三吴荆湘诸境，穷幽测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鸠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数月之间，奇迹云萃，诏臣与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遂得游目瑰翰，展好宝法，锦质绣章，烂然毕睹。大凡秘藏所录，锺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锺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获，以赐永嘉公主，俄为第中所盗，流播始兴。及泰始开运，地无遁宝，诏庞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潜采累纪，隐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别加缮饰，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由是榻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小胜，犹谓不精，孝武使徐爰治护，随纸长短，参差不同，具以数十纸为卷，披视不便，不易劳茹，善恶正草，不相分别。今所治缮，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为秩，传云戏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或重作数字，或学前辈名人能书者；或有聊尔戏书，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闻则录，曾不披简，卷小者数纸，大者数十，巨细差悬，不相匹类。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亦取小王书古诗赋赞论，或草或正，言无次第者，入戏学部，其有恶者，悉皆删去，卷既调均，书又精好。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今榻书皆用大厚纸，泯若一体同度，翦截皆齐。又补接败字，体势不失，墨色更明。凡书虽同在一卷，要有优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书，必锐於开卷，懈怠於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说留连，不觉终卷。又旧书目秩无次第，诸秩中各有第一至於第十，脱落散乱，卷秩殊等。今各题其卷秩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又旧以封书纸次相随，草正混糅，善恶一贯。今各随其品，不从本封，条目纸行，凡最字数，皆使分明，一毫靡遗，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秩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秩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秩五十卷，皆互秩金题玉燮织成带。又有书扇二秩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秩十五卷，并ヤ檀轴。又纸书戏学一秩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悉ヤ檀轴，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秩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秩六十卷，别充备预。又其中入品之馀，各有条贯，足以声华四万，价轻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陛下渊昭自天，触理必镜，凡诸思制，莫不妙极，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辉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点漆，一点竟纸，笔则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缣素之工，殆绝於昔。王僧虔寻得其术，虽不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不减郗家所制。二王书，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於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常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直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氵食，惟仰於此。何乃书。」王云：「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姥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又云，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後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又羲之性好鹅，山阴昙襄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馀，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桓玄爱重书法，每讠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书，大点污。後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後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後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谢奉起庙，悉用材，右军取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後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板，请子名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奉後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馀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入海。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後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後当有大名。」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谁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

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衤戒，著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衤票。（《御览》作「襟」。）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制衤戒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子敬往县，入欣斋，欣衣白新绢裙昼眠，子敬因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後人於蚕中寻取纸，大有所得。谢安善书，不重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後答之，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太初狂迫，乃欲一时烧除，左右怀让者，苦相譬说乃止。

臣见卫恒《古来能书人录》一卷，时有不通，今随事改正，并写《诸杂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卷，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卷，《锺张等书目》一卷，文字之部备矣。谨诣省上表，并上录势新书以闻，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上。（□□□□□□□，又略见《御览》七百四十八，引两条。）

◇郊配用牛数议

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主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九月，博士虞议。）

◇四时讲武献牲议

检《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所施，振旅春，则以祭社，茇舍夏苗，则以享礻勺，治兵秋，则以祀方。大阅冬狩，则以享，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曰犭区刘，乘舆入囿，躬执弩以射，牲以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然则春田荐庙，未有先准。（《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二月，太学博士虞议。）

◇宣贵妃立庙议

《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三妃不从。」《昏义》云：「后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国诸侯，三妃亦贵於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立新庙。（《宋书·始平王子鸾传》，大明七年，上又讽有同云云，有脱文。《通典》四十七作有司奏，故宣贵妃既加殊礼，未详应立庙不，虞议。）

◇宣贵妃庙议

《春秋传》云：「而作主，尝帝於庙。」尝为吉祭之名，大祥及礻覃，未得入庙，应在礻覃除之後也。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吉祭於庙，亲奉亦在无嫌。之为言，以後亡者於先庙也。《小记》云：「诸不得於天子。」今贵妃爵视诸侯，居然不得於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且卒哭之後，益无理。《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三月。

◇昭太后庙议

《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是以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然则宜使有司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而言，宜跻新祢於上。」（《宋书·礼志》四，泰始二年正月长兼仪曹郎虞议，又《通典》四十七末句作「宜跻於上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子纳征议

按《仪礼》纳征，直云玄束，帛俪皮而已。《礼记郊特牲》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璧，宜仍旧各一也。（《宋书·礼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长兼国子博士虞议，又见《通典》五十八。）

◇皇帝幸东宫作鼓吹议

舆驾度宫，虽为婚行，迹实游情求洽，作鼓吹非嫌。（《通典》一百四十七，武帝时仪曹关皇太子某月某日纳妃。依礼旧不作乐，未审至尊明幸东宫，应作鼓吹与不。舆曹郎虞议，案，武帝当作明帝，其事在泰始中，因误以为晋时耳。）

◎颜奂

奂，大明中祠部郎。

◇郊配用牛数议

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九月，祠部郎颜奂议。）

◎颜僧道

僧道，大明中博士。

◇晋陵国庙祭议

《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於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平王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王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

◎王元曾

元曾，东海人，大明中为沛国别驾。

◇与刘惠书

此岁贤子充秀，州闾可谓得人。（南齐书刘献传，献父惠。又《南史》五十）

◎孙萨

萨，彭城人。

◇诣郡列辞

门户不建，罪应至此，狂愚犯法，实是萨身。自应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萨三岁失父，一生恃赖，唯在长兄。兄虽可坐愍，有何心处世？（《宋书·孙棘传》，大明五年，发三五丁，萨应充行，坐违期付狱，兄棘诣郡乞以身代。萨又辞列免兄。棘妻许复语棘，君当门户，且大家以小郎属君，岂可委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守张岱依事表上，世祖下诏赐帛。）

◎孔渊之

渊之，右军长史灵符次子，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景和中被谗，与父俱赐死。

◇张江陵与妻吴罪议

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驱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治，有允正法。（《宋书·孔季恭传》，《通典》一百六十七。大明中，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渊之议。）

◎庾徽之

徽之字景猷，颍川焉陵人。大明中为御史中丞，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

◇奏弹颜竣

臣闻人臣之奉主，毁家光国，竭情无私，若乃无礼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为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义，而得自容盛世，溷乱清流者也。右将军、东杨州刺史建城县开国侯颜竣，因附风云，谬蒙翼长，天地更造，拔以非次。圣朝亲揽，万务一归，而窥觇国柄，潜图秉执，受任选曹，驱扇滋甚，出尹京辇，形势弥放。传诏犯宪，旧须启闻，而竣以通谚忤已，辄加鞭辱，罔顾威灵，莫此为甚。严诏屡发，当官责效，权恣不行，怨怼弥起，怀挟奸数，苞藏阴慝。预闻中旨，罔不宣露，罚则委上，恩必归己，荷遇之门，即加谤辱，受谴之室，曲相哀抚。翻戾朝纪，狡惑视听，胁惧上宰，激动闾阎，未虑上闻。内怀猜惧，伪请东牧，以卜天旨。既获出蕃，怨詈方肆，反唇腹诽，方之已轻。且时有启奏，必协奸私，宣示亲朋，动作群小，。前冬母亡，诏赐还葬，事毕不去，盘桓经时，方构间勋贵，造立同异。又表示危惧，深营身观，曲访大臣，虑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国道将颠，衅积怀抱，恶穷辞色。兼行阙於家，早负世议，逮身居崇宠，奉兼万金，荣以夸亲，禄不充养。宿憾母弟，恃贵辄戮，天伦怨毒，亲交震骇。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骄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监解见钱，以供帐下。宾旅酣歌，不异平月，街谈道说，非复风声。

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弃瑕录用，豫参要重，劳无汗马，赏班河山，出内宠灵，逾越伦伍，山川之性，日月弥滋，溪壑之心，在盈弥奢，虎冠狼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足为譬。今皇明开耀，品物咸亨，伤俗点化，实惟害焉，宜加显戮，以彰盛化。请以见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罪。（《宋书·颜竣传》，王僧达被诛，谓为竣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後忿怼。每怀言不见从，僧达所言，颇有相符据。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

◎费文渊

文渊，蜀郡成都人，孝武时征士。

◇上刺史张悦书乞留释道汪

道汪法师，识行清白，风霜弥峻，卓尔不群，确焉难拔。近闻梁州遣迎，承教旨许去，阖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愿鉴道俗之诚，令四辈有凭也。（《高僧传》，道汪姓潘、长乐人，住蜀武担寺，将赴梁州刺史申坦。文渊上书，悦即敦留。）

◎孙冲之

冲之，景和中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寻为晋安王子勖谘议参军，领中兵，加辅国将军，统前军，子勋建号，以为左卫将军。

◇与晋安王子勋书

舟楫已办，器械亦整，三军踊跃，人争效命，便欲沿流挂风，直取白下，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分据新亭南洲，则一麾定矣。（《宋书·邓琬传》）

◎虞通之

通之，会稽馀姚人，为黄门郎步兵校尉，有集二十卷。

◇为江学文让尚公主表

伏承诏旨，当以临汝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庵蔽，伏用忧惶。臣寒门《卒页》族，人凡质陋，闾阎有对，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贫业寡，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每不自解，无偶迄兹，媒访莫寻，素族弗问。自惟门庆，属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丑末。怀忧抱惕，虑不获免，征命所当，果膺兹举。虽门泰宗荣，於臣非幸，仰缘圣贷，冒陈愚实。

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初学记》作「尚公主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初学记》「作真长佯愚以固辞。子敬奔走以求免。」）王偃无仲都之质，而倮露（南史《初学记》作「雪」。）於北阶，何阙龙工之姿，而投躯於深井，谢庄殆自同於蒙叟，殷冲几不免於强Θ。非无才意，而势屈於崇贵，事隔於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於仆隶，防闲过於婢妾。往来出入，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之常，当宾待客，朋从之义。而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唯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卜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前，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於虚实。姆卜敢恃耆旧，唯赞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馀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於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初学记》作「三更」。）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集聚，唯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恒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或言野败去，或言人笑我，虽家曰私理，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亻艮，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

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事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将毁族沦门，岂伊身眚。前後婴此，其人虽众，然皆患彰遐迩，事融天朝，故吞咽理，无敢论诉。臣幸属圣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处亲以公，臣之鄙怀，可得自尽。如臣门分，世荷殊荣，足守前基，便预提拂，清官显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实。（《艺文类聚》作「款」，《初学记》作「质」。）非唯止陈一己，规全身愿；实乃广申诸门忧患之切。伏愿天慈照察，特赐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丛蔚，蠢物含生，自己弥笃。若恩诏难降。（《初学记》作「恩制顿降」。）披请不申，便当刊肤翦发，投山窜海。（《初学记》末有「云云」二字，《宋书·孝武文穆王皇后传》，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左光禄大夫江湛孙学攵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学攵》作表让昏，以此表篇示诸主。又见《南史》二十三王藻传，《艺文类聚》十六，又《初学记》十三以为虞通之作。）

◇明堂颂

肃肃明堂，惟国之光。仪天矩地，崇姬润黄，县殷辉，服夏擅芳。无ル伊典，有焕斯章。绵绵教枢，翳翳化纪。声沉五都，风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创轨。缛宪垂统，光图丽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乐荐和，四圭流明。殷殷华丽，监盥孚诚。庆辉旁烛，休光下盈。（《初学记》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略

略，泰始初博士。

◇昭太后庙议

正名存义，有国之徽典，臣子一例，史传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允箸，庙之礼，宜备彝则。母以子贵，事炳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无缘有亏。愚谓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宜依晋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司行事。（《宋书·礼志》四，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有司奏庙之礼，宜下礼官详议，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又见《通典》四十七。）

◎王庆绪

庆绪，泰始初博士。

◇礼敬太子生母议

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宋书·礼志》二，泰始二年九月，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

卷五十六

◎刘绲

绲，泰始初太学博士。（案：《隋志》，梁有删定郎《刘鲲集》五卷，疑即此。）

◇祀孝武昭二庙议

寻晋元北面称臣於愍帝，尝奉荐，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後，著於鲁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无容亲进觞爵拜伏。其日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司行事，谓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宜称皇帝讳。案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旁）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宜阙。（《宋书·礼志》四，泰始二年六月，太学博士刘绲议。）

◎孙琼

琼，泰始中尚书左丞，累迁至光禄大夫，有集十一卷。

◇重奏江夏王女服

《礼记》：「女子十五而笄。」郑云：「年应许嫁者也。」其未许嫁者，则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犹为殇，礼官违越经典，於礼无据。（《南齐书·江谧传》，泰始四年，江夏王义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礼官议从成人服，诸王服大功，左丞孙琼重奏。）

◎孙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诜字休群，太原中都人，大明中为刘秀之安北谘议参军。泰始中兼太常丞，累迁至御史中丞。

◇三公山下禊赋

九酝白差。（《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八。）

◇皇太子纳征议

聘币之典，损益惟义，历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璋之用，实均璧品，采豹之彰，义齐虎文，熊罴表祥，繁衍攸寄。今储后崇聘，礼先训远，皮玉之美，宜尽辉备。《礼》称束制俪皮，则璋数合同璧，熊罴文豹，各应用二。（《宋书·礼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兼太常丞孙诜议，又见《通典》五十八）

◎丘仲起

仲起字子震，吴兴人，泰始中为仪曹郎，历晋平太守，迁廷尉。

◇皇太子冕服议

案《周礼》：「公自兖冕以下。」郑注：「兖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寻古之上公，尚得服兖以朝，皇太子以储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谓宜式遵盛典，服兖冕九旒以朝贺。（《宋书·礼志》五，泰始六年正月，仪曹郎丘仲起议，又见《通典》六十一。）

◎王延秀

延秀，太原人，泰始中为祠部郎。

◇重议郊祀

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已，未显後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宋书·礼志》三，泰始六年五月，虞愿议，曹郎王延秀重议。）

◇祀明堂应告庙议

案郑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异处，以避后稷。」谨寻郊宗二祀，既名殊实同，至於应告，不容有异。（宋书·礼志》三，泰始七年十月，祠部郎王延秀议。）

◎檀

字伯玉，高平金乡人，安南将军韶孙，为沅南令，罢归，元徽中为安成郡丞。

◇与王僧虔书

五常之始，文武为先，文则经纬天地，武则拨乱定国。仆一门虽谢文通，乃忝武达。群从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躯奉国，而致子侄饿死草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冬今春，频荷二敕，既无中人，屡见蹉夺。经涉五朔，逾历四晦，书牍十二，接觐六七，遂不荷润，反更曝鳃。九流绳平，自不宜独苦一物，蝉服龟肠，为日已久。饥虎能吓，人遽与肉，饿麟不噬，谁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为马超所争；今春蒙敕南昌县，为史偃所夺。二子勋荫人才，有何见胜。若以贫富相夺，则分受不如。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檀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妇是江夏王女，檀祖姑嫔长沙景王；尚书伯为江州，檀祖亦为江州；尚书从兄出身为後军参军，檀父释褐亦为中军参军。仆於尚书，人地本悬，至於婚宦，不肯殊绝。今通塞虽异，犹忝气类，尚书何事，乃尔见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门二世，粉骨卫主，殊勋异绩，已不能甄，常阶旧途，复见侵抑。（《南齐书·王僧虔传》，元徽中迁吏部尚书，高平檀罢沅南令，僧虔以为征北板行参军，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

◇又与王僧虔书

昔荀公达汉之功臣，晋武帝方爵其玄孙。夏侯魏氏勋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显，方赏其孙，封树近族。羊叔子以晋泰始中建策伐吴，至咸宁末，方加褒宠，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殒身国难，至兴宁末，方崇礼秩，官其子孙。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难，咸康中方擢其子孙，似不以世代远而被弃，年世疏而见遗。檀百罹六极，造化罕比，五丧停露，百口转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质非匏瓜，实羞空悬。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岂与悠悠之人，同口而语？使仆就此职，尚书能以郎见转不，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南齐书·王僧虔传》）

◎司马燮之

燮之，泰豫初兼太常丞。

◇皇太妃为国亲本亲服议

《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馀亲？况皇太妃贵亚尊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宋书·礼志》二，泰豫元年，後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於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兼太常丞司马变之议。）

◎韩贲

贲，元徽中为太常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昭太后庙毁置议

案君母之尊，义发《春秋》，庶后飨荐无间。周典七庙承统，犹亲尽则毁。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宋书·礼志》四，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

◇祠孝武及昭太后亲执爵议

晋景帝之於世祖，肃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亲执觞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谓宜亲执。案昭皇太后於主上，亲无名秩，情则疏远，庶母在我，犹子祭孙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谓昭后觞爵，可付之有司。（《宋书·礼志》四，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尝经北面，未详应亲执爵与不？下礼官议。兼太常丞韩贲议。）

◎殷匪子

匪子，元徽中为都令史。

◇昭太后庙毁置议

昭皇太后不继於祖宗，进退宜毁。议者云，「妾於妾祖姑。」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案《记》云：「妾於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义不当。伏寻昭太后名位允极，昔初之始，自上於赵后，即安於西庙，并皆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检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自兹而後，吉凶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於庙两阶之间。案阶间本以埋告币埋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经典议，以毁主埋於虞主，埋於庙之北墙，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後，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应上下升之。既升之顷，又应设脯醢以安神。今礼官所议，谬略未周，迁毁事大，请广详访。（《宋书·礼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昭太后庙毁置，都令史殷匪子议。）

◎沈俣之

俣之，元徽中为仪曹郎中。

◇驳王俭公府长史朝服议

制象德，损替因时，裁服象功，施用随代。车旗变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汉，岂必殊代袭容，改尚沿物哉。夫边貂假幸侍之首，贱帻登尊极之颜，一适时用，便隆後制。况朱裳以朝，缅顷百祀，韦舄不加，浩然惟旧。服为定章，事成永则。其俭之所秉，会非古训。青素相因，代有损益，何事弃盛宋之兴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往晋之颓典。变改空烦，谓不宜革。（《宋书·礼志》五，元徽四年，仪曹郎中沈俣之议。）

◇又议

云火从物，沿损异议，帝乐五殊，王礼三变，岂独大宋造命，必咸仍於晋旧哉！夫宗社疑文，庭庙阙典，或上降制书，下协朝议，何乃铉府佐属裳黻，稍改白虎之诏，断宣室之畴咨乎。又许令史之从省，咎达官之简略。律苟可遵，固无辨於贵贱；规若必等，亦何关於权宜。一用一舍，弥增其滞。且佐非韦舄之职，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盖前令违而遂改，今制允而长用也。爵异服殊，宁会矛盾之譬，讨论疑制，焉取强弱之辨。府执既革之馀文，台据永行之成典，良有期於无固，非所望於行迷。（同上。）

◎崔凯

凯一作「元凯」，有《丧服难问》六卷。

◇丧仪

铭旌，今之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树於圹中，遣车九乘，谓结草为马，以泥为车，疏布责，四面有障，置圹四角，以载遣奠牢肉，斩取骨胫，车各载一枚。（《通典》七十九，案此条作「崔元凯」。）

◇吊哭

《礼》，君自吊其臣，主人出迎於外，见君马首，不哭，先入门右，北面。众主人袒即位。升自阼阶，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门外。明日，主人拜谢於朝。今代人君吊，主人出迎，见马首拜。君遣吏吊。主人布席於丧庭，孝子左贯首，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版吊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讫，伏，吏跪读版，孝子再拜。有吊宾，主人迎即位中门外，西面北上。众宾东面者北上。门西北面者东上，主人拜宾旁三拜，众宾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众随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吊，知死者伤。主人哭，吊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门外如初。吊辞，至主人前曰：「闻君有某之丧，如何不淑。」伤辞诣丧，前曰：「子遭离之，如何不淑。」此各主于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伤而且吊也。」又曰：「同僚宾客相吊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吊也。」又曰：「凡宾客来吊，孝皆当位东阶下西面，不得庐中。长吏自吊，其人左贯首出迎，还入门。君至门，谢孝还位，乃从命还位。若不谢遣者，君向柩哭，则孝当伏。孝当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讫，君遣还位，乃从命，还位则哭，不得入庐也。哭位在东阶下。辞去，孝子哭也。君先出。孝後出，於门外见马而拜，讫，哭而还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随从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通典》八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节

有不吊者三，谓畏、厌、溺死也。欲吊者，不变服哭之也。（《通典》八十三。）

◇悬重

凿木为重，形如札，有ㄨ，设於中庭。近南以悬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当九尺矣。鬲以苇席南向横覆之。辟屈两端於南面以蔑之，今丧家帐门，其遗象也。古者丧家无幕，盖是倚庐栋耳。今人倚庐於丧侧，因是为帐焉。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系於木，里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遗像也。礼，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通典》八十四。）

◇始死服变

《礼》，孝子始有亲丧，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穷，未可以节，哭踊无数。三日既殡，瞿瞿如有求而不得，宾客吊及祭事，皆三踊，君来吊则九踊跃，皆有傧相诏导之者。童子始有亲丧，去首饰，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许嫁，成人在室，父卒为母，始死，去首饰而骨笄纟丽，不徒跣，不扌及上衽，不踊哭，拊心无数，素总ㄅ以麻。母为长子，继母为长子，妾为君之长子，与在室女子子父卒为同母。伯叔父母为女子子长中殇，始死，骨笄纟丽。（《通典》八十四。）

◇遣奠

朝於祖庙一宿，明日载柩将至墓。柩将还南向，少牢之奠於车西，名曰用荐，遣奠尚飨。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辞曰：「哀子某敢用吉牲刚鬣用荐。」此遣奠者也。（《通典》八十六。）

◇虞祭

子为父，三月而葬，将启出棺，皆纟免散带垂。既启，袒，哭踊无数。日中虞，绝无时之哭矣。（《通典》八十七。）

◇祭

祭於祖庙，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辞曰：「哀子某，敢用洁牲刚鬣普淖普荐醴酒，用荐事。适尔皇祖某甫以齐。」，女子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为祖姑也。今代皆无庙堂，於客堂设其祖座，东面。今亡者在其北，亦东面，而共此馔也。若祖父母生存，无亡祖可者，当中一以上高祖父母姑也。（《通典》八十七。）

◇为祖母持重服

时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己母亡，孙奉养祖母，祖母卒，则为之齐三年者。凯以为祖母三年，自谓己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为祖斩三年，祖母齐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己父後亡，则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孙虽奉养祖母，固自当如礼齐周耳。（《通典》八十九。）

◇为父後为嫁母及继母嫁服

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郑玄曰：「尝为母子，贵终其恩也。」案王肃云：「若不随则不服。」凯以为「出妻之子为母」，及「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此皆为庶子耳，为父後者皆不服也。《传》云：「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此不独为出母言，为继母发。继母嫁己随，则为之服，则是私也。为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郑玄云：「尝为母子，贵终其恩，不别嫡庶。王肃云：「随嫁乃为之服。」此二议，时人惑焉，凯以为《齐三年章》，继母如母」，则当始终与母同，不得随嫁乃服，不随则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为父後者则不服，庶子不服也。（《通典》九十四。）

◇丧服驳

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还其祖父母周，与女子出适不降其祖同义。岂以为女子出适人，有归宗之义，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统，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迁，其父母报之周，所谓尊祖故敬宗也。

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还当为其祖父母大功耳。

又云：代人有出为大宗後，还为其父母周，其子从服大功者。凯以经文为人後者为其父母周，为其兄弟降一等，此指为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则当以其父所後之家，还计其亲疏为服纪耳。案晋刘智《释疑》「或问礼为人後者，为当唯出子一身还本亲也？」鲁国孔正阳等议，以「为人後者，服所後之亲若子，为其本亲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其至其子以义断，不复还本亲故也。《礼》云，若子者，则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刘智又案：「礼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比出子及其子孙，皆为人後者也。甲无後，故乙为之後。乙之子孙，皆去其亲，往为甲後，当当称为人後，服本亲不伤於後者。若子，则其孙亦然矣。本亲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为重，无缘得绝之矣。」儒林掾谢袭称学士张礻詹之从祖母丁丧，本是亲祖母，亡父出後，求详礼典，辄敕助教陈福签，当诸出为人後者，还服本亲，皆降一等，自为後者之身，文无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议，则礻詹之不应废业。」王彪之答：「如所云，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无服。孙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诸儒之说义旨，总谓为人後者虽在五服之外，皆降本亲一等，无孙不服本祖之条。案《记》云：「夫为人後，其妻为舅姑大功。」郑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义服，犹不二降，况其子孙，骨肉至亲，便当无服乎！礼义则重，义例亦明。如礼之例，诸出後者及子孙，还服本亲，於所後者，有服与无服，皆同降一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礻詹之当服大功。（《通典》九十六。）

◇居重丧遭轻易服议

斩既练而遭大功之丧，则著大功之冠及麻。麻谓男子首，妇人腰也。又易其故既练之葛以麻，谓男子腰，妇人首也。大功之丧，既葬卒哭，男子复其练冠，带周之葛带，男子首妇人腰，皆言周者，斩练，男子除首，妇人除腰，今大功之丧既葬，首腰皆当有，大功既葬之葛，则小功之也。大四寸六分，小不可以居三年之丧，故皆周也。（《通典》九十七。）

◎谢镇之

镇之，明帝时散骑常侍。

◇与顾欢书折夷夏论

谢镇之白：敬览《夷夏》之论，辩榷一源，详据二典，清辞斐，宫商有体，玄致，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窥幽宗。苦思探赜，无阶豪会，但镜复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闻後释。

论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长生等无死，爰引世训，以符玄教，纂其辞例，盖似均也。末讥翦华废祀，亦犹虫讠宣鸟聒，非所宜效，请试论之。

案周孔以儒墨为典，老庄以弃教明筌，此皆开渐游方，未犹洪也。且虫鸟殊类，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参二仪，是谓三才。三才所统，岂分夷夏？则知人必人类，兽必兽群，近而征之，七珍人之所爱，故华夷同贵，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关雎》之风，行乎四国。况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据经而言，盖闻佛之兴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轨；释迦文初修菩萨时，广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预沾慈泽，皆来生我国。我阎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随染俗流，暂失正路，未悟前觉耳。以圣人俯三达之智，各观其根，知区品不同，故说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权说有三，殊引而同归，故游会说法，悟者如沙尘，拯沉济惑，无出此法。是以当来过去，无边世界，共斯一揆，则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异，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异者非异，将非谬击瓦釜，滥谐黄锺邪？岂不诬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绅，披毡绕贝，埋尘焚火，正始之音，娄罗之韶，此俗礼之小异耳。今见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允执万之一音，感异类而殊应，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车溺，可以譬彼。夫俗礼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务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则可淳，反欲之难，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堕冠削发，方衣去食，堕冠无世饰之费，削发则无笄栉之烦，方衣则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则绝情想於耆味。此则为道者日损，岂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奥藉，三藏四含，此则为学者日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华风之能造。

又云：佛经繁显，道经简幽，推此而言，是则幽者钻仰难希，显则涉求易望，简必不足以示理，繁则趣会而多津。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养生。且生而可养，则及日可与千松比霜，朝菌可与万椿齐雪邪。必不可也。若深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有生为大梦之主，则思觉悟之道，何贵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练，生而不死，此则老宗本异，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犹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恋恋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圣之体，虽复尧孔之生，寿不盈百，大圣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来，澄练神明，神明既澄，照绝有无，名超四句。此则正真终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质，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滞而茹灵芝。有封虽乖六度之体，为之或能济物；凝滞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寻二源稍迹，旷局异怀，居然优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诘。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识，则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圣既邈，斐然竞兴，可谓指虫迹为苍文，饵螫乳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穷，应迹难以形测。其辩有也，则万相森陈，若千峙并立。其析无也，则泰山空尽，与秋毫俱散。运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济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烛；潜三昧之法威，何远而不伏？宁疑夷夏不效哉。（《弘明集》六。）

◇重与顾欢书（并颂）

谢镇之白：猥辱反释，究详渊况，既和光道佛，而泾渭释李，触类长之，爰至棋奕，敷佛弥过，精旨逾昧。夫饰柜贸珍，曜夜不售，所谓驰走灭迹，跳动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论所据，正以虫鸟异类，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统，人理是一。俗训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书所拟，便谓素旗已举，不复伸检，玄旌为素麾，异乎曹子之观旗，辄复略诸近要，以标大归。然髻珠虽隐，暮四易显，聊以寄谑，傥不贻忤。夫太极剖判，两仪妄构，五阴合兴，形识谬彰。识以流染因结，形以爱滞缘生，羲皇之前，民多专愚，专愚则巢居穴处，饮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视胡越，犹若禽兽。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义所未移，及其甚欲沦波，触崖思济，思济则祈善，祈善则圣应。夫圣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悬镜高堂。自此而言，万象斯归。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淳善之嘉会，故能感通於至圣，土中於三千。圣应既彼，声被则此。睹日月之明，何假离朱之察；闻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听。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两仪，无害天均，无害天均，则云行法教；不嫌同道，则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犹一，俗亦犹二，尽二得一，宜一其法。灭俗归真，必反其俗。是以如来制轨，玄劫同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假令孔老是佛，则为韬光潜导，匡救偏心，立仁树义，将顺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亲，摄生养性，自我外物，乃为尽美，不为尽善。盖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拟道菩提，比圣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则精疏两汲。精疏两汲，则刚柔一致。是以清津幽畅，诚规易准。夫以规为圆者易，以手为圆者难。将不舍其所难，从其所易邪？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黄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难同，其中可长，唯在《五千》之道，全无为用。全无为用，未能遣有，遣有为怀，灵芝何养？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则动静斯得，禅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极也。禅经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缔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无为，得一而已。无为得一，是则玄契千载，玄契千载，不俟高唱。夫明宗引会，导达风流者。若当废学精思，不亦怠哉！岂道教之筌邪。敬寻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乱一首，聊酬启齿。

颂曰：运往兮韬明，玄圣兮幽翳。长夜兮悠悠，众星兮哲哲。太晖灼兮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轮才角兮殊材，归敷绳兮一制。苟专迷兮不悟，增上惊兮远逝。卞和恸兮荆侧，岂偏尤兮楚厉，良刍蔑兮般若，焉相责兮智慧。（《释藏》车六，《弘明集》六。）

卷五十七

◎朱昭之

昭之，吴郡钱塘人。（子谦之，《齐书》有传。）

◇与顾欢书难夷夏论

见足下高谈夷夏，辨商二教，条勒经旨，冥然玄会，妙唱善同，非虚言也。昔应吉甫齐孔老於前，吾贤又均李释於後。万世之殊途，同归於一朝；历代之疑争，怡然於今日，赏深悟远，蠲慰者多；益世之谈，莫过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复肝胆楚越，不知苦甘之方虽二，而成体之性必一。乃互相攻击，异端遂起，往反纷频，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渊，明夷辉沦。夫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故忘其浅昧，遽相牵拯，令先布其怀，未陈所恨。想从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远，良话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暂对，情旗一接，所释不浅，朱昭之白。

夫圣道虚寂，故能圆应无方，以其无方之应，故应无不适。所以自圣而检心，本无名於万会，物自会而为称，则名号以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则谓之为正觉；通无不顺者，则谓之为圣人。开物成务，无不达也，则谓之为道。然则圣不过觉，觉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须远求哉！但华夷殊俗，情好不同，圣动常因，故设教或异。然《曲礼》净戒，数同三百；威仪容止，又等三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可为异，政在佛道之名，形服之间耳。达者尚复以形骸为逆旅，兖冕岂足论哉！所可为嫌，在设教之始，华夷异用，当今之俗，而更兼治，迁流变革，一条宜辨耳。今当言之，圣人之训，动必因顺，东国贵华，则为兖冕之服，礼乐之容，屈伸俯仰之节，衣冠簪佩之饰，以弘其道。盖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极质。髡落徽容，衣裳弗裁，闭情开照，期神旷劫，以长其心，推而远之也。道法则采饵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纳新，大则灵飞羽化，小则轻强无疾，以存其身，即而效之也。三者皆应之一用，非吾所谓至也。夫道之极者，非华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远，谁舍谁居。不偏不党，勿毁勿举，圆通寂寞，假字曰无。妙境如此，何所异哉？但自皇牺已来，各弘其方，师师相传，不相关涉。良由彼此两足，无复我外之求。故自汉代以来，淳风转浇，仁义渐废，大道之科莫传，五经之学弥寡。大义既乖，微言又绝；众妙之门莫游，中庸之仪弗睹。礼术既坏，雅乐又崩，风俗寝顿，君臣无章，正教陵迟，人伦失序。於是圣道弥纶，天运远被，玄化东流，以慈系世，仁众生民，黩所先习，欣所新闻，革面从和，精义复兴。故微言之室，在在并建，玄咏之宾，处处而有，此可以事见，非直布之空谈，将无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圣人之抚百姓，亦犹慈母之育婴儿，始食则饵以甘肥，甘肥既厌，复改以脂蜜；脂蜜既厌，则五体休和，内外平豫，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横厝非贬，妄相分别，是未悟环中，不可与议。二贤推荡往反，解材之势，纵复得解，非顺理之作，顺理析之，岂待推荡？足下发源开端，明孔老是佛，结章就议，则与夺相悬，何绅擎跽，为诸华之容，稽首佛足，则有狐蹲之贬。端委罄折，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请问若孔是正觉，释为邪见。今日之谈，吾不容闻，许为正真，何理鄙诮，既亏畏圣之箴，又忘无苟之礼，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是商臣之子，有继善之功，覆障毁落，有绝恶之志，推寻名实，为恨二也。又云，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难明，故子路有问，宣尼弗释，当由死生道殊，神缘难测，岂为圣不能言，良恐贤不能得。三达之鉴，照之有在。足下已许神化东流，而复以丧祭相乘，与夺无定，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三复此谈，颠倒不类。夫谦弱易回，可以赊和而进，夸强难化，应以苦切乃退，隐心检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则东西易位，偏著分心，则辞义舛惑。所言乖当，为恨四也。又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夫道言真实，敬同高唱，覆载万物，养育众形。而云明者独进，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则四等兼罗，三乘同顺，天龙俱靡。而云昧者竞前，亦又近诬，探赜之谈，而妄生疮疣，游辞放发，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破恶之方，吾无间然。夫恶止善行，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教所以兴也。但未知兴善之术，术将谁然？若善者已善，奚用兴善？善者非善，又非兴善，则兴善之名，义无所托。今道者善也，复以兴善，取之名义，太为继富，不以振恶，为教褊矣。犬道兼弘，而欲局之，为恨六也。又云，残忍刚复，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至。夫摧伏勇猛，回靡残暴，实是牟尼之巨勋，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刚明，化功弥远，成性存存，恩无不被，枭鸩革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虚受，太为浅略，将无意沦偏著，不悟狭劣伤道邪？披寻第目，则先诫臆说，建言肆论，则不觉情迁。分石难持，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诸典，广略兼陈，《金刚》《般若》，文不逾千，四句所弘，道周万法，粗妙两施，繁约共有，典法细诫，科礼等碎，精粗横生，言乖乎实，为恨八也。又云，以国而观，则夷虐夏温，请问炮烙之苦，岂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齐晋之子，刳剔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滨之士，推检性情，华夷一揆，虚设温严，为恨九也。又云，博弈贤於慢游，讲诵胜於戏谑。寻夫风流所以得传，经籍所以不废，良由讲诵以得通，谘求以成悟，故曰学而不讲，是吾忧也。而方之戏谑，太为慢德，请问善诱之筌，其将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释，想望君子，更为伸之，谢生亦有差参，足下攻之已密，且专所请，不复代匠。（《弘明集》七。）

◎朱广之

广之字处深，吴郡钱塘人，为临川王常侍。

◇谘顾欢夷夏论（并书）

朱广之叩头，见与谢常侍往复夷夏之论，辩章同归之义，可谓简见通微，清练之谈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饰，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肃，桎束华人，杜绝外法。舟车之喻虽美，平恕之情未笃，致会之源既坦，筌寄之途方壅。然则三乘之悟，望兹土；六度之津，於今长诀，披经玩理，怅怏良深，谢生贬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术，为浮滥之说，残形之唱，为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为指，不知彼指之无殊？岂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谓乎。仆夙渐法化，晚味道风，常以崇空贵无，宗趣一也。蹄网双张，义无偏取，各随晓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龙兖可袭，而瓔珞难乘者哉！自贫来多务，研教沈潜，缄卷巾牍，奄逾十载。幼习前闻，零落顿尽，蕴志空年，开赡靡阶。每独慷慨遥夜，辄启旦忘寐，而清心远信，缠苦弥笃。苦夫信不治理，则轻泛无主，转堕之宾，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书述鄙心，愿重为启诲，敷导厥疑，广之叩头。

论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肃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难均，至於各得所安，由来莫辨。侯甸之容，所言当矣。狐狗之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不独伤。

论云：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无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途，刚柔并驰，华戎必同。是以长川浩漫，无当於此矣。平原远陆，岂取於彼邪？舟车两乘，何用不可。

论云：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妤，上废宗祀。疑曰：若夫废祀於上，不能绝弃於下，此自拟异入同，非同者之过也。宁可见犁牛不登宗庙之用，而永弃於牢饩之具邪？

论云：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疑曰：若悖德犯顺，无施而可，慈敬惠和，触地而通。是以损膳行道，非征凶之宅；服冕素餐，非养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绝於此矣。

论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今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则大乖矣。疑曰：至道虚通，故不爵而尊，俗无不滞，故不黜而贱。贱者不能无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谁美谁恶？故俱是圣化，唯照所惑，惑尽明生，则彼我自忘。何烦迟迟舍效之际，耿介於华夷之间乎？

论云：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疑曰：无生即无死，无死即无生，名反实合，容得赊切之别邪？若以迹有差降，故优劣相悬者，则宜以切抑强，以赊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论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闻强识，必缘照远广；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则理无不精，理精则明无不尽。然则精博同功，相为利用，博犹精也。岂粗人所能信，精犹博也。岂弘通所独阙。

论云：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析，析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疑曰：夫华不隔理，则为达鉴所陶，实未届虚，故为钻赏所业。陶业有序者，为质昧邪？为待明邪？若其质昧，则明不独进。若必待明，则昧不获前。若明昧俱得，何须抑引？妙沉难章，所宜更辩。

论云：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遵正则归途不迷，见妙则百虑咸得。疑曰：简则易从，云何难见；繁则难理，岂得易遵？遵正则归途不迷，可以阶道之极；虽非幽简，自然玄造，何假难明之术，代兹易晓之路哉。

论云：若残忍刚愎，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至。疑曰：夫邪见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舍，是所渐录，喜则能受，舍亦必虚，虚受之义，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会。未知残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谓所受者异，则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论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又以中夏之性，不可效西戎之法。疑曰：兴善之谈美矣，勿效之诲，意所未安，请问中夏之性，与西戎之人，为夏性纯善；戎人根恶，如令根恶，则於理何破？使其纯善，则於义何兴？故知有恶可破，未离於善；有善可兴，未免於恶。然则善恶参流，深浅互列，故罗云慈惠，非假东光，桀跖凶虐，岂锺西气。何独高华之风，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异乎彼善，彼恶殊乎此恶，则善恶本乖，宁得同致？

论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辩，犹虫喧鸟聒，何足述效？疑曰：夫礼以伸敬，乐以感和，虽敬由礼伸，而礼非敬也。和因乐感，乐非和也。故上安民顺，则玉帛停筐，风淳俗泰，则钟鼓辍响。又钟帛之运，不与二仪并位。盖以拯顿权时，不得已而行耳。然则道义所存，无系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祗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礼？礼敬玄符，如何徒舍？含识之类，人标其所贵，贵不在言，言存贵理。是以麟凤怀仁，见重灵篇；猩猩能语，受蚩礼章，未知之所论，义将何取。若执言捐理，则非知者所据，若仗理忘言，则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维摩静默，非巧辨所追，检其言也，彼我俱遣；寻其旨也，老释无际。俱遣则濡沫可遣，无际则不负高贵。何乃远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类虫鸟，研复逾日，未愜鄙怀。且方俗殊韵，岂专胡夏，近唯中邦，齐鲁不同，权舆匸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录，故传授世习。若其非也，则此未为是；如其是也，则彼不独非。既未能相是，则均於相非。想兹汉音，流入彼国，复受虫喧之尤，鸟聒之诮，娄罗之辩，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齐，两若兼除，不其通乎。夫义奥渊微，非所宜参，诚欲审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倾心遥伫，迟闻後裁。（《弘明集》七。）

◎李淼

淼为交州刺史。

◇与道高法明二法师书难佛不见形

夫道处清虚，四大理常，而有法门妙出群域。若称其巧能利物，度脱无量为教，何以不见真形於世，直空说而无实邪？今正就寻西方根源，伏愿大和上垂怀，允纳下心，无惜神诰，弟子李淼和南。（《弘明集》十一。）

李淼和南：旋省雅论，位序区别，辞况充美，欣会良多。所谓感化异时，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内，征文以验实，敬范来趣，无所间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鉴观，暗寄生疑，疑非悟本。若书契所存，异代齐解，万世之後，可不待圣而师矣。若乃声迹并资，言象相济，大义既乖，儒墨竞兴，岂徒正信不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亦谤误增衅，得不取证於示见，印记以自固乎？大圣以无碍之慧，垂不请之慈，何为吝昭昭之明，晦倍寻之器，绝群望於泥洹之後，兴罪垢於三会之先。刍狗空陈，其能悟乎？仪像虚设，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训止当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论。故其隐见废兴，权实莫辨。今如来轨业，弥贯三世，慈悲普润，不得以见在为限。群迷求解，不可以灭尽致穷。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备列於累万。问今之所谓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况，所信在此。所验在彼，而圣不世出，孔释异途，即事而谈，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验乎？未能嘿废。聊复寓言，幸更详究，迟睹清释。（《弘明集》十一。）

李淼和南，雅论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暗寄有馀，无取鉴观，鞠躬赞诵，咸足届道，览复往况，弥睹渊赜。然所谓像法乖正，求悟理粗，借筌会旨，无假示见。此固姬孔所以垂训，辉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绰焉足矣。放光动地，徒何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备举於形声，大觉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学者将由无证自悔。吝明无咎於三五，潜景道德，愆於十号矣，岂不然乎？又诲姬孔务拯颓季，无暇来生，设在结绳，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经所陈，义兼未来，释典敷载，事止缘报。故《易》云「积善馀庆」，「积恶馀殃」。经云：「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此则缘教常，缓兼训已弘，岂谓所务在此，所阙在彼哉？来论虽美，故自循环之说耳。望复擢新演异，以洗古今之滞，使夷路坦然，积碍大通也。深愿大和上垂纳亮款，弟子李淼谨呈。（《弘明集》十一。）

◎王叔之

叔之字穆仲，琅邪人，晋宋间处士，有《庄子义疏》三卷，集十卷。（见《经典释文叙录》，案：《隋经籍志》有《宋王叙之集》七卷，梁十卷，《旧唐经籍志》宋《王叔之集》十卷，群书引见作升之，叔之、叔元、淑之、与叙之，名凡五异，疑止一人，今从《释文叙录》列叔之名，而各书互异，每篇分注之。）

◇翟雉赋

余在荆楚，见人有养雉翟二鸟者，慨然感之，而为赋云：

含野气於人途，信多惧而少嘉；雉见质而不陋，翟表文而不华，映寒条之始绿，发冬秀之馀葩。（《艺文类聚》九十引作「叔之」。）

◇遂隐论

崇退儒生问於抱朴丈人曰：「请问隐何为者也，而生上古，徇之至今，继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万物一气，三极湛然，天人无际，岂有朝野之别，隐显之端哉？则夫隐於已失者也。平原既开，风流散漫，故隐者所以全其真素，养其浩然之气也。」（《艺文类聚》三十七作「叔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旧序

余与从甥孙道济，交好特至。昔寓荆州，同处一室，冬多闲暇，长共学书。余收而录之，欲以为索居之爱，道济因记纸末曰：舅还山之日，览此相存。阅书见其手迹，皎若平日，凄怅伤心。（《御览》七百四十九作「升之」。）

◇伤孤鸟诗序

偶得二鸟，将欲放之，俄顷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屡顾悲鸣，感微禽之有心，遂为诗以伤之。（《艺文类聚》九十作「叔之」。）

◇续齐伯伦酒德颂

有酒则饮清含醇，无酒则氵食糟□□。（《书钞》一百四十八作「升之」）

◇舟赞

致远任重，各因所由。陆则聘车，水惟用舟。弱楫轻棹，利涉齐求。缅彼渔父，鼓清讴。（《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并作「升之」，《艺文类聚》七十一作「叔之」，《初学记》二十五作「叔元」，《御览》七百七十作「叔之」。）

◇笏赞

慎为德要，唯善用光。敬上尊贤，贵不逾常。用制斯器，备对遗忘，因事施礼，升降有章。（《初学记》二十六作「升之」。）

◇甘橘赞

节重履险，操贵有恒。一树保荣，四运齐能。在质惟美，於味斯弘。异分南域，北则枳橙。（《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并作「升之」。）

◇兰菊铭

兰既春敷，菊又秋荣，芳薰百草，色艳群英。孰是芳质，在幽愈馨。（《艺文类聚》八十一作「淑之」。）

◎荀伦（一作苟伦。）

伦字君文，河内人。

◇与河伯笺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潜曜灵泉，翱翔神渚，发洪流於昆仑，扬高波於砥柱，包四渎以称王，总百川而为主。（《初学记》六，案：刘敬叔《异苑》云：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字君文，求尸积日不得，设祭水侧，授笺与河伯，宿岸侧，冰开，手执笺浮上，伦又笺谢之。）

◎袭庆

袭庆，爵里未详。（案：《御览》黄正色本作「袭庆」，近刻《御览》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龚庆」，《隋》《唐志》《崇文总目》并载《刘涓子鬼遗方》十卷，云龚庆宣撰，姓名互异，考《文选·蜀都赋》注引《风俗通》，ク人卢、札、沓、鄂、度、夕、袭七姓，是袭非误字，而《华阳国志》《後汉·蛮传》所载七姓，「袭」作「龚」，未详孰是。）

◇鬼遗方序

刘涓子，不知何许人也。晋末於丹阳郊外较射，忽见一物，高二丈许，因射而中之，走而电激，声若风雨，夜不敢迫。明旦，率门人弟子邻伍数十人，寻其踪迹。至山，见一小儿，问之何姓。小儿云：「主人昨夜为涓子所射，今欲取水以洗疮。」因问小儿，主人是谁？答曰：「是黄父鬼。」乃将小儿还。未至，闻捣药声。遥见三人，一人卧，一人开书，一人捣药。比及随，叫笑而前，三人并走。遗一帙《痈疽方》，并一臼药，人有瘫者途之，随手而愈。（《御览》七百二十四。案《鬼遗方》十卷，北宋尚存，今世所传仅数方耳，竹木刺肉不出，头垢途之即出，又小见初生不尿，人乳四合，葱白一寸，煎滚，分作四服，即利，又初生吐乳，人乳二合，篾少许，盐二粟大，同煎沸，入牛黄米，与服，又治疥癣，松胶香研细，约酌少入少轻粉，滚令匀。凡疥癣上，先用油涂了，未一日便乾，顽者三两度。案：此四方，余於嘉庆中编辑《全宋文》时随见随录也。後见《读画斋丛书》辛集有五卷本，则此书今世尚存其半，为之一喜。）

◎乔道元

道元，爵里未详。

（乔一作「晁」，一作「吞」，案：吞，他前切。姓氏书有「吞景」云。）

◇与天公笺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郁，蚊虻所藏，茅茨陋宇，才容数床，无有高门大户，来风致凉，积污累熏，体貌萎黄。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则两幅之薄被，上有牵绵与敝絮，撤以三股之丝纟延，袷以四升之粗布，狭领不掩其巨形。促缘不覆其长度，伸脚则足出，挛卷则脊露。（高似孙《纬略》作《吞道元与吞公笺》，《艺文类聚》三十五作《乔道元》，文少二十字。）

奴曰高安，两手并残，指如竹筒，畏风恶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饶。腹中瘕坚，大如饭捎，饱食终日，不能作劳。借一小儿，伦公吴母。近因冬节，暂诣其舅。狗咬一胫，肉落如手。挛筋彻骨，而不愈。长婢来成，左目失明，动则入井，已死复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马之疹，行步虽旷，了无前进。隐疾难明，辞不尽韵。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獐，言语喽亻离，声音骇人，惟堪驱鸡。他无所役，遣诣阿嵇。复被狗咋，困熟如泥。（《初学记》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有露车一乘，辕复摧折以犁辕续之，左崎右留，强弱相负，傍行斫辕。（《御览》七百七十三。）

◎张委

委，爵里未详。（案：《御览》列於颜延之後，殷琰前，知是宋人。）

◇九愍

映金箱之羽盖，鸣玉衡之鸾镳。望天路以振策，指万里於崇朝。（御览三百五十八。）

◎王昊之

昊之，爵里未详。

◇与琅邪太守许诚言书

贵郡临沂县沙村逆鳞鱼，可调药物。

卷五十八

列女

◎列女

◎临川长公主

公主名英媛，文帝第六女，适东阳太守王藻。景和中，谗之於前废帝，藻坐下狱死，与王氏离婚。泰始初，改适豫章太守庾冲远，未及成礼，冲远卒，复还王族。

◇上表乞还身王族

妾遭随奇薄，绝於王氏，私庭嚣戾，致此分异。今孤疾茕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锺，唯在一子。契阔荼炭，特兼怜愍，否泰枯荣，系以为命。实愿申其门衅，还为母子。推迁黾勉，未及自闻。先朝慈爱，鉴妾丹衷。若赐使息彻归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寻。今事迫诚切，不顾典宪，敢缘恩焘，触冒披闻。特乞还身王族，守养弱嗣。虽死之日，实甘於生。（《宋书·孝武文穆王皇后传》。后弟藻，尚临川长公主，藻死离婚，太宗以江学文《让婚表》遍示诸主。於是上表，从之。）

◎玉秀

玉秀，彭城王义康女。

◇露板辞

父凶灭无状，孤负天明，存荷优养，没蒙加礼，明罚羽山，未足敕法。乌乌微心，昧死上诉，乞反葬旧茔，糜骨乡壤。（《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大明四年，义康女玉秀等露板辞，诏听并加资给。）

◎范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氏，太子左卫率王锡妻。（锡，僧达兄。）

◇与夫弟僧达书

昔谢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宋书·蔡兴宗传》，《南史》二十九。）

◎阙名

◎有司（一）

◇床奏

东西堂施局脚床银途钉。（《宋书·武帝纪》下，宋国既建，有司奏。）

◇奏请崇萧太后

臣闻道积者庆流，德洽者礼备，故祗敬表於崇高，嘉号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仪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训，光被洪业。虽幽明同庆，而称谓未穷，稽之前代，礼有恒准。宜式遵旧章，允副群望，臣等参受宋皇太后号。（《宋书·孝懿萧皇后传》，高祖践祚，有司奏。）

◇奏用庙祀歌辞

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宋书·乐志》一，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又见《御览》五百六十六。）

◇又奏改太乐诸歌舞诗

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宋书·乐志》一，永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

◇奏请推恩外戚

大孝之德，盛於荣亲。一人有庆，光被万国。是以灵文宠於西京，寿张显於隆汉。故平原太守赵裔、故洮阳令萧卓，并外属尊戚，不逮休宠。臣等仰述圣思，远稽旧章，并可追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裔命妇孙，可豫章郡建昌县君，卓命妇赵可吴郡寿昌县君。（《宋书·孝穆赵皇后传》，永初二年有司奏。）

◇奏郊配

武皇帝配南郊，武区皇后配北郊。（《宋书·少帝纪》，永初三年九月，有司奏。）

◇奏上张太后尊号

臣闻严亲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并坤元，徽音光劭，发祥兆庆，诞启圣明。宜崇极徽号，允备盛则。从《春秋》母以子贵之义，遵汉、晋推庆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曰永乐。（《宋书·武帝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人传》。夫人生少帝，少帝即位，有司奏。）

◇奏上胡太后尊号

臣闻德厚者礼尊，庆深者位极。故宫既构，咏歌先妣；园陵崇卫，聿追来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渊，光备六列，德昭坤范，训洽母仪。用能启祚圣明，奄宅四海。严亲莫逮，天禄永违。臣等远准《春秋》，近稽汉、晋。谨上尊号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立庙於京师。（《宋书·武帝胡婕妤传》，婕妤生文帝，赐死。文帝即位，有司奏。）

◇奏免何玢之

扬州刺史王弘上会稽从事韦诣解列，先风闻馀姚令何玢之，造作平床一乘，舴艋一艘，精丽过常，用功兼倍，请免玢之官。（《御览》七百七十一引《元嘉起居注》，有司奏，诏可，案：王弘为扬州，在元嘉初。）

◇奏无读土令之文

谨案道娱启事，以土令在近，谓帻不宜变。万秋虽云帻宜仍旧，而不明无读土令之文。今书旧事于左。《魏台杂访》曰：「前後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於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日时，不以五行为分也。是以服黄无令。（《宋书·礼志》二，元嘉六年，有司奏。）

◇奏掖庭有故不举祭

《礼·丧服传》云：「有死於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礻勺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於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视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於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宋书·礼志》四，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诏可，又略见《通典》五十二。）

◇奏无两礻覃礼

丧礼有礻覃，以祥变有渐，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间服以纟┤缟也。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礻覃变除，礼毕馀情，一周不应复有再礻覃，宜下以为永制。《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元嘉十七年，有司奏。）

◇奏请用何承天新历

治历改宪，经国盛典，爰及汉、魏，屡有变革。良由术无常是，取协当时。方今皇猷载晖，旧域光被，诚应综核晷度，以播维新。承天历术，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历》。（《宋书·历志》中，元嘉二十年，何承天上新历，诏外详议，有司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彭城王义康罪状

义康昔擅国权，恣心陵上，结朋树党，苞纳凶邪。重衅彰著，事合明罚。特遭陛下仁爱深至，敦惜周亲，封社不削，爵宠无贬。四海之心，朝野之议，咸谓皇德虽厚，实挠典刑。而义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诡饰情貌，外示知惧，内实不悛。穷好极欲，干请无度。圣慈含弘，每不折旧，矜释屡加，恩畴已往。而阴敦行李，方启交通之谋，潜资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岖伺巢，不忘窥窬。时犹隐忍，罚止仆侍。狂疾之性，永不惩革，凶心遂成，悖谋仍构。远投群丑，千里相结，再议宗社，重窥鼎祚。赖陛下至诚感神，宋历方永，故奸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圣，不辞同气之刑；汉文仁明，无隐从兄之恶。况义康衅深二叔，谋过淮南，背亲反道，自弃天地。臣等参议，请下有司削义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元嘉二十二年，范晔等谋反，事逮义康，有司上奏。於是免义康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

◇奏换民资以充军用

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满三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有司奏。）

◇奏皇子宜为生母服

古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宋书·礼志》二，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所生母吴淑仪死，依礼无服，麻衣练冠，既葬而除，有司奏云云。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奏上路太后尊号

臣闻历集周邦，徽音充嗣，气淳汉国，沙麓发祥。昔在上代，业隆胙远，未有不敷阴教以阐洪基，膺淑庆以载圣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昭，徽仪外范，合灵初迪，则庶姬仰耀；引训蕃阃，则家邦被德。民应惟和，神属惟社，故能诞锺睿躬，用集大命。固灵根於既殒，融盛烈乎中兴。载厚化深，声咏允缉，宜式谐旧典，恭享极号。奉尊号曰皇太后，宫曰崇宪。（《宋书·文帝路淑媛传》，淑媛生孝武帝，随世祖出蕃。世祖入讨元凶，淑媛留寻阳。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

◇奏不应致拜太传

圣旨谦光，尊师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诚弘兹远风，敦阐盛则。然周之师保，实称三吏，晋因於魏，特加其礼。帝道严极，既有常尊，考之史载，未见兹典。故卞壶孙楚，并谓人君无降尊之义。远稽圣典，近即群心，臣等参议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应有加拜之礼。（《宋书·江夏王义恭传》，世祖即阼，进位为太傅，上不欲致礼太傅，讽有司奏。）

◇奏请议殄寇告二郊

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礼官博议。（《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六月，八座奏。）

◇奏议殇及无後庙祭

东平冲王彦稚无後，唯殇服五月。虽臣不殇君，应有主祭，而国是追赠，又无其臣，末详毁灵立庙，为当他。（《宋书·礼志》四，孝建元年七月，有司奏，又见《通典》五十二。）

◇奏裁诸王车服制度

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诫。是以尚方所制，禁严汉律。《江夏王义恭传》作「汉有严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自顷以来，下僭弥盛。（《传》作「降於顷世下僭滋极。」）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於王公，达於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一，今表之所陈，（《传》作「义恭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沓。蕃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及夹侍国师令及油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朱服。舆不得重杠。（传作冈）。鄣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槊不得孔雀白。（《南史》作「白笔」。）夹毂队不得绛袄。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衣，不得庄面蔽花。正（《传》作「装面」，无「蔽花」正三字。）冬会不得铎舞、杯半舞。长乔伎、透狭舒、丸剑、《传》作长透狭舒剑、博山伎、缘大童枝、升五案伎。《传》作「博山缘大童升五」，案：无三「伎」字。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诸妃主不得著兖带。（《传》、《南史》作「绲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传》无「正上敬」三字，但作「宜止下官」而已。）诸镇常行，前後不得过六队，白直夹毂，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装。（《传》「和」为「饰」。）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王王之妃（《传》作「袭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舆不得油幢，轺车不在其限。（此二句《传》作一句，云「非轺车不得油幢」。）平乘舫皆平《传》《南史》作「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悉不得朱油。帐钩不得作五花及竖笋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无下六句）若先有器物者，悉输送台臧。书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窃玩犯禁者，及统司无举纠，并临时议罪。（《宋书·礼志》五，孝建二年十月，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表改革诸王车服制度。凡九条，上因讽有司增广条目，奏云云。又见《江夏王义恭传》，又见《南史》十三。）

◇奏请议殷祭

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泰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则犹在礻覃内，下礼官议正。《宋书·礼志》三，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

◇奏请议郊祠灌献

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於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宋书·礼志》三，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

◇奏改郊庙乐名

宋承晋氏，郊庙之乐，未有名称，直号前舞後舞，有乖古制。（《通典》一百四十七，建武二年，有司奏，案：宋无建武年号，当是「孝建」之误。）

◇奏为皇后父服

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义阳王师王偃丧逝。至尊为服缌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详当除与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丧，行丧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临丧当著何服？又旧事，皇后心丧，服终除之日，更还著未公除时服，然後就除。未详今皇后除心制日，当依旧更服？为但释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礼官处正。（《宋书·礼志》二，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通典》八十。）

◇奏定副车

案汉胡广、蔡邕并云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六国，兼其车服，故王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尚书、御史乘之，最後一车，悬豹尾，法驾则三十六乘。检晋江左逮至於今，乘舆出行，副车相承五乘。（《宋书·礼志》五，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

◇奏请议皇子出後告庙

皇子出後，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应告与不，告者为告几室。（《宋书·礼志》四，孝建三年五月，有司奏。）

卷五十九

◎阙名（二）

◎有司（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议王子出後告庙临轩

朗先嗣营阳，告庙临轩。检继体为後，旧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正。《宋书·礼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

◇奏请议南郊值雨

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後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宋书·礼志》三，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又见《通典》四十二。）

◇奏请议皇后为父服基

故右光禄大夫王偃丧，依格皇后服期，心丧三年，应再周来二月晦。检元嘉十九年旧事，武康公主出适，二十五月心制终尽，从礼即吉。昔国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诸公主心制终，则应从吉。於时犹心衤覃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宋书·礼志》二，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

◇奏请议殷祭无事於章后庙

皇代殷祭，无事於章后庙。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原庙祫，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宋书·礼志》四，大明二年二月，有司奏。）

◇奏余齐民孝行

收贤旌善，万代无殊，心至自天，古今岂异？齐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彻。跪讯遗旨，一恸殒亡。虽迹异参柴，而诚均丘赵。方今圣务彪被，移革华夏，实乃风淳以礼，治本惟孝。灵祥归应，其道先彰，齐民越自氓隶，行贯生品，旌闾表墓，允出在兹。（《宋书·余齐民传》，大明二年有司奏。）

◇奏请议太子妃建旒

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た。（《南齐书·礼志》下，大明二年，太子妃死，建九旒，有司又议。）

◇奏请议太子妃灵还在道设祭

穆妃卒哭後，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南齐书·礼志》下，有司奏。）

◇奏请议停祭

来七月十五日，尝祠太庙章皇太后庙，舆驾亲奉，而乘舆辞庙亲戎，太子合亲祠与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礼，宫中有故，三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於事有疑。下礼官议正。（《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月，有司奏。）

◇奏请议庙祠有故迁日

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於礼为得，迁日与不？（《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有司奏。）

◇奏南郊亲奉仪注

南郊亲奉仪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龙黼黻之服。还，变通天冠，绛纱袍，庙祀亲奉。旧仪，皇帝初服与郊不异，而还变著黑介帻，单衣即事，乖体。谓宜同郊还，亦变通天冠，绛纱袍。又旧仪乘金根车。今五路既备，依《礼》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车为玉路。（《宋书·礼志》五，大明四年正月，有司奏。）

◇奏上封禅仪注

臣闻崇号建极，必观俗以树教；正位居体，必采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圣，咸由厥道。玄勋上烈，融章未分，鸣光委绪，歇而罔臧。若其显谥略腾轨，则系缀声采，征略闻听。爰洎姬汉，风流尚存，遗芬馀荣，绵映纪纬。虽年绝世祀，代革精华，可得腾金彩，奏玉润，镂迹以钅熏今，镌德以丽远。而四望埋歌之礼，日观弛修封之容，岂非神明之业难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讫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详固洪声。岂徒深默修文，渊幽驭世而已。谅以滕非虚奏，书匪妄埋，击雨恕神，淳荫复树，安得紫坛肃祇，竹宫载伫，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宝纬初基，厌灵命历，德振弛维，功济沦象，玄浸纷流，华液幽润，规存永驭，思详树远。

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景望震凝，采乐调风，集礼宣度，祖宗相映，轨迹重晖。圣上韫蕃河，伫翔衡汉，金波掩照，华耀停明，运动时来，跃飞风举，澄氛海岱，开景中区，歇神还灵，颓天重耀，储正凝位於兼明，兖岳蕃华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系发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饰令详仪，纂综沦芜，搜腾委逸，奏玉郊宫，玄时，景集天庙，脉壤祥农，节至昕阳，川丘夙礼，网威巡止，表绥中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风。於是涵迹视阴，振声威响，历代之渠，沈（阙）望内，安侯之长，贤王入侍，殊生诡气，奉俗还乡，羽族卉仪，怀音革状，边帛绝书，权光弛烛。天岱发灵，宗河开宝，崇丘沦鼎，振采泗渊，云皇王岳，ゼ藻（阙）汉，并角即音，栖翔禁，兖甲霜味，舞川肆，荣泉流镜，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关，云蒸内泽。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彩，日月郊甸，择木弄音。重以荣露腾轩，萧云掩阁，镐颖孳萌，移华渊禁，山舆伫衡，云鹣竦翼，海鲽泳流，江茅吐荫。校书之列，仰笔以饰辞，济、代之蕃，献邑以待礼。岂非神勰气昌，物瑞云照，ヅ轩龟轸，（阙）泉淳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宰江夏王臣义恭咀道遵英，抽奇丽古，该润图史，施详载，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关，耀冠荣名，ゼ振声号。而道谦称首，礼以虚挹，将使玄缺观，幽瑞乖期，梁甫无盛德之容，介丘靡升闻之响。加穷泉之野，献八代之驷，交木之乡，奠绝金之苦，肃灵重表，珍符兼贶。伏惟陛下谟详渊载，衍属休章，依征圣灵，润色声业，诹辰稽古，肃齐警列，儒僚展采，礼官相仪，县蕤动音，洪锺竦节，阳路整卫，正途清禁。於是绩环，端玉藻，鸣凤伫律，腾驾流文，间彩比象之容，昭明纪数之服。徽焯天阵，容藻神行，翠盖怀阴，羽华列照。乃诏联事掌祭，宾客赞仪，金支宿县，镛石润响。命五神以相列，辟九关以集灵，警卫兵而开云，先雨以洒路。霞凝生阙，烟起成宫，台冠丹光，坛浮素霭。尔乃临中坛，备盛礼，天降祥锡，寿固皇根，谷动神音，山传称响。然後辨年问老，陈诗观俗，归荐告神，奉遗清庙。光美之盛，彰乎万古；渊祥之烈，溢乎无穷。岂不盛欤！

臣等生接昌辰，肃懋明世，束教管闻，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沦绝，拘采遗文，辨明训诰。□□□□访邹、鲁，草滕书堙玉之礼，具竦石绳金之仪，和芝润瑛，镌玺乾封。惧弗轨属上徽，当王则。谨奉仪注以闻。（《宋书·礼志》三，大明元年十一月，江夏王义恭表请封禅，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诏停此奏。）

◇奏竟陵王诞罪状

臣闻神极尊明，大仪所以贞观；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经纬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不遗疏贱之赏；威格天区，岂漏亲贵之罚。此不刊之鸿则，古今之恒训。

谨案元嘉之末，天网崩褫，人神哀愤，含生丧气。司空竟陵王诞义兼臣子，任居藩维。进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节，退不能闭关拒险，焚符斩使。遂至拜受伪爵，欣承荣宠，沉沦奸逆，肆於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诛亡馀类，单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贼忍无亲，莫此为甚。故山阴令傅僧诚亮国朝，义均休戚。重门峻卫，不能拒折简之使；岩险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冯凶，抽兵勒刃，遂使顿仆牢阱，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见之者流涕，闻之者含叹。及神锋首路，枪东指，风卷四岳，电埽三江。诞犹持疑两端，阴规进退。陛下频遣书檄，告譬殷勤，方改奸图，末乃奉顺。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礼忘情，不顾物议，弯弧跃马，务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陈，新亭无独克之术。假威义锐，乞命皇旅，竟有何劳，而论功伐。既廓清，大明升曜，幽显宅心，远迩云集。诞忽星行之悲，违开泰之庆，迟回顾望，淹逾旬朔。逆党陈叔儿等，泉宝钜亿，资货不赀，诞收籍所得，不归天府，辞称天军，实入私室。又太官东传，旧有献御，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既平，犹加断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号讳之辰，遽甘滋之品，当维新之始，绝苞苴之贡，忠孝两忘，敬爱俱尽。乃征引巫史，潜考图纬，自谓体应符相，富贵可期，悖意丑言，不可胜载。遂复遥讽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诋毁公卿，不义不昵，人道将尽。荷任神州，方怀奸慝，每窥向宸御，妄生规幸，多树淫祀，显肆诅，遂在石头，潜修法物，传警称跸，拟则天行，皆已骇暴观听，彰布朝野。昔内难甫宁，珍玮散佚，有御刀利刃，擅价诸夏，天府禁器，历代所珍。诞密加购赏，顿藏私室。贼义宣初平，馀党逃命，诞含纵罔忌，私窃招纳，名工细巧，悉匿私第。又引义宣故将裘兴为己腹心，事既彰露，犹执欺罔，公文面启，矫称旧隶。加以营宇制馆，僭拟天居，引石征材，专擅兴发，驱迫士族，役同舆皂，殚木土之姿，穷吞并之势。故会稽宣长公主受遇二祖，礼级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国，追荣典军。诞以广托宅宇，地妨植，辄逼遗孤，顿相驱徙。遂令神主宵迁，改卜委巷，宗戚含伤，行路掩涕。又缘两道，积代通衢，诞拓宇开垣，擅断其一。致使径途拥隔，川陆阻碍，神怒民怨，毒遍幽显。故丞相临川烈武王臣道规，名德茂亲，勋光常策，异礼殊荣，受自先旨者。嗣王臣义庆受任西夏，灵寝暂移，先帝亲枉銮舆，拜辞路左，恩冠终古，事绝常班。又以庙居宅前，固请毁换，诏旨不许，怨怼弥极。

有面目，豺狼为性，规牧江都，希广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请，仍谓应住东府，宜为中台，贪冒无厌，人莫与比。虽圣慈全救，每垂容纳，而虐戾不悛，奸讠皮弥甚。受命还镇，猜怨愈深，忠规正谏，必加鸩毒，谄读肤躁，是与比周。又矫称符敕，设榜开募，事发辞寝，委罪自下。及录事徐灵寿以常署受坐，将就囚执，舀韩近恭，中护军遣吏夏嗣伯密相属请，求宽桎梏。且王僧达临刑之启事，高即戮之辞，皆称潜驿往来，遥相要契，丑声秽问，宣著遐迩，含识能言，孰不愤叹。又获吴郡民刘成、豫章民陈谈之、建康民陈文绍等并如诉状，则奸情猜志，岁月增积。

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衅，鲁道方泰，季子断逵泉之诛。近则淮厉覆车於前，义康袭轨於後，变发柴奇，祸成范、谢，亦皆以义夺亲，情为宪屈。况乃上悖天经，下诬政道，结衅於无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无礼之诫，臣子所宜服膺；干纪之刑，有国所应慎守。臣等参议，宜下有司绝诞属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诸所连坐，别下考论。伏愿远寻宗周之重，近监兴亡之由，割恩弃私，俯顺群议，则卜世灵根，于兹克固，鸿勋盛烈，永永无穷。陛下如复隐忍，未垂三思，则覆皇基於七百，挤生民於涂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惧，不敢避钺之诛者也。《宋书·竟陵王诞传》，大明四年，上乃使有司奏，不许，有司固请，贬爵为侯。

◇奏立明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於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内。至於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之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己，爽垲平畅，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之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降，至於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四月，有司奏，又《通典》四十四。）

◇奏请议郊配用牛数

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

◇奏请议太子妃丧彻乐

皇太子妃死，至尊皇后，并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详二御何当得鼓吹及乐？（《宋书·礼志》二，大明五年闰九月，有司奏。）

◇奏定法驾卤簿

《汉仪注》「大驾卤簿，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卿御。法驾，侍中参乘，奉车郎御。」晋氏江左，大驾未立，故郊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於仪服，二驾不异。拜陵，御服单衣帻，百官陪从，朱衣而已，亦谓之小驾，名实乖舛。考寻前记，大驾上陵，北郊。周礼宗庙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驾郊祀，法驾祠庙，小驾上陵，如为从序。今改祠庙为法驾卤簿，其军幢多少，临时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辇轮御轺衣书等车为副。其馀并如常仪。（《宋书·礼志》五，大明六年八月，有司奏。）

◇奏定皇太子乘辂

秦改周辂，创制金根，汉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辂，雕饰略同，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赐於东储，在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辂，碧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时沿古，於礼为中。（《隋书·礼仪志》五，大明六年，初备五辂，有司奏。）

◇奏沙门当拜王者

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於崇亲严上，厥繇靡爽。惟浮图为教，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沙门不拜俗事》作「莹识」。）恒俗称难，宗旨缅邈，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沙门不拜俗事》作「袭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高僧传》作「遭人必拜」，《沙门不拜俗事》作「逢人必拜」，疑此衍「道」字。）目连桑门，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高僧传》《沙门不拜俗事》作「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馀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赆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高僧传》《沙门不拜俗事》作「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制，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大明六年九月，世祖使有司奏，诏可，又见《高僧传》八释僧远，又见沙门不拜俗事二。）

◇奏请议晋陵王庙祭

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後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还临与不？祭之日谁为主。（《宋书·礼志》四，大明六年十月，有司奏。）

◇奏藏冰

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於深山穷谷涸阴𦤎寒之处，以纳於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黍祭夏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鉴，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保举吏二人。（《宋书·礼志》二，大明六年，诏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又见《通典》五十五。）

◇奏讲武荐牲

銮舆巡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并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宋书·礼志》四，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

◇奏请议宣贵妃祭

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二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礻覃，心丧三年。未详宣贵妃立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为但即入新庙而已？若是大祥未及礻覃中入庙者，遇四时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亲奉祭不？（《宋书·礼志》四，《通典》四十七，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

◇奏请议晋陵国庙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平王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王且有衡阳王服，今年内不祠，寻国未有嗣王，三卿主祭，应同无服者之例与不？（《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二，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

◇奏请议齐敬王立庙

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後，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後之日，未立庙者，为於何处祭礼？（《宋书·礼志》四，《通典》五十二，大明八年正月，有司奏。）

卷六十

◎阙名（三）

◎有司（三）

◇奏上沈太后尊号

昔豳都追远，正邑缠哀，缅慕德义，敬奉园陵。先太妃德履端华，徽景明峻，风光宸掖，训流国帏，鞠圣诞灵，蚤捐鸿祚。臣等远模汉册，近仪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宋书·文帝沈婕妤传》，婕妤生明帝，卒赠湘东国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

◇奏请崇宪太后别居外宫

夫德敷於内，典章必远，化覃於外，徽号宜宣。伏惟皇太后懿圣自天，母仪允著，义明八远，道变九围。圣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改前号，别居外宫。（《宋书·文帝路淑媛传》，明帝即位，有司奏。）

◇奏请议昭太后庙

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自是以来，箸为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庙之礼，宜下礼官详议。（《宋书·礼志》四，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

◇奏请议祭孝武昭后二庙礼

来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见於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宋书·礼志》四，泰始二年六月，有司奏。）

◇奏封张兴世等

宁朔将军、督豫州之梁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南梁郡太守竟陵张兴世，都统水军，屡战克捷，仍进断贼上流钱溪，贵口苦战，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宁朔将军、参司徒中直兵军事广平佼长生，同统水军屡战，及兴世上据钱溪，长生独距贼冲要，功次兴世，今封武陵郡迁陵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宁朔将军、试守西阳太守吴兴全景文、尚书比部郎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孙超之、假辅国将军右卫将军南彭城刘亮等三人，并经晋陵苦战，景文、超之仍又北讨，破釜水军，断贼粮运，及经葛冢、石梁二处破贼，亮南伐经大战，又最处险剧。景文今封西阳郡孝宁县，超之封长沙郡罗县，亮封顺阳县，并开国侯，食邑各六百户。假辅国将军骠骑司马刘灵遗、宁朔将军右军蔡那、宁朔将军屯骑校尉段佛荣等三人，统治攻道，并经苦战，灵遗今封新野郡新野县，那封始平郡平阳县，佛荣封湘东郡临蒸县，并开国伯，食邑各五百户。假辅国将军左军吴兴沈怀明、龙骧将军积射将军东平周盘龙、司徒参军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怀明经晋陵破贼，又水军南伐，统治攻道，盘龙虽不统军，并经大战，先登陷陈，安民又随张兴世遏断钱溪，别统军贵口破贼，今封怀明建安郡吴兴县，盘龙封晋安郡晋安县，安民封建安郡邵武县，并开国子，食邑各四百户。假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彭城杜幼文、龙骧将军羽林监太原王穆之、龙骧将军羽林监济北顿生、龙骧将军羽林监沛郡周普孙、员外散骑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经晋陵破贼，在军统攻道，南伐浓湖，普孙副沈攸之都统众军，穆之、生、重恩并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阳县，穆之封衡阳郡衡山县，生封始平郡武功县，普孙封顺阳郡清水县，重恩封南海郡龙川县，并开国男，食邑各三百户。（《宋书·邓琬传》，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即位於寻阳，改元义嘉，至是平定，论功封赏，有司奏。）

◇奏劫窃依旧制

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适。（泰始四年四月，有司奏。）

◇奏迁葬崇宁太后

北疆未缉，戎役是务，礼之详略，各沿时宜。臣等参议，修宁陵玄宫，补治毁坏，权施油殿，暂出梓宫，事毕即窆，於事为允。（《宋书·文帝路淑媛传》，泰始四年，有司奏。）

◇奏请详太子昏礼

案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寻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晋氏江左，礼物多阙，後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纳征，礼合用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若应用者，为各用一？为应用两？（《宋书·礼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见《通典》五十八。）

◇奏始安王休仁罪状

臣闻明罚无亲，情屈於司纲，国典有经，威申於义灭。是以梁、赵之诛，跣出称过，来言之罚，克入致动。谨案刘休仁苞蓄祸迹，事蔽於天明，窜匿沉奸，情宣於民听。自以属居戚近，早延恩睦，异礼殊义，望越常均。往岁授钺南讨，本非才命，启行浓湖，特以亲摄，仰遵庙略，俯藉众效，属承泰运，窃附成勋，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圣明御宇，躬览万机，百司有纪，官方无越，而休仁矜勋怙贵，自谓应总朝权，遂妄生疑难，深自猜外。故司空晋平刺王休，少无令业，长滋贪暴，莅任陕荆，毒流西夏，编户嗟散，列邑雕虚，圣泽含弘，未明正宪。亟与休仁论其愆迹，辞意既密，不宜传广，遂饰容旨，反相劝激。休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优崇，必能为己力援，故深相党结。休於是轮金荐宝，承颜接意，造膝之间，必论朝政，遂无日不俱行，无时不同宿，声酣聚集，密语清闲。休仁含奸扇惑，善於计数，说休使外托专慎之法，密行贪诈之心，谓朝廷不觉，人莫之悟。休）遂乃外积怨惧，内协祸心，既得赞激，凶慝转炽，与休仁共为奸谋，潜伺机隙，图造衅变，规肆凶狡。休致殒仓卒，实维天诛，而晋平国太妃妾邢不能追惭子恶，上感曲恩，更怀不逞，巫蛊咒诅。休仁因圣躬不和，猥谋奸逆，灭道反常，莫斯为甚，殛肆朝市，庶申国刑，而法网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减法崇恩，赐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诚弘风旷德，贯绝通古，然非所以弃恶流衅，惩惧乱臣者也。臣等参议，谓宜追降休仁为庶人，绝其属籍，见息悉徙远郡。休愆谋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旧准。收邢付狱，依法穷治。（《宋书·始安王休仁传》，泰始七年五月，有司奏上，有诏邢狂愚不足与计，休仁降封，听子袭爵。）

◇奏谅暗不亲奉吉祭

七月尝祠，至尊谅暗之内，为亲奉与不？使下民通议。伏寻三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愍秦馀之弊，於是制为权典。魏晋以来，卒哭而则就吉。案《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玄云：「唯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难杜预、段畅，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则不为吉祭。缌庇之丧，於祖考有服者，则亦不祭，为神不飨也。」寻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亦废祭三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序昭穆。而今必须免丧，然後祫，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祇应，祭不为旷。仰思从敬，窃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宋书·礼志》四，泰豫元年七月，有司奏，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奏上陈太妃尊号

臣闻河龙启圣，理浃民神，郊电基皇，庆烁天地。故资敬之道，粹古铭风；沿贵之谊，眇代凝则。伏惟贵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枢，徽音峻古，柔光照世，声华帝掖，轨秀天嫔，景发皇明，祚昌睿命。而备物之章，未换彝策。远酌前王，允陟鸿典。臣等参议，谨上尊号曰皇太妃。舆服一如晋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诸国太妃曰太妃，宫曰弘化。（《宋书·明帝陈贵妃传》，贵妃生废帝，废帝践阼，有司奏。）

◇蒋恭兄弟罪议

礼让者以义为先，自厚者以利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圣教，犹或不逮。况在野夫，末达诰训，而能互发天伦之忧，甘受莫测之罪。若斯情义，实为殊特，蔑尔恭协，而能行之。兹乃终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无以过此。岂宜总执宪文，加以罪戮。且张封筒远行，他界为劫，造衅自外，赃不还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宋书·蒋恭传》，元嘉中，晋陵蒋崇平为劫见禽，云与恭妻弟吴张为侣，张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讨录张不获，收恭及兄协付狱治罪。恭协并款舍住张家口，而不知劫情。兄弟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乃除恭义成令，协义怡令。）

◎崇宁陵令

◇上书言瑞云见

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後数有光及五色云，又芳香四满，又五采云在松下，状如车盖。（□□□□□□太始四年，崇宁陵令上书。）

◎参佐

◇庆获白鹿笺

伏承获白鹿於彭城之东山，皓质玉映，育性驯和。（《艺文类聚》九十五，宋孝武帝在彭城，参佐庆获白鹿笺。）

◎徐州

◇移答魏宜勒库莫提

知以杨难当投命告败，比之穷鸠，欲动众以相存拯。救危恤难，有国者之所用心。虽然，移书之言，亦已过矣。何者？杨氏先世以来，受晋爵号，修职守藩，为我西服。十载之中，再造逆乱，号年建义，猖狂妄作，为臣不忠，宜加诛讨。又知难当称臣彼国，宜是顾畏首尾，两属求全。果是纯臣，服事於魏，何宜与人和亲，而听臣下纵逸。昔景平之末，国祚中微，彼乘我内难，侵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兖。是以七年治兵，义在经略，三帅涉河，秋毫不犯，但宗此信誓，不负约言耳。彼伺我军，仍相掩袭，俘我甲士，翦我边民，是彼有两曲，我有二直也。司马楚、文思亡命窜伏，鲁轨、刁雍，实为虿尾，而拥其逋逃，开其疆场，元显无子，焉得天助，谬称假托，何足以云。又讥窃兴师旅，不相关移，若如来言，又非所受。黄龙国主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归款，彼皆残灭俘馘，岂有先言。况仇池奉晋十世，事宋三叶，九伐所加，何伤於彼。

仆闻师曲为老，义作乱雄，言贵称情，不在夸大。移书本诣梁益，而谬来鄙府，大人不远，幸无过谈。（《宋书·索虏传》，元嘉十九年，虏镇东将军武昌王，宜勒库莫提移书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属而移书越诣徐州，徐州移答。）

◎兖州

◇移答魏安南平南府

夫皇极肇建，实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载，实禀冲和之气。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义之道，兴自诸华。在昔有晋，混一区宇，九译承风，遐戎向附。永嘉失御，天纲圮裂，石、容、苻、姚，递乘非据。或栖息赵、魏，或保聚、岐。我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北临河济，西尽咸、，吊民伐罪，流泽五都。魏尔时祗德悔祸，思用和辑，交通使命，以祈天衷，来移所谓分疆画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国忧，侵牢及洛，至於清济。往岁入河，且欲绥理旧城，是以顿兵南乙，秋毫无犯。军师不能奉遵庙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

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

往年贵主献书云：「强者为雄。」斯则弃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复加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今治道方融，远人必至，开馆饰邸，则有司存。来岁元辰，天人协庆，鸾旗省方，东巡稽岭。若欲邀恩，宜赴兹会，怀德贵蚤，无或後期。又称「驰猎积年，野无飞伏。」此邦解纲舍前，矜昆育ㄅ，七泽八薮，禽兽丰硕，虞候算，义非所吝。三代肆觐，其典虽缺，呼韩入汉，厥仪犹全，馈饩之秩，每存丰厚。（《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三年，虏安南平南府，又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州，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兖州答移。）

◎尚书

◇下荆州符收谢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祸福无门，逆顺有数，天道微於影响，人事鉴於前图，未有蹈义而福不延，从恶而祸不至也。故智计之士，审败以立功，守正之臣，临难以全节。徐羡之，傅亮、谢晦，安忍鸩杀，获罪於天，名教所极，政刑所取，已远暴四海，宣於圣诏。羡之父子，亮及晦息，电断之初，并即大宪。复王室之仇，摅义夫之愤，国典澄明，人神感悦。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属，缧仆狱户，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顺讨逆，虽厚必萌。然归死难图，兽困则噬。是以爰整其旅，用为过防。京师之众，天下云集，士练兵精，大号响震。

使持节、中领军亻艮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云ユ首路，组甲曜川。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劲锐武卒三万，戈船蔽江，星言继发，千帆俱举，万棹遄征。散骑常侍、骁骑将军段宏铁马二千，风驱电击，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刘粹控河阴之师，冲其巢窟。湘州刺史张劭提湘川之众，直据要害。巴、蜀杜荆门之险，秦梁绝丹圻之迳，云网四合，走伏路尽。然後銮舆效驾，六军鹏翔，警跸前驱，五牛整旆。虽以英布之气，彭宠之资，登陴无名，授兵谁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泽，东吴将士，怀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党，横为乱亡之役。置军则鱼溃，婴城则鸟散，其势然矣。圣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轻舟护送。若已猖蹶，先事阻卫，宜翻然背乱，相率归朝。顷大刑所加，洪恩旷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产以下，羡之诸侄，咸无所染。况彼府州文武，并列王职，荷国荣任，身虽在外，乃心辰极。夫转祸贵速，後机则凶，遂使王师临郊，雷电皆至，噬脐之恨，亦将何及。（《宋书·谢晦传》，元嘉三年，太祖时已戒严，诸军相次进路，尚书符荆州。）

◇东讨下符

夫晦明递运，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业维永，圣祖重光，氤氲上业。狂昏承祀，国维以紊，毒流九县，衅秽三灵，绅戮辱，黔庶涂炭，人神同愤，朝野泣血。圣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怀家国，夙夜劬劳，惧社稷湮芜，彝伦左衽。天威雷发，氛冰消，殄凶谯门，不俟鸣条之旅，歼虐牧野，无劳孟津之钅戊。华、夷即晏，晷纬还光，铿锵闻於管弦，趋翔被於冠冕，同轨仰化，异域怀风。刘子勋昏世称兵，义同翦恶，明朝不戢，罔识邪正。窥窬畿甸，逼遏两江，陵上无君，暴於遐迩。王赫斯怒，兴言讨违，命彼上将，治兵薄伐。

今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轻锐七千，飞舟先迈。龙骧将军刘灵遗，羽林虎旅，连锋继造。假节、督南讨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殷孝祖，驱济、河劲卒，电击雷动，使持节、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侯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谟，徒五万，董统前师。使持节、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拥神州之众，总督群帅。龙骧将军刘π，宁朔将军刘怀珍，步骑五千，直指大雷。宁朔将军柳伦、司州刺史庞孟虬，淮、颖突骑，邪趣西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总勒步师，连旗百万，河舟代马，遄骛江，越棘吴钩，交曜畿服，笳鼓动坤维，金甲震云汉，掎角相望，水陆俱发。冠军将军武念，率雍、司之锐，已据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孙，提彭、宋剽勇，陵涂焱奋。皇上当亲驭六师，降临江服，旌旆掩云，舳舻咽海。

昔吴、楚连衡，燕、淮劲悍，尘扰区内，声沸秦中，雾散埃灭，岂非先鉴。而婴彼孤城，以待该天之网，迫此乌合，以抗络宇之师。云罗四掩，霜锋交集，犹劲飙之拂细草，烈火之扫寒原，ㄡ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误迷党。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沦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虽悔奚补。奉诏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难，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左右主帅，严相卫奉，诖误之罪，一无所问。（《宋书·邓琬传》，时东贼甚急，张永江方兴回军东讨，尚书下符。）

◎金石刻

◇宋故散骑常侍扬州丹杨郡秣陵县谢公墓志

祖瑶，字球度，琅邪（下缺十馀字。）夫人琅邪王氏，父颐之，字修年，振威将军东海内史。

父□，字景山，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光禄勋。夫人太原王氏，父坦之，字文度。持节都督平北将军、□□□□刺史、蓝田献侯。

宋故散骑常侍扬州丹杨郡秣陵县西乡显安里领豫州陈□阳夏县都乡吉迁里谢涛，字明远，春秋四十有九，元嘉十八年岁次屠维月依林锺十七日卒，其年九月卅日，窀穸扬州丹杨郡建康县土山里。夫人琅邪王氏，七十有二。大明七年岁次单阏月□□□十五日卒，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合。父静之，字□寿，司徒□长史义兴太守。祖献之，字子敬，中书令，嗣曾孙绰。（《古刻丛钞》。）

◇宋故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临沣侯刘使君墓志

曾祖，宋孝皇帝。

祖讳道邻。（案：《宋书》作「怜」，疑转写之误。）字道邻，侍中太傅长沙景玉妃，高平平阳檀氏，字宪子，谥曰景定，妃父畅道渊，永宁令，祖貔稚罴琅邪太守，合葬琅邪临沂莫府山。

父讳义融，字义融，领军车骑桂阳恭侯。夫人琅邪临沂王氏，字韶风。父简长仁，东阳太守。祖穆伯远，临海太守。合葬丹徒练雩山，所生母汤氏，宜城人，葬练壁雩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兄觊茂道，散骑常侍桂阳孝侯。夫人庐江何氏宪英，父愉之彦和，通直常侍，祖叔度，金紫光禄大夫，合葬练壁雩山。

第三弟彪茂蔚，秘书郎，葬江□□□夫人河南阳翟褚氏成班，父方回，太傅功曹。祖叔度，雍州刺史。

第四弟实茂轨，太子舍人。夫人琅邪临沂王淑婉。父津景渊，中书郎，祖虞休仲，左卫将军。□□江乘白山。

第五弟季（案：《宋书》作「爽」。）茂通，海陵太守，葬练壁雩山。夫人陈郡阳夏袁氏妙□。父淑阳源，太尉忠宪公，祖豹士蔚，丹阳尹。

第一姊茂徽，陈郡长平殷臧宪郎。父元素，南康太守，祖旷思泰，□军功曹，重嫡琅邪临沂王闵之希损，镇西主簿。父之休道，都官尚书。祖敬弘，左光禄仪同。

第二姊茂华，嫡庐江嫡何求子有。□书郎。父镇长弘，宜都太守，祖尚之彦德，司空简穆公。

第三姊茂姬，嫡平昌安丘孟诩元亮，中军参军，离父灵休太尉长史。祖昶彦远，丹阳尹。

第四姊茂姜，嫡兰陵萧惠徽，中书郎。父思话，征西将军仪同三司，祖源之君流，前将军。

第五妹茂容，嫡兰陵萧赡叔文，父斌伯，青冀二州刺史。祖摹之仲绪，丹阳尹。重嫡济阳圉蔡康之景仁，通直郎。父熙元明，散骑侍郎。祖廓子度，太常卿。

第六妹茂原，嫡济阳考城江逊孝言。父湛徽渊，左光禄仪同忠简公祖夷茂远，前将军湘州刺史，重嫡琅邪临沂王法兴，骠骑参军。父翼之季弼，广州刺史，祖桢之公干，侍中。

夫人济阳考城江氏景若。父淳徽源，太子洗马。祖夷茂远，前将军湘州刺史。

第一男晃长晖，出後兄，绍封桂阳侯，第二男渊高，拜临沣侯世子，第三男渊华，第五男曰童渊邃，出後第四弟实，第五男□渊泮，第六男晏渊平。

第一女丽昭，第二女丽明，第三女小字僧归，亡，葬□□。

◇宋故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临沣侯刘使君墓志

君讳袭，字茂德，南彭城人，宋高祖武皇帝弟景王之穆也。神姿韶雅，风誉夙懋。弱冠，拜秘书郎。逮二凶肆祸，人伦道消。君身离幽执，仅免虎口。事清，还复旧职，以母忧去官。既除，又拜秘书郎，转太子舍人。自升□二宫令望允缉，出为镇蛮护军庐江太守，莅政平简，声绩兼著。迁明威将军安成太守。属中流构，四表迷逆。君英议独发，招会如神，故能以一□之旅，克济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义超终古，诚贯当今。皇朝钦嘉，爵赏取荣。除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封建陵县开国侯，俄征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未拜，迁侍中冠军将军，改封临沣县开国侯，镇肃石头，实当关要之寄。迁左卫将军，未拜，仍除中护军，春秋卅有八，泰始六年三月十日薨於位。圣主嗟悼，朝野伤悲，有诏，故中护军临沣县开国侯，志行贞纯，才用理济，忠勤著於艰时，勤绩倡乎泰运。年志始壮，奄焉凶折，悲伤恻割，实兼常怀。思加宠数，以申哀荣。可赠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如故，谥曰忠侯。粤五月廿七日庚寅，将葬於琅邪之乘武罔，以悲幽明之殊隔，伤一诀而永分。仰清徽而洒泪，亻素玄石而裁文，其辞曰：

峨峨□□，山岳效灵，允矣君子，诞膺休祯。支荫帝宇，缔庆文明。德以行高，仁与□□。□华二宫，官政两服，国步时屯，艰难斯属。忠则忘家，义实光族。朝跃钦庸，以□□□，□望既归，□宠惟□或侍帝言，或司蕃戎。方宏互美，□□家邦，如何不□，□□□躬。□芳稍述，日月有时。考辰筮吉，玄堂启基。深泉永穸，□□长悲。□□□□□□□□（《古刻丛钞》。）

◇宋张推儿墓志

宋故临渭县侯湘东太守张府君讳济，夫人邱氏讳静姬，第三女推儿，春秋卅有一，亡於偏忧，元徽元年十月甲辰十七日庚申，权假窀穸於西乡。

远叶兰飞，浚源璇洁。履信早辰，含章妙岁。选史图容，循诗范节。皎镜冬泉，优柔春蕙，淄北忸行，营东渐艺。冥昧庆善，翳寿仁。泣血性，团忧歼身。罢景方旦，榷华载春。垅木已蔼，墓草行陈。朱火几焰，元夜无晨。（《古刻丛钞》。）

◇金革钩文

锡尔金钩，且公且侯。（《南史·吉士瞻传》。）

◇剡县刻石山大石文

此齐者，黄公之化气也。

◇立石文

黄天星，姓萧，字某甲，得贤帅，天下太平。

◇小石文

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南齐书·祥瑞志》，会稽剡县刻石山，相传为名，不知文字所存。升明末县民儿袭祖行见石上有文。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刊苔去之，大石文云云，立石文云云，小石文云云。）

◇天玺文

戊丁之人与道俱，肃然入草应天符。

皇帝兴运。（《南齐书·祥瑞志》，升明三年四月，荥阳人尹午於嵩高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南隅见天雨石坠地。石开，有玺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云云，又曰云云，午奉玺诣雍州刺史萧赤斧，赤斧表献之。）

卷六十一

◎外国

◎吐谷浑慕瑰

慕瑰，阿豺弟。（案：慕瑰代立当在元嘉五年前。）

◇请更授章策表（元嘉六年）

大宋应运，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义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谒者董湛至，宣传明诏，显授荣爵，而臣私门不幸，亡兄见背。臣以懦弱，负荷後任。然天恩所报，本在臣门。若更反覆，惧停信命。辄拜受宠任，奉遵上旨，伏愿详处，更授章策。（《宋书·吐谷浑传》。）

◇上魏太武帝表

臣诚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献捷王府。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愿垂鉴察，亮其单款。臣顷接寇逆疆境之人，为贼所抄，流转东下。今皇化混一，求还乡土，乞佛曰连窟略寒张华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愿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载。（《魏书·吐谷浑传》，慕瑰讨擒赫连定，送之京师，策拜西秦王，慕瑰表。）

◎慕延

慕延，慕瑰弟。（案：慕延代立，当在元嘉十四年之前，《魏书》作「慕利延」。）

◇上表求入越（元嘉二十七年）

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门。（《宋书·吐谷浑传》）

◇仇池氐杨难当

难当，武都王杨盛子，义熙初为质於姚兴，永初末授冠军将军，元嘉六年代兄玄位，拜秦州刺史武都王。寻进号征西将军。十三年，自立为大秦王，改元建义。十九年，遣裴方明等击破之，奔魏死。

◇奉表谢罪

臣闻生成之德，含气同继，而荣悴殊途，遭遇异兆。至於恩降自然，诚无答谢。夫以狂圣道隔，犹存克念之诚，况君亲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训，丹诚未谅，大谤已臻。梁州刺史甄法护诬臣遣司马飞龙扰乱西蜀，诸所谮引，言非一事。长途万里，无路自明，风尘之声，日月滋甚。与其逆生，宁就清灭，文武同愤，制不自由。遣参军姚道贤赍书诣梁州刺史萧思话，寻续又遣诣台归罪。道贤至西城，为守兵所杀，行李蔽拥，日月莫照。法护忄匡扰，望风奔逃。臣即回军，秋毫无犯，权留少守，以俟会通。其後数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军寻至，守兵单弱，惧不自免，续遣轻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怀土及本，行将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约防无素，以致斯阙。

臣本历代守蕃，世荷殊宠，王化始基，顺天委命，要名期义，不在今日，岂可假托妖妄，毁败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见，仰恃圣明，必垂鉴察。但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廷，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宋书·氐胡传》，元嘉十年。）

◇北凉沮渠蒙逊

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初仕後梁吕光，後叛投段业，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寻领张掖太守，转西安太守。以晋隆安四年杀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元永安，姚兴以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以晋义熙三年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元玄始。後遣使诣晋称蕃，以为凉州刺史。宋永初末，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州诸军事、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张掖公。景平末，进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文帝初改骠骑为车骑。元嘉十年卒，在位三十四年，谥曰武宣王。

◇上晋安帝表

上天降祸，四海分崩，灵曜拥於南裔，苍生没於丑虏。陛下累圣重光，道迈周汉，纯风所被，八表宅心。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俊，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臣，始具朝廷休问。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臣闻少康之兴大夏，光武之复汉业，皆奋剑而起，众无一旅，犹能成配天之功，著《车攻》之咏。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扬之锐，而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以资戎虏，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卒为晋右翼前驱。（《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上魏太武帝表

伏惟陛下，天纵睿圣，德超百王，陶育齐於二仪，洪基隆於三代。然锺运多难，九服纷扰，神旗暂拥，车书未同。上灵降，祚归有道，纯风一鼓，殊方革面。群生幸甚，率土齐欣。臣诚弱才，效无可录，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睹盛化，冀终馀年，凭倚皇极。前後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未审津途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屏营战灼，无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还，奉被诏书，三接之恩始隆，万里之心有赖。今极难之馀，开泰唯始，诱劝既加，引纳弥笃。老臣见存，遐外无弃，仰荷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悌之仁，俯蹈康哉之咏。然商胡後至，奉公卿书，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顾惟情愿，实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远托大荫，庶微诚上宣，天鉴下降。若万国来庭，百辟陛贺，高蹈先至之端，独步知机之首。但世难尚殷，情愿未遂，章表频修，滞怀不畅，许身於国，款诚莫表。致惑群后，贻虑公卿，辞旨纷纭，抑引重沓。不在同奖之例，未达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极。臣历观符瑞，候察天时，未有过於皇魏，逾於陛下。加以灵启圣姿，幼登天位，美咏侔於成康，道化逾於文景。方将振神纲以掩六合，洒玄泽以润八荒。况在秦陇荼炭之馀，直是老臣尽效之会。（《魏书·沮渠蒙逊传》，神中，遣尚书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贡上表，又见《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上疏於秃发利鹿孤

臣前遣奚念具披诚款，而圣旨未昭，复征臣弟。臣窃以为苟有诚信，则子不为轻；若其不信，则弟不为重。今寇难未夷，不获奉诏，愿陛下亮之。（《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书省繇务农

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猷，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力。（《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书伐秃发亻辱檀

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後光阐纯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亻辱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猃狁。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披甲胄，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亻辱檀犹未授首。亻辱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据彼重藩，请为臣妾。自西平以南，连城继顺。惟亻辱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书大赦

孤庶凭祖庙之灵，乾坤之，济否剥之运会，拯遗黎之荼蓼，上望扫清氛秽，下冀保宁家福。而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戮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洁，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六。）

◇又下书大赦

倾自春大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赋繁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予一人。」可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书伐乞伏暮末

乞伏墓末，频年失何，终日言笑，要当一举，剿其巢穴。（《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令尊礼刘丙

秘书郎中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光区内，可授玄处先生之号，拜以三老之礼，筑陆沈观於西苑以居之，躬往礼焉。（《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下令求贤

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雍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谠言，以自镜哉！内外臣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以匡孤不逮。（《晋书·载记·沮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四。）

◇沮渠茂虔

茂虔一作牧犍，蒙逊第三子，以元嘉十年袭位，改元永和。明年，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在位七年，为魏太武所执。

◇袭位上表

臣闻功以济物为高，非竹帛无以述德；名以当实为美，非谥号无以休终。先臣蒙逊西复凉城，泽忄詹昆裔，芟夷群暴，清洒区夏。暨运终有道，备大宋之宗臣；爵班九服，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贞节。考终由正，而请名之路无阶；懿迹虽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谨按谥法，克定祸乱曰武，善闻周达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勋光天府，标榜称迹，实兼斯义，辄上谥为武宣王。若允天听，垂之史笔，则幽显荷荣，始张无恨。（宋书·大且渠蒙逊传》，又《十六国春秋》九十五。）

◇百济国王庆（《魏书》作「馀庆」）

庆一作馀庆，馀毗子。元嘉末嗣位，大明二年，遣使上表。

◇遣使求除授表

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馀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馀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馀昆、行征虏将军馀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馀都、馀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矜、馀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馀流、靡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馀娄、并为建武将军。（《宋书·百济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魏献文帝表（按是时献文为太上皇）

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微应。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继仰之情，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馀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冀神垂感，皇灵洪覆，克达天庭，宣畅臣志，虽旦闻夕没，永无馀恨。

臣与高句丽源出夫馀，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以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馀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馀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後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

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且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昔唐尧至圣，致罚丹水；孟常称仁，不舍途詈。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将贻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馀，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後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沉於海，虽未委当，深怀愤恚。昔宋戮申舟，楚庄徒跣，鹞撮放鸠，信陵不食。克敌建名，美隆无已。夫以区区偏鄙，犹慕万代之信，况陛下合气天地，势倾山海，岂令小竖，跨塞天逵。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魏书·百济国传》，延兴二年，其王馀庆遣使上表。

◎倭国王武

◇遣使上表（升明二年）

封国偏远，作藩於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於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熏，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馀咸各假授，以劝忠节。（《宋书·倭国传》，升明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诃罗陀国王坚铠

◇遣使奉表

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国界。城郭庄严，清净无秽，四衢交通，广博平坦。台殿罗列，状若众山，庄严微妙，犹如天宫。圣王出时，四兵具足，导从无数，以为守卫。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珍贿无量，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游集，三乘竞进，敷演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万国交会，长江眇漫，清净深广，有生咸资，莫能销秽，阴阳调和，灾厉不行。谁有斯美，大宋扬都，圣王无伦，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物，平等忍辱，怨亲莫二，济乏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达，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洁，尽忠奉主，心无异想。

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诃罗陀国王名曰坚铠，今敬稽首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表此丹诚。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坚铠微蔑，谁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虽死犹生。仰惟大国，藩守旷远，我即边方藩守之一。上国臣民。普蒙慈泽，愿垂恩逮，等彼仆臣。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侮，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启，诚实可信。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愿自今以後，赐年年奉使。今奉微物，愿垂哀纳。（《宋书·夷蛮传》，西南夷阿罗陀国，元嘉七年，遣使奉表。）

◎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

◇遣使奉表

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道，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村邑聚落，次第罗匝，城廓馆宇，如忉利天宫，宫殿高广，楼阁庄严，四兵具足，能伏怨敌，国土丰乐，无诸患难。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庆无不利，处雪山阴，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净，周匝屈曲，顺趣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於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扬都，承嗣常胜，大王之业，德合天心，仁荫四海，圣智周备，化无不顺，虽人是天，护世降生，功德宝藏，大悲救世，为我尊主常胜天子。是故至诚五体敬礼，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稽首问讯。（《宋书·夷蛮传》，元嘉十年。）

◇又上表

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龙神等，恭敬供养，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出，眉间白蒙，普照十方，其白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雪，亦如月光，清净如华，颜色照耀，威仪殊胜，诸天龙神之所恭敬，以正奉宝，梵行众僧，庄严国土，人民炽盛，安隐快乐。城阁高峻，如乾他山，众多勇士，守护此城，楼阁庄严，道恭平正，箸种种衣，犹如天服，於一切国，为最殊胜吉。扬州城无忧天主，愍念群生，安乐民人，律仪清净，慈心深广，正法治化，共养三玉，名称远至，一切并闻。民人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礼。呵罗单跋摩以顶礼足，犹如现前，以体布地，如殿陛道，供养恭敬，如奉世尊，以顶著地，曲躬问说。

忝承先业，嘉庆无量，忽为恶子，所见争夺，遂失本国。今唯一心归诚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纫问讯大家，意欲自往，归诚宣诉，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命得存，亦由毗纫此人忠志，其恩难报。此是大家国，今为恶子所夺，而见驱摈，意颇忿惋，规欲雪复。伏愿大家听毗纫买诸铠仗袍袄及马，愿为料理毗纫使得时还。前遣邪仙婆罗诃，蒙大家厚赐，悉恶子夺去，启大家使知。今奉薄献，愿垂纳受。（《宋书·夷蛮传》，毗沙跋摩为子所篡夺，十三年又上表。）

◎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

◇遣使奉表

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於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宋书·夷蛮传》，元嘉五年。）

◎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也阿罗跋摩

◇遣使奉表

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礼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教化已周，人於涅，舍利流布，起无量塔，众宝庄严，如须弥山，经法流布，如日照明，无量净僧，犹如列宿。国界广大，民人众多，宫殿城郭，如忉利天宫。名大宋扬州大国大吉天子，安处其中，绍继先圣，王有四海，阎浮提内，莫不来服。悉以兹水，普饮一切，我虽在远，亦沾灵润。是以虽隔巨海，常遥臣属，愿照至诚，垂哀纳受。若蒙听许，当年遣信，若有所须，惟命是献，伏愿信受，不生异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诚，稽首敬礼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启，愿见信受，诸有所请，惟愿赐听。今奉微物，以表微心。（《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

◎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使奉表

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清净，犹如化城，宫殿庄严，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圣王出游，四海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国中众生，奉顺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施群生，无所遗惜。帝修净戒，执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沈溺，群僚百官，受乐无怨，诸天拥护，万神侍卫，天魔降伏，莫不归化。王身庄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雪，圣贤承业，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为殊胜。

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於海，其城四边，悉紫绀石，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子，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检，不犯道禁，臣名月爱，弃世王种。

惟愿大王圣体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隐。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山海遐隔，无由朝觐，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达，使主名尼也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宜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宋书·夷蛮传》，元嘉五年。）

卷六十二

◎释氏（一）

◎竺道生

道生，彭城人，师事法汰，初住龙光寺，隆安中入庐山，寻往长安，师事鸠摩罗什。义熙中南归，元嘉十一年卒。

◇答王卫军书

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为欣。檀越难旨甚要切，想寻必佳通耳。且聊试略取论意，以伸欣悦之怀，以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则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资彼之知理在我表，资彼可以至我，庸得无功於日进。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岂不以见理於外。非复全昧，知不自中，未为能照邪？（《广弘明集》二十一。）

◎释慧睿

慧睿，冀州人，游历诸国，还憩卢山。入关，受什公谘禀，後适京师，住乌衣寺，元嘉中卒。

◇喻疑

夫应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粗，应亦不一，影响理也。若以方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徒乖其圆，乃亦丧其方，故以备闻之悟，喻其所疑，疑非膏肓，庶必为治。若治所不至，喻复其如之何？并可详览往喻。昔汉室中兴，孝明之世，无尽之照，始得辉光此壤於二五之照，当是像法之初。自尔已来，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继而至，大化文言，渐得渊照边俗，陶其鄙倍。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下至法祖、孟详、法行、康会之徒，撰集诸经，宣畅幽旨，粗得充允视听。暨今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起之於亡师。及至苻并龟兹，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俱集。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後兴，兴之盛也。睿才常人鄙，而得厕对宗匠，陶译玄典，法言无日不闻，闻之无要不记。故敢依准所闻，寄之纸墨，以宣所怀。

什公云：大教兴世，五十馀年，言无不实，实无不益，益而为言，无非教也。实而为称，无非宝也。宝以如意为喻，教以正失为体。若能体其随宜之旨，则言无不深；若守其一照，则惑无不至。今此世界，以杂为名，则知本自离薄。本自离薄，则易为风波，风波易以动，不淳易为离。易动易离，故大圣随宜而进，进之不以一途。三乘杂化，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匮矣。但优劣在乎人，深浅在其悟。任分而行，无所臧否，前五百年也。此五百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日正法。後五百年，唯相是非，执竞盈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之，名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真言。斧戟实化，无择起於胸中，不救出自唇吻，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衅流於秦地，慧导之徒，遂不复信大品。既蒙什公入关，开托真照，般若之明，复得辉光末俗，朗兹实化，寻出法华。开方便门，令一实究竟，广其津途。欣乐之家，景仰沐浴，真复不知老之将至，而昙乐道人以偏执之见，而复非之。自毕幽途，永不可诲。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馀人，禅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於渐照。而排跋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金以莹明，显发可如，而复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经言阐提，真不虚也。此大法三门，皆有成证。

昔朱士行既袭真式，以大法为己任，於雒阳中讲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沙，寻求大法。既至于填，果得真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雒阳，出为晋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发之间，彼土小乘学者，乃以闻王云：「汉地沙门，乃以婆罗门书，惑乱真言。王为地主，若不折之，断绝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时朱士行乃求烧经为证，王亦从其所求，积薪十车，於殿阶下，以火焚之。士行临阶而发诚誓，若汉地大化应流布者，经当不烧；若其不应，命也如何？言已投之，火即为灭，不损一字。遂得有此《法华》正本於于填大国，辉光重壤，踊出空中，而得流此。此《大般泥洹经》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不便，而更改之。人情小惑，有慧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容书之家，忽然火起，三十馀家，一时荡然，写经人於灰火之中，求铜铁器物。忽见所写经本，在火不烧，及其所写一纸，陌外亦烧，字亦无损，馀诸巾纸，写经竹筒，皆为灰烬。

此三经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门，无极真体，皆有神验，无所疑也。什公时虽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问佛之真主，亦复虚妄，积功累德，谁为不惑之本。或时有言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业，众生有真性。虽未见其经证明评量，意便为不乖，而亦曾问此土。先有经言：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此当云何？答言，《法华》开佛知见，亦可皆有为佛性；若有佛性，复何为不得皆作佛邪？但此《法华》所明，明其唯有佛乘，无二无三，不明一切众生，皆当作佛。皆当作佛，我未见之，亦不抑言无也。若得闻此正言，真是会其心府，故知闻之，必深信受，同吾之肆学正法者，小可虚其衿带，更听往喻，如三十六国著小乘者，亦复自以为日月之明，无以进於己也。而大心寥朗，乃能鄙其狂而偏执，自贻重罪，慧导之非大品，而尊重三藏，亦不自以为照不周也。昙乐之非《法华》，凭陵其气，自以为是天下悠悠，唯己一人，言其意亦无所与让。今疑《大般泥洹》者，远而求之，正当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不通真照，真照自可照其虚妄，真复何须其照，一切众生，既有伪矣。别有真性，为不变之本，所以陶练既精，真性乃发。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虚妄，虚妄既尽，法身独存，为应化之本，应其所化能成之缘。一人不度，吾终不舍，此义始验，复何为疑邪？若於真性法身而复致疑者，恐此邪心，无处不惑，佛之真我。尚复生疑，亦可不信佛有正觉之照，而为一切种智也。般若之明，自是照虚妄之神器，复何与佛之真我。法身常存，一切皆有佛之真性，真性存焉，学不越涯，成不乖本乎？而欲以真照无虚言，言而亦无佛我，亦无泥洹，是邪见也。但知执此照惑之明，不知无惑之性，非其照也。为欲以此诬罔天下，天下之人，何可诬也。所以遂不关默，而骤明此照者，是借一肆之上，而有铄金之说。一市之中，而言有虎者三。易惑之徒，则将为之所染，皆为不救之物，亦不得已而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岂其好明人罪邪？实是蝮蛇螫手，不得不斩，幸有深识者，体其不默之旨，未深入者，寻而悟之，以求自清之路。如其已不可喻，吾复其如之何？（《释藏》迹五。）

◎昙无谶

昙无谶，中天竺人，幼出家，以道术惧诛，奔龟兹，後归沮渠蒙逊。至宋元嘉十年，请西行，蒙逊遣刺客杀之。

◇水赞

大王惠泽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释藏》辇五，又百四。）

◎释道朗

道朗，北凉玄始中沙门。

◇大涅经序

《大般涅》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其为体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无穷之内，任运而动，见机而赴，任运而动，则乘虚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见机而赴，则应万形而为像，即群情而设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虑，教弥天下，情不在己。厕流尘蚁而弗下，弥盖群圣而不高，功济万化而不恃，明逾万旦而不居。浑然与太虚同量，泯然与法性为一。夫法性以至极为体，至极则归於无变，所以生灭不能迁其常。生灭不能迁其常，故其常不动。非乐不能亏其乐，故其乐无穷。或我生於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数，故至我越名数而非无；越名数而非无，故能居自在之圣位，而非我不能变。非净生於虚净，故真净水镜於万法。水镜於万法，故非净不能渝。是以斯经解章，叙常乐我净，为宗义之林，开究玄致，为涅之源，用能阐秘藏於未闻，启灵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瘭疽，拔无闲之疣赘。阐秘藏，则畅群识之情。审妙义之在已；启灵管，则悟玄光之潜映。神珠之在体。然四重无间，诽谤方等。斯乃众患之《疒干》瘠，疮疣之甚者，故《大涅《疒干》》以无疮疣为义名，斯经以《大涅《疒干》》为宗目。宗目举，则明统摄於众妙，言约而义备。义名立，则照三乘之优劣，至极之有在。然冥化无朕，妙契无言，任之冲境，则理不虚运。是以此经开诚言为教本，广众喻以会义，建议法以涉初，睹秘藏以穷源，畅千载之固滞，散灵鹫之馀疑。至於理微幽蟠微於微者，则诸菩萨弘郢匠之功，旷舟船之济，清难云构，翻覆周密，由使幽途融坦，宗归豁然。是故诵其文而不疲，语其义而不倦，甘其味而无足，饣食其音而不厌，始可谓微言兴咏於真丹，高韵初唱於赤悬，梵音震响於聋俗，真俗巨曜於今日。而寡闻之士，偏执之流，不量愚见，敢评大圣。无涯之典，遂使是非兴於争论，讥谤生於快心，先觉不能返其迷，众圣莫能移其志。方将沉弊八邪之网，长沦九流之渊，不亦哀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竺沙门昙摩识者，中天竺人，婆罗门种，天怀秀拔，领鉴明邃，机辨清胜，内外兼综，将乘运流化，先至敦煌，停止数载。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潜著，建隆王业，虽形处万机，每思弘大道，为法城堑。会开定西夏，斯经与谶自远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兹之遇哉。谶既达此，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唯恨梵本分离，残阙未备耳。余以庸浅，预遭斯运，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试标位，叙其宗格，岂谓必然窥其宏要者哉。

此经梵本正文三万五千偈，於此方言数减百万言。今数出者一万馀偈。如来去世，後人不量愚浅，抄略此经，分作数分，随意增损，杂以世语。缘使违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案当有脱误。）虽然犹胜馀经，足满千倍，佛涅後初四十年，此经於阎浮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四十年後，隐没於地。至正法欲灭馀八十年，乃得行世，雨大法雨。自是已後，寻复隐没，至於千载，像教之末，虽有此经，人情薄淡，无心敬信，遂使群邪竞辨，旷塞玄路，当知遗法将灭之相。（《释藏》迹八。）

◎释道才延

道才延，北凉沙门，终於宋。

◇阿毗昙毗婆沙论序

《毗婆沙》者，盖是《三藏》之指归，九部之司南。司南既准，则群迷革正；指归既定，则邪轮辍驾。自释迦迁晖，六百馀载，时北天竺有五百应真，以为灵烛久潜，神炬落耀，含生昏丧，重◆方始。虽前胜迦旃延撰《阿毗昙》以拯颓运，而後进之贤，寻其宗致。儒墨竞构，是非纷如。（一作「纷然」。）故乃澄神玄观，搜简法相，造《毗婆沙》，抑止众说。或即其殊辩，或标之铨评，理致渊旷，文略（一作「文蹄」。）艳博，使西域胜达之士，莫不资之以镜心，鉴之以朗识。而冥澜（一作「溟澜」。）潜洒，将洽殊方。然理不虚运，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者，天怀遐廓，标诚冲寄。虽迹缠纷务，而神栖玄境，用能丘壑廓庙，馆第林野，是使渊叟投竿，岩逸来庭，息心升堂，玄容（一作「客」。）入室，诚诣既著，理感不期。有沙门道泰，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博关奇趣，远参异言。往以汉土方等既备，幽宗粗畅，其所未练，唯三藏九部，故杖策冒险，爰至葱西。综览梵文，义承高旨，并获其梵本十万馀偈。既达凉境，王即欲令宣译。然惧环（一作「寰」。）中之固，将或未尽，所以侧席虚襟，企瞩明胜。时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周流敷化，会至凉境，其人开悟渊博，神怀深邃，研味钻仰，逾（一作「喻」。）不可测。遂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於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馀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王亲屡回御驾，陶其幽趣，使文当理诣，片言有寄。至丁卯岁七月，上旬都讫，通一百卷。会凉城覆没，沦湮遐境，所出经本，零落殆尽。今凉王信向发中，探练（一作「探深」。）幽趣，故每至新异，希（一作「忄希」。）仰奇闻，其年岁首，更写已出本六十卷，令送至宋台。宣布未闻，庶令日新之美，敞於当时；福祚之兴，垂於来叶。扌延以微缘，豫参听末。欣遇之诚，窃不自默，粗列时事，以贻来哲。（《释藏》宫一，又迹十。）

◎释慧通

慧通俗姓刘，沛人，住冶城寺。

◇驳顾道士夷夏论（并书）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顾生之论，昭如发蒙；见辨异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辞丰义显，文华情奥。每研读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谓洪笔之君子，有怀之作也。然则察其指归，疑笑良多，譬犹盲子采珠，怀赤菽而反，以为获宝。聋宾听乐，闻驴鸣而悦，用为知音。斯盖吾子夷夏之谈，以为得理，其乖甚焉。见论引道经，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馀淆杂，并淫谬之说也，而别称道经，从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创，宁为真典，庶更三思，傥祛其惑。

论云：孔老非佛，谁则当之，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经云：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实犹吾子见理未弘，故有所固执。然则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祸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虽道，小成易习，自往古而致叹，非来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凿者众。或述妖妄，以回人心；或传淫虐，以振物性。故为善者寡，染恶者多矣。仆谓绅之饰，罄折之恭，殒葬之礼，斯盖大道废之时也。仁义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伪日滋。圣人因禁之以礼教，制之以法度，故礼者忠信之薄，取乱之首也。既失无为，而尚有为，宁足加哉。夫翦发之容，狐蹲之敬，永沉之俗，仆谓华色之不足吝，货财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谓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乃翦发玄服，损财去世，让之至也。是以泰伯无德，孔父嘉焉，斯其类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从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肃，至教之齐严。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征？故夫凶鬼助恶，强魔毁正，子之谓矣。譬犹持瓢以减江海，侧掌以蔽日月，不能损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犹淳，无假礼教，而能缉正，弗施刑罚，而能自治，死则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至无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风，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义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车。夫有识闻之，莫不莞尔而笑。仆谓天道弗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人无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则圣人神鉴，靡所不通，智照宁有不周，而云指其专一，不能兼济。譬犹灵晖朝觏，称物纳照，时风夕洒，程形赋音。故形殊则音异，物异则照殊。日不为异物而殊照，风不为殊形而异音，将知其日一也，其风一也，禀之者不同耳。吾子以为舟车之喻，义将焉允？然夫大教无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导人俱致，在戎狄以均响，处胡汉而同音，圣人宁复分地殊教，隔宇异风，岂有夷邪？宁有夏邪？昔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也，转为蚊虻孤犊之声，於是奋耳掉尾，蹀躞而听之。今吾子所闻者，盖蚊虻之音也。夷夏之别，斯旨何在？又云，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语默之别。至於宗庙享祀，祫皇考。然则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烟香夕台，韵法晨宫，礼拜忏悔，祈请无辍。上逮历劫亲属，下至一切苍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测也。夫国赀民为本，君恃民而立，国之所以宁，民之力也。推如来谈，似为空设。又云：刻船桑门，守株道士，空争大小，互相弹射，披抚华论，深释久滞。寻文求义，於何允归？夫外道淫奔，弥龄积纪，沉晦弗迁，沦惑宁反，游涉墟乡，泛越廛落，公因圣术，私行淫乱。得道如之，何斯可耻？昔齐人好猎，家贫犬鹿，穷年驰骋，不获一兽，於是退而归耕。今吾子有知，归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隐，小成互起，辩讷相倾，执与正之。夫正道难毁，邪理易退，譬若轻羽在高，遇风则飞，细石在谷，逢流则转。唯泰山不为飘风所动，磐石不为疾流所回。是以梅李见霜而落叶，松柏岁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术，触正便挫，子为大道，谁为小成？想更论之，然後取辩。若夫颜回见东野之驭，测其将败；子贡观邾鲁之风，审其必亡，子何无知？若斯之甚，故标愚智之别，撰贤鄙之殊，聊举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无生之教赊，无死之教切。斯盖吾子聪辩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则泥洹灭度之说，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将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长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将届，故谓之切，其殊切乎？谚曰：「指南为北，自谓不惑；指西为东，自谓不蒙。」子以必死为将生，其何反如之？故潜居断粮，以修仙术。仆闻老氏有五味之戒，而无绝谷之训矣。是以蝉蛾不食，君子谁重？蛙蟒穴藏，圣人何贵？且自古圣贤，莫不归终。吾子独云不死，何斯滥乎？故舜有苍梧之坟，禹有会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两楹之梦，曾参有启足之辞，颜回有不幸之叹。子不闻乎，岂谬也哉？昔者有人未见麒麟，问常见者曰：「麟何类乎？」答曰：「麟如麟也。」问者曰：「若尝见麟，则不问也。而云麟如麟，何邪？」答云：「麟，の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乃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而悟。今吾子欲见麟邪，将不见告。

又云：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仆谓老教指乎五千，过斯已外，非复真籍。而道文重显愈深，疑怪多是，虚托妍辞，空称丽句。譬周人怀鼠以贸璞，郑子观之而且退，斯之谓矣。寻此而言，将何克允？又云：残忍刚复，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至矣。故《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文，故人所以敷行诫籍。显著文教，将为愚瞽之故，非为贤哲之施矣。违之者必凶，顺之者必吉。夫强梁刚愎之人，下愚之类也。大教慈愍，方便为之，将非虚邪？学文邪？慈柔虚受，仆谓宜空谈。今学道反之，陈黄书以为真典，佩紫录以为妙术。士女无分，闺门混乱。或服食以祈年长，或淫姣以为瘳疾。慈柔之论，於焉何托？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为大患，吾子以躯为长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谈，以何为辩？又云：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领解，犹虫宣鸟聒，何足述效？仆谓饵辛者不知辛之为辛，而无羡於甜香；悦臭者不觉臭之为臭，而弗耽椒兰，犹吾子沦好淫伪，宁有想於大法。夫圣教妙通，至道渊博，既不得谓之为有，亦不得谓之为无。无彼我之义，并异同之说矣。夫言犹射也，若之离弦，非悔恨所及。予将慎言乎，而云虫喧鸟聒，意则何依？近者孙子猖狂，显行无道，妖淫丧礼，残逆废义，贤士同志而已。愚夫辄为回心，奸侍盈室，恶侣填门，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苦之怨。夫天道损盈，鬼神福谦，然後自招沦丧。（《弘明集》七。）

◎释僧愍

僧愍，建业寺僧。

◇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

昔维摩者，内乘高路，功亮事外，龙隐人间，志扬渊海，神洒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迹临西土，协同幽唱。若语其灵变也，则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语其真照也，则忘虑而幽，凝言绝者也。如此之人，可谓居士，未见君称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阳之日未曜，无明之云未晴，永冥之风未息，夜游之迷未旋。君既解犹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贫道遥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据。然此虽大法之浅号，而亦未易当矣。省君《夷夏论》，意亦具照来心。贫道践学天坛，希嘱兹况。而此所论者，才无玩文之丽，识无鉴幽之效，照无寸光，泽无露润，万途所阙，有何义哉？而复内秉茫思，获心暗计，轻弄笔墨，仰卜圣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论深浅为异，或说神邦优劣，或毁清正宾实。夫苦李繁予而枝折，栾大谬唱而受枭，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贤之远匠矣。今将示君道佛之名义异也。夫佛者是正灵之别号，道者是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据万神之宗，道则以仙为贵，佛用漏尽为研，仙道有千岁之寿，漏尽有无穷之灵。无穷之灵，故妙绝杳然；千岁之寿，故乘龙御云。御云乘龙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灵者，常乐永净也。若斯者，故能璇玑并应，迹临王城，宫疏绕阙，细委重轩。故放彼万国，誓越三空，龙飞华馆，整驾道场。於是初则唱於鹿苑，次则集於天宫，中则播於灵鹫，後则扇於熙连。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寝晖，华轩四盖，梵驾天垂。九天齐歌，群仙悟机，敢预有缘，莫不云会归焉。唯有周皇边霸，道心未兴。是以如来使普贤威行西路，三贤并导东都。故经云：「大土迦叶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诡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缘既尽，回归天竺，故有背关西引之邈，华人因之作《化胡经》也。致令寡见之众，咏其华焉。君未详幽旨，辄唱老佛一人乎？闻大圣现儒林之宗，便使周、孔、庄、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邪？便当五道群品，无非是佛，斯则是何言欤？真谓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披发，南有翦发文身，姬孔施礼於中，故有夷夏之别。戎华者，东尽於虚境，西则穷於幽乡，北则吊於冥表，南则极乎牢阎，如来扇化中土，故有戎华之异也。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来有超俗之宪。雅正制，故有异於四夷；超俗，宪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宪加周孔，故老子还西。老子还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逾增其迷。夫正礼叵易，真法莫移，正礼叵易，故泰伯则於吴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则东流而无改。缘整服，故令裸壤玩裳；法无改，故使汉贤落发；玩裳，故使形逼中夏。落发，故使仰齐西风。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远齐西风，故使近见者莫不信也。若谓圣轨无定，应随方异者，泰伯亦可裸步江东，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虽复方类不同，圣法莫异。君言义将安取者，谓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为正，佛以空空为宗，老以太虚为奥，佛以即事而渊。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缘合而生，道以符章为妙，佛以讲导为精。太虚为奥，故有中无无，矣；即事而渊，故触物斯奥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缘令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为妙，故道无灵神矣。讲导为精。故研寻圣心矣。有中无无故道则非大也。触物斯奥，故圣路遐旷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劳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无灵神，故倾颜何求也。研寻圣心，故沙门云兴也。尔乃故知道经则少而浅，佛经则广而深；道经则甚而秽，佛经则弘而清。道经则浊而漏，佛经则素而贞。道经则近而暗，佛经则远而明。君染服改素，实参高风也。首冠黄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顶者，莫非华风也。贩符卖者，天下邪俗也。搏颊扣齿者，倒惑之至也。反缚伏地者，地狱之貌也。符章合气者，奸狡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穷也。斯则明暗已显，真伪已彰。君可整率匹侣，徊涉清衢，贫道雅德内顾，同奉圣真，岂有恶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弘明集》七。）

卷六十三

◎释氏（二）

◎求那跋陀罗

求那跋陀罗，译言功德贤，中天竺人，号摩诃衍。元嘉十二年泛海至广州。文帝迎住祇洹寺，後从谯王之荆州，孝建中住中兴寺，泰始四年卒，年七十五。

◇奉书父母

若专守外道，则虽还无益；若归依三宝，则长得相见。（《释藏》辇六，又百四。）

◎释慧观

慧观俗姓崔，清河人，初谘慧远，北访罗什。元嘉中，终京师道场寺。

◇法华宗要序

夫本际冥湛，则神根凝一；涉动离淳，则精粗异陈。於是心辔竞策，尘想争驰，翳有浅深，则昏明殊镜。是以从初得佛，暨於此经，始应物开津，故三乘别流。别流非真，则终期有会。会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无上，故谓之妙法。颂曰：是乘微妙，清净第一，於诸世间，最无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拟之有像，像之美者，莲华为上；莲华之秀，分陀利为最。妙万法而为言，故喻之分陀利。其为经也，明发蒙不可以语极，释权应之所由；御终不可以秘深，则开实以显宗致。权应既彰，则局心自废；宗致既显，则真悟自生。故能令万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会而为一，乘之始也。觉慧成满，乘之盛也，灭景澄神，乘之终也。虽以万法为乘，然统之有主，举其宗要，则慧收其名。故经以真慧为体，妙一为称。是以释迦玄音始发，赞佛智甚深，多宝称善，叹平等大慧。颂曰：为说佛慧故，诸佛出世间。唯此一事实，馀二则非真。

然则佛慧乃一之正实，乘之体成，妙之至足，华之开秀者也。虽寄华宣微，而道玄像表，称之曰妙，而体绝精粗。颂曰：是法不可示，言词相寂灭。二乘所以息虑，补处所以绝尘，唯佛与佛，乃能究尽。故恒沙如来，感希声以云萃；已逝之圣，振馀灵而现证。信佛法之奥区，穷神之妙境，其此经之谓乎！此经之谓乎！

观少习归一之言，长味会通之要。然缅思愈勤，而幽旨弥潜，未尝不面灵鹫以遐想，临词句而增怀，谅由枝说差其本，谬文乖其正也。有外国法师鸠摩罗什，超爽俊迈，奇悟天拔，量与海深，辩流玉散，继释踪以嗣轨，秉神火以霜烛，纽颓网於将绝，拯漂溺於巳沦。耀此慧灯，来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馀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梵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过半。虽复霄云披翳，阳景俱晖，未足喻也。什犹谓语现而理沈，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虽冥扉未开，固已得其门矣。夫上善等润，灵液尚均。是以仰感嘱累，俯慨未闻，故采述旨要，流布未闻，庶法轮遐轸，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畅一乘，故序之云尔。（《释藏》迹八。）

◇修行地不净观经序

夫禅典之妙，盖是三乘之所游；反迷悟惑者，托幽途以启真城。堑三业之固宅，广六度以澄神，散结贼於旷野，研四变以游心，焰三慧为炬明，浪中源以殊分。金刚戟以练魔定慧相和，以测真如。是智依定则痴妄亏而霄落，定由智则七渊湛然而清。清融九服，则玄庭有阶，阶级相乘，则钅卢冶成妙义之本。本之有方，寻根传训，则冥一俱当。虽利钝有殊，济苦一量。若契会同趣，则圣性同照。圣性同照，则累患永辽。故知禅智为出世之妙术，实际之义标也。夫禅智之为道，言约理备，究析中道，对治万法，善恶相乘，迭转孰止，互有废兴，馆窥匠彻，略位其宗，以揆大方，异世同文。上圣为慈悲之主，留法藏於千载，示三乘之轨辙，知会通之至阶。汰粗奉於曩劫，曲成众艳之灵，密典相传以至今，接有缘以八背。未始失其会，随机犹掌回，所谓澹智常寂，而不失照。虽万机寂化一用，故能穷诸法宝，拟想玄扉。游志妙极，蹑神光於无间者哉。禅典要密，宜对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则枝寻不全。群盲失旨，则上慢幽昏，可不惧乎？若能审其本根，冥训道成，实观会古，则万境齐明，冲途豁尔而融，体玄象於无形。然後知凡圣异流，心行无边。然弃本寻条之士，各以升降小异，俱会其宗。遂迷穴见隅，变其津途，昏游长夜，永与理隔，不亦哀哉。自顷来禅，训实鲜）得其中，每以殊形难保，迁动不常，便启诚三宝，搜求玄要，依四百论，扣其关旨。会遇西来宗匠，综习大法，寻本至终，冥隅一开，千载之下，优昙再隆，可不欣乎？遂乃推究高宗承嗣之范，云佛涅盘後，阿难曲奉圣旨，流行千载，先与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传与舍那婆。斯此三应真，大愿弘覆，冥构於昔。神超事外，慈在宁济，潜行救物，偶会无差。佛在世时，有外学五通仙人，往至佛所，请求出家，乘俗高胜，志存远寄，便言若我入道，智慧辨才，与身子等者。尔乃当於至尊法中，修习梵行。佛知其本根，於後百年，当弘大事，便答仙人。汝今出家，智慧浅薄，不及身子，仙人即退。後百年中，其人出世，奇识博达，遇物开悟，遂出家学道，寻得应真。三明内照，六通远振，辩才无碍，摧诸异论。所度人众，其量无边，於诸法藏，开托教文。诸贤遂见，乃有五部之异。是化运有方，开彻有期，五部既举，则深浅殊风，遂有支派之别，既有其别，可不究本，详而後学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一部典，名为《具足清净法场》，传此法至於宾，转至富若蜜罗，富若蜜罗亦尽诸漏，具足六通，後至弟子富若罗，亦得应真。此二人於宾中，为第一教首。富若蜜罗去世已来五十馀年，弟子去世二十馀年，昙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谘得高胜，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宾，为第三训首。有於彼来者，亲从其受法教诲，见其涅，其涅盘时遗教言，我所化人众数甚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罗所训为教师者十五六人，如今於西域中炽盛教化受学者众。昙摩罗从天竺来，以是法要传与婆陀罗，婆陀罗传与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愍此旃彤无真习可师，故传此法本。流至东州，亦欲使了其真伪，途无乱辙，成无虚构，必加厚益。斯经所云：开四色为分界，一色无量缘宗归部律，则发趣果然，其犹朝阳晖首，万类影旋，师子震吼，则众兽伏焉。圣王轮宝，诸雄悚然，览斯法界，廓清虚津。入有不惑，处无不沈。自非道起群方，智鉴玄中，孰能立无言之辩，於灵沼之渊，寄言述於先觉之林，可谓无名於所名，而物无不名；无形於所形，而物无不形，无事於所事，而物无不事者哉。（《释藏》迹九。）

◇胜经序

胜《经》者，盖方广之要路，超升之洪轨。故其为教也，创基覆篑，而云峰已构；冲想一兴，而渊悟载豁。言逾常训，旨越旧篇，故发心希圣，而神仪曜灵，归无别章，而叹德斯备。诚感声发，而尊号响集。然後勒心切戒，旷志僧那，善摄靡遗，大乘斯御，驰轮幽辙，长驱永路，期运克终，诞登玄极，玄极无二，故万流归一，故曰二乘皆入一乘。所谓究竟第一义乘，一诚无辨，而义有区分，名曰义生，故称谓屡转，三五之兴，盖由此也。尔其奥也，穷无始之前，以萌解惑之本，究来际之味，挹泥洹之妙。文寡义丰，弥纶群籍。宇宙不足以拟其广，太虚不能以议其量，渊兮其不可测也，廓兮其不可极也。将求本际之源，追返流之极者，必至於此焉。司徒彭城王，殖根遐劫，龙现兹生，依迹上台，协赞皇极，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闻斯幽典，诚期愈旷。凡厥道俗，莫不响悦，请外国沙门求那跋陀罗，手执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节，通悟息心。释宝云译为宋语，德行诸僧慧严等一百馀人，考音详义，以定厥文。大宋元嘉十三年岁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转梵轮，讫於月终。公乃广写云布，以泽未洽，将兴後世同往高会道场，故略叙法要，以染同慕之怀云。（《释藏》迹九。）

◎释僧馥

僧馥，醴泉人，住道场寺，与慧观同时。

◇菩提经注序

夫万法无相，而有二谛，圣人无知，而有二名。二谛者，俗也、道也。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者，权也、智也。二名以语默为称，二谛以缘性为言。缘性两陈，而其实不乖；语默诚异，而幽旨莫二，故《般若经》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见缘起为见法也。《菩提经》者，诸佛之要藏，十住之营统。其文虽约，而义贯众典；其旨虽玄，而晓然易览，犹日月丽天，则群像自朗，示之一隅，则三方自释也。经之为体，论缘性，则以二谛为宗。语玄会，则以权智为主。言菩提，则以无得为玄。明发意，则以冥期为妙，婉约而弘深，莫不备矣。耆婆法师入室之秘说也。亲承者寡，故罕行於世，家师顺得之於始会。余虽不敏，谬闻於第五十，性疏多漏，故事语而书绅。岂曰注解，自贻来哂。庶同乎我者，领之文外耳。（《释藏》迹九。）

◎释慧琳

慧琳本姓刘，秦郡秦县人，出家，住冶城寺。元嘉中，朝廷大事皆与议，有《孝经注》一卷，《庄子·逍遥游篇注》一卷，集九卷。

◇均善论

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筌，聪睿迪哲，何负於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途，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学访其所以不逮云尔。

白曰：「释氏所论之空，与老氏所言之空，无同异乎？」黑曰：「异。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安得同乎。」白曰：「释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仪灵长於宇宙，万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也。今构群材以成大厦，罔专寝之实，积一豪以致合抱，无檀木之体，有生莫俄顷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兴灭无常，因缘无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难据於事用，吾以为误矣。」白曰：「所言实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变之理，交於目前，视听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场，重之以轻异学，诚未见其渊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实远。夫情之所重者虚，事之可重者实。今虚其真实，离其浮伪，爱欲之惑，不得不去。爱去而道场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晓也。」白曰：「今析豪空树，无（缺）垂荫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明无常增其忄曷荫之情，陈若偏笃其竞辰之虑。贝锦以繁采发辉，和羹以盐梅致旨，齐侯追爽鸠之乐，燕王无延年之术，恐和合之辩，危脆之教，正足恋其嗜好之欲，无以倾其爱竞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绝於诸华，坟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辞，川树积小之咏，舟壑火传之谈，坚白唐肆之论，盖盈於中国矣，非理之奥，故不举以为教本耳。子固以遗情遗累，虚心为道，而据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间乎。」黑曰：「周、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馀殃之罚，报效止於荣禄，诛责极於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群生不足胜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指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无不覃，先觉翻翔於上世，後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纤介之异，勤诚者不睹善救之貌，笃学者弗克陵虚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觌不朽之质。苟於事不符，宜寻立言之指，遗其所寄之说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斩以诱之。夺此俄顷，要彼无穷，若弗勤春稼，秋穑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虑者，长沦於九泉之下矣。」白曰：「异哉！何所务之乖也。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长迷於幽都，永谬滞於昧谷。辽辽闽、楚，其可见乎。所谓积渐者，日损之谓也。当先遗其所轻，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岂得以少要多，以粗易妙，俯仰之间，非利不动，利之所荡，其有极哉。乃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兴靡废之道，单九服之财，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劝化之业，结师党之势，苦节以要厉精之誉，护法以展陵竞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黑曰：「三游本於仁义，盗跖资於五善，圣迹之敝，岂有内外。且黄、老之家，符章之伪，水祝之诬，不可胜论。子安於彼，骇於此，玩於浊水，违於清渊耳。」白曰：「有迹不能不敝，有术不能无伪，此乃圣人所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论。」黑曰：「释氏之教，专救夷俗，便无取於诸华邪？」白曰：「曷为其然。为则开端，宜怀属绪，爱物去杀，尚施周人，息心遗荣华之愿，大士布兼济之念，仁义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为累耳。」黑曰：「子之论善殆同矣，便事尽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极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请尝言之。夫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故甘辞兴於有欲，而灭於悟理，淡说行於大解，而息於贪伪。是以示来生者，蔽亏於道、释不得已，杜幽暗者，冥符於、姬、孔闭其兑。由斯论之，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者未必远，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殊途同归者，不得守其发轮之辙也。（《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

◇龙光寺竺道生法师庆（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师卒於庐山。呜呼哀哉！善人告尽，追酸者无浅；含理云灭，如惜者又深。法师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广戚县令，幼而奇之，携就法汰法师，改服从业。天资聪茂，思悟夙挺。志学之年，便登讲座。於时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穷辞挫虑，服其精致，鲁连之屈田巴，项托之抗孔叟，殆不过矣。加以性静而刚烈，气谐而易遵。喜舍以接诱，故物益重焉。中年游学，广搜异闻，自杨徂秦，登庐蹑霍。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畅斯旨，究举其奥。所闻日优，所见逾赜。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则愚化。是以征明责实，惑於虚诞。求心应事，芒昧格言。自胡相传，中华承学，未有能出期诚者矣。乃收迷独运，存履遗迹。於是众经云披，群疑冰释。释迦之旨，淡然可寻。珍怪之辞，皆成通论。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领元心，於此为易矣。物忌光颖，人疵贞越，怨结同服，好折群游。遂垂翼敛趾，销影岩穴，遵晦至道，投迹愚公。登舟之迹，有往无归。命尽山麓，悲兴寰畿，呜呼哀哉。

泗汴之清，吕梁之峻，唯是淑灵，育此明俊。如草之兰，如石之瑾，匪曰薰雕，成此芳绚。爰初志学，服膺元迹，经耳了心，披文调策。弱而登讲，靡章不析，善以约言，弗尚辞忄画。有识钦承，厌是钩赜，中年稽教，理洗未尽。用是游方，求诸渊隐，虽遇殊闻，弥觉同近。途穷无归，回辕改轸，芟夷名迹，阐扬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晓，若出朝离，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矫，易之牛马，庄之鱼鸟。孰征斯实，弗迷斯道，淹留兹悟，告子晦言。道诚在斯，群听咸播，不独抵峙，诮毁多闻。予谓无害，劝是宣传，识协贞诚，见诲浮喧。默荫去大，弭此腾口，增栖成英，逸篁薮。遁思泉源，无阂川阜，庶乘间托，曰仁曰寿。命也有悬，曾不永久。兰荪连类，气伤於偶。呜呼哀哉，爰念初离，三秋告暮，风肃清流，云高林素。送别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凄凄情顾。熟在隐沦，各从沿溯。是长乖，异成永互。呜呼哀哉，溯来风之绝响，送行云之莫因。缅三冬其已谢，转献岁於此春。听阳禽之悦豫，瞩神气之氤氲，念庠序於兹月，信习业之嘉辰。隐讲堂之空觌，恻高座之虚闻。叹因事以矜理，悲缘情以怀人。呜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顺可推，理不湮灭，庶或同归。申夭可略，情念可遗。短章无布，聊以写悲。呜呼哀哉。（广弘明集二十六。）

◇武丘法纲法师诔（并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纲法师卒。呜呼哀哉！夫峭立方矫，既伤於通任；卑随圆比，又亏於刚洁。山居协枯槁之弊，邑止来嚣湫之患。酌二情而简双事者，法师其有焉。少游华京，长栖幽麓，乐志入出，乘情去来，渎厌人流，就间於木石；郁寂邱壑，求欢於物类。人以为无特操，我见其师诚矣。天性肤敏，陶渐风味，从容情理，赏托文义。交游敦亮尽之契，进趣慕复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缨之累早绝，抗迹神疆，丹墀之阂夙判。况乃桑门矫拂之迹，徒倚伏之数者哉！昔因邂逅，倾盖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群萃，布怀舒愤，以寄当年。遂携手游梁，比翼栖邓，餐风灵岫，挹道元津。比乐齐宴，千载一时。自林倾鸟散，奄忽盈纪。子薄高柯，予沦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别。东澜弗复，西景莫收，致尽川征，归骨曾丘。呜呼哀哉！诔曰：

厥族氏殷，实汤之裔，荣声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闵凶，宗无缌ㄙ。慈姑经营，托是养卫。爰逮三五，聪韵特挺，双奇比秀，偶罗齐颖。志陋中区，思擢神境。脱落生近，耽慕缘永。既遵元辙，洞晓名迹。仁义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会适。弗依朱扇，考止严壁。来不濡足，去不绝翮。颉颃升萃，进退损益。予恶浮波，尔能即心。俱翔道泽，同集德林。齐拂和风，共聆元音。自宫徂国，在目在襟。往化绵邈，遗思沉吟。亦既离逖，天道明晰。尔出旧山，予反遐裔。庶乘和运，同荫共憩。寒灰弗烟，落叶离缀。暌愿莫从，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风怀掩翳。呜呼哀哉，元冬凄冽，江浒萧条。寒风幕。飞霰入艘，命有近止。归途尚遥，悯悯即尽。寂寂哀号，孤旅如薄，均化无褒。呜呼哀哉，怀游居之虎邱，悼冥灭之庐岭。惟采录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情飘飘於双恋，思缠绵於两省。何绸缪兮无极，心所存兮臆，阅严冬兮已谢，藉隆暑兮既息。四运纷其回，情期以长匿。苟来缘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恻。呜呼哀哉。（《广弘明集》二十六。）

◎释僧镜

镜姓焦，记称焦镜，自陇西来吴，住定林寺。元嘉中会稽法师，元岳中卒。

◇後出杂心序

昔如来泥洹之後，於秦汉之间，有尊者法胜，造《阿毗昙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为十品。後至晋中兴之世，复有尊者达摩多罗，更增三百五十偈，以为十一品，号曰《杂心》。十品篇目，仍旧为名，唯别立择品篇，以为异耳。位序品次，依四谛为义，界品直说法相，以拟苦谛，行业使三品，多论生死之本，以拟集谛。贤圣所说，断结证灭之义，以拟灭谛。智定二品，多说无漏之道，以拟道谛。自後诸品，杂明上事，更无别体也。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岁，有外国沙门，名曰三藏，观化游此。其人先於大国综习斯经，於是众僧请令出之，即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长干寺，集诸学士法师云公译语。法师观公笔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讫。镜以不才，谬预听末，虽思不及玄，而时有浅解。今谨率所闻，以示後生，至於折中，以俟明哲，於会稽始宁山徐支江精舍撰记。（《释藏》迹十。）

◎释道温

道温俗姓皇甫，安定朝那人，师事远公，入宋，至大始初卒。

◇列言秣陵县

皇太后睿鉴冲明，圣符幽洽，涤思净场，研衿至境。固以声藻宸内，事灵梵表，跃创思熔斫，抽写神华，模造普贤，采仪盛像。宝倾宙珍，妙尽天饰，所设斋讫。今月八日，亲会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数无盈减，转经将半，景及昆吾，忽睹异僧。预於座内，容止端严，气貌秀发，举众惊嗟，莫有识者。斋主问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来自天安。」言对之间，倏然不见。干席悚魂，遍筵肃虑，以为明祥所贲。幽应攸阐，紫山可觌，华台不远。盖闻至诚所感，还景移纬，澄心所徇，发石开泉。况帝德涵运，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畅冥外。故上王盛士，克表大明之朝；劝发妙身，躬见龙飞之室。适若因（案：《法苑珠林》作「意若曰」。）陛下惠烛海隅，明华日月。故以惠明为人名；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神基弥远，道政方凝。九服咸泰，万寓齐悦，谨列言属县，以显天休。（《高僧传》。）

◎释道高

道高，交州法师。

◇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

释道高白：奉垂问至圣显晦之迹，理味渊博，辞义照洗，敬览反覆，弥高德音，使君垣墙崇邃，得门自难，辄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来应物，凡有三焉，一者见身，放光动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仿佛仪轨。仿佛仪轨，应今人情，人情感像，孰为见哉？故《净名经》云：「善解法相，知众生根。至於翅头、末城、龙华三会，人情感见，孰为隐哉？故《法华经》云：时我及众僧，俱出灵鹫山，亻去之宫，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为不睹？而世之疑者，多谓经语不符，暗寄情少。咸以不睹生滞。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删诗制礼，并闻史籍，孰睹之哉？释氏震法鼓於鹿园，夫子扬德音於鄹鲁，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书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独滞此？使君圣思渊远，洞鉴三世，愿寻寿量未尽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胜之集，以释众人之幽滞，若披重霄於太阳。贫道言浅辞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不宣心，冀奉见之日，当申之於论难耳。谨白。（《弘明集》十一。）

◇道高重答李交州书

释道高白：重奉深诲，义华旨远，三读九思，方服渊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测；微言奥辞，非鄙讷所参。今谨率常浅，粗陈所怀。夫万善为教，其途不一。有禅宴林薮，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弹指，或歌赞诵咏，皆耳眼之所了，为者亦无量。斯则受悟之津，由暗寄之称，何必受悟？於因鉴观，何必暗寄？其则生疑，疑亦悟本。请当论之。疑则求解，解则能悟。悟则人道，非本如何？虽儒墨之竞兴，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晖。何急急於示见，而促促於同归哉？今不同季俗无证，验以微诚亦不谬。大圣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据以不睹形，遂长迷於大梦，横沉沦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旧答。既途无异辙，辄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诚，必感则俱见，不感不见，其有见者，以告不见。其不见者，会不信见。圣人何尝不在？群生何尝不见哉？闻法音而称善，刍狗非谓空陈；睹形像而曲躬，灵仪岂为虚设？姬孔救颓俗而不赡，何暇示物以将来？若丘旦生遇於结绳，则明三世而不已。问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归，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为世人不见，便谓无佛，故取不见周孔为其绳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随，岂矛盾之谓哉。使君生知无假，素气天然。居大宝之地，运颖脱之思，流浪义苑，涉步书园，吐握馀暇，优游永日。德音既宣，莫不侧听。贫道学业粗浅，弥惭简札，上酬谬略，惧尘盛藻。追增悚愧，流汗。谨白。（《弘明集》十一。）

◎释法明

法明，交州法师。

◇答李交州难佛不见形

释法明白：巨论爰降，敬览移日，馥若幽兰，清若惠风。贫道器非霜颖，运非庖生，动乖理间，独蹶疑骇，良由辞讷旨滞，剧难星陈。愚谓贰暗寄奇，鉴观示见，鞠躬歌赞，感动灵变，并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会。故宜寄观双举，疑验雨行，岂得罢绝示见，顿漏神彩，齐轨姬孔，同范世训。放光动地，徒为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隐显顺时，行藏莫测，显则乘如而来，隐则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号哉？馀晖所映，足光季俗，信者岂以萤烛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经书，弥满世界。学者岂以无证自悔。又引七经，义兼未来。积善馀庆，积恶馀殃。虽新新生灭，交臂代谢。善恶之业，不得不受。此乃过明三世，愈亮七经，征翰检实，则闻命矣。

前论云：帝王姬孔，训止当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论。故其隐见废兴，权实莫辨，似若矛盾，义将安寄？当仁不让，伏听渊赜。前疏粗述，至圣沉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义据末照，词况未泯。谨更详究，共弘至道。夫群生长寝於三有，众识永忄昏）於六尘，潜移为吞噬之主，相续为回转之轮。形充逆旅之馆，神当过憩之宾，往来三恶而苦楚，经离八难而酸辛。欣乐暂娱，忧畏永勤。一身死坏，复受一身。虽世智辨聪，群书满腹，百家洞了，九流必达。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鬼神莫之要，圣哲弗能预。未免谬见以翳情，疑似以干虑。寄怀於巫精，投诚於符咒，执邪以望正，存伪以待真。迟回於两心，踌躇於二迳，放光动地，其可见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机，机动必感，感而後应者也。自有栖志玄宅，下操幽渊，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不虚，纵辔於清真之术，敛控於浊伪之衢。植德耘邪而荟蔚，树福灌正而抹疏。苦节竞辰於寸阴，洁己争逝於桑榆。怀诚抱向，感而遂通。岂不亲映光彩而睹其灵变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或通梦之所见，如汉明因梦以感圣，大法於是而来游，帝王倾诚以归德，英豪敛衽以服化。沙门齐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种，孰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梦一道人，提钵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维卫佛一钵之饭。今居斯位，遣问严公，征其虚实，严公即送七佛经呈闻。吴主孙权，初疑佛法有灵验，当停罢省，遂获舍利。光明照宫，金铁不能碎，炉冶不能融。今见帝京建初寺，是吴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师，人从百数，符章鼓舞，一不能动。黑衣五六，朱张数四，薄尔奉接，遂相胜举。即今见在吴郡北寺，诚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张连民奉佛，由睹验致。郭文举祗崇三宝，正信坚明，手探虎鲠，深识安危。兰公拂严雪於猛兽，护公感枯泉而洪流，并高行逸群，清身迈俗，皆有异迹，世咸记焉。自兹以外，不可胜论。贫道少惰学业，迄於白首，孤陋寡闻，彰於已诫，直言林朴辞，未必可采。惧不允当，伏追惭悚。谨白。（《弘明集》十一。）

◎释慧义

慧义俗姓梁，北地人，范泰立祗洹寺，请为住持，至元嘉末，终於乌衣寺。

◇答范泰等书

祗洹寺释慧义等五十人敬白诸檀越。夫沙门之法，正应谨守经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此则大法之深患，秽道之首也。如来制戒，有开有闭；开则行之无疑，闭则莫之敢犯。戒防沙门不得身手触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见所亲漂溺深水，视其死亡，无敢救者。於是世人谓沙门无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来为世讥嫌，开此一戒，有难听救。如来立戒，是画一之制，正可谨守而行，岂容以意专辄改作。俗儒犹尚谨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将欲深防穿凿之徒，杜绝好新乐异之客，而况三达制戒，岂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众改偏从方，求不异之和，虽贪和之为美。然和不以道，则是求同，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和也。祇洹自有众已来，至於法集，未尝不有方偏二众。既无经律为证，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实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说偏食法凡八议。若无偏食之制，则无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制於床上，所弃之食，置於右足边。又云，不得悬足累胫，此岂非偏食之明证哉。戒律是沙门之秘法，自非国主，不得预闻。今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兴废，贫道不得不摧其轻重，略举数条，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继诸檀越，通则共获护法之功，塞必相与有灭法之罪。幸愿三思，令幽显无恨。（《弘明集》十二。）

卷六十四

◎释氏（三）

◎释僧弼

僧弼，吴人，义熙中京师法师，元嘉中终彭城寺。

◇与沙门宝林书称佛驮跋陀罗

道门禅师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高僧传》二。）

◎释宝林

宝林，京师龙光寺沙门，时人号曰游玄生。

◇檄太山文竺道爽（据文称寓言假事，则道爽及智静皆托名。）

沙门竺道爽敢告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盖元玄创判，二仪始分，上置璇玑，则助之以三光，下设后土，则镇之以五岳，阴阳布化於八主，万物诞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据青龙之域，衡霍处诸阳之仪，华阳显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宾。嵩峙皇州之中镇，四渎之所坟，此皆禀气运实，无邪之秽。神道自然，崇正不伪，因天之覆，顺地之载，敦朴方直，澹然玄静。进道四运之端，遏履五教之精，内韬通微之资，外朗道德之明，上达虚无，下育苍生，含德潜通，无遐不彻，游步九崖，翱翔玄阙。故能形无正始，呼吸阴阳，握揽乾坤，推步八荒。夫东岳者，龙春之初，清阳之气，育动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东王西母，无极先君，乘气凤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间。荡消众秽，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本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声。自三皇创基，传载於今，历代所崇，未睹斯响也。故《零征记》曰：夫神正者，则潜曜幽昧，上腾高象，下戏玄阙，逍遥云影，龙翔八极，风兴雨施，化若雷电，行厨不设，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泽润苍生，恩过二养，位若朝阳，应天而食，不害众命。此乃灵翔之妙节，清虚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则干於万物，因时托响，传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动人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倾财极杀，断截众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离迸，痛伤元气。东岳之神，岂此之谓也。故《枕中戒》曰：「含气蠢蠕，百虫勿瘿，无食鸟卵，中有神灵。天无受命，地庭有形，粗禀二仪，焉可害生。」此皆逆理，违道本经，群民含慈，顺天不杀，况害猪羊，而饮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岳真神》，则精之侯，上法璇玑，下承乾坤，禀道清虚，无音无响。敬之不以欢，慢之不以忄戚，千誉万毁，神无增损，而汝矫称，假托生人，因虚动气，杀害在口。顺之则赐恩，违之则有祸咎。进遏谄伪，永无贤轨，毁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黄罗子经《玄中记》曰：「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蛇；自称江海神者，必是蟒蛇；自称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兽；自称将军神者，必是熊罴虎豹；自称仕人神者，必是鼋鼍；自称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犊。门户井灶，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称为神。」惊恐万姓，淫鬼之气。此皆经之所载，传之明验也。自汝妖祥，渐逾六载，招来四远，靡不响应。送疾而往者，如小水归海，获死而还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尽。轻者易降，自称其福。若使重患难济，则汝无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无效，焉可奉事？乃令群民投身归命，既无良医善药，非散发之能降。经旬历月，曾无影报。以此推之，有何证验？又国太元桓王及封锡，六国之懿节，三台之辅，光赞皇家，黎元慈悦，天福谬加。体婴微疾，谓汝之祇，能感灵德，故宣德信命，诣汝神殿，献荐三牲，加赠珍异。若汝圣道通乾坤致妙者，何不上启九皇，下谘后土，参集百灵，显彰妙术，使国良辅，消疾获安。既无响应，乃奄薨逝。验此虚妄，焉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灵降象，遐声万代。此则乾坤之所感，显为时瑞。汝托称其圣，既不能兴云致雨，以表神德，图妖邪以损真道，正使汝能因动箸，举杯尽酒，犹为鬼幻，非为真正，况无其征？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则阎罗王之统，其土幽昧，与世异灵。都录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记，察都籍於天曹，群恶无细不拾，纤善小而无遗。总集魂灵，非生人应府矣。而何弊鬼，诈称斯旨，横恣人间，欺绐万端。蓬林之树，鸟鹊之野，翕动远近，列於祠典。聚会男女，树俗之心，秽气外，枭声远布，毒锺王境，为害滋甚。夫云雾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异，多所伤害。吾虽末流，备阶三服。每览经传，而睹斯孽，推古验今，邪不处正。吾将荡秽光，扬圣道，告到严钩魅党，还游冢墓，餐果饮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无倾财之困，鸟兽无罗网之卒。若复顾恋望餐不去者，吾将宣集毗沙神王和心罗子等，授以金刚屯真师。勇武秋霜，陵动三千，威猛难当，曜戈明剑，拟则推山。降龙伏魔，靡不稽颡。汝是小鬼，敢触三光，鹤毛入炭，鱼行镬汤，倾江灭火，朝露见阳。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虑即伤心。速在吾前，复汝本形，长归万里，沧浪海边，勿复稽留，明顺奉行。（《弘明集》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檄魔文

释智静顿首顿首明将军轮下，相与玄途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异，三界大同。每规良会，申展曩积，而标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顺。灵网方申？纲弥为。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书喻意耳。

夫时塞有通，否终则泰，千圣相寻，群师迭袭。昔我皇祖，本原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节权形以附万邦，奋慧柯以覆六合，威荡四邪，扫清三六，方当抗横纵於八区，为纲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而冥宗不吊，真容拟位，重明寝晖，灵舟覆浪。故令蚁聚邪番兴兹凫见暴起，a染真途，尘惑清众，虐锺苍生，毒流万劫，怀道有情，异心同忿。我法王承运，应期理乱，上承高胄，下托群心。秉天期以笼三千，握圣图以隆大业，云起四宫，鸾翔天竺，降神迦维，为时城渐，绥抚黎元，善安卿士，奖导群情，慰喻有疾。严慧柯於胸中，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三空之路绝。志匡大荒，靖安平难，百域千邦，高伏风化。承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摄愚怀，故守伪见。狼据欲天，至鸣神阙。畔涣疆场，抗距灵节。谓大位可登，弘规可改。览兹二三，远为叹息。昔大通统世，群方影附，有伪痴天魔，不遵改节。干迕圣听，陈扰神虑，领卒归区，权形万变，精甲照曦，霜戈拂域，灵鼓竞兴，响冲方外，矫步陆梁，自谓强盛。王师一奋，群邪殄丧，众迷革心，望风影伏。况君单将，骁然一介，士无方寻，众不成旅，而欲违背，陵虐华邑，篡夺灵权，腾貌最胜，以为气真。可不谬乎？今释迦统世，道隆先劫，妙化荡荡，神罗远御，智士雍雍，云算盖世。武夫龙跳，控弦万队，协略应真，奇谋起拔。故命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鉴阎浮都督归义傍萨陀波仑，独禀天奇，蒙尘玄镜，神高须弥，猛气笼世。善武经文，忠著皇阙。领众十万亿，扬镳首路。使持节威远大将军四天都督忉利公导师，武胜标群，文超宏谋，妙思绝尘，心栖梦表。忧时忘身，志必匡世。领众百万亿，鸾飞天衢，使持节征魔大将军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脱月，妙思虚玄，高步尘表，略并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途，忿若纵害，援剑慷慨，龙回思奋。领众四百万亿，云回天门。使持节征魔大将军七天都督四禅王金刚藏，朗质映晖，金颜遐烛，恩过九阳，力倾山海。右眄则蒙汜飞波，左顾则扶桑落曜，德无不照，威无不伏，领众七百万亿，虎眄须弥。使持节镇域大将军九天都督八住王士大维摩诘，奇算不思，法柯远震，体合神姿，权逾万变。呼吸则九服云从，叱咤则十方风靡。哀彼下民，无辜三楚，领众九百万亿，饮马虚津，使持节鉴後大将军十三天都督小千诸军事九住王士大文殊，承胄遐元，形晖三曜，胤自紫宫，神高体大，应适千涂，玄算万计。群动感於一身，众虑静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摄，领众若尘，翱翔斯在。使持节匡教大将军录魔诸军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观世音，智略渊深，慧柯远振，明达四通，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三固。或托迹群邪，曜奇锋起。或权形二九，息彼途炭，挥手则铁围摧岩，嘘气则浮云颓。能为万方不请之友，领众不思，杖戈虎啸。使持节布化大将军三界都督补处王大慈氏，妙质纵网，天姿标桀，体喻金刚，心笼尘表，猛气冲云，慧柯远奋，无生转於胸中，权智应於事外，志有所规，无往不就，威恩双行，真俗并设，领众八万四千，严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刚之士，弥塞八极，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诸度之宝轩，守八正之路，跨六通之灵马，控虚中之神辔，弯四禅之劲弓，放权见之利箭，鸣骥桓桓，轻步矫矫，奉命圣庭，曾无有阙，誉邦导师，胜子五百，幽鉴天命，来投王化，圣上开襟，感气归顺，皆受名爵，封赏列土。功侔旧臣，声盖万域，而君何心，横生异计，偃蹇边荒，规固常位。毒害勃於苍生，天祸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谬哉！君昔因时，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窜，百行一愆，贤达常失。久谓君觉智返愚，归罪象季，来身抽簪，同游群隽，以道自权。荣名终始，如何摄愚守谬，偷安邪位，托痴山以自高，恃见林以游息，耽六欲之秽尘，习邪迷以怡性，建怡慢之高幢，引无明之匈阵，阔步荒途，轻弄神器，途篡天宫，抗冲日月，恐不果哉？举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虽拟心虚标，事之难就。将军殖福玄津，原承弥远，华貌然，群情属目，望胄之基易登，由来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来，翻然归顺，谢过朱门，以道齐好。家国并存，君臣同显，身名获安，晓迷达观，眷属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师克举，十万翘辔，手提法罗，齐舞群圣。道柯曜於前驱，灵鼓震於後队，神钟一扣，十方倾覆，海浪飞流，陆原涌沸。于斯之时，须弥笼於一尘，天地回於一粟，无动安於左衽，妙乐曜於右手。神力若斯，岂可当也？我法王体道仁慈，不忍便袭，权停诸军，暂台灵辔，临路遣书，庶回迷驾。君可蚤定良图，面缚归阙，委命皇庭，逍遥玄境，隆名内晖，游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谁？夫慧当识机，明誉免祸，穷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转祸之高秋，取功之良节。昔夏桀无道，殷王致伐，商纣首乱，周武建师，此即古今蓍龟，将军之明诫。相与虽乖於当年，风流宜同於道味。人天崎岖，何足致隔？想便欢然，通书致命，所以窃痛其辞，委曲往反者，不欲令兰芳夏凋，柯摧颓，深维致言，善自量算。无使君身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卩稗。造颖眄目，助怀惕然。临路遣书，诸情多愤，言不藉意。（同上。）

◇破魔露布文（释宝林）

贤劫大千微尘年，五浊鼎沸朔，现寿百龄日，使持节都督恒沙世界诸军事征魔大将军净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刚藏使持节都督八万波罗蜜诸军破结将军领魔蛮校尉大司马梵州刺史八地公解脱月等，稽首和南上圣朝尚书，谨案：夫六合同曜灵之鉴，群流归百谷之王，万化均於空玄，众奇宗於一智。斯盖理有宗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统，物无殊趣之会。是以如来越重昏而孤兴，蔚勤功於旷劫，曜三途之高明，拔洪痴於始造。穷圣德之区奥，究无生之虚致。览物化之枢机，握宏德之绂绀。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虽复千晖并照，固已绝矣。身殊万状而非众，体合至妙而不一，应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灭。希夷悦惚，无名无像，莫测其深，靡知其广。应群感而不劳，周万动而常静，历恒沙以倏忽，抚八荒於俄顷。两仪颓陷而不夷，力负潜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怀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语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称其大，妙入无间，不可以明其小。尔乃亭毒苍生，化兼始母，无欲无为，而无不为。翱翔於应变之途，逍遥於有无之表。挺达群圣之端，恬淡涅之域。二乘韬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虑於动静之机，梵王咨嗟以归德，帝释伏膺而厌位。其为圣也，亦已极矣。於是应定光之遐记，验大通之图录，出五道而龙兴，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间室，登七觉之云观，濯八解之清池，游总持之广苑。尔乃戴慈悲之殿，处空同之座，兖龙众好，天冠顶相，左辅弥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颂，後舞四摄之銮拂，卫以八住体虚之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台唯圣，六府唯贤。尔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扬威汤武，州牧三皇。其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开三乘之通津，列无为之妙宅，济大苦於劳尘。杜三恶之奸路，启欢乐於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禄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赏以净土之封，勋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业，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极，而群迷愚险，背真弥旷，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远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旷始，积迷心於妄境，泛三染之洪波，入邪见之稠林。至乃窃弄神器，假伪冒真，夸王天宫，分列岳土，制命六天，纵肆偏威，内以三公诸毒卿相九结，外以军将六师戎卒四兵，内行跋扈，不忌皇宪。自火萤光，争晖天照。故乃顷者抗行神威，扬兵道树，震雷公霹雳之声，列担石吐火之众。又持世致惑於静室，波仑悲号於都肆，斯皆痴狂暴纵亏於圣节，作乱中夏，为日久矣。圣皇悼昏俗之聋瞽，悲弱丧以增怀，将总群邪以齐见，会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将大势之徒，简卒金刚之类，茹金嚼铁之夫，冲水蹈火之士，勇卒尘沙，骁雄亿万，星流风发，龙腾魔境。置军万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贼不祗，敢执蛮荆之蠢尔。抗宗绘之逋傲，建麾於自骄之地。结固於云迷之佥。傍唐重复，侠叠鳞次。且其形势，则痴山嵯峨固其前，爱水浩汗涨於後，邪林蔚荟蒙其左，痴涧渊玄带其右，尘劳之卒，豺视於交境；六师之将，虎步於长逵。望若云起蔽天，雾塞六合，其为盛也，开避罕有。臣等於是承圣朝之遐威，出超图之奇略。盖以高算之笼，弥以玄策之围，精骑千里，步卒万币，游师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将军檀那望悭麾以直进，後军毗邪蹴懈卒於其後，禅那略游骑於其左，尸罗防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於其右，外军沤和浪骑队於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诘屈之下。陈虎旅而高骧，设危机於幽伏，中军般若握玄枢之妙鉴，把战胜之奇术，控亿兆之雄将，拥尘沙之劲卒。於是众军响应，万途竞进，感动六合，声震天地。雄夫奋威浪奔，白刃之光，夺於曦曜。法鼓之音，乱於雷震，必马じ以腾掷，迅象飞控以驰驱，禅弓烟举而云兴，慧箭雨洒以流虚。鞭以假名之策，蹴入无有之原，研以师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挥干将而乱斩，动戈矛而竞偃，横尘尸以被野，流营血於长川。崩痴山之嵯峨，竭爱水之洪流，穷僭於诸见之窟，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贼进无抗鳞之用，退无希脱之隐。虑尽路穷，回遑靡据，魔王面缚於魔庭，群旅送命於军门。诸天电卷以归化，迷徒风驰於初晖。皇威扫荡，其犹大阳之晨霜，注洪流以灭爝火，故使万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华之昔难，肃清於俄顷。斯诚圣皇神会之奇功，旷代著世之休列。虽昔殷汤建云功於夏郊，周武扫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岂以得齐於圣勋。臣辄奉宣皇猷，绥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礼，习以六度之风，耆年者悟其即真於新唱，弱丧者始闻归软之音。夫应天顺罚，春秋之道，兴功定乱，先王所美。元恶以宾，祗从圣宪，六合同明，廓清宇内。玄风遐扇，率土怀庆。朝有康哉之歌，野有乐哉之咏，功高道大，非见所表。圣虑幽深，非言能宣。粗条皇威奇算之方，又列众军龙骧之势。电驿星驰，谨露布以闻。臣等诚惶以才卞。

余以讲习之暇，聊复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之流，不远而复。《经》云：「涅无生而无不生，至智无照而无不照。无生无照，一切皆成，成无成而无不成，其唯如来乎？战胜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强天下。皇王非处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誉。丘姬之教，於斯远矣。聃周之言，似而非当。故知宗极存乎俗见之表，至尊王於真鉴之里。中人踌躇於有无之间，下愚惊笑於常迷之境。庶令览者舍河伯秋水之自多，远游於海若之渊门，不束情於近教，而骇神於长广之说也。（《弘明集》十四，《高僧传》。）

◎法慈

法慈亦名道慈，豫州沙门。（晋末别有道慈序《中阿含经》。）

◇胜经序

《胜经》者，盖是方等之宗极者也，所以存於千载，功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三年岁在乙亥，有天竺沙门，名功德贤，业素敦尚，贯综大乘，远载梵本，来游上京，庇迹洹，招学赞访。才虽不精绝，义粗辉扬，遂播斯旨，乃上简帝王。于时有优婆塞何上之，尸丹杨尹，为佛法檀越，登集华辇，敏德名望，便於郡内，请出此经。既会贤本心，又谨传译，字句虽质，而理妙渊博，殆非常情，所可历虑。时竺道生义学弟子竺道攸者，少习玄宗，偏蒙旨训，後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入庐山，温故传覆，可谓助凤耀德者也。法师至元嘉十一年，於讲坐之上，迁神异世，道攸慕深情恸，有若天坠。於是奉诀坟垄，遂遁临川，三十许载。经出之後，披寻反覆，既悟深旨，仰而叹曰：「先师昔义，暗与经会，但岁不待人，经袭义後。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赜者，岂不使异经同文，解无馀向者哉。」辄敢解释，兼翼宣遗训，故作注解。凡有五卷，时人以为文广义隐，所以省者，息心玄门。至大明四年，孝武皇帝以其师习有承，敕出为都邑法师。慈因得谘覲，粗问此经首尾。又寻其注意，窃谓义然。今聊撮其要解，撰为二卷，庶使後贤共见其旨焉。（《释藏》九）

阙名

◇大涅经记

此《大涅经》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东方道人智猛。从天竺将来，暂憩高昌。有天竺沙门昙无谶，广学博见，道俗兼综，游方观化，先在敦煌。河西王宿植洪业，素心冥契，契应王公，躬统士众，西定敦煌，会遇其人。神解悟识，请迎诣州，安止内苑，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谶译出。此经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本在敦煌。谶因出经下际，知部党不足，访募馀残。有梵道人应期送到此经梵本，都二万五千偈。後来梵本，想亦近具足。但顷来国家殷猥，未暇更译，遂少停滞，诸可流布者，经中大意，宗途悉举，无所少也。今现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为经文句执笔者一承经师口所译，不加华饰。其经初後所演佛性广略之间耳，无相违也。每自惟省，虽复西垂，深幸此遇。遇此大典，开解常滞，非言所尽，以诸家译经之致大不允，其旨归疑谬後生。是故窃不自辞，辄作徒劳之举，冀少有补益，谘参经师，采寻前後，略举初五品为私记，馀致准之，悉可领也。（《释藏》迹八。）

◇华严经记

《华严经》梵本凡十万偈，黄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岁次鹑火三月十日，於扬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梵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ㄆ右卫将军褚叔度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校梵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释藏》迹九。）

◇优婆塞戒经记

太岁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馀人，共於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初闻悟解，逮无生忍，十方有识，咸同斯誓。（《释藏》迹九。）

◇摩得勒伽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元嘉十二年岁在乙亥，扬州聚落丹阳郡秣陵悬平乐寺三藏兴弟子共出此律，从正月起，至九月二十三日草成，二十五日写毕，白衣优婆塞张道孙敬信执写。（《释藏》百一）

◇八吉祥记

《八吉祥经》，宋元嘉二十九年太岁壬辰正月三日，天竺国大乘比丘释求那跋。陀罗於荆州城内，译出此经，至其月六日竟，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司空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南焦王优婆塞刘义宣为檀越。（《释藏》迹九。）

◇禅要秘密治病经记

河西王从弟优婆塞大沮渠安阳侯於于阗国衢摩帝大寺金刚阿练若住处，从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诸国中独步，日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籍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沮渠亲面禀受，忆诵无滞，以宋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园精舍书出此经，至其月二十五日讫，尼慧浚为檀越。（《释藏》善三，又迹九。）

◇杂阿毗昙心序

如来泥洹数百年後，有尊者法胜，於佛所说经藏之中，抄集事要，为二百五十偈，号《阿毗昙心》，其後复有尊者达摩多罗，览其所制，以为文体不足，理有所遗，乃更搜采众经，复为三百五十偈，补其所阙，号曰《杂心》。新旧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数，则有十一品，篇号仍旧为称，唯有择品一品，全异於先。尊者多罗复即自广引诸论，敷演其义，事无不列，列无不辨，微言玄旨，於是昭著。自兹之后，道隆於世，涉学之士，莫不宝之，以为美说。於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请外国沙门伊叶波罗，於彭城出之。择品之半及论品一品，有缘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复有天竺法师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练兹经，来游扬都，更从校定，谘详大义。余不以暗短，厕在二集之末，辄记所闻，以训章句。庶於览者，有过半之益耳。（《释藏》迹十。）

◇果实寺中碑铭

宋元初元年，天竺沙门僧律尝行此处，闻钟磬声，天花满山，因建伽蓝。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来居此寺，曰：「此山将来必逢菩萨。」圣主大宏宝塔，遂同铭之。（《续高僧传·僧朗传》引《果实寺旧碑》。）

◇瑞像梵书（宋大明五年）

此迦罗卫国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续高僧传》十二《慧最》。）

◇石函铭

宋元徽元年建塔。（《续高僧传·僧朗传》果实寺置塔，获石函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神

◎朱道珍

道珍，元徽初为孱陵令卒官。

◇与南阳刘廓书

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述异记》，道珍尝为孱陵令，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停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投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既读书，失所在。《渚宫遗事》作「想能近顾。」）

全齐文

卷一

高帝（一）

卷二

高帝（二）

卷三

武帝（一）

卷四

武帝（二）

卷五

郁林王

海陵王

明帝

东昏侯

和帝

卷六

文安王后

豫章王嶷

江夏王锋

始安王遥光

文惠太子

卷七

竟陵王子良

鱼复侯子响

随郡王子隆

卷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景先
萧缅
萧颖胄
王琨
王逡之
王之
王颢
王僧虔
王慈
卷九
王俭（一）
卷十
王俭（二）
卷十一
王俭（三）
卷十二
王奂
王融（一）
卷十三
王融（二）
王秀之
王晏
王思远
卷十四
褚渊
张冲
明僧绍
檀超
沈渊
沈冲
沈宪
李安民
谢超宗
卷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融
王玄载
江谧
陆澄
顾测
卷十六
祖冲之
卷十七
柳世隆
丘巨源
袁彖
垣崇祖
刘休
刘悛
刘绘
卷十八
虞玩之
刘
刘
刘善明
吕安国
裴昭明
刘祥
卷十九
孔稚圭
何昌
卷二十
徐孝嗣
周
王琰
刘虬
卷二十一
曹虎
虞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谐之
周山文
裴叔业
崔慧景
崔觉
崔偃
崔祖思
崔元祖
卞彬
卷二十二
顾欢
宗测
陈文建
任遐
张欣泰
司马宪
熊襄
孔觊
蔡履
卷二十三
谢
卷二十四
王
刘蔓
蔡仲熊
纪德真
庾杲之
殷亻
何之
桑惠度
顾之
王ゼ
陆厥
綦母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
卷二十五
王植
王亻间之
杜元懿
苟平
崔慰祖
丘雄
谢昙济
江祀
虞炎
虞羲
陶韶
徐景
庾弘远
谢赫
卷二十六
阙名
外国
百济王
扶南王
释氏
那伽仙
释玄申
释智林
释道盛
释弘充
释慧琳
竺法真
释僧岩
释玄光
阙名
仙道
孟景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

◎高帝（一）

帝姓萧，讳道成，字绍伯，小名斗将，南兰陵武进人。元嘉末为左军、中兵参军，袭父承之爵晋兴县男。孝武即位，历大司马参军、太宰、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抚军参军、建康令、北中郎中兵参军。丁母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景和中，除後军将军。泰始初，为右军将军，加辅国将军，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迁卫军司马，除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假冠军将军，迁南兖州刺史，入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泰始末，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元徽中，加侍中、平南将军、尚书左仆射。寻弑苍梧王，迎立顺帝。进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封竟陵郡公。假黄钺，进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进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升明三年三月，进相国，总百揆，封齐公，加九锡。四月，进爵为王，受禅，改元建元。在位四年，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

◇即位改元大赦诏（建元元年四月）

五德更绍，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质文，时或因革，其资元膺历，经道振民，固以异术同揆，殊流共贯者矣。朕以寡昧，属值艰季，推肆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龛暴，一匡天下。业未参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征，历数攸及，思弘乐推，永鉴崇替，爰集天禄於朕躬。惟志匪薄，辞弗获昭，遂钦从天人，式繇景命，祗月正於文祖，升鬯於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踪，托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知所济。宝祚初启，洪庆惟新，思俾利泽，宣被亿兆，可赦天下。改升明三年为建元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进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逋祖宿债勿复收。有犯乡论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敕系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南齐书·高帝纪》下）

◇降封宋世公侯诏

继世象贤，列代盛典，畴庸嗣美，前载令图。宋氏通侯，乃宜随运省替。但钦德怀义，尚表坟闾，况功济区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县公、华容县公可为侯，萍乡县侯可为伯，减户有差，以继刘穆之、王弘、何无忌後。（《南齐书·高帝纪》下）

◇庆宥诏

宸运肇创，宝命惟新，宜弘庆宥，广敷蠲汰。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原赦。诸负衅流徙，普听还本土。（《南齐书·高帝纪》下）

◇下二宫诸王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庐井毁制，农桑易业，盐铁妨民，货鬻伤治，历代成俗，流蠹岁滋。援拯遗弊，革末反本，使公不专利，氓无失业。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御，宫停税入，优量省置。（《南齐书·高帝纪》下）

◇宋世有功者仍本封诏（建元元年五月）

宸运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虽宜省替，其有预效屯夷，宣力齐业者，一仍本封，无所减降。（《南齐书·高帝纪》下）

◇断众募诏

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逋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後，可断众募。（《南齐书·高帝纪》下）

◇恤枯骸毁榇诏（建元元年六月）

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字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南齐书·高帝纪》下）

◇宣抚交州诏（建元元年七月）

交趾比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南齐书·高帝纪》下）

◇甄叙遗才诏（建元元年十月）

朕婴缀世务，三十馀岁，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末路屯夷，戎车岁驾，诚藉时来之运，实资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馀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或戍边役，末由旋反，听於同军各立五保，所隶有司，时为言列。（《南齐书·高帝纪》下）

◇诏报夏侯恭叔

与运隆替，自古有之，朝议已定，不容复厝意也。（《南齐书·刘悛传》。太祖受禅，平西记室参军夏侯恭叔上书，以柳元景中兴功臣，刘π殒身王事，宜存封爵。诏云云。）

◇与褚渊手诏（建元元年）

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南齐书·柳世隆传》）

◇答陈显达诏（建元元年）

朝廷爵人以序。卿忠发万里，信誓如期，虽屠城殄国之勋，无以相加。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赏，典章何在。若必未宜尔，吾终不妄授，於卿数示，意同家人，岂止於君臣邪？过明，与王、李俱祗召也。（《南齐书·陈显达传》）

◇手诏赐张融衣

见卿衣服粗故，诚乃素怀有本；交尔蓝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减称卿之体。并履一量。（《南齐书·张融传》）

◇原王逊诏（建元初）

俭门世载德，竭诚佐命，特降刑书宥逊。（《南齐书·王俭传》。俭弟逊，建元初为晋陵太守，有怨言，中丞陆澄依事举奏，下诏。）

◇以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诏（建元元年）

神牧总司王畿，诚为治要；荆楚领驭遐远，任寄弘隆。自顷公私凋尽，绥抚之宜，尤重恒日。复以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开府如故。（《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下陆澄诏（建元元年）

澄表据多廖，不足深劾，可白衣领职。（《南齐书·陆澄传》）

◇授加罗国王荷知诏（建元元年）

量广始登，远夷洽化。加罗王荷知款关海外，奉贽东遐。可授辅国将军、本国王。（《南齐书·东南夷传》）

◇诏答河南王拾寅（建元元年）

皇帝敬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骠骑大将军、河南王：宝命革授，爰集朕躬，猥当大业，祗惕兼怀。闻之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夏中湿热，想比平安。又卿款诚遥著，保宁遐疆。今诏升徽号，以酬忠款，遣王世武衔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又奏所上马等物悉至，今往别牒锦绛紫碧缘黄青等纹各十匹。（《南齐书·河南氐羌传》。按：河南即吐谷浑。）

◇下葭芦镇主杨广香诏（建元元年）

昔绝国入贽，美称前册，殊俗内款，声流往记。伪虏葭芦镇主、阴平郡公杨广香，怨结同族，衅起亲党，当宋之世，遂举地降敌。葭芦失守，华阳暂惊。近单使先驰，宣扬皇威，广香等追其远世之诚，仰我惟新之化。肉袒请附，复地千里，氐羌杂种，咸同归从。宜时领纳，厚加优血阝。广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随名酬赏。（《南齐书·氐羌传》）

◇征明僧绍诏（建元元年冬）

朕侧席思士，载怀尘外。齐郡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幽贞之操，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赍饰，征为正员外郎。（《南齐书·明僧绍传》）

◇下顾欢刘思效诏

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伫梦岩滨，垂精管库，旰食萦怀，其勤至矣。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或至自丘园，或越在冗位，并能献书金门，荐辞凤阙，辨章治体，有协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详择所宜，以时敷奏。欢近已加旌赍，思效可付选铨序，以显谠言。（《南齐书·顾欢传》）

◇答刘休诏（建元初）

卿职当国司，以威裁为本，而忽惮世诮。卿便应辞之，如事可获，何惰晚节邪？（《南齐书·刘休传》）

◇遣还流徙诏（建元二年二月）

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制遣还本土，蠲今年租税。单贫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听翻籍，郡悬押领。（《南齐书·高帝纪》下）

◇除宥诏（建元二年六月）

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南齐书·高帝纪》下）

◇诏朝臣（建元二年）

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手工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皆政之臣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籍改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民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则胜残未易。卿诸贤并深明治体，可各献嘉谋，以振浇化。又台坊访募，此制不近，优刻素定，闲剧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满，大明以後，乐补稍绝。或缘寇难频起，军荫易多，民庶从利，投坊者寡。然国经未变，朝纪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算，革斯弊邪？（《南齐书·虞玩之传》，又见《通典》三。）

◇赠谥刘善明诏（建元二年）

善明忠诚夙亮，干力兼宣，豫经夷险，勤绩昭著。不幸殒丧，痛悼於怀。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烈伯。（《南齐书·刘善明传》）

◇遣吕安国安集司州诏（建元二年）

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参详两州，事无专任，安国可暂往经理。以本官使持节、总荆郢诸军北讨事，屯义阳西关。（《南齐书·吕安国传》）

◇铨序垣崇祖等诏（建元二年）

丑虏送死，敢寇寿春，崇祖、盘龙，正勤义勇，乘机电奋，水陆斩击，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川蔽野。师不淹晨，西蕃克定。斯实将率用命之功，文武争伐之力。凡厥勋勤，宜时铨序，可符列上。（《南齐书·周盘龙传》）

◇遣李安民援徐兖诏（建元三年）

青徐泗州，义举云集。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南齐书·李安民传》）

◇立学诏（建元四年正月）

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南齐书·礼志》上。）

（《南齐书·高帝纪》下有建元四年正月立学诏，编入《江淹集》中。）

◇蠲复建元已来战亡家租布杂役诏（建元四年正月）

比岁申威西北，义勇争先，殒气寇场，命尽王事。战亡蠲复，虽有恒典，主者遵用，每伤简薄。建元以来战亡，赏蠲租布三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南齐书·高帝纪》下）

◇大渐召褚渊王俭诏（建元四年三月）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风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弥留，至於大渐。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辑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睦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死生有命，夫复何言！（《南齐书·高帝纪》下）

卷二

◎高帝（二）

◇敕荀伯玉（升明初）

我出行日，城中军悉受长懋节度。我虽不行，内外直防及诸门甲兵，悉令长懋时时履行。（《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与刘怀慰手敕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南齐书·刘怀慰传》。齐国建以怀慰为齐郡太守，手敕。）

◇敕世子赜

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济，汝可与共往，每抑割之。（《南史》四十三。武陵王晔母罗氏从高帝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每恸吐血。高帝敕武帝云云。三昧，晔小字也。）

◇敕答柳引

柏年幸可，不尔为之恨恨。（□□□□□□范柏年为梁州刺史，沈攸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遣将声援京师，而候望形势，朝廷许为府左史，因执诛之。引称启太祖敕答。）

◇手敕张岱（建元元年）

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换，但总戎务殷，宜须望实，今用卿为护军，加给事中。（《南齐书·张岱传》）

◇敕醒景真

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以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农，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南齐书·高帝纪》下）

◇敕垣崇祖修理芍陂田（建元二年）

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南齐书·垣崇祖传》，又见《通典》二）

◇敕给垣崇祖鼓吹

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南史》二十五）

◇敕刘怀慰

闻道标分明来，其儿妇并在都，与诸弟无复同生者，凡此类，无为不多方忄吴之，纵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南齐书·薛渊传》。虏遣将薛道标寇寿春，太祖以道标渊之亲近，敕齐郡太守刘怀慰云云，令为渊书与道标示购之之意。）

◇敕柳世隆（建元二年）

历阳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断隔之，深为保固。处分百姓，若不将家守城，单身亦难可委信也。（《南齐书·柳世隆传》）

吾更历阳外城，若有贼至，勒百姓守之，故应胜割弃也。（同上。）

比思江西萧索，二豫两办为难。议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为便。吾谓非乃乖谬，卿以为云何？可具以闻。（同上。垣崇祖既破虏，上欲罢并二豫，敕世隆。）

◇敕周山图（建元二年）

知卿绥边抚戎，甚有次第，应变策略，悉以相委。恐列丑未必能送死，卿丈夫无可藉手耳。（《南齐书·周山图传》。上策虏必不出淮阴，乃敕山图。）

卿当尽相帅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当使背後无忧虑，若後冷然，无横来处，闭目痛打，无不摧碎。吾政应铸金，待卿成勋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运，勿令他人得上功。（《南齐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山图传》。是时淮北四州起义，上使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敕山图。）

◇手敕饷周盘龙妾杜氏

饷周公阿杜。（《南齐书·周盘龙传》。上送金钗镊二十八，手敕。又《南史》四十六。）

◇敕陈显达（建元二年）

虏经破散後，当无复犯关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镇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镇彼，政当以淮上要於广陵耳。卿谓前代此处分云何？今佥议皆云卿应据彼地，吾未能决。乃当以扰动文武为劳。若是公计，不得惮之。（《南齐书·陈显达传》）

◇敕柳世隆（建元三年）

比有北信，贼犹治兵在彭城，年已垂尽，或当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为备或不可懈。彼郭既无关要，用宜开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发民治之，无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几米？可指牒付信还。民间若有丁多而细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南齐书·柳世隆传》）

昨夜得北使启，锺离间贼已渡淮，既审送死，便当制加剿扑。卿好参候之，有急，令诸小戍还镇，不可贼至不觉也。贼既过淮，不容迩退散，要应有处送死者，定攻寿阳，吾当遣援军也。（《南齐书·柳世隆传》）

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殆无惊恐。近又令垣豫州断其州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竟，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南齐书·柳世隆传》）

◇敕崔文仲（建元三年）

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南齐书·崔祖思传》）

◇敕江谧（建元三年）

江谧寒士，诚当不得竞等华侪。然甚有才干，堪为委遇，可迁掌吏部。（《南齐书·江谧传》）

◇敕周盘龙（建元三年）

角城涟口，贼始复进，西道便是无贼，卿可率马步下淮阴，就安民军。锺离船少，政可致衣仗数日粮，军人抚淮步下也。（《南齐书·周盘龙传》）

◇与王珍国手敕

卿爱人治国，甚副吾意也。（《梁书·王珍国传》。迁南谯太守，治有能名，齐高帝手敕。）

（《南齐书·高帝纪》上有升明元年闰月出屯新亭教，编入《江淹集》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敕国内令

国内殊死以下，今月才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领，亦同荡然。（《南齐书·高帝纪》上。升明三年三月丁巳下令。）

◇上表诛黄回（升明二年四月）

黄回出自厮伍，本无信行，仰值泰始，谬被驱驰，阶藉风云，累明显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机，臣暗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统前锋，竟不接刃。军至郢城，乘威迫胁，陵掠所加，必先尊贵。武陵王马器服咸被虏夺，城内文武，剥剔靡遗。及至还都，纵恣弥甚，先朝御服，犹有二舆，弓剑遗思，尚在车府，回遂启求，以拟私用，僭侮无厌，罔顾天极。又广纳逋亡，多受劫盗，亲信此等，并为爪牙。观其凶狡，忧在不测。恶积罪著，非可含忍，应加剿除，以明国宪。寻其衅状，实宜极法，但尝经将帅，微有尘露，罪疑从轻，事炳前策，请在降减，特原馀嗣。臣过荷隆寄，言必罄诚，谨陈管穴，式遵宏典，伏愿圣明，特垂允鉴。臣思不出位，诚昧甄才，追言既往，伏增惭恧。（《宋书·黄回传》。沈攸之反，回与新亭诸将帅谋应袁粲，攻齐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齐王抚之如旧。至是，以回终为祸乱，乃上表诛之。）

◇与褚渊袁粲书

下官常人，志不及远。随运推斥，妄践非涯，才轻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国危，含气同奋，况在下官，宁吝身命。履冒锋炭，报效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见甄沐，贵登端戎，秩加爵士，瞻言霄衢，魂神震坠。下官奉上以诚，率性无矫，前後忝荷，未尝固让。至若今授，特深忄匡迫。实以衔恩先旨，义兼陵阙，识蔽防萌，宗戚构祸，引诮归咎，既已颜，乃复乘灾求幸，藉乱取贵，斯实国之耻，非臣子所忍也。且荣不可滥，龙不可昧，乞蠲中候，请停增邑，庶保止足，输效淮湄。如使伐匈奴，凯归反旆，以此受爵，不复固辞矣。（《南齐书·褚渊传》。元徽二年，太祖既平桂阳，迁中领军领南兖州，增户邑。太祖固让，与渊及卫军袁粲书。）

◇与虞玩之书

张华为度支尚书，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阙，吾贤居右丞，已觉金粟可积也。（《南齐书·虞玩之传》。元徽中为右丞，时太祖参政，与玩之书。又见《通典》二十二。）

◇与江夏内史书

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南齐书·柳世隆传》。朝廷疑惮沈攸之，密为之备，太祖与世祖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沈攸之书

辱足下诮书，交道不终，为耻已足。欲下便来，何故多罔君子。

吾结发入仕，岂期远大，盖感子路之言，每不择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圣明鉴赏；及孝武之朝，复蒙英主顾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与足下敛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尝不劝慕古人国士之心，务重前良忠贞之节。至於契阔杯酒，殷勤携袖，荐女成姻，志相然诺，义信之笃，谁与间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忧畏，明帝正位，运同休显，启臆论心，安危岂贰。元徽之季，听高道庆流言，欲相讨伐，发威施敕，已行内外。于时臣子钳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义重，患难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岂不畏威，念周旋之义耳。推此阴惠，何愧怀抱，不云足下猥含祸讠皮。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盖情等家国，共详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输。问张雍州迁代之日，将欲谁拟？本是逆论来事，非欲代张，乃封此示张，激使见怒。若张惑一言，果兴怨恨，事负雅素，君子所不可为，况张之奉国，忠亮有本，情之见与，意契不贰邪？又张雍州启事，称彼中蛮动，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经拯之计。吾亦有白，论国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虚达。事之相接，恒必猜离。反谓无故遣信，此乃觇察。平谅之襟，动则相阻，伤负心期，自谁作故？先时足下遣信，寻盟敦旧，厉以笃终，吾止附还白，申罄情本，契然远要，方固金石。今日举错，定是谁恧久言邪？

元徽末德，执亡祀，足下备闻，无待亟述。太后惟忧，式遵前诰，兴毁之略，事属鄙躬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废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讥，将以何语？封为郡王，宁为失礼？景和无名，方之不愈乎？龙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则社稷之臣，同异相乘，非吾所受也。登斋有赏，寿寂已蒙之於前；同谋获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则接踵成事，谁敢异之。

谓其大收宫女，劫夺天藏，器械金宝，必充私室。必若虚设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诈民，天下岂患无眼。心苟无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旧典，岂见有任镇邦家，勋经定主，而可得出入轻单，不资宠卫！斯之患虑，岂直身忧。祗奉此恩，职惟事理。

朱方之牧，公卿佥意，吾亦谓微勋之次，无忝一州。且魏、晋旧事，帝乡蕃职，何尝豫州必曹，司州必马？折胶受柱，在体非愧。袁粲据石头，足下无不可；吾之守东府，来告便谓非。动容见疾，频笑入戾，乃如是乎！

袁粲、刘秉，受遇深重，家国既安，不思抚镇，遂与足下表里潜规，据城之夜，岂顾社稷。幸天未长乱，宗庙有灵，即与褚卫军协谋义断，以时殄灭。想足下闻之，怅然孤沮。小儿忝侍中，代来之泽，遇直上台，便呼一家两录。发不择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贤，大见讥责，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自省，讵得以此见贻邪？比踪夷、叔，论吾则可，行过桀、跖，无乃近诬哉！

谓吾不朝，此则良诲，朝之与否，想更问之。下受先帝之恩施，拥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载奔，而宴安中流，酣饮自若，即怀狼望，陵侮皇朝。晋熙殿下，以皇弟代镇，而断割候迎，罔蔑宗子，驱略士马，悉以西上，郢中所遗，仅馀劣弱。昔征茅不入，犹动义师，况荆州物产，雍、昏、交、梁之会，自足下为牧，荐献何品？良马劲卒，彼中不无，良皮美，商贿所聚。前後贡奉，多少何如？唯闻太官时纳饮食耳。桂阳之难，坐观成败，自以雍容汉南，西伯可拟。赖原即大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断遏行侣，治舟试监，恒以朝廷为族的，秣马按剑，常愿天下有风尘，为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书，敕下如空，国恩莫行，命令拥隔，诏除郡县，辄自板代，罢官去职，禁还京师。凶人出境，无不千里寻蹑，而反募台将，来必厚加给赏。太妃遣使市马，赍宝往蜀，足下悉皆断折，以为私财，此皆远迩共闻，暴於视听。

主上睿明当璧，宇县同庆，绝域奉贽，万国通书，而盘桓百日，始有单骑，事存送往，於此可征。不朝如此，谁应受诮？反以见呵，非所反侧。今乃勒兵以窥象馆，长戟以指魏阙，不亦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贤子元琰，获免虎口，及凌波西迈，吾所发遣。犹推素怀，不畏嗤嗤。足下尚复灭君臣之纪，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谏，既往难咎。今六师西向，为足下忧之。（《南齐书·张敬儿传》。按：《周传》云：「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裁答。」则此书所作，而其大略乃高帝口授也。今故编入高帝文。）

◇与王广之书

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启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其启闻，政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启依法。（《南齐书·王广之传》）

◇书

吾今至破岗，在路粗可。寻还，迟见卿不远，愿信知卿深意也。（《淳化阁帖》）

◇与崔祖思书

明居士标意可重，吾前旨竟未达邪？小凉欲有讲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与庆符俱归。

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南齐书·明僧绍传》）

◇与王延之书

韬云卿未尝有别意，当缘刘家月旦故邪？（《南齐书·王延之传》。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江州刺史，每致饷下都，阮韬与朝士同列。太祖闻其如此，与延之书。）

◇譬刘悛书

承至性毁瘵，转之危虑，深以酸怛。终哀全生，先王明轨，岂有去缣纩，彻温席，以此悲号，得终其孝性邪？当深顾往旨，少自抑勉。（《南齐书·刘悛传》）

◇报武陵王晔

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辩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南齐书·武陵王晔传》。晔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

◇答刘善明

省所献《杂语》，并列圣之明规，众智之深轨。卿能宪章先范，纂镂情识，忠款既昭，渊诚肃著，当以周旋，无忘听览也。（《南齐书·刘善明传》。善明上表陈事，又撰《贤圣杂语》奏之，托以讽谏，上答。）

◇又答刘善明

具卿忠谠之怀。夫赏罚以惩守宰，饰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礼，或非易制。国学之美，已敕公卿。宣阳门今敕停。寡德多阙，思复有闻。（《南齐书·刘善明传》。善明又谏起宣阳门，表陈宜明守宰赏罚；立学校，制齐礼；广开宾馆，以接邻国。上又答。）

◇答萧景光

风俗沦败，二十馀年以吾当之，岂得顿埽？幸得数载尽力，救苍生者，必有功於万物也。治天下者，虽圣人犹须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忧不治也。（□□□□□□□景先启称上德化之美，上答之。）

◇答杨公则启经略之宜（建元三年）

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应且加恩耳。卿若能袭破白水，必加厚赏。（《南齐书·氐羌传》。晋寿太守启经略之宜，上答。）

◇答褚渊（建元中。）

公所道臧荣绪，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南齐书·臧荣绪传》）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鉴乾序，钦若明命，以命於道成。夫肇自生民，树以司牧，所以阐极则天，开元创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炳诸典谟，载在方册。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济於厥艰。大造颠坠，再构区宇，宣礼明刑，缔仁缉义。晷纬凝象，川岳表灵，诞惟天人，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弗和会。乃仰协归运，景属与能，用集大命於兹。辞德匪嗣，至於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献，至於百戎，佥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违，人神无托，不可以旷主」。畏天之威，敢不祗从鸿历。敬简元辰，虔奉皇符，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万国。惟明灵是飨！（《南齐书·高帝纪》下，又见《南史》四。）

卷三

◎武帝（一）

帝讳赜，字宣远，小名龙儿。高帝长子。初为寻阳国侍郎，辟州西曹书佐，出为赣令。泰始中征为尚书库部郎、征北中兵参军，封西阳县子，带南东莞太守，越骑校尉、正员郎、抚军长史、襄阳太守，转宁朔将军、广兴相。元徽中，转司徒右长史、黄门郎。出为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升明初为左卫将军，转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封闻喜县侯，征侍中、领军将军，转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齐国建，为齐公世子，加侍中、南豫州刺史，进爵王太子。高帝受禅，为皇太子。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明年改元永明。在位十一年。谥曰武皇帝，庙号世祖。

◇下内外官诏（建元四年三月）

丧礼虽有定制，先旨每存简约，内官可三日一还临。外官间一日还临。後有大丧皆如之。（《南齐书·武帝纪》）

◇原城直诏（建元四年三月）

城直之制，历代宜同，顷岁逋弛，遂以万计。虽在宪宜惩，而原心可亮。积年逋城，可悉原荡。自兹以後，申明旧科，有违纠裁。（《南齐书·武帝纪》）

◇赈血阝贫民诏

比岁未稔，贫穷不少，京师二岸，多离其弊。遣中书舍人优量赈忄血。（《南齐书·武帝纪》）

赈忄血灾民诏（建元四年五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渍。遣中书会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血忄。（《南齐书·武帝纪》）

◇讯狱蠲租诏（建元四年六月）

水潦为患，星纬乖序。京都囚系，可克日讯决；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建康、秣陵二县贫民加赈赐，必令周悉。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南齐书·武帝纪》）

◇恤桓康诏（建元四年七月）

康昔预南勋，义兼常怀，倍深恻怆。凶事所须，厚加料理。（《南齐书·桓康传》。）

司徒褚渊死下诏（建元四年八月）

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恸怀，比虽瘵，便力出临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疋，蜡二百斤。（《南齐书·褚渊传》。）

◇赠谥褚渊诏（建元四年八月）

夫褒德所以纪民，慎终所以归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新除司空、领骠骑将军、南康公渊，履道秉哲，鉴识弘旷。爰初弱龄，清风夙举。登庸应务，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经纶王化，契阔屯夷，绸缪终始。总录机衡，四门惟穆，谅以同规往古，式范来今。谦光弥远，屡陈降挹，权从高旨，用亏大猷。将登上列，永翼声教。天不遗，奄焉薨逝，朕用震恸於厥心。其赠公太宰，侍中、录尚书，公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送之礼，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谥曰文简。（《南齐书·褚渊传》）

◇又诏

渊妻宋故巴西公主埏隧暂启，宜赠南康郡公夫人。（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旨缘淮戍将临会诏（建元四年九月）

缘淮戍将，久处边劳，三元行始，宜沾恩庆。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後每岁皆如之。（《南齐书·武帝纪》，又见《南史》四。）

◇追恤宋建平王景素诏（初即位）

宋建平王刘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向，虽末路失图，而原心有本，年流运改，宜弘优泽，可听以王礼还葬旧墓。（《宋书·建平王宏传》，又略见《南史》十四。）

◇优奖守宰诏（永明元年正月）

经邦之寄，实资莅民，守宰禄俸，盖有恒准。往以边虞告警，故沿时损益，今区宇宁晏，庶绩咸熙，念勤简能，宜加优奖。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南齐书·武帝纪》，又见《南史》四。）

◇甄黜守宰诏（永明元年三月）

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泰运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范，永隆治根，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南齐书·武帝纪》）

◇申辛亥赦恩诏

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负荷，若坠渊壑。而远图尚蔽，政刑未理，星纬失序，阴阳愆度。思播先泽，兼酬天眚，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讫为始。京师囚系，悉皆原宥。三署军徒，优量降遣。都邑鳏寡尤贫，详加赈血邝。（《南齐书·武帝纪》）

◇又诏

四方见囚，罪无轻重，及劫贼馀口长徒敕系，悉原赦。逋负督赃，建元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三月以前，皆特除。（《南齐书·武帝纪》）

◇改葬袁粲等诏（永明元年四月）

昔魏矜袁绍，恩洽丘坟，晋亮两王，荣覃馀裔，斯盖怀旧流仁，原心兴宥，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沾优隆。粲、秉前年改葬茔兆，未材官，可为经略，粗合周礼。（《南齐书》作「材椁可为经理，令粗足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时致送，还反旧墓，在所营葬事。（《宋书·袁粲传》、《南齐书·武帝纪》，又略见《南史》二十六。）

◇诛垣崇祖诏（永明元年四月）

垣崇祖凶诟险躁，少无行业。昔因军国多虞，采其一夫之用。大运光启，频烦升擢，溪壑靡厌，浸以弥广。去岁在西，连谋境外，无君之心，已彰遐迹。特加遵养，庶或悛革。而猜贰滋甚，志兴乱阶，随与荀伯玉允合不逞，窥窬非觊，构扇边荒，互为表里。宁朔将军孙景育究悉奸计，具以启闻。除恶务本，刑兹罔赦。使可收掩，肃明宪辟。（《南齐书·桓崇祖传》）

◇诛张敬儿诏（永明元年五月）

敬儿蠢兹边裔，昏迷不。属值宋季多难，颇获野战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无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包异志。在昔含弘，庶能惩革。位班三槐，秩穷五等，怀音靡闻，奸回屡构。去岁迄今，嫌贰滋甚。镇东将军敬则、丹阳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陈其凶狡，必图反噬。朕犹谓恩义所感，本质可移。顷者已来，衅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动殊俗，招扇群蛮，规扰樊、夏。假托妖巫，用相震惑，妄设征祥，潜图问鼎。履霜认开运之辰，坚冰於嗣业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祸淫，逆谋显露。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蛮，备睹奸计。信驿书翰，证验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党所及，特皆原宥。（《南齐书·张敬儿传》）

◇报薛渊诏（永明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隔殊方，声问难审。渊忧迫之深，固辞朝列。昔东关旧典，犹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时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许。便可断表，速还章服。（《南齐书·薛渊传》）

◇罪谢超宗诏（永明元年）

超宗衅同大逆，罪不容诛。彖匿情欺国，爰朋罔主，事合极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锢十年。（《南齐书·谢超宗传》）

◇封茹法亮诏（永明元年）

茹法亮近在盆城，频使衔命，内宣朝旨，外慰三军。义勇齐奋，人百其气。险阻艰难，心力俱尽。宜沾茅土，以甄忠绩。封望蔡县男、食邑三百户。（《南齐书·茹法亮传》）

◇青溪宫落成小会诏（永明二年七月）

夫乐所自生，先哲垂诰，礼不忘本，积代同风。是以汉光迟回於南阳，魏文殷勤於谯国。青溪宫体天含晖，则地栖宝，光定灵源，允集符命。在昔期运初开，经纶方远，缮筑之劳，我则未暇。时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鸿基，思存缔构，式表王迹。考星创制，揆日兴功，子来告毕，规摹昭备。宜申衅落之礼，以畅感尉之怀，可克日小会。（《南齐书·武帝纪》）

◇加恩京师二县诏（永明二年八月）

窆枯掩骼，义重前诰，血阝老哀癃，实惟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鉴寐。声忄惠未敷，物多乖所。京师二县，或有久坟毁发，可随宜掩埋。遗骸未椋，并加敛瘗。疾病穷困不能自存者，详为条格，并加沾瘗。（《南齐书·武帝纪》）

◇增封豫章王嶷诏（永明二年）

汉之梁孝，宠异列蕃，晋之文献秩殊恒序。况乃地侔前淮，勋兼往式，虽天伦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广田邑，用申恩礼，增封为四千户。（《南齐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豫章王嶷传》）

◇诏报扶南国王（永明二年）

具摩醯降灵，流施彼士，虽殊俗异化，遥深欣赞。知鸠酬罗於彼背叛，窃据林邑，聚凶肆掠，殊宜翦讨。彼虽介遐陬，旧修蕃贡，自宋季多难，海译致壅，皇化惟新，习迷未革。朕方以文德来远人，未欲便兴干戈。王既款列忠到，远请军威，今诏交部随宜应接。伐叛柔服，实惟国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屡衔边译，颇悉中土阔狭，令其具宣，上报以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南齐书·扶南国传》）

◇兴学诏（永明三年正月）

《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学文，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南齐书·武帝纪》）

◇考课诏

守宰亲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若耕蚕殊众，足厉浮堕者，所在即便列奏。其违方骄矜，佚事妨农，亦以名闻。将明赏罚，以劝勤怠。校核殿最，岁竟考课，以申黜陟。（《南齐书·武帝纪》）

◇答豫章王嶷求解大傅诏（永明三年）

公惟德惟行，无所厝辞。且鲁且卫，其谁与二。方式范当时，流声史籍。岂容屡秉谦，以乖期寄。（《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蠲孤独田租诏（永明三年五月）

氓俗凋弊，于兹永久，虽年谷时登，而歉乏比室。凡单于之身及茕独而秩养养孤者，并蠲今年田租。（《南齐书·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梁弥颉诏（永明三年八月）

行宕昌王梁弥颉，忠款内附，著绩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南齐书·氐羌传》）

◇皇太子释奠诏（永明三年十月）

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悉往观礼。（《南齐书·武帝纪》）

◇耕藉诏（永明三年十二月）

九谷之重，八材为末，是故洁粢丰盛，祝史无愧於辞，不藉千亩，周宣所以贻谏。昔期运初启，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则未暇。朕嗣奉鸿基，思隆先轨，载耒躬亲，率由旧式。可以开春发岁，敬简元辰，鸣青鸾於东郊，冕朱绂而莅事，仰荐宗俯勖黔皂。将使庾内充，遗秉外刃，既富而教，兹焉攸往。（《南齐书·武帝纪》）

◇进河南王易度侯为车骑大将军诏（永明三年）

易度侯守职西蕃，绥怀允缉，忠绩兼举，朕有嘉焉。可进号车骑大将军。（《南齐书·河南氐羌传》）

◇耕藉恩诏（永明四年闰正月）

夫耕藉所以表敬，亲载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规，躬执良耜，千畛咸事，六稔可期，教义克宣，诚感兼畅。重以天符灵贶，岁月鳞萃，宝鼎开玉匣之详，嘉禾发同穗之颖，甘露凝晖於牧，神爵骞翥於兰囿。斯乃宗稷之庆，岂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兹黔皂，见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诸逋负在三年以前尤穷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详授爵位，孤老贫穷，赐谷十石。凡欲附农而粮种阙乏者，并加给贷，务在优厚。（《南齐书·武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驾幸宣武堂讲武诏（永明四年闰月）

今亲阅六师，少长有礼，领双群帅，可量班赐。（《南齐书·武帝纪》）

◇定户租钱布诏（永明四年五月）

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後，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淮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南齐书·武帝纪》）

◇沈冲卒下诏（永明四年）

冲丧柩至止，恻怆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悯悼。（《南齐书·沈冲传》）

◇赠谥沈冲诏

冲贞详闲理，志局淹正。诚著蕃朝，绩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赠太常，谥曰恭子。（《南齐书·沈冲传》）

◇赠谥李安民诏（永明四年）

安民历位内外，庸绩显著。忠亮之诚，每简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殒丧，痛伤於怀。赠镇东将军，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谥曰肃侯。（《南齐书·李安民传》）

◇下杨集始等诏（永明四年）

後起奄峙殒逝，恻怆予怀。绥御边服，宜详其选。行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集始，干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缉境宁民，宣扬声教。可持节、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为龙骧将军、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为宁朔将军。（《南齐书·氐羌传》）

◇赐孤贫粮饩诏（永明五年正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昧爽丕显，思康民瘼。虽年谷亟登，而饥馑代有。今履端肇运，阳和告始，宜协时休，覃诸黎庶。诸孤老贫病，并赐粮饩，遣使亲赋，每存均普。（《南齐书·武帝纪》）

◇遣萧景先讨蛮诏（永明五年正月）

得雍州刺史张环启事，蛮虏相扇，容或侵轶。蜂虿有毒，宜时剿荡。可遣征虏将军丹阳尹景先，总率步骑，直指义阳。可假节，司州诸军，皆受节度。（《南齐书·萧景先传》）

◇赈赐京师二县灾民诏（永明五年六月）

比霖雨过度，水潦氵存溢，京师居民，多离其弊。中书舍人、二县官长随宜赈赐。（《南齐书·武帝纪》）

◇停丹阳属县逋租诏（永明五年七月）

丹阳属县，建元四年以来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为不少。京甸之内，宜加优贷。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南齐书·武帝纪》）

◇蠲吴兴义兴租调诏（八月）

今夏雨水，吴兴、义兴二郡田农多伤，详蠲租调。（《南齐书·武帝纪》）

◇幸商飙馆诏（九月）

九日出商爽馆登高，宴群臣。（《南齐书·武帝纪》）

◇和市诏（九月）

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是以十一而税，周道克隆，开建常平，汉载惟穆。岱畎丝，浮汶来贡，杞梓皮革，必缘楚往。自水德将谢，丧乱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师旅岁兴，饥馑代有。贫室尽於课调，泉贝倾於绝域，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民咨涂炭，实此之由。昔在开运，星纪未周，馀弊尚重。农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轻贱於当年。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所谓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几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南齐书·武帝纪》）

◇萧景先卒下诏（永明五年）

西信适至，景先奄至丧逝，悲怀切割，不自胜任。今便举哀。赙钱十万，布二百疋。（《南齐书·萧景先传》）

◇赠萧景先诏（永明五年）

故假节征虏将军丹阳尹新吴侯景先，器怀开亮，干局通敏。绸缪少长，义兼勋戚。诚著夷险，绩茂所司。方升宠荣，用申任寄。奄至丧逝，悲痛良深。可赠侍中、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假节、侯如故。谥曰忠侯。（《南齐书·萧景先传》）

◇赠萧睿明诏（永明五年）

龙骧将军、安西中兵参军、松滋令萧睿明，爱敬敦深，色养尽礼，丧过乎哀，遂致毁灭。虽未达圣教，而一至可愍。宜加荣命，以矜善人。可赠中书郎。（《南齐书·萧睿明传》）

◇委太子亲决狱诏（永明六年正月）

狱讼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贰，宜时详览此讯事，委以亲决。（《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原北边逋租诏（永明六年闰十月）

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边接疆场，民多悬磬，原永明以前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逋租调。（《南齐书·武帝纪》）

◇报梁弥承诏（永明六年）

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南齐书·氐羌传》。宕昌王使求军仪及杂伎书，诏报。）

◇原雍州逋租诏（永明七年正月）

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南齐书·武帝纪》）

◇蠲恤贫民诏

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迩，兆民所以允殖。郑浑宰邑，因姓立名，王睿剖符，户口殷盛。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间所在，犹或有之。诚复礼以贫杀，抑亦情由俗淡。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血阝之宜，务存优厚。（《南齐书·武帝纪》）

◇增俸诏

诸大夫年秩隆重，禄食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南齐书·武帝纪》）

◇量给孔子祭秩诏（永明七年二月）

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於当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学攵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示方，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南齐书·武帝纪》）

◇定婚礼诏（永明七年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婚礼下达，人伦攸始，《周官》设媒氏之职，《国风》兴及时之咏。四爵内陈，义不期侈，三鼎外列，事岂存奢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公朝，方累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南齐书·武帝纪》）

◇赠谥王俭诏（永明七年五月）

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纪勋，弥峻恒策。故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俭，体道秉哲，风宇渊旷。肇自弱龄，清猷自远。登朝应务，民望斯属。草昧皇基，协隆鼎祚。宏谟盛烈，载铭彝篆。及赞朕躬，徽绩光茂。忠图令范，造次必彰。四门允穆，百揆时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论道，永厘衮职，弼兹景化，以赞隆平。天不遗，奄焉死逝，朕用震恸於厥心。可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公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故太宰文简公褚渊故事。冢墓材官营办，谥文宪公。（《南齐书·王俭传》）

◇吉凶条制诏（永明七年十月）

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之丽。至班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南齐书·武帝纪》。）

卷四

◎武帝（二）

◇大赦诏（永明八年七月）

阴阳舛和，纬象愆度，储胤婴患，淹历旬晷。思仰祗天戒，俯纾民瘼，可大赦天下（《南齐书·武帝纪》）

◇原司雍逋租诏（永明八年七月）

司、雍二州，比岁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汝南一郡，复限更申五年。（《南齐书·武帝纪》）

◇赈恤京邑诏（永明八年八月）

京邑霖雨既过，居民泛滥，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血阝。（《南齐书·武帝纪》）

◇赈赐吴兴诏（永明八年十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兴水淹过度，开所在仓赈赐。（《南齐书·武帝纪》）

◇量增尚书郎赐禄诏（永明八年十二月）

尚书丞郎，职事繁剧，血阝俸未优，可量增赐禄。（《南齐书·武帝纪》）

◇黄籍限断诏（永明八年）

夫简贵贱，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黄籍。岂有假器滥荣，窃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旧章。然衅起前代，过非近失，既往之侃，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国疆，各许还本。此後有犯，严加翦治。（《南齐书·虞玩之传》，又见《通典》三。）

◇太庙时荐诏（永明九年正月）

太庙四时祭，荐宣皇帝面起饼、鸭霍；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菹羹；昭皇后茗册炙鱼。皆所嗜也。（《南齐书·礼志》上，又见《南史》十一、《通典》四十九。）

◇赠谥柳世隆诏（永明九年）

故侍中、左光禄大夫贞阳公世隆，秉德居业，才兼经纬。少播清徽，长弘美誉。入参内禁，出赞西牧，专寄郢郊，克挫巨猾，超越前勋，功著一代。及总任方州，民颂宽德，翼教崇闳，朝称元正。忠谟嘉猷，简於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逾。将登铉味，用燮鸿化，奄至薨殒，震恸良深。赠司空，班剑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谥曰忠武。（《南齐书·柳世隆传》）

◇赙谥戴僧静诏（永明九年）

僧静志怀贞果，诚著艰难。克殄西墉，勋彰运始。奄至殒丧，恻怆伤怀。赙钱五万，布百匹。谥壮侯。（《南齐书·戴僧静传》）

◇以范当根纯为林邑王诏（永明九年）

林邑虽介在遐外，世服王化。当根纯乃诚款到，率其僚职，远绩克宣良有可嘉。宜沽爵号，以弘化泽，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南齐书·南夷传》）

◇原责逋增禄俸诏（永明十年正月）

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赀不在例。孤老六疾，人谷五斛。内外有务众官增禄俸。（《南齐书·武帝纪》）

◇豫章王薨下诏（永明十年四月）

嶷明哲至亲，勋高业始，德懋王朝，道光区县，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今便临哭。九命之礼，宜备其制。敛以衮冕之服，温明秘器，命服一具，衣一袭，丧事一依汉东平王故事，大鸿胪持节护丧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过葬。（《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豫章王嶷诏（永明十年）

宠章所以表德，礼秩所以纪功。慎终追远，前王之盛策，累行畴庸，列代之通诰。故使持节、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刺史、新除中书监、豫章王嶷，体道秉哲，经仁纬义，挺清誉於弱龄，发韶风於早日，缔纶霸业之初，翼赞皇基之始，孝睦著於乡闾，忠谅彰乎邦邑。及秉德论道，总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风润两，无侃於时侯，血阝民拯物，有笃於矜怀，雍容廊庙之华，仪形列郡之观，神凝自远，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国，方授以神图，委诸庙胜，缉颂九，陪禅五岳。天不遗，奄焉薨逝，哀痛伤惜，震恸乎厥心。今先远戒期，龟谋袭吉，宜加茂典，以协徽猷。可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扬州牧，绿彡戾绶，具九服锡命之礼，侍中、大司马、太傅、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虎贲班剑百人，ㄝ京车，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仪依东平王故事。（《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赈赐京邑诏（永明十年十一月）顷者霖雨，樵粮稍贵，京邑居民，多离其弊。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南齐书·武帝纪》）

◇资遣魏俘诏（永明十年）

时虞帝钦明，苗山记倒戈之阵，夏君踵武；钧台载不战之兵，今锋镝陵边。彤云入侯，加讨而後擒，待征而知服，此乃朕之凉德，彼将何德？徒哀其积习为性，因染遂变，不识天时，用干人事。虽同滨率境，自隔王臣，直曰斯民，独为系虏。父母生乖，妻儿则桑梓悠悠，坟茔万里，情甚悲之，可解纲改祝，听归巢穴。岂直邻好足鄙，特以哀矜自中，以时资遣，称朕意焉。（《文苑英华》六百五十。淮阴太守移魏，淮阳太守文引诏。）

◇配享太祖庙诏（永明十年）

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庙庭。（《南齐书·礼志》上。按：王敬则死於永泰元年，陈显达死於永元元年，今此诏为永明十年，必有误也。蒋目疑两「故」字後人妄增，此乃未死而预定配享。）

◇斩王奂下诏（永明十一年三月）

逆贼王奂，险讠皮之性，自少及长。外饰廉勤，内怀凶慝，贻戾乡伍，敢弃衣冠。拔其文笔之用，擢以显任，出牧樊阿，政刑驰乱。第三息彪，矫弄威权，父子均势。故宁蛮长史刘兴祖，忠於奉国，每事匡执，奂忿其异己，诬以讪谤，肆怒囚录，然後奏闻。朕察奂愚诈，诏送兴祖还都，乃惧奸谋发露，潜加杀害。欺罔既彰，中使辩核，遂援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电扫，义夫咸奋，曾未浃辰，罪人斯获，方隅克殄，汉南肃清。自非犯官兼预同逆谋，为一时所驱逼者，悉无所问。（《南齐书·王奂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长沙王妃诏（永明十一年）

奂自陷逆节，长沙王妃男女并长，且奂又出继，前代或当有准，可特不离绝。（《南齐书·王奂传》奂亻由女为长沙王晃妃，世祖诏。）

◇恤灾诏（永明十一年五月）

水旱成灾，谷稼伤弊，凡三调众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南齐书·武帝纪》）

◇又诏（七月）

顷风水为灾，二岸居民，多离其患。加以贫病六疾，孤老稚弱，弥足矜念。遣中书舍人履行沾恤。（《南齐书·武帝纪》）

水旱为灾，实伤农稼。江淮之间，仓廪既虚，遂草窃充斥，互相侵夺，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众逋宿债，并同原除。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南齐书·武帝纪》）

◇大渐下诏（永明十一年七月）

始终大期，贤圣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但皇业艰难，万机自重，不无遗虑耳。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环、薛渊等。百辟庶僚，各奉尔职，谨事太孙，勿有懈怠。知复何言。（《南齐书·武帝纪》，又《南史》四。）

◇又诏

我识灭之後，身上著夏衣画天衣，纯鸟犀导，应诸器服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唯装复衤夹衣各一通。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随我入梓宫。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祫祭。我灵上慎勿以性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设菜食。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民。百官停六时入临，朔望祖日可依旧。诸王六宫，并不须从山陵。内殿凤华、寿昌、耀灵三处，是吾所治制。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谓此为奢俭之中，慎勿坏去。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诸小小赐乞及卜内处分，亦有别牒。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悉付萧谌优量驱使之，勿负吾遗意也。（《南齐书·武帝纪》，又《南史》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崩又诏

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弊民已多，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不得有违准绳。（《南齐书·武帝纪》）

◇敕虞忄宗赐谢超宗死（永明元年）

谢超宗令於彼赐自尽，勿伤其形骸。（《南齐书·谢超宗传》。超宗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忄宗。）

◇敕庐陵王子卿

吾前後有敕，非复一两过，道诸王不得作乖体格服饰，汝何意都不忆吾敕邪？忽作毒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须坏，可速送下。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可即坏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坏去。凡诸服章，自今不启吾知复专辄作者，後有所闻，当复得痛杖。（《南齐书·庐陵王子卿传》）

汝比在都，读书不就，年转成长，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风过耳，使吾失气。（同上。）

◇敕谢还都

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可还都。（《南齐书·谢传》）

◇敕徙刘祥（永明中）

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哕，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厉，日望悛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宣议朝廷，不避尊贱，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影《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卿不见谢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侃。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南齐书·刘祥传》）

◇敕吕安国（永明四年）

吾恒忧卿疾病，应有所须，勿致难也。（《南齐书·吕安国传》）

◇敕王晏（永明中）

慈在职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骑马，听乘车在仗後。（《南齐书·王慈传》）

◇敕茹法亮（永明六年）

吾见吕安国疾状，自不宜劳，且脚中既恒恶，扶人至吾前，於礼望殊成有亏，吾虽敕之。其人甚讳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复须扶人，依例入，幸勿牵勉。（《南齐书·吕安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敕

可问萧惠休。吾先使卿宣制，答其勿以私禄足充献奉。今段殊觉其下情厚於前，後人间之，故当不复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南齐书·萧惠基传》。弟惠休永明四年为广州刺史。罢任，献奉倾资。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

◇敕丘冠先子雄（永明八年）

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赏惜。丧尸绝域，不可复寻，於卿後宦涂无妨，甚有高比。（《南齐书·河南氐羌传》）

◇敕曹虎（永明八年）

广陵须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得处此任。（《南齐书·曹虎传》）

◇敕王晏（永明九年）

世隆虽抱疾积岁，志气未衰，冀医药有效，痊差可期。不谓一旦便为异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昔在郢城，诚心夙忄困，全保一蕃，勋业克著。寻准契阔，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当无已已耶！（《南齐书·柳世隆传》）

◇敕晋安王子懋（永明十一年）

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虏必无敢送死理，然为其备，不可暂懈。今秋犬羊辈越逸者，其亡灭之征。吾今亦行密纂集，须有分明指的，便当有大处分。今普敕镇守，并部偶民丁，有事即便应接连，已敕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诸人量觅，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觇，粮食量为根本，更不忧人仗，常行视驿亭马，不可有废阙。并约语诸州，当其界皆尔，不如法，即周章。

吾敕荆、郢二镇，各作五千人阵，本拟应接彼耳。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鱼继宗、殷公愍至镇，可以公愍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阶级，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汝所记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当优量觅送。

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也。（并《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

◇策命百济国王牟大（永明八年）

於戏！惟尔世袭忠勤，诚著遐表，沧路肃澄，要贡无替。式循彝典，用纂显命。往钦哉！其敬膺休业，可不慎欤？制诏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牟大，今以大袭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五，铜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南齐书·东夷传》）

◇任用沈宪启

县岂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南齐书·沈宪传》武陵王晔为会稽，以宪为左军司马。太祖以山阴户众难治，欲分为两，世祖启云云。乃以宪带山阴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虞手书

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顾，意欲相屈。（《南齐书·虞传》升明中，世祖为中军，引为谘议参军，使吏部郎江谧持手书谓忄宗云云。）

◇与玄元度书

努力成臂上之相也。（□□□□□□□建元二年，魏围朐山戍主，玄元度出击，大破之初。元度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

◇致沙门法猷书

承远上无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远上此去，甚得好处，诸佳非一，不复增悲也。一二迟见法师，方可叙瑞梦耳。今正为作功德，所须可具疏来也。（《高僧传》八。释僧远姓皇，渤海重合人。居锺山五十年。永明二年卒於定林上寺，武帝致书於猷。猷姓徐，西海延水人。任定林上寺，为僧正。）

◇答豫章王嶷（永明元年）

事中恐不得从所陈。（《南齐书·豫章王嶷传》。永明元年，嶷领太子太傅，手启上，上答。）

◇又答（永明二年）

仪刀、捉刀，不应省也。侠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还正是耳。亦不曾闻人道此。吾自不使诸王无仗，况复汝耶？在私园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鸣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复施用，此来甚久。凡在镇自异还京师，先广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辇事，随时而改，亦复有可得依旧者。汝若有疑，可与王俭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仪无失便行也。（同上。）

传诏台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识及以来未见，故有敕耳。小儿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闻，岂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议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侠毂，但牵之。吾昨不通仗事，俭已道，吾即令答，不烦有此启。须间言，自更一二。（同上。）

茹亮今启汝所怀及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凡诸普敕，此意可寻，当不关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顷见汝自更委悉，书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强厝此意，白泽亦当不解何意尔。（同上。）

◇又答豫章王嶷（永明四年）

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同上。）

◇答王晏（永明七年）

俭年德富盛，志用方隆，岂意暴疾，不展救护，便为异世，奄忽如此，痛酷弥深。其契阔艰运，义重常怀，言寻悲切，不能自胜。痛矣奈何！往矣奈何！（《南齐书·王俭传》。吏部尚书王晏启及俭丧，上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答

学常启吾，为其鼻中恶。今既以何胤、王莹还门下，故有此回换耳。（《南齐书·江学传》。学转都官尚书，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上答。）

◇答王融请给虏书（永明中）

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南齐书·王融传》。）

卷五

◎郁林王

王讳昭业，字元尚。文惠太子长子，小名法身。武帝即位，封南郡王。太子死，立为皇太孙。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明年，改元隆昌。在位一年，明帝废之为郁林王，见弑。

◇即位下诏（永明十一年八月）

朕以寡薄，嗣膺宝政，对越灵命，钦若前图，思所以敬守成规，拱揖群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范。凡逋三调及众债，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备偿封籍货鬻未售，亦皆还主。御府诸署池田邸冶，兴废沿事，本施一时，於今无用者，详所罢省。公宜权禁，一以还民关市征赋，务从优减。（《南齐书·郁林王纪》）

◇放遣俘囚诏

近北掠馀口，悉充军实。刑故无小，罔或攸赦，抚辜兴仁，事深睿范。宜从荡宥，许以自新，可一同放遣，还复民籍。已赏赐者，亦皆为赎。（《南齐书·郁林王纪》）

◇序用劳人诏

往岁蛮虏协谋，志扰边服，群帅授略，大歼凶丑。革城克捷，及舞阴固守，二处劳人，未有沾爵赏者，可分遣选部，往彼序用。（《南齐书·郁林王纪》）

◇诏选部（永明十一年九月）

东西二省府国，长老所积，财单禄寡，良以矜怀。选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随宜量处，以贫为先。（《南齐书·郁林王纪》）

◇追崇竟陵王子良诏（隆昌元年四月）

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远尊亲，沿情所隆。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体睿履正，神鉴渊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龄，孝友光备。爰及赞契，协升景业。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顾，任均负图。谅以齐晖《二南》，同规往哲。方凭保，永翼雍熙。天不遗，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龟谋袭吉，先远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风烈。可追崇假黄钺、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纟戾绶，备九服锡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ㄝ京车，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又见《文选·齐竟陵王行状》，与此小异。案：《南齐书·郁林王纪》有隆昌元年正月诏，《文苑英华》载有全文，以为沈约作。）

◇征吴苞诏（隆昌元年）

处士濮阳吴苞，栖志穹谷，秉操贞固，沈情味古，白首弥厉。征太学博士。（《南齐书·吴苞传》）

◎海陵王

王讳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永明四年封临汝公，历济阳太守、南豫州刺史。郁林即位，封新安王，为扬州刺史。以隆昌元年七月即位，改元延兴。在位四月，为明帝所废，降封海陵王，见弑。谥曰恭王。

◇即位诏（延兴元年七月）

太祖高皇帝英谋光大，受命作齐；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继晖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铄，四海宅心，并德漏下泉，功昭上象，声教所覃，无思不洽。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运锺否剥。嗣君昏忍，暴戾滋多，弃侮天经，悖灭人纪，朝野重足，遐迩侧视，民怨神恫，宗祧如缀。赖忠谟肃举，霄汉廓清，俾三后之业，绝而更纽，七百之庆，危而复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绪，载怀驭朽，若坠诸渊，思与黎元，共绥戬福。（《南齐书·海陵王纪》）

◇叙用新安国臣诏

新安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者，适其所乐。（《南齐书·海陵王纪》）

◇铨用淮关戍将诏（延兴元年九月）

顷者以淮关徭戍，勤瘁於行役，故覃以荣阶，簿酬厥劳。勋状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舍爵之典，趣报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铨用。（《南齐书·海陵王纪》）

◇亟婚嫁停徭役诏（延兴元年十月）

周设媒官，趣及时之制，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宽俗阜民。朕君制八，志敷九德，而习俗之风，为弊未改，静言多愠，无忘昏昃。督劝婚嫁，宜严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Ｂ梅息怨。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南齐书·海陵王纪》）

◎明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讳鸾，字景栖，小名玄度。始安贞王道生子。仕宋，历安吉令，迁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齐受禅，迁侍中，封西昌侯，为冠军将军、郢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武帝即位，转度支尚书，迁侍中，历吴兴太守、豫州刺史、尚书右仆射，领卫尉，转左仆射，领右卫将军，迁侍中、尚书令。郁林王即位，加镇军将军，进大将军、中书监。海陵王即位，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封宣城郡公，加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封宣城王。以延兴元年十月即位，改元二，建武、永泰。在位五年。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

◇即位大赦诏（建武元年十月）

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神武重辉，钦明懿铄，七百攸长，盘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阶荐阻，嗣命多违，蕃衅孔棘，宏图景历，将坠诸渊。宣德皇后远鉴崇替，宪章旧典，畴咨台揆，允定灵策，用集宝命于予一人。猥以虚薄，缵承大业，仰系鸿丕，顾临兆民，永怀先构，若履春冰，寅忧多惕，罔识攸济，思与万国，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卫身普转一阶，其馀文武，赐位二等。逋租宿责，换负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贼馀口在台府者，可悉原放。负衅流徒，并还本乡。（《南齐书·明帝纪》）

◇崇俭诏

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南齐书·明帝纪》）

◇停息後渚税诏

顷守职之吏，多违旧典，存私害公，实兴民蠹。今商旅税石头後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断。主曹详为其制，宪司明加听察。（《南齐书·明帝纪》。）

◇铨叙东西二省旧臣诏

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南齐书·明帝纪》）

◇断土贡诏（建武元年十一月）

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南齐书·明帝纪》）

◇满叙宣城国臣诏

宣城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适所乐。（《南齐书·明帝纪》）

◇达下情诏（建武元年十二月）

上览易遗，下情难达，是以甘棠见美，肺石流咏。自月一视黄辞，如有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枉不申，怀直未举者，莅民之司，并任厥失。（《南齐书·明帝纪》）

◇手诏王思远（建武初）

此人殊可惜。（□□□□□□□顾之与思远并属文章。建武初，以疾归，高宗手诏与思远。）

◇求直言诏（建武二年正月）

京师系囚殊死，可降为五岁刑，三署见徒，五岁以下悉原赦。王公以下，各举所知。随王公卿士，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极谏。（《南齐书·明帝纪》）

◇理坟垅诏

京师二县，有毁发坟垅，随宜修理。（《南齐书·明帝纪》）

◇课农桑诏

食惟民天，义高姬载，蚕实生本，教重轩经。前哲盛范，後王茂则，布令审端，咸必由之。朕肃岩廊，思弘风训，深务八政，永鉴在勤，静言日昃，无忘寝兴。守宰亲民之主，牧伯调俗之司，宜严课农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穷地利，固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蚕殊众，具以名闻。游怠害业，即便列奏。主者详为条格。（《南齐书·明帝纪》）

◇蠲南徐州三课诏（建武二年三月）

南徐州侨旧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课。（《南齐书·明帝纪》）

◇停雍豫等五州税调诏

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租调。其与虏交通，不问往罪。（《南齐书·明帝纪》）

◇诛萧谌诏（建武二年六月）

萧谌擢自凡庸，识用轻险，因藉幸会，早预驱驰。永明之季，曲颁恩纪。郁林昏悖，颇立诚效。宠灵优渥，期遇兼隆，内总戎柄，外畅蕃威，兄弟荣贵，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万一。自以勋高伊、霍，事均难赏，才冠当时，耻居物後。矫制王权，与夺由己。空怀疑惧，坐构嫌猜。觇候宫掖，希觊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诬君不臣之迹，固以彰暴民听，喧聒遐迩。遂潜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结禁卫，互为唇齿，密契戚邸，将肆奸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弥缝，弘以大信，庶能怀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谋滋甚。夫无将必戮，《阳秋》明义，况衅积祸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书。罪止元恶，馀无所问。（《南齐书·萧谌传》）

◇赠仇池公杨元秀诏（建武二年七月）

仇池公杨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丑虏凶逼，血诚弥厉，宣播朝威，招诱戎种，万里齐契，响然归从。诚效显著，实有可嘉。不幸殒丧，凄怆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夫死事加恩，《阳秋》明义。宜追覃荣典，以弘劝奖。赠仇池公。持归国。（《南齐书·氐羌传》。元秀病死，符幼孙领其众。高宗诏。）

◇下氐王杨馥之诏（建武二年七月）

氐王杨馥之，世纂忠义，率厉部曲，树绩边城，克殄奸丑。复内禀朝律，外抚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为持节、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杨炅进号安西将军。（《南齐书·氐羌传》。氐杨馥之聚义众据池。）

◇崇俭诏（建武二年十月）

轨世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王。朕属流弊之末，袭浇浮之季，虽恭已弘化，刻意隆平，而礼让未兴，侈华犹竞。永鉴玄风，竞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南齐书·明帝纪》）

◇晋帝诸陵诏（建武二年十二月）

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自经南面，负宸居，或功济当时，德覃一世，而茔垅赞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伊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榛芜。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吴、晋陵二郡失稔之乡，蠲三调有差。（《南齐书·明帝纪》）

◇报江诏（建武二年）

诒厥之训，送终以俭，立言归善，益有嘉伤，可从所请。赠散骑常侍、太常。谥曰敬子。（《南齐书·江学文传》）

◇诏守长（建武三年正月）

申明守长六周之制。（《南齐书·明帝纪》）

◇血阝将士死亡诏

去岁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南齐书·明帝纪》）

◇车府诏（建武三年三月）

车府乘舆有金银饰校者，皆剔除。（《南齐书·明帝纪》）

◇停光新诏（建武三年闰十二月）

今岁不须光新，可以见钱为百官供给。（《南齐书·明帝纪》）

◇诛王晏诏（建武四年正月壬寅）

晏闾阎凡伍，少无持操，阶缘人乏，班齿官途。世祖在蕃，搜扬擢用，弃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轻跳险锐，在贵弥著，猜忌反覆，触情多端。故以两宫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内愧於心，外惧宪牍，掩迹陈疴，多历年载。频授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辄辞请不行，事似谦虚，情实诡伏。隆昌以来，运集艰难，匡赞之功，颇有心力。乃爵冠通侯，位登元辅，绸缪恩寄，朝莫均焉。溪壑可盈，无厌将及。视天画地，遂怀异图。广求卜相，取信巫觋。论荐党附，遍满台府。令太息德元渊薮亡命，同恶相济，剑客成群。弟诩凶愚，远相唇齿，信驿往来，密通要契。去岁之初，奉朝鲜于文粲备告奸谋。朕以信必申中，义无与贰，推诚委任，觊能悛改。而长恶易流，构扇弥大，与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等克期窃发。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可为其主，得志之日，当守以虚器。明达诸辞，炳然具存。昔汉后以反唇致讨，魏臣以虬须为戮，况无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谁置刑辟。并可收付廷尉，肃明国典。（《南齐书·王晏传》）

◇兴学诏（建武四年正月庚午）

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璋於既就，是以陶钧万品，务本为先，经纬九区，学学攵为大。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无忘旰昃。今华夏安，要荒慕向，缔修东序，实允适时。便可式依旧章，广延国胄，弘敷景业，光被後昆。（《南齐书·明帝纪》）

◇下谢フ诏（建武四年）

夫昭然荣观，风流自远；蹈彼幽人，英华罕值。故辰揖楚相，见称南国；高谢汉臣，取贵良史。新除侍中、中书令フ，早藉羽仪，夙标清尚，登朝树绩，出守驰声。遂敛迹康衢，拂衣林氵止，抱箕颖之馀芳，甘憔悴而无闷。抚事怀人，载留钦想。宜加优礼，用旌素概。可赐床帐褥席，俸以卿禄，常出在所。（《梁书·谢フ传》フ为吴兴太守。建武四年，诏征为侍中、中书令，抗表不应。筑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诏。）

◇报芮芮王求医工等物诏（建武中）

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忄吴。（《南齐书·芮芮传》）

◇遣陈显达北讨诏（永泰元年正月）

晋氏中微，宋德将谢，蕃臣外叛，要荒内侮，天未悔祸，左衽乱华，巢穴神州，逆移年载。朕嗣膺景业，踵武前王，静言隆替，思区夏。但多难甫夷，恩化肇洽，兴师扰众，非政所先，用戢远图，权缓北略，冀戎夷知义，怀我好音。而凶丑剽狡，专事侵掠，驱扇异类，蚁聚西偏，乘彼自来之资，抚其天亡之会，军无再驾，民不重劳，传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举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师请援，结轨驰道。信不可失，时岂终朝。宜分命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岳，因兹大号。侍中太尉显达，可暂辍槐阴，指授群帅，中外篡严。（《南齐书·陈显达传》）

◇复孔子祭秩诏（永泰元年三月）

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潜被，至德弥阐。虽反袂遐旷，而祧荐靡阙，时祭旧品，秩比诸侯。顷岁以来，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举，岂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风教者哉！可式循旧典，详复祭秩，使牢饩备礼，钦飨兼申。（《南齐书·明帝纪》）

◇罪王敬则诏（永泰元年五月）

谢启事腾徐岳列如右。王敬则禀质凶猾，本谢人纲。直以宋季多艰，颇有膂力之用，驱奖所至，遂升荣显。皇运肇基，预闻末议，功非匡国，赏实震主。爵冠报，身登衮，固已《风雅》作刺，缙绅侧目。而溪谷易盈，鸱枭难改，猜心内骇，丑辞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渐，隆昌之世，坚冰将著，从容附会，朕有力焉。及景历惟新，推诚尽礼，中使相望，轩冕成阴。乃嫌迹愈兴，祸图兹构，收合亡命，结党聚群，外候边警，内伺国隙。元迁兄弟，中萃渊薮，奸契潜通，将谋窃发。即姻家，岳又邑子，取据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闻，韩、彭之衅已积。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肃明国宪。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诸诖误，一从荡涤。（《南齐书·王敬则传》。案：是年七月遗诏，编入沈约集中。）

◇敕赐傅昭漆合烛盘

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南史·傅昭传》）

◎东昏侯

侯讳宝卷，字智藏，本名明贤。明帝第二子。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即位，明年改元永元。在位三年见弑，追封东昏侯。

◇优诏免议陈显达（永元元年四月）

昔卫、霍出塞，往往无功，冯、邓入关，有时亏丧。况公规模肃举，期寄兼深，见可知难，无损威略。方振远图，廓清朔土。虽执宪有常，非所得议。（《南齐书·陈显达传》）

◇诛谢ㄱ诏（永元元年）

公等启事如此，资性轻险，久彰物议。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昔在渚宫，构扇蕃邸，日夜从谀，仰窥俯画。及还京师，翻自宣露，江、汉无波，以为己功。素论於兹而尽，缙绅所以侧目。去夏之事，颇有微诚，实擢曲加，逾迈伦序，感悦未闻，陵竞弥著。遂复矫构风尘，妄惑朱紫，诋贬朝政，疑间亲贤。巧言利口，见丑前志，涓流纤蘖，作戒远图。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便可收付廷尉，肃明国典。（《南齐书·谢传》）

◇徐孝嗣赐死下诏（永元元年十月）

周德方熙，「三监」迷叛，汉历载昌，宰臣构戾，皆身膏斧钺，族同烟烬。殷鉴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凭藉世资，早蒙殊遇，阶缘际会，遂登台铉。匡翼之诚无闻，讠舀黩之迹屡著。沈文季门世（下缺，《南齐书·徐孝嗣传》）

◎和帝

帝讳宝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随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二年，长史萧颖胄、雍州刺史萧衍举兵。三年，拥立于江陵。改元中兴。在位二年，禅位于梁，封巴陵王。寻死，追谥曰和帝。

◇举义下教

吾躬率晋阳，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所领内系囚见徒，罪无轻重，殊死已下，皆是遣。先有位署，即复本职，将吏转一阶。从征身有家口停镇，给廪食。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南齐书·和帝纪》）

◇复除荆雍义众诏（中兴元年四月）

荆雍义举所基，实始王迹。君子劳心，细人尽力，宜加酬奖，副其乃诚。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可普复除。（《南齐书·和帝纪》）

◇诏报崔偃（中兴元年）

具卿冤切之怀。卿门首义，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概然，今当显加赠谥。（《南齐书·崔慧景传》）

卷六

◎文安王后

后讳宝明，琅邪临沂人。宋吴兴太守韶之孙女。泰始末，高帝为文惠太子纳为室。建元元年，为南郡王妃。四年，为皇太子妃。永明十一年，为皇太孙太妃。郁林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历郁林至和帝，废立大事，咸假其命。天监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谥曰安后

◇废少帝为郁林王令

镇军、车骑、左仆射、前将军、领军、左卫、卫尉、八座：自我皇历启基，受终于宋，睿圣继轨，三业重光。太祖以神武创业，草昧区夏，武皇以英明提极，经纬天人。文帝以哲之资，体元良之重，虽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灵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锺气，爰表弱龄，险戾著於绿车，愚固彰於崇正。狗马是好，酒色方湎。所务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爱曲深，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鸿业，长恶滋甚。居丧无一日之哀，为欢宴之服。昏酣长夜，万机斯壅，发号施令，莫知所从。阉竖徐龙驹专总枢密，奉叔、珍之互执权柄，自以为任得其人，表里缉穆，迈萧、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顾天显，二帝姬嫔，并充宠御，两宫遗服，皆纳玩府。内外混漫，男女无别，丹屏之北，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开桑中之肆。又微服潜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虚位，交戟而守空宫积旬矣。宰辅忠贤，尽诚奉主，诛锄群小，冀能悛革，曾无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异己置戮，文武昭穆，以德誉见猜，放肆丑言，将行屠脍，社稷危殆，有过缀旒。昔太宗克光於汉世，简文代兴於晋氏，前事之不忘，後人之师也。镇军居正体道，家国是赖，伊霍之举，实寄渊谟，便可详依旧典，以礼废黜。中军将军新安王体自文皇，睿哲天秀，宜入嗣鸿业，永宁四海。外即以礼奉迎。未亡人属此多难，投笔增慨。（《南齐书·郁林王纪》）

◇废少帝为海陵王令

司空、後将军、丹阳尹、右仆射、中领军、八座：夫明晦迭来，屯平代有，上灵所以卷命，亿兆所以归怀。自皇家淳耀，列圣继轨，诸侯官方，百神受职。而殷忧时启，多难荐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体，乃亦九鼎将移。赖天纵英辅，大匡社稷，崩基重造，坠典再兴。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婴疾，弗克负荷，所以宗正内侮，戚藩外叛，觇天视地，人各有心。虽二祖之德在民，而七庙之危行及。自非树以长君，镇以渊器，未允天人之望，宁息奸宄之谋。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锺慈太祖，识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讴诵有在，宜入承宝命，式宁宗┘，帝可降封海陵王，吾当归老别馆。昔宣帝中兴汉室，简文重延晋祀、庶我鸿基，於兹永固。言念国家，感庆载怀。（《南齐书·海陵王纪》）

◇数东昏侯罪恶令

皇室受终，祖宗齐圣，太祖高皇帝肇基骏命，膺录受图，世祖武皇帝系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业，咸降年不永，宫车系晏。皇祚之重，允属储元。而禀质凶愚，发於稚齿。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顽，触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长，辅以群才，间以贤戚，内外维持，冀免多难，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亲，元勋良辅，覆族歼门，旬月相系。凡所任杖，尽慝穷奸，皆营伍屠贩，容状险丑，身秉朝权，手断国命，诛戮无辜，纳其财产，睚眦之间，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贱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反，无复已极，驱斥氓庶，巷无居人，老细奔遑，置身无所，东迈西屏，北出南驱，负疾舆尸，填街塞陌。兴筑缮造，日夜不穷，晨构夕毁，朝穿墓塞，络以隋珠，方斯已陋，饰以璧，曾何足道。时暑赫曦，流金铄石，移竹艺果，匪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伊夜，根未及植，叶已先枯，畚锸纷纭，勤倦无已。散费国储，专事浮饰，逼夺民财，自近及远，兆庶忄匡忄匡，流窜道路。府帑既竭，肆夺市道，工商稗贩，行号道泣。屈此万乘，躬事角抵，昂首翘肩，逞能勹木，观者如堵，曾无怍容。芳乐、华林，并立，踞肆鼓刀，手铨轻重。干戈鼓噪，昏晓靡息，无戎而城，岂足云譬。至於居丧淫讠燕之愆，三年载弄之丑，反道违常之衅，牝鸡晨鸣之慝，於事已细，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岂或能匹。征东将军，忠武奋发，投袂万里，光奉明圣，翊成中兴。乘胜席卷，扫清京邑，而群小靡识，婴城自固，缓戮稽诛，倏弥旬月，宜速剿定，宁我邦家。可潜遗间介，密宣此旨，忠勇齐奋，遄加荡扑，放斥昏凶，卫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奈何！奈何！（《南齐书·东昏侯纪》）

◇迎立南康王令

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东海、东阳、临海、新安、寻阳、南郡、竟陵、宜都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置僚属，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并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详依旧典，法驾奉迎。（《南齐书·和帝纪》。骁骑将军夏侯禀自京师至江陵，称宣德大后令。）

◇以巴陵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令

不言之化，形于自远。（《南齐书·明七王传》、《南史》四十四。）

◎豫章王嶷

嶷字宣俨，小名阿玉。高帝第二子。宋泰始中，为太学博士、长城令，入为尚书左民郎、钱唐令。赐爵晋寿县侯，除通直散骑侍郎。元徽初为宁朔将军，迁中书郎。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迁顺帝车骑谘议参军，随府迁骠骑、从事中郎。及即位，转侍中，加冠军将军。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左将军、江州刺史，改封永安县公。徙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齐受禅，迁侍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豫章郡王，徙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入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武帝即位，进太尉、领太子太傅，进大司马。永明十年卒，赠丞相、扬州牧，谥曰文献王。

◇请立州郡秩俸供给定格表

宋氏以来，郡州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夫（己上二十二字《通典》有之，本《传》在叙事中。）循革贯宜，损益资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馀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澄之则靡不入罪。殊非约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谓也。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又见《通典》五。）

◇让领太子太傅手启

陛下以睿孝纂业，万宇惟新，诸弟有序，臣屡荷隆爱，叨授台首，不敢固辞，免仰祗宠，心魂如失。负重量力，古今同规。臣穷生如浮，质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气序，自顷以来，宿疾稍缠，心虑恍惚，表於容状，视此根候，常恐命不胜恩。加以星纬屡见灾祥，虽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从俗，启解今职，但厝辞为鄙，或贻物诮，所以息意缄嘿，一委时运，而可复加宠荣，增其颠坠。且储傅之重，实非恒选，遂使太子见臣必束带，宫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当此。陛下同生十馀，今惟臣而已，友于之爱，岂当独臣锺其隆遇。别奉启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俭申启，未知粗上闻未？福庆方隆，国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预人位，唯当请降貂，以饰微躯，永侍天颜，以惟毕世，此臣之愿也。服之不衷，犹为身灾，况宠爵乎！殊荣厚恩，必誓以命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自陈启

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馀亦省，唯郊外远行，或复暂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牵仗，二侠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无大小，臣必欲上启，伏度圣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实，仰希即赐垂敕。（《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又启

扬州刺史旧有六白领合扇，二百拂，臣脱以为疑，不审此当云何？行园苑中乘舆，出篱门外乘举鸣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带神州者，未审此当云何？方有行来，不可失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又启

臣拙知自处，暗於疑访，常见素姓扶诏或箸布八，不意为异。臣在西朝拜王仪饰，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脱不为疑。小儿奴子，并青布衫，臣斋中亦有一人，意谓外庶所服，不疑与羊车相类。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边镇，不无羽卫，自归朝以来，便相分遣，侠毂、白直，格置三百许人，臣顷所引，不过一百。常谓京师诸王，不烦牵仗，若郊外远行，此所不论。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启省，又因王俭备宣下情。臣出入荣显，礼容优泰，第宇华旷，事乖素约，虽宋之遗制，恩处有在，犹深非服之惭。威卫之请，仰希曲照。（《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又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违远侍宴，将逾一纪，忧苦间之，始得开颜。近频侍坐，不胜悲喜。沾饮过量，实得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见，以杜游尘。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异，外物政自强生间节，声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简。臣前在东田，承恩过醉，实思叹往秋之谤，故言启至切，亦令群物闻之，伏愿已照此心。前侍幸讳（梁文帝讳也。）宅，臣依常乘车至仗後，监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竞启闻，云臣车逼突黄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赖慈明，即肠垂敕；不尔，臣终不知暗贻此累。比日禁断整密，此自常理，外声乃云起臣在华林，辄捉御刀，因此更严，度情推理，必不容尔，为复上启知耳。但风尘易至，和会实难，伏愿犹忆臣石头所启，无生间缝。比闲侍无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来华素，已具上简，每欲存衷，意虑不周，或有乖当。且臣五十之年，为玩几时，为此亦复不能以理内自制。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改正而已，小小制置，已自仰简。往岁收合得少杂材，并蒙赐故板，启荣内许作小眠斋，始欲成就，皆补接为辨，无乖格制，要是柽柏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斋，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内中无此斋，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尔可安，臣之今启，实无意识，亦无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东宫无而臣自处之，体不宜尔尔。所启蒙允，臣便当取臣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体臣心，便当永废不。臣自谓今启非但是自处宜然，实为微臣往事，伏愿必垂降许。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後，或当不能不试学营觅以自赡。连年恶疾馀，顾影单回，无事畜聚，唯逐手为乐耳。（《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唐寓之贼起启

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网宏罩，理不足论。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岂得不仰启所怀，少陈心款。山海崇深，臣获保安乐，公私情愿，於此可见。齐有天下，岁月未久，泽沾万民，其实未多，百姓恃险，怀恶者众。陛下曲垂流爱，每存优旨。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扌适籍检工巧，督血阝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计。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尝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细碎，故不为耳，为此者实非乖理。但识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犹不皆能伏理，况复天下，悠悠万品，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於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纭纭。久欲上启，闲侍无因，谨陈愚管，伏愿特留神恩。（《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南史》四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

◇疾笃启

臣自婴今患，亟降天临，医走术官，泉开藏府，慈宠优渥，备极人臣。生年疾迫，遽阴无几。愿陛下审贤与善，极寿苍，强德纳和，为亿兆御。臣命违昌数，奄夺恩怜，长辞明世，伏涕呜咽。（《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与沙州刺史杨广香书

夫废兴无谬，逆顺有恒，古今共贯，贤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怀挟诡态，首鼠两端，既已被伐，盘桓稽命。遂潜遣李乌奴叛。杨文弘扇诱边疆荒杂。柏年今已枭禽，乌奴频被摧破，计其馀烬，行自消夷。今遣参军行晋寿太守王道宝、参军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之、行宕渠太守王安会领锐卒三千，遄涂风迈，浮川电掩。又命辅国将军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鲁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称、益州刺史傅琰，并简徒竞骛，选甲争驰。雍州水步，行次魏兴，并山东侨旧，会於南郑。或泛舟垫江，或飞旌剑道，腹背飙腾，表里震击。

文弘容纳叛戾，专为渊薮，外侮皇威，内凌国族。君奕世忠款，深识理顺，想即起义，应接大军，共为犄角，讨灭乌奴，克建忠勤，茂立诚节。沈攸之资十年之积，权百旅之众，师出境而城溃，兵未战而自屠，朝廷无遗镞之费，士民靡伤痍之弊。况蕞尔小坚，方之蔑如，其取歼殄，岂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陕司蕃，清氛荡秽，谅惟任职。此府器械山积，戈旗林耸，士卒剽劲，蓄锐积威，除难剿寇，岂俟召集，但以翦伐萌菌，弗劳洪斧，扑彼蚊蚋，无假多力。皇上圣哲应期，恩泽广被，罪止首恶，馀无所问。赏罚之科，具写如别。《南齐书·氐羌传》）

◇戒诸子

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汉世以来，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丧族，小者削夺邑地，可不戒哉！（《南史》四十二）

◇遗令

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贪聚，自幼所怀，政以汝兄弟累多，损吾暮志耳。吾亡後，当共相勉厉，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灵，汝等自各立，灼然之分无失也。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圣主储皇及诸亲贤，亦当不以吾殁易情也。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撒。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虽才愧古人，意怀粗亦有在，不以遗财为累。主衣所馀，小弟未婚，诸妹未嫁，凡应此用，本自茫然，当称力及时，率有为办。事事甚多，不复甲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棺器及墓中，勿用馀物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铁环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过度也。後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馀皆如旧。与汝游戏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临终，召子子廉、子恪云云。子廉等号泣奉行。）

◎江夏王锋

锋字宣颖，小名黎，高帝第十三子。（《南史》作「十二子」。）建元三年封江夏王。永明中，历辅国将军、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转侍中，领石头戍事。出为南徐州刺史。郁林即位，加散骑常侍。隆昌初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加秘书监。延兴元年，为明帝所杀。

◇修柏赋

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Ｂ於当年，庶後凋之可咏。（《南史·江夏王锋传》）

◎始安王遥光

遥光字元晖。高帝兄子。袭父道生爵始安王，历员外郎，转给事黄门郎、太孙洗马，转中书郎。明帝即位，以为前将军、扬州刺史，进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大将军。东昏奉遗诏，加侍中、中书令。永元元年，据东府反，伏诛。

◇上明帝表荐王柬王僧孺

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类导川。伏唯陛下道隐旒纩，信充符玺，白驹空谷，振鹭在庭；犹惧隐鳞卜祝，藏器屠保，物色关下，委裘河上。非求制於一狐，谅求味於兼采。而五声倦响，九工是询；寝议庙堂，借听舆皂。臣位任隆重，义兼邦家，实欲使名实不违，徼幸路绝。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俟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窃见秘书丞琅邪王柬，年二十一，七叶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气茂，允迪中和。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後进。居无尘杂，家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室迩人旷，物疏道亲。养素丘园，台阶虚位；庠序公朝，万夫倾首。岂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东序之秘宝，瑚琏之茂器。

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虚约，思致悟敏，既笔耕为养，亦庸书成学。至乃照萤映雪，编薄缉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遗仪，南宫故事，画地成图，抵掌可述；岂直《鼠廷》鼠有必对之辨，竹书无落简之谬，访对不休，质疑斯在。（《梁书·王柬传》、《王僧孺传》）

◇诛谢启

谢资性险薄，大彰远近。王敬则往构凶逆，微有诚效，自尔升擢，超越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伍。而壑无厌，著於触事。比遂扇动内外，处处奸说，妄贬乘舆，窃论官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丑言异计，非可具闻。无君之心既著，共弃之诛宜及。臣等参议，宜下北里，肃正刑书。（《南齐书·谢传》。东昏失德，江┘欲立始安王遥光，遥光密致意於，惧见引，即以┘等谋告左兴盛，┘闻，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称敕召，付廷尉，与徐孝嗣、┘、暄等连名启诛。）

◎文惠太子

太子讳长懋，字云乔。武帝长子。小字白泽。升明初为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转秘书丞，不就，除中书郎，迁黄门侍郎。出为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齐受禅，封南郡王，进号征虏将军，征为侍中、中军将军，移镇西州。迁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帝即位，立为皇太子。永明十年死，谥曰文惠。葬景安陵。郁林即位，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有集十一卷。

◇疾笃上表

臣地属元良，业微三善，光道树风，於焉盖阙，晨宵忄凶）惧，有若临渊。摄生舛和，构离疴疾，大渐惟几，顾阴待谢，守器难永，视膳长违，仰恋慈颜，内怀感哽。窃为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愿割无已之悼，损既往之伤，宝卫圣躬，同休七百，臣虽没九泉，无所遗恨。（《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卷七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字云英。武帝第二子。升明中授宁朔将军，历邵陵王左军参军。转主簿、安南记室参军。迁安南长史，再迁辅国将军、会稽太守。高帝受禅，封闻喜县公。寻为征虏将军、丹阳尹。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历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徙侍中、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进号车骑将军，正位司从徒，领尚书令，徙扬州刺史，加中书监。郁林王即位，进太傅，督南徐州。死谥文宣王。有集四十卷。

◇梧桐赋

植椅桐於广囿，嗟倏忽而成林。依层楹而吐秀，临平台而结阴。乃抽叶於露始，亦结实於星沈。耸轻条而丽景，涵清风而散音。发雅咏於悠昔，流素赏之在今。必鸾凤而後集，何燕雀之能临。匪伊楚宫侧，岂独峄山芩。邈嵩莱之难俪，永配道於仙琴。（《初学记》二十八。）

◇请停台使检课表

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凡此辈使人，既非详慎勤顺。或贪险崎岖，要求此役。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铍槊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才适宗断族，排轻斥重，胁遏津埭，恐喝传邮。破罔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浙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猛，公私畏渡，脱舫在前，驱令俱发。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变无穷。既瞻郭望境，便飞下严符，但称行台，未显所督。先诃强寺，却摄群曹，开亭正才翕，便振荆革。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四乡所召，莫辩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馀税，且增为千。或诳应质作尚方，寄系东冶，万姓骇迫，人不自固。遂漂衣败力，竞致兼浆。值今夕酒谐肉饫，即许附申赦格；明日礼轻贷薄，便复不入恩科。筐贡微阙，棰挞肆情，风尘毁谤，随忿而发。及其犭屯蒜转积，鹅粟渐盈，远则分鬻他境，近则托贸吏民。反请郡邑，助民申缓，回刺言台，推信在所。如闻顷者令长守牧，离此每实，非复近岁。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则指赐敕令，遥外镇宰，明下条源，既各奉别旨，人竞自罄。虽复台使盈凑，会取正属所办，徒相疑偾，反更淹懈。

凡预衣冠，荷恩盛世，多以暗缓贻侃，少为欺猾入罪。若类以宰牧乖政，则触事难委，不容课逋上纲，偏觉非才。但赊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应缓，自依违纠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须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肃。且两装之船，充拟千绪；三坊寡役，呼订万计。每一事之发，弥晨方办，粗计近远，率遣一部，职散人领，无减二十，舟船所资，皆复称是。长江万里，费固倍之。较略一年，脱得省者，息船优役，实为不少。兼折奸减窃，远近暂安。（《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又略见《通典》四。）

◇治塘遏表

京尹虽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广袤周轮，几将千里。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氵尔、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馀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上谠言表

臣闻明台既僻，承云之歌阐、衢室爰启，南风之颂流，莫非降道爝军，纡灵浸泽。陛下凝庆协图，席昌属历，乾临冬暖，海镜春亭，选议钧俗，观风调纪。垂听革之典，降聆金之训，用能诗史无辍，工颂有闻。是故置四辅，立七谏，正国度，箴王阙。臣谓当今宜崇谏司，专事昭塞，职蹈謇谔，绩宣王文，则优其宠秩，厚其节礼。庶献鲜之美，方高圣代。至乃靡衣女俞食，曾宇雕墉，商货浮侈，田莱芜替，木或朴爽流，标梅失序。勉民观俗之宜，设官立事之要，随阙兴规衮废能补。如此则壤咏无远，辕乐可追。（《艺文类聚》二十四。）

◇钱法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血阝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於无所，鞭捶实繁，益致无聊。（《通典》九。）

◇陈时政密启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农政告祥，因高肆务，播植既周，继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视褫气。夫国资於民，民资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寝不便席。本始中，郡国大旱，宣帝下诏除民租。今闻所在逋馀尚多，守宰严期，兼夜课切，新税力尚无从，故调於何取给？政当相驱为盗耳。愚谓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纾民命。

自宋道无章，王风陵替，窃官假号，骈门连室。今左民所检，动以万数，渐渍之来，非复始适，一朝洗正，理致沸腾。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罚，兽穷则触，事在匪轻。齐有天下日浅，恩洽未布，一方或饥，当加优养。愚谓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检校，诚存精密，令史奸黠，鲜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谬。耳目可限，群狡无极。变易是非，居然可见。详而後取，於事未迟。

明诏深矜狱圄，恩文累坠。今科网严重，称为峻察。负罪离侃，充积牢户。暑时郁蒸，加以金铁。聚忧之气，足感天和。民之多恐，非国福矣。

顷土木之务，甚为殷广，虽役未及民，勤费已积。炎旱致灾。或由於此。皇明载远，书轨未一，缘淮带江，数州地耳，以魏方汉，犹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复为远矣。何得不爱其民，缓其政，救其危，存其命。

湘区奥密，蛮寇炽强，如闻南师未能挫戮。百姓齐民，积年涂炭，疽食侵淫，边虞方重。交州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後宾，固亦恒事。自青德启运，款关受职，置之度外，不足纟圭言。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广州积岁无年，越州兵粮素乏，加以发借，必致忄匡扰。愚谓叔献所请，不宜听从；取乱侮亡，更俟後会。虽缓岁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发动费役之劳。刘楷见甲以助湘中，威力既举，蚁寇自服。（《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又启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广殿稠人，裁奉颜色，纵有所怀，岂敢自达。比天眚亟见，地孽亟臻，民下妖讹，好生尊沓。谷价虽和，比室饥兼；缣纩虽贱，骈门《身果》质。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淮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东郡使民，年无常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於下，而国富於上邪？

又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捶革相驱。寻完者为用，既不兼两，回复迁贸，会非委积，徒令小民每婴困苦。且钱帛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利。

八属近县，既在京畿，发借征调，实烦他邑，民特尤贫，连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农政就兴，宜蒙赈给，若逋课未上，许以申原。

兖、豫二藩，虽曰旧镇，往属兵虞，异弃乡土。密迩寇庭，下无安志。编草结庵，不违凉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禀人灵，独绝温饱，而赋敛多少，向均沃实。谓凡在荒民，应加蠲减。

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前人增估求侠，後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

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贻侃，最合从网。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礼之本。

尚书列曹，上应乾象。如闻命议所出，先谘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谨写关行。愚谓郎官尤宜推择。

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实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大半。（《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又略见《南史》四十四、《通典》五。）

◇又启

伏寻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民庶雕流，日有困殆，蚕农罕获，饥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饶，贫者辅锺其弊，可为痛心，难以辞尽。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难劬，斛直数倍。机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血卩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於所贸，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臣昔忝会稽，粗闲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直，民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改；若乙限坚完，则终岁无役。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害民损政，实此为剧。

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道路愁穷，不可闻见。所逋尚多，收上事绝，臣登具启闻，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民，实自弊国。愚谓塘丁一条，宜还复旧，在所逋血阝，优量原除。凡应用钱，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一应送钱，於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

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於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通典》作「匹直六百」。）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馀，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

救民拯弊，莫敢减赋。时和岁稔，尚尔虚乏，傥值水旱，宁可熟念。且西京炽强，实基三辅，东都全固，实赖三河，历代所同，古今一揆。石头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东，深关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血阝。宜蒙宽政，少加优养。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长久大益，无患民赀不殷，国财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国，窃如愚管，未见可安。（《南齐齐·王敬则传》，又见《通典》五又十一。）

臣闻车旗有章，载自前史，器必依礼，服无舛法。凡盖员象天，轸方法地，上无二天之仪，下设两盖之饰，求之志乍录，恐为乖衷。又假为麟首，加乎马头，事不师古。鲜或可施。

（《南齐书·舆服志》。永明初，加王辂为重盖，又作麒麟头，采画，以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启。又见《通典》六十四。）

◇车制启

◇谏射雉启

銮舆亟动，天跸屡巡，陵犯风烟，驱驰野泽。万乘至重，一羽甚微。从甚微之欢，忽至重之诫。顷郊郛以外以外，科禁严重，匪直刍牧事罢，遂乃窀掩殆废。且田月向登，桑时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尊议，弃民从欲，理未可安。曩时巡幸，必尽威防，领军景先、詹事赤斧坚甲利兵，左右屯卫。今驰骛外野，交侍疏阔，晨出晚还，顿遗清道，此实愚臣最所震迫。

狡虏玩威，甫获款关，二汉全富，犹加曲待。如闻使臣，频亦怨望，前会东宫，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旧列阶下，刘缵衔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赐优礼。

愚谓中堂云构，实惟峻绝，檐陛深严，事隔凉暑，而别为一室，如或有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带广途，讹言孔炽，毁立之易，过於转圆，若依旧制通敞，实允观听。

顷市司驱扇，租估过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继，被以小罪，责以重备。愚谓宜敕有司，更详优格。

臣年方朝贤，齿未相及，以管窥天，犹知失得，廊庙之士，岂暗是非。未闻一人开一说，为陛下忧国家，非但面从，亦畏威耳。臣若不启，陛下於何闻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又谏谢雉启

忽闻外议，伏承当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怀忧悚，犹谓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倾金宝於禅灵，仁爱广洽，得使禽鱼养命於江泽，岂惟国庆民欢，乃以翱翔治乐。夫卫生保命，人兽不殊；重躯爱体，彼我无异。故《礼》云：「闻其声不食其肉，见其生不忍其死。」且万乘之尊，降同匹夫之乐，夭杀无辜，伤仁害福之本。菩萨不杀，寿命得长。施物安乐，自无恐怖。不恼众生，身无患苦。臣见功德有此果报，所以日夜劬勤，厉身奉法，实愿圣功，康豫若此。每至寝梦，脱有异见，不觉身心立就㐅烂。陛下常日舍财修福，臣私心，尚恨其少，岂可今日见此事？一损福业，追悔便难。臣此启闻，私心实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愿陛下照臣此诚，曲垂三思。况此嬉游之间，非关当否，而动辄伤生，实可深慎。

臣闻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灵祇通感，征祥证登。臣近段仰启，赐希受戒，天心洞远，诚未达胜善之途，而圣恩迟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极，岂可今月复随此事？臣不隐心，即实上启。（《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请加赠豫章王嶷启

臣闻《春秋》所以称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礼秩殊品，爵命崇异，在汉则梁王备出警入跸之仪，在晋则齐王具殊服九命之赠。江左以来，尊亲是阙，故致衮章之典，废而不传，实由人缺其位，非礼亏省。齐王故事，与今不殊，缔构王业，功迹不异。凡有变革随时之宜者，政缘恩情有轻重，德义有厚薄，若事筹前规，礼无异则。且梁、齐阙令终之美，犹飨褒赠之荣；况故大司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终於立身，节义表於勤王，宽猛彰於御物，奉上无艰劬之貌，接下无毁伤之容，淡矣止於清贞，无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静默，绝驰竞之声。《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终之者，理实为难，在於今行，无废斯德。东平乐於小善，河间悦於诗书，勋绩无闻，艰危不涉，尚致卓尔不群，英声万代；况今协赞皇基，经纶霸始，功业高显，清誉逾彰，富贵隆重，廉洁弥峻，等古形今，孰类兹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气，爱睦尚少，岂有仰睹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贵，生平游处，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尝睹貌而天心不欢，见形而圣仪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悦。爰及临危舍命，亲瞻喘息，万分之际，没在圣目，号哭动乎天地，感恸惊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寝，坐泣迁旦，神仪损耗，隔宿改容，奉瞻圣颜，谁不悲悚，历古所未闻，记籍所不载。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赠不彰，如其脱致亏忘，追改为烦，不令千载之下，物有遗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宁可缺兹盛典。臣恐有识之人，容致其议。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类，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当有在。（《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答张融

此乃是长史美事，恐朝廷有常典，不得如长史所怀。（《南齐书·张融传》。竟陵张欣时为诸暨令，坐罪当死。融启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时死，子良答。）

◇答顾宪之

非君无以闻此德音。（《梁书·顾宪之传》。竟陵王於宣城、临成、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王答。）

◇与安陆侯缅书

窃承下风，数十年来，姑苏未有此政。（《南史》四十一，又《南齐书·安陆王缅传》。缅为吴郡太守，大著风绩，竟陵王子良与缅书。）

◇答王僧虔书

辱告，并五纸，举体精隽灵奥，执玩反覆，不能释手，虽太傅之婉媚玩好，领军之静逖答绪，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君处二者之间，亦犹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若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善，妙物远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数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宝斯觌，何但尺素信札，动见模式，将一字径丈，方寸千言也。（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此，误与王僧虔论书混为一篇，张怀《书断》引「子邑之纸」至「邈不可追」八句作竟陵王与僧虔书，今据编入竟陵王集中。）

与孔中丞稚书

览君书，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伤纯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勇智之过，生乎患祸，所遵正当仁义为本。今因修释训，始见斯行之所发，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脱之喻，不得不小夫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间，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达，故横起异同君云积业栖信，便是言行相舛，岂有奉亲一毁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闻。夫仁人之行，非是残害加其美，廉洁之操，不藉贪窃成其德。如此则三归五戒，岂得一念而可舍；十善八正，宁瞥想之可遗。未见轻其本而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其末，所谓本既倾矣，而後枝叶从之。今云二途虽异，何得相顺，此言故是见其浅近之谈耳。君非不睹经律所辨，何为偏志一方，埋没通路。夫士未尝离俗施训，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诡妄，更增疑惑，应当毁灭。就即因而言，闺门孝悌者，连乡接党，竟有几人，今可得以无其多，纟圭诸训诰经史箴诫，悉可焚之不。君今迟疑於内教，亦复与此何殊哉？所以归心胜法者，本不以礼敬标其心，兢仰祗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殷勤克己者，政为君辈之徒耳。欲今相与去十矜，除慢傲，节情欲，制贪求，修礼让，习谦恭，奉仁义，敦孝弟，课之以博施，广之以泛爱，赏之以英贤，拔之以亻隽异，复何惭於鬼神乎？孜孜策励，良在於斯，虽未有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剑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宁不多愧，当繇未见此情，故常信斯心耳。在怀则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劝，方共敦斯美行，以率无欲，使口诡谄佞，望门而自殄，浮伪荡逸，践庭而变迹，等彼息心之馆，齐此无欲之台，不亦善乎！一则以仰顺宸极普天之慈，二则敬奉储皇垂爱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无遂耳。悠悠之语，好自多端。其云愿善，政言未知伤化之重，傥令诡事以忠孝，佞悦以仁义，虚设以礼让，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归仁，况能旬则有馀，所望过矣。本自开心所纳，正苦此矫不多，如其此烦未广，故鄙薄深慨，君正应规谏其乖，开发未达。云何言伤孝本，语损义基，於邑有怀，非所望也。若此事可弃，则欣闻馀善。又云，未必劝人持戒，当令善繇下发，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勋须四凶革而启圣，虞舜待商均贤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则应广有所折，便当诘尧以土阶之俭，嘉离宫之丽，贬禹以茅之陋，崇阿房之贵，耻汲黯之正容，荣祝蛇之媚色，其馀节义贞信谦恭之德，皆当改途而反面，复何行之可修也。凡闻於言，必察其行，睹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请无造於异端，真殊途同归，未必孱然一贯。顷亦多有与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纸，情不专一者，厝心於疑妄，国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怀，无见仿佛，翰迹易烦，中不尽意，比见君，别更委悉也。

夫人心之不同，犹若其貌，岂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鉴有待之参差，足见情灵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谈之所尽；一背其途者，岂游说之所翻。见君虽复言面委尽，而不及此处者，良由彼我之见既异，幸可各保其方差，无须空构是非，横起谤议耳。栖心入信者，前良不无此志。今以效善之为乐，故挫十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贤，圣逾前，智超群类，位极人贵者，自可逍遥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怀无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悬绝，空秉两涂，独异胜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为复示斯怀耳。比面别一二，近聊有此释滞两卷，想於外已当见之。今送相示，若已览者付反，幸无劳形目。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睹者，为可一历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释疑滞耳。君见之必当抚掌也。（并《弘明集》十一）

◇答孔中丞书

君此书甚佳，宜广示诸未逵者。（《弘明集》十一）

◇与南郡太守刘景蕤书

冬去因君与刘居士书，今春得其返价，辞趣翩翩，足有才藻，实子云之笔札，元瑜之书记。伸复咨嗟，弥用钦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调云霞，背俗居幽，寓欢林溆。养志南荆，可与卞宝争价，韬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虽颜段之栖迟偃仰，扬郑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语矣。且道性天悠，禅心自谧，敦悦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萨，行之而不难，白衣居士，即之而匪易。逝将烛昏霾於慧炬，拯沦溺於法桥，扇灵之留风，镜贞林之绝影。仆栖尚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间以江山。假复神通远迹，冥交晓曙，畴得写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灭之中谈，究真俗之谛义，故重有别书，招来畿邑，居问道之次，具为敦请。此兰山桂水，既足逍遥，儒侣玄宗，复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岂其旌蒲为分，直暗投诚素，庶必能玄了。脱悠尔来仪，想时加资遣也。（《释藏》轻四、《广弘明集》十九。案：《广弘明集》十九有萧子良与荆州隐士刘虬书，其篇末云，王元长之词也。今编入王融集。）

◇致沙门法猷书

远法师一代名德，志节清高，潜山树美，四海氵食风。弟子暗昧，谬蒙师范，方欲仰禀仁化，用洗烦虑，不谓此疾，奄然异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远上即既业行圆通，旷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遗形影迹，杂处众僧墓中，得别卜馀地，是所愿也。方应树刹表奇，刻石铭德矣。（《高僧传》八）

◇宾僚七要

松既烟而接汉，竹缘岭而负筠。哀过鸿於月晓，悲夜猿於霜。乃鹤驾之非远，信羽车之可邻。鸿池广象，太液染华。势含五水，气疏九河。既百寻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岂能从我，泛此安波。（《艺文类聚》五十七）

◇行宅时序

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卫过刘先生墓下诗序

沛国刘子，学优未仕，迹迩心遐，履信体仁，古之遗德。潜舟迅景，灭赏沦辉，言念芳猷，式怀嗟述。属舍弟随郡，有示来篇。弥绩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叹。升望西山，率尔为答，虽因事雷山，实申悲刘子云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净住子》序

遗教经云，波罗提木义是汝大师，若住於世，无异我也。又云，波罗提木义住，则我法住，波罗提木义灭，则我法灭。是故众僧於望海再说禁戒，谓之布萨。外国云布萨，此云净住，亦名长养，亦名增进。所谓净住，身口意身吉意，如戒而住，故曰净住。子者绍继为义以沙门净身口七支不起诸恶，长养增进菩提善根，如是修习，成佛无差，则能绍续三世佛种，是佛之子，故云《净住子》（《广弘明集》二十七上。案：《净住子》有专行本，张溥刻《竟陵王集》全载之。凡三十一章，今不具录。每章有王融颂。今编入王融集中。案：《广弘明集》一本无此序。）

◇眼铭

惟正是视，玄黄匪惑。非礼不观，仪形是则。慎尔所觌，无愆斯德。（《艺文类聚》十七）

◇耳铭

惟耳是听，仁爱是闻。详察巧言，离辩异群。无迷邪谄，弦惑莫分。（《艺文类聚》十七）

◇口铭

惟口是慎，慎乎语笑。三箴是戒，事重周庙。戒之戒之，无贻厥诮。（《艺文类聚》十七）

◎鱼复侯子响

子响字云音。武帝第四子。出嗣豫章王嶷。为辅国将军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迁右卫将军、仍出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进号右将军，入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永明六年，还本，封巴陵郡王，迁中护军。出为江州刺史。迁镇军将军、荆州刺史。有罪赐死，改姓蛸氏，贬为鱼复侯。

◇临死启

刘寅等入斋检仗，具如前启。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钺。奉敕遣胡谐之、茹法亮赐重劳，某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唤法亮渡，乞白服相见，其永不肯，群小惧怖，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

◇藏妃裙带中启

轻舫还阙不得，此苦之深，惟愿矜怜，无使竹帛齐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子响兵败缢死，密作启数纸，藏妃王氏裙带中，具自申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随郡王子隆

子隆字云兴。武帝第八子。历荆州刺史、侍中、中军大将军。为明帝所害。有集七卷。

◇山居序

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

卷八

◎萧景先

景先，本名道先。高帝从子。仕宋为海陵王国上军将军，补建陵令，累迁至宁朔将军、骁骑将军、武帝抚军中军二府司马、兼左卫将军。齐受禅，迁太子左卫率，封新吴县伯。出为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武帝即位，征为侍中，领左军将军、兼领军将军，转中领军，进爵为侯，领太子詹事。遭母丧，起为领军将军。迁征虏将军、丹杨尹，假节督司州。卒，赠侍中、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谥曰忠侯。

◇遗言

此度疾病，异於前後，自省必无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谬充戎寄，暗弱，每事不称，上惭慈旨。便长违圣世，悲哽不知所言。可为作启事，上谢至尊，粗申愚心。毅虽成长，素阙训范。贞等幼稚，未有所识。方以仰累圣明，非残息所能陈谢。自丁荼毒以来，妓妾已多分张，所馀丑猥数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儿、玉女、美玉上台，美满、艳华奉东宫。私马有二十馀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应私仗器、亦悉输台。六亲多未得料理，可随宜温血阝，微申素意。所赐宅旷大，恐非毅等所居，须丧服竟，可输还台。刘家前宅，久闻其货，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须馀营生周旋。部曲还都，理应分张，其久旧劳勤者，应料理，随宜启闻乞恩。（《南齐书·萧景先传》）

◎萧缅

缅字景业。高帝从子。封安陆侯，为吴郡太守。永明中，历雍州刺史。卒赠王。

◇与卫军王俭书论庾杲之

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南史·庾杲之传》。王俭以庾杲之为卫将军长史，缅与俭书。）

◎萧颖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颖胄，高帝从子。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永明三年，袭父赤斧爵南丰伯，历竟陵王司徒外兵参军，晋熙王文学。除明威将军、安陆内史，迁中书郎。除左将军，出为新安太守。隆昌初，徙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除黄门郎，迁卫尉。建武中，进爵为侯，迁冠军长史，复为卫尉。出为後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进南兖州刺史。和帝为荆州，以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与梁王举义，进相国左长史、镇军将军。和帝即位，进侍中、尚书令，领吏部尚书，行荆州刺史。中兴元年卒，赠侍中、丞相。梁天监初，追谥曰献武。

◇遗表

臣疹患数日，不谓便至困笃，气息绵微，待尽而已。臣虽庸薄，忝籍葭莩，过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宠砺心，誓生以死。属皇业中否，天地分崩，总率诸侯，翼奉明圣。赖社稷灵长，大明在运，故兵之所临，无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华，奉法驾，反东都，观旧物。不幸遘疾，奄辞明世，怀此深恨，永结泉壤。窃惟皇业至重，万机甚大，登之实难，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当远寻祖宗创业艰难，殷鉴季末颠覆厥绪，思所以念始图终，康此兆庶。征东大将军臣衍，元勋上德，光赞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则风流日化，臣虽万没，无所遗恨。（《南齐书·萧颖胄传》）

◇移檄京邑

西中郎府长史、都督行留诸军事、右军将军、南郡太守、南丰县开国侯萧颖胄，司马、征虏将军、新兴太守夏侯详告京邑百官、诸州郡牧守：

夫运不尝夷，有时而陂；数无恒剥，否极则亨。昔商邑中微，彭、韦投袂；汉室方昏，虚、牟效节。故风声永树，卜世长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范生民，功格天地，仰纬彤云，俯临紫极。世祖嗣兴，增光前业，云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举踵来王，交臂纳贡。郁林昏迷，颠覆厥序，俾我大齐之祚，翦焉将坠。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轨，垂仁义之至踪，绍二祖之鸿基，继三五之绝业。昧旦丕显，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异人辐凑。若乃经礼纬乐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云如醴之祥，白质黑章之瑞，谅以则天比大，无德称焉。而嗣主不纲，穷肆陵暴，十侃毕行，三风咸袭。丧初而无哀貌，在戚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惩其侮。谗贼狂邪，是与比周。遂令亲贤婴荼毒之诛，宰辅受菹醢之戮。江仆射、萧、刘领军、徐司空、沈仆射、曹右卫，或外戚懿亲，或皇室令德，或时宗民望，或国之虎臣，并勋彰中兴，功比周、邵，秉钧赞契，受遗先朝。咸以名重见疑，正直贻毙，害加党族，虐及婴孺。曾无《渭阳》追远之情，不顾本枝歼落之痛。信必见疑，忠而获罪，百姓业业，罔知攸暨。崔慧景内逼淫刑，外不堪命，驱土崩之民，为免死之计，倒戈回刃，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指宫阙。城无完守，人有异图。赖萧令君勋济宗┘，业拯苍氓，四海蒙一匡之德，亿兆凭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强，牵制巨力，迹屈当时，乃心可亮。竟不能内恕探情，显加鸩毒。萧令君自以亲惟族长。任实宗臣，至诚苦言，朝夕献入，谗丑交构，渐见疏疑，浸润成灾，奄离怨酷。用人之功，以宁社稷，刈人之身，以骋淫滥。

台辅既诛，奸小竞用，梅虫儿、茹法珍妖忍愚戾，穷纵丑恶，贩鬻主威，以为家势，营惑嗣主，恣其妖虐。宫女千馀，裸服宣淫，孽臣数十，袒裼相逐。帐饮肆之间，宵游街陌之上，提挈群竖，以为欢笑。

刘山阳潜受凶旨，规肆狂逆，天诱其衷，即就枭翦。

夫天生蒸民，树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岂有尊临宇县，毒遍黔首，绝亲戚之恩，无君臣之义，功重者先诛，勋高者速毙。九族内离，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马交驰，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血阝不忧，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惩於上，故荧惑袭月，孽火烧宫，妖水表灾，震蚀告。七庙阽危，三才莫纪，大惧我四海之命，永沦于地。

南康殿下，体自高宗，天挺英懿。食叶之征，著於弱年，当璧之祥，兆乎绮岁。亿兆，咸思戴奉。且势居上游，任总戎略，家国之否，宁济是当。莫府身备皇宗，忝荷顾托，忧深责重，誓清时难。今命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领中直兵参军、军主杨公则，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王法度，冠军将军、谘议参军、军主庞，辅国将军、谘议参军、领别驾、军主宗，辅国将军、谘议参军、军主乐蔼等，领劲卒三万，陵波电迈，迳造秣陵。冠军将军、领谘议、中直兵参军、军主蔡道恭、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右军府司马、军主席阐文，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任漾之，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韩孝仁，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朱斌，中直兵参军、军主宗冰之，建威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朱景舒，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庾域，宁远将军、军主庾略等，被甲二万，直指建业。辅国将军武宁太守、军主邓元起，辅国将军、前军将军、军主王世兴等，铁骑一万，分趋白下。征虏将军、领司马、新兴太守夏侯详、宁朔将军、谘议参军、军主柳忱、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刘孝庆，建威将军、军主、江陵令江诠等，帅组甲五万，骆驿继发。雄剑高麾，则五星从流，长戟远指，则云虹变色。天地为之皇，山渊以之崩沸。莫府亲贯甲胄，授律中权，董帅熊罴之士十有五万，征鼓纷沓，雷动荆南。宁朔将军、南康王友萧颖达，领虎旅三万，抗威後拒。萧雍州勋业盖世，谋猷渊肃，既痛家祸，兼愤国难，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万，已出汉川。张郢州节义慷慨，悉力齐奋。江州邵陵王、湘州张行事、王司州皆远近悬契，不谋而同，并勒骁猛，指景风驱。舟监鱼丽，万里盖水，车骑云屯，平原雾塞。以同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士，伐倒戈之众，盛德之师，救危亡之国，何征而不服，何诛而不克哉！

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虫儿、茹法珍二人而已。诸君德载累世，勋著先朝，属无妄之时，居中否之运，受迫群竖，念有危惧。大军近次，当各思奋迹，来赴军门。檄到之日，有能斩送虫儿、法珍首者，封二千户开国县侯。若迷惑因党，敢拒命者，刑兹无赦，戮及宗族。赏罚之信，有如敫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南齐书·萧颖胄传》。）

◎王琨

琨，琅邪临沂人。晋卫将军荟孙。宋永初中，除郎中、驸马都尉，奉朝请。元嘉初，为尚书仪曹郎、州治中。累迁左军谘议，领录事，出为宣城太守、司徒从事中郎、义兴太守。还为北中郎长史、黄门郎、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孝建初，迁廷尉卿、骠骑长史，加临淮太守，转吏部郎。出为广州刺史，还为廷尉。加给事中，转历阳内史，徙东中郎长史，迁度支尚书。出为广陵太守。泰始初，迁度支尚书，加光禄大夫。出为冠军、将军吴郡太守，迁中领军，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骑常侍，出为会稽太守。元徽中，迁金紫光禄、本州中正，加特进。顺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齐受禅，领武陵王师，加侍中。建元四年卒，年八十四。赠左光禄大夫。

◇请以小息佟袭封从兄华爵表

臣门侄不休，从孙长，是故右卫将军嗣息，少资常猥，犹冀晚进。顷更昏酣，业身无检。故卫将军华忠肃奉国，善及世祀；而长负衅承封，将倾基绪。嗣小息佟，闲立保退，不乖素风，如蒙拯立，则存亡荷荣，私禄更构。（《南齐书·王琨传》。从兄华孙长袭华爵为新建侯，嗜酒多侃失。泰始元年，琨上表。）

◎王逡之

逡之字宣约。琨从子。仕宋为江夏王国常侍，行大司马参军、章安令、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令。升明末，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齐受禅，为国子博士。永明中，兼著作，转通直常侍、骁骑将军。出为宁朔将军、南康相、大中、光禄大夫，加侍中。

◇奏劾谢超宗袁彖

臣闻行父尽忠，无礼斯疾；农夫去草，见恶必耘。所以振缨请良，登朝著绩，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荣名者也。

今月九日，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启弹征北谘议参军事谢超宗，称「根性昏动，率心险放，悖议爽真，嚣辞犯实，亲朋忍闻，衣冠掩目，辄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处劾虽重，文辞简略，事入主书，被却还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简，始粗详备。厥初隐卫，实彖之由。寻超宗植性险戾，禀行凶讠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豺狼野心，久暴遐迩。张敬儿潜图反噬，罚未塞侃，而称怨痛枉，形於言貌。协附奸邪，疑间勋烈，构扇异端，讥议时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轻文略奏。又弹事旧体，品第不简，而衅戾殊常者，皆命议亲奏，以彰深侃。况超宗罪愈四凶，过穷南竹，虽下辄收，而文止黄案，沈浮并见，轻重相乖，此而不纠，宪纲将替。

彖才识疏浅，质干无闻，凭戚升荣，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厉情，少酬恩奖，挠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纠正邦违，式明王度？臣等议请以见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辄摄曹依旧下禁止，视事如故。

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虽承禀有由，而初无疑执，亦合及咎。请杖督五十，夺劳百日。

令史卑微，不足申尽，启可奉行。

侃奏弹之始，臣等并即经见加推纠，案入主书，方被却检，疏谬之侃，伏追震悚。（《南齐书·谢超宗传》）

◇锡辂议

大辂，殷之祭车，故不登周辂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辂，殷辂也。」注云：「大辂，木辂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辂。」注云：「殷略也。」《礼器》：「大辂繁缨一就。」注云：「大辂，殷之祭天车也。」《周礼》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则周之木辂，殷之大辂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则戎辂也。意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锡以殷祭天之车，与周之即戎之路。祀则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义远，建前代之礼，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天子以大略以锡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齐书·舆服志》。宋升明三年，锡齐王大辂、戎辂各一。乘黄五辂，无大辂、戎辂。左丞王逡之议。）

◎王之

之，逡之从弟。建元中为祠部郎中，累迁至长水校尉，有《齐职仪》五十卷。

◇丧遇闰议

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於馀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馀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礻覃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三年，祠部郎中王之议。又见《通典》一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颢

颢，之子。永明中为中军参军。

◇上父之齐职仪启

臣亡父故长水校尉之，籍素为基，依儒习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故太宰臣渊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毕，臣私门凶祸。不揆庸微，谨冒启上，凡五十卷，谓之《齐职仪》。仰希永升天阁，长铭秘府。（《南齐书·王逡之传》）

◎王僧虔

僧虔，宋左禄大夫昙首次子。元嘉中，除秘书郎、太子舍人，累迁至尚书令。齐受禅，转侍中，抚军将军，丹杨尹。授左光禄大夫，出为征南将军、湘州刺史。武帝即位，授侍中、左光禄大夫。永明三年卒，赠司空，谥曰简穆。

◇书赋

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於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风摇挺气，妍靡深功。尔其隶明敏蜿蠖，绚将。ゼ文篚缛，托韵笙簧。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沈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或具美於片巧，或双兢於两伤。形绵靡而多态，气陵厉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艺文类聚》七十四）

◇乐表

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箸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入聘，观乐知风。是则音不妄起，曲岂徒奏。哥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於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ネ圭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钟一肆，克谐女乐，以哥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な》、《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哥钟，以调羽佾，止於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於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宣丑之制，日盛於廛里，风味之韵，独尽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典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跋踵。（《宋书·乐志》一。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并言三调哥。又见《南齐书·王僧虔传》，有删节。）

◇请禁上汤杀囚疏

汤本以救疾，而实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恶宜疾，则应先启。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有人省视，然後处理。可使死者不限，生者无怨。（《南齐书·王僧虔传》。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疏言之。）

◇辞判二岸杂事启

臣僧虔启，刘伯宠陶瑾称敕二岸，杂事悉委臣判，圣恩罔已，奖使入效，斯实臣下驱驰至愿。且职事所司，不应多陈。虽奉今旨，臣岂敢於外下意不先上闻？正当罄率管见，令官长启审可否之宜，会须恩裁，此乃更乱天听。或致烦壅，且得仍旧，以待能者，恐於事体，二三惟允。伏愿少留神照，察览所启，非敢辞务，惧尘圣化。谨冒输请，伏追震怍。谨启。（《淳化阁帖》三）

◇请用谢宪督运启

臣僧虔启，南台御史谢宪，乃堪驱使，臣门义旧，粗是所悉。统内新故杂米数十万斛，实须督切，宪今请假在此，臣欲折以统摄，庶得速办，其频经督运，已有前效。谨以启闻，伏愿听许。谨启。（《淳化阁帖》三）

◇为王琰乞郡启

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七月廿四日。（阙）僧虔启。（梅鼎祚《文纪》引《宝章集》）

◇答高帝论书启（阙）

◇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

臣僧虔启，昨奉敕须古来能书人名，臣所知局狭，不辨广悉，辄条疏上呈羊欣所撰录一卷。寻案未得，续更呈闻。谨启。

秦丞相李斯

秦中车府令赵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

扶风曹喜，後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篆小异李斯，见师一时。

陈留蔡邕，後汉左中郎将。善篆隶，采斯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於世。篆者师焉。

杜陵陈遵，後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

上谷王次仲，後汉人。作八分楷法。

师宜官，後汉不知何许人、何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

安定梁鹄，後汉人，官至选部尚书。得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鹄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

陈留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名在鹄後。

毛弘，鹄弟子。今秘书八分，皆传弘法义，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

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云：「极似张伯英。」瑗子实，官至尚书，亦能草书。

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後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书草，诞书最优。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写。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纟互引之，使就榜书之。去地上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掷其笔以下焚之。仍诫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鸿胪少卿。诞子少季，亦有能称。

罗晖赵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

赵台张超，亦善草，不及崔张。

晋齐王攸，善草行书。

太山羊忱，晋徐州刺史；羊固，晋临海太守；并善行书。

江夏李式，晋侍中，善写隶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锺法，王逸少之师。

琅邪王ｅ，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能章楷，谨传锺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丞相王导，善稿行。（e从兄也。）

王恬，晋中军将军、会稽内史，善隶书。（导第一子也。）

王洽，晋中书令、领军将军。众书通善，尤能隶行。从兄羲之云：「弟书遂不减吾。」（恬弟也。）

王珉，晋中书令，善隶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晋中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e兄子也。）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若父，而媚趣过之。（羲之第七子也。）儿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

王允之，晋卫军将军、会稽内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晋司徒左长史，能草隶。子修，琅邪王文学，善隶行，与羲之善，故殆穷其妙。早亡，未尽其美。子敬每省修书云：「咄咄逼人。」

王绥，晋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善隶行。

高平却郄，晋司空会稽内史，善章草，亦能隶。郄超，晋中书郎，亦善草。（子也。）

颍川庾亮，晋太尉，善草行。庾翼，晋荆州刺史，善隶行，时与羲之齐名。（亮弟也。）

陈郡谢安，晋太傅，善隶行。

高阳许靖民，镇军参军。善隶草，羲之高足。

晋穆帝时，有张翼，善学人书，写羲之表。表出，经日不觉，後云几欲乱真。

飞白本是宫殿题，八分之轻者，全用楷法。吴时张弘，好学不仕，常著鸟巾。时人号为张鸟巾，此人特善飞白，能书者无不好之。（自秦至晋凡六十九人。《法书要录》。案：本注六十九人，今此启仅五十七人，当有误。）

◇报檀书

征北板比岁处遇小优，殷主簿从此府入崇礼，何仪曹即代殷，亦不见诉为苦。足下积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难。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见其赏，而顿就求称，亦何可遂。吾与足下素抚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南齐书·王僧虔传》。元徽中，迁吏部尚书。高平檀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僧虔报书。）

◇与兄子俭书

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符坚败後，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知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南齐书·王僧虔传》）

◇与张绪书

孔，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祇，德标松桂，引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南史·杜京产传》）

◇与某书

承天凉体豫，复欲缮写一赋。倾迟晖采，心目俱劳。承阅览秘府，备睹群迹，崔张归美於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以过於逸少，既妙尽深绝，便当得之实录。然观前世称目，窃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谓其书银钩虿尾，谈者诚得其宗。刘德升为锺胡所师，两贤并有肥瘦之断，元鸣获钉壁之习，师宜致酒简之多，此亦不能止。长胤狸骨，右军以为绝伦，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论，或致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法书要录》引王僧虔《论书》与竟陵王子良《答僧虔书》混为一篇。今从梅鼎祚《文纪》割为「与某书」。）

◇诫子书

诫子书

知汝恨吾不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请从先师听言观行，冀此不复虚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於史，犹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何越不学？在天地间可嬉戏，何忽自课谪？幸及盛时逐岁暮，何必有所灭？」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吾学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世中比例举眼是，汝足知此，不复具言。

吾在世虽乏德业，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於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後，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官，兼有室累，牵役情性，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为可作世中学，取过一生耳。试复三思，勿讳吾言。犹捶挞志辈，冀脱万一，未死之间，望有成就者，不知当有益否？各在尔身己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爱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南齐书·王僧虔传》，又略见《南史》二十二。）

◇论书

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工夫少於欣。」王平南 e，是右军之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唯 e 为最善。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亡曾祖领军洽书与右军书，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锺、张。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

亡从祖中书令珉书，笔力过於子敬。书旧品云：「有四匹素绢，自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无误字。」子敬戏云：「弟书如骑骡，恒欲度骅骝前。」

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後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张翼。」

张翼善学人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後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後方悟云：「小子几欲乱真。」

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绝耳。

张澄书，当时亦呼有意。

郄章草，亚於右军。

晋齐王攸书，京洛以为楷法。

李式书，右军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书亦可比庾翼。

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

庾亮书，亦能入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锺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锺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後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平生所爱，遂以入棺。

郄超草书，亚於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书，自谓右军之流，论者未之许，云可比孔琳之。

谢安亦入能书录，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

羊欣丘道护，并亲受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正乃不称。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後。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後。

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范後背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

萧思话书，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

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书杂事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就索还。上谢太傅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说此。

谢综书，其舅云：「紧洁生趣，实为得赏。至不重羊欣，欣亦惮之。书法有力，恨少媚好。」

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

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识道人作右军书货。

孔琳之书，放纵快利，笔道流便，二王後略无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尽其妙，故当劣于羊欣。

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居锺索之美，迈古流今。是以征南还有所得。（案：此下有阙文，《法书要录》误以「辱告」并「五纸」一段及「承天凉体豫」一段混为一篇，今据《书断》载竟陵王子良答王僧虔书有「子邑之纸」八句，定「辱告」一段入《竟陵王集》，「承天凉」一段为僧虔与某书，《梅鼎祚文纪》亦如此。案：宝泉《述书赋》注云：「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序古善书人，评议无不至当。本行于世，其真迹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则此论为答竟陵王明矣。」《法书要录》旧写本，又略见《南齐书・王僧虔传》、《南史》二十二，又《御览》七百四十八引两条。）

锺公之书，谓之尽妙。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御览》七百四十八。）

张超字子并，河间人。卫觊字伯儒，河东人。为魏尚书仆射，谥敬侯，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如伤瘦，而笔迹精杀，亦行于代。子，字伯玉。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空太保，为楚王所害。采张芝草法，取父书参之，更为草稿，世传其善。子恒，字巨山，亦能书。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常侍张芝姊之孙也。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

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观题署多是诞手。魏明帝起凌云台，先钉榜，未题，笼盛诞，辘轳长纟互引上，使就榜题，榜去地将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鸿胪，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

圆行方止，物之定质，注（一作。）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忄栗，驰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逸，（一作「迭」。）是故去之宜疾。（《南史》二十二）

◎王慈

慈字伯宝，僧虔子。仕宋为秘书郎、太子舍人，入齐为安成王抚军主簿，转记室。迁秘书丞、司徒左西属、右长史，试守新安太守、黄门郎、太子中庶子，领射声校尉、安成王冠军、豫章王司空长史、司徒左长史、兼侍中。出为辅国将军、豫章内史，以父忧去。起为建武将军、吴郡太守。迁宁朔将军、大司马长史，重除侍中，领步兵校尉。转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出为东海太守，行徐州事。还为庐陵王中军长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赠太常，谥曰懿子。

◇朝堂讳榜表

夫帝后之德，绸缪天地，君人之亮，蝉联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号谥聿宣，载伊篇籍。所以魏臣据中以建议，晋主依经以下诏。朝堂榜志，讳字悬露，义非绵古，事殷中世，空失资敬之情，徒乖严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赞庸元吏，或以勋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见，谓标叔舅，子孟应图，称题霍氏。况以处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无二之贵，夤冲文而止敬。昔东平即世，孝章巡宫而洒泣；新野云终，和熹见似而流涕。感循旧类，尚或深心；矧观徽迹，能无恻隐？今扃禁邃，动延车盖，若使銮驾纡览，四时临阅，岂不重增圣虑，用感宸衷？愚谓空标简第，无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宁亏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万国，齐圣群生，当删前基之弊轨，启皇齐之孝则。（《南齐书·王慈传》。慈以朝堂讳榜，非古旧制，上表。）

卷九

◎王俭（一）

俭字仲宝，僧虔兄子。袭父僧绰爵豫宁侯。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为秘书郎、太子舍人、秘书丞、司徒右长史、义兴太守，还为黄门郎，转吏部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帝为太尉，引为右长史，转左长史。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及受禅，改封南昌县公，转左仆射，加侍中，领太子詹事、尚书令、左镇军将军。永明初，进号卫军将军，领国子祭酒、丹阳、尹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书监。卒赠太尉，谥曰文宪。有《吊答仪》十卷、《吉书仪》二卷、《百家订谱》十卷、《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今书七志》七十卷、集六十卷。

◇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

山有乔松，峻极青葱。既抽荣於岱岳，亦擢颖於荆峰。受灵命於后土，方虞舜以齐踪。贯四时而不改，超五玉之嘉容。上拂天而独远，下流云而自重。重阴微微，漏景含晖。日既升而犹晦，时方中而未。通霄汉而隐影，集鸾皇之翻飞。食和而辅性，墨翟昌言於宋国。想周穆之长陂，念东平之思归。若乃朔穷於纪，岁亦暮止。隆冰峨峨，飞雪千里。三秀而靡遗，望九山其相侣。翔雁哀回於天津，振鹭惊鸣於川，嗟万有之必衰，独贞华之无已。积皓霰而争光，延微飚而响起。（《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灵丘竹赋应诏

灵丘深沈，蔓竹凝阴。神根合拱，桢干百寻。振芳条乎昆岳，敷缘采於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带沮漳而萧森。志东南而擅美，在淇澳而流音。方灵寿而均茂，仪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谢，九野舒荣，绿频齐叶，白芷抽萌。干怠々而特秀，筱擢颖而垂英。霜敫镜於原隰，木衰疏於郊阡。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艺文类聚》八十九。）

◇策齐公九锡文

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英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网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实资义烈，康国济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厌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成大业，鸿绪再维，闳基重造，高熏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

乃者袁、邓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锋镝父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雠。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索儿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受命宗礻方，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弗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入，窃觊不虞。于时江服未夷，皇涂荐阻，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深识九变，妙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场，前师失律，王旅崩挠，洒血成川，伏尸千里。丑羯亻舟张，势振彭、泗，乘胜长驱，窥觎京甸，冠带之轨将湮，被发之容行及。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时荡，吊死抚伤，弘宣皇泽，俾我淮肥，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厥後，猃狁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戎卒有怀归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风振恐，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胄，视险若夷，短兵接，巨猾鸟散，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参禁旅，任兼军国，事同顾命。桂阳负众，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入兵万乘之国，顿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飞矢集乎君屋。机变倏忽，终古莫二，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谋贯世，秉旄指麾，则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宣阳底定，云雾廓清，区宇康。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难，血阝起戚蕃，于阝、晋、应、韩，翻为雠敌，建平失图，兴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师，义形乎色，役未逾旬，朱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诸夏糜沸，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火炎昆冈，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亠，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无质，刘秉携贰，韬、述相扇，成此乱阶，丑图潜构，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谋内运，霜锋外举，妖载澄，国涂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祸，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哀彼荆汉，独为匪民，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驱合奸回，势过，朝野忧疑，三军沮气。公秉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敫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卉鼓鼓一麾，夏首宁谧，云梯未举，鲁山克定。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顺轨。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劳王室，自东徂西，靡有宁晏，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稷之勤，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草腾芳於郊园，景星垂晖於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汪哉邈乎！无得而名焉。

朕闻酬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显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姬旦秉哲，典阜启蕃，或改玉以弘风，或胙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爰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於先烈，而褒赏阙於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今进授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定尔邦家，用建冢社。斯实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纪网侯甸，率由旧则。往者周、召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入作卿士，内外之宠，同规在昔。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开国侯渊授公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总百辟，秩逾三铉，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辟，去录尚书之称。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策。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秉礼弘律，仪形区宇，遐迩一体，人无异业，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崇修南亩，所宝惟谷，王府充实，百姓繁衍，是用锡公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夤式，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宄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凤举西维，龙骞八表，威灵所振，异域同文，（《南史》作「异类同义」。）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弦弓十，弦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祀，孝敬之重，义感灵祇，是用锡公鬯一卣，瓒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祗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南齐书・高帝纪》上。案：《王俭传》云：「诏策皆出於俭，褚渊唯为禅诏文。」又见《南史》四。）

◇策命齐王

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纶，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素所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讠劳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务，怀生载怿，灵祇效祉，遗风馀烈，光被无垠。汉魏因循，弗敢失坠，爰逮晋氏，亦遵前仪。惟我祖宗英睿，勋格幽显，从天人而齐七政，凝至德而抚四维。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沦川竭。

惟王圣哲渊明，荣镜宇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仁育群生，义征不惠，国涂荐阻，弘五虑而宁，皇绪将湮，秉六术以匡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戢周戈而事黼黻，委旌门而恭儒馆，声化远洎，荒服无尘，殊类同规，华戎一揆。是以五光来仪於轩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灵祇乃眷，兆民引领。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圜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南齐书·高帝纪》上，又见《南史》四。）

◇再命玺书

皇帝敬问相国齐王。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朕虽暗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袭，晷景之恒度，春秋递运，时岁之常序。求诸天数，犹且隆替，矧伊在人，能无终谢。是故勋华弘风於上业，汉魏垂式於後昆。

昔我高祖，钦明文思，振民育德，皇灵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难，奸宄实繁，卉鼓鼓宵闻，元戎旦警，亿兆夷人，启处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万方，神鼎将迁，宝策无主，实赖英圣，匡济艰危。惟王体天则地，含弘光大，明并日月，惠均云雨。国步斯梗，则棱威外发，王猷不造，则渊谟内昭。重构闽、吴，再宁淮、济，静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放斥凶昧，存我宗祀，旧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宠臣裂冠，则裁以庙略，荆汉反噬，则震以雷霆。麾旆所临，风行草靡，神算所指，龙举云属。诸夏廓清，戎翟思韪，兴文偃武，阐扬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礼乐之场，抚柔黔首，咸跻仁寿之域。自霜露所坠，星辰所经，正朔不通，人迹罕至者，莫不逾山越海，北面称蕃，款关重译，修其职贡。是以祯祥发采，左史载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审其度，凤书表肆类之运，龙图显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义，在事必彰。《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神祇之眷如彼，苍生之愿如此。笙管变声，锺石改调。朕所以拥璇持衡，倾伫明哲。

昔金德既沦，而传祚於我有宋，历数告终，实在兹日，亦以水德而传於齐。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侯渊，兼太尉、守尚书令僧虔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时登元后，宠绥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南齐书·高帝纪》上）

◇拜仪同三司章

臣闻日中则昃，盈虚之定分；器满必倾，往复之恒理。遂乃班同衮章，变和台曜，外参论道，内总百司，物议惟尘，自识非据。（《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四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让左仆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眄臣於代僚之右。亲乖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国朝草昧，参赞百揆。（《艺文类聚》四十八。）

◇谏起宣阳门表

臣闻德者身之基，俭者德之舆。春台将立，晋卿秉议，北宫肇构，汉臣尽规。彼二君者，或列国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谏诤，在义即悦，况陛下圣哲应期，臣等职司隆重，敢籍前诰，窃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节省之教既昭，龙衮璇极，简约之训弥远。乾华外构，采椽不斤，紫极故材，为宣阳门，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医之美；畏影迹而驰骛，岂静处之方？且又三农在日，千畛咸事，辍望岁之勤，兴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迩。若以门居宫南，重阳所属，年月稍久，渐就沦胥，自可随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烦，於是乎息。所启谬合，请付外施行。（《南齐书·王俭传》。建元元年，壤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俭与褚渊及叔父僧虔连名上表谏。）

◇请解领选表

臣远寻终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见其伦。何者？子房之遇汉后，公达之逢魏君，史籍以为美谈，君子称其高义。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两主专仗威武，有伤宽裕，岂与庸流之人，凭含弘之泽者，同年而语哉？预在有心，胡宁无感。如使倾宗殒元，有益尘露，犹当毕志驱驰，仰讠州万一，岂容稍在形饰，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风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谓文案之间，都无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闲。虽存自勖，识不副意，兼窃而任，彼此俱壅，专情本官，庶几仿佛。且前代掌选，未必具在代来，何为於今，非臣不可。倾心奉国，匪复退让之与，预同休戚，宁俟位任为亲。陛下若不以此理赐期，岂仰望於殊眷。频冒严威，分甘尤戾。（《南齐书·王俭传》）

◇又求解选表

臣比年辞选，具简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诚布於朝野，物议不以为非，圣心未垂矜纳。臣闻知慧不如明时，求之微躬，实允斯义。妄庸之人，沈浮无取，命偶休泰，遂践康衢。秋叶辞条，不假风飚之力；太阳跻景，无俟萤爝之晖。晦往明来，五德递运，圣不独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时，而叨其位，常总端右，亟管铨衡。事涉两朝，岁绵一纪。盛年已老，孙孺巾冠。人物徂迁，逝者将半。三考无闻，九流寂寞。能官之咏，辍响於当时；《大车》之刺，方于以来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贵，四辅六教之华，诚知匪服，职务差简，端揆虽重，犹可勉励。至於品藻之任，尤惧其阻。夙宵罄竭，屡试无庸。岁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尘及国。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竞爽，选众而授，古亦何人。冒陈微翰，必希天照。至敬无文，不敢烦黩。（《南齐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俭传》）

◇奏劝受禅

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神，撰立仪注。（《南齐书·高帝纪》上）

卷十

◎王俭（二）

◇国史条例议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则仍旧不书。（《南齐书·檀超传》。左仆射王俭议。）

◇乘舆副车议

时乘黄无副，借用五辂，大朝临轩，权列三辂。今衣书十二乘，古制车之象也，亦曰五时副车。青萌车是谓才翕车。（《通典》六十四）

◇服章议

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南齐书·舆服志》）

◇金貂议

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侍列，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晋《百官表》云：「太尉参军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南史》二十二《王俭传》）

◇公府长史朝服议

《春秋国语》云：「貌者情之华，服者心之文。」岩廓盛礼，衣冠为大。是故军国异容，内外殊序。而自顷承用，每有乖违。府职掌人，教四方是则。臣居毗佐，志在当官，永言先典，载怀夕惕。案晋令，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掾、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一梁冠。晋官表注，亦与《令》同。而今长史、掾、属，但著朱服而已，此则公违明文，积习成谬。谓宜依旧制，长史两梁冠，掾、属一梁冠，并同备朝服。中单韦舄，率由旧章。若所上蒙允，并请班司徒二府及诸仪同三府，通为永准。又寻旧事，司徒公府领步人者职僚，悉同降朝不领兵者。主簿祭酒，中单韦舄并备，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开公，谨遵此制。其或有署台位者，玄服为疑。案《令》称诸有兼官，皆从重官之例。寻内官为重，其署台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诸卿寺位兼府职者，虽三品，而卿寺为卑，则宜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礼仪所先，请台详服。（《宋书·礼志》五。元徽四年，司徒右长史王俭议。）

◇又议

自顷服章多阙，有违前准，近议依令文，被报不宜改革，又称左丞刘议，案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阙亡。然则文存服损，非唯铉佐，用舍既久，即为旧章」，如下旨。伏寻皇宋受终，每因晋旧制，律令条章，同规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惩改，则当上关诏书，下由朝议，悬诸日月，垂则後昆。岂得因外府之乖谬，以为盛宋之兴典，用晋氏之律令，而谓其仪为颓法哉！顺违从失，非所望於高议；申明旧典，何改革之可论。又左丞引令史之阙服，以为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礼数异等，令史从省，或有权宜；达官简略，为失弥重。又主簿、祭酒，备服於王庭，长史、掾、属，朱衣以就列。於是伦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将引令以尊旧，台据失以为例，研详符旨，良所未譬。当官而行，何强之有，制令昭然，守以无贰。（同上。）

◇郊殷议

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後时祭，诸侯先时祭後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经、记所论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後郊为嫌。

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

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

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於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彳扁。」《尚书·尧典》：「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

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已，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も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

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後，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

◇朝堂讳训议

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於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於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休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

◇太子迎车驾临丧议

寻《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言国君为此三人为主丧也。今鸾舆临降，自以主丧而至，虽因事抚慰，义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应出门奉迎。但尊极所临，礼有变革，权去杖，移立户外，足表情敬，无烦主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子既一宫之重，自应以车驾幸宫，依常奉候。既当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帻行事。望拜止哭，率由旧章。尊驾不以临吊，奉迎则惟常体，求之情礼，如为可安。（《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穆妃薨，成服日，车驾出临丧，朝议疑太子应出门迎。左仆射王俭云云。又《南史·》四十四。）

◇国臣为太子妃服议

《礼》「庶人为国君齐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夫人服 む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故不得尽礼。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宫臣得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当单衣白合素带哭於中门外，每临辄入，与宫官同。（《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二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俭又议。）

◇宫臣为太子妃服议

《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南史》作「含」。）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於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又略见《南史》二十二。）

◇太子妃铭旌议

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南齐书·礼志》下。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

◇太子妃薨建旒议

旒本是命服，无关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た自用八。（《南齐书·礼志》下，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た？」，仆射王俭议。又见《通典》八十四。）

◇太子妃灵还在道不设祭议

既虞卒哭，祭之於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邪？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南齐书·礼志》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

◇太子妃丧遇闰议

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馀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合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於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三年，左仆射王俭议。又见《通典》一百。）

◇答褚渊难丧遇闰议

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俱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馀，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纪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後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礻覃，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於纟┤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三年。又见《通典》一百。）

◇穆太妃小祥南郡王应不相待议

礼有伦序，义无徒设。如令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应不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至闻喜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不对客。（《南史·四十四竟陵王良传》。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问。及小祥，疑南郡王应相待。尚书左仆射王俭议。）

◇安陆王子妇为范贵妃服议

孙为慈孙，妇为慈妇，姑为慈姑，宜制期年服。（《南史·四十四安陆王子敬传》。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贵妃范氏母养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妇服制礼无明文。永明中，尚书令王俭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单拜录尚书优策议

见居本官，别拜录，推理应有策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隆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南齐书·褚渊传》。）

◇司空未拜而薨掾属为吏敬议

依《礼》，妇在涂，闻夫家丧，改服而入。今掾属虽未服勤，而吏节禀於天朝，宜申礼敬。（《南齐书·褚渊传》）

◇司空解职而薨府史制服议

依中朝士孙德祖从乐陵迁为陈留，未入境，卒，乐陵郡吏依见君之服，陈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齐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南齐书·褚渊传》）

◇庶姓三公需车议

官品第一，皆加幢络。（《南齐书·褚渊传》）

◇昭皇后迁仪议

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甯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南齐书·礼志》下。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

◇迁设虞议

范甯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邪？贺循云：「既窆，设奠於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南齐书·礼志》下。建元四年，昭皇后迁，有司奏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

◇谅暗议

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暗，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於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谛，齐归之丧不废，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谛乐之事，三载而後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礼记·曾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而特祀於主，蒸尝於庙。」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於寝，不同於吉。蒸尝，於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於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既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直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於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ねね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迹降於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从之。又见《通典》五十二。）

◇嗣位郊祀议

案秦为诸侯，杂祀诸，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而起北，始祀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後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阴，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於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圣明系业，幽显宅心，言化则频郊非嫌，语事则元号初改，燎登配，孝敬兼遂。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厥後，依旧间岁。（《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尚书令王俭议。又略见《南史》二十二、《通典》四十二。）

◇日蚀废社议

《礼记·曾子问》：「天子尝郊社五祀之祭，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於当祭之日，火及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簋初陈，问所不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博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於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又见《通典》七十八。）

卷十一

◎王俭（三）

◇南郊明堂异日议

前汉各日，後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异同，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於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尚书令王俭议。）

◇释奠释菜议

《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释奠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祀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宜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於过轻，二范又伤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通典》作「则须所」。）况非备。」寻其（《通典》作「细寻」。）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尚书令王俭议。又见《通典》五十三。）

◇皇孙南郡王冠议

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晖，实惟国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寻其言及父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也。《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加玄冕，以卿为宾。」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小戴礼记·冠义》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记》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弥与郑注《仪礼》相会。是故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今同於储皇则重，依於诸王则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无专用之道。南郡虽处蕃国，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至於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後，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五年，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又见《通典》五十六。）

◇江学不宜继逊启

礼无後小宗之文，近世缘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继宗族也。虽复臣子一揆，而义非天属。江忠简胤嗣所寄，唯学一人，傍无眷属。学宜还本。若不欲江逊绝後，可以学小儿继逊为孙。（《南齐书·江学传》。初，宋明帝敕学出继从叔逊，为从祖淳後，於是仆射王俭启。）

◇谏省南豫州启

愚意政以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倏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遣军历阳，己当不得先机。戎车初戒，每事草创，孰与方镇常居，军府素正。临时配助，所益实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屡分南豫，意亦可求。如闻西豫力役尚复粗可，今得南谯等郡，民户益薄，於其实益，复何足云。（《南齐书·州郡志》上。建元二年。）

◇立春在郊无烦迁日启

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後，《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惟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於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於省前，望实为允，窃谓无烦迁日。（《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又略见《通典》四十二。）

◇与豫章王嶷笺

旧楚萧条，仍岁多故，荒民散亡，（《南史》作「政荒人散」。）实须缉理。公临莅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州慕义。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岂不休哉！（《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建元元年，迁扬州刺史，封豫章郡王，仆射王俭笺。又《南史》四十二以此书在齐未受禅时。）

◇答陆澄书

《易》体微远，实贯群籍，施、孟异闻，周、韩殊旨，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若不列学官，其可废矣。贾氏注《经》，世所罕习，《谷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义，并同雅论。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南齐书·陆澄传》）

◇答王逡之问

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之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於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古有异宫之义。设无异宫，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丧礼》云『为位不奠』，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闻哀不时，实缘在远。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此图之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後奏御。」（《南齐书·礼志》下）

◇竟陵王山居赞

升堂践室，金晖玉朗。大韶，遥遥闲赏。道以德弘，声由业广。义重实归，情深虚往。濠梁在兹，安事遐想。（《艺文类聚》三十六）

◇畅连珠

盖闻王佐之才虽远，岂必见采於当世，凌云之气徒盛，无以自致於云间，是故魏人指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艺文类聚》五十七）

◇高帝哀策文

降阶执礼，泣血缠心，感容台之罢御，哀恭馆之不临。仰神仪而邈绝，视区物而凄阴。俾兹良史，敬修旧则。敢图鸿规，式扬至德。其辞曰：

灵源遥裔，肇惟商丘。圣功宁夏，贤识归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风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则地均和，体天合照。外弘三至，内隆七教。水祀将倾，干维晦象。韦弁长袭，鼓磬属响。声化已沦，政刑遂往。国图靡缉，民规载爽。康世以德，拨乱资武。威以雷霆，润以风雨。六术允昭，四义克举。自东徂北，遐方即叙。功被河济，化隆江汉。帝暮仰式，王维伫干。改步藩屏，来登翼赞。绸缪总章，因循阳馆。昔在保衡，君违斯正。爰兹博陆，亦鉴灵命。放昏以忠，登明资敬。义焕金石，功昭舞咏。蠢尔荆汉，悖乱人经。谋连枢禁，兵接神垌。御奸以德，御宄以刑。献捷宗寝，饮至王庭。政教云行，徽猷天造。山鉴紫璇，苑茂朱草。玉检腾晖，金绳荐宝。天镜既穆，地维既肃。遐迩壹体，表里ネ是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轴。兴文偃武，缵禹旧服。所尚惟简，所宝惟贤。居尊弥约，无善不延。胶庠载缉，风轨克宣。上洞清仪，下达玄泉。听览闲日，应物馀景。怡虑以文，栖心以静。鸿章晨瑛，徽言夕永。迹庇区服，情深箕颍。万宇飨和，百神受职。梁甫欣仪，云亭望式。辅德伊何，奄捐民极。嵩岳长倾，宸晖斯昃。机照惟寂，达鉴靡伤。慎终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范，玉润金相。瞻仰遗式，哀结流霜。旋玉大之敫镜，动云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极，响清跸於咸池。顾应掖而稍远，视机衡而长离。风迟迟而怀暮，日ょょ其若垂。感衣冠於乔岳，追弓剑之在斯。悼丁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薄祜，诉穷心於两仪。（《艺文类聚》十四）

◇皇太子妃哀策文

肇惟初识，芳猷夙就。翩翻礼园，徘徊乐囿。视秋齐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储贰，缔胥江浒。卫女事齐，樊姬赞楚。美著嫔嗣，徽音踵武。数盈则反，否极斯昌。肃膺灵命，经纬三光。往仪衡馆，来式椒堂。纟川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则，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颖。世有遗尘，庭无馀影。呜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灵期。澄金波而映銮旆，命飞廉而拂琼辎。扬清笳於汉表，动嘶挽於云基。（《艺文类聚》十六）

◇太宰褚彦回碑文（并序）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随武既没，赵文怀其馀风，於文简公见之矣。公讳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微子以至仁开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两汉，儒雅继及。魏晋以降，奕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当时，行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亮采王室，每怀冲虚之道，可谓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兹厥後，无替前规，建官惟贤，轩冕相袭。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璋而挺曜，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神茂初学，业隆弱冠。是以仁经义纬，敦穆於闺庭，金声玉振，寥亮於区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尽欢朝夕，人无间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韵宇弘深，喜愠莫见其际，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袁阳源才气高寄，综核精裁；宋文帝端明临朝，鉴赏无昧。袁既延誉於遐迩，文亦定婚於皇家，选尚馀姚公主，拜驸马都尉。汉结叔高，晋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释褐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濯缨登朝，冠冕当世，升降两宫，实惟时宝。具瞻之范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参太宰军事，入为太子洗马。俄迁秘书丞，赞道槐庭，司文天合，光昭诸侯，风流藉甚。以父忧去职，丧过乎哀，几将毁灭，有识留感，行路伤情。服阕，除中书侍郎。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时新安王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选，妙尽国华。出为司徒右长史，转尚书吏部郎。执铨以平，御烦以简。裴揩清通，王戎简要，复存於兹。泰始之初，入为侍中，曾不移朔，迁吏部尚书。是时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启行，衣冠未缉。内赞谋谟，外康流品。制胜既远，泾渭斯明。赏不失劳，举无失德。绩简帝心，声敷物听。事宁，领太子右卫率，固让不拜。寻领骁骑将军，以帷幄之功，膺庸只之秩，封雩都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既秉辞梁之分，又怀寝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尽规献替。均山甫之庸，缉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阳京辅。远近攸则，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襟带，实惟股肱，频作二守，并加蝉冕，政以礼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储后幼冲，贻厥之寄，允属时望。征为吏部尚书，领卫尉，固让不拜。改授尚书右仆射。端流平衡，外宽内直。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咏。太宗即世，遗命以公为散骑常侍、中书令、护军将军。送往事居，忠贞允亮，秉国之钧，四方是维。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公之登太阶而尹天下，君子以为美谈，亦犹孟轲致欣於乐正，羊职悦赏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忧谢职，毁疾之重，因心则至，朝议以有为为之。鲁侯垂式，存公忘私。方进明准，爰降诏书。敦还摄任，固请移岁。表奏相望，事不我与，屈己弘化。属值三季在辰，戚蕃内侮。桂阳失图，窥窬神器。鼓棹则沧波振荡，建旗则日月蔽亏。出江派而风翔，入京师而雷动。鸣控弦於宗稷，流锋镞於象魏。虽英宰临戎，元渠时殄，而馀党实繁，宫庙忧逼，公乃总熊罴之士，不贰心之臣，戮力尽规，克宁祸乱。康国祚於缀旒，拯王维於已坠，诚由太祖之威风，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谓德刑详礼义信，战之器也。以靖难之功，进爵为侯，兼授尚书令、中军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挹。改授侍中、中书监，护军如故。又以居母难去官。虽事缘义感，而情均天属，颜丁之合礼，二连之善丧，亦曷以逾。天厌宋德，水运告谢。嗣王荒怠於天位，强臣凭陵於荆楚，废昏继统之功，龛乱宁民之德，公实仰赞宏规，参闻神算，虽无受赈出车之庸，亦有甘寝秉羽之绩。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卫军，戎政辑睦。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业。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著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启南康，爰登中铉，时膺土宇，固辞邦教。今之尚书令，古之冢宰，虽秩轻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暂遂冲旨，改授朝端，迩无异言，远无异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册，执五礼以正民，简八刑而罕用。故能骋绩康卫，延慈哲后，义在资敬，情同布衣，出陪銮蹑，入奉帷殿。仰南风之高咏，餐东野之秘宝。雅议於听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参以酒德，间以琴心，暖有馀晖，遥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温，臣尽秋霜之戒，肃肃焉，穆穆焉，於是见君亲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绸缪遗寄，以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禀玉几之顾，奉缀衣之礼，择皇齐之令典，致声化於雍熙。内平外成，实昭旧职，增给班剑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礼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陈退，朝廷重违谦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领骠骑大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景命不永，大渐弥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死於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庄疾棘，卫君当祭而辍礼，晏婴既往，齐君车而行哭。公之云亡，圣朝震悼於上，群后忄匡恸於下，岂惟哀缠一国，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赠太宰，侍中、录尚书如故，给节羽葆鼓吹班剑为六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曰文简，礼也。夫乘德而处，万物不能害其贞；虚己以游，当世不能扰其度。均贵贱於条风，忘荣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岁，经始图终，式免只悔，谁云克备，公实有焉。是以义结君子，惠沾庶类，言象所未形，述咏所不尽。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无舍，哀清晖之眇默。餐舆诵於丘里，瞻雅咏於京国。思卫鼎之垂文，想晋锺之遗则。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辞曰：

辰精感运，昴灵发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鉴睿曜，踵武前王。钦若元辅，体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则友。仁洽兼济，爱深善诱。观海齐量，登岳均厚。五臣兹六，八元斯九。内谟帷幄，外曜台阶。远无不肃，迩无不怀。如风之偃，如乐之谐。光我帝典，缉彼民黎。率礼蹈谦，谅实身干。迹屈朱轩，志隆衡馆。眇眇玄宗，萋萋辞翰。义既川流，文亦雾散。嵩构云颓，梁阴载缺。德猷靡嗣，仪形长递。怊怅馀徽，锵洋遗烈。久而弥新，用而不竭。（《文选》、《艺文类聚》四十五。）

◇南郡王冠祝辞

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戒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五年南郡王昭业冠。又见《通典》五十六。）

◇南郡王冠醮酒辞

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於穆斯宁。（《南齐书·礼志》上。《通典》五十六。）

卷十二

◎王奂

奂，僧虔从子。出继从祖中书令球，字彦孙。仕宋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陆王冠军主簿、太子洗马、本州别驾、中书郎、桂阳王司空谘议、黄门郎。元徽初为晋熙王征虏长史、江夏内史，迁侍中，领步兵校尉。复出为晋熙王镇西长史，加冠军将军、江夏武昌太守。征祠部尚书，转掌吏部。升明初迁冠军将军、丹杨尹。出为吴兴太守，进号征虏将军。齐受禅，进号左将军。迁太常，仍转侍中、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又迁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长史、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进号前将军。武帝即位，征右仆射，转使持节前将军湘州刺史，徙散骑常侍、江州刺史，迁中仆射、本州中正。迁尚书仆射、领军将军，转左仆射，加给事中，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雍州刺史。永明十一年，坐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被收，举兵拒命，寻伏诛。

◇让领南蛮校尉表

今天地初辟，万物载新，荆蛮来威，巴濮不扰。但使边民乐业，有司修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府旧州，日就殷阜。臣昔游西土，较见盈虚，兼日者戎炉之後，痍毁难复。虽复缉以善政，未及来苏。今复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强，语实安能以相弊？且资力既分，职司增广，众劳务倍，文案滋烦。非独臣见其难，窃以为国计非允。（《南齐书·王奂传》）

◎王融（一）

融字元长，俭从子，宋中书令僧达孙。举秀才，为晋安南中郎参军。历竟陵王司徒法曹参军，迁秘书丞、丹阳丞、中书郎、兼主客郎。竟陵王子良以为宁朔将军、军主。郁林王即位，收下廷尉狱，赐死，年二十七，有集十卷。

◇拟风赋

奄兮日采之既移，忽兮群景之将驰。靡轻筠之碧叶，泛曾松之翠枝。总高羽而萧瑟，韵珠露之参差。此烈士之英风，长寥亮其如斯。（《艺文类聚》一、《初学记》一。）

◇应竟陵王教桐树赋

梧桐生矣，于邸岫之曾隈，仪龙门而插干，伫凤羽以抽枝，踪楚宫而留称，藉溜馆以翻声。直不绳而特秀，圆匪规而天成。同岁草以委暮，共辰物而滋荣。岂远心於自外，宁有志於孤贞。（《艺文类聚》八十八）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问秀才高第明经，朕闻神灵文思之君，聪明圣德之后，体道而不居，见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顺风之请，华封致乘云之拜。或扬旌求士，或设ね待贤，用能敷化一时，馀烈千古。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图，审听高居，载怀只惧。虽言事必史，而象阙未箴，寤寐嘉猷，延伫忠实。子大夫选名升学，利用宾王，懋陈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盐梅之和，属有望焉。

又问，昔周宣惰千亩之礼，虢公纳谏；汉文缺三推之义，贾生置言。良以食为民天，农为政本，金汤非粟而不守，水旰有待而无迁。朕式照前经，宝兹稼穑，祥正而青旗肃事，土膏而朱绂戒典。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川冷风，述遵无废。而释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贫擅富，浸以为俗。若爰井开制，惧惊扰愚民，舄卤可腴；恐时无史白，兴废之术，矢陈厥谋。

又问，议狱缓死，大易深规，敬法血阝刑，虞书茂典。自萌俗浇驰，法令滋彰，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发动容，奥食兴虑，伤秋荼之密网，恻夏日之严威，永念画冠，缅追刑厝，徒以百锾轻科，反行季叶，四支重罚，爰创前古。访游禽於绝涧，作霸秦基；歌鸡鸣於阙下，称仁汉牍。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将亲览。

又问，聚人曰财，次政曰货。泉流表其不匮，贸迁通其有亡。既龟贝积寝，昏纟强专用，世代滋多，销漏参倍。下贫无兼辰之业，中产阙氵存岁之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瘼血阝隐，无舍矜叹。上帝薄临，赐朕休宝，命邛斜之谷，开而出铜。且有後命，事兹范，充都内之金，绍圜府之职。但赤侧深巧学之患，榆荚难轻重之权，开塞所宜，悉心以对。

又问，治历明时，绍迁革之运；改宪敕法，审刑德之原。分命显於唐官，文条炳於邹说。及夷废职，昧谷亏方。汉秉素只之征，魏称黄星之验，纷争空轸，疑论无归。朕获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征，风雨玉烛，克明之旨弗远，钦若之义复还，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骊翰改色，寅丑殊建，别白书之。（《文选》）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问秀才，朕秉御天，握枢临极，五辰空抚，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台，访道宣室，若坠之恻每勤，如伤之念恒轸。故血阝贫缓赋，省繇慎狱，而多黍多余，不兴两穗之谣，无褐无衣，必盈七月之叹。岂布政未优，将罢民难业，登尔於朝，是属宏议，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问，惟王建国，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岳。必待天爵具修，人纪咸事，然後沿才受职，揆务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开於黄序，庶绩其凝。周官三百，汉位兼倍，历兹以降，游惰实繁。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何则可修，善详其对。

又问，昔者贤牧分陕，良守共治，下邑必树其风，一乡可以为绩。至有旦抚鸣琴，日置醇酒，文而无害，严而不残，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跻俗於仁寿之地。是以贾谊有言，天下之有恶，吏之罪也。顷深汰符，妙简铜墨，而春雉未驯，秋螟不散。人在朕前，凑其智略，出连城守，阙尔无间。岂薪之道未弘，为网罗之目尚简，悉意正辞，无侵执事。

又问，朕闻上智利民，不述於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岂非疗饥不期於鼎食，拯溺无待於规行，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於郑卫，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今欲专士女於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其道奚若，尔无面从。

又问，自晋氏不纲，关河荡析，宋人失驭，淮汴崩离。朕思念旧民，永言攸济，故选将开边，劳来安集，加以纳款通和，布德修礼。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所以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夫危叶畏风，惊禽易落，无待干戈，聊用辞辩，片言而求三辅，一说而定五州。斯路何阶，人谁或可，进谋诵志，以沃朕心。（《文选》）

◇拜秘书丞谢表

臣闻升离戒晨，阴墙不照其景；肤云停夕，幽草或漏其津。至如明兼就日，泽深行雨，不有圣德，谁或其然？所以钦至道而出青皋，舍布衣而望朱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禄仕在代耕，期荣不谋入用，岂悟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佐之恩，任光元辅，逾溢情涯，普烛身表。畏翘车而必让，诚濡翼之愿辞，既圣主谓其可施，故愚臣默思自勉。（《初学记》十二）

◇为主俭让国子祭酒表

窃以庠均义重，振古所崇，资师道尊，有来攸尚。匪曰兰芷，畴变入室之情，不自朱蓝，何迁素丝之质。（《艺文类聚》四十六、《御览》二百三十六）

◇又表

况臣仁惭富侣，德谢润身，识陋令经，器非匣重。何以升坠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遥日，将使良玑修竹，无增莹羽，敬逊务时，遂骞星岁。（《艺文类聚》四十六）

◇又表

臣闻修危方湛，弱露沾而取覆；悬衡纪正，轻尘委而必移。况臣才非应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饮冰，旌悬轮骜。方臣之念，未足言矣。（《艺文类聚》四十六）

◇上疏请给虏书

臣侧闻佥议，疑给虏书，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虏人面兽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经，亏违地义，逋窜烛幽，去来幽朔，绵周、汉而不悛，历晋、宋其逾梗。岂有爱敬仁智，恭让廉修，惭犬马之驯心，同鹰虎之反目。设稿秣有储，筋竿足用，必有草窃关燧，寇扰边疆；宁容款塞卑辞，承衣请朔。陛下务存遵养，不时侮亡，许其膜拜之诚，纳裘之赆。况复愿同文轨，傥见款遣，思奉声教，方致猜拒。将使旧邑遗逸，未知所置，衰胡馀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难Θ，涓流泛酌，岂直疥痒轻疴，容为心腹重患。

抑孙武之言也，困则数罚，窘则多赏，先暴而後畏其众者，虑之谓乎？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犹巾衤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に。于时獯粥初迁，犬羊尚结，即心徒怨，困惧成逃。自其将卒奔离，资待销阙，北畏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势绝防断。於是曲从物情，伪窃章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凶谋岁窘，浅虑无方，於是稽颡郊门，问礼求乐。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原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又虏前後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わ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於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程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上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载之玄《支页》，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蹒辟，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於桑墟，别醍乳於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且棘宝荐虞，晋疆弥盛，大锺出智，宿氏以亡。帝略远孚，无思不服，銮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请收籍伊，兹书复掌，犹取之内府，藏之外ぶ），於理有愜，即事何损。若狂言足采，请决敕施行。（《南齐书·王融传》。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

◇画汉武北伐图上疏（《艺文类聚》题作「答敕撰汉武北伐图赋启」。）

臣闻情忄畜自中，事符则感，象构於始，机动斯彰。庄敬之道可宗，会揖让其弥肃，勇烈之士足贵，应鼙铎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详既缅，降及兴运，维道有征，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业者也。若夫膏腴既称，太乙知五方之富，皮币已列，帝刘测四海之尊。异封禅之文，则升中之典攸鬯，叹舆地之图，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穷神尽圣，总极居中，偶化两仪，均明二耀，拯玄纲於颓绝，反至道於浇淳，可谓区寓仪刑，齐民先觉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运，凿饮耕食，自幸唐年。而识用昏霾，经术疏浅，将迈且轴，岂蕨与薇。皇鉴烛幽，天高听下，赏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时，湔拂尘蒙，沾饰光价，拔足草庐，厕身朝序，复得拜贺岁时，瞻望日月，於臣心愿，曾已毕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难再，思策讼驽，乐陈涓盖。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常愿待诏朱阙，俯对青蒲，请闲宴之私，谈当世之务。位贱人微，徒深倾款。

方今九服清怡，三灵和晏，木有附枝，轮无异辙，东）献舞，南辫传歌，羌、逾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体之勤，译厌瞻巡之数，固将开桂林於凤山，创金城於西守。而蠢尔獯狄，敢雠大邦，假息关河，窃命函谷，沦故京之爽垲，变旧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发。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翘心仁政，延首王风。若试驰咫尺之书，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堕城，纳其降虏，可弗劳弦镞，无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战者也。臣乞以执殳先迈，式道中原，澄瀚渚（《艺文类聚》作「海」。）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幸。然後天移云动，勒（《艺文类聚》作「升」。）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踪七十，百神肃警，万国具僚，会弁星离，玉帛云聚，集三烛於兰席，聆万岁之祯声，岂不盛哉！岂不韪哉！

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审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汉，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诚不足以知微，然伏揆圣心，规模弘远，既图载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胜欢喜。（《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艺文类聚》五十九。）

◇上疏乞自效（《艺文类聚》题作「劝高帝北伐启」，乃武帝之误。）

臣每览史传，见忧国忘家，捐生报德者，未尝不抚卷叹息，以为古今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参国士之眄，同布素之游耳。岂有如臣独拔无闻之伍，过超非分之位，名器双假，荣禄两升，而宴安昃罢之晨，优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闻宸听。

今议者或以西夏为念，臣窃谓之不尔。其故何哉？陛下圣明，群臣悉力，顺以制逆，上而御下，指开赏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为敌。既兵威远临，人不自保。虽穷鸟必啄，固等命於梁（《艺文类聚》作「良」。）鹑，困兽斯惊，终并悬於厨鹿。凯师劳饮，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独有微愿。

自猃狁荐食，荒侮伊，天道祸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难，兵力外虚，谣言物情，属当今会。若藉巫、汉之归师，骋士卒之馀愤，取函谷（《艺文类聚》作《河》。）如反掌，陵关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无以即用，不教民战，是实弃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习校。若蒙垂许，乞隶监省，拘食人身，权备石头防卫之数。臣少重名节，早习军旅，若试而无绩，伏受面欺之诛；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南齐书·王融传》。朝廷讨雍州刺史王奂，融复上疏。《艺文类聚》五十九。）

◇求自试启

臣闻春庚秋蟀，集侯相悲，露木风荣，（《艺文类聚》作「萤」。）临年共悦。夫唯动植，且或有心；况在生灵，而能无感。臣自奉望宫阙，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参名盛列，缨剑紫复，趋步丹墀，岁时归来，讠夸荣邑里。然无勤而官，昔贤曾议；不任而禄，有识必讥。臣所用慷慨愤懑，不遑自安。诚以深恩鲜报，圣主难逢，蒲柳先秋，光阴不待，贪及明时，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诚获信，短才见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术无隐，翁归乃居中自见，充国曰「莫若老臣」。窃景前修，敢蹈轻节。以（《艺文类聚》作「虽」。）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诚。抑又唐尧在上，不参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愿陛下裁览。（《南齐书·王融传》、《艺文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聚》五十一。）

◇谢武陵王赐弓启

殿下乜藻蕙楼，畅艺兰苑，敷积（《艺文类聚》作「缋」。）玉於风筵，叠连珠於月韵。（《御览》作「的」。）兔园掩秀，邺水惭奇。融揖让未工，滥升下（《御览》作「陪升」。）饮之赏，操孤反正。（《艺文类聚》作「矢」。）谬奉招贤之锡，文韬镂景，逸干梢云，玩溢百龄，佩流千载。（《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七）

◇谢敕赐御裘等启

云衣降授，仙裾曲委，荣振素里，泽骇蓬心。昔汉帝解裘，不独前宠，曹王褫带，复降今恩。（《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竟陵王赐纳裘启

降饰自尊，垂荣及贱，玄玉不纯，曾波夺采。南陆方永，北风日壮，无衣无褐，发念圣衷。而挟纩之问每流，解裘之赐偏委。（《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竟陵王示扇启

窃以六翮风流，五明气重，若此圆绡，有兼玩实，轻逾雪羽，并霜文。子淑赏其如规，班姬俪之明月，岂直魏王九华，汉臣百绮，况复动制圣衷，垂言炯式，载摹听示，戒范枢机。（《艺文类聚》六十九）

◇谢司徒赐紫启

东越水羞，实罄乘时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鱼之最。（《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敕赐米启

臣无王阳之术，计然之智，不能负粟百里，分地一廛，上亏温养，自取饥切，岂悟外恩横集，天私妄委。（《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安陆王赐银钵启

素金之贵，有访仙经，镌刻可奇，见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宝玩於箪瓢之门。（《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

◇谢竟陵王示法制启

翔慧烛於昏涂，洒法水於尘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规，庄情束影之制，解网出界之训，灭惑净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风厉。信可以糟滓五书，糠比百氏，升罩聃周，筲竽尼旦，所谓窥七泽而狭潢污，登太山而小天下（《艺文类聚》七十七）

◇法门颂启

伏以迦文启圣，道冠百灵，常住置言，理高万乘。神仪挺发，非望云就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追，睿识独尊，岂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轮，弘汲引以济俗；鹤林双树，显究竟以开氓。惜乎祇园灭影，鹫岳沦光，微辞既遥，大义如缀。自不宣游十地，拥接九区，岂有导觉水之塞源，极法云於落仞。明分览四谛之必空，悟三业之暂有。应务屈己，则仁兼旦），随方申道，则慧一净名。驱率土於福林，入苍黔於正术。（《艺文类聚》七十七）

◇为竟陵王与隐士刘虬书

玉烛登年，金商在律，炎凉始贸，动静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岂不乐哉！仆诚幸甚，百姓一心，众生不疾，比屋可封，将又何求？但良书独拥，善谈无析，愿言之子，实我心。所以不远千里，尺书道意。自淳清既辨，浇漓代袭，隐显之术参差，默语之途纷互。或饰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秽己以暗通，或谬歌以明道。屠羊驵马，未足磷其坚，佯狂如愚，岂能缁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气逾邈；入汉游梁，区中之韵弥少。及推其轻重，品其得失，则渊怀洞赏，宁或符之。仆夙养间襟，长慕出概，迹尘组，心逸江湖，末面自亲，间风如旧。而回驾之念徒轸，式闾之礼无阶，固已伫轴深衷，倾筐遐路者矣。君矫然独远，确乎难拔，素志与白云同悠，高情与青松共爽。宣习质文，缁林枯而重茂，昭辨空有，连河壅而复滔。所谓忘言之人，可论天人之际，岂能凤举鹤翻，有心仪群，高逾爰海，比策禅衢。沾濠射之冥游，屈只鹫之法侣，阐三乘於穷子，发二谛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畅欤？今皇风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岳无尘，胶序肇修，经法敷广，人贱玑璜，家习礼让，樵苏必时，郊林全郁，网有节，鳞羽偕翔。至於层山绝涧，还带畿畎，膏田沃野，互望庑躔，信可以招往隐沦，栖集胜寄。故文举筑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於海岫，释远肥遁於锺幽。每践其遗踪，辄深九原之叹，若高步可迁，复何怀乎四子。昔宣尼之见伯雪，师利之往维摩，岂不知相忘之道哉？谅有以也。未叙之间，为道自爱，一二令凌琚之口具。（《广弘明集》十九。末云王元长之词也。）

◇下狱答辞

囚实顽蔽，触行多侃，但夙忝门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总发，迄将立年，州闾乡党，见许愚慎，朝廷衣冠，谓无咎。过蒙大行皇帝奖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识擢之重，司徒公赐预士林，安陆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国慈，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陈伐虏之计，亦仰简先朝。今假犬羊乍扰，纪僧真奉宣先敕，赐语北边动静，令囚草撰符诏，于时即因启闻，希侍銮舆。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实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续蒙军号，赐使招集，衔敕而行，非敢虚扇。且格取亡叛，不限伧楚，狡算声势，应有形迹。专行权利，又无赃贿。反覆唇齿之间，未审悉与谁言？倾动颊舌之内，不容都无彼此。但圣主膺教，实所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浴，自上《甘露颂》及《银饔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得非诽谤？且王公百司，唯贤是与，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逾滥，岂应訾毁？囚才分本劣，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尝讠夸示里闾，彰曝远迩，自循自省，并愧流言。良由缘浅寡虞，致贻嚣谤。伏惟明皇临宇，普天蒙泽，戊寅赦恩，轻重必宥。百日旷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独婴宪劾。若事实有征，爰对有在，九死之日，无恨泉壤。（《南齐书·王融传》）

卷十三

◎王融（二）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臣闻出豫为象，钧天之乐张焉。时乘既位，御气之驾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体元则大，怅望姑射之阿，然眇寂寥，其独适者已。至如夏后两龙，载驱睿台之上，穆满八骏，如舞瑶水之阴，亦有飨云，固不与万民共也。我大齐之握机创历，诞命建家，接礼贰宫，考庸太室。幽明献期，雷风通飨。昭华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归。革宋受天，保生万国。度邑静鹿丘之叹，迁鼎息大坰之惭。绍清和於帝猷，联显懿於王表。骏发开其远祥，定尔固其洪业。皇帝体膺上圣，运锺下武，冠五行之秀气，迈三代之英风。昭章云汉，晖丽日月，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氵已而无私，法含弘而不杀。犹且具明废寝，昊晷忘餐，念负重於春冰，怀御奔於秋驾，可谓巍巍弗与，荡荡谁名。秉灵圆而非泰，涉孟门其何险。储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质，内积和顺，外发英华，斧藻至德，琢磨令范，言炳丹青，道润金璧。出龙楼而问竖，入虎闱而齿胄，爰敬尽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掩昌姬，韬轶炎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铉继踵乎周南。分陕流勿翦之欢，来仕允克施之誉。莫不如如璋，令闻令望，朱斯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群生於汤火，纳百姓於休和。草莱乐业，守屏称事。引镜皆明目，临池无洗耳。沈冥之怨既缺，迈轴之疾已消。兴廉举孝，岁时於外府；署行议年，日夕于中甸。协律总章之司，厚伦正俗；崇文成均之职，导德齐礼。挈壶宣夜，辩气朔於灵台；书笏珥彤，纪言事於仙室。褰帷断裳，危冠空履之吏；票彡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隐，纟斗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缴大风於长隧。不仁者远，惟道斯行，谗莠蔑闻，攘争掩息。稀鸣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圆扉。耆年阙市井之游，稚齿丰车马之好，宫邻昭泰，荒憬清夷，侮食来王，左言入侍。离身反踵之君，ㄅ首贯胸之长，屈膝厥角，请受缨縻。文钺碧之琛，奇干善芳之赋，纨牛露犬之玩，乘黄兹白之驷，盈衍储邸，充仞郊虞，匦牍相寻，译无旷。一尉侯於西东，合车书於南北，畅毂埋辚辚之辙，绥旌卷悠悠之旆。四方无拂，五戎不距，偃革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轩，销金罢刃。天瑞降，地符升。泽马来，器车出。紫脱华，朱英秀。佞枝植，历草孽。云润星晖，风扬月至。江海呈象，龟龙载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纪石，迈三五而不追，践八九之遥迹。功既成矣，世既贞矣，信可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者欤。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树草自乐。禊饮之日在兹，风舞之情咸荡。去肃表乎时训，行庆动於天瞩。载怀平圃，乃卷芳林。芳林园者，福地奥区之凑，丹陵若水之旧。殷殷均乎姚泽，无々尚於周原。狭丰邑之未宏，陋谯居之犹褊。求中和而经处，揆景纬以裁基。飞观神行，虚檐云构。离房乍设，层楼闾起。负朝阳而抗殿，跨灵沼而浮荣。镜文虹於绮疏，浸兰泉於玉砌。幽幽丛薄，秩秩斯干。曲拂回，潺径复。新泛，华桐发岫。杂夭采於柔荑，乱嘤声於绵羽。禁轩承幸，清宫俟宴。缇帷宿置，幕宵悬。既而灭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执殳，展令效驾。徐銮警节，明锺畅音。七萃连镳，九ヵ齐轨。建旗拂霓，扬葭振木。鱼甲烟聚，员胄星罗。重英曲蚤之饰，绝景遗风之骑。昭灼甄部，驵骏函列。虎视龙超，雷骇电逝。轰轰隐隐，纷纷轸轸。羌难得而称计，尔乃回舆驻罕。岳镇渊氵亭，容有穆。宾仪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陈阶。金袍在席，戚奏翘舞，动诗。召鸣鸟于州，（《艺文类聚》作「山」。）追伶伦於巛谷。发参差於王子，传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阕，羽觞无算。上陈景福之赐，下献南山之寿。信凯讠燕之在藻，知和乐於食苹。桑榆之阴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文选》、《艺文类聚》四。）

◇净住子颂

◇皇觉辨德篇颂

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舛迳扬镳，分源竞。丽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湮深火灭。情端徒总，理向空彻。不有明心，谁驱圣辙。

◇开物归信篇颂（《艺文类聚》七十六作「归信门颂」。）

生浮命舛，识罔情违。业云结影，慧日潜晖。逶迤修道，极夜无归。登山小鲁，泛海难沂。参珉见璧，辨砾知玑。迷其未远，匪正何依。

◇涤除三业篇颂（《艺文类聚》作「忏悔三业门颂」。）

乐由生灭，患以身全。业资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相倚，荣辱兹缠。燕骥匪蹑，周锴徒镌，惑端风绪，爱境旌悬。不勤一至，何阶四禅。

◇理六根篇颂

倾都丽佳，绕梁之曲。肥马轻裘，蕙肴芳。晦黑滋生，昏嚣竞欲。貌荡魂浮，身甘意触。灵龟摄根，晴葵卫足。虫草或虞，人如不勖。

◇生老病死篇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易迁，繁蕉不实。星发鲐肌，邻先忄曷日。二竖潜言，十巫空术。生之往矣，高松萧瑟。即化翻灵，从缘坠质。噬脐有讥，嗟然何汨。

◇克责身心篇颂

瞻彼进德，莫敢或遑。顾咨小智，徒以大康。岂无通术，跋此榛荒。虽有重离，迹照萤光。循情内负，抚事外伤。层罗一举，空念高翔。

◇检覆三业篇颂

浑风缅没，旅俗胶加。竞文内疾、谁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华。贵危穷滥，贫慑豪奢。回六蔽，纷纶七邪。不图厥始，逸马难置。

◇诃诘四大篇颂

迅矣百龄，绵兹六八。出没昏疑，兴居爱习。子求，营营尔给。匪德日归，惟殃斯集。贪人败类，无厌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顺善篇颂（《艺文类聚》作「出家善门颂」。）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将安宝地，谁留化城。道场旷谧，禅迳间清。风飘弗响，震辄徒惊。啸傲焉虑，脱落何营。长捐有结，永置无生。

◇在家从恶篇颂

石磨则磷，玉生虽坚。维居必徙，岂曰能贤。冰开春日，兰败秋年。教随类反，习乃情迁。命符三漏，生偕十缠。兹焉遂往，忧畏方延。

◇沈冥地狱篇颂

冥津殊复晓，高听亦能卑。阴墙虽两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涧币寒澌。罗城振云幕，锋树郁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岂称危。求仁曾已得，长叹欲何为。

◇出家怀道篇颂

韫石谅非真，饰瓶信为假。窃服皋门上，滥吹溜轩下。凤祀徒惊心，驺交终好野。实相岂或照，浮荣未能舍。迹殊冠冕客，事袭驱驰者。已矣歇郑声，无然乱周雅。

◇在家怀善篇颂（《艺文类聚》作「在家善门颂」。）

处尘贵不染，被褐重怀珠。美玉曜幽石，曾兰挺丛刍。四氏不为侣，三界岂能渝。谅兹亲爱染，宁以财利拘。烦流舍智宝，榛路坦夷途。万物竟何匹，烈火树红趺。

◇三界内苦篇颂

心怨动纷绕，情怡辄迁互。欢爱一离远，伤忧坐衰暮。连幌结清阴，高台起风露。腐毒缘芳旨，夭伐实修乙。欲网必亏生，繁置或全兔。眇眇夜何期，悠悠终肯悟。

◇出三界外乐篇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端襟测烦海，矫步写埃氛。三受犹绝雨，八苦若浮云。输心仰圆极，罄质委方坟。朝游净国侣，暮集灵山群。灯只开远照，香字荐嘉薰。亻免首睇人俗，信矣静为君。

◇断绝疑惑篇颂

生涂非一理，识绪固饶津。徒骇东陵富，空嗟北郭贫。国生曾已戾，颜氏信为仁。逢尤昭往业，习善会兹身。勤忧永夷泰，晏安终苦辛。合名且云重，岂若树良因。

◇十种惭愧篇颂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玑隋水上，润玉蓝田中。禀天性所极，资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势，轮轨相为通。报德怆前雅，酬言爱馀风。遵途每多舛，顾省能无忡。

◇极大惭愧篇颂

冬狐理丰毳，春蚕绪轻丝。形骸翻为阻，心识还自欺。华容羁卯日，生平少年时。驱车追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与情爱辞。

◇善友奖劝篇颂

兰室改蓬心，梅崖变伊草。丹青有必沦，丝岂常皓。曲辕且绳直，诡木遂雕藻。一篑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汉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虚造。

◇戒法摄心篇颂

金山严宝仞，琼畹烈瑶荑。墙狐议不窟，檐燕岂能栖。净花庄思序，慧沼盥身倪。六群倘未一，七众固恒齐。端仪有直景，正道无倾蹊。维宫超以悟，襄野竟何迷。

◇自庆毕故止新篇颂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经长夜每悠悠。陶形练气住元造，启蒙夷阻出重幽。荣公三乐非为旷，箕生五福岂能求。灵姿妙境往难集，微言至道此去修。年逢生幸曾以庆，盈愆贰过倘知忧。毕故断新别苦海，希贤庶善凭智流。

◇大忍恶对篇颂

春山之下玉抵禽，汉水之阳璧千金。清业神居德非重，洁己愚侣道已深。爱憎喜怒生而习，荣华芳旨世所钦。鸿才巨力万夫敌，谁肯制此方寸心。逸骥狂兕犷不御，繁羁密柙傥能禁。遣情遗事复何想，寂然无待恣幽寻。

◇缘境无碍篇颂

悦象惚物终不名，龙举鸾集竟谁辩。绝智亡身孰为碍，韬名戢曜故能显。匪日匪月灼以悬，安飞安翔虚而践。璧石无间恣出没，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俗骛泉流，现迹依方迅风转。大哉超世莫与群，希辕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篇颂

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为。精诚必至霜尘下，意气所感金石离。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发美誉垂。自来勤心少骞坠，何不努力出忧危。胜幡法鼓萦且击，智师道众纷以驰。有常无我俨既列，无明有缚孰能窥。

◇礼舍利宝塔篇颂

越人铸金诚有思，魏后庄木亦云悲。中贤小节犹可恋，去圣弥远情弥滋。祗树萧条多宿楚，王宫寂寞甚遗基。设像居室若有望，间仪驻景暧如之。连卿共日独先後，道悠命舛将无时。倾怀结想恻以慕，乖灵写照拂尘疑。

◇敬重正法篇颂（《艺文类聚》作「法门颂」。）

出不自户将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骏足，凌河越海寄轻舟。仁言为利壮已博，圣道弘济邈难求。通明洞烛焕曾景，深凝广润湛渊流。翼善开贤敷教义，照蒙启惑涤烦忧。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无执与化游。

◇奉养僧田篇颂

五玉已润谈而信，八桂虽芳风乃扫。妙理至言唯圣宝，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观法识迁流，抚俗瞻光厌生老。绝灭情嗜断欢怡，纵落豪华弃雕藻。亲爱倏忽信风烟，财利悠悠若尘草。测以龙云岂曰高，濯足江汉更惭皓。

◇劝请增进篇颂

俟河之清逢圣朝，灵智俯接一其遥。白日驰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倾翘。遍盈空有尽三界，绵塞宇宙罄八辽。德光业远升至觉，寂寞常住独能超。煎灼欲火思云露，沈汨使水望舟桥。弘慈广度昔有誓，法轮道御且徐镳。

◇随喜万善篇颂

闻善若己烛良书，见贤思齐美通诰。感幽动地孝有诚，殒首流肠忠为操。振礼ゼ文弘宪则，机谋飚勇静奸暴。明白八素志冲闻，高论穷微契神奥。捐躯济物不邀名，轻财贵义岂期报。百行万善纷涂轨，求诚罄想毕欢蹈。

◇回向佛道篇颂

悠悠九土各异形，扰扰四俗非一情。驱车秣马徇世业，市交鬻义衒虚名。三墨纷纭殊不会，七儒委郁曾未并。吉凶拘忌乃数术，取与离合实纵横。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岩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尔回驾，沔彼流水趣东瀛。

◇发愿庄严篇颂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逭。照慧日兮驾法云，腾危城兮出尘馆。芳珠烨兮闻岁时，宝树兮警昏旦。清露溥甘永以挹，喜园流采常为玩。无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筝纤指弹。勒诚款愿长不渝，习苦尘劳从此捍。

◇皇太子哀策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绣幕启涂，铜池从殡。葆铎既行，枚且引。皇帝痛粢盛之阙奉，哀匕鬯之有亡，悯含嗟乎崇正，顾掩欷於承光。式卷元良，永怀人宝，俾兹史策，载馀风道。其辞曰：

居辰北极，在日重离。诞惟妙善，克自生知。资神为契，合圣如规。地维缺位，月纪褰期。哀缠晦朔，燧改岁时。饣粥不溢，姜桂无滋。免终心礼，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缵戎上德。将叶人神，永贻家国。用稽嗣典，实弘储则。庸器改物，徽号崇名。往辞绿盖，来驭朱缨。旗旖旎，鸾纛声明。守器宣华，访安永福。上漏骖轩，初晨戒服。庆色伊满，夤仪载肃。至诚莫感，遐福空辞。氛程月志，动年司。素犯列，青云失滋。中楹轸梦，当户陈诗。楚药毁方，秦医反辙。高议虚演，奇文徒说。远宾上灵，长违昭世。痛结宸慈，哀震华棣。呜呼哀哉！轩帷高寂，庭帐深阴。鹤关昼掩，凫灯夜沈。仍袭未改，容馔如临。暧徽仪而可慕，标嗣子之纯心。呜呼哀哉！韦弁告期，麻衣请日。辩域展图，扬龟献吉。文物充阶，具僚在位。总葭挽之哀凄，视风烟之骚瑟。呜呼哀哉！饰麾辂而南指，转旌羽而北徂。车结轸於雕毂，马缓节於金苏。寄灵心於万象，增恋恋於国都。呜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沈，山荒凉而遂晚。城阙缅而何期，平原忽而超远。情有望而弗追，顾如疑於将反。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六）

◇永嘉长公主墓志铭

作仪阿媛，取俪汉妃。相金漏质，李惭晖。肃穆妇容，静恭女德。顾史求箴，披图问则。庆善郁夷，与仁冥默。宵燧亡明，晓挽已声。松门严阔，泉帐寒清。悠哉白日，郁彼佳城。（《艺文类聚》十六。）

◇豫章文献王墓志铭

领袖倾沦，人网弛没。半岳推峰，中河坠月。眷然晓隧，如何夜台。鲸骖惋慕，葆吹徘徊。千秋万祀，顾有馀哀。（《艺文类聚》四十五）

◎王秀之

秀之字伯奋，琅邪临沂人。宋仪同敬弘孙。历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转洗马、司徒左西属。出为晋平太守，还除安成王骠骑谘议。转中郎，又为高帝骠骑谘议。升明末，转左军、豫章王嶷长史、寻阳太守，随府转镇西长史、南郡太守。齐受禅，迁司马，加宁朔将军。迁长史，领儒林祭酒。迁南郡王司马，复为黄门郎，领羽林监。迁长沙王中军长史。武帝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迁侍中祭酒，转都官尚书。进侍中，领射声校尉。出为辅国将军、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征侍中，领游击将军，未拜。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隆昌元年卒，谥曰简子。

◇贻宗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人有图画侨札，轻以自方耳。（《南史·宗测传》）

◇与朝士书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南齐书·虞愿传》、《南史·虞愿传》）

◇遗令

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南史》二十四。）

◎王晏

晏字士彦，琅邪临沂人。宋通直常侍弘之孙。大明末为临贺王国常侍、员外郎、巴陵王征北参军、安成王抚军参军，随府转车骑参军、晋熙王安西主簿、武帝镇西记室谘议，累迁领军司马、中军从事中郎。齐受禅，转太子中庶子。武帝即位，转长兼侍中。领步兵校尉，迁侍中。累至右仆射，领太孙右卫率。郁林即位，转左仆射。海陵即位，转尚书令，加後将军，封曲江县侯。明帝即位，进骠骑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进爵为公。建武四年坐罪诛。

◇奏为文惠太子服

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衰裳，减其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於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服。（《南齐书·礼志》下。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又见《通典》八十二。）

◇又奏

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南齐书·礼志》下、《通典》八十二。）

◇又奏

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事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代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伸私戚，以从前典。（《南齐书·礼志》下、《通典》八十二。）

◇又奏

案礼，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设祭。寻比世服临然後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後祭之。应公除者，皆於府第变服，而後入临，行奉慰之礼。（《南齐书·礼志》下、《通典》八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太子大庙礼

故太子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诏可。）

◇明堂配飨议

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於二邪？今殷荐上帝，元属武帝。（《齐书》作「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南齐书·礼志》上。隆昌元年，左仆射王晏议。又见《通典》四十四。）

◇江学不应转都官尚书启

江学今重登礼阁，兼掌六军，慈渥所覃，实有优忝。但语其事任，殆同闲辈。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有殊纳言。（《南齐书·江学传》。永明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寻转都官尚书，领骁骑将军。王晏启。）

◇西昌侯不应领选启

鸾清干有馀，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南史》十四）

◎王思远

思远，晏从弟，小字阿戎。宋建平王景素辟为南徐州主簿，除晋熙王抚军行参军、安成王车骑参军。建元初，为长沙後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出补竟陵王征北记室参军，随府迁司徒、录事参军、太子中舍人、建安内史。除中书郎、大司马谘议、吴郡丞。还为司徒谘议参军，领录事，转黄门郎，迁御史中丞。建武中，迁吏部郎，改授司徒左长史。永元二年，迁度支尚书，未拜卒。赠太常，谥贞子。

◇让吏部郎表

近频烦归启，实有微概。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俦。臣若孤恩，谁当戮力。既自誓轻躯命，不复以尘黩为疑，正以臣与晏地惟密亲，必不宜俱居显要。丬娄丬娄丹赤，守之以死。臣实庸鄙，无足奖进。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许其一节。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则哲之明。犯冒之尤，诛责在己，谬赏之私，惟尘圣鉴。权其轻重，宁守褊心。且亦缘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礼进退。伏愿思垂拯宥，不使零坠。今若只膺所忝，三公不足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为剧。而臣苟求刑戮，自弃富荣，愚夫不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请罪非理，圣恩方置之通涂，而臣固求摈压，自愍自悼，不觉涕流。谨冒钺，悉心以请。穷则呼天，仰祈一照。（《南齐书·王思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卷十四

◎褚渊

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晋义兴太守爽曾孙，尚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拜驸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参军、太子洗马、秘书丞，袭父湛之都乡侯，历中书郎、司徒右长史、吏部郎。明帝即位，迁侍中，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加骁骑将军，改封雩都县伯，转侍中，领右卫将军，迁散骑常侍、丹杨尹，出为吴兴太守，复征吏部尚书，授右仆射，受遗诏，为中书令、护军将军，元徽初为中军将军，加侍中，进爵为侯，授中书监，升明初改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中书监、司空。齐受禅，迁司徒，改封南康郡公，寻加尚书令，录尚书事。武帝即位，复为司空，领骠骑将军，卒。赠太宰，谥曰文简。有集十五卷。

◇秋伤赋

云纷纷而夹转兮，树菸黄而陨落。瞻孤游之流鸿兮，观云间之舞鹤。景暧暧而向颓兮，时冉冉而将薄。独悲愁而凄惨兮，敛轻裾以归幕。（《初学记》三）

◇为宋顺帝禅位齐王诏

惟德动天，玉衡所以载序，穷神知化，亿兆所以归心，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宇宙，阐扬鸿烈，大庇生民。晦往明来，积代同轨，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毁相袭，景和骋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霾，七庙将坠，璇极委驭，含识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缀。静惟此紊，夕惕疚心。

相国齐王，天诞睿圣，河岳炳灵，拯倾提危，澄氛静乱，匡济艰难。功均造物。宏谋霜照，秘算云回，旌旆所临，一麾必捷，英风所拂，无思不偃，表里清夷，遐迩宁谧。既而光启宪章，弘宣礼教，奸宄之类，睹隆威而隔情，慕善之俦，仰徽猷而增厉，道迈於重华，勋超乎文命，荡荡乎无得而称焉。是以辫发左衽之酋，款关请吏，木衣卉服之长，航海来庭，岂惟肃慎献苦，越裳荐而已哉。故四奥载宅，六府克和，川陆效珍，祯祥鳞集，卿烟玉露，旦夕扬藻，嘉才芝英，晷刻呈茂。革运斯炳，代终弥亮，负）握枢，允归明哲，固以狱讼去宋，讴歌适齐。

昔金政既沦，水德缔构，天之历数，皎焉攸征。朕虽寡昧，暗於大道，稽览隆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遗则，人神至愿乎？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齐，一依唐虞、魏晋故事。（《南齐书·高帝纪》上。案《王俭传》云，褚渊为禅诏文。）

◇答诏称抑世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南齐书·柳世隆传》）

◇奏劾陆澄

宋世左丞苟伯子弹彭城令张道欣等，坐界劫累发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纠，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弹豫州刺史管义之谯梁群盗，免义之官；中丞傅隆不纠，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弹兖州刺史郑从之滥上布及加课租绵，免从之官；中丞傅隆不纠，免隆官。左丞陆展弹建康令丘珍孙、丹阳尹孔山士劫发不禽，免珍孙、山士官；中丞何勖不纠，亦免勖官。左丞刘蒙弹青州刺史刘道隆失火烧府库，免道隆官；中丞萧惠开不纠，免惠开官，左丞徐爰弹右卫将军薛安都属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张永结免。澄讠叟闻肤见，贻挠後昆，上掩皇明，下笼朝识，请以见事免澄所居官。（《南齐书·陆澄传》）

◇难王俭丧遇闰议

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於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馀闰，历象所弘（《通典》作「私」）。计月者数闰，故有馀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南齐书·礼志下》。又见《通典》一百。）

◇荐臧荣绪启

荣绪，朱方隐者。昔臧质在宋，以国戚出牧彭岱，引为行佐，非其所好，谢疾求免。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史》十帙，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臣岁时往京口，早与之遇。近报其取书，始方送出，庶得备录渠阁，采异甄善。（《南齐书·臧荣绪传》）

◇谢赐佩启

传诏宣敕，赐臣玉佩一具。制懋姬嬴，宝冠荆越，璇瑰镇曜，珩凝华，采贲蓬楹，响闻绳户，佩服载惊，心容交惕。（《初学记》二十六）

◇逊位启

臣顾惟凡薄，福过灾生，未能以正情自安，远惭彦辅。既内怀耿介，便觉晷刻难推。叨职未久，首岁便婴疾笃，尔来沈痼，频经危殆，弥深忧震。陛下曲存迟回。或谓佥议同异，此出於留慈每过，爱欲其荣。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陈逊，岂骇听察。总录之任，江左罕授，上邻亚台，升降盖微。今受禄弗辞，退绌斯愿，於臣名器，非曰贬少，万物耳目，皎然共见，宁足仰延圣虑，稍垂矜惜。臣若内饰廉誉，外循谦後，此则宪书行劾，刑纲是肃。臣赤诚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区区寸心，归启以实。自吝寸阴，实愿万倍尧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王弘固请，乃於司徒为卫将军，宋氏行之不疑，当时物无异议，以臣方之，曾何足说。伏愿恢阐宏猷，赐开亭造，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南齐书·褚渊传》）

◇答萧领军书

来告颖亮，敬挹无已。谦贬居心，深承非饰，此诚此旨，久著言外，况复造席舒衿，迂翰绪意，推情顾己，信足书绅。但今之所宜商榷，必以轻重相推。世惟多难，事属雕弊，四维忄匡扰，边氓未安，国家费广，府藏须备，北狄侵边，忧虞交切。宇内含识，尚为天下危心，相与共荷任寄若此，当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怀抱，实谓不可。了其不可，理无固执，且寇穷凶，势过原燎，衅逆仓卒，终古未闻，常时惧惑，当虑先定，结垒新亭，枕戈待敌，断决之策，实有由然。锋镝初交，元恶送首，总律制奇，判於此举。裂邑万户，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勋劳，粗塞物听。今以近侍禁旅，进升中候，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就加冲损，特亏朝制。奉职数载，同舟无几，刘领军峻节霜明，临危不顾，音迹未，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恸不及悲。戎谟内寄，恒务倍急，秉操辞荣，将复谁委？诚惟军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贯朝廷，匹夫里语，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众先，进退之宜，当与众共。苟殉独善，何以处物。受不自私，弥见至公。表里详究，无而後可。想体殊常，深思然纳。（《南齐书·褚渊传》，元徽二年，太祖既平桂阳，迁中领军，领南兖州，增户邑。太祖固让，与渊及卫军袁粲书。渊、粲答。）

◇答何昌寓书

追风古人，良以嘉叹。但事既昭晦，理有逆从。建平初阻，元徽未悖，专欲委咎阮、杨，弥所致疑。於时正亦谬参此机，若审如高论，其愧特深。（《南齐书·何昌寓传》）

◎张冲

冲字思约，吴郡吴人，宋南兖州刺史永从兄子。元嘉中辟州主簿，除盱眙太守，历尚书驾部郎、桂阳王征南中兵、振威将军、征西从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参军、长水校尉、宁朔将军、左军将军，加辅国将军，出为马头太守，徙盱眙太守，永明中，迁西阳王冠军司马、假节、青冀二州刺史。郁林即位，进号冠军将军。明帝即位，加征虏将军，徙南梁郡太守，除江夏王前军长史。东昏即位，出为建安王征虏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历持节南兖州、司州、郢州刺史，进征虏将军，封定襄侯。永元三年，距梁武于郢城，病卒。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

◇乞断谷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史》四十七《崔元祖传》）

◇报邓元起书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里之势，所谓金城汤池；一旦舍去，则荆棘生焉。（《梁书·邓元起传》）

◎明僧绍

僧绍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泰始末征通直郎，升明中征记室参军。齐受禅，征正员外郎，永明初征国子博士，并不就。

◇正二教论道士有为夷夏论者，故作此以正之。）

及闻殊论，锐言置家，有惧诬圣，将明其归，故先详正所证二经之句，庶可两悟幽津。

论称道经云：老子入关之於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堕地，即行七步，举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於是佛道兴焉。（事在《玄妙内篇》，是汉中真典，非穿览之书。）正曰：「道家之旨，具在老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殇均寿，未睹无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务变常，安时处顺。夫何取长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托异合说，称非其有。诞议神化，秦汉之妄，妖延魏晋，言不经圣，何云真典乎？

论称佛经云：释迦成佛，已有尘劫之数。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此皆《成实正经》，非方便之说也。）正曰：佛经之宗，根明极教，而三世无得，俗证觉道，非可事显。然精深所会，定慧有征於内；缘感所应，因果无妄於外。夫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练精研照，非养正之功；微善阶极，异殆庶自崖。道济在忘形，而所贵非全生，生生不贵，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来而道常，出乎无始，入乎无终，靡应非身，尘劫非遐，此其所以为教也。

论曰：二经之旨，若合符契。正曰：夫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议殊生，圆应之化，爰尽物类。是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非前说之证。既关塞异教，又违符合之验矣。

论曰：道则佛也，佛则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圆，岂睹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权老，学老者安取同佛？苟挟竞慕高，撰会杂妄，欲因其同，树邪去正，是所乃学非所学，自漏道蠹，只多不量，见耻守器矣。

论曰：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昭五典，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布三乘。教在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又曰：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畅，佛以一音，随类受悟。在夷之化，岂必三乘？教化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华未殊，而俗之所异，孰乖圣则，虽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论曰：端委绅，诸华之容也；翦发缁衣，群夷之服也。正曰：将求理之所贵，宜无本礼俗，沿袭异道，唯其时物。故君子豹变，民文先革，颛孙膺训，丧志学殷，夫致德韶武，则禅代异典，后圣有作，岂限夷华？况由之极教，必拘国服哉。是以系其恒方，而迷深动踬矣。水陆既变，致远有节，舟车之譬，得无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两见所归。

论曰：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礼伸，孝敬三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又曰：全形守祀，继善之教也；毁貌易性，绝恶之学也。理之可贵者道，事之可贱者俗。正曰：今以废宗祀为犯顺，存嗜欲以申礼，则是孝敬三典，在我为得，俗无必贱矣。毁貌绝恶，自彼为鄙，道无必贵矣。爱俗拘旧，崇华尚礼，贵贱迭置，义成独说，徒欲蠹溺於凡观，岂期本理於圣言邪？

论曰：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贞，莫议仙化，死而不亡者寿，不论无死。臆说诬滥，辞非而泽，大道既隐，小成互起，诚哉是言。其诸诬诡谤慢，欲以苟济其违，求之圣言，固不容讥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其练映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是其托术，验之而竟无睹其然也。又称其不登仙，死则为鬼，或召补天曹，随其本福。虽大乖老庄立言本理，然犹可无违世教，损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实理归於妄，而未为乱常也。至若张葛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劾，咸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立言舛杂，师学无依，考之典义，不然可知。将令真妄浑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辩，诬乱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犹未值其津，今将更粗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两得，乃可动静兼尽，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盖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内视反听，深根宁极，浑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失得无变，穷不谋通，致命而俟，达不谋己，以公为度。此学者之所以询仰馀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无方，济世不死哉？其在调霞羽蜕，精变穷灵，此自缮积前成，生甄异气，故虽记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类，大若麟凤怪瑞，小则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学可致乎？至乃颜孔道邻，亲贤纳之极，固将仰灵尘而止，欲从末由，则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贵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阳去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而固守以无为，皆将以抑其诞妄之所自来也。然则穷神尽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会之有元矣。夫行业著於前生，而强学以求致其功；积习成於素孱，而横暴以妄易其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学得所学，而学以成也；为其可为，而为可致也。则夫学镜生灵，中天设教，观象测变，存而不论，经世之深，孔老之极也。为於未有，尽照穷缘，殊生共理，练伪归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静止大方，乃虽蔽而非妄；动由其宗，则理通而照极。故必德贵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贵通，功归四大，不谋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纯，得所学也。超宗极览，寻流讨源，以有生为尘毒，故息敬於君亲，不惊议其化异，不执方而骇奇，妙寂观以拓思，功积见而要来，则佛教之粹，明於为也。故夫学得所学，则可以贵全生灵，而教尊域中矣；明为於为，将乃灭习反流，而邈天人矣。过此已往，未之或知，洗虑之得，其将在兹。（《弘明集》六，又略见《齐书·顾欢传》，《南史·顾欢传》）

◎檀超

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元嘉中为州西曹，孝建中为宣威府参军，还直东宫，除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转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入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博士，兼左丞，入齐，迁骁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上表立国史条例

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南齐书·檀超传》，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

◎沈渊

渊字□□，吴兴武康人，宋侍中怀文第二子，永明中为吏部郎，与兄淡、弟冲俱历御史中丞司直。

◇荐沈麟士表

吴兴沈麟士，英风夙挺，峻节早树，贞粹禀於天然，综博生乎笃习。家世孤贫，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长兄早卒，孤侄数四，摄鞠稚，吞苦推甘。年逾七十，业行无改。元嘉以来，聘召仍叠，玉质逾洁，霜操日严。若使闻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规於边鄙，播圣泽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荒陲。（《南齐书·沈麟士传》，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表荐，征太学博士，不就。）

◎沈冲

冲字景绰，怀文第三子，历抚军正佐兼记室，迁司徒录事，出为征虏长史、浔阳太守，入齐为太子中庶子。武帝即位，转御史中丞、侍中，迁五兵尚书，卒赠太宰，谥曰恭子。

◇奏劾江谧

谧少怀轻躁，长习谄薄，交无义合，行必利动。特以奕世更局，见擢宋朝，而阿谀内外，货赂公行，咎盈宪简，戾彰朝听，舆金辇宝，取容近习。以沈攸之地胜兵强，终当得志，委心托身，岁暮相结。以刘景素亲属望重，物应乐推，献诚荐子，窥窬非望。时艰网漏，得全首领。太祖匡饬天地，方知远图，薄其艰洗之瑕，许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之宠，推以不次之荣，列迹勋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笔小用，赏厕河山，任忝出入。轻险之性，在贵弥彰；贪昧之情，虽富无满。重莅湘部，显行断盗，及居铨衡，肆意受纳。连席同乘，皆讠皮黩旧侣，密筵闲讠燕，必货贿常客。理合升进者，以为己惠；事宜贬退者，并称中旨。谓贩鬻威权，奸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议可掩。先帝寝疾弥留，人神忧震。谧托病私舍，曾无变容。国讳经旬，甫暂入殿，参访遗诏，觇忖时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带，先顾不逮，旧位无加，遂崇饰恶言，肆丑纵悖，讥诽朝政，讪毁皇猷，遍蚩忠贤，历诋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规，勋戚出抚，前王彝则。而谧妄发枢机，坐构嚣论，复敢贬谤储后，不顾辞端，毁折宗王，每穷舌杪。皆云诰誓乖礼，崇树失宜，仰指天，俯画地，希幸灾故，以申积愤。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请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狱治罪。（《南齐书·江谧传》）

◎沈宪

宪字彦章，金紫光禄大夫演之从子，泰始中为驾部郎，补乌程令，入齐，累迁少府卿、左军、武陵王会稽司马、兼山阴令，永明中，为晋安王後军长史、广陵太守、西阳王冠军长史，太守如故，後除散骑常侍，未拜，卒。

◇求改二豫属郡启

二豫分置，以桑果子亭为断，颍川、汝阳在南谯、历阳界内，悉属西豫。庐江居晋熙汝阴之中，属南豫。求以颍川、汝阳属南豫，庐江还西豫。（《南齐书·州郡志上》永明四年。）

◎李安民

安民，兰陵承人。宋孝武举义，板建威将军，积功至武卫将军。明帝时，累迁宁朔将军、山阳太守，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假节，征授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军，加给事中，转征虏将军、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升明初，征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加征虏将军，进前将军、郢州刺史，迁左卫将军，领卫尉。齐受禅，为中领军，封康乐侯，迁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侍中。武帝即位，迁抚军将军、丹杨尹，进尚书左仆射，改授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出为安东将军、吴兴太守，永明四年卒，赠镇东将军，谥曰肃侯。

◇断募部曲表

自非淮北常备，其外馀军，悉皆输遣，若视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南齐书·李安民传》）

◎谢超宗

超宗，陈郡阳夏人，宋临川内史灵运孙。孝建初为奉朝请，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转抚军参军，泰始初为建安王司徒参军、尚书殿中郎，迁司徒主簿、丹杨丞、建安王司徒记室、正员郎，兼尚书左丞中郎，左迁通直常侍。高帝为领军，引为长史、临淮太守，徙义兴太守，升明中为骠骑谘议。齐受禅，转黄门郎，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以怨望免。武帝即位，使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永明元年徙越州，行至豫章，赐死。

◇策秀才议

片辞折狱，寸言挫众，鲁史褒贬，孔论兴替，皆无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渊，析理之会，岂必委牍方切治道。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南齐书·谢超宗传》，宋泰始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超宗议云云，诏从宰议。）

卷十五

◎张融

融字思光，一名少子，吴郡吴人，宋会稽太守畅子。孝建中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为封溪令，举秀才对策中第，除仪曹郎，摄祠、仓二曹，兼掌正厨，解职为安成王抚军仓曹参军，转南阳王友，高帝辟为太傅掾，历骠骑豫章王司空谘议参军，迁中书郎，齐受禅，历长沙王镇军、竟陵王征北谘议，并领记室，迁司徒从事中郎。永明中为司徒右长史，迁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建武四年卒。有集二十七卷，又《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

◇海赋（并序）

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吾远职荒官，将海得地，行关入浪，宿渚经波，傅怀树观，长满朝夕，东西无里，南北如天，反覆悬鸟，表里菟色。壮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壮也。故古人以之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所见，吾问翰而赋之焉。当其济兴绝感，岂觉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分浑始地，判气初天。作成万物，为山为川。总川振会，导海飞门。尔其海之状也。之相也：则穷区没渚，万里藏岸，控会河、济、朝总江、汉。回混浩溃，巅倒发涛。浮天振远，灌日飞高。撞则八弦摧乂，鼓怒则九纽折裂。扌会长风以举波，氵郭天地而为势。氵蜇泽氵沓洽，来往相拉，汩氵突氵尉渤，穴羊石成窟。西冲虞渊之曲，东振汤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为渣。氵药氵门浑，涫氵和畏雍，渤淬沦氵尊，澜浅垄だ。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而星河如覆。既裂太山与昆仑相压而共溃，又盛雷车震汉破天以折毂。

卷涟礻濑，辗转纵横。扬珠起玉，流镜飞明。是其回堆曲浦，欹关弱渚之形势也。沙屿相接，洲岛相连。东西荡，如满于天。梁禽楚兽，胡木汉草之所生焉。长风动路，深云暗道之所经焉。苕苕蒂蒂，翳翳，晨鸟宿於东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汴河，汩鬼漫桓。旁踞委岳，横竦危峦。重彰岌岌，攒岭聚立。山律窟山林山铁，架石相阴。山阴山乂陀陀，横出旁入。嵬嵬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峰势纵横，岫形参错。或如前而未进，乍非迁而已却。天抗晖於东曲，日倒丽於西阿。岭集雪以怀镜，岩昭春而自华。

江洚氵伯々，氵祭岩拍岭。触山石，污氵Φ氵寒况，畏泱氵隈氵阿，流柴覃九。顿浪低波，[B13]交光，折岭挫峰，牢浪良掊，崩山相答），万里霭霭，极路天外。电战雷奔，倒地相盖。兽门象逸，鱼路鲸奔。水遽龙魄，陆振虎魂。却瞻无後，向望何前。长寻高眺，唯水与天。若乃山横蹴浪，风倒摧波。磊若惊山竭岭以竦石，郁若飞烟奔云以振霞。连瑶光而交彩，接玉绳以通华。

尔乎夜满深雾，昼密长云，高河灭景，万里无文。山门幽暖，岫户。九天相掩，五地交氛。汪汪横横，沆沆浩浩。淬溃大人之表，泱荡君子之外。风沫相排，日闭云开。浪散波合，岳起山乂。

若乃氵鹿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尔其奇名出录，诡物无书。高岸乳鸟，横门（《艺文类聚》作「阎」。）产鱼。则何忄罗鳙旨，飞人果骨。哄月吐霞，吞河漱月。气开地震，声动天发。喷洒哕噫，流雨而扬云。乔《骨卢》壮脊，架岳而飞坟。 ;动崩五山之势，间仑焕七曜之文。觜瑁蛑。《艺文类聚》作「毒瑁」。绮贝绣螺。玄朱互彩，绿紫相华。游见秋濑，泳景登春。伏鳞渍彩，升分洗文。

若乃春代秋绪，岁去冬归。柔风丽景，晴云积晖。起龙途於灵步，翔螭道之神飞。浮微云之如瞢，落轻雨之依依。触巧途而感远，抵栾木以激扬。浪相薄而起千状，波独涌乎惊万容。苹藻留映，荷芰提阴。扶容曼彩，秀远华深。明藕移玉，清莲代金。眄芬芳於遥渚，泛灼烁於长浔。浮舻杂轴，游舶交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帷轩帐席，方远连高。入惊波而箭绝，振排天之雄飙。越汤谷以逐景，渡虞渊以追月。遍万里而无时，浃天地於挥忽。雕隼飞而未半，鲲龙ṅ而不逮。舟人未及复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

阴鸟阳禽，春毛秋羽。远翅风游，高翮云举。翔归栖去，连阴日路。澜涨波渚，陶玄浴素。长四断，平表九绝。雉翥成霞，鸿飞起雪。合声鸣侣，并翰翻群。飞关溢绣，流浦照文。

尔夫人微亮气，小白如淋。凉空澄远，增汉无阴，照天容於弟渚，镜河色於少浔。括盖馀以进广，浸夏洲以洞深。形每惊而义维静，迹有事而道无心。於是乎山海藏阴，云尘入岫。天英篇华，日色盈秀，则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轻羽以衣风，逸玄裾於云带。筵秋月於源潮，帐春霞於秀濑。晒蓬莱之灵岫，望方壶之妙阙。树遏日以飞柯，岭回峰以蹴月。空居无俗，素馆何尘。谷门风道，林路云真。

若乃幽崖邑，隈奥之穷，骏波虎浪之气，激势之所不攻。有卉有木，为灌为丛。络糅网杂，结叶相笼。通云交拂，连韵共风，荡洲敫岸，而千里若崩，冲崖沃岛，其万国如战。振骏气以摆雷，飞雄光以倒电。

若夫增云不气，流风敛声。澜文复动，波色还惊。明月何远，沙里分星。至其积珍全远，架宝谕深。琼池玉壑，珠岫回岑。合日开夜，舒月解阴。珊瑚开缋，留璃竦华。丹文镜色，杂照冰霞。洪洪溃溃，浴干日月。淹汉星墟，渗河天界。风何本而自生，云无从而空灭。笼丽色以拂烟，镜悬晖以照雪。

尔乃方员去我，混然落情。气暄而浊，化静自清。心无终故不滞，志不败而无成。既覆舟而载舟，固以死而以生。弘刍狗於人兽，导至本以充形。虽万物之日用，谅何纬其何经。道湛天初，机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胶有於生末。亡无所以而无，信无心以入太。不动动是使山岳相崩，不声声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虚於用舍，应感亮於圆会。仁者见之谓之仁，达者见之谓之达。舌者几於上善，吾信哉其为大矣。（《南齐书·张融传》，《艺文类聚》八。）

◇与豫章王笺请宥朱谦之

礼开报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之制。谦之挥刃斩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杀之，则成当世罪人；宥而活之，即为盛朝孝子。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张绪、陆澄，是其乡旧，应具来由。融等与谦之并不相识，区区短见，深有恨然。（《南齐书·孝义朱谦之传》，谦之，吴郡钱唐人。所生母亡，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别驾孔稚圭，兼记室刘、司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

◇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融昔称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苇席，弱年所安，箪食瓢饮，不觉不乐。但世业清贫，民生多待，榛栗枣修，女贽既长，束帛禽鸟，男礼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吴一丞，虽屡舛错。今闻南康缺守，愿得为之。融不知阶级，阶级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复求丞。（《南齐书·张融传》）

◇与吏部尚书王僧虔书

融，天地之逸民也。进不辨贵，退不知贱，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实以家贫累积，孤寡伤心，八侄俱孤，二弟颇弱，抚之而感，古人以悲。岂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爱东平土风，融亦欣晋平闲外。（《南齐书·张融传》）

◇与从兄吴郡太守瑰书

吴郡何晚，何须王反。闻之嗟惊，乃是阿兄。（《南史》三十一）

◇以门律致书周等诸游生

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其犹乐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礼之不袭，三皇之圣岂三。与此皆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安可辄驾庸愚，诬讠罔神极？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道，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夫澄本虽一，吾自俱宗其本；鸿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专遵於佛迹，而无侮於道本。书与二何两孔，周剡山茨。（以上门律，《弘明》作「门论」。）少子致书诸游生者曰：张融白，鸟哀鸣於将死，人善言於就暮。顷既病甚生衰，此亦魂留丧气。况惊舟失舵於空壑，山足无绊於泽中。故视阴之间，虽寸每遽，不缝不徙也。欲使魄後馀意，绳墨弟侄，故为门律，数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诸贤，以为何若。（《弘明集》六，《南史》七十五《顾欢传》，融著通源之论，其名少子。）

◇答周书并答所问

张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极魂首，复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旧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横馗而草，所以制是门律，以律其门。非佛与道。门将何律？故告气缓命，凭魄申阴，数感十应，通源定本。实欲足下发予奇意，果能翔牍起情，妙见正析。既赴所志，今为子言。

周之问曰：论云：「致本则同。」请问何义，是其所谓本乎？答彼周曰：夫性灵之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义；可知而不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驱动，识用沈蔼，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阳专气致柔，停虚任魄，载营抱壹，居凝通静。静唯通也，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照无所没；魄绪停虚，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阳不静，宁可而得乎？使静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静而两神，神静而道二，吾未之前闻也。故逗极所以一为性游简且韵猖狂，旷不能复行，次战思定霸宇内，但敷生灵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扪珠。是以则帝属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无二，凫乙之交，定者鸿乎。吾所以直其绳矣。

周之问曰：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二篇所贵，义极虚无；般若所观，照穷法性，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住寂之方，其旨则别。答彼周曰：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然环会其所中，足下当加以半思也。至夫游无荡思，心尘自拂，思以无荡，一举形上。是虽忘有老如骞释。然而有忘释不伐老。当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废，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见释家之与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识老氏之与释家。逗极之所以无二，亲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应物难合，令万象与视听交错，视听与万象相横，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浅。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顺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渐情其顺。及物有潜去，人时欲无，既可西风昼举，而致南精夕梦，汉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谓老氏不尽乎无，则非期於得意；若卿谓尽无而不尽有，得意复爽吾所期。卿苦疑老氏不尽乎无，则非期於得意；若卿谓尽无而不尽有，何以峻迹？斯时卿苦以释家时宜迹峻，其犹老氏时峻此迹。逗极之同，慈焉余意。

周之问曰：论云：时殊故不同其风，是佛教之异於道也。世异故不一其义，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两殊，非凫则乙。答彼周曰：非凫则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复答。但得其世异时殊，不宜异其所以之异。

周之问曰：未知高鉴，缘何识本？答彼周曰：综识施本，已吐前牍。吾与老释相识正如此，正复是目击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辞，吾不知更所以自讼。

周之问曰：若犹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战狱方兴，未能听讼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问曰：若虽因二教同测教源者，则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见矣。答彼周曰：诚哉有是言。吾所以见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别有奇即耳。

周之问曰：自应鹿巾环杖，悠然目击，儒墨りり，从来何诤？答彼周曰：虞芮二国之斗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斗，其别有尊者乎？况夜战一鸿，妄申凫乙，斯自鹿巾之空负头上，环杖之自诬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问曰：苟合源共是，分迹双非，则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为翔集所向，勤务唯佛，专气抱一，无谨於道乎？答彼周曰：应感多端，神情数广。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无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复何晦？且宝圣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己有所集，方复移其翔者邪？卿得其无二於两楹，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峻督其去取。

周之问曰：吾则心持释训，业爱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为当本一末殊，为本末俱异邪？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圣，同投一极，而近论通源，儒不在议。足下今极其儒，当欲列儒围道，故无属垣耳隙，思潜师夜以遂图掩天城，恐难升之险，非子所跻。则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也。吾已谓百圣同所投，同容本未俱其异。更以沥势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纵横凑出。（《弘明集》六）

◇与周书论释法宠

古人遗族，故留儿女。法宠法师绝尘如弃唾，若斯之志，大矣远矣。（《续高僧传》，法宠姓冯，南阳冠军人，寓海盐，纳妻半年，舍家住兴皇寺，从道猛昙济学《成实论》。融与书称之。）

◇门律自序

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且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此尽游乎言笑，而汝等无幸。（《南齐书·张融传》）

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惟饮与食。此外如树网焉。吾每以不尔为恨，尔曹当振纲也。（同上。）

◇白日歌序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彼日月不能不谢，固知无准。衰为盛之终，盛为衰之始，故为白日歌。（□□□□□□□□）

◇遗令

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南齐书·张融传》）

以吾半生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不须暂停闺阁。（同上。）

◇戒子

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文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乂家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而看之。（《南齐书·张融传》）

◇防墓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明未葬时未知墓处也。虽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征在见娉，则当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通典》一百三，齐张融评。）

◎王玄载

玄载字彦休，下邳人，宋左光禄大夫玄谟从弟，为江夏王国侍郎、太宰参军，泰始初为长水校尉，历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宁朔将军，领山阳东海二郡太守，进督青兖二郡刺史，迁左军将军，改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迁抚军司马，出为秦梁二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徙益州刺史、建宁太守，升明中进号後军将军，封鄂县子。齐受禅，入为左民尚书，领广陵，加平北将军，假节行南兖州事，进光禄大夫、员外散骑常侍，出为平北将军、兖州刺史，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六，谥曰烈子。

◇释普恒赞

大觉眇无像，悬应贵忘靖，一念会道场，空过方劫永。信心虚东想，遇圣藻西影，妙趣澄三界，传神四禅境。俗物故参差，真性理恒炳，韬光寄浮世，遗德方化迴。（《高僧传》十一，《法苑珠林》一百一。）

◎江谧

谧字令和，济阳考城人。仕宋孝武为奉朝请、辅国参军、于湖令。明帝即位，以为骠骑参军，转尚书度支郎，迁右丞，兼比部郎，出为建平王景素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免。元徽初为武帝镇军长史、广陵太守，入为游击将军，领尚书左丞。升明初，迁黄门侍郎、吏部郎、太尉谘议、录事参军。齐台建，为右卫将军，及受禅，迁侍中，出为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寻为湘州内史，封永新县伯，进左民尚书。武帝即位，出为征虏将军、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未及行，赐死。

◇奏劾孙

先不研辨，混同谬议。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南齐书·江谧传》，泰始四年，江夏王义恭女卒，年十九，未笄。礼官议从成人服，诸王服大功。左丞孙重奏云云，见《全宋文》，谧又奏。）

◎陆澄

澄字彦渊，吴郡吴人。仕宋为太学博士、中军卫军府佐、太宰参军、太常丞、部主簿、北中郎参军，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转通直郎，兼中书郎。转兼左丞，又转著作正员郎，历安成、东海太守，迁御史中丞。齐受禅，坐事白衣领职，寻转给事中、秘书监，迁吏部，复为秘书监，领国子博士，迁都官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帝即位，出为辅国将军、镇北镇军二府长史、廷尉，领骁骑将军，转度支尚书，领国子博士，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给事中，领国子祭酒，隆昌元年转光禄大夫，未拜，卒。年七十。谥靖子。

◇上表自理

周称旧章，汉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宪度，动尚先准。若乃任情违古，率意专造，岂谓酌诸故实，择其茂典。

案遐启弹新除谘议参骠骑大将军军事沈宪、太子庶子沈旷、并弟息，敕付建康，而宪被使，旷受假，俱无归罪事状。臣以不纠宪等为失。伏寻晋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时，其及中丞者，从来殆无。王献之习达朝章，近代之宗，其为左丞，弹司徒属王惮罚自解，属疾游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郑袭不弹秘，直弹中丞孔欣时，又云别摄兰台检校，此径弹中丞之谓。唯左丞庾登之奏镇北檀道济北伐不进，致虎牢陷没，蕃岳宰臣，引咎谢愆，而责帅之劾，曾莫奏闻，请收治道济，免中丞何万岁。夫山陵情敬之极，北伐专征之大，秘霸季之贵，道济元勋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宪，然秘事犹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为例，恐人之贵贱，事之轻重，物有其伦，不可相方。

左丞江奥弹段景文，又弹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弹萧珍，又弹杜骥，又弹段国，又弹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弹萧汪；左丞殷景熙弹张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弹吕万龄。并不归罪，皆为重劾。凡兹十弹，差是宪、旷之比，悉无及中丞之议。左丞荀万秋、刘藏、江谧弹王僧朗、王云之、陶宝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谧弹在今龛黎之後，事行圣照。远取十奏，近征二案：自宜依以为体，岂得舍而不遵？

臣窃此人乏，谬奉国宪。今遐所纠，既行一时，若默而不言，则向为来准，後人被绳，方当追请，素冫食之责，贻尘千载。所以备举显例，弘通国典，虽有愚心，不在微躬。请出臣表付外详议。若所陈非谬，裁由天鉴。（《南齐书·陆澄传》，建元元年，骠骑谘议沈宪等坐家奴客为劫，子弟被劾，宪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纠，请免澄官。澄上表自理。）

◇皇弟休倩殇服议

案礼有成人之道，则不为殇。今既追祚土宇，远崇封秩，圭韦备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殇名去矣。夫嘉偶在室，元服表身，犹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义。安有名颁爵首，而可服以殇礼。（《宋书·礼志》二，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殇，追赠谥东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澄议云云，又见《通典》八十二。）

◇重议

窃谓赠之为义，所以追加名器。故赠公者便成公，赠卿者便成卿。赠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得不为王乎？然则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命，不为吉凶殊典；同备文物，岂以存亡异数。今玺策咸秩，是成人之礼；群后临哀，非下殇之制。若丧用成人，亲以殇服，末学含疑，未之或辩。敢求详衷如所称。（《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二。）

◇庙祠有故迁日议

案《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谓在致斋，祭事尽备，神不可渎，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摄焉。晋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於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亦天亥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案《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蚀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犹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寻。今散斋之内，未及致斋，而有轻哀甚雨，日时展事，可以延敬。不愆义情，无伤正典，改择令日。夫何以疑。愚谓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致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迁日更郊，事见施用，郊之与庙，其敬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宋书·礼志》四，大明三年，太常丞陆澄议。）

◇皇太子冕服议

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兖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圣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参议，依礼，皇太子元正朝贺，应服兖冕九章衣。以仲起议为允。撰载仪注。（《宋书·礼志》五，泰始六年，兼左丞陆澄议，又见《南齐书·陆澄传》）

◇南郊明堂异日议

遗文馀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於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应大驾。（《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尚书陆澄议。）

◇与王俭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於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四道异传，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隽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泰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且弼於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

《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案杜预注《传》，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贵後生。杜之异古，未如王之夺实，祖述前儒，特举其违。又释例之作，所引惟深。

《谷梁》泰元旧有麋信注，颜益以范宁，麋犹如故。颜论闰分范注，当以同我者亲。常谓《谷梁》劣，《公羊》为注者又不尽善，竟无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两立。必谓范善，便当除麋。

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南齐书·陆澄传》，《南史》四十八《陆澄传》）

◇法论目录序

第一论或列篇立第兼明众义者，今总其宗致，不复ㄴ分。合之则体全，别之则文乱。置难形神，援譬薪火，庾阐发其议，谢瞻广其意。然桓谭未及闻经，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缀附也。牟子不入教门，而入缘序，以特载汉明之时，像法初传故也。魏祖答孔，是知英人开尊道之情；习生贻安，则见令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书，指存两事。又支遁敷翰远国，述江南僧业，故兼录。（《释藏》百二，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序》）

◎顾测

测为扬州主簿。

◇与太守萧缅笺论陆澄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义方之训，此趋贩所不为，况绅领袖，儒宗胜达乎。（《南齐书·陆澄传》，测以两奴就澄弟鲜质钱，鲜死，子卓诬为卖券，澄为中丞，测与书相往反，後又笺与太守萧缅，测遂为澄所排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六

◎祖冲之

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晋侍中台之曾孙，宋大明中为南徐州从事参军，出为娄县令，历谒者仆射，入齐，永明中转长水校尉，永元二年卒，年七十有二。有集五十一卷。

◇　上新历表

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谈，迁载述，彪、固列志，魏世注历，晋代《起居》，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书契以降，二千馀稔，日月离会之征，星度疏密之验。专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

然而（《宋志》无，《南齐书》有。）古历疏舛，类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会。寻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以臣校之，三睹厥谬，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影，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臣生属圣辰，询逮在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

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为多，经二百年辄差一日。节闰既移，则应改法，历纪屡迁，实由此条。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後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世姜岌以月蚀检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则七曜宿度，渐与舛讹。乖谬既著，辄应改易。仅合一时，莫能通远。迁革不已，又由此条。今令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斗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其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在此岁。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上元之岁，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并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迟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气合而已，条序纷错，不及古意。今设法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群流共源，庶无乖误。（《宋志》作「实精古法」。）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悬象著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综核始终，大存缓密。（《宋志》作「整密」。）革新变旧，有约有繁。用约之条，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顾非谬然。何者？夫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之为体，非细不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非为思而莫悟，知而弗改也。窃恐赞有然否，每崇远而随近；论有是非。或贵耳而贱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异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已下二句，《宋志》有，《齐书》无。）庶陈锱铢，少增盛典。（《宋书・历志下》，大明六年，《南齐书・祖冲之传》。）

◇　辩戴法兴难新历

臣少锐愚尚，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博采沉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圆旧误，张衡述而弗改；汉时斛铭，刘歆诡谬其数。此则算氏之剧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数，《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谓测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谬，斯又历家之甚失也。及郑玄、阚泽、王蕃、刘徽，并综数艺，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众谬，理据炳然，易可详密，此臣以俯信偏识，不虚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历，二至先天，闰移一月，五星见伏。或违四旬，列差妄设，当益反损，皆前术之乖远，臣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讨其源，删滞以畅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讥诋，不其惜乎。寻法兴所议六条，并不造理难之关楗。谨陈其目。

其一：日度岁差，前法所略，臣据经史辨正此数，而法兴设难，征引《诗》、《书》，三事皆谬。其二，臣校晷景，改旧章法，法兴立难，不能有诘，直云「恐非浅虑，所可穿凿。」其三，次改方移，臣无此法，求术意误，横生嫌贬。其四，历上元年甲子，术体明整，则苟合可疑。其五，臣其历七曜，咸始上元，无隙可乘，复云「非凡夫所测。」其六，迟疾阴阳，法兴所未解，误谓两率日数宜同。凡此众条。或援谬目讥，或空加抑绝，未闻折正之谈，厌心之论也。谨随诘洗释，依源征对。仰照天晖，敢罄管穴。

法兴议曰：「夫二至发敛，南北之极，日有恒度，而宿无改位。故古历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汉之际，畴人丧业，曲技竞设，图纬实繁。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是以谶记多虚，桓谭知其矫妄；古历舛杂，杜预疑其非直。按《五纪论》，黄帝历有四法，颛顼、夏、周，并有二术，诡异纷然，则孰识其正，此古历可疑之据一也。夏历七曜西行，特违众法，刘向以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据二也。殷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鉴度》云殷历以八十一为日法。若《易纬》非差，殷历必妄，此可疑之据三也。《颛顼》历元，岁在乙卯，而《命历序》云：「此术设元，岁在甲寅。」此可疑之据四也。《春秋》书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据历，非周则鲁。以周历考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检其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二历并乖，则必有一伪，此可疑之据五也。古之六术，并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则後天。以食检之，经三百年，辄差一日。古历课今，其甚疏者，朔後天过二日有馀。以此推之，古术之作，皆在汉初周末，理不得远。且却校《春秋》，朔并先天，此则非三代以前之明征矣，此可疑之据六也。寻《律历志》，前汉冬至日在斗牛之际，度在建星，其势相邻，自非帝者有造，则仪漏或阙，岂能穷密尽微，纤毫不失。建星之说，未足证矣。

法兴议曰：「战国横骛，史官丧纪，爰及汉初，格候莫审，後杂觇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与古历相符也。逮至景初，终无毫忒。」冲之曰：古术讹杂，其详阙闻，乙卯之历，秦代所用，必有效於当时，故其言可征也。汉武改创，检课详备，正仪审漏，事在前史，测星辨度，理无乖远。今议者所是不实见，所非徒为虚妄，辨彼骇此，既非通谈，运今背古，所诬诚多，偏据一说，未若兼今之为长也。《景初》之法，实错五纬，今则在冲口，至曩已移日。盖略治朔望，无事检侯，是以晷漏昏明，并即《元和》，二分异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谬矣。

法兴议曰：「《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则中宿常在卫阳，羲、和所以正时，取其万代不易也。冲之以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冲之曰：《书》以四星昏中审分至者，据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详易准，流见之势，中天为极。先儒注述，其义佥同，而法兴以为《书》说四星，皆在卫阳之位，自在巳地，进失向方，退非始见，迂回经文，以就所执，违训诡情，此则甚矣。舍午称巳，午上非无星也。必据中宿，馀宿岂复不足以正时。若谓举中语兼七列者，觜参尚隐，则不得言，昴星虽见，当云伏矣。奎娄已见，复不得言伏见（缺）不得以为辞，则名将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当实谨检经旨，直云星昴，不自卫阳，卫阳无自显之义，此谈何因而立。苟理无所依，则可愚辞成说，曾泉、桑野，皆为明证，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复再三，窃深叹息。

法兴议曰：「其置法所在，近违半次，则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度，法兴所是，唯征古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无显证，而虚贬臣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骇也。又年数之馀有十一月，而议云九月，涉数每乖，皆此类也。月盈则食，必在日冲以检日则宿度可辨，请据效以课疏密。按太史注记，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蚀尽，在鬼四度，以冲计之，日当在牛六。依法兴议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蚀尽，在斗二十六度，以冲计之，日当在井三十。依法兴议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蚀，在奎十一度，以冲计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当在角二。依法兴议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蚀尽，在胃宿之末，以冲计之，日当在氐十二。依法兴议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蚀，皆与臣法符同，纤毫不爽，而法兴所据，顿差十度，违冲移宿，显然易睹。故知天数渐差，则当式遵以为典，事验昭皙，岂得信古而疑今。

法兴议曰：「在《诗》『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时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节也。若冬至审差，则幽公火流，晷长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昼漏五十三刻，此诡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议三条皆谬，《诗》称流火，盖略举西移之中，以为惊寒之候。流之为言，非始动之辞也。就如始说，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则火星之中，当在大暑之前，岂邻建申之限。此专自攻纠，非谓矫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复在卫阳之地乎。又谓臣所立法，楚宫之作，在九月初。按《诗》传笺皆谓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则中天之正，当在室之八度。臣历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议者之意，盖误以周世为尧时，度差五十，故致此谬。小雪之节，自信之谈，非有明文可据也。

法兴议曰：「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就如冲之所误，则星无定次，卦有差方，名号之正，古今必殊，典诰之音，时不通轨。尧之开、闭，今成建、除，今之寿星，乃周之鹑尾也。即时东壁，已非玄武，轸星顿属苍龙，诬天背经，乃至於此。」冲之曰：臣以为辰极居中，而列曜贞观，群象殊体，而阴阳区别，故羽介咸陈，则水火有位，苍素齐设，则东西可准，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号也。何以明之？夫阳爻初九，气始正北，玄武七列，虚当子位。若圆仪辨方，以日为主，冬至所舍，当在玄枵；而今之南极，乃处东维，违体失中，其义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称，则卯酉以生杀定号，岂得春躔义方，秋丽仁域，名舛理乘，若此之反哉！因兹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时，景纬环序，日不独守故辙矣。至於中星见伏，记籍每以审时者，盖以历数难详，而天验易显，各据一代所合，以为简易之政也。亦犹夏礼未通商典，《》容岂袭《韶》节，诚天人之道同差，则艺之兴，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称建，谅以气之所本，名随实著，非谓斗杓所指，近校汉时，已差半次，审斗节时，其效安在。或义非经训，依以成说，将纬候多诡，伪辞间设乎？次随方名，义合宿体，分至虽迁，而厥位不改，岂谓龙火贸处，金水乱列，名号乖殊之讥，抑未详究？至如壁非玄武，轸属苍龙，瞻度察晷，实效咸然。《元嘉历法》，寿星之初，亦在翼限，参校晋注，显验甚众。天数差移，百有馀载，议者诚能驰辞骋辩，令南极非冬至，望不在冲，则此谈乃可守耳。若使日迁次留，则无事屡显，乃臣历之良证，非难者所宜列也。寻臣所执，必据经史，远考唐典，近征汉籍，谶记碎言，不敢依述，窃谓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之论也。月蚀检日度，事验昭著，史注详论，文存禁阁，斯又稽天之说也。《尧典》四星，并在卫阳，今之日度，远准元和，诬背之诮，实此之谓。

法兴议曰：「夫日有缓急，故斗有阔狭，古人制章，立为中格，年积十九，常有七闰，晷或盈虚，此不可革。冲之削闰坏章，倍减馀数，则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顿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辄失一闰。夫日少则先时，闰失则事悖。窃闻时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历数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冲之曰，按《後汉书》及《乾象》说，《四分历法》虽分章部创自元和，而晷仪众数定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长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寻冬至南极，日晷最长，二气去至，日数既同，则中影应等，而前长後短，顿差四寸，此历景冬至後天之验也。二气中影。日差九分半弱，进退均调，略无盈缩，以率计之，二气各退二日十二刻，则晷影之数，立冬更短，立春更长，并差二寸，二气中影俱长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时历丁丑冬至，加时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减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测景历纪，躬辨分寸，铜表坚刚，暴润不动，光晷明洁，纤毫忄画然。据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强，折取其中，则中天冬至，应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灭，则一日差率也。倍之为法，前二日减，以百刻乘之为实，以法除实，得冬至加时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历》後一日，天数之正也。量检竟年，则数减均同，异岁相课，则远近应率。臣因此验，考正章法。今以臣历推之，刻如前，窃谓至密，永为定式。寻古历法并同《四分》，《四分》之数久则後天，经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汉载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来，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诚有效於天也。章岁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术，非见经典。而议云此法自古，数不可移。若古法虽疏，永当循用，谬论诚立，则法兴复欲施《四分》於当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谓今所革创，违舛失衷者，未闻显据有以矫夺臣法也。《元嘉历》术，减闰馀二，直以袭旧分粗，故进退未合。至於弃盈求正，非为乖理。就如议意，率不可易，则分无增损，承天置法，复为违谬。节气蚤晚，当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觉其非，横谓臣历为失，知以少之先时，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诚未睹天验，岂测历数之要，生民之本，谅非率意所断矣。又法兴始云穷识晷变，可以刊旧革今。今复谓晷数盈虚，不可为准，互自违伐，罔识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绝於心目，未详历纪何因而立。案《春秋》以来千有馀载，以食检朔，曾无差失，此则日行有恒之明征也。且臣考影弥年，穷察毫微，课验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为千岁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实矣。日有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急，未见其证，浮辞虚贬，窃非所惧。

法兴议曰：「冲之既云冬至岁差，又谓虚为北中，舍形责影，未足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虚，则黄道弥远，东北当为黄锺之宫，室壁应属玄枵之位，虚宿岂得复为北中乎？曲使分至屡迁，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绳，而律吕仍往，则七政不以玑衡致齐，建时亦非摄提所纪，不知五行何居，六属安托。」冲之曰：此条所嫌，前牒已详。次改方移，虚非中位，繁辞广证，自构纷惑，皆议者所谬误，非臣法之违设也。七政致齐，实谓天仪，郑、王唱述，厥训明允，虽有异说，盖非实义。

法兴议曰：「夫置元设纪，各有所尚，或据文於图谶。或取效於当时。冲之云：『群氏纠纷，莫审其会。』昔《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景初》壬辰，晦无差光，《元嘉》庚辰，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谶乖说，训义非所取，虽验当时，不能通远，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体明理正。未详辛卯之说何依，古术诡谬，事在前牒，溺名丧实，殆非索隐之谓也。若以历合一时，理无久用，元在所会，非有定岁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载籍沦逸，《春秋》汉史，咸书月蚀，正朔详审，显然可征。以臣历检之，数皆协同，诚无虚设，循密而至，千载无殊，则虽远可知矣。备阅曩法，疏越实多。或朔差三日，气移七晨，未闻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说以为非正，今值甲子，议者复疑其苟合，无名之岁，自昔无之，则推先者，将何从乎？历纪之作，几於息矣。夫为合必有不合，愿闻显据，以核理实。

法兴曰：「夫交会之元，则蚀既可求，迟疾之际，非凡夫所测。昔贾逵略见其差，刘洪粗著其术，至於疏密之数，莫究其极。且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即如岁星在轸，见超七辰，术家既追算以会今，则往之与来，断可知矣。《景初》所以纪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设後元者，其并省功於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冲之既违天於改易，又设法以遂情，愚谓此治历之大过也。」冲之曰：迟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刘、贾能述，则可累功以求密矣。议又云：「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岁星在轸，见超七辰。」谓应年移一辰也。案岁星之运，年恒过次，行天七匝，辄超一位。代以求之，历凡十法，并合一时，此数咸同，史注所记，天验又符。此则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为衍度滥徙，顿过其冲也。若审由盈缩，岂得常疾无迟。夫甄耀测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验来，准以实见，据以经史。曲辩碎说，类多浮诡，甘、石之书，互为矛盾。今以一句之经，诬一字之谬，坚执偏论，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厌也。算自近始，众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实以奇偶不协，故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尽同，为遗前设後，以从省易。夫建言倡论，岂尚矫异，盖令实以文显，言势可极也。稽元曩岁，群数咸始，斯诚术体，理不可容讥；而讥者以为过，谬之大者。然则《元嘉》置元，虽七率舛陈，而犹纪协甲子，气朔俱终，此又过谬之小者也。必当虚立上元，假称历始，岁违名初，日避辰首，闰馀朔分，月纬七率，并不得有尽，乃为允衷之制乎？设法情实，谓意之所安，改易违天，未睹理之讥者也。

法兴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离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违，其一终之理，日数宜同。冲之通周与会周相觉九千四十，其阴阳七十九周有奇，迟疾不及一匝，此则当缩反盈，应损更益。」冲之曰：此议虽游漫无据，然言迹可检。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为月行之轨，当循一辙，环匝於天，理无差动也。然则交会之际，当有定所，岂容或斗或牛，同丽一度。去极应等，安得南北无常。若日月非例，则八行之说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语甚未分，为交与疾对？为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蚀既当在盈缩之极，岂得损益。或多或少。若交与疾对，则在交之冲，当为迟疾之始，岂得入历或深或浅，倍半相违，新故所同，复标此句，欲以何明。臣览历书，古今略备，至如此说，所未前闻，远乖旧准，近背天数，求之愚情，窃所深惑。寻迟疾阴阳不相生，故交会加时，进退无常。昔术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详矣。而法兴云日数同。窃谓议者未晓此意，乖谬自著，无假骤辩。既云盈缩失衷，复不备记其数。或自嫌所执，故泛略其说乎？又以全为率，当互因其分，法兴所列二数皆误。或以八十为七十九，当缩反盈，应损反益，此条之谓矣。总检其议，岂但臣历不密，又谓何承天法乖谬弥甚。若臣历宜弃，则承天术益不可用。法兴所见既审，则应革创。至非景极，望非日冲，凡诸新说，必有妙辩乎？（《宋书·历志》下）

◇　安边论

《南史》七十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已佚。

卷十七

◎柳世隆

世隆字彦绪，河东解人，宋尚书令元景弟之子，海陵王休茂辟为雍州主簿，除西阳王抚军法曹参军，出为武威将军、上庸太守，泰始初为尚书仪曹郎，擢太子洗马，历巴西、梓潼、南泰山、东海太守，安西司马，元徽末转武陵前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升明中，征为侍中，迁尚书右仆射，封贞阳县侯，出为左将军、吴郡太守。齐受禅，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进爵为公，寻进号安南将军，出为安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武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入为侍中、护军将军，迁尚书右仆射，改左仆射，出为镇南将军、湘州刺史，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左仆射，转尚书令、左光禄大夫，永明九年卒，赠司空，谥曰忠武，有《龟经秘要》二卷。

◇奏省流寓民户帖

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离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区域易分者，别详立。（《南齐书·州郡志上》，永明元年，南兖州刺史柳世隆奏。）

◇与刘怀慰书

胶东流化，颍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南齐书·刘怀慰传》，兖州刺史柳世隆与怀慰书。）

◎丘巨源

巨源，兰陵兰陵人，宋孝武时举丹阳郡孝廉。明帝即位，自南台御史为王景文镇军参军，元徽中除奉朝请，历佐诸王府，转羽林监。齐受禅，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除武昌太守，改馀杭令，以事见杀，有集十卷。

◇为尚书符荆州

沈攸之出自垅亩，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从父示荫，爱之若子，羽翼吹嘘，得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趋利乐祸，请衔诏旨，躬行反噬。又攸之与谭金、童泰壹等，暴宠狂朝，并为心膂，同功共体，世号「三侯」。当时亲昵，情过管、鲍，仰遭革运，凶党惧戮，攸之反善图全，用得自免。既杀从父，又虐良朋，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泰始开辟，网漏吞舟，略其凶险，取其搏噬，故阶乱获全，因祸兴福。

攸之禀性空浅，躁而无谋，浓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弃王师，久应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耻，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会推迁，频烦显授。内端戎禁，外绥万里。圣去鼎湖，远颁顾命，托寄崇深，义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国讳，喜形於颜，普天同哀，己以为庆。累登蕃岳，自郢迁荆。晋熙王以皇弟代镇，地尊望重，攸之断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择士马，简算器械，权拨精锐，并取自随。郢城所留，十不遗一。专恣卤夺，罔顾国典。践荆已来，恒用奸数，既怀异志，兴造无端。乃迫蹙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伐，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衰盛，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自古酷虐，未闻於此。

昔岁桂阳内，宗庙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强地广，勤王之举，实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满三千，至郢州禀受节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招诱剑客，羁绊行旅，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视吏若雠，遇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草，峻太半之赋，暴参夷之刑，鞭棰国士，全用虏法，一人逃亡，阖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旷荡之泽，长隔彼州，人怀怨望，十室而九，今乃举兵内侮，奸回外炽，斯实恶熟罪成之辰，决痈溃疽之日。幕府过荷朝寄，义百常愤，董御元戎，龚行天罚。

今遣新使持节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闻喜县开国侯黄回，员外散骑常侍、辅国将军、骁骑将军、重安县开国子、军主王敬则，屯骑校尉、长寿县开国男、军主王宜，与屯骑校尉陈承叔，右军将军、葛阳县开国男彭文之、骠骑行参军、振武将军邵宰，精甲二万，冲其首旆。又遣散骑常侍、游击将军、临湘县开男吕安国，持节宁朔将军、越州刺史孙昙，屯骑校尉、宁朔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左军将军、新亭侯任侯伯，龙骧将军、虎贲中郎将尹略，屯骑尉、南城令曹虎头，辅国将军、骁骑将军萧鸾、新除宁朔将军、游击将军、下邳县开国子桓崇祖等，舳舻二万，骆驿继迈。又遣屯骑校尉苟元宾、抚军参军郭文考、抚军中兵参军程隐隽、奉朝请诸袭光等，轻ㄅ一万，截其津要。骁骑将军周盘龙、後将军成买、辅国将军王敕勤，屯骑校尉王洪范等，铁骑五千，步道继进，先据陆路，断其走伏。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县开国侯、新除镇军将军张敬儿，志节慷慨，卷甲樊、邓，水步俱驰，破其巢窟。持节、督司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范阳县侯姚道和，义烈梗概，投袂方隅，风驰电掩，袭其辎重。万里建旌，四方飞旆，莫不总率众师，云翔雷动。人神同愤，远迩并心。

今皇上圣明，将相仁爱，约法三章，宽刑缓赋，年登岁阜，家给人足，上有惠民之泽，下无乐乱之心。攸之不识天时，妄图大逆，举无名之师，驱雠怨之众，是以朝野审其易取，含识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复相逼迫，投赴锋刃。交战之日，兰艾难分，去就在机，望思先晓，无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祸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南齐书·柳世隆传》，按《巨源传》云，太祖使巨源为尚书符荆州。）

◇驰檄数沈攸之罪恶

夫弯弓射天，未见能至；挥戈击地，多力安施。何则？逆顺之势定殊，祸福之验易原也。是以违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会乎人者，圣哲不能令其毁。故刘濞赖七国连兵之势，隗嚣恃跨河据陇之资，毋丘俭伐其逾海越岛之功，诸葛诞矜其待士爱民之德，彼四子者，皆当世雄杰，以犯顺取祸，覆窟倾巢，为竖子笑。况乎行陈凡才，斗筲小器，而怀问鼎之志，敢扌勾无君之逆哉。

逆贼沈攸之，出自莱亩，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从父宗荫，爱之若子，卵翼吹嘘，得升官秩。废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贪竞乘机，凶忍趋利，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反噬，请衔诛旨。又攸之与谭金、童太壹等，并受宠任，朝为牙爪，同功共体，世号三侯，当时亲昵，情过管、鲍。遭仰革运，凶党惧戮，攸之狡猾用数，图全卖祸，既杀从父，又害良朋。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此其不信不义，言诈翻覆，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为也。泰始开辟，网漏吞舟，略其凶险，取其搏噬，故得阶乱获全，因祸保福。攸之空浅，躁而无谋，浓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贼宵奔；重讨下邳，一鼓而遁；再弃王师，久应肆法。先帝英圣，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败，冀收曲崤之捷，故得推迁幸会，顿升崇显，内端戎禁，外临方牧。圣灵鼎湖，远颁顾命，托寄崇深，义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国讳，喜见于容，普天同哀，己以为庆。此其乐祸幸灾，大逆之罪一也。

又攸之累登蕃岳，自郢迁荆，晋熙殿下以皇弟代镇，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断割候迎，料择士马，简算器甲，精器锐士，并取自随，郢城所留，十不遗一，专擅略虏，罔顾国典。此其苞藏祸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

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奸数，既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伐，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自古酷虐，未闻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

去昔桂阳奇兵（阙）起，京师内，宗庙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强地广，救援颠沛，实宜悉力，国家倒悬，方思身虑，才遣弱卒三千，并皆羸老，使就郢州，禀受节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何其平日张，实轻周、邵，尔时恭谨，虚重皇威。此其伏慝藏诈，持疑两端，大逆之罪四也。

又攸之累据方州，跋扈滋甚，招诱轻狡，往者咸纳，羁绊行侣，过境必留，仕子穷困，不得归其乡，商人毕命，无由还其土，叛亡入境，辄加拥护，逋逃出界，必遣穷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

又攸之自任专恣，恃行惨酷，视吏若雠，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赋，暴参夷之刑，鞭捶国士，全用虏法，一人逃亡，阖宗补代。毒遍婴孩，虐加斑白。狱囚恒满，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奔驰道路，号哭动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杀欲击，故旷荡之泽，长隔彼州。此其无君陵上，大逆之罪六也。

苍梧狂凶，衅深桀纣，猜贰外蕃，目西顾，留其长息元琰，以为交质，父子分张，弥积年稔。赖社稷灵长，独夫遄戮，攸之豫禀心灵，宜同欢幸。遂迷惑颠倒，深相嗟惜，举言哀桀，扬声吠尧。此其不辨是非，罔识善恶，违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

废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广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迩内畿，川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弗远，驿书至止，晏若不闻，末遣章表，奄积旬朔。防风後至，夏典所诛，此其大逆之罪。八也。

升明肇历，恩深泽远，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驰遣元琰，衔使西归，并加崇授，宠贵重叠。元琰达西，便应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谁之恩，不荷盛德，反生雠衅，此其大逆之罪九也。

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枭鸩之肠，直置天壤，已称丑秽。况乃举兵内侮，逞肆奸回，斯实恶熟罪成之辰，决痈溃疽之日。幕府过荷朝寄，义百常愤，董司元戎，龚行天罚。（案：此下《南齐书》多四百四十三字，《宋书》以与前符重复，故节去之。）今皇上圣明，将相仁厚，约法三章，轻刑缓赋，年登岁阜，家给人足，上有惠和之泽，下无乐乱之心。攸之不识天时，妄图奸逆，举无名之师，驱怨雠之党。是以朝野审其易取，含识判其成禽。熊罴厉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愤。鼓怒则冰原激电，奋发则霜野奔雷。以此定乱，岂移晷刻。虽复众徒梗陆，举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涛，当烧山之焰。

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窜无路，常所悯然。今复相逼，起接锋刃，交战之日，兰艾难分。土崩倒戈，宜为蚤计，无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祸也。宏宥之典，有如皎日。（《宋书·沈攸之传》，顺帝升明元年，攸之发兵反攻郢城，齐王出顿新亭，驰檄数攸之罪恶。）

◇与尚书令袁粲书

民信理推心，暗於量事，庶谓丹诚感达，赏报孱期；岂虞寂寥，忽焉三稔？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後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

去昔奇兵，变起呼吸，虽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开城，千龄出叛，当此之时，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闺。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论也。

临机新亭，独能抽刃斩贼者，唯有张敬儿；而中书省独能奋笔弗顾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诚有优劣，就其死亡以决成败，当崩天之敌，抗不测之祸，请问海内，此胆何如，其二可论也。

又尔时颠沛，普唤文士，黄门中书，靡不毕集，ゼ翰振藻，非为乏人，朝廷洪笔，何故假手凡贱？若以此贼强盛，胜负难测，群贤怯不染毫者，则民宜以勇获赏；若云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群贤推能见委者，则民宜以才赐列，其三可论也。

窃见桂阳贼赏不赦之条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锺爽同在此例，战败後出，罪并释然，而吴迈远族诛之。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论也。

且迈远置辞，无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笔出手，即就齑粉。若使桂阳得志，民若不に裂军门，则应腰斩都市，婴孩脯脍，伊可熟念，其五可论也。

往年戎旅，万有馀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隶，可谓众矣。攀龙附鳞，翻焉云翔。至若民狂夫，可谓寡矣。徒关敕旨，空然泥沈。讵其荷《盾》尘末，皆是白起，操牍事始，必非鲁连邪？民亻真，国算迅足，驰烽旆之机，帝择逸翰，赴罗之会。既能陵敌不殿，争先无负，宜其微赐存在，少沾饮。遂乃弃之沟间，如蜉如蚁，掷之言外，如土如灰。纟圭隶帖战，无拳无勇，并随资峻级矣；凡豫台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阶矣。抚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声？（《南齐书·丘巨源传》）

◎袁彖

彖字纬才，小字史公，陈郡阳夏人，宋武陵太守觊子。大明中举秀才，元徽中除安成王征虏参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出为庐陵内史、豫州治中、高帝太傅相国主簿，及受禅，以为秘书丞，迁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永明初兼御史中丞，转黄门郎，兼中丞，免，寻补安西谘议，南平内史，转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还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为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免官，付东冶，寻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谘议、卫军长史，迁侍中，隆昌元年卒，谥靖子，有集五卷。

◇奏劾谢超宗

风闻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根性浮险，率情躁薄。仕近声权，务先谄狎。人裁疏黜，亟便诋贱。卒然面誉，旋而背毁。疑间台贤，每穷诡舌。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

辄摄白从王永先到台辨问，「超宗有何罪过，诣诸贵皆有不逊言语，并依事列对。」永先列称：「主人超宗恒行来谒诸贵要，每多触忤，言语怨怼。与张敬儿周旋，许结姻好，自敬儿死後，惋叹忿慨。今月初诣李安民，语论『张敬儿不应死。』安民道『敬儿书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语？』其中多有不逊之言，小人不悉尽罗缕谙忆。」如其辞列，则与风闻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

超宗少无士行，长习民慝，狂狡之迹，联代所疾；迷傲之衅，累朝兼触，戋刂容扫辙，久埋世表。属圣明广爱，忍祸宣慈，舍之宪外，许以改过。野心不悛，在宥方骄；才性无亲，处恩弥戾。遂连扇非端，空生怨怼，恣嚣毒於京辅之门，扬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国章何寄。此而可贷，孰不可容？请以见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领记室。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超宗品第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简奏，臣辄奉白简以闻。（《南齐书·谢超宗传》，永明元年，上积怀超宗轻慢，使兼中丞袁彖奏。）

◇苟蒋之胡之罪议

夫迅寒急节，乃见松筠之操，危机迴构，方识贞孤之风。窃以蒋之、胡之杀人，原心非暴，辩谳之日，友于让生，事怜左右，义哀行路。昔文举引谤，获漏疏网，蒋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实伤为善。（《南史》二十六《袁彖传》，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胡之妇，为曾口寺沙门所淫，夜入苟家，蒋之杀沙门，为官司所检。蒋之列实已所杀，胡之列又如此，兄弟争死。江陵令躬启州，荆州刺史庐陵王求博议。彖曰。）

◇驳檀超国史条例议

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南齐书·袁彖传》，彖为秘书丞，时檀超掌史职，表上条例，立处士传。彖驳。）

◎垣崇祖

崇祖字敬远，下邳人，宋豫州刺史护之弟子。为州主簿，除新安王国上将军，景和中转义阳王征北参军。泰始初，陷入魏，寻据朐山归命，授辅国将军、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县子，泰豫初行徐州事，历盱眙、平阳、东海三郡太守，转邵陵王南中郎司马，复为东海太守，升明初除游击将军，寻督青冀二州，累迁冠军将军、兖州刺史。齐受禅，徙豫州刺史，封望蔡县侯，进都督，号平西将军。武帝即位，加号安西，迁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永明元年见杀。

◇启宋明帝乞假名号

淮北士民，力屈胡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并为淮北州郡，门族布在北边，百姓所信，一朝啸咤，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轻，不足威众，乞假名号，以示远近。（《南齐书·垣崇祖传》，崇祖为朐山戍主拒虏，因欲恢复淮北，启。明帝以为辅国将军、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

◎刘休

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仕宋为驸马都尉、奉朝请、明帝湘东国常侍，袭祖徽爵南乡侯，泰始中为吴喜辅师府录事参军，历桂阳王征北参军，除员外郎，累迁至黄门郎、前军长史、齐台散骑常侍，建元初为御史中丞，出为豫章内史，加冠军将军。

◇请致仕启

臣自尘荣南宪，星晷交春，谬闻弱奏，劾无空月。岂唯不能使蕃邦敛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豪右屏气，乃遣听已暴之辜，替网触罗之鸟。而犹以此，里失乡党之和，朝绝比肩之顾，覆背腾其喉唇，武人厉其觜吻。怨之所聚，势难久堪，议之所裁，孰怀其允。臣窃寻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於臣叨滥，宜请骸骨。（《南齐书·刘休传》）

◇与亲知书

虞公散发海隅，同古人之美，而东都之送，殊不蔼蔼。（《南史》四十七，《虞玩之传》，玩之告退东归，王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中丞刘休与亲知书。）

◎刘悛

悛字士操，初名忱，彭城安上里人，宋司空π子。大明中辟司空从事，拜驸马都尉，转宁蛮主簿、司徒骑兵参军，迁员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参军、尚书库部郎，假宁朔将军，累迁通直散骑侍郎，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元徽初除散骑侍郎，父丧，服阕，除中书郎，升明初加辅国将军，除黄门郎，行吴郡事，转晋熙王抚军中军二府长史，行扬州事，出为持节都督广州广州刺史，袭爵鄱阳县侯。齐受禅，国除，进号冠军将军，迁太子中庶子，领越骑校尉。武帝即位，改领前军将军，历竟陵王子良征北长史、广陵太守，转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迁长兼侍中、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行北兖州事，徙始兴王前军长史、平蛮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改内史，随府转安西，寻代始兴王为益州刺史。郁林即位，收付廷尉，见原。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书，寻除正。明帝即位，加领骁骑将军，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转五兵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东昏即位，改授散骑常侍，领骁骑将军，尚书如故，卒赠太常，谥曰敬，有集二十卷。

◇蒙山采铜启

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文帝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按此必是通所铸。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铁刀一口。（《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启，上从之，《南史》三十九。）

◎刘绘

绘字士章，悛弟。仕宋为著作郎，行高帝太尉参军、豫章王嶷左军主簿、镇西外兵曹参军。齐受禅，随府转骠骑主簿、司空记室录事。转太子洗马，永明中复为豫章王嶷大司马谘议，领录事，出为南康相，征还，为安陆王护军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转中书郎，隆昌中为明帝镇军长史，转黄门郎，复为明帝骠骑谘议，领录事，及即位，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宁朔将军、抚军长史，迁安陆王宝至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又为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永元末转建安车骑长史，中兴初转大司马从事中郎，有集十卷。

◇为豫章王嶷乞收葬蛸子响表

臣闻将而必戮，炳自《春秋》，罄於甸人，著於《经》、《礼》。犹怀不忍之言，尚有如伦之痛。岂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响，识怀靡树，见沦不逞，肆愤一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邻非孝，事近无君，身膏草野，未云塞衅。但矢倒戈，归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衅骨不收，辜魂莫赦，抚事惟往，载伤心目。昔闵荣伏痍。怆动坟园；思荆就辟，侧怀丘墓。皆两臣衅结於明时，二主议加於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伏愿一下天矜，爰诏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馀麓，微列苇青之容，薄申封树之礼。岂伊穷骸被德，实且天下归仁。臣属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继别未安，子响言承出命，提携鞠养，俯见成人，虽辍胤蕃条，归体璇萼，循执之念不移，傅训之怜何已。敢冒宸严，布此悲乞。（《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按，《刘绘传》云，子响诛後，嶷欲求葬之，召绘言其事，使为表。绘求纸笔，须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携鞠养，俯见成人。」乃叹曰，「祢衡何以过此」。）

◇难何佟之南北郊牲色议

《语》云「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何佟之奏，南郊用も牲，北郊用黝牲。前军长史刘缓议。）

◇与始安王遥光笺

智不及葵。（《南史》四十一）

卷十八

◎虞玩之

玩之字茂瑶，会稽馀姚人。宋大明中为东海王参军、乌程令，泰始中，除晋熙王国郎中令、尚书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为右丞，迁安成王车骑录事，转少府。高帝为骠骑，引为谘议参军，迁骁骑将军、黄门郎，领郡中正，入齐，至永明八年致仕。

◇陈时事表

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以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盖为寡薄。天府所资，唯有、淮海。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费，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馀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蒭，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尚书省舍，日就倾颓，第宅府署，类多穿毁。视不遑救，知不暇及。寻所入定调，用恒不周，既无储蓄，理至空尽。积弊累）耗，钟於今日。昔岁奉敕，课以扬、徐众逋，凡入米谷六十万斛，钱五千馀万，布绢五万匹，杂物在外，赖此相赡，故得推移。即今所悬转多，兴用渐广，深惧供奉顿阙，军器辍功，将士饥怨，百官骞禄。署府谢雕丽之器，土木停缇紫之容，国戚无以赡，勋求无以给。如愚管所虑，不日则岁矣。

经国远谋，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属冒闻。伏愿陛下留须臾之鉴，垂永代之计，发不世之诏，施必行之典。则氓隶齐欢，高卑同泰。（《宋书·後废帝纪》，元徽四年五月，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帝优诏答之。）

◇黄籍革弊表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世属休明，服道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诏逮幽愚，谨陈妄说。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馀户。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部，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後，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寻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儒，署位借给，巫媪比肩，弥山满海，皆是私役。行货求位，其途甚易，募役卑剧，何为投补？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满复有期，民无迳路，则坊可立表而盈矣。为治不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南齐书·虞玩之传》，又见《通典》三。）

◇上表告退

臣闻负重致远，力穷则困，竭诚事君，智尽必倾，理固然也。四十仕进，七十悬车，壮则驱驰，老宜休息。臣生於晋，长於宋，老於齐，世历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为王府行佐，於兹三十年矣。自顷以来，衰耗渐笃。为性不懒惰，而倦怠顿来。耳目本聪明，而聋懵转积。脚不支身，喘不绪气。景刻不推，朝昼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寿夭，唯臣独存。朝露末光，宁堪长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禀命饥寒，不求富贵，铜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缧绁，属遇圣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效节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庆降於文明之初，荷泽於天飞之运，臣命之偶也。不谋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惭李陵而忝居门下。尧舜无穷，臣亦通矣。年过六十，不为夭矣。荣期之三乐，东平之一善，臣俱尽之矣。经昏践乱，涉艰履危，仰圣德以求全，凭贤辅以申节，未尝厌屈於勋权，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亏。在其壮也，当官不让。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愿慈临，赐臣骸骨。非为希高慕古，爱好泉林。特以丁运孤贫，养礼多阙，风树之感，夙自缠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间，扫守丘墓，以此归全，始终之报遂矣。（《南齐书·虞玩之传》）

◎刘

字子圭，小名阿称，沛国相人，晋丹杨尹忄炎六世孙，大明中举秀才，除奉朝请，不就，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陵王国常侍、安成王抚军参军，免，除车骑参军、南彭城郡丞、尚书祠部郎，并不拜。齐受禅，重拜彭城郡丞，除会稽郡丞、步兵校尉，不拜，永明七年卒。天监元年，诏立碑，谥曰贞简先生。有集三十卷。

◇与张融王思远书

奉教使恭召，会当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顾。吾性拙人闲，不习仕进，昔尝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审分，不敢期荣。夙婴贫困，加以疏懒，衣服容发，有足骇者。中以亲老供养，褰裳徒步，脱尔逮今，二代一纪。先朝使其更自正，勉厉於阶级之次，见其纟监缕，或复赐以衣裳，袁、褚诸公咸加劝励，终不能自反也。一不复为，安可重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谓此得进止之仪。古者以贤制爵。或有秩满而辞老，以庸制禄，或有身病而求归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既习此岁久，又齿长疾侵，岂宜摄斋河间之听，厕迹东平之僚？本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俗之操，亦非能偃蹇为高，此又诸贤所当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托迹於客游之末，而固辞荣级，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则有辐凑燕路，慕君王之义，骧镳魏阙，高公子之仁；继有追申白而入楚，羡邹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贤，庶欲从九九之遗踪，既於闻道集泮不殊，而幸无职司拘碍，可得奉温清，展私计，志在此尔。（《南齐书·刘传》，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司徒记室，与张融、王思远书。）

◎刘

字子敬，弟，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建平王景素为镇军，举秀才，历镇北主簿、法曹参军、邵陵王征虏安南参军。齐受禅，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豫章王太尉掾。文惠太子召入侍，寻署中兵、兼记室参军、大司马军事、射声校尉，有集三卷。

◇上书理宋建平王景素

臣闻曾子孝於其亲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则？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议云梯於荆台之下，宋人逐之；夷叔为卫军隐难於晋，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强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赵王不图其功，赐以利剑；陈蕃白首固义，忘生事主，汉灵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数子者，皆身栖青云之上，而困於泥尘之里，诚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众人，加谗谄蛆蛊其中，谤隙蜂飞而至故也。臣闻浸润之行，骨肉离绝，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欷奏乐，孟博所以慷慨囊头者也。臣每惟故举将宋建平王之祸，悲彻骨髓，气凝霜霰。今璇鼎启运，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诚不忍王之负谤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

臣闻孝悌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为暴也；秦仁获，知其可为傅也。臣闻王之事献太妃也。朝夕不违养，甘苦不见色。帐下进珍馔，太妃未食，王投箸辍饭。太妃起居有不安，王旁行蓬发。臣闻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门，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

当泰始、元徽中，王公贵人无谒景宁陵者，王独抗情而行，不以趋时舍义，出镇入朝，必亻免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岂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

王博闻而容众，与谏而爱士，与人言若有伤。闻人之善，誉而进之，见人之恶，掩而诲之。李蔚之，蓬庐之寒素也，王枉驾而讯之；何季穆等，宣简王之旧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虚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伤一人之心，何乃亲戚图相菹脍乎？其可明三也。

臣昔以法曹参军，奉讯於听朝之末。王每断狱，降声辞，和颜色，以待士女之讼。时见夏伯以童子缧絷，王怆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尝岁饥，王散秩粟俸帛，以继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繇务，所在皆有爱於民。臣闻善人，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纪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国者乎？其可明四也。

王身洁行，言无近杂，内去声酌之娱，外无田弋之好。每所临践，不加穿筑，直卫不繁，第宅无改。荆州高斋，刻楹柏构，王废而不处。昔朝廷欲赐王东陵甲第，又辞而不当。两宫所遗珍玩，尘於笥箧。无他嬖私，不耽内宠，姬嫱数人，皆诏令所赐。王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时有献镂玉器，王顾谓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谢而反之。王恭己蹈义若此。其可明五也。

王之在荆州也，时献太妃初薨，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诸王，又相继非命，王乃征入为太常，楚下人士并劝勿下，王谓：「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为子不奉亲之窀穸，不孝。」於是弃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阙。王若志欲倔强，便应高枕江汉，何为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

王名高海内，义重太山，耆幼怀仁，士庶慕德。故从昏者忌明，同枉者毁正，搦弦为钩，张一作百，行坐咳嚏，皆生风尘。会王季符负罪流谤，事会谗人之心，权丑相扇，鸱枭奋翼。王虽遘愍离凶，而诚分弥款，散情中孚，挥斥满素。虞玩之衔使归旋，世子入质京邑，续解徐州，请身东第，後求会稽，降阶外抚。虞玩、殷焕实为诠译，诚心殷勤，备留圣听。王若亻舟张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

自是以後，日同殊论，苍梧之衰德既彰，群小之奸慝弥广，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时长王并见诛锄，公卿如蹈虎尾，众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厢阁诸人，同谋异志，王心不从利，忠不背本，执周天锡而斩之，以距王宜与等，遣司马孙谦归款朝廷。王若欲拟非觊，宁当如此乎？其可明八也。

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谓阮佃夫等欲潜图宫禁，因兵北袭，而黄回、高道庆等傅构其事，武人奖乱，更相恐胁。至六月而京师征赋车徒，将讲众北垒，都鄙疑骇，佥言衅作。垣祗祖因民情嚣荡，扬声北奔，绐辞惑众，穷乱极祸。会州人自都还，说：「掖门已闭，殊不知台中安不？」王既素籍异论，谓为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怀，但恐迟後。何图兵以顺出，翻为逆动乎？夫往来之人，喧哗幻惑，皆出辇毂，非从徐州起也。且台以六月晦夜无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犹缓带从容，其晚闻京都变乱，始乃鸠兵简甲耳，王岂先造祸哉！其可明九也。

王闻京室有难，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尝不交巾掩泣。又临危之际，抚槛而叹曰：「吾恐三才於斯绝矣。」兹岂不诚在本朝，以天下为忧乎。自非深忠远概，孰能身灭之不恤，独眷眷国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

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难，放殛奸盗，非它故也。请较言之。当时君臣之道，治乱云何？杨运长、阮佃夫，为有罪耶？无罪耶？若其无罪，何故为戮？若其有罪，讨之何辜？王岂不知君亲之无将乎？顾以救火之家，岂遑先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丈人，非不恭也。徒以运属陵丧，智力无所用之，蹉跌倾覆，此乃时也，岂谓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负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

臣闻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王子之墓，汉高定天下，过大梁，蹑燕、代，信陵之祀，存望诸之裔；晋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冤，而诏其孙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无忌，魏之疑臣也；乐毅，燕之逃将也；彦云；齐之贼而晋害也。适逢圣明之君，革运创制，昭功诚，荡嫌怨，清议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贤咸济其令问，三后驰光於万叶，君子荣其辉，小人服其义。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轨，振逸世之奇声，何至仍衰世之异议，以掩贤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终始忄舀德，臣惧方今之人，不复为善矣。且世之兴衰，何代无有，今齐苗裔万世之後，其能无污隆乎。苟前良可废，何以劝後之能者。伏愿上同周、汉、西晋之如彼，下为来胤垂范之如此。傥能隆明诏，笺枉道，使往王得洗谤议，拯冥魂，赐以王礼反葬，则民之从义，犹若回风之卷草也。臣闻鸛鸣皋垤，则降阴吐雨；腾蛇耸跃，而沈云郁冥。但伤臣言轻落毛，身如横芥，神高听邈，终焉莫省，直欲内不负心，庶将来知王之意耳。（《宋书·建平王宏传》）

◎刘善明

善明，平原人。仕宋为治中从事，举秀才，泰始中为宁朔长史、北海太守，除尚书金部郎，迁绥远将军、冀州刺史，除屯骑校尉，出为海陵太守，还为後军将军、直阁，元徽中为辅国将军、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升明初，征为冠军将军、高帝骠骑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迁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黄门郎，领後军将军、太尉右司马。齐受禅，为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淦伯，卒。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烈伯。有集十卷。

◇上表陈事

周以三圣相资，再驾乃就。汉值海内无主，累败方登。魏挟主行令，实逾二纪。晋废立持权，遂历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难者也。陛下凝晖自天，照湛神极，睿周万品，道洽无垠。故能高啸闲轩，鲸鲵自翦，垂拱云峦，九服载晏，靡一战之劳，无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笼苑嵩岱，神祇乐推，普天归奉，二三年间，允膺宝命，胄临皇极，正位宸居，开辟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胜者无忧，恒成者好怠。故虽休勿休，姬旦作《诰》；安不忘危，尼父垂范。今皇运草创，万化始基，乘宋季叶，政多浇苛，亿兆倒悬，仰齐苏振。臣早蒙殊养，志输肝血，徒有其诚，曾阙埃露。夙宵惭战，如坠渊谷，不识忌讳，谨陈愚管，瞽言刍议，伏待斧钺。

所陈事凡十一条：其一，以为：「天地开创，人神庆仰，宜存问远方，宣广慈泽。」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其三，以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谓下赦书，宜令事实相副。」其四，以为：「匈奴未灭，刘昶犹存，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特简雄略，以待事机，资实所须，皆宜豫办。」其五，以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来诸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其六，以为：「凡诸土木之费，且可权停。」其七，以为：「帝子王姬，宜崇俭约。」其八，以为：「宜诏百官及府州郡县，各贡谠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为：「忠贞孝悌，宜擢以殊阶，清俭苦节，应授以民政。」其十，以为：「革命惟始，天地大庆，宜时择才辩，北使匈奴。」其十一，以为：「交州险，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南齐书·刘善明传》）

◇遗崔祖思书

昔时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负杖秋涧，逐清风於林杪，追素月於园垂，如何故人，徂落殆尽。足下方拥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间以江山，人生如寄，来会何时？尝览书史，数千年来，略在眼中矣。历代参差，万理同异。夫龙虎风云之契，乱极必夷之几，古今岂殊，此实一揆。日者沈攸之拥长蛇於外，粲、秉复为异识所推；唯有京镇，创为圣基。遂乃擢吾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关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剑两城之用，横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参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忧深责重，转不可据，还视生世，倍无次绪。藿羹布被，犹笃鄙好，恶色憎声，暮龄尤甚。出蕃不与台辅别，入国不与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间，无猜无托，唯知奉主以忠，事亲以孝，临民以洁，居家以俭。足下今鸣笳旧乡，衣绣故国，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苏泰；河朔倒悬之苦，方须救拔。遣游辩之士，为乡导之使，轻装启行，经营旧壤，令泗上归业，稷下还风，君欲谁让邪？聊送诸心，敬申贫赠。（《南齐书·刘善明传》）

◇答释僧岩书

庄篇有弱丧之谬，释典有穷子之迷。每读其书，为之长慨。敬慎发肤，扬名後史，仰显既重，俯宏为大，远寻圣言，斯教为最，近取诸身，实迷情理。瞿昙见此，亦当莫逆於心，况君辨破秋毫，识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骇，遐迩致惊。昔吕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钓（案：志钓上下有阙文。）由时未遇。君沈沦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尔，敢不悲哉！仆忝莅梓藩，庶在明仄，观贡帝庭，必尽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来告纷纭，有乖真唱，苟为诞说，岂所期邪。昔王祥樵采沂侧，耳顺始应州命；公孙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乡举。终能致位元台，朝天燮地，道畅当年，声留万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图之。刘君白答。（《弘明集》十一）

◇再答

重获来简，始见玄解，皎然之悟，可谓相视而笑矣。君识鉴众流，智该理奥，每检感应之源，穷寻分合之说，何常不句句破的，洞尽义宗。而苟自谦光，乖其侧席，仍踵覆车，无诲败辙，非知之难，行之不易也。夫去国三年。见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宁不悲心。今誓舍重担而安坐，弃羁旅如还家，对孔怀之好，敦九族之美，赵门欣欣，为乐已甚。况复文明御运，姬召协政，思贤赞道，日昃忘飧。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带玉声朝，披锦振远，功济世猷，名扬身後。与夫髡翦之辱，鳏绝之苦，岂可同年而语哉？相与契阔久要，颇练深志，若隐展禽之贤，恐招臧氏不忠之责，故力疾题心，重敷往白，岁云暮矣，时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脐之悔，刘君白答。（《弘明集》十一）

◇三答

君谈天语地，神情如镜，抽毫拂简，智思入渊，而幼失理根，蹭蹬皓发。惜君之才，恒用叹息，君虽心在云上，而形居坎下，既与黄雀为群，恐没鸾之美。故率弓帛之礼，屈应宾主之举，徽牍三枉，陋札再酬。苟自谦冲，固辞年耄。度君齿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当游翔择木，待椅桐竹实耳。鄙命轻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风，肃从所尚，本图既乖，裁还惭悯。刘君白答。（《弘明集》十一）

◎吕安国

安国，广陵广陵人。宋大明末为将领，泰始中为建威将军，封钟武县男，累迁至宁朔将军、义阳太守，改封湘南县男，徙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迁右军将军，假辅师将军，元徽中为晋熙王征虏司马，转游击将军，出为辅师将军、兖州刺史，进号冠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升明初为湘州刺史，寻进号前将军。齐受禅，转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改封湘乡。武帝即位，授平西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徙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复为都督湘州刺史，征为光禄大夫，迁都官尚书，领太子左率，迁领军将军，又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兖州中正，卒。谥肃侯。

◇请置东平郡启

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於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本领，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南齐书·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

◎裴昭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昭明，河东闻喜人，宋南中郎参军ゐ子。泰始中太学博士，元徽中出为长沙郡丞。入齐，历祠部通直郎，永明中为始安内史，建武初为安北长史、广陵太守，有集九卷。

◇议皇太子纳征礼

按周礼，纳征，玄束帛俪皮。郑玄注云：「皮为庭实，鹿皮也。」晋太子纳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以虎豹皮各一具。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用。熊罴吉祥，而婚典所不及。圭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帝道弘明，徽则光阐，储皇聘纳，宜准经诰。凡诸僻谬，并合详裁。虽礼代不同，文质或异，而郑为儒宗，既有明说，守文浅见，盖有惟疑。（《宋书·礼志》一，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博士裴昭明议，又见《南齐书·裴昭明传》，《南史》三十三，《通典》五十八。）

◇郊殷议

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议。）

◎刘祥

祥字显征，东莞莒人，宋吴郡太守式之孙。仕宋为巴陵王征西参军，历骠骑、中军二府，高帝太尉东阁祭酒、骠骑主簿。齐受禅，为冠军征虏功曹，除正员郎，永明初迁长沙王镇军、谘议参军，历鄱阳王征虏、豫章王大司马谘议、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以连珠忤旨徙广州，卒。有集十卷。

◇对狱鞠辞

被问「少习狡异，长而不悛，顷来饮酒无度，轻议乘舆，历贬朝望，每肆丑言，无避尊贱。」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馀年，沈悴草莱，无明天壤。皇运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并皆先朝相府。圣明御宇，荣渥弥隆，谘议中郎，一年再泽。广筵华宴，必参末列，朝半问讯，时奉天晖。囚虽顽愚，岂不识恩？有何怨望，敢生讥议？囚历府以来，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载；长沙谘议，故经少时；奉隶大司马，并被恩拂；骠骑中郎，亲职少日；临川殿下不遗虫蚁，赐参辞华；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倾属。囚不涯卑远，随例问讯，时节拜觐，亦沾眄议。自馀令王，未被祗拜，既不经伏节，理无厚薄。敕旨制书，令有疑则启，囚以天日悬远，未敢尘秽。私之疑事，卫将军臣俭，宰辅圣朝，令望当世，囚自断才短，密以谘俭，俭为折衷，纸迹犹存。未解此理云何敢为「历贬朝望。」云囚「轻议乘舆」，为向谁道？若向人道，则应有主甲，岂有事无仿佛，空见罗谤？囚性不耐酒，亲知所悉，强进一升，便已迷醉。其馀事事自申。（《南齐书·刘祥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连珠（十五首）

盖闻兴教之道，无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贵祛弊。故揖让之礼，行乎尧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风以长物成春，素霜以凋严戒节。

盖闻鼓卉鼓怀音，待扬桴以振响；天地涵灵，资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义之臣，借汤、武而隆；英达之君，假伊、周而治。

盖闻悬饥在岁，式羡藜藿之饱；重炎灼体，不念狐白之温。故才以偶明为劭，道以调俗为尊。

盖闻习数之功，假物可寻；探索之明，循时则缺。故班匠日往，绳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机神之智永绝。

盖闻理定於心，不期俗赏；情贯於时，无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为宝，无假荆地之哭。

盖闻百仞之台，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时降夜光之宝。故理有大而乖权，物有微而至道。

盖闻忠臣赴节，不必在朝；列士匡时，义存则干。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谋；王蜀投身，不主庙堂之算。

盖闻智出乎身，理无或困；声系於物，才有必穷。故陵波之羽，不能净浪；盈岫之木，无以辍风。

盖闻良宝遇拙，则奇文不显；达士逢谗，则英才灭耀。故坠叶垂荫，明月为之隔辉，堂宇留光，兰灯有时不照。

盖闻迹慕近方，必势遗於远大；情系驱驰，固理忘於肥遁。是以临川之土，时结羡网之悲，负肆之氓，不抱屠龙之叹。

盖闻数之所隔，虽近则难；情之所符，虽远则易。是以陟叹流霜，时获感天之诚；泣血从刑，而无悟主之智。

盖闻妙尽於识，神远则遗；功接於人，情微则著。故钟鼓在堂，万夫倾耳；大道居身，有时不遇。

盖闻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涧底，无夺後凋之荣。故展禽三黜，而无下愚之誉；千秋一时，而无上智之声。

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伟俗之器，无圣必沦。故鸣玉黜於楚岫，章甫穷於越人。

盖闻听绝於聪，非疾响所达；神闭於明，非盈光所烛。故破山之雷，不发聋夫之耳；朗夜之辉，不开蒙叟之目。（《南齐书·刘祥传》）

卷十九

◎孔稚圭

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宋泰始中为州主簿，举秀才，除安成王车骑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参军，转尚书殿中郎，寻为骠骑高帝记室参军，迁正员郎、中书郎。入齐，为尚书左丞、司徒从事中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本郡中正，转骁骑将军，复领左丞，迁黄门郎，转太子中庶子、廷尉，转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建武初，迁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征侍中，不行。东昏即位，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永元三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为王敬则让司空表

故李通豪赡，以亲宠登司；王基才勇，以声华入选。先帝擢臣以荣华，陛下伸臣以富贵。遂得北带五州，东跨六郡，内亚三鼎，外齐四岳。蝉佩之映，则左右交晖；龟组之华，则纵横吐耀。轻轮徐动，则剑骑如云；飞盖暂停，则歌锺成列。金龙吹郁其前，鸣笳凤管叠其後。邓禹若不遭汉光，则南阳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圣，则孤城之戍客。岂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论道之寄，启黄扉而燮五纬，蹑青帷而调四序。（《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八。）

◇让詹事表

皇太子霞骞青殿，日光春宫，驾紫谷之英，振洛笙之响。自非器上白云，韵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琼条。窦婴戚贵於西京，陆晔风素於东国，伊人之美，方曰可举，臣亦何斯，而敢参冒也。（《艺文类聚》四十九）

◇上新定律注表

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伏惟陛下蹑历登皇，乘图践帝，天地更筑，日月再张，五礼裂而复缝，六乐颓而爰缉。乃发德音，下明诏，降恤刑之文，申慎罚之典，敕臣与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谨奉圣旨，谘审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规，创立条绪。使兼监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异，定其去取。详议八座，裁正大司马臣嶷。其中洪疑大议，众论相背者，圣照玄鉴，断自天笔。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闻，请付外施用，宣下四海。

臣又闻老子、仲尼曰：「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是则断狱之职，自古所难矣。今律文虽定，必须用之；用失其平，不异无律。律书精细，文约例广，疑似相倾，故误相乱，一乖其纲，枉滥横起。法吏无解，既多谬僻，监司不习，无以相断，则法书徒明於里，冤魂犹结於狱中。今府州郡县千有馀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馀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乱其经。或以军勋馀力。或以劳吏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齿，犷情浊气，忍并生灵，昏心狠态，吞剥氓物，虐理残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积之兴，复缘斯发。狱吏虽良，不能为用。使于公哭於边城，孝妇冤於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九泉矣。

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艺文类聚》作著。）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良由空勤永岁，不逢一朝之赏；积学当年，终为闾伍所蚩。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慕，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则皋繇之谟，指掌可致，杜郑之业，郁焉何远。然後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如身手之相驱，若弦括之相接矣。

臣以疏短，谬司大理。陛下发自圣衷，忧矜刑网，御廷奉训，远照民瘼。臣谨仰述天官，伏奏云陛。所奏谬允者，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南齐书·孔稚圭传》，《艺文类聚》五十四。）

◇上和虏表

匈奴为患，自古而然，虽三代智勇，两汉权奇，算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庭。榷而言之，优劣可睹。今之议者，咸以丈夫之气，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宁可先屈？吴、楚劲猛，带甲百万，截彼鲸鲵，何往不碎？请和示弱，非国计也。臣以为戎狄兽性，本非人伦，鸱鸣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虿尾，何关美恶。唯宜胜之以深权，制之以远算，弘之以大度，处之以蟊贼。岂足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发雷电之怒，争虫鸟之气。百战百胜，不足称雄，横尸千里，无益上国。而蚁聚蜂攒，穷诛不尽，马足毛群，难与竞逐。汉高横威海表，窘迫长围；孝文国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抚纳安静，朔马不惊；光武卑辞厚礼，寒山无霭。是两京四主，英济中区，输宝货以结和，遣宗女以通好，长辔远驭，子孙是赖。岂不欲战，惜民命也。唯汉武藉五世之资，承六合之富，骄心奢志，大事匈奴。遂连兵积岁，转战千里，长驱瀚海，饮马龙城，虽斩获名王，屠走凶羯，而汉之器甲士亡其九。故卫霍出关，千队不反；贰师入漠，百旅顿降。李广败於前锋，李陵没於後阵。其馀奔北，不可胜数。遂使国储空悬，户口减半，好战之功，其利安在？战不及和，相去何若？

自西朝不纲，东晋迁鼎，群胡沸乱，羌狄交横，荆棘攒於陵庙，豺虎咆於宫闱，山渊反覆，黔首涂地，逼迫崩腾，开辟未有。是时得失，略不稍陈。近至元嘉，多年无事，末路不量，复挑强敌。遂乃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州之际，草木为人耳。建元之初，胡尘犯塞，永明之始，复结通和，十馀年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候且息。

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宇宙，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馀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於斯。昔岁蚁坏，瘘食樊、汉，今兹虫毒，浸淫未已。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五岁之费，宁可赀计。陛下何惜匹马之驿，百金之赂，数行之诏，诱此凶顽，使河塞息肩，关境全命，蓄甲养民，以观彼弊。我策若行，则为不世之福，若不从命，不过如战失一队耳。或云「遣使不受，则为辱命。」夫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惭？且我以权取贵，得我略行，何嫌其耻？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犹如欲战不必胜，而有可胜之机耳。今宜早发大军，广张兵势，征犀甲於岷峨，命楼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骑星罗，沿江入汉，云阵万里。据险要以夺其魂，断粮道以折其胆，多设疑兵，使精销而计乱，固列金汤，使神茹而虑屈。然後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吉凶。北虏顽而爱奇，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赂，畏威喜赂，愿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启，行臣之计，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

彼之言战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阔。伏愿察两途之利害，检二事之多少，圣照玄省，灼然可断。所表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议。臣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南齐书·孔稚圭传》）

◇荐杜京产表

窃见吴郡杜京产，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於天挺，敏达表於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於太平，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馀。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馀载。虽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谓宜释巾幽谷，结组登朝，则岩谷含欢，薜萝起才卞矣。（《南齐书·杜京产传》，永明十年，孔稚圭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产。不报。）

◇奏劾王奂

雍州刺史王奂启录小府长史刘兴祖，虚称「兴祖扇动山蛮，规生逆谋，诳言诽谤，言辞不逊。」敕使送兴祖下都，奂虑所启欺妄，於狱打杀兴祖，诈启称自经死。止今体伤楗苍黢，事暴闻听。

摄兴祖门生刘倪到台辨问，列「兴祖与奂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领军征蛮失利，兴祖启闻，以启呈奂，奂因此便相嫌恨。若云兴祖有罪，便应事在民间；民间恬然，都无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奂使仗身三十人来，称敕录兴祖付狱。安定郡蛮先在郡赃私，兴祖既知其取与，即牒启，奂不问。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後执录，奂仍令蛮领仗身於狱守视。兴祖未死之前，於狱以物画漆半子中出密报家，道无罪，令启乞出都一辨，万死无恨。」又云：「奂驻兴祖严禁信使，欲作方便，杀以除口舌。」又云：「奂意乃可。奂第三息彪随奂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构密除兴祖。」又云：「兴祖家饷糜，中下药，食两口便觉，回乞狱子，食者皆大利。兴祖大叫道：『糜中有药。』近狱之家，无人不闻。」又云：「奂治著兴祖日急，判无济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奂使狱吏来报兴祖家，道兴祖於狱自经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见兴祖颈下有伤，肩胛乌《黑敢》，阴下破碎，实非兴祖自经死。家人及门义共见，非是一人。」重摄检雍州都留田文喜，列与倪符同状。

兴祖在狱，兼苦望下，既蒙降旨，欣愿始遂，岂容於此，方复自经？敕以十九日至，兴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检迹，灼然矫假。寻敕使送下，奂辄拒诏，所谤诸条，悉出奂意。毁故丞相若陈显达，诽讪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随父之镇，敢乱王法，罪并合穷戮。（《南齐书·王奂传》，奂为雍州刺史，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

◇奏劾王融

融姿性刚险，立身浮竞，动迹惊群，抗言异类。近塞外微尘，苦求将领，遂招纳不逞，扇诱荒伧，狡算声势，专行权利，反覆唇齿之间，倾动颊舌之内。威福自己，无所忌惮，诽谤朝政，历毁王公，谓己才流，无所推下，事曝远近，使融依源据答。（《南齐书·王融传》，郁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馀日，收下廷尉狱。然後使中丞孔稚圭倚为奏，又见《南史》二十一。）

◇谢赐生荔枝启

绿叶云舒，朱实星映，离离昔闻，晔晔今睹，信西岷之佳珍，谅东鄙之未识。（《艺文类聚》八十七。）

◇答竟陵王启（三首）

稚圭启：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训。恩奖所驱，性命必尽。敢沥肝髓，乞照神襟。民积世门业，依奉李老，以冲尽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万之渊，神期至顺之宅。民仰攀先轨，自绝秋尘，而宗心所向，犹未敢坠。至於大觉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违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则归一，置之於极宗，宗极不容二。自仰禀明公之训，凭接明公之风，导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滞顿祛，五情方旭，回心顶礼，合掌愿持。民齐敬归依，蚤自净信，重律轻条，素已半合。所以未变衣钵，眷眷黄老者，实以门业有本，不忍一日顿弃，心世有源，不欲终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回向，实顾言称先业，直不忍弃门志耳。岂不思乐方广，勤志一乘。况仰资明公齐礼道德，加须奉诵明公清信，至制净住子序，万门朗奥，亿品宣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虽愿违，心不觉醉，更未测明公善诱之妙，一至如此。博约纷纶，精晖照出，欲罢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语请事。民之愚心，正执门范，情於释老，非敢异同。始私追寻民门，昔尝明一同之义，经以此训张融，融乃著通源之论，其名少子，少子所明，会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尔，民复何碍。始乃迟迟执迹，今辄兼敬以心，一不空弃黄老，一则归依正觉。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导，举自明公，不胜踊跃之至。谨启。（《弘明集》十一）

事以闻，复窃研道之异佛，止在论极，极未尽耳。道以论极，极在诸大；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则精粗远近，实有惭於大方矣。然寻道家此教，指设机权，其犹仲尼外典，极惟天地，盖起百姓所见，二仪而已。教本因心，取会万物，用其所见，顺而尊之。当其尊地，俱穷妙物，故老子之橐，维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极，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极妙，而至极终有地，固渊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为道也。何异佛家罗汉，亦指极四果，方至胜，自知有馀地。道之崇天极，犹佛有罗汉。果佛竟不止於罗汉，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与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归，辄归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与佛家同耳，两同之处，民不苟舍道法。道之所异，辄婉辄入公大乘。请於今日不敢复位异同矣。服膺之至，谨启下诚。伏愿采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惧。谨启。（《弘明集》十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圭启，得示具怀，甚有欣然。理本无二，取舍多途，诤论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则宜然，教而学者则未可。君但广寻诸经，不患沦滞其迹也。比面别一二。（《弘明集》十一）

◇北山移文

锺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後黩，何其谬哉！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

世有周子，隽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於江皋，乃缨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於释部，核玄玄於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至其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张英风於海甸，驰妙誉於浙右，道帙长殡，法筵久埋，敲扑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装其怀，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於结课，每纷纶於折狱，笼张赵於往图，架卓鲁於前，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间石摧绝无与归，石迳荒凉徒延伫。至於还飚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逸海岸，今见解兰缚尘缨。於是南岳献嘲，北垄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间愧不歇，秋桂遗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

今又促装下邑，浪拽上京，虽情投於魏阙，或假步於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无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於蕙路，污渌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於谷口，杜妄辔於郊端。於是丛条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文选》）

◇褚先生百玉碑

夫河洛ゼ宝，神道之功□传；□华吐秘，仙灵之迹可睹。盖事详於玉牒，理焕於金符，虽冥默难源，显晦异轨，测心观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晋笙歌，驭凤於天海；王乔云举，控鹤於玄都。亦有羽化蝉蜕，触影遁形，神翥帝宫，迹留剑杖，游瑶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归。永嘉恶道者，穷地之险也。欹窦遏日，折石横波，飞浪突云，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跻阻，宿涉圻，而衡飚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坠壑，一倒千仞，飘地沦篙，翻透无底。徒侣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寻，方见先生，恬然安席。铭曰：

关西升妙，洛右飞英。凤吹金阙，箫歌玉京。绝封万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秘影穷岫，孤栖幽草。心图上玄，志通大造。（《艺文类聚》三十七）

◇玄馆碑

夫朋白兔而谷青鸟，启银函而讲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郁为物范，则天地而正六合，照日月而导苍生。神道无门，阴阳不测。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农行弟子之敬，广成在崆峒之上，轩辕禀顺风之礼，洛浦笙飞之秀，关山驾凤之英。凡此之俦，希世间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萧洒而开闾阖。（《艺文类聚》七十八）

◇祭外兄张长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风领，学不师古，因心则睿，筌蹄象繇，糠比庄惠。吾与夫子，分协芳金，凭风共酒，藉月同琴。（《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十八）

◎何昌

昌字俨望，庐江人，宋司空尚之弟子。泰始中，建安王休仁辟为扬州主簿，迁司徒参军、太傅五官、司徒东阁祭酒、尚书仪曹郎，又为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府主簿，出为湘东太守，寻为高帝骠骑功曹，转记室，迁司徒左西属。齐受禅，为中书郎。武帝即位，为王俭卫军长史、竟陵王文学，转扬州别驾，迁太子中庶子，出为临川内史。复为太子中庶子，领屯骑校尉。迁吏部郎，转侍中、临海王西中郎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入为侍中、领长水校尉，转吏部尚书，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建武四年卒，赠太常，谥曰简子。

◇与萧骠骑启理建平王景素

伏寻故建平王，因心自远，忠孝基性，徽和之誉，早布国言，胜素之情，夙洽民听。世祖绸缪，太宗眷异，朝中贵人，野外贱士，虽闻见有殊，谁不悉斯事者？

元徽之间，政关群小，构扇异端，共令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况苍梧将季，能无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巅之危，无暂立之安，行路寒心，往来。而王夷虑坦然，委之天命，惟谦惟敬，专诚奉国，闺无执戟之卫，门阙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见，不假阔曲言也。一沦疑似，身名顿灭，冤结渊泉，酷贯穹昊。时经隆替，岁改三元，旷荡之惠亟申，被枉之泽未流。俱沐温光，独酸霜露。

明公铺天地之施，散云雨之润，物无巨细，咸被庆渥。若今日不蒙照涤，则为万代冤魂。昌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扬当世，实义切於心，痛入骨髓。沥肠纾愤，仰希神照，辩明枉直，亮王素行，使还名帝籍，归灵旧茔，死而不泯，岂忘德於黄垆。分躯碎首，不足上谢。（《南齐书·何昌》）

◇与司空褚渊书理建平王景素

天下之可哀者有数，而埋冤於黄泉者为甚焉。何者？百年之寿，同於朝露，挥忽去留，宁足道哉！政欲阖棺之日，不陨令名，竹帛传芳烈，钟石纪清英。是以昔贤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怀忠抱义，而负枉冥冥之下，时主未之矜，卿相不为言，良史濡翰，将被以恶名，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窃寻故建平王，地属亲贤，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风云，不以尘务婴衿，明发怀古，惟以琴书娱志。言忠孝，行忄享慎，二公之所深鉴也。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於朝贵，愈结怨於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少一句。）清识饮涕。王每永言终日，气泪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备卫，朱门萧条，示存典刑而已。求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州，以避北门要任，苦乞会稽，贪处东瓯闲务。此并彰於事迹。与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经营家国，劬劳王室，何图时不我与，契阔屯昏，忠诚弗亮，罹此百殃。

岁朔亟流，已经四载。皇命惟新，人沾天泽，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殡卑杂，穷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无行。事伤行路，痛结幽显。吾等叩心泣血，实有望於圣时。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岂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丝谏止淮南，以两国衅祸，尚回帝意，岂非亲亲之义，宁从敦厚。而今疑似未辨，为世大戮。若使王心迹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国，继绝世，周汉之通典，有国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获亮；戾太子之冤，资车丞相而见察。幽灵有知，岂不眷眷於明顾？碎首抽胁，自谓不殒。（《南齐书·何昌传》）

卷二十

◎徐孝嗣

孝嗣字始昌，小字遗奴，东海郯人，宋司空湛之孙。袭爵枝江县公，泰始中拜驸都尉，除著作郎，为司空太尉二府参军、安成王文学。升明中迁太祖骠骑从事中郎，领南彭城太守，随府转太尉谘议参军。齐台建，为世子庶子，及受禅，国除，出为晋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闻喜公子良征虏长史，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转长史、御史中丞，出为吴兴太守，征五兵尚书，迁太子詹事，加右军将军，领太子左卫率，转右仆射。隆昌初，迁散骑常侍、前将军、丹杨尹，以废立功封枝江县侯，转左仆射。明帝即位，加侍中、中军大将军，进爵为公，转尚书令，领本州中正、开府、仪同三司，加中书监，永元初进司空，赐死。中兴初赠太尉，谥曰文忠，有集十卷。

◇表立屯田

有国急务，兵食是同，一夫辍耕，於事弥切。故井陌疆理，长毂盛於周朝；屯田广置，胜戈富於汉室。降此以还，详略可见。但求之自古，为论则赊；即以当今，宜有要术。窃寻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为急。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饣鬼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虽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雍、荆，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言殿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弘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权其所饶，略不可计。（《南齐书·徐孝嗣传》）

◇奏劾萧元蔚等

风闻山东群盗，剽掠列城，虽匪日而殄，要暂干王略。郡县阙攻守之宜，仓府多侵耗之弊。举善惩恶，应有攸归。吴郡所领盐官令萧元蔚、桐庐令王天愍、新城令陆赤奋等，县为首劫破掠，并不经格战，委职散走。元蔚、天愍还台，赤奋不知所在。又钱塘令刘彪、富阳令何洵，乃率领吏民相战，不敌，未委归台。馀建德、寿昌在劫断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吴兴所领馀杭县被劫破，令乐琰乃率吏民径战，不敌，委走出都。会稽所领诸暨县，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经格战，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隐慝，职启虔刘。会稽郡丞张思祖，谬因承乏，总任是尸，涓诚刍效，终焉无纪。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文季，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西昌侯鸾，任属关河，威怀是寄，辄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视事如故，鸾等纳赎论。（《南齐书·徐孝嗣传》）

◇嗣君庙见议

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南齐书·礼志》上，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

◇冠婚礼议

夫人伦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汔于隆，古今殊则，繁简之仪，因时或异。三加废於士庶，六礼限於天朝，虽因习未久，事难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损益。案《士冠礼》，三加毕，乃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故醴辞无二。若不醴，则每加辄醮以酒，故醮辞有三。王肃云：「醴本古，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於经文。今皇王冠毕，一酌而已，即可拟古设醴。而犹用醮辞，实为乖衷。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质之理，又象泮合之义。故三饭卒食，再用卺。先儒以礼成好合，事终於三。然後用卺合。《仪注》先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累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钅巢，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以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於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之酒，并除金银连钅巢，自馀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南齐书·礼志》上，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又见《通典》五十八。）

◎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彦伦，汝南安成人，晋左光禄大夫夕七世孙。仕宋为海陵国侍郎。萧惠开临益州，以为厉锋将军，带肥乡、成都二县令。随府转辅国参军主簿，补安成王辅军参军，元徽初出为剡令，还历邵陵王南中郎参军，升明中转齐台殿中郎。高帝受禅，徙长沙王後军参军、山阴令，还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永明初为正员郎、始兴王前军谘议，转太子仆、兼著作，迁中书郎，转国子博士，有集十六卷。

◇言滂民於闻喜公子良

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或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尔，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且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尝不临食罢箸，当书偃笔，为之久之，怆不能已。交事不济，不得不就加捶罚，见此辛酸，时不可过。山阴邦治，事倍馀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蹶。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过此列城，不无凋罄。宜应有以普救倒悬，设流开便，则转患为功，得之何远。（《南齐书·周滂传》，建元初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言之於太守闻喜公子良。）

◇驳伏曼容车辂尚色议

三代姓音，古无前记，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则是曼容善识姓声，不复方假吹律。何故能识远代之宫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吕，而云当今无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汉以从阙邪？皇朝今以行运为所尚，非关不定於音氏。如此，设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声以为尚。（《南齐书·舆服志》）

◇与杜京产书

贤子学业清标，後来之秀，嗟爱之怀，岂知云已。所谓人之英彦，若已有之也。（《南齐书·杜栖传》，中书郎周与京产书。）

◇与何点书劝令菜食（《广弘明集》点作胤。）

丈人之所以未极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脱洒离析之讨，鼎俎网罟之兴，载策其来实远，谁敢干议？观圣人之设膳羞，仍复为之品节，盖以茹毛饮血，与生民共始，纵而勿裁，将无崖畔。善为士者，岂不以恕己为怀？是以各静封疆，罔相陵轶。况乃变之大者，莫过死生；生之所重，无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极切，滋味之在我可赊，而终身朝晡，资之以味，彼就冤残，莫能自列，我业久长，吁哉可畏。且区区微卵，脆薄易矜，颛彼弱，顾步宜愍。观其饮啄飞行，人应怜悼，况可甘心扑褫，加复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群，闲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佥谓常理，可为怆息，事岂一途。若云三世理诬，则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则一往一来，一生一死，轮回是常事。杂报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鲜，在家日多，吾侪信业，未足长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伤心之惨，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气之类，虽无身践，至於晨凫夜鲤，不能不取备屠门。财贝之经盗手，犹为廉士所弃；生性之一启弯刀，宁复慈心所忍。驺虞虽饥，非自死之草不食，闻其风者，岂不使人多愧。众生之禀此形质，以畜肌，皆由其积壅痴迷，沈流莫反，报受秽浊，历苦酸长，此甘与肥，皆无明之报聚也。何至复引此滋腴，自氵于肠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复寸言发起耳。（《南齐书·周传》，《南史》三十，又见《广弘明集》三十。）

◇答张融书难门律

周剡山茨归书少子曰：周顿首，懋制来班，承复峻其门，则参子无踞，诚不待奖。敬寻同本，有测高心。虽神道所归，吾知其主，然自释之外，儒纲为弘；过此而能与仲尼相若者，黄老实雄也。其教流渐，非无邪弊，素朴之本，义有可崇。吾取舍旧怀，粗有泾渭，与夺之际，不至朱紫，但蓄积怀抱，未及历言耳。途轨乖顺，不可谬同异之闻，文宜有归。辨来旨，谓致本则同，似非吾所谓同，时殊风异，又非吾所谓异也。久欲此中微举条裁，幸因雅趣，试共极言，且略如左，迟闻深况。

通源曰：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诚异。周之问曰：论云：致本则同。请问何义，是其所谓本乎？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二篇所贵，义极虚无，般若所观，照穷法性。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住寂（《南齐书·顾欢传》作「位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於虚无，当无二於法性邪？将二途之外，更有异本，傥虚无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异本，思告异本之情，如其不殊，愿闻不殊之说。

通源曰：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道，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夫澄本虽一，吾自俱宗其本，鸿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问曰：论云：时殊故不同其风，是佛教之异於道也。世异故不一其义，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两殊，非凫则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耳。驱驰佛道，无免二乖，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犹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战狱方兴，未能听讼也。若虽因二教同测教源者，则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见矣。自应鹿巾环杖，悠然目击。儒墨りり，从来何诤。苟合源共是，分迹双非，则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为翔集所向，勤务唯佛，专气抱一，无谨於道乎？言精旨远，企闻後要。

通源曰：汝可专遵於佛迹，而无侮於道本。周之问曰：足下专遵佛迹，无侮道本。吾则心持释训，业爱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为当本一末殊，为本末俱异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类所关，不得无请。（《弘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六）

◇重答张融书难门律

周顿首。夫可以运寄怀抱，非理何师，中外声训，登途所奉，而使此中介介然去留无薄，是则怏怏失路，在我奚难。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辄复往研，迟承来析。

通源曰：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顺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渐情其顺。周之问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托於能藏。则能藏者广。或不独出於厉乡耳。夫有之为有，物知其有，无之为，人识其无，老氏之署有题无，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论，所谓取舍驱驰，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义夺情灵，言诡声律，盖谓即色非有，故擅绝於群家耳。此途未明，在老何续？但纷纷横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兹焉是患。既患由有滞，而有性未明，矫有之家，因崇无术。有性不明，虽则巨蔽，然违谁尚静，涉累实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谓黄老实雄者也。王何旧说，皆云不及圣。若如斯论，不得影响於释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应世，其体无方，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斯经教之成说也。乃至宰官长者，咸托身相。何为老生独非一迹？但未知涉观浅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启，权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废，无馀既说，众权自寝。足下犹欲抗遗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与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无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将为名乎？将为实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实之，日月为实矣。斯则事尽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与谁通？

通源曰：当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废，登其此地，吾不见释家之与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识老氏之与释家。又曰：今既静而两神，神静而道二，吾未之前闻也。又曰：伯阳专气致柔，停虚任魄，魄绪停虚，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尘自拂，一举形上。周之问曰：足下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窃谓老释重出，对分区野，其所境域，无过斯言。然则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释家之精和坐废，每坐废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则老异於释；涉释氏之意，则释殊於老。神既静而不两，静既两而道二。足下未之前闻，吾则前闻之矣。苟然则魄绪停虚，是自虚其所谓虚；融然自道，亦非吾之所闻道。若夫心尘自拂，一举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阳不静，宁可而得乎？使静而不怕道，亦於何而不得。周之问曰：甚如来言，吾亦虑其未极也。此所谓得在於神静，失在於物虚，若谓静於其静，非曰穷静；魄於其魄，不云尽魄。吾所许也。无所间然。

通源曰：若卿谓老氏不尽乎无，则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谓尽无而不尽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意复爽吾所期。周之问曰：尽有尽无，非极莫备，知无知有，吾许其道家。唯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蕴，倘赡馀虑，唯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归耳。

通源曰：非凫则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复答。又曰：吾与老释相识正如此，正复是目击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诚哉有是言，吾所以见道来一於佛。周之问曰：足下之所目击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义，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击之本，即在教迹，谓之凫乙，则其鸿安渐哉？诸法真性，老无其旨，目击高情，无存老迹，旨迹两亡，索宗无所。论所谓无侮於道本，当无侮於何地哉？若谓探道家之迹，见其来一於佛者，则是真谛实义，沿文可见矣。将沿於道章而得之乎？为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无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怀抱，与老释而为三耳。或可独树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国之斗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负头上，环杖之自诬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问曰：足下谓苦下之且藏即色，则虚空有阙矣。足下谓法性以即色图空，则法性为备矣。今有人於此，操环杖而言法姓，鹿巾之士，执虚无而来诮曰：「尔不同我吾与尔斗。」足下从容倚棘听断於鞭间，曰：「皆不可也。」谓其鹿巾空负於头上，环杖自诬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达，而判讼若斯，良虞芮之所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无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复何晦？周之问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犹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独弃於道迹乎？理例不通，方为彼诉。

通源曰：当欲列儒围道，故先属垣隙。周之问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阙。是以相访。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将道之融然，修儒可会邪？虽非义本，纵言宜及。想释本多暇，幸惠馀音。（《弘明集》六。）

◇抄成实论序

寻夫数论之为作也，虽制兴於晚集，非出於一音。然其所以开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统，皆足以该领名教，隆赞方等，契阔显益，不可訾言。至如成实论者，总三乘之秘数，穷心色之微阐，标因位果，解惑相驰。凡圣心枢，罔不毕见乎其中矣。又其设书之本，位论为家，抑扬含吐，咸有宪章，则优柔窥探，动开奖利，自发聚之初首，至道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鳞彩相综，莫不言出於奥典，义溺於邪门。故必旷引条绳，碎陈规墨，料同洗异，峻植明途，裨济之功，实此为著者也。既宣效於正经，无染乎异学，虽则近派小流，实乃有变方教。是以今之学众，皆云志存大典，而发迹之日，无不寄济此途。乘津骛永，本期长路。其书言精理赡，思味易耽，顷遂赴蹈争流，重趼相蹑。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广义繁，致功难尽，故往不旋，终妨正务。顷《泥洹》、《法华》，虽或时讲；《维摩》、《胜》，颇参馀席。至於《大品》精义，师匠盖疏，《十住》渊弘，世学将殄，皆由寝处於论家，永均於弱丧，是使大典榛芜，义种行辍。兴言怅悼，侧寐忘安。《成实》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阙。学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今欲内全《成实》之功，外蠲学士之虑，故诠引论才，备详切缓，刊文在约，降为九卷，删赊采要，取效本根。则方等之助无亏，学者之烦半遣。得使功归至典，其道弥传，《波若》诸经，无坠於地矣。业在心源，庶无裁削之累，令典故全，岂有妨於好学。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谋而随喜也。（《释藏》百一，《出三藏记》集十一。）

◎王琰

琰，太原人。

◇冥祥记自序

此像常自供养，庶必永作津梁，修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夫镜接近情，莫逾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是兴。经云，斫图缋，类形相者，爰能行动，及放光明。今西域释迦、弥勒二像，辉用若真，盖得相乎？今东夏景模，神应亟著。亦或当年群生，因会所感，假凭木石，以见幽异。不必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实阐闽吴之化；尘金泻液，用舒彭宋之祸。其馀铨示繁方，虽难曲辨，率其大抵，允归自从。若夫经塔显效，旨证亦同，事非殊贯，故继其末。（《法苑珠林》）

◎刘虬

虬字灵预，一字德明，南阳涅阳人，晋豫州刺史乔七世孙。宋泰始中为晋平王骠骑记室，除当阳令，罢归。齐建元初，豫章王辟荆州别驾，永明中征通直郎，建武中征国子博士，并不就，卒。谥曰文范先生，有集二十四卷。

◇答竟陵王子良书

虬四节卧病，三时营灌，畅馀阴於山泽，托暮情於鱼鸟。宁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进不研机入玄，无洙泗稷馆之辩，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间树下之节。远泽既洒，仁规先著。谨收樵牧之嫌，敬加轼龟之义。（《南齐书·刘虬传》）

◇无量义经序

无量义经者，取其无相一法，广生众教，含义不赀，故曰无量。夫三界群生，随业而转。一极正觉，任机而通。流转起灭者，必在苦而希乐，此叩圣之感也。顺通示现者，亦施悲而用慈，即救世之应也。根异教殊，其阶成七。先为波利等说五戒，所谓人天善根，一也。次为拘邻等转四谛，所谓授声闻乘，二也。次为中根演十二因缘，所谓授缘觉乘，三也。次为上根举六波罗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谓授以大乘，四也。众教宜融，群疑须导，次说《无量义经》，既称《得道差品》，复云未显真实，使发求实之冥机，用开一极之由绪，五也。故《法华》接唱，显一除三，顺彼求实之心，去此施权之名，六也。虽权开而实现，犹掩常住之正义，在双树而临崖，乃易我净之玄音，七也。过此以往，法门虽多，撮其大归，数尽於此。亦犹众声不出五音之表，百氏并在六家之内。

其《无量义经》，虽《法华》首载其目，而中夏未睹其说，每临讲肆，未尝不废谈而叹，想见斯文。忽有武当山比丘慧表，生自羌胄伪帝姚略从子，国破之日，为晋军何澹之所得。数岁聪黠，澹之字曰螟蛉，养为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苦求道，南北游寻，不择夷险。以齐建元三年，复访奇搜秘，远至岭南，於广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门昙摩伽陀耶舍，手能隶书，口解齐言，欲传此经，未知所授。表便殷勤致请，心形俱至，淹历旬朔，仅得一本。仍还峤北，赍入武当。以今永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顶戴出山，见校弘通。奉觌真文，欣敬兼诚，咏歌不足，手舞莫宣。辄虔访宿解，抽刷庸思，谨立序注云：

自极教应世，与俗而差，神道救物，称感成异。玄圃已东，号曰太一；宾已西，字为正学。东国明殃庆於百年，西域辩休咎於三世。希无之与修空，其揆一也。有欲於无者，既无得无之分，施心於空者，岂有入空之照。而讲求释教者。或谓会理可渐。或谓入空必顿，请试言之，以筌幽寄。

立渐者以万事之成，莫不有渐，坚冰基於履霜，九成作於累土。学人之入空也。虽未圆符，譬如斩木，去寸无寸，去尺无尺，三空稍登，宁非渐耶？立顿者，以希善之功，莫过观法性，法性从缘，非有非无。忘虑於非有非无，理照斯一者，乃日解空；存心於非有非无，境智犹二者，未免於有。有中伏结，非无日损之验，空上论心，未有入理之效。而言纳罗汉於一听，判无生於终朝，是接诱之言，非称实之说。妙得非渐，理固必然。既二谈分路，两意争途，一去一取，莫之或正。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论无生，以七住为道慧阴足，十住则群方与能，在迹斯异，语照则一。安公之辩异观，三乘者始篑之因称，定慧者终成之实录，此谓始求可随根而三，入解则其慧不二。譬喻亦云：大难既夷，乃无有三；险路既息，其化即亡。此则名一为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罗汉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树王之谓。斩木之喻，木存故尺寸可渐。无生之证，生尽故其照必顿。

案三乘名教，皆以生尽照息，去有入空。以比为道，不得取像於形器也。今无量义亦以无相为本，若所证实异，岂曰无相？若入照必同，宁曰有渐。非渐而云渐，密筌之虚教耳。如来亦云：空拳诳小儿，以此度众生。微文接粗，渐说或允。忘象得意，顿义为长。聊举大较，谈者择焉。（《释藏》草九又迹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一

◎曹虎

虎字士威，本名虎头，武帝改。下邳人。宋泰始末为直厢，累迁屯骑校尉，领南城令，封罗江县男，除前军将军。齐受禅，除宁朔将军、东莞太守，改封监利，除游击将军。武帝即位，除员外常侍，迁南中郎司马，加宁朔将军、南新蔡太守，累迁至梁南秦二州刺史、征虏将军，郁林即位，进号前将军，迁冠军将军、雍州刺史。明帝即位，进右将军，寻进平北将军，爵为侯，永泰初迁给事中、右卫将军。东昏即位，迁前将军、镇军司马，转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未及拜，见杀。和帝即位，追赠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答魏主托跋宏书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县，乔木空存，茂草方郁。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顾瞻中原，每用吊焉。知弃皋兰，随水氵厘涧，伊川之象，爰在兹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邻是卜。」樊、汉无幸，咫尺殊风，折胶入塞，乘秋犯边，亲属穷於斩杀，士女困於虔刘。与彼蠢左，共为唇齿，仁义弗闻，苛暴先露。乃复改易毡裘，妄自尊大。我皇开运，光宅区夏，而式乱逋逃，弃同即异。每欲出车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两阶，叛命咸格，遂复游魂不戢，乱猾孔炽。孤总连率，任属方邵，组甲十万，雄戟千群，以此戡难，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战屈敌，兵无血刃。故部勒小戍，闭壁清野，抗威遵养，庶能怀音。若遂迷复，知进亡退，当金钲戒路，云旗北扫，长驱燕代，并羁名王，使少卿忽诸，头曼不祀。兵交无远，相为悯然。（《南齐书·曹虎传》）

◎虞宗

宗字景豫，会稽餘姚人。仕宋为州主簿、建平王参军尚书、仪曹郎、太子洗马、领军长史、正员郎，累至州治中、别驾、黄门郎。升明中，武帝为中军，引为谘议参军。齐受禅，转太子中庶子，迁後军长史、领步兵校尉、镇北长史、宁朔将军、南东海太守，寻为豫章内史，迁辅国将军、始兴王长史、平蛮校尉、蜀郡太守，转司徒司马，迁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转侍中，迁祠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车骑长史，转度支尚书，领步兵校尉。郁林即位，改领右军将军、扬州大中正、兼大匠卿。明帝即位，转给事中、光禄大夫，寻加正员常侍，永元元年卒。

◇引疾上表

臣族陋海区，身微稽土，猥属兴运，荷窃稠私，徒越星纪，终惭报答。卫养乖方，抱疾婴固，寝瘵以来，倏逾旬朔，频加医治，曾未瘳损。惟此朽顿，理难振复，乞解所职，尽疗馀辰。（《南齐书·虞宗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谐之

谐之，豫章南昌人。仕宋为州从事主簿，历临贺晋熙邵陵王议参军、武帝江州别驾、北中郎征虏司马、扶风太守，爵关内侯。齐受禅，为给事中、骁骑将军、本州中正，转黄门郎，领羽林监。武帝即位，转守卫尉，加给事中，迁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进左卫将军、都官尚书、太子中庶子，改卫尉，转度支尚书，卒。赠右将军、豫州刺史，谥曰简。

◇上表乞解职

臣私门罪衅，早备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抚鞠，婴孩抱疾，得及成人。长兄臣谌之，复早殒没，与亡第二兄臣谟之衔戚家庭，得蒙训长，情同极荫。何图一旦奄见弃放，吉凶分违，不获临奉，乞解所职。（《南齐书·胡谐之传》）

◎周山文

山文，元徽中太学博士，入齐为助教。

◇皇弟训为养母服议

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命，不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宋书·礼志》二，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

◇祠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亲执爵议

按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於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於七庙。愚谓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宋书·礼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未详应亲执爵与否。太学博士周山文议。）

◇亥日藉田议

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助教周山文议。）

◎裴叔业

叔业，河东闻喜人。宋元徽末为羽林监。高帝为骠骑，引为参军，及受禅，除屯骑校尉、宁朔将军，永明中，累迁广平扶风太守、晋熙王冠军司马，延兴初加宁朔将军，建武中封武昌县伯、持节、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徙辅国将军、豫州刺史。东昏侯即位，徙南兖州刺史，进冠军将军。惧诛，降於魏，寻卒。

◇上疏献谠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都沃壤，四塞为固，古称一人守隘，万夫趑趄。雍、齐乱於汉世，谯、李寇於晋代，成败之迹，事载前史。顷世以来，绥驭乖术。地惟形势，居之者异姓；国实武用，镇之者无兵。致寇掠充斥，赋税不断。宜遣帝子之尊，临抚巴蜀，总益、梁、南秦为三州刺史。率文武万人，先启昏汉，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荡山源，纠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南齐书·裴叔业传》）

◎崔慧景

慧景字君山，清河东武城人。初为国子学生，宋泰始中历位至员外郎，迁长水校尉、宁朔将军，升明初除前军，出为武陵王安西司马、河东太守，迁豫章王镇西司马、兼谘议。齐受禅，封乐安县子，转平西府司马、南郡内史，仍迁南蛮长史。加辅国将军，进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即位，进号冠军将军，还迁黄门郎，领羽林监，迁随王东中郎司马，出为司州刺史。征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出为豫州刺史。郁林即位，进号征虏将军，征还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建武中迁度支尚书，假节督雍州，加平北将军。东昏即位，改领右卫将军，迁护军将军，加侍中，寻加平南将军，改授平西将军，征寿阳，回军内向，败死。

◇报薛渊

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难。（《南齐书·薛渊传》，渊母索氏。改嫁长安杨氏。渊私遣购赎。梁州刺史崔慧景报渊。）

◎崔觉

觉，慧景子，永元初为直阁将军，慧景败，亡命为道人，见报伏诛。

◇临刑与妹书

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南齐书·崔慧景传》）

◎崔偃

偃，慧景次子，建武初太学博士，历始安内史，慧景败，藏窜得免。和帝西台立，以为宁朔将军，寻下狱死。

◇上书理父冤

臣窃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贼臣乱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军是也。臣闻尧舜之心，惟以天下为忧，而不以位为乐。彼孑然之舜，垄亩之人，犹尚若此；况祖业之重，家国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也。

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下纤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丝发之冤，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馀何几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虽在昆虫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览而伤焉。而况乎友爱天至，孔怀之深。夫岂不怀，将以事割。此实左右不明，未之或详。惟陛下公听并观，以询之刍荛。群臣有以臣言为不可，乞使臣廷辩之，则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释。必若不然，亻幸小民之无识耳。使其晓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责江夏之冤，朝廷将何以应之哉？若天听沛然回光，发恻怆之诏，而使东牟朱虚东裒仪父之节，则荷戈之士，谁不尽死？愚戆之言，万一上合，事乞留中。（《南齐书·崔慧景传》，觉弟偃，中兴元年，诣公车门上书，事寝不报。）

◇又上疏

近冒陈江夏之冤，定承圣诏，已有褒赠，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谘问者，不得其实，罪在万没，无所复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亲，骨肉之间，而侥幸曲陛下之法，伤至公之义。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而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为不可申明诏，得矣。然未审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镇军亦复奉人臣逆人君，今之严兵劲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视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运既已开泰矣，而死於社稷尽忠，反以为贼，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

臣闻王臣之节，竭智尽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滞，荐达群贤。凡此众臣，夙兴夜寐，心未尝须臾之间而不在公。故万物无不得其理，而颂声作焉。臣谨案镇军将军臣颖胄，宗室之亲，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领军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栋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当，遑遑匪懈，尽忠竭诚，欲使万物得理，而颂声大兴者，岂复宜逾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济王室，天命未遂，王亡与亡，而不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将何所知？

如以江夏心异先臣，受制臣力，则江夏同致死毙，听可昏政淫刑，见残无道。然江夏之异，以何为明，孔、吕二人，谁以为戮。手御麾幡，言辄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胶漆，而以为异，臣窃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驿，何为见戮？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江夏违先臣之请，实谋孔矜。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夫唯圣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尽死，安顾成败。诏称江夏遭时屯故，迹屈行令，内恕探情，无玷纯节。今兹之旨，又何以处镇军哉？

臣所言毕矣，乞就汤镬。然臣虽万没，犹愿陛下必申先臣。何则？恻怆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之，则天下伏；不恻怆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识所知，南史之笔，千载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然小臣忄卷忄卷之愚，为陛下计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实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

臣频触宸严，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为戆地，犹以《春秋》之义有隐讳之意也。臣虽浅薄。然今日之事，斩足断头，残身灭形，何所不能，为陛下耳。臣闻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识之士，未为多感。公听并观，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则普天之人，争为之死。何则？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发恻怆之诏，怀可报之意，则桀之犬实可吠尧，跖之客实可刺由，又何况由之犬，尧之客。臣非吝生，实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宝，莫复是加，寝明寝昌，不可不循，寝微寝灭，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详择其衷。

若陛下犹以为疑，镇军未之允决，乞下征东共详可否，无以向隅之悲，而伤陛下满堂之乐。何则？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镇军受遗托之恩，先臣亦荷顾命之重。情节无异，所为皆同，殊者唯以成败仰资圣朝耳。臣不胜愚忠，请使群臣廷辩者，臣乞专令一人，精赐本语。侥幸万一，天听昭然，则轲沈七族，离燔妻子，人以为难，臣岂不易。（《南齐书·崔慧景传》，偃又上疏，诏报可。寻下狱死。）

◎崔祖思

祖思字敬元，慧景宗人，汉末中尉琰七世孙，仕宋为州主簿，历武帝，转国主簿，除奉朝请、安成王抚军参军、员外正员郎，转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齐受禅，转长兼给事黄门侍郎，迁宁朔将军、冠军司马，领郡太守，迁冠军将军，进号征虏将军，假节青冀二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国名启

谶书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南齐书·崔祖思传》，宋朝初议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启，从之。）

◇陈政事启

《礼》、《诰》者，人伦之襟冕，帝王之枢柄。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世不习学，民忘志义，悖竞因斯而兴，祸乱是焉而作。故笃俗昌澡，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祸革虑，俭泰移业。今无员之官，空受禄力。三载无考绩之效，九年阙登黜之序。国储以之虚匮，民力为之凋散。能否无章，泾渭混流。宜太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台州列国，限外之职，问其所乐，依方课习，各尽其能。月供僮干，如先充给，若有废堕，遣还故郡。殊经奇艺，待以不次，士修其业，必有异等，民识其利，能无勉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身衣弋绨，以韦带剑，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产，不为露台。刘备取帐钩（《南史》作构。）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淅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帷（《南史》作唯。）碧绡蚊帱，三齐仙截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箸，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斯实风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虽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归厚。详察朝士，有柴车蓬馆，高以殊等；雕墙华轮，卑其称谓。驰禽荒色，长违清编，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识义方，且惧且劝，则调风变俗，不俟终日。

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馀无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狱之吏是也。」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寺丞狱主，弥重其选，研习律令，删除繁苛。诏狱及两县，一月三讯，观貌察情，欺枉必达。使明慎用刑，无忝大《易》；宁失不经，靡愧《周书》。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洁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兖相袭，蝉紫传辉。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绩，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刘累传守其业，庖人不乏龙肝之馔，断可知矣。

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馀人，後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锺ね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

论儒者以德化为本，谈法者以刻削为体。道教治世之梁肉，刑宪乱世之药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风霜。是以有耻且格，敬让之枢纽；令行禁止，为国之关楗。然则天下治者，赏罚而已矣。赏不事丰，所病於不均；罚不在重，所困於不当。如令甲勋少，乙功多，赏甲而舍乙，天下必有不劝矣；丙罪重，丁眚轻，罚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赏罚空行，无当乎劝沮。将令见罚者宠习之臣，受赏者仇雠之士，戮一人而万国惧，赏匹夫而四海悦。

籍税以厚国，国虚民贫；广田以实廪，国富民赡。尧资用天之储，实拯怀山之数，汤凭分地之积，以胜流金之运。近代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颖，而汴河委储。今将扫辟咸、华，题镂龙漠，宜简役敦农，开田广稼。时罢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则兵民优赡，可以出师。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

又废谏官，听纳靡依。虽课励朝僚，征访刍舆，莫若推举质直，职思其忧。夫越任于事，在言为难；当官而行，处辞或易。物议既以无言望己，己亦当以吞默惭人。中丞虽谢咸、玄，未有全废劾简；廷尉诚非释之，宁容都无讯牒。故知与其谬人，宁不废职，目前之明效也。汉征贡禹为谏大夫，矢言先策，夏侯胜狂直拘系，出补讽职，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天地无心，赋气自均，宁得诞秀往古，而独寂寥一代，将在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夫有贤而不知，知贤而不用，用贤而不委，委贤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诚重郭隗而招剧辛，任鲍叔以求夷吾，则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南齐书·崔祖思传》。）

◎崔元祖

元祖，祖思从弟，为射声校尉，历骁骑将军，出为东海太守。

◇请留蒋少游启

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官？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南齐书·魏虏传》，永明九年。）

◎卞彬

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晋中领军嗣之孙。仕宋为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齐台建，除右军参军，出为南康郡丞，除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永元中为平越长史、绥建太守。

◇虾蟆赋

纡青拖紫，名为蛤鱼。（《南齐书·卞彬传》，世谓比令仆也。又见《南史》十二，《御览》九百四十九。）

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同上，比令史谘事也。）

◇蚤虱赋（序）

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四体《宁毛》々），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无时恕肉，探揣才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掐齿不能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脱略缓懒，复不勤於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南齐书·卞彬传》，又见《南史》七十二，《御览》八百十九、九百五十一。）

◇禽兽决录目

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南齐书·卞彬传》，《南史·卞彬传》，《御览》八百八十九。）

卷二十二

◎顾欢

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宋末征。为扬州主簿，永明初为太学博士，并不就，有集三十卷。

◇献治纲表

臣闻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是以汤、武得势师道则祚延，秦、项忽道任势则身戮。夫天门开阖，自古有之，四气相新，裘代进。今火泽易位，三灵改宪，天树明德，对时育物，才叟扬仄陋，野无伏言。是以穷谷愚夫，敢露偏管，谨删撰《老氏》，献《治纲》一卷。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时用，不以刍荛弃言，不以人微废道，则率土之赐也，微臣之幸也。幸赐一疏，则上下交泰，虽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应，应天悦民，则皇基固矣。臣志尽幽深，无与荣势，自足云霞，不须禄养。陛下既远见寻求，敢不尽言。言既尽矣，请从此退。（《南齐书·顾欢传》）

◇夷夏论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两标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堕地即行七步，举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於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

欢论之曰：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绅，诸华之容；翦发缁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於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

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大小，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鸟聒，何足述效。（《南齐书·顾欢传》，《南史·顾欢传》，《弘明集》七。）

◇答袁粲驳夷夏论

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

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於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於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请问所异，归在何许？若以翦落为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为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史·顾欢传》）

◇题东府柱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史·顾欢传》，元嘉中出都，寄住东府，忽题柱云云，因东归。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

◎宗测

测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阳人，宋征士炳孙。州举秀才、主簿，豫章王再辟参军，永明中征太子舍人，建武中征司徒主簿，并不就。

◇答府召

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南齐书·宗测传》，豫章王嶷征为参军，测答。）

◇又答

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南齐书·宗测传》，豫章王嶷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答。）

◇答鱼复侯子响

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南齐书·宗测传》，子响为江州，厚遣赠遗。测曰云云。）

◎陈文建

文建，宋末为将作匠，太史令，入齐未详。（按《天文志》作文孝建陈天文，《南史》作文建陈天符瑞，今从《高纪》）

◇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职任，备陈管穴。伏愿顺天时，膺符瑞。（《南齐书·高帝纪》上，太史、将作匠陈文建奏符命，又见《南史》四。）

◇奏陈天文

自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日蚀有十，亏上有七。占曰：「有亡国失君之象。」一曰：「国命绝，主危亡。」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经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国有丧，宋当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四。占曰：「国去其君，有空国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阳不足，白虹贯日，人君恶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泰豫元年至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荧惑入太微六。占曰：「七曜行不轨道，危亡之象。贵人失权势，主亦衰，当有王入为主。」孝建二年至升明二年，太白、荧惑经羽林各三。占曰：「国残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荧惑守南斗，成句己。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荧惑、辰星合於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於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於危。占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荧惑守太微，成句己。占曰：「王者恶之，主命无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纪。」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白气见西南，东西半天，名曰长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气又见东南，长二丈，并形状长大，猛过彗星。占曰：「除旧布新，易主之象，远期一纪。」至升明三年，一纪讫。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星於胄。占曰：「主命恶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岁星、填星合於东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升明二年三月，日有频食。占曰：「社稷将亡，王者恶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宫，逆从行，历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荧惑、太白、辰星合於翼。占曰：「改立王公。」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岁星守斗建。阴阳终始之门，大赦升平之所起，律历七政之本源，德星守之，天下更年，五礼更兴，多暴贵者。升明二年十月一日，荧惑守舆鬼。三年正月七日，荧惑守两戒间，成句己。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国去王。」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王。」升明三年四月，岁星在虚危，徘徊玄枵之野，则齐国有福厚，为受庆之符。（《南齐书·天文志》上，宋升明三年，太史令将作匠文孝建陈天文奏。）

◎任遐

遐字景远，乐安博昌人。仕宋。入齐为尚书左丞，永明中为御史中丞，建武末为光禄大夫。

◇奏劾刘祥

祥少而狡异，长不悛徙，请谒绝於私馆，反唇彰於公庭，轻议乘舆，历贬朝望，肆丑无避，纵言自若。厥兄浮榛，天伦无一日之悲，南金弗获，嫂侄致其轻绝，孤舟反，存殁相捐；遂令暴客掠夺骸柩。行路流叹，有识伤心。摄祥门生孙狼儿列：「祥顷来饮酒无度，言语阑逸，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实不避左右，非可称纸墨。兄整先为广州，於职丧亡，去年启求迎丧，还至大雷，闻祥与整妻孟争计财物忿，祥仍委前还，後未至鹊头，其夜遭劫，内人并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凶人所淫略。」如所列与风闻符同，请免官付廷尉。（《南齐书·刘祥传》，有以祥连珠启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

◎张欣泰

欣泰字义亨，竟陵竟陵人，宋左卫将军兴世子。辟州主簿，历诸王府佐，入齐历官宁朔将军，除尚书都官郎。武帝即位，以为直阁将军，历豫章王太尉参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复为直阁、步兵校尉，除正员郎，徙随王子隆镇西中兵，改领河东内史，免。明帝即位，为领军长史，迁谘议参军，出为永阳太守。东昏侯即位，除辅国将军、庐陵王安东司马，进雍州刺史，以谋废立伏诛。

◇移魏广陵侯

闻攻锺离，是子之深策，可无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岂不闻之乎。我国家舟舸百万，覆江横海，所以案甲於今不至，欲以边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运粮，行留俱弊，一时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万齐进，子复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万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谓欤？攻而不拔，谁之耻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将连舟千里，舳舻相属，西过寿阳，东接沧海，仗不再请，粮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战，乃鱼鳖不通，飞鸟断绝，偏师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将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请子之过。若挫兵夷众，攻不卒下，驱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则魏朝名士，其当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倾一国之众，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虽拔而不守，皆算失所为，至今为笑。前鉴未远，已忘之乎？和门邑邑，戏载往意。（《南齐书·张欣泰传》）

◎司马宪

宪，仕宋，入齐为殿中郎。

◇郊殷议

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

◎熊襄

襄，豫章人。

◇齐典序

《尚书·尧典》，谓之《虞书》，则附所述，故通谓之齐，名为《河洛金匮》（《南齐书·檀超传》，时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云，又见《南史·檀超传》）

◎孔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凯，会稽人，建元中为奉朝请。

◇上铸钱均货议（建元四年）

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馀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收贡金，大兴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奉禄，薄赋税，则家给民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後，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鬻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铸钱已布於民，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南齐书·刘悛传》，建元四年，奉朝请孔凯上《铸钱均货议》，又见《通典》九。）

◎蔡履

履，永明初为祠部郎中。

◇南郊明堂异日议

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南齐书·礼志上》）

卷二十三

◎谢

字玄晖，陈郡阳夏人，永明初为豫章王太尉参军，迁随王东中郎府属，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迁新安王中军记室，寻兼尚书殿中郎。明帝辅政，以为骠骑谘议，领记室；及即位，转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又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迁尚书吏部郎。永元中，为始安王遥光所诛。有集十二卷，逸集一卷。

◇拟风赋奉司徒教作

起日域而摇落，集桂宫而送清，开翠帐之影蔼，响行之轻鸣。扬淮南之妙舞，发齐后之妍声，下鸿池而莲散，上雀台而云生。至於新虹明岁，高月照秋，丨仪乃豫，冲想云浮。邹马之宾咸至，申穆之醴已酬。朝役登楼之咏，夕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山之讴。厌朱邸之沈邃，思轻举而远游，之马鱼跃，飘鉴车而水流。此乃大王之盛风也。若夫子云寂寞，叔夜高张，烟霞润色，荃荑结芳，出幽涧而泉冽，入山户而松凉，眇神王於丘壑，独起远於孤觞。斯则幽人之风也。（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一。）

◇七夕赋奉护军命作

金祗司短，火曜方流，素钟登御，夷律鸣秋，朱光既敛，凉云始浮。盈夕露之蔼蔼，升夜月之悠悠。步广庭而延睇，属天媛之淹留。嗟斯灵之淑景，招好仇於服箱。迈娥而擢质，凌瑶华而擅芳。靥白玉而为饰，霏丹霞而为裳。回龙驾之容裔，乱凤管之凄锵。腾烛光於西极，命二妃於潇湘，轼帝车而捐，凌天津而上翔。怅汉渚之夕涨，忻河广之既梁。临瑶席而宴语，绵含睇而蛾扬。嗟阑夜之难永，泣会促而怨长。忌纤阿之方驾，吝长庚之末光。抚鸣琴而修，浩安歌而自伤。歌曰：

月殿清兮桂觞酬，云幄静兮香风浮。龙镳蹀兮玉銮整，卷星河兮不可留。分双袂之一断，何四气之可周。斯乃向像恍惚，彷佛幽暧，耳之无闻，目之无缋。故钟鼓闻而延子隐，白日沈而季后对。岂形气之所求，亦理将其如昧。君王壮思风飞，冲情云上，顾楚诗而纵辔，瞻兰书而竞爽，实研精之多暇，聊馀日之骀荡。赋幽灵以去惑，排视听而玄往。哂阳云於荆梦，赋洛篇於陈想。乃澄心而闲邪，庶绸缪於兹赏。（本集，又见《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临楚江赋

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积水，袅袅霜岚。忧与兮竟无际，客之行兮岁已严。尔乃云沈西岫，风动中川，驰波郁素，骇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悬。於是雾隐行雁，霜眇虚林，迢迢落景，万里生阴，列攒笳兮极浦，弭兰兮江浔，奉王《缶尊》之未暮，冫食胜赏之芳音。愿希光兮秋月，承永照於遗簪。（本集，又见《初学记》四。）

◇思归赋（并序）

夫鉴之积也无厚，而纳穷神之照，心之径也有域，而怀重渊之深。余少而薄游，身（缺）防方思俄然万里，晚而自省，谅非一途。

余菲薄以固陋，受灵恩而不訾，拖银黄之沃若，剖金符之陆离。舟未济而河广，途方遥而马疲，忽中寝而念厉，魂申旦而九移。昔受教於君子，逢知己之隆盼，被名立之羽仪，沾宦成之藻绚，羌服义而不怠，岂临岐而渝变。势方迅於转圆，理好旋於奔电，援弱葛而能升，践重岗而不眩，信礻是福之非已，宁悔祸其如见。大明廓以高临，吹万忻而同悦，跨神皋之沃衍，奉英藩之壑哲，承比屋之隆化，踵芳尘之馀烈，怀龌龊之褊心，无夸毗之诞节，竟伊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怡，赖遐计於先哲。纷吾生之游薄，弥一纪而历兹，自下车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时。眷崇岗而引领，望大厦而长思，虽曲街之委陋，犹寤寐而见之，况神交而通梦，眇河汉於佳期。尔乃眷言兴慕，南眺悠然，方整归辔，原受一廛。考华城之直陌，相洛浦之回阡，连飞甍於故友，接闲馆以怀仙，临南场以艺藿，寄北地而采莲，睇微英之霍霍，望水叶之田田。乃翦山木，不日为功，非轮非奂，去斫去砻。夜索纟萄而绕绕，旦乘屋而，竹棂崎岖而经北，绳窈窕以临东，布菌萧於疏燎，织于回栊，於是篱插芳槿，门拂长杨，檐桃春发，窗竹夏凉。晨露而草馥，微风起而树香，无芳菲以袭予，空旖旎於都房。恒离居以岁月，痛销落而徒伤。我闻时命，有殖无迁，征事或在，求理未甄。譬丰草之区别，随霜露而天延，背萱鲜於堂北，尚幽幽而未捐，苟外物以能感，亦在应而无骞。况朝霞之采可咽，琼扉之饰方宣，养以虚白之气，悟以无生之篇。岂加璧之赠可动，执圭之位能缠？归来薄暮，聊以永年。（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七。）

◇酬德赋（并序）

右卫沈侯以冠世伟才，眷予以国士，以建武二年，予将南牧，见赠五言。予时病，既以不堪莅职，又不获复诗。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东偏寇乱，良无暇日。其夏还京师，且事宴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丽藻天逸，固难以报章，且欲申之赋颂，得尽其体物之旨。《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言既未敢为酬，然所报者寡於德耳。故称之曰酬德赋，其辞曰：

悲夫！四时游之代序，六龙骛而不息，轻盖靡於骏奔，玉衡劳於拊翼。嗟岁晏之鲜欢，曾阴默以凄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潜以自匿。览斯物之用舍，相群芳之动植，吊悴躯於华省，理衣簪而自敕。思披文而信道，散忿懑於胸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为深，信怀之其何已，牵弱葛之蔓延，寄陵风於松杞，指曲蓬之直达，固有凭於原皋。彼排虚与跖实，又相鸣於林，兴《伐木》於友生，咏《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耻，求相仁於积习，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牧之旅岁，实兴齐之二六，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龙楼俨而洞开，梁邸焕其重复。君奉笔於帝储，我曳裾於皇穆，藉风云之化景，申游好於兰菊，结德言而为佩，带芳猷而为服，援雅范以自绥，懿前修之所勖。昔仲宣之发颖，实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藉甚，托壮武之高义，有杞梓之贞心，协丹采之辉被。伊吾人之陋薄，虽黼藻之何置？惟风雅之未变，知云纲之不廓，譬层栋之将倾，必华榱之先落。翳明离以上宾，属传体於纤萼，周二辉而分崩，挤九鼎於重壑。虽鱼鸟之欲安，骇风川而回薄，微天道之布新，嗟员首其焉托？予窘迹以多悔，块离尤而独处。君纡组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邦，贻话言於川渚。怅分手於东津，望徂舟而延伫，虑古今之为隔，岂山川之云阻。赖先德之龙兴，奉英灵之电举，事紫泥之密勿，腰青纟兮而容与，沾後惠以来，竟卒获其笑语。我舣舟以命徒，将汨徂於南夏，既勖予以炯戒，又引之以风雅，若笙簧之在听，虽舒忧而可假。昔丁病於漳滨，思继歌而莫写。恩灵降之未已，奉京而作傅，临邦途之永陌，怀予马於骐，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岗而兴赋。顾归之南回，引行镳而东驱，何瑰才之博侈，申赠辞於萱树，指代匠而切，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报章，迫纷埃之东骛。释未位以言归，忽乘驿以南赴，连篇章之莫酬，欲寄言於往句，类铩翮之难矫，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柚，魂营营而驰骛。尔腰戟於戎禁，我拂剑於郎闱，愿同车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时游盘以未极，眷落景之租辉，苦清颜之倏忽，吝欢赏之多违。排重关而休告，知南馆之有依，骖职门以右转，仆望路其如归，忘清漏之不缓，惜晓露之方。闻夫君之东守，地隐蓄而怀仙，登金华以问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胁，欲轻举而舍旃，离宠辱於毁誉，去夭伐於腥膻。忽携手以上征，跻中皇之修迥，巾帝车之广轼，棹河舟之轻艇，历星术之熠耀，浮天潢之氵婴溟，机九转於玉浆，练七明於神鼎，吹万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并。齐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间之纡幸哉。（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三。）

◇游後园赋

积芳兮选木，幽兰兮翠竹，上芜芜兮荫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弥望，右芝原兮写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积明以经复。於是敞风闺之蔼蔼，耸云馆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对玉堂之氵穴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飚，藉宴私而游衍，时寤语而逍遥。尔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阳，孤蝉已散，去鸟成行。惠气湛兮帷殿肃，清阴起兮池馆凉。陈象设兮以玉填，纷兰籍兮咀桂浆，仰微尘兮美无度，奉英轨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谈，豫含毫兮握芳，则观海兮为富，乃游圣兮知方。（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六十五。）

◇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

阅品物於幽记，访丛育於秘经，巡汜林之弥望，识斯松之最灵。提於岩以群茂，临於水而宗生，岂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龄。若夫修干垂荫，乔柯飞颖，望肃肃而既间，即微微而方静，怀风阴而送声，当月露而留影，既芊眠於广隰，亦迢递於孤岭，集九仙之羽仪，栖五凤之光景。固总木之为选，贯山川而自永。尔乃青春爰谢，云物含明，江皋绿草，暧然已平，纷弱叶而凝照，竞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悬罗而共轻。至於星回穷纪，沙雁相飞，同云泱其无色，阳光沈而减晖，卷风飚之吸，积霰雪之严霏，岂雕贞於岁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体同器制，质兼上才，夏书称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徕，乃屈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弘用，构大壮於云台，幸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顾怀。君王乃徙宴兰室，解佩明椒，搴幽兰於夕阴，咏耸干於琴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风景而逍遥，夷黻冕之隆贵，怀汾阳之寂寥，邈道胜於千祀，蕴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为大，实涓浍之所归，赡衡恒之峻极，不让壤於尘微。嗟孤陋之无取，幸闻道於清徽，理弱羽於九万，愧不能兮奋飞。（本集，又见《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

◇杜若赋奉隋王教於坐献

冯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柳含色於远岸，泉镜流於枉渚，荫绿竹以淹留，藉幽兰而容与，览兹荣之悦茂，纷为芳於清。观夫结根擢色，发曜垂英，缘春峦以纤布，荫凉潭而影清，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叶倾。冒霜蹊以独，当春郊而迳平，搴汀洲以企予，怀石泉於幽情。嗟中岩之纤草，厕金芝於芳丛，夕舒荣於溽露，旦发彩於春风，承羲阳之光景，庶无悲於转蓬。（本集，又见《艺文类聚》八十八。）

◇野鹜赋（并序）

有门人毙一野鹜，因以为献。予时命以登俎，用待宾客，客有爱其羽毛，请予为赋。其词曰：

大何罗人之伎巧，荐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绝归飞之好音，碎文锦之丹臆。裂雕绮之翠襟。孤雏惊以靡翼，饥雌叫而莫寻，越沧流以远致，乃交留以兼金，因阍寺以传请，排邃户以重深，贵敷衽以取爱，愿登俎以甘心。（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九十一。）

◇为录公拜扬州恩教

昔召南分陕，流甘棠之德；平阳好道，深狱市之寄。吾忝属负荷，任总侯伯，受饯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杂会，四方是则，而向隅之矜斯积，纳隍之叹犹繁。兴念下车，无忘待旦，有齐礼导德，致之仁寿，弘漏网之宽，申在宥之泽。（《艺文类聚》五十。）

◇临东海饷诸璩谷教

昔长孙东组，降龙丘之节；文举北辎，高通德之称。所以激贪立懦，式扬风范。处士诸葛璩，高风所渐，结辙前修。岂怀珠被褐，韬玉待价，将幽贞独往，不事王侯者邪？闻事亲有啜菽之窭，就养寡藜蒸之给，岂得独享万钟，而忘兹五秉。可饷谷百斛。（《梁书·诸葛璩传》，谢为东郡太守教。）

◇为宣城公拜章

惟天为大，日星度其象；谓地盖厚，河岳宣其气。斯冕旒所以贞观，兖职所以代终。惭下穆而上尊，岂南征而北怨？何以克咏九歌，载宣七德，铭彼旗常，勒斯钟鼎。（《艺文类聚》五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明帝拜录尚书表

升降玉阶，对扬休命，六辔在手，千里何偕？司会天官之统，尚书百僚之本，弘之即庶绩惟凝，替之则彝伦斯攵。修身践言，本惭五美；果行育德，未阶六正。妄属负图之寄，多谢五仁之绩。操桧楫於龙津，荷梓梁於云构。无以辅位明堂，遗象麟阁。（《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齐明帝让封宣城公表

如其悬旌灞，刷马伊谷，洒酒望属车之尘，整笏侍升平之礼。陛下冖谟玄览，钦若宏图，览臣匪躬；共申彝训。虽量能之请，近遂微躬，则弘长之风，足轨来世。（《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

臣闻时乘在御，必待先天之业；神化为皇，乃叶应期之运。况复汤孙有绪，纂尧惟德，旧邦伫新，复禹归祉。大齐之权舆宝历，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灵。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涣，委裘御宇，彝鼎如忽。陛下文思体道，犭旬齐作圣，翦应龙於冀州，戮长蛇於沮水。荣光之瑞昭回，延喜之宝润色，天眷爰发，人谋咸赞。伏愿陛下仰答灵，弘宣景命，诞受多方，奄宅万国。（《艺文类聚》十四）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

故吏文学谢死罪死罪，即日被尚书召，以补中军新安王记室参军。闻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岐路西东。或以鸟邑。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翩似秋蒂。月兆实庸流，行能无算。属天地休明，山川受纳，褒采一介，抽扬小善，故舍耒场圃，奉笔兔园，东乱三江，西浮七泽，契阔戎旃，从容宴语。长裾日曳，後乘载脂，荣立府庭，恩加颜色，沐发阳，未测涯氵矣，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氵解方春，旅翮先谢，清切藩房，寂寥旧荜，轻舟反溯，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艹於春渚；朱邸方开，效蓬心於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不任犬马之诚。（《文选》，《南齐书·谢传》，《南史》十九）

◇为王敬则谢会稽太守启

臣本布衣，不谋远大，折冲之勤不举，燮理之义何阶，常恐覆饣束是贻，咎征斯应。陛下继历胜统，日月重光，得以桓圭兖服，拜奉岁时，视濯献牲，鞠躬郊庙。而鸿恩妄假，复授龟符，玉节迈於双璜，表东侔於四履。临边三事，既谢张温；颍川再抚，亦惭黄霸。（《艺文类聚》六）

◇谢随王赐左传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昭晰杀青，近发中汗，恩劝挟册，慈勖下帷。未睹山笥，早懵河籍，业谢专门，说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学，括羽莹其蒙心，家藏赐书，嬴金逊其贻厥。披览神胜，吟讽知厚。（《初学记》二十一，《艺文类聚》五十五）

◇谢随王赐紫梨启

味出灵关之阴，旨珍玉津之茎。岂徒真定归美，大谷惭滋。将恐帝台妙棠，安期灵枣，不得孤擅玉盘，独甘仙席。虽秦君传器，汉后推食，望古可俦，於今何答？（《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齐明皇帝谥册文

维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讳，仰惟大行皇帝早弃万邦，圣烈方远，式遵帝世，俾鬯鸿猷。咸以为无名以化，则言繁莫宣其道；有求斯应，则影响庶同（《艺文类聚》作图。）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极，光昭令德，允树风声。伏惟大行皇帝合信四时，齐明日月，创光大（《艺文类聚》作保文。）於登庸，通神机（《艺文类聚》作机神。）於受命。因时以畅，藉九万而轻举；天保既定，运四海而高临。及乃开物成务，重维国纲，（《艺文类聚》作纽。）风行草化，心往如神，左贤右戚，内乐外礼，辑五材以教民，申三驱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荐，美善斯毕，皇矣之业既孚，蒸哉之道咸备。景化方远，厌世在天，龟筮告期，远日无改，仰则前王，俯询百辟，累德弥睿，允极鸿名。谨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谨上尊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天人允协，神其尚飨。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四，《文苑英华》八百三十五。）

◇齐敬皇后哀策文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宫启自先茔，将於某陵。其日至尊亲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设祖於行宫，礼也。翠峦舒阜，玄堂启扉，俎彻三献，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怀蜃卫而延首，想辂而抚心，痛椒涂之先廓，哀长信之莫临。身隔两赴，时无二展，旋诏左言，光敷圣善。其辞曰：

帝唐远胄，御龙遥绪，在秦作刘，在汉开楚。肇惟淑圣，克柔克令，清汉表灵，曾沙膺庆。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华沼，荣曜中谷。敬始纟延，教先童，睿问川流，神襟兰郁。先德韬光，君道方被，於佐求贤，在谒无讠皮。顾史弘式，陈诗展义，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乱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诸姑，贻我嫔则。化自公宫，远被南国，轩曜怀光，素舒伫德。闵予不，慈训早违，方年冲藐，怀褒靡依。家臻宝业，身嗣昌晖，寿宫寂远，清庙虚归。呜呼哀哉。帝迁明命，民神胥悦，乾景外临，阴仪内缺。空悲故剑，徒嗟金穴，璋瓒奚献，ㄗ罔设。呜呼哀哉。冯相告。宸居长往，贻厥远图，末命是奖。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呜呼哀哉。陈象设於园寝兮，映舆乍鬯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继池於通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接龙帷於造舟。回塘寂其已暮兮，东川澹而不流。呜呼哀哉。藉宫之远烈兮，闻缵女之遐庆。始协德於苹蘩兮，终配而表命。慕方缠於赐衣兮，哀日隆於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於遗咏。呜呼哀哉。（《文选》，《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临海公主墓志铭

长发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聿来徐土，祯符爰授，帝体灵柯，华以秀。饰馆东鲁，言归景族，有教公宫，无系车服。既肃簪珥，亦崇汤沐，率礼衡门，降情云屋。彼月斯望，在钓维纟昏，瞻须配景，望烛齐神。霾华昆岫，灭采上春，慈缠云陛，悲动外姻。郁彼崇芒，卷然城辇，辎翟按辔，龙旒徐转。（《艺文类聚》十六）

◇新安长公主墓志铭

氛氲长发，时惟睿文，诞兹明淑，玉振兰芬。誉宣女师，德侔高行，肃穆嫔风，优游阃正。抚事成箴，临图作镜，如何冥默，方春委盛。（《艺文类聚》十六）

◇齐郁林王墓志铭

绿车旖旎，翠蕤掩映，癸贰戏良，临祧弛盛，毁德归桐，弃尊君郑。（《艺文类聚》四十五）

◇齐海陵王墓铭

中枢诞圣，膺历受命，於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车令猎。（《艺文类聚》作「载驱令辖」。）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言观帝则，正位恭己，临朝渊默。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旭（《艺文类聚》作「东龟」。）又良，龙纛夕俨，葆挽晨锵。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艺文类聚》作晓夜。）何长。（《梦溪笔谈》十五，又见《艺文类聚》四十五，有删节。）

◇为诸娣祭阮夫人文

婉娩嫔德，幽闲妇性。眄史弘箴，陈诗成咏。嘉言足题，清晖可映。契阔未几，音尘如昨。中景遽倾，芳木先落。畴日交觞，享也虚荐。带上先结，握中遗扇。迸泪失声，潺氵爰如霰。（《艺文类聚》三十八）

◇为隋王粲东耕文

谷躔星景，穑表蜡先，八政奚首，六府兹宣。弊嗟非国，登颂有年，一夫或怠，望岁谁天。（《艺文类聚》三十九）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过在运，小雅尽缺，琼镜曰沦，金车未晰。周生电断，神谟英冠，正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部奇，风敛云散。晋德如毁，功资叶赞，山无猛鸷，时旷忠贤。流王於彘，龟鼎忽焉，忠肃布衣，君亲自然。驱狐上国，斩鲵中川，纷纶凯入，氛氲配天。（《艺文类聚》七十九）

卷二十四

◎王

，永明初太学博士。

◇南郊明堂日议

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乡食祀北郊。（《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

◎刘蔓

蔓，永明初兼博士。

◇南郊明堂异日议

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

◇亥日藉田议

《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太学博士刘蔓议。）

◎蔡仲熊

仲熊，济阳人，永明初兼太常丞，累官至尚书左丞。

◇南郊明堂异日议

《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

◎纪德真

德真，爵里未详。

◇造释迦石像记

齐永明二年甲子太岁甲子四月廿日，弟子纪德真，为亡弟僧惠敬造释迦石像，追往悼心，泣深友爱。愿僧惠齐神离苦，永与福会，七世亡灵，同生净土，见在眷属，长保吉□，家门雍睦，子孙昌炽，愿愿果遂，享善无穷。□□使蜀，于涪陵丧思寺就颖法师造。（《古刻丛钞》）孔之

之，会稽山阴人，宋光禄大夫季恭孙。初为国子生，举孝廉，除卫军参军、员外郎、尚书三公郎，出为乌程令，还迁通直郎，补吴令，迁尚书左丞，转前军将军兼少府，迁骁骑将军，出为宁朔将军、明帝冠军征虏长史、江夏内史，还为正员常侍兼左民尚书、廷尉卿，出为临海太守，又为辅国将军，监吴兴郡，寻拜太守，隆昌初，迁宁朔将军、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

◇表王文殊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婚义灭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傥降甄异之恩，榜其闾里。（《南齐书·孝义王文殊传》，文殊，吴兴故鄣人。永明十一年，太守孔之表云云。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

◎庾杲之

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为奉朝请，累迁尚书左丞、黄门郎、御史中丞、太子右卫率，加通直常侍，永明九年卒，谥曰贞子。

◇临终上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气疾，自省绵痼，顷刻危殆，无容复卧，任居隆显，玷尘明世，乞解所忝，待终私庭。臣以几庸，谬徼昌运，奖擢之厚，千载难逢，且年逾知命，志事荣显，修夭有分，无所厝言。若天鉴微诚，暂借馀历，倾宗殒元，陈力无远。仰违庭阙，伏枕鲠恋，送貂蝉及章。（《南齐书·庾杲之传》）

◇为竟陵王致书刘隐士

司徒竟陵王，懋于神者，言象所绝，接乎事者，远近所宗。钟石非礼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缨褐岂朝野之谓？想暗投之怀，不以形骸为阻，一日通籍梁邸，亲奉语言，梦想清颜，为岁已积。以丈人非羔雁所策，故息蒲帛之典，胜寄冥通，谅有风期之迟。君王卜居郊郭，萦带川阜，显不徇功，晦不标迹，从容人野之间，以穷二者之致。且弘护为心，广敷真俗，思闻系表，共剖众妙，式筵山阿，虚馆川，实望载然，少酬侧迟。昔东平乐善，旌君大于东阁，哲王爱素，致吾子于西山；岂不盛欤。百龄飘骤，凝滞自物，千载一期，为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灭迹之效，鸿钟在御，岂销声之道？已标异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劳。岂山水无情，应之以会，爱闲在我，触地萧条。衡岳何亲？锺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广弘明集》十九。）

◎殷亻

亻，永明中为南豫州别驾。

◇请以庐江属南豫牒

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府州绝无将吏，空受名领，终无实益。但寄治谯、历，于方断之宜，实应属南豫。二豫亟经分置，庐江属南豫，滨带长江，与南谯接境，民黎租帛，从流送州，实为便利，远逾西豫，非其所愿，郡领舒及始新左县，村竹产，府州采伐，为益不少。府州新创，异于旧藩。资役多阙，实希得庐江。请依昔分置。（《南齐书·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南豫州别驾殷亻称云云。尚书参议宜依所牒，诏可。）

◎何之

之，永明中为太常丞。

◇亥日藉田议

《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太常丞何之议。）

◇祭用鲜槁鱼议

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廷祭。」郑注：「商，量；廷，直也。」寻「商」旨裁截，廷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六年，太常丞何之议。）

◇服章议

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南齐书·舆服志》，永明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功臣配飨坐板议

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十年，诏褚渊，王俭、柳世隆、王敬则、陈显达、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庙庭，祠部郎何之议。）

◎桑惠度

惠度，永明中为国子助教。

◇亥日藉田议

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国子助教桑惠度议。）

◇难何之祭用鲜槁鱼议

《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六年。）

◎顾之

之字士明，吴人，永明中为殿中郎，历安西谘议，兼著作，建武初以疾归。

◇亥日藉田议

郑玄称先郊後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未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征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班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殿中郎顾之议。）

◎王ゼ

ゼ，东海郯人，永明中为秣陵令，累迁永明太守，建武中进尚书左丞，永元中为国子博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郊坛瓦屋议

埽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三年，兼左丞王，ゼ议。）

◇驳何佟之明堂配飨议

《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南齐书·礼志》上，永元二年，国子博士王ゼ议。）

◎陆厥

厥字韩卿，吴郡吴人，太常亻垂从子。永明中举秀才，历少傅王晏主簿，迁后军法曹参军，有集十卷。

◇与沈约书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钧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韶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诬乎？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於玄黄，ㄴ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妥忄占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於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於凭虚。王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南齐书·陆厥传》，《南史·陆厥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綦母珍之

珍之，郁林时领中书通事舍人，封汝南县侯，後谋诛萧谌，事败死。

◇自牒求封

当世祖晏驾之时，内外纷扰，珍之手抱至尊，口行处分，忠诚契阔，人谁不知。今希千户侯，於分非过。（《南史》）

◎李

，永明中为博士，建武初为祠部郎、太常丞。

◇朝堂讳榜议

据《周礼》，凡有新令，必奋铎以警众，乃退以宪之於王宫。注「宪，表悬之也。」（《南齐书·王慈传》）

◇郊坛瓦屋议

《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郑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於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祠部郎李议，《通典》四十二作李檐，疑误。）

◇泄哀仪议

寻尊号既追，重服宜正，但已从权制，故苴杖不说。至於钻燧既同，天地亦变，容得无感乎。且晋景献皇后崩，群臣备小君之服。追尊之后，无违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礼矣。虽臣子一例，而礼随时异，至尊龙飞中兴，事非嗣武，理无深衣之变。但王者体国，亦应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僚致恸，一如常仪。（《南齐书·礼志下》，建武二年正月，太常丞李议。）

卷二十五

◎王植

植，永明中为尚书删定郎，徙校籍郎，坐事免。

◇奏上撰定律章表

臣寻《晋律》，文简辞约，旨通大纲，事之所质，取断难释。张斐、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自晋泰始以来，唯斟酌参用。是则吏挟威福之势，民怀不对之怨，所以温舒献辞於失政，绛侯忄亢慨而兴叹。皇运革祚，道冠前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绍兴，光开帝业。下车之痛，每恻上仁，满堂之悲，有矜圣思。爰发德音，删正刑律，敕臣集定张杜二注。谨砺愚蒙，尽思详撰，削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於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请付外详校，ㄴ其违谬。（《南齐书·孔稚圭传》）

◎王亻间之

亻间之，永明中太常丞。

◇朝堂讳榜议

尊极之名，宜率土同讳。目可得睹，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则知之者绝，知之者绝，则犯触必众。（《南齐书·王慈传》）

◎杜元懿

元懿，永明中为西陵戍主。

◇乞官领摄牛埭税格启

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馀三埭自举腹心。（《南齐书·陆慧晓传》，又见《咸淳临安志》八十九）

◎苟平

苟平（《南史》作苟丕）。字令哲，颍川人，永明中为镇西随王府西曹书佐，後上书忤武帝旨，下荆山狱，赐死。

◇遗王秀之书

仆闻居《谦》之位，既刊於《易》；傲不可长，《礼》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门之义，燕丹收荆卿之节，皆以礼而然矣。丈夫处世，岂可寂漠恩荣，空为後代一丘土？足下业润重光，声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绩，将何隔於愚夫？仆耿介当年，不通群品，饥寒白首，望物嗟来。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荐我寸长，开君尺短，故推风期德，规於相益，实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仆与足下，同为四海国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数，名位参差，运之通塞，岂品德权行为之者哉？第五之号，既无易於骠骑，西曹之名，复何推於长史？足下见答书题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国士？如其循礼，礼无不答，谨以相还，亦何犯於逆鳞哉？君子处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见屈於渑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门，造敌临事，仆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贵，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两王？仆以德为宝，足下以位为宝，各宝其宝，於此敬宜。常闻古人交绝，不泄恶言，仆谓之鄙。无以相贻，故荐贫者之赠。（《南齐书》王秀之传》，又略见《南史·四十二《豫章王嶷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王俭书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显高世之迹，将何以书於齐史哉？（《南齐书·王秀之传》）

◎崔慰祖

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永明中为奉朝请，历始安王抚军，行墨曹参军，转刑狱，兼记室。

◇临卒与从弟纬书

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馀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徐寅、刘祥、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业也。（《南齐书·崔慰祖传》，《南史》七十二。）

◇又令

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南齐书·崔慰祖传》）

◎丘雄

雄，吴兴乌程人。

◇诣阙上书

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後，谁死社稷？建元四年，车僧朗衔使不异，抗节是同，诏赠正员外郎，此天朝旧准，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茔，臣父湮弃绝域，语忠烈则亦不谢车，论荼苦则彼优而此剧，名位不殊，礼数宜等，乞申哀赠。（《南史》七十三《丘冠先传》，永明中，使蠕蠕见杀。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云云，书奏不省。）

◎谢昙济

昙济，永明末为国子助教。

◇明堂配飨议

案《祭法》，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南齐书·礼志》上，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又见《通典》四十四，双祀作兼祀。）

◇泄哀仪议

夫丧礼一制，限节两分。虞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礼，斯盖至爱可申，极痛宜屈耳。文皇帝虽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极，实缘於性。今言臣则无实，论己则事虚。圣上驭宇，更奉天眷，祗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礻覃，无所依设。（《南齐书·礼志下》，建武二年正月，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祀

祀字景昌，济阳考城人。永明末为南郡王国常侍，延兴初，明帝引为骠骑东阁祭酒，兼秘书丞，建武中，出为晋安王宝义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入为卫尉卿，永泰末，奉遗诏为侍中。东昏初，与兄┘及刘暄、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萧坦之为六贵，寻谋废立，与┘俱诛。中兴初赠散骑常侍、太常卿。

◇荐诸葛璩於明帝

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未尝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简退，可以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梁书·诸葛璩传》）

◇遣信报兄┘

刘暄似有异谋，今作何计？（《南齐书·江┘传》）

◎虞炎

炎，会稽人，初为博士，累迁散骑侍郎、骁骑将军，有集七卷。

◇郊坛瓦屋议

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於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骁骑将军虞炎议，又略见《通典》四十二。）

◇鲍照集序

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死，始兴王睿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一本云，时上多忌，以文自高，趋侍左右，深达风旨，以此赋述，不复尽其才思。）出为秣陵令，又转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馀。身既遇难，篇章无遗，流迁人间者，往往见在。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爰命陪趋，备加研访，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傥能半焉。（宋本《鲍照集》）

◎虞羲

羲字士光，会稽馀姚人，建武初为前军参军，卒於晋安王侍郎，有集十一卷。

◇与萧令王仆射书为袁彖求谥

袁侍中体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结於衡闾，忠正表於邦域，怀抱七经，该综百氏，清文丽目，几义穷神。言非义而不发，容导礼而後动。居贫无闷，事等安期；处显不惊，道均无叹。兄弟亲从，同居共财，怡怡雍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所不闻。顾与善无征，报施徒语，岱山委岫，昆岳摧峰，四海绅，谁不掩泣？明公德冠时宗，道高物表，若得横议圣时，斟酌今古，采茂实於当年，标芳流於千载，驰徽谥於山道，润贞气於泉门，岂非体国之至公，典谟之盛轨者哉。（《艺文类聚》四十）

◎陶韶

韶，建武初博士。

◇泄哀仪议

名立义生，自古之制，文帝正号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礻覃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极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南齐书·礼志下》，建武二年正月，博士陶韶议。）

◎徐景

景，建武初国子助教。

◇郊坛瓦屋议

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

◎庾弘远

弘远，颍川鄢陵人，宋吏部尚书炳之子，永元中为江州长史。

◇为陈显达与朝贵书

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睿哲自天，超人作圣，属彼宋季，纲纪自顿，应禅从民，遘此基业。世祖武皇帝昭略通远，克纂洪嗣，四关罢险，三河静尘。郁林、海陵，顿孤负荷。明帝英圣，绍建中兴。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横块席，绣积麻筵，淫犯先宫，秽兴闺闼，皇陛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战之门。任非华尚，宠必寒厮。

江仆射兄弟，忠言属荐，正谏繁兴，覆族之诛，於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门之衅，一起於中都。萧、刘二领军，并升御座，共禀遗诏，宗戚之苦，谅不足谈，《渭阳》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历叶忠荣，清简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倾宗之罚已彰。沈仆射年在悬车，将念几杖，欢歌园薮，绝影朝门，忽招陵上之罚，何万古之伤哉。遂使紫台之路，绝绅之俦，缨组之阁。罢、金张之胤，悲哉！蝉冕为贱宠之服。呜呼！皇陛列劫竖之坐。

且天人同怨，乾象变错，往岁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动。昔汉池异色，胥王因之见废；吴郡暂震，步生以为奸亻幸。况事隆於往怪，衅倍於前虐，此而未废，孰不可兴？王仆射、王领军、崔护军，中维简正，逆念剖心。萧卫尉、蔡詹事、沈左卫，各负良家，共伤时险。先朝遗旧，志在名节，同列丹书，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义举。建安殿下秀德冲远，实允神器。昏明之举，往圣流言。今忝役戎驱，亟请乞路。须京尘一静，西迎大驾，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诚言，久怀慷慨，计其劲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节坚明，分见迎合，总勒偏率，殿我而进；萧雍州、房僧寄并已纂迈，旌鼓将及；南兖州司马崔恭祖，壮烈超群，嘉驿屡至，伫听烽谍，共成唇齿；荆郢行事萧、张二贤，莫不案剑饮食风，横戈待节；关畿蕃守之俦，孰非义侣。

我太尉公体道合圣，杖德修文，神武横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纲，是乃从彼英序，还抗社稷。本欲鸣笳细锡，无劳戈刃。但忠党有心，节义难遣。信次之间，森然十万。飞旌咽於九派，列舰迷於三川，此盖捧海浇萤，烈火消冻耳。吾子其择善而从之，无令竹帛空为後人笑也。（《南齐书·陈显达传》，显达举兵，令长史庾弘远、司马徐虎龙与朝贵书。）

◎谢赫

爵里未详。

◇古画品

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沈，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然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广其源，但传出自神仙，莫之闻见也。

◇第一品（五人）

△陆探微（事五代宋明帝，吴人。）

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

△曹不兴（五代吴时，事孙权，吴兴人。）

不兴之迹，殆莫复传，惟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案：《御览》七百五十一《历代名画记》引谢赫云，不兴之迹，代不复见，秘阁内一龙头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在第一品矣。）

△卫协（五代晋时）

古画之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说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

△张墨、荀勖

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二品（三人）

△顾骏之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若包牺始更卦体，史籀初改书法。尝结构层楼，以为画所，风雨炎焕之时，故不操笔，天和气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楼去梯，妻子罕见。画蝉雀，骏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竞矣。

△陆绥

体韵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传世盖少，所谓希见，卷轴故为宝也。

△袁

北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但志守师法，更无新意。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

◇第三品（九人）

△姚昙度

画有逸方，巧变锋出，馗魁神鬼，皆能绝妙。同流真为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虽纤微长短，往往失之，而舆皂之中，莫与为匹。岂真栋梁萧艾，可唐突者哉。

△顾恺之（五代晋时，晋陵无锡人，字长康，小字虎头。）

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

△毛惠远

画体周赡，无适不该，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於定质块然，未尽其善，神鬼及马，泥滞於体，颇有拙也。

△夏瞻

虽气力不足，而精彩有馀。擅名远代，事非虚美。

△戴逵

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及乎子，能继其美。

△江僧宝

斟酌袁陆，亲渐朱蓝，用笔骨梗，甚有师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长也。

△吴柬

体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当年，有声京洛。

△张则

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於综授，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景多触目。谢题徐落云：此二人后不得预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杲

体致不凡，跨迈流俗，时有合作，往往出人，点画之间，动流恢服，传於后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激本性，流液之素，难效其功。

◇第四品（五人）

△蘧道愍、章继伯

并擅寺壁，兼长画扇，人马分数，毫厘不失，别体之妙，亦为入神。

△顾宝先

全法陆家，事事宗禀，方之袁，可谓小巫。

△王微、史道硕（五代晋时。）

并师荀卫，各体善能。然王得其细，史传其真，细而论之，景玄为劣。

◇第五品（三人）

△刘瑛

用意绵密，画体纤细，而笔迹困弱，形制单省，其於所长，妇人为最，但纤细过度，翻更失真。然观察详审，甚得姿态。

△晋明帝（讳绍，元帝长子，师王厉。）

虽略於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

△刘绍祖

善於传写，不闲其思，至於雀鼠，笔迹历落，往往出群。时人为之语，号曰移画。然述而不作，非画所先。

◇第六品（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无适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损益，迹非准的，意足师放。

△丁光

虽擅名蝉雀，而笔迹轻羸，非不精谨，乏於生气。

卷二十六

◎阙名

◇敕

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南史》二十四）

◇奏得季子庙沸井

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简木坚白而字色黄。谨案《瑞应图》：「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孔氏世录》云：「叶精帝道，孔书明巧，当在张陵。」宋均注云：「张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佐封禅。一云陵，仙人也。」（《南齐书·祥瑞志》，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

◇奏请议郊殷礼

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

◇奏祭明堂

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缺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旁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南史书·礼志》上，建元元年七月议郊殷。诏「可，明堂可更详。」有司又奏，诏依旧。）

◇奏请议太子妃丧遇闰

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为有疑不？（《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三年，有司奏。）

◇奏请议嗣位郊祀

寻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别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南齐书·礼志》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又见《通典》四十二。）

◇奏迁应无虞

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南齐书·礼志下》，建元四年，有司又奏。）

◇奏复宕昌王梁弥机等官爵

前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军事、镇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前使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羌王像舒彭，并著勤西垂，宁安边境，可复先官爵。（《南齐书·氐羌传》，永明元年，八座奏。）

◇奏请议日蚀废社

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於社祠无疑不？（《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元年，有司奏。）

◇奏定庙乐歌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祖高皇帝庙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诗，郊应须歌辞。穆皇后庙神室，亦末有歌辞。案傅玄云：「登歌庙异其文，飨神十室同辞。」此议为允。又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後转韵。时有两三韵而转，其例甚寡。张华、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颇数，更伤简节之美。近世王韶之、颜延之并四韵乃转，得赊促之中。颜延之、谢庄作三庙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业详略为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礼殊宗庙，穆后母仪之化，事异经纶。此二歌为一章八句，别奏事御奉行。（《南齐书·乐志》，永明二年，尚书殿中曹奏。）

◇奏杨后起功状

后起勤彰款塞，忠著边城。（《南齐书·氐羌传》，永明二年，八座奏。）

◇奏请议释奠释菜

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正月，有司奏。）

◇奏封杨集始母

集始驱狐翦棘，仰化边服。母以子贵，宜加荣宠。除集始母姜氏为太夫人，假银印。（《南齐书·氐羌传》，永明五年，有司奏。）

◇奏鱼复侯子响宜还本

子响体自圣明，出继宗国。大司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养。陛下弘天伦之爱，臣嶷深犹子之恩。遂乃继体扶疏，世祚垂改，茅蒋蔚，冢嗣莫移，诚欣忄享睦之风，实亏立嫡之教。臣等参议，子响宜还本。（《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永明六年，有司奏。）

◇奏进杨炅位号

杨炅嗣勤西牧，驰款内昭，宜增戎章，用辉遐外。进号前将军。（《南齐书·氐羌传》，永明九年，八座奏。）

◇奏定文惠太子丧服

御服期，朝臣齐衰三月，南郡国臣齐衰期，临汝曲江国臣并不服，六宫不从服。（《南史》四十四。）

◇参议蛮封不应在解例

蛮封应在解例，参议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今宸历改物，旧册匀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须绳总，恩命升赞，有异常品。谓宜存名以训殊俗。（《南齐书·蛮夷传》，太祖即位，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参议以云云。）

◇参议太子妃石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南齐书·礼志下》，建元二年，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

◇参议江学攵子出继

间世立後，礼无其文。荀岂攵无子立孙，坠礼之始。何期又立此论，义无所据。（《南齐书·江学攵传》，初宋明帝敕学攵出继从叔逊，为从祖逊后。於是仆射王俭启，可以学攵小儿继逊为孙，尚书参议云云，於是学攵还本家。）

◇难何佟之社稷位向议

《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通典》作今一郊一社南向，皇帝奠币东西向。）故知坛单无系於阴阳，设位宁拘於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於周，世代未远，高阝上颓基，商丘馀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後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南齐书·礼志》上，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议，以为社北向，稷东向。仪曹称治礼学士议，又见《通典》四十五。）

◇讨始安王郑光符

逆顺之数，皎然有征，干纪乱常，刑兹罔赦。萧遥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缇裙可望，天路何阶。受遇自昔，恩加犹子，礼绝帝体，宠越皇季。旗章东服，穷千乘之尊；隍爽罔，逾百雉之制。及圣后在天，亲受顾托，话言在耳，德音犹存，侮蔑天明，罔畏不义，无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称兵内犯，窃发京畿，自古巨衅，莫斯为甚。今便分命六师，弘宣九伐。皇上当亲御戎轩，弘此庙略。信赏必罚，有如大江。（《南齐书·始安王遥光传》，尚书符遥光。）

◇移虏淮阳太守文

永明十年太岁某，淮阴太守某移淮阳长，大齐乘乾，得一清静。今皇上体圣居震，绩戎昌绪，仁泽之所洒沾，惠风之所偃靡，威武之所腾骧，刑政之所宣畅，浩浩乎其不可涯，固能徼岷禺，关夷海，拓沙渚，道零山，八胤承嗣，九垓礻是福，含齿戴发，其乐只且。所以通欢魏境，静息边民，嗟尔黔氓，共和优忝。而魏主不笃我信誓，侮弱我慈怀，凭陵我南城，寇扰我樊邓。元帅逞枭鸢之心，锐卒畜蜂虿之毒，蝇飞藩棘，蚁附池隍。我聊命偏将，执而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连左衽於郊门，频编首於外阙。有司将加诛焉，天子弗之许也。重谒而请，天子又不许也。更从请所以置之？乃制诏曰：

「昔虞帝钦明，苗山记倒戈之阵；夏君踵武，钧台载不战之兵。今锋镝陵边，彤云入候，加讨而後擒，待征而知服，此乃朕之凉德。彼将何德，徒哀其积习为性，因染遂变，不识天时，用干人事。虽同滨率境，自隔王臣，直曰斯民，独为系虏，父母生乖，妻儿则桑梓悠悠，坟茔万里。情甚悲之。可解网改祝，听归巢穴。岂直邻好足鄙，特以哀矜自中。以时资遣，称朕意焉。」已遵明诏，部送所虏若干人，即日在界，宜速近护，时施故堡，使幽荒之外，知皇王之德音。故移。（《文苑英华》六百五十）

◇鼎铭

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云云。）

◇玺文

坤维圣帝永昌。

◎外国

◎百济王

牟大，牟都孙，宋末袭位。

◇乞听除所假姐瑾等封爵表

（上缺）报功劳勤，实存名烈，假行宁朔将军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效，攘除国难，志勇果毅，等威名将，可谓城，固蕃社稷，论功料勤，宜在甄显。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宁朔将军、面中王姐瑾，历赞时务，武功并列，今假行冠军将军、都将军、都汉王。建威将军八中侯馀古，弱冠辅佐，忠效夙著，今假行宁朔将军、阿错王。建威将军馀历，忠款有素，文武烈显，今假行龙骧将军、迈卢王。广武将军馀固，忠效时务，光宣国政，今假行建威将军、弗斯侯。（《南齐书·东夷传》）

◇又表

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参军臣会迈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寻其至效，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且玄泽灵休，万里所企，况亲趾天庭，乃不蒙赖。伏愿天监特愍除正。达边效夙著，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务不废，今假行建威将军、广陵太守。迈执志周密，屡致勤效，今假行广武将军、清河太守。（《南齐书·东夷传》）

◇乞德除所假沙法名等封爵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刂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犁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今邦宇谧静，实名等之略，寻其功勋，宜在褒显。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赞首流为行安国将军、辟中王，解礼昆为行武威将军、弗中侯，木干那前有军功，又拔台舫，为行广威将军、面中侯，伏愿天恩特愍听除。（《南齐书·东夷传》，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

◇又表

臣所遣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兼长史臣慕遣，行建武将军、城阳太守兼司马臣王茂，兼参军、行振武将军、朝鲜太守臣张塞，行扬武将军陈明，在官忘私，惟公是务，见危授命，蹈难弗顾。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南齐书·东夷传》）

◇邢墓罗回

邢基罗回，芮芮国相。

◇奉表

夫四象禀政，二仪改度，而万物生焉。斯盖亏盈迭袭，历数自然也。昔晋室将终，楚桓窃命，实赖宋武匡济之功，故能扶衰定倾，休否以泰。祚流九叶，而国嗣不继。今皇天降祸於上，宋室猜乱於下。臣虽荒远，粗窥图书，数难以来，星文改度，房心受变，虚危纳祉，宋灭齐昌，此其验也。水运遘屯，木德应运，子年垂刘穆之记，昏岭有不衽之山。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锺萧氏，代宋者齐。会有使力法度及（阙）此国使反，采访圣德，弥验天纵之姿。故能挟隆皇祚，光权定之业，翼亮天功，济悖主之难。树勋京师，威振海外。仗义之功，侔踪汤武。冥绩既著，宝命因归，受终之历，归於有道。况夫帝无常族，有德必昌，时来之数，惟灵是与。陛下承乾启之机，因乘龙之运，计应符革祚，久已践极，荒裔倾戴，莫不引领。设未龙飞，不宜冲挹，上违天人之心，下乘黎庶之望。

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於并、代，鸣和铃於秦、赵，埽殄凶丑，枭翦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馀归仰，岂不盛哉！（《南齐书·芮芮虏传》，宋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芮，建元二年、三年，芮芮频遣使上书。）

◎扶南王

王姓侨陈如，名耶跋摩，宋末袭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

扶南国王臣侨陈如耶跋摩叩头启曰：「天化抚育，感动灵，四气调适。伏愿圣主尊体起居康豫，皇太子万福，六宫清休，诸王妃主内外朝臣普同和睦，邻境士庶万国归心，五谷丰熟，灾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稳。臣及人民，国土丰乐，四气调和，道俗济济，并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

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於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具陈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伏。如听其所说，则化邻诸天，非可为喻。臣闻之，下情踊悦，若暂奉见尊足，仰慕慈恩，泽流小国，天垂所感，率土之民，并得皆蒙恩。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微献，呈臣等赤心，并别陈下情。但所献轻陋，愧惧唯深。伏愿天慈曲照，鉴其丹款，赐不垂责。

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逃走，别在馀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永不恭从，违恩负义，叛主之愆，天不容载。伏寻林邑昔为檀和之所破，久已归化。天威所被，四海弥伏，而今鸠酬罗守执奴凶，自专很强。且林邑扶南邻界相接，亲又是臣奴，犹尚逆去，朝廷遥远，岂复遵奉。此国属陛下，故谨具上启。伏闻林邑顷年表献简绝，便欲永隔朝廷，岂有师子坐而安大鼠。伏愿遣军将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翦扑，使边海诸国，一时归伏。陛下若欲立馀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伐林邑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伐恶从善。平荡之日，上表献金吾婆罗。今轻此使送臣丹诚，表所陈启，不尽下情。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留璃苏钅立二口，毒瑁槟榔半一枚。（《南齐书・南夷扶南传》，永明二年，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

◎释氏

◎那伽仙

那伽仙，天竺道人，永明二年，为扶南国上表奉贡。

◇上书

吉祥利世间，感摄於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缘明。仙山名摩耽，吉树敷嘉荣。摩醯首罗天，依此降尊灵。国土悉蒙，人民皆安宁。由斯恩被故。是以臣归情。菩萨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历生积功业，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数，财命舍无遗。生死不为厌，六道化有缘。具修於十地，遗果度人天。功业既已定，行满登正觉。万善智圆备，惠日照尘俗。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感缘应，随机授法药。佛化遍十方，无不蒙济擢。皇帝圣弘道，兴隆於三宝。垂心览万机，威恩振八表。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亦如释提洹，众天中最超。陛下临万民，四海共归心。圣慈流无疆，被臣小国深。（《南齐书·扶南传》，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於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书云云。）

◎释玄申

玄申姓赵，河西金城人，凉州出家，宋元嘉中达扬州，齐永明初终於京师。

◇致傅琰书

贫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积，厌毒人喧，所以远托岷界，卜居斯阜。在广阳之东，去城千步。逶迤长亘，连垒叠岭，岭开四涧，亘列五峰，抱郭怀邑，回望三方，负峦背岳，远瞩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创功覆篑，前冬至此，访承尔日正是陛下龙飞之辰。盖闻道配太极者，嘉瑞自显；德同二仪者，神应必彰。所以河洛丙有周之兆，灵石表大晋之征。伏谓兹山之符验，岂非齐帝之灵应邪？檀越奉国情深，至使运属时征，不能忘心，岂能遗事。辄疏《山赞》一篇，以露愚抱。赞曰：

峨峨齐山，诞自幽冥，潜瑞几昔，帝号乃明。岑戴圣字，兆祚休名，峦根云坦，峰岳霞平。规岩拟刹，度岭缔经，创工之日，龙飞紫庭。道侔二仪，四海均清，终天之祚，岳德表灵。（《释藏》驱二，《高僧传》八，又尹八。）

◇诃梨跋摩传

诃梨跋摩者，宋称师子铠，佛泥洹后九百年出在中天竺，婆罗门子也。若人之生也。固亦命世而诞。幼则神期秀拔，长则思周变通。至若世典围陀，并是阴阳奇术；提舍高论，又亦外诰情辨。皆经耳而究其幽，遇心而尽其妙，直以世训承习，弗为心要也。遇见梵志，导以真轨，遂抽簪革服，为萨婆多部达摩沙明究摩罗陀弟子。其师既器而非凡，即训以名典迦旃延所造《大阿毗昙》，乃有数千偈。而授之曰：「此论盖是众经之统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专精寻究，则悟道不远。」於是跋摩敬承钻习，功不逾月，皆精其文义，乃慨然而叹曰：「吾闻佛旨虚寂，非名相所议，神澄妙绝，罕常情攸测。故为先达之所遵崇，我亦注心归仰。如今之所禀，唯见浮繁妨情，支离害志，纷纭名相，竟无妙异。若以为先圣应期适时之渐，斯则教之流，非化之源矣。」遂乃数载之中，穷三藏之旨，考九流之源，方知五部创流荡之基，迦旃启偏竞之始，纷纶遗踪，谋方百辙，由使归宗者昧其繁文，寻教者惑其殊轨。夫源同末异，乃将衰之征。然颓纲不振，亦弘道者之忧也。遂抗言五异，辩正众师，务遵洪范，当而不让。至乃敏捷锋起，苞笼群达，辩若悬河，清对无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时众师雷动，相视阙如。后以他日集而议曰：「此子恃明，凌轹旧德，据言有本，未易可倾，迈年值此，运也如何。」或有论者曰：「岂唯此子才明过人，抑亦吾等经论易穷耳，意谓学无自足，暗则谘明，明昧之分，已自可知，何为苟守偏识，不师广见邪？」诸耆德曰：「相与诚复慕明情深，而忝世宗仰，於兹久矣。当不能忽废旧业，问道少年明矣。何者？夫根同叶散，像数自然，五部之异，有自来矣。但常敦其素业，祗而行之。既生属千载之末，孰能远轨正法之初哉！且跋摩抽簪之始，受道吾党，中参异学，已自离群。夫师祖不同，所以五部不杂，点异之制，盖先师旧典，幸可述其独见之明，以免雷同之众」。

跋摩既宏才放达，广心远度，虽众诮交喧，傲然容豫，深体忘怀，明游常趣，神用闲邃，择木改步。时有僧部僧住巴连弗邑，并遵奉大乘，云是五部之本，久闻跋摩才超群彦，为众师所忌，相与慨然，要以同止。遂乃研心方等，锐意九部，采访微言，搜简幽旨。於是博弘百家众流之谈，以检经奥通塞之辩，澄汰五部，商略异端，考核迦旃延，斥其偏谬，除繁弃末，慕存归本，造《迷明论》，厥号《成实》，崇附三藏，准列四真，大明荃极，为二百二品。志在会宗，先隆遗轨，庶废乖竞，共遵通济。斯论既宣，渊懿向萃，旬日之间，倾震摩竭。

於时天竺有外道论师，云是优楼亻去弟子，明鉴纵达，每述讥正之辩，历国命训，莫能制者。闻华氏王崇敬三宝，将阻其信情，又欲振名殊方，遂杖策恒南，直至摩竭。王闻不悦，即宣募境内，有能辩屈之者，当奉为国师。阖境豪彦，皆惮其高名，咸曰：「才非跋摩，孰堪斯举。」王闻甚悦，即敕奉迎。跋摩既至，王便请升论堂，令与外道决其两正。於时外道志气干云，乃傲然而咏曰：「吾大宗楼迦伟籍世师。繁文则六谛同贯，简旨则知异於神。神为知王，唯断为宗，敢有抗者，斩首谢焉。」跋摩既宏才邈世，睹之杪然，神期凌霄，容无改颜。乃慨然对曰：「异哉子之谈也。子所以跨游殊方，将欲崇其神而长其知也。又以断为宗，而自诬其旨。子无知乎？神可亡乎？神既非知，为神知，知知神乎？若神知知，知神者谁？知若知神，知亦神乎？」外道乃退自疑曰：「理必若断，我无知矣。知若知神，神非宗矣。」於是沈惟谢屈，心形俱伏。王及臣民，庆快非恒，即与率土，奉为国师。王乃谴其旧众。昔忌名贤，本众相视，怀愧阙然，咸共追逊，固请旧居。王又曰：「夫制邪归正，其德宏矣。但弘教之贤，业尚殊背，乖迕遗荃，浊乱像轨，请以检一，令谬昧钦明。」王即宣告，号为像教大宗。由使八方论士，渊异之徒，感思旧决，明契而萃。

跋摩以绝伦之才，超群之辩，每欲师圣附经，藉同黜异，遂博举三藏开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途，大壮五部乖竞之路，难其所执，释其所难，明辩恢廓，苞罗众说，理乱叩机，神王若无。於是群方名杰，莫能异见，咸废殊谋，受道真轨。淳化以之而隆，邪霭以之再骞。非夫神契实津，道参冲旨，孰能荡定群异，令废我求通者哉。所以粗述始末，垂诸好事云尔。（《释藏》百一。）

◎释智林

智林，高昌人，宋泰始初入京，住灵基寺，齐永明末还本国，卒。

◇致周书

近闻檀越叙二缔之新意，陈三宗之取舍，声殊恒律，虽进物不速，如贫道鄙怀，谓天下之理，唯此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劝，速著纸笔。比见往来者，闻作论已成，随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异当时，干犯学众，制论虽成，定不必出，闻之矍然，不觉悲悲。

此义旨趣似非初开，妙音中绝六十七载。理高常韵，莫有能传。贫道年二十时，便参得此义，常谓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窃每欢喜，无与共之。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胜乃旧有此义，当法集盛时，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既犯越常情，后进听受，便自甚寡，传过江东，略无其人。贫道捉麈尾已来，四十馀年，东西讲说，谬重一时，其馀义统，颇见宗录，唯有此途白黑无一人得者。贫道积年，乃为之发病。既衰癃未愈，加复旦夕西旋，顾唯此道，从今永绝不言。

檀越天机发绪，独创方寸，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实无以况。建明斯义，使法灯有种，始是真实行道第一功德。虽复国城妻子，施佛及僧，其为福利，无以相过。既幸已诠述，想便宜广宣，使赏音者见也。论明法理，当仁不让，岂得顾惜众心，以失奇趣邪？若此论已成，遂复中寝，恐檀越方来，或以此为巨障，往之恳也，然非戏论矣。想便写一本为惠。贫道赍以还西，使处处弘通也。比小可牵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高僧传》八，《南齐书·周传》，《广弘明集》二十四，《南史》三十四）

◎释道盛

道盛俗姓朱，沛国人，宋明帝时入京，住天保寺，为僧纲领，终於齐。

◇上萧骠骑启论检试僧事（升明元年，丹阳尹沈文季建议责僧属籍，欲行沙汰，道盛启。）

天保寺释道盛启，昔者仲尼养徒三千，学天文者则戴圆冠学地理者，则履方屦。楚庄周诣哀公曰：「盖闻此国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请试之。」哀公即宣令国内知天文者戴圆冠，知地理者著方屦，来诣门。惟有孔丘一人到，问无不对，故知馀者皆为窃服矣。释迦兴世，说四谛六度，制戒威仪，舍利佛等皆得罗汉，故知大法非为无宗。但自尔已来，人根转钝，去道悬远，习惑缠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能隔意，则合律科，不尔，皆是窃服者。伏愿陛下圣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圣人之道。昔郑子产称曰大贤，尚不能收失，为申徒嘉所讥，况今未法比丘，宁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恶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国有典刑，愿敕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乱圣听。盛虽老病，远慕谤木，敢以陈闻，伏纸流汗。谨启。（《宏明集》十二。）

◎释弘充

弘充，凉州人，大明末过江，为湘宫寺纲领，终于齐。

◇新出首楞严经序

《首楞严》三昧者，盖神通之龙津，圣德之渊府也。妙物希微，非器像所表；幽玄冥湛，岂情言所议？冠九位以虚升，果万行而圆就，量种智以穷贤，绝殆庶而静统。用能灵台十地，扃法云，罔象环中，神图自外。然心虽澄一，应无不周，定必凝泊，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则三达同寂，论善救则六度弥纶，辩威效则强魔慑沦，语众变则百亿星繁。至乃征号龙上，晦迹尘光，像告诸乘，有尽无灭，斯皆参定之冥功，成能之显事，权济之枢纲，勇伏之宏要矣。罗什法师弱龄言道，思通法门，昔纡步关右，译出此经。自云布已来，竞辰而衍。中兴启运，世道载昌，宣传之盛，日月弥懋。太宰江夏王，该综群籍，讨论渊敏，每览兹卷，特深远情。充以管昧，尝厕玄肆，预遭先匠，启训音轨，参听儒纬，仿佛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岁次奄茂，於法言精舍略为注解，庶勉不习之传，敢慕我闻之义。如必纰谬，以俟君子。（《释藏迹》七）

◎释慧琳

慧琳，未详。（案：宋元嘉中有释慧林姓刘，徙交州卒。此诔云建武四年，别是一人也。《广弘明集》云，南齐释慧琳。）

◇新安寺释玄运法师诔（并序）

维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门玄运右卧不兴，神去危城。呜呼哀哉！法师本谯邦右族，寓于敦煌。幼禀端明仁和之性，长树宏懿冲闲之德，真粹天挺，夙鉴道胜，乃遗摈俗缠，超出尘碍，濯景玄津，栖习法道。率由仪律之绝，精学体微之妙，潜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施，无得而称者，日夜而茂焉。敷说架乎当时，理思冠乎中世。钻仰之徒，自远而来，虚至实归，遍於辙迹。帝后储贰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师，瞻猷结敬。而宏量邃奥，不以贵贱舛其顾眄；夷整渊深，不以寒暑品其怀抱。所以总综象末，崇振溃流者，法师其人矣。启训之缘有限，负手之歌会终。风火告征，愈恬明於危识；灵圣灭现，屡恭悦於告渐。春秋六十九，呜呼哀哉。外禀哽识，内谘恸魂，慕题往迹，行实浮言。乃作诔曰：

世滞悠旷，苦海遐长，欲善修掩，爱网宏张。法灯不曜，慧日霾光，朽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燔仆，炎火浮扬。二仪构毁，算其有岁，三转廓辽，空劫谁计？从冥讵晓，沦川莫济，接踵既疏，实资命世。日诞明哲，降灵自缘，涵徽蕴器，有表孩年。神机幼彻，凝鉴早宣，犹玉初莹，若珠启泉。疵厌尘浊，超悟玄微，诀舍愚缚，澄翦情违。龆年植节，岁从师，承规检敬，肃范仪威。秉躬淳洁，淑慎心行，学辨秘源，问穷理。前隐用昭，往疑斯镜，匠佚工倍，思高业盛。爰自中岁，绰奥宏广，轮演法空，云涤日朗。乘衢若夷，拥门似敞，悠悠品类，式是宗仰。右河振闻，左江标秀，声因德宣，称缘道富。提奖询求，悦怿研授，仁厚犹地，志高如岫。辍餐赴兼，舍纩矜寒，蓄无停日，财以施殚。宁贱傲色，匪贵愉颜，湛兹懿庆，均彼藉兰。教之所洽，晦识斯明，智之所诱，务以心成。接昏茂货，抚迷谅情，凭微请要，莫不咸亨。险路恒远，开引有极，生灭相挥，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云变岂停，将运净域。呜呼哀哉！体深病苦，虑达四疾，针石医巫，分剂贬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舍界勤，誓拯群物。呜呼哀哉！合既终离，假会应谢，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谈人勖善，瞻天俨驾，即彼绀宫，去此尘舍。呜呼哀哉！绝微言於永没，毁舟航於遐乙，挨崇台之严华，芜峻堂之雕丽。舍形有其若遗，迁情灵其何界？资训仰兮眷徒，空血泪兮感逝。呜呼哀哉！（《广弘明集》二十三。）

◎竺法真

法真住湘宫寺。（见《梁高僧传》八，附《僧宗传》）

◇登罗浮山疏

又有筋竹，色似黄金。（《齐民要术》十。）

越王鸟，状似鸢，口句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器，珍於文螺。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唼百草，不饵虫鱼，唯啖木叶，粪似薰陆香。山人遇之，既以为香，又治杂疮。（《御览》九百二十八。）

五距鸟，足有重距，其音先顾。或谓之先顾鸟，似孔雀，背连钱文。（同上。）

荔枝，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细核者，谓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御览》九百七十一。）

罗浮山有沙棠，华黄赤实，味甘如李。（《御览》九百七十二。）

越王捣薰陆香。（《御览》九百八十一。）

旃檀，出外国。元嘉末，曾有人於山见一大树，圆荫数亩，三丈馀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御览》九百八十二。）

沈香，叶似冬青，树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朽烂，内乃香。山虽有此树，而非香所出。新会高凉土人，斫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沈香，出北景县。树极高大，土人伐之累年，须外皮消尽，乃割心得香。（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僧岩

僧岩俗姓赵，北海人，州举秀才，不就。

◇与青州刺史刘善明书辞举秀才

贫道弱龄出家，早违俗务，游心释风，志乖孔教，虽复道场未即，故亦洙训缅矣。方将委质馁兽，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鸽，情存乘云之驭。宁能垂翼中田，反迹笼樊，舍夫途中之适，婴兹庙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须才，未有叨越分之举，终能保其荣也。今辄奉还板命，愿收过恩，无令曹公重叹，王舟再惭。补秀之召，非所克堪。释僧岩呈。（《宏明集》十一）

◇再与刘刺史书

纡辱还诲，优旨仍降，征庄援释，理据皎然，徒欲仗义辩情，末由也已，虽高象出众，微言入神，鄙怀所执，犹或可晓。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审者明，忘分昧进，良所未安。昔成直应命，终获减名之惭；遵祖聘能，卒招扬鹄之耻。若遗我欲效彼，追踪王吕，恐曝鳃龙津，点额众矣。盗所盗器，与盗同罪，举失其才，亦宾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礼云非指王帛，孝乎岂止保肤。故割肌无讥於前代，断发有加於曩晨。斯盖斩手全躯，所全者大，夫何怪者。愿贷愚执，赐遂陋襟。释僧岩呈。（《宏明集》十一）

◇三与刘刺史书

比日之事，为可聊作一乐，不谓恩旨绸缪，芳音骤届，劳诲之厚，一至於斯。伏读未周，惭污交集。然鄙志区区，已备前款，且岩之壮也，犹后於人，今既老矣，岂能有为？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务，此自苍灵特授，假手天功，协佐龙飞之英，翼赞革命之主。今欲以东亩之农夫，西园之杼叟，侧景前光，参踪古烈，无异策驽足以均骅骝，系泽雉以双鸾鹤，斯之不伦，宁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抚节，公孙豫报智伯，漆身靡悔，今日过赏，德粹两贤，正恨年逼崦嵫，命急汜，吞炭倒戈，永与愿隔。临纸恻怆，罔识所陈，幸收过眷，不复翻覆。释僧岩呈。（《宏明集》十一。）

◎释玄光

玄光，俗姓时代未详。（案：论中引陆修静事，修静南齐人，《宏明集》此论编在梁刘勰之前。）

◇辩惑论（并序）

夫大遐邈，万化无际，尘游梦境，染惑声华，缘想增霭，奚识明政，由淳风漓薄，使众魔纷竞矣，若矫诈谋荣，必行五逆，威强导蒙，必施六极，虫气霾满，致患非一，念东吴遭水仙之厄，西夷载鬼卒之名，闽薮留种民之秽，汉叶惑思子之歌，忠贤抚叹，民治陵歇，揽地沙草，宁数其罪，涓流未学，莫知宗本，世教讹辞，诡蔽三宝，老鬼民等，咏差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烬，河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渣糁，沦氵胥险难，余甚悼焉，聊诠往迹，庶镜未然，照迷童於互乡，显妙趣於尘外，休风冥被，彼我情判，岂是言声，所能摅写。

◇禁经上价一逆

夫言籍云舒，贵空有之美，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仑菩萨，慈悲等照，震电光於炎途，弭魔贼於险泽，泛灵舟於信风，接浮生於苦海，闻道诸经，制杂凡意，教迹邪险，是故不传》，怪哉道化，空被禁锢，观今学者，不顾严科，但得金帛，便与其经，贫者造之，至死不睹，贪利无慈，逆莫过此，又其方术，秽浊不清，乃扣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马屎为灵薪，老鼠为芝叶，赍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汉武，不获轻身，使徐福公孙，远冥云波，祈候通仙，影响无陈。夫闲心祛欲，则事与道邻，岂假骤涉之劳，咽唾嗑齿者乎。

◇妄称真道二逆

夫质懋霞者，言神丹之功，开明净智者，必荡花之气，虽保此为真，而未能无终，况复张陵妄称天师，既侮慢人鬼，即身受报，汉兴平未，为蟒蛇所翕，子衡奔寻无处，畏负清议之报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鹄足，置石崖顶，谋事办毕，克期发之，到建安元年，遗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蚁集阈外，云台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闻圣驾玄都，臣等长辞荫接，尸尘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久之乃出，诡称曰，吾旋驾辰华，尔各还所治，净心持行，存师念道，衡便密抽游，鹤直冲虚空，民獠愚戆，佥言登仙，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气释罪三逆

夫灭清去欲，则道心明真，群斯班姓，妄造黄书，咒癞无端，以伏轻诮，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戏龙虎，作如此之势，用消灾形祸，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汉时仪君，行此为道，觥魅乱俗，被斥敦煌，後至孙恩，佚荡滋甚，士女溷漫，不异禽兽。夫色尘易染，爱结难消，况交气丹田，延命仙穴，肆兵过玉门之禁，变态穷龙虎之势，和无忠贞之节，死有青庭之苦，诚愿明天，检镜斯辈，物我端清，莫负冥诏。

◇侠道作乱四逆

夫冥宗难晓，声华易惑，缘累重渊岳，德轻风露，如黄巾等，鸢望汉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诛，次有子鲁，复称鬼道，神不佐，为野麋所突，末後孙恩，复称紫道，不以民贱之轻，欲图帝贵之重，作云响於幽窦，发妄想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杀老稚，破国坏民，岂非凶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龙飞千里，虎步三江，掩扑群妖，不劳浃辰，含识怀欢，草木春光。

◇章书代德五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至化馀尘，不可诬蔽，诠谥灵魄，务依明德，道无真体，妄逐妖空，辄言东行，醉酒没故，如此顽瞢，宁非陋僻，又迁达七祖，文意浅薄，乞免担沙石，长作道鬼。夫圣智穷微，有念斯照，何烦祭酒，横费纸墨，若必须辞诉。然後判者，始知道君无玄鉴之能，天曹无天眼之照，三官疲於谨案：伺吏劳於讨捕，闻其奏章，本拟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达，不达太上，则生民枉死，呜呼哀哉，实为五逆。

◇畏鬼带符妖法之极一

夫真心履顺者，妖忤革其气。是以至圣高贤，无情於万化，故能洞游金石，卧宿烟霞，此纯诚感通，岂佩带使然哉，其经辞致夸慢鬼毙云：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则停晖，拟鬼千里血，若受黄书亦章，言即是灵仙，良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团厕，愚痴颠倒，岂识仪节，闻其著符。昔时军标，张角黄符，子鲁戴绛，卢悚紫标，孙恩孤虚，并矫惑王师，终灭人鬼。

◇制民课轮欺巧之极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师，後生邪浊，复立米民，世人厌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途炭斋者，事起张鲁，氐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展泥中，黄卤泥面，ㄴ头悬抑，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至义熙初，有王公，其次贪宝惮苦，窃省打拍，吴陆修静，甚知源僻，犹泥探额，悬縻而已，痴僻之极，幸勿言道。

◇解厨纂门不仁之极三

夫开阐大施，与物通美，左道馀气，乃纂门解厨，矜身与食，怀咙班之熊。昔张子鲁汉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诸鬼卒，酣进过常，遂致逸，丑声遐布，远达岷方，刘璋教曰。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鲁闻之，愤耻意深，罚其埽路，世传》道士，後会举标，以防斯难，制厨令，酒限三升，汉末已来，谓为制酒，至王灵期，削除目，先王道民，并具赈锡，虽有五利之贵，更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虚妄之极四

夫质危为蒂，命薄春冰，业风吹荡，蓬回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缘命，孙子记为行尸，迷徒湫学，不识大方，至有疾病衰祸，妄甚妖祟之原，渊鬼鹤以为灾，渡危厄於遐川，詹钓星於悬溜，雪丹章於华山，乃蹙颦眉貌，溪诟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归，逝者故然，空丧辞货，斯实祭规巾糈之利，蚕食百姓，公私并损，致使火宅惊於至圣，归歌动於人思矣。

◇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五

夫天属化始，乃识照为原，弃舍身命，草木非数。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尘，沧川氵漫，皆是我泪血，以此而观，谁非亲友。或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夫人鬼虽别，生灭固同，恩爱之情，时复影响，群邪无状，不识逆顺，召食鬼吏兵，奏章断之，割截幽灵，单心谁照，幸愿未来，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辍食之思，冰河静灾念之声。

◇轻作寒暑凶佞之极六

夫渊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尘界众生，率无慈爱，凶邪佞，符章竞作，悬门贴户，以诳愚俗，高贤有识，末之安也。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制赤章，用持杀人，趣悦世情，不计殃罪，阴谋怀嫉，经有旧准，死入铁钳火狱，生出鸱贝《疒音》痖，精骸昏朽，沦离永劫，谁知斯乎，老鬼民辈，道相不然，事之宜质。夫谏刺虽苦，智者甘闻，故略致言，幸试三思，能拂迹改图，即与大化同风矣，良其不革，请俟明德，备照声曲，以晓长夜，岂是今日弱辞所陈哉。（弘明集八）

◎阙名

◇百句譬喻经记

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师集行大乘，为新学者撰说此经。（《释藏迹》九）

◇善见律毗婆沙记

齐永明十年岁次实沈三月十日，禅林比丘尼净秀闻僧伽跋陀罗法师於广州共僧法师译出梵本《善见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师未有，渴仰欲见，僧伽跋陀罗其年五月还南，凭上写来，以十一年岁次大梁四月十日得律还都，顶礼执读，敬写流布，仰惟世尊泥洹已来年载，至七月十五日受岁竟，於众前谨下一点，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觉流泪。（释藏百一）

◎仙道

◎孟景翼

景翼，吴兴人，为道士。

◇正一论

《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执，之执执大象，但物有八万四千行，说有八万四千法，法乃至於无数，行亦达於无央，等级随缘，须导归一，归一曰回向，向正即无邪，邪观既遗，亿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於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亿善篇修，修篇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终不能尽，岂可思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顾欢传》，《南史·顾欢传》。）
全梁文
卷一
萧衍（武帝一）
卷二
武帝（二）
卷三
武帝（三）
卷四
武帝（四）
卷五
武帝（五）
卷六
武帝（六）
卷七
武帝（七）
卷八
萧纲（简文帝一）
卷九
简文帝（二）
卷十
简文帝（三）
卷十一
简文帝（四）
卷十二
简文帝（五）
卷十三
简文帝（六）
卷十四
简文帝（七）
卷十五
萧绎（元帝一）
卷十六
元帝（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七
元帝（三）
卷十八
元帝（四）
萧方智（敬帝）
卷十九
萧统（一）
卷二十
萧统（二）
卷二十一
萧统（三）
卷二十二
临川王宏
临贺王正德
安成王秀
萧欣
南平王伟
平王恪
萧映
长沙王渊业
衡阳王元简
萧昂
萧昱
邵陵王纶
萧圆照
萧方等
卷二十三
萧子范
萧子显
萧子云
卷二十四
萧子晖
萧眕素
萧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琛
萧靡
萧和
萧绮
卷二十五
沈约（一）
卷二十六
沈约（二）
卷二十七
沈约（三）
卷二十八
沈约（四）
卷二十九
沈约（五）
卷三十
沈约（六）
卷三十一
沈约（七）
卷三十二
沈约（八）
卷三十三
江淹（一）
卷三十四
江淹（二）
卷三十五
江淹（三）
卷三十六
江淹（四）
卷三十七
江淹（五）
卷三十八
江淹（六）
卷三十九
江淹（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十
孙谦
沈麟士
顾宪之
夏侯详
伏曼容
伏恒
伏挺
乐蔼
何点
何胤
何炯
何敬容
曹景宗
刘思效
范述曾
卷四十一
任昉（一）
卷四十二
任昉（二）
卷四十三
任昉（三）
卷四十四
任昉（四）
卷四十五
谢朏
谢举
韦睿
范岫
王茂
王莹
谢几卿
范缜
范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孝才
范筠
卷四十六
陶弘景（一）
卷四十七
陶弘景（二）
卷四十八
王志
王揖
王泰
王缉
王珍国
王柬
王彬王缄
严植之
贺瑒
贺琛
阮研
袁昂
卷四十九
何佟之
卷五十
徐勉
徐怦
徐摛
江革
江贶
卷五十一
王僧孺（一）
卷五十二
王僧孺（二）
王僧恕
王僧崇
卷五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倕
陆云公
陆杲
陆煦
裴子野
卷五十四
张充
张率
殷芸
殷钧
高爽
庾昙隆
王屮
曹思文
卷五十五
锺屿
锺嵘
卷五十六
刘之遴
丘迟
裴邃
裴之横
丘仲孚
马元和
蔡僔
卷五十七
刘峻
刘歊
卷五十八
周兴嗣
司马筠
柳恽
许懋
谢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玮
明山宾
周舍
司马筠
卷五十九
柳忄登
谢绰
庾咏
王琳
王锡
王希聃
张缅
陆琏
沈宏
颜缮
孙挹
刘洽
王仲欣
沈绲
张翻
郭祖深
何亻间
何逊
徐绲
王靖
卷六十
吴均
刘勰
刘孝绰
卷六十一
刘潜
刘孝威
卷六十二
陈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昕
朱异
到洽
刘昭
卷六十三
刘缓
祖恒
朱史
虞履
虞僧虬
虞爵
陈宣懋
傅岐
王僧辩
元树
元法僧
卷六十四
张缵
张绾
卷六十五
王筠
王述
皇侃
卷六十六
庾肩吾
阮孝绪
卷六十七
任孝恭
谢郁
黄士龙
大士傅弘
王曼颖
沈绩
褚氵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士标
庾元威
王琛
王彭
卷六十八
後梁宣帝
明帝
後主
甄玄成
沈重
尹德毅
王琳
列女
刘令娴
卷六十九
阙名
卷七十
侯景臣王伟
外国
盘盘国王
丹丹国王
于ヌ利国王毗邪跋摩
狼牙修国王婆伽达多
婆利国王
中天竺国曹多
师子国王伽叶伽罗诃梨邪
卷七十一
释氏
释宝志
卷七十二
释氏（二）
释僧（一）
释僧（二）
卷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氏（三）
释慧皎
卷七十四
释氏（四）
释明彻
释宝唱
释法云
释智藏
释僧顺
释僧果
释智恺
释昙斐
卷一
◎萧衍（武帝一）

帝姓萧讳衍字叔达，小名练南，兰陵武进中都里人，齐高帝族孙，永明初为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历卫将军王俭东卜祭酒，随王镇西谘议参军，隆昌初为宁朔将军，镇寿春，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即位，封建阳男，历右军晋安王司马进陵太守，入为博士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镇石头，寻拜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永元末进征东将军，和帝即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假黄钺，进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梁公，加九锡，位相国，进封梁王，以中兴二年四月受禅，改元七：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在位四十八年，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有《周易讲疏》三十五卷，《尚书大义》二十卷，又十一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礼记大义》十卷、《锺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讲疏》六卷，《兵书钞》一卷，《兵书要钞》一卷，《金策》三十卷，《围棋品》一卷，《棋法》一卷，《集》三十二卷，《诗赋集》二十卷，《净业赋》三卷，《杂文集》九卷，《别集目录》二卷。

◇孝思赋（并序）

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年未髫龀，内失所恃，馀喘《立令》《立屏》，奶媪相长，齿过弱冠，外失所怙，限职荆蛮，致阙晨昏，江途辽，家无指信，仿佛行路，先君体有不安，昼则辍食，夜则废寝，方寸烦乱，容身无所，便投刺解职，以遵归路。于时齐隋郡王子隆镇抚陕西，频烦信命，令停一夕，明当早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津送别，心虑迫切，不获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风浪，不遑宁处，途次定陵，船又损坏。于时门宾周仲连为鹊头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屡经危险，仅而获济、及至戾止，已无逮及，五内屠裂，肝心破碎，便欲归身山下，毕志坟陵，长兄哀愍，未说独行。续有北问，狡虏寇边，朝廷以先君遗爱结民，咸思在昔，故旧部曲，犹有数千，武庆宗将领留防彼镇，时便有旨，使寿春，王事靡盐，辞不获免。刺史崔慧景，志怀翻覆，远招逋逃，多聚奸侠，大猾凶丑，莫不云集，至如彭盆韩元孙等，不可称数。倍道电迈，奄至淮淝，凶徒疑骇，相引离散，台军主徐玄庆房伯玉等，欲袭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岁齐明作相，疑论未决，密驰表疏，劝征慧景，折简而召，必不违拒，即重遣还，以安其心，奸渠既出，缘边无虞，旬朔之间，慧景反镇，即便解甲，以归京师，因尔驱驰，不获停息，数锺百六，时会云雷，拨乱反正，遂膺四海，念子路见於孔丘曰，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後，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不可复得。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於锺山下建大爱敬寺，於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不能遗蓼莪之哀，复於宫内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尽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树杂沓，限以国事，亦复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亲奉馈奠，虽复荐珍羞，而无所瞻仰，内心崩溃，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赋云尔。

感四气之变易，见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异命，禀地德而齐荣。察螟於蚊睫，观鹏於北溟。彼含识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礼义别於飞走，言语异於鹦猩。念过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践霜露而凄怆，怀燧谷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鱼而永慕，吾丘感风树而长悲。虽一志而舍生，奉二亲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导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无已。既怀忧以终身，亦衔恤而没齿。当间居以永念，独拊膺而自伤。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纵横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览地义以自咎，惧灭性之乖方。仰太极以长怀，乃告哀於昊苍。冀皇天之有感，何报施之茫茫，晓百碎於魏阙，夜万断於中肠。心与心而相续，思与思而未央。晨孤立而萦结，夕独处而徊徨。气塞哀其似噎，念积心其若狂。至如献岁发晖，春日载阳。木散百华，草列众芳。对乐时而无欢，乃触目而感伤。朱明启节，白日朝临。木低甘果，树接清阴。不娱悦於怀抱，但罔极而缠心。兼葭苍苍，白露为霜。凉气入衣，凄风动裳。心无迫而自切，情不触而独伤。若乃寒冰已结，寒条已折。林飞黄落，山积白雪。旅雁鸣而哀哀，朔风鼓而《风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々。目触事而破碎，心随感而断绝。无一息而缓念，与四时而长切，年挥忽而莫反，时瞬儿其如电。想慈颜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见。痛生育之靡答，顾报复而无片。悲与恨其俱兴，涕杂血其如霰。燕青春而差池，鸿素秋而翱翔。去来候於节物，飞鸣应於阴阳。何在我而不尔，与二气而乖张。常茹酷而轮回，历日夜而不忘。既视丹而成绿，亦见白而为黄。扰性情以翻覆，汩神虑而迷荒。想鸣鹤而魂断，听孤雏而心死。恸终天而无怙，号毕世而靡恃。观休屠之日，岂教义之所及。见甘泉之画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动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罗之作难，乃舍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称首，冠诚勇而无匹。士行己之多方，见石他之有权。身虽死而名扬，乃忠孝而两全。顾丁兰其何人，家河内之野王。时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亲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刘镇就养而不暇，常远汲而力寡。苦节感於幽灵，醴泉生於灶下。顾长沙之临湘，有古初之道始。时父殁而末葬，遇邻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长号，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独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黄雀入帐，隗通横石特起。盛彦之开母目，邢渠之生父齿。览斯事而众多，亦难得而具纪。灵蛇衔珠以酬德，慈鸟反哺以报亲。在虫鸟其尚尔，况三才之令人。治本归於三大，生民穷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不挠。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释藏》策七，《广弘明集》二十九上，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赋体

草回风以照春，木承云以含化。芳竞飞於阳和，花争开於日夜。乐万类之得所，岂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厉精，惭戎车之屡驾。（《艺文类聚》五十六。）

◇净业赋（并序）

少爱山水，有怀丘壑，身羁俗罗，不获遂志，舛独往之行，乖任纵之心，因尔登庸，以从王事，属时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无宁岁，上政昏虐，下竖奸乱，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御刀应敕梅虫儿、茹法珍、俞灵韵、丰勇之、如是等多辈，志公所谓乱戴头者也。志公者，是沙门宝志，形服不定，示见无方，于时群小疑其神异，乃羁之华林外卜，公亦怒而言曰，乱戴头，乱戴头。各执权轴，入出号令，威福自由，生杀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无辜之诛，服色齐同，分头各驱，皆称帝主，人云尊极，用其诡诈，疑乱众心，出入盘游，无忘昏晓，屏除京邑，不脱日夜，属纩者绝气道傍，子不遑哭，临月者行产路侧，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长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国，礼报无报，酷害奄及，至於弟侄，亦罹其祸，遂复遣桓神与杜伯符等六七轻使，以至雍州，就诸军帅，欲见谋害，众心不与，故事无成。後遣刘山阳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见取，壮士ァ虎，器甲精锐，君亲无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横暴，出自群小，畏压溺三不吊，况复奸竖乎。若默然就死，为天下笑。俄而山阳至荆州，为萧颖胄所执，即遣马驿传道至雍州，乃赫然大号，建牙竖旗，四方同心，如响应声，以齐永元二年正月，发自襄阳，义勇如云，舳舻翳汉，竟陵太守曹宗马军主殷昌等，各领骑步，夹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双白鱼跳入前，义等孟津，事符冥应，云动天行，雷震风驰，郢城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胄，望风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归降，独夫既除，苍生苏息，便欲归志园林，任情草泽，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获已，遂膺大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犹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逊让，必复鱼溃，非直身死名辱，亦负累幽显，乃作赋曰：日夜常思惟，循环亦已穷。终之或得离，离之必不终。负临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厉，朽索御六马，方此非譬。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比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後埽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冫青，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於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フ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掷地，数片肉耳，所赖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馀年矣。於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於时久不食鱼肉，亦断房室，以其智非和缓，术无扁华，默然不言，不复诘问，犹令为治。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凡，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馀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已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乃作净业赋云尔。

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过恒发於外尘，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观五色之玄黄，玩七宝之陆离。著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寝兴而不舍，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骏马之带羁。类白日之丽天，乃历年之不亏。观耳识之爱声，亦如飞鸟之归林。既流连於丝竹，亦繁会於五音。经昏明而不绝，历四时而相寻。或乱情而惑虑，或汐舀耳而堙心。至如香气《香孛》起，触鼻发识。婉娩追随，氤氲无极。兰麝夹飞，如鸟二翼。若渴饮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众尘无有。大苦碱酸，莫不甘口。啖食众生，虐及飞走。唯日不足，长夜饮酒。悖乱明行，罔虑幽咎。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扬，巧笑蛾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方紫夺朱，如风靡草。抱惑而生，与之偕老。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沈溺苦海。长夜执固，终不能改。否相随，灾异互起。内怀邪信，外纵淫祀。排虚枉命，跖实横死。妄生神，以招福祉。前轮折轴，後车覆轨。殃国祸家，亡身绝祀。初不内讼，责躬反己。皇天无亲，唯与善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嗔。如玉有润，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兰之生春。淤泥不能污其体，重昏不能覆其真。雾露集而珠流，光风动而生芬。为善多而岁积，明行动而日新。常与德而相随，恒与道而为邻。见净业之爱果，以不杀而为因。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多像，内见众病。既除客尘，又还自性。三途长乖，八难永灭。止善既修，行善无缺。清净一道，无有异辙。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洁其如雪。在欲结其既除，怀忧畏其亦灭。与恩爱而长违，顾生死而永别。览当今之逸少，想後来之英童。怀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圣行其不已，信善积而无穷。永劫扬其美名，万代流於清风。岂伏强而称勇，乃道胜而为雄。（《释藏》策七，《广弘明集》二十九上）

◇围棋赋

围奁象天，方局法地。枰则广羊文犀，子则白瑶玄玉。方目无斜，直道不曲。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於所忽，功坠於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故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艺文类聚》七十四）

◇制旨解释天象

金刚山自近天之南，黑山则近天之北，极准於金刚为偏，而於南北为一心。令上林馆学士虞履及上林馆倪徽仁、刘道等，具其度数，开列於後。（《开元占经》一）

◇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方。郑玄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叶光纪，向北则背赤怒，东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是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

若如郑玄之义，听朔必在明堂，於此则人神混淆，庄敬之道有废。《春秋》云，介居二大国之间。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谓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营域之内，明堂之外，则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听朔之处，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隋书·礼仪志》一）

◇郊庙不宫悬制

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悬。案《周官》，奏黄锺，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奏夷则，歌小吕，舞大，以飨先妣。奏无射，歌夹锺，舞大武，以享先祖。虞书云，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下管兆鼓，合止，笙镛以间。《周礼》则分乐享祀，虞书则止鸣四悬，求之於古，无宫硼悬之文。案所以不宫悬者，事人礼缛，事神礼简。《礼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坛。天子龙兖。而至敬不文。观天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郊特牲云，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乐之义也。王肃初不分析此前数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庙既均其制，二神礼文，复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庙，逐所应须，便即设之，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应施用耳。（《通典》一百四十七）

◇宗庙用迎送乐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云，祭之日，乐与哀半。乐以迎来，哀以送往。《尚书》有《高宗肜日》之文，《诗》著《丝衣》绎宾尸之作，故儒者说，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为绎，肜绎之祭，在乎门傍，名以为礻方，此岂不以神灵不测，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阳，周人求阴，今已绝灌之礼，宜在求阳之义，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尔，主虽安於龛室，神则无所不之，送迎之乐，弥会阴阳不测之理，前儒之义，如似可安，今随人所用。（《通典》一百四十七）

◇安成始兴二王为慈母服制（天监七年）

二王在远，诸子宜摄祭事。（《梁书·司马筠传》）

◇议皇子为慈母服制（天监七年）

《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母亦无服矣。《内则》云，择於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俱阙邪？由是推之，内则所言诸母，是谓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对，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谬，实此之由。经言君子子者，此虽起於大夫，明大夫犹尔，自斯以上，弥应不异，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总言曰贵，则无所不包，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则知慈加之义，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梁书·司马筠传》，又《南史·司马筠传》。）

◇唱断肉经竟制

诸僧道诸小僧辈，看经未遍，互言无断肉语，今日此经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为此三十三日。法云法师讲《涅》断肉事。於时僧正慧超法宠法师难云，若经文究竟断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则同尼乾断皮革，不得著革屣，若开皮革得著革屣者，亦应开食肉。法云法师乃已有通释，而二法师难意未了，於时自仍通云，若是圣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语有所舍，若无麻之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有开皮革义论，有麻处，大慈者乃实应不著，但此事与食肉不得顿同。凡著一革屣，经久不坏，若食啖众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餐咀，数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并断肉。於时诸僧乃无复往复，恐诸小僧执以为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释一日所疑，非关前制。凡啖肉者，是大罪障，经文道，昔与众生经为父母亲属，众僧那不思此，犹忍食啖众生，己不能投身饿虎，割肉贸鹰，云何反更啖他身分？诸僧及领徒众法师，诸尼及领徒众者，各还本寺，宣告诸小僧尼，令知此意。（《广弘明集》二十六）

卷二

◎武帝（二）

◇降省齐世王侯封爵诏（天监元年四月丙寅）

兴运升降，前代旧章。齐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效著艰难者，别有後命，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梁书·武帝纪》中）

◇降封豫章王元琳诏

褒隆往代，义炳彝则。朕当此乐推，思引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齐氏宗国，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传世祀，降新淦县侯，五百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降封王俭为南昌侯诏（初受禅）

庭坚世祀，靡辍於宗周，乐毅锡壤，乃昭於洪汉。齐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兴齐，谟明翊赞，同符在昔。虽子房之蔚为帝师，文若之隆比王佐，无以尚也。朕膺历受图，惟新宝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勋，义兼怀树，可降封南昌县公为侯，食邑千户。（《梁书·太宗王皇后传》）

◇追赠张弘籍诏

亡舅齐镇西参军，素风雅猷，夙肩名辈，降年不永，早世潜辉。朕少离苦辛，情地弥切，虽宅相克成，辂车靡赠，兴言永往，触目恸心，可追赠廷尉卿。（《梁书·太祖张皇后传》。）

◇放还罪口诏（四月丙寅）

大运肇升，嘉庆惟始，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可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梁书·武帝纪》中）

◇放遣宫女诏（四月丁卯）

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後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存，官给廪食。（《梁书·武帝纪》中）

◇分遣内侍省方诏（四月庚午）

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於缉熙，被淳风於遐迩。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监前古，懔若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惭照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轩所届，如朕亲览焉。（《梁书·武帝纪》中）

◇定赎刑条格诏（四月庚午）

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缣以免，施於中代，民悦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风，婴愆入罪，厥途匪一，断弊之书，日缠於听览，钳钛之刑，岁积於牢犴，死者不可复生，生者无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实，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术，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有可以宪章邦国，罔不由之，庶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万物，俗伪日久，禁网弥繁，汉文四百，邈焉已远，虽省事清心，无忘日用，而委衔废策，事未获从，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以时奏闻。（《梁书·武帝纪》中，又略见《南史》六。）

◇置谤木肺石函诏（四月癸酉）

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升中驭索，增其懔然，可於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梁书·武帝纪》中）

◇平议治网诏（四月甲戌）

礼闱文阁，宜率旧章，贵贱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济济洋洋，具瞻斯在。顷因多难，治网弛落，官非积及，荣由幸至，六军尸四品之职，青紫治白簿之劳，振衣朝伍，长揖卿相，趋步广闼，并驱丞郎，遂冠履倒错，圭甑莫辨，静言疚怀，思返流弊。且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夫贾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捶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平议，务尽厥理。（《梁书·武帝纪》中）

◇以兄子伯游为会稽太守诏（四月）

兄子伯游，虽年识未弘，意尚粗可，浙东奥区，宜须抚莅，可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会稽大守。（《梁书·永阳王伯游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追封萧颖胄诏（天监元年）

念功惟德，历代所同，追远怀人，弥与事笃。齐故侍中、丞相、尚书令颖胄，风格峻远，器宇渊邵，清猷盛业，问望斯归。缔构义始，肇基王迹，契阔屯夷，载形心事。朕膺天改命，光宅区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恸。可封巴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本官如故。（《南齐书·萧颖胄传》，又见《梁书·萧颖达传》）。

◇赠谥萧颖胄等诏

齐故侍中丞相尚书令颖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礼，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可悉给，谥曰献武，范僧简赠交州刺史。（《南齐书·萧颖胄传》）

◇与何点手诏（初践阼）

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暂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迩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於高？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绡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後数日望能入也。（《梁书·何点传》）

◇加范述曾礼秩诏（初践阼）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齐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约，宜加礼秩，以厉清操，可太中大夫，赐绢二十匹。（《梁书·范述曾传》）

◇下诏徵何点

前徵士何点，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亲得同时，而不与为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诚望惠然，屈居献替，可徵为侍中。（《梁书·何点传》，案：《何点传》此下有复诏资给何点，《艺文类聚》以为沈约作。）

◇下释保志诏

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沦，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於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高僧传》十。）

◇许风闻奏事诏（闰月壬寅）

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实由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壹拘常式，见失方奏，多容违惰，莫肯执咎，宪网日弛，渐以为俗，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梁书·武帝纪》中）

◇许曹郎奏事诏

自礼闱陵替，历兹永久，郎署备具，无取职事，糠秕文案，贵尚虚闲，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趋墀之名，了无握兰之实，曹郎可依昔奏事。（《隋书》。）

◇赠谥张弘策诏（五月）

亡从舅卫尉，虑发所忽，殒身袄竖。其情理清贞，器识淹济，自藩升朝，契阔夷阻。加外氏凋衰，飨尝屡绝，兴感渭阳，情寄斯在。方赖忠勋，翼宣寡薄，报效无徵，永言增恸，可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愍。（《梁书·张弘策传》）

◇诏任

聊为七夕诗五韵，殊未近咏歌，卿虽讷於言，而辩於才，可即制付使者。（《文选·任彦升奉答敕示七夕诗启》注引《任集》）

◇定梁律诏（八月丁未）

律令不一，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墨有刑，此盖常科，易为条例。至如三男一妻，悬首造狱，事非虑内，法出恒钧，前王之律，後主之令，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於实录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适变者，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景丁俱有，则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释不同，则二家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不，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议，以此为长，则定以为梁律，留尚书比部，悉使备文，若班下州部，止撮机要，可无二门侮法之弊。（《隋书·刑法志》，案：《梁书·武帝纪》中云，诏中书监王莹八人参定律令。）

◇访百寮古乐诏（元年）

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锺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历年永久，将堕於地。（二句从《初学记》补。）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隋书·音乐志》上，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寮，又见《初学记》十五。）

◇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元年）

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即便撰次。（《梁书·徐勉传》）

◇敕诸州月一讯狱诏（二年正月甲寅）

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讯录，求理得情，洪细必尽。末运弛网，斯政又阙，牢犴沉壅，申诉靡从。朕属当期运，君临亿兆，虽复斋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临览。深惧怀冤就鞫，匪唯一方。可申敕诸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梁书·武帝纪》中）

◇赠范云诏（五月）

追远兴悼，常情所笃；况问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霄城侯云，器范贞正，思怀经远，爰初立志，素履有闻。脱巾来仕，清绩仍著，褒务登朝，具瞻惟允。绸缪翊赞，义简朕心，虽勤非负勺，而旧同论讲，方骋远途，永毗庶政，奄致丧殒，伤悼於怀。宜加命秩，式备徽典。可追赠侍中、卫将军，仆射、侯如故。并给鼓吹一部。（《梁书·范云传》）

◇下扶南王诏（七月）

扶南王十陈如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诚远著，重译献，宜蒙酬纳，班以荣号，可安南将军扶南王。（《梁书·海南诸国传》）

◇答袁昂诏（二年）

朕遗射钩，卿无自外。（《梁书·袁昂传》）

◇遣使巡行诏（三年六月丙子）

昔哲王之宰世也。每岁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风凋，久旷兹典，虽欲肆远忘劳，究临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从，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抚。总总九州，远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贫羸老疾，怀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东海匹妇，致灾邦国，西土孤魂，登楼请诉。念此於怀，中夜太息。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钜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隐之念，昭被四方，昭被四方，听远闻，事均亲览。（《梁书·武帝纪》中）

◇赠蔡道恭诏（八月）

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才志通烈。王业肇构，致力陕西。受任边垂，效彰所莅。寇贼凭陵，竭诚守御，奇谋间出，捷书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殒丧，遗略所固，得移气朔。自非徇国忘己，忠果并至，何能身没守存，穷而後屈？言念伤悼，特兼常怀，追荣加等，抑有恒数。可赠镇西将军，使持节、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寻购丧榇，随宜资给。（《梁书·蔡道恭传》）

◇除赎罪科诏（十一月甲子）

设教因时，淳薄异政，刑以世革，轻重殊风。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婴网陷辟，日夜相寻。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则难用为国，故使有罪入赎，以全元元之命。今遐迩知禁，圄犴稍虚，率斯以往，庶几刑措。金作权典，宜在蠲息，可除赎罪之科。（《梁书·武帝纪》中）

◇给赙何点诏（三年）

新除侍中何点，栖迟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殒丧，倍怀伤恻。可给第一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材一具，赙钱二万，布五十匹。丧事所须，内监经理。（《梁书·何点传》）

◇选侍郎诏（三年）

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梁书·到沆传》）

◇斋日去庙二百步断哭诏（三年）

六门之内，士庶甚多，四时蒸尝，俱断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须来，既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也。到斋日宜去庙二百步断哭。（《隋书·礼仪志》二，何佟之议到斋日六门断哭，诏云云。）

◇定选格诏（四年月癸卯）

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梁书·武帝纪》中，又见《南史》六。）

◇停止宫人观礼诏（正月戊申）

夫郊飨帝，至敬攸在，致诚尽悫，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帏宫广设，辎耀路，非所以仰虔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梁书·武帝纪》中）

◇置五经博士诏（四年）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後进。（《梁书·儒林传》序）

◇北伐诏（十月丙午）

门下，周文薄伐，实宁边患，汉武命师，允恢王略。蕞尔犬羊，陵纵日久，宋氏云衰，乘衅逞暴，海岱彭邹，翦焉沦覆，虽每存拯定，雄图弗举。齐末纠纷，复肆奸毒，宛叶淮肥，仍离内侮，伪酋恶稔，天诛自降，凶渠嗣虐，险慝弥流，残锄亲党，咀噬黔庶，繁役丝兴，毒赋云起，司冀馀华，中州旧族，缀足宛颈，载离涂炭，延首南云，思沾王泽。鼎运启基，大业草创，蠢彼戎心，仍窥疆埸，虔刘我□郡，侵扰我徐方，小竖道迁，乘隙背诞，凶丑贪愚，复相苞纳。前以叛臣难长，彼此齐患，推心忖物，庶必暗同，故有移书，较陈往旨，而方加拥蔽，曾无反报，同恶相济，市贾非匹，告舍既违，难以义奖，非威非力，制胜莫从。加以丑数云亡，幽显咸应，讹谣表徵，灾备兆，殄灭之期，皎如日月，左伊右，实殷霜露，鸱枭是宅，非谓天道，一星已周，实为冥数，取乱之机，事协兹日，顷时和岁稔，政平人豫，华戎内款，表疏相属，便宜广命群帅，赫然大举，总一车书，混同禹迹，具位泉猷等戎卒七万，先定寿春，某等武旅五万，扬旌氵巢岘，既清颍汝，□临涧，某等铁骑二万，超影绝群，出自大徐，傍趣巩洛，某等组甲四万，霜锋曜日，发自淮，直指金墉，某等率羽林し勇五万，某等率二兖剽猛，熊罴十万，同济彭泗，经汴入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某等海同万舳，径掩临淄，某等轻锐五万，风偃齐岱，拂兹钜野，泛彼孟津，某等勒司郢之师，骁果六万，步出义阳，横蔺熊耳，某等率三州武毅，剑客八万，入自曾阳，传檄崤陕，暨中岳而解鞍，指浮桥而一息。并敕某等连旌五万，水陆齐迈，具位泉藻帅徒七万，云飞灵关，北通栈路，澄廓陇右。凡此将帅，启涂载路，鱼丽後军，骆驿继轨，经启中原，括囊九服，伐罪吊人，於是乎在。大众外临，宜有总一，自非密亲英誉，风略兼远，无以专任阃外，授律群师，临川王宏，可权进督南北兖徐青冀豫司霍八州，都督北讨诸军事。命将出车，咸有副贰，具位恢（当作忄炎。）可暂辍端右，参赞戎机。舟徒雷骇，熊武百万，投石拔距之力，招关扛鼎之威，岳动川移，风驰电迈，铁马方原，戈船千里，百道并驱，同会洛邑，戡翦逋丑，馘扫鲸鲵，被仁风於两周，抚遗黎於赵魏，将令溥天之下，於斯大同，偃伯灵台，何远之有。元恪若能率其徒属，舆榇军门者，中军府以时将送，当待以列侯之礼。（《文馆词林》）

◇均选诏（五月正月丁卯）

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孤地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岂其岳渎纵灵，偏有厚薄，实由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广照，屈於堂户，飞耳长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怀，无忘旦夕。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梁书·武帝纪》中）

◇遣官录囚诏（四月甲寅）

朕昧旦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听，寝兴载怀。故陈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诏狱，殷勤亲览，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拥，永言纳隍，在予兴愧。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梁书·武帝纪》中）

◇祝史罪已诏（六年正月己卯）

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特班远迩，咸令遵奉。（《梁书·武帝纪》中）

◇革选诏（六年）

在昔晋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并奏帷幄，员外常侍，特为清显，陆始名公之胤，位居纳言，曲蒙优礼，方有斯授，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旧准，人数依正员格。（《隋书·百官志》上）

◇元会应南面诏（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代以来：元日朝毕，次会群臣，则移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宴万国，唯应南面，何更居东面？《隋书．礼仪志》四，又见《通典》七十。

◇议元会受贽诒（六年）

元日受五等贽，圭璧，并量所付。（《隋书·礼仪志》四，又见《通典》七十。）

◇立学诏（七年正月乙酉）

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儒林传》序作「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所以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梁武帝纪》中，又见《儒林传》序，仅异二语，张溥本重出。）

◇营建象阙诏（正月戊戌）

昔晋氏青盖南移，日不暇给，而两观莫筑，悬法无所。今礼盛化光，役务简便，可营建象阙，以表旧章。（《文选·石阙铭》注引刘《梁典》）

◇将有事太庙诏（七年）

礼云，斋日不乐。今亲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详议。（《隋书·音乐志》上，《通典》一百四十二。）

◇下高骊王高云诏（二月乙亥）

高骊王乐浪郡公云，乃诚款著，贡驿相寻，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梁书·东夷高句骊传》）

◇开山泽常禁诏（九月丁亥）

刍牧必往，姬文垂则，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并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气者，可悉开常禁。（《梁书·武帝纪》中）

◇诏详定郊祀冕服（七年）

礼，王者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稿秸之用。斯皆至敬无文，贵诚重质。今郊用陶匏，与古不异，而大裘蒲秸，独不复存，其於质敬，恐有未尽。且一献为质，其剑佩之饰，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详定。（《隋书·礼仪志》一）

◇赠谥郑绍叔诏（七年）

追往念功，前王所笃，在诚惟旧，异代同规。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东兴县开国侯绍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阔藩朝，情绩显著。爰及义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立茂勋，作牧疆境，效彰所莅。方甲任寄，协赞心膂，奄至殒丧，伤痛於怀。宜加优典，隆兹宠命。可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凶事所须，随由资给，谥曰忠。（《梁书·郑绍叔传》）

◇置陵令诏（七年）

陵监之名，不出前诰，且宗庙宪章，既备典礼，园寝职司，礼不容易，诸王陵先立监者，改为令。（《唐书·官品志》）

◇叙录寒儒诏（八年五月壬午）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帙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後，选官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後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中）

◇报阮研言王敬胤遗命诏（八年）

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废，废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士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南史·四十九刘传》）

◇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九年三月乙未）

王子从学，著自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隶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梁书·武帝纪》中）

◇下林邑王范天凯诏（四月）

林邑王范天凯，介在海表，乃心款至，远修职贡，良有可嘉，宜班爵号，被以荣泽，可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梁书·海南诸国传》）

◇使内外官各陈损益诏（五月己亥）

朕达听思治，无忘日昃，而百司群务，其途不一，随时适用，各有攸宜，若非总会众言，无以备兹亲览，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时共集议，各陈损益，具以奏闻。（《梁书·武帝纪》中）

◇妙简都令史诏（九年）

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持领，秉此群目。（《隋书·百官志》上）
卷三
◎武帝（三）
◇罢凤皇衔书诏
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愧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况於名实顿爽，自欺耳目。一日元会，太乐奏凤皇衔书伎，至乃舍人受书，升殿跪奏，诚复兴平前代，率由自远，内省怀惭，弥与事笃，可罢之。（《隋书·音乐志》上）
◇赠谥吕僧珍诏（天监十年五月）
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散骑常侍、领军将军平固县开国侯僧珍，器思淹通，识宇详济，竭忠尽礼，知无不为，与朕契阔，情兼屯泰，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於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所须，随由备办，谥曰忠敬侯。（《梁书·吕僧珍传》。）
◇求言诏（七月丙辰）
昔公卿面陈，载在前史，令仆陛奏，列代明文，所以厘彼庶绩，成兹群务。晋氏陵替，虚诞为风，自此相因，其失弥远，遂使武帐空劳，无汲公之奏，丹墀徒辟，阙郑生之履，三槐八座，应有务之，百官宜有所论，可入陈启，庶藉周爰，少匡寡薄。（《梁书·武帝纪》中）
◇停将送老小诏（十一年正月壬辰）
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礼著明文，史彰前事。盖所以申其哀矜，故罚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网弥峻，髫年华发，同坐入愆，虽惩恶劝善，宜穷其制，而老幼流离，良亦可愍。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梁书·武帝纪》中，《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四。）
◇收藏魏人战亡者诏（四月戊子）
去岁朐山，大歼丑类，宜为京观，用旌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轨，掩骼埋，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梁书·武帝纪》中）
◇议南北二郊坎位诏（十一年）
礼，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阴义。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礼云：祭日於坛，祭月於坎。并是别祭，不关在郊，故得各从阴阳，而立坛坎。兆於南郊，就阳之义，居於北郊，就阴之义，既云就阳，义与阴异，星月与祭，理不为坎。（《隋书·礼仪志》一）
◇收敛道死诏（十二年二月丙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掩骼埋，义重周经，棱有加，事美汉策。朕向隅载怀，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县遐深，遵奉未洽，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沈枯，弥劳伤恻，可明下远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衣莫改，即就收敛，量给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沾霜之骨有归。（《梁书·武帝纪》中）

◇改建明堂诏（十月丁亥）

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梁书·武帝纪》中，又见《南史》六。）

◇议盥及涤爵各一诏（十二年）

祭祀用洗中水盥，仍又涤爵。爵以礼神，宜穷精洁，而一器之内，杂用洗手，外可详议。（《隋书·礼仪志》二）

◇赠谥柳庆远诏（十四年）

念往笃终，前王令则，式隆宠数，列代恒规。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云杜县开国侯柳庆远，器识淹旷，思怀通雅，爰初草昧，预属经纶，远自升平，契阔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殒丧，伤恸於怀，宜追荣命，以彰茂勋，可赠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谥曰忠惠，赙钱二十万，布二百匹。（《梁书·柳庆远传》）

◇求贤诏（正月辛亥）

朕恭祗明祀，昭事上灵，临竹宫而登泰坛，服裘冕而奉苍璧，柴望既升，诚敬克展，思所以对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实伫群才，用康庶绩，可班远近，博采英异。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闾，肥遁丘园，不求闻达，藏器待时，未加收采。或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当擢彼周行，试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又世轻世重，随时约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梁书·武帝纪》中）

◇赠谥王茂诏（四月）

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识度淹广，器宇凝正，爰初草昧，尽诚宣力，绸缪休戚，契阔屯夷，方赖谋猷，永隆朝寄，奄至死殒。朕用恸於厥心，宜增礼数，式昭盛烈，可赠侍中大尉，加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谥曰忠烈。（《梁书·王茂传》）

◇加孙谦优秩诏（十四年）

光禄大夫孙谦，清慎有闻，白首不怠，高年旧齿，宜加优秩，可给亲信二十人，并给扶。（《梁书·孙谦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务本诏（十五年正月己巳）

观时设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实惟务本，移风致治，咸由此作。顷因革之令，随事必下，而张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犹繁，廉平尚寡，所以伫旒纩而载怀，朝玉帛而兴叹。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条以闻，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长吏劝课，躬履堤坊，勿有不修，致妨农事。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旧格。（《梁书·武帝纪》中）

◇恤民诏（十六年正月辛未）

朕当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劳，亟移星纪。今太御气，勾芒首节，升中就阳，敬克展，务承天休，布兹和泽。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孤老鳏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班下四方，诸州郡县，时理狱讼，勿使冤滞，并若亲览。（《梁书·武帝纪》中）

◇量代牲牢诏（四月）

夫神无常飨，飨於克诚，所以西邻礻勺祭，实受其福。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尝，外可量代。（《隋书·礼仪志》二，《通典》四十九。）

◇又诏（十月）

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之类，即之幽明，义犹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隋书·礼仪志》二，《通典》四十九。）

◇以何远为给事黄门侍郎诏（十六年）

何远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复莅二邦，弥尽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爱，虽古之良二千石，无以过也。宜升内荣，以显外绩，可给事黄门侍郎。（《梁书·何远传》）

◇听流民还本诏（十七年正月丁巳朔）

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箸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後，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馀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变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灭、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止。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梁书·武帝纪》中）

◇以萧景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诏（五月）

扬州应须缉理，宜得其人，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景，才任此举，可以安右将军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梁书·萧景传》）

◇赠谥张惠绍诏（十八年）

张惠绍志略开济，干用贞果，诚勤义始，绩闻累任，爰居禁旅，尽心朝夕，奄至殒丧，恻怆於怀，宜追宠命，以彰勋烈，可赠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布百匹，蜡二百斤，谥曰忠。（《梁书·张惠绍传》）

◇旌表甄恬诏（天监中）

朕虚己钦贤，寤寐盈想，诏彼群岳，务尽搜扬。恬既孝行殊异，声著邦壤，敦风万俗，弘益兹多，牧守腾闻，义同亲览，可旌表室闾，加以爵位。（《梁书·孝行甄恬传》，州将始兴王忄詹表其行状。）

◇旌沈崇亻素诏

前军沈崇亻素，少有志行，居丧逾礼，斋制不终，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阙，方欲以永慕之晨，更为再基之始，虽即情可矜，礼有明断，可便令除释，擢补太子洗马，旌彼门闾，敦兹风教。（《梁书·沈崇亻素传》）

◇赠丘仲孚诏

豫章内史丘仲孚，重试大邦，责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实亦政绩克举，不幸殒丧，良以伤恻，可赠给事黄门侍郎。（《梁书·丘仲孚传》）

◇答萧昱手诏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试，皆须绩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汉光武兄子章兴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习吏事，不过章为平阴令，兴为缑氏宰，政事有能，方迁郡守，非直政绩见称，即是光武犹子。昱之才地，岂得比类焉？往岁处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续用为招远将军，镇北长史，襄阳太守，又以边外致辞。改除招远将军、永嘉太守，复云内地非愿。复问晋安临川，随意所择，亦复不行。解巾临郡，事不为薄，数有致辞，意欲何在？且昱诸兄递居连率，相继推毂，未尝缺岁，其同产兄景，今正居藩镇。朕岂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议，次第若斯，於其一门，差自无愧，无论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处成长，於何取立，岂得任情反道，背天违地？孰谓朝廷无有宪章，特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解职，可听如启。（《梁书·萧昱传》）

◇答陶弘景解官诏

卿遣累却粒，尚想清虚，山中闲静，得性所乐，当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须，便可以闻。仍赐帛十疋，烛二十挺。又别敕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供服饵。（《道藏》本《陶隐居集》）

◇赠谥冯道根诏（普通元年正月）

豫宁县开国伯新除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冯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代，抚人留爱，守边难犯，祭遵、冯异、郭、李牧不能过也。奄致殒丧，恻怆於怀，可赠信威将军左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赙钱十万，布百匹，谥曰威。（《梁书·冯道根传》）

◇给办永阳太妃丧事诏（十一月己卯）

永阳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胜，便出叙哀，可给东园秘器，丧事所须，随由□办，祖行有辰，式弘茂典。（《古刻丛钞》徐勉撰《永阳太妃墓志铭》）

◇谥永阳太妃诏

故永阳大太妃，礼数有殊，德行惟光，训范蕃嗣，式盛母仪，即远戒期，悲怀抽割，可详典故，以隆嘉谥。（同上）

◇以江革为太尉临川王长史诏

前贞威将军、镇北长史、广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赡，出内有闻，在朝正色，临危不挠，首佐台铉，实允佥谐，可太尉临川王长史。（《梁书·江革传》）

◇收养孤独诏（二年正月辛巳）

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於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梁书·武帝纪》下）

◇徙籍田诏（四月丙辰）

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时，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於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梁书·武帝纪》下）

◇停贺瑞诏（五月丁巳）

王公卿士，今拜表贺瑞，虽则百辟体国之诚。朕怀良有多愧，若其泽漏川泉，仁被动植，气调玉烛，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无惭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远臻冥贶。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贺瑞。（《梁书·武帝纪》下）

◇下百济王馀隆诏（十一月）

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隆，守藩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百济王。（《梁书·东夷百济传》。《东古文存》作《册百济武宁王讼》，普通二年。）

◇耕籍诏（四年二月乙亥）

夫耕籍之义大矣哉，粢盛由之而兴，礼节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亩，公卿百辟，恪恭其仪，九推毕礼，馨香靡替。兼以风云叶律，气象光华，属览休辰，思加奖劝。可班下远近，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乏，亦加贷恤，每使优遍。孝悌力田，赐爵一级，预耕之司，克日劳酒。（《梁书·武帝纪》下）

◇赠谥昌义之诏（十月）

护军将军、营道县开国侯昌义之，干略沈济，志怀宽隐，诚著运始，效彰边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殒丧，恻怆於怀。可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并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赙钱二万，布二百匹，蜡二百斤，谥曰烈。（《梁书·昌义之传》）

◇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诏（五年六月）

贞白俭素，是其清也。临财能让，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无留，是其勤也。（《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纪传》，寻授扬州刺史，中书诏成，武帝加四句。）

◇赠谥周舍诏（五年）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舍，奄至殒丧，恻怆於怀，其学思坚明，志行开敏，劬劳机要，多历岁年，才用未穷，弥可嗟恸，宜隆追远，以旌善人。可赠侍中、护军将军，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随由资给，谥曰简子。（《梁书·周舍传》）

◇应接元法僧诏（六年正月己巳）

庙谟已定，王略方举。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深藻，可便亲戎，以前启行。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董驭雄桀，风驰次迈，其馀众军，计日差遣，初中後师，善得严办。朕当六军云动，龙舟济江。（《梁书·武帝纪》下）

◇褒异周舍诏（六年）

故侍中护军将军简子舍，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奉亲能孝，事君尽忠，历掌机密，清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往者南司白涡之劾，恐外议谓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异，以旌善人。（《梁书·周舍传》）

◇答徐勉表上五礼诏（六年）

经礼大备，政典载弘，今诏有司案以行事也。（《梁书·徐勉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诏

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案以遵行，勿有失坠。（同上）

◇徙临贺王正德诏（六年）

汝以犹子，情兼常爱，故越先汝兄，剖符连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犹谓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雅然无畏，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又夺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尸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诱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雠逾甚，遂匹马奔亡，志怀反噬，遣信慰问，冀汝能还，果能来归，遂我夙志。谓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以快汝心。今当宥汝以远，无令房累自随，敕所在给汝禀饩，王新妇见理等当停太尉间，汝馀房累，悉许同行。（《南史·五十一临贺王正德传》，六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侵，正德辄弃军委走为有司所奏，下狱，帝复诏云云，於是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

◇赠谥临川王宏诏（七年四月）

侍中太尉临川王宏，器宇冲贵，雅量弘通，爰初弱龄，行彰素履，逮於应务，嘉猷载缉，自皇业启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历位台阶，论道登朝，物无异议。朕友于之至，家国兼情，方弘燮赞，仪刑列辟，天不遗，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恸於厥心，宜增峻礼秩，式昭懋典，可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钺，王如故，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剑为六十人，给温明秘器，敛以兖服，谥曰靖惠。（《梁书·临川王宏传》）

◇赠谥鄱阳王恢诏（九月）

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阳王恢，风度开朗，器情凝质，爰在弱岁，美誉克宣，洎於从政，嘉猷载缉，方入正论道，弘燮台阶，奄焉薨逝。朕用伤恸於厥心，宜隆宠命，以申朝典，可赠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给班剑二十人，谥曰忠烈，遣中书舍人刘显护丧事。（《梁书·鄱阳王恢传》）

◇征庾诜庾承先诏（普通中）

明扬振滞，为政所先，旌贤求士，梦伫斯急。新野庾诜，止足栖退，自事却扫，经史文艺，多所贯习。颍川庾承先，学道黄老，诜涉释教，并不竞不营，安兹枯槁，可以镇躁敦俗。诜可黄门侍郎，承先可中书侍郎，勒州县时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盐梅。（《梁书·庾诜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俸禄给见钱并原失散官物诏（大通元年正月乙丑）

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气象环回，每弘优简，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凡散失官物，不问多少，并从原宥。惟事涉军储，取公私见物，不在此例。（《梁书·武帝纪》下）

◇南郊恩诏（正月辛未）

奉时昭事，虔荐苍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之家，勿收三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梁书·武帝纪》下）

◇赐陈庆之手诏（元年）

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於竹帛，岂非大丈夫哉。（《梁书·陈庆之传》）

◇谥安成王机诏（二年）

王好内怠政，可谥曰炀。（《梁书·安成王秀传》）

◇赠谥裴子野诏（中大通二年）

鸿胪卿、领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奄致丧逝，恻怆空怀。可赠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匹，即日举哀，谥曰贞子。（《梁书·裴子野传》）

◇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诏（三年五月丙申，《武帝纪》作七月乙亥。）

非至公无以主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所以尧禅舜让，惟德是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艰难，淳风犹郁，黎民未，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岂能荷神器之重，嗣龙图之尊。晋安王纲，文义生脂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归美，率土宅心，可立纲为皇太子，庶百年胜残，方流馀庆，毕世後仁，永固洪业。（《梁书·简文帝纪》，《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多末四句。）

◇赐宗戚侯爵诏（七月庚寅）

推恩六亲，义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沐食乡亭侯，各随远近，以为差次，其有昵亲，自依旧章。（《梁书·武帝纪》下）

◇赠谥孔休源诏（四年五月）

慎终追远，历代通规，褒德畴庸，先王令典。宣惠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孔休源，风业贞正，雅量冲邈，升荣建礼，誉重绅，理务神州，化覃歌咏，方兴仁寿，穆是彝伦，奄然永逝，倍用悲恻。可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赙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钱五万，蜡二百斤，克日举哀，丧事所须，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资给，谥曰贞子。（《梁书·孔休源传》）

◇谥庾诜诏（四年）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诜，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履，奄随运往，恻怆於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梁书·庾诜传》）

◇赠谥南平王伟诏（五年三月）

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故侍中、中书、大司马、南平王伟，器宇宏旷，鉴识弘简，爰在弱龄，清风载穆，翼佐草昧，勋高樊沔，契阔艰难，劬劳任寄，及赞务论道，弘兹兖职，奄焉死逝，朕用震恸於厥心。宜隆宠命，式昭茂典。可赠侍中、太宰，王如故，给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剑四十人，谥曰元襄。（《梁书·南平王伟传》）

◇以臧盾兼领军诏（四月）

总一六军，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骑常侍盾，志怀忠密，识用详慎，当官平允，处务勤恪，必能缉斯戎政，可兼领军，常侍如故。（《梁书·臧盾传》）

◇诏答周弘正（中大通中）

设卦观象，事远文高，作系表言，辞深理奥，东鲁绝编之思，西伯幽忧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圣，自商瞿禀承，子庸传授，篇简湮没，岁月辽远，田生表川之誉，梁丘擅琅邪之学，代郡范生，山阳王氏，人藏荆山之宝，各尽玄言之趣，说或去取，意有详略，近绅之学，咸有稽疑，随答所问，已具别解，知与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须释乾坤文言及二系，万机小暇，试当讨论。（《陈书·周弘正传》）

卷四

◎武帝（四）

◇四求言诏（大同二年三月庚申）

政在养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风，民应如草。朕以寡德，运属时来，拨乱反正，倏焉三纪，不能使重门不闭，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车书未一，民疲转输，士劳边防，彻田为粮，未得顿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德听，州辍刺举，郡忘其治，致使失理负谤，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陈，悬锺徒设。书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实赖贤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献谠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陈之；若在四远，刺史二千石长吏，并以奏闻，细民有言事者，咸为申达。朕将亲览，以纾其过。文武在位，举尔所知，公侯将相，随才擢用，拾遗补阙，勿有所隐。（《梁书·武帝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检括江子四等封事诏（五月癸卯）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锺过，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书可时加检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详启。（《南史》六十四《江子一传》作「其令尚书详释，施於时政」。）勿致淹缓。（《梁书·武帝纪》下，先是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得失。）

◇改南郊明堂陵庙等令班次诏（六月丁亥）

南郊明堂陵庙等令，与朝请同班，於事为轻，可改视散骑侍郎。（《梁书·武帝纪》下）

◇赠萧子显诏（三年）

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子显，神韵峻举，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丧殒，恻怆於怀，可赠侍中、中书令，今便举哀。（《梁书·萧子显传》）

◇以李胤之得牙像赦诏（四年七月癸亥）

天慈普覆，义无不摄，方便利物，岂有方所？上虞县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减二寸，两边双合，俱成兽形，其内一边，佛像一十二躯，一边一十五躯，刻画明净，巧迹妙绝，将神灵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东州昔经奏上，未以为意，而胤之衔愆，缧绁东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显发，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宽大。凡天下罪无轻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还台供养。（《广弘明集》十五）

◇幸阿育王寺赦诏（八月辛卯）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万物不得齐其蠢生，二仪不得恒其覆载，故劳逸异年，欢惨殊日，去岁失稔，斗粟贵腾，民有困穷，遂臻斯滥，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车问罪，闻诸前诰，责归元首，穷在朕躬，若皆以法绳，则自新无路。书不云乎，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复见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难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设无碍会，耆年童齿，莫不欣悦，如积饥得食，如久别见亲，幽显归心，远近驰仰，士女霞布，冠盖云集，因时布德，允叶人灵。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广弘明集》十五，案：五年正月，以张缵为尚书仆射，有诏，见《梁书》及《南史·缵传》，今编入《朱异集》。）

◇使州郡县进言诏（五年三月己未）

朕四聪既阙，五识多蔽，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隐，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後，以为永准。（《梁书·武帝纪》下）

◇守护晋宋齐诸陵诏（六年四月癸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榛芜，望古兴怀，言念怆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职司者，勤加守护，勿令细民妄相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梁书·武帝纪》下）

◇疑事先议後闻诏（八月辛未）

经国有体，必询诸朝，所以尚书置令、仆、丞、郎，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後奏闻。顷者不尔，每有疑事，倚立求决。古人有云，主非尧舜，何得发言便是。是故放勋之圣，犹咨四岳，重华之睿，亦待多士。岂朕寡德，所能独断？自今尚书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参议。然後启闻，不得习常。其军机要切，前须谘审，自依旧典。（《梁书·武帝纪》下）

◇赠袁昂诏（九月）

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恻怛於怀。公器寓凝素，志诚贞方，端朝燮理，嘉猷载缉，追荣表德，实惟令典。可赠本官，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绢布一百匹，蜡二百斤。即日举哀。（《梁书·袁昂传》）

◇赦除民间愆耗逋负诏（七年十一月丁丑）

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恩泽屡加，弥长奸盗。朕亦知此之为病矣，如不优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负，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间，无问多少，言上尚书，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梁书·武帝纪》下）

◇禁豪家占假公田诏（十一月丁丑）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盖先圣之格训也。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梁书·武帝纪》下）

◇禁守宰诛求及越界分断诏（十二月壬寅）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纳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为日久矣，每当食投箸，方眠撤枕，独坐怀忧，愤慨申旦，非为一人，万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兽而傅翼，杨阜是故忧愤，贾谊所以流涕。至於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於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梁书·武帝纪》下）

◇赠谥顾协诏（八年）

员外、散骑常侍、鸿胪卿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廉洁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闼，内外称善，奄然殒丧，恻怛之怀，不能已己。傍无近亲，弥足哀者。大殓既毕，即送其丧柩还乡，并营冢椁，并皆资给，悉使周办。可赠散骑常侍，令便举哀，谥曰温子。（《梁书·顾协传》）

◇幸兰陵恩诏（十年三月壬寅）

朕自违桑梓，五十馀载，乃眷东顾，靡日不思。今四方款关，海外有截，狱讼稍简，国务小闲，始获展敬园陵，但增感恸，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锡位一阶，并加颁赉，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监所责民蠲复二年，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梁书·武帝纪》下）

◇赦诏（十年九月己丑）

今兹远近雨泽调适，其获已及，冀必万箱，宜使百姓，因斯安乐。凡天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讨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无问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常时文例，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罪悉从原。其有因饥逐食，离乡去土，悉听复业，蠲课五年。（《梁书·武帝纪》下）

◇除省不便於民者（十一年三月庚辰）

皇王在昔，泽风未远，故端居玄扈，拱默岩廊，自大道既沦，浇波斯逝，动竞日滋，情伪弥作。朕负君临，百年将半，宵漏未分，躬劳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饭，退居犹於布素，含咀匪边藜藿，宁以万乘为贵，四海为富，唯欲亿兆康宁，下民安义，虽复三思行事，而百虑多失。凡远近分置，内外条流，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於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梁书·武帝纪》下）

◇复开赎刑诏（十月己未）

尧舜以来，便开赎刑，中年依古，许罪身入赀，吏下因此，不无奸猾，所以一日，复敕禁断，川流难壅，人心惟危，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书云，与杀不辜，宁失不经。可复开罪身，皆听入赎。（《梁书·武帝纪》下）

◇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诏（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无赖子弟，过於禽兽，至於父母，并皆不知，多触王宪，致及老人，耆年禁执，大可伤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预今恩。（《梁书·武帝纪》下）

◇禁用九陌钱诏（七月丙寅）

朝四而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至於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後，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梁书·武帝纪》下，又略见《南史》七）。

◇答刘之遴上春秋义诏

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铎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久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冬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须待夏景，试取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梁书·刘之遴传》，又《南史》五十。）

◇南郊大赦诏（太清元年五月辛酉）

天行弥纶，覆焘之功博，乾道变化，资始之德成。朕沐浴斋宫，虔恭上帝，祗事燎，高太一，大礼克遂，感庆兼怀，思与亿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清议禁锢，并皆宥释，所讨逋叛，巧籍隐年，暗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孝弟力田，赐爵一级，居局治事，赏劳二年，可班下远近，博采英异。或德茂州闾，道行乡邑。或独行特立，不求闻达，咸使言上，以时招聘。（《梁书·武帝纪》下）

◇分改二豫等州诏（七月甲子）

二豫分置，其来久矣。今汝颍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梁书·武帝纪》下）

◇赦缘边初附诸州诏（八月乙丑）

今汝南新复，嵩颍载清，瞻言遗黎，有劳鉴寐，宜覃宽惠，与之更始。应是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愆，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书·武帝纪》下）

◇赙陆云公手诏（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陆云公，风尚优敏，後进之秀，奄然殂谢，良以恻然，可克日举哀，赙钱五万，布四十匹。（《梁书·陆云公传》）

◇求贤诏（二年五月癸丑）

为国在於多士，宁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阙治道，孤立在上，如临深谷。凡尔在朝，咸思匡救，献替可否，用相启沃，班下方岳，傍求俊，穷其屠钓，书其岩穴，以时奏闻。（《梁书·武帝纪》下）

◇赠朱异诏（三年正月）

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梁书·朱异传》）

◇手诏戏到溉（年月未详）

得无贻厥之力乎？（《南史》）

◇以伏恒为豫章内史诏（年月未详）

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恒，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凤，可豫章内史。（《梁书·伏恒传》）

◇手诏劳问梁秦二州刺史修（年月末详）

犬牙不入，无以过也。（《南史·五十二鄱阳王恢附传》）

◇光宅寺金像诏（年月未详）

铜初不送，何缘乃尔，岂不以真相应感，独表神奇乎？可镌著花趺，以为灵志。（《释藏》兵口《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

◇诏答大士傅弘（年月未详）

大士为度众生，欲来随意。（《续高僧传》）

◇敕答王珍国（中兴）

昔田子泰固辞绢，卿体国情深，良在可嘉。（《梁书·王珍国传》，案：《梁书·何胤传》有高祖手敕，《艺文类聚》以为沈约作，今编入《沈约集》。）

◇手敕答张率（天监初）

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於金马矣。（《梁书·张率传》，率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

◇手敕答刘孝绰

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梁书·刘孝绰传》，孝绰迁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奉启陈谢，手敕答。又见《御览》二百十八。）

◇敕何胤

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绅，鲜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兴言为叹。本欲屈卿暂出，开导後生，既属废业，此怀未遂，延伫之劳，载盈梦想，理舟虚席，须俟来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梁书·何胤传》）

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後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同上）

◇敕答陆亻垂

太子中舍人陆亻垂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郸献赋，赏以金帛，前史美谈。可赐绢三十匹。（《梁书·陆亻垂传》）

◇敕何点弟胤（天监三年）

贤兄徵君，弱冠拂衣，华首一操，心游物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性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逾远。朕膺录受图，思长声教，朝多君子，既贵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难进，方赖清徽，式隆大业。昔在布衣然汾射，兹焉有托，一旦万古，良怀震悼。卿友于纯至，亲从凋亡，偕老之愿，致使反夺，缠绵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梁书·何点传》）

◇敕晋安王

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梁书·孔休源传》）

◇敕徐勉

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南史·六十徐勉传》，扬徐迎主簿，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

◇手敕答沈众

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陈书·沈众传》，武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帝善之，手敕答，案众，约维孙。）

◇敕赐费昶

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南史·七十二何思澄传》，江夏费昶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

◇敕舍道事佛（天监三年四月）

门下，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馀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故经教成实论说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轻，即是邪见，若心一等，是无记，不当善恶，事佛心强，老子心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里俱净，垢秽惑累皆尽，信是信正不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馀诸信，皆是邪见，不得称清信也。门下速施行。（《释藏》陪八，又驾八。）

◇敕答邵陵王纶（四年四月）

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宜加勇猛也。（同上）

◇敕有司禁断搜捕（十二年）

近以仁实爱民，不责无识，所贵诚信，非尚血。凡有水旱之患，使归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万姓祈求，谄黩为事，山川小祇，难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滞习，难用理移。自今祈请报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咎，事自依前。（《广弘明集》二十六，唐释道宣叙梁武断杀绝宗庙牺牲事。）

◇手敕报皇太子（大同中）

顷年已来，处处之役，唯资徒谪，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细，义同简约，均须之处，终不可得，引例兴讼，纷纭方始，防杜奸巧，自是为难，更当别思，取其便也。（《隋书·刑法志》）

◇敕湘东王

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梁书·到溉传》）

◇与刘之遴手敕

朕闻妻子具孝衰於亲，爵禄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梁书·刘之遴传》）

◇与江革手敕

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梁书·江革传》）

◇敕太子进食（普通七年十一月）

间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无馀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饣弥，不使我恒尔悬心。（《梁书·昭明太子传》）

◇敕答萧子云请改郊庙乐辞

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梁书·萧子云传》）

◇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

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同上）

◇敕雍州刺史萧续

贺拔胜北间骁将，汝宜慎之，勿与争锋。（《魏书·贺拔胜传》，又《周书·贺拔胜传》少末一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责贺琛

謇謇有闻，殊称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见闻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常欲承用，无替怀抱，每苦倥偬，更增昏惑。卿珥貂纡组，博物洽闻，不宜同於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如是献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启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朕无则哲之知，触向多弊，四聪不开，四明不达，内省责躬，无处逃咎，尧为圣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别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四凶终自不知，尧亦永为暗主。卿又云，东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点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并何姓名？廉平击肘，复是何人？朝廷思贤，有如饥渴，廉平击肘，实为异事。宜速条闻，当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讼。或复军粮，诸所飙急，盖不获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综理？事实云何济办？恶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无足而行，无翼而飞，能到在所，不威而伏，岂不幸甚？卿既言之，应有深见，宜陈秘术，不可怀宝迷邦。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贪残糜费，已如前答，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若以下民饮食过差，亦复不然。天监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何损於天下？无赖子弟，惰营产业，致於贫窭，无可施设，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悭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富者，於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房密室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於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辞辨论。卿又云，女妓越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於勋附若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为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贪廉各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贪者可使捍御，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齐守於西河，岂能济事。吴起育民，必无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则西河之功废，今之文武，亦复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馀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馀年，至於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於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过於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义可否？无人废职，职可废乎？职废则人乱，人乱则国安乎？以咽废飧，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卿云，若不及於时大息其民，事至方图，知无及也。如卿此言，即时便是大役其民，是何处所？卿云，国弊民疲。诚如卿言，终须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语。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凡人有为，先须内省，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历诋内外，而不极言其事，伫闻重奏，当候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乱羊永除，害马长息，惟新之美，复见今日。（《梁书·贺琛传》，时任职者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遂启陈事条封奏，高祖大怒，召主书於前，口授敕责深。）

◇敕贞阳侯渊明（太清元年八月）

侯景志清邺洛，以雪仇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众军，可止於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孤城自殄，慎勿妄动。（《南史·五十一梁宗室传》，武帝既纳侯景，大举北侵，以明为都督水陆诸军，趣彭城大图进取，敕。）

卷五

◎武帝（五）

◇答皇太子请御讲敕

省启，欲须吾讲，具汝等意。书云，一日二日，惟日万机。今复过之，年耆根熟，气力衰耗，荷此黼，有逾重负，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为劳，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来弗休，昼劳夜思，精华已竭，数术多事，未获垂拱，兼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越敕。（《广弘明集》十九）

省重启，犹欲须吾讲说，具汝等所怀，亦不异前答，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馀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汉世浑并，贾谊亦且流恸，魏室无虞，杨阜犹云可悲，况今爪牙腹心不贰之臣，又论道帷幄之士，四聪不开，八达路拥，王侯虽多，维城靡寄，昼厉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驭六马，岂足为喻。诗不云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方今信非谈日，汝等必欲尔者，自可令诸僧於重云中讲道义也。越敕。（《广弘明集》十九）

省汝等启，复具所怀，汝等未达稼穑之艰难，安知天下负重，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邪？殷鉴不远，在於前代。吾今所行，虽异曩日，但知讲说，不忧国事，则与彼人，异术同亡。易言其亡系于苞桑。斯则乾乾夕惕，谨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敕，越敕。（《广弘明集》十九）

◇答晋安王请开讲启敕

省启，具汝所怀。法事既善，岂不欣然？吾内外众缘，忧劳纷总，食息无暇，废事论道，是所未遑，汝便为未体国也。越敕。（《广弘明集》十九）

◇答晋安王谢开讲般若启敕

省启具之，为汝讲金字般若波罗密经，发题始竟，四众云合，华夷毕集，连雨累日，深虑废事，景物开明，幽显同庆，实相之中，本无去来，身虽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调养，慎勿牵劳。尚有两旬，日数犹奢，今虽不同，後会未晚也。吾始还台，不复多敕，越敕。（《广弘明集》十九）

◇敕答皇太子所上大法颂

皇帝问太子，省表，并见所制大法颂，词义兼美，览以欣然。（《广弘明集》二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菩提树颂手敕

省启，览所上菩提树颂，捃采致佳，辞味清净，仰赞法王，称叹道树，意思口说，乃至手书，极得三业之善。但所言国姜，皆非事实，不无绮语过也。越敕。（《广弘明集》十五）

◇答晋安王谢幸善觉寺启敕

汝所营建慈悲宝刹，诸佛威神，不营多功，才欲运力，即便竖立，幽显欣仰，我亦随喜，不得与汝同共瞻拜，此以为恨耳，越敕。（《广弘明集》十六）

◇敕答臣下神灭论

位现致论，要当有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蹶，神灭之论自行。岂有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运其隔心，鼓其腾口，虚画疮，空致诋诃，笃时之虫，惊疑於往来，滞之蛙，河汉於远大，其故何也？沦蒙怠而争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岂知天地之长久，溟海之壮阔？孟轲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齐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弘明集》□□□□）

◇敕光禄大夫江倩

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世颜含，遂见冥中送药。近见智者，知卿弟二息感梦云，饮慧眼水。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若欲造寺，可以慧眼为名。（《梁书·孝行江彳 不传》）

◇敕沈约撰佛记序

去岁令虞阐等撰佛记，并令作序，序体不称，频治改，犹未尽致。寻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谛以明理，达相求宗，不著会道，论其旨归，似未至极，乃不应以此相烦，亦是一途善事，可得为厝笔不？以故指敕阐等，结序未体，又似小异。（《广弘明集》十五）

◇敕答沈约

记序始得看，今敕缮写流布。（同上）

◇敕答曹思文

所难二条，当别详览也。（《弘明集》九）

具一二，缜既背经以起义，乖理以致谈，灭圣难以圣责，乖理难以理诘，如此，则言语之论，略成可息。（《弘明集》九）

◇与周舍论断肉敕（五首）

法宠所言，惭愧而食众生，此是经中所明。罗刹妇女云，我念汝。我食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宠此心，即是经之罗刹。

僧辩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说，鸱鸦鸠鸽，触处不死，那不见有一自死者，麝鹿雉兔，充满野泽，亦不曾见有一自死者。而觅死肉，其就屠杀家，觅死鱼，必就罾网处。若非杀生，岂有死肉？经言买肉与自杀，此罪一等。我本不自为，正为诸僧尼作离苦因缘。

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虫，虽已灭谢，後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以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其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於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於前，所以如此，既亲达经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於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於赞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

声闻受律仪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闷等律仪，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仪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恶心，故不损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杀心，於声闻法，虽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损，非唯损不杀戒，亦兼污馀戒，至於手挟齿啮，动身口业，则失身口戒，尔时律仪无作，即断不续，既失不杀戒，亦损污馀戒。所以尔者，旃陀罗人为屠肉时，为何等人杀，正为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杀分，於不杀戒即成有缺。若谓於善律仪，受杀生分。於不杀戒无所缺者，是不善律仪人持八戒斋，是恶律仪犹应相续，若恶律仪人持八戒斋，恶律仪不复相续者，是知善律仪人受诸杀分，是不杀戒即时便缺，别解脱戒不复解脱。恶律仪人无论持八戒斋，但起一念善心，恶律仪即断，若一念不断，多念亦应不断，若多念断，是知一念时断，善律仪人其事亦尔，无论受诸杀分，有少杀分，不杀律仪即时亦断，菩萨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众生理，若缺声闻戒，终不免地狱等苦。（《广弘明集》二十六）

◇喻智藏敕

求空自闲，依空入慧，高蹈养神，实是胜乐，不违三乘，亦以随喜，惟别之际，能无恨然。岐路赠言，古人所重，犹劝法师，行无碍心，大悲为首，方便利益，随时用舍，不宜顿杜，以隔碍心，行菩萨道，无有是处。（《续高僧传》）

◇敕答释明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省疏，增其忧耿。人谁不病，何以遽终过甚？法师至性坚明，道行纯备，往来净土，去留安养，方除四魔，理无五畏，惟应正念诸佛，不舍大愿，与般若相应，直至种智，发菩提心，彼我相摄，方结来缘，敬如所及，菩萨行业，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乱想，览笔凄懑，不复多云。（《续高僧传》）

◇敕答僧正南涧寺沙门慧超

法宠法师，造次举动，不逾律仪，不侠性欲，不事形势，慈仁恺悌，雅有君子之风，匡政寺庙，信得其人矣。

◇策永阳王母为国太妃

维天监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员外散骑侍郎兼散骑常侍萧敬宝，策命永阳王母王氏为国太妃，曰，於戏，惟尔茂德内湛，粹范外昭，国序凝芬，蕃庭仰训，是用式遵旧典，载章徽服，往钦哉，肃兹休烈，可不慎欤。（《古刻丛钞》徐勉撰《永阳王敬太妃墓志铭》）

◇谥始兴王忄詹册（普通三年十一月）

咨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王。夫忠为令德，武谓止戈，於以用之，载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勋，利民之厚德，契阔二纪，始终不渝，是用方轨往贤，稽择故训，鸿名美义，允臻其极。今遣兼大鸿胪程爽，谥曰忠武，魂而有灵，歆兹显号，呜呼哀哉。（《梁书·始兴王忄詹传》）

◇玺书诘范缜（天监四年）

亮少乏才能，无闻时辈。昔经冒入，群英相与，岂薄晚节，谄事江亠，为吏部末，协附梅虫儿茹法珍，遂执昏政，比屋罹祸，尽家涂炭，四海沸腾，天下横溃，此谁之咎？食乱君之禄，不死於治世，亮协固凶党，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乐盈房，势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题，启靡请罪。朕录其白旗之来，贯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奸贿彰暴，有何可论，妄相谈述，具以状对。（《梁书·王亮传》）

◇宣旨张绾

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用人，本不限升降，晋宋之世，周闵蔡廓，并以侍中为之，卿勿疑是左迁也。（《梁书·张绾传》）

◇宣旨太子进食（普通七年十一月）

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梁书·昭明太子传》）

◇救司州下令军中（建武二年）

望麾而进，听鼓而动。（《南史》六）

◇入屯阅武堂下令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祸扌延动植，虐被人鬼，社庙之危，蠢焉如缀。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籍皇宗，曲荷先顾，受任边疆，推毂万里，眷言瞻乌，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厉其忘生之志，虽宝历重升，明命有绍，而独夫丑纵，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难，虐政横流，为日既久，同恶相济，谅非一族，仰禀朝命，任在专征，思播皇泽，被之率土。凡厥负衅，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亘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梁书·武帝纪》上）

夫树以司牧，非役物以养生，视人如伤，岂肆上以纵虐？废主弃常，自绝宗庙，穷凶极悖，书契未有，征赋不一，苛酷滋章，缇绣土木，菽粟犬马，征发闾左，以充缮筑，流离寒暑，继以疫厉，转死沟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乌鸢是厌，加以天灾人火，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黍离，痛兼麦秀，遂使亿兆离心，强徼侵弱，斯人何辜，离此涂炭。今明昏递运，大道公行，思治之氓，来苏兹日，猥以寡薄，属当大宠，虽运距中兴，艰同草昧，思阐皇休，与之更始。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同上）

永元之季，乾维落纽，政实多门，有殊卫文之代，权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时，遂使阉尹有翁媪之称，高安有法尧之旨，鬻狱贩官，锢山护泽，开塞之机，奏成小丑，直道正义，拥抑弥年，怀冤抱理，莫知谁诉，奸吏因之，笔削自己，岂直贾生流涕，许伯哭时而已哉？今理运惟新，政刑得所，矫革流弊，实在兹日，可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辨，依事议奏。（同上）

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恤遗孤。（同上）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同上）

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政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久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厉精惟始，虽曰缵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後，继以兴师，巨桥鹿台，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享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基月有成。昔毛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同上）

◇即梁王位赦令

孤以虚昧，任执国钧，虽夙夜勤止，念在兴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远。圣朝永言旧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轨前烈，嘉锡隆被，礼数昭崇，徒守愿节，终隔体谅，群后百司，重兹敦奖，勉兹厚颜，当此休祚，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津济，邦甸初启，藩宇惟新，思覃嘉庆，被之下国，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梁书·武帝纪》上）

◇立选簿表

臣闻以言取士，士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谓才生於代，穷达惟时，而风流遂往，驰骛成俗，媒孽夸炫，利尽锥刀，遂使官人之门，肩摩毂击。岂直暴盖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屦杖策，风雨必至，良由乡举里选，不师古始，称肉度骨，遗之管库，加以山河梁毕，阙舆徵之恩，金张许史，忘旧业之替，吁可伤哉！且夫谱谍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埽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於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後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崖，造请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过立试吏。求之愚怀，抑有未达，何者？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富，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後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将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晋臣兴渔猎之叹。且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於斯为甚。臣总司内外，忧责是任，朝政得失，义不容隐，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降听览之末，则彝伦自穆，宪章惟允。（《梁书·武帝纪》上，又略见《南史》六，《通典》十四。）

◇请徵谢ㄱ何胤表

夫穷则独善，达以兼济，虽出处之道，其揆不同，用舍惟时，贤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ㄱ、前新除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仪世胄，徽猷冠冕，道业德声，康济雅俗。昔居朝列，素无宦情，宾客简通，公卿罕预，簪绂未褫，而风尘摆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长，清规雅裁，兼擅其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达照深识，预睹乱萌，见庸质之如初，知贻厥之无寄，拂衣东山，眇绝尘轨，虽解组昌运，实避昏时，家膺鼎食，而甘兹橡艾，世袭青紫，而安此悬鹑。自浇风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轨，馀烈颇存，谁其激贪，功归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虽在江海，而勋同魏阙。今泰运甫开，贱贫为耻，况乎久蕴瑚琏，暂厌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负荷殊重，参赞万机，实赖群才，共成栋干，思挹清源，取镜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谘诹，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请并补臣府军谘祭酒。（《梁书·谢ㄱ传》，高祖平京邑，进位相国，表请ㄱ胤）

◇孔传舜典议

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经典释文叙录》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於大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云云，遂不行用。）

◇南郊明堂异日议

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司徒西卜祭酒梁王议。）

◇移檄京邑

夫道不常夷，时无永化，险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孝宣聿兴，海西乱政，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绍隆宝命，理验前经，事昭往策。独夫扰乱天常，毁弃君德，奸回淫纵，岁月滋甚，挺虐於鬓翦之年，植险於髫之日，猜忌凶毒，触途而著，暴戾昏荒，与事而发。自大行告渐，喜容前见，梓宫在殡，无哀色，欢娱游宴，有过平常，奇服异衣，更极夸丽。至於选采妃嫔，姊妹无别，招侍巾栉，姑侄莫辨，掖庭有裨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体宣露，亵衣颠倒，斩斫其间，以为欢笑，骋肆淫放，驱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行产盈路，舆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虏，以日继夜，昼伏宵游，曾无休息，淫酗肆，酣歌垆邸，宠恣愚竖，乱惑妖孽，梅虫儿茹法珍，臧获厮小，专制威柄，诛翦忠良，屠灭卿宰，刘镇军舅氏之尊，尽忠奉国，江仆射外戚之重，竭诚事上，萧领军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仆射，绅冠冕，人望攸归。或渭阳馀感，或勋庸允穆。或诚著艰难。或劬劳王室，并受遗托，同参顾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庆溢当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齑粉，孩稚无遗，人神怨结，行路嗟愤。萧令君忠公干伐，诚贯幽显，往年寇贼游魂，南郑危逼，拔刃飞泉，孤城独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中流逆命，凭陵京邑，谋猷禁省，指授群师，克翦鲸鲵，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锋迅骇，兵交象魏，武力丧魂，义夫夺胆，投名送款，比屋交驰，负粮景从，愚智竞赴，复誓旅江甸，奋不顾身，奖厉义徒，电掩强敌，克歼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勋超伊吕，而劳谦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荣满，敦赏未闻，祸酷遄及，预禀精灵，孰不冤痛。而群孽放命，蜂虿怀毒，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招逼亡命，潜图密构，规见掩袭。萧右军夏侯征虏，忠断夙举，义形於色，奇谋宏振，应手枭悬，天道祸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礼违教，伤化虐人，射天弹路，比之犹善，刳贻斫胫，方之非酷，尽寓县之竹，末足纪其过，穷山泽之兔，不能书其罪，自草昧以来，图牒所记，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内沸腾，氓庶板荡，百姓懔懔，如崩厥角，苍生喁喁，投足无地。莫府荷眷前朝，义均休戚，上怀委付之重，下惟生原之痛，岂可卧薪引火，坐观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锺慈宠，明并日月，粹昭灵神，祥启元龟，苻验当璧，作镇陕藩，化流西夏，讴歌攸奉，万有乐推。右军萧颖胄、征虏将军夏侯详，并同心翼戴，即宫旧楚，三灵再朗，九县更新，升平之运，此焉复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虽彰，区宇未定，元恶未黜，大邑犹梗，仰禀宸规，率前启路，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骥为群，鹗视争先，龙骧并驱，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长史、冠军将军、襄阳太守王茂，率三十军主，戈船七万，乘流电激，推锋扼险，斜趣白城。南中郎、谘议参军、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巨舰迅楫，冲波噎水，旗鼓八万，火集石头。南中郎、议识参军、军主萧忄詹等四十二军主，熊罴之士，甲十万，沿波驰氵，掩据新亭。益州刺史刘季连、梁州刺史柳忄炎、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兴太守裴师仁、上庸太守韦睿、新城太守崔僧季，并肃奉明诏，龚行天罚，蜀汉果锐，沿流而下，淮汝劲勇，望波遄骛。幕府总率貔貅，骁勇百万，缮甲燕弧，屯兵冀马，枞金沸地，鸣⺈聒天，霜锋曜日，朱旗绛寓，方舟千里，骆驿系进。萧右军丨谟上才，兼资文武，英略峻远，执钧匡世，拥荆南之众，督四方之师，宣赞中权，奉卫舆辇，旌麾所指，威棱无外，龙骧兽步，并集建业，黜放愚狡，均礼海昏，廓清神甸，埽定京宇，譬犹崩泰山而压蚁壤，决悬河而注烬，岂有不殄灭者哉？今资斧所加，止梅虫凶茹法珍而已，诸君或世胄羽仪，书勋王府，皆俯眉奸党，受制凶威，若能因变立功，转祸为福，并誓河岳，永纡青紫，若执迷不悟，距逆王师，大众一临，刑兹罔赦，所谓火烈高原，芝兰同泯。勉求多福，无贻後悔，赏罚之科，有如白水。（《梁书·武帝纪》上）

卷六

◎武帝（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萧颖胄书

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义心，一时骁发，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儿立异，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案：张溥本有《武帝手书喻袁昂》一篇，见《梁书·袁昂传》，又见《南史》二十六，今据《江革传》编入江革文。）

◇与何胤书

想恒清豫，纵情林壑，致足欢也。既内绝心战，外劳物役，以道养和，履候无爽，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仆推迁簿官，自东徂西，悟言素对，用成睽阔，倾首东顾，曷日无怀，畴昔欢遇，曳裙儒肆，实欲卧游千载，畋渔百氏，一行为吏，此事遂乖。属以世道威夷，仍离屯故，投袂数千，克黜衅祸，思得瞩卷谘款，寓情古昔，夫岂不怀，事与愿谢。君清襟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隐沦，既俯拾青组，又脱屣朱黻，但理存用舍，义贵随时，往识祸萌，实为先觉，超然独善，有识钦嗟。今者为邦，贫贱咸耻，好仁由己，幸无凝滞，比别具白，此未尽言，今遣候承音息，矫首还翰，慰其引领。（《梁书·何胤传》，高祖霸府建，引胤为军谋祭酒，与书。）

◇与诸王及吴平侯景书称周舍

弟舍立议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从之。（《南史》□□□□□□）

◇手书与萧宝夤（天监五年）

谢齐建安王宝夤亡兄长沙宣武王，昔投汉中，值北寇华阳，地绝一隅，内无素畜，外绝继援，守危疏勒，计逾田单，卒能全土破敌，以弱为强，使至之日，君臣动色，左右相贺，齐明帝每念此功，未尝不辍箸咨嗟。及至张永崔慧景事，大将覆军於外，小将怀贰於内，事危累卵，势过缀旒。亡兄忠勇奋发，旋师大岘，重围累日，一鼓鱼溃，克定慧景，功逾桓文。亡弟卫尉，兄弟戮力，尽心内外，大勋不报，翻罹荼酷，百口幽执，祸害相寻。朕於齐明帝，外有龛敌之力，内尽帷幄之诚，日自三省，曾无寸咎，远身边外，亦复不免，遂遣刘山阳轻舟西上，来见掩袭，时危事迫，势不得已，所以誓众樊邓，会逾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儿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济亲属，反身素里，属张稷、王珍国，已建大事，宝至、子晋，屡动危机，迫乐推之心，应上天之命，事不获已，岂其始愿？所以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耳。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虽复崆峒之踪难追，汾阳之志何远，而今立此堰，卿当未达本意。朕於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正为李继伯在寿阳，侵犯边境，岁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终无宁日，边邑争桑，吴楚连祸，所以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抑镇戍，不与校计，继伯既得如此，滥窃弥多，今修此堰，止欲以报继伯侵盗之役，既非大举，所以不复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傥之心，早怀纵横之气，往日卿於石头举事，虽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时矣。虽然，为卿计者，莫若行率此众，袭据彭城，别当遣军，以相应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国庙，并卿室家，及诸侄从。若方欲还北，更设奇计，恐机事一差，难复重集，勿为韩信，受困野鸡。（《魏书·萧宝夤传》）

◇答陶弘景书（四首）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为异，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於此。及欲更须细书，如论箴例，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二者已经至鉴，其外便无可付也。（《道藏》本《陶隐居集》又见《道藏》龙字上《茅山志》一）

又省别疏云，故当宜微以著赏，此既胜事，虽风训非嫌云云。然非所习，聊试略言。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敝短则法拥肿，点敝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横，画疏则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扬得所，趣舍无违，值笔连断，触势峰郁，扬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适眼合心，便为甲科，众家可识，亦当复贯串耳，六义可工，亦当复由习耳，一闻能持，一见能记，且古且今，不无其人。大抵为论，终归是习，程邈所以能变书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学之积也。既旧既积，方可以肆其谈。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於篇纸，老而言之，亦复何谓，正足见嗤於当今，贻笑於後代，遂有独冠之言，览之背热，隐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艺之工，非吾所谓胜事，此道心之尘，非吾所谓无欲也。（《道藏》本《陶隐居集》，又略见《御览》七百七十八。案又见《茅山志》一。）

省区别诸书，良有精赏，所异同所可，未知悉可否耳。给事黄门二纸为任书，观所送书，诸字相附，近二纸书，体解杂，便当非书，复当以点画波撇，论极诸家之致，此亦非可仓卒运於毫纸，且保拙守中也。许任二迹并摹者，并付反。（《道藏》本《陶隐居集》。案又见《茅山志》一。）

锺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锺体。逸少学锺的可知，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锺法。今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月有竟者，当遣送也。（同上。案又见《道藏》翔上《华阳隐居内传》中）

◇答陶弘景书

知欲徙卜，想谘请幽胜，谋及蓍龟，但迁徙之日，为当使人，为当使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蹑乔因地，其不灭也。（同上。案又见《道藏》翔上《华阳隐居内传》中）

◇答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书

省疏，并见周氏遗迹，真言显然，符验前诰，二三明白，益为奇特，四卷今留之，见渊文并具一二，唯增降叹。（同上。案又见《道藏》翔下《周氏冥通记》一）

◇与某书

数朝脚气转动不得，多有忧悬情也。二谢处委曲复当有情，故旧数有书问否？可复有兴也。知何时再言话报之。（《淳化阁帖》一）

众军行人最今封如别曹，郢州近遣樊士真领三百人，犹在渔湖，其应用行合，应有四千人，故指白，萧衍疏。（《淳化阁帖》一）

◇报侯景书（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专，况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须适事而行，随方以应，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朕与公大义已定，岂有成而相纳，败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进退之宜，国有常制，公但清静自居，无劳虑也。

朕为万乘之主，岂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劳复有启也。（□□□□□□□□）

◇复邺人书

贞阳旦至，侯景夕反。（《南史·八十侯景传》，景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帝复书。）

◇为手书与诸军

确若不入者，宜以军法送之。（《魏书·萧衍传》，萧确赵威，方为景所惮，乃谓衍曰，召此二人入城者，吾当解围，衍又为手书与诸军。）

◇答任奏郊庙备六代乐

周官分乐飨祀，虞书止鸣两悬，求之於古，无宫悬之议，何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也。天子袭兖，而致敬不文，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矣。大合乐者，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八音与万舞合节耳，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其後即言分乐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晓然可明，肃则失其旨矣。推检载籍，初无郊宗庙。遍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帻，裼而舞大夏，纳夷蛮之乐於太庙，言广鲁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敬，无使乐繁礼黩。是以季氏逮暗而祭，继之以烛，有司跛倚，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焉，质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若依肃议，郊既有迎送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出入方待乐终，此则乖於仲尼韪晏朝之意矣。（《隋书·音乐志》上）

案言大合乐者，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八音与舞蹈合节耳。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其後即言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则晓然已明，肃则失其旨矣？推检记载，初无宗庙郊遍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礼祀周公於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帻，裼而舞大夏，纳夷蛮之乐於太庙，言广德於天下也。案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备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者，，武舞也。周监於二代，质文乃备。纳蛮夷乐者，此明功德所须，盖止施祭，不及四时也。今四海之祭，而不遍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乐繁礼缛，故季氏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焉，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儒者知子颜宴享，犹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肃议用六代乐者，郊既有迎神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之，出入方待乐终。然後罢祭者，此则乖仲尼韪晏朝之旨。若三献礼毕，即便卒事，则无劳於遍舞也。（《通典》一百四十七）

◇答南司奏免临川王宏

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南史》五十一《临川王宏传》，宏妾弟吴法寿杀人，南司奏免宏司徒、骠骑、扬州刺史。）

◇答皇太子启审降服大功行三吉

礼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妇。已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晋代蔡谟、谢沈、丁纂、冯怀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坚、荀伯子等，虽复率意致难，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立议，大功之末，乃可取妇。於时博询，咸同议。齐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马长子之丧，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顾杲之议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嫔降无疑，皇子聘纳，亦在非亥。凡此诸议，皆是公背正文，务为通耳。徐爰、王文宪并云，期服降为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义乃为不乖，而又不释其义。天监十年，信安公主当出适，而有临川长子大功之惨，具论此义，粗已详悉。太子今又启，审大功之末，及下殇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礼所言下殇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礼。况本服是期，降为大功，理当不可。人间行者，是用郑玄逆降之义。杂记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谓本服大功，子则小功，逾月以後，於情差轻，所以许有冠嫁，此则小功之末，通得取妇。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则简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妇，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妇，故有出没。婚礼国之大典，宜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画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复辄有干启，礼官不得辄为曲议，可依此以为法。（《隋书·礼仪志》三，大同六年，皇太子启，帝云云。）

◇天象论

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失千里之谬，戴盆而望，安能见天？譬犹宅蜗牛之角，而欲论天之广狭，怀蚌螺之壳，而欲测海之多少，此可谓不知量矣。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沈浊居乎下，阴阳以之而变化，寒暑用此而相推，辨尊卑贵贱之道，正内外男女之宜，在天成象，三辰显曜，在地成形，五云布泽，斯昏明于昼夜，荣落于春秋，大圣之所经纶，以合三才之道，清浮之气，升而为天，天以妙气为体，广远为量，弥覆无不周，运行来往不息，一昼一夜，圜转一周，弥覆之广，莫能测其边际，运行之妙，无有见其始终。不可以度数而知，不可以形象而譬，此天之大体也。沈浊之气，下凝为地，地以土水为质，广厚为体，边际远近，亦不可知，质常安伏，寂而不动，山岳水海，育载万物，此地之大体。天地之间，别有升降之气，资始资生，以成万物，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之气，能始万物，一动一静，或此乃天之别用，非即天之妙体。资生之气，能生万物，一翕一辟，或此亦地之别用，非即地之妙体。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口，一昼一夜，围绕环匝，於南则见，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夏则阳升，故日高，而出山之道远，冬则阳降，故日下，而出山之道促？出山远，故日长，出山促，故日短。二分则合高下之中，故半隐半见，所以昼夜均等，无有长短。日照於南，故南方之气燠，日隐在北，故北方之气寒。南方所以常温者，冬日近南而下，故虽冬而犹温，夏日近北而高，故虽夏犹不热。北方所以常寒者，日行绕黑山之北，黑山之南，日光常自不照，积阴所聚，熏气远而不及，无冬无夏，所以常寒，故北风则寒，南风则远。一岁之中，则日夏升而冬降，一日一夜，则昼见而夜隐。黑山之峰，正当北南，故夏日虽高而不能逾，至寅而见，至戌而隐，春秋分则居高下之中，朝至金刚山之外，虽与山平，而去山犹远，故为金刚所障，日未能出，须至中然後乃见。西方亦复如是，冬则转夏，所隐亦多，朝至於辰，则出金刚之上，夕至於申，则入金刚之西，四面略齐，黑山在北，当北弥峻，东西连峰，近前转下，所以日在北而隐，在南而见。夫人目所望，至远则极，二山虽有高下，固不能掩三辰之体，理系阴阳。或升或降，随时而动，至於天气清妙，无所不同，虽自运动无端，日月星辰，迟疾各异，晷度多不系乎天，金刚自近天之南，黑山则近天之北极，虽於金刚为偏，而於南北为心。（《开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占经》一）

）月体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命於日。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去日远则光全，去日近则光缺。五星行度，亦去日远近，五星安得不盈缺？当知不然。太阴之精，自有光景，但异於太阳，不得浑赫，星月及日体质皆圆，非如圆镜，当如丸矣。（《开元占经》一）

◇舆驾东行记

有覆船山，酒罂山，南次高骊山。《传》云：昔有高骊国女来东海，神乘船致酒，礼聘之，女不肯。海神拨船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立神明成佛义记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则外邪莫扰，信立则内识无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愿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无常者，前灭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於攀缘，前识必异後者，斯则与境俱往，谁成佛乎？经云，心为正因，终成佛果。又言，若无明转，则变成明。案此经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兴废，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寻无明之称，非太虚之目，土石无情，岂无明之谓？故知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将恐见其用异，便谓心随境灭，故继无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显无明即是神明，性不迁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无闻重恶，後识起非想妙善，善恶之理大悬，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无一本，安得如此相续？是知前恶自灭，惑识不侈，後善虽生，暗心莫改。故经言若与烦恼诸结俱者，名为无明，若与一切善法俱者，名之为明。岂非心识性一，随缘异乎？故知生灭迁变，酬於往因，善恶交谢，生乎现境，而心为其本，未曾异矣。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随境迁谢，故生死可尽明矣。（《弘明集》九）

◇注解大品经序

机事未形，六画得其悔吝，玄象既运，九章测其盈虚，斯则鬼神不能隐其情状，阴阳不能遁其变通。至如摩诃般若波罗密者，洞达无底，虚豁无边，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可以数术求，不可以意识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辩所能论，此乃菩萨之正行，道场之直路，还源之真法，出要之上首，本来不然，毕竟空寂，寄大不能显其博，名慧不能庶其用，假度不能机其通，借岸不能穷其实，若谈一相，事绝百非，补处默然，等觉息行，始乃可谓无德而称，以无名相，作名相说，导涉求之意，开新发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号。顷者学徒，罕有尊重。或时闻听，不得经味，帝释诚言，信而有徵，此实贤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虑，菩萨之魔事，故唱愈高，和愈寡，知愈希，道愈贵，致使正经沈匮於世，实由虚己情少，怀疑者多，虚己少，则是我之见深，怀疑多，则横构之虑繁。然则虽繁虑纷纭，不出四种，一谓此经非是究竟，多引涅以为硕诀。二谓此经未是会三，咸诵法华，以为盛难。三谓此经三乘通教，所说般若，即声闻法。四谓此经是阶级行，於渐教中，第二时说，旧义如斯，乃无是非。较略四意，粗言所怀，涅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以四谛言说，是涅，是般若，以第一义谛言说，岂可复得谈其优劣？法华会三以归一，则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万善为乘体。般若即三而不三，则三遣而一亡。然无法之可得，故以无生为乘体，无生绝於戏论，竟何三之可会。所谓百花异色，其成一阴，万法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教，多执二文，今复开五意，以增所疑，一，声闻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二，三乘学道，宜闻般若。三，乘同学般若，俱成菩提。四，三乘欲住欲证，不离是忍。五，罗汉辟支，从般若生。於此五义，不善分别，坚著三乘，教同一门，遂令朱紫其色，珉玉等价。若明察此说，深求经旨，连环既解，弄丸自息。谓第二时，是亦不然。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别，复过於此，非可局以一教，限以五时。般若无生，非去来相，岂可以数量拘？宁可以次第求？始於道树，终於双林，初中後时，常说智慧，复何可得，名为渐教。释论言，须菩提闻法华经中说，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戏笑，渐渐必当作佛。又闻阿乃跋致品中，有退不退，又复闻声闻人皆当作佛。是故今问为毕定。为不毕定，以此而言，去之弥远、夫学出离，非求语言，应定观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休何义说。相与无相，有如水火，二性相违，岂得共贯？虽一切圣人，以无为法。三乘入空，其行各异，声闻以坏缘观，观生灭空，缘觉以因缘观，观法性空，菩萨以无生观，观毕竟空。此则淄渑殊味，泾渭分流，非可以口胜，非可以力争。欲及弱丧，去斯何适？值大宝而不取，遇深经而不求，亦何异穷子反走於宅中，独姥掩目於道上，此乃惑行之常性，迷途之恒心。但好龙而观画，爱象而玩迹，荆山可为流恸，法水所以大悲，经譬兔马，论喻鹿犀，俱以一象，配成三兽，用渡河以测境，因围鹿以验智，格得空之浅深，量相心之厚薄，悬镜在前，无待耳识，离娄既睇，岂劳相者。若无不思议之理，岂有不思议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奇莲於十方，变金色於大地，严华台於虚空，表舌相之不虚，证般若之真实，所以龙树、道安、童寿、慧远，咸以大权应世，或以殆庶救时，莫不服膺上法，如说修行。况於细人，可离斯哉？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载，始於魏甘露五年，至自于阗，叔兰开源，弥天导江，鸠摩罗什，澍以甘泉，三译五校，可谓详矣。龙树菩萨，著大智论，训解斯经，义旨周备，此实如意之宝藏，智慧之沧海。但其文远旷，每怯近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以听览馀日，集名僧二十人，与天保寺法宠等，详其去取；灵根寺慧令等，兼以笔功，探采释论，以注经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释；此外或捃关河旧义。或依先达故语，时复间出，以相显发。若章门未开，义势深重，则参怀同事，广其所见，使质而不简，文而不繁，庶令学者有过半之思。讲般若经者，多说五时，一往听受，似有条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般若，具书名部，世既以为疑经，今则置而不论。僧睿《小品序》云，斯经正文。凡有四种，是佛异时适化之说，多者十万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种，而不列名。释论言般若部党，有多有少，光赞放光道行，止举三名，复不满四。此士别有一卷，谓为《金刚般若》，欲以配数，可得为五。既不具得经名，复不悉时之前後，若以臆断，易致讥嫌，此非义要，请俟多闻。今注大品，自有五段，非彼所言五时般若，劝说以不住标其始，命说以无教通其道，愿说以无得显其行，信说以甚深叹其法，广说以不尽要其终，中品所以累教，未章所以三属，义备後释，不复详言。设乃时旷正教，处无法名，犹且苦辛草泽，经历险远，翘心听，澍意希夷，冀迟玄应，想像空声，轻生以重半偈，卖身以尊一言，甘歃血而不疑，欣出髓而无吝，况复龙宫神珠，宝台金牒，难得之货，难闻之法，遍布塔寺，充刃目前，岂可不伏心受持，虚怀钻仰，使佛种相续，菩提不断，知恩反覆，更无他道。方以雪山，匹以香城，宁得同日语其优劣？率书所得，惧增来过，明达後进，幸依法行。（《释藏》迹八）

◇宝亮法师涅义疏序

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则可以息言，言息则诸见竞起，所以如来乘本愿以托生，现慈力以应化，离文字以设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异价，泾渭分流，制六师而正四倒，反八邪而归一味，折世智之角，杜异人之口，导求珠之心，开观像之目，救灼烧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种受荣，慧日升而长夜蒙晓，发迦叶之悱愤，吐真实之诚言，虽复二施等於前，五大陈於後，三十四问，参差异辩，方便劝引，各随意答，举要论经，不出两途，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明其归极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义高万善，事绝百非，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穷其妙门，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墙玉室，岂易入哉！有青州沙门释宝亮者，气调爽拔，神用俊举，少贞苦节，长安法忍，耆年愈笃，《齿》齿不衰，流通先觉，孳孳如也。後进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义疏，以九月二十日讫，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网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朕从容暇日，将欲览焉，聊书数行，以为记别云尔。（《高僧传》八，《艺文类聚》七十七，《广弘明集》二十。）

◇连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闻水镜不以妍蚩殊照，芝兰宁为贵贱异芳。是以弘道归於兼济，至德由乎两忘。

盖闻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径寸之珍，有时而，盈尺之宝，不能无瑕。

盖闻理渐其萌，岂须拔岳之力，物有易伤，不待凌云之缴。是以微照积而山飘，虚弦动而隼落。（《艺文类聚》五十七）

◇赐到溉连珠

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荩。（《梁书·到溉传》）

◇凡百箴

凡百众庶，尔其听之。事无大小，先当孰思。思之不孰，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乱常，是曰败政。弗止辱身，亦丧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严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乡，如彼暴虎。家声不建，有忝尔祖。思之既孰，决意而行。临难必勇，见义忘生。门有贤良，家有忠贞，勿恃尔尊，骄慢淫昏。勿谓尔贵，长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则亏。崇山落峰，高树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尔贱，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无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轻。张他为卒，李衡为兵。忠信孝友，皆以扬名。有黄叔度，父牛医者。声高海内，名重天下。伊尹负鼎，太公屠肉。甯戚饭牛，傅说版筑。皆王霸师，世受爵禄。诫尔凡百，勿戾勿昏。人无贵贱，道在则尊。余重告尔，莫自卑抑，克家栋梁，唯斯为吉。水清照净，表直影端，近取诸身，无假远观。猗与哲人，勿谓斯难。（□□□□□□□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砚铭

音模德写心圆墨假（《艺文类聚》五十八）

◇论萧子云书

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梁书·萧子云传》）

◇观钟繇书法

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比画龙也。（《御览》七百四十八）

◇草书状

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锋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杜氏之变隶，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目而叙之，亦不失仓公观鸟迹之措意邪。但体有疏密，意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疏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形，而呈其巧，岂可一概而论哉？皆古英儒之撮拨，岂群小皂吏所能为？因为之状曰，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徘徊，缓则亚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蛇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缠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炜炜烨烨，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复止，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犭员，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於波澜，义不愧於深渊，传志意於君子，报款曲於人间，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要妙焉。（《古文苑》）

◇观锺繇书法十二意

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掣也。）补、（谓不足也。）损、（谓有馀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後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锺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昔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余虽不习，偶见其理，不习而言，必慕之欤。聊复自记，以补其阙，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傥有均思，思盈半矣。（张彦远《法书要录》）

◇菩提达摩大师碑

为玉毡久灰，金言未剖，誓传法印，化人天竺。及乎杖锡来梁，说无说法，如暗室之扬炬，若明月之开云，声振华夏，道迈古今，帝后闻名，钦若昊天。

嗟乎，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虽一介凡夫，敢师之於後。（《传法正宗记》，达摩于普通八年、由天竺至梁，与武帝语，机缘不契去梁，渡江，北止嵩山少林寺，至大通二年，魏以其丧告，帝追慕为碑。）

◇即位告天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齐氏以历运斯既，否终则亨，钦若天应，以命於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咸以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宇。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於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将坠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内，连率岳牧之君，蹶角顿颡，匡救无术，卧薪待然，援天靡诉。衍投袂星言，摧锋万里，厉其挂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衔胆誓众，履锐屠坚，建立人主，克翦昏乱，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民康世，实有厥劳，而晷纬呈祥，川岳效祉，朝夕牧，日月郊畿，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诚，并以皇乾降命，难以谦拒，齐帝脱屣万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辞不获许，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民神不可乏主，遂藉乐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临御万方，顾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简元辰，恭兹大礼，升坛受禅，告类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传厥後，用永保於我有梁，惟明灵是飨。（《梁书·武帝纪》中，又见《南史》六。）

◇舍道事佛疏文

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萨僧。伏见经文玄义，理必须诠，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馀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标空察理，渊玄微妙，就义立谈，因用致显。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於天中，烁灵仪於像外，度众生於苦海，引含识於涅，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应迹娑婆，示生净饭，王宫诞相，步三界而为尊，道树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此土根情浅薄，好生厌怠，自期二月，当至双林，亦是湛说圆常，且复潜辉鹤树，王灭罪，婆薮除殃，若不逢遇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众生，共取成佛。入诸地狱，普济群萌，宁可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菩萨摄受。萧衍和南。（《释藏》陪八《辨正论》八，又驾八，《广弘明集》四。）

◇金刚般若忏文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如来，以四十年中所说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时，大品小品，枝条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别，金刚道行，随义制名，须真法才，以人标题。虽复前说後说，应现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至理至言，其归一揆，莫非无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经，以有取之，既为殊失，就无求也。弥见深乖，义异去求，道非内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弃，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为法。是以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弟子习学空无，修行智慧，早穷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恒沙众生，皆为法侣，微尘世界，悉是道场。今谨於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刚般若忏，现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金刚般若，礼长老须菩提，愿诸佛菩萨，以般若因缘，同时集会，哀怜万品，护念群生，引入慧流，同归佛海，得金刚之妙宝，见金牒之深经，顶戴奉持，终不舍离，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心得自在，无复尘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释藏》策六，《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摩诃般若忏文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及无量尊法，一切贤圣。观夫常乐我净，盖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乐殊见，分别之路兴，真俗异名，计著之情反，颠倒我人之所，弥见愚痴，取舍有无之间，转成专附。岂知妙道无相，至理绝言，实法惟一，真如不二，诸佛以慈悲之力，开方便之门，教之以遣荡，示之以冥灭，百非俱弃，四句皆亡。然後无复尘劳，解脱清净。但般若之说，唯有五时，而智慧之旨，终归一趣，莫非第一义谛，悉是无上法门。弟子颇学空无，深知虚假，王领四海，不以万乘为尊，摄受兆民，弥觉万几成累，每时丕显，嗟三有之洞然，终日乾乾，叹四生之俱溺，常顾以智慧灯，照朗世间，般若舟航，济渡凡识。今谨於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忏，现前大众，至心敬礼慧命须菩提，愿诸众生，离染著相，回向法喜，安住禅悦，同到香城，共见宝台，般若识诸法之无相，见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释藏》第六，《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卷七

◎武帝（七）

◇断酒肉文（四首）

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今日诸僧尼开意听受，勿生疑闭，内怀忿异。凡出家人所以异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经所明，信是佛说。经言，行十恶者，受於恶报，行十善者，受於善报。此是经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於外道，而复不及。何谓同於外道？外道执断常见，无因无果，无施无报。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此事与外道见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师，师所言是，弟子言是，师所言非，弟子言非，涅经言，迦叶，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犹自啖肉。戒律言，饮酒犯波夜提。犹自饮酒，无所疑难，此事违於师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虽复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轻於毁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虽复五热炙身，投渊赴火，穷诸苦行，未必皆啖食众生。今出家人啖食鱼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异学，虽不当理，各习师法，无有覆藏。今出家人啖食鱼肉，于所亲者，乃自和光；于所疏者，则有隐避。如是为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执，各重其法，乃自高声大唱云：不如我道真。于诸异人，无所忌惮。今出家人，或复年时已长，或复素为物宗，啖食鱼肉，极自艰难：或避弟子，或避同学，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怀挟邪志，崎岖覆藏，然后方得一过啖食。如此为学，五不及外道。又复外道直内无惭愧，方饰邪说，云佛教为法，本存远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断，以钱买肉，非己自杀，此亦非嫌，白衣愚痴，闻是僧说，谓真实语，便复信受，自行不善，增广诸恶，是则六不及外道。又外道虽复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各信经书，死不违背。今出家人啖食鱼肉。或云肉非己杀，犹得自啖，以钱买肉，亦复非嫌。如是说者，是事不然。涅经云，一切肉悉断，及自死者。自死者犹断，何况不自死者？楞伽经云，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业俱不善，死堕叫呼狱。何谓以财网肉？陆设置罘，水设网罟，此是以网网肉，若於屠杀人间，以钱买肉，此是以财网肉。若令此人不以财网肉者，习恶律仪，捕害众生，此人为当专自供口，亦复别有所拟。若别有所拟，向食肉者，岂无杀分？何得云我不杀生？此是灼然违背经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复外道同其法者和合，异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从。今出家人，或为师长，或为寺官，自开酒禁，啖食鱼肉，不复能得施其教戒，裁欲发言，他即讥刺云，师向亦尔，寺官亦尔。心怀内热，默然低头，面赤汗出，不复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复摩何，直尔止住，所以在寺者乖违，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与如己法，受乌戒人，受乌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乌戒人终不覆戒乌鹿戒施，鹿戒人终不覆戒受乌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进，我能苦行，一时覆相，诳诸白衣，出即饮酒，开众恶门，入即啖肉，集众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虽复颠倒，无如是众事，酒者是何臭气，水谷失其正性，成此别气，众生以罪业因缘，故受此恶触，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犹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饮酒，令不妄语，云何翻自饮酒，违负约誓？七众戒，八戒斋，五篇七聚，长短律仪，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馀众僧，故复可可，至学律者，弥不宜尔。且开放逸门，集众恶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药，出家人犹当诃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应如是。若非受戒者，亦应云檀越，酒是恶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饮。云何出家人而应自饮？尼罗浮陀地狱，身如段肉，无有识知，此是何人，皆饮酒者。出家僧尼，岂可不深信经教，自弃正法，行於邪道，长众恶根，造地狱苦？习行如此，岂不内愧？犹服如来衣，受人信施，居处塔寺，仰对尊像，若饮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虽饮酒啖肉，无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各有丘窟，终不以此仰触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终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无有讥嫌，出家人若饮酒啖肉，使人轻贱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门行井灶，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饮酒啖肉，臭气薰蒸，一切善神，皆悉远离，一切众魔，皆悉欢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自破财产，不破他财，出家人饮酒啖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则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皆是自力所办，出家人若饮酒啖肉，皆他信施，是则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是常业，更非异事，出家人若饮酒啖肉，众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则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如此饮酒啖肉，犹故不失世业，大耽昏者，此则不得。出家人若饮酒啖肉，若多若少，皆断佛种，是则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论过患，条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复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义学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犹不依佛法，是诸僧官，宜依法问。京师顷年讲大涅经，法轮相续，便是不断，至於听受，动有千计，今日重令法云法师为诸僧尼讲四相品四中少分，诸僧尼常听涅经，为当曾闻此说？为当不闻？若已曾闻，不应远背？若未曾闻，今宜忆持佛经中究竟说，断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许食，何况非自死者？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从师教？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发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若食肉者，是远离声闻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菩提道，若食肉者，是远离佛果，若食肉者，是远离大涅，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况涅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禅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进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举要为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谛，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缘，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罗密，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愿，若食肉者，是障四摄法，若食肉者，是障四无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无碍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脱，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檀严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刚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无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种智，若食肉者，是障无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无有菩萨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无菩萨法，无菩萨法，故无四无量心，无四无量心，故无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缘，佛子不续。所以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诸出家人，虽复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萨行，成就无上菩提，何为不能忍此臭腥，修声闻辟支佛道？鸱鸦嗜鼠，唧咀甘く，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胜诸众生，近与此等，同甘臭腥，岂直常怀杀心，断大慈种？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诸大德僧，诸解义者，讲涅经，何可不殷勤此句，令听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种愚痴之人，云我止啖鱼，实不食肉。亦应开示，此处不殊水陆，众生同名为肉，诸听讲者，岂可不审谛受持？如说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说此皆是远事，未为近切。诸大德僧尼，当知啖食众生者是魔行，啖食众生，是地狱种，啖食众生，是恐怖因，啖食众生，是断命因，啖食众生，是自烧因，啖食众生，是自煮因，啖食众生，是自炮因，啖食众生，是自炙因，啖食众生，是自割因，啖食众生，是自剥因，啖食众生，是断头因，啖食众生，是断手因，啖食众生，是断足因，啖食众生，是破腹因，啖食众生，是破背因，啖食众生，是刳肠因，啖食众生，是碎髓因，啖食众生，是扶目因，啖食众生，是割鼻因，啖食众生，是截耳因，啖食众生，是贫穷因，啖食众生，是下贱因，啖食众生，是冻饿因，啖食众生，是丑陋因，啖食众生，是聋因，啖食众生，是盲因，啖食众生，是《疒吕》因，啖食众生，是痖因，啖食众生，是跛因，啖食众生，是蹇因，啖食众生，是疮因，啖食众生，是疡因，啖食众生，是疥因，啖食众生，是癣因，食众生，是瘤因，啖食众生，是瘿因，啖食众生，是骂因，啖食众生，是疵因，啖食众生，是痈因，啖食众生，是笞因，啖食众生，是痔因，啖食众生，是疽因，啖食众生，是瘘因，啖食众生，是癞因，啖食众生，是致蚤因，啖食众生，是致虱因，啖食众生，是致蚊因，啖食众生，是致虻因，啖食众生，是遭毒虫因，啖食众生，是遭恶兽因，啖食众生，是病瘦因，啖食众生，是寒热因，啖食众生，是头痛因，啖食众生，是背痛因，啖食众生，是心痛因，啖食众生，是腹痛因，啖食众生，是胸痛因，啖食众生，是手痛因，啖食众生，是足痛因，啖食众生，是髓痛因，啖食众生，是肠痛因，啖食众生，是筋缩因，啖食众生，是胃反因，啖食众生，是脉绝因，啖食众生，是血流因，食众生，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咽塞因，啖食众生，是喉痛因，啖食众生，是风病因，啖食众生，是水病因，啖食众生，是四大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五脏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六腑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癫因，啖食众生，是狂因，啖食众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众病因，啖食众生，是热因，啖食众生，是恼因，啖食众生，是受压因，啖食众生，是遭水因，啖食众生，是遭火因，啖食众生，是遭风因，啖食众生，是遭偷因，啖食众生，是遭劫因，啖食众生，是遭贼因，啖食众生，是鞭因，啖食众生，是杖因，啖食众生，是笞因，啖食众生，是督因，啖食众生，是骂因，啖食众生，是辱因，啖食众生，是系因，啖食众生，是缚因，啖食众生，是幽因，啖食众生，是闭因，啖食众生，是生苦因，啖食众生，是老苦因，啖食众生，是病苦因，啖食众生，是死苦因，啖食众生，是怨憎会苦因，啖食众生，是爱别离苦因，啖食众生，是求不得苦因，啖食众生，是五受阴苦因，啖食众生，是行苦因，啖食众生，是坏苦因，啖食众生，是苦苦因，啖食众生，是想地狱因，啖食众生，是黑绳地狱因，啖食众生，是众合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叫唤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大叫唤地狱因，啖食众生，是热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大热地狱因，啖食众生，是阿鼻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八寒八热地狱因，乃至是八万四千鬲子地狱因，乃至是不可说不可说鬲子地狱因，啖食众生，乃至是一切饿鬼因，啖食众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当知饿鬼有无量苦，当知畜生有无量苦，畜生暂生暂死，为物所害，生时有无量怖畏，死时有无量怖畏，此皆杀业因缘，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杀果，展转不穷尽，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来所说，虽复多途，举要为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轻重，所以今日致众苦果，皆由杀业，恼害众生，略举一隅，粗言少分，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复当应思一大事，若使啖食众生父，众生亦报，啖食其父，若啖食众生母，众生亦报，啖食其母，若啖食众生子，众生亦报，啖食其子，如是怨对，报相啖食，历劫长夜，无有穷已。如经说，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儿，狼儿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断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断其命根，如此皆是经说，不可不信。其馀相报，推例可知。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当应信受，从无始已来，至於此生，经历六道，备诸果报，一切亲缘，遍一切处，直以经生历死，神明隔障，是诸眷属，不复相识。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或经是师长。或经是兄弟。或经是姊妹。或经是儿孙，或经是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别，还相啖食，不自觉知。啖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忿恨，还成怨对，向者至亲，还成至怨，如是之事，岂可不思？暂争舌端，一时少味，永与宿亲，长为怨对，可为痛心，难以言说。白衣居家，未可适道，出家学人，被如来衣，习菩萨行，宜应深思。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又复当思一事。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啖食众生，是一切众生恶知识，是一切众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满六道，若欲修行，皆为障难。一，理中障难，二，事中障难。何者是理中障难？以业因缘，自生障难，令此行人，愚痴无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设值善知识，不能信受，设复信受，不能习行，此是理中障难。事中障者，此诸怨对，或在恶鬼中，或在毒兽中，或在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龙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处处来作留难，设令修行，遇善知识，深心信受，适欲习行，便复难起，或引入邪道，或恼令心乱，修戒修定修慧，修诸功德，常不清净，常不满足，皆是旧怨，起诸对障，此是事中障难。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啖食众生，因缘能远离一切佛法，有如是种种过患，贪毒亦如是，毒亦如是，痴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过患，相与宜深自觉际，善思方便。（《广弘明集》二十六）

弟子萧衍又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北山蒋帝，犹且去杀，若以不杀祈愿，辄得上教，若以杀生祈愿，辄不得教。想今日大众，已应闻知。弟子已勒诸庙祝，及以百姓。凡诸群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各尽诚心，止修蔬供。蒋帝今日行菩萨道，诸出家人云何反食众生，行诸魔行？一日北山为蒋帝斋，所以皆请菜食僧者，正以幽灵悉能鉴见。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将恐蒋帝恶贱佛法，怪望弟子。是诸法师，当见此意。（同上）

弟子萧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诸义学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萧衍，於十方一切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伸约誓。今日僧众还寺已後，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盗贼不异，如是行者，犹是弟子中编户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问，若为外司听察所得，若为寺家自相纠举，不问年时老少，不问门徒多少，弟子当令寺官集僧众，鸣犍槌，舍戒还俗，著在家服，依涅经还俗策使。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推计名德大僧，不应有此，设令有此，当依法治问，其馀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会，此是大事因缘，非直一切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圣僧在此，诸天亦应遍满虚空，诸仙亦应遍满虚空，护世四王亦应在此，金刚蜜迹大辩天神，功德天神，韦驮天神，毗纽天神，摩醯首罗散脂大将地神，坚牢迦毗罗王，孔雀王，封头王，富尼跋陀罗迦王，阿修罗伽王，摩尼跋陀罗伽王，金毗罗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咒神王，六方大护都使安国，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满虚空，五龙王，娑竭龙王，阿耨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满龙王，如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切菩萨龙王，亦应遍满在此，天龙夜叉乾闼婆王，阿修罗王，迦楼罗王，紧那罗王，摩侯罗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应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庙诸神，亦应仄塞虚空，如是幽显莫不鉴观。唯无瑕者可以戮人，唯自净者可以净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当有不平色，设令刳心掷地，以示僧尼，丐数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其在行之。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当先自为誓，以明本心。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於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啖食众生，乃至饮於乳蜜，及以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後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僧尼若有饮酒啖鱼肉者，而不悔过，一切大力鬼神，亦应如此治问，增广善众，清净佛道。若未为幽司之所治问，犹在世者，弟子萧衍，当如法治问，驱令还俗，与居家衣，随时役使。愿今日二部僧尼，各还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时众，皆令听经法者。如说修行，不可复令断大慈种，使佛子不续。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问。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罗神，犹设鹿头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断。若不禁断，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别宣意。（同上）

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向已粗陈鱼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复欲通白一言。阎浮提寿云百二十，至於世间，罕闻其人，迁变零落，亦无宿少。经言，以一念顷，有六十刹那，生老无常，谢不移时，暂有诸根，俄然衰灭，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离地狱，其事甚难，戒德清净，犹惧不免，况於毁犯，安可免乎？虽复长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报，亦无是处，何以故尔？此生虽可不犯众罪，後报业强，现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复饮酒啖食众生。诸僧尼必信佛语，宜自力励。若云菜食为难。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应自强，有决定心，菜食何难，菜蔬鱼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秽下食，所以涅经言，受食之时，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岂须此法？且置远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厌恶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厌恶菜茹，事等如此，宜应自力，回不善惑，以为善惑，就善惑中，重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决定。凡不能离鱼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温，於人补益，作如是说，皆是倒见，今试复粗言，其事不尔，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则是菜蔬不冷，能有补益。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类皆坚强，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沈重，无论方招後报，有三途苦，即时四大，交有不及，此岂非惑者，因心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所执，甘鱼肉者，便为温为补，此是倒见，事不可信。复有一种人，食菜以为冷，便复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才欲得力，复啖鱼肉，鱼肉腥臊，能灭菜力，所以惑者云菜为性冷。凡数解素人，进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鱼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诸僧尼，复当知一事。凡食鱼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决定，多有留难，内外众魔，共相娆作，所以行者，思念鱼肉，酒是魔浆，故不待言。凡食鱼肉嗜饮酒者，善神远离，内无正气，如此等人，法多衰恼。复有一种人，虽能菜食，恃此十慢，多於恚，好生贪求，如是之人，亦坠魔界，多於衰恼。又有一种人，外行似熟，内心粗恶，见人胜己，常怀忿疾，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虽复菜蔬，亦多衰恼。若心力决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应思觉，勿以不决定心，期决定人。诸大德僧尼，有行业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开导，令未得者，今去皆得，皆若已习行，愿坚志力，若未曾行，愿皆改革。今日相与共为菩提种子，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广弘明集》二十六）

◇锺律纬

案律吕，京马郑蔡，至蕤宾，并上生大吕，而班固律历志，至蕤宾，仍以次下生。若从班义，夹锺唯长三寸七分有奇，律若过促，则夹锺之声成一调。中吕复去调半，是过於无调，仲春孟夏，正相长养，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为乖。郑玄又以阴阳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义，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降阳复将何寄？就筮数而论，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阴阳得有升降之义。阴阳从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数也。今郑乃执象数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穷，云九六相生，了不释十二气所以相通。郑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自无差，但律吕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复迟内上生盛变，仍复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尽阴阳，其当有以，若非深理难求，便是传者不习，比敕详求，莫能辨正，聊以馀日，试推其旨，参校旧器，及右夹锺玉律，更制新尺，以证分豪，制为四器，名之为通。四器弦间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黄锺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相次之理，为其名义，名之为通。通施三弦，传推月气，悉无差舛，即以夹锺王律命之，则还相中。又制为十二笛，以写通声，其夹锺笛十二调，以饮玉律，又不差异，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锺，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韵合和。端门外锺，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锺，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太蔟，则下今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单下，以推求锺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锺，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锺，端门外一锺是也。案西锺铭，则云清庙撞锺，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太蔟锺徵，则林锺宫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蔟，则非秦汉明矣。古人性质，故作僮仆字，则题而言，弥验非近。且夫验声改政，则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执其文，历年永久，隔而不通，无论乐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颂汉歌，各叙功德，岂容复施後王，以滥名实？今率详论，以言所见，并诏百司，以求厥中。

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临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锺律图，所载荀勖校量古尺文，与此铭同。

主衣，从上相承，有周时铜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检主衣周尺，东昏用为章信，尺不复存。玉律一口，萧馀定七枚，夹锺有昔题刻，乃制为尺，以相参验，取细毫中黍，积次训定今尺最为详密，长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为四器，名为通。又依新尺为笛，以命古锺，案刻夷则，以笛命饮和韵夷则，定合。

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已上四条，并见《隋书·律历志》上。）

卷八

◎萧纲（简文帝一）

帝讳纲，字世缵，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监六年封晋安王，历南兖州刺史、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历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为扬州刺史，三年五月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宝，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废，幽于永福省，遇弑。贼伪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明年，侯景伏诛，追谥日简文皇帝，庙号太宗，有《毛诗十五国风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老子私记》十卷，《庄子讲疏》二十卷，《谈疏》六卷，《灶经》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晚春赋

待馀春於北阁，藉高宴於南陂。水筛空而照底，风入树而香枝。嗟时序之回斡，叹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岭，爱新荷之发池。石凭波而倒植，林隐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横垂。见游鱼之戏藻，听惊鸟之鸣雌。树临流而影动，岩薄暮而云披。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径危。（《初学记》三。案僧赞《笋言要》引作《春晚赋》。）

◇秋兴赋

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伤二情之本背，更同来而匪方。复有登山望别，临水送归，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与行子，必承脸而沾衣。纷吾间居有怡，优游多暇。乃息书幌之劳，以命北园之驾。尔乃从玩池曲，迁坐林间。淹留而荫丹岫，徘徊而搴木兰。为兴未已，升彼悬崖。临风长想，凭高俯窥。察游鱼之息涧，怜惊禽之换枝。听夜笠之响殿，闻悬鱼之扣扉。将据梧於芳杜，欲留连而不归。（《艺文类聚》三，案：此赋与《临秋赋》张溥编入《元帝集》，误。）

◇临秋赋

火歇兮秋气生，风起兮秋潦清。览时兴而自得，聊飞辔而娱情。遵二条之广路，背九仞之高城。尔乃登长阪，息余骥。揽笔舒情，沈吟属思。草色杂而香同，树影齐而花异。遥峰迢递，萦沙断绝。云出山而相似，水含天而难别。（《艺文类聚》三。）

◇海赋

昔禹启龙门，群山既凿。高明澄气而清浮，厚载势广而盘礴。坎德氵存臻，水源深博。灌注百川，控清引浊。始乎滥觞，委输大壑。测之渺而无际，望之杳而绵漠。郁沸冥茫，往来日月。冖魄昏微，乍明乍没。若夫长风鼓怒，涌浪砰磕。扬波於万里之间，漂沫於扶桑之外。（《初学记》六）

◇大壑赋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大壑在焉，其深无极。悠悠既凑，滔滔不息。观其浸受，状其吞匿。历详众水，异导殊名。江出濯锦，汉吐珠瑛。海逢时而不通，河遇圣而知清。嗟乎，使夫怀山之水积，天汉之流驶。彭潜与渭湿俱臻，四渎与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难满，尾闾之为异。（《艺文类聚》九）

◇围城赋

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梁书·朱异传》）

◇述羁赋

奉明后之沾渥，将远述於荆楚。叹云霞之漫，对江山之遥阻。是时孟夏首节，雄风吹甸。晚解缆乎乡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飘飘而转远，顾帝都而裁见。远山碧，暮水红。日既晏，谁与同。云嵯峨而出岫，江摇漾而生风。奉玺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遄迈，改余玉於江隈。遵阳涂而中正，轸悲心其若颓。引领京邑，瞻望弗远。恋逐云飞，思随蓬卷。观江水之寂寥，愿从流而东返。（《艺文类聚》二十七）

◇阻归赋（《梁书·刘杳传》作《徂归赋》）

观建国之皇王，选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岂齐圣而作辅。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汉而自通。蹑九枝而耀景，总六翮而搏风。属玄之启异，逢玉弩之相惊。顿天罗於八表，腾云驱於四溟。发伏鳖之雄气，耀策马之高星。地迩朔埸，疆邻北极。垅树饶风，胡天少色。上月斜临，寒松遥直。云向山而欲敛，雁疲飞而不息。何愁绪之交加，岂树萱与折麻？闻繁钲之韵冰，听流风之入笳。终知客游之阻，舞解乡路之赊。（《艺文类聚》二十七）

◇序愁赋

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玩飞花之入户，看斜晖之度寮。虽复玉觞浮宛，赵瑟含娇。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长谣。（《艺文类聚》三十五）

◇悔赋（并序）

夫机难预知，知机者上智，智以运己，迷己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又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传云，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是以郑国盗多，太叔之恨表，卫风义失，宣公之刺彰，无将咏兴，垄事书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复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资，慎履冰之诫，窃服楚王之对，每徵后稷之诗，触类而长，乃为赋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遗，四壁无寓，三阶寡趣。月露澄晓，风柳悲暮。庭鹤双舞，檐鸟独赴。岸林宗之巾，凭南郭之几。玄德之毛聊萦，子安之啸时起。静思悔吝，铺究前史吊古伤今，惊忧叹杞。成败之踪，得失之理。莫不关此，令终由乎谋始，弃夸言於顿丘，重前非於蘧子。迹夫履车之人，岂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车书，鞭笞宇宙。胡亥之寄已危，万代之祀难构。阿衡失责成之所，赵高秉栋梁之授。拒谏逞刑，戮宰诛守。矜上林之戏马，嘉长杨之射兽。嗫占禁中之言，欺侮山东之寇。及其祠崇泾水，作衅夷宫。徒希与妻子伍，下愿与黔首同。信殪绝於凶丑，何前谋之不工？至如下相项籍，才气过人。拔山靡类，扛鼎绝伦。声驾盛汉，势压馀秦。钜鹿有动天之卒，辕门有屈膝之宾。既元刂有功之印，亦疑奇计之臣。唱鸡鸣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乌江之独愧，分汉骑之馀身。郭君失位，徒驭而亡。尚悲残糗，独饮馀浆。枕畚空卧，伏轼怀伤。魂飘原野，骨饵豺狼。楚王刻鹤，播徙南地。铙管徒鸣，才人空置。岂辎车之足荣，匪射猎之娱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甯喜纳君，恃功肆宠。卫侯厌黩，忠臣愤勇。昏迷靡悟，败不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踵。商君被执，李斯赴收。身居阙下，命厄秦囚。追伤用法之弊，还思不谏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终无追於昔谋。伯卓跋扈，豺目为辅。弑君鸩子，诛李害杜。鬻恩贩宠，怨庶虐人。蔽朝政之聪察，害上书之烈臣。荣昵子於阿尹，肆贪浊之淫威，树奸党于宫禁，察人主之纤微，卒其膏润铖。置缠逢徽，闰武关逸。才为时出，陆离儒雅，照烂文笔。江东起吞并之筹，幽州著怀远之术。运钟毁冕，时属倾颠；铺鸣水阔，日黑山迁。留卞之谋决，忠良之戮已缠。台耀之灾虽启，鹪鹩之赋徒然。士衡文杰，绰有余裕；气含珠璧，情蕴云雾。志阙沉隐，心耽进趣。倔兹猛众，临此劲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贞。笺辞已切，墨幔徒荣。表殒河上，心忆华亭。苦夫扬恽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殒命埋躯，伤形属吏。周君饮后，裴子酣狂，靳固纪瞻之妾，眠卧季伦之房，亦足以魂惊神爽，悔结嫌彰。已矣哉！波澜动兮昧前期，庸夫蔽兮自欺，不远而复幸无嗤，建功立德有常基，胸驰臆断多失之，前言往行可为师。《（文苑英华》九十一）

◇玄虚公子赋

有玄虚之公子，轻灭喧俗，保此大愚。居荣利而不染，岂声色之能拘。回还四始，出入三坟。心溶溶於玄境，意飘飘於白云。追寂圃而逍遥，任文林而迭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纵志於有无之上。不为山而自高，不为海而弥广。（《艺文类聚》三十六）

◇舌赋

奚兹先生问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贵，三寸著名。故微言传乎往记，妙说表乎丹青。鲁谈笑而军却，王言咏而瑞隆。陆有千金之富，周为一说之功。复有构扇之端，谗谀之迹。艳紫凌朱，飞黄妒白。吾将欲废便辟之交，远巧佞之友，殄张仪之馀，歼苏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汉王之玉斗。然後浮伪可息，淳风不朽。（《艺文类聚》十七）

◇舞赋

断霞之昭彩，若飞燕之相及。既相看而绵视，亦含资而俱立。於是徐鸣娇节，薄动轻金。奏巴渝之丽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动步，ㄆ轻宣而逐吟。尔乃优游容豫，顾眄徘徊。强纡颜而未笑，乍杂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侣，乃归飞而相拊。或前异而始同，乍初离而後赴。不迟不疾，若轻若重。眄鼓微吟，（《初学记》作「唱」。）回巾自拥。发乱难持，簪低易捧，牵福恃恩，怀娇知宠。（《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五。）

◇筝赋

江南之竹，弄玉有鸣凤之箫焉，洞阴之石，范女有游仙之磬焉。若夫排云入汉之美，含商触徵之奇。罢雍祠之丽响，绝汉殿之容仪。别有泗滨之梓，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干孤峙，负阴拂日，停雪栖霜。乍，玄岭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怀芳。奔电砀突而弥固，严风掎拔而无伤。途畏峰涩，人群罕至。乃命夔班，翦而成器。隆杀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锼绮媚。既而春桑已舒，暄风厶暖。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值使君而有辞，逢秋胡而不对。里闾既返，伏食蚕饥，五色之纟参虽乱，八熟之绪方治。异东垂之野茧，非山经之沤丝。於是制弦拟月，设柱方时。若夫铿锵奏曲，温润初鸣。或徘徊而蕴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将连而类绝，乍欲缓而频惊。陆离抑按，磊落纵横。奇调间发，美态孤生。若将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复征。声习习而流韵，时怦怦而不宁。如浮波之远骛，若丽树之争荣。譬云龙之无蒂，如笙凤之有情。学离之弄响，拟翔鸳之妙声。朱弦在手，击重还轻。尔其曲也，雅俗兼施，谐云门与四变，杂六列与咸池。王赞既工，阮赋亦奇。曹后听之而欢宴，谢相闻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别之心，临流送归之目。陇叶夜黄，关云晓伏。睹独雁之寒飞，望交河之水缩。听鸣筝之弄响，闻兹弦之一弹。足使游客恋国，壮士冲冠。若夫楚王怡荡，杨生娱志。小国寡民，督邮无事。乃有燕馀丽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经移北里。纳千金之重聘，擅专房之宴私。方美珥而不减，拟甘橘而无嗤。闻削成於斜领，照玉致於铅脂。度玲珑之曲阁，出悲翠之香帷。腕凝纱薄，佩重行迟。尔乃促筵命妓，（《艺文类聚》《初学记》）作「命友」。衔觞置酒。耳热眼花之娱，千金万年之寿。白日蹉跎，时淹乐久。玩飞花之度窗，看春风之入柳。命丽人於玉席，陈宝器於纨罗。抚鸣筝而动曲，譬轻薄之经过。黛眉如扫，曼睇成波。情长响怨，意满声多。奏相思而不见，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弹之未工，疑秦宫之讵和。若夫钩竿复发，蛱喋初挥。动玉匣之馀怨，鸣阳鸟之始飞。逐东趋於郑女，和西舞於荆妃。足使长廊之瓦虚坠，梁上之尘染衣。覃鱼游而不没，白鹤至而忘归。於是乎馀音未尽，新弄萦缠。参差容与，顾慕流连。落横钗於袖下，敛垂衫於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续弦。照琼环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牵。见微颦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长吟之靡曼，杂新歌之可怜。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爱君傍。影入著衣镜，裙含辟恶香。鸳鸯七十二，乱舞未成行。故乃宋伟绿珠之好声，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前，言韬辉而耻学。实独立之丽人，乃入神之佳乐。（《文苑英华》七十一，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六。）

◇金钅享赋（并序）

舍弟西中郎致金钅享一枚，周礼云，鼓人掌六鼓四金，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金钅享和鼓，金镯节鼓。注曰，钅享，钅享于也。圜如椎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淮南云，两军相当，鼓钅享相望。若古之礼器，饰军和乐者矣。吾奇而赋之，其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钅享于之丽器，实军乐之兼珍。伊前古以为美，成名都之匠人。采赤鋈於蜀垒，求铜精於灌滨。若夫鼓以阳炉，营之阴炭。是镌是刻，载辉载焕。笑乌获之奋槌，逾嵇生之善锻。实规形之可悦，以妙声之远闻。譬洪锺之虎钅刃，学章鼎之龙文。至於и ね先列，金石俱谐。八能效技，六变程才。观云龙之郁郁，望威凤之徘徊。沛县留三日之饮，平乐有十千之丕。挥秦筝之慷慨，代晋鼓之单哼。皆能协宫和徵，节往通来。宣奏有序，度曲可观。鄙金铺之非德，嗤商鼗之易殚。应南斗之鸣瑟，杂西汉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讨，贰师远征。蒲昌对战，孤竹临兵。映似月之遥羽，飞如凫之去旌。军鱼丽而齐上，阵龙膝而俱行。望乌云之临敌，闻条风之入营。壮士被犀，良马络铁。野旷尘昏，星流电击。日侵山而欲隐，雾陵空而不灭。望水色其如花，睹奔沙之似雪。咸听响而先登，普闻鸣而为节。当此时也。画角耻吟，胡笳不思。刁斗暂捐，金钲虚置。何资和之不营，而吐声之雄异？制六师之进旅，惊三军之武志。嗟吾弟之博物，实爱奇之已深。识且鉴於鸣石，贶有逾於兼金。如陈器於柏寝，似出鼎於汾阴。岂宝之为贵，非瑚琏之可钦。昔武都之一扇，乃铭功以述心。矧元常之五熟，又刻篆以书音。况兹赠之为美，而古迹之可寻。聊染翰而操笔，终有愧於ギ琳。（《文苑英华》七十一）

◇列灯赋

何解冻之嘉月，值荚之尽开。草含春而动色，云飞采而轻来。南油俱满，西漆争然。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九微间吐，百枝交布。聚类炎洲，迹同大树。竞红蕊之晨舒，蔑丹萤之昏骛。兰膏馥气，芬炷擎心。寒生色浅，露染光沈。（《艺文类聚》八十）

◇对烛赋

云母窗中合花毡，茱萸幔里铺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灯火不须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摇同心之明烛，施雕金之丽盘。眠龙傍绕，倒凤双安。转辟邪而取正，推棂窗而畏宽。绿炬怀翠，朱蜡含丹。豹脂宜火，牛耐寒。铜芝抱带复缠柯，金藕相萦共吐荷。视横芒之昭曜，见蜜泪之躇跎。渐觉流珠走，熟视绛花多。宵深色丽，焰动风过。夜久惟烦铗，天寒不畏蛾。菖蒲传酒座欲阑，碧玉舞罢罗衣单。影度临长枕，烟生向果盘。迴照金屏里，脉脉两相看。（《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眼明囊赋（并序）

俗之妇人，八月旦，多以锦翠珠玉为眼明囊，因竞凌晨取露以拭目，聊为此赋。

尔乃裁兹金镂，制此妖饰。缉濯锦之龙光，翦轻羁之蝉翼。杂花胜而成疏，依步摇而相逼。明金乱杂，细宝交陈。义同厌胜，欣此节新。拟椒花於岁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夭桃於暮春。（《艺文类聚》七十）

◇梅花赋

层城之宫，灵苑之中。奇木万品，庶草千丛。光分影杂，条繁干通。寒圭变节，冬灰徙筒。并皆枯悴，色落摧风。年归气新，摇云动尘。梅花特早，偏能识春。或承阳而发金，乍杂雪而被银。吐艳四照之林，舒荣五衢之路。既玉缀而珠离，且冰悬而雹布。叶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插故。标半落而飞空，香随风而远度。挂靡靡之游丝，杂霏霏之晨雾。争楼上之落粉，夺机中之织素。乍开花而傍。或含影而临池。向玉阶而结彩，拂网户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咏，三军传魏武之奇。於是重闺佳丽，貌婉心闲。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遣寒。夹衣始薄，罗袖初单。折此芳花，举兹轻袖。或插鬓而问人，或残枝而相授。恨鬟前之大空，嫌金钿之转旧。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长落尽，贱妾为此敛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时。（《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采莲赋

望江南兮清且空，对荷花兮丹复红。卧莲叶而覆水，乱高房而出丛。楚王暇日之欢，丽人妖艳之质。且弃垂钓之鱼，未论芳之实。唯欲回渡轻船，共采新莲。傍斜山而屡转，乘横流而不前。於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晚，徘徊未反。畏风多而榜危，惊舟移而花远。歌曰，常闻蕖可爱，采撷欲为裙。叶滑不留纟延，心忙无假薰。千春谁与乐，唯有妾随君。（《艺文类聚》八十二）

◇修竹赋

有便娟之茂条，寄江上而丛生。玉润桃枝之丽，鱼肠云母之名。日映花靡，风动枝轻。陈王欢旧，小堂伫轴。令饯故人，亦赋修竹。伊嘉宾之独劭，顾余躬而自恧。（《艺文类聚》八十九，《初学记》二十八。）

◇鸳鸯赋

朝飞绿岸，夕归丹屿。顾落日而俱吟，追清风而双举。时排荇带，乍拂菱华。始临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颦。既是金闺新入宠，复是兰房得意人。见兹禽之栖宿，想君意之相亲。（《艺文类聚》九十三）

◇赋

饮三芝之淳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锦质之报章。红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广戏深。临高舞翮，映浅弄音。逐馀晖而顾景，乘清吹而徵吟。（《艺文类聚》九十三）

卷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简文帝（二）

◇即位大赦诏（太清三年五月辛巳）

朕以不造，夙丁闵凶，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慕号辟，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茕茕在疚，罔知所托，

方赖藩辅，社稷用安。谨遵先旨，顾命遗泽，宜加亿兆，可大赦天下。（《梁书·简文帝纪》）

◇原放北人为奴婢者诏（太清三年五月壬午）

育物惟宽，驭民惟惠，道著兴王，本非隶役。或开奉国，便致擒虏。或任边疆，滥被抄劫。二邦是竞，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创承鸿业，既临率土，化行宇宙，岂欲使彼，独为匪民？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并及妻儿，悉可原放。（《梁书·简文帝纪》）

◇营庄陵诏

简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为藏，东汉寿陵，流水而已。朕属值时艰，岁饥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营庄陵，务存约俭。（《梁书·太宗王皇传》）

◇赠江子一子四子五诏

故戎昭将军、通直散骑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书右丞江子四，东宫直殿主帅子五，祸故有闻，良以矜恻，死事加等，抑惟旧章，可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子四中书侍郎，子五散骑侍郎。（《梁书·江子一传》）

◇改元大宝大赦诏（大宝元年正月辛亥）

盖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获已而临莅之。故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轩冕之华，傥来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启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智周万物，属齐季荐瘥，彝偷剥丧，同气离入苑之祸，元首怀无厌之欲，乃当乐推之运，因亿兆之心，承彼掎角，雪兹仇耻，事非为己，义实从民，故功成弗居，卑宫菲食，大慈之业普薰，汾阳之诏屡下，於兹四纪，无得而称。朕以寡昧，哀茕孔棘，生灵已尽，志不图全，黾勉视阴，企承鸿绪，悬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迟，谅弥切。方当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即王道未直，天步犹艰，式凭宰辅，以弘庶政，履端建号，仰惟旧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梁书·简文帝纪》）

◇解严诏（大宝元年二月丙戌）

近东垂扰乱，江阳纵逸，上宰运谋，猛士雄奋，吴会肃清，济兖澄谧，京师畿内，无事戎衣，朝廷达官，斋内左右，并可解严。（《梁书·简文帝纪》）

◇与湘东王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筠自旧手，後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梁书·萧子显传》）

◇为孔休源举哀令（中大通四年五月）

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岁西浮渚宫，东泊壤，毗佐蕃政，实尽厥诚，安国之详审，公仪之廉白，无以过之。奄至殒丧，情用恻怛，今须举哀，外可备礼。（《梁书·孔休源传》）

◇与刘孝仪令悼刘遵（大同元年）

贤从中庶，奄至殒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贞固，内含玉润，外表澜清，美誉嘉声，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终如一，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既以鸣谦表性，又以难进自居，未尝造请公卿，缔交荣利。是以新沓莫之举，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职，栖迟门下，已逾五载，同僚已陟，後进多升，而怡然清静，不以少多为念，确尔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观宝，东江独步，书籍所载，必不是过。吾昔在汉南，连翩书记，及忝朱方，从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风月夜，舟乍动，朱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酒阑耳热，言志赋诗，校覆忠贤，榷扬文史，益者三友，此实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结去思，野多驯雉，此亦威凤一羽，足以验其五德。比在春坊，载获申晤，博望无通宾之务，司成多节文之科，所赖故人，时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实可嗟痛。惟与善人，此为虚说，天之报施，岂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诚，亦当何已，往矣奈何，投笔恻怆，吾昨欲为志铭，并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扬吹，使得骋其才用，今者为铭为集，何益既往，故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梁书·刘遵传》）

◇与湘东王令悼王规（大同二年）

威明昨宵奄後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上，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一尔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梁书·王规传》，又《南史》二十二。）

◇停省妇见令

雁之仪，既称合於二姓，酒食之会，亦有因不失亲，若使榛栗段，贽馈必举，副笄编珈，盛饰斯备，不应妇见之礼，独以亲阙。顷者敬进酏醴，已传妇事之则，而奉盘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质文异世。临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侄，宜停省。（《隋书·礼仪志》四，大同五年临城公婚，公夫人於皇太子妃为姑侄，进见之制，议者不同，令云云。）

◇与衡山侯恭手令

彼士流肮脏，有关辅馀风，黔首扞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忄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蛮不知礼让，怀抱不可皂白，法律无所用施，愿充实边戍，无数迁徙，谍候惟远，箱庾惟积，长以控短，静以制躁，早蒙爱念，敢布腹心。

◇甄异张景愿复雠教

夫理感禽鱼，道均荆棘，亦有乡因行改，江以孝移。张景愿自缚到郡，称其父为韦法所杀，今於公田渚斩法级祭墓讫，束身归官。昔沂泽抚剑，河南执戟，远符古义，实足可嘉，防广刃雠，赦其桎梏之罪，丁兰雪耻，擢以大夫之位。（《艺文类聚》三十三）

◇资遣孔焘二女教

夫思人生至轻，事惟悼往，表闾式墓，义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见抚张既，桥玄之子，受托魏王，斯故美在令终，爱兼身後。故无锡令孔焘，经术弘长，志履贞概，游处积年，一朝长往，闻其在室二女，并未有行，可广访姻家，务求偶对。（《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四十一。）

◇临雍州原减民间资教

诚欲投躯决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驱未息，役爨之忧，兵家斯急，师兴之费，日用弥广。今春流既长，舻舳争前，转漕相追，馈粮不阙，义存矜急，无俟多费。（《艺文类聚》五十）

◇临雍州革贪惰教

壮夫疲於擐甲，匹妇劳於转输，藜藿难充，转死沟壑，春蚕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饱，胡宁斯忍，复加裒削，伤盗抵罪，遂为十一之资，金作赎刑，翻成润屋之产。（《艺文类聚》五十）

◇图雍州贤能刺史教

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陈之画，或有留爱士氓，或有传芳史籍。昔越王金，尚思范蠡，汉军染画，犹高贾彪，矧彼前贤，宁忘景慕，可并图象厅事，以旌厥善。（《艺文类聚》五十二）

◇罢雍州恩教

折以片言，事关往圣，寄之勿扰，传彼昔贤。故克木不对，画狱无入。吾自之雍，矜怀圄犴，幸得天无虚旱，地歇怪虫，今轴车行涂，舟艹且戒，植柳官度，尚或依然，寄饭曹僖，犹思恩宥，况义化君民，节离寒暑，悯兹岐路，宜留惠泽。（《艺文类聚》五十）

◇复临丹阳教

昔越张修猛，用弘美绩，边延善政，实著民谣。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将恐五无谣，两岐难颂，思立恩惠，微宣风范。（《艺文类聚》五十）

◇移市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淮作守，白鹿随而忘反，萧令解绶，黄雀从而不归。况复卫卒遮车，追民拥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东川，阻兹涸水，日中总会，交贸迁移，虽樊无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旧体，自有常处，不容近违孔奋，远逐曹参，正恐旧肆盈虚。或成雕废。（《艺文类聚》六十五）

◇下僧正教

此州伽蓝支提基列，虽多设庄严，盛修供具，观其外迹，必备华侈，在乎意地，实有未弘。何者？凡铸金刻木，镂漆图瓦，盖所以仰传应身，远注灵觉，羡龙瓶之始晨，追鹤林之馀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极，去圣兹远，怀圣之理必深。此土之寺，止乎应生之日，则暂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箧笥，乃至弃服离身，寻炎去顶。或十尊五圣，共处一厨，或大士如来，俱藏一柜，信可谓心与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进心少。昔塔里红函，止传舍利，象头白伞，非谓全身。夫以画像追陈，尚使吏民识敬，金图范，终令越主怀思，匹以龙阿，尚能跃鞘，方之虎兕，犹称出柙，况复最大圆慈，无上善聚，闻名去烦，见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蕴斯木密，缄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罗阅，久入四天。又异祇洹，掩户三月，宝殿空临，琼阶虚敞，密帷不开，非仲舒之曲学，红壁长掩，似卿之避雠。且广夏云垂，崇甍鸟，若施之玉座，饰以金钿，必不尘霭日姿，亏点月面，琉璃密窗，自可轻风难入，能须细网，足使飞燕不过，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弥重，可即宣敕，永使准行。（《广弘明集》十六）

◇为南平王拜大司马章

臣度连宸萼，地实睿跗，王业权舆，夙奉缔构，爰颁卢绾，同赞密谋，豫均邓禹，俱奉明诏，故搏飞九万，实假扶摇之力，冲天百尺，无俟剞劂之劳。（《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王规拜吴郡太守章

臣今愿敛衽後思，循墙所忝，示山河而形胜，顾浮桥而不见，苍鹰一游，望仙掌而逮然，方当驾吉祥之车，入句吴之地，驱缇扇之马，抚奉德之乡，制锦何阶，棼丝方始。（《艺文类聚》五十）

◇谢赐新历表

五司告肇，万寿载光，叶璧轮，庆休宝历，班和布政，悬阙徇道。或弘敬授之典，载阐浃辰之教。（《艺文类聚》五）

◇又

璇环玑，凤司肇律，观斗辨气，玉移春，万福维新，克固天保。（《艺文类聚》五）

◇上南郊颂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设，汉兴北，夤恪之道未隆，而体元含极，先後弗违，典盛望，理通孝敬，洁静之礼载光，帝郊之风斯洽。昔东平琅琊，著藻炎德，临淄中山，ゼ文魏美。（《艺文类聚》三十八）

◇求宁国临城二公入学表

臣闻瞻彼缉孤，既次良冶，相诸笋玉，犹符他山。故沮涣之水可居，邹鲁之乡为贵，下帷投斧。昔人以为精力，弃竿委麦，先哲以为美谈。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阐无为之妙说，话郊讲道，不劳贾生之议，就阳启位，无待公玉之图，愿得齿年国胄，随肩选造。（《艺文类聚》三十八）

◇让骠骑扬州刺史表

常愿亲侯就列，希同特进之班，角弓还第，不竞龙骧之赏。而天泽无涯，名器总集。窃以骠骑之官，既为上将，神州之重，实号中土。故以弹压六戎，冠冕九牧，岂止司隶绛节，金吾缇骑？况复任总皇畿，位重连率。何则？骠骑之号，历选为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刘苍，齐宪为公主所申，吴汉因群臣之举。（《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三十八。）

◇让鼓吹表

宽博为善，不饰被於声明，缘宠成功，未增荣於铙管，岂宜响芳树於西河，鸣朝飞於黑水？彼己之讥何惧，尸素之诫知惭。（《艺文类聚》六十八）

◇在州羸疾自解表

昔违紫复，曾不弱冠，今梦青蒲，逝将已立，愿归之谒，不逮宸矜，民请之书，遽降天允，属上党之雄，山西宣将，五校失道，八尉骄贪，一箭而解重围，更成戎阻，九战而绝甬道，翻就丧师。虽王郭不追，朱买难嗣，实以褰袒明目，日夜厉精，地杂黠羌，民多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类汝南，勋异伯宗，必须荣逾戊己，州牧良才，实属多士，无令菲薄，徒积妨贤。（《艺文类聚》七十五）

◇谢为皇太子表

伏见诏书，以臣为皇太子，有命自天，实惊物听，鸿名盛典，爰萃庸薄，势举千钧，方兹未重，高抟九万，比此非遥。臣本凡蔽，宾实无取，特以毓庆云霄，凭晖璇极，鸣玉内侍，指麾外蕃，犹惧不任，尚疑废职。况复监抚守从，道著前经，恭敬温文，义彰昔记，震维礼绝，离景事尊，养德北宫，赞业东序，魏平非拟，汉庄靡继。臣牧拙樊汉，始获言归，遂以下才，属当上嗣，事异定陶之举，有类胶东之册，将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游，屈叔誉之辞，绎卞兰之颂。（《艺文类聚》十六）

◇拜皇太子临轩竟谢表

臣闻团晖丽天，氵存雷居震，必资令德，建贤明。臣本空薄，器业无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惭好儒之志，且乏丰下之姿，叨逢慈奖，事出希世，方将问安寝门，视膳天幄，察陈奏之章，示严警之书，出龙楼而祗召，息车驰道，侍銮舆而巡幸，说经孔庭，足践阊阖，风云之势斯近，飞陵倒景，神仙之举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兹守器，逢师旷之褒，值史丹之述。（《艺文类聚》十六）

◇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

臣闻无怀有巢之前，书契未作，尊卢赫胥之氏，坟典不传。若夫正少阳之位，主承祧之则，口实为美，唯称启诵，自兹厥後，罕或闻焉。昭明太子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孝敬兼极，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东序，长备元良之德，蕴兹三善，弘此四聪，非假二疏，宁劳四皓，虎贲恧其经学，智囊惭其调护，岂止博望延宾，寿春能赋，问疑枣据，书戒马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颓靡续，地尊虢嗣，外阳之术无徵，位比周储，缑山之驾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离。（《初学记》作明两。）出入铜龙，瞻仰故实，思所以揄扬盛轨，宣记德音，谨撰昭明太子别传文集，请备之延阁，藏诸广内，永彰茂实，式表洪徽。（《艺文类聚》十六，又五十五，《初学记》十。）

◇为子大心让当阳公表

日蚀之馀，无黄童之对，荷戟入榛，异子乌之辩，遂复早建茅社，夙开井赋，爵列五等，绶参四色。（《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子大款让石城公表

诡对鹤书，俯羞鸦翼。臣生处深宫，未觌焦原之险，不出户庭，岂观砥柱之峻？臣闻坳塘泛水，岂议大渎之流，覆篑为峰，终乖小鲁之说。（《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长子大器让宣城王表

襄野之辩，尚对轩君，弘羊之计，犹干汉主。徒以结庆璇源，乘荫霄极，一日千里，困骐骥之驰，高阴百尺，藉云崖之远，熙祖流聪慧之称，方建临淮之国，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启平原之封，南郡奥部，春谷名区，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阳之岭，而绿车赤绶，交映相晖，金玺银券，灼光彩。（《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武陵王让扬州表

臣延首青冥，倾心紫府，言非东里，诚譬北辰，而滔滔云汉，不被霈然之泽，郁郁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请固所陈，明主理夺，伏冀照计。臣闻系风捕影，涉求之路靡阶，玉马金舟，过远之资无托。（《艺文类聚》五十）

◇为南康王会理让湘州表

丝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云而下坠，浮舟千仞，吕梁之畅已深，总辔万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悬车之惧非浅。（《艺文类聚》五十）

◇请右将军朱异奉述制旨易义表

臣闻仰观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图洛书，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极，犹彼黄锺，总六律之殊气，疑关永辟，逾弘农之洞启，辞河既吐，迈龙门之已凿。臣以庸蔽，窃尚名理，钻仰几深。伏惟舞蹈，冒欲请侍中右卫将军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义，弘阐圣作，垂裕蒙求，谨以表闻，伏愿垂允。（《艺文类聚》五十五）

◇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

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故东鲁梦周，穷兹删采，西河邵魏，著彼缵述，叶星辰而建诗，观斗仪而命礼，以为陈徐雅颂，膏肓匪一，燕韩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郑君，徒逢笺释，南郡太守，空为异序，庶今中和永播，硕学知宗，大胥负师，国子咸绍，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艺文类聚》五十五）

◇上白兔表

瑞表丹陵，祥因旧沛，四灵可迈，既验玉衡之精，千岁变采，有符明月之状。岂殊丹岫之羽，不止帝梧，庶比素质之禽，得游君囿。（《艺文类聚》九十五）

◇上大法颂表

臣纲言，臣闻至理隆而德音阐，成功臻而颂声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树，或事止乎区中，庆昭乎一物，犹且手舞足蹈，传式方来。况乃道出百王，义高三代，而可阁笔韬词，咏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觉之理独圆，三千大千，无缘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无垠，躬纡尊极，降宣至理，泽雨无偏，心田受润。是以九围共溺，并识归涯，万国均梦，一日俱晓，佛法之胜事，国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颂之作，不可阙也。谨上大法颂一首，曹丕从征之赋，刘坦游侍之谈，曾无连类，伏兼悚恧，不胜喜悦之诚。谨遣状诏锺超宝奉表献颂以闻。（《释藏》轻五，《广弘明集》二十，《艺文类聚》七十七。）

◇答穰城永和移文

属彼数及悔亡，运逢瓦解，石言水斗，实验地凶，飞絮雨粟，还符天怪，故沦俗骏奔，遗黎南请，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伤一物之失所，故馀民襁负，扫地来王，而向化之党，忽览今移，咸以陶兹礼乐，重睹衣冠，已变伊川之发，兼削呼韩之衽，宁当生入玉关，死归建业，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远届，实亦劳止。想近察时机，远详图纬，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贤，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株，不达玄象，将恐卫将之师，复有狼居之战，应侯之讨，更睹阴山之哭。（《艺文类聚》五十八）

卷十

◎简文帝（二）

◇上皇太子玄圃园讲颂启

窃以舜韶始唱，灵仪自舞，陈律才暄，风心竞萼，轻禽短叶，尚识音光，沐善欢心，宁忘抚。伏惟殿下，体高玄赜，养道春禁，牢笼文圃，渔猎义河，注意龙宫，研心宝印，云聚生什之材，并命应王之匹，探机析理，怡然不倦，朱华景月，讵此忘罢。属素藏晚节，玄英初气，霜竹浮阴，风梧散叶，从容雅论，实会神衷。纲经生多幸，属此休世，踌躇奉渥，得备磐藩，而黏蝇未拔，迷象不羁，宝没醉衣，珠沈勇额，得闻胜善，宁忘歌咏，谨上玄圃园讲颂一首，文惭绮发，思阙雕英，徒怀舞蹈之心，终愧清风之藻，冒昧呈闻，追深赧汗，谨启。（《释藏》轻五，《广弘明集》二十。）

◇谢东宫赐裘启

纲启，蒙赉豹裘一领，降斯止谤，垂兹信服，物华雉毳，名高燕羽，纲才惭齐相，受白狐之饰，德谢汉蕃，均黑貂之赐，地卷朔风，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气，袖起阳春，荷泽知惭，承恩兴感，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艺文类聚》六十七，《初学记》二十六。）

◇谢东宫赐柿启

悬霜照采，凌冬挺润，甘清玉露，味重金液，虽复安邑秋献，灵关晚实，无以疋此嘉名，方兹擅美。（《艺文类聚》八十六）

◇叙南康简王薨上东宫启

方当逸足长衢，克固藩屏，而峰摧璧毁，一朝云及。纲兄弟各从王役，东守西抚，常愿陪承甲馆，同奉画堂，豫得西苑赋文，北场旋食，岂谓不幸，独隔昭世，异林有悲，飞鸣斯切。伏惟殿下，爱睦恩深，常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馀稿，东平告尽，驿问留书，呜呼此恨，复在兹日。（《艺文类聚》二十）

◇谢邵陵王禁锢启

臣纶习近宵人，不能改过，屡犯明宪，三入刑科。昔缪彤掩扉，曹议著论，布衣昆弟，且相诫勖，以臣居长，终惭劝励，仰负慈严，心颜战。（《艺文类聚》五十四）

◇囚徒配役事启

伏以明慎三典，宽简八刑，宸鉴每以垂心，国诰是焉攸切。臣比时奉敕旨，权视京师杂事，切见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并启请四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以下轻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异，而甲付钱署，乙配郊坛，钱署三所，於事为剧，郊坛六处，在役则优，令听狱官，详其可否，於事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难遇其人，流泉易启其齿，将恐玉科轻重，全关墨绶，金书去取，更由丹笔，愚谓宜详立条制，以为永准。（《艺文类聚》五十四，又见《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大同中，皇太子上疏。）

◇谢敕示苦旱诗启

伏以九年之水，不伤尧政，七载之旱，无累汤朝，岁弘则公田已修，农勤则我庾惟亿。今者亢阳以来，为日未久，将恐督邮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未收，无伤河南之尹，而载劳兴居，仰发歌咏，无爱圭璧，有事山川，菲饮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阙如，轩顼之所不逮。（《艺文类聚》一百）

◇庆洛阳平启

自函洛榛旷，獯猃荐食，久绝正朔之风，不睹轩之使，乘此战心，负斯戎足，每兴燔燧之惊，常劳守漳之民，自非圣略弘宣，天纲遐顿，岂能使汉地尽收，名王争入？方令九服大同，万邦齐轨，亭塞寝兵，关候罢柝，臣诚兼家国，倍深欢庆。（《艺文类聚》五十九）

◇疑礼启

谨案下殇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礼，则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礼，窃有小疑。（《隋书·礼仪志》三，大同六年，皇太子启。）

◇谢敕赉中庸讲疏启

若睹玄圭，如观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庆云五色，垂采氤氲，天经地义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实立教之关键，德行之指归。自非千年有圣，得奉皇门，无以识九经之伦，禀二门之致。窃以周发上圣，问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极，访六舞於苌弘，未有悬镜独晓，仰均神鉴，方知始画八卦，风羲有惭，正名百物，轩辕为陋。（《艺文类聚》五十五）

◇谢敕赉方诸剑等启

才发紫函。（《初学记》《御览》作玉函。）雕奇溢目，始开泥检。（《初学记》《御览》作牙检。）丽饰交陈，已匹丹霞之晖，乍比青云之制，身文自贵，器用惟宜，寒暑兼华，左右相照。（《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四。）

◇谢敕赉善胜威胜刀启

冰锷含彩，雕琰表饰，名均素质，神号脱光，五宝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胜今造，愚臣总被其恩，锡韩非之书，未足为比，给博山之，笔方此更轻。（《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敕赐玉佩启

臣纲言，主衣裘智玮奉宣敕旨，垂赉臣玉佩一具，蓝田丽采，槐水缕文，饰以金阙之珠，制以鲁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发内府，猥垂沾肠，臣方温谢德，比振惭声，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艺文类聚》六十七，《初学记》二十六。）

◇谢赉扇启

臣纲启，传诏饶僧明奉宣敕旨，垂赉细绫大文画柳蝉山扇一柄，文筠析缕，香发海檀，肃肃清风，即令象簟非贵，依依散彩，便觉夏室含霜，饮露青蜩，应三伏之修景，群飞黄雀，送六月之南风，蔽日垂阴，薰泽惭采，浮凉涤暑，频末愧吹，圣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兹下被，顶载曲私，伏增欣跃，谨奉启事谢闻，谨启。（《初学记》二十五）

◇谢赉碧虑棋子屏风启

臣纲启，宣诏王佛慧奉宣敕旨，垂赉碧虑基子屏风二十牒，极班马之巧，兼曹史之虑，均天台之翠壁，杂水华（《艺文类聚》作业。）之嘉名，使云母之窗，惭其丽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圣慈，曲垂沾逮，嘉逐恩来，聪同凤舞，言因谢尽，更类三缄，不任铭荷之诚，谨奉启谢以闻，谨启。（《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

◇谢敕赉织竹火笼启

池水始浮，庭雪向飞，慈泽与涯，时锡香被，制此兰枝，雕斯罕节，文华九折，用美十炉。（《艺文类聚》七十）

◇谢敕赉益州天门冬启

逮自星桥，见珍玉垒，本草称其轻身，延寿实为上药，姬晋之重丹桂，曹丕之爱落英，一家恩锡，窃幸往代。（《艺文类聚》八十一）

◇谢敕赉貂坐褥席启

东瀛美毳，不著马彪之仪，北朔文茵，岂问张敝所记。阴炭既重，寒井犹冰，特降殊私，温华曲被，虽狐白千金，织成千种，李颁汉被，杨降曹毡，不足以仿佛洪慈，连类圣泽。（《艺文类聚》九十五）

◇谢敕赐长生米启

尧禾五尺，未足称珍，汉苗九穗，方斯非拟，如随瑞鹿，若降神乌，暮律向游，献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贵，粒有延龄之名，藉此资身，因斯养性。（《艺文类聚》七十二）

◇请幸重云寺开讲启

臣纲臣纶、臣纪言，臣闻紫宫丽天，著明玄象，轩台在岳，逖听良书。是以道弥隆而礼愈缛，德弥溥而事愈泰，此盖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光严殿，侔神垂则，冲天开宇，功深大壮，事协文明，仪辰建极，切灵启构，照烛三光，含超百堵，咸谓心华所表，复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现，不藉子来而成，实惟净国，固绝董落之礼，高迈释宫，理无鹿鸣之宴。窃惟妙胜之堂，本师於兹佛吼，摩尼之殿，如来亦阐法音，伏希躬降容，施洒甘露，油然慧云，沛然慈雨，光斯盛业，导彼苍生，履天居而说无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举而三美显，岂不大乎！与彼陉山之上，仟岩之下，西都凤皇，负阳，安足同日而语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轻干听览，流汗战慑，谨启。（《广弘明集》十九）

◇重请开讲启

臣纲、臣纶、臣纪言，一日轻最上闻，愿垂法雨，天鉴凝远，未蒙降遂，预均药木，诚同器水，徒美春华，还怜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图，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尧九舜无以方，而秋风动条，尚兴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犹起纳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议石渠之讲。窃以神通所现，一念万机，大权所行，应时三密，犹处禅寂，影现十方，一起道场，已为八会，岂与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劳，铸鼎之君，切风雨之务？伏愿以平等慧，行如来慈，为度苍生，降希有事，使朝满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并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谨冒天威，重以开启，翘诚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无山，岂自高於曩日，南阳回景，不独隔於当今，谨启。（《释藏》轻四，《广弘明集》十九。）

◇三请开讲启

臣纲、臣纶、臣纪言，敢藉宠灵，频干听览，再降神旨，未垂临烛。伏以皇政广覃，天覆悠远，海河夷晏，日月贞明，洛水有称蕃之胡，藁街有归命之虏，春戈已戢，秋尘不飞，槐棘均多士之诗，貂有得贤之颂，圣德冲谦，劬劳日昃，犹以时多禹叹，物未尧心，百辟惭惶，群司耸荡，臣等或三善靡闻，或一官不效，嗜鲍逢宰相之请，学俭得参军之讥，而自以结根天苑，窃高前载，是以匪惧尘黩，复敢上闻。伏愿乐说大慈，特垂矜许，放光动地，不以法妨俗，随机逗药，不以人废言，俾兹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树，共转六尘，镜里得珠，俱开三障，於其诚愿，孰不幸甚！累冒宸严，倍增战息，谨启。（《广弘明集》十九）

◇请幸同泰寺开讲启

臣纲言，窃以真如无说，非荃不悟，极果不应，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缘，方见圆曦之影，药含长性，得坠慧云之慈。伏惟陛下，玉镜宸居，金轮驭世，应迹有为，俯存利物，不违本誓，开导愚蒙，驱十方於大乘，运万国於仁寿，岂止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决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尧，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銮跸，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识归。臣自叨预趋闻，渴仰无厌，一日冒陈丹款，伏希复转法轮，未回听卑之恩，尚绝愚臣之愿，寸志，重敢披祈，伏愿将降一音，曲矜三请，被微言於王舍，集妙义於宝坊，圣心等视苍生，犹如一子，遂臣之请，即是普被无边，如蒙允许，众望亦足，两肩荷负，岂敢为喻？不任不愿，谨启事以闻。（《广弘明集》十九）

◇谢上降为开讲启

臣纲启，舍人徐俨奉宣敕旨，无碍大慈，不违本誓，来岁正月，开说三慧经。伏奉中诏，身心喜跃，饥蒙玉膳，比此未逾，贫获宝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庆流，大裘礼毕，慧云续润，法雨仍垂，出世洪恩，与阳春而布泽，俾兹含生，随药木而增长，欢同万国，福浃九围，岂直愚臣，得未曾有？谨宣今敕，驰报纶纪，具尔相趣，无辞上谢，谨启。（《广弘明集》十九）

◇重谢上降为开讲启

臣纲启，丹愿恳诚，屡冒宸，实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听孔邈，未垂鉴遂，旱苗倾润，岂比自怜，鸟鸟思林，宁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敕旨垂许，来岁二月，开金字波若经题。殊特之恩，曲应愚请，稽拜恭闻，不胜喜跃，身心悦乐，如触慈光，手足蹈舞，义非馀习。伏以香城妙说，实仰神文，润方云雨，明逾日月，能使迷途识正，大梦均朝，梵志惧来，天魔遥礼，提桓所听，而今得闻，波仑所求，希世复出，其为利益，深广无边，九围获悟，十方蒙晓，虽复识起初流，心穷後念，方当共捐五盖，俱照一空，巍巍荡荡，难得为喻。臣仍屈慧令，续宣此典，大乘普导，实繇圣慈，伏笔罄言，宁宣戴荷，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广弘明集》十九）

◇谢开讲般若经启

臣纲言，伏承舆驾临同泰寺，开金字般若波罗密经题，照迷生之慧日，导出世之长源，百华同阴，万流归海，幽显赞扬，率土含润。臣身碍已来，望舒盈阙，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独在微躬，驰系法轮，私深克责，不任下情，谨奉启以闻，谨启。（并《广弘明集》十九）

◇答同泰寺立刹启

窃以宝塔天飞，神龛地踊，岂惟昔代，复见兹辰。嘉彼百灵，欣斯十善，虽复紫烟旦聚，比此未俦，朱光夜上，方今知陋。（《艺文类聚》七十七）

◇谢敕使监善觉寺起刹启

臣纲启，伏见敕旨，使监作舍人王昙明、材官将军沈微、御仗吴景等监看善觉寺起刹事，爰奉圣恩，曲降神力，命斯执事，修兹长表，宝塔云构，无待喜园，水精特进，非差龙海，大龟持泥，未足为盛，鹭引绳，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胜，俯循宿愿，私增涕噎，不任铭荷，谨奉启谢闻，谨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弘明集》十六）

◇谢御幸善觉寺看刹启

臣纲言，即日舆驾幸善觉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库楼而上征，既等湛然，长均净土，方为佛事，永利天人，顶荷之诚，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赍铜供造善觉寺塔露盘启

臣纲启，主书陈僧聪奉宣敕旨，垂赍铜一万三千斤，供造善觉寺塔灵盘，是称丑阝阳之珍，实亦昆吾之宝，燥湿无变，九布见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况复神龙负子，光斯妙塔，金乌衔带，饰兹高表，函谷耻其咏歌，临淄恧其祥应，阳燧含景，还譬日轮，甘露入盘，足称天酒，辞林本阙，心辩又惭，徒戴重恩，终难陈谢，不任铭荷之诚，谨奉启闻，谨启。（《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赍柏刹柱并铜万斤启

臣纲启，传诏吕文强奉宣敕旨，赍臣柏刹柱一口，铜一万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贡金，千寻挺树，永曜梵轮，方兴宝塔，夏差神鼎，晋恧相风，使福被域中，功礻是无外。臣以庸愚，禀承胜善，乐受遍心，恩光动色，铭荷之庆，无词疲谢，不任顶戴，谨奉启谢闻，谨启。（《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赍钱并白檀香充法会启

臣纲启，传诏奉宣敕旨，以臣明法会，垂赍钱二十万，白檀薰艹陆栈香各十斤。黄纸诏书，先开泉府，青云好气，次集桂宫，货重文龟，芳逾丽草，散金庑下，止及军吏，积谷充家，才班亲族，未若资此良田，方开五盖，入慈法度，长出四流，假词敬祖，尚惭难述，借辩君卿，犹知非谢，不任荷戴，谨启事以闻。（《释藏》轻一，《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赍苦行像并佛迹启

臣纲启，舍人顾《广》奉宣敕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赍使供养。伏以六年道树，超出四魔，千辐足轮，德圆万善，故能闻见悟解，逢遇祛尘，天听恩隆，曲垂奖被。谨修饰阎宇，斋洁身心，翘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辩，尚不宣心，轻毫弱简，岂能陈谢，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十六）

◇奉阿育王寺钱启

臣纲言，臣闻八国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区皆蕴，理备於涌泉，故牙床白伞，无因不睹，金瓶宝函，有缘斯出。伏惟陛下，悬天镜於域中，运大权於宇内，三有均梦，则临之以慧日，百药同枯，则润之以慈雨，动寂非己，行住因物，无能名矣，臣何得而称焉。故以照光赤书，则前史之为瑞，珥芝景玉，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代之为珍，难遇者乃如来真形舍利，照景密瓶，浮光德水，如观铭锁，似见龙珠，自非圣德威神，无以值斯希有，天人顶戴，遐迩归心。伏闻阿育王寺，方须庄严，施用万金，檀丰十藏，宝陈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构，罗汉引绳，高塔将表，不胜喜，谨上钱一百万，虽诚等散华，心荷不尽，而微均滴沥，陋甚邻空，轻以尘闻，伏启悚汗，谨启。（《释藏》轻一，《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赐解讲钱启

无劳磁石之火，金货猥臻，非游玉垒之川，铜山可见，舒王济之埒，犹觉有馀，假刘之绳，穿而不尽，慧轮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满，仰繇慈被，荣光独照，自均若木，负恩知重，窃譬蓬莱。（《艺文类聚》六十六）

◇谢赐钱启

殊泽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铢，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绀文委贯，忽积铜扇之里。谨长充放生，用济含识，发弘誓愿，等供无边，效彼薄拘，均兹流水，方使怖鸽获安，穷鱼永乐。（《艺文类聚》六十六）

◇谢赉纳袈裟启四首

臣纲启，殿师吴苗奉宣敕旨，垂赉郁泥细纳袈裟一缘。分同妙叶，界写长塍，拂石惭华，裁金非重，是曰新染，厥惟田服。方使幽贞芳杜，耻缉芙蓉，仙客排云，羞裳飞羽，秽食凡躯，无明暗识，叨恩每重，荷泽难胜，不任铭戴之至，谨奉启事谢闻。（《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又

臣纲启，蒙赉郁泥纳袈裟一缘，荀针秦缕，因制缉而成文，鲁缟齐纨，藉馨浆而受彩，初开箧笥，便睹舍卫田畴，不出户庭，坐视南山塍陌。窃以三铢轻暖，称美服於净居，千金巨丽，得受用於迦叶，而湛恩特被，萃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泽便及，喜溢心崖，如从空中所坠，忽不自知，更谓宝支所出，采衤暴四色，事非离世，钩兰两叶，殊泽实隆，不任荷戴之至，谨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又

臣纲启，宣传左右俞景茂奉宣敕旨，垂赉郁泥真纳九条袈裟一缘，精同织缕，巧均结毳，迈彼良畴，成斯妙服，虽复贵比千金，轻逾二两，无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赉。臣卧疾累旬，未堪行践，不获即被新染，陪待宝坊，尘缘秽体，愧荷相集，不任惭悚之至，谨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又

蒙赉郁金泥细衲袈裟一缘，忍辱之铠，安施九种，功德之衣，惭愧八法。（《北户录》二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敕听从舍利入殿礼拜启

臣纲启，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问，并听臣随从舍利入殿礼拜。谨奉。秋色照澄，预表光瑞，臣比身心，得无障恼，明陪扈宝函，谨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无假神通，身升净土，高排阊阖，足践莲华，方兹非喻，行蹑宝梯，比斯未重，诱导殊恩，实回始望，顾兹尘缚，喜戴不胜，谨启。（《广弘明集》卷十八，《艺文类聚》七十七。）

◇谢敕使入光严殿礼拜启

臣纲启，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劳问，并使明入光严殿礼拜法身。谨奉。臣粗蒙恩造，明守开恭到，遂以劳屡升净土，风积水厚，不足为喻，微心悚跃，上谢无辞，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广弘明集》十六）

◇谢敕为建涅忏启

臣纲启，伏闻敕旨，垂为臣於同泰寺瑞应殿建涅忏。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即灭身火，梵风才起，私得清凉，无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谨奉启谢闻。（《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谢敕参迎佛启

臣纲启，主书周昂奉宣敕旨，曲赉恩参，臣即尔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劳问，荣恩频叠，启谢无辞，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广弘明集》十六）

◇东宫上掘得慈觉寺钟启

窃以白亭旧室，绝显祯祥之气，阙里故堂，暂闻钟石之响，犹复存诸良史，污彼篆素，岂如杏梁遗饰，回成绀殿，椒墀昔处，仍构宝阶，启彝钟於殊里，记灵文於福地，虽魏庙出玺，鲁祠现璧，固以推兹孝感，恶此祯契，将郭令鄙其开金，羊田陋其产玉，岂宜季武庭树，愧韩起之誉，蜀相宅墓，惭孝安之碣。伏惟览启增思，抚端深悲，恸切视奁，哀喻封箧。（《艺文类聚》七十七，张溥误入《昭明集》。）

◇上菩提树颂启

臣纲言，臣闻击辕小唱，有慕风雅，巴人浅曲，实仰阳春。是以葑葵细叶，犹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钦明，玄猷广运，乃神乃圣，道跨轩妫，正觉正真，功符圆极，常住为乐，法喜为甘，慈雨被於无垠，睿化覃於幽显。故八风调，四气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龙窟之威，绍鹫山之法，无为不住，实愍苍生，无相乃宣，引归真域，制兹道树，显此金容，使誓愿者结因，顶礼者增福，会途已一，古今谁二。伏以器表承露，东阿荐铭，瑞启黄龙，中山兴颂，臣虽不敏，实有愚心，谨上菩提树颂一首，学谢稽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非沈郁，不足以光扬盛德，仿佛一隅，顾恧刍言，伏纸惭震，谨启。（《释藏》肥九，《广弘明集》十五。）

卷十一

◎简文帝（四）

◇诫当阳公大心书

汝年时尚幼，所缺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艺文类聚》二十五）

◇与魏东荆州刺史李志书

卿门世英叶，中州旧族。自金天失驭，帝鼎南迁，衣冠播越，不及俱迈，岂可屈志膻戎，久沦胡壤？今皇师外扫，天钺四临，海荡电飞，云蒸雨合，所摧所克，是卿之具闻也。且伪国沸腾，四方幅裂，主虐臣奸，牝鸡乱政；若能早识事机，翻归有道，岂直图形长乐，刻像钟鼎？时事易差，相思勉励，但明月暗投。昔人为诫，邻藩赠药，有可虚怀，密驿轻邮，侧望归简。（《艺文类聚》二十五）

◇答徐ゼ书

山涛有言，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惶，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艺文类聚》二十六）

◇与刘孝绰书

执别灞，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於篇章，从容於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孤帆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回，但离阔已久，戴劳寤寐，伫闻还驿，以慰相思。（《艺文类聚》三十）

◇与萧临川书

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登舟已积，殊足劳止，解维金阙，定在何日？八区内侍，厌直御史之庐，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务，应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饮，桂宫既启，复乖双阙之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雅纵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园，眇然未克，想征舻而结叹，望挂席而沾衿，若使弘农书疏，脱还邺下，河南口占，傥归乡里，必迟青泥之封，且觏朱明之诗，白云在天，苍波无极，瞻之歧路，眷慨良深，爱护波潮，敬勖光彩。（《艺文类聚》三十）

◇答安吉公主饷胡子书

方言异俗，极有可观，山高水远，宛在其邈（《北户录》二注作貌），不使去来执辔，媲彼青衣，正当出入烧香，还依丹毂。岂直王济女奴，独有罗，方使乐府行胡，羞论歌舞。垂赉新奇，伏增荷。（《艺文类聚》三十五。《北户录》二注。）

◇答张缵谢示集书

纲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初学记》作「朝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初学记》作「衲补」。）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答新渝侯和诗书

垂示三首，风云吐於行间，珠玉生於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艺文类聚》五十八）

◇答湘东王庆州牧书

虽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临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绶避贤，辞病收迹。（《艺文类聚》五十九）

◇答湘东王上王羲之书书

试笔成文，临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营云飞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当奉彼筐中，置之帐里，乍楷桐钩，时悬欹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艺文类聚》七十四）

◇与湘东王书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於为文，不敢轻有奇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於仁兽，逞却克於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南史》作妍耳。）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谢沈约之诗，任陆亻垂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梁书·庾肩吾传》，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又略见《艺文类聚》七十七。）

◇答湘东王书

暮春美景，风云韶丽，兰叶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寡讼，时缀甘棠之阴，冀州为政。（《艺文类聚》作为法。）暂止褰之务，唐景荐大言之赋，安太述连环之辩，尽游习之美，致足乐邪！吾春初卧疾，极成委弊，虽西山白鹿，惧不能愈，子预赤丸，尚忧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鹊之问，静然四屋，念绝修都之香，岂望文殊之来，独思吴客之辩。属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鸣银鼓於宝坊，转金轮於香地，法雷警梦，慧日晖朝，道俗辐凑，远迩毕集，听众白黑，日可两三万。独以疾障，致隔闻道，岂止杨仆有关外之伤，周南起留滞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长近还，未堪执笔，敬祖前迈，裁欲胜衣，每自念此，愍然失虑，江之远矣，寤寐相思，每得弟书，轻疴遗疾，寻别有信，此无所伸。（《广弘明集》十六，又二十八上，《艺文类聚》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

十八日晚，於华林阁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书，甚慰悬想。秋节凄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无足疲劳，濠梁之气，不异恒日，差尽怡悦，时有乐事，游士文宾，比得谈赏，终宴追随，何如近日，注汉功夫，转有次第，思见此书，有甚饥。吾蒙受菩萨禁戒，造蒨大士，此十二日，便於东城私忏，十七日旦，早入宝云，壁门照日，铜龙吐雾，红泉含影，青莲吐芳，法侣成群，金山满坐，身心快乐，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会中後，无碍受持，天仪临席，丨容亲证，拜伏虽多，疲劳顿遣，剃顶之时，此心特至，心口自谋，并欲翦落，无疑马援遣虱之谈，不辞应氏赤壶之讽。僧典议，不异昔日，竟日问，殊均子路，探钩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昨晡後方还所住，徐ゼ庾吾欲避酒泉之职，尹王相去，既尔伸款，对临汝侯，比多属疾，来宫小稀，其间信使，差得其简，晔兼詹事，东为洗马，时伸话言，数语论辩，句之侯东抚，复成离阔，衡山九嶷，寻应引迈，临岐有叹，望水兴嗟。但吾自至都已来，意志忽悦，虽开口而笑，不得真乐，不复饮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无理，知耆艾数信，述吾经过，适忆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来，已涉秋暮，而韦述有长沮之弊，必笑之灾，术异葛仙，形均荀序，弟复资其粮饩，特为经营，转祸为福，事均北叟，分别已来，每增慨忆，叹因月积，想逐时旋，每有西邮，事同抚┤，相见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岭，静对金关，怀劳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纲疏。（《广弘明集》二十七上。）

◇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

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写星区，时图鸟翅，非观触石，已觉云飞，岂待金，便睹蝉翼，间诸衣帛，前哲未巧，悬彼帐中，昔贤掩色。（《艺文类聚》六十九）

◇答定襄侯饷卧簟书

筠篁多品，条杂名，校色比奇，独此为贵，自含苍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屡沾於湖水，三伏馀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北窗。（《艺文类聚》六十九）

◇答南平嗣王饷舞簟书

濯龙之木，文饰坛，淮南之台，紫罗为荐，未若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绮烂霞舒，制云母之修竹，南湘点泪，喻此未奇，东宫赤花，拟之非妙。（《艺文类聚》六十九）

◇答书

知康司马卓以水浅未时发，汉源冬涸，理当有分，遄舟有及，具意，纲答。（《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广信侯书

纲白，阔绝音旨，每用延结，风严寒劲，愿比怡和。伏承净名法席，亲承金口，辞珍鹿苑，理愜鹫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庄严道场，自兹弥阐，岂止心灯夜炳，亦乃意蕊晨飞。况兄慧思弘明，本长内教，今陪十善之车，开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识之尘，以此春翘，方为秋实。王每忆华林胜集，亦叨末位，终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罢日馀，退休旁省，携手登临，兼展谈笑，仰望九层，免窥百尺，金池动月，玉树含风，当於此时，足称法乐。今卷帷之部，乘传一隅，闻慧雨滂流，喜跃充遍，徒挹悬河，无伸承禀，空无所有，不莹情灵，缘痴有爱，自嗟难拔，兼下车已来，义言盖少，旧忆已尽，新解未餐，既惭口诵，复非心辩，永谢泻瓶，终惭染毡。是则慈云既拥，智海亦深，影末波馀，希时洒拂，但暌违转积，兴言盈脸，愿加敬纳，言不宣意，谨白。（《广弘明集》十六，又二十一，《艺文类聚》七十七。）

◇又

王白，仰承比往开善，听讲涅，纵赏山中，游心人外，青松白露，处处可悦，奇峰怪石，极目忘归，加以法水晨流，天华夜落，往而忘反，有会昔言。王牵物从务，无由独往，仰此高踪，寸心如结，谨白。（《广弘明集》二十一）

◇与慧琰法师书

五翳消空，韶光表节，百华异色，结彩成春，道体何如，恒清宜也。对玩清虚，既在风云之表，游心入理，羌多定慧之乐。弟子俗务纷纠，劳倦特深，眷然北岭，钦贤已积，会遇之期，庶必可亻孱，有缘之俦，事等饥渴，伫望来仪，一日三岁，想思弘利益，理当无爽，指遗此信，无述寸衿，纲和南。（《广弘明集》十六，又二十八上。）

◇又

旦来雨气，殊有初寒，摄卫已久，转得其力，虽他方法界，略息化缘，洹之里，恒有悟对，眷伫之深，无时不积，久因倩师，频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颇为津及不耳。前昨已来，微事义聚，龙象毕同，应供皆集，慧炬开心，甘露入顶，闻之善谑，特尽欢怡，想味之怀，转复无极。昔幼年经闻制旨，受道日浅，北面未深，虽异禅那，事同华水，今改西下，特蓄本心，访理质疑，属在明德，不谓般若留难，现疾未瘳，问津无地，叹恨何已，伏承舆驾寻幸伽蓝，冀於此时，得一觏止，辩论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必期，冀非爽指，遣兹承问，伫有还书，纲和南。（《广弘明集》十六，又二十八上。）

◇吊道澄法师亡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省启，承尊师昨夜涅，甚深悲怛。法师志业淹明，道风淳素，戒珠莹净，福翼该圆，加以识见冥通，心解远察，记落雨而必然，称黑牛而匪谬，服膺者无远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辇，便伸结缘，岂谓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胜业本深，智刀久利，必应游神实地，腾迹净天。但语其乳池启殡，香棺入室，不入空心，於何不恸。但如来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当其生，住灭靡有定相，先圣後贤，何其形响，推校因缘，未始有例。上人等并在三岁积，始终禀道，宜应共相策勉，弘遵旧业，使道场无断，利益不坠。所礻遂物辄如法供养，奈何奈何。（《广弘明集》二十四）

◇劝医论（《初学记》、《大观本草》作劝医文。）

劝医曰，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於命，虽修短有分，天寿悬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节，故虐寒首，致毙不同，伐性烂肠，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实在良方，故祗域医王，明於释典，如大师乃以医王为号，以如来能烦恼病祗能治四大乖为故。亦有骚人之咏彭城。（《初学记》作彭殇。）秦国之称和缓，季梁之遇卢氏，虢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初学记》作久视）飞仙，长生妙道，犹变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银丸，蓄玉匣之秘。（《初学记》作玉字之精。）研紫书之奥，桃胶何是，北斗靡遁其刑，（《初学记》作靡录其形。）金浆非远，明珠还耻其价，能使业门之下，鼓响独闻，雍祝（《初学记》作独传雍祀。）之傍，萧声犹在，周礼疾医，掌万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岁终则各书其所治，而入於医师，知其愈与不愈，以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核儒宗，尽日清谈，终夜讲习，始学则负墟尚谀，积功则为师乃著，日就月将，方称硕学，专经之後，犹须剧谈，网罗愈广，钩深理见，厌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为诗，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後丽辞方吐，逸韵乃生，岂有秉笔不讯，而能善诗，塞况不谈，而能善义？杨子云言，读赋千首，则能为赋。况医之为道，九部之诊甚精，百药之品难究，察色辩声，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几微难识，而比之术者，未尝稽合，曾无讨论，多以少壮之时，涉猎方疏，略知甘草为甜，桂心为辣，便是宴驭自足，经方泯弃，同庾凯之读庄子，异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尽意攻治，假使不能为地，自可即为已益，所以然者，若无隔贵贱，精加消息，以前验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术，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众，必以溢浪酬塞，恶之者多，爱之者鲜。（《初学记》作必孟浪酬塞，误人者多，爱人者鲜。）是则日处百方，月为千治，未尝不轻其药性，任其死生，浮华之功，於何而得？及其爱深亲属，情切支肌。（《初学记》作友朋。）患起膏肓，疴兴府俞，虽欲尽其治功，思无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习，卒难改变故也。周靡麻（衍周字，《初学记》、《大观本草》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四皆作胡麻。）鹿藿，止救头痛之病。（《初学记》作才救头痛之疴，《大观本草》十一亦作疴。）麦曲芎，反救河鱼之疾。（《初学记》作暂止河鱼之腹，《大观本草》七作才止。）思不出位，事局辕下，医者忘志（《初学记》作欲求反止者，止疑作死。）於玄都，扬己名於绿帙。（《初学记》作绿籍。）其可得乎？术道困穷，於斯实至，诚当善思此意，更兴其美，非直传名於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脱一鸽於权衡，活万鱼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论焉。（《文苑英华》七百五，又见《初学记》十，有删节。）

◇七励

藏名外臣，体道好异。遁迹埋影，心人事。任性於蓼水之侧，放心於自得之场。情苞六合，德贯九方。岩栖谷饮，绝际濠梁。於是寂镜公子闻而往说，乃飞车翠盖，翔驾绛螭，丹旌凤转，碧幔云移。映玉大之绮靡，照银车之陆离。经九峤之阻，历五曲之卩危。路入阆风，道经通谷。桥涂泱漭，路林萧肃。石磴穹窿，松关重复。羊肠望断，邃路迂馀。攀林税驾，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则薛苔没砌，幄叶斜林。千峰杳顶，万仞悬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萦重陆，右背高岑。烟霞罩日，石涧笼阴。声音百籁，响弄千禽。寂镜公子曰，盖闻智者不怀道没志，遗俗埋名。迷邦碎宝，却粒辞荣。今欲说子以默语之术，宁欲闻乎？藏名曰，仆虽幽栖，远纡名德，宁忘洁己，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托体，寄闲宫，跨危楼於兮诣，挂日景於迎风。玩灵华於仙掌，度窈窕於飞虹。金枝照曜，玉壁玲珑。文窗洞右，飞合陵东。桂柱通光，雄梁亘日。璧镜钮悬，抽荷并出。中宿锦筵，长廊周密。青钱碧影，金墀玉律。冬闺温煦，夏室含霜。图以珍怪，画以祯祥。琼茅秋花，绿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阁，树君子於椒房。回风烟於璇题，垂珠玑於玉箱。文鱼水宿，锦鸟云翔。乃登陟游践，望远通疏。擢素藕於石镜，搴蔓草於康衢。若荆山之琢玉，似随水之弄珠。若斯宫之闲丽，子能与我而共居？外臣曰，仆游心蓬苇，未暇斯处。

公子曰。夫靓妆严服，托体必嘉。五丝擅美，独玺称华。组帷□粲，彩缇含葩。丹墀聚叶，缕槛飞花。至如稷下缝掖，泗上章甫。雉缉霜鲜，秦丝园缕。凤色龙分，鸳文鹄聚。周纷瑶席，绮饰琼佩。齐都滑石，南海玳瑁。散似缀珠，离如并缋。蜘蛛弄巧，越女调枢。夏则桃笙竹席，冬则青管金须。温丽琼台，密华承寝。当户之，大文之锦。华蒲萄之绮衾，丽芬若之丹枕。金苏翠幄，玉案象床。子能从我，乐此芬芳。外臣曰，带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丽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饪调神，三芝辅性。用康仁寿，以弘贞正。乃使有伊之徒，调尝鼎味。九州珍杂，八方ゆ贵。名廉天地之声，肴竭山海之味。蝉鸣秋稻，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颔玉精。离红之脍，勺药之羹。蒙山擅重，灌水传声。桂蠹石琼，龙胎凤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累似谷杂，切均鲜绘。色若紫兰，纷如红纟卒。若乃越梅变实，楚醴方添。陈晨凫之美味，荐燕之肥甜。洗以三危之露水，调以大夏之香盐。霜薤沸烈，露葵繁舒。芳菰之菜，白霜之茹。澄琼浆之素色，杂金笋之甘菹。素票浮气，酃醪凝清，献三爵之逾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丽，照银杯之轻虮。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从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藿可膳，薇蕨堪餐，五味口爽，宁假玉盘。

公子曰，若夫钧台之乐，葛天之歌。飞七盘之妙节，动六变之清和。绿绮丽琴，丹山宝瑟。缕器亻垂雕，孤枝伶律。奏白雪之楚缓，陈亭席之吴疾。跃乌追飞，潜鱼伴出。将使渐离击筑，雍门鼓琴。鸣绕梁之妙响，发愁户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远流歌於东夏，出秘舞於京华。金钿设翠，步摇藏花。遥同暮雨，逼似朝霞。发鬓如点，纤腰成削。玉齿笑容，红妆绰约。疾趋巧步，雾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载金翠之婉婵，珥瑶之陆离。芬芳於梧春之苑，灼烁於长州之中。於时斜光西委，薄雾舒红。隋珠照影，罗衣从风。观者方堤，睹者盈淇。令二燕之缀翼，使八鹤之增悲。明君为之饮泣，西施为之解眉。於是兰闺寂晚，曲韵相和。对轻风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酹半兮乐既陈，长歌促节绮罗人。拂镜弄影情未极，回簪转笑思自亲。此亦声音之尽妙，子能从我而听之乎？外臣曰，淫声乱耳，未足入听，方追山壑，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游百氏，理奥六经。枢机性道，阴阳冥。昭玉牒於年史，览石记而照情。若夫邹枚上客，扬马俊人。挥金入赵，易服归秦。卖舌弹剑，买义追仁。商榷万古，弋钓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称珠，判二气之氛氲，辨六爻之终始。鸟变茏工，凤书云纪。辞弘八索，辨崇三耳。至如范睢折胁，豫让拉齿。礼竭中心，报深国士。碎玉争城，藏图解剑。见碣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扬堑。美陈平之反间，揖子房之智谋。想秦君之传器，仁汉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奥籍，德性之林圃，子能同览悦目，以齐此心？外臣於是色动清颜，顿解高意，曰，仆虽野陋，颇悦带经，但负薪多疾，未甘斯说。

公子曰，夫氛氲构象，纯杂不同。共工折柱，虽播英风，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仰自牺年，吐雾藏妖，闻之尧日，至於今者，昌运天启，握历宝年。风猷驾层汉，道德漏重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顽人。悖而无礼，不沫皇仁。於是腾三泉之漫，戴五旗之飘扬。引玉车於西陇，鸣金鼓於北邙。拭龙泉之雄剑，莹魏国之宝刀。钅舌逾巨阙，利拟豪曹。至如牵钩壮气，斗胆豪心。绿腰白玉，带佩黄金。酬恩报死，克远长岑。白燕，耀跃青离。五玉察善，十相无遗。运腰锦连，半足尘飞。标威於雁门之境，振旅於龙突之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乃惊沙绝岸，苦雾绵长。秋河晓碧，落蕙山黄。红颜素改，玄鬓斑霜。征夫抵掌而饮膳，壮士愤气而沸肠。回云鸟之密阵，背却月而相望。旗才转而漂杵，锋未至而骖伤。前锋纷其易帜，後骑决其沙囊。何汤雪之能比，岂拾尘之可方。於是呼韩顿颡，龟兹衔璧。羊牵既袒，熊山已积。九截同文，八极齐轨。帝曰念功，班茅赐履。青紫如拾，赏归诏美。此亦天下之壮绩，子能从我而效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虽闻汤诰，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尧舜垂拱，焕彼前闻。今惟圣历，万代一君。璧仪照气，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华勋。沧海碧彻，黄河黛文。爱人育德，泽等春云。宣尼茂典，周姬礼容。黄裳进士，清襟俊童。邦知改俗，国化移风。卖药无藏名之老，河泗无洗耳之翁。德星夜映，庆云昼色。异草双条，灵禽比翼。狐尾既九，茅脊复三。金船漾宝，银瓮呈甘。康歌壤笑，悦礼枢谈。隆周谢德，盛汉知惭。慈照无生，化湛灵觉。散漓弘淳，拯浇敦朴。国被仁寿，家欣教学。三明鉴道，六度弘风。出尘照苦，入冥观空。善识无尽，因性必通。天不爱宝，地无隐瑞。百神受职，三苗奉义。石策紫泥，绳金玉刺。或托讽梁甫，权卧德而龙盘。或织箔渭滨，耻藏名而凤。於是露点饴蜜，溜泓澄於玉掌，云垂五采，覆旖旎於仙楼。漾醴泉於浪井，拂垂杨於御沟。或联七叶，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观色内动，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盖闻幽居独善，见机往圣。傥不遗蒙叟，亦愿顺来命。（《文苑英华》三百五十一）

卷十二

◎简文帝（五）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窃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莫不礼具义举，沓矩重规，昭动神明，雍熙钟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灵珠，辩均河注，腾茂实於三善，振嘉声於八区。是节也，上已属辰，馀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兰觞沿溯，蕙肴来往，（《御览》作「沓来」。）宾仪式序，盛务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巛谷，舞艳七盘，歌新（《初学记》《御览》作「歌浮」。）六变，游云驻彩，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御览》三十。）

◇昭明太子集序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明，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於人伦，移风俗於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垓，赞动神明，雍熙锺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昭明太子，悬明离之极照，履得一之休徵，曰孝与仁，穷神尽圣，丰下表异，垂发应期。若夫嵩霍之峻，无以方其高，沧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曜蚀，而疑明弗亏，四气犹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远，湛然玄默，巍乎庄敬，居身以约，在满必冲，九德之保，无以喻其审谕，六行之传，岂可语其拾遗，叔誉知穷，师旷心服，行一物而三善，固无得称焉。至如翠帏晨兴，斑轮晓骛，胡香翼盖，葆吹从风，问安寝门之外，视膳东厢之侧，三朝有则，一日弗亏，恭承宸，陪赞颜色，化阙梓於商庭，既欣拜梦，望直城而结轨，有悦皇心，此一德也。地德褰帷，天鸡掩色，构倾椒殿，结尧门，水浆不入，圭溢罕进，丧过乎哀，毁几乎灭，池既启，探擗Ｂ之恸，陵园斯践，震中路之号，率由至要之道，以为生民之则，固已事彰朱草，理感图云，此二德也。垂慈岂弟，笃此棠棣，善诱无倦，诲人弗穷，躬履礼教，俯示楷模，群藩戾止，流连於终宴，下国远征，殷勤於翰墨，降明两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纡作贰之重，弘临而共馆，此三德也。好贤爱善，甄德与能，曲阁命宾，双阙延士，剖美玉於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赏无缪实，举不失才，岩穴知归，屠钓弃业，左右正人，巨僚端士，丹毂交景，长在鹤关之内，花绶成行，恒陪画堂之里，雍容河曲，并当今之领袖，侍从北场，信一时之俊杰，岂假问谢鲲於温峤，谋黄绮於张良，此四德也。皇上垂拱岩廊，积成庶务，式总万几，副是监抚，山依摇彩，地立少阳，物无隐情，人服睿圣，此五德也。罚慎其滥，书有作则，胜残去杀，孔著明文，任刑逞威，疵淳化，终食不违，理符道德，故假约法於关中，秦民胥悦，感严刑於阙下，汉后流名。是以远鉴前史，垂恩狱犴，仁同泣罪，幽比推沟，玉科归理遣之恩，金条垂好生之德，黔首齐民，亭育含养，咸欣然不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丘之首，魂沈而靡托，射声之鬼，曝骨而无归，起掩骼之慈，被锡慧之泽，若使骢马知归，感埋金於地下，书生虽殒，尚飞被於天上，恩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节，栈阴在岁，雪号千里，冰重三尺，炎炉吐色，丰貂在御，留上人之重，愍终窭之氓，发於篇藻，形乎造次，辍宴心欢，矜容动色，叹陋巷之无褐，嗟负薪之屡亡，发私藏之铜凫，散垣下之玉粒，施周泽洽，无幽不普，衔命之人，不告而足，受惠之家，餐恩之士，咸谓栎阳之金，自空而堕，南阳之粟，自野而生，此八德也。阳河渌水，奇音妙曲，遏云繁手，仰秣来风，靡悦於胸襟，非关於怀抱，事等弃琴，理均放郑，岂同魏两，作歌於长笛，终噪汉贰，托赋於洞箫，此九德也。怪宝奇琛，不留於器服，仙珠玉，无取於浮玩，土木无莺，宫殿靡磨砻，此十德也。承华广阔，肃成旦启，秋光洞入，春花洒树，名僧结侣，长裾总集，吐纳名理，从容持论，五称既辩，九言斯洽，如观巨海，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游龙，令罗折谈，名儒称疾，无劳拥经八卷，岂假羊车诣门，此十一德也。研精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於襟抱，扬华绮於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此十二德也。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墨儒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征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ぶ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书治本，远纪齐攸，一见自书，闻之阚泽，事唯列国，义止通人，未有降贵纡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辨，己亥无违，有识□风，长正鱼鲁，此十四德也。至於登高体物，展诗言志，金铣玉徽，霞章雾密，致深黄竹，文冠绿槐，控引解骚，包罗比兴，铭及盘盂，赞通图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则，碑穷典正，每由则车马盈衢，议无失体，才成则列藩击缶，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

◇临安公主集序

四德之美，戚里仰以为风，七行之奇，濯龙规以为则。若夫托勾陈之贵，出玉台之尊，凤仪间润，神资照朗，爱敬之道夙彰，柔娴之才必备，凤桐遐远，清管辽亮，湘川寂寞，泪条藏蕤，北渚之句尚传，仙灵之典不泯。况复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谨求散逸，贻厥於後。（《艺文类聚》五十五）

◇马槊谱序

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稍已成艺，邓蔗索魏后之庭，武而犹质，桓马入丹阳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馀暇，复撰斯法，搜采抑扬，斟酌烦简。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且尽，密雨初晴，戈骊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钱而息影，不畏衣香，雕衢与白刃同晖，翠毛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五十四。）

◇弹棋谱序

观夫模穹苍而挺质，写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标奇，停四海而为量，协日月之数，应律吕之期，总玄黄之武略，校孙吴之应变，语其用心，壮哉之戏也。尔乃观壮士之出师，望兵棋之式道，上升则搏翼穹天，赴下则建瓴高屋，乘危则栈山航海，历险则束马悬车，完五忆霸国之勋，全六想陈平之智，反八均高阳之数，四角思汉后之歌，飞九同晋侯之琴，徘徊异邺中之辇，牵牛觉乘槎之来，织女拟云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礼乐。或比之仁让，或喻以修身，或齐诸道德，良有旨也。（《艺文类聚》七十四）

◇诗序

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梁书·简文帝纪》）

◇庄严法师成实论义疏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事秉文辞，理通气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蹶。是以问玄经於扬子，且云不习，奏古乐於文侯，犹称则睡，历校清台，寿王之课不密，气现斗牛，南昌之地或爽。况乎慧门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澜，仇之者未易，自使河济混淆，魔尘纷纠，皎皎毒霜，童童苦树，善田之苗不吐，意华之彩讵发，无常之楼互起，暗室之火无晖。是以餐蜜挫糟，俱珍异论，持牛卧棘，竞起邪宗。自佛日团空，正流荡垢，手擎四钵，始乎鹿园之教，身卧双林，终於象喻之说，含生弗等，开塞之义因机，感受不同，浅深之言或异，处处散说，本应根缘，有不次第，各随群品，金棺已掩，旃檀之炭无追，乳池且涸，白毡之灰斯尽，迦叶入定，欢喜智灭，末地之报已终，优波之身且谢。於是五部横流，八乾起执，寻源既舛，取著尤别，四相乃无常之刀，三聚为苦家之质，习续不断，称为集谛，无为有体，介然可求，等智能断，罗汉犹退，岂啻千里之舛，义起毫厘，三豕之书，谬符晋史，北辕趋郢，木末搴蕖，譬乎服子论丘，利害不识，胶柱鸣瑟，燥湿无变。自佛灭之後，八百馀年，中天竺国婆罗门子名诃梨跋摩，梁云师子铠，四种围陀，在家必习，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师事达磨沙门，事均反启。於是叹微言之已绝，伤颓风之不振，抗言动论，以朱紫为先，发意吐词，必泾渭繇己。於是标撮领会，商榷异端，删夷浮诡，搜聚贞实，造百有二品，以为斯论，成则据文，实则明理，举成对坏，称实形虚，欲令毗昙外道，二途皆废，如来论主，两理兼兴。若夫龙树马鸣，止荃大教，旃延法胜，萦缚小乘，兼而总之，无逾此说。故华氏之王，於兹顶戴，楼祛外道，结舌无辞，百流异出，同归一海，万义区分，总乎成实，岂止鼓腹涅，旗靡辙乱，鸡鸣真谛，丧精掩色？多历年所，复寡英才，粤我大梁，炎图启运，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长之仁，以本誓愿，率化斯土，梵轮常转，三宝现前，甘露聿宣，四部无厌。有庄严法师，羽仪鸾凤，负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来，其迹同凡，其源莫测。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总持均阿难之德，乐说有富楼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论，大盛乎京师，负笈争趋，怀铅来远，无劳冠军之势，自倾卫客，固有华阴之德，人归成市，拟仪舍卫，超迈泗洙，西关自耻，南宫不竞，湘官寺智，笔札之功，不殊法汰之报安石，清辩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干卷，勒成一部。法师大渐，深相付嘱，岂直田生之亡，独卧施雠之手，马公之学，方由郑氏而陈其义云。（《广弘明集》二十）

◇八关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汨，业动心风，情漂爱焰，自非识达真空，照灵珠於难晓，神缘妙境，蓄慈根於未化，无以却此四魔，登兹十善。今列筵肃静，高宇间邃，香吐六铢，烟浮五色，目对金容，耳餐玉韵，无容使情缘异染，形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肃恭，类倚於鸳宫，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听思，谨条八关斋制如左，睡眠筹至不觉，罚礼二十拜，擎香炉听经三契，一。出不请刺，罚礼十拜，二。出过三契经不还，罚礼十拜，三。邻座睡眠，维那至而不语者，罚礼十拜，四。邻座睡眠，私相容隐，不语维那者，罚礼十拜，五。维那不勤听察，有犯制者，不即纠举，为众座所发觉者，维那罚礼二十拜，擎香炉听经三契，六。白黑维那，更相纠察，若有阿隐，罚礼二十拜，七。听经契终，有不唱赞者，罚礼十拜，八。请刺无次第，罚礼十拜，九。请刺白黑刺有误者，罚礼十拜，十。（《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幽絷题壁自序

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纘，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於此，命也如何。（《梁书·简文帝纪》）

◇南郊颂（并序）

臣闻惟天为大，圣人敬其德，知几其神，圣人契其道，故龙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苍昊，鸟纪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涣汗於绿篇，氛氲於丹册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之盛曜，即璧日之遐照，等乾覆之焘养，合坤载之灵长，四三六五之意，十尧九舜之明，名与功偕，业将时并，自拨乱反正，伐罪吊民，凭玉几，握金镜，君临万国，於今二十有二载也。纬天维，理地轴，移浇风於末俗，反淳正於区中，化不言而先显，教不严而已肃，流乐复雅，远符云韶之世，坠礼还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轨，四海无波，储明变照，仪天作雨，三衮咸作，叶化台光，曲ろ王风，盐梅帝载，尘清世晏，苍兕无（《艺文类聚》有「所」字。）用其武功，运谧时平。（《艺文类聚》作「雍」。）宛鹭咸（《艺文类聚》有「并」字。）修其文德，桃林散甲，华山韬刃，玉门罢候，紫塞沈锋，屠羊钓壑之士，厌洗耳而袭簪佩，版筑藏岩之逸，去燥谷而纡珩组，异人俊，既间出而在官，世镜河仙，亦雍容而廊庙，蹇蹇同於多士，谔谔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葳蕤於璧水，九流八索，亦缤纷於石渠，画一之政，万代表於时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寿。於是龙光之地，日浴之乡，紫舌黄支，头飞鼻饮，自西自南，无思不服，款关质子，称臣内向，珠树素禽，越火枝之地，银瓮邛杖，逾沈羽之，出赤野而连翩，度玄妙之泱漭。於是嘉祥被，众瑞登。（《艺文类聚》作「发」。）金人泽马，丹甑玉鸡，三角九尾，四眉（《艺文类聚》作「肩」。）六足，抽铺地之九茎，发端门之连理，参差於郊薮，布於宫阙。（《艺文类聚》作「闱」。）府无虚月，史弗能记，周称黄鸟之旗，夏有玄圭之锡，无以逾此嘉祥，方兹总萃。道洽世昌，国殷民阜，乡知舜让，邑比尧封，委粟西亩，神丝被泽，可谓我化若风，民应如草，我静如镜，物动犹烟。天子犹未明求衣，日昃不倦，撤膳匪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询舆访道，銮旗徐动，弃千里而弗乘，宝瑟无虞，捐百金而不服，广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阐三朝，惊法雷於群梦，曲成万物，去杀爱生，幽毙之民，与苍雷而共悦，否滞之义，同谷风而开杼，昆虫得性，蠢欣生，三驱有缓前之禽，九门无喂兽之药，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风如彼，乃以恭肃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来，爽垲未避，爰命将作，揆日载营，三灵叶响，百工咸事，宛如神造，俨类仙居，冲秘隐嶙，跨千亩於晋日，闲旷丽远，吞七里於汉年，五达四通，廓郊弥野。（《艺文类聚》作「泽」。）南瞻重岳，北眺芒岭，东临灞，西望旧丰，纡馀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兀，山川异态，飞梁邃宇，洞烛冗（《艺文类聚》作「烛空」。）县，紫殿仙宫，霞骞鸟翥，雾映倒梁，日光疏钣，玉桃卷叶，银树抽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柱，朝叶与密露共鲜，晚花与薰风俱落，露禽乍聚，望比翼之翱翔，归飞时宿，闻同心之夜响。故以熊熊灼灼，炫两明而仰七曜，纷纷沐沐，承五烟而带三灵，圆丘闲静，紫坛肃设，五精之场，千神之位，八阶弘丽，四维博敞，宛若千仞，状悬流之仙馆，焕如五彩，同瑶山之帝坛，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缕飞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为俭，非珠非玉，嗤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独高千古，沿袭异等，质文斯中。於是岁在单阏，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师清野，封人宫，朱幕夕峙，帷宫宿设，晓汉斜阴，挈壶升漏，天子御玉辂，动金根，八骥扬衡，双龙翼盖，云罕徐回，鸣铙韵响，风承豹尾，日映冠，万骑天行，千乘雷动，石铠犀衣之士，连七萃而云屯，珠旗日羽之兵，互五营而星列，郁郁阡阡，震震填填，充溢乎国都，弥於凵邑者也。若乃回舆降跸，荐礼帝仪，揖太清，秩群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苍璧之明祀，穆灵坛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师师，九官济济，千神叶福，万亿均庆，六典斯备，三礼必该，焚柴告成，罔不钦若，翠烟升绿，同河滨之瑞云，丹燎烛天，若帝乡之美气，云门丽舞，咸池广乐，已叶九韶之曲，复谐六列之奏，金匏既动，望蜿蝉之游龙，玉磬徐鸣，观参差之舞凤，桂彗驾肩，士女填噎，接袂为帏，连裾犹堵，鼓腹击辕，行歌舞，然後纡玉辇而谢书生，登灵台而望云物，钦明美化，跨万古於兹日，广运愉乐，表千载於当今，方当巡云云之礼，启亭亭之业，封天答眷，礼地徵灵，南山之寿舞极，七百之基长固，岂不懋哉！岂不盛哉，匪薄微臣，谬与藩服，驰心休礼，秣马之愿无由，徒罄褊辞，清风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献颂十章，其辞曰：

元始道一，浑德氛氲。遥哉邃古，矣初分。磅礴地哉，清朗天文。大人睹物，生民树君。蛇驱龙准，作乐垂衣。皇图灼，帝篆葳蕤。廓寥中代，合圣与谁。於铄我后，命世天飞。玄默驭辩，寂照秉真。就云握历，望日临民。谦光履德，义礼称珍。车书同轨，天下归仁。期章孔备，盛化弘道。酌衢敬宾，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爱老。变正是珍，烛车非宝。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肃恭明神，逖听前踵。配天道尊，迎阳义重。玄酒陶匏，燔柴云耸。跨舞（《初学记》作「舜」。）论韶，笼尧称拱。赫矣郊宫，载惟静谧。（《初学记》作「郊宫载静，紫坛新」。）肃肃禁围，阴阴仙室。六戎列野，八鸾照日。架（《初学记》作「深」。）殿星罗，重宫雾出。蒲萄金橘，灵寿木难。表禁开暑，贞桧陵寒。山池壮丽，阶合彤丹。叶垂叠雨，花落重峦。康哉盛德（《初学记》作「德盛」。），美矣世（《初学记》作「时」）丰。三辰炳耀，七政永隆。五方来洎，四奥兹通。悬绳度笮，驾鹿追风。既隆懋化，复睹瑞滋。金车出野，玉露沾墀，紫概（《初学记》「作脱」。）神草，华平瑞芝。长愉汪灭，永固雍熙。照天漏，远肃迩睦。惠靡齐民，恩弥比屋。式光淳史，逾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二，又见《艺文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三，皆有删节。）

◇马宝颂（并序）

皇帝应百姓之心，副四海之愿，复履玉衡，还临亿兆，天地交泰，日月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遐迩壹体，中外礻是福，含生欣欣，若耘之逢夏雨，怀情坎坎，譬草木之值春风，帝王之道，超迈开卜，睿圣之功，殚历邃古，轩羲不足凿枘，尧舜不足宪章，至哉大哉，无得而称也。五月丁酉朔，丝竹会於德阳之堂，於时日进内宫，星次鹑首，仲夏之晷，稍极阳城之圭，蕤宾之锺，初应颍川之律，缙云旦卷，南风晚扇，惠气入帷，清阴周宇，玉舆云罕，照日充庭，羽林中权，分阶列校，簪笏成行，貂缨在席，昭天之乐，金石铿锵，报地之礼，威仪肃省。诏以马宝示群臣，太仆效官，趣马掌赞，三令五申，丞联事举，八丽四围，给役相趋，晖煜金镳，陆离宝勒，天地无疆之德，永星致远之功，鸾眄善鸣，龙仪美称，沸毅权奇之威，趋摅抑扬之态，足转惊电，眼流含烛，雾喷纷霏，流沫飘洒，数千为寿，岂待原蚕之禁，万里一息，不藉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衡策，伯乐不能辨其文机，方知总辔昆岑，周非吾驭，张乐大野，夏有惭德，岂止沈河用璧，独有绿文之称，盛德在木，偏受苍龙之名。至於千将宝剑，遥服书郑之军，莲花乌玉，腾威大海之际，况乎马宝，义实逾之。方当夙沙自归，滑桥屈膝，款关入塞，偃武修文，去病无出师之劳，充国罢议边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镜。臣谨按瑞应经、弥勒成佛经、中阿含经、览愚经，并称第三之马者三千岁。华子云，尧汉皆得马者，尧汉皆火德，正斗南方，乘德而至也。岂非圣德汪，皇风洋溢，研机洞元，备礼达义，是以天不爱道，白马嘶风，王泽效祥，朱鬣降祉，比夫圆蹄方足，踯躅在郊，风啸电奔，声遨处囿，五彩依树，三雀登巢，安仿佛於当今，弗拟议於休应，百辟卿士，咸称万岁，伊臣不佞，结庆云霄，亲承诏旨，预观宝瑞，手舞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蹈，赞扬不足，宴礼斯毕，退而作颂，其辞曰：

帝广运，德钦明。仪郊升，道形声。德为轨，仁作经。璇玑正，太阶平。割五礼，和六英。开四摄，行八政。转轮皇，飞行圣。愍含识，资惠命。引苍生，归法性。菩提真，般若净。七宝均，万邦宁。逖史，观陈诗。域中大，唯圣期。闻玄妙，复孝慈。解流泽，随因时。刑已措，绩咸熙。三农盛，九谷滋。万祗悦，八神怡。律有节，历得天。景星曜，庆云连。珠为月，醴为泉。民何幸，值皇年。乾道应，坤马来。度玉关，升玉台。镂锡焕，鸾镳回。云转。堞尘开，千天驷，百龙媒。永伏皂，扫余。秣瑶粟，委芳刍。九夷款，四表清。胥乐，舆颂兴。（《文苑英华》七百七十八）

◇玄圃园讲颂（并序）

窃以宝山峻极，骀足未窥，惠海遥波，轻舟讵泛。故以探沙乱妙，类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谁启。皇上托应金轮，均符玉镜，俯矜苦习，续照慈灯，鹤禁还春，龙泉更晓，玄水跃祥，丹陵写电，功韬火宅，德覆云衢，智惠之光，犹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肃迩穆，泽漏无底，化行靡外，沧河镜渌，碧海调氛，停瑞气於三辰，泛祥烟於五节，鳞羽被解罗之泽，黎元沐至仁之道，正化潜通，法轮常辅。类空镜之传虚，犹悬河之泻润。储君德彰妙象，体眷春琼，视膳间辰，遨游心法，搦管离章，既便娟锦缛，清谈论辩，亦参差玉照，夏启愧德，周诵惭风。乃於玄圃园，栖聚德心之英，并命陈徐之士，抠谈永日，讲道终朝，宾从无声，芳香动气，七辩悬流，双因俱启，情游彼岸，理愜祇园，灵塔将涌，天花乍落，於时藏秋仲节，丽景妍辰，气冷金扉，（《艺文类聚》作「气含金扇」。）霜浮玉宇，（《艺文类聚》作「管」。）圣慈冲口，独幸胜地，朱堂玉砌，碧水银沙，鸟弄翅（《艺文类聚》作「鸣」。）於琼音，树葳（《艺文类聚》作「藏」。）蕤於妙叶，掖水穿流，蓬山写状，风生月殿，日照槐烟。纲叨籍殊宠，陪奉末尘，预入宝楼，窃窥妙简，凫藻喜忭，独莹心灵，敢作颂云：

皇仪就日，帝道昌云。化隆垂拱，德蔓鸿芬。机乘八解，道照三坟。巍巍荡荡，万代一君。重离照景，玉润舒华。七净标美，三善称嘉。降兹法雨，普洽生芽。涟漪义水，照曜文花。芳园，天宫类宝。析论冥空，玄机入道。密宇浮清。（《艺文类聚》作「清幽」。）重关相藻。日映金根。（《艺文类聚》作云。）风摇银草。肩随接武，握宝灵珠。皆抽四照，并按九衢。顾惟多缺，徒奉瑛瑜。终如燕筑，更似齐竽。（《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二，又见《艺文类聚》七十六，《广弘明集》二十。）

卷十三

◎简文帝（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法颂（并序）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舍本誓，神力示现，降应兹土，龙颜日角，参漏重瞳，衡表连珠，文为玉斗。自纳麓开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启迹，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导均禹。尚弘事殷之礼，且屈在田之则。自五昴朝飞，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绿色之符，神器有归，鼎运斯集。焦门厌弃德之君，鲔水发白旄之阵，然後受皇天之眷命，当四海之乐推。岂假祀蚩尤於沛庭，托河冰於王霸。於时凤凤裂序，苍苍舛度。乃选五石以补之；坤倾斜，积冰发坼，乃纬九薮而正之；阴兔两重，阳鸟三足，乃定王业以晖之。摄提乖方，孟陬失纪，乃置清台而辨之。维冠冕於巳颓，缀珩佩於既毁，自凭玉几，握天镜，履睿玑而端拱，居岩廊而渊默，於今三十有二载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数二於下，复朗参辰，不易日月。两曜如合璧，五精如连珠，宗类昊，虔丘礼泽。名行五祀，国被百神。川岳呈祥，风烟效祉。青云千吕，内气出翼。听俞山之威凤，制衣夏之贞筠。阳管叶春，雌锺应律。上林之课匪疏，相府之占无谬。奏六央於右水，张咸池於洞庭。秉翟动和天之乐，建华宣易俗之奏。协律有氵风氵风之序，典乐致雍雍之节。诗书乃陈，缃缥斯备。蒲轮受伏生之诵，科斗荐鲁宅之文。蒸栗杀青，玉牒石记；填委广内，晖焕麒麟。置台命兖，法河依岳；建职树司，区云祥火。高山容与，赤黻逦迤；色丽文，章研织鸟。谏鼓高悬，刍言不弃；肺石通惋，书谤桥板。草名指佞，便辟动朝；兽称触罪，奸回放黜。是以龙翔凤集，河兼海夷，露下若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皋讵率，而银瓮斯满。河光似罗，树彩成车；氛氲四照，晖丽五色；神明磊落，征祥布。金鳞铁面，贡碧之；航海梯山，奉白环之使。戴日戴斗，靡不来王；太平大蒙，无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鼙、应鼓之将，秉龙虎之秘韬，握朱玄之异略，受赈於庙堂之上，扬威於关塞之下。出玉门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荡杂种之残妖，匡中原之涂炭。北临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罢患，夙沙自服。获犬戎之鹿，悬密须之鼓；藁街有受缨之虏，诏水观受降之首。四表无尘，六合共贯，皇德隆矣。太平之风，浃乎无外矣。天子内韬无生之至慧，外应体乾之弘迹，将欲改权教，示实道，遣方便之说，导化城之迷，乃端户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梦华胥，怡然姑射，服齐宫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阳，轻九鼎於褰裳，视万乘如脱屣，斯盖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弃琴瑟乎大壑，卑宫菲食，茨堂士阶，丹车非巧，鹿裘靡饰，斯盖示物以俭，亦未阶於出世也。解网放禽，穿泉掩，起泣辜之泽，行扇之慈，推沟之念，有如不足，纳隍之心，无忘宿寤，盖所以示物以为仁，亦未阶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陉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悦岐伯之章句，甘泉启太一之坛，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羡门之誓，不期（《艺文类聚》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夜」。）作交门之歌，斯盖止爱久龄，事存诸己，笃而为论，弥有未弘。虽获宠ｄ之禅，终堕长生之难；徒阶三清之乐，不祛八倒之境。岂若然智慧之炬，照生死之暗，出五阴之聚，升六度之舟，浮众得之海，践不至之岸。於是庄严国界，建立道场，广行利益，开阐佛事，驱彼众生，同跻仁寿，引兹具缚，俱入大乘。九有倾心，十方划靡；如凭津济，咸赖归依。晔乎若朝日之开众华，霈乎若农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圆，智慧之门必备。以为般若经者，方等大法，峻极靡际，深邃无底。笼万善乎无相，兆九垓而无边。譬犹枝川派别，入大海而同味；众芳杂彩，到须弥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会；不合不散，无去无来。种觉可生，允兹佛母；群典弗逮，是号经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纪岁，玄枵次星，夹锺应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将幸同泰，大转法轮。兹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蓝之所，化铁绳为金沼，变铁网为香城，照神光於热沙，起清凉於炎火。千栌载孽，百夕穹窿；红壁玄梁，华榱玉砌。三阶齐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扪天，飞银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绕榴；莲抽井倒，冒宇临窗。彤彤宝塔，既等法华之座；峨峨长表，更同意乐之国。下凿白银之堑，傍晖金薄之砖。高门洞启，不因铜马之饰；宝殿霞开，无假凤皇之瑞。金轮烛日，妙临淄之地下；层台累驾，迈宛委之空飞。夏宇凝霜，温室含暖。雕楼之内，滴动而响生；洞扉之里，鹪归而气激。幢号摩尼，幡悬金缕；盘径十丈，铃围四斛。舒七宝之交枝，流八功之净水。地芝侯月，天华逆风；法鼓夜鸣，声中闻法。琼枝旦动，叶里成音；妙德阳之宫，丽未央之阃。故铜檐三丈，追嗤并干；玉楼十二，遥耻神仙。譬彼清凉之台，同符兰台之寺；忉利照园之东，帝释天城之北。故以辛王癸甲，绵蛮ⅢЪ，吁哉其不可状，锵锵旰旰；环谲杂错，邈乎春不可名。於是璧日扬精，景云丽色；薰风徐动，渊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茅警列；武较星连，鸿钟吐响。运天宫之法驾，启天路之威神。百灵扶持，千乘雷动；六虬齐轸，七斗垂晖。云罕乘空，勾陈翼驾；超光蹑景，日被天回。金盖玉举，豹服鼍鼓，卡骊沃若，天马半汉；缘弓黄弩，象饰鱼文。飞案节，不劳斩蛟之剑；虎贲羽，岂假鸣鸟之射。湛湛奕奕，辚辚赫赫，出乎大通之门。天子降雕辇之贵，行接足之礼，顶拜金山，归依月面。如闻万岁之声，若观六变之动。於是乃披如来之衣，登狮子之座，均百虑之纷总，愍三请之殷勤，启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谛现空有之津，二智饥权实之底，大乘豁其靡碍，道心究其归涯。因果之摄，不运而行；真俗莫求，弗动斯到。不以二法，会乎中道；尽佛渊海，入佛法藏。极修妒之妙典，研龙宫之秘法；宣娑婆之奥旨，阐众圣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难自息；慧日普照，毒霜并消。除黑暗於四生，遣无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弥楼之在巨海，穆穆乎譬众星之绕圆月。於时天龙八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侧塞空界，积衣成座，散华至膝。三千化秽土之质，火宅有离苦之期；恶道蒙休，泥犁普息。诜诜学侣，济济名僧，皆乐说如辩才，智慧如身子。逾乎青目黑齿，高彼广膝赤髭；咸符写瓶之思，并沾染毡之施。如金复冶，似玉更雕；闻所未闻，得未曾得。郁摇动色，请益无倦，百司俱列，簪履相趋。丰豹煌，华绶苒弱。谓舍卫之集，大林之讲，无以过也。将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风，尚黄老，临辟雍，讲孔宅，幺麽安足而语哉。距於三月甲辰，法席圆满；如来放大光明，现希有事。雄雄吐色，珠火非俦；瞳瞳上映，丹紫竞发。荣河耻其祥润，汾阴聘其晖影。掩入殿之紫云，夺鸿门之妙气。昔法华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尽笑。王城之瑞，千载更逢。岂非圣主，同诸佛身，降兹妙相，等诸佛力，若符契焉。犹秉渊默之谦虚，弘懔焉之至诚，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为心，非关诸己，荷负益倦，摄受四生。皇太子臣纲，视膳东厢，亲承大法，以为西巡东狩，赞颂以兴，柴山望祀，咏歌斯作。况顶开而受露，鞠躬而闻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为颂曰：

玉牒悠琼，青史绵长；道洽五胜，风殊百王。商丘命填，姬水开璜；河澄待圣，海谧期皇。方天譬地，功归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岩廊。权舆教义，制造衣裳；九韶革响，六乐改张。仪凤婉婉，击石锵锵；广修璧水，洞启胶庠。轻轺征聘，旌帛搜扬；兰台且富，广内斯藏。芸香兰馥，绿字ゼ章；文功既被，武迹斯彰。题雕臆镂，舌紫支黄；南街请质，北阙来王。飞旌集翰，勒迹书狼；银车引附，黑节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龙乡；西逾月窟，东渐扶桑。卑宫类禹，解网如汤；衢室纳异，明台引良。善旌弗卷，谏鼓其镗；万符集祉，百神启祥。黑丹吐润，朱草舒芳；珠怀镜像，星含喜光。液池下鹤，高梧集凤；赤熊旦绕，素雉朝翔。观玉伯友，访道西王；游经建木，巡指盛唐。终非运出，岂曰津梁，我有无碍，共向圆常。玉銮徐动，金轮晓庄；紫虬翼大，绿骥腾骧。虎文驻跸，龙骖启行；阑干玉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凤阳；前飞格泽，後拥陆梁。风移霆埽，参差煌；峨峨宝座，郁郁名香。法徒学侣，尘沙堵墙，慈云吐泽，法雨垂凉，三密不限，四辩难量，犹兹海宝，譬彼山王，慧流总被，药木开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释歌咏，幽赞扬；空华竞下，天琴自张。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烟绕气，陆藕开房。泽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为舟为航。伊臣稽首，万寿无疆。（《广弘明集》二十，《艺文类聚》七十六。）

◇菩提树颂（并序）

窃以因缘假有，众生之滞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绕业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导归宗而虚豁。是以能仁大师，随缘布道。愍焰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焚，伤欲流之永骛；托白净之宫，照黄金之色。居兹三惑，示画箧之非真；出彼四门，惊浮云之易灭。於是佛日启，法雷震，设渐教，降权迹，三宝现世，一道知归，大接群苍，救兹未度。法雨法水之润，等世界於无边；智灯智炬之光，同虚空於莫限。物因难量，化缘将息；林开白树，日映青枝。悲哉六识，沈沦八苦，不有大圣，谁拯慧桥。皇帝体乾元之睿德，合天地之纯诚，照玉镜之神，握太平之运，吞虞孕夏，罩汉笼周，御六气而子苍生，扇二仪而布亭毒，纬乐经礼，偃武修文。秋荼不设，废九律之严科；春雨爱生，解三驱之密网。固以咸池之灵自失，汾水之德知惭；少阳懋善於元真，蕃臣变和於槐兖。八凯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内宣王事；运策、横行、专城、推毂之将，外守封疆。一同文轨，万方共贯。穿胸镂臆之酋，短身长臂之师，南越铄石，北极天沙，东迈日枝，西逾月纪，莫不梯峰挂迥，越绳度之山，航海跨深，泛浮毛之浪，奉方入贡，进忠请职，献同心之鸟，贡比肩之兽。尔乃嘉祥竞发，宝瑞咸委，灵芝露，月萃郊园，义凤仁虎，日闻郡国。如珠如璧，既照烛於中畿；若云非云，亦徘徊於宫雉。於是驱黎民於仁寿，济动植於幽隍，岁乐民殷，家给户足，班白不提挈，童稚有讴歌。从善如流，应风犹草；开农务本，铸刃销锋。红粒盈箱，青蚨委贯；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标出要之路，广设道场，大弘妙法。涅宝棹，接惑众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晓。法轮遍乎大千，清凉被於小叶。故天人舞凤，去照园而赞善；菩萨飞象，越香土而来仪。五百宝盖，腾光自合；十千缨络，县空下坠。龛室庄严，国界殊特；制三时之殿，耸四柱之台。虽汉后望神之宫，轩辕待仙之观，曾何足拟。仿佛宝云，仪形等觉。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树。四海呈珍，百工荐巧，雕金缕碧，缀镜悬珠，制似雪山，形同飞盖，四币垂阴，五面益物，名高满月，德逾普覆，并艳千光之树，连英五色之华。璧日垂彩，玉蒂生烟，微风徐动，宝枝成乐，俨然妙色，荫此曲枝，显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诸天四钵之状。散漫祥草，连翩青雀，伏吐电之魔，却担山之鬼，奇姿环质，不可胜言。此实生善之妙缘，进行之深福。当今盛美，曩代未闻。方应照德不穷，悬诸日月，巍巍永乐，万万斯年。敢作颂曰：

绵史载观，灵篇眇镜；宝册葳蕤，帝图掩映。鸟纪称祥，龙书表庆；九州布德，五弦作咏。蒸哉至矣，有梁启圣。功覆终古，业高受命。金轮降道，玉衡齐政；无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运出，五眼清净。禀识康歌，昆虫得性。舜厨灵莲，尧庭神荚。岂如道树，覆润弘浃。靡密垂光，芬芳委垒；时动百华，仁开千叶。现彼法身，图兹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摄。惠泽四播，淳风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称传；荣光动照，玉烛调年。菩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立，波若长宣；穆穆明后，万寿如天。（《广弘明集》十七）

◇连珠

吾闻有古富而今贫，可称多而赈寡。是以度索数下，独有衰神；松柏桥南，空馀白社。（《广弘明集》三十上）

吾闻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轻其礼。（《广弘明》作「死」。）有德必昌；兵贱於义，无思不服。（《御览》五百九十引《三国典略》，梁简文为侯景所幽，作《连珠》云云。又见《广弘明集》三十上。）

吾闻道行则五福俱凑，运闭则六极所锺。是以麟出而悲，岂唯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御览》、《广弘明集》同上。）

◇行雨山铭

岩畔途远，阿曲路深；犹云息驭，尚且抽琴。兹峰独擅，钦崎千变；却绕画房，前临宝殿。玉岫开华，紫水回斜；溪间聚叶，涧裹萦沙。月映成水，人来当花；藤结如帷，碛起成基。芸香馥迳，石镜临墀。（《艺文类聚》七）

◇明月山铭

迢递峰长，威纡岳聚；既正书门，兼同天柱。非竞小山，宁论大庾；岂学土龙，讵须石鼓。彡取色斜临，霞文横竖。（《艺文类聚》七）

◇书案铭

刻香镂彩，（《御览》作木。）钎银卷足；照色黄金，回花青玉。漆华映（《御览》）「曜」紫，画制舒绿；性广知平，文雕非曲。厕质锦帷，承芳绮缛；敬客礼贤，恭思俨束。披古通今，察奸理（《御览》作「纠」。）俗；仁义可安，忠贞自烛。鉴矣勒铭，知微敬勖。（《艺文类聚》六十九，《御览》七百十。）

◇锡杖铭

妙节嘉光，游圣振灼；排空雾转，腾云凤跃。永异玉神，长逾金错。（《艺文类聚》六十九）

◇纱扇铭

风发曜光，空月照霜。（《艺文类聚》六十九。）

◇镜铭

金精玉英，冰辉沼清，高堂悬影，仁寿ゼ声。云开月见，水净珠明。（《艺文类聚》七十。）

◇释迦文佛像铭

至矣调御，行备智周；满月为面，青莲在眸。心珠可莹，智流方溥；永变身田，长无沙卤。（《艺文类聚》七十七引二条，今合录之。）

◇弥陀佛像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莲水开，银花树落；惟圣降神，拯彼沈漠。

◇维卫佛像铭

灼灼金容，巍巍满月；永被人天，常留花窟。

◇式佛像铭

影生千叶，花成四柱；塔象单留，龛童双舞。

◇迦叶佛像铭

慧两自垂，仁风永扇；照曜白毫，半容月面，恶因有灭，善灯无变。（并《艺文类聚》七十七。）

◇梁安寺释迦文佛像铭

帝为知仰，皆规面象；敬横螺发，式图轮掌。信根有五，觉枝云七；仰福灵祗，上生兜率。（《艺文类聚》七十七。）

◇秀林山铭（并序）

神山本名秀林山，或称辰山，在华亭西北二十馀里，列九峰第四，僻左一方。虽非巨丽，未经标品，而自古神仙，往往托迹，实震旦之灵阜也。余以机暇，结驾游衍，览兹佳胜，倦焉有怀。乃作铭曰：

阁号天井，山称地维；碧鸡金马，越渎梁池。怀灵蕴德，孕宝含奇；此亦仙岫，英名远ゼ，昔有鹫窟，不烧净土；迈彼高踪，构兹法宇。引叶成帷，即树为柱，石砌危横，崖阶斜竖。白途远，丹源路深；长林万顷，伟木千寻。竹里看博，松间听琴；捐氛荡累，散赏娱襟。

梁大宝元年岁次庚午春三月十五日题写。（《文苑英华》）

◇大爱敬寺刹下铭

夫波若真空，导大生於假域；涅有岸，引未度於无边。应此十千，现兹权实；随方摄受，孰能弘济皇帝照尽神原，心凝寂境，深慈降迹，下答氐录，握镜断鳌，经纶世祖，（一作「阻」。）故能天地贞观，日月重光，业旷四弘，功侔十力。惠云旦聚，浸泽洒於遐外；法炬夜明，扬光烛於梵顶。因心孝爱，道契神明；昭事诚享，日隆哀敬。金车答瑞，追德庆於虞年；甘露登祀，比嘉祥於汉日。既而理局舜图，事终典尧，思所以功超域外，道迈寰中，广树大缘，增隆胜善。事等净名，齐方便於圆极；迹均妙掌，袭两宝於冥因。乃於锺山竹涧，奉为皇考太祖文皇帝造大爱敬寺焉。惟兹神岳，势负龙形，均太华之四成，状彭门之双起，曲涧推移，激水精之浪，清风窈荡，散云母之竹。显带皇邑，标地德之庆云：弥望帝躔，瞩神居之敞丽；昔雁泉之愿，真如所骘。鹫形之岳，大圣攸居；创此伽蓝，同符往迹。以普通三年岁次，壬寅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建七层灵塔，百旬既耸，千龛乃设。渐山启基，逾於禁国土；金刹长表，迈於意乐世界。珠幡转曜，宝铃韵响；闻声者入道，见形者除累。仙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梵带，去雁塔而来游；天香风笙，辞鹤城而下集。灵祇叶赞，有识归依。四将五龙，翘勤翼卫；八臂三目，顶带护持。虽复劫尽恒沙，衣消巨石，俨如常住，妙相长存。作铭曰：朕哉睿圣，至矣炎精；功昭凤纪，德契云名。冥符七觉，爰极四生；仪形懋典，道骏有声。皇心闵睇，理笃天诚；八万神构，二四云并。悬梁浮柱，沓起飞楹；日轮下盖，承露上擎。玉函蕴色，珠发韬明；花窟炎聚，石影光轻。天下钦仰，幽显赞成；法舟斯济。惠海方清。净界无毁，金地永贞。（《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五）

◇草堂传

汝南周，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於锺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文选·北山移文注》）

◇司徒始兴忠武王诔

皇源地阐，帝业天维；於穆忠武，光国之基。爰自弱龄，英明播越；玉润冰鲜，山静云发。帝曰尔谐，佥议彼属；推毂两江，建旗三蜀。将旋上国，恋结四民；三表服，二鹿随轮。方变正兖，永范时规，天弗报善，哲人其萎。响哀挽於北邙，去承明而不入；望参差之流影，听潺之雨泣。（《艺文类聚》四十七）

◇大同哀辞（并序）

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殒於冬末。悲夫！潜恸结於心，愁眉惨於外。夕坐於是申旦，当食以之不甘。客有谓予曰：死生常也，夭寿命也。陈蕃所憩之家，久传纪录（《艺文类聚》作「久记玄录」。）之岁；华歆所闻之语，已定北陵之期。上圣所以忘情，贤者所以达节。将何戚焉。予对之曰：观其明眸丰下，玉色和声，岂不登髫岁而拟触藩，及纨衤夸而知（《艺文类聚》作「仰」）折李。灵心摧於毫末，慧识挫於趾（《艺文类聚》作「跬」）步；庶方悟於来途，遂穷魂於短日。岂不伤哉！乃为辞曰：

含精郁抑，叹嗟何极；云谁之悲，悲予弱息。实天道之偏颇，观赋命之殊舛；彼神蔡之灵长，获万春攸缅。有华之照灼，寄一朝之浮命；（《艺文类聚》作「浅」。）始梦熊而兆吉，遂设弧而表庆。验天兰之所受，知地井之可映；爰萱草之有征，欣赤之在咏。信叹慰之未几，悼夭零之云及；乃变乐而为悲，遂改笑而成泣。昔珠褓之交舒，又金香之相袭；藉绮茵於弱肌，隐孩笑於罗帷。今独亲於玄壤，亦何痛其如之。忆馀熊而心楚，想媚质而回肠；药尚残而染地，衣犹襞而在床。卷金屏之四叶，开银函之九羊；忽徘徊而想象，曾何时而不伤。於是风景暮锺，气严晚候，叶蔌蔌而走阶，水戋戋而鸣漏；月半镜而开河，云罗柱而下岫；灯发焰而吐花，火含光而成就。金鹿之恨涕沾衣，金瓠之哀还掩扉；犹兹紫山明玉碎，譬彼西都芳草腓。终无逐流凫船反，何时复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种归。（《文苑英华》九百九十九，又见《艺文类聚》三十四，有删节。）

◇安成蕃王墓志铭

许氏犹龙，荀家鸣鹤；岂如宗子，分联华萼。对策云台，观书麟阁；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书，忘言丘壑。（《艺文类聚》四十五）

◇徵君何先生墓志

先生履玉烛之祯气，应大贤之一期，实生而知机，抚尘斯庶。敬非习起，孝乃因心；聚徒教习，学侣成群。与沛国刘、汝南周为友，陆琏、贺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宪俭受诏撰礼，未竟而卒，属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让先生，因广加刊辑。故以含文燕居，说六典五恩之义。或齐侯所不镇，孟嘉所未知，皆折兹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长，每讽考之诗；君子道消，便执天山之筮。乃毁车挂冠，拂衣东岭，始居若耶，来从秦望。今上经纶天地，舆鼎业，始徵为军谋祭酒，实允文若之举，且光彦先之选。又徵特进右光禄大夫，高尚其事，确乎不拔，玄徒往，束帛虚归。而给白衣尚书禄，固辞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殡，嗤镂器与玉衣；尧典入棺，耻密章及书绶。知与不知，并怀惋怆。咸以人亡素朴，礼坠文章，洙泗颓经，扶风罢学。关西疑圣之德，自此长沦；高松引风之气，於兹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钦风味道，迄淹岁时。既而位阻桂宫，涂乖咫尺。不获拥经步至，问春卿之疴；徐轮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云之灭采，悲列曜之晖。追勒高乡，乃为铭曰：

文范高世，玄晏绝伦；复有令德，远之与均。谁与均此？呜呼哲人！第五肥遁，馀轨尚遵；司空开学，其风不泯。传兹孝敬，曰悌且仁。气高琼岳，心虚谷神；括羽儒囿，舟舆席珍。既游慧水，兼引法轮；谈扇犹在，鸣琴尚陈。如何不憖，德素长沦；寂寥岩穴，荒凉渭滨。桥日只鸡，徐称酹素；余钦夫子，风期夙著。蓄思含毫，传芳写誉；沈确虽贞，玄泉无曙。（《艺文类聚》三十七）

◇华阳陶先生墓志铭

维大同二年龙集景辰克明三月王寅朔十二日癸丑己时，华阳洞陶先生蝉蜕於茅山朱阳馆。先生讳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颜色不变。有制赠以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遣舍人主书监护事。十四日己时，窆於平之山。若夫真以归空为美，道以无形为贵。不知悦生；大德所以为生，不知恶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隐显变化，物莫能测。既而岫开折石，天坠玉棺；银书息简，流珠罢灶。九节丽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学振临谷之悲。余昔在扮壤，早逢圮上之术；今元良，屡禀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恻怆，思化杖而酸辛。乃为铭曰：

无名曰道，不死为仙；亦有元放，兼称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子！受归玄。梨传苑吏，书因贾船；虎车照景，拂凌烟。馀花灼烁，春涧潺，郁郁茅岭，悠悠洞天，三仙白鹤，何时复旋。（《艺文类聚》三十七）

◇戎昭将军刘显墓铭

繁弱挺质，空桑吐声；分器见重，播乐传名。谁其均之？美有髦士。礼著幼年，业明壮齿；厌饫典、坟，研精名理。一见弗忘，过目则记。若访贾逵，如问伯始。颖脱斯出，学优而仕。议狱既佐，芸兰乃握。搏凤池水，椎羊太学。内参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殒彼西浮。百川到海，还逐东流。营营返魄，泛泛虚舟。白马向郊，丹旒背巩。野埃兴伏，山云轻重。吕掩书坟，扬归玄冢。尔其戒行，途穷士垄。弱葛方施，丛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敛《毛隼》。长空常暗，阴泉独涌；彼故茔，流芬相踵。

◇仪同徐勉墓志铭

朱弓表瑞，实剑攸归；长澜斯注，瓜瓞含辉。举直斥伪，校名责实；朝有进贤，野无遗逸。违天即地，归幽去冥；空谷传古，哀风送旌。（《艺文类聚》四十七）

◇中书令临汝灵侯墓志铭

昔太祖时，其惟宣、武；讲道开天，仪、嵩作辅。是日邢茅，藉规承矩；如康嗣卫，似禽居鲁。息辔岩隈，涂穷夜台；灵檐永阒，松路方开。草茂故辙，松插新枚；月明泉暗，暑往寒来。（《艺文类聚》四十八）

◇庶子王规墓志铭

玉挺蓝田，珠润隋水；价重连城，声同垂棘，偶应龙之影，等威凤之羽仪；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终、贾，稍迁侍中，佩玉玺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帐。文雅与绮谷相宣，逸气并云霞俱远。副君取敬杜夷，时回晋储之驾；追嗟徐翰，亦降魏两之书。爰发睿辞，为铭云尔：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胜气无俦，高尘谁偶；荣圭掩采，灵剑摧锋。宋郊沦鼎，洛水沈钟；玄扉不昼，幽夜恒冬。（《艺文类聚》四十九）

◇太子舍人萧特墓志铭

威凤五色，朝阳千仞；孙枝发响，将雏流韵。馥哉若兰，颂矣怀态！瑾既诞子，恒乃欢胤。银钩之巧，重世隽；况此临池，蝉轻露润。丹轻飞，哀歌徐引；垅水春帷，山云晚阵。（《艺文类聚》四十九）

◇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师墓志铭

峰颓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灭，如壑如舟；千龄俱尽，万古谁留。惟兹大士，才敏学优；幼损蹈火，早去吞钩。法雷能响，悬河必训；辨才可匹，妙德难俦。

◇宋姬寺慧念法师墓志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电逝生危，舟沈道灭；石拆亡儒，星开殒哲。是日人龙，亦号僧象；慧气素昭，英贤夙上。善渡爱河，能塞欲网。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测深广。

◇甘露鼓山寺敬脱法师墓志铭

岌岌缘假，昏昏大梦，六尘远飞，四流长控。猗嗟大士，慧舟法栋；早擅人龙，夙标威凤。善堂闲构，灯王布席，辩河流水，辞峰积石。寂寥两树，悠漫三泉；神明何托，暗石空传。

◇湘宫寺智法师墓志铭

嗟尔名德，超然有晖；五尘夙离，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铠无违；智灯含影，慧驾驰。若韬山金，如苞海宝；德迈西河，声逾东道。伊时倾盖，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阳。掩此方坟，悠哉泉下。郁郁翠微，辽辽平野；薪尽火灭，归真息假。

◇净居寺法昂墓志铭

条荡含耸，兰荪表质；甘露巳凝，智泉斯溢。顿辔中衢，息棹修渚；隙漏白驹，藤缘黑鼠。同志酸伤，交朋哀楚。（《艺文类聚》七十七）

卷十四

◎简文帝（七）

◇吴兴楚王神庙碑

昔者武王询於太公，五神之礼正；伊陟赞於巫咸，三篇之义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宫，汉兴北；黄蛇感於通梦，秦作西郊。幽则鬼神，其来已尚。楚王既弘兹释教，止献车牛；既舍黄驹，安俟も角。掌击无左涤之劳，牧人止福衡之务。周房、殷俎，惟有玄涧芳芝；玉瑶樽，止陈丹桂清酌。渐符不杀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黄树赤光，紫衣朱发。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诸古典，於兹往烈，永传不朽，式树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灵龟负字，还拟洛书。（《艺文类聚》七十九。按：碑文当是东汉楚王英，而题为吴兴楚王，则项王矣。误改无疑。）

◇长沙宣武王北凉州庙碑

黄曲之祀，九井尚惭；洙水之堂，七壁犹在。岂非德含体气，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怀其贵德。公讳懿，兰陵人，皇帝之长兄也。命世降灵，峻极开著。宗百川而成海，倍万俊而为英。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华阳、黑水，改号难堪。加以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同高阙以为塞，象玉门而置关，三尉寝谋，六屯罢业，功同疏勒之守，备甚即墨之坚。围公临危制变，殷如敌国。是以六角摧锋，两贤畔鼓，指则破敌，叱咤而静边尘。公德应大贤，照惟殆庶，如锺资叩，似铎发声。含朝阳於千仞，散风行於万顷。神武所固，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卒忘水火之难；箪醪所驱，小大一死生之志。微管之风，余芳无绝。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条，刺举汉阳，亲睹遗爱。有表请立碑置庙，天下许焉。反宇飞风，伏槛含日；参差丹桂，周流紫房。夔刻兽，下临网户；菡萏荷华，傍连屈屋。庶使边韶所立之石，岂称高於陈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独擅於华阳。乃为赞曰：

帝图开道，皇源配天；功书绿字，事烛青编。天汉之阳，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咏宁忘。扶风高碣，召伯甘棠；馀芳无泯，望古可方。构斯象室，循兹洞房；琉璃照户，璧玉开堂。秋条下叶，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浆。（《艺文类聚》四十五）

◇丞相长沙宣武王碑

金表龙符，绿地龟图；且称瑞汉，实曰开虞。於昭帝绪，蝉联厥初；有微玄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栌凤翥，桂栋莲披。文檀晚丽，采节晨辉；春藤络户，寒菊临池。惟馨惟德，无绝於斯。（《艺文类聚》四十五）

◇招真馆碑

夫东瀛渌水，三变成田；西岳灵桃，千年未子。尚以星起牵牛，部首迢递；律生甲子，气数杳冥。况复上游玉清，损之又损，高排金阙，玄之又玄。岂言象之能诠，非时节之所辨。海虞县者，则虞农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绝书》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岩郁起，带青云而作峰；瀑水悬流，杂天河而俱洒。虽日门采药之地，楚望怀椒之歌，汤反流沙之魂，锦饰汾阴之鼎，无以喻焉。其峰则有石城、石门，虚危自然。不度句吴之马，神功挺起；岂似冈陵之昼，魏后冰城。夜阵权息，长安慈石，浴铁暂流，较迹比期，优劣斯远。道士沛郡张君，讳道裕，字弘真，即汉朝天师陵十二代孙，天监二年，来至此岫，栖遁十有馀载。夜忽梦见圣祖云：峰下之地，面势间寂，宜立馆宇，可以卜居。裕师潘洪，隐始宁四明山，无何，有人耳长发短，云从虞山招真治来，言讫，忽然不见。潘驰信报君，君因辞山旧居。而以梦中所指峰下之地，即以为治，故号招真。高台回立，有类玉台之山；长廊宛转，还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岂俟开阳木飞；材选海檀，无劳豫章神拔。黄庭司命之府，有类玲珑；米陵赤石之观，同符弘敞。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衰垅苍茫。薛寻千仞之木，气叶星晷；华飞五香之草，形图宫室。帷叶彩花，卷舒蹊迳。阳桃侯枣，荣落岩崖；树息金鸟，檐依银鸟。凤将九子，应吹能歌；鹤生七岁，逐节成舞。旭日晨临，同迎若华之色；夕阳斜影，俱成拂镜之晖。玉础微润，应山云於高牖；鸣籁徐响，引和凤於空谷。方当专气致柔，入无为之境，周行不殆，穷混成之致。茅子算归，辍辔无已；魏姬宴罢，留驾不还。何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持节变淮南之金，传符莳北钟之稻。明月蛟龙之骑，驱之使半；四铢七子之镜，引以成刀。散季斋之羽，起雄鸣之雾而已哉！乃为铭曰：

玉龟二始，金书八会；道浃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唯真能大。德起同尘，善生塞兑；物宝自然，人符交泰。掩英绿萝，穹隆紫盖；仙治之美，此焉为最。雄柱千步，阳台百丈；水均下瞩，山逾高掌。野寂云兴，禽敏山响。升虹夕栖，丰雷朝上；元阳作石，竹龙成杖。书藏玉匣，药蕴银筒；烧铅杂鲤，析桂和葱。羽衣可服，云易通；斧柯虽朽，碑石无穷。（王鏊《姑苏志》，《艺文类聚》七十八。）

◇善觉寺碑

盖闻在天成象，倬彼云汉；在地成形，嵩高惟岳。苍苍斡运，灵槎犹且去来；岩岩峻极，巫咸可以升降。穆贵嫔宿植达因，己於恒沙佛所，经受记别，有缘娑婆，降迹斯土，行迈英皇，德降华附。河南望浮云之瑞，新野表升天之详，光前绝後，建兹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觉寺焉。大通元年，龙集己酉，有令使立碑文，未获构撰，居诸不息。寒暑推移，轩曜夙倾；前星次掩，岁在诹訾。始得补缀。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窃等仲由，空悲负粟之硬；复异恒良，终无维山之日。永言缠慕，独咽丹心。铭曰：

效彼毗城，建斯福舍；四柱浮悬，九城灵架。重乐交峙，回廊逢迓；掩映花台，崔嵬兰榭。阳燧晖朝，青莲开夜。（《艺文类聚》七十六）

◇神山寺碑

在地始终，愆长不极；劫数沙尘，寂寥谁辩。虽铁界铜围，如影如约；补石擎金，随生焰灭。独有鹫岳灵境，净土不烧；螺髻金质，声闻难睹。故发塔喜园，流名天上；耆山鹄苑，布迹人中。自非庄严妙土，吉祥福地，何以标兹净域，置此伽蓝。皇太子殿下，几圆上圣，智周物外，澄明离日，照影春星。长歌安胜，表察书之独见；驰道回车，骛班轮而不绝。（《艺文类聚》七十六）

关号天井，山称地雌；碧鸡金马，载渎梁池。怀灵蕴德，孕实舍奇；此亦仙岫，英名远离。昔有鹫窟，不烧净土；迈彼高踪，构兹法宇。引叶成帷，即树为柱；后砌危横，崖阶斜竖。（《艺文类聚》七）

◇慈觉寺碑

窃以《易》表含贞，《记》称顾载，龙星避曜，璧月仪晖，是以河外黄云，沙傍崩鹿。故能发纬伊绪，重阐刘系，亦有观津美於西汉，扶风盛彼东京。未若樊川之邦，宛叶之境，休祥茂祉，独繁前迹。庄姬流誉之所，烈后业兴之地；南阳称其何氏，新野犹曰邓家。逖彼遐踪，复履今庆。贵嫔金声早振，涉范增徽，才实母师，行为女楷，穷兹四德，洞彼六经，温明内湛，慈慧天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纲缀庆璇枝；联休紫汉，幸得保无负斧，任重束薪。实以契关言提；绸缪善诱，事其从居，义深则盼。而叨恩作牧，畔结幽祗，一诀椒慈，长违宝幄。风枝弗静，陟屺何期；只奉储训，谬兹刊撰。夫道长业大，遗范事隆。嗟油素之可捐，惧故老之难述。（《艺文类聚》七十六）

◇相宫寺碑

真人西灭，洎罗汉东游。王明盛士，并宣北门之教；四姓小臣，稍罢南宫之学。雪洙泗之济济，比舍卫之洋洋。是以高檐三丈，乃为祀神之舍。连阁四周，并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宫陀树之花。四照芬吐，五衢异色。能令扶解说法，果出妙衣。鹿苑岂殊，只林何远。皇太子萧纬，自革蕃邸，便结善缘。虽银藏盖寡，金地多阙，有惭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罘之石；昏峨作镇，犹铭剑壁之山。矧伊福界，宁无镌刻。铭曰：

洛阳白马，帝释天冠；开基紫陌，峻极云端。实惟爽垲，栖心之地；譬若净士，长为佛事。银铺曜色，玉础金光；塔如仙掌，楼疑凤皇。珠生月魄，锺应秋霜；鸟依交露，幡承杏梁。总舒意蕊，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绀马朝翔。生灭可度，离苦获常；相续有尽，归平道场。（《艺文类聚》七十六）

◇吴郡石像碑

盖闻轩后之图，载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沧溟；昭覃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莱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由慈善，应起灵觉。是以无方之迹，随机示现；无缘之力，因物成感。晋建兴元年癸酉之岁，吴郡娄县界，淞江之下，号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者为业。挂此詹纶，无甄小介，布斯九，常待六鳖，遥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视沈浮，疑诸蜃气；夕复显晦，仁若潜火。於是谓为海神，即与巫祝，同往祈候。七盘圆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浆，屡上东皇之曲。遂乃风波骇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窃有覆舟之惧，相顾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黄老，好尚神仙，职在三洞，身带八景，更竭丹款，复共奉迎，尊像沈躯，没而不见，经历旬日，遐迩普闻。吴县华里朱膺，清信士也，独谓大觉大慈，将宏化迹，乃沐浴清斋，要请同志，与东灵寺帛尼，及胡伎数十人，乘船至沪渎口，顶礼归依，歌呗赞德。于时微风送棹，椒景浮波，云舒盖而未移，浪开花而不喷，虽舟子招招，弗能远骛，而灵相峨峨，渐来就浦。仰睹神像，一名维卫，一名迦叶，於是时众踊跃，得未曾有。复惧金仙之姿，非凡所徙，试就提捧，豁尔胜舟，指燕宫而西归，望葑门而一息，道俗侧塞，人祗协庆。膺家住近通玄寺，乃孙权为乳母陈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胜地，胥山之神塔，乃迁像於此寺。武夫数百，咸不能胜。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觉为异；今人工甚盛，确乎不移，此必精诚弗能致也。乃复竭心同时稽颡，然後乃动。至自舟中，故知据井夜飞，实无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石不能重，有觉凭焉。後有外国沙门释法开来，称彼国众圣所记，云东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礼觐，灭无量罪，免离三涂，礼已而去。中大通四年，岁在壬子，临汝灵侯奉敕更造铜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铜迈丹阳，耻论刘向之术；区选攻金，无俟嵇康之锻。既镌既锼，是磨是铣。日华如光定，湛似日轮，亦当远照三千；普瞻色像，遥睹十方，俱闻说法。岂止惜命小鸟，欣人影中，重罪众生，还逢爱日而已哉。吴郡僧正慧法师，深修五定，净持七支，於三宝中，尽力宏护，立摩尼之胜殿，制飞行之宝塔。至於庄严妙色，实有厥徵。夫鲁圣云亡，尚追仪於有若；楚臣殒世，亦托似於优孟。放勋之后，更图长乐之画，文命之君，不□稽命之，或传诸往牍，或布在前司，或赞述盈耳，或寿宫虚置。况远追应身，近规灵迹。不铭不勒，何以称扬。乃为铭曰：

巍巍天像，堂堂最胜；慧日独圆，无生永证。愍此鱼钩，伤兹螺孕；乍动慈舟，时延宝乘。留住待缘，独有传应；传应伊何，宝兹灵像。履冰晨游，凌涛夜上；七众有凭，九垓咸仰。照此真容，开斯俗网；千轮足起，万字胸书。身横五分，衣刻三铢；嗟尔末俗，心王所躯。颡浮水沫，命役驰驱；宜宏希向，必尽勤劬。睹相尘灭，闻声惑祛；湛然神迹，长处全吴。（《苏州府志》，《艺文类聚》七十七。）

◇祭战亡者文

降夫既旋，功臣又赏；班荷元勋，苏逢漏网。校尉沾荣，属国蒙奖，独念断魂，长毕灰壤。膏原染刃，委骨埋泉；徒闻身没，讵辨名传。（《艺文类聚》三十八）

◇祭灰人文

积注奄旬，祭在灰人；消兹兽炭，焚此柱薪。积如玉屑，聚若游尘。庶人之风不拂，狱吏之慢宁陈。当今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云师於执法，力水伯於天宫。钻星诛於电女，贯索囚於雷公。廓重氛於八极，静连丝於四空。既瞳瞳於车盖，又赫赫於飞盘。且疑威於赵盾，实望近於长安。（《艺文类聚》一百）

◇六根忏文

今日此众，诚心忏悔六根障业。眼识无明，易倾朱紫；一随浮染，则千纪莫归。虽复天肉异根，法慧殊美，故因见前境，随事起恶。今愿舍此肉眸，俱瞬佛眼，如抉目王见净名方丈之室，名宝踊塔之瑞，牟尼鹫岳之光，弥勒龙华之始，常游净土，永步天宫。耳根暗钝，多种众恶，悦染丝歌。闻胜法善音，昏然欲睡；听郑卫淫靡，耸身侧耳。知胜善之事，乐之者希；淫靡之声，欣之者众。愿舍此秽耳，得彼天聪。闻开塔关钥之声，弹指声咳这响，诸佛所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悉皆总持。香风净土之声，宝树铿锵之响，於一念中，悦然入悟。鼻根过患，弥复顽嚣；耽染六兰，流连百和。郁金易著，ㄧ匐难排。虽复一薰一获，叶性难遣，空中海上，弥不自觉。至如雕炉在彼，翠雾罪烟，识染相牵，弥生织累。所以即蛆甘带，自谓馨香；鸟亚嗜鼠，不疑秽恶。今愿舍此鼻根，得彼天受。振裳ε步，跨梅檀之回林；提囊拭钵，捧香积之宝饭。长离秽浊，永保清升。舌根障重，染恶尤深；毒刺争兴，恶蛇竞起。既贪五黄、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鳞。鼋霍不斟，有染指之过；羊羹不及，致入阵之苦。虽复色奥鹿胃，犹不称甘；凤肺龙胎，更云不美。虽罗鼎俎，未必皆尝，在彼众生，於命已酷。或复闲朋乱友，破俗伤真；变紫夺朱，反白为黑。所以谗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说，越霸吴亡。胡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驷马既出，於事难追。愿断烦惑，入清净境。既同阿难乞乳之讥，又等净名寂默之致。餐禅悦之六味，服法喜之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身根顽触，唯贪细软；质体尘碍，不重戈矛。莫不爱我轻他，陵人傲物；纵此裸虫，不羁醉象。六尘四倒，自此而生；五盖十缠，因斯而致。所以象簟清润，遨游夏室。重衾狐白，温煦於冬房。结驷广厦，动静必安；首翠楼，去来有托。所以三业之过，出自机关；四大假成，岂有真我。愿舍此画瓶，得彼金色，净宝珠之法节，煦留璃之慧体，长归五分，永等十身。意识攀缘，其罪山积；险同梦幻，譬若猴犭爰，悬镜高堂，一念难净；走九索上，百虑先驰。至如二十五有，纷绕不息；九十八使，惊骛无已。所以灰心灭智，行拔于三乘；风禅露饮，道高於六度。今愿断此意根，祛累斯尽，心当恬怕，洞煦无生，一切众罪，悉灭俗门，三界异途，归之真域。忏悔已竟，诚心作礼。（《释藏》策六，《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悔高慢文

弟子萧纲，又重至心，归依三宝。窃闻《礼》称弗傲，表洙、泗之遗文，《经》云不慢，验逾暗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生馀习；上宾天帝，淮南犹有误辞。亦有才曰隐沦，调惟高俗，犹足座Φ晋君，立前齐主。况复道隆三学，法兼五众，如过前殿，似出北门，而不密室致恭，遗弓接足。敢藉胜缘，愿起弘誓，从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宾头下步，庶无厥咎。耆达弃车，方思景慕；幽显大众，咸为证明。（《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唱导文

夫十恶缘巨，易惑心涂；万善力微，难感灵性。是以摩钳赴火，立志道场；萨垂投身，必之妙觉。众生积染，流浪不归；若海易沈，慈波空荡。渴爱与生死共门，无明与结网同路，各趣百非，缠兹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如来因机致化，如大医王，随病施药。当今皇化之基，格天网地，扇仁风於万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载苍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风，换嗉吹唇，含仁饮德，民无贤肖，爱均一子。众等宜各克己丹诚澄心慊到，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梅檀德尊，水精刹土月电如来，宝明世界山海慧佛，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玉烛之美，日著遐方；击壤之歌，篇闻天下。敬由心起，五体所以外恭；情发於中，六识所以单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凭法致安，积善延庆。今日幸遇兹训诱，岂得不罄竭心途。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奉愿离明内映，合璧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擅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苍生饮德，有诚餐仁；变和内化，事炳周经；赞德含章，训高淳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风缉惠，阐六服於温慈。各宜摄心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当来贤劫千劫在百七十。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兴七觉以炳照，ぁ十智於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晖同叠璧，焕若昆琼。盖闻嵩高惟岳，作屏皇家；宗子维城，克固盘石。所以戚均鲁、卫，任等萧曹。三台正席，坐而论道；九棘勤王，恪居连事。宜各运心，奉为临川、安成、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及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宝踊现，释迦碎身。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众各一心，归命三宝。三界异术，五道分迳；天人植业，各归一果。鬼神牵报，事炳冥途。上善华果，既乖正力；五浊烦心，弥多恼累。虽复聪明正直，三牲之祀未亏；阴阳不测，六根之滞犹染。众等宜各露诚，逮为天龙八部，护塔善王，乃至修罗八臂，摩醯三目，尽为敬礼，尊经正典，清净波若，究竟涅。法华会一之文，净名不二之说，愿一切善神，永断无明，长遵正本，卧处宝宫，坐甘香积。帝释渊广，泛般若之舟；净居深沈，驾牛车之美。泽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经。弘慈与乐，义高名训。是以灵权降迹，出没不同，菩萨位怀，显晦多术。无边剧恼，扇八苦於修途；有缚缠情，绕六趣於危道。金锁玉床，犹念解脱。雕珠饰绮，不及涂中。至於飘热风，沧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铁轮碎骨，铜柱焦肠，伤出刀峰，横抽剑锷，如斯众苦，尤为险脆。一息不追，则万劫永别；刹那暂断，则千代长离。相与共托阎浮，泡生幻处。危脆之质，有险蜉蝣；风电之驰，诚难可驻。况复三相并蹙，二鼠攒危，毒箭恶蛇，尤为可畏。庶凭正法，拔慈累染，长享百福，永断六尘。对至无疆，唯佛可恃。今为六道四生，三途八难，慈悲恳到，一心遍礼十住菩萨，三行声闻，礼救世观音，献盖宝积。西方大势，东国妙音，四辩净名二上螺髻珠顶善宿弥勒文殊金刚藏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脱月弃阴盖常举斤十大弟子、五百罗汉，愿囹圄空虚，疾恼消息，城中百县，方外千城，凡在幽执，一同宽荡。人协覆蛇，俗化匡蚁。类服鸩之不死，同拔剑之无伤。含生不缕，转死自温；渭桥日饱，翳桑无饿。打塞三涂，填碎地狱。破魔兵众壤生死军，阎罗发十善之心，牛傍启五戒之业，如鱼少水，若雁穷林，一听法音，即舍秽质。人运五体，归命三宝。（《释藏》肥九，《广弘明集》十五。）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愿文

弟子萧纲，以今日建斋设会，功德因缘，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窃闻《涅》经言：身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不净，九孔常流。就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痴罗刹，止住其中。又如《瑞应经》言：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其清净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谓之罗汉，声色不能染，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以免忧苦。故知出恩爱狱，薄俗为难；善来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缘，今日度人出家。愿一切六道四生，常离爱欲。永拔无明根，削遣暗惑心；悠习般若慧，足践轻轮之光，口说悬珠之辩。披忍辱铠，秉智慧刀，乘菩萨车，坐如来座，结缠披解，顶相光明，戒因清白，後报尊重，所有果业，皆悉胜出，受持法藏，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咸加证明。又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天，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仙，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守护一切善神，又愿今日见前幽显大众，咸加证明。今日誓愿，使弟萧纲，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千佛愿文

盖闻九土区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业难基。故法身寂镜，有照斯感。涤无明於欲海，度苍生於宝船。或轻慈导舍，薄笑牵悲，曲艳口宣，斜光顶入。自鹿树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众生，希向有形。虽千圣异迹，一智同途。弟子某甲，久没迷波，长流苦沫，不生意树，未启心灯，而盖生一念，敬造千佛。虽复无上无为，极相难辨；非空非有，妙智难观。而绀发日光，莲眸月面。庶可长表诚敬，永寄心期。（《广弘明集》十六）

◇为诸寺檀越愿疏

菩萨戒弟子萧纲，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积习长夜，轮转覆灰；末劫易危，烦流难拯。不树两门，岂修二翼。常恐虚蕉染惑，永结驶河；爱藤悬网，长垂苦岸。敢承三宝觉悟之力，於幽显前，发弘誓愿。今愿为武当山太平寺并此镇望楚日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安习善，延明头陀，上凤林、下凤林广严等寺，皆尽形寿，永为檀越。虽七宝四事，多谢往贤；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类不灭之灯，终非起烟之蜜，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宫，家国内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龙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为人造文八夹金薄像疏

比丘某甲敬白：窃以慧日潜影，慈轮罢应；业逐恼飘，爱随情炽。徒愍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叹叶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兹胜业，树彼妙缘，何以去此心堂，移兹身窟。故水精龙塔，永怆恨於遗髦；明镜石龛，独徘徊於留影。某甲久发誓愿，遍为六道四生，造夹丈八佛像一躯。年月已流，因缘易夺。常恐暂有之身，忽随画水；还无之报，飙尔电光。今便建立诚心，遂兹本誓，使聚月见容，金山表迹，见形善发，闻名恶舍，拔六根之痛恼，去五烧之焚灼。但四宝屡空，七财多匮，仰双莲而独慨，睹万字而无由。倘能薄离五家，微捐四事，结此冥慈，共成因果。则素毡之功，非唯昔世；散华之报，方验来缘。语善无奢，在言多恧。谨疏。（《广弘明集》十六）

◇为人作造寺疏

郢州某甲敬白：窃以布金须达，表精舍於给园；影石仙人，造伽蓝於离越。莫不事表区中，心凭真外。但四缠惑恼，去善源而无涤；五浊重玺，非慧刃而安挥。故以愍彼湿薪，伤兹滴器。今於郢州某山，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萦负郊原，面带城雉，枕倚岩壑，吐纳烟云。重门洞启，未创飞行之殿；步才阎中雷，犹寡密石之功。岩饰之理难阶，瓶钵之资已罄。道俗傥能微留善念，薄奖胜缘，则事等观香，义同锡乘。昔人修檀，手两七宝；前贤薄施，掌出双金。福有冥移，言无多逊。谨疏。（《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卷十五

◎萧绎（元帝一）

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天监十三年，封湘东王，历会稽太守，入为侍中丹阳尹。普通中，为荆州刺史。大同中，为江州刺史。太清初复为荆州。及建康陷，奉密诏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进。位相国，总百揆。以大宝三年十一月即位於江陵，改元承圣，在位三年。为西魏所擒，遇害。明年追尊曰孝元皇帝，庙号世祖。有《汉书注》一百十五卷，《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显忠录》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怀旧志》九卷，《全德志》一卷，《研神记》十卷，《同姓名录》一卷，《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金楼子》十卷，《玉韬》十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集》五十二卷，《小集》十卷。（《南史》五十，刘字仲宝，随湘东王，在藩十馀年。当时文檄，皆其所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赋

洛阳小苑之西，长安大道之东。苔染池而尽绿，桃含山而并红。露沾枝而重叶，纲萦花而曳风。（《初学记》三。案：张溥本有《秋兴赋》、《临秋赋》，今据《艺文类聚》编入《简文帝》集。）

◇玄览赋

岁次旃蒙，月建司空，变凌阴（《艺文类聚》作「蕤宾」。）之吕，扇广莫之风，萧子褰帷九水，作牧三宫，乃盱衡而言曰：惟天惟（《艺文类聚》作「为」）大，惟尧则之；惟地惟（《艺文类聚》作「为」）厚，惟王国之。粤我皇之握镜，实乃神而乃圣。陈六联於八则，弘九职於三令，运璇枢而御宇，执玉衡而齐政，大矣广矣，无德而称。俯《齿取》《齿禺》於轩羲，谅斗笞於子姒；包《河图》与《洛书》。括龙官乎凤纪，超大德於百王；高鸿名於万祀，惟天纵於副后。逾启诵而惟首，既伦儒於肃成；复断狱於长寿，岂止丕庄屈膝。将令班郑捧帚，譬衢樽而待酌；若悬锺之须扣，前逾紧象之外。声高洙、泗之右，伊俯己之颛愚；谬联萼於天衢，筮东门而画野。创南国而分墟，诏伯宗以为傧；诰内史而策书，用分兹於茅社。从侯服而俾子，类金兽以封建；非桐圭以锡处，尔其湘水之东。即我龟蒙，魏甘露（《艺文类聚》作「正元」）而分邑，吴太平而定中。镇麟山之崔嵬，傍龙迹其穹隆；金城高而相属，石燕起而依风。岂连镳於分陕，羡追踪於二公。彼琅台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殊并海之分地，异鱼石之所城。经沈子之高墉，盖水运之堤封；谢礼乐之干橹，阅武骑之朋冲。轼锦车而前骛，驱鱼轩而继踪；无复鸾歌凤舞，唯对绿柳青松。留吴宫之宿燕，响平陵之夜锺；飞余辔而西征，戍太真之旧营。鸣节鼓之金镯，屯戎车於石城；戮滔天之封豕，斩横海之长鲸。每辍书而叹息，景树德之风声；从王役於镜中，浮文而载鸿。经谢亭而帐饮，想彦伯之高风；度五城而骋望，见三冀之无穷。故以飞云苍准，白鳢青桐；金吾舍利，鸣鹤紫宫。眺方岳乎云闲，望赤坂之珠殷；想真长之送别，怀思旷之还山。此桧楫而方远，彼松舟而未闲；倦旅泊於新丘，同渭水之不流。或千人而并唱，乍万人而相钩；毁桥由於瑗度，凿空资於仲谋。睇三茅之灵秘，怀九转之仙记。紫台石室之文，青首银函之字；独有披雾之心，弥轸凌云之志。扪殷碑之怆望，挹延州之高让；井沸而废夕，势崎岖而低昂。见传巴之度曲，开安歌之浩唱；想观乐乎朝阳，忆纡衣乎夕张。回途船之美风，耸余棹乎云阳；彼桑梓之必敬，况松榆之旧乡。将游目於五湖，乃浩（《艺文类聚》作「夕结」。）览於姑苏；临阊门之跨水，耸重阙而开都。睇太伯之卜祀，爰避国於句吴；去西浒之乐政，尊东夷之楷模。时渡谷水之阳，尚想嘉禾之方；壮庆亭於吴后，雄李於越王。观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峨峨；张素盖而萦州屿，驰白马而越江池。鼓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涛於万里，曾未动於纤罗；及戾止乎东欧，登玉笥与铜牛。山东武而遥集；雁南海而飞浮；岩亭亭其似盖，飞苕苕其若楼。登舜桥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状犹在，督护之门不修。虽滥同於借寇，愧人瘼之何求。皇览揆余之忠诚，诏入谒於承明，既摄州於淮海，且作尹乎中京。慕张生之谪伏，挹边延之励精；珥金貂而待问，鸣玉佩而趋庭。兼三河及三辅，总九纬乎九经；扬王庭之俊选，闻裒然於前则。时滥假於中台，掌邦教之观国；乍南宫而荐士，且右乡而表德。判辟雍之乐语，辩金马之儒墨；驱安居以骋望，壮天居之丽极。详夫皇王爰处，本无定所。尧都平阳，舜在冀方；玄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黄旗紫盖，域中为大。天地之所合，风雨之所会；荫美气之葱葱，浮卿云之霭霭。耸梁山而成阙，萦长淮而似带。昔者甘泉晖章，平乐未央，凌霄飞雨，麒麟凤凰，九华仁寿，百福明光。玉阶紫闱，雕柱锦墙；木兰为栋，文杏为梁。温台冬燠，秋窗夏凉，甲乙之帐，庚辛之方，未有祗园之右。齐之仁寿，用拟舟航，长为称首，日殿月宫，金池珠丛，七重迢递，千柱玲珑，虹桥左跨，雁苑南通。紫绀之堂临水，青莲之台带风。及夫光未旭，更筹曙促，犹然阳燧之火，尚执骊龙之烛。或带桃花之绶，乍响玄山之玉。爰八命而建，诚非亲而勿居。应鸣ⓐ於龙角，覆缇幕於熊车。开辕门於淮渚，泛船皇之容与。吟紫骝之长歌，奏玄云之叠鼓。开右座而纳文，设左广而投武。既风起而€飞，复摧班而拉虎。泛楼船而郁纡，忆霸楚之雄图。悲骓马之不逝，忘鹿逐之长驱。岂乌江之天险，资赤帝之神符。於是途经灌垒，水分当利。彼吾王之连和，延魏后之交质。赵将军之建节，辛侍中之奉使。亮鼎足其何言，限修江而为二。泊九井而问津，盖六服之都会。方函谷之设险，譬鲁阳之襟带。观弃之裂帛，见高车之辅大。顾濡须之故，每当食而忘饭。斗二虎於江干，争两龙於修坂。既凯捷而来旋，遂鸣铙而独返。彼铜山之可伤，何骄容之无方。已筑长洲之苑，复实海陵之仓。遂称兵而内侮，宜朝起而夕亡。原西陵以肇基，始冲梯於士治。载为前茅之首，实表勤王之师。同薏苡之兴谤，成贝锦之深疑。良弓藏而高鸟尽，入不谦而出不辞。游雷中而徜徉，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桂酒，荐忠肃以椒浆。宾讨曹之英策，盖谋桓之秘方。衣披披而屡舞，神欣欣而乐康。吊刘安於下雉，聊载怀於吏史。或策杖而龙飞，或叱石而羊起。将鸡鸣於天上，遂埋魂於蒿里。匪仙道之云伪，盖为仁其由己。经钓台而高迈，过鄂渚而西浮。变青门之三袭，为黄尘之一丘。城逶迤而中断，阶坡陀而半留。分沙羡而启镇，即开蕃於夏州。星尚连於翼、轸，舍兼分於斗、牛。丽沧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缨。嗟其钓而非钓，复何虑而何营。羌有愿而不获，拂兰桡而上征。冬已谢而春辞，联方舟而水嬉。看白沙而似雪，望却月而成眉。临石渚其如镜，玩弱柳其犹丝。停赤壁而延伫，联怆望而方思。吴水乡之舟楫，魏陆产之皋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吴长而魏短，况地利与天时。结愤风而炎上，潦原火於惊ぞ。灰雾霏而击马，箭参差而丽龟。成班车之逸气，碎当途於鹿麋。分洞庭於吴上，限东益於巴丘。如淄、渑之相别，似泾、涓之分流。虽滔滔而直泻，终耿耿而横浮。想兰香之荐枕，怀娥皇之夜游。若夫子瑜设险之记，阎遨游涌之地，既下车而践境，早询求於方志。晓泊鬻拳之津，夕瞻荒谷之寺。居柳下而布德，坐棠阴而高视。班六条於宰邑，贤十部於从事。每题舆於仲举，岂虚名乎叔治。藉务隙於登临，乃纷吾之本志。时复设羽盖，扬旌旆，乘雕玉，从贝带，浮云起，登高唐，泛枉渚，望涔阳。荆棘生於龙门之下，狐兔穴於马牧之旁。临章华而流眄，见旧楚之凄凉。试极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伤。其旧（《艺文类聚》无「旧」字。）渚宫也，夹江带阡，布井田，通逵交迸，高门接连。人要水心之剑，家给火耕之田。既追随而得性，实燕处而超然。若平台之中，观阁相通，雄梁渡水，壮翼临空，金堤之路，铜之宫，阁写陵霄，楼布丽谯。横走马而为观，拟牵牛而作桥。尔乃树之榛、栗，椅、桐、梓、漆；三色（《艺文类聚》作「巴」。）黄甘，千户朱橘。桃荫井而成蹊，萍浮江而泛实，蝉鸣枝而候稻，范飞冠而吐蜜。复有水底石发，山筋地骨；书带新抽，屏风牙发。反魂长生，灵寿女贞，金盐玉豉，尧韭舜荣。交让之目，代谢之名；忘忧长乐，桃杷鼓筝。竹则绿，交战策皮。泪沾虞后，龙还葛陂。便娟防露，檀栾夹池。聊右书而左琴，且继踵於华阴。彼门人之门道，各家求而有心。先铅仇於鱼鲁，乃纷定於陶阴。识三家之云谬，知五门之可寻。时仰禀於皇猷，讨巴、濮於裨；乃棱威於华、墨，出车槛之云修。观月窟之入附，睹日勒之来游。既虎牙而成号，又龙额而为候。仰皇德之洪深，疑朱离於侏任。见白题之蹋鼓，看鸟孙之学瑟。献挂条之良赆，奉桃枝之怪琛。嗤聚米於马援，哂画地於臧。彼蠢尔之为鲠，伊凭凌而未静。异黄金於黑山，非绿林於青岭。余喟然以指踪，实济宽而持猛。负步光之文剑，惊汉阳之夕景。麾灵琚之左转，光玳簪而右参。白云生而阵合，红尘起而军暗。於是驱，命蹶张，回翠盖之金爪，临绛宫之玉堂。拟都护之戊己，模荆尸之甲裳。作齐军之减灶，教燕师之臣墙。观田复於虞泽，命车右而前驱。犹从戎於细柳，若驱马於长榆。矜猿鸣之抱木，伤兔走之依株，每愀然而作色，方载驰而转轼阅放鹿而兴悯，对乱鳞而动恻，矧高宴於城隅，驻五马而踟蹰。乃有青琴碧玉，绛树绿珠。西河王豹，东野绵驹；兰缸夕然，合璧斜天。照流风之回雪，映出水之初莲。非吾心之所悦，曾未始而流连。滥叨荣於分陕，逾一纪之星躔。子既生而冠字，嗟留滞以回。罢临边之瑞节，观楚黎之卧辙。向秋野之苍茫，对寒江之幽咽。散归云之郁蓊，吐长风之《风》笞。闻羌笛之哀怨，听胡笳之凄切。惨余袂兮泪成行，攀余辕兮不忍别。奉信圭而入朝，驱驷马（《艺文类聚》作「驱骏驷」）而乘轺。既总司於戎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兼饰於丰貂。登虎踞而目极，忽平原之已超。带方逵之九轨，接驰道之三条。彼重门之击析，冯霞起以建标。杂丹楼以藻井，闲青山於绮缭。耆落星之从ぁ，睹火之迢绕。郁如蓬莱之临沧海，憬如昆仑之出绛霄。函、夏之所觌，江、汉之所朝。若夫天不爱道，地不爱宝，宾连紫达，华平朱草，麒麟五色，飞兔双翼，集我君圃之旁，游我帝梧之侧。於斯时也，天子郊帝於员丘，高玉简於东汉；迈金版於西周，奏苍璧而服大裘。乐有云翘之舞，牲非茧栗之牛；设黄琮而礼地，望方泽乎神州。节会咸池之，冕无繁露之旒。观三农乎九谷，荐黍稷之童。命甸师而清尘，诏封人而出宿。敬青坛而致虞，动翠耜而祈谷。时季春之上巳，临祓乎沼。杏花发於露寒，棘实浮於蒙汜。爰长久之御节，采日精於山趾。天策夜而动星，钩陈朝而按轨。予是时也，陪玉软，饰金羁，驱耳，《贝翟》翠罴，乘倜傥，控权奇，宝剑昭晰，彩耳陆离，乍俯马足，时仰月支。见灵鸟之占巽，观司南之候离。习执鞭而珥笔，虽日夕而忘疲。奥重明堂地，景已乎正阳。乃八片而四达，开上员而下方。置阴鉴之明木，设圭瓒而盈觞。谇天官乎冢宰，服端委而辩方。虔植物之蕴藻，鄙将响之牛羊。藉鸿私而置传，复惟毂而怀方。溯蛟川於汇泽，洽鹄塞於浔阳。何蠡川之浩浩，而匡岫之苍苍。其匡岫也，盘纡Ｂ，急嶙郁律，峻极于天，千霄秀出，岑崎羲，鸟兔蔽亏，含岈豁闻，背原面野。坟飞流於天末，鼓雷霆於岩下。耸高馆於去中，联丛祠於星社。雕甍绮阁，吁可畏其欲落；云雾杳冥，萦万岭而俱青。照曜山庄，石梁；雁门馀帐，隆安故床。镜临江而分影，炉衔花而共香。若乃羽族徘徊，察风应雷，鸳鸯感梦，干鹊知来。露华挟此而啸侣，衔环带垄而含猜。孔接影而扬，雷交颈而陪鳃。尔其彭蠡际天，用长百川；沸渭渝溢，潋淡连延。大则浩汗漾，细则浇灌潺。遇祈飙之弗爽，彼所报之无。且搏摇以九万，乍高风而三千。其中则有跎氵爵嘉鱼，燕羽龙须，戴星含石，蒲身雉躯，乍浮圆镜，时泛明珠。报荡子之长信，送仙人之短书。耻观鱼而为乐，解舒雁於高缴。必冀孔愉之龟，当如哙参之鹤。忾冲冠而发愤，嗟吾人之施薄。观进退於我生，每笃靖而居贞。羞为金谷之富，不矫石闾之清。每鞠躬而遵节，藉王道之既平。贵静者人所便，予得之於自然。非三百之不足，惜五十於丰年。笑斜之行潦，喜甘雨於石田。飞新梅於倡粉，拂轻絮於房绵。月芝抽而晓落，灯花开而夜然。菊从风而金散，荷带水而珠员。已寤歌於折柳，复行吟而采莲。课七分与六日，推两地与参天。夕章程而钩股，亦剡注而参连。幼坟藉以自娱，迄方今而不渝。云气、芝英之简，悬针、倒薤之书，缄乎蒸栗之帙，饰乎酸枣之珠。拟河献之留真，希淳儒之席珍。笑彭聃之下士，联重义而自欣。（《艺文类聚》作「希淳于之席珍，临秋水之至乐，登春台而自欣」。）凿户牖而长望，混木雁而兼陈。嗟今来而古往，方（《艺文类聚》作「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笔於获麟。（《文苑英华》一百二十六；又见《艺文类聚》二十六，有删节。）

◇言志赋

天文既表，人文可观。知负之来易，信握镜之云难。差立极而补天，验璧合而珠连。有庖羲之八索，称朱襄之五弦。闻夏王之铸鼎，重农黄之播田。虽车轨之未同，弥惭於栋隆。戮封豕於海内，斩长狄於区中。怀宿昔之，并来游於菟园。悲元瑜之已逝，叹灵光之独存。想延宾於北阁，因直酒於南轩。闻莺鸣而怀友，听长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静，叨再入於鄢、郢。东窥文命之穴，南望鸿崖之井。遂抚运而登庸，谬垂旒而卷领。虽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ㄆ而照夜，观执圭而满庭。诚虽休以勿休，实旨酒之忘忧。绝何杨之妙舞，废绵驹之善讴。彼知止与知足，复何营而何欲。柱何用於黄金，案宁劳於青玉。尔乃高步北园，用荡嚣烦。桂偃蹇而临栋，石穹隆而架门。对灌木之修耸，观激水之飞奔。涧不风而自响，天无云而昼昏。闻宾鸿之夜飞，想过沛而沾衣。况登楼而作赋，望怀海而思归。（《艺文类聚》二十六）

◇荡妇秋思赋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於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萦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艺文类聚》三十二）

◇对烛赋

月似金波初映空，云如玉叶半从风。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尔乃传芳，扬清曲，长袖留宾待烛。烛烬落，烛华明。花抽珠渐落，珠悬花更生。风来香转散，风度焰还轻。本知龙烛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烛火灯光一只炷，讵照谁人两处情。（《艺文类聚》八十）

◇采莲赋

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於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馀，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ネチ，菊泽未反，梧台迴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於枉渚。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容裳。（《艺文类聚》八十）

◇鸳鸯赋

青田之鹤，昼夜俱飞；日南之雁，从来共归。双飞兮不息，自怜兮何极；一别兮经年，相去兮几千。雄飞入玄兔，雌去往朱鸢。岂如鸳鸯相逐，俱栖俱宿。胜林鸟之同心，迈池鱼之比目。朝浮兮浪华，夜集兮江沙。萍随流而传岸，网因风而缀花。见虹梁之春色，复相鸣而戢翼。兰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树，文生新市之机。金鸡、玉鹊不成群，紫鹤、红雉一生分。愿学鸳鸯鸟，连翩恒逐君。（《艺文类聚》九十二）

◇秋风摇落

秋风起兮寒雁归，寒蝉鸣兮秋草腓。萍青兮水澈，叶落兮林稀。翠为盖兮玳为席，兰为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树参差兮稍密，紫荷纷披兮疏且黄。双飞兮翡翠，并泳兮鸳鸯。神女云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云暮，对华烛兮欢未央。（《文苑英华》三百五十八，又《艺文类聚》五十六引首四语。）

卷十六

◎元帝（二）

◇即位改元诏（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

夫树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尧之心，岂贵黄屋，诚弗获已而临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积德岐、梁，化行江、汉，道映在田，具瞻斯属。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功格区宇，应天从民，惟睿作圣。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诵，方符文、景。羯寇凭凌，时难孔棘。朕大拯横流，克复宗社。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灵眷命，归运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久旷，粤若前载，宪章令范，畏天之威，算隆宝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无嘉号，汉、魏、晋、宋，因循以久。朕虽云拨乱，且非创业，思得上系宗祧，下惠亿兆。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逋租宿责，并许弘贷；孝子义孙，可悉赐爵；长徒锁士，特加原宥；禁锢夺劳，一皆旷荡。（《梁书·元帝纪》）

◇手诏封宗懔

昔扶柳开国，止日故人；西乡胙土，本由宾客。况事涉勋庸，而无爵赏。尚书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谋，诚深股肱之寄，从我于迈，多历岁时。可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周书·宗懔传》）

◇劝农诏（承圣二年二月庚午）

食乃民天，农为治本，垂之千载，贻诸百王，莫不敬授民时，躬耕帝藉。是以稼穑为宝，《周颂》嘉其乐章；禾麦不成，《鲁史》书其方册。秦人有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力之科，汉氏开屯田之利。顷岁屯否，多难荐臻，千戈不戢，我则未暇。广田之令，无闻於郡国；载师之职，有陋於官方。今元恶殄歼，海内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横流。一厘旷务，劳心日仄；一夫废业，舄卤无遗。国富刑清，家给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称朕意焉。（《梁书·元帝纪》）

◇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承圣二年八月庚子）

夫爰始居亳，不废先王之都；受命於周，无改旧邦之颂。顷戎旃既息，关柝无警。去鲁兴叹，有感宵分，过沛殒涕，实劳夕寐。仍以潇、湘作乱，庸、蜀阻兵，命将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段清，四郊无垒，宜从青盖之典，言归白水之乡。江、湘委输，方船连舳，巴峡舟船，精甲百万，先次建邺，行实京师；然後六军遄征，九扬旆，拜谒茔陵，修复宗社。主者详依旧典，以时宣勒。（《梁书·元帝纪》）

◇赠谥杜〜诏（承圣二年）

〜京兆旧姓，元凯苗裔，家传学业，世载忠贞。自驱传江渚，政号廉能；推毂浅源，实闻清静。奄致殒丧，恻怆於怀。可赠车骑将军，加鼓吹一部，谥曰武。（《梁书·杜〜传》）

◇加王僧辩太尉、车骑大将军诏（承圣三年三月甲辰。按：今传作二月，误。）

赞俊遂贤，称于秦典；自上安下，闻之汉制。所以仰协台曜，俯佐弘图。使持节、侍中、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南徐东扬三州诸军事、镇卫将军、扬州刺史、永宁郡开国公僧辩，器宇凝深，风格详远，行为士则，言表身文，学贯九流，武该七略。顷岁征讨，自西徂东，师不疲劳，民无怨ゥ，王业艰难，实兼夷险。宜其燮此中台，膺兹上将；寄之经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车骑大将军，馀悉如故。（《梁书·王僧辩传》）

◇追谥王佥诏（承圣三年）

贤而不伐曰恭，谥恭子。（《梁书·王份附传》）

◇敕杜龛（承圣初）

卿年时尚少，习读未晚。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闲，必宜谘禀。（《陈书·颜晃传》，承圣初，杜龛为吴兴太守，元帝使晃管其书翰，仍敕龛。）

◇手敕报王僧辩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陈书·孔奂传》，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奂及沈炯并令西上，僧辩累表请留之，帝手敕报僧辩。）

◇手敕报颜之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周书·颜之仪传》，之仪献《神州颂》，辞致雅赡，元帝手敕报。）

◇别敕王僧辩（承圣三年十月）

黑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梁书·王僧辩传》）

◇答南平王恪等令（太清四年十一月）

数锺阳九，时惟百六，鲸鲵未翦，寤寐痛心。周粤天官，秦称相国，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鸢，北渐玄塞。率兹小宰，弘斯大德。将何用继踪曲阜，拟迹桓、文，终建一匡，肃其五拜。虽义属随时，事无虚纪，传称皆让，《象》著鸣谦，瞻言前典，再怀哽恧。（《梁书·元帝纪》）

◇与诸藩令

令：即日青凫朽贯，红粟盈仓，据有全楚，奄荒南服，舳舻万计，铁马千群。一九之士，可封函谷；半纸之翰，能下聊城。而不以富贵为荣，不以妻孥为念，沥血叩心，枕戈尝胆，其何故哉！政欲扫荡长蛇，诛锄封豕，本非经略三夏，包罗二别，而中流未附，必鲠王师，弗见勤王之勋，且有亲寻之辱，兴言思此，载劳寤寐。政当浮舟水次，秣马江陵，静听郢藩，若为消息。脱能前驱入讨，同盟勤王。陕服景从，差为未晚。如其驱率市人，沂流西入。凡我腹心，人百其勇。判当待彼先举，然後从事。兵非我始，幸各逡巡。其间小小应接，非今所议。（《文馆词林》）

◇答王僧辩等劝进令（太清五年十月）

孤以不德，天降之灾，枕戈饮胆，扣心泣血。风树之酷，万始不追；霜露之哀，百忧总萃。甫闻伯升之祸，弥切仲谋之悲。若封豕既歼，长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轨，继子臧之高让，岂资秋亭之坛，安事繁阳之石。侯景，项籍也；萧栋，殷辛也，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议。群公卿士，其谕孤之志，无忽。（《梁书·元帝纪》）

◇又答（太清五年十一月乙亥）

省示，复具一二。孤闻天生蒸民而树之以君，所以对扬天休，司牧黔首。摄提、合雒以前，栗陆、骊连之外，书契不传，无得称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谣所归，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难，大耻未雪，国贼则蚩尤弗翦，同姓则有扈不宾，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应宝历，何以嗣龙图。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来议也。（《梁书·元帝纪》）

◇下断劝进表奏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壮》乘乾，《明夷》垂翼，睿度亟移，玉律屡徙，四岳频遣劝进，九棘比者表闻。谯、沛未复，茔陵永远，于居于处，寤寐疚怀，何心何颜，抚兹归运。自今表奏，所由并断，若有启疏，可写此令施行。（《梁书·元帝纪》）

◇耕种令（太清六年正月甲戌）

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惟星鸟，表年祥於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於南。况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坠此玄苗，坐冷红粒，不植燕颔，空候蝉鸣。可悉深耕溉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梁书·元帝纪》）

◇又答王僧辩等劝进令（太清六年三月己丑）

省表，复具一二。群公卿士，亿兆夷人，咸以皇天眷命，归运所属，用集宝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愿；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说。今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梁书·元帝纪》。）

◇解严令（太清六年四月丁巳）

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虽子产献捷，戎服从事，亚夫弗拜，义止将兵。今凶丑歼夷，逆徒殄溃，九有既截，四海だ安。汉官威仪，方陈盛礼，卫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严，以时宣勒。（《梁书·元帝纪》）

◇赦令太清六年五月乙酉

君子赦过，著在周经；圣人解纲，闻之汤令。自猃狁孔炽，长蛇荐食，赤县阽危，黔黎涂炭，终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恶稽诛，本属侯景；王伟是其心膂，周石珍负背恩义，今并烹诸鼎镬，肆之市朝。但比屯寇扰，为岁已积，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凡诸恶侣，谅非一族。今特阐以王泽，削以刑书，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梁书·元帝纪》）

◇召学生教

阁下：昔楚王好《诗》，沛王传《易》，犹且传之不朽，以为盛事。况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於西楚。（《艺文类聚》三十八）

◇下荆州辟韩怀明等教

处士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瘐承先、河东郭，并脱落风尘，高蹈其事。两韩之孝友纯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饭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墙艾席，乐在其中。昔伯武、贞坚，就仕河内；史云孤劭，屈志陈留。岂曰场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礼之请，庶无辟疆三缄之叹。

◇上忠臣传表

资父事君，实曰严敬；求忠出孝，义兼臣子。是以冬温夏清，尽事亲之节；进思将美，怀出奉之义。羲、轩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乱，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为令德。若使缙云得姓之子，姬昌鲁卫之臣。是知理合君亲，孝忠一体；性与率由，因心（《初学记》作「恩义」）致极。臣连华霄汉，凭晖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诗》秋《礼》，早蒙丹之训。宣帝裒德，麟阁画充国之形；显宗念功，云台图仲华之象。（《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请於州立学校表

臣闻公宫之南，四术、四教；司乐成均，六诗、六律。韶既舞，羽签之道行焉；党塾兹备，离经之志辩焉。故不升嵩、霍，岂识乾行之峻；不临溟、渤，安知地载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镜，群言争乱，诸子相腾，《书》则夏侯、欧阳，《易》则神输、道训，《诗》乃齐、鲁、毛、韩，《传》称邹、左、张、夹，《礼》有曲台、王史之异，《乐》有龙德赵定之殊。伏惟陛下，抚五辰而建五长，播九德而导九州。容成为历，兴景云之瑞；伶伦吹律，应黄锺之。拨乱反正，经武也；制礼作乐，纬文也。若非六经庖厨，百家异馔，三坟为瑚琏，五典为笙簧，岂能暴以秋阳，纡就望之景，濯以江汉，播垂天之泽。（《艺文类聚》三十八）

◇荐顾协表

臣闻贡玉之士，归之润山；论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刍荛之言，择於廊庙者也。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行称乡闾，学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远，安贫守静，奉公抗直，傍阙知己，志不自营，年方六十，室无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滞，协必苦执贞退，立志难夺，可谓东南之遗宝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贤如渴，爰发明诏，各举所知。臣识非许、郭，虽无知人之鉴，若守固无言，惧贻蔽贤之咎。昔孔愉表韩绩之才，庾亮荐翟汤之德，臣虽未齿二臣，协实无惭两士。（《梁书·顾协传》）

◇荐鲍几表

臣闻思皇多士，仄陋所以明扬；畴咨熙载，髦俊所以并作。斯固殷殿初基，拾龙渊之宝；虞祠始构，献凤管之玉。旌蒲出鲁，贲帛归齐；颂声既兴，盛业斯在。伏惟陛下，则天纬地，乘正驭才，少汰八风，澄明六合。叶龟、登梦之客，日贲於丘园；韦毂、投钓之臣，相望於魏阙。故已物无遗宝，□□□□振鹭有充庭之讴，白驹罕空谷之咏，洋洋济济，无得而称者焉。臣诚识愧知才，职非选举。窃以进贤上赏，蔽贤显戮，敢缘斯义，用举所知。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鲍几，门庭雍睦，立身贞退，博涉文史，颇闲刀笔，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弘深，安贫专静，解巾入仕，三十馀年，自游臣府，一纪於兹。前宰东邑，实有二鲁之风；近处南台，欲尊两鲍之则。伏揆天严，已当简在。脱蒙显居良局，登以清贯，将齐毛古人之服，实同吴隐酌水之廉。昔丁隈牧州，陈顾翟之好礼；徐靖为郡，荐袁涣之笃学。桓范驱传，先举管宁；朱则剖符，亦称董直。臣才非往哲，识愧前修，轻尘听览，伏待斧钺。（《艺文类聚》五十三）

◇迁荆州输江州节表

周有掌节之职，汉有符节之令，所以子孙慷慨，忠肃勤王，无绝终古，有高前载。臣自拥旄鹤塞，执兹龙节，幸逢银山自溢，玉烛调年。虽免茂弘之讥，竟微辛毗之勇。（《艺文类聚》六十八）

◇高祖武皇帝谥议

臣闻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受禅成功曰禹，除虐去残曰汤。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虽贱不诋贵，卑不诋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号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实录也。斯所以声明焕乎锺石，昭晰备於弦管者焉。伏惟天纵钦明，惟睿作圣；功超三五，声逾七十。仰之弥高，就之弥远；载潜载跃，乃武乃文。先是木运告终，群后改属，乾维罔构，地纽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沦胥之悲，八表兴横流之叹，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云合景从，表里神福，受终文组，允恭克让。知黔首不可以无归，苍生不可以无主。降汾阳之远志，不得已而临之。於是类帝宗，革命创制，帝郊式展，殷荐斯洁。临兹大宝，化与和气俱宣；扇此王风，政与秋霜并肃。言悬日月，功格区宇。不以紫宸为贵，不以黄屋为尊。政谧刑措，民殷国阜。虹旌式卷，堡燧载清；胥象相因，环苦无旷。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风，东溟奉贡。膏露凝枝，庆云解石；山开苍壁，地出玄圭，骠骑把钺，则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则名王蹶角。声教所渐，浃灵蛇之都；威令所行，通烛龙之外。开庠建序，布护於成均；正俗移风，氛氲於司乐。虚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广辟四门。弘招贤之德。青衿知击壤之性，黄发恣鼓腹之欢。加以钻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终所牧之典，史倚所读之书，无辍万机，日且千遍。驰郁郁之声，表乾乾之德。允所谓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岳，镂升中之玉简。昭事梁甫，秘礼首之金绳。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册；黄帝桥山，痛深前典。万有沦伤，三辰掩曜；人只轸慕，山海含悲。恸切陟方，哀深遏密；烦冤荼毒，贯切心髓。风树不静，陟岵何期。思所以钦若九功，仰稽七德。（《艺文类聚》十四）

◇驰檄告四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剥极生灾，乃及龙战，师贞终吉，方制犭贲豕。岂不以侵阳荡薄，源之者乱阶；定龛艰难，成之者忠义。故羿、浇灭於前，莽、卓诛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勋，复兴於周代；温、陶之绩，弥盛於金行。粤若梁兴五十馀载，平壹宇内，德惠悠长，仁育苍生，（《艺文类聚》作「群生」。）义征不服，左伊右，咸皆仰化；浊泾清渭，靡不向风。建翠凤之旗，则六龙骧首，击灵鼍之鼓，则百神警肃。风、牧、方、邵之贤，卫、霍、辛、赵之将，羽林黄头之士，虎贲缇骑之夫，叱咤则风云兴起，鼓动则嵩、华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颈举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马，秦士不敢弯弓。叶和万邦，平章百姓，十尧九舜，曷足云也。贼臣侯景，匈奴叛臣，鸣镝馀噍。悬瓠空城，本非国宝，寿春畿要，赏不逾月。开海陵之仓，赈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费，锡三官之钱，冒于货贿，不知纪极。敢兴逆乱，梗我王畿。贼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结怨江芈，远适单于。简牍屡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敛无度，景卿之诮已及。为虎传翼，远相招致。虔刘我生民。（《艺文类聚》作人民）离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皋貔，躬擐甲胄，霜戈照日，则晨离夺晖，龙骑蔽野，则平原掩色，信与江水同流，气与寒风俱愤。凶丑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兖。涣汗既行，丝纶爰被。我是以班师凯归，休牛息马。贼犹不悛，遂复矢流王屋，兵躔象魏。总章之观，非复听讼之堂；甘泉之宫，永乖避暑之地。坐召宪司，卧制朝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重增赋敛，肆意裒剥，生者逃窜，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钳口。刑戮失衷，爵赏由心，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臧获之人，五宗及赏；绅之士，三族见诛。谷粟腾踊，自相吞噬。喋喋黔首，路有衔索之哀；蠢蠢黎民，家陨桓山之泣，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南山之行，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外监陈茔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宫车晏驾。奉讳惊号，五内摧裂，州冤本毒，无地容身。景阻饥既甚，民且狼顾，遂侵轶我彭蠡，凭凌我郡邑，窃据我江夏，掩袭我巴丘。我是以义勇争先，忠贞尽力。斩馘凶渠，不可称算，沙同赤岸，水若绛河。任约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缚於汉口，子仙乞活於鄢郢，希荣败绩於柴桑。侯景奔窜，十鼠争穴，郭默清夷，晋熙附义，计穷力屈，反杀後主。毕、原、酆、郇，并离祸患，凡、蒋、邢、茅，皆伏。是可忍也，孰不可容，幕府据有上流，是惟分陕，投袂荷戈、志在毕命。昔周依晋、郑，汉有虚、牟。彼惟末属，犹能如此；况联华日月，天下不贱，为臣为子，兼国兼家者哉！咸以义旗既建，宜须总一，共推幕府，实用主盟。粤以不佞，谬董连率，远惟国艰，不遑宁处。中权後劲，龚行天罚，提戈蒙险，陨越以之。天马千群，长戟百万，驱贲获之士，资智勇之力，大楚逾荆山，浅源度彭蠡，舳舻泛水，以掎其南，辎委输，以冲其北。华夷百濮，赢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影从。雷震风骇，直指建业。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退舍。方驾长驱，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挟曳牛之侣，拔距砾石之夫，骑则逐日逐风，弓则吟猿落雁。捧昆仑而压卵，倾渤海而灌荧。如驷马之载鸿毛，若奔牛之触鲁缟。以此众战，谁能御之！脱复峰虿若毒，兽穷则斗，谓山盖高，则四郊多垒；谓地盖远，则三千弗违。如彼怒蛙，譬诸鼷鼠，岂费万钧，无劳百溢。加以日临黄道，兵起绛宫，三门既启，五将咸发，举整整之旗，扫亭亭之气，故以临机密运，非贼所解，奉义而诛，何罪不服。今遣使持节、大都督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尚书令、长宁县开国侯王僧辩，率众十万，直扫金陵。鸣鼓聒天，才从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动，若沧海之奔流。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灭耳，匪朝伊夕。栈长狄之喉，系郅支之颈。今司寇明罚，质所诛，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无所问。诸君或世树忠贞，身荷宠爵，羽仪鼎族，书勋王府，俯眉猾竖，无由自效，岂不下惭泉壤，上愧皇天！失忠与义，难以自立。想诚南风，乃眷西顾，因变立功，转祸为福。有能缚侯景及送首者，封万户开国公，绢布五万匹。有能率动义众，以应官军，保全城邑，不为贼用，上赏方伯，下赏剖符，并裂山河，以纡青紫。昔由余入秦，礼同卿佐；日降汉，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血阝无位。若执迷不反，拒逆王师，大军一临，刑兹罔赦。孟诸焚燎，芝艾俱尽；宣房河决，玉石同沈。信赏之料，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远近，咸使知闻。（《梁书·元帝纪》，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庆南郊启

大裘而冕，陶匏以质；黄锺既奏，云门斯舞。乐谐六变，歌陈九德；感天动神，式展诚敬。（《艺文类聚》三十八。）

◇庆东耕启

伏惟陛下，敬授民时，造幄籍圃。汉之元凤，未足捧羁；晋之太始，非堪扶毂。但承明侍从，即事未由。周南留滞，伏深恋仰。（《艺文类聚》三十九）

◇谢敕赐第启

窃以汉锡五伦，实云清吏；魏宠卫臻，用旌庸直。未如灵光输奂，睢阳爽垲。北连城阙，有似甄侯之舍；东望市廛，荣深预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军辞宅；马池犹隔，雍丘让邸。臣惭霍曹远志，但识君命无违。再思庸陋，九殒非答。（《艺文类聚》六十四，《初学记》二十四。）

◇为东宫荐石门侯启

切以凤鸣朝阳，必资蓝田之宝；龙门点额，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见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金为贵；文传梦鸟，学重灵蛇。点漆凝脂，事逾卫介；浑金璞玉，才匹山涛。昔翟汤隐逸，见称庾亮；陈平器局，被荐无知。以人废言，诚增竦；进贤上赏，伏待慈照。（《艺文类聚》五十三）

◇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宫象牙，猥蒙沾逮。雕镌精巧，似辽东之仙物；图写奇丽，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赋非工，王铭未善。昔伯喈致赠，谗属友人；葛龚所酬，止闻通识。岂若远降鸿慈，曲覃庸陋。方觉留璃无当，随珠过侈。但有羡卜商，无因则削；徒怀曹植，恒愿执鞭。（《艺文类聚》五十八）

◇谢东宫贲貂蝉启

挹娄之毳，曲降鸿恩；丽水之珍，复蒙殊奖。东平紫貂之赐，非闻暖额；中山黄金之锡，岂曰附蝉。坐变仲尼之容，增晖允南之貌。（《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东宫赐尘尾锦帔团扇等启

杨雄口讷，本贵谈端；田貌寝，终於丽饰。始兴之扇，方斯非拟；邺中之锦，匹此为轻。方愿弘此仁风，既动承华之气；服兹怀袖，复比文若之香。（《艺文类聚》六十九）

◇谢东宫《广》宝枕启

泰山之药，既使延龄；长生之枕，能令益寿。黄金可化，岂直刘向之书；阳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说。况复重安玳瑁，独胜瑰材；方松非匹，称榴未拟。（《艺文类聚》七十）

◇谢敕赐缛启

昔汉后赐貂，魏君送缛，未有玄免来王，黄龙作贡，便觉肃《广》非遥，挹娄无远。（《艺文类聚》七十）

◇谢东宫贲花钗启

嗤乱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惭於宝叶；王粲之咏，恧此乘莲。九官之当，岂直黄香之赋；三珠之钗，敢高崔瑗之说。况以丽玉澄晖，远过玳瑁之饰；精金曜首，高践翡翠之名。（《艺文类聚》七十）

◇上东宫古迹启

施宜八分之巧，元常三体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鸿曹喜之书，莫不总萃桂宫，盈满甲馆。窃以鸾惊之势，既闻之於索靖；鹰寺之巧，又显之於蔡邕。是以游雾重云，传敬礼之法；鸟颉鲁颃，表扬泉之赋。颇好六文，多惭三礼；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书，何曾仿佛。空慕河间之聚书，竟微东平之献表。齐攸、尺牍，顾已缺然；北海楷、隶，终成难拟。（《艺文类聚》七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上画蒙敕裒赏启

臣簿领馀暇，窃爱丹青。云台之像，终微仿佛，宣室之图，更难议拟。成蝇罕术，画马疏文。人非世将，恩深晋帝之赏；迹愧景山，宠逾魏皇之诏。

◇谢东宫《广》陆探微画启

工逾画马，巧迈图龙。试映玉池，即看鲁动；还傍金屏，复疑蝇集。史迁暂睹，悬识留侯之貌；汉帝一瞻，便见王嫱之像。（《艺文类聚》七十四）

◇谢东宫赐弹棋局启

绎本惭游艺，弥愧拂巾。凤峙鹰扬，信难议拟；鸟星悬，曾何仿佛。莲花未易，玉屑不工。缘边之法，庶遵细柳之阵；徘徊之势，方希明月之楼。子桓有锡，闻於遂古；季绪蒙赐，即事可传。（《艺文类聚》七十四）

◇上谷充军粮启

臣闻金城千仞，必资守粟；革车千乘，其在馈实。原武车绥旌，列飞鸿之行陈；奉辞受赈，ァ挚兽於ァ虎。贾逵渠水，虽曰难踪；梁习劝农，窃知自勉。（《艺文类聚》八十五）

◇为江夏王安丰谢东宫贲锦启

舒将并石，堪来墓雨；萦持结缆，剩可荡舟。秦川书字，妙能八体；邺县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赠马，未足为荣；冯媛乘车，方兹非宠。

◇东宫贲辟邪子锦白褊等启

江波可濯，岂藉成都之水；登高为艳，取映凤皇之文。至如鲜洁齐纨，声高赵谷；色方蓝浦，光譬灵山。试以照花，含银烛之状；将持比月，乱含璧之晖。（《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东宫贲瓜启

金萦始荐，琼蕊载珍；味夺蔗浆，甘逾石蜜。（《艺文类聚》八十七）

◇为妾弘夜姝谢东宫贲合心花钗启

未得投壶，先应含笑；不因鸾凤，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阳台，虽逢四照，曾游沣浦。惯识九衢，未有仍代爵钗。还胜翠羽，饰以南金，装兹丽玉。修靡夫人，本分章华之里；中山孺子，独荷春宫之恩。有志当能，无期投阁。（《艺文类聚》八十八）

◇谢晋安王赐马启

绎武愧仲都，遂蒙大骊之锡；儒谢春卿，空颁名马之贲。故以取方ら友，自匹龙媒。不待景公，婉如齐画；无劳马援，翻等汉铜。岂有灭没黑龙，连翩白马；钱文见重，津名取贵。相彼骐骥，犹深恋主；矧伊伏枥，弥结怀恩。（《艺文类聚》九十三）

◇谢东宫赉蒸栗牛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色似秘府之书，毛类陈王之玉。ㄟ角未奇，莹蹄非贵。（《艺文类聚》九十四）

◇谢贲车螯蛤蜊启

车螯味高食部，名陈物志；蛤蜊声重前论，见珍若士。并东海波臣，西王母药。雀文始化，燕羽犹在；体润珠胎，形随月减。（《艺文类聚》九十七）

◇谢赐功德净馔一头启

瑶器自满，金鼎流味；浆含都蔗，味资石蜜。（《北户录注》）

◇又谢贲功德食一头启

天厨净馔，庵罗法果。（《北户录注》）

◇谢敕送齐王瑞像还启

臣闻非晦非明，法身凝寂；有感有见，渴仰赴几。伏惟陛下，百姓为心，宜观种觉，十方皆见，普照玉畿。将使化行南国，乃卷西顾，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鲜云，暂掩晨离；甘雨霏微，犹藏宿雾。高明可仰，与天花而俱落；清梵腾空，杂埙篪以相韵。顶礼最胜，敬谒法王。瞻彼堵墙，不足为喻；立处针锋，弗云易拟。臣身持静戒，心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跃充遍。（《艺文类聚》七十七）

卷十七

◎元帝（三）

◇与学生书

吾闻断玉为器，谕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从学。是以执射执御，虽圣犹然；为弓为箕，不无以矣。抑又闻曰：汉人流麦，晋人聚萤。安有挟册读书，不觉风雨已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於己，道在则尊。（《艺文类聚》二十三）

◇答晋安王叙南康简王薨书

南康兄器宇冲贵，风神英挺。魏之中山，徒闻退让；晋之扶风，虽号师范。用今方昔，若吞梦云。及寻阳私疾，孝感神明；殆不胜丧，扶而後起。犹冀天道可期，岂谓福善虚说。且分违易久，嘉会难逢。绸缪宫阃，不过纨绮之事；离群作镇，动回星纪之历。志异双鸾之集，遽切四鸟之悲。松茂柏悦，夙昔欢；芝焚蕙叹，今用呜咽。（《艺文类聚》二十二）

◇与刘孝绰书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由斯而作。想离属之兴，益当不少；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何其盛也！近在道务闲，微得点翰，虽无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已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於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从事。方且褰帷自厉，求瘼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爱矣，未尝有歇；思乐惠音，清风靡闻。譬夫梦想温玉，饥渴明珠；虽愧卞、随，犹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无由赏悉，遗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札。（《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免官时，世祖出为荆州，至镇与孝绰书。）

◇与萧挹书

阔别清颜，忽焉已久，未得音息，劳望情深。暑气方隆，恒保清善。握兰云阁，解绂龙楼，允膺妙选，良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驾连曹；雅步南宫，容与自玩。士衡已後，唯在兹日。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比暇日无事，时复含毫，颇有赋诗，别当相简。但衡巫峻极，汉水悠长；何时把袂，共披心腹。（《艺文类聚》三十）

◇赐刘书

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前修无远，属望良深。（《周书·刘传，元帝承制，授树功将军、镇西府铭议参军，赐书。）

◇遗周弘直书

适有都信，贤兄博士平安。但京师晋绅，无不附逆。王克己为家臣，陆缅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确乎不拔。言及西军，潺掩泪；恒思吾至，如望岁焉。松柏后凋，一人而已。（《陈书·周弘正传》，京城陷，弘直为衡阳内史，元帝在江陵，遗弘直书。）

◇与周弘正手书

獯丑逆乱，寒暑亟离；海内相识，零落略尽。韩非之智，不免秦狱；刘歆之学，犹弊亡新。音尘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访山东而寻子云，问关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闻，迟比来卸，慰其延伫。（《陈书·周弘正传》，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僧辩得之甚喜，即日启元帝。元帝手书与弘正，云云。仍遣使迎之。）

◇答刘缩求述制旨义书

学山、学海，未臻其极；为龙、为光，或从王事。所赖昔经陕服，颇足良书；凭几据梧，静供游目。枕中之记，即用为枕；帷首之帙，仍可为帷。对此自娱，敬而待命。叩而必应，已谢悬锺；汲而无竭，复乖井养。（《艺文类聚》五十八）

◇为书责数鲍泉二十罪

面如冠玉，还疑木偶；须似猬毛，徒劳绕喙。（《南史》六十二）

◇答齐国双马书

名重桂条，形图柳谷。襄阳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里，远访犹难。价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媒，声齐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铸铜；震象飞文，笑东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银勒，利此金衔。鞍揭镂衢，光含两月；缠萦紫缕，色丽双丝。方嗤晋后，恒乘郑国之驷；更鄙曹君，经饷蜀王之马。（《艺文类聚》九十二）

◇又书

於戏！马之为用，远矣大矣。斯所以乾为脊马，震为马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则？泮涣而驰，可以及日；踌躇而蹀，可以追风。赤菟之腾声，的颅之济主，陈王有烙羁之说，班生有缰绊之谈，抑闻斯美，远功此费。怀哉！老生不云乎：虽有拱璧，以先驷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艺文类聚》九十三）

◇与武陵王纪书止蜀军东下

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纪传》，纪总戎，将发益镇，绎使胡智监至蜀书止之。）

◇又别纸

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同上。）

◇与西魏书

子纠亲也，请君讨之。

◇答王僧辩书

昔文康献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惭色。今景之凶恶既稔，岂歌之声已及。嘉瑞远臻，但增叹慰。（《御览》九百六十六引《三国典略》）

◇遗王僧辩书

贼既乘胜，必将西下。不劳远击，但守巴、丘。以逸待劳，无虑不克。

◇与武陵王纪书

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轶，三苗寇扰，天长丧乱，獯丑凭陵，虔刘象魏，黍离王室。朕枕戈东望，泣血西浮，殒爱子於二方，无诸侯之八百，身被属甲，手贯流矢，俄而风树之酷，万恨始缠，霜露之悲，百忧继集，扣心饮胆，志不图全。直以宗社缀旒，鲸鲵未剪，尝胆待旦，龚行天罚，独运四聪，坐挥八柄。虽复结坛待将，褰帷纳士，拒赤壁之兵，无谋於鲁肃，烧乌巢之米，不访於荀攸，才智将殚，金贝殆竭，傍无寸助，险阻备尝，遂得斩长狄於驹门，挫蚩尤於枫木。怨耻既雪，天下无尘，经营四方，专资一力，方与岳牧，同兹清静。隆暑炎赫，弟比如何文武具僚，当有劳弊。今遣散骑常侍、光州刺史郑安忠、指宣往怀。（《梁书·武陵王纪传》）

◇又与武陵王纪书

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砾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眷西顾，我劳如何。自獯丑凭陵，羯胡叛换，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梁书·武陵王纪传》）

◇裂帛为书催王僧辩入援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南史》八）

◇与萧谘议等书

盖闻图光七尺，上英真珠之云；面门五色，傍临珊瑚之地。化为金案，夺丽水之珍；变同珂雪，高玄霜之彩。岂不有机则感，感而遂通；有神则智，智而必断。故碧玉之楼，升堂未易；紫绀之殿，入室为难。必须五根之信，以信为首；六度之檀，以檀为上。故能舍财从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谈，良可知矣。窃以瑞像放光，倏将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跃之诚，结於兴寝。稍觉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馔；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辞。鼋羹、麟脯，空闻其说；羊酪猩唇，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过中不餐；氐螺登俎，岂及春蔬为净。欲吾于三口洁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王锐，盐类虎笋；紫萝之芹，辽东之藻。十斤之梨，千树之橘；青笋紫姜，固栗霜枣。适口充肠，无索弗获；八功德水，并入法流。四士俱至，偕让弘道；同志为友，岂不盛欤。（《广弘明集》二十七上）

◇与刘智藏书

菩萨萧法车置邮大士刘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度言归，以结元礼之心，弥益真长之叹。故以临风望美，对月怀贤；有劳寤寐，无忘兴寝。方今玄冥在节，岁聿云遒；日似青缇云浮红蕊。清台炭重，北宫井溢。想禅说为娱，稍符九次；成诵之功，转探三密。山间芳杜，自有松竹之娱；岩穴鸣琴，非无薜萝之致。修德之暇，差足乐也！昔韩梅两福，求羊二仲；郑林腾名於冯翊，周党传芳於太原。或有百镒可捐，千金非贵；松子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归宗法海。梵王四鹤，集林御而相鸣；帝释千马，经丘园而步。有一於此，犹或称奇；兼而总之，何其盛也！故知南临之水，已类吕梁之川；北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岭。岂复还思溆浦，尚想强台；卷彼汉池，载怀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仆久厌尘邦，本怀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讽味了因，弥用思齐，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岭，荫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莲华之剑。藩维有限，脱履无由。每坐向诩之床，恒思管宁之榻。梦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伫。白云间之，苍江不极；未因抵掌，我劳如何。想无金玉，数在邮示。弱水难航，犹致书於青鸟；流川弗远，伫芳音於赤玉。鹤望还信，以代萱苏；得志忘言。此宁多述。法车叩头叩头。（《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众论

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汉节，卧伏冰霜；仲师固无下拜，隔绝水火。况复风生稽落，日隐龙堆；翰海飞沙，皋兰走雪。岂不酸鼻痛心，忆雒阳之宫陛；屑泣横悲，想长安之城阙。直以为臣之道，义不为生；事君之节，生为义尽。岂望拔幽泉，出重仞，经长乐，抵未央。及还望塞亭，来依候火；傍观上郡，侧眺云中。虽在己之愿自隆，而於时之报未尽。（《艺文类聚》五十三，《御览》七百七十九。）

◇全德志论

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鲁鸟。九月肃霜，时响田峻；三春捧兰，乍酬蚕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击西岳。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若此，众君子可谓得之矣。（《艺文类聚》二十一）

◇论诗

诗多而能者沈约，文少而能者谢眺、何逊。（《梁书·何逊传》，《御览》五百九十九。）

◇职贡图序

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甲则建朱崖，闻蒲陶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自塞以西，万八千里；路之峡者，尺有六寸。高山寻云，深谷绝景，雪无冬夏，与白云而共色；冰无早晚，与素石而俱贞。逾空桑而历昆吾，度青邱而跨丹穴。炎风弱水，不革其心；身热头痛，不改其节。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细而弗有；龙文、汗血之骥，却而不乘。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实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阙氏之形，後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赡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艺文类聚》五十五）

◇丹阳尹传序

《传》曰：大夫受郡。《汉书》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实难斯授。广汉和颜接下，子高自辅经术；孙宝行严霜之诛，袁安留冬日之爱。自二京版荡，五马南渡，固乃上烛天文，下应地理。尔其地势，可得而言。东以赤山为成、皋，南以长淮为伊、洛，北以锺山为芒、阜，西以大江为黄河。既变淮海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州，亦即丹阳为京尹。虽得仁之盛，颇愧前贤；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辅。皇上受图负衣，宝历惟新。制礼以告成功，作乐以彰治定。岂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兹焉四载。以入安石之门，思勤王之政。坐真长之室，想清谈之风，求瘼馀晨，颇多夏景。今缀采英贤，为《丹阳尹传》。（《艺文类聚》五十）

◇怀旧志序

吾自北守琅台，东探禹穴。观涛广陵，面金汤之设险；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霄。临水登山，命俦啸侣；中年承乏，摄牧神州。戚里英贤，南冠髦俊。荫真长之弱柳，观茂弘之舞鹤。清酒继进，甘果徐行。长安群公，为其延誉；扶风长者，刷其羽毛，。於是驻伏熊，回结驷，命邹湛，召王祥。余顾而言曰：斯乐难常，诚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车白马，往矣不追。春华秋实，怀哉何已！独轸魂交，情深宿草。故备书爵里，陈怀旧焉。（《艺文类聚》三十四）

◇全德志序

老子言全德归厚，庄周云全德不刑，《吕览》称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创其名也。此志隆大夫为首，伊人有学有辩，不夭不贫，宝剑在前，鼓瑟从後。连环炙果，雍容卒岁；驷马高车，优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复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岂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钩，阳雍双璧，理归玄感，南阳樊重，高阁连云，北海公沙，门人成市，咨此八龙，各传一艺。夹河两郡，家有万石；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满。宁与孟尝闻琴，承睫泪下；中山听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语也。（《艺文类聚》二十一）

◇孝德传序

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艺文类聚》二十）

◇忠臣传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因生所以尽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资敬之理宁异；为臣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为令德，窃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别传；至於忠臣，曾无述制。今将发箧陈书，备加论讨。（《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忠臣传死节篇序

自非识君臣之大体，鉴生死之弘分，何以能灭七尺之躯，殉一顾之感。然平路康衢，从容之道进；危涂险径，忠贞之节兴。登平路者易为功，涉险涂者难为力。从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贞之概，时难屡有。（《艺文类聚》二十）

◇忠臣传谏争篇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富贵宠荣，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颜色，吐一言，终知自投鼎镬，取离刀锯，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盖伤茫茫禹迹，毁於一朝；赫赫宗周，灭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渐颓，钦若之信既尽，解网之仁已泯，徒以继体所及，守器攸归。出则清警传路，处则凭玉负衣，事无暂舛，意有必从。所谓生於深宫之中，长於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况惑裒人之巧笑，迷阳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散，用之以逋逃。亦有倾天灭地，泛宫、潴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毁冕之畔。於是策名委质，守死不二之臣，以刚肠疾恶之心，确乎贞一之性。不忍见霜露麋鹿，栖於宫寝；麦穗黍离，被於宗庙。故沥血抽诚，披胸见款，赴焦烂於危年，甘灭亡於昔日。冀桐宫有返道之明，望夷无不言之恨。而九重悬远，百雉严绝；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见之者掩目，闻之者伤心。然後鸣条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艺文类聚》二十四）

◇金楼子序

行生曰：余於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言立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由是年在志学，躬自探纂，以为一家之言。粤以凡庸，早赐茅社；祚土潇湘，搴帷陕服。早摄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书幌未辍。俾夜作昼，勤亦至矣。其间屡事玄言，亟登讲肆。外陈玉铉之文，内宏金叠之典。从乎华阴之市，废乎昌言之说。其事一也。六戒多务，千乘纠纷，夕望汤池，观仰月之势，朝瞻美气，眺非烟之色，替於笔削，其事二也，复有西园秋月，岸帻举丕；左海春朝，连章离翰。虽有欣乎寸锦，而久弃於尺璧。其事三也。而体多羸病，心气频动。卧治终日，睢阳得善政之声；足不跨鞍，聊城有却兵之术。吾不解一也。常贵无为，每嗤有待。间斋寂莫，对林泉而握谈柄；虚宇辽旷，玩鱼鸟而拂丛著。爱静之心，彰乎此矣。而侯骑交驰，仍麾白羽之扇；兵车未息，还控苍兕之军。此吾不解二也。有三废学，二不解，而著书不息，何哉？若非隐沦之愚谷，是谓高阳之狂生者也。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老生有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矣。有是哉！有是哉！裴几原、刘嗣芳、萧光侯、张简宪，余之知己也。伯牙之琴，嗟绿绮之长废；巨卿之骥，驱白马其安归。昔为俎豆之人，今成介胄之士，智小谋大，功名其安在哉？盖以《金楼子》为文也。气不遂文，文常使气；材不值运，必欲师心。霞闯得语，莫非抚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风云元感，傥获见知。今纂开辟已来，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王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者焉。（《金楼子》，《永乐大典》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洞林序

盖闻元枵之野，鬼方难测；朱鸟之舍，神道莫知。而缇幔晓披，即辩黄锺之气；灵台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复以变乎天者，虽绝名言之外；存乎我者，还居称谓之中。余幼学星文，多历岁稔，海中之书，略皆寻究，巫咸之说，偏得研求。虽紫微迢递，如观掌握；青龙显晦，易乎窥览。羡门五将，亟经玩习；韩终六王，常所宝爱。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飞燕之卜。蓍名聚雪，非关地极之山；卦有密云，能拥西郊之气。爻通七圣，世经三古。山阳王氏，直解谈元；河东郭生，才能射覆。并而雨之，窃自许矣。（《艺文类聚》七十五）

◇追思张缵诗序

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梁书·张缵传》）

◇法宝联璧序

窃以观乎天文，日月所以贞丽；观乎人文，藻火所以昭发。况复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虽境智冥焉，言语斯绝；咏歌作出焉，可略谈矣。粤乃《书称汤诰》，篇陈梦说。昔则王畿居亳，今则帝业维扬功施天下，我之自出。岂与姚墟石纽，谯城温县，御龙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负衣，辨方正位，车书之所会同。南暨交趾，风云之所沾被；西渐流沙，武实止戈。秉宜生之剑，乐彰治定；减庖牺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将称四七；如貔如虎，宁俟容成。翠屋之游，广成石室之会。故以宗心者忘相，归凭者常乐。昔转轮获法，南宫有金龙之瑞；梵天请道，东朝开宝盖之祥。尽善尽美，独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师入保，冬羽秋箧。实以周颂幼冲，用资端士；汉盈末学，取凭通议。《大传之论孟侯》，《小戴》之谈司业。山川珍异，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藉垦田而求验。以今方昔，事则不然。我副君业迈宣尼，道高启筮之作。声超姬发，宁假卞兰之颂。譬衡、华之峻极，如渤、氵解之波澜。显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动微成务。智察舞鸡，爻分封蚁；爰初登仕，明试以功。德加三辅，威行九流。董师虎据，操铍蝉冕。律乡沈济，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来之政。陈仓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帻之声。威渐黄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尧柳；朝鲜航海，夜郎款塞。然後体道方震，两施云行；汉用戊申，晋维庚午。增晖前曜，独擅元贞；恩若春见，惠如冬日。履道为舆，策贤成驷；降意韦编，留神缃帙。许商算术，王围射谱；南龟异说，东驰杂赋。任良奕基，羡门式法；箴兴琴剑铭自盘盂。无不若指诸掌，寻泾辩渭。重以凤艳风飞，鸾文飙竖。纤者入无经，大者含元气，韵调律吕，藻震玄黄。岂俟取赞彦先，询闻雅主。至於鹿苑深义，龙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奥说；远命学徒，亲登讲肆。词为宪章，言成楷式；往复王粲，事轶魏储。酬答蔡谟道高晋两，似悬钟之应响，犹衢尊之待酌，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是使金坚闭法，宝冥夕梦；无怀不灭，华胥夜感。自非建慧桥，明智剑，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积忽微，尘贤劫而终现，黍累回干，蕴珠藏而方传。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体；康居之篆，有异六爻。二乘始辟，譬马传兔；一体同归，弃犀崇象。润业滋多，见思平积；本有凝邈，了正相因。虽谈假绩，不摄单影；即此後心，还踪初焰。俱宗出倒，莲华起乎淤泥；并会集藏，明珠曜於贫女。性相常空，般若无五时之说；不生烦恼，涅为万德之宗。无不酌其菁华，撮其旨要，采彼玳鳞，拾兹翠羽，润珠随水，抵玉昆山。每至鹤关旦启，黄绮之俦朝集；鱼灯夕烂，陈吴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联含珠而可氦，璧与日而俱升。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百法明门，於兹总备，千金不刊，独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宝联璧》。虽玉杯繁露，若傍蒹葭；金台凿楹，似吞云梦。绎自伏枥西河，摄官南国，十回凤官，一奉龙光。笔削未勤，徒荣卜商之序；稽古盛则，文惭安国之制。谨抄纂爵位，陈诸左右：

使持节、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年二十七，字世诚。

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字景畅。

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刘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宫侍南琅邪王修，年四十二，字彦远。

吴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琅邪王规，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彭城刘孺，年五十五，字孝犀。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宝。

中军长史、前中庶子陈郡谢桥，年四十五，字国美。

中庶子彭城刘遵，年四十七，字教陵。

中庶子南琅邪王犀，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仆东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彦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犀，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陈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吴郡陆襄，年五十四，字师卿。

中散大夫、琅邪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东海徐离，年六十四，字士缋。

前尚书左丞沛国刘显，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书侍郎南兰陵萧几，年四十四，字德玄。

€麾长史、寻阳太守、前仆京兆韦棱，年五十五，字威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国子博士范阳张绾，年四十三，字孝卿。
轻车长史南兰陵萧子范，年四十九，字景则。
庶子吴郡陆罩，年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兰陵萧填，年四十，字文启。
秘书丞、前中舍人南琅邪王许，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学南琅邪王训，年二十五，字怀范。
洗马权兼太府卿彭城刘孝仪，年四十九，字孝仪。
洗马陈郡谢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军录前洗马彭城刘蕴，年三十三，字怀芳。
前洗马吴郡张孝总，年四十二，字孝总。
南徐州治中南兰陵萧子开，年四十四，字景发。
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记室参军颍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记室参军南兰陵萧滂，年三十二，字希传。
舍人南兰陵萧清，年二十七，字元专。
宣惠主簿前舍人陈郡谢嘏，年二十五，字茂范。
尚书都官郎陈郡殷劝，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兵参军彭城刘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书殿中郎南兰陵萧恺，年二十九，字元才。（《广弘明集》二十）

◇内典碑铭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处断，感而遂通，随方引接。故鹊园善诱，马苑弘宣；白林将谢，青树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银身。自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吴主至诚，历七霄而光曜；晋王画像，经五帝而弥新。次道、孝伯，嘉宾、玄度，斯数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蓝，或归心尽於谈论。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闻碑赋如一。唯伯喈作铭，林宗无愧；德祖能诵，元常善书。一时之盛，莫得系踵。况般若玄渊，真如妙密，触言成累，系境非真。金石何书，铭颂谁阐；然建塔纪功，招提立寺。或兴造有由，或誓愿所记。故镌之立石，传诸不配。亦有息心应供，是曰桑门。或谓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预伊师之席；道林见重，陪飞龙之座。峨眉、庐阜之贤，邺中、宛邓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详。故碑文之兴，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子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顷常搜聚，有怀著述。譬诸法海，无让波澜；亦等须弥，同归一色。故不择高卑，唯能是与。倘未详悉，随而足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见焉。（《广弘明集》二十）

卷十八

◎元帝（四）

◇职贡图赞

北通玄菟，南渐朱鸢；交河悠远，合浦回。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艺文类聚》七十四）

◇孝德传皇王篇赞

天子之孝，曰圣与仁。重瞳表德，参漏通神。皇矣高祖，连镳舜禹；天经地义，重规沓矩。道逾七十，声超三五。

◇孝德传天性篇赞

生之育之，长之畜之，顾我复我，答施何时。欲报之德，不可方思。涓尘之孝，河海之慈。废书叹息，泣下涟𠀤。（《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忠臣传记托篇赞

太真英梃，投袂勤王；伯猷蹈节，身殒名扬。嶷嶷景倩，主亡与亡；嗟乎尚矣，惟国之良。

◇忠臣传陈争篇赞

子政铿铿，诚存社稷；朱云折槛，遂其辛直。

◇忠臣传执法篇赞

设官分职，咸曰师师。彼己之子，邦之直司。豺狼当路，安问狐狸。昏明有世，直道无时。（《艺文类聚》二十）

◇东宫後堂仙室山铭

太华削成，本擅奇声。峰如雪委，岭若莲生。云除紫盖，霞通赤城。金坛是录，玉记题名。凤依桐树，鹤听琴声。殿接南箕，桥连北斗。秋河从带，春禽衔绶。朱鸟安窗，青龙作牖。（《艺文类聚》七）

◇漏刻铭

玉衡称物，金壶博施；司南司火，未符兹义。帝曰钦哉，纳隍斯譬。实惟简在，穷神体智。宫槐晚合，月桂宵晖；清台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齐幽赞，乃会通几。碧海有干，绛川犹竭。飞流五色，涓涓靡绝。龙首傍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声无暂辍。用天之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渭斯清。（《艺文类聚》六十八）

◇香炉铭

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稼更薄，仁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熟云道力，慈悲所薰。（《艺文类聚》七十）

◇梁安寺刹下铭

阿阁危弊，洞房⊣条。似灵光之金扇，类景福之银铺。垂琬琰之文，饰琅干之仙宝。神童戾止，亟连翩於威凤；萨垂来游，屡徘徊於绀马。有识之所虔仰，无著之所招提。观慧楼而下拜，望天街而兴善。辞曰：

尘沙无始，造色无先。飞蛾不息，萦蚕自缠。篋蛇未断，藤鼠方缘。苦流长泛，爱火恒燃。髻珠孰晓，怀宝讵宣。挺兹灵觉，时惟天仙。真籍表圣，化乳称权。宝刹千道，高翻四悬。凤楼含日，龙台吐烟。紫山翠羽，红水青莲。雪宫月殿，晨晖夜圆。宵长梵响，风远锺传。仙衣有拂，灵刹无边。（《艺文类聚》七十七）

◇庾先生承先墓志

悠哉掌庾，兴自陶庸。伯舅居晋，连镳渭阳。爰斯厥後，世挺圭璋。乃登灵岳，言遵洞府。乃陟石山，将从轻举。实惟贞吉，实惟退让。皎皎不群，超超高尚。本同寿夭，宁论得丧。诸方未游，佳城已望。蓬生蒋径，钓罢溪。贾悲新垅，桃馀故蹊。风翻岭背，月下松西。扬名不朽，高蹈夷齐。（《艺文类聚》三十七）

◇特进萧琛墓志铭

山东流水，关西城市。义府辞锋，风飞云起。游楚宦梁，桂馥兰芳。莲花可赋，迷迭成章。学类五行，书卒三箧。已研金匮，兼探玉牒。石词既拟，乐社兹同。桃李成径，松柏为丛。天地长久，永扇高风。（《艺文类聚》四十七）

◇侍中新渝侯墓志铭

爰始降神，诞兹初载。方琮有烛，圆珠无类。义若联环，文同藻绘。三分竹使，再徙建。朱帷自举，白鹿随车。武实威边，文能怀远。乍歌去速，时谣来晚。昔我往矣，千驷连。今兹旋旆，双雁随舟。山回素，水导丹旒。寂寥原野，摇落徂秋。《（艺文类聚》四十八）

◇侍中吴平光侯墓志

惟岳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显成季之徵。洁静精微，岐嶷天挺；学兼义府，谈均理窟。历太子洗马，八人掌籍；为崇贤之领袖，五日来朝。冠承华之楷模，迁豫章内史。法井鸾峰，甘露岁下；萧崖鹤岭，连理成阴。徵为太子左卫率，遘疾，死於道。颇类陶基，民号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副君早垂隆眄，悯其石火；瞻斯翠盖，忽变丹旒。方使桓侯，石椁，载铭盛夏，滕令佳城，式镌韶。（《艺文类聚》四十八）

◇黄门侍郎刘孝绰墓志铭

蔡墨攸陈，有草有茵；梁荆世贵，或魏或秦。积善馀庆，时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邻。曰风曰雅，文章动神。鹤开阮，鹏翥杨循。身兹惟屈，抚摇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无曙，寒野方春。（《艺文类聚》四十八）

◇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

几原博闻，裁为典坟。比良班马，等丽卿云。薰荻既别，泾渭以分。圣皇御极，钦贤盱顾。储后特圣，降情文苑。既匹严、朱，复同徐、阮。如何不惭，卜期不远。（《艺文类聚》四十八）

◇中书令庾肩吾墓志

荆山万里，地产卞和之玉；隋流千仞，水出灵蛇之珠。故能胤兹屈景，育斯唐、宋。掌庾命族，世济琳琅，遂昌开国，蝉联冠冕。父易，高尚其道，遁肥贞吉。关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气；少微晚映，还彰隐。士之星肩吾气识淹通，风神闲逸，锺鼓辞林，笙簧文苑。入为度支尚书。任同北斗，锡韩棱之剑；朝此南宫，识郑崇之履。余以其为人也瑚琏之器，无惭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庙。故赠散骑常侍，盖旌贤也。（《艺文类聚》四十八）

◇太常卿陆倕墓志铭

如金有矿，如竹有筠。体二方拟，知十可邻。两升凤诏，三侍龙楼。南皮朝宴，西园夜游。词峰飙竖，逸气云浮。日往月来，暑流寒袭。东耀方远，北芒已及。坠露晓团，悲风暮急。（《艺文类聚》四十九）

◇玄圃牛渚矶碑

窃以增城九重，仙林八树，未有船如雁、鹤。时度宓妃，桥似牵牛。能分织女，丹凤为群。紫柱成列，清风韵响。即代歌仙，桂影浮池，仍为月浦。璧月朝晖金楼启扉。画船向浦，锦缆牵矶。花飞拂袖，荷香入衣。山林朝市，并觉忘归。（《艺文类聚》七）

◇庐山碑

夫日月丽天，皇穹所以贞观；川岳带地，后土所以维宁。庐山者，亦南国之德镇。虽林石异势，而云霞共色；长风夜作，则万流俱响。晨鼯晓吟，则百岭齐应；东瞻洪井，识曳帛之在兹。西望石梁，见指宝之可拾；诚复慕类易悲，山中难久。攀萝结桂，多见淹留。（《艺文类聚》七）

◇隐居先生陶弘景碑

昔大和中，有许远游者，乃云霄之胜宾，大虚之选客。先生规同矩合，实踵高步，曩基先构，即驾胥宇。千寻危耸，凭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悬，倚而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日。飞流界道，似天汉之横波；触石起云，若奇峰之出岫。铭曰：

肇彼冥默，翻成协赞。身托外臣，心同有乱。重道尊德，爰积睿衷。顾怀汾射，玺问遥通。朱杨郁起，华构崇。静台冠月，经榭迎风。焦高栋，育霭修栊。极望山川，周观京陆。碧嶂千岭，清流万谷。景落重崖，烟生岫复。（《艺文类聚》三十七）

◇皇太子讲学碑

皇太子氵存雷种德，重离作两，业冠孟侯，道高上嗣，宫坛累仞，高山仰止。承华之闼，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反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後车，俱通六学，转金路而下辟雍，丨玉裕而经槐市。详其悬镜高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约礼。将使东极长男之宫，不独铭於银榜；南皮太子之序，岂徒擅於金碑。（《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一。）

◇荆州长少沙寺阿育王像碑

盖闻璇玑玉衡，穹昊所以纪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气。何则咸秩社首，义尽於寰中；铸鼎冯翊，未穷於系素。况复道冠万灵，理超千圣；智周十地，行圆四等。变海成苏，移山入芥。钵锋广说，藕丝见道；惠音八种，面门五色。组钵生华，入青楼而吐曜；金床照采，出紫殿而相辉。才度莲河，即处天冠之寺；始游罗卫，便居坚固之林。斯盖俯应阎浮，未臻常乐；降情诱接，岂穷妄相。若乃境无引汲，智生浅深；明同一体，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称变易；三达後心，因穷智种。然俱冥四德，脱履双林；示表金棺，现焚檀椁。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莲之洞；傍临三天，带明月之流。（《艺文类聚》七十六）

◇善觉寺碑

金盘上疏，非求承露；玉写前临，宁资润础。飞轩绛屏，若丹气之为霞；绮井绿浅，如青云之入吕。宝绳交映，无惭紫绀之宫；花台照日，有迹白林之地。铭曰：

聿遵胜业，代彼天工。四园枝翠，八水池红。花疑凤翼，殿若龙宫。银城映沼，金铃响风。露台含月，珠幡拂空。（《艺文类聚》七十六）

◇锺山飞流寺碑

清梵夜闻，风传百常之观；宝铃朝响，声扬千秋之宫。同符上陇，望长安之城阙；有类偃师，瞻洛阳之台殿。瞰连甍而如绮，杂卉木而成帷。铭曰：

云聚峰高，清风钟彻。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极目千里，平原苕带。（《艺文类聚》七十六）

◇旷野寺碑

云楣胶葛，桂栋阴崇。刻虬龙於洞房，倒莲花於绮井。月殿朗而相晖，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穆以华壮。南大南大璇题，虹梁生於暮雨，银榜，飞观入乎云中。铭曰：

圆旦晖，方诸夜朗；金盘曜色，宝铃成响。（艺文类聚七十六。）

◇郢州晋安寺碑

凤皇之岭，退绵映色，莲花之洞，照曜增辉。山云黄鹤，疑钧天之夜响；城称却月，似轻云之霄蔽。铭曰：

虹梁、紫柱，螭桷丹墙；绮井、飞栋，华榱、壁，应龙若动，威凤疑翔。玉舄霄润，金池夕光。朱城却悦，紫陌潜通。渐柳朝绿，江晖暝红。落霞将暮，鲜云夕布。峰下阳鸟，林生阴兔。分佩隔浦，皇樯隐雾。俱听法钟，同观宝聚。（《艺文类聚》七十六）

◇扬州梁安寺碑

窃以阳之有宗者，莫拟於灵鸟；夜之有光者，孰逾於阴兔。故以日门见羲和之色，月殿望奔娥之象。而合璧迢递，丈尺犹且莫量；朗镜悠远，积空之所不算。复有紫川青龙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圭、玄璧，饯瑶池之上；银阙、金宫，出瀛洲之下。空台四柱，随仙衣而俱扬；宝渐三重，映瑞园而涵影。旃檀散馥，无复圆觉之风；地涌神翕，皆成多宝之塔。（《艺文类聚》七十六）

◇摄山栖霞寺碑

金池无底，已通宝渐之侧；玉树生风，傍临彩船之上。七重栏，七宝莲花。通风承露，含香映日。铭曰：

苔依翠屋，树隐丹楹。涧浮山影，山传涧声。风来露歇，日度霞轻三灾不毁，得一而贞。（《艺文类聚》七十六）

◇归来寺碑

幡影扬於绛台，梵声依於应塔。三相不留，萧蚕终坏；八苦遐长，灯蛾未已。铭曰：

铃随风振，盘依露泫。丹桂无枝，朱杨自翦。九苑萌枯，三昧叶卷。疏树摇落，翻流清浅。（《艺文类聚》七十六）

◇庄严寺僧法师碑

夫宏才妙物，云液之所降生；独振孤标，伦类之所远绝。是故随光烛魏，非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岂润山之常宝。僧法师，盖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环器，本姓孙氏，有吴开国大皇帝其先也。法师道蔼二仪，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长，抱日月之贞明，辞旨清新，置言闲远。千门万户，必臻其奥；九部五时，若指诸掌。坦然夷易，豁尔洞开。故缁素结辙，华戎延道。晨风之郁北林，龙鲁之趣深泽。哲人云逝，指南谁属。铭曰：

永离百非，闻之寂灭。苟云未树，共归今辙。方坟结构，伽蓝罢设。朱火一潜，青松长列。（《艺文类聚》七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宅寺大僧正法师碑

昂昂千里，孰辩骐ら之踪；汪汪万顷，谁识波澜之际。望之若披云雾，睹之如观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构疑，悬锺无尽，短兵有倦，犹若分旦望景，履冰待日，莫不倾河注烛，虚往实归。皇帝革命受图，补天纫地，转金轮於忍土，策绀马於阎浮，逸翮方超，图南辍轨，岂直尽兹相府，署彼义年，方当高步仙阶，永编金牒。繁霜凝而旦委，松风凄而暮来。悲马鸣之不反，望龙树而心哀。铭曰：

澄月夜亏，清气旦卷。曾峦远岸，苍江傍缅。（《艺文类聚》七十六）

◇荆州放生亭碑

鱼从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龙处大林，恒捻浮云之路。岂谓陵阳垂钓，失云失水；庄子悬竿，吞钩吞饵。虽复玄龟夜梦，终见取於宋王；朱鹭晨飞，尚张罗於汉后。譬如黄雀伺蝉，不知随弹应至；青逐兔，讵识扛鼎方前。北海之冷，鹦鹉未始非人；西王之使，传信谁云贱鸟。故知鱼鸟一观，俱。好生，欲使金床之雁，更及衡阳之侣；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艺文类聚》七十七）

◇南岳衡山九贞馆碑

箫鼓腾空，烟霞相接。星辰夺采，灯烛非明。风牖云梁，千门万户。楼施九柱，已同赖乡之地；山带五城，复类玄洲之所。玉版之经犹蕴，金丹之处存焉。上月台而遗爱，登景云而忘老。欣欣然不知所以而然。日晖石瓦，东眺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竹类黄金，既葳蕤而防露；木似红莲，且芬披而拂日。杯传九酝，隐沦之车晨至；堂开四扇，西楹之钟夜响。

◇青奚谷山馆碑

原夫法象莫过於天地，著明莫过於日月。鼓之以雷电，润之以风雨。咸秩无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极於天。青溪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隐隐千霄，亭亭无际。云盖三层，如在帝台之侧；桂林八树，非异景山之旁。轻霞旦起，影落照於阳溪；清风远至，响猿鸣於巫峡。西临百丈之穴，南带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长波萦复。（《艺文类聚》七十八）

◇释奠祭孔子文

粤若宗师，猗欤乃圣。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镜。

◇又祭颜子文

钦哉体一，亚彼至人。乍分介石，时知落鳞。不先称宝，席上为珍。致虚守静，曲巷安贫。钦风味道，其德有邻。（《艺文类聚》三十八）

◇祭东耕文

三农九谷，为政所先。万箱亿庾，是曰民天。系称斫耜，书美厥田。花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杏树，冻解新泉。当使黍稷莫莫，民翳胥乐；甘雨祈祈，遂及我私。我私之熟，表裹祝福福中田，岁取十千。是蔗是衮，登颂有年。（《艺文类聚》三十九）。

◇山水松竹格

夫天地之名，造化为灵。设奇巧之体势，写山水之纵横。或格高而思逸，信笔妙而墨精。由是设粉壁，运神情，素屏连隅，山脉溅朴。首尾相映，项腹相近。丈尺分寸，约有常程。树石云水，俱为正形。树有大小，业贯孤平。扶疏曲直，耸拔凌亭。仨起伏于柔条，使同文字缺或难合于破墨，体向异于丹青。隐隐半壁，高潜人冥。插空类剑，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荫春英。炎绯寒碧，暖日凉星。巨松沁水，喷之蔚回。褒茂林之幽趣，割难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雾破山明。精蓝观宇，桥约关城门。门人犬吠，兽走禽敬。高墨犹绿，下墨犹赭。水因断而流还，云欲坠而霞轻。桂不疏于胡越，松不难于弟兄。路广石隔，天遥鸟征。云中树石宜先点，石上枝柯末后成。高岭最嫌林刻后，还山大忌这圆经。审问既然传笔地，秘之勿泄于户庭。

◎萧方智（敬帝）

帝讳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太清三年，封兴梁危。承圣元年，封晋安王。三年十一月，为太宰承制，四年七月贞阳危人嗣，以为皇太子，九月即位，十月改元绍泰，明年九月改元太平。在位三年，禅于陈。封江阴王。寻遇弑，追谥曰敬皇帝。

◇即位改元诏（绍泰元年十月己巳）

王室不造，婴罹祸寡。西都失守，朝廷沦覆。先帝梓宫，播越非所。王基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属艰难，泣血枕戈，志复雠逆。耻未雪，夙宵鲠愤。群公卿尹，勉以大义，越登寡暗，嗣奉洪业。顾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凭元灵，傍资将相，克清元恶，谢冤陵寝。今坠命载新，宗礻方更祀，庆流亿兆，岂予一人。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位一等。（《梁书·敬帝纪》）

◇搜举孔子後并缮庙堂诏（太平二年正月壬寅）

夫子降灵体哲，经仁纬义，允光素王，载阐玄功，仰之者弥高，诲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乐，道冠群后。虽泰山颓峻，一老不遗，而泗水馀澜，千载犹在。自皇图屯阻，祀荐不修，奉圣之门，胤嗣歼灭，敬神之寝，簋寂寥。永言声烈，实兼钦怆。外可搜举鲁国之族，以为奉圣後；并缮庙堂，供备祀典，四时荐秩，一皆遵旧。（《梁书·敬帝纪》）

◇置中正诏（太平二年正月壬寅）

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後量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详依品制，务使精实。其荆、雍、青、兖，虽暂为隔阂，衣冠多寓淮海，犹宜不废司存。会计罢州，尚为大郡，人士殷旷，可别置邑居。至如分割郡县，新号州牧，并系本邑，不劳兼置。其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梁书·敬帝纪》）

◇宗室听袭本爵诏

宗室在朝，开国承家者，今犹称世子，可悉听袭本爵。（《梁书·敬帝纪》）

卷十九

◎萧统（一）

统字德施，小字维摩，武帝长子。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四月死，年三十一。谥曰昭明。宣帝建号，追尊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有《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集》二十卷。

◇殿赋

观华乡 卒之美者，莫若高殿之丽也。高殿博敞，华色照朗。内备集藻，外发珍象。延尸观之，欣然俯仰。阑槛参差，栋宇齐。玄黄既具，鲜丽亦发。椽并散节，若山若谷。或象翔鸟，或拟森竹。藻税鲜华而粲色，山节珍形而曜目。旅视形则委累嵯峨。雕丹文於檐际，镂华形以列罗。若乃日照珠帘，彪炳灼烁，轻风吹幌，乍扬乍薄。接长栋之耿耿，檐垂溜於四隅。建厢廊於左右，造金墀於前庑。卷高帷於玉楹，且散志於琴书。（□□□□□□□□）

◇铜博山香炉赋

禀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经班垂之妙旨，（《御览》作「指」。）运公输之巧心。有薰带而岩隐，亦霓裳而升仙。写嵩山之だ，象邓林之芊眠。方夏眠之环异，类山经之诡。制一器而备众质，谅兹物之为侈。于时青女司寒，红光翳景。吐圆舒於东岳，匿丹曦於西岭。翠帷已低，兰膏未屏。畔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艺文类聚》作「炎荧」。）内曜，芬芬外扬。似庆云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齐姬合欢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扬。超公闻之见锡，粤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华堂。（《艺文类聚》七十，《初学记》二十五，《御览》七百三。）

◇扇赋

匠人之巧制，女工之妙织。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飞禽之翼。虽复草木焦枯，金沙销铄，火山炽，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艺文类聚》六十九）

◇芙蓉赋

色兼列彩，体繁众号。初荣夏芬，晚花秋曜。兴泽陂之徽章，结江南之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调。（《艺文类聚》八十二）

◇鹦鹉赋

有能言之奇鸟，每知来而发声。乍青质而翠映，或体白而雪明。喙前钩而趋步，翼高舞而翩翩。足若丹而三布，目如金而双圆。（《艺文类聚》九十一）

◇蝉赋

兹虫清洁，惟露是餐。（《初学记》三十）

◇议东宫礼绝傍亲令

普通三年十一月，始兴王忄詹死。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意以为疑，命仆射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後，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刘仆射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後，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後，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经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射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议，称「慕悼之解，宜终服月。」於是令付典书遵用，以为永准。（《梁书·昭明太子传》）

◇与晋安王纲令

明北袞、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去岁陆太常殂殁，今兹二贤长谢。陆生资忠履贞，冰清玉洁，文该四始，学遍九流，高情胜气，贞然直上。明公儒学稽古，淳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傥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皆海内之俊义，东序之秘宝。此之嗟惜，更复何论。但游处周旋，并淹岁序，造膝忠规，岂可胜说，幸免祗悔，实二三子之力也。谈对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天下之宝，理当恻怆。近张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笔（《张率传》作「才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伤惋。（《张率传》作「潜惋」。）属有今信，乃复及之。（《梁书·到洽传》，又见《张率传》，又《释藏》轻五，《广弘明集》二十，又略见《罗愿新安志》九。）

◇与明山宾令

明祭酒虽出抚大藩，拥旄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闻构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贻诗。（《梁书·明山宾传》）

◇与殷芸令

北兖信至，明常侍遂至殒逝，闻之伤怛。此贤儒术该通，志用稽古，温厚淳和，伦雅弘笃。授经以来，迄今二纪，若其上交不谄，造膝忠规，非显外迹，得之胸怀者，盖亦积矣。摄官连率，行当言归，不谓长往，眇成畴日。追忆谈绪，皆为悲端，往矣如何！昔经联事，理当酸怆也。（《梁书·明山宾传》）

◇与东宫官属令

威明昨宵奄复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上，神峰标英，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实俊人也！一尔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

◇答玄圃园讲颂启令

得书并所制讲颂，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雅。岂直斐然有意，可谓卓尔不群。览以回环，良同愈疾。至於双因八辩，弥有法席之致；银草金云，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怿。迟回乃悉，此不尽言。统报。（《广弘明集》二十）

◇请停吴兴等三郡丁役疏（中大通三年）

伏闻当发王弁（《南史》作「奕」。）等上东三郡民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诚矜恤之至仁，经略之远旨。暂劳永逸，必获後利。未萌难睹，窃有愚怀。所闻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义兴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不皆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圣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见庸浅，不识事宜，苟有愚心，愿得上启。（《梁书·昭明太子传》）

◇谢敕赉地图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氏兴地，形兹未拟；晋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长乐，唯画古贤；俦之未央，止图将帅。未有洞该八薮，混观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户庭不出。岂问千秋，目识鸟桓之地；脱逢壮武，方著博物之书。（《艺文类聚》六，《初学记》五。）

◇谢敕赉水犀如意启

臣统启：应敕左右伯佛掌奉宣敕旨，垂赉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义所须。白玉照采，方斯非贵；珊瑚挺质，匹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汉帝之簪，似获赵尧之印。谨仰承威神，陈诸讲席。方使欢喜罗汉，怀弃钵之嗟；王式硕儒，忻骊驹之辨。熊饰宝刀，子桓恧其大赉；嫠牛轻拂，张敞惭其旧仪。殊恩特降，伏深荷跃。不任下情，谨启事以闻。谨启。（《广弘明集》二十一，《艺文类聚》七十，案张溥本有谢敕赉广州瓯等启，《谢敕赉造善觉寺塔露盘启》，《谢敕赉河南菜启》，《谢敕赉大菘启》，《谢敕赉魏国所献锦等启》，《谢敕赉边城橘启》，《艺文类聚》以为梁皇太子作，今据之编入《昭明集》。）

◇谢敕赉广州瓯等启

淮南承月之杯，岂均符彩；西国浮云之宛，非谓环奇。臣南珍靡究，未读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识议郎之画。（《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案：此启梁皇太子作，张溥编入《简文帝集》，非。）

◇谢敕赉铜造善觉寺塔露盘启

是称邢阳之珍，实亦昆吾之瑶。燥湿无变，九市见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复神龙负子，光斯妙塔；金鸟衔带，饰兹高表。函谷耻其咏歌，临淄恧其祥应。阳燧含影，还辟日轮；甘露入盘，足称天酒。辞林本阙，心辨又惭；徒戴重恩，终难陈谢。不任铭荷之至，谨奉启闻。（略见《艺文类聚》七十七，张溥编入《简文帝集》，非。案：张溥本有《东宫上堀得慈觉寺钟启》，今据《艺文类聚》编入《简文帝集》。）

◇谢敕赉河南菜启

海水无波，来因九译；周原泽洽，味备百羞。尧韭未俦，姬蜀非喻。（《艺文类聚》八十二引梁皇太子作，张溥编入《简文集》，非。下同。）

◇谢敕赉大菘启

吴愧千里之砖，蜀惭七菜之赋。是知泮宫采芹，空入鲁诗；流火烹葵，徒传幽曲。（《艺文类聚》八十二）

◇谢敕赉魏国所献锦等启

山羊之毳，东燕之席尚传；登高之文，北邺之锦犹见。胡绫织大秦之草，戎布纺玄菟之花。（《艺文类聚》八十五引皇太子作，张溥误入《简文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谢敕赉边城橘启

结根龙首，垂阴渐土。甘逾石蜜，味重金衣。晖章缥李，岂止称於晋世；上林美枣，非独高於汉日。（《艺文类聚》八十六，张溥误入《简文集》。）

◇谢敕赉看讲启

臣某启：主书管万安奉宣敕旨，以臣今讲竟，曲垂劳问。伏以正言深奥，总一群经，均斗杓以命四时，等太阳而照万国。臣不涯庸浅，轻敢奉宣，莫测天文，徒观玉府，惭悚交并，寝兴无实。仰降中使，俯赉光临；荣荷殊慈，靡知启处。不任下情，谨附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二十一）

◇谢敕参解讲启

臣某启：主书周昂奉宣敕旨，垂参臣今解讲。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渊奥，非所能钻仰，遂以无庸，叨兹宣释。将应让齿，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学，翻荷说经之诏。窃以挟八威之策，则神物莫干；服九丹之华，则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训兹学侣，奉场圣旨，同晓群儒，鼓冶异师，陶钧久滞，方使惠施恧其短长，公孙罢其坚白。王生挫辩，即尽神气；法开受屈，永隐东峰。中使曲临，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启处。无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广弘明集》二十一）

◇谢敕赉制旨大涅经讲疏启

臣某启：後阁应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赉制旨大涅盘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寒乡睹日，未足称奇；采药逢仙，曾何譬嘉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穷於几象；四书所总，施命止於域中。岂有牢笼因果，辨斯宝城之教；网罗真俗，开兹月满之文。方当道洽大千，化均百亿；云弥识种，两篇身田。岂复论唐帝龟书，周王策府。何待刊寝盘盂，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胜庆荷。不任顶戴之至，谨奉启谢闻。谨启。（《释藏》轻六，《广弘明集》二十一。）

◇敕赉制旨大集经讲疏启

臣某启：宣诏王慧宝奉宣敕旨，垂赉制旨大集经讲疏二帙十六卷。甘露入顶，慧水灌心。似暗遇明，如饥获饱。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诠云集。四辩言而未极，八声阐而莫窃。俯应天机，垂兹圣作。同真如而无尽，与日月而俱悬。但观宝春山，获珠大海。臣实何能，恒蒙诱被。章奏俗笔，岂足陈心。抗神长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谨奉启谢闻。谨启。（《释藏》轻六，《广弘明集》二十一。）

◇锦带书十二月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节；东风拂地，启青阳之芳辰。梅花舒两岁之装，柏叶泛三光之酒。飘馀雪，人箫管以成歌；皎洁轻冰，对蟾光而写镜。想足下神游书帐，性纵琴堂，谈丛发流水之源，笔陈引崩云之势。昔时文会，长思风月之交；今日言离，永叹参辰之隔。但某执鞭贱品，耕凿庸流，沈形南亩之闲，滞迹东皋之上。辰怀盛德，聊吐愚衷。谨凭黄耳之传，伫望白云之信。（□□□□□□□□）

夹锺二月

伏以节应佳胡，时登令月。和风拂迥，淑气浮空。走野马於桃源，飞少女於李径。花明丽月，光浮窜氏之机；鸟弄芳园，韵响王乔之管。敬想足下，优游泉石，放旷烟霞。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谒孤松之君子，鸾凤腾翮。诚万世之良规，实百年之令范。但某席户幽人，蓬门下客。三冬勤学，慕方朔之雄才；万卷长披，习郑玄之逸气。既而风尘顿隔，仁智并乖。非无衰侣之忧，诚有离群之恨。谨伸数字，用写寸诚。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时临变节。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音；翔蕊飞林，竞散佳人之靥。鲁游碧沼，疑呈远道之书；燕语雕梁，恍对幽闺之语。鹤带云而成盖，遥笼大夫之松。虹跨涧以成桥，远现美人之影。对兹节物，宁不依然。敬想足下，声驰海内，名播云间。持郭璞之毫鸾，词场月白；吞罗含之彩凤，辩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墙东隐士。龙门退水，望冠冕以何年；路颓风，想簪缨於几载。既违语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书，代申千里之契。

中吕四月

节届朱明，晷锺丹陆。依依耸盖，俱临帝女之桑；郁郁丹城，并挂陶潜之柳。梅花拂户牖之内，麦气拥宫阙之前。敬想足下，声闻九皋，诗成七步。涵蚌胎於学海，卓尔超群；蕴抵鹊於文山，俨然孤秀。但某窃途异县，岐路他乡，非无阮籍之悲，诚有杨朱之泣。每遇秋风振响，鹑惊子夏之衣；夜月流辉，鹊绕将军之树。既乖连璧之契，终隔断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诚至矣。今因去燕，聊寄刍荛。如遇回鳞，希垂金玉。

蕤宾五月

麦陇移秋，桑律渐暮。莲花泛水，艳如越女之腮菽叶漂风，影乱秦台之镜。炎风以之扇户，暑气於是盈楼。冻雨洗梅树之中，火云烧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凉竹径，托荫松闲，弹伯雅之素琴，酌嵇康之绿酒，纵横流水，酩酊颓山，实君子之佳游，乃王孙之雅事。某沈疴漳浦，卧病泉山，顿怀刘干之劳，镇抱相如之酷。是知枯荣莫测，生死难量。验风烛之不停，如水泡之易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聊伸币札，以代劳人。伫睹芳词，希垂愈疾。

林锺六月

三伏渐终，九夏将谢。萤飞腐草，光浮帐里之书；蝉噪繁柯，影入机中之鬓。濯枝迁而潦溢，芳槿茂而发荣。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烁。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迹冰床。披庄子之七篇，逍遥物外；玩老明之两卷，恍惚怀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缃末学，不从州县之职，聊立松鹤之闲，时假德以为邻，或借书而取友。三千年之独鹤，暂逐鸡群；九万里之孤鹏，权潜燕侣。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诸不具伸，应俟面会。

夷则七月

素商惊辰，白藏届节。金风晓振，偏伤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叶於大谷之中。故知节物变衰，草木摇落。敬想足下，时称独步，世号无双。万顷澄波，黄叔度之器量；千寻耸干，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顽学，怀经问道，不遇披云，负笈寻师，罕逢见日，俯仰兴叹，形影自怜，不知龙前，不知龙後。莺鹏虽异，风月是同。幸矣择交，希垂影拂。

南吕八月

一叹分飞，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将何以伸。白云断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远。敬想足下，羽仪胜卷，领袖嘉宾，倾玉醅於风前，弄琼驹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闻猿啸而寸寸断肠，听鸟声而双双下泪。当以黄花笑冷，白羽悲秋。既传苏子之书，更泛陶公之酌。聊因三鸟，略叙二难。面会取书，不能尽述。或叨凤念，不黜鱼缄。

无射九月

宿昔亲朋，平生益友，不谓穷通有分，云雨将乖。既深伐木之声，更问采葵之咏。属以重阳变叙，节景穷秋。霜饱树而拥柯，风拂林而下叶。金堤翠柳，带星采而均调；紫塞苍鸿，追风光而结阵。敬想足下，秀标东箭，价重南金，才过吞鸟之声，德迈怀皎之智。但某衡门贱士，瓮牖微生，既无白马之谈，且乏碧鸡之辨。叹分飞之有处，嗟会面以无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并粮之志。

应锺十月节届玄灵，锺应阴律。愁云拂岫，带枯叶以飘空；翔气浮川，映危楼而叠迥。胡风起截耳之冻，赵日兴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锺神，星辰挺秀。潜明晦迹，隐於朝市之闲；纵法化人，不混乡闾之下。某陋巷孤游，穿墙自活。终朝息畔，若孔子之为贫；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职。牛衣当被，畏见王章；犊鼻亲操，恐逢犬子。虽此惭贱，而不羞贫。绮服有时，此言何述。

黄锺十一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往月来，灰移火变，暂乖语默，顿隔秦吴。既传苏、李之书，更共范、张之志。冷风盛而结鼻，寒气切而凝唇。虹入汉而藏形，鹤临桥而送语。彤云垂四面之叶，玉雪开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号冰壶，时称武库，命长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披贤，酌醇酒而据切骨之寒，温兽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携戈日久，荷戟年深，挥白刃而万定死生，引虹旗而千决成败。退龙剑而却步，月下开营；进鲸鼓而横行，云前起阵。徒劳斩斫，岂用功勋。诸不具陈，谨申微意。

大吕十二月

分手未遥，翘心且积。引领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舍。既属严风极冷，苦雾添寒。冰坚汉地之池，雪积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栖神鹤驾，眷想龙门，披玩之闲，愿无捐德。某种瓜贱士，卖饼贫生。入畔龟以扬声，不逢蔡子；驾盐车而显迹，罕遇孙阳。徒怀叩解之心，终想暴腮之患。既为久要，聊吐短章。纸尽墨穷，何能恳露。

卷二十

◎萧统（二）

◇与何胤书

某叩头叩头。昔园公道胜，汉盈屈节；春卿明经，汉庄北面。况乃义兼乎此，而顾揆不肖哉。但经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尝不梦姑胥而郁陶。想具区而杼轴，心往神留，於兹有年载矣。方今朱明在谢，清风戒寒，想摄养得宜，兴时休适，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习泉石，激扬硕学，诱接後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乐可言乎！乐可言乎，岂与口厌刍拳，耳聆丝竹者之娱同年语哉！方今泰阶端平，天下无事，修日养夕，差得从容。每钻阅六经，泛滥百氏；研寻物理，顾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长，热疾愦其神，风眩弊其体，多惭过目，释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怀，於兹弥轸。聊遣典书陈显宗申其蕴结，敬想口宜，此岂尽意。某叩头。（《艺文类聚》三十七）

◇答晋安王书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问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覆，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瓮；方订昔谈，非为妄作。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神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惟藉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己，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摄养得宜，与时无爽耳。既责成有寄，居多暇日，ゾ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闲无人，致足乐也。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於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集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诚至，无俟旁求。举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风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维，未克棠棣。兴言届此，梦寐增劳；善护风寒，以慰悬想。指复立此促迟还书，某疏。

◇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发函伸纸，阅览无辍。虽事涉鸟有，义异拟伦，而清新卓尔，殊为佳作。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观汝诸文，殊与意会。至於此书，弥见其美。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学以聚益，居焉可赏。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馀，陟龙楼而静棋，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或朱炎受谢，白藏纪时，玉露夕流，金风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远托。或夏条可结，倦於邑而属词，冬云千里，睹纷霏而兴咏。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晏则墨以亲露。又爱贤之情，与时而笃。冀同市骏，庶匪畏龙。不如子晋，而事似洛滨之游；多愧子桓，而兴同漳川之赏。漾舟玄圃，必集应、阮之俦；徐轮博望，亦招龙渊之侣。校核仁义，源本山川；旨酒盈，嘉肴溢俎。曜灵既隐，继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连篇，在兹弥博。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某启。

◇诫谕殷钧手书

知比诸德，哀顿为过，又所进殆无一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俯存礼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强。忧怀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缪道臻口具。（《梁书·殷钧传》）

◇与张缅弟缵书

贤兄学业该通，莅事明敏，虽倚相之读坟典，郄之敦《诗》、《书》，惟今望古，蔑以斯过。自列宫朝，二纪将及，义惟僚属，情实亲友。文筵讲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兹胜赏，共此言寄。如何长谢，奄然不追！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摧苗落颖，弥可伤惋。念天伦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摧笔无次。（《梁书·张缅传》）

◇答云法师请开讲书

统览近示，知欲见令道义。夫释教凝深，至理渊粹，一相之道，杳然难测，不二之门，寂焉无响。自非深达玄宗，精解妙义，若斯之处，岂易轻办。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宣扬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内义，诚自好之、乐之，然钩深致远，多所未悉，为利之理，盖何足论。诸僧并入法门，游道日广；至於法师，弥不俟说。云欲见参禀，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复多云。统和南。（《广弘明集》二十一）

◇又答云法师书

重览来示，知犹欲令述义。不辩为利，具如前言。甘露之开，弥惭未说。若止是略标义宗，无为不尔。但愧以鱼目拟法师之夜光耳。统和南。（《广弘明集》二十一）

◇七契

奚斯逸士，肥遁弃荣。莲峰於焉划迹，灌水是用庇形。口不悦於五味，心不娱於八声。鄙巢父之称哲，笑苏门之为英。鹄盖龙，初不关意；凤吹鼍鼓，终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迈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终无虑而无营。於是辩博君子，词若涌泉，言逾却秦之鲁，辩超稷下之田。欲抑则大鹏垂翅，欲抗则尺冲天。闻逸士之怀宝，乃拂衣而造焉。驾两骖之如手，乘轻车之若流。爰自畿甸，径造山周。傍瞻虹见，俯眺云浮。鸣禽聒耳，零雾蔽眸。唯一壑之为阻，无三迳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萝践萼，虽跋涉而不休，睹逸士之所托。其为居也，寂焉而靡所听，暝然而无所瞻。三春蔓户，八桂攒檐；荜门鸟宿，圭窦狐潜。风来室摇，露下窗沾。实人迹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独淹。君子曰：盖闻智士不希狷介，仁者莫有迷邦。传说终受殷爵，吕望遂启齐封。余敬吐诚而毕虑，予能留志而见从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潜幽薮，必枉话言，敬聆金口。

君子曰：若夫夹锺之节，春景依迟。碧树初蕊，绿草含滋。春台之乐，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士，万锺之家，招摇隆富，徵集豪华。驾紫骝之马，乘青盖之车。出自高宇，行无狭斜。陶嘉月而结交游，藉芳辰而宴朋友。望宜春以随肩，入长杨以携手。金盘荐美藉之珍，玉杯沈缥清之酒。义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娱乐未终，留光将夕，飞触引满，奋袖举白，投辖安坐，欢甚促席，以会雕虫之宾，加有清谈之客。论同炙果，藻若陵云。戴凭不能高其说，相如不能擅其文。无玄不析，无细不分。弱简玉振，下笔兰芬。乃亦六郡未拟，非直三蜀蔑闻。属虞泉气晚，朗月潜曜；清卮未阑，宵景方照。奇舞递作，名讴斯召。约绰妍姿，婵嫣宜笑；绮谷风吹，珠玑星耀。齐竽扬参差之响，赵瑟奏铿锵之妙。兹亦游因之至娱，子能偕此而为乐乎。逸士曰：轻荡游观，非予所耽。得性行乐，从好山南。

君子曰：辅性和神，实惟至味。非直方今见重，乃亦自古攸贵。不周之和，调肠补胃。杂以龙肝、〈炙，豹舌、猩唇，刘氏之醢，范公之麟。出€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鲟来江岷；蒲菹芬馥，古圣所珍。其酒则苍梧九酝，中山千日，取譬湛露，拟之饴蜜，百味交驰，三雅闲出。若其珍异，则修筵斯溢，千品万类，不可详悉。西母灵桃，南楚萍实，东陵之瓜，北燕之栗，湖畔之柿，江阴之橘，张掖白柰，恒阳黄梨，河东洗犬，陇蜀蹲鸱，并怡神甘口，穷美极滋，加以伊公调和，易氏燔畔，传车渠之宛，置青玉之案，瑶俎既已丽奇，雕盘复为美玩。子能与予而享之乎？逸士曰：甘肠腐，五味口爽，伊人素蓄，无羡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驹，出自余吾，伯乐所选，伏波所模。通肩合相，平腹应图；激电比速，蹑景竞驱，腾黄弗敢拟骏，赤兔莫与争途。异态连卷，奇姿猗倚，逸足骤反，游云移驶，形函游华，日不暇徙。乃饰金羁之昭晰，加以玉鞍之辉焕，连乾丽靡，轻苏粲烂，逸气既为胜瞩，美饰重成壮观。蹄蹶红尘，膺流绛汗，风起龙骧，灰声鸟散，自古迄今，人谁不玩。逸士能就予而乘之乎？逸士曰：游逸轻佻，策马争驱，粤今乐静，岂能感娱。

君子曰：光形饰体，莫过鲜衣。冠骏火之长缨，若曾云之零霏。琅珩佩，言饰于背，飘风轻裾，是用曜躯。方空之绶，弱纨之蕉，暑才炎而已却，风未至而先摇。既唯照丽，兼以轻锵，似朝霞之发彩，若夕景之舒光。至夫杪秋既谢，寒绪中人，则轻狐称美，丰貂表珍，斯乃赤也所以去鲁，孟尝所以出秦。步光之妙，具之华，君子武备，所用御邪，标以珠玉，饰以莲花，其任则百冶精锐，利拟秋霜。岂止在身为美，服袭称臧，固乃龙跃於襄水，见气於南昌。幽通神化，其妙难详。将与逸士服之以相徉。逸士曰：纟避暑，袍御冬，鲜丽绮靡，未之或从。

君子曰：实有乔桐，抽叶青葱；结根善地，拟干华嵩。栖凤曾山之侧，藏龙平陵之东。拂暧逮之高云，鼓梢杀之雄风。苕亭万仞，实造天中。乃使匠石运斤，班输琢锤，制起玄修，形逾缘绮，与金石而铿锵，共丝竹而曼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楼之杞氏，闲以巴、陇才僮，邯郸妙妓，骋兽为之辍驰，飞禽为之不徙。加以荆和之饰照耀，柘丝之弦激扬，三声吐韵，四结流唱，辞高薰奏，响溢芝房，竹来巛谷，律写归昌，再鼓而玄鹤集，九成而仪凤翔，初音鲁踊，馀妙绕梁。何止田文慨慷，刘靖心伤而已哉！中山青曲，若折而和，扬美目以流眄，启玉齿而安歌。歌曰：阳阿奏兮激楚流，望洛水兮有好仇，纵轻棹兮泛龙舟。将与逸士，陟彼华堂，憩诸闳馆。玉宇明华，文阶灿烂；璇题昭晰，珠帘彪焕。身托玳瑁之筵，目寓琼华之玩。止以悦诸和性之乐，岂非绮丽之观哉！逸士曰：居兹四郭，宁辨五音，靡曼不极，君子弗钦。虽闻赡辞之锐，无会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肃杀，天高野清，玉树始落，金蕊初荣，幕燕北反，沙雁南征，实秋收之美节，将校猎以娱情。使枥无伏马，巷靡遗行，执戈於芊眠之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弯弧於旷浪之阴。养由轻盼，则林摧鸷兽；蒲且效技，则虚下翔禽。腾猿蹶其足，虎不择音。掩兔、辚鹿，既蔑古之鸟有；填坑满谷。亦《耳少》昔之上林。至於轻缴才飞，则连鸿解羽；微纤始放，则并鳞失波。岂论玄泉之则，宁愿将遨之歌。弭节言旋，禽不可算；周施眺览，足为京观。子虽山栖，其从此玩。逸士曰：解网垂仁，殷王美则；闻声不食，孔圣淑音。害蠢类而为乐，岂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盖闻地美养禾，君人爱士；泽被无垠，光照郊鄙。蒲轮必邹鲁之儒宗，纡青必洛阳之才子。大汉愧得人之盛，有周惭以宁之美。万国若翕从，四海同使指。刑措弗用，囹圄斯虚。既讲《礼》於《大学》，亦论《诗》於石渠。戈有载戢，史无绝书。铜律应度，玉烛调和。黄发击壤，青衿兴歌。元帅奇士，庠序鸿生，求礼仪之汲汲，行仁义之明明。隆采椽之义，却毒瑁之荣。当朝有仁义之睦，边境无烟尘之惊。信如四气，明并三光。厨巧挺茂，皆比芳。瑞鹿ゼ素，祥熊耀黄；灵禽乐囿，仪凤栖掌，太平之瑞宝鼎，乐协之应玉羊。丹鸟表色，玉露呈；野丝垂木，嘉苗贯桑。固以德苞子、姒，道迈虞、唐，六合宁泰，四宇咸康。不烦一戟，东瓯膜拜；讵劳一卒，西域献琛。鹿蠡稽颡以悛恶，楼兰面缚而革音。吾皆去鼻饮之穴，弃鸟举之深。固以泽流无外，恩被遐方；福比嵩岱，道则穹苍。岂有闻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逸士曰：鄙人寡识，守节山隅，不闻智士之教，将自潜以糜躯。请伏道而从命，愿开志以涤虑。（《文苑英华》三百五十一）

◇陶渊明集序

夫自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於道；亲己之切，无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於忧畏，汲汲役於人间。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既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难无人而自芳。故庄周垂钓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鸳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楚子观周，受折於孙满；霍侯骖乘，祸起於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苦脱履，视之若鸿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或怀厘而谒帝，或被褐而负薪。鼓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於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千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风教也。（宋本《陶渊明集》）

◇文选序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於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於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一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翠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闲》、《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传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於补阙，戒出於弼匡，论则机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於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和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

◇同泰寺僧正讲诗序

大正以贞俗兼解，郁为善歌；师以行有馀力，缘情继响。余自法席既阑，便思和寂。杼轴二年，濡翰两器。大正今春复为同泰建讲，法轮将半，此作方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异。（《本集》）

◇尔雅制法则赞

惟斯法则，信如四时；严此刑政，刑轻罪疑。霜威已振，民不敢欺。（《艺文类聚》五十四）

◇弓矢赞

弓用筋解，矢制良工，亦以观德，非止临戎。杨叶命中，犭爰堕张空。（《艺文类聚》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

◇蝉赞

兹虫清洁，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哳夏阑。定伊不美，曜彼华冠。（《艺文类聚》九十七。）

◇陶渊明传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一本无树字），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时人谓之实录。亲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後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请种亢，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主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闲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一作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抑後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後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一作赴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作无弦素琴）一张，每酒知，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常侯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徵命，谓之浔阳三隐。後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於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後后。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元嘉四年，将复徵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宋本《陶渊明集》）

◇祭达磨大师文

洪惟圣胄大师，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运悲智於梵方，拯颠危於华土。（《释藏》绮，《传法正宗记》达磨以梁大通二年终於元魏，以其丧告，梁武帝即宝玉，诏以祭礼供养，太子为文，其略云。）

卷二十一

◎萧统（三）

◇令旨解二谛议

二谛理实深玄，自非虚怀，无以通其弘远。明道之方，其由非一。举要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不出境、智。或时以境明义，或时以智显行。至於二谛，即是就境明义。若迷其方，三有不绝；若达其致，万累斯遣。所言二谛者，一是真谛，一名俗谛。真谛亦名第一义谛，俗谛亦名世谛。真谛、俗谛，以定体立名。第一义谛世谛，以褒贬立目。若以次第言说，应云一真谛。二俗谛，一与二合，数则为三。非直数过於二，亦名有前後，於义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因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实义，即是平等，更无异法，能为杂闲；俗者即是集义，此法得生，浮伪起作。第一义者，即无生境中，别立美名。言此法最胜最妙，无能及者。世者，以隔别为义，生灭流动，无有住相。《涅》经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义谛；世人所知，名为世谛。此即文证褒贬之理。二谛立名，差别不同；真、俗世等，以一义说。第一义谛，以二义说，正言此理。德既第一。义亦第一，世既浮伪，更无有义，所以但立世名。谛者，以审实为义。真谛审实是真，俗谛审实是俗；真谛离有离无。俗谛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名；离有离无，此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为体；俗既假名，以生法为体。

南涧寺慧超谘曰：浮伪起作，名之为俗；离於有无，名之为真。未审浮伪为当与真一体，为当有异。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为体；出世人所知，不生为体。依人作论，应如是说。若论真即有是空，俗指空为有，依此义名，不得别义。

又谘：真俗既云一体，未审真谛亦有起动，为当起动自动，不关真谛，令旨又答，真谛寂然，无起动相，凡夫惑识，自横见起动。

又谘，未审有起动而凡夫横见，无起动而凡夫横见。令旨又答：若有起动，则不名横见。以无动而自动，所以是横。

又谘：若法无起动，则唯应一谛。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是一谛，横见起动。复是一谛，唯应有两，不得言一。

又谘：为有横见，为无横见。令旨又答：依人为语，又此横见。

又谘：若依人语，故有横见；依法为谈，不应见动。令旨又答，法乃无动，不妨横者自见其动。

丹阳尹晋安王萧纲谘曰：解旨依人为辨，有生不生，未审浮虚之与不生，只是一体，为当有异？令旨答曰：凡情所见，见其起动；圣人所见，见其不生。依人为论，乃是异体，若语相即，则不成异。具如向释，不复多论。

又谘：若真不异俗，俗不异真，岂得俗人所见，生法为体，圣人所见不生为体？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见俗，就此为谈，自诚无异。约人辨见，自有生不生殊。

又谘：未审俗谛之体，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实之中，见此浮幻，令旨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实之体，自无浮幻，惑者横构，谓之为有，无伤真实，体自玄虚。

又谘，圣人所见，见不流动；凡夫所见，自见流动。既流不流异，愚为不得为一。令旨答：不谓流不流各自一体，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横见此流。以是为论，可得成一。

又谘：真寂之体，本自不流。凡夫见流，不离真体。然则但有一真，不成二谛。令旨答：体恒相即，理不得异。凡见浮虚，圣睹真寂。约彼凡圣，可得立二谛名。

招提寺慧琰谘曰：凡夫见俗，以生法为体；圣人见真，以不生为体。未审生与不生，但见其异？复依何义，而得辨一？令旨答曰：凡夫於无称有，圣人即有辨无。有无相即，此谈一体。

又谘：未审此得谈一，一何所名？令旨答曰，正以有不异无，无不异有，故名为一，更无异名。

又谘：若无不异有，有不异无，但见其一，云何为二？令旨答：凡夫见有，圣人见无，两见既分，所以成二。

又谘：圣人见无，无可称谛；凡夫见有，何得称谛？令旨答：圣人见无，在圣为谛；凡夫审谓为有，故於凡为谛。

栖玄寺昙宗谘曰：圣人为见世谛，为不见世谛？令旨答曰：圣知凡人，见有世谛。若论圣人，不复见此。

又谘：圣人既不见世谛，云何以世谛教化众生？令旨答：圣人无惑，自不见世谛。无妨圣人知凡夫所见。故曲随物情，说有二谛。

又谘：圣人知凡见世谛，即是凡夫不？令旨答：此凡即是世谛，圣人亦不此凡。

又谘：圣既不见凡，焉知凡见世谛？令旨答：圣虽自无凡，亦能知有凡。自谓为有，故曲赴其情，为说世谛。

司徒从事中郎王规谘曰：未审真俗既不同，岂得相即之义？令旨答：圣人所得，自见其无；凡人所得，自见其有。见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

又谘：未审既无异质，而有二义，为当义离於体？为当即义即体，令旨答，更不相出，名为一体。愚、圣见殊，自成异义。

又谘：凡夫为见俗，亦得见真不？令旨答：止得见俗，不得见真。

又谘：体既相即，宁不睹真？令旨答：凡若见真，不应睹俗。睹俗既妄，焉得见真？

灵根寺僧迁谘曰：若第一以无过为义，此是赞叹之名。真离於俗，亦应是赞叹之名。令旨答曰：即此体真，不得言叹。第一义谛，既更立美名，所以是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谘：无胜我者，既得称赞叹？我体即真，何故非叹？令旨答：无胜我者，所以得称赞叹；我体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赞叹。

又谘：我无过者，所以得称赞叹；我是不伪，何得非赞？令旨答：不伪直是当体之名，如人体义。谓之解义，正足稽其实体，岂成赞叹？

又谘：此法无能出者，焉能即是赞叹？令旨答：既云无出，非赞如何？罗平侯萧正立谘曰：未审俗谛是生法以不？令旨答曰：俗谛之体，正是生法。

又谘：俗既横见，何得有生？令旨答：横见为有，所以有生。

又谘：横见为有，实是无法？实既无法，说何为生？令旨答：即此生法，名为横见；亦即此横见，名为生法。

又谘：若是横见，不应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横见？令旨答：既云横见，实自无生；但横见为有，有此横生。

衡山侯萧恭谘曰：未审第一义谛，既有义目，何故世谛，独无义名？令旨答曰：世既浮俗，无义可辨。

又谘：若无义可辨，何以称谛？令旨答：凡俗审见，故立谛名。

又谘：若凡俗见有，得受谛名，亦应凡俗见有，得安义字？令旨答：凡俗审见，故谛名可立；浮俗无义，何得强字为义？

又谘：浮俗虽无实义，不无浮俗之义；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义名？令旨答：凡俗审见，故谛名可立；浮俗无义，何得强字为义？

又谘：浮俗虽无实义，不无浮俗之义；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义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无义可辨；若有义可辨，何名浮俗？

中兴寺僧怀谘曰：令旨解言真不离俗，俗不离真，未审真是有相，俗是有相，有无不殊，何得同体？令旨答曰：相与无相，此处不同。但凡所见有，即是圣所见无。以此为论，可得无别？

又谘：既是一法，云何得见为两；见既有两，岂是一法？令旨答：理乃不两；随物所见，故得有两。

又谘：既见有两，岂不相违？令旨答：法若实两，可得相违；法实不两。人见是两，就此作论，焉得相乖？

又谘：人见有两，可说两人；理既是一，岂得有两？令旨答：理虽不两，而约人成两。

始兴王第四男萧映谘曰：第一义谛，其义第一，德亦第一不？令旨答曰：义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谘：直言第一，已包德义；何得复加义字，以致繁复？令旨答：直言第一，在义犹昧，第一见义，可得尽矣。

又谘：若加以义字，可得尽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尽美？令旨答：第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德，岂待复加？但加义字，则德、义双美。

又谘：直称第一，足见其美；偏加义字，似有所局？令旨答：第一表德，复加义字；二美俱陈，岂有所局？

吴平世子萧励谘曰：通旨云第一义谛世谛，褒贬立名；真俗二谛，定体立名。寻真谛之理，既妙绝言虑，未审云何有定体之旨？令旨答曰：谈其无相，无真不真；寄名相说，以真定休。

又谘：若真无谛无体，今寄言辨体，未审真谛无相，何不寄言辨体？令旨答：寄言辨体，犹恐贬德。若复寄言辨相，则有累虚玄。

又谘：真谛玄虚，离於言说；今既称有真，岂非寄言辨相？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无伤此理，无相虚寂。

又谘：未审此寄言辨体，为是当理，为不当理？令旨答：无名而说名，不合当理。

又谘：若寄言辨名，名不当理，未审此寄，将何所说？令旨答：虽不当理，为接引众生，须名相说。

宋熙寺慧令谘曰：真谛以不生为体，俗谛以生法为体；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为当体中相即，为当义中相即？令旨答云：体中相即，义不相即。

又谘：义既不即，体云何即？令旨答：凡见其有，圣睹其无；约见成异，就体恒即。

又谘：体既无两，何事须即？令旨答：若无体无别两，缘见有两，见既两异，须明体即。

又谘：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旨答：约人见为二，二谛所以名生；就人见明即，此亦何妨？

始兴王第五男萧华谘曰：真谛称真，是实真不？令旨答曰：得是实真。又谘：菩萨会真之时，为忘俗忘真不？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说会真。

又谘：若忘俗、忘真，故说会真；忘俗、忘真，何谓实真？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谓实真？正由两遣，故谓实真。

又谘：若忘俗、忘真，而是实真；亦应忘真、忘俗，而是实俗？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见真；忘真、忘俗，弥见非俗。

又谘：菩萨会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实真，便成乖理？令旨答：假呼实真。

终自寺法宣谘曰：义旨云，俗谛是有是地，故以生法为体；未审有法有体，可得称生。既是无法，而云何得有生义？令旨答：俗谛有无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并得称生。

又谘：若有无两法，并称为生；生义既一，则有无无异？令旨答：俱是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所见，故生义得同。是有是无，焉得不异？

又谘：若有无果别，应有生不生？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义。

程乡侯萧祗谘曰：未审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旨答：正是形待。

又谘：第一无相，有何形待？令旨答：既云第一，岂得非待？

又谘：第一是待；既称第一是谛，待於第一，何不名为第二？若俗谛是待，而不称第二；亦应真谛是待，不名第一？令旨答：若称第一是待，於义已足，无假说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谘：若世谛之名，不称第二，则第一之称，无所形待？令旨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知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泽寺法云谘曰：圣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谛。未审能知之智，是谓真谛，是谓俗谛？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来冥境，得言即真。

又谘：有智之人，为是真谛，为是俗谛？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俗谛。又谘：未审俗谛之人，何得有真谛之智？令旨答：圣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谘：此人既冥无生，亦应不得称人？令旨答：冥於无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说，常自有人。

灵根寺慧令谘曰：为於真谛中见有，为俗谛中见有？令旨答曰：於真谛中横见有有。

又谘：俗谛之有，为实为虚？令旨答：是虚妄之有。

又谘：为当见妄，为当见有？令旨答：见於妄有。

又谘：无名相中，何得见有名相？令旨答：於无名相见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谘：於无名相，妄见为有。譬如火热，惑者言冷，得就热中有冷相不？若於无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应有此冷。令旨答：火自常热，妄见有冷；此自惑冷，热未常异。

湘宫寺慧兴谘曰：凡夫之惑，为当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旨答曰：於真见有，此是迷真；既见有俗，不成迷俗。

又谘：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岂得解俗？令旨答：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

又谘：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应非惑？令旨答：实而为语，通自是惑；辨俗森罗，於俗中各解。

庄严寺僧谘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为是真解，为是俗解？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谘：未审相似为真为俗？令旨答：习观无生，不名俗解；未见无生，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真解。

又谘：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应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则有三谛。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无生；无生是真，岂有三谛？

又谘：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旨答：未见无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习观真境。岂得以智未真智，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宠谘曰：真谛不生不灭，俗谛有生有灭，真俗两义，得言有异？谈其法体，只得是一，未审体从於义，亦得有二不？令旨答曰：体亦不得，合从於义。

又谘：未审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义；亦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体？令旨答：理不相异，所以云一；就凡、圣两见，得有二体之殊。

又谘：若使凡者见有，圣人见无，便应凡夫但见世谛有，圣人应见太虚无？令旨答：太虚亦非圣人所见；太虚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并凡所见。

又谘：凡夫所见空有，得言是一不？令旨答：就凡为语，有实异无；约圣作谈，无不异有。

建业寺僧愍谘曰：俗人解俗，为当解参差而言解俗，为当见俗虚假而言解俗？令旨答：只是见俗参差，而言解俗。

又谘：俗谛不但参差，亦是虚妄，何故解参差而不解虚妄？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虚妄，即是解真；不解虚妄，所以名为解俗。

光泽寺敬脱谘曰：未审圣人见真，为当渐见，为当顿见？令旨答：渐见。

又谘：无相虚怀，一见此理，万相并寂；未审何故见真，得有由渐。令旨答曰：自凡之圣，解有浅深；真是虚寂，不妨见有由渐。

又谘：未审一得无相，并忘万有，为不悉忘？令旨答：一得无相，万有悉忘。

又谘：一得无相忘万有者，亦可一得虚怀；穷彼真境，不应渐见？令旨答：如来会寂，自是穷真；浅行圣人，恒自渐见。

又谘：若见真有渐，不可顿会；亦应渐忘万有，不可顿忘？令旨答：解有优劣，故有渐见；忘怀无偏，故万有并寂。（《广弘明集》二十四）

◇令旨解法身义

法身虚寂，远离有无之境，独脱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岂是称为，所能论辨。将欲显理，不容嘿然。故随从言说，致有法身之称。天竺云达摩舍利，此土谓之法身。若以当体，则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说，则是相待立名。法者，轨则为旨；身者，有体之义。轨则之体，故曰法身。略就言说，粗陈其体，是常住身，是金钢身，重加研核，基侧不尔。若定是金钢，即为名相；定是常在，便成方所。所谓常住，本是寄名；称名金钢，本是譬说。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谈实体，则性同无生。故云佛身无为，不堕诸法；涅经说，如来之身非身。是身无量无边，无有是迹，无知无形，毕竟清静。无知清静，而不可为无；称曰妙有，而复非有。离无离有，所谓法身。

招提寺慧琰谘曰：未审法身无相，不应有体；何得用体，以释身义？令旨答曰：无名无相，乃无体可论；寄以名相，不无妙体。

又谘：若寄以名相，不无妙体；则寄以名相，不成无相？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实无相。

又谘：若寄以名相，而理实相；理既无相，云何有体？令旨答：寄言轨物，何得无体。

又谘：亦应寄言轨物，非复无相。令旨答：轨物义边，理非无相；所言无相，本谈妙体。

又谘：真实本来，无相正应以此轨物；何得隐斯真实，强生言相？令旨答：真实无相，非近学所窥。是故接诸庸浅，必须寄以言相。

光泽寺法云谘曰：未审法身常住，是万行得否？令旨答曰：名道相道中，万行所得。

又谘：既为万行所得，岂是无相，若必无相，岂为万行所得？令旨答：无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谘：实有万行，实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得？令旨答：问者在心，谓实有万行；今谓万行自空，岂有实果可得？

又谘：见有众生修习万行，未审何故全谓为无？令旨答：凡俗所见，谓之为有；理而检之，实无万行。

又谘：经说常住，以为妙有；如其假说，何谓妙有？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说妙有；理绝名相，何妙何有？

庄严寺僧谘曰：无名无相，绝相智不？能知绝相绝知，何得犹有身称？令旨人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说，故曰法身。

又谘：亦应假名相说，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令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得。

又谘：若慧眼能见，则可以知知；若智不能知，则慧眼无见？令旨答：慧眼无见，亦无法可见。

又谘：若云无见，有何法身？令旨答：理绝闻见，实无法身。

又谘：若无法身，则无正觉；正觉既有，法身岂无？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觉；正觉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宠谘曰：未审法身之称，为正在妙体，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旨答曰：通而为论，本迹皆是；别而为语，止在常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谘：若止在常住，不应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谓法身？令旨答：常住既有妙体，何得无身？丈六亦能轨物，故可通称法身。

又谘：若常住无累，方称法身；丈六有累，何谓法身？令旨答：众生注仰，妄见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实累？

又谘：若丈六非有，指何为身？令旨答：随物见有，谓有应身。

又谘：既曰应身，何谓法身？令旨答：通相为辨，故兼本迹；核求实义，不在金姿。

灵根寺慧令谘曰：未审为以极智，名曰法身；为以全相，故曰法身？令旨答：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圆极智慧，是实相法身。

又谘：无名无相，则无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谓无相？令旨答：正以无相，故曰法身。

又谘：若以无相，故曰法身，则智慧名相，非复法身？令旨答：既是无相，智慧岂非法身？

又谘：如其有身，何名无相？若是无相，何得有身？令旨答：於无名相，假说法身。

又谘：若假说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无相，而谓法身？令旨答：既於无相，假立名相，岂得异此无相，而说法身？

灵味寺静安谘曰：未审法身乘应以不？令旨答：法身无应。

又谘：本以应化，故称法身；求若无应化，何谓法身？令旨答：本以轨则之体，名为法身；应化之谈，非今所轨。

又谘：若无应化，云何可轨？既为物轨，岂无应化？令旨答：众生注仰蒙益，故云能为物轨；化缘已毕，何所应化？

又谘：若能益众生，便成应化；若无应化，何以益物？令旨答：能生注仰，轨则自成；何劳至人，俯应尘俗？

又谘：既生注仰，岂无应化？若无应化，注仰何益？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极，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若应而後益，何谓至神？不应而益，故成穷美。若必令实应，与菩萨岂殊？（《广弘明集》二十一）

卷二十二

◎临川王宏

宏字宣达，武帝第六子。仕齐，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武帝下建康，以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及受禅，封临川王，拜扬州刺史。迁司徒，领太子太傅，迁司空，进太尉。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加司空，母忧去职。起为中书监，坐罪免。寻为司徒，迁太尉。普通七年死。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谥曰靖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军中

人马有前行者斩。（《南史》五十一）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得所送敕答《神灭论》，伏览渊旨，理精辞诣。二教道叶於当年，三世栋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迟近写对，更具披析。萧宏和南。（《弘明集》十）

◎临贺王正德

正德字公和，宏第三子。天监初封西丰侯，历蜀郡吴郡太守。普通中，为黄门侍郎、轻车将军。奔魏。寻逃归，除征虏将军。从豫章王综北侵，坐失军，徙临海郡。中大通中除信武将军，复为吴郡。征侍中、抚军将军，封临贺王。後为左卫将军丹阳尹，迁南兖州，免。侯景反，立为皇帝，改元正平。台城陷，降为大司马。寻矫诏杀之。

◇与武帝启

前为景所擒，使摄四海，辞不获免，权总万机。今景既入辅，乞解僭滥，以王还邸。（《魏书·萧衍传》，侯景还，以衍为主，令正德通启云。）

◎安成王秀

秀字彦达，武帝第七子。仕齐，为著作佐郎，迁後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武帝举义，以为辅国将军、晋熙王冠军长史、南东海太守，授使持节南徐州刺史。及受禅，进号征虏将军，封安成王，征领石头戍，加散骑常侍。进号右将军，加领军中书令。出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迁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迁号安西将军。征为侍中、中卫将军，复出为郢州刺史。迁镇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天监十七年死，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

◇临江州下给船教

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梁书·安成王秀传》，《南史·安成王秀传》。）

◇临荆州下招隐逸教

夫鹑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华之宝；乍耀采於蓝田。是以江汉有濯缨之歌，空谷著来思之咏，弘风阐道，靡不由兹。处士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庾承先、河东郭麻，并脱落风尘，高蹈其事。两韩之孝友纯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饭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墙艾席，乐在其中。昔伯武贞坚，就仕河内，史云孤劭，屈志陈留。岂曰场苗，实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礼之请，庶无辟强三缄之叹。（《梁书·安成王秀传》）

◎萧欣

欣，秀孙。宣帝建号，袭封安成王。历侍中、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保二十三年卒，赠司空。有《梁史》百卷，《集》十卷。

◇谢赐甘露启

臣欣启：某奉宣敕旨，垂便殿桃叶甘露，拜受雀跃，载怀鸟。伏以圣德至大，和气茂远，是以神液甘流，灵滋膏被。求之前代，镜诸终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动色；遐迩趋庆，未有发瑞殿庭。呈祥习瞩，视听罕间，祥符绝代。臣与奉休明，曲蒙兹赐，独深舞，实百常品。不任下情，谨以启事以闻。臣欣言。（《初学记》二）

◎南平王伟

伟字文达，武帝第八子。仕齐，历晋安镇北骠骑参军。和帝以为雍州刺史、镇北将军。武帝受禅，封建安王。改封南平王，累迁至中书令、大司马。中大通五年死。赠侍中、大宰，谥曰元襄。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天识昭远，圣情渊察。伏览玄徽，实晓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笃顾。萧伟和南。（《弘明集》十）

◎平王恪

恪，伟子，中大通五年嗣封。

◇奉湘东王为相国、总百揆笺

窃以嵩岳既峻，山川出云；大国有蕃，申甫惟翰。岂非皇建斯极，以位为宝；圣教辨方，慎名与器。是知太尉佐帝，垂华表黄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圭之锡。伏维明公大王殿下，命世应期，挺生将圣，忠为令德，孝实天经，地切应、韩，寄深旦、，五品斯训，七政以齐，志存社稷，功济屯险。夷狄内侵，枕戈泣血，鲸鲵示扫，投袂勤王，能使游魂请盟以屈膝，丑徒衔璧而气。亲蕃外叛，畔均吴、楚，义讨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筑杜之垒；岘山离贰，不伐刘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别殊派，才命戈船，底定、霍。溯流穷讨，路绝窥窬，胡兵侵界，铁马雾合，神规独运，皆即枭悬，翻同翅折，遂修职贡。梁、汉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汉俱下，竭骁勇之阵。南通五岭，北出力原，东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谓上流千里，持戟百万，天下之至贵，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飞云，昆山起燎，魏文悲乐推之岁，韩宣叹成礼之日，阳台之下，独有冠盖相趋；梦水之傍，尚致车舆结辙。麦两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当阳之境。野蚕自绩，何谢欧丝；闲田生稻，宁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称文明光大，岂可徽号不彰於彝典，明试不阵乎车服者哉！昔晋、郑入周，尚作卿士；萧、曹佐汉，且居相国。宜崇兹盛礼，显答群望。恪等稽寻甲令，博询史，谨再拜上，进位相国，总百揆竹使符一，别准恒仪。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辂而定社稷。傍罗丽於日月，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岂不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哉！恪等不通大体，自昧伏奏以闻。（《梁书·元帝纪》，太清四年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散骑常侍江安侯圆正、侍中左卫将军张绾、司徒左长史昙等府州国一千人奉笺。）

◎萧映

映，武帝第十一子，始兴王怛之第四子。天监初封广信侯，出为吴兴太守，改封新渝侯，迁北徐州刺史。大同中，迁广州刺史，卒官。

◇答晋安王书

广信县开国侯萧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诲，清言兼纸；文采巨丽，慰喻绸缪。比日寒霜惨切，伏愿兴居和，民富重殷，无过仰损。下官智昏识暗，学浅入凡，遂得拥卷璇阶，亲奉教义，耳餐甘露，心承制说。天恩渊深，睿情广奥。三明一鉴，释滞义於久迷；四辩既陈，阐难思而顿解。岂汉皇梦迹，而梵响复弘；虽晋帝留心，而微言始见。每至夕趋琼筵，晨登朱陛，不曾不忆芳林胜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宝云：或从容而问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颐。于时谬齿末筵，预闻清论；亲奉话言，数陪颜色至於今者讲席殿下限同分陕，谬颁天奖，下官谁不钦仁，宁无恋德？倾心东注，恒以系仰为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虽闻妙义，愚心难启。方欲驰骛乡，访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觅波馀。寻读战皇，俯仰惭恧，庶为恩呼，少泰下情。正当慈云、智海，翻以仰属；谢瓶、惭毡，实归庸匪。下官惑缘既积，尘累未消，近摄卫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辟开末品，徒自克责，终关缘运。不审比日何以怡神？披阅儒史，无乃损。下官每访西邮，备餐令德。仰承观瞩於章华之上，或听讼於甘棠之下，未尝不文翰纷纶，终朝不息，清论玄谈，夜分乃寐。春华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实之宾，应虚左而入室。文宗义府，於焉总萃。惟此最乐，实验兹晨。下官昔游梁苑，曲蒙眷顾；今者独隔清颜，久睽接仰。倾心已结，兴言涕欷，惟冀音旨，时锡沾及。伏愿珍重，寻更下承。曲奉恩诲，用深铭荷。映死罪死罪。（《广弘明集》二十一）

◎长沙王渊业

渊业（《梁书》但作「业」，亦作「深业」，避唐讳。）字静旷，武帝长兄长沙王懿之子。天监二年袭封。历秘书监、侍中、中书令、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普通二年死，谥曰元。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惠示敕答臣五审《神灭论》，睿旨渊凝，机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见，训诱蒙心。钻仰周环，洗涤尘虑。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萧渊业和南。（《弘明集》十）

◎衡阳王元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简字熙远，武帝第四弟衡阳王畅子。天监三年袭封，历会稽太守、广州刺史，迁郢州刺史。天监十八年死，谥曰孝。

◇上言得剑

馀姚县掘地得剑二口，又於县东江水中得剑一口，文漫若雌雄。（《御览》三百四十二引《梁书》，天监七年，会稽太守衡阳王元简上言。）

◇萧萧（《梁书》作「景」，避讳。）

萧字子昭，武帝从父弟。齐建武中，除晋安王国左常侍，迁永宁令，还为骠骑行参军。永元中，除步兵校尉。中兴建，为宁朔将军，行南兖州事，迁辅国将军。武帝受禅，封吴平县侯，授使持节、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历太子右卫率、卫尉卿，迁左骁骑将军、兼领军将军。出为信武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征右卫将军，领石头戍事。复为信威将军、南兖州刺史，又征为领军将军，加侍中。徙安右将军，监扬州，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普通四年卒。赠侍中、中抚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

◇上言得镂麒麟

广陵宣城内凿井，得镂麒麟一枚。（□□□□案，梅氏《齐文纪》有萧日南。和帝中兴二年，监南兖州上言云云。日南者，萧之误也。中兴建，萧为袞州。）

◇答从兄安成王书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愿此胜宜。仰承发止，已次新林。引迈务殷，无妨怡赏，三湘奥区，九疑形胜。浮洲动浪，闻眠鸥之旧说；安流洞浦，忆采若之遗风。昔影伯出蕃，风高振古；叔英之部，清约见称。兄政誉平宣，威和兼济。加以夏石奇云，秋江回月；翰飞纸落，理丰辞富。赏末兴馀，时希逮忆；睽离方远，川涂修旷。炎凉方改，愿加珍勖。绿字可传，白云终闲。心伤泪洒，投笔无宣。（《艺文类聚》二十一，载止文于陆景後。案：吴时诸陆，无封安成王者，当是萧萧之文。安成王者，萧秀也，于萧为从兄。）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并伏见诏答臣下审《神灭论》。夫三世虽明，一乘教远，或有偏蔽，犹执异端。圣上探隐索微，凝神系表，窃理尽性，包括天人，内外辨析，辞旨典奥。岂直群生靡惑，实亦阐提即晓。方宣扬四海，垂范来世。惠使闻见，惟深佩服。孤子萧萧顿首和南。（《弘明集》十，卫尉卿萧萧答。按：《梁书·萧景传》，天监五年，迁辅国将军卫尉卿，与《弘明集》正合，知萧景即萧萧也。）

◎萧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天监初，历司徒右长史、豫章王行事，累迁至领军将军，封湘阴县侯。大同元年卒，谥曰恭。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宣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旨披析，使惑者涣然，神之不灭，著於通诰。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识照知来，鉴逾藏往，乂机外之妙思，攻异端之妄说。又引《礼经》，取验虚实，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萧昂顿首和南。（《弘明集》十）

◎萧昱

字子真，萧第四弟。天监初，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洗马、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免。普通中，为晋陵太守，卒。赠湘州刺史，谥曰恭。

◇请解职表

夏初陈启，未垂采照，追怀惭惧，实战胸心。臣闻暑雨祁寒，小人犹怨；荣枯宠辱，谁能忘怀！臣藉以往，因得预枝戚之重；缘报既杂，时逢坎禀之运。昔在齐季，义师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识虑，东西阻绝，归赴无由，虽未能负戈擐甲，实衔泪愤懑。潜伏东境，备履艰危，首尾三年，亟移数处，虽复饥寒切身，亦不以冻馁为苦。每步惊疑，惶怖失魄，既乖致命之节，空有项领之忧，希望开泰，冀蒙芈乐；岂期二十馀年，功名无纪，毕此身骸，方填沟壑，丹诚素愿，溘至长罢，俯自哀怜，能不伤叹！夫自媒自衒，诚哉可鄙；自誉自伐，实在可羞。然量己揆分，自知者审，陈力就列，宁敢空言，是以常愿一试，屡成千请。夫上应玄象，实不易叨；锦不轻裁，诚难其制。过去业鄣，所以致乖算测。圣监既谓臣愚短，不可试用，岂容久居显禁，徒秽黄枢。忝窃消积，恐招物议，请解今职，乞屏退私门。伏愿天照，特垂允许。臣虽叨荣两宫，报效无地，方违省闼，伏深恋悚。（《梁书·萧昱传》）

◎邵陵王纶

纶字世调，武帝第六子，小字六真。天监十三年封邵陵王，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迁轻车将军、会稽太守，征为信威将军。普通初，领石头戍事，寻为江州刺史。以西中郎将行南兖州刺史，坐事免。寻为侍中。大通初，加信威将军。中大通初，为丹阳尹，迁宣威将军、扬州刺史。大同中，为侍中、云麾将军，历平西将军、郢州刺史、安东将军、南徐州刺史。太清中，进中卫将军，拜司空。大宝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兵败，为西魏所杀。元帝追谥曰携王。有《集》六卷。

◇赠言赋

张云麾问望之美，作牧南蕃，维舟江汉，留连饮饯。发迈有期，会面无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依别袂，恨恨江干。古人赠别以言，聊为《赠言赋》曰：

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势利之闲，实君子之所鄙；静言神交之际，亦难得而具美。岂直鲜其令终，曾自闻其善始。日逾久而益敬，盖惟一人者尔。语同志而好合，谅今古之皆然。苟托御而自说，徐因刍而请前。况英声与茂实，乃绝後而光先。似临潭而对镜，若披雾而睹天。钦爱顾之罔巳，良佩服之在旃。资淑美之上才，超群雄而独峻。德既深於万顷，墙有高乎数仞。思若神而泉涌，文如华而玉振。伊薄躯之固陋，谬摄官於夏。知美锦之难裁，处棼丝而易结。幸中途而遘止，仰旌旆之踟蹰。似德星之东迈，类祥云之西徂。亟留连於河渚，或终宴於城隅。赏既延於宾友，灌亦洽於仆夫。嗟灰官之易逝，慨离袂之云促。惜日车之不驻，恨流影之难续。观善诱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伫浮云之可寄，愿无比乎金玉。（《艺文类聚》三十一）

◇设无碍福会教

僚纪：大士广济，义非为己；道弘群生，种种方便。所以虚己乐静，表之内经，确乎难拔，著自外典，又加独往，斯意足论。隐不隔真，乃为菩萨。庐山东林寺禅房智表法师，德称僧杰，实号人龙，怀道守素，多历年所，不为事屈，不为时伸，上下无常，一相无相。遂能舍彼耆暗，来游垢浊；兴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谬临大邦，教义未闻，贵贤总至。昔绮、季之出汉年，巢、许之兴唐日；兹乃圣主流慈，天泽滂被，异人闲出。复在此辰，不胜舞蹈帝之恩普也，克今月十日，於栖贤寺，设无碍会，并致敬开士，躬谘圣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隶，爰及庶士，罔不率从，咸皆请业，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让丹阳尹初表

臣进非民誉，退异宗英，尸居戎号，已紊彝典。况京兆五守，西汉难追；河南二尹，东京罕继。审己循涯，自知莫可；街谈恭议，尤见不胜。（《艺文类聚》五十，《御览》二百五十二。）

◇遵敕舍老子受菩萨戒启

臣纶启：臣闻如来端严相好，巍巍架于有顶。微妙色身，的的显乎无际。假金轮而启物，托银粟以应凡。砥波若之利镰，收涅之硕果。泛生死之苦海，济常乐於彼岸。故能降慈悲云，垂甘露雨。七处、八会，教化之义不穷；四谛、五时，利益之方无尽。并水清日盛，露豁云除，爝火翳光，尘热自静。可谓入俗化於朦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径之人，景法门而无倦；渴爱聋、瞽之士，慕探赜而知回。道树始乎迦维，德音盛於京洛。恒景不见，周鉴娠徵；满月圆姿，汉感宵梦。王法用传，万德方兆；华俗潜启，竞扇高风。资此三明，照迷途之失；凭兹七觉，拔长夜之苦。属值皇帝菩萨，应天御物，负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民，含光守宙，照清海表，垂无碍辨，以接黎庶，以本愿力，摄受众生，故能随根逗药，示权因显，崇一乘之旨，广十地之基。是以万邦回向，俱禀正识；幽显灵只，皆蒙诱济。人兴等觉之愿，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翘勤归宗之境，悦怿还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谓覆护饶益，桥梁津济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应真飞锡，腾虚接影；破邪外道，坚持正国。伽蓝、精舍，宝刹相望；讲道传经，德音盈耳。臣昔未达理源，禀承外道。如欲须甘果，翻种苦栽；欲除渴乏，反趣碱水。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伏愿天慈，曲垂矜许。谨启。天监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臣萧纶启。（《释藏》陪八，又驾八。）

◇答皇太子示大法颂启

兹锋郁壮，妙辩纵横；慧舍两雪，智包三藏。故五时之说既陈，七处之礼斯聚。片般若之妙源，显无生之真谛。心注入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动，四花普雨，折木盖鳞，开罗散翮。香鸟步花，驯游於云圃；瑞雀飞环，翔舞於风前。高门洞启，不因铜马之饰宝殿霞开，宁假凤皇之瑞。虽复长卿壮辞，曾何足数；子云妙句，比此蔑如。（《艺文类聚》七十七）

◇谢令马启

连翩绝景，沃若追风。超渥水之形，逾大宛之状。荷传西蕃，将达宫阃。无任城之气勇，降东平之嘉锡。何以扬名沙漠，仰称隆慈？恋德铭心，瞩恩雨泪。（《艺文类聚》九十三）

◇与湘东王书

伏以先朝圣德，孝治天下，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唯余与尔，同奉神训，宜敦旨谕，共承无改。且道之斯美，以和为贵，况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闻誉专情先训，以幼陵长，湘、峡之内，遂至交锋。方等身遇乱兵，毙於行阵，殒於吴局，方此非冤。闻问号怛，惟增摧愤，念以兼悼，当何可称。吾在州所居遥隔，虽知其状，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备加觌访，咸云誉应接多赞，兵粮闭壅；弟教亦不悛，故兴师以伐。誉未识大体，意断所行，虽存急难，岂知窃思。不能礼争，复以兵来。萧墙兴变，体亲成敌，一朝至此，能不呜呼。既有书问，云雨传流，尊沓其闲，委悉无因详究。方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敌犹强，天雠未雪，余尔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难，安用臣子。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感誓苍穹，凭灵宗祀，画谋夕计，共思康复。至於其馀小忿，或宜宽贷。诚复子憾须臾，将柰国冤未逞。正当轻重相推，小大易夺，遣无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识勉之。今已丧锺山，复诛犹子，将非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汤止沸，吞冰疗寒。若以誉之无道，近远同疾，弟复效尤，攸非独罪。幸宽於众议，忍以事宁。如使外寇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弗亡。夫征战之理，义在克胜；至於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正为藩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又庄铁小竖作乱，久挟观宁、怀安二侯，以为名号，当阳有事充掣，殊废备境，第闻征伐，复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战地，悉以劳师。侯景卒承虚藉衅，浮江豕突，岂不表里成虞，首尾难救？可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内瘫，西秦外同瘤肿。直置关中，已为咽气，况复贪狼难测，势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国去矣。吾非有深鉴，独能弘理，正是采藉风谣，博参物论，咸以为疑，皆欲解体故耳。自我国五十许年，恩格玄穹，德弥赤县，虽有逆难，未乱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愤慨。比屋罹祸，忠义奋发，无不抱甲负戈，冲冠裂眦，咸欲事刂刃於侯景腹中，所须兵主唱耳。今人皆乐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远，雄伯当代，唯德唯艺，资文资武，拯溺济难，明野咸属，一匡九合，非弟而谁？岂得自违物望，致招群ゥ！其间患瘫，具如所陈。斯理皎然，无劳衣箸；验之以实，宁须确引。吾所以间关险道，出自东川，政谓上游诸藩，必连师狎至，庶以残命，预在行间；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溯流更上，全由饩馈悬断，卒食半菽，阻以菜色，无因进取。侯景方延假息，复缓诛刑，信增号愤，启处无地。计潇湘谷粟，犹当红委，若阻弟严兵，唯事交切，至於运转，恐无暇发遣。即日万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时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兹途，解汨川之围，存社稷之计，使其运输粮储，应赡军旅，庶协力一举，指日宁泰。宗庙重安，天下清复，推弟之功，岂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闻夕死，万殒何恨。聊陈闻见，幸无怪焉。临纸号迷，诸失次绪。（《梁书·邵陵王纶传》，又《艺文类聚》载此有删节，未可互补，今别载于后。）

先朝圣德治天下，九亲维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弟弘识远鉴，无俟傍说。重情切，不能默已。劳兵损义，亏失多矣。可谓吞冰疗寒，扬汤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窥兵江外，正为蕃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为代景行师。昔廉、蔺二虎，且犹不斗；况弟与湘雍，方须叶力。唯亲、惟急，万倍於斯；同怨、同耻，尤甚昔事！岂得各恣目前，不思久远，安卧积薪，日待焚炽。狂夫尚犹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听识，一闻斯悟。（《艺文类聚》二十五）

◇扬州僧正智寂法师墓志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缘城虚假，欲海漂深；三相难久，八风易侵。实惟上德，为龙为光。凝情内莹，被采外扬。微言折角，精义解颐。有同商生，譬彼名翳。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轸慕，四众增悲。（《艺文类聚》七十七）

◇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夫夜光结绿，非去篋之恒珍；逸羽翔鳞，岂园池之近玩。宁期心於远大？盖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颖阳高蹈，洗耳於唐朝；汉阴贞栖，灭迹於周代。盛德风流，有自来矣。应期而曜质者，其在兹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阳人也。其先自帝尧陶唐氏之後胤，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止。龙马见五色之符，钦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厘於庶职。洪源尤远，系绪绵长。汉兴，陶舍为高祖右司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汉末南渡，始居丹阳。七世祖睿，仕吴为镇南将军、荆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参军事。父贞宝，司徒建安王国侍郎。并立履清约，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气，蓄陵飙之雅姿，兼宣七善，总修九德，行仁蹈义，岳峙渊亭，墙仞无以睹，清浊不能测，道风与星汉同高，胜气与烟霞其远。六岁便解书，能属文。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曼倩幼习典坟，公干少诵诗赋，方之於古，彼有多惭。是以岐嶷流声，黄中著称。有乡人得葛洪《神仙传》，见淮南八公诸仙事，乃叹曰：读此书，便使人有凌云之气。於是寝兴讽诵，晨夜不辍。年二十七，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事。榜道求贤，焚林招士，朝难其选，是曰得人。阮之书记，不足扶衡；孙楚之才辞，何以捧毂。齐代好治宫室，方修苑囿，青溪旧观，便就起筑。仍奏表上颂，辞事兼美，迈彼乐职之篇，逾乎景福之制。帝省览久之，益以为善，除奉朝请。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请，是谓朴者也。先生本不希荣，常欲辞退。乃与亲友书曰：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志毕山薮。今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无为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职。抽簪东都之外，解组北山之阳。同稷丘之栖真，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东迈。朝廷锡问，时贤饯别，祖以二疏，招兹四皓，超然轻举，异世同符。尔乃杖策孤征，游践山岳。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岭，以此地神仙之宫府，灵异之栖托，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我今义通无复其一，请同求志之业。故自称隐居，亦犹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岩栖隐，依林遁迹；交柯结宇，划径为门。悬崖对溜，悲吟灌木；深壑绝（《艺文类聚》作危。）峭，组织烟霞。枕石漱流，水禽无挠；采药耦耕，野兽不乱。逍遥闲旷，放浪陵山；嗒然若丧，确乎难拔。属齐末道消，天命既否；水斗谷洛，地震由辰。先生静思冥数，预识微兆，於是近远书问，悉皆杜绝。昔乃闻之夏甫，今则见之先生。我大梁休运应期，受天明命，三辰开朗，四海宁宣。先生奉表称庆，於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问复通。天监以来，常有敕旨，供给药饵，不乏岁时。渥泽湛恩，莫之与比。先生七年暂游南岳。兹山也，譬风之地轴，若昆陵之天镇，八桂傍临，九纯闲设，树有琅干，草生车骑，遗世独往，是用忘归。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还先生茅山，别给廨宇。轩后之降精天老，汉帝之致礼河宗，况於兹日，弗能尚也！养志山阿，多历年所。摄生既善，冥祥亦降。猛兽不据，魑魅莫逢。庭无荆棘，远同阙里；阶吐神泉，迳动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鸾凤游集，芝英丰润，大造佛像，爰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间，蒙敕许可。葛玄之梦见开士，朱鸾之远望尊仪，何以拟兹通感，匹此徵应？以大同三年岁次景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储皇轸悼。有诏称誉，追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礼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阳郡句容县雷平山。若轩辕之葬衣冠，如王乔之藏舄，化於兹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识精赡，含章贞吉，不修廉隅，年将中寿，匪逾於矩，眉目疏朗，仪貌鲜洁，实亡劝沮，多行德惠，恪惜光景，爱好坟、籍，笃志励节，白首弥至。若乃淮南鸿宝之诀，陇西地动之仪，太一、遁甲之书，、九章历象之术，幼女、银钩之敏，允南、风角之妙，太仓、素问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诣。爰及卞射荀基，苏卜、管筮，一见便晓，皆不用心。张华之博物，马钧之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养性，兼此数贤，一人而已。门人恒法等，慕遥风於缑氏，绘遗像於桥阳，勒玄碑而相质，腾绛霄之流芳。乃为铭曰：

留舄表化，弃剑凝神。徘徊紫气，照耀丹鳞。厥迹犹在，馀风可遵。谁其嗣此，渊哉淑人！高行迈种，盛德日新。朗犹悬镜，郁似贞筠。身以弘道，行不违仁。昔游缨绶，颉颃晋绅。厌乎匡救，劳彼问津。亦既解组，乃袭山巾。远寻丘壑，高蹈风尘。情无缅世，隐不隔真。结宇依岩，贞栖茂草。水玉留年，华精却老。乃有令问，兼斯寿考。泉过危庭，峰临窈洞。露凝兰阶，云生桂栋。日斜栏席，花落窗瓮。尚平未反，王孙不施。海桑交易，陵谷贸迁。丰碑有树，遗烈无骞。（《文苑英华》八百七十三，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七。）

◇祀鲁山神文

敬奠鲁君之灵。窃以首山郁律，表二叔之清风；赵国隐沦，擅三公之灵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东岭丛室，甘雨昼零。故能徵应不褰，介福无爽。金坛玉宇，是众妙之游遨；丹崖翠幄，信灵人之响免。霓裳孔盖，转日车而竞前。驾象垂豹，载灵旗而总集。江妃、汉女，含睇来趋；湘娥洛嫔，宜言在侧。鸣珍抚剑，侠席徘徊；绛节陈竿，满堂繁会。奠椒怀糈之欢，传卮代舞之乐。桂醑溢於羽樽，蕙肴盈於兰藉。既醉既饱，景福攸同。不震不腾，神保是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い之荐已毕，庆报之泽攸先。愿化昌而俗阜，俾多之在旃。同匪石之无转，欣滞穗之有年。惟东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骞。（《艺文类聚》七十九）

◎萧圆照

圆照字明周，武帝第八子武陵王纪之长子。中大同初，为益州东斋郎、宋宁、永兴二郡太守。纪建号，立为皇太子。

◇伪为讨侯景启

侯景未平，急宜征讨。已闻荆州镇为景所灭，疾下夭军。（《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纪传》）

◎萧方等

方等字实相，元帝长子。太清三年，讨河东王誉，败死，年二十二。赠侍中、中军将军、扬州刺史，谥曰忠壮世子。有《三十国春秋》三十一卷。

◇与湘东王启

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梁书·世祖二子传》。）

◇散逸论

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箪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沟壑，瓦棺石椁，何以异兹！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当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存掌握，举手惧触，摇足恐堕。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履耳。（《梁书·世祖二子传》）

卷二十三

◎萧子范

子范字景则，齐豫章王嶷第六子。永明十年，封祁阳县侯，除太子洗马。梁受禅，例降爵为子，历後军记室参军、司徒主簿、丹阳尹丞、太子中舍人。出为建安太守，还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迁宣惠谘议参军护军临贺王正德长史。随府迁信威长史，领丹阳尹丞，除中散大夫，迁光禄廷尉卿。出为戎昭将军、始兴内史，还除太中大夫，迁秘书监。简文帝即位，召为光禄大夫，不拜，卒。元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文。有《千字文》一卷，《集》十二卷。

◇家园三月三日赋

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时将砾於九门，节方郊於七里。扇习习之和风，照迟迟之华晷。飞玄翮之土燕，夺丹胸之山雉。聊洁薪而濯故，式东流之前轨。居免上漏，树非榛栗。即无择於爽垲，曾不访於凶吉。右瞻则青溪千仞，北睹则龙盘秀出。与岁月而荒茫，同林薮之芜密。欢兹嘉月，悦此时良。庭散花蕊，傍插筠篁。洒玄醪於沼，浮绛枣於泱泱。观翠纶之出没，戏青舸之低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

◇建安城门峡赋

原夫城门之所都，乃设险於闽区。艰难过於身势，襟要甚於飞狐。长湍一流而沸涌，层山两判而盘纡。对双分，千霄带云。怪石随波而隐见，枯槎横出而不群。顾瞻左右，重峦接阜。其闲如砺，其绝如斗。千乘驰轮，匹夫可守。ぁ崧呀呷，蹙浪扬华。雁门饮羽，西施浣沙。环诡丰隆，质状不同。班黄糅采，玄紫潜通。水奔湍其如电，声疾烈其如风。树低柯而翠郁，潭隐日而青空。（《艺文类聚》六）

◇直坊赋（并序）

余以天监六年为洗马，十七年复直中舍之坊，感因怀旧，凄然而作。

岁惟奄茂，清明送风。承恩从官，自府游宫。信吾生之多幸，达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阒，对长庭之芜水。门幽幽而重闭，室而内静。应晓刻而坐朝，听鸣钟而自警。虽生风於螟，终罕曜於阳景。颇留连於九思，恒殷勤於三省。於时也，春果馀英，夏条垂实。殿穹窿而起阴，槐连拳而负日。傍高墉之逦迤，观层扉之郁律。写学宫於洛都，摹画堂於汉室。台榭千名，仙灵闲出。（《艺文类聚》六十二）

◇伤往赋

彼兰菊之芳茂，及蕖槿之荣色，终於邑乎繁霜，俱飘於路侧。引轻华之微珍，犹见嗟於有识。况独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直。去倡家而来仪，承君子之宴息。摧丽容而思进，岂蛾眉之肯抑。咏美腾而自箴，歌忠妾而为式。痛妖姿之不留，惜华年之中夭。冀罴祥之永庆，忽从飙而先标。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长而无晓。惟君侯之惆怅，览遗物而沾巾。帷半垂而将下，尚仿像而疑真。怀方士之良术，显有凭而致神。（《艺文类聚》三十四）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臣闻姬旦云亡，播神乐於百代；宣尼既殁，传《雅》、《颂》於千祀。夏启之风，载传乐野；周、晋之迹，止在洛滨。入侍四公，西京见美；长寿一察，东汉流名。魏击之悟箧衣，事关战国；孙登之爱田苗，义属偏霸。各称小善，靡擅雕虫。子桓虽诗赋可嘉，矩范顿阙，贻讥良史。取诮前载，备而为论，发奥允归。自少阳潜位，震方灭采；神仪长往，铜龙毁构。音颜缅邈，舟壑迁移。若乃缘情体物，繁弦缛锦，纵横艳思，笼盖辞林，积练累素，盈车满笈，金石有销，斯文方远。既异陈王之躬撰，又非当阳之自集。臣蝉翼轻身，未从尘露。而班输严驾，永轰诽骖，恋主怀兹，伏深涕慕。冒乞铨次遗藻，勒成卷轴。（《艺文类聚》十六）

◇为兄宗正让都官尚书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纳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悬晖，差池紫宫之曲；百官根本，联曹建礼之内。孔、蔡该博，垂芳於两京；陈、锺合才，比肩於魏世。逖望前英，俯循庸薄。义无尸素，礼绝祗奉。（《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为蔡令樽让吴郡表

今吴奥区，地迫都辇。譬彼西京，则扶风冯翊；方之洛下，则颍川河内。自非时雨之政，解绳之才，宁可奉其理之言，承河润之旨？邓攸廉白，乃著不留之歌；贺劭沈静，犹致题门之责。（《艺文类聚》五十）

◇到临贺王信威府

上藩首佐，於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升。以老少异时，盛衰殊日，虽佩恩宠，还羞年鬓。（《梁书·萧子范传》）

◇七诱

幽遁公子，不游义路，不入礼门，人主焉得为臣？公侯难以为客，有暴势大夫。驱美泽之车，策千里之马，乃至公子之所居。

大夫曰：收苗山之铤，采邪溪之铜，既云时吉，亦曰天中。金英内曜，银精外通。均如屈杨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红。七星布而成列，五色变而无穷。宝兼千万，声重二都。迈兹巨《门报》，超彼鹿卢。呈形薛烛，表质风胡。

大夫曰：王馔方丈，蕙肴果器。法磬吴章，妙穷伊挚。若乃豹胎之贵，凤印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鳞。

大夫曰：访幼女於蔡邑，选佳人於赵都。或拾翠於神渚，或采桑於城隅。见者忘锄而留瞩，行者下檐而踟蹰。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随凤标，垂翠帷兮夜难晓。独处廓兮心悄悄，怀素缕之双针。愿因之於三鸟。

大夫曰：若乃帝思启土，命将朔方，守边鄙而拥角节，集兵旅而驰牙璋。或埋轮於绝域，或絷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蛮荒。

大夫曰：逸态之赤兔，骏足之骊驹，龙文重於汉厩，鱼目贵於西都。若乃似鹿之体，如龙之姿，缰以紫缕，系以素丝。

大夫曰：冬轩阳木，夏伐殷材，剞劂之功咸至，钩绳之妙并来。拟天文而特建，象地户而高开。丽前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璜台。若乃缇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帘，水精之柱。绮井镂而重葩，华桷焕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树。紫复峻而连天，青绮高而千雾。

大夫曰：自五气初运，二灵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圣皇之驭国，得附枝而居位。陋重华之聪明，茂放勋之文思。通犀、文角之献，相继於天府；金莺、银鸟之锡，不绝於史书。当此之时，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数说，皆非鄙性之所娱；如今之善诱，请就列於康衢。（《艺文类聚》五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子箴

是月惟令，敬择良辰。式遵士典，谘筮于宾。嘉字爰锡，醮酒方陈。礼在尔质，德成尔身。永变童心，长移悼齿。朱锦辞发，青纟句在履。丹石为操，冰泉厉己。务简朋匹，由苏游止。在我尚谦，推物尽美。面谄退言，弗纳于耳直弘矢辞，斯为良士。（《艺文类聚》四十，《御览》五百四十。）

◎萧子显

子显字景阳，子范第八弟。建武二年，封宁都县侯。永元末，为给事中。梁受禅，例降爵为子。历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中书郎，守宗正卿。出为临川内史，还除黄门郎。迁长兼侍中，领国子博士。迁国子祭酒，加侍中，除吏部尚书。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卒。谥曰骄。有《後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集》二十卷。

◇御讲摩诃般若经序

庖牺乃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圣，六虚所以广陈。盖导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训。至如汉明自讲，同以儒术；简文谈疏，复谢专经。犹灵若之观井，云梦之在胸中也。皇帝体至道而扬盛烈，聪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应人王；八神是生，允归世主。玄览无际，眇尘劫之初；寂照所通，该六合之外。屈此无为，示同有学；擅忍兼修，禅慧双举。超国城而大舍，既等王宫之时；量珍宝於四天，又同转轮之日。轻之若鸿毛，去之如脱屣。故以道驾皇王，事高方册。若非蕴生知之上德，蓄机神於怀抱，洞比三明，齐功三智，孰能与於此者哉！《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盖法部之为尊，乃圆圣之极教。开宗以无相明本，发轸与究竟同流。奥义云霏，深文海富，前世学人，鲜能堪受。皇上爱重大乘，遨游法藏，道同意合，眷怀总持，亲动王言，妙逾纶绂，导明心之远筌，标空解之奇趣，乃ゼ以翠缣，刻为金篆。众具宝饰，品穷无价，芝英让巧，金碧相耀。虽荣光之翊河圆，方此非瑞；青玉之为仙简，於焉已劣。皇太子乘万机之暇日，藉听朝之闲览，譬彼薰风，愿闻弘说。殷勤奏请，然後获从。以中大通七年太岁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舆驾出大通门，幸同泰寺发讲，设道俗无遮大会。万骑龙趋，千乘雷动；天乐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尘雾连天。以造於道场，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龙衮辍御，法服尊临，殿华紫绀，座延高广。上界莫之拟，新学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诏音旨。弘捷疾之辩，骋无畏之辞。炙果无穷，连环自解；恣所请问，涣然冰释。滞义同遣，疑网皆除。亦犹县镜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长筵互陛，冠冕千群，充堂溢ニ，僧侣山积。对别殿而重肩，环高廊而接坐。锥立不容，荆刺无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法雨之通润，悦甘露而忘归。如百川之赴巨海，类众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昼则同心听受，夜则更述制意。其馀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宫武卫宿直之身，植葆戈，驻金甲，并蒙讲馔。别锡泉府，复数万人，不在听众之例。外国道人沙呵耶奢，年将百岁，在檀特山中坐禅，闻中国应有大讲，故自远而至，机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语不达，重译乃宣，三藏之解，圣情悬照。又波斯国使王安拘，越荒服远夷，列参近座，膜拜露顶，欣受未闻。多种出家，闻义为贵。即有四人，同时落发。先是宝志法师者，神通不测，灵迹甚多，自有别传。天监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礼乐，未遑汾阳之寄，法师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尘尾扇及铁锡杖奉上，而口无所言，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馀年矣。其扇栖系以小绳，常所绾楔指迹之处，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鸣锡升堂，执扇讲说。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时岁云芳春，每夕雨法，法鼓晨鸣，辄便清朗，时过两旬，日盈三七，阳和协度，云景祯祥。至解讲之晨，四众云集，忏礼才毕，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间，遍於屯字，左右灵相炳发，金仪炫耀。俄而左边十方菩萨像，续复放光，起右腋下，达于肩上。圣御射自虔礼，大众咸所观瞩，故知现此面门，证明义旨。若夫多闻弟子，内圣垂风，右史记言，实惟帝则。乃命近臣，纂录时事，凡厥谘诹，网不备举。或通释已远，而疑审方来；或宗致未闻，而启请先至。其追审者，皆是本习所怀。或隔日异辰，义成先後；或虽伸往复，终是一问。圣旨并随方酬接，如响应声。万物为心，事见乎此。後之学者，宜晓斯趣。上弘法岁久，凡诸学僧，远近同集，并会京师。而僧家之学，师习相守，唯信口说，专仗耳功，鲜能寻究经文，依求了义。上每为之通解，神采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数十，精详朗赡，莫能追领。旧学诸僧，黯如撤烛，驰气结舌，无人不然。万众仰观，一时心喜。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国诸僧所论义者，不必开所立之义，直是素有心疑，止来求决。或发偈诵，然後谘疑；或请问既罢，赞叹发愿。或语毕还坐，众俱不识；或谘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圣难测。是讲也，东储始启，止蒙七日，诸僧钻仰，欲罢不能，重复伸请，更蒙二七。而请益之众，不已。上以国务久拥，不允所祈，将欲解座，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奉亲玉经格七宝经函等，仍供养经，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上亲临亿兆，躯自菲薄。司服所职，饔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费，则大宫一日，将十万生衣，岁出千金。上并不取，别自营给。服粗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过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餐。寒暑被袭，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为下床；傍无侍卫，顾无玩物。左右唯经书卷轴，所对但见香炉锡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寻法宝，明发不寐。所利唯人，所约唯己。诚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实录。又宫人常格，年给数千万，悉从停省，无所为留。虽汉文衣不至地，光武谷数，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诸斋会，不藉子来之民，不同大之礼，皆是采山泽之地利，为如法之净财。量入为出，资无外取；一役之劳，计限庸。故能构制等於天宫，设饭同於香积。国朝大礼，莫过三元；三元所设，众止数万。隔岁预营，仅而後举；监督纷纠，以为巨费。至於此会，出自净财。远近百姓，愿为邑节，欣欣请受，争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须课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数十万众，响之不尽。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军国恒度，府库常畜，固以天下为公器，则秋毫无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为无限。而每月斋会，复於诸寺施财施食。又别敕至到张文休，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以此为常。文休者，先为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许。莽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冯暖之市义，又无汲黯之请罪。人微宥重，过於昔时文休既荷嘉贷，未尝暂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飞，击鼓扬幡，负担驰逐。家禽野兽，殚四生之品；无不放舍焉。是时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区其心迹，列有十条：或舍财同今法事者，或舍财以供养者，或舍财行慈悲者，或舍财乞诵经者，或舍财入节供者，或舍财入放生者，或舍财入布施者，或舍身施大众者，或烧指供养三宝者，或闻讲启求出家者。昔如来化导，获悟不同，故法眼无生，根性非一。上并与其人，同发大愿。别见愿文。小臣陪侍讲筵，谨立今序。（《广弘明集》十九）

◇自序

余为邵陵王友，忝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以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萧子显传》）

◎萧子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云字景乔，子范第九第。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梁受禅，例降爵为子。历秘书郎、太子舍人、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文学、司徒主簿、丹阳尹丞、北中郎庐陵王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除黄门郎。迁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入为吏部长兼伺中。出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还除散骑常侍，复为侍中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还除宗正卿。台城陷，东奔晋陵，饿死。有《晋书》一百十二卷，《东宫新记》二十卷，《集》十九卷。

◇岁暮直庐赋

日躔女度，岁华云暮。衡轻炭燥，权重泉涸。藏玄武於太阴，蛰凵虫也於高雾。日临圭而易落，晷中弋而南素。凝寒气於广庭，洞层阴於端库。（《初学记》作「庑」。）风餮切而晚作，云沧浪而晦景。霰的烁於彤庭，英葳蕤於丹屏。韬罘缺之飞栋，没屠苏之高影。始飘舞於圆池，终停华於方井。（《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

◇玄圃园讲赋

曰天监之十七。属储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轮之气吐烟，日月之景扬员。乃圣武之龙飞，载为家於天下，思承规於景数，遂长发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钟於胤雅。去兹永福，来即东朝。文物是纪，声明是昭。发玄章於粉缋，靡青於翠翘；銮纳那而垂藻，笳和鸣以承箫。载锡其光，令闻令望。察情幄帐，护齿虞庠。性与天道，言为圭璋，《诗》、《史》遥集，《礼》、《易》翱翔。义华洛水，文丽清漳。昔七觉之吐华，高人天而为长。道西被乎日用，法东流而未朗。故授神别於文昌，寄宝船於明两。异昔谈而同世，亦千年而影响。闻填填之法雷，见慧云之初爽。真如之轨既接，发挥之功已蹑。开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简，采罗树之叶。石室灵篇，南宫神箧，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规重矩叠者矣。惟至人之讲道，必山林之间旷。彼柰园与杏坛，深净名与素王。模清游之浩养，拟乐贤之隆壮。睿情杳然，是焉供帐。乃高谈玄圃之苑，张乐宣猷之上。观夫灵圃要妙，总禁林之叫穴条。禀辇道之三星，躔离宫之六曜。写溟浚沼，方华作峭。其山则山列山施《豸卑》豸，困曾屈诡，坂墀截薛，夏含霜雪。下则溪壑泓澄，虹く降升；上则青霄丹气，云霞郁蒸。金华琳碧，银烛ㄇ石；藻玉ゼ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树灌丛，紫桂香枫，含人，桃枝育虫。妙草的烁，灵果垂廿；长卿寒翠，简子秋红。崖戴云而吐雨，木鸣条而起风。中有兰渚华池，渌流鼎泞，激水推移，弥望杳溟。倒飞阁之嵯峨，漾钓台而浮回。张翠帐於鸿船，泛羽旒於雀。是杉鸡绣质，木容锦章，戴胜吐绶，ㄅ鸥香。璧龟紫鳖，氵乂[10]碧砂；离徙比目，累绮红虾。漂青纶之蓑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荡碧组之髟沙。铜龟受水而独涌，石鲸吐浪而戴华。所以藉园御之壮观，将仿像於毗耶。於是清宫广癖，宿设宵张，华灯熠曜，火树散芒，敛闪六尺，笼丛九光。颖若流金之出沙屿，粲若列宿之动天潢。朝党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轻辇西园，齐宫北郁；文卫济济，僧徒肃肃。法鼓朗而震音，众香《香必》而流馥。亦有百兽，文々[15]々，云车九层，芝驾四鹿。吴姬楚艳，胡笳燕筑；常从名倡，戏马蹋鞠。巡少阳，渡紫复，绕崇贤，啖承禄。扬散华之飘，响清梵於林木。灯王归而赠筵，香积来而献熟。似众圣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轩有，肆筵授几，高殿肃而神严，微言欣而奏理。焕嘉语於丹青，得亲承於音旨。智周物而为心，情研几而尽谛。言超超而出象，理而逾系。类炙两娱心之谈未足云，晋储真假之理岂能逮。史臣乃载笔撰功，请事其职，赋金相玉式。世既闻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寿之域矣。将奉瑶宫之犬，陪云楼之轼。福穰穰，委如山，长莫长，永无极。（《广弘明集》三十九上）

◇请改郊庙乐辞启

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频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职齐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氐燎，尚言「式备牲」；北郊诚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梁书·萧子云传》）

◇答敕改撰郊庙乐辞

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蒙。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约制。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於体为违。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锺律纬绪，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悬日月，不刊之典，礼乐之教，致治所成。谨一二采缀，各随事显义，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谨以上呈。（《梁书·萧子云传》）

◇答敕论书

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之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梁书·萧子云传》）

卷二十四

◎萧子晖

子晖字景光，一作景先，子云弟。为员外散骑侍郎。迁南中郎，出为临安令，迁安西牙陵王谘议，带新繁令，随府转仪同从事、中郎骠骑长史。有《集》九卷。

◇冬草赋

有闲居之蔓草，独幽隐而罗生，对离披之苦节，反蕤葳而有情。若夫火山灭焰，汤泉沸泻，日悠扬而少色，天阴霖而四下，於时直木先摧，曲蓬多陨，众芳摧而萎绝，百卉飒以徂尽。未若兹草，凌霜自保，挺秀色於冰涂，厉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抚心其何益。但使万物之後凋，夫何独知於松柏。（《艺文类聚》八十一）

◇反舌赋

彼陶嘉之盛月，气依迟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爱翘翘之令鸟，无荣辱之可因，弄枢机而自表。尔其声也，嘹唳结，郁抑萦咽，繁音琐碎，众响攒山截。或急啭赴机，或缓引趋节；或洪纤共起，或长短俱折。意疑续而更断，谓当举而忽垂；声赁林而逾厉，响因风而益危。（《艺文类聚》九十二）

◎萧素

素，南兰陵人，宋郢州刺史思话孙。仕齐至太子洗马。入梁，累迁丹阳尹丞、南徐州治中。征为中书侍郎，辞不就。天监八年卒。亲故私谥曰贞文先生。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并伏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性与天道，称谓理绝；积劫多幸，猥班妙训。接足顶受，欢敬戴怀窃谓神道寂寞，法海难边。是以智积麻苇而未测，识了色尘而犹昧。岂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云东渐，宝舟南济，岁序绵长，法音流远，明君良宰，虽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亲体妙极者，竟未闻焉。是使两谛、八解，独阙皇言；九部、三藏，偏芜国学。呜呼！可为叹息者也。窃寻神灭之起，则人出楼伽，经名卫世，虽义屈提婆，而馀俗未弭。故使群疑异学，习以成见。若不禀於先觉，实终累於後生。道济天下，机洞无方。虎观与龙宫并阅，至德与实相齐导。故能符俗教而谛真道，即孝享以弘觉性，照此困蒙，拔兹疑网。虽复牟尼之柔软巧说，孔文之博约善诱，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轮何远。法师禀空慧於旷生，习多闻於此运，法轮转而八部云会，微言发而天人摄受，故能播诚香於凤闱，藻觉华於宸侧。信矣哉！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佛道声，令一切闻者也。弟子无记识藏，不逮孔门，虽愿朝闻，终惭吝薄。庶缘无尽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尔，心虑昏悸，谨力裁白，不识诠次，倾迟咨展，亲承至教也。弟子萧素顿首和南。（《弘明集》十）

◎萧介

介字茂镜，素从弟。齐永元末，为著作佐郎。天监中除太子舍人，迁尚书金部郎，转主客郎，出为吴令。普通中为湘东王谘议参军大通中，除给事黄门侍郎。大同中，为武陵王府长史，出为始兴太守，征为少府卿，加散骑常侍，进侍中都官尚书。大同二年臻仕，就家授光禄大夫。

◇谏纳侯景表

臣抱患私门，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董而为贼；刘牢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何者？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侯景兽心之种，鸣镝之类。以凶狡之才，荷高欢翼长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字文不容，故复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正欲以属国降胡以讨匈奴，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臣窃不取也。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晨，岁暮之效，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弃乡国如脱履，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事迹显然，无可臻惑。一隅尚其如此，触类何可具陈。臣朽老疾侵，不应辄干朝政；但楚囊将死，有城郢之忠，卫鱼临亡，亦有尸谏之节。臣忝为宗室遗老，敢忘刘向之心。伏愿天慈，少思危苦之语。（《梁书·萧介传》）

◎萧琛

琛字彦瑜，素族弟。齐永明中，为太学博士，历郡主簿，举秀才，迁司徒记室，进右长史，出为晋熙王长史，行南徐州事，还兼少府乡尚书左丞。中兴初，为骠骑谘议，领录事，迁给事黄门侍郎。梁台建，为御史中丞。天监初，迁左庶子。出为宣城太守，征为卫尉卿，迁员外散骑常侍，除中庶子，出为平西内史、江夏太守，迁安西长史、南郡太守，历护军长史太尉长史。又出为东阳太守。迁吴兴太守，普通初，征为宗正卿，迁左民尚书，领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卫率。徙度支尚书、左骁骑将军、领军将军，转秘书监後军将军，迁侍中。大通中，为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中大通元年，为云麾将军、晋陵太守，改授侍中特进，卒。谥曰平子，有《皇览抄》二十卷。

◇嗣君庙见议

窃闻祇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敬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助祭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於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衣、和顺五群，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後，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後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已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南齐书·礼志上》，永泰元年，有司奏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以为无庙见之文，左丞萧琛议，奏可。）

◇郎官缓杖密启

郎有杖起自後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於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悉停。宋元嘉大明中，经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以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後，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无不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南史》十八《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帝从之。）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见敕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人伦之本，於兹益明；诡经乱俗，不自坏。诵读藻，顶戴不胜。家弟暗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前惧，情虑震越，无以仰赞洪谟，对扬精义。奉化闻道，伏用竦怍；眷奖覃示，铭佩仁诱。弟子萧琛和南。（《弘明集》十）

◇难范缜《神灭论》（并序）

内兄范子缜著《神灭论》，以明无佛。自谓辩摧众品，日服千人。予意犹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询其未悟。论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诵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为之宗庙，则以为圣人神道设教，立礼防愚。杜伯关弓，伯有被介，复谓天地之间，自有怪物，非人死为鬼。如此，便不得诘以《诗》、《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辩其离合。脱形神一体，存灭罔异，则范子奋扬蹈厉，金汤邈然。如灵质分途，兴毁区别，则予克敌得俊，能事毕矣。又，予虽明有佛，而体佛不与俗同尔。兼陈本意，系之论左焉。

问曰：子云神灭，何以知其灭邪？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凡问答并缜原论，难为琛辞。）

难曰：今论形神合体，则应有不离之证。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此辩而无征，有乖笃喻矣。予今据梦以验，形神不得共体。当人寝时，其形是无知之物，而有见焉，此神游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凭形器，犹人不露处，须有居室。但形气是秽暗之质，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内，则其识微昏；昏，故以见为梦。人归室中，则其神暂壅；壅，故以明为昧。夫人或梦上腾玄虚，远适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离，复焉得如此？若谓是想所见者，及其安寝，身似僵木，气若寒灰，呼之不闻，抚之无觉。既云神与形均，则是表里俱倦，既不外接声音，宁能内兴思想？此即形静神驰，断可知矣！又疑凡所梦者，或反中诡遇。（赵简子梦童子《身果》歌，而吴人邹。晋小臣梦负公登天，而负公出诸厕之类是也。）或理所不容，（吕《凿奇》梦射月中之兔，吴后梦肠出绕间门之类是也。）或先觉未兆，（吕姜梦天名其子曰虞，鲁人梦众君子谋欲亡鲁之类是也。）或假借象类，（蔡茂梦禾失为秩，王浚梦三刀为州之类是也。）或即事所无，（胡人梦舟，赵人梦骑之类是也。）或乍验乍否。（殷宗梦得传说，汉文梦获邓通，验也。否事众多，不复具载。）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测，易以约通，难用理检。若不许以神游，必宜求诸形内，恐块尔潜灵，外绝觐觌，虽复扶以六梦，济以相因，理亦不得然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质，犹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犹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难曰：夫刃之有利，砥砺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陆断兕虎。若穷利尽用，必摧其锋锷，化成钝刃。如此，则利灭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舍利无刃，名殊而体一邪？刃利既不俱灭，形神则不其亡，虽能近取譬，理实乖矣。

问曰：刃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有知之形。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也邪？答曰：是无知之质也。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犹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己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如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则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是枯，故枯无所复变也。又，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後荣，要先荣後枯何也？丝缕同时，不得为喻。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来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然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

难曰：论云，人之质有知也。木之质无知也，岂不以人识凉燠，知痛痒，养之则生，伤之则死邪？夫木亦然矣。当春则荣，在秋则悴，树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谓无知？今人之质，犹如木也，神留则形立，神去则形废。立也即是荣木，废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辩此非神知，而谓质有知乎？凡万有皆以神知，无以质知者也。但草木昆虫之性，裁觉荣悴生死；生民之识，则通安危利害。何谓非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邪？此则形神有二，居可别也。但木禀阴阳之偏气，人含一灵之精照，其识或同，其神则异矣。骨骼形骸之论，死生授受之说，义既前定，事又不经，安用典辩哉？

问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问曰：若皆是神分，神应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也？答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非之虑，心器所主。问曰：心器是五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问曰：五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则思乖，是以知心为虑本。问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虑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难曰：论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则神以形为体，体全即神全，体伤则神缺矣。神者何。识虑也。今人或断手足、残肌肤，而智思不乱。犹孙膑刖趾，兵略愈明，肤浮解腕，儒道方谧。此神与形离，形伤神不害之切证也。但神任智以役物，托器以通照，视听香味，各有所凭，而思识归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东阁延贤，南轩引景，北牖招风，西映月，主人端居中留，以收四时之用焉。若如来论，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视神毁，二目应俱盲矣，一耳疾即听神伤，两耳俱应聋矣，今则不然，是知神以为器，非以为体也。又云，心为虑本，虑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论然也，若在於他心，则不然矣。耳鼻虽共此体，不可以相杂，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异也。他心虽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俱妙，识虑齐功也。故《书》称：启尔心，沃朕心。《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齐桓师管仲之谋，汉祖用张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张甲之情，不可托王乙之躯，李丙之性，勿得寄赵丁之体乎？

问曰：圣人之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之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秽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宁有不照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彩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并列，伯约之胆，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圣人区分，每绝常品，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改安。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於凡。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虞帝，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启曰：珉似玉而非玉，ス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见无益也。问曰：凡圣人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圆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系色，於此益明。圣与圣同，同於圣器，而器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楚和，等价连城，ら骝、盗骊，俱致千里。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从孝子之心，而厉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问曰：伯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被甲，彭生豕见，《坟》、《素》著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吾未知也。

难曰：论云，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今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托圣人之体也，珉玉ス凤，不得为喻。今珉自名珉，玉实名玉，ス号ジス，凤曰神凤，名既殊称，见亦爽实。今舜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睹重瞳相类。又有女祸蛇躯，皋陶马口，非直圣神。入於凡器，遂乃托於虫畜之体。此形神殊别，明暗不同，兹益昭显也。若形神为一，理绝前因者，则圣应诞圣，贤必产贤，勇怯愚智，悉类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气之所孕育，不得有尧睿朱嚣，瞍顽舜圣矣。《论》又云，圣同圣器，而器不必同，犹马殊毛而齐逸。今毛复是逸气邪？马有同毛色而异驽骏者。如此，则毛非逸相，由体无圣器矣。人形骇无凡圣之别，而有贞脆之异，故遐灵栖於远质，促神寓乎近体，唯斯而已耳。向所云圣人之指体，直语近舜之形，不言器有圣智，非矛盾之说，勿近於此惑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也？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於贫友，吝情动於颜色；千锺委於富僧，欢怀畅於容发。岂不以僧有多余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不关周给，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至使兵挫於行间，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货殚於土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无垠。若知陶甄禀於自然，森罗均於独化，忽焉自有，况悦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以衣，衣不可尽也。下有馀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难曰：佛之有无，寄於神理存灭。既有往论，且欲略言。今指辩其损益，语其利害，以弼夫子过正之谈子云，释氏蠹俗伤化，费货损役。此惑者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恶杀，修善务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鸟兽，以人灵为重；恶杀岂可得缓宥逋逃，以哀矜断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为上；务施不苟使殚财土木，以周给为美。若悉绝嗣续，则必法种不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并起浮图，又亦播殖无地。凡人且犹知之，况我慈氏，宁乐尔乎！今守株桑门，迷务俗士，见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馁者不锡以糠豆，而竞聚无识之僧，争造众多之佛，亲戚弃而弗眄，祭祀废而弗修，良缯碎於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谓为福田，期以报业。此并体佛未深，解法不妙，虽呼佛为佛，岂晓归佛之旨；号僧为僧，宁达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无取焉。夫六家之术，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讦，咸由祖述者失其传，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诛孔、墨，峻讦责韩、邓，而独罪我如来，贬兹正觉，是忿风涛而毁舟楫也。今悖逆之人，无赖之子，上罔君亲，下虐俦类。或不忌明宪，而乍惧幽司，惮阎罗之猛，畏牛头之酷，遂悔其秽恶，化而迁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应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亲惟孝，与朋友信，如斯人者，犹以一眚掩德，蔑而弃之，裁犯虫鱼，陷於地狱，斯必不然矣。夫忠莫逾於伊尹，孝莫尚於曾参。若伊尹宰一畜以膳汤，曾子烹只禽以养点，而皆同趋炎镬，俱赴锋树，是则大功没於小过，奉上反於惠下。昔弥子矫驾，犹以义弘免戮。呜呼！曾为灵匠。不如卫君乎？故知此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诫也。若能鉴彼流宕，不在佛，观此祸福，识悟教诱，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则虽曰未佛，吾必谓之佛矣。（《弘明集》九）

◎萧靡

靡，南兰陵武进人，齐侍中尚书令、行荆州刺史颖胄子。天监初，袭巴东公，历中书郎太子洗马。早卒。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披览未周，情以悦。主上凝神天纵，将圣多能，文奥不刊，辞溢系表。义证周经，孝治之情爰著；旨该释典，大慈之心弥笃。谨置之座隅，陈之机枕，寝兴钻阅，永用书绅。班示不遗，戢眷良厚。弟子萧靡和南。（《弘明集》十）

◎萧和

和，爵里未详。（《初学记》以为梁人。）

◇萤火赋

聊披书以娱性，悦草萤之夜翔，乍依栏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或翔飞而暂隐。时凌空而更扬，竹依窗而度影，兰因风而送香。此时逸趣方遒，良夜淹留。眺娥之澄景，观熠耀之群游。类干沙之飞火，若清汉之星流。入元夜而光净，出明灯而色幽。时临池而泛影，与列宿而俱浮。觉更筹之稍竭，见微光之惭收。尔其斜月西倾，独照蓬楹。瞩曙河之低汉，闻伺庙之远声。望落星之掩色，见晨禽之晓征。悲扶桑之吐曜，翳徼躯而不明。写余襟其未尽，聊染翰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情。（《初学记》三十）

◎萧绮

绮，爵里未详。（梅鼎祚以为梁人。）

◇拾遗记序

《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当伪秦之季，主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荆棘霜露。岂独悲於前主；鞠为禾黍，弥深嗟於兹代。故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败，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性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向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音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颇缺略，绮更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素；世德近著，则文存靡丽。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数运则与世推移，风政则因时回改。至如金绳、鸟篆之文，玉牒、虫章之字，末代流传，多乖曩迹，虽探研镌写，抑多疑误。及言乎政化，讹乎祯祥，随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鸟兽之类，亦以声状相惑，随所在而区别。或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於一说？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拾遗记》）

卷二十五

◎沈约（一）

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宋征虏将军林子孙。孝建中，为奉朝请，历安西外兵参军、征西记室参军，带阙西令。元徽末，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齐受禅，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历太子步兵校尉，迁家令兼著作郎，进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兼尚书左丞，寻为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隆昌初，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太守。永元初，迁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改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义兵起，为骠骑司马。梁台建，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受禅，进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迁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加侍中。遭母忧，起为镇军、将军丹阳尹，进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改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迁尚书令，领太子少传，转左光禄大夫，加特进。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谥曰隐侯，有《谥法》十卷，《四声》一卷，《晋书》一百十一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四卷，《宋世文章志》三十卷，《迩言》十卷，《俗说》五卷，《杂说》二卷，《神中记》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丛》一卷，《集钞》十卷，《集》一百一卷。

◇拟风赋

若夫摇玉树，响金扉，拂九层之羽盖，转八凤之珠，时卷瑶台翠盖，乍动佚女轻衣，此盖羽容之仙风也。（《艺文类聚》二）

◇丽人赋

有客弱冠未仕，缔交戚里，驰骛王室，遨游许史。归而称曰：狭斜方女，铜街丽人，亭亭似月，燕婉如春，凝情待价，思尚衣巾。芳逾散麝，色茂开莲。陆离羽佩，杂错花钿。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袒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池翮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垂罗曳锦，鸣瑶动翠。来脱薄妆，去留馀腻。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入领，微风动裾。（《艺文类聚》十八）

◇伤美人赋

信美颜其如玉，咀清畦而度曲。思佳人而未来，望馀光而踯躅。拂螭云之高帐，陈九枝之华烛。虚翡翠之珠被，空合欢之芳褥。言欢爱之可永，庶罗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沦躯於夜台。伊芳春之仲节，夜犹长而未遽。怅徙倚而不眠，往徘徊於故处。（《艺文类聚》三十四）

◇愍涂赋

结榜穷渚，思临长屿。情依旧越，身经故楚。彼长路之多端，伊客心之无绪。欢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难拒。此江海之信辽，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长浦，风扫联葭。叠云凝愤，广水腾华。听奔沸於洲屿，望掩暧乎烟沙。依云边以知国，极鸟道以瞻家。免凄怆於羁离，亦殷勤於行路。叹余涂之屡蹇，奚前芳之可慕。（《艺文类聚》二十七）

◇悯国赋

余生平之无立，徒迹弛以自闲。处围城之忄乐，得无用於行间。对僚友而不怡，咸悄颜而相顾。畏高冲之比拟，壮激矢之南度。骇潜师之夜过，惊跃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竖，旗落落而疏布。时难纷其未已，岁功迫其将徂。育素虮於玄胄，垂葆发於缦胡。（《艺文类聚》五十九）

◇郊居赋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为场。兽因窟而获骋，鸟先巢而後翔。陈巷穷而业泰，婴居湫而德昌。侨栖仁於东里，凤晦迹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愿托水而鳞藏。固无情於轮奂，非有欲於康庄。披东郊之寥廓，入蓬之荒茫。既从竖而横构，亦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而雨攘。昔西汉之标季，余播迁之云始。违利建於海昏，创惟桑於江汜。同河济之重世，逾班生之十纪。或辞禄而反耕，或弹冠而来仕。逮有晋之隆安，集艰虞於天步。世交争而波流，民失时而狼顾。延乱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旷而靡容，天远而谁诉。伊皇祖之弱辰，逢时艰之孔棘。违危邦而窘惊，访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闭庭而晏息。值龙颜之郁起，乃凭风而矫翼。指皇邑而。南辕，驾修衢以骋力。迁华扉而来启，张高衡而徒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尘浸而悠远，世道忽其窳隆。绵四代於兹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庐之难保，若箨之从风。或诛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复东。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於独往。思幽人而轸念，望东皋而长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羁绁於天壤。应屡叹於牵丝，陆兴言於世纲。事滔滔而未合，志ぉぉ而无爽。路将殚而弥峭，情薄暮而逾广。抱寸心其如兰，何斯愿之浩荡。咏归欤而踯，眷岩阿而抵掌。逢时君之丧德，何凶昏之孔炽。乃战牧所未陈，实升而所不记。彼黎元之喋喋，将垂兽而为饵。瞻穹昊而无归，虽非牢而被。始叹彩而未睹，终组而後值。寻贻爱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实灵命之所禀。当降监之初辰，值积恶之云稔。宁方割於下垫，廓重氛於上参。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笼於妫、夏，又驱驰乎轩顼。德无远而不被，明无微而不烛。鼓玄泽於天荒，播仁风於遐俗。避终古而遐念，信王兽其如玉。值衔《图》之盛世，遇兴圣之嘉期。谢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时。阙投石之猛志，无飞矢之丽辞。排阳乌而命邑，方河山而启基。翼储光於三善，长王职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惧宠禄之难持。伊前世之贵仕，罕纡情於丘窟。譬丛华於楚、赵，每骄奢以相越。筑甲馆於铜驰，并高门於北阙。避重扃於华阃，岂蓬蒿所能没。敖传嗣於尧壤，何安身於穷地，味先哲而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权於城市，岂邀名於屠肆。咏希微以考室，幸风霜之可庇。尔乃傍穷野，抵荒郊；编霜，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树，由妨基而翦巢。决氵亭ㄊ之汀氵荧，塞井之沦坳。艺芳枳於北渠，树修杨於南浦。迁雍瓦牖於兰室，同肩墙於华堵。织宿楚以成门，籍外扉而为户。既取阴於庭樾，又因篱於芳杜。开阁室以远临，避高轩而旁睹。渐沼於ニ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则苹萍茨芰，菁藻蒹菰；石衣海发，黄荇绿蒲。动红荷於轻浪，覆碧叶於澄湖。飧嘉实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陆卉则紫鳖绿ご，天著山韭；雁齿麋舌，牛唇彘首。布南池之阳，烂漫北栖之後。或慕渚而芘地，或萦窗而窥牖。若乃园宅殊制，田圃异区。李衡则橘林千树，石崇则杂果万株。并豪情之所侈，非俭志之所娱。欲令纷披蓊郁，吐绿攒朱；罗窗映户，接ニ承隅。开丹房以四照，舒翠叶而九衢。抽红英於紫蒂，衔素药於青跗。其林鸟则翻泊颉颃，遗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嘤杂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班尾而绮翼，或绿衿而绛颡。好叶隐而枝藏，乍间关而来往。其水禽则大鸿小雁，天狗泽虞；秋寒，修短凫。曳参差之弱藻，戏跎爵之轻躯；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鱼则赤鲤青鲂，纤倏钜。碧鳞朱尾，修颅偃额。小则戏渚成文，大则喷流扬白。不兴羡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则东南独秀，九府擅奇。不迁植於淇水，岂分根於乐池。秋蜩吟叶，寒雀噪枝。来风南轩之下，负雪北堂之垂。访往涂之轸迹，观先识之情伪。每诛空而索有，皆指难以为易。不自己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农皇之攸始，讨厥播之云初。肇变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储。寻井田之往记，考阡陌於前书。颜箪食而乐在，郑高廪而空虚。顷四百而不足，亩五十而有馀。抚幽衷而念，幸取给於庭庐。纬东之故耜，浸北亩之新渠。无褰衅於晓蓐，不抱於朝蔬。排外物以齐遣，独为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积，不羡汶阳之墟。临巽维而骋目，堆冢而流眄。虽兹山之培，娄，乃文靖之所宴。驱四牡之低昂，响繁笳之清啭。罗方员而绮错，穷海陆而兼荐。奚一权之足伟，委千金其如线。试抚臆而为言，岂斯风之可扇。将通人之远旨，非庸情之所见。聊迁情而徙睇，识方阜於归津。带修汀於桂渚，肇举锺於强秦。路萦吴而款越，涂被海而通闽。怀三岛以长念，伊故乡之可珍。实褰期於晚岁，非失步於芳春。何东川之弥弥，独流涕於吾人。谬参贤於昔代，亟徒游於兹所。侍彩旄而齐辔，陪龙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赋诗，或班觞而宴语。局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葱楚。望商飙而永叹，每乐恺於斯观。始则锺石锵钅，终以鱼龙澜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无算。贵则景魏萧曹，亲则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雾而歇灭，与风云而消散。眺孙后之墓田，寻雄霸之遗武。实接汉之後王，信开吴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镇，苞江汉而为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灾於金缕。忽鞠秽而不修，同原陵之无无。宁知蝼蚁之与狐兔，无论樵刍之与牧竖。睇东以流目，心凄怆而不怡。盖昔储之奋苑，实博望之馀基。修林则表以桂树，列草则冠以芳芝。风台累翼，月榭重而。千栌捷业，百夕相持。阜辕林驾，兰水嬉。逾三龄而事往，忽二纪以历兹。咸夷漫以荡涤，非古今之异时。回余眸於艮域，觌高馆於兹岭。虽混成以无迹，遗训之可秉。始氵食霞而吐雾，终陵虚而倒影。驾雌之连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瑶台而高骋。匪爽言以自，冀神方之可请。惟锺岩之隐郁，表皇都而作峻。盖望秩之所宗，含风云而吐润。其为状也，则巍峨崇，乔枝拂日；蛲嶷召亭，坠石堆星。岑聿，或坳或平；盘坚枕卧，诡状殊形。孤嶝横插，洞穴斜经；千丈万仞，三袭九成。亘绕州邑，款跨郊垌；素烟晚带，白雾晨萦。近循则一岩异色，远望则百岭俱青。观二代之茔兆，睹摧残之馀隧。成颠沛於虐竖，康敛衿於虚器；穆恭已於岩廊，简游清认玄肆；烈穷馀以致灾，安忘怀而受崇。何宗祖之奇杰，威横天而陵地，惟圣文之缵武，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遗封而掩泪。神寝匪一，灵馆相距。席布も驹，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阙，延二妃於湘渚。浮兰烟於桂栋，召巫阳於南楚。扬玉桴，握椒糈。恍临风以浩唱，折琼茅而延伫。敬惟空路邈远，神踪遐阔。念甚惊飙，生犹聚沫。归妙轸於一乘，启玄扉於三达。欲息心以遣累，必违人而後豁。或结於岩根，或开於木末。室暗萝茑，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谢，固忘怀於饥渴。或攀枝独远，或陵云高蹈。因葺茨以结名，犹观空以表号。得忘己於兹日，岂期心於来报。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赐之无疆。受老夫之嘉称，班燕礼於上庠。无希骥之秀质，乏如圭之令望。邀昔恩於旧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则，请微躯於夕阳。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於春坊。时言归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栖余志於净国，归余心於道场。兽依墀而莫骇，鱼刃沼而不纲。旋迷涂於去辙，笃後念於徂光。晚树开花，初英落蕊。或异林而分丹青，乍因风而杂红紫。紫莲夜发，红荷晓舒。轻风微动，芬芳袭余。风骚屑於园树，月笼连於池竹。蔓长柯於檐桂，发黄华於庭菊。冰悬坎而带坻，雪萦松而被野。鸭屯飞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并时物之可怀，虽外来而非假。实情性之所留滞，亦忘之而不能舍也。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非异轸而同归，欢殊方而并失。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荜。旁阙吴娃，前无赵瑟。以斯终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门之地，不载於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梁书·沈约传》。又见《艺文类聚》六十四，有删节。）

◇愍衰草赋

愍衰草，衰草无容色。憔悴荒径中寒ぼ不可识。昔时兮春日，昔日兮春风。衔华兮佩实，垂绿兮散红。岩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积。布绵密於寒皋，吐纤疏於危石。雕芳卉之九衢，霄灵茅之三脊。风急崤道难，秋至客衣单。既伤檐下菊，复悲池上兰。飘落逐风尽，方知岁早寒。流莺暗明烛，雁声断裁续。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秋鸿兮疏引，寒鸟兮聚飞。径荒寒草合，草长荒径微。园庭渐鞠没，霜露日沾衣。（《艺文类聚》八十一）

◇高松赋

郁彼高松，栖根得地。托北园於上邸，依平台而养翠。若夫蟠株耸干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经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轻烟薄雾，夜宿迷鸟羁雌。露虽滋而不润，风未动而先知。既梢云於清汉，亦倒景於华池。轻阴蒙密，乔柯布。叶断禽踪，枝通犭爰路。听骚骚於既晓，望隐隐於将暮。暧平湖而漾青绿，拂增绮而笼丹素。於时风急垄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悬。檀栎之竹可咏，鄹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远，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宝思於珠泉。岂徒为善之小乐，离缴之短篇，若此而已乎？（《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十八）

◇桐赋

龙门之桐，远望青葱。专岩擅岭，或孤或丛。枝封暮雪，叶映昼虹。抗兰以栖龙，拂雕窗而团露。喧密叶於凤晨，宿高枝於鸾暮。合影阳崖，标峰东陆。俯结玄阴，仰成翠屋。乍仿佛於行雨，时徘徊於丹毂。绕齐彩於碧林，岂惭光於若木。（《艺文类聚》八十八）

◇天渊水鸟应诏赋

天渊池鸟，集水涟漪。单泛姿容与，群飞时合离。将骞复敛翮，回首望惊雌。飘薄出孤屿，未曾宿兰渚。飞飞忽云倦，相鸣集池御。可怜九层楼，光景水上浮。本来暂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旅浴清深，朋翻回旷。翠鬣紫缨之饰，丹冕绿襟之状。过波兮湛澹，随风兮回漾。竦臆兮开萍，蹙水兮兴浪。（《艺文类聚》九十）

◇反舌赋

咨玄造之大德，播含灵於无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鸟。乏嘉容之可习，因繁声以自表。其声也，惊诡尊Γ，萦纡离乱，骈浮回合，危琐散。或发曲无渐，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将晓，亦流妍於始旦。杂沓逶迤，敫跳参差，攒娇动叶，促啭萦枝，分宫析徵，万矩千规，因风起弄，曳响生奇。对芳辰於此月，属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宣疲，爱田郊之间素。眷春物而怀之，闻好音於庭树。（《艺文类聚》九十二）

卷二十六

◎沈约（二）

◇授蔡法度廷尉制

门下：民命所悬，系乎三尺；止杀除残，实由乎此。是以皋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张莅官，世无冤狱。且汉代律书，出乎小杜。吴雄以三世法家，继为理职；郭恭以律学通明，仍业司士。爰及晋氏，此风未泯叔则元凯，并各名家。自兹厥後，斯尚渐薄。迄至于今，损弃顿尽。衣冠士子，耻复用心。州郡奸吏，恣其取舍，舞文弄法，非止一涂。朕膺天受命，为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寝与食。尚书删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书，明晓法令，世之所废，笃志不怠。至於章句舂滞，名程乖碍，莫不斟酌厥里，允得其门。方欲寄以国刑，开示後学，文才取士，岂有定方？自世道浇流，浮伪云起，量计多少，辩校锥刀。若遵往从旧，守而勿失，岂所以轨仪上世，垂风于後。宜加褒擢，弗系常阶。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文苑英华》三百九十七）

◇授王缋、蔡约王师制

门下：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始平县五等男缋，华宗冠胄，器质详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都官尚书约，清源素范，体业伦正。训兹蕃国，佥议攸在。缋可随郡王师，加散骑常侍，男如故约可零陵王师，加给事中，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五）

◇封徐世标制（一作诏）

门下：骁骑将军、彭城令徐世标，才略贞济，志怀义烈，忠节内款，勋勤外著，御侮折冲，任惟心膂。顷奸慝潜煽，危机骤发，夷凶弭难，实有力焉。宜命赏畴庸，锡兹土宇。可封开国县子，食邑三百户。（《文苑英华》四百十六）

◇授李居壬等制（居壬《南齐书崔慧景传》作居士）

门下：新除太子左卫率军主李居王，志识开敏，器怀贞齐，尽力禁门，诚著夷险；新除太子右卫率军主、潮阳县开国男胡松，性业详固，才用果烈；新除节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柏和，刚正款率，屡著勤效；新除左中将军主鸿选，气质强果，秉心壮宣；并反旆南辕，以赴危难，身先士座，翦此鲸、鲵，功勤硕茂。宜隆赏典。居壬可封一千户、开国县侯，松可增封为七百户、，和可封五百户、开国县伯，选可封三百户开国县男，新除持节刺史将军主男并如故。主者施行。（《文苑英华》四百十六）

◇封左兴盛等制

门下：逆竖王敬则，纵兵内侮，陵斥畿甸。辅国将军、参军将军事左兴盛，直合将军刘山阳，受律前驱，焱勇争路，或衡至首旗帜，或陷悬中麾，元恶枭至，氛梗载廓。赏不逾时，义弘前典。可封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并进位一阶，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四百十六）

◇劝农访民所疾苦诏（隆昌元年正月）

门下：执耜暂蹇，则如悬比室；秉机或惰，则无褐终年。非怠非荒，虽由王道；不稂不莠，实寄民和。顷岁多稼无麦，遗秉如积，而三登之美未臻，万斯之基尚远。且风土异宜，百民舛务，刑章治绪，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属念，无忘风兴。可严下州郡，务兹耕殖，相亩辟畴，广开地利，深树国本，克阜民天。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无使瘥瘼之苦，载兴比屋。主者详为科格，称朕意焉。（《文苑英华》四百六十二，又《齐书·郁林王纪》，略有删节，「暂蹇」作「暂忘」，「实寄」作「实赖」，「务兹」作「务兹」，「民天」作「天民」，「科格」作「条格」。）

◇封申希祖诏（永泰元年）

门下：持节、督司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申希祖，志器沈隐，才略开济。在昔多难，任参心膂；爰及中兴，忠款弥著。契阔艰虞，尽其心力。逮獯猃侵斥，武节飙腾；残寇外殄，危城独困。休庸臧绩，朕有嘉焉。宜锡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以畴勤烈。可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本官如故。主者施行。（《文苑英华》四百十六）

◇南郊赦诏

门下：朕昧旦夙不，忘比治道，而明不烛远，弘之未易。仰寻先烈，思致隆平。日顷多故，戎役代有；军政国容，事绪非一。刑礼参用，未臻和简。向隅之情，永言增叹。今郊载洽，幽明允从，思隆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主者施行。（《初学记》二十，《文苑英华》四百二十四。）

◇为齐明帝遗诏

徐令可重申八命，中书监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仆射常，护军如故。江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膂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慧景。（《南齐书·明帝纪》，案：《南史》五十二《沈约传》云：明帝崩，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

◇立太子赦诏（永元元年四月）

门下：朕夙缵睿祚，君临四方，夕惕寅畏，若实渊谷，思所以光痺淇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为树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传统，於斯为重。是用俾兹幼蒙，体干作贰，永固宗祀，以贞万国。元良之寄，非独在余，宜令嘉庆，被之亿兆。可大赦天下，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三十二）

◇赦诏（永元元年九月）

门下：朕肃纂乾统，思弘祖业，方欲克广法猷，宁济遐迩。实赖群才，共康世务。至於股肱宗戚，情委特隆，垂拱责成，缉熙是寄。而各包藏祝心，规纵丑逆。朕每存容隐，冀或能悛，而靡惩前愿，弥结後衅。七百业艰，宗庙事重。不得不垂涕行戮，以义断恩或藩属皇宗，或睦姻近戚夫岂不怀，社稷故也。虽四门已穆，群凶靡馀，而泣辜之叹，义兼自昔。方励精思治，登贤任官，隆平之化，庶从兹始。宜播嘉惠，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谋反大逆手杀人以下，皆赦除之。顷岁军旅繁兴，叛征者众，其质系家属，及同伍代役，三署见徒，详所帽原遣。主者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三十一）

◇授王亮左仆射诏（案，事在齐，永元初，《梁书·王亮传》作右仆射。）

门下：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时宗，莫谐兹举。通直散骑常侍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王亮，器识夷远，风鉴清奥，赞务厘朝，庶绩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书左仆射。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沈文季加侍中诏（永元元年）

门下：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西丰县开国侯新除镇军将军沈文季，业宇流正，鉴识超凡，秉兹恭恪，诚著匪躬，难起非虑，密迩墉圻，罄力尽勤，万雉增固，宠服攸加，实为朝典。可侍中仆射、新除侯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

◇崔慧景加侍中诏（永元元年）

门下：护军将军、乐安县开国子慧景，志气淹通，识履详正，诚烈款尽，义简朕心。加荣近侍，抑惟庙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

◇王亮、王莹加授诏（永元元年）

门下：京辅华贯，端副要重；政首民经，任切朝寄。尚书左仆射亮，睿哲渊深，道风清邈，时宗民誉，佥望所归；中领军南徐州大中正、南乡侯莹，德宇夷旷，鉴识凝远，□□协隆，内外允谐，逆徒从慝，躬卫时难。氛寝既澄，并宜光赞缉熙，穆兹景化。亮可侍中、丹阳尹；莹可侍中尚书左仆射，本官中正侯并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

◇临川王子晋、南康侯子恪迁授诏（永元元年）

门下：侍中临川王子晋，志业清敏，器尚夷通；秘书监、右领军、南康县开国侯子恪，理识闲悟，思怀韵警。宜出闻朝政，入侍帷幄。子晋可左民尚书，子恪可侍中，王侯并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

◇大赦诏（永元二年）

门下：王室多难，相仍。昔岁纷阻，锋交九达；今兹狂煽，兵连万雉。时事屯厄，罕有斯逆。故令迷疑互起，向背者多。元恶既悬，猜惧弥广；奔亡草泽，自反莫因。近虽曲赦，与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犹多窜伏。且遏寇未夷，役连遐迩，刑政弛张，陷罪非一思所以广敷嘉惠，被之亿兆。可大赦天下。凡与崔惠景协契同谋，首为好逆，爰及降叛，输力尽勤，良由世道交丧，流源浸远，风慨靡立，以至如斯，悉皆荡涤，一无所问。凡诸反侧，咸与维新。并加宣慰，还复民伍，国信之明，皎如日月；勒畿要，咸使闻知。惟崔惠景诸子，不在赦例。主者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三十一。）

◇授萧重俅左仆射诏

门下：尚书万事之本，隆替是寄。总司顿阙，宜速有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建安县开国子萧重俅，才学淹通，识裁详允，内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副朝端，佥议斯在。可守尚书左仆射，馀如故。主者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郊恩诏

门下：朕肃膺乾贶，君临率土，虽日晏劬劳，而仁恕未洽。星骤回，履端告始；飨云备，诚敬兼申。宣和布泽，情深待旦。凡内外文武，可各赐劳一年。叛亡未擒，若百日内，自首还役，不问往罪。女子质系，悉且散遣。文书轻重坐罪，并皆从原。主者详为条格，疾速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二十四）

◇刘暄封侯诏

门下：南国是式，事萧兴周；原鹿启士，义昭洪汉，领军舅亲德之重，朝野式瞻。在昔中兴，任推心膂，哀疚眇然，未堪多难，允赖徽猷，嗣隆宝业。及衅起不虞，咫尺宫禁，内参嘉谟。外宣戎略，密勿劬劳，诚力备尽，宗社克固，实倚高谟，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况忠勋至戚，义兼於此者乎！宜锡圭裂壤，允副佥属。可封开国县侯，食邑二千户。主者施行。（□□□□□□。）

◇王亮等封侯诏

门下：尚书左仆射亮，中领军南乡侯、南徐州大中正莹，守吏部尚书志，并时宗民秀，徽望允集。协赞朝机，彝伦是寄；秉文经武，任惟腹心。方敕嘉谟，克弭时难。宜疏爵建社，与国同休。亮、莹可各封一千五百户开国县侯，本官中正如故；志封千户开国县侯，本官如故。主者速施行。（□□□□□□□□。）

◇常僧景等封侯诏

门下：庐陵王中兵参军事、宣阁将军军主、新除右军常僧景，车骑江夏王参军事、宣阁将军新除右军中郎将薛元嗣，安东庐陵王参军事、振武将军徐元称，假宁朔将军、庐陵王国侍郎、延明主帅殷系宗，前军将军、宣阁格虎队主马广，或气略强果，或志识贞济，或忘家奉国，诚著夷险，方寄戎昭，克清时难。宜命爵启土，以奖厥劳。可封一千户开国县侯，本官新除驱使悉如故。主者施行。（□□□□□□□□。）

◇封三舍人诏

门下：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南高平，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沈徽孚，给事中、骁骑将军、临淮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王亘之，宁朔将军、南濮阳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裴长穆，并以素胄清才，服勤禁省，契阔劬劳，自须多难，军国务殷，内参帷幄，外济师旅，忠规款志，义感朕心。宜锡茅社，同莅赏册。可封三百户开国县伯，本官郡驱使并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华》四百十六。）

◇立左降诏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罚罪之奏，日闻於蚤朝；弊狱之书，亟劳于晏寝。免黜相系，补代纷纭；一离侃囚，乃永岁月。非所以弃瑕录用，随分尽才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故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左迁，往朝继轨自今内外群司有事者，可开左降之科。（《初学记》二十）

◇降死罪诏

朕树洪业，光宅区宇。而本枝之庆，未广椒掖；胜卫之地，犹阙蕃屏。言念弓棱，不能忘怀。策三子始有盘石之资，於焉弥固。庆虽自己，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岁刑降二等；三岁刑以下，并悉原放。（《初学记》二十）

◇改天监元年赦诏

门下：五精递袭，皇王所以受命，四海乐推，殷、周所以改物。虽禅代相舛，遭会异时，而微明迭用，其流远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暗，命不先後，宁济之功，属当期运，乘此时来，因心万物，遂振厥弛维，大造区夏。永言前踪，义均惭德。齐氏以代终有徵，历数云改。钦若前载，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命，寅畏上灵，用膺景业，执柴之礼，当与能之祚，继迹百王，君临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洪基初兆，万品权舆。思俾庆泽，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加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长从敕系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文苑英华》四百二十一，又《梁书·武帝纪》中有删节。）

◇封授临川等五王诏（天监元年四月丙寅）

门下：神牧、帝乡。（《艺文类聚》作「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宫、樊邓，形胜是归。居中作卫，翌宣戎勋；（《艺文类聚》作「戎重」。）隆兹宠号，实允旧章。并非亲勿居，惟贤斯授。西中郎将护军宏，朕之介弟，早宣德誉，董一藩政，缉是嘉庸，国礼家情，瞻寄隆重。使持节、督南徐、兖二州诸军、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秀，风颖隽迈，识业标简，任居藩翰，政以化成。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伟，体韵淹穆，神寓凝正，经纶夷雅。（《艺文类聚》作「夷险」。）参赞王业。冠军、右卫将军恢，神检外洽，渊量内湛，奉职钩陈，周卫以穆。使持节、督、荆、湘、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怛，秀识冲情，允文允武，经启王业，实有厥勤。并契阔绸缪，分形并气，处家尽其匪躬。朕承运迭兴，光宅四海，藩维广树，经朔攸属，出纳之宜，望实惟允。宏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南徐州诸军事、後将军、扬州刺史，封临川郡王。秀可进号征虏将军，馀官如故，封安成郡王。伟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荆、宁、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刺史，将军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中、前将军、领石头戍事、领兵景佐，封鄱阳郡王。怛可使持节、都督荆、湘、益、宁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封始兴郡王，食邑各二千户。（《文艺英华》四百四十四，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一，以为任作。）

◇立太子诏（天监元年十一月甲子）

朕属当期运，系迹前王，思所以长世流祚，垂之万叶，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国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储树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群议，远惟七百，建兹蒙稚，仰副宗礻方，承华肇开，崇基克永，无疆之庆，非独在余，思沾渥泽，被之遐迩，可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王侯以下，量锡币帛。（《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立内职诏

刑于垂训，周文所以表德；壶闱失序，汉氏所以丧邦。并被诸方策，式昭戒劝。魏晋以来，虽云简薄，而内职名号，参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缛，遂设九品，且拟外朝，填委椒掖，徵费无已。自此相仍，踵以成旧，昭阳九华，千门万户。朕受命自天，始基（《初学记》作「期延」。）七百，思所以立防自迩，贻厥方来。前代职品，所宜因革，外可详议，务令该允。（《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探游隐逸诏

高尚其志，义焕通爻；山林不出，训光史。朕听朝晏罢，尚想幽人，蒲玉之礼，伫闻峻节。可班下州、郡，博讯巡远。若有道映丘园，事浮高尚，可以弭竞迁浇，还风拯俗，皆以名闻，靡或遗漏。朕将辟衢室而置几杖，开东序而授衮职。庶令江海无遗，异人必至。（《艺文类聚》三十七）

◇资给何点诏

远趣高情，前王所贵；义兼昔款，倍用兴怀。徵士何点，居贞物表，纵心尘外，夷坦之风，率由自远。往因素志，颇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旧。昔仲虞迈俗，受俸汉朝；安道勉志，不辞晋禄。此盖前代盛轨，往贤所同。可议加资给，并出在所，日契资须，太官别给。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梁书·何点传》，《艺文类聚》三十七。）

◇酬荆、雍义土献物者诏

昔义举之初，人怀自竭，输赋罄产，同致厥诚，言稔一概，思有所酬。其雍、荆、郢三州有献物助军国者，外可详加蠲报焉。（《初学记》二十）

◇南郊恩诏（天监四年正月辛亥）

门下：卜日飨，政道莫先；厚下布泽，哲王是务。朕仰祗灵眷，俯临亿兆，岁象回环，恭事亡及，牲玉必荐，感敬备申，升烟燎於穷昊，致精诚於太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沾觊润，惠兹穷生。应天监三年内犯夺，劳及左降，可悉原降继市职；不充人身及家口质系，悉散还私家；督备前岁三五犯谴因及随曹景宗授司州委叛应谪役者，并量所蠲降；尚书所检巧陈淫辞，普更开恩百日，各听自首，不问往罪。京师三县尤穷之民，详加赈恤。主者速条格施行。（《文苑英华》四百二十四）

◇使四方士民陈刑政诏（天监六年正月辛酉）

径寸之宝，或隐沙泥；以人废言，君子斯戒。朕听朝晏罢，思瘅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而蓄响边遐，未臻魏阙。或屈以贫陋，或闲以山川，顿足延首，无因奏达。岂所谓沈浮靡漏，远迩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沦碍幽远，不能自通者，可各诠条布怀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梁书·武帝纪》中，《初学记》二十以为觉约作。）

◇王茂加侍中诏（天监六年七月）

门下：居中作卫，号望清重；任总储宫，朝难其选。望蔡县开国公新除尚书右仆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详稳，契阔艰夷，情深恒寄，显命载加，允副佥属。可侍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开国公如故，给鼓吹一部。主者施行。（《文苑英华》三百八十）

◇梁武帝践祚後与诸州郡敕

钦惟邃古，爰及近代，虽禅代异时，而成功一揆。岂惟静民宁乱，实由符运总集。故能启业垂统，光宅区夏。齐氏遘兹昏讠皮，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悬非喻。朕大惧四海舟覆，二象云倾，亿兆与昆罔并燎，缙绅与蕴崇共日，永言凄悼，发愤经营，推锋投袂，电击风扫，藉上天之灵，因熊罴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齐民既钦若虞夏，高揖万邦，兼以冥符先著，乐推攸在。幽显宅心，辞不获命，猥以虚寡，君临万国，川壑之怀，寤寐盈虑。方欲昧旦丕显，日昃忘劳，思与贤能，康济世道。卿拥旄万里，共治是寄。当求民瘼，留念狱市，威断以御强猾，仁惠以抚贫孤，使远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虚位钦能，悬爵伫效。勿令汉代玺书，独行於自古；晋世班条，靡用於兹。想加克勉，副其侧席。（《艺文类聚》十四）

◇为武帝与谢ㄱ敕

吾以菲德，属当期运，鉴与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远烛，所蔽者多，实寄贤能，匡其寡暗。尝谓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贪厉薄，义等为政。自居元首，临封百司，虽复执文经武，各修厥职，群才竞爽，以致和美，而镇风静俗，变教论道，自非箕、颖高人，莫膺兹寄。是用虚心侧席，属想清尘。不得不屈兹独往，同此濡足；便望释萝袭衮，出野登朝。必不以汤有惭德，武未尽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虚往，蒲轮空归，倾首东路，望兼立表。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轩邈矣，古今殊事，不获总驾崆峒，依风问道。今方复引领云台，虚己宣室，纡贤之愧，载结寝兴。（□□□□□□□□）

◇又与何胤敕

吾猥当期运，膺此乐推，而顾己蒙蔽，昧於治道。虽复劬劳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遗范，尚蕴方策，息举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轨物，则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与治身，独善之与兼济，得失去取，为用孰多。吾虽不学，颇好博古，尚想高尘，每怀击节。今世务纷乱，忧责是当，不得不屈道岩阿，共成世美。必望深达往怀，不吝濡足。今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谕意，迟面在近。（《梁书·何胤传》，高祖践祚，诏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手敕云云。又见《艺文类聚》三十七，以为沈约作。）

◇为梁武帝除东昏制令

令：夫树以司牧，非役物以养生；视人如伤，岂肆上以纵虐。废主弃常，自绝宗庙，穷凶极悖，书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赋不一；缇绣草木，朝构夕毁，抚梁易柱，不待匠人，徵发闾左，以充缮筑，流离寒暑，继以疫厉，转死沟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鸟鸢是厌。加以天灾人火，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忝离，痛兼麦秀。遂使亿兆离心，疆徼侵弱，寿春内地，鞠为寇场，辱及祖宗，耻深诸夏。斯人何辜，离此涂炭！今明昏递运，大道公行，思化之萌，来苏兹日，猥以寡薄，属当大宠。属当大宠。虽运中兴，唆同草昧，思阐皇体，与之更如。凡昏制缪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荡除。其主守散失，诸所愆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便施行。（《文馆词林》六百九十六）

◇答诏访古乐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於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大小，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隋书·音乐志》上，天监元年下诏访百案，於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

卷二十七

◎沈约（三）

◇为六宫拜章

蓬闱（《初学记》作「」。）菲质，嘉淑无算；越自幽衡，登躯宸汉，奉日月之华，侍巾屣之末，何以厕鸳鸾之盛序，奉属车之清尘。（《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为晋安王谢南兖州章

臣以莱孱，幼无秀业，依天宅照，藉海凭澜，王爵早加，藩麾夙树。进不能闲诗西楚，好礼北河；退无以振采六条，宣风万里。怀惭起惧，载溢心颜。而皇明辉烛，照被弥远。遂乃徙旆淮区，迁金济服，朱骖出邸，青组临方。瞻惟徵宠，俯仰忘历。（《初学记》十）

◇又为安陆王谢荆州章

臣托景宸区，早延休宠，身班帝穆，爵首蕃圭，好《礼》惭河，敦《诗》愧楚。悬旆出关，徒违绛阙；金入济，识谢戎麾。而照临弥广，复叨匪服。纪南形胜，任总上游；西纬岷、邛，北维崤、陕。六辔在手，犹或称难。寻牧禀威，兹道孰易。是以摅情陆白，布款幄垂，霄涂严远，事隔披照。腆冒斯颜，膺此谬荷。祗奉兢惧，罔知攸托。（《初学记》十。）

◇谢赐新历表

窃惟观斗辨日，驭生为本；审时分地，稼政莫先。何则？胜杀无舛，拘忌之理难忽；珠壁有徵，礼节之原攸序。（《艺文类聚》五）

◇到著作省表

臣约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职。臣艺不博古，学谢专家，乏怀钅公之志，惭梦肠之术。联事乖善，握兰惭良。谬勒断蛇之符，预刊冰河之业。路遥难骋，才弱未胜。而神工典造，雕绚弥叠，珥笔史观，记言文府。趋奉载扬，腆懵交颜。云云。（《初学记》十二。案：《南齐书·沈ら士传，有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荐沈ら士义行表，当编入《全齐沈渊文》，故不录。）

◇荐沈ら士义行表

吴兴沈ら士，英风夙挺，峻节早树。贞粹禀於天然，综博生乎笃习。家世孤贫，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长兄早卒，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侄数四，摄鞠稚，吞苦推甘。年逾七十，业行无改。元嘉以来，聘召仍叠，玉质逾洁，霜操日严。若使闻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规於边鄙，播圣泽於荒垂。（《南齐书·沈ら士传》，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又表荐ら士义行。案：此表当编入《全齐·沈渊文》，张溥本有此，当删。）

◇荐刘粲表

陛下则天开业，冠带要荒。轩韦毂，交轸於遐路；舍筑投竿，相望於魏阙。或以开坼未采，管库遗贤，执戟忘疲，倚船不息。（《艺文类聚》五十三）

◇举胡元秀表

窃惟经邦御远，虽待大贤；摧锋犯镝，亦资小用。伏见钱塘新戍主胡元秀，早岁驱驰，意干强果，矛盾之用，气凌百夫。若置之六师之间，处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奋犷敌，却沮强胡。臣实弱懦，不窥武节。昧忘轻言，伏怀悚惧。（《初学记》二十）

◇让仆射表

臣闻役壮休老，上典所优；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黄未已，非狄驾之卫；筋力为用，岂强饭之时。养老杖乡，抑推前典；服戎告谢，亲学匪任。宿肉极其虚惫，岁制防其不辜。实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沦暮。（《艺文类聚》四十八）

◇谢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万里，拯厥涂炭。臣虽心不吠尧，而迹沦桀犬。此则王业始基，臣所不与。徒荷日月之私，竟无蒸烛之用。天命玄鸟，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来久矣。虽复备数乐推，与同讴颂，而诚微弱草，效阙纤尘。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赏，亦何以慰悦帷帐，酬报爪牙。（《艺文类聚》五十一）

◇谢母封建昌国太夫人表

伏见诏书：以臣母封为建昌国太夫人，庆溢蓬门，荣流素族，恭荷屏营，罔识攸。臣禀训私闺，志涂靡立，勉以为义，诚有由然，输力致几，曾无万一天慈罔已，至德弥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泽，荣亲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万物，草卉轻命，固莫云酬。（《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长城公主谢表

奉策书封妾为长城县公主，徽命降临，惭腆妄。妾膺灵禀气，育景璇闺，弱志易沦，柔德难树。虽复式修姆保，莫敢或遑。而肃雍不著，农华盖阙，不悟宸晖典渐，彝章夙。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汤沐光启，珩绲昭被。（《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柳世隆让封公表

臣闻悬旌玉塞，贰师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犹惧其赏。徒以兼委之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难固辞，抽心之情，必无双夺。是故免容青阁，愿还慈於裂壤；窃步丹墀，希收宠於开赋。昔窜命穷雉，难迫势孤；沈板未难，负户非切。及顾温清之馆，惧结尊慈之怀，累叶喁喁，举门惴惴。臣事逼君亲，理非外奖。实赖朝谟谨肃，宰略遐震，奔鲸上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堵，还轴归骖，再践乡路。岂可资国眚以邀其功，因众功而飨其报。遂使甘霜受电之心，有同於饰请；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谒。（《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柳世隆上铜表

夫币以周务，货以赈民，阜国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汉世几历，资於贯朽。名炉化金，良王尽艺，方将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内。（《艺文类聚》八十四）

◇拜尚书令到都上表

窃位之讥，允当斯责；王命私请，有事相倾。油云湛露，徒降昊之德；弱缟轻蝉，不载丘岳之重。登阶望席，悦焉失步。（《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太子谢初表

臣实蒙稚，温文以阙。不闲三善之训，未习四学之仪，虽问安内竖，因心自发，而视膳寝门，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贰体宸极，守器宗祧。顾循幼志，如临冰壑。（《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为南郡王让中军表

臣闻建侯茂则，非贤罔树；分器鸿典，惟懿实先。而臣挹道未弘，践义多缺，徒升国彝，空袭宸宠。光圭华组，庵霭於关垂；令采徽猷，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带，夕轸临颜；皇衢肇启，鼎运始资鲁、卫兼启，义邈周年；齐、楚并建，礼高汉日。臣以末第，联辉上序，履荆阿，怀玺梦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捣。（《初学记》十）

◇为始兴王让仪同表

徒尘翠渥，方降紫泥，以兹上令，用隔下情。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出则高陪千乘，入则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尧，万徽必理，一物兴念，有纡玄镜，暂重止水。（《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褚炫让吏部尚书表

窃惟玄素未辨，必谬朱紫之察。规矩或昧，理丧方圆之功。东西两汉，左雄孤绝於前；南北二晋，山涛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隐乎心。楚、越无以况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险阻。虽复挫暗为明，免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收异，离渭分泾。（《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让五兵尚书表

臣闻百舍之赵，非宿舂所资；千里之越，岂一苇能沂。何者？装轻适于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舟弱疲于济深。丑貌悴容，不藉鉴于溜水；驽足蹇步，终取蹶于盐车。（《艺文类聚》四十八。）

◇上宋书表

臣约言：臣闻大禹刊木，迹炳虞书；西伯勘黎，功焕商典。伏惟皇基积峻，帝烈弘深，树德往朝，立勋前代。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自非睹乱秦馀，何用知汉祖之业。是以掌言未记，爰动天情，曲诏史官，追述大典。臣实庸妄，文史多阙。以兹不才，对扬盛旨，是用夕惕载怀，忘其寝食者也。臣约顿首死罪。窃惟宋氏南面，承历统天，虽世穷八主，年灭百载，而兵车亟动，国道屡屯，垂文简牍，事数繁广。若夫英主启基，名臣建绩，拯世夷难之功，配天光宅之运，亦足以勒铭钟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国畔家祸，旷古未书，又可以式规万叶，作鉴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於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惟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於禅让，十馀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於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後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臣远愧南、董，近谢迁、固，以闾阎小才，述一代盛典，属辞比事，望古惭良，鞠躬局，汗亡厝。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谨条目录，诣省拜表奉书以闻。臣约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宋书·自序》，《艺文类聚》五十五。）

◇注制旨连珠表

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虽复金镳互聘，玉大并驰，妍蚩优劣，参差相间，翔禽伏兽，易以心威，守株胶瑟，难与适变。水镜芝兰，随其所遇；明珠燕石，贵贱相悬。（《艺文类聚》五十七）

◇为柳兖州世隆上旧宫表

旧宫蕴灵千古，合祥百代，万祗相止，八神警室，事超齐甸，义迈谯宫。故能属辇道於天阶，命帝阙於霄路。实宜树阙疏壤，写极上穹。克播徽尘，永光盛烈。（《艺文类聚》六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建阙表

恭惟哲后，旧章必修；眇瞩前王，复古为贵。伏惟陛下忻咨故实，率由令典。昔在有晋，经创江左，邦训莫厘，远图多缺，万雉之外，两观弗兴，空指南峰，县法无所，世历三代，年将二百，非所以经世成务，垂业後昆。天德圆应，宪章自远。诏匠人建兹象阙，俯藉爱礼之心，以申子来之愿，式表端园，仪刑万国，使观风而至。复闻正岁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怀古之目。（《艺文类聚》六十二）

◇谢立皇太子赐绢表

臣闻重离在天，八纮之所共仰；明两作贰，万国所以咸宁。太子体岐弱载，表睿冲茂。典册既升，休祚方远；率土含欢，遐迩均。天情载洽，庆赐必周；币帛嘉贶，猥班庸劣。（《艺文类聚》八十五）

◇致仕表

徒以桑榆无几，时制行及，不朝之礼，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庐，待终穷巷。臣又闻之：悬车散发，其来旧矣。昔广德请骸，义在量力；二疏知止，惧贻後悔。数年以来，稍就尽竭，气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满之切，救其害盈之灾，譬彼日昃，假荣终朝，踟蹰夕景，少观盛化，宅壤归泉，自无云几。祈仁仰泽，事止寸阴。（《艺文类聚》十八）

◇临终遗表（《艺文类聚》题作「临终劝加笃信启」）

臣约言：臣抱疾弥留，迄今未化，形神欲离，月已十数，穷楚极毒，无言以喻，平日健时，不言若此。据刀坐剑，比此为轻。仰为深入法门，厉兹苦节，内矜外恕，实本天怀。伏愿复留圣心，重加推广。微臣临途，无复遗恨，虽惭也善，庶等呜哀。谨启。（《广弘明集》三十七，《艺文类聚》七十七。）

◇上疏论选举（天监中）

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受，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於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於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士不迁，非直愚贱，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人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通典》十六）

◇上言宜校勘谱籍

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无馀。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齿，两湿沾烂，解散於地，又无扃滕。此籍既并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兴之後，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刃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於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却；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於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切心留意，则还复散失。不识胄胤，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惩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料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宝，不可枣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於郎、都目前，并加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共校勘。所责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通典》三，又《南史》五十九《王僧孺传》）

◇奏弹王源

给事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臣沈约稽首言：臣闻齐大非偶，著乎前诰；辞霍不婚，垂称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义，升降窳隆，诚非一揆。固宜本其门素，不相夺伦，使秦、晋有匹，泾、渭无舛。自宋氏失御，礼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栾却之家，前徽未辽。既壮而室，窃赀莫非皂隶；结衤离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闻而伤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旧老为之叹息。自宸历御寓，弘革典宪，虽除旧布新，而斯风未殄。陛下所以负衣兴言，思清弊俗者也。臣实儒品，谬掌天宪，虽埋轮之志，无屈权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父睿，升采储闱，亦居清显。源频叨诸府戎禁，豫班通彻，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源人身在远，辄摄媒人刘嗣之到台辩问，嗣之列称吴郡满璋之，相承云是高平旧族。宠奋胤胄，家计温足，见托为息鸾觅婚。王源见告穷尽，即索璋之簿阀。见璋之任王国侍郎，鸾又为王慈吴郡正合主簿。源父子因共详议，判与为婚。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源行丧妇，又以所聘馀直纳妾。如其所列，则与风闻符同。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辩，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後，无闻东晋，其为虚托，不言自显。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潘、杨之睦，有异於此。且买妾纳媵，因聘为资，施衿之费，化充床第，鄙情赘行，造次以之。纠慝绳违，允兹简裁，源即主。臣谨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资，得参缨冕，同人者貌，异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薰获不杂。闻之前典，岂有六卿之胄，纳女於管库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舆台之鬼。高门降衡，虽自己作；蔑祖辱亲，於事为甚。此风弗翦，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党，革心於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文选》。）

◇奏弹秘书郎萧遥昌

谨按：兼秘书郎臣萧遥昌，盛戚茂年，升华秘馆，淑慎之迹未彰，违惰之容已及。宜置徽网，以肃朝风。请以见事免遥昌所居官。（《初学记》十二）

◇奏弹太子中舍人王僧

肆情运气，不顾朝典，扬眉阔步，直辔高驱。（《南史》二十一）

◇奏弹孔稚圭违制启假事

臣闻禁宪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触网斯及。盖所以崇威阐法，下肃上尊。谨案。廷尉、会稽品中正臣稚圭，历俸朝班，频登要近，九棘之任，理无休谒，冒制干闻，实亏恒典。恩许虽降，所制不关；违犯之条，犹合约黜。且稚圭俯自内辖，作士下闱，通制明文，日陈几案，自逾规矩，莫斯为甚。臣等恭议，请以见事免稚圭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辄下禁止。（《初学记》二十）

◇奏弹奉朝请王希聃违假

谨案：奉朝请臣王希聃，幸齿朝班，私敬盖关，休请有期，曾无遄及。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弛之愆，允膺裁纠。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所居官，辄下禁止。（《初学记》二十）

◇奏弹御史孔橐题省壁悖慢事

谨案：奉朝请台御史臣孔橐，海斥无闻，谬列华省，假摄去来，士子常务。况东皋贱品，非藉丰资；旬日暂劳，岂云卑辱。而肆此丑言，题勒禁省，比物连类，非所宜称。黜之流伍，实允朝宪。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橐所居官，辄下禁止。（《初学记》二十四）

◇修竹弹甘蕉文

长兼淇园贞干臣修竹稽首：臣闻芟荑蕴崇，农夫之善法；无使滋蔓，翦恶之良图。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穷伐者也。窃寻苏台前甘蕉一丛，宿渐云露，荏苒岁月，擢本盈寻，垂荫含丈，阶缘宠渥，铨衡百卉。而子夺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为己力。风闻籍听，非复一涂。犹谓爱憎异说，所以挂乎严网。今月某日，有台西阶泽兰萱草到园同诉，自称虽惭杞梓，颇异蒿蓬，阳景所临，由来无隔。今月某日，巫岫敛云，秦楼开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瞩，而甘蕉攒茎布影，独见鄣蔽，虽处台隅，遂同幽谷。臣谓偏辞难信，敢察以情，登摄甘蕉左近杜若江蓠，依源辨覆，两草各处，异列同款，既有证据，羌非风闻。窃寻甘蕉出自药草，本无芬馥之复；柯条之任，非有松柏後雕之心。盖阙葵藿倾阳之识，冯籍庆会，稽绝伦等，而得人之誉靡即，称平之声寂寞。遂使言树之草，忘忧之用莫施；无绝之芳，当门之弊斯在。妨贤败政，孰过於此。而不除戮，宪章安用。请以见事徙根翦叶，斥出台外，庶惩彼将来，谢此众屈。（《艺文类聚》八十七）

卷二十八

◎沈约（四）

◇齐武帝谥议

臣闻天德平分，而四时之名或异；圣功一揆，而皇王之称不同。盖迹因随事，名由义立。尧臣、禹佐，咸率兹典。伏惧尽寂穷微，含神独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耜之君。含精灵於五纬，驾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气凌云；负揭日月，抑扬霄汉。龙姿凤采，焕若丽天；登庸在试，盛绩云举。虽屈景潢污，降情尺木，而拯世济民，浚发怀抱。昔成汤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圣後贤，重规沓矩。震雄图於九江，播灵威於夏。旌旆未麾，鲸鲵自殒。弗劳羌之长，无待六事之人。义等伐谋，功高善阵。建有国之符，成定鼎之业。会朝清明，事资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视瞻寝门，孝德光备；守器宗祧，元良载远。嗣大宝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礼让交兴。八柄驭下，九官咸事；临朝凝默，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若神。风行日ㄆ，无思不畅。至仁与造化争流，灵威与雷霆齐轨。上贯苍昊，下洞深泉；春无姜风，夏无苦雨。时若罔愆，多稔如积；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垫大启，儒雅云集；训阅得宜，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踵反舌之民。浮深驾阻，回首革面；北夷畏力，献琛内款。不藉终军之使，无假绝漠之威。嘉祥雾合，秘瑞泉涌；史不辍文，简无虚日。方当垂七曜之旗，驾八龙之乘，望礼中岳，肆觐群后。造化不仁，穆卜愆应。慕切遗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殡宫将启。勤兹大名，宜尽徽极。（《艺文类聚》十四）

◇齐明帝谥议

臣闻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圣功无爽，尧、禹之称或殊。兼以拯世宁乱，致平未必同道；崇单增祧，嘉号不可相袭。伏惟自天诞睿，英圣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谣早集。宾门纳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无思不韪在属负图，导扬未命。值嗣主狂凶，人伦道尽，宗社阽危，瞻乌靡托，国难立长，乱极治刑，四海乐推，三灵以眷。东向而让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宝位，如就重负。日昃劬劳，躬亲庶事。抚辜纳隍之念，义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无废於终食。聪明神武，逖听迩闻；万目备张，纬网靡漏。御辔不迷，宁藉听於襄野；大川可济，不待备於舟楫。峥嵘之下，泽靡不怀；寥廓之上，明无不烛。包以宇宙，润以风雨，霜露所交，人迹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万物用之，而罔识其终。上庠废业，忽焉已久；三载弗为，沦弛将及。临朝引领，思隆雅训；贵游胥萃，俊造成群。方将驱世反本，既仁且寿，告成东岳，高宴沧阳。造化不仁，厌世云及。放勋之慕不追，负乡之思空远。殡宫将撤，盾轸难留。英声茂实，於是乎在。（《艺文类聚》十四）

◇梁武帝郄后谥议

表号垂名，义昭不朽。先皇后应祥月德，比载坤灵，柔范阴化，仪形自远。亻见天作合，义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运，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谨按《谥法》，忠和纯备曰德。贵而好礼曰德，宜崇曰德皇后。（《梁书·高祖郄皇后传》）

◇正会乘舆议

正会仪注：御出乘舆，至太极殿前；纳舄升阶，寻路寝之设。本是人君居处，不容自敬宫室。案汉氏则乘小车升殿。请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舆至太极阶，仍乘版舆升殿。《隋书·礼仪志》四，天监六年，尚书仆射沈约议；诏可。又见《通典》七十。）

◇谢敕赐冰启

窃惟司寒辍响，《耳少》自前代；凌室旷官，历兹永久。圣功阐物，逸典备甄；穷深既采，园池靡用。有籍羔，无灾霜雹。（《艺文类聚》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赐甘露启

约言：左右徐俨宣敕，垂赐法音寺松叶上甘露。臣往年经见，不过沾条而已。时或疑结，才若轻雾。未有玉聚珠联，光粲若是。实由积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华宵极，被後雕。慈旨曲洽，频此祥，不任欣贺。谨以启事谢以闻，臣约言。（《初学记》二露五）

◇贺齐明帝登祚启

窃惟皇源浚远，帝宝连晖；基深庆厚，道贯万叶。而郁林凶德早树，行悖人经。逖听之所未书，宗庙之殆如缀。百灵耸动，九服回遑。结后来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迩翘心。伏惟陛下大圣在躬，君德夙表，龙章日彩，焕若丽天。纳麓宾门，道风遐被；眷化神行，无思不洽。狱讼允归，天人戴仰。屈飞龙之眇辔，纡汾阳之远情。运尧心以临亿兆，敷舜烈以膺宝命。虽中宗之兴殷道，宣后之隆汉德，异世同符，千载一揆。刑措之业方远，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怀生戴赖。况臣早蒙覆润，夙荷恩灵，踊跃外畿，心不胜庆。谨婿民和，式流星泽；涂歌里，戴怀凫藻。（《艺文类聚》十四）

◇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

窃闻高尚其事，义光爻象；贤者避世，声焕《典》、《坟》。岂徒激贪勉竞，澡身浴德而已。尔乃大弘义训，百代通风。是以梁鸿、苏伯，记远迹於前；叔夜、士安，书高尘於後。虽去取异情，群略殊轸，而独行必彰，斥言罔极。贞操与日月俱悬，孤芳随山壑其远。明公得一含道，体二居宗，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爱奇商洛，访美东都，盖欲隐显高功，出处同致，巢、由与伊、旦并流，三辟与四门其轨。肃奉明规，思自罄勖。（《艺文类聚》三十七。）

◇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

凤彩鸾章，霞鲜锦缛；觌宝河宗，未必比丽。观乐帝所，远有惭德。虽日月在天，理绝称咏；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艺文类聚》四十三）

◇谢齐景陵王母赫国云气黄绫裙襦启

窃以积丝成彩，散兰腾花，巧擅易水之间，价贵丛台之下，民受禄为养，沾荷弥深。圣恩曲渐，自叶流根；复袖裾，岂伊恒饰。荣新之宠，固难轻报。（《艺文类聚》六十七）

◇为东宫谢敕赐孟尝君剑启

田文重气徇名，四豪莫及；宝剑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远，遗物足奇。谨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怀。（《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四。）

◇为皇太子谢赐御所射雉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轻銮微动，密翳徐张；黄间所壳，矢无虚发。南皮之获，未足称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赐物颁禽。（《艺文类聚》六十六）

◇谢司徒赐北苏启

旷阻阴山之外，眇绝蒲海之东，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轻至。圣慈普洽，遂遍刍薇。停镳惧喘，既宏道於世务；方贺四衢，又轻言於俗表。（《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赐轸调绢等启

霜纨雪委，雾冰鲜。昔刘氏归国，未闻汉储之礼；曹植还蕃，非降魏两之赐。恩愈枉逆，深束帛。（《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女出门宫赐绢绮烛启

桓室金缕，本非所议；孟姬作具，独若未周。慈泽曲临，珍华兼重；制为美服，只绮易俦。举而不息，三夜有待。（《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敕赐绢葛启

素采冰华，文霜洁。变涯暑於闺阁，起凉风於襟袖。（《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赐交州槟榔启

龙编嘉实，厥包遐远。（□□□□□□□□）

◇为柳世隆谢赐乐游胡桃启

挺自禁园，味逾井络；动物回祇，在微必应。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见者也。（《艺文类聚》八十七）

◇应诏进佛记序启

臣约言：佛记序今谨以上呈，词义无取，伏怀言恧。谨启。（《广弘明集》十五）

◇上钱随喜光宅寺启

伏惟中阳故里，春陵旧居，夷漫涤荡，曾无遗筑。若使大教早流，法尊二代，开塔白水，树刹榆，可以传美垂迹，迄今不朽。（《艺文类聚》七十七）

◇送育王像并上钱烛等启

窃以无名无色，理绝应感；不身即身，犹观愿力。惟愿灯明道成，长为八喜之侣，菩提无上，永厕千子之踪。（同上。）

◇谢齐竟陵王示华严璎珞启

窃以六时雨散，百氏云兴。或事止褒刺，或义单小辨，莫不雕风烟之气状，流日月之英华。明公该玄体妙，凝神宙表。阴法云於六合，扬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证其後业。陟无生之远岸，泛正水之安流。受三远十号之尊崇，建四辨八声之妙极。法身与金刚齐固，常住与至理俱存。（《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十七）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神本不来，久所服膺。神来之谈，良用骇惕，近约法师殿内出亦蒙敕答臣下一本，欢受顶戴，寻览忘疲。岂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众。孔释兼弘，於是乎在。实不刊之妙旨，万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论，微厝疑核。比展具以呈也，沈约呈。（《弘明集》十）

◇答乐蔼书

丞相风道引旷，独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轨伊、旦遣之感，朝野同悲。承当刊石纪功，传华千载，宜须盛述，实允来谈。郭有道汉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绝；谢安石素族之台辅，时无丽藻。迄乃有碑无文，况文献王冠冕彝伦，仪形万内，自非一世辞宗，难或与此。约闾鄙人，名不入第，酬今旨，便是以礼许人。闻命惭颜，已不觉污之沾背也。（《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答庾光禄书

忌日制假，应是晋、间宋之间；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为宴乐，本不自封闭，如今世自处者也。居丧再周之内，每至忌日，哭临受吊，无不见人之义。而除服之後，乃不见人。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故过自晦匿，不与外接。设假之由，实在於此。（《封氏闻见记》六）

◇答沈麟士书

独往之业，虽闻前载；高尘逸轨，罕或其时。未尝不拊衷兴怀，望古遐瞩。尊贤拔俗遥然，沈冥自远。幽贞之操，义高篆策。虽蒋诩不窥城市，郑真名动京师，何远之有。名山既乡内所丰，清川又坐卧可对。不出户庭，而与禽尚齐美哉！约少不自涯，早爱虫鸟，逐食推迁，未谐夙愿。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与尊贤弋约泉皋，以慰闲暮，则平生之心，於此遂矣。（《艺文类聚》三十七）

◇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

夫少泛沧流，则不识涯；杂陈锺石，则莫辨宫商。虽复吟诵回环，编离字灭，终无所辨，仰酬睿旨，微表寸长。《（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与陶弘景书

先生糠秕俗流，超然独远，烈电羽带，总辔云霞，方当名书绛简，身游玄阙。赁星夕卧，望日朝食，而至理深微，暧焉难睹。惟欲下风问道，未知厥路。若夫栖迟闲远，咀咽琼芝，出入清都，师友灵圣，循崖反迹，无缺惟心。（《艺文类聚》七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王筠书

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馀惭；孔翠群翔，岂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伫新奇，烂然总至，权舆已尽。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思力所该，一至乎此，叹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时幼壮，颇爱斯文，含咀之间，倏焉疲暮。不及後进，诚非一人，擅美推能，实归吾子。迟比闲日，清觀乃申。（《梁书·王筠传》）

◇报刘沓书

生平爱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欢，多与事夺。日暮涂殚，此心往矣；犹获少存闲远，徵怀清旷。结宇东郊，菲云止息，政复颇寄夙心，时得休偃。仲长游居之地，休琏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仿佛。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辄当置之阁上，坐卧嗟览。别卷诸篇，并为名制。又山寺既为警策，诸贤从时复高奇，解颐翕疾，义兼乎此。迟比聚会，更其申析。（《梁书·刘沓传》）

◇答陆厥书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於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於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於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地亦不尽。辨此。（《南齐书·陆传》）

◇与徐勉书

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於地，契阔屯，困於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己，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公私情计，非所了具，以身资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於徐令，想记未忘。圣道聿兴，谬逢嘉运，往志宿心，复成乖爽。今岁开元，礼年云至，悬车之请，事由恩夺，诚不能弘宣风政，光阐朝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欲讨寻文簿，时议同异。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当由生灵有限，劳役过差，总此凋竭，归之暮年，牵策行止，努力力祗事。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亻黾免。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上热下冷，月增日笃，取暖则烦，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剧必甚前剧。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复一日，将贻圣主不追之恨。冒欲表闻，乞归老之秩。若天假其年，还得平主，才力所堪，惟思是策。（《梁书·沈约传》）

◇与约法师书悼周舍

周中书风趣高奇，志托夷远，真情素韵，水桂齐质。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纪，朝夕联事，靡日暂违。每受沐言休，消摇寡务，何尝不北茨游览，南居宴宿，春朝听鸟，秋夜临风。匪设空言，皆为实事。音容满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陈，揪贾将合；眷住怀人，情不胜恸。此生驾信精深，甘此藿食。至于岁时包篚，每见请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荐。弟子辄靳而後与，用为欢谑。其事未远，其人已谢，昔之谐调，倏成悲绪。去冬今岁，人鬼见分，石耳紫菜，怆焉兴想。泪下不禁，指遗恭送。以充蔬僧一饭，法师与周，情期契阔，非止恒交，览物存旧，弥当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约和南。（《释藏》策五，《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书

今年殆差，故尔始得此事至。沈约白。十一月十六日。（《淳化阁帖》四）

卷二十九

◎沈约（五）

◇辩圣论

圣人盖人中之含明德、尽照精粹凝玄者。或三圣并时，或千载寂蔑。圣人遗情忘己，常以兼济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则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玺为尊贵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虽无王录，而父兄二圣之烈，不可以不终。若不表示圣功，制礼作乐，则太平之业不著，二圣之美不彰。孔子当无录之运，值自晦之时，而云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欲以圣德示天下，垂来世，当仲尼在世之时，世人不言为圣人也。伐树削迹，千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为东家丘，或以为丧家犬。若不高叹凤鸟，称梦周公，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当世安知其圣人乎！（《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七贤论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荫映於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生於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於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後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後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於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悦当年，萧散怀抱，非五人之与，其谁与哉？（《艺文类聚》三十七）

◇《晋书·食货志》论

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农皇，十朋兴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疏寡；奉生瞻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馀餐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具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伪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工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於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於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於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於怀璧；万斛为市，未易於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兴替。或库盈朽贯，而为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缣粟羡溢，同於水火。既而荡涤圜洪，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於後。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钱用。币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通典》八）

◇《晋书·选举志》九品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末丧乱，魏武时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伪，斯化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悬绝，陪奉朝夕，义隔乡土。阶闼之任，宜有司存。（《通典》十六）

◇均圣论

自天地权舆，民生攸始，遐哉眇邈，无得而言焉。无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虚之空旷，无始之杳茫，岂唯言象其窥，良以心虑事绝。及天地蕞尔，来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则有此天地以来，犹一念也。我之所久，莫过轩、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虚，犹轩、羲之在彼天地。龌龊之徒，唯谓赫胥为远，何其琐琐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异。法身湛然，各有应感。咸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缘苟未应，虽践迹而弗睹。娑婆南界，是曰阎浮。葱岭以西，经涂密迩；缘运未开，自与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己前，书传简寡；周室受命，经典备存。象寄狄，随方受职；重译入贡，总括要荒。而八蛮、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识，训义不通。咸纳贽王府，登乐清庙。西国密涂，厥路非远。虽叶书横字，华梵不同，而深义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岂非区区中国，缘应未启。求其会归，寻其要旨，宁与四夷之乐，同日而语乎？非为姬公所遗，盖由斯法宜隐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恻之事，弗萌怀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虽复大圣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资，理难顿夺。实宜导之以渐，稍启其源。故燧人火化，变腥为熟。腥熟既变，盖佛教之萌兆也。何者？变腥为熟，其事渐难；积此渐难，可以成著。迄乎神农，复垂汲引，嘉谷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虚，非肉可饱，则全命减杀，於事弥多。自此已降，矜护日广。春愧免其怀孕，夏苗取其害谷。秋猕冬狩，所害诚多。顿去之难，已备前说。周、孔二圣，宗条稍广。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草木斩伐有时，ほ卵不得妄犯。渔不竭泽，畋不燎原；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肉食蚕衣，皆须耆齿；牛羊犬豕，无故不杀。此则戒有五支，又开其一也。逮於酣于酒，淫迷乎色，诡妄於人，攘滥自己，外典所禁，无待释教。四者犯人，人为含灵之首；一者害兽，兽为生品之末。上圣开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杀人，为业最重也。内圣外圣，义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为烹羊拳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释氏之书，咸有缘报之业。则禹、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武，并受刳；周公、孙子，俱入鼎镬。是何迷於见道若斯之笃邪！试寻斯证，可以有悟矣。（《广弘明集》五）

◇答陶隐居难《均圣论》

难云：释迦之现，近在庄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门宜隐，育王造塔。始警王之世，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无？答曰：释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经既无年历注记，此法又未东流，何以得知是周、庄之时？不过以《春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据，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何因知鲁庄之四月，是外国之四月乎？若外国用《周正》邪？则四月辛卯，长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鲁之四月为证，则日月参差，不可为定。若不以此为证，则佛生年月，无证可寻。且释迦初诞，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见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时，堕地，行七步，初无星辰不见之语，与《春秋》恒星不见，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阎浮有四，此道已流东国者。敬王以来，至於六国，记注繁密，曾无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时，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则释迦之兴，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难云：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论已详，不复重辩。

难云：四夷之乐，裁出要荒之际；投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已後，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於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大夏，甘英远届安息，犹弗能宣译风教，必其发梦帝庭，乃稍兴显。此则似时有通碍，非关运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盖由缘应未发，非谓其途为远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东流。若非缘应未至，何以致此？及後东被，皆由缘应，宜发通碍，各有其时，前论已尽也。

难曰：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浇者，夫为罪莫过於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蹶乎？若粳粮未播，发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以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谓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顾乖。不审於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参差，难用顿悟。请备以谘洗，愿具启诸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曰：民资肉食，而火粒未启。便令不肉，教岂得行？前论言之已具，不复重释。众生缘果所遭，各有期会。当昔佛教未被，是其恶业盛时；後之闻法，是其善业萌时。善恶各有其时，何关淳厚之与浇薄？五支之戒，各有轻重。非杀戒偏重，四支并轻，且五业虽异，而互相发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兽之戒，兽轻故後被。训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渐弘仁恻。前论已详，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广弘明集》五。）

◇究竟慈非论

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恕己因心，以身观物，欲使抱识怀知之类，爱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无遗失，而俗迷日久，沦惑难变。革之一朝，则疑怪莫启；设教立方，每由渐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为甚；嗜深於情，尤难顿革。是故开设三净，用伸权道。及涅後说，立言将谢，则大明隐恻，贻厥将来。夫肉食、蚕衣，为方未异；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沦茧烂蛾，非可忍之痛；悬庖、登俎，岂偏重之业。而去取异情，开抑殊典，寻波讨源，良有未达。渔人献鲔，肉食同有其缘；妾登丝，蚕衣共颁其分。假手之义未殊，通闭之详其辩。访理求宗，未知所适。外典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则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犬彘，勿失其时，则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则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轻暖於身，事既难遣，某滋於口，又非易忘，对而为言，非有优劣。宜麻果菜，事等义同，攘寒实腹，曾无一异，偏通缯纩，当有别途。请试言之：夫圣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无偏漏。拯粗去甚，教义斯急。缯衣肉衣食，非已则通。及晚说大典，弘宣妙训，禁肉之旨，载现於言，黜缯之义，断可知矣。而禁净之始，犹通蚕革，盖是敷说之仪，各有次策。亦犹阐提二义，俱在一经；两说参差，各随教立。若执前远後，则阐提无入善之途；禁净通蚕，则含生无顿免之望。难者又以阐提入道，闻之後说，蚕革宜禁，曾无概理，大圣弘旨，义岂徒然？夫常住密奥，传译遐阻；泥洹始度，咸谓已穷。中出河西，方知未尽；关中晚说，厥义弥畅。仰寻条流，理非备足。又案涅初说：阿暗世王大迦叶阿难三部徒众，独不来至；既而二人并来，唯无迦叶。迦叶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经无至文，理非备尽。昔涅未启，十数年间，庐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岂非乘心暗践，自与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终年。烹牢待膳，互时引日。然则一岁八蚕，已惊其骤；终朝未肉，尽室惊嗟。拯危济苦，先其所急；敷说次序，义实在斯。外圣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饥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饱焉。桑野渔川，事虽非已，炮肉裂缯，咸受其分。自涅东度，三肉罢缘，服膺至训，操概弥远，促命有殚，长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云；山毛、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错，事同於腐鼠。而兰衣纩服，曾不怀疑，此盖虑穷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鉴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断蚕肉之因，固蔬之业。然则含生之类，几於免矣。（《广弘明集》三十六）

◇形神论

凡人一念之时，七尺不复关所念之地；凡人一念圣人，则无念不尽。圣人无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总无不尽之万念，故能与凡夫异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时，则目废於视，足废於践。当其忘目忘足，与夫无目无足，亦何异哉？凡人之暂无，本实有无，未转瞬有己随之。念与形乖则暂忘，念与心谢则复合。念在七尺之一处，则他处与异人同。则与非我不异。但凡人之暂无其无，其无甚促；圣人长无其无，其无甚远。凡之与圣，其路本同。一念而暂忘，则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则是大圣。以此为言，则形神几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恶之来，皆有定业。而六度所修，咸资力致。若修此力致，复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则力致之功，不复得立，六度所修，几於废矣。释迦迈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无始。本不资九，安得称劫？余以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动，而因果随之。未有情照，因果何托？因识二涂，用合本异，其本既异，厥体不同。情照别起，於理非碍。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广弘明集》二十二）

◇神不灭论

含生之类，识鉴相悬。等级参差，千累万沓。昆虫则不逮飞禽，飞禽则不逮犬马。萧明昭著，不得谓之不然。人品以上，贤愚殊性，不相窥涉，不相晓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则不辨菽麦，悖者则不知爱敬。自斯已上，性识渐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万一。何者？贤之与愚，盖由知与不知也。愚者所知则少，贤者所知则多。而万物交加，群方缅旷；情性晓昧，理趣深玄。由其涂，求其理，既有晓昧之异，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倾，品级弥峻。窃其原本，尽其宗极，互相推仰，应有所穷。其路既穷，无微不尽。又不得谓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运则形忘，目用则耳废，何则？情灵浅弱，心虑杂扰，一念而兼，无由可至。既不能兼，纷纠递袭。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众端，复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浅惑。惑浅为病，於滞有，不浅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觉。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谓不然也。又昆虫夭促，含灵靡二。或朝生夕殒，或不识春秋。自《耳斤》而进，修短不一。既有其短，宜得无长。虚用损年，善摄增寿。善而又善，焉得无之？又不得谓之不然也。生既可大，则寿可无；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本同末异，义不经通。大圣贻训，岂欺我哉！（《广弘明集》二十二）

◇难范缜神灭论

来论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体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论，此二物不得相离。则七窍百体，无处非神矣。七窍之用，既异百体，所营不一，神亦随事而应，则其名亦应随事而改。神者对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则应神中之神，亦应各有其名矣。今举形则有四肢、百体之异，屈伸、听受之别，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体，此深所未了也。若形与神对，片不可差，何则？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来论，七尺之神，神则无处非形，形则无处非神矣。刀则唯刃独利，非刃则不受利名，故刀是举体之称，利是一处之目。刀之与利，既不同矣；形之与神，岂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铸为剑；剑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剑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质之形已移。与夫前生为甲，後生为丙，夫人之道或异，往识之神犹传，与夫剑之为刀，刀之为剑，有何异哉？又一刀之质，分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为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为两，则饮齿之生即谢，任重之为不分，又何得以刀之为利，譬形之与神邪？来论谓刀之与利，即形之有神。刀则举体是一利，形则举体是一神，神用於体，则有耳目手足之别。手之用不为足用。耳之用不为眼用，而利之为用，无所不可。亦可断蛟蛇，亦可截鸿雁，非一处偏可割东陵之瓜，一处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谓利之为用，亦可得分，则足可以执物，眼可以听声矣。若谓刀背亦有利，两边亦有利，但未锻而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则利体无处复立，形方形直，并不得施利。利之为用，正存一边毫毛处耳。神之与形，举体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举体是利，神用随体则分。若使刀之与利，其理若一，则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为尽邪？则不尽。若谓本不尽邪？则不可以为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资，理无偏谢，则神亡之目，形亦应消。而今有知之神亡，无知之形在，此则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谓总百体之质谓之形，总百体之用谓之神。今百体各有其分，则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则神亦随百体而分。则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估之体，其半已谢。已谢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灭，半神既灭，半体犹存，形神俱谢，弥所骇惕。若夫二负之尸，经亿载而不毁；单开之体，尚馀质於罗浮。神、形若合，则此二士，不应神灭而形存也。来论又云：而生者，而灭者，渐而生者，渐而灭者，请借子之冲，以攻子之城。渐而灭，谓死者之形骸，始乎无知，而至於配烂也。若然，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之与神，本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谢矣，神亦云谢，渐之为用，应与形俱。形以始亡末配为渐，神独不得以始末为渐邪？来论又云：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案如来论，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为骨骼矣，则生之神明，独不随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则应与形同体；若形骸即是骨骼，则死之神明，不得异生之神明矣。向所谓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则生神化为死神；生神化为死神，即是三世。安谓其不灭哉？神若随形，形既无知矣；形既无知，神本无质。无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经通。若形虽无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异，则向之死形，翻复非枯木矣。（《广弘明集》二十二）

◇述僧设会论

夫修营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请众僧，止设一会，当由佛在世时，常受人请，以此拟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与众僧僧伽蓝内，本不自营其食具也，至时持钵，往福众生。今之僧聚，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丰豪者。今有加请召，并不得已而後来。以滋腴之口，进蔬蔌之具，延颈感，固不能甘。既非乐受，不容设福。非若在昔，不得自营；非资四辈，身口无托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笃而论之，其义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资行乞，戒律萧然，无许自立厨帐，并畜净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断，或有持钵到门，便呼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众所鄙耻，莫复行乞。悠悠後进，求理者寡，便谓乞食之业，不可复行。白净王子，转轮之贵，持钵行诣，以福施者。岂不及千载之外，凡庸沙门；躬命仆竖，自营口腹者乎？今之请僧一会，既可仿像行乞。行乞、受请，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复行乞，又不请召，则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则僧非佛种；佛种既离，则三宝坠於地矣。今之为会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仪举止，动目应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适？若以此运心，则为会可矣。（《广弘明集》二十四）

◇述僧中食论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扰之。扰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旨肥浓。荣名虽日用於心，要无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浓，为累甚切。万事云云，皆三者之枝叶耳。圣人知不断此三事，求道无从可得，不得不为之立法，使简而易从也。若直云三事惑本，并宜禁绝，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虑所难遣。虽有禁约之旨，事难卒从。譬於方舟济河，岂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会无直济之理。不得不从流邪靡，久而获至，非不愿速，事难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则？食之於人，不可顿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并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虚无事。因此无事，念虑得简。在始末专，在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习。於是束以八支，纡以禁戒，靡曼之欲，无由得前，荣名众累，稍随事遣。故云往古诸佛，过中不餐。此盖是遣累之筌蹄，适道之捷径，而或咸谓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广弘明集》二十四）

卷三十

◎沈约（六）

◇湘州枳园寺刹下石记

佛教东流，适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晋故车骑将军、郎琊王邵，立悟独晓，信解渊微。於太祖文献公清庙之北，造枳园精舍。其始则芳枳树篱，故名因事立。虽房殿严整，而琼刹未树。邵玄孙尚书仆射、南徐州大中正奂，深达法相，洞了宗极，勤诚外著，仁隐内弘，食不过中者，一十一载。虽翼务朝端，而事邻柰圃。日者作翰湘州，树麾蠡服，位与年升，秩随岁厚。顾惟恩隆主盼，宠结皇情，任处东方，寄深外屏。徒欲尽能竭虑，知无不为，下被民和，上宣圣泽。而自以力弱途远，终惭短效。且义止今生，报褰来果，非所以酬鸿贶於冥津，畅丹诚於遐劫。自乘传衡皋，辞簪派渚，誓於旧寺，光树五层，揖割藩俸，十遗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万。齐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盖木运将启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苍云，植重扃於玄壤。仰愿宸居纳祜，福履攸归；八神擎室，万只翼体。宝祚隆邈，比固须弥；灵算遐永，齐轨常住。诸圣延祥，挹天和於少极；藩王倾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流克让之风，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恺乐，物不夭性；嘉谷年登，馀粮栖亩。夷荒内附，边城解析；家备十善，人怀六度。魔众稽颡，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剑摧锋。拯幽酸於无择，陟神化於有顶。三界五道，咸同斯愿。刊石重壤，式昭厥心。（《广弘明集》十六）

◇竟陵王造释迦像记

夫理贵空寂，虽范不能传；业动因应，非形相无以感。是故日华月彩，昭曜天外。方区散景，咫尺尘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净域，厌世珍陛，迁灵宝地。竟陵王讳泣明台之下临，恸高山之方远，慕迸王銮，情殷双树。永惟可以炳发神功，崇高妙业，莫若式金写好，资巧传仪。以皇齐之四年日子，敬制释迦像一躯。尊丽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谷林之思，永旌於万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尔。（《广弘明集》十六）

◇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钦明所以光宅；日月光华，南风所以兴咏。日角之主，出自诸生；锐顶之君，少明古学。汉高、宋武，虽阙章句，歌《大风》以还沛，好清谈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乐推之宝运，未或不文武兼资，能事斯毕者也。我皇诞纵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发，疏通外典，爰始贵游，笃志经术。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淹中之雅旨，尽曲台之奥义，莫不因流极源，披条振藻。若前疑往滞，旧学罕通，而超然直诣，妙拔终古，善发谈端，精於持论。置垒难逾，摧锋莫拟；有同成诵，无假含毫。兴绝节於高唱，振清辞於兰畹。至於春风秋月，送别望归，皇王高宴，心期促赏，莫不超挺睿兴，浚发神衷。及登庸历试，辞翰繁蔚，笺记风动，表议云飞。雕虫小艺，无累大道。怀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为下奉上，形於辞旨。虽密奏忠规，遗稿必削，而国谟藩政，存者犹多。逮乎俯应归运，仰修乾录，载笔握简，各有司存，如纶之旨，时或染翰。暨於设ね灵囿，恺乐在镐。《鹿鸣》、《四牡》，《皇华》、《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车》、《大杜》之咽。皆咏志ゼ藻，广命群臣，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锺石比韵，事同观海，义等窥天，观之而不测，游之而不知者矣。窃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无论大小。况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积，积而後满，满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谨因事立名，随源编次。（《艺文类聚》十四）

◇棋品序

奕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虽复理生於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圣上听朝之馀，因日之暇，回景纡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尽，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来叶。（《艺文类聚》七十四）

◇内典序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义隐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窥，自并识同奔，随缘受业。人天异轨，动殊贯，若乐翻回，愚智相袭。莫不宅火轮骛，拟焰《（艺文类聚》作「人寿」）飙迁，以寸阴之短晷，驰永劫之延路。精灵起伏，万绪千名。如来发源恒品，盖亦含生之一。至於并首争驰，斯固未或异也。至於覆篑无始之初，成功断筹之末，途遥业远，妙轸遐长，累明积慧，灵觉独晓。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笼乎无外。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济物以权，降魔匪力。妙法轮转，甘露启霏；舟舆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长陌，游一乘之广路。斯既已事盈方等，义满神宣。逮於大权协化，对扬宗极，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灵性特达，得自怀抱；神功妙力，无待学成。孤策独骛，莫知所限；结习纷纶，一随理悟。又有损情屏虑，身心靡欲，厌生死之长勤，眷寂灭而投轸，遥然自得，漏累烟销。且津心适道，功非一业，虽会理共源，而萌情或异。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趋；忘怀屏欲，殊涂一致。或草砾身体，投骸林泽，内忘形相，外驯兕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坐卧行立，迹不违众，禅业定门，造次无爽，安忍与金石同固，戒行与宝珠等色。虽秋禽年至，春鲔时登。而耿介长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涂密迩，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虚，乘心照理，区区怀抱，融然靡执，俱处三界，独与神游。包括四天，卷舒万劫。闻片议而陟道场，受一言而升彼岸。长夜未开，心关自晓；淹回圣迹，寝息神光。既负橐以从师，亦栖林以综业。足蹈慧门，学通龙藏。妙吼遐彻，鸾音自远。若夫叉跪运心，期诚匪迹，而导达神功，照启未悟，唱说之美，义兼在斯。暨九土殊风，八方舛俗，游化所包，事出弘奖，皆足以迁光净域，登仪宝地，并黜华翦饰，破爱辞亲。鼓柜无生之流，方轨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顶，七住齐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缘旷劫，虽复容服未改，而戒德内弘。瞻毗邪而耸辔，望波斯而回轸。驾四禅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号尊崇，三达靡碍，虽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权迹四门。既非悟道之始，假灭双树；宁有薪尽之穷，而天人瞻慕。仿佛兴情。雕金范玉，图容写状；灵仪炫日，宝刹临云。或役鬼神之功，或资髓脑之力。制非人匠，宝以合成。莫不龙章八彩，琼华九包。至乃齿发传灵，衣履遗证。圣迹彪炳，日焕於阎浮；神光陆离，星繁於净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诚暗往，则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参差，云霏雾委。此又昭被象译，辉映缣图。夫秉牍书事，其流已远。盖所以彪著往迹，焕述遐声，虽篆籀异文，胡华舛则。至於叶畅心灵，抑扬训义，固亦内外同规，人神一揆，《坟》、《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纪传。统而为言，未始或异也。而经记繁广，条流舛散；一事始末，衮异卷分。或词义离断，或文字互出。（《艺文类聚》作「片出」。）甫涉後条，已昧前览；寻源讨流，未知攸适。虽精理莹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学，致惑者多。且中外群圣，咸载训典。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撤网去网，仁惠斯在；变民迁俗，宜以渐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辩情灵，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该括群流，集成兹典。事以例分，义随理合。功约悟广，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证成妙果。若乃载司南之车，犹称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马同镳，万流其贯；日月经天，方斯未已。河海带地，夫岂足云！盖人道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广弘明集》十九，《艺文类聚》七十七。）

◇佛记序

含灵万品，既非记牒所穷；物物禀生，岂伊积尘能计。莫不起乎无理，而至乎无生者也。虽要终有地，而原始莫闻。自非灵照特达，宗极斯在，则理闭机初，钻叩事绝。非唯四果不议，固亦十地罔窥。邈乎悠尤，有之而莫知所从者也。如来覆篑爰始，言登永路，起灭回还，驰骤不息。去来五道，大千比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毫端；往复三界，只劫未足称远。积明累照，念念不休，离此生灭，证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谢，岂徒齐迁鲁变而已哉！昊区区，犹秉何言之称；至人无已，宁以词义为珍？盖由万感相扇，昧明代起，业假缘何，事须晓达。一音所吐，无思不服；义在徇物，动非为己。法吼震洒於无外，甘露炳焕於龙宫。开宗阐教，致之有渐。标四谛於鹿园，辩百非於双树。廓不二之法门，广一乘之长陌。行迷复路，弱丧知归。而因应回舛，厥涂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践，壅龙堆而攸被。推极神道，原本心灵。感之所召，跨无边而咫尺；缘之所乖，面法城而不睹。及像教云末，经纪东流，热坂艰长，寒山峻阻。横书左字，累万方通；翦叶成文，重译未晓。自此迄今，千祀过半。灵迹稍启，名僧间出。律藏方等，行来渐至。蕴乎西国，未至者多。虽法身常住之奥远，二谛三假之渊旷，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体兹大圣，实为本师。悠悠群品，精灵所系，迄於前因往业，多所昧略。然神化应感，参差互见。又世胄名氏，本国俗缘，散析众部，卒难讨究。神功妙力，同出异名；降胎求道，宁止一相托生迦维，本由权迹。出自北门，非悟法之始；遍照东方，岂通化之极。适道已来，四十九载，妙应事多，宜加总缉，其成区畛。至於经像旧录，境刹遗记，开劝之功，於斯自远。大权弘旷，亡身以济物；应真耿介，标心非为己。分踪或异，适末必同；神涂诡互，难以臆辨。灵怪倜傥，言语斯绝。图澄之龙见赵魏，罗什之凤集关辅。犍陀近游京洛，单开远适罗浮。虽迹与俗同，而意无可察。涂出玉门，法座不远；七处九会，峨然在目。灵应肝蛮，篇富延泽以西；光景葳蕤，多见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经游历，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芜舛杂，实须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设重牢於厚地，各随业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终始名相。其玄涂幽远，大则直至道场；其徵证切近，小则开劝晚学。斯实兼济之方舟，大悲之广路。虽复智昏视肉，形穷尺棰，缘动必应，又况进於此者乎！是以至圣殷勤，每存汲引；垂文见意，贻厥将来。皇帝行成无始，道承旷劫，十号在躬，三达靡碍。屈兹妙有，同此转轮；伤昏愍惑，久迷正路。悱发之徒，空怀钻仰；条流缅旷，事难总一。志浅业劳，迄用无就。非可以辟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诏中书侍郎虞阐、太子洗马刘溉、後军记室周舍，博寻经藏，搜采注说，条别流分，各以类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记》，凡三十篇。其有感应之流，事类相似，止取其一，馀悉不书。或後死而更生，陈说经见，事涉杳冥，取验无所，亦皆靡载，同之阙疑；或凭人以言，托想成梦，尤难信晓，一无所录。若夫欲遐适者，必远记所从；欲悟道者，必妙识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门，亲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辩伊人。胶目暗践，自与理合。所以引彼众流，归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识，望涂知往。案砥矢而言归，不回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云。（《广弘明集》十五）

◇佛知不异众生知义

佛者觉也；觉者，知也。凡夫之与佛地，立善知恶，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与佛之知不异也。正谓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与佛之知不异。由於所知之事异，知不异也。凡夫之所知，不谓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积此求善之心，会得归善之路，或得路，则至於佛也。此众生之为佛性，实在其知性常传也。（《广弘明集》二十二）

◇六道相续作佛义

一切种智，与五道六趣界生，其有受知之分，无分异也。问曰：受知非知邪？答曰：非也。问：此以何为体？答曰：相续不灭是也。相续不灭，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练之功渐积，则来果所识之理转精。转精之知来应，以至於佛，而不断不绝也。若今生无明，则来果所识转暗。转暗之知亦来应，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随缘受知。知之美恶，不关此受知之具也。问曰：知非知，既闻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续不灭。知自然因缘中来，与此受知之具，从理而相关。答曰：有此相续不灭，自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无美无恶乎？（《广弘明集》二十二）

◇因缘义

凡含灵之性，莫不乐生；求生之路，参差不一。一尔流迁，涂径各异；一念之间，众缘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缘立。固知乐生非因缘，因缘非乐生也。虽然，复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众缘，众缘各随念起。善恶二念，诚有不同；俱资外助，事由一揆。譬诸非水非土，谷芽不生；因缘性识，其本既异。因果不惑，虽则必然；善恶独起，亦有受碍。虽云独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缘，实由乎此也。（《广弘明集》二十二）

◇齐丹徒故宫颂

圣祖神杰，尧踪汉烈；岳峻雄图，天张武节。坠命既升，霸略将骋；清渭走烽，浊河献警。特（《初学记》作恃。）峭剑关，凭深桂岭；彝章委阙，礼乐沈河。拯压倾构，引溺危波；尽物称瑞，穷灵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雪赞

火竞乃上炎，阴矫亦下润。独有凝雨姿，贞δ而无殉。排云宁自高，希光本非吝。委谷不辞深，因岩岂知峻。洁貌虽同赏，英心共谁振。（《艺文类聚》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士赞

余之所谓高士者，悠悠皆是。请试言之：圣人莅天下，则贤人赞务，离益、皋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学以从政，佐国安民者也，《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非学则不得也。学所以行其志，孝、悌、慈、仁、信、义是也。虽诵先王之典谟，而不行其志，圣人之大宝，亦不可得也。要须学行兼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悦愚谄暗，苟得忘廉。若斯人者，岂入国士之涂！动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赞曰：

亦有哲人，独孰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从污录，靡惑守饵。心安藜藿，口绝炮。取足落毛，宁怀组织。如金在沙，显然自异。犹玉在泥，涅而不缁。身标远迹，名重前记。有美高尚，处知若无。劣哉群品，事静心驱。苟能立志，争此匹夫。进忘陨获，退守恬愉。曰仁与义，其径不迂。为之则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艺文类聚》三十六）

◇又锁声赞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标已暧，绝羽孤骞。尧逢岂让，札值奚言。（《艺文类聚》三十六）

◇千佛赞

道有偕适，理无二归。寂照同是，形相俱非。千觉符应，递扣冥机。七尊缅矣，感谢先违。既过已灭，未来无象。一利靡停，三念齐想。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贤劫虽辽，修焉如响。栖林籍树，背室违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窳。或游坚固，或荫龙华。能达斯道，可类恒沙。帝萃群圣，均此妙极。先後参差，各随愿力。密迹弘道，数终乃陟。誓睹来运，永传令识。（《初学记》二十三，《广弘明集》十六）

◇绣像赞（并序）

维齐永明四年岁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孙所生陈夫人，含微宅理，炳慧临空，结言宝位，腾心净觉。敬因乐林寺主比丘尼释宝，愿造绣无量寿尊像一躯。乃为赞曰：

表相异仪，传形匪壹。镂玉图光，雕金写质。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绚发绮情，幽离宝术。缛文内炳，灵姿外溢。水耀金沙，树罗琼实。现符净果，来膺妙秩。毓藻震闺，腾华梵室。有亿斯年，於万兹日。（《广弘明集》十六）

◇弥勒赞

乘教本一，法门不二。邺基累明，功由积地。眇眇长津，遥遥遐辔。道有常尊，神无恒器。脱履王家，来承宝位。慧日晨开，香雨宵坠。藉感必从，凭缘斯至。曰我圣储，仪天作贰。尚想龙柯，瞻言思媚。镌石图徽，雕金写秘。望极齐工，举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备。敬勒玄踪，式传遐懿。（《广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集》十六）

◇连珠

臣闻烈风虽震，不断蔓草之根；巧壤诚微，遂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威（《文苑英华》作「经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闻鸣籁受响，非有志於要风；涓流长迈，宁历心於归海。是以万窍怒号，不叩而咸应；百川是纳，用卑而为宰。（《艺文类聚》五十七，《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一。）

◇瑞石像铭（并序）

夫灵应微远，无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顺。我皇体神御极，揖睿临乾，幽显成表，无思不服。若天二仪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渊泉，上达苍昊。天无息瑞，地不降祥。十住仿佛於林衡，应真蛮於清夜。素毫月举，腾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缃牒，既表祯图，无不云霏雾委，盈简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龄而再现；皓露淳腴，望凤盖而沾陛。此皆舜日未书，尧年罕降。岂直朱鸟动色，玄相趣而已哉！嘉玉远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质。润彻环奇，旷世之所不睹。白金近发东山，剖幽岩而启瑞。傍被崖，鸿灵之所未刊；虽复素环之绝贶，烛银之瑶宝，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刚，非游泳之质，目非霈德潜衍，感极回灵。岂变坚沈之体，显轻浮之相。维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发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迥至，表异浙河，献奇禁圃。琼瑜等润，精、金比色。帝上眷幽关之易启，咨玄应之无方，虽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爰其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图妙像於檀香，写遗影於只树。乃诏名工，是镌是琢。灵相瑞华，焕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馀，遗刊委断，方圆小大，触水斯沈。驻罕停跸，亲加临试。良由法身是托，不溺沈弱之渊；剖析既离，方须浮金之水。至矣哉！祯符苦斯之妙也。敢铭宝贶，永福天人。其词曰：

遥哉上觉！旷矣神功！四禅无像，三达皆空。表灵降世，演露开蒙。惟圣仁宇，宝化潜融。道非迹应，事以感通。沈精浮质，远自河葱。悠悠互水，眇眇因风。泛彼辽喝，瑞我国东。有符皇德，乃眷宸衷。就言鹫室，栖诚梵宫。载雕载范，写好离工。藉兹妙力，祚阐业隆。冕旒南面，比寿华嵩。（《广弘明集》十六）

◇光宅寺刹下铭（并序）

光宅寺，盖上帝之故居，行宫之旧兆，扬丹阳郡秣陵县某乡某里之地。自去兹分毫，来仪京辅，拓宇东第，咫武城，圣心留爱闭素，迁负南郭，义等去酆，事均徙镐。及克济横流，膺斯宝运。命帝阍以广辟，即太微而为宇。既等汉高，流连於丰沛；亦同光武，眷恋於南阳。思所以永流圣迹，垂之不◆，令事与须弥等固，理与天地无穷，莫若光建宝塔，式传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监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岁次星纪月旅黄锺闰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节也，乃树刹玄壤，表峻苍云，下洞渊泉，仰迫星汉。方当销巨石於贤劫，拯未来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云所临，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启扉闾阖，造舟淮，接神飙而动骖，越浮梁而迳度，芝盖容与，翠华葳蕤，下辇停跸，躬展诚敬，广集四部，揆景同蔬。弘此广因，被之无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场。乃作铭曰：

八维悠阔，九服荒茫。灵圣底止，咸表厥祥。寿丘，电绕枢光。周原朊朊，五纬入房。自兹遐尤，在处弗亡。安知若水，宁辨穷桑。自天攸纵，於我惟皇。即基昔兆，为世舟航。重檐累构，回刹高骧。土为净国，地即金床。因斯太极，溥被翱翔。岂徒三界，宁止十方。濡足万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寿无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长。（《广弘明集》十六，《艺文类聚》七十七。）

◇弥陀佛铭

法身无象，常住非形；理空反应，智灭为灵。穷寂震响，大夜开冥。眇哉遐寿，非岁非龄。物爱雕彩，人荣宝饰。事俭欲兴，情克累息。至矣渊圣，流仁动恻。顺彼世心，成兹愿力。於惟净土，既丽且庄。琪路异色，林沼煌。靡胎靡娠，化自馀方。托生在焉，紫带青房。眷言安养，兴言遐适。报路虽长，由心咫尺。幽诚曷寄，刊灵表迹。仿佛尊仪，图金写石。遗沱玉沙，乍来乍往。玲珑宝树，因风韵响。愿游彼国，晨翘暮想。七珍非羡，三达斯仰。（《广弘明集》十六）

◇释迦文佛像铭

积智成朗，积因成业。能仁奚感，将唯妙法。驻景上天，降生右胁。始出四门，终超九劫。耿求灵性，旷追玄轸。道虽有门，亦无可朕。物我兼谢，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宁尽。式资理悟，悟以言陈。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来必应，如泥在钧。形酬响答，且物且人。应我以形，而余朦瞽。守兹大夜，焉拔斯苦。仰寻灵相，法言攸吐。不有尊仪，爱焉谁睹。（《广弘明集》十六，《初学记》二十二。）

◇栖禅精舍铭（并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厕番麾，预班经创之始，今重游践，览旧兴怀。故为此铭，以传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岁次某时某月某朔某日子。

岩灵旅逸，地远栖禅。兰房葺蕙，峤甍架烟。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遥哉林泽，旷矣江田。空心观寂，慧相淳荃。眷惟斯践，怆属遐年。游仁厕远，宅赏凭旃。颁创禅苑，陪构灵椽。瞻禁拓圃，望鹫疏山。制石调响，栖理凝玄。旷移羽旆，眇别松泉。委组东国，化景西莲。峦隰夷改，蓬篠粗迁。重依汉远，复逐旌悬。往辞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鹤，九噪岩蝉。华长掩，懋迹空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式籍云拱，敢告祥缘。（《广弘明集》十六）

◇齐明帝哀策文

龙既彻，备物已陈；殡宫无夜，夕燎终晨。号环京幄，攀标应路；容卫弗改，轩槛如故。望东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诉。列圣同轨，谥法树声。爰诏掌牍，式播遗英。其辞曰：

五曜在天，递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难固业，隐忧启圣。时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运机深。鹏逝风举，龙动云阴。之郢南激，即豫西临。体兹大德，怀此小心。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百揆，百揆肃肃，德浸堇荼，仁被比屋。何远何迩，无思不服。嗣君丧道，不式典谟。神器业怀，事等瞻鸟。民怀奥主，后来其苏。皇天眷命，授以录图。临朝凝丨，昧旦丕显。斟酌前王，择其令典。不言斯应，不行斯践。路台靡营，离宫弗宴。眷言胶塾，弘启上庠。轨仪四代，祖述三王。德晖内动，英华外扬。礼行樽俎，义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极齐光，南山献寿。沧溟奄竭，嵩岱皆朽。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龙讵几，大队玄玄。厌世崇陛，即宫下泉。殡阶已遽，素幕高褰。端围洞启，蜃绋徐前。背朱阙以南转，乘翠龙而东度。经原野之荒凉，属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扬悲笳而启路。极厚地而不追，终苍天而永慕。苍梧晦远，慎徽不泯。纪事寂寞，龟书可循。哲王违世，克播遗尘。猗欤万古，晖光日新。（《艺文类聚》十四）

◇丞相长沙宣武王墓志铭

山岳镇地，日月丽天。邻几者庶，亚极称贤。峨峨哲人，实惟天纵。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东辕，实拯朝难。迅锋雷骇，霜戈电断。震主必危，功高不赏。哀动上霄，痛铭玄壤。圣武爰发，後耻申冤。大礼空备，幽驾莫援。（《艺文类聚》四十五）

◇齐太尉文宪王公墓志铭

德被九官，功苞十乱。帝图必举，皇猷偕焕。斯谓国桢，是惟民翰。翱翔礼园，优游文馆。秘义烟涵，（《初学记》作「涌」。）环辞雨散。揆路扬辉，合庭改观。方翊隆平，变兹天网。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谢，庶僚谁长（《初学记》作「仰」。）铙吹罢音，松风代响。（《艺文类聚》四十六，《初学记》十一。）

◇齐太尉徐公墓志

公美风仪，善言笑。爱重琴基，流连情赏。拓宇东郊，暧然闲素。荣贵之来，无概怀抱。任居端揆，万务同归。簿领盈前，嚣尘满席。直举枉错，虚来实反。天道不仁，与善褰应。（《艺文类聚》四十六）

◇司徒谢ㄱ墓志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岳神昔降，和气令锺。以彼天爵，郁为人龙。崇墓往峻，世德今重。汉车作传，灵位攸侍。我君应符。非公莫宰。华衮既袭，轻罗自改。形虽庙堂，心犹江海。经邦已备，皇情回属。素辍柳，玄云罢曲。（《艺文类聚》四十七）

◇尚书右仆射范云墓志铭

合契兴王，匪劳物色。乘风郁起，化成龙翼。乃作喉唇，帝猷必举。乃作铨衡，彝伦有序。北京徂峻，东川回薄。蕴吾名臣，终天靡作。（《艺文类聚》四十八。）

◇太常卿任墓志铭

天才俊逸，文邪弘备。心为学府，辞同锦肆。含华振藻，郁焉高致。川溪望归，岩阿待阙。幽光忽断，穷钉黯灭。尔有令问，兰薰无绝。（《艺文类聚》四十九）

卷三十一

◎沈约（七）

◇善馆碑

至道玄妙，无迹可寻。寄言立称，已乖宗极。神宇灵房，於义非取。九仙缅邈，等级参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达人独往之事，志非易立；食松饮涧之情，理难轻树。止欲渐去喧嚣，稍离尘杂。於是既加整葺，营建堂宇。北负崇岳，南枕修衢。回托人表，鸡犬相绝。庭流松响，户接云根。指琼树而朝食，就瑶台而夜息。霓裳不反，凫舄忘归。朝九星，谒群帝。悠哉邈乎！与天地相毕矣。（《艺文类聚》七十八）

◇桐柏山金庭馆碑

夫生灵为贵，有识斯同；道天云及，终天莫反。终天莫反，故仙学之秘，上圣攸尊。启玉笈之幽文，贻金坛之妙诀。驻景谷，还光上枝。吐吸烟霞，变炼丹液。出没无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宾群帝。睹灵岳之骤启，见苍波之屡竭。望玄洲而骏驱，指蓬山而永骛。芝盖三重，驾螭龙之蜿蜒；云车万乘，载旗旆之逶迤。此盖栖灵五岳，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奥远，言象斯绝，金简玉字之书，玄霜绛雪之宝，俗士所不能窥，学徒不敢轻慕。且禁誓严重，志业艰劬，自非天禀上才，未易可拟。自惟凡劣，识鉴鲜方，徒抱出俗之愿，而无致远之力。早尚幽栖，屏弃情累。留爱岩壑，托分鱼鸟。涂愈远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末自夏，固乞还山。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圣主缵历，复蒙絷维。永泰元年，方遂初愿。遂远出吞台，定居兹苓。所憩之山，实惟桐柏。灵圣之下都，五县之馀地。仰出星河，上参倒景，高崖万沓，邃涧千回，因高建坛，凭岩考室，饰降神之字，置朝礼之地，桐柏所在，厥号金庭。事炳灵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以名馆。圣上曲降幽情，留信弥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约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窜景穷麓。结恳志於玄都，望霄容於云路。仰宣国灵，介兹景福。延吉祥於清庙，纳万寿於神躬。又愿道无不怀，泽无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颡。息鼓辍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诚。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翘心属念，晚卧晨兴。食正阳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采三芝而延伫，飞九丹而宴息。乘凫轻举，留舄忘归。以兹丹款，表之玄极。无日在上，日鉴非远。铭石灵馆，以旌厥心。其辞曰：

道无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学，理妙群方。用之日损，言则非常。修焉灵化，羽衣霓裳。九重兀，三山璀璨。日为车马，芝成宫观。虹旌拂月，龙船渐汉。万春方华，千龄始旦。伊余菲薄，窃慕隐沦。寻师讲道，结友问津。东采震泽，西游汉滨。依稀灵眷，仿佛幽人。帝明绍历，惟皇纂位。属心鼎湖，脱履神器。降命凡底，仰祈灵秘。瞻彼高山，兴言覆篑。启基桐柏，厥号金庭。乔峰迥峭，擘汉分星。临云置单，驾岳开，谷间涂蹇产，林祈葱青。谁谓应远，神道微密。庆集宫闱，祥流罕毕。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寿同南山，与天无卒。栾生变炼，外示无功。少君飞转，密与神通。因资假力，轻举腾空。庶凭嘉诱，永济微躬。（《艺文类聚》七十八）

◇法王寺碑

昔周师集於孟津，汉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兹地，殪楚由乎斯域。慧云匪由触石，法雨起乎悲心。驱之仁寿，度之彼岸。济方割於有顷，扑既燎於无边。陆旗风靡，水阵云披。萦山为堞，失其九天之险；负壑为隍，曾无一韦之阂。昏师反接，牧泥首。掬指则河舟尚虚，委甲则熊岭非峻。乃按兵江汉，誓众商郊。因斯而运斗枢，自兹而廓天步。业隆於夏，功高代殷。济横流而臣九服，握干网而子万姓。眷言四海，莫不来王。此惟余宅，宁止西顾。临朝夕之睿池，带长洲之茂苑。藉离宫於汉旧，因林光於秦馀馀。回廊敞币，复殿重起。连房极睇，周堵如云。铭曰：

往劫将谢，灾难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为丘岳，散成江河。俗缘浮诡，真谛遐长。匪因希向，曷寄舟梁。标功显德，事归道场。祁祁法众，同兹无我。振锡经行，只林宴坐。或期寂灭，或念薪火。惆怅三明，徘徊四果。（《艺文类聚》七十六）

◇齐太尉王俭碑

瞻旦而齐轸，轶夔龙而长骛。百辟翘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结辙，若派流之宗江汉。及宋道盛运，鼎命将改，而瞻鸟所集，未知适归。公高卧闲宇，独咤虚室。眷龙颜以托梦，咏日角以兴言。伫传岩之下，怀滋水之上。慨深版荡，念在濡足。霸君亦虑属一匡，情降三顾，卜匪熊罴，唯人是与。公深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废，妙识人英，察荣光於河渚，攀龙翼於云汉，倾方寸以奉国，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会，异轸同归。堆案盈几，充庭满室。随方引应，断决如流。辞不辍响，纸无停笔。精明外朗，神彩傍映。晒瞩接其光景，风云溢乎帷席。嚣喧总至，大薄相填。齐镳共轸，并而不杂。铭曰：

怅公赫矣，世载经纶。四彼三杰，六兹五臣。德参世命，道亚如仁。履步金门，濯缨兰畴。激水上征，倍帆郁起。（《艺文类聚》四十六）

◇齐故安陆昭王碑

公讳缅，字景业，南兰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图受。萧、曹扶翼汉祖，灭秦、项以宁乱。魏氏乘时於前，皇齐握符於後。灵源与积石争流，神基与极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盖当时。考景皇帝，含道居贞，卷怀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体河岳之上灵，气蕴风云，身负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范，英华外发，清明内昭。天经地义之德，因心必尽；简久远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测；怀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丽於天，滔滔犹四渎之纪於地。六幽允洽，一德无爽。万物仰之而弥高，千里不言而斯应。若夫弹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军麾命服之序，监督方部之数，斯固国史之所详，今可得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龙跃俟时，作镇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回；龛世拯乱之情，独用怀抱。深图密虑，众莫能窥。公陪奉朝夕，从容左右。盖同王子洛滨之岁，实惟辟强内侍之年。起予圣怀，发言中旨。始以文学游梁，俄而入掌纶诰。兰桂有芬，清晖自远。帝出於震，日衣青光。方轨茅社，俾侯安陆。受瑞析圭，遂荒云野。式掌储命，帝难其人。公以宗室羽仪，允膺嘉选。协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戴晖，龙楼之门以峻；献替帷，实掌喉唇。奉待漏之书，衔如丝之旨。前晖後光，非止恒受。公以密戚上贤，俄而奉职，出纳惟允，剑玺增华。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临ρ，纳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无爽。爰自近侍，式赞权衡，而皇情眷眷，虑深求瘼，姑苏奥壤，任切关河，都会殷负。提封百万，全赵之祓服丛台；方此为劣，临淄之挥汗成雨。曾何足称！乃鸿骞旧吴，作守东楚。弘义让以勖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抚同上德，绥用中典，疑狱得情而弗喜，宿讼两让而同归。虽春申之大启封疆，邓攸之缉熙萌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毂，衿带中流，地殷江汉。南接衡巫，风云之路千里；西通邓，水陆之涂三七。是惟形胜，阃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阳，威以夏日。泽无不渐，蝼蚁之穴靡遗；明无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远，自己而及物。惠与八风俱翔，德与五才并运。远无不怀，迩无不肃。邑居不闻夜吠之犬，牧人不睹晨饮之羊。誉表六条，功最万里。还居近侍，兼飨戎秩。候府寄隆，储端任显。东西两晋，兹选特难。羊愿言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匪获，谢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宫，令绩斯俟。禁旅尊严，主器弥固。禹穴神皋，地埒分陕，江左已来，常递斯任。东渚钜海，南望秦稽，渊薮胥萃，蒲攸在。货殖之民，千金比屋；郛凵之内，云屋万家。刑政繁舛，旧难详一。南山群盗，未足云多；渤海乱绳，方斯易理。公下车敷化，风动神行，诚恐既孚，钩距靡用。不待赭污之权，而建奸渠必翦；无假里端之籍，而恶子咸诛。被以哀衿，孚以信顺。南阳苇杖，未足比其仁；颍川时雨，无以丰其泽。公揽辔升车，牧州典郡，感达民祗，非待基月，老安少怀，涂歌里咏，莫不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车卧辙之恋，争涂忘远；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弥结。方城、汉池，南顾莫重。北指崤、潼，平涂不过七百；西接尧武，关路曾不盈千。蛮陬夷徼，重山万里。小则俘民略畜，大则攻城剽邑，晋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岁时不息，权埋穿掘之党，阡陌成群。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御；累藩咸受其弊，历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窥窬，伺我边隙。北风未起，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严城於焉早闭。永明八载，疆场大骇。天子乃心北眷，听朝不怡。扬旆汉南，非公莫可。於是驱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涂，仁风载路。轨躅清晏，车徒不扰。牛酒日至，壶浆塞陌。失义犬羊，其来久矣。徵赋严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灾蠹弥广。公扇以廉风，孚以诚德，尽任棠置水之情，弘郭待斯之信，金如粟而弗睹，马如羊而靡入，雏雉必怀，豚鱼不爽。由是倾巢举落，望德如归，椎髻首，日拜门阙，卉服满涂，夷歌成韵。礼义既敷，威刑具举。强民犷俗，反志迁情。风尘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彖蝗弗起，豺虎远迹。北狄惧威，关塞谧静。侦谍不敢东窥，驼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赵，席卷秦代，陪龙驾於伊洛，侍紫盖於咸阳。而遘疾弥留，焉大渐。耕夫释耒，桑妇下机，参请门衡，并走群望。维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死，春秋三十有七。城府玩然，庶僚如。男女老幼，大临街衢，接响传声，不逾时而达於四境。夷群、戎落，幽远必至。望城拊膺，震动郛邑。并求入奉灵杉，藩司抑而不许。虽邓训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罢市之慕，对而为言，远有惭德。神驾东还，号送逾境，奉觞奠以望灵，仰苍天而自诉，震响成雷，盈涂咽水。公临危审正，载遗话言。楚囊之情，惟几而弥固；卫鱼之心，身亡而意结。二宫轸恸，遐迩同哀。追赠侍中领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昭侯。时皇上纳麓在长，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卫，闻凶哀震，感绝移时。因遘沈疴，绵留气序。世祖日夜忧怀，备尽宽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虽外顺皇旨，内殷私痛。独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沾衣。若此移年，《疒翟》瘠改貌。天伦之爱，振古莫俦。及俯膺天眷，入纂绝业，分命懿亲，台牧并建，对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赠司徒，因谥为郡王，礼也。惟公少而英明，长而弘润，风标秀举，清晖映世，学篇书部，特善玄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ひ悦之丽，篆籀之则。穷六义於怀抱，究八体於毫端。弈思之微，秋储无以竞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称奇。至公以奉上，鸣谦以接下。抚僚庶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贵。虚怀博约，幽关洞开。宴语谈笑，情澜不竭。誉满天下，德冠生民。盖百代之仪表，千年之领袖，曾不愁留，梁摧奄及。岂吸侨终蹇谢，兴谣辍相而已哉！凡我僚旧，均哀共戚。怨天德之无厚，痛棠阴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遗尘，敝之穹壤。乃刊石图徽，寄情铭颂。其辞曰：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开金运，作始玉筐。三仁去国，五曜入房。亦白其马，侯服周王。本枝派别，因菜命氏。涉徐而东，义均梁徙。自兹以降，怀青拖紫。崇基岩岩，长澜氵尔々。惟圣造物，龙飞天步。载鼎载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干顾。景皇蒸哉，实启洪祚。乔岳峻峙，命世兴贤。膺期诞德，终後光前。几以成务，觉在民先。位非大宝，爵乃上天。爰始濯缨，清猷浚发。升降文陛，逶迤魏阙。惠露沾吴，仁风扇越。涉夏逾汉，政成基月。用简必从，日新为盛。在上哀衿，临下庄敬。草木不夭，昆虫得性。我有芳兰，民胥攸咏。群夷蠢蠢，岩别嶂分。倾山尽落，其从如云。挈妻荷子，负戴成群。回首请吏，曾何足云。昔闻天道，仁罔不遂。彼苍如何，兴山止篑。四牡方驰，六龙顿辔。斯民曷仰，邦国殄瘁。齐殒晏平，行哭致礼。赵徂昌国，列邦挥涕。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恸兴云陛。阶毁留攒，川泛归轴。竞羞野奠，争攀支毂。遵渚号追，临波望哭。无绝终古，惟兰与菊。涂由帝渚，朱轩靡驾。东首茔园，即宫长夜。逝川无待，黄金难化。锺石徒刊，芳猷永谢。（《文选》，《艺文类聚》四十五。）

◇齐丞相豫章文宪王碑

世载冠冕之晖，家开配天之业；洪源迈於委水，云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纵，非待河岳，道亚生知，德备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阊阖以上驰。回风飙於襟袖，宅山川於怀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时。康庄广辟，饰礼贤之馆；杞梓备收，罄滋兰之畹。既驾朱骖，又敷衮职。升降轩陛，率由孝敬。谦以备物，贵以在身。再握励己，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仪表瑰雄，风神秀杰。每至三元首旦，华裔在庭，轨玉端围，冠冕百辟。外夷震耸，犹单于之惧王商；群后瞻慕，若众星之俯日月。虽复以周公之亲，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德必从。譬由畎浍匪让，所以淼致江河；土壤同归，故能郁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铭彼太常，悬诸日月。铭曰：

大德风迈，其美云从。事贵愈贬，礼峻弥恭。且有厚命，车服以庸。羽仪列辟，冠冕群龙。周实多祜，汉有馀庆。奕奕皇族，於斯为盛。公之绥之，终和且敬。是惟宗国，庶邦作咏。（《艺文类聚》四十五）

◇比丘尼僧敬法师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言道往，标情妙觉。置想依空，练心成学。日悠长，疏年缅邈。风迁电改，斯理莫违。神有殊适，形无异归。临泉结恸，有怆徂晖。松飙转盖，山雨披衣。载刊贞轨，永播馀徽。（《艺文类聚》七十六）

◇齐临川王行状

公遵玄源於陵壑，禀黄中之正气，其性逸，其神凝。端华表美弱齿，弘贵著乎将立。云虚景暧，岳秀川氵亭，兰桂不逾其质，圭璋未究其美。幼而悦学，业茂从师。洽贯书场，该纬文圃。清晖秘誉，烛野光朝。（《艺文类聚》四十五）

◇齐司空柳世隆行状

公禀灵华岳，幼挺璋，清襟素履，发乎韶。及长，风质洞远，仪止祥华，动容合矩，吐言被律。时沈攸之狼据陕西，气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历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总全荆之力，兕甲十万，铁马千群，水陆长骛，志窥皇邑。公抗威川，勇略纷纭，显晦有方，出没无绪。攸之乃反旆互围，亲受矢石，增橹乘埤，严冲驾雉，云朋俯阚，地穴斜通，半藏晚飧，负户晨汲。公乃绥众以武，应敌以奇，灵锋电曜，威策云举。事切三版之危，气损九天之就。残寇外老，游党内摧。焚舟委甲，掬指宵遁。公风标艉彻，器范弘润，茂乎辞彩，雅善鼓琴。离纯蔡之高芬，纂锺稽之妙曲。虽婴拂世务，而素业无改。临姑苏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纡邦组。三临荡甸。五职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齐衡八凯，方驾五臣。（《艺文类聚》四十七）

◇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

比丘尼释净秀，本姓梁氏，安定乌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赐姓嬴氏。周孝王时，封其十六世孙非子於秦。其曾孙秦仲，为宣王侯伯。平王东迁，封秦仲少子於梁，是为梁伯。汉景帝世，梁林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乌氏，遂为郡人焉。自时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晖，蝉冕叠映。汉元嘉元年，梁景为尚书令，少习《韩诗》，为世通儒。魏时，梁爽为司徒左长史、秘书监，博极群书，善谈玄理。晋太始中，梁阐为凉、雍二州刺史，即尼之乃祖也。阐孙，晋范阳王骠骑参军事、渔阳太守。遭永嘉荡析，沦於伪赵，为秘书监、征南长史。後得还晋，为散骑侍郎。子畴，字道度，征虏司马。子粲之，仕宋征虏府参军事，封龙川县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旷劫，体妙解於当年，而性调和绰，不与凡孩孺同数。弱龄便神情峻彻，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门。至年十岁，慈念弥笃，绝粉黛之容，弃锦绮之习，诵经行道，长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许。於是心祈冥感，专精一念。乃屡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独为先觉，开譬内外。故雅操获遂。上天性聪睿，幼而超群。年至七岁，自然持斋。家中请僧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闻读《大涅经》，不听食肉，於是即长蔬不啖。二亲觉知，若得鱼肉，辄便弃去。昔有外国普练道人，出於京师，往来梁舍，便受五戒。勤翘奉持，未尝违犯。日夜恒以礼拜读诵为业，更无馀务。及手能书，常自写经，所有财物，唯充切德之用。不营俗好，少欲入道。父母为障，遂推流岁月，至年二十九，方获所志，落发青园，服膺寺主。上事师虔孝，先意承旨，尽身竭力，犹惧弗及。躬修三业，夙夜匪懈。僧使众役，每居其首，精进劬勒，触事关涉。有开士马先生者，於青园见上，即便记云：此尼当生兜率天也。又亲於佛殿内坐禅，同集三人，忽闻空中有声，状如牛吼。二尼惊怖，迷闷战栗，上忄炎然自若，徐起下床，归房执烛，检声所在。旋至构栏，二尼便闻殿上有人相语云：各自避路，某甲师还。後又於禅房中坐，伴类数人，二尼劓眠，此尼於睡中见有一人，头届於屋，语云：勿惊某甲师也。此尼於是不敢复坐。又以一时坐禅，同伴一尼，有小缘事，暂欲下床，见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挠某甲师。於是闭气徐出，叹未曾有。如此之事，比类甚繁，既不即记，悉多漏忘。不得具载。

性爱戒律。进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现请曜律师讲，内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忧虑事不办，夜即梦见亚鹊鸲鹆雀子各乘车，车并安轩，车之大小，还称可鸟形，同声唱言：我助某甲尼讲去。既寤欢喜，知事当成。及至就讲，乃得七十檀越，设供果食皆精。後复又请颖律师开律，即发讲日，清净罂水，自然香如水园香气，深以为欣。既而坐禅得定，至夜中方起。更无馀伴，便自念言将不犯独，即谘律师。律师答云：无所犯也。意中犹豫恐违失，且见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叹曰：呜呼！鸿徽未远，灵绪稍聩。自非引咎责躬，岂能导物？即自忏悔，行摩那睡。於是京师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规矩应法，尚尔思愆。何况我等，动静多过，而不惭愧者哉！遂相率普忏，无有孑遗。又於南园就颖律师受戒，即受戒日，净罂水香，还复如前。青园诸尼及以馀寺，无不更受戒者。律师於是亦次第诣寺，敷弘戒品，阐扬大教，故宪轨遐流，迄届於今。颖律师又令上约语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无不祗承。律藏之兴，自兹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师受戒，清净水香复如前，青园徒众既广，所见不同，师已迁背，更无觐侍。於是思别立住处，可得外严圣则，内穷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黄修仪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宝，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温，藿食忘饥，躬执泥瓦，尽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赐号曰禅林。盖性好闲静，冥感有徵矣。而制龛造像，无不毕备。又写集众经，皆令具足。装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罗伽龙王兄弟二人现迹，弥日不灭。知识往来，并亲瞻睹。招纳同住十有馀人，训化奖率，皆令禅诵。每至奉请圣僧，果食之上，必有异迹。又於一时，虔请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七日供养，礼忏始讫，摄心运想，即见两外国道人，举手其语：一云去罗，一云毗去罗。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坏衣色，如所见放。於是远近尼僧，并相放学，改服间色。故得绝於五十之过，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请河耨达池五百罗汉，日日凡圣无遮大会，已近二旬。供设既丰，复更请宾国五百罗汉，足上为千。及请凡僧，还如前法。始过一日，见有一外国道人，众僧悉皆不识，於是试相借问，自云从宾国来。又问来此几时，答云来此一年也。众僧觉异，令人灾培门，观其动静。而食毕，乃於宋林门出。使人逐视，见从宋林门去，行十馀步，奄便失之。又尝请圣僧浴，器盛香汤，及以杂物，因而礼拜。内外寂默，即闻器希杓作声；如用水法，意谓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见水杓自然摇动，故知神异。又曾夜中忽见满屋光明，正言已晓，自起开户，见外犹暗，即更闭户，还床复寝，久久方乃明也。又经违和极笃，忽自见大光明，遍於世界，出河树木，浩然无碍，欣尔独笑。旁人怪问，具陈所见，即能起行，礼拜读诵，如常无异。又於一时复违和，亦甚危困，忽举两手，状如捧物，语旁人不解。问言为何所捧？答云：见宝塔从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乐，无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无复患。又复违和，数日中亦殊绵忄，恒多东向视，合掌向空，於一时中。急索香火，移时合掌，即自说云：见弥勒佛及与舍利佛目连等诸圣人，亦自见诸弟子，数甚无量，满虚空中。须臾，弥勒下生翅头末城，云有人持幡华伎乐及三台来迎於此。上幡华伎乐，非世间比。半天而住，一台已在半路，一台未至半路，一台未见。但闻有而已。尔时已作两台，为此兆故，即更作一台也。又云：有两树宝华在边，人来近床，语莫壤我华，自此之後，病即除损，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凉风，或得妙药，或闻异香，病便即愈，疾瘥之为理，都以渐豁然而去，如此其数不能备记，又天监三年一夏违和，於昼日眠中，见虚空藏菩萨，即自围绕诵呗。呗声彻外，眠觉，所患即除。又白日卧，开眼见佛入房，幡盖满屋，语旁人令烧香，丁自不见。上以天监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闷，不下饮。彭城寺令法师，以六月十九日夜得梦见一处，谓是兜率天上，住止严丽，非世间比，言此是上住处，即见上在中。於是法师有语上：上得生好处，当见将接。上是法师，小品擅越，勿见遗弃。上即答云：法师丈夫，又弘通经教，自应居胜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师又云：不如此也。虽为丈夫，不能精进，持戒不及，上时体已转恶，与令法师素疏，不堪相见，病既稍增，饮粥日少，为治无益，渐就绵忄。至七月十二日，尔时天雨清凉，闷势如小退，自云梦见迎来至佛殿西头，人人捉幡竿，犹车在地。幡之为理，不异世间队担、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绝不复进饮粥。至二十二日，令请相识众僧设会，意似分别。至二十五日，云见十方诸佛，遍满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两炊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复动转。自云上兜率天，见弥勒及诸菩萨，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净罂，可高三尺许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於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见饮食。自然饱满，故不复须人间食也。但闻人间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面。将还，意欲与令法师。有人问何意将面去？答云：欲与令法师。是人言令法师是人中果报，那得食天上食，不听将去。既而欲见令法师闻居，上为迎法师来相见。语法师：可作好菜食，以饷山中坐禅道人；若修三业，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师不坐禅，所以令作食饷山上道人者，欲使与坐禅人作因缘也。自入八月，体中亦转恶，不复说馀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罗所领，恒来在左右，与我驱使。或言得人饷饮食，令众中行之。复云空中昼夜作伎乐，闹人耳也。（《广弘明集》二十三）

卷三十二

◎沈约（八）

◇冠子祝文

蠲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举。（《御览》作「学」。）童心自化。行之则至，无谓道赊。敦以秋实，食以春华。无耻下问，乃致高车。子孙千忆，广树厥家。（《初学记》十四，《御览》五百四十。）

◇祭蒋山庙文

我皇体天御宇，望日表尊，备乐变乎笙镛，郁礼华於俎豆，迩无不怀，远无不肃。鸟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绿之状，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逾二百，世兼四代。扬王桴，布瑶席。秦、梁、楚、赵之巫，把琼茅而延伫；燕、卫、宋、郑之音，结流风而成曲。九疑之求蔽日，三山之驾若云。（《艺文类聚》七十九）

◇忏悔文

弟子沈约稽首上白诸佛众圣：约自今生已前，至於无始，罪业参差，固非词象所算，识昧往绿，莫由证举。爰始成童，有心嗜欲，不识慈悲，莫辨罪报。以为毛群介品，事允庖厨，无对之缘，非恻隐所及。晨M暮龠，互月随年。兼腹填虚，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灵靡达，遨戏之间，恣行夭暴。春动飞沈，罔非登俎；傥想逢值，横加剿扑。却数追念，种汇实蕃；远忆想间，难或详尽。又暑月寝卧，蚊虻肤，忿之於心，应之於手。岁所歼殒，略盈万计。手因怒运，命因手倾，为杀之道，事无不足。迄至於今，犹未顿免。又尝竭水而渔，躬事网，牵驱士卒，欢娱赏会。若斯等辈，众夥非一。党隶宾游，愆咎交互。或盗人园实，或偷人刍拳。弱性蒙心，随喜赞悦。受分吞赃，皎然不昧。性爱坟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将二百。又绮语者众，源条繁广，假妄之愆，虽免大过，微触细犯，亦难备陈。又追寻少年，血气方壮，习累所缠，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排豁。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此实生死牢井，未易洗拔。灌志惨舒，性所同禀。迁怒过嗔，有时或然；厉色严声，无日可免。又言谑行止，曾不寻研，触过斯发，动沦无纪，终朝纷扰，薄暮不休。来果昏顽，将由此作。前念甫谢，後念复兴。尺流不息，寸阴骤往。愧悔攒心，罔知云历。今於十方三世诸佛前，见在众僧大众前，誓心克己，追自悔责，收逊前愆，洗濯今虑，校身诸失，归命天尊。又寻七尺所本，八微是构，析而离之，莫知其主。虽造业者身，身随念灭，而念念相生，离续无已。往所行恶，造既由心。行恶之时，其心既染。既染之心，虽与念灭。往之所染，即成後缘。若不本诸真谛，以空灭有，则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兴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无所托。布发顶礼，幽显证成。此念一成，相续不断。日磨岁莹，生生不休。迄至道场，无复退转。又彼恶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灭此重缘，则来恶弥遘。当今断绝，永息来缘。道无不在，有来斯应。庶达今诚，要之咸达。（《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千僧会愿文

弟子沈约上白十方诸佛；十方诸大圣：今目见前众僧，三界非有，五阴皆无，四倒十缠，其相和合。一切如电，挥万劫於俄顷；丘井易沦，终漂沈於苦岸。迷涂邃远，弱丧忘归。区区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谓为空谈。靡依靡归，不信不受。生灵一谢，再得无期。约所以抚心自恻，临践非譬者也。至圣凝寂，无迹可寻。缘应所感，事惟拯物。持钵安行，出彼只树。不逾停午，以福众生。芳尘馀法，峨然未改。约以往夏，遘罹疴疾。帝上哀矜，深垂愍虑，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会千僧，於其私宅，隆兹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只洪德，又思自罄家财。一举盈千，力难私办。稍而後满，事或易充。草堂约法师於所住山寺，为营八集，其一仰凭上定林寺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会集百僧於所创田庐。福不唐捐，闻之经训。心路皎然，又过於此。凡有涓毫，应证来业。无巨无细，咸归圣主。仰愿十方，共明此誓。岂足少酬天眷，盖以微寄诚心云尔。（《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为文惠太子礼佛愿疏

维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诸佛、一切贤圣：夫至理可祈，必凭诚於正觉；极妙有感，乃归仰於真如。然後取证现前，获验兹日。去岁皇帝暂亏御膳，小废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战悚。讳历劫多幸，夙世善缘；忝生王家，叨守储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门旦启，欣问竖之安；寝扉早避，访膳夫之宰。只树独园，伏膺下拜。伽蓝精舍，绕足顶礼。百神警卫，万福具臻。曾不信宿，圣躬和愈。岂非三宝之弘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从心欲，诚愿克果。今於崇正殿奉还法会千僧，仍留百僧，八关行道，又度二士，同日出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愿藉此功德，奉资皇帝陛下，寿与南山其久，年将北极俱长。道懋农轩，德高尧舜。上界八万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拟。元良之位，长守膝下之欢；上嗣之所，永保怀袖之爱。以兹法田，奉中宫皇后殿下，福履攸善，无思不届。天母之德，厚载不能加；任姒之盛，坤仪宁足匹？未及诸王妃主，宫掖嫔房，末来因缘，过去眷属，并同兹辰，预此慈善。又普为积苦饿鬼，受辜畜生，三途八难，六道十恶，水陆蠢动，山薮飞，湿生化生，有想无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浣濯。人天摄受，幽显证明。庶凭众力，其相津济。谨疏。（《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为文惠太子解讲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园安居。宝地禁苑，皆充供具。珍台绮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畅微言於永劫。三达宣其妙果，十住赞其祥缘。践二气而业升，离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舍宝躯，爰及舆冕。自缨巳降，凡九十九物。愿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华之固，苍黔飨仁寿之福。若有沦形苦海，得随理悟。坠体翱翔涂，不远斯复。十方三世，咸证伊言。兹誓或骞，无取正觉。（《释藏》轻四，《广弘明集》十九）

◇为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

大矣哉！妙觉之为妙也。无相非色，空不可极。而立言垂训，以汲引为方。慈波慧水，虽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灵篇宝籍，远探龙藏，盖无得而言焉。至於义指天山之表，文隐交河之外，又非断筹所能算也。逮於只树庵园之妙吼，四谛一乘之正说，垂译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词源海广，理涂灵奥。虽字流附响，万轸同起，分条散叶，离文析句，未或暨其万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树宝业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灵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游其涂而启其室也。秘藏之被东国者，靡不毕集。皆缮以宝缣，文以丽篆，凝光琼笥，炫彩瑶滕，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於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於六宵，启法门於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听僧，条载如左，以记其事焉。乃作颂曰：

十号神寂，三达空玄。迹由圣隐，教以慈宣。氤氲绪法，昭晰遗筌。标声妙住，腾华宝莲。文离龙藏，义溢中天。惟王禀照，道冠增睿。星罗宝幄，云开梵筵。思驰春马，理析秋蝉。灵场绚彩，正水兴莲。乘兹上果，永导芳缘。（《广弘明集》十九）

◇为齐竟陵王解讲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凭形辉化，必由委气之途；因方导理，必同肖天之质，是以表灵邃瑞，诞圣王宫。驻彩辰纬，停华日月，故能积慈成圣，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场，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萧子良，涤盥烦襟，栖情正业，肃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奥文，云开雨散。今魄首丹逵，日弘上朔；止步凝想，空明属念。虽神迹稍缅，而遗尘在兹。乃饰筵藻殿，张帷盛邸，洁诚祗事，建斯宝集。兰泉波涌，芳霭云回。秘理探微，玄况悠邈。宗条既举，穷功允就。论堂卷坐，义鼓停音。乘此芳缘，将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证无爽。（《广弘明集》十九。）

◇又

夫妙极众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感斯应。自鸾音辍唱，圆光寝辉，委华之相不传，踊地之符已远。行言入道，事难於造次；一悟阶空，效隔於俄顷。若非积毫成仞，累爝为明，无以方轨慧门，维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载怀，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奥籍。震微起滞，轮动云回；月殿含吕，魄弦上日。甘露既穷，辍言宝座；卷文罢席，衣履相趋。仰惟先后，禀灵娥德，叶景轩度，道载华岳，化洽汾阴，早弃兰宫，夙违椒掖，千乘不追，万锺靡及。终天之慕，不续於短年；希报之诚，思隆于永劫。敬祭躯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觉。仰愿圣灵，速登宝位。越四天之表，记十号之尊。惟兹三世，咸证于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广弘明集》十九）

◇为南郡王舍身疏

弟子萧王上白诸佛世尊、道德僧众：夫色固无象，触必归空；三世若假，八微终散。虽复回天震地之威，穷於寂灭；齐冠楚组之丽，靡救埃壤。而嗜欲易繁，每疚心术，舍施难弘，用迷假照。弟子树因旷劫，向报兹生，托景中璇，联华日彩，玉组夙纡，蕃麾早建。兰池紫燕之乘，扰於外闲；黼帐翠帷之饰，光於中寝。徒以心源尚滞，情路未昭，识谢兼忘，理惭独悟，不能叶调五气，绥御六神。霜暑或愆，风露时舛。是以敷襟上宝，栖诚妙觉。敬舍肌肤之外，凡百一十八种，当令经卫夙理，府络时顺，万祉云翔，百妖穷涤。望北极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愿宸居纳祜，则天均庆；少阳介福，俪日承休。储妃阐膺祥之符，皇枝广惟祺之祚，敬饰崇甍，严置宝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勖兹弘誓，证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祯和，招对灵应；玄涂菲昧，要之无爽。（《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舍身愿疏

优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安养陀弥陀世尊（云云、）一切众圣、今日道俗诸大贤德：夫形非定质，众缘所聚；四微不同，风火亦异。析而离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胆，未足为譬；静念求我，无时可得。而积此沦昏，生生不已，一念傥值，曾未移时。障习相荡，旋迷厥路。横指空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之为有；丰己伤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财，以充其欲；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岂直温肌啖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积箧盈藏，未尝登体，溢俎充庖，既饫斯弃。曾不知粟帛所从，事非因己；悠悠黔首，同有其分。离多共寡，犹或未均；我若有馀，物何由足。仁者之怀，不应若此！侵他之财，世称为盗。盗之甚者，孰过於斯？幽显推求，无一或可。君仰藉时来，久乘休运，玉粒晨炊，华烛夜炳，自此迄今，历年三十。遂乃服冕荣国，裂士承家，润盈身己，庆流仆妾，室非悬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馀袭；冬夜既蒙累玺，而棱有赢衾。自斯已上，侈长非一。虽等彼豪家，其陋己甚；方诸窭室，所迈实多。悟此非常，事由诸佛。有怀舍散，宜光道场。饥寒困苦，为患乃切，布满州县，难悉经缘。其当称力因事，一旦随年，头目髓脑，诚难轻慕，亏己瞻物，未易顿行。誓欲广念深恩，积微成著，施路檀门，冀或能践。以大梁天监之八年年次玄枵日殷鸟度夹锺纪月十八，在於新所，创蒋陵皇宅，请佛及僧，仿佛只树，息心上士，凡一百人。虽果谢庵园，𠸄卞非香国，而野粒山蔬，可同属餍。兼舍身资服用百有一十七种，微自损撤，以奉现前众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萧散，形质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缘业舛互，世谛烦记；变形改饰，即事为难。故关以八支，导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置之虚室，主人高卧，取逸闲堂，呼为八关，去之实远。虽有供施之缘，而非断漏之业。约今谨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来，分留上德，勖成微志。藉此轻因，庶证来果。广功德之言，非所敢及。（《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卷三十三

◎江淹（一）

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宋泰始中，为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举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国左常侍。元徽中，为建平王南徐州参军，领南东海郡丞，左迁建安吴兴令。升明初，入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齐台建，补记室参军。建元初，为建安王记室，带东武令，迁中书侍郎。永明中，迁骁骑将军，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领国子博士。少帝初，兼御史中丞。建武初，为车骑临海王长史，除廷尉卿，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出为宣城太守，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进秘书监。东昏末兼卫尉。武帝举义，以为冠军将军兼司徒左长史。中兴建，迁吏部尚书，转相国右长史，梁受禅，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引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天监四年卒，谥曰宪。有《齐史》十二卷，《集》二十卷，《後集》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虹赋

东南峤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红壁千里，青萼百仞，苔滑临水，石险带溪。自非巫咸采药，群帝上下者，皆剑意焉。於时夏莲始舒，春荪未歇，肃ぎ波渚，缓曳汀潭。正逢岩崖照雨，云烟烂色。俄而雄虹赫然，晕光曜水，偃蹇山顶，舄奕江湄。仆迫而察之，实日（《集》作实雨日。）阴阳之气，信可观也。又忆昔登炉峰上，手接白云；今行九石下，亲弄绛。二奇难并，感而作赋。曰：

逦迤奇义兮，不极之连山。禺鳙虎豹兮，玉虺腾轩。孟夏茵兮。荷叶涵莲。怅何意兮容与，冀暂缓此忧年。失世上之异人，迟山中之灵迹。掇仙草於危峰，镌神丹於崩石。视岫之吐翕，看鼋梁之交积。於是紫雾上河，绛氛下汉；白日无际，碧云卷半。残雨萧索，光烟艳烂；水学金波，石似琼岸。错龟鳞之がが，绕蛟色之漫漫。俄而赤电出，蚴虬神骧。暧昧以变，依稀不常。非虚非实，乍灭乍光。艳赫山顶，照燎水阳。虽图纬之有载，旷世识而未逢。既咨嗟而踯躅，聊周流而从容。相番禺之广野，意丹山之乔峰。骑传说之一星，乘夏后之两龙。彼灵物其讵几，寂火灭於山红。馀形可，残色未去，曜葳蕤而在草，映青葱而结树，昏青苔於丹渚，暧朱草於石路，霞晃朗而下飞，日通笼而上度，俯形命之窘局，哀时俗之不固，定赤舄之易遗，乃鼎湖之可慕，既以为も髻四毳之驾，方瞳一角之人，帝台北荒之际，山西海之滨，流沙之野，析木之津。云或怪彩，烟或异鳞。必杂虹霓之气，阴阳之神焉。（《本集》、《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四时赋

北客长欷，深壁寂思。空床连流，圭窬淹滞。网丝蔽月，青苔绕梁。春华虚艳，秋日徒光。临飞鸟而魄绝，视浮云而意长。测代序而饶感，知四时之足伤。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织；园桃红点，流水碧色。思旧都兮心断，怜故人兮无极。至若炎云峰起，芳树未移；皋兰生坂，朱荷出池。忆上国之绮树，想金陵之蕙枝。及夫秋风一至，白露团团；明月生波，萤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楸，念机上之罗纨。至於冬阴北边，永夜不晓。平芜际海，千里飞鸟。何尝不梦帝城之阡陌，忆故都之台昭。是以轸琴情动，戛瑟涕落。逐长夜而心殒，随白日而形削。故秦人秦声，楚音楚奏。闻歌更泣，见悲已疚。实由魂气怆断，外物非救。参四时而皆难，况仆人之末陋也。（《本集》，《艺文类聚》三引夏、秋、冬三条。）

◇江上之山赋

渊Ｅ溶兮，楚水而吴江。刻划酋卒兮，山云而丘峰。挂青萝兮万仞，竖丹石兮百重。百重兮岩，如断兮如削。旆嶷兮尖出，岩兮穴凿。波潮兮吐纳，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崖兮积沓。禺鳙兮赤尾，鼋鼍兮合币。见红草之交生，眺碧树之四合。草自然而千华，树无情而百色。嗟世道之异兹，牵忧患而来逼。怀炉炭於片景，抱丝绪於一息。每忆远而生短，恒轮平而路仄。信悬天兮窈昧，岂系命於才力。既群龙之咸疑焉众状之所极。俗逐事而变化，心应物而回旋。既歙以未悟，亦纬缰而已迁。伊人寿兮几何，譬流星之天。怅日暮兮吾有念，临江之断山。虽不敏而无操，愿从兰芳兮与玉坚。乱曰：折芙蓉兮蔽日，冀以荡夫忧心。不共爱此气质，何独嗟乎景沈。（《本集》、《艺文类聚》七，《初学记》五。）

◇井赋

穿重壤之千仞，构玉之百节。营之不日，既汲既渫。（《御鉴》百八十九）

◇丽色赋

楚臣既放，魂往江南。弟子曰玉，释解骖。潆潆渌水，青衫。乃召巫史，兹忧何止。史曰：臣野胶学蔽理，臣之所知，独有丽色之说耳！夫绝代独立者，信东邻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质，亦卢瞳而唇。洒金花於珠履，疯绮袂与锦绅。色练练而欲夺，光炎炎其若神。非气象之可譬，奚影响而能陈。故仙草灵葩，冰华玉仪。其始见也，若红莲镜池；其少进也，如彩云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陆离。宝过珊瑚同树，价值琼草共枝。虽玉堂春姬，石室素女，张烟雾於海际，耀光影於河渚。乘天梁而皓荡，叫帝阍而延伫。犹比之无色，方之非侣。於是雕台绣户，当衢横术；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严丽，互虹梁之峻密。锦幔垂而香寂，桂烟起而清溢。女乃耀邯郸之ε步，媚北里之鸣瑟。若夫红华舒春，黄鸟飞时；绀蕙初软，兰始滋。不击蘅带，无倚桂旗；摘芳拾蕊，含咏吐辞。笑月出於陈歌，感蔓草於卫诗。故气炎日永，离明火中，槿荣任露，莲花胜风，後栏丹柰，前轩碧桐，笙歌畹右，琴舞池东，嗟楚王之心悦，怨汉女之情空。至乃西陆始秋，白道月弦，金波昭户，玉露暧天，网丝挂墙，彩萤绕梁。气已湿兮未半，星虽流兮夜何央。忆杂兮且一念，怜锦衾兮以九伤。及栈阴凋时，冰泉凝节。轩叠厚霜，庭澄积雪。鸟封鱼敛，河凝海结。紫帷铪币，翠屏环合；麝密周彰，灯炉重沓。耻新台之青楼，想上宫之邃阁。若乃水昭景而见底，烟寻风而无极。霞出吴而绮章，云堆赵而碧色。雾辞楚而容裔，风去燕而凄恻。莫不辍镜徙倚，击瑟心息。於是帐必蓝田之宝，席必蒲陶之文。馆图明月，室画浮云，春蚕度网，绮地应纺，秋梭鸣机，织为衣，象奁琼盘，神沥仙丹，雕柱彩瑟，九华六出，翠蕤羽钗，绿秀金枝，言必入媚，动必应规，有光有艳，如合如离，气柔色靡，神凝骨奇。经秦历赵，既无其双。寻楚访蔡，不觌其容。亦可驻发还质，骖星驭龙。蠲忧忘死，保其家邦。非天下之至丽，孰能与於此哉！宋大夫耀影汰迹，萦魂洒魄，赏以双珠，赐以合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拂巫荡祝，永为上客。（《本集》，《艺文类聚》十八。）

◇待罪江南思北归赋

伊小人之薄伎，奉君子而抚力。接河汉之雄才，击日月之英色。绝云气而厉响，负青天而抚翼。德被命而不渝，恩润身而无极。何规矩之守任，信愚陋而不肖。愧金碧之琳郎，惭丹船之照曜。樊天网而自离，徒夜分而谁吊。遭大道之隆盛，虽草木而勿履。误衔造於远国，出颠沛之愿始。去三辅之台殿，辞五都之城市。惟江南兮丘墟，遥万里兮长芜。带封狐兮上景，连雄虺兮苍梧。当青春而离散，方仲冬而遂徂。寒蒹葭於余马，伤雾露於农夫。跨金峰与翠峦，涉桂水与碧湍。云清泠而多绪，风萧条而无端。猿之吟兮日光回，之啼兮月色寒。究烟霞之缭绕，具林石之刀ヴ。

於是临虹以筑室，凿山楹以为柱。上皓皓以临月，下淫淫而愁雨。奔水潦於远谷，汩木石於深屿。鹰隼战而橹巢，鼋鼍怖而穴处。若季冬之严月，风摇木而骚悄。玄云合而为冻，黄烟起而成雪。虎局而敛步，蛟夔尼而失穴。至江蓠兮始秀，或杜衡兮初滋。桂含香兮作叶，藕生莲兮吐丝。俯金波兮百丈，见碧沙兮来往。雾兮半出，云杂错兮飞上。石昭烂兮各色，峰近远兮异象。反回风之摇蕙，天潭潭而下露。木萧梢而可哀，草林离而欲暮，夜灯光之寥回，历隐忧而不去，心汤汤而谁告，魄寂寂而何语，情枯槁而不反，神翻覆而凶据。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犹储精於沛乡；奇略独出之君，尚婉恋於樊阳。潘去洛而掩涕，陆出吴而增伤。况北州之贱士，为炎士之流人。共魍魉而相偶，与萧蛸而为邻。秋露下兮点剑舄，青苔生兮缀衣巾。步庭庑兮多蒿棘，顾左右兮绝亲宾。忧而填骨，思兮乱神。愿归灵於上国，虽坎轲而不惜身。（《本集》，《艺文类聚》二十七。）

◇恨赋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於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鼋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若乃赵王既虏，迁於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斋志没地，长怀无已。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夜之不。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见汨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沈。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币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文选》）

◇别赋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於水滨，车逶迟於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居人愁卧，悦若有凶。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ァ，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都，送客金谷。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惊驷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造分手而衔涕，感寂漠而伤神。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测，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段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於一剑，非贾价於泉里。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カ。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唯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同琼之晨照，其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春宫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凝兮夜何长。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傥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守丹灶而不顾，练金鼎而方坚。驾鹤上汉，骖鸾腾天。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闲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丘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文选》，《艺文类聚》三十。）

◇去故乡赋

日色暮兮，隐吴山之丘墟。北风片兮绛花落，流水散兮翠茆疏。爱桂枝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见，怅浮云而离丑。乃凌大壑，越沧渊。茫茫积水，陵陵断山；穷阴帀海，平芜蒂天。於是泣故关之已尽，伤故国之无际。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袂。听蒹葭之兰瑟，知霜露之流滞。对江皋而自忧，吊海滨而伤岁。抚尺书而无悦，倚樽酒而不持。去室宇而远客，遵芦苇以为期。情婵娟而未罢，愁烂漫而方滋。切赵瑟以横涕，金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渊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绝世独立兮，报君之之一顾。是时霜翦蕙兮风摧芷，平原晚兮黄云起。宁归骨於松柏，不贾名於城市。若济河无梁兮，沈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已陈，愿使黄秸兮报佳人。横羽觞而淹望，抚玉琴兮何亲。赡层山而蔽日，流馀涕以沾巾。恐高台之易晏，与蝼蚁而为尘。（《本集》，《艺文类聚》三十。）

◇哀千里赋

萧萧江阴兮，荆山之岑。北绕琅邪碣石，南驰九疑桂林。山则异岭奇峰，横屿带江；杂树亿尺，红霞万里。水则远天相逼，浮云共色；云云无底，溶溶不测。其中险如孟门，豁若长河；参差巨石，纵横龟鼍，若乃夏后未凿，秦皇未避，崭岩生岸，弊《辶里》成迹。驰湍走浪，漂沙击石。伊孟冬之初立，出首夏以归来。自出国而辞友，永怀慕而抱哀。魂终朝以三夺，心一夜而九摧。徙望悲其何及，铭此恨於黄埃。於时鸿雁既鸣，秋光亦穷。水黯黯兮莲叶动，山苍苍兮树色红。思云车兮沅北，望裳兮沣东。惜重华之已没，念芳草之坐空。既而悄怆成忧，悯默自怜。信规行之未旷，知矩步之已难。虽河北之爽垲，犹橘柚之不迁。及年岁之未晏，愿匡坐於霸山。（《本集》）

◇泣赋

秋日之光，流兮以伤。雾离披而杀草，风清泠而绕堂。视左右而不，具衣冠而自凉。默而登高谷，坐景山，倚桐柏，对石泉，直视百里，处处秋烟，阒寂以思，情绪留连。江之水矣莲叶红，南有乔木叶已穷。心蒙蒙兮恍惚，魄漫漫兮西东。咏河衮之故俗，眷徐扬之遗风。眷徐扬兮阻关梁，咏河衮兮路未央。虑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欷潺缓兮沫袖，泣呜咽兮染裳。若夫齐景牛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视！镜终古而若斯，况余辈情之所使哉！（《本集》，《御览》四百八十八。）

◇倡妇自悲赋（并序）

汉有其录，而凶其文。泣蕙草之飘落，怜佳人之埋暮，乃为辞焉。

粤自赵东，来舞汉宫。瑶序金陈，桂枝娇风。素壁翠楼，明月徒秋。歌声忽散，伤人复愁。君王更衣，露色未。侍青銮以云耸，夹丹辇以霞飞。愿南山之舞隙，指寿陵以同归。俄而绿衣坐夺。（《艺文类聚》作夺，）白华卧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屑骨不怜，抵金谁吝，九重已闭，高门自芜。青苔积兮银阁涉，网罗生兮玉梯虚。度九冬而廓处，经十秋以分居。伤营魂之已尽，畏松柏之无馀。归故乡之未光，实夫君之晚滋。去柏梁以掩袂，出桂苑而敛眉。视朱殿以再暮，抚嫔（《艺文类聚》作颠。）华而一疑。於是怨帝关之遂，怅平原之何极！霜绕衣而葭冷，风飘轮而景昃。御思赵而不顾，马怀燕而未息，泣远山之异峰，望浮云之杂色，若使明镜前兮，碎孤雁之锦翼。乃为诗曰：曲台歌未徙，黄壤器已亲。玉归无色，罗衣会生尘。骄才雄力君何怨，徒念薄命之苦辛。（《本集》，《艺文类聚》三十二。）

◇知己赋

陈国之华者，故吏部郎殷孚其人也。博而能通，学无不览；雅赏文章，尤爱奇逸。虽志隐岩石，而名动京师矣。才多深见，气有远度。虽安期千里，不能尚焉。始於北府相值，倾盖无已。仆乃得罪峤外，遐路窈然。始还旧都，会君寻卒，故为兹赋，以寄深哀。

顺祇效宝，渎灵会昌。时雨锺祉，山云降祥。承瑶叶之馀暖，系金枝之未光。耸孤韵以风迈，骞逸气以烟翔。故学不常师，而心镜群籍；理不启问，而情昭诸密。采图辨纬，游机访历；潜志百氏，沈神六经。冥片义象，该洽性灵；儒不隐迹，墨无遁形。既含道润，亦发才华。采耀秋月，文丽冬霞。有体有艳，光国光家。识包上仁，义兼高行。如彼清波，可挹可镜。又象冲室，惟清惟净。气拟北海，情方中散。风流未辍，盛名犹纂。英驰芬激，誉流声满。我筠心而松性，君金采而玉相。伊邂逅之未遇，爰契阔於朱方。丹琼譬而非宝，绿兰比而无芳。每赏矜其如契，贵怀允而不忘。亟间席兮惆怅，屡缓带而从容。论十代兮兴毁，访五都兮异同。谈天理之开墓，辩人道之始终。罄龙图及凤书，倾苍册与篆字。储西国之阙文，采东京之逸记。阅歆、向之旧旨，阐锺、王之新意。对楚、汉之赡墨，览魏、晋之鸿策。校远近之真假，削古今之名实。每齐韵而等迳，辄同怀而其术。吐情志而深赏，忘年齿而隆眷。拟余才兮前华，比余文兮後彦。余结袂於山石，君凭神於寒霰。何远期之未从，痛戢景其如电。堂酒兮一尘，暮灯兮万春。黛草兮永秘，朱丹兮何晨。闻瑶质兮可变，知余采兮易夺。唯华名与芳晖兮，争日月而无沫。（《本集》）

◇伤友人赋

仆之神交者，尝有陈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赏，博学多闻，才明敏而识奇异。仆以为天下绝伦，黯与秋草同折。今不复见矣。既而陈书有念，横瑟无从。虽乏张、范通灵之感，庶同嵇、向笃徒之哀。乃为辞曰：

泫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糸神绪而作氏，胤灵枝而启胄。轹四代而式昌，洎十叶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调迥韵，惠志聪情。倜傥远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寂寥灵素。文攀渊、卿，史类迁、固。譬如冬雪，既华既洁。将似秋月，至丽至彻。乃上代而少双，故叔世而旷绝。吊蕙若之暂芳，恸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於一顾。邈畴年之缱绻，窃生平之游遇。既游遇兮可寻，乃协好兮契心。怀爱重於素璧，结分珍於黄金。舍一代而笑浅，访古人而来深。固齐术而共径，岂异袖而同襟。尔凝情於霜柏，我发志於冬桂。击千品之消散，镜百侯之衰替。带荆玉而争光，握随珠而比丽。披图兮昭籍，抽经兮阅史。共检兮洛书，同析兮河纪。既思游兮百说，亦穷精兮万里。爱时文之绮发，赏赋艳兮锦起。罄古今之宝赆，殚竹素之琛奇。信朝日之徒昃，属夜星之空移。览秋实於西苑，摘春华於东池，蚤同岁於上京，未满年於下国，尔湘水兮深沈，我前山兮眇默，惟音华与书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结谊兮梁门，复从官兮朱藩。何人径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树，销紫芝之灵根。永远书於江ㄊ，结深痛於尔魂。魂绵昧其若绝，泣萦盈其若结。吝妙赏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金虽重而见铸，桂徒芳而被折。百年一尽兮，贵扬蕤於後烈。（《本集》，《艺文类聚》三十四。）

◇伤爱子赋（并序）

江艤，字胤卿，仆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为美器。惜哉遘闵。涉岁而卒，悲至踯躅，乃为此文

惟秋色之颢颢，心结兮兮悲起。曾悯怜之惨凄，痛掌珠之爱子。形而外施，心切切而内圮。日月可销兮悼不灭，金石可乐兮念何已。

缅吾祖之赫羲，帝高阳之玄胄。惜衰宗之沦没，恐余人之弗构。觊三灵之见福，伫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胤卿，那逢天兮不。尔诞质於青春，摄提贞乎孟陬。谓比方於右列，望齐英於前修。高行之美迹，弘盛业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尔同凋於梧楸。忆朱明之在节，顾岐嶷之可贵。睨炉帐而多怊，瞻户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寞，失音容之仿佛。姊目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饮泪。感木后而变哀，激左右而陨欷。夺怀袖之深爱，尔母氏之丽人。屑丹泣於下壤，亻素殷忧於上。视往端而擗栗，践遗绪而苦辛。就深悼而谁弭，归末命兮何陈。我过幸於时私，爰守官於江浔。悲薄暮而增甚，思曛黄而不禁。月接日而为光，霞合云而成阴。雾笼笼而带树，月苍苍而架林。嗟柰何兮弱子，我百艰兮是寻。验纤带之夜绥，察葆鬓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欢寡而戚饶。虽十纪之空名，岂百龄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湛白露之凝朝。指兹譬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销。然则生之乐兮亲与爱，内与外兮长与稚。伤弱子之冥冥，独幽泉兮而永。余无愆於苍祇，亦何怨於厚地。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於净刹，与尘习兮永弃。（《本集》，《释藏》策人，《广弘明集》二十九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梁王兔园赋（并序）

或重古轻今者。仆曰：何为其然哉！无知音则已矣。聊为古赋，以夺枚叔之制焉。

碧石倚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绝红壁，仰望穴寥兮数千尺。硬秋，汩氵屈成岫，《谷含》呀而窟窦，哮高学确。紫芜丹驳，苔点绮缛。若断若续，如此者百有十处。奔水激集，氵婴溟洁渠。湟吐吸，跳波走浪。溅沫而相及，满漾长惊。浇灌远注，无时息焉。青树玉叶，弥望成林。亦有轮累危，一枝百顷。万叶共阴，缥草丹蘅。江离梦荆，酷郁交布。原满隰平。於是金塘湎演，绿竹被坂；缭绕青翠，若近复远。白砂如积雪者焉，碧石如圆者焉。水鸟驾鹅，ケゲ鸿雁，上飞衡阳，下宿沅汉。十十五五，忽合而复散。乃有绮云之馆，霞之台。其乐足以弃国释位，遗死忘归也。

若夫墨翟、商瞿之伦，学兼师术，才参道真，方驾连轸，于沼之滨。乃射宿饵鲂，前缴；青点黄粱，霍鳖羹。需犭屯柘浆，穷嬉极娱。云翱兮烟翔，超然左览苍梧。右睨邓林，崩石梧岸。冖IO藏阴，逮至山顶。丹壁四平，灵木夹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视流星。既投冠而弃剑，亦抗魄而荡灵。於是大夫之徒，称诗而归。春阳始映，朱华未希。卒逢邯郸之女，蕙色玉质。命知其丽，攒连映日；绮裳下见，锦衣上出。虽复守礼，令人意失。遂谣曰，碧玉作碗银为盘，一刻一镂化双鸾。乃报歌曰：美人不见紫锦衾，黄泉应至何所禁。妃因别曰：见上客兮心历乱，送短诗兮怀长叹。中人望兮蚕既饥，躞蹀暮兮思夜半。（《本集》，《艺文类聚》六十五，初学记二十四。）

◇横吹赋（并序）

骠骑公以剑卒十万，御荆人於外郊。铁马烦而耸色，彩旄耀而士衔威。军容有横吹，仆感而为之赋，云：（谨案：耸色上说一字。）

北阴之竹兮，百尺而不见日。石空龙而成象，山沓合而为一。云迳迳而孤去，风时时而寒出。木敛柯而攒ヴ，草骞叶而萧瑟。故左崎羲，右固曾，树岩，水泓澄。镇雄蛟及雌虺，独鸱与单鹰，白山颢，赤山艳，币流沙，经西极，原陆窈，灌莽深，人声绝，马迹沈，寂然四顾，增欷累金，虽欲止而不能禁。此竹方可为器，乃出天下之英音。於是带以珉色，扣以琼文。润如沈水，华若浮云。赤《赤受》紫驳，星含露分。其声也，则鞅郁有意，摧萃不群，迢遥冲山，崎曲抱津，绵幂顺序，周流衔吕。故西骨秦气，悲憾如怼；北质燕声，酸极无已。断绝百意，缭绕万情。金黄烟及白草，泣虏军与汉兵。於是海外之云，处处而秋色；河中之雁，一一而学飞。素野黯以风暮，金天艳以霜威；衣袂动兮雾入冠，弓刀劲兮马毛寒。五方军兮出不及，杂色骑兮往来还。旃如云兮帜如星，山可动兮石可铭。功一竖兮迹不夺，魂既英兮鬼亦灵。奏此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有曲，和歌尽而泪续。重一命而若烟，知半气之如烛。美人恋而婵缓，壮夫去而踯躅。故感魂伤情，获赏弥倍。妙器奇制，见贵历代。所以韵起西国，响流东都；浮江绕泗，历楚传吴。故函夏以为宝饰，京关以为戎储。至于贝胄、象弭之威，织文、鱼服之容鄞山锡刃，耶溪铜锋，皆陆断犀象，水斩蛟龙。载云旗之逶迤，扈屯骑之溶溶。啾寥毫於前衡，亻陆离於後阵。视眄眩而或近，听嘹嘈而远震。奏白登之二曲，起关山之一引。吐哀也，则琼瑕失彩；冲乐也，则铅垩生润。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代能识此声者，长灭淫而何吝。（《本集》）

卷三十四

◎江淹（二）

◇扇上彩画赋

临淄之稚女，宋郑之妙工。织素丽於日月，传画明於彩虹。洛阳之伎极，江南之巧穷。故饰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出峨嵋之阳，雌黄出家之阴。彤眉发王屋之岫，碧髓挺青蛉之岑。粉则南阳之铅泽，墨则上党之松心。山乃崭岩郁山聿，路必党莽崎。驭龙所不远至，驾凤未之前寻。乃杂族以为此扇，为群翳素女与玉琴。玉琴兮散声，素女兮武情。天兮舒缥，暮云兮含。窗中暖兮露始滴，池上凝兮月又明。玉琴兮珠微，素女兮锦衣。促织兮始鸣，秋蛾兮初飞。识桂茎之就罢，知兰叶之行衰。愿解而捐，指黄墟而先归。重曰：碧台寂兮无人，蔓丹草与朱尘。度俄然如一代，经半景若九春。命增得为彩扇兮，出入玉带与绮绅。（《本集》，《艺文类聚》六十九，《初学记》二十五。）

◇丹砂可学赋（并序）

咸曰：金不可铸。仆不信也。试为此辞，精思云尔。

惟云场之少折，乃人迳之多忧。虽瑶笙及金瑟，离翠帐与丹帱。吞悲欣於得失，稀哀乐於春秋。焕如星绝，黯如火灭。星绝难光，光灭可伤。故从师而问道，冀幽路之或。测神宗之无缓，践云极之不赊。信名山及石室，验青项与丹砂。五难之重滞，摧九仙之轻华。故抱魄寂处，凝神空居。泯邈深昼，窈郁重虚。觇炫耀而可见，听穴寥而有馀。於是乘河汉之光气，骑列星之彩色。辍阴阳於形有，传变化於心识。浮恍惚而无涯，泛灵怪而未极。架日月之精照，骞蛟龙之毛翼。遂乃气穆肃而神奔，骨窈窈而鬼怪。缀葳蕤而成冠，点杂错而为。出湎泣而遐骛，贯蒙鸿而上厉。凤之为兮蔽日，鸾之集兮为群。左昆整吾之炎景，右崦嵫之卿云。烂七采之昭耀，漫五色之。非世俗之习见，焉鬼神之尝闻。既而暖碧台之错落，耀色宫之珑玲。幻莲花於绣闼，化蒲萄於锦屏。丹光而电延，玩翠氛而杳冥。轩忄敞惘於长虹，阶宅傺於奔鲸。惑龙宫之殿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迷忄万利之宫名。故灵偃蹇兮姣服，女婵娟焉可观。秀青色之泯靡，熳美目之波澜。襞日月之纂组，袭星宿之罗纨。百味酒兮灵之集，河供鲤兮灵之安。却交甫之玉质，笑陈王之妙颜。所以乐精玄於太一，妙宫徵於清都。箫含声而远近，琴吐音而有无。奏神鼓於玉袂，舞灵衣於金裾。韵踯躅而易变，律参差而难图。非南风之能拟，讵濮水之敢模。於是流氵养不一，遨曹无边。蛾眉既散，锺鼓都捐。乘彩霞於西海，驷行两於丹渊。山差池而镜壑，水清明而抱天。山舍玉以永岁，水藏以穷年。拟若木以写意，拾瑶草而悠然。遂乃凝虚敛一，守仙闭方；智寂术尽，魄死心凶。白生不能关其说，惠子无以挫其芒。原其耻市朝之失道，疾谗嬖之不祥。却文采之冶，去利剑之铿锵。忄生死於半气，惜百年於一光。故以铸金为器，丹砂为浆。惭吝既尽，妖怨当忘。吾师以为可学，而公予谓之不良欤！（《本集》，《艺文类聚》七十八。）

◇水上神女赋

江上丈人，游宦荆吴。首卫国，望燕途，历秦关，出宋都，遍览下蔡之女，具悦淇上之姝，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无也。乃造南中，渡炎洲，经玉涧，越金流。路逶迤而无轨，野忽漭而鲜俦。山反覆而参错，水浇灌而萦薄。石五采而横峰，云千里而承萼，日炯炯而舒光，雨屑屑而稍落，紫茎绕迳始参差，红荷绿水才灼烁。忽而精飞视乱，意徙心移，绮靡菱盖，怅望蕙枝。一丽女兮碧渚之崖，暧暧也。非云非雾，如烟如霞。诸光诸色，杂卉杂华。的的也。象象璧，若虚若实。绫锦其文，瑶贝合质。遂乃红唇写朱，真眉学月。美目艳起，秀色烂发。窈窕暂见，偃蹇还没，冶异绝俗，奇丽不常，书琴羞艳，素女惭光，笑李后於汉主，耻西施於越王。神翻覆而愉悦，志离合而感伤。女遂俯整玉大，仰肃金镳。或采丹叶，或拾翠条。守明玑而为誓，解琅干而相要。情乍合而还散，色半亲而复娇。耸车於水际，停云霓於山椒。奄人祇之仿像，其光气而寂寥。於时也，采霞绕绕，卿云缦缦。石琼文而翕艳，山龙鳞而昭烂。苔绿根而攒集，草红葩而舒散。日炫晃以胧光，树葳蕤而葱葱粲。无西海之浩荡，见若水之千寻。非丹山之赫曦，闻琴瑟之空音。理洞彻於俗听，物惊怪於世心。恨精影之不滞，悼光晷之难惜。阅有无於俄顷，验变化於咫尺。视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凶迹。野田田而虚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冲波，背橘浦，向椒阿。⋮矶木石，洪漭蛟鼍。顾御仆而情饶，巡左右而怨多。吊石渚而一欷，怅沙洲而少歌。苟悬天兮有命，永离决兮若何。妙声无形，奇色非质。丽於嫔嫱，精於琴瑟。寻汉女而空佩，观清角而无匹。嫔杨不足闻知，夔牙焉能委悉。何如明月之忌玄云，秋露之惭白日。愁知形有之留滞，非英灵之所要术也。（《本集》，《艺文类聚》七十九。）

◇灯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王，信自华，淫命彩女兮饵丹砂。饵丹砂，学凤音。紫霞没，白日沈。挂明灯，散玄阴。顾谓小山儒士，斯可赋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灯者，铜华金檠，错质镂形，碧为云气，玉为仙灵，双碗百枝，艳帐弃庭，昭锦地之文席，映绣柱之明筝，恣灵修之浩荡，释心疑而永平，兹侯服之夸诩，而处士所莫营也。若庶人之灯者，非银非珠，无藻无缛，心不贵丽，器穷於朴。是以露冷帷幔，风结罗纨；萤已别桂，蛾欲辞兰。秋夜如岁，秋情如丝。怨此怀抱，伤此秋期，必然灯坐叹，停说忘辞。至夫霜封园橘，冰裂池荪，云雪无际，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ぉ连冬心，寂历冬暮，亦复朱灯空明，但为君故。乃知灯之为宝，信可赋也。王遂赞善，澄意敛神。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其绅。今子凝章挺秀，近出嘉宾，吐蘅吐蕙，含琼含珉，璀骖雕辇，以爱国之有臣焉。（《本集》，《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空青赋

夫赤琼以燎为光，碧石以萎蕤为色，咸见珍於东国，并被贵於西极。况空青之丽宝，亦挺山海之不测。其所处则峻层石，龟穴龙壁，素岸成云，龟砂如碛，外隐青苔丹草，内伏玉枝玛瑙，铜铅合生，菪确坚英。自非索险觅危，乘鲎履螭，倦春厌秋，断异镌奇，能得厕於轩宇，接君子之光仪！於是写云图气，学灵状仙。宝波丽水，华峰艳山，阳谷之树，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烟，银台之鸟，穆王之马，都广之国，番禺之野，皆咫尺八极，镜见四荒，云烟始出，日月既张。若夫邃古之世，汗漫窈微，惟此青墨，所以造之。至乃翠灿轩室，葱郁台殿，杂蛟龙之文章，发麟鹿之炳绚，骋神形於锺ね，舒怪物与雷电，亦有曲帐画屏，素女彩扇，锦色窈郁，绮质蔓衍，点拂浓薄，如隐如见。山水万象，丹青四变。咸百镒之可珍，亦千金而不贱。虽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赵妃、燕后，秦娥、吴娃，溺爱靡意，魂飞心离。侯青翳为藻饰，方艳红华与素仪。冠众宝而独立，信求之而无亏。（《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一。）

◇莲花赋

余有莲华一池，爱之如金。宇宙之丽，难息绝气。聊书竹素，傥不灭焉。

检水陆之具品，阅山海之异名。珍尔秀之不定，乃天地之精英。植东国以流咏，出西极而擅名。方翠羽而结叶，比碧石而为茎。蕊金光而绝色，藕冰拆而玉清。载红莲以吐秀吐，披绛华以舒英。故香氛感俗，淑气参灵，踯躅人世，茵冥，青桂羞烈，沈水惭馨。于是生乎泽陂，出乎江阴。见彩霞之夕，觌雕云之昼临。既翕艳千洲涨，亦映暧於川浔。夺夜月及荧光，掩朝日与艳火。出金沙而延曜，被绿波而覃拖。冠百草而绝，出异类之众夥。故先圣传图，英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记。一为道珍，二为世瑞。发青莲於王宫，验奇花于陆地。若其江淡泽芬，则照电烁日；池光当绿，则明壁洞室。曜长洲而琼文，映青崖而火质。或凭天渊之清峭，或植疏圃之蒙密。故河北棹歌之姝，江南采菱之女。春水厉兮楫潺，秋风驶兮舟容与。看缥芰兮出波，摧湘莲兮映渚。迎佳人兮北燕，送上客兮南楚。知荷华之将晏，惜玉手之空伫。乃为谣曰：秋雁度兮芳草残，琴柱急兮江上寒。愿一见兮道我意，千里远兮长路难。若其华实各名，根叶异辞，既号芙蕖，亦曰泽芝。丽咏楚赋，艳歌陈诗。非独瑞草，爰兼上药。示灵丹砂，气验青ぬ。乃要弃剑海岫，龙举云，画殿兮霞蔚，图缣缟兮炳烁。永含灵於洲渚，长不绝兮川壑。（《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二。）

◇青苔赋（并序）

余凿山楹为室，有青苔焉。意之所之，故为是作云。

嗟青苔之依依兮，无色类而可方。必居间而就寂，似幽意之深伤。故其处石，则松栝交阴，泉雨长注，横涧俯视，崩壁仰顾。悲凹险兮，唯流水而驰骛。遂能崎屈上生，班驳下布。异人贵其贞精，道士悦其迥趣。咀松屑以高想，奉丹经而永慕。若其在水，则镜带湖沼，锦币池林。春塘秀色，阳鸟好音。青郊未谢兮，白日照路。贯（《初学记》作贲。）千里兮绿草深，乃生水而摇荡。遂出波而沈淫，假青条兮总翠，借黄花兮舒金。游梁之客，徒马疲而不能去；兔园之女，虽蚕饥而不自禁。至于修台广庑，幽阁间楹，流黄乏织，琴瑟且鸣。户牖秘兮不可见，履袂动兮觉人声。乃芜阶翠地，绕壁点墙。春禽悲兮兰茎紫，秋虫金兮蕙实黄。昼遥遥而不暮，夜永永以空长。零露下兮在梧楸，有美一人兮欷以伤。若乃崩隍十仞，毁冢万年，当其志力雄俟。才图骄坚，锦衣被地，鞍马耀天，淇上相送，江南采莲，妖童出郑，美女生燕，而顿死艳气於一旦，埋玉於穷泉。寂兮如何！苔积网罗。视青艹麋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诣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来。魂虑断绝，情念徘徊者也。彼木兰与豫章，既中绳而获天。及薜荔与蘼芜，又怀芬而见表。至哉青苔之无用，吾孰知其多少。（《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二，《初学记》二十七。）

◇金灯草赋

山华绮错，陆叶锦名。金灯丽草，铸气含英。若其碧茎凌露，玉根升霜，翠叶暮媚，紫荣晨光，非锦之可学，讵琼瑾之能方。乃御秋风之独秀，值秋露之馀芬。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既艳溢於时暮，方昭丽於霜分。是以移馥兰畹，徙色曲池。轶长洲兮杜若，跨幽渚兮芳离。映霞光而烁烨，怀风气而参差。故植君玉台，生君椒室。炎萼耀天，朱英乱日。永绪恨於君前，不遗风霜之萧瑟。藉绮帐与罗，信草木之愿毕。（《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丘竹赋

登崎岖之碧，入朱宫之珑玲。临曲江之回荡，望南山之葱青。郁春华於石岸，夏采於沙汀。远互紫林秘野，近币玉苑禁垌。於是绿筠绕岫，翠徨绵岭，参差黛色，陆离绀影。上谧谧而留闲，下微微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气，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蕊，非香非馥。珍跨仙草，宝逾灵木。夹池水而檀栾，绕园塘而肃矗，既间霜而无凋，亦中暑而增肃，每冠名於华戎，将擅奇於水陆，况有朝云之馆，行雨之宫，窗峥嵘而绿色，户踟蹰而临空，绮疏蔽而停日，朱帘开而留风，被辂之窈蔚，结条荡之溟濛。或产鹊之左，或植露寒之东。此皆金舆之所出入，瑶辇之所周通。（《初学记》二十八。）

◇翡翠赋

彼二鸟之奇丽，生金洲与炎山。映铜陵之素气，濯碧磴之红泉。石锦质而入海，云绮色而出天。峰炎岩而蔽日，树静螟而临泉。霞轻重而成采，烟尺寸而作绪。热风翕而起涛，丹气赫而为暑。对氵修流之蛟龙，冲汶之雾雨。耀绿叶於冬岫，镜朱华於寒渚。敛慧性及驯心，骞翼与青羽。终绝命於虞人，充南琛於秘府。备宝帐之光仪，登美女之丽饰。杂白玉以成文，糅紫金而为色。专妙采於五都，擅精华於八极。传贵质於竹素，晦深声於百亿。嗟乎！鸡鹜以稻粱致忧，燕雀以堂借贻愁。既衔利之情近，又遁害之无由。今乃依《赤》火之绝垠，出赤县之弦州。逭人迹而独立，击天倪而为俦。竟同获於河雁，不俱恕於海鸥。必性命兮有当，孰能合兮可求。（《本集》，《艺文类聚》九十二。）

◇石劫赋（并序）

海人有食石劫，一名紫艹へ。（《艺文类聚》作「器」。）蚌蛤类也。春而发华，有足异者，戏书为短赋。

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沧溟。既炉天而铸物，亦翕化而染灵。比文豹而无恤，方蚌蛤而自宁。冀湖涛之蔽迹，愿洲渚以沦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穷发。日照水而东升，山出波而隐没。光避伏而不耀，智埋冥而难发。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阏。已矣哉！请去海人之仄陋，充公子之嘉客。傥委身於玉盘，从风雨其何惜。（《本集》，《艺文类聚》九十七。）

◇应谢主簿骚体

山静兮悲凝凉，涧轩掩兮酒涵霜。伤，。曾风激兮绿频断，积石闭兮紫苔伤，芝原寂少色，筠庭黯无光。沐予冠於极浦，驰予佩兮江阳。吊秋冬之已暮，忧与忧兮不忘。使杜蘅可翦而弃，夫何贵於芬芳。（《本集》）

◇刘仆射东山集学骚

含秋一顾，眇然山中。檀栾循石，便娟来风。木瑟瑟兮气芬，石戋戋兮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文。摘江崖之素草，窥海岫之青云。愿芙蓉兮未晦，遵江波兮待君。（《本集》）

◇山中楚辞五首

青春素景兮，白日出之蔼蔼。吾将弭节於江夏，见杜若之始大，结周鳞以成车，悬杂羽而为盖。草色绿而马声悲，欷沿袖以流带。

予将礼於太一，乃雄剑兮玉钩。日华粲於芳阁，月金披於翠楼。舞燕赵之上色，激河淇之名讵。荐西海之异品，倾东岳之庶羞。乘文鲁兮锦质，要灵人兮中洲。

入橘浦兮容与，心忄敞惘这所识。视烟霞而一色，深秋窈以亏天。上列星之所极，桂之生兮山之峦。纷可爱兮柯团团，溪崎义兮石架阻。《风刘》飕兮木道寒，烟色闭兮乔木挠。岚气暗兮幽篁难。忌蟪蛄之蚤吟，惜王孙之晚还。信於邑兮白露，方夭病兮秋兰。

石⊔⊔兮蔽泉，雪叠晶安兮薄树。车萧条兮山逼，舟容与兮水路。愍晨夜之摧挫，感春秋之欲暮。征夫辍而在傍，御者而载顾。

魂兮归来，异方不可以亲。蝮蛇九首，雄虺载鳞。炎穴一光，骨烂魂伤。玄狐曳尾，赤象为梁。至日归来，无往此异方。（并《本集》）

◇杂三言五首（并序）

予上国不才，黜为中山长史。待罪三载，究识烟霞之状。既对道书，官又无职。笔墨之势，聊为後文。

◇构象台

曰上妙兮道之精，道之精兮俗为名。名可宗兮圣风立，立圣风兮滋教生。写经记兮寄图刹，画影象兮在丹青。起净法兮出西海，流梵音兮至素溟。网紫宙兮洽万品，冠璇寓兮济群生。余汨阻兮至南国，迹已徂兮心未扃。立孤台兮山岫，架半空兮江汀。累青杉於涧构，积红石於林。云八重兮七色，山十影兮九形。金灯兮江篱，环轩兮而池。相思兮豫章，载雪兮抱霜。栽异木而同秀，锺杂草而一香。苔藓生兮绕石户，莲花舒兮绣池梁。伊日月之寂寂，无人音与马迹。耽禅情於云迳，守息心於端石。永结意於鹫山，长憔悴而不惜。

◇访道经

百学兮异文，锦派兮绮分。珍君之言兮无际，悦子之道兮迥不群。澹深韵於白水，俨高意於浮云。轨贤豪於後学，轶皇识於前文。兹道兮可传，可传兮皓然。挟兹心兮赴绝国，怀此书兮坐空山。空山隐辚兮穷翠萼，水散漫兮涵素壑。海外阴兮气昙昙，江上月兮光灼灼。东南出兮是一山，西北来兮乃双鹤。池中莲兮十色红，窗前树兮万叶落。四壁深兮乃氵寥，左右虚兮如寂寞。寂寞兮山室，德经兮道表。荡魂兮刷气，掩忧兮静疾。信若人兮先觉，聊与子兮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

◇镜论语

巡青史之残诰，览朱管之遗册。惟鲁滨之一叟，信衔道而探寂。世艰险而多阻，君英明而不革。讲业兮齐、卫，论精兮洙、泗。子之说兮义已秘，成贾、郑之雄理。考黄、何之壮思，惜古人之取才。瞰青云而靖意，意惆怅兮有端。才赠峻兮可观，宪妫禹而析法。袭仁谊而求安，不燕婉而戚施。宁甚踔於马兰，俾後生之庶士。鉴明德之音翰，惟山中兮寂寞。沉忧思兮无从，石红青兮百叠。山浓淡兮万重，日下兮□□。月出兮铜峰，竹色兮拂户。水气兮绕窗，味哲人之遗珍。析片句兮忘老，嘉石门之埋名。怜柳子之沈道，书吴伯於衣袖。镂颜子於心抱，筹出处之叔仲。酌言默之多少，若妙行与上灵。非积学之所绍，至游夏以升降。幸砥心而勿夭。

◇悦曲池

北山兮黛柏，南江兮石，峰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暮云兮十里，朝霞兮千尺。千尺兮绵绵，青气兮往旋。桐之叶兮蔽日，桂之枝兮刺天。百谷多兮泻乱波，杂间饶兮骛丛泉。竟长洲兮币东岛，萦曲屿兮绕西山。山峦ヴ兮水环合，兮石重沓。林中电兮雨冥冥，江上风兮水飒飒。盟清泠兮适潺，白云起兮吊石。客子思兮心断绝，心断绝兮愁无闲。步东池兮夜未艾，卧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内，扰百绪於眼前。意春兰与秋若，愿不绝於江边。

◇爱远山

伯鸾兮已远，名山兮不返。逮绀草之可结，及朱华之未晚。纟余马於椒阿，漾余舟於沙衍。临星ㄱ兮树暗，看日烁兮霞浅。浅霞兮驳云，一合兮一分。映壑兮为饰，缀涧兮成文，碧色兮婉转，丹秀兮。深林寂以窈窈，上猿之所群。群猿兮聒山，大林兮蔽天。枫岫兮筠岭，兰畹兮芝田。紫蒲兮光水，红荷兮艳泉。香枝兮嫩叶，翡累兮翠叠。非郢路之辽远，实寸忧之相接。欷美人於心底，愿山与川之可涉。若溘死於汀潭，哀时命而自惬。（并《本集》）

◇遂古篇（并序）

仆尝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兼象天问，以游思云尔。

闻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幸，无涯边兮。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兮。河洛交战，宁深渊兮。黄炎其斗，涿鹿川兮。女岐九子，为氏先兮。蚩尤铸兵，几千年兮。十日并出，尧之间兮。羿乃毙日，事岂然兮。娥奔月，谁所传兮。丰隆骑云，为灵仙兮。夏开乘龙，何因缘兮。传说托星，安得宣兮。夸父邓林，义亦艰兮。建木千里，鸟易论兮。穆王周流，往复旋兮。河宗王母，可与言兮。青鸟所解，路诚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昆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墟，海此闲兮。去彼宗周，万二千兮。山经古书，乱编篇兮。郭释有两，未精坚兮。上有刚气，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虚悬兮。倒景去地，出云烟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约，宁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门兮。北极禺强，为常存兮。帝之二女，游湘沅兮。霄明烛光，向煌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国殇》，为游魂兮。迦维罗卫，道最尊兮。黄金之身，谁能原分。恒星不见，颇可论兮。其说彬炳，多圣言兮。六合之内，心常浑兮。幽明诡性，令智昏兮。《河图》、《洛书》，为信然兮。孔甲豢龙，古其传兮。禹时防风，处隅山兮。春秋长狄，生何边兮。临洮所见，又何绿兮。蓬莱之水，浅於前兮。东海之波，为桑田兮。山崩邑沦，宁几千兮。石生土长，必积年兮。汉凿昆明，灰炭全兮。魏开济渠，螺蚌坚兮。白日再中，谁使然兮。北斗不见，藏何闲兮。建章凤阙，神光连兮。未央钟ね，生华鲜兮。铜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彩，六国先兮。周时女子，出世闲兮。班君丝履，游太山兮。人鬼之际，有隐沦兮。四海之外，孰方圆兮。沃沮肃慎，东北边兮。长臂两面，亦乘船兮。东南倭国，皆文身兮。其外黑齿，次裸民兮。侏儒三尺，并为邻兮。西北丁零，又乌孙兮。车师月支，种类繁兮。马蹄之国，善腾奔兮。西南乌弋，及宾兮。天竺、于阗，皆胡人兮。条支、安息，西海ぞ兮。人迹所极，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铜金银兮。琉璃玛瑙，来杂陈兮。砗磲水精，莫非真兮。雄黄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莲华，被水滨兮。宫殿栖观，并七珍兮。穷陆沧海，又有民兮。长股深目，岂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穿胸反舌，一臂人兮。踵交胫，与羽民兮。不死之国，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难循兮。圣者不测，况庸伦兮。笔墨之霞，为此文兮。薄暮雷电，聊以忘忧，又示君兮。（宣城本《隐陵集》五，《释藏》驾七，《广弘明集》三。）

卷三十五

◎江淹（三）　　◇遣太使巡诏　　门下：昔明王驭世，巡岳采政；睿后司朝，观俗调化。故生无郁滞，物获修通，厘风拯患，於兹为急。朕以薄，昧於大道，因睿玑之历，道三德之运，缅鉴前哲，寤寐永叹。思所以避访治蠹，询求民瘼。才寡务殷，若无津际，故以情深危薄，心疚夙夜矣。可普遣大使，分行四方，推贤荐能，问疾举滞。若其采野不避，犴讼有亏，妨氓利害，扰黩政经者，具以奏闻。如其谠言嘉话，真士智才，亦依名誉上，随事均量，务取厥中。朕将亲览，以弘远化。（《本集》）　　◇赐赦交州诏　　门下：交部昔值时波，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由。今创制万寓，烟カ造物，原刑四裔，泽洽中畿，ê彼边氓，未均王化，宣弘远仁，荡以更始。可曲赦彼州统内，咸同旷泰。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士。其股肱文武，详材选推，并遣大使，宣扬朝旨。（《本集》）　　◇断募士诏　　门下：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曰恒制。顷者民罹氛蔼，世袭艰阻，因时流故，浸以成俗，斯风荡而未返。且滋长逋逸，开罪山湖。遂乃黥刑不辱，草窃无咎。平政察治，萌合甄革。自今已後，可悉断众募。（《本集》）　　◇封江冠军等诏　　门下：缔基纬业，序功攸急；开历阐祚，酬庸为先。故以式霭曩书，载炳前轨。文仲假等，或诚亮艰危；效彰屯波，皆绩干两宣。勤图兼立，宜各分社，以酬厥劳谧。（《本集》）　　◇大赦诏　　门下：朕思弘风教，而刑圄犹积。永言前烈，兢叹载怀。今履端告始，群后执贽，治洽乐郊，华夷同泰。虽歌惭击石，采愧卿云，然景业初基，义深恒典。庆动玄灵，欢溢都县；悯彼幽黔，犹隔兹泽。思我兆民，共熙至化。（《本集》）　　◇北伐诏　　门下：朕统历驭政，志包函夏，庶总文轨，无思不服。而逖焉狡虏，久为边虞。及宋末不庭，授策乖律，北州外沦，威风内毁。鉴彼隆替，慨叹盈怀。冕旒济河，翦彼凶狄，咸秩中岳，望祀汾阴，则声教鬯矣！犹以经纶惟始，恩化甫洽，劳民扰众，为政所重。故方辍六师，按经九伐。今淮泗告惊，书书驰闻；丑羯妖烬，送死北垂。徵天人之数，抚自来之会，无劳远兵，剿扑为易。盖因兹大号，荡其巢薮。可遣使某官，组甲十万，铁骑千马，斜趣颍、洛，冲其要津。某官某虎旅八万，舳舻数千，沿淮长驱，棱威清、汴。某官某舟师五万，直出淮、淝。某官控江右之锐，络驿继进。某官某率羽林劲勇，为水陆形援。某官某等并率义勇之众，互制掎角之机。戎车戒路，事宜总一。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後军将军、南徐州刺史、长沙王晃出次江都，为众军节度。骁雄竞奋，火烈风扫。克定中原，肃清河、洛。便可内外纂严，以时备办。（《本集》）　　◇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门下：端贰枢秘，实惟国祯；缉典宣机，所寄时彦。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璋，才兼经纬。况乃节亮帷幄，誉敷端揆，升授之宜，盖允具瞻。可左仆射。（《本集》）　　◇王仆射领太子詹事诏　　门下：管司东朝，历代所重；自非国华，莫允斯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南昌县开国公俭，鉴识清瞻，理怀秀澈，绩亮朝端，誉敷佥议，赞业攸光，物听斯缉。宜总二官，以穆彝序。（《本集》）　　◇王抚军为安东吴兴诏　　门下：震泽殷奥，抚驭须才。都官尚书、抚军、浔阳郡开国公敬则，志干贞烈，秉情开敏，忠勤之至，形乎出内。必能绥怀大邦，克隆美政。可安东将军、吴兴太守。（《本集》）　　◇曲赦丹阳等四郡诏　　门下：朕兴言民瘼，昧旦求政，所以庶存简惠，缉兹治道。而玉烛未调，祥风尚郁。京辅及三吴，昔岁水灾，秋登既罕，今兹厉疾，罹患者多。纳隍之叹，为矜良深！可曲赦扬州所统义兴等四郡，其遭水尤剧之县，自今年以前，三调未充，而虚例已毕，官长局吏，应其备偿者，虽即事为愆，情在可亮。外详所除，以弘优泽。（《本集》）　　◇何詹事为吏部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诏　　门下：官人之职，实难其选。所以弼谐彝品，谟明庶绩。今国治惟急，弥不可旷。侍中太子詹事戢，业履修平，体识详隐，自升宫闼，美誉咸闻。必能无懈於位，变兹流序。（《本集》）　　◇王侍中为南蛮校尉诏　　门下：荆楚殷旷，任重寄深。毗佐之选，非良勿授。侍中、领秘书监、骁骑将军奂，秉心贞元，志局开亮，绩誉之美，在公屡彰。必能赞政南纪，播惠西夏。（《本集》）　　◇王光禄为征南湘州诏　　门下：衡岳名区，荆湘奥壤。自顷凋弊，绥抚须贤。侍中、光禄大夫、丹阳尹僧虔，德履淹邃，识局详正，冲素之行，朝望攸归，历职之庸，载怀佥听。往任沅、湘，馀惠在民。今宜重敷善政，申此懿绩。（本集）　　◇柳朴射为南兖州诏　　门下：河兖冲要，维中畿。司牧之任，宜详其授。後将军领军、新除尚书左仆射、阳郡国公世隆，业体淹济，思情通敏，功书王府，绩彰累任。必能宣弘恩政，威怀万里。虽哀疾毁顿，而礼有权夺。（《本集》）　　◇王仆射加兵诏　　门下：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南昌县开国公俭，忠款昭著，任寄隆深，既光朝猷，允属民听。宜增威饰，以崇望实，可加兵二百。（《本集》）　　◇立学诏　　门下：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昭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横集。以戎车屡警，文教未敷。思乐辟雍，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教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本集》，案：《南齐书·高纪》有此诏。）　　◇王镇军为中书令右光禄诏　　门下：纶言要密，历选为难。优秩崇显，允在旧德。使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延之，业履冲约，秉情闲素，誉彰频试，绩著累朝，自居南服，徽庸克举。宜升宠章，管兼枢秘。（《本集》）　　◇张令为太常领国子祭酒诏　　门下：庠议既敷，缙绅修属。师氏之任，宜归儒素。散骑常侍、中、书令骁骑将军、扬州大宗正绪，器识清简，理怀恬约，誉洽朝闻，声缉民听。必能阐扬玄宗，式范胄子。兼掌宗伯，望实惟宜。（《本集》）　　◇萧冠军进号征虏诏　　门下：维翰之重，实资名品。使持节、都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南昌县开国侯鸾，体局弘济，器操端敏，自莅任夏首，美政殷流，必能聿宣国化，以庇人瘼。宜崇显秩，允兹声望。（《本集》）　　◇褚侍中为征北长史诏　　门下：蕃佐须才，非良莫寄。侍中、领步校尉炫，识业清悟，思怀淹畅，出外之誉，日闻其美。宜弼谐亲屏，以申茂绩。（《本集》）　　◇慰劳雍州诏　　皇帝谢镇军宁、蛮二府、雍州文武士庶等；夫忠为令德，或感慨杀躯。信实美行，或殉义蹈节。而沈攸之小竖反覆，称逆西藩。袁粲、刘秉，潜使相扇。遂拥据石头，并图庙社。粲、秉既从王宪，苍黎同庆；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孤州蚁聚，势必烬灭。刺史张敬，义气云腾，秣马星驱，全羽十万，殄兹氛鲸，曾不旋踵。彼州南阳白水，将相遗风；忠义之士，霜戈电发。但戎车暂动，念原未宁。冬寒卿皆无恙。（《本集》）　　◇为宋建平王聘隐逸教　府州国纪纲，夫妫夏已没，大道不行。虽周德之富，犹有渔潭之士；汉教之隆，亦见栖山之夫。迹绝云气，意负青天。皆待绛、螭骧首，翠虬来仪。是以清风扇百代，馀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税驾旧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汉阴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风无沫；养志数人，并未徵采。善操将弃，良用慨然。宜速详旧礼，各遣招。庶畅此幽襟，以旌蓬荜。（《本集》，《艺文类聚》三十七。）　　◇建平王散五刑教　府州国纪纲，吾谬绁朝组。乃班恩命，重渥华藩。践宠懋甸，永言政惠，良搅情寐。况旧楚地旷，前郢氓殷。水带枉渚，山币鲁阳。自顷田邑榛故，封井莱芜，财赋方屈，犴狱实繁。思所以厚风厘俗，变瑟改调。自五岁形已下，未连台者，一皆原遣，文武弹坐，亦悉复职。主局依旧施散，薄纡此怀。（《本集》）　　◇萧骠骑发徐州三五教　州府纪纲。沈攸之昔慢灵极，稽诛之日久矣。况称兵江汉之上，图衅庙阙之下，恶炽罪盈，民灵所绝。朝廷已克辰纂严，令舆夙驾。吾任先责远，义兼常慨，挺刃投袂，信见其时。方当水斩蛟龙，陆断犀兕，虽烈士衔志，壮夫投概，然云罗既舒，宜广威防御。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本集》）　　◇萧骠骑筑新亭垒埋枯骨教　府州纲纪。夫汝南称慈，谅由掩；广汉流仁，实存殡朽。近袤制兹茔，崇沟峻渐；古墟曩遂，时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凭轩动怀，巡隍增怆。宜并为收，改葬奠祀。主局详辨施行。（《本集》）　　◇萧太傅东耕教　三府二州纲纪。夫宝农贱货，彩昭周滕；巡耕去贩，光炎汉录。故能业滋都野，产殷绂县。吾任属弘寄，思阐治源，虑以晨感，情以宵叹。今玄司调气，青祇伫节。陈即柔服方秀，电烁有期，桐萌无远。便当躬速绀耦，道先列辟。事均暂劳，迹在永像。可克日备办，详典施行。（《本集》）　　◇尚书符　侍御史大夫，尊冠贱履，君臣斯位；爱顺恶逆，成败可晓。未有凭陵我江郊，使轶我河县，而不流魂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沉攸之寂寥无闻，起自甲卒，邀我百战之军，乘彼一捷之幸，镌山裂地，纽紫要金。拥旗藩伯，便无北面之礼；受符方屏，即有专征之衅。箕赋深敛，毒被南郢；枉墨矫绳，害著西荆。鬼怪其性，故从始而遂终；狼戾其志，乃沿少而得老。山陵不崩，移殃为庆；践祚无贺，按剑称予。遂乃关驰送书，亭昭妖火。此而可赊，孰不可宥！今遣陈承叔、彭文之等，敢劲三万，前驱电耀，。吕安国、任侯伯、桓崇祖、曹虎头等，楼船二万，射蛟中流；苟元宾、郭文孝、程隐隽等，轻ㄅ二万，高旌蔽日；周盘龙、张文忄喜、薛道渊等，铁马五千，龙骧後阵。凡此诸帅，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薄日月，精变虹。或饮羽石梁，或超逾亭楼。索铁拔距，鹰瞵鹗视。顾眄则前後生风，喑鸣则左右激电。然後銮戎薄临，骁虎百万。六军徐轨，五辂迟旆；丹舰发昭，素甲生波。楼烦白羽，投鞍成兵；渔阳黑骑，浴铁为云。於是高山与深谷共湮，紫芝与白艾同灭。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驱逼寝手之人，锋阵坞壁之主，若有投命军门，一无所闻，或能因罪立绩，赏不示私，斩祛射，唯功是与。购慕之科，具列於上。信如白水，然无二；台明详旨，飞火普加。宣下文书，千里驰驿。（《本集》，《宋书·沈攸之传》）

◇始安王拜征虏将军丹阳尹章　　既耀轩礼，涵蕤龚恩，爽泗默。臣少识犹晦，哀辛方袭。籍以毓采上霄，搏华中汉，饮惠延光，亻面爵假息。不悟瑶离降映，绳河低文；翊言关禁，徙第京部。进宪蒙浅，尘紊徒盈；还迷忄悚，风制罔树。循伏忧欷，灭虑焦衷。不胜荷佩之情。（《本集》）　　◇始安王拜征虏将军南袞州刺史章　　绚服腾昭，懋册凝芬；汇对迷坠，惭泣交集。臣职右南阳，谢蒲鞭之政；任重临淄，无遣狱之化。自分金帝阙，参风尹讼，璧纬裁复，圭露讵淹。不悟灵拂采，霄景汰色，复交书河楚，置传江吴。环章清润，文肃路；宠艳内维，荣炫外圉。方梗名虑，有陋莩识；冲生气，安以输谢。不胜荒震屏营之情。（《本集》）　　◇建平王拜右卫将军、荆州刺史章　　册停徽，车旗写曜；袭礼炫衷，迎恩震色。臣闻爵以能委，命以绩降。亦有玄云结吹，裒成熏之厚；朱箱累辙，崇试宰之高。而臣纽组颁守，要玉备政。绩废江区，声隘河部；浮荣旷年，叨光赊日。谅以具察舆歌，取镜民诮。不悟皇德至凝，亭物帷幄。复使承官楚封，只秩漳士。任班河冀，事亚崤陕；横术辐辏，殷氓讼积。宁曰明哲，畴克胜寄。虽沥丹局，终惧蒙咎。不任铭戴匪处之情。（《本集》）　　◇建平王庆少帝登祚章　　上书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云飞睿极；戎夏归服，民灵以戴。臣闻黄旗纡藻，瑞益於姬帝；紫云垂盖，效异於刘后。实乃深赐天衷，广映祇迹。伏唯陛下，骞英笃圣，涵灵纵睿，矩心明裁，绳道哲时，遥裔洛符，杂沓河纪。是以膺符宝宫，辑命珍殿；谊洗云密，德徽妫夏。睿发鸿原，长缔伟业。方绚声金图，腾华玉历；波瀹不氓，炎躔上汉。臣浴莩缔宠，诚兼亲屏，礼升之日，守官楚甸。不获勉躬储外，奉颛行间；魂泣江郊，心泫京国。不任悲仰哽慰之情。（《本集》）

◇建平王庆王太后正位章　　上书王太后殿下：伏承以令日淑辰，曾光枢景；庆芬祇外，礼蔚寰中。臣闻道懋第昌，业广祉盛；藻秩攸臻，宪章斯饰。伏唯殿下，柔明固天，夙资龚懿，芬蕙翔声，端简散誉，冠采挚任，腾耀徽姒，丹陵蕴德，玄丘栖圣，烟力国牒，衍溢民听，涵道席教，且咏且洽。臣忝任蕃圉，无由随例阙廷。不胜荒情。（《本集》）　　◇建平王庆江皇后正位章　　上书皇后殿下：伏承以嘉月惠时，膺曜宸正；珩昭品，ㄗ组在饰。休遍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誉殷灵昧。伏唯殿下，岳曜静德，式怀谦顺，升降图传，左右诗史，夙锺茂资，早离芳训。故以腾馥秘闺，写问中帷。今灵纬载升，崇正辉典；衍教紫庭，丽轨华屋。声激绮组，风偃家邦；黎玄凑仁，云祗宅庆。远迩有闻，莫不倾渥。臣限外任，无由恭列轩屏。不胜荒情。（《本集》，《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萧领军拜侍中刺史章　　上书皇帝陛下：即日诏书以臣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班剑三十人等，持节都督如故。峻命在庭，光册充轩；虹骖耸服，朱义伫盖。寅对以据，心影若倾。臣功乏至道，不足以题象魏；绩非振民，无可以书庙阁。半漏未晏，中钟而惊。实忌徵庸，超乘盛服。窃疑国宠，顿萃末躬。今寰海顺典，琼都咸光；调御惟新，制就始。良宜整变宪经，诠明典纬。九河式耀，三辰戴晰。不悟陛下皇灵曲溢，大赉斯降。而鸿赏之行，乃於臣始。非所以腾振遥风，激昂品流。舆人之诵，具闻其黩。频露慊祈，未叨鉴顺。今便虔礼青轩，谨躬丹墀。忧符怵惕，惭属兼轸。不任屏营之情。（《本集》）　　◇萧拜相国齐公十郡九锡章　　殊命宝典，郁降云天。采昭轩骑，光流城御。震惊华礼，神气交越。臣才谢深英，器惭远度。进寡兵车召陵之盟，退靡朝歌河内之会。无束马山戎之绩，悬车流沙之功。故望宠未安，践荣加惧。况纳陛朱户，事绝群班；金玺朱绶，仪参鸿典。闻命屏营，以忧以坠。近申微款，日月之鉴既阻；方惧难慊，兰芳之旨愈峻。遂致百辟卿后，踟蹰於魏阙；銮辂旗，方幸於臣府。怅然遥虑，将贻厚戾。文章徒单，迄无蠲省。而天威咫尺，丹怀罔固，辄肃恭文物，翘拜荣礼。违距以深，追增怵迫；德宠盛，於斯为徵。非臣鄙虚，所能酬对。（《本集》）

卷三十六

◎江淹（四）

◇建平王让右将军、荆州刺史表

茂宠乃临，炫夺彝典；巡恩镜饰，搅情震虑。臣闻该秩诏序，匪贤莫能孚其职；端维裂陕，非功无或滥其选。所以轮鞅国典，缔结民纽，五威咸平，四精或训者也。臣践行迷方，试业敝绪，徒以缀采宗莩，承渥帝席，执圭戴笔，函荷出内。至乃曳组河县，蔑驯羽之化；鸣环京毂，谢批鳞之政。声绩两无，风化双缺。而龟纽未剔，玺书频降。复改册湘区，分瑞衡服，竟无贾琮交部之廉，终乏郭并壤之信。固以杂沓民明，湫隘身讽。不悟皇灵再辉，河海重渥，遂逾恒采，妄赉异等，荆门务要，方城任积。水交沅沣，山通岷峨；襟带百县，萦抱七州。上德懋勋，题居斯地；宁臣胶固，所宜膺荷。是以焦薄魂色，惊迫心影。谨刷睿情，置露弱志。伏愿陛下，停旒弛琪，暂昭琐曲。则铸才式弘，练物惟远；王度既清，蒙识以泰。不胜惭据屏营之情。（《本集》）

◇建平王庆明帝疾和礼上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庆动至玄，则昌衢敦序；教孚上云，则紫寓交泰。故祈寒溽暑，无以变其和。火凝阴，不能徙其气。伏惟陛下，至德遐穆，实天纵圣，仁铸苍岳，道括寰海。故丹陵之君，款金泥而谢贤；妫墟之后，眷龙图而惭德。颂声蔽逵，歌思币道。而望景暂亏，轮光少暧；玉棂违和，金幌辍念。百祠未遑，四岳匪处；吉蠲为庆，神御方休。瑞广文龄，祚深武日。具为涵教，倡愉兼荐。臣班戚奉慈，实自庆舞。不胜悦豫之情。（《本集》）

◇建平王庆安城王拜对表

丽采绳河，映萼睿圃，淑问夙孚，令仪早晰，撰告侯辰，昭膺耀序，国维富礼，皇涂凝卫，具生属庆，怀识戴跃，臣涵悦楚边，魂驰阙阙，不任下情。（《本集》）

◇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辞阙表

臣闻承宠灵，闵默假日，徒抱皇慈，无充横草。而品第乃崇，轩服逾峻；顾兹躬，弥觏荒昧。今便奉官外甸，卷迹徐山，托慕宸严，载维感恋。哀疾不获诣阙，不任穷鲠之情。（《本集》）

◇萧骠骑让封第二表（《艺文类聚》作为齐高帝让司空表）

臣某言：写沥愚丹，已续前表。猥降前诏，未垂镜恕。一省惊惭，再悸魂府。静躬自察，启居匪地。臣闻日薄星迥，昊天无以爽其节；山盈川冲，厚地不能亏其度。岂不灵铸言限，神极无失！况世道恒沦，人彝剽夺。数满必洽虚，饰小故乱大。臣才非右贤，任钧左戚，祚开山河，兼金叠组，爵侈常班，宠溢前达，以荣以渥，且惭且。虽嘉铭丰收之恭，更惧循墙之速，矧乃三司业贵。上将地崇总录务广；河汾寄深，寓方启。剑卫增肃，既惊朝野，足震城邑。殷、周富士，犹难其人；汉、魏多才，亦罕兼职。且麟阁之臣，尚有位不及铉；全器之侯，犹或任不并台。名爵无假，前世之雄规；车旗勿滥，中叶之英轨。况鸿诰郁集，懋册顿萃，谅非虚薄，轻所膺符。今殷、夏既声，封国式固，故天地单耀，日月更辉。陛下停若镜之明，流如云之爱。（《艺文类聚》作「暧」。）方求士於版岩，宜思贤於屠肆。而私臣以闱庙，宠臣以帷鼎，位兼文武，职总内外，非所以发梦渭滨，储精河上。镌金刻石，既不可诠；舆歌里诵，其谓臣何！仰绿大道方行，苍祇宅气；威灵所烛，九功咸咏。宁於庸臣，独隔恩耀！誓守愚衷，重扣云日。如蒙恩宥，实生之幸。不任慊款之至。（《本集》，《艺文类聚》四十七。）

◇第三表

臣某言：臣再抽慊请，辞伪理屈，侧守圭漏，伏望衷鉴。而宸纬严秘，愫宗徒悬。优奖之降，非复常旨；肃奉惊据，曛晓如失。臣昭册访古，诵史稽昔，以为敷道之寄，管物成务；总录之重，匡绩毗风。莫不下协河岳，上踵光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王所以长世，後睿所以字氓，缵金图之要，辅枢历之机者也。臣本琐姿，不慕闻达。昔值英世，频遘时来，感激光私，未能自返。乌可超乘厚任，妄据高图？天道既平，鬼神好谦。臣亦何人，而独斯处！所以不恤色忤，频犯鸿威者，正以方圆之景已满，丹彩之色难加。政能纬俗，匪务旁职；坐而变道，必在其人。若臣武未属囊之分，文不蔼樽俎之间，德非时秀，道乖物宗，虚饰疲伍，空贻上位，则天变彰於飞流，地眚见于震压，惊荡民听，芜沮物议。纶言之出不追，金石之谬已远。岂唯败锦伤经，毁鼎覆饣束而已哉！自非西京上绩，东都名勋，河右群贤，江左诸彦，有诬叨天爵，以为己功者也！昔南楚偏君，鄢郢小政，执柱国，尚不轻授；况车轨其文，四溟同宅，而以鄙蔽，超居金铉，殊任郁起！臣心忧魄悚，视丹如绿。伏愿陛下暂停冕纩，少察愚贤，鉴臣情，愍臣孤志，广天下之惠，可匹夫之谅。则国步永清，陛下永无谬误！不任忧骇之情。（《本集》）

◇萧骠骑录尚书事到省表

臣某言：臣自妄蒙异宠，轻荷殊爵；昼昃独耸，夜艾方惊。诚以设器瑶陛，取监冲满，悬魄金波，徵验亏阙。兹乃天数去盈，人经好退，后所以裁成万品，下所以各慎百司，未有违才易贯，克负永业者也。且量力之诰，实炯前书；辞科之诲，且昭昔牒。况臣徒竭弱质，忠贞未对，犹叨今恩，山岳非重。故暂属交丧，频烦表疏。必谓巡崖之慊不忽，气亮之请可期。不悟皇明神邈，鸿奖弥深，虽守丹愚，竟绝蠲恕。今辄耀缨上序，锵中轩；德轻施重，左右生华。志尽输谢，终愧报效。不任下情。（《本集》）

◇萧骠骑谢甲仗入殿表

臣某言：臣即日被敕，赐给甲仗五十人入禁仪武殿，饰冠畴典，局此盛恩，五情铭载。臣闻国之利器，在祀与戎兰之设，实允储方。故官骑宸居，羽林天部瞰城龙塞。言伏鬼言臣股肱之力，不足以染丹青；横草之勤，宁可以镂金石！而鱼服象弭，一旦虚授；诞锡金，方兹为绚。黄河如带，比今非赏。故异宠之袭，心魄其惊；不世之服，苍祗同辉。虽攀灵河汉，骏奔明哲，惭迹骇衷，无情以处。（《本集》）

◇萧骠骑让豫司二州表

臣某言：臣倾心驻气，不蒙睿感；忧交镜，中寐再惊。臣闻国历惟耀，则藩伯缉其才；朝纬伊序，则方牧司其度。用能睿纽弗亏，民教可变者也。臣自少器业，无闻弘大；误变燕鼎，超凭吴舟；托翰负组，假翼要琼；质图玄素，文写青ぬ。爵富诸公，任高群彦；铨梁既失，辐诮所凑。虽仄影毗道，徇身赞德，朝徽不昭，民听具溢。岂非性力知限，鉴度有崖。乘兹而处，犹惧率辱之耻；况此以任，何堪涌溢之赐。且董督条兴，盖非盛古。至乃河襄初授，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体兼上才；江表广任，或功为物首。臣绩陋於国，不勤睿朝；宠集若是，非所克取。终抱寸襟，重露愚见。伏愿天铸广裁，地灵厚载。特垂蠲渥，使不矜盈。则藿质蓬性，庶无矫夺。不任匪晏之情。（《本集》）

◇萧骠骑上顿表

臣某言：伏见明诏，銮舆便亲御六师，臣又谬总群帅。窃闻金火告耀，昏明代卷；云电溉凑，经纶相袭。所以草昧县寓，昭晰区宙。况乃逆徒阻兵，器掩西服，虽蚁众鼠窃，势必褫散。然寻仞难贷，原烟易灭。臣受算内楹，棱威外阃，按甲视夕，沽襟待旦，翦此凶渠，庶匪旷旬。但玉辂躬临，云跸亲驾；悚慨交心，实百常愤。今便严率所统，克此月二十六日出次戎郊，故已望江源以轸叹，想荆山而增厉矣。进止之宜，更听敕旨。不任悚企匪宁之心。（《本集》）

◇萧骠骑谢被侍中慰劳表

臣某言，即日侍中秘书监臣戢至，奉宣诏旨慰劳，便受毂中帷，练甲外垒，旌麾蔽景，舆徒竞气，人怀秋严，士蓄霜断，晦魂已掩氛竖未悬，稽钺伫威，寝兴震慨，今王人临郊，皇华降庭，辉辉望实将激威武，戴之夫，迎光蹀恩，投石之师，攀昭竦惠，楚缤越醪，方兹惭润，臣忝属阃私，弥抱渥洽，不任下情。（《本集》）

◇萧骠骑庆平贼表

臣某言：狂贼沈攸之，弃天犯纪，毁礼灭纬，外陵南畿，内西夏。禀血涵气，咸百雠愤。赖皇威遐制，睿图广驭，四海竞顺，其会如林。仰缀宗稷之灵，俯辑士民之效，故严敕裁交，妖锋折首，凯期既届，饮至在晨。斯乃紫历方永，苍氓同庆。臣备符宠私，时深舞，不任踊跃之情。（《本集》）

◇萧骠骑解严轮黄钺表

臣某言：逆电炽凶妖雾舒；志未天，情已类社。故乃驰羽江郊，骛燧山甸。虽藏智审其黥戮，涵识判其奔沮。然兵扈难轻，义险宜备。故膺宠无辞，奉钺不谦。今元凶既殪，丑徒自紊。霭方卷，郢氛已廓。乐官登肆，礼衣曳朝。不宜复假殊服，取缺彝则。辄上还王府，永戢秘馆。（《本集》）

◇萧骠骑让太尉增封第二表

臣某言：以铉司崇贵，衮位渊严，非德非功，无忝无滥。故誓魂肆请，舒衷仰谒，不能曲流慈昭，遂乃徒洽恩奖。周览未交，灵爽以惧。臣历古洽图，循远访绘，未尝不丽选台衡，妙简槐采者也。鲁郑之贤戚，曹、萧之动彦，吴、邓之盛功，王锺之表业，孔明之居蜀，茂弘之在晋，佥曰伊人，是以处无懦色。臣官逢昌世，运渐时明，频烦紫渥，绸缪睿命，身薄施厚，感厉愈深。遂负机绳之托，猥集衡梁之任，风轨不树，徽猷罕宣。无以式翦寇兆，载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义。虹致虹阻於上京，妖扇於下国。实赖藩伯鞠旅，侯甸入守，枪旬始，烟祛雾卷。故皇道威棱之由，神纬昭昌之效。臣岂有探尤察幽之智，攻城野战之力哉！今迹无小功，事贻大赏，愧寤终朝，惭梦流夜。咨此庸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犹梗，赵、魏未宾，中原久芜，神州方翳，思乐盛猷，原厉声颂。将陪云骖以比狩，扈朝服以济师。乃为少雪庸诚，微谢天眷耳。宁容遽窃茂爵，轻颂鸿名者乎！伏愿圣渥遐覃，赐以矜宥，霈焉垂仁，穆然惠德。血祈旦亮，慊志夕满。虽蹈疵戾，犹深忭跃。（《本集》）

◇萧骠骑让太尉增封第三表

臣某言：撰心求私，精衷请亮。情不感神，理无动天。诏饰既降，辞表是绝。朱绂方臻，金铉未宥。魄虑再驰，诜然改席。臣局志久战，浅概已领，具烦寸管，备黩尺史。旷旬浃景，祈指遂宣。犹谓设品分职，实以仰铨璧纬，列宠县荣。故乃俯酌瑶陛。迹联盈缺，道协兴降。能，。上睿所以佥举，前英所以详能，今若第随私贵，爵与私富；紊荡邦经，断折民纪。岂可还风中叶，逖听遐代者也。臣才乏往贤，绩谢古烈。妖锋击火，将炎天地。幸郊甸或静，江山以。文轩华剑，既荣既峻。侯封桂食，又盈又满。禄高诮厚，任重丽深。弱节兼诚，誓思不浅。伏愿降慈，特垂明愍。臣奉国犹家，虑公若私秉轴之钧，心希在冶。不任恳恳之情。（《本集》）

◇萧骠骑让油幢表

臣某言：奉诏赐车一乘。窃以国容方穆，旗章式序；朝礼永清，仪服咸贯。故象革镳，尚炯明图；朱箱玄盖，犹昭汉篆。皆旌羽勿差，功庸匪滥。臣忝爵山重，蒙荣海深，袭恩祗册，已惭初筮。浮禄素位，方疚心路。鉴古以惕，巡世罔然。不宜假文丹，空饰皂啬。仰思至道，俯恤物僭。伏愿圣远，特停华渥。书愚上请，追深累惧。不任下情。（《本集》）

◇萧太尉上便宜表

臣公言：臣闻经邦纬治，去华为急；体国治民，循素乃安。圣诰遗风，具腾丹册；贤言流沫，备宣青史。何尝不翦削浮奢，销遗文绘然後颂音载兴，泽洽式广。楚驾百马，民杂国凋；秦修万骑，教凶业坠。刻桷丹楹，礼有常序；朱⌣皂盖，古无滥秩。缥衣纶绶，汉置前制；奇服怪物，周设常刑。皆节俗约训，反朴还风；肃政黎心，厘一民志。故礼奢宁俭，宣尼之高风；以义止利，孟轲之宏规。若乃文彩利剑，道鉴其元；雕虫篆刻，世昭其浅。虽儒、墨异学，名、法各治，至於尊本舍末，其概一也。故申、韩之立典，管、晏之制书，贾、陆之鸿笔，严、徐之博辞，《食货》兴志，《盐铁》生论，莫不异说而同俭，乖议而共治。然世沦物起，道缺事迁，盖源起西秦，波被东汉，一魏不变，二晋未革，所从来者远矣。洎高祖武皇帝业高县寓，化格区宙，匪躬谦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追重华，纳簏之勤，约情操。乃取文命卑宫之义，去金锦之巧，无帷帐之饰。唯修远图绥国之术，祈劝力耕济世之规。是以政平刑偃，紫阶斯廓。太祖文皇帝恭己明台之上，听政衢室之下，九官咸静，万绩惟凝。亦复务抑华诩，思裁太。舆马翠翟之丽，登乎外禁，瑶碧绮组之玩罕设於内宫，政大德立而五路谧，鸿名建而四民宁者也，自顷政教日替，敦庞月亏，谁惟历稔，亦曰淹纪。至乃帝倾海外之宝，王城尽天下之秘。象席珠履，一蹑而即收；镂琴彩瑟，再抚而已损。衣随尘而罢，罗袂从风而弃，百民染其声奢，万姓被其驰荡故圜之里，富者窃梁、楚之乘，伎巧之家，豪者袭王公之服。於是有文靡虚丽，骄邪不典之器；精纤空饰，妙虫非常之玩。农夫勤耨，不充浮伎之资；蚕女务，无给点刻之费。将恐去实就华，未之所届；背源从流，不识其止。求国富兵强，宁可得乎？今江南所宅，正汉、魏两州之地；户口所检，裁文、景三郡之民。旧齐故鲁鞠为茂草，全赵盛魏，豺狼所嗥陛下方欲鸣銮中土，朝服济河，不改斯术，则未见其可也，臣谬属大任，窃同忧泰，日晏宵分，实忘饥寝，苗治其莠，职此为先。辄具条便宜，可以安邦利民者，事事如右。率以闻见，谨简圣听。若其咸允，谨请敕付外施行。（《本集》）

◇让太傅扬州牧表

崇绝之宠，降自白日；殊甚之礼，坠於青云。祗畏验盛，若夺魂鉴；巡席无容，当轩改色。臣闻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将以启廓灵纬，崇树神纪。百司备列，贵贱之分既炳；九官咸赞，升降之际可明。故皇极不爽，国步斯泰。虽金妫各政，姬华异治，未有革序变伦，而能流英发耀者也。臣才惭右贤，功愧上烈。平赵、夷魏之气，无宣於国书；济河登山之威，未亮於左史。既罕龙韬、金匮之效，又乏楹音帷中之绩。卫主宁谓提横流，匡危不足生细民。故小节时显於艰难，大勋无纪乎廊庙。而乘轺、服冕，荷萧、张之赏；开城裂域，受冯、邓之爵。不能翊教缉政，厘济氓隐，赞邦弘化，饰整朝辉。是以德少宠多，舆人立规；才薄位厚，处士兴议。故玉烛未调，道治犹郁者，臣之为愧也！不悟陛下复停日月之华，凝烟露之润，擢臣琐姿，鉴臣陋诚。前恩未旷，後宠已袭；上公秘钺，声振都鄙。文剑雕舄，礼殊轩殿深裒之逮，方今为绝。大之降，比古为超。臣亦何功，当处斯忝！伏愿道邈先帝，理镜众寂，被气顺方，涵生获庆。特辍策书，时停鸿册。则人歌佥平，物抱至欢。（《本集》）

◇萧重让扬州表

臣公言：臣以功狭赏峻，世诰所ゥ；才弱宠隆，道经所讲。故写魂誓赡，庶留天瞩；图骄虑满获守私吝。不能青萍引风，阳燧要景。复降纶册，徽采兼明。影迹交战，水烟相薄。窃闻周、夏异章，玄、素各礼；儒、道二宗，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墨两教，咸以驭俗为急，佥以得人为宝。於是尊官上品，乃贻玉振之贤；鸿等懋烈，为取金声之彦。或有济世夷难之略，辉耀内眠；导江疏山之勤，缠结中寓。深德衍溢，大功振惊，然後超居国右，郁处朝端。故九职惟宣，六典式序。丹青所以传其蔼，磬官所以扬其音也。臣才蔽识浅，非集誉於乡曲；荣降宠臻，乃假翼於皇极。遂事等话言之寄，任钧符负图之重。职总表里，地识机务。位班昔良，知阙前修。居官不闻其风，处秩焉见其政。寰域之治未缉，街县之讼方兴。缯贩之士无荐，管库之家寂寞。四维不阐，五教罕敷。安可以底慎财赋，交正庶士者也？今辍和毗道，仄身赞业，尚据晦晓，获蔽璇图。况异礼更饰，褒命复崇；名超列辟，爵拟群后。上仁居之，犹涵惭德；臣实空儒，伊何以胜？既诬人文，将黩玄纬。凌历飞流之眚，惧失正和；晦裂雾之灾，且滥庶物。臣是以寤寐永叹，忧国虑私者也！伏闻陛下，裁天赋品，制地平施。使旷世之典，不遂臻於末。躬；迴代之轨，无顿被於兹日。素心丹魄，然靡疚矣。不任忧迫之情。（《本集》）

◇後让太傅扬州牧表

臣公言：臣再辞非谦，重让靡饰。实以爵高中世，历古所难；宠冠上台，绵代谁易！诈图辨箴，如镜如水；检崖览志，匪雕匪文，魂祈梦请，驻心挂气。陛下犹降以玺书之荣，被以丹碧之采，顿然变容，一虑九逝。臣以为寒暑繇乎平分，晦明验乎天道，咎誉起於微薄，得吝生於小疵。故铨衡既陈，锴发之异必县；铜墨咸设，分撮之殊已倾。圣哲不能爽，鬼神由避。况臣鄙概早盈，陋才久溢，第超庶后，神绝群班，仰赞东序之宾，平参南宫之政，穷盈极满，於斯为甚！鉴兹隆替，渊冰非譬，所以坐洞房而不悟，下轻帷而叹息也。古之驭教，当有道焉。量能而受赏，撰智而锡位，深乃裂组，远故分。前人以为称首，昔贤以为美咏。自非上德横乎天地，高绩格于区宇，烈誉馥於一时，茂名郁乎当世者，岂有降今日而莫先哉！臣爰蒙殊寄，六稔遂交；及荷总任，二耀忽周。未能塞谤生民，获免僮讼；何盛勋之足题，讵深烈之可铭乎！而因委忝滥，逾溢伦等。朱轩跃马，光出电入；貂冠紫绶，宠蔼霞昭。臣闻阃宗奉国，犹非报殉。方将身侍銮盖，雪齐、鲁之侵地；手执羁鞫，骛燕、赵之远郊。然後追迹范、张，濯缨汾射臣之志也。华爵盛典，非所敢宁；伏昭古巡，将流圣察。无使匹概血诚，不谅於睿衣；宠芬英猷，遂芜於里听。岂伊庸臣独蒙其疵，亦曰海隅咸被其利焉。（《本集》）

卷三十七

◎江淹（五）

◇萧被侍中敦劝表

臣公言，即日侍中臣惠基给事黄门侍郎臣僧珍至，朱盖乘云，玄轩肃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坠高天之旨，集微臣之躯，神爽矍然，敛影无地，臣初长血心，未启素概，辞从意空，言随事尽，不能降陛下一时之恩，借俄顷之，遂枉近侍，貂簪轼庭。臣自亮无庸，何以集此？退咎慊诚，悲枉垂光，进戒朝训，亏兹盛序，感虑踯躅，萦结梦寐。臣检古少例，巡今逾疑，岂有妄叨天功，虚窃上赏，近谬国华，坐取隆贵？人见其过，外惜皇猷，内畏私眚。昔西京鼎秩，汉世权家，丹墀网户，击钟连骑，何尝不以骄满贻戾，谦冲要福者哉？臣不能遵烟洲而谢支伯，迎云山而捐许由，激昂荣华之间，沈潜印组之内，光饰既超，宠灵亦远，江左已来，罕见其伦。今位冠朝端，通侯万户，结象弭於前衡，奏金管於後阵，都野宗其荣盛，视听敬其炎贵，臣一旦居之，谁以为不忝者乎？而陛下犹崇以异礼者，是增臣之戾也。况复肃延华劝，实深窘迫，伏愿俯矜单志，赐遂前请，则世寝横议，臣蒙缓责。（《本集》。）

◇萧被尚书敦劝重让表

臣公言，臣五写丹翘宜蒙凝，一降王人，遂无蠲察。复遣尚书臣岱、兼侍中臣奂等奉宣慈灵，重赐勉诲，镜伏回环，悯然失图，心魄交忄，渊谷匪譬。臣自初被诏，迄于今时，载惭载疑，以悚以厉，岂非深惧鸿典，永忧末躬？故琴瑟徒鸣，不传广乐之响，灯烬空举，焉续景星之耀。何则？卓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於蔽者，不可以语通。臣器乏渊源，识暗机务，伦济夷险，每凭璇历之远，戡折氛，辄资群才之效，臣宁有采奇鉴隐之能，纲国提民之功乎？不谓过延渥洽，谬攀河汉，荣宗，宠华映，籍声探议，共知其幸。况傅保之崇，殷周特贵，牧司之寄，魏晋称重，上昭妙德，次凝英勋，有逾兹序，鲜不紊裂。今陛下方避金门之听，调绣之政，何得去礼废雅，近於臣始？既无前章，孰表後世？臣才孤位峻，待罪无日矣。情哀理感，事尽於斯，伏愿一运天景，微见藿心，则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胜憔忧狼狈之至。（《本集》。）

◇萧让剑履殊礼表

臣公言，近仰威灵，辞移理夺，故欲冒忝传识，必避殊礼；不悟复凝令诏，雕饰非常，镜睇未周，金火交虑。臣闻宠以昭贤，不滥才外之华，荣以丽身，岂谋分表之渥，哲后所以佥授，贞臣所以慎荷，故行行玉，尚无轻颁，一爵一号，犹宜详品；况剑舄升陛，赞唱异仪，殆为对越神体，抗礼天极。汉魏旧载，唯斯称重，虽英衮朝，贤武满世，蒙此典者，乃旷古时降耳。谅由功饶赏结，名高器深，金蝉绿绶，未能蔼其采，琼朱绂，不足宣其荣，方加以履殿，优以勿趋，虽至第为上公，贵为皇王，伫望兹礼，犹邈如也。臣何单业，得兼昔人，且今所虑，受以惧覆，悔岂有及，复闻殊旨，增其忧迮，抱此愚款，以宾为请。伏愿天鉴，顺臣所守，则虽没九幽，传荣万叶。（《本集》。）

◇萧拜太尉杨州牧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文既降，雕牒增辉，礼蔼前英，宠华昔典，仰震威容，俯惭陋识，心魂战栗，若殒若殡，臣景能验才，无假外镜，撰己练志，久测内涯，故让不饰迹，辞非谦距，寸亮尺素，频触瑶纩，丹情实理，备尘珠冕。而宸居寂阻，九重严绝，徒怀汉臣伏阙之诚，竟无鲁人回日之感，所以迴惧鸿威，後奔殊令者也。既而永鉴隆魏，缅思宏晋，国之大政，在功与位，故治民纽乱，不处舆台之下，去勋舍德，宁班衮司之上，咸以休对性业，裁成器灵，讵有移风变范，克耀伦序者乎？臣绩不朝，忠岂宣国，名爵赫曦，黾勉优忝。陛下久超以异礼之荣，越次殊常之秩，虽寝寐矜战，曲垂哀亮，而玺册冲正，愈赐砥砺。今便肃顺天诰，恭闻睿典，审躬酌私，必跋危挠，将恐氓俗由此方扰，轨训以之交芜，臣岂不勉智罄忠，末知所以报奉渊圣，输感霄极，取诸微躬，长为惭荷。（《本集》。）

◇萧太傅谢追赠父祖表

臣公言，即日兼谒者仆射姓名奉宣诏书，追赠臣亡祖某太常卿，亡父某为散骑常侍、特进左光禄大夫。宠辉泉扃，恩凝松石，奉渥铭心，祗光恸虑。臣行阻玄，躬早荼棘，如创之痛，昃日不追，终身之恤，霜露弥感，虽惭曾舆乔木之敬，实抱仲路华毂之哀，自谬籍金，空贻组绂，爵侈於公，禄盈於私，何尝不静欷共结，默慕交深？不悟睿孝动天，昭性旷古，惠被远纪，泽演庆世，丹情靡谅，峻册愈凝，大荣集身，尚惊异施，况宠洽山柏，特振殊造，销骨沥命，犹不胜谢，不任鲠泗荷之诚。（《本集》。）

◇萧太傅辞舆驾亲幸表

臣公言，近以神舆将降，昌启丹辞，重被还旨，未垂允，让尊弥光，褒优愈临，惭疚既积，敢忘谦请。臣乘幸藉私，岂曰无潜，攀霞镜月，非复常所，此必让德，信在於兹。但恩严交洎，固守莫从，免默恭典，伊荣加戚，宁容爰枉鸾驾，式惊臣府，访心验己，谅以不夷，求物校迹，誓无此义。且古今异饰，紫青变礼，取诸臣躬，未觌其安。伏愿陛下赐止冕辂，时停云驾，则俗践知方，臣蹈厚泰。（《本集》）

◇萧让前部羽葆鼓吹表

臣闻国容军礼，旌羽昭其华，品骑第乘。（《艺文类聚》作车骑品第。）鸾蕤蔼其饰，所以炎耀仙都，崇丽神境，世教以之垂彩，民听以之流文。故勒岫铭海之功，な革写其咏，龛难夷邦之业，箫管凝其声，朱鹭玄云，既锡上德，华山芳树，以颁奇勋。（《艺文类聚》作巫山芳树，以被奇动。）爰及台贤，位高藩戚，名沿恩，宠垂私赏，皆为发吹後阵，岂曰兼奏前轩，兹典罕行，此礼实旷。臣窃服已弘，叨光无限，才局秩远，常衔炯惧，安可二葆同整，双弄顿惊？览躬惕然，特贻厚谬。伏愿明烁日月，靡忘情鉴，将停盛饰，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慊心，则涵惠既饶，恭锡多矣。（本集，《艺文类聚》六十八。）

◇谢开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诏旨，赐令臣府自辟僚贤，窃闻治以才为宝，教以人为贵，激风扬蕤，实资山东之英，凝华重馥，良在关西之彦，近以阐耀世经，发丽朝序，今州策郡聘，兹礼尚堙，台召铉辟，斯文亟暖，岂非盛美难嗣，故旷寂先芬者哉？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未能澄形艺，荐品任官，既乖覆业，弥蹙深寄；仰属皇心遥覃，察政洞俗，弘此懿典，崇臣远宠，辄祗睿恩，谨宣岩壑，庶幽居之士，萝薜可卷，奇武异文，无绝於古。（《本集》。）

◇萧上铜锺芝草众瑞表

臣公言，臣闻象际悬通，岂以明昧运，幽崖遥镜，不以人灵异谋。威书璧诰，既信其彩，绿鳞丹字，弥验其文。是以业蔼鸿经，则烟霞呈，精昭景纬，则川岳发华，故宝鼎白云，瑞集轩世，芝房赤雁，祥委汉年，玄石鸿钟，远炳晋室，玉璧彝器，近耀皇宗。自大明乘规，泰始叠矩，朱素毳之至，史不绝书，奇叶珍柯之献，府无虚月。今懋历启图，灵基再固，顷岁以来，祯应四塞，近获豫州刺史刘怀珍解称，所统建宁郡建宁县昌村民，於万山中采药，忽闻异响，从石上得铜钟一枚，长二尺一寸，远象古铸，近乖今制。又州界之内，树生连理，二水隔涧，滕枝相通，越壑跨水，合为一，方之旧说，弥复为贵。宣城所统临城县山中，获草一株，交柯攒茎，紫盖黄衷，贞润晔，自然天华，采掇历时，质色不变，柄据有徵。近获吴兴太守臣王奂云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所统长城县令臣张解称，其月二十五日，甘露降县东界下山之阴。又东太守臣脑所解统武进令臣纪法宗云，十一月十日解称，其月二十四日，甘露降於彭山松树，至九日又降如初。臣以祥纬杂沓，星烛波连，斯乃灵迹深覃，睿衷感，理应写顺，无涵秘，稽往徵古，佥欣升泰，瑶光日阐，玉绳永休，谨拜表遣兼长史参军臣姓名奉铜钟芝草以闻。（《本集》。）

◇萧让太傅相国齐公十郡九锡表

备九锡之礼，非常之册，分天而降，冠古之典，开河而出，遥然以惭，魂交象魏。臣闻日月权舆，二仪所以克灵，君臣设极，三统所以式固，惟生与位，谓之大宝，辨诸文而尊卑既炳，观群龙而贵贱可正，虽复殷因於夏，王资於帝，至乎建侯分职，体国经野，其揆一焉。是以二周之始，山河愈广，两汉之初，封赏弥盛。然表东海者，实牧野之日，瞻鲁邦者，乃负图之辰，西都英相，信命世之功，关中上宰，亦龛乱之力，鬯彤弓，本西伯之赏，虎贲戎路，又晋公之典。若乃衣裳盟会，九合一匡，犹惭其德，斯礼也。（《艺文类聚》作犹暂於斯礼也）臣实鄙才，靡识大体，徒以忠贞为概，而劳不足铭，虽以丹素为诚，而功无可勒，岂有经天纬地之略，探隐寂之智哉？抑亦何术以堪盛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鉴云际而怀古，凭轩幌而未宁也。伏惟陛下，神华驭世，理无不镜，赐臣待谤今职，守其私满，则天下有道，庶人不疑矣。（《本集》，《艺文类聚》五十三。）

◇第二表

臣公言，臣近厉心罄辞，写情毕议，眇望神藻，鉴见丹襟；而帝阍以秘，纶诰方明，中庶卷容，左右轸虑。臣以为丽天秉经，君上之彝宪，仪地执纬，臣下之恒轨。故皇极载凝，庶士交慎。昔者重黎勤官，裁居炎冥之职，羲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龙勤夏，未闻冠俗之爵，大彭翼商，岂见超世之典，以古先哲后，如兹之慎赏也。臣乃谬贻国寄，志在靖难，若夫野战虹，伏顺者易为威，城攻鲸虺，奉国者理必全，云气薄蚀，下民咸贵其明，恃险与马，舟中皆可异议。故昌邑有归邸，吴楚无旋师，斯激芬扬蕤，物同其幸，焚恶去丑，世共其庇，实为仰凭俯顺之效，臣亦何力之有焉。窃谓禄为十郡，必俟禹迹之勤，锡以九命，乃须周公之美；况吕梁不凿，而器重玄，越裳未献，而赋拟千乘，京关识其崇贵，畿服知其忝冒，镜前修而惭形，觌往德而耸虑，畏崖之请，取譬深水，审量之祈，呈景。伏愿陛下远牵雄范，近鉴英规，凭霞停诏，临风辍恩，岂伊愚臣，方被昌化，具日遗氓，咸蒙其赖矣。（《本集》，《艺文类聚》五十三。）

◇被百僚敦劝受表

臣公言，臣疑诚素履，频载缣翰，天饰高奖，累降史笔，即日尚书臣某等至，重宣诏旨，猥辱百僚，省睇未交，心灵已悸。臣闻良宰谋朝，不必借威，贞臣卫主，修己则足，故骄满之失，取镜函关，谦侧之美，见伊阙。臣本庸人，识无远度，藉开辟之辰，遭枪之运，奸回内，则戮力琼都，诸侯放命，则抗节瑶祀，秉号仗义，幸不辱威，皆为冕旒遥鉴之命，群士画图之助。臣宁望伊挚叔旦之爵，吕牙申伯之赏哉？方欲谢簪东都，濯冠汾阳，不悟盛礼华典，复臻於兹，静默回环，祗畏踯躅，犹谓遇聪明之朝，当时雍之世，陛下咏尧风之化，歌卿云之诗，日月华采，万方获性，叠虑仰祈，必蒙题品；而威灵窈绝，斯冀遂阻，銮舆玉驾，复许敦幸，重臣愆悔，无地自安，便当谨恭鸿命，竭身为限。（《本集》）

◇萧相国让进爵为王第二表

臣结虑归请，三辰未镜，倾魂仰视，九天弥阻，重炳徽策，再晰光诰，理晦情震，若涉严渊。臣业不出世，绩未逮古，谬藉明政，陈力就列，艰多智寡，翊赞罔树。若乃洪范不修，锺缀旒之日，九黎乱政，当摧轴之辰，虽沥命奉时，祸提下亟，防明之陋，贻惭昔人，杜险之蔽，取愧前英。故十万之师，无集槁街之邸，千金之贵，恒单白藏之府，戈船发於江湖，戎车出於石城，然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彻席卷，虔刘巨祸，臣实恧焉，不悟上赏亟降，华爵必集，虽延首紫扃，翘意宸居，执为守约之志，既谢简鉴，避贤辞智之请，终无开允；故受任专征，远迩知宠，肇封四履，侯甸推礼。昔虞思勤夏，不列殊物之锡，晋叔匡周，岂颁上公之典，燕藩懿亲，裁蒙衮舄之荣，梁国戚属，方忝旌旗之贵；而臣包括庶揆，总纳仪刑，盖出近古，非三代之远体也。今复乃逾九命，爰超五等，域中之称，丽天作则，探情顾抱，岂所允安者哉？伏愿陛下一检丹崖，遂臣慊心，无使怵迫，深贻疵戾。（《本集》，《艺文类聚》五十一。）

◇萧相国拜齐王表

臣无佐夏匡殷之功，威晋服楚之绩，业不题於宗器，声靡记於彝典，而超居上礼，邈乘峻爵，静念隆替，焦原非譬。臣以为众官咸事，帝谟所以式序，群后克让，王猷所以载穆。况臣访德语勤，未洎伊稷之能，藉灵怀宠，仍滥周邵之秩，故驻魂仰请，沥意归闻，理竭素牒，事罄丹史，具徽太微，备简玉绳，而才志浅，隔景绝，朱轮之使，日月亟纺，金銮之尊，旦夕将拂，巡情鉴识，岂伊宁处？今便肃典内轩，恭服外屏，大夫有命，古或无违，王假有庙，今臣为叨，三省空懦，震忄於心。（《本集》。）

◇齐王谢冕旒诸法物表

臣王言，以轩冕云跸，既非常之饰，宫悬玉戚，乃配天之礼，故呈襟效虑，必期蠲亮，重被远旨，芳讯愈越，镜休殊私，情影远震。昔大启营丘，未备树羽之赏，光它曲阜，始兼龙之贵；况臣道狭庆隆，身薄器尊，粉玺争辉，口火竞耀。夫太常图列星之采，华盖观古人之情，所以耸绝百县，崇隔万寓，凤阁因此而神，琼都由兹而丽，故愧功惭德，违仪避荣，诚不遥孚，理无达，遂贻严诰，爰断辞表，惊栗迟回，祈鉴何地，便当肃对王休，敬昭异宠，佩服盛文，以愧以惧。（《本集》，《艺文类聚》六十七。）

◇齐王让禅表

陛下远规唐虞永揖之典，近谟汉魏高树之礼，既览（《艺文类聚》作鉴。）金水昏明之数，又协云电隆替之徵，激风太上，扇采至公，闻命惊爽，心灵殒越。臣闻天地草昧，而树之君，所以平对二仪，显临万国，膺符受历，总明司幽，轩辕陟祚，首出庶物，颛顼登庸，作为民纪，虽五德迭兴，十代继运，非贤非睿，莫预斯位。若乃与能之交，禅锡之会，岂伊虚薄，所可遵拟。昔傅岩佐商，秩终上公，溪翼周，名极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圣，狱讼不往，讴歌宁归，河乏马图之宝，天无乘龙之锡，元首股肱，誓不可异，而旷乘之轨，忽臻於兹，惭慨忧灼，罔识其际。伏愿陛下遗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节，则道耀日月，泽浸飞泳，声振开辟，仁动今古，四三王而六五帝，不亦休哉。（《本集》，《艺文类聚》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正员外郎表

臣迈乡远迹，由学末徒，不莹雕龙之采，宁照玄豹之饰，自过被光私，滥蒙恩幸，屡度经冬，亟移春序，皇纬如纽，惭飞尘之效，睿基方峻，谢寒露之勤，故宜伏影轩间，卷气衡下，犹蒙供事紫楹，奉役丹殿，巡魄擎概，荣渥不悟，震离彻邃，阿景洞幽，复升官清闺，列版严闼，[B13]识何算，爰忝叔则之仕，菲质焉树，乃谬仲容之职，猥枉青ぬ，增光空质，心忄末尘，情惭洞户，伫首矫迹，以铭以奏。（《本集》。）

◇拜中书郎表

荣郁两临，恩儆交镜，悄然揽魂，乃惧乃逝。臣闻汝颍之金，或扬采於四豪，江淮之珠，已驰光於七贵，皆声不妄美，第岂虚立？未有伎惭美舆，蒙送目之赏，工谢彩轮，窃归风之价。臣幼乏篆刻，长睽图史，智罕效官，志阕从政，方遽求振风，长忧凌雨，不悟遭社鸣之世，属河清之会，玄云素霞，必驾蓬莱，白毳も麟，或蒙解遂，仕通物任，官登郎掾，此实曜灵之私照，而微臣之厚幸也。仰惟皇衢大融，气品呈观，西倾栈山，东是航海，故奇士端威，异人罄折，皆相望北阙，待诏南宫。而臣学无利博，文有忮害，乃票乡裙顿屣，伏黄扉之右，曳缨转笏，居青琐之前，访德於姑射，闻道於崆峒，臣之愿，过为信矣。昔望都才丽，爵乏上班，长岑闻靡，身终下秩；愚臣方古，悠然已泰，内烛徘徊，眇不识届。（《本集》。）

◇南郊明堂异日议

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骁骑将军江淹议。）

卷三十八

◎江淹（六）

◇诣建平王上书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於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以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谓徒虚语，乃今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怜察。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名声於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馀，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昭宪，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迫季秋，天光沈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於帘肆之间，卧於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退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当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磨骨，远则直生取疑於盗金，近则伯鱼被名於不义，彼之二子，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夫鲁连之智，辞禄而不返，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於东越，仲蔚杜门於西泰，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雒，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浸仁沐义，照景饮醴而已。而下官抱痛圜门，舍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鹄亭之鬼，无恨於灰骨，不任肝胆之切，敬因执事以闻，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文选》，《梁书·江淹传》多末二语，又《南史》五十九，《艺文类聚》五十八。）

◇建平王谢赐石砚等启

臣言，奉敕赐石砚及法书五卷，天旨又以臣书小进，更使勤习，敬阅籀篆，侧观砚功，张卫惭奇，金琼羞丽。臣夙乏翰能，素谢篇伎，空贲恩辉，徒隆慈饰，方停烟墨，永砥学玩，仰结圣造，伏铭私荷，不任下情。（《本集》。）

◇建平王谢玉环刀等启

奉敕赐玉环刀等五种珍器赆，伏蒙猥降饰轶采朱，跨影悬魄，昆冈归琛，关山渐宝，谨袭缇素，以充握睇，垂光既深，铭佩更积，不任下情。（《本集》。）

◇建平王庆改号启

窃以皇衢永谧，则玉历惟祯，国庆方夷，则渑泽式茂，故五凤协年，甘露应号。况今道润衍溢，颂祉载繁，嘉生蠲庆，风云瑞节，既觏昭晨，方铸昌化，延守一隅，无以自届，不胜荒情。（《本集》。）

◇建平王让镇南徐州刺史启

臣言，臣誓惟殃衅，频写曲折，慊慊狂愚，冀蒙哀吊，而圣旨悬严，便赐断表，神乖意失，音影何地，吞悲茹号，情胆载绝。臣荒昧神气，爰自幼禀，分逾鼎贵，秩高外州，臣乏素能，或所不任，况在忧年，必取黜辱，特为开非常之恩，借权制之义，紊礼灭经，实翦治本。臣又能身祈命请，一感天地，踯躅表启，心容已，犹疑大道之行，墨不兴，孝治天下，通丧获遂。陛下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被仁明，品物无漏，岂於微臣，独不蠲鉴？憔鲠在躬，辄复尘触。伏愿暂辍听览，少怜苦草，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临启恍惚，魂识无主，不胜殒越怵息之心。（《本集》。）

◇萧领军让司空并敦劝启

臣某言，臣沿心之请，丹识以倾，诏旨冲挹，便赐断表。伏闻当遣王人，猥垂奖劝，仰天光休，俯增惊厉。臣以为槐铉之任，百王攸先，具司是属，冠冕式瞻，化曜昌辉，连基政务，事深崇替，迹豫兴衰，故道富一时，则风行明令，才乏适权，则山摧河泣，既浇汨苍，将紊毁身国。臣进退惟疑，再三自顾，实以陋情，非忘宠极；但畏轶超豪伍，乃参鼎轴，无德而贵，岂敢偷存，才怯任重，物所不恕，故弱识褊概，频布前辞，枯木朽株，永隔蠲恕，岂特大车方尘，小雅有废而已哉？将据致寇之悔，取鉴於兹矣。且皇华之命，居上之鸿私，凤举之招，为下之殊荣，国勋必书，史不谬牍；况臣连牧圉岳，董率职方，既铄近古，垂耀中叶，揆望揣实，为泰已甚。而乃复降朱轮之使，方枉青册之劝，寤寐灼，谅无以任，辄重素诚，冒觊神，伏愿皇灵，特垂开愍，赐停正台之职，并免敦劝之使，馀所荣忝，誓不敢辞，肃恭外屏祈回恩授，则於臣慊款，复为惠造，不任忧戴匪惶之情。（《本集》。）

◇萧太尉子侄为领军江州兖州豫州淮南黄门谢启

臣公言，臣频结崇宠，亟延上爵，休恩动俗，烈荣振古，鸿品清饰，已蔼金图，秀鼎号铭，共茂瑶篆，永言戚虑，鉴寐殷心。况乃秩洽朝门，庆沾国，弱息臣讳嶷映晃等，文不昭典，武不定功，出内帷阃，升降貂绶，或振迹领侯，职赞禁，或腾光江甸，任钧屏翼，河兖冲要，既滥北门之管，淮豫险捍，又谬西偏之寄。兄子臣鸾，忝守近畿。嫡孙臣某，载华省闼。皆倏忽晷景，频频升荷，虽咸罄愚识，恪居匪替，岂足以少塞神渥，裁酬皇眷？嚣黩一盈，惭厉弥积，谈天之辨，不能为臣陈辞，雕龙之文，无以为臣饰愧，静然肃念，徘徊交集，不任忧感沐浴之情。（《本集》。）

◇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

淹本迁徙之徒，非有儒墨之能，亦以转命沟间，待殡岩下，误得步修晃，循高轩，伏层槛，坐曲池，承翠河之润，降璇日之光，载笔奉后，盛饰立朝，於山东百姓，亦已殊甚。虽蓐蝼蚁，抵黄泉，不足以塞惠，而小人狼狈，为鬼为蜮，山渊所容，衣剑不贷，黜赭幽圄，皆非报责。仰遭大道之行，草木勿践，辍镬剑火，吹魂拾骨，濯以河汉之流，曝以秋阳之景，丛然黔首，岂不戴天。窃思伏早九载，齿录八年，以春以秋，且思且顾，竟不能抑黑质，扬赤文，抽精胆，服慈光，而自为拥肿之异木，卒成踊跃之妖金，所谓孽由己作，匪降自天；犹沐造化馀灵，宥以遐邑，方蒙被霜露，裹粮洲岛，凿山楹为室，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鼋鼍为群，犹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况罪溢朔方，尚驻一等之刑，咎过朱崖，犹缓再重之施，金石无知，何以识答。昔河济荆吴，必获陪从，京辅关毂，长奉帷席，德音在耳，话言如昨，淹乃梁昌，自投东极，晨鸟不飞，迁骨何日，一辞城濠，旦夕就远，白云在天，山川间之，眷然西顾，涕下若屑。（《本集》。）

◇到功曹参军笺诣骠骑竟陵王

窃惟明使君钺下，道耀神源，德铸灵极，诞涵天听，资河圣，誉拂弦外，芳激寰中，故衡梁孕秀，璇玑流品，变瑶光之晖，赞玉烛之色，功迈翊殷，绩起匡汉；是以赤瑕琼宝之文，睇影而集，青龙遗风之乘，希光而远至。如民者盖不足算，所志不出缯贩，所学不遗祝筮，业异儒墨，行乖曾史，既乏修短之术，又惭启塞之辨，不能伏轼蹲衡，惊燕赵之郊，黄金横带，驰淄渑之币，语默罕绪，圆方靡树，谬以一气之微，徼百载之会，躬奉英睿，身蒙青ぬ，故以润厚累璧，恩竽兼金；不悟悬黎降景，灵河泻润，复获执羁兰陈，迎笏桂序，漏越之琴，窃庄文之价，缺之剑，盗顷襄之名，心羞秦媵，志虑楚犊，抱魄踊跃，忧集如熏，镌感何日，铭报焉期。（《本集》。）

◇奏记诣南徐州新安王

伏惟明公殿下，列誉椒壁，蜚声冲汉，爰求儒雅，傍招异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淹者，东国之徒步耳，方敛影逃形，匡坐编蓬之下，遂遭烟露馀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变色薰心。淹闻齐右既抚，无待巴人之唱，柏台已构，宁俟不才之木。淹幼乏乡曲之誉，长匮芹藻之德，岂宜炫璞郑氏，献凤楚门哉？愿避职吏，缓其召书。（《本集》。）

◇到主簿日笺诣右军建平王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既惭邹鲁儒生之德，又谢燕赵侠客之节，徒以结发卫次，暂闻仁义，常欲永辞冠剑，弋钓亩壑，而身轻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貂之私，恩兹感激，未能自反，负金羁於淮吴，从後车於河楚，竟不能曜丹ぬ，腾英声，绝白云，负苍梧，至可知矣。不谓咸池再晖，瑶光重照，开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惊，巡走且失。淹闻古人为报，常有意焉，至乃一说之效，齐王动色，一剑之感，赵王解衣，孤心回概，有殒自天。（《本集》）

◇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

昔妫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长旌犹卷舒，焚衣毁冕，有自来矣。皇宋灵武诞命，圣道郁宏，三后连光，四圣沓轨，或经天纬地，扌勾紫灵之符，调风偃海，隆黄旗之祚，莫不颂满金石，声飘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圣，重耀函夏，延礼璧台，访道衢室，平阳之后，卷迹惭灵，崆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敛功谢德。是以彩云祥风之瑞，布区中，梯山栈火之俗，款徼请吏，跨商轶夏，洗周涤汉，道泽优衍，犹不封禅，遐灵在天，馀惠无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祯，获圭之应，著在纪岁，仁浸污河，惠爱秋草，想亦君之这所闻也。重以先帝灵略潜通，英辔远驭，受话言必忠贞方肃之臣，奉风声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时琴瑟鼎铉之盛，且被於宁世，而忽觌来书，以惋以慨，君为齐梁楚越之主，鼎贵一时，金玉满堂，文马千驷，爵授汤沐，冠盖於道，惟名尊崇，谁与为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举旗类社，志窃神禁，称兵敛众，遂窥外关；今朝无阙政，顿扌勾凌上之节，室无嬖竖，坐生莫大之衅，鸱枭赭衣，号兴徒党，主萃渊薮，宁滋之甚，不臧不轨，不忠不义，未有苦斯者也。宗枝之畔，远则吴楚见禽於一壁，盘石之嬖，近则江荆面缚於小将，此成败兰艾之鉴，又亦君之所知也。闻彼虫饮鼠舞之异，早见物徵，河北陇上之谣，已露童咏，所谓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黄头，络绎争引，熊渠飞，首尾电发，伏波楼船，掩江蔽汜，渡辽甲卒，充野布隰，加以先天盖世之略，荡海拔山之威，任辅沛陈，羽林舟，露动龙骧，精骑风驱，然後六师云起，九军星连，旌外江，虹益中水，金甲映平陆，铁马长原，蹴南岳而永慨，瞰九孤而怀恐，伐罪吊民，复验於兹，甫刑三千，唯此为大。仆才等不羁，志沥丹款，故奏祸福，行矣怅然，袁楷刘萧等疏。（《本集》。）

◇报袁叔明书

仆知之矣，高皋为别，执手未期，浮云色晓，怅然魂飞，前辱赠书，知命仆息心越地，采药稽山，友人幸甚，去岁迫名茂才，冬尽不获有报，引领於邑，情讵可及足下推仆者，不一二谈也。仆闻狂士之行有三，窃尝志之，其奇者则以紫天为宇，环海为池，倮身大笑，被发行歌；其次则坚坐崩岸，僵卧深窟，朝氵食松屑，夜诵仙经；其下则辞荣城市，退耕岩谷，塞迳绝宾，杜墙不出。然者皆羞为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而况其乡党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归，则争论南宫之前，卫主於邪，伏身北阙之下，纳君於治；至乃一说之奇，惊畏左右，一剑之功，震栗邻国。夫能者唯横议汉庭，怒发燕路，且犹不数，而况於邻里乎？若仆之行止，已无可言矣，材不肖文，质无所直，徒以结发游学，备闻士大夫言曰：「在国忠，处家孝，取与廉，交友义。」故拂衣於梁齐之馆，抗手於楚赵之门，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动人，智谋不足自远，竟惭君子之恩，卒离饥寒之祸，近亲不言，左右莫教，凉秋阴阴，独立闲馆，轻尘入户，飞鸟无迹，命保琴书，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国史小官也，而子长为之，执戟下位也，而子云居之。仆非有轻车骠骑之略，交河云险之功，幸以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闲，故免首求衣，敛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隶，去於饥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疾旧里，斥归故乡，箕坐高视，举酒极望，虽五侯交书，群公走币，仆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为智者道，难与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风飞，平原票乡色，水鸟立於孤洲，苍葭变於河曲，寂然渊视，忧心辞矣。独念贤明蚤世，英华殂落，仆亦何人，以堪久长，一旦松柏被地，坟垄刺天，何时复能衔杯酒者乎？忽忽若狂，愿足下自爱也。（《本集》。）

◇与交友论隐书

淹者海滨窟穴，弋钓为伍，自度非奇力异才，不足闻见於诸侯，每承梁伯鸾卧於会稽之墅，高伯达坐於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能及也。尝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无青组紫绂龟纽虎符之志，但欲史历巫卜，为世俗贱事耳。而票乡然十载，竟不免衣食之败，何则？性有所短，不可韦弦者有五：一则体本疲缓，卧不肯起；二则人间应修，酷懒作书；三则宾客相对，口不能言；四则性甚畏动，事绝不行；五则愚幸妄发，辄被口语。有五短而无一长，岂可处人间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谓轮椎分定也。犹如鸡鹜之有毛，不能得鸾凤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白发杂生，长夜辗转，乱忧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殒天，保光半路，不攀长意，徒自欺取，筋驽髓冷，殊多灾恙，心顽质坚，偏好冥默，既信神农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说，守清净，炼神丹，心甚爱之，行善业，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乐天理性，敛骨折步，不践过失之地耳。犹以妻孥未夺，桃李须阴，望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鸟赴檐上，水币阶下，则请从此隐，长谢故人。若乃登峨眉，度流沙，餐金石读仙经，尝闻其验，非今日之所言也。谁谓难知，青鸟明之，贵布笔墨，然亦焉足道哉？（《本集》。）

◇杂体诗序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於魄，芳草宁其气，而皆悦於魂，不其然与？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乃及公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於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郸托曲於李奇，士季假论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璧浮沈之殊，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初学记》二十一。）今作三十首诗，学攵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摧云尔。（《文选杂体诗》注。）

◇草木颂十五首（并序）

仆一命之微，遭万代之幸，不能镌砺骨，以报所事，擢翼骧首，自至丹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爰乃恭承嘉惠，守职闽中；且仆生人之乐，久已尽矣，所受两株树十茎草之间耳。今所凿处，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饥犭爰搜索，石濑戋戋，庭中有故池，水常决，虽无鱼梁钓台，处处可坐，而叶饶冬荣，花有夏色，兹赤县之东南乎？何其奇异也。结茎吐秀，数千馀类，心所怜者，十有五族焉，各为一颂，以写劳魂。（《本集》。）

◇全荆

江南之山，叠障连天。既抱紫霞，亦漱绛烟。金荆嘉树，涵露（《艺文类聚》作云。）宅仙，节讵及，幽意谁传。（《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九。）

◇相思

竦枝碧涧，卧根石林。日月断色，雾雨恒阴。绿秀八，丹实四临。公子不至，山客徒寻。（《本集》。）

◇豫章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贯金壤，上笼赤霄。盘薄广结，捎瑟曾乔。七年乃识，非曰终朝。（《本集》。）

◇并榈

异木之生，疑竹疑草。攒丛石迳，森苁山道。烟岫相珍，云壑共宝。不华。（《艺文类聚》作锦。）不缛，何避工巧。（《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九）

◇杉

桐梓旧丽，松栝称奇。焉如兹品，独秀青崖。群木敛望，杂卉不窥。长入烟氛，永参鸾螭。（《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九。）

◇柽

木贵冬荣，柽实寒色。停黛峰顶，插翠石侧。碧叶罨蔼，柯翕。方陋筠贾，远笑荆棘。（《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九。）

◇杨梅

宝跨荔枝，芳帙木兰。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绣壑，霞绮峦。为我羽翼，委君玉盘。（《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七，《御览》九百七十二。）

◇山桃

惟园有实，惟山有丛。丹花擎露，紫荣绕风。引雾如电，映烟成虹。伊春之秀，乃华之宗。（《本集》，《艺文类聚》八十六。）

◇石榴

美木艳树，谁望谁待。缥叶翠萼，红华绛采。烈泉石，芬披山海。奇丽不移，霜雪不改。（《本集》，《艺文类聚》八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莲

迸采泉壑，腾光渊丘。缃丽碧，红艳桂洲。山人结侣，灵俗共游。时至不采，为子淹留。（《本集》。）

◇石上菖蒲

药实灵品，爰乃辅性。却疴卫福，蠲邪养正。缥色外妍，金光内映。草经所珍，仙图是咏。（《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一。）

◇黄连

黄连上草，丹砂之次。御孽辟妖，长灵久视。骖龙行天，驯马币地。鸿飞以仪，顺道则利。（《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九，《大观本草》七。）

◇薯蓣

华不可炫，叶非足怜。微根傥饵，弃剑为仙。黄金其寿，青ぬ争妍。（《艺文类聚》作年。）君谓无妄，我验衡山。（《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一。）

◇杜若

山中杜若，嘉尔翠质。不奇不俗，载华载实。同衔夕露，共炯朝日。夷险无二，沈冥如一。（《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一。）

◇藿香

桂以过烈，麝以太芬，摧阻（《艺文类聚》作沮。）天寿，夭折人文。讵及藿香，微馥微薰。摄灵百仞，养气青。（《本集》，《艺文类聚》八十一作青云。）

卷三十九

◎江淹（七）

◇雪山赞四首（并序）

壁上有杂皆作山水好势，仙者五六，云气生焉，怅然会意，题为小赞云。

◇王太子乔

子乔好轻举，不待炼银丹。控鹤去窈窕，学凤对ﾊヴ。山无一春草，谷有千年兰。云衣不踯躅，龙驾何时还。

◇阴长生

阴君惜灵骨，璧讵为宝。日夜名山侧，果得金丹道。忧伤永不至，光颜如碧草。若度西海时，致意三青鸟。

◇白云

紫烟世不觌，赤鳞庖所捐，白云亦海外，卄迢起三山。萧瑟玉池上，容裔帝台前。欲知清都里，乘此乃登天。

◇秦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青琴既旷世，缘珠亦绝群。犹不及秦女，十五乘彩云。璧质人不见，琼光俗讵闻。愿使洛灵往。（《艺文类聚》作灵修往。）为我道奇芬。（并《本集》，《艺文类聚》七十八。）

◇铜剑赞（并序）

永明初，始造旧官，凿东北之地，皆平网迤陇，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铜剑，长尺五寸，余既借看，叹其古异。客有谓余曰：「古时乃以铜为兵乎？其可得而闻不？」余笑而应曰：「此证据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辄具言之。余案《山海经》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时，西戎献之，《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越绝书曰：「赤瑾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溪，涸而出铜，欧冶铸以为纯钩之剑。」又汲冢中得一铜剑，长三尺五，及今所记干将者，亦皆非铁，明古者以铜锡为兵器也。《周书》称，「穆王时征犬戎，得昆吾之之剑、火浣布，长尺有咫。又有练铜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於楚，楚赐之金，既而悔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杜预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铜为兵，故《禹贡》云，「荆扬贡金三品。」余以为古者语质而难解，今者语文而易了，独诗云，「元龟象齿。」其实象牙也。书云，「厥包橘柚。」乃黄柑也。金品，上则黄，中则赤，下则黑，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黄金可为宝，赤金可为兵，黑金可为器。《韩子》称：「昔智伯繇之伐赵襄子。初，晋阳襄子金将尽，问於张孟谈，孟谈对曰：『吾闻董安于治晋阳也，公室悉以铜为柱质，君可发而用之。』於是发之，有馀金矣。」谓此据盖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贡金，铸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搀之地，图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奸，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舁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国都。桀有昏德，鼎迁於商，殷纣暴虐，鼎迁於周。每人主休明，鼎虽小而重，其奸回昏乱，虽大而轻。及周显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沦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见於彭城。二十七年，始皇东游，大发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汉武帝宾礼百神于汾阴，得大鼎，时人以为九鼎，其详不可得而审也。且荆轲刺秦王之日，匕首击铜柱，铜柱火出，则古者非直以铜为匕首，亦以为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长狄十二，见於临洮，身长三丈，足迹六尺，於是始皇敛天下之兵，铸而象之。故西京赋云，「高门有，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宫，其门悉用磁石，磁石翕铁，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於战国，战国至於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逾见其微，及汉建安二十四年，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帝为太子时，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按张华《博物志》亦称，「铸铜之工，不复可得，唯蜀地羌中，时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绝。余谓不复能铸铜者，正当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云霞，陆斩犀兕，水断蛟龙，岂复不能铸铜炉碗灯耶？然今太极殿前两大铜镜，即周景王铸也。制作精巧，独绝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犹今镜不及古镜，今钟不及古钟矣。昔余为吴兴令，凿池，又获铜箭镝数十枚。时有人复於彼山中伐木，得铜斧一口。古铜铸为兵，岂为一据？故备言其详，以发子之蒙矣。古贵铜贱铁，非独此事，按《皇览·帝王冢墓记》，称吴王阖闾冢，铜椁三重，汞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盘郢鱼肠之剑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铜椁水银为江河，关东贼发之，至铜椁而取铜，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墓。汉思王冢，时奢侈，皆生葬，取爱幸奴婢，蓄谷，为铜窗，以通殉葬者气息，兼以水火，守冢给呼召，数十年乃不复闻声矣。晚世之葬，无复此例，然犹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倾一国之财，或竭一家之宝，或争为宏丽，或竞相高尚，前汉奢於後汉，魏时富於晋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时天下凋丧，制度日衰，富贵之家，犹或厚葬，然论古论曩，亦减损千万倍矣。世愈贫狭，哀礼愈薄。又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钉，悉用细腰，其细腰之法，长七寸，广三寸，厚二寸五分，状如木秤，两头大而中央小，仍凿棺际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细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谓至巧矣。其法既绝，亦有铜钉，铜钉之体，皆如今柘钉形也。铜钉既滑，多被发掘，自义熙以来，乃以柘代铜，爰及明器之属，亦多减省，必不得已，乃用乌牙焉，相与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无所设，既由贫富之悬，兼以避患之及耳，故为此赞，以明古今铜铁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赞曰。

悠悠开辟，或圣或贤。蚩尤铸铜，为兵几年。天生五才，实此为先。既古既曩，谁测谁传。纷纶百代，事无不异。况乃金铁，国之利器。风胡专精，欧冶妙思。於昔则出，於今则秘。闻之释经，万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恶。徒侈徒异，徒铲徒削，聊举一概，以明鸿略。（《本集》。）

◇袁友人传

友人袁炳，字叔明，陈郡阳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异才，学无不览。文章匚傥清澹出一时，任心观书，不为章句之学，其笃行，则信义惠和，意罄如也。常念荫松柏，咏诗书，志气跌荡，不与俗人交，俯眉暂仕，历国常侍、员外郎、府功曹、临湘令，粟之入者，悉散以赡亲，其为节也如此，数百年未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赏文，独绝於世也。又撰晋史，奇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与余有青云之交，非直衔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本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为论（并序）

吾曾回向正觉，归依福田，友人劝吾仕，吾志不改，故著《无为论》焉。有奕叶公子者，联蝉七代，冠冕组望，多素纨黼裳，负长剑而耿耿，佩鸣玉而锵锵，时游稷下，或客於梁，闻英雄而豹变，听利害以龙骧，乃动朱履而驰宝马，振玉勒而曜金羁，之无为先生之门问曰：「先生智德光融，嵩华无得以方其峻，道义清远，溟海不足以喻其深，无学不窥，无事不达，容仪闲静，言笑温雅，至如释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书，宣尼六艺之文，百氏兼该之术，靡不详其津要，而采摭冲玄，焕乎若睹於镜中，炳乎若明於掌内，余闻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财，是故老聃以为柱史，庄周以为园吏，东方持戟而不倦，尼父执鞭而不耻，实万古之师范，一时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义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虽江海以为荣，实缙绅之所鄙。」先生倏尔笑而应之曰；富之与贵，谁不欲哉，乃运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国家之急务也。申生伍员，不得志也。怀道抱德，玄风之所尚，杨雄东方，其职未高也。其大学者，不过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虽欲之，志不行也。忧喜不移其情，故可为道者也。过此已往，焉足言哉？吾闻大人降迹，广树慈悲，破生死之樊笼，登涅盘之彼岸，阐三乘以诱物，去一相以归真，有智者不见其去来，有心者莫知其终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绝殊涂，无变无迁，长祛百虑，恬然养神，以安志为业，欲使自天之，吉无不利，舒卷随取，进退自然，遁逸无闷，幽居永贞，亦何荣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尘内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恧然而有惭德，逡巡而退。（《本集》，《广宏明集》二十九下。）

◇齐太祖高皇帝诔

日月郁华，风云黯色。伤动紫微，悲币璇极。呜呼哀哉。粤夏四月辛卯，将迁座於泰安陵，龙銮既整，羽卫以陈，深酸旧物，掩咽故臣。嗣皇帝永诀丹掖，叫号青墀。攀神光之一绝，恸远迩之何期。弓剑有慕，纂德写辞。佥曰：「若稽古圣，睿图灵镜。星枢发祚，电光启命。诞惟弱龄，惠志聪情。如金如璧，爰秀爰英。於铄冠岁，腾华流艺。允文允武，克明克睿。聿尚登学，严道尊师。宣敷五礼，优游六诗。上炫旧滞，旁镜前疑。才罄艳采，笔尽丽辞。在友斯悌，于亲伊孝。险泰其色，夷阻一貌。游情思矩，纵心蹈教。乡术式慕，州闾是效。业优登仕，先哲攸懋。矧乃寥廓，渊规邃构。官府天地，舟舆宇宙。龙静凤戢，敛奇掩秀。昔在帝刘，王室放命。狡焉伪诞，晦朔陵正。锋车北轶，火南盛。太祖时乘，爰兹发迹。塞井灭勋，夷灶龛敌。赏镂王图，功蕤帝册。乃厉中叶，天未敛难。兵百袁曹，祸十楚汉。吴地前崩，越壤首乱。街号耀盛，火列金断。聚甲如陵，献俘为观。北楚倔强，曾未屈膝。云屯被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丽互日。庙勇既消，国图方匮。神册天开，雄略世出。凶剑鳞沈，丑戈羽逸。只骑不返，轮无匹。厥庸戾止，杂佩委他。荣郁闾阖，宠重山河。皇彝有文，朝采方蔼。频烦金纽，左右缇盖。毗戎肃禁，参辇侍旆。誉馥区中，道氓外。河济国险，淮泗邦尘。要藩重设，匪贤则亲。亦既推礻，拥土庇民。声棱绝俗，威赡殊邻。宋主陵遐，紫殿遏密。话言之诏，贻在英粹。寅亮大宝，敷纶妙秘。世识机鉴，物宗渊懿。无匪练，靡奥不洎。三阶既驯，五精惟至。彭蠡九江，地尽襟制。亦有刘范，衣缨是绝。跃马山岫，泛舟河乙。缟镝星流，红旗电结。鸩翼竞扇，豺牙争砺。祸缠紫禁，兵交丹卫。瑶祀若旌，金衣如缀。朝野倾仪，咸归上德。实赖至公，泻家提国。怀险实泰，襄危必克。机朝旦，功定曛黑。妙物更配，具章重则。深居外，遥栖绵默。高秩方臻，元礼有序。王曰念哉，辉宠是与。职褒宫卜，任卷文武。饰华丽貂，荣金叠组。宏猷溢俗，曾芬冠古。憬彼朱方，亦惟宗秩。阴图食昴，潜谋贯日。征轮未誓，偏旗御律。原燎既寂，世嚣伊谧。爰崇爰贵，以望以实。雁县告静，象郡无虞。杳郁远域，清丽琼都。国填氓负，朝委事虚。实翳哲相，岳曜神居。功美既损，道富去益。再纽契训，重匡禹迹。方同范张，濯缨汾射。散簪山郊，解松石。霞拂朝，苍烟懵夕。韵属玄经，恩流金液。灵厌霸德，少帝告衅。灭慈灭养，抵仁抵信。枉狱炎炉，淫刑霜刃。圭刂忠翦义，樊稚斫榇。忄忄万氓，日怨曰震。妖将崩，灾裂昊苍。况乃鼎国，资涤资匡。临朝阐命，遏昏立纲。事绵毗汉，义缔翼商。既绥地职，亦懋天工。权舆典纬，俾作司空。黼黻周戈，宇升庸。徒赐先衮，爰永渥冲。实曰骠骑，卷迹辞功。寰寓睦政，畿甸纶风。沈氏滔天，勃逆旧楚。气蹂黄池，志轹柏举。裂礼紊度，毁经弃序。黑骑黟山，朱旗渚。短兵相接，长锻为群。颢如海岸，矗似蒸云。合乃雾激，离则霰分。荆国既轶，郢县方焚。袁刘二戾，翕炜发。联谋制外，储兵袭内。衅激琼殿，势崩金阙。志乘玄玺，图矫秘钺。鸿妖逝星，高弃月。惟时诸侯，上脱上竞。图服淆荡，实缀仁圣。辉耀国灵，导扬主命。曾规近晰，深谟远镜，左轮朱，表里斯定。七德饰歌，九功纟卒咏。乃陟上铉，宠文方辉。诞锡有秩，彩吹旌旗。赞政瑶光，翊教太微。实曰太傅，爰登相国。缉氓以礼，综祗以德。景福咸凑，芳猷允塞。羽泳式造，弦县是则。金汤无险，轨书攸同。迥迥宠迹，窈窈睿功。宝圭黛壤，俾王于东。绚册是敷，懋物既崇。设业设ぁ，丹悬碧镛。於穆显相，黎元时邕。冰州炎徼，来献其。雁海龙关，亦柔好音。梁鼋栈鼍，越险浮深。远戎皆觐，上灵必临。山吐石青，野降密露。瑞芝丽草，珍柯烂树。人崩俗缔，玄纬幽数。卷此妙德，我王度。滞炎，既变至公。萎蕤妫华，文祖受终。大宋有顺，高万邦。容豫庆云，游衍南风。正服宝位，圆光玉绳。御绣怀古，负黼夙兴。丘凝必静，渊漪咸澄。勋有作，黔牖其义。矜卑广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合贱兼爱。缀机刂贼，轻章削罚。迹去繁，情归素一。轩靡龙刻，楹无丹密。越贱申椒，楚辍灵橘。陵寝起邑，池藻谁县。遥馆罕御，离房空荐。教路宫，淹神正殿。斟酌信义，左右律礼。莹彼皇维，烨兹国体。胄业既树，璧流方启。汉求金岫，吴宝铜堑。宁若睿德，骧驷却剑。实才为贵，唯功是念。火职咸允，云官亦熙。既皋乃益，匪稷伊夔。无央巡风，宁俟辨诗。玉烛调文，玄英最节。乘山呈瑞，航海归阙。不旷景册，靡空岁月。受纬机衡，兼甄书史。孙韩各辩，庄墨异理。昭政往蔼，洗铄前轨。逍遥星斗，徙倚凉云。春飙方舞，秋鸿初分。式谣式咏，载绩载文。邈哉我后，沦泳贤圣。罄品作号，尽物归政。苍黎汰欢，玄灵刷庆。永戬嘉祉，方寅景命。缔详有文，扬沛将掩。理昧人讠皮，道悬世险。略遗图，忌华徇俭。文暗陈几，翌明告渐。蚬鹬斗食，日月冖精。矧在乘舆，宇拆宙倾。缠鸾掖，悲赴紫扃。去璇台之照，袭珠殡之冥。呜呼哀哉！帷宫低景，辇路险光。恻柏门之黯黯，泣松帐之茫茫。上宫擗而诏御咽，群后慕而侍卫伤。攒灵既俨，远日以筮，郁鬯既奠，龙酹已撤。素月夜横，翠烟晓结。虚金而下欷，吟空箫而增绝。呜呼哀哉！於是飒天驾而从绮舆，涩神行而抚文辇。傍建春而南跸，径宣阳而东践。尚髟沙而未散，乍眇默而不转。睇千乘之共啜，盼万骑之相泫。嗟魏后之恋谯，恻汉主之怀沛。辞金陵之匪义，降云阳之杳蔼。风奇响而驻轩，烟异色而低旆。怨街邑之彩骖，吊原野之缟盖。挽夫怆而征马凝，痛萦盈其如带。呜呼哀哉！复林油云，重山减日。御房清凄，神路冥谧。昭徒肃纛，幽竦跸。攀光洒恸，临泉澍泗。口座长严，雕宫永。寂帐寂兮寂已远，夜夜兮夜何邃。呜呼哀哉。（《本集》）

◇宋故尚书左丞孙缅墓铭

光灵维周，肇祀伊卫。芬上代，镜华中世。睿诞降明，秀芳嗣烈。学惟物范，行实士节。容与书林，优游史艺。素巾峨冠，朱绒累辙。采访诗逸，人绚礼缺。丽名文质，齐影儒。庆履匪舒，气遽结。殡帷兮既晦，泉火兮已闭。暧遗波於遥绪，飒流馨於远岁。（《本集》。）

◇宋故安成王右常侍刘乔墓铭

丹阳韫圣，丰乡降贤。玉叶既积，金徽方传。乃毓伊人，克广克宣。腾芬中属，飞藻上年。杳杳虚素，永永冲关。云意霜拍，琼立冰坚。家宝以莹，国才未甄。参错报善，茫昧昧云玄。敛魂幽石，委气空山。肤若流波，身如绝烟。芳菲一逝，美懋徒镌。（《本集》。）

◇宋故银青光禄大夫孙墓铭

川效镜，岳祥献明。碧叶独秀，瑶源自清。幼炳器誉，夙耀才名。体兼迁云，学备儒史。紫阁咸趋，朱轩既履。贵交慕尘，素游企轨。腾藻上京，振彩下国。如彼绿兰，秉芬四塞。欷人迳之不平，叹天路之冥默。贵夫君之为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播灵均与正则。（《本集》。）

◇齐故御史中丞孙诜墓铭

筠以霜蔼，兰以风薰，深哉若人，实好斯文，系绪承胄，激花惊芬，才基魏粲，学参汉云，览志上载，洽镜前闻，腾名冠俗，扬采绝群，方勰明世，式赞睿君，如何不淑，天道难分，敢雕窆石，永晰幽坟。（本集。）

◇齐故司徒右长史檀超墓铭

惟金有铣，惟玉有瑶。君实渊哉，行为世标。高志洒落，逸气寂寥。奥学内溢，深文外昭。嘉采籍誉，登国振朝。亦既有美，筠伤蕙凋。人迩运旷，世促道辽。永矣仁矣，流芳无浇。（《本集》。）

◇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

窃闻侯服之誉，非黄冠能敷，玉食之门，宁皂衣所述，谅畏褒虚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贵。然昔有汉臣诔行，晋史书德者，亦云实而已焉。伏见国太妃禀灵惟岳，集庆自远，世擅淮汝，族冠畴代，故以戴曜声书，式炳牒矣，太妃诞巽离之正和，涵云露之中气，凝采韶岁，贲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图之学，纂组绮缟之工，升降虔谦之仪，柔静嘉顺之节，莫不中道若性，不严而成，故誉满闱阃，声闻轩殿。以元嘉某年，归于故司徒宣简王，既而第高恒伦，秩逾外品，青轩华毂，用光国辉，素壁丹墀，实隆家贵，具惟姻娣，靡不式瞻。而居尊以简，训卑以弘，躬谨兰闺，身椒第，若卫娥之炯行，樊嬴之英操，方之蔑如也。大明二年，宣简王死，太妃藉悲用礼，抚孤用慈，柔懿之德愈彰，肃敬之问日被，虽文伯之母，言不逾阈，莒相之主，行存乎勤，无以过也。大明某年，拜建平王太妃，是时今王春秋方富，德业未隆，藉兹金响，终能玉播，故绮襦出宰，弱冠升朝者，亦太妃劬劳之训也。谓天盖高，降年不永，以太豫元年二月三日薨于荆州之内寝，凡厥远迩，以哀以叹。今祖行有期，泉穸无远，素望路，深旌思归，所以垂宣徽容，仿佛金石者，谨详牒行状，具以申言。（《本集》，《艺文类聚》十五。）

◇萧骠骑祭石头战亡文

咸告忠贞之魂曰：义惟行首，雄实士节。嗟尔骁惊，禀才蹈烈。守玉不渝，怀冰可折。气彰靡旗，情激乱辙。高墉摧坚，巨丑挫锐。深痛克矜，冤灵及雪。隆思殊悼，临尔以欷。千秋同尽，百龄一世。魂而有知，咸无远迩。呜呼哀哉。（《本集》。）

◇萧太传东耕咒文

敬咒先穑曰：摄提方春，黍稷未华。灼烁发云，昭曜开霞。地煦景暖，山艳水波。侧闻农政，实惟民天。竞献岁，务亩上年。有氵疏润，兴雨导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劳。命彼倌人，税于青皋。羽旗衔蕤，雄戟耀毫。呈典缁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献礼翠坛。宜民宜稼，克降祈年。愿灵之降，解佩停銮。神之行兮气为Й，神之坐兮烟为盖。使嘉谷与玄鬯，永争光而无沫哉。（《本集》。）

◇自序传

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幼传家业，六岁能属诗，十三而孤，邈过庭之训，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於文章，所诵咏者，盖二十万言，而爱奇尚异，深沈有远识，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经授宋始安王刘子真，略传大义。为南徐州新安王从事，奉朝请。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然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遂诬淹以受金者，将及抵罪，乃上书见意而免焉。寻举南徐州桂阳王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左常侍右军，建平王主簿，宾待累年，雅以文章见遇。而宋末多阻，示室有忧生之难，王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於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军事，领东海郡丞。於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扌勾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吴兴令，地在东南峤外，闽越这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山中无事，专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值世道已昏，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上。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闻而访召之，为尚书驾部郎、骠骑竟陵公参军事。当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怀危惧，高帝尝顾而问之，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如何？」淹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号令诸侯，竟受一剑之辱，绍跨蹑四州，终为奔北之虏，此所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闻此言者多矣，其试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民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逆叛，五胜也。攸之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故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是时军书表记，皆为草具，逮东霸城府，犹掌笔翰，相府始置，仍为记室参军事，及让齐王九锡备物，凡诸文表，皆淹为之。受禅之後，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参军、镇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既非雅好，辞不获命。寻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淹尝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重以学不为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术，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闲，忽忘老之将至云尔。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五。）

卷四十

◎孙谦

谦字长逊，东莞莒人，宋元嘉中，豫州刺史赵伯符引为左军行参军，历江夏王义恭大司马太宰二府参军，出为句容令。泰始初，建安王休仁以为司徒参军，迁明威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还为抚军中兵参军。元徽初，迁越骑校尉征北司马府主簿，进左军将军。齐初为宁朔将军、钱塘令。永明初，为冠军长史、江夏太守，免，为中散大夫。明帝将废立，出为南中郎司马。入梁，为辅国将军、零陵太守，徵拜光禄大夫，天监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诫外孙荀匠

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过古人，故发明诏，擢汝此职，非唯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後世，所显岂独汝身哉。（《梁书·荀匠传》。）

◇临终遗命

吾少无人间意，故自不求闻达，而仕历三代，官成两朝，如我资名，或蒙赠谥，自公体耳。气绝即以幅巾就葬，每存俭率。比见需车过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王孙倮入后地，虽是匹夫之节，取于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圹足容棺，书爵里，无曰不然，旒表命数，差可停息，直僦需床，装之以废，以常所乘者为魂车，他无所用。（《南史·孙谦传》。）

◎沈麟士

麟士（一作ら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宋侍中怀文族子。元嘉末，访举学士，县以应选，寻称疾归。终宋至齐，累徵不就。梁受禅，与何点同徵，又不就。天监二年卒，年八十五。（《齐书》作年八十六，今从《南史》。案，《祖德颂》云，天监癸未，盖碑文作于临卒之年也。）有集六卷。

◇与沈约书辞表荐

名者实之宾，本所不庶。中央无心，空勤南北。为惠反凶，将在於斯。（《南史》七十六《沈麟士传》。）

◇答张永使者辞功曹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必欲饰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蝉冕，走虽不敏，请附高节，有蹈东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引《沈麟士别传》。）

◇沈氏述祖德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莫盛于吴兴，始吾祖戎，建大勋，辞显秩，繇江北避地，居吴之馀不乡，其卒也，於永平元年，葬乡之金鳌山，时有金鹅飞集，三鸣而去，童谣曰：「金鹅鸣，沈氏兴，代代出公卿。」遂更名其山曰金鹅。夫天发物祥，人应歌咏，繇来之数，厥非偶然，盖由沈氏积善累行，肇基既远，而戎祖盛德大业，足以缵先绪，光祖宗，感天，昌後嗣，故吉祥之事，动而先见耳。沈本姬姓，自帝喾之妃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后稷，树艺五谷，开粒食之源，贻万世之利，书曰：「后稷播种，蒸民而粒」是也。传[B12]玺叔望裔不窟生鞠，鞠生公刘，复修后稷之业，百姓怀之。子庆节，国于幽，继皇仆、差弗、毁俞、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组绀诸ル、及古公父，笃于仁义，避狄迁岐，民皆舍故土而归之。古公传王季文王，圣化普被，归命者四十国，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迨武王受命，其同母弟聃季载，乃文王十子也。有才德，为司空，封于汝南平舆之沈亭，为沈子国，沈氏得姓，实始诸此。聃季卒，子伯桓立，伯桓卒，子立，卒，子采立，采卒，子乙初立，乙初卒，子苏立，苏卒，无嗣，弟杼承统，杼之子庚向，壬局，而庚向入为周卿，勤于王事，仍封其子忽于沈，忽卒，子不离立，不离卒，子辛生立，辛生卒，子已济立，已济卒，子遇立，遇卒，子楫立，楫卒，子德胤立，德胤卒，子甫立，甫卒，子逞立，年尚幼，周敬王元年，吴伐之，奔楚，子嘉立，以不赴召陵之会，晋怒，使蔡人灭其国。自聃季至嘉，历世十八，国虽小弱，然率忠厚，鲜有兵革之警。嘉生尹丙、尹戌，才略杰出，精於兵机，入楚为令尹。戌生诸梁，字子高，有五虎之威，九牛之力，怒发强须，摧锋敢战，楚封为叶公，生茂春及尹射尹文。茂春袭叶爵，传叶氏族。尹射生尹赤尹未，隐华山，尹文生随，楚内史司户参军。随生永中乙奇，永中生犹行，受业於曾子之门，仕齐卫大夫。犹行生安仁，安仁生同，俱齐大夫，居武城。同生郢，有才名，秦始皇并天下，诏封丞封（《元和姓纂》作「相」），辞徙江南。郢生平，平生祖，祖生保，汉文帝以征蛮功封竹邑侯。保生遵，太子太传敷德侯，家九江之寿春。遵生达及逵，达为骠骑将军，生乾，拜尚书令，乾生南阳太守弘，弘生河南郡守昂及勖，昂生御史中丞奋，奋生将。作大匠子恪，恪生尚书关内侯谏及谦，谦生靖，济阴太守。谏生戎，《姓纂》云：「郢十二伐孙」。字威卿，初为光禄勋，以九江从事，迁济阳太守，时尹良逆命，戎不烦兵甲，往谕降之，光武锡茅海昏侯，辞不受，因居吴兴，子孙蕃衍，毓秀产灵。凡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德文并著，辉映後先。戎子酆，字圣通，零陵太守，有善政，芝草生，黄龙见。次曰礼，尚书令。酆子侍御史景，字孟高，安平相。浒字仲高，帝以景端鲠清直，迁相河间王，捕诸奸佞，导王以礼，帝赐衣一袭以嘉之。景子荆州刺史彦，彦子湘东守文涞，涞子海阳令夔，夔子澜，澜子充，充子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扬威将军，死节不屈，朝廷嘉其忠，赠东阳太守。劲子大长秋赤鲸及吏部尚书嘉。赤黥长子膺期，晋大中大夫。中子叔任，益州刺史。少子说道，梓潼太守。嘉子发，散骑常侍。次子，车骑将军。膺期生四子，长庆之，累建大功，加始兴公，赠司空。次虔之，为乐安令，居官清素，民皆德之。次岳，次峻，并文名冠世，峻为西台学士。其他支派咸昌，名人代有，照耀史策，统而举之，或远引高蹈，或致君泽民，或立言垂范，或折冲御侮，或孝友于家庭，或忠节殉国难，沈氏之兴，莫是过也。斯岂非戎祖盛德垂统之所致欤。宋元嘉三年，伯父叔兄辈侍中怀文贞公演之，襄公庆之、乐安令虔之、参军璞之、新宁男融之、吏部尚书昙庆，五兵尚书怀明、光禄大夫孟、征西长史叔仁等，念祖德不忘，表请于朝，诏曰：「东汉故臣沈戎，沈国嫡系，世有善行，才智兼长，忠义自矢，遂敢身入虎穴，谕以至诚，一矢不加，逆子格面，茅社之锡，用以旌功；乃国难既夷，挂冠远遁，舍故宅为佛寺，弃封侯如脱履，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己，邦家之光，沈氏积善，唯戎述之，可追封为述善侯。」并敕其所舍寺曰怀德寺。呜呼，戎祖之德，久而弥彰矣。夫人于利害之关，富贵之际，见不透，决不力，避难苟禄，死无得称，以视戎祖为何如邪，是知叶祥于天人，而昭显于嗣裔，赠爵于後王，皆繇德也。麟士自愧固陋，雅志林泉，缉古人之遗书，考先世之德业，窃恐前徽或湮，後昆罔继，故述其大凡，勒之墓侧，以志不忘云。时大梁天监癸未春三月吉旦。（《湖录，金石考》四。案：所列世系，多与《宋书·沈约》、《元和姓纂》不合。）

◇终制遗令

气绝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於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含珠以米，群衫先著礻军，凡二服，上加单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土安用《孝经》，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於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便作小冢於滨口。合葬非古也。冢不须聚土成坟，使上与地平，王祥终制亦尔，不须需车灵舫头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南史》七十六，沈麟士传》。）

◎顾宪之

宪之字士思，吴郡吴人，宋镇军将军觊之孙。孝建初举秀才，历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元徽中，为建康令，迁车骑功曹、晋熙王友。齐高帝执政，以为骠骑录事参军、太尉西曹掾、齐台中书侍郎。及受禅，除衡阳内史。永明初，为太尉从事中郎，历随王东中郎长史，行会稽太守，迁巴陵王南中郎长史，行婺州事，历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出行南兖州事。建武中，迁太子中庶子，出为晋陵太守。永元初，历豫章太守。中兴末，徵为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别驾从事，未拜，梁受禅，引疾归，天监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八年卒，年七十四。

◇南郊明堂异日议

《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天神之日。後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二年。）

◇牛埭税格议

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宣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之从丰，良由饥棘，或徵货（《咸淳临安志》作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俗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运，草木含泽，其非事宜，仰如圣旨。然掌斯任者，应简廉平，廉则不窃於公，平则无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於公宜於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来不便於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馀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惮，矧伊刑罚，身且不爱，何况妻子。是以前检未穷，後巧复滋，网辟徒峻，犹不能悛，窃寻民之多伪，实由宋季军旅繁兴，役赋殷重，不堪勤剧，倚巧祈优，积习生常，逐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众，心用参差，难卒澄一，化宜以渐，不可疾责，诚存不扰，藏疾纳污，实增崇旷，务详宽简，则稍自归淳，又被简符，前後年月久远，其事不存，符旨既严，不敢暗信，县简送郡，郡简呈使，殊形诡状，千变万源，闻者忽不经怀，见者实足伤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兼亲属里伍，流离道路，时转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妇女，弥难历衷，不简则疑其有巧，欲简复未知所安。愚谓此条，宜委县简保，举其纲领，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贮中，庶婴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兴诸暨，离唐寓之寇扰，公私残烬，弥复特甚，傥值水旱，实不易思。俗谚云，会稽打鼓送血卩，吴兴步檐令史。会稽旧称沃壤，今犹若此，吴兴本是脊士，事在可知，因循馀弊，诚宜改张，治元懿今启，敢陈管见。（《南齐书陆慧晓传》，永明六年，宪之为随王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太守，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牛埭税格，乞为官领摄，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方并从之。又见《南史》三十五，《咸淳临安志》八十九。）

◇终制

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来，死亦安识所往？延陵所云，精气上归於天，骨肉下归於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豫为终制，瞑目之後，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於身，示不违礼，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盾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汉时帝天子之尊，犹祭以于水脯糗，范史云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饭，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节衷也？丧易宁戚，自是亲亲之情，礼奢宁俭，差可得由吾意，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设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时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孔子云，虽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梁书·顾宪之传》，临终为制，以敕其子。）

◎夏侯详

详字叔业，谯郡人。仕宋为郡主簿。太始中，除新汲令，转治中从事史，迁别驾，出为征虏长史义阳太守。齐建武末历游击将军南新蔡太守，迁西中郎司马、新兴太守。梁台建，以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南郡太守，迁侍中尚书右仆射。梁受禅，封宁都县侯，授右光禄大夫，改封丰城县公，加特进，迁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徵为侍中、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未至，卒，年七十四，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景。

◇围郢城议

穷壁易守，攻取势难，顿甲坚城，兵家所忌，诚宜大弘经略，询纳群言，军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献其所见，尽其所怀，择善而从，选能而用，不以人废言。不以多罔寡，又须量我众力，度贼樵粮，窃彼人情，权其形势。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贼人众而食少，故宜计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众而攻之，若使粮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宝，纵反闲。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怀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业也。若三事未可，宜思变通，观於人情，计我粮谷，若德之所感，万里同符，仁之所怀，远迩归义，金帛素积，粮运又充，乃可以列围宽守，引以岁月，此王翦之所以克楚也。若围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间道不能行，金粟无人积，天下非一家，人情难可豫，此则宜更思变计矣。变计之道，实资英断，此之深要，难以纸宣，辄布言於席卫尉，特愿垂采。（《梁书·夏侯详传》。）

◎伏曼容

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晋著作郎滔曾孙。宋泰始中，为骠骑行参军，迁司徒参军，历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初，为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为太子步兵校尉、率更令，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梁台建，召拜司徒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有《周易注》八卷。

◇车旗议

齐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并宜以先青为次。军容戎事之所乘，牺牲茧握之所荐，并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为尚，汉不识音，故还尚其行运之色。今既无善律，则大齐所尚，亦宜依汉道。若有善吹律者，便应还取姓尚。（《南齐书·舆服志》，永明初，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议。）

齐德尚青，车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军容戎事，宜依汉道行运之色，因宋金根车而修玉辂，画轮，金涂，两箱上望板前优游，通绿金涂缕钅，碧纹，箱凿镂金簿帖，两箱外织成衣，两箱里金涂镂回钉，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优游上和銮立花趺衔铪，银带，玳瑁筒，优游下隐漆里施金涂镂回花钉，织成文，优游横前施玳瑁帖金涂花钉，金涂倒龙，後损凿银玳瑁龟甲，金涂花沓，望板金涂受福，望龙诸校饰，轭及诸末皆螭龙首，龙形板在车前，银带花兽，金涂受福，缘里边镂钅，玳瑁，织成衣，里金涂镂回花钉，外金涂博山，辟邪障，凤凰衔花，升盖，金涂镂钅，二十八爪支子花，黄锦升（一本作外。）衣复碧绢漆布缘油顶绛丝织成颜艹屯赭舌孔雀毛，复绵缘纹，随阴悬诸珠奉佩，金涂铃，云珠结彩绶杂色，真孔雀毛，一辕漆画车衡，银花带，衡上金涂博山，四鸾鸟立花趺衔铃，龙首衔轭，插翟尾，上下花沓，绛线丝的望绳八丈。（一本作枚。）旗有十二游，画升龙，竿首金涂，龙衔大邹幡，真毛，戟，织成衣，金涂沓驻，织成衣。（此三字一本作及受福。）金涂雁镂钅，漆安立床在车中，锦复黄纹为安立衣，锦复黄纹障泥八幅，长九尺，绿红锦艹屯带，织成花，五辂。江左丞相驾驷，左右《为非》为六，施绛丝游衔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重毂贰辖，飞令幡，赤油金紫，真毛，左纛，置左《为非》马轭上，金钅，方钅乞，繁缨，金涂紫皮带，真毛，横在马膺前，其镂锡皆如古制，初加玉辂为重盖，栖宝凤凰，缀金镊珠当玉奉，四角金龙衔五采毛，又麒麟头加以彩画，马首戴之。（《通典》六十四。）

◎伏恒

恒字玄耀，曼容子。起家齐奉朝请，至尚书都官郎。入梁，历中书郎、永阳内史、东阳太守、豫章内史，徵为给事黄门郎。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伏奉渊旨，顿祛群疑，天情独照，妙鉴悬览，故非凡愚，所可钻仰。然常师管见，亦窃怀往求，今复禀承教义，远寻经旨，重规叠矩，信若符契。法师宣扬睿理，弘赞圣言，方使二教同归，真俗一致，预得餐沐诲诱，陶染至化，击下风，实兼舞蹈，迟比谘觌，乃尽襟诚，临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恒呈。（《宏明集》十。）

◎伏挺

挺字士标（《南史》作士操。）恒子。齐末举秀才，对策弟一。武帝举义，引为征东行参军。天监初，除中军参军，迁建康令，入为尚书仪曹郎，迁西中郎记室参军，历晋陵武康令，罢归，除南台治书，以罪亡匿，变服为道人，遇赦还俗，徵入为京尹，有《迩说》十卷，集二十卷。

◇致徐勉书

昔士德怀顾，恋兴数日，辅嗣思友，情劳一旬，故知深心所系，贵贱一也。况复恩隆世亲，义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盖，而朝野悬隔，山川邈殊，虽咳唾时沾，而颜色不觏，东山之叹，岂云旋复？西风可怀，孰能无思？加以静居廓处，顾影莫酬，秋风四起，园林易色，凉野寂寞，寒虫吟叫，怀抱不可直置，情虑不能无托，时因吟咏，动辄盈篇，杨生沈郁，且犹覆盎，惠子五车，弥多春驳，一日聊呈小文，不期过赏，还逮隆渥，累牍兼翰，纸缛字磨，诵复无已，徒恨许与过当，有伤准的。昔子建不欲妄赞，陈琳恐见嗤哂後代，今之过奢馀论，将不有累清谈。挺窜迹草莱，事绝闻见，藉以讴谣，得之舆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简通，娱肠悦耳，稍从摈落，宴处荣观，务在涤除，绮罗丝竹，二列顿遣，方丈员案，三杯仅存，故以道变区中，情冲域外，操彼弦诵，贲兹观损，追留侯之却粒，念韩卿之辞荣，眷想东都，属怀南岳，钻仰来贶，有符下风，虽云幸甚，然则未喻。虽复帝道康宁，走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归，悠悠之人，展氏犹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义非徇己，思与赤松子游，谁其克遂，愿驱之仁寿，绥此多福，虽则不言，四时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荐绅靡夺，白驹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不休哉！岂不休哉，昔杜真自闭深室，郎宗绝迹幽野，难矣，诚非所希。井丹高洁，相如慢世，尚复游涉权门，雍容乡邑，常谓此道为泰，每窃慕之。方念拥帚延思，以陈侍者，请至农隙，无待邀求。挺诚好属文，不会今世，不能促节局步，以应流俗，事等昌菹，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无惮龙门，昔敬通之赏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犹称盛美，况在时宗，弥为未易。近以蒲槧勿用，签素多阙，聊效东方，献书丞相，须得善写，更请润诃，傥逢子侯，比复削牍。（《梁书·伏挺传》。）

◎乐蔼

蔼字蔚远，南阳氵育阳人，晋尚书令广六世孙。宋泰始中，建平王景素辟为荆州主簿，随府转征北刑狱参军，迁龙阳相。齐初为豫章王嶷骠骑行参军，领荆州主簿，参知州事。永明初，随府入为太尉刑狱参军。迁枝江令，又随府为大司马中兵参军，出为荆州治中，累迁车骑平西录事参军、步兵校尉、康王西中郎谘议参军，梁台建，迁镇军司马、中书侍郎、尚书左丞、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天监初，迁骁骑将军，领少府卿，进御史中丞，领本州大中正，出为持节、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

◇奏定朝直

敕旨以军旅务殷，且停朝直。窃谓匪懈于位，义昭夙兴，国容旧典，不可顿阙。与兼右丞江诠等参议，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无事，许从实还外。（《南齐书萧颖胄传》，和帝西台即位，左丞乐蔼奏。）

◇与竟陵王子良笺

道德以可久传声，风流以浸远隳称，虽复青简缔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飞翰图藻，岂伊雕篆之无沫。丞相冲粹表於天真，渊照殆乎机象，经邦纬民之范，体国成务之规，故以业茂惟贤，功高则哲，神辉眇邈，睿算不追，感缠奉车，恨百留滞。下官夙禀名节，思义轸慕，望遂结哀，辄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垄首，庶徽猷有述，茂则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铭江介，钜平遗烈，堕泪汉南；况道尊前往，惠积联绵者哉？下官今便反假，无由躬事刊斫，须至西州，鸠集所资，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与右率沈约书请撰豫章文献王碑文

夫道宣馀烈，竹帛有时先朽，德孚遗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独秀生民，傍照日月，标胜丘园，素履穆於忠义，誉应华衮，功迹著於弼谐，无得而称，理绝照载。若夫日用阒寂，虽无取於锱铢，岁功宏达，谅有寄於衡石。窃承贵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阅感无地。且作纪江汉，道基分陕，衣冠礼乐，咸被後昆；若其望碑尽礼，我州之旧俗，倾廛罢肆，鄙士之遗风，庶几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烈，或不泯坠。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并欲各率毛厘，少申景慕，斯文之托，历选惟疑，必待文蔚辞宗，德佥茂履，非高明而谁？岂能骋无愧之辞，讠州式瞻之望。吾西州穷士，一介寂寥，恩周荣誉，泽遍衣食，永惟道荫，日月就远，缅寻遗烈，触目崩心，常谓福齐南山，庆锺仁寿，吾侪小人，贻尘帷盖，岂图一旦，遂投此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何点

点字子皙，庐江人，宋司空尚之孙。泰始末，徵太子洗马。齐初，累徵中书郎、太子中庶子。梁受禅，徵侍中，并不就。天监三年卒，年六十八。

◇齐书褚渊王俭赞

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梁书·何点传》。）

◎何胤

胤字子季，更字胤叔，点弟。仕齐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出为建安太守，迁司徒主簿、中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太尉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国子博士、丹阳邑中正。永明末，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国子祭酒。郁林即位，迁民部尚书，领骁骑中书令，领临海巴陵王师，致仕。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梁台建，引为军谋祭酒，不至，及受禅，授特进右光禄大夫，给白衣尚书，又月给库钱五万，并不受。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有《周易注》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

◇答皇太子启

胤性爱山泉，情笃鱼鸟，而从鸥未狎，入兽相惊，兼年齿衰暮，荒径榛梗，既无语稼之客，宁有论书之宾，缄默畎亩，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兹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诞纵自天，忠孝之规，不待因习，犹复留神六经，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闻，辟承华而延儒雅，扫黄闼而列文学，嘉美聿宣，无思不劝。胤无解归之谈，屡蒙奖饰之重，匪南皮之旧，每荷存问之恩，衔兹污朽，罔知攸置。（《艺文类聚》三十七。）

◎何炯

炯字士光，点季弟，解褐扬州主簿，举秀才，累迁尚书兵库部二曹郎，出为永康令，迁治书侍御史。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炯和南，辱所赐书，并垂示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测，住其不移，徙伏膺而□晓，钻仰渊秘，涣尔冰开，故知纷纶圣迹，不由一道，参差动应，本自因时，今浇流已息，无明将启，物有其机，教惟斯发，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治之义，明觉者之旨，预有灵识，谁不知庆，岂炎昊所谓争衡，非轩唐所能竞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为极，何炯和南。（《宏明集》十，库部郎中何炯答。）

◎何敬容

敬容字国礼，胤从弟，齐吏部尚书昌寓子，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天监初，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丞，迁扬州治中，出为建安内史，还除黄门郎，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侍中、司徒左长史，普通中，复为侍中，领羽林监，又领本州大中正，守吏部尚书，出为招远将军、吴郡太守。大通中，复为吏部，领右军将军，加侍中。中大通初改太子中庶子，寻迁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加宣惠将军。大同中迁中权将军、丹阳尹，入为尚书令，坐事免。中大同初，起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加侍中。太清初，迁太子詹事，三年卒于围中，赠仁威将军。

◇入学无齿胄议

参点并事宣尼，回路同谘泗水，邹鲁称盛，洙汶无讥，师道既光，得一资警，无亏亚贰，况於两公，而云不可。（《隋书·礼仪志》四，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宁国临城公入学，时议者以与太子有齿胄之义，疑之，侍中尚书令何敬容等以为云云，制曰可。）

◎曹景宗

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宋元徽中，为奉朝请员外，迁尚书左民郎。齐时积功至冠军将军、竟陵太守。入梁，进右卫将军，迁左将军、郢州刺史，以破杨大眼功拜侍中领军将军，天监七年迁江州刺史，道卒，年五十二，赠征北将军，谥曰壮。

◇答弟义宗书

买犹未得，云何已卖。（《南史》，□□□第九弟义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市边，富人姓向，以见钱百万，欲埤义宗，以妹适之，义宗遣人送书竟陵谘景宗，景宗题书後答之，义宗贪镪，遂成婚焉。）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枉告所宣答神灭敕，理周万古，旨包三世，六趣长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晓若发蒙，自非鉴穷八解，照侔十号，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书绅，敢违寝食。法师识逾有境，学诣无生，揄扬之善，焕如东里，披习周环，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宏明集》十。）

◎刘思效

思效，宋末为员外散骑侍郎。齐受禅，稍迁。入梁为太仆卿。

◇上齐高帝表陈谠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敝，徵赋有增於往，天府尤贫於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贫富相耀，捐源尚末。陛下宜发明诏，吐德音，布惠泽，禁邪伪，薄赋敛，省徭役，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变历运之化，应质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鸱枭之巢，青丘为狐兔之窟，虐害逾纪，残暴日滋，鬼泣旧泉，人悲故壤，童孺视编发而惭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领之望，下吊黎倾首之勤，授钺卫霍之将，遗策萧张之师，万道俱前，穷山荡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倾，渤海不足饮而竭，岂徒残寇尘灭而已哉？（《南齐书·顾欢传》。）

◎范述曾

述曾字子玄，吴郡钱唐人。仕宋为晋熙王国侍郎。入齐，至南郡王国郎中令，迁尚书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带开阳令，拜中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击将军，出为永嘉太守。东昏时以中散大夫致仕。梁受禅，授太中大夫。天监八年卒，年七十九。

◇榜郡门

诸县有疑滞者，可就永宁令决。（《梁书·萧景传》，齐建武中，迁永宁令，政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雅服景为政，乃榜郡门。）

卷四十一

◎任昉（一）

字彦升，小名阿堆，乐安博昌人，齐光禄大夫遐之兄子。宋元徽末辟丹阳尹主簿。入齐，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永明初，复为丹阳主簿，迁司徒刑狱参军，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记室参军，历太子步兵校尉。永泰末，迁中书侍郎。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中兴初，为骠骑记室参军。梁受禅，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掌著作，出为义兴太守，重除吏部郎中，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天监七年卒，赠太常卿，谥曰敬子，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集三十四卷。

◇答陆亻垂感知己赋

原知己之时义，故相知之信然。乃贪廉之异贯，奈勇怯之相悬。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为御，又甘心於执鞭。矧相知其如此，独揽涕而潺。虽有望於已知，更非谓其知己。（已上十二句，《梁书》无，《艺文类聚》有。）信伟人之世笃，本侯服於陆乡。缅风流与道素，袭衮衣与绣裳。逮伊人而世载，并三骏而龙光。过龙津而一息，望凤条而载翔。彼白玉之虽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幽兰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斗斛而能量。匹方（《梁书》作耸。）峙於东岳，比凝厉於秋霜。不一饭以忘过。（《梁书》作妄过。）每三钱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岂沟壑之能衣。既蕴藉其有馀，又澹然而无味。得意同乎卷怀，违方似乎仗气。类平叔而靡雕，似子台而不朴。冠众善而胎操，综群言而名学。折高戴於后台，异邹颜乎董幄。探三诗於河间，访九师於淮曲。术兼口传之书，艺广铿锵之乐。时坐睡而梁悬，裁据梧而锥握。既文过而意深，又理胜而辞缛。咨余生之荏苒，追岁暮而伤情。测租阴於堂下，听鸣钟於洛城。（已上六句，《艺文类聚》无，《梁书》有。）唯忘年之陆子，定一遇於班荆。余获田苏之价，尔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无产，终长勤於短生。饥虚表於徐步，逃责显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则，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万类暗求，千里悬得。言象可废，筌蹄自默。居非连栋，行待同车。冬夜不足，夏日靡馀。肴核非饵，丝竹岂娱。我未舍驾，子已回舆。中饮相顾，怅然动色。邦壤虽殊，离会难测。存异山阳之居，没非要离之侧。以胶投漆中，离娄岂能识？（《梁书·陆垂传》，《艺文类聚》三十一。）

◇赋体

匚征侣兮舣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驾。属轩轨之易循，值尧民之可化。惭孺雉之声朝，恶细鱼之在夜。奉玉检之陆离，待金之云舍。（《艺文类聚》五十六。）

◇静思堂秋竹应诏

静思堂，连洞房。临曲沼，夹修篁。竹宫丰丽於甘泉之右，竹殿弘敞於神嘉之傍。绿条发丹楹，翠叶映雕梁。入户扫文石，傍檐拂象床。常生偶兰桂，结实值鸳皇。逢性与之至道，偶斯文之在兹。欢柏梁之有赋，恨相如之异时。（《艺文类聚》八十九。）

◇封梁公诏

夫日月丽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题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资始，河海振而不泄。二象贞观，代之者人，是以七辅四叔，致无为於轩昊，韦彭齐晋，靖衰乱於殷周。大司马攸纵自天，体兹齐圣，文洽九功，武苞七德，钦惟厥始，徽猷早树，诚著艰难，功参帷幕，锡赋开壤，式表厥庸，建武升历，边隙屡启。公释书辍讲，经营四方，司豫悬切，樊汉危殆，覆强寇於沔滨，僵胡马於邓，永元肇号，难结群丑，专威擅虐，毒被含灵，溥天惴惴，命悬晷刻，否终有期，神谟载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电举，鲁城云撤，夏露披，加湖群盗，一鼓殄拔，姑熟连旌，倏焉冰泮，取新垒其如拾芥，扑朱爵其犹扫尘，霆电外骇，省闼内倾，馀丑纤蠹，氐彖必尽，援彼已溺，解此倒悬，涂灌里，自近及远，畿甸夷穆，方外肃宁，解兹虐网，被以宽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弊穷昏，一朝载廓，声教遐渐，无思不被，虽伊尹之执兹壹德，姬旦之光於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吕望翼佐圣君，犹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锡，况於盛德元勋，超迈自古，黔首忄々，待以为命，救其已然，拯其方，式闾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辂渠门，辍而莫授，眷言前训，无忘终食。便宜警升大典，式允群望。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刺史，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纟戾绶，其骠骑大将军如故，依旧置梁百司。（《梁书·武帝纪》上，案，《任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所具。《丘迟传》，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沈约传》，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今据之，以禅让文诰编入集中。）

◇进梁公爵为王诏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称，大启南阳，霸德所以光阐，忠诚简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劳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诸方策，长祚字，罔不由此。相国梁公，体兹上哲，齐圣广渊，文教内洽，武功外畅，推毂作藩，则威怀被於殊俗，治兵教战，则霆雷赫於万里，道丧时昏，谗邪孔炽，岂徒宗社如缀，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歼亡，衣冠殄灭，馀类残喘，指命崇朝，含生业业，投足无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涂地，与夫仁被行苇之时，信及豚鱼之日，何其辽相去之远欤。公命师鞠旅，指景长骛，而本朝危切，樊邓遐远，凶徒盘据，水陆相望，爰自姑熟，届於夏首，严城劲卒，凭川为固，公沿汉浮江，电激风扫，舟徒水覆，地险云倾，藉兹义勇，前无强阵，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扑既燎於原火，免将诛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伊周未足方轨，桓文远有惭德，而爵後藩牧，地终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勋，实由公履谦为本，形於造次，嘉数未申，晦朔增伫，便宜崇斯礼秩，允副遐迩之望，可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庐江、江州之寻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杨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梁书·武帝纪上》。）

◇禅位诏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兴，驭物资贤，登庸启圣，故帝迹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来尚矣。齐德沦微，危亡荐袭，隆昌凶虐，实违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沈，七庙如缀，鼎业几移，含识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将坠，永惟屯难，冰谷载怀。相国梁王，天诞睿哲，神纵灵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横流，反生人之涂炭，扶倾颓构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区重缉，四维更纽，绝礼还纪，崩乐复张，文馆盈绅，戎亭息警，浃海寓以驰风，罄轮裳而禀朔，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已哉。勋茂於百王，道昭乎万代，固以明配上天，光华日月者也。河岳表革命之符，图讖纪代终之运，乐推之心，幽显共积，歌颂之诚，华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绪，天之历数，实有所归，握镜璇枢，允集明哲。朕虽庸蔽，暗於大道，永鉴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义，人之至愿乎？今便敬禅於梁，即安姑熟，依唐虞晋宋故事。（《梁书·武帝纪》上。）

◇梁武帝初封诸功臣诏

草昧权舆，事深缔构，康俗成务，义在庇民，自非群才并轨，文武宣翼，将何以启兹景祚，弘此帝图？或运筹帷帐，经启王业，或攻城略野，殉移忘生，或腹心爪牙，折冲御侮，忠勤茂德，夷险一致，并宜建国开宇，藩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无穷。（《艺文类聚》五十一。）

◇武帝追封永阳王诏

亡兄德履冲粹，识业深通，徽声善誉，风流籍甚，道长世短，清尘缅邈，感惟既往，永慕恸心，可追封永阳郡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追封丞相长沙王诏

夫褒崇名器，率由旧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则，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悬诸日月，久而弥新，故能拯龟玉於已毁，道涸源於将塞。今理运惟新，贤戚并建，感惟永远，触目崩心，可追封长沙郡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追封衡阳王桂阳王诏

亡弟畅，风标秀物，器体淹弘，朱方之役，尽勤王事，策出无方，物惟不赏。亡弟融，业行清简，风度闲绰，蚤优名辈，夙广令闻，朕应天绍命，君临万宇，祚启郁滕，感兴鲁卫，事往运来，永怀伤切，畅可追封衡阳郡王，融可追封南阳郡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封临川安兴建安等五王诏

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宫樊邓，形胜是归，居中作卫，翼宣戎重，隆兹宠号，实允旧章，并非亲勿居，惟贤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誉，董一蕃政，缉是嘉庸，国礼家情，瞻寄隆重。秀，风颖俊迈，诚业标简，任居蕃翰，政以化成。伟，体韵淹穆，神宇凝正，经纶夷险，参赞王业。（《艺文类聚》五十一，　　◇　案，《文苑英华》四百四十四有全文，以为沈约作。）

◇求荐士诏

夫进贤茂赏，蔽善明罚，前王盛则，咸必由之。朕纂统洪业，寅畏大宝，思求俊异，协赞雍熙，历听九工，物色舆皂，而白驹盈谷，苌楚未刈，所以临朝永叹，日昃伊伫；便可博询卿士，各举所知，将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则哲之明，称朕急贤之旨。（《艺文类聚》五十三，《初学记》二十。）

◇策梁公九锡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仪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并用，资立人以为宝。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兹元辅，应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协神明之德，拨乱反正，济俗宁人，盛烈光於有道，大勋振於无外，虽伊陟之保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训，方之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上天不造，难锺皇室，元帝。（《南史》作世祖，案即武帝，此云元帝，当考。）以休明早崩，简文（《南史》作世宗，案即文惠太子。）以仁弱不嗣，高宗袭统，宸居弗永，虽夙夜劬劳，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书契弗睹，朝权国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贤，诛残台辅，含冤抱痛，噍类靡馀，实繁非一，并专国命，频笑致灾，睚眦及祸，严科毒赋，载离比屋，溥天熬熬，置身无所，冤颈引决，道树相望，无近无远，号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人之愿，援帅（《南史》作爰率。）圣后，翊成中兴，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实公纽我绝纲，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边隙大启，荆河连率，招引戎荒，江淮扰逼，势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轻兵赴袭，縻以长算，制之环中，排危冒险，强柔递用，坦然一方，还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谢，高宗虑深社稷，将行权道；公定策帷帐，激扬大节，废帝立王，谋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阐业，厥猷虽远，戎狄内侵，凭陵关塞，司部危逼，沦陷指期；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骛，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此又公之功也。樊汉阽切，羽书续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而军机戎统，事非己出，善策嘉谋，抑而莫允，邓城之役，胡马卒至，元帅潜及，不相告报，弃甲捐师，饵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御骑，全众方轨，案路徐归，拯我边危，重获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汉南回弱，咫尺寇，兵粮尽阙，器甲靡遗；公作藩爰始，因资靡托，整兵训卒，搜狩有序，俾我危城，翻为强镇，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纪号，瞻乌已及，虽废昏有典，而伊霍称难，公首建大策，爰立明圣，义逾邑纶，勋高代入，易乱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风，虽被江汉，京邑蠢动，湮为洪流，句吴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万里，事惟拯溺，义声所覃，无思不韪，此又公之功也。鲁城夏，梗据中流，乘山置垒，萦川自固；公御此乌集，陵兹地险，顿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归愿，经以远图，御以长策，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恶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湖。（《南史》作淮湖。）水陆盘据，规援夏首，桴一临，应时褫溃，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复怀举斧，蓄兵九派，用拟勤王；公棱威直指，势逾风电，旌旆未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熟冲要，密迩京畿，凶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偏师启途，排方继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骇，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竖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武骑如云；公爰命英勇，因机骋锐，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版泉，势逾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拟，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带固，新垒东墉，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不震叠，城复於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狠，凭城靡惧，鼓钟堂沓，傲若有馀，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将逞孥戮；公奇谟密运，盛略潜通。（《南史》作威略潜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厉志，服道儒门，濯缨来仕，清猷映代，时运艰难，宗社危殆，昆冈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义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被发，解兹乱网，理此棼丝，复礼衽席，反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民命，还之斗极，悯悯绅，重荷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逾嵩岱，功邻造物，超或邈矣，越无得而言焉。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维，永隆万叶，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兴，历兹永久，如毁既及，晋郑靡依。惟公经纶天地，宁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於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辔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入居保佑，逮於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骠骑大将军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三驷；公劳心稼穑，念在人天，丕崇本务，惟谷是宝，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民，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ㄅ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或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轨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钺各一；公跨蹑嵩溟，陵厉区宇，譬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严祀典，祭有馀敬，是用锡公鬯一卣，圭瓒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梁书·武帝纪》上，又见《南史》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禅位梁王策

咨尔梁王，惟昔邃古之载，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卢之后，斯并龙图鸟迹以前，悦忽杳冥之世，固无得而详焉。洎乎农轩炎之代，放勋重华之主，莫不以大道君万姓。公器御八弦，居之如执朽索，去之若捐重负，一驾汾阳，便有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玺，非所以示贵称尊，乘大辂，建旌，盖欲令归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华内竭，畚橇外劳，则抚兹归运，惟能是与；况兼乎笙管革文，威图启瑞，摄提夜朗，荧光昼发者哉？四百告终，有汉所以高揖，黄德既谢，魏氏所以乐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历，应符启运，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嗣君丧德，昏弃纪度，毁紊天纲，凋绝地纽，茫茫九域，翦为仇雠，溥天相顾，命悬晷刻，斫涉刳孕，於事已轻，求鸡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满川枯，山飞鬼哭，七庙已危，人神无主。惟王体兹上哲，明圣在躬，禀灵五纬，明并日月，彝伦攸序，则端冕而协邕熙，时难孔棘，则推锋而拯涂炭，功逾造物，德济苍生，泽无不渐，仁无不被，上达苍昊，下及川泉，文教与鹏翼齐举，武功与日车并运，固以幽显宅心，底讼斯属，岂徒桴鼓播地，卿云丛天而已哉？至如昼睹争明，夜飞枉矢，土沦彗刺，日既星亡，除旧之徵必显，更姓之符允集；是以义师初践，芳露凝甘，仁风既被，素文自扰，北阙藁街之使，风车火徼之民，膜拜稽首，愿为臣妾，锺石毕变，事表於迁虞，蛟鱼并出，义彰於事夏。若夫长人御众，为之司牧，本同己於万物，乃因心於百姓，宝命无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祗乾象，俯藉人愿，敬禅神器，授帝位於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允执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上祀而临亿兆，格文祖而膺大业，以传》无疆之祚，岂不盛欤。（《梁书·武帝纪》上，《南史》六。）

◇禅位梁王玺书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称，并首同本，未知所以异也。而禀灵造化，愚贤之情不一，托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群后靡一，争犯交兴，是故建君立长，用相司牧，非谓尊骄在上，以天下为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运相迁，绿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勋华，深达兹义，眷求明哲，授以蒸人，迁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殷化为周，实受命於苍昊，爰自汉魏，罔不率由，降及晋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抚归运，畏上天而恭宝历者也。至於季世，祸乱荐臻，王度纷纠，奸回炽积，亿兆夷人，刀俎为命，已然之逼，若线之危，天地，逃形无所，群凶挟煽，志逞残戮，将欲先殄衣冠，次移龟鼎，衡保周召，并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圣远图，仁为己任，则鸱枭厉吻，翦焉已及。惟王崇高则天，博厚仪地，铸六合，陶甄万有，锋丐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驰，振灵武以遐略，云雷方扇，鞠义旅以勤王，扬旌旌於远路，戮奸宄於魏阙，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弘济艰难，缉熙王道，怀柔万姓，经营四方，举直措枉，较如画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过於周文，风化肃穆，礼乐交畅，加以赦过宥罪，神武不杀，盛德昭於景纬，至义感於鬼神；若夫纳彼大麓，膺此归运，烈风不迷，乐推攸在，治五韪於已乱，重九鼎於既轻，自声教所及，车书所至，革面回首，讴吟德泽，九山灭，四渎安流，祥风扇起，淫雨静息，玄甲游於芳荃，素文驯於郊苑，跃九川於清汉，鸣六象於高冈，灵瑞杂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彗横天，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徵必显；加以天表秀特，轩状尧姿，君临之符，谅非一揆，书云，天鉴厥德，用集大命。诗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仪乃眷，幽明允叶，岂惟宅是万邦，缉兹讴讼而已哉。朕是用拥璇沈首，属怀圣哲；昔水行告厌，我太祖既受命，代终在日，天禄云谢，亦以木德而传於梁，远寻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迩，莫违朕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兼太尉、散骑常侍、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兹元后，君临万方，式传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梁书·武帝纪》上。）

卷四十二

任昉（二）

◎任（二）

◇为齐宣德皇后令

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於别宫。（《梁书武帝纪》上，《南史》六。）

◇齐宣德皇后答梁王令

承固兹谦揖，未膺大典，敬复雅旨，良有怃然。夫至寂难原，言象所绝，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异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诞兹上睿，对越天行，德冠二仪，化周群动，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但达节弘道，每濡迹於中庸，神照惟几，不抑心於钻仰，范宣既让，其下取则；况圣图睿范，歌思是归，廉约虽弘，庆赏遂替，诚贤者悦义，长难进之风，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劝沮之间，所差已远，王何得不暂纡雅何，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预。今遣率兹百辟，申荐诚款，万致一途，烦言可略。（《艺文类聚》十四。）

◇宣德皇后敦劝梁王令

宣德皇后敬问具位，夫功在不赏，故庸勋之典盖阙，施侔造物，则谢德之途已寡（《艺文类聚》作冥。）也。要不得不强为之名，使荃（《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铨。）宰有寄。公（《艺文类聚》作王。）实天生德，齐圣广渊，不改（《艺文类聚》作重构。）参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仪贞观，在昔晦明，隐鳞戢翼，博通群籍，而让齿乎一卷之师，剑气凌云，而屈迹於万夫之下，辩折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龙，而成辄削槁，爰在弱冠，首应弓旌，客游梁朝，则声华籍甚，荐名宰府，则延誉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缔构斯在，功隆赏薄，嘉庸莫畴，一马之田，介山之志愈厉，六百之秩，大树之号斯存。及拥旄司部，代马不敢南牧，推毂樊邓，胡尘罕尝夕起。惟彼狡僮，穷凶极虐，衣冠泯绝，礼乐崩丧，既而鞠旅誓众，言谋王室，白羽一麾，黄鸟底定，甲既鳞下，车以（《艺文类聚》作亦。）瓦裂，致天之届，拱揖群后，丰功厚利，无得而称，是以祥光总至，休气四塞，五老游河，飞星入昴，元功茂勋，若斯之盛，而地狭乎四履，势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轩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兹百辟，人致其诚，庶匪席之旨，不远而复。（《文选》，《艺文类聚》十四。）

◇又重敦劝梁王令

朕闻疋夫好仁，义在磨踵，君子行道，达斯兼济，未有尽器穷神，蕴徽章乎天植，高奠中樽，睹倾而弗极。惟王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四时等契，两曜齐明，拟度天行，取则乾健，而运距艰季，道极百王，援义而起，一戎大定，罗山革草，罔不率从，用使商庭产艹悉，周阙树梓，倾宫既散，鹿台靡蓄，盛德大业，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号，爰发帝言，殊物备礼，率由寡昧，虽复云竿载路，清跸启行，昭德报功，未臻其极；而高揖天休，远存克让，俾予未亡，与惭日昃。今遣率兹百辟，人致诚请，庶有感睿心，霈然降志。（《艺文类聚》十四。）

◇为梁武帝集坟籍令

令，近灾起柏梁，遂延渠阁，青编素简，一同煨烬，缃囊纟延帙，荡然无馀，故以痛深秦末，悲甚汉季，求之天道，昭然有徵，岂不以昏嗣作孽，礼乐崩坏？及圣人有作，更俟兹辰，今虽百度草创，日不暇给，而下车所务，非此孰先？便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便施行。（《文馆词林》。）

◇为梁武帝断华侈令

令，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俗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昏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伎异服，单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改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夏，长袖低昂，等和戎之锡，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十艳爽竞，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绣是袭，日入之次，夜艾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旭。今圣明肇运，厉精惟始，虽曰缵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後，继以兴师，巨桥鹿台，雕罄不一。孤忝荷宠任，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赞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粗衰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廷备御妾之数，大予绝郑卫之音，仰度朝旨，暗同此意。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萌，匪食薄衣，请自孤始。加以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竟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愉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以时施行。（《文馆词林》。）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

问秀才，朕长驱樊邓，直指商郊，因藉时来，乘此历运，当永念，犹怀惭德。何者？百王之弊，齐季斯甚，衣冠礼乐，扫地无馀，斫雕元刂方，经纶草昧，采三王之礼，冠履粗分，因六代之乐，宫判始辨，而百度革创，仓廪未实，若终亩不税，则国用靡资，百姓不足，则恻隐深虑，每时入刍槁，岁课田租，愀然疚怀，如怜赤子。今欲使朕无满堂之念，民有家给之饶，渐登九年之畜，稍去关市之赋，子大夫当此三道，利用宾王，斯理何从，伫闻良说。

问，朕本自诸生，弱龄有志，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九流七略，颇常观览，六艺百家，庶非墙面，虽一日万几，早朝晏罢，听览之暇，三馀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风从，惟此虚寡，弗能动俗。昔紫衣贱服，犹化齐风，长缨鄙好，且变邹俗；虽德惭往贤，业优前事，且夫绅道行，禄利然也。朕倾心骏骨，非惧真龙，辎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废业，十室而九，鸣鸟蔑闻，子衿不作，弘奖之路，斯既然矣，犹其寂寞，应有良规。

问，朕立谏鼓，设谤木，於兹三年矣，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将齐季多讳，风流遂往，将谓朕空然慕古，虚受弗弘。然自君临万寓，介在民上，何尝以一言失旨，转徙朔方，睚眦有违，论输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谠路绝，将恐弘长之道，别有未周，悉意以陈，极言无隐。（《文选》。）

◇为齐竟陵王世子临会稽郡教

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权豪之族，擅割林池，势富之家，专利山海，至乃水称峻。（《艺文类聚》五十，案，「水称峻」下旧有「岩岩我君」十句，当是碑颂之文，误跳在此耳，今别归不知时代文中。）

◇吏部郎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实光选造，清通为首，终遂弗居，深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度，累荐无获，承乏摄官，顾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升长咸亨，泾渭绅，无谬衡石，抑扬庶品，亦自能官，顾己循涯，孰用祗荷，唯知死所，未识所报。（《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臣鸾言，被台司召，以臣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武皇大渐，实奉话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识量己，实不忍自固於缀衣之辰，拒违於玉几之侧，遂荷顾托，导扬末命，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徒怀子孟社稷之封，何救昌邑争臣之讥，四海之议，於何逃责？且陵土未乾，训誓在耳，家国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谁任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宁容复徼荣於家耻，宴安於国危？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且虚饰宠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谁谓宜？但命轻鸿毛，责重山岳，存没同归，毁誉一贯，辞一官不减身累，增一职已黩朝经，便当自同体国，不为饰让。至於功均一匡，赏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殒越为期，不敢闻命；亦愿曲留降鉴，即垂顺许，钜平之恳诚必固，永昌之丹慊获申，乃知君臣之道，绰有馀裕，苟日易昭，敢守难夺，故可庶心弘议，酌己亲物者矣。不胜荷惧屏营之诚，谨附某官某甲奉表以闻，臣讳诚惶诚恐。（《文选》，梁书任传》，《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云言，被尚书召，以臣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奉命震惊，心颜无措。臣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素门凡流，轮翮无取，进谢中庸，退惭狂狷，固尝钻厉求学，而一经不治，篆刻为文，而三冬靡就，负书燕魏，空殚菽粟，蹑八齐楚，徒失贫贱；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见嗤，持斧作牧，以薏苡兴谤，赭衣为虏，见狱吏之尊，除名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寿，既曰徒然，如其诚说，亦以过半，乱离斯瘼，欲以安归，闭门荒郊，再离寒暑，兼以东皋数亩，控带朝夕，关外一区，怅望锺阜，虽室无赵女，而门多好事，禄微赐金，而欢同娱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下应期万世，接统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谋。臣衅等离心，功惭同德，泥首在颜，舆棺未毁，缔构草昧，敢叨天功，狱讼讴歌，示民同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总集，顾己反躬，何以臻此？正当以接白水，列宅旧丰，忘舍讲之尤，存诸公之费，俯拾青紫，岂待明经？臣云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夫铨衡之重，关诸隆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惟则哲，在帝犹难，汉魏已降，达识继轨，雅俗所归，惟称许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馀得失未闻，偶察童幼，天机暂发，顾无足算，在魏则毛公方，居晋则山涛识量，以臣况之，一何辽落。齐季陵迟，官方淆乱，鸿都不纲，西园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谈，华貂深不足之叹。草创惟始，义存改作，恭己南面，责成斯在，岂宜妄加宠私，以乏王事？附蝉之饰，空成宠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绪参差，或足食关中，或成军河内，或制胜帷幄，或门人加亲，或与时抑扬，或隐若敌国，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战，或盛德如卓茂，或师道如桓荣，或四姓侍祠，已无足纪，五侯外戚，且非旧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泽，既义异畴庸，实荣乖儒者，虽小人贪幸，岂独无心？臣本自诸生，家承素业，门无富贵，易农而仕，乃祖玄平，道风秀世，爰在中兴，仪刑多士，位裁元凯，任止牧伯，高祖少连，夙秉高尚，所富者义，所乏者时，薄宦东朝，谢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岁冬初，国学之老博士耳，今兹首夏，将亚冢司，虽千秋之一日九迁，荀爽之十旬远至，方之微臣，未为速达。臣虽无识，惟利是视，至於亏名损实，为国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弃营营蒯，爱同丝麻，傥平生之言，犹在听览，宿心素志，无复贰辞，矜臣所乞，特回宠命，则彝章载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诣省，不任荷惧之至，谨奉表以闻，臣云诚惶以下。（《文选》，《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

◇为萧扬州荐士表

臣王言，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类导川。伏惟陛下，道隐旒纩，信充符玺，六飞同尘，五让高世，白驹空谷，振鹭在庭，犹惧隐鳞卜祝，藏器屠保，物色关下，委裘河上，非取制於一狐，谅求味於兼采，五声倦响，九工是询，寝议庙堂，借听舆皂。臣位任隆重，义兼家邦，实欲使名实不违，徼幸路绝，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窃见秘书丞琅邪臣王柬，年二十一，字思晦，七叶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气茂，允迪中和，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後进，居无尘杂，冢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室迩人旷，物疏道亲，养素丘园，台阶虚位，庠序公朝，万夫倾望，岂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晋安郡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栖约，思致恬敏，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遗仪，南宫故事，画地成图，低掌可述，岂直《鼠廷》鼠有必对之辩，竹书无落简之谬。柬坐镇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访对不休，质疑斯在；并东序之秘宝，瑚琏之茂器，诚言以人废，而才实世资，临表悚战，犹惧未允，不任下情云云。（《文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称诏旨，许臣兄贲所请，以臣袭封南康郡公。臣门籍勋荫，光锡士字；臣贲世载承家，允膺长德，而深鉴止足，脱屣千乘，遂乃远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国让，弘义有归，匹夫难夺，守以勿贰。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阳感鲍生之言，张以诚请，丁为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绝绪，命臣出纂傍统，禀承在昔，理绝终天，永惟情事，触目崩殒，若使贲高延陵之风，臣忘子臧之节，是废德举，岂曰能贤？陛下察其丹款，特赐停绝，不然，投身草泽，苟遂愚诚耳不胜丹慊之至，谨诣阙拜表以闻，臣诚惶诚恐以下。（《文选》。）

一日被司徒符印，称诏旨许臣兄贲所请，以臣绍封南康郡公。臣世属启圣，运偶时来，尚德畴庸，先锡士宇。臣贲载世承家，兄居长德，而量己夙退，内事园蔬，以臣行达幽明，早酷荼苦，贲天伦契至，友爱淳深，非直引《脊推温，故逃迹让位，鞠育提养，以及人次，事死让生，尚均脱屣，取信十室，本若锱铢，乃远谬推恩，近沾庸薄，能以国让，弘义有归，匹夫难夺，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阳感鲍子之言，张以诚请，丁为理屈。且大宗绝绪，命臣出缵傍统，禀承在昔，理绝终天，永怀情事，触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权孤门哀荣之重，爰夺臣贲一至之轻，察其丹款，特赐停绝，至公允穆，微臣克幸。（《艺文类聚》五十一，案，此表较《文选》所载多出百馀字。）

◇又表

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还诏，未垂矜允，伏读周遑，罔置心诚。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标一善不足以验风流，存一让不足以弘进止；若乃富埒千驷，贵有邦家，二者之来，不期而至，中人犹其趑趄，凡近固宜勉勖；直以门绪有归，长德无二，若使贲高延陵之风，臣忘子臧之节，是废德举，岂曰能贤？陛下留心孤门，特深追远，故臣穷必呼天，凭威咫尺，贲婴疾沈固，公私废礼，逢不世之恩，遂良己之志，确然难夺，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缵傍统，受命有资，反身何奉，叙心感悼，勉义迫躬。臣贲息霁，年将志学，礼及趋拜，且私门世适，二三攸序，若天眷无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霁奉膺社，伏愿陛下圣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含育。（《艺文类聚》五十一。）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云言，原夫存树风猷，没著徽烈，既绝故老之口，必资不刊之书，而藏诸名山，则陵谷迁贸，府之延阁，则青编落简，然则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纪於沂川之侧，由是崇师之义，拟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尧禹，故精庐妄启，必穷镌勒之盛，君长一城，亦尽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颜。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与存与亡，则义刑社稷，严天配帝，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公其人，体国端朝，出藩入守，进思必告之道，退无苟利之专，五教以伦，百揆时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风，琴书艺业，述作之茂，道非兼济，事止乐善，亦无得而称焉。人之云亡，忽移岁序，鸱东徙，松贾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怀铅笔，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晋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从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严科，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叹，至於道被如仁，功参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渊、丞相嶷、亲贤并轨，即为成规，乞依二公前例，赐许刊立，宁容使长想九原，樵苏罔识其禁，驻跸长陵，轩不知所适。臣里闾孤贱，才无可甄，值齐网之弘，弛宾客之禁，策名委质，忽焉二纪，虑先犬马，厚恩不答，而敝帷毁盖，未蓐蝼蚁，珠襦玉匣，遽饰幽泉，陛下弘奖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骏奔南浦，长号北陵，既曲逢前施，实仰觊後泽，傥验杜预山顶之言，庶存马骏必拜之感，临表悲惧，言不自宣，臣诚惶已下。（《文选》。）

◇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闻内竖告安，姬昌怡色，鸣鸡戒旦，周发冠履，或以凉燠之侯，晨昏异宜，膳羞之和，鼎饪殊节，一辰三朝，称情犹简，终日承颜，在理斯惬；且长寿之对，抚循无已，驰道未穷，顾怀不辍，岂直下动天至，固亦上结慈衷。自顷半旬乃朝，遂为通制，事逾信次，义乖晨省，一日万几，不敢三尘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寝门。（《艺文类聚》十六。）

◇为王思远让侍中表

行则六尺之内，陪接天光，语则亲玺申命，诚信区宇，献可替否，出纳惟几，敷奏於金华之上，进让於玉堂之下，金迁七贵之茂，玉粲二公之孙，虽复仲蔚孤绪，元卿末裔，不阶民誉，妄承典私。（《初学记》作曲知）者也。（《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

◇为萧侍中拜袭封表

诏书拜臣袭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值，皇朝尚德，诏爵惟贤，遂复出修职贡，入颁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蕃篱近甸，无劳击斥，仰阅旧章，俯增私感，报国承家，岂云万一。（《艺文类聚》五十。）

◇为梁公请刊改律令表

臣闻淳源既远，天讨是因，画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缨艾ĸ，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运距浇季，汤形禹政，不足禁奸，九法三章，无以息讼，所以赭衣塞路，圄犴成市，凝脂已疏，秋荼非苦，奸吏为市，生杀并用，可谓恸哭，岂徒一绪？夫肖貌天地，禀灵川岳，受体爱敬，发肤为重，流矢影风，顾有忧色，而当妄加刳斫，金木为伍。且夫刻木不对，画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动贻非命，王道为亏，良在於此。法开二门，为政之蠹，生杀多绪，谁其适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五十四。）
卷四十三
任昉（三）
◎任（三）
◇奏请郊庙备六代乐
据魏王肃议，《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况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致鬼神以和邦国。请依王肃祀祭郊庙备六代乐。（《通典》一百四十七，太常任奏。）
◇奏弹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稽首言，臣闻将军死绥，咫步无却，顾望避敌，逗桡有刑。至乃赵母深识，乞不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轻，是知败军之将，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罚斯在。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窃寻獯猃侵轶，暂扰疆陲，王师薄伐，所向风靡，是以淮徐献捷，河兖凯归，东关无一战之劳，途中罕千金之费，而司部悬隔，斜临寇境，故使狡虏凭陵，淹移岁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厉义勇，奋不顾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犹有转战无穷，亟摧丑虏，方之居延，则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则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声援，则单于之首，久悬北阙，岂直受降可筑，涉安启土而已哉？实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讨，不时言迈，故使胃结蚁聚，水草有依，方复按甲盘桓，缓救资敌，遂令孤城穷守，力屈凶威，虽然，犹应固守三关，更谋进取，而退师延颈，自贻亏衄，疆埸侵骇，职是之由，不有严刑，诛赏安置，景宗即主。臣谨案使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景宗，擢自行间，遘兹多幸，指踪非拟，获兽何勤，赏茂通侯，荣高列将，负担裁弛，钟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陈，自顶至踵，功归造化，润草涂原，岂获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生曹死蔡，优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面目。昔汉光命将，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从事，故能出必以律，锱铢无爽。伏惟圣武英挺，略不出世，料敌制变，万里无差，奉而行之，实弘庙算，惟此庸固，理绝言提。自逆胡纵逸，久患诸夏，圣朝乃顾，将一车书，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叹，载怀矜恻，致兹亏丧，何所逃罪，宜正刑书，肃明典宪，臣谨以劾，请以见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其军佐职僚，备裨将帅，纟圭诸应及咎者，别摄治书侍御史随违续奏，臣谨奉白简以闻云云。（《文选》。）
◇奏弹刘整
御史中丞臣任稽首言，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并已入众，又以钱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伯又夺寅息逡婢绿草，私货得钱，并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求摄检如诉状，辄摄整亡父书使奴海蛤到台辩问，列称整亡父兴道，先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财，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夺教子，云应入众，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钱五千文，不分逡，其奴当伯，先是众奴，整兄弟未分财之前，整兄寅以当伯贴钱七千，共众作田，寅罢西阳郡还，虽未别火食，寅以私钱七千赎当伯，仍使上广州去，後寅丧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馀婢绿草入众，整复云寅未分财赎当伯，又应属众，整意贪得当伯，推绿草与逡，整规当伯还，拟欲自取，当伯遂经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回，更夺取婢缘草，货得钱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钱，又不分逡，寅妻范云，当伯是亡夫私赎，应属息逡，当伯天监二年六月从广州还至，整复夺取，云应充众，准顾借上广州四年夫直，今在整处使，进责整婢采音，刘整兄寅第二息师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还，整怒，仍自进范所，往屏风上取车帷为质，范送米六斗，整即纳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闻声仍打逡，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时在整母子左右，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校具，汝何不进里骂之，既进，争口，举手误查范臂，车栏夹杖龙牵，实非采音所偷，进责寅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夹杖龙牵，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与郎逡往津阳门籴米，遇见采音，在津阳门卖车烂龙牵，苟奴登时欲捉取，逡语苟奴，已尔，不须复取，苟奴隐僻，少时，伺视人买龙牵，售五千钱，苟奴仍随逡归宅，不见度钱，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状，粗与范诉相应，重核当伯教子，列襄被夺，今在整处使，悉与海蛤列不异，以事诉法，令史潘僧尚议，整若辄略兄子逡分前婢货卖，及奴教子等私使，若无官令，辄收付近狱测治，诸所连逮纟圭应洗之源，委之狱官，悉以法制从事，如法所称，整即主。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茸，名教所绝，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衤夸，恶积衅稔，亲旧侧目，理绝通问，而妄肆丑辞，终夕不寐，而谬加大杖，薛包分财，取其老弱，高凤自秽，争讼寡嫂，未见孟尝之深心，唯学攵文通之伪迹，昔人睦亲，衣无常主，整之抚侄，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锺庾，而袒帷交质？人之无情，一何至此！实教义所不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绅冕所共弃。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整所除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诸所连逮应洗之源，委之狱官，悉以法制从事。婢采音不款偷车龙牵，请付狱测实。其宗长及地界职司，初无纠举，及诸连逮请不足申尽，臣云云，诚惶诚恐以闻。（《文选》。）

◇奏弹萧颖达

臣闻贫观所取，穷视下为，在於布衣穷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贪厉俗，忄享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争鸡豚之利，衣绣之士，受贾人之服？风闻征虏将军臣萧颖达启乞鱼军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知其列状，则与风闻符同，颖达即主。臣谨案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作唐县开国侯臣颖达，备位大臣，预闻执宪，私谒亟陈，至公寂寞，屠中之志，异乎鲍肆之求，鱼飧之资，不俟潜有之数，遂复申兹文二，追彼十一，风体若兹，准绳斯在。陛下弘惜勋良，每为曲法；臣当官执宪，敢不直绳。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以侯还第。（《梁书·萧颖达传》。）

◇奏弹范缜

臣闻息夫历诋，汉有正刑，白褒一奏，晋以明罚；况乎附下讪上，毁誉自口者哉？风闻尚书左丞臣范缜，自晋安还，语人云，我不诣馀人，惟诣王亮。不饷馀人，惟饷王亮，辄收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台辨问，与风闻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饯梁州刺史臣珍国，宴私既洽，群臣并已谒退，时诏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访以政道，缜不答所问，而横议沸腾，遂贬裁司徒臣冖，褒举庶人王亮。臣於时预奉恩留，肩随并立，耳目所接，差非风闻。窃寻王有游豫，亲御轩陛，义深推毂，情均湛露，酒阑宴罢，当正立，记事在前，记言在後，轸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缜言不逊，妄陈褒贬，伤济济之风，缺侧席之望，不有严裁，宪准将颓，缜即主。臣谨案尚书左丞臣范缜，衣冠绪馀，言行舛驳，夸谐里落，喧诟周行，曲学谀闻，未知去代，弄口鸣舌，祗足饰非；乃者义师近次，缜丁罹艰棘，曾不呼门，墨景附，颇同先觉，实奉龙颜，而今党协叠馀，翻为予矛，人而无恒，成兹奸讠皮。日者饮至策勋，功微赏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辖，苞筐罔遗，而假称折辕，衣裙所弊，谗激失所，许与疵废，廷辱民宗，自居枢宪，纠奏寂寞，顾望纵容，无至公之议，恶直丑正，有私讦之谈，宜置之徽纟墨，肃正国典。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缜所居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应诸连逮，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缜位应黄纸，臣辄奉白简。（《梁书·王亮传》。）

◇朝堂讳榜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证明之文，亻间之即情惟允直，班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今之讳榜，兼明义训，邦之字国，实为前事之徵，名讳之重，情敬斯极，故悬诸朝堂，缙绅所聚，将使起伏晨昏，不违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从，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废？尊称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为重，在上必讳，故以班讳为尊，因心则理无不安，即事则习行已久，谓宜式遵，无所创革。（《南齐书·王慈传》，永明中，仪曹郎任议。）

◇齐明帝谥议

穷神之迹，无继於成名，教思所宗，言归於有称。是以则天为大，义尽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贯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让，道冠三极，爰敬始於扬名，孝飨终乎严配，寥廓大度，诞君人之符，闺庭小节，应轨物之训，历试允谐，纳揆时序，贻厥之寄，义均负图，榱栋惟新，压焉将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锺，反独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时艰，仍离屯蹇，应当璧之祥，注息肩之愿，立德以长，绍开中兴，拟度天行，取则乾健，日昃罢朝，幽枉必达，官曹寂寞，圄犴空虚，虎门肆义，大足协律，岩廊有缙绅之谈，乡塾无横议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无荡子，野有栖亩，置天下於掌握，览八荒於户牖，宠微金穴之家，恩绝椒风之馆，天应民和，祥符总暨，故能上变云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国，黄银紫玉之瑞，幽符远萃，询德报功，方将驰道日观，清宫鸣泽，为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参辰於焉取正，岂所谓中衢均奠，悬衡共轨者欤！（《艺文类聚》十四。）

◇到大司马记室笺

记室参军事任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策，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伦，庇身有地。况受教君子，将二十年，咳唾为恩，眄睐成饰，小人怀惠，顾知死所，昔承嘉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饵，汤沐具而非吊，大厦构而相贺。明公道冠二仪，勋超遂古，将使伊周奉辔，桓文扶毂，神功无纪，作物何称？府朝初建，俊贤翘首，惟此鱼目，唐突，顾已循涯，实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虽则殒越，且知非报，不胜荷戴屏营之情，谨诣厅奉白谢闻，死罪死罪。（《文选》，梁书任传》。）

◇为府僚劝进梁公笺

伏承嘉命显至伫策，明公逡巡盛礼，斯实谦尊之旨，末穷远大之致，何者？嗣君弃常，自绝宗社，国命民生，翦为仇雠，折栋崩榱，压焉自及，卿士怀脯斫之痛，黔首惧比屋之诛。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缀参辰，反龟玉於涂泥，济斯民於岸，使夫匹妇童儿，羞言伊吕，乡校里塾，耻谈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狭於曲阜，庆赏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宝公器，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非距，至公至平，当任谁让。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礼，无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济之仁，翻为独善。（《梁书·武帝纪》上，又见《艺文类聚》十四，以为任作。）

◇又笺

近以朝命蕴策，冒奏丹诚，奉被还命。（《梁书》《南史》《艺文类聚》作令。）未蒙虚受，缙绅，深所未达。盖闻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民，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茧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锺，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龙逢之怨。（《梁书》《南史》作冤。）明公据鞍辍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图效祉，山戎孤竹，束马景从，伐罪吊民，一匡靖乱，匪叨天功，实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诸生，取乐名教，道风素论，坐镇雅俗，不习孙吴，遘兹神武，驱尽诛之氓，济必封之俗，龟玉不毁，谁之功欤？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某等不达通变，实有愚诚，不任空款，悉（《艺文类聚》作棘。）心重谒。伏愿时（《艺文类聚》作特。）膺典册，式副民望。（《文选》，《梁书·武帝纪》上，《南史》六，《艺文类聚》十四。）

◇为王金紫谢齐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启

臣闻化澄上业，划缨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惩刑。自礼失宗周，俗反炎汉，张冯导其迹，贾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约，故以义该往哲，尽美前王；而年世浸远，篇牍讹误，朽编落简，见诬前淑，侮文擅议，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鸿毛之殒，伤足居忧，忘贻发肤之痛，岂所以临河永叹，合育最灵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泽深禹汤，温舒之策，优游虚授，卫展之议，宁失弗经，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网。（《艺文类聚》五十四。）

◇奉答敕示七夕诗启

臣启，奉敕，并赐示七夕五韵。窃惟帝迹多绪，俯同不一，情风什，希世罕工，虽汉在四世，魏称三祖，宁足以继想南风，克谐调露？性与天道，事绝称言，岂其多幸，亲逢旦暮。臣早奉龙潜，与贾马而入室，晚属天飞，比严徐而待诏，惟君知臣，见於讷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辩才之戏，谨辄牵率庸陋，式训天奖，拙速虽效，蚩鄙已彰，临启惭恧，罔识所置。谨启。（《文选》。）

◇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

臣彬启，伏见诏书并郑义泰宣敕，当赐修理臣亡高祖晋故骠骑大将军建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贞公壶坟茔，臣门绪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积家祸，名教同悲，隐沦惆怅，而年世贸迁，孤裔沦塞，遂使碑表芜灭，丘树荒毁，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缠迫。陛下弘宣教义，非求效於方今，壶馀烈不泯，固陈力於异世，但加等之渥，近阙於晋典，樵苏之刑，远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谢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谨奉启事以闻，谨启。（《文选》。）

◇启萧太傅固辞夺礼

启，近启归诉，庶谅穷款，奉被还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造，干禄祈荣，更为自拔，亏教废礼，岂关视听，所不忍言，具陈兹启。往从末宦，禄不代耕，饥寒无甘旨之资，限役废晨昏之半，膝下之欢，已同过隙，几筵之慕，几何可凭？且奠酹不亲，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阗若无主，所守既无别理，穷咽岂及多喻。明公功格区宇，感通有涂，若霈然降灵，赐寝严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无心，锡类所及，匪徒教义，不任崩迫之情，谨奉启事陈闻。谨启。（《文选》。）

◇求为刘立馆启

昔在魏中，爰及晋始，书贵虚玄，人悦陶纵，瑚琏废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适，春干秋羽，委旷而弗陈，西序东胶，寂寥而谁仰，所以金鸡忘晓，玉羊失驭，神器毁於獯戎，宝历迁於干越，岂不悲欤？刘献澡身浴德，修行明经，贱璧於光阴，竟松筠於岁晚，贫不陨获其心，穷不二三其操，而困无居止，浮寓亲游，垣栋倾钻，衢垫侧，有朋自远，无用栖凭，皆负笈担簦，栉风沐露，之器学，无谢前修，辄欲与之周旋，开馆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闲地，北拒晋山，南望通邑，虽曰人境，实少浮喧，广轮裁盈数亩，布以施立黉塾，簿艺桑麻，粗创茨宇。（《艺文类聚》三十八。）

◇与江革书

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於长途，骋骐骥於千里。（《梁书江革传》。）

◇与沈约书

范仆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闻，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篇亲伦，锺庾之秩，散之故旧，佐命兴王，心力俱尽，谋猷忠允，谅诚匪躬，破产而字死友之孤，开门而延故人之殡，则惟其常，无得而称矣。器用车马，无改平生之凭，素论款对，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岂云易遇？将莅此邦，务在遄速，虽解驾流连，再贻款顾，将乖之际，不忍告别，无益离悲，祗增今怅，永念平生，忽焉畴曩。（《文选》，任《哭范仆射诗》注引《刘《梁典》作永念生平，忽为畴昔）追寻笑绪，皆成悲端。（《艺文类聚》三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吊乐永世书

永世孝友之至，发自天真，皎洁之操，曾非矫饰，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渑自辨，馀息惟存，视阴无几，终始之托，方寄祁侯。岂谓乐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滞，鄙识未晓，以事寻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伤恨不灭，松贾可拱，悲绪无穷。（《艺文类聚》三十四。）

◇为昭明太子答何胤书

得书，知便远追疏董，超然高蹈，虽朝旨殷勤，而轻棹已远，供饯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怀人望古，潸然久之。（《艺文类聚》三十七）

◇为庾杲之与刘居士虬书

自别荆南，迄将二纪，杲之牵滞形有，推迁物役，丈人没志外身，超然独善，虽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云，依然有道，金凉伫运，想恒纳宜，冲明在襟，履候无爽，体道为用，蹈理则和。杲之牵缀疲朽，愧心已多，访德则山林然，观道则风云自远，岁暮之期，指涂衡岳，神虚气懋，无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绝，接乎士者，遐迩所宗，锺石非礼乐之本，缨褐岂朝野之谓，想暗投之怀，不以形体为阻，一日通籍梁邸，亲奉话言，梦想清尘，为岁已积，以丈人非羔雁所荣，故息蒲币之典，胜寄冥运，谅有风期之迟。君王卜居郊郭，萦带川阜，显不绚功，晦不标迹，从容乎人野之间，以穷二者之致，且弘护为心，广孚真俗，思闻系表，共剖众心，妙域筵山河，虚馆带川，实望贲然，少酬侧迟。昔东平乐善，旌君大於东阁，今王爱素，致吾子於西山，岂不盛欤！百龄飘骤，凝滞自物，千载一朝，为仁由己。且凌雪戒涂，非灭迹之郊，鸿锺在御，岂销声之道，己标异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劳。夫山水无情，应之以会，爱闲在我，触目萧条，衡岳何亲？锺岭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艺文类聚》三十七。）

卷四十四

任昉（四）

◎任（四）

◇文章缘起序

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

◇王文宪集序

公讳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国史家牒详焉。晋中兴以来，六世名德，海内冠冕，古语云，仁人之利，天道运行，故吕虔归其佩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璞誓以淮水，若离翦之止杀，吉骏之诚感，盖有助焉。公之生也，诞授命世，体三才之茂，践得二之机，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为帝师。廿乃渊角殊祥，山庭异表，望衢罕窥其术，观海莫际其澜，宏览载籍，博游才义，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沈郁澹雅之思，离坚合异之谈，莫不总制清衷，递为心极，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绝境，不可穷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检镜所归，人伦以表，云屋天构，匠者何自。咸洛不守，宪章中辍，贺生达礼之宗，蔡公儒林之亚，阙典未补，大备兹日。至若齿危发秃之老，含经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资敬，性托夷远，少屏尘杂，自非可以弘奖风流，增益标胜，未尝留心。期岁而孤，叔父司空简穆公，早所器异，年始志学，家门礼训，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岂伊桥梓，夷雅之体，无待韦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黄琬之早标聪察，曾何足尚。年六岁，袭封豫宁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袭组，对扬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胜。初宋明帝居蕃，与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协，及即位，有诏废毁旧茔，投弃棺柩，公以死固请，誓不遵奉，表启酸切，义感人神，太宗闻而悲之，遂无以夺也。初拜秘书郎，迁太子舍人，以选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元徽初，迁秘书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盖尝赋诗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自是始有应务之迹，生民属心矣。时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尘俗，见公弱龄，便望风推服，叹曰：「衣冠礼乐在是矣。」时粲位亚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势不侔，公与之抗礼，因赠粲诗，要以岁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诗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阕，拜司徒右长史，出为义兴太守，风化之美，奏课为最，还除给事黄门侍郎，旬日，迁尚书吏部郎参选。昔毛之公清，李重之识会，兼之者公也。俄迁侍中，以愍始终之职，固辞不拜，补太尉右长史。时圣武定业，肇基王命，寤寐风云，实资人杰，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图纬著王佐之符。俄迁左长史。齐台初建，以公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纪，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倾，神无滞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建元二年，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如故，自营部分司，卢钦兼掌，誉望所归，允集兹日，寻表解选，诏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仆射如故，固辞侍中，改授散骑常侍，馀如故。太祖崩，遗诏以公为侍中尚书令、镇国将军。永明元年，进号卫将军。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六辅殊风，五方异俗，公不谋声训，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剑拜仇，归田息讼。前郡尹温太真、刘真长，或功铭鼎彝，或德标素尚，臭味风云，千载无爽，亲加吊祭，表荐孤遗，远协神期，用彰世祀。时简穆公薨，以抚养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职，有诏不许。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资望实，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领太子少傅，馀悉如故，挂服捐驹，前良取则，卧辙弃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范，师友之义，穆若金兰，又领本州大中正，顷之解职。四年，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馀悉如故。谦光愈远，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辞选任，帝所重违，诏加中书监，犹参掌选事，长舆追专车之恨，公曾甘凤池之失，夫奔竞之途，有自来矣，以难知之性，协易失之情，必使无讼，事深弘诱，公提衡惟允，一纪于兹，拔奇取异，兴微继绝，望侧阶而容贤，候景风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轸恸，储铉伤情，有识衔悲，行路掩泣，岂直舂者不相，工女寝机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缠教义，岂非功深砥砺，道迈舟航，没世遗爱，古之益友？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六十人，谥曰文宪，礼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约，玩好绝於耳目，布素於造次，室无姬姜，门多长者，立言必雅，未尝显其所长，持论从容，未尝言人所短，弘奖风流，许与气类，虽单门後进，不加善诱，勖以丹霄之，弘以青冥之期，公铨品人伦，各尽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处薄者不怨其少，穷涯而反，盈量知归。皇朝以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思我民誉，缉熙帝图，虽张曹争论於汉朝，荀挚竞爽於晋世，无以仰模渊旨，取则後昆。每荒服请罪，远夷慕义，宣威授指，实寄宏略，理积则神无忤往，事感则悦情斯来，无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谄，罕爱憎之情，理绝於毁誉，造理常若可干，临事每不可夺，约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异端，归之正义。公生自华宗，世务简隔，至於军国远图，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庙，则理擅民宗；若乃明练庶务，鉴达治体，悬然天得，不谋成心，求之载籍，翰牍所未纪，讯之遗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环，主者百数，皆深文为吏，积习成奸，蓄笔削之刑，怀轻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动必研几，当时嗟服，若有神道，岂非希世之隽民，瑚琏之宏器。行无异操，才无异能，得奉名节，迄将一纪，一言之誉，东陵侔於西山，一眄之荣，郑璞逾於周宝，士感知己，怀此何极，出入礼闱，朝夕旧馆，瞻栋宇而兴慕，抚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长，述作不倦，固以理穷言行，事该军国，岂直雕章缛采而已哉。若乃统体必善，缀赏无地，虽楚赵群才，汉魏众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尝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缀缉遗文，永贻世范，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录如左。（《文选》，《艺文类聚》五十五。）

◇王贵嫔哀策文

游衣戒节，需车命服。永去椒华，长辞嘉福。笥缄遗组，筵委尘鞠。将命启期，实惟嘉数。佩空响其何节，姆下当其谁傅。殡宫既毁，祖馈斯撤。爰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臣，宣美来裔。坤载既厚，内德云助。轩五有弘，姬十斯豫。诞咨邦淑，选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纟句丹纟意，辰文素纱。肃雍妇职，佥曰俞往。赞景望舒，方娠明两。心前轨庆，轩中增朗。与括不愆，冖魄无爽。式陪玺观，有事蚕宫。降舆访道，基我王风。宣礼撤豆，缉乐房中。居贵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寿，彼苍者穹。如何不淑，万化齐终。荐车告途，殡穸既辨。黼た璀以陆离，帷光纷其舒卷。出桂宫而北行，经未央以西转。池绋顾而徐前，服马嘶而不践。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笼而始雕。促虞泉於薤露，抚悲翁於短箫。母以子贵，义弘前哲。申襄齐削以从疑，革麻纟原之轻杀。达副君之夭至，赋白华之无缺。庶清庙之微微，非寿原之未翳。（《艺文类聚》十五。）

◇丞相长沙宣武王碑

玉映蓝田，金铉之望已集，木秀邓林，轮辕之用先表。值戎寇贪忄林，羁縻失道，凭陵雉堞，逼迫濠湟，都护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谢，斧松晨析，易子朝氵食，乞师援绝，飞书路阻，公内定不战之奇，外骋必胜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遗，南下牧马，既寝折胶之术，北遁燕然，将空漠南之地，加以广平简惠，信赏必罚，增赀就赋，夷歌成章。（《艺文类聚》四十五。）

◇桓宣城碑

君器量高睿，神明披朗，商略雅俗，隐括真伪，擢奇取异，不轨常流，固以准的当时，拟议郭许矣。处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显默之际，优游可否之闲，迹卑而道不污，身屈而志不屑矣。铭曰：「於穆我后，禀兹纯爽。虚豁高畅，萧条迈上。风任外舒，卓鉴内朗。神栖冲慎，形同俯仰。将登槐棘，宏振纲网。令仪早徂，德音永响。（《艺文类聚》五十。）

◇抚军桂阳王墓志铭

於昭帝绪，擅美前王。录图丹纪，金简玉筐。世载台鼎，地居鲁卫。沛易且传，楚诗将说。桐圭谁戏，某棠何憩。（《艺文类聚》四十五。）

◇刘先生夫人墓志铭

既称莱妇，亦曰鸿妻。复有令德，一与之齐。实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负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闻义让。禀训丹阳，弘风丞相。藉甚二门，风流远尚。肇允才淑，阃德斯谅。芜没郑乡，寂寥扬冢。参差孔树，毫末成拱。暂起荒埏，长扃幽陇。夫贵妻尊，匪爵而重。（《文选》。）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祖太祖高皇帝，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兰陵郡县都乡中都里萧公，年三十五行状。公道亚生知，照邻几庶，孝始人伦，忠为令德，公实体之，非毁誉所至，天才博赡，学综该明，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乐分龙赵，诗析齐韩，陈农所未究，河间所未辑，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於此，罔不兼综者与，昔沛献访对於云台，东平齐声於杨史，淮南取贵於食时，陈思见称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称乱陕服，宋镇西晋熙王南中郎邵陵王并镇盆口，世祖毗赞两藩，而任总西戎，公时从在军，镇西府版宁朔将军国主，南中郎版补行参军，署法曹，于时景烛云火，风驰羽檄，谋出股肱，任切书记，迁左军邵陵王主簿记室参军，既允焚林之求，实兼仪形之寄，刀笔不足宣功，风体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为安南邵陵王长史，东夏形胜，关河重复，选众而举，敦悦斯在，除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都诸军事、辅国将军、会稽太守。太祖受命，广树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贤，封闻喜县开国公，食邑千户，又奏课连最，进号冠军将军。越人之巫，睹正风而化俗，篁竹之酋，感义让而失险，邪叟忘其西吴，龙丘狭其东皋。会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浆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内疚，礼屈於厌降，事迫於权夺，而茹戚肌肤，沈痛创钜，故知钟鼓非乐云之本，粗非隆杀之要。改授征虏将军、丹阳尹，良家入徙，戚里内属，政非一轨，俗备五方。公内树宽明，外施简惠，神皋载穆，毂下以清。武皇帝嗣位，进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户，复授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迁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渐河润，未及下车，仁声先洽，玉关靖斥，北门寝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兴邦教，方任虽重，比此为轻，徵护军将军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车骑将军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避玄闱以阐化，寝鸣钟以体国，翼亮孝治，缉熙中教，夺金耻讼，蹊田自默，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声之有伦，系公是赖，庠序肇兴，仪形国胄，师氏之选，允师人范，以本官领国子祭酒，固辞不拜。八座初启，以公补尚书令，式是敷奏，百揆时序。夫国家之道，互为公私，君亲之义，递为隐犯；公二极二致，爱敬同归，亮诚尽规，谋猷弘远矣。又授使持节、都督杨州诸军事、杨州刺史，本官悉如故。旧惟淮海，今则神牧，编户殷阜，萌俗繁滋，不言之化，若门到户说矣。顷之，解尚书令，改授中书监，馀悉如故。献纳枢机，丝纶允缉。武皇晏驾，寄深负图。公仰惟国典，俯遵遗托，拊擗天伦，踊绝于地，居处之节，复如居武穆之忧。圣主嗣兴，地居旦，有诏策授太傅，领司徒，馀悉如故。坐而论道，动以观德，地尊礼绝，亲贤莫贰。又诏加公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萧傅之贤，曹马之亲，兼之者公也。复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统，进督南徐州诸军事，馀悉如故。并奏疏累上，身殁让存，天不遗，梁岳颓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诏给温明秘器，敛以衮章，备九命之礼，遣大鸿胪监护丧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给，礼也。故以恸极津门，感充长乐，岂徒舂人不相，倾廛罢肆而已哉。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诏曰：「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远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节都督杨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杨州刺史竟陵王、新除进督南徐州，体睿履正，神监渊邈，道冠民宗，具瞻惧允，肇自弱龄，孝友光备，爰及赞契，协升景业，燮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顾，任均负图，谅以齐徽二南，同规往哲，方凭保，永翼雍熙，天不遗，奄见薨落，哀慕抽割，震动于厥心，今先远戒期，龟谋袭吉，茂崇嘉制，工弘风猷，可追崇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彡戾绶，具九锡服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銮辂，黄屋左纛，ㄝ京车，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一依晋安平献王孚故事。公道识虚远，表里融通，渊然万顷，直上千仞，仆妾不睹其喜愠，近侍莫见其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实贻耻，诱接恂恂，降以颜色，方於事上，好下规己，而廉於殖财，施人不倦，帝子储季，令行禁止，国纲天宪，置诸掌握，未尝鞠人於轻刑，锢人於重议，人有不及，内恕诸己，非意相干，每为理屈，任天下之重，体生民之俊，华衮与彡著同归，山藻与蓬茨俱逸，良田广宅，符仲长之言，邙山洛水，协应叟之志，丘园东国，锱铢轩冕，乃依林构宇，傍岩拓架，清猿与壶人争旦，缇幕与素濑交辉，置之虚室，人野何辨。高人何点，蹑蹑於锺阿，徵士刘虬，献书於衡岳，赠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礼，屈以好事之风，申其趋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节於宪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制《山居四时序》，言之已详。文皇帝养德东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实该百行，导衿衿於未萌，申炯戒於兹日，非直旦暮千载，故乃万世一时也。命公注解，卫将军王俭缀而序之，山宇初构，超然独往，顾而言曰：「死者可归，谁与入室？牖，既而缅属贤英，傍思才淑，匹妇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从容而进曰：「未见好德，愚窃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公以为出言自口，骥不追，听受不谬，差以千里。所造箴铭，积成卷轴，门阶户席，寓物垂训。先是震于外寝，匠者以为不祥，将加治葺，公曰：「此天谴也。无所改修，以记吾过。」且令戒惧不怠，从谏如顺流，虚己若不足。至於言穷药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无外悦，贵而好礼，怡寄典坟，虽牵以物役，孜孜无怠，乃撰《四部要略》《净住子》，并勒成一家，悬诸日月，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大渐弥留，话言盈耳，黜殡之请，至诚恳恻，岂古人所谓立言於世，没而不朽者欤！易名之典，请遵前烈，谨状。（《文选》，《艺文类聚》四十五。）

◇齐司空曲江公行状

公禀灵景宿，擅气中和，一匮初登，东岳之功可监，埏埴在器，瑚琏之姿先表，岂惟荆南有圣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称而已哉。故以羽仪宗家，冠盖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称美其治，方斯蔑如也。志学之年，篇治经记，登隆十载，网罗百氏，藻斫赡逸，蔚为词宗，延贾谊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牍精辩，发言有章，持论从容，辞无矜尚，自河洛丘墟，历载二百，俾我逢掖，遂沦左衽，晋宋所以遗恨，祖宗是用顾怀。公自荷方任，志在克复，将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萦带林壑，用辞聊城之赏，以为疏韩之馆，人谢运往，遂辍远图。（《艺文类聚》四十七。）

◇吊刘文范文

余与先生，虽年世相接，而荆吴数千，未尝膝行下风，禀承馀论，岂直发愤当年，固亦恨深终古。然叔夜之叙黔娄，韩卓之慕巨卿，未必接光尘，承风彩，正复希向远理，长想千载。然其人自高，假使横经拥帚，日夜扫门，曾不睹千仞之一咫，万顷之涓滴，终於对面万古，莫能及门，故以此弭千载之恨。（□□□□□□□□）

卷四十五

谢朏◎谢ㄱ

ㄱ字敬冲，陈郡阳夏人，宋中书令庄子，为抚军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历中书郎卫将军袁粲长史，迁给事黄门侍郎，出为临川内史，齐高帝辅政，选为骠骑长史，随府迁太尉长史，进侍中，领秘书监，以梗禅议废于家，永明初起为通直散骑常侍，迁侍中，领国子博士，出为冠军将军、义兴太守，徵都官尚书中书令，隆昌初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建武中解职，屡徵不起，天监二年授侍中、司徒、尚书令，五年改授中书监、司徒、卫将军，卒年六十六，赠侍中司徒，谥曰靖孝，有集十五卷。

◇与王俭书

夫所贵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则景山壑，凌气风霞；次则投缙舍筑，郁为上佐；次则服秦楚而辞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赏。凡此数辈，皆英懿之士也。自兹已降，参差万绪，或迹著明晦，或才兼默语，若桓谭之褰俗，冯衍之忤时，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绝，率以方寸之情，丧不訾之德，盖无取焉。若相如之爱奇任伟长之淹粹弘远，乐广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贤者，并纯神绝景，徇物伤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谙，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沧洲暧然，揣而论之，实山河之不肖者也。（《艺文类聚》二十六）

◇遗弟廿瀹书

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梁书·谢ㄱ传》，隆昌元年，为吴兴太守，时明帝谋入嗣位，弟廿瀹时为吏部尚书，ㄱ至郡致廿瀹数斛酒遗书）

◎谢举

举字言杨，ㄱ弟廿瀹之子，历秘书郎、太子舍人、轻车功曹史、秘书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空从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中庶子，迁侍中，出为宁远将军、豫章内史，复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普通初历贞毅将军、太尉、临川王长史、左民尚书，迁掌吏部，免起为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复为左民尚书，徙吏部尚书，加侍中，出为仁威将军、晋陵太守，大通中入为侍中，掌吏部，迁尚书右仆射，大同中徙右光禄大夫，出为云麾将军、吴郡太守，迁太子詹事、翊左将军，进尚书仆射，太清二年迁尚书令，侯景犯阙，卒于围城内，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尚书令如故。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语曰，万物纷乱，则悬诸天象，立言淆舛，则折乎圣理。昭昭自古，事蔚在兹。伏寻睿训垂文，义深陶铸，称象匪臻，希微孰识，论幽至极，尽性穷神，愍斯六蔽，哀此四执，黜小言之乱道，拯经行於夷路，旨肆而隐，义宛而彰，博约载弘，广大悉备，一晋半偈，显兹悟拔，慧日心水，荡此尘迷，俾宗奥有归，教思攸在，异端自杜，诬善知息，凝系表於绳初，导禅流於苦海，岂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运，侧承格诱，沐泳欢击，奉以书绅，谢举和南。（《宏明集》十。）

◇外弟庐陵王长史褚向志铭

弘治推华，子嵩惭重，酒归月下，风清琴上。（《梁书·褚翔传》。）

◎韦睿

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仕宋为雍州主簿，齐时累迁至建威将军，入梁迁廷尉，封梁都子，改永昌，累迁至护军将军，普通元年卒，赠侍中车骑将军，谥曰严。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至理虚寂，冥晦难辨，言有似无，言无实有，妙於老谈，精於释教，辞炳金书，文稽玉牒者，由来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并日月，隐显之机必照，有无之要已览，遂垂以明论，训折臣下，导诱既深，训义方洽，凡在有心，孰不庆幸？蒙示天制，谨加读诵，垢吝云消，时兼欢。法师果深昔缘，因会今法，离五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复得预闻德音，弥足欣赞，惠告沾及，戢佩实深，韦睿和南。（《宏明集》十。）

◎范岫

岫字懋宾，济阳考城人，晋徵士宣五世孙，仕宋，至齐，累迁辅国将军，行南徐州事，入梁终金紫光禄大夫。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岫和南，伏见诏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睿照渊深，动鉴机初，敷引外典，弘兹内教，发蒙启滞，训诱未悟，方使四海禀仰，十方赞，异见杜口，道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欣，谨加习诵，寤寐书绅，惠以逮示，深承眷忆，范岫和南。（《宏明集》十）

◎王茂

茂字休远，太原祁人，仕宋至江夏内史，齐时为襄阳太守，迁领军将军，入梁加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出为江州刺史，天监十四年卒，谥忠烈。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茂和南，辱告，伏见敕旨答神灭论，顶戴掀欢，不及舞，神理悠旷，虽非建言所极，列圣遗文，炳然昭著，莫不抚枉虔襟，式遵彝典，岂可妄陈虚矫，厚诬前诰？谓来缘之不期，弃享荐之至礼，迷路茫茫，归涂靡薄，苦空一到，有悔无追。主上含明体圣，妙穷真假，发义照辞，舟航沦溺，岂惟天人赞仰，信亦诸佛回光。弟子夙昔栖心，本凭净土，数延休幸，预逢昌世，方当积累来因，永陶慈诱，藻悦之诚，非止今日，未获祗叙，常深翘眷，比故循诣，此白无伸，王茂和南。（《宏明集》十。）

◎王莹

莹字奉光，琅邪临沂人，宋时选尚临淮公主，入齐至梁，历丹阳尹、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览敕旨神不灭义，睿思机深，天情云发，标理明例，涣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启蒙愚，载移瞽蔽，凡厥含识，莫不挹佩，谨以书绅，奉之没齿，弟子王莹和南。（《宏明集》十。）

◎谢几卿

几卿，陈郡阳夏人，齐黄门郎超宗子，永明中国子生，历豫章王国常侍、车骑法曹、行参军、相国祭酒，出为宁国令，入补尚书殿中郎、太尉晋安王主簿，梁受禅，除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郎，转治书侍御史，徙散骑侍郎，迁中书郎、国子博士、尚书左丞，免，起为国子博士，除河东太守，引疾解职，除太子率更令，迁南平王镇卫长史，普通六年，以军师长史加威戎将军，从萧深藻北伐，兵败，免。

◇丹阳琅邪二郡断捕议

不杀之礼，诚如王述所议。然圣人为教，亦与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断。若二郡独有此禁，更似外道，谓不杀戒，皆有界域，因时之宜，敬同议郎江贶议。（《广宏明集》二十六，叙梁武断杀绝宗庙牺牲事。）

◇答湘东王书

下官自奉违南浦，卷迹东郊，望日临风，瞻言伫立，仰寻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兰香兼御，羽觞竞集，侧听馀论，沐浴玄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涛波之辩，悬河不足譬，春藻之辞，丽文无以匹，莫不相顾动容，服心胜口，不觉春日为遥，更谓修夜为促，嘉会难常，抟云易远，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遗，善谑远降，因事罢归，岂云栖□匪商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实符清诲，本乏金羁之饰，无假玉璧为资，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沈滞床簟，弥历七旬，梦幻俄顷，忧伤在念，竟知无益，思自祛遣，寻理涤意，即以任命为膏酥，揽镜照形，翻以支离代萱树，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舆高举，遁名屠肆，发迹关市，其人缅邈，馀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宁不萦悲玄壤，恨隔芳尘。如其逝者可作，必当昭被光景，欢同游豫。使夫一介老圃，得虚心末席，去日巳疏，来侍未孱，运敛飞凫，拟非其类，怀私茂德，窃用涕零。（《梁书·谢几卿传》。）

◎范缜

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齐初为宁蛮主簿，迁尚书殿中郎，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中兴建，徙晋安太守，天监四年徵为尚书左丞，坐事徙广州，还为中书郎、国子博士，有集十一卷。

◇拟招隐士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缤纷葳蕤兮下交阴。木笼丛兮巍峨，川泽泱漭兮云雾多。悲猿鸣噪兮啸俦侣，攀折芳条兮联停伫。夫君兮不还，蕙华兮雕残。岁晏兮忧未开，草虫鸣兮凄凄。萧兮森兮玄涧深，怅彷徨兮沈吟。纷纷兮，穷岩穴兮熊窟，幽林杳冥兮吁可畏，兮险山羲。岌峨兮倾欹，飞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弱萝兮修葛。互蔓兮长枝，绿林兮被崖，随风兮纷披。猛兽兮封狐，眈眈兮视余，扶藤兮直上，岩岩兮嶷嶷，霏霏兮敷敷。赤豹兮文狸，攀腾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迟迟。寒风厉兮鸱枭吟，鸟悲鸣兮离其群，公子去兮谁与亲，行露厌兮似中人。（《文苑英华》三百五十八。）

◇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

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字几原，幼禀至人之行，长厉国士之风，居丧有礼，毁瘠几灭，免忧之外，蔬水不进，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忄覃忄覃，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且家传素业，世习儒史，苑囿经籍，游息文艺，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脱置之胶庠，以弘奖後进，庶一夔之辩可寻，三豕之疑无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迈乎有妫，或朴越於姬氏，苟片善宜录，无论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级，臣历观古今，人君钦贤好善，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缘斯义，轻陈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则贤否之宜，各全其所，讯之物议，谁曰不允。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访之邑里，差非虚谬，不胜微见，冒昧陈闻，伏愿陛下哀怜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款，鉴其愚实，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梁书裴子野传》。）

◇与王仆射书

君侯匡辅圣朝，中夏无虞，既尽美矣，又尽善矣，唐尧非不隆也，门有谤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悬谏鼓，周公之才也，乐闻讥谏。故明君贤宰，不惮谔谔之言，布衣穷贱之人，咸得献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传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艺文类聚》二十三。）

◇神灭论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问曰：神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问曰：名既己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质，犹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犹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人质。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则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从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後荣？要先荣後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爱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问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问曰：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问曰：若尔，应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问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问曰：虑思无方，何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心为虑本。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之状，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於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问曰：凡圣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贞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圣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盗骊，俱致千里。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素著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於贫友，吝情动於颜色，千锺委於富僧，欢意畅於容发，岂不以僧有多余之期，友无遗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报，务施关於周急，归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於行间，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堕游，货殚於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於自然，森罗均於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馀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梁书儒林范缜传》。）

◇答曹思文难神灭论

难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答曰：若合而为用者，明不合则无用，如蛩巨相资，废一则不可，此乃是灭神之精据，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请战，而定为我援兵邪？

难曰，昔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并神游於帝所，帝赐之钧天广乐，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赵简子之上宾，秦穆之游上帝，既云耳听钧天，居然口尝百味，亦可身安广厦，目悦玄黄，或复披文绣之衣，控如龙之辔。故知神之须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窍，每与形等，只翼不可以适远，故不比不飞，神无所阙，何故凭形以自立？

难曰：若如论旨，形灭则神灭者，斯形之与神，应如影响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则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独游帝所？答曰：若如来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伤之则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恼之则忧，是形忧而神不忧也，忧虑痛废，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劳神於无事邪？（曹以为生则合而为用，则痛废同也，死则形留而神游，则故游帝，与形不同也。）

难曰：其寐也魂交，故神游於蝴蝶，即形与神分也；其觉也形开，蘧蘧然周也，即形与神合也？答曰：此难可谓穷辩，未可谓穷理也。子谓神游蝴蝶，是真作飞虫邪？若然者，或梦为牛，则负人辕，或梦为马，则入人跨下，明旦应有死牛死马，而无其物，何也？又肠绕阊门，此人即死，岂有遗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丽天，广轮千里，无容下从匹妇，近入怀神，梦幻虚假，有自来矣，一旦实之，良足伟也，明结想霄，坐周天海，神於内，妄见异物，岂庄生实乱南国，赵简真登阊阖邪？外弟萧琛，亦以梦为文句甚悉，想就取视也。

难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归复于土，而魂气无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答曰：人之生也，资气於天，禀形於地，是以形销於下，气灭於上，气灭於上，故言无不之。无不之者，不测之辞耳，岂必其有神与知邪？

难曰：今论所云，皆情言也，而非圣旨，请举经记，以证圣人之教。孝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灭，复谁配天乎？复谁配帝乎？答曰：若均是圣达，本自无教，教之所设，实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贵生而贱死，死而有灵，则长果敬之心，死而无知，则生慢易之意。圣人知其若此，故庙祧坛，以笃其诚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己，尊祖以穷郊天之敬，严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强梁之子，兹焉是惧，所以声教昭於上，风俗淳於下，用此道也。故经云：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兹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时书之，明厉其追远，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贡问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则孝子轻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无知，则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问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适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许其事邪？死而有知，轻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邪？研求其义，死而无知，亦已审矣。宗庙郊社，皆圣人之教迹，彝伦之道，不可得而废耳。

难曰：且无神而为有神，宣尼曰：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圣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为教，何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哉？若曰，夫圣人者，显仁藏用，穷神尽变，故曰圣达节，而贤守节也。宁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谓伤化败俗，导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悦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请问汤放桀，武伐纣，是杀君非邪？而孟子云闻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子不责圣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渊府也，而非形神之滞义当如此，何邪？

难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义未通而自释，不复费辞於无用。礼记有斯言多矣，近写此条，小恨未周邪？（《宏明集》。）

◎范云

云字彦龙，缜从弟，仕宋为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齐初历会稽府僚丹阳尹主簿，转征北刑狱参军，迁尚书殿中郎、司徒记室参军，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出为零陵内史，建武中召拜散骑侍郎，复出为始兴内史，迁假节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坐事下狱，会赦免。永元中起为国子博士，中兴建，拜黄门侍郎，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进侍中。梁受禅，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侯，领太子中庶子，迁尚书右仆射。天监二年卒，赠侍中卫将军，谥曰文。有集十一卷。（本传作三十卷。）

◇为柳司空让尚书令初表

陛下继明南面，复垂显录，增荣益观，岂侧身限。而露不广海，尘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诚以怀音感遇，久妨彝序，尸禄昧宠，取蹈风歌，中寐轸心，方餐凝虑，宁可冒厘综之重，负学制之谈，将玷朝徽，匪伊身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四十八。）

◇第二表

臣闻圣人在上，愚智无以息隐，天下有道，方圆归其能是，如以驽蹇之才，不致问於千里，瓦砾之质，伫待价於十城。伏愿陛下矜臣负乘之尤，照臣匪饰之情，迹言观用，允授上才，敛会流恩，曲蠲下第，则云序斯平，彝章载穆。（《艺文类聚》四十八。）

◇除始兴郡表

臣被沐恩灵，栖息荣幸，贬貌兢视，挺襟轸虑，徒誓蠡管之诚，终沈荧爝之用。不悟悬景丽天，通泾润下，月绪未交，光再铄，修鞠惭疑，不及。且地邻旧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实邦斯大，将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艺文类聚》五十。）

◎范孝才

孝才，云子，嗣爵霄城侯，为司徒祭酒、太子中舍人。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窃以彭生豕立，名现齐公；元伯缨垂，事高汉史。且斩筹为喻，义在必存，神之不灭，法俗同贯，欲灭其神，内外成失，所谓管窥穷极，宁辨西东，蠡度沧溟，安知仿佛。天旨弘深，殷勤於妙象，圣情隐恻，流连於飨祭。岂直经教增隆，实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颁及，铭兹训诱，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宏明集》十。）

◎范筠

筠爵里未详。（疑范云或吴筠王筠之误。）

◇谢示璧表

非郊有日，礼天之宝肯降，学校且兴，圆水之符已集，绛玉玄圭，未足云璧。（《艺文类聚》八十四。）

卷四十六

◎陶弘景（一）

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宋末为诸王侍读，入齐除奉朝请，永明十年解职，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有《三礼目录注》一卷，《论语》集注十卷，《真诰》十卷，《本草》十卷，《本草经集注》七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补阙肘後百一方》九卷，《练化杂术》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合丹节度》四卷，《服饵方》三卷，《集》三十卷，《内集》十五卷。

◇云上之仙风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缥缈遥裔，互碧海而扬朝霞，凌青烟而溥天际。出龙门而激水，度葱关以飞雪。於是汉区动御，月轨惊文。浮虚入景，登空汛云。一举万里，曾不浃辰。此列子有待之风也。若乃绵括宇宙，包络天维。周流八极，回环四时。气值节而动律，位涉巽而离箕。徒见去来之绪，莫测终始之期。此大虚无为之风也。（《艺文类聚》七十八。）

◇水仙赋

淼漫八海，ι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漫波。东卷长桑日窟，西斡龙筑月阿。乃者潼关不壅，石门已开。导江出汉，浮济达淮。漳渠水府，包山洞台。娥英之所游往，琴冯是焉去来。或穷发送鹏，咸池浴日。随云濯金浆之，追霞采建木之实。弄珠於渊客之庭，卷绡乎鲛人之室。此真矣。至於碧岩无雾，绿水不风。飞轩纟引凤，游开驾鸿。上朝紫殿，还觐青宫。进麾八老，顾扌力四童。拊洞阴之磬，张玄圃之敖ギ酎丹穴之酌，荐麟洲之肴。安期奉枣，王母送桃。锦旌丽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层涛架山。各巡封奥，来赍王言。选奇於河侯之府，出宝於骊龙之川。夜光烛月，洪贝充辕。亦其环矣。若夫层城瑶馆，缙云琼阁，黄帝所以觞百神也。涂山石帐，天石翠幕，夏禹所以集群臣也。岷れ交错，上贯井络，穷汉困曾，横带玉绳。浸汤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转石，惊湍走沫。绝壁飞流，万丈悬濑。奔激芒砀之闲，驰骛壶口之外。逮乎璇纲运极，九六数翻。用谋西汉，受事龙门。小周姒後，初会妫前。平阴钜鹿，再化为渊。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抚二仪以恻怆，眺万兆以流连。佥自安於蝣晷，编无羡於鹄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语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灵於在人。宁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门而自宾。苟沦形而无晓，与蝼蚁而为尘。亦有先觉之秀。独往之英，窥若士於蒙，求吕梁於石城。从务光於底柱，索龙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阙，谒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弥固，终逍遥以长生。（《道藏》尊字号《陶隐居集》、《艺文类聚》七十八。）

◇授陆敬游十赍文

隐居先生遣总事弟子戴垣，（《道藏》本《茅山志》二十一坦）秉策执简，膝授前学弟子吴郡陆敬游，建连石之邑，为栖静处士，策文曰。

咨尔敬游：昔我纡绂帝闱，侍笏梁席，虽迹混教途，而心标逸境，芝田之想，无忘晓夜，濠颍之志，岁月已深，至德有邻，风云相会，尔之来也，爰移两春。於是褫带青墀，挂冠朱阙，携手东驱，创居兹岭，脉润通水，徙石开基，登崖斫干，越垄负卉，筋力尽於登筑，气血疲乎趋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为苦，心魂空慊，宁顾饥寒之弊，栋宇既立，载罹霜暑，于时七稔，经始甫讫，今日之安，尔有勤焉。君子不独居其荣，仁人必与物同泰，是用邑尔长阿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阪积金山连石之乡，方七十步，涧水属焉，茂尔嘉业，永为华阳上宾，尔其莅之。（其一）

尔以诚悫为性，恬澹为情，质直居本，沈重树志，不邀世才，高谢时俗，权谋诡谲，非意所欲。今故赍尔为栖静处士，可谓因德立号，克终斯美。（其二）

尔基架馆境，营划援域，堂坛宏敞，楼路通严，官私行止，并有栖憩，缮筑之劳，莫匪尔力，今故赍尔四ニ飞轩，厢廊侧屋，可以安身静卧，显祗遐福。（其三）

尔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穑艰难，备尝劳苦，货殖之宜，允赡粮服，手足胼胝，未获告休，栉风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赍尔苍头一人，厥名多益，可以传代薪水，省息劬剧。（其四）

尔族惟旧绪，身乃邦闻，道虽一贯，事望宜分。今故赍尔钢铁如意（原误「铜」，今据《茅山志》校改），可以挥对宾僚，即名立事。（其五）

尔崇教惟善，法无偏执，器服表用，爰寄玩习。今故赍尔筇竹锡杖，可以振动三界，精祗惮响。（其六）

尔期诚玄契，违想灵风，至怀所诣，因心则通。今故赍尔香炉一枚，熏陆副之，可以腾烟紫阁，昭感上司。（其七）

尔澡形洁藏，肴粮既去，宣导松术（原误「木」，今据《茅山志》改），实资芳醑。今故赍尔杯盘一具，可以夕挹桂浆，朝承菊露。（其八）

尔敬事经诰，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赍尔大砚一面，纸笔一副之，可以临文写字，对真授言。（其九）

尔真心内固，清行外彰，涤荡纷秽，表裹雪霜。今故赍尔石澡灌，手巾为副，可以登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

今赍尔十事，事准前史，可对扬嘉策，循言求理，无或骄惰，以骞斯旨，援笔申怀，敢告处士。（本集。）

◇解官表

臣闻尧风冲天，颍阳振饮河之谈，汉德括地，商阴峻餐芝之气。臣栖迟早日，簪带久年，仕岂留荣，学非待禄，恒思悬缨象阙，孤耕垄下，席月涧门，横琴云际，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灭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东关，故乡就望，眷然兴念，临波泻泪，臣舟棹已遄，无缘躬诣，不任攀恋之诚，谨奉表以闻。（本集。案：《道藏》本《茅山志》一列入齐时。）

◇与梁武帝启

奉旨，左右中书复稍有能者，惟周喜赞。夫以含心之ぼ，实伺夹锺吐气，今既自上体妙，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锺王论於天下，进艺方兴，所恨臣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朽，不能钻仰高深，自怀叹慕。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遒媚，转不可说，以酬昔岁，不复相类，正此即为楷，何复多寻锺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弥增爱服，俯仰悦豫，不能以不启，适伏蒙给二卷，伏览标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道藏》本《茅山志》「摹」下有「索」字）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纸卷，先已经有，兼多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习，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冥显（《道藏》本《茅山志》作「题」）中精要而已。（同上。）

《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箴赞》过为沦弱。许静素段，遂蒙永给，仰铭矜奖，益无以喻。如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原误「皆」，今据《茅山志》改），兼复两玩。先於都遇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於臣非用，脱可充阁，愿仍以奉上。臣昔於冯（《茅山志》作「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馀首，皆作今（原误「金」，据《茅山志》改）体，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时零落，已不复存。澄又云：帖注出装者，皆拟赍诸王及朝士。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已久分本，不敢识此，正复希於三卷中一二条，更得出（原脱，今据《茅山志》补）预装之例耳，天旨遂复顿给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见卷题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赐书第至二百七十，惋讶无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见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实以过幸，若非殊恩，岂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史，晚爱隶法，又羡典掌之人；尝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惟（《茅山志》「惟」上有「区区」二字）充恣五欲，实可愧耻，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於顽仙，至今犹然，使（《茅山志》作「始」）欲翻之。自无射以後，国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复以虚闲尘触，谨於此题事，遂成烦黩，伏愿圣慈，照录诚慊。

第一卷中，有杂迹谨疏注一（《茅山志》作「如」）别，恐未允，愚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馀日，精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馀条并非用，唯《叔夜》威辇二篇，是经书体式，追以单郭为恨，伏案卷上第数甚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当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见有十二条在别纸，（《茅山志》此九字是小注）案此卷是右军书，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头屏风好体，其馀五片，无的可称。「臣涛言」一纸。（此书乃不恶，而非右军，又不识谁（「谁」字原脱，今据《茅山志》补）迹，又似是摹。）「给事黄门」二纸，「治廉沥」一纸。（是子敬书，亦似摹迹。）後又「治沥狸骨方」一纸。（是子敬书，亦是摹迹。右四条非右军书。）（案：「右四条」云云，《茅山志》跳行低一格另起）

第二十四卷，今见有二十一条在，（《茅山志》此后作小字注）案此卷是右军书者，唯有十一条，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难复委曲，（「皆非」以下三句十六字，《茅山志》作小字注）前「黄初三年」一纸，（是後人学右军）「缪袭告墓文」一纸。（是许先生书。）「抱怀幽痛」一纸。（是张澄书。）「五月十一日」一纸。（是摹王珉书被油。）「尚想黄绮」一纸，遂结滞一纸。（凡二篇，并人所学，甚拙恶。）「不复展」一纸。（是子敬书。」）「便复改月」一纸，（是张翼书。）「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纸，（亦是王珉书。）「治效方」一纸，（是谢安书。）右十条非右军书，伏恐未垂，许以区别，今谨上（许先生任静书）如（「许先生」六字，原作小字注，今据《茅山志》订正）别，比方即可知。王珉张翼张澄谢安书，公家应有。

伏览书，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後书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一言以蔽，便书情极顿，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唯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若非圣证品析（原作「折」，今据《茅山志》改），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伯英既称草（原误「学」，今据《茅山志》改）圣，元常亦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一机神，实旷世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常自就辍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愚管见预闻，喜佩无届，比世皆尚子敬（原衍「书」字，今据《茅山志》删。）、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黜，涅而不淄，不过数族，今奉此论，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愿以所摹窃示。洪远、思旷，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当赞仰踊跃，有盈半之益。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从子翊、以学往来，因之有会，但既在阁，恐或已应闻知。摹者所装字大小不堪均调，郭看乃尚可，恐笔意大殊，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矣，所奉三（纸，此字原脱，今据《茅山志》补）伏循字迹，大觉劲密。窃恐既以言发意，意则应言，而心随意运，手与笔会，故益得谐称，下情欢仰，宝奉愈至。世论咸云江东（此字原脱，今据《茅山志》补）无复锺迹，常以叹息，皆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赐，实为过幸。又逸少学锺，势巧形密，胜於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来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锺妙，仰惟殊恩。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後，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显，足使众识顿悟，於逸少无末年之讥。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势。不审前後诸卷一两条谨密者，可得在出装之例，复蒙垂给至年末间否？此泽自天，直以启审，非敢必觊。（并《法书要录》。）

◇进周氏冥通记启

某启，去十月将末，忽有周氏事，既在斋禁，无由即得启闻，今谨撰事迹凡四卷，如别上呈，但某覆鄣疑网，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贻刻责，渊文口具陈述，伏愿宥以暗惰，谨启。（案《道藏》本《周氏冥通记》一有「十二月十六日」六字）（本集。）

◇与从兄书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即抽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请。头颅可知，不如早去。（本集）

◇与亲友书

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本集。）

◇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艺文类聚》三十七。）

◇答虞中书书

栖六翮於荆枝，望绮云於青汉者，有日于兹矣；而春华来被，草石开鲜，辞动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邻德之谈，无虚往牍。夫子虽迹躔朱卜，而心期岱岭，岂但散发乎高岫，以将飞霜於绝谷，良为钦哉？野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长林，每对月流叹，临风轸慨，徒事累可豁，而发容难待，自非齐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热者乎？举世悠悠，孰云同此？傥遇知己，相与共忧。来虞公，兹焉可迈，何为栖栖，空劳鼓缶，迨及暇日，有事还童，不亦皎洁当年，而无忸前修也。（《艺文类聚》三十七。）

◇答赵英才书

子架学区中，飞才甸外，不宜扫门觅仕，复懒弹铗求通，故偃蹇园巷，从容郊邑，昔所谓忧宾者，此其是乎！岩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荣嗤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致云霞，盖任性灵而直往，保无用以得闲，垄薪井汲，乐有馀欢，切松煮术，此外何务。然亦以天地栋宇，万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恶，未之能闻。（《艺文类聚》三十七。）

◇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

某等白，尝窃观仙书，辄嗟欣忘倦，徒羡其文，莫测其理。寻七尺之体，既同禀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缘，独超青云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领袖玄门，学穷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请略闻雅说。隐居答曰：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辩。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夫得仙者，并有异乎？此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於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於是各随所业，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艺文类聚》七十八。）

◇答释昙鸾书（案：唐释法琳《辩正论》引作《答大鸾法师书》）

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辩正确》引作「采汲」）花水，端襟敛思，伫聆警锡也。（《续高僧传》。《辩正论》有《弟子华阳陶弘景和南》九字）

◇寻山志（《道成长藏》本《华阳掏隐居集》一有「年十五作」四字）

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既沿幽以达峻，实穷阻而备艰。渺游心其未已，方际夕乎云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遗形者神存。於是散发解带，盘旋岩上。心容旷朗，气宇调畅。玄虽远其必存，累无大而不忘。害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虽均，因以济吾之所尚也。若夫飞声西岳，邀利东陵，楚湘之洁，吴江之矜。轻死重气，名贵於身。迷真晦道，余所弗丞。袭衣缝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庙，趋翔庭宇。传氏百王，流芳世绪。负德叨荣，吾未敢许。尔乃荆门昼掩，蓬户夜开，室迷夏草，径惑春苔。庭虚月映，琴响风哀。夕鸟依檐，暮兽争来。时复历近垄，寻远峦。坐盘石，望平原。日负嶂以共隐，月披云而出山。风下松而含曲，泉潆石而生文。草藿藿以拂露，鹿飙飙而来群。扪虚萝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齐贞。亟扈兰而佩蕙，及春之未鸣。且含怀以屏气，待惠风而舒情。乃乘兴而遂往，遵岩路以远游，伫天维而Ｂ思，憋恍忽而莫求。眺回江之淼漫，眩叠嶂之相稠。日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而色黛，风过水而安流。触岩而起，值阔达而成洲。石孤耸而独绝，岸悬天而似浮。缘磴道其过半，魂渺渺而无忧。悟伯昏之倜宕，蹑千仞而神休。遂乃凌岩峭，至松门。背通林，面长源。右联山而无际，左凭海而齐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蝉。鸥双双以赴水，鹭轩轩而归田。赴水兮泛滥，归田兮翱翔。此漭滥之足乐，意斯龄之不长。悼茵蟪之危促，羡灵椿兮未央。虽鹏之异类，托逍遥乎一方。愿敷衽以远诉，思扣朝而陈辞。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狷兮弗远，必长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将寻山而采芝。去采芝兮入深涧，深涧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终无曙，深涧深兮未曾晓。高松上兮亟停云，低萝下兮屡迷鸟。鸟迷萝兮缤缤，云停松兮纷纷。停云游兮安泊，离鸟楼兮索群。嗟群泊其无所，思参差而谁闻。既穷目以无阂。（缺一句。）问渔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莱。曰果尔以寻山之志，馆尔以招仙之台。（缺一句。）就瀛水以通怀。谓万感其已会，亦千念而必谐。竟莫知其所跻，（缺一句。）反无形於寂寞，长超忽乎尘埃。（《道藏》尊字《陶隐居集》，《艺文类聚》三十六。）

卷四十七

◎陶弘景（二）

◇发真隐诀序（《道藏》本「尊」字号《华阳陶隐居集》上「发」作「登」）

昔在人间，已钞撰真经事字两卷，於时亦粗谓委密；顷岩居务静，颇得恭洁，试就遵用，犹多阙略，今更反覆研精（《道藏》作「构」），表里洞洽，预是真学之理，使了然无滞，一字一句，皆有事（原作「字」，今据《道藏》本校改）旨，或论有以入无，或据显而知隐，或推机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闲练经书，精涉道教者，率然览之，犹观海尔；必须详究委曲，乃当晓其所以，故道备七篇，义同高品。尝闻古言：非知之难，其在行之。意非学之难，解学难也，屡见有人，得两三卷书，五六条事，谓理尽纸上，（原脱，据《道藏》本补）便入山用，动积岁月，愈久昏迷，是未造门墙，何由眄其帷席？试略问粗处，已自茫然，皆答言经说止如此，但谨依存行耳。乃颇复开动端萌，序导津流，若直智尚许人，脱能欣尔感悟，询访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径道君何以穿凿异同，评论圣文；或有自执己见，或云承师旧法，永无启发对扬之怀；此例不少，可为痛心。夫经之为言径也，经者，常也，通也，谓常通而无滞，亦犹布帛之有经耳，必须铨综纬绪，仅乃成功，若机关疏越，杼轴乖谬，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训，本不为朦狡设言，故每标通衢，而恒略曲径，知可教之士，自当观其隅辙。凡五经子史，爰及赋颂，尚历代注释，犹不能辨，况玄妙之秘途，绝领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隐，穷思寂昧者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撰此真诀（《道藏》本作「粗立」二字），乃辍书而叹曰：若使顾玄子（《道藏》本作「平」）在此，乃当知我心理所得，几於天人之际，往矣如何，孰与言哉，方将寄（原脱，据《道藏》本补）之於玄会耳。（本集。《道藏》「尊」字号《华阳陶隐居集》）

◇真灵位业图序

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雠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太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未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邪？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宣後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本集。）

◇本草序

隐居先生在於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馀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昔神农氏之王天、下也，画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种以省杀生之弊，宣药疗疾，以拯夭伤之命，此三道者，历众圣而弥彰，文王孔子，彖象击辞，幽赞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扬辅导，恩流含气；并岁逾三千，民到於今赖之。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至於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後多更饰之尔。秦皇所焚，医方卜术不预，故犹得全录，而遭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靡，十不遗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後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云，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今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例条，区畛物类，兼注名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後，可贻诸知音耳。（《道藏》尊字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隐居集》。）

◇药总诀序

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种，以配一岁，岁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上应天文，中应人道，下法地理，调和五味，制成醪醴，以备四K为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当生之时，人心素朴，嗜欲寡少，设有微疾，服之万全；自此之後，世伪情浇，智虑日生，驰求无厌，忧患不息，故邪气数侵，病转深痼，虽服良药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药对，广其主治，繁其类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遂设彼药，或一药以治众疾，或百药共愈一病，欲以排邪还正，为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缩，或物异而名同，或物同而名异，或冷热乖违，甘苦背越，采取殊法，出处异所，若此之流，殆难案据。寻其大归，神农之时，未有文字，至於黄帝，书记乃兴，於是《神农本草》，别为四经，三家之说，递有损益，岂非随时适变，殊途同归者乎？但《本草》之书，历代久远，既靡师受，又无注训，传写之人，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莫之是正，方用有验，布舒合和。（本集。）

◇肘後百一方序

太岁庚辰，隐居曰：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虽每植德施工，多止一时之设，可以传芳远裔者，莫过於撰述，见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民之所为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犹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辇掖左右，师药易寻，郊郭之外，已自难值，廿穷村迥陌，遥山绝浦，其间夭枉，焉可胜言。方术之书，卷帙徒烦，拯济盖寡，就欲披览，回惑多端，抱朴此制，实为深益，然尚有阙漏，未尽其善，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後百一方》，於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昔应璩为《百一诗》，以箴规心行；今予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且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身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逮众庶，莫不各加缮写，而究括之。余又别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而并是大治，非穷居所资，若华轩鼎室，亦宜修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贫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缙绅君子，若常处间佚，乃可师药有方；脱从禄外邑，将命远途，或直禁闱，晨宵闭隔，或羁束戎阵，城垒严阻，忽惊急仓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则可庸竖成医。故备论节度，使晓然无滞，一披条领，无使过差也。（《道藏》尊字号《陶隐居集》，《艺文类聚》七十五。）

◇相经序

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貌，亦犹事先谋而後动，心先动而後应，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贵寿夭，各值其数，董贤甫在弱冠，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过三公，赀半於国，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冯唐穿郎署，杨雄壁立高阁，而并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过尉史；或颖慧若神，仅至龆龀；或不辨菽麦，更保黄，此又明其偏有得也。（《道藏》尊字号《陶隐居集》。）

◇难镇军沈约均圣论

山民陶隐居仰谘，论云：前佛後佛，其道不异，周室受命，象寄狄，随方受职，西国密迩，厥路非远，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非为姬公所遗，盖由斯法宜隐。燧人火粒，变生为熟，盖佛教之萌兆；周、孔二圣，宗条稍广，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草木斩伐有时，ｌ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校，内者犯人，人为含灵之首；一者害兽，兽为生品之物。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咨曰：谨案佛经，一佛之兴，动逾累劫。未审前佛後佛，相去宜几？释迦之现，近在庄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关宜隐。育王造塔始敬王之，既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寡。夫子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且四夷之乐，出要荒之际，投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之，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以後，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於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汉初，长安乃有浮屠，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太夏，甘英远届安息，犹不能宣译风教，阐扬斯法，必其发梦帝庭，乃稍就兴显，此则似如时致通阂，非关运有起复也。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济者，夫为罪莫过於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蹶乎？若粳粮未播，杀事难以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亦为未达。夫立天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有时者，盖大明仁义之道，於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人乎，而可悖虚？非顾内惕寡言，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顾乖，不审於内外两圣，其是可得是均已不？此中参差，难用顿悟，谨备以谘洗，愿具启诸蔽。（《广宏明集》五。）

◇华阳颂

河篇徵往册，孔记昭昔名。三宿丽天秀，两金标地英。（枢城）宅无生乃有，生有则还空。冥（一作灵。）构不待匠，虚形自成功。（质象）总神列三府，分涂交五便，阴晖迎夜暂，晨精望晓悬。（形位）南峰秀玄鼎，北岭横秦壁。表里玉沙津，周回隐轮迹。（标贯）左带柳水，右浚阳谷川。怀哉北芒色，井冽凤门泉。（区别。）郭千峙留岸，姜巴互远踪，鹤（一作灵。）庙或时飨，别宅乃恒恭。（迹号。）吴居非知地，越冢讵隐迁。树盖徒低荫，石灶未尝烟。（类附）果林郁馀柰，蔬圃蔓馀辛。荧之可烛夜，田泉尝浣尘。（物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降辔龟山客，解驾青华童。寝宴含真馆，高会消闲宫。（游集。）清歌翔羽集，长啸归云翻。孑弦有逸调，空谈无与言。（才英。）标舍雷平下，立静连石阴。上道已冲念，飞华当轸心。（学禀。）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心迹何用显，冥途自相知。（业运。）方隅游琼刃，华阳栖隐居。重离傥或似，七元乃扶胥。（挺契）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机萌。）刊石玄囱土，显诚曲阶门。动静愿矜录，不负保举恩。（诚期。（本集）《道藏》本《陶隐居集》）

◇茅山曲林馆铭

层岭外峙，邃宫内映。仄穴旁通，萦泉远镜。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圣。连甍比栋，各谓知道。参差经术，跌宕辞藻。孰如曲林，独为劲好。掩迹韬功，守兹偕老。（《艺文类聚》七十八。《道藏》师字号《茅山志》二十一）

◇瘗鹤铭（并序）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於华亭，甲午岁，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夺我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门去鼓，华表留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西竹法里，厥土惟宁，後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山阴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碑拓本，又汪士钅宏瘗鹤铭《改》。案碑题华阳真逸撰，黄长睿《东观馀论》董《辶卤》广川书跋》以为陶隐居，胡仔《渔隐丛话》引《西清吾话》云《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逸。

◇吴太极左仙公葛公碑

道冠两仪之先，名绝万世之始者，固言语所不得辨，称谓所莫能筌焉。云何以文字述今？云何以金石传古？其遂休也，则日月空照，遂默也，则生人长昏。是故出关导以两卷，将升乜其五文，令怀灵抱识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时厥後，奕代间出，云篆龙章之牒，炳发於林岫，环辞丽气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轨范著谣诵者，迄於兹辰。昔在中叶，甘左见骇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吴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迈，盖见尤彰彰者矣。公于时虽历游名岳，多居此岭。此岭乃非洞府，而跨据中川，东视则连峰入海，南眺则重嶂切云，西临江浒，北旁郊邑，斯潜显之奥区，出处之关津。半寻石井，日汲莫测其源，三足白麂，百龄不异其质，精灵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卫，麻衣史宗之俦，相继栖托。後有孙慰祖，亦嗣居弥岁。山阴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刚明，前住馀姚四明奥，国为立观，直上百里，榛途险绝，既术识有用，为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情所怀，天监七年，郡邑豪旧，遂相率舆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县冲要，舍而留止，于兹十有五载，将欲移憩坛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为荫其树者，尚爱其枝，况仙公真圣之遗踪，而可遂沦乎？乃复建新碑於其所，愿勒名迹以永传，隐居不远千里，寓斯石而镌之。仙公姓葛，讳玄，字孝先，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本属琅邪，後汉骠骑僮侯庐让国於弟，来居此土。七代祖艾，即骠骑之弟，袭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公幼负奇操，超绝伦党，神挺标峻，精辉卓逸，坟典不学而知，道术才闻已了，非复轨仪所范，思识所该，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吴初，左元放自洛而来，授公白虎七变、炉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遁无方。孙权虽爱尝仙异，而内怀猜害，翻、琰之徒，皆被挫斥，敬惮仙公，动相谘禀。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特还京邑，视人如戏，诡谲倜傥，纵倒山河，虽投凫履坠，叱羊石起，蔑以加焉。于时有人，漂海随风，眇氵奔无垠，忽值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公，令归吴达之。由是举代翕然，号为仙公。故抱朴著书，亦云余从祖仙公，乃抱朴三代从祖也。俗中经传所谈，云已被太极铨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真诰》并《葛氏旧谱》，则事有未符，恐教迹参差，适时立说，犹如执戟侍陛，岂谓三摘灵桃，徒见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职，一以权道推之，无所复论其异同矣。仙公赤乌七年太岁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长往不返，恒与郭声子等相随久，当授任玄都，祗秩天爵，佐命四辅，理察人，瞻望旧乡，能无累累之叹，顾盼後学，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真仙遗则云尔。

九垓绝，七度虚悬。分空置境，聚气构天。物滋数後，化超象前。命随形转，神寄业传。霜野於襄，竹柏翠微。泉墟共往，彭羡独归。生因事摄，年以学仙。如金在冶，如布在机。仙公警，临龆发颖。襄童比迹，项孺联影。濯质绮闱，凝心黛岭。虎变已摅，龙遂骋。来台霍，偃蹇兰穹。碧坛自肃，玉水不穷。巡芳沐道，怀古测衷。表兹峻碣，水扇高风。兰风寓憩，已勒丰碑。此土旧居，巡镌贞琰，今之远裔，仰慕清尘。敬思刊树，传芳来叶。（本集）

◇许长史旧馆坛碑

悠哉旷矣，宇宙之灵也，固非言象所传，文迹可记，然则後之人奚闻乎？含吐万有，化育群生，本其所由，义归冥昧。至於形域区分，性用殊品，事限观听，理穷数识者，倘或可论山之高，海之广，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内，复有小天三十六所，并拓寓地空，亘涂水脉，辟闱风岫，通气云，此山本号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汉元帝世，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任，故称茅山，具详传记。至晋太和元年，句容许长史在斯营宅，厥迹犹存。宋初，长沙景王就其地之东，起道士精舍。梁天监十三年，敕质（《茅山志》作「贸」）此精舍，立为朱阳馆，将远符先徵，定祥火历，於馆西更筑隐居住止，十四年，别创郁冈斋室，追玄洲之踪，十七年，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真人姓许，讳穆，世名谧，字思玄，本汝南平舆人，後汉灵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张，避许相谀侠，乃来过江，居丹阳句容都卿之吉阳里，後仕吴，为光禄勋，识宇亮拔，奕叶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机见，吴中书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风格清简，晋剡令、宁朔将军、下邳太守、西城侯长史，副第五子也，正生少知名，简文在藩，为世表之交，起家太学博士，朝纲礼肆，儒论所宗，出为馀姚令，勤恤民隐，惠被邻邑，徵入觊闱，纳言帝侧，升平末，除护军长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内诠茂序，遐邦肃律，乡采砥行。太和中，迁给事中、散骑常侍，蝉冕辉华，事归尚德，简文践极，方优国老，值晏驾，於焉告（原误「造」据《茅山志》校改）退，专静山庐，以上道，君虽绂朝班，讽议庠塾，而心标象外，志结霞门，第（原误「弟」，今据《茅山志》改）兄远游，永和四年，长（《茅山志》作「嘉」）遁不返。君尚想幽奇，岁月弥轸，恒与扬君深神明之契，兴宁中，众真降扬，备令宣谕，龙书云篆，佥然遍该，灵谟（原误「模」，今据《茅山志》改）奥旨，於兹必究，年涉悬车，遵行愈笃。太元元年，解驾（原误「笃」今据《茅山志》校改）违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孙（原作「侄」，今据《茅山志》校改）礼窆虚柩於（原误「悬」，今据《茅山志》校改）西大墓，京陵之踪未远，飞剑之椁在焉。谨案《真诰》，君挺命所基，缘业已久，周武王世，九宫上相长里薛公之弟也，兼许肇遗功，复应垂祉後胤，故乘运托生，因资成道，玉札所授，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编卿司，理仙抚治，佐圣牧民矣。真传未显於世，莫能具述。长史第三子，讳玉斧，世名，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迁宫中。君清颖莹洁，特绝世伦，郡举上计掾，不赴，秕糠尘务，研精上业，即弘景玄中之真师也。恒居此宅，缮修经法，扬君数相从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兹告逝，时年三十。《真诰》云，後十六年，当度东华，为上相清（《茅山志》作青）童。君之侍帝，晨受书为上清仙官。与谷希子并职。帝晨之任，比世侍中。（《茅山志》此八字系小字注）君长兄揆，世名田川，次兄虎牙，世名联，并亦得道。揆今有玄孙灵真在山，敕立嗣真馆。以褒远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来君此土，焘育苍，范铸群品，导法开俗，随缘启教，以隐居积蕴，三真经诰，久栖华阳，宜还旧宅，供养理，乃敕工匠建兹堂，请即仰祗帝则，兼阐大猷，束（《茅山志》作「柬」）位青坛，西表素塔，坛塔之间，通是基趾，埋瓴ァ瓦，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锸便埴，紫烟白雾，缠为（《茅山志》作「徊」）荫盖。宅南一井，即长史所穿，井南大塘，乃郭朝遗制，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轨，傍枕雷平，前瞰下泊，东际连冈，北横长岭，柳阳谷，俱会西垂，四域之内，皆谓之金陵地肺者也。长史所居，尤为标胜，方将驷云虬而高骋，驱奔鹤以追风，望洪涛之浩汗，眷故都以浸远。古人有言，匪作奚传。敢刊石颂，永属来贤。

浑枢鹜气，方吐灵。依性分境，传识赋形。化通八寓，功浃四溟。巡迹电灭，测体渊氵亭。旋区岳立，互海云舒。抟风泳水，实凭虚。亦有幽匠，开石架庐。情高身远，天府地居。萦峦巴曲，画壤肺浮。五闱面启，九涂环周。长隰旁岭，交比流。乃称龙伏，实谓金丘。昔在西汉，三茅来宾。爰暨东晋，二许怀真。裁基浚井，栖道接神。允膺辅圣，锡兹侍宸。参差年代，名氏。书诰具宣，精华未弥。《垂瓦》将沦，沈阶已毁。拱树霜摧，庭草委。肇馆华阳，岁躔二纪。永观前猷，聿遵洪轨。帝曰懋哉，尔焉斯止。经之营之，轮乎奂矣。胜殿密响，泻瓶扬芬。瑶宫碧简，绚采垂文。函玉检，绮幕绣巾。兰缸烈耀，金炉扬熏。桐柏双教，方诸兼学。并证心清，俱漏身浊。离有离无，且华且朴。结号虚皇，筌法正觉。药徵质莹，禅感慧通。飞行恍，扪景带虹。振苦排鄣，还明返聪。物言是力，我见无功。纷纷千古，汗漫两仪。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缘来则应，不虑不为。式题龟录，人天鉴知。（本集，又略见《艺文类聚》七十八，《道藏》「师」字号《茅山志》）

◇茅山长沙馆碑

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育（《茅山志》作「有」），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缙绂之士，饰礼容於闱阁，耿介之夫，扬旌麾於门（《茅山志》作「山」）裔，铭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圣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钟，名昭图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实，用表遗先。敢循旧制，有革杂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艺文类聚》七十八。）

◇太平山日门馆碑

日门馆者，东霞启晖，开岩引烛，以为名也。先是吴郡杜徵君，声高两代，德贯四区，教义宣流，播乎数郡，拓宇太平之东，结架菁山之北，爰以此处幽奇，别就基构，栖集有道，多历世年。（《艺文类聚》七十八。）

◇请雨词

华阳隐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词。窃寻下民之命，粒食为本，农工所资，在於润泽。顷亢旱积旬，苗稼焦涸，远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请，永无感降。伏闻雨水之任，有所司存，愿哀悯黔首，霈垂沾渥，呵风召云，肤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陆咸济，则白鹄之咏，复兴於今，共伸至诚，稽颡词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词，天监十四年太岁乙未六月二十日词，诣句曲华阳洞天张理禁赵丞前。（本集。）

◇遗令

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於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衤戒裙及臂衣未冠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肘下，绕腰穿环，结於前钗，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南史》七十六《陶弘景传》。）

卷四十八

◎王志

志字次道，琅，邪临沂人，齐司空僧虔子，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人齐封临汝侯领右卫将军。梁台建，迁散骑常侍，及受禅，历中书令、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安。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览敕答臣下神灭论，旨高义博，照若发蒙。弟子夙奉释教，练服旧闻，有自来矣；非惟雷同远大，赞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厌伏心灵，藻烛闻见，更不知何以阐扬玄猷，光彰圣述。得罔象不溷於真，内外无纷如之滞，实怀嘉，猥惠来示，佩眷惟深，王志和南。（《宏明集》十。）

◎王揖

揖，（《梁书》作楫。）志弟，仕齐，入梁，历黄门侍郎、太中大夫，出为东阳太守，有集五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夫昊苍玄默，本绝言议，性与天道，固亦难闻，而爱育之仁，依方感动，开诱之教，沿事降设，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蟪於寸阴，思发神衷，言微理镜，引据前经，文约旨远，凝神杳翳，一理能贯，坟典纷纶，一言以蔽，显列圣之潜旨，决终古之滞惑，存灭由斯而晓，孝敬同兹而隆，信足以警诫重昏，仪范百代，所谓圣谟扬扬，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既惭辨理，弥懵知音，遂得预闻道训，颁觌妙藻，式下陈，永佩圣则。弟子王揖和南。（《宏明集》十。）

◎王泰

泰字伸通，小字炬，志长兄慈之子，仕齐为秘书郎、车骑主簿。入梁累迁至吏部尚书，除左骁骑将军，卒谥夷子。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一日曲蒙宴私，预闻范中书有神形偕灭之论，斯人径亻廷，不近人情，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圣旨，徵引孝道，发扬冥致，谨当寻诵，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顿首和南。（《宏明集》十。）

◎王缉

缉，志子，天监初，建安王伟板为功曹。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窃以神一冥默，历圣未传，宣尼犹称不言，庄生空构其语，求之方策，叹昧交深，谬觌今论，天思渊发，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机兼极，信足韬超万古，照烛来今。弟子生属昌辰，预觏圣藻，既冰涣於怀抱，信晓惑於随便，凡厥灵知，孰不钻仰，矧伊蒙蔽，激实深。王缉和南。（《宏明集》十）

◎王珍国

珍国字德重，浦国相人，齐初起家冠军行参军，累迁宁朔将军。人梁封滠阳县侯，改宜阳，终丹阳尹，卒谥曰威。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见敕答臣下神灭论，神之不灭，经典明文，即心语事，皎然在理，论有神灭，实所骇叹，天照渊凝，妙旨周博，折彼异端，弘兹教范，信可以朗悟冥涂，栋梁千载矣。伏览欢戴，窃深罔极，比故诣展，迟获咨伸。王珍国呈。（《宏明集》十。）

◎王柬

柬字思晦，琅邪临沂人，齐太尉俭子，尚淮南长公主，历秘书骠丞，骑从事中郎。入梁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卒谥曰靖，有集二十一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枉告，并奉览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旨玄照，启寤群蒙，义显幽微，理宣寂昧。夫经述故身之义，系叙游魂之谈，愚浅所辩详，已为非灭，况复睿思弘远，尽理穷微，引文证典，涣然冰释，肉眼之人，虔恭回向，惑累之众，悛改浮心，发明既往，训导将来。伏奉渊教，欣蹈罔己，王柬和南。（《宏明集》十。）

◎王彬王缄

彬，缄，里系皆未详。天监初，彬为吴兴太守。（见《何远传》）寻与缄俱为侍中。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思渊凝，天理孤绝，辩三世则释义明，举二事则孝道畅，塞钻凿之路，杜异路之口，足使魔堞永沦，正峰长峻。弟子伏膺至道，预奉天则，喜跃之心，宁复恒准。王彬、缄顿首和南。（《宏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十）

◎严植之

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仕齐历王国侍郎、右常侍，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康乐侯相。入梁为後军骑兵参军、五经博士，迁中抚军参军兼博士，有《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夫形分涉粗，或微隐难悟，况识理精密，岂庸见能晓？所以断常交骛，一异竞奔，若中道居怀，则欲流可反，二边滞意，彼岸长乖，神灭之论，斯障实重。仰赖圣主，栋梁至教，明诏爰发，朗若披云，非直冥符训典，俯弘孝义。盖妙达生源，幽穷行本，使执礼之性，践霜露而弥笃，研神之识，仰禅悦而增心，皆当习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标素心，未知津济，伏读欢欣，充遍身识，猥惠存勖，荷眷惟深。严植之呈。（《宏明集》十。）

◎贺

字德琏，会稽山阴人，宋太学博士道期从孙，齐初为国子生，举明经，除扬州祭酒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掌宾礼，寻兼五经博士，拜步兵校尉，有《礼记新义疏》二十卷，《宾礼仪注》九卷。（本传作一百四十五卷。）《五经异同评》一卷。

◇郊宫议

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以毡为床於幄中。；闻郊所置宫宇也。（《通典》四十二，齐永明元年，外庠博士贺议。）

◇郊坛瓦屋议

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於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太学博士贺议。）

◇宫人始入应奏乐议

按礼，宾入而悬兴，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宫人皆然，谓不应有异，愚以宫人始入，便应奏乐。（通典一百四十七，梁天监中，掌宾礼贺议。）

◇上宫元会奏大壮武舞大观文舞议

按礼记云：天（原误「太」，今据《乐记》校改）子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功，其治人劳者，舞行缀远，其治人逸者，舞行缀短，观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诸侯舞时王之乐可知也。况皇储养德春宫，式瞻攸属，谓宜备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监中。）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钻仰反复，诵味循环，故知妙蕴机初，事隔凡识，神凝系表，义绝庸情。皇上睿览通幽，性与天道，所以机见英远，独悟超深，述三圣以导未晓，标二事以洗偏惑，故系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弥畅，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兹再朗，譬诸日月，无得逾焉，弟子虽冥顽多蔽，谬奉格言，研求妙趣，犹知蹈舞。法师宣扬至道，光阐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铭荷。弟子贺呈。（《宏明集》十。）

◎贺琛

琛字国宝，弟之子，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补国侍郎兼太学博士，迁中卫参军，尚书通事舍人，通直正员郎，征西鄱阳王中录事，进尚书左丞，历员外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免，复为尚书左丞，迁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太府卿。太清中为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东府城陷，为侯景所获，台城陷，逃归会稽，复执送景，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遇疾卒。

◇奏二郊及藉田宜御辇

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二郊请用素辇，藉田往还乘常辇，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将军及太仆。（《梁书·帝纪》下大同五年，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

◇条奏时务封事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职，居献纳之任，又不能荐一言。窃闻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明君不畜无益之臣，臣所以当食废餐，中宵而叹息也。辄言时事，列之於後，非谓谋猷，宁云启沃，独缄胸臆，不语妻子，辞无粉饰，削槁则焚，脱得听览，试加省鉴，如不允合，亮其戆愚。

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雕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徵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家於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况复烦扰积理，深为民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制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织，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圣主恤隐之心，纳隍之念，闻之遐迩。至於飞蠕动，犹且度脱，况在兆庶。而州郡无恤民之志，故天下，惟注仰於一人，诚所谓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须应痛逗药，岂可不治之哉？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传翼，增其抟噬，一何悖哉？其馀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

其三事曰，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弘济四海以为心，不惮胼胝之劳，不辞癯瘦之苦，岂止日仄忘饥，夜分废寝？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奏下之嫌，下无逼上之咎，斯实道迈百王，事超千载。但斗筲之人，藻之子，既得伏奏帷，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於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敝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之中，尚於无事，必能使国丰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术，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其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及国容戎备，在昔应多，在今宜少，虽於後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徵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费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自普通以来，二十馀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场无警，若不及於此时，大息四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梁书·贺琛传》）

◇驳皇太子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议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於後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巳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於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後则有传重，并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未嫁冠，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他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於中上，语小功，则不得兼於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嫁冠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梁书·贺琛传》，又《南史》六十二。）

◎阮研

研为交州刺史

◇书

道增至，得书。深慰，已热，卿何如？吾甚匆匆，始过峤，今便下水，未因见卿为叹，善自爱，异日当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具少字，不具，阮研顿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淳化卜帖》四。）

◎袁昂

昂字千里，陈郡阳夏人，宋雍州刺史凯子。齐初为冠军安成王行参军，迁征虏主簿、太子舍人、镇军王俭功曹史，进秘书丞、黄门侍郎，出为安南鄱阳王长史寻阳公相，还为太孙中庶子、卫军武陵王长史、右军邵陵王长史，迁御史中丞，出为豫章内史，历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入梁为後军临川王参军，除给事黄门郎，迁侍中，出为寻阳太守，行江州事，徵为左民尚书兼右仆射，除国子祭酒，领豫州大中正，复为仁威将军、吴郡太守，进五兵尚书，领起部尚书，加侍中，进尚书令宣惠将军，普通中为中书监、丹阳尹，进号中卫将军，复为尚书令，领国子祭酒。大通初进号中抚军大将军，迁司空，加特进左光禄大夫，大同六年卒，年八十，谥曰穆正公。

◇谢後军临川王参军事启

恩降绝望之辰，庆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拟，抠衣聚足，颠狈不胜。臣遍历三坟，备详六典，巡校赏罚之科，洞检生死之律，莫不严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圣人之世，是以途山始会，致防风之诛，酆邑方构，有崇侯之伐，未有缓宪於斫戮之人，赊刑於耐罪之族，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实大，披心沥血，敢乞言之。臣东国贱人，学行何取，既殊鸣雁直木，故无结绶弹冠，徒藉羽仪，易农就仁，往年滥职，守秩东隅，仰属龚行，风驱电掩。当其时也，负鼎图者日至，执玉帛者相望，独在愚臣，顿昏大义，殉鸿毛之轻，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险薄，五湖交通，屡起田儋之变，每惧殷通之祸，空慕君鱼保境，遂失师涓抱器，後至者斩，臣甘斯戮，明刑殉众，谁曰不然。幸约法之弘，承解网之宥，犹当降等薪粲，遂乃顿释钳赭，敛骨吹魂，还编黔庶，濯疵荡秽，入楚游陈，天波既洗，云汕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难。处死之难，臣之所荷，旷古不书。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梁书·袁昂传》，天监二年，以为後军临川王参军事，昂奉启谢。）

◇答武帝书

都史至，辱诲，承藉以众论，谓仆有勤王之举，兼蒙诮责，独无送款，循复严旨，若临万仞。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见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惟仆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无施，直是陈国贱男子耳。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军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餐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末遑荐璧，遂以轻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诚推理鉴，犹惧威临。（《梁书·袁昂传》，昂为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高祖手书喻云云，昂答。又见《南史》二十六。）

◇答服问书

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缌，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倾乾荫，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年，未达朱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每假其谈价，虚其声誉，得及人次，实亦有由，兼开拓房宇，处以华旷，同财共有，恣其取足，尔来三十馀年，怜爱之至。无异於己。（《南吏》作怜爱之至，言无异色。）姊妹孤侄，成就一时，笃念之深，在终弥固，此恩此爱，毕坏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为诸从，言心即事，实未忍安。昔马棱与弟毅同居，毅亡，棱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丧，亦缘情而致制，虽识不及古，诚怀感慕。常愿千秋之後，从服期齐，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寻惟恸绝，弥剧弥深，今以馀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无已之情，虽礼无明据，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问理所归，谨以谘白，临纸号哽，言不识次。（《梁书·袁昂传》，昂从兄彖卒，昂幼孤，为彖所养，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并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奉读循环，顿醒昏缚。夫识神冥漠，其理难穷，粤在庸愚，岂能探索？近取诸骸内，尚日用不知，况乎幽昧，理归惑解？仰寻圣典，既显言不无，但应宗教，归依其有，就有谈有，犹未能尽性，遂於不无论无，斯可远矣。自非神解独脱，机鉴绝伦，何能妙测不断之言，深悟相续之旨？兼引喻二证，方见神在皓然，求之三世，不灭之理弥著，可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者也。方使众惑尘开，群迷反路，伏诵无攵，舞蹈不胜。弟子袁昂和南。（《宏明集》十。）

◇临终敕诸子

不得言上行状及立志铭，凡有所须，悉皆停省。

吾释褐从仁，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暗於前觉，无识於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自念负罪私门，阶荣望绝，保存性命，以为幸甚，不谓叨窃宠灵，一至於此。常欲竭诚酬报，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吾辄启求行，誓之丹款，实非矫言，既庸懦无施，皆不蒙许，虽欲罄命，其议莫从。今日冥目，毕恨泉坏，若魂而有知，方期结草。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虽是经国恒典，在吾无应致此，脱有赠官，慎勿奉。（《梁书·袁昂传》，《南史》二十六。）

◇古今书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荒悦，而举体蹉跎，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气。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能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思。吴兴书，如新亭唱父，一往见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陶隐居书，如吴兴少儿，形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殷钧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不精味。袁山松树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萧子云书，如春初望山林花，带处不发，如经论道人，无绝不言。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被，有绝望之意。师宜官书，如雕羽未息，嗣自逝。韦诞书，如虎威彪振，敛拔弩张。蔡邕书，骨气风远，爽爽为神。锺司徒书，字十二种，意外殊妙，少实多奇。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不飞。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挥。卫常书，如插花美人，舞笑镜台。孟光录书，如崩山绝崔，人见可畏。张芝笃奇，锺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英其颓，洪芳不灭。羊真孙草，萧行范篆，各一时妙绝。锺繇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希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字势屈强，若龙跳渊门，虎卧凤阙。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啸树。（《御览》七百四十八。）

◇评书

从汉末至梁，有卅四人。王僧虔书，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朔少年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殷均书，如高丽人抗浪，乃不有意气，而姿颜自足精味。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然不□寒乞，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吴拖书，如新亭伧父，一往似杨州人共语，语便态出。柳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曹喜书，如经纶道士，言不可强。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程旷平书，如鸿鹄弄翅，颉颃布置，初云之见白日。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桓玄书，如快马入阵，随人屈曲，岂须文谱。范怀均（庆历草作约。）真书有分，草书无功，故知简牍非易。皇象书如韵音绕梁，孤飞独舞。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岩（一作严。）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云阳狱，增减篆体，志其名，名其书自（大观帖作目。）隶也，扶风曹喜，後汉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篆等，少异李斯，见重一时耶。锺司徒书字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张伯英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舞女，援镜春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锺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耶。（《淳化阁帖》五。）

卷四十九

◎何佟之

佟之字士威，庐江人，晋豫州刺史恽六世孙，齐永明初为杨州从事，入为助教、总明馆学士，迁司徒车骑参军尚书祠部郎，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领丹阳邑中正，历步兵校尉、国子博士，迁骠骑谘议参军，中兴初拜骁骑将军，梁受禅，为尚书左丞，天监四年卒，赠黄门侍郎，有《丧服经传义疏》一卷。

◇上言改正三夏

案周礼，王出入则奏王夏，尸出入则奏肆夏，牲出入则奏昭夏。今乐府之夏，唯变王夏为皇夏，盖缘秦汉以来，称皇故也。而齐氏仍宋仪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乐，其为舛谬，莫斯之甚，请下礼局改正。（《隋书·音乐志》上天监初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

◇亥日藉田议

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太庙礼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於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助教何佟之议。）

◇社稷位向议

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宫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未及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於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社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书礼志》，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又见通典四十五）

◇释治礼学士难社稷位向议

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璪，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兆，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馀祀虽亦地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馀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非古制，後移宫南，自当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南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南齐书·礼志》上。）

◇明堂配飨议

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於尊祖，亦义章於严父焉。（《南齐书·礼志》上隆昌元年祠部郎何佟之议。）

◇戎服会哀议

羔裘玄冠不以吊，理不容以兵服临丧。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干时百寮入临，皆於宫门变戎服，著衣夹，入临毕，出外还袭戎衣。（《南齐书·礼志》上，海陵王薨，百官会哀，时纂严朝议疑戎服临会祠部郎何佟之议。）

◇丧未终不乐议

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于时亦不作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于时何充议云，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南齐书·礼志》下，建武二年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作乐不，祠部郎何佟之议。）

◇泄哀仪议

春秋之旨，臣子继君亲，虽恩义有殊，而其礼则一，所以敦资敬之情，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丧之义。主上虽仰嗣高皇，尝经北面世祖，方今圣历御宇，垂训无穷，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窃谓世祖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毕，百官诣宣德官拜表，仍致哀陵园，以引追远之慕。（《南齐书·礼志》下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议。）

◇奏南北郊牲色议

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圆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几阳祀用ｓ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ｓ，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秦坛，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ｓ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

◇释刘绘难南北郊牲色议

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以其方者，以共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南齐书·礼志》上。）

◇雩祭依明堂议

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兆な至，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己。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止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於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己，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於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於郊坛之东，营城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以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飨於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於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於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馀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办。（《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早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

◇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议

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衣为上，ㄗ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衣。诗云：翟朝，郑以翟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十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後部，同於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於天朝。至於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於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皇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

◇朝日夕月议

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员丘，夏至祭地於方泽，春分朝日，秋分朝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於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於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於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於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於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靖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日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通典》作升）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用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於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通典》以天子东西游幸数句，皆属淳于睿语，疑此佟之二字後人误加。）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於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东，月生於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员丘方泽於两郊，二至辍礼。至於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义，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义，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服之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南齐书·礼志》上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又见《通典》四十四。）

◇明堂配飨又议

案祭法，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项而宗尧，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谓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西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帝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於武皇，偷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南齐书·礼志》上，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

◇又释王ゼ难明堂配飨议

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於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德之乐歌，若如ゼ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後，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後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於郊，祭一帝，还於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南齐书·礼志》上永元二年佟之建议，与王ゼ不同佟之又议。）

◇毁墓服议

改葬服缌，见柩不可无服故也。此止侵坟土，（《隋书》作坟土误。）不及於椁，可依新宫火灾，（《隋书》作处。）三日哭服（《隋书》作假。）而已。（《隋书·礼仪志》三天监元年，齐临川献王所生妾谢墓被发，不至埏门萧子晋传重礼官何佟之议，又见《通典》一百二。）

◇斋日六门断哭议

案礼，国门在皋门外。今之篱门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大远，宜以六门为断。（《隋书·礼仪志》二，天监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来，郊庙祭祀，帝已入齐，百姓尚哭，以为乖礼佟之等议。）

◇祭服除绛议

公卿以下，祭服里有中衣，即今之中单也。案後汉舆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乘舆服，从欧阳说，公卿以下服，从大小夏侯说。祭服，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绛缘，足有所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俟於，既非圣法，请不可施。（《隋书·礼仪志》六天监三年，何佟之议，遂依议除之。又见《通典》六十一。）

◇及功议

於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於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司勋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尤大，乃及之也。近代，并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隋书·礼仪志》二，天监三年，尚书左丞何佟之议，诏从之。又见《通典》五十。）

◇郊祭议

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圆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自晋太始二年，并圆丘方泽，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後，尚书左丞何佟之议。）

◇郊坛器席议

案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三年，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又见《通典》四十二。）

◇省牲牵牲割牲议

案礼，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镬，祭日之晨，君亲牵牲丽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犹必亲奉，故有夕牲之礼。顷代人君不复躬牵，相承丹阳尹牵牲，於古无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视镬，祭日之晨，使太尉牵牲出入也。少牢馈食，杀牲於庙门外，今仪注诣厨烹牲，谓宜依旧。（《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四年，何佟之议，帝可其奏。）

◇郊不宜祼启

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冪，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祼，既乖尚质，谓宜革变。（《隋书礼仪志》一，《通典》四十二，天监三年）

◇郊祀赞题启

周礼，天曰神，地曰。今天不称神，地不称。天赞题宜曰皇天座，地赞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亲，宜加杂馥。（《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四年佟之云，帝并从之。《通典》四十二作启。）

卷五十

◎徐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勉字仁，东海郯人，齐永明初国子生，射策高第，补西阳王国侍郎，迁太学博士、镇军参军、尚书殿中郎，免，又除中兵、郎领军长史。梁受禅，拜中书侍郎，迁建威将军、後军谘议参军、本邑中正、尚书左丞，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迁侍中，除给事中五兵尚书，迁吏部尚书，除散骑常侍，领太子右卫率，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转太子詹事，领云骑将军，迁尚书右仆射，改授侍中、宣惠将军，又除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加中书令，移授特进右光禄大夫，大同元年卒，年七十，谥曰简肃公，有《前集》三十五卷，《後集》十六卷。

◇萱草花赋

览诗人之比兴，寄草木以命词。惟平章之萱草，欲忘忧而树之。爰有幽忧，庭闲志静，高木列其阴，兰芳糅其影。玩丛花之争芬，悦群根之竞颖。或开红而散紫，咸於上春。信兹花之独秀，投金质於炎辰。既耀色以祛，亦含香而可均。不恃合欢之木，无俟孙枝之筠。同芰荷於兰暑，及蝉露乎首。其叶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丽而不艳，雅而不质。随晦明而舒卷，与风霜而荣悴。笑杜蘅与揭车，何众汇之能匹。（《初学记》二十七。）

◇鹊赋

观羽族之多类，实巨细以群飞。既若云而弥上，亦栖睫而忘归。爰有兹禽，六翮斯具，生无隐嘿，质有玄素。匪违景而就暑，通四节以驰骛。出昆山而抵玉，入召南而兴赋。其识知来，其巢知风。比之烈士，时起则雄。逢翳荟而翔集，乘清吹而西东。荷休明以得性，游苑囿以自终。（《初学记》三十。）

◇上修五礼表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人，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宪章尤备，因殷革夏，损益可知。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於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坏，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小雅尽废，旧章缺矣。是以韩宣适鲁，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晋，辨郊劳之仪。战国从横，政教愈泯。暴秦灭学，扫地无馀，汉氏郁兴，日不暇给，犹命叔孙於外野，方知帝王之为贵。未叶纷纶，递有兴毁，或以武功锐志，或好黄老之言，礼义之式，於焉中止。及东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馀篇，虽写以尺简，而终阙平奏。其後兵革相寻，异端互起，章句既沦，俎豆斯辍，方领矩步之容，事灭於旌鼓，兰台石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文，用尽於帷盖。至乎晋初，爰定新礼，荀ダ制之於前，挚虞删之於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启运，先天改物，拨乱惟武，经时以文，作乐在乎功成，制礼弘於业定，光启二学，皇枝等於贵游，辟兹五馆，草莱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备矣，天下能事毕矣，明明穆穆，无德而称焉。至若玄符灵贶之祥，浮溟机（疑当作梯）山之赆，固亦日收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甘泉之法，延兹硕学，阐曲台之仪，淄上淹中之儒，连踪继轨，负笈怀铅之彦，匪旦伊夕，谅以化穆三雍，人从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兴。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於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馀，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大半。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平，徐议删撰，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後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後，以镇北谘议参军伏恒代之，後又以恒代严植之掌凶礼，恒寻迁官，以五经博士缪昭掌凶礼。复以礼仪深广，记载残缺，宜须博论，共尽其致。更使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臣又奉别敕总知其事。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庾於陵二人复豫参知。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义贯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後学所未闻。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疑当作浇）毕。窃以撰正履礼，历代罕就，皇明在运，厥功克成，周代三千，举其盈数，今之八千，随事附益，质文相变，故其数兼倍，犹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错综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纲纪周室，君临天下，公旦之，以致太平龙凤之瑞，自斯厥後，甫备兹日。孔子曰：其有继周，虽百代可知。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臣以庸识，谬司其任，淹留历稔，允当斯责，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实由才轻务广，思力不周，永言惭惕，无忘寤寐。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搜寻军礼，阅其条章，靡不该备，所谓郁郁文哉，焕乎洋溢，信可以悬诸日月，颁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弥思陈述，兼前後联官，一时皆逝，臣虽幸存，耄已将及，虑皇世大典，遂阙腾奏，不任下情，辄具载撰修始末，并职掌人所成卷秩条目之数，谨拜表以闻。（《梁书·徐勉传》，普通六年，又《南史》六十。）

◇上疏请禁速敛

礼记问丧云：三日而後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顷以来，不遵斯制，送终之礼，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为荣，亲戚徒隶，各念休反，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忘狐鼠之顾步，愧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且人子承衾之时，志懑羽绝，丧事所资，悉关他手，爱憎深浅，事实难原。如觇视或爽，存没违滥，使万有其一，怨酷已多；岂若缓其告敛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有不奉，加以纠绳。（《梁书·徐勉传》，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勉上疏，诏可。）

◇释奠会升阶议

郑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宫室既异，无不由阼阶之礼。请释奠及晏会，太子升堂，并宜由东阶；若舆驾幸学，自然中陛。又检东宫元会仪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东西阶，责东宫典仪，列云：太子元会升自西阶。此则相承为谬，请自今东宫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并由阼阶，其预会宾客，依旧西阶。（《隋书·礼仪志》四，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吏部郎徐勉议，又见《通典》五十三。）

◇谢敕赐绢启

臣勉言，传诏传灵惠宣敕，垂赐绢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发，粹性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凝，作震春方，继离朱陆，嘉日茂辰，毕宫告始，龙楼起曜，博望增华，含生凫藻，率土跃。臣运属会昌，命逢多幸，预奉休盛，复颁恩锡，白素起独丽之色，兼两迈丘园之贲，庆荷之情，实百常品，不任下情，谨奉启谢闻，谨启。（《初学记》二十七。）

◇报伏挺书

复览来书，累牍兼翰，事苞出处，言兼语默，事义周悉，意致深远，发函伸纸，倍增愤叹。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综百家，佃渔六学，观眸表其韶慧，视色见其英朗，若鲁国之名驹，迈云中之白鹤。及占显邑，试吏腴坏，将有武城弦歌，桐乡谣咏，岂与卓鲁断断，同年而语邪？方当见赏良能，有加宠授，饰兹簪带，置彼周行；而欲远慕卷舒，用怀愚智，既知益之为累，爰悟满则辞多，高蹈风尘，良所钦挹；况以金商戒节，素秋御序，萧条林野，无人相乐，偃卧坟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宠辱谁滞，诚乃欢羡，用有殊同。今逖听傍求，兴怀寤宿，白驹空谷，幽人引领，贫贱为耻，鸟兽难群，故当捐此薜萝，出从鹭，无乖隐显，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时，才惭济世，禀承朝则，不敢荒宁，力弱途遥，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尧人何事，得因疲病，念从闲逸，若使车书混合，尉候无警，作乐制礼，纪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门，实为多幸；但夙有风咳，遘兹虚眩，瘠类士安，羸同长孺，簿领沈废，台阁未理，娱耳烂肠，因事而息，非关欲追松子，远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当靖恭所职，拟非伦匹，良觉辞费，览复循环，爽焉如失，清尘独远，白云飘荡，依然何极。猥降书札，示之文翰，览复成诵，流连缛纸。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誉，正平颖悟，赖北海以腾声，望古料今，吾有惭德。倘成卷帙，力为称首，无令独耀随掌，空使辞人扼腕，式闯愿见，宜事扫门，亦有来思，赴其悬榻，轻苔鱼网，别当以荐，城阙之叹，曷日无怀，所迟萱苏，书不尽意。（《梁书·伏挺传》。）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天旨所答臣下神灭论，一日粗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读，穷理尽寂，精义入神，文义兼明，超深俗表，详求三世，皎若发蒙，非直谨加诵持，辄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宏明集》十。）

◇为书诫子崧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於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梁书徐勉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二十三。）

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事众，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中年聊於东田闲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应营婚，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所以尔者，亦复有以。前割西边，施宣武寺，既失西厢，不复方幅，意亦谓此逆旅舍耳，何事须华？常恨时人，谓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阖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娄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随便架立，不在广大，惟功德处，小以为好，所以内中逼促，无复房宇，近营东边儿孙二宅，乃藉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须，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辍，郊间之园，遂不办保，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已消其半。寻园价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阴，眷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谢，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荷，虽云人外，城阙密迩，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盖是笔势。（南史作事意。）所至耳。忆谢灵运山家诗云：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此吾所馀，今以分汝，营小田舍，亲累既多，理亦须此。且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儒典亦称何以聚人曰财。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闻汝所买姑熟田地，甚为舄卤，弥复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竞故也。虽事异寝丘，聊可仿佛。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营之，宜使成立，进退两亡，更贻耻笑。若有所收获，汝可自分赡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复应沾之诸女耳。汝既居长，故有此及。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贵。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尔者，更招巨利，汝当自勖，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也。（《艺文类聚》此下有非徒二字。）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谓为家已来，不事资产，既立墅舍，以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殚，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馀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闲隙，负杖蹑屦，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後，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吾岂知如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记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梁书徐勉传》，《南史》六十，又略见《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三。）

◇答客喻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晋安内史悱丧之问至焉，举家伤悼，心情若陨，二宫并降中使，以相慰勖，亲游宾客，毕来吊问，辄恸哭失声，悲不自已，所谓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从来也。於是门人虑其肆情所锺，容致委顿，乃敛衽而进曰：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人居其闲，譬诸逆旅，生寄死归，著於通论，是以深识之士，悠尔忘怀，东门归无之旨，见称往哲，西河丧明之过，取诮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忧深责重，休戚是均，宜其遗情下流，止哀加饭，上存奉国，俯示隆家，岂可纵此无益，同之儿女？伤情损识，或亏生务。门下窃议，咸为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殇之达义，延吴之雅言，亦常闻之矣，顾所以未能弭意者，请陈其说。夫植树阶庭，钦柯叶之茂，为山累仞，惜覆篑之功，故秀而不实，尼父为之叹息，析彼岐路，杨子所以留连，事有可深，圣贤靡仰。今吾所悲，亦以悱始逾立岁，孝悌之至，自幼而长，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学不倦，居无尘杂，多所著述，盈帙满笥，淡然得失之际，不见喜愠之容，及翰飞东朝，参伍盛列，其所游往，皆一时才俊，赋诗颂咏，终日忘疲，每从容谓吾以遭逢时来，位隆任要，当应推贤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报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纪之中，忝窃若是，幸无大过者，厶此子之助焉。自出闽区，政存清静，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长往，加以阖棺千里之外，未知归骨之期，虽复无情之伦，庸讵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尽恸以待宾，安仁未及七旬，犹殷勤於词赋；况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废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怀，可谓苗实之义，诸贤既贻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辍哀命驾，职事焉。（《梁书·徐勉传》，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喻》其辞云云。）

◇临海太守伏曼容墓志铭

为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文选·谢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注》。）

◇给事黄门侍郎伏恒墓志铭

东区南服，爰结民胥，相望伏阙，继轨奏书，或卧其辙，或攀其车，或图其像，或式其闾，思耿借寇，曷以尚诸。（《梁书·伏恒传》。）

◇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墓志铭

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臣徐勉奉敕撰

公讳敷，字仲达，兰陵兰陵人，皇帝之次兄也。炳灵圣绪，体□璇源，积德贤仁之基，配天经营之业，固以详乎二策，载在六诗，今无得而称矣。公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挺璋，早标时□，□仪□明，神容润凝，孝友天至，率由而尽，义让因心，无待傍习，行为表缀，动成范，斟酌流品，□核群艺，莫不采其英华，振其纲领，虽墙宇重仞，而温其如玉，气厉秋霜，而体含春露，故□之者□识涯，挹之者虚往实归。加以冲谦下物，倾身接士，爱好闲静，雅善谈讽，宠辱不干怀抱，喜愠罔滞匈衿，汪汪焉，焉，固不可量已。解褐，齐後军长沙王行参军，武陵王始开戎号，□□□□，又行参冠军征虏二府军事，入为太子舍人，濯缨承华，清风载穆。衡阳王冠婚礼，备问□彼□以公为文学，称为盛选。俄迁太子洗马，又为南海王友。洗马之职，既□仪形，会友□任宜弘斧藻，长虞公干，莫或加焉。出补丹杨尹丞，复入为太子中舍人，三□龙楼，仍历□禁，清谈□论，咸以为荣。司部滨接蛮虏，亟有充斥，汉东之国，贻忧西顾，以公兼资文武，出为建威将军、隋郡内史，下车□□，威德大著。时獯猃侵逼义阳，四山牙相影响，郡内孤危，兵粮□弱，公□加□□，视险若夷。於是百姓相携入城，城中殆无复相容处，咸曰，贼若能来，必为府君死战。物情如□□□□遂息，於是关抵清夷，民俗殷阜，进号宁朔将军，内史如故。久之，徵为後军庐陵王谘议参军，从容讽味，雅有弘益。天不遗，远涂未至，以齐建武四年八月六日薨，春秋卅有七。知与不知，咸嗟殄悴。圣上应期革命，受终文祖，览周南而雪涕，咏常棣而兴哀，天监元年四月八日诏曰：亡兄齐故後军谘议参军，德履冲粹，识业渊通，徽声嘉誉，风流藉甚，道长世短，□尘缅邈，感惟既往，永慕恸心，可追赠侍中、司空、永阳郡王，食邑二千户，谥曰昭王，礼也。子恭王伯游嗣，恭王早世，子隆嗣。昭王之妃王氏，於本国为大太妃，以今普通元年十一月九日薨，其月廿八日申葬之典，又下诏曰：亡兄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坟茔当开，灵筵暂设，追慕摧恸，不能自胜，可遣使奉祭，言增感哽。惟公体道渊塞，风格峻远，履信基仁，自家形国，宝运勃兴，地隆鲁卫，茂册徒，神猷永戢。今幽埏暂启，装饰虚陈，皇情深孔怀之悲，缙绅仰人百之恸，爰诏司事，式改明旌，乃作铭曰：

惟山峻极，群峰以构。惟海泱泱，百流是凑。赫矣皇业，昭哉洪胄。布叶分□，如彼列宿。恭惟茂德，英明在躬。该兹学行，穆是清风。令问不已，羽仪克隆。若林之蔚，若川之冲。资□以冥，乖心而蹈。立人之美，亦符前诰。泰靡革情，约不移操。莫睹其涯，莫窥其奥。爰初理翰，振藻腾光。出高蕃采，入映华坊。且文且会，焕彼周行。言贰河辅，绰有馀芳。关候未息，乱绳宜理。作守汉滨，威怀斯俟。既弭烽□，又清狱市。树迹来归，复游衡里。□云与善，遥涂始半。彳熏萃繁霜，遽捐华馆。岁时荏苒，松阴行□。□□□飞，典章有烂。姬公□制，礼载□，幽扃斯启，客物暂陈。穷深□□，於焉反真。我皇□□，□德攸新。俾诸来叶，永鉴清尘。（碑拓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

永阳大太妃王氏，琅邪临沂人也。其先周灵王之後，自秦汉逮於晋宋，世载光□，羽仪相属，既以备于前志，故可得而略焉。祖粹，给事黄门侍郎。父俨，左将军司马寻阳内史，并见称时辈。太妃体中和之气，禀华宗之烈，蹈此温恭，表兹淑慎，孝敬资於冥发，仁爱□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训之闲，工言贞婉之德，无待教成，罔不该备，故景行著于中□，淑问显乎言归，作嫔盛德，实光辅佐，亲缝幕之用，躬服瀚之勤。及早世厘居，遗孤载藐，提携抚育，逮乎成备，断织之训既明，《门为》门之礼斯洽，劬劳必尽，曾不移志，用能缉睦于中外，亦以弘济乎艰难，虽鲁姜之勤节，曹妃之敬让，方之蔑如也。皇业有造，殷忧启圣，追惟鲁卫，建国永阳，恭王纂嗣，蕃号式显，乃拜为太妃，策曰：维天监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员外散骑侍郎持节兼散骑常侍萧敬宝，策命永阳王母王氏为国太妃，曰：於戏！惟尔茂德内湛，粹范，外昭国序，凝芬蕃庭，仰训是用，式遵旧典，载章徽服。往钦哉！肃兹休烈，可不慎欤！备ㄗ填之华，而降心弥约，居千乘之贵，而处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礼从□□，训导嗣孙，载光荣祉，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己卯薨於第，春秋五十有九，诏曰，永阳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胜，便出叙哀，可给东园秘器，丧事所须，随由□办，祖行有辰，武弘茂典。又诏曰：故永阳大太妃，礼数有殊，德行惟光，训范蕃嗣，式盛母仪，即远戒期，悲怀抽割，可详典故，以隆嘉谥，礼也。粤其月廿八日戊戌，瘗于琅邪临沂县长干里黄鹄山，用宣风烈，以昭弗朽，乃为铭曰：

清澜悠邈，其仪尚矣。龙光叠照，风流世祀。猗欤罔匮，於昭不已。诞资仁淑，作嫔君子。幽闲表操，明德自躬。推厚处薄，秉默居冲。参差采笔，掩映言工。鉴昭彤管，识懋休风。凝芬载湛，芳猷允塞。徙舍为训，止闾成则。曹号母仪，岂伊妇德。穆兹闺阃，形于邦国。龙飞集运，礼数攸锺。宪章盛典，车服有容。泰而愈约，贵则弥恭。蕃祉方茂，纂嗣克重。巾帚差池，朝夕咸事。虽曰任傅，永请斯备。是惟仁姑，厥德可庇。恂恂济济，兰芳琼秘。光阴易晚，祺福难留。闺仪罢映！ㄗ华奄收。奠迁朱邸，驾指行楸。芳□是勒，大□方攸。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臣勉奉敕撰。（《古刻丛钞》。）

◇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碑

（上阙）天□降玄鸟以居亳，□□□白马□□□□初启□是惟□□文终□□□□□□□□□寺□□（上阙）书□府纪太常，□□为□□後□□□集□命□□□□家□□之□於斯乎□□□□□□□□资三□□□□□□明之□（上阙）友因心敬□□年□□□生吴太妃有疾□衣不解带。（上阙）室迩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应之千里□□□□□□府□□西中郎□□□□□□□□□□游戎佐讠咏
□□齐□□□□□□□□□□□□□□□□念（上阙）风云之会，乘天地之
□□□□□□□□□□□臣十□□□□□□□□□□□□□□□纷纭□勇公参赞神谟
，夙兴帷幄，功□□□□□□□□州□□□□以公□□□将军西中郎谘议
□□□□中郎俄迁给事黄门侍郎，□□□□□□□□□□□□□□行□□□□南平
□□守□部于□□□宅心□百胁会，人神协契，莫不率从，而□□之
□□□□□□□□□□□□犹□实繁有徒，□□王□公□□□□□□□□□肃奉成
规事等萧寇出七西垒，□□南平梁州齐兴太守颜□都魏兴太守□师仁
□□□□□□逾一万，谋据汉北，将至城下，必毗赞谟，尽其晨
□□□□□□□□□□□□□□□□□□□宀及萧□□休烈来寇□□奸回犹骋，豕突
方纵。又镇军将军萧颖胄佐命西朝，政教攸在，一朝徂殒，内外□然以公式遏
□□□□□□□□下□荣徵公入辅，闻命选徒，裹粮遄迈。纪（上阙）以英□罪
人斯得，七□底定，百揆时叙，大蕃兴后来之歌，皇舆无反顾之虑。和帝西下
，以公为使持节都督荆湘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行（上阙）承
□业□□□□□□维城□□□勋兼望，□惟鲁卫，帝曰钦哉，□字南服。天监元
年四月，封始兴郡王，食邑二千户。江汉之□，实惟南国，形胜之要，□镇西
楚，苞含蛮埏，控接巴巫，分陕（上阙）总督□□□□□□□诏使持节都督荆湘
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公褰以化梨氓，张袖以纳夷狄
，先之以德惠，後之以威刑，广田省役，阶无滞讼，应接如神。（上阙）我
□□□命公折简，以示祸福，□俟兵卒之劳，成都安，公之力也。事间务隙
，常集宾僚，访问政道，谈述诗赋，亲屈车骑，轼隐者之庐，虚己降尊，延白
屋之士，给医药以拯疾病，建（上阙）以古方今，岂□□□□□□□□□外被茂
□於楚山。寻加鼓吹一部。六年，沮漳暴水，汛滥原隰，南岸邑居，频年为患
，老弱遑遽，将至沈溺。公匪惮栉沐，躬自临视，忘垂堂之贵。（上阙）叹服
德之攸□皆曰神明，四郡所漂，赈以私粟，髟龙眉系发，莫不歌颂。是岁嘉禾
一茎九穗，生於邴洲，甘露降于府桐树，唐叔之美事（上阙）水浆不入口六日
，毁瘠三年，扶□□□□旨□喻以大军之後，宜尽绥□□表自陈□哀苫次，服
制有阕，毁□逾□，羊枯不堪屐履，荀夕面不可识，哀瘠在皇，忧未忘也。其
（上阙）诏都督北讨众□□率□□中书令中卫将军□□卫尉卿，公趋事紫□兼
总关柝，丝纶□□衿带以□八□斯谧，千庐无警。其年秋，更授使持节、散骑
常侍□□□□□□□徐□□五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兖州刺史，以□□□服
□□□□□□□□□□□□□□□□□□□旧曰难治，公□车□□怀远能迩，贝
锦在路，不盗窃於逵中，桃李乘荫，不潜掇於樾下，桃李率由清约，马
□□□□□□□□□□□□□□□□□□□□□□□□□□□传述□□□□□九年六月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梁南北秦沙六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
□□□□北指秦州，鸟□河沙之酋，龟兹陇右之长，□□方（上阙）百□□□□□□□□□□□□□□□□□□□□道过□□□□□不□□□□於□□祭仲元於圭畿，表君平之旧庐，轼长卿之故馆，（上阙）则□□□□十四年更授使持节散骑常侍（上阙）莫不改过。（上阙）安成康王□□□□异体弥深友（上阙）夙夜匪懈，吐握□怠（上阙）月八日□□□□□□疾至大渐，舆驾骤幸，有废寝膳，公虑贝神□□不称（上阙）勋隆陕服，契阔屯夷，劬劳□寄□内掌□司嘉猷弥著，方正位论道，□□□□奄□□□□用伤悼于厥心，（上阙）谥曰忠武王，礼也。惟公栖心衡泌，则缮性虚净，枕戈授律，则勋隆协赞，孝敬尽于君亲，仁义行于乡□，孜孜为善，温温克让，□神妙极斧藻（上阙）存勿□□□□□绩著刑蛮，化行□□□□其□□□其□推贤下士，降尊就卑，无弃贱贫，所珍儒雅，盐梅鼎实，舟楫大川，信列辟之羽仪，庶僚之准的者也，加以深信大道，妙识若空，味绝滋腴，身离烦渴，（上阙）固能使□世钻仰，道俗□□，功高宇宙，誉穆□□□□□□□□□□吏民哀恸，衤衰成林，瞻太山而弥悲，仰栋宇而兴慕，谅已镂金雕玉，昭像凤墀，饰碧绘丹，图刑ら阁，戎狄思耿，胡羌悲邓，告哀堕泪，不（上阙）罗玄昭等烟霞□阻，川路悠长，不及卜远之辰，罔逮易名之请，洒泣□寄，衔恨莫申，谨遵前义，刊□立碑，仿佛令德，依稀神仪，传世代而莫朽，等山川而无酬。其辞曰：

日月贞明，川岫澄清。□□奉职，毗世作桢。於铄忠武，体二于情。义均旦，道蔼□平。栋梁世则，羽翼人英。木运告圮，寻伦殄覆，（上阙）水，虎啸樊谷。关河之寄，允归亲睦。若恂系兵，犹可转谷。缔构宝玄，山河万宇。云雷利□□□□土，比汉於梁，方周于鲁。拥旄推毂，出蕃入辅，车服有庸，旗章有序。六条设教，八命胥彰，再临七泽，傍（上阙）□彭泗，恩浃樊襄。有来斯穆，无思不康。弘□圣化，休我烈光。文武兼姿，出内均美。式□□□，肃雍中垒。仪形三事，飞腾九轨。纟胥是讴歌，明兹狱市。方趋上铉，燮理阴阳。陪銮日观，侍跸龙乡。遐（上阙）台光。报施为虚，福仁遂爽。环树云落，人伦安放？罢市四蕃，行号十壤。吏民摧慕，宾迎□罔。山海安托，禅空想。如郑丧侨，由晋亡向。西光暧暧，东川氵养々。时谢恩深，年流德广。式雕玄□，永寄希仰。侍中、尚书右仆射宣惠将军、东海徐勉造。（碑拓本。）

◎徐怦

怦，勉从子，武陵王纪镇益州，以为直兵参军，纪僭号，固谏，见杀。

◇与将帅书

事事往人口具。（《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纪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ゼ

ゼ字士秀，一字士缋，东悔郯人。天监中为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选为晋安王侍读，补云麾府记室参军，转平西府中记室，转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除秣陵令，随府迁谘议参军肌宁蛮府长史，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出为新安太守，还为中庶子，加戎昭将军，除太子左卫率，简文帝即位，授左卫将军，不拜，卒年七十八，谥曰贞子。

◇冬蕉卷心赋

拔残心於孤翠，植晚玩於冬馀。枝横风而悴色，叶渍雪而傍枯。（《艺文类聚》八十七。）

◇妇见舅姑议

仪礼云：质明，赞见妇於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娴令，所以停坐三朝，观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近代妇於舅姑，本有威属，不相瞻看。夫人乃妃侄女，有异他姻，觌见之仪，谓应可略。（《梁书·徐娴传》，临城公纳夫人王氏，晋宋巳来，妇见姑，众宾皆列观，娴曰云云，太宗从其议。）

◎江革

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人，齐永明初补国子生，举高第，历司徒竟陵王西邸学士，举南徐州秀才，除奉朝请。东昏即位，为仆射江┘府丞，除尚书驾部郎。武帝入建康，令掌书记。天监初，出为建安王伟镇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随府迁丹阳尹记室，领五官掾，除通直散骑常侍，历秣陵建康令，入为中书舍人、尚书左丞、司农卿，复出为晋安王云麾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事，徙庐陵王仁威长史，迁御史中丞，除少府卿。普通中，出为豫章王综镇北长史广陵太守，随府移镇彭城，城陷，为魏所擒，寻遣还，除临川王太尉长史，复为少府卿，出除武陵王纪东中郎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徵都官尚书，寻监吴郡，复除武陵王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入为度支尚书，除光禄大夫，领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大同元年卒，谥曰强。

◇为萧仆射与袁昂书

夫祸福无门，兴亡有数，天之所弃，人孰能匡。机来不再，图之宜早。顷藉听道路，承欲狼顾一隅，既未悉雅怀，聊申往意。独夫狂勃，振古未闻，穷凶极虐，岁月滋甚，天未绝齐，圣明启运，兆民有赖，百姓来苏。吾荷任前驱，扫除京邑，方拨乱反正，伐罪吊民，至止以来，前无横阵。今皇威四临，长围巳合，遐迩毕集，人神同奋，锐卒万计，铁马千群，以此攻战，何往不克。况建业孤城，人怀离阻，面缚军门，日夕相继，屠溃之期，势不云远。兼荧惑出端门，大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谋同契，实在兹辰。且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岫申胄，久荐诚款，各率所由，仍为掎角。沈法，孙、朱端已先肃清吴会，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御堂堂之师，根本既倾，枝叶安附？童儿牧监，咸谓其非，求之明鉴，实所未达。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岂若翻然改图，自招多福，进则远害全身，退则长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详择。若执迷遂往，同恶不悛，大军一临，诛及三族，虽贻後悔，宁复云补，欲布所怀，故致今白。（《梁书·袁昂传》，昂为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高祖手书喻。案《汇革传》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於坐立成。）

◎江贶

贶，天监中为议郎。

◇丹阳、琅邪二郡断搜捕议

圣人之道，以百姓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协于上下，日就月将，自然改俗，一朝抑绝，容恐愚民。且猎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惮风波，江宁有禁，即达牛渚，延陵不许，便往阳羡，取生之地虽异，杀生之数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术。（《广宏明集》二十六。）

卷五十一

◎王僧孺（一）

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齐永明初为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丹阳郡功曹，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出补晋安郡丞，除侯官令。建武初，除尚书仪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出为唐令。梁受禅，除後军临川王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徵拜中书郎，领著作，迁尚书左丞，除游击将军兼御史中丞，迁少府卿，出监吴郡，还除尚书吏部郎，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行府州国事，遇谤，逮诣南司，免，起为安西安成王参军，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北中郎、南康王谘议参军，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有《总集》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百家谱》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两台弹事》五卷，集三十卷。

◇赋体

杂沓兮翠旌，容与兮龙驾。新桐兮始华，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终朝，求人兮反夜。竟大德之未训，何飞光之徒舍。（《艺文类聚》五十六。）

◇至南海郡求士教

是以文举下车，寤梦於根雉，长孙入境，明发於龙丘，此境三闽粤壤，百越旧都，汉开吴别，分星画部，风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产，岂直明珠大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实人经，则有罗威唐颂，学惟业本，又闻陈元士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於高尚独往，相望於其岩，怀仁抱义，继踪於前史。（《艺文类聚》五十三。）

◇谢历表

窃以龙驭不爽，靡见侵薄，凤职是司，曾无昃眺，壁联珠灿，轮映阶平，义实明时，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馀始，执杓验其平分，九瀛仰化，万宇依朔。（《艺文类聚》五。）

◇为韦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无涯限，排云矫汉，飞捧待翼，陆离蝉组，照灼潘旗，受胀推毂，执奉酎，变狭室於高门，改小冠於侯服；况复还周纽其六印，归齐列其五鼎，常惧轮轻载积，基薄墉高，器覆危倾，人指鬼瞰，老与年并，疾随衰及，途遥齿截，漏迫钟鸣，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风忽至，菌蟪夕阴，倏驶无几，堇朝采，飘零已及，仰朱阙而掩涕，向濠谷而自悲，岂复式瞻拱默，仰接钟鼓，傥帷盖未亲，东岳稍驻，击壤鼓腹，其赐犹多。（《艺文类聚》十八。）

◇为临川王让太尉表

臣闻一疋以长，望千里而成累，空输易骋，触三尺而不登，苟曰远方，难用适远，安车驷马，望高阙而朝至，绣服缇麾，蔺康衢而暮返，行瞻尽《疒鬼》，居对苍龙，陛下海涵春育，日镜云伸，追大道之无私，惜微臣之宜极。（《艺文类聚》四十六。）

◇为南平王让仪同表

臣闻石瓠难剖，用谢瓶，《疒鬼》木云庇，事乖丹，逢圣徼天，一朝赏至，非能声均河楚，誉埒梁陈，故以神梦紫霄，心飞丹掖，品同仪比，愧铉莫殊。（《艺文类聚》四十七。）

◇吏部郎表

臣生轻飞箨，品细疏壤，寂寞州闾，取沦窦，不自求於善管，宁许人以能官，从班随牒，自安疏远，岂望翰飞，终知迹滞，一逢浸漉，几闻昭晋，假拙为心，变奇成偶，宁为天覆地长，复与雨露相滋，秋成春发，必如暄寒无爽，自变泥涂，多超嵩邓，屡考固其比越，在累诚於可闻，方愧朱紫，永懵钧衡，固惟许李，终非王毕，取其清尚，同所经企，求之碎密，宁可庶几。（《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拜妾为南平王妃，奉命震惭，有灼丹寸。妾瞻丝望，且或多惭，镜史观茄图，是焉知愧，以兹眇薄，有俪蕃仪，纟川组不闻，饣酏盖阙，不悟玄造曲被，徵渥愈臻，改服递名，事华品贵，恩深外邸，荣照下庭，岂期弱，所能胜荷。（《艺文类聚》五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辞南康王府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止冠李下，既贻疵辱，方致徽绳，解收簪，且归初服。窃以董生伟器，止相骄王，贾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谬仰清尘，假翼西雍，窃步东卜，多惭丫服，取乱长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长阶如画，独在僚端，借其从容之词，假以宽和之色，恩礼远过申白，荣望多厕应徐，厚德难逢，小人易说，方谓离肠陨首，不足以报一言，露瞻披诚，何能以酬屡顾，宁谓罗裁举，微禽先落，阊阖始吹，细草仍坠，一辞九畹，方去五云，纵天网是漏，圣恩可恃，亦复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当横潭乱海，就鱼憋而为群，披榛扪树，从《兀虫》而相伍，岂复仰听金声，式瞻玉色，顾步高轩，悲如霰委，踟蹰下席，泪若绠縻。（《梁书王僧孺传》，僧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逮诣南司，奉笺辞府。）

◇为萧监利求入学启

窃以矫首何飞，不如修弋，宛足念远，莫若驱镳，故朴斫成於丹ぬ，条资於栝羽，敢因莩末，有志庠均，为山资於一簣，学海渐其微流。（《艺文类聚》三十八。）

◇除吏部郎启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泽，出斯沟坏，置之霄汉，清涂华辙，叨厕累仍，显职名阶，俄来倏至；而智效必其无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养更滋，滂霈愈此，始职枢华，纷体恒选，知非腆族，必待俊民，何言贱劣，所或叨假，循测测限，生所不胜，瞻恩奉德，死何能报。（《艺文类聚》四十八。）

◇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

伏惟陛下铜爵始成，早ゼ从后之句，柏梁初构，首属骖驾之辞，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献斯陈，良未足采；徒以愿托後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谬服同於鲁儒，窃吹等乎齐乐。（《艺文类聚》五十五。）

◇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

窃以文轨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请朔，航海梯山，献琛奉贡，充庖盈府，故其取题在赋，多述瑜书，萍实非甘，荔葩惭美。（《艺文类聚》八十七。）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并主上所答群臣仰谘神灭论。伏览寻环，载深钻奉，发蒙启蔽，朗若披云。窃以事蕴难形，非圣莫阐，理寂区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系表，思越机前，岂能烛此微言，若开金石，洞兹妙境，曾靡榛蹊，喻之以必荐，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论者不终泥於遥辙，专谬者无永沈於惑海，预奉渊谟，孰不欢肃，裁此酬白，不申击舞，王僧孺呈。（《宏明集》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何炯书

近别之後，将隔暄寒，思子为劳，未能忌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适越，犹怀怅恨，且或吟谣；况岐路之日，将离严纲，辞无可怜，罪有不测，盖画地刻木，昔人所恶，丛棘既累，於何可闻，以握手恋恋，离别珍重，弟爱同邹季。（《艺文类聚》作郭李。）淫淫承睫，吾犹复抗手分背，羞学妇人，素锺肇节，金飙戒序，起居无恙，动静履宜，子云笔札，元瑜书记，信用既然，可乐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无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癫眩屡动，消渴频增，委化任期，故不复呼医饮药，但恨一旦离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郁结而无谁告，丁年蓄积，与此销亡，徒切高价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无所报，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抚膺，泣尽而继之以血。顾惟不肖，文质无所底，盖困於衣食，迫於饥寒，依隐易农，所志不过锺庾，久为尺板斗食之吏，以从皂衣黑绶之役，非有奇才绝学，雄略高谟，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动一议可以固邦兴国，全璧归赵，飞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脑日逐，髓月支，拥十万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将能执圭裂壤，功勒景锺，锦绣为衣，朱丹被毂，斯太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己。直以章句小才，虫篆末艺，含吐缃缥之上，翩跹樽俎之侧，委曲同之针缕，繁碎譬之米盐，孰致显荣，何能至到？加性疏涉，拙於进取，未尝去来许史，遨游梁窦，俯首胁肩，先意承旨；是以三叶靡遘，不与运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旧布新，清晷方旦，抱乐衔图，讼讴有主，而犹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预衣裳之会，提戈後劲，厕龙豹之谋。及其投敕归来，恩均旧隶，升文石，登玉陛，一见而降颜色，再睹而接话言，非籍左右之容，无劳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笥饵卮酒之早识，一旦陪武帐，仰文陛。（《艺文类聚》作）备聃佚之柱下，充严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专千里，据操撮之雄官，参人伦之显职，虽古之爵人不次，取士无名，未有蹑景追风，奔骤之若此者也。盖基薄墙高，涂遥力蹶，倾厥足必然，颠匐可俟；竟以福过灾生，人指鬼瞰，将均宥器，有验倾卮，是以不能早从曲影，遂乃取疑邪径，故司隶懔懔，思得应弦，譬县厨之兽，如离缴之鸟，将充庖鼎，以饵鹰，虽事异钻皮，文非刺骨，犹复因兹舌杪，成此笔端，上可以投畀（原误界，今改正）北方，次可以论输左校，变为丹赭，充彼舂薪；幸圣王留善贷之德，纾好生之施，解网祝禽，下车泣罪，愍兹恚诟，怜其觳觫，加肉朽，布叶枯株，辍薪止火，得不销烂，所谓还魂斗极，追气泰山，止复除名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赐焉，木石感阴阳，犬马识厚薄，员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窃自有悲者，盖士无贤不肖，在朝见嫉，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家贫，无苞苴可以事朋类，恶其乡原，耻彼戚施，何以从人？何以徇物？外无奔走之友，内乏强近之亲，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构市之徒，随相媒糵，及一朝捐弃，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盖先贵後贱，古富今贫，季伦所以发此哀音，雍门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严秋杀气，万物多悲，长夜展转，百忧俱至；况复霜销草色，风摇树影，寒虫夕叫，合轻重而同悲，秋叶晚伤，离黄紫而俱坠，蜘蛛络幕，熠耀争飞，故无车辙马声，何闻鸣鸡吠犬，俯眉事妻子，举手谢宾游，方与飞走为邻，永用蓬蒿自没，忾其长息，忽不觉生之为重，素无一廛之田，而有数口之累，岂曰匏而不食，方当长为佣保，糊口寄身，溘死沟渠，以实蝼蚁，悲夫！岂复得与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ゼ绮谷之清文，谈希夷之道德，唯吴冯之遇夏馥，范之值孔嵩，愍其留赁，怜此行乞耳。傥不以垢累，时存寸札，则虽先犬马，犹松乔焉。去矣何生，高树芳烈，裁书代面，笔泪俱下。（《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於炯以见其意《艺文类聚》二十六作何逊。）

◇答江琰书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发函伸纸，朗若披云，等巛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辞则美矣，而拟其非伦，譬享海鸟以醇醪嘉膳，栖林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实，立有惊怖；况复以一离诉弃，宾实亏然，岂复能使一笥可轻，八厨斯引，且登清汉，乍弃黄污，望影析支，争涂再楫，其或蹲林卧石，籍卉班荆，不过田野老，渔父樵客，酌醴焚枯，鸣鸣相劳，羹藜含糗，果然满腹，宁有幡旗贵客，车马大宾，献书尽先贤之德，作颂罄前皇之美？岂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复咏高梧而赋修竹，背清淮而游长苑，留东阁以从容，登石室而高视，岂与夫身没名陨，同年而共毁誉哉？（《艺文类聚》二十六。）

◇与陈居士书

云波遥，燕越数千，行云郁术，征禽难使，用隔巾车，未能搦札，引领南望，怅矣心飞。幸因劣薄，怀章贵壤，依然谷口，觉子真之咫尺，静睇岩滩，信子陵之非远，林麓以入虚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径，禀纷纶之高谕，承希微之妙旨，虚往实归，用祛尘惑。（《艺文类聚》三十七。）

论任过於董生扬子，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忌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南史》五十九《任传》。）

◇临海伏府君集序

袁粲领袖一时，仪形物右，声逾裴乐，誉出王刘。士有怀道蕴义，望尘而趋者，或三年而未识，乍四旬而一见，与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经怪谍，绿笥丹筒，金版玉箱，锦文缇帙，并藏诸灵府，秘於瑶台，而君莫不遍探冥赜，具阅局检，常以前贤往学，亟与圣违，贾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卢郑，非无越，荀郭何王，弥多春谬，二义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难，不逢五叔之问。其诗赋铭诔，所作尤多。（《艺文类聚》五十五。）

◇詹事徐府君集序

君禀灵川岳，悬精辰象，早照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禀，友爱冥深，故以事显家庭，声著同族，年十八，见召为国子生，曳裾持卷，实华庠璧，有均闭户，靡因馀灶，每摄齐函丈，左右属目，蓄以邻几之性，加以入神之资，闻一知二，师逸功倍，游魏阙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异山林，未尝投刺权门，驱车戚里，遨游梁董，去来贾郭。时春秋犹少，人爵未崇，而清风嘉誉，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贵仕，故可坐享通侯。而乡世马悬车，闭门高枕，聊为诡遇，识此行藏。及皇运聿兴，重氛载廓，君藏器待时，合犹符契，陵扶摇而高骛，排阊阖而容与，故位随德显，任与事隆，重以姿仪端润，趋眄淹华，宝佩鸣风，丰貂映日，从容帷，绰有馀辉，自绸缪轩陛，十有馀载，温树靡答，露事不酬，省中之言无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圣臣贤，应同亻玺，以石投水，如鳞纵壑，行称表缀，言成模楷，犹复忌彼丰愉，安兹素薄，衣同屡补，食等三杯，车服不事鲜明，室宇畏其雕奂，九德无遗，百行备举。至於专心六典，精赜必深，汛游群籍，菁华无弃，搦札含毫，必弘靡丽，ゼ绮谷之思，郁风霞之情，质不伤文，丽而有体。（《艺文类聚》五十五。）

◇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

夫六书相因，悬日月而无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虽书不尽言，言非书不阐，言不尽意，意非言不称，是以缔听善思，承兹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读若诵，已说今说，一音一偈，莫匪舟梁，一赞一称，动成轮轨。况夫五力方圆，四摄无怠，开方便门，示真实相，流方等之妙说，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宝池，照兹法炬，香云靡靡，慧露傍流，出伽邪之妙城，发娑罗之宝树。建安殿下，含章基性，育德成体，惠声溢於秋水，美义光於冬日，事高祖丘免圃，名出前意後苍，损己利人，忘我济物，傍通兼善，无碍无私，若空谷之必应，如洪钟之虚受，匡法弘道，以善为乐，重以植显因於永劫，袭妙果於兹生，托意绍隆，用心依止，妙达空有，深辩权实，而玉体不安，有亏凉暑，行仁莫显，楚君日见其瘳，施德靡言，汉相方飨其乐，桂叶龟脑，固风寒之易销，荔葩鸾骨，更腾飞之可孱；况复慧身方渐，善根宿树，无劳湔肠浣胃，不待望色察声。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以岁次协洽，月旅黄钟，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类寻仙招隐，登峰十所里，屑若有来，将循曲陌，先限清涧，或如止水，乍有洁流，方从揭厉，且就褰揽，未济之间，忽不自觉，见涧之西隅，有一长者，语规勿渡。规於时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舍屦，年可八九十，面巳皱敛，须长五六寸，髭半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耳过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长毛，长二三寸，随风相靡，唇色甚赤，语响而清，毛爪正黄，指毛亦长二三寸，著赭布帔，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捉书一卷，遥投与规。规则奉持，望礼三拜。语规可以此经与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经若至，宜作三七日宿斋，若不晓斋法，可问下林寺副公。副法师者，戒苦精苦，恬忄詹无为，遗嗜欲，等豪贱，蔬藿自充，禅寂无怠。此长者言毕便去，行十馀步间，闻忽不睹。规开卷敬视，名为慧行三昧经，经旨以至极法身无相为体，理出百非，义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以三昧为名，後又有济诸方等学经，此下又题云，天竺萨和な日僧迦与海虎王，经旨以流通至教。轨法有体，所以诫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济诸苍氓，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轴题云，敦煌菩萨沙门支法护所出，竺法首笔受，共为一卷，写以流通。轴用淳漆，书甚紧洁，点制可观。究寻义趣，或微或显，称在罗阅山著陀邻尼行，无来无去，非住非止，斯盖鹫岳鹤林之别记，宝殿孤园之後述，不殊玉检，靡异宝函，理出希微，辞深钩致，是唯正说，曾匪异端，虽王遵之得四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无以惑。大王沐浴持奉，擎跪钻习，多写广述，阐扬玄旨，孰匪医王，即斯药树，不待眼瞬，无劳苦口，舍兹六术，屏此十巫，昔或授编书於圯上，受揣术於谷里，乍有寓言，且或假梦，未有因应炳发，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旌上道，敢因滓贱，率此颛蒙，其辞曰：

雷音震响，录简青编。匪言曷教，非迹靡传。是资妙象，实寄幽筌。照之慧烛，济以宝船。恳哉至矣，在应斯圆。覆其此熙涟。救焚援溺，去盖销缠。灼灼应韩，英英河楚。松孤桂郁，鸾栖鹏举。照野光朝，润山枯渚。滥源兹永，覆篑已多。郁为藩，擢此天柯。寄诚梵表，托好禅河。接足能仁，心直妙觉。用遗滞梁，是祛尘浊。靡向非真，何背非俗。一忘受想，将捐味触。无德不酬，有感必召。吐彼神诀，示我玄要。既蠲既已，留华及少。等此北恒，均之东耀。（《释藏》迹七。）

卷五十二

◎王僧孺（二）

◇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耻一物之不知，惜寸阴之徒靡，下帷闭户，投斧悬梁，虽玄晏书淫，文胜经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颠坠硎岸，无以异也。若夫天才卓尔，动称绝妙，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若问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长卿工而未速，孟坚辞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伤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论尚书，穷文质之敏，驻马停信，极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职等曹张，声高左陆，时乃高辟雪宫，广开云殿，秋窗春户，冬焕夏清，九酝斯浮，百羞并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销月朗，聿兹游客，朋来旅见，辞人才子，辩圃学林，莫不含毫咀思，争高竞敏。乃整袂端襟，翰飞纸落，豪人贵仕，先达後进，莫不心服貌惭，神气将军。顾余不敏，厕夫君子之末，可称冥契，是为神交，二三君子，唯以从游日暮，亭号昭仁，庶子云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将无绝乎千载。（《艺文类聚》四十九。）

◇从子永宁令谦诔

余之从子谦，字幼光，以昭阳纪岁，蕤宾旅月，启足闽隅，暄日泉岫，是歼才子，实丧俊民。若其孝亲睦友，故非天坠地出，异才绝学，如有鬼告神授，玉怀瑕而可指，桂含蠹其取伤。孰与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动为表徵，吐论含毫，宣赴锺，标心用己，悬符矩ぬ，惠响栖道，清心可镜，和而靡屈，简而周爽，邃若凝云，洁如止水，无惭座右，不愧屋漏，苍苔绕路，素尘满席，萧索庭户，靡事鲜明，沈沦典籍，将绝吊贺，室如夏甫，状等安有，所累清尘，唯不能忌怀艺而已。斯美宜久宜长，而骥之步中行，鸾之翅未矫，一归寥廓，长反虚无，虽东隅再暝，钳丙之御无及，北顾相望，隶首之数不尽，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况风云万里，间此山川，客思故乡，次房之念何极，轻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死归之期又阻，痛心伤目，岂伊一事，无以少寄辛伤，故复诔之云尔。昭昭洪胄，映策光书。违嬴避项，从惠迁徐。基忠践孝，抱约怀虚。有显而默，匪屈伊舒。如兹邴魏，譬彼董疏。入登高阙，出启精庐。瞻星画野，望阃推车。履仁不匮，蹈道有馀。九世盛矣，七叶光诸。往弼睿主，来传英储。峨峨三祖，罗室并居。前瞻紫阙，傍望白渠。高轩霞被，四马龙栌。温温司武，皎皎秘书。义高松竹，价重。元昆世父，重规叠矩。容与学丘，徘徊词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相，名畿来抚。晖光不已，惊生之子。稷稷万寻，昂昂千里。实凤靡杂，真龙非似，均情蘧宁，得意庄李。室有虚白，门无嚣滓。遗心沮劝，忘怀愠喜。贫靡斯摄，赋其无耻。险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润身，学斯为己。逸羽难集，孤峰易峙。南迈瑶琨，西逾杞梓。人亦有言，名为实使。誉倾邦国，价骞州里。崇兰自芳，珏玉自光。汪汪巨壑，暧暧重墙。靡造靡请，不迎不将。久而愈敬，狎而愈庄。即无矫资，此有循常。默非蓄短，显弗用长。岂伊坠岸，如彼悬梁。唯学已聚，待问则强。偏在三箧，兼下五行。亦税其巾，于彼王吏。如龙宫楚，有斯内侍。蕴此上才，安兹下位。储扉始辟，傅府初开。尔其戾止，辟彼昔才。从斯简帝，仍此追陪。何以□□，自兹翰飞。傍佐戎列，来摄儒衣。儒衣济济，访对斯归。是义罔惑，唯礼无违。悠悠越障，决决闽海。薄言铜墨，蒲蜜斯在。孰云识吏，政均旧宰。循猛是兼，弦纬无怠。补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赀匪课，归民自倍。十郡为则，百城斯采。化日未逢，政称异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斯痛斯伤，丧善歼良。妖同武担，疾甚清漳。阖棺陋邑，掩榇芜乡。呜呼哀哉。眇眇轻舻，悠漫长涂。风生阊阖，日去昆吾。空归故国，宁识旧都，水鸣秋鹤，岸集寒乌。寒不夜哭，惟独呱呱。茫茫大瑰，杳杳玄虚。呜呼哀哉。伊吾与尔，大别唯名。肥泉犹接，瓜瓞未轻。义虽子道，思实友生。欢忧共日，险泰均情。如菊有芬，如兰有薰。别唯慕类，居实有群。尽日持论，遥夜披文。惭渍羲老，祖述渊云。唯昏及旦，自旭徂曛。人道实难，譬彼徂湍。驱车崤嶝，执手河干。三川萦薄，七岭悠漫。自兹不见，心譬迥澜。岁伫会面，日望音翰。欢无一绪，悲有万端。蒙阴遽戢，扶景易残。即斯大暮，为此一棺。山足难晓，垄首易寒。秋虫相叫，暮羽来抟，宿草行没，宰树方攒。昭涂长已，大夜斯安。孰知冥默，徒此废澜，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

◇豫州墓志

自姬发系，因魏传绪，留路在赵，名贤世袭，相秦将汉，英雄系踵，忘宠辱，无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军用武，勋合奇正，乃治边御众，威裕兼行，常懔懔然以中原为己任，或欲十万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克反旧京，饮马函渭，然後高卧闲帷，晤言空谷，思鲁连之辞赏，慕田畴之高躅，而火传川逝，长涂已迫，虽景锺良史，有功必书，刻板镂石，宜兼不朽，铭曰。

高勋蔼蔼，长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带。民谣不息，王言有会。功为上等，正称九最。日隆宠秩，方登远大。羲辔难留，水易收。秘丘玄户，杳杳悠悠。（《艺文类聚》五十。）

◇栖玄寺云法师碑铭

眇眇大家，茫茫真朴。多沦爱有，莫辩尘浊。猗欤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绚，得之靡学。刻情几种，厉想玄觉。且说且定，以披以握。来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迴波。庭栖弱羽，檐挂轻萝。甘粗衣恶，弃厚安薄。灭意嚣湫，寄心寥廓。（《艺文类聚》七十六。）

◇中寺碑

夫玉律追天，故躔次之期不变，缇室候景，则发敛之气罔逾，是以忌言种觉，绝累於後心，寄像声形，启机於前教。兼真假之双烛，均空有而两忘，蕴三明而过十地，圆万行而包四等，道周百亿，化起大千，奖导有，滋濡万类。是用发广大心，吐微妙理，将同商主，取喻医王，开方便门，示真实相，固以濯之慈水，销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晋太元五年会稽王司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傍超壁水，望异狭斜。天监十五年，上座僧慈等，更揆日缔架，赫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孚，引绳斯拟，写妙金楼，模丽琼阁，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窈窕周流，方中宿而斯尽，万楹百拱，合沓相持，绣玉题，分光争映，烛龙夭矫，将举复宛，威凤铿锵，如鸣更戢，旁攀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槛，斜登细砌，煜龠金铺，玲珑绮构，无风自响，不拂而净，耽耽肃肃，信息心之胜地，穆穆，固忘想之嘉所。铭曰：

玄黄虽弭，权舆未测。生灭相轮，成坏不极。篋蛇争赴，藤鼠无息。情尘莫舍，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实开五力。湛寂无方，示现多所。踟蹰吉树，殷勤禅渚。斯道谁匡，蒸哉我王。施逾宝钵，供等檀床。萧宫改构，梵宇方壮。阶飞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闪烁，风度清锵。道逾厥极，固与天长。（《艺文类聚》七十八。）

◇武帝祭禹庙文

惟帝禀图上昊，贻则下民，五声穷听，四乘兼往，轻璧借景，既舍冠履，爱人忘我，不顾胼胝，下车以泣，事深罪己，凭舟靡惧，义存拯物，盛业方来，遗神如在，爱被昆虫，理有好生之德，事安菲素，固无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蘩以荐，克诚斯响，凭心可答。（《艺文类聚》三十八。）

◇礼佛唱导发愿文

夫至觉玄湛，本绝声言，妙虑虚通，固略筌象。虽事绝百非，而有来斯应，理亡四句，故无感不烛。皇上道照机前，思超系表，凝神汾水，则心谢寰中，屈道轩丘，则形劳宇内。斯乃法忍降迹，示现阎浮之境，大权住地，俯应娑婆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脱群生，濯净水於宝池，荫高枝於道树，折伏摄受之仁，遇缘而咸拯，苦言软语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众等相与增到，奉逮至尊，五体归命，敬礼云云。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於三古，舍浇波於九代，至治已睹於今日，太道复属於此时，虎豹蹈而不惊，虺蛇展而莫噬，埋金抵玉，毁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车玉马，自相晖曜，玄鹤丹凤，飞鸣来往，光景之所照烛，舟车之所驱泛，莫不屈膝系颈，迴首革音，入侍街，迎拜渭水，与天地而长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转，长河有清；而我圣皇，愈温愈丨，不言而化行，无为而教肃。

夫道备监抚，望表元良，察远知微，贯宗勾极，不劳斧藻，无待审谕；况复静悟空有，同观贞俗，能行能说，既信既持。众等齐诚奉逮储君殿下，归命敬礼云云，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於苍莽，广载侔於礴，前星照曜，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异才争入，端人并至，玉体怡清，金声妙越。

夫茂实英声，道周德广，秉袭衮之贵，坐槐憩棠之尊，犹应共惜东暾，俱吝西，悟蕉芦之非实，知镜月之虚，信秉电之不留，默画水之随合，惟宜照之智炬，灌以宝澜，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诸王殿下，归命敬礼云云。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於河楚，令闻令望，道均於旦，德贯右戚，义蔼周亲，作铉则与二曜相终，临岳则与四维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松筠之贞悦。

夫天枝峻密，帝叶英芬，莫不玉震兰摇，金锵桂缛，睹寸文而验锦，观一毛而测凤，并能才高铜爵，词富云台，彬彬，超超灼灼，以斯胜善，奉逮诸王殿下，归命敬礼云云。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锺清祉，长享元吉，出牧则声高民上，入朝则誉光物右，德重山玉，智超海藏，铿锵丽於珠树，皎镜光於玉田。

夫道流云幄，德感椒闱，必以前藉胜因，宿禀嘉数；况重沾法雨，更披慧日，虽异姜后解珥，请罪於周王，不待樊姬舍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俭，去嗜欲，拚雕玑，撤靡丽，了心不滞，正见无疑。众等齐诚奉为六宫眷属，归命敬礼云云。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位齐宝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无碍。

夫禀闲明之德，怀深妙於心，岂非修习有本，故能依止无倦？义兴等诸公主，忘斯华重，甘此翘到，并宿世之所记别，故现前所以信了，影响至真，寤寐玄极。人各增到，仰为诸公主，归命敬礼云云。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盛此王姬，光兹帝女，长享汤沐，与河山而同固，永服缇绮，贯寒暑而无穷。

夫三相雷奔，八苦电激，或方火宅，乍拟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驻，月御日车，雄才莫之能遏；其间饮苦餐毒，抱痛衔悲，身口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众等相与，彼我齐到，忏悔业缠，无始已来，至於今日，所为十恶，自作教他，见善不赞，闻恶随善，焚林涸泽，走犬扬鹰，穷郑卫之响，极甘旨之味，戏笑为恶，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践塔寺，不敬方等，毁离和合，自定权衡，弃他斗解，愧心负理，昧主欺亲，虽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众罪所集，各运丹恳，五体自投，归命敬礼云云。愿现前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消三障业，朗三达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释藏》肥九广《宏明集》十五。）

◇忏悔礼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无非自无，无著所以无。故有取之惑兴，倏成万累，无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贵，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双照，禀气含灵，莫闻斯本，肖形赋影，靡测由来。故发兹识窟，犹绵蒙其莫辨，导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实在危城，业风萦薄，三有长鹜，惑水迥，二死相属，以苦舍苦，从暗入暗，寻本不离色心，即事莫非生灭。是用抱此缠盖，输迴生死，恣其六爱，兴其六邪，或狙诈而克昌，乍仁义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贱彼豪，或共日并时，人升我坠，唯言报施寂寥，不知因对皎彻，曩缘今果，过现殖成，有如符契，不谬毫发，而欲以促生运其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术，浮命迴其冥数，当知刹那交谢，瞬息不留，东才吐，西崦已仄，譬阅川之驶流，若栖叶之轻露，伪城易驰，毒树自攻，若非假实两明，真俗俱辨，岂能写诚迴向，刻意修习，不退不没，愈坚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气，畜海岳之淳灵，宿侍八恒，早游七觉，藉妙因於永劫，招胜果於兹地，若真金之愈莹，美玉之载琢，是用未积已散，不藏而舍。故今式招灵指，仰屈神仪，建此齐肃，譬兹关楗，盛来缁素，济济洋洋，名香遍室，宝华覆地，高梵宛转，宁止震木遏云，清桴遥奕，非直腾鱼御马，仰愿四部至诚，五体归命东方云云。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力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愕梦无忤其虑，甘寝有恬其神，更关宝衢，愈兴慧业。

夫玄极凝淡，非学者所窥，妙本难思，岂行人能测，是以十地云睹，有罗之疑，三乘称见，怀狂羊之惑，自非鉴穷机觉，照极冥虚，穷理尽性，体元含一，安能济世仁寿，拯物阽危，道包碧海，声高赤县？昔尧曜唯在即世，舜黑（疑当作嘿）不兼来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汤身，并域中之勤劳，方内之成益，岂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途，运神刀，震法吼，穷香城之妙理，穷金河之奥说，慧高龙树，智出马鸣，必欲洗濯臣民，奖导缁白，天覆地养，水产陆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为皇帝陛下，储君太子，归命敬礼云云。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玉烛道正，《气盆》氲无爽，条风祥雨，膏润相属，却马偃伯，踌戟销戈，南泊北临，西被东渐，洒甘雨，布慧云，唯绳可结，在冠已尽，唐哉皇哉，为导为首。又愿皇太子殿下，睿业清晖，与贞明而并烛，粹范温仪，从嵩霍而俱峻，声出姬诵，道越汉庄，永沐智水，长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双树八枝，潜光匿曜，宝城不辟，慧扇方掩；而圣后骛法轮於长路，棹宝舟於遥壑，道浃人，福隆祧单，肃事园寝，虔奉宗┘，藉斯妙果，奉逮七庙圣灵，归命敬礼云云。仰愿圣明累圣，爰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蕖，遨游宝殿。

夫诚心内恻，则至觉如在，形力外殚，则法身咫步。众等相与增到，为诸王兄弟妃主戚属，归命敬礼云云。愿诸王殿下，裂壤盛於诸姬，磐石过於隆汉，德高鲁卫，义重间平，论道则百辟依风，作翰则群黎仰化，弘阐至教，绍隆季像，第内少长，并膺此多福，若百华之春丽，譬万宝（疑当作实）之秋成，信解坚深，翘向无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无劳傍镜，质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亲等观。众等各归诚为二十八天，四王释梵，人间贫病，地狱辛楚，敬礼尊仪灵像，菩提宝塔云云。大乘奥藏，妙法深经，大身无边身，大力无量力，四向四果，八贤八圣，愿六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盆》氲，四序熙穆，至治光万宇，玄化洞九幽，袭介披鳞，湿生卵化，八苦六穷，三涂五道，俱蒙惠利，并识遵依，刀林辍刃，剑树摇险，迷域开道，直指四衢，暗室生明，大启三曜，俱向道场，同登种觉。（《释藏》肥九，《广宏明集》十五。）

◇初夜文

夫远自无始，至於有身，生死轮鹜，尘轹莫之比，明暗递来，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驶，千月难保，蓼虫习苦，桂蠹喜甘，大睡剧於据梧，长昏甚於枕面曲义非他召，事实己招，曾不知禀此形骸，所由而至，将斯心识，竟欲何归？唯以势位相高，争骄华於一旦，车徒自盛，竞驰鹜於当年，莫不恃其雄心壮齿，红颜缁发，口恣肥O，身安轻靡，繁弦促柱，极滔湮而不厌，玉床象席，穷靡曼而无已，谓悲泉若木，出没曾不关人，蹲乌顾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为苦器，何异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蚕萦丝而靡悟，未辨先对，不识因习。及其一触畏途，孟门非险，に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断旨（疑当作指）凿肩，比兹未极其苦，轮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长泻，扑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医王，形遍三千，教传百亿，或恣其神力，或寂诸梵境，言则三涂离苦，笑则四生受乐，乃应病投机，解纷说理，制之日夜，称为八关，以八正钥，为法关楗，斯实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众等相与运诚，奉逮南平王殿下，归命敬礼云云。仰愿大王殿下，睿业清晖，与南岳而相固，贞心峻节，等东溟而共广，万累烟消，百灾雾灭，巧幻所不惑，强魔莫能娆，逐惨舒而适体，随暄凉而得性，自禀仪天之气，永固膳卫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无碍智。

夫日在昆吾，则虑繁事扰，景落汜，则神静志怡，璧月珠星，含华相照，轻云薄雾，朗然自戢，鸣钟浮响，光灯吐辉，法幢卷舒，拂高轩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轻转，金表含映，珠柱洞色。况复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焕发青莲，容与珂雪，觉祗卫之咫尺，若林园之斯在，大招离垢之宾，广集应真之侣，清梵含吐，一唱三叹，密义抑扬，连环不辍。南平王体得机之敏，资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经仁纬义，善无细而不穷，累有轻而必舍，受同虚，照如悬镜，忘鲁卫之尊高，略付萼之华重，建希有之胜席，临难遇之法场，相与五体归命敬礼云云。仰愿大王殿下，入不二门，登一相道，德阶不动，智超远行，洋溢惠声，与八风而共远，优游玉体，等六律而相调，餐雪山之良药，挹露城之甘味，衮服，与四时而永久，朱轮缇帜，贯千祀而常然。（《释藏》卷九，《广宏明集》十五。）

◎王僧恕

僧恕，天监初，为领军司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甚哉理之大也，斯宁寸管之所见，言性之可闻？而随类傥遇，怡然蒙释，奉戴周旋，以次以诵。法师德迈当今，声标万古，知十之谈每会，起予之富必酬，想阐弘圣旨，焕然云消邪？弟子学惭聚萤，识非通见，何能仰赞洪辉，宣猷妙范者欤？但论者执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辙，固不可以语大方，焉知致远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固（固当作因）果相起，义无独立，形灭自可以草木为筹（筹疑当作寿），神明常随缘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见，尚书则祖考来格。礼云：若乐九变，人鬼可得礼矣，结草之报，岂其遂灭，元规所梦，何得无神？神明不灭，著之金石，丘尼所说，弥有多据。若文虽五千，诗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复烦求广证。夫三圣虽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简斐然成章，攻乎屡作。今皇明体照幽寂，识周内外，以前圣之久远，感异端之妄兴，霈然爰发，乃垂眷翰，使阐提一悟，遂获果通，闾浮执惑，豁然洗滞。况复缙绅之士，为益固其弘哉？弟子餐道无纪，法师许其一篑，遂能班逮神藻，使得预沐清风，顶戴欢舞，无以自譬，戢铭兼深，弥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顿首和南。（《宏明集》十。）

◎王僧崇

僧崇，爵里未详。

◇郊坛从祀启

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故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皆从祀。（《通典》四十二，梁武帝即位四年。）

风伯雨师，即箕毕也。而今南郊祀箕毕，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同上）

卷五十三

◎陆亻垂

亻垂字佐公，吴郡吴人，晋太尉玩六世孙。齐永明中举秀才，辟竟陵王议曹从事参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入梁为右军安成王外兵参军，转主簿，迁骠骑临川王东曹掾、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国子博士、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扬州别驾从事史，迁鸿胪卿，擢为吏部郎，参选事，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左迁中书侍郎、司徒司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为中庶子，加给事、中扬州大中正，复除国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有集十四卷。

◇感知己赋赠任

夜申旦而不寐，独匡坐而怨咨。命仆夫而夙驾，指南馆而为期。学穷书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究辞林。既耳闻而存口，又目见而登心。似临淄之借书，类东武之飞翰。轸工迟於长卿，逾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坚，何论孔璋而与公干，或欲涉其涯，求其界畔。则浩浩氵卷氵卷，彪彪《泪干》々，譬长铗於鞘中，若龙渊与蜀汉。济济冠盖，祁祁隽逸。有窃风以味道，咸交臂以屈膝，或望路以窥门，空升堂而人室。彼春兰及秋菊，尚无绝於众芳。矧重仁与袭义，信辽辽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辞欲书而复忘，窃仰高而希骥，忽脂车而秣马。既一顾之我隆，亦东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旧，同伯喈之倒屣。附苍蝇於骥尾，托明镜於朝光。谓虚无而为有，布籍甚於游杨。於是柔条飒其成劲，白露变而为霜。岁忽忽而遒尽，忧与爱兮未忘。聚落茎於虚室，听羁雀於枯杨。炖郁悒其谁语，独抚抱而增伤。托异人以蠲忧，类其文而愈疾。索黄琼之寄居，造安仁之狭室。车出门其已欢，无论衔杯与促膝。譬邹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栗，徒纳壤以作高，陋吞舟而为罔。值墨子之爱兼，逢太丘之道广。陪九万以齐征，激三千而同上。识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无名。非夫人之为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郁郁於佳城。（《艺文类聚》三十一。）

◇思田赋

岁聿忽其云暮，庭草飒以萎黄。风以吹隙，灯黯黯而无光。独展转而不寐，何增叹而自伤。於是踟蹰徙倚，顾景兴怀。魂茕茕以至曙，缀予想於田莱。彼五亩其焉在，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门而东骛，入溆浦而南回。尔乃观其水陆物产，原隰形便。林薮挺直，丘陵带面。临九曲之回江，对千里之平甸。风去频其已开，日登桑而先见。听啁哳之寒鸡，弄差池之春燕，临场圃以筑馆，对轩而凿池。集游泳於阶下，引朝派於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杂青莎之霍靡，拂细柳之长枝。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胸而无心，必行难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绝仁以弃智。忽学步而学趾，又追飞而厉翅。瞻鹿囿而窃高，仰疆台而慕义。历四时於游水，驰三稔於申臂。望归流而载怀，情郁悒其何置。（《艺文类聚》三十六。）

◇赋体

奉钦明之睿后，沐隆平之玄化。参振鹭之充庭，侍长徒之曾舍。冀无恨於终南，豫告成於芝驾。虽就列而陈力，终胡颜於长夜。（《艺文类聚》五十六。）

◇将至浔阳郡教

第五伦之临会稽，躬斩马草，邓伯道之莅吴郡，自运家粮，故能使吏作颂歌，民胥兴咏。太守薄德，谬叨龟组，窃愿巴祗，暗坐接客，思匹吴隐，被絮对宾，常药自随，式瞻无远，单车入境，窃所庶几，旧须发民治道，及戍逻揄樵采，诸如此类，一皆省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云

太守家本诸生，伏膺典记，光武灵台之籍，较涉根基，弥华聚土之书，略见庭户。贵郡图载，其具存方策，校以山经，参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龙泉鹤岭，不易穷登，所撰郡图，可勿亲用。公孙陛戟，既似井蛙，延寿执戈，实同儿戏。（《艺文类聚》五十。）

◇豫章王拜後赦教

夫议狱缓死，著在令图，疑罪惟轻，闻诸雅诰。是以虞经恻隐，流涕冬决，锺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虚薄，夙颁宠章，光宅襟险，奄有全粤，非有沛献矜严，空纡青组，东平智思，徒举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导扬弘泽，遵彼下车，譬兹解网。（《艺文类聚》五十二。）

◇授浔阳太守章

镂冰雕脂，不见大龙之象，课虚叩寂，宁闻驾辩之音，徒荷容盖，空班推择，不能使府庭生梓，横阁诵经，俯睨朱辎，仰瞻缯盖，漏上严辨，伏轼多惭。（《艺文类聚》五十。）

◇拜吏部郎表

铨衡庶品，历选宾僚，阮咸贞素，屡荐未登，陆亮忠心，裁居殿职。自非季重清识，李毅恬正，何以区分管库，式鉴胥吏。（《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十六。）

◇为豫章王庆太子出宫表

臣闻周固本枝，实资明两，汉启磐石，必系元良。所以阐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纵，不藉审谕之功，无待温文之辅，而冬书秋记，夙表睿资，春诵夏弦，幼彰神度，虽复直门守令，长寿察微，魏赞多容，汉称宽博，不足以连辉茂则，匹景令图。甲观惟新，桂宫告始，朱班徙次，翠盖移阴，华裔式瞻，人蹈舞。（《艺文类聚》十六。）

◇为张缵谢兄尚书谥靖子表

亡兄夙构皇慈，早邀灵庆，立言著绩，未酬天宠，门衰祚寡，遽辞昌运，拊心摧恨，私怀罔极。日月告时，幽埏浸远，王人猥集，佳册光临。荣溢里庭，恩沈松贾。（《艺文类聚》四十。）

◇为王光禄转太常让表

昔者楚德方盛，孙叔濯衣，汉道克隆，王阳结绶，故拜命无辞，受爵不让。况宗卿清重，历选所难，汉晋以降，莫非素范，辞爵则桓郁张奋，让封则丁鸿刘恺，潘尼之文雅深纯，华表之从容退默，自此迄兹，风流继轨，以臣况之，曾无等级。（《艺文类聚》四十九，《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詹事让表

中阳白水，徒庇微躯，送珥抱薪，未闻成绩，陈席不弃，故剑无遗，遂宣时髦，升降清显，尊官原秩，无因而至，陋巷荜门，郁成爽垲，储端华重，实异恒司，南章马宫，已择儒雅，窦婴许商。爰取姻戚，自兹已降，名器日隆，历选才贤，若何叨越也。（《艺文类聚》四十九。）

◇迁吏部郎启

臣器均落，材同拥肿，效非积山，勤乖附地，自叨荣秩列，裁移气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识珠，睹石知玉，宁可以获名理俗，见操敦教。（《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张侍中谢启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实欲强饭据鞍，自穷心力，濡足磨顶，少报洪私，徒课虚无，空延锺箭。不悟爰降曲慈，复叨清显，职司近切，任掌总纶，魏选异才，汉求高德，官次恪居，鲜非民誉，仰瞻内省，无一可阶。（《艺文类聚》四十八）

◇谢敕使行江州事启

封畛遐旷，缠井奥实，陆海神皋，偏属兹境，兼以茂亲明德，维翰作镇，宣述条教，匡赞盛猷，自非问望兼弘，宁可擢膺嘉举。（《艺文类聚》五十。）

◇为息缵谢敕赐朝服启

玄冕素带，出自禁财，朱绂青纟兂，降於皇府，辉烛邻党，震耀街衢，姻族移听，朋侪改瞩，非臣琐弱，所能陈报。（《艺文类聚》六十七。）

◇与仆射徐勉书荐沈峻

五经传士庾季达须换，计公家必欲详择其人，凡圣贤可（《南史》作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闻讲肆，群儒刘、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南史》作弟）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於学者。（《梁书·沈峻传》，《南史》七十二。）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昔者异学争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乱道，龙树陈释迦之教，於是杨墨之党，舌举口张，六师之徒，辙乱旗靡。言神灭者，可谓学僻而坚，南路求燕，北辕首楚，以斯适道，千里而遥。圣上愍其迷途，爰奋天藻，钩深致远，尽化知神，俾此困蒙，均斯冰释，陈兹要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彼月照。弟子并以凡薄，沾窃恩纪，缨冕则天之朝，餐捉稽古之论，赞幸之诚，独知踊跃，猥颁告逮，谨用书绅。陆亻垂呈。（《弘明集》十。）

◇后阙铭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变商俗，汤黜夏政，虽革命殊乎因袭，揖让异於干戈，而晷纬冥合，天人启，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齐之季，昏虐君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刑酷然炭，暴逾膏柱，民怨神怒，众叛亲离，地无归，瞻乌靡托。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礻是万福，龙飞黑水，虎步西河，雷动风驱，天行地止，命旅致屯云之应，登坛有降火之祥，龟筮协从，人响附，穿胸露顶之豪，箕坐椎髻之长，莫不援旗请奋，执锐争先，夏首凭固，庸岷负阻，协彼离心，抗兹同德，帝赫斯怒，秣马训兵，严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连轴，巨槛接舻，铁马千群，朱旗万里，拆简而禽庐九，传檄以下湘罗，兵不血刃，士无遗镞，而樊邓威怀，巴黔底定。於是流汤之党，握炭之徒，守似藩篱，战同枯朽，革车近次，师营商牧，华夷士女，冠盖相望，扶老携幼，一旦云集，壶浆塞野，简食盈涂，似夏民之附成汤，殷士之窥周武，安老怀少，伐罪吊民，农不迁业，市无易贾，八方入计，四奥奉图，羽檄交驰，军书狎至，一日二日，非止万机，而尊严之度，不愆於师旅，渊默之容，无改於行阵，计如投水，思若转规，策定帷幄，谋成几案，曾未浃辰，独夫授首，乃焚其绮席，弃彼宝衣，归璇台之珠，反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车而天下大定，拯兹涂炭，救此横流，功均天地，明并日月。於是仰叶三灵，俯从亿兆，受昭华之玉，纳龙叙之图，类帝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群望，摄袂而朝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谋协上策，刑从中典，南服缓耳，西羁反舌，剑骑穹庐之国，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颡，凿空万里，攘地千都，幕南罢鄣，河西无惊。於是治定功成，迩安远肃，忘兹鹿骇，息此狼顾，乃正六乐，治五礼，改章程，创法律，置博士之职，而著录之生若云，开集雅之馆，而款关之学如市，兴建庠序，启设郊丘，一介之才必记，无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人识廉隅，家知礼让，教臻侍子，化洽期门，区宇《厝殳》安，方面静息，役休务简，岁阜民和，历代规模，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执厥中，以为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戴记显游观之言，周史书树阙之梦，北荒明月，西极流精，海岳黄金，河庭紫贝，苍龙玄武之制，铜雀铁凤之工，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化悬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晋氏浸弱，宋历威夷，礼经旧典，寂寥无记，鸿规盛烈，湮没罕称，乃假天阙於牛头，托远图於博望，有欺耳目，无补宪章，乃命审曲之官，选明中之士，陈圭置皋，瞻星揆地，兴复表门，草创华阙。於是岁次天纪，月旅太蔟，皇帝御天下之七载也，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兹盛则，兴此崇丽，方且趋以表敬，观而知法，物睹双碣之容，人识百重之典，作范垂训，赫矣壮乎。爰命下臣，式铭盘石，其辞曰：

惟帝建国，正位辨方。周营洛，汉启岐梁。居因业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阙，是惟旧章。青盖南洎，黄旗东指。悬法无闻，藏书弗纪。大人造物，龙德休否。建此百常，兴兹双起。伟哉偃蹇，壮矣巍巍。旁映重叠，上连翠微。布教方显，浃日初辉。悬书有附，委箧知归。郁崛重轩，穹隆反宇。形耸飞栋，势超浮柱。色法上圆，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俯临烟雨。前宾四会，却背九房。北通二辙，南凑五方。暑来寒往，地久天长。神哉华观，永配无疆。（《文选》。）

◇新刻漏铭（并序）

夫自天观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历明时，盈缩之度无准，挈壶命氏，远哉义用，揆景测辰，徼宫戒井，守以水火，分兹日夜，而司历亡官，畴人废业，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卫宏载传呼之节，较而未详，霍融叙分至之差，详而不密，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譬彼春华，同夫海枣，宁可以轨物字民，作范垂训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会稽，积水违方，导流乖则，六日无辨，五夜不分，岁躔阉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载也，乐迁夏谚，礼变商俗，业类补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风云律吕，坐朝晏罢，每旦晨兴，属传漏之音，听鸡人之响，以为星火谬中，金水违用，时乖启闭，箭异锱铢，爰命日官，草创新器，於是俯察旁罗，登台升库，则于地四，参以天一，建武遗蠹，咸和馀舛，金筒方圆之制，飞流吐纳之规，变律改经，一皆惩革。天监六年太岁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进御，以考辰正晷，测表候阴，不谬圭撮，无乖黍累，又可以校运算之暌合，辩分天之邪正，察四气之盈虚，课六历之疏密，永世贻则，传之无穷，赫矣焕乎，无得而称也。昔嘉量微物，盘盂小器，犹其昭德记功，载在铭典；况入神之制，与造化合符，成物之能，与坤元等契，勋倍楹席，事百巾机，宁可使多谢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传，银事未勒者哉？乃诏小臣，为其铭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无迹，天工罕代。乃置挈壶，是惟熙载。气均衡石，晷正权概。世道交丧，礼术销亡，遽迁水火，争倒衣裳。击刀舛次，聚木乖方。爰究爰度，时惟我皇。方壶外次，圆流内袭。洪杀殊等，高卑异级。灵虬承注，阴虫吐翕。倏往忽来，鬼出神入。微若抽兰，逝如激电。耳不辍音，眼无留盼。铜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临深罔战。授受靡愆，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来，日无藏往。分以符契，至犹影响。合昏暮卷，荚晨生。尚辨天意，犹测地情，况我神造，通幽洞灵。配皇等极，为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程。（《文选》、《艺文类聚》六十八。）

◇蠡杯铭

用迈羽杯，珍逾渠碗，实同蠡测，形均扑满。伊我疲病，独居无伴。所不比挹，谁诮谁缓。（《艺文类聚》七十三。）

◇志法师墓志铭

法师自说姓朱，名保志，其生缘乘梓，莫能知之。齐故特进吴人张绪、兴皇寺僧释法义，并见法师於宋太始初，出入锺山，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徵索酒肴，或数日不食，豫言未兆，悬识他心，一时之中，分身四处。天监十三年，即化於华林门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云：菩萨当去。尔後旬日，无疾而殒，忱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供厚，望方坟而陨涕，瞻白帐而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辞曰：

欲化毗城，金粟降灵。猗欤大士，权迹帝京。绪胄莫详，邑居罕见。譬彼涌出，犹如空现。哀兹景像，愍此风电。将导舟梁，假我方便。形烦心寂，外荒内辩。观往测来，睹微知显。动足墟立，发言风偃。业穷难诏，因谢弗援。慧云书歇，慈灯夜昏。（《艺文类聚》七十七。）

◇天光寺碑

法云旦聚，则浸润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则晖光烛於有顷。皇帝乃把神珠，握灵镜，击天鼓，撞地钟，驱日月之师，勒星辰之陴，九流外籍，五明内典，鸟策馀文，龙宫遗教，莫不神游房奥，迹遍门墙，思洞希微，言穷名象，珉阶凌虚，琼篱郁起，可使龙城愧饰，雁塔惭珍，日宇夺晖，月宫掩丽。昔者姬冰寿丘，载纪山川之目，丹陵负夏，仅传乡党之名，歌酒故邑，赐覆穷乎身世，埙篪旧里，高会止於当年。铭曰：

被物如露，偃民犹草。解髻传珠，抽衣受宝。化违宅火，功超河岸。舍我神居，兴兹灵馆。八袭丰殿，四柱高廊。并陈金璧，旁建玉箱。纵横杂树，间厕众芳。（《艺文类聚》七十六。）

◇释奠祭孔子文

於惟上德，是曰圣真。克明克俊，知化穷神。研几善诱，藏用显仁。利同道济，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离经辨志，济济洋洋。（《艺文类聚》三十八。）

◇请雨赛蒋王文

隆周祚胤，锺岳降精。聪明正直，得一居贞。无方无体，不疾不行。化驰九县，位冠百灵，东掩屡愆，西郊已戢，偶龙矫首，泥人鹤立，神听孔殷，灵应挥霍，倏睹翻伊，俄闻倒洛。乐周神毕，恩洽酒阑。灵谈抗袖，鬼笑投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兹且引，於万斯欢。（《艺文类聚》一百。）

◎陆云公

云公字子龙，亻垂从孙，举秀才，历宣惠武陵王平西湘东王行参军，入为尚书仪曹郎，知著作郎事，寻除著作郎，迁中书黄门郎，有集十卷。

◇星赋

汉武帝夜游昆明之池，顾谓司马迁、相如曰：星之明丽矣，考之於歌颂，求之於经史。龙尾著於虢童，天汉表於周士。既妖谣之体陋，嗟怨刺之蚩鄙，每郁悒而未摅，思命篇於二子。於是司马迁对曰：臣代典天官，绪由南正。捡之图籍，传之视听。臣闻连珠合璧，曜灵之所起也。春鸟秋虚，历数之所纪也。应黄锺而正位，建玉衡以辨方。五纬丽而周道，四野分而书疆。至如下方爽德，上元告变。或守位而易所，或凌光而掩炫。故夫应若转环，信如合契。俾明镜与元龟，宜敕身而炯戒。长卿操笺染翰，思溢情烦。迁延奉笔，继响而言曰：日隐於西，月生於东。重轮厶而时缺，上枝栖而未融。岂若帝车之独运，随圆盖而不穷。帝乃歌曰：白日没兮明月移，繁星曙兮情未疲。（《初学记》一星四。）

◇御讲般若经序

夫理臻毕竟，而照尽空寂，入三门而了观，导五浊而超津，譬兹烈炎，远众邪而不触，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趋道，自罗阅阐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说，弥勒表字於圆光，帝释念善於明咒，受持读诵，神力折於猛风，恭敬尊重，福利逾於宝塔，盖众圣之圆极，而万法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应物，送迎日月，纬络天地，镇三季之浇风，缉五际之颓俗，出临衢室，退事斋居，非以黄屋为尊，每以苍生为念，德遍区宇，未足显於至仁，理绝名言，更殷勤於密说，昔慧灯隐耀，法藏分流，二乘春驳，五部乖谬，诃黎狭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昙褊滞，未见沈珠之宝，自圣皇应期，探尽几妙，决散群迷，摧伏异学，极天宫之浩博，穷龙殿之秘深。於是大发菩提，深弘般若，永断烦惑，同归清净，润甘露於群生，转法轮而不息。上以天监十一年注释大品，自兹已来，躬事讲说，重以所明三慧，最为奥远，乃区出一品，别立经卷，亦由观音力重，特显普门之章，登住行深，乃出华严之品，故以撮举机要，昭悟新学者焉。大僧正慧令，盖法门之上首，亦总持之神足，愿等须提之问，遂同迦叶之请，乃启请御讲说斯经，有诏许焉，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讲金字般若波罗蜜三慧经於华林园之重云殿。华林园者，盖江左以来，後庭游晏之所也。自晋迄齐，年将二百，世属威夷，主多奢替，舞堂锺肆，等阿房之旧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弃声色，归倾宫之美女，共灵囿於庶人，重以华园毁折，悟一切之无常，宝台假合，资十力而方固，舍兹天苑，爰建道场，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法事，招集僧侣，肃肃神宇，结翠之阴，峨峨重阁，临丹雉之上，广博光明，有迈庵罗之地，身心安乐，实符欢喜之园。于时三春届节，万物舒荣，风日依迟，不寒不暑，瑞华宝树，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沦漪八德，洞启高门，云集大众，趋法席以沸喧，听鸣锺而寂静。皇太子智均悉达，德迈昙摩，舍三殿之俗娱，延二座以问道。宣城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发深心，并修净行，熏戒香以调善，服染衣而就列，荫映蝉冕，委蛇冠带，排金门，登玉阶者，济济成群。既而警跸北趋，戟东转，门扬清梵，傍吐香烟，被净居之服，升须弥之座，八种妙声，法言无滞，十方疏听，随类得解，甚深之义，在挹注而难竭，乐说之辩，既往复而弥新。至如宿学耆僧，亟沦偏执，专杖数论，未了经文，变小意以称量，仰天尊而发问。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网，示之迷方，归以正辙，莫不涣然冰释，欣然顶戴，若莲花之渐开，譬月初而增长，凡诸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驿，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载驰，闻大华而跃踊，头面伸其尽礼，赞叹从其下陈。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义，并名擅龙象，智晓江河，传习譬於泻瓶，讽诵同於疾雨。沙门释法隆，年将百岁，学周三藏，识洞八禅，说法度人，显名於关塞之北，闻中国应讲摩诃般若经，自远而至，僧正慧令，犹未启讲，京师道俗，亦不知御应讲也。至发讲之日，又有外国僧众，不可胜数，并众所不识，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岂劳驰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会稽贸阝县阿育王寺释法显，修习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郁多之思惟，亦同波仑之恳到，乃於讲所，自陈愿力，刺血洒地，用表至诚。昔剜体供养，析骨书写，归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虚说。凡讲二十三日，自开讲迄於解座，日设遍供，普施京师，文武侍卫，并加班赍。上光宅天下，四十馀年，躬务俭约，体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风雨，所居幄座，仅於容膝，外绝三驱之礼，内屏千锺之宴，膳夫所掌，岁撤万金，掖庭之费，年减巨亿，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挠海，盈息泉府，譬无尽於龙金，故能不劳人力，无损国度，财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讲也，灵异杂沓，不可思议，一则宫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则大地震动，备诸踊没。三则夜必澍雨，朝则晴霁，淑气妍华，埃尘不起，四则犍椎既鸣，讲筵将合，重肩彡圭毂，填溢四门，而人马调和，不相惊扰。五则所施法席，上坐万人，而恒沙大众，更无迫迮。六则四部旷远，咸闻妙说，轩槛之外，听受益明。七则净供遍设，厨匪宿办，妙食应时，百味盈溢。八则氛氲异香，从风满触，九则铿锵雅乐，自然发响。十则同声赞善，遍於虚空。斯盖先佛证见，诸天应感，超踊宝於昔灵，迈雨华於往瑞，是时率土藻，含灵庆悦，愿预福田，争事喜舍。上皆区其心迹，为发大愿。窃以一句奉持，尚生众善，二字经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阶胜报。况广运大乘，遍扬正法，等发慧根，同趣妙果；方当秘诸宝函，传彼金字，互万劫以光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得而称也。小臣预在讲筵，职参史载，谨录时事，以立今序。（《广弘明集》二十二。）

◇大伯碑

夫至仁至德，垂风垂化，内修训范，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载凝，而百年既终，遗爱斯轸，莫不肃虔寝庙，著名金石，遗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毁，增饰丹青，尧碑载焚，重睹刊勒。太伯膺庆二仪，协灵七曜，志轻天下，慈深万物，脱屣岐周，克攘之风斯举，端委扬越，衣冠之俗载成。重以仲雍扬波，延陵蹈节，民习敦厚，俗怀忠信，忧深思远，千载遗风，美哉洋洋，致足观也。昔沧州遁迹，箕山辞位，志守幽优，不越樽俎，犹以称首高节，标名往代。岂若吾君之子，义结民心，狱讼载归，讴歌屡请，能舍玉舆之贵，永袭皮冠之迹，悠然独往，信无德而称焉。吾启金车，晋迁紫盖，实号帝乡，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国，凄怆生悲，殉义希风，懦夫立志。（《艺文类聚》二十一。）

◎陆杲

杲字明霞，吴郡吴人，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卫军主簿，迁尚书殿中郎，免，後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迁征虏宜都王功曹史、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司徒从事中郎。梁台建，以为骠骑记室参军，迁相国西曹掾。及受禅，除抚军长史，母忧服阕，拜建威将军中军临川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右军安成王长史，拜御史中丞，迁秘书监、太子中庶子、光禄卿、出为义兴太守，迁为司空临川王长史，领扬州大中正，历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司徒左长史、左民尚书、太常卿，普通中历仁威将军、临川内史、金紫光禄大夫，大通初加特进，四年卒，年七十四，谥曰质子。

◇奏弹张稷

领军张稷，门无忠贞，官必险达，杀君害主，业以为常。（《南史》三十一《张稷传》。）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杲和南。伏览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夫从无住本，在默阻思，伏如来藏，绝难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执，宣远广然灭之难，传疑众谈，春沦旷稔。宸聪天纵，圣照生知，了根坠药，随方运便，遂乃辨礼矫枉，指孝示隅，良由迷发俗学，使俗以洗况道，（《宏明集》作「便浇俗以况道）惑资外文，即就外以明内，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据理，固以城堑三世，负荷群生，现在破暗，当来掴网，一牍之间，于何不利，片言之益，岂可缕，生因曩，庆至德同时，预奉馀论，顶戴踊跃，惠示不遗，深抱笃念。陆杲和南。（《弘明集》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煦

煦，杲弟，天监初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太子家令。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猥辱逮告。伏见至尊答臣下审神灭论，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窃闻圣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几其神，今日独奉梁诏，道载则万有挤其沦迷，德寿则九服扬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神均其摄受，劳民动物，千古咸其折服。法师智深决定，受持之持佥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谐克。陆煦和南。（《弘明集》十。）

◎裴子野

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人，齐广陵大守昭明子，永明中为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天监中除右军安成王参军。迁兼廷尉正，免，南袞州刺史萧景引为冠军录事，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徵拜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迁中书侍郎。大通初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卒，年六十二，赠散骑常侍，谥曰贞子，有《丧服传》一卷，《宋略》二十卷，《续裴氏家传》二卷，《众僧传》二十卷，《集》十四卷。

◇寒夜赋（《梁书·谢徵传》，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徵，徵为《感友赋》以酬之、盖《艺文类聚》删直宿二字，非别有一赋也。）

何四序之平分，处修冬而多虑。眷摇落兮遵尽，悲荏苒其云除。日腕晚而易潜，夜悠长而难曙，既而庭流皓月，阶被凝霜。风吹衣而懔懔，气空积而苍苍，袭重裘兮弗燠，炽朱火兮无光。门萧条而昼闭，夜寂寞兮无人。疏三迳以负汲，结二耦而为宾。（《艺文类聚》五。）

◇游华林园赋

谅无庸於殿省，且栖迟而不事。譬笼鸟与池鱼，本山种而有思。伊暇日而容与，时遨游以荡志。正殿则华光弘敞，重台则景阳秀出。赫奕焕，阴临郁律。绝尘雾而上征，寻云霞而蔽日。经增城而斜趣，有空ぁ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风而自栗。溪谷则沱潜派别，峭峡则险难壁立。积峻窦，溜（疑脱二字）阑干。草石苔藓，驳荦丛攒。既而登望徒倚，临远凭空。广观逖听，靡有不通。（《艺文类聚》六十五。）

◇卧疾赋

旅闻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忧，无筋力以为礼，聊卧疾以来休。是时冻雨洒尘，凉阴满室，风索索而傍起，云霏霏而四密。尔乃高歌莫和，旨酒时倾。洗然尚想，何虑何营。（《艺文类聚》七十五。）

◇喻虏檄文

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经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揆乱反正，君临亿兆，休牛放马，载戢干戈，思与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昔者晋失其序，天笃降丧，而四夷交侵，小雅尽缺。宋之初载，实有武功，秦晋之墟，频枭僭伪，末叶陵迟，遂亡淮济，旷日长久，莫能克复。朕爰初创业，思闲宁静，保大定功，未遑远略，而狡虏游魂，不式王命，朕谓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矜此涂炭，用寝兵革。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於军旅，妇女疲於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四方同集，九服齐契，譬犹翻东海以注萤氵爵，倒昆仑以压蝼蚁，其身縻烂，岂假多力？尔二周故老，六辅大姓，蒙耻俯首，有自来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时。昔由余入秦，礼以卿佐，日降汉，华貂七叶，苟有其才，岂无大位？（《艺文类聚》五十八。案《梁书·裴子野传》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

◇雕虫论（并序）

宋明帝博好文章。（《通典》作史。）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通典》此下有国字。）有祯祥，及（《通典》此下有行字。）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於课限，或买以应诏焉。於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於时矣。梁鸿胪卿裴子野论曰。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磨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应（《通典》作邕）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通典》此下有诗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通典》作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ひ，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通典》作曹。）无被於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通典》此下有遗字。）风也，若季子聆（《通典》作於）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通典》作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文苑英华》七百四十二、《通典》十六作选举论，无序。）

◇宋略总论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克国得隽，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晋宣，怀荒伐叛之劳，而夷边荡险之力。□□百胜，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而论者矣。有脱文。政足行阵之间，（有脱文。）却孙恩蚁聚之众，一朝奋臂，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迴戈内赴，则五岭靡馀妖，命孙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龄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交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门巨野之隘，指麾开辟，关头霸上之□，曾莫藩蓠，虏其酋豪，迁其重宝，登未央而洒酒，过长陆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载干戈，休兵□水，彤弓纳□，肇有宋都，蒂芥必除，华夷莫拒，然後请□上帝，步骤前□，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无愧色，古之所谓义取天下者，斯之谓乎。若其提挈草创，则魏□何刘，辅相总□则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其武，傅亮谢晦纬其文，长沙以冢弟共艰难，武烈以清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云合雾集，若榱椽之构大厦，众星之仰河汉，或取之於民举，或得之於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效，爵不妄加，官无私谒，晋末所以荒济淆混，阿党容纵，莫不驱扫革易，与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国不为陋，民勤征戍，而下无怨ゥ，品令宥密，赏罚端平，远无不怀，迩无不附，属为郡县者，则南过交趾，西包剑阁，北划黄河，而绕东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岁，天子负务怀，以燕代为戎，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愿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反，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兴即年献世，营阳王狎于弗训以败舆，太祖宽肃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来应宝命，沈明内断，不欲政由宁氏，克灭权逼，不使芒刺在躬，亲临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强宣当时之宜，吏久其职，育孙长子，民乐其生，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无思不服。每驾巡幸，箫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爱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诛，继求内相，王弘处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违，王华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载，谢弘微王昙首，以沈密赞枢机，徐□王僧绰，以体国彰义信，谢方明刘道生，以治惠称良能，高简则令明，清贵则王旧，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有藻丽之钜才，儒雅则裴荀何傅，擅师表之高学，刚亮骨鲠，则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则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则江夏、衡阳、庐陵、隋王、建平、临川、新喻，或清令而审，或文敏而洽，皆博爱以礼士，明靡以流誉，十三四年，为多士矣。上亦蕴籍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宴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淑慎规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职，威仪轻佻者，不齿於乡闾，公宫非傧羽不来庭，私家非轩盖不逾国，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命将受律，指日如期，檀萧薄伐，则南登象浦，刘裴爰整，则西践仇池，良驹巨象，充塞外废，奇琛环货，下逮百辽，禽兽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绳山讽海之译，岁且十馀，江东以来，有国有家，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虏方强，周韩岁扰，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设穹庐於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斗，谋臣智士，折挠而无可称，天子乃朝飨单于，临江高会，於是起尽尸之役，贷富室之财，舳舻千里，缘江而陈，我守既严，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归我追奔之师，橐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以北萧然矣。重以含章巫蛊，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闻，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祸，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当历数，正位天居，聪明绚达，博闻强记，威可以整法，智足以胜奸，君人之略，几将备矣。一时之风流领袖，则谢庄、何偃、王、蔡兴宗、袁ダ、袁粲，御武名将，则沈庆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洁清以秀雅，或骁果以步类，因以轨道，廓之中方，知向时之士，若颜竣之经纶忠劲，匪躬谅直，虽晋之狐赵，无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间，方逞其欲，拒谏是己，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礼度自肃，思皇武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则汉之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纵，师旅荐兴，边鄙蹙迫，人怀苟且，朝无纪纲，内宠方议共安，外物已睹其败已。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载。（载同戴谓戴法兴戴明宝）太宗晏驾，亦托孤於王阮，渫近之道同归，冲人之衅如一，然宋祚未绝於永光，更以宗王之见窘，水德遂亡於後□实由强臣之受辱，且顾命群公，从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机，绮靡唐虞之际，於是蔚炳胥变，明命就迁，俯仰之间，兴衰易用矣。周自平王东迁，崎岖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汉自章和以降，颠覆阉竖，其後百有馀载，而献始禅之。何则？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闻夫鸿荒者难为虑，因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而况太宗为之驱除，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蹙，枝叶遂摧，斯则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将亡，殷辛夏癸，相去数百年间，异世而後出；宋则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载，而降虐过於二君，斯则天之所弃，笃於前王者也。天意入事，其微如是，虽欲勿，其可得乎？若乃拯厥涂炭，蒙逆取之辱者，汤武之志也。私Θ当路，饰揖让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应天从民，道有优劣，故宗庙社稷，修短异数，不然，则何殊尤缅邈，如斯之远也。夫山岳崩颓，必有朽坏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临危亡而抚理运，未有不扼腕流连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败得失，著乎行事，从而言之，载於篇矣。系叙非所以创业垂统，而怀其旧俗遗风，逮於贤人君子，英声馀论，以附于兹，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其年终于位，书则未遑述作，齐兴後数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於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翦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岂以勒成一家，贻之好事，盖司典之後，而不忘焉。（《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四。）

◇宋略泰始三叛论

昔齐桓公矜于葵丘，而九国叛，曹公不礼张松，而天下分，一失豪厘，其差远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满百里，卒有离心，士无固色，而能开诚心，布款实，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荡，宇内褰开。既而六车献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贾其馀威，师出无名，长淮以北，倏忽为戎，惜乎，若以向之虚怀，不骄不伐，则三叛奚为而起哉？（三叛薛安都毕众敬常珍奇也。）高祖虮虱生甲胄，经启疆场，後之子孙，日蹙百里，播获堂构，岂云易哉？（《通鉴》一百三十二。）

◇又明帝诛诸弟论

夫噬虎之兽，知爱己子，搏狸之鸟，非护异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气，既迷在原之天属，未识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终，非天废也。夫危亡之君，未尝不先弃本枝，妪煦旁孽，推诚嬖狎，疾恶父兄，前乘覆车，後来并辔。猎使仲叔有国，犹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将七庙绝祀，曾是莫怀，甘心才前落。晋武背文明之托，而覆中州者贾后，太祖弃初宁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祸福无门，奚其豫择，友于兄弟，不亦安乎？（《通鉴》一百三十三。）

◇宋略选举论

官人之难，先王言之详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志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後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也，州郡积其功能，然後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之於朝，三公参其得失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一贤之进，其课也详，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止也已。击毂攘袂，填彼寺台，求者干进，以务必得，加之以谄默黩，吏曹按阀阅而选举，不遑访采於乡邑，父诲其子曰，不索何获，兄励其弟曰，努力窥觎，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而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通典》十四、《通鉴》一百二十八。）

◇又

书云贵贵，为其近於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犹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轼闾拥，无绝於时，其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亦成风俗。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弘退让，厉德兴化之道也。（《通典》十六、《通鉴》一百二十八。）

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素，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阴，召祸宜哉。（《通鉴》一百二十八。）

◇宋略乐志叙

先王作乐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节群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曾去其乐，而无非僻之心。以及周道衰微，吕失其序，乱代先之以忿怒，亡国从之以哀思，优杂子女，荡目淫心，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慢为环玮，会同飨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群臣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通典》一百四十一。）

◇刘虬碑

受川岳之英灵，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静，皓乎若寒霜之洁，千仞不足议其高，万顷不足畴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贯乎幽显，庐乎墓所，而暴兽去之，墟里赖焉，樵苏无犯。及其长也，捧檄动容，薄游下邑，甘露零於丰草，蒲密致於时雍，有以见贤人之行，动天地，感鬼神，疾乎影响，如斯之美者矣。夫声名藉甚，群公侧席，凿室林皋，面流傍陇，咫尺荆衡，表里巫梦，树蕙滋兰，芜没庭户，平畴翠潋，千里极目，信物外之神区，幽居之胜境。昔许子将谓太丘道广，广则不周，仲举性峻，峻则少纳，峻而纳，广而周，君於二陈，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学，则儒者师之，所明释氏之教，则净行传之，所著文集，则辞人录之。铭曰：

滔滔江汉，实纪南国。笃生居士，高明柔克。峨峨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义，惟民惟则。筑室皇壤，考郛郭。坐卧山樊，啸歌林薄。亲致甘旨，躬餐上药。优哉游哉，且以行乐。九丘八索，百家群史。西河疑圣，华阴成市。悠哉荆梦，逖矣江，辎结辙，羔雁成群。监观令范，式如金玉。君子徽猷，谁其与属。畴咨故老，遵扬实录。（《艺文类聚》三十七。）

◇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上建显号，垂鸿名，广大配乎天地，光华象平日月，长驾远抚，横逸乎都外，策镜区域，充塞乎无垠，上冠九陔，旁济八表，制礼以告成功，作乐以彰治定，福应允臻，祥庆符合，六府孔修，九官咸事。於往岁也，有司奏以湘东王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既而下车为政，振民育德，循名责实，举无遗虑，若夫据馈累起，求贤如不及，卑身折节，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园，辟书交乎涂路，求馀论於故府，想遗风於旧哲，延儒生於东卜，命文学於後车，重门洞启，列筵广置，四民总至，狱讼殷集，王兼而治之，绰有馀裕，上弘其礼，下悦其风，虚往实归，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敛衽，千里之间，有怀必亮，躬亲劝课，赋政授时，辨相物宜，务尽地利，由是仍岁有秋，馀粮栖亩，是以缙绅先生，愀然相顾，遂造象魏，拜而陈之。有诏报曰，纤介之善，春秋必书，吏民归美，难用抑绝。於是二三君子，欢得所奏，乃择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选辞，兴事篆刻，俾万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铭曰：

茫茫禹迹，经启万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画野分疆。猗欤帝子，日就月将。疏爵分品，奄有潇湘。君王光启，既表南国。肇允神童，翻飞上德。道达玄徵，优游翰墨。行成师范，文为丽则。帝曰尔诣，出康庶绩。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显允，洵美且丽。夙夜乾乾，有隆无替。光赞大朝，庇民济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艺文类聚》五十二。）

◇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

法师讳智称，河东闻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浍之清源，禀河山之秀质，蓄灵因於上叶，感慧性於阎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备，温良恭俭，体以得之然而天韵真确，含章隐曜，沈渐人群，莫能测其远迩，盖由径寸之华，韬光浚壑，盈尺之窦，未剖联城，鉴观者罔识其巨丽，逖听者弗得其鸿名，羁束戎旅，俯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览众经，退而叹曰：百年倏忽，功名为重，名不常居，功难与毕，且吉凶悔吝，孔书已验，变化起伏，历圣未称，安知峥嵘之外，寥廓之表，笼括幽显，大援无边者哉？彼有师焉，吾知归矣。遂乃长揖五忍，敛衽四依，挫锐解纷，於是乎尽。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禅师者，苦节洞观，郁为帝师，上人闻风自托，一面尽礼，印公言归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垒，诚感人天，信贯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场。既而敬业承师，就贤辨志，遨游九部，驰骋三乘，摩罗之所宣译，龙王之所韬秘，虽且受持讽诵，然未取以为宗。尝谓摄心者迹，迹密则心检，弘道者行，行察则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礼，闲邪迁善，莫尚乎律，可以驱车火宅，翻飞苦海，瞻三途而勿践，历万却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谓欤。乃简弃枝叶，积思根本，顿辔洗心，以为己任。於是曳锡踽步，千里游学，拥经持钵，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过澧浦，周流华夏，博采奇闻，土木形骸，琬琰心识，靡高不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坚不攻，寝之所安，席不及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从师四讲，教逸功倍，而业盛经明，每称道不坠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学，何讵常师。于时冥隐二上人，先辈高流，凤鸣西楚，多宝颖律师，洽闻温故，翰起东都，法师之在江陵也，禀冥隐为周旋，爰及还京洛，以颖公为益友，皆权衡殿最，言刈菁叶，舍卩稗而膳稻粱，会盐梅而成鼎饪，其理练，其旨深，肤受末学，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讲十诵於震泽，阐扬事相，咫尺神道，高谈出云汉，精义入无间，八万威仪，怡然理畅，五部章句，涣尔同波。由是後进知宗，先达改观，晖光令问，於斯藉甚。法师应不择方，行有馀力，清言终日，而事在其中，立楼云於具区，营筵祚於建业，令不待严，房栊肃静，役不加迅，栋宇骈罗。自方等来仪，变梵为汉，鸿才矩学，连轴比肩，法华维摩之宗。往往间出。涅成实之唱，处处聚徒，而律藏宪章，於时最寡，振裘持领，允属当仁。若夫渊源浩汗，故老之所回惑，峻阻隐复，前修之所解架，皆剖析毫厘。粉散胶结，钩深致远独悟胸怀，故能使反户之南。弯弓之北，寻声赴响，万里而至，门人岁益，经纬日新，坐高堂而延四众，转法轮而朝同业者，二十有馀载。君子谓此道，於是乎中兴，绝庆吊，屏流俗，朱门华屋，靡所经过。齐竟陵文宣王，顾轻千乘，虚心八解，尝请法师讲於邸寺，既许以降德，或谓宜修宾主，法师笑而答曰：我则未暇。及正位函文，始交凉燠。时法筵广置，髦士如林，主誉既驰，客容多猛，发题命篇，疑难锋出，法师应变如响，若不留听，囿辨者土崩，负强者折角，莫不迁延徙靡，亡本失支，观听之流，称为盛集，法师性本刚克，而能悦以待问，发言盈庭，曾无忤色，虚己博约，咸竭厥才，依止疏附，训之如一。少壮居家，孝于惟友，脱屣四摄，爱著两忘，亲党书介，封而不发，内恕哀蹙，抑而不临，常曰道俗异故，优陀亲承音旨，宁习其言，而忽其教？烦恼煦濡，萧然顿遣。法师之於十诵也，始自吴兴，迄于建业，四十有馀讲，撰义记八篇，约言示制，学者传述，以为妙绝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齐永元三年迁神干建康县之安乐寺，僧尼殷赴，若丧昆姊，谅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简，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诱，甄藻罔遗於时，临财廉，取予义，明允方大，处变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华，不能充其量，盖净行之仪表，息心之轨则欤。弟子道进等，感梁木之既摧，恸德音之永，俾陈信而有徵，庶流芳而无愧。（《广弘明集》三十二。）

◇司空安城康王行状

降七纬之祯灵，五行之正性，璋博达，清明在躬，学无常师，希风乎孔甫，几神殆庶，谅亚迹乎颜生，悦礼敦诗，方昔人而有裕，既明且哲，体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内润，夏侯玉树之谈，卫璧人之目，又授使持节郢川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举，仁恕以怀君子，刑宪以肃小人，位烦以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离则易，霈如时雨，芬若兰荪，所去见思，所居称治。遘疾薨竟陵之石梵，时年四十四。皇上震天伦之悼，庶僚怀人百之感，诏赠司空常侍，王如故，礼也。自巴濮以东，郾邓以北，方舟连骑，赴者如云。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践境之识，羊祜去亡，市人有罢归之恸，若公恩结三楚，亦异出一时之公，幼无择言，长无择行，立功以庇物，执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虚闲，居处冲约，终日清静，如布素焉。（《艺文类聚》四十五。）

卷五十四

◎张充

充字延符，吴郡人，宋太光禄大夫永从孙。齐永明中，行抚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武陵王友，免，起为中书侍郎，转给事黄门侍郎明帝镇军长史，出为义兴太守，历太子中庶子，迁侍中。梁台建，以为大司马谘议参军，迁梁国郎中令祠部尚书，领屯骑校尉，转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天监初除太常卿，迁吏部尚书，出为晋陵太守，徵拜国子祭酒，历左卫将军、尚书仆射，除吴郡太守，十三年卒，赠侍郎、护军将军，谥曰穆子。

◇与王俭书

吴国男子张充致书於琅邪王君侯侍者，顷日路长，愁霖韬晦，凉暑未平，想无亏摄，充幸以鱼钓之闲，镰采之暇，时复以卷轴自娱，逍遥前史，从横万古，动默之路多端，纷纶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圆行方止，用之异也，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善御性者，不违金石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圆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带之高，河南降玺言之贵。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怀，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贫自澹，介然之志，峭耸霜崖，确乎之情，峰横海岸，票乡缨天阁，既谢廊庙之华，缀组云台，终惭衣冠之秀，所以摈迹江皋，徉狂陇畔者，实由气岸疏凝，情涂狷隔，独师怀抱，不见许於俗人，孤秀神崖，每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压於当年，叔阳举，甚禀乎千载。充所以长群鱼鸟，毕影松阿，半顷之田，足以输税，五亩之宅，树以桑麻，啸歌於川泽之间，讽咏於渑池之上，泛滥於渔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识焉。若夫惊岩罩日，壮海逢天，竦石崩寻，分危落仞，桂兰绮靡，丛杂於山幽，松柏森阴，相缭於涧曲，元卿於是乎不归，伯休亦以兹长往。若乃飞竿钓渚，濯足沧洲，独浪烟霞，高卧风月，悠悠琴酒，岫远谁来，灼灼文谈，空罢方寸，不觉郁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风，何尝不眷，聊困疾隙，略举诸襟，持此片言，轻枉高听，丈人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入朝则协长倩之诚，出议则抗仲子之节，可谓盛德维时，孤松独秀者也。素履未详，斯旅尚眇，茂陵之彦，望冠盖而长怀，霸山之氓，伫衣车而耸叹，得无惜乎？若鸿装撰御，鹤驾轩空，则岸不辞枯，山被其润，奇禽异羽，或岩际而逢迎，弱雾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烟，乍林端而庵蔼，东都不足奇，南山岂为贵。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蚕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觅知己，造时人，聘游说，蓬转於屠博之间，其欢甚矣。丈人早遇承华，中逢崇礼，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乡下之言，谬延於造次。然举世皆谓充为狂，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是以披闻见，埽心胸，述平生，论语默，所以通梦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关山阻，书罢莫因。傥遇樵者。妄尘执事。（《梁书·张充传》。）

◎张率

率字士简，充从弟，宋右光禄大夫永孙。齐建武初为著作佐郎，举秀才，除太子舍人，迁尚书殿中郎、太子洗马。梁台建，为相国主簿。天监初为鄱阳王友，迁司徒谢ㄱ掾，进秘书丞，历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云麾晋安王中记室，随府转宣毅谘议参军，除中书侍郎，复为晋安王宣惠谘议，领江陵令，随府迁江州谘议，领记室，出监豫章临川郡，还除太子仆，迁招远将军、司徒右长史、扬州别驾，又迁太子家令、黄门郎，出为新安太守，有《文衡》十五卷，集三十八卷。

◇绣赋

寻造物之妙巧，固饬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绣，自帝虞而观风。杂藻火於粉米，郁山龙与华虫。若夫观其缔缀，与其依放。龟龙为文，神仙成象。总五色而极思，藉罗纨而发想。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形。既绵华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明。若春隰之扬花，似秋汉之含星。巳间红而约紫，又表玄而裹素。间绿竹与蘅杜，杂青松与芳树。若乃邯郸之女，宛洛少年。顾影自媚，窥镜自怜。极车马之光饬，尽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阁，不息未而反本，吾谓遂离乎浇薄。（《初学记》二十七。）

◇河南国献舞马赋应诏（并序）

臣闻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故礼称骊，诗诵骝骆，先景遗风之美，世所得闻，吐图腾光之异，有时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区夏，广运自中，员照无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贽，风被之域，越险效珍，令服鸟号之骏，余豢龙之名，而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曰：

维梁受命四载，元符既臻。协律之事具举，胶庠之教必陈。檀舆之用已偃，玉辂之御方巡。改帝文而率通，披皇图以大观。庆惟道而必先，灵匪圣其谁赞。见河龙之瑞唐，瞩天马之祯汉。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条而共贯。询国美於斯今，迈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烛幽，扬义声而远斥。固施之於不穷，谅无所乎朝夕。并承流以请吏，咸向风而率职。纳奇贡於绝区，致龙媒於殊域。伊况古而赤文，爰在兹而朱翼。既效德於炎运，亦表祥於尚色。资皎月而载生，祖河房而挺授。种北唐之绝类，嗣西宛之鸿胄。禀妙足而逸伦，有殊姿而特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环旋於齐夏，知蹈於ε金奏。超六种於周闲，逾八品於汉。伊自然之有质，宁改观於肥瘦。岂徒服皂而养安，与进驾以驰骤。尔其挟尺县凿之辨，附蝉伏免之别。十形五观之姿，三毛八肉之势。臣何得而称焉，固已详於前制。徒观其神爽，视其豪异。轶跨野而忽逾轮，齐秀骐而并末驷。贬代盘而陋小华，越定单而少天骥。信无等於漏面，孰有取於决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游，逾禹益之所未至。将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辔。若迹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润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储思。既而机事多暇，青春未移。时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镐饮之故实，陈洛宴之旧仪。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国良於民俊，列树茂於皇枝。纷高冠以连衽，锵鸣玉而肩随。清辇道於上林，肃华台之金座。望发色於绿苞，伫流芬於紫裹。听磬之毕举，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阕，及九变之已成。均仪禽於唐序，同舞兽於虞廷。怀夏后之九代，想陈王之紫も。乃命涓人，效良骏，经周卫。入钩陈，言右牵之已来，宁执朴而後进。既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龙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凫。既就场而雅拜，时赴曲而徐趋。敏躁中於促节，捷繁外於惊桴。骐行骥动，兽发龙骧。雀跃燕集，鹄引凫翔。妍七盘之绰约，陵九剑之抑扬。岂借仪於プ袂，宁假器於髦皇。婉眷投倾，俯膺合雅。露沫喷红，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灵，驯惠养於丰夏。郁风雷之壮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业，绅群后，诚希未光。天子深穆为度，未之访也。何则？进让殊事，岂非帝者之弥文哉？今四卫外封，五岳内郡。宜弘下禅之规，增上封之训。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运。将绝尘而弭辙，类飞鸟与巨虚。总三才而驱鹜，案五御而超摅。翳卿云於华盖，翼条风於属车。无逸御於玉轸，不泛驾於金舆。饬中岳之绝轨，营奉高之旧墟。训厚况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献。垂景炎於长世，集繁社於斯万。在庸臣之方刚，有从军之大愿。必自兹而展采，将同界於庖辉，悼长卿之遗书，悯周南之留恨。（《梁书·张率传》天监四年三月，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

◎殷芸

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齐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入梁为西中郎主簿後军临州王记室，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直东宫学士省，有《小说》十卷。

◇与到溉书

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谁托。（《梁书·任传》出为新安太守，卒於官舍，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

◎殷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钧字季和，芸族人。晋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孙，尚永兴公主。天监初拜驸马都尉，除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迁骠骑从事中郎、中书郎、太子家令、给事黄门侍郎、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东宫学士，领国子博士左骁骑将军，出为明威将军临川内史，迁五兵尚书，不拜，更授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改领中庶子，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中大通四年卒，谥曰贞子，有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

◇答昭明太子

奉赐手令，并缪道臻宣旨。伏读感咽，肝心涂地，小人无情，动不及礼，但禀生劣，假推年岁，罪戾所锺，复加横疾。顷者绵微，守尽晷漏，目乱玄黄，心迷哀乐，惟救危苦，未能以远理自制，姜桂之滋，实闻前典，不避粱肉，复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忧愍，谨当循复圣言，思自补续，如脱申延，实由亭造。（《梁书·殷钧传》。）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性与天道，诚不得闻，徒观二谛兼通，三圣俱阐，片言析妙，半字合灵，辞存五礼之中，旨该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纪地，犹日月之丽天，伏读欢愉，魂影相庆，何者？弟子夙陶玄化，乃长不亏，常恐识业未弘，中涂回枉，或端然静念，心翔翔而靡薄，或吐言设论，时见屈於辩聪。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径，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发蒙，且服且诵，永为身宝，数日来公私牵挽，还辄顿卧，未即白答，衔眷弥深，殷钧和南。（《弘明集》十。）

◎高爽

爽，广陵人。齐永明中，王俭领丹阳尹，举郡孝廉。梁初历中军临川王参军，出为晋陵令，坐事系狱，遇赦免。

◇答前晋陵令刘书

高晋陵自答。（《南史卡彬传》。）

◇答人告蹶书

守羊无食，何不货羊籴米。（同上，有人送书与爽告蹶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

◇题延陵县孙抱鼓

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南史》卡彬传》）

◇屐谜谕孙廉

刺鼻不知嚏，蹋高不知嗔，齿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梁书·孙谦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庾昙隆

昙隆，齐建武初通直散骑常侍。入梁为大中大夫，迁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请临海王改封外州启

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驰，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宇，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出典外州。（《南齐书·巴陵王昭秀传》。）

◇郊坛不起瓦屋启

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太始薄加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於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埽地而祭，於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愜群望。（《南齐书·礼志》上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

◇又

祭天尚质，泰汉以来，郊兆坛域，无立宫室，以明谦恭。（《通典》四十二，永明元年，案此与前启略同，惟作永明为异，昙隆作昙崇，避唐讳。）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见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昏蒙启悟，焕尔照朗。夫至理龟寂，道趣空微，上圣极智，乃当穷其妙实，步浮生自不辨深达玄渊，（《广明集》此句作：「下凡浮生，自不辨其玄渊」）如闻立论者，经典垂训，皆是教迹，至於在佛，胡书诡怪，难以理期，此则言语道断，仰劳圣思，为臣下剖释，群情岂不欣赞？铭挹明旨，抱用始终，法师曲诲，弥增惭戢。弟子庾昙隆和南。（《弘明集》十）

◎王屮

屮字简栖，琅邪临沂人，为郢州从事，齐国录事参军、征南记室。梁天监四年卒，有《法师传》十卷，《集》十一卷。（案王屮似当入梁，而隋志注列於齐谢之下，岂入梁不仕邪？）

◇头陀寺碑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闻挹朝夕之池者，无以测其浅深，仰苍苍之色者，不足知其远近；况视听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灭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启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语彝伦者，必求宗於九畴，谈阴阳者，亦研几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识妙物之功，万象已陈，悟太极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兹乎。然爻系所筌，穷於此域，则称谓所绝，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则高谢四流，推之於无，则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随迎不见其终始，不可以学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盘（六臣作「」）之蕴也。夫幽谷无私，有至斯响，洪锺虚受，无来不应，况法身圆对，规矩冥立，一音称物，宫商潜运，是以如来利见迦维，托生王室，凭五衍之轼，拯溺逝川，开八正之门，大庇交丧，於是玄关幽才建，感而遂通，遥源浚波，酌而不竭，行不舍之檀，而施洽群有，唱无绿之慈，而泽周万物，演勿照之明，而鉴穷沙界，导亡机之权，而功济尘劫，时义远矣，能事毕矣。然後拂衣双树，脱屣金沙，惟恍惟惚，不不昧，莫系於去来，复归於无物，因斯而谈，则栖遑大千，无为之境不桡，焚燎坚林，不尽之灵无歇，大矣哉。正法既没，象教陵夷，穿凿异端者，以违方为得一，顺非辩伪者，比微言於目论，於是马鸣幽赞，龙树虚求，并振颓纲，俱维绝纽，荫法云於真际，则火宅晨凉，曜慧日於康衢，则重昏夜晓，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师，九十六种无藩篱之固。既而方广东被，教肄南移，周鲁二庄，亲昭夜景之凿，汉晋两朝，并勒丹青之饰，然後遗文间出，列刹相望，澄什结辙於山西，林远肩随乎江左矣。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南则大川浩汗，云霞之所沃荡，北则层峰削成，日月之所回薄，西眺城邑，百雉纡馀，东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胜地也。宗法师行璧，拥锡来游，以为宅生者缘，业空则缘废，存躯者惑，理胜则惑亡，遂欲舍百龄於中身，殉肌肤於猛鸷，班荆荫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後军长史、江夏内史会稽孔府君讳觊，为之草开林，置经行之室。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江安伯、济阳蔡使君讳兴宗，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焉。以法师景行大迦叶，故以头陀为称首。後有僧勤法师，贞节苦心，求仁养志，纂堂宇，未就而没，高轨难追，藏舟易远，僧徒阒其无人，榱椽毁而莫构，可为长太息矣。惟齐继五帝洪名，纽三王绝业，祖武宗文之德，昭升严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启兴服，是以惟新旧物，康济多难，步中雅颂，骤合韶，炎区九译，沙场一候，粤在於建武焉，乃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观政藩维，树风江汉，择方城之令典，酌龟蒙之故实，政肃刑清，於是乎在。宁远将军长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刘府君讳，智刃所游，日新月故，道胜之韵，虚往实归，以此寺业废於已安，功坠於几立，慨深覆篑，悲同弃井，因百姓之有馀，间天下之无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悦来，工以心竞，互丘被陵，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就远，层轩延袤，上出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夕露为珠网，朝霞为丹ぬ，九衢之草千计，四照之花万品，崖谷共清，风泉相涣，金资宝相，永藉闲安，息心了义，终焉游集，法师释昙珍，业行淳，理怀渊远，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劳事功，既镂文於钟鼎，言时称代，亦树碑於宗庙，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敢寓言於雕篆，庶仿佛於众妙。其辞曰，质判玄黄，气分清浊。涉器千名，含灵万族。淳源上派，浇风下黩。爰流成海，清尘为岳。皇矣能仁，抚期命世。乃眷中土，聿来迦卫。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鉴四门，幽求六岁。亦既成德，妙尽无为，帝献方石，天开渌池，祥河辍水，宝树低枝。通庄九折，安步三危。川静波澄，龙翔云起。耆山广运，给园多士。金粟来仪，文殊戾止。应乾动寂，顺民终始。法本不然，今则无灭。象正虽阑，希夷未缺。於昭有齐，式扬洪烈。释网更维，玄津重，惟此名区，禅慧攸托。倚据崇岩，临睨通壑。沟池湘汉，堆阜衡霍。无々亭皋，幽幽林薄。媚兹邦后，法流是挹。气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灵宇，载怀兴葺。丹刻飞，轮奂离立。象设既辟，容已安，桂林冬燠，松疏夏寒。神足游息，灵心往还，胜幡西振，贞石南刊。（文选。）

◎曹思文

思文，（一作文思）齐永泰时领国子助教，梁受禅，为尚书讼功郎，有《孝经注》一卷。

◇国讳不宜废学表

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於古典，虎门炳於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武立学，爰洎元始，百馀年中，未尝暂废，其间岂无国讳矣。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德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谘谋焉，於以行礼焉，故记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学，执有罪，反释奠於学。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以教诸侯悌也，於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大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大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大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雅儒，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乡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庠议。南齐书礼志上，永泰元年，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又见通典五十三。

◇诸侯祭五庙议

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庙，诸侯始封，即祭五庙。隋书礼仪志二，中兴二年，梁武初为梁公，曹文思议祠部郎谢广等并驳之，遂不施用，案，文思思文，必非两人，当有一误。

◇上武帝启难范缜神灭论

思文启，窃见范缜神灭论，自为宾主，遂有三十馀条，思文不惟暗蔽，聊难论大旨二条而已，庶欲以此倾其根本，谨冒上闻，但思文情用浅匮，惧不能徵折诡经，仰黩天照，伏追震悸，谨启。（弘明集。）

◇又启

思文启，始得范缜答神灭论，犹执先迷，思文料其理致，冲其四证，谨冒奏闻，但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仰尘圣鉴，伏追震悚，谨启。（同上。）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送敕书，弟子适近亦亲奉此旨，范中书遂迷滞若斯，良为可慨，圣上深惧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诏，此旨一行，虽复愚暗之识，了知神不灭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为难，今附相简，愿惠为一览之，折其诡经不寻，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弘明集十。）

◇难范缜神灭论

论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难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则合而为用，死则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并神游於帝所，帝赐之钧天广，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论言，形灭则神灭者，斯形之与神，应如影响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则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独游帝，而欣欢於钧天广乐乎，斯其寤也魂交，故神游於蝴蝶，即形与神分也，其觉也形开，蘧蘧然周也，即形与神合也，然神之与形，有分有合，合则共为一体，分则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复归於土，而魂气无不之也，斯则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经史明证，灼灼也如此，宁是形亡而神灭者也。

论曰，问者曰，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圣人之教然也，所以达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也，难曰，今论所云，皆情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非圣旨，请举经记，以证圣人之教，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灭，复谁配天乎，复谁配帝乎，且无神而为圾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无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圣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设欺妄以立教者，复何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哉。

原寻论旨，以无鬼为义，试重诘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祢也，记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神既无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送，迎来而乐，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虚泪於丘体，斯则夫子之祭礼也，欺伪满於方寸，虚假盈於庙堂，圣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圣人之教然也，何哉。（弘明集九。）

◇重难范缜神灭论

论曰，若合而为用者，明不合则无用，如蛩巨之相资，废一则不可，此乃是灭神之精据，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请战，而定为我援兵也，论又云，形之於神，犹刃之於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形亡而神往，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灭於上，故云无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犹汤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责圣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难曰，蛩蛩巨驴，是合用之证耳，而非形灭即神灭之据也，何以言之，蛩非驴也，驴非蛩也，今灭蛩蛩而巨驴不死，斩巨驴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为形神俱灭之精据，又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长存也，悲夫，斯即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一也，论云，形之与神，犹刃之於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雅论据形神之俱灭，惟此一证而已，电风扇有惑焉，何者，神之与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论所引蛩巨相资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两名耳，然一物两名者，故舍刃则无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则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厘者，何千里之远也，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灭於上，论云，形神是一体之相即，今形灭於此，即应神灭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灭於上，而云无不之乎，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三也。又去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犹汤放桀，武伐纣，非弑君也，即是权假以除恶乎，然唐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运非太平，世值三季，权假立教，以救一时，故权稷以配天，假文以帝则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黄而郊喾，祖颛而宗尧，既淳风而未殄，时非权假，而令欺天罔帝也，可乎，引证若斯，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四也，斯四证既立，而根本自倾，其馀枝叶，庶不待风而靡也。

论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经义不假通而自释，不复费於无用，礼商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谓伤化败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复何欺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乎，难曰，前难云，迎来而乐，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虚泪於丘体，斯实鄙难之云梯，弱义之锋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惟云不假通而自释，请重言之曰，依如论旨，既已许孔是假欣而虚泪也，又许稷之配天，是指无以为有也，宣尼云：「亡而为有，虚而为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弃，用此风以扇也。兹化何得不伤，兹俗於何不败，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论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谘，侧闻提耳。（弘明集九。）

卷五十五

◎锺岏

岏字长岳，（一作长丘）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为府参军，有《良吏传》十卷。

◇食生物议

旦之就脯，骤於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於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南齐·周传》。）

◎锺嵘

嵘子仲伟，ヴ弟，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秀才，除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入梁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宁朔记室，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上齐明帝书谏亲细务

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南史》七十二《锺嵘传》）

◇上言军官

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伦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梁书·锺嵘传》，又《南史·锺嵘传》少末二句。）

◇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照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眇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讫班婕好，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後陵迟衰微，讫於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大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遗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写言寓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夫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各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视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听，无涉於文流矣。嵘观王公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枝，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八弦既掩，风靡云蒸，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汉魏而弗顾，吞晋宋於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游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梁书·锺荣传》）

◇诗品上

古诗，其体源出於《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警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汉都尉陵诗，其源出於《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於李陵。《围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夫，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

魏文学刘桢诗，其源出於《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魏侍中王粲诗，其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

晋步兵阮籍诗，其源出於《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杂求，颜延之注解，怯言其志。

晋平原相陆机诗，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干，文劣於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晋黄门郎潘岳诗，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晋黄门郎张协诗，其源出於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彩葱青，音韵铿锵，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味之，不倦。

晋记室左思诗，其源出於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论之致。虽野於陆机，而深於潘岳。谢康乐常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其源出於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於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於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诗品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後，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逐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於《团扇》矣。

魏文帝诗，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奇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夫。不然，可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晋司空张华诗，其源出於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守孙楚、晋著作王赞、晋王司徒掾张翰，晋中书令潘尼诗。平叔鸿雁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後。虽有累札，良亦无闻。季膺黄华之唱，正叔缘繁之良，虽不具美，而文彩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事同驳圣，宜居中品。

魏侍中应璩诗，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於「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晋清河守陆云、晋侍中石崇、晋襄城太守曹摅、晋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於其哲昆，故称二陆。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刘湛诗，其源出於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Ｂ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晋吏部郎袁宏诗，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晋处士郭泰机、晋常侍顾恺之、宋谢世基、宋参军顾迈、宋参军戴凯诗，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顾迈鸿飞。戴凯人实贫羸，而才章富健。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宋徵士陶潜诗，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其源出於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子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其源出於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徵君太尉，可托乘後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後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宋参军鲍照诗，其源出於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讠叔诡，含茂先之靡，骨节强於谢混，驱迈疾於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齐吏部谢诗，其源出於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蹶，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後进士子之所嗟慕。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

齐光禄江淹诗，文通诗体总杂，善於摹拟，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谢。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後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梁卫将军范云梁中书郎丘迟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迴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於江淹，而秀於任。

梁太常任诗，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若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约诗，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於时谢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意浅於江也。

◇诗品下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便，四声之论。或为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於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进《知音谕》，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汉令史班固、汉孝廉郦炎、汉上计赵壹诗，孟坚才流，而老於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文胜托咏灵芝，怀寄不浅。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睿不如丕，亦称三祖。

魏白马王彪、魏文学徐干，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

魏仓曹属阮、晋顿丘太守欧阳建、晋文学应璩、晋中书令嵇含、晋河南太守阮侃、晋侍中嵇绍、晋黄门枣据，元瑜坚石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嵇微优矣。

晋中书张载、晋司隶傅玄、晋太仆傅咸、侍中缪袭、散骑常侍夏侯湛，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长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虽曰後进，见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

晋骠骑王济、晋征南将军杜预、晋廷尉孙绰、晋徵士许询。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晋徵士戴逵、晋东阳太守殷仲文，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长补短，袁彦伯之亚乎？逵子亦有时之誉。晋宋之际，殆无诗乎。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殷不竞矣。

宋尚书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

宋记室何长瑜、羊曜、宋詹事范晔诗，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经，而口令辞，殆不足奇。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铄、宋建平王宏，孝武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为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

宋光禄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

宋御史苏宝生、宋中书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昙绪、宋越骑戴法兴。苏陵任戴，并著篇章，亦为绅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监典事区惠恭。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後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

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庾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郭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

齐高帝、齐征北将军张永、齐太尉王文宪，齐高帝诗，词藻意深，无所云少。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至如王师文宪，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

齐黄门谢超宗、齐寻阳太守丘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钟宪、齐诸暨令颜则、齐秀才顾则心诗，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以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谐诸暨最荷家声」。

齐参军毛伯成、齐朝请吴迈远、齐朝请许瑶之诗，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怅惆。吴善於风人答赠。许长於短句咏物。汤远休谓远云：「吾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

齐鲍令晖、齐韩兰英。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惟百愿淫矣。照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於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

齐司徒长史张融、齐詹事孔稚，思光纡缓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溪，而文为雕饰，青於蓝矣。

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於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

齐仆射江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

齐记室王巾、齐绥远太守卞彬、齐端溪令卞录，王巾二卞诗，并爱奇崭绝，慕袁彦伯之风。虽不弘绰，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

齐诸暨令袁暇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常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著，不尔，便飞去」。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诗，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陆厥，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梁常侍虞羲、梁建阳令江洪，子阳诗奇句清拔，谢常嗟颂之。洪虽无多，亦自能迥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步兵鲍行卿梁晋陵令孙察，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赏至到耳。

卷五十六

◎刘之遴

之遴字思贞，小字僧伽，南阳涅阳人，宋当阳令蚪子。齐永明不举秀才，除宁朔主簿。入梁，历太学博士、平南行参军、尚书起部即、延陵令、荆州治中、宣惠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迁正员郎、尚书右丞、荆州大中正、中书侍郎、鸿胪卿，出为征西长史南郡大守。转西中郎长史，徵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历太府卿、都官尚书、太常卿。太清二年，避侯景之难还乡，未至卒，年七十二。有前集十一卷，後集二十一卷。

◇乞皇太子为刘显志铭启

之遴尝闻，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则西山饿夫，东国黜士，名岂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终为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题目，怀珠抱玉，有殁世而名不称者，可为长太息，孰过於斯。窃痛友人沛国刘显，韫棲艺文，研精覃奥，聪明特达，出类拔群。阖棺郢都，归魂上国，卜宅有日，须镌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辄上呈。伏愿鸿慈，降兹睿藻，荣其枯《骨此》，以慰幽魂。冒昧尘闻，战栗无地。（《梁书·刘显传》）

◇与刘孝标书

间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铅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俦也。擅此傅物，何快如之？虽复子野调声，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构览，悬百金於当时。居然无以相尚，自非沉郁澹雅之思，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吾当闻为之者劳，观之者逸。足下已劳於精力，宜令吾见异书。（《艺文类聚》五十八）

◇吊震法师亡书

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泡电倏忽，三相不停，苦空无多，五音宁住，尊师僧正，舍寿阎浮，迁神妙乐。虽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衔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恸，缠绵永往，理不可任，柰何柰何。僧正精理特拔，经纶洽通，蔬菲终身，有为略尽，枯槁当年，仪形二众，岂直息心标领，亦为人伦之杰。弟子少长游遇，数纪迄兹，平生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尽，不获临泄，鲠恸之怀，二三增楚，扶力修彦，迷猥不次，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四）

◇与震法师兄李敬书

生灭无常，贤弟震法师，奄同力士生处，道识长往，法言永绝，惋恒抽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业方播，疾恙甫尔，谓无过忧，遂至迁化，道俗惊愕，念孔怀之切，天伦至恸，永往之情，不可居处，奈何奈何。法师义味该洽，领袖黑衣，识度恺悌，藉甚当世。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且讲说利益，既实弘多，经始寺庙，实广福业，裣抱豁然，与物无迕，所与游款，皆是时贤。白黑归美，近远钦敬，岂止息心殄悴，实亦人伦丧宝，追怀叹怆，何可弭歇？并辱遗书及别物，对增哽欷，殿下自作为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恐鲍相悉未能究尽，已得面为鲍说诸事行及徽猷，计必勒不朽，事如今日，志石为荐，并呼师修之镌刻，亦当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笔凄懑。刘之遴顿首顿首。（《广弘明集》二十四）

◇吊僧正京法师亡书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虚，山木聩坏，尊师大正，迁神净土，凡夫贱累，婴滞哀乐，承此凶讣，五内抽摧，哀恸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缠绵断绝，情在难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时，道荫四部，训导学徒，绍隆像法，年居僧首，行为人师，公私瞻敬，遐迩宗仰。若乃五时九部，流通解说，匹之前辈，联类往贤。虽什肇融恒，林安生远，岂能相尚？顿悟虽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徽言不绝，实赖夫子。重以爱语利益，穷四摄之弘致，檀忍知慧，备六度之该明，白黑归依，含识知庇，舟航愚冥，栋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潜运，何道长而世短，功被而身殁，映乎大海，永坠须弥，照彼高山，长收朗日。往矣奈何？当复奈何，法师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迈，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倾殒，哀痛之至，当何可处。弟子纨绮游接，五十馀年，未隆知顾，相期法侣，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来难知，现在长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寻思忱怆，倍不自胜。未由彦执，伸泄哀叹。谨裁白书，投笔哽猥。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四）

◇与印黎书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诚无感，奄丁祸罚，攀号永往，五内屠。自咎自悼，万殁何补？慈母临终，正念不乱，系想诸佛及本师，至平寿尽，凡夫念著，母子恩深，婴此长别，肝心破溃，不能自任。遗旨以三十两上金，奉别充道场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茔安厝，终始永毕，不可复希。长号懊恼，无心苟存，伏度闻问，理垂哀愍。所希运心救拔，必使亡灵游於净土，不圆此启，临纸崩绝，大喜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具古本汉书异状十事

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梁书·刘之遴传》）

◇应皇太子令为刘显墓志铭

繁弱挺质，空桑吐声，分器见重，播乐传名。谁其均之？美有髦士。礼著幼年，业明壮齿。厌饫典坟，研精名理。一见弗忘，过目则记。若访贾逵，如问伯始。颖脱斯出，学优而仕。议狱既佐，芸兰乃握。抟凤池水，推羊太学。内参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殒彼西浮。百川到海，还逐东流。营营返魄，泛泛虚舟。白马向郊，丹旒背巩。野埃兴伏，山云轻重。吕掩书坟，扬归玄冢。尔其戒行，途穷土垄。弱葛方施，丛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敛《毛隼》，长空常暗，阴泉独涌。彼故茔，流芬相踵。（《梁书·刘显传》）

◎丘迟

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齐常侍灵鞠子。州辟从事，举秀才，除太学博士，迁大司马行参军。历西中郎参军、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梁台建，为骠骑主簿，及受禅，拜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为永嘉太守，选为临川王宏中军谘议参军，拜中书郎，迁司徒从事中郎，天监七年卒，有集钞四十卷，集十一卷。（《梁书·丘迟传》，高祖平京邑时，劝进梁王文及殊礼者，迟文也。）

◇思贤赋

岂顾问哉，相然信死，斯则结深，念於抚翼。雄飞而但起；知我於财利之间，何足多於鲍子，目击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见其人，吾闻其理矣。夫子长之托意，甘执鞭於异世，在慈明之慕义，聊惭驭而追悦。况至德之可师，无兼裘以其弊，有乐安之任子，伟群才而称杰，备百行之高致，该九流之洪艺，谅可杂而非梁，迹每同而常别。墙易入而难窥，关无键而有闭。思若神而泉涌，翰如云而积袂，沈潜於怀抱之闲，萧散於天人之际。日下愧其未双，关西惭於上哲。纷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尘非府而分深，叶未移而好结。寻宿草之宴处，历三纪於兹日。性有同於杞梓，心获变於丹漆。文何属而不辩，理何疑而匪质，问不休而锺扣，答无穷而卒谧。（《艺文类聚》二十一）

◇还林赋

爰自京师，言归旧岭，今风古辙，每动寸衷。因事而书，不觉成卷，非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文，聊记行途所经云尔。太弭节，祝融耸驾，炎锺泛响，青静吹。丘子税辕畿路，总舳川湄，褫魂故岭，结梦旧墀。揆身世而载怀，镜古今而兴辞。验难停於扬辙，昭易改於墨丝。匪追举而辩命，岂适伊而问蓍？担簦无白璧之想，负书靡黑豹之悲，缆解山潮，首顾京乙，仰绛堞之纷回，与素津之容裔，荃桡往来，芰盖经过，依亻希子陵之钓，仿佛沧浪之歌。出入风霞，游息云露。阶伺禽飞，窗高月度。踟蹰七教，徘徊五礼，永翦带於关上，长缉巾乎林底。（《艺文类聚》二十七）

◇永嘉郡教

贵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坏，一都之巨会。而曝背拘牛，屡空於畎亩，绩麻治丝，无闻於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树，遨游凵里，酣卒岁，越伍乖邻。流宕忘返，才异相如，而四壁独立；高惭仲蔚，而三径没人。虽谢文公司之正俗，庶几龚遂之移风。（《艺文类聚》五十）

◇为王博士让表

臣闻抚臆可以言心，量能则知所止。是故矫亲鲁门，简业事亡，杂吹齐雅，分声遽逝。臣才行过污，文质无廉，疏达谢於谷杜，浃洽乖夫刘扬。非除部养之勤，岂通掌固之业？（《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范尚书拜表

昔胜公移晷於泗亭，陈遂留欢於博进，禄止一守，官穷九列。臣获照秋阳，取沃淮海，发蒙去吝，已若松乔。匪富伊荣，须臾至此。赏参十乱，躬越五水。历览前载，孰与为匹。（《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范卫军让梁台侍中表

是以怀铅早岁，不以陨护累心；蹑履晚年，岂以充诎在念。易农伊泰，仕焉已幸。遂复分竹九疑，拥旄百越。值天地中开，神武再廓，麻丝是蓄，菅蒯靡遗。今霸运肇基，四海明目，枢机规献，实在得人。况处庸微，何用膺荷。（《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九。）

◇为何尚书重让侍中领骁骑表

臣擢自散辈之中，置彼周行之上，既惭伯豪，使天下慎选；又乖平叔，令内外得人。且玉壶独掌，见荣昌期；当尺可参，必简英俊。（《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柳仆射让光禄表

窃闻敬孙以规献为职，彝品常贵；飞翠鸣玉，升降禁门。臣以亠疾，岂伊或忝？匪称其服，终朝三褫。近取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文尘物论，假以克壮，报效无阶。而婴离沈痼，日月滋甚。圣朝留簪履之旧愍，降帷盖之馀矜。荣不徒行，事存宠渥。（《艺文类聚》四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举秀才启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毕，九攻具举，犹乃物色关屠，梦想岩钓。故已天不爱宝，野无遗贤。辄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觇察衡阎，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题，谨闻绛阙，恭奏青蒲。（《艺文类聚》五十三。）

◇为范云谢示毛龟启

玄甲应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阴，浮游莲叶之上。藏采千载，献状一朝。斯诚陛下至德动天，穷神为化。故能宝瑞闻图，珍祥映谍。间出蕃畿，继踵郊甸。（《艺文类聚》九十九）

◇与陈伯之书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鸷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开国称飞，朱轮华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侧於万说，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於友于，张绣事刂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於当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颜借命，驱驰毯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烂。况伪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稿街，而将军鱼游於沸鼎之中，鸷巢於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鹦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於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忄良，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枯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辩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吊民洛，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联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文选》、《梁书·陈伯之传》，《南史》六十一，《艺文类聚》二十五。）砚铭（《艺文类聚》五十八）

◇侍中吏部尚书何府君诔

远量夷雅，淹姿英茂，进德方新，循名以旧。分镳先达，争驱俊秀。匪直羽仪，实惟领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难。佥谓往谐，是谓能官。园阿望币，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屿投竿。金张之贵，九兹七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轩，鸣玉飞翠。不贪为宝，贵而能贫。唯静是悦，惟寂是珍。履信兹从，积善方庆。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与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洒沃纷埃，摈扬流俗，言必玄远，神唯珠玉。色恬喜愠，心岂荣辱。（《艺文类聚》四十八）

◎裴邃

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齐建武初为府主簿，举秀才，对策高第，除奉朝请，东昏嗣位，为抚军始安王参军，寻奔魏，为司徒属中书郎魏郡太守。天监初自拔还朝，除後军谘议参军，出为辅国将军庐江太守，加右军将军，封夷陵县子。迁冠军长史广陵太守，左迁始安太守，未至郡，迁右军谘议参军豫章王云麾府司马，出为竟陵太守，迁游击将军。又迁假节明威将军、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还为给事中、云骑将军、朱衣直阁将军，迁大匠卿。普通中为假节信武将军，除持节北徐州刺史，未之职，迁豫州刺史，进号宣毅将军，卒赠侍中左卫将军，进爵为侯，谥曰烈。

◇致吕僧珍书

昔阮颜延，有二始之叹。吾才不逮古人，今为三始，非其愿也。将如之何？（《梁书·裴邃传》，邃传邃左迁始安太守，乃致书於吕僧珍。）

◇移魏扬州刺史长孙稚

魏始於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若尔，便稍相侵迫，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魏书·扬附传》，梁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规袭寿春，已纂勒兵士而虑寿春疑觉、遂谬移云。）

◎裴之横

之横字如岳，邃兄髦之第十三子。为河东王常侍直殿主帅，迁直阁将军。侯景乱，出为贞威将军。元帝承制，除散骑常侍廷尉卿，出为河东内史，迁持节平北将军、东徐州刺史、中护军，封豫宁侯。承圣中除吴兴太守。敬帝承制，除使持节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拒萧渊明於东关，败死，赠侍中司空，谥曰忠壮。

◇答贞阳侯书

之横白足下：定国等至，枉雅诲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远到京城，大慰，应有成命。但江山阻，末奉朝廷报辞，第下国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邻好，义深主祀。自宜单车入境，端委还朝，而朱旆启行，戎旌望国。江东士子，未达高怀。仆早预簪裾，夙叨眷与，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虽继西鸟之辞，白雪在天，岂无北风之叹？但变故纷纷，忠贞宜显，寒松负雪，诚愧节者之徒。劲草疾风，宁忘烈士之概；齐师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缙绅之徒；此之奉迎，则轩盖而已。伏听朝旨，迟申展敬。之横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丘仲孚

仲孚字公信，吴兴乌程人。齐永明初选为国子生，举高第，未调，还乡为盗，郡召补主簿，历扬州从事、太学博士、于湖令。父忧去职。明帝即位，起为烈武将军曲阿令，迁山阴令，以赃败。会赦，入梁复为山阴令，治为天下第一。超迁车骑长史长沙内史，徵为尚书右丞，迁左丞，进卫尉卿，历南郡江夏太守，终豫章内史，卒赠给事黄门侍郎，有《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伏览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圣照渊深，句括真俗。理超系表，义贯群识。钻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衔戢存眷，丘仲孚白。（《弘明集》十。）

◎马元和

元和，齐末为兖州刺史，天监初历司农郎。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颁示敕旨，垂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标机之旨，非凡所窥，符神之契，惟仁是极。故众教裴徊，理诣於善，群经委曲，事尽於开济。伏惟至尊，先天制物，体道裁化，理绝言初，思包象外，攻塞异端，阐道归一，万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沧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灭》之论，宜所未安。何者？前圣ゼ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实无二。《易》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虽未显论三世，其旨已著，薪尽火灭，小乘权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说。因情即理，理实可依。且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礼，有国有家，历代由之，三才之宝，不同降清。神灭之为论，妨政实多，非圣人者无法，非孝悌者无亲，二者俱违，难以行於圣世矣。弟子庸乏，懵於至道，滥蒙颁访，所据凡浅，荷惕之诚，追以无厝。弟子马元和和南。（《弘明集》十）

◎蔡亻尊

亻尊一作撙，字景节，济阳考城人。宋左光禄兴宗子，仕齐至给事黄门侍郎，入梁终吴郡太守，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康子。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奉宣敕旨答谘《神灭论》。夫神理玄妙，良难该辨，虽复前圣眷言，後英犹惑。睿旨爰释，皎若发蒙。固以陵万古而擅奇，悟方来以不朽。伏奉朝闻，载深跃。谨以书绅，永祛迷滞。蔡亻尊和南。（《弘明集》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峻

峻字孝标，初名法武，平原平原人。齐永明中南奔，建武中为豫州府刑狱。梁受禅，召入西省，免，安成王引为荆州户曹参军，以疾去职。居东阳之紫岩山。普通二年卒，门人谥曰玄靖先生，有《世说》注十卷，集六卷。

◇送橘启

南中橙甘，青鸟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风味照座，劈之香雾巽人。皮薄而味珍，脉不舔肤，食不留滓。甘逾萍实，冷亚冰壶。可以熏神，可以P鲜，可以渍蜜。毯乡之果，宁有此邪。（《橘录》）

◇答郭峙书

闻君子旧矣，但人非豕鹿，转加蓬逝。波骇雨散，动间山川。故无由交羽觞，荐杂佩。睨浮云以搔首，临清风而浩歌。变燧回星，亦云劳止。（《艺文类聚》三十）

◇追答刘秣陵沼书

刘侯既重有斯难，值余有天伦之戚，竟未致之也。寻而此君长逝，化为异物。绪言馀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徵。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文选·刘峻传》，《艺文类聚》三十四。）

◇与宋玉山元思书

驱马金张之馆，飞盖许史之庐。习匡鼎之说《诗》，骋俗云之雕篆。宾徒波涌，舆轮靡息。当是时也，乐可言哉！然静思夫君，愀焉轸叹。何则？方凿圆枘，Θ乍吾难从；翔鸟游鱼，蹉檐不狎。是以贾生怀琬琰而挫翮，冯子握而铩羽。天诞英逸，独擅民秀。心贞筠箭，德润璋。信人□□水镜，一性之范。而荆南雅曲，高音鲜和，河西名骥，灭没谁赏？故若先生者，进有三难，退有三乐。窃观先生，未能鸿翔鸾起，腾霞跻汉，将由囿空桑麻，田无负郭。俯眉翕肩，以斯故尔。今贤弟宾从，抗鳞奋翼，或衣绣江塘，或鸣驺洛渚。连骑方驱，击锺乃食。萼跗若是，吾子复何忧哉，唯当纂两仲之微迹，袭二疏之风流。生与渔父同僖，死葬要离墓侧。金石可碎，声华无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勖与。（《艺文类聚》三十七）

◇答刘之遴借类苑书

九冬有隙，三馀暇时，多游书圃，代树萱苏，若夫采於缃纨，阅微言於残竹，け饫膏液，咀嚼英华，不知地之为舆，天之为盖，靡测回塘，莫辩舆马。乌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坟素，详观图谍，搦管联册，纂兹英奇，蛩蛩之谋，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善草，周周之计，利在衔翼。故鸠集斯文，盖自缀其漏耳。岂冀藏山之石，播於土大夫哉。（《艺文类聚》五十八）

◇与诸弟书

任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悠然不相存赡，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文选广绝交论注》）

◇与何炯书称刘

炯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南史》四十九刘 传，族祖孝标与书称之。）

◇与举法师书

闻诸行李，高谈徽德；逖听风声，心飞魂竦，无异蕲仙之望石髓，太阴之思龙烛。苍星昏昊，凉云送秋。道胜则肥，固应颐摄。衣裳虹，帷幕霄露。饵黄菊之落蕊，酌清涧之毖流，旦侯归雁晨凫，暮听羁雌独鹤，神票彡票彡尔，盖象萧史之骑鸣凤，列子之御长风。虽荆卿旁若无人，孝然坚卧冰雪，沈沈隐隐，何以尚之哉！至於驰鹜经囿，翱翔书圃，极龙宫之妙典，弹石室之鸿记。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谢其辨物。若乃习是童子，措志雕虫，藻思内流，英华外发。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颂》息明珠之誉，《长门》滥黄金之赏。盛矣美矣，焕其丽乎。昔旅浙河，尝观组缋，不觉纸笔焚，魂魄斯尽。自兹厥後，两绝璧，意眷眷於菁华，肠回回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逾隙穴，海若氵贲涌，莫限隈。以玉抵鹊，昔传馀宝。冀阅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齐国岂奏《韶》之地，望与其进，无贻责焉。（《释藏》轻九，《广宏明集》二十四。）

◇辩命论并序

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豫闻斯议，归以告余。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故谨述天旨。（《梁书》作「大月」）因言其志云：

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名杰。（《梁书》作「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终四十八。天之报施，何其寡与？然则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至於冠饔牖，必以悬天有期；鼎贵高门，则曰唯人所召。讠尧々ん咋，异端斯起。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尝试言之曰：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於寸阴，长则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员浮尸於江流，三闾沈骸於湘渚，贾大夫沮志於长沙，冯都尉皓发於郎署，君山鸿渐，铩羽仪於高云，敬通凤起，摧迅翮於风穴。（《梁书》作「风次」。）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近世有沛国刘，弟，并一时之秀士也。则关西孔子，通涉六经，循循善诱，服膺儒行。则志烈秋霜，心贞昆玉，亭亭高竦，不杂风尘。皆毓德於衡门，并驰声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执戟。相次（《梁书》作「相继」。）殂落，宗祀无飨。因斯两贤，以言古则，昔之玉质金相，英髦秀达，皆摈斥於当年，韫奇才而莫用，徼梁书作侯草木以共雕，与麋鹿而同死，膏涂平原，骨填川谷，湮灭而无闻者，岂可胜道哉，此则宰衡之与皂隶，容彭之与殇子，猗顿之与黔娄，阳文之与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

然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後笑，或始吉终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济。交错纠纷，回还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验。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无形可以见，无声可以闻，必御物以效灵，亦凭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职。而或者睹汤武之龙跃，谓龛乱在神功，闻孔墨之挺生，谓英睿擅奇响；视彭韩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方者运之而趋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尔。请陈其梗概：夫靡颜腻理，哆为为《戚页》额，形之异也，朝秀晨终。龟鹄千岁，年之殊也，闻言如响，智昏菽麦，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荣辱之境，独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识於十，其蔽一也。

龙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龟文，公侯之相。抚镜知其将刑，压纽显其膺录。星虹枢电，昭圣德之符，夜哭聚云，郁兴王之瑞。皆兆发於前期，涣汗於後叶，若谓驱貌虎，奋尺敛，入紫微，升帝道，则未达冥之情，未测神明之数，其蔽二也。空桑之里，变成洪川；历阳之都，化为鱼鳖。楚师屠汉卒，睢河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无类，夏后之璜，不能无考。故亭伯死於县长，相如卒於园令。才非不杰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结缘之鸿辉，残悬黎之夜色，抑尺之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孙弘，对策不升第，历说而不入，牧豕淄原，见弃州部。设令忽如过隙，溘死霜露，其为诟耻，岂崔马之流乎。及至开东阁，列五鼎，电照风行，声驰海外，宁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终是？将荣悴有定数，天命有志极，而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啸风驰，龙兴云属，故重华立而元凯升，辛受生而飞廉进。然则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而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接翼。是使浑敦杌，踵武於云台之上。仲容庭坚，耕耘於岩石之下。横谓废兴在我，无系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兽心，宴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以蒸报为仁义。虽大风立於青丘，凿齿奋於华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竞，天地版荡。左带沸唇，乘间电发，遂覆洛，倾五都，居先生之桑梓，窃名号於中县。与三皇竞其萌黎，五帝角其区宇。种落繁炽，充仞神州。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岂非否泰相倾，盈缩递运，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异朱均，才乡圭中庸，在於所习。是以素丝无恒，玄黄代起。鲍鱼芳兰，入而自变。故季路学於仲尼，厉风霜之节，楚穆谋於潘崇，成杀逆之祸。而商臣之恶，盛业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结缨。斯则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辅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来云。若使善恶无徵，未洽斯义。且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如使仁而无报，奚为修善立名乎？斯径廷之辞也。夫圣人之言，显而晦，微而婉，幽远而难闻，河汉而不测。（《梁书》作「不极」。）或立教以进庸怠，或言命以穷性灵。积善馀庆，立教也。凤鸟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趣，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且荆昭德音，丹云不卷，周宣祈雨，璧璧斯罄，于叟种德，不逮勋华之高，延年残犷，未甚东陵之酷。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荡荡上帝，岂如是乎？《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进刍豢，衣狐貉，袭冰纨，观窈眇之奇舞，听云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然则君子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忊，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诎於富贵，不遑遑於所欲。岂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文选》，《梁书·刘峻传》，《艺文类聚》二十一。）

◇广绝交论

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主人曰：「客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之问？」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缦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郁郁於兰，道叶胶膝，志婉娈於埙。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书玉牒而刻钟鼎。若乃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骆驿纵横，烟霏雨散。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谟训，捶直切，绝交游，比黔首以鹰，媲人灵於豺虎，蒙有猜焉，请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骧蠖屈，从道污隆。日月联璧，赞之弘致，云飞电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谟神睿而为言。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讹，狙诈飙起，溪谷不能逾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竞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於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然则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言其略，有五术焉。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捶万物，吐漱兴云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骛。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联骑，居里而鸣锺。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凫跃，飒沓鳞萃。分雁鹜之稻粱，沾玉之馀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藉甚，绅羡其登仙。加以敛颐蹙额，涕唾流沫，聘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叙温郁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飞沈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於通人，声未遒於云阁，攀其鳞翼，丐其馀论，附骐骥之旄端，轶归鸿於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阳舒阴惨，生民大情，忧合欢离，品物恒性。故鱼以泉涸而煦沫，鸟因将死而鸣哀。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斯则断金由於湫隘，刎颈起於苦盖。是以伍员濯溉於宰，张王抚翼於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驰骛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秉纤纩。衡所以揣其轻重，纩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纩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雏，曾史兰薰雪白，舒向金玉渊海，卿云黼黻河汉，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锱铢，纩微票彡撇，虽共工之搜慝，欢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皆为匍匐逶迤，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导其诚。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後动，毫芒寡忒。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於圜，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後悴，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约而今泰。循环翻覆，迅若波澜，此则殉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何所见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雠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贾楚，朱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乐安任，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昭民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寺俊迈，联横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击彗，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奥隅，谓登龙门之阪。至於顾盼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票彡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冥目东粤，归骸洛浦， む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末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嶂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后阝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险，一至於此，太行孟门，岂云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鹜，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皎皎然绝其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文选》《南史》五十九，《艺文类聚》二十一。）

◇东阳金华山栖志

夫鸟居山上，层巢木末，鱼潜渊下，窟穴泥沙，岂好异哉？盖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乐垂纶，负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纷纠，显晦春驳。无异火炎水流，圆动方息。斯则庙堂之与江海，蓬户之与金闺。并然其所然，悦其所悦，鸟足毛羽疮在其间哉。子生自原野，善畏难狎，心骇云台朱屋，望绝高盖青组。且沾濡雾露，弥愿闲逸。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蚓专噬壤，民欲天从。爰洎二毛，得居岳穴，所居东阳郡金华山，东阳实会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丽，皋泽央郁。若其群峰叠起，则接汉连霞，乔林布，则春青冬绿，迴溪映流，则十仞洞底，肤寸云谷，必千里雨散。信卓荦爽垲，神居奥宅。是以帝鸿游斯铸鼎，雨师寄此乘烟。故涧勒赤松之名，山贻缙云之号。近代江治中奋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风尘。龙盘凤栖，咸萃兹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华山，古马鞍山也，蕴灵藏圣，列名仙谍。左元放称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转。」金华之首，有紫岩山，山色红紫，因此为称。靡迤坡陀，下属深渚，ハヴ隐嶙，上亏日月。登自山麓，渐高渐峻。垄路迫隘，鱼贯而升。路侧有绝涧，闸闻《广孝》豁。俯窥木杪，焦原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匪独危悬。至山将半，便有广泽大川，皋陆隐赈，予之葺宇，实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周绕，有象郛郭。前则平野萧条，目极通望，东西带二涧，四时飞流泉。清澜微霪，滴沥生响，白波跳沫，汹涌成音，尊漕渎引流，交渠绮错。悬溜泻於轩甍，激湍回於阶砌。供帐无绠汲，盥漱息瓶盆。枫栌椅枥之树，梓柏桂樟之木，分形异色，千族万种。结朱实，包绿果，杌白带，抽紫茎。肃矗苯尊，捎风鸣籁，垂条阎户，布叶房栊。中谷涧滨，花蕊攒列。至於青受缓谢，萍生泉动，则有都梁含馥，攘香送芬，长乐负霜，宜男泫露，芙蕖红华照水，皋梦缥叶从风。凭轩永眺，蠲忧亡疾。丘阿陵曲，众药灌丛。地髓抗茎，山筋抽节。金盐重於素璧，玉豉贵於明珠。可以养性消疴，还年驻色。不藉崔文黄散，勿用负局紫刃。翱翱群凤，风胎雨っ。绿翼红毛，素缨翠鬣。肃肃毛羽，关关好音，皆驯狎园池，旅食鸡鹜。若乃云日伺辰，响类钟鼓。鸣玄候曙，声像琴瑟，玄犭爰薄雾清啭，飞犭吾乘烟永吟，嘈Γ嘹亮，悦心娱耳。谅所以跨蹑管。

韬轶笙簧，宅东起招提寺，背岩面壑，层轩引景，邃宇临崖。博敞闲虚，纳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硕德名僧，振锡云萃，调心七觉，诋诃五尘。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炉夜艺，法鼓旦闻，予则弓屣抠衣，躬行顶礼。询道哲人，钦和至教。每闻此河纷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台而出宇宙，唯善是乐，岂伊徒言。寺东南有道观，亭亭崖侧，下望云雨。蕙楼茵榭隐映林篁。飞观列轩，玲珑烟雾。日止却粒之氓，岁集神仙之客。饵星髓，吸流霞，将乃云衣霓裳，乘龙驭鹤。观下有石井，耸峙中涧，雕琢刻削，颇类人工。跃流ペ泻，氵奔涌泱咽，电击雷吼，骇目惊魂。寺观之前，皆植修竹，檀栾萧瑟，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邓白决漳，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凫雁充厌。春鳖旨膳碧鸡，冬覃味珍霜。巾取於丘岭，短褐出自中园。卄寒蒋逼侧於池湖，菅蒯骈填於原隰。养给之资，生生所用，无不阜实藩篱，充刃崖。岁始年季，农隙时闲，浊醪初酝，票清新熟。则田家野老，提壶共至。班荆林下，陈《缶尊》置酌。酒酣耳热，屡舞喧呶。盛论箱庾，高谈谷稼。け噱讴歌，举杯相抗。人生乐耳，此欢岂訾。若夫蚕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警。岂与嵇生齿敛，杨子坠阁，较其优劣者哉。（《释藏轻》九《广弘明集》二十七，又略见《艺文类聚》三十六。）

◇相经序

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声动乎几，响穷乎应。虽寿夭参差，贤愚不一，其间大较，可得闻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丽目，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天姿之特达，圣人之符表。洎乎日偃月角之奇，龙楼虎踞之美，地静镇於城缠，天关运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辚交映，井宅既兼，食匮已实，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长颈，颓颜戚《鼻曷》，蛇行鸷立，犭喙鸟朱，筋不束体，血不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长乎穷乏，不其悲欤！至如姬公凝负图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丰本知其有後，黄中明其可贵，其闻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皂隶晚侯，初形未正，铜岩无以饱生，玉馔终乎饿死：因斯以观，何事非命。（《艺文类聚》七十五）

◇自序

黉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南史》四十九。）

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余虽不及之，而节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感室，亦令家道轲，此三同也。敬通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余自少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膂力方刚，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阖死无时，此三异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自力为叙，遗之好事云。（《梁书·刘峻传》）

◎刘

字士光，峻族孙，不仕，谥曰贞节处士，有集八卷。

◇革终论

死生之事，圣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其言约，其旨妙，其事隐，其意深，未可以臆断，难得而精核，聊肆狂瞽，请试言之。夫形虑合而为生，魂质离而称死，合则起动，离则休寂。当其动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测其所趣。皆知则不言而义显，莫测则逾辩而理微。是以勋华旷而莫陈，姬、孔抑而不说，前达往贤，互生异见。季札云：「骨肉归於土，魂气无不之。」庄周云：「生为徭役，死为休息。」寻此二说，如或相反。何者？气无不之，神有也。死为休息，神无也。原宪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记籍，验之前志，有无之辩，不可历言。若稽诸内教，判乎释部，则诸子之言可寻，三代之礼无越。何者？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而即非彼具也。虽死者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当其离此之日，识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时，魂灵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灭，故殷人祭器，显其犹存，不反则合乎庄周，犹存则同乎季札，各得一隅，无伤厥义。设其实也，则亦无，故周人有兼用之礼，尼父发游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废偏携之论，探中途之旨，则不仁不智之讥，们是乎可息。

夫形也者，无知之质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独存，依无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馆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适彼也。神已去此，馆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适彼，祭何所祭？祭则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盖礼乐之兴，出於浇薄，俎豆缀兆，生於俗弊。施灵筵，陈棺椁。」设馈猷，建丘陇，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补於已迁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谓尊卢、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

然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今欲翦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斯亦贫者之礼也，余何陋焉。且张奂止用幅巾，王肃唯盥手足，范冉殓毕便葬，奚珍（《南史》作爰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椁，子廉牛车载柩，叔起诫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此数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当华泰！今欲仿佛景行，以为轨则，傥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费之讥，绝不须复魄。（《南史》作「复魂」。）盥洗而敛。以一千钱市治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馀阁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敛讫，载以露车，归於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专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无用茅君之虚座，伯夷之于水。其蒸尝继嗣，言象所绝，事止余身，无伤世教。家人长幼，内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愿成余之志。幸勿夺之。（《梁书·刘传》。）

卷五十八

◎周兴嗣

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世居姑孰，齐建武中举秀才，除桂阳郡丞。梁受禅，为安成王国侍郎，擢员外散骑侍郎，迁给事中，除临川郡丞，复为给事中，有《千字文》一卷，集十卷。

◇休平赋

◇白鹤羽扇赋

衔明珠以报德，访在阴而阳止。既来集於卫轩，亦倾舞於吴市。骈瑶翦雪，盈华写洁，通脊似介，点首如翳。萦吹动发，环凉入衣，凄兮若秋之暮，懔兮如雪之飞。（《艺文类聚》六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筠

筠字贞素，河内温人。晋谯王承七世孙，师事刘。齐建武中为奉朝请，迁王府行参军。天监初为本州治中，除暨阳令。入为尚书祠部郎，迁王府谘议，除尚书左丞，出为始兴内史。

◇皇子为慈母服议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礼，依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按《曾子问》云：「子游曰，丧慈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此指谓国君之子也，若国君之子不服，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丧服经》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子也。」郑玄引《内则》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则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倘其服者，止卿大夫，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梁书·司马筠传》）

◇迎气不用牲议

昆虫未蛰，不以火田，鸠化为鹰，甸方设。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璧皮币，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杀明矣。况今祀天，岂容尚此。请夏初迎气祭不用牲。（《隋书·礼仪志》二，天监七年，尚书左丞司马筠议，帝从之。）

◇参议尚书斋祭服

《礼记·玉藻》云：「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杂记》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书，上异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无冕服。但既预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诸齐官例，著皂衣、绛衤巽中单、竹叶冠，若不亲奉，则不须入庙。（《隋书·礼仪志》六，天监九年，司马筠等参议帝从之。）

◇量代脯议

大饼代大脯，馀悉用蔬菜。（《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六年十月，左丞司马筠等参议。）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义》。伏读周流，式歌且舞。夫识虑沈隐，精灵幽妙，近步无以追，凡情不能测，外圣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谈。故涉孔父其尚昏，经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锥画管窥，异见锋起。苟犭旬离贤之名，遂迷霜露之实，愚惑到此，深可矜伤。

我皇道贯幽显，明逾日月，穷天地之极，以尽始终之奥。忌获紫之妨薰朱，恶雉珉之乱凤玉。爰发圣衷，降兹雅义，信足以炎扬妙觉，拯厥沈泥，近照性灵之极，远明孝德之本。实使异学翦其邪心，四方笃其羡慕。谬以多幸，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陶均，沐泽饮和，有兼庆跃，流通曲被，佩荷弥深。司马筠呈。（《弘明集》十）

◎柳恽

恽字文畅，河东解人。齐竟陵王引为法曹，累迁相国右司马，入梁为广州刺史，再为吴兴太守，卒赠侍中中护军将军，有集十二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灭论》。夫指归无二，宗致本一。续故不断，释训之弘规，入室容声，孔经之深旨。中外两圣，影响相符。虽理在固然，而疑执相半。伏奉渊旨，照若发蒙，顾会玄趣，穷神知寂，测情尽状，天地相似。千载阙疑，从春冰而俱泮；一世颠倒，与浮云而俱开。祗诵环徊，永用悬解，存及之顾，良以悲戢，弟子柳恽顿首白。（《弘明集》十）

◇庾黔娄

黔娄字子贞，新野人，仕齐为本州主簿，迁平西行参军，历编孱陵二县令。入梁为蜀郡太守，终太子侍读散骑侍郎。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飨之。」《乐记》云：「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周官・宗伯职》云：「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祭义》云：「入户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尚书》云：「若云三王有太子之责。」《左传》云：「鲧神化为黄龙，伯有为妖，彭生豕见。」右七条，弟子生此百年，早闻三世，验以众经，求诸故实，神鬼之证，既布中国之书；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学，圣教相符，性灵无泯，致言或异，其揆惟一。但以圣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从急，与夺随机，非会不言，言必成务；非时不感，感惟济物。而参差业报，取舍之途遂分，往还缘集，沦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识，晦兹大旨。滞亲闻见，莫辩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万，赤县所以骇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伦，遂复构穿凿，驾危辩，鼓伪言，煽非学，是谓异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继三五而临万机，绍七百以御六辩，勋格无称，道还淳粹。经天纬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晓，群圣之所不备，亿兆之所宜通，将来之所必至。莫不鬯其玄波，而达其幽致者也。伏览神论，该冠真俗，三才载朗，九服移心，行蠢蠕，犹知舞蹈。况在生灵，谁不抚节。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窃深踊跃。至如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灵鬼，显验非一。且般若之书，本明斯义，既魔从所排，趣无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说七条，皆承经典。譬犹秋毫之凭五岳，触氏之附六军，敢沥微尘，只增悚汗。弟子庾黔娄和南。（《弘明集》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懋

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晋徵士询五世孙。仕齐为後军豫章王行参军，转法曹茂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中记室，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转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梁受禅，除征西鄱阳王谘议兼著作郎，待诏文德省。出为始平太守。加散骑常侍，转天门太守，中大通三年拜太子中庶子，卒，有《述行记》四卷，集十五卷。

◇答敕问雩祭燔柴

敕问：「凡求阴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云汉》之诗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币，瘞其物。」以此而言，为旱而祭天地，并有瘞埋之文，不见有燔柴之说。若以祭五帝必应燔柴者，今明堂之礼，又无其事。且《》礼又云：「埋少牢以祭时。」时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证矣。昔雩坛在南方正阳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东，实柴之礼犹未革。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瘞，以符周室《云汉》之说。（《梁书·许懋传》）

◇封禅议

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於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广也。禅者，言成功相传也。」若以禅授为义，则禹不应传启，至桀十七世也，汤又不应传外丙，至纣三十七世也，又《礼说》云：「三皇禅奕奕，谓盛德也。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於身也。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也。」若谓「禅奕奕为盛德者，古义以伏羲、神农、黄帝，是为三皇。伏羲封太山，禅云云，黄帝封太山，禅亭亭，皆不禅奕奕，而云盛德，则无所寄矣。若谓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於身者，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嚳封泰山，禅云云，尧封太山，禅云云，舜封太山，禅云云，亦不禅亭亭，若合黄帝以为五帝者，少昊即黄帝子，又非独立之义矣。若谓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者，禹封太山，禅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禅社首，旧书如此，异乎《礼说》，皆道听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禅梁甫者，是为封太山则有传世之义，禅梁甫则有揖让之怀，或欲禅位，或欲传子，义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记，此中世数，裁可得二十馀主：伏羲、神农、女娲、大庭、柏皇、中央、栗陆、骊连、赫胥、尊卢、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文、武，中间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数，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应金泥玉检，升中刻石。燧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羲、神农三皇，结绳而治，书契未作，未镌文告成。且无怀氏，伏羲後弟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禅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禅。」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禅社首？神农与炎帝是一主，而云神农封太山禅云云。炎帝封太山禅云云，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当时齐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风雨暴至，休松树下，封为五大夫，而事不遂。汉武帝宗信方士，广召儒生，皮弁缙绅，射牛行事，独与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伤。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礼仪，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舍我亡也。」晋武太始中，欲封禅，乃至太康，议犹不定，竟不果行。孙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封禅国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禅，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禅者，不出正经，惟《左传》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亦不谓为封禅。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侯之书，斯为谬矣。盖《礼》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士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谓矣。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谷一，报谷一，礼乃不显祈报地，推文则有。《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养之，故知地亦有祈报，是则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员丘方泽者，总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气之郊也，《舜典》有「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为封禅，何其数也。此为九郊，亦皆正义，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鸟至，祀於高禖某」。亦非常祭，故《诗》云：「克克祀，以弗无子。」并有雩祷，亦非常祭。《礼》云：「雩，水旱也。」是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而不在郊，是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祀，不在此数。《大传》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异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时祭。案《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此则应六年一祭，坤元亦尔。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於封禅，非所敢闻。（《梁书·许懋传》，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懋以为不可，因建议。）

◇驳明堂仪注

《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梁书许懋传》）

◎谢广

广，齐末为祠部郎，入梁。

◇时祭东城庙议

初祭是四时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克日於东庙致齐。（《隋书·礼仪志》二，中兴二年四月，梁武即皇帝位祠部郎谢广又议，帝从之。）

◎陆玮

玮仕齐，入梁为国子博士。

◇郊祀一献议

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以为云云，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

◇郊祀服章议

祭天犹存埽地之质，而服章独取黼黻为文，於义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仙席，此独莞类，未尽质素之理。宜以稿秸为下籍，蒲越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七年。）

◇又议

寻大裘之制，唯郑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无所出，未可为据」，案六冕之服，皆玄上下，今宜以玄、缯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皆无文绣，冕则无旒。（同上）

◎明山宾

山宾字孝若，平原鬲人。宋齐徵士僧绍子，仕齐为州从事史、奉朝请、始安王遥光抚军行参军、广阳令。梁台建，历相府田曹参军尚书驾部郎，迁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天监初选为五经博士，迁北中郎谘议参军、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出为持节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普通中，历太子右卫率、给事中、御史中丞、黄门侍郎、司农卿、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东宫博士兼国子祭酒，假节行北兖州事，大通元年卒，年八十五，赠侍中信威将军，谥曰质子。有《吉礼仪注》二百六卷，录一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义》十五卷。

◇荐朱异表

窃见钱唐朱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字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遥途，必有千里之用。（《梁书朱异传》）

◇郊不应祼议

《表记》，天子亲耕，洁盛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祼耳，郊不应祼。（《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三年，博士明山宾议帝从之。）

◇省牲牵牲赞牲议

案郊庙省牲日，则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祭之日，则太尉牵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国主社稷，义实为重。今公卿贵臣，亲执盛礼，而令微吏牵牲，颇为轻末。且司农省牲，又非其义，太常礼官，实当斯职。礼，祭社稷无亲事牵（《通典》作「无亲牵牲」。）之文，谓宜以太常省牲，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四年，明山宾议，又见通典四十五。）

◇二郊同日议

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隋书·礼仪志》一，天监五年明山宾称云云诏更详议。）

◇又议

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同上诏并依议）

◇祼用鸡彝牛彝议

尊彝之制，祭图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无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为瓒之实。窃寻祼重於献，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备大典。案礼器有六彝，春祠夏礿，祼用鸡彝鸟彝，王以瓒初祼，后以璋瓒亚祼。故春夏两祭，俱用二彝。今古礼殊，无复亚祼。止循其二，春夏鸡彝，秋冬牛彝，庶礼物备也。（《隋书·礼仪志》二，天监五年，明山宾议。）

◇又议

臣愚管不奉明诏，则终年乖舛，案鸟彝是南方之物，则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鸟彝春夏兼用。（同上，帝曰：鸡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义为疑，山宾云云，帝从之。）

◇迎气服大裘议

《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俱一献。（《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八年，明山宾议，帝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源深趣远，岂鹿兔所测？随类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见。奉以周旋不胜舞跃。法师学冠一时，道叶千载，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无复遗蕴邪？弟子业谢专经，智非通议，岂能仰述渊猷，赞扬风教。论者限以视听，岂达旷远？目睹百年，心惑三世。谓形魄既亡，神魂俱灭，斯则既违释典，复乖孔教矣。焉可与言至道语妙理者哉！夫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孔宣垂范，以知死酬问，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终。《诗》称三后在天，《书》云祖考来格。且濠上英华，著方生之论；柱下睿哲，称其鬼不神。为薪而火传，交臂而生谢。此皆陈之载籍，彰彰甚明者也。夫缘假故有灭。业造故无常，是以五阴合成，终同烟尽，四微虚构，会均火灭，窃谓神明之道，非业非缘，非业非缘，故虽迁不灭，能缘能业。故苦乐殊报，此能仁之妙唱，缙绅之所抑也。虽教有殊途，理还一致。今弃周孔之正文，背释氏之真说，未知以此，将欲何归。正法住世，尚有断常之说。况像法末流，而无异端之论。有神不灭，乃三圣同风。虽典籍著明，多历年所，通儒硕学，并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极神源，爰发圣衷，亲染神翰。弘奖至教，启悟重昏。令夫学者永疑惑，眷逮不遗，使得预餐风训，沐浴顶戴，良兼欣戢，明山宾和南。（《弘明集》十）

◎周舍

舍字升逸，汝南安成人，齐太学博士子。为太学博士，迁後军行参军丹阳主簿。梁台建，为太常，及受禅，拜尚书祠部郎，历後军记室参军秣陵令，入为中书通事舍人，迁太子洗马、散骑常侍、中书侍郎、鸿胪卿、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明威将军、右骁骑将军、除侍中，领步兵校尉、迁员外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迁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赠侍中护军将军，谥曰简子，有集二十卷。

◇改奏三夏议

礼：「王入奏王夏。」大祭祀与朝会，其用乐一也。而汉制皇帝在庙，奏永至乐，朝会之日，别有皇夏，二乐有异，於礼为乖，宜除永至，还用皇夏。又礼尸出入奏《肆夏》，宾入大门奏《肆夏》，则所设唯在人神，其与迎牲之乐，不可滥也。宋季失礼，顿亏旧则，神入庙门，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乐，用接祖考之灵，斯皆前代之深疵，当今所宜改也。（《隋书·音乐志》上，天监初，周舍议以为。）

◇元会受玉议

案《周礼·冢宰》，大朝觐，赞玉币，尚书古之冢宰，顷王者不亲抚玉，则不复须冢宰赞助。寻尚书主客曹郎，既冢宰隶职。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以主客郎受，郑玄注《觐礼》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汉时，少府职主璧，请主客受玉，付少府掌。（《隋书·礼仪志》四天监六年，诏元日受五等贽圭璧并量付所司，周舍云云，又见《通典》七十。）

◇金辂议

金辂为斋车，本不关於祭祀。（《通典》六十四，天监七年，帝据周礼，玉辂以祀，金辂以宾，今祀乘金辂，诏下详议，周舍谓云云。）

◇衮服议

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加衮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隋书·礼仪志》六，天监七年，周舍议，制可，又见通典六十一。）

◇安成始兴二王为慈母服议

贺彦先称：「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小功服无从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无服明矣。寻门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礻覃，子并受吊。今二王诸子，宜以成服日，单衣一日，为位受吊。（《梁书·司马筠传》，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安成王秀始兴王担、并以慈母表解职，舍人周舍议，又《南史》七十一。）

◇又议

《礼》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则世子衣服，宜异於常，可著细布衣，绢为领带，三年不听乐，又礼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谓无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礼秩，则当庙，五世亲尽乃毁。陈太妃命数之重，虽则不异，慈孙既不从服，庙食理无传祀，子祭孙止，是会经文。（《梁书·司马筠传》，又南史七十一。）

◇释奠会议

释奠仍会，既惟大礼。请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礻暴。乐用轩悬，预升殿坐者，皆服朱衣。（《隋书·礼仪志》四，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周舍议。）

◇丹阳琅邪二郡断搜捕议

《礼》云：君子远庖厨，血气不身翦，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此皆即目兴仁，非关及远，三躯之礼，向我者舍，背我者射。（《广弘明集》二十六）

◇鼎铭

天下宁康，异方同轨。九牧作贡，百司咸理。范金铸器，戒镇阶所。波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镜，传之无已。（《艺文类聚》七十三）

◎司马

字元素，河内温人。仕齐为奉朝请，迁王府行参军。天监初掌治嘉礼，除尚书祠部郎中，历步兵校尉兼中书通事舍人，迁正员郎镇南谘议参军，进尚书右丞。出为仁威长史长沙内史，还除云骑将军御史中丞。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行府国并石头戍事，迁明威将军晋安王长史，有《嘉仪礼注》一百十二卷，录三卷，集九卷。

◇东宫乐议

既於崇正殿宴会，太子临座，其事重，宜依礼会奏金石轩悬之乐。（《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监六金，仁威府长史司马议。）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难灭性论。窃以洪波慈被，道冠众灵，智照渊凝，理绝群古。七禅八慧之辨，三空四谛之微。故以焕乎载籍，炳於通诰也。所以优陀云喻，如百首齐音；同赞妙觉，尚不能言万分之一矣。夫业生则报起，因往而果来，虽义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证显。自近可以知远，寻迹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悬天，无假离朱之目。鸣钟在耳，不劳子期之听。而议者自昏，迷途难晓。苟犭旬所怀，坐颠坑阱。伏览皇上令旨，理妙辞缛，致极钩深，究至寂而更阐，启幽途而还晰。虽复列圣齐镳，群经联奥。灵山金口，禅冰玉舌，终不能舍此以求通，违兹而得正信哉。澡江汉之波，尘滓以涤。导德齐礼，还风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尽述赞，弟子司马呈。（《弘明集》十）

卷五十九

◎柳忄登

忄登字文渊，河东解人，齐尚书令左光禄大夫世隆第四子。历给事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後为始兴王镇北长史，随府迁镇西长史蜀郡太守。天监十二年卒，赠宁远将军豫州刺史，有集六卷。

◇赋体

飞辔竦兮不停阴，徂川逝兮无暂舍。白日出兮烁晚辰，春雷奋兮动兰夜。窃匪报於储闱，叨洪恩於良驾。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缨於唐化。（艺文类聚五十六。）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渊旨冲邈，理穷几奥。窃以修因趣果，神无两识，由道得灭，佛惟一性。殷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则神在，或理传妙觉，或义阐生知，而杨墨纷纶，徒然穿凿，凝滞逐往，将掩名教。圣情玄鉴，理证无间。振领持纲，舒张毛目。抑扬三代，汲引同归。实假双，朗然无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奉循环，疑吝俱尽，来告存及，悲抱惟深，柳忄登顿首白。（《弘明集》十）

◎谢绰

绰，陈郡阳夏人，天监初廷尉卿，终少府卿，有《宋拾遗》十卷，集十一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绰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览渊谟，用清魂府，既排短说，实启群疑。窃惟人生最灵，神用不极，上则知来藏往，次乃邻庶入几。以此观之，理无可灭。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缘，内外发明，已足滞。况复天诲谆谆，引谕弥博，弘资始於黔黎，导识业於情爽，固令开蒙出障，坐测重玄，异端既绝，正路斯反。论者惭其墨守，范氏悟其膏盲，预在有识，孰不击赞。但弟子徒怀游圣，终懵管窥，顶奉戴跃。永欢荫诱，谢绰和南。（《弘明集》十）

◎庾咏

咏，仕齐未详，天监累迁太常卿。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灭论》。伏览未周，烟云再廓。窃惟蠕动有知。草木无识，神灭瞽论，欲以有知，同此无识，乃谓种智。亦与形骸俱尽，此实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属反流之日，值饮化之几，则二谛之言，无以得被，三世之谈，几乎息矣。圣上愍此四生，方沦六道，研校孔释，其相提证。使穷陆知海，幽都见日。至言与秋阳同朗，群疑与春冰俱释。虽发论弘道，德感冲襟，而预闻训诱，俯欣前业。法师服膺法门，深同此庆，谨当赞味吟诵，始终无攵，弟子庾咏和南。（《弘明集》十）

◎王琳

琳字孝璋，琅邪人。举南徐州秀才，尚义兴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终司徒左长史。（案後梁别有王琳，见卷六十八。）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审《神灭论》。谨罄庸管，恭览圣制，声溢金石，理洞渊泉，义贯六爻，言该三世，足使僻学知宗，迷途识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泽，复得倾耳天上，拭目神藻，凫之诚，良无纪极。猥惠颁逮，铭跃惟重。弟子王琳答。（《弘明集》十）

◎王锡

锡字公嘏，琳第二子。天监中为国子生，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洗马，封永安侯，除晋安王友。普通初转中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中，去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年二十四。中大通六年卒，赠侍中，谥曰贞子。

◇宿山寺赋

脂车秣驷，薄暮来游，入界道而辽朗，息祗树而淹留。惟基构之所处，实显敞而高居；延层轩之迢递，属广庑之踟蹰，差绣而而反宇，列缇柱而承隅。尔乃陟飞陛於峻皮，登步阎於绝顶。既中天而升降，亦攀云而游聘，宇阴阴而怡旷，阶肃肃而虚静。朗华锺之妙音，曜光灯之清影。其房则开窗木未，浮柱山丛；引含光之澄月，纳自远之轻风，因明兮目极，凭迥兮望通，平原兮无际，连山兮不穷。识生烟於岫里，眄列树於岳中，树陵危而秀色，烟出远而浮空，情迢遥於原野，心放旷於帘栊，夜悠悠而何期，露而渐落。玩一叶之流萤，聆九野之鸣鹤。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兰。静啸兮疏烦想，独往兮恣游盘。信一致之易息，岂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寝，乃高枕而极星阑。（《广弘明集》二十九上）

◎王希聃

希聃，天监初庐陵太守。

◇奏闻获铜瑞敛

薄伐凶丑，而龙渊耀质，凶奴将灭，白旗表徵。（《御览》三百四十二引《梁书》，天监五年，庐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县获铜瑞敛二口，以闻云云，案今《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四月丙申，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敛二，不载王希聃奏，梁中书郎谢吴有《梁书》一百卷，《隋志》仅存四十九卷，《御览》所引，盖谢吴本也。）

◎张缅

缅字元长，范阳方城人，武帝舅弘策子。天监初袭丹阳县侯，起家秘书郎，历淮南武陵二郡太守御史中丞，卒赠侍中，有《晋书》钞三十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寻三世萧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尘而不晓，迷五途而长没。以为形谢神灭，骸亡识朽。此外道之邪见，岂可御瞿昙之正法？所谓轻尘一旅，敌堂堂之锋，辄驰驽骀，与骐骥而并行。恐长劫有尽，领虫方至，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精神无异，人畜随缘，《涅》明文，瑞应高说。主上圣照幽深，镜察潭远。譬两祭而知不灭，喻妄作於背亲；义随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难闻。弟子少游弱水，受戒樊邓，师白马寺期法师，屡为设生死之深趣。亟说精神之妙言，尔来归心，绝此疑想，复睹斯判，益破魔徒，非但闻觌於今，方欲结缘於後。徒知归信，暗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笃，弟子张缅和南。（《弘明集》十）

◎陆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琏，里系未详，武帝诏修五礼，以琏及贺、严植之，明山宾、沈宏为五经博士，有《军礼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琏白，逮告，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读天旨，照镜尘蒙。弟子门宗三宝，少奉道训，虽诚归至教，识暗玄津。谨寻内外群圣，开引殊文，如来说三乘。以标一致，言二谛以悟滞方。先王铨五礼以通爱敬，宣六乐以导性灵，或显三世以徵因果，或明神感以验应实，岂可顿排神源，永绝缘识者哉！若然，则善恶之报虚陈，祭敬之设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执。是以圣明玄览，游神妙门，动言出理，皎若朝晖，发文显证。朗如宵烛，顿足开建愚昏。忄匿信凡鄙者也。伏习诏旨，综检心源，谨裁还白，不宣舞。弟子陆琏呈。（《弘明集》十）

◎沈宏

宏，吴兴武康人，天监初五经博士，有《春秋经解》六卷，《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嘉语》六卷，《春秋五辨》二卷。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览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夫惟机难晓，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鉴，探颐斯朗，岂能拯重於有惑，岂能运独见於无明？窃惟大圣御宇，上德表物，垂法云以湛润，开慧日而增晖，远比溟海，近譬井干。粤今遂古，孰能识乎此焉！至如经喻，雀飞瓶在，火灭字存，礼云非类弗歆，祭乃降祉。且梦兰以授郑穆，结草以抗杜回。凡此群列，不可悉纪。又五道递往，六度同归，皆神之显验，不灭之幽旨。但郄克ε足，岂从邯郸比踪？卢敖捷至，宁与若士齐迹。今仰坠五藻，俯逮阐提，所谓若披重雾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眄烛龙。短绠爰汲，望澜觇海，实欢喜顶戴。若无价宝珠，沈宏顿首和南。（《弘明集》十）

◎颜缮

缮，天监初累迁光禄勋。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猥枉明诰，颁述敕旨，审神不灭，以答臣下。理据萧然，表里该妙。所以慧现独宣，舟梁含气。夫目所不睹，帷屏为隔，耳所不闻，遐迩致拥，不得以不闻不见，便谓无声无物。今欲诘内教，当仗外书，外书不殊，内教兹现。《书》云：「魂气无所不之。」佛经又曰：「而神不灭。」既内外符同，神在之事，无所多疑。疑其灭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宁识大椿之永久，日月之无穷。主上圣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证，孝飨之理斯光，苍生管见，已晦而复晓，晚俗沦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预从餐道，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慈氏，归敬诚深。惟孱来缘可期，载怀凫藻而已，弟子颜缮吴。（《弘明集》十）

◎孙挹

挹，天监初为仓部郎中。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渊旷，非井蛙所达；泊然入定，岂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动，则众邪退散，舟航既济，而彼岸斯登。圣后体蕴二仪，德兼三代，抚灵机而总极，秉上智以调民。发号施令，则风行草偃；临朝尊默，而化动如神。隆五帝以比踪，超万劫其方永，犹复震金声於指掌，降妙思以发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弥钻而逾远，均宝珠於无价，齐莲华之不尘。孝敬被乎群黎，训范侔於先圣，支行喘息，同识斯欢，飞蠕动，共陶兹庆。班告来临，用深荣荷。谨顶受书绅，永启庸惑。弟子孙挹和南。（《弘明集》十）

◎刘洽

洽，天临初太子中舍人。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奉觌敕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伏披素札，仰瞻玄谈，文贯韶夏，义测爻系，衰括经典，牢笼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简，希夷卓尔，难得而闻。斟酌贤圣，剖破毫发，兼通内外之涂，语过天人之际矣。自非体兹至德，思与神会；岂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谨书诸绅，永以为佩，泠乎既人，照若发蒙，比故修诣，共伸讲复也。弟子刘洽顿首呈。（《弘明集》十）

◎王仲欣

仲欣，天监初为建康令。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仲欣白。辱告，惠示诏所答臣下审《神灭论》。伏读渊丽，不胜跃。皇帝睿性自天，机神独远，五体外照，三明内映。金轮徐转，则道济八弦；玉瓒既陈，则孝隆七庙。开慧日於清汉，垂法云於大千，如在之义，重阐兹晨。常住之明，永证来劫。故以德冠百王，声高万古。弟子栖心法门，崇信大典，舞蹈之诚，独深凫藻，王仲欣和南。（《弘明集》十）

◎沈绲

绲为豫章王功曹参军。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绲和南，弟子窃以为交求之道，必取与为济，至於渎蒙不告，则空致憧憧。傥鱼之观，殆将可息，所以自绝讠恣受，崇深莫窥，诚自愧也。徒以暗识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循循局诫，冀履霜不退，坚水可至耳。而法师弘心山薮，幸能藏疾，虽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马於氵彪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灭论》，晨宵伏读，用忘疲寝，构斯法栋，导彼迷流，天属既伸，三世又辨，鬼神情状，於焉可求。然谓海实广，广孰能知？谓天盖高，高不可测。圣论钩深，旨超系表，蒙情易骀恧能是，空铭末示，终愧钻仰。弟子沈绲和南。（《弘明集》十）

◎张翻

翻，天监初扬州别驾。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辱告：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盛旨穷机，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该千圣之外，至如感果之规，理照三世，孝飨之范，义贯百王。妙会与春水等释。至趣若秋共朗，足使调阐变情，桀跖移志，反浇风於遂古。振淳波乎方册，英声茂实，粤不可尚。法师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圣化，独游神明，深鉴道蕴，洞识宗途。弟子昔闻师说，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时，奉不灭之训。信以照晰希蒙，纾洗尘盖，足蹈手舞，言象岂能胜。张翻和南。（《弘明集》十）

◎郭祖深

祖深，襄阳人。武帝初起，以客从。後随蔡道恭在司州陷北，还为长兼南梁郡丞，徙後军行参军，擢为豫章锺陵令员外散骑常侍。普通末为南津校尉，加云骑将军。

◇舆榇诣阙上封事

大梁应运，功高百王，慈悲既弘，宪律如替。愚辈罔识，褫慢斯作。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入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本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堕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

夫君子小人，智计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谋於利。志於道者，安国济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於利者，损物图己。道人者，害国小人也，忠良者，捍国君子也。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论外则有勉舍，说内则有云所议，则伤俗盛法，勉舍之志，唯愿安枕江东，主慈臣忄匡，息谋外甸，使中国士女，南望怀冤，若贾谊重生，岂不恸哭。臣今直言犯颜，罪或容宥，而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所以不惮鼎镬，区区必闻者，正以社稷计重，而蝼蚁命轻。使臣言入身灭，臣何所恨。

夫谋臣良将，何代无之，贵在见知，要在见用耳，陛下皇基兆运，二十馀载，臣子之节，谏争是谁？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过实在下，而谪见於上，遂使圣皇降诚，躬自引咎，宰辅晏然，曾无谦退。且百僚卿士，甚少有奉公，尸禄竞利，不尚廉洁。累金积镪，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尔？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雠，法严则人思善，德多则物生恶。恶不可长，欲不可纵。伏愿去贪浊，进廉平，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谨上封事二十九条，伏愿抑独断之明，少察愚瞽。

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於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士一人，非复国有。

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於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

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衅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虽肆眚时降，荡涤惟始，而监符犹下旧日，限以严程。上不任信下，转相督促。台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竞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风畏伏。於是敛户课，荐其筐篚，使人纳重货，许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矫俗，则严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贪利，以事上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断界首将生口入北，及关津废替，须加纠ㄴ。

庐陵年少，不宜镇襄阳，左仆射王柬在丧，被起为吴郡。曾无辞让。请复郊四星。（《南史》七十郭祖深传，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其略云云。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锺陵令。）

◎何亻间

亻间字彦夷，东海郯人，位至台郎。

◇拍张赋

东方曼倩发愤於侏儒，遂与火头食子，禀赐不殊。（《南史》三十三《何逊传》）

◎何逊

逊字仲言，亻间从兄子，宋御史中丞承天曾孙，州举秀才，天监中为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随府迁江州，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兼尚书水部郎，除仁威庐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有集七卷。

◇穷鸟赋

嗟穷鸟之小鸟，意局促而驯扰，声寓物而知哀，翮排虚。（《艺文类聚》作「空」）而不矫。绝侣於霞夕，听翔群於月晓。既灭志於云霄，遂甘心於园沼。时复抢榆决至，触案穷归，若绝气而自堕，似惊弦之不飞，同鸡埘而其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无青鸟之是非，岂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晖。虽有知於理会，终失悟於心机。（《初学记》三十，又略见《艺文类聚》九十二。）

◇与建安王谢秀才笺

州民泥途，何逊死罪，即日被板，以民充年秀才，民谢声□□□，非关右月旦□□□名谁录。睹物托兴，乏澹雅之才，□□□文，岂飘然之作？伏惟大王殿下，令闻令望。迈楚逾河，好德好士。云归海赴，若夫选重雄州，望隆观国，必使声高後进。德继前修，民学异扣钟，辨惭炙果，将以允应贡选。待问金门，上第甲科。既惭仿佛，管窥锥画。弥畏友朋，恩荣忽贲。固请无涯，便当妄忝鲁服。滥同齐吹，战荷屏营。忻惶共色，不任下情，谨奉笺以闻。

◇为孔导辞建安王笺

士实涂泥，美非竹箭。昔逢际会，忝申名质。悠悠汉水，独骛轻舟。虽慕义如归，而暗投多惧，遂礼频上席，爱比後车。感此隆遇，久知轻死，轩盖出内，历念陪游，府朝升进，随事多幸。赐馀论於颜色，奉德音於宴和，藉此增荣，遂延缪价。今便除名，复足在宽，身非木石，恋同犬马，虽朝夕曳裾，无违接侍，而职务一离，有同宾客，瞻阶下拜，屑涕无从，永言僚故，载怀罔已。颉颃之禽，惭悲於出幕，蒙茸之兽，结志於首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衡山侯与妇书

昔人邀游洛，会遇阳台，神仙仿佛，有如今别。帐前微笑，涉想犹存，而幄里馀香，从风且歇。掩屏为疾，引领成劳，镜想分鸾，琴悲别鹤。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忧之言不实，团团轻扇，合欢之用为虚，路迩人遐，音尘寂绝，一日三秋，不足为喻，聊陈往翰，宁写款怀。迟枉琼瑶，慰其杼轴。（《艺文类聚》三十二。案前明张弦所刻集本有《七召》，张溥本从之。《七召》出《文苑英华》三百五十二，在简文帝《七励》之後，无名氏前，不言何逊作，叶绍泰又编入《昭明集》，皆无所据也，今入梁阙名类。）

◎徐绲

绲，天监初历黄门郎。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绲和南，辱告，并逮示敕答《神灭论》。伏览渊旨，疏心荡累。窃惟希夷之本难寻，妙密之源莫睹，自非上圣，无以谈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导其极。皇上穷神体寂，鉴道居微，发德音则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响。诚叶礼敬，义感人，理扇玄风，德被幽显，悠悠巨夜，长昏倏晓，蠢蠢愚生，一朝独悟。励鹿苑之潜功，澍法流於日用。鸿名永播，懋实方驰，迷滞知反，沦疑自息。弟子归向早深，倍兼悦，辄奉以周旋，弗敢云坠。但蠡测管窥，终怀如失耳。徐绲和南。（《弘明集》十。）

◎王靖

靖，天监初为公论郎。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垂示圣旨答臣下审《神灭论》。伏惟至尊，垂拱岩廊，游心万古，居无弃日，道胜惟机。爰访群下，恢弘孝义，睿藻渊玄，理深枢极。自非聪明睿齐之君，就日望云之主，岂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论，阐大圣於须臾，定俗疑於俄顷。非惟理测宸衷，亦乃义切臣子。含和饮忄惠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倾首仁泽，沐浴唐风。弟子江淮孤身，不学无术。虽复从师北面，一经不明，纵忆旧文，岂伊仿佛？五经纷纶，事类弘博。神明之旨，其义多端。至如金石丝竹之响，公旦代武之说，宁非圣旨，且祭义而谈，尤为显据。若论无神，亦可无圣。许其有圣，便应有神，理且炳然，岂容寂绝？弟子所见庸浅，无以宣扬至泽。既涉访逮，辄率所怀。弟子王靖和南。（《弘明集》十）

卷六十

◎吴均

均一作筠，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天监初为郡主簿，历建安王伟记室，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侍郎兼府城局，还徐奉朝请，有范晔《後汉书注》九十卷，《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集二十卷。

◇八公山赋

峻极之山，蓄圣表仙，南参差而望越，北逦迤而怀燕。尔其盘桓基固，含阳藏雾，绝壁险，层岩回互。桂皎月而常团，云望空而自布，袖以华阆，带以潜淮，文星乱石，藻日流皆。若夫神基巨镇，而卓牵荆河；箕风毕雨，育岭生峨，高岑直兮蔽景，修坂出兮架天。以迎云而就日。若从汉而回山，露泫叶而原净，花照矶而岫鲜，促嶂万寻，平崖亿绝，上被紫而烟生，傍带花而来寻，维英王兮好仙。会八公兮小山。驾飞龙兮翩翩，高驰翔兮冲天。（《艺文类聚》七）

◇吴城赋

古树荒烟，几百千年，云是吴王所筑，越王所迁，东有铸敛残水，西有舞鹤故廛，萦具区之广泽，带姑苏之远山。仆本蓄怨，千悲亿恨，况复荆棘萧森，丛萝弥蔓，亭梧百尺，皆历地而生枝，阶筠万丈，或至杪而无叶。不见春荷夏槿，唯闻秋蝉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惊，不知九州四海，乃复有此吴城。（《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笔格赋

幽山之桂树，恒萦风而抱雾，叶委郁而陆离，根纵横而盘互。尔其负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条，为此笔格。下跌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生；上管则员员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艺文类聚》五十八）

◇碎珠赋

宝月生焉，越浦隋川，标魏之美，擅楚之贤。既登席而趋丽，亦缀履而升妍，岂衔恩以赴时，独佩皎而腾天。瀛淮激电，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隈，视员流而失转，见折水之丧回，谢骊宫之瑞饰，粉灵蚌之神胎。若有人兮声芒昧，芳徽断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怆何宣，珠之形兮（《艺文类聚》作「珠兮珠兮」）不复全。抚陆离之琼佩，吊幽翳之金筵。岂照车与睿烛，但黄尘及寒烟。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兰之草兮亦舒。又闻珩璧之独照，不见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云之可尚，当与碎珠而同栖。（《初学记》二十七，又略见《艺文类聚》八十四。）

◇橘赋

增枝之木，既称英於绿地。金衣之果，亦委体於玉盘。见云梦之千树，笑江陵之十兰。叶叶之云，共琉璃而并碧。枝枝之日，与金轮而共丹。若乃秋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露，长郊欲素，风齐寒而北来，雁衔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贞於冬暮。（《艺文类聚》八十六）

◇扬州建安王让加司徒表

臣闻玄黄之马，事绝於衔镳，蟠朽之材，饰乖於丹漆，何则？千里之志已穷，万乘之器无取，远物近身，於焉在譬。（《艺文类聚》四十七）

◇与施从事书

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犭爰，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梦被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里散赏。（《艺文类聚》七）

◇与朱元思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喘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犭爰则百叫无绝。荐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艺文类聚》七）

◇与顾章书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华，偏饶竹实，山谷所资，於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艺文类聚》八）

◇檄江神责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闽，遗我文璧，佥曰此津。贯纬百纪，荐历千春，念兹文璧，故问水滨，江汉勖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跃此华璧，则富有汉川，世为江伯，如有负秽心迷，怀衅情戚，藏玉泥中，匿圭鱼腹。使公孙蹑波而长呼，子羽济川而怒目。飞舞敛而东临，丘跃马而南逐。打素蛤而为粉，碎紫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处乎闽濮，水居百里，泥行万宿。右睨而河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铜，纯钩之铁，被鱼鳞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东隅，移ㄡ北岛，使蓬莱之根，郁而生尘，瀛洲之足，净而可扫。按骊龙取其颔下之珠，搦鲸鱼拔其眼中之宝。皇恩所被，繁枯润涸。威之所加，穷河绝漠。愿子三思，反此明玉。（《艺文类聚》八十四）

◇食移

月光离毕，风气入箕，细雨如网，细柳如丝，离隔东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龙门而不见，览桂枝而延伫。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难得而缕也。亦有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叔分财，华歆让位，乃相知於平生，实忘怀於寤寐。鸡有呼群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义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房，绮窗半卷，屏风角张，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伤。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谓古昔之恒谈，在今日而方见。呜呼如何？忘我实多，辄欲弹琴纵酒，於首阳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仆不厌糟糠；君有雁鹜之食，而余不得一尝。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肠何如哉。今欲君之馀，江皋绿ご之笋，洞庭紫鬣之鱼，昆山龙胎之脯，元圃凤足之俎艹，千里莼羹，万丈名脍，气馨若兰，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节。白日炙便销，清风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岁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为不祥，於人为愆义。（《艺文类聚》七十二）

◇饼说

宋公至长安，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离蝉欲静，变变晓风，凄凄夜冷，臣当此景，唯能说饼。」公曰：「善。」季乃称曰：「安定噎鸠之麦，洛阳董德之磨，河东长若之葱，陇西舐背之犊，抱罕赤髓之羊，张掖北门之鼓。然以银屑，煎以金铫，洞庭负霜之橘，仇池连蒂之椒，调以济北之盐，锉以新丰之鸡，细如华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银泥，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公曰：「善。」（《艺文类聚》七十二，《御览》八百六十。）

◇连珠

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媚入妒，贞华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扬子守玄，岂乏炫曜之才。（《艺文类聚》五十七，《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一。）

盖闻义夫投节，未必识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萦带，不蒙肉食之谋；申胥泣血，非有执圭之位。（同上）

◎刘勰

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天监初为奉朝请中军临川王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未令，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太子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後变服为僧，改名慧地，有《文心雕龙》十卷。

◇文心雕龙序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於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子生七龄，乃梦彩云右锦，则攀而采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萝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ひ，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於要。於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後生之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笼圈条贯，ゼ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赞於时序，褒贬於才略，怊怅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铨叙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案辔文雅之场，而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茫茫往代，既深子闻，眇眇来世，傥尘彼观。（《梁书·刘勰传》，又略见《南史》七十二，《御览》六百一。）

◇灭惑论

或造《三破论》者，义证庸近，辞体鄙拙。虽至理定於深识，而流言惑於浅情，委巷陋说，诚不足辨。又恐野听，将谓信然，聊择其可采，略标雅致。

《三破论》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圣。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无生可冀，铭死为泥洹，未见学死而不得死者也。《灭惑论》曰：二教真伪，焕然易辨。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於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於无穷，教以胜慧；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於饵药。慧业始於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鸟？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三破论》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发，而使人髡头；主不弃妻，而使人断种，实可笑哉。明知佛教是灭恶之术也。伏闻君子之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灭惑论》曰：太子弃妻落发，事显於经，而反白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盖远，理由乎心，无系於发，若爱发弃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断发文身，夫子两称至德中权。以俗内之贤，宜修世礼，断发让国，圣哲美谈。况般若之教，业胜中权；菩提之果，理妙克让者哉！理妙克让，故舍发取道，业胜中权，故弃迹求心。准以两贤，无阙於孝，鉴以圣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国而破国者。诳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不助国，生人减损，况人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国灭人绝，由此为失。日用损废，无纤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复过此，《灭惑论》曰：大乘圆极，穷理尽妙，故明二谛以遣有，辨三空以标无，四等弘其胜心，六度振其苦业，诳言之讪（一作诎），岂伤日月！夫塔寺之兴，阐扬灵教，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昔禹会诸侯，玉帛万国，至於战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户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烟，国灭人绝，宁此之由？宗索之时，石谷十万，景、武之世，积粟红腐，非秦末多沙门，而汉初无佛法也。验古准今，何损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忧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血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灭惑论》曰：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缀俗因，本修教於儒礼；运禀道果，固弘孝於梵业。是以谘亲出家，《法华》明其义；听而後学，《维摩》标其例，岂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鉴烛人世，过驷马於格言，逝川伤於上哲。故知瞬息尽养，则无济幽灵；学道拔亲，则冥苦永灭。审妙感之无差，辨胜果之可必，所以轻重相权，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远，礼虽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尧舜所慕，死则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树弗修，苴斩无纪，岂可谓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焕然，未闻尧舜执礼，追责三皇，三皇无责，何独疑佛？佛之无服，理由拔苦，三皇废丧，事沿淳朴。淳朴不疑，而拔苦见尤，所谓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设者也。明知圣人之教，触感圆通，三皇以淳朴无服，五帝以沿情制丧，释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检迹异路，而玄化同归。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惟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竟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後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可得从！《灭惑论》曰：「夫栖形禀识，理定前业，入道居俗，事系因果。是以释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国统家，并证道迹，未闻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缘感不一，故名教有二，缙绅沙门，所以殊也。但始拔尘域，理由戒定。妻者受累，发者形饰，受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见母，其母拜之，喜其备德，故屈尊礼卑也。介胄之士，见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缁弁轻冠，本无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应加恭，则以母拜子，势宜停敬，则臣不跪君。礼典世教，周孔所制，论其变通，不由一轨。况佛道之尊，标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实尊冠胄。冠胄及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将欲何怪？

《三破论》云：佛，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铭为浮屠，胡人凶恶，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伤其形，故髡其头，名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後改为佛图。本旧经云丧门。丧门由死灭之门，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至罗什又改为桑门，僧又改为沙门。沙门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称。《灭惑论》曰：汉明之世，佛经始通，故汉译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声之误也。以屠为图，字之误也。罗什语通华》戎，识兼音义，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经世典，学不因译，而马、郑、注说，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谬师资於《周颂》；允塞宴安，乖圣德於《尧典》。至教之深，宁在雨字，得意忘言，庄周所领；以文害志，孟轲所讥。不原大理，惟字是求，宋人申束，岂复过此？

《三破论》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国，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义，刚强无礼，不异禽兽，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粗犷，欲断其恶种，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国伏法，自然灭尽。《灭惑论》曰：双树晦迹，形像代兴，固已理精无始，而道被无穷者矣。案李叟出关，运当周季，世闭贤隐，故往而忘归。接舆避世，犹灭其迹，况适外域，孰见其踪。於是奸猾祭酒，造《化胡》之经，理拙辞鄙，厮隶所传。寻西胡怯弱，北狄凶炽，若老子灭恶，弃德用刑，何爱凶狄，而反灭弱胡？遂令犭严狁横行，毒流万世，豺狼当道，而狐狸是诛，沦氵胥为酷，覆载无闻。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阳之道，岂其然哉？且未服则设像无施，信顺则孥戮可息。既已服教矣，方加极刑，一言失道，众伪可见。东野之语，其如理何？

《三破论》曰：盖闻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学道并感应而未闻？佛教为是，九皇忽之，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则为邪伪，不复云云。《灭惑论》曰：神化变通，教体匪一；灵应感会，隐现无际。若缘在妙化，则菩萨弘其道；化在粗缘，则圣帝演其德。夫圣帝、菩萨，随感现应，殊教合契，未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佛。固知三皇以来，感灭而名隐，汉明之教，缘应而像现矣。若乃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谓道，似非太上。羲农敷治，未闻奏章。尧舜缉政，宁肯书符，汤武抒暴，岂当饵丹？五经典籍，不齿天师，而求授圣帝，岂不悲哉？

《三破论》曰：道以气为宗，名为得一。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若言非邪？何以奉佛？《灭惑论》曰：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其显迹也，则金容以表圣；应俗则王宫以现生。拔愚以四禅为始，进慧以十地为阶。总龙鬼而均诱，涵蠢动而等慈。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然至道虽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邪正莫辨，验法则真伪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实为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弗纪，慧业靡闻，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神通而未免有漏，寿远而不能无终，功非饵药，德沿业修，於是愚狡方士，伪托遂滋。张陵米贼，述记升天，葛玄野竖，著传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舆，今祖述李叟，则教失如彼，宪章神仙，则体劣如此。上中为妙，犹不足算，况效陵鲁，醮事章符，设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负山，庸讵胜乎？标名大道，而教甚於俗，举号太上，而法穷下愚，何故知邪？贪寿忌天，含识所同，故肉芝石华，谲以翻腾，好色触情，世所莫异，故黄书御女，诳称地仙，肌革盈虚，群生共爱，故宝惜丑唾，以灌灵根；避灾若病，民之恒患，故斩缚魑魅，以快愚情；凭威恃武，俗之旧风，故利兵钩骑，以动浅心。至於消灾淫术，厌胜奸方，理秽词辱，非可笔传。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馀波所被，实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岂与佛同？且夫涅大品，宁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羡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诈；净修戒行，岂同毕券之丑？积弘誓於方寸，孰与藏宫将於丹田；响洪钟於梵音，岂若鸣天鼓於唇齿。校以形迹，精粗已悬，核以至理，真伪岂隐？若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瞽对离朱，曰我明也。（《弘明集》八）

◇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道源虚寂，冥机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将宁先入感凤之宝，九河方导，已致应龙之书。况种智圆照，等觉遍知，扬万化於大千，ゼ亿形於法界，其灵起摄诱之权，影现戏游之力，可胜言者哉。自优昙发华，而金姿诞应，娑罗变叶，而塔像代兴。月喻论其迹隐，镜象譬其常照，律师应法似流，宣化如渴，扬ぎ游水，驰锡禹山。於是扪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似叟之悬阁。体高图范，冠采虹，推凿响於霞上，剖石洒於云表。信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青与丹粟竞采，白金共紫铣争辉。梵王四鹤，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踯躅而忘归。（《艺文类聚》七十六）

◎刘孝绰

孝绰字孝绰，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齐大司马府从事中郎绘子。天监初为著作佐郎，迁太子舍人尚书水部郎，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寻补太子洗马，迁尚书金部郎，复为洗马，出为上虞令，迁除秘书丞，出为镇南安成王谘议，免。起为安西记室，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兼司徒右长史、太府卿、太子仆、员外散骑常侍、廷尉卿，免。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复为太子仆，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除秘书监，有集十四卷。

◇为鄱阳嗣王初让雍州表

臣闻大邦维屏，既惭宗子之诗；思乐宫，有缺僖公之颂。特以周兴九伯，锡壤参虚，汉启二河，分圭旧楚，自私家庆，总集微躬，雍部襟带，跨制数州。西拒关，北跨邓塞，虽复呼韩来朝，稿街纳质，二虏寻戈，四郊无警，犹当王戎雅识，羊尚义。臣退求诸己，无或宴安，进思尽忠，几乎私竭。（《初学记》十。）

◇东宫礼绝傍亲议

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後，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请至。（《昭明太子传》，《南史》五十三。）

◇送瑞鼎诣相国梁公启

生木游火之禽，夹阶纪朔之华。白环银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为定於郏辱阝；虚其所止，非独在於汾阴。（艺文类聚九十九。）

◇谢为东宫奉经启

皇太子四术夙知，三善非学，犹复旁求儒雅，应物稽疑。业光夏校，德茂周序。诸侯宋鲁，於焉观则。参陪盛礼，莫匪国华。臣虽职典经图，而同官不一，推择而举，尚多髦俊。宠光曲被，独在选中。他日朝闻，犹甘夕死。况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重，弥见生轻。（《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一。）

◇求豫北伐启

或以臣素无飞将之目，未从嫖姚之伍，言易行难，收功理绝。然桓冲称谢安无将略，文靖公遂破苻坚，山涛谓羊不强，建成侯卒平孙皓。微臣之譬两贤，诚无等级，小虏之方二寇，势逾枯朽。（《艺文类聚》五十九。）

◇谢西中郎谘议启

臣不能衔珠避颠，倾柯卫足，以兹疏幸，与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隶之官，交构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狱书每御，辄鉴蒋济之冤；炙发见明，非关陈正之辩。遂漏斯密网，免彼严棘，得使还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骨肉，岂侔其施。臣诚无识，孰不戴天。疏远亩陇，绝望高阙，而降其接引，优以旨喻，於臣微物，足为荣陨。况刚条落叶，忽沾云露，周行所置，复齿盛流。但雕朽污粪，徒成延奖；捕影系风，终无效答。（《梁书·刘孝绰传》）

◇谢东宫启

臣闻之，先圣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岂非孤特则积毁所归，比周则积誉斯信？知好恶之间，必待明鉴。故晏婴再为阿宰，而前毁後誉。後誉出於阿意，前毁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贸其甘酸，一手所摇，嘉树变其生死。又邹阳有言，士无贤愚，入朝见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灵均，绛侯之排贾生，平津之陷主父，自兹厥後，其徒实繁。曲笔短辞，不暇殚述，寸管所窥，常由切齿。殿下诲道观书，俯同好学，前载枉直，备该神览。臣昔因立侍，亲承绪言，飘风贝锦，譬彼谗慝，圣旨殷勤，深以为叹。臣资愚履直，不能杜渐防微，曾未几何，逢尤罹难虽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严文峻法，肆奸其必奏。不顾卖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运超己之光，昭陵阳之虐，舞文虚谤，不取信於宸明，在缧婴缠，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书，仍颁朝会之旨。小人未识通方，絷马悬车，息绝朝觐。方愿灭影销声，遂移林谷。不悟天听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违见疵，复使引藉云陛。降宽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载，所蒙已厚。况乃恩等特召，荣同起家，望古自惟，弥觉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轮轨，相彼工言，构兹媒浅。且款冬而生，已凋柯叶，空延德泽，无谢阳春。（《梁书·刘孝绰传》）

◇谢安成王赍祭孤石庙胙肉启

味过瀹凤，珍越屠龙，故使屏翳收风，冯夷净浪，神居首，独泛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遘迕。复等受厘，预颁纯嘏。恩灵所降，信次委积。报生以死，窃闻斯义。（《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晋安王饷米酒等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茗八种，气新城，味芳云杜，江潭抽节，迈昌荇之珍，疆场擢翘，越葺精之美；羞非纯束，野麋似雪之驴。酢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缺，酢类望甘，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种聚，小人怀惠，大懿难忘。（《茶经》）

◇谢给药启

一物之徽，遂留膏盲，名医上药，爰自城府。虽巫咸视诊，岐伯下针，松子玉浆，卫卿云液，比妙众珍，实云多愧。（《艺文类聚》八十一）

◇谢越布启

比纳方绡，既轻且丽。珍迈龙水，妙越岛夷。（《艺文类聚》八十五。）

◇答湘东王书

伏承自辞皇邑，爰至荆台，未劳刺举，且ゼ高丽。近虽预观尺锦。（《艺文类聚》作「十锦」。）而不睹金玉。昔临淄词赋，悉与杨修，未殚宝笥，顾惭先哲。渚宫旧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荐二贤，徐珍之奏五郡，威怀之道，兼而有之，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爰自退居素里，却埽穷，比杨伦之不出，譬张挚之杜门。昔赵卿穷悉，肆言得失，汉臣郁志，广叙盛衰。彼此一时，拟其非匹。窃以文豹何辜，以文为罪。由此而谈，又何容易。故韬翰吮墨，多历寒暑，既阙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无以自同献笑，少酬褒诱。且才乖体物，不拟作於玄根，事殊宿诺，宁贻惧於朱亥。顾己反躬，载怀累息。但瞻言汉广，邈若天涯，区区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问相寻，食椹怀音，矧伊人矣。（《梁书·刘孝绰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八。）

◇与弟书

方弘游典坟，寤歌林涧。览兴衰於千载，观荣落於四时。（《岁时纪要》）

◇答云法师书

孝绰和南。辱诲，垂示敕旨所答刘太仆思效启，义穷深远，语兼巧便，伏闻希有，身心踊跃。昔戈盾夹车，备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驾，防未然於汉君。斯皆执心黄屋，瑞无绀马，事极寰宁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兹善觉，降迹阎浮，以住地之心，行则天之化。故能慈导三有，仁济万物，犹以发药未周，宝船不倦，解敛却盖，躬诣道场。瑞花承足，人观雕辇之盛，金轮启路，物睹重英之饰。显实开权，事均祇鹫，本无四畏，宁虑五怨。思效遂肤，引梁丘随敛之说，日殚触瑟之辞，何异回龙象於免径。注江海於牛迹，圣旨殷勤，曲相诱喻，岂直净一人之垢衣，将以破群生之暗室。弟子世传正见，幼睹真言，但惑网所萦，尘劳自结，微因宿植，仰逢法教，亲陪宝座，预餐香钵。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俱听一音，共闻八解，庶因小叶，受润大云。猥蒙开示，深自庆幸，不胜欢喜，略附陈诚。刘孝绰和南。（《释藏策》五，《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昭明太子集序

臣窃观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闻之，匕鬯之义存焉。故书有孟侯之名，记表元良之德，历选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称，启诵而已。虽彻圣挺贤，光乎二代，高文精义，阒尔无闻，汉之显宗，晋之肃祖。昔自春宫，益好儒术，或专经止，於区易，或持论穷於贞假。子桓虽ゼ藻铜省，集讲肃成，事在藩储，理非皇贰，未有正位少阳，多才多艺者也。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若乃有纵自天，惟睿作圣，显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磨之义；为臣为子，宁待观喻之言。惟性道难闻，而文章可见，故俯同志学，用晦生知。以弦诵之馀辰，总邹鲁之儒墨；遍绨缃於七阁，弹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实副元首。皇帝众拱岩廊，委咸庶绩，时非从守，事或监抚。虽一日二日，摄览万机，犹临书幌而不休，对欹案而忘怠。况复延纳侍讲，讨论经纪，去圣滋远，愈生穿凿，枝分叶散，殊路亻春驰。灵台辟雍之疑，宗祭社之缪。明章申老之议，通颜理王之说。量核然否，剖析同异。察言抗论，穷理尽微。於时淹中稷下之生，金华石渠之士，莫不过衢樽而挹多少，见斗极而晓西东，与夫尽春卿之道，赞仲尼之宅，非贾谊於苏林，问萧何於枣据。区区前史，不亦恧欤。加以学贯总持，辨同无亥，五时密教，见犹镜象，一乘纱旨，观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园，处如龙之众，开示有空，显扬权实。是以遍动六地，普雨四花，岂直得解瓔须提？舍钵瓶沙，腾昙言德，梵志依风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握牍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须，风飞雷起。至於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逸兴咏，并命从游，书令视草，铭非润色。七穷炜烨之说，表极远大之才，皆喻不备体，词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衡量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报笺，卞兰献颂，犹不足以揄扬著述，称赞才章，况在庸才，曾何仿佛。然承华肇建，滥齿时髦，居陪出从，逝将二纪。譬彼登山，徒仰峻极，同夫观海，莫际波澜。但职官书记，预闻盛藻，歌咏不足，敢忘编次。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与天地而偕长；壮思英词，随岁月而增广。如其後录，以俟贤臣。

◇司空安成康王碑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者重华文命，并胄高阳之苗；丰邑春陵，俱纂帝尧之绪。而虞夏革运，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兴，大汉之名无改。如我皇家，梁齐代建，异文叔之绍开，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则本枝别干，诞自河岳，五百之期，实膺命世，卜商有问，是谓色难，承志望颜，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对食馀，幼权之言爵里，卫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点漆。惟公具美，历驾前修。峨峨焉非岳陵之所至，浩浩焉总江汉而为长，故能击水三千，搏风九万，排天阙而俯氐，掩浮云而上征。皇帝甄名挺圣，河洛有徵，握衡含枢，奄一时夏。利建藩屏，固叶深根。成阝霍酆郇，方周启祚。封公为安成王，食邑二千户，允同卫叔，赐宝器於商郊，殊异应侯，戏桐圭於汾水，乃公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楚之对齐，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陈辇路之殊。品金作贡，不异淮海，珠玑犀象，又无求於晋国。况以云梦九百之宏侈，章华三休之巨丽。公御烦以寡，居高而降，执冲虚之道，无矜满之情。其为政也，庄敬足以范物，慈惠足以庇民，刚毅足以威暴，清贞足以励俗。天监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窃亲高义，况复祗承帝命，来仕王家，兔园晚春，叨从者之赐，高唐暮天，而奉作赋之私。常惧庆云之惠不酬，而摇落奄至。岂谓经尘之效莫展，而峻极先颓，思所以立言贞石，贻厥长世，铭曰：

昔在文韶，五贤二圣。汉藩魏屏，微风不竞。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异时同盛，爰自妙年，令问不已。一孝一悌，实光行始。义府文场，词人髦士。波澜莫际，墙仞难窥。用兹先觉，道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飞龙在天，肇基宛渎。地犹小，民同世复。皇情卷正，属难推觳。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谁谓路永，江汉已浮。彼苍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溯轴，涂引归旒。（《艺文类聚》四十七）

◇栖隐寺碑

开方便门，示真实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语软言，随方弘训，俯心降迹，逐物重轻，中枝小叶，各随业根。愍其四流五结，有来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沦而莫晓。如彼医王，等之药树，去圣兹远，思圣兹深。诚敬所先，是归龛庙。自妙法东注，宝化西渐，公卿贵士，贤哲伟人，莫不严事招提，归仰慧觉，欲使法灯永傅，胜因长久，铭曰：

给孤焚荡，善胜崩沦。堂堂宗匠，克绍慧因。地虽旧域，其宇惟新。召棠且思，羊碑犹润。况我仁祠，义喻生立。遣爱伊何，形于南邑。亦有庶民，经始攸急。珠殿连云，金层辉景。衢交达巷，门临树屏。五居推妙，三空愧静。铭施柱侧，记法窟前。孰云千载，馀迹方传。敢宣重说，敬勤雕镌。芬域未灭，斯文在旃。（《艺文类聚》七十七）

卷六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潜

潜字孝仪，以字行，孝绰第三弟。天监五年举秀才，除镇右始兴王法曹行参军，随府益州，兼记室中抚主簿，迁尚书殿中郎。除安北晋安王功曹史，补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出为阳羡令，擢建康令。大同中为中书郎，左迁安西谘议参军兼散骑常侍，使魏还。复为中书郎兼司徒右长史，又兼宁远长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迁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出为伏波将军临海太守，中大同初入守都官尚书。太清初，出为明威将军豫章内史，有集二十卷。

◇叹别赋

在羁旅兮为思，每居常而不乐，意难偕於骀荡，情易邀於陨获。愁非和而自来，忧试排而不却，退求己以自省，慨抚衿而太息。位不俟於一进，发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务耕，学无均於譬织，在初归之为庆，庶因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其昆弟而嬉游，校小文於摇笔，比楷式於临流，心每欢於接膝，行如喜於同。忽一去而数千，遂离居而别域，阻同被於当寐，乖其餐於终食。唯凭远望以代归，负相思其无力。（《艺文类聚》三十，《初学记》十八。）

◇为临川王解司空表

臣以庸薄，谬窃隆重，职班三事，任总六条。衣衮坐槐，既阙论道，驰传憩棠，尤惭为政，而俯司土地，仰变阴阳。栋挠之讥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乃作，旱魃为灾，山无荟蔚，云成烟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职是当，於何逃责，乞降兹台步，协此天人。（《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八。）

◇为安成王让江州表

臣闻失晨之鸡，虽不忘於改旦，败驾之马，终取忸於衔镳。臣昔牧淮岱，皇风咫尺，一变至道，易以为政。而乱政莫理，美锦徒伤，岂可复宣六条，阐化千里。

◇又

臣闻六辔沃若，不策玄黄之马，九成轮奂，无求拥肿之材，何则？之路已穷，梁栋之用斯阙。（并《艺文类聚》五十）

◇为南平王让徐州表

窃以淮岱务殷，事乖坐啸，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绵顿枕席，动移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阴难保，宁可复冒此宠，应兹恩荣。（《艺文类聚》五十）

◇为临川王解扬州表

臣自驰传斗牛，作牧淮海，政刑两空，睿玑六运。既昧驰张之要，尤惭大小之狱。故以结咏濡翼，取愧能官，每一进思，无忘退食。诚复恩私可凭，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彝伦难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为鄱阳嗣王初让雍州表

臣大邦维屏，既惭宗子之诗；思乐泮宫，有缺僖公之。特以周开元伯，锡壤参墟，汉启三亻垂，分圭旧楚，身私家庆，总集微躬。拥部襟带，跨制数州，西距关，南逾邓塞。虽复呼韩来朝，稿街纳质，二虏寻戈，四郊无警。犹如王戎雅识，羊祜尚义。臣求诸己，无或宴安，进思尽忠，归乎犯谒。（《艺文类聚》五十）

◇为李扬州舅让表

人心彼此，尽为敌国，金析夜警，和门昼闭。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坂，怀山之势已成，为鱼之期可见。若使身死可以益国，城没足用报恩。虽葬鱼鳖，其甘如荠，政以朽耄无庸，心负恩寄，耻辱之甚，非止老臣。（《艺文类聚》五十）

◇为晋安王让丹阳尹表

臣闻盈尺径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难为簸挹。何则？良工质美，在器成珍，假名责实，涉求必殆。（《艺文类聚》五十）

◇为雍州柳津请留刺史晋安王表

楚备宝臣，秦兵不人，齐多君子，魏珠耻昭，足使文公惧而侧席，孟轲叹而废寝，敢言借寇之愿，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潜龙，因兹或跃，固以陋朊无於周原，包忽忽之佳气。昔次君出抚，近驾班轮，乔卿在政，遥授衮服焉。冯熊轼而督盗，御龙章而行部。无亏变理，有光司牧。（《艺文类聚》五十二）

◇为江仆射礼荐士表

陛下缉礼裁乐，化俗移风，当思治，分宵萝相。枯岸之珠既论，润山之玉已荐。伏见兼太学博士会稽贺，字德琏，幼能斧藻，长则琢磨，结卷就贤，担簦来学，乡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锺，声无愧於东筠，材有逾乎西杞。如使联事宗伯，握兰建礼，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勖。臣鉴非止水，职豫搜扬，前竭讠叟闻，先自乡曲。

◇为江侍中荐士表

臣闻天道不言，资寒暑而成岁；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风。若夜鱼不欺，朝琴在奏，则残杀自去，汾射可追。伏见镇北府水曹参军济阳江兴，字休恭，立身贞白，操业清廉，颇涉书记，弥闲刀笔。前摄县泪漳，无伤锦制，巡行淮海，不忝绣衣。若处以百里之邑，使导一乡之赋，必能治文无害，迄用有成。臣举不避族，非欲异姓居後，知人为难，实缘所悉而荐。（《艺文类聚》五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临川王奉诏班师表

臣有受服庙堂，申威塞表。既驱熊罢之众，兼禀帷幄之谋；登济河山，夷灭赵魏，将系轵在之颈，且屈渭桥之膝，而玄阴届节，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兹介胄，使燕然之石，愿勒而不刊；幽谷之士，将封而莫遂。虽荷林杜之恩，终惭采薇之旨。（《艺文类聚》五十九）

◇为始兴王上毛龟表

臣闻嘉瑞五灵，既著方策，故名千载，可得而传。是以玄蔡赤文，来表轩黄之政；神龟青纯，用显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实荷谦夷之庆；甲生毳羽，非宁销谪之徵。实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艺文类聚》九十九。）

◇弹贾执傅湛文（梁大同中）

长兼御史中丞刘孝仪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参军知谱事贾执与前中书舍人傅湛，在王座饮酒，时上不安，人从台还，圣体已和。湛乃扬眉目谓执曰：卿念天子，我不见阙，出悖慢言语，连及於上，共执忿诤。湛昔经杀牛，误父自杀，近效残贪，贿赂狼藉，特逢解网，宥其馀命，自被弃废，尤怀怨愤，谤讪不逊。谨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驽蹇，特荷抽擢，自预左右，频蹈极刑，押对鞠书，累逢阙过，未闻报效，反怀恚愤，圣体不安，臣下忧惧。而湛敢生怨望，轻肆慢辞，丑争及父，心无爱敬；戏语连上，罪同悖逆。未央马瘦，不睹厩令之忠；甘泉道芜，遽见扶风之罪，宜其徇乎东市，尸彼榖门。南康嗣王府参军臣贾执，始间湛语，初无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显怀鸩之逆。虽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恶慢於人，自彰秽丑，见辱父子，已会季伦之辞，争及其父，复人梁之难。是使王嫱悲於连累，黑要喜於得川。太子舍人始兴蕃王臣萧毅，幸因祉祚，爵预藩屏，而散金失所，设醴乖人，雍容之宾，未游於雕苑；号怒之容，日醉於雷池，致使傅徒斥弛，慢醉盈路，腼颜受辱，会无发纠。并恕伯厚之心，俱鸣路粹之责。臣等参议，请以见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执知谱事，请议贬黜。付之卿论，不得厕预官流，刺尚施行，辄不禁止。（《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九）

◇从弟丧上东宫启

亡从弟遵，百行无点，千里立志，同气三荆之友，假被十起之慈，皆体之於自然，行之如俯拾。自碣宫陪宴，钓台从幸，攀附鳞翼，三十馀载，茫昧与善，一旦长辞，剑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摇神笔，亲动妙思。虽每想南皮，书忆阮，行经北馆，歌悼子侯。不足辈此深仁，齐兹旧爱。（《艺文类聚》二十一。）

◇为王仪同谢国姻启

即日主书王静民宣敕，安吉主降嫔臣第三息实。臣素里庸族，蓬衡贱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隔伊缗之礼，望绝下嫁之姬，而圣慈猥洽，皇姻曲建，荆布陋饰，已膺凡奖；负薪微胤，复降肃邕，频烦叨荷，内外荣。（艺文类聚四十。）

◇谢东宫赐五色藤筌蹄一枚启

炎州采藤，丽穷绮缛。（《北户录》，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筌台，时之精绍，孝仪云云，得非筌台与筌蹄讹兴。侯景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今海州岁贡藤镜匣一筌台一是也。又《本行经》云，：龙女名尼连茶邪，上太子宝筌提。按筌蹄筌台筌提，同物异名，六朝以後，无此器物矣，当考。）

◇谢女出门宫赐纹绢烛启

孝仪启：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营发遣，垂赐纹绢二十疋，烛二十挺。臣家本贫敝，事多蹇阙，桓室金缕，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犹若未周。殊泽曲临，珍华兼重，制为美服，双绮易俦，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未，事隔荣赐，慈渥之坠，实见因心。小人微贱，岂能胜报不忘？（《初学记》二十五）

◇除建康令谢启

所恐长安少年，易为操弹，渭城游徼，矜其独勇。清路道奴，固知难摺。轻绥飞驾，且见为荣。（《艺文类聚》五十）

◇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启

苗锋珍铤，利极钩芒，谨当拥以雄身，藉而安体，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滕之寄，庐江佩刀，独表不欺之验。（《艺文类聚》六十，《御览》三百四十六。）

◇为王仪同谢宅启

昔晏婴湫隘，齐景营其爽垲；孙历无家，晋武为之筑馆。或功高千载，德重一时，故蒙考室之荣，以降葺宇之泽。并辞而处，传芳前载。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岂宜妄荷。重增疵吝，但匈奴未灭，遽当轮奂之美；环堵为室，遂得歌笑於斯。

◇为武陵王谢赐第启

窃以南望朱鸟，北距苍龙，右带御沟，左回青路。毕晏婴之湫隘，同潘岳之闲居。臣幼自宫掖，长游城府。虽轮奂之美多门，而馆第之私未暇。今轻舟将反，高门遽锡，遂葺家筑室，百堵皆兴，云屋连甍，一朝弘敞。（《艺文类聚》六十四）

◇谢晋安王赐银装丝带启

雕镂新奇，织制精洁，越中玉女，不得关思。上方名匠，莫能议巧，人情骇观；如见买臣之绶，望貌移姿，似逢子训之术。（《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裘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三旬沸海，团扇可捐。（《艺文类聚》六十九）

◇谢东宫赍酒启

异五齐之甘，非九酝之法，属车未曾载，油囊不得酤。试俦仙树，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衔璧。固知托之养性，妙解怡神；拟彼圣人，羞得连类。（《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

孝仪启：奉教，垂赐宜城酒四器，岁暮不聊，在阴即惨，於斯二理，总萃一时。少府关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颜。忽值瓶泻椒芳，壶开玉液，汉樽莫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废职。仰凭殊途，便申私饮。未瞩耻，已观帻岸，倾耳求音，不闻霆击，澄神密氐。岂觌山高，愈疾消忧，於斯已验，遗荣忽贱。即事不欺，酩酊之中，犹知铭荷不任，谨启事。（《初学记》二十六）

◇谢晋安王赍暇酱启

龙酱傅甘，退成可陋，氐醢称贵，追觉失言。上圣闻雷，未之能覆，嘉宾流ㄧ，羞无辞窦。（《艺文类聚》七十二，《御贤》八百六十三。）

◇谢鄱阳王赐钵启

珍穷货贡，制极范金，用贵宝樽，文包龙鼎。雕镂海籍，图载山经。阅众灵於器中，弄神奸於掌里。足令任后所欲，远惭汉世。少君有觌，遥羌齐寝。（《艺文类聚》七十三）

◇谢东宫赐城傍橘启

多置守民，晋为厚秩，坐入缣素，汉譬封君。固以俯疋穰橙，俯连楚柚。宁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岂如蜀食，待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阳池，垂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贵蒲萄於别馆。（《艺文类聚》八十六）

◇谢晋安王赐甘启

便得削彼金衣，咽兹玉液，甘逾萍实，冷亚冰壶。立消烦饵，顿除酩酊，追嗤齐相，进不剖之实，远笑魏君，逢裂牙之味。（《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始兴王赐柰启

酒泉之实，称於王赋，瓜州之味，记自张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畅其寒熟，潘园曜白，孙井浮朱，并见重於昔时，而沾恩於兹日。（《艺文类聚》八十六）

◇为晋安王谢赐鹅鸭启

形类沈文，经符陶记。晋臣羞筮，吴觋未占。复有背如车盖，胸垂却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疑犀变，脚似鱼悬。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艺文类聚》九十一）

◇谢豫章王赐马启

出自北冀，来从东道，舞越两骖，丘同八骏。循坂且厉，无复良乐之鸣；长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艺文类聚》九十三）

◇谢始兴王赐车牛启

下官安於蹑八，习以成性。乘坚驱骏，未可厝心。慈渥无涯，每垂奖饰。无复难载之朋，将申共弊之美，濯龙望水，未足俦光。长门听雷，不能均响。

◇谢豫章王赐牛启

观其毛角相合，骨像应图，曳流水而生光，惊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辍，下泽是驱，冯轼修途，既获坐驰之致；驯豢广庭，方念载忧之勖。（《艺文类聚》九十四）

◇北使还与永丰侯萧书

足践寒地，身犯朔风，暮宿客亭，晨炊谒舍。飘辛苦，迄届毯乡。杂种覃化，颇慕中国。兵传李绪之法，楼拟卫律所治，而毳幕难淹，酪浆易餍，王程有限，时反玉关。射鹿胡奴，乃共归国，刻龙汉节，还持人塞。马衔苜蓿，嘶立故墟，人获蒲萄，归种旧里。稚子出迎，善邻相劳，倦握蟹螯，亟覆虾碗。未改（《初学记》，《御览》作「每取」）朱颜，略多自醉，用此终日。亦以自娱。（《艺文类聚》五十三，《初学记》二十，《御览》七百七十九。）

◇探物作艳体连珠

妆闻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泽。玄妻长发，无籍於金钿。故云多由於自美，蝉称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独其妖艳，卫姬专其可怜。

妾闻芳性深情，虽欲忘而不歇。薰芬动虑，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氏结秦妇之恨；爵台馀妒，追生魏妾之悲。（《艺文类聚》五十七，《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一。）

◇平等寺刹下铭

香薪已燎，花叠尽然，频果绝其软言，绵毫收其广照。绀钵遗采，托慕所依，红爪馀晖，申悲是寄。因使金表争构，玉刹竞，岂止天界饰其四园，龙宫陈其七宝，树似庵林，峰疑鹫色，孕吐仙雾，涌濑灵泉，燕室缘云，精庐切制。汉兼秘殿，宋美御房。羲和假道於罘ぜ，翔鸾回翼於飞栋。建章厌胜，未及雕砻，甘泉避暑，岂穷轮奂？槛缀玫瑰，阶填粟玉，络以如意，饰用沈檀。火齐胜明，烛银采。释梵夺其身光，日车贬其轮照，辞曰：

惟兹宝塔，妙迹可传。盘称邺境，楼美涧川。双龙虚绕，九凤徒悬。岂如神刹，耿介凌烟。珠含魄月，幡垂净天。宝铎夜响，银地朝鲜。檐栖迥雾，砌卷香莲。翻蠡下梵，坠鹤归仙。洹沙扰扰，世界绵绵。践兹胜影，彼盖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七十七）

◇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

昔尧乃则天，莫能名其圣，丘才譬日，无德称其道。况复欲宣五品，将叹三法，固使迦叶耻其无智，龙树羞其非辩，犹闻献盖长者，颂以七言。无学比丘，陈其百句。至有九辈性生，一身补处，尘洗玉池，神闻金叶，树声繁会，赵简於是未闻，地宝煌，周穆之所不见。昔者出城石转，还林现疾，梦树既沈，梵花独反。犹有香杖叠衣，红爪绀发，可得崇以妙利，显用珍函。彼弥ㄡ感化殊摄，日轮照曜，月面从容，毫散珠辉，辱开异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软言。咸倾耳於谛听，像复以其夕，出住寺门，始则映显岩间，犹对鹫山之礼，末又徘徊闾外，似救毗城之疾，空中生树，岂曰难思。火内披莲，未为多有，铭曰：

奄有净国，宝应多祉。叶产梵童，花开释子。玉莲交映，银荷递起。伊尹惭桑，伯阳羞李。（《艺文类聚》七十六，案《梁书·本传》云，敕令制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丽，即此。）

◎刘孝威

孝威，孝绰第六弟，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簿，除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太清中迁中庶子兼通事舍人，有集十卷。

◇谢赍官纸启

臣与谢嘏，俱惭棋圣，臣之冲梯，实愧鲁般之巧；嘏之城垒，特无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劳甚薄，策勋行赏，为渥过隆。虽复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准桃花，中宫谷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光。（《艺文类聚》五十八）

◇婚谢晋安王赐钱启

孝威问吉已通，请期有日，而贤夫之誉，多愧张耳。非胥之才，偶同王粲；眷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锡。便使禽贽获举，币有资。佩服宠灵，殒越非报。（《艺文类聚》六十六）

◇谢敕赍画屏风启

昔纪亮所隔，唯珍云母，武秋所顾，大宝琉璃。岂若写帝台之基，拂昆山之碧，画巧吴笔，素逾魏赐。冯商莫能赋，李尤谁敢铭。（《艺文类聚》六十九）

◇谢赍锦被启

色艳蒲萄，采逾联璧，鄂君惭绣，楚侍羞珠。虽复帝赐鹤绫，客赠鸳绮。高悬丽藻，远谢鲜明。汉老悦其怪文，魏马惊其香气。（《艺文类聚》七十，《御览》七百七。）

◇谢东宫赐圣僧馀馔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桓伯寝之器，周穆轩宫之宝，乳糜香饭，素榛糗浆，五杏七桃，灵瓜仙枣。莫不气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仅於万株；陈汤木滋，杜陵几于千树。犹自高谢珍奇，多惭品族。（《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东宫赐净馔启

糜献牛牧，饭出龙宫，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药之果，饼兼髓乳，浆苞蔗捺，雕盘流其滋旨，宝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长者，羞彼识味，一角仙人，耻其咒术，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难答。（《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东宫赍鹿脯等启

上林绝胡人之搏，禁地无张京之犯，而犹有班超之游猎，李广之驰射。远归於厨吏，入贡於腊人，形图三事之车，影入九仙之镜。（《艺文类聚》七十二，《御览》八百六十二。）

◇谢东宫赍炭启

洛城雪深，不见海神之迹；滹沱冰合，无待王霸之觇。聚而为岳，大壮黑山，称之以船，将重牙兽，炉生烽焰，室满红光。雉裘入而识奢，鼠布焚而无污。

◇谢东宫赍启

色华玉树，味夺琼浆，根出杨池，闻之僮约。子为灵散，得自庄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枣，凡厥永羞，莫敢相辈。（《艺文类聚》八十二）

◇谢赐奈启

孙井浮朱（《初学记》二十八）

◇为皇太子谢敕赍功德马启

伏惟忘我徇物，屈己济民，该天地而大舍，总日月而为施，既脱尼於金轮，又解骖於绀马，出余吾之水，服余之厩，名高夏后之龙，价倍田方之赎。谨当秣以柏叶，饴以丹枣，加之玉鞍，饰之金络。（《艺文类聚》九十三）

◇谢赍熊白启

窃以馆有射熊之名，台无走狗之号，上林绝胡人之搏，禁地无张京之犯，而突出羽川，来攀御槛。光逾厚璧，殆惑朱公之价；色丽烛银，将堪穆王之宝。（《艺文类聚》九十五）

◇谢赍林檎书

勇闻齐国，止锡二桃，远至仙方，裁蒙数枣。岂如恩丰汉箧，赐广魏奁，妃女数而仅通，郎计而方得，生於玉井之侧，出自金膏之地。上灵所贵，下士希逢。（《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南康王饷牛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复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莹蹄，无以逾其劲力，迈其致远，直宿九重，获免疏步，路休三迳，且息徒行。从祀甘泉，方无假於丞相；骑至清庙，又永笑於博阳。（《艺文类聚》九十四）

◇正旦春鸡赞

宝鸡陈仓，祠光表神，雄飞帝汉，雌鸣霸秦。排膺激怒，礴翅张，电鞭失焰，雷车折轮。助标魏教，擅场齐珍。名流晋戟，歌传汉臣，窃脂善盗，搏谷难驯。绿鹦智浅，苍鹰害深，兼姿五德，归于翰音。（《艺文类聚》九十四）

◇辟厌青牛画赞

泰山怒特，吴渚神牛。气嘘风喷，精迥电流。讵牵和鞅，不入裴秋。狡力难京，肆怒横行。朗陵莹角，介葛瞻声。遁仙托称，妖寇冯名。名震八区，威陵五都。蓄勇槽侧，息愤场隅。伊览献豆，滕婴进刍廿。雄儿楷式，悍干规模。曹兴拂采，徐邈成图。（《艺文类聚》九十四）

卷六十二

◎陈庆之

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从武帝举义，为主书，除奉朝请，普通中为武威将军。迎元法僧，还除宣猛将军，文德主帅，转东官直阁，赐爵关中侯。大通中为假节飙勇将军。送元颢入魏，还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出为持节奋武将军，北兖州刺史。中大通中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大同中进号仁威将军，卒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曰武。

◇攻荥阳宣喻士众

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信念，我等堵有七千，虏众三十馀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前，须平其城垒，诸君无假狐疑，自贻屠脍。（梁书陈庆之传。）

◎陈昕

昕字君章，庆之第五子，大同中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帅右卫仗主，除威远将军小岘城主，迁宣猛将军。除阴陵戍主北谯太守，太疾不之官。又除骠骑外兵，寻为临川太守，太清二年进云旗将军，为侯景所杀。

◇陈兵事启

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虑不济。（《陈庆之传》）

◎朱异

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人，宋处士昭之之孙。天监初为扬州议曹从事史，直西省兼太学博士，迁尚书仪曹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进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加员外常侍。中太通初迁散骑常侍，大同中迁右卫将军。加侍中太清中迁左卫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迁中领军，卒赠侍中尚书右仆射，有《周易集注》一百卷。

◇田饮引

卜田宇兮京之阳，面清洛兮背修邙。属风林之萧瑟，值寒野之苍茫。鹏纷纷而聚散，鸿冥冥而远翔。酒沈兮俱发，云沸兮波扬。岂味薄于东鲁，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远方，临清池而涤器辟山牖而飞觞。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间谈希夷之理，或赋连翩之章。（《艺文类聚》七十二）

◇为武帝草张缵为尚书仆射诏

缵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梁书·张缵传》，又见《南史》五十六以为朱异草诏。）

◇祀明堂议

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贵质，不应三献。礼云：「朝践用大樽，」郑玄云：「大樽瓦也，有虞氏瓦樽。」此皆是宗庙，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理不容象樽也郊祀贵质，器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雕俎。明堂之礼，于郊为文，比庙为质，请改器用纯漆，庶合文质之表。旧仪，鬯灌求神，初献清酒，次醴。终，礼毕，太祝取俎上祭肉，当御前以受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主祭，无受肉之礼，请停三献灌鬯，及授俎之法，止于一献清酒，旧用太牢。案郊用茧栗。《诗》云：「配文王于明堂，」有维牛维羊。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牲用特牛。（《通典》四十四。）

◇四望议

望是不即之名，岂容局于星海，拘于岳渎。（《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为烦重，仪曹郎朱异议。）

◇雩祭燔柴议

案周宣《云汉》之诗，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见有燔柴之说。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无其事。（《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年，仪曹郎朱异议。）

◇更议复四望

郑众云：「四望，谓日月星海。」郑玄云：「谓五岳四镇四渎。」寻二郑之说，互有不同，窃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自，岂容局于星汉，拘于海渎，请命司天，有关水旱之义，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一皆备祭。（《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一年，帝日四望之事，顷来遂绝，宜更议复，朱异议。）

◇封阳侯不应殇服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年虽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则不为殇。」封阳侯年虽中殇，已有拜封，不应殇服。（《隋书·礼仪志》三，天监十四年，舍人朱异议，又见通典八十二。）

◇庙祀加一钅 开羹议

二庙祀相承止有一钅 开羹，盖祭祀之礼，应有两羹，相承止于一钅 开，即礼为乖，请加熬油羹一钅 开。（《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六年十月，舍人朱异议。）

◇元法僧内属议

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其降必非伪也。（《梁书·朱异传》）

◇请改郊祀仪注

礼：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远，义须诚质。今从泛祭五帝，礼不容文。

齐仪：初献樽彝，明堂贵质，不应三献，又不应象樽。礼云：「朝践用太樽。」郑云：「太樽、瓦也。」记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庙所用，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礼不容象。今请改用瓦樽，庶合文质之衷。

宗庙贵文，故庶羞百品，天义尊远，则须简约。今仪注所荐，与庙不异，即理徵事，如为未允，请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为名，本主生育，成岁之功，实为显著。非如昊天，义绝言象，虽曰同郊，复应微异。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姜艹蒲葵韭四种之俎菹，粳稻黍粱四种之米，自此以外，郊所无者，请并从省除。（《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十年，仪曹郎朱异以为云云。）

明堂既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东阶而升，宜先春帝，请改从青帝始。

明堂笾豆等器，皆以雕饰。寻郊祀贵质，改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雕俎，明堂之礼，既方郊为文，则不容陶匏。比庙为质，又不应雕俎，斟酌二途，须存厥衷，请改用纯漆。

旧仪，明堂祀五帝，先酌郁鬯，灌地求神，及初献清酒，次酃，终，礼毕。太祝取俎上黍肉，当御前以授，请依郊仪，止一献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并无黍肉之礼。并请停灌及授俎法。

旧明堂皆用太牢，案记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茧栗。五帝既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而《毛诗》我将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维羊维牛之说，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止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属，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质文之中，又见贵诚之义。（《隋书礼仪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

◎到洽

洽字茂氵公，彭城武原人。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天监初为太子舍人，累迁司徒主薄、尚书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侍读学士、国子博士，出为临川内史，还除太子家令，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太子中庶子。普通初迁尚书吏部郎，领尚书左丞，进御史中丞，出为贞威将军、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大通元年卒，赠侍中，谥曰理子，有集十五卷。

◇奏劾刘孝绰

携少姝於华省，弃老母於下宅。（《梁书·刘孝绰传》）

◇周弘正补太学博士议

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日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陈书·周弘正传》，博士到洽议。）

◎刘昭

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实九世孙。天监初为奉朝请，迁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除无锡令。历宣惠豫章王中军临川王记室，迁通直郎，出为郯令，有《後汉书注》一百二十五卷，《幼童传》十卷，集十卷。

◇钞集议祭六宗论

虞书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马融曰：「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于六宗，此之谓也。」欧阳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谓天，下不谓地，停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者也。」孔安国曰：「精意以享谓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于六宗，此之谓也。」《孔丛》曰，宰我问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国之说。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说，则後儒无复纷然。文秉案刘歆曰：「六宗，谓水、火、雷、风、川、泽也。」贾逵曰：「六宗，谓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也。」星，五纬也，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伯，箕也。雨师，毕也。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驳之曰：「臣以为帝在于类，则者非天。山川属望，则海岱非宗。宗犹包山，则望何秩焉？伏与歆逵，失其义也。六合之间，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数，非一位之名。阴阳之说，又非义也。并五纬以为一，分文昌以为二，箕、毕既属于辰，风师雨师，复特为位，玄之失也。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遗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众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又曰：「龙见而雩。」如此，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称也。雪霜之灾，非夫之所；雩祭之礼，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说有虞之典，故于学者未尽喻也。且类于上帝，即礼天也。望于山川，所及也。案《周礼》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无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时，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旅也，不在祀典，复无六宗之文。明六宗所，即《祭法》之所及，《周礼》之所祀，即《虞书》之所宗，不宜特复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职，掌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者，四时五帝之属也。如此，则群神咸秩而无废，百礼遍修而不渎，于理为通。」幽川秀才张髦又上疏曰：「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巡狩四方，觐诸侯，归格于祖祢，用特。」《尧典》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觐东后。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岁以周，尔乃「归格于艺祖，用特。」臣以《尚书》与《礼王制》，同事一义，符契相合，于六宗，正谓祀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说，既各异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礼。考之礼，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祖祢而行，去时不告，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礼记》曰：「夫政必本于天，淆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淆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纪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证，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礼·祭法》曰：「七代之所更变者，郊宗祖。」明舜受终文祖之庙，察璇玑，改七政，审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庙，当义合《尧典》，则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居其位，摄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礼，巡狩天下，而遗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皆以案先儒之说，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从祖考而次上帝，错于肆类，而乱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学博士吴商以为之言烟也，三祭皆积柴，而实牲体焉，以升烟而报阳，非祭宗庙之也。郑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将欲据周礼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凡八，而日、月并从郊，故其馀为六宗也。以书于六宗，与《周礼》事相符，故据以为说也。且文昌虽有大体，而星名异，其日不同，故随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遍祭其第四第五，此为《周礼》。复不知文昌之体，而又妄引为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系于辰，且同是随事而祭之例，又无嫌于所系者。」范宁注《虞书》曰：「考观众议，各有说难。郑氏证据最详，是以附之。案六宗众议，未知孰是。」虞喜别论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六为地数，推案经句，阙无地祭，则祭地。」臣昭曰：六宗纷纭，众释互起，竟无全通，亦难偏折。历辨硕儒，终未挺正。康成见宗是多附焉。盍各尔志，宣尼所许，显其一说，亦何伤乎。窃以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载，弥久弥盛，此宜学者各尽所求。臣昭谓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实。而分彼五色，合五为六，又不通，更成疑昧。寻《虞书》所称「肆类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极，举帝则天神斯尽，日月星辰从可知也。于六宗。」是实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数之中，举中足目该数，社稷等祀从可知也。天称神上，地表数中，仰观俯察，所以为异。宗者，崇尊之称，斯亦尽敬之谓也。也者，埋祭之言也，实瘞埋之异称，非周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诸字，莫不以神为体。《虞书》不同，祀名斯隔。《周礼》改烟，音形两异，《虞书》改土，正元祭义。此焉非疑，以为可了。岂六置宗，便为傍祭乎。《风俗通》曰：《周礼》以为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者，积薪燔柴也。今民犹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置箧中，居者别作小居。齐地大尊重之，汝南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後汉·志祭祀中注》）

◇难晋刘世明论久丧不葬服

丧无二孤，庙无二主，受吊之礼，唯丧主拜稽颡，馀人丧踊而已。诸言丧主，唯谓一人，不斥众子，世明固云。若尸柩无所葬者，则为後者与众子同除矣。（《通典》一百三）

◇注补续汉书八志序

臣昭曰：昔司马迁作《史记》，爰建八书。班固因广，是曰十志。天人经纬，帝政弦维，区分源奥，开廊著述，创藏山之秘宝，肇刊石之遐贯，诚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推检旧记，先有地理，张衡欲存炳发，未有成功。《灵宪》精远，天文已焕。自蔡邕大弘鸣条，实多绍宣。协妙元卓，律历以详。承洽伯始，礼仪克举；郊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社稷，祭祀该明。轮冠章，车服瞻列。于是应谯缵其业，董巴袭其轨。司马续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仪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并籍据前修，以济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既接继班书，通其流贯，体裁渊深，虽难逾等，序致肤约，有伤悬越，後之名史，弗能罢意。叔骏之书，是谓十典，矜缓杀青，竟亦不成。二子平业，俱称丽富，华辙乱亡，典则偕泯，雅言邃义，于是俱绝。沈、松因循，尤解功创，时改见句，非更搜求，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初平永嘉，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焉识其限，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是以学者亦无取焉。

范晔《後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国史鸿旷，须寄勤闲，天才富博，犹俟改具。若草昧厥始，无相凭据，穷其身世，少能已毕。迁有承考之言，固深资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马史》，十志所因，实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载，续志昭表，以助其间，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晔思杂风尘，心挠成毁，弗克员就，岂以兹乎？夫辞润婉瞻，可得起改，核求见事，必应写袭，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及语八志，颇褒其美，虽出拔前群，归相沿也。又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匮，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缉，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于齐工，孰曰文类，比兹阙恨，庶贤乎巳。昔褚先生补子长之削少，马氏接孟坚之不毕，相成之义，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岁代逾邈，立言湮散，义存广求，一隅未觌，兼锺律之妙，素揖校雠，参历算之微，有惭证辨，星候秘阻，图纬藏严，是须甄明，每用疑略，时或有见，颇邀停遇，非览正部，事乖详密。今令行禁止，此书外绝，其有疏漏，谅不足诮。（明汪文盛刊本。）

卷六十三

◎刘缓

缓字含度，昭子，历安西湘东王记室，迁中录事，卒，有集四卷。

◇照镜赋

夜筹已歇，晓钟将绝，窗外明来，帷前影灭。荆王欲起，侍妾应还，前齐上幔，内阁除关。开屏易叠，卷廉难攀，握头敛髻，钗子萦鬟。阶边就水，盘中光映。讶宿粉之犹调，笑残黄之不正，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台本王官氏姓温，背後铭文宜子孙，四面回风，若流水，句栏《匚盍》匝似城。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似无碍，影前弥可爱。近来颜色不须红，即时好眉犹约黛，世间好镜自无多，唯闻一个比娥。曾经玉女照，屡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怜。（缺五字。）论时不假著，法用自应须。夏天金薄漠，秋日宝茱萸。银缠辟鬼咒，翠厄护身符。空处宜应描，非是畏钗梳。（《艺文类聚》七十）

◎祖恒

恒一作恒之，字景烁，范阳蓟人。齐长水校尉冲之子，天监初为员外散骑侍郎，後迁至太府卿。

◇奏请用祖冲之甲子元历

臣先在晋已来，世居此职，仰寻黄帝至今十二代，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异，当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改古法，以为正历，垂之于後，事皆符验，不可改张。（《隋书·律历志》中，天监三年下诏定历，祖恒奏。）

◇奏改历宜在来正

史官今所用何承天历，稍与天乖，纬绪参差，不可承案。被诏付灵台，与新历对课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终於今朔，得失之效，并已月别启闻。夫七曜运行，理数深妙，一失其源，则岁积弥爽。所上脱可施用，宜在来正。（《隋书·律历志》中，天监八年十一月，恒奏。）

◇浑天论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纷纭，互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核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验之，失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宜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因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较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景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长为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纽星之末，令与表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极纽星高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戴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顶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昼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傍虽近而微。视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验，虚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析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气者，寒积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气者，寒暑积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炽。既移迁之，犹有馀热也。

月行有中道，有阴道，有阳道，如姜岌说《周髀》云：日径千二百五十里，盖天乖谬，已详前识，无足采焉。以浑象言之，失于过大矣。张衡日月共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案此而论，天周分母，圆周率也。地广分母，圆径率也。以八约之，得周率九十二，径率二十九，其率伤于周多径少，衡之疏也。衡以日月之径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极之维，既非改定日月之径，又不明其理，饰辞华说，不足穷核者也。望日月法，立于地中，以人目属径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满管孔，及定管长，以管径乘天高，管长除之，即日月径也。月阴精也，其形圆，其质禀日之光，而见其体，日光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月，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观其质故形圆也。二弦之月，日照其侧，人观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里，故形不见。旧说曰，月行九道，斯盖未究月行之变，而假为其说。谨案著作郎张东对三道九行曰：案《汉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谓日月行黄道，为得其正。或行黄道外，或行黄道内，内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经房星南门，即为旱。经房星北门，为水，日有三道者。但内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谓青道二，出于黄道东，赤道二，出于黄道南，白道二，出于黄道西，黑道二，出于黄道北。故郑玄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为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为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为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为之佐，故月之九行，非为黄道外别有九道，交横释络，贯于缠舍。但为日月既为动物，不能不小有盈缩，或行黄道内外。又案日月以立春合宿在营室，即北方之星，色当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为西方之宿，色当言白。而郑玄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盖以岁起于春，春在于东。东方色青，故起青号，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实无九行。但以因八节之差，顺四时之色，曲为立名，故月行言九，直举其实，故日道称三，三道九行，其义一也。则云日之三道，躔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经于八节宿。（《隋书·天文志》上，《开元占经》一。）

姜岌此言非也，星犹月，禀日之光，然後乃见。若星在日时，则应盈魄。今既不然，故知星在日表，而常明也。案星体自有光曜，非由禀日始明。今星宿有时食，月在魄中，分明质见，则是星行亦在月里，不专在表。又姜岌承二烛为喻，理亦迂迴，非实验也。（《开元占经》一）

◇推地中法

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日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日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面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竿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当更向东求地中。若中表在东，则并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日及中表参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参相直，乃观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卯西之正也。（《隋书·天文志》上，祖恒错综经注，以推地中，其法云云。）

◎朱史

史爵里未详。

◇定天论

日一千六百七十里，周天六十万二百二十一里，径率求之，得十九万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即天东西南北相去之数也。求之得九万七千六百里，即春秋分日天去地之数也。夏至日天去地上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冬至之日，为天去地上十万六千二十里也。（《开元占经》一）

◎虞履

履为上林馆学士。

◇应制旨推日行度数

臣履等谨奉依敕旨。案推历法表景长短之差，日行南北之道，旁考经记，近较目前，莫不事事符合，昭然可见。谨略条度如左，日道圆周三百六十度，分为十二辰，辰三十度半。春秋分出卯入酉，冬至则出辰入申，夏至则出寅入戌。春秋分日出卯左右十五度，冬至日出卯南，去卯中二十四度，则是侵辰九度。夏至日出卯北，去卯中二十四度，则是侵寅九度。春秋分日入酉左右亦各十五度，冬至日入西南，去西中二十四度，是侵申九度。北极璇玑玉衡，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天之北五十五度，北去黑山顶三十六度。夏至日在天南十二度。春秋分日在天南三十六度，冬至日中，日在天南五十度。冬至日中，日去金刚南三十度。（《开元占经》一）

◎虞僧虬

僧虬，会稽馀姚人，天监初为法官。

◇断景慈证母事启

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以虞僧虬启称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虞爵

爵，天监中为治书侍御史迁尚，书祠部郎，有集十卷。

◇奏弹伏恒

臣闻失忠与信，一心之道已亏；貌是情非，两观之诛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亲，而可纬俗经邦者也，风闻豫章内史伏恒，去岁启假，以迎妹丧为解，因停会稽不去，入东之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恒历典二邦，少免贪浊，此自为政之本，岂得称功，常谓人才品望，居何远之右，而远以清公见擢，名位转隆，恒深诽怨，形於辞色兴居叹咤寤寐失圆，天高听卑，无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曰，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恒，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风，可豫章内史，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而不亡魂破胆归罪有司，擢发抽肠，少自论谢，而循奉忄敖然，了无异色，恒识见所到，足达此旨，而冒宠不辞，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体，行路沸腾，辨迹求心，无一可恕，窃以恒踉跄落魄，三十馀年，皇运勃兴，咸与维始，除旧布新，濯之江汉，一纪之间，三世隆显，曾不能少怀感激，仰答万分反覆拙谋，成兹巧罪，不忠不敬，于斯已及，请以恒大不敬论，以事详法，应弃市刑，辄收所近狱洗结，以法从事，如法所称，恒即主。臣谨案豫章内史臣伏恒，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语嘿一违，资敬兼尽，幸属昌时，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无满，要君东走，岂曰止足之归，负志解巾，异乎激处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兹龟组，岂殊缧绁，宜明风宪，肃正简书，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恒所居官，凡诸位任，一皆削除。（《梁书·伏恒传。）

◎陈宣懋

宣懋，钱唐人。

◇陶隐居井栏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生丹阳陶，仕齐奉朝请。壬申岁来山，栖身高静，自号隐居。同来弟子，吴郡陆敬游，其次杨、王、吴、戴、陈许诸生，供奉阶宇。湖孰潘逻及远近宗禀，不可具记。悠悠历代，讵勿识焉。梁天监三年八月十五日，钱塘陈宣懋记。（《景定建康志》）

◎傅岐

岐字景平，北地灵州人。齐南郡内史傅琰孙。天监中为国子明经生，除南康王宏常侍，迁行参军兼尚书金部郎，除如新令。入为廷尉正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宁远岳阳王记室参军，除建康令，复为舍人，迁安西中记室镇南谘议参军。太清初迁太仆司农卿，三年迁中领军。

◇魏通和好议

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心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政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复新败退。今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和不可许。（《南史·传琰传》太清二年。）

◎王僧辩

僧辩字君才，太原祁人。天监中随父神念归国，为湘东王国左常侍，随府转丹阳尹参军，会稽中兵，荆州中兵、武宁平二郡太守，还为王府中录事，随府入为护军司马，除江州司马，临安陆，历新蔡太守。又随府除荆州谘议参军，历竟陵太守。太清末进领军将军，以平河东王誉及守巴陵功进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长宁县公，以复郢州功加侍中尚书令征东大将军。承圣初，以平侯景功进镇卫将军司徒扬州刺史，改封永宁郡公，以平陆破武陆王纪及齐寇功加太尉车骑大将军，寻为大都督荆州刺史。敬帝即位，进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寻纳贞阳侯，为陈霸先所袭，遇害。（案僧辩劝进梁元帝三表，《艺文类聚》《文苑英华》以为沈炯作，《英华》别有《僧辩答贞阳侯》二书，误以为徐陵作，既改列梁阙名中，而以《梁书》所载二启及陈书彻览所载，姑编入僧辩文，俟改定。）

◇檄

凡诸部曲，平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行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台之仗。（《御览》二百九十九引《三国典略》肃明王僧辩书，案肃明未审所谓，必有脱误，据谘意当是移檄文。）

◇与贞阳侯渊明启

自秦兵寇陕，臣便营赴援，才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刘周入国，具表丹诚，左右勋豪，初并同契。周既多时不还，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复遣诸处询谋。物论参差，未甚决定，始得侯真信示西寇权景宣书，令以真迹上呈。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将帅，恣欲同泰。若一朝仰违大国，臣不辞灰粉，悲梁祚永绝中兴，伏愿陛下便事济江。仰藉皇齐之威，凭陛下至圣之略，树君以长，雪报可期，社稷再辉，死且非吝。请押别使曹冲驰表齐都，续启事以闻，伏迟拜奉在促。（《梁书·王僧辩传》）

◇重与贞阳侯启

员外常侍姜还，奉敕伏具动止。大齐仁义之风，曲被邻国，恤灾救难，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荣荷，江东冠冕，俱知凭赖。今敢不忘信，信实由衷，谨遣臣第七息显、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质，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舻舳浮江，俟一龙之渡，清宫丹陛，侯六传之入，万国倾心，同荣晋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议。国祚既隆，社稷有奉，则群臣竭节，报厚施于大齐，戮力展愚，效忠诚于陛下。今遣吏部尚书王通奉启以闻。（《梁书·王僧辩传》）

◇答许享

省告承有朝授，良为德举，卿操尚深，文艺该洽。学优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羁骏足，将成顿辔，匡辅虚暗，期寄实深。既欣游处，用忘劳屈，而枳棘栖，常以增叹。夕郎之选，虽为清显，位以才升，差自无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骋康衢；未有执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复来翰，殊用怃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驾，素心不昧。宁限城，存顾之深，荒惭无已。（《陈书·许亨传》，亨为太尉王僧辩从事中郎，晋安王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亨奉笺辞府，僧辩答。）

◎元树

树字秀和。（《梁书》作「君立」。）魏咸阳王禧第六子，仕魏为宗正卿。天监八年来降，封魏郡王，改封邺王，拜员外散骑常侍。普通中为平北将军北青兖二州刺史，率众迎无法僧，还迁持节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安西将军。中大通中徵侍中镇右将军，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进据谯城，为魏将杜德所擒，死于永宁佛寺。魏孝静时，追赠侍中、都督青徐兖扬豫五州诸军事、太师、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

◇在梁遗魏公卿百寮书

魏室不造，奸竖擅朝，社稷阽危，缀旒非譬。元叉险慝狼戾，人伦不齿，属籍疏远，素无问望，特以太后姻娅，早蒙宠擢。曾不怀音，公行反噬，肆兹悖逆，人神同愤。自顷境土所传，皆云叉狼心虿毒，藉权位而日滋；含忍谄诈，与日月而弥甚。无君之心，非复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

抑又闻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义，山川隐疾，且犹不以名，成师兆乱，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来矣。元叉本名夜叉，弟罗实名罗刹，夜叉、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风，事同飘堕。呜呼魏境，离此二灾。恶木盗泉，不息不饮，胜名枭称，不入不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继主蒙尘，释位挥戈，言谋王室，不在今日，何谓人臣！诸贤或奕世载德，或将相继踵，或受任累朝，或职居机要，或姻戚匪他，或忠义是秉，俯眉逆手，见制凶威，臣节未申，徒有勤悴。又闻自叉专政，亿兆离德，重以岁时灾厉，年年水旱，牛马殪踣，桑柘焦枯，饥馑相仍，菜色满道，妖灾告谴，人皆叹息。涧西北，羌戎陆梁，泗汴左右，戍漕流离。加以剖昔刂忠贤，歼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渍。今既率师，将除君侧。区区之怀，庶令冠屦得所，大憝同必诛之戮，魏祀无忽诸之非。（《魏书·元叉传》，法僧反叛後，树遗公卿百寮书。）

◎元法僧

法僧，魏道武子阳平王熙之曾孙。仕魏为太尉行参军，转通直郎、棕远将军、司徒司马掾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熙平初徵拜光禄大夫，出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转安东将军徐州刺史。（《梁书·武帝纪》作镇东将军。）孝昌初自称尊号。（《梁书·本传作》称帝）改元天启，以普通六年据彭城来降，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大通中加冠军将军，中大通中转车骑将军，进太尉，领金紫光禄大夫，立为东魏王，不行。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为侍中、太尉、领军师将军，卒年八十三。

◇上孝明帝告急表

臣忝守遐方，变生虑表。贼众亻舟张，所在疆盛，统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扰叛，唯独州治仅存而已。亡灭之期，非旦则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谢罪阙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浅，若死为鬼，永旷天颜。九泉之下，实深重恨。今募使间行，偷路奔告。若台军速至，犹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魏书·元法僧传》，法僧为益州刺史，合境皆反，上表。）

卷六十四

◎张缵

缵字伯绪，缅第三弟。天监中尚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亭侯，补国子生，除秘书郎，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普通初迁太尉谘议参军尚书吏部郎，长兼侍中。太通初出为宁远华容公长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国事，随府迁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加贞威将军，行府州事，徵拜度支尚书，出为吴兴太守。大同中徵为吏部尚书，进尚书仆射，迁宣惠将军丹阳尹。未拜，改使持节湘州刺史。太清中徵为领军，改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岳阳王不受代，见杀。元帝承制，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简宪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鸿宝》十卷。本传作一百卷。集十一卷。本传作二十卷。

◇秋雨赋

兴乎爽节，肤寸起于曾岑，乃娱情而悦体，犹冬阳与夏阴，褰南帷以寓目，儆北户而披襟。商律戒于兹辰，凉雨感而已作。甘泉集而溟溟，油云兴而漠漠。温飙革于早暮，炎凉改于今昨。乍斜檐而上阶，或从风而洒幕。周小庭而密下，泫高枝而疏落。渌池泛澹，员波倏铄。低昂弱条卄，葳蕤丛薄。（《艺文类聚》二）

◇南征赋

岁次Ⅱ訾，月惟中吕，余谒帝于承明，将述职于南。忽中川而反顾，怀旧乡而延伫；路漫漫以无端，情容容而莫与。乃弭节叹曰：人之寓于宇宙也，何异夫栖蜗之争战，附蚋之游禽。而盈虚倚伏，俯仰浮沈，矜荣华于尺景，总万虑于寸阴。彼忘机于粹日，乃圣达之明箴。妙品物于贞观，曾何足而系心。抚余躬之末迹，属兴王之盛世；蒙三栾之休宠，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阁，典校文乎六艺。振长缨于承华，着储皇之上睿。居衔觞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济。彼华坊与禁苑，常宵盘而昼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尘之未逝。经二纪以及兹，悲明离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实有志于栖息。惭灭没之千里，谢韩哀于八极。如蓑裘之代用，譬轮辕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规，谅无取于陈力。逢濯缨之嘉运，遇井汲之明时。怀君恩而未答，顾灵琐而依迟。总端揆以居副，长庶僚而称师。犹深泉之短绠，若高墉而无基。伊吾人之罪薄，岂斯满之能持。奉皇命以奏举，方驱传於衡疑。遵夕宿以言迈，戒晨装而永辞，行摇摇于南逝，心眷眷而西悲。尔乃横济牵牛，旁瞻雉库，前观隐脉，却视云布。追晋氏之启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于茂草，沾西京于朝露。故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归命之衔璧，爰献玺于武王；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千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历年所，三百馀载。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厶明德其是赍。次临沧之层，寻叔宝之旧埏，蕴珠玉之馀润，昭罗绮之遗妍。怀若人之远理，岂喜愠其能迁。虽魂埋于百世，犹映澈于九泉。经法王之梵宇，睹因时之或跃；从四海之宅心，故取乱而诛虐。在苍精之将季，翦洪柯以销落；既观蝎而逞刑，又施兽而为谑。候高逢以巧笑，俟长星而欢噱。何忄忄之黔首，思假命其无托。信人却而天从，爰物睹而圣作。我皇帝膺受图，聪明神武，乘衅而运，席卷三楚。师克在和，仁义必取，形犹积决，应若飙举。于是殪桑林之封犭希，缴青丘之大风；戢干戈以耀德，肆《时夏》而成功。放流声于郑、卫，屏艳质于倾宫；配轩皇以迈迹，岂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兹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六夷膜拜，八蛮同轨。教穆于上庠，冤申于大理，显三光之照烛，降五灵之休祉。谅殊功于百王，固无得而称矣。

溯金牛之迅渚，睹灵山。（《艺文类聚》作灵涛。）之雄壮，实江南之丘墟，平云霄而竦状。标素岭乎青壁，葺文于翠嶂，跳巨石以惊湍，批冲岩而骇浪。铲千寻之峭岸。（《艺文类聚》作峭峰。）ぺ万流之大壑，隐日月以蔽亏，抟风烟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腾光而倏烁；积霜霰之往还，鼓波涛之前却，下流沫以游险，上岑〗而将落；闻知命之是虞，故违风而靡托。讯会骸之诡状，云怒特之来奔。及渔人之垂饵，沈潜锁于洪源。鉴幽途于忠武，驰四马之高轩。不语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论。晒姑熟之旧朔，访遗迹兮宣武，挟仲谋之雄气，朝委裘而作辅。历祖宗之明君，犹负芒于盛主；势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虽明允之笃诚，在伊稷而未举。矧有功而无志，岂季叶其能处。惧贻笑于文景，忧象贤之覆饣束，虽苞蘖以代兴，终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赢储，尚邀之而俟福，况神明之大宝，乃暗干于天禄。造扃键之候司，发传书于关尉。据圜辕乎伊洛，守衡津于河渭。无矫且以招宾，阙捐而待贵。实祗敬于王典，怀鞠躬而屏气。惟函谷之襟带，疑武库之精兵。采风谣于往昔，闻乳兽。于宁成。在当今而简易，止讥鉴其奸情，陋文仲之废职，鄙而彡门之食征。于是近睇赭岑，遥瞻鹊岸，岛屿苍茫，风云萧散。属时雨之新晴，观百川之浩《泪干》，水泓澄以暗夕，山参差而辨旦。忽临睨于故乡，眇江天其无畔，逆洄流而右阻，遵长薄而左贯。独向风以舒情，搴芳洲其谁玩。息铜山而系缆，访叔文之灵宇。得旧名而犹存，皆攒芜而积楚。想夫君之令问，实有声于前古。拯巴汉之废业，爰配名于邹鲁。辨山精以息讼，对祠星而寤主。每抚事以怀人，非末学其能睹。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于媵姬。嗟吴人之重辟，忧峻网于将贻。彼沈瓜而显义，指沧波而为期，此浮履以明节，赴丹烂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实凄怅于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郸之妙词。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门之守志，当晋师之席卷，岂藩篱而不庇。携老弱于穷城，犹区区乎一篑。虽挈瓶之小善，实君子之所识。（阙一句。）是谓事人之礼。入雷池之长浦，想恭岱之芳尘。临鱼官以辍膳，践寒蒲之抽筠。又有生为令德，没为明神。或捐家事主，携手拜亲；或正身殉义，哀感市人。所以家称纯孝，国号能臣。扬清徽于上列，并异世而为邻。发晓渚而逆风，苦神吴之难习。岸曜舟而不进，水腾沙以惊急。天ａａ其垂阴，雨霏霏而来集。愍征夫之劳瘁，每搴帷而伫立。由江沲之派别，望彭汇之通津，途未中乎及绛，日已盈于浃旬。于是千流共归，万岭分状，倒景悬高，浮天泻壮。清江洗涤，平湖夷畅，翻光转彩，出没摇漾。岷山れ冢，悠远寂寥。青溢赤岸，控汐引潮。望归云之蓊蓊，扬清风之飘飘，界飞流干翠薄，耿长虹于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层潭水府，游泳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还，喧鸣之所攒聚。群飞沙涨，掩薄草渚，奇甲异鳞，雕文彡卒羽。听寡鹤之偏鸣。（《艺文类聚》作聆寡鹤之偏叫。）闻孤鸿之慕侣。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美中流之冲要，因习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设险，又居之而务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华墨。莫不内清奸宄，外弭苛慝，篱屏京师，事有均于齐德也。眄匡岭以踌躇，想霞裳于云仞，流娥之逸响，发王子之清韵。若夜光而可投，岂荣华之难摈。羡还丹其何术，伫一刃于来信。径遵途乎鄂渚，迹孙氏之霸基。陈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锐师。在贤才之必用，宁推诚而忍欺，图富强以法立，属贞臣而日嬉。识馀基于江畔，云钓台之旧址。方战国之多虞，犹从容而宴喜。钦辅吴之忠谅，叹仲谋之虚己。处君臣而并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诚一代之伟人。祢观书以心服，玉比德而誉均。遘时雄之应运，方协义以经纶，名既逼而愈赏，言虽闻而弥亲。惜勤王干延献，俾汉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与，悲盛业之未申。泛芦洲以延伫，闻伍员之所济，出怀珠而免仇，归投金以答惠。彼无求于万锺，唯长歌而鼓。慨斯诚之未感，乃沈躯以明誓。空负恨其何追，徒临餐而先祭，及旋师于郑国，美邀福于来裔。入郢都而抵掌，壮天险之难窥，允分荆之胜略，成百代之良规。贾生方于指大，应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闻古今之通制，历盛衰而不移，可不谓然与，美经国之远体也。酌忠言于城郢，播终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阅，顾社稷而怀忧。服庄王之高义，乃徵名於夏州，耻蹊田之过罚，纳申叔之嘉谋，观巫臣之献箴，鉴周书以明喻。何自谋其多僻，要桑中而远赴。若葆申之诛丹，实匡君以成务。在雨臣而优劣，居二主其并裕，临赤崖而慷忾，扌雄图於魏武，乘战胜以长驱，志吞吴而井楚，总八州之毅卒，期姑苏而振旅，时有便乎建瓴，事无留于萧斧。霸孙赫其霆奋，杖迈俗之英辅。裂宇宙而三分，诚决机乎一举。嗟玄德之矫矫，思兴复干旧京。招卧龙于当世，配管仲而称英。收散亡之馀弱，结与国而连横，延五纪乎岷汉，绍四百于炎精。望巴丘以回，遵洞庭而敞恍，沈轻舟而不系，何灵胥之浩荡。眺君、褊之双峰，徒临风以增想。偿瑶觞而一酌，驾彩而独往。尔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潇湘。氵彪氵彪长迈，漫漫回翔，荡云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屿，万顷澄澈，绮兰从风，素沙被雪。杂云霞以舒卷，间河洲而断绝，回晓仄於中川，起长飙而半灭。税遗构之旧浦，瞻汨罗以陨泗，岂怀宝而迷邦，犹殷勤而一致。蕴芳华以襞积，非党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辞，兼《国风》之美志。譬弹冠而振衣，犹自别于泥滓，且杀身以成义，宁露才而扬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兰之妒美，有骅骝而不驭，焉遑遑于千里。既践境以思人，弥流连其无已。修行潦之薄荐，敢凭诚于沼。谒黄陵而展敬，奠瑶席乎川湄。具兰香以膏沐，怀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龙于九疑。腾河灵之水、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太一之灵旗。抚安哥以会舞，疏缓节而依迟。日徘徊以将暮，情眇默而无辞。愠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无亲，勤望祀以祈福。将人怨而神怒，故飞川而荡谷。推冥理以归保愆，遂刊山而赭木。于是下车入部，班条理务，砥课庸薄，夕惕兢惧。存问长老，隐恤氓庶，奉宣皇恩，宽徭省赋。远哉盛乎，斯邦之旧也。有虞巡方以托终，夏后开图而疏决，太伯让嗣以来游□臣祈仙而齐洁。固是明王之尘轨，圣贤之踪辙也。若夫屈平怀沙之赋，贾子《游湘》之篇，史迁ゼ文以投吊，扬雄《反骚》而沉川。其风谣雅什，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亦有仲宁咸德，仍世相继，父子三台，缁衣改敝。古初抱于烈火，刘先高而忤世，蒋公琰之弘通，桓伯绪之匡济，邓兖时之绝述，谷思恭之藻丽，实川岳之精灵，常间出而无替也。至于殊庭之客，帝乡之贤，神奔鬼化，吐吸云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苏生骑龙而出入，处静驾鹿以周旋。配北烛之神女，偶南荣之。时仿佛其遥见，亦往往而有焉。尔乃历省府庭，周行街术，山川远览，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献青阳而背质，邹生所谓还舟，楚王于焉乘歹。巡高山之累仞，褒吴文之为宰。彼非刘而八王，皆国亡而身醢。在长沙而著令，经五叶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谦，胜一时之经始。寻太傅之故宅，今筑室以安禅；邑无改于旧井，尚开流而洌泉。怀伊、管之政术，遇庸臣而见迁，终被知于时主，嗟汉宗之得贤。受齐君之远托，岂理谢而生全；哀怀王之不秀，遂抱恨而伤年。修定祀於北郭，对林野而幽蔼，庶无吐于馨香，祀琼茅而沃酹。景十三以启国，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实斯藩而是赖。顾四阜之纡馀，乍升高以游目。审山川之面带，将取名于衡麓。下弥漫以爽垲，上钦亏而重复。风瑟瑟以鸣松，水而响谷，低四照于若华竦千寻于建木。冀嚣尘之可屏，登岩阿而寤宿。舍域中之常恋，慕游仙之灵族。是时凉风暮节，万实西成，华池迥远，飞阁凄明。嘉南洲之炎德，爱兰蕙之秋荣。下名柑于曲榭，采芳菊于高城。树罗轩而并列，竹被岭而丛生。玩栖禽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乡而远客，寄览物而娱情。惟传车之所骛，实鹰扬其是掌，或解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赏。遵圣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润于九里，泽自家而刑国。阙小道之可观，宁畏涂其易克，眄高衢而愿聘，忧取累于长纟墨。闻困石之非据，承炯戒乎明则，愧寿陵之馀子，学邯郸而铺匐也。（《梁书·张缵传》，大同九年，为使持节都督湘桂南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述职经途，乃作《南征赋》其词云云，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七。）

◇离别赋（并序）

大常刘侯，前辈宿达。余在纨绮之岁，固已钦其风矣。及理棹江干，揽涕还望，采萧之咏，不觉成篇。

彼刘侯之矫，矫承世德之清辉，挺荆衡之，辉江汉之珠玑。昔相知于一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逾盛衰乎二纪，岂因媒以成亲，非弹冠而来仕。分自谐于金石，情冥符乎兰芷。忘时辈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齿。及胥遇于云阁，又方驾而联曹。宵拥衾而暗语，昼税鞅以游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体而同袍，犹合欢之蠲忿，如来苏之释劳。唯吾人之与子兮，谅不言其巳召，在百代而奚殊，虽千年而同调，宁风波之所移，岂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拟。逢下士而或笑，隔愿言于信次。尚眷眷而兴怀，矧云崖之远诀，抱离袖而长乖，顾龙门而掩涕。瞻郢路而何偕在惊禽之屡感。迫徂年之将暮眺湘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隐。浦回而难溯，犭爰啾啾而夜吟鹃。（《初学记》作「风」。）骚骚而晓度。抚客子兮其何心，能辞乡兮别故。共抱荃蕙之遗芳，不离披于霜露。（《艺文类聚》三十，《初学记》十八）

◇怀音赋（并序）

西平劭陵王以亲贤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窃时命，驱传湘罗，久托下风，素蒙淑顾，及途经鄢郢，淹泊累旬。君王弹随珠千千仞，乃贻之以丽则，诗云：「怀我好音。」敢为怀音赋云尔。

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职。襟带郧夏之乡，宣条江汉之域。服诗书于怀袖，抱仁义于胸臆。总九德以栖身，横四溟而抚翼。循微躬之末迹，谬驰传于衡嶷。由洞庭而左转，指酃醴而为期。仰芳尘于夏，路将近而弥滋。棹陵波以遄务，舟望浦而倦迟。自清光之未觏，逾一纪以历兹。敢凭情于往昔，逢君恩之未遗。陪桂苑之良游，接兰台之高会。既醉酒以饱德，亦倾羞而缓带。感平原之爱客，伤岐路之难留。恋西园之馀赏，泣南浦之徂舟。结烦言于将赠，情有重乎琳球。顾龙门其不见，过夏首而西浮。申服义之未沫，长记言于还邮。（《艺文类聚》三十一）

◇妒妇赋

惟妇怨之无极，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构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乍隔帐而窥屏，或觇窗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细忿，皆成大冤。闺房之所隐私，床第之所讨论。咸一朝之发泄，满四海之嚣喧。忽有逆其妒鳞，犯其忌制，赴汤蹈火，目攘袂。或弃产而焚家，或投儿而害胥。（《艺文类聚》三十五）

◇瓜赋

惟兹瓜之实茂，体太素之纯精。翕玄润于浮霄，含皇泽于夏庭。于是苍春发岁，天地交和，乃启沃壤，是殖是播。纳佳种于畦畹，应时运而剖牙。挥萌散檗，载叶负柯。蓊茸郁荟，莽尊艹婆娑。庆云以吐蕤，仰旭日之敷华。朝希重阳，夕承朗月。清露湛而霄降，翔风穆以晨发。振柯条之绕若，顾惠气以滋悦。感灵化而，睹佳实之并结。始怀徵而苦发，终感宫而甘通。信不和而自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九鼎乎齐功。蔓草是藉，密叶是蔽。潜湫独熟，堕茎落蒂。芬复酷烈，气畅云际。申狄不能详其味，隶首不能为之计。昔东陵之甘瓜，美显名于中古，彼服闾之攸檐，乃众仙之所睹。美人神之同好，何厥用之弘普？惟令实于无穷，永可殖千灵圃。（《艺文类聚》八十七）

◇拟若有人兮

若有人兮傍岩石，新莆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临春风兮联骋望。日已暮兮夕云飞，怀君王兮未能归。（《艺文类聚》五十六）

◇让吏部尚书表

汉革民曹，魏仍东掾，毛孝先以清公见美，卢子家以贞固任职。降及晋代，希睹其人，乐彦辅雍容自守，当时恨其寡誉。山巨源意存赏拔，不免与世浮沈。郑攸牧马家庭，何益止竞之操？卞壶如金丸在石，未闻检裁之功。（《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让尚书仆射表

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论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浅清浊，岂有能预？加以矫心饰貌，酷非所闲，不喜俗人，与之共事（已上见《梁书》。）虽复吐言如伤，屈体无骨，动容窃斧，犹成多憾。曾闱如阙，坐客恒满。情态参差，世途盈虚，薏苡兴谤，舍尘见猜，疑似虽分。圣贤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险，况在於臣，焉可证综。（《梁书·张缵传》，《艺文类聚》四十八。）

◇谢东宫赍围启

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於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愿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而王畿陆海，亩号一金，泾渭土膏，豪杰所竞，徙居好寺，必待使越之装。别馆河阳，亦资牧荆之富。此园左带平湖，修陂千顷，右临长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垲。後望锺阜，表廛烟霞。每剩春迎夏，华卉竞发，背秋向冬，云物澄霁，归瞰户牖，不异登临，升降阶墀，已穷历览。舟楫所屈，累日不能穷其源，鱼鸟之丰，山泽不能喻其美。（《艺文类聚》六十五）

◇谢皇太子赍果然褥启

伏以狐裘熊席，徒负旧名，玄豹青犭军，未能适体。严冰在节，朔飙结宇。吹纶愧暖，挟纩惭温。但勤非伏寝，恩重夜覆。道愧经明，坐叨重席。仰荣俯愧，进退在颜。（《艺文类聚》九十五）

◇与陆云公叔襄兄晏子书

都信至，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折，非唯贵门丧宝，实有识同悲，痛惋伤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已已。贤兄子贤弟，神情早著，标令弱年，经目所睹，殆无再问。怀橘抱柰，禀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奖。学以聚之，则一箸能立；问以辩之，则师心独寤。始逾弱岁，辞艺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诗流。见与齿过肩随，礼殊拜绝，怀抱相得，忘其年义。朝游夕宴，一载于斯。玩古披文，终晨讫暮。平生知旧，零落稍尽，老夫记意，其数几何。至若此生，宁可多过，赏心乐事，所寄伊人。弟迁职潇、湘，维舟洛，将离之际，弥见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数年，羁病侵迫，识虑忄昏恍，久绝人世。凭几口授，素无其功。翰动若飞，弥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云雨，唯有此生，音尘数嗣。形迹之外，不为远近隔情，襟素之中，岂以风霜改节。客游半纪，志切首丘，日望东归，更敦昔款。如何此别，永成异世。挥袂之初，人谁自保，但恐衰谢，无复前期。不谓华龄，方春掩质，埋玉之恨，抚事多情。想引进之情，怀抱素笃，友于之至，兼深家宝。奄有此恤，当何可言。临白增悲，言以无次。（《梁书·陆云公传》）

◇诒湘东王书

河东载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周书·萧传。）

河东巳竖樯上水，将袭荆州。（《梁书张缵传》）

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共为不逞，将袭江陵。（《梁书·，东王誉传》，缵密报世祖。又《南史》五十三未二句但作将来袭江陵。）

◇丁贵嫔哀策文

涂既启，桂樽虚凝，龙帷巳荐，象服将升。皇帝伤璧台之永闷，悼曾城之不践，罢乡歌乎燕乐，废彻齐于祀典。《风》有《采蘩》，化行南国。爰命史臣，俾流嫔德。其辞曰：

轩纬之精，江汉之英，归于君袂，生此离明。诞自厥初，时维载育；枢电绕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声被洽阳，誉宣中谷。龙德在田，聿恭兹祀。阴化代终，王风攸始。动容谘式，出言顾史；宜其家人，刑于国纪。膺斯眷命，从此宅心；狄缀采珩，动雅音。日中思戒，月满怀箴，如何不，天高照临。玄ヨ莫修，章早缺，成物谁能，芳猷有烈。素魄贞明，紫宫晰，逮下靡伤，思贤罔蔽。躬俭则节，昭事惟虔，金玉无玩，筐不捐。祥流德化，庆表亲贤，甄昌轶启，孕鲁陶燕。方论妇教，明章阃席，玄池早扃，湘沅巳穸。展衣委华，朱贲寝迹。慕结储闱，哀深蕃辟。呜呼哀哉，令龟兆良，葆引迁祖，具僚次列，承华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风凄凄而结绪。去曾掖以依迟，饰新官而延伫。呜呼哀哉。启丹旗之星旗旆，振容车之黼裳。拟灵金而郁楚，泛凄管而凝伤。遗备物乎营寝，掩重阁于窒皇；椒风暖兮犹昔，兰殿幽而不阳。呜呼哀哉。侧闱高义，彤管有怿，道变虞风，功参唐迹。婉如之人，休光赤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诸天地，而无朝夕。呜呼哀哉。（《梁书·高祖贵嫔传》）

◇故左氏尚书忠子沈憎墓志铭

渐东振古，龟组三袭，政若解绳吏如燥湿。十升龙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腰明。（《艺文类聚》四十八）

◇中书令萧子显墓志

君状貌丘墟，风神磊落。闲瞻动于容止，英奕发于流眄。笔锋席上，皆如素蓄，切问近思，见称闲敏。帝尝顾问君曰：「我撰《通史》若成，众史可废。」乃答诏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亲口妙思式表玄石。（《艺文类聚》四十八）

◎张绾

绾字孝卿，缅第四弟，初为国子生，对策高第，除长兼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中书郎、国子博士。出为北中郎长史兰陵太守，还除员外散骑常侍，权知丹阳尹事，迁中军宣城王长史，改御史中丞，出为豫章内史，复为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骑常侍，太清中，进左卫将军，迁吏部尚书。元帝承制，授侍中左卫将军相国长史，出为持节云麾将军湘东内史，及即位，徵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有集十一卷。

◇龙楼寺碑

盖闻井鱼之不识巨海，夏虫之不见冬冰，故知局于泥者，未测沧溟之浩汗；笃于一时者，宁信寒暑之推移。何异乎玩即世而弗悟于生死之流，耽假乐而迷于真觉之观。铭曰：

识相裁萌，无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无际。苦海倒流，业风横厉。彼岸何远，津航绝济。轻毛易转，花水难留。实逢象正，悟彼生修。照曜真法，逍遥宝舟。占彼胜地，胥宇攸宅。遥川萦带，峻矩盘桓。霞生莲堞，风起长涧。冬室停燠，夏台增寒。（《艺文类聚》七十六）

卷六十五

◎王筠

筠字元礼，一字德柔，小字养楫子，天监中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迁太子舍人。除尚书殿中郎，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出为丹阳尹丞，北中郎谘议参军，迁中书郎兼宁远湘东王长史，行府国郡事，除太子家令。普通末除尚书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又改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中迁司徒左长史，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大同初，为云麾豫章王长史，迁秘书监，除太府卿，迁度支尚书。中大同初，徙光禄大夫，迁云旗将军司徒左长史，简文帝即位，为太子詹事，有集十一卷，中书集十一卷，临海集十一卷，左佐集十一卷，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九卷。

◇芍药赋（梁书王筠传，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文佚。）

◇蜀葵花赋

惟兹奇草，迁花西道，凌金坂之威夷，跨玉津之浩浩。值油云之广临，属光风之长埽。仰椒屋而敷荣，值兰房而舒藻。迈众芳而秀出，冠杂卉而当闱。既扶疏而云蔓，亦灼烁而星微。布护交加，蓊茸纷葩。疏茎密叶，翠萼丹华。（《艺文类聚》八十一）

◇为王仪同莹初让表

执玉献金，卒先五等，亲冕迎轺，光导百辟。坐阶远大，遂致隆满。自位升朝首，职冠礼闱，辞满之愿将际，致仁之请方奏。而思渥恩皆，昭奖必被，宠章爰降，朝野惊瞩。是以安石归禾固请，元规终以致让。况臣才质空疏，器量庸浅，而可以妄参铉席，貌槐庭。（《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第六叔让重除吏部尚书表

臣闻专刂犀截雁，必俟昆吾之锋；逐日追风，信资伯乐之骏。未有骖驾蹇足，而方骋遥途；采艺铅刀，而求其断割。伏惟则哲为体，事艰历代，明别攸寄，义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莸，区别靡杂，泾渭玄黄，条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能称，仲子之时人归德，孝先之拔真抑伪，巨源之黜恶举善，然後可以铨镜流品，平均衡石。（《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从兄让侍中表

至如元勋旧儒之胄，积德累仁之基；九世七叶之华，相韩事汉之贵。不然，则子骏之学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辩识无滞，次仲之解经不穷。然後可以喻旨公卿，问对帷，陪六尺之舆，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顿隔。（《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十九。）

◇上太极殿千夫表

四海为家，义存威重，万国来朝，事惟壮观。宪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贵。绣而镂槛，延曜光辉。虬柱虹梁，杳冥云雾。非许邺之敢伦，岂雍豫之能拟？且工徒乐业，庶民自竞，一劳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飨百神，朝觐群后者矣。臣过荷宠荣，禄秩优润，谨牵丹款，上夫一千。不足微申凫跃，伏深惭悚。（《艺文类聚》六十二）

◇答湘东王示忠臣传笺

窃以孝实天经，忠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鸿烈》，事无的准；沛王通论，义止儒术。东平获誉，良为片言，临淄见称，文辞小道。孰若理冠君亲，义兼臣子。谨当宣示遐迩，光扬德音。（《艺文类聚》二十）

◇与诸儿书论家世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梁书·王筠传》，《南史》二十二。）

◇与长沙王别书

筠顿首顿首，高秋凄爽，体中何如。愿比胜纳，承入东礼拜，用深倾仰。昔藩后遨游不无是事，或龙舟水嬉，或临川送远，金飞旆，泛此安流，犹复见重良书，以为盛德。未有选日简辰，归诚系念，寻法城之游，逗祇园之聚，翘心赞叹，无目譬说。仆夙疾增瘵，蹇废蓬门，不获执离，弥深倾懑。愿敬勖，白书不次。王筠顿首顿首。（《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与东阳盛法师书

菩萨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问讯东阳盛法师。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觐接，岁月推流，逾三十载，钦慕风德，独盈怀抱，间以山川，无由礼敬。司马参军，仰述存眷，曲垂访忆。既荷录旧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欢欣顶戴，难为譬说。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绛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寿。且耳长直已过顶，齿刚会不先落，延华驻彩，怡神辅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胜果？尊年尚齿之诚，怀德敦旧之款，依风慕道之深，欣羡景仰之至，兴居在念，寤寐载怀。弟子恨此樊笼，迫兹缨锁，无由问道，抚躬如失。庶心期冥会，咫尺江山，道术相忘，弃置形迹，惟愿敬勖，保此期颐，赤松朱发。复何足贵，飞锡腾躯。真在旦夕，指陈丹款。殊未伸畅，傥惠一言，岂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四）

◇与云僧正书

弟子孤子筠顿首稽首和南：弟子衅结幽明，备婴荼蓼，攀援崩踊，髓糜溃，寻绎烦冤，肝肠寸断，号天叩地，永隔精诚，舍命捐躯，终无补益。思欲仰福，广为法事，以伸罔极之痛，少寄追慕之诚，铸像度僧，仰遵法教，建斋设会，务依经典，敷说大乘，诱度群生，其福不浅。仰惟大正法师，道心纯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真俗，多闻不穷，机辩无碍，一代师匠，四海推崇。弟子宿值善因，早蒙亲眷，情同骨肉，义等金兰。外书所谓冥契神交，内典则为善友知识，敬藉微绿，敢陈大愿，来岁夏中，欲仰请讲说。弘法之情，既无彼此，眷爱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请既多，故预谘闻，必愿允遂，岂圆一旦？忽有斯白，临纸崩衄，厝言无次。弟子孤子主筠顿首稽首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答释法云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亻爱然有见，礼典之格言，今则不灭，法教之弘旨。但纱相虚玄，神功凝静，自非体道者，岂能默领其宗？不有知机者，无由冥应其会。圣主迹同万机，心游七净，哀愍群生，妪煦庶物，涤彼盖缠，勖以解慧，其蒙惑，跻之仁寿，信大哉为君，善于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传道训，而学浅行疏，封累犹轸，既得餐禀圣教，预闻弘诱，一音得解，万善可偕，跃之情，无以譬说。弟子王筠和南。（《弘明集》十）

◇与瑗律师书

筠和南，至节过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寒凝道体何如想比清豫，弟子羸劳，每恶忄弊，何理眷请勤御，比日来叙遣白。王筠和南。（《淳化阁帖》四）

◇云阳记

车箱阪下有黎园一顷，树数百株，青翠繁密，望如车盖。

◇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序

奉和皇太子忏悔诗，仍上皇宸极，圣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韵，私心庆跃，得未曾有，捃采馀韵，更题鄙拙。（《广弘明集》三十上）

◇自序

余少好钞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後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钞，馀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钞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钞录，大小百馀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梁书·王筠传》，《商史》二十二。）

◇昭明太子哀册文

蜃辂俄轩，龙骖步，羽《寿羽》前驱，云北御，（艺文类聚作「北亻素」。）皇帝哀继明之寝辉。（艺文类聚作「曜」。）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帐而凄恸，临甲观而增伤。式稽令典，载扬鸿烈。诏撰德于旌旒，永传徽于舞缀，其辞曰：

式载明两，实惟少阳。既称上嗣，且曰元良。仪天比峻，俪景腾光。奉祀延福，守器传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艺文类聚作「修襟」。）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三善递宣，万国同庆。轩纬掩精，阴羲驰位。缠哀在疚，殷忧衔恤。需泣无时，蔬饣不溢，衤覃遵逾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哀号未毕。实惟监抚，亦嗣郊。问安肃肃，视膳恂恂。金华玉口，玄驷班轮。隆家干国，主祭安民。光奉成务，万机是理。矜慎庶狱，勤恤关市。诚存隐恻，容无愠喜。殷勤博施，绸缪思纪。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辨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衷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胜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闱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ゼ文藻，飞觞泛。恩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违被，盛业日新。仁器非重，德易遵。泽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义，天下归仁。云物告徵，褰象。星霾恒耀，山颓朽壤。灵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荫，谘承安仰。呜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缠痛，胤嗣长号。跗萼增恸，慕结亲游。悲动氓众，忧若殄邦，惧同折栋。呜呼哀哉，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委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饣蒙々，孤灯翳翳。呜呼哀哉。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武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背□□以远徂，□青门而徐转。指驰道而讵前，望国都而不践。陵修阪之威夷，游平原之悠缅。骥蹀足以酸嘶，挽凄锵而流泫。呜呼哀哉，混哀音于箫籁，变愁容千天日。虽夏木之森阴，返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于容质。呜呼哀哉，即玄宫之冥漠，安神寝之清关。传声华于懋典，观德业于徽谥。悬忠贞于日月，播鸿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纪言，实含毫而无愧。呜呼哀哉。（《昭明太子传》，《艺文类聚》十六。）

◇问善寺碑

妙门关键，辟之者既难，法海波澜，游之者未易。是以轩称俊圣，尧曰钦明，韶有美善之风，文武致时雍之业。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风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访道峒山，乘风独远，凝神汾水，然自丧。咸宗仰黄老之淡，景慕神仙之术，斯盖不度群生，事局诸巳。笃而为论，道有未弘。薰风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联华叶；修幡绕于云根，和铃响于天外。玉池动而扬文，宝树摇而成乐，铭曰：

亭亭切汉，耿介凌烟。层甍霞耸，飞栋星悬。（《艺文类聚》七十六）

◇国师草堂寺智者约法师碑

结宇山椒，疏坏幽岫。蓄云泄雨，霭映房栊。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经藏，探求法宝。香城实相之谈，金河常乐之说。究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微妙，洞达幽玄。掖庭为道心之宫，华林构重云之殿。师子之座，高广干灯王。听法之筵，众多干方丈。开宝丞之奥典，阐金字之微言。显证一乘，宣扬三慧，辩才无阂，游戏神通。莫不皆悟无生，咸知妄想，随类得解，俱会真如。铭曰：

形在江湖，心超祇鹫。思协风云，量包宇宙。轩瞅苍波，窗承翠岭。须枕烟露，持光景。（《艺文类聚》七十六）

◎王述

述，天临中兼都令史。

◇丹阳琅邪二郡断搜捕议

京邑翼翼，四方所视民渐至化，必被万国。今祈寒暑雨，人尚无怨，况去俗入真，所以可悦，谓断之为是。（《广弘明集》二十六）

◎皇侃

侃，吴郡人，吴侍中象九世孙，师事贺。天监中兼国子助教，拜员外散骑侍即，有《丧服文句义疏》十卷，《丧服问答目》十三卷，《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礼记讲疏》四十八卷，《孝经义疏》三卷，《论语义疏》十卷。

◇论语义疏叙

《论语通》曰：《论语》者，是孔子没後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或负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缝掖于黉校之中，但圣师孔子，符应颓周，生鲁长宋，游历诸国，以鲁哀公十一年冬，从卫反鲁，删诗定礼于洙泗之间，门徒三千人，达者七十有二。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则朽没之期亦等，故叹发吾衰，悲因逝水，托梦两楹，寄歌颓坏。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过隙区驻。门人痛大山长毁，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既方为世典，不可无名。然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犹如以孝为体者，则谓之《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谓之《礼记》。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但先儒後学，解释不同，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偷。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车之轮也，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佥允，然後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第三，云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南人呼伦事为论事，北士呼论事为伦事，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侃案三途之说，皆有道理，但南北语异如何，似未详师说，不取，今亦舍之，而从音依字。二途并录，以会成一义。何者？今字作论者，明此书之出，不专一人，妙通深远，非论不畅，而音作伦者，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今古，自首臻末，轮环不穷，依字则证事立文，取音则理为义，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镜百寻，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鉴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诸典大而偏用，譬如巨镜，诚哉是言也，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毛诗传》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郑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为语。」今案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然此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後方论，论在语後，应曰语论，而今不曰语论，而云论语者，其义有二：一则恐後有穿凿之嫌，故以语在论下，急标论在上，示非率尔故也，二则欲现此语，非徒然之说，万代之绳准，所以先论已，以备有圆周之理，理在于事前，故以论居语先也。又此书遭焚烬，至汉时合壁所得，及口以传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托。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讲者是也。寻当昔撰录之时，岂有三本之别？将是编简缺落，口传不同耳。故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而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其传学者，《齐论》为琅邪王卿等所学，《鲁论》为太子太傅夏侯胜、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学，以此教授于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建学《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至汉顺帝时，有南郡太守扶风马融字季长，建安中，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又就鲁论篇章，改齐验古，为之注解。汉鸿胪卿吴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颍川陈群字长文，太常东海王肃字子雍，博士敦煌周生烈，皆为义说。魏末，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晋太保河东卫字伯玉，晋中书令兰陵缪播字宣则，晋广陵太守高平栾肇字永初，晋黄门郎颍川郭象字子玄，晋司徒济阳蔡谟字道明，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晋著作郎济阳江淳字思俊，晋抚军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蔡系字子叔，晋中书郎江夏李充字宏度，晋廷尉太原孙绰字兴公，晋散骑常侍陈留周环字道夷，晋中书令颍阳范宁字武子，晋中书令琅邪王珉字季瑛：右十三家为江熙字太和所集。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好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然《论语》之书，包于五代二帝三王，自尧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见于《论语》也，而古史改则云三十人，谓林放、澹台灭明、阳虎亦是弟子数也。（《论语义疏》日本国本）

卷六十六

◎庾肩吾

肩吾字子慎，新野人。为晋安王国常侍，随府授宣惠参军，历中郎云麾参军，并兼记室，及王为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领荆州大中正，迁中录事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简文即位，进度支尚书，有集十卷。

◇为武陵王谢拜仪同章

臣宅庆紫霄，联休皇极，地均指日，既无迹而成高，仕若乘风，故不行而自远。今者四郊无垒，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犹居塞外。单于冬猎，不入渔阳。臣坐牧三边，非劳七战，岂能屯兵大夏，封万里之侯。飞箭联城，受千金之寿，论其才望，有惧茂弘。先佩印绶，渖羞叔度。（《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四十三。）

◇为宁国公让中书郎表

臣闻陟彼太行，伯后之车屡怠，望兹吴坂，少游之马难跻。（《艺文类聚》作「进」《御览》作「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辕，骏靡浮云，便期顿辔。起登天汉，宁陪九万之风，坐济星桥；非使千年之翼，岂有幼称辨慧，足对元礼。弱标俊颖，能嘲子叔。玉重组长，空见休宠。深宫邃宇，孰知怀忧。（《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

◇为南康王让丹阳尹表

臣闻敛镂七星，非有司天之用，廉（《御览》作「缣。）图五岳，宁识崇朝之云。是知策彼泥龙，不能令其遂日。乘斯流马，安可使其奔电。方今振鹭盈庭，白驹空俗。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国，幸闻其让。石门之水，获免于贪。（《艺文类聚》五十，《御览》二百五十二。）

◇谢历日启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邓平之言，锱铢皆合。登台视朔，睹云物之必书。拂管移灰，识权衡之有度。初开卷始，暂谓春留。末览篇终，便伤冬及。徘徊厚渥，比日为年。（《艺文类聚》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赍铜砚笔格启

烟磨青石，已贱（《初学记》作「践。」）孔氏之坛，管抚（《初学记》作「插。」）铜龙，还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卧织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隐芙蓉之行障，莫不并出梁园，来颁狭室。（《艺文类聚》五十八，《初学记》二十一。）

◇谢东宫赐宅启

肩吾居异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灵台之下。岂望地无湫隘，里号乘轩，巷转幡旗，门容碗盖。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夹石双槐，似安仁之县。却瞻锺阜，前枕洛桥，池通西舍之流，窗映东邻之枣，来归高里，翻成侍封之门。夜坐书台，非复通灯之壁；才下应王，礼加温阮，官成名立，无事非恩。（《艺文类聚》六十四）

◇谢东宫古迹启

窃以仙岩遗传，入握成尘，孔壁藏文，随开已蠹。石书有暗，厨画犹飞。岂有迹经四代，年逾十纪，芝英云气之巧，未损松铅，鹊反鸾惊之势，不侵蒲竹。必使酒肆来人，池流色变，将损北海之牍，还代西河之简。（艺文类聚七十四。）

◇谢东宫赍内人春衣启

阶边细草，犹推纟戾叶之光；户前桃树，反讶蓝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试顾采薪，皆成留客。（《艺文类》六十七）

◇谢东宫赍米启

氵蚩水鸣蝉，香闻七里。琼山合颖，租归十县。肩吾人惭振藻，徒降云间之松，职滥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为粮，珍逾入楚。虽复激水沧流，不待滥河之说，春风扫地，方诮文学之篇。（《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湘东王赍米启

窃以月满则亏，恩来无爽。海潮虽大，万江恒注。遂使连箱委地，不殊阳翟。盈仓接宇，宁异海陵。（《艺文类聚》七十二）

◇谢赍炭启

识惭曼倩，似见昆明之灰；清愧伯鸾，不复因人之热。（《白孔六帖》）

◇谢赍粳米启

出梁国之口租，兼水陆之殊品，伊尹说而不至，石崇豪所未及。遇处嘿之，得宾同朗之举著。长河可塞，上德无训。

◇谢湘东王赍米启

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不待侯沙，同新渝之再熟；无劳拜石，均辽仓之重满。前恩未远，次渥仍流。墨翟假以故书，裴楷惭其国赐。

◇答湘东王赍粳米启

窃以农夫力耕，时逢俭岁，疏贱待泽，必取丰年。极斛泻珠，嘉闻陶量。翻庭委玉，欣见马图。（《并艺文类聚》八十五）

◇答陶隐居赍术煎启

窃以缘叶抽条，生于首峰之侧；紫花标色，出自郑岩之下。百邪外御，六府内充，山精见书，华神在，术荧火谢，尽采撷之难；启旦移申，穷淋漉之剂。故能竞爽云珠，争奇冰玉，自非身疲掌砚，役倦攀桃，岂可立致还年，坐生羽翼。临洗丹井，方觉可捐，郦县菊泉，无劳复汲。庶得遨游海岸，追涓子之尘，驰鹜霍山，共陈生为侣，谣俗轻施。尚曰难酬，出世鸿恩，宁知上报。（《艺文类聚》八十一）

◇答陶隐居赍术蒸启

味重金浆，芳逾玉液。足使芝惭九明，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铭载。（《艺文类聚》八十一，《大观本草》六。）

◇谢赍菱启

上林紫水，杂藻而俱浮；云萝清池，间芙蓉而外发。珍逾百味，来荐画盘。恩重千金，遂沾匪席。凌霜朱橘，愧此开颜。合露蒲桃，惭其不饣。（《艺文类聚》八十二）

◇谢武陵王赍绢启

肩吾启蒙赍绢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园惭其束帛，关东之妙。潜织陋其卷绡，下官谬奉扁舟。暂瞻还旆，而天人渥盼，增馀论之荣，江汉安流，无溯洄之阻。遂使鹤露霄凝，轻立变，雁风朝急，冶服成温。有谢笔端，无辞陈报，不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初学记》二十七，又略见《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武陵王赍白绮绫启

图云缉鹤，邺市稀逢，写雾傅花，丛台罕遇。虽复马均骋思，比巧犹惭；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独反，燕路有心。载实言归，衔珠无日。（《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赍梨启

雎阳东苑，子围三尺，新丰箭谷，枝悬六斤，未有生因粉水，产自铜丘，影连邓橘，林交苑柿，远荐中厨，爰颁下室，事同灵枣，有愿还年，恐似仙桃，无因留核。（艺文类聚八十六。）

◇谢湘东王赍甘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传地理，远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经，遥闻建春之岭。王逸为赋，取对荔枝。张衡制辞，用连石蜜。足使萍实非甜，蒲萄犹饣。（《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赍橘启

光分璇宿影接铜峰，去青马之迢递，服朱之爽垲，楚原洪笔，颂记不迁，陈王丽藻，赋称遥植。昔朝歌季重，才赐海鱼。大理元常，止蒙秋菊。（艺文类聚八十六。）

◇谢赍朱樱启

成丛殿侧，犹连制赋之条；结实西园，非复粘蝉之树。异合浦之归来，疑藏朱实。同秦人之逐弹，似得金丸。（《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东宫赍栗启

查或火成，钻以为屑。柰称煎用，曝而成糗。未若北燕巨实，用夺荣枯。南国脯山，翻惭齿决。承恩踊跃，对闻喜之河；念报屏营，问知来之鸟。（《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赍林禽启

丹徒故苑，岁绵长而不见；岷山虽植，路重阻而来难。未有徙核圆丘，移根阆坂，仙厨始摘，犹口青玉之盘；下贱爰颁，遂人抽蒲之座。（《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赍槟榔启

形均绿竹，讵埽山坛。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逾紫柰，用兼芳菊。方为口实，永以蠲疴。

◇谢东宫赍槟榔启

无劳朱实，兼荔枝之五滋；能发红颜，类鞭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陈，出珠盘而下逮。泽深温柰，恩均含枣。（《艺文类聚》八十七）

◇答饷绫绮书

洁同雪霜，华逾绮，长裾可曳，无愧王门之宾；广袖将裁，翻有城中之制。（《艺文类聚》八十五）

◇东宫玉帐山铭

玉帐寥廓，昆山抵鹊。总叶成帐，连枝起幕。玉蕊难徙，金花不落。隐士弹琴，仙人看博。岩留故鼎，灶聚新荆。煮石初烂，烧丹欲成。桑田屡尽，海水频倾。长闻凤笛，永听箫声。（《艺文类聚》七，又见《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以为庾信作。）

◇团扇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王玄览，造扇于前。班生赡博，白绮仍传。裁筠比雾，裂素轻蝉。片月内掩，重规外圆，炎隆火正，石铄沙煎。清逾苹末，莹等寒泉。恩深难恃，爱极则迁。秋风飒至，箧笥长捐。勒铭华扇，敢荐夏筵。（《艺文类聚》六十九）

◇书品序

玄静先生曰：子遍求邃古，逖访厥初。书名起于玄洛，字势发于仓史。故遗结绳，取诸文，象诸形，会诸人事，未有广此缄滕，深兹文契。是以一画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审。日以君道，则字势圆；月以臣辅，则文体缺。及其转注假借之流，指事会意之类，莫不状范毫端，形呈字表。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朝；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记善则恶自削，书贤则过必改。玉历颁正而化俗，帝载陈言而设教，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爰洎中叶，舍烦从省，渐失颍川之言，竟逐云阳之字。若乃鸟迹孕于古文，壁书存于科斗，符陈帝玺，摹调蜀漆，署表宫门，铭题礼器，鱼犹舍凤，鸟已分虫。仁义起于麒麟，威形发于龙虎，云气时飘五色，仙人还作两童。龟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烛，垂露似珠。芝英转车，飞白掩素，参差倒薤，既思种柳之谣，长短悬针；复想定情之制，蚊脚傍低，鹄头仰立，填飘板上，谬起印中，波回堕镜之鸾，楷顾雕陵之鹊，并以篆籀重复，见重昔时。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无味之奇珍，非趋时之急务。且具录前训，今不复兼论，惟草正疏通，专行于世，其或继之者，虽百代可知。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目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书是也。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澡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钱，凌云之台，无因诫子，求诸古迹，或有浅深。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称圣居首，法高以追骏处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为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

◇书品论一（上之上）

（张芝伯英锺繇元常王羲之逸少）

隶既发源秦始，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遵，将千载而无革，诚开博者也。均其文，总六书之要；指其事，笼八体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芜，移楷真于重密。分行纸上，类出《虫尔》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峰闻起，琼山惭其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抽丝散水，定其下笔，倚刀较尺，验于成字，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复成于珠佩，或横牵竖掣，或浓点轻拂，或将放而更留，或因挑而还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詹尹端策，故以迷其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英韵倾耳，无以察其音声。殆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是以鹰爪舍利，出彼兔毫，龙管润霜，游兹虿尾。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惟张有道、锺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锺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书品论二（上之中）

（崔瑗子玉杜度伯度师宜官张昶文舒王献之子敬）

崔子玉擅名北中，迹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见之称美，以为功类伯英。杜度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诏复奏事，皆作草书，师宜官鸿都为最，能大能小。文舒声劣于兄，时云亚圣。子敬泥帚，早验天骨，兼以掣笔，复识人工，一字不遗，两叶传妙。此五人允为上之中。

◇书品论三（上之下）

（索靖幼安梁鹄孟皇韦诞仲将皇象休明胡昭孔明锺会士季卫伯玉荀舆长胤阮研文机）

幼安敛蔓舅氏，抗名卫令。孟皇功尽笔力，字入帐巾，仲将不妄梁毫，必须张笔而左纸，孔明动见模楷，所为胡肥而锺瘦。休明斟酌二家，联驾八绝。士季之范元常，犹子敬之禀逸少，而工拙兼效，真草皆成。伯玉远慕张芝，近参父述。长胤狸骨，方拟而难迨。阮研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锺，终成别构一体。此九人允为上之下。

◇书品论四（中之上）

（张超子并郭伯道刘德君嗣崔实子真卫夫人名铄字茂猗李式景则庾翼稚恭郗方回谢安安石王珉季琰桓玄敬道羊欣敬元王僧虔孔琳之彦琳殷钧季和）

子并崔家州里，颇相仿效，可谓酱碱于盐，冰寒于水。伯道里居，朝廷远讨其迹。德升之妙，锺胡各采其美。子真俊才，门法不坠。李妻卫氏，自出华宗。景则毫素流靡，稚恭声彩遒越，郗安石，草正并驱。季琰桓玄，筋力俱骏。羊欣早随子敬，最得王体。孔琳之声高宋氏，王僧虔雄发齐代，殷均颇耽爱好，终得肩随。此一十五人，允为中之上。

◇书品论五（中之中）

（魏武帝曹操孟德吴主元宗孙皓卫瓘伯儒左子邑伯字卫恒巨山杜预元凯王ｅ世将张彭祖任靖韦旭文休王修敬仁范怀约张永景初吴休尚施方泰）

魏帝笔墨雄赡，吴主体裁绵密，伯儒兼叙隶草，子邑分镳梁邯，巨山三世，元凯累叶。王异为右军之师，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矫名，文休题柱，敬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举，致畏逼之词。张范逢时，俱东南之美，施吴邺下後生，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为中之中。

◇书品论六（中之下）

（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刘与张昭陆机士衡朱诞王导茂弘庾亮元规王洽郗超敬舆张翼宋文帝刘义隆康昕徐希秀谢玄晖刘绘陶隐居弘景王崇素）

叔景元嗣，并称西州，刘舆之笔札，张昭之无懈。陆机以弘才掩迹，朱诞以偏艺流声，王导则列圣推能，庾亮则群公挹巧。王洽以并通诸法，郗超以晚年取誉。张翼善效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谢刘绘，文宗书范，近来少前。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王崇素绘口靡伦，书笔传于里闾。此十八人，允为中之下。

◇书品论七（下之上）

（姜诩梁宣韦秀锺舆向泰羊忱晋元帝景文识道人范晔蔚宗宗炳王荟谢灵运萧思话薄绍之敬权齐高帝绍伯庾黔娄费元瑶孙奉伯羊祜叔子）

此十九人，并擅毫翰，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後彦，允为下之上。

◇书品论八（下之中）

（阳经诸葛融杨潭张炳岑渊张舆王济李夫人刘穆之道和朱龄石庾景休张融思光褚元明孔敬通王籍文海）

此十五人，虽未穷字奥书尚文情，披其丛薄，非无香草，视其涯岸，皆有润珠，故遗斯纸，以为世玩，允为下之中。

书品论九（下之下。）

（卫宣李韫陈基傅庭坚张□□阴光韦熊少季张曹任宋嘉裴邈羊固谢晦傅夫人辟国训徐羡之孔闾颜宝光周仁皓张欣泰张炽僧岳道人）

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视其雕文，非特刻鹄，人人下笔，宁止追向，遗迹见珍，馀芳可折。诚目丘驰并驾，不逮前锋，而中权後殿，各尽其美，允为下之下。

◇书品後序

今以九例，该此众贤，犹如玄圃积玉，炎洲聚桂，其中实相推谢，故有兹多品，然终能振此鳞翼，俱上龙门，倘後之学者，更随点曝云尔。

◎阮孝绪

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不应徵辟，大同二年卒，谥曰文贞处士，有《高隐传》十卷，七录十二卷。

◇七录序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素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洽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逮于战国，殊俗异政，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疑作）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徒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馀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汇左草创，十不一存，後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後，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ㄱ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间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巳来，王公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几为录有七，故名《七录》。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愍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馀卷，皆计论研核，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傥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旁无沃启，其为讹缪，不亦多乎？将恐後之罪子者，岂不在于斯录。论其指归，辨其讹廖，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略》，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伎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膀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馀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奥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名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国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令谱有异。窃以国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未。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未，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後佛，今则先佛而後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古今书最

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汉·艺文志》书（案此下当有脱文。）

八十七家亡。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案此下当有脱文。）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五百六十四褒，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褒，四百三十八卷佛经。

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褒。

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褒，二万三千一百六卷。

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

新集《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褒，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种，八千二百八十四褒，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经书二百三种，二百六十三褒，八百七十九卷图符。

内篇五录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种，五千四百九十三褒，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种，五千三百六褒，三万七千一百八卷，经书一百三十五种，一百八十七褒，七百七十五卷图也。

外篇二录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种，三千五十四褒，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种，五千九百七十八褒，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经书七十六种，七十八褒，一百卷符图。

◇七录目录

△经典录内篇一

易部六十四种（案六十旧作本，误合二字为一也，今改正。）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尚书部二十七种，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诗部五十二种，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礼部一百四十种，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部五种，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种，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论语部五十一种，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经部五十九种，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学部七十二种，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种，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十卷。
△记传录内篇二
国史部二百一十六种，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历部五十九种，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旧事部八十七种，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职官部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仪典部八十种，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种，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伪史部二十六种，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种，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谱状部四十二种，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录部三十六种，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种，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录内篇三
儒部六十六种，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种，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阴阳部一种，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种，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种，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种，四帙，一十九卷。
纵横部二种，二帙，五卷。
杂部五十七种，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农部一种，一帙，三卷。
小说部十种，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种，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种，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录内篇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
别集部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总集部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种，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术伎录内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种，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纬讥部三十二种，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历算部五十种，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种，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种，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杂占部十七种，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种，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医经部八种，八帙，五十卷。
经方部一百四十种，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杂艺部十五种，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种，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案已上内篇每录总数多与每部下数不合，外篇之仙道录亦然，皆弘明集传写之误也，今无以知为孰是，仍其旧而录之。）
△佛法录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种，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禅定部一百四种，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种，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种，四十六帙，六十卷。
论记部一百一十二种，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种，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录外篇二
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种，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录一卷。
《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录》一帙，七卷。

《序录二帙》，一十一卷。

《杂文一帙》，十卷。

《声纬一帙》，一卷。

右七种，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案此数亦不合，说见前。）

阮孝绪撰，不足编诸前录，而载于此。（《广弘明集》三）

◇高隐传论

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弊拯由迹，迹用有乖于本。本既无为，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迹，财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既可抑，数子所以有馀，本方见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阙彼明智，体之之徒，独怀鉴识。然圣已极照，反创其迹，贤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若能体兹本迹，悟彼抑扬，则孔庄之意，其过半矣。（《梁书阮孝绪传》）

卷六十七

◎任孝恭

孝恭字孝恭，临淮临淮人，为奉朝请，进司文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太清二年死侯景之难，有集十卷。

◇为羊侍中让表

抟风扇融，不觉高升，击水扬，遂迷远大。犹愿长城巨防，射鲁仲之书；白羽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张空拳以报主；横行十万，勒燕岭而酬君。（《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汝南王檄魏文

夫大盗移国，终继枭翦之诛；凶狡凭陵，必致歼夷之戮。所以董卓称乱，徒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业。故市耀脐灯，府传饮器。我有魏今临一境，卜世相承，保黔黎，事逾年祀。尔朱荣胡貊遗种，边塞是居，奸宄妄才，凶愚丑类，茹备餐腥，本非人品，依随水草，取类马牛，而包藏祸图，窃怀反噬。遂长驱种落，用袭我周南，率彼猷豪；侵陵我河县，所以流离播越，亟淹星纪，仰慕园陵，俯伤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阙。梁大皇帝功逾五帝，道迈三王，负当轩，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协和万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锋，扬旌致讨，先取滑台，鼓行金谷，关东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沦芜，室家颠殒；饮气吞声，志申雠怨。士各怀归，民思父母。表里符契，神灵响集。王者之师，有征无战。锋刃所裁，幸勿罹梁。（《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十八）

◇为何敬容移报东魏文

侍中宣惠将军尚书左仆射何敬容报魏执事，成汤二十七征，志唯静难；轩辕五十二战，义在拯民。既异时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岂其黜武以穷兵，宁为伏威而尊大。我皇帝降兹仁圣，承彼百王，负君临，不以四海为贵；冕旒日吴，常以百姓为心。同二仪以覆载，一六合而光宅，德□羲昊，道迈唐虞。谅开关之一君，信典谟而莫拟。均心彼我，等悦怨亲，物有常怀，人无异念。自北阙纷扰，河洛沸腾，牝鸡索家，萧墙起衅，事似谭尚，义类阙沈，竞寻干戈，民无定主，侯马泣师，月陈庭厩，裹粮请救，日填阙下。单民有时雨之望，遗黎兴后之悲。诚感仁恕，理恻皇慈，任好巢巢，纳二晋君。小白区区，存三亡国，况我朝廷，宁忘拯救。是以命师薄伐，至於伊川，云旗屡张，非为玩武，钲鼓载陈，岂尚威力？汤武不祀，周有义兵，区夫是雠，尺土非利，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九拒九攻，终劳率土，纳隍之肤，无忘寝食。李陵失律，催身晋阳；获彼来移，文见委曲。知魏当壁得人，龟兆有主，作相惟贤，栋梁克室。欲偃兵戎，式敦邻好，九皋既响，唳天已闻。铜山一启，灵锺斯应。矧乃出其言善，千里莫违，嘉言孔昭，良以收纳。且敌怨敌惠，不在後嗣；亡羊补牢，亦所未失，移至之日，辄以奏闻。即蒙诏可，不爽来意。行符缘边，偃兵解甲。庶烽火不警，边亭息侯，征夫舍刁斗之勤，处妇无愤望之志。寻常不争，农又桑是务；分灾恤患，继好息民，剩余在此岁久，情无疑难，还使赍移，报彼来怀。（《文苑英华》六百五十）

◇答魏初和移文

盖闻轩辕五十二战，义在拯民；汤武二十七征，本惟静难。明异时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帝屈兹上圣，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仪而覆载。照高日月，泽富云雨。值魏氏纷纶，亟离星晷，竞寻干戈，争以兴废。王无卒岁，相不浃辰，只马泣师，月陈庭阙。里粮请救，日款关扉。故屡动云旗，再驱苍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继绝。匹妇是雠，尺土非利。然百战百胜，犹苦四民；九拒九攻，终劳万姓。纳皇之念，无忘日昃。李陵失律，暂摧羽鳞。同孟明之反秦，似荀之归晋，并赍来移，闻之委曲。知彼当壁得人，兆龟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鹤鸣九皋，戾天巳响。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辄勒缘边屯戍，各息烽警，旌旗昼卷，刁斗夜停。混鸡戌于四邻，接桑麻于二境。（艺文类聚五十八，案此与《文苑英华互异。）

◇辞县启

但以执笏丹墀，累飞庭叶。垂缨禁里，屡改栏花。顾慕阶墀，不愿违奉。不使恋主之心，施于犬马，倾日之志，偏在葵藿。（《艺文类聚》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赍钱治宅启

绳枢断续，薄雨已倾。席户穿阑，微风自卷。不悟恩隆问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跪条可授，毁垣再筑。遂得窗临上路，户望东家。人悦爽垲，里惊轮奂。门学于公，逆容驷马。巷均王睿，豫拟幡旗。（《艺文类聚》六十六）

◇谢裙襦启

加以庭阙桑麻，室空机杼，床无暖席，桁靡悬衣。值蓬卷北郊，雁飞南浦。雪暗河阴，冰生海岸。而绳带屡尽，苦风霜之切，弊履恒穿，践泥沙之冻。自怜袖短，虽内手而犹寒，每恨衣轻，徒敛襟而弥怆。（《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示围棋启

隐雷自天，昆虫已听，浮阴在汉，柱础先沾。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传，乃事因辞见，微而能显，婉以成章，孝恭人实下愚，才归未品，效颦丑反，学步蹇归。文业未彰，武功已坠，内愧齐竿，外羞鲁服。滥出簪缨，非增後车之数；谬颁计食，空贵长安之米。（《艺文类聚》七十四）

◇为李庆州孟坚使与覃无名书

昔陆贾皇华，定交知于南越；长卿披绣，通夷险于夜郎。故传美于往书，流芳于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岭表豪门，籍誉既深，承芳已旧。但道旷风云，论平生而是即；江山间阻，衔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劳萝寐，仆世禀威仪，门勒锺鼎，提戈海岳，推毂数千。逮我不才，无兼文武。鸿私弗替，应兹阃外。麾盖所临，实宣慈造。足下刺举一隅，同奉家国，进止之宜，实俟高算。（《艺文类聚》五十三）

◇武帝集序（文佚）

◇多宝寺碑铭

宝传兹日，法像斯时。瞻风侯景，石陛开基。准绳秋子，取则迦夷。业隆千载，道盛一期。上当星纪，下接莲峰。还瞻朱阁，却昔青松。朝云暧暧，夕雾溶溶。阶通兽迹，径有禽踪。衣移峻岳，锡叩飞泉。土木绨锦，玉石雕镌。宝阶云构，绮壁霞鲜。莲舒藻井，芰绕兰椽。法堂每谊，禅室恒静。藏韬仙说，台含佛影。叶下秋林，烟生春岭。（《艺文类聚》七十七）

◇祭杂坟文

惟尔冥然往代，求圆石而无名。邈矣违年，讨方砖而不记。封树遭殄，谁别羽商之家；坟垄倾回，终迷庚癸之向。近创此伽蓝，实须泥丸，命彼硕人，置兹顿邑。不谓纶绳所用，遂毁牛之基。锹锸所侵，爰伤马鬣之势；重使翠幕临风，佳城见日。昔灵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广武横尸，汉主加其彗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辄勒彼山虞，覆颓隍于旧趾。命兹匠者，修反壤于故林。还蚁结之文，依似坊之势，幸得宜阳大道，无变无移。京兆长阡，勿回勿徙。庶幽魂游止，践昔径而不疑。涂车往还，瞻旧辙而犹在。（《艺文类聚》四十）

◇赛锺山蒋帝文

尝闻河南少雨，汉主避其正殿；许下辍润，魏后，计彼尘书。和气乖运，阴阳舛互。风至若汤，云生犹火，速能制兹东井，告彼南箕。水满毕星，气冲卯地，使君子有之心，耕夫无戚戚之念。（《艺文类聚》一百）

◎谢郁

郁，会稽人，为豫章世子侍读，有集五卷。

◇致书戒何敬容

草莱之人，闻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门，醉尉将不敢呵，灰然不无其渐，甚休，甚休，敢贺于前，又将吊也。昔流言裁作，公旦东奔，燕书始来，子孟不入。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且曝鳃之鳞，不念杯杓之水；云霄之翼，岂顾笼樊之粮。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侯纳言加首，鸣玉在要，回丰貂以步文昌，耸高蝉而趋武帐，可谓盛矣。不以此时荐才拔士，少报圣主之恩；今卒如爰丝之说，受责见过，方复欲更窥朝廷，觖望万分，窃不为左右取也。昔窦婴、杨恽，亦得罪明时，不能谢绝宾客，犹交党援，卒无後福，终益前祸。仆之所吊，实在于斯。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未必皆感惠怀仁，有灌夫、任安之义，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复用也。夫在思过之日，而挟复用之意，未可为智者说矣。君侯宜杜门念失，无有所通，筑茅茨于锺阜，聊优游以卒岁，见可怜之意，著待终之情。复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贡更也之譬。少戢言于众口，微自救于竹帛。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闻知，尚有冀也。仆东皋鄙人，入穴幸无衔窭，耻天下之士，不为执事道之，故披肝胆，示情素，君侯岂能鉴焉。（《梁书何敬容传》）

◎黄士龙

士龙师事庾承先。

◇为先师让刺史湘东王赠赙

先师平素，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临终之日，诫约家门，薄棺周形，巾褐为敛。虽蒙赍及，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钱布辄付使反。（《南史》七十六，《庾承先传》。）

◎大士傅弘

弘，一作翕，义乌县双林乡人，舍宅为寺，栖止终身，天监六年迎为讲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武帝书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齐。今闻皇帝崇法，欲伸论义，未遂襟怀，故遣弟子傅往驰书告白。（《续高僧传》，《景德傅灯录》。）

◇心王铭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名无相，大有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其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虽空，贪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沈。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无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虽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沈。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尽在身心。无为法宝，皆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云，昭明太子问大士何不论义。答曰，菩萨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复有何言，尝著《心王铭》一篇。）

◎王曼颖

曼颖，太原人。（见南平王伟传，南史作平原人。）有《补续冥祥记》一卷。

◇与沙门慧皎书

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兴。年岁五百，时经六代。自摩腾、法兰，发轸西域，安侯、支谶，荷锡东都。虽迹标出没，行实深浅。咸作舟梁，大为利益。固宜缁素传美，铅椠定辞。昭示後昆，揄扬往秀。而道安、罗什，间表秦书，佛澄道进，杂闻赵册。晋史见舍，复恨局当时；宋典所存，颇因其会。兼且搀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搉，幽明不无梗概，泛显旁文，未足光阐。间有诸传，文非隐括。景兴偶采居山之人，僧宝偏缀游方之士，法济唯张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节之科。康泓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单开，王季但称高座，僧瑜卓尔。独载，立畅超然孤录。唯释法进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该综，可擅一家。然进名博而未广，巾体立而不就。梁来作者，亦有病诸。僧成兰，既同法济之责；孝秀染毫，复获景兴之诮。其唱公纂集，最实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烦冗。法师此制，始所谓不刊之笔。绵互古今，包括内外。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谓繁难省，玄约岂加，以高为名。既使弗逮者耻，开例成广，足使有善者劝，同之二三诸子。前後撰述，岂得洁长量短，同年共日而语之哉。信门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设千金之赏。方入龙函，上登鳞阁，出内琼笈，卷舒玉笥。弟子虽实不敏，少尝好学，顷日馀，触途多昧。且获披来帙，斯文在斯，钻仰弗暇，讨论何所。诚非子通见元则之论，良愧处道知休弈之书。徒深谢安慕竺旷风流，殷浩惮支遁才俊耳。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代诉尽。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梁高僧传》十四）

◎沈绩

绩，吴兴人，建安王外兵参军。

◇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

弟子绩和南。垂示敕答臣下《神灭论》。伏深欣跃，弟子窃惟道不自弘，弘实由人，人须其识，识须共位。《周易》所称，圣人大宝曰位，岂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备，其理至难。故宣尼绝笔于获麟，孟轲反身于天爵，诚无其位也。呜呼，真化殆将沦汲。今天子以仁圣盛明，据至尊之位，盖层山可以众煦飘，其和不可移也。钟鼓可以鸡犭屯乱，其鸣不可闻也。将使忄々黔首，济其长夜。自非德合天地，谁能若斯？弟子早沐虚风，既闻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犹或相昏，飞蓬之门，尚自交构。圣旨爰降，辞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诫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训，内外俱阐。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犹或伤之，况乃圣慈御物，必以恻隐为心邪。能指白马之非白，犹见屈于中庸，至于神享机外，志存弘化，魍魉摧其颊舌，焉足道哉，神牍天赉，本非窥观。遂能存示，用惭寡德。弟子沈绩和南。（弘明集十。）

◇立神明成佛记注序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绝言；心数理妙，柱史又所未说，非圣智不周，近情难用语远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谈遗宿业，後世通辨，亦沦滞来身。非夫天下之极虑，何得而详焉？故惑者闻识神不断而全谓之常，闻心念不常而全谓之断。云断则迷其性常，云常则惑其用断，因用疑本，谓在本可灭。因本疑用，谓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执，乃使天然觉性。自没浮谈，圣王禀以玄符，御兹大宝。觉先天垂则，观民设化，将恐支离诡辨，构义横流，徵叙繁丝，伊谁能振，释教遗文，其将丧矣。是以著斯雅论，以弘至典。绩早念身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栖心内教，每餐法音，用忘寝疾，而暗情难晓，触理多疑。至于佛性大义，顿迷心路，既天诰远流，预同抚觌，万夜获开，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窃惟事与理亨，无物不识，用随道合，奚心不辨。故行云徘徊，犹感美音之和；游鱼踊跃，尚赏清丝之韵。况以入神之妙，发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肤受，谨为注释。岂伊锥管，用穷天奥。庶几固惑所释焉。（《弘明集》九）

◎褚氵存

氵存，爵里未详。

◇芳林园甘露颂

福以德彰，庆氵公业皎；矢弘兹嘉露，因祥特表。翻润星夕，流甘月晓，奇越雕氛，珍逾素鸟。至道伊融，大化斯肇。惟此大化，实感天眷。降液丹墀，飞津绮殿。九服依风，八荒改面。敢述朦词，式旌舞忭。（初学记二《天部》露五。）

◎宗士标

士标，爵里未详。

◇孝敬寺刹下铭（并序）

夫妙觉灵远，随方应现，衣瓶影迹，资以护持。发爪齿牙，咸能利益。孝敬寺者，公上为亡母杨叔女之所立也。波斯请生，悲号靡赎，日观画，泣血宁追。即以三从之居，建为伽蓝之地。旧并无迁，乔木犹在。前瞻绮陌，却背青门。宝殿霞临，长廓雾绕。寺初欲竖刹，导仓令Θ昙诞忽有双舍利降之。放光满室，止取得一舍利。讫就昙诞云：巳奉送还台。于御前分身为六，後数日中夜，忽闻钟鸣，惊视，复得一舍利，寺主茜法师梦人谓之曰：「法身寻降，俄而昙诞送舍利，并诸处所送，其数有八，大同六年太岁庚申五月十五日壬戌建刹，四众园绕，歌呗成群，采凤珠幡，含风曜日。与大地而长存，随贤劫以永久。乃作铭曰：置智绝境，应有权归。譬空无迹，指日齐晖。宝舟潜运，法雨随机。分形散体，调御归依。聿造应真，规摹踊现。雕饰彪炳，丹青葱茜。写彼金园，图兹绀殿。猗欤清信，孝斯在。追慕恺风，安亲慧海。福善随积，薰修无改。陵移谷徙，暑往寒来。衣化贞石，池变深灰。长辞八难，永离三灾。众生有尽，誓愿无回。（《古刻丛钞》）

◇又志

梁大同六年太岁庚申五月十五日壬戌菩萨戒弟子公上奉为亡母杨叔女舍所居宅□僧伽蓝。皇帝□赍名孝敬寺，愿诸佛菩萨，龙天□神，常加护卫，寺舍安立。僧众□□证明弟子建立功德，藉此善根，七世久远，眷属冢墓宁帖□亡殃主永使断绝，同生□方无量寿国，沐浴□□□□□通寤无生忍，六道四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得解脱，其登菩提，入正觉路。现世儿孙长幼，并愿安隐，无馀烦恼鄣碍，□中妙愿，皆翻果遂。（《古刻丛钞》）

◎庾元威

元威，爵里未详。（《御览》作「唐元威」，未知孰是。）

◇论书

所学正书，宜以殷钧范怀约为主，方正循纪，修短合度。所学草书，宜以张融、王僧淡则，体用得法，意气有馀。章表笺书，干斯足矣。夫才能则关性分，耽嗜殊妨大业，但令紧快分明，属辞流便，字不须体，语辄投声。若以已巳莫分，东柬相乱，则雨王妙迹，二陆高才，顷来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岂非一者学书得法，二者作字得体，三者轻重得宜，意谓犹须言无虚出，斯则善矣。近何令贵隔，势倾朝野，聊尔疏漏，遂遭十秽之书。今聊存两字书曰，有寒士自陈简於掌选诗云：「伎能自寡薄，支叶复单贫。柯条滥垂景，木石讵知晨？狗马虽难画，犬羊诚易驯。效频终未似，学步岂如真。实云朝乱绪，是曰攵彝伦。俗作于兹混，人途自此沌。」离合之诗，由来久矣，不知讥剥，爰加称赞，是其第六秽也。近来贵宰，于二品清宦进，不假手作书，而笔迹过鄙，无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答人借车，还白不具，真本流传，合朝耻辱，是其第七秽也。以此而言，书何容易，且梁制与平吉人笺书，有坏怀语者，不得答书。许乃告绝，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错者，州望须刺大中正处，入清议，终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见学阮研书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书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险急，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织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咸言祖述王萧。无妨日有讹谬，星不从生，籍不从耒，许慎门徒。居然ｋ噱，卫恒子弟。宁不伤嗟，诖误众家，岂宜改习。书字之兴，由来尚矣。沮诵仓颉，黄帝史也。周宣玉时，柱下史史籀，始著籀书，今六人之法虽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为小篆，造《仓颉》七章，中车府令赵高，造《爰历》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学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为三仓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扬子云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和帝永元中，贾升郎更续记彦均，为下卷。皆是记字，字出衙人，故人称为三仓也，夫苍雅之学，儒博所宗，自景纯注解，转加敦尚，汉晋正史及古今字书，并云《仓颉》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窃寻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论信京刘等，郭云：「、信是陈韩信，京刘是大汉，西土是长安。」此非谶言，岂有秦时朝宰，谈汉家人物，牛头马腹，先达何以安之？江左硕儒相系，梁初复有任及沈约，悉未有讥驳，余忽横议，实不自许，敬俟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韵集《方言》《广雅》，凡录字者十有四家，许穿凿贾氏，慎乃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曹产开振许侯，爰成《字苑》。《说文》则形声具举，《字苑》则品类周悉，追悟典坟，字弗全体。《周礼》以鸡斯为笄纟丽，《礼记》以相近为禳祈。致今众议丛残，音辞春互，盖由程邈变隶，流传未一。郑公《诗谱》，颇显其源，且书文一反，草木相从，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点画失体，深成怪也。近有居土阮孝绪，撰《古今文字》三卷，穷搜正典，次丹阳五官丘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谪发，惟此两书，可称要用。余以值明师，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疆宇，不依羲献妙迹，不逐陶葛名方作，莼羹不晋书，不循韵集，爰以浅见，轻述字府，自谓此文，或均萤露。齐未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而凤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常皆作录书，故贻後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封书为一，以大为两法，径文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传可尔。鬼书惟有业杀，刁斗出千古器，尔⺊由乎内典，散隶露书，终是飞曰。意谓此等，并非通论，今所不取。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春百体者，悬针书，垂露书，秦望汲冢书，金鹊书，玉文书，鹄头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篆古顽书，籀文书，奇字，谬篆，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云书，星隶，填隶，虫食叶书，科斗书，署书，胡书，蓬书，相书，天竺书，转宿书，一笔篆飞白书，一笔隶飞白草，古文隶横书，楷书，小科书：此五十种，皆纯墨。玺文书，节文书，真文书，符文书，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锺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骐篆，仙人篆，科斗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麟凤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鸾隶，龙文隶书，龟文书，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此十二时书，巳上五十种，皆采色。其外复有大篆、小篆，铭鼎摹印，刻符石经，象形篇章，震书倒书，反左书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所谓嫌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押书，楫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刚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张芝始作一笔飞白书，此干井等字为妙，所以唯云一笔飞白书，则无所不通矣。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于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今学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者。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卓绝，王元长颇加增定，乃有虞舜獬豸，周穆狻猊，汉武神凤，卫君舞鹤，五城、九井、螺杯、鲁砚、金滕、玉英、玄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经取其善草、嘉禾、灵禽、瑞兽、楼台、器服可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玩对者，盈缩其形状，参详其动植，制一部焉。此乃青出于蓝，而实世中未有。复于屏风上作杂体篆二十四种，写凡百名，将恐一笔鄣子，凡百屏风，传者逾谬，并怀叹息，世本云：史皇作图，黄帝巨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则图画之宗焉。其後绘事逾精，丹青转妙，乃以钉女心痛图鱼獭集，敬君以之亡妇，王嫱由此失身。近代陆绥，足称画圣，所闻谈者，一笔之外，仅可蝉雀。顾长康称为三绝，终是半痴人耳。杂体既资于画，所以附乎书末。（张彦《法书要录卷二》又见《御览》七百四十八，有删节。）

◎王琛

琛，爵里未详。（案，《隋书·滕王纶传》，大业初，有术者王琛，距此五十年，盖别是一人。）

◇驰书报黄罗汉

吾至梵境，境帖然，前日所言，皆儿戏耳。（《御览》三百四引《三国典略》，于谨大军次于樊郡。梁主成严，王琬既至石梵，未见我军，乃驰书报黄罗汉云云，罗汉人启，梁主疑之。）

◎王彭

彭，绍泰未为中散大夫。

◇与陈丞相笺

今月五日平旦，于御路见龙迹，自大社至象阙，互三四里。（《陈书·武帝纪》上、绍泰二年九月壬寅，改年平元年，进高祖位丞相，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云云，案此笺距陈受禅仅年馀耳，其人不见于《陈书》，故编人梁末。）

卷六十八

◎後梁宣帝

帝讳，字理孙，昭明太子统第三子。普通中封曲江县公，中大通中进封岳阳郡王，领会稽太守。历宣惠将军，知石头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东扬州刺史。中大同初除持节都督雍梁等州西中郎将雍州刺史。太清中拒命不受代，寻称藩于魏。大宝初，魏立为梁王于襄阳，承制。及元帝败没，建号于江陵，改元大定，在位八年。谥曰宣皇帝，庙号中宗，有集十卷。

◇愍时赋（并序）

于谨平梁之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故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于是。」又是邑居残毁，干戈日寻，耻威略不振，常怀愤懑，乃著《愍时赋》以见其意，词曰：

嗟余命之殊薄（《周书》作「舛薄」。）实赋运之逢屯。既殷忧而弥岁，亦坎Ｂ雨相邻。」（周书作复坎Ｂ以相邻。）昼营营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否极而反。（《周书》作「云」。）泰，何杳杳而无津？悲晋玺之迁赵，痛汉鼎之移新。无田范之明略，愧夷齐之得仁。遂胡颜而苟免，谓小屈而或伸。岂妖之无已，何国步之长沦。恨少生而怯弱（《周书》作轻弱）本无志于爪牙。谢两章之雄勇，恧二策之英华。岂三石于雩杜，异五马于琅邪。直受性而好善，类蓬生之在麻。冀无咎而沾庆，庶保静而蠲邪。何昊穷之不（《周书》作「弗」）惠，值上帝之纡奢。神州鞠为茂草，赤县绕于长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抚襟而咨嗟。伊（《周书》作「惟」。）古人之有怀，尚或感于知己。况华。（《周书》作「况托」。）萼联于霄极，宠渥流于无已。或小善而必褒，时片言而见美。昔待罪于禹州，历三改而见纪。（《周书》作「无纪」。）获免戾于明时，遂超隆于宗子。始解印于稽山，即驱传于襄水。彼南阳之旧国，实天漠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势，复龙跃之基址。此首赏之谬及，谓维城之足恃。值诸侯之携贰，遂留滞千楚川。（《周书》作「樊川」。）等句践之绝望，同重耳之终焉。望南枝而洒泣或，东顾而潺，归欤之情何极？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师入讨于彼南荆，既兵车之赫赫俄。（《周书》「兵车」作「车徒」，「俄」作「遂」。）一鼓雨凌城，同寤生之舍许。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实有感于生灵伊，（《周书》作矧。）吾人之固陋，本（《周书》作迥。）漂泊于流萍，忽（《周书》作或。）沈滞于兹土。复岁（《周书》作期）月而无成。昔千乖之（《周书》作「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盘萦。寡田邑而可赋，阙丘井而求兵。无河内之资峙，同荥阳之未平。夜骚骚而击析，尽孑孑而扬旌。烽连（《周书》作「凌」）云而迥照。马伏枥而悲鸣，既有怀于斯日，亦焉得而云宁。彼云萝之旧都，乃标奇于昔者，验往记以瞻今，何名高而实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揄扬于宋玉，空嗟咨（《周书》作「称嗟」。）于司马。南方卑而叹屈，长沙泾而悲贾。余国家（《周书》作「余国家。）之俟匡，庶兴周而祀夏，忽萦忧于此屈。岂年华之天假，加以徇盗鼠窃。蜂虿狐狸，群圉隶而为寇。聚藏获而成师，窥临津渚，跋扈江澹，屡征肇于殷岁，频战起于轩时。有扈兴于夏典，采芑著于周诗，方叔振于蛮貊，伯禽捷于淮夷，在逋秽其能几，会斩馘雨搴旗，彼积恶之必稔，岂天灵之可。（《周书》作「我」。）欺，交川路之云拥，理惘怅雨未怡。（《周书·萧雀传》，文苑英华一百二十九。）

◇游七山寺赋

此山川之寥廓，时天高而气静，路间旷而清华，地幽栖而特挺。穷浙右之标绝，极宇中之胜境。承兴序而陟涉，聊盘桓雨腾骋。尽登临之雅致，悦喧嚣之暂屏。因兹连鸵结冈，并幔方舟，万骑齐列，千楫争浮，皆东南之俊异，并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侣，容与携俦；巷无服马，路寡遗。穷周章而历览，尽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玩而遨游。尔乃傍林横出，轻轫上溯，历秦王之旧陌，绿越地之昔路，望涂山而斜绕，迳南湖而回渡。连天台之华岭，引若耶之长注。乍泛氵养而瞻望，或陵峰而一顾。

于是历乐林而南上，升法华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涧，复之长溪。既皎洁而如镜，且见底而无泥，途险峭而绝。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资伴而相提穷羊肠之诘屈，极马岭之高低，雾昏昏而漫漫，风而凄凄，瞻洪川其如带，望巨海其如圭，执玉帛于兹地，会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叶，忆大骨之昏迷，传盛美于斯岳，播遗范于氓黎。既乃瞰往贤之旧迹，美高尚之馀风，践逵草之芜没，揆蓁艹仍之弥蒙，名岳峨而峙立，峻谷杳而虚冲，春林漂而皆碧，秋沼净其如空。既连绵而相接，兼隐轸而无穷，信英奇之攸止，实翔集之所崇，傍高峦而建刹，亦带垅而成宫，神灵更其，仙圣互其交通，岩霏而起雾，树布而抽丛，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东。

瞻朱扉之赫奕，望宝殿之玲珑，拟大林之精舍，等重阁之讲堂。既爽垲之禅宇，亦显敞之华房，跨曲涧而为室，绕纡而修墙。夕云生于窗牖，朝日照于檐梁，谅隙曲而成丽，盖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转，响桴磬之锵锵。构造精密，华丽无方，清流四绕，吐溜悠长，还迤阐阁，峻绝阶隍，水确侔于金谷，飞楼似于建章。

其徒众则乍游乍处，或贤或圣，并有志于头陀，俱勤心于苦行，竞假寐而诵习，咸夙兴而虔敬，议苦空之迅流，惜朝阴之奔竞，潜深窟而学六通，隐间芜而修八正。或烧体而为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氲，或飞锡而相映，或振尘而高谈，或间居而坐听，禅众疑于漆木，智士同于悬镜。既释教之兴华，乃法轮之宣盛，寺既凭山而构造，山亦因寺而有七。盖灵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产龙剑之遗溪，游鹿机之馀术，谢凤来而容与，郑风反而萧《风瑟》。既清涧之涟漪，亦飞流之涌溢，奇树蓊而成林，珍果荣而非一。植山海之双榴，种丹卢之两橘，梅花皎而似霜，黄柑壮其如日。或晔晔而夏开，也离离而冬实。

山多宝玩，地出琼珍，金玉生其阳，琰石出其阴，神贡岩岩而独立，仙的皎皎而孤临。孰知岁之丰俭？睹玄白而皆谌。刻石记于嬴德，披图悟于禹心。悬崖百仞，擢干千寻，兮阔达，累危兮，树修耸而岩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隐隐，侧眺睹其沈沈，眇然兮无际，邈尔兮无边，远山崔嵬而间出，近树あだ而相牵。岩将颓而未堕，峰入汉而犹悬，望蝉联而蔽日，视忄敞恍而连天。有石帆之异状，拟瀑布之飞泉，宝逢岩而聚雾，乃触石而成烟。既嵯峨而荫映，亦而阡绵，既远控于江海，兼近接于村田。反瞰城邑，旁眺市廛，称神州之镇岭，实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莱游于圣迹，巫岫表于神仙，衡阳闻于夏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嵩岳重于周篇。曾何比丽，讵此同妍。

复有标奇神井，万载澄氵亭，汲之不竭，添之不盈。虽频挠而不浊，徒屡搅而终清，涉隆冬而温燠，经暑而冷冷，异成都之飞火，宁疏勒之表诚，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鉴形。

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独居味道，寂绝朋宾，餐霞永日，静坐千春，衢无行迹，路产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萧洒而忘尘，或逍遥而讽咏，或拥膝而长吟，同董生之垂谶，学梁子之明箴，将松乔而共侣，与严卫而相亲。

其林薮弥密，羽族争归。犭爰连臂而下饮，鸟比翼而群飞，鸿鹄集而相映，白鹇而生辉。拂霜毛之奕奕，鼓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兽，偃息溪圻，虎怀仁而不害熊隐木而生肥，巨象数仞，雄十围，尘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铿之仙室，异海鸟之知机。药卉丛生，消疴驻老，地出长龄，墟多寿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宝。送刘五耆，何殊四皓？复有牛膝鸡肠，誉头燕草，甘菊辛夷，苦参酸枣，紫苑赤箭，黄菁白藁，天门地骨，肉芝石脑，神农是尝，仙经是造。白兔服而通灵，鹿皮饵而得道。其果则有木瓜木枣，杨桃杨梅，朱橘冬茂，黄[B16R]秋开，楂梨并壮，柿柰争环，枳具列植而为薮，悬钩触草而徘徊，林檎侔于萍实，甘棠拟于帝台，红梅廿婴，车李胡颓，绿丁冬献，紫芋秋来，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枇杷梨豆，椎栗兼该。或炫炫之丹实，或靡靡之青ぼ，御疾风而弥艳，中严霜而不摧。既蓊郁之梧桐，亦檀乐之修竹，箭乱其形类，筋柱异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绕房廓而郁毓。抽叶荫于清泉，结根攒于幽谷。灵木之所自生，瑞鸟之所栖宿，实散赏之佳地，信开心而醒目。

至如凉秋九月，百卉飘零，气凄凄而恒劲，风飒飒而常生，秋蝉吲于南垅，塞鸟吟于北庭，蟋蟀哀嘶而远闻，狐猿叫啸以腾声，鸿雁而夜响，鸡啁哳而悲鸣，增逸民之放旷，动游士之滞情，咸有志于独往，俱栖心于濯缨。信达人之良会，盖可伸其游瞩。故孝先往而成真，庆绪经而离俗，凭怪石而为枕，因沧浪而洗足，盖往贤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学。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怀于遐邈，屡徘徊于阆圃，频留连于名岳。念家国之隆恩，缓独往之遣躅，欲抽簪而未从，聊寄美于斯曲。（《广弘明集》二十九上）

◇围棋赋

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途，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反失，或先赢而後济。（《艺文类聚》七十四）

◇樱桃赋

推樱桃之为桃，先百果而含荣。既离离而春就，乍苒苒而冬迎。异群龙之无首，垂牢器之晚成。鸟才食而便堕，雨薄洒而皆零。未观红颜之实，空有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之名。等橘柚于檐户，匹诸荐乎中庭。异梧桐之栖凤，愧绿竹之恒贞。岂复论其美恶，且耸干乎前棂。叶繁抽而掩日，枝长弱而风生。且得蔽乎羲赫，实当暑之凄清。（《初学记》二十八）

◇临雍川下教

昔之善为政者，不独师所见，藉听众贤，则所闻自远。资鉴外物，故在瞩致明。是以庞参恤民，盖访言于高逸，马援居政，每责成于掾史。王沈爰加厚赏，吕虔功有所由。故能显美政于当年，流芳尘于後代。吾以陋识，来牧盛藩，每虑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对案忘饥，思纳良谟，以匡弗逮。雍州部内，有不便乎民，不利于政，长吏贪残，戍将懦弱。关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并密以名闻，当加厘正。若刺史治道之要，驰张未允，循酷乖理，任用违才。或爱狎邪佞，或斥废忠寒，弥思启告，用未悟。盐梅舟楫，允属良规。苦口恶石，想勿余隐。并广示乡闾，知其款意。（《周书·萧传》）

◇连珠

常闻盈虚之道，虽修平而必陂；损益之由，在至象而无蠲。是以谓地之厚，而东南缺，唯天为大，而西北悬。

常闻山有藏玉，则卉草（《文苑英华》作「草木」。）常荣。林有猛兽，则丛枝莫采。是以汉仪重见，皇王之迹有真。周礼犹存，龟蒙之田无改。（《艺文类聚》五十七，《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一。）

◎明帝

帝讳岿，字仁远，宣帝子，以大定八年嗣位，改元天保，在位二十四年，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有集十卷。

◇临终上隋文帝表

臣以庸间，曲荷天慈，宠冠外藩，思逾连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愿躬擐甲胄，身先士卒，埽荡逋寇，上报明时，而摄生乖舛。遽罹疴疾，属纩在辰。顾阴待谢，长违圣世。感恋鸣咽，遗嗣孤藐，特乞降慈。伏愿圣躬与山岳同固，大大大皇基等天日俱永。臣虽九泉，实无遗恨，并献所服金装剑。（《隋书·萧岿传》）

◎後主

後主讳琮，字温文，岿子。初封东阳王，寻立为太子。天保二十四年嗣位。明年，改元广运。在位二年，以隋开皇七年国废，拜柱国，封莒国公。炀帝初拜内史令，改封梁公。大业三年，坐贺若粥事废，卒赠左光禄大夫，有集七卷。

◇与释智𢊁书

远钦高风，未获展侍。怃然西顾，以日易年。承游止玉泉，创构坊宇。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僧云会，问道远集。山林佳胜，有助禅悦。即事倏然，风云永叹。凉暑珍墙，绩附承修。神足今还，敢申讥谒。信驿有会，方愿祗承。萧琮和南。（《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甄玄成

玄成字敬平，中山人。以录事参军随宣帝镇襄阳，转中记室参军，历中书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定六年卒，赠侍中护军将军，有集二十卷。

◇车赋

铸金磨玉之丽，凝土剡木之奇；体众术而特妙，未若作车而载驰。尔其车也，名称合于星辰，圆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焉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规矩不以饰异，古今贵其同轨，华夷获其兼利，尔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诸侯以朝骋会盟，庶人以商农工贾，夷狄以致蓄迁生，尔其作也，均轻重而攻材，正阴阳而斫木，既中正而合剖，亦面势而审曲，侯离娄之督绳，须公轮而削墨，布骸服之有定，施瓜牙之不忒，既涉用于牛马，亦受名于羊鹿，尔其容也，侔盖树之独立，似高云之出，独映水也，如舞鸾之对镜，众行陆也，若翔鸿之赴远，听长响之辚辚，望遥仪之婉婉，信有美兮宜比兴，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驾也，坚珊瑚之驻，引绝群之骇，既丝丝之萦头，亦铜钩而莹角，始向轭而龙转，就入辕而兽跃，或鼽《鼻》而鸣鼻，或参差而动脚，咆哮歇转，郁快陨阁，见轮阴之翻乱，视带影之飞泊，及其乘也，或方忧虐暑，炎气烈，浮动以来风，轻纱飞而去热，纤埃著而即坠，烦气冲而受歇，或固阴𦤎寒，祁严凛厉，复帷下而前屏，重檐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风飙激而不戾，或油云雨霈，中逵半恢，宏宇宙而雷奔，杼柚割而去衍被，洪流染而自落，散水湔而不沾。（《初学记》二十五）

◎沈重

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中大通中补国子助教，後除五经博士。元帝即位，迎致江陵。江陵陷，留事宣帝，累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周主宇文邕聘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还事明帝，拜散骑常侍太常卿。至隋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赠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有《毛诗义疏》二十八卷，《周礼义疏》四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乐律义》一卷。

◇锺律议

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此则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以之分配七音，则建日冬至之声，黄锺为宫，太簇为商，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五音七声，干斯和备。其次日律，皆依次类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亦以次从。以改声徵气，辨识时序，万类所宜，各顺其节。自黄锺终于壮进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损一，以下生。自依行终于亿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运一律为终，不生其数，皆取黄锺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以九三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馀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长也。修其部律，则上生下生宫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隋书·律历志》上）

◎尹德毅

德毅，天水人，护军将军柱国正子，袭爵新野县侯，仕宣帝至大将军。後以见疑赐死。

◇说梁王

臣闻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匹夫者，饰小行，竞小廉，目取名誉。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目成大功。今魏虏贪忄林，罔顾吊民伐罪之义，必欲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办士庶，并为军实。然此等戚属，咸在江东，念其充饵豺狼，见拘异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绍兹鸿绪，悠悠之人，不可门到户说，其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但魏之精锐尽萃于此，犒师之礼，非无故事。若殿下为设享会，因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预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丑，俾无遗噍。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寮，随即诠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圣明？魏人慑息，未敢送死，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後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晷刻之间，大功可立。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周书萧传，初江陵平，将尹德毅说云云，不从，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阔，又失襄阳之地，乃追悔。）

◎王琳

王琳（《酉阳杂俎》作韦琳），明帝时中书舍人。

◇且表（《酉阳杂俎》作且表）

臣且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糁蒸将军、油蒸校尉、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临凭鼎镬、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白鲔女儿，岂期心于珠翠？臣美愧夏，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贻鳖岩之诮。是以漱流河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钓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筋，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名姜廿动桂，纡苏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党，轻飘才动，则枢槊如云；浓汁尝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

◇诏答

省表是公卿池沼缙绅，披渠俊，穿蒲入藻，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太平广记。）

臣且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粽熬将军油蒸校尉、霍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兢载惕。臣美愧夏，味渐冬鲤，常怀鲐服之诮，每惧鳖岩之讥。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私，曲蒙钧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潭紫，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椒，纡苏佩党，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缘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诚，谨列铜钅仓门奉表以闻。

诏答曰，省表具知，卿池绅，陂渠俊。穿蒲入荇，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谢也。（《酉阳杂俎》作韦琳且表，少广记四语。）

◎列女

◎刘令娴

令娴，彭城人，秘书监孝绰第三妹，适仆射徐勉子晋安太守悱，有集三卷。

◇祭夫文

维梁大同五年，新妇谨荐少牢于徐府君之灵，曰：惟君德咸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辨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含潘度陛，超锺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举，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传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苞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艹橘。素俎空乾，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且思楼中。薄游未反，尚比飞蓬。如当永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艺文类聚》三十八）

卷六十九

◎阙名

◇奏敬贵嫔礼

礼，母以子贵。皇储所生，不容无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陈太妃，则宋明帝在时，百官未有敬。臣窃谓「母以子贵，义著春秋。」皇太子副贰宥极，率土咸执吏礼，既尽礼皇储，则所生不容无敬。但帝王妃嫔，义与外隔，以理以例，无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圣睿在躬，储礼夙备，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之道，抑有旧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宋元嘉中，始兴、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贵嫔于官臣，虽非小君，其义不异。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义正同，谓宫阉施敬，宜同吏礼。诣神虎门奉笺致谒，年节称庆，亦同如此。妇人无阃外之事，贺及问讯笺什，所由官报闻而已。夫妇人之道，义无自专，若不仰系于夫，则当俯系于子。荣亲之道，应极其所荣，未有子所行而所从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为夫人，则礼秩与子等。列国虽异于储贰，而从尊之义不殊，前代依准，布在旧事。贵嫔载诞元良，克固太业，礼同储君，实为旧典。寻前代始置贵嫔，位次皇后，爵无所视；其次职者，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此贵嫔之礼，已高朝列；况母仪春宫，义绝常算。且储妃作配，率由盛则，以妇逾姑，弥乖从序。谓贵嫔典章，一与太子不异。（《梁书·高祖丁贵嫔传》，天监元年人月，为贵嫔及昭明太子定位，有司奏，又略见《南史》十二。）

◇奏请郊祭用俎

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染。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十一年人座奏，于是改用素俎。）

◇奏停南北二郊坎位

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圜丘，小而且峻，边无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请五帝座悉于坛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悉停为坎。（《隋书·礼仪志》一，天监十一年，八座奏。）

◇奏定杂号将军

天监七年，改定将军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号将军，更加刊正，杂号之中，微有移异。（《隋书·百官志》上，大三年，有司奏。）

◇奏岑之敬年例未应高第

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陈书·岑之敬传》，年十六，策擢高第，御史奏云云，帝省其策曰，何妨使我复有颜闵邪，案在中大通六年。）

◇齐日鼓吹议

请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通典》一百四十二，天监七年，八座丞郎参议，帝从之。）

◇宗庙应省迎送乐议

《汉礼·乐志》云：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宋孝建则奏《肆夏》，元徽则奏《昭夏》，魏晋无文，齐则因宋。案《周礼》，尸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无迎送之义。《郊特牲》曰：「殷以乐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质，据天而起，先声乐，乃灌地。周尚文，据地而主，先灌地，乃击乐，以殷而言，止施郊坛。清庙严闷，此唯灵宅，主安于龛，神若是依。既无出入，何事迎迭？歌阳而迎，弥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击祀尸，出入奏《肆夏》。今无复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回此迎神，失之以远，宗庙则应省迎送乐。（《通典》一百四十七）

◇参跣袜议

案礼跣袜，事由燕坐，屦不宜陈尊者之侧。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有履行者，应皆跣袜。（《隋书·礼仪志》六，天监十一年，尚书参议诏可。）

◇朱异赠官启

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梁书·朱异传》，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

◇为王太尉僧辩答贞阳侯书

孤子僧辩顿首顿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马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诲，增用倾悚，秦为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惊惶。丧君有君，实惟典礼。继世嗣历，明于通诰，所以百辟群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计，佥议所归。故绍晋安殿下，用传宝祚，树立之宜，无由远谋邻国。足下宗枝蕃戚，德誉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赞。今者借助齐主，扬旆南辕，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载，诚所推揖，弘佐中兴，谁曰不可？所望齐朝，永存信誓。谨当命北舟人奉迎麾驾，无容进枉齐兵。远千江表，仰冀弼谐时政，用极奋庸。但江东之地，数千馀里。民附国险，水陆衿带。若旧京从命，扬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馀州，不即威怀，容为齐国之患，而粮裹之宜，更迟动静，只展之日。冀在一二，谨因马嵩仁，并遣真威将军通直郎，散骑常侍马填□宣谘述，孤子王僧辩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以为徐陵作。旧校云，《陈书·徐陵传》，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遣陵随。还，僧辨不纳渊明，往复致书，皆陵词。今僧辩答书，恐非陵作，後同。案校语甚确，今改列于阙名中，後同。）

◇又为王太尉答贞阳侯书

僧辩顿首顿首：曰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诲。披函伸纸，□耻交哀，天未悔祸，地维重绝，九县沸腾，四海悲愤。嗣主钦明睿哲，齐圣广渊，体自宸极，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谁？且年倍汉昭，弗明上官之诈；德逾姬诵，弥昭周旦之诚。今海内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阳旧隶，官成天监之初，代邸。故臣，荣光承圣之始，莫不人竭其力，争求效命，轮心嗣主，以报先帝之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荆陕沦覆，正是江北数县，即东南藩翰，万里而遥。主甲治兵，舻舳相接，长波天限，方汉城池，修德绥民，中兴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复穷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宠，身实许国。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顾。因此逾滥遂居端右，属天步艰难，寄深忧积。方欲询于髦杰，采之与早，同康时务，共赞皇猷，一彼车书，刷兹雠耻，然後守其侯服。归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须白事，披秦来诲，承彼送还。今璇枝令戚，播越奏虏，明公傥能入朝，同奖王室；伊吕之任，佥曰仰归，宁不副兹仄席，济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听後旨，便遗蠲舟弘舸，奉迎麾旆。但阅来朝，意在主盟。今江东所奉，彼属披图，未蒙朝意，郑拒子忽。左史是之汉昔刘襄，班书称允；况属疏于躇弥，不敢闻命。谋期通识，赐亮此诚，孤子王僧辩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代陈司空答贞阳侯书

某顿首顿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诲，兼翰累牍，俯加循览，以悲以慰。先皇圣德在躬，体道康哲，允恭克让，就日望云。玄雀衔书，皇天眷命，光宅区宇，司牧黎元。泽与风行，恩随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贡篚，而运锺百六，时属陵夷，贼臣侯景，内大中国，掘翦公室，鞭挞寓县，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发衷，志清国，载齐车以誓众，墨衰裳而鞠旅。遥授兵略，沿流电迈，不崇朝而戮封豕，才信宿而翦奔鲸。虽天未绝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复梁雍，吞灭崤函，即都渚宫，将议进取。而穷昊不惠，频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銮舆播迁，悲结万姓，痛深九服，社稷须主，天下难旷。晋安殿下，地惟密戚，亲实爱子，弱表徇齐，幼而岐嶷，群公卿士。岳牧藩镇，莫不顿首屈膝，请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实为元辅，仆以不敏，预参末将，今朝野宁晏，方镇协和，戮力华夷，同奖王室。庶竭股肱，荡刷仇，殿下夙标令誉，早播明德，亲则章兴，地惟蒋邢，昔因多故，托身大国，今蒙发敕，已次寿春，载披来旨，实深倾注。但帝子承制，非为管主，冢宰匡翊，宁俟长君，虽则未学，颇闻前载，成王践阼，曾未壮年，昭帝君临，实惟童孺。若以家国多故，思济艰难，仰惟尊戚，莫不属望，分陕之寄，侧听高旨。如使不继亲地，便议崇极，上相居申，自当奉报。昔仲子舍孙，《檀弓》有作，赵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为故实，蕃维未镇，敢用多陈。远降诲函，唯深哽佩，陈某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以为徐陵作，今改列阙名中。）

◇七召

假是先生负兹劲逞，状群飞之丧侣，似独行之迷迳。神忽忽而若忘，意冲冲而不定，鉴丹缘其无主，闻钟鼓以失听。至乃冬霰积庭，室靡人声，春花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野，他无行者，圜堵常闭，曲突无烟，同生刍之暂有，共死灰之台燃。笃论公子闻而崛起，虽道术之可忘，亦切磋之所耻，命徒御以络绎，将有事于岩中。车煜烨而流水，马泮涣以追风，乃逾汗漫，入蒙笼，至深潭之氵婴溟，有洞室之穷崇。居隐磷而出汲，望岑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韵松以含响，地不寒而萧瑟，日无云而党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门，扬眉就席，举袂而言曰，若五秀禀其生灵，六情通其爱恶，憎共集于鄙老，嗜同归于美乐。今足下群鸟兽以为娱，处贫贱而不作，欲宾实于孤分，乃贻讥于陨护。至乃喀喀死于道边，瞀瞀填乎沟壑，削松笔以昼，鼓铅刀而刻鹤，身既劳而不见，事何感而莫惩，欲模名于带索，岂知命于泥绳，何异走长衢以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足下以卫生之秘术，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口于寒植，同起尸于仙草，宁愿闻乎？先生曰：「有为之生已逼，无益之虑常劳。若见明于碍滞，幸求救于盲膏。」公子曰：「千门始构，百常洞启，激洛开渠，临山抗陛。延袤水陆，旷望东西。下临江海，上属云霓。百丈杳冥以飞跨，九层郁律以阶梯。步三休而更回涂中；宿而方迷，雕墙屈曲以交牙，纲户周流以重积。既阴涔而影响，亦叫啸而迴易。沙板金铺，紫柱玉舄，炜煌翁赤困曾搏敝。图云雾之蔽亏，状神仙之来往。壁自耀，珠缀恒响。蜉蝣动而昼暄，熠飞而夜朗。既临下以寥沈，亦凭高而决漭。闻疾雷于阶陛，弄奔星于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负连闼，南注长廊，绮疏交映，镂槛相望。惊飞莲并，日照杏梁，阳鸟骞其将动，云风矫而欲翔。若乃後沼开源，延石崇壤，拟昆《门具》之郁弗，比沧溟之氵广氵养。其中则有桂宫柏寝，吴台柘馆。复道耿介而连云，阿穷隆而仰汉。望虬栏之映水，见丹鹤之出岸。艳草奇色，台树珍名，长生灵寿，男华女贞。河柳垂叶，山榴发英。玩奇花之春满，摘甘实于夏成。此实宫苑之壮丽，岂能从我而为荣？」先生曰：「多言反道，辩口伤实，惧贻弊于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铜瓶玉井，金釜桂薪，六谷九鼎，百叶千珍，熊蹯虚掌，鸡跖猩唇△鱼两味，玄犀五肉，舍卵凤巢。剖胎豹腹，三脔甘口，七菹惬目，蒸饼十字。汤官五熟，梅椒鲁鼓。河盐蜀姜，剂水火而调和，糅苏杀艹以芬芳。脯追复而不尽，犊鱼稍割其无伤。龟羹流ㄛ，氏酱先尝。温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鲂，落俎霞散，逐刃飞扬，轻同曳玺，白似飞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实。杏积魏国之贡，菱为钜野所出。衡曲黄梨，汶垂苍栗，陇西白榛，相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称素腕之美，枣有细腰之质，并抗吻以除烦，亦咀牙而消疾。于是三雅陈席，百味开印，玉机星稀，兰英缥润。既夷志于坎Б，亦怀忘于鄙忄吝。此盖滋旨之极珍，岂能从予而共进。」先生曰：「不贵俞食，宁甘醇酒。」既深悟干腐肠，岂自迷于爽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子曰：「秦氏独立，燕姝绝世，如短如长，不不细。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丽。妍姿艳逸，淑性闲华，效施颦于宋里，经堕马于梁家。折纤腰以微步，里皓腕乎轻纱。临池正领，拂镜看花。观堵墙以飒沓，倾城国以喧哗，墨欲归而抽今，惠将返而迴车。至乃郑卫繁声，抑扬绝调，足使风云变动，性灵感召。击哀响，则春台之人，怆焉而雪泣；起欢情，则崩城之妇，嫣然而微笑。巛谷调凤之竹，龙门独鹄之柯。绿珠绛树，宋猎韩娥，青春婉娩，上客经过。开洞房以命尝，召才人而合宴。举轻幔以徐来，隔珠廉而可见。床披珠象，簟展罗荐。听促柱之方进，闻广声之始啭，步想象以顿足，腕蹒连而弗面。托斜视于遗簪，寄含情而举扇。俄而夕乌东反，落日西悬，绮霞映水，蛾月升天，解鸳鸯之绣被，拂距卯之长毯，烛中帏而动烂，香山帐而微烟。愿横施以自昵，脱斜领于君前。此乃声色之妖荡，将不从我而留连。先生曰：「淫声非笃论之旨，丽色本余情所弃。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从何而至？」

公子曰：岁晚农休，时闲务隙。山火巳燎，野霜初白。聊效杀于冬秋，乃从禽于草泽。蜀地五丁，齐国二子，气动山漂，汗挥雨起。渥洼流，兰池照血。蹑飞影于未形，赴奔星于欲灭。革车隐隐，毂骑阗阗，鼓误喧而振地，丞徒骇而聒天。割玉之刀，饮石之箭，罗布其一目，罟纲周及三面。犬号骧螭，鹰名奔电。暂离巳合，忽隐仍见。赴迴超危，冲林跋援。草随足起，山从眼转。跨蹑冈涧，电举陵，陆鸟不及飞，兽不遑伏。既前蔺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跖实骇而自救，腾虚乱而相扑。视酒血之丹地，见飞毛之暗目。旁穷劫剞，势极搜求，文皮坐裂，毳尾生抽。手羁铁顶，足批铜头。象折邪而陵遽，貊拉齿而夷由。擒高楼之度索，走大树之神牛，雁闻弦而弓堕，犭爰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云梦，耻汉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矫猛，岂能从我而畋游。」先生曰：「驰骋伤仁，好杀非勇，幸广内之丰乐，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乌始照，宫槐遽而欲舒；顾兔才满，庭英纷而就落。譬光影于飞浮，比生灵于栖托。扰扰摩肩，辚辚方驾，立怵迫于毁誉，独殷勤于用舍。嗟向有而今无，叹後荣而前谢。清歌雅舞，暂同于梦寐；广厦高堂，俄成于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游仙，寻玉尘于万里，守金龟于千年。三户可度，九转难传。飞腾水陆，咀嚼灵玄。若乃壁上真辞，枕中秘要，弹压神鬼，吐纳灵妙，既变丑以成妍，亦反老而为少，虬驾夭矫而出没，霓裳飒沓而容与。接鹄驭于後乘，追凤箫于前侣。雨散漫以沾服，云霏微而袭宇。瞰芝阙以窈窕，见玉台之相拒，盖排烟而渐灭，旌拖风而未举。值解佩于江滨，逢弄珠于汉绪。薄游玄圃，弭节太华，列神童于羽帐，侍玉女于仙车。涧采兮危实，苑拔兮回花。听弱水之晨浪，望昆山之夕霞，穷北辰而比寿，指中岳以为家。此神仙之恍惚，岂从我而蠲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测，繁风之论难尽。未尝留意于死生，岂复稍论于椿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子曰：洙泗遗文，邹鲁馀烈，其道未远，其风不绝。方领圆冠，金口木舌。谈章句之远旨，构纷纶之雅说，陈五礼，明六诗，贯穿微妙，辨析毫厘。既待问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帏，酝藉恺悌，和乐缉熙。生徒肃肃，宾友师。师，并接衽以闻道，俱援手而受辞。心绝内战，事无外欲。横经者比肩，拥帚者继足。丑申韩之法令，陋桓文之风俗。六郡溱其衣冠，五陵穷其轨躅。信斯文其若水，实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玑产于蚌蛤，圭璧出于山渊。示有玉不莹而为宝，人无学而称贤。盖持身之管，进德之舟船。响如钟而待叩，明似镜而常悬。此见重于经术，宁降志于吾贤。先生曰：诚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为旷。耻见嘲于腐儒，岂求珍于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启基，方邃古而无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馀裕；揖让受终，改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宪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尽毕。搜求儒雅，招拾遗逸，旰食思治，虽闻之于昔谈；昧旦临朝，乃见乎兹日。荡荡薰风，泱泱大兴，道含弘而广被，泽汪而傍阐。采舆人之片言，纳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毕照，然无幽而不显。若夫下车布德，伐罪吊民，风无偃稼，雨不破尘，睹胜残于期月，见成俗于浃辰。含群生兮如海，养万类其犹春，乡无豕食之禄，野靡狼顾之民。樵者目金而知耻，耕夫让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竞？岂栗陆之能邻。壁水道庠序之风，石渠启圭璋之盛。奇士辐湊而聘足，异人间出而效命。大小之狱无冤民，飞之物无夭姓。故能睦之以九世，齐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于霜风，教义穷于足迹。望云气而款关，侯海水而重译，所谓府不辍贡，史无虚帛，天瑞磊而相寻，地符氛氲面不少。收六穗于征赋，玩九茎于池沼。三足应感而来仪，一角知时面自扰，映景星于初月，聆凤音于将晓。若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并施，陶钧日月，与造化而齐功。故非言辞之可具尽，笔札之所能穷，怀真独往之夫，奔走而从事；灭迹藏名之士，颠倒而向风二汉。有同于儿戏，魏晋无碍于胸中。」言未毕，先生摄衣而起曰：「子前所说，似玉卮之无当，徒费辞而难领。譬由背日而视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闻皇王之盛，则豁然神悟而理摅，志无时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浅智，请从後车。（《文苑英华》三百五十二，案此篇在简文帝《七励》之後，无名氏前。明叶绍泰刊入昭明集张及张溥又编入《何逊集》，不知何据。昭明自有《七契》此当入阙名类。）

◇铭

岩岩我君，崇墉增仞。内通神明，出符大顺。火炎昆冈，神岳崩溃。兰艾同烬，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馀慨。（艺文类聚五十，在任为齐竟陵王临会稽郡教未。）

◇甘露寺铁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监十八年太岁乙亥十二月丙竿朔十日乙卯，皇帝亲造铁镬於解脱亻厶殿前，满贮甘泉，种以荷蕖，供养十方一切诸亻厶，以亻厶神力，遍至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令地狱苦镬，变为七珍宝池；地狱沸汤，化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脱众苦，如莲花在泥，清净无染，同得安乐，到涅城，斯镬之用，本给烹鲜，八珍兴染，五味生缠。我皇净照，慈被无边，法喜禅悦，何取腥膻。爰造斯器，回成胜缘。如含碧水，生发红莲。道场供养，永永无边。（张邦基《墨庄漫录》云，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二大铁镬，梁天监中铸，案亻厶即佛字。）

◇石井匡题字

梁天监十五年太岁丙申，皇帝愍商□之汤乏，诏茅山道士□□永若作亭□井十五□。（拓本。）

卷七十

◎侯景臣王伟

伟，陈留人，一云其先略阳人。徙居颍川，为侯景行台郎，进左丞仪同三司、中书监、尚书左仆射，及景败，囚送江陵，烹于市。（案《梁书·侯景传》，景之表启书檄，皆王伟所制。又《伏挺传》，挺子知命投景景袭郢州，国巴陵，军中书檄，皆其文也。今除郢州巴陵外，皆编入王伟文。）

◇为侯景降梁表

臣闻股肱体合，则四海和平；上下猜贰，则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贡来臻；飞恶离心，诸侯所以背叛。此盖成败之所由，古今如画一者也。臣昔与魏丞相高王，并肩戮力，共平灾衅，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兴以後，无役不从，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战必殄。筋力消于鞍甲，忠贞竭于寸心。乘籍机运，位阶鼎辅。宜应誓死罄节，仰报时恩，陨首流肠，溘焉罔贰。何言翰墨，一旦论此？臣所恨义非死所，壮士弗为，臣不爱命，但恐死之无益耳。

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险忌，触类猜嫉，谄谀迭进，共相构毁。而部分未周，累信赐召，不顾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门之不植。甘言厚币，规灭忠梗。其父若殒，将何赐容。惧谗畏戮，拒而不返，遂观兵汝、颍，拥旆周韩。乃与豫州刺史高成、广州刺史暴显，颍州刺史司马世云、荆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齐州刺史许季良、东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可朱浑愿、扬州刺史乐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杨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帅长，各阴结私图，克相影会，秣马潜戈，待时即发。函谷以东，瑕丘以西，咸愿归诚圣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无二志。惟有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一驿走来，不劳经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臣与高氏衅隙已成，临患赐微，前巳不赴，纵其平复，终无合理。黄河以南，臣之所职，易同反掌，附化不难。群臣仰，听臣而唱。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伏惟陛下，天网宏开，方同书轨，闻兹寸款，惟应霈然。（《梁书·侯景传》，太清元年，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

◇为侯景抗表违盟

臣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意非言不宣，言非笔不尽，臣所以含愤蓄积，不能默已者也。窃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艺。昔因世季，龙翔汉、沔，夷凶翦乱，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兼属魏国凌迟，外无敌，故能西取华陵，北封淮泗，结好高氏，轩相属，疆场无虞，十有馀载。躬览万机，劬劳治道。刊正周孔之遗文，训释真如之秘奥。享年长久，本枝盘石。人君艺业，莫之与京。臣所以踊跃一隅，望南风而叹息也。岂图名与实爽，闻见不同。臣自委质策名，前後事迹，从来表奏，已具之矣。不胜愤懑，复为陛下陈之。

陛下与高氏通和，岁逾一纪，舟车往复，相望道路，必将分灾恤患，同休等戚，宁可纳臣一介之服，贪臣汝颍之地，便绝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归，陷之兽口，扬兵击鼓，侵逼彭、宋。夫敌国相伐，闻丧则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岂有万乘之主，见利忘义，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与高澄，既有仇憾，义不同国，归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将，任以专征，歌钟女乐，车服弓矢。臣受命不辞，实思报效，方欲挂旆嵩、华，悬旌冀赵，刘夷荡涤，一匡宇内。陛下朝服济江，告成东岳，使大梁与轩黄等盛，臣与伊吕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实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赐任，使臣击河北，欲自举徐方，遣庸懦之贞阳，任骄贪之胡赵，裁见旗鼓，鸟散鱼溃，慕容绍宗乘胜席卷，涡阳诸镇，靡不弃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狈失据，妻子为戮，斯实陛下负臣之深。其失二也。

韦黯之守寿阳，众无一旅，慕容凶锐，欲饮马长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势未之可测。既而逃遁，边境获宁，令臣作牧此州，以为藩捍。方欲收合馀烬，劳来安集，励兵秣马，克申後战，封韩山之尸，雪涡阳之耻。陛下丧其精魄，无复守气，便信贞阳谬启，复请通和。臣频陈执，疑闭不听。翻覆若此，童子犹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军有常法。子玉小败，见诛于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汉。贞阳精甲数万，器械山积，慕容轻兵，众无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执。以帝之犹子，而面缚敌庭，实宜绝其属籍，以衅征鼓。陛下曾无追责，怜其苟存，欲以微臣，规相贸易。人君之法，当如是哉？其失四也。悬瓠大藩，古称汝、颍。臣举州内附，羊鸦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无故弃之，陛下曾无嫌责，使还居北司。鸦仁弃之，既不为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得之不以为功，其失五也。臣涡阳退衄，非战之罪，实由陛下君臣，相与见误。乃还寿春，曾无悔色，祗奉朝廷。掩恶扬善。鸦仁自知弃州，切齿叹恨，内怀惭惧，遂启臣欲反。欲反当有形迹，何所徵验？诬陷顿尔，陛下曾无辨究，默而信纳。岂有诬人莫大之罪，而可并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赵伯超拔自无能，任居方伯，惟渔猎百姓，多蓄士马，非欲为国立功，直是自为富贵。行货权幸，徼买声名，朱异之徒，积受金贝，遂使咸称胡赵，比昔关张，诬掩天听，谓为真实。韩山之役，女妓自随，裁闻敌鼓，与妾俱逝，不待贞阳，故只轮莫返。论其此罪，应诛九族，而纳贿中人，还处州任。伯超无罪，臣功何论？赏罚无章，何以为国，其失七也。臣御下素严，无所侵物，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惮臣检制，遂无故遁归。又启臣欲反。陛下不责违命离局，方受其浸润之谮。处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虽才谢古人，实颇更事，抚民率众，自幼至长，少来运动，多无遗策。及归身有道，罄竭忠规，每有陈奏，恒被抑遏。朱异专断军旅，周石珍总尸兵伏，陆验徐ら，典司谷帛，皆明言求货，非令不行。境外虚实，定计于舍人之省，举将出师，责奏于主者之命。臣无贿于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

鄱阳之镇合肥，与臣邻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虚见备御，臣有使命，必加弹射，或声言臣反，或启臣纤介。招携当须以礼，忠烈何以堪于此哉。其失十也。

其馀条目，不可具陈，进退惟谷，频有表疏。言直辞强，有忤龙鳞，遂发严诏，便见讨袭。重华纯孝，犹逃四父之杖；赵盾忠贤，不讨杀君之贼。臣何亲何罪，而能坐受歼韩信雄桀，亡项霸汉，末为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说。臣每览书传，心常笑之，岂容遵彼覆车，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兴晋阳之甲，乱长江而直济，愿得升赤墀，践文石，口陈枉直，指画臧否，诛君侧之恶臣，清国朝之比政，然後还守藩翰，以保忠节，实臣之至愿也。（梁书侯景传。）

◇为侯景上言将内逼

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闻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至嚣ゥ。宁堪粉骨，投命雠门。请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南史》八十侯景传）

◇又启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春锺离，便无处安足。权借广陵谯州，须征得寿春锺离，即以奉还朝廷。（《梁书·侯景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侯景报齐文襄书

盖闻立身扬名者义也，在躬所宝者生也。苟事当其义，则节士不爱其躯；刑罚斯舛，则君子实重其命。昔微子发狂而去殷，陈平怀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仆乡曲布衣，本乖艺用。初逢天柱，赐忝帷幄之谋，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为国，绵历二纪，犯危履难，岂避风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餐玉食，富贵当年，光荣身世。何为一旦举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实以畏惧危亡，恐招祸害，捐躯非义，名身两灭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善，祈祷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权，阉寺肆诡惑，上下相猜，心腹离贰。仆妻子在宅，无事见围，段康之谋，莫知所以，卢潜入军，未审何故。翼翼小心，常怀战栗，有面目，宁不自疑。及回师长社，希自陈状，简书未达，斧钺已临。既旌旗相对，咫尺不远，飞书每奏，兼申鄙情；而群卒恃雄，眇然不顾，运戟推锋，专欲屠灭。筑围堰水，三板仅存，举目相看，命悬晷刻，不忍死亡，出战城下。禽兽恶死，人伦好生，送地拘秦，非乐为也。仆实不辜，桓庄何罪？且（已上二语《梁书》无，今从《北齐书》补，《梁书》且作「但」。）尊王平昔，见与比肩，戮力同心，共奖帝室，虽复形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荣，自是天爵，劳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谬也！然窃人之财，犹谓为盗，禄去公室，相为不取。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关言。赐示「不能东封函谷，受制于人。」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无主之国，在礼未闻，动而不法，何以取训？窃以分财养幼，事归令终，舍宅存孤，谁云隙末。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身危如累卵」，然纣有亿兆夷人，卒降十乱，桀之百克，终自无後。颍川之战，即是殷监。轻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虽弱必疆，殷夏启圣，处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礼，被我兽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埽夷秽以拯黎元，东羁瓯越，西通陇，吴楚剽劲，带甲千群，吴兵冀马，控弦十万。兼仆所部，义勇如林，奋义取威，不期而发，大风一振，枯干必摧，凝霜暂落，秋蒂自殒，此而为弱，谁足称强。

又见诬两端，受疑二国。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陈平背楚，归汉则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盖昏明由主，用舍在时，奉礼而行，神其庇也。书称士马精新，克日齐举夸张形胜，指期荡灭，窃以寒《风》白露，节侯乃同，秋风扬尘，马首何异。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识西南之合从。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觉坑阱在其侧。若云去危令归正朔，转祸以脱网罗，彼既嗤仆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夺，克复中原，荆襄广颍，已属关右，项城悬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劳恩赐。然权变不一，理有万途。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晋赵，足相奉禄。齐曹宋鲁，悉归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车不动。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祖祢之业，各保疆界，躬享岁时，百姓宁，四民安堵。孰若驱农夫于陇亩，抗敌于三方，避干戈于首尾，当锋镝于心腹。纵太公为将，不能获存，归之高明，何以克济。复寻来书云，仆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见要，庶其可反。当是见疑褊心，未识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而遵道所传，颇亦非谬，但在缧绁继，恐不备尽，故重陈辞，更论款曲。所望良图，时惠报旨。然昔与盟主事等琴瑟，谗人间之，翻为雠敌。抚弦搦矢，不觉伤怀，裂帛还书，知何能述。（《梁书·侯景传》。又，北齐书文襄纪，有删节。《北齐书》云，王寻览书，问谁为作，或曰，其行台郎王伟。王曰，伟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为侯景遗临贺王正德书

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宪章错谬，政令颠倒。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况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痛心，在景愚忠，能无忿慨。今四海业业，归心大王。大王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梁书·临贺王正德传》）

◇传檄荆州

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南史》八十王伟传）台城陷矫诏

日者奸臣擅命，几危社稷，赖丞相英发，入辅朕躬。征镇牧守，可各复本任。降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其职。（《梁书侯景传》）

◇加号宇宙大将军矫诏

盖县象在天，四时取则于辰斗。群生育地，万物仰照于大明。是以垂拱当，则八弦共辏，负国正位，则九域同归。故乃云名水号之君，龙官人爵之后，莫不启符河、洛，封禅岱宗。奔走四夷，来朝万国。逖听虞夏，厥道弥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厉不竞，戎马生郊。惠、怀失御，胡尘犯跸。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猃狁孔炽，巢栖咸、洛。自晋鼎东迁，多历年代，周原不复，岁实永久。虽宋祖经略，中息远图。齐号和亲，空劳冠盖。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浃宇归仁，绵区饮化。开疆关土，跨瀚海以扬镳；来庭入觐，等涂山而比辙。玄龟出洛，白雉归丰。乌塞同文，胡天共轨。不谓高澄跋扈，虔刘魏邦，扇动华夷，不供王职，遂乃狼顾北侵，马首南向。值天厌昏伪，丑徒数尽，龙豹应期，风云会节。相国汉王，上德英姿，盖惟天授。雄谟勇略，出自怀抱。珠鱼表应，辰昂叶晖，剖析六韬，锱铢四履。腾文豹变，凤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虬翔，奋翼来仪，负圆而降。爰初秉律，实先启行，奉兹庙算，克除獯丑。直以鼎湖上征，六龙晏驾，干戈暂止，九伐未申。而恶稔贯盈，元凶殒毙，弟洋继逆，续长乱阶。异彼洋音，同兹荐食。偷窃伪号，心希举斧。丰水君臣，奉图乞援，关河百姓，泣血请师，咸愿承奉国灵，思睹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尧黎，冀康禹迹。且夫车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师克殷，鹰扬创自尚父；汉征戎狄，明友实始度辽。况乃神规睿算，眇乎难测，大功懋绩，事绝言象。安可以习彼常名，保兹守固。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馀悉如故。（《梁书·侯景传》，大宝元年十月，景又矫诏云云，以诏文呈太宗，大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废立诏草

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梁书侯景传，景乃废太宗，於永福省，作诏草成，逼太宗写之，至云云，献欷呜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南史》八）

◎外国

◎盘盘国王

王，史无名，大通二年入贡。

◇遣使奉表

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犹如天净无云，明耀满目，天子身心清净，亦复如是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济度一切，永作舟航，臣闻之庆善。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稽首问讯。今奉薄献，愿垂哀受。（《梁书·海南诸国传》）

◎丹丹国王

王，史无名，中大通二年遣使入贡。

◇遣使奉表

伏承圣主至德仁洽，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梁书·海南诸国传》）

◎于ㄡ利国王毗邪跋摩

毗邪跋摩，瞿昙修跋ㄡ罗子，国在南海洲上。天监十七年，遣长史毗员跋摩入贡。

◇遣使奉表

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净，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子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梁书·海南诸国》）

◎狼牙修国王婆伽达多

婆伽达多，天竺甥，国在南海中，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大监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入贡。

◇遣使奉表

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陀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主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议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梁书海南诸国传》）

◎婆利国王

王姓十陈如，史无名，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天监十六年，遣使入贡。

◇遣使奉表

伏承圣王敬重三宝，兴立塔寺，校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壮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充积珍宝。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交会万国。长江眇漫，清冷深广，有生咸资，莫能消秽。阴阳和畅，灾厉不作。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梁书海南诸国传。）

◎中天竺国曹多

曲多一作屈多，国在大月支东南。天监初遣长史竺罗达奉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使奉表

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国土，犹如化城。宫殿庄饰，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王出游，四兵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悲群生，无所遗弃。常修净戒，式导不及，无上法船，沉溺以济。百官氓庶，受乐无恐。诸天护持，万神侍从，天魔降服，莫不归仰。王身端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于彼震旦，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国土，首罗天守护，令国安乐。王王相承，未曾断绝。国中皆七宝形像，众妙庄严，臣自修检，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平。今以此国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归属，五体投地，归诚大王。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梁书海南诸国传》）

◎师子国王伽叶伽罗诃梨邪

◇遣使奉表

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表，无有不从，方国诸王，莫不奉献，以表慕义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梁书海南诸国传》，大通元年，後王伽叶伽罗诃梨邪遣使奉表。）

卷七十一

◎释氏

◎释宝志

宝志一作保志，俗姓朱，金城人，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俗呼为志公。齐永明中迎入华林园，寻住东宫後堂，天监十三年卒，葬锺山。

◇请雨启

志病不差，就官乞治。（《高僧传作活》）若不启白子官，应得鞭杖，愿华光殿讲胜请雨。（《法苑珠林》四十一引《高僧传》，今《高僧传》略同，天监五年早上启上使沙门法云讲《胜》，夜便大雪志云，须水一盆，加刀其上，俄而大雨。）

◇伏龟山埋白石凿铭

维天监十四年秋八月，宝公埋千此山，词曰，若问江南事，江南自有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鸡登宝位，犬吠入金陵，子建司南斗，安人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君。（《云谷禅林志》五，宋张浚志《公菩萨行实碑》。）

◇铜碑记谶

有一真人名知远，开口张弓在左边，了子子孙孙万万年。（云谷禅林志，张浚碑引杨文公谈苑。）

◇天监中谶

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馀人散，十八子。（《南史》六十三王僧辩传。）

◎释僧（一）

僧俗姓俞，其先彭城人，世民建业。宋时出家上定光寺，齐梁间见重宫省。天监中终建初寺。（案《梁书·刘勰传》勰早孤，依沙门僧居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志》，经藏勰所定也，如传此言，僧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

◇请禁丹阳琅邪二郡搜捕启

京畿既是福地，而鲜食之族，犹布筌网，并驱之客，尚驰鹰犬，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治之旨。请丹阳琅邪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广宏明集》二十六，武帝十六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上定林寺沙门僧，龙华邑正柏超度等上启，敕付尚书详之。）

◇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亻去楼，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梵及亻去楼，居于天竺。黄史仓颉，在于中夏，梵亻去取法于净天，仓颉因华于鸟迹，文画诚异，传理则同矣。仰寻先觉所说，有六十四书，鹿轮转眼，笔制区分，龙鬼八部，字体殊式，唯梵及亻去楼，为世胜文。故天竺诸国，谓之天书。西方写经，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譬诸中土，犹篆籀之变体乎。案仓颉古文，沿世代变，古移为籀，籀迁至篆，篆改成隶，其转易多矣，至于旁生八体，则有仙龙云芝；二十四书，则有楷草针殳。名实虽繁，为用盖鲜。然原本定义，则体备于六文，适时为敏，则莫要于隶法。东西之书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于梵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经，列字五十，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语裁音，宛转相资，哉舌根唇末，以长短为异。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语，必馀言足句，然後义成。译人传意，岂不艰哉？又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傍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穷竟，故字体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烦恼，满字善意，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譬凡夫始于无明，得成常住，故因字制义，以譬涅，梵文义奥，皆此类也。是以宣领梵文，寄在明译，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故浮屠桑门，遗谬汉史，音字犹然，况于义乎。案中夏彝典，诵诗执礼，师资相授，犹有讹乱。诗云：有免斯首，斯当作鲜，齐语音讹，遂变诗文，此桑门之例也。《礼记》云：孔子蚤作，蚤当作早，而字同蚤虱，引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国旧经，而有斯蚤之异，华戎远译，何怪干屠桑哉？若夫度字传义，则置言由笔，所以新旧众经，大同小异。天竺语称维摩诘，旧译解云无垢称，关中译云净名，净即无垢，名即是称，此言殊而义均也。旧经称众，新经云世尊，此立义之异旨也。旧经云乾沓和，新经云乾闼婆，此国音之不同也。略举三条，馀可类推矣。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或善梵义，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若梵汉两明，意义四畅，然後宣述经奥，于是乎正，前古译人，莫能曲练。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昔安息世高，聪哲不群，所出众经，质文允正，安玄严调，既以条理，支、越、竺、兰，亦彬彬而雅畅。凡斯数贤，并见美前代，及护公专精，兼习华梵，译文传经，不愆于旧。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至昙谶之传涅，跋陀之出华严，辞理辩畅，明逾日月，观其为美，继轨什公矣。至于杂类细经，多出四含，或以汉来，或自晋出，译人无名，莫能详究。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故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窃寻经言，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然则言本是一，而梵汉分音。义本不二，则质文殊体。虽传译得失，运通随绿，而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缘，故次述末译，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故原始要终，寓之记末云尔。（《释藏》迹一。）

◇前後出经异记

旧经《众》，新经《世尊》。旧经扶萨，亦云《开土》，新经《菩萨》。旧经右佛，亦独觉。新经辟支佛，亦缘觉。旧经萨芸若。新经萨婆若，旧经沟港，道亦道迹，新经须陀洹。旧经频来果，亦一往来，新经斯陀含。旧经不还果，新经阿那含。旧经无著果，亦应真，亦应仪。新经阿罗汉，亦阿罗诃；旧经摩纳，新经长者。旧经濡首，新经文殊。旧经光世音。新经观世音，旧经须扶提。新经须菩提，旧经舍梨子。亦鹭子，新经舍利弗。旧经为五众。新经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阴。旧经十二处，新经十二入。旧经为持，新经为性。旧经背舍，新经解脱。旧经胜处，新经除入。旧经正断，新经正勤。旧经觉意，新经菩提。旧经直行，新经正道。旧经《卓》沓和，新经《卓》闼婆。旧经除馑男。除馑女，新经比丘比丘尼。旧经怛萨阿竭阿罗诃三邪三佛，新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上）

◇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

夫至人应世，观众生根，根力不同，设教亦异。是以三乘立轨，随机而发，五时说法，应契而化，沿粗以至妙，因小以及大，阶渐殊时，教之体也。自正法稍远，受学乘互，外域诸国，或偏执小北。最後涅，显明佛性，而犹执初教，可谓胶柱鼓瑟者也。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後得入道，为昙摩邪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士，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反抄著衣，以此为法。常用铜钵，无别应器，乃令诸尼，作镇肩衣。似尼师坛缝之为衷，恒著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萨悔过。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闲汉言，至授戒，先作梵语，不令汉知。案律之明文，授法资解，言不相领，不得法事，而竺度昧罔，而行诡术，明识之众，咸共骇弃。唯宋故丹阳尹颜竣女宣业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张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信受其教，以为真实。虽出贵族，而识谢慧心，毁十方等，既绝法雨，妄学诡科。乖背律仪，来苦方深，可愍伤。自正化东流，大乘日曜，英哲顶受，遍遇服膺。而使迷伪之人，专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昔慧导拘滞，疑惑大品，昙乐偏执，非拨法华，罔天下之明，信已情之谬。关中大众，固已指为无间矣。至如彭城僧渊，诽谤涅，舌根销烂，现表厥殃，大乘难诬，亦可险也。寻三人之惑，并恶止其躬，而竺度之悖，以毒饮人。凡女人之性，智弱信强，一受伪教，则同惑相挺。故京师数寺，遂尘异法，东境尼众，亦时染此风，将恐邪路易开，淄污不已。嗟乎，斯岂魔断大乘，故先侮女人欤？此实开士之所痛悼，而法主所宜匡制也。《大方便经》云：释迦如来，昔为比丘，专以四阿含教化，谤毁方等。于无数劫，受大苦报，从阿鼻出，发大乖心，致成正觉，後进之贤，宜思防断。古今明诫，可不慎乎。昔慧睿法师，久叹愚迷，制此喻疑，防于今日，故存之录末，虽于录非类，显证同矣。（《释藏边》五）

◇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

寻旧录，此经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经文云：此经名善戒，名菩萨地，名菩萨毗尼摩夷，名如来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乐国，名诸波罗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优波离问受戒法，第二卷始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如是我闻，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复有别本，题为菩萨地经。检此两本，文句悉同，唯一两品分品品名，小小有异，义亦不殊。既更不见有异人重出，推之应是一经。而诸品乱杂，前後参差，菩萨地本分为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详两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又《菩萨地持经》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晋安帝世昙摩谶于西凉州译出，经「首礼敬三宝，无如是我闻，」似撰集佛语。文中不出有异名，而今此本或题云《菩萨戒经》，或题云《菩萨地经》，与三藏所出《菩萨善戒经》，二文虽异，五名相涉，故同一记。又此二经，明义相类，根本似是一经异国人出，故成别部也。并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制辞各异。见菩萨地经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经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当曝晒误杂。後人不悉，便尔传写，其本脱多，恐方乱惑。若细寻内题，了然可见。若有《菩萨地经》，阙无第九施品者，即是误本也。（《释藏迹》九）

◇大集虚空藏无尽意三经记

寻旧录，《大集经》是晋安帝世天竺沙门昙摩谶于西凉州译出，有二十九卷，首尾有十二段说，共成一经，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罗尼自在王，第三宝女，第四不旬，第五海慧，第六无言，第七不可说，第八虚空藏，第九宝幢，第十虚空目，第十一宝髻，第十二无尽意，更不见异人别译。而今别部唯有二十四卷，寻其经文，馀悉同。唯《不可说菩萨品》後宝幢分前中间阙，无虚空藏所问品五卷。又经唯尽《宝髻菩萨品》，复无最末《无尽意所说不可思议品》四卷，略无二品九卷，分所馀二十卷为二十四卷耳。又寻两本，并以《海慧菩萨品》为第五，《越至无言菩萨品》第七，无第六品，未详所以。又检录别有《大虚空藏经》五卷，成者，即此经《虚空藏品》。当是时世有益甄为异部，又别有无尽意经四卷。成者，亦是此经末无尽意品也。但护公录复出无尽意经四卷，未详与此本同异。（同上。）

◇贤愚经记

十二部典，盖区别法门，旷劫因缘，既事照于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资于譬喻。《贤愚经》者，可谓兼此二义矣。河西沙门释昙学成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梵音，析以汉义，精异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既而逾越流沙，赍至凉州。于时沙门释慧朗，河西宗匠，道业渊博，总持方等，以为此经所记，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载善恶，善恶相翻，则贤愚之分也。前代传经，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号曰贤愚焉。元嘉二十二年岁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乙酉，始集此经，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戒力坚净，志业纯白。此经初至，随师河西，时为沙弥，年始十四，亲预斯集，躬睹其事。洎梁天监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腊，京师之第一上座也。经至中国，则七十年矣。总集经藏，访告遐迹，躬往谘问，面质其事，宗年耆德峻，心直据明，故标谍为录，以示後学焉。（同上）

◇略成实论记

《成实论》十六卷，罗什法师于长安出之。昙晷笔受，昙影正写，影欲使文玄。後自转为五翻，馀悉依旧本。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馀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执，即坐仍请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馀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设三业三品，别施奖有功，劝不及上者得三十馀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作论序，今录之于後。（《释藏》百一）

◇异出经录

异出经者，谓梵本同而汉文异也。梵书复隐，宣译多变，出经之士才趣各殊，辞有质文，意或详略，故今本一末二，新旧参差。若国言讹转，则音字楚夏，译辞格碍，则事义胡越，岂西传之春驳，乃东写之乖谬耳。是以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旁及众典，往往如兹。今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其异出杂经失译名者，皆附失源之录。（《释藏迹》二）

◇安公古异经录

古异经者，盖先出之遗文也，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二经，标为古异。虽经文散逸，多有阙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辨，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录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号质实，信古典矣。安公觌其古异，编之于末。推其岁远，列之于首，虽则失源，而旧译见矣。（《释藏迹》三）

◇安公失译经录

校安公旧录，其经有译名，则继录上卷，无译名者，则条目于下寻安录。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有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又关凉二录，并阙译名。今总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录诚佳，颇恨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後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循空追求，困于难了，斯亦之一玷也，且众录杂经，包集逸异，名多复重，迭相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紊。今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焉。（同上）

◇律分为五部记录

佛泥洹後，大迦叶集诸罗汉于王舍城安居，命优波离出律八万法藏，有八十诵。初大迦叶任持，第二阿难，第三末田地，第四舍那波提，第五优波崛。至百一十馀年，传授不异。一百一十馀年後，阿育王出世，初大邪见，毁坏佛法，焚烧经书，僧众星散。故八十诵灰灭，後值罗汉，更生信心，忏悔除罪，甚有神力，为铁轮王，王阎浮提，能役鬼神，一日一夜。坏舍利八塔，起八万四千塔，还兴显佛法，请诸罗汉，诵出经律。时有五大罗汉，各领徒众，弘通佛法，见解不同。或执开随制，共相传习，遂有五部出焉。十六大国，随用并行，竞各进业，皆获道证。自非圣道玄通，孰能使之然乎？後时五部异执，纷然竞起，阿育王言，皆诵佛语。我今何以测其是非？问僧佛法断事，云何诸僧，皆言法应从多，阿育王即集五部僧共行筹。当尔时，众取婆粗富罗部筹多，遂改此一部为摩诃僧摩诃僧者，大众名也。若就今时此土行筹，便此十诵律名摩诃僧也。《大集经》佛记未来世当有此等律出世，与今事相应，立名不异也。又有《因缘经》，说佛在世时，有一长者，梦见一张白《叠毛》。忽然自为五段，惊诣佛所，请问其故。佛言此乃我灭度後，律藏当分为五部耳。（同上）

◇律分为十八部记录

佛灭度二百年後，萨婆多部分出婆蹉部，婆蹉部又分出三部。一者法盛，二者名贤，三者六成。弥沙塞部分出中间见，迦叶维部分出二部，一者僧迦提，二者式摩，一本三摩提摩诃僧部，四百年时，分出六部，一者维迹，二者多闻，三者施设四者毗陀，五者施罗六者上施罗，又一本昙无德部。此十八部见有同异，文烦不复备写。（同上）

◇律来汉地四部序录

昔甘露初开，经法是先，因事结戒，律教方盛。及《叠毛》萝表其五分，而鞠多当其异部，故知道运推移，化缘不一矣。至于中夏闻法，亦先经而後律，律藏稍广，始自晋未。而迦叶维部，犹未东被。既总集五家，故存其名录。若乃梵文至止之岁，胡汉宣译之人，大众讲集之处，名德书翰之文。并具举遗事，交相为证，使览者昭然，究其始末云尔。（同上。）

△萨婆多部十诵律

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所说诸法，一切有相，学内外典，好破异道。所集经书，说无有我，所受难能答，以此为号。昔大迦叶具持法藏，次传阿难，至于第五师优波掘，本有八十诵。优波掘以後世钝根，不能具受，故删为十诵，以诵为名，谓法应诵持也。自兹已下，师资相传，五十馀人。至秦弘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中，有宾沙门弗若多罗，诵此十诵梵本，来游关右，罗什法师于长安逍遥园三千僧中，共译出之，始得二分馀。未及竟而多罗亡。俄而有外国沙门昙摩流支，续至长安。于是庐山远法师慨律藏未备，思在穷竟，闻其至止，乃与流支书曰：「佛教之兴，先行上国，自分流已来，近四百年，至于沙门德式，所阙犹多。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者，是宾持律，其人讽十诵梵本。有鸠摩耆婆者，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始备其二，多罗早丧，中途而废。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甚欣所遇，冥运之来，岂人事而已邪？想弘道为物，感时而动，叩之有人，必情无所吝。若能为律学之众，留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此则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望垂怀，不孤往心，一二悉诸道人所具，不复多白。昙摩流支得书，方于关中，共什出所馀律。遂具一部，凡五十八卷。後有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罗什先在西域，从其受律，罗叉後自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至今相传焉。（同上）

△昙无德四分律

昙无德者，梁言法镜，一音昙摩毯多。如来涅後，有诸弟子颠倒解义，覆隐法藏，以覆法故，名昙摩毯多，是为四分律，盖宾三藏法师佛陀邪舍所出也。初邪舍于宾诵四分律，不齐梵本，而来游长安。秦司隶校尉姚爽，欲请邪舍于中寺安居，仍令出之。姚主以无梵本，难可证信，众僧多有不同，故未之许也。罗什法师劝曰：「邪舍甚有记功，数闻诵习，未曾脱误。」于是姚主即以药方一卷，民籍一卷，并可四十许纸，令其诵之。三日，便集僧，执文请试之，乃至铢两人数年纪，不谬一字，于是咸信伏，遂令出焉。故肇法师作《长阿含序》云：「秦弘始十二年，岁上章掩茂，右将军司隶校尉姚爽，于长安中寺集名德沙门五百人，请宾三藏佛陀邪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昭阳奋若，出《长阿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余以嘉运，猥参听次，虽无翼善之功，而预亲承之末，略记时事，以示来贤。」又答江东隐士刘遗民书末云：「法师于大寺。（犖九作「什师于大石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懈，邕邕肃肃，致可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毗婆沙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梵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奇新（犖九作「新奇」。）贫道一生，预参嘉会。（犖九作「猥参嘉运」。）遇兹盛化。自不睹释迦洹之集，馀复何恨。但恨不得与道胜君子，同斯法集耳。（案此下有脱文。）故撮举肇公书序，以显其证焉。（同上）

△婆粗富罗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婆粗富罗者，受持经典，皆说有我，不说空相，犹如小儿。故名为婆粗富罗。此一名僧律，律後记云：「中天竺昔时暂有恶王御世，三藏比丘及诸沙门，皆远避四奔，恶王既死，善王更立，还请沙门归国供养。时巴连弗邑有五百僧欲断事，既无律师，又阙律文，莫知承案，即遣使到洹精舍，写此律文，众共奉行。其後五部传集，诸律师执义不同，各以相承为是，争论纷然。于时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测其是非。于是问僧，佛法断事云何，皆言法应从多。王言，若尔当行筹，知何众多，既而行筹，婆粗富罗众筹甚多，以众多故，改名摩诃僧，摩诃僧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赍还京师，以晋义熙十二年岁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同上）

△弥沙塞律

弥沙塞者，佛诸弟子，受持十二部经，不作地相，水火风相，虚空识相，是故名为弥沙塞部。此名为五分律，比丘释法显于师子国所得者也。《法显记》云：「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复得一部钞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又得《杂诃毗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纟延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阿毗昙》，法显住三年，学梵书梵语悉写之，于是还。又至师子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部梵本，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师，其年冬十一月，琅邪王练、比丘释慧严，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时佛大什手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至明年十二月都讫。（同上）

△迦叶维律

《迦叶维》者，一音迦叶毗，佛诸弟子，受持十二部经，说无有我，及以受者轻诸烦恼，犹如死尸，是故名为《迦叶毗》，此一部律，不来梁地。昔先师献正，远适西域，誓寻斯文，胜心所感，多值灵瑞，而葱岭险绝，弗果兹典。故知此律于梁土众僧未有其缘也。（同上。）

◇续撰失译杂经录

总集众经，遍阅群录，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是以信念校历年，因而後定，其两卷以上，凡二十六部，虽阙译人，悉是全典。其一卷已还，五百馀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观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贤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拙，名与实乖，虽欲启学，实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诫。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钞略记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计源，还得本译矣。寻此录失源，多有人经，详其来也。岂天坠而地涌哉，将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届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讲，译人之阙，始由斯欤？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以此无源，未足怪也。夫十二部经，应病成药，而传法沦昧，实可怅叹。所以杼轴于寻访，崎岖于纂录也。但陋学讠叟闻，多所未周；明哲大士，惠缝其阙，言贵珙璧，况法施哉。（《释藏迹》四）

◇钞经录

钞经者，盖撮举义要也。昔安世高钞出修行，为《大道地经》，良以广译为难，故省文略说。及支谦出经，亦有孛钞。此并约写梵本，非割断成经也。而後人弗思，肆意钞撮，或期散众品，或瓜廿剖正文。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竟陵文宣王慧见明深，亦不能免。若相竞不已，则岁代弥繁；芜黩法宝，不其惜欤，名部一成，难用刊削。其安公时钞，悉附本录，新集所获，撰目如左，庶诫来叶，无效尤焉。（《释藏迹》五）

◇疑经伪撰杂录

《长阿含经》云：「佛将涅，为比丘说四大教法。」若闻法律，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与法相违，则非佛说，又《大涅经》云：「我灭度後，诸比丘辈，钞造经典，令法淡薄，种智所照，验于今矣。自像运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昔安法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夫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也。今区别所疑，注之干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并依倚杂经，而自□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胸怀。诳误後学，良□寒心。既躬所见闻，宁敢默已，呜呼来叶，慎而察焉。（同上）

△僧法尼所诵出经二十一种凡三十五卷

经如前件，齐末太学博士江泌处女尼子所出。初，尼子年在龆龀，有时闭目静坐，诵出此经，或说上天，或称神授，发言通利，有如宿习，令人写出，俄而还止。经历旬朔，续复如前，京都道俗，咸传其异。今上敕见，面问所以，其依事奉答，不异常人。然笃信正法，少修梵行，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许，後遂出家，名僧法，住青园寺。既收集正典，检括异闻，事接耳目，就求省视，其家秘隐，不以见示。唯得《妙音师子吼经》三卷，以备疑经之录。此尼以天监四年三月亡，有好事者，得其文疏，前後所出经二十馀卷。厥舅孙质，以为真经，行疏劝化，收拾传写，既染毫牍，必存于世。昔汉建安末，济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氏之妻，忽如中疾，便能梵语，又求纸笔，自为梵书。复有西域梵人，见其此书，云是别经。推寻往古，不无此事。但义非金口，又无师译，取舍兼怀，故附之疑例。（同上）

△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一卷（二十馀纸。）

右一部，梁天监九年，郢州头陀道人妙光，戒岁七腊，矫以胜相，诸尼妪人，佥称圣道。彼州僧正，议欲驱摈，遂潜下都，住普弘寺，造作此经。又写在屏风，经纱映覆，香花供养，云集四部，亲供烟塞，事源显发。敕付建康辩核疑状云：「钞略诸经，多有私意妄造，借书人路琰，属辞润色。狱牒，妙光巧诈，事应斩刑，路琰同谋。十岁谪戍，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如僧昙准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辩妙光事，超即奉旨，与昙准、僧、法宠、慧令、慧集、智藏、僧法云等二十人，于县辩问，妙光伏罪，事事如牒，众僧详议，依律摈治，天恩免死，恐于偏地，复为惑乱。长系东冶。即收拾此经，得二十馀本，及屏风，于县烧除。然犹有零散，恐乱後生。故复略记，萨婆若陀长者，是妙光父名，妙光弟名金刚德体，弟子名师子。（同上）

卷七十二

◎释氏（二）

◎释僧（二）

◇弘明集序

夫觉海无涯，慧镜圆照，化妙域中，实陶铸于尧舜；理擅系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难，声高和寡，须弥峻而蓝风起，宝藏积而怨贼生。昔如来在世，化震大千，犹有四魔畜忿，六师怀毒，况乎像季，其可胜哉！自大法东流（一作「渐」）岁凡五百，缘各信否，运亦崇替，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距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旦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豪发，而有尘氏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馀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翦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一作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兼率浅怀，附论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学孤识寡，愧在褊局，博综（一作「练」。）君子，惠增广焉。（《释藏》百二，出《三藏记集》十二，《弘明集》不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世典，指事取徵；言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释众疑，故曰《弘明》。论云：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疑；等观三界，则神化之理常照。执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沦者也；详检俗宪章五经，所尊唯天，所法唯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弗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肩吾犹惊怖于河汉，俗士安得不疑骇于觉海哉！既骇觉海，则惊同河汉，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树，将溺宜拯，故较而论之。若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者，盖以积劫不极，世界无边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万岁，而不信积万之变。至于旷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县之表，必有四极，而不信积极之远，复有世界，是执见以判太虚也。昔汤问革曰：「上下八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上古大贤，据理酬圣，千载符契，悬与经合。井识之徒，何智得异？夫以方寸之心，谋己身而致谬；圆分之眸，隔墙壁而弗见，而欲侮尊经，背圣说，诬积劫，罔世界，可为愍伤者一也，若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是自诬其性灵，而蔑弃其祖祢也。然则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为变，是以知鬼神之情状；既情且状，其无形乎。」《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灵上，岂曰灭乎。」《礼》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祗，宁虚诞乎。《书》称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祷亲，可虚罔乎？苟亡而有灵，则三世如镜；变化轮回，孰知其极？俗士执礼而背叛五经，非直诬佛，亦侮圣也。若信鬼于五经，而疑神子佛说，斯固聋瞽之徒，非议所及，可为哀矜者二也。

若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则祀望秩，亦宜废弃。何者？苍苍积空，谁见上帝之貌？茫茫累块，安识后只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蜡鬼奚功？然犹盛其牺牲之费，繁其岁时之祀者，岂不以幽灵宜尊，教民美报邪？况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缘其陶铸之慈。圣王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则六天咸喜，废道则万神斯怒。今人莫见天形，而称郊祀有福，不睹金容，而谓敬事无报，轻本重末，可为震惧者三也。若疑古无佛教，近出汉世者，夫神化隐显，孰测始终哉？寻羲农缅邈，政绩犹湮，彼有法教，亦安得闻之。昔佛图澄知临淄伏石，有旧像露盘，犍陀勒见至出中，有古寺基庶，众人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掘，并如其言。此万代之遗徵，晋世之显验，谁判上古，必无佛乎？《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能变人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观其灵迹，乃开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见周初。感应之渐，非起汉世，而封执一时，可为叹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华夏者，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非设教以移俗也。昔三皇无为，五帝德化，三王礼刑，七国权势，地当诸夏，而世教九变。今反以至道之原，镜以大智之训，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欲居夷，宁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夫以俗圣设教，犹不系于华夷，况佛统大干，岂限化于西域哉？案《礼・王制》云：「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据，亦已不旷，伊洛本夏，而鞠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道有运流，而地无恒化矣！且夫厚载无疆，寰域异统，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区分，中土称华，以距正法，虽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为悲凉者五也。若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者，道运崇替，未可致诘也。寻沙门之修释教，何异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经，垂范百王。然春秋诸侯，莫肯遵用，战伐蔑之，将坠于地。爰至秦皇，复加燔烬，岂仲尼之不肖，而诗书之浅鄙哉，迩及汉武。始显儒教，举明经之相，崇孔圣之术，宁可以见轻七国，而遂废後代乎。案汉元之世，刘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经。故知经流中夏，其来已久。逮明帝感梦，而傅毅称佛。于是秦景东使，而摄腾西至。乃图像于关阳之观，藏经于兰台之室，不讲深文，故莫识奥义。是以楚王修仁洁之祠，孝桓建华盖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鉴，书述妙化，孙权雄略，崇造塔寺。晋武之初，机缘渐深。耆域耀神通之迹，竺护集法宝之藏，所以百辟绅，洗心以进德，万邦黎宪，刻意而迁善。暨晋明睿悟，秉壹栖神，手画宝像，表观乐览。既而安上弘经于山东，什公宣法于关右，精义既敷，实相弥照，英才硕智，并验理而伏膺矣。故知法云始于触石，慧水流于滥觞，教必有渐，神化之常，感应因时，非缘如何？故儒术非愚于秦，而智于汉，用与不用耳。佛法非浅于汉，而深于晋，明与不明耳。故知五经恒善，而崇替随运；佛化常炽，而通塞在缘。一以此思，可无深惑，而执疑莫悟，可为痛悼者六也。

夫信顺福基，迷谤祸门，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诬先觉之遍知，以其所不见，而罔至人之明见，鉴达三世，反号邪僻，专拘目前，自谓明智。于是迷疑塞胸，谤ㄅ盈口，轻议以市重苦，显诽以贾幽罚。言无锱铢之功，虑无毫厘之益。逝川若飞，藏山如电，一息不还，奄然後世。报随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运，五道变化，于何不之。天宫显验，赵简秦穆之锡是也。鬼道交报，杜柏彭生之见是也。修德福应，殷代宋景之验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杀祸及，白起程普之证是也。现世幽徵，备详典籍，来生冥应，布在尊经。但缘感理奥，因果义微，微奥难领，故略而不陈。前哲所辩，关键已正。聊率鄙怀，继之于未。文非圭璋，而事足盘鉴。惟恺悌君子，自求多福焉。（《弘明集》十四）

◇法集杂记铭目录序

少长山居，游息净众，虽业勤罔立，而誓心无坠。常愿觉道流于忍土，正化隆于像运。是以三宝胜迹，必也详录，四众福缘，每事述记。所撰法集，以为七部。至于杂记碎文，条例无附，辄别为一帙，以存时事。兵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窃依前古总入于集，虽俗观为烦，而道缘成业矣。（出《三藏记集杂录》）

◇出三藏记集序

夫真谛玄凝，法性虚寂，而开物导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训，会于义空之门；一音震辩，应乎群有之境。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说，契经以诱小学，方典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惟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至善逝晦迹，而应真结藏，始则四含集经，中则五部分戒，大宝斯大，含识资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缘显，有道无人，虽文存而莫悟，有法无缘，虽并世而弗闻。闻法资乎时来，悟道藉于机至，机至然後理感，时来然後化通矣。昔周代觉兴，而灵津致隔，汉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缘显，信有徵矣。至汉末安高，宣译转明。魏初康会，注述渐畅，道由人弘，于兹验矣。自晋氏中兴，三藏弥广，外域胜宾，稠叠以总至，中原慧士。晔而秀生。提什举其宏纲，安远震其奥领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后同结般若之台。像法得人，于斯为盛。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梵汉，国音各殊，故太有同异，前後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後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已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乖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後生疑惑，爰所取明。以庸浅，豫凭法门，翘仰玄风，誓弘大化，每至昏晓讽持，秋夏讲说，未尝不心驰庵园，影跃灵鹫。于是牵课羸恙，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徵；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并鲇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若人代有据，则表为司南；声传未详，则文归盖阙。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有证者既标，则无源者自显。庶行潦无杂于醇乳，燕石不乱于荆玉。但井识管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惭博练。如有未备，请寄明哲。（《释藏迹》一）

◇出三藏记集名录序

法宝所被远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缘应中夏，始自汉代。昔刘向校书，已见佛经，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帝王所印。于是妙像丽于城，金刹曜乎京洛。慧教发挥，震照区寓矣。窃寻两汉之季，世构乱离，西京荡覆，坟典皆散，东都播迁，载籍多亡。子政所睹，其文虽没，而显宗所写，厥篇犹存。东流初法，于斯有徵。检阅三藏，访核遗源，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于张骞之使。洎章和已降，经出盖阙。良由梵文虽至，缘运或殊，有译乃传，无译则隐，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仆法轮届心，莫或条叙，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徵，实赖伊人。敢以未学，略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追讨支竺，时获异经。安录所记，则为未尽。今悉更苞举，以备录体。发源有汉，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梵文证经四百有十九部，华梵传译八十有五人，鱼贯名第，略为冲矣。或同是一经，而先後异出；新旧舛驳，卷数参差。皆别立章条，使无疑乱。至于律藏初启，则详书本源；审核人代，列于上录。若经存译亡，则编于下卷。将使传法之缘有孕，问道之心无惑。敬贻来世，庶在不坠焉。（《释藏迹》二）

◇出三藏记集杂录序

夫灵源启润，则万流脉散；玄根毓萌，则千条云积。何者？本大而未盛，基远而缩长也。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屈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饬，并异迹同归。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刃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宋明皇帝投心净境，载餐玄味，乃敕中书侍郎陆澄撰录法集，陆博识洽闻，苞举群籍，铨品名。例，随义区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阅古今，亦已备矣。今即其本录，以相缀附，虽非正经，而毗赞道化，可谓圣典之羽仪，法门之警卫，足以辉显前绪，照进後学。是以寄于三藏集末，以广枝叶之览焉。（《释藏》百二）

◇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

夫五时九部之契，三请四卷之机，玄哉邈乎，奥不可议已。然法海无涯，航而知大；慧藏不极，采而得宝。是以弘誓之士，随时斟酌，马鸣抽其幽宗，龙树振其绝绪，提婆析其名数，诃梨总其条理，并翼赞妙典，俘翦外学，迷津见衢。长夜逢晓，故智慧之日，名飞于摧邪，功德之月，绩翔于阐化，亦已盛矣。但群萌殊乘，根力异品，运季道浇，信淡识浅。至于披瞽发聋，事资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厉，药愚针惑，宜务功近。是以後代敷训，显晦不一。或言以泛解，或提耳而指授，所以卷舒教义，抑扬风轨，岂滞恒方，期于悟俗而已。齐太宰竟陵文宣王，净刹萌因，忍土现果，慧自天成，道为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爱之厚，率由而极，因心则至。若乃栖神二谛，宅业三宝，瞻前卓尔，望後不群，用能降帝子之尊，灼净土之操，屏朱观之贵，下白屋之礼，磨踵以拯俗，刻髓以徇道，望亿劫以长驱，凌千载而独上。若乃阐经律，弘福施，济苍黎，毓动，未尝不虑积昏明，慈洽巨细，感灵瑞于显徵，通觉应于宵梦，固已威蕤民誉，昭晰神听矣。至于苞括儒训，藻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常欲广彼洲渚，炽此法灯，驻四生之风波，烛九居之霾雾，指来际以为期，总大千以为任。故恻隐乘教，殷勤敷道。于是锐临云之思，谈天之文，网罗字轮，仪形法印。是以净住命氏，启入道之门；华严缨珞，标出世之术，决定要行，进趣乎金刚，戒果庄严，克成乎甘露。尔其众经注义，法塔赞颂，僧制药记之流，导文愿疏之属，莫不诚在言前，理出辞表。大者钩深测幽，小者驰辩感俗。森成条章，郁为卷帙。可谓开士住心，道场初迹，冠一代之妙化，乘千祀之胜范者也，昔以道缘，豫属嘉会，律任法使，谬荷其寄。齐堂梵席，时枉其请，哲人徂谢，而道心不亡。静寻遗篇，去乎如在。遂序兹集，录以贻来世云尔。（《释藏》百二）

◇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

盖闻世谛善论，法海所总；严饬文辞，初位是摄。自大化东渐，沿世咏歌，魏来杂制，间出群集。至于才中含章，思入精理，固法门之羽焘，梵声之金石也。齐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抚军巴陵王，禀华于琨峰，敏明玑于珠海，慧发Δ辰，识表《角奇》岁，孝友淳至，机颖朗彻。故幼无弱弄，夙有老成，甫在志学，固已总括坟典矣。雅好辞赋，允登高之才；藉意隶书，均临池之敏，业盈竹素，虑满风月。是时齐方有德，文宣翼赞，康衢既熙，慧教傍远。世子以枝叶之庆，藩守浙河，下风举。升席治立，含静台以御己；垂简蕙以振俗，郡富名山，岩多灵寺，故胜业愈高，清心弥往，每游践必训。思若渊泉，信足以揄扬至道，炳发玄极，观其ゼ赋经声。述颂绣像，千佛愿文，舍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诗，释迦十圣之赞，并英华自凝，新声间出。故仆射范云：笃赏文会，雅相嗟重，以为後进之侍才也。至隆昌之时，始兆无妄，永元之末，运属道消，葛ぱ失庇，磐石倾翦，虎兕出柙。宗室致猜，而乐天知命，夷忧味道，在艰不亏其贞。处约无改其节，镜因果而靡晦。洞真俗其如晓，专精于大觉之门，懔烈于经典之奥。于是下帷域户，注解百论，拔出幽旨，妙尽纤典。乃躬算缣素，手写方等，所书大经，凡有十部，锋刀刊削，风趣妍靡，论其思理所彻，业艺所贯，有逾箕裘之能，克副青蓝之敏矣。夫深宫寡识，著自格言；梁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骄，闻之前记。而能拔类独立，超然高举，岂非内铸坚芳之性，外莹过庭之风哉！以法而说，譬金龙之嗣信相；由俗而议，迈允恭之绍陈思。可谓开士宿因，旃檀眷属，无忝堂构，克胜负荷者也。余昔缘法事，亟觌清晖，乃律集稽川，屡延供礼，惜乎早世，文制未广。今撰录法咏，以继文宣内集，使千祀之外，知兰菊之无绝焉。（同上）

◇法集总目序

尝闻沥泣助河之谈，捧土埤岱之论。虽诮发于古，而愧集于今矣。僧漂随前因，报生阎浮，幼龄染服，早备僧数，而慧解弗融，禅味无纪，刹那之息徒积，锱毫之勤未基。是以惧结香朝，惭动钟夕，茫茫尘劫，空阅斩筹。然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松清密。以讲席间时，僧事馀日，广评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曰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虽复管窥迷天，蠡测惑海，然游目积心，颇有微悟。遂缀其闻，诚言法宝，仰禀群经，旁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叙释迦之谱；区辩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篇。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馀遍。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藉于来津。岂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远识近，多有未周，明哲傥览，取诸其心，使道场之果，异迹同臻焉。

《释迦谱》五卷，右一部第一帙。

《世界记》五卷，右一部第二帙。

《出三藏记集》十卷，右一部第三帙。

《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右一部第四帙。

《法苑集》十卷，右一部第五帙。

《弘明集》十卷，右一部第六帙。

《十诵义记》十卷，右一部第七帙。

《法集杂记传铭》七卷，右一部第八帙。（同上）

◇释迦谱序

盖闻菩提之为极也，神妙寂通，圆智湛照，道绝于形识之封，理毕于生灭之境。形识久绝，岂实诞于王宫？生灭已毕，宁真谢于坚固哉。但群萌长寝，同归大觉，缘来斯化，感至必应。若应而不生，谁与悟俗？化而无名，何以导世？是以标号释迦，檀种刹利，体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脱屣储宫，贞观道树，舍金轮而驭大千，明璃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迹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伟化千条，灵瑞万变，并义炳经典，事盈纪传，而群言参差，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尾散出，事绪舛驳，同异莫齐。散出首尾，宜有贯一之区；莫齐同异，必资会通之契。故传讯难该，而总集易览也。以不敏，业谢多闻，时因疾隙颇存寻玩，遂乃披经案记，原始要终，敬述释迦宁记列为五卷。若夫胤裔托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遗法将灭之相。总众经以正本，缀世记以附末。使圣言与俗说分条；古闻共今迹相证，万里虽邈，有若躬践。千载诚隐，无隔面对。今钞集众经，述而不作；庶脱寻访，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愿。（同上）

◇世界记序

夫三界定位，六道区分，粗妙异容，苦乐殊。观其原始，不离色心，检其会归，莫非生灭。生灭轮回，是曰无常。色心影幻，斯谓苦本。故《涅》喻之于大河，《法华》方之于火宅，圣人超悟，息驾反源，拔出三有，然後为道也。寻世界立体，四大所成，业和缘合，与时而兴。数盈灾起，复归乎灭。所谓寿短者谓其长，寿长者见其短矣。夫虚空不有，故厥量无边，世界无穷，故其状不一。然则大千为法王所统，小千为梵主所领。须弥为帝释所居，铁围为藩墙之域。大海为八维之浸，日月为四方之烛。总总群生，于兹是宅。琐琐含识，莫思涂炭。沈俗而观，则迂诞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经书，然辩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称天玄，盖取幽深之名。庄说苍苍，近在远望之色。于是野人信明，谓青如碧。儒生据典，谓乾黑如漆。青黑诚异，乖体是同，儒野虽殊，不知一也。是则俗尊天名，而莫识天实；岂知六欲之严丽，十梵之光明哉。至于准步地势，则虚信章亥。图度日月，则深委算术。未值一隅，差以千里。虽复夏革说地，不过户牖之间。邹子谈天，甫在奥穴夭之内；链石既诬，鳌足亦诡。俗书徒繁，竟无显说。世士蒙昧，莫详厥体。是以凭惠独虑，六合之相持；桓谭拒问，率五藏以为喻。通人硕学，思郁理穷。况乃墙见，其能辩乎，嗟夫，区界现事，犹莫之知，不思妙义，固其已矣，窃惟方等大典，多说深空，唯长乍含楼炭，辩章世界。而文博偈广，难卒检究。且名师法匠，职竞玄义。事源委积，未必曲尽。以庸固，志在拾遗。故钞集两经，以立根本。兼附杂典，互出同异。撰为五卷，名曰《世界集记》，将令三天阶序，焕若披图。六趣群分，照如临镜。庶溺俗者发蒙，服道者莹解。共见慧眼之因，俱成觉智之业焉。（同上）

◇萨婆多部记序

大圣迁辉，岁纪绵邈，法僧不坠，其唯律乎。初集律藏一轨，共学中代异执，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则随师传习。唯萨婆多部，偏行齐土。盖源起天竺，流化宾，前圣後贤，重明叠耀。或德升住地，或道证四果，或显相标瑞，或晦迹同凡，皆秉持律仪，围扬法化，旧记所载，五十三人，自兹以後，睿哲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并嗣徽于在昔，垂轨于当今。季世五众，依斯立教，遗风馀烈，炳然可寻。夫荫树者护其本，饮泉者敬其源，宁可服膺玄训，而不记列其人哉。幼龄凭法，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每披圣文以凝感，望遐踪以翘心。遂搜访古今，撰荫婆多记。其先传同异，则并录以广闻，後贤未绝，则制传以补关。总其新旧，九十馀人，使英声与至教永被，懋实共日月惟新，此撰述之大旨也。条序馀部，则委之明胜；疾恙忄昏漠，辞管铨藻，傥有览者，略文取心。（同上。）

◇法苑杂缘原始集序

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导达群方，开示後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沙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率情，业谢多闻，六时之隙，颇好寻览。于是检阅事缘，讨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至于经呗道师之集，龙华圣僧之会，菩萨禀戒之法，止恶兴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积黎庶，并八正基趾，十力逵路，虽事寄形迹，而勋遍空界。宋齐之隆，实弘、斯法。大梁受命，道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自幼届老，备观三代，常愿一乘宝训，与天地而弥新，四部盛业，随日月而长照。是故记录旧事，以章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区以类别，凡为十卷。岂足简夫渊识，盖布之眷属而已。（同上）

◇十诵义记序

夫戒律者，盖四双之云梯，五众之范也。性以止制为本，体以无作为相，始祛十恶，终圆万善。在昔觉世，因事制戒，心迹俱防，轻重备设。持戒坚净，则罗侯惟最，晓律精明，则波离为首。至于泥洹，遗嘱殷勤，金色迦叶，结集斯藏，洲渚所依，莫逾兹典，逮至中叶，学同说异，五部之路，森然竞分。仰惟十诵源流，圣贤继踵，师资相承，业盛东夏。但至道难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犹迹有两说。况在凡识，孰能壹论。是以近代谈讲，多有同异，大律师颖上，积道河西。振德河东，综学月朗。砥行冰洁，行以尸罗为基，学以十诵为本。且幼选明师，历事名胜，校理精密，无幽不贯。常以此律，广授二部，教流于京寓之中，声高于宋齐之世，可谓七众之宗师，两代之元匠者矣。是以讲肄之座，环春接冬，禀业之徒，云聚波沓僧藉法乘缘，少预钻仰，扈锡侍筵，二十馀载。虽深言远旨，未敢庶几，而章条科目，窃所早习。每服佩思寻，惧有坠失，遂集其旧闻，为义记十卷。夫心识杂均，意见多绪，窃同刍荛，时缀毫露。辄布其别解，录之未尽。率其木讷，指序条贯而已。昔少述私记，辞句未整，而好事传写，数本兼行。今削繁补略，以後撰为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敬述先师之旨，匪由庸浅之说，明哲倘览，采其正意焉。（同上）
卷七十三
◎释氏（三）
◎释慧皎
慧皎，氏族未详，会稽上虞人，住郡嘉祥寺。
◇答王曼颖书
君白：一曰以所撰《高僧传》相简，意存针艾，而来告累纸，更加拂拭，顾惟道藉人弘，理由教显，而弘道释教，莫尚高僧。故渐染已来，照明遗法，殊功异行，列代而兴，敦厉後生，理宜综缀。贫道少管怀书。抱箧自课之勤，长慕铃墨涂青扬善之美，故于听览馀间，厝心传录。每见一介可称，辄有怀三省，但历寻众记，繁约不同，或编列参差，或行事出没，已详别序，兼具来告。所以不量寸管，轻树十科，商搉条流，意言略举，而笔路苍茫，辞语陋拙，本以自备疏遗，岂宜滥入高听。檀越既学兼孔释，解贯玄儒，抽入缀藻，内外淹劭，披览馀暇，脱助详阅，故忘鄙俚，用简龙门。然事高辞野，久怀多愧，来告吹嘘，更增地忄墨。今以所著赞论十科，重以相简，如有纰谬，请备斟酌，释慧皎白。（《高僧传》十四）
◇高僧传序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师保以成用。是由圣迹迭兴，贤能异托。辩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诗》《书》《礼》《乐》，以成风俗之训。或忘功遗事，尚彼虚冲；或体任荣枯，重兹达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盖渐染之方，未奥尽其神性。至若能仁之为训也，考业果之幽微，则循复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则贯绝百灵。若夫启《十地》以辩慧宗，显《三谛》以诠智府穷神尽性之旨，管一枢极之致。馀教方之，亦犹群流之归巨壑，众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难得以言尚。至乃教满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为大利益。而以净秽异闻，升坠殊见。故秋方先音形之奉，东国後见闻之益，云能表于夜明，风虎彰乎宵梦。洪风既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践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发，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水门法进，乃通撰论传，而辞事阙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徵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阙。齐竟陵文宣王《三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撰《三藏记》，止有三十馀僧，所无甚众。中书郗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馀行。逮乎即时，亦继有作者。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引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畴，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馀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谘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馀人。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然法流东土，盖由传译之勋。或逾越沙险，或泛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靖念安禅，则功德森茂，弘赞毗尼，则禁行清洁，忘形遗体，则矜吝革心，歌诵法言，则幽显含庆，树兴福善，则遗像可传。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及夫讨核源流，商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後文。而论所著辞，微异恒体，始标大意，类犹前序。未辩时人，事同後议。若间使前後，如谓烦杂，故总布一科之末，通称为论。其转读宣唱，虽源出非远，然而应机悟俗，实有偏功。故齐宋杂记，咸条列秀才者，今之所取，必其制用超绝。及有一介通感，乃编之传末。如或异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其有繁辞虚赞，或德不及称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贤异止为十三卷，并序录合十四轴，号曰《高僧传》。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间草创，或有遗逸。今此十四卷，备赞论者，意以为定，如未隐括，览者详焉。（《高僧传》十四）

◇高僧传赞

△传译赞

频婆掩唱，叠教攸陈。五乘竞转，八万弥纶。周星隐曜，汉梦通神。腾、兰、谶、什，殉道来臻，慈云徙荫，慧水传津，俾夫季末，方树洪因。（《高僧传》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解赞

遗风眇漫，结浪迴，匪伊粹哲，孰振将颓。潜安比曜，远睿联环。斧曲戾，弹沐斜埃。素丝既染，永变方来。（《高僧传》八。）

△习禅赞

禅那杳寂，正受渊深，凝夫辍虑，方备幽寻。五门弃恶，九次丛林。枯铄山海，聚散升沈。慈德裕矣，如不厉心。（《高僧传》十一）

△明律赞

盘盂设诫，几杖施铭。人如不勖，奚用克乘。纳衣既补，篇聚由生。缄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戚两镜，欣忧二瓶。（《高僧传》十一）

△忘身赞

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铄兹所重，祈彼宝城。芬梧蓊蔚，紫馆浮轻。腾烟曜采，吐瑞含祯。千秋尚美，万代传声。（《高僧传》十二）

△诵经赞

法身既远，所寄者辞。沈吟反复，惠利难思。无怠三业，有竞六时。化人乃卫，变众来兹。此焉实德，谁与较之。（《高僧传》十二）

△兴福赞

真仪掩曜，金石传晖。爰有塔像，怀恋者依。现奇表极，显瑞旌威。岩藏地踊，水泛空飞。笃矣心路，必契无违。（《高僧传》十三）

◇高僧传论

△传译论

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昔如来灭後，长老迦叶、阿难、末田地等，并具足任持八万法藏，宏道济人，功用弥博，圣慧日光，馀辉未隐。是後迦旃延子、达磨多罗，达摩尸梨帝等，并博寻异论，各著言说，而皆祖述四《含》，宗轨三藏。至若龙树、马鸣，婆薮磐头，则于方等深经，领括枢要。源发般若，流贯双林，虽曰化洽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宝载传、轮转未绝，是以五百年中，犹称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远近斯届，一声一光，辄震他土，一台一盖，动覆恒国。振丹之与迦维，虽路绝葱河，里逾数万，若以圣之神力，譬犹武步之间，而令闻见限隔，岂非时也。及其缘运将感，名教潜洽，或称为浮屠之主，或号为西域大神。故汉明帝诏楚王英云：「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梦金人遣使西域，乃有摄摩腾、竺法兰怀道来化，挟策孤征，艰苦必达，傍峻壁而临深，蹑飞梁而渡险。遗身为物，处难能夷，传法宣经，初化东土，後学与闻，盖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谶，康会、竺护等，并异世一时，继踵宏赞。然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诂训，领会良难。属有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叔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论曰：「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盖斯谓也。其後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翻方言，复恨支、竺所译，文制古质，未尽善美，乃更临梵本，重为宣译，故致今古二经，言殊义一。时有生、融、影、睿、严、观、恒、肇，皆领悟言前，辞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故长安所译，郁为称首。是时姚兴窃号，跨有皇畿，崇爱三宝，城渐遗法。使夫慕道来仪，遐迩烟萃，三藏法门，有缘必睹，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其佛贤比丘，江东所译，《华严》大部，昙无谶河西所翻《涅》妙教，及诸释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并皆言符法本，理惬三印。而童寿有别室之衍，佛贤有摈黜之迹，考之实录，未易详究。或以时运浇薄，道丧人漓，故所感见，爰至于此。若以近迹而求，盖亦圭璋一玷也。又世高、无谶，法祖、法祚等，并理思淹通，仁泽成务，而皆不得其死，将由业有传感，义无违避，故罗汉虽诸漏已尽，尚有贯恼之厄，比干虽忠谨竭诚，犹招赐敛之祸，匪其然乎。闻有竺法度者，自言专执小乘，而与三藏乖越，贪用铜钵，本非律仪所许，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且法度生本南康，不游天竺，晚值昙摩耶舍，又非专小之师，直欲壑其身，故为矫异。然而达量君子，未曾回适，尼众易从，初禀其化。夫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闻因果则悠然扈背，见变术则奔波倾饮，随坠之义即斯谓也。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馀。皆由逾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弋前身，及相会推求，莫不十遗八九，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迹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当知一经达此，岂非列赐受命，而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惰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襟，而不博寻众典。遂使空劳传写，永翳箱匣，甘露正说，竟莫披寻，无上宝珠，隐而弗用，岂不惜哉。若能贯采禅律，融冶经论，虽复树息荫，玄风尚启，婆罗变叶，佛性犹彰。远报能仁之恩，近称传译之德，倘护身命，宁不勖欤。（《高僧传》三）

△义解论

夫至理无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言语路绝，则有言伤其旨，心行处断，则作意失其真。所以净名杜口于方丈，释迦缄嘿于双树。将知理致渊寂，故圣为无言，但悠悠梦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启。是以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像以传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获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谛为言初，终至鹤林，以三点为圆极。其间散说流文，数过八亿。象观尤负而弗穷，龙宫溢而未尽，将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而滞教者谓至道极于篇章，存形者谓法身定于丈六。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四辩庄严，为人广说，示教利喜，其在法师乎。故士行寻经于于阗，誓志而灭火，终令般若盛于东川，忘相传乎季末。爰次竺潜、支遁、于兰、法开等，并气韵高华，风道清裕，传化之美，功亦亚焉。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成就，使夫慧日馀晖，重光千载之下，香吐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实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言嘿动静，所适唯时。四翁赴汉，用之则行也。三闾辞楚，舍之则藏也。经云：「若欲建立正法，则听亲近国王，及持杖者。」安虽一时同辇，乃为百民致谏。故能终感应真，开云显报。其後荆陕著名，则以翼遇为言初；庐山清素，则以持永为上首。融恒影肇，德重关中，生睿畅远，领宗建业；昙度、僧渊，独擅江西之宝；超进、惠基，乃扬浙东之盛。虽复人世迭隆，而皆道术悬会。故使像运馀兴，岁将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羡焉。（高僧传、八）

△神异论

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自晋惠失政，怀愍播迁，中州寇荡，窦羯乱交，渊曜篡虐于前，勒虎潜凶于後，郡国分崩，民遭屠炭。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聘悬记于襄邺。藉秘咒而济将尽，拟香气而拔临危。瞻铃鞅掌，坐定凶吉。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固无以校也。其後佛调、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椁。灵迹怪诡，莫测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异，至如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故权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务。然前传所纪，其详莫究。或由法身应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则之感香饔，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过渔梁，乃令潜鳞得命。白足临刃不伤，遗法为之更始。保志分身圆户，帝王以之加信。光虽和而弗污其体，尘虽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纪，并见宗录。若其夸方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藉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是为异乎。（《高僧传》十）

△习禅论

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後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老子》云「重为轻，静为躁君。故轻必以重为本，躁必以静为基。《大智论》云，譬如服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身，权息家务。气力平健，则还修家业。如是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得其力已，还化众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禅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禅之为用大矣哉。自遗教东移，禅道亦授。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光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故能内逾喜乐，外折妖祥。摈鬼魅于重岩，睹神僧于绝石。及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业东土。玄高、玄绍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于数随，往反穷乎还净。其後僧周、净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术。尚能停波止雨，咒火烧国。正复玄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从化，焉足异哉。若如郁头蓝弗，竟为禽兽所恼。独角仙人，终为扇陀所乱。皆由心道虽摄，而与爱见相应。比夫萤爝之于日明，曾是为匹乎。（《高僧传》十一）

△明律论

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随有犯缘，乃制篇目。迄乎双树，在迹为周。自金河灭影，迦叶嗣兴，因命持律尊者忧波离比丘，使出律藏。波离乃手执象牙之扇，诵调御之言。满八十反，其文乃讫。于是题之树叶，号曰《八十诵律》。是後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波斯、忧波掘多，此五罗汉，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见佛，遂为铁轮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荡经书。害诸得道。其後易心归信，追悔前失，远会应真，更集三藏。于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轻重，时或不同，开庶废立，不无小异。皆由如来往昔，善应物机，或随人随根，随时随国，或此处应开，馀方则制，或此人应制，馀者则开。五师虽同取佛律，而各据一边，故篇聚或时轻重，纲目不无优降。依之修学，并能得道。故如来在世，有梦《叠毛》因缘，已悬记经律应为五部。《大集经》云：「我灭度後，遗法分为五部。颠倒解义，隐覆法藏，名昙无鞠多，即昙无德也。读诵外书，受有三世，善能问难，说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萨婆，即萨婆多也。说无有我，轻诸烦恼，名迦叶毗，说有我不说空，名婆蹉富罗。以广博遍览五部，名摩诃僧，善男子。如是五部，虽名别异，而皆不妨诸佛法界，及《大涅》，又《文殊师利问经》云：我涅後百年，当有二部起。一摩诃僧，二大众。老少同会共菩萨会出律也。从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体毗履部，纯老宿共会出律也？从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经偈云：十八及二本，悉从大乘出。无是亦无非，我说未来起。又执见不同，传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异，故以五部为根本。从萨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生一部，迦叶毗生二部。并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内，僧生六部，流传至四百年中，昙无德生五部。经中或时止道五师者，举其领袖而言，或时十八二十，则通列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也。自大教东传，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未竟多罗化焉。後昙摩流支又诵出所馀，什译都竟。昙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诃僧部及弥沙塞部，并法显得梵本。佛驮跋陀罗译出《僧律》佛驮什译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叶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译。其《善见》摩得勒伽，《戒因缘》等，亦律之枝属也。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以昔卑摩罗叉律师、本西土元匠，来入关中，及往荆陕，皆宣通《十诵》，盛见《宗录》。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宏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研。其後智称律师，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开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夫慧资于定，定资于戒，故戒定慧吕义次第故，当知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礼记》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经云：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斩草三根，不可可识。然後定慧法门，以次修学。而谬执之徒，互生异论。偏于律者，则言戒律为指事，数论虚诞。薄知篇众名目，便言解及波离。止能漉水翻囊，已谓行齐罗汉。唯我曰僧，馀皆木想。此则自赞毁他，功不赎过。我慢矜高，盖斯谓也。偏于数论者，则言律部为偏分，数论为通方。于是扈背毗尼，专重阴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碍。谓言地狱不烧智人，镬荡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还以自伤，相鼠看羊，岂非斯谓。（《高僧传》十一）

△忘身论

夫有形之所贵者身也，情识之所贵者命也。是故餐脂饮血，乘肥衣轻，欲其怡怿也。饵术含丹，防生养性，欲其寿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则吝而弗为，撤一餐以续馀命，则惜而不与。此其弊过矣，自有宏知达见，遗己赡人，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悟四生为梦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滞于瓶谷。是故摩顶至足，曾不介心。国城妻子，舍若遗芥。今之所论，盖其人也。僧群止为一鸭，而绝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画腹以全命。法进割肉以啖人。昙称自喂于灾虎。斯皆尚乎兼济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逾九劫，刳肌贸鸟，骇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迈高绝矣。爰次法羽至于昙弘，皆灰烬形骸，弃舍珍爱。或以情祈安养，或以愿生知足。故双桐表于房里，一馆显自空中。符瑞彪炳，与时间出。然圣教不同，开遮亦异。若是大权为物，适时而动，利现万端，非教所制。故经云，能然手足一指，乃胜国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仪摄物，而今残毁形体，坏福田相。考而为谈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违戒。故龙树云：新行菩萨，不能一时备行诸度。或满檀而乖考，如王子投虎或满慧而乖慈，如检他断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缺。又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身有八万户虫，与人同气。人命既尽，虫亦俱逝。是故罗汉死後，佛许烧身，而今未死便烧，或损于虫命有失，说者或言罗汉尚入火光，夫复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舍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烧。然性地菩萨，亦未免报躯。或时投形火聚，或时裂体分人。当知杀虫之论，其究莫详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觉八道，实涅之要路。岂必燔炙形体，然後离苦。若其位邻得忍，俯迹同凡，或时为物舍身，此非言论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鉴察无广，竟知尽寿行道，何如弃舍身命。或欲邀誉一时，或欲流名万代。及临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广，耻夺其操。于黾勉从事，空婴万苦，若然，非所谓也。（《高僧传》十二）

△诵经论

讽诵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总持难得，忄昏忘易生。如经所说，止复一句一偈，亦是圣所称美。是以昙邃通神于石坞，僧生感卫于空山，道ぁ临危而获济，慧庆将没而蒙全。斯皆实德内充，故使徵应外启。经云：六牙降室，四王卫座，岂曰虚哉。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长宵，独处闲房，吟讽经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显忻踊，精神畅悦，所谓歌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者也。（《高僧传》十二）

△兴福论

昔优填初刻ヤ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故能流光动瑞，避席施虔。爰至发爪两塔，衣影二台。皆是如来在世，已见成轨。自收迹河边，维林外，八王请分，还国起塔。及瓶灰二所，于是十刹兴焉。其生处得道，说法涅肉结顶骨，四牙双迹，钵杖唾壶，泥洹僧等，皆树塔勒铭，标揭神异。尔後百有馀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还值风潮，颇有遗落。故今海族之中，时或遇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镌石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虽复灵迹潜通，而未彰视听。及蔡、秦景，自西域还至，始传尽《叠毛》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相。自兹厥後，形像塔庙，与时竞列。洎于大梁，遗光奥盛。夫法身无像，因感故形，感见有参差，故形应有殊别。若乃心路苍茫，则真仪隔化，情志慊切，则木石开心。故刘殷至孝诚感，釜庾为之生铭，丁兰温靖竭诚，木母以之变色，鲁阳回戈而日返，杞妇下泪而城崩。斯皆隐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达招光于刹杪，慧力感瑞于塔基，慧受申诚于浮木，僧慧显证于移灯，洪亮并忘形于铸像，意献皆尽命于伽蓝。法献专志于牙骨，竟陵为之通感，僧护蓄抱于石城，南平以之获应。近有光宅丈九，显曜京畿。宋帝四铄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备，妙相踊而无亏，瑞铜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岂曰虚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则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则法身应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譬犹鸟备二翼，一举万寻，车足两轮，一驰千里，岂不勤哉，岂不勖哉。（《高僧传》十三）

△经师论

夫篇章之作，盖欲伸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故《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也。然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锺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夫圣人制乐，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如听呗，亦其利有五，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懈倦，音声不怀，诸天欢喜。是以般遮弦歌于石室，请开甘露之初门，净居舞颂于双林，奉报一化之恩德。其间随时赞咏，亦在处成音。至如亿耳细声于宵夜，提婆响于梵宫。或令无相之旨，奏于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于竽瑟之下。并皆抑扬通感，佛所称赞，故《咸池》《韵武》，无以匹其工，《激楚》《梁尘》，无以较其妙。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馀，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厅事，讽咏经音，七日乃绝。时有传者，并皆讹废。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仿旧法，正可三百馀声。自兹厥後，声多散落。人人致意，补缀不同。所以师师异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声旨，莫以裁正。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是经玄师梵唱，赤鹰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昙凭动韵，犹令象马卷局；僧辩折调，尚使鸿鹤停飞。量人虽复浅深，筹感抑亦次焉。故夔击石拊石，则百兽率舞，箫韵九成，则凤凰来仪。鸟兽且犹致感，况乃人神者哉。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之谓也。而顷世学者，裁得首尾馀声，便言擅名当世。经文起尽，曾不措怀。或破句以全声，或分文以足韵。岂唯声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听者唯增恍惚，闻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掩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浇而自薄，哀哉。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揄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超畅微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怡养神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唄。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唄，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儿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其後居士支谦，亦传梵唄三契，皆湮没不存。世有共议一章，恐或谦之馀则也。唯康僧会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传。即敬谒一契，文出双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晋世，有生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时有作者。近有西凉州唄，源出关右，而流于晋阳，今之面如满月是也。凡此诸曲，并制出名师。後人继作，多所讹漏。或时沙弥小儿，互相传校。畴昔成规，殆无遗一。惜哉，此既同是声例，故备之论末。（《高僧传》十三）

△唱导论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後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光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後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馀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锺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道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何者？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四众专心，叉指缄嘿，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悦，叙哀戚则洒润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锺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其间经师转读，事见前章。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之末。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本。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忏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荆棘难辩。意虑荒忙，心口乖越，前语既久，後语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徒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传之谓耶。（《释藏驱》七，《高僧传》十三。）

卷七十四

◎释氏（四）

◎释明彻

明彻俗姓夏，吴郡钱塘人。齐永明中受学僧，随出扬都，住建初寺，後往荆州。天监初还都，二宫供养。

◇将卒上武帝表告辞

因果深明，倚伏寄追，明彻虽复愚短，忝窥至籍，将谢之间，岂复遗吝？但知恩知庆，辄欲言之。明彻本出东荒，贱民而已，微有善识，得厕释门，契阔少年，绸缪元觉。虽未能体道，彻得善性，运来不辍，遇会昌时。遂亲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训，备沐恩奖，恒愿舒展丹诚，奉扬慈化，岂意报穷？便归尘土，仰恋圣世，何可而言。特愿陛下永劫永住，益荫无涯，具足庄严，道场训物，天垂海外，同为净土，胜果遐流，雍容远集。明彻以奉值之庆，论道之善，脱亿代还生，犹冀奉觐，惟生惟死，俱希济拔，临尽之间。忽忽如梦。虽欲申心，心何肯尽，不胜悲。哀之诚，谨遣表以闻。（《绩高僧》传八）

◎释宝唱

宝唱俗姓岑，吴郡人。师事僧，齐建武中入闽，天监中还京，往新安寺，又住庄严寺，有《名僧传》三十卷。

◇经律异相序

如来应迹投缘，随机阐教，兼被龙鬼、匪直天人，化启十陈，道终须跋。文积巨万，简累大千，自西徂东，羌难得而究也。若乃刘向校书，玄言久蕴，汉明感梦，灵证弥彰。自兹厥後，翻译相继，三藏奥典，虽已略周，九部杂言，通未区集。皇帝同契等觉，比德遍知，大弘经教，并利法俗，广延博古，旁采遗文。于是散偈流章，往往复出，今之所获，盖亦多矣。圣旨以为像正浸末，信乐弥衰，文句浩漫，鲜能该洽。以天监七年敕释僧等备钞众典，显证深文，控会神宗，辞略意晓，于钻求者，已有太半之益。但希有异相，犹散众篇，难闻秘说，未加标显。又以十五年敕宝唱钞经律要事，皆使以类相从。今览者易了。又敕新安寺释僧豪兴皇寺释法生等相助检读。于是博综经籍，搜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秘要，上询宸虑，取则成规。凡为五十卷，又目录五卷，分为五帙，名为《经律异相》。将来学者，可不劳而博矣。（《释藏》路一）

◇名僧传序

夫深求寂灭者，在于视听之表；改乎心行者，弥须丹青之工。是知万象森罗，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县，功济苍生。皇上化范九畴，神游八正，顶戴法桥，服膺甘露。窃以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无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僧，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诸纪，振发弘要，宝唱不敏，豫班二落，礼诵馀日，捃拾遗漏。（《释藏》穀一，《续高僧传》一。）

◇名僧传後序

岂敢为僧之董狐，庶无曲笔耳。（同上）

◇比丘尼传序

原夫贞心亢志，奇操异节，岂唯体率由于天真，抑亦励景行于仰止。故曰希颜之士，亦颜之俦，慕骥之马，亦骥之乘。斯则风烈英徽，流芳不绝者也。是以握笔怀铅之客，将以语厥方来。比事记言之士，庶其劝诫，後世，故虽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觉应乎罗卫，佛日显于阎浮。三界归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登地证果，仍世不绝，列之法藏，如日经天，自拘尸灭影，双树匿迹，岁历晖联，陵夷讹紊。于是时浇信谤，人或存亡，微言兴而复废者，不肖乱之也。正法替而复隆者，贤达雉之也。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圭，穷苦行之节，法辨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峙，金声玉震，实惟叔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诠叙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咸和，旋梁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而寡见庸疏，或有遗漏，博雅君子，箴其阙焉。（释藏功五。）

◎释法云

法云俗姓周，义兴阳羡人，住庄严寺。天监中为光禅寺大僧正，终大通初。

◇上昭明太子启请开讲

释法云启：殿下以生知丰识，精义入神，自然胜辨，妙谈出俗。每一往复，阖筵心醉，真令诸天赞善，实使释梵雨华。贫道虽幼知向方，而长无成业。之滥吹圣明，而识堑无退者，岂不愿餐幽致敬，敢祈仰者，诚在希闻妙说。今猥蒙启旨，未许群情，退思轻脱，用深悚惧。渴仰有实，饥虚非假，循思检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以祈闻。惟希甘露当开，用得永祛鄙吝，伏愿四弘本誓，曲允三请，殷勤谨启。（《广宏明集》二十一）

◇奉敕难范缜《神灭论》与王公朝贵书

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说，义经丘而未晓，理涉旦而犹昏。主上凝天照本，袭道赴机，垂答臣下，旨训周密。孝享之礼既彰，桀怀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复阐，纣协波仑之情。预非草木，谁不歌叹，希同挹风猷，共加弘赞也。释法云呈。（《宏明集》十，《续高僧传》六。）

◇奉敕答神灭论与沈约书。（《宏明集》作《与公王朝贵书》）

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说，义经丘而未晓，理涉旦而犹昏。至上凝天照本，袭道赴机，垂答臣下，旨训周密。孝享之礼既彰，桀怀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复阐，纣忄彼论之情，预非草木，谁不欷，同挹风猷，共加宏赞也。（《续高僧传》六）

◎释智藏

智藏本名净藏，吴人，天监末居钟山开善寺。

◇辞会启

夙昔顾省，心或不调，欲依佛一语，于空闲自制。而从缘流，二十馀载，在乎少壮。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灭。若复退一毫，便不堪自课。故愿言静处，少自荣卫，非敢傲世求名，从闲自诞。特是常人近情，惧前途之已迫耳。（《续高僧传》六）

◎释僧顺

僧顺，未详。（案，《宏明集》编于刘勰《灭惑论》後。）

◇释三破论（十九条　　◇　本论道士假张融作）

论曰：泥洹是死，未见学死而得长生，此灭种之化也。释曰：夫生生之厚，至于无生，则张毅单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爱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圣达之流，区以生为患。夫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为之妙称。谈其迹也，则有王宫双树之文；语其实也，则有常住常乐之说。子方轮回五道，何由闻涅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争云：象如欺箕，得象鼻者。争云：象如舂杵。虽获象一方，终不得全象之实。子说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论云：太子不废妻使人断种。释曰：夫圣实湛然，迹有表应，太子纳妃于储贰者，盖欲示人伦之道已足，遂能弃兹大宝，忽彼恩爱耳。至如诸天夕降，白骥飞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为累最深，饥寒则生于盗贼，饱暖则发于骄奢。是以厉妇夕产，急求火照，唯恐似己，复更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厉。凡夫之种，若厉产焉。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仰寻此旨，则是佛种。」舍家从道，弃厉就佛，为乐为利，宁复是加。子迷于俗韵，滞于重惑，梦中之梦，何当晓哉？

论云：太子不剃头，使人落发。释曰：在家则有二亲之爱，出家则有严师之重，论其爱也，发肤为上；称其严也，翦落为难。所以就剃除而欢。若辞父母而长往者，盖欲去此烦恼，即彼无为，发肤之恋，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轻发肤，何以遵道？不辞天属，何用严师？譬如丧服，出绍大宗，则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将使此子，执人宗庙之重；割其归顾之情，还本政自一期，非恩之薄，所後顿伸三年，实义之厚。《礼记》云：「出必降者，有爱我而厚，其例矣。」经云：诸天奉刀，持发上天不剃之谈，是何言也。子但勇于穿凿，怯于寻旨，相为慨然。

论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则敬其子，失礼之甚。释曰：出家之人，尊师重法，弃俗从道，宁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学，父王致敬，汉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为臣。魏之高贵，敬齐王於私室晋之储后。臣厥父于公庭，引此而判，则非疑矣。

论云：剃头为浮图。释曰：经云，浮图者，圣瑞灵图，浮海而至，故云浮图也。吴中石佛，泛海傥来，即其事矣。今子毁图像之图，为刑屠之屠，则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惭德，仲雍翦发文身，从容致化。遭子今日，必罗吠声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书以仲尼为圣人，内经云。尼者女也，或有谓仲尼为女子，子岂信之哉！犹如屠图之相类，亦何以殊！

论云：丧门者，死灭之门也。释曰：门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从本而兴焉。释氏有不二法门，老子有众妙之门。书云：「祸福无门」。皆是会通之林薮，机妙之渊宅。出家之人，得其义矣。丧者灭也，灭尘之劳，通神之解，即丧门也。桑当为乘，字之误耳。乘门者，即大乘门也。烦想既灭，遇物斯乘。故先云灭门，末云乘门焉。且八万四千，皆称法门，奚独丧桑二门哉？

论云：胡人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像之化也。释曰：原夫形像始立，非为教本意，当由灭度之後，系恋罔己，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兴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讲堂之上。令其说法，门徒谘仰，与往日不殊。曾参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谈，思仰可知也。罗什法师生自殊方，聪敏渊博，善谈法相，襁负佛经，流布关辅。诠以真俗二名，验以境照双寂，振无为之高风，激玄流于未悟，所谓遣之至于无遣也。子谓胡人不信虚无，诚非笃论。君子且强，理有优劣，不系形像，子以形像而语，不亦攻乎异端？

论云：剃头本不求佛，为服凶胡。今中国人士，不以正神自训，而取顽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法。释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蛮，不识王化，不闻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难。方今圣主隆三五之治，阐一乘之法，天人同庆，四海诉诉，支行喙息，咸受其赖，喘嚅之虫，自云得所。子脱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缄其舌，亦何劳提耳。

论云：沙门者，沙汰之谓也。释曰：息心达源，号曰沙门。此则练神濯秽，反流归洁，即沙汰之谓也。子欲毁之，而义逾美，真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者也。

论云：入国破国。释曰：夫圣必缘感，无往非应，结绳以後，民浇俗薄。末代王教，才延扬尧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无假楚挞而取正。石主师澄而兴国，古王谘勃以隆道。破国之文，从何取说？论云：入家破家。释曰：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闲末学道士。有赤章咒咀，发谪阴私，行坛被发。呼天叩地，不问亲疏。相亲厌杀，此即破家之法矣。

论云：入身破身。释曰：夫身之为累，甚于桎梏。老氏以形骸为粪土，释迦以三界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华，弃名利，悟逆旅之难常，希寂灭之为乐。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谓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术过人，克期轻举，白日登天。曾未数丈，横坠于地。迫而察之，正大鸟之双翼耳。真所谓不能奋飞者也。验灭亡于即事，不旋踵而受诛。汉之张陵，诬罔贡高。呼曰米贼，亦被夷翦。入身破身，无乃角弓乎？

论曰：歌哭不同者。释曰：人哭亦哭，俗内之冥迹，临丧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坏丧亲，登木而歌，孔子过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论云，不朝宗者，释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门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

论云：剃头犯毁伤。释曰「发肤之解，具于前答，联更略而陈之。凡言不敢毁伤者，正是防其非僻，触冒宪司，五刑所加，致有残缺耳。今沙门者，服膺圣师，远求十地，剃除须发，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扬名，得道还度天属，有何不可？而入毁伤之义。守文之徒，未达文外之旨耳。轮扁尚不移术于其儿，子何言哉！

论云：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释曰：噫唉，何子之难喻邪？《左传》云：言者身之文。《庄周》云：言不广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灵根宿固，德宇渊深，湛乎斯照，确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点其胸怀，澹尔无寄，尘垢何能搅其方寸，割慈亲之重恩，弃房栊之欢爱，虚室生白，守玄行禅。或头陀林野，委身饿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静节蔬餐，精心无怠，将勤求十力，超登无上，解脱天罗，销散地网，兆百福于未萌，济苍生于万劫。斯实大丈夫之宏图，非吾子所得闻也。避役之谈，是何言欤？孔子《羽页》喙三尺者。虽言出于口，终不以长舌犯人。则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为累，伤人之深哉！

论云：三丁二出，一何无缘者。释曰：无缘即是缘生，有缘即是缘有缘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阖门入道，故曰缘有缘起，有生不识比后者，故曰缘无缘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随父入道，是则缘之所牵。阖门顿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缘者自就无缘中求，反诸己而已矣。子方永坠无闲，遑复论此，将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论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国者。释曰：道有九十六种，佛为最尊，梵志之徒，盖是培娄，假使山川之神能出云雨者，亦是有国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国，不无多少，但广济无边，永拔涂炭。我金刚一圣，巍巍独雄。夫太极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时众生，因缘未动，故宜且昧名称，口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无礼易，则乾坤两卦，履豫二爻，便当与天地俱生。虽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机感不发，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迹不著耳。中外二圣，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贤，渐诱俗教，後以佛经，革邪从正，李老之门，释氏之偏裨矣。经云：处处自说，名字不同，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或寂漠无为，而作佛事。金口所说，合若符契。何为东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赍我神力，遂欲挠乱我经文，虔刘我教训，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也。

论云：道者气。释曰：夫道之名，以理为用。得其理也，则于道为备。是故沙门号曰道人，阳平呼曰道士。释圣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显，居道之末者，常称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学，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见目。庄周有云：生者气也，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气，便当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则子之道。是生灭法，非常住也。尝闻子道又有合气之事，愿子勿言，此真辱矣。《庄子》又云：道在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气之道乎？（《宏明集》八）

◎释僧果

僧果，梁末龙光寺沙门。

◇高僧传後记

右此传是会稽嘉祥寺释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精研经律。著《涅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撰此《高僧传》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岁二月舍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为首，经营葬于庐山禅阁寺墓。时龙光寺释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耳。（《高僧传》）

◎释智恺

智恺，扬州人，梁末之岭南。

◇大乘起信论序

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开示如理缘起之义。其旨渊弘，寂而无相，其用广大，宽廓无边，与凡圣为依，众法之本。以其文深旨远，信者至微。故于如来灭後，六百馀年，诸道乱兴，魔邪竞扇，于佛正法，毁谤不停。时有一高德沙门，名曰马鸣，深契大乘，穷尽法性，大悲内融，随机应现，愍物长迷，故作斯论。盛隆三宝，重兴佛日，起信未久，回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复显于时，缘起深理，更彰于後代，迷群异见者。舍执而归依，暗类偏情之党，弃著而臻凑。自昔已来，久蕴西域。无传东夏者，良以宣译有时。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其人少小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而至。未旬，便值侯景侵扰，法师秀采拥流，含珠未吐，慧日暂停，而欲还反，遂属（下有阙脱。）值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恺、昙振、慧，与假黄钺大将军大保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徒，遂翻译斯论一卷，以明论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雨卷，九识义章两卷，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马鸣冲旨，更曜于时，邪见之流，伏从正化。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题记，傥遇智者，赐垂改作。（《释藏邑》九）

◎释昙斐

昙斐俗姓王，会稽剡人，住法华台寺。

◇合微密持经记

合微密持陀邻尼总持三本

《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

《佛说总持经》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

此经凡有四本，三本并各二名，一本三名，备如後列。其中文句参差，或梵或汉音殊，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依义顺文，皆可符同，所为异处，後列得法利三乘阶级人数，及动地雨华诸天妓乐供养，多不悉备，意所未详，一本一名《无量门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于世，为常旧本。一本一名《阿难陀目亻去尼阿离陀罗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一本一名《无端底门总持之行》，二名《菩萨降却诸魔坚固于一切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本一名《出生无量门持》，二名《一生补处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备明法利及动地妓乐事，四本皆各标前一名于经首，第二第三名，不以题经也。後舍利弗请名，佛说名，皆备如前列。（《出三藏记》）

全陈文

卷一

武帝

卷二

文帝

卷三

废帝

宣帝

卷四

后主

武宣章后

後主沈后

始兴王叔陵

卷五

周弘正

周弘让

周弘直

何之元

卷六

徐陵（一）

卷七

徐陵（二）

卷八

徐陵（三）

卷九

徐陵（四）

卷十

徐陵（五）

卷十一

徐陵（六）

卷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荔
虞寄
欧阳頠
江德藻
徐伯阳
姚最
沈君理
沈不害
沈文阿
卷十三
沈洙
袁泌
袁枢
顾野王
杜之伟
庾持
卷十四
沈炯
卷十五
许亨
张种
张立
蔡景历
毛喜
宗元饶
顾越
刘师知
萧沇
谢岐
卷十六
张正见
陈暄
傅縡
章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知道
谢贞
褚玠
卷十七
陆琼
陆瑜
沈仲由
盛权
徐君敷
张君祖
庾僧渊
朱世卿
杨犖
卷十八
阙名
释氏
慧恺
释慧达
释昙瑗
释惠津
智文
阙名
卷一
◎武帝

帝姓陈，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後。梁大同中，为广州中直兵参军，除直卜将军，封新安子，授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太清中，除振远将军、高要太守。元帝承制，授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进信威将军、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改封长城县侯，寻授散骑常侍、使持节、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进江州刺史，寻授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镇京口，进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承圣末，进司空。敬帝即位，授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寻授中书监、司徒，进爵为公，拜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进封义兴郡公，拜大傅，进位相国，总百揆，加九锡，封陈公，寻进爵为王，以太平元年十月受禅，改元永定，在位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

◇受禅大赦诏（永定元年十月乙亥）

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虽色分辞翰，时异文质，揖让征伐，迄用参差，而育德振民，义归一揆。朕以寡昧，时属艰危，国步屡屯，天维三绝，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将帅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遵与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顾惟匪德，辞不获亮，式从天眷，俯协民心，受终文祖，升上帝，继迹百王，君临万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济，宝业初建，皇祚维新，思俾惠泽，覃被亿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皆勿复收，其有犯乡里清议赃污淫盗者，皆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敕系，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陈书·武帝纪》下）

◇以梁主为江阴王诏

礼陈杞宋，诗咏二客，弗臣之重，历代斯敦。梁氏钦若人，宪章在昔，济河沈璧，高谢万邦，茅赋所加，宜遵旧典，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宫馆资待，务尽优隆。（《陈书·武帝纪》下）

◇删改科令诏（永定元年十月癸未）

朕闻唐虞道盛，设画象而不犯，夏商德衰，虽孥戮其未备，洎乎末代，纲目滋繁，矧属乱离，宪章遗紊。朕始膺宝历，思广政枢，外可搜举良才，删改科令，群僚博议，务存平简。（《隋书·刑法志》）

◇追赠兄道谭骠骑大将军太尉封始兴郡王诏（永定元年十月癸巳）

天伦所感，义本因心，名器追崇，则惟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史长城县公，德范沈邃，风度宽厚，性与天通，深乎靡测，昔弹冠入仕，誉重城华，宣力艰难，遂顾洪业，虽时非季汉，势异桓王，海内挹其风流，生民怀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宝历，言寻永往，兴慕增怀，可奉赠太尉公。（《艺文类聚》四十六《沈炯太尉始兴昭烈王碑》，永定元年下诏。）

◇赠周铁虎诏（永定元年十月）

天地之宝，所贵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节，效命酬恩，追远怀昔，信宜加等。散骑常侍严威将军、太子左卫率、潼州刺史、领信义太守沌阳县开国侯铁虎，器局沈厚，风力勇壮，北讨南征，竭忠尽力，摧锋江夏，致陷凶徒，神气弥雄，肆言无挠，岂直温序见害，方其理须，庞德临危，犹能目，忠贞如此，恻怆兼深。可赠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户，并给鼓吹一部，侯如故。（《陈书·周铁虎传》）

◇封兄子为临川王诏（永定元年十一月丙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都齐国，义乃亲贤，西汉城阳，事兼功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长城县侯，学尚清优，神寓凝正，文参礼乐，武定祆氛，心力谋猷，为家治国，拥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关河，功逾萧寇，萑蒲之盗，自反耕农，篁竹之豪，用禀声朔。朕以虚寡，属当兴运，提彼三尺，宾于四门，王业艰难，赖乎此子，宜隆上爵，称是元功，可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兄子梁中书侍郎顼，袭封始兴王，弟子梁中书侍郎昙朗，袭封南康王，礼秩一同正王。（《陈书·武帝纪》下）

◇封从子陈拟等诏（永定元年）

维城宗子，实固有周，盘石懿亲，用隆大汉，故会盟则异姓为後，永土则非刘勿王，所以纠合枝干，广树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规。从子持节、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雍州刺史、监南徐州拟，持节、通直散骑侍郎、贞威将军、北徐州刺史褒，从子晃、炅，从孙假节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炅上，假节、信威将军、北徐州刺史、吉阳县开国侯讠宣，假节、通直散骑侍郎、信武将军亠，假节、散骑侍郎、雄信将军、青州刺史、广梁太守详，贞威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慧纪，从孙敬雅、敬泰，并枝戚密近，劬劳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拟可承修县开国侯，褒锺陵县开国侯，晃建城县开国侯，炅上饶县开国侯，炅虔化县开国侯，讠宣仍前封，亠豫章县开国侯，详遂兴县开国侯，慧纪宜黄县开国侯，敬雅宁都县开国侯，敬泰平固县开国侯，各邑百户。（《陈书·陈拟传》）

◇改官制诏（永定二年正月乙未）

夫设官分职，因事重轻，羽仪车马，随时隆替，晋之五校，鸣笳启途，汉之九卿，传呼并列，虞官夏礼，岂曰同科，殷朴周文，固无恒格。朕膺兹宝历，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时衷，梁天监中，左右骁骑领朱衣直阁，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唱义之初，首为此职，乱离岁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闻旧则;今去左右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所给仪从，同太子二卫率，此外众官，尚书详为条制。（《陈书·武帝纪》下）

◇亲祠南郊赦诏（永定二年正月辛丑）

朕受命君临，初移星，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昭华，人允庆，思令亿兆，咸与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犹梗，军机未息，徵赋咸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挽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馀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陈书·武帝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沈泰部曲妻儿诏（永定二年三月甲午）

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迩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毂累藩，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贵显荣，政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之魄，无故猖狂，自投獯丑；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于庞萌，魏武不知于于禁，但令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陈书·武帝纪》下。）

◇擢用旧员诏（永定二年十二月丁亥）

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陈书·武帝纪》下。）

南康始兴二王诸主宜隆礼数诏（永定三年正月）

南康、始兴王诸妹，已有封爵，依礼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礼数，诸主仪秩及尚主，可并同皇女。（《陈书·武帝纪》下。）

◇分恤东阳诏（永定三年闰四月庚寅）

开廪赈绝，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当斯季俗，膺此乐推，君德未孚，民瘼犹甚，重兹多垒，弥疚纳隍，良由四聪弗达，千里勿应，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残弊之轨，致此未康。吴州缙州，去岁蝗旱，郢田虽咒，郑渠终涸，室靡盈积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赖。近已遣中书舍人江德藻衔命东阳，与令长二千石问民疾苦，仍以入台仓见米分恤，虽德非既饱，庶微慰阻饥。（《陈书·武帝纪》下。）

◇定救日仪诏（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

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阳，宜备衮冕之服，自今以去，永可为准。（《陈书·武帝纪》下，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旧仪御前殿，服朱纱袍，通天冠，诏云云，又见《南史》九）

◇讨熊昙朗诏（永定三年六月甲午）

昙朗噬逆，罪不容诛，分命众军，仍事掩讨，方加枭磔，以明刑宪。（《陈书·武帝纪》下。）

◇遗虞荔书

丧乱已来，贤哲凋散，君才用有美，声闻许洛，当今朝廷惟新，广求英俊，岂可栖迟东土，独善其身？今令兄子将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迟也。（《陈书·虞荔传》）

◇下玺书敕州郡（永定元年十月己卯）

夫四正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唯赵伦，侯景滔天，逾于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于鲜卑，金陵久非于梁国，有自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朕以虚薄，属当兴运，自昔登庸，首清诸越，徐门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翦疆寇，岂曰人谋，皆由天启。梁氏以天禄斯改，期运永终，钦若唐虞，推其鼎玉。朕东西退让，拜手陈辞，避舜子于箕山之阳，求支伯于沧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翘惶，天命难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言念迁桐，但有惭德。自梁氏将末，频月亢阳，火运斯终，秋霖奄降，翌日成礼，圆丘宿设，埃云晚霁，星象夜张，朝景重轮，泫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带五色之卿云，顾惟寡薄，弥惭休祉，昧旦丕显，方思至治。卿等拥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宇，方寄恤隐，王历惟新，念有欣庆，想深求民瘼，务在廉平，爱惠以抚孤贫，威刑以御强猾，若有萑蒲之盗，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强幽险，皆从肆赦，咸使知闻，如或迷途，俾在无贷。今遣使人具宜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虚怀。（《陈书·武帝纪》下。）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圯剥荐臻，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夫肇有民，乃树司牧，选贤与能，未常厥姓，放勋重华之世，咸无意于受终，当涂典午之君，虽有心于揖让，皆以英才处万乘，高勋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区县。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荡覆，纪纲泯绝。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举义兵，实戡多难，废王立帝，实有厥功，安国定社，用尽其力，是谓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云表色，日月呈瑞，纬聚东井，龙见谯邦，除旧布新，既彰玄象，迁虞事夏，且协讴讼，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诚愿。梁帝高谢万邦，授以大宝。霸先自惟匪薄，让德不嗣，至于再三，辞弗获许，佥以百姓须主，万机难旷，皇灵眷命，非可谦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无惭德，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陈，惟明灵是飨。（《陈书·武帝纪》下，《南史》九。）

卷二

◎文帝

帝讳，字子华，武帝兄始兴王道谭之长子。梁承圣初，为吴兴太守，历信武将军，监南徐州。太平初，授持节、宣毅将军、会稽太守。武帝受禅，封临川王，拜侍中、安东将军。永定三年六月即位，改元二，天嘉、天康，在位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谥曰文皇帝，庙号世祖。

◇即位大赦诏（永定三年六月甲寅）

上天降祸，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离万国，率土崩心，若丧考妣，龙图宝历，眇属朕躬，运锺扰攘，事切机务，南面须主，西让礼轻，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无轻重，悉皆荡涤，逋租宿债，吏民愆负，可勿复收；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庶祗畏在心，公卿毕力，胜残去杀，无待百年，兴言号哽，深增恸绝。（《陈书·文帝纪》）

◇封第二子顼为始兴王诏（永定三年十月）

日者皇基肇建，封树枝戚，朕亲地攸在，特启大邦。弟顼嗣承门祀，虽土宇开建，荐飨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闵凶夙遘，储贰遐隔，彗车未返，猥以眇身，膺兹景命，式循龟鼎，冰谷载怀；今既入奉大宗，事绝藩，始兴国庙，蒸尝无主，瞻言霜露，感寻恸绝。其徙封嗣王顼为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庶申罔极之情，永保山河之祚。（《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诏答沈炯

省表具怀。卿誉驰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门，言归异域，复牵时役，遂乖侍养，虽周生之思，每欲弃官，戴礼垂文，得遗从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劳万机，以卿才为独步，联居专席，方深委任，屡屈情礼。朕嗣奉洪基，思弘景业，顾兹寡薄，兼缠哀疚，实赖贤哲，同致雍熙，岂便释简南闱，解绂东路？当令冯亲入舍，荀母从官，用睹朝荣，不亏家礼。寻敕所司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并无废也。（《陈书·沈炯传》）

◇改元大赦诏（天嘉元年正月癸丑）

朕以寡昧，嗣纂洪业，哀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显遐畅，恭己不言，庶几无改。虽宏图懋轨，日月方弘，而清庙廓然，圣灵浸远，感寻永往，瞻言罔极。今四象运周，三元告献，华夷胥洎，玉帛骏奔，思覃遗泽，播之亿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为天嘉元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立者，赐谷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陈书·文帝纪》）

◇亲祠南郊诏（天嘉元年正月辛酉）

朕式飨上玄，虔奉牲玉，高礼毕，诚敬兼弘。且荫霾浃辰，褰霁在日，云物韶朗，风景清和，庆动人，忭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祜，可赐民爵一级。（《陈书·文帝纪》）

◇原宥王琳党与诏（天嘉元年二月戊戌）

夫五运递来，三灵眷命，皇王因之改创，殷周所以乐推。朕统历承基，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隆鼎运，期理攸属，数祚斯在，岂侥幸所至，宁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贻讥，断定业，乱臣贼子，异世同尤。王琳识暗挈瓶，智惭卫足，干纪乱常，自贻颠沛，而绅君子，多被絷维，虽泾渭合流，兰鲍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胁从。今九既设，八斯掩，天网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说，永作汉蕃，延寿脱归，终为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晋楚，行藏用舍，亦岂有恒？宜加宽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预在凶党，悉皆原宥；将帅战兵，亦同肆眚，并随才铨引，庶收力用。（《陈书·文帝纪》）

◇赠谥死事将士诏

师旅以来，将士死王事者，并皆赠谥。（《陈书·文帝纪》）

◇蠲复丁役诏（天嘉元年二月己亥）

日者凶渠肆虐，众军进讨，舟舰输积，权倩民丁，师出经时，役劳日久，今氛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陈书·文帝纪》）

◇宽赋诏（天嘉元年三月丙辰）

自丧乱以来，十有馀载，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顷者寇难仍接，算敛繁多，且兴师以来，千金日费，府藏虚竭，杼轴岁空，近所置军资，本充戎备，今元恶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静戢，息肩方在，思俾馀黎，陶此宽赋，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尚书申下四方，称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庶鼓腹含哺，复在兹日。（《陈书·文帝纪》）

◇录序郢州官属诏（天嘉元年三月丁丑）

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量加录序。（《陈书·文帝纪》）

◇衡阳王丧柩至下诏（天嘉元年四月庚辰。案本传作庚寅，误。）

夫宠章所以嘉德，礼数所以崇亲，乃历代之通规，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湘州牧、衡阳王昌，明哲在躬，圭璋早秀，孝敬内湛，聪睿外宣，梁季艰虞，宗社颠坠，西京沦覆，陷身关陇，及鼎业初基，外蕃逆命，聘问斯阻，音介莫通，眷彼机桥，将邻乌白。今者群公戮力，多难廓清，轻传入郛，无劳假道，周朝敦其继好，骖驾归来，欣此朝闻，庶欢昏定。报施徒语，曾莫辅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殒，倍增伤悼，津门之恸空在，桓岫之功不追，静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协徽猷。可赠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扬州牧，给东园温明秘器，九旒銮辂，黄屋左纛，武贲班剑百人，せ京车，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仪，一依汉东平宪王、齐豫章文献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节迎护丧事，大鸿胪副，其羽卫殡送所须，随由备办。（《陈书·衡阳王昌传》）

◇葬梁元帝诏（天嘉元年六月壬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榇播越。朕昔经北面，有异常伦，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宁既是旧茔，宜即安卜，车旗礼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汉献帝故事。（《陈书·文帝纪》）

◇进贤诏（天嘉元年七月甲寅）

朕以眇身，属当大宝，负荷至重，忧责实深，而庶绩未康，胥怨犹结，伫咨贤良，发于梦想，每有一言入听，片善可求，何尝不褒奖抽扬，缄书绅带？而傅岩虚往，穹谷尚淹，蒲币空陈，旌弓不至，岂当有乖则哲，使草泽遗才，将时运浇流，今不逮古，侧食长怀，寝兴增叹。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进举贤良，申荐沦屈，庶众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或朴载哥，由庚在咏。（《陈书·文帝纪》，罗愿《新安志》九）

◇侨旧著籍诏（天嘉元年七月乙卯）

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馀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陈书·文帝纪》，《通典》三。）

◇种麦诏（天嘉元年八月壬午）

菽粟之贵，重于珠玉。自顷寇戎，游手者众，民失分地之业，士有佩犊之讥。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饥，方存富教。麦之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节，万实可收。其班宣远近，并令播种，守宰亲临劝课，务使及时，其有尤贫，量给种子。（《陈书·文帝纪》）

◇禁奢丽诏（天嘉元年八月戊子）

污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卯雕薪，或可易革。梁氏末运，奢丽已甚，刍豢于胥史，歌钟列于管库，牛木被朱丹之采，车马饰金玉之珍，逐欲浇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宫，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风，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陈书·文帝纪》）

◇以方泰为南康世子诏（天嘉元年）

南康王昙朗，出隔齐庭，反身莫测，国庙方修，奠飨须主，可以长男方泰为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後。（《陈书·南康王昙朗附传》）

◇停春夏决罪诏（天嘉元年十二月乙未）

古者春夏二气，不决重罪，盖以阳和布泽，天秩是弘，宽网省刑，义符含育，前王所以则天象地，立法垂训者也。朕属当浇季，思求民瘼，哀矜恻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念甚纳隍，常欲式遵旧轨，用长风化，自今孟春讫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陈书·文帝纪》）

◇诏答沈不害（天嘉初）

省表闻之。自旧章驰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书·沈不害传》）

◇以侯等配食高祖庙庭诏（天嘉二年九月甲寅）

姬业方阐，望载渭滨，汉历既融，道通圮上。若乃储精辰宿，降灵惟岳，风云有感，梦寐是求，斯固舟楫盐梅，递相表里，长世建国，罔或不然。至于铭德太常，从祀清庙，以贻厥後来，垂诸不朽者也。前皇经济区宇，裁成品物，灵贶式甄，光膺宝命，虽谟明睿发，幽显协从，亦文武贤能，翼宣王业。故大司马、骠骑大将军，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僧明，故中护军颖，故领军将军拟，或缔构艰难，经纶夷险；或摧锋冒刃，殉义遗生；或宣哲协规，绸缪帷幄；或披荆汗马，终始勤劬；莫不罄诚翻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绪，永言勋烈，思弘典训，便可式遵故实，载扬盛轨，可并配食高祖庙庭，俾兹大猷，永传宗┘。（《陈书·文帝纪》）

◇下诏讨留异（天嘉二年十二月丙戌）

昔四罪难弘，大妫之所无赦，九黎乱德，少昊之所必诛，自古皇王，不贪征伐，苟为时蠹，事非获已。逆贼留异，数应亡灭，缮甲完聚，由来积年，进谢群龙，自跃于千里，退让首鼠，恒持于百心，中岁密契番禺，既弘天网，赐以名爵，敦以国姻，傥望怀音，犹能革面，王琳窃据中流，翻相应接，别引南川之岭路，专为东道之主人，结附凶渠，唯欣祸乱，既祆氛荡定，气沮心孤，类伤鸟之惊弦，等穷兽之谋触，虽复遣家入质，子阳之态转遒，侍子还朝，隗嚣之心方炽。朕志相成养，不计疵慝，披襟解带，敦喻殷勤，蜂目弥彰，枭声无改，遂置军江口，严戍下淮，显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材，绝望京辇，萑蒲小盗，共肆贪残，念彼馀，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关，秦国依风，并轮侵地，三边已，四表咸宁，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阳郡开国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异身，馀无所问。（《陈书·留异传》）

◇赠谥南康王昙朗诏（天嘉二年）

夫追远慎终，抑闻前诰。南康王昙朗，明哲懋亲，蕃维是属，入质北齐，用纾时难，皇运兆兴，未获旋反，永言子，日夜不忘，齐使始至，凶问奄及，追怀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宠数，以光恒序。可赠侍中、安东将军、开府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谥曰恚（《陈书·南康王昙朗传》）

◇南郊恩诏（天嘉三年正月辛亥）

朕负荷灵图，亟回星，兢兢业业，庶几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无忘日夜。阳和布气，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诚兼飨敬，思与黎元，被斯宽惠。可普赐民爵一级，其孝悌力田，别加一等。（《陈书·文帝纪》）

◇收侯安都诏（天嘉四年六月癸巳）

昔汉厚功臣，韩彭肇乱，晋倚蕃牧，敦约称兵，托六尺于庞萌，野心窃发，寄股肱于霍禹，凶谋潜构，追惟往代，才延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难同规。侯安都素乏遥图，本惭令德，幸属兴运，预奉比纶，拔迹行间，假之毛羽，推于偏帅，委以驰逐，位极三槐，任居四岳，名器隆赫，礼数莫侍；而志唯矜己，气在陵上，招聚逋逃，穷极轻狡，无赖无行，不畏不恭，受专征，剽掠一逞，椎毂所镇，裒敛无厌，寄以徐蕃，接邻齐境，贸迁禁货，鬻卖居民，椎埋发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顾彝宪。朕以爰初缔构，颇著功绩，飞骖代邸，预定嘉谋，所以淹抑有司，每怀遵养，杜绝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于话言，推丹赤于造次，策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无卫，何尝内隐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协猜防，入成皋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骄暴滋甚，招诱文武，密怀异图，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获中书舍人蔡景历启称，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别驾周弘实来景历私省宿，访问禁中，具陈反计，朕犹加隐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门，迁授南服，受命经停，奸谋益露。今者欲因初镇，将行不轨，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赖社稷之灵，近侍诚悫，丑情彰暴，逆节显闻，外可详案旧典，速正刑书，止在同谋，馀所问。（《陈书·侯安都传》）

◇以周铁虎配食高祖庙庭诏（天嘉五年三月壬午）

汉室功臣，形写宫观，魏朝猛将，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长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沌阳县开国侯铁虎，诚节鲠亮，力用雄敢，王业初基，行间累及，垂翅贼垒，正色寇庭，古之遗烈，有识同壮，陨身不屈，虽隆荣等，营魂易远，言追嘉惜，宜仰陪彡寝，恭颁飨奠，可配食高祖庙庭。（《陈书·周铁虎传》）

◇曲赦京师诏（天嘉五年七月丁丑）

朕以寡昧，属当负重，星亟改，冕旒弗旷，不能仰协璇衡，用调玉烛，傍慰苍生，以安黔首，兵无宁岁，民乏有年，移风之道未弘，习俗之患犹在，致令氓多触网，吏繁笔削，狱犴滋章，虽由物犯，囹圄淹滞，亦或有冤，念俾纳隍，载劳负戾，加以肤凑不适，摄卫有亏，比获微痊，思覃宽惠，可曲赦京师。（《陈书·文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赙恤周，专文诏（天嘉五年）

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西丰县开国侯，专文，受任遐征，淹时违律，虚矜奸诡，遂贻丧什；但夙著勤诚，亟劳戎旅，犹深恻怆，愍悼于怀，可存其茅赋，量所赙恤。（《陈书·周，专文传》）

◇许建安等郡流民还本诏（天嘉六年三月乙未）

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陈书·文帝纪》）

◇修治古忠烈坟冢诏（天嘉六年八月丁丑）

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纭，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三业，缙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才，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或皆翦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旗服色，犹行杞宋之计，每车驾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乔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唯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堇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土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生灵共恻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龢维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後者，可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咸畅，称朕意焉。（《陈书·文帝纪》）

◇曲赦京师诏（天嘉六年十二月癸亥）

朕自居民牧之重，托在王公之上，顾其寡昧，郁于治道，加以屡亏听览，事多壅积，冤滞靡申，幽枉弗鉴，念兹罪戾，有甚纳隍，而惠泽未流，愆阳累月，今岁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圄之内，同被时和，可曲赦京师。（《陈书·文帝纪》）

◇改元大赦诏（天康元年二月丙子）

朕以寡德，纂承洪绪，日昊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实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陈书·文帝纪》）

◇遗诏（天康元年四月）

朕疾苦弥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复何言。但王业艰难，频岁军旅，生民多弊，无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渐，以为遗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临，王侯将相，善相辅翊，内外协和，勿违朕意。山陵务存俭速，大敛竟，群臣三日一临，公除之制，率依旧典。（《陈书·文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虞荔

能敦布素，乃当为高。卿年事已多，气力稍减，方欲仗委，良须克壮，今给卿鱼肉，不得固从所执也。（《陈书·虞荔传》）

◇策命鄱阳王（天嘉元年十月）

於戏，夫建树藩屏，翼奖王室，钦若前典，咸必由之。惟尔夙挺圭璋，坐知孝敬，令德茂亲，佥誉所集，启建大邦，实惟伦序，是用敬遵民瞻，锡此圭瑞，往钦哉，其勉树声业，永保宗社，可不慎欤。（《陈书·鄱阳王伯山传》）

◇与虞荔书

君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自应翰飞京许，共康时弊，而削迹丘园，保兹独善，岂使称空谷之望邪？必愿便尔匚装，且为出都之计，唯迟披觏，在于兹日。（《陈书·虞荔传》）

◇妙法莲华经忏文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圣贤。窃以前佛後佛，种种因缘，已说当说，各各方便，莫非真语，翻为妙法，理无二极，起必同归；但因业因心，禀万类之识，随见随著，异群生之相，品位分浅深，觉悟有迟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参差，法雷一音，闻之者差别；是以小乘顿教，由此各名，声闻菩萨，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说，羊车小乘，灰断涅盘，分段解脱，以诸佛之善巧，会众庶之根机，是曰半字，未称三点。及夫会三归一，反本还源，说大乘经，名无量义，灭化城于中路，驾宝车于四衢，衣里明珠，隐而还见，髻中真宝，于焉始得，出宝塔于空虚，踊菩萨于大地，见希有事，证微妙法，最胜最尊，难逢难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属符负荷，方欲宪章古昔，用拯黎元，窃以羲皇结网，深失大慈，成汤解罗，犹非妙善，扬旌丹水，异道树而降魔，执玉涂山，非宝坊之大集，所以凭心七觉，系念四勤，住菩萨乘，显无三之教，学如来行，开不二之门，汲引群迷，导示众惑；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法华铁，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如来、多宝世尊，礼妙法华大乘经典，礼普贤菩萨妙光法师，愿多宝如来，从地涌出，普贤菩萨，乘象空来，并入道场，证明功德，击大法鼓，转妙法轮，震动世间，觉悟凡品，令使尽空法界，无量声闻，无边众生，皆为菩萨，总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金光明经忏文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寻夫灵鹫山间，自有常住之相，白鹤林处，本无变易之法，故知真解脱者，谁辩去来，实智慧者，非有生灭，而颠倒迷愚，不晓三点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萨，俱会信相之室，显说释迦之寿，明称叹之妙偈，出忏悔之法音，是曰经王，微妙第一，以种智为根本，以功德为庄严，能照诸天宫殿，能与众生快乐，能销变异恶星，能除谷贵饥馑，能遣怖畏，能灭忧恼，能怯怨敌，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兹寡昧，纂承洪业，常恐王领之宜，不符正论，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绩未康，黎民弗，方愿归依三宝，凭藉冥空，护念众生，扶助国土，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光明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如来四佛世尊，金光明经，信相菩萨，愿诸菩萨，久住世间，诸天善神，不离土境，方便利益，增广福田，映慈悲云，开智慧日，作眼目导，为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场，安住不动之境国，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大通方广忏文

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三宝。窃以诸佛刹土，不可言说，如来称号，无有限量，或过去现在，共取颇罗之姓，或同时异世，俱有释迦之名，或明王十亿，或然灯三万，去来三界，遍满十方，闻名者离尘，受持者得道，其为功德，难用思议，释迦如来，以无碍力，游娑罗之净道，止吉祥之福地，宝池化生，金花自涌，说大通方广，出三宝名号，譬如六天，总归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业，常以万邦有罪，责自一人，四生未安，理为重任，所以薰修在已，日夜忘劳，精进为心，夜分未息，菩萨行处，皆愿受持，诸佛法门，悉令如说，欲使普天率土，无复怖畏之尘，蠕动飞，永得归依之地；今谨依经教，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广忏悔，读诵百遍，右绕七币，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止观，罄精恳之心，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方广经中所说三宝名字，愿诸佛菩萨，寻声赴响，放净光明，照诸暗浊，施清凉水，灭兹渴爱，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总万有而会真如，齐三界而登实法，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虚空藏菩萨忏文

窃以菩萨之于众生，是大依止，观察性相，随机济拔，一人未度，不证善果，往古今来，行愿如一，而虚空藏菩萨最为胜上，为众中之幢王，为大明之尊主，具诸佛之智慧，得如来之秘密，至因梦见形，随缘示相，一闻称号，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称名，刀杖不能伤害，寿命财产之愿，念而必谐，色声味触之须，求而皆遂，身心疾恼，怜愍疗治，牢狱怖畏，方便解释，此盖随从世法，安乐众生。及夫动神变相，去香集之境，放净光明，来阎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烦恼热，说陀罗尼，破恶业障，五浊恶世，一时清凉，五根本罪，并皆解脱，此则开世间之眼，示涅盘之路。弟子承如来之教，禀诸佛之慈，国被菩萨之功，家行大士之业，方愿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众生，皆修十地；今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虚空藏菩萨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文佛，礼胜花敷藏如来，礼陀罗尼神咒，礼虚空藏菩萨，愿虚空藏菩萨，寻贤应赴，现神通力，开智慧光，以种种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不乖誓愿，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方等陀罗尼斋忏文

窃以三世诸佛，以誓愿因缘，十方如来，以智慧方便，纵无碍之辩，开无尽之门，法流派别，宗源无限，法本分散，枝条不极，非直摩诃般若，独有八万四千，至于陀罗尼门，亦有九十二亿，处处宣说，种种名种，功德无量，威神不测。至如婆薮之拔地狱，波旬之发菩提，花聚之获神通，雷音之脱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兹业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众生，闻一句而发心，听一说而悦道。故知一切诸法，无非真妙。弟子侧身修行，所学者菩提，旰食夙兴，所行者济度，一心之力，摄取众生，一念之顷，遍诸法相，如来种智，皆愿总持，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谨于法典，本之经教，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礼陀罗尼章句，礼雷音比丘，礼华聚菩萨，愿承此功德，调伏众生，灭三毒心，破十恶业，四百之烦恼，自然清净，八万四千尘劳，一时解脱，得神咒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罗尼门，观诸佛境界，顿消狱火，永尽无馀，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药师斋忏文

窃以诸行无常，悉为累法，万有颠倒，皆成苦本，热焰镜像，如变易之不停，漂草爨茅，见生灭之奔迅，随业风而入苦海，逐报障而趣幽途，去来三界，未见可安之所，轮回五道，终无暂息之期。药师如来，有大誓愿，接引万物，救护众生，导诸有之百川，归法海之一味，亦能施与花林，随从世俗，使得安乐，令无怖畏。至如八难九横，五浊三灾，水火盗贼，疾疫饥馑，怨家债主，王法县官，凭陵之势万端，虔刘之法千变，悉能转祸为福，改危成安。复有求富贵，须禄位，延寿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间之切要，莫不随心应念，自然满足，故知诸佛方便，事绝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绩未，方凭药师本愿，成就众生，今谨依经教，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药师斋忏，现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药师如来，慈悲广覆，不乖本愿，不弃世间，兴四等云，降六度雨，灭生死火，除烦恼箭，十方世界，若轮灯而明朗，七百鬼神，寻结缕而应赴，障逐香然，灾无复有，命随幡续，渐登常住，游甚深之法性，入无等之正觉，行愿圆满，如药师如来。（《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娑罗斋忏文

寻夫真解脱者，本自不生，实智慧者，今亦无灭，故知鹤林变色，非变易之文，鹫山常在，实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应赴所以不穷，众生无边，方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以无际，随念随著，种种法门，因业因心，各各示见，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十年，无馀之机已及，熙连河侧，晨朝之色忽明，娑罗树间，中夜之声便寂，最後功德，是曰兹辰。弟子有缘阎浮，属当重任，愍群生之颠倒，嗟庶类之愚迷，常愿造六度之舟，济之于彼岸，驾一乘之御，驱之于中道。今谨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首僧一夕，娑罗大斋，愿法雨法云，清凉三界之火，慧灯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闻，伊字三点，凡圣并悟，无劳迦叶之问，不待须跋之疑，一切种智，而为根本，无量功德，以自庄严，意树开解脱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处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场，与二气而俱贞，随四时而纳，日月天子，照合璧于大千，星辰宫殿，散连珠于百亿，慈悲轻雨，与祥风而并飞，菩提宝云，共飞烟而合彩，六合四海，无复尘劳，六道四生，俱蒙清净。（《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无碍会舍身忏文

窃观雅诰奥义，皇上兴在予之言，礼经令典，圣人扬罪己之说，故亡身济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况复菩萨大士，法本行处，应赴三界，摄受四生，运无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国城妻子，黾勉哀荒，承祖宗之大业，扶曳喘息，当天下之重任，黎民弗，庶绩未熙，御朽履冰，无忘兢业，又以世相泡影，有为露电，爱河奔迅，欲海飞腾，禀识同焚，含灵共溺，垂凭玉，还觉万乘非尊，当宁负，翻以万机成累，夕惕若厉，思宏汲引，每旦丕显，奉为七庙圣灵，奉为皇太后圣御，奉为天龙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亲，若非怨亲，遍虚空，满法界，穹过去，尽未来，无量名识，一切种类，平等大舍。弟子自身，及乘舆法服，五服銮辂，六冕龙章，玉几玄裘，金轮紺马，珠交缨络，宝饰庄严，给用之所资待，生平之所玩好，并而檀那，咸施三宝。今谨于前殿设无碍大会，奉行所愿，并诸功德，具列于前，愿诸菩萨，冥空幽显，俱到证明，开智慧日，映慈悲云，树宝幢于大千，击法鼓于百亿，震动世界，觉悟群生，放三昧之净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痴于火阱，拔烦恼于棘林，出轮转河，到无生岸。（《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卷三

◎废帝

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文帝长子。永定二年，拜临川王世子。文帝即位，立为皇太子。天康元年即位，明年改元光大，在位二年，宣太后令废为临海王。

◇即位大赦诏（天康元年四月癸酉）

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靡及，五内崩殒。朕以寡德，嗣膺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茕茕在疚，惧甚缀旒，方赖宰辅，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陈书·废帝纪》）

◇改元大赦诏（光大元年正月乙亥）

昔昊天成命，降集宝图，二后重光，九区咸，闵余冲薄，王道未昭，荷兹神器，如涉灵海，庶亲贤并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缅同刑措。今三元改历，万国充庭，清庙无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触感崩心，思播遗恩，俾覃黎献，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为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赐爵一级。（《陈书·废帝纪》）

◇收到仲举等付廷尉诏（光大元年八月）

到仲举庸力小才，坐叨显贵，受任前朝，荣宠隆赫，父参王政，子据大邦，礼盛外姻，势均戚里，而肆其骄暗，凌敖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国政，排黜懿亲，欺蔑台衮。韩子高蕞尔细微，擢自卑末，入参禁卫，委以心腹，蜂虿有毒，敢行反噬。仲举、子高，共为表里，阴构奸谋，密为异计，安成王朕之叔父，亲莫重焉，受命导扬，禀承顾托，以朕冲弱，属当保，家国安危，事归宰辅，伊周之重，物无异议，将相旧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袭，屯据东城，进逼崇礼，规树仲举，以执国权，陵斥司徒，意在专政，潜结党附，方危社稷；赖祖宗之灵，奸谋显露，前上虞令陆等具告其事，并有据验，并克今月七日纵其凶恶。领军将军明彻，左卫将军卫尉卿宝安、及诸公等又并知其事，二三迹，彰于朝野，反道背德，事骇闻见。今大憝克歼，罪人斯得，并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罪止仲举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馀一从旷荡，并所不问。（《陈书·到仲举传》）

◇诛华皎家口诏（光大元年九月乙巳）

逆败华皎，极恶穷凶，遂树立萧归岿谋危社稷，弃亲即雠，人神愤惋。王师电速，水陆争前，枭翦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从诛戮，用明国宪。（《陈书·废帝纪》）

◇曲赦湘巴二郡诏（光大元年十月辛巳）

贼皎舆皂微贱，特逢奖擢，任据藩牧，属当宠寄，背斯造育，兴构奸谋，树立萧氏，盟约彰露，鸩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结边境，驱逼士庶，蚁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将军量、安南将军明彻、郢州刺史灵洗，受律专征，备尽心力，抚劳骁雄，舟师俱进，义烈争奋，凶恶奔殄，献捷相望，重氛载廓，言念泣罪，思与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为贼所逼制，预在凶党，悉皆不问。其贼主帅节相，并许开恩出首，一同旷荡。（《陈书·华皎传》）

◇恤死事军人诏（光大二年正月庚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送还本乡，仍复其家。（《陈书·废帝纪》）

◎宣帝

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文帝第二弟。梁承圣中，为直合将军、中书侍郎。江陵陷，随例入关。陈受禅，遥袭父道谭爵始兴王。文帝即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寻授使持节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迁司空。天康初，授尚书令。废帝即位，拜司徒，进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太傅。光大二年，宣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三年正月即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谥曰孝宣皇帝，庙号高宗。

◇即位改元大赦诏（太建元年正月甲午）

夫圣人受命，王者中兴，并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尧图，经纶禹迹，配天之业，光辰象而利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长远。世祖文皇帝、体上圣之姿，当下武之运，筑宫示俭，所务唯德，定鼎初基，厥谋斯在。朕以寡薄，才非圣贤，夙荷前规，方传景祚，虽复亲承训诲，志守藩维，咏季子之高风，思城阳之远托，自元储绍国，正位君临，无道非几，伫闻刑措；岂图王室不造，频谋乱阶，天步艰难，将倾宝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贞确，坚誓苍昊，而群辟启请，相喧渭桥，文母尊严，悬心长乐，对扬玺绂，非止殷汤之三辞，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让，今便肃奉天策，钦承介圭，若据沧溟，逾增兢业，思所以云行雨施，品物咸亨，当与黔黎，普同斯庆。可改光大三年为大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赐位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陈书·宣帝纪》）

◇恤军士死伤诏（太建二年三月丁未）

自讨周迪、华皎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敛，并给棺，送还本乡，疮痍未瘳者，各给医药。（《陈书·宣帝纪》）

◇安处新附诏（太建二年八月甲申）

怀远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华，民之本志。顷平江介，乡强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绝，宜加恤养，答其诚心。维是荒境自投，有在都邑，及诸州镇，不问远近，并蠲课役。若克平旧土，反我侵地，皆许还乡，一无拘限，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陈书·宣帝纪》）

◇行新政诏

民惟邦本，著在典谟，治国爱民，抑又通训。朕听朝晏罢，日仄劬劳，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惠泽，覃被亿兆。有梁之季，政刑废缺，条纲驰紊，僭盗荐兴，役赋征徭，尤为烦刻。大陈御寓，拯兹馀弊，灭扈戡黎，弗遑创改，年代弥流，将及成俗，如弗解张，物无与厝，夕惕疚怀，有同首疾，思从卑菲，约己济民，虽俯帑未充，君孰与足，便可删革，去其泰甚，冀永为定准，令简而易从。自今维作田，值水旱未收，即列在所。言上折除，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其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解还本属，开恩听首，在职治事之身，须通相检示，有失不推，当局任罪，令长代换，具条解舍石数，付度後人，户有增进，即加擢赏，若致减散，依事准给，有能垦起荒田，不问顷亩少多，依旧蠲税。（《陈书·宣帝纪》）

◇原逆党诏（太建三年三月丁丑）

犯逆子弟支属逃亡异境者，悉听归首。见絷系者，量可散释。其有居宅，并追还。（《陈书·宣帝纪》）

◇班宣兵法诏（太建四年八月戊寅）

国之大事，受兴戎，师出以律，禀策于庙，所以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弃貅之戮力，亦帷幄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警，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陈书·宣帝纪》）

◇令内外举贤极谏诏（太建四年九月辛亥）

举善从谏，在上之明规，进贤谒言，为臣之令范。朕以寡德，嗣守宝图，虽世袭隆平，治非宁一，辨方分职，旰食早衣，傍阙争臣，下无贡士，何其尔，鲜能抗直，岂余独运，匪荐谠言。置鼓公车，罕论得失，施石象魏，莫陈可否，朱云摧槛，良所不逢，禽息触楹，又为难值。至如衣褐以见，担簦以游，或耆艾绝伦，或妙年异等，干时而不偶，左右莫之誉，黑貂改弊，黄金且殚，终身滞淹，可为太息。又贵为百辟，贱有十品，工拙并惊，劝沮莫分，街谣徒拥，廷议斯阙，实朕之弗明，而时无献替，永言至治，何乃爽欤。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风化乖殊，朝政纰蠹，正色直辞，有犯无隐，兼各举所知，随才明试。其莅政廉秽，在职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陟。（《陈书·宣帝纪》）

◇分留罢任之徒住姑孰诏（太建四年闰十一月辛未）

姑孰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对熊绎之馀城，迩全琮之故垒，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比虽务优宽，犹未克复，咫尺封畿，宜须殷阜。且众将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多寄上下，军民杂俗，极为蠹耗。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货，不责市估，莱荒垦辟，亦停租税。台遣镇监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检押，给地赋田，各立顿舍。（《陈书·宣帝纪》）

◇创筑东宫诏（太建四年十二月丁卯）

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华焚荡，顿无遗构。宝命惟新，迄将二纪，频事戎旅，未遑修缮。今工役差闲，椽楹有拟，来岁开肇，创筑东宫，可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用主监作。（同上。）

◇皇孙胤生诏（太建五年三月己丑。《吴兴王胤传》作二月乙丑。）

皇孙初诞，国祚方熙，思与群臣，共同斯庆，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为父後者，赐爵一级。（《陈书·吴兴王胤传》）

◇克寿阳下诏

梁末得悬瓠，以寿阳为南豫州；今者克复，可还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治下为安昌郡，湍为汉阳郡，三城依梁为义阳郡，并属司州。（《陈书·宣帝纪》）

◇以吴明彻为豫州刺史诏（太建五年十月丙辰）

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侍中、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平郡开国公明彻，雄图克举，宏略盖世，在昔屯夷，缔构皇业，乃掩衡岳，用清氛，实吞云梦，即叙上游；今兹荡定，恢我王略，风行电埽，貔武争驰，月阵云梯，金汤夺险，威陵殊俗，惠渐边氓，惟功与能，元戎是属，崇麾广赋，茂典恒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馀如故。（《陈书·吴明彻传》）

◇还王琳等首诏（太建五年十二月壬辰）

古者反噬叛逆，尽族诛夷，所以藏其首级，诫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及一身，子胤或存，枭悬自足，不容久归武库，长比月支，恻隐之怀，有仁不忍，维熊昙朗、留异、陈宝应、周迪、邓绪等，及今者王琳首，并还亲属，以弘广宥。（《陈书·宣帝纪》，案《北齐书·王琳传》，琳故吏朱致书陈尚书仆射徐陵求琳首，陵感其志节，明彻亦数梦琳求首，并为启陈主而许之。）

◇赦江右淮北等州诏（太建六年正月壬戌）

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惕犹厉，六合未混，旰食弥忧。朕嗣纂鸿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蠢彼馀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肇元告庆，边服来荒，始睹皇风，宜覃曲泽。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兖、青、冀、南谯、南兖、十五州，郢州之齐安、西阳，江洲之齐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历阳、临江郡士民，罪无轻重，悉皆原宥，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陈书·宣帝纪》）

◇缓南川等州田租诏（太建六年三月癸亥）

去岁南川，颇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连太建四年检首田税，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岭下应接，民间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修垦无废，岁取方实。（《陈书·宣帝纪》）

◇慰抚朐山黄郭诏（太建六年四月辛丑）

戢情怀善，有国之令图，拯弊救危，圣范之通训。近命师薄伐，义在济民，青齐旧隶，胶光部落，久患凶戎，争归有道，弃彼农桑，忘其衣食。而大军未接，中途止息，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可遣大使，精加慰抚，仍出阳平仓谷，拯其悬磬，并充粮种，劝课士女，随近耕种，石鳖等屯，适意修垦。（《陈书·宣帝纪》）

◇赠谥周弘正诏（太建六年六月）

追远褒德，抑有恒规。故尚书、右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识字凝深，艺业通备，辞林义府，国老民宗，道映庠门，望高礼阁，卒然殂殒，朕用恻然。可赠侍中、中书监，丧事所须，量加资给，便出临哭，谥曰简子。（《陈书·周弘正传》）

◇给吴明彻麾钺诏（太建八年二月）

昔者军事建旌，交锋作鼓。顷日讹替，多乖旧章，至于行阵，不相甄别。今可给司空大都督钺龙麾，其次将各有差。（《陈书·吴明彻传》）

◇凯旋大会诏（太建八年四月甲寅）

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陈书·宣帝纪》）

◇原逋租诏（太建九年五月丙子）

朕昧旦求衣，曰旰方食，思弘亿兆，用臻俾，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赋，多致逋馀，即此务农，宜弘宽省，可起太建以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七年八年叛义丁、五年讫八年叛军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石麦等、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皆悉原之。（《陈书·宣帝纪》）

◇量酬军功诏（太建十年四月庚戌）

懋赏之言，明于训诰，挟纩之美，著在抚巡。近岁薄伐，廓清淮泗，摧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果，文武毕力，栉风沐雨，寒暑亟离，念功在兹，无忘终食，宜班荣赏，用酬厥劳，应在军者，可并赐爵二级，并加赍恤付选，即便量处。（《陈书·宣帝纪》）

◇停减供御诏

惟尧葛衣鹿裘，则天为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无间然」。故俭德之恭，约失者鲜。朕君临宇宙，十变年，旰日勿休，乙夜忘寝，予思治，若济巨川，念兹在兹，怀同驭朽，非贪四海之富，非念黄屋之尊，导仁寿以置群生，宁劳役以奉诸己；但承梁季，乱离斯瘼，宫室禾黍，有名亡处，虽轮奂未睹，颇事经营，去泰去甚，犹为劳费；加以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兴言静念，夕惕怀抱，垂训立法，良所多惭，斫雕为朴，庶几可慕，雉头之服既焚，弋绨之衣方袭，损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风行，冀以变俗，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馀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陈书·宣帝纪》）

◇侨置淮北郡县诏（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

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预。（《陈书·宣帝纪》）

◇清文案诏（太建十一年五月乙巳）

昔轩辕命于风后力牧，放勋咨尔稷契朱武，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汉列五曹，周分六职，设官理务，各有攸司，亦几期刑措，卜世弥永，并赖群才，用康庶绩。朕日昃劬劳，思弘治要，而机事尚拥，政道未凝，夕惕于怀，罔知攸济。方欲仗兹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责实，取宁多士，自今应尚书曹府寺内省监司文案，悉付局参议分判，其军国兴造徵发选序三狱等事，前须详断，然後启闻。凡诸辩决，务令清，约法守制，较若画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致有柱滞，纡意舞文，纠听所知，靡有攸赦。（《陈书·宣帝纪》）

◇改重受财律诏（太建十一年五月甲寅）

旧律以枉法受财，为坐虽重，直法容贿，其制甚轻，岂不长彼贪残，生其舞弄？事涉货财，宁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科同正盗。（《陈书·宣帝纪》）

◇大赦诏（太建十一年十一月辛卯）

画冠弗犯，革此浇风，孥戮是蹈，化于薄俗。朕肃膺宝命，迄将一纪，思经邦济治，忧国爱民，日仄劬劳，夜分辍寝，而还淳反朴，其道靡阶，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鞫讯之牒，盈于听览，春钛之人，烦于牢犴，周成刑措，汉文断狱，杼轴空劳，邈焉既远。加以蕞尔丑徒，轶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义存拯救，飞刍挽粟，征赋颇烦，暑雨祁寒，宁忘咨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兼宿度乖舛，次舍违方，若曰之诫，责归元首，愧心斯积，驭朽非惧，即建子令月，微阳初动，应此嘉辰，宜播宽泽，可大赦天下。（《陈书·宣帝纪》）

◇尚俭诏（太建十一年十二月己巳）

昔尧舜在上，茅屋土阶，汤禹为君，藜杖韦带。至如甲帐珠络，华榱璧，未能雍熙，徒闻侈欲。朕企仰前圣，思求讼平，正道多违，浇风又靡，至今贵里豪家，金铺玉舄，贫居陋巷，彘食牛衣，称物平施，何其辽远。烽未息，役赋兼劳，文吏奸贪，妄动科格，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靖怀众弊，宜事改张，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敕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後宫僚列，若有游长，掖庭启奏，即皆量遣。太子秘戏，非会礼经，乐府倡优，不合雅正，并可删改。市估津税，军令国章，更须详定，唯务平允。别观离宫，郊间野外，非恒飨宴，勿复修治。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所由具为条格，标榜宣示，令喻朕心焉。（《陈书·宣帝纪》）

◇丹阳等十郡田税原半诏（太建十二年十一月己丑）

朕君临四海，日旰劬劳，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车骤出，军费尤烦，刍漕控引，不能徵赋。夏中亢旱伤农，畿内为甚，民失所资，岁取无托，此则刑政未理，阴阳舛度，黎元阻饥，君孰与足，靖言兴念，余责在躬，宜布惠泽，溥沾氓庶。其丹阳、吴兴、晋陵、建兴、义兴、东海、信义、陈留、江陵等十郡，并谢署即年田税禄秩，并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来岁秋登。（《陈书·宣帝纪》）

◇遗诏（太建十四年正月）

朕爰自遘疾，曾未浃旬，医乐不瘳，便属大渐，终始定分，夫复奚言。但君临寰宇，十有四载，诚则虽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而边鄙多虞，生民未，方欲荡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从，遗恨幽壤。皇太子叔宝，继体正嫡，年业韵茂，纂统洪基，社稷有主。群公卿士，文武内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尽忠诚之节，当官奉职，引翼亮之功，务在叶和，无违朕意。凡厥终制，事从省约，金银之饰，不须入圹，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俭而合礼，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规，公除之制，悉依旧制，在位百司，三日一临，四方州镇，五等诸侯，各守所职，并停奔赴。（《陈书·宣帝纪》）

◇敕禁海际捕渔沪业

智禅师请禁海际捕渔沪业，此江苦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地。（《国清百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释靖高等供给

至人为法，以身许道。法师等善明治乱，归寄有叙，可谓怀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给，务令周洽。（《续高僧传》）

◇敕北伐

今岁出师，薄伐边服，所获梁土，则江淮二百许城，东西五千馀里。然龟腹长文，号千里也，远验明言，宛同符契。（《续高僧传》）

◇敕留释智头不许入天台（太建七年四月）

京师三藏虽弘，皆一途偏显，兼之者寡。朕闻瓦官济济，深用慰怀宜停训物，岂遑独善一二？曹义达口具，得朕意也。（《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敕给释智头（太建九年二月）

智头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同上，又见缨字二号，《续高僧传》十七）

◇敕给修禅寺名（太建十年五月）

具左仆射徐陵启，智头禅师创立天台，宴坐名岳，宜号修禅寺也。（同上。）

◇与边将书

卢潜犹在寿阳，闻其何当还北。此虏不死，方为国患，卿宜深备之。（《北齐书卢潜传》）

◇从释智头受法文

仰惟化导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土，汲引天人，照烛光辉，托迹师友，比丘入梦，符契之像久彰，和上来仪，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翘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内外两教，尊师重道，由来尚矣。伏希俯提所谓，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日增长。今奉请为菩萨戒师。（《续高僧传》）

◇胜天王般若忏文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自鹤林灭迹，鹫岭凝神，瓶写总持，遗文不坠，传灯流布，法轮逾广，方轨宏宣，既昭著于西域，分镳显说，亦渐移于东土，而周朝徵应，止见夜明，汉帝感通，不过宵梦，香象所载，虎观寂而未闻，龙宫所藏，麟阁阒其无取，山海为隔，传授盖微，华夷不同，翻译何几，天王所问，止得经名，金刚之经，才见一品，历魏晋而未备，经宋齐而恒阙。我皇帝承家建国，光前绝後，道格天地，通被幽微，大启慈悲，广开智慧，施造化以仁寿，济苍生于解脱，异世界而承风，殊刹土而响应，真人间出，法宝传通。粤以天嘉六年，外国王子月婆首那来游匡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解深妙，靡测圣凡，奉持胜天王般若经一部，于彼翻译，表献京师。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总三乘之通教，贯六度之渊海，如开暗室，以照优昙，十方众生，若贫人之获宝，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宝印，始兹辰而一启，智慧实法，洎尔时而方具。故知如来咐嘱，必俟仁王，般若兴隆，期于圣运。弟子纂承洪绪，思宏大业，愿此法门，遍诸幽显，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胜天王般若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般若波罗蜜；礼胜天王，愿一切众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萨陀波仑，不爱身命，如精进力菩萨，得般若之性相，与般若而相应，摄诸万有，住安隐地，含灵有识，悉获归依，稽首敬礼常住三宝。（《广宏明集》二十八下。）

卷四

◎后主

後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长子。天嘉三年，为安成王世子。太建元年立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即位，改元二，至德、祯明，在位七年，灭于隋。仁寿四年薨于洛阳，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有集三十九卷。

◇枣赋

芳园列干，森梢繁罗。蕊馀茎少，叶暗枝多。复有奇树，风间临月。入夜影来，未若丹心美实。绛质嘉枝，重针共暗，枝瓠同瑰。（此二句《渊鉴类函》作齐水华浮，郑都彩垂，鸡心日映，羊角风吹。盖取梁简文诗补缀）羞金盘于冰水，荐玉案于深杯，此欢心之未已，方梦肠而屡回。（《初学记》二十七徐守铭本有此赋，宋本无。）

◇夜亭度雁赋

春望山楹，石暖苔生。云随竹动，月共水明。暂消摇于夕径，听霜鸿之度声。度声已凄切，犹含关塞鸣。从风兮前倡融，带暗兮後群荆帛久兮书字灭，芦束兮断衔轻。行杂响时乱，响杂行时散。已定空闺愁，还长倡楼叹。空闺倡楼本寂寂，况此寒夜褰珠幔。心悲调管曲未成，手抚弦，聊一弹。一弹管，且陈歌，翻使怨情多。（《初学记》二十。）

◇报尚书八座奏治始兴王叔陵罪制（太建十四年正月乙卯）

凶逆枭獍，反噬宫闱，赖宗庙之灵，时从释灭，抚情语事，酸愤兼怀，朝议有章，宜从所奏也。（《陈书·始兴王叔陵传》）

◇即位大赦诏（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

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擗踊，无所迨及。朕以哀茕，嗣膺宝历，若涉巨川，罔知攸济，方赖群公，用匡寡薄，思播遗德，覃被亿兆，凡厥遐迩，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弟力田，为父後者，并赐爵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帛二匹。（《陈书·後主纪》）

◇许新安王伯固以庶人礼葬诏

伯固同兹悖逆，殒身途路，今依外议，意犹弗忍，可特许以庶人礼葬。（《陈书·新安王伯固传》）

◇又诏

伯固随同巨逆，自绝于天，俾无遗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识，兼预葭莩，置之甸人，良以恻悯，及伯固所生王氏，可并特宥为庶人。（同上。）

◇课农诏（太建十四年三月辛亥）

躬推为劝，义显前经，力农见赏，事昭往诰，斯乃国储是资，民命攸属，丰俭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赋自古，输藁惟旧，沃饶贵于十金，硗确至于三易，腴既异划，盈缩不同，诈伪日兴，簿书岁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实峻刑，闻诸东汉，老农惧于祗应，俗吏因而侮文，辍耒成群，游手为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阳和在节，膏泽润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辟塍畎，进垦蒿莱，广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业久废，咸许占作，公田荒纵，亦随肆勤；傥良守教耕，淳民载酒，有兹督课，议以赏擢，外可为格班下，称朕意焉。（《陈书·後主纪》）

◇求贤诏（太建十四年三月癸亥）

夫体国经野，长世字氓，虽因革傥殊，驰张或异，至于旁求俊，爰逮侧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术。朕以寡薄，嗣膺景祚，虽哀疚在躬，情虑忄昏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务殷，无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济，所以登显髦彦，式备周行，但空劳宵梦，屡勤史卜，五就莫来，五能不至；是用甲旦凝虑，景夜损怀，岂以食玉炊桂，无因自达，将怀宝迷邦，咸思独善。应内外众官，九品已上，可各荐一人，以会汇征之旨。且取备实难，举长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实。其有负能仗气，摈压当时，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诚难，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趋铜驼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便当随彼方圆，饬之矩。（《陈书·後主纪》）

◇求言诏

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虽德称汪灭，明能普烛，犹复纡己乞言，降情访道，高咨岳牧，下听舆台，故能政若神明，事无悔吝。朕纂承丕绪，思隆大业，常惧九重已邃，四聪未广，欲听昌言，不疲Φ足，若逢廷折，无惮批鳞；而口柔之辞，傥闻于在位，腹诽之意，或隐于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缉熙帝载者也。内外卿士，文武众司，若有智周政术，心练治体，救民俗之疾苦，辩禁网之疏密者，各进忠谠，无所隐讳，朕将虚已听受，择善而行，庶深鉴物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匡我王度。（《陈书·後主纪》）

◇禁繁费诏（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

朕临御区宇，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陈书·後主纪》）

◇发遣北边质任诏（太建十四年四月癸卯）

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遂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陈书·後主纪》）

◇改元大赦诏（至德元年正月壬寅）

朕以寡薄，嗣守鸿基，哀切虑，疹恙缠织，训俗少方，临下靡算，惧甚践冰，怀同驭朽，而四气易流，三光遄至，缨绂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节序疑旧，缅思前德，永慕昔辰，对轩闼而哽心，顾筵而栗气，思所以迎遵遗构，俯励薄躬，陶铸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宽简，取叶阳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陈书·後主纪》）

◇追封吴明彻诏（至德元年）

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其人。故待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彻，爰初蹑足，迄届元戎，百战百胜之奇，决机决死之勇，斯亦俾于古焉。及拓定淮肥，长驱彭汴，覆寇如举毛，埽锐师同沃雪，风威慑于异俗，功效著于同文，方欲息驾阴山，解鞍瀚海，既而师出已老，数亦终奇，不就结缨之功，无辞入褚之屈，望封崤之为易，冀平翟之非难，虽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绝域，甚可嗟伤，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酒濯，独此孤魂，未沾宽惠，遂使爵土湮没，飨无主。弃瑕录用，宜在兹辰，可追封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其息惠觉为嗣。（《陈书·吴明彻传》）

◇追封程文季诏（至德元年）

故散骑常侍、前重安县开国公文季，纂承门绪，克荷家声，早岁出军，虽非元帅，启行为最，致果有闻，而覆丧车徒，允从黜削；但灵洗之立功捍御，久而见思，文季之埋魂异域，有足可悯，言念劳旧，伤兹废绝，宜存庙食，无使馁而，可降封重安县侯，邑一千户。（《陈书·程灵洗附传》）

◇赠谥徐陵诏（至德元年十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慎终有典，抑乃旧章，令德可甄，谅宜追远。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县开国侯陵，弱龄学向，登朝秀颖，业高名辈，文曰词宗。朕近岁承华，特相引狎，虽多卧疾，方期克壮，奄然殒逝，震悼于怀。可赠镇右将军、特进，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并出举哀，丧事所须，量加资给，谥曰章。（《陈书·徐陵传》）

◇诏答姚察（至德初）

省表具怀。卿行业淳深，声誉素显，理徇情礼，未膺刀笔，但参务承华，良所期寄，允慈抑夺，不得致辞也。（《陈书·姚察传》）

◇原除望订租调积逋诏（至德二年十月己酉）

耕凿自足，乃曰淳风，贡赋之兴，其来尚矣。盖由庚亟务，不获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奸盗多有，俗尚浇诈，政鲜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润辜罪已，愧三千之未措，望订初下，使强荫兼出，如闻贫富均起，单弱重弊，斯岂振穷扇之意欤？是乃下吏箕敛之苛也。故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并悉原除。在事百僚，辩断庶务，必去取平允，无得便公害民，为己声绩，妨紊政道。（《陈书·後主纪》）

◇改筑孔子庙诏（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宣尼诞膺上哲，体资至圣，祖述宪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乐正雅颂之奥，与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训范，开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灵寝忘处，鞠为茂草，三十馀年。敬仰如在，永惟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断琴故履，零落不追，阅笥开书，无因循复。外可详之礼典，改筑旧庙，蕙房桂栋，咸使惟新，芳蘩洁潦，以时飨奠。（《陈书·後主纪》，案《後主纪》有至德四年正月举士诏，《艺文类聚》五十三、《初学记》二十以为江总撰，故此不录。）

◇大赦诏（至德四年十一月己卯）

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资，百王不改。而世无抵角，时鲜犯鳞，渭桥惊马，弗闻廷争，桃林逸牛，未见其旨，虽剽悍轻侮，理从钳钛，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惭则哲，求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属寤寐以轸怀，负黼而於邑；复兹合璧轮缺，连珠纬舛，黄锺献吕，和气始萌，玄冥告终，履长在御，因时宥过，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陈书·後主纪》）

◇赠谥司马申诏（至德四年）

慎终追远，钦若旧则，阖棺定谥，抑乃前典。故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文始县开国伯申，忠肃在公，清正立己，治繁处约，投躯殉义。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绩，奄然化往，伤测于怀。可赠侍中、护军将军，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谥曰中，给朝服一具，衣一袭，克日举哀，丧事所须，随由资给。（《陈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申传》）

◇改元大赦诏（祯明元年正月戊寅）

柏皇大庭，鼓淳和于曩日，姬王嬴后，被浇风于末载，刑书已铸，善化匪融，礼义既乖，奸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华竞扇者欤，朕居中御物，纳隍在眷，频恢天网，屡绝三边，元元黔庶，终罹五辟，盖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当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万国朝辰，灵芝献于始阳，膏露凝于聿岁，从春施令，仰乾布德，思与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陈书·後主纪》）

◇讯狱诏（祯明二年十一月丁卯）

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去杀，仁人之所用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末，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轸哀矜，可克日于大政殿讯狱。（《陈书·後主纪》）

◇闻隋军至下诏（祯明三年正月戊辰）

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蜂有毒，宜时埽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南史》十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变乃下诏。）

◇手敕姚察

卿羸瘠如此，斋菲累年，不宜一饭，有乖将摄，若从所示，甚为佳也。（《陈书·姚察传》）

◇敕施文庆

谢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南史》七十四《谢贞传》）

◇敕迎释智头（至德三年正月）

春寒犹厉，道体何如，宴坐经行，无乃为弊。都下法事恒兴，希相助弘阐，今遣宣传左右赵君卿迎接，迟能即出也。（《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第二敕

得使人赵君卿启，并省来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愿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岩壑高深，乃幽人之节，佛法示现，未必如此。且京师甚有医药，在疾弥是所宜，故遣前主书朱宙迎接，想便相随出都，唯迟法流不滞，会言在近。（同上。）

◇第三敕

前虽遣两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宝，故有相迎，今复遣龙宫寺道升，并令面陈一二也。（同上。）

◇敕东扬州刺史永阳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王在州，迎头禅师大弘法事，甚会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谕，申朕意也。（同上。）

◇敕书迎候智头

近得永阳王启，知禅师遂能屈德，随朕使出都，甚有欣迟，当稍次近路，涉险道，殊足为劳。今遣敕左右黄吉宝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还，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迟近会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同上。）

◇敕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龙潜之地，不整处多，今敕缮量，随由就功一二，罗阐取来意。（同上。）

◇敕报谢贞（至德三年）

省启具怀。虽知哀茕在疚，而官俟得才，礼有权夺，可便力疾还府也。（《陈书·谢贞传》）

◇敕答江总

姚察非惟学艺优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选难才，今得之矣。（《陈书·姚察传》，尚书令江总等荐察为吏部尚书，敕答。）

◇授江总尚书令册文

於戏，夫文昌政本，司会治经，韦彪谓之枢机，李固方之斗极，况其五曹斯综，百揆是谐，同冢宰之司，专台阁之任。惟尔道业标峻，宇量弘深，胜范清规，风流以为准的，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故能师长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仪形载远，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钦哉，懋建尔徽猷，亮采我邦国，可不慎欤。（《陈书·江总传》，《初学记》十一。）

◇宣旨诫谕姚察

知比哀毁过礼，甚用为忧。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以存礼制，忧怀既深，故有此及。（《陈书·姚察传》）

◇与江总书悼陆瑜

管记陆瑜，奄然殂化，悲伤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爱好，卿等所悉，自以学涉儒雅，不逮古人，钦贤慕士，是情尤笃。梁室乱离，天下糜沸，书史残缺，礼乐崩沦，晚生後学，匪无墙面，卓尔出群，斯人而已。吾识览虽局，未曾以言议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赏，况复洪识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论其博综子史，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一褒一贬，一激一扬，语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尝不闻者心伏，听者解颐，会意相得，自以为布衣之赏。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谈笑娱情，琴樽间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每清风明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汩养，或玩新花，时观落叶，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自谓百年为速，朝露可伤，岂谓玉折兰摧，遽从短运，为悲为恨，当复何言，遗迹馀文，触目增泫，绝弦投笔，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陈书·陆瑜传》，瑜卒，太子亲制祭文，遣使者吊祭，仍与詹事江总书。）

◇扬都兴皇寺释法朗墓铭

洪源远采，传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继。朱旄既杖，青组仍曳。纫虎戎卸，贰貌狄制。功可冠军，业非出世。揖彼声色，超此津济。津齐伊何，裂断网罗。忍衣早记，乘楼夜过。航斯苦海，涸此爱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扬。法云广被，慧日舒光。既摧冲橹，自辟金汤。梦齐鼓说，应异钟霜。识机知命，同彼现病。夙心栖遁，度脱难竟。化缘已矣，乃宅丘阱。智炬寂灭，颓岩辽辽空岑，摇落寒侵。弦馀月暗，雾下松深。香灭穷垄，幡横宿林。切切管清，遥遥鼓声。野烟四合，孤禽一鸣。风凄呗断，流急寒生。神之净土，形沈终古。勒此有坟，用旌兰杜。（《续高僧传》）

◇题江总所撰孙墓志铭後四十字

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陈书·孙传》）

◎武宣章后

后讳要儿，吴兴乌程人，本姓钮，父为章氏所养，因冒姓章。武帝先娶钱氏女，早卒，娉为继室。梁绍泰中拜长城县夫人。永定元年，立为皇后。文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曰慈训。废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宣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太建三年崩，年六十五，谥曰宣太后。

◇临川王入纂令

昊天不吊，上玄降祸，大行皇帝奄捐万国，率土哀号，普天如丧，穷酷烦冤，无所迫及，诸孤藐尔，反国无期，须立长主，以宁寓县，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体自景皇，属惟犹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业于戡黎，纳麓时叙之辰，负乘机之日，并佐时雍，是同草创，祧┘所系，遐迩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宝录，使七庙有奉，兆民宁晏。未亡人假延馀息，婴此百罹，寻绎缠绵，兴言感绝。（《陈书·文帝纪》，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遗诏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皇后令。）

◇废少主为临海王以安成王入纂令

中军仪同、镇北仪同、镇右将军、护军将军、八座卿士，昔梁运季末，侮内沸腾，天下苍生，殆无遗噍。高祖武皇帝拨乱反正，膺图御，重悬三象，还补二仪。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宝业，惠养中国，绥宁外荒，并战战兢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劬劳缔构，庶几鼎运，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储宫，本无令闻，及居崇极，遂骋凶淫，居处谅ウ，固不哀戚，嫔嫱角，就馆相仍，岂但依车所纳，是讥宗正，衰生子，得诮右师，七百之祚何凭，三千之罪为大。且费引金帛，令充椒阃，内府中藏，军备国储，未盈基稔，皆已空竭。大傅亲承顾托，镇守宫闱，遗诏绸缪，义深垣屏，而赞涂未御，翌日无淹，仍遗刘师知殷不佞等，显言排斥。韩子高小竖轻佻，推心委仗，阴谋祸乱，决起萧墙，元相虽持，但除君侧，又以余孝顷密迩京师，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灵，祆氛是灭。于是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叶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黟歙。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岂止罪浮于昌邑，非唯声丑于太和。但贼竖皆亡，祆徒已散，日望惩改，犹加淹抑，而悖礼忘德，情性不悛，乐祸思乱，昏慝无已。张安国蕞尔凶狡，穷为小盗，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贼皎妻吕，舂徒为戮，纳自奚宫，藏诸永巷，使其结引亲旧，规图戕祸。荡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惯游府朝，啖以深利，谋兴肘腋。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挺乱。皇家有庆，历数遐长，天诱其衷，同然开发。此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谁则不容，祖宗基业，将惧倾，岂可复肃恭祀，临御兆民？式稽故实，宜在流放，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送还藩邸。大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齐圣广深，二后锺心，三灵伫眷，自前朝不，任总那家，威惠相宣，刑礼兼设，指挥啸咤，湘郢廓清，辟地开疆，荆益风靡，若太戊之承殷历，中都之奉汉家，校以功名，曾何仿佛。且地彰灵玺，天表长彗，布新除旧，祯祥咸显，文皇知子之鉴，事甚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方固宗祧，载贞辰象，中外宜依旧典，奉迎舆驾。未亡人不幸，属此殷忧，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寝，归武园？揽笔潸然，兼怀悲庆。（《陈书·废帝纪》）

◇黜始兴王伯茂令

伯茂轻薄，爰自弱龄，辜负严训，弥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国权，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图为祸乱，扇动宫闱，要招粗险，觖望台阁，嗣君丧道，由此乱阶，是诸凶德，咸作谋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屋刂人。言念皇支，尚怀悲懑，可特降为温麻侯，宜加禁止，别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泫叹。（《陈书·始兴王伯茂传》，皇太后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

◇遗令

丧事所须，并从俭约，诸有馈奠，不得用牲牢。（《陈书·宣皇后章氏传》。）

◎後主沈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讳婺华，吴兴武康人，仪同沈君理女。太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为皇后。陈亡入隋，大业末过江，于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有集十卷。

◇与释智头手书

妙觉和南，今遣内师许大梵往稽首，乞传香火，愿赐菩萨名，庶熏修，菩提眷属，谨和南。（《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始兴王叔陵

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天嘉三年，封康乐县侯。太建元年，封始兴王，为都督江州刺史，迁督湘州，又迁督扬州，母忧，服阕，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宣帝崩，从後主在丧次行逆，伏诛。

◇赍书召何之元

孔璋无罪，左车见用。（《陈书·何之元传》，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召之元，又见《南史何之元传》）

卷五

◎周弘正

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梁太子詹事舍兄子。（《南史》作弟子。）天监中，补国子生，除太学博士，历晋安王丹阳尹主簿、建业、曲阿、安吉令。普通中，为司义侍郎，直寿光省。中大通中，迁国子博士，侯景以为太常。元帝承制，授黄门侍郎，直侍中省，迁左民尚书，加散骑常侍。江陵陷，敬帝以为太尉王僧辩长史，行扬州事。太平初，授侍中，领国子祭酒，迁太常卿、都官尚书。陈受禅，授太子詹事。文帝即位，迁侍中、国子祭酒，授金紫光禄大夫，领慈训太仆。废帝即位，领都官尚书，授太傅长史，加明威将军，宣帝即位，迁特进，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进尚书右仆射。太建六年卒，年七十九，赠侍中、中书监，谥曰简，有《周易义疏》十六卷，《孝经私记》二卷，《庄子内篇讲疏》八卷，集二十卷。

◇请梁武帝释乾坤二系义表（《艺文类聚》题如此）

臣闻易称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然後知圣人之情，几可见矣。自非含微体极，尽化穷神，岂能通志成务，探赜致远？而宣尼比之桎梏，绝韦编于漆字，轩辕之所听莹，遗玄珠于赤水。伏惟陛下，一日万机，匪劳神于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于天真，圣智无以隐其几深，明神无以沦其不测。至若爻画之包于六经，文辞之穷于两系，名儒剧谈以历载，鸿生抵掌以终年，莫有试游其藩，未尝一见其。自制旨降谈。（《艺文类聚》有彖繇二字。）裁成易道，析至微于秋毫，涣曾冰于幽谷。臣亲承音旨，职司宣授，後进诜诜，不无传业。但乾坤之蕴未剖，系表之妙莫诠，使一经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浅，轻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短陋，谨与受业诸生清河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于乾坤二系，象爻未启，伏愿听览之间，曲垂提训，得使微臣钻仰，成其笃习，後昆好事，专门有奉，自惟多幸，欢沐道于尧年，肄业终身，不知老之将至，天尊不间，而冒陈请，冰谷置怀，罔识攸厝。（《陈书·周弘正传》，弘正启梁武帝周易疑义五十条，又请释乾坤二系，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五。）

◇测狱刻数议

未知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陈书·沈洙传》，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会尚书省详议，都官尚书周弘正云云。）

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政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已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致实罪不伏，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身无完肤，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愚谓依范泉著制，于事为允。（《陈书·沈洙传》，又《南史》七十一。）

◇奏记晋安王

窃闻谦之象，起于羲轩爻画，揖让之源，生于尧舜禅受，其来尚矣，可得而详焉。夫以庙堂汾水，殊途而同归，稷契巢许，异名而一贯，出者称为元首，处者谓之外臣，莫不内外相资，表里成治，斯盖万代同规，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浸以陵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乃至七国争雄，刘项竞逐，皇汉扇其俗，有晋扬其波，谦让之道废，多历年所矣。夫文质递变，浇淳相革，还朴反古，今也其时。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聪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下明诏，以大王为国之储副，乃天下之本焉，虽复夏启周诵，汉储魏两，此数君者，安足为大王道哉？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能使无为之化，复兴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岂不盛欤！弘正陋学书生，义惭稽古，家自汝颍，世传忠烈，先人决曹掾燕，抗辞九谏，高节万乘，正色三府，虽盛德之业将绝，而狂直之风未坠；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刍言野说，少陈于听览，纵复委身烹鼎之下，绝命肺石之上，虽死之日，犹生之年。（《陈书·周弘正传》，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华容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得立，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弘正乃奏记。）

◇谢梁元帝赍春秋糊屏风启

昔琉璃见重，云母称珍，虽尽华丽，有伤真仆，岂若三体五例，对玩前史，一字褒贬，坐臣箴规，无复楚台之风，得同邹谷之暖。（《艺文类聚》六十九。）

◇谢梁元帝赍玉门枣启

安期旧美，安息高名，臣金马之荣，未获趋奉，方朔之赐，遽降洪恩。（《艺文类聚》八十七。）

◇谢敕赍乌纱帽等启

虽复魏宣二端，岂能比今兹赐，广微四缝，未足方其华饰，既受非望之恩，方贻匪服之诮。（《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东宫赐袍启

或俦名丽辞，等质轻雾，或色华少海，用宝丛台，或粲彼三英，缝兹五纟或，品颁岁袭，绿夺春耕，蒿席可充，袍易足。（《艺文类聚》六十七。）

◇谢敕赍紫袍启

珍韬江浦，味越名川，昔闻八骏东征，上收黑水之麦，七华西讨，才获苦山之菜，岂如两阶干舞，四方来格，临朝拱默，任土争贡。（《艺文类聚》七十二。）

◎周弘让

弘让，弘正弟。始仕不得志，隐句曲之茅山，频徵不出。侯景僭号，以为中书侍郎。承圣初授国子博士，进仁威将军。陈受禅，为太常卿。天嘉初，坐事以白衣领太常，进金紫光禄大夫。有集九卷，後集十二卷。

◇山兰赋

爰有奇特之草，产于空崖之地。仰鸟路而裁通，视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岂众情之服媚。宁纫结之可求，兆延伫之能洎。禀造化之均育，与卉木而齐致。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犹见识于琴台，窃逢知于绮季。（《艺文类聚八十一》）

◇奏宋齐故事

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飨，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入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隋书·音乐志》上，陈初，武帝诏求宋齐故事，太常卿周弘让奏。）

◇答王褒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矣悲哉，此之为别也，云飞泥沈，金铄兰灭，玉音不嗣，瑶华莫因。家兄至自镐京，致书。（《艺文类聚》作致来书。）于穷谷，故人之迹，有如对面，开题申纸，流脸沾膝。江南燠热，橘柚冬青，渭北𠃊寒，杨榆晚叶，土风气候，各集所安，餐卫适时，寝兴多福，甚善甚善。与弟分袂西陕，言反东区，虽保周陵。（《艺文类聚》作周陂。）还依蒋径，三姜离析，（《艺文类聚》作三荆离坼。）二仲不归，麋鹿为曹，更多悲绪。丹经在握，贫病莫谐，芝术可求，恒为采掇。昔吾壮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并欢衡泌，南风雅操，清商。（《艺文类聚》作清觞。）妙曲，弦琴促坐，无乏名晨，玉沥金华，冀获难老，不虞一旦，翻覆波澜，吾已忄曷阴，弟非茂齿，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难为胸臆，且当（《艺文类聚》作正当。）视阴数箭，排愁破涕，人生乐耳，忧戚何为，岂能遽悲次房，游魂不返，远□□产，骸柩无托，但愿爱玉体，珍金相，保期颐，享（《艺文类聚》享下有寿考二字。）黄发，犹冀苍雁鲤，时传尺素，清风明月，俱寄相思。（《艺文类聚》明作朗，俱作但。）子渊子渊，长为别矣，搦管操觚，声泪俱咽。（《周书·王褒传》，《艺文类聚》三十。）

◇与徐陵书荐方圆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两泰，夫复奚言。但愿沐浴尧风，遨游舜日，安服饱食，以送馀齿。然性灵未能灰弭，其间复须友生，言晤後来，英俊并出，方为时生，林谷之中，鲜逢退逸，唯赵郡方圆，栖迟天目，年过强仕，不慕时荣，文史足用，学艺优敏，中岁暂游宛洛，蒙弟识异，其人方储之胤，衣冠未绝，雅奉闲逸，得性丘林，与吾朋游，积有年岁，今复同在岩壑，毕志风云，琴案清商，诗题空谷，比幽贞道缺，考盘绝咏，贲五履二，两爻无间。方今公旦作辅，亿兆攸赖，激贪惩竞，傥自圆起。弟以搜扬佐世，水镜求贤，脱能登此仄陋，论言是属，翘弓远贲，则山谷咸劝，足令廉风复振，懦夫能立，岂不弘哉。圆若蒙此旌招，未必不凿坯而达于廊庙之用，脱不能贲然来思，而于退让之道，于斯为贵，恐弟未究，东川人士，聊复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贵，无以微裨万一，此举脱复入听，少得不负夙心，周弘让白。（《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周弘直

弘直，字幼方，弘正第四弟。仕梁为太学博士，迁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入为尚书仪曹郎。湘东王镇江荆二州，累除谘议参军，带柴桑、当阳二县令。台城陷，承制授假节、英果将军、世子长史，寻除智武将军衡阳内史，迁贞毅将军、平南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封湘滨县侯，历邵陵、零陵太守、云麾将军、昌州刺史，从王琳举义，琳败，降陈。天嘉中，历国子博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庐陵王长史、尚书左丞，领羽林监、中散大夫、秘书监，掌国史，迁太常卿、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太建七年卒，年七十六

◇遗疏敕其家

吾今年已来，筋力减耗，可谓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觉，唯务行乐，不知老之将至。今时制云及，将同朝露，七十馀年，颇经称足，启手告全，差无遗恨，气绝已後，便买市中见材，材必须小形者，使易提挈，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著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其外一无所用。（《陈书·周弘直传》）

◎何之元

之元，庐江人，梁尚书令敬容疏族。天监末，为临川王扬州议曹从事史，转主簿。普通中，丹阳尹袁昂辟为五官掾，总户曹事，寻除信义令。大同中，为武陵王益州刑狱参军。侯景之乱，武陵王承制，授南梁州长史、北巴西太守，未行，以谏东下被囚。及江陵陷，王琳召为记室参军，随府进司空谘议参军。永嘉王建号，除中书侍郎。使齐还，而永嘉败，齐主以为扬州别驾。及陈克寿阳，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召为中卫功曹参军，寻迁谘议，随府之扬州。及叔陵诛，遂不仕。陈亡，移居常州之晋陵县，隋开皇十三年卒，年九十馀，有《梁典》三十卷。

◇经典序

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简为三坟，五帝之策为五典，此典义所由生也。至乃尚书述唐帝为尧典，虞帝为舜典，斯又经文明据，是以典之为义久矣哉。若夫马史班汉，述帝称纪，自兹厥後，因相祖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唯何法盛《晋书》，变帝纪为帝典。既云师古，在理为优，故今之所作，称为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区寓宁晏，太清以後，寇盗交侵，首尾而言，未为尽美。故开此一书，分为六意，以高祖创基，因乎齐末，寻宗讨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长于弊俗，知风教之臧否，识民黎之情伪，爰逮君临，弘斯政术，四纪之内，实云殷阜，今以如干卷为太平。世不常夷，时无恒治，非自我後，仍属横流，今以如干卷为叙乱。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大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今以如干卷为世祖。至于四海困穷，五德升替，则敬皇绍立，仍以禅陈，今以如干卷为敬帝。骠骑王琳，崇立後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後嗣主。至在太宗，虽加美谥，而大宝之号，世所不遵，盖以拘于贼景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承圣纪历，自接太清，神笔诏书，非宜辄改，详之後论，盖有理焉。夫事有始终，人有业行，本末之间，颇宜诠叙。案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实资详悉。又编年而举其岁次者，盖取分明而易寻也。若夫猃狁孔炽，鲠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重以盖彰殊体，繁省异文，其间损益，颇有凡例。（《陈书·何之元传》）

◇梁典总论

历究前书，详观往行，昭晰千载，氛氲万古，考其宽猛，知布政之善恶，验其黜陟，识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见。齐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无辜之诛，藩戚惧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举荆雍之师，兴易武之伐，指挥则智勇风从，号令则遐迩响应，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黄越既斩，白旗乃悬，师不疲劳，民无怨ゥ，乐推口在，代德是膺，逆取顺治，享年四纪，万几事广，六职务殷，负君临，勤于听览，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艺业之美，莫以比伦，洞晓儒玄，该罗内外，举洙泗之馀教，针其膏肓，采周孔之遗文，正其鱼鲁，于是广开庠序，敦劝後生，亲自观试，策其优劣，由近及远，咸从风化，执经者连袂，负笈者排肩，济济多士，于斯为盛。至若御民之术，未为得也，敢以狂瞽，请究其说。夫根深者叶茂，源广者流长，故圣王欲其茂长，前为深广，是以择沃壤以置王畿，国都圜于六乡，封域号于千里，其外则布之以五等，列之以万国，分疆画野，立树党闾，境陇以怀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诸侯守境土，以事于上，天子执赏罚，以临于下，有功则褒，无道则废，二伯弼于内朝，九牧佐于外政，间之以贤戚，参之以懿亲，弘仁义于区中，被礼乐于遐表，忠信之礼达，谦让之风行，尔乃觊觎之心绝，兵戈叠息（疑当作兵戈之息），刑辟靡用，狱讼罔兴，然後龟龙游於池沼，鸾凤栖于苑囿。及其末世，虽主昏于上，民乱于下，犹晋郑有依，桓文是相，绝而更续，颠而必扶，数百年内，方至于灭。周道既没，斯风渐丧，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莅民之长，守次更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于道途，为君者甚多，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义薄，狡恶之萌兴，下上递憎，甚于仇敌，百城恣其暴夺，亿兆困其徵求，损弃旧卿，奔亡他县，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仓库既空，赋敛更重，天示谴祸，地出妖祥，饥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轰然土崩，数十年间，还为黎庶。高祖博览今古，备观兴亡，犹复蹑其遗风弊法，浇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作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陵犯公私，经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门，眚灾亟降，囹圄随满，夕散朝聚，有若市尘。加以朝雾内丛，而官方外旷，有其位而无其职，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机事辐凑，人君虽敏，有所不周，人君虽明，有所不照，岂可专于亲览，忘彼责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习守胶之弊，弃更张之善，屈子投江，宁论其痛，贾生恸哭，岂喻斯悲。自五胡竞逐，晋室权寓江滨，遂淹时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刘克函洛而还亡。至于宋齐，疆场侵蹙。高祖蹑斯颓运，有志吞并，斯实王者之宏材，有国之通准。然六纳魏主，一入洛阳，竟无所成，得不补失，民既劳止，讫可小康，昔勾践之欲灭吴，前为其政，兵强国富，然後用之，一举而虏夫差，再举而霸中国；高祖进不择将，退不教民，虽慕古人，安能有济？孙子曰，「善战者前胜而後求战，善胜者前战而後求胜」。明者出师，必前料敌，岂可暗兹人事，幸彼天时者哉？且国有累卵之忧，俗有土崩之势，开幸人之志，兆乱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驱我入而围天阙，势如破竹，易若转圜，万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沦胥，龟玉毁废，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太宗孝慈仁爱，实守文之君，惜乎为贼所杀，至乎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世祖听明特达，才艺兼美，诗笔之丽，罕与为匹，伎能之事，无所不该，极星象之功，穷蓍龟之妙，明笔法于马室，不愧郑玄，辨云物于鲁台，无惭梓慎，至于帷筹将略，朝野所推，遂乃拨乱反正，夷凶殄逆，纽地维之已绝，扶天柱之将倾，黔首蒙拯溺之恩，苍生荷仁寿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鲸鲵既诛，天下且定，早应移銮西楚，旋驾东都，祀宗礻方，清跸宫阙，西周岳阳之败绩，信口宇文之和通，以万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虏乘衅，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谋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贞阳以旁枝外入，滥尸非次，陈武兴勤王之师，至正当口璧之后，驱斥潜王，诛Θ乱臣，国亡重康，彝偷复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兴，火行告谢，骠骑王琳，怀申胥之志，蕴荀息之忠，爰纳嗣君，更绍颓运，于是啸命方岳，大兴师旅，龙虎，水溃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齐土，若乃苌弘兴周而速咎，王永复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创天下者，至明者也，丧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兹梁室，有异于此，何则，高祖拨乱除残，反身招于祸乱，世祖复雠雪耻，翻手命于寇雠，敬皇继祀而鼎移，後嗣绍基而祚徙，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自天所，归于有德。之元官自有梁，备观成败，昔因出轴，流寓齐都，穷愁著书，窃慕虞子，但梁室极促，简牍多阙，所得遗逸，略不尽举，未获旋反，更穷搜访，采其闻见，撮其众家，一代之事，可得观矣。（《文苑英华》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五十四。）
卷六
◎徐陵（一）
陵，字孝穆，东海郯人，梁太子左卫率ゼ子。普通中，为晋安王宁蛮参军。中大通中选充东宫学士，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免，起为南平王参军，迁通直散骑侍郎，寻迁湘东王镇西记室，参军。太清中，使魏，拘留不遣，後从贞阳侯渊明还，为尚书吏部郎。绍泰中，迁尚书左丞，除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陈受禅，加散骑常侍。天嘉中，历太府卿、五兵尚书、御史中丞。天康中，迁吏部尚书。宣帝即位，封建昌县侯。太建中，除尚书右仆射，迁左仆射，加侍中，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除领军将军，加翊右将军、太子詹事，迁右光禄大夫、安右将军、丹阳尹，进中书监。後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赠镇右将军、特进，谥曰章，有集三十
◇鸳鸯赋
飞飞兮海滨，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织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忆少妇之生离，恨新婚之无子。既交颈于千年，亦相随于万里。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观其ミ吭浮沈轻躯。拂荇戏而波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讶鸳鸯鸟，长情真可念。许处胜人多，何时肯相厌。闻道鸳鸯一鸟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见临邛卓家女，只为琴中作许声。（《艺文类聚》九十二。）
◇进封陈司空为长城公诏（绍泰二年七月丙子）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皇王盛则，所谓元龟。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长城县开国侯讳，志怀寅亮，风度弘远，体文经武，明允笃诚。曩者率五岭之强兵，诛四海之雠敌，固以勒功彝鼎，书勋太常，克定京师，勤劳自重。自镇抚榆，永宁丰沛，东凉既息，北蔡无归，代马燕犀，气雄天下，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方欲大讨于秦崤，敦于与睦，叶谋上相，爰纳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勋，用申朝典，可进爵为长城县公。（《艺文类聚》五十一。）
◇封陈公诏（太平元年九月辛丑）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凭洪宰，故贤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监治乎万国。又有一匡九合，渠门之赐以隆，戮带围温，行宫之宠斯茂，时危所以贞固，运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载同风，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义兴公，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固天生德，康济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远逾沧海，大极交越，皇运不造，书契未闻，中国其亡，兵凶总至，哀哀噍类，譬彼穷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极，否终则泰，元辅应期，救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崩，援兹已溺，乘舟履辇，架险浮深，经略中途，毕歼群丑，洎乎石头姑熟，流髓履肠，一朝指，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仇，夷三灵之巨慝，尧台禹佐，未始能阶，殷相周师，固非云拟，重之以屯剥馀象，荆楚大崩，天地无心，乘舆委御，五湖荐食，竞谋诸夏，八方棋寺，莫有匡救，强臣致命，黜我冲人，顾影于86孺之魂，甘心于宁卿之辱，却案下髻，求哀之路莫从，窃逃责，容身之地无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录，斯又巍巍荡荡，无德而称焉。加以仗兹忠义，屠彼祆逆，震部夷氛，稽山罢，番禺蠡泽，北鄙西郊，歼厥凶徒，罄无遗种，斯则兆民之命，短所系，率土之基，兴亡是赖。于是刑礼兼训，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迩宁一，用能使阳光合魄，曜象呈晖，栖阁游庭，抱仁含信，宏勋该于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羲农炎昊以来，卷领垂衣之世，圣人济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备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阴阳，萧曹不让，未有功高于寓县，而赏薄于伊周。凡厥人，固怀延伫，实由公谦自牧，降损为怀，嘉数迟回，永言增叹，岂可申兹雅尚，久废朝猷？宜戒司勋，敬升鸿典。且重华大圣，妫惟贤，盛德之祀无忘，公侯之门必复，是以殷嘉甫，继后稷之官，尧命羲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进公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纟戾绶，位在诸侯王上，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陈书·武帝纪》上。）

◇禅位陈王诏（太平二年十月辛未）

五运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属圣贤，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区宇，大庇黔首，阐扬洪烈，革晦以明，积代同轨，百王踵武，咸此由则。梁德湮微，祸难荐发，太清云始，用困长蛇，承圣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改，（陈书作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皇之祚，眇若缀旒，（《陈书》作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相国陈王，有纵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齐明，拯社稷之横流，提亿兆之涂炭，东诛叛逆，北歼獯丑，威加四海，仁渐万国，复张崩乐，重纪绝礼，儒馆聿，戎亭虚候，虽大功在舜，盛绩维禹，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来献白环，岂直皇虞之世，入贡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陈书》作固以。）效珍川陆，表瑞烟云，玉露（《陈书》作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勋格于皇穹，明明上天，光华日月，革故著于玄象，代德彰于谶图，狱讼有违，讴歌爰适，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藐，暗于古昔，永稽崇替，为日已久，敢忘烈代之遗之至愿乎？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梁书·敬帝纪》，《陈书·武帝纪》上，案今本有陈武帝即位诏，见《陈书》，未定是徐陵作，宜编入武帝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文帝登阼尊皇太后诏（永定三年七月丙辰）

朕以虚薄，才非弘济，窃守蕃维，常惧盈满，岂图仓昊不吊，国步艰难，皇嗣元良，藐在淆渭，二臣奉迎，川涂靡从，六传还朝，淹留未日，令国图无主，家业事隆，上奉父母之严规，下逼群公之庭诤，遂以庸质，升纂帝基，对扬大化，弥增号惧。今宜式遵旧则，奉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御慈训宫，一依前典。若中流静晏，皇嗣归来，辄当解绂于箕山之阳，归老于琅邪之国，复子明辟，还承宝图，若问与夷，无愧园寝。（《艺文类聚》十五。）

◇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诏（太建元年正月甲午）

汉祖天伦，伯叔追封，晋元世系，琅邪传国，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继本宗，分在要荒，久离寒燠，天嘉绍祚，别命皇枝，归自崤函，礼隔登献，每至霜庭可履，瞩垣寝而怀悲，风树鸣条，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获罪慈训，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国步时艰，皇基务切，复奉家业，升纂帝图，重违情礼，言深哽恸，可以第二皇子叔陵为始兴王。（《艺文类聚》五十一。）

◇册陈公九锡文

大哉乾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故惟天为大，陟配者钦明，惟王建国，翼辅者齐圣，于是以文武之佐，溪蕴其玉璜，尧舜之臣，荥河镂其金版，况乎体得一之鸿姿，宁阳九之危厄，援横流于碣石，扑燎岑，驱驭于韦彭，跨展于齐晋，神功行而靡用，圣道运而无名者乎？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日者昊天不吊，锺乱于我国家，漏网吞舟，强胡内，茫茫宇宙，忄忄黎元，方趾圆颅，万不遗一，大清否亢，桥山之痛已深，大宝如，平阳之祸相继，上宰膺运，康救兆民，鞠旅于滇池之南，扬旌于桂岭之北，悬三光于已坠，谧四海于群飞，屠偷于中原，斩鲸鲵于蒙汜，功满上国，光启中兴，此则公之大造于我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祸，夷丑荐臻，南夏崩腾，西京荡覆，群胡孔炽，藉乱乖间，推纳藩枝，盗假神器，冢司昏挠，旁引寇雠，既见贬于桐宫，方谋危于汉阁，皇运已殆，何殊赘旒，中国摇然，非徒如线，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复莒齐都，平戎王室，朕所以还膺宝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风猷，彰宣土之雅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公应务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岭，莫不窥临，银洞珠宫，所在宁谧，孙卢肇，越陌为群，番部阽危，势将沦殄，公赤旗所指，祆叠洞开，白羽才，凶徒粉溃，非其神武久丧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敢称大号，骄声甚于尉他，据有连州，雄豪炽于梁硕，公英谟雅算，电埽风行，驰御楼船，直跨沧海，新昌典彻，备履艰难，苏历嘉宁，尽为京观，三山獠洞，八角蛮陬，逖矣水寓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开，莫不惧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灵，争朝边候天府，献状鸿胪，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虏清江，宫闱幽辱，公枕戈尝胆，提剑折心，气涌清霄，神飞紫路，而番禺连率，本自诸夷，言得其朋，是怀同恶，公仗此忠诚，乘机剿定，执沛令而鼓，平新野而据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多艰，方隅多难，勋门桀黠，作乱衡山，兵切池隍，众兼夷獠，公以国盗边境，知无不为，恤是同盟，诛其丑类，莫不鱼惊鸟散，面缚头悬，南土黔黎，重保苏息，此又公之功也。长驱岭峤，梦想京畿，缘道酋豪，递为榛梗，路养渠率，全坛大都，蓄聚逋逃，方谋阻乱，百楼不战，云梯之所未窥，万弩各张，高墉之所非敌，公龙骧虎步，啸吒风云，山靡坚城，野无强阵，清妖氛于氵赣石，灭气于雩都，此又公之功也。迁仕凶慝，屯据大皋，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之众，推锋转斗，自北徂南，频岁稽诛，实惟虏，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雷奔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聚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彭蠡，积谷巴丘，亿庾之诛斯丰，壶浆之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舳舻相望，如运敖仓之府，犀渠贝胄，顾蔑雷霆，高槛层楼，仰扪霄汉，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军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图迈俗，义旅如云，湓垒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奖，师克在和，鹄塞非虞，鸿门是会，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萧王之推赤心，屈礼交盟，人感咽，故能使舟师并路，远近明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崤函所凭，寇虏据其关梁，大盗负其扃钥，公五校裁，三雄并奋，右角沙溃，左广土崩，木甲殪于中原，毡裘赴于江水，他他藉藉，万计千群，鄂坂之隘斯开，夷庚之道无塞，此又公之功也。义军大众，俱集帝京，逆竖凶徒，犹屯皇邑，若夫表里山河，金汤险固，疏龙首以抗殿，翦华岳以为城，杂虏凭焉，强兵自若，公回兹地轴，抗此天罗，曾不崇朝，俾无遗噍，军容甚穆，国政方修，物重睹于衣冠，民还瞻于礼乐，楚人满道，争归于叶公，汉老衔恩，俱欢于司隶，此又公之功也。天子内难，诸侯出关，外郡传烽，鲜卑犯塞，莫非沮渠当户，中贵名王，冀马列于淮南，胡笳动于徐北，公舟师步甲，亘野横江，歼厥群羝，遂殚封犭希，莫不纟圭木而止，戎车靡遗，遇泞而旋，归骏尽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祸难，劬劳皇室，而孙宁之党，翻启狄人，伊洛之间，咸为虏戍，虽金陵佳气，石垒天严，朝暗戎尘，夜喧钲鼓，公三筹既画，八阵斯张，裁举灵钅丕，亦抽金仆，咸俘丑类，悉反高墉，异李广之皆诛，同庞元之尽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约叛换，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穹庐毡幕，抵北阙而为营，乌孙天马，指东都而成阵，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埽是枪犭严狁，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椎髻之酋，烹于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噎氵蚩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怀同恶，公夙驾兼道，秉羽杖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斧将挥，金钲且戒，祆寇震慑，遽请灰钉，榇以表其含弘，焚书以安其反侧，此又公之功也。贼龛凶横，陵虐具区，阻兵安忍，凭灾怙乱，自古虫言鸟迹，浑沌洪荒，凡或虔刘，未此残酷，公虽宗居汝颍，世寓东南，育圣诞贤之乡，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愤切，卓尔英猷，承规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鲜，此又公之功也。乱离未久，群盗孔多，浙右凶渠，连兵构逆，岂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龙而已哉？公以中军无率，选是亲贤，奸寇亏然冰泮，刑唐之所，文命动其天威，雷门之阃，勾践行其严戮，英规圣迹，异代同风，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顽凶不宾，凭籍宗盟，图危社稷，观兵汇泽，势震京师，威迫蛮夷，已为东帝，公论兵于朝堂之上，决胜于樽俎之间，寇贾樊滕，浮江下濑，一朝翦扑，无待甸师，万里澄清，非劳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凭山泽，缮甲完聚，多历岁时，结从连横，爰洎交广，吕嘉既获，吴濞已，命我还师，征其不恪，连营尽拔，伪党斯擒，曜圣武于匡山，回神旗于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九野，瓜割豆分，窃帝偷王，连州比县，公武灵已畅，文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远，至于苍苍浴日，杳杳无雷，北洎丈夫之乡，南逾女子之国，莫不屈膝拜手，请吏款关，此又公之功也。京师祸乱，亟积寒暄，双阙低昂，九门寥豁，宁秦宫之可视，岂鲁殿之犹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缦缨，咸为戎俗，高冠厚履，希复华风，宋微子麦才之歌，周大夫黍离之咏，较于斯日，未足为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兴构宫闱，具瞻遐迩，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复闻太始之风流，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加之以明德，成性合道，盛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以成务，耻一物非唐虞之民，归含灵于仁寿之域，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忠信为宝，风雨弗骞，仁惠为基，牛羊勿践，功成治定，乐奏咸云，安上御民，礼兼文质，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菽粟同水火之饶，工商富猗顿之旅，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露卿云，朝团晚映，山车泽马，服驭金闲，既炳焕于图书，方葳蕤于史牒，高勋逾于象纬，积德冠于嵩华，固无德而称者矣。朕又闻之，前王宰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二南崇绝，四履遐旷，泱泱东海，祚土维齐，岩岩泰山，俾侯于鲁，抑又勤王反郑，夹辅迁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阳之礼咸备，况复经营宇宙，宁唯断鳌足之功，弘济苍生，非直凿龙门之险，而畴庸报德，寂尔无闻，朕所以垂拱当宁，载怀惭悸者也。今授公相国，以陈留等十郡，封公为陈公，锡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土，昔旦分陕，俱为保师，晋郑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礼实攸宜，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陈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授陈公茅土，金兽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秩逾三铉，任总百司，位绝朝班，礼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除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绶、义兴公印策，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後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衔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民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和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以公宣导王猷，弘阐风教，光景所照，象必通，是用锡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庙，为世范，折冲四表，临御八荒，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公轨兹明罚，期在刑厝，象恭无赦，干纪必诛，是用锡公斧钺各一；以公英猷远量，跨厉嵩溟，混一车书，括囊寰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以公天经地义，贯彻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锡公鬯一卣，圭瓒副焉。陈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陈书·武帝纪》上，《南史》九，《文苑英华》四百四十七。）

◇禅位陈王策

咨尔陈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骊连栗陆之前，容成大庭之代，并结绳写鸟，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详焉。自羲农轩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无为而子万姓，居之如驭朽索，去之如脱敝屣，裁遇许由，便能舍帝，暂逢善卷，即以让王，故知玄扈璇玑，非关尊贵，金根玉辂，示表君临。及南观河渚，东沈刻璧，精华既竭，耄勤已倦，则抗首而笑，唯贤是与，讠劳然作歌，简能斯授，遗风馀烈，昭晰图书，汉魏因循，是为故实，宋齐授受，又弘斯义。我高祖应期抚运，握枢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齐圣，及时属阳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驭，夷狄交侵，乃暨天成，轻弄龟鼎，忄々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极，将甚缀旒；惟王乃圣乃神，钦明文思，二仪并运，四时合序，天锡智勇，人挺雄杰，珠庭日角，龙行武步，爰初投袂，日乃勤王，电埽番禺，云撤彭蠡，扌前其元恶，定我京畿，及王贺帝弘，贸兹冠屦，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泽稽阴，并怀叛逆，獯羯丑虏，三乱皇都，裁命偏师，二邦自殄，薄伐犭严狁，六戎尽殪，岭南叛涣，湘郢结连，贼帅既擒，凶渠传首，用能百揆时序，四门允穆，无思不服，无远不居届上达穹昊，下漏深泉，蛟鱼并见，讴歌攸属；况乎长彗横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实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创义师，紫云曜彩，肇惟尊主，黄龙负舟，苦矢素，梯山以至，白环玉，慕德而臻。若夫安国字萌，本因万物之志，时乘御宇，良会乐推之心，七百无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传祚于我有梁，天之历数，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尹，莫不攸属，敬从人之愿，授帝位于尔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王其允执厥中，轨仪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祀上帝，时膺大礼，永固洪业，岂不盛欤。（《陈书·武帝纪》上、《南史》九。）

◇禅位陈王玺书

君子者自昭明德，达人者先天弗违，故能进退咸亨，动静元吉。朕虽蒙寡，庶乎景行，何则？三才剖判，九有区分，情性相乖，乱离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圣贤，授受者任其时来，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谋是与，屈己从万物之心，天意斯归，鞠躬奉百灵之命，讴歌所往，则攘袂以膺之，菁华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鉴于天道，举其黎献，授彼明哲，虽复质文殊轨，沿革不同，历代因循，斯风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礼贰宫，月正元日，受终文祖；但运不常夷，道无恒泰，山岳倾偃，河海沸腾，电目雷声之禽，钩爪锯牙之兽，咀啮含生，不知纪极，二后英圣，相仍在天，六夷贪狡，争侵中国，县王都帝，人怀干纪，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闵凶，仰凭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汉惠，邈矣无阶，惟是童蒙，必贻颠蹶，若使时无圣哲，世靡艰难，犹当高蹈于沧洲，自求于泰伯者矣。惟王应期诞秀，开握图，性道故其难闻，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焘覆，日御比其贞明，登承圣于复禹之功，树鞠子于兴周之业，灭陆浑于伊洛，歼骊戎于镐京，大小二震之骁徒，东南两越之寇，遽行天讨，无遗神策。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仁沾葭苇，信及豚鱼，殷墉斯空，夏台虚设，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颂平，无偏无党，固以云飞紫盖，水跃黄龙，东伐西征，厶映川陆，荣光暧暧，已冒郊廛，甘露，亟流庭苑，车辙马迹，谁不率从，蟠水流沙，谁不怀德，祥图远至，非唯赤伏之符，灵命昭然，何止黄星之气，海口河目，贤圣之表既彰，握旄执钺，君人之状斯伟。且自摄提无纪，孟陬殄灭，枉矢宵飞，天弧晓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时哉蛟龙之出泉，革运之兆咸徵，惟新之符并集；朕所以钦若勋华，屡回星官，昔者木运斯尽，子高祖受焉，今历去炎精，神归枢纽，敬以火德，传于尔陈，远鉴前王，近谋群辟，明灵有悦，率土同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尚书左仆射、平乐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时陟元后，宁育兆民，光阐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陈书·武帝纪》上，案今本有陈武帝下州郡玺书，见《陈书》，未定是徐陵作，宜编入武帝文。）

卷七

◎徐陵（二）

◇劝进梁元帝表

臣陵言，臣闻封唐有圣，还承帝喾之家，居代维贤，终纂高皇之祚，无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称于革舄，至治表于垂衣，而拨乱反正，非闻（《梁书》作间）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东莞，炎运犹昌，枝分南顿，岂得掩显姓于轩辕，非才子于颛顼，莫不因时多难，俱继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于勋华，鸣谦（《梁书》作明议）同于旦，握褒秉钺，（《艺文类聚》作握图执钺）将在御天，玉媵（《艺文类聚》作玉胜，《梁书》作玉）珠衡，先彰（《艺文类聚》作章）元后，神只所合（《梁书》作命）。非惟太室之祥，图谍（《梁书》作画，《艺文类聚》作书）斯归，何止尧门之瑞。若夫大孝圣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训生民，贻风多士，一日二日，研览万机，允文允武，包罗群艺，拟兹三大，宾是四门，历试诸难，咸熙庶绩，斯无得而称也。自无妄为象，锺祸上京，枭獍虔刘，口宗荡坠，铜头铁额，兴暴皇年，（已上二十五字，《梁书》作无妄兴暴，皇祚寝微。）封蛇，行灾中国，灵心所宅，下武其兴，望紫极而行（《梁书》作长）号，瞻丹陵而殒恸，家冤将报，天赐黄鸟之旗，国害宜诛，神奉玄狐之录（《梁书》作），克李轶于河津，征陶谦于海岱，滕公拥树，雄气方严，张绣交兵，风神弥勇，忠诚贯于日月，孝义感于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梁书》作如貔如虎），前驱效命，元恶斯歼，既挂胆于西州，方然脐于东市，蚩尤三冢，宁谓严诛，王莽千段（《梁书》作刺），非云明罚，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为京观，邦畿济济，还见隆平，宗祀（《梁书》作庙），方承多福，自氛（《梁书》作氤）氲浑沌之之世，骊连栗陆之君，卦起龙图，文因鸟迹，云师火帝，非无战阵之风，尧誓汤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东井，时破崤潼，雷震南阳，初平寻邑，未有援三灵之已坠，救四海之群飞，赫赫明明龚行天罚，莫如当今之盛者也。于是卿云似盖，晨映姚卿，甘露如珠，朝垂原（《梁书》作华景）寝，芝房感德，咸出铜池，荚伺辰，无劳银翦，重以东渐玄兔，西逾白狼，高柳生风，扶桑衔（《梁书》作盛）日，莫不编名属国，归贡（《梁书》作质）鸿胪，荒服来宾，遐迩同庆（《梁书》作福），其文昭武穆，跗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业也如此，久应旁求掌故（《梁书》作固），询诏（《梁书》作谘询）天官，斟酌繁昌，经营高邑，宗王启霸，非劳武德（《梁书》作阳武）之侯，清跸无虞，何事长安之邸，扬龙（《梁书》作銮）以飨帝，御凤以承天，历数在躬，畴咨（《梁书》《艺文类聚》作与）为让，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骑常侍柳晖等至邺，伏承圣旨谦冲，为而不（《梁书》作弗）宰，或云洛阳未复，函谷无泥，旋驾金陵，方膺天眷。愚谓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汉祖殷宗，皆无恒宅，登封岱岳，且署（《梁书》作犹置）明堂，巡狩荆州（《梁书》作章陵），时行司隶，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抑又闻之，玄圭既锡，苍玉无陈，乃或朴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贡，云和之瑟，久废甘泉，孤竹之管，无闻方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不惧欤？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振（《梁书》作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示石户之农，高谢为君（《梁书》作君临），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土翘翘，苍生何望。昔苏季张仪，违乡负俗，尚复招三方以事赵，请六国以尊秦；况臣等预（《梁书》作显）奉皇华，亲承朝命，圭璋特达，通聘河阳，貂珥雍容，寻盟漳水，加牢贬馆，随世（《梁书》作势）污隆，瞻望乡阙（《梁书》作关），诚均休戚；但轻生不造，命与时乖，等（《梁书》作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远摈，承间内殿，事绝耿之因（《梁书》作恩），封奏边城，私等刘琨之哭，不胜区区之至，谨拜表以闻，臣陵云云。（《文苑英华》六百，又《梁书·元帝纪》有删节，又略见《艺文类聚》十四。）

◇让散骑常侍表

臣闻五十知命，宗师之格言，六百辞满，通贤之高概。昔墨子诸生，褰裳求楚，鲁连隐士，高论却秦；况乎谬蒙知己，宁无感激？洪私过误，置以通班，司宪文昌，遂谐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谛视不见玄黄，钧天并奏，静听能闻钟鼓，虽神农分药，岐伯提针，冥众因缘，难可匡救。陛下嗣临宝历，光阐大猷，属意铨衡，留情或，燕台装玉，傥不精真，齐客吹等，谅宜澄简，南郊奉乘，当求部黜之才，西省文辞，应用罗含之学。（《艺文类聚》四十八）

◇让五兵尚书表

臣闻仲尼大圣，犹云书不尽言，士衡高才，当称文不逮意。臣比衰疴自积，思绪茫然，频托明游，为裁章表，虽复陈琳健笔，未尽愚怀，孙惠词人，颇加烦饰；所以高天缅邈，弗降昭回，瞻拜丝纶，更增忧惫。臣虽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华，豫游多士，晚逢兴运，爰滥宠私；尔时四郊多垒，七雄分争，国家制度，日不暇给，赵宫论受命之宜，随邑奏升坛之礼，而参闻秘计，弗解单于之兵，飞箭驰书，未动聊城之将，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时恩，冯唐暮年，见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阳无雨，非比长安多盗，其宜屏锢，用置严科，犹处名僚，久为叨窃。但著书天录，虽如刘向，朔望登朝，转同王隐，于其朽劣，尚不从容，司会文昌，邈然非据。（《艺文类聚》四十八）

◇让右仆射初表

加以言寻盟好，仍属乱罹，丁零盗其牛马，乌孙窃其印绶，子卿茹雪，叔向为国，虽获东归，备离此厄。昔李广遗恨，不值汉初，宁戚自归，悲逢尧换；臣随望圣运，实在权舆，时参决胜之筹，颇奏发兵之讠，当涂锡舍，非无董昭之诚，典午禅文，不降张华之实。（《艺文类聚》四十八。案《陈书·姚察传》，吏部尚书徐陵领著作，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请察制焉，陵见叹曰，吾弗逮也，据知让右仆射左仆射二表是姚察作，然唐人所见陵集有此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表，今姑从之。）

◇让左仆射初表

臣闻七十之岁，扬雄拟经，六十之年，平津对策，若斯强壮，固无耆老。臣励则胄华轩冕，才允卿相，出纳流誉，朝野具瞻。臣弘正国老儒宗，情尚虚简，玄风胜业，独王当年。臣种器怀沈密，文史优裕，东南贵秀，朝廷亲贤，并克壮其猷，皆宜左执。若汉武好少，则微臣已老，若周文爱老，则有此群才。伏愿天明，更谋梓匠，求其妙选，称是能官。（《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陈书·张种传》）

◇为始兴王让琅邪二郡太守表

甫离怀袖，裁脱绮纨，适贺隆私，使膺圭组，执玉不起，抠衣未胜，自甘泉通水，细柳屯兵，旁带戎臣，颇同疆场，言瞻汉草，乃曰中州，遥望胡桑，已成边郡，诚复居藩体国，应思马骏之功，论地惟亲，宜慕萧彰之勇。（《艺文类聚》五十。）

◇为王仪同致仕表

尺波归海，恒叹不居，爝火为薪，犹悲假续；况复星回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锺鸣漏尽，前史有夜行之诫，五陵鼎族，家传轩冕，四姓乡侯，荣由恩泽，虽虚名靡实，世官非才，年力方强，虽不能辞退，今三元肇庆，六吕司春，得奉万寿之杯，豫参百辟之礼，便释朝衣，谨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载游户庭，广德之车，方悬私馆。（《艺文类聚》十八。）

◇决断大行侠御服议

梓宫山陵，灵筵宗庙，有此分判，便验吉凶。案山陵卤簿吉部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邪？断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并服苴，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人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社而奉华盖，衣而升玉辂邪？同博士议。（《陈书·刘师知传》，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吉服，刘师知、蔡景历、江德藻、谢岐等议宜服，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陵云。）

◇重答八座以下请断侠御服议

老病属纩，不能多说。古人争议，多成怨府，传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参缄，敬同高命。若万一不死，犹得展言，庶与朝贤，更申扬确。（《陈书·刘师知传》，徐陵决断大行侠御服同博士议，时八座以下并请从师知议，陵重答。）

◇谢儿报坐事付治中启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儿报不能谨，敢触严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趾铁系，事允法科，左校论轮，实由恩宥。老臣过庭之训，多谢古贤，折笄之杖，有愧前达。（《艺文类聚》五十四。）

◇谢敕赐祀三皇五帝馀馔启

窃以甘泉之殿，旧礼羲农，长乐之宫，本图尧舜。自东京晚世，旷代无闻，西汉盛仪，复睹今日，金壶流十旬之气，玉案备千品之羞。昔绛罗为荐，既延王母，紫盖为坛，允招太一，同斯美号，理致众星，臣以馀年，豫开清祀，如陪瑶席，遂饮琼浆。（《艺文类聚》七十一。）

◇谢敕赍烛盘赏答齐国移文启

昔班彪草移，阮裁书，驰誉当年，遂无加赏，非常大赍，始自今恩，虽贾逵之颂神雀，窦攸之对《鼠廷》鼠，汉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壶之赋，方其宠锡，独有光前，官烛斯然，更惭良吏，霄光可学，乃会耆年，臣职居南史，身典东观，谨述私荣，传之方策。（《艺文类聚》八十。）

◇安成王让录尚书表後启

臣闻间平就国，乃盛汉之常仪，成阝霍无官，实宗周之明典，何则，皇季之重，非待历阶，王爵之隆，自高群辟。况臣戢翼要荒，亟离寒暑，进惭赵胜，能定楚从，退匪齐文，驰免秦厄，固以内切皇心，外贻家耻，甘输重饵，降礼单于，列城十五，如诸和璧，市乡三十，聊同宝剑，武夫力而获诸原，微臣还而反诸敌，瞻言马骏，著陇右之功，追念曹彰，克乌丸之虏，前王子弟，若此勋庸，偏其反而，岂可胜愧。（《艺文类聚》四十八。）

◇谢赍启

臣昨既陪羽猎，仍宴上林，固谢长卿之文，弥惭子云之赋，预割鲜禽，已同监浦，频蒙大脔，更异梁王，诘旦归来，犹为饱饫，虞衡所献，复降命恩，赐细君以为欢，非屠门而大嚼。（《艺文类聚》九十五。）

◇谢赍蛤启

鸿化□□，雀入犹新，才变秋程，已闻冬献。（《艺文类聚》九十七。）

◇谢东宫赍蛤蜊启

船俗严戈，渔人资设，于彼海童，冒兹水豹，望楼阙之气，得波潮之下。（《艺文类聚》九十七。）

◇谢敕赍乌贼启

变逯庸臣，伏增铭悚。（《艺文类聚》九十七。）

◇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

陵叩头叩头，夫一言所感，凝晖照于鲁阳，一志冥通，飞泉涌于疏勒；况复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邻国相闻，风教相期者也。天道穷剥，锺乱本朝，情计驰惶，公私鲠惧，而骸骨之请，徒淹岁寒，颠沛之祈，空盈卷轴，是所不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非所仰望也。执事不闻之乎？昔分鳌命之世，观河拜洛之年，则有日乌流灾，风禽骋暴，天倾西柱，地缺东门，盛旱拆三州，长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图而有亢，纂玉镜而犹屯，何则？圣人不能为时，斯固穷通之恒理也。至若荆州刺史湘东王，几神之本，元寄名言，陶铸之馀，犹为尧舜，虽复六代之舞，陈于总章，九州之音，登于司乐，虞夔拊石，晋旷调锺，未足颂此英华，无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楚翼，宁非祀夏之君，龛定京师，即是匡周之霸，岂徒豳王徙雍，期月为都，尧帝迁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驯雉北飞，肃慎茫茫，风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识知归，而答旨云何所不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闻晋熙等郡，皆入贵朝，去我寻阳，经涂何几，至于铛铛晓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闻，临高台而可望，泉流宝盖，遥忆盆城，烽号香炉，依然庐岳。日者鄱阳嗣王范治兵汇派，屯戍钥波，朝夕笺书，春秋方物，吾无从以蹑屐，彼有路而齐镳，岂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谓邵陵王纶通和此国，郢中上客，云聚魏都，邺下公卿，风驰江浦，岂卢龙之迳，于彼新开，铜驼之街，于我长闭，何彼途甚易，非劳于五丁，我路为难，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载，何其爽欤？而答旨云还路无从，斯所未喻二也。又晋熙庐江，义阳安陆，皆云款附，非复危邦，计彼中途，便当静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鸣，邻惠所通，自此以南，王灵未缺，如其境外，脱殒轻躯，幸非边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宾游，通无货殖，忝非韩起聘郑，私买玉环，吴札过徐，躬要宝剑。由来宴锡，凡厥囊装，行役淹留，皆已虚罄，散有限之微财，供无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据图刎首，愚者不为，运斧全身，庸流所鉴，何则？生轻一发，自重千钧，不以贾盗明矣。骨匀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货财，盗有道焉，吾无忧也。又公家遣使，脱有资须，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荣聚囊之仪，微骑间行，宁望轩之礼，归人将从，私具驴骡，缘道亭邮，唯希蔬粟，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应还侯景，侯景凶逆，歼我国家，天下含灵，人怀愤厉，既不获投身社稷，卫难乘舆，四家磔蚩尤，千脔割王莽，安所谓亻免眉顿膝，归奉寇雠，佩弭腰，为其皂隶？又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诈，遂骇狼心，颇拟宋万之诛，弥惧荀之请，所以奔蹄劲角，专恣凭陵，凡我行人，偏锺雠憾，正当菹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凶情，犹当未雪，海内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闻本朝王公，居人士女，风行雨散，东播西沈，城阙丘墟，17蓬萧瑟，偃师还望，咸为草莱，霸陵回首，皆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义，争免寇雠，我有何勋，争归委质。昔钜平贵将，悬重于陆公，叔向若流，深知于蔑，吾虽不敏，常慕前修。不图明庶为怀，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将亡，群凶挺争，诸贤戮力，想得其朋，为葛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党也？为邢果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还为凶党，侯景生于赵代，家自幽恒，在则台司，行为连率，山川形势，军国彝章，不劳请箸为筹，便当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丑，羊豕同群，身寓江皋，家留河朔，乡井乡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宫闱秘事，皆若云霄，英俊⿰讠莫，宁非帷幄，或佯惊以定策，或焚藁而奏书，朝廷之士，犹难参预，羁旅之人，何阶耳目？至于礼乐沿革，刑政宽猛，讴歌已远，万舞成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摇其牙齿，为间谍者哉？若谓复命西朝，终奔东虏，虽齐梁有隔，尉候奚殊，岂以河曲之难浮，而曰江关之有济，河桥马度，曾非宋典之奸，关路鸡鸣，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尔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虽著前经，傥同徇仆之尤，追肆韩山之怒，则凡诸元帅，并释缧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礼，乃至锺仪见赦，朋笑遵途，襄老蒙归，虞歌引路，吾等张旃拭玉，修好寻盟，涉泗之与浮河，郊劳至于赠贿，公恩既备，宾敬无违，今者何愆，翻无贬责，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丧乱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固以铭兹厚德，载此洪恩，譬渤而俱深，方嵩华而犹重；但山梁饮啄，非有意于笼樊，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锺鼓，况吾等营魄已谢，馀息空留，悲默为生，何能支久，是则虽蒙养护，更夭天年，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竖歼夷，当听反命，高轩继路，飞盖相随，未解其言，何能善谑？夫亨屯治乱，岂有意于前期？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傧又杖乡，计彼後生，肩随而已，岂银台之要，彼未从师，金灶之方，吾知其诀，正恐南阳菊水，竟不延龄，东海桑田，无由伫望，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胜说，书囿文林，凡曰洪荒，终于幽厉，如吾今日，宁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坠，霸道昏凶，或执政之多门，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孙有礼，翻囚与国之宾，周伯无愆，空怒天王之使，迁箕卿于两馆，絷乐子于三年，斯匪贪乱之风邪？宁比当今之高列也。至于双崤且帝，四海争雄，或构赵而侵燕，或连韩而谋魏，自永盟于楚殿，躬夺璧于秦庭，轮宝鼎以托齐王，凭安车而诱梁客，其膏唇败舌，分路扬镳，无罪无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阳受命，天下同规，巡省诸华，无闻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孙甘言以妍媚，曹屈诈以羁縻，旌轸岁到于勾吴，冠盖年驰于庸蜀，则客嘲殊险，宾戏已深，共尽游谈，谁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实，脱有前踪，恐是叔世之奸谋，而为邦之胜略也。抑又闻之，云师火帝，浇淳乃异其风，龙跃麟惊，王霸虽殊其道，莫不崇君亲以诏物，敦敬养以治民，预有邦家，曾无隆替。吾奉违温清，仍属乱罹，寇虏猖狂，公私播越，萧轩靡御，王舫谁持，瞻望乡关，何心天地，自非生凭廪竹，身出空桑，行路含情，犹其相愍，尝以择官而仕，非曰孝家，择事而趋，非云忠国，况乎钦承有道，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驾前王，郎吏明经，鸱鸢知礼，巡方省化，咸问高年，东序西郊，皆遵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来朝，属世道之屯期，锺生民之否运，兼年累载，无申元直之祈，衔泣吞声，长对公闾之怒，情礼之诉，翻同逆鳞，忠孝之言，皆应对舌，是所不图也，非所仰望也。且天伦之爱，何得忘怀，妻子之情，谁能无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贵，馀姚书佐之家，草限高卑，皆被驱掠，自东南丑虏，抄败饥民，台署郎官，俱馁墙壁，况吾生离死别，多历暄寒，孀室婴儿，何可言念，如得身还乡壤，躬自推求，犹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聪不达，华阳君所谓乱臣，百姓无冤，孙叔敖称为良相，足下高才重誉，参赞经纶，非虎非貔，闻诗闻礼，而中朝大义，曾未经论，清禁嘉谟，安能相及？谔谔非周舍，容容类胡广，何其无争臣哉？岁月如流，人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下泣，夕万绪以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足下素挺词峰，兼长理窟，匡丞相解颐之说，乐令君清耳之谈，向所未疑，谁能晓论？若鄙言为谬，来旨必通，分请灰钉，甘从斧镬，何但规规默默，舌低头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犹希矜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千祈已屡，哽恸良深，徐陵叩头，再拜。（《文苑英华》六百九十，又《陈书·徐陵传》）

◇在北齐与宗室书

陵白，临淮负海，是谓徐州，颛顼高阳，世有明德。自兴王启霸，无涝委剑之锋，开国承家，实飨彤弓之赐。其後金柯玉叶，霞振云从，耆旧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贵，负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制，青组朱旗，儒盛江东，文高河北，或复分齐处鲁，移魏居燕，瓜瓞虽遥，芳枝无远。昔有王如王莽，无关控鹄之宗，刘曜刘渊，弥非偃龙之族。又有朱家别录，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韩侯之胤，三乌五鹿，时事无恒，东郭西门，迁讹非一，吾宗虽广，未有骈枝，咸自驹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贼凭陵，中原倾覆，我则供牺牲于东国，载主┘于南都，二百馀年，家于扬越，此则卢谌不去，裴宁仍留，高官燕秦，迟回乡壤，山河有隔，叙觏无缘，望冀马而增劳，瞻宾鸿而永叹。昔窦公累世，光武称其外家，许都遥远，灵王思其旧宅，其言虽大，可以喻小，况在宗亲，宁无停眷？比月应雩龙，星移殷鸟，天明和煦，体中何如，愿百年之老，兴居多福，万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连甍，信义勇于干戈，诗书甘于酒醴，或有渔猎三史，纷纶五经，都讲开黉，诗生负帙，邦君伫德，宁无挂榻之思，州将钦风，应有题车之命，南阳坐啸，寄以共治，东海行歌，资其主弼，（疑作匡弼。）梁竦不好，徒为大言，邓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迟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树，执竿而钓，徵聘不来，负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盖复休哉。如脱推延，或迟并问，吾阶缘人乏，叨皇华，王事无淹，公礼将毕，既而扬都荡覆，方离猃狁之灾，越界风尘，复蹈轩之礼，屏居空馆，多历岁时，犯灵，招延祸罚，号慕无穷，肝胆屠殒，烦冤胸臆，不自堪居，无心柰何！无状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积寒暄，风患弥留，半体枯废，折臂为公，虽非羊祜，跛足而使，无惭却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苫庐，才有魂气。夫迷山之客，迟遥响于岩崖，穷海之宾，望孤烟于洲屿；况乃宗均鲁卫，地匪燕吴，车骑相望，舟舻朝夕，三条不远，五达非难，信乃阔然，遂不蒙问。昔桃花之峡，长避秦嬴，芝草之山，遥然沧海，犹复渔船可入，何况平途，不兼旬月？劳怀既积，辄命行人，弦望之间，迟枉归翰，傥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诗，求我漳滨，幸问刘桢之疾，阳春改节，并念将宜，扶力为书，多不诠次，陵白。（《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六。）

卷八

◎徐陵（三）

◇与王僧辩书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顿首，昔者云师火帝，非无战阵之风，尧誓汤征，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摇山荡海，驱电乘雷，歼厥凶渠，无亏皇极，若夏锺夷羿，周厄犬戎，汉委珠囊，秦亡宝镜，然则皆闻之矣；未有膺龙图以建国，御凤邸以承家，二后钦明，三灵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铜头铁额，兴暴皇年，机穷奇，流灾中国，王弥石勒，吞噬关河，绿林青犊之群，黑山白马之众，校彼兵荒，无闻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祸乱。我皇爱命中兴，光宅天下，泰宁琐琐，安敢执鞭，建武栖栖，何其扶毂？，抑又闻之，陶唐既作，天归鸟啄之臣，丰毕将兴，特挺鹰扬之佐，明公量苞金铉，神表玉璜，俪衮钦才，平阶伫德，固以留连管乐，惆怅风云，濡足维时，投竿斯在。去岁凶徒不骋，言次巴丘，鼓声闻一柱之台，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则悬麾羽扇，犹对投壶，戎羯咸奔，鲸鲵俱翦，楼舡万轴，还系昆明，胡马千群，皆输长乐，于是乎夏首西浮，云行电迈，彭波东汇，谷静山空，扼鹊尾而据王畿，登牛头而埽天阙，渐台伪帅，仍传首于帝京，坞元凶，咸刳肠于军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为京观；公园陵尽拜，忠贯长沙，神主咸安，勋逾高密，重以秦宫既获，鲁殿犹存，辟绿草于应门，开青槐于武库，长安五陵之族，杜六迁之民，乡强负而归，都廛斯满，鬻脂藏脯，游骑击锺，故市新城，飞甍华屋，东莞旧宅，人识桑榆，南顿荒田，家分禾黍，岂以乡名谷熟，邑号禾兴而已哉？若夫卦起龙文，书因鸟迹，劬劳王室，大拯生民，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虽十六才子，明允笃诚，八百诸侯，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画丹青，光武功臣，皆悬星象，栈道木阁，田单之奉霸齐，绾玺将兵，周勃之扶强汉，壤虫之比黄鹄，辙鲋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阶缘多幸，叨造皇华，乡国屯危，公私又迫，邳彤之切，长乱心胸，徐庶之祈，终无引允。既而屏居空馆，多历岁时，衅犯幽，躬当剿灭，何图衅咎，灾极苍，号慕烦冤，肝肠屠殒，酷痛奈何！无状奈何！惟桑与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长绝，明明日月，号叫无闻，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穷剧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属乱离，上下年尊，偏婴此酷。昔人迎门请盗，恒怀废寝之忧，当挽与亲，犹有危途之惧，况乎逆寇崩腾，京师播越，兴居动止，长隔山河，朝夕饣饣，谁经心眼，程糜不继，原粟何资，瞻望风云，朝夕鸣咽，固乃游魂已谢，非复全生，馀息空留，非为全死，同冰鱼之不绝，似蛰虫之犹苏，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东都绍汉，南亳兴殷，修好徵兵，弥留星，韩宣范武，方驾连镳，苏秦张仪，朱轮华毂；而孤子三危是摈，四罪同科，听别马而长号，杖归旌而永恸，王稽反命，既无托乘之恩，椒举相逢，谁为班荆之位？昔人违齐处鲁，时降徵求，亡晋奔秦，犹蒙招请，问管宁于辽左，追王朗于浙东，并物誉时贤，卿门公族，悬须应务，深挟情祈，斯岂庸贱之俦邪？非馀生之敢望也。但预在轩，诚为过误，圭璋特达，通聘河阳，貂珥雍容寻盟漳水，差有黄门启封，非无青纸诏书，郡将州司，郊迎负弩，乡亭里候，饰馆陈兵，岂是复介而奔齐，宁当窃妻而逃晋？已焉哉！羌难得而言也。汉之谷吉，捐躯者几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极，孤子何所叹焉。但顿伏苫庐，徒延光晷，夫以啁噍燕雀，踯躅鸣号，含识怀灵，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犹尚悲歌，苏使幽囚，无驰哽咽。公履忠弘孝，冠冕绅，化感烟云，量标海岳，行糜仲月，王政无塞，分谷高年，仁风斯远，固以衣缨仰训，黎庶投怀。今日憔惶，弥布洪泽，虽复孤骸不返，方为漠北之尘，营魄知归，终结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与王吴郡僧智书

孤子徐陵顿首，昔林宗道主，时人多慕德之宾，无忌雄豪，天下尽希风之客；况复王家沈默，谢氏混玄，名贵公门，誉华卿子，而秦峰阻，浙水悠长，谘诉无因，但用穷结。比青华已戒，白露方溥，体中何如，□顾康胜。邓仲华服衮之年，荀令则拥麾之日，徒云早达，未可同功，今日相方，岂不高视，窃承富春，顷岁多难荐臻，邑皆空，黔黎将尽，御史旧榻，零落不存，太傅齐室，荒茫无处，自神麾所届，乡强负斯归，新屋方华，故田斯垦，府吏闲坐，长使诵经，督邮无事，唯虑吹笛，东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边张，何其神也。孤子无心冒，苟郄光阴，风疾弥留，示有馀息，恩将公聘，穷摈虏庭，博望侯极迹于黄河，移中监流滞于沧海，自斯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唯有庸贱，本应埋魂赵魏，折骨幽并，岂意馀年，复反乡国？仰属伊公在亳，渭老师周，旌贲江园，采拾衡巷，遂以哀骀不弃，瓮盎无遗，还顾庸虚，未应偕比。窃承君侯过被以光辉，屡有吹嘘之言，频蒙荐延之泽，故得周行紫阁，升降丹墀，点污清朝，岂不荒愧？虽复华阴砥柱，带地穷深，嵩高维岳，极天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岂期酬报，政以川波非远，对奉无因，夜梦子长之游，朝览希道之疏，浮云西北，徒怀魏帝之文，行雨东南，思假飞山之便，穷诚已结，荒系逾深，方事祈寒，愿加珍纳，谨扶力白书，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顿首。（《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七。）

◇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

渊明顿首顿首，昔自天狼炳曜，非无战阵之风，参虎扬芒，便有干戈之务，至于夏锺夷羿，周厄犬戎，汉委珠囊，秦亡宝箧，彰于史籍，可得而闻，未有国家歼危，遂若当今者也。我大梁膺龙图而受命，御凤邸以承天，轩顼比于诸王，汤武方于儿戏，三光有，四海无波，灵贶咸臻，表里礻是福，非日非月，苍生仰其照临，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而屯亨有数，剥极为灾，枭獍豺狼，肆逞凶逆，後主诞资上圣，光启中兴，大翦仇雠，方平宗社，虽复潇湘举斧，庸蜀弯弓，凡厥凶徒，谁不歼扑，岂图天未悔祸，丧乱荐臻，羌虏无厌，乘此多难，虔刘我南国，荡覆我西京，奉问惊号，肝胆崩溃，虽复金行版荡，火政沦亡，绿林青犊之群，黑山白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谁云祸乱？昔隆周从播，皆凭晋郑之功，强汉阽危，终假虚牟之力，今者武皇之子，无复一人，藐是孤孙，还同三叛，等子颓而为暴，同刘芳而入关，乞命诸戎，势何支久。孤宗室之长，爰自布衣，皇运之初，弥承天德，何则？据鞍辍哭，虽绍霸图，独居掩涕，终讨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吝轻躯，哀荷之诚，久闻朝听；况复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宗社无依，何所逃责？因以提戈负剑，卧泣行号，言念荆巫，志雪雠耻。大齐观书有洛，辑瑞荣河，功格苍，德满天地，慈孝之道，通于百灵，仁信之风，覃于万国，是以日月所照，舟车所通，候海水以来宾，瞻苍云以奉贡。昔自轩农炎昊，曾无宣国之规，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岂知华夷仰德，远近同心，谷价无尧汤之忧，粮储同水火之贱，精兵利器，势勇雷霆，天马龙媒，量比山谷，斯固开辟已来，未之有也。至于亲邻之道，夙契逾深，无改曩怀，尊感弥笃，以为兴亡继绝，事丙前经，推择庸虚，命守宗礻，方欲仰凭神武，清我寇雠，旨喻难违，诸怀更恧。明公诞膺时运，光赞本朝，勒瑞姜璜，书名何鼎，故以通期管乐，宜契风云，戮不世之渠凶，歼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国连从，征旅东西，必翦妖逆，虽复栈道木阁，田单之奉旧齐，绾玺将兵，周勃之扶隆汉，中宗佐命，俱画丹青，光武功臣，皆悬星象，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劳，校彼功庸，曾何仿佛？但与在与亡，期于体国，丧君有君，宁容无主，夙承所立，犹则孱蒙，天步方难，宁可弘济？自淹留大国，志荷恩私，朝夕宫闱，预奉颜色，黄河白日，亟诚言，分灾恤患，事非虚旨。但善相小国，终资大贤，定我邦家，厶公是赖，淮流不竭，岂独琅邪，望能喻此衷怀，思之无忽，近陆居士有启，陈其祸乱，朝旨即命河东王岳等，勒率熊罴，便相抵赴，道阻且长，虽无之及，所闻西浮夏首，便当险隘之冲，南捍巴陵，方拒窥窬之寇。上党王皇齐宠弟，是号宗英，亲御戎轩，远于将送。裴侍中英起淮南贵族，兼事戎行，跃冀马者千群，披燕犀者万队，来自河阳，曾不旬日。持节、徐武潼三州诸军事、散骑常侍、明远将军、东徐州刺史、始兴县开国侯湛海珍等，并前朝旧将，夙著勋庸，推毂海边，属是丧乱，虽复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预戎行，共指乡国，江淮旧隶，悉已招携，方禀英谟，共翦雠难，去月将晦，便届寿春，已具舟师，将临江浦，使人入境，行陈所怀，揆日觇光，迟枉还牍，当使宗礻方有主，余同小白之勋，家国无虞，公保阿衡之贵，何其美也，岂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号咽，萧渊明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为梁贞阳侯答王太尉书

姜至，枉示，具公忠义之怀。家国丧乱，于今积年，三后蒙尘，四海腾沸，天命元辅，匡救本朝，弘济艰难，建武宗亅，至于丘园板筑，尚想来仪，公室皇枝，岂不虚迟？闻孤还国，理会高怀，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询谋卿士，访逮藩维，沿溯往来，理淹旬月，使乎居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萧宗，重兴我梁国，亿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军次东关，频遣信裴之横处，示其可否，答对骄凶，殊骇闻瞩。上党王陈兵见卫，欲叙安危，无识之徒，忽然逆战，前旌未举，即自披猖，惊悼之情，弥以伤恻。上党王深自矜嗟，不传首级，更蒙封树，饰棺厚殡，务从优礼，齐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咸，敬凭元宰，讨逆贼于咸阳，诛叛子于云梦，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览所示权景宣书，上流诸将，本有忠略，弃亲向雠，庶当不尔，防奸定乱，终在于公。今且顿东关，更待来信，未知水陆，何处见迎？夫建国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质，有自来矣。若公之忠节，上感苍，群帅同谋，必匪携贰，则齐师反旆，义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无克，韬旗侧席，迟复行人，曹冲奉表齐都，即押送也。渭桥之下，惟迟叙言，汜水之阳，预有号惧。（《梁书·王僧辩传》）

◇又为梁贞阳侯答王太尉书

姜常侍至，复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怀，良以慨息。孤虽庸薄，不及通贤，犹曰生民，宁无心识？自皇家祸乱，亟积寒暄，九州万国之人，蟠木流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地，莫不行号卧泣，想望休平；何况于孤，预在宗室，家荷报雪之恩，身蒙鞠养之爱者，先皇之慈也；蒸尝不绝于私庙，子弟得嗣于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业之都，谁家丘陵，谁家宫庙，岂有为人臣子，荷此恩灵，亲执干戈，自殉家国？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悬象，虽复宗盟不造，骨肉为雠，安可相期，尽如萧邪？古者天子六军，是为万乘；今日凶荒，致阙斯礼，偏裨将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称座，行曰乘舆，遂无五尺之童，高谢千人之长，于公明允，意复云何？国家雕荒，既乏屯卫，皇齐与睦，幸惠优矜，何乃自起趑趄，苟违邻德？克勘祸乱，欲立功名，咸自军师，岂在刍隶？湛海珍等，前朝旧将，差匪齐人，分给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岂曰渝盟？朝野群雄，何所携贰？且公天资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萧宗之伊管，谁其远近，不禀英谟，如有奸苗，正速齐斧，尚何忧于共工，何畏于有苗哉？所览来书，既为疑难，上党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笃邻和，不容全异，如须减损，更迟行人张廷尉种等所具，此无多及。萧渊明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梁贞阳侯重与王太尉书

渊明顿首顿首，席威卿等还，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览未周，（一作终）良深慨息。昔长平建（一作失。）策，犹闻蚀昴之徵，疏勒效忠，时（一作实。）致飞泉之感，岂在余凉德，书不尽言，遂使吾贤，犹迷所执，（一作犹迷前报。）斯故衔哀淹泪，仍复披陈者也。孤以庸薄，宁有霸图，侯服于周，常惧盈满，岂望身居黄屋，手御青纶，揖让而对（一作叶。）三灵，端委而朝百辟？询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无爽。但大齐仁信之道，关于至诚，睦邻之怀，由于孝德，遂蒙殊奖，归（一作还。）嗣本朝，拜首陈辞，敦诱弥广，（一作厉。）既而仇雠未殄，方（一作乃）凭大国之威，宗┘（一作社）阽危，尤（一作终）仰亲仁之德，黾勉恩寄，号惟（一作载）深，而敕谕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社稷无虞，凡广陵历阳，皆许见还，白水黄河，屡奉然诺，至于夏藩冲要，控遏上流，且命强兵，为我此（一作临。）据，若（一作如。）其自有精甲，能捍丑徒，并用还梁，皆如前旨。以孤频（一作昔，）经忝窃，屡守淮肥，门生故吏，遍于江右，凡诸部曲，并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云集，霜戈雪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云（一作灵。）台之仗，文物以纪之，声名以发之，斯实不世之隆恩，宁（一作岂。）曰循常之恒礼。明公固天所授，弘济本朝，曲阜同功，营丘等（一作并。）烈。若夫伊尹庖厨贱宰，霍光阶闼小臣，诸葛亮无应变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论其世业，较彼勤（一作勋。）劳，书契已来，罕有明德。且程婴之义，自古为难，荀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可嘉慰）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镜之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金轮之宝，菩萨之化，行于十方，仁寿之功，（一作风）沾于万国，凶人侯景，遂殄邦家。何况于今，亦有吴会，江东如掌，差匪虚言，淮阳（一作南。）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穑，多历岁时，大东小东，全无机杼，关中丑虏，宁非冒顿之锋，齐国强兵，便（一作乃。）是轩辕之阵，西（一作东。）南当扼喉之势，东（一作西。）北承抚背之机，首尾交（一作齐）侵，华夷俱骋（一作逞），而冲人数岁，复（一作天）子方赊，德未感于黎蒸，（一作人神。）威不加于将帅，斯等（一作曹。）怏怏，非少主（一有之字。）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虽复明允，（一作光明。）势何如于天监，时何若（一作如。）于大同，弃与国之隆恩，当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从，忠许之谋，谁其（一作云。）相晓，卧薪待火，言此弗危，系草从风俦之非切，（一作匹）若能思其上策，审此英图，（一作谋。）见引令猎之车，还向长安之邸，一则二则，惟在大贤，外相内相，终当相屈，正当携诸旧隶，率（一作从。）我宾游，朝服簪（一作簪夕。）缨，直拜园寝，梁人望国，俱登赤马之舟，（一作山）齐师临江，仍转苍鹰之旆，分袖南浦，扬鞭北风，民不疲劳，军无怨ゥ，如其执事，尚秉前言，将恐戎麾，便济江表，何则，西浮夏首，（一作口。）已据咽喉，东进彭（一作汇沧）波，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广陵京口，烽烟相望，鲁柝闻邾，方之（一作兹）尚远，胡桑对蓟，比此（一作匹。）为遥，水陆争（一作俱。）前，龙虎交至，则杨都荡（一作薄。）定，功自齐师，江左臣民，非关梁国，（一作祚。）岂不追（一作退）惭後主崇寄之恩，还负齐朝亲邻之意？东门黄犬，固以长悲，南阳（一作河南。）白衣，何可复得，立兹幼弱，非曰大勋，（一作天助。）灭我宗ネ方，（一作祧。）何所逃。（一作责。）今复遣前吉州刺史马嵩仁至彼，（十字一作指使。）更具往怀，想不远而复，无贻抵（一作祸。）悔也。若英谟有在，方兴祀（一作嗣。）夏之功，明监如违，便等过殷之叹，存亡社稷，一在于公，（一作斯。）临纸崩号，不复多及。萧渊明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又见六百八十二，今注後篇异同为一作。）

◇又为贞阳侯答王太尉书

王尚书通至，复枉示，知欲遣贤弟世珍，以表诚质，具悉忧国之怀。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岂非劬劳我社稷，弘济我邦家？惭叹之怀，用忘兴寝。晋安王东京贻厥之重，西都继体之贤，嗣守皇家，宁非民望；但世道丧乱，宜立长君，以其蒙孽，难可承业，成昭之德，自古希俦，冲质之危，何代无此。孤身当否运，志不图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举，自惟虚薄，兢惧已深，若建承华，本归皇胄，心口相誓，惟拟晋安，如或虚言，神明所殛。览今所示，深遂本怀，戢慰之情，无寄言象。但公忧劳之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禀齐恩，忠义之情，复及梁贰，华夷兆庶，岂不怀风？宗庙明灵，岂不相感？正尔回旆，仍向历阳，所期质累，便望来彼，众军不渡，已著盟书，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上党英王之然诺，得原失信，终不为也。惟迟相见，使在不赊，乡国非遥，触目号咽。（《梁书》王僧辩传。）

◇又为贞阳侯答王太尉书

周尚书弘正、张廷尉种、姜常侍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贤弟子世珍贤子等，具忠款之至。公养孤之恩，爱甚邓侯，少子之怀，情深张禹，岂非忧劳社稷，用忍肌肤？天下含灵，谁无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吴贤，言念忠诚，益以号咽。但皇齐大德，过见忧矜，微借轻兵，以垂将送，意谓江东凋弊，累积寒暄，供膳资储，理当多阙，辄白上党王，止请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凯众人殊，尚有疑难，将恐诸士，未喻雅怀，今复命周尚书及姜尚侍还彼，具陈一二。夫以受为寇，非有晋邦，不送为讥，终无楚国，五千步卒，既谢李陵，三千羸兵，亦等无忌。公之明义，理不为嫌，行人失辞，尚停然诺，临江总辔，企望音邮唯迟来书，此不多具，萧某白。（《文苑英华》六百六十七。）

卷九

◎徐陵（四）

◇为梁贞阳侯与陈司空书

渊明顿首顿首，轩辕既作，遇蚩尤之兵，颛顼为君，阻共工之乱，虽复摇山荡谷，驱电乘雷，残厥凶渠，曾靡遗孽，未有时当至治，世在钦明，元恶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开金绳之宝牒，纽玉镜之珍符，功烈与造化相侔，德施与风云俱远，戴日戴斗，何向不宾，太平之基，无思无届。逆贼侯景，歼乱本朝，衅重聪弥，凶逾羿浞。後主天经地纬，义冠人灵，驱驭熊罴，遂翦盗，少康祀夏，何可对扬，太戊兴殷，弥无等级。不图天未悔祸，丧乱荐臻，羌贼凭陵，侵荡荆汉，乘舆幽辱，既陷凶徒，黎献崩腾，莫不沦没。故以哀穷兆庶，痛极苍者也。夫诸侯释位，宁非祸乱之朝，宗子维城，本济殷忧之日，武皇遗胄，皆陷虏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长，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托，追惟先业，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绍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礼获申，等预蕃枝，偏承皇德，近岁彭都之役，得备戎昭，鞍甲之劳，庶酬天宠；况复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凶狡犹存，何所逃责，固以提戈负剑，卧泣行号，言念荆巫，志雪雠耻。大齐德并天地，明符日月，隆礼诏俗，张乐被民，义感华夷，仁侔造化，玉羊银瓮，嘉瑞必彰，泽马山车，祯符总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无穷，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国之富，文景所所未俦，兵马之强，秦汉所未敌。但亲邻之道，既笃夙私，明发之怀，弥敦先好，以为兴亡继绝，圣典通规，爰命无庸，嗣守社稷，既方凭大国，庶讨仇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喻难违，诸怀惭哽。公体兹懋德，毗奉中兴，归自番禺，志在讨乱，至于云行电迈，俗静山空，扼鹊尾而定王畿，登牛头而埽天阙，渐台伪帅，将传首于帝京，坞元凶，皆横尸于军市，高庸茂烈，振古希俦，承此欣然，深所嘉叹。今者殷忧未已，祸难相寻，宗社无依，奥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犹难，何以康济，董侯幼弱，终覆汉朝，马业童蒙，仍倾晋室，所谓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龟兆也。孤过荷恩灵，预奉帷幄，黄河白日，亟降诚言，分灾恤患，事非虚旨。但当小国之礼，无失敬恭，阖境人民，俱劳寤寐，方穷人爵之重，以报非常之功，惠览今书，希能留意也。上党王文高刘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远于将送。裴侍中英起赞奉师德，俱事戎间，月垒连营，云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归旆。湛海珍等并前朝旧将，夙著勋庸，江左氛妖，投身齐国。今者皆蒙恩奖，并在戎行，归附明公，共翦雠难，去月将晦，便届寿春，已具舟舻，将临巢浦，若公为内主，方同国子之勋，余以定家，得免臧孙之叹，岂不功名富贵，共保无疆？前望乡关，唯增号哭。萧渊明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为梁贞阳侯重与裴之横书

张佛奴昨还，得去月二十九日书，览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亲射其车，重耳初还，吕却终焚其室。顷家国多患，频遘闵凶，前事不忘，便为龟兆，所以皇齐大德，礼秩兼常，威武纷纭，洪恩汪。况复旌旗照日，鼓吹从风，文物俱华，羽卫相郁，书契已来，斯未有也。卿天监之始，门官有成，承圣之初，身名俱泰，正应勤王效命，酬二后之恩，忧国如家，报三灵之宠；何有方规异志，苟树童蒙，阻地险于长川，忘天讨之应及？孤昔忝蕃维，非无游士，平原之馆，乃乏如锥，田文之家，差有弹铗，虽复李广麾下，莫不封侯，卫青故人，多怀彼此，岂可文辞简略，礼等平交，披封伸纸，益多叹异？相鼠无仪，表诗人之作，茅鸱刺傲，彰鲁史之文，宿昔相期，不应如此。众军即便顿江关，相见在近，不复多及。萧渊明顿首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

◇代梁贞阳侯与荀昂兄弟书

张佛奴至，未枉还告，但以劳悒。夫兴亡继绝，往帝之通规，分灾恤患，圣王之恒典。自敦庞既散，诈伪萌生，时托亲邻，信有浇慝。大齐道冠三皇，风高九代，仁信之本，关于至诚，言与之恩，由于孝德。孤谬蒙殊奖，还嗣本朝，敕论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内无虞，凡广陵历阳，皆许见还，白水黄河，屡奉然诺，彝章礼数，莫不优华，斯乃不世之殊恩，宁是悠常之恒事？王太尉勋逾吕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谋，算靡遗策，岂容当滔天之巨寇，违大国之隆恩？计彼贤明，必当不尔。卿维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风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染凶寇，贾氏三虎，岂独贵于前，荀家八龙，信服在于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听矜明，已如前及，想谋元宰，善保良图，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见所答东海徐湛书，粗具来意。昔桓凭莒众，文用秦政，是假邻国之威，以备非常之变；若使江东宰匠，具领齐恩，时命封疆，远相迎接，故当携诸旧隶，率我宾游，朝服簪缨，直拜园寝，梁人望国，自合水而浮舟，齐师言归，指沧江而回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机，将恐戎麾，遂践京邑，若其求成取败，岂谓和风，龙马云旗，差不相涉。一二复令张佛奴口具，相见在近，此不多及。萧渊明疏。（《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六。）

◇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

夫否终斯泰，屯极则亨，若日月之回环，犹阴阳之报复。近者数锺九厄，王室中微，圣主钦明，还承宝运，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孙，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圣，胤国承家，天下生民，孰不归德？贼勃不涯疏戚，希纂帝图，信是奸凶，阶兹祸乱，自王宫再沦于丑逆，虏马四饮于江沌，社稷阽危，銮舆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强兵，高视趑趄，坐观成败。既而天维重缀，劝步还康，翻画凶图，更谋神鼎。且其兵马之任，资于长昆，方牧之权，由于承圣，操兄戈而斩侄，藉国宠而弑君，不忠不义，莫斯为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欧阳、摭城主傅泰等、凶徒数十，遂到临川。吾奉承朝算，指画戎略，樊滕耿贾，戮力争驱，天地灵，水陆开道，获傅泰不劳于一箭，擒欧阳无待于尺兵，伪党皆俘，连城尽拔，所收军资，不可称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陈法武等，愿愤回戈，仍枭凶竖，一夫挺剑，传首上京，万里澄清，人神庆跃，彼豪门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离寒暑，公私愤叹，岂可为怀。今王道平夷，理增欢忭，朱明戒节，比复何如？军主平安，境内清谧。吾以庸薄，叨秉国钧，恒务牵缠，诸有劳弊，自天数云否，朝祸荐臻，东首崩腾，西京荡覆，身惟许国，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宁岁，一还京师，保持鸿业，四驱夷狄，夺得江左。始则杜龛元恶，张彪不恭，据有泰稽，连踪巨震，随机讨掩，触向平夷。叛臣任约徐嗣徽等屡引齐虏，前年末，既践京师，江畔边城，皆为戎戍，赖貔貅骋力，卫霍同心，歼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将夏，倾国大来，铁骑八千许匹，甲士二十馀万，胡尘飞于北阙，虏鼓震于南宫，躬率偏裨，聊与挑战，虏便土崩瓦解，投险赴坑，大小皆擒，鲸鲵尽戮，三江之上，寒水无流，千里之间，伏尸相枕，生获大都督萧轨，裴英起，东方老、李希光、王敬宝等，虏中骁将，唯此数人，屡破关西之兵，频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斩，无复孑遗，远迩敬欣，华夷怖慑，如闻彼虏，稍是危亡，寻命熊罴，欲就征讨，方可以雷行赵魏，电埽幽并，混一车书，势在朝暮，而侯跋扈江州，公私阻绝，即平北贼，仍事南征，肉袒面缚，归首阙庭，即为申闻，优其礼秩，台仪不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遇兼常。今所擒欧阳傅泰等，莫不弘宥，政尔授其兵马，处以荣禄，坦然游狎，无介怀抱。年号武平，国即清晏，君之闻此，宁不欣跃？但昔缘王事，游践贵乡，日想山川，依然旧识。吾既忝荷明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故乡如此，诚为衣绣，故人不见，还同宵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无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载，化被无垠，浮海梯山，罔不咸格，投竿负鼎，驰步苍龙，崖穴丘园，争趋金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恋本乡，不能游宦，门中子弟，望遣来仪，当为申闻，各处荣禄，深加将保，念嗣音邮，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陈讳白。（《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二。）

◇武皇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

籍甚英风，常怀眷属，封疆有限，寤寐增劳。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伫。方秋尚热，体中何如？戎帐艰辛，无乃为弊。吾以庸薄，谬膺台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责成之寄，政以皇齐大德，世绍和风，方籍威灵，庶平雠耻，提携小国，愿预藩臣，还诏哀矜，许垂容纳，奉敕须质，便遣入朝，部下诸将，哀吾诚节，一儿一弟，无所遗吝，立志立义，无负上天。但故丞相诸子及湛海珍等，并依敕旨，驰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书王通、鸿胪卿谢岐等至和州，与司马行台，共为盟誓。而萧轨等决信叛亡，苟相陵易，郁从东道，驰至北郊，既逼宫闱，无容静默，两两相对，俱有损伤，便闻人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沟涧且多，退兵之时，投赴相积。近遗张都来此，具是行人所见，但广陵建业，才隔一江，战场去岸，不盈五里，军人退散，理反乡家，缘岸村人，复有舟楫，且芦荻筏，竞浦浮江，千百为群，前後相继，吾又勒兵案甲，不听讨捕，若无恐惧，并应安达，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过，如其枉理，必是兴军，见伐于有道之人，加兵于无罪之国，若彼王师如此，又是违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语，宁容相。辱告承上党殿下及匹娄领军，应来江右，师出无名，此是和义，小之事大，差无违礼，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马无违，翻见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宁可斯背，鬼神无知，何用盟歃。去岁抑达摩等，石头天井，连月亢阳，三子才降，连冬大雪，黄袍尽没，白帐皆浮，既因之以泥涂，兼加之以疾疫，萧裴既退，云雾便除，从尔以来，稍成灾旱，定知衣冠之国，礼乐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灭，长江渺渺，巨浪汤汤，如斗舰舟师，讵有深利，近梁山之战，即是前车，芜湖之役，可为明镜。昔晋侯不能乘郑马，赵将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难为骋力，扬州卑湿，厥土涂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汉。假令蚩尤重出，白起还生，控代马而陵波，蹑胡靴而湔水，终难逞效，讵有成功，六州勇士，虽有百万，十姓豪杰，徒劳千亿，不能为患，断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自乱离已久，人解用兵，女子无愧于韩彭，童儿不殊于卫霍，吴钩甚利，蜀甲殊轻，槊动风霜，弩穿金石，高楼大舰，概日陵云，叱咤而起风雷吹嘘，如倒山岳。侯车骑国家重将，分陕上流，近隔以边尘，时亏表疏，王途既泰，贡赋相望，寻令子弟，侍奉京邑，萧太保龙骧于贲海，王仪同虎视于洞庭，若望高峰，便当投袂，何则，凡诸将帅，各护家乡，非直吾人，独忧宗社。日者频辱司马行台及诸公有告，裴行台当今方邵，此诸贤莫非英杰，其馀军士，悉是骁雄，庸蜀氐羌之兵，乌丸百虏之骑，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何为比吾陪薄相悬，何恶诸君身名俱灭，来告以细柳之军，逾于灞上；吾恐今之赵括，不及廉颇也。近张舍人至，始奉严敕，朝廷遣刘叔经仍往启闻，愿达丹诚，用停王赫，伏计天慈，理当悬照，此身日月所鉴，天地所明，岂敢虚言，欺望宸极？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怪，大军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时腾表疏，幸停师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国，永申藩礼，天心无爽，迩遐一同，投肇悚慨，不复多白。陈讳顿首。（《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二。）

◇为陈武帝与周宰相书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唯农，迁虞斯夏，莫不三灵所佑，五运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弃，虽复东汉之末，区宇沸腾，西晋之亡，生民荡覆，未足以方其祸乱，譬彼虔刘者也。吾谬以庸薄，属当兴运，自昔登庸，清诸百越，徐闻浪泊，靡不征行，银洞珠宫，所在清，自还麾南极，伐逆东都，宣力驱驰，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强寇，黄帝与蚩尤七十战，魏祖在军中三十年，方厥劬劳，未为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灵应期，万里徂征，虬龙表瑞，于是中军勇锐，上将横行，承此休符，遂兴王业。梁氏以天禄斯改，期运永终，钦若唐风，推其鼎命。吾惊惶三让，拜手陈辞，盈廷公卿，稽颡敦逼，眷言颍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阳，无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宠，去月乙亥，升礼大坛，言念迂回，但有惭愧。昔宾门之始，境外无交，虽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宝历，永兴周室，方同断金，我运惟新，宜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书周弘正衔使长安，故指有白。陈某白。（《文苑英华》六百六十七。）

◇为陈武帝与周冢宰宇文护论边境事书

国有三庆，民有四安，所谓通和，是由邻睦；况周陈款好，一纪于兹，怀抱相期，百世方远，灌瓜之美，久敕边吏，拾橡之尤，想应无忽。梁氏以渐水东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历年所，此于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举启，称萧岿忽遣杜元茂神僧训等，将率人马，逾淄溃涉澌，便置城隍，谋为侵轶。适荷邻德，合州见还，不容今眷，仍纵萧氏。元举累移论及，翻相河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往研问，便骋锋镝，彼军人恃勇，遂致俘擒，闻此纷纭，甚以惊叹。其商奄馀孽，才力甚微，为暴边城，良凭大国；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敕军司，以礼相放。且前岁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输荐贵朝，至如安湘，既属巴郡，幸承邻惠，无候涉言，放下渐东，唯如澧北，政是标其大桶属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义绝规图，所贵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扩民丰，云梦之田，楚王为宝，吴当劲蜀，晋拒强秦，资彼山川，并为州镇。朕若弃其仁义，务广封域，宁容延岁，并贡周朝？今者和亲，已固山岳，而方谋尺寸之土，用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窃疾，相见鉴容。江陵小寇，既尔虔刘，前至之言，或相诬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怀耿耿，故此相白。陈讳顿首。（《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二。）

◇答周主论和亲书

使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晖、忠军山遂伯使副鲍宏等至，省告具怀。夫圣君明辟，司御兆民，则天象地，伫育黔首，故张旃以往，拭玉而来，同在苍生，恢宏文武，虽毁戈铸戟，未拟上皇，散马休牛，载怀偃伯，非期与睦，忽爽和风，奚用歼师，信由天讨，追寻曩好，叹想兼怀，言觌今书，甫承家难，知以冢卿执政，擅同渊薮，令尹当朝，妄专征伐，无君之讠适，俾坠其师，无将之诛，已从司寇，刑名既肃，国步还康，希笃亲邻，敬开衷款。若二境交欢，俱飨多福，八荒期，良副所怀，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复多述。陈某顿首。（《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六。）

◇答周处士书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华翰，甚慰翘结，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虽复考盘在阿，不为独宿，讵劳金液，唯饮玉泉，比夫煮石纷纭，终年不烂，烧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劳逸之相悬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当仰禀明师，总斯秘要，岂如张陵弟子，自坠高岩，孙泰门人，竞投沧海，何其乐乎？圣朝虚心版筑，尚想丘园，若彼能赴嘉招，便当谨申高命。但其人往岁亦望至京师，观此风神，确乎难拔，故以忘怀爵禄，讵持牺牲之谈，高视公卿，独骋蜡之训？所恐有道三辟，公车十徵，若斯者终当不屈，此既然矣，请复详言。昔楚国两龚，同时纡组，汉阴二老，相携抱瓮，兄之幽贞，若其凿坯负石，方同形影，结绶弹冠，无容越楚，况乎粪土夔龙，膻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应及人，忽承来音，良以多感，何则？颍阳巢父，不曾令荐许由，商洛园公，未闻求徵绮季，斯所未喻高怀，而踌躇于矛也。唯迟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诚言，谨便闻奏，第夙劳比剧，不复多呈。徐君白。（《文苑英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章司空昭达书

君白，日圣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馀残凶，唯有欧纥，南通交爱，北据衡疑，兄弟叔侄，盘阻川洞，百越之责，不供王府，万里之民，不由国家。明公受严冬，持兵抄岁，开冰践露，炳火宵行，便届全淮，乃其神速，未骋三略，非劳六奇，薄交旗鼓，仍乎丑类，自太清之未，永定以来，所辟疆界，不过郡邑，今兹赴捷，二十馀州，若较此功庸，方兹英力，汉之马援，不能为拟，吴之步骘，故是相悬，况孙处宗之叛徒，正槌荡主耳。公私庆快，岂可而言？且仆一子屯穷，妖徒所制，五岭遐，存亡不测，玄怀饮泪，破胆复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馀年仰戴，何力能胜。今遣主师某驰往称庆，徐君呈。（《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二。）

◇与顾记室书

吾伏事天朝，本非旧隶，殿下殊恩，远垂荐拔，故常战战栗栗，甘心痛谨，庶其愚老，无负明据。近者既居台辖，唯务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书官大朝，元凯既集，丞郎肃然，忽有陈庆之儿陈暄者，帽簪钉额，条布裹头，虏袍通踝，胡靴至膝，直来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咏，吾即呼舍吏责列，不答而走，反为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书，便见诬谤，圣朝明鉴，悉知虚罔，唯云吾取徐枢为台郎，南司检问，了不穷推，承训劾为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冤枉，天下所无。吾市徐枢宅，为钱四万，任人市估，文券历然，不蒙申理，见枉虚巧。二者，枢是故少府卿鳞之子，鳞殒身侯景之役，又为西台所赠兖州左卫，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晋之前，如为久远，宋齐以降，其例甚多，如徐爱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纪文卿公向皆为列棘，岂冗杂曹郎乎？三者，枢入身梁朝，解褐岳阳王少府墨曹，承圣时为故敬帝晋安王讽席，文墨具存；陕西官爵，乃多浮滥，更补台郎，不为胜擢，未知何忽推宅货官？四者，徐领军节度自启枢为郎，敕付选序，吾既不启据，又不为选职，所可相关，止是得中侯相闻为呈启而已，以此见罪，一何冤滥？吾昔在承华，是弟所悉，行年六十，无复侪俦，非意馀生，忽此诬谤，尧有惊于谗说，孔将惑于拾尘，虽复圣主机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两献，风美二南，亿兆归心，衣冠有托，久愿通启，披诉圣明。伏见军戎多务，所以不敢祈冒，弟与吾游眷，亟回星纪，故人如此，宁不矜叹邪？侍言有便云何，且为启闻，一蒙神鉴，照其枉直，方殁幽泉，无恨灰壤。伏觐谒帝承明，绪言多次，服矜遗老，曲赐湔濯，则殿下前时泽泽，匪复偏私，遂吴良延荐之恩，无王丹所举之谬，吾得方辞武骑，永附梁宾，虽愧家丞，庶呈秋实，缘弟深眷，故此敬凭，干谒非宜，益怀悚慨。徐陵白。

◇答诸求官人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古有吏部尚书者，品藻人伦，简其才能，寻其门胄，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来数千年，非无明时也，非无明主也，自有才用虽美，阶级不通，门户虽高，官资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请问诸君，此是何义？夫一千钱一斛米之多少，犹关相禄，况复皇朝官爵，理系玄天，内典谓之为业，外书称之为命，五行有驿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说，必令驿马时发，官鬼克身，所望偕荣，便当果遂，如其不尔，决是难谐，岂可改尚书作官鬼，驱老仆为驿马邪？若见问尚书，何不分判用，与不用，许与不许，仆答云，君非屈滞，岂可相期，决言应果，若今驿马差爽，便是乖信，此关君命，仆何以相答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属，门户相似，人才不殊，选家斟酌，无能为尔。若涉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宾用，并是前缘，故宋文帝云，「人世岂无运命，每有好官缺，辄忆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间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论，岂非前业？且世谚云，图官在乱世，觅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尔时丧乱，无复典章，故使官方，穷此纷杂。自绍泰太平，及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尔时州州自帝，郡郡称王，天下干戈未息，尚无条序，兼以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之宝难得，黄纸之板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绥，无计多少。又有非旧非勋，非地非才，托节将而求官，因时人以买位，卖官既贱，皆为清显，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四军五校，车载斗量，岂是朝章，应其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主上体成王之风，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时既清矣，时既平矣，何可犹作乱世意，而觅非分之官邪？（《陈书》南史作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称屈滞者，身已不无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时，可以於邑；所见诸君，多逾本分，犹言太屈，未喻高怀。若问梁朝朱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逾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旧章。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此复可为例邪？仆七十之岁，朝思夕计，并愿与诸贤为真善知识，曾无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诉；但既忝衡流，应须粉墨，庶其允当，无负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馀气息，不能相答，通作此书，所望诸贤深明鄙意。徐君白。（《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又《陈书·徐陵传》《南史·徐陵传》，并有删节。）

卷十

◎徐陵（五）

◇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其人梁未入北齐）

恩报近岁奉使来归，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镜。亟离寒暑，虽复时陈梁鹤，日照孙弯，言慰相思，反增离眷。刘传三常侍还，又承书札，银钩甚丽，玉疏依然，开封伸纸，破愁为笑，素秋方届，溽暑稍阑，体中何如，善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吉。丛台之璧，少海之珠，何必乡里，所在为贵。卿托身大国，既已积年，彼朝英彦，理相钦挹，方当交辟三命，清宦两宫，何乃阔然，迟有问也？吾七十之岁，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随年而甚，徒怀北邙之切，未遂东都之期，牵役承间，但有衰顿。贤从君政佐佑兴基，中舍谌殿中并休，宜自别有书问，来告访吾文章。吾自归来乡国，亟徙炎凉，牵课疲朽，不无辞制，而应物随时，未曾编录，既承今告，辄复搜检，行人相继，别简知音，但既乏新声，全同古乐，正恐多惭于协律，致睡于文侯耳。燕南赵北，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潜欷。善敬德中郎，并北境之良选，皇华之上求，若可轩，别当委白。君问。（《文苑英华》六百七十八。）

◇与李那书

籍甚清徽，常怀虚眷，山川缅邈，河渭像于经星，顾望风流，长安远于期日，青要戒节，白露为霜，君子为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庙，献纳便繁，留使催书，驻马成檄，车骑将军，宾客盈座，丞相长史，瞻对有劳，脱惠笺缯，慰其翘想。吾栖迟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滨，迫以崦嵫，难为砭药，平生壮意，窃爱篇章，忽觌高文，载怀劳伫。此後殷仪同至止，王人授馆，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获殷公所借陪驾才南入重阳卜诗，及荆州大乘寺宜阳石像碑四首，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山泽厶霭，松竹参差，若见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庙，甘泉卤簿，尽在清文，扶风辇路，悉陈华简，昔魏武虚帐，韩王故台，自古文人，皆为词赋，未有登兹旧阁，叹兹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言，便掩盈怀之泪。至如披文相质，意致纵横，才壮风云，义深渊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归，皆逾火宅，宜阳之作，特会幽衿，所睹黄绢之词，弥怀白云之颂；但耆远岳，檀特高峰，开士罗浮，康公悬溜，不获铭兹雅颂，耀彼幽岩，省览循环，用忘饥渴，握之不置，恒如赵璧，玩之不足，同于玉枕，京师长者，好事才人，争造蓬门，请观高制，轩车满路，如看太学之碑，街巷相填，无异华阴之市，但丰城两剑，尚不俱来，韩子双环，必希皆见，莫不以好龙无别，木雁可嗤，载望琼瑶，因乏行李，金风已劲，玉质宜调，书不尽言，但闻爻系。徐陵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九。）

◇答李之书

近谬枉清音，无申穷眷，忽辱来告，文制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风流，河北辞林，本所嗟赏，子桓虚座，宁不敬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属，一日复其草土，思弊衣裾，披素清颜，但觉形秽，公辅之量，不负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之榻，虽其可悬，仲康之车，弥轸恒眷。孤子皆缘素乏，叨皇华，今日形容，无关天壤，残光炯炯，虑在昏明，馀悉绵绵，待尽钟漏，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以树扬名士，游处盛宾？来喻泰高，如为善谑，文艳质寡，何似上林，华而不实，将同桂树，但忘年之款，昔有张裴，邻国之交，非无婴札，傥哀骀可悦，瓮盎非疑，方愿投衿，庶比倾盖。顷陈阳之疾，岁月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弥剧，且年光遒尽，触面崩心，扶力含毫，诸不申具。孤子徐陵顿首白。（《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九。）

◇报尹义尚书

别离二国，云雨十年，目悬河阳，追铜爵而无远，神游漳水，与金凤而俱飞。北使还，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叙，循还巧制，欣慰良深，河朔年芳，虽当淹晚，白沟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长杨稍合，体中何如，岂无乡思。弟三秦世胄，六辅良家，文武兼能，志怀开远，谷永之笔，无惭古人，盖延之功，高视前彦，而淹留赵魏，亟历寒暄，企望乡关，理当悲切。圣朝钦明纂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鲸，歼中原之封豕，晋君之说，长安远于日边，扬雄有言，交州在于天际，则输琛王府，屈膝阊门，川洞酋豪，强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当偃伯于灵台，韬戈于武库，变大风于五礼，驱蒸民于昌辰，物色英声，搜扬俊杰，投竿负鼎，驰步苍龙，岩穴丘园，争趋金马。而弟留连河北，义等周南，怀此殊才，实可伤叹。吾崦嵫既暮，容发皤然，风气弥留，砭药无补，追惟畴昔，共备行人，家国安危，宾礼升降，悬壶代哭，俱历春冬，移馆于箕，同兹辛苦，鸣蜩抱树，亟见藏冰，归雁衔芦，多经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玩来书，弥其承脸。夫以拥肿之木，得免因于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其无用，以余鄙陋，未友龚生，惟叹吾贤，不同蘧瑗耳。夫推沟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飘鳞，见优机览，所以降尺一之书，驰轩之使，心期与国，必遂还途，宁谓亲邻，更成难请，言寻雅告，所及缧囚，便访鸿胪，幸无淹使，闻诸司寇，或有边俘，前岁中流，是维同恶，燕禽望阙，冀马临江，裁顿云罗，自投天网，京观之冢，宜彰武功，周丑之门，方申明罚。而圣朝好生恶杀，收雷寝电，兵车所获，虽同长万之来，恩泽从容，无异荀之礼，方之于弟，况拟非伦。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张兹大帛，处彼高闳，庭奏歌锺，座延侨，宾客之叙，方于阼阶，田猎之禽，同于君膳，正以乡关阻乱，致尔拘留，家国隆平，义应旋反；况复韩宣屡至，宰孔频还，翻尔迟回，岂云邻睦？弟遂锺仪之操，对此皇华，高厚之诗，一何非类？关徐廉乐之况，三战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犹尚不还，此于齐都，豪门贵戚，周行匪例，事义相悬，岂与大弟同年而语？吾本自凡流，以复衰老，稍近东岱不奢，击壤之年，唯欣尧俗，若耶之复，长保安卧，时思之不弃，忝亚宗卿，非得侵官天，但当令在咏，济济盈朝，才冠卿云，智同荀郭，文辞富于江海，高论泊于云霄，趋走丹墀之门，侍奉清规之内，弟来款言至，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祈闻，联类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犹希赠鲤之书，邮驿方通，复行飞之信，执笔潜然，不知何向。（《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五，又见《艺文类聚》三十，有删节。）

◇荐陆琼于安成王

新安王文学陆琼，见识。（南史作识具。）优敏，文史足用，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选，阶次小逾，其屈滞已积。（《陈书·陆琼传》，高宗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高宗。）

◇与释智头书

陵和南，昨豫沈仪同法席，餐奉甘露，无畏之吼，众咸归伏。然正法炬，朗诸未悟，自庆馀年，得逢妙说，寻事谘展，此不申心。谨和南。（《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

◇又书

陵和南，注仰之心，难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积岁倾心，麦冷，体中何如，愿百康胜，山中春夏，无遗障恼耳。迟复存旨，弟子二三年来，溘然老至，眼耳聋暗，心气昏塞，故非复在人。兼去岁第六儿夭丧，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适今月中，又有哀故，频岁如此，穷虑转深，自念馀生，无复能几，无由礼接，系仰何言，敬重口公今还白书，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同上。）

◇又书

陵和南，放生星闻公家极相随喜事，是拔公口具，谨不多谘，唯迟拔公廷出数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数无尽，随喜无量，此不委谘。弟子徐陵和南。（同上。）

◇五愿上智者大师书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笼，无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愿力庄严，一愿临终正念成就，二愿不更地狱三途，三愿即还人中不高不下处托生，四愿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愿不坠流俗之僧。恁此誓心，以策西暮，今书丹款，仰乞证明。陵和南。（同上。）

◇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窃闻出家间旷，犹若虚空，在俗笼樊，比于牢狱，非但经有明文，亦自世间共见。瞥闻法师覆彼舟航，趣返缁衣之务，此为目下之英奇，非久长之深计。何以知然？从苦入乐，未知乐中之乐，从乐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与法师，虽无曩旧，相知已来，亦复不疏。夫良药必自无甘，忠谏者决乎逆耳，倚见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业，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深为可惜。敬度高怀，未解深意，将非帷帐之策，欲集刘侯，形类卧龙，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葛氏，黄石兵法，宁可再逢，三顾茅庐，无由两遇，封爵五等，惟见不逢，中卜外门，难朱易白，鸣笳凤管，非有或闻，舞女歌姬，空劳反玩，觅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犹麟角，以此之外，何所窥窬？法师今若退转，未必有一称心，交失现前十种大利，何者？佛法不简细流，入者则尊，归依则贵，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独玩世间，无为自在，其利一也。身无执作之劳，口餐香积之饭，心不妻妾之务，身饰刍摩之衣，朝无践境之忧，夕不千里之苦，俯仰优游，宁不乐哉，其利二也。躬无任重，居必方域，白璧朱门，理然致敬，夜琴昼瑟，是自娱怀，晓笔暮诗，论情顿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出家无当之僧，犹胜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杀戮，手无断命之愆，密里通情，决胜灼然矫俗，如斯烦垢，万倍胜于白衣，一入爱河，永沈无出，其利六也。听钟声而致敬，寻香馥以生心，朝睹尊仪，暮披宝轴，刹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渐盈大器，未知因缘果报，善恶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难陈矣。假使达相白衣，犹有埃尘之务，纵令遥寄弹指，远近低头，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间有者得如此，贫苦者永无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见，其利七也。山间树下，故自难期，枕石漱流，实为希有，犹斯之类，不可思议，如此者难逢一心人，忄希遇法师，未能不学，交习听胜之因，一旦退心，于理邀矣，其利八也。开织成之帙，见过去之因，ゼ琉璃之卷，验当来之果，识因识果，不以为愆，知福知报，何由作罪，上无舟楫，交见没溺之悲，下失浮囊，则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旷济群品，为天人之师，水陆空行，皆所尊贵，言必黎和尚，书辄致敬和尚，远近嗟咏，贵贱仰，法师今必退转，立成可验，才脱袈裟，逢人辄称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论，下劣者亦恐不让，薄言称已，榻席悬异，从来小得自在，便以君为题封，若不屈膝敛手，自达无因，俯仰承迎，未闲合度，如此专专，何由可与，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机，其间深道，宁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细柳，何足关怀，颊似红桃，讵能长久，同衾分枕，犹有长信之悲，坐卧忘时，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复不惑东阿，世上班姬，何关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论缱绻，则共气共心，一遇缠绵，则连宵厌起。法师未通返照，安悟卖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呜呼桂树，遂为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没。弟子今日横谘，必为法师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实成难解，譬如瓦砾盈路，人所不惊，片子黄金，万夫息步；正言法师入道之功已备，染俗之法未加，何异金博赤铜，银换铅锡，可悲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惜，犹可优量，能忍难忍，方知其最，愿弃俗事，务息尘劳，正念相应，行志两全，薄加详虑，更可思惟，悔之在前，无劳後恨。如弟子算，远即十数年中，决知恻恻，近即三五岁内，空唱如何？万恨万悲，宁知远及，自误自错，永弃一生，乃知断弦可续，情去难留，或若火里生花，可称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师非是无智，遂为愚者所迷，类似阿难，更为魔之所娆，犹须承三宝之力，制彼群凶，竖般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当，即便冀弃刍浇，若不会高怀，幸停深怪耳。（《释藏》经九《广宏明集》二十四。）

◇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

比金风已劲，玉露方团，宜及穷秋，幸逾高塞，当使孤旌不反，只骑无还，非止汤罗，岂知尧德，其承比年民垫，仍岁蕴隆，粒粟贵于隋珠，分糜乏于齐鼎；且氐羌旅拒，已跨伊，胡羯凭陵，方逾汾潞，刺虎之势，时期卞生，拾蚌之机，弥验苏子。但国家体兹明信，有同皎日，岂惟风雨之旦，犹救匹夫，宵梦之言，无欺幽壤。贼华皎近以临蕃有谴，作牧无章，既惧槛车之徵，便忧齐斧之戮，遂乃治兵楚梦，窃戴千戈，傍引西戎，共谋东夏，伪周遣其卫国公宇文直等，总统獯猃，为其羽翼，丑徒济岸，来攻郢城，逆竖浮舟，同趣夏浦。王师舣棹，素在中流，群帅争驱，应时歼荡，羌胡宝马，纵横七泽之中，荆楚楼船，弥满三江之上，俘禽所获，水陆无遗。华皎擢自刍微，叨居蕃翰，情惭犬马，罔顾恩灵，翻执干戈，自图家国，闻诸间谍，具彼邻谋，乃授冬宫，即为乡导，虽伤仁义之俗，非敢有私，期和与之情，犹冀无失。（《艺文类聚》五十八。）

◇移齐文

获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怀庆悦，眷言邻穆，深副情伫。夫天纲之大，固无微而不擒，神武之师，本无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倾其部落，逆竖道其乡关，非厥英图，殆难堪戮。况复洞庭遐旷，丘食殷阜，西穷版屋，北罄毯庐，声冠符姚，势兼聪勒，庸蜀宝马，弥山不穷，巴汉楼船，陵波无际，我之元戎上将，协力同心，承禀朝谟，致行明罚，为风为火，殪彼蒙冲，如霆如雷，击其舟舰，羌兵楚贼，赴水沈沙，弃甲则两岸同奔，横尸则千里相枕，江川尽满，譬雎水之无流，原隰穷胡，等阴山之长哭，于是黑山叛邑，诸城洞开，白虏连群，投戈请命，长沙鸟，靡复为妖，湘川石燕，自然还舞，克翦无算，缧禽不赀，欲计军俘，终难巧历，所获其龙驹骥子，百队千群，更开苜蓿之园，方广余之厩，于是卫霍甘陈，虬髭目，心驰垄路，志饮河源，乘胜长驱，未知所限，岂如桓温不武，弃彼关中，殷浩无能，长兹羌贼，方且西逾酒郡，抵我境而置边亭，东略盐池，为齐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穷巢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闻庆捷，愧佩良深。（《艺文类聚》五十八。）

◇檄周文

主上恭膺宝历，嗣奉瑶图，既禀圣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安兆庶，共靖戎华，同戢干戈，永销锋镝；况复追惟在楚，无忘玉帛之言，轸念过曹，犹感盘飧之惠，年驰玉节之使，岁降银车之恩，庶彼怀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从潇湘，空竭关垄，荆梁左右，汉沔东西，吁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犹怆满堂，百姓为心，弥切宸，大都督吴明彻，台司上将，德茂勋高，威著荆湘，化闻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嘘而定寿阳，席卷江淮，无淹弦望。（《艺文类聚》五十八。）

◇玉台新咏序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廉以玳瑁为柙，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及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才留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支，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椽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佩，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宫苑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馀，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娇，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皋苏，蠲慈愁疾。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然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于是丽以金箱，装之宝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辟恶生香，聊防羽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蠹，灵飞太甲，高擅玉函，鸿烈仙方，长推丹枕。至如青牛帐里，馀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绦绳，永对玩于书帏，长循环于纤手，岂如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窦专黄老，金丹之术不成，因胜西蜀豪家，托情穷于鲁殿，东储甲馆，流咏止于洞箫，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猗欤彤管，无或讥焉。（《玉台新咏》宋本，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五《文苑英华》七百一十二。）

◇皇太子临辟雍颂

臣闻天大王大，详于道德之言，天文人文，显于爻象之说。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圣人创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为民极，莫不对越上灵，裁成庶类，济世育德，昭被昆虫。皇帝世膺下武，体资上德，握天镜而授河图，执玉衡而运乾象。皇太子耀彼重离，光慈七鬯，仪天以行三善，俪极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国，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国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仪，衣冠准的，惟善为乐，造次必儒，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诏弘宣，发论语题，摄齐升堂，抠衣即席，对扬天人，开辟大训，清言既吐，精义入神，副德爰动，口音锋起，问难泉涌，辨纷纶之异，定伦理之疑，玉振锵锵，云浮雨布。介王奉系圣踪，驰辩秀出，信令张禹惭其师法，何晏忸其训诂，穆穆焉，洋洋焉，此实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壮观者也。臣抑又闻之，鲁颂聿兴，史克宣其懿，晋雍大启，王ｅ逞其词，所以述休平之风，扬君上之德，轻以下才，敢为颂曰：

皇运勃启，膺图受命。紫盖东临，黄旌南映。积仁累德，重明叠圣。四海无浪，三阶已平。储驾戾止，和鸾有声。弘风讲肆，崇儒肃成。丹书贵道，黄金贱ぶ，洙泗兴业，阙里增荣。（《艺文类聚》三十八。）

◇太极殿铭

夫紫盖黄旗，扬都之王气长久，虎踞龙蟠，金陵之地体贞固，天居爽垲，大寝尊严，高应端门，仰模营室，归于有德，譬彼河图，傅我休明，义同商鼎。太极殿者，法氐象亢，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戚，天子之堂为贵。往朝煨烬，多历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复，监军邹子度启称，即日忽有一大梓柱从流来泊，在後渚岸，嵯峨容与，若汉水之仙槎，摇漾波涛，似新亭之龙刹，孤拔灵山，允彰天贶。昔梁氏承圣，将图缮修，东虏窥江，西胡犯跸，定之方中，亟兴师旅，揆之以日，辄有灾故，是知秦人所止，实汉祖而为宫，吴都佳气，乃元皇而斯宅，千栌赫奕，万拱がテ，植绿芰而动微风，舒丹莲而制流火，甘泉远望，观正殿之峥嵘，函谷遥看，美皇居之佳丽，信可以齐三光而示宇宙，会万国而朝诸侯，爰命微臣，乃为铭曰：

雍时相望，参差未央。偃师回顾，崔嵬德扬。高扪太乙，正睹瑶光。峨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柱，赫赫流樟。美矣宫室，嘉哉令日，御垂旒，当朝靖跸。乐备韶夏，礼兼文质。帝旅无喧，王旗斯谧。肃肃卿士，邕邕丞弼。汉坐雕屏，周人槛。城隅有勒，殿试铭。况复皇寝，宜昭国经。方流典训，永树天廷。（《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

◇後堂望美人山铭

高堂凝雨，洛浦无洲。何处相望，山边一楼。峰因五妇，石是三侯。险逾地肺，危邻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回。岂如织女，非秋不来。（《艺文类聚》七，又见《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以为庾信作。）

◇麈尾铭

爰有妙物，穷兹巧制。员上天形，平下地势。靡靡丝垂，绵绵缕细。入贡宜吴，出先陪楚。壁悬石拜，帐中玉举。既落天花，亦通神语。用动舍默，出处随时。扬斯雅论，释此繁疑。拂静尘暑，引饰妙词。谁云质贱，左右宜之。（《艺文类聚》六十九。）

◇四无畏寺刹下铭

皇帝升乾行于九五，辟世界于三千，神人开锦石之山，小国献ㄚ檀之柱，乃命将作，修成梵宫，复殿重轩，凌霄负汉，慈训宫朝文母，协道方祇，锺爱东平，更逾燕后。若夫外家问讯，遥疑缘构，御者衣服，曾无彩绣，咸倾宝饰，用构支提，僧若檀林，寺同祇苑，辞曰：

宝盖王子，金轮托生。皇家茂戚，抑有齐名。业水馀润，灾风所惊。徒悲马角，孰献鸡鸣。柰苑初筑，庵园重成。金台日丽，玉殿云平。梵众朝礼，天歌夜清。峰疑画壁，雀避雕楹。福履斯大，皇基永祯。众生不尽，宝刹无倾。（《艺文类聚》七十七。）

◇报德寺刹下铭

昔者明王大孝，感动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烟流庆云之色。然而严敬之道，惟事尽于配天，明发之怀，诚不过于飨帝，岂如以梵宫之乐，资乎庙堂，净土之因，归于圆寝？虽复青云谯郡之境，碧泉舂陵之乡，上幼怀凝重，未曾游陟，年将志学，即事登庸，宣力淮浔，属有嘉梦。其梦也，毕陌弘敝，桥山屈盘，气象灵长，风烟腾溥，使队双表，其高百寻，左则青龙蟠蜿，右则白虎蹲踞，轩辕之驾，譬婉婉而多惭，吴王之坟，状眈眈而非拟。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国陵。自尔迄永定初，其间二十有馀年，至岁纪频移，崇茔乃作，观其山川形势，王相徵图，瞻拜高峦，宛如前梦，大矣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者与！铭曰：

壮矣金表，傍依ㄗ垣。高连采霓，极睇翔军。梵偈宵唱，云花昼翻。三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断缚，六道除怨。赵梦天乐，秦游帝阁。王灵在上，巨胜奚论。福彼群品，俱排大昏。皇家七百，於万维孙。（《艺文类聚》七十七。）

◇陈文皇帝哀册文

维天康元年太岁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于有觉殿，殡于太极之西阶，粤六月丙寅，将迁于永宁陵，礼也。宫车晚驾，幄殿晨张，旌铭（《艺文类聚》作帷。）具列，成行，哀子嗣皇帝讳，擗蜃辂于丹陛，攀龙帷于紫庭，趋过穷于屏阙，（《艺文类聚》作闱）拜恸感于明灵，东京飞其瑞露，北陆其祥星，乃诏云台之史，稽采咸池之曲，叶大雅于鸣金，同藏书于群玉。其辞曰：

若水傅帝，薰风衔民。重光所集，世载于陈。赫矣高祖，愍哉上，蝉联宝霄，晖焕郊，我皇诞圣，应此家庆。道主衢樽，神凝悬镜。洛书天表，河纪灵命。纳揆驰芳，宾门流咏。稽阴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构，豳风会昌。言瞻少昊，实状（《艺文类聚》作仗。）高阳，效驾葛，（《艺文类聚》作驾彼轸葛。）清宫未央。欢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齐高寝，上膳长乐。肃肃承颜，哀哀荐酌。悼园恭俭，章陵谦约。大宝崇明，无间（《艺文类聚》作闻。）改作。纂武升历，遗忧实繁。三湘九派，气云昏。力折天桂，才倾地门。甘泉夜照，细柳朝屯。谷魅山鬼，横流塞源。赫赫英暮，赳赳雄断。递（《艺文类聚》作遍）行天讨，无遗神算。郁扫江淮，长驱巴汉。九夷百越，雷随风涣。北俘昆邪，西戡伊干。荷负皇极，劬劳庶几。勤民听政，昃食宵衣。服贵绨皂，风移阃闱。唐山罢奏，濮水韬徽。访采狂狷，搜扬仄微也感中孚，民惟大畜。外户无闭，高垣奚筑。降情儒雅，疑怀庠熟。御庑为欢，临雍弥肃。礼兼三代、乐备九成。天资武德，地照文明。墨屦《艺文类聚》作「履」。斯在，巾自清。连珠合璧，曜爽流精。兽舞时豫，禽歌颂平。帝载维远，王灵维大。候雨占风，荒中海外。憬彼泽，咸承冠带。是曰君临，斯为交泰。白环已贡，《艺文类聚》作「盘」。玄圭克贞，东河伫揖，北狄思征。钺斧将戒，璁珩未鸣。星淫去楚，日悲荆。亿兆何，穹遽倾。呜呼哀哉！大禹胼胝，重华居腊。仰惟劳务，同斯违怿。吉（《艺文类聚》作发）梦无徵，昭祈奚益。听茂陵之锺鼓，抱乔阳之剑舄。虽仿佛于宸仪，终缠绵以号擗。呜呼哀哉！三占已吉，四海星（《艺文类聚》作同。）奔。列赠天宇，崩号帝阁。千门启于阊阖，万乘警于灵ㄝ。槐风悲于辇道，松雨思于郊原。銮旆动而虚跸，宿卫静而空尊。呜呼哀哉！毕陌平夷，流山蟠固。纪无迁市，唐有通树。经白社之途，回青门之广路。思沛邑以东临，怀周京以西顾。呜呼哀哉！机神不测，性道难称，充穷靡寄，孺慕奚凭。唯封云亭之与禅父，肃玉牒之与金绳。扬英声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呜呼哀哉！（《艺文类聚》十四，《文苑英华》八百三十五。案今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陈武帝即位告天文，见《陈书》，未定是徐陵作宜编入武帝文。）

卷十一

◎徐陵（六）

◇司空河东康简王墓志

夫圣人至德，天道福谦，大哉尧舜，贻庆长远，明两之盛，中阳篡于豢龙，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鸣凤，违青丘于海北，应紫盖于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叶，高祖之建天柱，列圣之补地维，荡荡乎民无得而名焉者也。王资神昴纬，托曜房灵，体斯孝烈，不由师保，月生之对，曾何用于拟议，日近之言，无阶于等级，封河东王，加侍中，淑貌与金燧相宜，清颜与玉壶同照，授使持节、南徐州刺史，武羌旅拒，亭障迁移，沙草非长广之东，湖莱近荆门之北，王常讥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叹黄须之为可，火精不退，奚应善言，水蛭难消，徒持阴德，薨于沙镇，时年十有七，追赠司空，加鼓吹班剑，谥曰康简王，洛北占坟，河南除道，葭悲烟殿之声，剑动丰城之气，岂惟晋皇宠悼，重琅邪之赠官，魏后高文，制苍舒之哀诛。（《艺文类聚》四十三）

◇司空章昭达墓志铭

周原无々，佳气葱葱，王业攸兴，帝图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邻县者邓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萧相。公台辅之量，便著绮纨，瑚琏之姿，无待雕琢，起家为东宫直前，所奉之君，则梁简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盗，凭陵上国，白水强胡，虔刘中夏，公倾其产业，募是骁雄，思报皇储，累歼鲸寇，属幽风有象，代邸方隆，搜荆楚之英才，资班输之妙略，百楼忽起，登云霄而俯临，万弩俱张，随雷霆而并震，扬兵于九天之上，决胜于千里之中，殪彼群凶，皆无旋踵。陈宝应志怀反叛，客引周迪，资其食力，更事窥窬。公奉诏崇朝，饮冰将力，前茅後劲，步骤奔驰，仍向瓯闽，殄其巢窟。若夫鸣，虫也之洞，深谷隐于苍天，飞猿之岭，乔树参于云日，宜越艇而登峤，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纷纭，震山风海。于是咸俘伪师，悉据高墉，爰泊沧溟，莫不惩。既而齐人无信，将谋郢蕃，斗舰戈船，窥江淹汉，公才闻羽檄，遽禀师期，驰袭荆郧，应时烧荡，方欲宣威泷汗，大讨梁华，属上将之韬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于军幕。尔乃青乌拍墓，白鹤标坟，林有逃车，树同华盖，前旌熊轼，後乘龙而，介士发三河之民，哀铙同驷马之曲，长安传坐，恩礼盛于西京，襄阳堕泪，悲恸喧于南岘。（《艺文类聚》四十七）

◇裴使君墓志铭

君五音之侯，兼其方牧，八阵之图，穷其巧变，用能战必胜，攻必取，督称无难，兵号解烦，朝飞火箭，夜耸云梯，燧象从奔，联狼已合；于是严颜不挠，极力诸戎，庞德高声，肆言群逆，胡夷总至，犹持子路之缨，锋刃相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荷温生之节；每以财轻票箨，义重嵩衡，割宅字贫友之孤，开门延故人之殡，笃好朋游，居常满席，每至鲜云蔼蔼，披王安之衣，明月团团，似班姬之扇，日带花以如笑，风鸣条而若歌，傍列丝桐，对扬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断狱，五斗之量，犹未解酲。嗟乎！潘岳之诗，致哀周密，庄公之诔，用愍相遗。（《艺文类聚》五十）

◇丹阳上庸路碑

臣闻在天成象，咸池属于五潢，在地成形，沧海环于四渎，国险者固其金汤，储蓄者因于转漕，货财为礼，专俟会通，厥田为上，皆资渗漉，大矣哉！坎德之为用也。是以握图之主，财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显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阳，爰重冥职，舜为太尉，于是九泽载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导，开华山于高掌，凿灵沼于周原，莫匪神功，皆由圣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劳己济民，有道称皇，无为曰帝，若夫云雷草创，翦商黜夏之勋，铸宝鼎于昆吾，安能纪勒，陈鸣钟于丰岳，岂识揄扬，斯固名言之所绝也。及乎膺斯宝运，大拯横流，屈至道于汾阳，劳凝神于藐射，圣人作乐，箫韶备以九成，哲王尽礼，春官总于三代，岂止金门桴竹，玉尺调锺，公带献明堂之图，匡衡建后土之议，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鸟，既序孝经，河出应龙，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将圣，垂意艺文，五色相宣，八音繁会，不移漏刻，才命口占，御纸风飞，天章海溢，皆紫庭黄竹之词，晨露卿云之藻，汉之两帝，徒有咏歌，魏之三祖，空云诗赋，以为彭老之教，终没爱河，儒墨之宗，方离火宅，岂如五时八会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罗汉，争造论门，鹫岭名僧，俱传经藏，香象之力，特所未胜，秋免之毫，书而莫尽，忠信为宝，禳祈免于白驹，明德惟馨，山川舍于ｓ犊，至如月离金虎，泥染石牛，荟蔚朝兴，滂沲晚注，而清跸才动，纤罗不摇，高将临，油云自辟，扬乌驭日，宁惧武贲之功，飞雨蔽天，无待期门之盖，震维举德，非曰尚年，若发居酆，犹庄在汉，涛如白马，既碍广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险梅湖之路，专州典郡，青凫赤马之船，皇子天孙，鸣凤飞龙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渠，乍拥节而长歌，乃金而鸣籁，斯实旷世之奇功，无疆之鸿烈者也。铭曰：

后王降德，于众兆民。高文象纬，妙义几神。（《初学记》作通神。）业冠迁夏，功逾入秦。时惟大畜，出久（《初学记》作象及。）同人。慧（《初学记》作专）雨方ニ，禅枝独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观乎禹迹，见我尧心。（《艺文类聚》六十四，又《初学记》二十四有铭词。）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岩岩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轴，壮哉昆仑之阜，三光悬而不坠，九土镇以无疆，承乾合德之君，则天体元之后，所以并咨四镇，咸建五臣，业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苍，功成寓县。至于流名雅颂，著美风诗，年代悠然，寂寥无纪，其能继兹歌咏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开家，濮水盛其衣簪，荥波分其绪秩，仁义之道，夷门美于大梁，儒雅之风，司徒重于强汉。自通人许劭，托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越，俱违建安之难，独处衡山之阳。祖天资秀杰，世载雄豪，卓富拟于公侯，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禄大夫，邑里开通德之门，州乡无抗礼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灭骊戎，国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图于浪泊，括地象于炎洲，南兴涿鹿之师，北问共工之罪，天生宰辅，尧年致白虎之祥，神赐英贤，殷帝感苍龙之杰。公亦观时伫圣，啸咤风云，跪开黄石之书，高咏玄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怅华郊，久负伊生之叹。自羯虏侵华，群蛮纵轶，後皋桂步之地，四战五达之郊，郡境贤豪，将谋御难，长者佥论，推公主盟，义士雄民，星罗雾集。公既膺五聘，方启六韬，率是骁徒，仍开岭峤，自大讨潇湘，同兹樊郦，下军违命，上策不宣，败我王师，受拘盗。大陈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风，群灵禀朔。公亦忠为令德，天纂之谋，吴帐斯开，卫门无拥，虽复季孙还鲁，随武济河，国庆民欢，相俦匪若，即授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昔光武不尤于冯异，穆公深礼于孟明，终报王官之师，遂举咸阳之地，斯乃圣主之宏略，而名臣之远图者焉。皇帝以陶唐启国，致玉版于河宗，颛顼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经纶草昧，定鼎之业居多，缔构权舆，断鳌之功相半，固以英声驰于海外，信义感于寰中，主器攸归，当璧斯在。公于是抗表长信，清宫未央，从亿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驰轻轩于，令葛，奉待驾于中都，七庙之基，于焉永固，万邦之本，由此克宁，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镇之以清静，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劝穑，室歌千耦，家喜万锺，陌上成阴，桑中可咏，春鸟始啭，必具笼筐，秋蟀载吟，竟鸣机杼，或啸拜灵祝，躬瞻舞雩，去驾拥于风尘，还旌阻于飘沐，京坻岁积，非劳楚堰之泉，仓廪年丰，无用秦渠之水，虽复东过小县，夏逐其轻轮，南渡沧江，秋涛弭其张盖，固不得同年而语矣。若夫听采民讼，昏晓必通，召引轩棂，躬亲辩决，立受符于前案，无留诺于後曹，接务高城之中，非异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济济都尘，以贾琮郭贺之风，行建武永平之化，于是州民散骑常侍王等拜表宫阙，请扬兹美化，树彼高碑，民欲天从，允彰丝诰，铭曰：

郁郁三象，茫茫九州。绵天惨，浃地虔刘。赫矣高祖，爰清国雠。元勋佐命，力牧封侯。亦既旋归，邦家有晖。宫亭蠡浦，奋翅高飞。雷卷劲寇，风行国威。文身被发，作贡来绥。我皇纂武，攀号东序。谒渭同周，迎门惟吕。流矢为暴，搀抢斯举。喋喋苍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驱犬彘，实翦长鲸。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回兵。蹈舞难逾，歌谣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两越，海变三田。公为上相，复倍斯年。（《艺文类聚》五十二。）

◇广州刺史欧阳德政碑

弱水导其洪源，轩台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师储皇于二京，盛矣司徒，传儒宗于九世，广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阳。若夫岳镇龙蟠，星悬鹑火，衡山诞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辉，千仞孤标，万顷无度，年当小学，志冠成童，因孝为心，欲仁成体，顿骑府君，早弃荣禄，易箦之日，几将毁终，不杖之言，深非通判，遗赀巨万，当拟猗顿，裁变槐榆，并贬宗戚，南次大麓，北眺清湘，得性于橘洲之间，披毒于杏坛之上，三冬文史，五经纵横，频致嘉招，确乎难拔。既而帝启黄枢，神亡赤伏，天地崩贾，川冢沸腾，群悍酋豪。更为祸乱，朝披羽檄，夜焰跃烽，浴铁，蔽于山原，金骇于楼堞。公疲兵屡出，独据胡床，劲贼重围，尚凭书几，杨灰既散，驾棒将挥，咸克凶渠，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尘，三光掩曜，出入逾于尝胆，殷忧独其抚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枭群丑，弥同越石。自禹既锡，尧玉已传，物变讴歌，风移笙管，商周之际，孤竹尚其哀歌，曹刘之间，苏子犹其狂哭；况番禺连帅，实谓宗枝，迷我天机，自窥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统前军，乾数难违，剥象终悔。高祖永言惟旧，弥念奇功，即训皇家，深弘朝纪，槛车才至，舆榇已焚，祝史祆于夷吾，坛场延于井伯绸缪安乐，造次讦谋，爰珥丰貂，允光金螭。但八桂之士，蛮夷不宾，九疑之阳，兵凶岁积，以公昔在衡皋，深留风爱，仁恩可以怀猛兽，威名可以惧啼儿，乃授持节、散骑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从唐侯以胤国，屈启筮而登家，一恭宝祚，开定江沔，三改璇衡，苞罗湘峡，昔中宗出申于处仲，高祖遗恨于平城，汉武承基，方通沙塞，晋明绍运，裁平姑孰，方其盛业，绰有光前，践祚之初，进公位征南将军、广州刺史，又都督东衡州二十州诸军事宜，公乃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贼盗皆偃，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锺鼎为乐，扬袪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僧释慧羡等来朝绛阙，备启丹诚，乞于大路康庄，式刊丰琰，庶樊卿宝鼎，复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纪征南之德。于是跪开黄素，爰登紫泥，鉴此诚祈，皆如所奏，乃诏庸臣为其铭曰：

赫赫宗陈，桓桓鼎臣。千乘建学。五典攸因。盛德斯远，公门日新。崇高惟岳，贶甫生申。去衡移广，迁征自镇。悠悠铜界，藐藐金邻。莫远非督，无思不宾。三江靡浪，五岭奚尘。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飨福，於万斯春。（《艺文类聚》五十二。）

◇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夫睢陵世传，已详载德之华，徐州先贤，亦著清风之美，伟哉文献，光启中兴，郭茎表其深源，何筹惭其远庆，岂惟桓氏之鸣玉，张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杨宗之华毂？又有亻次飞遮列，班弓夹门，濯龙俯望，缇骑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蓝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声芳，英英照其符彩，风神雅淡，识量宽和，既有崔琰之须眉，非无郑玄之腰带，烂烂如高岩下电，骚骚若长松里风，势利无扰于胸襟，行藏不概于怀抱，家门雍睦，孝友为风，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脱貂救厄，情靡矜吝，释马穷途，唯济危殆。至于网罗图籍，脂粉艺文，学侣挹其精微，词宗称其妙绝。出为仁武将军、晋陵太守，五鸡三彘，勤恤有方，问羊知马，钩距兼设，济北移树，累政之所未治，汝南争水，连年之所无断，一朝明决，曾不留滞，四民商贩，咸用殷阜，铭曰：

康哉宝运，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于洛滨。公侯世及，宰辅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风情穆穆，孝友恂恂。学则经笥，文为世珍。高风远矣，旷代难伦。鼎铉虚职，台阶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陈。徒然下拜，何报阳春。（《艺文类聚》五十二。）

◇齐国宋司徒寺碑

无色之外，方为化城，非想之中，犹称火宅。若夫众生无尽，世界无穷，芬若披莲，远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窥，目连沙门，北游不见，一一刹土，皆由业缘，万万僧祇，终非常乐，天官蹇产，犹倾四大之风，魔殿崔嵬，终惧三灾之火，朱楼宝塔，辉焕争华，既义畅中土，道流遐域，显默同归，华夷俱慕，自枕石漱流，始终一概，悟智交养，三十馀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忘」，法师之谓。凡我门徒，感风徽之缅邈，伤谘悟之永灭，敢以浅见，扬德金石，铭曰：

九流依真，三乘归佛。道住绝迹，慈还接物。孰是发蒙，昭我慧日。摄乱以定，辟邪以律。秦皇感悟，蔽理通情。王孙遍解，远死滞生。夫子之悟，万劫独明。寒暑递易，悲欣皋壤。秋蓬四转，春鸿互响。孤松独秀，德音长往。节有推迁，情无遗想。（《艺文类聚》七十六。）

◇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

夫至人无己，屈体申教，圣人无名，显用藏迹。故维摩诘降同长者之仪，文殊师利或现儒生之像，提河献供之旅，王城列众之端，抑号居士，时为善宿，大经所说，当转法轮，大品之言，皆绍尊位，斯则神通应化，不可思议者乎！东阳郡乌伤县双林寺傅大士者，即其县人也，昔岩蕴德，渭浦呈祥，天赐殷宗，诞兴元相，景侯佐命，樊滕是埒，介子扬名，甘陈为伍，东京世载，西晋重光，惟是良家，降神攸托。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缘起，子长子云，自叙元系，则云补处菩萨，仰嗣释迦，法王真子，是号弥勒，虽三会济济，华林之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孚，千尺岩岩，穰亻去之化犹远；但分身世界，济度群生，机有殊源，应无恒质，自叙因缘，大宗如此。案停水经云，「观世音菩萨，有五百身，在此阎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众生」，弥勒菩萨，亦有五百身，在阎浮提种种示现，利益众生，故其本迹，难得而详言者也。尔其蒸蒸大孝，肃肃惟恭，厥行以礼教为宗，其言以忠信为本，加以风神爽朗，气调清高，流化亲朋，善和纷诤，岂惟更盈毁壁，宜僚下丸而已哉。至于王戎吏部，邓禹司徒，同此时年，有怀栖遁，仍隐居松山双林寺，弃舍恩爱，非梁鸿之并游，拜辞亲老，如苏耽之永别，自修禅远壑。（《艺文类聚》作远豁。）绝粒长齐，非服流霞，若餐朝沆。太守王亻杰，言其诡诈，乃使邦佐，幽诸後曹，迄至兼旬，曾无假食，于是州乡愧伏，远迩归依，逃迹山林，肆行兰若。又自叙云，「七佛如来，十方并现，释尊摩顶，愿受深法，每至楗槌应叩，法鼓裁鸣，空界神仙，共来行道」。其外人所见者，拳握之内，或吐异香，胸臆之间，乍表金色。时有信安县比丘僧朔，与其同类，远来观化，未及肃，忽见大士，身长丈馀，朔等惊惭，相趋礼拜，虔恭既毕，更睹常形，又有比丘智勰、优婆夷钱满愿等，伏膺累载，频睹异仪，或见脚长二尺，指长五寸馀，两眼光明，双瞳照耀，皆为金色，并若金钱，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状，姜原所履，天步可以为俦，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彦，既耻黄精，瞿昙之师，有惭青目。既而四空妙定，薰已成，八解明心，庄严斯满，时还乡党，化度乡亲，俱识还源，并知回向，或立舍须发，如闻善来，大倾财宝，同净福。大士薰禅所憩，独在高岩，爰挺嘉木，是名树，擢本相对，似双槐于侠门，合干成阴，类双桐于空井，厥体贞劲，无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萃，信可以方诸坚固，譬彼娑罗，既见守于神龙，将为疑于变鹤，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故名双林寺矣。大士亦还其里舍，货贸妻儿，营缔支提，缮写尊法，尝以聚沙书地，皆成图果，芥子庵罗，无疑褊陋，乃起九层专塔，形相岿然，六时虔拜，巡绕斯托。又以大乘方等，灵药宝珠，眷言山谷，希得传写，龙乡思其晓照，象驾乏其流通，复造五时经典，千有馀卷，与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诚，嫁妻而隐，无殊高节，若寄搏，如因卖花，共指菩提，方成亲眷。至于一相无相之怀，虚己虚心之德，化鸡在臂，方推理于自然，毒蛇伤体，终无扰于深定，门徒肃肃，学侣诜诜，通被慈悲，义无偏党。大通元年，县中长宿傅普通等一百人，诣县令范胥，连名荐述。又以中大通四年，县中豪杰傅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诣县令萧诩，具陈德业。夫以连城之宝，照庑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识，胥等体有流俗，才无鉴真，亟欲腾开，终成亏怠。梁高祖武皇帝绍隆三宝，弘济四生，迹冠优填，神高仙豫，夫以陈蕃静室，犹怀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圣王之道，况我有慧日明炬，如风宝车，济是沈舟，能升彼岸，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光宣正法，影响人王者乎！于是以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往出都，致书高祖，其辞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妄想为因，涅盘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齐，夫以四海之君，万邦之主，预居王土，莫不肃」。尔时国师智者法师，与名德诸众僧等，言辞谨敬，多乖释伽之书，文牒毕恭，翻豫山公之启。大士年非长老，位匪沙门，通疏乘舆，过无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往至都，投太乐令何昌，并有弘誓，誓在御路，烧其左手，以此因缘，希当闻达。昌以此书呈同泰寺僧皓法师，师众所知识，名称普闻，见书随喜，劝以呈奏。皇心欢悦，遽遣招迎，来谒宸闱，亟论经典。同泰寺前临北阙，密迩南宫，仍请安居，备诸资给，後徙居锺山之下定林寺，游岩倚树，宴坐经行，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衷，问慧谘禅，居荫高松，卧依盘石，于是四彻之中，恒泫甘露，大旬之内，常雨天酒，岂非神仙影响，示现祯祥者乎？帝于华林园重云殿自开讲三慧般若经，穷须真之所问，御法胜之高堂，百千龙像，围绕餐听，黑貂朱绂，王侯满筵，国华民秀，公卿连席，乃令大士独榻，对扬天，并遣传诏及宣传左右四人，接受言论。尔时纳揆之于台内，司隶之在殿中，杜预还朝，马防亲贵，旧仪悬席，皆等庶僚，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其殊礼矣。及玉辇升殿，云跸在阶，晏然箕坐，曾不山立，宪司讥问，愈觉凝寺，但答云，「法地若动，则一切法不安」。应对言语，皆为爽异。昔汉皇受道，栾大不臣，魏祖优贤，杨叟如客，河上之老，轻举临于孝文，严子之高，闲卧加于光武，（《艺文类聚》作台下之人高尚加于光武。）方其古烈，信可为俦。帝又于寿光殿独延大士讲论玄赜，言无重颂，句备伽佗，音会宫商，义兼华藻，岂惟宝积献盖，文成七言，释子弹琴，歌为千偈而已。固非论经于白虎之殿，应诏于金马之门，说义云台，受厘宣室，可同年而语哉？自火运将终，民无先觉，虽复五湖内贝，苍鹅之兆未萌，四海横流，夷羊之牧匪现，大士天眼所照，预睹未来，摩掌之明，夙鉴时祸，哀群生之版荡，泣世道之崩沦，救苦为怀，大悲为病，誓欲虚中闭气，识食为斋，非服名香，但资禅悦，方乃烧其苦器，制造华灯，愿以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劝请调御，常住世间，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于是学众悲号，山门踊叫，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输已命，愿代宗师，其中或馘耳而刊鼻，或焚臂而烧手，善财童子，重睹知识，忍辱仙人，是冯相辈，大士乃延其教化，更住阎浮，弘训门人，备行众善，于是弟子居士范难陀，弟子比丘法旷，弟子优婆夷严比丘，各在山林，烧身现灭；次有比丘宝月等二人，穷身系索，挂锭为镫；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烧指供养；次有比丘尼昙展，慧光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纤等四十九人，行不食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师教；并在碑阴，书其名品。夫二仪大德，所贵曰生，六趣合灵，所重唯命，虽复梦幻影响，同归摩灭，爰使迷情，唯贪长久，自非善巧方便，沤和含罗，照以慈镫，沾其妙药，岂或舍不赀之躯，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闻半偈于涅，卖髓祠天，能供养于般若，理当刳心靡吝，擢骨无疑者乎？大士小学之年，不游黉舍，大成之德，自通坟典，安禅合掌，说偈论经，滴海未尽其书，（《艺文类聚》作其辞。）悬河不穷其义，前後讲维摩思益经等，比丘智瓒传习受持，所应度者，化缘既毕，以太建元年，朱明始献，奄然右卧，将归大空，二旬初满，三心是灭。尔时隆暑，便已赫曦，屈伸如常，温暖无异，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渝，光彩鲜洁，爰经信次，宛如平生。乌伤县令陈锺耆即往临赴，犹复反手传香，皆如畴昔，若此神变，无闻前古，虽复青牛道士，白马先生，便遁形骸，本惭希企。若其灭定无想，弹指而石壁已开，法王在殡，申足而金棺犹启，非斯矣莫与为俦。遗诫于双林山顶如法烧身，一分舍利，起塔于冢，一分舍利，起塔在山，又造弥勒像二躯，置此双塔，莫移我眠床，当取法猛上人，织成弥勒像，永安床上，寄此尊仪，以标形相也。于是门徒巨痛，遂爽遗言，用震旦之常仪，乖维之旧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车，七众攀号，哀逾青树。弟子比丘法菩提智瓒等，以为伯阳之德，贞互纪于濑乡，仲尼之道，高碑书于鲁县，亦有扬雄弟子，郑玄门人，俱述清猷，载刊玄石，于是祈闻两观，冒涉三江，爰降丝纶，克成丰琰，陵虽不敏，夙仰高风，轻课庸音，乃为铭曰：

大矣权迹，劳哉赴时。或现商主，聊为国师。卑同巧匠，屈示良医。猗欤开士，类此难思。当来解脱，克绍迦维。妙道犹秘，机缘未适。弗降鸡头，宁开狼迹。北地爰徙，东山攸宅。族贵泥阳，宗分兰石。莫测其本，徒观其迹。邈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苦，妙鉴空空。汲引三界，行藏六通。爰初隐逸，宴处林丛。食等餐露，斋疑服风。敬礼珍塔，归依灵像。未若天尊，躬临方丈。慧炬常照，慈灯斯朗。释梵天仙，晨昏来往。济济行法，洗洗谈讲。德秀臧丈，风高广成。来仪上国，抗礼承明。妙辩无相，深言不生。掸锺比说，击鼓惭英。乐论天口，谁其与京。乍现仙掌，爰标神足。色艳沈檀，香逾ㄧ卜。我有边际，随机延促。誓毁身城，当开心狱。忽示泡影，俄如风烛。敫々门人，承师若亲，宁焚软叠，弗燎香薪。合窟为窆，方坟以堙。须弥据海，变炭扬尘。净土无壤，灵仪自真。何时涌塔，复睹全身。（《艺文类聚》七十六）

◇孝义寺碑

臣闻道阶八地，犹见后妃，愿生千佛，无匪圣贤，汲引之义虽同，随机之感非一。至如妫有礼，皇源所以前兴，周女斯归，陈宗所以流庆，大矣哉！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基帝系，淑圣重光者也。慈训太后，德佐初九，道晖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极，处太任太姒之尊，苹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风弥远。皇帝膺兹上圣，契彼援神，爱敬在乎一人，德教刑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团团，洒如饴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恒清，天降徵祥，日闻书府。自大明绍运，神武应期，至道傍通，无思不格，戊己校尉，西关玉门，伏波将军，南表铜柱，方使三千世界，百亿须弥，同望飞轮，共禀玄德。天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诏旨，仰惟圣德，方彼兆民，乃敕有司，改东成里为孝义里。昔岱山徙号，重华著其受终，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运，岂若尽在舆地，书兹里门，仰述天经，光临父母？臣陵稽首，乃作铭曰：

愿此良因，宜资贵亲。三乘并策，四梵为宾。绀殿安坐，莲花养神。灯前礼佛，地後边身。并济含识，咸归至真。国家隆盛，同飨遐庆。谨勒丰碑，陈其舞咏。（《艺文类聚》七十七。案郑廷庆《湖录金石考》云，张案谈钥志载孝《义寺碑云》，高下苍苍，遥闻天语，清雪弥弥，深穷地垠。又引碑云，八绝之技依然，又引碑云，弱枣绀桃，今此碑无此数语。）

◇长干寺众食碑

昔炎皇肇训，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诚哉国宝之义，自非道登正觉，安住于大般涅，行在真空，深入于无为般若，则菩萨应化，咸同色身，诸佛净土，皆为揣食，证常住者，爰讫乳糜，补尊位者，犹假香饭，亦有三心未灭，七反馀生，应会天宫，就赍龙海，况复才居地转，咸憩珠庭，固以皆种仙禾，并资灵粟者矣。法师常愿以智慧火，烧烦恼薪，普施众生，同餐甘露。况复安居自恣，愿学高年，或次第于王城，犹栖遑于贫里，迦留乞饼，苦用神通，须提请饭，致贻词贵。于是思营众业，愿造坊厨，庶使应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济济，无劳四辈之类，高廪峨峨，恒有千食之备，其外铁市铜街，青楼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门，莫不供施相高，资储转众。法师善巧方便，沤和含罗，教授滋生，随年增长，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扬波，犹厌稻粱，永无饥乏。加以五盐具足，七菜芳软，饼类天厨，果同香树，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镬之深，齐都非拟，昆吾在次，皆鸣鹫岭之锺，谷初升，同洗龙池之钵。（《艺文类聚》七十七。）

◇天台山馆徐则法师碑

夫海水扬尘，几千年而可见，天衣拂石，几万岁而应平，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犹称南裔，长生之树，尚挺西昆，百纪游龟，皆登莲叶，千龄寿鹤，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譬彼风电，同诸泡沫，琢火之叹，闻诸往贤，逝水之悲，嗟乎前圣，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弹琴，固不移于俄顷。然而子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其数世，乡党咸为草莱，是以志士名贤，飘然长骛，臊膻荣利，厌秽风尘，服冕乘轩，其犹桎梏，朱庭紫阁，事甚笼樊，隐沦岩洞，餐饵芝髓，忽矣身轻，俄然羽化，金绳玉版，受谒帝之符，龙驾霓裳，处仙宫之，法师萧然道气，卓矣仙才，千仞孤标，万顷无度，所以伊川控鹤，叶县乘凫，灵化无方，去还斯在。铭曰：

来去三岛，宾游二童。然香雨上，击磬云中。玉粒虽软，金膏未。方流道业，济彼昏蒙。（《艺文类聚》七十八。）

卷十二

◎虞荔

荔，字山坡，会稽馀姚人。仕梁为西中郎、行参军，寻署法曹外兵参军，补士林馆学士，进司文郎，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领大著作。太清中，除镇西谘议参军。台城陷，遁还乡里，十馀年不应徵命。陈文帝即位，除太子中庶子侍读，领大著作东扬扬州大中正，天嘉二年卒，赠侍中，谥曰德。

◇鼎录序

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使九牧贡九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搀之地，图其山川奇怪，百物而为之备，使人知神奸，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国都。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显王姬德大衰，鼎沦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见于彭城，大发徒出之，不能得焉。

◇梁同泰寺刹下铭

戒香芬馥，气胜怀兰，智剑陆离，威逾交轧，敞慧日于重云，浚法流于巨海，严此三驾，用拔畏途，漾彼六舟，拯诸沦溺。但以一人入道，波旬之宫已震，十地弘心，毒龙之灾竞起，重栾布，积タがテ，神仙岳岳，俯雕槛于霞外，宝铎锵锵，韵钧天于云表，雷雨杳冥而未半，扶桑光フ而先明，迢亭峻极，特立千仞，灼烁峥嵘，光镜八表，若日殿之烛太空，似星宫之构辰极，辞曰：

层台复陆，广殿穹崇。涂金钿玉，映日疏风。（《艺文类聚》七十七）

◎虞寄

寄，字次安，荔弟。梁中大通初，举秀才，对策高第，除宣城王国左常侍。大同中，引疾归。岳阳王为会稽太守，以为行参军，迁记室参军。领郡五官掾，转中记室。太清中，除镇南湘东王谘议参军。加贞威将军，台城陷，遁还乡里，依张彪，寻奔陈宝应。承圣初，除和戎将军、中书侍郎，宝应不遣。及陈天嘉中，宝应平，入为衡阳王掌书记，除国子博士，引疾归。宣帝即位，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中郎、建安王谘议，加戎昭将军，又加太中大夫，太建十一年卒，年七十。

◇谏陈宝应书

东山居士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离流世故，漂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弥留，曷阴将尽，常恐卒填沟壑，涓尘莫效，是以敢布腹心，冒陈丹款，愿将军留须臾之虑，少思审之，则瞑目之日，所怀毕矣。夫安危之兆，祸福之机，匪独天时，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据重位而不倾，执大节而不失，岂惑于浮辞哉？将军文武兼资，英威不世，往因多难，杖剑兴师，援旗誓众，抗威千里，岂不以四郊多垒，共谋王室，匡时报主，宁国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济艰难，于时天下沸腾，民无定主，豺狼当道，鲸鲵横击，海内业业，未知所从，将军运洞微之监，屡折从衡之辩，策名委质，自托宗盟，此将军妙算远图，发于衷诚者也。及主上继业，钦明睿圣，选贤与能，群臣辑睦，结将军以维城之重，崇将军以裂土之封，岂非宏谟庙略，推赤心于物者也？屡申文诏，款笃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将军惑于邪说，翻然异计，寄所以疾首痛心，泣蝶血，万全之策，窃为将军惜之。寄虽疾侵耄及，言无足采，千虑一得，请陈愚管，愿将军少戢雷霆，赊其晷刻，使得尽狂瞽之说，披肝胆之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龙战虎争，窃号假名，锐精持锋，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归，惟天所在，当璧应运，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远被，天网再张，地维重纽，夫以王琳之强，侯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长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拥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判野，南面称孤，其事甚明，三也。且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得人，改过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非张绣，罪异毕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势，可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亏魄丧，胆气衰沮，高襄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数人者，将军所亲信，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其馀将帅，亦可见矣。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絷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将军之势，孰如侯景，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王灭侯景于前，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摧王琳于後，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历观前古，鉴之往事，子阳季孟，倾没相寻，馀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弗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于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陉之势，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後，梁安背向为心，午匹夫之力，众寡不敌，将率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移兵，（《南史》作称兵。）未知其利，夫汉朝吴楚，晋室颖，连城数十，长戟百万，拔本塞源，自家图国，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为将军计者，岂若不远而复，绝亲留氏，秦郎快郎，随遣入质，释甲偃兵，一遵诏旨；且朝廷许以铁券之要，申以白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闻明者鉴未形，智者不再计，此成败之效，将军勿疑，吉凶之机，间不容发。方今藩维尚少，皇子幼冲，凡预宗枝，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能克藩服，北面称臣者，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岂不身与山河等安，名与金石相弊？愿加三思，虑之无忽。寄气力绵微，馀阴无几，感恩怀德，不觉狂言，钺之诛，其甘如荠。（《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五，又见《陈书》，《南史·处虞传》少三句。）

◎欧阳

字靖世，长沙临湘人。梁大通初，为信武府中兵参军，迁平西邵陵王中兵参军，除清远大守，还为直阁将军，仍除天门太守，历临贺内史，加超武将军，监衡州。太清末，为始兴内史。元帝承制，除云麾将军、东衡州刺史，封新丰县伯。承圣初、授忠武将军、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陈初，授都督广交等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都督衡州、开府仪同三司。文帝即位，进号征南将军，改封阳山郡公，天嘉四年卒，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谥曰穆。

◇符瑞表

白龙见于州江南岸，长数十丈，大可八九围，历州城西道，入天井冈，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长三丈所，通身洁白，衣服楚丽。（《陈书·武帝纪》下，永定三年正月，广州刺史欧阳表。）

◎江德藻

德藻，字德藻，一云名德操，济阳考城人。梁光禄大夫革子。中大通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南中郎武陵王行参军、大司马南平王东卜祭酒。大同初，为安西湘东王外兵参军，除尚书比部郎，後为庐陵王记室参军，除廷尉正，出为南兖州治中。承圣末，为司空府谘议，转中书侍郎，迁云麾临海王长史。陈台建，拜尚书吏部侍郎。及受禅，授秘书监、兼尚左丞、中书舍人。文帝时，拜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迁御史中丞，坐事免，寻拜振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出补新喻令，天嘉六年卒，赠散骑常侍，有《聘北道里记》三卷，集十五卷。

◇沈孝轨诸弟除服议

王卫军云，「久丧不葬，唯主人不变，其馀亲各终月数而除，」此盖引礼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轨既在异域，虽已迎丧，还期无指，诸弟若遂不除，永绝婚嫁，此于人情，或为未允。中原沦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谘沈常侍详议。（《陈书·沈洙传》）

◇大行侠御服又议

愚谓祖葬之辰，始终永毕，达官有追赠，须表恩荣，有吉卤簿，恐由此义。私家放学攵，因以成俗，上服本变吉为凶，理不应犹袭纨绮。刘舍人引王卫军丧仪、及检梁昭明故事，此明据已审。博士左丞乃各尽事衷，既未取证，须更询详，宜谘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诸通袁枢、张种、周弘正、弘让、沈炯、孔奂。（《陈书·刘师知传》）

◎徐伯阳

伯阳、字隐忍，东海人。梁中大通中、对策高第，补河东王国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王墨曹参军。大同中、出为侯官令。侯景之乱，浮海至广州，依萧勃，勃败，还居吴郡。天嘉中，为晋安王侍读，除侯安都司空记室参军。宣帝时，除新安王镇北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带东海郡丞，历临海王限外谘议参军，复为新安王镇右谘议参军，太建十三年卒。

◇皇太子释奠颂

穆穆皇储，峨峨副主。道尊上鬯，德崇监抚。春诵夏弦，冬书秋羽。汉召幄，周朝问竖。翔集礼闱，逍遥义府。四海无浪，三阶已平，储驾戾止，和鸾有声。宏风讲肄，崇儒肃成。丹书贵道，黄金贱ぷ。洙泗兴业，合室增荣。青槐阴市，玄冕飞缨。（《初学记》十四，　　◇　案《陈书·徐伯阳传》，太建十一年，皇太子幸太学，新安王命伯阳为辟雍颂，疑即此。）

◎姚最

最，一作勖，吴兴人。

◇续画品（案，此续谢赫古画品也，文称湘东殿下，盖梁武时所撰。）

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故九楼之上，备表仙灵，四门之佣，广图贤圣，云阁兴拜伏之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掖庭致聘远之别，凡斯缅邈，厥迹难详，今之存者，或其人冥灭，自非渊识博见，孰究精粗，摈落蹄筌，方穷至理。但事有否泰，人经盛衰，或弱龄而价重，或壮齿而声遒，故前後相形，优劣舛错。至如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所能窥，荀卫曹张，方之蔑矣，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陆声过于实，良可於邑，列于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扬，画无善恶，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讴，泣血谬题，宁止良璞？将恐畴访理绝，永成沦丧，聊举一隅，庶同三益。夫调墨染翰，志存精谨，课兹有限，应彼无方，燧变墨回，治点不息，眼眩素缛，意犹未尽，轻重微异，则奸鄙革形，丝发不从，则欢惨殊观；加以顷来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难乎？岂可曾未涉川，讵云越海，俄观鱼鳖，谓察蛟龙？凡厥等曹，未足与言画矣。陈思王云，「传出文士，图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难兼善，蹑方趾之迹易，不知圆行之步难，遇象谷之风翔，莫测吕梁之水蹈，虽欲游刃，理解终迷，空慕落尘，未全识曲。若永寻河书，则图在书前，取譬连山，则言由象著，今莫不贵斯乌迹，而贱彼龙文，消长相倾，有自来矣。故亻垂断其指，巧不可为。杖策坐忘，既惭经国，据梧丧偶，宁足命家？若恶居下流，自可焚笔，若冥心用舍，幸从所好，戏陈鄙见，非谓毁誉，千室难诬，伫闻多识，今之所载，并谢赫所遗，犹若文章，止于两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书评，高下必诠，解画无多，是故备取，人数既少，不复区别其优劣，可以意求也。

湘东殿下（梁元帝初封湘东王，芙蓉湖醮鼎图。）

右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画有六法，真仙为难，王于像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期乃听讼部领之隙，文谈众艺之馀，时复遇物援毫，造次惊绝，足使荀卫阁笔，袁陆韬翰。图制虽寡，声闻于外，非复讨论木讷，可得而称焉。

刘璞

右胤祖之子，少习门风，至老笔法不渝前制，体韵精研，亚于其父，信代有其人，兹名不堕。

沈标

右虽无偏擅，触类皆涉，性尚铅华，甚能留意，虽未臻全美，殊有可观。

谢赫

右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工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争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类效颦。至于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壮雅之怀，然中兴以後，象人莫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惠秀

右其于绘事，颇为详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钝，遒劲不及惠远，委曲有过於棱。

萧贲

右雅性精密，後来难尚，含毫命素，动必依真，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学不为人，自娱而已，虽有好事，罕见其迹。

沈粲

右笔迹调媚，专工绮罗，屏幢所图，颇有情致。

张僧繇（五代梁时吴兴人。）

右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俾昼作夜，未尝厌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间，然圣贤丽瞩，小乏神气，岂可求备于一人，虽云晚出，殆亚前品。

陆肃（一本作宏肃。）

右绥之弟，久藉趋庭之教，未尽敦阅之勤，虽复所得不多，犹有名家之法，方效轮扁，甘苦难投。

毛棱（惠秀侄。）

右惠远之子，便捷有馀，真巧不足，善于布置，略不烦草，若比方诸父，则床上安床。

嵇宝钧聂松

右二人无的师范，而意兼真俗，赋彩鲜丽，观者悦情，若辨其优劣，则僧繇之亚。

焦宝愿

右虽早游张谢，而靳固不传，旁求造请，事均盗道之法，殚极断轮，遂致兼采之勤，衣文树色，时表点新，异黛施朱，重轻不失，虽未穷秋驾，而见赏春坊，输奏薄伎，谬得其地。今衣冠绪裔，未闻好学，丹青道湮，良足为慨。

袁质

右之子，风神俊爽，不坠家声，始逾志学之年，便婴颠痫之病，曾见草庄周木雁、卞和抱璞两图，笔势遒正，继父之美，若方之体物，则伯仁龙马之颂，比之书翰，则长胤埋骨之方，虽复语迹异途，而妙理同归一致。苗而不实，有足悲者，无名之实，谅在斯人。

释僧真释僧觉

右珍蘧道愍之甥，觉妙昙度之子，并弱年渐渍，亲承训勖，珍乃易于酷似，觉岂难负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盖嵇聂之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

右此数手，并外国比丘，既华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笔之妙，颇为京洛所知闻。

解

右全法章蘧，笔力不逮，通变巧捷，寺壁最长。

◎沈君理

君理，字仲伦，吴兴人。起家梁湘东王法曹参军，武帝镇京口，命尚会稽长公主，辟府西曹掾，迁中卫豫章王从事中郎，加明威将军、兼尚书吏部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监吴郡。陈受禅，拜驸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为吴郡太守。文帝即位，徵侍中，拜明威将军丹阳尹，授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改前军将军，监南徐，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父忧去职。宣帝即位，除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以女为皇太子妃，赐爵望蔡县侯，加侍中，迁尚书右仆射，太建五年卒，赠太子少傅、翊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宪。

◇请释智ダ开讲法华疏

菩萨戒弟子吴兴沈君理和南，窃闻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广普运，直至道场，复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会经文，于五誓之初，请开法华题一，夏内仍就剖释，道俗咸瞻，延伫嘉唱，慈悲利益，不违本誓耳。谨和南。（《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

◎沈不害

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梁中大通中，召补国子生，举明经，除太学博士，转庐陵王法曹、长沙王谘议，带汝南令。陈天嘉初，除衡阳王中记室兼嘉德殿学士，除赣令，入为尚书仪曹郎，迁国子博士，领羽林监。宣帝时，除仁武南康王长史，行丹阳郡事，转员外散骑常侍、光禄卿，寻为戎昭将军、明威武陵王长史，行吴兴郡事，入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太建十二年卒。

◇上文帝书请立国学

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故东胶西序，事隆乎三代，环林璧水，业盛于两京。自氵高源既远，浇波已扇，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是以设训垂范，启导心灵，譬彼染蓝，类诸琢玉，然後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义攸固，执礼自基，鲁公所以难侮，歌乐已细，郑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长想洙泗之风，载怀淹稷之盛，有国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数锺否肃，戎狄外侵，奸回内，朝闻鼓鼙，夕召烽火，洪儒硕学，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灭逾乎帷盖，成均自斯坠业，瞽宗于是不，褒成之祠，弗陈礻果享，释菜之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称俎豆，颂声寂寞，遂逾一纪，後生敦悦，不见函丈之仪，晚学钻仰，徒深倚席之叹。陛下继历升统，握镜临寓，道洽寰中，威加无外，浊流已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纡迹儒宫，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肄，使担簦负笈，锵锵接衽，方领矩步，济济成林，如切如磋，闻诗闻礼，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扬庭观国，入仕登朝，资优学以自辅，莅官从政，有经业以治身，啬驾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贵，犹与国子齿，降及汉储，兹礼不坠，暨乎两晋，斯事弥隆，所以见师严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纵生知，无待审喻，犹宜晦迹俯同，专经请业，奠爵前师，肃若旧典。昔阙里之堂，草莱自辟，旧宅之内，丝竹流音，前圣遗烈，深以炯戒；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得不开阐大猷，恢弘至道？宁可使玄教儒风，弗兴圣世，盛德大业，遂蕴尧年？臣末学小生，词无足算，轻献瞽言，伏增悚惕。（《陈书·沈不害传》，又见《文苑英华》六百九十。）

◎沈文阿

文阿、（《通典》作文珂。）字国卫，吴兴武康人。梁武帝时，察孝廉，除临川王国侍郎，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选为东宫学士，承圣中除原乡令，监江阴郡。绍泰初，入为国子博士。陈受禅，弃官归乡里，寻复为博士。文帝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领羽林监，仍兼博士。天嘉四年卒，赠廷尉卿，有《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二十五卷，《经典大义》十二卷。

◇大行侠御服重议

检晋宋山陵仪，灵舆梓宫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仪，称灵舆梓宫容侠御官及香橙。又检灵舆梓宫进止仪，称直灵侠御吉服，在吉卤簿中。又云，梓宫侠御服，在凶卤簿中。是则在殿吉凶两侠御也。（《陈书·刘师知传》），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刘师知议须服（斩，蔡景历、江德藻谢岐等并同师知议，文阿重议。）

◇嗣君谒庙升殿仪注议

民物推移，质文殊轨，圣贤因机而立教，王公随时以适宜。夫千人无君，不散则乱，万乘无主，不危则亡。当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丧，祸几覆国。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仪，始殡受麻冕之策，斯盖示天下以有主，虑社稷之艰难。逮乎末叶纵横，汉承其弊，虽景文刑厝，而七国连兵，或逾月即尊，或崩日称诏，此皆有为而为之，非无心于礼制也。今国讳之日，虽抑哀于玺绂之重，犹未序于君臣之仪。古礼，朝庙，退坐正寝，听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庙还，宜御太极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卫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壤奠之节，周礼以玉作贽，公侯以，子男执璧，此瑞玉也，奠贽既竟，又复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烧经典，威仪散灭，叔孙通定礼，尤失前宪，奠贽不，致享无帛，公王同璧，鸿胪奏贺，若此数事，未闻于古，後相沿袭，至梁行之。夫称觞奉寿，家国大庆，四厢雅乐，歌奏欢欣。今君臣吞哀，万民抑割，岂同于惟新之礼乎？且周康宾称奉，无万寿之献，此则前准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飨，斯盖祭傧受福，宁谓贺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荐璧之仪，无贺酒之礼，谨撰谒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如别。（《陈书·沈文阿传》，世祖即皇帝位，克日谒庙，尚书右丞庾持奉诏遣博士议其礼，文阿议，诏可施行。）

◇哀策称谥议

应劭风俗通，「前帝谥未定，臣子称大行，以别嗣主。」近检梁仪，自梓宫将登せ，京，版奏皆称某谥皇帝登せ京，伏寻今祖祭已奉策谥，哀策既在庭，遣祭不应犹称大行，且哀策篆书，藏于玄宫，谓依梁仪称谥，以传无穷。（《隋书·礼仪志》三，陈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国子博士领步兵校尉知仪礼沈文阿等谓云云，诏可，又见《通典》七十九。）

卷十三

◎沈洙

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梁大同初，为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中军宣城王参军、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侯景之乱，窜于临安。敬帝时除国子博士。陈受禅，加员外散骑常侍，历扬州别驾从事史，迁大匠卿。文帝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读，寻兼尚书左丞，领扬州大中正，迁光禄卿。废帝时，除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带琅邪彭城二郡丞，大建元年卒。

◇沈孝轨诸弟除服议

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馀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注云「其馀谓旁亲」。如郑所解，众子皆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此盖礼之正也。但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时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故制使除服。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庭，无由迎殡江左，故复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华之父，并存亡不测，其子制服，依时释，此并变礼之宜也。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而戎狄难亲，还期未克。愚谓宜依东关故事，在此国内者，并应释除麻，毁灵附祭；若丧柩得还，别行改葬之礼。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廷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通访博识，折之礼衷。（《陈书·沈洙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后服安吉君礻覃除议

至亲期断加降故再期，而再周之丧，断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顿除，故变之以纤缟，创巨不可便愈，故称之以祥礻覃，礻覃者淡也，所以渐其情。至加父在为母出适後之子，则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无复衰麻，缘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心制既无，杖可除，不容复改玄纟⊥，既是心忧，则无所更淡其心也。且礻覃杖期者，十五月已有礻覃制，今申其免怀之感，故断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义，心丧以二十五月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丧，又申明其制。齐建元中，太子穆妃丧，亦同用此礼。唯王俭古今集记云，心制终二十七月。又为王逡所难。何佟之仪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为断。今皇太后于安吉君心丧之期，宜除于再周，无复心礻覃之礼。（《隋书礼仪志》三天嘉元年八月，尚书仪曹请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礻覃除仪注，沈洙议，诏可之。又见《通典》八十）

◇测狱刻数议

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恒之父子漏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检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时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陈书·沈洙传》）

◎袁泌

泌，字文洋，陈郡阳夏人，梁司空昂子。为员外散骑侍郎，历诸王府属。太清中，为东宫领直。台城陷，依鄱阳王范。范卒，降侯景。景平，王僧辩表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贞阳侯即位，除侍中，奉使于齐，而贞阳侯废。永嘉王建号，仍为侍中、兼丞相王琳长史，天嘉元年，（本传作二年误。）兵败来降，授宁远始兴王府法曹参军，转谘议参军，除通直散骑常侍、兼侍中，领豫州大中正。聘周还，授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废帝即位，除云旗将军、司徒左长史，光大元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质。

◇临终戒子蔓华

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後，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陈书·袁泌传》，泌临终戒其子蔓华，其子述泌遗意，表请之朝廷，不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枢

枢，字践言，泌兄君正之子。仕梁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轻车河东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军、宣成王功曹史。敬帝即位，除员外散骑常侍、兼侍中、吏部尚书，出为吴兴太守。入陈，徵为侍中，迁都官尚书。天嘉中，为吏部尚书，领右军将军、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废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光大元年卒，赠侍中、左光禄大夫。谥曰简懿。

◇追赠钱葳及子官议

昔王姬下嫁，必适诸侯，同姓为主，闻于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于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于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趣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常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于皇女也。今宫主早薨，伉俪已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梁武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远近二例，足以据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礼，无劳此授，今宜追赠亭侯。（《陈书袁敬附传》，高祖长女永世公主，先适陈留太守钱葳生子，主及并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永定三年，将葬，尚书主客请详议，欲加葳驸马都尉，并赠官都官尚书，袁枢议，又见《通典》二十九。）

◎顾野王

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梁大同中，除太学博士，迁中领军，临贺王记室参军。承圣中，监海盐县。敬帝时除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记室参军，转谘议。陈天嘉初，补撰史学士，加招远将军。废帝时除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宣帝时迁国子博士、兼东宫管记，除太子率更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黄门侍郎、光禄卿，太建十三年卒，赠秘书监，至德二年又赠右卫将军，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集十九卷。）

◇舞影赋

翟金波兮绣户，列银烛兮兰房。出妙舞于仙殿，倡雅韵于清商。顿珠履于琼簟，影娇态于雕梁。图长袖于粉壁，写纤腰于华堂。萦纡双转，芬馥一房。类只鸾于合镜，似双鸳之共翔。愁冬宵之尚短，欣此乐之方长。（《初学记》十五。）

◇筝赋

调宫商于促柱，转妙音于繁弦。既留心于别鹤，亦含情于彩莲。始掩抑于纨扇，时怡畅于升天。（《初学记》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笙赋

声流洛渚，器重汾阳。协歌锺于宿夕，咏月扇于绕梁。同离鸿于流徵，会别鹤于清商。（《初学记》十六。）

◇拂尘赋

诗咏淇水，骚美江干。崖怜拂石，神贵埽坛。既来仪于鸣凤，亦扰狎于翔鸾。入扇璧之宵月，映沅澧之惊湍。带金风之爽朗，杂玉润之檀栾。陪嘉宴于秋夕，等贞节之岁寒。（《初学记》二十八。）

◇上呈玉篇启

窃闻两仪匚启，九皇始君，情性初动，有巢肇制，三圣代立，十纪递兴，龙牒浮河，龟书起洛，八卦既陈，六爻攸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于精课源妙，求其本始，末学敷浅，诚所未详。虽复研改六经，校雠百氏，殊非庸菲，所能与夺，谨依条例同异，具以上呈。伏惟圣皇驭寓，膺受图，德尚昊轩，功超妫姒，通妙广运，乃圣乃神，经天曰文，止戈为武，百工维理，庶绩咸熙，劝以九歌，之八柄，文德以来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风所扇，九服蒙灵，正朔可班，四荒怀德，取衣雒树，则肃慎识受命之兴，夷波海水，则越裳知圣人之德，岂但中和乐职，近播岷峨，德广所覃，旁流江汉？殿下天纵岳峙，睿哲渊凝，三善自然，匪须勤学，六行前哲，宁以劳喻。是以声覃八表，誉决九垓，规范百司，陶钧万品，犹复留心图籍，亻免情篆素，纠先民之积谬，振往古之重疑，简册所传，莫令比盛。野王沾濡圣道，沐浴康衢，不揆愚贱，妄陈狂狷，徒梦收肠，终当覆瓿，空思朱墨，翟必无传，悚悸交心，罔知攸错。谨启。（宋本《玉篇》，案《玉篇》上呈于大同九年三月，此启所称殿下者，临贺王正德也。）

◇玉篇序

昔在庖牺，始成八卦，暨乎苍颉，肇创六爻，政罢结绳，教兴书契，天粟昼零，市妖夜哭，由来尚矣。爰至玄龟龙马，负河洛之图，赤雀素鳞，B受终之命，凤羽为字，掌理成书，岂但人功，亦犹天授。故能传流奥典，钩探至赜，扬显圣谟，耀光洪范，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述，授民轨物，则县方象魏，兴功命众，则誓威师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听称责于附别，执士师于两造，勒功名于锺鼎，颂美德于神，故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雕金镂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缣，写宪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牍施于经纬，文字表于无穷者矣。所以垂帷闭户，而觌遐年之世，藏形晦迹，而识远方之风，遵览篆素，以测九垓，则靡差肤寸，详观记录，以游八裔，则不谬毫厘，鉴水镜于往谟，遣元龟于今体，仰瞻景行，式备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设教施法，无以尚兹，经世治俗，岂先乎此。但微言既绝，大旨亦乖，故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缵过庭，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而学惭精博，闻见尤寡，才非通敏，理辞弥蹶，既谬先踪，且乖圣旨，谨当端笏拥，以俟嘉猷。（宋本《玉篇》）

◇虎丘山序

夫少室作镇，以峻极而标奇，太华神掌，以削成而称贵。若兹山者，高不概云，深无藏影，卑非培娄，浅异棘林，秀壁数寻，被杜兰与苔藓，椿枝十仞，挂藤葛与悬萝，曲涧潺，修篁荫映，路若绝而复通，石将颓而更缀，抑巨丽之名山，信大吴之胜壤。若乃九功六义之兴，依永和声之制，志由兴作，情以词宣，形言谐于韶夏，成文畅于锺律，由来尚矣。未有登高能赋，而韬斐丽之章，入谷忘归，而忽铿锵之节，故总辔齐镳，竞雕虫于山水，云合雾集，争歌颂于林泉。于时风清邃谷，景丽修峦，兰佩堪纫，胡绳可索，林花翻洒，乍飘于兰皋，山禽啭响，时弄声于乔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缨濯足，就沧浪之水，倾缥瓷而酌旨酒，翦绿叶而赋新诗，肃尔若与三迳齐踪，乍仓然似共九成偕韵，盛矣哉！聊述时事，寄之翰墨。（《艺文类聚》八。）

◎杜之伟

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梁中大同初、补东宫学士，出为萧昂江州记室。昂卒，侍临成公读，寻除扬州议曹从事、南康王墨曹参军、兼太学博士，转安前邵陵王田曹参军。又转刑狱参军，侯景之乱，去官。敬帝初，召补丞相记室参军，迁中书侍郎，领大著作。陈受禅，除鸿胪卿，转大匠卿，迁太中大夫，永定三年卒，赠通直散骑常侍，有集十二卷。

◇求解著作启

臣以绍泰元年忝中书侍郎，掌国史，于今四载。臣本庸贱，谬蒙盼识，思报恩奖，不敢废官，皇历惟新，驱驭轩昊，记言记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选众，御史中丞沈炯、尚书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黄门侍郎孔奂，或清文赡笔，或强识稽古，迁董之任，允属群才，臣无容遽变市朝，再妨贤路，尧朝皆让，诚不可追，陈力就列，庶几知免。（《陈书·杜之伟传》，高祖受禅，之伟启求解著作，优敕不许。）

◎庾持

持，字允德，（南史作元德。）颍川鄢陵人，晋司空冰七世孙。仕梁为南平王国左常侍、轻车河东王府行参军，进尚书郎，出为安吉令，迁镇东邵陵王记室兼建康令，历吴兴郡丞，监临海郡。陈受禅，授安东临川王谘议参军。永定末除尚书左丞。天嘉初，封崇德县子，免，寻为宣惠始兴王谘议参军，除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令，迁给事黄门侍郎，除棱威将军、盐官令。光大初，迁秘书监少府卿，领羽林监，迁太中大夫，领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赠光禄大夫，有集十卷。

◇请详正哀策称大行

晋宋以来，皇帝大行仪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庙，奏策奉谥，梓宫将登せ京，侍中版奏，已称某谥皇帝，遣奠出于陛阶下，方以此时乃读哀策，而前代策文犹云大行皇帝，请明加详正。（《隋书·礼仪志》三，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书左丞庾持称云云，又见《通典》七十九）

卷十四

◎沈炯

炯，字初明，吴兴武康人。仕梁为王国常侍，迁尚书左民侍郎。出补吴令，为侯景将宋子仙所获，子仙败，归王僧辩，封原乡县侯，除司徒从事中郎。元帝徵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江陵陷，入西魏，为仪同三司。绍泰中归国，除司农卿，迁御史中丞。陈受禅，加通直散骑常侍。文帝即位，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遗归收兵吴中，卒赠侍中，谥曰恭，有前集七卷，後集十三卷。

◇归魂赋（并序）

古语称收魂升极，周易有归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归，其日已久。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其辞曰：

伊吾人之陋宗，资玄圣而云始。肇郃之灵源，分昌发之世祀。实闻之乎家记，又孚之于史，亢宗贵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辽远，而承袭之相因。岂少贱之能察，非末学之知津也。若夫风流退让，在秦作相疑，越江以东，惟戎及酆。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历十五，爰逮余梗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虹。去父母之邦国，埋形影于胡戎。绝君臣而辞胥宇，厚地而苍穹。抱北思之胡马，望南飞之夕鸿。泣沾襟而杂露，悲微吟而带风。昔休明之云始，余播弃于天地。自太学而游承明，出书生而从下吏。身豫封禅之官，名入南宫之记。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门之崇邃。受北狄之奉，礼东夷之献使。实不尝至屈膝逊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逾年，忽流离于凶忒。值中军之失权，而大盗之移国。何赤疹之四起，岂黄雾之云塞，祈瘦弟于赤眉，乞老亲于剧贼，免伏质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祸淫，否终斯泰。灵圣奋发，风云飨会。埽枪之星，斩蚩尤之旆。余技逆而效从，遂妻诛而子害。虽分圭而祚土，迄长河之如带。肌肤之痛何泯，潜翳之悲无伏。我国家之沸腾，我天下之匡复。我何辜于上玄，我何负于邻睦。背盟书而我欺，图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总官司而就绁。托马首之西暮，随槛车而回辙。履峨峨之层冰，面之岩雪。去莫敖之所缢，过临江之轨折。矧今古之悲凉，并攒心而沾袂。渡狭石之奇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危，跨清津之幽咽。鸟虚弓而自陨，猿号子而腹裂。历沔汉之逶迤，及楚郡之参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岘首之沈碑。既缧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窥。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龟图雀书之秘。醒醉之歌味绝，让畔之田鳞次。余既长于克民，觉何从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复明。昔南阳之穰县，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遏宛洧而陈兵。百万之虏，俄成鱼鳖，千仞之阜，倏似沧瀛。虽德刑成于赦服，故蛮狄震乎雄名。乃寻浙而历商，遂经秦而至洛，觉高蹈之清远，具（二十七作见。）风云之倏烁，其山也，则岑山罪嵬，岩山叟婆也。或孤峰而秀聚，或逸出而横罗。千岁之木生岭表，百丈之石枕阿。其水则碎訇氵节汨，或宽或疾。系万濑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关之狭隘，而汉祖之英雄，山万里而仰云雨，（二十七作雾。）水百仞而写蜿虹。若一夫而守隘，岂万众之能攻。去青泥而喻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门。长卿之赋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骊山之阜，惆怅灞陵之园。文恭俭而无巢，嬴发握其何言。访轵道之长组，舍（二十七作拾。）蓝田之，无故老之可讯，并无々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阙，望长乐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筑旗亭而成市。槐路郁以三条，方涂坦而九轨。观阡陌之遗踪，实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转，临横门而左趋。南则董卓之坞，北则符坚所居。即二贼之墟垒，为彼主之庭除。终南あ从，太一嵯峨。九堀起，八垒连河。汨泾泥之混浊，盥渭渚之清波。指咸阳而长望，何赵李而经过。息甘泉而避暑，犹爽垲而清和。尔乃背长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树裁动而风遒。思我亲戚之颜貌，寄梦寐而魂求。察故乡之安否，但望斗而观牛。稚子夭于郑谷，勉励愧乎延州。闻爱妾之长叫，引寒风而入楸。何精灵以堪此，乃纵酒以陶忧。至诚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殒而魄散，忽魂归而气旋。解龙骖而见送，走邮驿于亭传。出向来之太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绕朝之赠策，报李陵之别篇。泪未悲而自堕，语未（二十七作有）咽而无宣。于时和风四起，具物初荣。草极野而舒翠，花分丛而落英。鱼则潜波涣濯，鸟则应岭俱鸣。随六合之开朗，与风云而自轻。其所涉也，州则二雍三荆，昌欢江并。唐安浙落，巴郢云平。其水则淮江汉洧，隋浩汗澧。潦河，泾渭相乱。或浮深而揭浅，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叹。蛮蜒之与荆昊，玄狄之与羌胡。言语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叠足敛手，低眉曲躬。岂论生平与意气，止望首丘于南风。悲城邑之毁撤，喜风水之渺扬。既尽地而谒帝，乃怀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学，此即云衣而虹裳也。（《艺文类聚》七十九，又二十七作《魂归赋》，有删节。）

◇幽庭赋

矧幽庭之闲趣，具春物之芳华。转洞房而隐景，偃飞阁而藏霞。筑山川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户牖，带林苑于东家。草纤纤而垂绿，树搔搔而落花。于是秦人清歌，赵女鼓筑。嗟光景之迟暮，咏群飞之栖宿。顾留情于君子，岂含姿于娇淑。于是起而长谣曰：故年花落今复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艺文类聚》六十四）

◇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初表

众军薄伐，涂次九水，即日获临城县使人报称，侯景弑逆皇帝，贼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并罹祸酷。六军恸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极，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尧构绪，基商启祚，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奄龛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时，履至尊而制六合，丽正居贞，大横固祉，四叶相系，三圣同基，蠢尔凶渠，（艺文类聚作揭胡。）遂凭天邑，阊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尧城之疑，云承滑，一朝俱酷，金桢玉干，莫不同冤，悠悠彼苍，何其罔极。臣闻丧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长，先王之通训，少康则牧（《艺文类聚》作收）众抚职，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则居正东迁，宗周所以卜世，汉光以能捕不道，故景历重昌，中宗以不违群议，故江东可立，俦今改古，更无二谋。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灵断，当七九之厄，而应千载之期，启殷忧之明，而居百王之会，取威定霸，险阻艰难，建社治兵，载循古道，家国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将有主，轩辕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实居长，乘屈完而陈诸侯，拜子武而服大辂，功齐（《艺文类聚》作高。）九有，道济生民，非奉圣明，谁嗣下武。臣闻日月贞明，太阳不可以阙照，天地贞观，乾道不可以久惕，黄屋左纛，本为亿兆而尊，鸾辂龙章，盖以郊而贵，宝器存乎至重，介石慎于易差，黔首岂可少选无君，宗┘岂可一日无主。伏愿陛下埽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运锺扰攘，盖不劳宗正奉诏，博士择时，南面即可居尊，西向无所让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残寇潜居，器藏社处，乾象既倾，坤仪已覆，斩莽﹏车，烧卓照市，廓清函夏，正为茔陵，开雪宫闱，庶存锺鼎，彼黍离离，伊何可言。陛下继明阐祚，即宫旧楚，左庙右社之制，可以权宜，五礼六乐之容，岁时取备，金芝九茎，琼茅三脊，要卫率职，尉候相望，坐庙堂以朝四夷，登灵台而望云物，禅梁甫而封泰山，临东滨而礼日观，然後与三事大夫，更谋都鄙，左右涧，夹雒可以为居，抗殿疏龙，惟王可以在镐，何必勤勤建业也哉？臣等不胜控款之至，谨拜表以闻。（《梁书·元帝纪》，太清五年十月太宗崩，侍中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尚书令长宁县侯王僧辩奉笺《艺文类聚》十四以为沈炯作。

◇　案《陈书·沈炯传》僧辩羽檄军书，皆出其手，上表江陵劝进，僧辩令炯制表，其文甚工当时莫有逮者。）

◇第二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紫宸旷位，赤县无主，百灵耸动，万国回皇。虽醉醒相扶，同归景亳，式哥且诵，总赴唐郊，犹惧陛下亻免首潸然，让德不嗣，传车在道，方慎宋昌之谋，法驾已陈，尚杜耿纯之劝，岳牧翘首，天民累息。臣闻星回日薄，击雷鞭电者之谓天，岳立川流，吐雾蒸云者之谓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阴阳之不测，而以裁成万物者，其在圣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黄屋庙堂之下，本非获已而居，明镜四衢之樽，盖由应物取训。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达，比以周旦，则文王之子，方之放勋，则帝挚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阙湮亡，锺鼎沦覆，嗣膺景历，非陛下而谁？岂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嚣托置高庙？陛下方复从容高让，用执谦光，展其矫行伪书，诬罔正朔，见机而作，断可识矣。匪疑何卜，无待蓍龟。日者公卿失驭，祸缠霄极，侯景凭陵，奸臣互起，率戎伐颍，无处不然，劝明诛晋，侧足皆尔，刁斗夜鸣，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顾衔悲，凉州义徒，东望殒涕，忄忄黔首，将欲安归。陛下英略纬天，沈明内断，横剑泣血，枕戈尝胆，农山圯下之策，金匮玉鼎之谋，莫不定算帷，决胜千里，击灵鼍之鼓，而建翠华之旗，驱六州之兵，而总九伯之伐，四方虽虞，一战以霸，斩其鲸鲵，既章大戮，荷校灭耳，莫匪奸回，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兰，敌国降城，和如亲戚，九服同谋，百道俱进，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紧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国有具臣，谁敢奉诏？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万国之欢心，万国岂可无君？高祖岂可废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风通吹，云烟纷郁，日月光华，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飞旋巨舰，竟水浮川，铁马银鞍，陵山跨谷，英杰接踵，忠勇相顾，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报主，莫不覆衔威，提斧击众，风飞电耀，志灭凶丑，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五行夕返，六军晓进，便当尽司寇之威，穷蚩尤之伐，执石赵而求玺，斩姚秦而取钟，埽茔陵，奉近宗庙，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俯从民请？汉宣嗣位之後，即遣蒲类之军，光武登极既竟，始有长安之捷，由此言之，不无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国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夺，不任之至，谨重奉表以闻。（《梁书·元帝纪》，《艺文类聚》十四。）

◇第三表

臣僧辩等言，众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贼景鸟伏兽穷，频击频挫，奸竭诈尽，深沟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骑短兵，犀函铁，结队千群，持戟百万，止纣七步，围项三重，轰然大溃，群凶四灭，京师少长，俱称万岁，长安酒食，于此价高，九县云开，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谁不载跃？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婴愤忍酷，自紫庭绛阙，胡尘四起，彡垣好，冀马云屯，泣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兵，尝胆誓众，而吴楚一家，与七国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监作乱，西凉义众，阻强秦而不通，并州遗民，跨飞狐而见泯，豺狼当路，非止一人，鲸鲵不枭，倏焉五载，英武克振，怨耻并雪，永寻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辄依故实，奉社庙，使者持节，分告茔陵，嗣后升遐，龙盾未殡，承华掩曜，梓宫莫测，并即随由备办，礼具凶荒，四海同哀，六军袒哭，圣情孝友，理当感恸。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鉴，以锡圭之功，既归有道，当璧之礼，允属圣明，而优诏谦冲，然凝邈，飞龙可跻，而乾爻在四，帝阍云叩，而闾阖未开，讴歌再驰，是用翘首，所以越人固执，熏丹穴以求君，周民乐推，逾岐山而事主，汉王不即位，无以贵功臣，光武不止戈，岂谓绍宗庙？黄帝游于襄城，尚访治民之道，放勋入于始射，犹使樽俎有归，伊此傥来，岂圣人所欲，帝王所应，不获已而然。伏读玺书，寻讽制旨，顾怀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龙颜之姿，表于徇齐之日，彤云素气之瑞，基于应物之初，博览则大哉无所与名，深言则晔乎昭章之观，忠为令德，孝实动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图武算，指麾则丹浦不战，顾眄则阪泉自荡，地维绝而重纽，天柱倾而更植，凿河津于孟门，百川复启，补穹仪以五石，万物再生，纵陛下拂衣而游广成，登崦山而去东土，群臣安得仰诉？兆庶何所归仁？况郊祀配天，筐礼旷，齐宫清庙，匏竹不陈，仰望銮舆，匪朝伊夕，瞻言法驾，载渴且饥，岂可久稽众议，有旷彝则？旧郊既复，函雒已平，高奴栎阳，宫馆虽毁，浊河清渭，佳气犹存，皋门有伉，甘泉四敞，士圭测景，仙人承露，斯盖九州之赤县，六合之枢机，博士捧图书而稍还，太常定礼仪而已列，岂得不扬清驾而赴名都，具玉銮而游正寝？昔东周既迁，镐京遂其不复，长安一乱，郏洛永以为居，夏后以万国朝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迹基百里，剑杖三尺，以残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师，翦灭三叛，坦然大定，御辇东归，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马于谯郡，缅求前古，其可得欤？对扬天命，何所让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臣僧辩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梁书·元帝纪》，《南史》八，《艺文类聚》十四，《文苑英华》六百。）

◇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陈思归意

臣闻乔山虽掩，鼎湖之灵可祠，有鲁遂荒，大庭之迹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兰，纂灵丰谷，汉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礼日观而称功，横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乐，岂不然欤？既而运属上仙，道穷晏驾，翠幕珠廉，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陵云故基，共原田而无々，别风馀址，带陵阜而茫茫，羁旅缧臣，岂不落泪？昔者承明见厌，严助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返，恭闻故实，窃有愚衷，忝稷非馨，敢望微福，爵台之荐，空怆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凄惧。（《初学记》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览》八十八凄惧作凄怅，又见《陈书·沈炯传》，少末六句。）

◇为周弘正让太常表

臣闻玉舄（御览作马）雕楹，不取材于蟠木，丹珠绣黼，岂袭冕于薜萝？何则？适用各有其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孙之野外定礼，倍资典实，刁协之躬为唱引，岂易其仪，傥九宾阙相，封禅失仪，责以司存，云谁之咎？况南史执简，转见违才，君举必书，尤难妄冒。（《初学记》十二，又见《艺文类聚》四十九，《御览》二百二十八，皆有误字。案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七有徐陵为王太尉僧辩答贞阳侯书二首，又为陈司空答贞赐侯书一首，是时徐陵在贞阳侯军中何得为王陈作答书乎？其误无疑。张溥取《英华》之书二首及《梁书》王僧辩传之启二首编入沈炯集，而割弃为陈司空答书一首，尤无据也。今以《英华》之书三首编入梁阙名文，以《梁书》之启二首编入王僧辩文。）

◇为陈太傅让表

奏六代之舞，不能祈天，具百神之歌，无以动圣，延首当阊，转增危忄栗。百川沸腾，百室如毁，释位同谋，诸侯总至，盟书会府，馀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绝平吴，朝游赤松，暮过济北，出就侯服，入褫龙章，则四郊有垒，谁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强弩自卫，负孺子之图，饰缘鹤（《初学记》作鹤。）之鼎，军威重于护将，国礼贵于寒门，（《初学记》作塞门）则臣道尚卑，孰云非逼？（《初学记》作过。）臣所以出谢公卿，入训妻子，拜长陵之园，谒太祖之庙，不以九族违恩义，不以百姓（《初学记》作百代）负国家，所期陛下与北极同寿，朝廷与南山同固。（《艺文类聚》四十六，《初学记》十一。）

◇为百官劝进陈武帝表

臣闻春荣秋落，四时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终，有虞氏作，汉魏禅让，晋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赏，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谁仰诉？顷五星夜聚，八风通吹，丰露呈甘，卿云舒族，白狼远至，素雉朝飞，天意显然，灵贶可睹。（《艺文类聚》十四。）

◇为周仪同失律後复官表

日者骖惊郑马，害在晋军，狱囚悲其夜数，缧人切其晓奏，危光似烛，察命如丝，云谁之尤，自贻其咎。假令诛以妻子，戮及坟墓，汉非负德，陵实孤恩。况伏亻免眉，遂受淮阴之间，吞声饮恨，不与臧洪共死，陛下怜而宥之，伊臣岂不独愧？丧其子弟，六谢父兄，百万之师，千夫有长，问臣安在，谁曰董司，魂游奉高，不知何对。（《艺文类聚》四十七）

◇请归养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婴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长，谨身为养，仕不择官，宦成梁朝，命存乱世，冒危履险，百死轻生，妻息诛夷，昆季冥灭，馀臣母子，得逢兴运，臣母妾刘，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门弟侄，故自无人，妾丘儿孙，又久亡泯，雨家侍养，馀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茕，养臣以州里，不欲使顿居草莱，又复矜臣温靖冫青，所以一年之内，再三休沐，臣之屡披丹款，频冒宸鉴，非欲苟违朝廷，远离畿辇？一者以年将六十，汤火居心，每跪读家书，前惧後喜，温枕扇席，无复成童。二者职居彝宪，邦之司直，若自亏身体，何问国章？前德绸缪，始许哀放，内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选贤与能，广求明哲，趑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坟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极。兼臣私心煎切，弥迫近时，之祈，转忘尘触。伏惟陛下睿哲聪明，嗣兴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归帷，有感必应，实望圣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礼，则王者之德，覃及无方，矧彼翔沈，孰非涵养？（《陈书·沈炯传》，高祖受禅，以母老表请归养，诏不许。文帝嗣位又表。又见《文苑英华》六百一。）

◇答张种书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丽，写长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层台，山高水深，云蒸雾吐，其中之秀异者，实虎丘之灵阜焉。冬桂夏柏，长萝修竹，灵源秘洞，转侧超绝，远涧深崖，交罗户穴。（《艺文类聚》八）

◇林屋馆记

夫玄之又玄，处众妙之极，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盖寂寥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图，赖乡九井之记。至若昆山平圃，银榜相晖，蓬阆仙宫，金台崛起，南瞰胥台，傍连飞阁，桂柱星罗，琼轩云构。铭曰：

大道既隐，众圣无门。悠悠太极，谁见玄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汉。仿佛神灵，依稀宫观，峨峨林屋，轮奂徘徊。庭罗花鸟，室静尘埃。（《艺文类聚》七十八。）

◇大极殿铭

臣闻在天成象，紫宫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县居其区宇。太极殿者，资两仪之意焉，大壮显其全模，土圭测其正影，周曰路寝，汉称前殿，虽名号参差，其实一也。主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隳乐坏礼，造次留神，汉陛秦除，莫不葺复，而此殿兴造，累岁未成，外遘戎机，内忧民力，劬劳深虑，荏苒移时，至陈永定，六合既清，五礼稍备，雕楹玉舄，华榱壁，揆之有日，而犹一柱便楠，豫章地沦外寇，楚材晋用，非复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甚壮，盘根错节，枝叶葱，津人以闻，正堪时用，于是将作受诏，冬官奉职，百工并作，屡降乘舆，匠石磨砻，必经天旨，俭而不固，泰而不奢，亿兆填填而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也。曾未数旬，焕然云构，昔晋朝缮造，文杏有阙，梅梁瑞至，画以标花，自是迄今，又获神物，即樟树焉，殿之某间，即某柱是也。铭曰：

轩辕狭堂，夏后卑宫。文来质往，蹇产弥崇。体制八都，开兹万户。灼烁雄梁，徘徊大庑。壁月霄悬，卿云昼聚。岂伊开阳，飞来应柱。嘉辰令月，新寝告成。青槐赤棘，郎将思兵，翠被负，百辟公卿。钟鼓八佾，萧韶九成。庸臣再拜，天子万龄。（《艺文类聚》六十二）

◇武帝哀策文

望三灵而标目，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将撤，恸祖鬯之虚斟，黄屋而白日掩，紫极涵而浮云阴。其辞曰：

悠悠妫水，郁郁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灵符。雕云布族，祥星结枢。负兹天镜，未拾遗珠。爰初发迹，斩蛇鞠旅。大定番禺，载戡海渚。承衅而运，席卷中流。王室如毁，乃合诸侯。负铁誓众，释位同谋。俱登涿鹿，实断蚩尤。道济一匡，功归四履。爰总百官，训于天子。傥来有运，事非获已。翠龟负字，赤雀衔书。讴歌适夏，礼乐迁虞。负正位，升坛受图。二仪协序，五纬同符。门歌麟趾，室咏驺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时。升中备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祯未答，灵贶徒欺。吏求穆卜，诏绝良医。羲躔失御，天街褫跸。夏采升荣，宫车晏出。洞闺移凶，充庭罢迹闲之穷灯，去昭昭之游日。归大暮之不，降幽宫而长毕。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卫如在，葆铎想悲。去毕陌而东顾，望桥山而路迟。臣攀龙而尚在，魂过沛而何之。侍低昂之灵纛，奉寂寂之空帷。铜雀没于修松，平陵隐于深柏。节卉鼓鼓之哀音，燎火于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玄霜凝而垄草白。铭功德于旗常，被徽音于锺石。回天仪于清庙，祖考而来格，播茂实与英声，郁氛氲于宗。（《艺文类聚》十四。）

◇太尉始兴昭烈王碑

古者帝王之兴，莫不崇建亲屏，泰伯让而退封，武哀终而受号，则有之矣。至若勒功鼎鼐，铭德太常，清庙尊乎国家，扬名显乎子弟，在昭烈王见之焉，若夫妫水遥源，石遐集，五丝作而咏南风，八世兴而和鸣凤，藉帝王之基，居正乡之族，有由来矣。孔融汝颍之论，许其少多，傅畅诸公之书，颇有贤哲，自汉至魏，涉江而东，绵邈蝉联，言之耆旧。皇上革命应运，大启邦国，麟趾磐石之宗固具，金桢玉干之戚毕封，文叔掩被之悲无泯，仲谋援鞍之恸逾切，乃封始兴郡王，永定元年，下诏曰「天伦所感，义本因心，名器追崇，则惟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史长城县公，德范沈邃，风度宽厚，性与天通，深乎靡测。昔弹冠人仕，雀重城华，宣力艰难，遂顾洪业，虽时非季汉，势异桓王，海内挹其风流，生民怀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宝历，言寻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兴慕增怀，可奉赠太尉公」。昔之密戚近亲，宗英令德，若河间之不群，沛献之受象，东平之乐善，陈思之藻丽，实闻之也，未有身死忠贞，名存前代，若王之义烈者。铭曰。

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陈祚土，纂虞之系。腾波汝颍，承流妫。四岳有後，六奇献计。唯实唯忠，卿长郡公。浮舟震泽，佳气葱葱。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阳，帝出攸止。太常景皇，季孙让子。天下不践，闻之史。入孝出忠，清辉何已。苞指周藏，风流懿德。言为世范，行成士则。名山可飨，丰碑易勒。惜哉往矣，殒身凶慝。鼎命既迁，山河是始。光启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别功，鲁侯戾止。礼茂庙堂，恩加松杞。（《艺文类聚》四十六）

◇为王僧辩与陈武帝盟文

贼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无状，构造奸恶，违背我恩义，破掠我国家，毒害我生民，移毁我社庙。我高祖武皇帝灵圣聪明，光宅天下，劬劳兆庶，亭育万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载，哀景目穷见归，全景将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荣，我高祖于景何薄？我百姓于景何怨？而景长戟强弩，陵蹙朝廷，锯牙郊甸，残食含灵，刳肝斫趾，不厌其快，曝骨焚尸，不谓为酷。高祖匪食卑宫，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愤终贼手。大行皇帝温严恭默，丕守鸿名，于景何有，复加忍毒，皇枝襁抱已上，缌功以还，穷刀极俎，既屠且绘，岂有率土之滨，谓为王臣，食人之禾，饮人之水，忍闻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辩、臣霸先等荷称国藩，湘东王臣讳泣血衔哀之寄，摩顶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当将帅之任，而不能沥胆抽肠，共诛奸逆，雪天地之痛，报君父之仇，则不可以禀灵含识，戴天履地。今日相国，至孝玄感，灵武斯发，已破贼徒，获其元帅，止馀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必诛凶竖，尊奉相国，嗣膺鸿业，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获一赏，臣僧辩等不推已让物，先身帅众，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共诛共责。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梁书王僧辩传》，又《类聚》三十三。案《陈书·武帝纪》上，僧辩登湓城，会高祖于白茅湾，登岸结坛刑牲盟约。《沈炯传》云炯为其文。《梁书》云霸先为其文，误也。）

◇祭梁吴郡袁府君文

夫宫鸣徵应，响韵相趋，桂馥兰芬，期臭在斯，道合一朝，岂忘千载？日者明德世彦，振缨王室，坐啸大邦，显治巨丽。窃以不敏，出宰句吴，上郡下邑，都域接雉，虽王事靡盐，无失豫游，窥洞庭于五湖，登姑苏于九曲，身後之事，一至于斯。今者长乐未央，已樗里之墓，公宫鲁库，非复少昊之墟，成土一棺，未知何托，解剑絮浆，转增欷。（《艺文类聚》三十八）

卷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亨

亨，字亨道，（《通典》作许通，避唐讳。）高阳新城人，梁太子中庶子懋子。为安东参军兼太学博士，寻除平西记室参军。太清初，为征西中记室兼大常丞。侯景之乱，避地郢州，邵陵王引为谘议参军，王僧辩袭郢州，召为仪同从事中郎，迁太尉从事中郎，与沈炯对掌书记。敬帝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陈受禅，授中散大夫，领羽林监，迁太中大夫，领大著作。天嘉中摄太常卿。宣帝即位，拜卫尉卿，太建二年卒，有《梁史》五十三卷。

◇奏南郊不宜祭五祀

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案《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玄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埋沈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隋书·礼仪志》一，天嘉中，南郊，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亨奏，制曰可。又见《通典》四十二）

◇奏南郊宜除风伯雨师星位

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众云，「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如此，则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隋书·礼仪志》一，亨又奏，制曰，「若郊设星位，任即除之。」又见《通典》四十二）

◇奏郊祀宜三献

梁仪注曰，「一献为质，三献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献。」臣案《周礼》司樽彝所言，三献施于宗祧，而郑注，一献施于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义，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质文，拜献之礼，主于虔敬。今请凡郊丘祀事，准于宗祧，三献为允。（《隋书·礼仪志》一，亨又奏，制曰依议。又见《通典》四十二。）

◎张种

种，字士苗，吴郡人，宋广州刺史辩孙。仕梁王府法曹，迁外兵参军，历中军宣城王主簿，除始丰令，入为中卫西昌侯西曹掾，免。侯景之乱，遁还乡里。承圣中，起为贞威将军治中从事史。贞阳侯即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为散骑常侍，迁御史中丞，领前军将军。陈受禅，为太府卿。文帝即位，历左民尚书侍中，领步兵校尉，迁太常卿。废帝即位，加领弘善宫卫尉东扬扬州大中正。宣帝即位，迁都官尚书，领左骁骑将军，进中书令，累封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锡嘉兴县侯，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太建五年卒，年七十，赠特进，谥曰元，有集十四卷。

◇与沈炯书

虎丘山者，吴岳之神秀者也，虽复峻极异于九天，隐磷殊于太一，衿带城傍，独超众岭，控绕川泽，颐绝群岑；若其峰崖刻削，穷造化之瑰诡，绝涧杳冥，若鬼神之仿佛，珍木灵草，茂琼枝与碧叶，飞禽走兽，必负义而膺仁。是以历代高贤，轻举栖托，梵台云起，宝刹星悬，自非玉牒开祥，金精蕴耀，岂其神怪若此者乎。（《艺文类聚》八）

◎张立

立，仕梁未详。陈初，为振远将军、梁州刺史。

◇请垦植沙涨表

乙亥岁八月，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一旦因涛水涌生沙涨，周旋千馀顷，并膏腴堪垦植。（《陈书·武帝纪永定二年。）

◎蔡景历

景历，字茂世，济阳考城人。仕梁为海阳令，武帝镇京口，以为征北记室参军。承圣中，授通直散骑侍郎。敬帝即位，除司空从事中郎。迁给事黄门侍郎。陈受禅，除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坐事降为中书侍郎。文帝即位，复为秘书监，封新丰县子，累迁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进爵为侯，免。废帝即位，起为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兼太府卿。宣帝即位，迁宣惠豫章王长史，带会稽太守，行东扬州事，入为通直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迁太子左卫率，坐事徙会稽，後为征南鄱阳王参军，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守度支尚书，太建十年卒，赠太常卿，谥曰敬，重赠中领军，祯明初，配享高祖庙庭，重赠侍中、中抚军，谥曰忠敬，有集五卷。

◇大行侠御服议

虽不悉准，案山陵有凶吉羽仪，成服唯凶无吉，文武侠御，不容独鸣玉珥貂，情礼二三，理宜斩。（《陈书·刘师知》传，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刘师知议须服，中书舍人蔡景历亦云。）

◇又议

侠御之官，本出五百，尔日备服居庐，仍于本省引上登殿，岂应变服貂玉？若别摄馀官以充簪珥，则尔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仪，成服凶而不吉。（同上。）

◇答陈征北书

蒙降札书，曲垂引逮，伏览循回，载深欣畅。窃以世求名骏，行地能致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时爱奇宝，照车遂有径寸。但云咸斯奏，自辍巴渝，杞梓方雕，岂盼樗枥？仰惟明将军使君侯节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运属时难，志匡多难，振衡岳而绥五岭，涤赣源而澄九派，带甲十万，强弩数千，誓勤王之师，总义夫之力，鲸鲵式翦，役不逾时，氛雾廓清，士无血刃，虽汉诛禄产，举朝实赖绛侯，晋讨约峻，中外一资陶牧，比事论功，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兖服，冠盖通于北门，整旆徐方，咏歌溢于东道，能使边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遗，市无异价，洋洋乎功德政化，旷古未俦，谅非肤浅，所能殚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风慕义，接踵披衿，杂还而至矣。或帝室英贤，贵游令望，齐楚秀异，荆吴岐嶷，武夫则猛气纷纭，雄心四据，陆拔山岳，水断虬龙，六钧之弓，左右驰射，万人之剑，短兵交接，攻垒若文鸯，焚舰如黄盖，百战百胜，貔貅为群。文人则通儒博识，英才伟器，雕丽晖焕，ゼ绚藻，子云不能抗其笔，元瑜无以高其记，尺翰驰而聊城下，清谈奋而嬴军却。复有三河辩客，改哀乐于须臾，六奇谋士，断变反于倏忽，治民如子贱，践境有成，折狱如仲由，片辞从理，直言如毛遂，能厉主威，衔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怀忠抱义，感恩徇己，诚断黄金，精贯白日，海内雄贤，牢笼斯备。明将军彻鞍下马，推案止食，申爵以荣之，筑馆以安之，轻财重气，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闻之，战国将相，咸推引宾游，中代岳牧，并盛延僚友，济济多士，所以成将军之贵。但量能校实，称才任使，员行方止，各尽其宜，受委责成，谁不毕力。至如走贱，妄庸人耳，秋冬读书，终惭专学，刀笔为吏，竟阙异等，衡门衰素，无所闻达，薄官轻资，焉能远大？自阳九遘屯，天步艰阻，同彼贵仕，溺于巨寇，亟邻危殆，备践薄冰。今王道中兴，殷忧启运，获存微命，足为幸甚，方欢饮啄，是谓来苏。然皇銮未反，宛洛芜旷，四壁固三军之馀，长夏无半菽之产，遨游故人，聊为借贷，属此乐土，洵美忘归。窃服高义，惭谒门下，明将军降以颜色，二三士友，假其馀论，蒯蒯不弃，折简赐留，欲以鸡鹜，厕鸳鸿于池沼，将移瓦砾，参金碧之声价。昔折胁游秦，忽逢盼采，担簦入赵，便致留连；今虽羁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贲，何用克堪。但眇眇纤萝，凭乔松以自耸，蠢蠢轻蚋，托骖尾而远鹜，窃不自涯，愿备下走，且为腹背之毛，脱充鸣吠之数，增荣改观，为幸已多，海不厌深，山不让高，敢布心腹，惟将军览焉。（《陈书·蔡景历传》）

◎毛喜

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起家梁中卫西昌侯行参军。迁记室参军，元帝以为尚书功论侍郎。陷入周。陈天嘉初南归，为宣帝骠骑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及即位，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迁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封东昌县侯，母忧夺情，起为明威将军，改宣远将军、义兴太守，入为御史中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阕，加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参掌选事，加侍中，授散骑常侍、丹阳尹，迁吏部尚书。後主即位，授信威将军永嘉内史，改南安内史，祯明元年，徵为光禄大夫，领左骁骑将军，道卒，年七十二。

◇与释智ダ书

B63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前行道，欣羡无极。又闻欲于天台营道场，当在夏竟耳。学徒远近归依者，理应转多，安心林野，法嘉自娱，禅讲不辍耳。四十二字门令附，虽留多时，读竟不解，无因谘访，为恨转积。南岳亦时有信，照禅师在岳岭，徒众不异大师在时。善公于山讲释论，彼於邑迟望还纲维大法，不者归锺岭摄山，亦是栖心之处，何必适远方，诣道场，希勿忘京师。边地之人，岂知回向倾心？无时不积，未因接颜色，东望欷满敬德。信人今返，白书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又书

弟子诸弟及儿等，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阳郡，第二为豫章王司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阁，任度支郎，大儿由在东宫为中书舍人。仰蒙垂顾，以大善知识大同学，辄复远谘。（《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

◇又书

秋色尚热，道体何如，禅礼无乃损德，弟子老病相仍，汤药无效，兼不得自闲，转有困尔。仰承移往佛陇，永恐不复接颜色，悲慨但深。仰惟本以旷济为业，独守空岩，更恐违菩萨普被之旨。近与徐丹阳诸善知识共详量，等是一山，锺岭天台，亦何分别，必希善加三思，不滞于彼我。京师弥可言师，一二因拔师口具其间，愿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又书

适奉南岳信，山众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来当有音外也。今奉寄笺香二片，熏陆香二斤，槟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责也。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又书庆讲

今者仰餐敷说，训往绰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岂是拙辞，所能称述？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宗元饶

元饶，南郡江陵人。仕梁为本州主簿，迁征南行参军，转外兵，历司徒王僧辩主簿。陈受禅，除晋陵令，入为尚书功论郎。使齐还，为廷尉正，迁太仆卿，领本邑大中正、中书通事舍人。宣帝即位，转廷尉卿，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迁御史中丞，出为贞威将军、南康内史，入加散骑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重领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历左民尚书、右卫将军，领前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迁吏部尚书，太建十三年卒，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

◇奏劾陈裒

臣闻建旗求瘼，实寄廉平，褰帷恤隐，本资仁恕，如或贪污是肆，徵赋无厌，天网虽疏，兹焉弗漏。谨案锺陵县开国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预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无德无功，坐尸荣贵，谯肥之地，久沦非所，皇威克复，物仰仁风，新邦用轻，弥俟宽惠，应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亲承规诲，事等言提，虽廉洁之怀，诚无素蓄，而禀兹严训，可以厉精。遂乃擅行赋敛，专肆贪取，求栗不厌，愧王忱之出赈，徵鱼无限，异羊续之悬枯，置以严科，实惟明宪。臣等参议，请依旨免裒所应复除官，其应禁锢及後选左降本资，悉依免官之法。（《陈书·宗元饶传。》）

◇奏劾蔡景历

臣闻士之行己，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违斯道，刑兹罔赦。谨案宣远将军、豫章内史、新丰县开国侯景历，因藉多幸，豫奉兴王，皇运权舆，颇参缔构，天嘉之世，赃贿狼藉，圣恩录用，许以更鸣，裂壤崇阶，不远斯复，不能改节自励，以报曲成，遂乃专擅贪污，彰于远近，一则已甚，其可再乎？宜置刑书，以明秋宪。臣等参议，以见事免景历所居官，下鸿胪削爵土，谨奉白简以闻。（《陈书·蔡景历传。》）

◇测狱刻数议

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陈书·沈洙传》，梁代旧律，测囚日一上，起晡鼓尽二更。范泉定律，分其刻数，日再上。沈洙议用昼漏，朝夕上测各十七刻。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左丞宗元饶议。）

◎顾越

越，字思南，（《南史》作允南。）吴郡盐官人。仕梁为扬州议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补五经博士。绍泰初，迁国子博士。陈文帝即位，除始兴王谘议参军、侍东宫读，除给事黄门侍郎，废帝初，除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被谮下狱，免，太建元年衣于家，年七十八。

◇春宫辅弼未极时选疏

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扳荡，窜身穷谷，幸属圣期，得奉昌运，朝廷以臣微涉艺学，远垂微引，擢臣以贵仕，资臣以厚秩，二宫恩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罔怀报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养善春宫，臣陪侍经籍，于今五载，如愚所见，多有旷官，辅弼丞疑，未极时选。至如文宗学府，廉正人，当趋奉龙楼，晨游夕论，恒闻前圣格言，往贤政道，如此，则非僻之语，无从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怀此不言，则为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负明圣，敢奏狂瞽，愿留中不泄。（《南史》七十一。）

◎刘师知

师知，沛国相人。仕梁历王府参军。绍泰初，为中书舍人。入陈，至文帝即位，迁鸿胪卿。天嘉初，坐事免，寻复为中书舍人，光大元年，矫诏令安成王还东府，事觉，下北狱赐死。

◇大行侠御服议

既称成服，本备丧礼，灵筵服物，皆悉缟素。今虽无大行侠御官事，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著斩，唯著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陈书·刘师知传》，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师知议。）

◇又议

左丞引梓宫山陵，灵筵宗庙，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犹执前断，终是山陵之礼，若龙驾启殡，銮兴兼设吉凶之仪，由来本备，准之成服，愚有未安。夫丧礼之制，自天子达。案王文宪丧服明记云，「官品第三，侍灵人二十，官品第四，下达士礼，侍灵之数，并有十人，皆白布褶褶，著白绢帽，内丧，女侍数如外，而著齐。」或问内外侍灵是同，何忽服有异，答云，若依君臣之礼，则外侍斩，内侍齐，顷世多故，礼随事省，诸侯以下，臣吏盖微，至于侍奉，多出义附，君臣之节不全，冠之费实阙，所以因其常服，止变帽而已。妇人侍者，皆是卑隶，君妾之道既纯，服章所以备矣。皇朝之典，犹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斩，彼有侍灵，则犹侠御，既著白帽，理无彤服。且梁昭明仪注，今则见存，二文显证，差为成准。且礼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丧，既陈筵几，ㄙ帷灵房，变其常仪，芦箔草庐，即其凶礼，堂室之内，亲宾具来，齐斩麻缌，差池哭次，玄冠不吊，莫非素服，岂见门生故吏，绡谷间趋，左姬右姜，红紫相揉？况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军缟素，为服之制斯一，遂使千门旦启，非涂垩于彤闱，百僚戾止，变服粗于朱，而耀金在列，鸣玉节行，求之怀抱，固为未惬，准以礼经，弥无前事？岂可成服之仪，譬以山陵之礼？葬既始终已毕，故有吉凶之仪，所谓成服？本成丧礼，百司外内，皆变吉容，侠御独不，何谓成服？若灵无侠御则已，有则必应服。（《陈书·刘师知传》，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陵断同博士议，师知又议。）

◇矫敕出安成王

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陈书·世祖沈皇后传。）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陈亢有云，「趋庭学诗，又闻君子。」毛苌亦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其善观民风，则与图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当世贤焉。至如敦厚之词，足以吟咏情性，身之文也。贞固之节，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犹曰馀行，何则？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实乃孝笃天伦，义感殊类，有美于斯，郁为高士，则余与夫子，古所谓世亲者欤？亦所谓友益者欤？畴昔一面，来二纪，自总角而接清尘，蒙长者之嘉酹，屯险骤更，欢娱中阻，班超既反，盛宪犹存，春秋美景，朝游夕宴，酒酣得意，赋诗联章，顾余不肖，齿义悬绝，降德亡年，交情弥至，增荣广价，知己难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辞仍及。于时属有烽燧，方勤帷，遂使褐裘莫计，宝剑无追，痛此生刍，同兹宿草，九原方远，百身宁赎。若乃帐悬秋月，一雁孤飞，花落春风，数鹦争弄，伯牙之弦，寂寥长绝，山阳之管，惆怅徒闻。夫盛烈清微，便传乎帝载，遗文馀论，被在乎民谣者，斯所以没而犹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还所著文章，名为後集。（《艺文类聚》五十五。）

◎萧氵允

氵允，梁书作ヨ。初为镇西法曹行参军。太平元年，封巴陵王，奉齐後。

◇请以第六皇弟昌封衡阳王表

臣闻宗子维城，隆周之懋轨，封建藩屏，有汉之弘规。是以十世斯永，实资邢卫，鼎命灵长，实赖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圣德钦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业惟始，天步方艰，参奉权谟，匡合义烈，威略外举，神武内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圣武升遐，王师远次，皇嗣忧隔，继业靡归，宗祧危殆，缀旒非喻。既而传车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运，民心有奉，园寝克宁，后来其苏，复在兹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诛岁久，今者连结犬羊，乘流纵，舟旗野阵，绵江蔽陆，兵疲民弊，杼轴用空，中外骚然，蕃篱罔固。乃旰食当朝，凭流授律，苍兕既驰，长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涤八，雄图遐举，仁声远畅，德化所覃，风行草偃，故以功深于微禹，道大于惟尧，岂直社稷用宁，斯乃黔黎是赖。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质，提契寇手，偏隔阙徼，旋踵末由。陛下天伦之忧既深，克让之怀常切。伏以大德无私，至公有在，岂得徇匹夫之恒情，忘王业之大计？宪章故实，式遵典礼，钦若姬汉，建树贤戚。湘中地维形胜，控带川阜，捍城之寄，匪亲勿居，宜启服衡疑，兼崇徽饰，臣等参议，以昌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湘州牧，封衡阳郡王，邑五千户，加给皂轮三望车，後部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启可奉行。（《陈书·衡阳献王昌传。》）

◎谢岐

岐，会稽山阴人。仕梁为尚书金部郎、山阴令。侯景乱，流寓东阳。景平，依张彪为东扬州司马。彪败，武帝引参机密兼尚书右丞。及受禅，除给事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侍郎、中书舍人，仍兼右丞，天嘉二年卒，赠通直散骑常侍。

◇大行侠御服议

灵筵宗庙，梓宫山陵，实如左丞议。但山陵卤簿，备有吉凶，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爰至士礼，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仪，非关成服。今谓梓宫灵，共在西阶，称为成服，亦无卤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备。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岂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卫，最是近官，反鸣玉纡青，与平吉不异。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谓与成服有殊，若尔日侠御，文武不异，维侍灵之人，主书宣传齐斋干，应敕悉应不改。（《陈书·刘师知传）

卷十六

◎张正见

正见，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梁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元帝即位，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後避地匡俗山。陈受禅，除镇东鄱阳王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太建中卒，有集十四卷。

◇石赋

连山蔽亏，巨石崎。上兴云而蔚会，下激水而推移。舒丹霞于九折，混白露于三危。镇方城于汉水，固天阙于汤池。依岛屿而绵邈，住溪壑之。开五岳之灵图，集九老之仙都。韬神弓于射的，产利剑于昆吾。鱼跃湘乡之水，雁浮平固之湖。堕山鹊之金印，碎骊龙之宝珠。奄蔼披衣，氤氲翠微。精卫取而填海，天孙用以支机。随西王而不落，傍东武而俱飞。尔乃蕴怪含灵，怀奇蓄变。兽形鸟像，畜身人面。已休陈仓之鸡，复舞零陵之燕。迎一童于洛阳之水，送五妇于成都之县。帝王憩而投壶，仙人坐而高宴。架沧海之神塘，俨夷陵之瑞场。发黄金之秘简，隐白玉于仙床。双立天门之郡，特起缙云之堂。李广射而为虎，初平叱以成羊。图孔明之八阵，互吴橘之三梁。惊神人于武落，骇商客于丽塘。（《艺文类聚》六初学记五。）

◇山赋

何神山之峻美，谅苞结之所成。东垂曰泰，南服称衡。西戎所擅，北狄标名。于是尧值洪流，滔天襄陵。禹敷水土，奠高槎木。众川既导，群岳自修。潜通四渎。镇厌九州。森罗辰象，吐吸云雾。深不可测，远不可步。於廓灵山，长为作固。尔其为状也，则武当太和，武功太白。昆仑五门，扶宁三石。峰高一万，峭峙三百。登而眺之，则千里无极。俯而临之，则万仞难测。映白鹤而同高，混青天而共色。（《艺文类聚》七。》）

◇衰桃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岩岩秀峰，吐桂荣松。独夭桃之灼灼，轻擢采于寒踪。尔乃万株成锦，千林似翼。苔画波文，花然树色。发秦源而逸气，飘汉绶而流芳。譬兰缸之夜炷，似明镜之朝妆。成蹊列迳，光崖艳汜。间真定之苍梨，杂房陵之缥李。芬芳难歇，照曜无俦。舒若霞光欲起，散似电采将收。既而风落新枝，霜飞故叶。叹垂钓之妖童，怨倾城之丽妾。（《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谢赐钱启

岂期疲疴壁立，猥蒙殊赐，名称榆荚，非投饮马之桥，价重圆泉，宁弃咒鸡之野，惭移周府，才经汉铸，始降王门，忽光私室，青凫委质，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缗，重河间之能数。（《初学记》二十七。）

◎陈暄

暄，义兴国山人，梁仁威将军庆之幼子。仕梁，入陈至司农卿，与江总、孔范等十馀人为後主狎客。

◇应诏语赋

核生民之要技，实言语以为前。枢机诚为急务，笔札乃是次焉。拟金人于右阶，称石人于左边。郑侨戎服而无愧，张仪舌存而理痊。唯诺唯辩，何者是与。故知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若乃辽城险峻，齐陈交加。燕将恐惧，汉帝咄嗟。鲁连才吐数句，郦子直御单车。息十重之萦带，贤百万之喧哗。至于兰台静秘，华烛高明。徐斟桂醑，缓奏秦声。二三朋好，数四才英。既说前贤之往行，重睹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盱衡。当斯时也，何者为荣。欲同吃如邓士载，欲作辩似娄君卿。为守为相并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艺文类聚》十九。）

◇食梅赋

魏无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尝。赐一时之名果，遂怀核而矜庄。昔咏酸枣之台，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瞒之见树，形异韦诞之闻雷。胸既咽而思鸠杖，闷欲死而想仙杯。非投壶而天笑，等王孙而客哈。（《艺文类聚》八十六，《初学记》二十八。）

◇奏请诏智ダ还都

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镜渊海，昔在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蔼，愿陛下诏之还都，使道俗咸荷。（《续高僧传》二十一智ダ）

◇与兄子秀书

旦见汝书与孝典，陈吾饮酒过差。吾有此好，五十馀年，昔吴国张长公，亦称耽嗜，吾见张时，伊已六十，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吾今所进，亦多于往日，老而弥笃，唯吾与张季舒耳。吾方与此子交欢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闻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骑，武子呼为痴叔，何陈留之风不嗣，太原之气岿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当世，朽病残年，产不异于颜原，名未动于卿相，若不日饮醇酒，复欲安归？汝以饮酒为非，吾不以饮酒为过。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为少。郑康成一饮三百杯，吾不以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养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犹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美哉江公，可与共论酒矣。汝惊吾堕马侍中之门，陷池武陵之第，遍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吾生平所愿，身没之後，题吾墓云，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若斯志意，岂避南征之不复，贾谊之恸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识杯铛，吾口不离瓢杓，汝宁与何同日而醒，与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焉。尔无多言，非尔所及。（《南史》六十一《陈暄传》）

◎傅纟宰

纟宰字宜事，北地灵州人。梁末，为王琳记室。琳败，入陈，除撰史学士，历司空记室参军，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除散骑侍郎、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兼东宫管记，历太子庶子仆。後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被谮下狱，复上书，忤旨，赐死，有集十卷。

◇笛赋

贞筠翠节，冒霜停雪。江潭荐竿，巴人所截。五音是备，六孔斯设。殊响抑扬，似出平阳。曲疑高殿，声幽洞房。既逐舞而回袖，亦将歌而绕梁。忽从弄而危短，乍调吹而柔长。于是时也，赵瑟辍讴，齐竽息唱。见象筵之悦耳，听清笛之寥亮。（《初学记》十六。）

◇博山香炉赋

器象南山，香传西国。下谖巧铸，兼资匠刻。麝火埋朱，兰烟毁黑。结构危峰，横罗杂树。寒夜含暖，清霄吐雾。制作巧妙独称珍，淑气氛氲长似春。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初学记》二十五。）

◇狱中上陈後主书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後宫曳绮绣，厩马食菽粟，百姓离散，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捐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矣。（《陈书傅纟宰传》，《南史》六十九，《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道论（并序）

纟宰笃信佛教，从兴皇惠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时有大心法师著无诤论以诋之，纟宰乃为明道论，用释其难，其论曰：

无诤论言，比有弘三论者，雷同诋诃，恣言罪状，历毁诸师，非斥众学，论中道而执偏心，语忘怀而竞独胜，方与数论，更为仇敌，仇敌既构，诤斗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业，罪业不止，岂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论之兴，为日久矣，龙树创其源，除内学之偏见，提婆扬其旨，荡外道之邪执，欲使大化流而不拥，玄风阐而无坠，其言旷，其意远，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龙象之腾骧，鲲鹏之抟运，蹇乘决羽，岂能觖望于其间哉？顷代浇薄，时无旷士，苟习小学，以化蒙心，渐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竞穿凿，各肆营造，枝叶徒繁，本源日翳，一师解释，复异一师，更改旧宗，各立新意，同学之中，取寤复别，如是展转，添糅倍多，总而用之，心无的准，择而行之，何者为正，岂不浑纯伤窍，嘉树弊牙，虽复人说非马，家握灵蛇，以无当之卮，同画地之饼矣。其于失道，不亦宜乎？摄山之学，则不如是，守一遵本，无改作之过，约文申意，杜臆断之情，言无预说，理非宿构，睹缘尔乃应，见敌然後动，纵横络释，忽恍杳冥，或弥纶而不穷，或消散而无所，焕乎有文章，踪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远，凡相酬对，随理详核，有何嫉诈，干犯诸师？且诸师所说，为是可毁？为不可毁？若可毁者，毁故为衰；若不可毁，毁自不及。法师何独蔽护，不听毁乎？且教有小大，备在圣诰，大乘之文，则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宁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则褒贬之事，从弘放学，与夺之辞，依经议论，何得见佛说而信顺，在我语而忤逆，无诤平等心如是邪？且忿恚烦恼，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岂可以三修未愜，六师怀恨，而蕴涅妙法，永不宣扬？但冀其忿愤之心既极，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异，或有辞意相反，有心口相符，岂得必谓他人说中道而心偏执？已行无诤，外不违而内平等，仇敌斗讼，岂我事焉，罪业聚集，斗诤者所畏耳。无诤论言，摄山大师诱进化导，则不如此，即习行于无诤者也。导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风已浇，竞胜之心，呵毁之兴，盛于兹矣。吾愿息诤以通道，让胜以忘德，何必排拨异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于成实，亦能不诤；若以偏著之心，说于中论，亦得有诤。固知诤与不诤，偏在一法。答曰：摄山大师，实无诤矣；但法师所赏，未衷其节。彼静守幽谷，寂尔无为，凡有训勉，莫匪同志，从容语嘿，物无间然，故其意虽深，其言甚约。今之敷畅，地势不然，处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内，呼吸顾望之客，唇吻纵横之士，奋锋颖，励羽翼，明目张胆，披坚执锐，骋异家，衍别解，窥伺间隙，邀冀短长，与相酬对，榷其轻重，岂得默默无言，唯唯应命？必须掎摭同异，发摘瑕，忘身而弘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忤俗而通教，以此为病，益知未达。若令大师当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为法师所贵邪？法师又言：吾愿息诤以通道，让胜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诤与不诤，让与不让也。此语直是世间所重，法师慕而言之，竟未知胜若为可让也？若他人道高，则自胜不劳让矣；他人道劣，则虽让而无益矣。欲让之辞，将非虚设，中道之心，无处不可，成实三论，何事致乖，但须息守株之解，除胶柱之意，是事皆中也。来旨言诤与不诤，偏在一法。何为独褒无诤邪？讵非矛盾。无诤论言，邪正得失，胜负是非，必主于心矣。非谓所说之法，而有定相论胜劣也。若异论是非，以偏著为失言，无是无非，消彼得失，以此论为胜妙者，他论所不及，此亦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岂无心于能破，则胜负之心不忘，宁不在胜者乎？斯则矜我为得，弃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诤论。答曰：言为心使，心受言诠，和合根尘，鼓动风气，故成语也。事必由心，实如来说。至于心造伪以使口，口行诈以应心，外和而内险，言随而意逆，求利养，引声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辈非一，圣人所以曲陈教诫，深致防杜，说现在之殃咎，叙将来之患害，此文明著，甚于日月，犹在忘爱躯，冒峻制，陷汤炭，甘荠粉，必行而不顾也。岂能悦无诤之作，而回首革音邪？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胜也，口言胜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无所包藏，亦无所忌惮，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虽劣，圣人之敬也。已德虽优，亦圣人之教也，我胜则圣人胜，他劣则圣人劣，圣人之优劣，盖根缘所宜然，于彼于此，何所厚薄哉？虽复终日案剑，终夜击柝，瞑目以争得失，作气以求胜负，胜负在谁处乎？有心之与无心，徒欲分别虚空耳。何意不许我论说，而使我谦退，此谓鹪鹏已翔于寥廓，而虞者犹窥薮泽而求之。嗟乎！丈夫当弘斯道矣，无诤论言。无诤之道，通于内外，子所言须诤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营末者也。今为子言之，何则？若依外典，寻书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质其心，行不言之教，当于此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各得其所，复有何诤乎？固知本末不诤，是物之真矣。答曰：诤与不诤，不可偏执，本之与末，又安可知？由来不诤，宁知非末？于今而诤，何验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则为前，居前而望後则为後，而前後之事，犹如彼此，彼呼此为彼，此呼彼为彼，彼此之名，的居谁处？以此言之，万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恶，可恒专邪？何得自信聪明，废他耳目？夫水泡生灭，火轮旋转，入牢阱，受羁绁，生忧畏，起烦恼，其失何哉？不与道相应，而起诸见故也。相应者则不然。无为也，无不为也。善恶不能偕，而未曾离善恶，生死不能至，亦终然在生死，故得永离而任放焉。是以圣人念绕桎之不脱，愍黏胶之难离，故殷勤教示，备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类，虽鳞角难成，象形易失，宁得不仿佛遐路，勉励短晨，日常念己身之善恶，莫揣他物，而欲分别，而言我聪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知见，我计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为疏矣。他人者实难测，或可是凡夫真尔，亦可是圣人俯同，时俗所宜见，果报所应睹，安得肆胸襟，尽情性，而生讥诮乎？正应虚己而游乎世，使亻免仰于电露之间耳。明月在天，众水皆见，清风既至，群籁毕响，吾岂逆物哉？不入鲍鱼，不甘腐鼠，吾岂同物哉？谁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岂复见有诤为非，无诤为是？此则诤者自诤，无诤者自无诤，吾俱中取而用之，宁劳法师费功夫，点笔纸？但申于无诤，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对于明道，戏论於糟粕哉？必欲且改真伪，暂观得失，无过依贤圣之言，检行藏之理，终始研究，表里综核，使浮辞无所用，诈道自然消。请待後筵，以观其妙矣。（《陈书傅纟宰传》，《文苑英华》七百四十七。）

◎章华

华，字仲宗，吴兴人。侯景之乱，避地广州之罗浮山寺，刺史欧阳署为南海太守，及子纥败，乃还京师。主即位，除大市令。明初上书忤旨，被杀。

◇上後主书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诛逆虏。祖东定吴会，西破王琳。宗克复淮南，辟地千里。祖之功，亦至勤矣。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陈书傅纟宰传》，祯明初，华上书极谏，後主大怒，即日命斩之。）

◎伏知道

知道，平昌安丘人，梁武康令挺从子。

◇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

昔鱼岭逢车，芝田息驾，虽见妖淫，终成挥忽，遂使家胜阳台，为欢非梦，人惭萧史，相偶成仙，轻扇初开，欣看笑靥，长眉始画，愁对离妆，犹闻徙佩，顾长廊之未尽，尚分行，冀回陌之难回，广摄金屏，莫令愁拥，恒开锦幔，速望人归，镜台新去，应馀落粉，熏炉未徙，定有馀烟，泪滴芳衾，锦花长湿，愁随玉轸，琴鹤恒惊，已觉锦水丹鳞，素书稀远，玉山青鸟，仙使难通，彩笔试操，香笺遂满，行云可托，梦想还劳，九重千日，讵想倡家，单枕一宵，便如荡子，当令照影双来，一鸾差镜，勿使窥窗独坐，娥笑人。（《艺文类聚》三十二。）

◎谢贞

贞，字元正，陈郡阳夏入，晋太傅安九世孙。江陵陷，入周，为赵王侍读。太建五年归国，除智武府外兵参军，迁尚书驾部郎中，进侍郎，出为始兴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州主簿，迁录事参军，领丹阳丞。後主即位，入掌中宫管记，迁南平王友，加招远将军，掌记室。

◇遗疏告族子凯

吾少罹酷罚，十四倾外荫，十六锺太清之祸，流离绝国，二十馀载，号天地，遂同有感，得还侍奉，守先人坟墓，于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采拾空薄，累致清阶，纵其殒绝，无所酬报。今在忧棘，晷漏将尽，敛手而归，何所多念。气绝之後，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ㄨ林法，是吾所愿，正恐过为独异耳。可将薄板周身，载以灵车，覆以苇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终鲜兄弟，无他子孙，靖年幼少，未闲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设香水，尽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无益之事，勿为也。（《陈书谢贞传》，又略见《南史·谢贞传》，作载以露车，覆以草席。）

◎褚

，字温理，河南阳翟人。为王府法曹，历外兵记室。天嘉中，除桂阳王友，迁太子庶子、中书侍郎。太建中，除戎昭将军、山阴令，被谮免，还除电威将军、仁威淮南王长史，寻掌东宫管记，迁御史中丞，卒官，至德二年追赠秘书监，有集十卷。

◇风里蝉赋

有秋风之来庭，于高柳之鸣蝉。或孤吟而暂断，乍乱响而还连。垂玄而嘶定，避黄雀而声迁。愁人兮易惊，静听兮伤情。听蝉兮靡，更相和兮风生。终不校树兮寂寞，方复饮露兮光荣。（《初学记》三十。）

卷十七

◎陆琼

琼，字伯玉，吴郡吴人，梁给事黄门侍郎云公子。永定中，州举秀才。文帝时为宁远始兴王法曹行参军、兼尚书外兵郎，进殿中郎，迁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宣帝为司徒，以为左西掾，及即位，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转中书侍郎、太子家令，迁给事黄门侍郎，领羽林监，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後主即位，授散骑常侍、度支尚书，领扬州大中正，迁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至德四年卒，赠领军将军，有《嘉瑞记》三卷，集二十卷。（案《陈书·陆琼传》，世祖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

◇栗赋

四时递盛，百果玄芳。绿梅春馥，红桃夏香。何群品之浮脆，惟此质之久长。外刺同夫枳棘，内洁甚于冰霜。伏南安而来清，列御宿而悬房。荐羞则具榛并列，加笾则菱芡同行。金盘兮丽色，玉俎兮鲜光。周人以之战惧，大官称于柏梁。（《初学记》二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符讨周迪

告临川郡士庶，昔西京为盛，信越背诞，东都中兴，萌宠违戾，是以以鹰竞逐，菹醢极诛，自古有之，其来尚矣。逆贼周迪，本出舆台，有梁丧乱，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师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兽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运肇基，颇布诚款，国步艰阻，竟微效力，龙节绣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组甲，因地险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贰，萧勃未夷，西结三湘，南通五岭，衡广戡定，既安反侧，江郢纷梗，复生携背，拥据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违，言迹不副，特以新吴未静，地远兵强，互相兼并，成其形势，收获器械，俘虏士民，并曰私财，曾无献捷，时遣一介，终持两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纳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岳，富贵隆赫，超绝功臣。加以出师逾岭，远相响援，接甲断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连接，势犹唇齿，彭亡之祸，坐观难作，阶此故，结其党与。于时北寇侵轶，西贼凭陵，扉屦糇粮，悉以资寇，爵号军容，一遵伪党。及王师凯振，大定区中，天网恢弘，弃之度外，玺书纶诰，抚慰绸缪，冠盖绅，敦授重叠。至于熊昙朗剿臧，丰城克定，盖由仪同法氍之元功，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勋有典，懋赏斯旧，恶直丑正，自为仇雠，悖礼奸谋，因此滋甚，徵出湓城，历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载未朝，外诱逋亡，招集不逞，中调京辇，规冀非常，擅敛征赋，罕归九府，拥遏二贾，害及四民，潜结贼异，共为表里，同恶相求，密加应援，谓我六军薄伐，三越未宁，屠破述城，虏缚妻息，分袭湓镇，称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围城邑，幸国有备，应时衄殄，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寻阳太守、怀仁县伯华皎、明威将军、庐陵太守、益阳县子陆子隆，并破贼徒，克全郡境。持节、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定州刺史、领豫章太守、西丰县侯周敷，躬捍沟垒，身当矢石，率兹义勇，以寡摧众，斩馘万计，俘虏千群，迪方收馀烬，还固墉堞。使持节、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县侯法，雄绩早宣，忠诚夙著，未奉王命，前率义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粮擐甲，仍蹑飞走批熊之旅，驱驰越电振武之众，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无遗类，虽复朽株将拔，非待寻斧，落叶就殒，无劳烈风；但去草绝根，在于未蔓，扑火止燎，贵乎速灭，分命将帅，实资英果，今遣镇南仪同司马、湘东公相刘广德，兼平西司马孙晓，北新蔡太守鲁广达、持节、安南将军、吴州刺史、彭泽县侯鲁悉达，甲士万人，步出兴口。又遣前吴兴太守胡栎、树功将军、前宣城太守钱法成、天门义阳二郡太守樊毅、云麾将军、合州刺史、南固县侯焦僧度、严武将军、建州刺史、辰县子张智达、持节、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安吴县侯吴明彻，楼舰马步，直指临川。前安成内史刘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贵，南康内史刘峰、庐陵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陆子隆、安成内史阙慎，并受仪同法氍节度，同会故郡。又命寻阳太守华皎，光烈将军巴州刺史潘纯ㄡ、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欣乐县侯章昭达，并率貔豹，迳造贼城。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湘州刺史、湘东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继上道，戈船蔽水，彀骑弥山。又诏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欧阳，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晓等，以劲越之兵，逾岭北迈，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脱稽诛，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贼异，凯归非久，饮至礼毕，乘胜长驱，剿扑凶丑，如燎毛发。已有明诏，罪惟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机立功，赏如别格，执迷不改，刑兹罔赦。（《陈书·周迪传》，天嘉三年春，使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众军，与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讨迪，于是尚书下符。）

◇下符讨陈宝应

告晋安士庶，昔陇西旅拒，汉不稽诛，辽东叛涣，魏申宏略。若夫无诸汉之策勋，有扈夏之同姓，至于纳吴濞之子，致横海之师，违姒启之命，有甘誓之讨。况乃族不系于宗盟，名无纪于庸器，而显成三叛，深四罪者乎？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无闻训义，所资奸谄，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谢，网漏吞舟，日月居诸，弃之度外。自东南王气，实表圣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虽若款诚，擅割环珍，竟微职贡。朝廷遵养含弘，宠灵隆赫，起家临郡，兼昼绣之荣，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户牖，仍邑栎阳，乘华毂者十人，保弊庐而万石。又以盛汉君临，推恩娄敬，隆周朝会，乃长滕侯，由是紫泥青纸，远贲恩泽，乡亭龟组，颁及婴孩，自谷迁乔，孰复为拟？而苞藏鸩毒，敢行狼戾，连结留异，表里周迪，盟歃婚姻，自为唇齿，屈强山谷，推移岁时。及我彀骑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濑，克汇泽之南川，遂敢举斧，并助凶孽，莫不应弦推摧衄，尽殪丑徒，每以罪在酋渠，悯兹驱逼，所收俘馘，并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诏书，天网恢弘，犹许改思，异既走险，迪又逃刑，诳侮王人，为之川薮，遂使袁熙请席，远叹头行，马援观蛙，犹安井底。至如遏绝九赋，剽掠四民，阖境资财，尽室封夺，凡厥仓头，皆略黔首，蝥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溟，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缚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ぁ、明威将军程文季、假节、宣猛将军、成州刺史、甘他、假节云旗将军谭、假节、宣猛将军、前监临海郡陈思庆、前军将军徐智远、明毅将军、宜黄县开国侯慧纪、开远将军、新除晋安太守赵彖、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冯、假节、信威将军、都督东讨诸军事、益州刺史余孝顷，率羽林二万，蒙冲盖海，乘跨沧波，埽荡巢窟，此皆明耻教战，濡须鞠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累从杨仆，亟走孙恩，斩蛟中流，命冯夷而鸣鼓，黿鼍为驾，阑方壶而建旗。义安太守张绍宾，忠诚款到，累使求军。南康内史裴忌、新除轻车将军刘峰、东衡州刺史钱道戢，并即遣人仗，与绍宾同行。故司空欧阳公，昔有表奏，请宣薄伐，遥途意合，若伏波之论兵，长逝遗诚，同子颜之勿赦，征南薨谢，上策无忘，周南馀恨，嗣子弗忝。广州刺史欧阳纥，克符家声，聿遵广略，舟师步卒，二万分趋，水扼长鲸，陆掣封豕，董率衡广之师，会我六军。潼州刺史李者、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区白兽、壮武将军行师、陈留太守张遂、前安成内史阙慎、前庐陵太守陆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蛮奴、巴山太守黄法慈、戎昭将军、湘东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鲁广达、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详、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昭达，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直渡邵武，仍顿晋安，案辔扬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飞走。前宣威太守钱肃、临川太守骆牙、太子左卫率孙诩、寻阳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刘广德，并随机镇遏，络驿在路。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氍，戒严中流，以为後殿，斧钺所临，罪惟元恶及留异父子，其党主帅，虽有请泥函谷，相背淮阴，若能翻然改图，因机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赏氦擢其建晋士民，久被驱迫者，大军明加抚慰，各安乐业，流寓失乡，即还本土。其馀立功立事，已具赏格。若执迷不改，同恶趣起，斧钺一临，罔知所赦。（《陈书·陈宝应传》，天嘉四年，命章昭达都督众军由建安南道度岭以讨宝应，并诏宗正绝其属籍，于是尚书下符。）

◎陆瑜

瑜字，玉，琼从父弟。天嘉中，州举秀才，除骠骑安成王行参军、，转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东宫学士。太建中，迁尚书祠部郎中，历桂阳王功曹史、兼东宫管记，累迁永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卒，至德二年追赠光禄卿，有集十卷。

◇琴赋

龙门琦树，上笼云雾。根带千仞之溪，叶泫三危之露。忽纷糅而交下，终摧残而莫顾。逢蔡子之见矜，识奇响于馀烟。飞青雀兮歌绮殿，引黄鹤兮惨离筵。吟高松兮落春叶，断轻丝兮改夏弦。欢曲举而情踊跃，引调奏而涕流涟。亦有辞乡去国，对此悲年。（《初学记》十六。）

◎沈仲由

仲由，光大中为廷尉监。

◇列上测岳款不款人数

别制已後，有寿羽儿一人坐杀寿慧，刘磊渴等八人坐偷马仗，家口渡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法测之，限讫不款。刘道朔坐犯七次偷，依法测立，首尾二日而款。陈法满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钱，未及上而款。（《陈书·沈洙传》，梁代旧律，测囚日一上，起晡鼓，尽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新制过轻，请集会尚书省详议，周弘正曰，未知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监沈仲由列称。）

◎盛权

权，光大中为通事舍人。

◇测狱刻数议

比部范泉新制，尚书周弘正明议，咸允虞书惟轻之旨，殷颂敷正之言。窃寻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狱十一人，其所测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谓染罪之囚，狱官宜明加辩析，穷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启审分判，幸无滥测。若罪有实验，乃可启审测立。此则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汉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证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隐不服者，处当列上，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其抵隐之意。窃寻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参会两文，宽猛实异，处当列上，未见厘革。愚谓宜付典法，更详处当列上之文。（《陈书·沈洙传》，舍人盛权议。）

◎徐君敷

君敷，大建中为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

◇奏劾南康王方泰

臣闻王者之心，匪漏网而私物，至治之本，无屈法而由慈。谨案南康王陈方泰，宗属虽远，幸托葭莩，刺举莫成，共治罕绩。圣上弘以悔往，许其录用，宫闱寄切，宿卫是尸。岂有金门旦启，玉舆晓跸，百司驰骛，千队腾骧，惮此翼从之劳，妄兴晨之请？翻以危冠淇上，丫服桑中，臣子之愆，莫斯为大。宜从霜简，允置冬官。臣等参议，请依见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谨以白简奏闻。（《陈书·南康王昙朗附传》）

◇奏劾武陵王伯礼

臣闻车屦不俟，君命之通规，夙夜匪懈，臣子之恒节。谨案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夙擅英猷，久驰令问，惟良寄重，乡是属。圣上爱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复稽缓归骖，取移凉懊，迟回去，空淹载路，淑慎未彰，违惰斯在，绳愆检迹，以为惩戒。臣等参议，以见事免伯礼所居官，以王还第，谨以白简奏闻。（《陈书·武陵王伯礼传》，太建初，为吴兴太守，十一年春被代徵还，迁延不发，其年十月，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云云，诏曰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君祖

君祖，未详。（冯惟讷《诗纪云》，「张君祖庾僧渊诗有晋风，陈无此也。」《高僧传》有康僧渊、竺法雅并在晋，或是与庾字误。）

◇赠沙门竺法诗序）

沙门竺法，远还西山，作诗以赠，因亦嘲之，省其二经，聊为之赞。

◇道树经赞

峨峨王舍国，郁郁灵竹园。中有神化长，空观体善权。私呵光景，岂识真迹端？恢恢道明元，解发至神欢。飘忽凌虚起，无云受慧难。

◇三昧经赞

迹超十二烧，戒由三昧成。贤行极妙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动，四禅不同冥。渊哉不起灭，始自无从生。借问道气伦，安测泥洹灵。（《广宏明集》四十）

◎庾僧渊

僧渊，未详。

◇代答张君祖诗序

省赠法诗，经通妙远，清绮，虽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元解，神无不畅。夫未能冥达元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吾想茂德之形容，虽栖守殊途，标寄元同，仰代答之未足尽美，亦各言其志也。（《广宏明集》四十。）

◎朱世卿

世卿，未详。（案释真观《因缘无性後论》云，泉亭令德有朱三让者，即其人也。）

◇法性自然论（释真观作因缘无性论以驳之）

寓兹先生喟然叹曰，「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唯自然，故不得而迁贸矣。故善人虽知善之不足凭也，善人终不能一时而为恶，恶人复以恶之不足诫也，恶人亦不能须臾而为善，又体仁者不自知其为善，体愚者不自觉其为恶，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宾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谓曰，「固哉先生之说也，违大道而谬圣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谁主？圣人何言？」大夫曰，「大道无主，而无所不主，圣人无言，而无所不言」，先生曰，「请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请说其所主，主善恶之报应乎？」大夫曰，「何为其不然也。盖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载育，圣人合天地之德以设教，序仁义五德以检其心，说诗书六艺以训其业，此圣人之言也。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故曰圣人无亲，常与善人。六极序而隆行惩，五福陈而善心劝，三世为将，睹覆败之权，七叶修善，有兴隆之性，陈赏宠而不侯，邴昌疏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绍国，斯道家之效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迁贸者哉？」先王笑而应曰，世所谓捋绳之人，绳尽而不知迁，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课管陋，为吾子陈之。盖二仪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此句者，隔万法而尽然焉。人为生最灵，膺自然之秀气，禀妍媸盈减之质，怀哀乐喜怒之情，挺穷达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恶之性。夫哀乐喜怒，伏之于情，感物而动，穷达短，藏之于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减，著之于形，有生而表见。愚知善恶，封之于性，触用而显彻。此八句者。总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数，无有造为之者。夫有造为之者必劳，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三年成一叶，天下之叶少哉。盖圣人设权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劝威，见强勇之暴寡怯也，惧刑戮之弗禁，乃陈祸淫之威，伤敦善之不劝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奖之。故听其言也，似若不爽，徵其事也，万不一验。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尝莫主，由遗行之所招，身居逸乐，为善士之明报，体事穷苦，是恶人之显戮。孙叔少不埋蛇，长无令尹之贵，邴吉前无阴德，终阙丞相之尊。若然，则天道以重华文命，答玄叟之极愚，以商均丹朱，酬尧舜之至圣，大伯三世，无玩兵之咎，而假嗣于仲虞，汉祖七叶，不闻笃善之行，遂造配天之业，箕称享用五福，身抱夷灭之痛，孔云庆锺积善，躬事旅人之悲，颜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叹。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顿世居塞北，首山无解颜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乡，不济小圣之祸，王褒哀变陇木，适受非妄之灾，二生居卫，覆舟之痛谁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侧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坟籍所载，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门之险，心库豺虺之毒，役虑唯以害他为念，行己必用利我为先，锥刀推其尖锐，溪壑讶其难满，内则百两外萦，千锺内实，优偃绮罗，坐列甘腻，鸣金绾玉，富逸终身。自有怀白璧而为襟，莹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启蛰之杀，手不忍折方长之条，怀殊材而莫采，蓄美志而谁眄，偏糅于冗杂之中，见底于乡闾之末，抱饥寒而溘死，与麋鹿而共埋，享尝寂漠，孀孩无寄，名字不闻，湮沈电灭，如斯可恨，岂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残，无惧来祸之将及，闵曾之笃行，勿拟後庆之当臻，故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贤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谓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则列子之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若然者，则贫贱者，立名之士，所营而至也，则富贵者，贪竞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数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说，非周于理者也。夫富贵自有贪竞，富贵非贪竞所能得，贫贱自有谦让。贫贱非廉让所欲邀，自有富贵而非贪求，贫贱而不廉让，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宏，故性命之理，先圣之所惮说，善恶报应，天道有常而阙哉关？譬如温风转华，寒飙扬雪，有委溲粪之下，有累玉阶之上，风飙无心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厚薄，而华霰有秽净之殊途，天道无心于爱憎，而性命有穷通之异术。子闻于公待封而封至，严母望丧而丧及，若见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遇恶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犹终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获耳。」大夫于是敛容而谢曰，「若仆者所执偏迷，而昧通途，守狭近而失遐旷，今承德音，焕然蒙启，譬犹疏蜀伏尸，历万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请事斯语，以铭诸绅。」或问曰，「朱子托凭虚之谈，畅方寸之底，论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详之先典，有所未达。夫人哀乐喜怒之情，包善恶之性，资待之方不足，于是争夺之事斯兴，才识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圣，实使司牧，乐者圣人之所作，礼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仪，以检其迹，五音之和，以导其心，设爵以劝善，悬刑以惩恶，纤毫不漏，酬酢如响，玉帛云乎，非无为所荐，鼓钟斯合，岂自然而谐？千科满目，靡非力用所构，百贯参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汤武之臣隶，周孔之学徒，出入户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凭也？恶人知恶之不足诫也，善不能招庆，祸不能报恶，是何背理之谈也，且翩翱蠕动，犹知去就，况人为最灵，而同一自然之物，此岂高厚之诗，何取譬之非类？情所未达，敬待清酬。」答曰，「若卢敖北遭若士，自伤足迹之未旷，河宗东窥溟海，方叹秋水之不多。吾子习近成性，未易可与谈远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虑所为，雕镂剪琢，身手所作，礼乐者圣人之所作，圣人者天地之所生，请为吾子近取诸身，则可以远通诸物。子以耳闻眼见，足蹈手握，意谓孰使之然？身有疴疾冷热，皆不自知，哀乐喜怒，兴废安在？何地有识者自知识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识遍身中，伤身则识裂，智若随事起，事谢则智灭，果识不知识，智不知智。于是推近以达远，触类而长之，故知礼乐不自知其所由而制，圣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两像亦不知所由而立矣。于是殊形异虑，委积充盈，静动合散，自生自灭。动静者莫有识其主，生灭者不自晓其根，盖自然之理著矣。所谓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为者，乃大无为也。子云天生圣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叠圣，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乱，岂天道之不能一其终始，将末代贻咎于天地？大舜大尧，非欲生不肖之子，龙逢比干，岂乐身就诛割，孔子历聘栖遑，卒云执鞭不惮，颜称回何敢死，终使慈父请车。彼三圣三仁，可谓妙取舍矣。天能令东海亢旱，不如理孝妇之怨，地能使高城复堑，未若救杞梁之殒。故荣落死生，自然定分，若圣与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显然。」（《广宏明集》二十五。）

◎杨辇

辇，未详。

◇奏流拘那罗陀

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续高僧传》一，拘那罗陀华言亲依，或云波罗未陀，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

卷十八

◎阙名

◇奏请议沈孝轨诸弟除服

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内，因欲迎丧，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见在此者，为至月末除灵，内外即吉，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陈书·沈洙传》，高祖受禅，有司奏。）

◇奏加始兴王戎号置佐史

夫增崇徽号，饰表车服，所以阐彰厥德，下变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兴王伯茂，体自尊极，神姿明颖，玉映Δ辰，兰芬绮岁，清辉美誉，日茂月升，道郁平河，声超衮植，皇情追感，圣性天深，以本宗阙绪，纂承藩嗣，虽圭社是膺，而戎章未袭，岂所以光崇睿哲，宠树皇枝？臣等参议，宜加宁远将军，置佐史。（《陈书·始兴王伯茂传》，旧制诸王受封未加戎号者，不置佐史，于是尚书八座奏。）

◇奏封第三皇子伯山

臣闻本枝惟允，宗周之业以弘，盘石既建，皇汉之基斯远，故能协宣五运，规范百王，式固灵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发睿德于龆年，表岐姿于日，光昭丹掖，晖映青闱，而玉圭未秉，金锡靡驾，岂所以敦序维翰，建树藩戚？臣等参议，宜封鄱阳郡王。（《陈书·鄱阳王伯山传》，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书八座奏。）

◇奏治始兴王叔陵死後馀罪

逆贼故侍中、中军大将军始兴王叔陵，幼而狠戾，长肆贪虐，出抚湘南，及镇九水，两藩庶，埽地无遗，蜂目豺声，狎近轻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无礼无义，唯戮是闻；及居偏忧，淫乐自恣，产子就馆，日月相接，昼伏夜游，恒习奸诡，抄掠居民，历发丘墓，谢太傅晋朝佐命，草创江左，断棺露骸，事惊听视。自大行皇帝寝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贵介之地，参侍医药，外无戚容，内怀逆弑，大渐之後，圣躬号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舆，皇太后奉临，又加锋刃，穷凶极逆，旷古未俦。赖长沙王叔坚诚孝恳至，英果奋发，手加挫拉，身蔽圣梗叔陵仍奔东城，招集凶党，馀毒方炽，自害妻孥。虽应时枭悬，犹未摅愤怨。臣等参议，请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污潴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茔。（《陈书·始兴王叔陵传》，高宗崩、叔陵以M药刀斫後主中项，又斫太后数下，还东府，聚兵千人，俄而萧摩诃将兵至府西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斩其首，送于台，尚书八座奏。）

◇启请徐陵改断大行侠御服

案群议斟酌旧仪，梁昭明太子丧成服仪注，明文见存，足为准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犹从吉礼，其葬礼分吉，自是山陵之时，非关成服之日，愚意刘舍人议于事为允。（《陈书·刘师知传》，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吉服，刘师知议宜服，徐陵同博士请，时八座以下并请。）

◎释氏

◎慧恺

慧恺与法泰等知名梁代，入陈，居广州制旨寺。

◇摄大乘论序

夫至道弘旷，无思不洽，大悲平等，诱进靡穷，德被含生，理非偏漏。但迷涂易久，沦惑难息，若先谈出世，则疑性莫启，故设教立方，各随性欲。唐虞之前，图牒简少，姬周已後，经诰弘多，虽复制礼作训，并导之以俗法，而真假妙趣，尚冥然未睹，故迹隐葱岭以西，教秘沧海之外。自汉室受命，方稍东渐，爰及晋朝，斯风乃盛，梁有天下，弥具兴隆，历千祀其将半，涉七代而迄今，法兰导清源于前，童寿振芳尘于後，安睿骋壮思以发义端，生肇擅玄言以释幽致，虽并策分镳，同澜比派，而深浅竞驰，昭晦相杂。自兹以降，笃好逾广，莫不异轨同奔，传相祖习，而去取随情，开抑殊轸。慧恺志惭负橐，勤愧聚萤，谬得齿迹学徒，禀承训义，游寓讲肆，多历年所，名师胜友，备得谘询，但综涉疏浅，钻仰无术，寻波讨源，多所未悟，此盖虑穷于文字，思迷于弘旨，明发兴嗟，负心非一，每欲顺风问道，而未知厥路。有三藏法师，是优禅尼国婆罗门种，姓颇罗堕，名拘罗那他，此土翻译，称曰亲依，识鉴渊旷，风表俊越，天才高桀，神辩闲纵，道气逸群，德音迈俗，少游诸国，历事众师，先习外典，洽通书奥，苞四韦于怀抱，吞六论于胸衿，学穷三藏，贯练五部，研究大乘，备尽深极；法师既博综坟籍，妙达幽微，每欲振玄宗于他域，启法门于未悟，以身许道，无惮远游，跨万里犹比邻，越四海如咫尺，以梁太清二年方届建业，仍值梁季混淆，横流荐及，法师因此，避地东西，遂使大法拥而不畅，未至九江，及游五岭，凡所翻译，卷轴未多，後适闽越，敷说不少。法师每怀慷慨，所叹知音者希，故伯牙绝弦，卞和泣璧，良由妙旨之典难辩，盈尺之珍罕别。法师游方既久，欲旋返旧国，经途所互，遂达番禺。仪同三司、广州刺史阳山郡公欧阳，睿表岳灵，德洞河府，经文纬武，匡道佐时，康流民于百越，建正法于五岭，钦法师之高行，慕大士之胜轨，奉请为菩萨戒师，恭承尽弟子礼。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服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餐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勤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阳山公世子欧阳纥，风业峻整，威武贞拔，该阅文史，深达治要，崇澜内湛，清辉外溢，饮贤味道，笃信爱奇，躬为请主，兼申礼事。法师乃欣然受请，许为翻译。制旨寺主慧智法师，戒行清白，道气宏壮，志业闲赡，触途必举，匡济不穷，轮奂靡息。征南长史袁敬，德履冲明，志托夷远，徽猷清简，冰桂齐质，弼谐蕃正，民誉早闻，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贤，为经始檀越，辰次昭阳，岁维协洽，月吕姑洗，神纪句芒，于广州制旨寺便就翻译。法师既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席间函丈，终朝靡息，恺谨笔受，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核，释义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译之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趣胡越，乃可令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质相半，与僧忍等同共禀学，夙夜匪懈，无弃寸阴，即以其年树檀之月，文义俱竟，本论三卷，释论十二卷，义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论乃是大乘之宗极，正法之秘奥，妙义云兴，清词海溢，深固幽远，二乘由此迷坠，旷壮该含，十地之所宗学，如来灭後将千一百馀年，弥勒菩萨，投适时机，降灵俯接，忘己屈应，为阿僧伽法师，广释大乘中义，阿僧伽者，此言无著法师，得一会道，体二居宗，该玄鉴极，凝神物表，欲敷阐至理，故制造斯论，惟识微言，因兹得显，三性妙趣，由此而彰，冠冕彝伦，舟航有识，本论即无著法师之所造也。法师次弟婆薮盘豆，此曰天亲，道亚生知，德备藏往，风格峻峙，神气爽发，禀厥兄之雅训，习大乘之弘旨。无著法师所造诸论，词致渊理，玄趣难晓，将恐後生，复成纰紊，故制释论，以解本文，笼小乘于形内，挫外道于笔端，自斯已後，迄于像季，方等圆教，乃盛宣通。慧恺不揆虚薄，情虑庸浅，乃欲泛芥舟于巨壑，策驺足于长路，庶累豪成仞，聚爝为明。有识君子，幸宜寻阅其道，必然无失坠也。（《释藏》物六）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

正教本宗，文惟三藏，梵音所阐，谅无异说，法相深微，名实繁旷，若非圆明独朗，孰能通达？自日隐额多之山，月翳罗侯之手，时移解昧，部执竞兴，或以文释义，或以义判文，虽复得失参差，皆以三藏为本，可谓殊途同归，一致百虑者也。寻十八部，师及弟子，并各造论。解其所执，于一部中，多有诸论，此土先译萨婆多部，止有毗婆沙及杂心四卷，毗婆沙明义虽广，而文句来不具足，杂心说乃处中止述自部宗致四卷，过存省略，旨趣难可寻求。此土先译经部。此有成实一论，成实乃以经部驳斥馀师，其间所用，或同馀部，又于破立之中，亦未皆尽其妙，且传译参差，难可具述。佛灭度後千一百馀年，有出家菩萨，名婆薮盘豆，器度宏旷，神才壮逸，学穷文字，思彻渊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隆终古，名盖当世，造大小乘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靡不宗学。法师德业，具如别传，先于萨婆多部出家，仍学彼部所立三藏，复见彼法多有乖违，故造此论，具述彼执，随其谬处，以经部破之，故此论本宗是萨婆多部，其中取舍，以经部为正，博综群籍，妙拔众师，谈玄微穷于奥极，述事象略而周遍，显成圣旨，备摧异说，立不可窥，破无能拟，义兼数论，而深广愈之，词不繁而义显，义虽深而易人，故天竺咸称为聪明论，于大小乘学，悉依此为本。有三藏法师俱罗那他，聪敏强记，才辩无竭，硕学多闻，该通内外，为弘法故，远游此国，值梁室将倾，时事纷梗，法师避地东西，垂二十载，欲还天竺，来至番禺，慧恺因请翻讲摄大乘等论，经涉二年，文义方毕。法师尔後犹欲旋归，刺史欧阳纥，尚仁贵道，久申敬事，重复请留，弥加殊礼。慧恺与僧忍等，更请翻讲此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阏逢龙集滩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开阐，或品未毕，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内，续更敷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慧恺谨即领受，随定随书，日夜相继，无懈晷刻，至其年闰十月十日，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请于城内讲说，既得温故，颇识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滞，又恐所翻，不免谬失，至天嘉五年岁次柔兆二月二日，与僧忍等更请法师重译论文，再解义意，至光大元年岁次强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长史袁敬，识鉴沈深，信解明正。长史长子元友，爱文重法，博学多艺，并礼事法师，备尽经始，纟圭南中翻译，悉赖此贵门，方希永传来世，以为後生模式。佛法大海，深广无际，若不局一途，能信顺求学，岂不同餐甘露，共嗅ェト者哉？如或专执，非所喻也。（《释藏》鼓）

◎释慧达

慧达，润州江宁县小招提寺沙门。

◇夹科肇论序

慧达率愚，通序长安释僧肇法师所作宗本物不迁等四论，但末代弘经，允属四依，菩萨爰传兹土，抑亦其例。至如弥天大德，童寿桑门，并创始命宗，图辩格致，播扬宣述，所事玄虚。唯斯拟圣默之所祖，自降乎已还，历代古今，凡著名僧传及传所不载者，释僧睿等三千馀僧，清信檀越谢灵运等八百许人，至能辩正方言，节文阶级，善核名教，精搜义理，揖此群贤，语之所统，有美若人，超语兼默，标本则句句深达佛心，明末则言言备通圣教，谅是大乘懿典，方等博书。自古自今，著文著笔，详汰名贤所作诸论，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并判其臧否，辩其差当，唯此宪章，无弊斯咎，良由襟情泛若，不知何系，譬彼渊海，数越九流，挺拔清虚，萧然物外，知公者希，归公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什，如曰不知，则公贵矣。达猥生天幸，逢此正音，忻跃弗已，响宴无疲，每至披寻，不胜手舞，誓愿生生，尽命弘述，达于肇之遗文，其犹若是，况中百门观，爰洎方等深经，而不至增乎？世谚咸云，肇之所作，故是诚实真谛，地论通宗，庄老所资，猛浪之说，此实巨盅之言，欺诬亡没，街巷陋音，未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难绘，既文拘而义远，故众端之所诡，肇之卜意，岂徒然哉？良有以也。如复徇狎其言，愿生生不面，至获忍心，还度斯下。达留连讲肆，二十馀年，颇逢重席，末睹斯论，聊寄一序，托悟在中，同我贤余，请俟来哲。夫大分深义，厥号本无，故建言宗旨，标乎实相，开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释二谛，显佛教门。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至极之果，唯有涅，故末启重玄，明众圣□□宅，虽以性空拟本，无本可称，语本绝言，非心行处。然则不迁当俗，俗则不生，不真为真，真但名说，若能放旷荡然，崇兹一道，清耳虚襟，无言二谛，斯则净照之功著。故般若无知，无名之德兴，而涅不称。余谓此说周圆，罄佛渊海，浩博无涯，穷法体相，虽复言约而义丰，文华而理诣，语势连环，意实孤诞，敢是绝妙好辞，莫不竭兹洪论，所以童寿叹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牍，但宗本萧然，莫能致诘，不迁第四论，事开接引，问答析微，所以称论。

◎释昙瑗

昙瑗，金陵人，住光宅寺，有集六卷。

◇答津律师书

集来枉告，良用怃然。余学惭技痒，人非准的，中间虽曾讲授，不异管内窥天，岂足作范後昆，踵武前哲？盖身疾弗瘳，门人引去，一师盛业，废而莫传，五十之年，忽焉将至，长夜永怀，惆怅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请逼，遂以罢老，复成自励，如法师数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当今利齿，必欲探核论部，任持律藏，方为美器，日见绝尘。复有海表奇僧，聚中开士，皆学无常师，不远而至，访道质疑，足称一时之乐。不意胡兵犯跸，虏马饮江，塔庙焚如，义徒道堇。即日京华故老，倚席不谈，乃复爰访幽阿，令其训导。久废无次，何以诲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黄谬于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为喻，伫能近顾，方陈寸款，瑗白。（《广宏明集》三十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

◇与梁朝士书

光宅寺昙瑗白，窃惟至人垂诲，各赴机权，故外设约事三千，内陈律仪八万，诚复楷训异门，无非惩恶。孔定刑辟，以诘奸宄，释敷羯磨，用摈违法，二圣分教，别有司存。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其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网更轻，凡情黾勉，肆其阿便，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苟欲利己，则弃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地，则弃内轻而依外重，非唯秽黩时宰，便为顿乖理制。幸属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阴阳，舟楫大乘，柱石三宝，遐迩向风，白黑兼庆。贫道忝居僧例，颇采习毗尼，累获僧曹送事，访律详决。寻佛具切戒，国有宪章，纟圭僧家诤执，未审依何折断？谨致往牒，伫奉还旨，庶成约法，永用遵模。释昙瑗上。（《广宏明》三十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

◎释惠津

惠津，未详。

◇与瑗律师书

惠津和南，窃闻寻师万日，以礼见知。而津伏奉未淹，过蒙优接。昔邹阳上书，乃可引为上客，宋玉陈赋，则一赐以良田。且复康会来吴，才堪师表，摩腾入汉，行合律仪者哉？故知道在人宏，德不孤立，俦今访古，并非其例，岂可虚佩宠灵，坐安隆渥，便是名逾分外，誉超身表。但法轮初启，请业者如云，非直四海同风，天下慕义？遂令负笈之徒，排肩自远，归仁之士，继踵来仪，华阴成市，曾何足云，举袂如帷，岂得独高前代？况乃阐禅定之初门，开智慧之灯炬，信实倾河倒海，宣说不穷，先进者陷于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齿，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璎珞，守持身行，则使八正庄严，允穆圣凡，叶和幽显，加有怀铅握锥之好，聚萤流麦之勤，或剖奉求珠，开河出宝；而惠津一介无取，内外靡闻，学谢悬钟，言惭散粉，同斯曲木，空厕直兰，类此蒹葭，谬参玉树，乃知沧溟汪，不待毫滴之珠，华岳穹崇，宁游尘之壤，譬兹秋凤，如彼春林，坠独叶不预百枝，落一毛何关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触途，累区区寸诚，喻如皎日。意三边有务，四郊多垒，致使亏赞讲筵，请益成废，及言悲鲠，宁可具披？所冀难静障除，更敦谘受，不任恋结，行遣祗承。惠津和南。（《广弘明集》三十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案此与瑗答书，皆梁末侯景乱後也。）

◎智文

智文，未详。

◇格倩僧转输运力词

圣上诚异宇文，废灭三宝。君子为国，必在礼义，岂宜以胜上福田，为胥下之役，非止延敌轻汉，亦恐致罪尤深。（《续高僧传》二十七）

◎阙名

◇大乘唯识论序

唯识论者，乃是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然此论始末，明三种空。何者为三？一者人无我空，二者因缘法体空，三者真归佛性空。我空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本自无，但凡夫之人，愚痴颠倒，于五阴中，妄计为有。何以知无？凡夫依心识妄想分别，于五阴因缘法中，见我为有。然此我相，于五阴中，实不可得。若尔般若观此五五阴中，一二离二，实体不可得，犹如兔角，若有此我于一中住者，应于一中见，应于异中见，应于和合中见。云何一中无我者，以有常无常过故。若有我与五阴一者，五阴无常。我亦应无常。复有我若与阴一者，我是常故，阴亦应常，若我与阴二者，一边即同前无常，一边即同前常，若离二边者，此亦不然，离于二边，别相不可得。是故实无神我，如是知者，名入人无我空。因缘法体空者，谓诸色等因缘法，以随俗因缘起。云何随俗因缘起？世人见牛起于牛想，不起马想，见马起于马想，不起牛想。色等法中，亦复如是。见柱起柱想，不起色想，见色起色想，不起柱想。如薪火相待，无实薪以离于薪，更无实火以离于火，更无实薪于薪，更无实火能作薪，因以离于火，更无实薪能作火，因而见火说假名薪，见薪说假名火，以相待成故，如是能成所成，而不离能成，因而有所成，不离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薪火，能成所成亦实无，是名因缘法体空。真如法空者，所谓佛性清净之体，古今一定，故经云，佛性者，名为第一义空。所言空者，体无万相故。言其空无万相者，无有世间色等有为法故。无万相非是同于无性法，以其真如法体，是故经云，去八解脱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无法空也。若如是观，是名解真如法空。

唯识论言唯识者，明但有内心，无色香等外诸境界。何以得知？如人目有肤翳，妄见毛轮扌建闼婆城等种种诸色，实无前境界，但虚妄见，有如是诸众生等，外诸境界，故言唯识。若尔，但应言破色，不应言破心。此亦有义，心有二种，一者相应心，二者不相应心。相应心者，谓无常妄识，虚妄分别，与烦恼结使相应，名相应心。不相应心者，所谓常住第一义谛，古今一相，自性清净心。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识烦恼相应心，不破佛性清净心，故得言破心也。（《释藏》都二）

全后魏文

卷一

道武帝

明元帝

卷二

文成帝

献文帝

卷三

孝文帝（一）

卷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文帝（二）
卷五
孝文帝（三）
卷六
孝文帝（四）
卷七
孝文帝（五）
卷八
宣武帝（一）
卷九
宣武帝（二）
卷十
宣武帝（三）
卷十一
孝明帝
卷十二
孝庄帝
前废帝
后废帝
卷十三
孝武帝
文帝
恭帝
孝静帝
卷十四
文成文明冯后
宣武灵胡后
卷十五
元苌
元珍
元子思
新兴公丕
元志
卫王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托跋素
元景
元晖
元洪超
元鉴
卷十六
江阳王继
元叉
乐平王丕
乐安王范
太子晃
安定王休
安定王燮
元匡
元遥
元修义
卷十七
任城王澄
卷十八
元顺
元嵩
元世俊
中山王英
中山王熙
城阳王徽
东平王翰
临淮王
卷十九
元孚
咸阳王禧
高阳王雍
卷二十
元端
广陵王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彭城王勰
彭城王劭
北海王详
北海王颢
清河王怿
清河王
卷二十一
卫操
许谦
张衮
张白泽
张论
长孙嵩
长孙稚
卷二十二
张渊
崔宏
崔浩
卷二十三
崔道固
崔僧渊
崔亮
崔光韶
崔休
崔光（一）
卷二十四
崔光（二）
卷二十五
崔鸿
崔子元
奚斤
叔孙建
安同
安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洁
古弼
司马楚之
步还
许锺
卷二十六
刁雍
皮豹子
毛修之
宜勒库莫提
若库辰树兰
封敕文
陈建
陆丽
陆睿
卷二十七
尉元
源贺
源怀
源子雍
源子恭
卷二十八
高允
卷二十九
高祐
高乾
高昂
李顒
闵湛　郄檦
宗钦
游雅
游明根
游肇
李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绍
慕容白曜
卷三十
高闾
卷三十一
韩麒麟
韩显宗
韩子熙
卷三十二
程骏
常爽
常景
李敞
李敷
李安世
李豹子
卷三十三
李瑒
李谧
李宪
李骞
卷三十四
刘昶
王睿
王椿
韩秀
薛虎子
孔伯恭
穆亮
穆绍
公孙睿
韦珍
成淹
邓宗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十五
李崇
李平
李谐
卷三十六
李冲
李韶
李琰之
李神俊
于烈
于忠
裴宣
薛真度
薛孝通
卷三十七
张彝
郭祚
卢渊
卢昶
卢同
卢元明
卢观
卷三十八
刘芳
卷三十九
贾思伯
贾思勰
甄琛
裴延俊
裴伯茂
郑道昭
卷四十
孙惠蔚
楼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挺
崔孝直
崔楷
崔纂
后主
卷四十一
封轨
封伟伯
封隆之
封祖胄
杨椿
杨津
杨钧
杨侃
长孙虑
孙道相
赵嶷
郭钦
郦道元
李义徽
高道悦
卷四十二
李彪
卷四十三
邢虬
邢臧
邢峦
邢逊
卷四十四
阳固
房景先
卷四十五
江式
公孙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绍
卷四十六
辛雄
王显
田益宗
王肃
王诵
张烈
卷四十七
张普惠
卷四十八
袁翻
侯刚
孟达
高肇
高显
卷四十九
萧宝夤
裴植
裴衍
魏子建
魏兰根
孟广达
董绍
卷五十
孙景邕
李苗
蒋雅哲
韩神固
孔璠
王硕
李业兴
卷五十一
温子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荀济
刘洛真
卷五十二
王延业
王僧奇
刘季明
郑六
薛钦
朱元旭
陈仲儒
羊深
刘景安
卷五十三
尔朱荣
尔朱仲远
尔朱世隆
高谦之
高恭之
元宁
元洪业
贺拔胜
李彦
柳虬
卷五十四
慕容绍宗
孙腾
窦瑗
李和之
雷绍
刘仁之
姜质
魏灵藏
卷五十五
苏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正言
曹续生
岐法起
王方略
封君义
信都芳
郭秀
于子建
刘腾
列女
张氏
路僧妙
卷五十六
阙名（一）
卷五十七
阙名（二）
卷五十八
阙铭（三）
外国
蠕蠕阿那瑰
吐谷浑拾寅
车师国王车夷落
波斯国王居和多
于阗国王
卷五十九
释氏（一）
释僧懿
卷六十
释氏（二）
释法生
惠深
优波扇多
释法衍
僧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
菩提达磨
释昙宁
释僧演
洪宝
释僧
昙林
阙名
道士
嵩岳镇灵集仙宫主
李谱文
寇谦之
卷一
◎道武帝

帝姓拓跋氏，讳，昭成帝什翼犍之孙，以晋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寻改称魏王，以太元二十一年即皇帝位，都云中。迁都平城。改元四：登国、皇始、天兴、天赐，在位二十四年，为清河王绍所弑。永兴二年谥曰宣武皇帝，庙号太祖，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案：《魏书·邓渊传》：军国文纪诏策，多渊所为。）

◇定国号为魏诏（天兴元年六月）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魏书·道武纪》）

◇修建佛寺诏（天兴元年）

夫法佛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魏书·释老志》）

◇天命诏（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

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徵，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锺，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徵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潜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馀庆千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甲兵何由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魏书·道武纪》）

◇官号诏（天兴三年十二月丙申）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饣束家矣。故量力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魏书·道武纪》）

◇与朗法师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尚，承妙圣灵，要须经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冀助威谋，克宁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毯五十领，银钵二枚，到愿纳受。（《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即位告祭天地祝文（天兴元年）

皇帝臣，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魏书·礼志》一）

◎明元帝

帝讳嗣，道武帝长子。天兴六年封齐王，天赐六年十月即位。改元三：永兴、神瑞、泰常。在位十五年。谥曰明元皇帝，庙号太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赐王洛儿爵

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散骑常侍王洛儿、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馀年，忠谨恭肃，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顷，有废替之心。及在艰难，人皆易志，而洛儿等授命不移，贞操逾恳。虽汉之樊灌，魏之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赐洛儿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魏书·王洛儿传》）

◇简出宫人诏（永兴三年二月）

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己，惟恐朝夕不济，所急者温饱而已，何暇及于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于此也。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矣。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馀悉出，以配鳏民。（《魏书·明元纪》）

◇赀调诏（神瑞二年三月）

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情，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徵发于民。（《魏书·明元纪》）

◇赈贫穷诏（神瑞二年十月）

古人有言，百姓足则君有馀，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顷者以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其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魏书·明元纪》）

◇遣使巡省诏（泰常二年二月）

九州之民，隔远京邑，时有壅滞，守宰至不以闻。今东作方兴，或有贫穷失农务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观民风俗，问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闻。（《魏书·明元纪》）

◇赠谥司马休之诏（泰常二年十月）

司马休之率其同义，万里归诚，雅操不遂，中年殒丧，朕甚愍焉。其追赠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谥始平声公。（《魏书·司马休之传》）

◇改谥宣武皇帝为道武诏（泰常五年五月）

宣武皇帝体道得一，天纵自然，大行大名未尽美，非所以光扬洪烈垂之无穷也。今因启纬图，始睹尊号，天人之意，焕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告祀郊庙，宣于八表。（《魏书·明元纪》）

◇诏有司

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魏书·李先传》。太宗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

◇敕有司劝课（神瑞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教行臣妾，事勤力役。（《魏书·食货志》。帝以饥，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

◇敕长孙嵩（泰常二年）

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者，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首可不战而悬。（《魏书·长孙嵩传》）

◇铁浑仪铭

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声烈遐布。爰造兹器，考正宿度。贻法后叶，永垂典故。（《隋书·天文志》上。明元永兴四年壬子，诏造太史候部铁仪，以为浑天法，考璇玑之正。其铭曰云云。）

太武帝

帝讳焘，明元帝长子。泰常五年封泰平王，八年十月即位。改元六：始光、神、延和、太延、太平真君、正平，在位二十九年。谥曰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报公卿议答吐谷浑慕贵制（延和初）

公卿之议，未为失体。西秦王所收金城、ｘ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魏书·吐谷浑传》）

◇报乐安王范秦柳谷石文制（太平真君五年二月）

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遗徵，岂朕一人所能独致。可如所奏。（《魏书·灵徵志》下）

◇颁下新字诏（始光二年三月）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魏书·太武纪》上。初造新字千馀诏。）

◇诛赏诏（神三年五月）

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近遣尚书封铁翦除亡命，其所部将士，有尽忠竭节以殒躯命者，今皆追赠爵号；或有蹈锋履难以自效者，以功次进位；或有故违军法私离幢校者，以军法行戮。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功蒙赏，有罪受诛，国之常典，不可暂废。自今以后，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内外，咸使闻知。（《魏书·太武纪》上）

◇听镇将王公开府辟召诏（神三年七月）

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魏书·太武纪》上）

◇徵卢玄崔绰等诏（神四年九月）

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诗》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魏书·太武纪》上）

◇行庆赏诏（延和元年正月）

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思阐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运，天下分崩。是用屡征，罔或宁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间，戎车十举。群帅文武，荷戈披甲，栉风沐雨，蹈履锋刃，与朕均劳。敕神之助，将士宣力，用能摧折强竖，克翦大憝。兵不极武，而二寇俱灭，师不违律，而遐方以宁。加以时气和洽，嘉瑞并降，遍于郡国，不可胜纪，岂朕一人，独应此，斯亦群后协同之所致也。公卿因兹，稽诸天人之会，请建副贰。夫庆赏之行，所以褒崇勋旧，旌显贤能，以永无疆之休，其王公将军以下，普增爵秩，启国承家，修废官，举俊逸，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群司当深思效绩，直道正身，立功立事，无或懈怠，称朕意焉。（《魏书·太武纪》上）

◇禁州郡逼遣贤良诏（延和元年十二月）

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后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魏书·太武纪》上。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云云。）

◇赐丘堆子爵诏（延和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堆国之肺腑，勋著先朝，西征丧师，遂从军法，国除祀绝，朕甚愍之。可赐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远将军。（《魏书·丘堆传》）

◇议来大千丧入城诏

大千忠勇尽节，功在可嘉，今听丧入殡城内。（《魏书·来大千传》）

◇宽徭赋诏（延和三年二月）

朕承统之始，群凶纵逸，四方未宾，所在逆僭。蠕蠕陆梁于漠北，铁弗肆虐于三秦。是以旰食忘寝，抵掌扼腕，期在埽清逋残，宁济方宇。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轮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约，咸使闻知。（《魏书·武纪》上）

◇褒于什门诏（延和三年）

什门奉使和龙，值狂竖肆虐，勇志壮厉，不为屈节，虽昔苏武，何以加之。赐羊千口、帛千匹，进为上大夫，策告宗庙，颁示天下，咸使闻也。（《魏书·节义于什门传》。什门，太宗时为谒者，使谕冯跋。拘留二十四年，至冯文通上表称臣，乃送什门归。拜治书侍御史。世祖下诏。）

◇祯瑞诏（太延元年六月）

顷者寇逆消除，方表渐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屡诏有司，班宣恩惠，绥理百揆。群公卿士，师尹牧守，或未尽导扬之美，致令阴阳失序，和气不平，去春小旱，东作不茂。忧勤克己，祈请灵，上下咸秩。岂朕精诚有感，何报应之速，云雨震洒，流泽沾渥。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鲜白，光照内映。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寻其理，盖神灵之报应也，朕用嘉焉。比者已来，祯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于殿内；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连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载诞之乡；白燕集于盛乐旧都，玄鸟随之，盖有千数；嘉禾频岁合秀于恒农；白雉、白兔并见于渤海，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天降喜贶，将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惊震，欣惧交怀。其令天下大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魏书·太武纪》上）

◇改课诏（太延元年十二月）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牧守荷治民之任，当宣扬恩化，奉顺宪典，与国同忧。直道正身，肃居官次，不亦善乎？（《魏书·太武纪》上）

◇令吏民得举告守令诏（太延三年五月）

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渐晏。比年以来，屡诏有司，班宣惠政，与民宁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魏书·太武纪》上）

◇西征凉州与太子晃诏（太延五年八月）

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馀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故有此敕，以释汝疑。（《魏书·太武纪》下附。又见《十六国春秋》九十五。）

◇命崔浩综理史务诏（案：当在太平真君初。）

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拔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埽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焉。（《魏书·崔浩传》。）

◇复民赀赋诏（太平真君四年闰六月）

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侵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得妄有徵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魏书·太武纪》下）

◇令皇太子总百揆诏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宋书》作「下书」，《集古今佛道论衡》亦作「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逆，埽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神养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备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宋书·索虏传》）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埽清不顺，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魏书·太武纪》下）

◇下太子晃诏

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南齐书·魏虏传》）

◇禁容匿沙门师巫诏（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魏书·太武纪》下，又略见《释老志》）

◇禁私立学校诏（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庚戌）

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魏书·太武纪》下）

◇赐张黎等布帛诏（太平真君五年）

侍中广平公黎、东郡公浩等，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赐布帛各千匹，以褒旧勋。（《魏书·张黎传》）

◇报刁雍诏（太平真君五年）

卿忧国爱民，知欲更引河水，劝课大田，宜便兴立，以克就为功，何必限其日数也。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魏书·刁雍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灭佛法诏（太平真君七年三月）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

◇报刁雍诏（太平真君七年）

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魏书·刁雍传》、《通典》十。）

◇诏刁雍（太平真君十年三月）

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魏书·刁雍传》）

◇增损律令诏（正平元年六月）

夫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有司其（《刑罚志》有「详」字。）案律令，务求厥中。自馀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损。（《魏书·太武纪》下，又见《刑罚志》）

◇诏车伊洛（正平元年）

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节显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诣阙。（《魏书·车伊洛传》。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子歇守城，为沮渠天周所陷，走奔伊洛。世祖嘉之，诏伊洛。）

◇诏高车使者慕容坦

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厌哒与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国，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既与吐谷浑往来路绝，奸势亦沮，于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经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魏书·高车国传》。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采六十匹，世祖诏。又见《通典》一百九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诸尚书

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魏书·崔浩传》）

◇赐谥景穆太子册（正平元年六月庚午）

呜呼！惟尔诞资明睿，岐嶷夙成。正位少阳，克荷基构。宾于四门，百揆时叙，允厘庶绩，风雨不迷。宜享无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殒，朕用悲恸于厥心！今使使持节兼太尉张黎、兼司徒窦瑾奉策，即柩赐谥曰「景穆」，以显昭令德。魂而有灵，其尚嘉之。（《魏书·太武纪》下附）

◇赐王慧龙玺书

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魏书·王慧龙传》，又《北史》三十五。）

◇赐崔浩书

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馀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魏书·焉耆国传》。世祖幸阴山北宫，万度归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讫，赐司徒崔浩书。）

◇与臧质书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臧质传》）

◇与宋主书

彼前使间谍，讠玄略奸人，窃闻朱修之、申谟，近复得胡崇之，败军之将，国有常刑，乃皆用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庆。得我普锺蔡一竖子，何所损益，无异得我举国之民，厚加奉养。禽我卑将卫拔，非其身，各便锁腰苦役以辱之。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顷关中盖吴反逆，煽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赂，岂有远相顺从。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讠玄引诱我边民，慕往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人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也。

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

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来侦谍，我已禽之放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营伎，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彼募人以来，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

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宋书·索虏传》。焘虽不克悬瓠，而掳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与太祖书。）

◇又与宋主书

彼此和好，居民连接，为日已久，而彼无厌，诱我边民，其有往者，复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驱还。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伧人谓换易为博）。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馀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毯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宋书·索虏传》。此后复求通和，闻太祖有北伐意，又与书。）

（《初学记》卷二十七有太武帝《黄金盘铭》，今据《魏书》编入《文成帝卷》中。）

卷二

◎文成帝

帝讳睿，景穆太子之长子。正平二年十月即位。改元四：兴安、兴光、太安、和平。在位十四年。谥曰文成皇帝，庙号高宗。

◇修复佛法诏

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一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杨道教也。（《魏书·释老志》）

◇获玉印诏（兴安二年八月）

朕以眇身，纂承大业，惧不能宣慈惠和，宁济万宇，夙夜兢兢，若临渊谷。然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称数。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由天地祖宗降佑之所致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民大三日，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魏书·文成纪》）

◇诏李安世（兴安二年）

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北史》三十三《李孝伯附传》）

◇曲赦京师诏（太安元年三月）

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又于西苑遍秩群神。朕以大庆，餐赐百寮，而犯罪之人，独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群生，矜及众庶。夫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从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师死囚已下。（《魏书·文成纪》）

◇遣使巡行州郡诏（太安元年六月）

夫为治者，因宜以设官，举贤以任职，故上下和平，民无怨谤。若官非其人，奸邪在位，则政教陵迟，至于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入其境，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于政者，褒而赏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听诣使告状，使者检治。若信清能，众所称美，诬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魏书·文成纪》）

◇惩牧守贪秽诏（太安四年五月）

朕即阼至今，屡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于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于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称朕意焉。（《魏书·文成纪》）

◇禁穿毁坟陇诏（太安四年十月）

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垅者斩之。（《魏书·文成纪》。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下诏。）

◇案治迁代前逋诏（太安五年九月）

夫褒赏必于有功，刑罚审于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来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弹正，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是启奸邪之路，长贪暴之心，岂所谓原情处罪，以正天下。自今诸迁代者，仰列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之爵宠，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贯，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魏书·文成纪》）

◇赈云中等六郡诏（太安五年十二月）

朕承洪业，统御群有，思恢政化，以济兆民。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欲令百姓修业，人不匮乏。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籴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职不均，使上恩不达于下，下民不瞻于时，加以重罪，无有攸纵。（《魏书·文成纪》）

◇禁因调发增价诏（和平二年正月）

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魏书·文成纪》）

◇选补先劳旧才能诏（和平三年十月）

朕承洪绪，统御万国，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缉熙治道，以致宁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魏书·文成纪》）

◇召役逼雇论同枉法论（和平四年三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宪章旧典，分职设官，欲令敷扬治化，缉熙庶绩。然在职之人，皆蒙显擢，委以事任，当厉己竭诚，务省徭役，使兵民优逸，家给人赡。今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魏书·文成纪》）

◇宫坛不改作诏（和平四年七月）

朕每岁以秋日闲月，命群官讲武平坏。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縻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魏书·文成纪》）

◇畋猎不滥杀诏（和平四年八月）

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赍。（《魏书·文成纪》）

◇检还卖鬻男女诏（和平四年八月）

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容，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取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魏书·文成纪》）

◇定婚丧条格诏（和平四年十二月）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魏书·文成纪》）

◇贵族不婚卑姓诏（和平四年十二月）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文成纪》）

◇赐宿石诏

石为忠臣，马切谏，免虎之害。后有犯罪，宥而勿坐。（《魏书·宿石传》。高宗亲欲射虎，石叩马而谏。后虎腾跃杀人，诏云云。）

◇遣使者诏源贺

卿以忠诚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洁，而受苍蝇之污。朕登时研检，已加极法，故遣宣意。其善绥所莅，勿以嚣谤之言，致损虑也。（《魏书·源贺传》。贺为冀州刺史，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高宗遣使者诏贺。）

◇黄金合盘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贝（《初学记》作「奇」。）珍。锻以紫金，镂以白银。（《初学记》作「烛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维新。（《魏书·食货志》。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金，细以玫瑰，其铭曰云云。又见《初学记》二十七。以为太武帝，当误。）

◎献文帝

帝讳弘，（《宋书》作「宏」。）字弟豆胤。文成帝长子。太安二年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即位。改元二：天安、皇兴。在位六年，禅位皇太子，自为太上皇。承明元年，为文明太后所忌暴崩，年二十三，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

◇除杂调诏（和平六年六月）

夫赋敛烦则民财匮，课调轻则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税，颂声作矣。先朝榷其轻重，以惠百姓。朕承洪业，上惟祖宗之休命，夙兴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于逸豫。而徭赋不息，将何以塞烦去苛，拯济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积有馀，诸有杂调，一以与民。（《魏书·献文纪》）

◇令刺史守宰自选吏诏（和平六年九月）

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必谓铨衡允衷，朝纲应叙。然牧司宽惰，不祗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魏书·献文纪》）

◇诏高允（天安元年）

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干今。朕既纂统大业，人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魏书·高允传》）

◇报于阗国王诏（天安二年四月）

朕承天理物，欲令万方各安其所，应敕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虽复遣援，不救当时之急，已停师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练甲养卒，一二岁间，当躬率猛将，为汝除患，汝其谨警候，以待大举。（《魏书·于阗国传》）

◇报尉元诏（皇兴元年二月）

待后军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军援，须待克定，更运军粮。（《魏书·尉元传》）

◇诏尉元（皇兴元年）

贼将沈攸之、吴忄喜公等，驱率蚁众，进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奋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陆邀绝，应时摧殄，自淮以北，荡然清定。皆是元帅经略，将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荡吴会，悬旌秣陵，至用兵所宜，形势进止，善加量度，动静以闻。（《魏书·尉元传》）

◇诏慕容白曜（皇兴元年四月）

卿总率戎旅，讨除不宾，霜戈所向，无不摧靡，旬日之内，克拔四城，韩白之功，何以加此？虽升城戍将房崇吉守远不顺，危亡已形，溃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且伐罪吊民，国之令典，当招怀以德，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魏书·慕容白曜传》）

◇恤宋吕梁败卒诏（皇兴二年十二月）

顷张永迷扰，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残废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敕郡县。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魏书·献文纪》。皇兴元年正月，大破张永、沈攸之于吕梁东。明年诏。）

◇民病给医药诏（皇兴四年）

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魏书·献文纪》）

◇誓众诏诸将（皇兴四年）

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但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魏书·蠕蠕传》。车驾北讨，显祖亲誓众诏诸将。又《北史》九十八。）

◇听逃兵归首诏（皇兴五年三月）

天安以来，军国多务，南定徐方，北埽遗虏。征戍之人，亡窜非一，虽罪合刑书，每加哀宥。然宽政犹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肃奸伪。自今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听归首，不首者论如律。（《魏书·献文纪》）

◇禅位太子诏（皇兴五年八月下未）

朕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觉万务，则损颐神之和，一日或旷，政有淹滞之失。但子有天下，归尊于父，父有天下，传之于子。今稽协灵运，考会群心，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方优游恭己，栖心浩然，社稷安，克广其业，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寓内，咸使闻悉。（《魏书·献文纪》）

◇听尉元以韩念祖为雎陵令诏（延兴初）

树君为民，民情如此，可听如请。（《魏书·尉元传》）

◇报雍州人王叔保等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选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魏书·刘藻传》。藻迁雍州镇将，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奴戍主诏。）

◇祀孔子庙禁妇女合杂诏（延兴二年二月）

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魏书·孝文纪》上）

◇隐括比丘诏（延兴二年四月）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魏书·释老志》）

◇又诏

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士聚沙，福锺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魏书·释老志》）

◇令送济州灵像达都诏

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睹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魏书·释老志》）

◇受爵诏（延兴二年五月）

非功无以受爵，非能无以受禄，凡出外迁者，皆引此奏闻，求乞假品。在职有效，听下附正，若无殊称，随而削之。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魏书·官氏志》）

◇贡举诏（延兴二年六月）

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硕人所以穷处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进，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魏书·孝文纪》上）

◇答百济国王馀庆诏（延兴二年八月）

得表闻之，无恙甚善。卿在东隅，处五服之外，不远山海，归诚魏阙，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至意，用戢于怀。朕承万世之业，君临四海，统御群生。今宇内清一，八表归义，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风俗之和，士马之盛，皆馀礼等亲所闻见。卿与高丽不穆，屡致陵犯，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仇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过。经略权要，已具别旨。

◇又诏

知高丽阻强，侵轶卿土，修先君之旧怨，弃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载，难结荒边。使兼申胥之诚，国有楚越之急，乃应展义扶微，乘机电举。但以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其所启，诏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九夷之国，世居海外，道畅则奉藩，惠戢则保境，故羁縻著于前典，苦贡旷于岁时。卿备陈强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异，拟贶乖衷，洪规大略，其致犹在。今中夏平一，宇内无虞，每欲陵威东极，悬旌域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风于远服。良由高丽即叙，未及卜征。今若不从诏旨，则卿之来谋载协，元戎启行，将不云远。便可豫率同兴，具以待事，时遣报使，速究彼情。师举之日，卿为卿导之首，大捷之后，又受元功之赏，不亦善乎？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明卿至心。今赐杂物如别。（《魏书·百济国传》）

◇牧守久任诏（延兴二年十二月）

《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魏书·孝文纪》上）

◇诏群祀无用牲（延兴二年）

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处广，用牲甚众。夫神聪明正直，享德与信，何必在牲？《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苟诚感有著，虽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杀，然后获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魏书·礼志》一。延兴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显祖深愍生命，乃诏。又见《通典》五十五，末句作「皆用酒脯」。）

◇原守宰为民所列罪诏（延兴三年六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魏书·孝文纪》上）

◇葬狱囚诏（延兴三年九月）

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曝露。（《魏书·孝文纪》上）

◇遣使河南七州诏（建兴三年十一月）

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其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于时，信义著于乡闾者，具以名闻。（《魏书·孝文纪》上）

◇诏吕罗汉（延兴三年）

卿以劳勤获叙，才能致用，内总禁旅，外临方兵，褒宠之隆，可谓备矣。自非尽节竭诚，将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边境，兵革屡兴，既劳士卒，亦动民庶，皆由镇将不明，绥禁不理之所致也。卿应机赴击，殄此凶丑。陇右至险，民亦刚悍，若不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寇贼莫由可息，百姓无以得静。朕垂心治道，欲使远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择其事宜，以利民为先，益国为本，随其风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乐业、奉公勤私者，善加劝督，无夺时利。明相宣告，称朕意焉。（《魏书·吕罗汉传》）

◇宽宥诏（延兴四年六月）

朕应历数开一之期，属千载光熙之运，虽仰严诲，犹惧德化不宽，至有门房之诛。然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轨将一，宥刑宽禁，不亦善乎？（《魏书·孝文纪》上）

◇诏报蠕蠕主子成（延兴五年）

所论婚事，今始一反，寻览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礼娉，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不敬其初，今终难矣。（《魏书·蠕蠕传》）

◇原平原女子孙男玉诏

男玉重节轻身，以义犯法，缘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魏书·列女传》。孙氏男玉者，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以杖欧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诏。）

◇购擒劫盗诏（延兴末）

尚书李诉，著勋先朝，弼谐皇极，谠言嘉谋，旬日屡进，实国家之桢干，当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综理烦务。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克己复礼，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无不为，赏罚所加，不避疏戚。虽孝子之思慈母，鹰之逐鸟雀，何以方之。若郑之子产，鲁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恶直丑正，盗憎主人。自往年以来，群奸不息，劫诉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烧舍宅，伤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购募，必令擒殄。（《魏书·李诉传》）

◇诏吕罗汉

朕总摄万几，统临四海，思隆古道，光显风教，故内委群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节之秋，忠臣立功之会。然赤水诸羌民，远居边土，非卿善诱，何以招辑？卿所得口马，表求贡奉，朕嘉乃诚，便敕领纳。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魏书·吕罗汉传》）

◇禅位太子册命（延兴五年八月丙午）

昔尧舜之禅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负荷者，岂搜扬仄陋而授之哉？尔虽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济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陆馥、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致位于尔躬。其践升帝位，克广洪业，以光祖宗之烈，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魏书·献文纪》）

◇下书纳义阳王昶

《易》称「利用行师」，《书》云「恭行天罚」，必观时而后施，因机而后举。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晋定吴会，万方以台。今宋室衰微，凶难氵存起，国有杀君之逆，邦罹崩离之难，起自萧墙，衅流合境。伪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义阳王昶，踵微子之踪，蹈项伯之迹，知机体运，归款阙庭，朕锡以显爵，班同亲旧。昶弟湘东王进不能扶危定倾，退不能降身高谢，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既无阖闾静乱之功，而有无知悖礼之变，怠弃三正，慢易天常，覆败之徵既兆，危亡之应已著。伪江州刺史晋安王复称大号，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陆临海王刘子绥子项，大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彭城镇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历城镇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惧及祸难，拥众独据，各无定主。仰观天象，俯察人谋，六军燮伐之期，率士同轨之日。

朕承休烈，属当泰运，思播灵武，廓宁九服，岂可得临万乘之机，遘时来之遇，而不讨其雠逆，振其艰患哉？今可分命诸军，以行九伐。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安定王直勤伐伏玄、侍中尚书左仆射安西大将军平北公直勤美晨、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平北将军山阳公吕罗汉、领陇右之众五万，沿汉而东，直指襄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勃海王直勤天赐、侍中尚书令安东大将军始平王直勤渴言侯、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令安西将军西阳王直勤盖户千、领幽、冀之众七万，滨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南，直指东阳。使持节征南将军京兆王直勤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将军新建王独孤侯尼须、散骑常侍西平公韩道人、领江、雍之众八万，出洛阳，直至寿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宜阳王直勤新城、侍中太尉征东大将军直勤驾头拔羽、直征东将军北平公拔敦及义阳王刘昶，领定、相之众十万，出济、兖，直造彭城，与诸军克期同到，会于秣陵。纳昶反国，定其社稷，使荆、阳沾德义之风，江、汉被来苏之惠。边疆将吏，不得因宋衰乱，有所侵损，以伤我国家存救之义。主者明宣所部，咸使闻知，称朕意焉。（《宋书·索虏传》。义阳王昶单骑奔虏。太宗泰始初，晋安王子勋为逆，虏谋欲纳昶，下书。）

◇克青冀二州下书

朕承天序，临御兆民，思阐皇风，以隆治道。而荆吴僭傲，跨寺一方，天降其殃，以罚有罪，篡戮发于萧墙，毒害婴于群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体逆顺，归诚献款。遭难已久，饥馑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穷盗，或不识王命，藏窜山薮，或为囚徒，先被执系，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诸犯死罪以下系囚见徒，一切原遣。唯子杀父母，孙杀祖父母、弟杀兄、妻杀夫、奴杀主，不从赦例。若亡命山泽，百日不首，复其初罪。

今阳春之初，东作方兴，三州之民，各安其业，以就农桑。有饥穷不自存，通其市籴之路，镇统之主，勤加慰纳，遵用轻典，以莅新化，若绥导失中，令民逃亡，加罪无纵。其普宣下，咸使闻知朕意焉。（《宋书·索虏传》。薛安都遣使引虏，虏攻克青、冀二州，执沈文秀、崔道固，又下书。）

卷三

◎孝文帝（一）

帝讳宏，献文帝长子。皇兴三年立为皇太子，五年八月即位。改元三：延兴、承明、太和。在位二十九年。谥曰孝文皇帝，庙号高祖。有集三十九卷。（案：《魏书·孝文纪》云：「好为文章诗赋铭颂。」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馀文章百有馀篇。今录太和十年已前诏册为一卷，十年已后别为四卷。）

◇求言诏（承明元年八月）

朕猥承前绪，纂戎鸿烈，思隆先志，缉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魏书·孝文纪》上）

◇求直言极谏诏（承明元年十月）

朕纂承皇极，照临万方，思阐遐风，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讳之音，野无自蔽之响，畴咨帝载，询及刍荛。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魏书·孝文纪》上）

◇改元太和诏（太和元年正月乙酉朔）

朕夙承宝业，惧不堪荷，而天贶具臻，地瑞并应，风和气δ，天人交协。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赖神七庙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祇感交切，宜因阳始，协典革元，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魏书·孝文纪》上）

◇劝农桑诏（太和元年正月辛亥）

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者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徵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魏书·孝文纪》上）

◇督课田农诏（太和元年三月）

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太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馀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魏书·孝文纪》上、《通典》一。）

◇工役不染清流诏（太和元年八月）

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推上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魏书·孝文纪》上）

◇斩不裸形诏（太和元年九月）

刑罚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魏书·刑罚志》）

◇又诏

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令具为之制。（《魏书·刑罚志》）

◇诏皮欢喜（太和元年十二月）

夫忠臣生于德义之门，智勇出于将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窃边戍，都将皮喜、梁丑奴等，或资父旧勋，或身建殊效，威名著于庸汉，公义列于天府，故授以节钺，委阃外之任。并罄力尽锐，克荷所司，霜戈始动，蚁贼奔散，仇池旋复，民夷晏安。及讨葭芦，又枭凶丑。元恶俱歼，窥窬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陈计略，商校利害，料其应否，宁边益国，专之可也。今军威既振，群愚慑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势，宽猛之宜，任其量处，应立郡县者，亦听铨置。其杨文度、杨鼠亲属家累，部送赴台。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觊之徒，绝其侥幸。勉勤戎务，绥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俗，怀民安土，称朕意焉。（《魏书·皮豹子附传》。皮喜为仇池镇将，攻拔葭芦城，斩杨文度。孝文诏。案：欢喜豹子第八子。《传》作「喜」，《北史》作「怀喜」。）

◇卢昶使江南诏（太和初）

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魏书·卢玄附传》、《北史》三十。）

◇定婚葬律令诏（太和二年四月）

婚聘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即生者有縻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念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魏书·孝文纪》上）

◇诏敕勿吉国（太和二年八月）

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魏书·勿吉国传》。太和初，遣使乙力支称，密共百济并力取高句丽，请其可否。诏敕。）

◇明功罪诏（太和二年十一月）

悬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盗贼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朕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于祖宗，百姓见德于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魏书·孝文纪》上）

◇诏皮欢喜速城骆谷（太和二年冬）

卿受命专征，薄伐边寇，军威所及，即皆平荡，复仇池之旧镇，破葭芦之新邦，枭擒首逆，克翦凶党，勋庸之美，朕无间然。仇池国之要藩，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窥窬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将，骆谷筑城，虽有一时之勤，终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诏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顿，无事间停，方复曲辞，表求罢下，岂是良将忘身、忧国尽忠之谓也？诸州之兵，已复一岁，宜暂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来年筑城，岂不更劳兵将？孰若因今兵势即就之，一劳永逸，事不再举也。今更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令成就讫。若不时营筑，乃筑而不成，成而不固，以军法从事。（《魏书·皮豹子附传》）

◇赐国老绵布诏（太和三年五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四代养老，问道乞言。朕虽冲昧，每尚其美。今赐国老各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疋。（《魏书·孝文纪》上）

◇令乐部五日一诣高允诏（太和三年）

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魏书·高允传》）

◇罢候职诏（太和三年）

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魏书·刑罚志》）

◇忧旱诏（太和四年二月）

朕承乾绪，君临海内，夙兴昧旦，如履薄冰。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品物资生，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问。（《魏书·孝文纪》上）

◇决遣罪囚赴农诏（太和四年四月）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人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魏书·孝文纪》上）

◇南伐与刘昶诏（太和四年八月）

卿识机体运，先觉而来。卿宗庙不复血食，朕闻斯问，矜忿兼怀。今遣大将军率南州甲卒以伐逆竖，克荡凶丑，翦除民害。氛秽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兴蕃业。（《魏书·刘昶传》）

◇恤狱囚诏（太和四年九月）

隆寒雪降，诸在徽纟墨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饥寒者给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魏书·孝文纪》上）

◇诏责高句丽王琏（太和四年）

道成亲杀其君，窃号江左，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而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今不以一过掩卿旧款，即送还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宪，辑宁所部，动静以闻。（《魏书·高句丽传》。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馀奴等送阙，高祖诏责琏。）

◇法秀逆党降罪诏（太和五年三月）

法秀妖祚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馀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且矜愚重命，犹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族止一门，门诛止一身。（《魏书·孝文纪》上。沙门法秀谋反，伏诛。）

◇祈雨诏（太和五年四月）

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有神之所，悉可祷祈。（《魏书·孝文纪》上）

◇决遣狱囚诏（太和五年五月）

乃者边兵屡动，劳役未息，百姓因之，轻陷刑网，狱讼烦兴，四民失业，朕每念之，用伤怀抱。农时要月，民须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魏书·孝文纪》上）

◇为冯太后造塔诏（太和五年）

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魏书·文成文明冯后传》。案：《续高僧法上传》及《辩正论》并载齐文宣天保二年诏云：「仰惟慈明，辑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冯，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宝塔，废鹰师曹为报德寺。」与此诏同。梅禹金据《北齐书》，天保初尊母娄后为皇太后。济南王即位，始尊为太皇太后。文宣时安得有此称谓？当以《魏书》为正。余覆案良然，于所编《北齐文》删去此诏。）

◇赐程骏诏

程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门无侠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魏书·程骏传》）

◇复灵丘等州郡租调诏（太和六年二月）

灵丘郡土既褊脊，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魏书·孝文纪》上）

◇复南七州常调诏（太和六年二月）

萧道成逆乱江淮，戎旗频举，七州之民，既有征运之劳，深乖轻徭之义，朕甚愍之。其复常调三年。（《魏书·孝文纪》上）

◇停捕贡虎狼诏（太和六年三月）

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魏书·孝文纪》上。行幸虎圈诏。）

◇免灾民租算诏（太和六年十二月）

朕以寡薄，政缺和平，不能仰缉纬象，蠲兹六。去秋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赈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其于取办。爰毛反裘，甚无谓也。今课督未入及将来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劝课，以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穰，称朕意焉。（《魏书·孝文纪》上）

◇对状不实诏（太和七年正月）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魏书·孝文纪》上）

◇诏群官（太和七年九月）

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于案文审狱，思闻己过。自今群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于远近。（《魏书·孝文纪》上）

◇崇异苟颓诏（太和七年）

颓为台鼎，论道是寄。历奉四朝，庸绩弥远。宜加崇异，以彰厥功。自兹已后，可永受复除。（《魏书·苟颓传》）

◇旌兕先氏诏（太和七年）

老生不仁，侵陵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礼履节，没身不改，虽处草莱，行合古迹，宜赐美名，以显风操。其标墓旌善，号曰「贞女」。（《魏书·泾州贞女兕先氏传》。女许嫁彭老生，未及成礼，辄往逼之。女不肯从，老生怒而刺杀之。有司劾以死罪，诏云云。又见《北史》九十一，作「贞女儿氏」。）

◇禁同姓为婚诏（太和七年十二月）

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平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抉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魏书·孝文纪》上）

◇班禄大赦诏（太和八年六月）

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魏书·孝文纪》上）

◇令官民各上便宜诏（太和八年八月）

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功。先王知其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是以谏鼓置于尧世，谤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达，庶类咸熙。朕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每布遐风，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听人各尽规，以补其阙。中旨虽宣，允称者少。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谏者无因自达，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魏书·孝文纪》上）

◇班俸诏（太和八年九月）

俸制已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魏书·孝文纪》上）

◇焚图谶诏（太和九年正月）

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孝文纪》上）

◇令官民各上书极谏诏（太和九年二月）

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刍荛。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谠直，思显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魏书·孝文纪》上）

◇以李冲为咸阳王禧师诏（太和九年三月）

仲尼在乡党，犹尚恂恂；周文王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虽连萼宸晖，得不尊尚师傅也？故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魏书·咸阳王禧传》）

◇还买饥民良口诏（太和九年八月）

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魏书·孝文纪》上）

◇均田诏（太和九年十月）

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畜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馀财，或争亩畔以忘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魏书·孝文纪》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报司马跃（太和初）

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魏书·司马楚之附传》）

◇答高闾诏

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魏书·高闾传》）

卷四

◎孝文帝（二）

◇为里党法诏（太和十年）

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并乘定赋，所以均劳逸。有无通则民财不匮，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是以三典所同，随世亡隆；贰监之行，从时损益。故郑侨复丘赋之术，邹人献盍彻之规。虽轻重不同，而当时俱适。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馀，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角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魏书·食货志》）

◇详改不孝罪诏（太和十一年春）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魏书·刑罚志》）

◇除门房诛诏（太和十一年春）

前令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魏书·刑罚志》）

◇求言诏（太和十一年六月）

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魏书·孝文纪》下）

◇听民出关就食诏（太和十一年七月）

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魏书·孝文纪》下）

◇更定律文诏（太和十一年八月）

律文限三年，便入极默。（音「密」。）坐无大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魏书·刑罚志》）

◇重检户籍诏（太和十一年九月）

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慨然。可重遣精检，勿令遗漏。（《魏书·孝文纪》下）

◇党里推长者以教民诏（太和十一年十月）

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魏书·孝文纪》下）

◇出府库以班赍军民诏（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魏书·孝文纪》下）

◇停拷问诏（太和十一年十一月）

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魏书·孝文纪》下）

◇大破蠕蠕劳阳平王颐诏（太和十一年）

王之前言，果不虚也。（《魏书·阳平王新成附传》。颐与陆睿集三道诸将军过大碛，大破蠕蠕。颐入朝，诏云云。）

◇报广陵侯衍诏

可谓无厌求也，所请不合。（《魏书·阳平王新成附传》。颐弟衍为梁州刺史，表请假王以崇威重，诏云云。）

◇以李彪为秘书丞参著作事诏

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魏书·李彪传》）

◇还免流徙年老及死刑亲老诏（太和十二年正月）

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魏书·孝文纪》下）

◇月蚀慎刑诏（太和十二年八月）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魏书·孝文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断升楼散物诏（太和十三年四月）

升楼散物，以赍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魏书·孝文纪》下）

◇议诏（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

《礼记·祭法》称：「有虞氏黄帝。《大传》曰其祖之所自出」，又称「不王不」，《论》曰「自既灌」。《诗·颂》：「《长发》，大。」《尔雅》曰：「，大祭也。」夏殷四时祭：礻勺、、、尝，周改为礻勺，《祭义》称「春秋尝」，亦夏殷祭也。《王制》称：「直礻勺、、尝、。」其礼传之文如此。郑玄解，天子祭圆丘曰，祭宗庙大祭亦曰。三年一，五年一。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合而祭之。则增及百官配食者，审谛而祭之。天子先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鲁礼，三年丧毕而，明年而。圆丘、宗庙大祭俱称，祭有两明也。王肃解，称天子诸侯皆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宗庙称。、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称，审谛之故称，非两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总而互举之，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一，断可知矣。礼文大略，诸儒之说，尽具于此。卿等便可议其是非。（《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高祖临皇信堂，引见群臣诏。又见《通典》五十。）

◇互取郑王二义诏

尚书、中书等（《通典》作「明根闾」等）据二家之义，论详矣。然于行事取衷（《通典》作「至于事取折衷」）。犹有未允。监等以（《通典》作「闾以」）。为名，义同王氏，祭圆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尚书等与郑氏同（《通典》作「明根以郑氏等」）。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称。俱据二义，一时，而阙二时之（《通典》作「之礼」）。事有难从。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祭之。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以申追远之情。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以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圆丘为，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魏书》作「玄」，从《通典》改）取郑、王二义。并为一名，从王。是祭圆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改从。五年一，则四时尽，以称今情。则依《礼》文，先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魏书·礼志》一。帝曰云云。《通典》五十作「诏曰」。）

◇六宗诏

详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阁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事以准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而不评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六宗言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是祭帝之事，故称，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证之。然则肆类上帝，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圆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故称肆类上帝，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魏书·礼志》一）

◇南安王桢削爵诏（太和十三年六月）

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昔魏武翦发以齐众，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亲，以率天下。夫岂不怀，有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畴日，循古推刑，实在难恕。皇太后天慈宽笃，恩矜国属，每一寻推高宗孔怀之近，发言哽塞，悲恸于怀；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魏书·南安王桢传》）

◇为薛虎子辨诬诏

夫君臣体合，则功业可兴，上下猜惧，则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贪忄林获罪，各遣子弟诣阙，告刺史虎子纵民通贼，妄称无端。安宜赐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决。塞彼轻狡之源，开此陈力之效。（《魏书·薛野猪附传》。虎子为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虎子南通贼虏。推验果虚，乃下诏。）

◇答高闾诏（太和十四年）

省表闻之，当敕有司，依此施行。（《魏书·高闾传》）

◇议五德诏（太和十四年八月）

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魏书·礼志》一）

◇祖奠停常从诏（太和十四年十月戊辰）

自丁荼苦，奄逾晦朔。仰遵遗旨，祖奠有期。朕将亲侍龙舆，奉诀陵隧。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魏书·孝文纪》下）

◇答安定王休请展安兆域诏（太和十四年九月）

囚祸甫尔，未忍所请。（《魏书·礼志》三。文明太后崩，安定王休等诣阙表，诏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诏答

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忄希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

◇又诏答（太和十四年十月）

仰寻遗旨，俯闻所奏，倍增号绝。山陵可依典册，如公卿所议。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别当备叙在心。（《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

◇葬文明冯太后诏（太和十四年十月）

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掩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馀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辜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馀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宣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善，下彰违命之失。（《魏书·文成文明冯后传》）

◇又诏答安定王休

比当别叙在心。（《魏书·礼志》三。文明太后既葬，休又表，诏答。）

◇诏李冲宣旨于东阳王丕等（太和十四年十月庚辰）

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群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何图一旦，祸酷奄锺，独见公卿，言及丧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魏书·礼志》三）

◇诏答东阳王丕等（太和十四年十月）

追惟慈恩，昊天罔极，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既不能待没，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忧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闻。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馀丧礼之仪，古今异同，汉魏成事及先儒所论，朕虽在衰服之中，以丧礼事重，情在必行，故暂抑哀慕，躬自寻览。今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且可任之。（《魏书·礼志》三）

◇诏游明根高闾等

卿等犹以朕之未除于上，不忍专释于下，柰何令朕独忍于亲旧！论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宽群下也。先后之抚群下也，念之若子，视之犹伤。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宽；朕欲尽罔极之慕，何为不可？但逼遗册，不遂乃心。将欲居庐服衰，写朝夕之慕；升堂袭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获遂，吉不害于凶，凶无妨于吉。以心处之，谓为可尔。遗旨之文，公卿所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服终三旬，释衰袭吉。从此而行，情实未忍；遂服三年，重违旨诰。今处二理之际，望望至期，使四气一周，寒暑代易。虽不尽三年之心，得一经忌日，情结差申。案《礼》，卒哭之后，将受变服。于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内职羽林中郎已下，虎贲郎已上，及外职五品已上无衰服者，素服以终三月，内职及外臣衰服者，变从练礼。外臣三月而除；诸王、三都、驸马（《通典》作「三都尉」。）及内职，至来年三月晦，朕之练也，除凶即吉，侍臣比（《通典》作「君」。）服斯服，随朕所降。此虽非旧式，推情即理，有贵贱之差，远近之别。（《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案：文明太后之丧，孝文与游明根、高闾、李彪、东阳王丕十四往复，似皆面语。而《通典》载有三首，皆谓之诏，必有所据。今依录之，其馀十一首，《通典》所无，不敢载也。）

◇诏李彪等

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诸情备如前论，更不重叙。古义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朕则当除衰暗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择。（《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

◇诏东阳王丕

太尉国老，言先朝旧事，诚如所陈。但聪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义，虽请弗来。大祸三月，而备行吉礼，深在难忍。纵即吉之后，犹所不行，况数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万得之一失，未可以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但公卿执夺，朕情未忍从，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案：已上三首，《通典》皆谓之诏。）

◇变服从练礼诏（太和十四年十月壬午）

公卿屡依金册遗旨，中代权式，请过葬即吉。朕思遵远古，终三年之制。依礼，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服，变从练礼已下，服为节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遗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极之巨痛。（《魏书·孝文纪》下）

公卿屡上启事，依据金册遗旨，中代成式，求过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终三年之礼。比见群官，具论所怀，今依礼既虞卒哭，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变从练已下，复为节降。断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遗旨速除之一节，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变礼，感痛弥深。（《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案：此即《本纪》所载，而文小异，故并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答穆亮

苟孝弟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亢旱，时雨不降，实由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省启以增悲愧。（《魏书·穆崇附传》）

◇衰服过期诏（太和十四年十月癸未）

朕远遵古式，欲终三年之礼。百辟群官，据金册顾命，将夺朕心，从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册，俯自推省，取诸二衷，不许众议，以衰服过期，终四节之慕。又奉圣训，聿修诰旨，不敢暗默自居，以旷机政。庶不愆遗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镇，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魏书·孝文纪》下）

◇答群官诏（太和十四年十月辛卯）

群官以万机事重，请求听政。朕仰祗遗命，亦思无怠。但哀慕缠绵，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亲政事。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魏书·孝文纪》下）

◇冬至入临诏（太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

垂及至节，咸慕崩摧，凡在臣列，谁不哽切。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冬至之日，尽听入临。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复临，其馀旦临而已。其拜哭之节，一依别仪。（《魏书·孝文纪》下）

◇依议魏为永德诏（太和十五年正月）

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放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魏书·礼志》一）

◇还吐谷浑俘获诏（太和十五年正月）

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讨，而去春x罕表取其洮阳、泥和二戍。时以此既边将之常，即便听许。及偏师致讨，二戍望风请降，执讯二千馀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子妇可悉还之。（《魏书·吐谷浑传》、《北史》九十六。）

◇以李彪为秘书令诏（太和十五年春）

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荫，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魏书·李彪传》）

◇旱灾责己诏（太和十五年四月癸酉）

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飨，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魏书·孝文纪》下）

◇下尚书思慎营建明堂诏（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覆载垂化，必由四气运其功，曦曜望舒，亦须五星助其晖。仰惟圣母，睿识自天，业高旷古，稽详典范，日新皇度。不图罪逆招祸，奄丁穷罚，追惟罔极，永无逮及。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卿所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信是应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群臣瞻见模样，莫不佥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礼。卿可即于今岁停宫城之作，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远成先志，近副朕怀。（《南齐书·魏虏传》）

◇改营太庙定昭穆诏（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

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馀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魏书·礼志》一。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云云。又见《通典》四十七。）

◇答穆亮诏

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魏书·礼志》一。长乐王穆亮等奏言，七庙无宜阙一，无王以自待。诏云云。）

卷五

◎孝文帝（三）

◇立崇虚寺诏（太和十五年八月戊戌）

夫至道无形，虚象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魏书·释老志》）

◇令郡国送时果诏（太和十五年八月）

郡国有时果可荐者，并送京师，以供庙飨。（《魏书·礼志》一）

◇罢幕中设五帝座诏（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

《礼》云，自外至者，无主不立。先朝以来，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座。此既无可祖配，揆之古典，实无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礼典，可悉罢之。（《魏书·礼志》一）

◇减省群祀诏（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馀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昔汉高之初，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际，匡衡执论，乃得减省。后至光武之世，礼仪始备，飨祀有序。凡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魏书·礼志》一）

◇敕雍州供祭朗诞庙诏

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诞生先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魏书·礼志》一）

◇罢祀水火等神诏

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馀名，及城北星神。今圆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ㄧ，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魏书·礼志》一，又《通典》五十五。）

◇议朝日夕月诏（太和十五年八月甲寅）

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馀闰，行无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行礼于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秘书监薛靖等尝论此事，以为朝日取月一日为朔，夕月三日为ㄱ。朔者月形始著，卿等意谓ㄱ朔二分，何者为是？（《魏书·礼志》一，又《通典》四十四。）

◇祥日不卜诏（太和十五年九月丙戌）

便及此期，览以摧绝。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义，筮日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将屈礼厉众，不访龟兆。已企及此晦，宁敢重违册旨，以异群议。寻惟永往，言增崩裂。（《魏书·礼志》三。有司上言求卜祥日，高祖诏。）

◇迁主大庙诏（太和十五年十月）

具闻所奏，寻惟平日，倍增痛绝。今遵述先旨，营建寝庙，既而粗就。先王制礼，职司有分。移庙之日，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所司，惟赞板而已。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魏书·礼志》三。太尉丕奏，高祖诏。）

◇五品诏（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亥）

王爵非庶姓所僭，伯号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馀王皆为公，公转为侯，侯即为伯，子男如旧。虽名异于本，而品不异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南齐书·魏虏传》）

◇罢小岁贺诏（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季冬朝贺，典无成文，以褶事非礼敬之谓，若置寒朝服，徒成烦浊，自今罢小岁贺，岁初一贺。（《南齐书·魏虏传》）

◇考课诏（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赐衣一袭。（《魏书·孝文纪》下）

◇为高丽王琏举哀诏（太和十五年十二月癸巳）

高丽王琏守藩东隅，累朝贡职，年逾期颐，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将为之举哀。而古者同姓哭庙，异姓随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废，不可卒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于城东为尽一哀，以见其使也。朕虽不尝识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备办事如别仪。（《魏书·礼志》三。是岁，高丽王琏死。）

◇简置乐官诏（太和十五年冬）

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魏书·乐志》）

◇答元丕请立东宫诏

年尚幼小，有何急之？（《魏书·宗室元丕传》）

◇召见李安祖兄弟四人诏（太和十五年）

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魏书·李惠附传》）

◇诏南平王霄

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魏书·广平王连附传》）

◇祭用孟月诏（太和十六年正月戊午）

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顷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直礻勺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斋法，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魏书·礼志》一，又《通典》四十九。）

◇营改太极殿诏（太和十六年二月庚寅）

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叶。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俭，苟弊民力者哉？我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颇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锺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当春，兴役租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魏书·李冲传》）

◇祀先代诸圣诏（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

夫崇圣祀德，远代之通典，秩□□□，中古之近规。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斯乃异代同途，奕世共轨。今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祀于中省，当别敕有司行事。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魏书·礼志》一，又《通典》五十三。）

◇躬临千亩诏（太和十六年二月丙午）

克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官别有敕。（《魏书·礼志》一）

◇令高闾与大乐详采古今音律诏（太和十六年春）

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揽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闻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谶详富，志量明允，每闻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魏书·乐志》）

◇答尉元换兵戍彭城诏（太和十六年）

公之所陈，甚合事机。（《魏书·尉元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检察农民诏（太和十六年六月）

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劝，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魏书·孝文纪》下）

◇选举诏（太和十六年七月）

王者设官分职，垂拱责成，振网举纲，众目斯理。朕德谢知人，岂能一见览识，徒乖为君委授之义。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魏书·孝文纪》下）

◇许尉元致仕诏（太和十六年八月丙午）

元年尊识远，屡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体怀平隐，仁雅渊广，谋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亿兆，故频文累札，仍违冲志。而谦光逾固，三请弥切，若不屈从高谟，复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许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礼申遂。（《魏书·尉元传》）

◇以尉元游明根为三老五更诏（太和十六年八月己酉）

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万国，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是故五帝宪德，三王乞言，若求备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师上圣则难为其举，傅中庸则易为其选。朕既虚寡，德谢曩哲，更老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魏书·尉元传》）

◇给三老五更俸禄诏（太和十六年）

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仰禀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虽更、老非官，耄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魏书·尉元传》）

◇讲武诏（太和十六年八月癸丑）

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于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魏书·孝文纪》下）

◇省白登庙祀诏（太和十六年十月己亥）

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已降无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驾展虔，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太庙。若复致斋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通典》作「缅」。）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因停之。（《魏书·礼志》一，又《通典》四十七。）

◇听游明根致仕诏（太和十六年）

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夺，便已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魏书·游明根传》）

◇谥郑羲诏（太和十六年）

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魏书·郑羲传》）

◇元会优赐边蕃诏（太和十七年正月）

夫骏奔入觐，臣下之常式，锡马赐车，君人之恒惠。今诸边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趋锵紫庭。贡飨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世子八百。郑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命数之差，皆依别牒。（《魏书·孝文纪》下）

◇报卢渊议亲伐江南诏（太和十七年六月）

至德虽一，树功多途。三圣殊文，五帝异律，或张或驰，岂必相因。远惟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旆五戎者，盖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轨无征；守庸之君，或缘志劣寝伐。今若喻之英皇，时非昔类；比之庸后，意有恧焉。脱元极之尊，本不宜驾，二公之徒，革辂之戎，宁非谬欤？寻夫昔人，若必须己而济世，岂不克广先业也。定火之雄，未闻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慑。且曹操胜袁，盖由德义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今则驱驰先天之术，驾用仁义之师，审观成败，庶免斯咎。长江之阻，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可惮；逾纪之略，何必可师。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奋臂一呼，或成汉业。经略之义，当付之临机，足食之筹，望寄之萧相。将希混一，岂好轻动，利见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尧汤之难，讵因兴旅？颇丰之后，虽静有之，关左小纷，已敕禁勒。流言之细，曷足以纡天功。深录诚心，勿恨不相遂耳。（《魏书·卢玄附传》）

◇行《职员令》诏（太和十七年六月）

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于汉晋，务必有恒，人守其职。比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穷加省览，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事以闻，当更附之。（《魏书·孝文纪》下）

◇起陆睿为征北将军诏（太和十七年六月）

睿犹执私痛，致违往旨，金革方驰，何宜曲遂也。加领卫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魏书·陆俟附传》。睿以母忧解尚书令。高祖将南伐，起授征北将军，固辞。高祖诏。）

◇诏太尉元丕广陵王元羽

留守非贤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总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断。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其祗允成宪，以称朕心。（《魏书·宗室元丕传》。车驾南伐，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诏丕、羽。）

◇赐谥尉元诏（太和十七年八月丙戌）

元至行宽纯，仁风美富，内秉越群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暨长，勋勤备至，历奉五朝，美隆四叶，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鲁宋怀仁，中铉载德。所谓立身备于本末，行道著于终始，勋书玉牒，惠结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悬车归老。谦损既彰，远近流咏，陟兹父事，仪我万方。谓极眉寿，弥赞王业。天不遗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怀。但戎事致夺，恨不尽礼耳。可赐布帛采物二千匹、温明秘器、朝衣一袭，并为营造坟域。谥曰景桓公。以彰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敛四十人，赐帛一千匹。（《魏书·尉元传》）

◇诏崔休（太和十七年八月）

北海年少，未间政绩，百揆之务，便以相委。（《魏书·崔休传》。高祖南伐，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以休为尚书左丞。高祖诏休。）

◇停宫人从驾诏（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

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魏书·孝文纪》下。车驾南伐，步骑百馀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云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辛琛

委卿郡事，如太守也。（《魏书·辛雄附传》。雄族祖琛，为荥阳郡丞。高祖南征，太守元丽从舆驾，诏琛云云。）

◇原三盗诏（太和十七年八月）

大司马执宪，诚应如是。但因缘会，朕闻王者之体，亦时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魏书·安定王休传》。车驾南伐，领大司马。以三盗人徇于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请行刑，诏云云。）

◇以高道悦为主爵下大夫诏（太和十七年九月）

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魏书·高道悦传》）

◇退师诏（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皇师雷举，摇旆南指，誓清江，志廓衡霭。以去月下旬，济次河洛。会前使人邢峦等至，审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义，闻丧寝伐。爰敕有司，辍銮止轫，休马华阳，戢戈嵩北。便肇经周制，光宅中区，永皇基于无穷，恢盛业乎万祀。宸居重正，鸿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铭庆。故以往示如律令。（《南齐书·魏虏传》）

◇诏群官（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魏书·宗室元丕传》，又见《北史》十五。）

◇追诏高聪等（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

比于河阳敕卿，仍届洛，周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营之，后乃薄伐。且以颐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授，随宜变之，善勖皇华，无替指意。（《魏书·高聪传》。聪使于萧昭业，高祖定都洛阳，追诏聪等。）

◇赐游明根谷帛诏（太和十七年十月）

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魏书·游明根传》。车驾幸邺，明根朝于行宫。诏。）

◇诏答彭城王勰（太和十七年十月）

蝉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圣，庶必有资耳。（《魏书·彭城王勰传》。勰表解侍中，诏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任城王澄

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有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魏书·任城王云附传》）

◇初置司州以元赞为刺史诏

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职总京畿，选属懿亲，以允具瞻之望。但诸王年少，未闲政体，故以授赞，庶能助晖道化。今司州始立，郡县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属，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北史》十五《常山王遵附传》。）

◇立僧尼制诏（太和十七年）

门下，凝觉澄冲，事超俗外，渊摸崇颐，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释教，非俗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风，必资戒典。六度ゼ化，固凭尺波。自象教东流，千龄以半。秦汉俗革，禁制弥密。故前代英人，随宜兴引，时轻时重，以阐玄奥。先朝之日，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修立。近见沙门统僧显等，自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浅识，共详正典。事起匆匆，触未详究。且可设法一时，粗救俗习；须玄白一同，更厘厥衷。（《初学记》二十三。案：《魏书·释老志》：「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

卷六

◎孝文帝（四）

◇追赠彭城王勰母潘为国太妃诏（太和十八年七月）

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魏书·彭城王勰传》）

◇考绩黜陟诏（太和十八年九月）

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位。（《魏书·孝文纪》下，又《通典》十五。）

◇诏太傅元丕（太和十八年十月）

中原始构，须朕营视，在代之事，一委太傅。（《魏书·宗室元丕传》。帝将北巡，迁太傅、录尚书事。及车驾发代，丕留守。诏云云。）

◇敕勒蛮民勿侵暴诏（太和十八年十月庚午）

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敕勒蛮民，勿有侵暴。（《魏书·孝文纪》下）

◇诏免元嵩官（太和十八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魏书·任城王云附传》。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闻而大怒，诏。）

◇诏答楼毅（太和十八年十二月）

时不自来，因人则合。今年人事，殊非昔岁。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阳九利涉，岂卿所知也。（《魏书·楼伏连附传》。车驾南伐，毅表谏。诏答。）

◇报刘芳注吊比干文诏（太和十八年）

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魏书·刘芳传》）

◇邢峦策秀诏

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魏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诏。）

◇诏成淹（太和十九年正月）

此前车之鉴，得不慎乎？（《魏书·成淹传》。车驾济、淮，淹于路左请见。诏云云。）

◇报高道悦诏（太和十九年）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修缮非务；舟楫无鄣，士女杂乱，此则卿之失辞矣。深薄之危，抚后之重，斯则卿之得言也。（《魏书·高道悦传》）

◇谥冯诞诏（太和十九年二月辛酉）

案谥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贞惠兼美，受三谥之荣，忠武双徽，锡两号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绸缪，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谥曰元懿。（《魏书·冯熙附传》）

◇迁都奉迎灵主诏（太和十九年二月癸亥。今《魏书》作「三月」，误。）

知太和庙已就，神仪灵主，宜时奉宁。可克三月三日己巳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之仪，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庙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轨。其威仪卤簿，如出代庙。百官奉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魏书·礼志》一、《通典》四十七。）

◇诏谥冯熙（太和十九年三月）

可以威强恢远曰「武」，奉谥于公。（《魏书·冯熙传》）

◇报广陵王羽内考京官诏（太和十九年）

虽内考未宣，绩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载公卿大夫论考属官之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职区分著，三公尚书三载殿最之义，此之考内，已为明矣。但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辄尔轻发，殊为躁也。每考之义，应在年终，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维夏，且待至秋后。（《魏书·广陵王羽传》）

◇手诏徵王肃入朝（太和十九年）

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故复此敕。（《魏书·王肃传》。肃为豫州刺史，徵入朝，高祖手诏。又见《北史》四十二。）

◇又诏

肃丁荼世，志等伍胥，自拔吴州，膺求魏县，躬操忘礼之本，而同无数之丧，誓雪怨耻，方展申复，穷谕再期，蔬不改，诚季世之高风，末代之孝节也。但圣人制礼，必均愚智，先王作则，理齐盈虚。过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参居罚，宁其哀终，吴员处酷，岂闻四戴。夫三年者，天下之达丧，古今之所一，其虽欲过礼，朕得不制之以礼乎？有司可依礼谕之，为裁练衤覃之制。（《魏书·王肃传》）

◇临冯诞墓诏（太和十九年五月）

冯大司马已就坟茔，永潜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魏书·冯熙附传》）

◇诏太傅元丕（太和十九年五月）

今洛邑肇构，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魏书·宗室元丕传》。丕又以冯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诏云云。）

◇皇太子冠礼有三失诏（太和十九年六月）

比冠子恂，礼有所阙，当思往失，更顺将来。礼古今殊制，三代异章。近冠恂之礼有三失：一朕与诸儒同误，二诸儒违朕，故令有三误。今中原兆建，百礼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叹。《春秋》：襄公将至卫，以同姓之国，问其季几，而行冠礼。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乐以迎神。昨失作乐。至庙庭，朕以意而行拜礼，虽不得降神，于理犹差完。司马彪云，汉帝有四冠：一缁布，二进贤，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见《家语·冠颂篇》，四加冠，公也。《家语》虽非正经，孔子之言，与正经何异？诸儒忽司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礼，此朝廷之失。冠礼朕以为有宾，诸儒皆以为无宾，朕既从之，复令有失。孔子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谓。（《魏书·礼志》四。十九年五月，冠皇太子恂于庙。六月，高祖临光极堂，引见群官，诏。又见《通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十六。）

◇除薛真度为荆州刺史诏（太和十九年五月）

真度之罪，诚如所奏，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开辟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师，内宁边境鸟合之众，淮海来服，功颇在兹。言念厥绩，每用嘉美，赭阳百败，何足计也？宜异群将，更申后效。可还其元勋之爵，复除荆州刺史，自馀徽号削夺，进足彰忠，退可明失。（《魏书·薛安都附传》。真度攻赭阳，为房伯玉所败。有司奏免官爵，诏云云。）

◇罢祀邺中密皇后庙诏（太和十九年六月）

妇人外成，理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便可罢祀。（《魏书·明元密皇后传》。高祖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云云。案：今《密后传》「高祖」误作「高宗」，据《礼志》一改正。高闾表亦见《礼志》一。）

◇旧墓不听垦植诏（太和十九年九月）

诸有旧墓，铭志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植。（《魏书·孝文纪》下）

◇赐高闾诏（太和十九年九月）

闾昔在中禁，有定礼正乐之勋，作藩于州，有廉清公干之美。自大军停轸，庶事咸丰，可谓国之老成，善始令终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赐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马一匹、衣一袭，以褒厥勤。（《魏书·高闾传》。车驾至邺，高祖频幸其州馆。诏。）

◇以高闾为幽州刺史诏

闾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魏书·高闾传》。闾每请本州以自效，诏云云。）

◇临广川王谐丧诏（太和十九年）

朕宗室多故，从弟谐丧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此盖三公已上。至于卿司已下，故应。（阙）自汉已降，多无此礼。朕欲遵古典，哀感从情，虽以尊降伏，私痛宁爽。欲令诸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大功之亲者为之再临，小功缌麻为之一临。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再临者，欲于大殓之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麻而吊。既殡之缌麻，理在无疑，大殓之临，当否如何？为须抚柩于始丧，为应尽哀于阖棺？早晚之宜，择其厥中。（《魏书·广川王略附传》）

◇又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晋已来，亲临多阙，至于戚臣，必于东堂哭之。顷大司马、安定王薨，朕既临之后，复更受慰于东堂，今日之事，应更哭否？（《魏书·广川王略附传》）

◇又诏

若大司马戚尊位重，必哭于东堂，而广川既是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议之，朕无异焉。（《魏书·广川王略附传》）

◇广川王不得就妃葬代诏

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魏书·广川王略附传》。有司奏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云。）

◇议圆丘礼诏（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

朝集公卿，欲论圆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圆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圆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魏书·礼志》一）

◇诏广陵王羽（太和十九年十二月）

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开经策，宁我东夏。敬慎汝仪，勿坠嘉问，唯酒唯田，可不戒欤！（《魏书·广陵王羽传》。羽为青州刺史，高祖亲饯之华林园。后诏。）

◇诏于登（太和十九年十二月）

朕今创礼新邑，明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魏书·于栗附传》。烈子登。引例求进。烈表，乃引见登。诏。）

◇吏民为刺史服诏（太和十九年）

今古时殊，礼或隆杀。专古也，埋与今违；专今也，大乖曩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馀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魏书·公孙表附传》。表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于官，青州佐吏疑为所服。高祖诏。）

◇制定代人姓族诏（太和十九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句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帐，送门下以闻。（《魏书·官氏志》）

◇饯南安王桢诏（太和二十年四月）

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然今者之集，虽曰分岐，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魏书·南安王桢传》）

◇久旱得雨诏（太和二十年七月）

炎阳爽节，秋零卷澍，在予之责，实深悚栗，故辍膳三晨，以命上诉。灵鉴诚款，曲流云液。虽休勿休，宁敢愆怠。将有贤人湛德，高士凝栖，虽加铨采，未能招致。其精访幽谷，举兹贤彦，直言极谏，匡予不及。又邪佞毁朝，固唯治蠹，贪夫窃位，大政以亏。主者弹劾不肖，明黜盗禄。又法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条奏，朕将亲案，以时议决。又疾苦六极，人神所矜，宜时访恤，以拯穷废。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济。又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恒役，具以状闻。又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又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以不，具以状言。（《魏书·孝文纪》下）

◇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太和二十年十二月）

陆睿、元丕，早蒙宠禄，位极人臣。自与卿等同受非常之诏，朕许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齐信，以保大义。朕于卿等，常忘短弃瑕，务相含养。岂谓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睿无心之甚，一至于斯！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讪谤朝廷，书信炳然。事既垂就，睿以洛都休明，劝令小缓，于是之后，两人复竞。然犹隐而弗闻。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正人纠慝，恒岳无尘。是以睿之愆失，处入门诛。朕谛寻前旨，许不尽法。反逆之志，自负幽明，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心逆意，既异馀犯，虽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犹忆先言，兼以未颇异议，听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门子孙，永世不齿。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其父无人明证，理在可观。但以言无炳灼，隐而弗穷，以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有终，而彼自弃。卿等之间，忽及今日，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也。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魏书·陆俟附传》。陆睿与穆泰等同谋构逆，赐死狱中。高祖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云云。冲、烈表云云。案：今本「诏」字误作「谓」，据文云「故此别示」，又据冲、烈表云「别垂明诏」，知此「谓」字必误也。）

◇原元拔养子从罪诏（太和二十年十二月）

仆射之议，据律明矣，太尉等论，于典矫也。养所以从戮者，缘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复甄于所养。此独何福，长处吞舟？于国所以不袭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绝，推而除之耳，岂复报对刑赏？于斯则应死，可特原之。（《魏书·李冲传》）

◇沙门道登丧诏（太和二十年）

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已已。比乐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缁素荣之。（《魏书·释老志》）

◇引武兴王杨集始入宴诏刘昶

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劳公卿于此。（《魏书·刘昶传》。案：此事《昶传》列于十七年之前，而《本纪》杨集始入朝在二十一年四月，疑《传》隶事失次也。）

◇为鸠摩罗什旧堂所建浮图诏（太和二十一年五月）

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魏书·释老志》）

◇恤老病诏（太和二十一年九月）

哀贫恤老，王者所先，鳏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药物以疗之。（《魏书·孝文纪》下）

◇命公孙延景宣诏房伯玉（太和二十一年九月）

天无二日，土无两王，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宛城小戍，岂足以御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魏书·房法寿附传》）

朕亲率麾旆，远清江沔，此之小戍，岂足徘徊王师。但戎辂所经，纤介须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萧赜殊常之眷，曾不怀恩，报以尘露。萧鸾妄言，入继道成，赜子无孑遗。卿不能建忠于前君，方立节于逆竖，卿之罪一。又顷年伤我偏师，卿之罪二。今銮旆亲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缚，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则一年，中则百日，少则三旬，克殄岂远。宜善思之，后悔无及。（《魏书·房法寿附传》）

◇诏彭城王勰（太和二十一年十一月）

明便交敌，可敕将士，肃尔军仪。（《魏书·彭城王勰传》）

◇诏答彭城王勰

割身存国，理为远矣。但汝以我亲，乃减己助国。职俸便停，亲、国二事，听三分受一。（《魏书·彭城王勰传》。勰表以国秩、职俸、亲恤以裨军国。诏答。）

◇增彭城王勰邑户诏

朕形疲稚年，心劳长岁，积思成疴，顿发汝颍。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遗食舍寐，动止必亲，敦医劝膳，诚力俱竭，致兹保康，实赖同气。又秉务缉政，百司是凭，纲维折衷，万揆获济。抚师于霖浩之辰，处戎于荐逼之日。安外静内，功臣大道。侍省之绩，可以孔怀无褒；翼亮之勤，实乃勋存社稷。宜有酬赏，以旌国功，可增邑一千户。（《魏书·彭城王勰传》）

◇又诏彭城王勰

汝在私能孝，处公必忠，比来勤忧，足布朝野，但可祗应。（《魏书·彭城王勰传》）

卷七

◎孝文帝（五）

◇原沈保冲诏（太和二十一年）

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阳，作部终身。（《魏书·沈文秀附传》。子保冲，坐援涟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高祖诏。）

◇手诏李崇为梁州刺史（太和二十一年）

今仇、陇克清，镇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实允远寄，故敕受梁州，用宁边服。便可善思经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魏书·李崇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饯北海王详还洛诏（太和二十二年正月）

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举，鬼方不令，乃致淹载之师。况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然后言归。今夏停此，故与汝相见，善守京邑，副我所怀。（《魏书·北海王详传》。车驾南伐，详朝于行宫。及还洛，高祖饯之，诏详。）

◇诏王肃（太和二十二年正月）

夫知己贵义，君臣务恩，不能矜灾恤祸，恩义焉措？卿情同伍员，怀酷归朕，然未能翦一雠人，馘彼凶帅，何尝不兴言愤叹，羡吴闾而恤息。比获萧鸾辅国将军黄瑶起，乃知是卿怨也。寻当相付，微望纾泄，使吾见卿之日，差得缓怀。（《魏书·王肃传》。既平汉阳，诏肃云云。初，齐武之收肃父奂也，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故诏云然。）

◇诏房伯玉（太和二十二年二月）

朕承天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尔小戍，敢拒六师，卿之愆罪，理在不赦。（《魏书·房法寿附传》）

◇诏答王肃（太和二十二年三月）

得表，览之怃然，观卿意非专在水，当是以藻等锐兵新败于前，事往势难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会无所制，多遣则禁旅难阙。今日之计，唯当作必克之举，不可为狐疑之师，徒失南兖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图义阳之寇。宜止则止，还取义阳；宜下则下，镇军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粮尽，军不及至，致失涡阳，卿之过也。（《魏书·王肃传》。肃讨义阳，未克，而齐将裴叔业寇祸阳。刘藻等救之，为叔业所败。肃表求更遣军援涡阳。诏云云。肃乃解义阳之围，以赴涡阳。《孝明纪》：乙未，诏将军郑思明、严虚敬、宇文福等三军继援。）

◇以傅永为汝颍镇将诏

修期在后，少有擒杀，可扬武将军、汝阴镇将，带汝阴太守。（《魏书·傅永传》。裴叔业又围涡阳，遣永为统军，与高聪、刘藻、成道益、任莫问等往救之。战败，高祖俱锁之。聪、藻徙为边民，永免官爵而已。不旬日，诏云云。案：傅永字修期。）

◇减损恒供诏（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凯清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魏书·孝文纪》下）

◇诏南阳太守郑长猷（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初附，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扦城相托。（《魏书·刘芳附传》）

◇酬赍徐謇诏（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夫神出无方，形禀有碍，忧喜乖适，理必伤生。朕览万机，长锺革运，思芒芒而无怠，身忽忽以兴劳。仲秋动疴，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侍御师、右军将军徐成伯驰轮太室，进疗汝蕃，方穷丹英，药尽芝石，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乃令沉劳胜愈，笃瘵克痊，论勤语效，实宜褒录。昔晋武暴疾，程和应增封，辛疚数朝，钱爵大坠。况疾深于曩辰，业难于畴日，得不重加陟赏乎？宜顺群望，锡以山河。且其旧迳高秩，中暂解退，比虽铨用，犹未□□，准旧量今，事合显进。可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魏书·徐謇传》）

◇又诏

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所赐杂物、奴婢、牛马，皆经内呈。（《魏书·徐謇传》）

◇赠李冲诏（太和二十二年）

冲贞和资性，德义树身，训业自家，道素形国。太和之始，朕在弱龄，早委机密，实康时务。鸿渐洛，朝选开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纳。忠肃柔明，足敷睿范，仁恭信惠，有结民心。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方升宠秩，以旌功旧，奄致丧逝，悲痛于怀。既留勤应陟，兼民宿宜褒，可赠司空公，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二百斤。（《魏书·李冲传》）

◇推列韩显宗诏（太和二十二年）

显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我清风。此而不纠，或长弊俗。可付尚书，推列以闻。（《魏书·韩麒麟附传》）

◇夺韩显宗见官诏（太和二十二年）

显宗虽浮矫致愆，才犹可用，岂得永弃之也！可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但鄙很之性，不足参华，可夺见□，并禁问讯诸王。（《魏书·韩麒麟附传》）

◇转薛真度为豫州刺史诏（太和二十二年）

献忠尽心，人臣令节，标善赏功，有国徽范。故一言可以兴邦，片辞可以丧国，得无远录前谋，以褒厥善。真度爰自迁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计，恒所与闻，知无不言，颇见采纳。及六师南迈，朕欲超据新野，群情皆异，真度独与朕同。抚蛮宁夷，实有勤绩，可增邑二百户。转征虏将军、豫州刺史。（《魏书·薛安都附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广陵侯衍诏

先君馀尊之所厌，礼之明文，季末陵迟，斯典或废。侯既亲王之子，宜从馀尊之义，便可大功。（《魏书·阳平王新成附传》。衍为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请解州。诏云。）

◇报元修义诏

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过致忧惮，以乖维城之寄。违凶就吉，时亦有之，可听更立馆宇。（《魏书·汝阴王天赐附传》。第五子修义迁齐州刺史，以齐州频丧刺史，累表固辞。诏云。）

◇为六弟娉室诏

夫婚姻之义，曩叶攸崇，求贤择偶，绵代斯慎，故刚柔著于《易经》，《鹊巢》载于《诗》典，所以重夫妇之道，美尸鸠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后昆者也。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太祖龙飞九五，始稽远则，而拨乱创业，日昃不暇。至于诸王娉合之仪，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贤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后，其风渐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违典滞俗，深用为叹。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魏书·咸阳王禧传》）

◇诏答有司

利建虽古，未必今宜，经野（《北史》作「画野」。）由君，理非下请。邑采之封，自有别式。（《魏书·咸阳王禧传》。有司奏冀州人苏僧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诏云云。又见《北史》十七。）

◇停教武诏

虽云教武，未练其方，既逼北行，卒闻教武。脱生群惑，且可停之。（《魏书·咸阳王禧传》）

◇临韩太妃丧诏

太妃韩氏薨逝，情以伤恸。太妃先朝之世，位拟九嫔，豫班上族，诞我同气。念此孤稚，但用感恻，明当暂往临哭，可敕外备办。遣侍御史假节监护丧事，赠采八百匹。（《魏书·赵郡王干传》）

◇敦谕河南王诏

季世多务，情缘理夺。既居要任，铨衡是荷，岂容遂其私志，致旷所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遣黄门郎敦谕，令勉从王事，朕寻当与之相见。（《魏书·赵郡王干传》）

◇饯赵郡王诏

夫刑狱之理，先哲所难，然既有邦国，得不自励也。汝，我之懿弟，当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远图，如临深履薄。罔恃亲重，不务世政，国有常宪，方增悲感。（《魏书·赵郡王传》。除冀州刺史，高祖亲饯于近郊，诏。）

◇推问斩盗马贼诏

夫刑以节人，罪必无滥，故刑罚不中，民无措手足。若必以威杀为良，则应泛通众牧。苟须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条宪，无听新君加戮之文，典礼旧章，不著始临专威之美。尚书曲阿朕意，实伤皇度。干暗于治理，律外重刑，并可推闻。（《魏书·赵郡王干传》。干为冀州刺史，州表斩盗马人，于律过重，而尚书以干初临，纵而不劾。诏云云。）

◇诏郦范

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所以超迁显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远。虽外无殊效，亦未有负时之愆。而镇将伊利妄生奸挠，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有司推验，虚实自显，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为算略，勿复怀疑。待卿别犯，处刑及鞭，今恕刑罢鞭，止罚五十。卿宜克循，绥辑边服，称朕意也。（《魏书·郦范传》）

◇经李冲墓遣祭诏（太和二十三年正月）

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徂逝，托坟邙岭，旋銮覆舟，躬睇茔域，悲仁恻旧，有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魏书·李冲传》）

◇谥高诏（太和二十三年）

不遵上命曰灵，可谥为灵。（《魏书·高传》）

◇褒升崔振诏（太和二十三年）

振在郡著绩，宜有褒升。（《魏书·崔挺附传》。挺弟振为高阳内史，徵兼尚书左丞，后改定职令。振本资惟拟五品，诏云云。案：《官氏志》改职令在二十三年。）

◇诏任城王澄（太和二十三年三月）

显达侵乱，沔阳不安，朕不亲行，莫攘此贼。朕疾患淹年，气力亻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魏书·任城王传》。高祖不豫，引澄入见清徽堂。诏云云。遂从驾南伐。）

◇齐王简丧诏（太和二十三年）

叔父薨背，痛慕摧绝，不自胜任，但虚顿床枕，未堪奉赴，当力疾发哀。（《魏书·齐郡王简传》。薨时高祖不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黜张彝为守尚书诏

阿倪愚，谁引为郎。（《北史·秦王翰传》。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将为齐郡王简举哀，而昭乃作宫悬。帝大怒。诏云云。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昭遂停废。）

◇手诏皇太子

汝第六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柏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解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不亦善乎？汝为孝子，勿违吾敕。（《魏书·彭城王勰传》）

◇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

门下，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知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劳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韵，澄风柔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及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广弘明集》二十四。）

◇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

门下，崇因赞业，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谁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诰，释迦唱善知之文。然则位尊者以纳贤为贵，德优者以亲仁为尚。朕虽寡昧，能无庶几也。先朝之世，经营六合，未遑内范，遂含皇庭阙高邈之容，紫闼简超俗之仪，于钦善之理，福田之资，良为未足。将欲令懿德法师时来相见，进可餐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其敕殿中，听一月三入，人数法讳，别当牒付。（《广弘明集》二十四。）

◇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

门下，凭玄归妙，固资冥风，餐慧习慈，实锺果智。故三炎检摄道之恒规，九夏温诠法之嘉猷。可敕诸州，令此夏安居清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数处讲说，皆僧祇粟供备。若粟鲜徒寡，不□此数者，可令昭玄量减还闻。其各钦旌贤匠，良推睿德，勿致滥浊，惰兹后进。（《广弘明集》二十四。）

◇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

门下，徐州道人统僧逞，风识淹通，器尚伦雅，道业明博，理味渊澄。清声茂誉，早彰于徐沛；英怀玄致，夙流于谯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应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筵，美敷宸宇。仁睿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终，致慈异。近忽知闻，悲恒于怀。今路次兖、濮，青、泗岂遥。怆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为设斋五千人。（《广弘明集》二十四。）

◇岁施道人应统帛诏

门下，应统仰绍前哲，继轨道门，徽伫玄范，冲猷是托。今既让俗名，理宜别供。可取八解之义，岁施帛八百疋，准四辈之贶，随四时而给。又修善之本，实依力命，施食之因，内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当月而施。所以远譬深理者，匪独开崇俗心，抑亦奖励道意耳。（《广弘明集》二十四。）

◇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

门下，徐州法师慧纪，凝量贞远，道识淳虚。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综涉之功，斯焉罕伦。光法彭方，声茂华裔。研论宋壤，宗德远迩。爰于往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延赏贤丛。倏矣死魔，忽歼良器。闻之悲哽，伤恸于怀。可敕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设五百人斋，以崇追益。（《广弘明集》十四。）

◇敕副使王清石（太和初）

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若彼先有所知所识，欲见便见，须论即论。卢昶正是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复罢也。凡使人之体，以和为贵，勿递相矜讠夸，见于色貌，失将命之体。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规诲。（《魏书·卢玄附传》。诏卢昶使于萧昭业，又敕副使王清石。）

◇敕王肃刘昶（太和十九年）

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则江东吾有也。（《南史》六。建武二年，肃、昶单骑走，得肃、昶巾箱中。魏帝敕。）

◇密敕宕昌公王遇（将迁洛）

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魏书·冯熙传》）

◇敕答成淹谏泛泗入河（太和十九年四月）

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魏书·成淹传》，高祖幸徐州，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高敖，淹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

◇宣旨彭城王勰

勰翼弼六师，纂戎荆楚，沔北之勋，每毗庙算。从征新野有克城之谋，受命郑城致大捷之效，功为群将之最也。别当授赏，不替厥庸。（《魏书·彭城王勰传》。车驾还京，会百寮于宣极堂，行饮至策勋之礼。命舍人宣旨。）

◇戒南安王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翁孝行著于私庭，令闻彰于邦国，每钦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讲武，远徵赴阙。仰恋仁慈，情在未已。但长安镇年饥民俭，理须绥抚，不容久留，翁今还州，其勤隐恤，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翁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虑。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至，但能慎此，足以全身远害，光国荣家，终始之德成矣。（《魏书·南安王桢传》）

◇诫高阳王雍

相州乃是旧都，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为政之道，非难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便是难。又当爱贤士，存信约，无用人言而轻与夺也。（《魏书·高阳王雍传》，雍除相州刺史，高祖诫雍。）

◇诫河南王干（太和十七年六月）

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汝其师之。（《魏书·赵郡王干传》。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及车驾南伐，以干总戎别道，诫之。）

◇诫太子恂以冠义（太和十七年七月）

夫冠礼表之百代，所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能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魏书·废太子恂传》。太和十七年，冠恂于庙，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人见，诫以冠义。）

◇戒上谷侯赞

赞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风教洽和，文礼大备。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门标，以刻其柱。（《北史》十五《秦王翰传》。初置司州，以赞为刺史，赐爵上谷侯。孝文戒云云，于是赐名曰赞。）

◇赐北海王详玺书

比游神何业也？丘坟六籍，何事非娱，善正风猷，肃是禁旅。（《魏书·北海王详传》）

◇遗曹虎书

皇帝谢伪雍州刺史：神运兆中，皇居阐洛。化总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宾之吴，治为两主之隔。幽显含嗟，人灵壅阏。且汉北江边，密迩乾县，故先动凤驾，整我神邑。卿进无陈平归汉之智，退阙关羽殉节之忠，婴闭穷城，忧顿长沔，机勇两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冗未果，且还新都，飨厥六戎，入彼春月，迟迟扬旆，善修尔略，以俟义临。（《南齐书·曹虎传》）

◇为家人书与彭城王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汝亲则宸极，位乃中监，风标才器，实足师范。屡有口敕，仍执冲逊，难违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舍汝谁寄？便委以宗仪，责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吾别肃治之。若宗室有愆，隐而不举，锺罚汝躬。纲维相厉，庶有劝改。吾朝闻夕逝，不为恨也。（《魏书·彭城王勰传》）

◇顾命宰辅

粤尔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丕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鸿历于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魏书·孝文纪》下）

◇祭恒岳文

维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恒岳之灵。天极构高，人晖肇启。幽明合欢，百神同悦。今龙旆鸣銮，载还伊室。迈历恒峦，路邻阴岳。惟灵作镇，出纳炎冰。帝道资功，坤仪凭德。故遣兼官以牲玉荐于恒岳之灵，尚飨。（《初学记》五）

◇祭嵩高山文

维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岳之灵。太极分浑，两仪是生。辰作乾宝，岳树坤灵。昭彰天地，吐纳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经。日月交晖，寒暑递成。万象合和，兆类孳盈。爰自化辟，匚庆胥庭。轩辕曜哲，伊祁载形。逮于有周，实光洛祯。川潜龙光，山隐凤停。三才凭微，七曜依明。人伦倾首，百神柔诚。造厥区夏，历兹三正。应符代绩，孰不斯营？曰乎皇魏，飞虬玄并。螭腾穹象，川九黔嬴。新邦兴略，不猷罔清。佗琼指阴，淹翠湿亭。河图旷览，升中阙铭。朕承法统，诞邀休宏。开物成务，载铄盛龄。迁宇柳方，阐绳廛城。则直之兴，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陆芬馨。锵旋紫宿，景曜黄衡。鸾声ㄧㄧ，鸟和嘤嘤。归盖如云，还若霆。惟嵩岩岩，峻极昊青。惟邑翼翼，长启魏京。荐玉告虔，用昭永贞。纳兹多福，万国以宁。（《初学记》五）

◇吊殷比干墓文

唯皇构迁中之元载，岁御次乎阉茂，望舒会于星纪，十有四日，日唯甲申。子扬和淇右，蹀驷西。指崧原而摇步，顺京途以启征。路历商区，官届卫壤。泛目睇川，纵览观陆。遂傍睨古迹，游瞰曩风，睹殷比干之墓，恨然悼怀焉。乃命驭驻轮，骥躬瞩，荆朽荒朽，工为绵薨。而遗猷明密，事若对德。慨狂后之猖秽，伤贞臣之辛节。聊兴其韵，贻吊云尔。

曰三才之肇元兮，敷五灵以扶德。含刚柔于金木兮，资明暗于南北。重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耀其炎晖兮，曾坎司玄以秉黑。伊禀常之怀生兮，昏睿递其启则。昼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弊。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黑》々其若翳。咨尧舜之耿介兮，何桀纣之猖败。沈湎而不知甲兮，终或已以贻戾。謇謇兮比干，藉胄兮殷宗。含精兮诞卒，冥树兮英风。禀兰露以涤神，氵食菊英而俨容。茹薜荔以荡识，佩江蓠以丽躬。履霜以结冰兮，卒窘忠而弥浓。于金岂其吾珍兮，皇举实余所锺。奋诚谏而烬躯兮，导危言以衅锋。呜呼哀哉！呜呼哀哉！惟子在殷，实为梁栋。外赞九功，内徽辰共。匡率裘职，德音遐洞。周师还旆，非子谁贡。否哉悖运，遘此不辰。三纲道没，七曜辉泯。负乘窃器，怠弃天伦。怀诚赍怒，谠言焉陈。嵬侯已醢，子不见欤？邢侯已脯，子不闻欤？微子去矣，子不知欤？萁子始矣，子不觉欤？何其轻生，一致斯欤？何其爱义，勇若归欤？遗体既灰，不其惜欤？永矣无返，不其痛欤？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夫天地之长远兮，嗟人生短多殃。往者子弗及兮，来者子不厥当。胡契阔之顿兮，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时以卷舒兮，徒委质而巅亡。虽虚名空传于千载，讵何勋之可扬。奚若腾魂以远逝，飞足而归昌。得比肩于尚父，卒同协千周王。建鸿绩于盛辰，启骨宇于齐方。阐穆音乎万祀，传冤业以修长。而乃自受兹毙，视窍殷亲。剖心无补，迷机丧身。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

重曰：世忄昏々而溷兮，日藹藹其无光。时坎禀而险隘兮，气忄《风戾》以飞霜。子奚其不远逝兮，傺而耻故乡。可乘桴以浮沧兮，求蓬莱而为长。衔芝条以升虚兮，与赤松而翱翔。被芰荷之轻衣兮，曳扶容之葩裳。循海波而漂兮，望会稽以归禹。纽蕙芷以为绅兮，扈荃佩而容与。写郁结于圣人兮，畅中心之秘语。执垂益而谈弄兮，交良朋而摅苦。言既而东腾兮，吸朝霞而长举。登此岩而怅望兮，眺扶桑以停伫。谒灵威以问路兮，乘谷风而扳宇。遂假载于羲和兮，冯六螭以南处。翥衡岳而顾步兮，濯沅湘以自洁。嚼炎州之八桂兮，践九疑而遥裔。即苍梧而宗舜兮，拂埃雾以就列。采轻越而肃带兮，切宝《尸辛》以贯介。诉淳风之沦覆兮，话萧韶之湮灭。召熊狸而叙释兮，问重华之风桀。尔乃饮正阳之精气兮，游丹丘而明视。捐祝融而求鸟兮，御朱鸾以循指。因景风而凌天兮，回灵多以西履。降黄渚而造稷兮，慰稼穑之艰难。访有邰之诜诜兮，遇何主而获安。然后陟昆仑之翠岭兮，揽琼枝而盘桓。步悬圃以溜氵亮兮，咀玉英以折兰。历崦嵫而一顾兮，府沐发于洧盘。仰徙倚于阊阖兮，请帝阍而启关。天沈寥而廓落兮，地寂而辽阆。餐沦阴以卑气兮，佩瑶而鸣锵。拜招矩而修节兮，少踌躇以相羊。祈驺虞而总缰兮，随泰风以飘扬。瞰不周而左旋兮，纵神驷以北望。寻流沙而骋辔兮，暨阳周以纟驾。靡芸芳以馥体兮，索夷杜而极衙。奉轩辕而陈辞兮，申时俗之不暇。适岐伯而修命兮，展力牧而问霸。歙沆瀣之纯粹兮，关寒门之层冰。聆广莫之飕瑟兮，觌黔嬴而回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拥玄武以涉虚兮，亢神冥而威陵。象暧逮而郁郁兮，途曼曼其难胜。飞廉而前驱兮，使烛龙以辉澄。归中枢而睇睨兮，想玄漠之已周。慨飞魂之无寄兮，飒袂而上浮。引雄虹而登峻兮，扬云旗以轩游。跃八龙之蜿蜿兮，振玉鸾之啾啾。搴彗星以朗导兮，委升轫乎大仪。敖重阳之帝宫兮，凝精魄于旋曦。扈阳曜而灵修兮，岂傅说之足奇。但至溉之不悛兮，宁溘死而不移。（碑拓本，又《南齐书·魏虏传》引「脱非武发」四句。案：《魏书·孝文纪》：「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车驾幸邺。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刘芳传》：「芳为注解，表上之。」）

◇祭岱岳文（太和十九年四月）

维太和十九年，敢昭告于泰山东岳之灵。造化氛氲，是生二仪。玄黄既辟，山川以离。四流含灵，五岳苞祗。并兼万象，出纳望仪。岱宗穹崇，梁甫盘崛。青丘崎义，春止郁律。肇生庶类，启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灵秩。载协化文，四气以溢。百王镌成，莫不兹室。（《初学记》五。）

◇祭河文

维太和十九年，皇帝敢昭告于河渎之灵。坤元涌溢，黄渎作珍。浩浩洪流，实裨阴沦。通源导物，含介藏鳞。启润万品，承育苍。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朕承宝历，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河。龙ぎ御渎，凤旆乘云。泛泛棹舟，沂津。宴我皇游，光馀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义，惟尔作神。（《初学记》六。）

◇祭济文

维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常寺守散骑常侍敢昭告干济渎之灵。乾光资曜，坤载播液。惟渎畅灵，协辉阴辟。庶象凭和，降升芳沥。蕴神包化，比土宣绩。温芳涌瑞，氵允源导济。引流通沧，实侔四体。作润岱宗，含云吐澧。润波湛湛，川风氵尔々。瞻洪津而怀德，乘长波而钦智。泛龙仪之郁穆，璨玉轩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冀牲洁以归寄。（《初学记》六。）

卷八

◎宣武帝（一）

帝讳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二十一年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四月即位。改元四：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在位十六年。谥曰宣武皇帝，庙号世宗。

◇诏答王肃（太和二十三年十一月）

览奏，倍增崩绝，未足以上酬勋德，且可如奏。（《魏书·彭城王勰传》）

◇听高闾致仕诏

闾贞干早闻，儒雅素著，出内清华，朝之俊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辞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听解宗伯，遂安车之礼，特加优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使散骑常侍、兼吏部尚书邢峦就家拜授。（《魏书·高闾传》。世宗践阼，闾累表逊位。诏云云。）

◇赐饯高闾诏

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年礼致辞，义光进退，归轩首路，感怅兼怀。安驷ぶ金，汉世荣贶，可赐安车、几杖、舆马、缯采、衣服、布帛，事从丰厚。百寮饯之，犹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魏书·高闾传》）

◇裴叔业以寿春内属下诏（景明元年正月丁未）

叔业明敏秀发，英款早悟，驰表送诚，功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觉。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魏书·裴叔业传》）

◇复授彭城王勰司徒诏（景明元年二月）

五教治枢，古难其选，自非亲贤兼切，莫应斯举。王以明德懋亲，任属保传，出居蕃陕，入御衮章，内外克谐，民神攸属。今董率戎麾，威号宜重，可复授司徒，以光望实。（《魏书·彭城王勰传》）

◇答元嵩谋取沔南诏（景明元年）

所陈嘉谋，深是良计，如当机形可进，任将军裁之。（《魏书·任城王附传》）

◇淮南平遣郑道昭劳彭城王勰诏（景明元年八月）

王戚尊上辅，德勋莫二，孤心昧识，训保攸凭。比以寿春初开，镇压任重，故令王亲董元戎，远抚淮外。冒兹炎蒸，衡盖飘，经略逾时，必有亏损。淹达诣觌，夙夜系情。兼制胜宣规，威效兼著，公私允称，义所钦嘉。虽凯旋有期，无申延属，可遣给事黄门侍郎郑道昭就彼祗劳。（《魏书·彭城王勰传》）

◇东堂引见彭城王勰诏（景明元年十月）

比凤凰未至，苍黎二化，故仰屈尊谟，绥怀边附，而寇竖昏迷，敢斗淮楚。叔父英略高明，应机殄定，岂旋今辰，伏慰悲伫。（《魏书·彭城王勰传》）

◇分陈郡储粟赈豫州诏（景明初）

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拯恤。陈郡储粟，虽复不多，亦可分赡，尚书量赈以闻。（《魏书·薛安都附传》。豫州大饥，薛真度表，诏云云。）

◇诏责吐谷浑伏连寿（景明初）

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语其国则邻藩，谕其位则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而称书为表，名报为旨，有司以国有常刑，殷勤请讨。朕虑险远多虞，轻相构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魏书·吐谷浑传》）

◇诏答郭祚（景明初）

企向成立，且为本乡所乐，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限。（《周书·泉企传》。企袭父爵丹水伯，世领本县令。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帝诏。）

◇报任城王澄立学诏（景明初）

胄子崇业，自古盛典。国均之训，无应久废。尚书更可量宜修立。（《魏书·任城王传》）

◇分遣大使黜陟诏（景明二年正月壬戌）

朕幼承宝历，艰忧在疚，庶事不亲，风化未洽。今始览政务，义协维新，思使四方风从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魏书·宣武纪》）

◇诏于烈（景明二年正月）

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魏书·于栗附传》）

◇听彭城王勰释位归第诏（景明二年正月庚戌）

王宿尚间静，志捐世务，先帝爱亮之至，弗夺此情，遗敕炳然，许遂冲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违夺。今乃释位归第，丘园是营，高尚之节，确尔贞固，《贲》、《履》之操，邈焉难追。而王宅初构，财力多阙，成立之期，岁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给材瓦，禀王所好，速令制办，务从简素，以称王心。（《魏书·彭城王勰传》）

◇遣咸阳王禧等还府司诏（景明二年正月）

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魏书·咸阳王禧传》）

◇咸阳王禧北海王详进位诏（景明二年正月）

朕以寡昧，夙罹闵凶，忧茕在疚，罔知攸济。实赖先帝圣德，遗泽所覃，宰辅忠贤，劬劳王室，用能抚和上下，肃清内外。乃式遵复子，归政告逊，辞理恳至，邈然难夺。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王尊惟元叔，道理渊凝，可进位太保，领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声略茂举，可大将军、录尚书事。（《魏书·咸阳王禧传》）

◇答卢昶奏鼠咎诏（景明二年）

朕纂承鸿绪，伏膺宝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当必世之期，麟凤不降；属胜残之会，白鼠告咎。万邦有罪，实惟朕躬。尚书敷纳机猷，献替是寄，谠言有闻，朕实嘉美。（《魏书·卢玄附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调外蠲罢诏（景明二年三月乙未朔）

比年以来，连有军旅，役务既多，百姓雕弊。宜时矜量，以拯民瘼。正调之外，诸妨害损民，一时蠲罢。（《魏书·宣武纪》）

◇严勒守宰诏（景明二年三月辛亥）

诸州刺史，不亲民事，缓于督察，郡县稽逋，旬月之间，才一览决。淹狱久讼，动延时序，百姓怨嗟，方城困弊。尚书可明条制，申下四方，今日亲庶事，严勒守宰，不得因循，宽怠亏政。（《魏书·宣武纪》）

◇省官诏（景明二年三月壬戌）

治尚简静，任贵应事。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损政，无益政道。又京师百司，寮局殷杂，官有间长者，亦同此例。苟非称要，悉从蠲省。（《魏书·宣武纪》）

◇报北海王详诏（景明二年五月）

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别，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兴，义高唐世；弟戮兄登，迹显周鲁。禧之与国，异体同气，既肆无君之逆，安顾弟友之亲。叔父忠显二朝，诚贯庙社，实勖赞冲昧，保鸿猷，岂容以微介之虑，忘阿衡之重，貂章即以敕还，愿不再述。祚属眇躬，言及斯事，临纸惭恨，惋慨兼深。（《魏书·北海王详传》。咸阳王禧之谋反也，详表求解任。诏云云。）

◇敦谕彭城王勰诏

盖二仪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义生焉。自古统天位主，曷尝不赖明师，仗贤辅，而后燮和阴阳，彝伦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诚有之，斯所谓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山林之士耳。贤人君子则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艰身以济物，所谓以先知觉后知，同尘而与天下俱洁者也。朕猥以冲年，纂临宝历，实赖叔父匡济之功，诚宜永兼将相，以纲维内外。但逼夺先旨，惮违冲挹，俯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阴阳失序，是以屈王论道，庶燮兹玉烛。且师宰从容，无废清尚。故周旦复辟而居之，尚父期颐以终位。王义兼家国，理绝独高，可遗侍中敦谕。（《魏书·彭城王勰传》）

◇参定仪注诏（景明二年六月）

礼贵循古，何必改作。且先圣久遵，绵代恒典，岂朕冲暗，所宜革之。且礼祭之议，国之至重，先代硕儒，论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国子，参定以闻。（《魏书·礼志》二）

◇遣赙王肃诏（景明二年七月）

肃奄至不救，痛惋兼怀，可遣中书侍郎贾思伯兼通直散骑常侍抚慰厥孤，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务令优厚。（《魏书·王肃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王肃葬京陵诏（景明二年）

死生动静，卑高有域，胜达所居，存亡崇显。故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诚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诚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魏书·王肃传》）

◇诏报源怀（景明二年十一月）

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将欲亡之，诸蕃又愿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会？但以义害，人者不为。且十月五日衍军已达大航，其大伤小亡之势，久应有决。假令天罚宝卷，衍兵获进，则衍之主佐，又是乱亡遗孽，皇灵其能久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边书继至，殄悴之氓，理须救接。若尔者，扬州兵力，配积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处分，别加慰勉，令妙尽边算也。（《魏书·源贺附传》）

◇报裴衍请隐嵩高诏（景明二年）

知欲养疴中岳，练石嵩岭，栖素云根，饵芝清壑，腾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风，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难裁，岂容有抑，便从来请。（《魏书·裴叔业附传》）

◇埋瘗骸骨诏（景明三年二月）

自比阳旱积时，农民废殖，寤言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魏书·宣武纪》）

◇遣迎萧宝夤诏（景明三年闰四月）

萧宝夤深识机运，归诚有道，冒险履屯，投命绛阙，微子、陈韩亦曷以过也。可遣羽林监、领主事刘桃符诣彼迎接。其资生所须之物，及衣冠、车马、在京邸馆，付尚书悉令预备。（《魏书·萧宝夤传》）

◇报高显等请勒铭射宫诏（景明三年十月）

此乃弓弧小艺，何足以示后叶，而喉唇近侍，苟以为然，亦岂容有异，便可如请。（《魏书·高聪传》。世宗幸邺还于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馀步。侍中高显等奏，请勒铭射宫。诏云云。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

◇徙御旧都诏（景明三年十一月）

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翦埽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寻遗意，感庆交衷。既礼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备兹考吉，以称遐迩人臣之望。（《魏书·宣武纪》）

◇诏任城王澄（景明三年十一月）

将军文德内昭，武功外畅，奋扬大略，将荡江吴。长旌始舒，贼徒慑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锐旅方驰，东关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虏，并已闻之。（《魏书·任城王澄传》）

◇躬劝农桑诏（景明三年十二月）

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魏书·宣武纪》）

◇旱灾察冤狱诏（景明四年四月）

酷吏为祸，绵古同患；孝妇淫刑，东海礁坏。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狱乎？尚书鞫京师见囚，务尽听察之理。（《魏书·宣武纪》）

◇诏百司（景明四年十二月）

先朝制立轨式，庶事惟允。但岁积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损，废坠不行；或守旧遗宜，时有舛妨；或职分错乱，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其疑阙，速以奏闻。（《魏书·宣武纪》）

◇报元英诏（景明四年）

学业坠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魏书·南安王祯附传》。元英奏求遣使就郡校练学生，诏报。）

◇诏夺元鸾禄一周（景明中）

鸾亲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绥宁所属，宜克己厉诚，崇清树惠，而乃骤相徵发，专为烦扰，编户嗷嗷，家怀嗟怨。北州土广，奸乱是由，准法寻愆，应加肃黜。以鸾戚属，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义督责，夺禄一周，微示威罚也。（《魏书·城阳王长寿附传》。长寿次子鸾，为青州刺史，转定州刺史，缮起佛寺，公私费扰，颇为民患。世宗闻而诏。）

◇诏依礼治赵郡王母子罪

妾之于女君，犹妇人事舅姑，君臣之礼，义无乖二。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何得黜我风政！可付宗正，依礼治罪。（《魏书·赵郡王干附传》。干妃穆氏表谥母赵等，悖礼愆常，不逊日甚，尊卑义阻，母子道绝。诏云云。）

◇授源怀为冯翊公诏（景明中）

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比授冯翊郡开国公，邑九百户。（《魏书·源贺附传》）

◇报源怀诏（景明中）

省表具恤民之怀，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为永准。如斯之比，不便于民，损化害政者，其备列以闻。（《魏书·源贺附传》）

◇原裴植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植阖门归款，子昕愚昧，为人诱谄，虽刑书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勋诚。（《魏书·裴叔业附传》。叔业兄子植，入为大鸿胪卿，后以长子昕南叛，有司处之大辟。诏云云。）

◇诏诘宋翻

卿故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魏书·宋翻传》。初，翻为河阴令，县有大枷，号曰「弥尾青」，内监扬小驹诣县请事，命取尾青以镇之。既免，入诉于世宗。诏云云。）

◇以侯刚为右卫大将军诏

太和之季，蚁寇侵疆，先皇于不豫之中，命师出讨。抚戎暴露，触御乖和，朕属当监国，弗获随侍，而左右服侍，唯藉忠勤。刚于违和之中，卒勤行饪。追远录诚，宜先推叙。其以刚为右卫大将军。（《魏书·恩幸侯刚传》）

◇卢道将袭爵诏（景明末）

长嫡承重，礼之大经，何得辄授也。（《魏书·卢玄附传》。卢渊子道将袭父爵，而让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闻，宣武诏。）

◇徙赵修诏

小人难育，朽棘不雕，长恶不悛，岂容抚养。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皂，幼所经见，长难遗之。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虽地微器陋，非所宜采；然识早念生，遂升名级。自蒙洗濯，凶昏日甚，骤佞荐骄，恩加轻慢。不识人伦之体，不悟深浅之方，陵猎王侯，轻触卿相，门宾巷士，拜叩不接，嚣气豪心，仍怀鄙塞。比听葬父，侈暴继闻。居京造宅，残虐徒旅。又广张形势，妄生矫托，与雍州人赵僧才剽等阴相传纳，许受玉印。不轨不物，日月滋甚。朕犹愍其宿隶，每加覆护，而擅威弄势，侏张不已。法家耳目，并求宪纲，虽欲舍之，辟实难爽。然楚覆既坠，江君徘徊；钟牛一声，东向改衅。修虽小人，承侍在昔，极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朕昧于处物，育兹豺虎，顾寻往谬，有愧臣民，便可时敕申没，以谢朝野。（《魏书·赵修传》）

◇又诏任城王澄（正始元年二月）

锺离若食尽，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长，舟行无碍，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实将军经略，勋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难图，亦可为万全之计，不宜昧利无成，以贻后悔也。（《魏书·任城王澄传》）

◇免北海王详为庶人诏（正始元年五月丁未朔）

王位兼台辅，亲懿莫二，朝野属赖，具瞻所归。不能励德存道，宣融轨训，方乃肆兹贪，秽暴显闻。远负先朝友爱之寄，近乖家国推敬所期，理官执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合刑典，天下为公，岂容私抑。但朕诸父倾落，存者无几，便极逮坐，情有未安。可免为庶人，别营坊馆，如法禁卫，限以终身。邦家不造，言寻感慨。（《魏书·北海王详传》）

◇为北海王详举哀诏

北海叔奄至倾背，哀慕抽恸，情不自任。明便举哀，可敕备办丧还南宅，诸王皇宗，悉令奔赴。给东园秘器，物之数一依广陵故事。（《魏书·北海王详传》）

◇忧旱诏（正始元年六月）

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阳旱历旬，京甸枯瘁，在予之责，夙宵疚怀。有司可循案旧典，祗行六事：囹圄冤滞，平处决之；庶尹废职，重加修举；鳏寡困穷，在所存恤；役赋殷烦，咸加蠲省；贤良谠直，以礼进之，贪残佞谀，时加屏黜；男女怨旷，务令媾会。称朕意焉。（《魏书·宣武纪》）

◇诏元鉴（正始元年七月）

知摧角城，威谋展称，良以欣然。此城襟带淮浒，川路冲要，自昔经算，未能克之，蚁固积纪，每成边害。将军渊规潜运，妙略克宣，辟境克城，功著不日，据要扼喉，津径势阻，可谓勋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寻当别遣。（《魏书·河南王曜附传》）

◇令群官集太乐署考论音律诏（正始元年七月）

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变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魏书·乐志》。先是，高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

卷九

◎宣武帝（二）

◇克三关劳元英诏（正始元年八月）

知贼城已下，复克三关，展威辟境，声略宣振，公私称泰，良以欣然。将军渊规内断，忠谟外举，受律扬旌，克申庙算，虽方叔之制蛮荆，召虎之埽淮浦，匹兹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广经略，想善加检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后凯旋耳。（《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下梁将蔡灵恩等诏（正始元年九月甲子）

中山王英所执萧衍冠军将军、监司州事蔡灵恩等，随才擢叙。（《魏书·宣武纪》）

会平江南，此等便可放归也。（《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报郑道昭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魏书·郑羲附传》）

◇建国学诏（正始元年十一月）

古之哲王，创业垂统，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胶序，开训国胄，昭宣三《礼》，崇明四术，使道畅群邦，风流万宇。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魏书·宣武纪》）

◇增减律令诏（正始元年十二月己卯）

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魏书·刑罚志》）

◇报夏侯道迁诏（正始元年闰十二月癸卯）

得表，闻之。将军前识机运，已投诚款，而中逢猜间，致有播越，复翻然风返，建兹殊效，忠贯古烈，义动遐迩。汉郑既开，势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埽恶，何快如之。想馀党悉平，西南清荡，经算淹朔，当有劬劳。所请军宜，别敕一二。（《魏书·夏侯道迁传》）

◇听司马悦赴阙诏（正始初）

司马悦首谋义阳，征略有捷。且违京既久，屡请入朝。可遂此志，听其赴阙。（《魏书·司马楚之附传》）

◇诏田益宗（正始初）

悬瓠要藩，密迩崧颍，南疆之重，所寄不轻。而群小猖狂，忽构衅逆，杀害镇主，规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书邢峦总精骑五万，星驰电驱；征南将军、中山王英统马步七万，络绎继发。量此蚁寇，唯当逃奔。知将军志翦豺狼，以清边境，节义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尔？深戢诚款，方相委托。故遣中书舍人赵文相具宣朕怀，往还之规，口别指授，便可善尽算略，随宜追掩，勿令此竖得有窜逸。迟近清荡，更有别旨。（《魏书·田益宗传》）

◇答刘芳请迁易郊坛诏

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魏书·刘芳传》）

◇诏邢峦（正始二年二月）

峦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魏书·邢峦传》）

◇审议贡举诏（正始二年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贤明治，自昔通规，宣风赞务，实惟多士。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不精厥选，将何考陟？八座可审议往代贡士之方，擢贤之体，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魏书·宣武纪》）

◇铨授勋臣子孙诏（正始二年六月）

先朝勋臣，或身罹谴黜，子孙沉滞，或宦途失次，有替旧流，因而弗采，何以奖劝？言念前绩，情有亲疏。宗及庶族祖曾，功绩可纪而无朝官，有官而才堪优引者，随才铨授。（《魏书·宣武纪》）

◇分遣大使省方诏（正始二年七月）

朕纂驭宝历，于今七载，德泽未敷，鉴不烛远，人之冤瘼，所在犹滋，而纠察之狱，未畅于下，贤愚靡分，早白均贯，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恶励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检，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即加纠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旌轩之举，因以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罚淫慝，理穷恤弊，以称朕心。（《魏书·宣武纪》）

◇报邢峦诏（正始二年）

若贼敢窥窬，观机翦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方将席卷岷蜀，电埽西南，何得辞以恋亲，中途告退！宜勖令图，务申高略。（《魏书·邢峦传》）

◇因夏侯道迁未拜封下诏（正始二年）

道迁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敕吏部速令召拜。（《魏书·夏侯道迁传》）

◇求言诏（正始三年二月）

昔虞戒面从，昌言屡进；周任谏辅，王阙必箴。朕仰缵鸿基，伏膺宝历，思康庶绩，一日万几，是以侧望忠言，虚求谠直。而良策弗进，规画无闻，岂所谓弼谐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诏王公已下，其有嘉谋深图、直言忠谏、利国便民、矫时厉俗者，咸令指事陈奏，无或依违。（《魏书·宣武纪》）

◇诏问元英克敌事机（正始三年四月）

贼势滋甚，围逼肥梁，边将后规，以至于此。故有斯举，必期胜捷，而出军淹滞，肥梁已陷。闻之惋懑，实乖本图。今众军云集，十有五万，进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复当远近？竟以几日，可至贼所？必胜之规，何者为先？故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议甄琛请弛盐禁诏（正始三年四月）

民利在斯，琛如所陈。付八座议，可否以闻。（《魏书·甄琛传》）

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所在。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治者也，可从其前计，使公私并宜，川泽无拥。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魏书·甄琛传》）

◇棺埋暴骨诏（正始三年五月）

掩骼埋古之令典，顺辰修令，朝之恒式。今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魏书·宣武纪》）

◇谥源怀诏（正始三年六月）

府寺所执，并不克允，爱民好与曰「惠」，可谥惠公。（《魏书·源贺附传》。太常寺议谥靖公，司徒府议谥穆公，诏云。）

◇破阴陵劳元英诏（正始三年九月）

知大摧鲸寇，威振南海，江浦无尘，三楚卷曷，声被荒隅，同轨斯始，公私庆慰，良副朕怀。便当乘威藉响，长驱吴会，翦拉遗烬，截彼东南也。（《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命邢峦渡淮诏（正始三年九月）

淮阳、宿豫，虽已清复，梁城之贼，犹敢聚结，事宜乘胜，并势摧殄。可率二万之众渡淮，与征南掎角，以图进取之计。（《魏书·邢峦传》）

◇诏有司敕蠕蠕使人勿六跋

（正始三年十月。案：《宣武纪》：戊申，蠕蠕国遣使朝贡。上文九月癸酉、己丑、丁酉，知戊申在十月。）

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跨据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权宽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魏书·蠕蠕传》。他汗可汗伏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世宗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

◇遣邢峦速进军诏（正始三年）

济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方有此请！可速进军，经略之宜听征南至要。（《魏书·邢峦传》）

◇围锺离与元英诏（正始三年十一月）

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且可密装徐严，为振旅之意，整疆完土，开示威略。左右蛮楚，素应逃亡，或窜山湖，或难制掠。若凶渠黠党，有须翦除者，便可扑埽，以清疆界。如其强狡凭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烦肆兵。凯旋迟近，不复委曲。（《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报赏陇右诚义诏（正始三年十一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岁陇右扇逆，合境不民。其中犹有卒能自守，无豫衅乱。疾风知劲，良在可嘉。尚书可甄量报赏，以表诚义。（《魏书·宣武纪》）

◇又诏邢峦（正始四年正月）

安东频请罢军，迟回未往，阻异戎规，殊乖至望。士马既殷，无容停积，宜务神速，东西齐契，乘胜埽殄，以赴机会。（《魏书·邢峦传》）

◇令刘芳与主乐务诏（正始四年春）

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魏书·乐志》。太乐令公孙崇表请高肇监就乐务，世宗知肇非才，诏云云。）

◇图锺离未克又与元英诏（正始四年春）

大军野次，已成劳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见。比频得启，制胜不过暮春，及省后表，复期孟夏之未。彼土蒸泞，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使还，王具闻。（《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原萧宝夤诏（正始四年四月）

宝夤因难投诚，宜加矜贷，可恕死免官，削爵还第。（《魏书·萧宝夤传》。宝夤与中山王英攻锺离，淮水泛滥，宝夤与英狼狈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宝夤守东桥不固，军败由之，处以极法。宣武诏。）

◇立学诏（正始四年六月）

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怀远人，调礼学以旌俊造，徙县中区，光宅天邑，总霜露之所均，一姬卜于洛，戎缮兼兴，未遑儒教。朕纂承鸿绪，君临宝历，思模圣规，述遵先志。今天清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魏书·宣武纪》）

◇进高阳王雍等官位诏（正始四年九月）

朕秉历承天，覆年将纪，徙正宫极，岁浃归馀。台懿茂亲，祗勤已久；列司英彦，庸绩未酬。非所谓有功见知，赏以时及。其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百官悉进位一级。（《魏书·宣武纪》）

◇定五校等官员数诏（正始四年九月）

五校昔统营，位次于列卿，奉车都尉，禁侍美官，显加通贵。世移时变，遂为冗职。既典名犹昔，宜有定员，并殿中二司马亦须有常数。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车都尉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马二百人，员外司马三百人。（《魏书·官氏志》）

◇令刘芳等详察公孙崇新历诏（正始四年冬）

测度晷象，考步宜审，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学、四门博士等依所启者，悉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详察。（《魏书·律历志》上。公孙崇表上景明历，世宗诏。）

◇听元和袭爵河南王诏

和初以让鉴，而鉴还让其子，交让之道，于是乎著。其子早终，可听和袭。（《魏书·河南王曜附传》）

◇改元亮名字诏

仕明风神运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以取定体相伦之美。（《魏书·太武子临淮王谭附传》，字文若。本名亮，字仕明。时侍中穆绍与同署，避绍父讳，启求改名。诏云云。）

◇报郦道元请立鲁阳学诏

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北史·郦道元传》）

◇修听讼观诏（永平元年六月）

慎狱重刑，著于往诰。朕御兹宝历，明鉴未远，断决烦疑，实有攸愧。可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当与王公卿士亲临录问。（《魏书·宣武纪》）

◇精检枷杖诏（永平元年七月）

察狱以情，审之五听，枷杖小大，各宜定准。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阳及诸狱官，鞠讯之理，未尽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宪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滥究枉，良轸于怀。可付尚书精检枷杖违制之由，断罪闻奏。（《魏书·宣武纪》）

◇僧犯付昭玄诏（永平元年秋）

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馀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魏书·释老志》。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世宗诏。）

◇北海王详复爵营厝诏（永平元年十月丁巳）

故太傅北海王体自先皇，特锺友爱，受遗训辅，冲昧攸托。不图暮节晦德，终缺哀荣，便可追复王封，克日营厝，少慰幽魂，以旌阴戚。（《魏书·北海王详传》）

◇诏尚书（永平元年十二月）

司马悦暴罹横酷，身首异所，国戚旧勋，特可悼念。主书董绍，衔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书可量贼将齐苟儿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以易悦首及绍，迎接还本。用慰亡存。（《魏书·司马楚之附传》）

◇答高肇奏水都等官诏（永平二年正月）

使者置二，可如所奏。其下属司，惟须充事耳，亦何劳多也。参军、录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更置一，谒者加二，令史依旧。（《魏书·官氏志》。尚书令高肇奏都水台请依旧二使者，参军事、谒者并录事、令史亦随事更立，宣武诏。）

◇造杂仗诏（永平二年二月）

比军役频兴，仗多毁败，在库戎器，现有无几。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须充积，经造既殷，非众莫举。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魏书·宣武纪》）

◇放樊襄已南掠民诏（永平二年四月）

圣人济世，随物污隆，或正或权，理无恒在。先朝以云驾甫迁，嵩基始构，河洛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故暂抑造育之仁，权缓肃奸之法。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扬、郢、荆、益，皆悉我有；保险诸蛮，罔不归附；商、洛民情，诚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无赖之徒，轻相劫掠，屠害良善，离人父兄。衍之为酷，实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舍此残贼，未令之愆。并敕缘边州镇，自今已后，不听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镇主将，知容不纠，坐之如律。（《魏书·宣武纪》）

◇同轨诏（永平二年六月）

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魏书·宣武纪》）

◇却韩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永平二年十月庚午）

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风素，可付其家人。（《魏书·韩秀附传》。秀子务，除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宣武诏。）

◇五等选式诏（永平二年十二月）

五等诸侯，比无选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从六上，伯从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异族出身：公从七上，侯从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从八上。清修出身：公从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从九上，男从九下。可依此序之。（《魏书·宣武纪》）

卷十

◎宣武帝（三）

◇立医馆诏

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厝。至于下民之茕鳏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馀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魏书·宣武纪》）

◇诏卢昶（永平四年四月）

彭宋地接边疆，势连淮海，咸御之术，功在不易。朐山险塞，寇之要防，水陆交凑，扬、郁路冲，畜聚凶徒，虔刘边鄙，青、光、齐、兖，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众，展疆辟土，何善如之。庸勋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长阎遵业具宣往怀。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系。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见扼喉，将图救援之计。今水雨盛行，宜须防守。卿可深思拟捍之规，攘敌之略，使还具闻。（《魏书·卢玄附传》。卢昶为徐州刺史，表言掩据朐山，宣武诏。）

◇报卢昶请兵诏（永平四年）

克获朐山，计本于昶，乘胜之规，终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处分，前机经略，一以任之。今既请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赴之。（《魏书·卢玄附传》）

◇东堂饯萧宝寅诏（永平四年四月）

萧衍送死，连兵再离寒暑，卿忠规内挺，孝诚外亮，必欲鞭尸吴墓，戮衍江阴，故授卿以总统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规，宜其勉欤？（《魏书·萧宝寅传》）

◇令刺史监括僧只谷诏（永平四年夏）

僧只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傥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只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傥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徵责。或有私债，转施傥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徵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魏书·释老志》）

◇原僧暹等诏

暹等特可原之，馀如奏。（《魏书·释老志》。尚书令高肇奏，言僧暹等违旨乖法，逼令赵苟子等课输。诏云云。）

◇遣兵赴卢昶诏（永平四年）

朐山之克，实由于卿，开疆拓土，实为长策。然经讨未服，非卿而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蚁徒送死，规侵王略，天亡小贼，数在无远。故前者命卿亲临指授，寻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复，宜遵前旨，秉戈挥锐，殄寇为怀。已发虎旅五万，应机电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请。截彼东南，亮委高算。（《魏书·卢玄附传》）

◇又诏卢昶（永平四年）

取朐置戍，并是卿计，始终成败，悉归于卿。卿以兵少请益，今已遂卿本意。如闻东唐陆道甚狭，一轨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据之，以断军路。若已如此，更设何策？其军奇兵变，遽以表闻。又闻衍军将帅，每有流言，云魏博淮扬、宿豫，乃是两宜。若实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几时。脱事容往返，驰驿速闻。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若理不可尔，亦将军截决。（《魏书·卢玄附传》）

◇以李崇为扬州刺史诏（永平四年）

应敌制变，算非一途，救左击右，疾雷均势。今朐山蚁寇，久结未殄，贼衍狡诈，或生诡劫，宜遣锐兵，备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坐敦威重，遥运声算。（《魏书·李崇传》。崇出除征南将军、扬州刺史，诏云云。）

◇通考景明二年以来功过诏（永平四年十二月）

进善退恶，治之通规，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齐，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闻。（《魏书·宣武纪》）

◇许陈终德为祖母持重诏（永平四年十二月）

嫡孙为祖母，礼令有据，士人通行，何劳芳致疑请也？可如国子博士孙景邕所议。（《通典》八十九。《魏书·礼志》四载此诏，有脱误。）

◇答安定王燮诏

一劳永逸，便可听移。（《魏书·安定王休附传》。燮为华州刺史，表移华州治冯翊，诏云云。）

◇密遣中使诏于忠（永平中）

比股肱褫落，心膂无寄。方任虽重，比此为轻。故辍兹外任，委以内务。当勤夙无怠，称朕所寄也。（《魏书·于栗附传》）

◇诏田益宗（永平中）

风闻卿息鲁生在淮贪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与使赴阙，当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一郡。（《魏书·田益宗传》。益宗衰老，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咸言欲叛。世宗诏之。又见《北史》三十七。）

◇严敕立学成限诏（延昌元年四月丁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围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魏书·宣武纪》）

◇遣医就治肆州伤民诏（延昌元年四月癸未）

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魏书·宣武纪》）

◇诏免卢昶官（延昌元年四月）

朐山之败，伤损实深，推始究末，罪锺元帅。虽经大宥，轻重宜别，昶一人可以免官论坐，自馀将统以下，悉听依赦复任。（《魏书·卢玄附传》。朐山失利，世宗遣黄门甄琛驰驿锁卢昶，穷其败状。诏云云。案：此诏《纪》、《传》未载年月，据文云「虽经大宥」，知在四月乙酉大赦改年之后。）

◇检校艰敝诏（延昌元年六月）

去岁水灾，今春灾旱，百姓饥馁，救命靡寄，虽经蚕月，不能养绩。今秋输将及，郡县期于责办，尚书可严勒诸州，量民资产，明加检校，以救艰弊。（《魏书·宣武纪》）

◇立皇太子恩赐诏（延昌元年十一月）

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太子体藉灵明，肇建宫华，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荣泛庶胤。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魏书·宣武纪》）

◇定考格诏（延昌元年十二月）

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迁一阶，三年以上迁半阶，残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迁半阶，不满者除。其得泛以后，考在上下者，三年迁一阶。散官从卢昶所奏。（《魏书·郭祚传》）

◇又诏

独著、超伦及才备、寡咎，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自此以降，犹有八等，随才为次，令文已具。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所云通考者，据总多年之言，至于黜陟之体，自依旧来年断，何足复请。其罚赎已决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记其殿者除之。（《魏书·郭祚传》、《北史》四十三。）

◇水旱减降徒流已下诏（延昌二年八月）

顷水旱互侵，频年饥俭，百姓窘弊，多陷罪辜，烦刑之愧，朕用惧矣。其杀人、掠卖人、群强盗首，及虽非首而杀伤财主，曾经再犯公断道路劫夺行人者，依法行决。自馀恕死。徒流已下，各准减降。（《魏书·宣武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高季贤赦后复仕诏（延昌二年秋）

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听复仕。（《魏书·刑罚志》）

◇报李崇诏（延昌二年）

卿居藩累年，威怀兼畅，资储丰溢，足制劲寇。然夏雨泛滥，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辞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复业，便可缮甲积粮，修复城雉，劳恤士庶，务尽绥怀之略也。（《魏书·李崇传》。崇以洪水为灾，请罪解任，世宗诏。）

◇地震宽刑诏（延昌三年正月）

肆州秀容郡敷城县、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山鸣地震，于今不已，告谴彰咎，朕甚惧焉，祗畏兢兢，若临渊谷，可恤瘼宽刑，以答灾谴。（《魏书·宣武纪》）

◇答江式诏（延昌三年三月）

可如所请，并就太常，翼兼教八书史也。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魏书·江式传》。式上表，诏云云。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其书竟未能成。）

◇赠高贞诏（延昌三年四月）

故太子洗马高贞，器业始茂，方加荣级，而秀颖未实，奄雕夏采。今宅兆有期，宜蒙追陟。可特赠骊骧将军、营州刺史，以旌戚俊。其墓次所须，悉仰本州营办。（《高贞碑》拓本）

◇宫臣直从诏（延昌三年）

自今已后，若非朕手敕，勿令儿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魏书·扬播附传》。肃宗在怀抱之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寮闻知。杨昱谏，于是诏。）

◇清河王怿为生母服诏（延昌三年）

《礼》有从无服而有服，何但从轻而重乎？怿今自以厌，故不得申其过隙，众臣古无疑厌之论，而有从轻之据，曷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从尚书及景林等议。（《魏书·礼志》四）

◇又诏

比决清河国臣为君母服期，以礼事至重，故追而审之。今更无正据，不可背章生条。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远。礼缘人情，遇厌须变服。可还从前判，既葬除之。（《魏书·礼志》四）

◇费羊皮张回事诏（延昌三年。《通典》作「景明中」）

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岁。（《魏书·刑罚志》，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羊皮」作「羌皮」。）

◇宗室犯罪依常法诏（延昌三年。《通典》作「景明中」）

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魏书·刑罚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册谥李谧诏（延昌四年）

谧屡辞徵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者奉册。（《魏书·逸士李谧传》）

◇以田益宗为济州刺史诏（延昌中）

益宗先朝耆艾，服勤边境，不可以地须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常侍如故。（《魏书·田益宗传》）

◇报田益宗上表自理诏（延昌中）

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魏书·田益宗传》）

◇三藩妻从妃例诏

夫贵于朝，妻容于室，妇女无定，升从其夫。三藩既启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齐也，理与己齐，可从妃例。（《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

◇赏封轨诏

权宜徵口，使人常体。但光扬有称，宜赏一阶。（《魏书·封懿附传》）

◇报崔楷诏

频年水旱为患，黎民阻饥，静言念之，昃不遑食，鉴此事条，深协在虑。但计画功广，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闻。（《魏书·崔辩附传》）

◇诏崔鸿

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呈，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魏书·崔光附传》。世宗闻崔鸿撰录《十六国春秋》，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

◇诏报甄琛

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魏书·甄琛传》）

◇监库莫奚国交市诏

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欲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民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听而不虞，或有万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事宜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魏书·库莫奚国传》）

◇赐奚康生枣柰果面敕

果者果如朕心，枣者早遂朕意。（《北史》三十七。）

◇赐裴叔业玺书（景明元年正月）

前后使返，有敕，想卿具一二。宝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辅，暴加戚属，淫刑既逞，朝无孑遗，国有瓦解之形，家无自安之计。卿兼兹智勇，深惧祸萌，翻然高举，去彼危乱。朕兴居在念，深嘉乃勋。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行往赴援。杨大眼、奚康生铁骑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书令肃精卒十万，络绎继发。将以长驱淮海，电击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举。殊勋茂绩，职尔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赏？并有敕与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异。（《魏书·裴叔业传》）

◇赐夏侯道迁玺书（玉始元年闰十二月）

得表，具诚节之怀。卿忠义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机豹变，翻然改图，奖率同心，万里投顺，远举汉中，为开蜀之始。洪规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节、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并同义诸人，寻有别授。王师数道，络绎电迈，遣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征梁汉诸军事、镇西将军、尚书邢峦指授节度。卿其善建殊效，称朕意焉。（《魏书·夏侯道迁传》）

◇赐邢峦玺书（正始三年九月）

知大龛丑虏，威振贼庭，淮外雾披，徐方卷曷，王略远恢，混一维始，公私庆泰，何快如之！贼衍此举，实为倾国。比者宿豫陷没，淮阳婴城，凶狡仆舟张，规抗王旅。将军忠规协著，火烈霜摧，电动岱阴，风埽沂峄，遂令逋诛之寇，一朝歼夷；元鲸大憝，千里折首。殊勋茂捷，自古莫二。但扬区未安，馀烬宜荡，乘胜掎角，势不可遗。便可率厉三军，因时经略，申威东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劳，用图永逸，进退规度，委之高算。（《魏书·邢峦传》）

◇与彭城王勰书（太和二十三年十一月）

恪奉辞暨今，悲恋呜咽，岁月易远，便迫暮冬，每思闻道，奉承风教。父既辞荣闲外，无容顿违至德。出蕃累朔，荒驰实深。今遣主书刘道斌奉宣悲恋，愿父来望，必当届京。展泄哀穷，指不云远。（《魏书·彭城王勰传》）

◇修家人书与彭城王勰

恪言，奉还告承，犹执冲逊，恪实暗寡，政术多秕，匡弼之寄，仰属亲尊。父德望兼重，师训所归，岂得近遗家国，远崇清尚也。便望纡降，时副倾注之心。（《魏书·彭城王勰传》）

卷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明帝

帝讳诩，宣武帝第二子。延昌元年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即位，胡太后临朝摄政。改元五：熙平、神龟、正光、孝昌、武泰。在位十三年。谥曰孝明皇帝，庙号肃宗。

◇依崔光请祭诏（延昌四年三月甲子）

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魏书·礼志》二。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祭。」孝明诏。）

◇行新政诏（延昌四年九月）

高祖革礼成治，遗泽在民。世宗纂承丕业，圣德昭远。朕以冲孺，属当宝图，洪基至重，若履冰薄。王公百辟，群牧庶官，皆受遇先朝，宠荣自昔，宜各勉崇，共康世道，戮力竭诚，以匡辅不逮。其有怀道丘园、昧迹板筑、山栖谷饮、舒卷从时者，宜广戋帛，缉和鼎饪。有能谠言直谏、济世益时者，在所以闻，当待以不次之位。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以彰厥美。高年孤独不能自存者，赡以粟帛。若因饥失业、天属流离，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各听归还。比冀方未肃，徐城寇扰，将统久劳，士卒疲弊，并遣抚慰，赐以衣马。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赍，以副其心。其有先朝旧事寝而不举、顷来便习不依轨式者，并可疏闻，当加览裁。若益时利治、不拘常制者，自依别例。其明相申约，称朕意焉。（《魏书·孝明纪》。皇太后亲览万机，诏云云。）

◇忧旱诏（熙平元年五月）

炎旱积辰，苗稼萎悴，比虽微澍，犹未沾洽，晚种不纳，企望忧劳，在予之责，思自兢厉。尚书可厘恤狱犴，察其淹枉，简量轻重，随事以闻，无使一人怨嗟，增伤和气。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劝农省务，肆力田畴。庶嘉泽近降，丰年可必。（《魏书·孝明纪》）

◇催遣傅竖眼救益州诏（熙平元年五月）

比敕傅竖眼倍道兼行，而犹未达，可更遣尚书郎堪干者一人驰驿催遣，庶令拔彼倒悬，救兹危急。（《魏书·元法僧传》）

◇帝王坟陵勿听耕稼诏（熙平元年八月）

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遂沓蔼，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魏书·孝明纪》）

◇报高昌王麴嘉求内徙诏（熙平初）

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怙。何者？彼之毗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魏书·高昌国传》）

◇报任城王澄今古钱通用诏（熙平初）

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魏书·食货志》）

◇复战没兵士诏（熙平二年五月）

扬州硖石、荆山、新淮、ガ城兵士战没者，追给敛财，复一房五年；若无妻子，复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疮，赏一阶；虽一疮而四体废落者亦同此赏。（《魏书·孝明纪》）

◇戚族在叙诏（熙平二年八月）

皇魏开基，道迈周汉，蝉连二都，德盛百祀，虽帝胤蕃衍，亲贤并茂。而犹沉屈素履，巾褐衡门，非所谓广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远，叙之列位。（《魏书·孝明纪》）

◇月望亲听讼诏（熙平二年九月）

察讼理冤，实维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比日谅暗之中，治纲未振，狱犴繁广，嗟诉骤闻，虽曰司存，每多诬壅，曾是寡德，实深矜慨。自今月望，当暂出城，亲纳滞枉。主者可宣诸近远，咸使闻知。（《魏书·孝明纪》）

◇北京未迁者听仍停诏（熙平二年十月）

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孙，汉之刘族，遍于海内，咸致蕃衍，岂拘南北千里而已哉。（《魏书·孝明纪》）

◇给老民郡县板诏（神龟元年正月）

朕冲昧抚运，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遑纪恤，夙宵矜慨，鉴寐深怀，眷彼百龄，悼兹六极。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给粟五斛、帛二匹。（《魏书·孝明纪》）

◇轻囚减等诏（神龟元年八月癸丑朔）

朕冲昧纂历，未闲政道，皇太后殷忧在疚，始览万几。故狱犴淹枉，百姓冤弊，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师见囚，殊死以下可悉减一等。（《魏书·孝明纪》）

◇居丧不从役诏（神龟元年）

顷年以来，戎车频动，服制未终，夺哀从役。罔极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非所谓敦崇至道者也。自今虽金革之事，皆不得请起居丧。（《魏书·孝明纪》）

◇崇宪太后服诏（神龟元年九月）

崇宪皇太后，德协坤仪，徵符月晷，方融壶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及戡定难，是赖谟谋。夫礼沿情制，义循事立，可特为齐衰三月，以伸追仰之心。（《魏书·礼志》四、《通典》八十。）

◇旌异卢元礼妻李氏诏（神龟元年）

孔子称毁不灭性，盖为其废养绝类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胜哀，虽乖依就，而志厉义远，若不加旌异，则无劝引浇浮。可追号曰「贞孝女宗」，易其里为孝德里，标李卢二门，以敦风俗。（《魏书·列女卢元礼妻李氏传》）

◇乾脯山以西为九原诏（神龟元年十二月）

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魏书·孝明纪》）

◇皇太后称诏诏（神龟二年一月）

朕以冲眇，纂承宝位，夙夜惟寅，若涉渊海。赖皇太后慈仁，被以夙训。自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天平地成，四海宁。天道高远，巍巍难名，犹以挹自居，称号弗备，非所以崇奉坤元，允协亿兆者也。宜遵旧典，称诏宇内，以副黎元元之望。（《魏书·孝明纪》）

◇改葬文昭高太后诏（神龟二年正月）

文昭皇太后德协坤仪，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实诞英圣，而夙世沦晖，孤茔弗。先帝孝感自衷，迁奉未遂，永言哀恨，义结幽明。废吕尊薄，礼伸汉代。（《魏书·孝文昭后高氏传》）

◇又诏

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终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魏书·孝文昭后高氏传》）

◇雩祈诏（神龟二年二月）

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嘉谷未纳，三麦枯悴。德之无感，叹惧兼怀。可敕内外，依旧雩祈，率从祀典。察狱理冤，掩埋骼。冀瀛之境，往经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赈穷恤寡，救疾存老，准访前式，务令周备。（《魏书·孝明纪》）

◇答萧宝夤诏（神龟二年夏）

礼乐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魏书·乐志》）

◇处决刘辉事诏（神龟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馀如奏。（《魏书·刑罚志》、《通典》一百六十七。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初下处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云云。）

◇又诏

辉悖法乱理，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恒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魏书·刑罚志》。门下处奏刘辉事，诏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不下。尚书元修义、右仆射游肇各奏请更议诏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释奠诏（正光元年正月）

建国纬民，立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魏书·孝明纪》）

◇旱灾申囚枉滥诏（正光元年五月辛巳）

朕以寡薄，运膺宝图，虽未明求衣，惕惧终日，而暗昧多阙，炎旱为灾，在予之愧，无忘寝食。今刑狱繁多，囹圄尚积，宜敷仁惠，以济斯民。八座可推鞠见囚，务申枉滥。（《魏书·孝明纪》）

◇旱灾理冤狱诏（正光元年五月癸未）

攘灾招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况今炎旱历时，万姓雕弊，而不抚恤穷冤，理决庶狱。可严敕州郡，善加绥隐，务尽聪明，加之祗肃，必使事允人神，时致灵应。其赋役不便于民者，具以状闻，便当蠲罢。（《魏书·孝明纪》）

◇封阿那瑰为蠕蠕王诏（正光元年十一月）

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裔，邻通上国，百有馀载。自神鼎南底，累纪于兹，虔贡虽违，边燧静怠，凭心象魏，潜款弥纯。今其主阿那瑰属离时难，邦分亲析，万里远驰，庇命有道。悲同申、伍，忠孝足矜。方存兴灭之师，以隆继绝之举，宜且优以宾礼，期之立功，疏爵祚土，大启河岳，可封朔方郡开国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锡以衣冕，加以轺车，禄恤仪卫，同乎戚蕃。（《魏书·孝明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张普惠谏送阿那环还国诏（正光元年十二月）

夫穷鸟归人，尚或兴恻，况那瑰婴祸流离，远来依庇，在情在国，何容弗矜。且纳亡兴丧，有国大义，皇魏堂堂，宁废斯德。后主乱亡，似当非谬，此送彼迎，想无拒战。国义宜表，朝算已决，卿深诚厚虑，朕用嘉戢。但此段机略，不获相从，脱后不逮，勿惮匡言。（《魏书·张普惠传》。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上疏谏云云。诏答。）

◇护送阿那瑰还国诏（正光元年十二月）

蠕蠕王阿那瑰，遭离寇祸，远来投庇，邦分众析，犹无定主，而永怀北风，思还绥集。启疏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败，自古通典。可差国使及彼前后三介，与阿那瑰相随；并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躬自率护，送达境首，令观机招纳。若彼候迎，宜锡筐篚车马之属，务使优隆，礼饯而返；如不容受，任听还阙。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魏书·孝明纪》）

◇得蠕蠕使者牒诏（正光二年二月）

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藩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避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文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魏书·蠕蠕传》）

◇优礼江阳王继诏（正光二年四月）

至节嘉辰，礼有朝庆，亲尊戚老，理宜优异。王位高年宿，可依齐郡王简故事，朝讫引坐，免其拜伏。（《魏书·京兆王黎附传》）

◇忧旱诏（正光二年七月）

时泽弗降，禾稼形损，在予之责，夙宵震惧，虽克躬撤降，仍无招感。有司可修案旧典，祗行六事：圄犴淹枉，随速鞫决；庶尹废职，量加修厉；鳏独困穷，在所存恤；役赋烦民，咸加蠲省；贤良谠直，以时升进，贪残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旷，务令会偶。庶革止愆违，有弭灾。（《魏书·孝明纪》）

◇诏蠕蠕主阿那瑰孝昌三年四月

北镇群狄，为逆不息，蠕蠕主为国立忠，助加诛讨，言念诚心，无忘寝食。今知停在朔垂，与尔朱荣邻接，其严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启，更欲为国东讨。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听待后敕。（《魏书·蠕蠕传》）

◇祈雨诏（正光三年六月）

朕以冲昧，夙纂宝历，不能祗奉上灵，感延和气，致令炎旱频岁，嘉雨弗洽，百稼又萎，晚种未下，将成灾年，秋稔莫觊。在予之责，忧惧震怀。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上下群官，侧躬自厉，理冤狱，止土功，减膳撤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止屠杀。（《魏书·孝明纪》）

◇班宣正光历大赦诏（正光三年十一月）

治历明时，前王茂轨，考辰正律，奕代通规。是以北平革定于汉年，杨伟草算于魏世。自皇运肇基，典章犹缺，推步晷曜，未尽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龟中，始命儒官，改创疏春，回度易宪，始会璇衡。今大正斯始，阳煦将开，品物初萌，宜变耳目，所谓魏虽旧邦，其历维新者也。便可班宣内外，号曰《正光历》。又首节嘉辰，获展丘，神人交和，理契幽显，思与亿兆，共此维新，可大赦天下。（《魏书·孝明纪》）

◇诏中尉（正光三年十二月）

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魏书·孝明纪》）

◇报崔光乞刘丙子孙免役诏（正光四年七月）

丙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魏书·刘丙传》）

◇年满七十得与铨叙及解官给半禄诏（正光四年七月）

达尊斯在，齿豫一焉，崇敬黄，先代通训。故方叔以元老处位，充国缘自强见留。虽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壮，许其系维。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甫受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听其莅民，以终常限。或新解郡县，或外佐始停，已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使辞朝之叟，不恨归于闾巷矣。（《魏书·孝明纪》）

◇赈恤北垂遭寇诏（正光四年八月己巳）

狂蠢肆暴，陵窃北垂，虽军威时接，贼徒慑遁，然獯虐所过，多离其祸，言念斯弊，有轸深怀。可敕北道行台，遣使巡检，遭寇之处，饥馁不粒者，厚加赈恤，务令存济。（《魏书·孝明纪》）

◇灾异修省诏（正光四年八月戊寅）

朕以眇暗，忝承鸿绪，因祖宗之基，托王公之上，每鉴寐属虑，思康亿兆。比雨旱愆时，星运舛错，政理阙和，灵祇表异，永寻夕惕，戴恧于怀。宜诏百司，各勤厥职，诸有鳏寡穷疾冤滞不申者，并加厘恤。若孝子顺孙、廉贞义节、才学超异、独行高时者，具以言上，朕将亲览，加以旌命。（《魏书·孝明纪》）

◇议计破落汗拔陵诏（正光五年五月壬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比以镇人构逆，登遣都督临淮王克时除翦。军届五原，前锋失利，二将殒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复陷凶手。恐贼势浸淫，寇连恒朔。金陵在彼，夙夜忧惶。诸人宜陈良策，以副朕怀。（《魏书·李崇传》。北镇破落汗拔陵反，临淮王败于五原，安北将军李叔仁败于白道。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诏云云。）

◇又诏

去岁阿那瑰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长驱塞北，返旆榆关，此亦一时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镇为州，罢削旧贯。朕于时以旧典难革，不许其请。寻李崇此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难追，为复略论此耳。朕以李崇国戚望重，器识英断，意欲还遣崇行，总督三军，扬旌恒朔，除彼群盗。诸人谓可尔以不？（《魏书·李崇传》）

◇免军贯为民以讨莫折念生诏（正光五年八月）

赏贵宿劳，明主恒德；恩沾旧绩，哲后常范。太祖道武皇帝应期拨乱，大造区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绪，光阐王业，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阔行间，备尝劳剧。逮显祖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先帝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锡，会宛郢驰烽，朐泗告警，军旗频动，兵连积岁，兹恩仍寝，用迄千今，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朕叨承乾历，抚驭宇宙，调风布政，思广惠液，宜追述前恩，敷兹后施。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当使人齐其力，奋击先驱，妖党狂丑，必可荡涤。冲锋斩级，自依恒赏。（《魏书·孝明纪》）

◇咸阳京兆二王诸子听附属籍诏（正光中）

周德崇厚，蔡仲享国；汉道仁恕，淮南毕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荡旧衅，义彰曩叶，咏流前史。顷者，咸阳京兆王自贻祸败，事由间惑，犹有可矜。两门诸子，并可听附属籍。（《魏书·咸阳王禧附传》）

◇崔光伯申代诏

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著，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兄弟忠孝，宜有甄录，可更申三年，以厉风化。（《魏书·崔亮附传》。亮从父弟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满，依例奏代。肃宗诏。）

◇考课诏（孝昌元年二月）

劝善黜恶，经国茂典。其令每岁一终，郡守列令长，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课，辩其能否。若有滥谬，以考功失衷论。（《魏书·孝明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州郡上司徒公文为上相府诏（孝昌元年三月）

丞相高阳王，道德渊广，明允笃诚，仪形太阶，垂风下国，实所以予违汝弼，致治责成，宜班新制，宣之遐迩。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行，符告皆亦如之。（《魏书·孝明纪》）

◇令一品至五品各举所知诏（孝昌元年三月甲戌）

选众而举，其来自昔。朕缵承大业，综理万几，求贤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则哲，振古所难，宜博访公卿，采兹声实。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荐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职，必使精辩器艺，具注所能，然后依牒简擢，随才收叙，庶济济之美，无替往时，謇謇之直，有申兹岁。（《魏书·孝明纪》）

◇追削刘腾爵位除元叉名为民诏（孝昌元年四月辛卯，皇太后复临朝摄政。）

朕以寡昧，夙承天历，茫若渺海，罔知所济，实凭宗社降之灵，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龟之末，权臣擅命，元叉、刘腾，阴相影响，遂使皇太后幽隔后宫，太傅、清河王无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横被夷灭，右卫将军奚康生仍见诛翦。从此已后，无所畏忌，恣诸侵求，任所与夺。无君之心，积习稍久；不臣之迹，缘事弥彰。蔽耳目之明，专生杀之柄，天下为之不康，四郊由兹多垒。此而可忍，孰不可怀！虽屡经赦宥，未容致之于法，犹宜辨正，以谢朝野。腾身既往，可追削爵位。叉之罪状，诚合徽纟墨，但以宗枝旧戚，特加全贷，可除名为民。（《魏书·孝明纪》）

◇削黜侯刚诏（孝昌元年）

刚因缘时会，恩隆自久，擢于凡品，越升显爵。往以微勤，赏同利建，宠灵之极，超绝夷等。曾无犬马识主之诚，方怀枭獍返噬之志。与权臣元叉婚姻朋党，亏违典制，长直禁中，一出一入，迭为奸防。又与刘腾共为心膂，间隔二宫，逼胁内外。且位居绳宪，纠察是司，宜立格言，势同鹰隼。方严楚挞，枉服贞良，专任凶威，以直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听；附下罔上，事彰幽显。莫大之罪，难从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贬夺。可征虏将军，馀悉削黜。（《魏书·侯刚传》）

◇封鹿为定陶县子诏（孝昌元年六月）

日者，法僧父子，顽固自天，长恶不已，窃城外叛，职此乱阶，遂使彭宋名藩，翻为贼有。虽宗臣名将，挥戈于泗滨；虎士雄卒，竦剑于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广深隍，实为难践。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萧综，体运知机，欲归有道，潜遣密信，送款于都督临淮王。于时事同夜光，能不案剑。殿中侍御史监军鹿，不惮虎口，视险若夷，便能占募，入验虚实。誓盟既固，所图遂果。返地复城，息我兵甲，亦是之力焉。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酬以荣禄，何以劝厉将来，可封定陶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除员外散骑常侍。（《魏书·鹿传》。萧综降诏云云。）

◇齿叙功臣子孙诏（孝昌元年九月）

追功表德，为善者劝。祖宗功臣，勒铭王府，而子孙废替，沦于凡民，爵位无闻，迁流有失。颍川名守，重泉令宰，惠风美政，结于民心，而犹同常品，未蒙褒陟，非所谓爱及甘棠，彝伦攸叙者也。其功臣名将，为先朝所知，子孙屈塞，不见齿叙，牧守令长声称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闻。朕将振彼幽滞，用阐治风。（《魏书·孝明纪》）

◇亲老听居官禄养诏（孝昌元年十一月）

大孝荣亲，著之昔典，故安平耄耋，诸子满朝。自今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温清朝夕。（《魏书·孝明纪》）

◇出师诏（孝昌元年十二月）

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宁乱，声溢朔南，化清中宇，业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龄纂历，夙驭鸿基，战战兢兢，若临渊谷。暗于治道，政刑未孚，权臣擅命，乱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构妖，蠢尔荆蛮，氛埃不息。孔炽甚于泾阳，出军切于细柳。而师旅盘桓，留滞不进，北汾育悬危，南阳告急，将亏荆沔之地，以致蹙国之忧。今茅毂扼腕，爪牙叹愤，并欲摧挫封豕，剿截长蛇，使人神两泰，幽明献吉。朕将躬驭六师，扫荡逋秽。其配衣六军，分隶熊虎，前驱后队，左翼右师，必令将帅雄果，军吏明济，粮仗车马，速度时须。其有失律亡军、兵戍逃叛、盗贼劫掠、仗窜山泽者，免其往咎，录其后效，别立募格，听其自新，广下州郡，令赴军所。今先讨荆蛮，疆理南服，戈旗东指，扫平淮外。然后奋七萃于西戎，腾五牛于北狄；躬抚乱离之苦，而恤饥寒之患。尔乃还跸嵩宇，饮至庙庭，沉璧河洛，告成泰岱，岂不盛欤！百官内外、牧守军宰，宜各肃勤，用明尔职。（《魏书·孝明纪》）

◇诏高阳王雍（孝昌初）

比相府弗开，阴阳未变。王秉哲居宗，勋望降重，道庇苍生，威被华裔，体国犹家，匪躬在节，可开府置佐史。（《魏书·高阳王雍传》）

◇改封东平王略诏（孝昌二年六月丙子）

昔刘苍好善，利建东平，曹植能文，大启陈国，是用声彪磐石，义郁维城。侍中义阳王略，体自蕃华，门勋夙著，内润外朗，兄弟伟如。既见义忘家，捐生殉国，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虽弛担为梁，今便言旋诣阙，有志有节，能始能终。方传美丹青，悬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称，故封义阳王。然国边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为尽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东平王，户数如前。（《洛阳伽蓝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募士诏（孝昌二年六月戊子）

自运属艰棘，历载于兹，烽驿交驰，旌鼓不息，祖宗盛业，危若辍旒，社稷鸿基，殆将沦坠。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及远，俾令苍生，罹此涂炭，何以苟安黄屋，无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班告内外，咸使闻知。（《魏书·孝明纪》）

◇听宗室子女离绝诏（孝昌二年闰十一月）

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孝明纪》）

◇轮粟授官诏（孝昌三年二月）

关陇遭罹寇难，燕赵贼逆凭陵，苍生波流，耕农靡业，加诸转运，劳役已甚，州仓储实，无宜悬匮，自非开轮赏之格，何以息遭运之烦。凡有能轮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魏书·孝明纪》）

◇答高谦之诏

此启深会朕意，付外量闻。（《魏书·高谦之传》。谦之上疏，乞新旧典。洛阳、河阴二令得入奏是非。诏答。）

◇以毛鸿宾为北雍刺史诏

此以昼锦荣卿也。（《北史》四十九《毛遐附传》。改北地郡为北雍州，鸿宾为刺史诏。）

卷十二

◎孝庄帝

帝讳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孝昌二年，封长乐王。武泰元年四月即位，改元建义，其年九月改元永安。在位三年，为尔朱兆所废。寻遇弑。中兴二年，谥曰武怀皇帝。大昌元年，改谥孝庄。庙号敬宗。

◇大赦改元诏（建义元年四月辛丑）

太祖诞命应期，龙飞燕代，累世重光，载隆帝绪。冀欲阐兹洪业，永在无穷。岂图多难，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竞侵，朝无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实由女主专朝，致兹颠覆。孝明皇帝天情冲顺，深存隐忍，奄弃万国，众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体。太原王荣，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义晋阳，大会河洛，乃推翼朕躬，应兹大命。德谢少康，道愧前绪，猬以眇身，君临万国，如涉渊海，罔知所济。可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义元年。从太原王督将军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两阶，武官三级。复天下租役三年。（《魏书·孝庄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尔朱荣乞赠河阴死者诏（建义元年四月壬寅）

览表不胜鲠塞。朕德行无感，致兹酷滥，寻绎往事，实切于怀。可如所表。（《魏书·尔朱荣传》）

◇亲理冤狱诏（建义元年五月）

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怀忠守素，拥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异，名例无爽，枉见排抑，或选举不平，或赋役烦苛，诸如此者，不可具说。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魏书·孝庄纪》）

◇讨葛荣诏（建义元年六月）

朕将亲驭六戎，埽净燕代，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率精甲十万为左军，上党王天穆总众八万为前军，司徒公杨椿勒兵十万为右军，司徒公穆绍统卒人万为后军。（《魏书·孝庄纪》）

◇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诏（建义元年七月乙丑）

乾坤统物，星象赞其功；皇王御运，股肱匡其业。是以周道中缺，齐晋立济世之忠；殷祚或亏，彭韦振救时之节。自前朝失御，厄运荐臻。太原王荣，爰戴朕躬，推临万国，勋逾伊霍，功格二仪，王室不坏，伊人是赖。可封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馀如故。（《魏书·尔朱荣传》）

◇下羊深诏（建义元年八月）

羊侃作逆，雾起瑕丘，拥集不逞，扇扰疆场，倾宗之祸，侃乃自贻，累世之节，一朝毁匆，羊深血诚奉国，秉操罔贰，闻弟猖勃，自劾请罪。此之丹款，实戢于怀。且叔向复位，《春秋》称美，深之慷慨，气同古人。忠烈远彰，赤心已著。可令还朝，面受委敕。（《魏书·羊深传》尔朱荣杀害朝士，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外托萧衍。深在彭城得侃书，斩侃使人，并书表闻。庄帝乃下诏。）

◇加蠕蠕主阿那瑰殊礼诏（建义初）

夫勋高者赏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至诚既笃，勋绪莫酬。故宜标以殊礼，何容格以常式。自今以后，讠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魏书·蠕蠕传》）

◇以尔朱荣为大丞相诏（永安元年九月辛巳）

功格天地，锡命之位必崇；道济生民，褒赏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赞亳，不次之号爰归；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载集。况导源积石，袭构昆山，门踵英猷，弼成鸿业，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绝维，德冠五侯，勋高九伯者哉！太原王荣，代荷蕃宠，世载忠烈，入匡颓运，出剿元凶，使积年之雾倏焉涤荡，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载之尘一朝清谧。燕恒既泰，赵魏还苏，比绩况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旧典，增是礼数，将何以昭德报功，远明国范？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增邑一万户，通前三万，馀官悉如故。（《魏书·尔朱荣传》。案《北史·邢邵传》：「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文体宏丽。」则永安诏乃邢作，然亦有温子升、高道穆作者，无从分别。今仍录为孝庄文。）

◇尔朱荣进位太师诏（永安元年十月戊戌）

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灵范，源先二象，化穆三才，玉历与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运时屯，百揆咸乱，九宫失叙，朝野抚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区瓦解。逆贼杜周，虔刘燕代；妖寇葛荣，假噬魏赵。常山、易水，戎鼓夜惊；冰井、丛台，胡尘昼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烬。宗庙怀匪安之虑，社稷急不测之忧。大丞相、太原王荣，道镜域中，德光区外，神昭藏往，思实知来，义踵先勋，忠资曩烈。遂能大建义谋，收集忠勇，熊罢竞逐，虎豹争先，轩翥南溟，抟风北极，气震林原，势动山岳，吊民伐罪，歼此鲸鲵。戮卒多于长平，积器高于熊耳。秦晋闻声而丧胆，齐莒侧听而慑息。中兴之业，是乎再隆，太平之基，兹焉更始。虽复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赞之道，何足以仿佛鸿踪，比勋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来，未有其比。若不广锡山河，大开土宇，何以表大义之崇高，标盛德之广远？可以冀州之长乐、相州之南赵、定州之博陵、沧州之浮阳、平州之辽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渔阳等七郡各万户，通前满十万户为大原国邑。又进位太师，馀如故。（《魏书·尔朱荣传》）

◇诏报临淮王永安二年二月

文穆皇帝勋格四表，道迈百王，是用考循旧轨，恭上尊号。王表云汉太上于香街，南顿于舂陵。汉高不因瓜瓞之绪，光武又无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庙异寝，于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历数有归，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业有统，汉氏非伦。若以昔况今，不当移寝，则魏太祖、晋景帝虽王迹已显，皆以人臣而终，岂得与馀帝别庙，有阙馀序。汉郡国立庙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飨遍天下，非关太庙神主，独在外祠荐。汉宣之父，亦非勋德所出，虽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称，何必准古而言非类也。复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当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为疑。《礼》：「天子元子犹士。」岂不得同室乎？且晋文、景共为一代，议者云，世限七，主无定数。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礼》既有，嫂叔何嫌。《礼》士祖祢一庙，岂无妇舅共室也？若专以共室为疑，容可更议迁毁。（《魏书·临淮王传》。庄帝追尊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以高祖为伯考，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并有表闻。诏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诏（永安二年七月壬申）

周武奉时，藉十乱以纂历；汉祖先天，资三杰以除暴。理民济治，斯道未爽。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丞相、太原王荣，蕴伏风烟，抱含日月，总奇正以成术，兼文武而为资。昔处乱朝，韬光戢翼，秣马冀北，厉兵晋阳，伫龙颜而振腕，想日角以叹息。忠勇奋发，虎士如林，义功始立，所向风靡。故能芟夷群恶，振此颓纲，俾朕寡昧，获承鸿绪。虽大位克止，而众盗未息。葛荣跋扈，仍乱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歼馘。元颢凶顽，构成巨衅，阻弄吴楚，亏匆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劳鞍甲。王闻难星奔，一举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鸿勋巨绩，书契所未纪；饮至策勋，事绝于比况。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赏，可天柱大将军。此官虽访古无闻，今员未有，太祖已前赠置此号，式遵典故，用锡殊礼。又宜开土宇，可增封十万，通前二十万，加前后羽葆鼓吹。馀如故。（《魏书·尔朱荣传》）

◇允扬椿致仕诏（永安二年八月甲戌）

椿国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愿言致仕，顾怀旧德，是以未从。但告谒颇烦，辞理弥固，以兹难夺，又所重违，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赐服一具、衣一袭、八尺床帐、几杖不朝，乘安车，驾驷马，给扶，传诏二人，仰所在郡县，时以礼存问安否。方乖询访，良用怃然。（《魏书·杨播附传》）

◇诏答元子思

国异政，不可据之古事。付司检高祖旧格，推处得失以闻。（《魏书·宗室元子思传》，又见《北史》十五、《通典》二十四。）

◇令高道穆总集秘书目录诏

秘书图籍所在，内典□书，又加缮写，缃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魏书·高崇附传》）

◇敕侍中元社（建义元年四月）

宗室丧亡非一，不可周瞻。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特赠绢百匹，馀不得为例。（《魏书·任城王附传》。元顺遇害，家徒四壁，无物殓尸。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庄帝还宫，敕侍中元社。）

◇喻旨尔朱荣

帝王迭袭，盛衰无常，既属屯运，四方瓦解。将军仗义而起，前无横陈，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魏书·尔朱荣传》。荣迁帝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桥，至夜四更中，复奉帝南还营幕。帝忧愤无计，乃令人喻旨于荣。）

◎前废帝

帝讳恭，字修业，广陵王羽之子。以长广王晔建明二年二月受禅即位，改元普泰。其明年四月，为高欢所废。太昌初崩，谥曰节闵帝。

◇答群臣劝进（建明二年二月己巳）

自量眇身，是以让执。然王公勤至，不可拒违。今敬承所陈，惟愧弗堪负荷耳。（《魏书·前废帝纪》）

◇大赦改元诏（普泰元年二月己巳）

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兹庆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其税市及税盐之官，可悉废之。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天下调绢，四百一匹。内外文武，普岩四阶；合叙未定第者，亦沾级。除名免官者，特复本资，品封依旧。（《魏书·前废帝纪》）

◇改皇帝称帝诏（普泰元年二月庚午）

朕以眇身，临王公之上，夕惕祗怀，若履冰谷。赖七庙之灵，百辟忠诚之举，庶免坠殁。夫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予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魏书·前废帝纪》）

◇追赠尔朱荣假黄钺相国司州牧诏（普泰元年三月）

故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太原王荣，功济区夏，诚贯幽明，天不遗，奄从物化。追终褒绩，列代通谟；纪德铭勋，前王令范。可赠假黄钺、相国、录尚书事、司州牧，使持节、侍中、将军、王如故。（《魏书·尔朱荣传》）

◇追封尔朱荣晋王加九锡诏

故假黄钺、持节、侍中、相国、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司州牧、太原王荣，惟岳降灵，应期作辅，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藉栋梁，永康国命，道长运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赠，用彰厥美。然礼数弗穷，文物有阙，远近之望，犹或未尽。宜循旧典，更加殊锡。可追号为晋王，加九锡，给九旒銮辂、虎贲、班剑三百人、せ京车，准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谥曰武。（同上。）

◇尔朱荣配享高祖庙庭诏

武泰之末，乾枢中圮，丕基宝命，有若缀旒。晋王荣固天所纵，世秉忠诚，一匡邦国，再造区夏，俾我颓纲，于斯复振。虽勋铭王府，德被管弦，而从祀之礼，于兹尚阙，非所以酬懋赏于当时，腾殊绩于不朽。宜遵旧典，配享高祖庙庭。（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沙汰之徒预参选限诏（普泰元年三月戊戌）

顷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员简剩，已有判决。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诸在简下，可特优一级，皆授将军，预参选限，随能补用。（《魏书·前废帝纪》）

◇标榜刁思遵妻鲁氏诏（普泰初）

贞夫节妇，古人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标榜。（《魏书·列女传》）

◎后废帝

帝讳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长广王晔建明二年正月为渤海太守，其年十月，为高欢所拥立，改元中兴。其明年四月废，五月封安定王。

◇禁虚增官号诏（中兴元年十一月）

王度创开，彝伦方始，所班官秩，不改旧章。而无识之徒，因兹侥幸，谬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难推抑。自非严为条制，无以防其伪窃。诸有虚增官号，为人发纠，罪从军法。若入格检核无名者，退为平民，终身禁锢。（《魏书·后废帝纪》）

◇纠罚郡县渔猎诏（中兴二年正月）

自中兴草昧，典制权舆，郡县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风化未均。眷彼周馀，专为渔猎。朕所以夙兴夜寐，有惕于怀。有司明加纠罚，称朕意焉。（《魏书·后废帝纪》）

卷十三

◎孝武帝

帝讳修，字孝则，广平王怀第三子。永安三年封平阳王。中兴二年三月即位，改元太昌。其年十二月改元永兴，寻改为永熙。在位三年。西迁长安，为宇文泰所弑。谥曰孝武皇帝。

◇即位改元诏（太昌元年四月）

否泰相沿，废兴互有，玄天无所隐，精灵弗能谕。大魏统乾，德渐区宇，牢笼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祸，运踵多难，礼乐崩沦，宪章漂没。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胡羯乘机，肆其昏虐，杀君害王，刳剔海内。竞其吞噬之意，不识醉饱之心。自书契以来，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贯白日，爰举义旗，志雪国耻。故广阿之军，貔虎夺气，邺下之师，金汤失险。近者四胡相率，实繁有徒，驱天下之兵，尽华戎之锐。桴鼓暂交，一朝荡灭，元凶授首，大憝斯擒。扬州济何，埽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旧章。社稷危而复安，洪基毁而还构。朕以托体宸极，猥当乐推，祗握宝图，承兹大业。得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识攸津。思与兆民，同兹嘉庆，可大赦天下。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魏书·出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赈赡孤老疾病诏

无侮独，事炳前经，惠此鳏寡，声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叹。今理运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无所依归者，有司明加隐括，依格赈赡。（《魏书·出帝纪》）

◇议定条格诏

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法启二门，则吏多威福。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品，提防万物。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带。（《魏书·出帝纪》）

◇埋覆露尸诏

顷西土年饥，百姓流徙，或身倚沟渠，或命悬道路，皆见弃草土，取厌乌鸢。言念于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礼，诚所庶几，行堇之义，冀亦可勉。其诸有露尸，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魏书·出帝纪》）

◇泛级诏（太昌元年六月）

内外百司普泛六级。在京百寮加中兴四级，义师将士并加军泛岩六级，在邺百官三级，河北同义之州两级，河桥建义者加五级，关西二级。诸受建明、普泰封爵、岩级、优特之阶悉追。（《魏书·出帝纪》）

◇租调诏（太昌元年六月）

间者凶权诞恣，法令变常，遂立夷貊轻赋，冀收天下之意，随以箕敛之重，终纳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过此，朕属念蒸黎，无忘寝食，加田桑始事，生业未滋，若顿依常格，或不周展。今岁租调，且两收一丐，来年复旧。（《魏书·出帝纪》）

◇阶诏（太昌元年七月乙未）

顷永安驭运，载育皇储，遂锡阶，以申国庆。近经普泰，便尔中追。今罪人既殄，旧章斯复。宜述往旨，用卒前恩。皇子岩二级，悉可还授。文穆庙岩，故宜停寝。若已受者，依例追之。（《魏书·出帝纪》）

◇报高欢请迁都邺诏（太昌元年七月王寅）

高祖定鼎河洛，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北齐书·神武纪》下。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不如邺，请迁都。魏帝曰云云，神武奉诏。又见《北史》六。）

◇□大成乐名诏（永熙二年春）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于戈羽，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已，馀如议。（《魏书·乐志》。长孙稚祖莹表上新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莹复议。乐名为《嘉成》，孝武诏。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二。）

◇参佐诏（永熙二年四月）

诸参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复加常侍及兼两员，虽已授者，亦悉追之。（《魏书·出帝纪》）

◇申幽枉诏（永熙二年五月庚寅）

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列者，听其人各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魏书·出帝纪》）

◇大夫员外不带领诏（永熙二年五月乙巳）

大夫之职，位秩贵显，员外之官，亦为匪贱。而下及胥吏，带领非一，高卑浑杂，有损彝章。自今已后，京官乐为称事小职者，直加散号将军，愿罢卑官者，听为大夫及员外之职，不宜仍前散实参领。其中旨特加者，不在此例。（《魏书·出帝纪》）

◇报宇文泰诏（永熙三年）

贺拔岳既殒，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知欲渐就东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陈悦士马入京。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周书·文帝纪》上）

◇南征诏（永熙三年五月辛卯）

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驭宇。考风云之所会，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东征西怨，后来其苏，无思不偃。而句吴负险，久遗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镜以照耀，击玉鼓以铿锵，神武之所牢宠，威风之所蔺轹，莫不云彻雾卷，瓦解冰消。长江已北，尽为魏土。顷天步中圮，国纲时屯，凶竖因机，互窥上国，疆场侵噬，州郡沦胥。乃眷东顾，无忘寝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案部，何以复文武之旧业，拯涂炭于遗黎？朕将亲总六军，径临彭、汴。一劳永逸，庶保无疆，内外百寮，便可严备。出顿之期，更听后敕。（《魏书·出帝纪》）

◇密诏高欢（永熙三年六月丁巳）

宇文黑獭自平破秦、陇，多求非分，脱有变诈，事资经略。但表启未全背戾，进讨事涉匆匆，遂召群臣，议其可否。佥言假称南伐，内外戒严，一则防黑獭不虞，二则可威吴、楚。（《北齐书·神武纪》下）

◇诏高欢

曾与乾邕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北齐书·高乾传》）

◇科赠阵亡将士诏（永熙三年六月丙子）

顷年以来，天步时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徇节感恩，奋不顾命。或临戎对敌，赴难如归。身首横分，骸骨不敛。勋诚靡录，荣赠莫加。寤寐矜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有嗟悼。可普告内外，所在言列。若无亲近，听故友陈之。尚书检实，随状科赠。庶粗慰冤魂，少申恻隐。（《魏书·出帝纪》）

◇又敕高欢

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齐州之军，令蔡俊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终不举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篑，相为惜之。（《北齐书·神武纪》下）

◎文帝

帝讳宝炬。孝文帝之孙，京兆王愉之子。历安南将军、大鸿胪卿。永安末封南阳王，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太昌初进太尉，永熙中进太宰。以三年闰十二月即位，是为西魏，改元大统。在位十七年，谥曰文皇帝。

◇进封寇洛诏（大统初）

往者侯莫陈悦远同逆贼，潜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当时造次，物情惊骇。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前泾州刺史、大都督、临邑县开国公寇洛，忠款自心，勋诚早立，遂能纠合义军，以待大丞相。见危授命，推贤而奉，此而不赏，何以劝励将来。可加开府，进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为襄城郡君。（《周书·寇洛传》）

◇独孤信归国下诏（大统三年）

如愿荆、襄之役，实展功效。既属强寇，力屈道穷，归贼不可，还朝路绝，适事求宜，未足称过。违难句吴，诚贯夷险，义全终始，良可嘉叹。复情存谦退，款心谢责。宁容议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则事失权宜，理乖通变。可转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其使持节、仪同三司、浮阳郡公悉如故。（《周书·独孤信传》。信本名如愿。）

◇答周惠达手诏（大统四年）

西顾无忧，唯公是属。萧、寇之重，深所寄怀。（《周书·周惠达传》）

◇诏卢恭祖（大统九年）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周书·卢诞传》）

◇报宇文泰（大统九年）

公膺期作宰，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朕所以垂拱九载，实资元辅之力，俾九服宁谧，诚赖翊赞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宜抑此谦光，恤予一人。（《周书·文帝纪》下。太祖以邙山之战，诸将失律，上表请自贬。魏帝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恭帝

帝讳廓，文帝第四子。大统十四年封齐王，以废帝三年四月即位。（《北史》作「正月」，《通鉴考异》引《三国典略》作「三月」，今从《周书》）在位三年。禅千周，封宋公。

◇下拓跋俭诏（二年）

吴人未获，须助谋谟，今使梁王兵马，受公节度。（庾信《拓跋俭碑》。）

◇制六乐歌舞诏（三年正月）

六乐尚矣，其声歌之节，舞蹈之容，寂寥已绝，不可得而详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兹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隋书·音乐志》中。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及建六官，乃诏。）

◇禅位诏（三年十二月庚子）

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天厌我魏邦，垂变以告，惟尔罔弗知。予虽不明，敢弗龚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旧典，禅位于周，庸布告遐迩焉。（《周书·孝闵帝纪》）

◇禅位册书

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予式时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终旧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时用询谋。佥曰公昭考文公，格勋德于天地，丕济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见于上，讴讼奔走于下，天之历数，用实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钦祗圣典，逊位于公。公其享兹大命，保有万国，可不慎欤？（《周书·孝闵帝纪》）

◎孝静帝

帝讳善见，清河王之世子。永熙三年，孝武西迁，以其年十月即位，是为东魏。改元四：天平、元象、兴和、武定，在位十七年。禅于齐，封中山王。明年遇弑，谥曰孝静皇帝。

◇迁邺诏（天平元年十月）

安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规。是以殷迁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数，隆替无恒。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观乾象，俯协人谋，发自武州，来幸嵩瑟，魏虽旧国，其命维新。及正光之季，国步孔棘，丧乱不已，寇贼交侵，俾我生民，无所措手。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宝历。主者明为条，格及时发迈。（《魏书·孝静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旌羊敦苏淑诏

昔五兴谣，两岐致咏，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广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苏淑，并器业和隐，干用贞济，善政闻国，清誉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后凋亡，朝野伤悼。追旌清德，盖惟旧章，可各赏帛百匹、谷五百斛，班下郡国，咸使闻知。（《魏书·良吏羊敦传》）

◇赠高湛诏（元象元年正月）

故持节都督、南荆州诸军事、假镇军将军、扬烈将军、员外羽林监行、南荆州诸军事、南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高子澄，识用开敏，气干英发，拥摄蕃翰，诚效克宣，临难殉躯，奄从非命，言命遗绩，有悼于怀，宜申追宠，式光往烈，可赠假节督、齐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齐州刺史。（《高湛墓志》拓本。）

◇禁断城中新立寺诏（元象元年秋）

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自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届郊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借之宅，擅立为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终恐因习滋甚，有亏恒式。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魏书·释老志》）

◇普禁天下造寺诏（元象元年冬）

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以枉法论。（《魏书·释老志》）

◇诏高澄（武定五年八月戊辰）

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馀如故。（《北齐书·文襄纪》）

◇常景去官诏（武定六年）

几杖为礼，安车致养，敬齿尊贤，其来尚矣。景艺业该通，文史渊洽，历事三京，年弥五纪，朝章言归，禄俸无馀，家徒壁立，宜从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魏书·常景传》。景以老疾去官，诏。）

◇诏答杜弼

李君游神冥，独观恍惚，玄同造化，宗极群有。从中被外，周应可以裁成，自己及物，运行可以资用。隆家宁国，义属斯文。卿才思优洽，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户列门张，途通径达，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贤所未悟，遗老所未闻，旨极精微，言穷深妙。朕有味二经，倦于旧说，历览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来，良非一绪。已敕杀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编藏之延阁。（《北齐书·杜弼传》。弼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表上之，诏答。）

卷十四

◎文成文明冯后

后长乐信都人。文成即位，选为贵人，太安二年立为皇后。献文即位，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以幸李奕事露。献文暴崩，孝文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太和十四年崩，谥曰文明太皇太后。有皇诰十八篇，劝戒歌三百馀章。

◇答高闾令

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魏书·高闾传》。太和三年，出师讨淮北，闾表请速返旆，文明太后令。）

◇答元丕令

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魏书·宗室元丕传》。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

◇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太和五年）

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魏书·程骏传》）

◇答程骏表上得一颂令

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玩。养老乞言，其斯之谓。（《魏书·程骏传》）

◇王睿子袭承袭令

都曹尚书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袭年少，智思末周，其都曹尚书令可权记，使闲习政事，后用不晚。（《魏书·恩幸王睿传》。睿薨，高祖诏袭代领都曹，为尚书令，依典承袭。文明太后令。）

◇为咸阳王禧选师傅令（太和元年）

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间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魏书·咸阳王禧传》）

◇定乐章令（太和十一年春）

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禅增锺县铿锵之韵。（《魏书·乐志》）

◇罪汝阴南安二王令（太和十三年六月）

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不顺法度，黩货聚敛，依犯论坐，将至不测。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为当存亲以毁令，为欲减亲以明法？（《魏书·南安王桢传》。文明太后、高祖并临皇信堂，引见王公，太后令。）

◇报辞虎子令

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亏通式。（《魏书·薛野猪附传》。虎子为徐州上疏请宽省徵调，文明太皇太后令。）

◎宣武灵胡后

后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宣武召为承华世妇。诞孝明，进为充华嫔。孝明即位，尊为皇太妃。寻尊为皇太后，临朝。正光元年，为元叉、刘腾等奏废，幽于北宫禁中。孝昌元年四月复临朝。武泰元年，孝明崩，诈以皇女为皇子，即位数日，更立临洮王子钊。其年四月，尔朱荣举兵，与幼主俱沈于河。孝武即位，追谥曰灵皇后。

◇树碑旌美任城国孟太妃令

鸿功盛美，实宜垂之永年。（《魏书·列女传》。太妃孟氏，任城王澄之母。澄为扬州，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袭陷罗城，孟乃勒兵登陴，贼不能克。澄以状表闻，属世宗崩，事寝。灵太后后令。）

◇事不更造令（熙平元年六月）

群官以后议折中者，便可如奏。（《魏书·礼志》四）

◇谘访五时朝服令（熙平元年九月）

太傅博学洽通，多识前载，既综朝仪，弥悉其事。便可谘访，以决所疑。（《魏书·礼志》四。崔光表定五时朔服，灵太后令。）

◇原于忠令

直绳所纠，实允朝宪，但忠事经肆宥，又蒙特原，无宜进罪，馀如奏。（《魏书·于栗附传》）

◇报田益宗令

卿诚著二朝，勋光南服，作藩万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浅。兼子弟荷荣，中表被泽，相□轻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劳旧，州小禄薄，故迁牧华壤，爰登显级。于时番兵交换，不生猜疑，而卿息鲁贤等，无事外叛，忠孝俱乖，翻为戎首。以卿诚重，不复相讨，今卧护征南，荣以金紫，朝廷处遇，又甚于先。且卿年老，方就闲养，焉得以本州为念？鲁贤来否，岂待自往也，但遣慰纳，足相昭亮。若审遣信，当更启闻，别敕东豫，听卿喻晓鲁贤。（《魏书·田益宗传》。熙平初，益宗又表乞东豫，以招二子，灵太后令。）

◇禁私度僧令（熙平二年春）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寮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己，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寮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魏书·释老志》）

◇议宗室预祭令（熙平二年七月戊辰）

付八座，集礼官议定以闻。（《魏书·礼志》二。江阳王继表言道武曾孙不得预祭，灵太后令。）

◇许江阳王继助祭令（熙平二年七月）

《议亲律》注云：「非唯当世之属籍，历谓先帝之五世。」此乃明亲亲之义笃，骨肉之恩重。尚书以远及诸孙，太广致疑。百寮助祭，可得言狭也！祖庙未毁，曾玄不预坛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于附庸，王族之近，更疏于群辟。先朝旧仪，草创未定，刊制律宪，垂之不朽。琰之援据，甚允情理。可依所执。（《魏书·礼志》二，又见《通典》五十一。）

◇报清河王怿乞议定丧礼令（熙平一年十一月）

礼者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议。（《魏书·礼志》四）

◇谪刘景晖令（熙平中）

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馀如奏。（《魏书·刑罚志》，裴延俊上言，月光童子刘景晖妖言惑众，赦后亦宜死坐。崔纂以为不合死坐，灵太后令。）

◇判侯刚掠杀试射羽林事令

廷尉执处侯刚，于法如猛。刚既意在为公，未宜便依所执。但轻剿民命，理无全舍，可削封三百户，解尝食典御。（《魏书·恩幸侯刚传》）

◇答于忠令（神龟元年三月）

于忠表如此。既诚勋宜录，又无子可矜。临危所祈，不容致夺，可特听如请，以彰殊效。（《魏书·于栗附传》。忠疾病，表乞以弟子永超为后，灵太后令。）

◇宣令张普惠（神龟元年）

朕向诏卿与群臣对议，往复既终，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魏书·张普惠传》。普惠表议太后父不可稍太上，议者奏依前诏，太后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元叉、贾璨宣令谓普惠。）

◇报李平表纠崔亮令

亮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损威棱，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几，庶兹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魏书·崔亮传》）

◇报李崇令

省表，具悉体国之诚。配飨大礼，为国之本，比以戎马在郊，未遑修缮。今四表晏宁，年和岁稔，当敕有司，别议经始。（《魏书·李崇传》。崇表请修学校，灵太后令。）

◇答杨魏收邢劭等令

配飨大礼，为国之本，比以戎马在郊，未遑修缮。今四表晏宁，当敕有司，别议经始。（《北齐书·邢劭传》）

◇封于忠为灵寿县公诏

忠以往年天讳之际，开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执夺。岂宜一谬，弃其馀勋也。但忠历任禁要，诚节皎然，宜褒锡山河，以安厥望。可灵寿县开国公，邑五百户。（《魏书·于栗附传》）

◇报元修义诏

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职干陈！（《魏书·汝阴王天赐附传》。第五子义，迁秦州刺史。肃宗初，表陈庶人禧、庶人愉等，请宥前愆，赐葬陵城，灵太后诏。）

◇赐路邕诏

邕莅政清勤，善绥民俗。比经年俭，郡内饥馑，群庶嗷嗷，将就沟壑，而邕自出家粟，赈赐贫窘，民以获济。虽古之良守，何以尚兹。宜见沾锡，以垂奖劝。可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班宣州镇，咸使闻知。（《魏书·良吏路邕传》）

◇报崔光求补治石经诏（神龟元年夏）

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魏书·崔光传》）

◇报任城王澄诏

自今已后，内外之事，尝经先朝者，不得重闻。（《魏书·任城王澄传》）

◇又报任城王澄诏

省奏，深体毗赞之情，三皇异轨，五代殊风，一时之制，何必诠改。必谓虚文设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来执。可依往制。（《魏书·任城王澄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任城王澄以西域马付太仆诏

王廉贞之德，有过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魏书·任城王澄传》。西域厌哒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澄骏马一匹，澄请付太仆，以充国闲。诏云云。）

◇赠元叉女乡主诏

叉长女年垂弱笄，奄致天丧，悼念兼怀，可赠乡主。（《魏书·元叉传》。叉女夭，灵太后诏。）

◇定权衡诏

谨权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历，往代良规。匡宗室贤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贵，以时验决。必令权衡得中，令寸不舛。（《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第五子匡屡请更权衡不已，于是诏。）

◇元匡袭封东平郡王诏

故广平殇王洛侯，体自恭宗，茂年薨殒，国除祀废，不祀忽诸。匡亲同若子，私继岁久，宜树维城，永兹磐石，可特袭王爵，封东平郡王。（《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

◇禁锢元愿平诏

愿平志行轻疏，每乖宪典，可还于别馆，依前禁锢。（《魏书·安定王休附传》）

◇废元琛诏

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馀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魏书·河间王若附传》。琛在定州，贪忄林之极。及还朝，灵太后诏。）

◇别封彭城王勰三子为县公诏

故太师、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协契先朝，导扬末命。扶疴济难，效汉北之诚，送往奉居，尽鲁南之节。宗社赖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谦光守约，屡增邑之赏，辞我受少，终保初锡之封。非所谓追旧报恩、念勋酬德者也。可以前后所封户，别封三子为县公，食邑各一千户，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魏书·彭城王勰附传》）

◇皇子践阼大赦诏（武泰元年二月）

皇家握历受图，年将二百，祖宗累圣，社稷载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经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宽仁奉养，率由温明恭顺。朕以寡昧，亲临万国，识谢涂山，德惭文母。属妖逆递兴，四郊多故。实望穹灵降佑，麟趾众繁。自潘充华有孕椒宫，冀诞储两，而熊罴无兆，维虺遂彰。于时直以国步未康，假称统胤，欲以底定物情，系仰宸极。何图一旦，弓敛莫追，国道中微，大行绝祀。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天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卓异，大行平日养爱特深，义齐若子，事符当璧。及翊日弗愈，大渐弥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陈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宝，即日践阼。朕是用惶惧忸怩，心焉靡洎。今丧君有君，宗佑惟固，宜崇赏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并加陟叙。内外百官，文武督将，征人遭艰解府，普加军功二阶，其禁卫武官，直卜以下直从以上及主帅，可军功三阶，其亡官失爵，听复封位。谋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议禁锢，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儿弟。可班宣远迩，咸使知之。（《魏书·孝明纪》。武泰元年正月，皇女生，秘言皇子。大赦，改元。二月帝崩，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诏。）

◇赐崔亮玺书

硖石既平，大势全举，淮堰孤危，自将奔遁。若仍敢游魂，此当易以立计，擒翦蚁徒，应在旦夕。将军推毂所凭，亲对其事，处分经略，宜共协齐，必令得埽荡之理，尽彼遗烬也。随便守御，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获，无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为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别宣。（《魏书·崔亮传》）

卷十五

◎元苌

苌，平文帝子，高凉王孤之五世孙。孝文时，袭父平爵松滋侯，例降侯，赐艾陵伯。太和中为代尹，及迁都，留镇。除怀朔镇都大将。宣武时为北中郎将，内太守，历度支尚书、侍中、雍州刺史。卒谥曰成。

◇振兴温泉颂

夫驾轻烟，勒麟凤，驶及奔星走攀流月，蝉变羽化之民，食霞□□之士，斯盖有道存焉，固非人事之所《见》《娄见》。至若泥行水骤，血食之夫，兴没自天，去来非已寸阴□於朝露，百龄迅於灭电。一物不谐，则尤赘以生；庶事不康，则风火以败。故圣王□百姓之多疹，撰药石以济之；造化愍苍生之鸩毒，设甘饵以救之。盖温泉者，乃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医，出于河渭之南，泄于丽山之下。渊华玉澈，□清数刃。灵感超异，极不测无樵薪之爨，而扬汤沸于楚镬，无公蔬之探，而寒暑调于夏鼎。高塘之云，朝舞于水湄巫山之雨，夕收于渊际青林碧草。含露而迎岸，香风蕙色列□而环渚于是。左汤谷，右蒙汜，南九江，北翰海，千城万国之氓，怀疾枕疴之口，莫不宿长而来宾，疗苦于斯水。但上无尺栋，下无环堵，悠悠君子，我将安泊。孤忝发轸咸池，分条紫汉，道属升平。弱年学仕，既历通显，朝望已降，爰自常伯。出居分陕，地兼陆海之饶，禄厚封君之室，而报天之效无闻，恤民之誉安在？每思倾□微寒深责，以为斯泉，天实置之而人略未备，乃翦山开鄣，因林构宇，邃馆来风，清檐驻月，望想烟霞，迟羽衣之或顾，愿言多士，恕因兹以荡秽，乃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颂曰：

皇皇上灵，愍我苍生。泌彼温泉，于此丽川。其水克神，克神克圣。济世之医，救民之命。其圣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何，吞眈去毒。无藉烟炭，谁假樵木。湛若虞渊，沸如汤谷。东枕华山，西亘咸阳。连畴接畛，墟落相望。彩林争翠，绿树成行。香风旦起，文霞夕张。陟彼丽山，望想千里。乃作高堂，鸿飞凤起。三辅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尘，爰居爰止。其德既酋，其声既远。金华屑桂，舂山九转。目放群羊，手□□犬。控鹄来思，俊我口堂。而（下阙碑拓本。）

◎元珍

珍字金省，苌弟，袭父平爵艾陵男。延昌初为领军将军，后迁尚书左仆射。

◇上言乙龙虎居丧并数闰月求仕

案《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刑五岁。（《魏书·礼志》四。延昌二年，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龙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领军元珍上言。又见《通典》一百。）

◇又上言

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礻覃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礻覃，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徵》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诸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礻覃复焉施？又驳云：「礻覃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礻覃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礻覃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礻覃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礻覃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礻覃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徵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礻覃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礻覃，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徵，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徵》，《解三验》，以郑礻覃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魏书·礼志》四。崔鸿驳，珍又上言云云。又略见《通典》一百。）

◎元子思

子思字众念，苌次子。孝庄初，以元天穆荐为御史中尉，封安定县子。孝静时迁侍中，以通使关西赐死。

◇奏言尚书公事不应送御史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唯肃宗之世，为临洮举哀，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郦道元举而奏之，而顺复启云：「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贵，不宜下隶中尉，送名御史。」寻亦蒙敕，听如其奏。从此迄今，便无准一。臣初上台，具见其事，意欲申请决议，但以权兼，未宜便耳。日复一日，遂历炎凉。去月朔旦，台移尚书，索应朝名帐，而省稽留不送。寻复移催，并主吏忽，为尚书郎中裴献伯后注云：「案旧事，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中尉下车执板，郎中车上举手礼之。以此而言，明非敌体。」臣既见此，深为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谓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旧命，即遣移问，事何所依。又获尚书郎中王元旭报，出蔡氏《汉官》，似非穿凿。始知裴、王亦规坏典谟，两人心欲自矫。臣案《汉书·宣秉传》云，诏徵秉为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俱会殿庭，并专席而坐，京师号之为三独坐。又寻《魏书·崔琰传》、晋文阳□《傅嘏传》皆云既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则中丞不揖省郎，盖已久矣，宪台不属都堂，亦非今日。又寻《职令》（《通典》作「又案孝文帝职令」。）云：「朝会失时，即加弹纠。」则百官簿帐，应送上台，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得纠察，则令仆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验？（《通典》作「若不送名，到否何验」。）臣顺专执，未为平通，先朝曲遂，岂是正法？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轻弄短札，斐然若斯，苟执异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纲，将隳朝令。请以见事免献伯等所居官，付法科处。尚书纳言之本，令仆百揆之要，同彼浮虚，助之乖失，宜明首从，节级其罪。（《魏书·宗室元子思传》，又《通典》二十四引两条。）

◎新兴公丕

丕，烈帝第四子，谓之孙。太武时，擢拜羽林中郎，赐爵兴平子。献文即位，累迁侍中、尚书令，改封东阳公。孝文时，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迁太尉、录尚书事。后例降王爵，封平阳郡公。迁太傅、录尚书事、都督，领并州刺史。改封新兴公。坐罪，免死为民。宣武即位，以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谥曰平。

◇谏南征表

乞少留思，更图后举。（《魏书·宗室武卫将军谓附传》。高祖南征，丕表。）

◇奏议斩绞刑

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魏书·刑罚志》。太和元年，司徒元丕等奏言。）

◇对诏奏既葬即吉

伏奉明诏，群情圮绝。臣与元等，不识古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失旧典。（《魏书·礼志》三。诏遣尚书李冲宣旨于东阳王丕等，丕对。）

◇又奏

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大讳之后三月，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魏书·礼志》三、《通典》八十。东阳王丕奏。）

◇奏迁主太庙

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于移庙之日，须得国之大姓，迁主安庙。礼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豫。臣昔以皇室宗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魏书·礼志》三。太和十五年十月，太尉丕奏。）

◇饥民出关逐食给过所议

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魏书·宗室武卫终军谓附传》）

◎元志

志字猛略。烈帝玄孙，河间公齐之孙。孝文时为洛阳令，左迁太尉主簿。寻为从事中郎，行恒州事。宣武时，除荆州刺史。孝明初，兼廷尉卿。后除扬州刺史，赐爵建忠伯。寻为雍州刺史。为莫折念生所擒见豁。前废帝初，赠尚书仆射、太保。

◇上言狱成不许家人陈诉

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覆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丙，狱理是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末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魏书·刑罚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案：《元志传》肃宗初兼廷尉卿，《刑罚志》作延昌，当有一误。）

◎卫王仪

仪，昭成帝孙。登国初，赐爵九原公，改封平原公，徙封东平公。迁尚书令，再迁都督中外诸军事、左丞相。进封卫王，镇中山。徵以丞相入辅，与穆崇谋逆，事露，道武秘之。天赐六年，以天文变，赐死。

◇上书请御衮服

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大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军威所及，如风靡草，万姓，咸思系命。而躬履谦虚，退身后己，宸仪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之心。宜光崇圣烈，示轨宪于万世。臣等谨昧死以闻。（《魏书·道武纪》。天兴元年闰月，左丞相、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诸阙上书。）

◎托跋素

素，昭成帝孙，常山王遵之子，明元帝之从昆弟。赐爵尚安公。太武时，拜假节征西大将军，镇统万。文成时卒，谥曰康。

◇皇子名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帝王之制名，其体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伏惟陛下当盛明之运，应昌发之期，诞生皇子，宜以德命。（《魏书·宗室托跋素传》。高宗诏群臣，议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陆丽议，高宗从之。）

◎元景

景字寿兴，素孙。宣武初为徐州刺史，坐罪伪死，遇赦乃出，后为王显所谮诛。灵太后临朝，以崔鸿疏理，赠豫州刺史。谥曰庄。

◇临刑自作墓志铭

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魏书·宗室元寿兴传》）

◎元晖

晖字景袭，素孙。宣武初，拜尚书主客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再迁侍中，领右卫将军，出为冀州刺史。孝明初，徵拜尚书左仆射，摄吏部选事。神龟元年卒，赠司空，谥曰文宪。

◇简御史表

御史之职，鹰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选后生年少血气方刚者，恐其轻肆劲直，伤物处广。愚谓宜简宿官经事、忠良平慎者为之。（《魏书·宗室元晖传》）

◇上疏请布耳目以访牧守

臣闻治人之本，实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则政平物理，失其人则讼兴怨结。自非察访善恶，明加贬赏，将何以黜彼贪怠，陟此清勤也。窃以大使巡省，必广迎送之费；御史驰纠，颇回威滥之刑。且暂尔往还，理不委悉，纵有简举，良未平当。愚谓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门，各布耳目，外访州镇牧将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独著，宜以名闻，即加褒陟。若治绩无效，贪暴远闻，亦便示牒，登加贬退。如此，则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赏审罚矣。（《魏书·宗室元晖传》）

◇上书论政要

其一曰，御史之职，务使得贤，必得其人，不拘阶秩，久于其事，责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宁边，观时而动，顷来边将，亡远大之略，贪万一之功，楚梁之好未闻，而蚕妇之怨屡结，斯乃庸人所为，锐于奸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计，自有良图，不在于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数州，国之基本，饥荒多年，户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复徵发，即如此日，何易举动。愚谓数年以来，唯宜静边，以息召役，安人劝农，惠此中夏。请严敕边将，自今有贼戍求内附者，不听辄遣援接，皆须表闻，违者虽有功，请以违诏书论。三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自非更立权制，善加检括，损耗之来，方在未已。请求其议，明宣条格。（《魏书·元晖传》）

◎元洪超

洪超昭，成帝子，力真之六世孙。孝明初，兼黄门侍郎，累迁北军将、光禄大夫。

◇绥慰冀部还上言

冀土宽广，界去州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宜分置一州，镇遏海曲。（《北史》十五《辽西公意烈传》。大乘贼乱后，诏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还上言，朝议从之。后遂立沧州。）

◎元鉴

鉴字绍达，道武子，河南王曜之曾孙。太和中袭爵，拜通直散骑常侍，寻加冠军将军，守河南尹，进平南将军，除左卫将军，出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宣武即位，转徐州刺史。正始中薨，谥曰悼王。

◇请免程灵虬官表

梁郡太守程灵虬，唯酒是眈，贪财为事，虐政残民，寇盗并起，黩音悖响，盈于道路，部境呼嗟，佥焉怨酷。梁郡密迩伪畿，丑声易布，非直有点清风，臣恐取嗤荒远。请免所居官，以明刑宪。（《魏书·河南王曜附传》）

卷十六

◎江阳王继

继字世仁，道武曾孙，南平王霄之第二子，出后江阳王吐根。献文时袭封，加平北将军。孝文时，历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入为左卫将军，兼侍中、中领军，留守洛京。除平北将军，镇摄旧都。宣武时，征虏将军、青州刺史，转平北将军、恒州刺史，入为度支尚书，免。起为平东将军。灵太后临朝，除侍中、领军将军。进特进、骠骑将军，加骠骑大将军，徙封京兆王，迁司空。神龟末，转司徒，又转太保，进太傅，除使持节、侍中、太师、大将军、录尚书事、大都督。转太尉，复封江阳。孝昌初，坐子元叉黜免。孝庄即位，为太师、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赠大丞相、雍州刺史，谥曰武烈。

◇讨高车表

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复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愆首一人，自馀加以慰谕，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魏书·江阳王继传》。高祖时，除平北将军，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继表。）

◇请议宗室预祭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功缌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后，于臣始是曾孙。然道武皇帝传业无穷，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迁，而曾玄之孙，尝之荐，不预拜于庙庭；霜露之感，阙陪奠于阶席。今七庙之后，非直隔归胙之灵；五服之孙，亦不沾出身之叙。校之坟史则不然，验之人情则未允。何者？礼云，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斯之为屈，今古罕有。昔尧敦九族，周降本枝，故能磐石维城，御侮于外。今臣之所亲，生见隔弃，岂所以桢干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而况曾祖为帝，而不见录。伏愿天鉴，有以照临，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请付外博议，永为定准。（《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十月，侍中、领军将军、江阳王继表言。又见《通典》五十一。）

◎元叉

叉字伯俊，小字夜叉，继长子。宣武时，拜员外郎。灵太后临朝，除通直散骑侍郎，迁散骑常侍、光禄少卿，领尝食典御，转光禄卿。迁侍中，加领军将军。正光元年，奏废太后。孝昌元年，太后复临朝，除名为民，寻赐死。追赠中书令、冀州刺史。

◇矫皇太后归政诏

魏有天下，奕叶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圣驭天，徙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业，廓宁区夏，而鸿勋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车书弗同，鲸寇尚炽。幼主稚弱，夙纂宝历，曾是宗┘，莫克祗奉，朕所以敬顺群请，临朝总政。帝年以长，久思退身，所以往岁殷勤，具陈情旨，百官内外，已照此怀。而佥尔众意，苦见勤夺，亻黾亻免从事，以迄于兹自此春来，先疾屡发，药石摄疗，莫能善瘳，夏首及今，数加动剧，便不堪日厘万务，巨细兼省。帝齿周星纪，识学逾跻，日就月将，人君道茂，足以抚辑万邦，谐决百揆。朕当率前志，敬逊别宫，远惟复子明辟之义，以自绥养，实望群公，逮于黎庶，深鉴斯理。如此，则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人神庆悦，不其善欤？（《魏书·孝明纪》。正光元年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侍中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云云，乃幽太后于北宫。）

◎乐平王丕

丕，明元帝庶长子，泰常七年封乐平王，拜车骑大将军。太平真君八年，坐刘洁事，以忧死，谥曰戾王。

◇上疏谏讨高丽

和龙新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魏书·乐平王丕传》。冯弘奔高丽，世祖诏遣送之，高丽不遣，世祖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讨之，丕上疏。）

◎乐安王范

范，明元帝第四子。泰常七年封乐安王。太武时，拜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

◇上奏以柳谷石文宣告四海

臣闻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经纬三才，维建皇极，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至乃神功播于往古，圣迹显于来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固天纵圣，应运挺生，上灵垂顾，徵善备集。是以始光元年，经天师奉天文图录授「太平真君」之号。陛下深执虚冲，历年乃受。精诚感于灵物，信惠协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泽流宇内，溥天率士，无思不服。今张掖郡列言：丘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质白章，间成文字，记国家祖宗之讳，著受命历数之符。王公已下，群司百辟，睹此图文，莫不感动。佥曰：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微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休，增广天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徵，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魏书·灵徵志下》。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柳谷山石文，于是卫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

◎太子晃

晃，太武帝长子。延和元年立为皇太子。正平元年薨，谥曰景穆。兴安元年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监国下令

《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馀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魏书·太武纪下附》）

◎安定王休

休，晃第十三子。皇兴二年封安定王，拜征南大将军。孝文即位，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仪同三司、和龙镇将。迁征北大将军、抚冥镇大将。迁太傅，车驾南伐，领大司马。太和十八年薨，谥曰靖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依成式公除表

上灵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断绝。伏惟陛下孝思，攀号罔极。臣等闻先王制礼，必有随世之变，前贤创法，亦务适时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异致故也。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已后，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准，圣后终制，刊之金册。伏惟陛下至孝发衷，哀毁过礼，欲依上古，丧终三年。诚协大舜孝慕之德，实非俯遵济世之道。今虽中夏穆清，庶邦康静，然万机事殷，不可暂旷，春秋尝，事难废阙。伏愿天鉴，抑至孝之深诚，副亿兆之企望，丧期礼数，一从终制，则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魏书·礼志》三。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诣阙表。又略见《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闻五帝已前，丧期无数，三代相因，礼制始立，名虽虚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或亏，三年之丧有缺。夫岂无至孝之君，贤明之子？皆以理贵随时，义存百姓。是以君薨（《通典》作「丧」。）而即位，不暇改年；逾月而即葬，岂待同轨；葬而即吉，不必终丧。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政术。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极之艰，永慕崩号，哀过虞舜，诚是万古之高德，旷世之绝轨。然天下至广，万机至殷，旷之一朝，庶政必滞。又圣后终制，已有成典，宗社废礼，其事尤大。伏愿天鉴，抑哀毁之至诚，思在予之深责，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请。（《魏书·礼志》三，又略见《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频烦上闻，仰申诚款，圣慕惟远，未垂昭亮。伏读哀灼，忧心如焚。臣等闻承乾统极者，宜以济世为务，经纶天下者，特以百姓为心。故万机在躬，周康弗获申其慕；汉文作戒，孝景不得终其礼。此乃先代之成轨，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通典》作「伏惟大行皇太后」。）睿圣渊识，虑及始终，明诰垂于典策，遗训备于末命。聿修厥德，圣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虽欲终上达之礼，其如黎元何？臣等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魏书·礼志》三。十月，休等又表。又略见《通典》八十。）

◇又表

奉被癸酉诏书，述遗诫之旨，昭违从之义，遵俭葬之重式，称孝思之深诚。伏读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号，倍增摧绝。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莫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机。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已，至重亦弗获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汉已降，逮于魏晋，葬不过逾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广，礼随时变，不可以无为之法，行之于有为之辰。文质不同，古今异制，其来久矣。自皇代革命，多历年纪，四祖三宗，相继纂业。上承数代之故实，俯副兆民之企望，岂伊不怀，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钦明稽古，圣思渊深，所造终制，事合世典。送终之礼既明，遗诰之文载备，奉而行之，足以垂风百王，轨仪万叶。陛下以至孝之诚，哀毁过礼，三御不充半溢，昼夜不释带，永思缠绵，灭性几及。百姓所以忧惧失守，臣等所以肝脑涂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彻上灵，贯被幽显。况今山陵告终，百礼咸毕，日已淹月，仍不卜练，比之前世，理为过矣。愿陛下思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机，则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礻覃之礼。（《魏书·礼志》三。文明太后既葬，休又表。又略见《通典》八十。）

◎安定王燮

燮，休次子。太和末除下大夫。景明初，袭爵安定王，拜太中大夫。永平中，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后为幽州刺史。

◇请移华州治冯翊表

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籍仓府，未刊名实。窃见冯翊古城，羌魏两民之交，许洛水陆之际，先汉之左辅，皇魏之右翼，形胜名都，实为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岂惟非旧，至乃居冈饮涧，并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讠尊讠沓明昏，有亏礼教。未若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池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人各为己，不以为劳。昔宋民无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无水，得水而不家庆。窃闻前政刺史，非是无意，或值兵举，或遇年灾，缘此契阔，稽延至此。去岁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师无事。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损轻益重，乞垂昭鉴。（《魏书·安定王休附传》）

◇造石窟像记

皇巍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月十六日，假节督、华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华州刺史安定王，仰为亡祖亲孟太妃、亡考太傅静王、亡妣蒋妃敬，造石窟一躯。依岩褒宇，刊崇冲室，妙镌灵像，外相显发，工绘严仪，凝华紫极，敬恃此福，上资先尊。咸使舍此尘躯，即彼真境，□□六通□嘱□□值遇□□早登十地，又愿居□□□□祥熙□永作山河，□□□世一切含生，普同斯愿。（碑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

◎元匡

匡字建扶，晃第二子，新成之第五子，出后广平王洛侯。宣武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除肆州刺史，迁恒州刺史，徵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除度支尚书。坐与高肇愤争，降为光禄大夫、兼宗正卿，出为兖州刺史。孝明即位，入为御史中尉，进号安南将军，加镇东将军。袭广平王爵，封东平郡王。复与任城王澄不平削爵，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寻为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孝昌初卒，谥曰文贞。后复爵，改封济南王。

◇奏三藩王妻名号

亲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号，而三藩已下皆谓之妻，上不得同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妇之号，窃以为疑。（《魏书·广平王洛侯传》。案：《魏书·于栗传》有奏劾于忠一篇，今编入《温子升集》）

◎元遥

遥字太原，晃第三子子推之子。太和中，为左卫将军，封饶阳男。孝明初，累迁左光禄大夫，领护军。迁冀州刺史。遭诬除名，事雪，迁右光禄大夫。大乘贼起，出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卒谥曰宣。

◇求仍属籍表

窃闻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其不可得变革者，则亲也，尊也。四世而缌服穷，五世而袒免，六世而亲属竭矣。去兹以往，犹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议亲者非唯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且临淮王提分属籍之始，高祖赐帛三千匹，所以重分离，乐良王长命亦赐缣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其辅己者众。臣诚不欲妄亲太阶，苟求润屋，但伤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者，盖恶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高祖所以国秩禄赋不与衣食，后族唯给其赋不与衣食者，欲以别外内限异同也。今诸庙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终，然后改夺。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魏书·京兆王子推附传》。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灵太后不从，又见《北史》十七。）

◎元修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义，字寿安，晃第五子天赐之子。孝文时，自元士迁左将军、齐州刺史。徙秦州刺史，孝明时，累迁吏部尚书、兼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授雍州刺史。卒赠司空，谥曰文。

◇张智寿陈庆和坐妹流坐议

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魏书·刑罚志》。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人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尚书元修义以为。）

卷十七

◎任城王澄

澄，字道镜，晃孙。太和七年袭父任城王云爵，加征北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寻除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加侍中，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徵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尚书左仆射。除吏部尚书，复兼右仆射。坐公事免。寻兼吏部尚书，除尚书右仆射。宣武即位，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徵为镇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转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母忧服阕，除太子太保。孝明即位，进尚书令，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迁司空，加侍中，领尚书令，迁司徒。神龟二年薨，赠太傅，领太尉，备九锡，谥曰文宣王。（案：《魏书·张普惠传》云，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

◇请修立宗室四门学表

臣参训先朝，藉规有日，前言旧轨，颇亦闻之。又昔在恒代，亲习皇宗，熟秘序（疑）庭无阙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宗室之范，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青衿之绪，于兹将废。臣每惟其事，窃所伤怀。伏惟圣略宏远，四方罕务，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叹兴焉？圣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训阙焉。愚谓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魏书·任城王澄传》）

◇讨梁表

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馀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若贼计得成，大湖倾注者，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馀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大集，则南渎可为饮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津，霍岭必成徙倚之观，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无虞。若犹豫缓图，不加除讨，关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为鱼矣。（《魏书·任城王澄传》）

◇上表言革世事不宜案校

臣闻三季之弊，由于烦刑；火德之兴，在于三约。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汉文断狱四百，岁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萧曹为相，载其清静画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于本，宜以省事为先，使在位群官，纂萧曹之心，以毗圣化。如此，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百司不怠，事无愆失。岂宜扰世教以深文，烹小鲜以烦手哉。臣窃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群官，三经考课。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驾，大宥三行，所以荡除故意，与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穷核，以臣愚见，谓为不可。又尚书职分，枢机出纳。昔魏明帝卒至尚书门，陈矫亢辞，帝惭而返。夫以万乘之重，非所宜行，犹屈一言，惭而回驾，群官百司，而可相乱乎？故陈平不知钱谷之数，邴吉不问僵道之死，当时以为达治，历代用为美谈。但宜各守其职，思不出位，洁己以励时，靖恭以致节。又寻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至于冒勋妄考，皆有处别，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若差舛不同，伪情自露，然后绳以典刑，人孰不服。岂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寻两纪之事，穷革世之尤，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填重也。（《魏书·任城王澄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薄、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澄表。）

◇上表谏加女侍中貂蝉

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见缀金蝉于象珥，极《鼠军》貂于鬓发，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此乃衰乱之世，袄妄之服。且妇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阴而阳，故自穆、哀以降，国统二绝。因是刘裕所以纂逆。礼容举措，风化之本，请依常仪，追还前诏。（《北史》十八。神龟元年，诏加女侍中貂蝉，同外侍中之饰。澄上表谏。帝从之。）

◇畜力聚财表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随陆启颡；运筹制胜，淮汉自宾。节用劳心，志清六合，是故缵武修文，仍世弥盛。陛下当周康靖治之时，岂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内强，图人之本，先在自备。萧衍虽虐使其民，而窥觎不已。若遇我虚疲，士民凋窘，贼衍年老志张，思播虺毒，此之弗图，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龄在位，圣德方升；皇太后总御天机，乾乾夕惕。若留意于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荷，忿车书之未一。进贤拔能，重官人之举；标赏忠清，旌养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爱时鄙财，轻宝重谷。七八年间，陛下圣略方刚，亲王德干壮茂，将相膂力未衰，愚臣犹堪戎伍，荷戈带甲之众蓄锐于今，燕弧冀马之盛充刃在昔；又贼衍恶积祸盈，势不能久，子弟暗悖，衅逆已彰，乱亡之兆，灼然可见。兼弱有徵，天与不远，大同之机，宜须蓄备。昔汉帝力疾，讨灭英布；高皇卧病，亲除显达。夫以万乘之主，岂忘宴安，实以侵名乱正，计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远图，以肃宁为大任。然顷年以来，东西难寇，艰虞之兴，首尾连接，虽寻得翦除，亦大损财力。且饥馑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赋不增，出用之费弥众，不爱力以悦民，无丰资以待敌，此臣所以夙夜怀忧，悚息不宁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故曰财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时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难，集人守位，若此之重。兴替之道，焉可不虑。又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食壮者之粮，任经者之智。此虽太平之法，难卒而因，然妨民害财，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厩库崇列，虽府寺胶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务，诸寺灵塔，俱足致虔讲道。唯明堂辟雍，国礼之大。来冬司徒兵至，请筹量减彻，专力经营，务令早就。其广济数施之财，酬商互市市之币，凡所营造，自非供御切须，戎仗急要，亦宜微减，以务阜积，庶无横损，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妫德昭，寝卑室而禹功盛，章台丽而楚力衰，阿宫壮而秦财竭，存亡之由，灼然可睹。愿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财，以待时会。（《魏书·任城王澄传》。灵太后缮兴佛寺斋会，费损库藏，曲赍左右。澄表。）

◇上言太和五铢与新铸五铢及古钱宜并通用

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检，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凿，更无馀禁。计河南诸州今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魏书·食货志》。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又见《通典》九。）

臣猥属枢衡，庶罄心力，常愿货物均通，书轨一范。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臣比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钱。登被旨敕，「钱行已久，且可依旧」。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乡强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市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魏书·食货志》，又见《通典》九。）

◇奏停祭应待三年终

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殷，宜存古典。案《礼》，三年丧毕，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又案杜预亦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王肃、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故持时祭。至于，宜存古礼。高堂隆亦如肃议，于是停不殷祭。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二年秋七月，于太祖，三年春，于群庙。亦三年乃。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魏书·礼志》二。延昌四年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澄奏。）

◇奏参李琰之等议宗室助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等参量琰之等议，虽为始封君子，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郑注云，昭穆谓同宗父子皆来也。言未毁及同宗，则共四庙之辞。云未绝与父子，明崇五属之称。天子诸侯，继立无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庙。祖祧虽存，亲级弥远，告赴拜荐，典记无文。斯由祖迁于上，见仁亲之义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断。江阳之于今帝也，计亲而枝宗三易，数世则庙应四迁，吉凶尚不告闻，拜荐宁容辄预。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缌宗。（《通典》作「断自宸聪」。）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礼典，事在难违。此所谓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江阳王继表言道武曾孙，宜得预祭。王僧奇议不得祭。李琰之议得祭。侍中、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奏。）

◇奏请移祀在中旬

谨案《礼记》：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不得成礼者几？」孔子曰：「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臣等谓元日万国贺，应是诸侯旅见之义。若废朝会，孔子应云五，而独言四，明不废朝贺也。郑玄《礼》注云：「鲁礼，三年丧毕，于太祖，明年春，群庙。」又《郑志》，检鲁礼，《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释衤覃，公会刘子及诸侯于平丘，八月归，不及于；冬，公如晋，明十四年春归，明十五年春乃。《经》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传》曰：「于武公。」谨案《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丧毕，似有退理。详考古礼，未有以祭事废元会者。《礼》云「吉事先近日」，脱不吉，容改筮三旬。寻摄太史令赵翼等列称，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请移祀在中旬十四日，时祭移二十六日，犹曰春，又非退义。祭则无疏怠之讥，三光有顺轨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君举必书，恐贻后诮。辄访引古籍，窃有未安。臣等学缺通经，识不稽古，备位枢纳，可不必陈。冒陈所见，伏听裁衷。（《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十二月，侍中、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度支尚书崔亮奏。）

◇奏请赏陟及守宰

窃惟云构郁起，泽及百司，企春望荣，内外同庆。至于赏陟，不及守宰，迩来十年，冤讼不绝。封回自镇远、安州入为太尉长史，元匡自征虏、恒州入作宗卿，二人迁授，并在先诏。应蒙之理，备在于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泽下降，荣及当时。然参佐之来，皆因府主，今府主不沾，佐官独预，弃本赏末，愚谓未允。今计刺史、守、宰之官，请准封回，悉同泛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讼者元元之心。（《魏书·任城王澄传》。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始之末，诏百司普升一级，而执事者不达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表。）

◇重奏

臣闻尧悬谏诤之鼓，舜置诽谤之木，皆所以广耳目于刍荛，达四聪于天下。伏惟太祖开基，化隆自远，累圣相承，于今九帝。重光叠照，污隆必同，与夺随时，道无恒体。思过如渴，言重千金，故称无讳之朝，迈踪三、五。高祖冲年纂历，文明协统，变官易律，未为违典。及慈圣临朝，母仪宇县，爰发慈令，垂心滞狱，深枉者仰日月于九泉，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诚奉遵之本心，实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谦挹，有乖旧典。谨寻抱枉求直，或经累朝。毫厘之差，正之宜速，谬若千里，驷马弗追。故礼有损益，事有可否，父有诤子，君有谏臣，琴瑟不调，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论，小决则通，乡校之言，拥则败国。矧伊陈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爱憎，或执事浊僻，空文致法，以误视听。如此冤塞，弥在可哀。僭之与滥，宁失不经，乞收今旨，还依前诏。（《魏书·任城王澄传》。澄奏尝陟宜及守、宰，诏云：「事经先朝，不得重闻。」澄重奏。）

◇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兴学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兴灭继绝，各举所知。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任民之力，不过三日。五曰，临民之官，皆须黜陟，以旌赏罚。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七曰，边兵逃走，或实陷没，皆须精检；三长及近亲，若实隐之，徵其代输，不隐勿论。八曰，工商世业之户，复徵租调，无以堪济，今请免之，使专其业。九曰，三长禁奸，不得隔越相领，户不满者，随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配四中郎将兵数

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魏书·任城王澄传》。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

◇又重奏

固本宜强，防微在豫，故虽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蛮仍犷，北妖频结，来事难图，势同往变。脱暴勃忽起，振动关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拟。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遗之久长，恐非善策。如臣愚见，郎将领兵，兼总民职，省官实禄，于是乎在。求还依前，增兵益号，将位既重，则念报亦深，军郡相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表里俱济，朝廷无四顾之忧，奸宄绝窥觎之望矣。（《魏书·任城王澄传》。澄奏配四中郎将兵数，灵太后初将从之，后议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云云。不纳。）

◇奏修都城府寺

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劾高阳王雍

臣闻赏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奸；罚不滥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亻刑也。每垂三宥，秉律执请，不得已而用之。是小大之狱，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亏王道。刑罚得失，乃兴废之所由也。窃闻司州牧、高阳王臣雍栲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虽因公事，理实未尽。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苇之感，事验隆周。若昭等状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轻绝民命，伤理败法。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及检赃状，全无寸尺。今复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怀惊愕。若杀生在下，虐专于臣，人君之权，安所复用。自开古以来，明明之世，未闻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盖重民命也。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验其为劫之状，察其栲杀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获雪。（《魏书·任城王澄传》。又略见《北史》十八《任城王云传》）

◇奏言尚书奏事防宣露

尚书政本，特宜远慎，故凡所奏事，阁道通之，盖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宁有古制所重，今反轻之，内犹设禁，外更宽也。宜缮写事意，以付公车。（《魏书·任城王澄传》）

◇奏请以胡国珍参谘大务

安定公属尊望重，亲贤群瞩，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魏书·胡国珍传》。尚书令任城王澄奏。）

◇奏禁私造僧寺

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观。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夫学迹冲妙，非浮识所辩；玄门旷寂，岂知辞能究。然净居尘外，道家所先，功缘冥深，匪尚华遁。苟能诚信，童子聚沙，可迈于道场；纯陀俭设，足荐于双树。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此乃民之多幸，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所以披寻旧旨，研究图格，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剩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所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

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喧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然睹法赞善，凡人所知，矫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独何为，孤议独发。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网暂失，条纲将乱。是以冒陈愚见，两愿其益。

臣闻设令在于必行，立罚贵能肃物。令而不行，不如无令。罚不能肃，孰与亡罚。顷明诏屡下，而造者更滋，严限骤施，而违犯不息者，岂不以假福托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难苟劾。前制无追往之辜，后旨开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又旨令所断，标榜礼拜之处，悉听不禁。愚以为树榜无常，礼处难验，欲云有造，立榜证公，须营之辞，指言尝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此，则徒有禁名，实通造路。且徙御已后，断诏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旨。岂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将由网漏禁宽，容托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远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则绳墨可全，圣道不坠矣。（《魏书·释老志》。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云云。奏可。）

◇皇太后与驾议

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周礼魏晋，虽有文辞，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为一代典。臣以太常、国子二议为疑，重集群官，并从今议，惟恩裁决。（《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等五十人议。）

◇答张普惠书

文武之道，自昔成规；明耻教战，振古常轨。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劳民损公，任其私射，复何失也？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比适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务之暇，肆艺良辰，亦未言费用库物也。《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魏书·张普惠传》。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

卷十八

◎元顺

顺，字子和，澄子。为给事中，转中书侍郎，迁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服阕，除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转安东将军、齐州刺史。徵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殿中尚书，转侍中。孝昌中，迁护军将军、太常卿。封东阿县开国公。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后除征南将军、右光禄太夫。转兼左仆射，尔朱荣济河，出走，为陵户所害。建义初，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定州刺史。谥曰文烈。

◇蝇赋（并序）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门，寄想琴书，托情纸翰，而苍蝇小虫，往来床几，疾其变白，聊为赋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启冬春。既含育於万姓，又刍狗而不仁。随因缘以授体，齐美恶而无分。生兹秽类，靡益于人。名备群品，声损众伦。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回，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芳兰，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鸣鸡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谮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于是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

若夫天生地养，各有所亲。兽必依地，鸟亦凭云。或来仪以呈祉，或自扰而见文。或负图而归德，或衔书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残躯以献珍。或主皮而兴礼，或牢豢以供神。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无用，唯构乱于蒸民。（《魏书·任城王附传》）

◇奏事

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责，不宜下命中尉送名。（《通典》二十四。案：此亦见《魏书·元子思传》）

◎元嵩

嵩，字道岳，澄弟。太和中为中大夫，迁员外常侍，转步兵校尉。免，以从平沔北功，除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赐爵高平县侯。宣武即位，进兼侍中，出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徙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转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安南将军、扬州刺史。为苍头李太伯所害。赠车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

◇谋举沔南表

萧宝卷骨肉相残，忠良先戮，臣下嚣然，莫不离背，君臣携贰，干戈日寻。流闻宝卷雍州刺史萧衍兄懿于建业阻兵，与宝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必有图衍之志。臣若遣书相闻，迎其本谋，冀获同心，并力除衍。平衍之后，彼必旋师赴救丹阳，当不能复经营疆陲，全固襄沔。臣之军威，已得临据，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缘汉曜兵，示以威德，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受疑告危者则援而接之。总兵伫锐，观衅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势已著，便可顺流摧锋，长驱席卷。（《魏书·任城王附传》）

◎元世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俊，一作世俊，嵩子。宣武时，除给事中、东宫舍人、员外散骑常侍。孝明时，追论嵩勋，封卫县开国男，迁冠军将军、宗正少卿、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武卫将军、河南尹。寻除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转征东将军。孝庄时，除卫将军、吏部尚书。前废帝时，为骠骑将军，仍加尚书。后废帝时，加仪同三司，改封武阳县开国子。孝静初，加侍中、尚书右仆射，迁尚书令。兴和中卒，赠太傅，谥曰躁戾。

◇与梁请和移文

侍中大骠骑同尚书令武阳子元世俊移梁执事，乃眷江汉，襟带南土。疆场相望，交错如绣。轩未通，革车属起。一彼一此，或利或钝。亡载得舆，所获盖寡。争鸡失牛，所损更大。空使干戈未戢，戎马生郊。髓脑涂于原野，骸骨暴于草泽。二国不和，百姓何罪？静言思之，良所未悟。我皇帝以圣明启运，礼乐惟新，泽漏原泉，道光日月。方欲寝榆关之高烽，罢轮台之远戍，铸敛戟为农器，纳苍生于仁寿。而前益州刺史傅和，往处西蕃，逢时多难，归途多阻，流寓江滨。亦既来朝，具陈彼意，知以止戈在念，去杀为心。留情灌爪，迟存通乐。夙期所望，实协虚想。犹恐失词，或乖其实。眷言在兹，伫闻良信。至彼假节开远军李棱，昔经垂翅，遂挂天网，矜是南寇，拾之还书。故因其致书，用宣朝旨。若覆前言，共敦邻好。当拂逆旅，以待行人。（《文苑英华》六百五十）

◎中山王英

英，字虎儿，晃孙。太和中，为平北将军、武川镇将、假魏公，迁梁州刺史，进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丁父忧，起为左卫将军，加前将军，迁大宗正，转尚书，镇荆州。免。宣武即位，行徐州，还复尚书、镇南将军，拜吏部尚书，进爵常山侯，复假镇南将军。正始元年，改封中山王。兵败，恕死为民。复假征南将军，除尚书仆射。永平三年薨，赠司徒，谥曰献武王。

◇乞乘虚取沔南表

臣闻取乱侮亡，有国之常道；陈师鞠旅，因机而致发。窃以区区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今妖逆数亡，骄纵日甚，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淫刑以逞，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埽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此则皇天授我之日，旷载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声言俱举，缘江焚毁，靡使所遗。建业穷蹙，鱼游釜内。士治之师再兴，孙皓之缚重至，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暂辟旒纩，少垂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览，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未日。（《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又奏

臣闻乘虚讨弱，事在速举，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宝卷乱常，骨肉相贼，蕃戍鼎立，莫知所归。义阳孤绝，密迩天境，外靡粮援之期，内无兵储之固。此乃临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缓斧。若此行有果，则江右之地，斯为经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后举难图，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迈，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拟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图锺离未克乞宽假日期表

臣奉辞伐罪，志殄逋寇，想敌量攻，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来，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然王者行师，举动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异议。臣亦谛思。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锺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图，以得为限。实愿朝廷特开远略，少复赐宽，假以日月，无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奏请遣使就郡校练学生

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使就郡练考，核其最殿。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庭；兰萧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中山王熙

熙，字真兴，英子。延昌二年袭封，累迁兼将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给事黄门侍郎，转光禄勋。除平西将军、东秦州刺史，进号安四将军，秘书监。寻授相州刺史，以正光元年七月之官，八月起兵讨元叉见杀。灵太后反政，赠太尉、冀州刺史，谥曰文庄王。

◇举兵上表讨元叉

臣闻安危无常，时有休否。臣早属休明，晚逢多难。自皇基绵茂，九叶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袭。皇太后圣敬自天，德同马邓；至尊神睿纂御，神鉴烛远。四海晏如，八表归化。而领军将军元叉宠藉外亲，叨荣左右，豺狼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饱便反齿。遂使二宫阻隔，温清阙礼，又太传清河王横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丧气阙庭，亲贤宗戚，愤恨内外。妄指鹿马，孰能逾之；王董权逼，方此非譬。臣仰瞻云阙，泣血而生，以细草不除，将为烂漫。况又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萼，思尽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荠。今辄起义兵，实甲八万，大徒既进，文武争先，与并州刺史、城阳王徽，恒州刺史、广阳王渊，徐州刺史、齐王萧宝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发。庶仰凭祖宗之灵，俯罄义夫之命，埽翦凶丑，更清京邑。臣亲总三军，星迈赴难，置兵温城，伏听天旨。王公宰辅，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顾，如能同力，翦除元叉，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对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谢朝阙。虽才乖昔人，位居藩屏，宁容坐观奸丑，虚受荣禄哉！（《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将死与知故书

吾与弟并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而已，吾何言哉！（《魏书·南安王桢附传》）

◎城阳王徽

徽，字显顺，晃曾孙。正始末，袭父变爵城阳王。除游击将军，出为河内太守，徵拜长兼散骑常侍。孝明即位，除后将军、并州刺史，加安北将军。后拜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改授辅国将军，加度支尚书，进号镇军将军、兼吏部尚书。加侍中、征东将军，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拜尚书左仆射，转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解侍中。寻除尚书令。孝庄即位，拜司州牧，进司徒，除侍中、大司马、太尉，进太保，仍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尔朱兆之难出奔，为故吏寇弥所害。孝武即位，赠太师，谥白文献。

◇上孝庄帝启辞官封

河上之功，将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诸勋义。（《魏书·城阳王长寿附传》）

◎东平王翰

翰，太武帝第三子。太平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参典都曹事。后镇 x 罕，改封东平王。及太武崩，为中常侍矫太后令所杀。

◇人日登寿张安仁山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御览》三十。）

◎临淮王

，字文若，本名亮，字仕明。太武子，临淮王谭之孙。宣武时，拜前军将军、中书侍郎，除给事黄门侍郎。袭封临淮王，长兼御史中尉。累迁侍中、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摄选。孝明末，为东道行台。寻奔梁。孝庄即位，归为尚书令、大司马、兼录尚书，进司徒。为尔朱兆所害。孝武即位，赠太师、太尉、雍州刺史。

◇谏孝庄帝以高祖为伯考表

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舂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尚身奉子道，入继太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斯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威权。景王意存毁冕，文王心规裂冠，虽祭则魏主，而权归晋室，昆之与季，实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业。故晋武继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失序，著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魏书·临淮王谭附传》。庄帝追崇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表谏。）

◇又表

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向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义，少有依准。（《魏书·临淮王谭附传》）

◇奏言宋游道事状

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声，肆言顿挫，乞解尚书令。（《北齐书·宋游道传》）

卷十九

◎元孚

孚，字秀和，临淮王谭之次子。累迁兼尚书右丞。灵太后临朝，迁左丞。以赈恤阿那环辱命下廷尉。后拜冀州刺史。陷入葛荣，荣死还，除冀州刺史。封万年乡男。后从孝武西迁，除尚书左仆射，封扶风郡王，监国史。历司空、兼尚书令太保，迁太尉。薨赠大司马、录尚书事，谥曰文简。

◇陈赈恤阿那环便宜表

皮服之人，未尝粒食。宜从俗因利，拯其所无。昔汉建武中，单于款塞，时转河东米Я万五千斛、羊三万六千头以给之。斯即前代和戎、抚新、柔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长策也。乞以孛牛产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又尚书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随宜置之。臣谓人情恋本，宁肯徙内。若依臣请，给赈杂畜，爱本重乡，必还旧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损。假令逼徙，事非久计。何者？人面兽心，去留难测，既易水草，疴恙将多，忧悉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馀类，尚在沙碛，脱出狂悖，翻归旧巢，必残掠邑里，遗毒百姓。乱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

又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

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拘近利。虽戎狄衰盛，历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论讨。周之北伐，仅获中规；汉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为重备，将帅劳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计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乱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鸠其散亡，礼送令返。宜因此时，善思远策。

窃以理虽万变，可以一观；来事虽悬，易以往卜。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令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斯皆守吉之元龟，安边之胜策。计今朝廷成功，不减曩时；蠕蠕国弊，亦同畴日。宜准昔成谟，略依旧事。借其所闲地，听使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以见保卫。驭以宽仁，縻以久策。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叛反。今北镇诸将旧常云一人代外逻，因令防察。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先人有夺人之心，待降如受强敌。武非专外，亦以防内。若从处分割配，诸州镇辽远，非转输可到，悔叛之情，变起难测。又居人畜业，布在原野，戎夷性贪，见则思盗。防彼肃此，少兵不堪，浑流之际，易相干犯。驱之还本，未必乐去，配州内徙，复不肯从。既其如此，为费必大。（《魏书·临淮王谭附传》）

◇修乐器表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大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士，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и ね六架。东北架编黄锺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锺，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锺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魏书·临淮王谭附传》）

◎咸阳王禧

禧，字永寿，献文帝第二子。太和九年封咸阳王，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都大官。出为冀州刺史，入除司州牧、兼太尉。寻加侍中、正太尉。宣武即位，受遗辅政，进位太保，领太尉。景明二年谋反，赐死。

◇教武表

国朝偃武崇文，偏舍来久，州镇兵人，或有雄勇，不闲武艺。今取岁暮之暇，番上之日，训其兵法。弓矢千稍，三分并教，使人闲其能，临事无阙。（《魏书·咸阳王禧传》）

◎高阳王雍

雍，字思穆，献文帝第四子。太和九年，封颍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拜中护军，领镇北大将军。改封高阳王。行镇军大将军。迁卫尉，加散骑常侍，除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进号征北将军。宣武即位，迁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入拜骠骑大将军、司州牧。迁司空，转太尉，加侍中，除太保。孝明即位，以为宗师，进太傅。为于忠矫诏所废，以王归第。灵太后临朝，除侍中、太师，领司州牧，录尚书事，兼太保，进位丞相。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谥曰文穆王。

◇考格表

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之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忝兹高选。既其以能。（《通典》作「以勤以能」。）进之朝伍，或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及于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非才（《通典》作「才非」。）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闲以多年，课烦以少岁，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寻景明之格，无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与夺之级。明参差之考，非圣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寻考级之奏，委于任事之手，涉议科勤，绝于散官之笔。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辈者独绝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闲，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职，抱屈之辞；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欲克平四海，何以获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衔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纟墨所逮，未以事闲优之；节庆之赍，不以禄微加赏。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机，推年不等。臣闻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代何观。《诗》云「王事靡，不遑启处，」又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依依杨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来日月，便是《采薇》之诗废，《大杜》之歌罢。又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埽拜，动历十旬，或困患重请，动辄经岁。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乐之势，非任事之伦；在家私闲，非理务之日。论优语剧，先宜折之。

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彦。或历险千馀，或履危万里，登有死亡之忧，咸怀不返之戚，魂骨奉忠，以尸将命。先朝赏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阶劳。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奖励《皇华》而敦崇《四牡》者也。

复寻正始之格：岩后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岩前任事上中者，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自古通经。今以岩前六年升一阶，检无愆犯，倍年成级。以此推之，明以岩代考。新除一日，同沾阶荣，下第之人，因岩上陟，上第之士，由岩而退。

臣又见部尉资品，本居流外，刊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为里巷多盗，以其，欲进品清流，以压奸宄。甄琛启云：「为法者施而观之，不便则改。」窃谓斯言，有可采用，圣慈昭览，更高宰尉之秩。

今考格始宣，怀怨者众，臣窃观之，亦谓不可，有光国典，改之何难。（《魏书·高阳王雍传》，又见《通典》十五。）

◇自陈六罪表

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览伤矜，视之惨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内枢，兼尸师傅，宜保护圣躬，温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谒简绝。皇居寝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预，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又令仆卿相，任情进黜，迁官授职，多不经旬，斥退贤良，专纳心腹，威振百寮，势倾朝野。臣见其如此，欲出忠为雍州刺史，镇抚关右，在心未行，反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储宫纂统，斯乃君父之恒谟，臣子之永则，加赏之义，自古无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丧祸之际，竭节是常，迎陛下于东宫，臣下之恒事，如其不尔，更欲何为？而忠意气凌云，坐要封爵。尔日抑之，交恐为祸。臣以权臣所欲，不敢辄违，即集王公卿士，议其多少。清河王臣怿，先帝懿弟，识度宽明，临众唱议，非以勤而赏之，惮违权臣之旨，望颜而授。臣知不可，因而从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权门下，且居宰执，又总禁旅，为崇训卫尉，身兼内外，横于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会，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帝登极，十有七年，细人犯刑，犹宽宪墨，朝廷贵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践阼，年未半周，杀仆射、尚书，如夭一草，是忠秉权矫旨，擅行诛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师相，年未及终，难恕之罪，显露非一，何情以处，何颜以生，虽经恩宥，犹有馀责，谨反私门，伏听司败。（《魏书·高阳王雍传》。灵太后临朝，出于忠为冀州刺史。雍表。）

◇请限贱妾奴婢服饰表

王公已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魏书·高阳王雍传》。雍领司州牧，表请云云。太后从之，而不能久行也。）

◇奉禁盐池复置监司取税

盐池天藏，资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辄以次，所济为广。自尔沾洽，远近齐平，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以此而推，非可稍计。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许。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详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防奸息暴，断遣轻重，亦准前旨。所置监司，一同往式。（《魏书·食货志》。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

◇奏请用薛钦船运计

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徵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魏书·食货志》。三门都将薛钦上言，造船以易车，运于公私为便。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

◇奏分置阿那环婆罗门

蠕蠕代跨绝域，感化归附，那环委质于前，婆罗门归诚于后，汉时呼韩，得同今美。（已上六句，从《通典》补。）窃闻汉立南、北单于，晋有东、西之称，皆所以相维御难，为国藩篱。今臣等参议，以为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二处宽平，原野弥沃。阿那怀宜置西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奚泉，婆罗门宜置西海郡，各令总率部落，收离聚散。其爵号及资给所须，唯恩裁处。彼臣下之官，任其旧俗。阿那环所居，既是境外，宜少优遣，以示威刑。请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诸于北来在婆罗门前投化者，令州镇上佐，准程给粮，送诣怀朔阿那环，镇与使人量给食廪。在京馆者，任其去留，阿那怀草创，先无储积，请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官驼运送。婆罗门居于西海，既是境内，资卫不得同之。阿那怀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节驰驿先诣慰喻，并委经略。（《魏书·蠕蠕传》。正光二年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尚书令李崇、侍中侯刚、尚书左仆射元钦、侍中元叉、侍中安丰王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张烈、卢同等奏。又见《通典》一百九十六。）

◇费羊皮张回事议（《通典》作「羌皮」）

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以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买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者，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未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魏书·刑罚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南郊明堂配食议

窃以尚德尊功，其来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北海王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任域王澄、胡国珍、崔光等议。）

◇停元匡所制尺度议

伏惟高祖创改，权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参差。且匡云所造尺度，与《汉志》王莽权斛不殊。又晋申书监荀勖云，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馀。于是依《周礼》积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钟，遂改正之。寻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毫厘略同。及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亦准议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匡所制尺度讫，主师高阳王雍等议。）

卷二十

◎元端

端，字宣雅，雍长子。为散骑侍郎，累迁通直常侍、鸿胪、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出为安东将军、青州刺史。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东南道大使。拜镇军将军、兖州刺史，封安德县开国公。除都官尚书。孝庄初，与雍俱遇害河阴，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上言集议郊配

谨案《礼记·祭法》，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郊祖宗，谓祭礼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为始祖，文武为二祧。讫于周世，配祭不毁。案《礼》，喾虽无庙，配食祭。谨详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刘氏配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庙既毁，上帝地，配祭有式。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庙配事重，不敢专决。请召群官，集议以闻。（《魏书·礼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太常少卿元端上言。）

◇宗室助祭议

《礼记·祭法》云：「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迁，二祧以盛德不毁。迭迁之义，其在四庙也。」《祭统》云：祭有十伦之义，六曰见亲疏之杀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伦。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来。」指谓当庙父子为群，不系于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为群公子，岂待数公而立称乎？《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有所援引，然与朝议不同。如依其议，匪直太祖曾玄，诸庙子孙，悉应预列。既无正据，窃谓太广。臣等愚见，请同僧奇等议。（《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礼志》二。熙平二年，江阳王继表求预祭，王僧奇等议不得预祭，李琰之议得预祭，太常少卿元端议。又见《通典》五十一。）

◇羊祉谥议

祉志存埋轮，不避强御。及赞戎律，熊武斯裁，仗节抚藩，边夷识德，化沾殊类，襁负怀仁。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宜谥为景。（《魏书·酷吏羊祉传》。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刘台龙议谥。）

◇上言羊祉谥应如前议

窃惟谥者行之迹，状者迹之称。然尚书铨衡是司，厘品庶物，若状与迹乖，应抑而不受，录其实状，然后下寺，依谥法准状科上。岂有舍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状去称，将何所准？检祉以母老辞藩，乃降手诏云：「卿绥抚有年，声实兼著，安边宁境，实称朝望。」及其殁也，又加显赠，言祉诚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区，字萌之绩骤闻。诏册褒美，无替伦望。然君子使人器之，义无求备，德有数德，优劣不同，刚而能克，亦为德焉。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谓前议为允。（《魏书·羊祉传》。元端、刘台龙议谥曰景，侯刚元纂等驳，灵太后令依驳更议，元端、台龙上言。）

◎广陵王羽

羽，字叔翻，献文帝第五子。太和九年封广陵王，加侍中、征东大将军大理。加卫将军，迁特进、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录尚书事。领廷尉、兼太尉。坐事削职，及车驾南伐，进号卫将军。除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号车骑大将军。宣武即位，迁司州牧。景明二年进司徒。薨谥曰惠。

◇奏请内考京官

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治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尽已经考为三等。此年便是三载，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书·广陵王羽传》）

◎彭城王勰

勰，字彦和，献文帝第六子。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将军。拜光禄大夫，转中书令，改封彭城王。除中军大将军、开府宗师。寻为司徒、太子太傅。宣武即位，出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寻领扬州刺史，进大司马，领司徒录尚书，加侍中。为高肇所谮，永平元年九月遇害，谥曰武宣王。孝庄帝即位，追尊曰文穆皇帝，庙号肃祖。

◇上孝文帝谥议

谨案谥法，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闻曰文，经纬天地曰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仰惟大行皇帝，义实该之，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曰高祖，陵曰长陵。（《魏书·彭城王勰传》）

◇奏驳甄琛弛盐禁议

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备，或无可贬。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古之善为治者，莫不昭其胜途，吾其远理，及于救世，升降称时。欲令丰无过溢，俭不致敝，役养消息，备在厥中，节约取足，成其性命。如不尔者，焉用君为？若任其生产，随其啄食，便是刍狗万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术广，恒恐财不国，泽不厚民。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川，轻在民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彻商贾，给戎战，赋四民，赡军国，取乎用乎，各有义已。禁此渊池，不专大官之御，敛此匹帛，岂为后官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犹积而散之，将焉所吝？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济生民，非为富贿藏货。不尔者，昔之君子，何为然哉？是以后来经图，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鉴之流。（疑）兴复盐禁。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明识，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参论理要，宜依前式。（《魏书·甄琛传》。世宗践阼，琛表请弛盐禁，诏付八座议可否以闻。司徒、录尚书、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

◎彭城王劭

劭，字子讷，勰子。永平中袭爵。孝明时历宗正少卿、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孝昌末，徵为御史中尉。孝庄帝即位，尊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追谥曰孝宣皇帝。

◇奉家财以充军用表

伪竖游魂，窥觊边境，劳兵兼时，日有千金之费。臣仰藉先资，绍飨厚秩，思以埃尘，用裨山海。臣国封徐州，去军差近，谨奉粟九千斛、绢六百匹、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魏书·彭城王勰附传》）

◎北海王详

详，字季豫，献文帝第七子。太和九年封北海王，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光禄大夫。转秘书监。行中领军留守。又行司州牧。除护军将军，兼尚书左仆射。受遗为司空辅政。宣武即位，迁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除太傅，领司徒。正始元年，以罪废为庶人，暴死。永平元年复本封，葬以王礼，谥曰平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劾甄琛李凭

臣闻党人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虽宠必诛，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灵基于永业者也。伏惟陛下纂圣前晖，渊鉴幽慝，恩断近习，宪轨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鸿猷于焉永泰。谨案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摘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奢暴，声著内外，侵公害私，野朝功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绸缪结纳，以为朋党，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不实不忠，实合贬黜。谨依律科徒，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交游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从就，或吉凶往来，至乃身拜其亲，妻见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请托。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魏书·甄琛传》。赵修死之明日，琛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司徒、录尚书、北海王详等奏。）

◇奏请改制条还附律处

窃惟奸劫难除，为蠹日久，群盗作患，有国攸病。故五刑为用，犹陷触网之诛，道几胜残，宁息狗窃之响。是以班制垂式，名为治本，整纲提目，政之大要。谨寻夺禄事条，班已周岁。然京邑尹、令，善恶易闻；边州远守，或难听审，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没。设有贼发，隐而不言，或以劫为偷，或遏掠成盗，更令贼发难知，攘窃惟甚。臣等参议，若依制削夺，则县无期月之宰；附条贬黜，郡靡岁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昔黄龚变风，不由削禄；张赵称美，岂惮贬退。然绥导之体，得失在人。乃可重选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轻改法令，削黜群司。今请改制条，还附律处。其励己公清，赏有常典，风谣黩贿，案为考第。（《魏书·北海王详传》。景明二年，详与八座奏。）

◇上言集议仪注

奉旨集议，佥以为之设，前代彝典，惠蔚所陈，有允旧义，请依前克，敬享清宫，其求省时祭，理实宜尔，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国，兼时奠之敬，事难辄省，请移仲月，择吉重闻。（《魏书·礼志》二。景明二年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言。诏可。）

◎北海王颢

颢，字子明，详子。永平元年，袭封北海王，累迁至都官尚书。正光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除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徐州刺史。孝昌中，为征西将军、西道行台、尚书右仆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泰初，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相州刺史。孝庄即位，授太傅。寻奔梁，梁立为魏帝。以永安元年十月入据南兖州之钅至城，建元孝基。明年五月入洛，改元建武。寻战败南奔，为临颍县卒江丰所斩。孝武即位，追赠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

◇入洛上梁武帝表

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梁书·陈庆之传》）

◎清河王怿

怿，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宣武即位，拜侍中，转尚书仆射，进司空。孝明即位，转司徒，进太傅，领太尉。正光元年为元叉所害，谥曰文献王。（案：《北史·李先传》，先曾孙义徽太和中补清河王怿府记室。笺书表疏，文不加点，清典赡速，当世称之。《魏书·清河王怿传》有谏灵太后使沙门惠怜以咒水疗病表，据《北史》是义徽草奏，今编入义徽文，馀姑归怿集。又案，《魏书·袁翻传》，翻子跃，为清河王释文学，怿之文表，多出于跃。）

◇乞议定丧礼表

臣闻百王所尚，莫尚于礼，于礼之重，丧纪斯极。世代沿革，损益不同，遗风馀烈，景行终在。至如前贤往哲，商确有异。或并证经文，而论情别绪，或各言所见，而讨事共端。虽宪章祖述，各自名家，而论议纷纶，理归群正。莫不随时所宗，各为一代之典，自上达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仪，哭泣升降之节，去来阃巷之容，出入闺门之度，尚须畴谘礼官，博访儒士，载之翰纸，著在通法。辩答乖殊，证据不明，即诋诃疵谬，纠劾成罪。此乃简牒成文，可具阅而知者也。未闻有皇王垂范，国无一定之章；英贤赞治，家制异同之式。而欲流风作则，永贻来世。比学官虽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专其任。暨乎宗室丧礼，百僚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轻重，率合博士一人，轻尔议之。广陵王恭、北海王颢同为庶母服，恭则治重居庐，颢则齐期垩室，论亲则恭、颢俱是帝孙，语贵则二人并为蕃国，不知两服之证，据何经典。俄为舛驳，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纪极。历观汉、魏丧礼诸仪，卷盈数百。或当时名士，往复成规；或一代词宗，较然为则。况堂堂四海。蔼蔼如林，而令丧礼参差，始于帝族，非所以仪刑万国，缀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备位喉唇，不能秉国之钧，致斯爽缺。具瞻所诮，无所逃罪。谨略举恭、颢二国不同之状，以明丧纪乖异之失。乞集公卿枢纳，内外儒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议定制，班行天下。使礼无异准，得失有归，并因事而广，永为条例。庶尘岳沾河，微酬万一。（《魏书·礼志》四。熙平二年十一月，太传清河王怿表。）

◇官人失序表

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今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允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方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通典》十六。孝明帝时，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案：今《魏书·孝文五王传》全缺，以《北史》补之，故无此表。《通典》所据，乃魏收原书也。）

◇奏立表伺晷度

天道至远，非人情可量；历数幽微，岂以意辄度。而议者纷纭，竞起端绪，争指虚远，难可求衷，自非建标准影，无以验其真伪。顷永平中虽有考察之利，而不周岁穷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参详，谓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载之中，足知当否。令是非有归，争者息竞，然后采其长者，更议所从。（《魏书·律历志上》。延昌四年，太傅清河王怿，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澄，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元晖，侍中、领军、江阳王继奏。）

◇奏请追夺于忠赏爵

窃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极之始，四海谧然，宇内晏清。至于奉迎乖舆，侍卫省闼，斯乃臣子之常节，职司之恒理，不容以此为功，妄开井邑。臣等前议所以广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权，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议之际，以十三日夜入为无勋，唯以拒违矫令，抑黜奸回，微可褒叙。以前侍中臣忠总摄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枢密，赞同其意，故唯赏二人。今尚书臣昭等无涯上诉，奉敕重议。案王显阴结奸徒，志为不逞；高肇远同凶逆，遥构祸端。无将之罪，事合亡戮。而忠等徵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穷治不尽。案律准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在不轻。暨皇上纂历，圣后别宫，母子隔异，温清道绝，皆忠等之咎。过方厥勋，功微罪重。又忠专权之后，擅杀枢纳，辄废宰辅，令朝野骇心，远近怪愕。功过相除，悉不合赏，请悉追夺。（《魏书·于栗附传》。灵太后临朝，解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旬馀，太傅清河王等奏。）

◇奏定五时冠服

谨案前敕制五时朝服，尝访国子，议其旧式。太学博士崔瓒等议：「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谓如汉晋用帻为允。」尚书以礼式不经，请访议事，奉敕付臣，令加考决。臣以为帝王服章，方为万世则，不可轻裁。请更集礼官，下省定议，蒙敕听许。谨集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寻考史传，量古校今，一同国子前议。帻随服变，冠冕弗改。又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以为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臣等谓从国子前议为允。（《魏书·礼志》四。熙平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怿、给事黄门侍朗韦延祥奏。）

◇胡太后父庙制议

太学博士王延业及卢观等各率异见。案《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并是后世追论备庙之文，皆非当时据立神之事也。良由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今相国、秦公初构国庙，追立神位，唯当仰祀二昭二穆，上极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将为不迁之祖。若以功业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临尊，乱昭穆也。如其权立始祖，以备五庙，恐数满便毁，非礼意也。昔司马懿立功于魏，为晋太祖，及至子晋公昭，乃立五庙，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虚俟宣、文，待其后裔，数满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鉴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明知当时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孙，世世相推，然后太祖出居正位耳。远稽《礼纬》诸儒所说，近循晋公之庙故事，宜依博士王延业议，定立四主，亲止高曾，且虚太祖之位，以待子孙而备五庙焉。

又延业、卢观前经详议，并据许慎、郑玄之解，谓天子、诸侯作主，大夫及士则无。意谓此议虽出前儒之事，实未允情礼。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礼，木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铭旌纪柩，设重凭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庙，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并同其礼。何至于主，惟谓王侯。《礼》云：「重，主道也。」此为埋重则立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王肃曰：「重，未立主之礼也。」《士丧礼》亦设重，则士有主明矣。孔悝反┘，载之左史；馈食设主，著于《逸礼》。大夫及士，既得有庙，题纪祖考，何可无主。《公羊传》：「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今以为摄主者，摄神敛主而已，不暇待彻祭也。何休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也。」意谓不然。君闻臣丧，尚为之不绎，况臣闻君丧，岂得安然代主终祭也。又相国立庙，设主依神，主无贵贱，纪座而已。官位拟诸侯者则有主，位为大夫者则无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独阙，求诸情礼，实所未安。宜通为主，以铭神位。（《魏书·礼志》二。神龟初，灵太后父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时疑其庙制，侍中、太傅、清河王怿议。又见《通典》四十八）

◇又议

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已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伏五架，北厢设坐，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魏书·礼志》二、《通典》四十八）

◇作主议

原夫作主之礼，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铭旌纪柩，设重凭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庙，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达于士，如此四事，并同其礼。何至于主，唯谓王侯？若位拟诸侯者则有主，位为大夫者则无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独阙，求诸情理，实所未安。宜通为主，以铭神位。（《通典》四十八。）

◎清河王

，怿子。正光中嗣封清河王。孝庄末，为特进车骑大将军。普奉初，历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进太傅。太昌初，迁司徒。孝武西迁，以大司马承制总万机。天平二年薨，谥曰文宣王。

◇承制大赦（永熙三年八月）

晦为明始，乱实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终微，践土有市勤王之役；刘氏将倾，北军致左袒之举。用能隆此远年，克兹卜世。永熙之季，权佞擅朝，群小是崇，勋贤见害。官缘价以贵贱，狱因货而死生。宗┘飘若缀旒，民命弃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晋郑，任属桓文，兴甲汾川，问罪伊洛。群奸畏威，拥迫人主，以自蔽卫，远出秦方。虽车驾流移，未即返御，然权佞将除，天下延颈。魏邦虽旧，其化惟新，思与兆民，同兹更始。可大赦天下。（《魏书·出帝纪》。帝出于长安。八月，推司徒公、清河王为大司马，承制总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机，居尚书省。戊辰制。）

卷二十一

◎卫操

操，字德元，代人。晋征北将军卫以为牙门将。后举族归猗，猗是为桓帝，累迁右将军，封定襄侯。至猗卢之三年卒。猗卢是为穆帝。

◇桓帝功德颂碑

魏，轩辕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驰名域外，九译宗焉。治国御众，威禁大行。声著华裔，齐光纯灵。智深谋远，穷幽极明。治则清断，沉浮得情。仁如春阳，威若秋零。强不陵弱，隐恤孤茕。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国无奸盗，路有颂声。自西讫东，变化无形。威武所向，下无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谕六狄，咸来归诚。超前绝后，致此有成。奉承晋皇，捍御边疆。王室多难，天网弛纲。豪心远济，靡离其殃。岁翦逆命，奸盗豺狼。永安元年，岁次甲子。奸党犹逆，东西狼寺。敢逼天王，兵甲屡起。怙众肆暴，虐用将士。邺洛构隙，弃亲求疏。乃招异类，屠各匈奴。刘渊奸贼，结党同呼。敢击并土，杀害无辜。残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长蛇塞涂。晋道应天，言展良谟。使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东赢公司马腾，才神绝世，规略超远。时逢多难，惧损皇祀。欲引兵驾，猃狁孔炽。造设权策，济难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应。高算独断，决谋盟意。爰命外国，引军内备。简贤选士，命兹良使。遣参军壶伦、牙门中行嘉、义阳亭侯卫谟、协义亭侯卫等驰奉檄书，至晋阳城。」

又称桓、穆二帝，「心在宸极。辅相二卫，对扬毗翼。操展文谋，雄奋武烈。承命会议，谘论奋发。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显名载籍，列赏备物。大众回动，熙同灵集。兴军百万，期不经日。兄弟齐契，决胜庙算。鼓噪南征，平夷险难。」

（又云：）二帝列镇，「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义不渝。会盟汾东，铭篆丹书。永世奉承，慎终如初。契誓命将，精锐先驱。南救涅县，东解寿阳。窘迫之邑，幽而复光。太原、西河，乐平、上党，遽遭寇暴，白骨交横。羯贼肆虐，六郡凋伤。群恶相应，图及华堂。旌旗轻指，羯党破丧。遣骑十万，前临淇漳。邺遂振溃，凶逆奔亡。军据州南，曜锋太行。翼卫内外，镇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晖，外动亦攘。于是曜武，振旅而旋。长路匪夷，出入经年。毫毛不犯，百姓称传。周览载籍，自古及今。未闻外域，奔救内患。弃家忧国，以危易安。惟公远略，临难能权。应天顺人，恩德素宣。和戎静朔，危邦复存。」

（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为异端。回动大众，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之言。功济方州，勋烈光延。升平之日，纳贡充蕃。凭瞻銮盖，步趾三川。有德无禄，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兴二年六月二十四寝疾薨殂。背弃华殿，云中名都。国失惠主，哀感欷。悲痛烦冤，载号载呼。举国崩绝，攀援靡诉。远近齐轨，奔赴梓庐。人百其身，盈塞门涂。高山其颓，茂林凋枯。仰诉造化，痛延悲夫。」

（又云：）桓帝「忠于晋室，骏奔长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诛。蒙犯霜雪，疹入脉肤。用致薨殒，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经勋同模。垂名金石，载美晋书。平北哀悼，祭以丰厨。考行论勋，谥曰义烈。功施于人，祀典所说。」

（又云：）桓帝经济，「存亡继绝。荒服是赖，祚存不辍。金龟箫鼓，轺盖殊制。反及二代，莫与同列。并域嘉叹，北国感荣。各竭其心，思扬休名。刊石纪功，图像存形。靡辍享祀，飨以牺牲。永垂于后，没有馀灵。长存不朽，延于亿龄。」

其颂又称：桓帝「金坚玉刚。应期顺会，王有北方。行能济国，武平四荒。无思不服，区域大康。世路纷纠，运遭播扬。羯胡因衅，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众百万，平夷险阻。存亡继绝，一州蒙祜。功烈桓桓，龙文虎武。朱邑小善，遗爱桐乡。勋攘大患，六郡无（缺）悉之来，由功而存。刊石勒铭，垂示后昆。」（《魏书·卫操传》：桓帝崩，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云。时晋光熙元年秋也。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

◎许谦

谦，字元逊，代人。昭成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后徙长安，道武登国初来归，为右司马，赐爵关内侯。并州平，以为阳曲护军，进爵平舒侯、安远将军。皇始元年卒，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阳公，谥曰文。

◇遗杨佛嵩书

夫杖顺以翦逆，乘义而攻昧，未有非其运而显功，无其时而著业。慕容无道，侵我疆场，师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军，必望克赴。将军据方邵之任，总熊虎之师，事与机会，今其时也。因此而举，役不再驾，千载之勋，一朝可立。然后高会云中，进师三魏，举觞称寿，不亦绰乎。（《魏书·许议传》。慕容宝来寇，太祖使谦告难于姚兴。兴遣将杨佛嵩率众来援，而佛嵩稽缓。太祖使谦为书，以遗佛嵩。）

◇瑕杨佛嵩盟

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同。有违此盟，神斯殛。（《魏书·许谦传》）

◎张衮

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初为郡五官掾，道武为代王，选为左长史。皇始初，迁给事黄门侍郎，拜奋武将军、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天兴中，黜为尚书令史。永兴二年卒。太武时追赠太保，谥曰文康。

◇疾笃上明元帝疏

臣既庸人，志无殊操，值太祖诞膺期运，天地始开，参戎氛雾之初，驰驱革命之会，托翼邓林，寄鳞溟海，遂荷恩宠，荣兼出内。陛下龙飞九五，仍参顾问，曾无微诚，尘山露海。今旧疾弥留，气力虚顿，天罚有罪，将填沟睿。然犬马恋主，敢不尽言。方今中夏虽平，九域未一，西有不宾之羌，南有逆命之虏，岷蜀殊风，辽海异教。虽天挺明圣，拨乱乘时，而因几抚会，实须经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谋。伏愿恢崇睿道，克广德心，使揖让与干戈并陈，文德与武功俱运，则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复隆于今，不独前古。昔子囊将终，寄言城郢，荀偃辞，遗恨在齐。臣虽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灵，结草泉壤。（《魏书·张衮传》。永与二年，疾笃，上疏。）

◎张白泽

白泽，字锺葵，衮玄孙。文成帝初，除中散，迁殿中曹给事中。太和初，转散骑常侍，迁殿中尚书。卒赠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广平公，谥曰简。

◇表谏献文帝

伏见诏书，禁尚书以下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伏惟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轨，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万机，赞徽百揆，风化藉此而平，治道由兹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岂所谓祖袭尧、舜，宪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罚，若行不已，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务简，至于委任责成，下民难辩。如臣愚量，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乱群，常刑无赦。苟能如此，则升平之轨，期月可望，刑措之风，三年必致矣。（《魏书·张衮附传》。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纠告得尚书已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白泽上表谏。）

◇谏文明太后

臣闻上天爱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杀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为。且《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ﾆ裂诛尽，合城无辜，柰何极辟。不诬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滥及，杀忠与仁，斯乃西伯所以叹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轮于河上。伏惟圣德昭明殷鉴，水镜前礼，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则溥天知幸矣。昔厉防民口，卒灭宗姬，文听舆颂，终摧强楚。愿不以人废言，留神省察。（《魏书·张衮附传》。太和初，怀州民伊祁苟初谋反，将杀刺史。文明太后欲尽诛一城之民，泽谏。）

◎张论

伦，字天念，白泽子。累官护军长史、员外常侍，转大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出为后将军、肆州刺史。孝庄初，进太常少卿，不拜，转大司农卿。

◇谏遣使报蠕蠕表

臣闻古之圣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礼》有壹见之文，《书》著羁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圣明之略，经略帝图，日有不暇，遂令坚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业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罢之旅，方役南辕，未遑北伐。昔旧京烽起，虏使在郊，主上案剑，玺书不出。世宗运筹帷幄，开境扬旌，衣裳所及，舟车万里。于时丑类款关，上亦述遵遗志。今大明临朝，泽及行苇，国富兵强，能言率职。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萧衍，通敬求和，以诚肃未纯，抑而不许。先帝弃戎于前，陛下交夷于后，无乃上乖高祖之心，下违世宗之意。

且虏虽慕德，亦来观我，惧之以强，傥即归附，示之以弱，窥觎或起，《春秋》所谓「以我卜也」。又小人难近，夷狄无亲，疏之则怨，狎之则侮，其所由来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来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义，于是乎在。必其委贽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礼，则可丰其劳贿，籍以珍物。至于王人远役，衔命虏庭，优以匹敌之尊，加之相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假令选众而举，使乎称职，资郦生之辩，骋终军之辞，凭轼下齐，长缨系越。苟异曩时，犹为不愿，而况极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虽下愚，辄敢固执。

若事不获已，应颁制诏，示其上下之仪，宰臣致书，讽以归顺之道。若听受忠诲，明我话言，则万乘之盛不失位于域中，天子之声必笼罩于无外。脱或未从，焉能损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怀远。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则当命辛、李之将，勤卫、霍之师，荡定云沙，埽清逋孽，饮马瀚海之滨，镂石燕然之上，开都护，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养民、务农、安边之术，经国之防，岂可以戎夷兼并，而遽亏典制。将取笑于当时，贻丑于来叶。昔文公请隧，襄后有言，荆庄问鼎，王孙是抑。以古方今，窃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礼神岷渎，致礼衡山，登稽岭，窥苍梧，而反与夷虏之君，酋渠之长，结昆弟之忻，抗分庭之义，将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华之高风者哉？臣以为报使甚失如彼，不报甚得如此。愿留须臾之听，察愚臣之言。（《魏书·张衮附传》。熙平中，蠕蠕主遣使来朝，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不从。）

◎长孙嵩

嵩，代人。昭成时，代父仁统军。道武时，以为南部大人。除冀州刺史，赐爵钜鹿公。历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明元即位，假节，督山东诸军事。太武即位，进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迁太尉，加柱国大将军。卒年八十，谥曰宣王。

◇议答吐谷浑慕瑰

前者有司所处以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来则受之，去则不禁。皇威远被，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求受爵号。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虽人土众广，而爵不拟华夏。陛下加宠王官，乃越常分，容饰车旗，班同上国。至于缯絮多少，旧典所无，皆当临时以制丰寡。自汉魏以来，抚接荒遐，颇有故事。吕后遗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单于答马千匹。其后匈奴和亲，敌国遗缯絮不过数百；呼韩邪称臣，身自入朝，始乃至万匹。今西秦王若以土无桑蚕，便当上请，不得言「财不周赏」。昔周室衰微，齐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赐胙之命，无益土之赏；晋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阳之田，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时乘便，侵入秦、凉，未有经略拓境之勋，爵登上国，统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圣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无厌之情，其可极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检西秦流人贼时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称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诣京师，随后遣还。所请乞佛三人，昔为宾国之使，来在王庭，国破家迁，即为臣妾，可勿听许。（《魏书·吐谷浑传》。慕贵表言，土不增廓，财不周赏，并请敕遣乞佛等。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议答。）

◎长孙稚

稚（《南史》作「幼」。）字承业。初名冀归，嵩四世从孙。袭父观爵上党王，例降为公。孝文时，拜前将军，授七兵尚书、太常卿、右将军。宣武时，出为抚军大将军，领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进大都督。坐事除名。复假镇西将军，除平东将军，进尚书右仆射。孝明时，出为行台、雍州刺史。孝庄初复封上党王，寻改冯翊王，后降为郡公。迁司徒，加侍中，兼尚书令、大行台，仍镇长安。前废帝即位，迁太尉，录尚书事。孝武时，转太傅，录尚书事。从入关，拜太师，复封上党王。大统元年卒，赠假黄钺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表自明

与琛同在淮南，俱当国难，琛败臣全，遂生私隙。且临机夺帅，非算所长。（《魏书·长孙道生附传》。鲜于修礼反，以稚为大都督北讨。寻诏稚解行台，遣河间王琛为大都督。稚遣子子裕奉表。）

◇复收盐池税表

盐池天资货贿，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为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徵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出入私财，夺人膂力。岂是愿言，事不获已。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魏书·长孙道生附传》。灵太后时，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

◇上表乞定乐舞名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只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绩修遗事，十有馀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馀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馀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姑洗、太族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讨论之日，必应改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大族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族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以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谬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句）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寮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服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昔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钅瓜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圆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交，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衤夸袜、黑韦；文舞执羽，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白布袜、黑韦；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大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音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义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魏书·乐志》。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

卷二十二

◎张渊

渊，仕苻坚，官爵未详。又仕姚兴父子，为灵台令。姚泓灭，仕赫连昌，为太史令。太武平统万，复为太史令，迁骠骑军谋祭酒。

◇观象赋（并序）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三极虽殊，妙本同一；显昧虽遐，契齐影响。寻其应感之符，测乎冥通之数，天人之际，可见明矣。夫机象冥缅，至理幽玄，岂伊管智所能究畅。然歌咏之来，偶同风人，目阅群宿，能不歌吟？是时也，岁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阊阖晨鼓而萧瑟，流火夕叹以摧颓，游气眇其高搴，辰宿焕焉华布。睹时逝怀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叹巨艰之未终，抱殷忧而不寐，遂彷徨于穷谷之里，杖策陟神岩之侧。乃仰观太虚，纵目远览，吟啸之顷，懔然增怀。不览至理，拔自近情。常韵发于宵夜，不仕咏歌之末，遂援管而为赋。其辞曰：

陟秀峰以遐眺，望灵象于九霄。（陟，升。遐，远。九霄，九天也。）睹紫宫之环周，嘉帝坐之独标。（紫宫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宫中，天帝位尊，故言独标也。）瞻华盖之荫蔼，何虚中之迢迢。（华盖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远之貌。）观阁道之穹隆，想灵驾之电飘。（阁道六星在王良东北，天帝之所乘摄，灵驾之所由从。电飘，疾也。）尔乃纵目远览，傍极四维，北鉴机衡，南睹太微，（四维，四方之维。机衡，谓北斗星。太微宫十星，在翼轸北。）三台以双列，皇座ぁぁ以垂晖，（三台凡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极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ぁぁ，皆星光明之貌也。）虎贲执锐于前阶，常陈屯聚于后闱。（三台谓之太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贲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阶。常陈七星，如毕状，在皇座北，皆宿卫天帝前后，备非常。阐门，宫中之门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别一宫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见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传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晋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邮无正，为赵简子御。死，精托于星，为天帝之驭官。）傅说登天而乘尾，奚仲托于津阳。（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殷时隐于岩中，殷王武丁梦得贤人，圜画其象，求而得之，即立为相。死，精上为星。乘尾，在龙弧之间。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时造车舆者，死而精上为星。水北曰阳，在河北，故曰津阳也。）织女朗列于河湄，牵牛焕然而舒光。（织女三星在纪星东端，牵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复以河鼓为牵牛。）五车亭柱于毕阴，两河侠井而相望。（五车三柱，都十四星，在毕东北。在宿北，故谓之阴。两河，南河、北河。六星侠东井，东西遥相对，故曰相望也。）灼灼群位，落落幽纪，设官分职，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疏之貌。群位，谓天设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嫔御之位。分，谓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罔，无。悉，尽。言无不尽备，官职亦有之也。）储贰副天，庭延三吏。（储贰，谓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宫中也。）论道纳言，各有攸司。（论道，谓三公坐而论道。纳言，谓尚书献可替否）将相次序以卫守，九卿珠连而内侍。（大微宫十星，皆有上将上相次将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连而内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异。（天街二星，昴毕间，近月星，阴阳之所分，中国之境界。天街以西属外国，旌头毡褐，引弓之民皆属焉。天街以东属中国，绅之士冠带之伦皆属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郑国兖州；氐、房、心，陈国豫州；尾、箕，燕国幽州；斗、牛，吴国扬州；女、虚、危，齐国青州；营室、东壁，卫国并州；奎、娄，鲁国徐州；胃、昴、毕，赵国冀州；觜、参，魏国益州；井、鬼，秦国雍州；柳、星、张，周国洛阳、三河；翼、轸，楚国荆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经历，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国。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异不同者。）左则天纪、枪、、摄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狱。（天纪九星在贯索东，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天五星在女床东北。摄提六星侠大角，大角一星在摄提间。二咸：东咸四星在房东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诌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摇东，接近贯索。贯索为天狱。刑狱失中，则七公评议，理其冤枉。）库楼炯炯以灼明，骑官腾骧而奋足。（库楼十星在大角南。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骑官典乘，故曰腾骧也。）天市建肆于房、心，帝座磊落而电烛。（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于前则老人、天社，清庙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在弧南。清庙十四星在张南。）明堂配帝，灵台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灵台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极阳而慌忽，子孙亻亻于参。（丈人二星在军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称极阳。慌忽，谓星细小，远邈难见。《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东。亻，小貌。孙二星，在子东。《诗》云：「亻彼小星，三五在东。」此之谓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鸡伺晨于参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鸡一星在参东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鸡能候时，故曰伺晨。）右则少微、轩辕，皇后之位，嫔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处士之位。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嫔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宫典仪，女史执笔。（御宫四星在钩陈左傍，此星主典司礼仪、威容步趋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记识昼夜昏明，节漏省时，在钩陈右傍。）内平秉礼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内平四星在中宫南，有邪媚之事，以礼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过失则惩其愆也。）于后则有车府、传舍，匏瓜、天津，（车府七星在天津东，传舍五星在华盖上，匏瓜五星在丽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丽珠佩珍。（扶匡七星在天津东，丽珠五星在须女北。丽桂、衣珠、佩珍，后夫人之盛饰。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丽玄以闲逸，哭、泣连属而趋坟。（人星五星在车府南，丽，附；玄，天。言人星近于闲逸。《易》曰：「日月星辰丽于天。」《石氏经》曰：「人星优游，人乃安宁。」，哭二星在虚南，泣三星在哭东。坟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趋向坟墓，故曰连属。）河鼓震雷以訇磕，腾蛇蟠萦而轮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谓也。此星主声音，故曰訇磕，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形状似訇蛇，故曰轮菌。于是周章高眄，还旋辰极。（辰极，北极。）既觌钩陈中禁，复睹天帝休息。（钩陈六星在紫宫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诸宫别馆及天床星，皆是休息寝卧而游也。）渐台可升，离宫可即。（渐台、离宫皆天宫台之名。渐台四星在织女东足下。离宫六星与营室相连。言天帝或升渐台而睹，或就离宫而游。即，就也。《礼记》曰「即宫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床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轩辕左角，天设置酒官为饮燕之事，故建牙旗为标。女床三星在纪星东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卫天王，必有《关雎》窈窕之美，无妒忌之心，乃可侍卫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辇道屈曲以微焕，附路立于云阁之侧。（辇道五星在织女西足，屈曲而细小，故言微焕也。附路一星在阁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阁道附路。豫防败伤，故言天帝立于云阁之侧。）其列星之表，五车之间，乃有咸池、鸿沼、玉井、天渊、建树、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谓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东，鸿沼二十三星在须女北，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天渊十星在龟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南，建树、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园西南。）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气霏霏其带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见于天上。素气者，天河白气。素，白。霏霏然，带著于天也。）神龟曜甲于清冷，龙鱼乜光以英连。（神龟，龟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龟知来事，故称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鱼龙，谓鱼一星，在尾后河中。尾为龙宿，故言龙鱼。此星在河中，以鱼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门、鼓吹，器府之官，奏彼丝竹，为帝娱欢。（南门、鼓吹二星在库楼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轸南。器府典掌丝竹之事，以娱乐天帝也。）熊、罴绵络于天际，虎、豹傥煜而晖烂。（虎、豹、熊、罴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满，狼星摇动于霄端。（狼一星在参东南，弧九星在狼东南。《星传》云：「天下兵起，则弧弓张天。」）其外则有燕、秦、齐、赵列国之名。（外，谓列宿之外，复有诸国之名。齐一星在九坎东，赵二星在齐北，郑一星在赵北，越一星在郑北，周二星在越东，秦二星在周东，代二星在秦南，晋一星在代南，韩一星在晋西，魏一星在韩北，楚一星在韩西，燕一星在楚南。诸列国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电霹雳，雨落云征。（征，行也。雷电六星在营室南，霹雳五星在上公西南，云雨四星在霹雳南。）陈车策驾于氐南。天驷骋步于太清。（陈车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驷。）园、苑周回以曲列，仓、廪区别而殊形。（天园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天仓六星在娄南，天廪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别不同也。）内则尚书、大理、太一、天一之宫，（尚书五星在紫微宫门内东南维。大理二星在紫徽宫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宫门南。）柱下著术，传示无穷。（柱下史一星在北极东。）六甲候大帝之所须，内厨进御膳于皇躬。（六甲在华盖下，内厨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天船横汉以普济，积水候灾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积水一星在天船中。）阴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辅翼皇极而阐玄风。（阴德二星在尚书西，四辅四星侠北极。播，布。洪，大。玄，天也。阴德之官，必有阳报。夫阴施阳报，自然之常数，贫穷困死，生民之极艰。以至困乏口死，遭阴德之终。故穷者不希周恤而惠与自至，施者无求于报而酬答自来。斯乃冥中之理，大象岂虚构其曜哉？四辅星既翼佐北极之枢，又能阐扬天帝之风教，故言阐玄风也。）恢恢太虚，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广大清虚之貌。《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帝庭，谓太微宫也。）五座并设，爰集神灵。（五座，谓太微宫中五帝座也。黄帝灵威仰位东方，赤帝赤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纪位北方，黄帝含枢纽位中央。五帝各异，并集诸神之宫，与之谋国事。《孝经·援神契》曰：「并设神灵集谋。」此之谓也。）乃命荧惑，伺彼骄盈。（荧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无道之国，故曰伺彼骄盈也。）执法刺举于南端，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议疑于水衡。（太微南门，谓之执法。刺举者，刺奸恶，举有功。五侯五星在东北。东井为水衡，辨疑狱，五侯议而评之也。）金、火时出以成纬，七宿匡卫而为经。（金、火，荧惑、太白也。七宿，谓一方七宿。天文谓五星为纬，二十八宿为经，故举金火七宿为言，则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人，伏见有时，不常出也。）烨昱其并曜，粲若三春之荣。（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荣华也。）

睹夫天官之罗布，故作则于华京。（言天官罗布于上，王者法效于下。《论语》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及其灾异之兴，出无常所。（言灾异出无常宿，随其善恶而处之。假使郑国有事，则变见角、亢也。）归邪缤纷，飞、流电举。（如星非星，如云非云，谓之归邪。夹以微气，故称缤纷。飞，飞星也。流，流星也。飞星与流星各异，飞星焱去而迹绝，流星迹存而不灭。电举者，似焱电长。）妖星起则殃及晋平，蛇乘龙则祸连周楚。（《春秋》鲁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于婺女，见于申维。婺女属齐，申为晋分。梓慎见妖星出，知晋侯以戊子日死。蛇乘龙，谓襄公二十八年，岁星次天津，于玄枵十五度，在虚下。岁星主木，位在东，体合房、心，故名龙。虚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龟蛇之类。岁星失次，行虚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龙。龙位寿星，宋、郑之分。梓慎见蛇乘龙，知饥在宋、郑。然裨灶以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变不同，所见各异。梓慎、裨灶，古之良史也。）或取证于逢公，或推变于冲午。（逢公，齐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时，亦有此星见，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晋平公将死。冲午，谓虚宿对午。午为张、翼，张、翼周楚之分，裨灶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变于冲午。）乃有钦明光被，填逆水府，（昔尧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书》曰：「钦明文思，光被万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尧命鲧治之而功不成，乃复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济世之难，治水之功。《书》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此则冥数之大运，非治纲之失绪。（言尧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异，非不德所致，此乃运数应尔也。）盖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寻，重玄之内，难以荧燎睹。（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见也。）至于精灵所感，迅逾骇向。刑轲慕丹，则白虹贯日而不彻。（昔荆轲慕燕太子丹之义，入秦为刺客，虽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卫生画策，则太白食昴而ゼ朗。（昔卫先生为秦画策于长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变。）鲁阳指麾，而曜灵为之回驾。（鲁阳，古之贤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严陵来游，而客气著于乾象。（昔光武为白衣时，与严陵相厚善，及登帝位，陵来入见，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座。」光武诏曰：「乃严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动于神，诚应效于既往。尔乃四气鳞次，斗建辰移。虽无声言，三光是知。（言四时代谢不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月斗移建一辰，天无声言语止以星辰见变谴，以示人也。）星中定于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测水旱于未然，占方来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昏牵牛中，旦觜Δ中。季秋之月，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昏娄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标，影长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长一尺六寸也。影长为水，影短为旱。）阴精乘箕，则大飙暮鼓，西南入毕，则淫雨滂沲。（阴精，月也。东北失道入箕则多风。移而西南，失道入毕，则多雨。雨三日为淫雨。《诗》曰：「月丽于毕，俾滂沲矣。」《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此之谓也。）譬犹晋锺之应铜山，风云之从班螭。（言云从龙，风从虎，同气相求，同类相应，蜀山崩而晋锺鸣也。）若夫冥车潜驾，时乘六虬。大仪回运，万象俱流。（六虬，六龙。《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此皆是天回运转。）北斗俄其西倾，群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纵辔以骋度，灵轮浃旦而过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运转过周一度。浃，匝也。至旦晓而过匝，故曰浃旦而过周也。）

尔乃凝神远瞩，晒目八荒。察之无象，视之眇茫。状若浑元之未判别，又似浮海而睹沧浪。幽遐迥回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动也。言极远傍视，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气未分，似浮海远望而不见其边。《论语》曰：「乘桴浮于海。」《老子》曰：「听之不闻其声，名曰希；视之不见其形，名曰夷。」）于是乎夜对山水，栖心高镜。远寻终古，攸然独咏。美景星之继昼，大唐尧之德盛。（《瑞应图》曰：「景星大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光明。」当尧之时，有此星见，故美尧之德能致之也。）嘉黄星之靡锋，明虞舜之不竞。（昔舜将受禅于尧，先有星见，圆而无锋芒。言舜当用土德王天下。星见而无芒角者，示揖让而受，不以兵事争竞也。）畴吕尚之宵梦，善登辅而翼圣。（昔太公未遇文王时，钓鱼于溪，夜梦得北斗辅星，神告尚以伐纣之意。事见《尚书·中侯篇》也。）钦管仲之察微，见虚、危而知命。（昔管仲与鲍叔牙商贾于南阳，见三星聚虚、危之分，知齐将有霸主，遂共戮力，来投齐地也。）叹荧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当春秋时，荧惑守心，景公不从史韦之言，荧惑退舍，而延二十年。）壮汉祖之入秦，奇五纬之聚映。（昔汉祖入秦，五星聚于东井，秦之分。）尔乃历象既周，相佯岩际。（相佯，倘佯也。《尚书》曰：「历象日月星辰。」）寻图籍之所记，著星变乎书契。览前代之将沦，咸谴告于昏世（言先代之君将沦亡，天必告灾异之徵也）。桀斩谏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星孛，纣荒而致彗（夫景星见则太平应，彗、孛作而祸乱兴，天之常也。昔夏桀无道，斩关龙逢而极恶，孛星见，汤伐之，放于鸣条之野。殷纣设炮烙之刑，彗星出，武王悬之白旗也）。恒不见以周衰，枉蛇行而秦灭（昔鲁庄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见，自是以后，周室衰微。枉矢出，蛇行而无尾，自昔项羽入关，有此变。见《汉书》）。谅人事之有由，岂妖灾之虚设。（言天以冥应，玄象为变，要由人事，岂妖灾而已。）诚庸主之难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暗主，玄象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变。贤君明主则不然，见天灾异，惧而修德也。）尧无为犹观象，而况德非乎先哲。（夫唐尧至治，犹历象璇玑，窥七政，况德不及古，而不观之乎。《魏书·张渊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六十九。无注。案：「张渊」《北史》作张深，《文选·月赋注》引作「张泉」，皆避唐讳。《初学记》一略载此赋，作宋张镜。《隋志》有《宋新安太守张镜集》十卷，岂此赋又见《张镜集》邪？疑《初学记》「宋」字误。）

◎崔宏

宏，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孙。仕秦，为苻融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管征东记室。徵为太子舍人，不就，左迁著作佐郎。历苻丕征东功曹。苻坚亡，慕容以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道武以为黄门侍郎，迁吏部尚书。赐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明元时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泰常三年卒，赠司空，谥曰文贞。

◇国号议

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维新，是以登极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魏书·崔玄伯传》）

◎崔浩

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宏长子。皇始中，为通直郎。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明元即位，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泰常中，袭父爵白马公。东宫建，以为右弼。寻拜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太武即位，以公归第。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神中，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进司徒。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坐修国史忤旨，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夷族。时年七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摄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逮于太祖，应期协运，大业唯新，奄有区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广辟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绪，思廓宇县，然时运或否，雾四张，赫连跋扈于关西，大檀陆梁于漠北，戎夷负阻，江淮未宾，是用自东徂西，戎轩屡驾。赖宗庙灵长，将士宣力，克翦凶渠，震服疆犷，四方渐泰，表里无尘。王先识机运，经略深远，与朕协同，厥功洪茂。当今运锺时季，僭逆凭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荣其私号，不遵众星拱极之道，不慕细流归海之义。而王深悟大体，率由典章，任土贡珍，爱子入侍。勋义著焉，道业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论功德则无二于当时，言氏族则始因于世爵。古先帝王，褒贤赏德，莫不胙土分民，建为藩辅，是以周成命大公以表东海，襄王锡晋文大启南阳。是用割凉州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为凉王。受兹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为魏室藩辅，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夫功高则爵尊，德厚则任重，又加命王入赞百揆，谋谟帏幄，出征不怀，登摄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将军，仗钺秉旄，鹰扬河右，远祛王略，怀柔荒隅，北尽于穷发，南极于庸岷，西被于昆岭，东至于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又命王建国，署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钦哉惟时，往践乃职，祗服朕命，协亮天工，俾九德咸事，无忝庶官，用终尔显德，对扬我皇祖之休烈。（《魏书·沮渠蒙逊传》。崔浩之辞也。）

◇议军事表

昔汉武帝患匈奴疆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敝，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疆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魏书·崔浩传》）

◇上《五寅元历》表

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馀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直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有十馀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魏书·崔浩传》）

◇上疏赞明寇谦之受神诰事

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魏书·释老志》。崔浩独异寇谦之言，因师事之，授其道术。于是上疏，赞门其事。）

◇注易叙

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馀暇，而为之解焉。（《魏书·张湛传》）

◇食经叙

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供祭祀，虽有功力，不仕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饣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馀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所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辨疆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值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魏书·崔浩传》。浩母卢氏，谌孙女也。浩著《食经叙》。又《北史》二十一）

◇论诸葛武侯

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险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修之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德殿碑颂

肃清帝道，振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煌。（《水经·河水注》三。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碑颂云云。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

◇女仪

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一作「进」。）履韦蔑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御览》二十八，又六百九十七。）

卷二十三

◎崔道固

道固，字季坚。清河东武城人，汉末中尉琰八世孙。宋元嘉中，孝武为徐、兖二州刺史，辟为从事，后为宁朔将军、冀州刺史。泰始初，与薛安都推立晋安王子勋。子勋败，遂降于魏。魏献文以为前将军、徐州刺史、清河公。寻通款于宋。皇兴初，复降魏，以为平齐太守，赐爵临淄子，加宁朔将军。延兴中卒。

◇上表请罪

臣资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刘氏萧墙内侮，惧贻大戮，前遣崔启之奉表归诚，幸蒙陛下过垂矜纳，并赐爵宠，庆佩罔极，应奔阙庭。但刘寻续遣使，恕臣百死。愚以世奉刘氏，深愆蒙宥，若犹违背，则是不忠于本朝，而欲求忠于大魏。虽曰希生，惧大魏之所不许。是用迷回，孤负天日，冒万死之艰，固执拒守。仆臣白曜，振曜威灵，渐经二载，大将临城，以今月十四日臣东郭失守，于臣款之诚，庶可以彰于大魏矣。臣势穷力屈，以十七日面缚请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实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虽虞舜之贷有苗，姬文之宥崇垒，方之圣泽，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无由亲驰道路，谨遣大息景徽，束骸归阙，伏听刑斧。（《魏书·崔玄伯附传》。道固复叛。皇兴初，显祖诏慕容白曜筑长园，政其城东郭，道固面缚请罪表。）

◎崔僧渊

僧渊，道固兄子。归国后徙于薄骨律镇，太和中还。为尚书仪曹郎。后领青州中正，寻出为广陵王羽征东谘议参军，加显武将军。除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

◇复族兄惠景书

主上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加以累叶重光，地兼四岳，士马强富，人神欣仰，道德仁义，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无所在，况从上圣至天子天孙者乎？圣上诸弟，风度相类，咸阳王已下，莫不英越，枝叶扶疏，遍在天下，所称稍竭，殊为未然。文士竞谋于庙堂，武夫效勇于疆场，若论事势，此为实矣。

计彼王篡杀之迹，人鬼同知，疑亲猜贵，早暴遐迩。兄投心逆节，千载何名！物患无施，器非时用，生不振世，没无令声，先师以为鄙，君子以为耻。此则事困伎殚，自勉无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乡土，如弟之徒，谁不瞻仰，每寻昔念，未敢忘怀。虽复途遥二千，心想若对，敬遵轨范，以资一生。今名可扬矣而不能显亲，事可变矣而不能离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过孝于其亲，入朝也不过忠于其君。主上之于兄，恩则不可酬，义则不可背。身可杀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报。今可以效矣而又弗为，非孝也。即实而言，兄之不变，得为忠乎？至于讲武争强，不敌者久矣；论安与危，不同者验矣；群情背去，独留者谬矣。愿深察之。王晏道绝外交，器非雄朗，专华保望，便就屠割。方之于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寿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门未几，南北莫寄，先构之重，非兄何托，受社之荣，鄙心之相望矣。今执志不寤，忠孝两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见机而作，其在兹乎。

国家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甲，必尽坚精，昼夜不息者，于兹数载。今秋中月，云罗必举，贾不及时，虽贵不用，若不早图，况枉连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间不容发，精哉斯谈。弟中于北京，身罹事谴，大造之及，有获为幸。比蒙清举，超进非一，犬马之心，诚有在矣。虽复彼此为异，犹昔情不移也，况于今日哉！如兄之诲，如弟之规，改张易调，易于反掌，万一乖情，此将运也。（《魏书·崔玄伯附传》。齐明帝遣僧渊族兄惠景遗书，规令改图。僧渊复书。）

◎崔亮

亮，字敬儒，道固兄孙。献文平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孝文时，中书博士，转议郎，迁尚书二千石郎，兼吏部郎。寻为太子舍人，迁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带野王令。宣武时，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吏部郎，领青州大中正。除散骑常侍，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转都官尚书，转七兵，领廷尉卿。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徵为太常卿，摄吏部事。孝明即位，出为抚军将军、定州刺史，假镇南将军。进号镇北将军，除殿中尚书，迁吏部尚书，转侍中、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卿，迁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转尚书仆射，正光二年卒，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贞烈。

◇上言

今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殷，宜存古典。案《礼》，三年丧毕，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又案杜元凯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时，王肃以为今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宜存古礼。高堂隆如肃议，于是停不殷祭。又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元年七月于太祖，三年春于群庙，亦三年乃，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通典》五十。）

◇奏开铜矿

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案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又见《通典》九。）

◇答刘景安书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邀幸，得为吏部尚书。当其壮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难之任。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尽忠竭力，不为贻厥之累。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可静念吾言，当为汝论之。吾兼、正（《通典》作「廉正」。）六为吏部郎，三为尚书，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北史》作「锐」，《通典》作「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通典》作「溥」。）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纩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通典》作「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今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云：德（《通典》作「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当来君子，知吾意焉。（《魏书·崔亮传》、《通典》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光韶

光韶，亮从父弟。太和中为司空行参军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明帝初，除青州中从事，后为司空骑兵参军，又兼司徒户曹。出为济州辅国府司马，迁青州平东府长史，入为司空从事中郎。解职归。孝庄初，为东道军司，寻徵辅国将军、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长史，加左将军，迁廷尉卿。永安末，解职归。后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不起。卒年七十一。孝静初，赠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青州刺史。

◇请以司空行参军让从叔和表

臣诚微贱，未登让品，属逢圣朝，耻无让德。（《魏书·崔亮附传》）

◇诫子孙

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但以禄命有限，无容希世取进。在官以来，不冒一级，官虽不达，经为九卿。且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也。吾既运薄，便经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后，不须合也。然赠谥之及，出自君恩，岂容子孙自求之也，勿须求赠。若违吾志，如有神灵，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儿女官（疑作「冠」。）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椟，亦可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魏书·崔亮附传》）

◎崔休

休，字惠盛，光韶族弟。孝文时，举秀才，历尚书主客郎，转通直正员郎，兼给事黄门侍郎。进尚书左丞，转长史。宣武即位，除渤海太守。入为吏部郎中，迁散骑常侍，免。后除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寻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长史。复除吏部郎中，加征虏将军、冀州大中正。迁光禄大夫，行河南尹。孝明初，加平东将军。寻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进号安北将军，迁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徵为安南将军、度支尚书，寻进号抚军将军、七兵尚书，转殿中尚书。正光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尚书仆射、冀州刺史，谥曰文贞。

◇议用薛钦朱元旭船运计

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挽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案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舟车省益，理实相悬；水陆难易，力用不等。昔忝东州，亲迳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无壅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暂劳，久安永逸。（《魏书·食货志》）

◇诫诸子

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北史》二十四。休诫诸子云云，休亡，枕中有书，如平生所诫。）

◎崔光（一）

光，字长仁，东清河俞阝人。亮族兄。本名孝伯，孝文赐改。太和中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兼太子少傅。寻兼侍中，进爵为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迁太常卿，领齐州大中正。正始初，加抚军将军，除中书令，进号镇东将军。延昌初，迁中书监、太子少傅。历右光禄大夫，迁特进。孝明即位，封博平县公，领国子祭酒，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更封平恩县侯，进司徒太保，固辞。正光四年卒，年七十三，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谥曰文宣。有集五十馀卷。

◇请复李彪史职表

伏见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怀美意，创刊魏典，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督劝群寮，注缀略举。虽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积岁月，纪册必就。鸿声巨迹，蔚乎有章，盛轨懋咏，铄焉无泯矣。（《魏书·李彪传》。景明二年春，崔光表。）

◇答诏问鸡祸表

臣谨案《汉书·五行志》，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路令中，雌鸡化为雄，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臣窃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贼」，遂破壤四方，疲于赋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矣。向、邕并博达之士，考物验事，信而有证，诚可畏也。

臣以邕言推之，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招福；暗主视之弥慢，所用致祸。《诗》、《书》、《春秋》，秦、汉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观者也。今或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计，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为怨伤之魂。义阳屯师，盛夏未返；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轮，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贾谊哭叹，谷永切谏之时。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陛下为民父母，所宜矜恤。国重戎战，用兵犹火，内外怨弊，易以乱离。陛下纵欲忽天下，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先帝经营劬劳也。

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警天地之意，礼处左右，节其贵越。往者郑通、董贤之盛，爱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飨加罕，宴宗或阙，时应亲肃郊庙，延敬诸父。检访四方，务加休息，爰发慈旨，抚振贫瘼。简费山池，减撤声饮，昼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刍荒。进贤黜佞。则兆庶幸甚，妖弭庆进，祯祥集矣。（《魏书·崔光传》。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答云云。世宗览之，大悦。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又见《北史》四十四。）

◇答敕示太极西序菌表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者，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谷拱庭，太戊以昌。㝵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鹏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东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魏书·崔光传》。正始二年八月，光表。又见《北史》四十四。）

◇求取高绰等检验历法表

《易》称「君子以治历明时」，《书》云「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春秋》举「先王之正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轩辕，容成作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审农时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迁著作，忝司载述，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治己丑元，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太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影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而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唯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赵胜、太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然天道幽远，测步理深，候观迁延，岁月滋久，而崇及胜前后并丧。洪所造历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洪至豫州，续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龙祥在京，独修前事，以皇魏运水德，为甲子元。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和造历，为戊子元。三家之术，并未申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以知精粗。臣以仰测晷度，实难审正，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并朝贵十五日一临，推验得失，择其善者，奏闻施用。限至岁终。但世代推移，轨宪时改，上元今古，考准或异，故三代课步，始卒各别。臣职豫其事，而朽惰已甚，既谢运筹之能，弥愧意算之艺，由是多历年世，兹业弗成，公私负责，俯仰惭。（《魏书·律历志上》。延昌四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崔光表。）

卷二十四

◎崔光（二）

◇乞降阶授张彝李韶泛级表

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干世，又并为多，近来参差，便成替后。计其阶途，虽应迁陟，然恐班秩，犹未赐等。昔卫之公叔，引下同举，晋之士丐，推长伯游。古人所高，当时见许。敢缘斯义，乞降臣位一阶，授彼岩级，齐行圣庭，帖穆选叙。（《魏书·张彝传》。肃宗初，侍中崔光表。）

◇上妇人文章录表

孔子云：「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谓礼、乐、书、数、射御。明前四业，丈夫妇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贤妃烈媛，母仪家国，垂训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怀德，率遵仁礼。是以汉后马邓，术迈祖考，羊嫔蔡氏，具体伯喈。伏惟皇太后含圣履仁，临朝阐化，肃雍恺悌，靖徽齐穆，孝祀通于神明，和风溢于区宇。因时暇豫，清暑林园，远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发，必中正鹄，威灵遐畅，义震上下。文武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左右悦目，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不窥重仞，安见富美。天情冲谦，动容祗愧，以为举非蚕织，事存无功，岂谓应乾顺民，裁成辅相者哉！臣不胜庆幸，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其集具在内，伏愿以时披览，仰裨未闻。息弯挟之劳，纳闲拱之泰，颐精养寿，栖神翰林。（《魏书·崔光传》。时灵太后临朝，每于后园，亲执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因以致谏。）

◇谏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表

《礼记》云：「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纪陈、宋、齐之女，并为周王后，无适本国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许姬唁兄，又义不得，卫女思归，以礼自抑。《载驰》、《竹竿》，所为作也。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传皆缀集，以垂来训。昨轩驾频出，幸冯翊君、任城王第，虽渐中秋，馀热尚蒸，衡盖往还，圣躬烦倦。丰厨嘉醴，罄竭时羞，上寿弗限一觞，方丈甘逾百品，旦及日斜，接对不憩，非谓顺时而游，奉养有度。纵云辇崇凉，御筵安畅。左右仆侍，众过千百，扶卫跋涉，袍钾在身，蒙曝尘日，涣污流离，致时饥渴，餐饭不赡，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昔人称陛下甚乐，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灵炳曜，坤仪挺茂，诞育帝躬，维兴魏道。德逾文母，仁迈和熹。亲以天至，远异莫间，爱由真固，非俟虚隆。纡屈銮驾，降临里，荣光帝京，士女藻悦。白首之耋，欣遇牺年，青衿之童，庆属唐日。千载之所难，一朝之为易，非至明超古，忘骄释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来，莫正斯美，兴居出入，自当坦然，岂同往嫌，曲有矫避。但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贻厥后矩，天下为公，亿兆己任。专荐郊庙，止决大政，辅养神和，简息游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臣过荷恩荣，所知必尽，默默唯唯，愚窃未敢，轻陈狂瞽，分贻宪坐。（《魏书·崔光传》，又《北史》四十四。）

◇求补缀石经表

《诗》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又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书》始稽古，《易》本山泉，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实，匡张训说。安世记篋于汾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论，充汉帝之坐，孟皇片字，悬魏王之帐。前哲之宝重坟籍，珍爱分篆，犹若此之至也。矧乃圣典鸿经，炳勒金石，理为国楷，义成家范，迹实世模，事则人轨，千载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匆毁，积榛棘而弗埽，为鼯鼬之所栖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童竖之所登踞者哉！诚可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纵睿，垂心初学，儒业方熙。皇太后钦明慈淑，临制统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将披云台而问礼，拂麟阁以招贤。诚宜远开阙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面接宫庙，旧校为墟，子衿永替。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也？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馀载，计末向二十纪矣。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道俗诸用，稍有发掘，基跖泥灰，或出于此。皇都始迁，尚可补复，军国务殷，遂不存检。官私显隐，渐加剥撤。播麦纳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时致火燎，由是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职忝胄教，参掌经训，不能缮修颓坠，兴复生业，倍深惭耻。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魏书·崔光传》。神龟元年夏，光表。）

◇上《神龟历》表

《春秋》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归馀于终」，皆所以推二气，考五运，成六位，定七曜，审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万民于野。阴阳刚柔，仁义之道，罔不毕备。繇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及史迁、班固、司马彪著立书志，所论备矣。谨案历之作也始自贡帝，辛卯为元，迄于大魏，甲寅纪首，十有馀代，历祀数千，轨宪不等，远近殊术。其消息盈虚，觇步疏密，莫得而识焉。去延昌四年冬，中坚将军、屯骑校尉张洪，故太史令张明豫息荡寇将军龙祥、校书郎李业兴等三家并上新历，各求申用。臣学缺章程，艺谢筹运，而窃职观阁，谬忝厥司，奏请广访诸儒，更取通数兼通经义者，及太史并集秘书，与史官同验疏密，并请宰辅群官，临检得失，至于岁终，密者施用。诏听可。时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怿等以天道至远，非卒可量，请立表候影，期之三载，乃采其长者，更议所从。又蒙敕许。于是洪等与前镇东府长史祖莹等研穷其事，尔来三年，再历寒暑，积勤构思，大功获成。谨案洪等三人前上之历，并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太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太史令胡荣及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所上，总合九家，共成一历，元起壬子，律始黄钟，考古合今，谓为最密。昔汉武帝元封中治历，改年为太初，即名《太初历》，魏明帝影初中治历，即名《景初历》。伏惟陛下道惟先天，功邈稽古，休符告徵，灵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龟为水畜，资符魏德，修母子应，义当《麟趾》。请定名为《神龟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议。事可施用，并藏秘府，附于典志。（《魏书·律历志》上。神龟初，光复表。）

◇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见亲升上级，伫跸表刹之下，祗心图构，诚为福善。圣躬玉趾，非所践陟，臣庶忄匡惶，窃谓未可。案《礼记》：「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古贤有言：策画失于庙堂，大人蹶于中野。《汉书》：上欲西驰下峻坂，爰盎揽辔停舆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车败马惊，奈高庙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宗庙，出，欲御楼船。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以血污车轮。」乐正子春，曾参弟子，亦称至孝，固自谨慎，堂基不过一尺，犹有伤足之愧。永宁累级，阁道回隘，以柔懦之宝体，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礼》，将祭宗庙，必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然后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方加雕缋，饰丽丹青，人心所祗，锐观滋甚，登者既众，异怀若面。纵一人之身，恒尽诚洁，岂左右侍妾各竭虔仰？不可独升，必有扈侍，惧或忘慎，非饮酒茹荤而已。昨风霾暴兴，红尘四塞，白日昼昏，特可惊畏。《春秋》，宋、卫、陈、郑，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祸。去皇兴中，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虽梓慎、裨灶之明，尚不能逆克端兆。变起仓卒，豫备不虞。天道幽远，自昔深诫。墟墓必哀，庙社致敬，望茔凄恸，入门耸栗，适墓不登陇，未有升陟之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其下无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经》，宝塔高华，堪室千万，唯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独称三宝阶，从上而下，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超世奇绝，莫可而拟。恭敬拜跪，悉在下级。远存瞩眺，周见山河，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凑集。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盖心信为本，形敬乃末，重实轻根，靖实躁君，恭己南面者，岂月乘峻极，旬御层阶。今经始既就，子来自劝，基构已兴，雕绚渐起，紫山华台，即其宫也。伏愿息躬亲之劳，广风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条限，以遏嚣污，永归清寂。下竭肃穆之诚，上展瞻仰之敬，勿践勿履，显固亿龄，融教阐悟，不其博欤？（《魏书·崔光传》。神龟二年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光表谏。）

◇谏灵太后幸嵩高表

伏闻明后当亲幸嵩高，往还累宿。銮游近甸，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才，莫不宝惜。步骑万馀，来去经践，驾辇杂Ⅲ，竞鹜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辕关峭，山路危狭，圣驾清道，当务万安。乘履涧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数百，飘曝弥日，仰亏和豫。七庙上灵，容或未许，亿兆下心，实用悚栗。且藏蛰节远，昆虫布列，蠕之类，盈于川原，车马辗蹈，必有残杀。慈矜好生，应垂未测，诚恐悠悠之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谓为福兴罪。厮役困于负檐，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抚之，犹惧离散，乃于收敛初辰，致此行举，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远览虞舜，恭己无为，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动循典防，纳诸轨仪，委司责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悦。（《魏书·崔光传》。神龟二年九月，灵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谏。不从。）

◇答诏示秃鹜表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此即《诗》所谓「有在梁，解云「秃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于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俊，大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人以为不善，是以张恶任鸟，贾谊忌鹏。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诫，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晏然不以为惧。准诸往义，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餐啄，一食之费，容过斤镒。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陛下学通《春秋》，亲览前事，何得口咏其言，行违其道！诚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贤，消灾集庆。无用之物，委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魏书·崔光传》。正光二年八月，获秃鸟于宫内，诏以示光。光表。肃宗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又见《北史》四十四、《御览》九百二十五。）

◇上言文昭太后改葬服制

被台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议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轻重。四门博士刘季明议云：「案《丧服》，《记》虽云『改葬缌』，文无指据，至于注解，乖异不同，马融、王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郑及三重。然而后来诸儒，符融者多，与玄者少。今请依马、王诸儒之议，至尊宜服缌。案《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郑注云：『为君服斩，夫人齐衰，不敢以亲服至尊也。』今皇太后虽上奉宗庙，下临朝臣，至于为姑，不得过期，计应无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缌。自馀王公百官，为君之母妻，唯期而已，并应不服。」又太常博士郑六议云：「谨检《丧服》并中代杂论，《记》云：『改葬缌。』郑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故服缌。』三年者缌则期已下无服。窃谓郑氏得服缌之旨，谬三月之言。如臣所见，请依康成之服缌，既葬而除。愚以为允。」（《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十一月，侍中、国子祭酒、仪同三司崔光上言。诏可。又见《通典》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二。）

◇奏免赵霸

不遵宪度，威虐任情，至乃手击吏人，寮属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纳之轨物，辄禁止在州。（《魏书·酷吏张赦提传》。又有华山太守赵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

◇奏简高显碑铭

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魏书·常景传》。世宗季舅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

◇奏停刑元愉妾李氏

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北史》作「讳」。）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魏书·崔光传》。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云云。世宗纳之。又见《北史》四十四。）

◇奏定五时朝服

奉诏定五时朝服，案北京及迁都以来，未有斯制，辄勒礼官详据。大学博士崔瓒议云：「《周礼》及《礼记》，三冠六冕，承用区分，琐玉五采，配饰亦别，都无随气春夏之异。唯《月令》有青赤玉、黑衣、白辂，随四时而变，复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黄。以此而推，五时之冠，《礼》既无文，若求诸正典，难以经证。案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及《祭祀志》云：『迎气五郊，自永平中以《礼谶》并《月令》迎气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又云，『五郊衣帻，各如方色。』又《续汉·礼仪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帻，秋夏悉如其色。』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愚谓如汉晋用帻为允。（《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九月，侍中、仪同三司崔光奏。）

◇奏上太后母谥

案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后为昭灵后，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皆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谥，陵寝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终称，兼设埽卫，以慰情典。请上尊谥曰孝穆，权置园邑三十户，立长丞奉守。（《魏书·胡国珍传》）

◇奏免刘丙子孙碎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爱树，自古称美。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丙，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如或衍衅，当蒙数世之宥，况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早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臣忝职史，敢冒以闻奏，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用广圣朝旌善继绝。敦化厉俗，于是乎在。（《魏书·刘丙传》。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

◇临广川王谐丧议

三临之事，乃自古礼，爰及汉魏，行之者稀。陛下至圣慈仁，方遵前轨，志必哀丧，虑同宁戚。臣等以为若期亲三临，大功宜再。始丧之初，哀之至极，既以情降，宜从始丧。大殓之临，伏如圣旨。（《魏书·广川王略传》。略子谐，太和十九年薨，黄门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刘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凯，中书侍郎高敏等议。）

◇又议

东堂之哭，盖以不临之故。今陛下躬亲抚视，群臣从驾，臣等参议，以为不宜复哭。（《魏书·广川王略附传》。光等议。）

◇清河王怿为所生母服议

《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馀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纟原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以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藩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理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时又疑清河国官从服之制，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按《礼》文，君为母三年，臣从服期。今司空自为先帝所厌，不得申其罔极。依《礼》大功，据丧服厌降之例，并无从厌之文。今太妃既舍六宫之称，加太妃之号，为封君之母，尊崇一国。臣下固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厌屈而更有降。礼有从轻而重，义包于此。（《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

◇为婿乞徐州长史启

敬徽为荆州五陇戍主，女随夫行，常虑寇钞，南北分张，乞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集京师。（《魏书·崔光传》。自从贵达，罕所申荐。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云云。肃宗从之。）

◇疾甚敕子侄等

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没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魏书·崔光传》）

◇十地经论序

十地经者，盖是神觉之玄苑，灵慧之妙宅，亿善之基舆，万度之纲纪。理苞群藏之秘，义冠众典之奥。积渐心行，穷忍学之源；崇广住德，极道慧之府。所以厚集肇虑，朗成圆种，离怖首念，赫为雷威。其为教也，微密精远，究净照之宗；融冶莹练，尽性灵之妙。自寂场启旭，固林辍晖，虽复圣训充感，金言满世，而渊猷冲赜，莫不网罗于其中矣。至于光宣真轨，融畅玄门，始自信仁，终泯空寂，因果既周，化业弥显，嘿耀大方，影焕八极。岂直日月丽天，洞烛千象，溟壑带地，混纳百川而已哉？既理富瀛岳，局言靡测，廓明洪旨，是系渊儒。北天竺大士婆薮盘豆，魏云天亲，挺高悟于象运，拔英规于季俗。故徽踪马鸣，继迹龙树，每恨此经文约而义丰，言迩而旨远。乃超然远慨，邈尔悠想。慕释迦之馀范，追刚藏之遗轨。诚复岁逾五百，处非六天，人梵乖辽，正像差回。而妙契环中，神协靡外，通法贯玄，莫愧往列。遂乃准傍大宗，爰制兹论，发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奥音殊，宣译俟贤。固以义嘱中兴，时凭圣代。大魏，皇帝俊神天凝，玄情汉远，扬治风于宇县之外，敷道化于千载之下，每以佛经为游心之场，释典为栖照之囿。搜隐访缺，务乎照扬，有教必申，无籍不备。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馀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谕，十有馀卷。斯二三藏，并以迈俗之量，高步道门，群藏渊部，罔不研揽。善会地情，妙尽论旨，皆手执梵文，口自敷唱，片辞只说，辩诣忄蔑遗。于是皇上亲纡玄藻，飞翰轮首，臣僚僧徒，毗赞下风。四年首夏，翻译周讫。洋洋，莫得其门。义富趣玄，孰云窥测。刚藏妙说，更兴于像世，天亲玄旨，再光于季运。忝厕末筵，敢窃只记耳。（《释藏》恻一）

卷二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

鸿，字彦鸾，光弟敬友之子。太和末，为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中，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典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永平初，为镇南邢鸾行台长史。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延昌末，加中坚将军，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司徒长史。正光初，加前将军。撰高祖世宗《起居注》。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有《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

◇呈奏《十六国春秋》表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越一轨。于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雄，中原无主，八十馀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埽济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长，卉服、断发之酋，莫不请朔率职，重译来庭。隐愍鸿济之泽，三乐击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世。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伏惟高祖以大圣应期，钦明御运，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创不世之法，开作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阳继统，睿武承天。应符屈己，则道高三、五，颐神至境，则洞彼玄宗。剖判百家，基酌六籍，远迈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导礼革俗之风，昭文变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鱼，穆兹寒暑。而况愚臣沐浴太和，怀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砥砺木石之心哉？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奏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魏书·崔光附传》。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又见《北史》四十四。）

◇大考百寮议

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阙）寮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通典》作「称」。）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馀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魏书·崔光附传》。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寮，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又见《北史》四十四、《通典》十五。）

◇驳元珍议乙龙虎罪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大祥。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礻覃，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义，未知何者会圣人之旨。龙虎居丧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义，便是过礻覃即吉之月。如其依郑玄二十七月，礻覃中复可以从御职事。《礼》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则大祥之后，丧事终矣。既可以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若如府判，礻覃中鼓琴，复有罪乎？求之经律，理实未允。（《魏书·礼志》四。延昌二年，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龙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领军元珍上言：「冒哀求仕，五岁刑。」三公府郎中崔鸿驳云云。又见《通典》一百。）

◇又驳

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儒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心，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礻覃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馀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已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礻覃，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采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馀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苫块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昧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魏书·礼志》四。元珍又上言，鸿又驳云云。又略见《通典》一百。）

◇费羊皮张回罪议

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魏书·刑罚志》。延昌三年。案今《志》误以此为宣武诏，据《通典》知是崔鸿议也。先有杨钧议一篇，《魏书》及《通典》皆不载。）

案律：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买者于天性无支属，罪应一例。明知是良，决便真卖。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赎无迹，永沈贱隶。案其罪状，与掠无异。（《通典》一百六十七。三公郎中崔鸿议。案：此约文足证前篇非宣武诏。）

◎崔子元

子元，鸿子。为秘书郎。

◇奏上父鸿《十六国春秋》

臣亡考故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鸿，不殒家风，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年止壮立，便斐然怀著述意。正始之未，任属记言，撰缉馀暇，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傥或浅陋，不回睿赏，乞藏秘阁，以广异家。（《魏书·崔光附传》。鸿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

◎奚斤

斤，代人。登国初，统禁兵，为侍郎。皇始初，为征东长史、越骑校尉。迁都水使者，出为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明元即位，为郑兵将军，行右丞相。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授司空、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太武即位，进爵宜城王。为赫连定所擒，后得归，免为宰人。寻拜安东将军，降爵为公。太延初，为卫尉，改封弘农王，加征南大将军。后为万骑大将军。真君九年卒，年八十，谥曰昭王。

◇上疏请平赫连昌

赫连昌亡保上ゎ，鸠合馀烬，未有盘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平昌而还。（《魏书·奚斤传》）

◇伐凉州议

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国，虽内不纯臣，而外修职贡，宜加宽宥，恕其微愆。去岁新征，士马疲弊，未可大举，宜且羁縻。其地卤薄，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婴域固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终无克获。（《魏书·奚斤传》。世祖大集群臣于西堂，议伐凉州。斤等三十馀人议。又见《魏书·崔浩传》、《北史·崔浩传》。并小异。）

◎叔孙建

建，代人。登国初，为外朝大人，历后将军、都水使者、中领军，赐爵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公，加龙骧将军。出为并州刺史。免。明元即位，以为正直将军、相州刺史。迁广陵镇将，除楚兵将军、徐州刺史。赐爵寿光侯，加镇南将军。除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太延三年卒，年七十三，谥曰襄王。

◇豫备宋军表

臣前遣沙门僧护诣彭城。僧护还称，贼发军向北，前锋将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将军到彦之军在泗口，发马戒严，必有举斧之志。臣闻为国之道，存不忘亡。宜缮甲兵，增益屯戍，先为之备，以待其来。若不豫设，卒难擒殄。且吴越之众，便于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长。逆顺既殊，劳逸不等，平寇定功，在于此日。臣虽衰弊，谋略寡浅，过蒙殊宠，忝荷重任，讨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马枕戈，思效微节。愿陛下不以南境为忧。（《魏书·叔孙建传》）

◎安同

同，辽东胡人。登国初，为外朝大人，加广武将军，赐爵北兴侯，加安远将军。明元时，拜右光禄大夫。太武即位，进爵高阳公，拜光禄勋。除征东大将军、冀青二州刺史。神二年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

◇至并州上明元帝表

窃见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针工古彤为晋阳令，交通货贿，共为奸利。请案律治罪。（《魏书·安同传》）

◎安原

原，同次子。明元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赐爵武原侯，加鲁兵将军。太武即位，徵拜驾部尚书，迁尚书左仆射，封河间公，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坐谋逆，伏诛。

◇临刑上疏

臣闻圣不独明而治，鼎不单足而立，是以荧火之光，犹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圣运，归身太祖，竭诚戮力，立效于险难之中。臣以顽暗，忝备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诚，仰报恩泽。而鲁元奸佞，构成贝锦，天威遂加，合门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鲁元外类忠贞，内怀奸诈，而陛下任以腹心，恐衅发肘腋。臣与鲁元，生为怨人，死为雠鬼，非以私故，谤毁鲁元。不复眷眷，披露诚款。（《魏书·安同附传》）

◎刘洁

洁，长乐信都人。袭父提爵信都男，进封会稽公。太武即位，迁尚书令，改封钜鹿公。坐罪，夷三族。

◇奏恤南州灾民

臣闻天地至公，故万物咸育，帝王无私，而黎民戴赖。伏惟陛下以神武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姿，绍重光之绪，恢隆大业，育济群生。威之所振，无思不服，泽之所洽，无远不怀，太平之治，于是而在。自顷边寇内侵，戎车屡驾，天资圣明，所在克殄。方难既平，皆蒙酬锡，勋高者受爵，功卑者获赏，宠赐优崇，有过古义。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自山以东，偏遇水害，频年不收，就食他所。臣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应加哀矜，以鸿覆育。今南摧强寇，西败丑虏，四海晏如，人神协畅，若与兆民，共飨其福，则惠感和气，苍生悦乐矣。（《魏书·刘洁传》。太武时，南州大水，百姓阻饥。洁奏。）

◎古弼

弼，代人。明元帝赐名曰笔，后改名弼。为门下奏事、典西部。太武即位，拜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进侍中、吏部尚书，拜安西将军。赐爵建兴公，镇长安。寻督陇右诸军，徵为东宫四辅，迁尚书令。南安王余即位，以为司徒。文成即位，以忤旨免。寻诛。

◇乞停发车牛表

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魏书·古弼传》。世祖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弼表。）

◎司马楚之

楚之，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宋受禅，谋兴复不果。泰常末，降于魏，假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太武即位，以为安南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徵为散骑常侍，寻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和平五年卒，年七十五，谥曰贞王。

◇遣使请降表

江淮以北，闻王师南首，无不卞舞，思奉德化。而逼于寇逆，无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请率慕义，为国前驱。今皆白衣，无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号，假王威以唱义，则莫不率从。（《魏书·司马楚之传》）

◇上疏请乘胜南伐

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浅短，诚节未效，所以夙夜忧惶，忘寝与食。臣屡遣人至荆、扬，所在陈说，具论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圣德，倾首北望。而义隆兄弟，知人情摇动，遣臣私雠顺为司州刺史，统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悬瓠。自巩、洛、滑台败散以来，义降耻其败北，多加罪罚。到彦之削位，退同卒伍，杀姚纵夫于寿春，斩竺灵秀于彭城，王休元托疾，檀道济斥放。凡在腹心，悉怀疑阻。民怨臣猜，可谓今日。臣闻平殄寇逆，必乘战胜之威，建立功勋，亦因离贰之势。伏惟陛下圣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摧服，其未宾者，义隆而已。今天网遐举，殊方仰德。固宜埽清东南，齐一区宇，使济济之风，被于江汉。（《魏书·司马楚之传》）

◎步还

还为司马楚之安南长史，封临邑子。

◇上太武帝表

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斯诚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被之所致也。（《魏书·司马楚之传》）

◎许锺

锺，明元时太常博士。

◇上言庙祭有神异

臣闻圣人能飨帝，孝子能飨亲。伏惟陛下孝诚之至，通于神明。近尝于太祖庙，有车骑声从北门入，殷殷监监，震动门阙，执事者无不肃栗。斯乃国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圣德之深远。（《魏书·礼志》一。泰常四年，帝尝于白登庙，将荐熟，有神异焉。太常博士许锺上言。）

卷二十六

◎刁雍

雍，字淑和，渤海饶安人，晋尚书协之曾孙。元兴末，以避刘裕奔姚兴，为太子中庶子。泰常中，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奔魏，假建义将军，又假镇东将军、青州刺史、青光侯。延和中，进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太延中，徵还。真君中，授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迁薄骨律镇将。兴光中，徵还，拜特进。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赠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简。（案：《通典》一百九十六有皇兴中征南将军刁雍请筑长城表，与《魏书·高闾传》所载全同。彼在本《传》，当不误也，故此不复录。）

◇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太平真君五年）

臣蒙宠出镇，奉辞西藩，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夙夜惟忧，不遑宁处。以今年四月末到镇，时以夏中，不及东作。彼农夫，虽复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广殖。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略加检行，知此土稼穑艰难。

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馀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奔颓。渠溉（《通典》作「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案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之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讫。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魏书·刁雍传》、《通典》二。）

◇表请水运（太平真君七年）

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牛车五千乘，运顿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馀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前被诏，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沂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馀，不费牛力，又不费田。（《魏书·刁雍传》、《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九、《通典》十。）

◇表请河西造城（太平真君九年）

臣闻安不忘危，先圣之政也。况绥服之外，带接边城，防守不备，无以御敌者也。臣镇所绾河西，爰在边表，常惧不虞。平地积谷，实难守护。兵人散居，无所依恃。脱有妖奸，必致狼狈。虽欲自固，无以得全。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镇自建立，更不烦官。又于三时之隙，不令废农。一岁、二岁不讫，三岁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办。（《魏书·刁雍传》）

◇兴礼乐表（和平六年）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礼乐为先。故《乐记》云：礼所以制外，乐所以修内。和气中释，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俗移风，莫善于乐。且于一民一俗，尚须崇而用之，况统御八方，陶钧六合哉？故帝尧修五礼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谐万类，显皇轨于云岱，扬鸿化于介丘。令木石革心，鸟兽率舞。包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夫感天动神，莫近于礼乐。故大乐与天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阜生；节，故祀天祭地。礼行于郊，则上下和肃。肃者，礼之情；和者，乐之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违。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欤？

唯圣人知礼乐之不可以已，故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迟。仲尼伤礼乐之崩亡，痛文武之将坠，自卫返鲁，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弃道术，灰灭典籍，坑烬儒士，盲天下之目，绝象魏之章，《箫》、《韶》来仪，不可复矣。赖大汉之兴，改正朔，易服色，协音乐，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至于孝章，每以三代损益，优劣殊轨，叹其薄德，无以易民视听。博士曹褒睹斯诏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终于休废，寝而不行。及魏晋之日，修而不备。

伏惟陛下无为以恭己，使贤以御世，方鸣和鸾以陟岱宗，陪群后以升中岳，而三礼阙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举必书，古之典也。柴望之礼，帝王盛事。臣今以为有其时而无其礼，有其德而无其乐。史阙封石之文，工绝清颂之飨，良由礼乐不兴，王政有缺所致也。臣闻乐由礼，所以象德；礼由乐，所以防淫。五帝殊时不相沿，三王异世不相袭。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臣识昧儒先，管窥不远，谓宜修礼正乐，以光大圣之治。（《魏书·刁雍传》）

◇行孝论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至秦以后，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及于末世，至裹尸，倮而葬者。确而为论，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岂宜同之。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缯采，敛以时服。需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杂物。（《魏书·刁冲传》、《北史》二十六。）

◎皮豹子

豹子，渔阳人。泰常中，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太武时，进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又拜选部尚书。出为持节、侍中、都督、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加征西将军。后坐罪徙统万。真君中复爵，拜仇池镇将，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文成时，徵为尚书、内都大官。和平五年卒，赠淮阳王，谥曰襄。

◇乞遣高平兵赴仇池表

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语，回趣长安之兵，遣文德、萧道成、王虬等将领来攻武都、仇池，望连秦陇。进围武都，已经积日，畏臣截后，断其粮路，关镇少兵，未有大损。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拒贼备敌，非兵不拟，乞选壮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无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驰闻，损失城镇，恐招深责。愿遣高平突骑二千，齐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须长阙、上ㄠ、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虽有金城汤池，无粮不守。仇池本无储积，今岁不收，若高平骑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请遣秦州之民，送军祁山，臣随迎致。（《魏书·皮豹子传》）

◎毛修之

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晋隆安初为殷仲堪宁远参军，历桓玄后军、太尉、相国参军。玄篡位，以为屯骑校尉。安帝反正，除骁骑将军。历刘裕镇军、谘议参军，加宁朔将军，迁右将军，进龙骧将军。历辅国将军，加宣城内史，领刘毅后军司马、卫将军司马、南阳太守。入为黄门侍郎，复为右卫将军、冠军将军、河南河内二郡太守。代王镇恶为安西司马。义熙十四年为赫连勃勃所擒，勃勃死，与赫连昌俱为太武所擒。神中，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迁散骑常侍前将军、光禄大夫，进太官、尚书，封南郡公，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太延二年为大都大官。卒年七十二，谥曰恭。

◇上表请伐蜀（晋义熙三年）

臣闻在生所以重生，实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沦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以日月贞照，有兼映之辉，庶凭天威，诛夷雠逆。自提戈西赴，备尝时难，遂使齐斧停柯，狡竖假息。诚由经路有暨，亦缘制不自己。抚影穷号，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达巴东，顿白帝，以俟庙略。可乘之机宜践，投袂之会屡愆。臣虽效死寇庭，而理绝救援，是以束骸载驰，诉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庄有遗履之愤，况忘家殉国，鲜有臣门，节冠风霜，人所矜悼。伍员不亏君义，而申包不忘国艰，俟会伫锋，因时乃发。今臣庸逾在昔，未蒙宵迈之旗，是以仰宸极以希照，眷西土以洒泪也。公私怀耻，仰望洪恩，岂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实又非所继，但以方伏威灵，要须综摄，乞解金紫宠私之荣，赐以鹰扬折冲之号。臣之于国，理无虚请。自臣涉道，情虑荒越，疹毒交缠，常虑性命陨越，要当躬先士卒，身驰贼庭，手斩凶丑，以摅莫大之衅。然后就死之日，即化如归，阖门灵爽，岂不谢先帝于玄宫。（《宋书·毛修之传》。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修之于都上表。案：修之父瑾为谯纵所杀，故屡请伐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勒库莫提

莫提为镇东将军，封武昌王。（《魏书》未见。《太武纪》真君八年有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疑即其人。又《穆崇传》有宗人丑善子莫提为中山太守，除宁南将军、相州刺史，假阳陵侯。卒。乃道武时人，官爵亦不合，非即此。）

◇移书梁益二州（太平真君三年）

我大魏之兴，德配二仪，与造化并立。夏、殷以前，功业尚矣，周、秦以来，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圣明，应运龙飞，廓清燕、赵。圣朝承王业之资，奋神武之略，远定三秦，西及葱岭，东平辽碣，海隅服从，北暨锺山，万国纳贡，威风所扇，想彼朝野，备闻威德。往者刘、石、符、姚，递据三郡，司马琅邪，保守扬、越，绵绵连连，绵历年纪。数穷运改，宋氏受终，仍晋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祸心，屡为边寇。去庚午年，密结赫连，侵我牢、洛，致师徒丧败，举军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穷人之非，不遂人之过，与彼交和，前好无改。昔南秦王杨玄识达天运，于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连，远归忠款。玄既即世，弟难当忠节愈固，上请纳女，连婚宸极，任土贡珍，自比内郡，汉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专征之任。不图彼朝计疆场之小疵，不相关移，窃兴师旅，亡我宾属。难当将其妻子，及其同义，告败关下。圣朝怃然，顾谓群臣曰：「彼之违信背和，与牢、洛为三，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声之臣，助难当报复。

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建兴公吐奚爱弼，率南秦王杨难当自祁山南出，直冲建安，命南秦自遣信臣，招集旧户。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员外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库拔阿浴河引出斜谷，厄白马之险。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出自骆谷，直截汉水。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炎，使持节、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出自子午，东袭梁、汉。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晋谯王司马文思，宁远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南趋荆州。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翰为其后继。使持节、侍中、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南趣寿春。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充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雏东趣广陵，南至京口。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直趣济南。十道并进，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邵陵、践士，区区齐、晋，尚能克胜强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骑，兼咸、夏之劲卒哉！

若众军就临，将令南海北岩，江湖南溢，高岸垫为浦泽，深谷积为丘陵，晋馀黎民，将云集雾聚，仇池之师，τ区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谓肆忿于目前之小得，以至于败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济穷鸠之危，义士归之，故我朝廷欲救难当投命之诚，为此举动。既而爱惜前好，犹复沈吟，多杀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为。吾等别爰后自驰檄相譬书。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距我义言，狠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脐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报告。（《宋书·索虏传》。虏镇东将军武昌王宜勒库莫提移书梁、益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属，而移书越诣徐州。）

◎若库辰树兰

树兰为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北并侯。（《魏书》未见，《官氏志》无宜勒库氏，亦无若库辰氏。）

◇移书豫州（太平真君九年）

仆以不德，荷国荣宠，受任边州，经理民物，宣播政化，鹰扬万里，虽尽节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达也。比者以来，边民扰动，互有反逆，无复为害，自取诛夷。死亡之馀，雉菟逃窜，南人宋界，聚合逆党，频为寇掠，杀害良民，略取资财，大为民患。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情伪繁兴。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类推之，日月弥甚。奸宄之人，数得侵盗之利，虽加重法，可不禁止。仆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国牧守，纵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扰疆场。譬犹蚤虱疥癣，虽为小疴，令人终岁不安。

当今上国和通，南北好合，唯边境民庶，要约不明。自古列国，封疆有畔，各自禁断，无复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长久，垂之永世。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归，彼亡此致，则自我国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宋书·索虏传》。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并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

◎封敕文

敕文，代人。始光初为中散，迁西部尚书。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ゐ。至天安五年卒。

◇乞遣大军助击梁会表

安定逆贼帅路那罗遣使赍书与逆帅梁会，会以那罗书射于城中，那罗称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众旅，克期助会。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而文德遣权寿胡将兵二千人来到会间，扇动州土，云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洪，我当自往。梁会欲引致文德，诱说李洪来入东城，即斩洪首，送与文德。仇池镇将、淮阳公臣豹子遣使潜行，以今月二十四日来达臣镇，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领兵聚众，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规窃城镇。且梁会反逆以来，南句文德，援势相连，武都氐羌，尽相唇齿，为文德起军，所在屯结，兵众已集，克来不远。臣备边镇，与贼相持，贼在东城，隔墙而已。但以腹背有敌，攻城有疑，计度文德，克来助会。若文德既至，百姓响应，贼党遂盛，用功益难。今文德未到，麦复未熟，事宜速击，于时为便。伏愿天鉴，特遣大军，助臣诛翦。（《魏书·封敕文传》。敕文表未及报，梁会逃遁。敕文纵骑摄之，死者大半。）

◎陈建

建，代人。太武时，擢为三郎，迁下大夫。文成时，赐爵阜城侯，加冠军将军，出为幽州刺史。孝文即位，徵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迁司徒、征西大将军，进爵魏郡王。

◇密表请南征

皇天辅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赞初兴，勤故蜀汉，誓固山河，享兹景福，宠辱休戚，与国均焉。臣以凡近，识无远达，阶藉先宠，遂荷今任，彼己之讥，播于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厉，顾省驽钝，终于无益。然饮冰惊寐，实怀惭负。至于愿。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马睿南据，奄有荆楚。及桓刘跋扈，祸难相继。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见德之风。献文皇帝髫龀龙飞，道光率土，干戚暂舞，淮海从风，车书既同，华裔将一。昊天不吊，奄背万邦。窃闻刘昱夭亡，权臣杀害，思正之民，翘想罔极。愚谓时不再来，机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所谓见而不作，过在介石者也。宜简雄将，号令八方。义阳王臣昶，深悟存亡，远同孙氏。苟历运响从，则吴会可定，脱事有难成，则振旅而返。进可以扬义声于四海，退可以通德信于遐裔。宜乘之会，运锺今日，如合圣听，乞速施行。脱忤天心，愿存臣表，徐观从验，赏罚随焉。（《魏书·陈建传》。高祖初，建与侍中尚书、晋阳侯元仙德，殿中尚书、长乐王穆亮，比部尚书、平原王陆睿密表。）

◎陆丽

丽，代人。太武帝时，赐爵章安子，迁南部尚书。文成即位，以迎立功封平原王，加抚军将军。迁侍中、抚军大将军，进司徒，领太子太傅。献文即位，乙浑擅权，见害。谥曰简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让封平原王启

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宠荣，于分已过，愚款之情未申，犬马之效未展，愿裁过恩，听遂所请。（《魏书·陆俟附传》）

◎陆睿

睿，字思弼，丽次子。献文时，袭爵平原王、抚军大将军。孝文时，历北部长，转尚书，加散骑常侍。迁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例降封钜鹿郡公，寻为镇北大将军。除尚书令、卫将军。以母忧解令。起为征北将军，除恒州刺史，行尚书令，进号征北大将军，徙定州刺史。与穆泰等构逆，赐死狱中。

◇请班师表

臣闻先天有弗违之略，后天有顺时之规。今萧鸾盗有名目，窃据江左，恶盈罪稔，天人弃之。取乱攻昧，诚在兹日。愚以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难以力屈。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鼎迁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阳，自成疠疫。且兵徭并举，圣王所难。今介胄之士，外攻雠寇，羸弱之夫，内动土木，运给之费，日损千金。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乎？陛下往冬之举，政欲曜武江汉，示威衡湘，自春几夏，理宜释甲。愿囊旌卷旆，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圣怀无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礼华区，讽风洛浦。然简英略之将，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据其要府，则梁秦以西，睹机自服；抚附振威，回麾东指，则义阳以左，驰声可制。然后布仁化以绥近，播恩施以怀远，凡在有情，孰不思奋！还遣慕德之人，效其馀力，乘流而下，势胜万倍，蕞尔闽瓯，敢不稽颡！岂必兹年，竞斯寸尺。惟愿顾存近敕，纳降而旋，不纡銮舆，久临炎暑。（《魏书·陆俟附传》。太和十九年睿表。）

卷二十七

◎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神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迁驾部给事中，赐爵富城男，加宁远将军。和平中，迁北部尚书，加散骑常侍，进爵太昌侯，拜冠军将军。天安初，以辟徐州功，拜镇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淮阳公。延兴初，假淮阳王。太和初，徵为内都大官，出为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进爵淮阳王，徵为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进司徒。例降王爵，封山阳郡开国公。致仕，寻为三老。太和十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一，谥曰景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运粟济彭城表

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济救新民。（《魏书·尉元传》）

◇复表

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疆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师徒悉动，不敢窥窬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魏书·尉元传》）

◇宜释青冀先定东南表

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进无邓艾一举之功，退无羊祜保境之略，虽淮岱获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属当偏任，苟事宜宣彻，敢不以闻。臣前表以下邳水陆所凑，先规殄灭，遣兵屡讨，犹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断，而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达，虽至穷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从淮南到镇，称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觇使，验其虚实，如朗所言。臣欲自出击之，以运粮未接，又恐新民生变，遣子都将于沓千、刘龙驹等步骑五千，将往赴击。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动，莫有固志，器仗败毁，无一可用。臣闻伐国事重，古人所难，功虽可立，必须经略而举。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即为贼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处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饶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因，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今虽向热，犹可行师，兵尚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图，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辄与寮佐共议，咸谓可然。若隐而不陈，惧有损败之责，陈而无验，恐成诬罔之罪。惟天鉴悬量，照臣愚款。（《魏书·尉元传》）

◇换兵戍彭城表

臣以天安之初，奉律总戎，廓宁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禄，积有年馀，彼土安危，窃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夫国之大计，豫备为先。且臣初克徐方，青、齐未定，从河以南，犹怀彼此。时刘遣张永、沈攸之、陈显达、萧顺之等前后数度，规取彭城，势连青、兖。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成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魏书·尉元传》）

◇表言战士见白头翁

臣于彭城遣别将以八月至睢口，邀贼将陈显达，有战士于营外五里刍牧，见一白头翁，乘白马，将军呼之，语称：「至十八日辰，必来到此。语汝将军，领众从东北临入，我当驱贼令走。申时贼必大破，宿豫、淮阳皆克无疑。我当与汝国家淮畔为断，下邳城我当驱出，不劳兵力。」后十日，此人复于彭城南戏马台东二里见白头翁亦乘白马，从东北来，呼此人谓曰：「我与东海、四渎、太山、北岳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将荡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见。（《魏书·灵徵志下》。皇兴三年六月，尉元表。诏元于老人前后见所为坛，表记之。）

◎源贺

贺，本名破羌，西平乐都人，河西王秃发亻辱檀子。太武时，国灭来奔，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赐姓源氏。进平西将军，迁征西将军，进号西平公，拜散骑常侍，赐名贺。文成即位，转征北将军，加给事中。以定策功进爵西平王，出为征南将军、冀州刺史，改封陇西王。献文时，徵拜太尉，出屯漠南。孝文初致仕。太和三年卒，年七十三，谥曰宣。

◇对诏问攻战之计

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祸福，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魏书·源贺传》。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诏问攻战之计，贺对。）

◇上书请案律断狱

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臣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魏书·源贺传》。是时，断狱多滥，贺上书。又《北史》二十八。）

◇上书请入死者恕死徙边

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臧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虞书》曰「流宥五刑」，此其义也。臣受恩深重，无以仰答，将违阙延，豫增系恋，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魏书·源贺传》，又略见《刑罚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御边长计

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蓄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运动京师，令朝廷恒有北顾之忧也。（《魏书·源贺传》。献文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师，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事寝不报。）

◇遗令敕诸子

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魏书·源贺传》）

◎源怀

怀，本名思礼，后赐名，贺次子。文成末，为侍御中散。孝文时，以父辞老受父爵，拜征南将军。寻屯漠南。还，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复为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迁尚书令。例降为公。除司州刺史。从驾南征，加卫大将军，领中军事。除征北大将军、夏州刺史，转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宣武时，徵为尚书右仆射，加特进，除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授冯翊郡开国公，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迁骠骑大将军都，督平氐诸军事。正始三年六月卒，赠司徒、冀州刺史，谥曰惠公。

◇求追论勋封表（景明二年）

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爱所弑。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宗爱异图，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表迎高宗，纂徽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蒙授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被徵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睿状秘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录，封睿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白。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臣有家勋，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沾茅社之赐。得否相悬，请垂裁处。（《魏书·源贺附传》）

◇请以诸镇水田给民并减吏佐表

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灾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以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馀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魏书·源贺附传》）

◇增置恒代城戍表（正始初）

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颇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自皇魏统极，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笼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书·源贺附传》）

◇奏免逃吏

谨按条例，逃吏不在赦限。窃惟圣朝之恩，事异前宥，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况有未发，而仍遣边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执，谓宜免之。（《魏书·源贺附传》。景明二年，徵源怀为左仆射。时有诏，奸吏犯罪逃遁，虽肆眚不释。源乃奏。）

◇重奏

臣以法贵经通，治尚简要，刑宪之设，所以网罗罪人。苟理之所备，不在繁典；行之可通，岂容峻制。此乃古人之达政，救世之恒规。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案事条，侵官欺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又谋逆滔天，轻恩尚免，吏犯微罪，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蒙赦，使大宥之经不通，开生之路致拥，进违古典，退乖今律，辄率愚见，以为宜停。（《魏书·源贺附传》。怀书奏，门下以成式既颁，驳奏不许。怀重奏，世宗纳之。）

◇奏请乘衅伐齐

南贼游魂江、扬，职为乱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贵臣重将，靡有孑遗，崇信奸回，昵比阉竖，内外离心，骨肉猜叛。萧宝融僭号于荆郢，其雍州刺史萧衍勒兵而东袭，上流之众，已逼其郊。广陵、京口，各持兵而怀两望，锺离、淮阴，并鼎峙而观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门。君子小人，并罹灾祸。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实天启之期，吞并之会。乘厥萧墙之衅，藉其分崩之隙，东据历阳，兼指瓜步，缘江镇戍，达于荆郢。然后奋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则江西之地，不刃自来，吴会之乡，指期可举。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贤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则劲敌也。若萧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后图之难，实亦扬境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邺，七百而已，山川水陆，彼所谙利。脱江湘无波，君臣效职，藉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今宝卷邑居有土崩之形，边城无继援之兆，清荡江区，实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魏书·源贺附传》。景明二年，源怀除车骑大将军，谨奏。）

◎源子雍

子雍，字灵和，怀第五子。初为秘书郎、太子舍人、凉州中正。孝明即位，转奉车都尉，迁司徒属。转太中大夫、司徒司马。除恒农太守，迁夏州刺史。除散骑常侍，使持节、假抚军将军、都督、兼行台尚书。除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封乐平县开国公。还洛，假征北将军，改封阳平县开国公，进号镇东将军。除冀州刺史。计葛荣败死，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永安中，重赠司空。谥曰庄穆。

◇密遣人赍书与城中文武

大军在近，努力围守，必令诸人福流苗裔。（《魏书·源贺附传》。子雍为夏州刺史，被围，自向东夏运粮，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见执。乃密遣人赍书间行，与城中文武。）

◇讨葛荣上书

贼中甚饥，专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饱暖，高壁深垒，勿与争锋，彼求战则不得，野掠无所获，不盈数旬，可坐制凶丑。（《魏书·源贺附传》。子雍讨葛荣，以冀州不守，上书。）

◎源子恭

子恭，字灵顺，怀第六子。初辟司空参军，历司徒祭酒、尚书北主客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摄南主客事。正光初，为行台左丞，转起部郎。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又领治书侍御史。持节为河间王琛军司行秦州事，拜河内太守，加后将军。假平北将军、兼尚书行台。除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武泰初，加镇南将军。元颢入洛，以为车骑将军。孝庄还洛，进征南将军、兼右仆射，假车骑将军，拜右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封临颍县开国公。迁侍中、兼尚书仆射、大行台、大都督。迁卫将军。前废帝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假车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封临汝县开国子。永熙中，入为吏部尚书，加骠骑大将军。天平中，除中书监，拜魏尹，又为齐献武王军司。元象元年卒。兴和中，赠司空，谥曰文献。

◇奏访梁亡人许周

徐州表投化人许团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状，周列云己萧衍黄门侍郎。又称心存山水，不好荣宦，屡曾辞让，贻彼赫怒，遂被出为齐康郡。因尔归国，愿毕志嵩岭。比加采访，略无证明，寻其表状，又复莫落。案牒推理，实有所疑。何者？昔夷齐独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辞禄，汉帝因成其美。斯实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萧衍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岂有士辞荣禄而苟不听之哉？推察情理，此则孟浪。假萧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为死急，何宜轻去生养之土，长辞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荣宦，志愿嵩岭者，初届之日，即应杖策寻山，负帙沿水，而乃广寻知己，遍造执事，希荣之心已见，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鸿去乡，终佣吴会，逢萌浮海，远客辽东。并全志养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实，何其悬哉？又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魏书·源贺附传》。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

◇上书请成辟雍明堂

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以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慈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无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侯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案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澄案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侍中、领军臣叉，总动作官，宣赞授令。自兹厥后，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进退节缩，曾无定准，欲望速了，理在难克。若使专役此功，长得营造，委成责办，容有就期。但所给之夫，本自寡少，诸处竞借，动即千计。虽有缮作之名，终无就功之实。爽垲荒茫，淹积年载，结架崇构，指就无兆。仍令肄胄之礼，掩抑而不进；养老之仪，寂寥而不返。构厦止于尺土，为山顿于一篑，良可惜欤！愚谓召民经始，必有子来之歌；兴造勿亟，将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牵役，废此与彼，循环无极。便是辍创礼之重，资不急之费，废经国之功，供寺馆之役，求之远图，不亦阙矣？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魏书·源贺附传》。正光元年，子恭转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

卷二十八

◎高允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为沙门，名法净，寻还俗。神中，为杜超征南从事中郎，徵拜中书博士。迁侍郎，领乐安王范从事中郎。复参乐平王丕骠骑军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领著作郎，为秦王翰傅，复以经授皇太子。文成即位，拜中书令，转太常卿，领秘书监，进爵梁城侯，加左将军。献文时，兼太常，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孝文即位，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授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徵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迁尚书、散骑常侍，加光禄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赠侍中司徒，谥曰文。有集二十一卷。（案：《高允传》云：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

代都赋（案：《高允传》：允转太常卿，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今佚。）

◇鹿苑赋

启重基于朔土，系轩辕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洒灵液以滂沱，扇仁风以遐被。踵姬文而筑苑，包山泽以开制。植群物以充务，蠲四民之常税。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明睿。追鹿野之在昔，兴三转之高义。振幽宗于已永，旷千载而可寄。于是命匠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正。纟互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回，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实灵之协赞，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澄清气于高轩，伫流芳于王室。茂花树以芬敷，涌澧泉之洋溢。祈龙宫以降雨，侔膏液于星毕。若乃研道之伦，行业贞简，慕德怀风，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来践。守应贞之重禁，味三藏之渊典。或步林以经行，或寂坐而端宴。会众善以并臻，排五难而俱遣。道欲隐而弥彰，名欲毁而逾显。伊皇舆之所幸，每垂心于华囿。乐在兹之闲敞，作离宫以荣筑。固爽垲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陆。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福。慧爱内隆，金声外发。功济普天，善不自伐。尚谘贤以问道，询刍尧以补阙。尽敬恭于灵寺，遵晦望而致谒。奉请戒以毕日，兼六时而宵月。何精诚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既存无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一万国以从风，总群生而为导。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夫道化之难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开，遘长夜之始曙。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敢布心以陈诚，效鄙言以自著。（《释藏》策七、《广弘明集》二十九上。）

◇上天文灾异八篇表

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臣闻箕子陈谟而《洪范》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测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恶，而验以灾异，随其得失，而效以祸福，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数，以自修饰。厥后史官，并载其事，以为鉴诫。汉帝成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祚将危，权归外戚，屡陈妖眚而不见纳。遂因《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而为其传，觊以感悟人主，而终不听察，卒以危亡。岂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则天，睿鉴自远，钦若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鉴，前皇所不逮也，臣学不洽闻，识见寡薄，惧无以裨广圣听，仰酬明旨。今谨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魏书·高允传》）

◇承诏议兴学校表

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维新文教。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魏书·高允传》）

◇谏皇太子营立田园

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包养。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示天下以无私，训天下以至俭。故美声盈溢，千载不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昔虢之将亡，神乃下降，赐之土田，卒丧其国。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夫为人君者，必审于择人。故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商书》云「无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矣。武王爱周、召、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历观古今，存亡之际，莫不由之。今东宫诚曰乏人，俊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魏书·高允传》。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不纳。）

◇谏文成帝起宫室

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魏书·高允传》。郭善明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纳之。又见《北史》三十一。）

◇谏文成帝不厘改风俗（《通典》题作《献书》）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寮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为礼制，所以养生送死，折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则圣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而不辍，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飨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通典》作：「祭尸久废，今风俗则取其状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大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讠尧，罔有仪式。又俳优鄙亵，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魏书·高允传》。又《北史》三十一，又略见《通典》四十八。）

◇答宗钦书

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间，延伫之劳，为日久矣。王途一启，得叙其怀，欣于相遇，表无有已。足下兼爱为心，每能存顾，养之以风味，惠之以德音。执玩反覆，铭于心抱。吾少乏寻常之操，长无老成之致，凭赖贤胜，以自克勉，而来喻褒饰，有过其分。既承雅赠，即应有答，但唱高则难和，理深则难酬，所以留连日月，以至于今。今往诗一篇，诚不足标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滞，领其至意。（《魏书·宗钦传》）

◇筮论

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馀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夫如是，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于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魏书·乐平王丕传》）

名字论（《魏书·高允传》。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论名字贵贱，著论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文今佚。）

◇塞上公亭诗序

延和三年，余赴京师，发石门北行，失道路宿，寓代之快马亭。其俗云：古塞上翁所遗之邑也。曰公有良马，因以命之。此其所遗也。负长城而面南山，皋潭带其侧，涌波灌其前，停策以流目，抱遗风以依然，仰德音于在昔，遂挥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并其后也。（《御览》百九十四）

◇徵士颂（并序）

昔岁同徵，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徵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左：

中书侍郎、固安侯范阳卢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渤海李钦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阆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伟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

东郡太守、蒲阴子中山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

中书郎、武恒子河间邢颖宗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沧水太守、浮阳侯渤海高济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熙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
州主簿长乐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
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
秘书郎雁门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资仗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汉武以得贤为盛。此载籍之所记，由来之常义。魏自神以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闻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徵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馀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徵之人，凋殁殆尽。在者数子，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没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殒殁。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

紫气干霄，群雄乱夏，王龚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既宁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贤举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齐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僭冯影附，刘以和亲。

茂祖茕单，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宠命，以之自保。

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位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相和若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

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革，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

卓矣友规，禀兹淑量，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锺，挺生三李。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

诜尹西都，灵惟作传，垂训皇宫，载理云务。熙虽中夭，迹阶郎署，馀尘可挹，终亦显著。

仲业渊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值险难，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被龙川，民归其教。

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

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骋说，入献其功，轩一举，挠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在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朱门，归迹林野。

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疴，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

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炳雕龙，耀姿天邑，衣锦旧邦。

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孔称游夏，汉美渊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謇謇仪形，邈邈风气，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矜，素而能贲。

潘符标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希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餐，岂要斗食。率礼从仁，周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举，用均巳试，智足周身，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

季才之性，柔而执竞，届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土纳庆。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朱裳，腰纽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偕，昔因朝命，与之克谐。披襟散想，解带舒怀，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潸尔增哀。（《魏书·高允传》）

◇北伐颂

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禀政在蕃，往因时□，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裹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翦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扌，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献其福，遐迩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浃。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魏书·高允传》。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

◇诸侯箴（《北史》十六《东平王翰传》，文佚）

◇酒训

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臣以朽迈，遭人伦所弃，而殊恩过隆，录臣于将殁之年，勖臣于已坠之地。奉命惊惶，喜惧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称赖。然日昃忧勤，虚求不已，思监往事，以为警戒。此之至诚，悟通百灵，而况于百官士民。不胜踊跃，谨竭其所见，作《酒训》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废，辞义鄙拙，不足观采。伏愿圣兹，体臣忄空忄空之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恕臣狂瞽之意。其词曰：

自古圣王，其为飨也，玄酒在堂，而酒在下，所以崇本重源，降于滋味。虽岩爵旅行，不及于乱。故能礼章而敬不亏，事毕而仪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将何以范时轨物，垂之于世？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惑性情，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夭年乱志，夭乱之损，不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师不遵，反将何因。《诗》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义也。作官以箴之，申谟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则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则哀矜而贷之。此实先王纳规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锺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锺百觚，皆为妄也。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故能道协两仪，功同覆载。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悟昏饮之美疾，审敬慎之弥荣。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而扬名。蹈闵曾之前轨，遗仁风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欤！可不勉欤！（《魏书·高允传》。太和二年，引就内，改定皇诰，允上酒训。）

◇祭岱宗文

维皇兴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灵，正趾坤元，作镇东夏，齐二仪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资元气以造物，协阴阳而变化。若其岩岭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谲诡，倏忽百灵，吐纳风云，育成万品，摄生之所归焉，祯祥之所萃焉。是以历代帝王之崇，封禅铭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兹焉。自非功侔造化，应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国家，肃恭祀，怀柔百神，邦域之内，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虽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谨荐于岳宗之灵，尚飨。（《初学记》五）

卷二十九

◎高祐

佑字子集，小名次奴，允从祖弟，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孝文改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为中书学生，转博士、侍郎。文成末赐爵建康子，孝文初拜秘书令，加给事中、冀州大中正。出为持节、辅国将军、西兖州刺史，假东光侯，镇滑台。转宋王刘昶傅。拜光禄大夫，徵为宗正卿。以久不赴，任免。还复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谥曰灵。

◇奏请修国史

臣等闻典谟兴，话言所以光著，载籍作，成事所以昭扬。然则《尚书》者，记言之体；《春秋》者，录事之辞。寻览前志，斯皆言动之实录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备举。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逮司马迁、班固，皆博识大才，论叙今古，曲有条章，虽周达未兼，斯实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后汉、魏、晋，咸以放焉。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北史》作始祖。）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伏惟陛下先天开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仪，惠和王度，声教之所渐洽，风译之所覃加，固已义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纪，然嘉符祯瑞，备臻于往时；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会稽伫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记之列。而秘府策勋，述美未尽。将令皇风大猷，或阙而不载；功臣懿绩，或遗而弗传。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后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圣后之勋业显于皇策。佐命忠贞之伦，纳言司直之士，咸以备著载籍矣。（《魏书·高佑传》，又《北史》卅一。）

◇上疏论选举

今之选举，不采职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则可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书·高传》、《通典》十六。）

◎高乾

乾字乾邕，佑从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领直，转太尉士曹、司徒中兵、迁员外、散骑常侍。孝庄即位，除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解官归。寻兼侍中，加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中兴建，拜侍中、司空。孝武即位，解侍中，封长乐郡公，以贰于高欢赐死。天平初，赠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文昭。

◇致裴诹之书

相屈为户曹参军。（《北齐书·裴诹之传》，司空高乾致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昂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建义初，除通直散骑侍郎，封武城县伯。永安末为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平北将军。后废帝即位，除冀州刺史。太昌初，加侍中开府，进爵为侯。永熙末，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转司徒西南道大都督，历军司大都督。元象元年，进封京兆郡公。与西魏战于芒山，败死。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太师、大司马、太尉、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忠武。齐皇建初，追封永昌王。

◇祭河伯

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决酹。（《北史》三十一。）

◎李

，爵里未详。

◇大乘赋

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夫合抱兴于毫末，九层作于累土，从浅以高大，理妙在于不有，迩粗由乎不无。举有以希无，则无无以易；忘无以统有，则有有以通。无无以易，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夫总福佑之会者，莫尚于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贵乎如来。故神禀灵照，以观三达之权；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门。知色之空，任而不败，起灭无崖，终始无际。形寄于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于芥子之细，而识鉴乎须弥之大。美哉渊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叹不足，遂作赋曰：

建大乘之灵驾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盖之欲疑兮，餐微妙以悦心。满觉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渊深。平八道之坦荡兮，游总持之苑林。定禅思于三昧兮，灭色想于五阴。执抵罗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众网之将裂兮，画贪垢而绝淫。危泡沫之暂结兮，焉巧风之足钦。或明行而善逝兮，积功勋以迄今。收萨云之空义兮，运十万而魔擒。开止观之光焰兮，消邪见之沈吟。闭必固之垣墙兮，同影响之难寻。（《广弘明集》二十九上。案：释道宣编此赋于魏高允《鹿苑赋》之后，题为魏李。检《魏书》、《北史》，未见其人。东晋李，字长林，有赋论诔等文八篇，在《全晋文》卷五十三，疑此赋亦晋李所作，今姑从《广弘明集》录于魏高允后。）

◎闵湛郄g

湛、g，太武时著作令史。

◇上疏乞班崔浩所注经

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魏书·高允传》。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g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浩亦表荐湛有著作之才。）

◎宗钦

钦字景若，金城人。仁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太武平凉州，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真君十一年，坐崔浩诛。

◇与高允书

昔皇纲未振，华裔殊风，九服分隔，金兰莫遂，希怀寄契，延想积久。天遂其愿，爰遘京师。才非季札，而眷深孙乔；德乖程子，而义均倾盖。旷龄罕遇，会之一朝。比公私理异，酬谘路塞，端拱蓬宇，慨叹如何？不量鄙拙，贡诗数韵。若夫泉江相忘之谈，遗言存意之美，虽庄生之所尚，非浅识所宜循。爱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纡凤彩以炔榛荟，回连城以映瓦铄者，是所望也。（《魏书·宗钦传》）

◇东宫侍臣箴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经叙彝伦。匡父维子，弼君伊臣。颠而能扶，屈而能伸。昔在上圣，妙鉴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临深是惧。如彼覆车，望途改步。是以令问宣流，英风远布。及于三季，道丧纯迁。桀起琼台，纣糟山。周灭妖妃，羿丧以田。险蔽其耳目，郑卫陈于其前。怙才肆虐，异端是缠。岂伊害身，厥胤歼焉。茫茫禹迹，画为九区。昆虫鸟兽，各有巢居。云歌唐后，垂横美虞。疏网改祝，殷道攸敷。龙盘应德，隋蛇衔珠。勿谓无心，识命不殊。勿谓理绝，千载同符。爰在子桓，灵数攸臻。仪刑徐阮，左右刘陈。披文采友，叩典问津。用能重离袭曜，魏鼎维新。於昭储后，运应玄。夕惕朝乾，虚衿远属。外抚幽荒，内怀茕独。犹惧思不逮远，明不遐烛。君有诤臣，庭立谤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禄。微臣作箴，敢告在仆。（《魏书·宗钦传》）

◎游雅

雅字伯度，小名黄头，广平任人。太武时，拜中书博士、东宫内侍长，迁著作郎、散骑侍郎。赐爵广平子，加建威将军。迁太子少传，进爵为侯，加建义将军。出为散骑常侍、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徵为秘书监。和平二年卒，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

◇太华殿赋（《魏书·游雅传》，诏为太华殿赋。）

◇上皇太子疏请罪人徙边

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魏书·刑罚志》。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论高允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尝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宗饮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锺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魏书·高允传》，又《北史》三十一。）

◇昭皇太后碑文（《北史》三十一《陈奇传》）

◎游明根

明根字志远，雅从祖弟。太武时为中书学生，景穆太子监国，以为主书。文成即位，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献文即位，出为东青州刺史，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军事、瑕丘镇将，寻拜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孝文即位，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寻正尚书，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随例降侯为伯，致仕。太和二十三年卒，赠光禄大夫，谥曰靖。

◇对诏议

郑氏之义，者大祭之名。大祭圆丘谓之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者，审谛其昭穆。（《通典》作「其昭百官也」。）圆丘常合不言，宗庙时合故言。斯则宗庙并行，圜丘一而已。宜于宗庙俱行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直礻勺，于尝于则，（《通典》作「则尝」。）不于三时皆行之礼。（《魏书·礼志》上。太和十三年，诏议，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对。又见《通典》五十。）

◇对诏问夕月

考案旧式，推校众议，宜从冖月。（《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五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肇

肇字伯始，明根子。幼为中书学生。孝文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进太子中庶子，出为本州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宣武时，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兼侍中。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迁侍中。孝明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相州大中正。出为镇东将军、相州刺史，徵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正光元年卒，赠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文贞。

◇谏赴援郁洲表

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闭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弊，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魏书·游明根附传》。游肇迁侍中，梁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援。肇表，世宗不纳。）

◇谏伐蜀

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愿俟后图。（《魏书·游明根附传》。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世宗，又不纳。）

◇奏请更议刘辉事

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则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魏书·刑罚志》。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阳县民张智夺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馀如奏。尚书三公郎中执不下，右仆射游肇奏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讠斤

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太武时，入都为中书学生，除中书助教博士。文成即位，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加安东将军。出为安南将军、相州刺史。献文时，以贼罪免，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兼典选举。孝明即位，迁司空，进爵范阳公、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太和元年坐罪诛。

◇上疏求立学校

臣闻至治之隆，非文德无以经纶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无以光赞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学官于郡邑，教国子弟习其道艺。然后选其俊异，以为造士。今圣治钦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学校未立。臣虽不敏，诚愿备之，使后生闻雅颂之音，童幼睹经教之本。臣昔蒙恩宠，长管中秘，时课修学，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进用。臣今重荷荣遇，显任方岳，思阐帝猷，光宣于外。自到以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魏书·李传》为相州刺史，上疏。）

◎殷绍

绍，长乐人，仕太武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

◇上四序堪舆表

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隐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练精锐思，蕴习四年，从穆所闻，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忧闵，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以此等文，传授于臣。山神禁严，不得赍出，寻究经年，粗举纲要。山居险难，无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维鹑火，月吕林锺，景气郁盛，感物怀归，奉辞影等。自尔至今，四十五载。历观时俗堪舆八会，迳世已久，传写谬误，吉凶禁忌，不能备悉。或考良日，而值恶会，举吉用凶，多逢殃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史迁、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会大小，序述阴阳，依如本经，犹有所阙。臣前在东宫，以状奏闻，奉被景穆皇帝圣诏，敕臣撰录，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谨审先所见《四序经》文，钞撮要略，当世所须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贵贱阶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毕备。未及内呈，先帝晏驾。臣时狼狈，几至不测。停废以来，迳由八载，思欲上闻，莫能自彻。加年夕齿颓，馀龄旦暮，每惧殂殒，填仆沟壑，先帝遗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愤，理难违匿，依先撰录奏，谨以上闻。请付中秘通儒达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魏书·殷绍传》。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与表，其书遂大行于世。）

◎慕容白曜

白曜，前燕慕容之玄孙。太武时为中书吏，给事东宫。文成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袭父琚爵高都侯，迁北部尚书。献文即位，迁尚书右仆射，进爵南乡公，加安南将军。皇兴初，加使持节、都督征南大将军、上党公。寻拜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四年十月，追究乙浑党，诬以反叛，诛。

◇喻崔道固书

天弃刘，祸难滋兴，骨肉兄弟，自相诛戮，君臣上下，靡复纪纲。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毕众敬等，深睹存亡，翻然归义。故朝廷纳其诚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见事，东西所备闻也。彼无盐戍主申纂，敢纵奸慝，劫夺行人，官军始临，一时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寻即溃散。自襄阳以东，至于淮海，莫不风靡，服从正化。谓东阳、历城有识之士，上思安都之荣显，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图后悟。然执守愚迷，不能自革。猥总戎旅，埽定北方。济黄河知十二之虚说，临齐境想一变之清风，踟蹰周览，依然何极。故先驰书，以喻成败。夫见机而动，《周易》所称。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为高，不悛为美，则微子负嫌于时，纪季受讥于世。我皇魏重光累叶，德怀无外，军威所拂，无不披靡。固非三吴弱卒所能拟抗。况于今者，势已土崩。刘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阃外，岂复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为援，何异于蹄涔之鱼，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则断手，螫足则断足，诚忍肌体，以救性命。若推义以行之，无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宁宗，长守安乐。此智士所宜深思重虑，自求多福。（《魏书·慕容白曜传》）

卷三十

◎高闾

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本名驴，崔浩改为闾而字之。太武时，徵拜中书博士。文成末，迁中书侍郎。献文初，赐爵安乐子，加南中郎将，领东徐州刺史。进爵为侯，加昭武将军。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太和中，除广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师，出为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徙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徵为太常卿。宣武即位，以光禄大夫致仕。景明三年卒，谥曰文侯。（《魏书·高闾传》：「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宣命赋（《魏书·胡叟传》：「闾作宣命赋，叟为之序。」）

◇谏讨淮北表

伏见庙算，有事淮海，虽成事不说，犹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于军旅，尤所不学。直以无讳之朝，敢肆狂瞽，区区短见，窃有所疑。臣闻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开泰，四方无虞，岂宜盛世，干戈妄动。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处，难易相兼，皆须攻击。然攻守难图，力悬百倍，反复思量，未见其利。疑二也。纵使如心，于国无用，发兵远入，费损转多。若不置城，是谓空争。疑三也。脱不如意，当延日月，屯众聚费，于何不有。疑四也。伏愿思此四疑，时速返旆。（《魏书·高闾传》。太和三年，出师讨淮北，闾表。）

◇议断禄表

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庶民均其赋，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业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久长之道。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改旧章，准百王不易之胜法，述前圣利世之高轨，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观之，如何可改？

又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丰财之士，未必悉贤。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议，不亦谬乎？（《魏书·高闾传》。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诏从闾议。）

◇请筑长城表

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曰刑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战，则制法度以齐之；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临事制胜，则明刑赏以劝之。用能辟国宁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干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

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又任将之道，特须委信，遣之以礼，恕之以情，阃外之事，有利辄决，赦其小过，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资其给用，君臣相体，若身之使臂，然后忠勇可立，制胜可果。是以忠臣尽其心，征将竭其力，虽三败而逾荣，虽三背而弥宠。（《魏书·高闾传》、《北史》三十四。又见《通典》一百九十六，作「皇兴中，征南将军刁雍上献文帝表」，其文全同。据《闾传》，乃上孝文帝表，并非为刁雍代作也。今从《闾传》，编入《闾集》中。）

◇应诏陈损益表

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同禹、汤罪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诚，齐尧、舜引咎之德，虞灾致惧，询及卿士，令各上书，极陈损益。深恩被于苍生，厚惠流于后士。伏惟陛下天启圣姿，利见纂极，钦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太后以睿哲赞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无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谦光之旨弥笃。修复祭仪，宗庙所以致敬；饰正器服，礼乐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简勇士以昭武功。虑狱讼之未息，定刑书以理之；惧蒸民之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甄忠明孝，矜贫恤独，开纳谠言，抑绝谗佞，明训以体，率土移风。虽未胜残去杀，成无为之化，足以仰答三灵者矣。

臣闻皇天无私，降鉴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则九畴叙，君德衰而彝伦攸。休瑞并应，享以五福，则康于其邦；咎徵屡臻，罚以六极，则害于其国。斯乃《洪范》之实徵，神之明验。及其厄运所缠，世锺阳九，数乖于天理，事违于人谋，时则有之矣。故尧、汤逢历年之灾，周、汉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终能弭息。今考治则有如此之风，计运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过，事迈前王。徙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灾灭祸之符，灼然自见。虽王畿之内，颇为少雨，关外诸方，禾稼仍茂，苟动之以礼，绥之以和，一岁不收，未为大损。但豫备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国常典。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以赈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驰禁，薄税贱籴，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

又闻常士困则滥窃生，匹妇馁则慈心薄。凶俭之年，民轻违犯，可缓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为亏，京师之狱，或恐未尽。可集见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狱者重加究察。轻者即可决遣，重者定状以闻。罢非急之作，放无用之兽。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见忧于百姓。《论语》曰：「不患贫而患不安。」苟安而乐生，虽遭凶年，何伤于民庶也。愚臣所见，如此而已。（《魏书·高闾传》）

◇谏应曹虎表

洛阳草创，虎既不遣质任，必非诚心，无宜轻举。（《魏书·高闾传》。曹虎据襄阳请降，诏刘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车驾亲幸悬瓠。闾表谏，不纳。）

◇论淮南不宜留戍表

南土乱亡，僭主屡易，陛下命将亲征，威陵江左，望风慕化，克拔数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恩布德，携民襁负，可谓泽流边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举，军兴后时，本为迎降，戎卒实少。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攻之。」所率既寡，东西悬阔，难以并称。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抚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翦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援实难。忠勇虽奋，事不可济。淮阴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且安土乐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军还之后，恐为敌擒。何者？镇戍新立，悬在异境，以劳御逸，以新击旧，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镇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犹过数方。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数倍。今以向热，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难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进兵临淮，速度士卒，班师还京。踵太武之成规，营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镇。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远。（《魏书·高闾传》。高祖攻锺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收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闾玺书，具论其状。闾表。）

◇请使公孙崇韩显宗参知音律表

《书》称「同律度量衡」，论云「谨权量，审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岂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气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尚于乐。」然则乐之所感，其致远矣。今调音制乐，非律无以克和，然则律者，乐之本也。臣前被敕理乐，与皇宗博士孙惠蔚、太乐祭酒公孙崇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书既三奏，备在前闻。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颓，恐一朝先犬马，竟无丝发之益，使律法长绝，遗恨没世，是以，不敢忘怠。近在邺见崇，臣先以其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虽非经国之才，颇长推考之术，故臣举以教乐令，依臣先共所论乐事，自作《钟磬志议》二卷，器数为备，可谓世不乏贤。令崇徒教乐童书学而已，不恭乐事，臣恐音律一旷，精赏实难，习业差怠，转乖本意。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触类而长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后汉·律历志》，陛下亲览，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韩显宗，博闻强识，颇有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时往参知。臣虽在外官，窃慕古人举善之义，愚意所及，不能自已，虽则越分，志在补益，愿不以言废人。（《魏书·律历志》上。太和中，诏中书监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闾出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

◇请裁邺中密后庙应罢应新表

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同渭阳之远感，以邺土舅氏之故乡，有归魂之旧宅，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斋官三十人。春秋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今庙殿亏漏，门墙倾毁，簋故败，行礼有阙。臣备职司，目所亲睹。若以七庙惟新，明堂初制，配飨之仪，备于京邑者，便应罢坏，辍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应新其灵宇。敢陈所见，伏请恩裁。（《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言。）

◇对诏议

祭圆丘之，与郑义同，其宗庙之祭，与王义同。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圆丘而何？又《大传》称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称「自既灌」，事似据。（《通典》作「《论语》称自既灌以往」。）《尔雅》称「大祭也」，《颂》「长发，大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诸侯之礼，诸侯无礼。唯夏殷，夏祭称，又非宗庙之。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圆丘之，（《通典》此下有「改殷之」四字。）取其名于宗庙，因先有，遂生两名。（《通典》此下有「其宗庙之祭」七字。）据王氏之义，而祭之，故言，总谓再殷祭，明不异也。一名也。其止于一时，止于一时者，祭不欲数，数则黩。一岁而三，愚以为过数。（《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三年，诏议，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对称云云。又见《通典》五十，作中书监高闾又言云云。）

◇六宗议

《书》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六宗之祀，《礼》无明文，名位坛兆，历代所疑。汉魏及晋，诸儒异说，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晋已来，逮于圣世，以为论者虽多，皆有所阙，莫能详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魏书·礼志》一）

◇王德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尝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为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顺逆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

又前代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之礼。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于理为悉。（《魏书·礼志》一。太和十四年八月，中书监高闾议，以为。）

◇既葬即吉议

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服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衰麻朝政，吉凶事杂。（《通典》八十。太和十四年。）

◇至德颂（并表）

臣闻创制改物者，应天之圣君；龌龊顺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异规而化兴，三王殊礼而致治，用能宪章万祀，垂范百王，历叶所以挹其遗风，后君所以酌其轨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仪，明齐日月，至德潜通，武功四畅。霜威南被，则淮、徐来同；齐斧北断，则猃狁覆毙。西摧三危之酋，东引肃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贡，荒遐款塞，九有宅心。于是从容闲览，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风，崇巢由之高洁，畴咨熙载，亮采群后，爰挹大位，传祚圣人。开古之高范，爰萃于一朝；旷叶之希事，载见于今日。昔唐虞禅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让季，孔子称其至德。苟位以圣传，臣子一也。谨上《至德颂》一篇，其词曰：

茫茫太极，悠悠遐古。三皇创制，五帝垂祜。仰察璇玑，俯鉴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与。夏、殷世传，周、汉纂烈。道风虽邈，仍诞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礼乐四缺。上灵降鉴，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圣。移风革俗，天保载定。於穆太皇，克广圣度。玄化外畅，惠鉴内悟。遗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当今，庆流后祚。明明我皇，承乾绍焕。比诵熙周，方文隆汉。重光丽天，晨晖叠旦。六府孔修，三辰贞观。功均乾造，云覆雨润。养之以仁，敦之以信。绥之斯和，动之斯震。自西徂东，无思不服。祯候并应，福禄来格。嘉谷秀町，素文表石。玄鸟呈皓，醴泉流液。黄龙蜿蜿，游鳞奕奕。冲训既布，率土咸宁。穆穆四门，灼灼典刑。胜残岂远，期月有成。翘翘东岳，庶见翠旌。先民有言，千载一泰。昔难其运，今易其会。沐浴淳泽，被服冠带。饮和陶润，载欣载赖。文以写意，功由颂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缉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弦。（《魏书·高闾传》。显祖传位，闾上表颂。）

◇鹿苑颂

北伐碑（《魏书·高闾传》：高允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

◇济阴太守魏悦颂德碑

祖母房，艰贞守志，秉恭姜之操，著自毁之诚。颂曰：

爰及处士，遘疾夙凋。伉俪秉志，识茂行高。残形显操，誓敦久要。诞兹令胤，幽感乃昭。（《魏书·钜鹿魏溥妻房氏传》）

卷三十一

◎韩麒麟

麒麟，昌黎棘城人。初为景穆太子东曹主书。文成即位，赐爵鲁阳男，（《北史》作渔阳男。）加仗波将军。参慕容白曜征南军事，进冠军将军、冀州刺史。孝文时，拜给事黄门侍郎，除冠军将军、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太和十二年卒，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曰康。

◇推用新附表

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寮，动有数百。自皇威开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土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沈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魏书·韩麒麟传》）

◇陈时务表

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籍千亩，以励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人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治之所先。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昧旦忧勤，思恤民弊，虽帝虞一日万几，周文昃不暇食，蔑以为喻。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明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衣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赐。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灭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魏书·韩麒麟传》）

◎韩显宗

显宗字茂亲，麒麟次子。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寻兼中书侍郎、本州中正。迁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进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寻忤旨，以白衣守职。太和二十三年卒。景明初，追赠章武男。有《冯氏燕志》十卷、《孝友传》十卷、《集》十卷。

◇上书陈时务

其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往冬舆驾停邺，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圣鉴矜愍，优旨殷勤，爵浃高年，赍周鳏寡，虽赈贷普沾，今犹恐来夏菜色，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业，实为不少。虽调敛轻省，未足称劳，然大驾亲临，谁敢宁息？往来承奉，纷纷道路，田蚕暂废，则将来无资。此国之深忧也。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厉疫，此可忧之次也。臣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如归。

其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

其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跸于闱闼之内者，岂以为仪容而已，盖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后行，尚恐衔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愿陛下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几，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颐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愿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责成，唯冕旒垂纩，而天下治矣。（《魏书·韩麒麟附传》。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上言时务

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通典》作「门地」，下皆仿此。《御览》亦作「门地」。）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通典》、《御览》并作「置」。）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通典》、《御览》作「奇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通典》、《御览》作「其人」。）虽三后之胤，自坠于早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等（《通典》无「等」字。）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御览》作「门地」。）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魏书·韩麒麟附传》，又见《通典》十六、《御览》六百二十八。）

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棰挞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未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也。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实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

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创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岂若周、汉出于不得已哉？案《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则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使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败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齔，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阁连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

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乃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赍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木被锦绮，僮妾厌粱肉，而复厚赍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急不继富之谓也？愚谓事有可赏，则明旨褒扬，称事加赐，以劝为善，不可以亲近之昵，猥损天府之储。

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无令缮其捕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长矜争之心，恣喧嚣之慢，徒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止。（《魏书·韩麒麟附传》，《北史》四十。）

◎韩子熙

子熙字元雍，显宗兄子。为清河王怿常侍，迁郎中令。孝昌初，为中书舍人，加宁朔将军。历著作郎，兼司州别驾，转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为黄门。永安中，加征虏将军，免。寻兼尚书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寻正吏部郎。孝武初，领著作郎，封历城县子，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为侍读、国子祭酒。除骠骑将军。元象中，加卫大将军。兴和中卒，武定初赠幽州刺史。

◇伏阙上书理清河王释

窃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职综枢衡，位居论道，尽忠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国，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负当朝，义同分陕。宋维反常小子，性若青蝇，污白点黑，谗佞是务，以元叉皇姨之胥，权势攸归，遂相附托，规求荣利，共结图谋，坐生眉眼，诬告国王，枉以大逆。赖明明在上，赫赫临下，泥渍自消，玉质还洁。谨案律文：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维遂无罪，出为大郡，刑赏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维与叉为计，岂得全其身命，方抚千里？

王以权在宠家，尘谤纷杂，恭慎之心，逾深逾厉，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阖门静守，亲宾阻绝。于时吏部谘禀刘腾，奏其弟官，郡戍兼补。及经内呈，为王驳退。腾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废太后，离隔二宫，掠拷胡定，诬王行毒，含龄戴发，莫不悲惋。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菲不亻免眉饮气，唯谘是从。仆射游肇，亢言厉气，发愤成疾，为王致死。王之忠诚款笃，节义纯贞，非但蕴藏胸襟，实乃形于文翰，搜括史传，撰《显忠录》，区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万代，岂可为逆乱于一朝。乞追遗志，足明丹款。

叉籍宠姻戚，恃握兵马，无君之心，实怀皂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叉。名藩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兴义兵，不图神器，戮其大逆，合门灭尽，遂令元略南奔，为国巨患。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其馀枉被屠戮者，不可称数。缘此普天丧气，匝地愤伤。致使朔陇猖狂，历岁为乱，荆徐蠢动，职是之由。昔赵高秉秦，令关东鼎沸，今元叉执权，使四方云扰。自古及今，竹帛所载，贼子乱臣，莫此为甚。

开逆之始，起自宋维，成祸之末，良由腾矣。而令凶徒奸党，迭相树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终身，抑为圣朝怀惭负愧。以臣赤心忄娄々之见，宜枭诸两观，ㄊ其舍庐，腾合斫棺斩骸，沉其五族。上谢天人幽隔之愤，下报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亚三事，委以枢端，所谓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齿，遐迩扼腕。蔓草难除，去之宜尽。臣历观旷代，缅追振古，当断不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祸更生。况叉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叹，窃以寒心，实愿宸鉴，早为之所。

臣等潜伏闾阎，于兹六载，旦号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无响。卫野纳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圣，亲览万几，太后仁明，更抚四海，臣等敢指阙披陈，乞报冤毒。（《魏书·韩麒麟附传》。灵太后反政，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g、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

◇清河国臣为君母服议

谨案《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其母妻。」《传》曰：「何以大功？先君馀尊之所厌，不敢过大功也。」夫以一国之贵，子犹见厌，况四海之尊，固无申理。顷国王遭太妃忧，议者援引斯条，降王之服。寻究义例，颇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为士，或为大夫。士之卑贱，不得仰匹亲王，正以馀厌共同，可以夺情相拟。然士非列土，无臣从服，今王有臣，复不得一准诸士矣。议者仍令国臣从服以期，〈昧所见，未晓高趣。案《不杖章》云：「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传》所以深释父卒为祖服斩者，盖恐君为祖期，臣亦同期也，明臣之后期，由君服斩。若由君服斩，然后期，则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从期。若依为君之父母，则出应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则须去此，引此则须去彼，终不得两服功期，浑杂一图也。议者见馀尊之厌不得过大功，则令王依庶昆弟，见《不杖章》有为君之父母，便令臣从服以期。此乃据残文，守一隅，恐非先圣之情，达礼之丧矣。

且从服之体，自有伦贯，虽秩微阍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细侄，裁逾三时，臣著疏衰，独涉两岁。案《礼》，天子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其馀不服也。唯近臣阍寺，随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无所不从，而降一等。此三条是从服之通旨，较然之明例。虽近臣之贱，不过随君之服，未有君轻而臣服重者也。议者云，礼有从轻而重，臣之从君，义包于此。愚谓《服问》所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直是《礼记》之异，独此一条耳。何以知其然？案《服问》经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而《大传》云从服有六，其六曰「有从轻而重」，《注》曰：「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若从轻而重不独公子之妻者，则郑君宜更见流辈广论所及，不应还用《服问》之文，以释《大传》之义。明从轻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从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复有君为母大功，臣从服期，当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为母大功，臣从服期。何为不备书两条，以杜将来之惑，而偏著一事，弥结今日之疑。且臣为君母，乃是徒从，徒从之体，君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已。妻为皇姑，既非徒从，虽公子早没，可得不制服乎？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盖以恩轻不能追服。假令妻在远方，姑没遥域，过期而后闻丧，复可不税服乎？若姑亡必不关公子有否，闻丧则税，不计日月远近者，则与臣之从君，聊自不同矣。

又案臣服君党，不过五人，悉是三年，其馀不服。妻服夫党，可直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无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谓臣有合离，三谏待决，妻无去就，一醮终身。亲义既有参差，丧服固宜不等。故见厌之妇，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过从以期。所以从麻而齐，专属公子之妻，随轻而重，何关从服之臣。寻理求途，傥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睹其津也。

子熙诚不能远探坟籍，曲论长智，请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忧，巨创之痛，臣之为服，从君之义。如何君至九月，便萧然而即吉，臣犹期年，仍衰哭于君第。创巨而反轻，从义而反重。缘之人情，岂曰是哉？侍中崔光，学洞今古，达礼之宗，顷探幽立义，申三年之服。虽经典无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难夺。若臣服从期，宜依待中之论；脱君仍九月，不得如议者之谈耳。嬴氏焚坑，《礼经》残缺，故今追访靡据，临事多惑。愚谓律无正条，须准傍以定罪，礼缺旧文，定准类以作宪。礼有期同缌功，而服如齐疏者，盖以在心实轻，于义乃重故也。今欲一依丧服，不可从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详诸二途，以取折衷，谓宜麻布，可如齐衰，除限则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随君降。如此，衰麻犹重，不夺君母之严；日月随降，可塞从轻之责矣。（《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崔光议君厌降大功，国臣服期，博士封伟伯等议，以为国臣宜小功。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云云。）

卷三十二

◎程骏

骏字ら驹，本广平人。世居凉州。沮渠茂虔擢为东宫侍讲。太延中，凉州平，迁于京师。文成即位，拜著作佐郎，迁著作郎。为任城王云郎中令。延兴末，假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加伏波将军。承明中，拜秘书令。太和九年卒，年七十二。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

◇神主庙执事官不必赐爵表

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必当属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战谋之日，然后可以应茅土之锡。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尝于疆土；徒见晋、郑之后，以夹辅为至勋，吴、邓之俦，以征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重绩。周、汉既无文于远代，魏、晋亦靡记于往年。自皇道开符，乾业创统，务高三、五之规，思隆百王之轨，罚颇减古，赏实增昔。时因神主改，清庙致肃，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显执事以五等之名。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当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范乎？乖众之愆，伏待罪谴。（《魏书·程骏传》。显祖崩，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骏独以为不可。表。）

◇请停兵招谕淮南表

《春秋》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若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之逐鸟雀。所以劝诫将来，垂范万代。昔陈恒弑君，宣尼请讨，虽欲宴逸，其得已乎？今庙算天回，七州云动，将水荡鲸鲵，陆埽凶逆。然战贵不陈，兵家所美。宜先遣刘昶，招逾淮南。若应声响悦，同心齐举，则长江之险，可朝服而济，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悬。苟江南之轻薄，背刘氏之恩义，则曲在彼矣，何负神明哉！直义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扬义风于四海。且攻难守易，则力悬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虑。今天下虽谧，方外犹虞，拾夤侥幸于西南，狂虏伺衅于漠北。脱攻不称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则忧虑逾深。夫为社稷之计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以为观兵江浒，振曜皇威，宜特加抚慰。秋毫无犯，则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则襁负而来；襁负而来，则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则吴寇异图；吴寇异图，则祸衅出。然后观衅而动，则不晚矣。请停诸州之兵，且待后举，所谓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规，弥纶百胜之外，应机体变，独悟方寸之中。臣影颓虞渊，昏耄将及，虽思忧国，终无云补。（《魏书·程骏传》）

◇庆国颂（并表）

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关诸风俗，靡不备焉。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此古人用诗之本意。臣经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运，虽复昏耄将及，犹慕廉颇疆饭之风。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则天与唐风斯穆，顺帝与周道通灵。是以狂妖怀逆，无隐谋之地；冥灵潜翦，伏发觉之诛。用能七庙幽赞，人神扶助者已，臣不胜喜踊。谨竭老钝之思，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

乾德不言，四时迭序。於皇大魏，则天承祜。叠圣三宗，重明四祖。岂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圣敬日新。汪汪睿后，体治垂仁。德从风穆，教与化津。千载昌运，道隆兹辰。

岁惟巡狩，应运游田。省方问苦，访政高年。咸秩百灵，柴望山川。谁云礼滞，遇圣则宣。王业初定，中山是由。临幸之盛，情特绸缪。仰歌祖业，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欣春柔。大哉肆眚，荡民百忧。百忧既荡，与之更初。邕邕亿兆，户咏来苏。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於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诚信幽赞，阴阳以调。谷风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颖，深盛熙苗。鳏贫巷咏，寡妇室谣。闻诸《诗》者，《云汉》赋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岂唯雨施，神徵丰年。丰年盛矣，化无不浓。有礼有乐，政莫不通。咨臣延跃，欣咏时邕。谁云易遇，旷龄一逢。上天无亲，唯德是在。思乐盛明，虽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愿言劳谦，求仁不悔。人亦有言，圣主慎微。五国连兵，逾年历时。鹿车而运，庙算失思。有司不惠，蚕食役烦。民不堪命，将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众盈川。民之从令，实赖衣食。农桑失本，谁耕谁织？饥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实怀叹息。昔闻典论，非位不谋。漆室忧国，遗芳载臭。咨臣昏老，偏蒙恩佑。忽忘狂瞽，敢献愚陋。（《魏书·程骏传》。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

◇得一颂

（《魏书·程骏传》。骏又奉《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

◇遗令

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颇亦矫厉。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礼，彼非吾志也。可敛以时服，明器从古。（《魏书·程骏传》、《北史》四十。）

◎常爽

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居凉州。太武西征归款，拜宣威将军。

◇《六经略注》序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魏书·常爽传》。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云云。）

◎常景

景字永昌，爽孙。孝文时为律博士，历门下录事、太常博士。宣武时，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兼太子屯骑校尉，出为元苌安西将军、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孝明即位，召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进号冠军将军，又进号征虏将军。孝昌初，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左将军、散骑常侍、兼尚书、持节徐州刺史，进号平北将军幽州行台，授光禄大夫。陷人杜洛周，洛周败，陷入葛荣，荣败还朝。永安中，除中军将军、黄门侍郎，赐爵高阳子。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封濮阳县子。迁邺后除仪同三司。武定六年致仕，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

◇家令为公主无服议

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而诸侯大夫之为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趣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礼。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谬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义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魏书·常景传》。高旋尚平阳公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景执议朝廷。从之。）

◇中书监高允遗德颂

◇司马相如赞

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

◇王褒赞

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

◇严君平赞

严公体沈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澈。

◇扬雄赞

蜀江导清流，扬子挹馀休。含光绝后彦，卓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并《魏书·常景传》）

◇图古像赞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谓地盖厚，不敢不。」有朝隐大夫，监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性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汀亭。谁其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徵，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逾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极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凋。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

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书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坚，立名与天坏相弊。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故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遐道之所全。是以君子监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监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凋，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情，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明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扃，焉得而宁之？虽结佩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沈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监之！呜呼监之！（《魏书·常景传》）

◇洛桥铭

浩浩大川，泱泱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纳谷吐伊，贯周淹亳，近达河宗，远朝海若。兆惟洛食，实曰土中，上映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峭亘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昔，列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馀九裂，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雕曛。天地发辉，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眷书轨，永怀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模，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敢告中区。（《洛阳伽蓝记》）

◇护军将军高显碑铭

◎李敞

敞，真君中为中书侍郎。

◇告祭石庙祝文

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馀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魏书·礼志》一。魏先居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云云。）

◎李敷

敷字景文，赵郡平棘人。安西将军顺子。太武时，选入中书教学，给事东宫。又为中散。文成即位，迁秘书下大夫，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袭爵高平公。皇兴四年，坐弟奕诛。

◇奏留程骏为著作郎

夫君之使臣，必须终效。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后授方伯，愚以为允。（《魏书·程骏传》。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从之。）

◎李安世

安世，敷从祖弟。兴安中为中书学生。天安初拜中散，迁主客令。孝文时迁主客给事中。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以病免。

◇上孝明帝疏请均田

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并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魏书·李孝伯附传》，又见《通典》一。）

◎李豹子

豹子，安世从弟。

◇上孝明帝书乞袭爵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恒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睿自天，笼罩日域，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帏幄，缱绻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请徵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如此。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绅佥伤早世，朝野咸哀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圮。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蒙委任，运筹帏，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缨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仙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于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魏书·李孝伯传》。孝伯封宣城公，子安民袭爵寿光侯，无子爵除。正光三年，安民弟豹子上书云云。卒不得袭。）

卷三十三

◎李

字琚罗，安世子。延昌末为司徒行参军，迁司徒长兼主簿。寻为高阳王雍友正主簿，转尚书郎，加伏波将军。历萧宝统军假宁远将军、左丞，仍为别将军，进中书侍郎。除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于河阴遇害。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

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从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魏书·李孝伯附传》。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上言。又略见《北史》三十三、《广弘明集》六。）

◇自理

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天地曰神，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礼》曰：「明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且心无不善，以佛道为教者，正可未达众妙之门耳。（《魏书·孝伯附传》上言绝户，不听为沙门。沙门都统僧暹等忿鬼教之言，以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自理云云。罚金一两。）

◇驳司州断李怜生事

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馀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伍。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魏书·刑罚志》。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母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驳。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谧

谧字永和，弟，师事孔，复为师，州再举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延昌四年卒，谥贞静处士。

◇神士赋

歌曰：周、孔重儒教，老、庄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儿。生乎意不惬，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魏书·逸士李谧传》）

◇明堂制度论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一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嵛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改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改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室，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改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谓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方，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闔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ヶ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房。」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亻垂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馀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口之外为文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荜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尝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魏书·逸士李谧传》）

◎李宪

宪字仲轨，敷弟子。太和初，袭父式爵濮阳侯，又降为伯。拜秘书中散，迁散骑侍郎，拜赵郡太守。转授骁骑将军、尚书左丞，寻兼吏部郎中。迁长史兼司徒左长史、定州大中正。寻迁河南尹。永平中，出为左将军、兖州刺史。坐事除名。正光中，拜光禄大夫，复本爵濮阳伯。出为安西将、行雍州刺史。寻除七兵尚书，加抚军将军。孝昌初，假镇东将军、徐州都督。除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为梁武帝所执，寻遣归。付廷尉，赐死。永熙中，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定州刺史。谥曰文静。

◇表言周伏兴梦状

门下督周伏兴以去七月患假还家，至十一日夜，梦渡淝水，行至草堂寺南，遥见七人，一人乘马，著朱衣，笼冠，六人从后。兴路左而立，至便再拜。问兴何人，兴对曰：「李公门下督，暂使硖石。」其人语兴：「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书舍人，遣语李宪，勿忧贼堰，此月破矣。」兴行两步，录姓字，令兴速白。兴寤，晓遂还城，具言梦状。（《魏书·灵徵志》下。孝昌二年十月，扬州刺史李宪表。）

◎李骞

骞字希义，宪子。正光中国子学生，后为大将军府法曹参军、太宰府主簿，转中散大夫，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进散骑常侍、殷州大中正、镇南将军、尚书左丞。免。后复兼太府少卿。除征南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卒于晋阳。赠太常殷州刺史。齐受禅，重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文惠。

◇释情赋（并序）

单阏之年，无射之月，余承乏摄官，直于本省。对九重之清切，望八袭之峥嵘，感代序以长怀，观爽气而轸虑。笼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弥切。含毫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斐然成赋。犹潘生之《秋兴》，王子之《登阁》也。厕郑璞于周宝，编鱼目于隋珠，未敢自同作者，盖亦各言尔志云。

荷峻极之层构，导积石之洪流。有马形而谟舜，亦龙德而史周。爰相赵之鸿烈，逮藩魏之优游。为衢樽于上叶，号木铎于前修。若豢龙之不陨，似穷桑之世济。故抱玉而怀珠，且滋兰而树蕙。或舟楫以匡时，或栖迟以卒岁。尚无忝于先人，谅贻厥于来裔。书金册以葳蕤，布银绳而昭晰。清风忽其缅邈，启皇祖于庚寅。逢轩教之方洽，遇周命之维新。譬龙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胜庭之五杰，似不速之三人。协嗜欲于将至，岂物色而方臻。荷天宠以来仪，步康衢而骋力。如乾元之利贞，若坤四之方直。内弼谐于本朝，外辟土于殊域。乘紫氛以厉羽，负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复，亦庆绪之所融。绩并绔于八凯，道俱升于二宫。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为嵩。同羽仪于班氏，均载德于杨公。何日月之逾迈，引寒暑而相终。委晋会于弱齿，遗堂构于微躬。

嗟蒙昧之无取，故告舍而不及。已获落而少成，又拥肿而无立。愧精坚于百链，惭忠信于十邑。非璋之特达，讵芳匪之易袭。未砥砺以自进，宁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万字，异应生之五行。不请观于石室，岂借书于晋皇。求班庄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参四科其未获，入三选而谁许。本无声于梁魏，故未闻于陈汝。居玉石以多迷，宅显晦而乖所。既无怀于四至，安有情于再举。虽衣冠之未胄，而世禄之绪馀。等渤之乘雁，类九或之逃鱼。处江淮而不变，对朝市而闲居。空阖门以靖轨，非论道而修书。少宾客于季彦，谢朋交于太初。

在正光之御历，实明皇之拱己。曾问政于上学，著为君而我齿。叫阍人以望子，遂陟降于庭止。同崔ゐ之谒帝，若谢兼之来仕。逮孝庄之入统，乃道丧而时昏。水群飞于溟海，火载燎于中原。延胶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无御，金鸡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难，横流且其云始。既云扰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刚之日紊，见四维之不理。顾茂草以伤怀，视匪车而思起。虽风雨之如晦，亮胶喈而不已。自牵役干宰朝，实有怀于胥耻。在下僚而栖屑，愿奋迅于泥滓。眷故乡以临睨，怅有动于思归。越来流以鼓，溯北风而结，入成都之旧宅，反观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闷，信抱瓮而无机。且耕而食，且蚕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无违。游仁义之肴核，采坟素之精微。诚因闲而养拙，亦有乐于嘉肥。

及句芒御节，姑洗之首，散迟迟于丽日，发依依于弱柳。鸟间关以呼庭，花芬彼而落牖。听乃越于笙簧，望有逾于新妇。袭成服以逍遥，愿良辰而聊厚。乃席垅而踞石，遂啸俦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宾奉万年之觞，主报千金之寿。各笑语而卒获，传礼仪于不朽。斯盖先民之所乐，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为帝，庚辛处躔，视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之萧萧，过寒夜之绵绵。积霜霭于近援，起寥于远天。思多端以类长，若临水而登山。幸出游之或写，冀观涛之可蠲。遂杖策缓步，或渔或田。弋凫雁于清溪，钓鲂鲤于深泉。张广幕，布长筵。酌浊酒，割芳鲜。起《白雪》于促柱，奉《绿水》于危弦。赋《湛露》而不已，歌《骊驹》而未旋。跌荡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间。人生行乐，聊用永年。

悟柱下之稍工，闻首阳之为拙。既有惜于悬，且自悲于井渫。访郑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说。去衡门以策驷，望象魏而投辙。服毳衣以从务，乘大车而就列。比汗海而无纪，喻江河而有缺。眷重地而惧深，念索米而惭结。

运有折于玉斗，时忽亡于金镜。始蒙尘以播荡，卒流彘而居郑。彼上天之降鉴，实下民之请命。因艰难以隆基，据殷忧而启圣。调《南风》以负，居北辰而为政。创彝伦于九畴，班平章于百姓。喻绳契以论踪，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镐之故典，究迁亳之遣令。奄四海以为家，开七百而增庆。睹礼乐之方隆，信光华之始映。百揆郁以时序，四门穆其惟清。如得人于汉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乱而为桢。各秉文而经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秽，得再入于承明。执纶言之犹绋，戴会弁之如星。非巡溃以观井，信夕惕而怀惊。

承周任之有言，揽老子之知足。奉炯诫以周旋，抱徽猷而与属。每有偃于唯尘，恒兴言于宠辱。思散发以抽簪，愿全贞而守朴。眷疏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踯躅。冀鄙志之获展，庶微愿之逢时。歌致命而可卜，咏归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与人事而长辞。击壤而颂，结草而嬉。援巢父以戏颍，追许子而升箕。供暮餐于沆瀣，给朝饵于琼芝。同糟丸而无别，混名实而不治。放言肆欲，无虑无思。何鹪鹩之可赋，鸿鹄之为诗哉！（《魏书·李顺附传》）

卷三十四

◎刘昶

昶字休道，彭城人。宋文帝第九子。元嘉二十二年封义阳王，历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散骑常侍。孝武即位，迁太常，出为东中郎将、会稽太守。孝建初，进东扬州刺史。大明初，徵为秘书监，领骁骑将军，迁中军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徵为护军将军，转中书令、中军将军，加太常。前废帝即位，出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惧诛，以魏和平六年来奔，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皇兴中，拜外都大官。太和初，转内都大官。加仪同三司，领仪曹尚书。进中书监、五等建，封齐郡开国公，加号宋王。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镇彭城。二十一年卒，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备九锡，谥曰明。（案《魏书·刘昶传》云：「前后表启，皆其自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宋前废帝表请葬竟陵王诞

窃闻淮南中雾，眷求遗绪；楚英流殛，爱存丘墓。并难结两臣，义开二主，法虽事断，礼或情申。伏见故贼刘诞，称戎犯节，自诒逆命，膏斧婴戮，在宪已彰。但寻属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终，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竖，旅窆委杂，封树不修。今岁月愈迈，愆流衅往，践境兴怀，感事伤目。陛下继明升运，咸与惟新，大德方临，哀矜莫及。夫栾布哭市，义犯雷霆；田叔钳赭，志于夷戮。况在天伦，何独无感。伏愿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褊，微表窀穸。则朽骨知荣，穷泉识荷。临纸哽恸，辞不自宣。（《宋书·竟陵王诞传》。前废帝即位，义阳王昶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道经广陵，上表。诏以庶人礼葬，并置守卫。）

◇乞停更与宋主书表

臣殖根南伪，托体不殊，秉旄作牧，职班台位。天厌子业，夷戮同体，背本归朝，事舍簪笏。臣弟废侄自立，彰于遐迩。孔怀之义难夺，为臣之典靡经，棠棣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伏望圣慈，停臣今答。（《魏书·刘昶传》。皇兴中，显祖诏昶与书，不答，责昶以外臣之礼。寻敕昶更与书，昶表云云。朝廷从之。）

◇求边戍启

臣本国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废昏立德，扶定倾危，万里奔波，投荫皇阙，仰赖天慈，以存首领。然大耻未雪，痛愧缠心。属逢陛下厘校之始，愿垂曲恩，处臣边戍，招集遗人，以雪私耻。虽死之日，犹若生年。（《魏书·刘昶传》）

◎王睿

睿字洛诚，太原晋阳人，居姑臧。兴安初，擢为太仆中散，迁太卜令，领太史。承明初，文明太后临朝，超迁给事中、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封太原公。太和中，迁尚书令，进封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卒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曰宣王。

◇疾笃上疏

臣闻忠于事君者，节义著于临终；孝于奉亲者，淳诚表于垂没。故孔明卒军，不忘全蜀之计；曾参疾甚，情存善言之益。虽则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载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渐风训于华年，服道教于弱冠。濯缨清朝，垂周三纪，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宠。遂乃齐迹功旧，内侍帏幄，爵列诸王，位班上等，从容闻道，与知国政。诚思竭尽力命，以报所受，不谓事与心违，忽婴重疾。每屈舆驾，亲临问之，荣洽生平，惠流身后，犬马之诚，衔佩罔极。今所病遂笃，虑必不起，延首阙庭，鲠恋终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敢陈愚昧管窥之见。

臣闻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罚，二者任贤能，三者亲忠信，四者远谗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罚明则奸宄息，贤能用则功绩著，亲忠信则视听审，远谗佞则疑间绝，黜陟行则贪叨改。是以钦恤推刑，载在《唐典》，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周书》垂好德之文，汉史列防奸之论，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广，远近事殊，抚荒裔宜待之以宽信，绥华甸宜惠之以明简。哀恤孤独，赈施困穷，录功旧，赦小罪，轻徭役，薄赋敛，修福业，禁淫祀。愿听政馀暇，赐垂览察。使子囊之诚，重申于当世；将坠之志，获用于明时。（《魏书·王睿传》）

◎王椿

椿字元寿，睿子。历秘书中散、羽林监、谒者仆射。正始初，拜中散，出为太原太守，加镇远将军，坐事免。正光中，徵将作大匠，固辞。孝昌中，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孝庄即位，封辽阳县子。寻进封真定县侯。除华州刺史，转使持节、散骑常侍、殷州刺史。长广王晔建号，除都官尚书，固辞。永熙中，行冀州事。寻除车骑将军、瀛州刺史。天平末，秩满还乡。兴和二年卒，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太尉、冀州刺史，谥曰文恭。

◇上孝武帝谠言疏

伏奉诏书，以风雹厉威，上动天眷，访谠辞于百辟，诏舆诵于四海。宸衷悬切，备在丝纶，祗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启应期，驭育万物，承缀旒之艰运，纂纤丝之危绪，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临，愍兹荼蓼，永济沟壑。而沧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临，义不虚变。窃惟风为号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气激，阴阳有所交诤。殆行令殊节，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实缘教祀之诚；炎精三舍，宁非善言之力。谴不空发，徵岂谬应，谁谓盖高，实符人事。伏愿陛下留心曲览，垂神远察，礼贤登士，博举审官，擢申滞怨，振穷省役。使夫滋水没川之彦，毕居朝右；仪表丹青之位，未或虚加。圜土绝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门之费。岩岩廊署，无不遇之士；忪忪独，荷酒帛之恩。则物见昭苏，人知休泰，徐奏《薰风》之曲，无论《鸿雁》之歌，岂不天人幸甚，鬼神咸？（《魏书·王睿附传》）

◎韩秀

秀字白虎，昌黎人。文成时，为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拜广武将军。献文即位，转给事中，参征南军事。太和初，迁内侍长。后为东平将军、青州刺史，假渔阳公。

◇敦煌移就凉州议

此蹙国之事，非辟士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志。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馀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往来。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魏书·韩秀传》。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秀独谓非便。）

◎薛虎子

虎子，代人。太安中，为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太后临朝，出为枋头镇将。后除平南将军、相州刺史。不行。太和二年，袭父野猪爵河东公。出为彭城镇将。除开府、徐州刺史。十五年卒，赠散骑常侍、镇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

◇上表请屯田

臣闻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故自用兵以来，莫不先积聚，然后图兼并者也。今江左未宾，鲸鲵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丰沛，将何以拓定江关，埽一衡、霍？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馀万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馀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魏书·薛野猪附传》。虎子为徐州刺史。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

◇上疏请宽省徵调

臣闻先王建不易之轨，万代承之；圣主垂不刊之制，千载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齐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远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编户享其馀蓄。巍乎焕焉，不可量也。臣窃寻居边之民，蒙化日浅，戎马之所资，计素微。小户者一丁而已，计其徵调之费，终岁乃有七缣。去年徵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今淮南之人，思慕圣化，延颈企足，十室而九。恐闻赋重，更怀进退。非惟损皇风之盛，虑伤慕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且臣所居，与南连接，民情去就，实所谙知。特宜宽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数户而已，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匹。既委边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轻。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乱朝章。但猥藉恩私，备位蕃岳，忧责之地，敢不尽言。（《魏书·恭野猪附传》）

◎孔伯恭

伯恭，魏郡邺人。文成时，为给事中，赐爵济阳男，加鹰扬将军。出为安南将军、济州刺史，进爵成阳公。入为散骑常侍。献文初，进号镇东将军，为彭城镇将、东海公。皇兴三年卒，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曰桓。

◇喻下邳宿豫城内书

刘肆逆滔天，弗鉴灵命，犹谓绝而复兴，长江可恃，敢遣张永、周凯等率此蚁众，送死彭城。大军未临，逆首奔溃。今乘机电举，当屠此城，遂平吴会，吊民伐罪。幸时归款，自求多福。（《魏书·孔伯恭传》）

◎穆亮

亮字幼辅，初字老生，代人。太尉宜都公穆崇玄孙。献文时为侍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徙封长乐王。孝文即位，除泰州刺史，徵为殿中尚书，迁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徙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徵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司州大中正。迁司空，领太子太傅。迁武卫大将军，摄中军事。除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徙封顿丘郡开国公。宣武即位，迁定州刺史。寻除骠骑大将军、尚书令，转司空。景明三年卒，赠太尉，谥曰匡。

◇请孝文帝居丧节哀表

王者居极，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怀柔百灵。是以古先哲王，制礼成务。施政立治，必顺天而后动；宣宪垂范，必依典而后行。用能四时不忒，阴阳和畅。若有过举，咎微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纳麓之前；孔子至圣，丧无过瘠之纪。尧书稽古之美，不录在服之痛；礼备诸侯之丧，而无天子之式。虽有上达之言，未见居丧之典。然则位重者为世以屈己，居圣者达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参二仪，惠泽覃河海，宣礼明刑，动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丧，练事既阕，号慕如始。统重极之尊，同众庶之制，废越绋之大敬，阙宗祀之旧轨。诚由文明太皇太后圣略超古，惠训深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比之前代，戚为过甚。岂所谓顺帝之则，约躬随众者也。陛下既为天地所子，又为万民父母。子过哀，父则为之惨悴；父过戚，子则为之忧伤。近蒙接见，咫尺冕旒，圣容哀毁，骇感无止，况神至灵，而不久亏和气，微致风旱者哉？《书》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今一人过哀，黎元焉系？群官所以颠殒震惧，率土所以危惶悚栗，百姓何仰而不忧，嘉禾何由而播植。愿陛下上承金册遗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称亿兆之心，时袭轻服，数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舆驾时动，以释忧烦，博采广谘，以导性气，息无益之恋，行利见之德；则休徵可致，嘉应必臻，礼教并宣，孝慈兼备，普天蒙赖，含生幸甚。（《魏书·穆崇附传》。文明太后崩，已过期月，高祖毁瘠犹甚。穆亮表。）

◇奏七庙无宜阙一

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改德，实如明旨。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通典》作「俚衷）如此」。不敢不言。（《魏书·礼志》一。太和十五年四月，改营太庙。诏阙一庙，无主以自待。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又见《通典》四十七。）

◇上言从李彪魏为水德议

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徵。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魏书·礼志》一。太和十四年，高闾议魏承秦为土德，李彪、崔光议魏承晋为水德。十五年正月，长乐王穆亮及陆睿、王元孙、冯诞、游明根、邓侍祖、李恺、郭祚、卫庆、封琳、崔挺、贾元寿等言。）

◎穆绍

绍字永业，亮子。太和中，除员外郎，侍学东宫，转太子舍人。尚琅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散骑侍郎，领京兆王愉文学。宣武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高阳王雍友。袭父爵顿丘郡公，进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迁秘书监、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卿，又迁卫将军、太常卿。除中书令。孝明时，转七兵尚书，徙殿中尚书。除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复为侍中，领本邑中正。加特进，仪同三司。去职。孝庄时，授尚书令、司空，进爵为王，仍加侍中。寻降王复本爵。普泰元年卒，赠太保、冀州刺史，谥曰文献。

◇皇太后舆驾议

案《周礼》，王后之五辂：重翟锡而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总，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犰车，组挽，有ㄊ，羽盖。重翟，后从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祭祀所乘；厌翟，后从王宾飨诸侯所乘；安车，后朝见于王所乘；翟车，后出桑则乘；辇车，后宫中所乘。谨以《周礼》圣制，不刊之典，其礼文尤备。孔子云：「其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逾。以此言之，后王舆服典章，多放周式。虽文质时变，辂名宜存，雕饰虽异，理无全舍。当今圣后临朝，亲览庶政，舆驾之式，宜备典礼。臣等学缺通经，叨参议末，辄率短见，宜准《周礼》，备造五辂，雕饰之制，随时增减。（《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议。）

◎公孙睿

睿字文叔，燕郡广阳人。初为东宫吏。献文帝时，迁仪曹长，赐爵阳平公。后为南部尚书。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

◇奏制殿名

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颐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当协睿旨。臣愚以为宜曰崇光。（《魏书·公孙表附传》）

◎韦珍

珍字灵智，京兆杜陵人。初为京兆王子推常侍，转尚书南部郎。孝文即位，除左将军、乐陵镇将，封霸城子。移镇比阳，以功进爵为侯。寻为源怀卫军长史，转齐郡王太保、长史。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进龙骧将军，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免。起彭城王勰中军长史，授建威将军，守鲁阳，加中垒将军。宣武即位，除中散大夫，加镇远将军、太尉谘议参军。永平元年卒，年七十四岁，谥曰懿。

◇晓告淮源蛮

天地明灵，即是民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以后，悉宜以酒脯代。（《魏书·韦阆附传》。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恒用人祭之，韦珍乃晓告。）

◎成淹

淹字秀文，一作季文，上谷居庸人。晋侍中粲六世孙。家于北海。在宋前废帝为辅国府参军，明帝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魏皇兴中，降慕客白曜，入朝拜兼著作郎。太和末，除羽林监，领主客令，加威远将军，知左右都水事。宣武即位，加右军，复授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景明中，除平阳太守。卒赠光州刺，史谥曰定。

◇追理慕容白曜表

臣闻经疆启宇，实良将之功；褒德酬庸，乃圣王之务。昔姜公仗铙，开隆周之基；韩生秉旄，兴鸿汉之业。故能赏超当时，名垂前史。若阃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将怀惧，乐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邓艾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矫命宁国，赤心皎然，幽显同见，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吴，奋不顾命，万里浮江，应机直指，使孙皓君臣，与榇人洛。大功亦举，谗书骤至，内外唱和，贝锦将成，微晋武之鉴，亦几于颠沛矣。每览其事，常为痛心，圣主明王，固宜深察。

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资，世酋东裔，值皇运廓被，委节臣妾。白曜生长王国，饮服道教，爵列上阶，位登常伯。去天安初，江阴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连城岳峙。海岱苍生，翘首拯援。圣朝乃眷南顾，思救荒黎，大议庙堂，显举元将，百寮同音，佥日惟允。遂推毂委诚，授以专征之任，握兵十万，仗钺一方。威陵河济，则淮徐震惧；师出无盐，而申纂授首。济北、太原，同时消溃；麋沟、垣苗，相寻奔走。及问麾东埽，道固衔璧，盘阳、梁邹，肉袒请命。于时东阳未平，人怀去就。沈文静、高崇仁拥众不朝，扇扰边服。崔僧佑、盖次阳、陈显达连兵淮海，水陆锋起，扬旌而至，规援青齐。士民汹汹，莫不南顾。时兵役既久，咸有归心，而白曜外宣皇风，内尽方略，身擐甲胄，与士卒同，安抚初附，示以厚恩。三军怀挟纩之温，新民欣来苏之泽。遂使僧佑拥徒弭旆，效顺军门；文静、崇仁弃城窜海；次阳、显达望尘南奔。声震江、吴，风偃荆、汉。及青州克平，文秀面缚，海波清静，三齐克定，逖彼东南，永为国有。使天府纳六州之贡，济、泗息烽警之虞，开岱宗封禅之略，辟山川望秩之序。斯诚宗庙之灵，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与有力矣。

及氛翳既尽，爵命亦隆，荣烛当时，声誉日远。而民恶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听。巧伪乱真，朱紫难辨，伤夷未瘳，合门屠戮。鸿勋盛德，蔑尔无间。有识之徒，能不凄怆。

臣谓白曜策名王庭，累荷荣授，历司出内，世载忠美。秉钺启蕃，折冲敌国，开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于戎旅之际，契阔于矢石之间，登锋履危，志存静乱。及方难既夷，身膺高赏，受胙河山，与国升降，六十之年，宠灵已极。观其立功，足明机运，岂容侥幸，更邀非望者乎？且于时国家士马，屯积京南，跨州连镇，势侔云岳。主将骁雄，按钾在所，莫不殉忠死难，效节奉时。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况僭逆阻兵，营岱厌乱，加以王师仍举，州郡屠裂，齐民劳止，神胆俱丧，亡烬之众，不可与图存，离败之民，不可以语勇哉！白曜果毅习戎，体闲兵势，宁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将士之不同已，据强兵之势，因涂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

伏惟陛下圣鉴自天，仁孝宰世，风冠宇宙，道超百王。开国以来，诸有罪犯极刑，不得骸骨者，悉听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旧功高，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祸沦覆，名灭国除，爵命无绍。天下众庶，咸共哀怜，方之馀流，应有差异。愿陛下扬日月之光，明勋臣之绩，垂天地之施，慰僵尸之魂。使合棺定谥，殁有馀称。选其宗近，才堪驱策，锡以微爵，继其绝世。进可以奖劝将来，退可以显国恩泽。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岂不美哉！仰惟圣明，沛然昭览，狂瞽之言，伏待刑宪。（《魏书·慕容白曜附传》）

◎邓宗庆

宗庆，安定人。秦车骑将军羌四世孙。初为中书学生，历中散。迁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定安侯。转典南部。进爵南阳公，除安南将军、泾州刺史，徙封赵郡公。转徐州刺史。坐妻韩巫蛊，伏诛。

◇奏请采京南山青碧石柱

乡郡民李飞、太原民王显前列称：诣京南山采药，到游越谷南岭下，见青碧石柱数百枚。被诏案检，称所见青碧柱，长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寸，方楞悉就。其数既多，不可具数，请付作曹采用。（《魏书·灵徵志》下。太和元年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

卷三十五

◎李崇

崇字继长，小名继伯，梁国蒙人。（《北史》作顿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召拜主文中散，袭爵陈留公，镇西大将军。孝文初，行梁州刺史，寻为荆州刺史，镇上洛。还除兖州刺史，后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副都督左翼诸军事。入为河南尹。寻为梁州刺史。宣武即位，徵为右卫将军，兼七兵尚书。寻加抚军将军，正尚书。转左卫将军、相州大中正。别封魏昌县伯，进号镇南将军，转中护军。除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延昌初，加侍中、车骑将军。熙平中，进号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寻除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进中书监、右光禄大夫，出为定州刺史。徵拜尚书左仆射，迁尚书令，加侍中、开府、北讨大都督。免。复为徐州大都督，改除相州刺史。孝昌元年卒，年七十一，赠司徒雍州刺史，谥曰武康。后重赠太尉。

◇请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

臣闻世室明堂，显于周、夏；二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轨。养黄发以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国久长，风徽万祀者也。故孔子称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首。国无黉序之风，野有非时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世。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遗文粲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轨前代。

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徙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敛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簣。

窃以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功；庸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缮，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失望也。

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化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则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晏，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徵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灭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调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宇，显丽于中。道发明令，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苟使魏道熙缉，元首唯康，尔乃经营，未为晚也。（《魏书·李崇传》）

◇奏更申集改公孙崇所调音律

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其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才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魏书·乐志》。正始元年十月，尚书李崇奏。）

◇辞北伐启

臣实无用，猥蒙殊宠，位妨贤路，遂充北伐。徒劳将士，无勋而还，惭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朝，于今莫已。臣以六镇幽垂，与贼接对，鸣柝声弦，弗离旬朔。州名差重于镇，谓实可悦彼心，使声教日扬，微尘去塞。岂敢导此凶源，开生贼意。臣之愆负，死有馀责。属陛下慈宽，赐全腰领。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所不敢辞。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敌场，更愿英贤，收功盛世。（《魏书·李崇传》）

◎李平

平字昙定，崇从弟。太和初为通直散骑常侍，袭父嶷爵彭城王。后例降爵为公，拜太子中书舍人，迁散骑侍郎。出为长乐太守。除冀州仪同开府长史，行河南尹。宣武即位，除黄门侍郎。迁司徒左长史、河南尹，行相州事。寻正刺史，加征虏将军，又加平东将军。入为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拜镇北将军，行冀州事。领相州大中正，加散骑常侍。延昌中，迁中书令。孝明即位，加抚军将军，封武邑郡公，进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寻正右仆射，熙平元年卒，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文烈。

◇谏幸邺表

伏见己丑诏书，云轩銮辂，行幸有期，凤服龙骖，克驾近日。将欲讲武淇阳，大习邺魏，驰爽于绿竹之区，骋ら骥于漳滏之壤。斯诚幽显同忻，人灵共悦。臣之愚管，窃有惑焉。何者？嵩京创构，洛邑匚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千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令国有九年之粮，家有水旱之备。若乘之以羁绁，则所废多矣。一夫从役，举家失业。今复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銮驾所幸，腾践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礼射伊洛，士马无跋涉之劳，兆民有康哉之咏，可不美欤？（《魏书·李平传》。世宗将幸邺，平上表谏。）

◇表纠崔亮

臣以萧衍将湛僧珍、田道龙游魂境内，犹未收迹，义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权据下蔡，别将分瓦生即住东岸，与亮接势，以防桥道。臣发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敕更有处分，而亮已辄还京。案亮受付东南，推毂是托，诚应忧国忘家，致命为限。而始届汝阴，盘桓不进；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营土山攻道，并不克就。损费粮力，坐延岁序。赖天威远被，士卒愤激，东北腾上，垂至北门。而亮迟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硖石，宜听处分，方更肆其专恣，轻辄还归。此而不纠，法将焉寄？案律：「临军征讨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军还先归者流。」军罢先还，尚有流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亮被符令停，委弃而反，失乘胜之机，阙水陆之会？缘情据理，咎深「故留」。今处亮死，上议。（《魏书·崔亮传》。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兼进，以讨堰贼。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而发。平表。）

◇奏张回转卖费羊皮女罪

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死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女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俞阝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魏书·刑罚志》。延昌三年，尚书李平奏。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奏清河国臣为君母服

《礼》：「臣为君党，妻为夫党，俱为从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期。」今司空臣怿自以尊厌之礼，夺其罔极之心，国臣厌所不及，当无随降之理。《礼记·大传》云：「从轻而重。」郑玄注云：「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既舅不厌妇，明不厌者还应服其本服。此则是其例。（《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侍中崔光议，以为君厌降大功，国臣服期。博士封伟伯等、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以为君大功，国臣宜小功。尚书李平奏。）

◇奏立宗室犯法定式

帝宗磐固（《通典》作「磐石」。）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荫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魏书·刑罚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李谐

谐字虔和，平第二子。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参军，历尚书郎、徐州北海王元颢抚军府司马，入为长兼中书侍郎。崔光引为兼著作郎，加辅国将军、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除金紫光禄大夫，加卫将军。元颢入洛，以为给事黄门侍郎。颢败除名。孝静初，徵为魏尹，不起。除大司农卿，加骠骑将军，转秘书监。武定二年卒，赠骠骑大将军、卫尉卿、齐州刺史。有集十卷。

◇述身赋

夫休咎相蹑，祸福相生。龟筮迷其兆，圣达蔽其萌。览成败于前迹，料趣舍于人情。咸争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连从车以载祸，多厩马以取刑。岂知夫一介独往，乃千乘所不能倾。伊薄躬之悔吝，无性命之淑灵。藉休庸于祖武，仰馀烈于家声。徒从师以下学，乏游道于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实始筮之弱龄。爰释巾而从吏，谬邀宠于时明。

彼□□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汉。帝文笃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乱。掩四奥而同轨，穆三辰而贞观。威北畅而武戢，鼎南迁而文焕。异人相趋于绛阙，鸿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接武于儒馆。总群雅以同归，果方员而殊贯。伊滥吹之所从，初窃服于宰旅。奉圣王之高义，游兔园而容与。缀鸿鹭之末行，连英髦之茂序。

乃伯舅之西伐，赫灵旗之东举。复奉役于前辕，仍执羁于后距。迫玄冬之暮岁，历关山之遐阻。风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乐在志其无端，悲涉物而多绪。俄宫车之宴驾，改乘辕而归予。

属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礻是福。既献□以命宗，叨微躬于侯服。礼空文于ぽ飨，赋无征于汤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肃。忽忝命于建礼，游丹绮之重复。信兹选之为难，乃上应于列宿。源犹且自免，何称仲治与太叔。生□之萧散，本寓名而为仕。好不存于吏法，才实疏于政理。竟火烛之不事，徒博弈其贤已。窃自托于诸生，颇驰骋于文史。通人假其馀论，士林察于□理。乃妄涉于风流，遂饰辈于士子。且以自托□□□□。

虽迩迩尘滓，而赏许云霞。栖闲虚以筑馆，背城阙而为家。带二学之高宇，远三市之狭邪。事虽俭而未陋，制有度而不奢。山隐势于复石，水回流于激沙。树先春而动色，草迎岁而发花。座有清谈之客，门交好事之车。或林嬉于夜月，或水宴于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艺之英华。羞绿芰与丹藕，荐朱李及甘瓜。虽惭洛水之名致，有类金谷之喧哗。聊自足于所好，岂留连于或号。思炯戒而自反，勖身名于所蹈。奉哲后之渊猷，赞崇麾于华奥。岂于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劳。竟不留于三月，因病满而休告。

彼东观之清华，乃任隆于载笔。蔡一去而贻恨，张再还而有述。忽牵短而滥官，司史于藏室。惭班子之繁丽，微马生之简实。复通籍而延宠，陪帝扃之华密。信仪凤之所栖，乃丝文之自出。历五载而徘徊，犹官命之不改。谢能飞于无翼，故同滞于有待。晚加秩于戎章，乃□号之所在。

属运道之将季，谅冠屡之无碍。奄升御于鼎湖，忽流哀于四海。昔汉室之中微，皇统于是三绝。暨孝昌之陵陂，亦继□而祸结。将《小雅》之诗废，复三纲之道减。思于时昏，独沉吟于运闭。遂退处于穷里，不外交于人世。及数反于中兴，驱时雄而电逝。既藉取乱之权，方乘转圆之势。俄隙开而守废，遂冠冕之毁裂。彼膏原而途野，嗟卫旰与嵇血。

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乱多。虑遁身于东掖，荀窘迹于南罗。时获逃于□阜，仍窜宿于岩阿。首丘急于明发，东路长其如何。遽登舟而鼓，乃沿洛而岩河。鹜寸阴于不测，竞征鸟于归波。时在所而放命，连百万于山东。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与大风。肆吞噬于嘴距，咸邑烬而野空。径黎阳之寇聚，迫崖垒之氵风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于舟中。备百罹于兹日，谅陈蔡之非穷。乘虎口而获济，陵阳侯而迅往。得投憩于濮阳，实陶卫之旧壤。望乡村而伫立，曾不遥之河广。闻虏马之夕嘶，见胡尘之昼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略恢而庙胜，车徒发而雷响。扇风师之猛气，张天毕之层网。裁一鼓而冰销，俄氛之廓荡。昔蘧生之出奔，睹亡徵于乱政。及季子之来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尔，本无于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优游于宸庆。复推斥于宦流，延光华于玺命。甫闻内侍之忝，复奉优加之令。何金紫之陆离，郁貂玉之相映。

时权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扰。何建武之明杰，茂雄姿于天表。忽灵命之有归，藉亲均而争绍。师出楚而飙发，旆陵江而云矫。辟阊阖之峥嵘，端冕旒于亿兆。神驾逝以流越，翠华飙而缭绕。苟命舛而数违，虽功深而祚天。时难忽然已及，网罗周其四张。非五三之亲昵，罕殉节于汉阳。彼百寮之冠带，咸北面于西王。矧恩疏而任远，固身存而义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网于颓纲。甄大义以明罚，虚半列于周行。乃褫带而来反，驱下泽于故乡。

探宿志以内求，抚身途而自计。不诡遇以邀合，岂钓名以干世。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之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亦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因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愿自托于鱼鸟，永得性于飞沉。庶保此以获没，不再罪于当今。（《魏书·李平附传》。元颢入洛，以李谐为给事黄门侍郎。颢败除名，乃为述身赋。）

卷三十六

◎李冲

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人。西凉武昭王之曾孙。献文末，为中书学生。孝文初，迁秘书、中散、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又进爵陇西公。五等建，封荥阳郡开国侯，拜廷尉卿，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拜太子少傅，领将作大匠，加辅国大将军，进镇南将军。改封阳平郡开国侯，兼左仆射。迁尚书仆射，改封清渊县开国侯。太和二十二年卒，谥曰文穆。

◇谏预召兵戍南郑表

秦州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中，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师，或抚民而遣地。且王者之举，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义，德有浅深。惠声已远，何据千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羁之在近，岂急急于今日也？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大开疆宇，广拔城聚，多积资粮，食足支敌，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锺离、寿阳，密迩未拔，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抚之而旋戮。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轻遣单寡，弃合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成为上。（《魏书·李冲传》）

◇答诏有

臣等徼逢幸会，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无汗马。猥受山河，叨忝之宠，终古无比；莫大之施，万殒靡酬。而睿、丕识乖犬马，心同枭獍，潜引童稚，构兹妖逆，违悖天常，罪逾万殒。睿结衅在心，阴构不息，间说戚蕃，拟窥乾象。虽睹休平，未怀疑惑，何尝片辞披露宿志，原心语迹，实为贼首。丕之二子，从恶累年，交扇东西，窥扰并夏，测观此状，无容不知。惟圣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何！夫效诚尽节，为下之恒分；刑兹无赦，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奖以忠贞之义，而更违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诛。而慈造宽渥，更流恩贷，续睿三断之骸，还丕已绝之魄，二三纵宥，实亏宪典。犹复上延天眷，言念畴日。不以臣等背负馀党，别垂明诏，再申齐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读悲惭，惟深愧惕。（《魏书·陆俟附传》。陆睿构逆赐死。高祖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云云。冲烈表。）

◇表弹李彪

臣闻范国匡人，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无暂失。故晋文功建九合，犹见抑于请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讥于，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宪章于古，陛下又经纶于今，用能车服有叙，礼物无坠。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右珥蝉冕。（阙）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舆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魏书·李彪传》）

◇又表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太尉、空及领军诸卿等，阅廷尉所问囚徒。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但可依此。」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默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审加情察，知其威虐，犹未体其采访之由，讯检之状。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肃禁为大。会而言之，犹谓益多损少。故怀寝所疑，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虽非理，无不屈从。

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魏书·李彪传》）

◇上书言宜立三长

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疆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馀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魏书·食货志》。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云云，书奏。高祖从之。）

◇奏录刘丙子孙

丙，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魏书·刘丙传》。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郧阳令。）

◇奏养子不从坐

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以养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气，敦薄既差，故典刑有降，是以养子虽为罪，而父兄不预。然父兄为罪，养子不知谋，易地均情，岂独从戮乎？理固不然。臣以为：依据律文，不追戮于所生，则从坐于所养明矣。又律惟言父不从子，不称子不从父，当是优尊厉卑之义。臣禧等以为：「律虽不正见，互文起制，于乞也举父之罪，于养也见子坐，是为互起。互起两明，无罪必矣。若以嫡继，养与生同，则父子宜均，祗明不坐。且继养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为：指例条寻，罪在无疑，准令语情，颇亦同式。（《魏书·李冲传》）

◎李韶

韶字元伯，冲兄子，孝文赐名。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父承爵姑臧侯，除仪曹令。迁给事黄门侍郎。后例降侯为伯。兼太鸿胪卿。迁太子詹事、秦州大中正。出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宣武初，徵拜侍中，领七兵尚书。寻除抚军将军、并州刺史。免。起兼将作大匠。出为抚军将军、秦州刺史。徵还，行定州事，转相州刺史。孝明即位，入为殿中尚书，行雍州事。后除中军大将军、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冀州刺史。迁车骑大将军，转定州刺史。正光五年卒，赠司空、雍州刺史，谥曰文恭。

◇奏狱成许家人诉枉

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魏书·刑罚志》。兼廷尉卿元志上言，狱成不许家人陈诉。大理正崔纂等以为宜许陈诉。尚书李韶奏。诏从之。）

◎李琰之

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韶从弟。孝文时，举秀才，不就，后为彭城王勰行台参军，入兼著作郎。熙平初，为国子博士，领尚书仪曹郎中，转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卿。孝庄初，兼御史中尉。除征东将军。出为卫将军、荆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孝武初，徵兼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卒，赠侍中、司徒、雍州刺史，谥曰文简。

◇宗室助祭议

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郑氏注：「昭穆咸在，谓同宗父子皆来。」古礼之制，如是其广，而当今仪注，唯限亲庙四，愚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疑矣。何以明之？设使世祖之子男于今存者，既身是戚蕃，号为重子，可得宾于门外，不预碑鼎之事哉？又因宜变法，《礼》有其说。《记》言：「五庙之孙，祖庙未毁，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实四庙而言五者，容显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庙在，仍通其曾玄侍祠，与彼古记，甚相符会。且国家议亲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孙，乃不旁准于时后。至于助祭，必谓与世主相伦，将难均一。寿有长短，世有延促，终当何时可得齐同。谓宜入庙之制，率从议亲之条；祖祧之裔，各听尽其玄孙。使得骏奔堂坛，肃承礻勺，则情差通。不宜复各为例，令事事舛驳。（《魏书·礼志》二。江阳王继表言，道武曾孙宜得预祭。李琰之议。又见《通典》五十一。）

◎李神俊

神俊名挺，以字行，小名提，冲兄子。释褐奉朝请，转司徒祭酒、从事中郎，拜骁骑将军、中书侍郎、太常少卿。出为前将军、荆州刺史，徵拜大司农。孝昌末，除镇军将军、行相州事。未之任。孝庄即位，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封千乘县侯，转中书监、吏部尚书。以忤尔朱荣，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孝武即位，拜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静初，行并州事。寻除肆州刺史。入为侍中。兴和二年卒，赠都督雍秦泾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雍州刺史。

◇奏定常侍员限

比因多故，常侍遂无员限。今以王元景等为常侍，定限八员。（《北史》二十四《王昕传》。太昌初，吏部尚书李神俊奏言。）

◎于烈

烈，代人。少拜羽林中郎，迁羽林中郎将。延兴初，领宁光宫宿卫事。迁屯田给纳。太和初，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迁司卫监。转左卫将军，爵昌国子。迁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前将军，进爵洛阳侯。转卫尉卿，加镇南将军。迁光禄卿，封聊城县开国子。除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宣武即位，出为征北将军、恒州刺史。不行。寻拜车骑大将军、领军事，进爵为侯。

◇乞黜落子登表

臣上或近臣，下不决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荣禄。当今圣明之朝，理应谦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是臣素无教训，请乞黜落。（《魏书·于栗附传》。太和十九年，大选百僚，烈子登引例求进。烈表。）

◇因子忠奏事

臣虽朽迈，心力犹可，此等猖狂，不足为虑。愿缓跸徐还，以安物望。（《魏书·于栗附传》。咸阳王禧谋反，世宗敕烈子忠驰觇虚实。因忠奏。）

◎于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字思贤，烈子，本字千年。为侍御中散。太和中，授武骑侍郎，赐名登。转太子翊军校尉。宣武即位，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郎将，领直寝。改赐今名。迁司空长史、征虏将军，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进太府卿。正始中，除安北将军、相州刺史。入为卫尉卿、河南邑中正，寻领左卫将军、恒州大中正。延昌中，除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进侍中、领军将军。孝明即位，除车骑大将军，封常山郡公，加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灵太后临朝，出为征北将军、冀州刺史。夺爵。寻封灵寿县公。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神龟元年卒，赠司空，谥曰武敬。

◇矫诏诛裴植

凶谋既尔，罪不合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也。（《魏书·裴叔业附传》。时于忠专擅朝权，既构成其祸，又矫为此诏。）

◇疾病上胡太后表

先帝录臣父子一介之诚，昭臣家世奉公之节，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禄，至乃位亚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见之始，百官总己之初，臣复得猥摄禁戎，缉宁内外，斯诚社稷之灵，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宇，皇太后以圣善临朝，衽席不遗，簪屦弗弃，复乃宠穷出内，荣遍宫闺，外牧两河，入参百揆。顾服知妖，省躬识戾。而臣将慎靡方，致兹疴疚。自去秋苦痢，缠绵迄今，药石备尝，日增无损。又今年以来，力候转恶，微喘绪息，振复良难。鸿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无男，遗体莫嗣，贪及馀生，谨陈宿抱。臣先养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为子，犹子之念，实切于心，乞立为嫡，传此山河。（《魏书·于栗附传》）

◎裴宣

宣字叔令，河东闻喜人。举秀才。孝文初，徵为尚书主客郎，转都官郎，迁员外散骑侍郎。及迁洛，除司空谘议参军。转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长史，又转别驾，仍长史。宣武即位，除太中大夫，领本郡中正，仍别驾。又为司州都督，迁太尉长史。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永平四年卒，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定，改谥曰穆。

◇怀田赋

◇上言葬埋战亡者

自迁都以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魏书·裴骏附传》。裴宣迁太尉长史，上言。）

◎薛真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度，河东汾阴人。镇南大将军安都从祖弟。初从安都南奔，为徐州长史，后同归国。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迁镇远将军、平州刺史，假阳平公。后例降侯为伯，除冠军将军。假平南将军。除南蛮校尉、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徙持节、冠军将军、东荆州刺史。改封临晋县公，转征虏将军、豫州刺史。景明中，迁华州刺史，转荆州刺史。入为大司农卿。正始初，除平南将军、扬州刺史。还，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敷西县公。永平中卒，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庄。

◇豫州大饥表

去岁不收，饥馑十五，今又灾雪三尺，民人萎馁，无以济之。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魏书·薛安都附传》。真度为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表。）

◎薛孝通

孝通字士达，真度族曾孙。正光中，萧宝夤引为骠骑府参军，后去职。永安中，除员外散骑侍郎，尒朱天光表为行台郎中，赐爵汾阴侯。普泰初，拜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封蓝田县子。迁中书郎，出为贺拔岳行台右丞。太昌初入朝，除中书侍郎。永熙末，为常山太守。兴和二年，卒于邺。武平初，赠郑州刺史。西魏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博谱

乌曹作博，其所由来尚矣。双箭以象日月之照临，十二博以象十二辰之缠次，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机微。履谦谢则知冲退以致福，观杀罚则知当路而速祸，行其道则掎鹿有归，保其家乃瞻乌爰集。隐显藏用，莫不合道，龙潜雀起，率皆趣良。足以谐易至娱，洽协妙赏者也。（《御览》七百五十四。）

卷三十七

◎张彝

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孝文初，袭祖爵平陆侯，为散令。迁主客令，例降侯为伯，转太中大夫。迁典门，历骁骑将军。进爵为侯，转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兼侍中，迁尚书。宣武初，正侍中，除安西将军、秦州刺史。进号抚军将军，还，除光禄大夫。孝明初，加征西将军、冀州太中正。神龟三年，为羽林所殴卒，赠卫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文。

◇上历帝圜表

臣闻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渊湛，犹藉众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诣其幽，独深未尽其广。先圣识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诫。故尧称则天，设谤木以晓未明；舜称尽善，悬谏鼓以规政阙。虞人献箴规之旨，盘盂著举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铭，庶几见善而思齐，闻恶以自改。眷眷于悔往之衢，孜孜于不逮之路，用能声高百王，卓绝中古，经十氏而不渝，历二千以孤郁。伏惟太祖拨乱，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开荡函夏；显祖以温明之德润沃九区。高祖大圣临朝，经营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开翦荆棘，徙御神县，更新风轨，冠带朝流。海东杂种之渠，衡南异服之帅，沙西毡头之戎，漠北辫发之虏，重译纳贡，请吏称藩。积德懋于夏、殷，富仁盛于周、汉，泽教既周，武功亦匝。犹且发明诏，思求直士，信是苍生荐言之秋，祝史陈辞之日。况臣家自奉国八十馀年，纡金锵玉，及臣四世。过以小才，藉荫出仕，学惭专门，武阙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不遗之施。侍则出入两都，官历纳言常伯，忝牧秦藩，号兼安抚。实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轻尘碎石，远增嵩、岱之高。辄私访旧书，窃观图史，其帝皇兴起之元，配天隆家之业，修造益民之奇，龙麟云凤之瑞，卑宫爱物之仁，释网改祝之泽，前歌后舞之应，囹圄寂寥之美，可为辉风景行者，辄谨编丹青，以B睿范。至如太康好田，遇穷后迫祸；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杰淫乱，南巢有非命之诛；殷纣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陈；周厉逐兽，灭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寻；暨于汉成失御，亡新篡夺；桓灵不纲，魏武迁鼎；晋惠暗弱，骨肉相屠，终使聪曜视并州，勒虎狼据燕、赵。如此之辈，罔不毕载。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年，杂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历帝图》，亦谤木、谏鼓、虞人、盘盂之类。脱蒙置御坐之侧，时复披览，冀或起予左右，上补未萌。伏愿陛下远惟宗庙之忧，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贤君，弃其恶主，则微臣虽沉沦地下，无异乘云登天矣。（《魏书·张彝传》）

◇上采诗表

窃惟皇王统天，必以穷幽为美；尽理作圣，亦假广采成明。故询于刍荛，著之周什，舆人献箴，流于夏典。不然，则美刺无以得彰，善恶有时不达。逮于两汉、魏、晋，虽道有隆污，而被绣传檄，未始阙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离，刘苻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姚夏继起，五凉竞立，至使九服摇摇，民无定主，礼仪典制，此焉堙灭。暨大魏应历，拨乱登皇，翦彼鲸鲵，龛靖神县，数纪之间，天下宁一，传辉七帝，积圣如神。高祖迁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修文，宪章斯改，实所谓加五帝、登三王，民无德而名焉。犹且虑独见之不明，欲广访于得失，乃命四使，观察风谣。臣时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节挥金，宣恩东夏，周历于齐、鲁之间，遍驰于梁、宋之域，询采诗颂，研检狱情，实庶片言之不遗，美刺之俱显。而才轻任重，多不遂心。所采之诗，并始申目，而值銮舆南讨，问罪宛邓，臣复忝行军，枢机是务。及辇驾之返，膳御未和，续以大讳奄臻，四海崩慕，遂尔推迁，不及闻彻。未几，改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蕃，违离阙下，继以谴疾相缠，宁丁八岁。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是臣夙夜所怀，以为深忧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云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滥，矜臣贫病之切，既蒙崇以禄养，复得拜埽丘坟，明目友朋，无所负愧。且臣一二年来，所患不剧，寻省本书，粗有仿佛。凡有七卷，今写上呈，伏愿昭鉴，敕付有司，使魏代所采之诗，不堙于丘井，臣之愿也。（《魏书·张彝传》）

◇临终口占上启

臣自奉国，及孙六世，尸禄素餐，负恩唯，徒思竭智尽诚，终然靡效。臣第二息仲所上之事，益治实多，既曰有益，宁容默尔。通呈有日，未简神听，岂图众忿，乃至于此。臣不能祸防未萌，虑绝殃兆，致令军众横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等叩请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涂炭，仲经宿方苏。臣年已六十，宿被荣遇，垂暮之秋，忽见此苦，顾瞻灾酷，古今无比。臣伤至重，残气假延，望景顾时，推漏就尽，顷刻待终，臣之命也，知复何言。若所上之书，少为益国，臣便是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不负二帝于地下，臣无馀恨矣。一归泉壤，长离紫庭，恋仰天颜，诚痛无已。不胜眷眷，力喘奉辞，伏愿二圣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寿保南岳，德与日升。臣宿被刍豢，先后衔恩，欲报之期，昊天罔极，亡魂有知，不忘结草。（《魏书·张彝传》）

◎郭祚

祚字季佑，太原晋阳人，魏车骑将军淮弟亮之后。孝文初，举秀才，对策上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兼给事黄门侍郎。寻正黄门，赐爵东光子，迁散骑常侍兼侍中，拜尚书，进爵为伯。宣武即位，兼吏部尚书，除并州大中正。寻正吏部。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瀛州刺史。转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入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少师，加散骑常侍。迁左仆射，出为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延昌四年八月，为于忠矫诏所杀。正光中，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谥曰文贞。

◇表请伐梁

萧衍狂悖，擅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然古谚有之，「敌不可纵」。夫以一酌之水，或为不测之渊，如不时灭，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将，率统军三十人，领羽林一万五千人，并科京东七州虎旅九万，长驱电迈，遄令扑讨。擒斩之勋，一如常制，贼资杂物，悉入军人。如此，则鲸鲵之首，可不日而悬。诚知农桑之时，非发众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尔。昔韦顾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师；犭严狁孔炽，周王兴六月之伐。臣职忝枢衡，献纳是主，心之所怀，宁敢自默。并宜敕扬州迁一猛将，遣当州之兵，令赴浮山，表里夹攻。（《魏书·郭祚传》。先是，萧衍遣将康绚遏淮，将灌扬、徐，祚表。朝议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奸吏逃刑止徙妻子

慎狱审刑，道焕先古。垂宪设禁，义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为之轨法，故八刑备于昔典，奸律炳于来制，皆所以谋其始迹，访厥成罪，敦风厉俗，永资世范者也。伏惟旨义博远，理绝近情，既怀愚异，不容不述。诚以败法之原，起于奸吏，奸吏虽微，败法实甚。伏寻诏旨，信亦断其逋逃之路，为治之要，实在于斯。然法贵止奸，不在过酷，立制施禁，为可传之于后。若法猛而奸不息，禁过不可永传，将何以载之刑书，垂之百代？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从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悬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魏书·郭祚传》。世宗诏以奸吏逃刑，悬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诏从之。）

◇奏请定改格

谨案前后考格，虽班天下，如臣愚短，犹有未悟。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阶半。正始中，故尚书、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满三周为限，不得计残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请裁决。旨云：「黜陟之体，自依旧来恒断。」今未审从旧来之旨，为从景明之断，为从正始为限？景明考法，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书卢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今之考格，复分为九等，前后不同，参差无准。（《魏书·郭祚传》、《北史》四十三。）

◇又奏

考察令：公清独著，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一殿为上中，二殿为上下，累计八殿，品降至九。未审今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独著；绩行称务，而德非超伦；干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来，至今十有一载，准限而判，三应升退。今既通考，未审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积以为第，随前后年断，各自除其善恶，而为升降？且负注之章数，成殿为差，此条以寡愆为最，多戾为殿。未审取何行是寡愆，何坐为多戾？结累品次，复有几等？诸文案失衷，应杖十者为一负。罪依律次，过随负记。十年之中，三经肆眚，赦前之罪，不问轻重，皆蒙宥免。或为御史所弹，案验未周，遇赦复任者，未审记殿得除以不？（《魏书·郭祚传》）

◇奏停营明堂国学

今云罗西举，开纳岷、蜀；戎旗东指，镇靖淮、荆；汉沔之间，复须防捍。徵兵发众，所在殷广，边郊多垒，烽驿未息，不可于师旅之际，兴板筑之功。且献岁云暨，东作将始，臣愚量谓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可不时而就。（《魏书·郭祚传》。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敕撰祭郭淮庙文

◎卢渊

渊字伯源，小名阳乌。范阳涿人。晋从事中郎谌五世孙。延兴中，袭父度世爵固安侯，拜主客令，典属国。迁秘书令、始平王师。以例降爵为伯。迁给事黄门侍郎、兼散骑常侍、秘书监、本州大中正。加使持节、安南将军，兼侍中，拜仪曹尚书。以考课降守尚书。出为安南将军。以兵败，免为民。起，兼太尉长史，又兼彭城王中军长史，又为京兆王愉徐州长史。宣武即位，除秘书监。景明二年卒，谥曰懿。

◇议亲伐江南表

臣诚识不周览，颇寻篇籍。自魏晋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舆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者。胜不足为武，弗胜有亏威德，明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万而袁绍土崩，谢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坚瓦解。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若用田丰之谋，则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势殊，德政理绝。然犹君臣协谋，垂数十载。逮孙皓暴戾，上下携爽，水陆俱进，一举始克。今萧氏以篡杀之烬，政虐役繁，又支属相屠，人神同弃。吴会之民，延踵皇泽，正是齐轨之期，一同之会。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率土戴赖。

臣又闻流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众。臣世奉皇家，义均休戚，诚知干忤之愆实深，然不忠之罪莫大。（《魏书·卢玄附传》）

◎卢昶

昶字叔达，小字师颜。渊第三弟。大和初，为太子中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免。复除彭城王友，转秘书丞。景明初，除中书侍郎。历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迁散骑常侍。兼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出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初，兵败，免。复拜太常卿，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进号镇西将军。熙平元年卒，赠征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穆。

◇掩据朐山表

萧愆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款诚内结，潜来诣臣，云朐山戍今将交换，有可图之机。臣即许以旌赏，遣其还入。至三月二十四夜，万寿等奖率同盟，攻掩朐城，斩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带朐山戍主刘晰并将士四十馀人，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张天惠率骁勇二百，径往赴之。琅邪诸戍，络绎继援，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俘斩数百，便即据城。（《魏书·卢玄附传》）

◇请增兵表

萧衍将张稷、马仙卑、阴虔和等各领精兵，分屯诸堰；昌义之、张惠绍、王神念、王茂光承彼传信，续发建邺。自存之计，并归于此。量力准寇，事恐不轻。何者？此兵九千，贼众四万，名将健士，远近毕集，邀凭雨热，决死来战，藉众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倾国而举，非为朐山，将恐王师固六里，据湖冲，南截淮浦，势崩难测，海利盐物，交阙常贡。所虑在大，有必争之心。若皇家经略，方有所讨，必须简将增兵，加益粮伏，与之亢拟。相持至秋，天麾一动，开拓为易。图南之计，事本在今，请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如其不也，伏听朝议。（《魏书·卢玄附传》）

◇又表

贼徒大集，众旅强盛，置栅朐山，屯守门井，并围固城，昼夜连战。恐狡势既强，后难除才前。辄欲令征虏将军赵遐率勒见兵，与之决胜。遐虑众少不敌，若一举失利，则众心挫怯，求待大众俱至，奋锐击之。窃谓此谋，非为孟浪。且臣本奉朝规，令相拒守，以待凉月。今岁已云秋，高风渐举，经算大图，时事既至。且鲍口以东，陆运无阂，朐、固之间，本无停潦，宜时掩击边陲。而贼自夏以来，贯甲不歇，从六里以北，城栅相连，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众临之，必可擒捷。一城退溃，众垒土崩，乘胜图之，易于振朽。脱兵不速至，长彼炽心，军士忧惶，自生异议。请速简配，以及事机。（《魏书·卢玄附传》）

◇奏白鼠见宜饬吏治

谨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则白鼠至。臣闻祯不虚见，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则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变而立功，斯乃万古之殷鉴，千龄之炯诫。比者灾气作，恒阳亏度，陛下流如伤之慈，降纳隍之旨，哀百姓之无辜，引在予之深责。举贤黜佞之诏，道映于尧先；进思纳谏之言，事光于舜右。伏读明旨，俯观徵谴，敢布庸瞽，以陈万一。

窃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妇之织，衣止蔽形。年租岁调，则惟常理，此外徵求，于何取足？然自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锺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又战不必胜，加之退负，死丧离旷，十室而九。细役烦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芜罕耘；连村接，蚕饥莫食。而监司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衤豆褐以益千金之资，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长，多失其人，郡阙黄霸之君，县无鲁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润屋。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暴贪，风闻于魏阙。往岁法官案验，多挂刑纲，谓必显戮，以明劝诫。然后遣使覆讯，公违宪典。或承风挟请，轻树私恩；或容情受贿，辄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诬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长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见之而自怠；犯暴之夫，闻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

伏愿陛下垂睿哲之鉴，察妖灾之起。延对公卿，广询庶政；引见枢纳，博求民隐。存问孤寡，去其苛碎；轻徭省赋，与民休息。贞良忠谠，置之于朝；奸回贪佞，弃之于市。则九官勿戒而恒敬，百县不严而自肃，士女欣欣，人有望矣。（《魏书·卢玄附传》。卢昶迁散骑常侍，兼尚书。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

◇奏府寺议源怀谥不同

太常寺议谥曰，怀体尚宽柔，器操平正，依谥法，柔直考终曰靖，宜谥靖公。司徒府议，怀作牧陕西，民馀惠化，入总端贰，朝列归仁，依谥法，布德执义曰穆，宜谥穆公。二谥不同。（《魏书·源贺附传》。景明三年，源怀卒，兼吏部尚书卢昶奏。）

◎卢同

同字叔伦，昶族弟。太和中，为北海王详国常侍，迁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寻为营州长史，仍带郡。入除河南尹丞，迁太尉属。永平初，除冀州镇东府长史。后除司空谘议参军，兼司马。延昌中，转尚书右丞，进龙骧将军。熙平初，转左丞，加征虏将军。正光中，授平东将军、黄门侍郎。加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除度支尚书、幽州刺史。孝昌初，除名。寻除左将军、太中大夫、兼左丞。孝庄时，除都官尚书，封章武县伯。除七兵，转殿中，加征南将军。普泰中，除侍中，进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初卒，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空、冀州刺史。谥曰孝穆，加赠尚书右仆射。

◇请杜冒功窃阶表

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案，并复乖舛。臣聊尔拣练，已得三百馀人，明知隐而未露者，动有千数。愚谓罪虽恩免，犹须刊定。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民，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名贯，别录历阶。仰本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关付吏部。

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幸。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钞目，印记一如尚书，郎中自掌，递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魏书·卢同传》。肃宗世，多窃冒军功。同乃表言云云。诏从之。又《北史》三十。）

◇又奏造勋簿格

臣顷奏以黄素为勋，具注官名、户属，及吏部换勋之法，事目三条，已蒙旨许。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犹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案，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已上，即令给券。其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陈，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函守录。

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随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

又勋簿之法，征还之日，即应申送。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魏书·卢同传》，又《北史》三十。）

◎卢元明

元明字幼章，昶第五子。临淮王引为开府属。孝武即位，封城阳县子，迁中书侍郎。永熙末，去职。天平中，兼吏部郎中，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注。兼黄门郎、本州太中正。卒赠太常卿。有集十七卷。

◇幽居赋（《魏书·卢玄附传》。元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

◇剧鼠赋

跖实排虚，巢居穴处，惟饮噬于山泽，悉潜决于林御。故寝庙有处，茂草别所，矧乃微虫，乖群异侣，干纪而进，于情难许。《尔雅》所载，厥类多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详其容质，并不足重。或处野而隔阴山，或同穴而邻冢，或饮河以求饱腹，或翕烟而游森耸。然今者之所论，出于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为可贱。毛骨莫充于玩赏，脂肉不登于俎膳。故淮南轻举，遂呕肠而莫追；东阿体拘，徒称仙而被谴。其为状也，ょ忄炎咀吁，雎离儿易，须似麦才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馀沥。乃有老者，羸体疥癞，偏多奸计，众中无敌。托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臧厚闭，巧能推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踯。登机缘柜，荡扉动。切切终朝，轰轰竟夕。是以诗人为辞，实云其硕。盗干汤之珍俎，倾留髡之香泽，伤绣领之斜制，毁罗衣之重袭。曹舒由是献规，张汤为之被谪。亦有闲居之士，倦游之客，绝庆吊以养真素，屏左右而寻《诗》、《易》。庭院肃清，房栊虚寂，尔乃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床上捋髭，（《御览》作「壁隙见髭」。）或户间出额，貌甚舒暇，情无畏惕。又领其党与，欣欣奕奕，欹覆箱奁，腾践茵席，共相侮慢，特无宜适。讶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初学记》二十九、《御览》九百十一。）

◇嵩高山庙记

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隋书·崔廓传》。廓子赜答诏云。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案《魏书》及《北史》，元明未尝为大司农，当是漏落。）

◎卢观

观字伯举，昶族曾孙。举秀才，对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拜尚书仪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胡太后父庙制议

案《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杀以两，庶人无庙，死为鬼焉。故曰尊者统远，卑者统近。是以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单，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单，去单为鬼。」至于，方合食太祖之宫。《大传》曰：「别子为祖。」《丧服传》曰：「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孙不得祖诸侯。」郑说不得祖祢者，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谓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耳。愚以为迁者迁于太祖庙，毁者从太祖而毁之。若不迁太祖，不须发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复见乃毁之节。何以知之？案诸侯有祖考之庙，祭五世之礼。五礼正祖为轻，一朝顿立。而祖考之庙，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虚而蔑主。求之圣旨，未为通论。《曾子问》曰：「庙无虚主。」虚主唯四，祖考不与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太祖之庙，必不空置。

《礼纬》曰：「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见夏无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汤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谓启、诵之世，言孙是迭迁之时。禹为受命，不毁亲；汤为始君，不迁五主；文、武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谓通文、武，若无文、武，亲不过四。观远祖汉侍中植所说云然，郑玄、马昭，亦皆同尔。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为七。诸侯预立太祖，何为不得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祢庙，颇似成王之于二祧。孙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诸侯方通祭五；推情准理，不其谬乎！虽王侯用礼，文节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为太祖，世居子孙，今立五庙，窃谓为是。《礼纬》又云：诸侯五庙，亲四，始祖一。」明始封之君，或上或下，虽未居正室，无废四祀之亲。《小记》曰：「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此实殷汤时制，不为难也。聊复标榜，略引章条。愚戆不足以待大问。（《魏书·礼志》二。神龟初，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时疑其庙制，博士卢观议。）

卷三十八

◎刘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史》作字「伯支」。彭城丛亭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后。文明太后擢兼主客郎，寻拜中书博士，进中书侍郎，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寻除正，兼通直常侍，超迁国子祭酒。遭母忧，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兼侍中。宣武即位，正侍中，迁中书令。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转太常卿。延昌二年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曰文贞。有《毛诗笺音义证》十卷，《仪礼》、《周官义证》各五卷，《王肃注尚书音》、《郑注仪礼周官音》、《干宝注周官音》、《何休注公羊音》、《范宁注谷梁音》、《韦昭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四十卷，《急就篇音义证》三卷。

◇立学表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徒》「师氏掌以美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徒县崧，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

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目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人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魏书·刘芳传》）

◇修理金石乐器表

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魏书·刘芳传》）

◇郊坛疏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皋，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只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曰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恒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神，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愚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魏书·刘芳传》、《北史》四十二。）

◇社稷宜树木疏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土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惟诚社》诚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魏书·刘芳传》、《北史》四十二。）

◇彭城王勰谥议

王挺德弱龄，诞资至孝，睿性过人，学不师授。卓尔之操，发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独出。及入参政务，纶绋有光，爰登中铉，敷明五教。汉北告危，皇赫问罪，王内亲药膳，外总六师。及宫车晏驾，上下哀惨。奋猛衔戚，英略潜通，翼卫灵与，整戎振旆。历次宛谢，迄于鲁阳。送往奉居，无惭周霍，禀遗作辅，远至迩安。分陕恒方，流咏燕赵；廓清江西，威慑南越。入厘百揆，庶绩咸熙，履勤不惮，在功愈挹。温恭恺悌，忠雅宽仁，兴居有度，善终笃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业亮圣衷，美光世典。依谥法，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谥曰武宣王。（《魏书·彭城王勰传》。永平元年，太常卿刘芳议。）

◇上尚书言

调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魏书·乐志》。永平二年秋，高肇等奉使刘芳更造乐器。诏可。芳上尚书言。）

◇上言参制舞名并制新曲

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魏书·乐志》。永平三年冬，芳上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上言

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改间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乘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郊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忄府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始终，莫之能异。谨须以申闻，请舆旧者参呈。若臣等所管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魏书·乐志》。永平三年冬，芳又上言。）

◇陈终德为祖母持重议

案丧服乃士之正礼，含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时复下同庶人者，皆别标显。至如传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庙。世儒多云，嫡孙传重，下通庶人。以为差谬。何以明之？《礼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庙，诸侯之上士亦二庙，中、下士一庙。」一庙者，祖祢共庙。《祭法》又云：「庶人无庙。」既如此分明，岂得通于庶人也？传重者，主宗庙，非谓庶人祭于寝也。兼累世承嫡，方得为嫡子嫡孙耳。不尔者，不得继祖也。又郑玄别变除云，为五世长子服斩也。魏、晋以来，不复行此礼矣。案《丧服经》，无嫡孙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为长子三年，嫡孙期，《传》及注因说嫡孙传重之义。今世既不复为嫡子服斩，卑位之嫡孙，不陵诸叔而持重，则可知也。且准终德资阶，方之于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复无斯礼。考之旧典，验之今世，则兹范罕行。且诸叔见存，丧主有寄，宜依诸孙，服期为允。（《魏书·礼志》四。永平四年，太常卿刘芳议。又见《通典》八十九。）

◇又议

国子所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谓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孙传重，专士以上。此《经》、《传》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丧服变除》云：「父为长子斩，自天子达于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据也。且承重者，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庙主了不云寝，又其证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谷梁》近儒小道之书，至如《左氏》、《诗》、《易》、《尚书》、《论语》，皆有典证，或是未寤。许叔重《五经异义》云，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位，则权并一姓，谓周尹氏、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皆得世禄。《传》曰「官族」，《易》曰「食旧德」，旧德，谓食父故禄也。《尚书》曰：「世选尔劳，予不绝尔善。」《诗》云：「惟周之士，不显奕世。」《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国谓诸侯，世谓卿大夫也。斯皆正经及《谕语》士以上世位之明证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观此据，可谓睹其纲，未照其目也。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谨如前议。（《魏书·礼志》四）

◇穷通论（《北史》四十二。佚。）

卷三十九

◎贾思伯

思伯，字士休，武威人，居齐郡益都。仕孝文为奉朝请、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宣武即位，转辅国将军。除鸿胪少卿，出为荥阳太守。迁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除征虏将军、光禄少卿，迁左将军、兖州刺史。孝明时，徵为给事黄门侍郎，未拜。改授太尉长史。除安东将军、廷尉卿。转卫尉卿，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进侍讲。孝昌元年卒，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明堂议

案《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飨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玄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阳阴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锺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窃寻《考工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耳。」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魏书·贾思伯传》）

◎贾思勰

思勰为高阳太守。

◇《齐民要术》序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语曰：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利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旰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故田者不强，仓不盈。将相不强，功烈不成。仲长子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簋。惰者釜之，勤者锺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谯子曰：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莱盈倾筐。且苟有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错曰：圣王在上，而或不冻不饥者，非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飧，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刘陶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陈思王曰：寒者不贪尺玉而思衤豆褐，饥者不愿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食衤豆褐之恶者，物时有所急也。诚哉言乎！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且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谚曰：智如禹汤，不如常耕。是以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猗顿鲁穷士，闻陶朱公富，问术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孳。乃畜牛羊，子息万计。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佣力过半，得谷加五。又敦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实为作纺绩织衽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黄霸为颍川，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豚子，可以为祭，吏往皆如言。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如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趣田亩，秋冬课收敛，益畜果实菱芡，吏民皆富实。召信臣为南阳，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勤耕农，出入阡陌，止舍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关凡数十处，以广溉灌，民得其利，畜积有馀。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亲爱信臣，号曰召父。童恢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买棺木。颜裴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告戒，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丁车大牛，整顿丰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与周人之急。每岁时后，察其强力收多者，辄历载酒肴，从而劳之，便于田头树下饮食劝勉之，因留其馀肴而去。其惰者独不见劳，各自耻不能致丹，其后无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为河东，课劝耕桑，民畜孳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此等岂好为顿扰而轻费损哉？盖以庸人之性，率之则自力，纵之则惰窳耳。故仲长子曰：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尧之势可知。又曰：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落不完，垣墙不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埽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李衡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树。临卒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吴末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恒称太史公所谓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种植之不可已也。谚曰：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然则家犹国，国犹家，是以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其义一也。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饥者有过甚之愿，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饱而后轻食，既暖而后轻衣。或由年谷丰穰而忽于蓄积，或由布帛优赡而轻于施与，穷窘之来，所由有渐。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而用有馀。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盖言用之以节。仲长子曰：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分为十卷，卷首皆有目录。于文虽烦，寻览差易。其有五谷果，非中国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种植之法，盖无闻焉。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贾思勰序。

◎甄琛

琛字思伯，中山无极人。汉太保邯之后。孝文时，举秀才。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转通直散骑侍郎。出为本州征北府长史，后为卫军阳平王颐长史。宣武即位，拜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转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中尉。迁侍中，坐事免归。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迁河南尹，加平南将军。转太子少保。孝明即位，出为营州刺史，加安北将军。除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徵拜太常卿。除吏部尚书，出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徵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正光五年卒，赠司徒、尚书左仆射，谥曰孝穆。

◇请弛盐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齐造化，济时拯物，为民父母。故年谷不登，为民祈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乾坤所惠，天子顺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损躬无吝，如或所聚，唯为赈恤。是以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民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障护虽在公，更所以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长，惠及子孙，一运之君，泽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养，以为国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规。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与黔首障护，假获其利，是犹富专口断，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也。

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济其用，或巢宇以诲其居，或教农以去其饥，或训衣以除其弊。故周《诗》称「教之诲之，饮之食之」，皆所以抚覆导养，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识无速尚，每观上古爱民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凵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罔不歌德。昔父以弃宝得民，《硕鼠》以受财失众。君王之义，宜其高矣；魏之简税，惠实远矣。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国怨则示化有亏，民贫则君无所取。愿弛兹盐禁，使沛然远及，依《周礼》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魏书·甄琛传》。世宗践阼，以琛兼御史中尉。琛表。）

◇请取武官领里尉以清辇毂表

《诗》称「京邑翼翼，四方是则」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凡使人攻坚木者，必为之择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盘根错节，乱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非贞刚精锐，无以治之。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惬。王者立法，随时从宜，改弦易调，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之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魏书·甄琛传》。甄迁河南尹表。）

◇奏弹张彝邢峦

非武非兕，率彼旷野。（《北史》四十三《张彝传》。宣武亲政，罢六辅。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惧，出京奔走，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

◎裴延俊

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孝文时，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迁尚书仪曹郎，转殿中郎、太子洗马，领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废，以宫官例免。寻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宣武初，为散骑侍郎，除雍州平西府长史，加建威将军，入为中书侍郎。除司州别驾，加镇远将军。历太子中庶子，加冠军将军。孝明时，迁散骑常侍，加前将军，又加平西将军，除廷尉卿。出为平北将军、幽州刺史。拜太常卿，除七兵尚书、安南将军，徙殿中尚书，加中军将军，转散骑常侍、中书令、御史中尉。兼侍中、吏部尚书。庄帝时，于河阴遇害，赠雍州刺史。

◇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

臣闻有尧文思，钦明稽古，妫舜体道，慎典作圣。汉光神睿，军中读书，魏武英规，马上玩籍。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斯乃前王之美实，后王之水镜，善足以遵，恶足以诫也。陛下道悟自深，渊鉴独得，升法座于宸闱，释觉善于日宇，凡在听瞩，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盖以训物有渐，应时匪妙，必须先粗后精，乘近即远。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魏书·裴延俊传》）

◇上言王买刘景晖赦后复合死坐

《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亦合死坐。（《魏书·刑罚志》。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限断之后，不自归首。延尉卿裴延俊上言。）

◎裴伯茂

伯茂，延俊从子。孝明初，为奉朝请大将军、京兆王继饥曹参军。历长孙承业行台郎中，承业还朝，仍知行台事。以功封平阳伯。再迁散骑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为中书侍郎。永熙中，为广平王赞文学，后加中军大将军。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末卒，赠卫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重赠吏部尚书，谥曰文。

◇豁情赋序

余摄养舛和，服饵寡术，自春徂夏，三婴凑疾。虽桐君上药，有时致效；而草木下性，实萦衿抱。故复究览庄生，具体齐物，物我两忘，是非俱遣，斯人之达，吾所师焉。故作是赋，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风谣矣。（《魏书·裴伯茂传》。曾为《豁情赋》，其序略。）

◇迁都赋（《魏书·裴伯茂传》。天平初，迁邺，又为《迁都赋》。佚。）

◎郑道昭

道昭字僖伯，荥阳开封人。孝文时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常侍。宣武即位，徙司徒谘议参军，拜国子祭酒，又为司州州都。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求树汉魏石经表

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眄，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魏书·郑义附传》。道昭迁国子祭酒，上表。不从。）

◇请置学官生徒表

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致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递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汉祖，于行陈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揆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尝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用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承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伫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臣澄等妙选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大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遣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魏书·郑羲附传》，又见《北史》三十五。）

◇又表

穷惟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宜风，纳民轨义。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初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魏书·郑羲附传》。道昭又表，不报。）

◇天柱山铭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县崖万仞，峻极霞亭。据日开月，丽景流精。朝晖岩室，夕曜松青。九仙仪彩，馀用栖形。龙游凤集，斯处斯宁。渊绵穷想，照烛空溟。道畅时乘，晔光幽明。云门烟石，登之长生。（《天下名胜志》）

◇齐亭铭

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北齐书·郑述祖传》。初述祖父为兖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

卷四十

◎孙惠蔚

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ㄡ罗。本单名蔚，宣武诏加惠，号惠蔚法师。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迁太亩令。宣武即位，历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又兼黄门侍郎。迁中散大夫、正黄门，代崔光为著作郎。迁国子祭酒、秘书监。延昌中，封枣强县男。孝明即位，出为平东将军、济州刺史。还，除光禄大夫。神龟元年卒。赠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戴。

◇上书言童子衰麻如成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虽识谢古人，然微涉传记，近取诸身，远取诸礼，验情以求理，寻理以推制。窃谓童子在幼之仪、居丧之节、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为不异。以《玉藻》二简微足明之：曰「童子之节，锦绅并纽。」锦即大带。既有佩Δ之革，又有锦纽之绅，此明童子虽幼，已备二带。以凶类吉，则腰存焉。又曰：「童子无缌服。」郑注曰：「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是许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长幼俱服。童子为服之缌，犹免深衣，况居有服之斩，而反无裳乎？臣又闻先师旧说：童子常服类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无成言，故未敢孤断。又曰：「听事则不麻。」则知不听事麻矣。故注曰：「无麻往给事。」此明族人之丧，童子有事，贯带麻，执事不易。故暂听去之，以便其使。往则不麻，不往则。如使童子本自无麻，礼腰首听与不听，俱阙两。唯举无麻，足明不备，岂得言听事则不麻乎？以此论之，有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庐之节，理俭于责（疑）；不裳不之制，未睹其说。又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亩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子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缘。无名之服，礼文罕见。童子虽不当室，苟以成人之心，则许其人服缌之。轻犹有，斩重无麻，是为与轻而夺重。非礼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裳际。如使无裳，衽便徒设；若复去衽，衰又不备。设有齐斩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无衽之衰，去其裳，此必识礼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于已而立制于人，是为违制以为法，从制以误人。恕礼而行，理将异此。（《魏书·礼志三》：「太和十九年，太师冯熙薨，有数子尚幼。议者以为童子之节，事降成人，谓为衰而不裳，免而不，又无腰麻，缪垂唯有绞带。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言。」）

◇上疏请校补秘书

臣闻圣皇之御世也，必幽赞人经，参天贰地，宪章典故，述遵鸿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是以温柔疏远，《诗》、《书》之教；ぃ俭易良，礼、乐之道。爻彖以精微为神，《春秋》以属辞为化。故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安上靖民，敦风美俗，其在兹乎！及秦弃学术，礼经泯绝，汉兴求访，典文载举。先王遗训，灿然复存。暨光武拨乱，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两。魏晋之世，尤重典坟，收亡集逸，九流咸备。观其鸠阅史篇，访购经论，纸竹所载，略尽无遗。臣学阙通儒，思不及远，徒循章句片义无立、而慈造曲覃，厕班秘省，忝官承乏，唯书是司。而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一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所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魏书·孙惠蔚传》：「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上疏，诏许之。」）

◇上言礻覃终应祫明年应

臣闻国之大礼，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过。所以严祖敬宗，追养继孝，合享圣灵，审谛昭穆；迁毁有恒制，尊卑有定体；诚悫著于中，百顺应于外。是以惟王创制，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为不刊之式。暨秦燔诗书，鸿籍泯灭，汉氏兴求，拾缀遗篆。淹中之经，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馈食之篇，而天子诸侯享庙之祭、之礼尽亡。曲台之记，戴氏所述，然多载尸灌之义、牲献之数，而行事之法、备物之体，蔑有具焉。今之取证，唯有《王制》一简、《公羊》一册。考此二书，以求厥旨。自余经传，虽时有片记，至于取正，无可依揽。是以两汉渊儒、魏晋硕学，咸据斯文，以为朝典。然持论有深浅，及义有精浮，故令传记虽一，而探意乘舛。

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应灵诞载，玄思洞微，神心畅古，礼括商周，乐宣韶；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沦而复显；举二经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睿哲渊凝，钦明道极；应必世之期，属功成之会；继文垂则，实惟下武。而祫二殷，国之大事；尝合享，朝之盛礼。此先皇之所留心，圣怀以之永慕。臣闻司（疑）宗初开，致礼清庙，敢竭愚管，辄陈所怀。谨案《王制》曰：「天子直礻勺，尝。」郑玄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格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一。《春秋公羊》：「鲁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传》曰：「大事者何？大也。大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林曰：「陈者就陈列太祖前，太祖东乡，昭南乡，穆北乡，其余孙从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谓三年，五年。所以异于者，功臣皆祭也。犹合也，犹谛也，审谛无所遗失。」察记传之文，何、郑之义略可得闻。然则三年丧毕，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群庙，此礼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五年正月，积二十五晦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以为礻覃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以为礻覃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应祭，虽孔、王异议，六八殊制，至于丧毕之、明年之，其议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礼，取郑舍王，礻覃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六室神┘，升食大祖；明年春享，咸群庙；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又古之祭法，时并行。天子先后时，诸侯先时后。此于（《通典》作「施」）古为当，在今则烦。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节（《通典》作「质」），通时之制，圣人弗违。当之月，宜减时祭，以从要省。然大礼久废，群议或殊。以臣观之，理在无怪。何者？心制既终，二殷口始，之正，实在于斯。若停而阙之，唯行时祭，七圣不闻合享，百辟不睹盛事，何以宣昭令问、垂式后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迈终古，而令徽典缺于昔人，鸿美惭于往志。此礼所不行，情所未许。

臣学不钩深，思无经远，徒阅章句，蔑尔无立；但饮泽圣时，铭恩天造，是以妄尽区区，冀有尘露。所陈蒙允，请付礼官集定《仪注》。（《魏书·礼志二》：「世宗景明二年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言云云。」又见《通典》五十。）

◇重议有丧不作鼓吹

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议，致有疑论耳。

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身，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误已。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宜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通典》作「准礼即情」。），愚谓为允。（《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怿有叔母丧，高肇有兄子丧，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封祖胄议宜止，蒋雅哲、韩神固议不阙，房景先驳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及封祖胄重议，诏可。」又见《通典》八十二。案：此议列衔先惠蔚，而《通典》专属祖胄，疑别有据。今从《魏书》。）

◎楼毅

毅，代人。历殿中尚书、散骑常侍，赐爵常山公。加安南将军，迁尚书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仆射，加侍中，后例降为侯。出为镇东将军、定州刺史，转凉州刺史。

◇表谏南伐

伏承六军云动，问罪荆阳，吊民淮表，一同瓯越。但臣愚见，私窃未安。何者？京邑新迁，百姓易业，公私草创，生途索然；兼往岁弗稔，民多饥馑，二三之际，嗟惋易兴。天道悠长，宜遵养时晦。愿抑赫斯，以待后日。（《魏书·楼伏连附传》）

◎崔挺

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太和初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赐爵泰昌子。转登闻令，迁典属国下大夫，除昭武将军、光州刺史，遥授本州大中正。景明初，北海王详以为司马。卒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景。

◇上书谏连坐充役

《周书》：「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门。司马牟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魏书·崔挺传》：「时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

◎崔孝直

孝直，字叔谦。挺第四子。孝明时，行司空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宣威将军领直，转宁远将军、汝南王开府才彖领直寝，假征虏将军，转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孝庄末去职。后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太昌中，又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皆不就。

◇顾命诸子

吾子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于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魏书·崔挺附传》）

◎崔楷

楷，字季则。挺从弟。宣武初，为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广平王怀文学。后为尚书左主客郎中、伏波将军、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孝明时，京兆王继西讨，引为司马。还转后将军、广平太守。孝昌初，加持节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尚书北道行台，转军司。寻为／州刺史，加后将军，为葛荣所破，遇害。赠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

◇至殷州请兵仗表

窃惟殷州，地实四冲，居当五裂，西通长山，东渐巨野。顷国路康宁，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时鸣。况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趋趣北界，邺下凶烬，蚕噬腹心。两处犬羊，势足并合，城下之战，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属此屏捍，实思效力，以弱敌强。析骸煮弩，固此忠节，但基址造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事茫然，升储尺刃，聊自未有。虽欲竭诚，莫知攸济。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必当虎视一方，遏其侵轶，肃清境内，保全所委。（《魏书·崔辨附传》）

◇治河疏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以万姓为心。故矜伤轸于造次，求瘼结于寝兴。黎民阻饥，唐尧致叹；众庶斯馑，帝乙罚己。良以为政与农，实系民命，水旱缘兹以得济，夷险用此而获安。

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陆连涛，原隰通望，弥漫不已，泛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写卤；菽麦禾黍，化作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伫立也。昔洪水为害，四载流于夏书；九土既平，攸同纪自虞诰。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劳，日昃忘餐，宵分废寝。伏惟皇魏，握图临宇，总契裁极，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阶棘路，实维英哲，虎门麟阁，实曰贤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昔魏国咸写，史起哂之，兹地荒芜，臣实为取，不揆愚瞽，辄敢陈之：

计水之凑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几危，宣防既建，水还旧迹。十数年间，户口丰衍。又决屯氏两川，分流东北，数郡之地，仅得支存。及下通灵鸣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离，坟井毁灭。良由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沟浍，分立堤曷，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水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氵舄，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彼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否。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粳稻，陆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污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畲，微事耒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

臣既乡居水际，目睹荒残，每思郑、白，屡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诚丹款，实希效力，有心萤爝，乞暂施行。使数州士女，无废耕桑之业，圣世洪恩，有赈饥荒之士。邺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诚，申于今日。（《魏书·崔辨附传》：「于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崔楷上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纂

纂，字叔则。挺族子。景明中为太学博士，转员外散骑侍郎、襄威将军，后为给事中。熙平初，为宁远将军、廷尉正。神龟中，除左中郎将，领尚书三公郎中，以公事免。后为洛阳令。正光中卒。赠司徒左长史。

◇奏请更议刘辉事

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可。

夫律令，王者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罪判定；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募，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昔邴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杖刑坐。何得同宫掖之罪、齐奚官之律？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戳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许周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型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型书，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魏书·刑罚志》：「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六十七。）

◇狱成许家人陈诉议

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栲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型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正，岂疑于私。如谓窥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覆治理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覆治，得为狱成。（《魏书·刑罚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狱成不容家人陈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申休、律博士刘安元等议。」）

◇刘景军九岁且赦后不合死坐议

景军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军为无理，恐赦军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军九岁小儿，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已，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口，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军愚小，自依凡律。（《魏书·刑罚志》：「熙平中，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月光童子刘景军妖言惑众，事在赦后，合死坐。正崔纂以为。」）

◇无谈子论

（《魏书·崔挺附传》：「挺族子纂，不为时知，乃著《无谈子论》，文佚。」）

◎后主

后主讳纬，字仁纲。武成帝长子。河清四年四月即位，改元三：天统、武平、隆化。在位十三年。为周所擒，封温国公。明年赐死。

◇蠲杂户诏（天统三年九月）

诸寺署所绾杂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

卷四十一

◎封轨

轨，字广度。渤海人。太和中为著作佐郎，迁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宣武帝初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除国子学士、行东郡太守。迁前军将军，行夏州事。转太子仆射，迁廷尉少卿，加征虏将军。卒赠右将军、济州刺史。

◇明堂辟雍议

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所以严父配天，听朔设教。其经构之式，盖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玄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之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恒式。若其上圆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者；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载，制度之明义也。在秦之世，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论。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虎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北史》作「行」）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逾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其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民，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遗论具在，不复须载。（《魏书·封懿附传》，又《北史》二十四）

◇务德戒

◇慎言戒

◇远佞戒

◇防奸戒（本传云：「轨为四戒，文多不载。」）

◎封伟伯

伟伯，字君良。轨子。宣武时，除太学博士。孝明时，清河王怿辟为太尉参军。正光末，萧宝夤以为关西行台郎。孝昌中，宝夤建号，以不从逆见杀。永安中，追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瀛州刺史。有《封氏本录》六卷。

◇清河国臣为君母服议

案：臣从君服，降君一等。君为母三年，臣则期。今司空以仰厌先帝，俯就大功，臣之从服，不容有过。但礼文残缺，制无正条，窃附情理，谓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颇会礼意。（《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侍中崔光议：君厌降大功，国臣服期。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

◎封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伟伯族子。初为奉朝请，历汝南王悦中兵参军，以平法庆功赐武城子。寻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永安中，除抚军长史、龙骧将军、河内太守，加持节后将军，假平北将军。中兴初，拜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行冀州事，征为侍中。寻封安德郡公，进仪同三司，行并州刺史。天平初，复入为侍中，除吏部尚书，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开府。兴和初，复征为侍中。历尚书右仆射、齐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赠司徒，加赠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保，谥曰宣懿。

◇尔朱荣配食明帝庙议

荣为人臣，亲行杀逆，安有害人之母与子对飨？考古询今，未见其义。（《北齐书·封隆之传》）

◇与齐王启

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中复乖阻。及讨仲远，又与之同。猜忍之人，志欲无限。又叱列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构祸隙。（《北齐书·封隆之传》）

◎封祖胄

祖胄，名兴之。以字行。隆之弟。延昌中，为太学博士。孝明时，迁员外郎，出为瀛冀二州平北府长史。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重赠殿中尚书。谥曰孝。

◇叔母及兄子丧出入不作鼓吹议

《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魏书·礼志四》：「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乐薨，司徒高肇兄子、太子洗马贞卒，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太学博士封祖胄议。」案：《通典》别载一篇，乃重议也。今编于孙惠蔚卷内。）

◎杨椿

椿，字延寿。弘农华阴人。本字仲考，孝文赐改。初拜中散，典御厩曹。迁内给事，领兰台行职。改授中部曹，转授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出为安远将军、豫州刺史，迁冠军将军、济州刺史，免。后为宁朔将军、梁州刺史，寻假节冠军将军兼征虏将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将军兼太仆卿，寻转正。加安东将军。永平中，除平北将军、朔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入除都官尚书，除定州刺史。以私造佛寺除名为庶人。正光末，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转授岐州。复除抚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加卫将军。除雍州刺史，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行台。以疾解归。建义初，迁司徒。永安初，进位太保侍中。寻致仕。普泰元年，为尔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赠太师、丞相、冀州刺史。

◇上书谏内徒蠕蠕降户

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是以先朝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于荒服之间者，正以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则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进失归伏之心，退非藩卫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后患。愚心所见，谓为不可。（《魏书·杨播附传》：「太和末，使杨椿持节徙蠕蠕降户。椿上书，不从。元愉之难，果悉浮河赴贼，所在钞掠，如椿所策。」）

◇诫子孙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礼遂；来往宾寮，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

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恒见翁著布衣韦带，常约敕诸父曰：「汝等后世脱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彩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又不听治生求利，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渐华好，吾是以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宅舍，不作壮丽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方为势家所夺。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是有非言语。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赐四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时主知遇，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律今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贞小心谨慎，口不尝论人过，无贵无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耳。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魏书·杨播附传》：「椿致仕，临行诫子孙。」）

◎杨津

津，字罗汉。椿弟。本字延祚，孝文赐改。幼除侍御中散，迁符玺郎中，转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迁长水校尉。景明中，拜左右中郎将，迁骁骑将军。出除岐州刺史，母忧去职。延昌末，起为华州刺史。孝昌中，加安北将军、北道大都督，转左卫，加抚军将军。寻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书、北道行台，加卫将军。永安中，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进司空，加侍中。尔朱荣诛，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并州刺史。普泰元年，遇害于洛。太昌初，赠大将军、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谥曰孝穆。

◇临岐州下劫贼教

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北史》四十一《杨津传》：「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劫，津乃下教。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

◎杨钧

钧，椿族弟。历廷尉正、长水校尉中垒将军、洛阳令。出除中山太守，入为司徒左长史。又除徐州东荆州刺史，还为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转安北将军、怀朔镇将。后为抚军将军、七兵尚书、北道行台。卒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华州刺史。谥曰恭。

◇加兵送阿那环入国表

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环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魏书·蠕蠕传》：「正光二年正月，遣送阿那环，时安北将军、怀朔镇将杨钧表。」）

◎杨侃

侃，字士业。椿兄播之子。熙平中，袭父爵华阴伯。历汝南王悦太尉、骑兵参军，杨州刺史长孙稚录事参军，进统军。又为叔父椿雍州录事参军，带长安令。寻除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长孙稚行台左丞，转通直散骑常侍。建义初，为冠军将军、东雍州刺史。又除中散大夫，为都督镇潼关。还朝除右将军、岐州刺史。元颢内逼，行北中郎将。除镇军将军、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敷西县开国公。加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进爵济北郡开国公。除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普泰元年，为尔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奏铸五铢钱

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魏书·杨播附传》：「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杨侃奏，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又见《通典》九。）

◇移报梁豫州刺史裴邃

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魏书·杨播附传》：「播子侃为扬州录事参军，梁裴邃规袭寿春，谬移云：魏修白捺，此亦须营欧阳。侃移报。」）

◇班告军士

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宜殄戮。（《魏书·杨播附传》：「萧宝夤反，杨侃为长孙稚行台左丞，领骑于弘农北渡，据石锥堡，班告云云。民遂转相告报，一宿间火光遍数百里，寇各散归。」）

◎长孙虑

虑，代人

◇列辞尚书

父母忿争本无余恶，直以谬误，一朝横祸。今母丧未殡，父命旦夕。虑兄弟五人，并各幼稚。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魏书·长孙虑传》：「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

◎孙道相

道相，平昌人。

◇通津颂

惟彼渑泉，竭逾三龄。祈尽圭璧，谒穷斯性。道从隆替，降由圣明。（《水经·淄水注》：「阳水时有通塞，先公除州，即任未期。是水复通海岱之上，又颂通津焉。」案：道元父范于献文帝初为青州刺史，寻解州还京。至孝文太和中，又除青州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嶷

嶷，河间人。

◇通津颂

敷化未期，玄泽潜施。枯源扬澜，涸川涤陂。（《水经·淄水注》）

◎郭钦

钦，北海人。

◇通津颂

先政辍津，我后通洋。（《水经·淄水注》）

◎郦道元

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累迁治书侍御史、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免。起为河南尹。孝明时，除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出为关右大使，至阴盘驿亭，为萧宝夤所害。有《水经注》四十卷。

七聘（《魏书·郦道元传》：「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文佚。）

◇水经注序

《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元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辍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筒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但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贸，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氵复，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经流细漾，固难辩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水经注》聚珍本。案：此序诸本皆佚，从《永乐大典》录出。）

◎李义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徽，中山卢奴人。太和中，补清河王怿府记室。正光初，徙都水使者。弃官隐于大房山。

◇为清河王怿谏灵太后使沙门惠怜以咒水疗病表

臣闻：《律》深惑众之科，《礼》绝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汉末，有张角者，亦以此术荧惑当时。论其所行，与今不异。遂能讠玄诱生人，致黄巾之祸，天下涂炭，数十年间，角之由也。昔新垣奸不登于明堂，五利侥终婴于显戮。（《魏书·清河王怿传》：「时有沙门惠怜，自云咒水饮人，能差诸病。灵太后使于城西之南，治疗百姓病。怿表谏。」案《北史·李先传》：「义徽补清河王怿府记室，笺书表疏，文不加点。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义徽白怿，称其妖妄。因令人徽草奏以谏。太后纳其言。」）

◎高道悦

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居渤海县。孝文时，历中书学士、侍御、主文中散。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主爵下大夫。转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年，为太子恂所害。谥曰贞。

◇谏水路幸邺

臣闻博纳舆言，君上之崇务；规箴匡正，臣下之诚节。是以置鼓设谤，爰自曩日；虚襟博听，义属今辰。臣既疏鲁，滥蒙荣贯，司兼献弼，职当然否，佩遇恩华，愿陈闻见。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治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义。且邺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又从驾群寮，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限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当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礼调风，轨物寰宇，窃惟斯举，或损洪猷，深失溥天顺则之望。又氐胡犯顺，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袭南寇；对接迎畿，蛮是疏戾，每造不轨，窥觎间隙，或生虑外。愚谓应妙选懿亲，抚宁后事，令奸回息觊觎之望，边寇绝窥疆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无隐，区区丹志，冒昧以闻。（《魏书·高道悦传》：「高祖将由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谏。」案：文云「冒昧以闻」，诏云「省所上事」，知是表疏，非口谏也。）

卷四十二

李彪◎李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孝文赐名。举孝廉，为中书教学博士，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迁秘书丞，加中垒将军。假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迁御史中尉，领著作郎。除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为李冲所劾除名。宣武即位，以白衣修史、秘书省，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景明二年卒，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曰刚宪。

◇表上封事七条

臣闻昔之哲王，莫不孜孜，思纳谠言，以康黎庶。是以访童问师，不避渊泽，询谋谘善，不弃刍荛，用能光茂实于竹素，播徽声于金石。臣属生有道，遇无讳之朝，敢修往式，窃揆时宜，谨冒死上封事七条。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其一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圆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举贤才以酬谘，则多士盈朝矣。开至诚以轨物，则朝无佞人矣。敦六顺以教人，则四门无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则典式复彰矣。作雅乐以协人伦，则人神交庆矣。深慎罚以明刑，则庶狱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约，则俭德光昭矣。单宫女以配鳏，则人无怨旷矣。倾府藏以赈锡，则大赉周渥矣。省赋役以育人，则编户巷歌矣。宣德泽以怀远迩，则华荒舞矣。垂至德以畅幽显，则祯瑞效质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为行俭之道，犹自（阙）如。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未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壮制第宅，美饰车马，仆妾衣绫绮，土木被文绣，僭度违衷者众矣。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焉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灵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盖朝制弗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今或者以为习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谨言古人革之之渐。昔子产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畴，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然则郑人之智，岂前昏而后明哉？且从政者须渐，受化者难顿故也。今若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与郑人同矣。既同郑人，是为卒有善歌，岂可惮其初怨，而不为终善哉？夫尚俭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然则俭约易以教行，华靡难以财满，是以圣人留意焉，贤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宫室而恶衣服，殷汤寝黄屋而乘辂舆。此示俭于后王，后王所宜观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为鲁司寇，乘柴车而驾驽马；晏婴为齐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俭于后臣，后臣所宜识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此言虽略，有达治道。臣之瞽言，傥或可采，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则人务本，人务本则奢费除，奢费除则谷帛丰，谷帛丰则人逸乐，人逸乐则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亡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建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享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损者，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斩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见善士，谄佞谗贼者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昔光武议为太子置傅，以问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称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卒为贤主。然则佚之傅汉明，非乃生之渐也，尚或有称，而况乃生训之以正道，其为益也固以大矣。故礼曰：「太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日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其三曰：臣闻国本黎元，人资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劝稼穑，（《通典》十二作「充勤稼穑」。）盈畜仓廪。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者，盖由备之有渐，积之有素。暨于汉家，以人食少，乃设常平以给之；魏氏以兵粮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如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通典》十二作「则灭私之十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通典》十二作「贮钱」。）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通典》二作「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馀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积谷而人足，虽灾不为害。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诰成王，勿误于庶狱，斯皆君臣相诫，重刑之至也。今二圣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谳决之日，多从降恕，时不得已，必垂恻隐，虽前王之勤听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时，愚臣窃所未安。汉制，旧断狱报重，常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一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议，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ず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以起隆怒，不可谓宁，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善其言，卒于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极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阙然，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牦纓，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同古典。太和以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周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皂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其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轮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稍复人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伏惟圣德慈惠，岂与汉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臣安可陈瞽言于朝，但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夫道贵长久，所以树之风声也。法尚不亏，所以贻厥孙谋也。焉得行恩当时，而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经之旨，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可离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惧，惧应相连者，固自然之恒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围江，素服而示惧，宋仲子以失举桓谭，免冠而谢罪。然则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惟其情至，岂与结盟相知者同年语其深浅哉？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谢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民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大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庶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愿付有司，别为条制。（《魏书·李彪传》）

◇求复修国史表

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龟书见而帝德昶，斯实冥中之书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陈，民师建而贱贵序，此乃人间之绳式也。是以《唐典》篆钦明之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书》铭慎徽之篇，《传》著夏氏之《箴》，《诗》录商家之《颂》，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鉴乎二代，文王开之以两经，公旦申之以六联，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观《雅》、《颂》，识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听《风》而知始基，听《颂》而识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鲁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谓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者矣。自馀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录，乃文穷于秦、汉，事尽于哀、平，惩劝两书，华实兼载，文质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汉之风，美类三代，炎□□崇，道冠来事。降及华、马、陈、干，咸有放焉。四敷赞弗远，不可力致，岂虚也哉？其馀率见而书，睹事而作者多矣。寻其本末，可往来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弗违开基，武皇以奉时拓业，虎啸域中，龙飞宇外，小往大来，品物咸亨。自兹以降，世济其光。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远惟景业，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阐录，惧上业茂功，殆有缺矣。于是召名儒博达之士，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与著作等鸠集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有新进时贤，制作于此者，恐闺门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谬。自十五年以来，臣使国迁，频有南辕之事，故载笔遂寝，简牍弗张，其于书功录美，不其阙欤？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殒，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惟先皇之开创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缋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烛也。《记》曰：善迹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无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亲王，可谓当之矣。然先皇之茂猷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君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田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故能声流于无穷，义昭于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书》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张衡赋曰「学乎旧史氏」，斯盖世传之义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良弓之子善知为箕，物岂有定，习惯则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

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谷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从他职，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虽时有文质，史有备略，然历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谈戒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也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魏书·李彪传》）

◇五德议

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朕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祚终于郏、辱阝，而元氏受命于云、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苻尚赤。后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馀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在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王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兴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屡忄娄忄娄惜之，唯垂察纳。（《魏书·礼志》一。太和十四年，中书监高闾议，以为魏承秦，定为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

◇拜散骑常侍启

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魏书·郭祚传》。）卷四十三

◎邢虬

虬字神虎，河间莫阝入。孝文时，举秀才上第，为中书议郎、尚书殿中郎，转司徒属、国子博士。宣武即位，转尚书右丞，徙左丞。除司徒右长史，迁龙骧将军、光禄少卿。卒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威。

◇驳奏害母事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今谋逆者戮及期亲，害亲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枭獍，禽兽之不若，而使祀不绝，遗育永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不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配匹。《盘庚》言「无令易种于新邑」，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其类也。（《魏书·邢峦附传》。时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座奏に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邢虬驳奏云云。世宗从之。）

◎邢臧

臧字子良，虬长子。（《文苑传》作「长孙」误。）神龟中，举秀才上第，为太学博士，历本州中从事。永安初，徵金部郎中，不赴。除东牟太守，徙青州属，领乐安内史。除濮阳太守，加安东将军。卒赠镇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

◇与王昕王晖书

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旷达不羁，简于造次，言必诣理，吟咏情性，往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丽绝当世。恐足下方难为兄，不假虑其不进也。（《北齐书·王传》。魏末，邢子良爱其清悟，与其在洛两兄书。又见《北史》二十四。）

◇特进甄琛行状（文佚）

◎邢峦

峦字洪宾，虬从子。孝文时为中书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拜通直郎，转中书侍郎。举秀才对策，兼黄门郎。寻正除，又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迁散骑常侍、兼尚书。宣武即位，正尚书，加使持节假、镇西将军，拜安西将军、梁秦二州刺史。徵为度支尚书，拜安东将军。封平舒县伯，假镇南将军。迁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延昌三年卒，赠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文定。

◇请增兵粮图蜀表

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守固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及至益州，便戮郑元起、曹亮宗，临戎斩将，则是驾驭失方。范国惠津渠退败，锁执在狱。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厌民望，多行残暴，民心离解，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阻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魄，四可图也。昔刘禅据一国之地，姜维为佐，邓艾既出绵竹，彼即投降。及苻坚之世，杨安、朱彤三月取汉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孙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来恒多不守，况渊藻是萧衍兄子，骨肉至亲，若其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渊藻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

臣闻乘机而动，武之善经，攻昧侮亡，《春秋》明义。未有舍干戚而康时，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业，当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饶，兼甲兵之盛，清荡天区，在于今矣。是以践极之初，寿春驰款，先岁命将，义阳克辟。淮外谧以风清，荆沔于焉肃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机而动，而天赞休明，时来斯速，虽欲靖戎，理不获已。至使道迁归诚，汉境伫拔。臣以不才，属当戎寄，内省文吏，不以军谋自许，指临汉中，惟规保疆守界。事属艰途，东西寇窃，上凭国威，下仗将士，边帅用命，频有薄捷。藉势乘威，经度大剑，既克南安，据彼要险，前军长迈，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怀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为尔稽缓，惧失民心，则更为寇。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馀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经略，臣之在此，便为无事，乞归侍养，微展乌鸟。（《魏书·邢峦传》）

◇又表

昔邓艾、锺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阙，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得据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五千，所增无几。又剑阁天险，古来所称，张载《铭》云：「世乱则逆，世清斯顺。」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诚知征戎危事，不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忧虑战惧，宁可一日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负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频有陈请。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

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五三，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目郁怏，多生动静。比建议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褒一千，户馀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魏书·邢峦传》。峦又表，世宗不从。）

◇请不渡淮表

奉被诏旨，令臣济淮，与征南犄角，乘胜长驱，实是其会。但愚怀所量，窃有未尽。夫图南因于积风，伐国在于资给，用兵治戎，须先计校。非可抑为必胜，幸其无能。若欲掠地诛民，必应万胜，如欲攻城取邑，未见其果。得之则所益未几，不获则亏损必大。萧衍倾竭江东，为今岁之举，疲兵丧众，大败而还，君臣失计，取笑天下。虽野战非人敌，守城足有馀，今虽攻之，未易可克。又广陵悬远，去江四十里，锺离、淮阴，介在淮外，假其归顺而来，犹恐无粮艰守，况加攻讨，劳兵士乎？且征南军士，从戎二时，疲弊死病，量可知已。虽有乘胜之资，惧无远用之力。若臣之愚见，谓宜修复旧戍，牢实边方，息养中州，拟之后举。又江东之衅，不患久无，畜力待机，谓为胜计。（《魏书·邢峦传》）

◇言锺离必无克状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衍侵境，久劳王师，今者奔走，实除边患，斯由灵赞皇魏，天败寇竖，非臣等弱劣所能克胜。若臣之愚见，今正宜修复边镇，俟之后动。且萧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应广备，以待其来，实不宜劳师远入，自取疲困。今中山进军锺离，实所未解，若能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入其内地，出其不备，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萧密馀军犹自在彼，欲言无粮，运船复至。而欲以八十日粮图城者，臣未之前闻。且广陵、任城可为前戒，岂容今者复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渐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则士自弊苦。遣臣赴彼，粮何以致？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取济何方？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不受败损空行之罪。锺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若其不复，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臣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臣求单骑，随逐东西。且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臣虽不武，忝备征将，前宜可否，颇实知之，臣既谓难，何容强遣。（《魏书·邢峦传》。）

◇奏蕃贡非要须者不受

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轻金宝。然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是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王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北史》作「奇采」。）至乃以纸绢为帐，铜铁为辔勒。训朝廷以节俭，示百姓以忧务。（《北史》作「忧矜」。）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馀，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魏书·邢峦传》。世宗初，峦奏。）

◇奏议王公五等爵犯罪

窃详王公已下，或析体宸极，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魏书·刑罚志》。延昌二年春，尚书邢峦奏。）

◇奏高季贤赦后不宜复官

案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庶相及，体既相及。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赦则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亡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魏书·刑罚志》。延昌二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

◇护军将军高显碑铭（文佚）

◎邢逊

逊字子言，峦子。为司徒行参军。袭爵平舒县伯，历国子博士、本州中正。灵太后擢长兼吏部郎中。出为安远将军、平州刺史。未之，职免。孝庄初，除辅国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东道军司，还除散骑常侍，加前将军，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武时，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孝静初，领尝药典御，加车骑将军。除大司农卿。武定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光禄勋卿、幽州刺史。

◇太尉韩公墓志铭

立事立言，是为勿替，且公正德，实兮不朽。虽将相无种，而公卿有门。是以万锺四牡，舄奕于往代；长组高冠，陆离于前祀。及负笈追陪，结友从师，先难后易，身佚功倍，皆神游隅奥，理合精微。非存宁越，废寝食以存道，久殊高凤，忘冠履以成业。皎皎独照，旁绝嚣滓，亭亭孤鹤，入自云霞。忘情誉毁，同嗣宗之于善恶，齐心得丧，若叔夜之于愠喜。方将受任三九，追踪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听多愆，仁勇一亡，辩智同尽。（《艺文类聚》四十六）

卷四十四

◎阳固

固字敬安，北平无终人。太和中，为刘昶宋王府法曹参军兼长史。宣武即位，出为平南司马，还除太尉西阁祭酒兼廷尉评。除给事中。出为试守北平太守。免。后除给事中，领侍御史。转治书。延昌末，以忤王显免。孝明即位，除尚书考功郎，出为李平行台七兵郎中，还除步兵校尉，领汝南王悦郎中令。加宁远将军。熙平中，除洛阳令。神龟未，为清河王怿太尉从事中郎。正光中，为京兆王继司徒、从事中郎，加镇远将军。府解，除前军将军。卒赠辅国将军、太常少卿，谥曰文。

◇北都赋

南都赋（《魏书·阳尼附传》。固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文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演赜赋

绍有周之遐轨兮，初锡世于河阳。建甸侯而列爵兮，与王室而并昌。遭季叶之纷乱兮，仍矫迹于良乡。弃侯卫之桢弼兮，乃植根于幽方。自祖考而辉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惧堂构之颓挠兮，恐崩毁其洪基。心惴惴而栗栗兮，若临深而履薄。登乔木而长吟兮，抗幽谷而靡托。何身轻而任重兮，惧颠坠于峻壑。凭神明之扶助兮，虽幽微而获存。赖先后之醇德兮，乃保护其遗孙。

伊日月之屡迁兮，何四时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伤艰蹶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恻怆而不怿兮，乃有怀于古人。

或垂纶于渭滨兮，有胥靡于傅岩。既应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鉴。孔栖栖而不息兮，终见黜于庶邦。墨驰骋而不已兮，亦举世而不容。有鸾孤而争国兮，有让位而采薇。有跃马而赴会兮，有栖迟以俟时。曹纳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鲍授州而得时兮，韩弃牧而失性。赵尧门而诞圣兮，终天隐而不繁。卫泯躯于世难兮，启洪业于宣元。释皋繇之法宪兮，见蓼六之先亡。谏疑枉于怨狱兮，宁于公之独昌。明祸福之同门兮，知休咎之异涂。寻倚伏之无源兮，或先诎而后舒。

赐凭轩而策驷兮，抚清琴而自娱。宪服弊于陋巷兮，蕴六艺于蓬庐。勃计行而致位兮，错谋合而身倾。萧功成而福集兮，韩勋立而祸并。纷回平而绵结兮，亮未识其幽情。有积毁而恩昵兮，有积誉而宠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离。情与貌而纷竞兮，体与识而交驰。

旦流言而见疑兮，先缘谤而益信。乐食子而中疏兮，巴放而日进。或举世而称贤兮，偶不合于主心。或居乡而三黜兮，独为时之所钦。或负鼎而干主兮，或杖策于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临危而抚琴。道有大而由小兮，义有显而必微。理贵在于得要兮，事终成于会机。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

石育子而启夏兮，遗卵而孕殷。鸟藉冰而存弃兮，虎乳孩以字文。发升舟而鱼跃兮，季潜躯而覆云。或挥戈而争帝兮，或洗耳而辞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参差而异兆。兹圣达之未明兮，岂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窥于天表。且临海而观澜兮，何津源之杳杳。

文迁绎而身徂兮，景守节而灾移。汤改祝而革命兮，灵投策而诟龟。圉据胎而为巨兮，友发文而自相。风吹而襄坠兮，神压纽而平王。彼赢缩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忧以减龄兮，亦安乐而获祉。

弟成师而害兄兮，父纯臣而烹子。识同命于三君兮，兆先见于姒。始楼桑而发辉兮，终龙变于巴庸。绕阊门而结庆兮，郁蝉蜕于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窃息壤而瘠之。鲧殛死于羽山兮，禹宣力而营之。凿龙门以通河兮，疏九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入海。总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虽父子之同气兮，乃业行之丕改。

以患蹇为福兮，痛比干之残躯。以佞谀为获安兮，哂宰之见屠。以举士而受赏兮，悼史迁之腐刑。以进为无益兮，见鄂秋之专城。以仁义为桎梏兮，信揖让之劳疲。以放旷为悬解兮，伤六亲之乖离。哀越种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脱羁。钦四皓之高尚兮，叹伊周之陟危。望仗钺而先锋兮，光安车而弗顾。求封赏于寸心兮，梦台衮于远虑。或忌贤而独立兮，或篡君以自树。既思匿而名扬兮，亦求清而反匆。

见众兆之纷错兮，睹变化之无方。心营营而扰扰兮，乃探衷而准常。俨端坐于弊筵兮，始拂龟而整策。冀灵鉴之余兮，愿告余以忠益。龟发兆以施灵兮，利去华而守约。蓍布列而成卦兮，保龙潜而勿跃。踵嘉遁之玄踪兮，追考盘于岩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辞朝市之纷若。奉贞吉千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装。

揖许公于箕岭兮，谘夷齐于首阳。瞻嵩华之甚兮，眺恒碣之突唐。陵江湖之骇浪兮，升医闾以尚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鸣玉銮之。浮沧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谒伯禹于涂山兮，诘三苗于三危。登苍梧而遐眺兮，访二妃于有妫。追祝融于荆芊兮，问洛宓于冯夷。

陵回飙而上骧兮，穷深谷而下驰。沿扶水而远瞩兮，见虞渊之威微。乘阆风之峻阪兮，觌王母于崦嵫。升瑶台而奏歌兮，坐琼室而赋诗。托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风以传辞。出琨岫之峥嵘兮，入林之杳郁。采锺山之玉瑛兮，收珠泽之珂戍。

携羽民而远游兮，探长生之妙术。腾云雾而窈冥兮，变域中之秽质。望玄阙之寂寥兮，过寒门而怀悲。揖若士于宵际兮，求雾尘于海湄。凭帝台而肆眺兮，历层冰而风驰。越弱水之氵亭氵荧兮，蹑不周之。屑琼蕊以为粮兮，斟玉液以为浆。结秋兰以为兮，揽白霓以为裳。

耸景云而上征兮，抚阊阖而启扉。肃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于紫微。聆《钧天》而九变兮，耽广乐而忘归。忽心移而志骇兮，恋旧京而依依。握招摇以为旆兮，巡天汉而下游。建云旗之逶迤兮，御回风之浏浏。策王良以敛辔兮，命风伯以挟。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

聊右次于析木兮，回驾于青丘。访古人于首阳兮，亦问道于爽鸠。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郁郁兮，贡苦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悯悯而绵绵。伊五岳之追追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带兮，观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总总兮，尚何足以游盘。彼八方之局促兮，殊无可以达观。方吞霞而弃粒兮，亦屑玉而炼丹。漱醴泉以养气兮，吸沆瀣以当餐。荫建木之长柯兮，援木禾之修茎。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阳以长生。参松乔而抚翰兮，侣浮丘而上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嗟域中之默默兮，讵摅写其深情。情盘桓而犹豫兮，志狐疑而未决。久放荡而不还兮，心惆怅而不悦。忆慈亲于故乡兮，恋先君于丘墓。回游驾而改辕兮，纵归辔而缓御。仆眷眷于短衔兮，马依依于跬步。还故园而解羁兮，入茅宇而返素。耕东皋之沃壤兮，钓北湖之深潭。养慈颜于妇子兮，竞献寿而荐甘。朝乐酣于浊酒兮，夕寄忻于素琴。诵风雅以导志兮，蕴六籍于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远心。播仁声于终古兮，流不朽之徽音。进不求于闻达兮，退不营于荣利。泛若不系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洁其身兮，不屑于位。不拘小节兮，不求曲备。资灵运以托己兮，任性命之遭随。既听天而委化兮，无形志之两疲。除纷竞而靖默兮，守冲寂以无为。寄后贤以藉赏兮，宁怨时之弗知。辞曰：

禀元承命，人最灵兮。夭寿否泰，本天成兮。体源究道，归圣哲兮。随化委遇，能达节兮。显亲扬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动，违性命兮。鉴始究终，同水镜兮。志愿不合，思远游兮。陵虚骋志，从所求兮。周历四极，腾八表兮。形劳志沮，未衷道兮。反我游驾，养慈亲兮。躬耕练艺，齐至人兮。（《魏书·阳尼附传》。王显奏免固官。既无事役，遂阖门自守，著《演赜赋》，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词曰。）

◇上谠言表

臣闻为治不在多方，在于力行而已。当今之务，宜早正东储，立师傅以保护，立官司以防卫，以系苍生之心。揽权衡，亲宗室，强干弱枝，以立万世之计。举贤良，黜不肖，使野无遗才，朝无素餐。孜孜万几，躬勤庶务，使民无谤读之响。省徭役，薄赋敛，修学官，遵旧章，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亿兆之望。然后备器械，修甲兵，习水战，灭吴会，撰封禅之礼，袭轩唐之轨，同彼七十二君之徽号，协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与三皇比隆，下与五帝齐美，岂不茂哉！臣位卑识昧，言不及义，属圣明广访，敢献瞽言。伏愿陛下留神，少垂究察。（《魏书·阳尼附传》。时世宗广访得失，因上谠言表。）

◎房景先

景先字光胄，清河绎幕人。太和中，郡辟功曹。州举秀才，为太学博士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神龟元年，为东义阳行台。卒赠持节、冠军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文。

◇驳封祖胄韩雅哲韩神固鼓吹议

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衰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哀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不入；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饶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锺鼓既设」，「鼓锺伐」，又云「於论鼓锺，於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节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锺磬于口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魏书·礼志》四）

◇五经疑问

问：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禀灵者兴。金德方隆，祯发华渚；水运告昌，瑶光启祚。人道承天，天理应实，受谢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义，有允不违。至如汤、武革命，杀伐是用，水火为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终，而数同纳麓。顺逆且殊，祯运宜异，而兆徵不差，有疑符应。

问：禹以鲧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负四方，神积者郊原斯主。是以则天不能私其子，绍尧不敢尊其父。鲧既罪彰于山川，受殛于羽裔，化质与鳞甲为群。铭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于国阳，当升烟之大礼。苟存及躬，以乱祀典。降上帝为罪鬼之宾，奏夹锺为介虫之乐，奏天之道，不乃有沦乎？

问：汤尊稷废柱。曰：神积道存，异世同尊，列山见享，绵纪前代。成汤革命承天，当愆阳之运，不思理数之有无，黜元功于百世。且毕、箕感应，风雨异徵，尊播殖之灵，而邀滂澍之润，升废之道，无乃谬与？若柱不合荐，虞夏应失之于前，如以岁久宜迁，百神可计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问：汤克桀，欲迁夏社为不可；武王灭纣，以亳社为亡国之诫。曰：神无定方，唯人为主，道协无为，天地是依，弃德弗崇，百灵更祀。周武承天，礼存咸秩，升后稷当四圭之尊，贬土祇隔牲币之享。就如言之，稷禀灵威，诚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鉴致诚，何独在斯？

问：《易》著革命之文，而无揖让之象。曰：玄黄剖别，人道为尊，含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伫化，故义始元首。是以飞龙启徵，大人载就。及理运相推，帝图异序。虞宾以为善终顺守，有惭未尽，不显揖让之象，而著已日之美。岂可兆巨衅为贻厥之谋，训万世而开安忍之（阙？）求之反衷，未识理恕。

问：《周礼·秋官》司ㄆ氏，邦若屋诛，为明焉。曰：王道贵产，法理尚恩。旧德见食，八象载其美；五宥三刺，《礼经》宝其仁。是以禄父巨衅，殷礼不辍；三监乱德，蔡胤犹存。罪莫极于无上，逆莫甚于违天。行大辟祸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恶当参夷之祸？何戾受沦殄之辜？

问：《仪礼》继母出嫁，从为之服，《传》云「贵终其恩」。曰：继母配父，本非天属，与尊合德，名义以兴。兼鞠育有加，礼服是重。既体违义尽，弃节毁慈，作嫔异门，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终恩之有？口方齐服是追，哭于野次，苟存降重，无乃过犹不及乎？

问：《礼记》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税丧，己则否。曰：服以恩制，礼由义立。慈母三年，孙无缌葛者，以戚非天属，报养止身。祖虽异域，恩不及己，但正体于下，可无服乎？且缟冠玄武，子姓之服。纟原练之后，已除，犹怀惨素，未忍从吉，况斩焉初之，创巨方始，复吊之宾，尚改缁袭，奉哀苫次，而无追变，孝子孝孙，岂天理是与？

问：《左氏传》，齐人杀哀姜，君子以为不可。曰：受醮从天，人伦所重。保育异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极昏淫，祸倾合巹之尊；怙乱无终，殄灭诞鞠之爱。齐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贬违，以杀为甚。而神道幽默，祸降未期，虽穷勃履朝，臣不宜纠，既事反人灵，咎将有所，施之取衷，孰为优允？

问：《公羊传》，王者之后郊天。曰：神不谬享，帝无妄尊。介丘偏祀，犹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岂可纳废飨之虔？唐虞已往，事无斯典；三后已降，始见其文。揖让之胄，礼不上通，昏《广俞》后烬，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无二统。纯风既，玄牡肆尊，礼不虚革，庶昭异闻。

问：《梁传》，鲁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曰：乐以观风，礼为教本，其细已甚，民不堪命。齐不加兵，屈于周典。僖公鲁之盛君，告诚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于天，则神不弃鉴；归愆于人，则颂声宜替。既命龟失辰，灵威弗眷，郊享不从，配天斯缺。即《传》所言，殆非虚美，何承而制？

问：《尚书·胤征》，羲和诘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纪不移，日月有度。炎凉启辰，次舍无代。履端屡臻，归馀成闰。是以爰命羲和，升准徂节，使晷数应时，火流协运。致望舒后律，耀灵爽次。即官（阙）永，容可为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岂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弗当，积失加诛；律度暂差，便遘殄绝。仁者之兵，义不妄兴；王赫斯举，将有异说。

问：《毛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为愆咎。今同之辰而为深戾者，专以金木相残，指日成衅。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谪见正阳，日维戊午，生育相因，犹子归母，但以阴阳得无深忌乎？若为忌也，朔亦应为灾；如不忌也，辛卯岂独成丑？且举凡之始，以属月时，系之在日，有爽明例。义不妄构，理用何依？

问：《论语》，河不出图，泣麟自伤。曰：圣人禀灵天地，资识未形，齐生死于一同，等荣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从心告齿，乐正既修，素王斯著。方兴吾已之叹，结反袂之悲，进涉无上之心，退深负杖之惧。圣达之理，无乃缺如？（《魏书·房法寿附传》）

卷四十五

◎江式

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仕孝文为司徒、行参军、检校御史，除殄寇将军、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特除奉朝请。正光中，除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卒赠右将军、巴州刺史。

◇求撰集古今文字表

臣闻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龟策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颉之遗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至孔子定《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之受。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徵礼等百馀人说文字于未央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应运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文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瓘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

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儿为《需儿》，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书》曰：「子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ウ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忝无显。但逢时来，恩出愿外，每承泽云津，厕沾漏润，驱驰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罢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脱蒙遂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五人，专令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证议疑隐，庶无纰缪。所撰名目，伏听明旨。（《魏书·江式传》，又见《北史》三十四。）

◇祖莹

莹字元珍，范阳遒人。孝文时为中书学生，拜太学博士。署彭城王勰司徒、法曹参军，掌书记。再迁尚书三公郎中。宣武时为冀州镇东府长史，除名。寻为国子博士，领尚书左户部。孝明时为李崇都督长史，除名。寻为散骑侍郎。孝昌中，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元颢入洛，以为殿中尚书。孝庄还宫，免。后除秘书监，赐爵容城县子。前废帝昱迁车骑将军、太常卿。孝武即位，封文安县子。孝静迁邺，加仪同三司，进爵为伯。天平中卒，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冀州刺史。

◇乐舞名议

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获》，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覆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宜以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光赞鸿功，敷扬大业。（《魏书·乐志》。永熙二年春，长孙稚、祖莹表乞定乐舞名。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又略见《通典》一百四十二。）

◎公孙崇

崇，太和中为给事中，景明中为太乐令。

◇请以高肇监乐务表

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锺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萧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锺，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锺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馀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淹雅」原作「徽雅」，《册府》卷五六七作「淹雅」，按文义，《册府》是，今据改。）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徽赞」原作「淹赞」，《册府》卷五六七作「徽赞」，按文义，《册府》是，今据改。）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魏书·乐志》。正始四年春，太乐令公孙崇复表言。）

◇上景明历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顷自大乐，详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览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故《易》汤武革命，治历明时。是以三五迭隆，历数各异。伏惟皇魏绍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轩仍动，未遑历事，因前魏《景初历》，术数差违，不协晷度。世祖应期，辑宁诸夏，乃命故司徒、东郡公崔浩错综其数。浩博涉渊通，更修历术，兼著《五行论》。是时故司空、咸阳公高允，该览群籍，赞明五《纬》，并述《洪范》。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践阼，乃用敦煌赵匪甲寅之历，然其星度，稍为差远。臣辄鸠集异同，研其损益，更造新历。以甲寅为元，考其盈缩，晷象周密，又从约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历》。然天道盈虚，岂曰必协，要须参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宝贵，职司玄象，颇闲秘数；秘书监郑道昭，才学优赡，识览该密；长兼国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孙，世综文业；尚书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经史；前兼尚书郎中崔彬，微晓法术。请此数人，在秘省参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后各五日。然后乃可取验。臣区区之诚，冀效万分之一。（《魏书·律历志上》。世宗景明中，诏太乐令公孙崇、赵樊生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冬崇表。）

◎孙绍

绍字世庆，昌黎人。太和中为校书郎，迁给事中，自长兼羽林监为门下录事。延昌初，出除济阴太守。还，历司徒功曹参军，步兵、长水校尉。正光中，为镇远将军、右军将军。后为徐兖和籴使。历骁骑将军、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太中大夫。建义初，除卫尉，转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赐爵新昌子。太昌初，迁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曰宣。

◇修律令上表

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应天明命，兆启无穷，毕世后仁，祚隆七百。今二虢京门，下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邺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凭。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徵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应危惧矣。

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淹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忘乱。故有竞弃本出，（《北史》作「生」。）飘藏他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伏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兼职人子弟，随逐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

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恒，随亡隆以收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亡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馀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措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於悒。（《魏书·孙绍传》。与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绍表。又《北史》四十六。）

◇陈军国利害又表

臣闻文质互用，治道以之缉熙；亡隆得时，人物以之通济。故能事恢三灵，仁洽九服。伏惟陛下应灵践阼，冲明照物，宰辅忠纯，伊霍均美，既致升平之基，应成无为之业。而漠北叛命，陇右构逆，中州惊扰，民庶窃议，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虽愚短，具鉴始末。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具论四方华夷心态，高祖垂纳，文应可寻。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主者收录，不蒙报问，即日事势，乃至于此，尽微臣豫陈之验。今东南有窃号之竖，西北有逆命之寇，岂得怨天，实尤人矣。臣今不忧荒外，正虑中畿，急须改张，以宁其意。若仍持疑，变乱寻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国四世，欣戚是同，但职在冗散，不关枢密，宁济之计，欲陈无所，可谓经纬甚多，无机可织。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难倾，一倾难正。当今之危，蹑足之急，臣备肉食，痛心无已。泣血上陈，愿垂采察。若得言参执事，献可替否，冠逆获除，社稷称庆，虽死如生，犬马情毕。（《魏书·孙绍传》。绍为徐兖和籴使，还朝，大陈军国利害，不报。绍又表。）

卷四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雄

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太和中，为奉朝请。正始初，除给事中。延昌初，以病免。司空清河王怿辟户曹参军，摄田曹事，随府迁司徒、户曹、太尉、记室。神龟中，除尚书驾部郎中，转三公郎。正光中，兼司州别驾，加前军将军。孝昌初，除司空长史、行台左丞，迁辅军将军、尚书右丞。寻转吏部郎中，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永安中，除度支尚书兼侍中，迁镇南将军、都官尚书，行河南尹。普泰时，为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复为殿中尚书、兼吏部尚书。寻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中，又兼吏部尚书、左仆射、侍中。为高欢所杀。

◇明赏罚疏

凡人所以临坚阵而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则求荣名，二则贪重赏，三则畏刑罚，四则避祸难。非此数事，虽圣王不能劝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锺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载。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师众，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进力者矣。若重发明诏，更量赏罚，则军威必张，贼难可弭。臣闻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须废也。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臣既庸弱，忝当戎使，职司所见，辄敢上闻，惟陛下审其可否。（《魏书·辛雄传》）

◇选举疏

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礼律。礼律既设，择贤而行之，天下雍熙，无非任贤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标美，文王受命，济济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纵大圣，开复典谟，选三代之异礼，采二汉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继轨，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谧。陛下劬劳日昃，躬亲庶政，求瘼恤民，无时暂憩，而黔首纷然，兵车不息。以臣愚见，可得而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为乱，岂有馀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当今天下黔黎，久经寇贼，父死兄亡，子弟沦陷，流离艰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茕靡恤，财殚力尽，无以卒岁。宜及此时，早加慰抚。盖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复何忧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窃见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则政平讼理，有非其才，则纲维荒秽。伏愿陛下暂留天心，校其利害，则臣言可验，不待终朝。昔杜畿宽惠，河东无警；苏则分粮，金城克复。略观今古，风俗迁讹，罔不任贤，以相化革，明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习故，不明选典，欲以静民，便恐无日。（《魏书·辛雄传》、《通典》十四。）

◇上书论禄养

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书·辛雄传》。又为《禄养论》称云云。书奏，肃宗纳之。）

◇奏理元匡

窃惟白衣元匡，历奉三朝，每蒙宠遇。謇谔之性，简自帝心；鹰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锡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弹纠。至若茹皓升辇，匡斥宜下之言；高肇当政，匡陈擅权之表。刚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鲠之迹，朝野共知。当高肇之时，匡造棺致谏，主圣臣直，卒以无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况其元列由绪，与罪案不同也。脱终贬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谏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违盐梅之相济。祁奚云，叔向之贤，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实可嗟惜。（《魏书·辛雄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复欲舆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为民。雄奏理匡。）

◇狱成诉枉宜复断理议

《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今议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纵情，令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仰寻周公不减流言之愆，俯惟释之不加惊马之辟，所以大小用情，贵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厘。雄久执案牍，数见疑讼，职掌三千，愿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纠，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诉，或为公使，本曹给过所有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不推检，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获见赃，不辨行赇主名，检无赂以置直之主，宜应洗复。三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案既成，至即除削。或有据令奏复者，与夺不同，未获为通例。又须定何如得为证人。若必须三人对见受财，然后成证，则于理太宽。若传闻即为证，则于理太急。今请以行赇后三人俱见，物及证状显著，准以为验。四曰：赦前断事，或引律乖错，使除复失衷，虽案成经赦，宜追从律。五曰：经赦除名之后，或邀驾诉枉，被旨重究；或诉省称冤，为奏更检。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谓不得异于常格，依前案为定。若不合拷究，已复之流，请不追夺。六曰：或受辞下检，反覆使鞠，狱证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从证占而雪，则违正格；如除其名，罪滥洁士。以为罪须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毕格，及要证一人不集者，不得为占定。

古人虽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陈，实士师之深疑，朝夕之急务，愿垂察焉。（《魏书·辛雄传》。初延尉少卿袁翻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令门下、尚书、廷尉议之。雄议。）

◇奉使慰劳关西启六事

臣闻王者爱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与之，五曰乐之，六曰喜之。（缺一句。）则利之也。使民不失其时，则成之也。省刑罚，则生之也。薄赋敛，则与之也。无多徭役，则乐之也。吏静不苛，则喜之也。伏惟陛下道迈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风而鼓俗，旌至德以调民。生之养之，正当兹日，悦近来远，亦是今时。臣既忝将命，宣扬圣泽，前件六事，谓所宜行。若不除烦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驿，虚号王人，往还有费于邮亭，皇恩无逮于民俗。谨率愚管，敢以陈闻，乞垂览许。（《魏书·辛雄传》。庄帝反洛，诏雄以本官兼侍中、关西慰劳大使。将发，请事五条。仍启。）

◎王显

显字世荣，阳平乐平人。孝文时，历本州从事，以医术补侍御师，迁尚书仪曹郎。宣武时，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延昌初，为太子詹事，封卫南伯。有药方三十五卷。

◇奏劾石荣抱老寿

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谨案：石荣，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遭时之运，逢非次之擢，以犬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贵，位阶方岳。不能怀恩感德，上酬天施，乃咎彰遐迩，向秽京墟。老寿种类无闻，氏姓莫纪，丐乞刑馀之家，覆养阉人之室。蒙国殊泽，预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内。（疑）教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闺庭。方恣其淫奸，换妻易妾。荣前在洛州，远迎老寿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寿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无别，男女三人，莫知谁子。人理所未闻，乌兽之不若。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鸿胪削爵。（《魏书·抱嶷传》）

◇奏劾元匡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攵。大魏应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依据《六经》，参诸国志，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属云构中迁，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锺。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请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抑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座，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尊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锺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己。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案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恒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有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案《权铭》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

臣案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专造锺律，管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颁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锺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见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明时。岂应谈议之间，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际，轻生刖足之言。赵高矫惑，事属衰秦；卞和抱璞，时遇暴楚。何宜以济济之朝，而有斯谤者哉！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第五子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后因与太常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御史中尉王显奏匡云云。诏曰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蛮酋。仕齐为征虏将军、直合将军。太和中，遣使归款，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伯。寻于新蔡立东豫州，以为刺史。改封安昌县伯，进号征虏将军。景明中，进号平南将军，加安南将军。延昌中，迁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入为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伯，熙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曰庄。

◇请乘机取义阳表

臣闻机之所在，圣贤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舍。皆拯群生于汤炭，盛武功于方来。然霜叶将沦，非劲飙无以速其箨；天之所弃，非假手无以歼其人。窃惟萧衍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轮，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埽，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度彼众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弗过十旬，克之必矣。（《魏书·田益宗传》。）

◇上表自理

臣昔在南，仰餐王化，拥率部曲三千馀家，弃彼边荣，归投乐土，兄弟荼炭，衅结贼朝。高祖孝文皇帝录臣乃诚，授以藩任。方欲仰凭国威，冀雪冤耻，岂容背宠向雠，就险危命。昔郢豫纷扰，臣躬率义兵，拥绝贼路，窃谓诚心，仰简朝野。但任重据边，易招尘谤，致使桃符横加谗毁，说臣恒欲投南，暴乱非一。乞检事原，以何为验？复云虐害番兵，杀卖过半，如其所言，未审死失之家，所讼有几？又云耗官粟帛，仓库倾尽。御史覆检，曾无损折。初代之日，二子鲁生、鲁贤，从子超秀等并在城中，安然无二，而桃符密遣积射将军鹿永固私将甲士，打息鲁生，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鲁生、鲁贤首者，各赏本郡。」士马围绕，腾城唱杀，二息战怖，实由于此。残害居业，为生荡然，乃复毁发坟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离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岁朝廷频遣桃符，数加慰劳，而桃符凶奸，擅生祸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师，复欺朝廷，说臣父子，全无忠诚，诬陷贞良，惑乱朝听。乞摄桃符与臣并对，若臣罪有状，分从宪网；如桃符是谬，坐宜有归。（《魏书·田益宗传》）

◎王肃

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齐左仆射、雍州刺史奂子。永明中，历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以父及兄弟皆坐罪诛，来奔。孝文以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进号平南将军。除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进号镇南将军，封汝阳县子。坐刘藻等败降、号平南将军。宣武即位，以遗诏进尚书令，拜车骑将军，封昌国县侯。出为扬州刺史，镇寿春。景明二年卒，赠侍中、司空公，谥曰宣简。

◇奏请依旧改检

考以显能，陟由绩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寮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式，考检能否。（《魏书·王肃传》）

◇奏增彭城王勰邑户

臣等闻旌功表德，道贵前王；庸勋亲亲，义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东平宰汉，宠绝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内昭，英风外发，协廓乾规，扫氛汉沔。属先帝在天，凤旌旋旆，静一六师，肃宁南服。登圣皇于天衢，开有魏之灵，论道中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咏。臣等参详，宜增邑一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百户。（《魏书·彭城王勰传》）

◎王诵

诵字国章，肃长兄嘈之子。景明初来奔，历员外郎、司徒主簿，转司徒属、司空谘议通直常侍、汝南王友。迁司徒谘议，加前军、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孝明初，出为左将军、幽州刺史。神龟中，徵为长兼秘书监，徙给事黄门侍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徐州刺史，谥曰文宣。

◇与故旧李神俊等书论卢义僖

卢冠军在此，时复惠存，辄留连数日，得以谘询政道。（《魏书·卢玄附传》，又见《北史》三十。）

◎张烈

烈字徽仙。（《北史》作「徽之」。）清河东武城人。居临淄。孝文赐名烈，以本名为字。太和中，历侍御、主文中散。迁洛，除尚书仪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出为陵江将军、顺阳太守。宣武即位，封清河县子。以母老去官。孝明即位，除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征虏将军、司空长史。累迁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加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孝昌初，出为安北将军、瀛州刺史，更满还朝致仕。元象元年卒，年七十七。

◇刺称羊祉谥景无亏体例

案祉历宦累朝，当官允称，委捍西南、边隅靖遏。准行易名，奖诫攸在。窃谓无亏体例。（《魏书·酷吏羊祉传》。元端等议谥曰景，侯刚等驳灵太后令重议，元端如前议，司徒右长史张烈、主簿李刺称。）

卷四十七

◎张普惠

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太和末，为主书，带制局监，转尚书都令史。宣武初，转积射将军。历任城王澄安西录事参军，行冯翊郡事，随府转镇南主簿，加威远将军，又为安乐王诠长史。除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司马。迁步兵校尉，领河南尹丞免。熙平中，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神龟中，为尚书右丞。正光中，除光禄大夫，出为左将军、东豫州刺史。孝昌元年卒，赠平北将尽XII幽州刺史，谥曰宣恭。

◇密表太后父不可称太上

臣闻优名宝位，王者之所光锡；尊君爱亲，臣子所以慎终。必使勋绩相侔，号秩相可，然后能显扬当时，传徽万代者矣。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载育至尊，母仪四海，近枢克唯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馀九锡，褒假銮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易》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并大。《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郊社，尊无二上。」明君臣不可并上。伏见诏书以司徒为太上秦公，夫人为太上秦君。夫人蒙号于前，司徒系之于后，尊光之美盛矣。窃惟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之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春秋传》曰：「葬称公，臣子辞。」明不可复加上也。《书》曰：「兹予大飨于先王，尔祖其从与飨之。」司徒位尊属重，必当配飨先朝，称太上以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

汉祖创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灵后」，乃帝者之事。晋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号于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伏愿圣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请，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畏困上之鉴，邀谦光之福，则天下幸甚。

臣闻见灾修德，灾变成善。此太戊所以兴殷，桑谷以之自灭。况今卜迁方始，当修革之会，愚以为无上之名，不可假之，脱讥于千载，恐贻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临之，礼也。司徒诚为后父，实人臣也。虽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以义断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况乃应坤之载，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徒之殡，晨昏于郊墓之间，虽圣思蒸蒸，其不虞宜戒。离宸极之严居，疲云跸于道路，此亦亿兆苍生，瞻仰失图。伏愿寻《载驰》之不归，存静方之光大，则草木可繁，人灵斯穆。臣职忝谏司，敢献狂瞽，谨冒上闻，不敢宣露，乞垂省览，昭臣微款，脱得奉谒圣颜，曲尽愚衷者，死且不朽。（《魏书·张普惠传》。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磐石，乃密表。）

◇表论时政得失

一曰：审法度，平斗尺，租调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魏书·张普惠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徵绵麻疏

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轨，夙宵惟度，忻战交集。何者？闻复高祖旧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复而不复，所以战违法。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通典》作「故立幅度之规」。）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此之谓也。

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弃，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易。（《通典》作「之翻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通典》作「遵」。）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之。（《通典》作「而都官共窃利之」。）愚臣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犹（《通典》作「尤」，无「一」字。）不计其广；丝绵，斤（《通典》作「斤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通典》有「者」字。）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以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也。

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照布于无穷，则孰不幸甚。伏愿亮臣忄空忄空之至，下慰苍生之心。（《魏书·张普惠传》。尚书计奏，复徵绵麻，恐其劳民不堪命，上疏云云。又见《通典》五。）

◇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

臣闻明德恤祀，成汤光六百之祚；严父配天，孔子称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闻，福传遐世。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故宜敦崇祀礼，咸秩无文。而告朔朝庙，不亲于明堂；尝郊社，多委于有司。观射游苑，跃马骋中，危而非典，岂清跸之意。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淑慎威仪，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则一人有喜，兆民赖之。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臣学不经远，言多孟浪，忝职其忧，不敢默尔。（《魏书·张普惠传》。肃宗不亲视朝，崇佛法，郊庙多委有司，上疏。又略见《广弘明集》六。）

◇谏送蠕蠕阿那环还国疏

臣闻乾元以利贞为大，非义则不动；皇王以博施为功，非类则不从。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睿哲钦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师扇乱于江外，此乃封豕长蛇，不识王度，天将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乐也。宜安民以悦其志，恭己以怀其心。而先自劳扰，艰难下民，与师郊甸之内，远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劲敌，可谓无名之师。谚曰：「唯乱门之无过。」愚情未见其可。当是边将窥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汉祖亲困之。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以为不可，请斩之。千载以为美。况今旱酷异常，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而欲定蠕蠕，忤时而动，其可济乎？阿那环投命皇朝，抚之可也。岂容困疲我兆民，以资天丧之虏。昔庄公纳子纠，以致乾时之败；鲁僖以邾国，而有悬胄之耻。今蠕蠕时乱，后主继立，虽云散亡，奸虞难抑。脱有井陉之虑，杨钧之肉，其可食乎！高车、蠕蠕，连兵积年，饥馑相仍，须其自毙，小亡大伤，然后一举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获两虎，不可不图之。今土山告难，简书相续，盖亦无能为也。正与今举相会，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两疆，并兴大众。脱狂狡构间于其间，而复事连中国，何以宁之？今宰辅专欲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环之不还，负何信义？此机之际，北师宜停。臣言不及义，文书所经过，不敢不陈。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二虏自灭之形，可以为殷鉴。伏愿辑和万国，以静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违，必无可采，匹夫之智，愿以呈献。

◇上疏答诏访冤屈

《诗》称「文王孙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成家」。皆所以明德睦亲，维城作翰。汉高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书之信，重之以白马之盟。其以强大分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犯蹙邑者，盖有之矣。未闻父基子构，世载忠贤，一死一削，用为恒典者也。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谬之来，亦已甚矣。遂使勋亲怀屈，幽显同冤，纷讼弥年，莫之能息。

臣辄远研旨格，深穷其事，世变减夺，今古无据。又寻诏书，称昔未可采，今始列辞，岂得混一，罔分天近也。故乐良、乐安，同蕃异封；广阳、安丰，属别户等。安定之嫡，邑齐亲王；河间戚近，更从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伦级，勋亲兼树，非世减之大验者也。博陵袭爵，亦在太和之年，时不世减，以父尝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减从今式。如此，则减者减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减之内。减足之旨，乃为所贡所食耳。欲使诸王开国，弗专其民，赋役之差，贵贱有等。盖准拟《周礼》公侯伯子男贡税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兴得足充本，清渊吏多减户。故始封承袭，俱称所减谓减之以贡，食谓食之于国，斯实高祖沛然之诏。减实之理，圣明自释，求之史帛，犹有未尽。时尚书臣疑减足之参差，旨又判之，以开训所减之旨，可以不疑于世减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减之格，用为世减之法；以王封有亲疏之等，谓是代削之条。妄解成旨，雷同世夺。以此毒天下，民其从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枢弼累朝，识洞今古，为尚书之日，殷勤执请，孜孜于重议。被旨不许，于此遂停。

又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律令相违，威泽异品。使七庙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则爵禄无穷，枝庶则属内贬绝。仪刑作孚，亿兆何观。夫一人吁嗟，尚曰亏治。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庵议，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睦九族之义也。

臣猥忝今任，于兹五年，推寻旨格，谓无世减之理。请近遵高祖减食之谟，远循百代象贤之诰，退由九伐，进从九仪，则刑罚有伦，封不虚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访冤滞，愚以此为大者。求寻光锡之诏，并诸条格，所夺所请，事事穷审。诸王开国，非犯罪削夺者，并求还复。其昔尝全食，足户充本，减从令式者，从前则力多于亲懿，全夺则减足之格不行，愚谓禄力并应依所□之食而食之。若是则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虽盈之减。两秦既有全食足户之异，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亲恤所裒，请依律断。伏惟亲亲尊贤，位必功立。尊贤以司民，可不慎乎？亲亲以牧族，其可弃乎？如脱蒙允，求以旨判为始，其前来吏秩，悉年久不追。

臣又闻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汤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风动草偃，畏之如雷电，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绥万国，若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迁都之构，庶方子来，泛泽所沾，降及陪皂。宁有岳牧、二千石、县令、丞、尉、治中、别驾及诸军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预乎？此之班驳，云雨之不平，谓是当时有司出纳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寻世宗诏书，百官普进一级，中有朝臣刺史，登时褒授，则内外贵贱，莫不同泽。又覆奏称爰及陪皂，明无不逮。自后人率其心纷纶，盈庭嫌少，误惑视听。限以泛前，更为年断。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泛前泛后之岁，隔而绝之。遂使如纶之旨，顿于一朝。泛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泛，三年上第者，蒙半阶而已。泛前泛后合考者隔绝而不得，无考者无折而全。泛前泛后，有考无考，并蒙全泛。与否乖违，勤旧弥屈。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此之谓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下，可不慎欤！」言之不从，无以抑之，遂奏夺牧守外禄，全不与泛。散官改为四年之考，泛前者八年一阶。政令不一，冤讼惟甚，与而复夺，其本在兹。致使邀驾击鼓者，无理以加其罪；诽谤公听者，无辞以抑其言。尊沓所由生，慢悖所由起。

夫琴瑟不调，浇而更张。善人，国之本也，其可弃乎？《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尧典》曰：「克明俊德。」《吕刑》曰：「何择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备，唯其人。」《咎繇》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此，则官必择人，泛则宜溥，请远遵正始元旨，近准圣明二泛，内外百官，悉同一阶，不以泛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则同云共澍，四海均洽。如谓未可，宜以权理折之。

《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传》曰：「一曰择人。」如此则乃可无泛，不可无考。守宰之泛，既以追夺，则百官之泛，不应独沾。溥泽既收，复谁敢怨！夫三载之考，兴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间剧禄力，自有加减。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则三年；朝官既禄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禄参差，各称其枉。且一日从军征戍，苦于烦任终年；专使决断，重于陪臣恒上。若通为三载之考，无泛隔折，则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远绥四方。

日失求贤，犹有所失，况不遵择人之训，唯以停久而进乎？自今已后，考黜愿以三宅革心，选进愿以三俊居德。《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枢副，毗察冤讼，寤寐惟省，谓宜追正，愚固所陈，方无可采。（《魏书·张普惠传》。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

◇广陵北海二王为所生祖母服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轻重颠倒，不可之甚者也。《传》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夫人（《北史》作「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寮，玉食一方，得不以诸侯言之。敢据《周礼》，辄同三年。（《魏书·张普惠传》。广陵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博士执意不同，诏群寮会议。普惠议。又见《北史》四十六。）

◇奏记任城王澄

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丧，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衰与奠，非礼也。」注云：「为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党也不食。」食犹择人，于射为惑。（《北史》作「于马射为或非宜」。）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舍。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礻覃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锺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者，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库府空虚，宜待新调，二三之趣，停之为便。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声轩悬，建云钲，神民忻畅，于斯时也。伏惟慈明远被，万民是望，举动所书，发言唯则，愿更广访，赐垂曲采，昭其管见之心，恕其谠言之责，则刍荛无遗歌，与人有献诵矣。（《魏书·张普惠传》。任城王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又《北史》四十六。）

◇答访烈懿太妃题碑

任城王澄遭太妃忧，臣寮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礻遂」。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魏书·张普惠传》，又《北史》四十六。）

卷四十八

◎袁翻

翻字景翔，陈郡项人。太和末，为奉朝请。景明初，兼著作佐郎，后迁司徒祭酒、扬烈将军、尚书殿中郎。正始中，除豫州中正。熙平初，除冠军将军、廷尉少卿，寻加征虏将军，出为平阳太守。神龟末，迁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还，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出为齐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将军、中书令，领给事黄门侍郎。后拜度支尚书，转都官尚书，加抚军将军。建义初，于河阴遇害。赠侍中、车骑将军、青州刺史。

◇思归赋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阴。望他乡之阡陌，非旧国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无梁而复深。怅浮云之弗限，何此恨之难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是杂石为峰，诸烟共色。秀出无穷，烟起不极。错翻花而似绣，网游丝其如织。蝶两戏以相追，燕双飞而鼓翼。怨驱马之悠悠，叹征夫之未息！

尔余乃临峻壑，坐层阿。北眺羊肠诘屈，南望龙门嵯峨。叠千重以耸翠，横万里而扬波。远犭军鼯与の麝，走鳐鲨及龟鼍。彼暧然兮巩洛，此邈矣兮关河。心郁郁兮徒伤，思摇摇兮空满。思故人兮不见，神翻覆兮魂断。断魂兮如乱，忧来兮不散。俯镜兮白水，水流兮漫漫。异色兮纵横，奇光兮烂烂。下对兮碧沙，上睹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驳霞兮绛氛。风摇枝而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复行兮川之畔，望复望兮望夫君。君之门兮九重门，余之别兮千里分。愿一见兮导我意，我不见兮君不闻。魄惝恍兮知何语，气缭戾兮独萦。

彼鸟马之无知，尚有情于南北。虽吾人之固鄙，岂忘怀于上国？去上国之美人，对下邦之鬼域。形既同于魍魉，心匪殊于蝥贼。欲修之而难化，何不残之云克。知进退之非可，徒终朝以默默。愿生还于洛滨，荷天地之厚德。（《魏书·袁翻传》。出为平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归赋》）。

◇安置蠕蠕表

谬以非才，忝荷边任，猥垂访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环婆、罗门等处所远近利害之宜。窃惟匈奴为患，其来久矣。虽隆周盛汉，莫能障服，衰弱则降，富强则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卫青、去病勤亦劳止。或修文德以来之，或兴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韩来朝，左贤入侍，史籍谓之盛事，千载以为美谈。至于皇代勃兴，威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场。自卜惟洛食，定鼎伊，高车、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主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然斗此两敌，即土庄之算，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

今蠕蠕内为高车所讨灭，外凭大国之威灵，两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归诚，万里相属。进希朝廷哀矜，克复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儿。虽乃远夷荒桀，不识信顺，终无纯固之节，必有孤负之心。然兴亡继绝，列圣同规；抚降恤附，绵经共轨。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礼待，则损我资储。来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愿，迎送艰难。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蠕蠕全灭，则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主奔于上，民散于下，而馀党实繁，部落犹众，处处其布，以望今主耳。（《通典》作「以保全生耳」。高车亦未能一时并兼，尽令率附。）

又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无复竖立，令高车独擅北垂，则西顾之忧，匪旦伊夕。愚谓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环于东偏，处婆罗门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那环住所，非所经见，其中事势，不敢辄陈。其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馀里，正是北虏往来之要冲，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宜遣一良将，加以配衣，仍令监护婆罗门。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自克厉，使馀烬归心，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乃渐令北徙，转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车劲敌。西北之虞，可无过虑。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今不早图，戎心一启，脱先据西海，夺我险要，则酒泉、张掖自然孤危，长河以西，终非国有。不图厥始，而忧其终，噬脐之恨，悔将何及。

愚见如允，乞遣大使往凉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亲阅亭障远近之宜，商量士马，校练粮仗，部分见定，处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藉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损，岁终大计，其利实多。高车豺狼之心，何可专信？假令称臣致款，正可外加优纳，而复内备弥深，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者也。管窥所陈，惧多孟浪。（《魏书·袁翻传》，又见《通典》一百九十六。正光二年十月，朝廷问安置蠕蠕之宜于凉州刺史袁翻，翻表。）

◇乞加金紫表

臣往忝门下，翼侍帐幄。同时流辈，皆以出离左右，蒙数阶之陟。唯臣奉辞，非但直去黄门，今为尚书后，更在中书令下。于臣庸朽，诚为叨滥；准之伦匹，或有未尽。窃惟安南之与金紫，虽是异品之隔，实有半阶之校；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准秩论资，似加少进。语望比官，人不愿易。臣自揆自顾，力极求此，伏愿天地成造，有始有终，矜臣疲病，乞臣骸骨，愿以安南、尚书换一金紫。（《魏书·袁翻传》）

◇奏驳太常议甄琛谥

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镳，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岩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琛之流，无不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民曰孝」，宜谥曰孝穆公。自今已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必准人立谥，不得甚加优越。复仍踵前来之失者，付法司科罪。（《魏书·甄琛传》。正光五年，琛卒，赠司徒。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从之。）

◇明堂议

谨案：明堂之义，今古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证，且论意之所同，以酬诏旨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丙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得以意抑必，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曲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

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魏书·袁翻传》。正始初，修明堂辟雍，翻议。）

◇选边戍事议

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是以镇边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实赖温良。故田叔、魏尚声高于沙漠，当阳、钜平绩流于江汉，纪籍用为美谈，今古以为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风凝化远，威厉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输诚，华阳即序，连城革面，比屋归仁。悬车剑阁，岂伊曩载；鼓噪金陵，复在兹日。然荆、扬之牧，宜尽一时才望；梁、郢之君，尤须当今秀异。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钞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场。频年以来，甲胄生虮，十万在郊，千金日费，为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贾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洁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谓自今以后，荆、扬、徐、豫、梁、益诸蕃，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能统御有方，清高独著，威足临戎，信能怀远，抚循将士，得其忻心，不营私润，专修公利者，则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爵赏，使久于其任，以时褒赍，厉其忠款。所举之人亦垂优异，奖其得士，嘉其诚节。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御，贪忄林日富，经略无闻，人不见德，兵厌其劳者，即加显戮，用彰其罪。所举之人，随事免降，责其谬荐，罚其伪薄。如此，则举人不得挟其私，受任不得孤其举，善恶既审，沮劝亦明，庶边患永消，讥议攸息矣。（《魏书·袁翻传》）

◇泾州刺史淮阳男陆希道墓志铭

（上阙）钜鹿郡开国公之子也。（下阙。）

前凉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陈郡袁翻字景翔制铭。（碑拓本。）

◎侯刚

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太和末为中散，迁冗从仆射。宣武时迁奉车都尉、右中郎将，加游击将军、城门校尉。迁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拜右卫大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孝明即位，除卫尉卿，封武阳县侯。进侍中、抚军将军、恒州大中正。迁卫将军，进爵为公。熙平初，除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除车骑将军，领御史中尉，加车骑大将军、仪同。孝昌初，除领军，出为冀州刺史。在道削黜，以征虏将军终于家。永安中，赠司徒。

◇驳元端等羊祉谥议

臣闻惟名与器，不可妄假，定谥准行，必当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过威，布德罕闻，暴声屡发。而礼官虚述，谥之为「景」，非直失于一人，实毁朝则。请还付外准行，更量虚实。（《魏书·酷吏羊祉传》。元端刘台龙议谥曰景，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

◎孟达

达，爵里未详。

◇悲成造像铭

夫灵踪□启，则攀宗靡寻，容像不陈，则崇之必□。於以真□□於上龄，遗形敷于下叶。暨于大代，兹功厥作，比丘慧成，自以影濯玄流，邀逢昌运，率竭诚心，为国造石窟□□糸答皇恩，有资来业，父使持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颜以摧躬□匪乌在□遂□亡父造石像一区，愿亡父神飞三□，知周十地。□玄照则万□□□，震慧向则大千斯□。元世师僧父母眷属，凤翥道场，鸾腾兜率，若悟落人间，三槐独秀，九棘云敷，五□群生，咸同斯愿。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讫，朱义章书，孟达文。（碑拓本）。

◎高肇

肇字首文，渤海莜人。孝文昭皇后之兄。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拜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尚孝文妹高平公主，迁尚书令。延昌初，迁司徒。孝明即位，赐死。灵太后临朝，赠营州刺史。永熙中，赠侍中、太师、大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太尉、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奏请以元和子伯宗袭爵河南王

和太和中出为沙门，让爵于鉴。鉴后以和子显年在弱冠，宜承基绪，求逊王爵，以归正胤。先朝诏终鉴身，听如其请。鉴既薨逝，和求袭封。谨寻诏旨，听传子显，不许其身。和先让后求，有乖道素，请令伯宗承袭。（《魏书·河南王曜附传》。元和与弟鉴子伯宗竞求承袭，尚书令肇奏。）

◇奏定大枷

臣等闻王者继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网改祝，仁过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丑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恒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大小，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丑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以拷石。（《魏书·刑罚志》。永平元年七月，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泽、尚书邢峦、李平、江阳王继等奏。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

◇奏使刘芳更造乐器

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办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魏书·乐志》。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

◇奏请推处僧暹等逼召僧祇户

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馀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魏书·释老志》。尚书令高肇奏言。）

◎高显

显，肇弟。景明初，封澄城郡公，拜侍中，出授护军高丽国大中正。

◇奏请勒铭射所

伏见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矢镞所逮三百五十馀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巧会《驺虞》之节，妙尽矍圃之仪。威剩余攸叠，兕慑气，才猛所振，劲憝弭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魏书·高聪传》。世宗于河南怀界亲射矢一里五十馀步，侍中高显等奏。）

卷四十九

◎萧宝夤

宝夤字智亮，南兰陵武进人。齐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王。永元末，授车骑将军。为张欣、泰王灵秀所拥立。寻败见执，东昏不罪，以为荆州刺史。和帝即位，以为卫将军南、徐州刺史。梁武将革命，惧诛来奔。宣武以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郡公，加号齐王。正始初，改封梁郡公，以锺离之败免。永平末，假安南将军。延昌初，除安东将军、瀛州刺史。迁抚军将军、冀州刺史。灵太后临朝，除镇东将军。熙平初，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书。神龟中，除车骑将军、徐州刺史。正光中，徵为车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莫折、念生僭号，出为西道行台。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假大将军、尚书令，进司空。以泾州之败恕死为民。寻除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假车骑大将军、西讨大都督。念生平，除车骑将军、尚书令。以孝昌三年十月自立为皇帝，改元隆绪，国号齐。为其下侯终德所败，奔万俟、丑奴，丑奴以为太傅。永安三年，与丑奴俱为尔朱天光所擒，送京师赐死。

◇考功表

臣闻《尧典》有黜陟之文，《周书》有考绩之法，虽其源难得而寻，然条流抑亦可知矣。大较在于官人用才，审于所莅；练迹校名，验于虚实。岂不以臧否得之馀论，优劣著于历试者乎？既声穷于月旦，品定于黄纸，用效于名辈，事彰于台阁，则赏罚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无依据。虽复勇进忘退之俦，奔竞于市里，过分亡涯之请，驰骛于多门；犹且顾其声第，慎其与夺。器分定于下，爵位悬于上，不可妄叨故也。

今窃见考功之典，所怀未喻，敢竭无隐，试陈万一。何者？窃惟文武之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人之极地；德行之称，为生之最首。忠贞之美，立朝之誉，仁义之号，处身之端，自非职惟九官，任当四岳，授曰尔谐，让称俞往，将何以克厌大名，允兹令问。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泾、渭同波，薰犹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与者不复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贸，名与实爽，谓之考功，事同岩涉，纷纷漫漫，焉可胜言。

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寮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都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堕？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共为唇齿，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复何论。官以求成，身以请立，上下相蒙，莫斯为甚。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通典》作「弦朔」。）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又闻之，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义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故虽文质异时，污隆殊世，莫不宝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赏罚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蔼蔼，五叔无官，汉之察察，馆陶徒请。岂不重骨肉、私亲亲？诚以赏罚一差，则无以惩劝；至公暂替，则觊觎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亲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于是巧诈萌生，伪辩锋出，役万虑以求荣，开百方而逐利。握枢秉钧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则其流已注，引之则有何纪极。

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张求其适调。去者既不可追，来者犹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职：岁终，则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会计，听其致事，而诏于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游辞宕说，一无取焉。列上尚书，覆其合否。如有纰谬，即正而罚之，不得方复推诘委否，容其进退。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如此，则少存实录，薄止奸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恒例。至于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如不限以关键，肆其傍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秽我彝章，挠兹大典。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开返本之路，杜浇弊之门。如斯，则吉士盈朝，薪载焕矣。（《魏书·萧宝夤传》，又略见《通典》十五。）

◇论萧正德来降表

伏见扬州表，萧正德自云避祸，远投宸掖，背父叛君，骇议众口，深心指趣，厥情难测。

臣闻立身行道，始于事亲，终于事君。故君亲尽之以恒敬，严父兼之以博爱。斯人伦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毁则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晋恭获谤，无所逃死；卫蒐受诬，二子继没。亲命匪弃，国孰无父？况今封豕尚存，长蛇未灭，偷生江表，自安毒，而正德居犹子之亲，窃通侯之贵，父荣于国，子爵于家，履霜弗闻，去就先结。隔绝山淮，温清永尽，定省长违，报复何日？以此为心，心可知矣。

皇朝绵基累叶，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泽，能言革化，无思不韪。贲玉帛于丘园，标忠孝以纳赏，筑稿街于伊、洛，集华裔其归心。被发锯身之酋，屈膝而请吏；交趾文身之渠，款关而效质。至如正德，宜甄义以致贬。昔越栖会稽，赖宰以获立；汉困彭、宋，实丁公而获免。吴项已平，二臣即法。岂不录其情哉？欲明责以示后。况遗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亲亲，安能亲人。中间变诈，或有万等。伏惟陛下圣敬自天，钦光纂历，昭德塞违，以临群后，脱包此凶丑，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诛焉！

臣衅结祸深，痛缠肝髓，日暮途遥，复报无日，岂区区于一竖哉？但才虽庸近，职居献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陈。伏愿圣慈少垂察览，访议槐棘，论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归。无令申、蒐受笑于苟存，曾、闵沦名于盛世。（《魏书·萧宝夤传》）

◇奏不许陈仲儒再造乐器

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已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魏书·乐志》。神龟二年，陈仲儒言，宜依京房立准，以均乐器。时尚书萧宝夤奏言。）

◇陈兵事启

所统十万，食唯一月。（《魏书·朱元旭传》）

◇夏侯道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迁，谯国人。少时南奔，仕齐明帝，至前军将军、辅国将军。从裴叔业至寿春，不协归魏，拜骁骑将军，守合肥。景明中，叛入梁，为征虏长史，带汉中郡。寻自为持节、冠军将军、梁秦二州刺史。复归魏，授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改封濮阳县侯。解职。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转安东将军、瀛州刺史。熙平中卒，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明。

◇请拔汉中归诚表

臣闻知机其神，趋利如响，臣虽不武，敢忘机利。伏惟陛下泽被区宇，德济苍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赖。臣顷亡蚁贼，匹马归阙，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于寿阳，横为韦缵所谤。事之曲直，并是杨集朗、王秉所悉。臣实愚短，岂能自安，便逃窜江吴，苟存视息。萧衍梁州刺史庄丘黑与臣早旧，申臣为长史。值黑亡没专任，天时素愿，机会在兹。遇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来此，臣即披露诚款，与其共契机要，报武兴王杨绍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请其遣军，以为腹背。即遣左天长由寒山路驰启，复会通直散骑常侍臣集朗还至武兴。臣闻其至，知事必克。集朗果遣郑右留使至臣间，密参机举。会有萧衍使人吴公之至，知臣怀诚，将归大化，遂与府司马严思、臧恭，典签吴宗肃、王胜等共杨灵珍父子，密相构结期当取臣。臣幸先觉，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郑猥驰告集朗，急求军援，而武兴军未到之间，萧衍白马戍主尹天宝不识天命，固执愚迷，乃率部曲驱掠民丁，敢为不逞。臣即遣军主江悦之率诸军主席灵坦、庞树等领义勇应时讨扑。而树锐气难裁，违悦之节度，轻进失脱，天宝因此直到南郑，重围州城。梁秦士庶，佥云危棘，以义逼臣，劝为刺史，须籍此威，镇靖内外。臣赤诚奉国，苟取济事，辄捐小迹，且从权宜，假当州位。重遣皇甫选由斜谷道以事启闻。臣即亲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锋苦战。武兴之军，乘虚蹑后。天宝凶徒，因宵鸟散，进既摧破，退失巢穴，潜舍军众，依山傍险，突入白马。集朗与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领，登即擒斩。戍内户口，即放还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时殄，公私庆快，非但梁秦竭力，实关集郎赴接之机。臣前已遣军主杜法先还洵阳，构合徒党，诱结乡落；令晋寿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还至西关，共兴大义。当今庸蜀虚弱，楚郑悬危，开拓九区，扫清六合，形要之利，在于此时，进趣之略，愿速处分。臣以愚陋，猥当推举，事定之后，便即束身，驰归天阙。但物情草创，犹有参差。萧衍、魏兴太守范泌、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屯聚川东，尚规举斧，登遣讨袭，具于别启。集朗兄弟并议曰：臣往曰归诚，誓尽心力，超蒙荣奖，灰殒匪报，但留臣权相绥奖，须得扑灭等，便即首路。伏愿圣慈，特垂鉴照。谨遣兼长史臣张天亮奉表略闻。（《魏书·夏侯道迁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裴植

植字文远，河东闻喜人，居襄阳。仕齐东昏至长水校尉，随父叔业在寿春。景明元年，举州内附，除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封崇义县侯。进号平东将军，入为大鸿胪、扬州大中正，出除安东将军、瀛州刺史。罢州，复为大鸿胪。迁度支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延昌四年八月，为于忠矫诏所害。事雪，赠征南将军、尚书仆射、扬州刺史。

◇表毁田益宗

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魏书·裴叔业附传》，又《北史》四十五。）

◇临终遗令子弟

命尽之后，翦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同上。）

◎裴衍

衍字文舒，植弟。仕齐东昏至阴平太守。景明元年入魏，授通直郎，不拜。孝明即位，除散骑侍郎，行河内郡事。寻除建兴太守，转河内太守，加征虏将军。孝昌初，除使持节、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假安东将军、北道都督，封安阳县子。进抚军将军、相州刺史，假镇北将军、北道大都督，进封临汝县公。讨葛荣败死，赠车骑大将军、司空、相州刺史。

◇请隐嵩高表

臣幸乘昌运，得奉盛化，沐藉炎风，餐佩唐德，于生于运，已溢已荣。但摄性乖和，恒苦虚弱。比风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怀，有愿闲养。伏见嵩岑极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游此岫。臣质无灵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轻举，仿佛高踪，诚希药此沉疴，全养禀气耳。若所疗微痊，庶偶影风云，永歌至德。荷衣葛屦，裁营已整；摇策纳屣，便陟山途。谨附陈闻。乞垂昭许。（《魏书·裴叔业附传》）

◎魏子建

子建字敬忠，钜鹿下曲阳人。宣武初，为奉朝请，累迁太尉从事中郎。进前军将军，十年不徙。正光中，除东益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孝昌中，入为散骑常侍、卫尉卿。永安中，除右光禄大夫，后迁左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永熙二年卒，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文静。

◇上言安抚州城事

诸城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魏书自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等构逆，佥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上言，从之。）

◇密与张普惠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熙旧是蕃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魏书·张普惠传》。普惠持节运租，别遣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

◇疾笃敕子收祚

死生大分，含气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蘧裸身，又非吾意。气绝之后，敛以时服。吾生年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合。当顺吾心，勿令吾有遗恨。（《魏书自序》）

◎魏兰根

兰根字兰根，子建族弟。为北海王国侍郎，历定州长流参军、司徒掾，除本郡太守。正光末为都督李崇长史，除冠军将军，转司徒右长史。孝昌初，转岐州刺史，加持节、假平西将军。入拜光禄大夫，转安东将军、中书令〓中兴初，加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太昌初，除仪同三司，寻加开府，封钜鹿县侯。天平二年卒，赠司徒侍中，谥曰文宣。

◇说李崇

缘遏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徵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又《北史》五十六。正光末，李崇讨蠕蠕，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崇以奏闻，事寝不报。）

◎孟广达

广达，爵里未详。

◇孙秋生等造像铭

大魏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新城县功曹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有愿弟子等荣茂春葩，庭槐独秀，兰条鼓馥於昌年，金晖诞照於圣岁。现世眷属，万福云归，洙轮叠驾，元世父母及弟子等来身神腾九空，迹登十地。五道群生，咸同此愿。孟广达文，萧显庆书。（案：此下列名百数十人，不录。）景明三年岁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讫。（碑拓本。）

◎董绍

绍字兴远，新蔡阳人。宣武时为四门博士，历殿中侍御史、国子助教、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射将军、兼中书舍人。永平中，除给事中，后加轻车将军，除步兵校尉。孝明时，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加冠军将军，出为右将军、洛州刺史。加平西将军，封新蔡县男。永安中，除安西将军、梁州刺史、假抚军将军兼尚书，为山南行台。后为尔朱天光关右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除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败，贺拔岳以为开府谘议参军。永熙中，加车骑将军。孝武西迁，除御史中丞。大统初，以忤宇文泰赐死。

◇上书求击萧宝夤

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魏书·董绍传》。萧宝夤反于长安，绍上书求击之云。）

◇御天马颂（《魏书·董绍传》。肃宗初，绍上《御天马颂》）

卷五十

◎孙景邕

景邕，永平中国子博士。

◇陈终德为祖母持重议

嫡孙后祖，持重三年，不为品庶生二，终德宜先诸父。（《魏书·礼志》四。永平四年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又见《通典》八十九。）

◇又议

《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论之？自大夫以上，每条标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复疑也。唯有庶人为国君，此则明义服之轻重，不涉于孙祖。且受国于曾祖，废疾之祖父，亦无重可传，而犹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异识咸感，承重主嗣，宁甄寝庙，嫡孙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袭，末代僭妄，不可以语通典。是以《春秋》讥于世卿，《王制》称大夫不世，此明训也。《丧服》经虽无嫡孙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为嫡孙周，岂祖以嫡服己，己与庶孙同为祖服期，于义可乎？服祖三年，此则近世未尝变也。准古士官不过二百石以上，终德即古之庙士也。假令终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历士流，当训章之运，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魏书·礼志》四、《通典》八十九。）

◇又议

《丧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显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义，了然无惑。且官族者，谓世有其功；食旧德者，谓德侯者世位；（《通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谓德继于位」。）兴灭国，继绝世，主谓诸侯卿大夫无罪诛绝者耳。且金貂七毛，杨氏四公，虽以位相承，岂得言世禄乎？晋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通典》作「朔」。）不及所继，求还为祖母三年。时政以礼无代父追服之文，亦无不许三年之制，此即晋世之成规也。（《魏书·礼志》四、《通典》八十九。）

◎李苗

苗字子宣，梓潼涪人。延昌中，去梁入魏，假龙骧将军。孝明即位，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正光末，为魏子建行台郎中。孝昌中，还为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寻兼尚书右丞，除司徒司马，转太府少卿，加龙骧将军。建义三年，拒尔朱世隆于河桥，溺死。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阳县侯，谥曰忠烈。

◇上书请定巴蜀

昔晋室数否，华戎鼎沸，三燕二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历，自北而南，诛灭奸雄，定鼎河洛，唯独荆、扬，尚阻声教。今令德广被于江、汉，威风远振于吴、楚，国富兵强，家给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势，而欲逸豫，遗疾子孙，违高祖之本图，非社稷之深虑。诚宜商度东西戍防轻重之要，计量疆场险易安危之理，探测南人攻守窥觎之情，筹算卒乘器械征讨之备。然后去我所短，避彼所长，释其至难，攻其甚易，夺其险要，割其膏壤，数年之内，荆、扬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敛后疏前，则江、淮之所短；弃车马，游飞浪，乘流驰逐，非中国之所长。彼不敢入平陆而争衡，犹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长，则东南未见可灭之机，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势。且夫满昃相倾，阴阳恒理；盛衰递袭，五德常运。今以至强攻至弱，必见并吞之理；如以至弱御至强，焉有全济之术？故明王圣主，皆欲及时立功，为万世之业。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难，兵家以之恒胜。今巴蜀孤悬，去建邺辽远，偏兵独戍，溯流十千，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货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颈北望，日觊王师。若命一偏将，吊民伐罪，风尘不接，可传檄而定。守白帝之厄，据上流之险，循士治之迹，荡建邺之逋，然后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天下幸甚，岂不盛哉！（《魏书·李苗传》）

◇上书言秦陇兵事

臣闻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阻，坐受崩溃。夫飙至风起，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以骄将御惰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思长久之计，务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轻敌之志，恐无充国持重之规。如令陇东不守，军败散，则二奏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今且宜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命偏师，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岐之下，群妖自散。（《魏书·李苗传》。正光末，二秦反叛，苗以陇兵强悍，且群聚无资，乃上书。又《北史》四十五。）

◎蒋雅哲

雅哲，延昌中四门博士。

◇叔母及兄子丧出入作鼓吹议

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魏书·礼志》四）

◎韩神固

神固，延昌中国子助教。

◇叔母及兄子丧出入作鼓吹议

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鸣铙以警众，声笳以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魏书·礼志》四）

◎孔

，宣武时四门小学博士。

◇上书言李谧学行

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指学受业，时博士即孔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帷，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馀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瘁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魏书·逸士李谧传》。延昌四年卒。四门小学博士孔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诏谥曰贞静处士。）

◎王硕

硕为上党王长孙稚管记。

◇白上党王

伏承世子聪慧之姿，发于天性，目所一见，诵之于口。此既历世罕有，窃愿验之。（《周书·长孙绍远传》。父稚。作牧寿春，绍远年甫十三，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强记，心以为不然，遂白雅。）

◎李业兴

业兴，上党长子人。师事徐遵明。宣武时，举孝廉，为校书郎。孝明时，累迁奉朝请。历临淮王骑兵参军、广陵王渊外兵参军。孝庄时，除著作佐郎，赐爵长子伯。长广王建号，除通直散骑侍郎。前废帝时加宁朔将军。又除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孝武时，转散骑侍郎，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封屯留县子。转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后入为侍读。孝静时，除镇南将军、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除国子祭酒，出为太原太守。齐文襄引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坐事禁止。武定七年死于禁所。

◇乞赠谥徐遵明表

臣闻行道树德，非求利于当年；服义履仁，岂邀恩于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闾之礼；民望攸属，终有祠墓之荣。伏见故处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长于原野，匪乘雕镂之地。而托心渊旷，置情恬雅，处静无闷，居约不忧。故能垂帘自精，下帷独得，缵经纬之微言，研圣贤之妙旨。莫不入其门户，践其堂奥，信称大儒于海内，擅明师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类，延首慕德，踵依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受业，编录将逾万人。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拟高踪于北海。若慕奇好士，爱客尊贤，罢吏游梁，纷而成列。遵明以硕德重名，首蒙礼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门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荐奏之恩，处心守壑之志，潜居乐道，遂往不归。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风靡，遵明确然守志，忠洁不渝，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时有邂逅，受毙凶险。至诚高节，湮没无闻，朝野人士，相与嗟悼。伏惟陛下远应龙序，俯执天衷，每端听而忘昃，常坐思而侯晓。虽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门。况遵明冠盖一时，师表当世，溘焉冥没，旌纪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寥。逝者长辞，无论荣价，文明叙物，敦厉斯在。臣托迹诸生，亲承顾眄，惟伏膺之义，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陈愚，上喧幄座。特乞加以显谥，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风，下示学徒稽古之利。若宸鉴昭回，曲垂矜采，则荒坟千载，式贵生平。（《魏书·徐遵明传》。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表。卒无赠谥。）

◇对信都芳驳新历

岁星行天，伺候以来，八九馀年，恒不及二度。今新历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见，纤毫无爽。今日仰看，如觉二度，及其出没，还应如术。镇星，自造《壬子》元以来，岁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犹不及五度，适欲并加，恐出没顿校十度、十日，将来永用，不合处多。太白之行，顿疾顿迟，取其会归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见东方，新旧二历推之，分寸不异。行星三日，顿校四度。如此之事，无年不有，至其伏见，还依术法。

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业兴推步已来，三十馀载，上算千载之日月星辰有见经史者，与凉州赵匪夊、刘义隆、廷尉卿何承天、刘骏、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参校，业兴《甲子元历》长于三历一倍。考洛京已来四十馀岁，五星出没，岁星、镇星、太白，业兴历首尾恒中，及有差处，不过一日二日、一度两度；三历之失，动校十日十度。荧惑一星，伏见体自无常，或不应度。祖冲之历多《甲子历》十日六度；何承天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历还与《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没多见少，及其见时，与历无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为异。业兴以天道高远，测步难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入目仰窥，未能尽密，但取其见伏大归，略其中间小谬，如此历便可行。若专据所见之验，不取出没之效，则历数之道，其几废矣。夫造历者，节之与朔，贯穿于千年之间，闰馀斗分，推之于毫厘之内。必使盈缩得衷，间限数合，周日小分，不殊锱铢，阳历阴历，纤芥无爽，损益之数，验之交会，日所居度，考之月蚀，上推下减，先定众条，然后历元可求，犹甲子难值。又虽值甲子，复有差分，如此舂驳，参错不等。今历发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连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谓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谬。但一合之里星度不验者，至若合终必还。依术，镇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见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无差。以此准之，见伏之验，寻效可知，将来永用，大体无失。

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历，其镇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历差天五度；太白、岁星，并各有差。校于《壬子》旧历，镇星差天五度，太白岁星亦各有差，是旧历差天为多，新历差天为少。凡造历者，皆须积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后审其近者，用作历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一月两月之间，能正是非。若如荧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迟、一疾、一留、一逆、一顺、一伏、一见之法，七头一终；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头一终；岁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头一终；镇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头一终；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头一终。造历者必须测知七头，然后作术。得七头者，造历为近，不得头者，其历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来，及秦、汉、魏、晋，造历者皆积年久测，术乃可观。其仓卒造者，当时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虽近天，多载恐失。今《甲子》新历，业兴潜构积年，虽有少差，校于《壬子元历》，近天者多。若久而验天，十年二十间，比《壬子元历》三星行天，其差为密。（《魏书·律历志》下。兴平元年，命李业兴立《甲子元新历》。事讫。诏以示信都芳，芳驳业兴对云。诏付外施行。）

◇路思令

思令字季俊，阳平清渊人。宣武时，历广阳王嘉司空参军，转城局。随府转司徒记室，加威远将军，迁尚书左民郎，转右民。后拜假节、征虏将军、阳平太守。迁左将军、南冀州刺史、假平东将军、都督。后除平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卒，赠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陈兵事疏

臣闻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戎之有功，在于将帅。三代不必别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异兵，各能克定。有汤武之贤，犹须伊望之佐；尧舜之圣，尚有稷契之辅。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为战地。何者？动之甚易，靖之至难。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至于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令不败，岂有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赍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主叹臣哀，何心寝食。臣虽位微，窃不遑舍。臣闻孝行出于忠贞，节义率多果决。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舍上所轻，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赏罚善恶。搜徒简卒，练兵习武，甲密弩强，弓调矢劲。谋夫既设，辨士先陈，晓以安危，示其祸福。如其不悛，以我义顺之师讨兹悖逆之竖，岂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陈诚。（《魏书·路恃庆附传》）

卷五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温子升

子升字鹏举，太原人。晋大将军峤后，世居江左，避难济阴冤句，因为冤句人，师事崔灵恩。宣武时为广阳王渊行台郎中。渊败，陷入葛荣，得脱。建义初为南主客郎中，出为元天穆行台郎中，加伏波将军。元入颢洛，以为中书舍人。孝庄还宫，复为舍人，除正员郎，永熙中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齐文襄引为大将军府谘议参军，寻见疑，饿死晋阳狱。有《集》三十九卷。

◇孝庄帝杀尔朱荣大赦诏（永安三年九月戊戌）

盖天道忌盈，人伦嫉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征斯在。顷孝昌之末，天步孔艰，女主乱政，监国无主。尔朱荣爰自晋阳，同忧王室，义旗之建，大会盟津，与世乐推，共成鸿业。论其始图，非无劳效。但致远恐泥，终之实难，曾未崇朝，豺声已露，河阴之役，安忍无亲。王公卿士，一朝涂地，宗戚靡遗，内外俱尽。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时事仓卒，未遑问罪。寻以葛贼横行，马首南向，舍过责成，用平丑虏。及元颢问鼎，大驾北巡，复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论功，且可补过。

既位极宰衡，地逾齐、鲁，容养之至，岂复是过？但心如猛火，山林无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无以充其溢。既见金革稍宁，方隅渐泰，不推天功，专为己力，与夺任情，臧否肆意，无群之迹，日月以甚。拔发数罪，盖不足称；斩竹书愆，岂云能尽。方复托名朝宗，阴图衅逆，睥睨天居，窥觎圣历。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厌乱，人亦悔祸，同恶之臣，密来投告。将而必诛，罪无容舍。

又元天穆宗室末属，名望素微，遭逢际会，颇参义举。不能竭其忠诚，以奉家国，乃复弃本逐末，背同即异，为之谋主，成彼祸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并以伏辜，自贻伊戚。元恶既除，人神庆泰，便可大赦天下。（《魏书·孝庄纪》帝杀尔朱荣、元天穆于明光殿，及荣子菩提，乃升阊门，诏云云。《艺文类聚》五十二。）

◇孝庄帝生皇太子赦诏（永安三年十月戊申）

有国三善，事属元良，本枝百世，义钟继体。朕应天纂命，握图受，景祚唯新，卜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诞育。彩云映日，神光照殿，方开博望，将起龙楼。远近同欢，人神共悦，便可大赦天下。（《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迁都拜庙邺宫赦诏（天平四年四月）

建国所先，理属于宗庙，立事为大，礼归于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颓历，导塞源于将竭，扶神器于已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以冲昧，猥当乐推，关路多虞，衿带难固。瞻言往事，取则前修，乃袭酆，用追迁亳，定鼎邺都，卜世惟永。民用子来，功成不日。今清庙初兴，宫始就，灵萃止，祖考来格，神光夜照，香气朝闻。令月吉辰，躬展诚敬，时和气婉，景丽云柔。四表来庭，万国在位，不相交，感庆兼集。固宜观象雷雨，布宽大之恩，取类泽风，申肆眚之令。可大赦天下。（《艺文类聚》五十二）

◇孝武帝答高欢敕

前持心血，远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体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近孙腾仓卒向彼，致使闻者疑有异谋，故遣御史中尉綦隽具申朕怀。今得王启，言誓奶恻，反覆思之，犹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带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近虑宇文为乱，贺拔胜应之，故纂严，欲与王俱为声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观其所为，更无异迹。贺拔在南，开拓边境，为国立功，念无可责。群若欲分讨，何以为辞？东南不宾，为日已久，先朝已来，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

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闻厚狄干语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王无事立此长群，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背叛，今年孙腾逃走，不罪不送，谁不怪王。腾既为祸始，曾无愧惧，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图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守诚不二，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脱信邪弃义，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何者？王既以德见推，以义见举，一朝背德舍义，便是过有所归。本望群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到此。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笑而道；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欷。（《北齐书·神武纪下》。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

◇魏帝纳皇后群臣上礼章

臣闻轩辕乃神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圣，涂山于是来嫔。伏惟陛下龙飞缵历，大明理运，长秋既建，阴教有主，景命无穷，灵基长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跃。（《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为上党王元天穆让太宰表

臣闻策蹇长途，终惭一日之致；悬缕层台，讵任千钧之重。固知才弱不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强，力微难以企及。智小谋大，恐贻折足之忧；才轻任重，惧有绝膑之悔。既虑铄金，固陈匪石。（《艺文类聚》四十五，《御览》二百六）

◇为西河王谢太尉表

臣闻拂羽决起，力谢摩天，策蹇载驰，功微送日，将短翮难以陵高，驽乘无由致远。虽复建出郡，未追楚赵之风；捧壶入侍，徒踵金张之迹。及天祚明德，运启兴王，六遂始迁，九鼎初定，于焉承乏，有用当官，草靡从风，未遑克让。常恐执辔轻轮，操刀伤锦。（《艺文类聚》四十六）

◇为安丰王延明让国子祭酒表

臣闻宝剑未砥，犹乏切玉之功；美箭阙羽，尚无冲石之势。况才非会稽之竹，质谢昆吾之金。至于敷教东序，流训上庠，置樽待叩，必须蕴朱蓝以成彩，立规矩以为式，垂三行于贵游，扬六艺于胄子。而臣学愧聚沙，问惭攻木，虽历文史，不治章句，于兹旷官，青衿何仰。（《艺文类聚》四十六）

◇为司徒高敖曹谢表

委水横流，群龙交战，徒悲道丧，空怀主辱。虽复见义援戈，临危奋剑，顾惭后衄，终谢先鞭。事等泣河，无救三川之竭；有类忧天，岂支四极之坏。（《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临淮王谢封开府尚书令表

臣道愧山东，气惭陇右，激水弗堪，抟风无力。但以平原带地，资绪极天，发趾自高，理翮以远。出临侯服，既乏刺举之能；入践帝阍，又无应对之美。空复受弋清庙，推毂朱门，孝阙泪河，功惭汗海。大宝远隆，横草未树，顾以有涯，愿言知止。

◇为南阳王宝炬让尚书令表

臣闻立而托乘，乃成臻远之功；坐以运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轻任重课，凭虚责实，虽欲自勤，终焉靡效。（《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广阳王渊让吏部尚书表

假势风云，非由羽翮，徒得推迁就列，亻黾亻免当官。曾无辟雍议礼之名，讵有铜爵献赋之敏。而政本实繁司会万尤切，抑扬智地，用舍时流，实当年之准的，乃一世之权衡。得其人则分职之任隆，非其才则旷官之失起。（《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广阳王渊北征请大将表

为四郊多垒，三军申发，率土之滨，莫敢宁晏。况忝末属，复董元戎。臣不尽心，谁将竭力，岂容饰让，苟违戎重。但以军旅之事实所未学，求保重将，随方指麾。臣请先驱，被坚督战，若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决机两陈之间，不辞万死之地。脱独委臣，专总戎旅，兵术靡常，军机屡变，以臣当之，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未达，虽奉广算，有均胶柱。（《艺文类聚》五十九）

◇为御史中丞元匡奏劾于忠

臣闻事主不以幽贞革心，奉上不以趣舍亏节。是以倚秦宫而恸哭，复楚之功已多；陟卢龙而树勤，广魏之勋不浅。而申包避赏，君子于是义之；田畴拒命，良史所以称美。窃唯宫车晏驾，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节之秋。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时，乃心家国，书诮往来，愤气成疚。伤礼败德，臣忠即主。谨案臣忠世以鸿勋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机近。幸国大灾，肆其愚戆，专擅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辅黜辱于明世。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便欲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御史一人丨令史二人就州行决。崔光与忠虽同受召，而谓光既儒望，朝之礼宗，摄心虚远，不关世务。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祸。伏度二圣钦明，深垂昭恕。而自匀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驾以后，八月一日皇太后未亲以前，诸有不由阶级而权臣用命无人臣之心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其叨窃之罪。既非时朝野所知，冒阶而进者，并求追夺。（《魏书＊于栗传》，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案，《北史·温子升传》，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召补御史，台中弹文皆委焉，知此文是子升作。）

◇为广阳王渊上书言边事

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谢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及阿那瑰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邮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敢为逆命师追之攻城掠地，所见必诛。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其崔暹只轮不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崇与臣逡巡复路。今者相与还次云中，马首是瞻，未便西迈，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魏书·广阳王建附传》。案：《魏书·温子升传》，正光末，广阳王渊为东北道行台，召为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其手。及渊为葛荣所害，子升亦见羁执。）

◇又上言

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不必制敌。请简选兵，或留守恒州要处，更为后图。（《魏书·广阳王建附传》）

◇为广阳王渊具言城阳王徽构隙意状

往者元叉执权，移天徙日，而徽托附，无翼而飞。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衔臣切骨。臣以疏滞，远离京辇，被其构阻，无所不为。然臣昔不在其后，自此以来，翻成陵谷。徽遂一岁八迁，位居宰相，臣乃积年淹滞，有功不录。

自徽执政以来，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勋，皆被拥塞。将士告捷，终无片赏，虽为表请，多不蒙遂。前留元标据于盛乐，后被重围，析骸易子，倒悬一隅，婴城二载。贼散之后，依阶乞官，徽乃盘退，不允所请。而徐州下邳戍主贾勋，法僧叛后，暂被围逼，固守之勋，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开国。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赏异，不平谓何。又骠骑李崇，北征之日，启募八州之人，听用关西之路。及臣在后，依此科赏，复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关西。定襄陵庙之至重，平城守国之要镇，若计此而论，功亦何负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风排抑。

然其当途以来，何直退勋而已，但是随臣征者，即便为所嫉。统军袁叔和曾经省诉，徽初言有理，又闻北征隶臣为统，应时变色。复令臣兄子仲显异端公臣，缉缉翩翩，谋相诽谤。言臣恶者，接以恩颜；称臣善者，即被嫌责。甄琛曾理臣屈，乃视之若仇雠；徐纥颇言臣短，即待之如亲戚。又骠骑长史祖莹，昔在军中，妄增首级，矫乱戎行，蠹害军府，获罪有司，避命山泽。直以谤臣之故，徽乃还雪其罪。臣府司马刘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贼如决河，岂共能拥。且以臣府参寮，不免身首异处。徽既怒迁，舍其元恶。及胥徒。从臣行者莫不悚惧。

顷恒州之人乞臣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测。及降户结谋，臣频表启，徽乃因执言此事。及向定州，远彼奸恶，又复论臣将有异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国朝遽赐迁代。贼起之由，谁使然也？徽既优幸，任隆一世，慕势之徒，于臣何有。是故余人摄选，车马填门，及臣居边，宾游罕至。臣近比为虑其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阙。属流人举斧，元戎垂翅，复从后命，自安无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亻黾亻免先驱，不敢辞事。及臣出都，行尘未来灭，已闻在后复生异议。言臣将儿自随，证为可疑之兆，忽称此以构乱。悠悠之人，复传音响，言左军臣融、右军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将何以自安！

窃以天步未夷，国难犹梗，方伯之任，于斯为急。徽昔临藩，乃有人誉，及居端右，蔑尔无闻。今求出之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从所长，臣无内虑之初。脱蒙（阙）公私幸甚（《魏书·广阳王建附传》，深除大都督，城阳王徽构深，灵太后遣使问深意状，乃具言。）

◇钟铭

宫商弟变，律吕相生。立号则起，从革以成。调之必应，击而不横。铜盘韵响火鸟和声。出入成则，明宵有音。（《初学记》十六）

◇舜庙碑

怀山不已，龙门未辟，大道御世，天下为公。感梦长人，明扬仄陋，降二女，结友九男。执耜历山，耕夫所以让畔；施罟雷泽，渔父于是让川。亦既登庸，以之纳录，九官咸事，百揆时叙。有大功于当世，集历数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华之玉，班五瑞于群后，六宗于上玄，舞干戚而远夷宾，弃金璧而幽灵应。青云浮洛，荣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为帝王之称首，陟方之驾遂往，苍梧之窆不归。爰自先民，实存旧庙，既缉药房，遂镇瑶席。龙驾帝服，盖依稀于慕舜；交鼓亘瑟，实仿佛于闻韶。其辞曰：

虹气降灵，姚墟诞圣，树阴未徙，帝图已定。乃宾四门，以齐七政，天眷功高，民归德台既荡荡，化亦巍巍，南风在咏，西环有归。疑山永逝，湘水长违，灵宫肃肃，神馆微微。（《艺文类聚》十一）

◇侯山祠堂碑（《魏书·温子升传》，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

◇常山公主碑

启泰微之层构，辟阊阖之重扉，据天下以为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则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汉水东流，是生明月。公主禀灵宸极，资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润成质。自然秘远，若上元之隔绛河；直置清高，类娥之依桂树。令淑之至，比光明于宵烛；幽闲之盛，匹华于桃李。托体宫闱，而执心顺，婉然左辟，率礼如宾。举华烛以宵征，动鸣佩而晨去，臻肃雍于车乘，成好合于琴瑟，立行洁于清冰，抗志高于黄鹄，停轮表信，阖门示礼，终能成其子姓，贻厥孙谋。而钟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奄辞身世，从宓妃于伊洛；遽捐馆舍，追帝子于潇湘。铭曰：

龙辔莫援，日车遂往，奄离形神，忽归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终掩穷泉。萧瑟神道，荒凉墓田，松贾徒列，琬琰空传。（《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齐献武王碑

（《魏书·温子升传》，齐文襄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

◇寒陵山寺碑

昔晋文尊周，绩宣于践土；齐桓霸世，威著于邵陵。并道冠诸侯，勋高天下。衣裳会同之所，兵车交合之处，寂寞销沈，荒凉靡灭。言谈者空知其名，遥遇者不识其地。然则树同表迹，刊石记功，有道存焉，可不敞欤？

永安之季，数钟百六，天灾流行，人伦交丧。尔朱氏既绝彼天纲，断兹地纽，禄去王室，政出私门，铜马竞驰，金虎乱噬，九婴暴起，十日并出，破璧毁，人物既尽，头会箕敛，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机成务，标格千仞，崖岸万里，运鼎阿于襟抱，纳山丘于胞怀，拥玄云以上腾，负青天而高引。钟鼓嘈Γ，上闻于天；旌旗缤纷，下盘于地，壮士懔以争先，义夫愤而竞起。兵接刃于斯场，车错毂于此地。轰轰隐隐，若转石之坠高崖；良々盖々，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雾卷云除，冰离叶散，靡旗蔽日，乱辙满野。楚师之败于柏举，新兵之退自昆阳，以此方之，未可同日。

既考兹沃壤，建此精庐，砥石砺金，莹珠琢玉。经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化。息心是归，净行攸处，神异毕臻，灵仙总萃。鸣玉鸾以来游，带霓裳而至止，翔凤纷以相，飞龙蜿而俱跃。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记此无忘。（《艺文类聚》七十七）

◇印山寺碑

自结绳运往，观象代兴，礼乐相因，诗书间出，喻是非于一指，论道德于二篇，九流之义遂开，百家之言并作。皆以赋命有遭随，摄养致夭寿，爱惠起于吉凶，情伪动于利害。虽改张罗之咒，未易衅钟之牲，因果之业未申，感应之途犹蔽。是以修短有命，子夏论之而未详；报施在天，史迁言之而未悟。

大丞相渤海王膺岳渎之灵，感辰象之气，直置与兰桂齐芳，自然共圭璋比洁。加以体备百行，智周万象，道兼语默，思极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怀公辅之德；世称卧龙，实在王佐之器。道足以济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广途之大量。

永安之末，时各异谋，蜂虿有毒，豺狼反噬，彀弩临城，抽戈犯跸，世道交丧，海水群飞。既而苍龙入隐，白虎出见，命世有期，匡时作宰。拯沈溺以援手，涉波澜而濡足，悬日于胸怀，起大风于衿袖，动之以仁义，行之以忠贞。附之者影从，应之者响起。（《艺文类聚》七十七）

◇大觉寺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维天地开辟，阴阳转运，明则有日月，幽则有鬼神。初地辽远，末路悠长，自始及终，从兄至圣。积骨成山，祇劫莫数；垂衣拂石，恒河难计。及冠日示梦，蒙罗见谒，应世降神，感物开化，颜如满月，心若盈泉，体道独悟，含灵自晓。居三殿以长想，出四门而永虑。声色莫之留，荣位不能屈。道成树下，光属天上，变化靡穷，神通无及，置须弥于葶苈，纳世界于微尘，辟慈悲之门，开仁寿之路，殛烦恼于三涂，济苦难于五浊。非但化及天龙，被教人鬼，固亦福沾行雁，道洽游鱼。但群生无感，独尊罢应，杂色照烂，诸山摇动，布金沙而弗受，建宝盖而未留。遂上微妙之台，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像法兴灵，图影西山，承光东壁。主上乃据地图，揽天镜；乘六龙，朝万国；牢笼宇宙，禁带江山；道济横流，德昌颓历。四门穆穆，百僚师师，乘法船以径度，驾天轮而高举。神功宝业，既被无边，鸿名懋实，方在不朽。抵掌措言，虽不尽意，执笔书事，其能已乎。（《艺文类聚》七十七）

◇定国寺碑

盖两仪交运，万物并生，始自苦空，终于长乐。而缘障未开，业尘犹拥，漂沦欲海，颠坠邪山。虽复光华并于日月，术数穷于天地，有扶危定倾之力，为济世夷难之功。登涂山而未归，游建水而不反，并驰于苦乐之境，皆入于生死之门。幽隐长夜，未睹山北之烛；沉迷达路，炬见司南之机。昔日先民，虽云善诱，尚导盖缠，未能解脱。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匈；百药为医，道之以利害。衣食有业，民免饥寒之忧；水土既平，人无垫溺之患。斯诚事周于世用，功济于生民。不论过去之因缘，讵辩未来之果报。惟无上大觉，均悟玄机，应现托生，方便开教，圣灵之至，无复等级，威神之力，不可思议。动三乘之驾，泛八解以，引诸子于火宅，渡群生于海岸。自一音辍响，双树潜神，智慧虽徂，象法犹在，光照金盘，言留石室，遍诸世界，咸用归爷。（《艺文类聚》七十七）

◇司徒元树墓志铭

昔枢电降祥，姬水成业，握八符以驭世，膺五命以会昌，钦明格于上下，光泽被于宇宙。卜年永久，历世遐长，有文王之孙子，启周公之苗裔。积善所及，踵武称贤，每以辛、李为言，恒持韩、白自许。殚百虑之一致，尽能事于生民，苍苍在上，义归无厚。徒有东平避世之意，空怀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雾，终异启手。铭曰：

明允笃诚，发于岐嶷，未镂已雕，不扶而直。修礼以耕，强学为殖，孔既叹鲁，庄亦吟越。况以度思，有怀明发，翻然高举，归于魏阙。长路未穷，朝光已没。（《艺文类聚》四十七）

◇司徒祖莹墓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毖远，枝叶繁华。祖德润于身，声高邦国；父行成于己，名重京师。公钟美多福，资神积善，器局闲灵，志识开悟，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文，门有善业，家传庆灵。砺金成器，相遣满ぷ；琢玉为宝，待价联城。匪直也人，实惟有道，言折秋毫，辞连春藻。（《艺文类聚》四十七）

◇阊阖门上梁祝文

维王建国，配彼太微。大群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穆卜无违。雕梁乃架，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纳祜，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攸归。（《艺文类聚》六十三，《初学记》二十四）

◎荀济

济字子通，颍川人。世居江左，与梁武帝为布衣交，后以表讥佛教，惧诛奔魏。武定末为常侍、侍讲，与元瑾等谋诛高澄，事露见杀。

◇论佛教表

三坟五典，帝皇之称首；四维六纪，终古之规模。及汉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国；桓灵祀浮图，阉竖以控权。三国由兹鼎峙，五胡仍其荐食，衣冠奔于江东，戎教兴于中壤，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人绝，海内淆乱，三百年矣。稽古之诏未闻，崇邪之命重沓，岁时，未尝亲享，竹脯面牲，欺诬宗庙，违黄屋之尊，就苍头之役，朝夕工以之胡鬼，曲躬供贪淫之贼秃，耽信邪胡，诌祭淫祀，恐非聪明正直而可以福陛下者也。臣请言得失，推校是非。

案释氏源流，本中国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时，窜杌于三危，《左传》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是也。杜预以允姓阴戎之别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住葱岭南奔。又谓悬度、贤豆，身毒、天毒，仍论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允姓与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之为佛。佛者戾也。或名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华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轨躅。窃不取一也。

又案释迦出戎，剖胁而诞，摩耶遂殂，事符枭獍。年长争立，内不自安，背父叛君，逆节弥甚。达多投石，难陀引弓，变革常道，自饿形骸，安能济物？聚合凶徒，易衣削发，设言虚诞，不足承禀。九十六道，此道最贪，叶彼淫愚，众多崇信。至如琉璃诛释，瞿昙路左视之，在生亲尚不存，既殁疏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习之，陛下则无以自处。不取者二也。

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断生育，傲群陵亲，违礼损化，一不经也。凡在生灵，夫妇配合，产育男女。胡法反之，多营泥木，专求布施，宁非巨戾？二不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奸胡矫诈，自称大觉，而比丘徒党，行淫杀子，僧尼悉然。害蝼蚁而起浮图，费才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纵淫杀，便是诈称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觉于群生无益，而天下不觉。三不经也。胡法悭贪，唯财是与，直是行三毒而害万方，未见修六度而隆三宝。四不经也。佛家遗教，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今则不然，数十万众，无心兰若，从教不耕者众，天下有饥乏之忧。违教，设法不行，何须此法？进退未为尽理，五不经也。涅发问，世尊来后，经教若为，得与波旬经别。观此发问，则瞿昙存日，门徒不能分辨真伪，况中华避役奸诈之侣，焉不迷惑者。涅王害父，耆婆叙状。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结，惑网愈深，故以阴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谓父实人，横生图害，取其重位。若先达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国亦非有。由佛开化，达悟妄心，退悔惭谢，获无根信。融缜立论，无能破之。自古帝师，诸侯宾友，千载一逢，犹如旦暮，贤明希世，宇宙独立。今乃削发千群，不臣万众，称为帝师，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琼宫八百，供敬厚矣，终获苗胤屠灭。宋齐已降，莫惩前失。僧出寒微，夫免租役，无期诣道，志在贪淫，窃盗华典，倾夺朝权。凡有十等：一曰营缮广厦，僭拟皇居也。二曰兴建大室，庄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广译妖艳言，劝行流布，轹帝王之诏敕也。四曰交纳泉布，卖天堂五福之虚果，夺大群之德赏也。五曰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也。六曰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群王，此取威之术也。七曰多建寺像，广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长六纪，四大法集，此别行正朔，密行征发也。九曰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陈佛土安乐，斥王化危苦，此变俗移风，征租税也。十曰法席聚会，邪谋变通，称意赠金，毁破遭谤，此吕尚之六韬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诛夷。今乃瓷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击鸿钟于高台，期阙庭之箭漏，挂幡盖于长刹放充庭之卤簿，征玉食以斋会，杂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赞呗，象食举之登歌，叹功德则比陈词之祝史，受亲施则等束帛之等差，设威仪则效旌之文物，凡诸举措，窃拟朝仪云云。陛下方更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臣不取者四也。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报应无迁延之业，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劳民伐木，烧掘蝼蚁，损伤和气，岂顾大觉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废儒道，释秃足能除祸，屏绝干戈。今乃重关以备不虞，击柝以争空地。杀蝼蚁而营功德，既乖释典；崇妖邪而行诌祭，又亏名教。五尺牧竖，犹知不疑，四海之尊，义无二三其德。臣为陛下不取五也。

秦政受诳于三山，汉彻见欺于五利，信顺妖讹，一至于此，不察情伪，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惩前失？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今宋齐寺像见在，陛下承事，则宋齐之变不言而显矣。今僧尼坐夏，不杀蝼蚁者，爱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于昆虫也。堕胎杀子，反养于蚊虻也。夫易者，君臣、夫妇、父子，三岁六纪也。今释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纲纪紊乱矣。云云。（《广弘明集》七）

◇见执下辩

自伤年几摧颓，恐功名不立，舍儿女之情，起风云之事，故挟天子诛权臣。（《北史》八十三）

◎刘洛真

◇选像记

延昌元年岁次壬辰十一月丁亥朔四日，清信士弟子刘洛真兄弟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二区，使亡父母托生紫微安乐之处。还愿七世父母，师僧眷属，见在居门，老者延年，少者益算，使法界有生，一时成佛，咸愿如是。（碑拓本）

卷五十二

◎王延业

延业，太原人，宣武时为太学博士，孝明末迁著作佐郎监典校书，除三公郎，于河阴遇害。

◇皇太后舆驾议

案《周礼》，王后有五略，重翟以从王祠，厌翟以从王飨宾客，安车以朝见于王，翟车以亲桑，辇车宫中所乘。又《汉舆服志》云：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殷人以为大辂，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车，加交络、帷裳，非法驾则乘紫车，云ね文画，黄金涂五末，盖瓜在右驾三马。阮谌《礼图》并载秦汉已来舆服，亦云：金根辂，皇后法驾乘之，以礼婚见庙；桑辂，后法驾，乘之以亲桑；安车，后小驾，乘之以助祭；山车，后行则乘之；绀车，后小行则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阁舆，后出入阁、宫中小游则乘之。晋《先蚕仪注》：皇后乘云母安车，驾六鬼案周、秦、汉、晋车舆仪式，互见图书，虽名号小异，其大较略相依拟。金根车虽起自秦造，即殷之遗制，今之乘舆五辂，即此之谓也。案《阮氏图》，桑车亦饰以云母，晋之云母车即是，一与周之翟车其用正同。安车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车，案《图》饰之以紫。绀车虽制用异于厌翟，而实同用。于今入阁舆与辇其用又同。案《图》，今之黑漆画扇辇，与周之辇车其形相似。窃以为秦减周制，百事创革，官名轨式，莫不殊异。汉魏因循，继踵仍旧，虽时有损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寺久远，典仪殊缺，时移俗易，物随事变。虽经贤哲，祖袭无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惟皇太后睿圣渊凝，照临万物，动循典故，贻则后王。今辄竭管见，稽之《周礼》，考之汉晋，采诸图史，验之时事，以为宜依汉晋：法驾则御金根车，驾四马，加交络帷裳；御云母车，驾四马，以亲桑；其非法驾则御紫车，驾三马；小驾则御安车，驾三马，以助祭；小行则御绀车，驾三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宫中出入则御画扇辇车。安棹事，比之《周礼》，唯阙从王飨宾客及朝见于王之乘。窃以为古诸诸侯有朝会之礼，故有从飨之仪。今无其事，宜从省略。又今之皇居，宫掖相逼，就有朝见，理无结驷，即事考实，亦宜阙废。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礼》所无，施之于今，实合事要。损益不同，用舍随时，三代异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云母，驾马或三或六，访之《经礼》，无驾六之文。今之乘舆，又皆驾四，义符古典，宜仍驾四。其余小驾，宜从驾三。其制用形饰，备见图志。（《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太学博士王延业议。）

◇胡太后父庙制议

案《王制》云：诸侯祭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又《小记》云：王者立四庙。郑玄云：「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明立庙之正，以亲为限，不过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后为祖宗。然则无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为五，礼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必告。」郑玄云：「实四庙而言五庙者，容高祖为始封群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称五庙之孙。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则郑无为释高祖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义，当今显证也。又《丧服传》曰：「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郑玄云：「谓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尔。」明始封犹在亲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亲而迁，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庙矣。此又立庙明法，与今事相当者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注云：「言至子孙，则初时未备也。」此又显在《纬》籍，区别若斯者也。又晋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应为太祖，而以犹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后七庙乃备。此又依准前轨，若重规袭矩者也。窃谓太祖者，功高业大，百世不迁，故亲庙之外，特更崇立。苟无其功，不可独居正位，而遽见迁毁。且三世已前，庙及于五；玄孙已后，祀止于四。一与一夺，名位莫定，求之典礼，所未前闻。

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太启河山，传祚无穷，永同带砺，实有始封之功，方成不迁之庙。但亲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虽应为太祖，而尚在祢位，不可远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数。太祖之室，当须世世相推，亲尽之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出居正位，以备五庙之典。夫循文责实，理贵允当，考创宗礻方，得礼为美。不可苟荐虚名，取荣多数，求之经记，窃谓为允。又武始侯本无采地，于皇朝制冷，名准大夫。案如礼意，诸侯夺宗，武始四时蒸尝，宜于秦公之庙。（《魏书·礼志二》。神龟初，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时疑其庙制，太学博士王延业议。）

◎王僧奇

僧奇，熙平初为四门小学博士。

◇宗室助祭议

案《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则太祖不迁者，尊王业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远胄，岂得同四庙之亲哉？故《礼记·婚义》曰：「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郑注云：「赴告于君也。实四庙，言五者，容显考为始封君子故也。」郑群别其四庙，理协二祭。而四庙者，在当世服属之内，可以与于子孙之位，若庙毁服尽，岂得同于此例乎？敢竭愚昧，请以四庙为断。（《魏书·礼志二》。江阳王继表，言道武曾孙宜得预祭。灵太后令议定以闻。曾奇等议。又见《通典》五十一。）

◎刘季明

季明，孝明时四门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议

案《丧服》虽云「改葬缌」，文无指据，至于注解，乖异不同。马融、王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郑及三重（案，此语上下并有脱文）。然而后来诸儒，符融者多，与玄者少。今请依马、王诸儒之议，至尊宜服缌。案《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郑注云：「为君服斩，夫人齐衰，不敢以亲服至尊也。」今皇太后虽上承宗庙，下临朝臣，至于为姑，不得过期，计应无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缌。自余王公百官，为君之母妻，唯期而已，并应不服。（《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十一月，崔光上言。四门博士刘季明议。又略见《通典》一百二。）

◎郑六

六，孝明时太常博士。

◇改葬尼太后服制议

谨检《丧服》并中代杂论，《记》云：「改葬缌。」郑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故服缌。」三年者缌，则期以下无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谓郑氏得服缌之旨，谬三月之言。如臣所见，请依康成之服缌，既葬而除。（《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郑六议。又略见《通典》一百二。）

◎薛钦

钦，孝明时为三门都将。

◇上言船运租调

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比。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可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雇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魏书·食货志》）

◎朱元旭

元旭字君升，乐陵人。初为清河王怿国常侍，迁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神龟中除尚书度支郎中，正光中加镇远将军、兼尚书右丞、本州中正，孝昌中除通直散骑常侍，永安初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复为尚书左丞，除使持节、骠骑将军、义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赠幽州刺史。

◇议用薛钦船运计

效立于公，济民为本；政列于朝，润国是先。故大禹疏决，以通四载之宜；有汉穿引，受纳百川之用。厥绩显于当时，嘉声播于图史。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其善。所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御，无容全依。宜令收雇车之物，市材执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将所，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同其倍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创，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遗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裁量。（《魏书·食货志》）

◎陈仲儒

仲儒仕梁，官爵未详，孝明时自江南归魏。

◇答有司符问立准以调八音状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后虽有器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爱瑟琴，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衡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里，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鲜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皆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徽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名目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肖，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为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其声，遂不辩准，须柱以下，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迎前拱手。手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然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珍，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画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自上代以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事，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苦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厘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魏书·乐志》。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三）

◎羊深

深字文渊，太山钜平人。初为司空府记室参军，转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神龟中转驾部，加右军将军。正光末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付侍、北海王颢行台右丞、军司，仍领郎中，孝昌中迁尚书左丞，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兼给事黄门侍郎，封新泰男，出为三徐行台。孝庄即位，除安东将军、太府卿，又为二兖行台，免，寻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入洛，以为兼黄门郎，颢平免，后拜大鸿胪卿。普泰初，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兼侍中。孝武即位，拜中书令，寻转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出为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及帝西迁，樊子鹄举义兖州，署为齐州刺史，天平二年败死。

◇上前废帝疏

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起，昭明之颂载扬；胶序大辟，都穆之咏斯显。伏惟大魏乘乾统物，钦若奉时，模唐轨虞，率由前训。重以高祖继圣垂衣，儒风载蔚，得才之盛，如彼薪。固以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宣皇下武，式遵旧章，用能揄扬盛烈，聿修阙美。自兹已降，世极道消，风猷稍远，浇薄方竞，退让寂寥，驰竞靡节。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所贵得贤，苟值其人，岂拘常检。三代两汉，异世间出。或释褐中林，郁登卿尹；或投竿钓渚，径升公相。事炳丹青，义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胜纪。

窃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济治，譬犹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积习之不可者，其所由来者渐矣。昔鲁兴泮宫，颂声爰发，郑废学校，《国风》以讥。将以纳民轨物，莫始于经礼；《菁莪》育才，义光于篇什。自兵乱以来，垂将十载，干戈日陈，俎豆斯阙。四海荒凉，民物凋敝，名教顿亏，风流殆尽。世之陵夷，可为叹息。

陛下中兴纂历，理运维新，方隅稍康，实维文德。但礼贤崇让之科，沿世未备；还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缪。夫先黄老而退《六经》，史迁终其成蠹；贵玄虚而贱儒术，应氏所以亢言。臣虽不敏，敢忘前载。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半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臣诚暗短，敢慕前训，用稽古义，上尘听览。伏愿陛下垂就日之监，齐非烟之化，傥以臣言可采，乞特施行。（《魏书·羊深传》）

◎刘景安

景安为司空谘议。

◇规崔亮书

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魏书·崔亮传》。亮迁吏部尚书，奏为停年格制。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又见《北史》四十四，《通典》十四。）

卷五十三

◎尔朱荣

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世为酋帅，神龟末袭爵梁郡公。正光中以功封安平县侯，进封博陵郡公，累迁车骑将军、右光禄人、仪同三司。孝庄即位，进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兼尚书令、领军将军，封太原王，进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以平葛荣功进大丞相，又进位太师，以平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颢功进天柱大将军。永安三年杀之于明光殿。前废帝即位，赠假黄钺相国、司州牧、晋王，加九锡，谥曰武，配享高祖庙。

◇抗表请赴阙

伏承大行皇帝背弃万方，奉讳号踊，五内摧剥。仰寻诏旨，实用惊惋。今海内草草，异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鸩毒致祸。臣等外听讼言，内自追测。去月二十五日圣体康愈，至于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观望，实有所感。且天子寝疾，侍臣不离左右，亲贵名医，瞻仰患状，面奉音旨，亲承顾托。岂容不豫初不召医，崩弃曾无亲奉，欲使天下不为怪愕，四海不为丧气，岂可得乎？复皇后女生，称为储两，疑惑朝野，虚行庆宥，宗庙之灵见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于累卵，社稷坠于一朝，方选群婴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奸竖专朝，贼臣乱纪，惟欲指影以行权，假形而弄诏，此则掩眼捕雀，塞耳盗钟。今秦陇尘飞，赵魏雾合，宝夤丑奴，势逼豳雍，葛荣、就德，凭陵河海，楚兵、吴卒，密迩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邻之福也。一旦闻此，谁不窥窬？窃惟大行皇帝圣德驭宇，继体正群，犹边烽迭举，妖寇不灭，况今从佞臣之计，随亲威之谈，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欲使海内安久，愚臣所未闻也。伏愿留圣善之慈，回须臾之虑，照臣忠诚，录臣至款，听臣赴阙，预参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禁旅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元近之怨。然后更召宗亲，推其年德，声副遐迩，改承宝祚，则四海更苏，百姓幸甚。（《魏书·尔朱荣传》，肃宗崩，事出仓卒。荣闻之大怒，谓郑俨、徐纥为之，与元天穆等密议称兵入匡朝廷，讨定之。乃抗表。）

◇上言陈兵事

臣前以二州频反，大军丧败，河北无援实虑南侵，故令精骑三千出援相州，京师影响，断其南望，贼闻此众，当亦息图。使还，奉敕云：「念生枭戮，宝夤受擒，丑奴、明达并送诚款，三辅告谧，关陇载宁。费虎旅，大剪妖蛮，两绛狂蜀，渐已稽颡。」又承北王颢率众二万出镇相州。北海皇孙，名位崇重，镇抚邺城，实副群望。惟愿广其配衣，及机早遣。今关西虽平，兵未可役，山南邻贼，理无发召，王师虽众，频被摧北，人情危怯，实谓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瑰荷国厚恩，未应忘报，求乞一使，慰喻那瑰，即遣发兵东引，直趣下口扬威振武，以蹑其背；北海之军，镇抚相部，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魏书·尔朱荣传》，葛荣吞洛周，凶势转盛。荣上书，遂严勒部曲，北捍马邑，东塞井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乞追赠河阴死者

臣世荷蕃寄，征讨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乱，孝明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际，难可齐一，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往责以谢亡者。然追荣褒德，谓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责。无上一斑表追尊帝号，诸王、刺史乞赠三司，其位班三品请赠令仆，五品之官各赠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赠以镇郡。诸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均其高下节级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魏书·尔朱荣传》）

◎尔朱仲远

仲远，荣从弟。孝庄初为直寝、宁远将军步兵校尉，除平北将军、建兴太守，封顿丘县侯，加散骑常侍，及改郡立州，迁使持节、车骑将军、建州刺史，加侍中，进爵为公，寻改封清河郡，又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转徐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大行台、督三徐诸军事，普泰初加督二兖，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道大都督、大行台，封彭城王，寻加大将军、兼尚书令、徐兖二州刺史，又加太宰，韩陵战败奔梁，死于江南。

◇上言置行台中正

将统参佐，人数不足，事须在道更仆以充其员。窃见比来行台采募者皆得权立中正，在军定第，基酌授官。今求兼置，权济军要。若立第亦爽，关京之日，任有司裁夺。（《魏书·尔朱彦伯附传》，又《北史》四十八）

◎尔朱世隆

世隆字荣宗，仲远弟，孝明末为直斋，转直寝、从兼直阁，加前将军。建义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孝庄即位，进侍中、领军将军、左卫将军，领左右、肆州大中正，封乐平郡公，迁车骑将军兼领军，寻授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元颢内逼，假仪同三司、前军都督，寻假骠骑大将军、行台右仆射、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当州都督。颢平，除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摄选，加散骑常侍。长广王即位，以为尚书令，封乐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节闵即位，特拜仪同三司，普泰二年为斛斯椿所执，斩于阊阖门外。

◇为匿名书自榜其门

天子与侍中杨侃、黄门高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北史》四十八）

◎高谦之

谦之字道让，渤海人。袭父崇爵开阳男，除奉朝请，加宣威将军，正光中为奉车都尉、廷尉丞，孝昌初行河阴县令，寻除正，迁国子博士，历铸钱都将长史，为李神轨所陷，下狱赐死。永安中赠营州刺史，谥曰康，有《凉书》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铸三铢钱表

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榆荚钱。至文帝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之钱，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

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蓄既盈，民无困敝，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汉之孝武，地广财丰，外事四戎，遂虚国用。于是草莱之臣，出财助国，兴利之计，纳税庙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缗之令。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惟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一地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民之困。汤遭天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民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

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穆公之言，于斯验矣。臣虽术愧计然，识非心算，暂充钱官，颇睹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施行。（《魏书·高谦之传》，又见《通典》九）

◇乞复旧制京令得面陈得失疏

臣以无庸，谬宰神邑，实思奉法不挠，称是官方，酬朝廷无赀之恩，尽人臣守器之节。但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臻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魏书·高谦之传》。孝昌中除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

◇陈时务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复之主，周道将废，宣王立中兴之功。则知国无常安，世无恒敝，惟在明主所以变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身正光已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委输不绝。至如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各各为己，公私两利。若使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则何贼不平，何征不捷也。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且近习、侍臣、戚属、朝士，请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咸共谮毁，横受罪罚。在朝顾望，谁肯申闻？蔽上拥下，亏风坏政。使谗谄甘心，忠谠息义。

况且频年以来，多有征发，民不堪命，动致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惮此刑书。正由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若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民。今不务以理还之，但欲严符切勒，恐数年之后，走者更多，安业无几。

故有国有家者，不患民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惟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韵，知音改弦更张；骖未调，善御执辔成组。谚云：「迷而知反，得道不远。」此言虽小，可以谕大。陛下一日万机，事难周览，元、凯结舌，莫肯明言。臣虽庸短，世受荣禄，窃慕前贤匪躬之义，不避斧钜之诛，以希一言之益。伏愿少垂览察，略加推采，使朝章重举，军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见复禹之绩，则臣奏之后，笑入下泉。（《魏书·高谦之传》）

◇凉书述

释氏之化，闻其风而悦之，义生天地之外，词出耳目之表，斯奖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则其术亦高。而图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绅吝金碧，殚生民之力，岂大觉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饰。未能尽天下之之牲，故祭天以茧栗；未能极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槁秸。苟有其诚，则苹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则烹牛下于礻勺祭。而况鹫山之术，彼岸之奇，而可以虚求乎？乃有浮游都鄙，避苦逃剧，原其诚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秽大法之精华，损农蚕之要务。执契者不以为患，当衡者不以为言，有国者宜鉴而节之。（《广弘明集》七）

◎高恭之

恭之字道穆，谦之弟，以字行。熙平中，广平王匡引为御史。正光中除奉朝请，迁太尉铠曹参军，出为萧宝夤行台郎中。孝昌中，以兄谦之遇害，变姓名避难。孝庄即位，征为尚书三公郎中，加宁朔将军兼吏部郎中，封龙城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加前军将军，除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进封安喜县公。元颢平，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御史中尉、兼黄门。及尔朱荣死，加卫将军，假车骑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寻除车骑将军，为尔朱世隆所杀。太昌中赠雍州刺史。

◇请铸永安五铢钱表

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逾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魏书·高恭之传》，又见《通典》九）

◇请复置司直疏

臣闻舜命皋陶，奸宄是托，禹泣辜人，尧心为念。所以举直错枉，事切曩贤；明德慎罚，议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所谓礼乐互兴，不相沿袭者矣。臣以无庸，忝当今任，所思报效，未忘寝兴。但识谢知今，业惭稽古，未能进一言以利国，说一策以兴邦，索米长安，岂不知愧。至于职司其忧，犹望亻黾亻免。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所以夙夜为忧，思有悛革。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迄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案，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谧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案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讼可息，丛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魏书·高恭之传》）

◇奏记御史中尉元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穆生自蓬檐，长于陋巷。颇猎群书，无纯硕之德；尚好章咏，乏雕之工。虽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独断之主，雄才不世之群，无藉朽株之资，救人屠钓之下，不牵暗投之诮，取士商歌之中。是以闻英风而慷慨，望云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隶绣衣，名充直指，虽谢周生骑上之敏，实有茅氏就镬之心。（《魏书·高恭之传》）

◎元宁

宁，孝昌初为荥阳太守。

◇造像记

大魏孝昌二年岁次丙午正月辛丑朔廿四日甲子，荥阳太守元宁仰为二圣敬造石像一区。愿主上万祚，臣僚尽一宫皆润。愿天下太平，四方慕义。又愿亡考生天，安养国土，上下延寿，兄弟眷属，含灵有识，蠢动众生，普同斯福。鬼龙山岳，靡不慈仁，所愿如是。（碑拓本）

◎元洪业

洪业，孝昌中贼帅，斩鲜于修礼来降，为贼党葛荣所杀。

◇复行台杨津书

今与诸人密议，欲杀普贤，愿公听之。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恐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魏书·杨播附传》，杨津为北道行台，与贼帅元洪业及与贼中督将尉灵根、程杀鬼、潘法显等书晓谕之，并授铁券，许以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洪业等感悟复书。）

◎贺拔胜

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初为军主。孝昌中，尔朱荣以为镇远将军别将。孝庄帝即位，封易阳县伯，累迁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进号安南将军，寻除抚军将军、大都督，镇中山，征为前军大都督，拜武卫将军，改封真定县公，加散骑常侍，假骠骑大将军。节闵帝即位，拜右卫将军，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昌初为领军将军，除侍中，永熙中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进中书令，封琅邪群公，孝武西迁，进太保录尚书事。兵败奔梁，寻还入关，进太师、中军大都督。大统十年卒，赠太宰、录尚书录，谥曰贞献。

◇临终与宇文大冢手书

胜万里杖策，归身阙庭，冀望与公埽除逋寇，不幸殒毙，微志不申。愿公内先协和，顺时而动。若死而有知，犹望魂飞贼庭，以报恩遇耳。（《周书·贺拔胜传》）

◎李彦

彦字彦士，梁郡下邑人，孝昌中释褐奉朝请。孝武西迁，兼著作佐郎，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统初除通直散骑侍郎，累迁左户郎中，后改授户部郎中，封平阳县子。废帝初，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左丞，拜兵部尚书，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改授军司马，进爵为伯。卒，谥曰敬。

◇临终遗诫其子明等

昔人以木为椟，葛累为缄，下不乱泉，上不泄臭，实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矫枉，恐为世士所讥。今可敛以时服，葬于硗确之地，勿用明器、刍涂及仪卫等。尔其念哉。（《北史》七十）

◎柳虬

虬字仲蟠，河东解人。徙居汝颍间，孝昌中举秀才，为兖州主簿，迁扬州中从事，加镇远将军，弃官。大统中，冯翊王元季海镇洛阳，征为行台郎中，后为独狐信开府从事中郎、秦州司马，历宇文泰丞相府记室，封美阳县男，除秘书丞，迁中书侍郎。废帝即位，迁秘书监，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恭帝元年卒，赠兖州刺史，谥曰孝。

◇上文帝疏论史官

古者人群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为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臻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

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敢以愚管，轻冒上闻。乞以瞽自言，访之众议。（《周书·柳虬传》，《北史·柳虬传》，《文苑英华》六百九十）

◇书简

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臻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周书·文帝纪下》，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三年，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

卷五十四

◎慕容绍宗

绍宗字绍宗，前燕太宰恪之后，居于代。孝明末从尔朱荣入洛，孝庄初封索卢县子，寻进爵为侯，累迁并刺史，又为尔朱兆长史行台，天平中行扬州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寻行豫州，迁青州刺史，元象初进爵为公，除度支尚书，后为晋州刺史、西道大行台，迁御史中尉，除徐州刺史，进尚书左仆射。侯景反，为东南道行台，加开府，转封燕郡公，别封永乐县子，武定六年，讨西魏王思政于颍川，失利，投水死。赠尚书令、太尉、青州刺史，谥曰景惠。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圣兴作，有冥运行之力，俱尽变化之途。抱识含灵，融然并至；呈形赋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国受赐而无迹。岂徒凿其耳目，易其心虑，悟以风云，一其文轨，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运诸仁寿之域，纳于福禄之林。自晋政多僻，金行沦荡，中原作战斗之场，生民为鸟兽之饵，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纳水灵之祉，驾云车而自北，策龙御以图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运神器于顾眄，定宝命于踟蹰，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内反可封之俗，员首识尧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羁縻之表，方志所不传，《荒经》所不缀，莫不绳谷钓山，依风托水，共仰中国之圣，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吴百越，独阻声教，匪民之咎，责有由焉。

自伪晋之后，刘萧作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惟我祖宗驭宗，爱民重战，未极谋臣之画，不穷节将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圆台已筑，黄屋辄去，赐其几杖，置之度外。萧衍轻险有素，士操蔑闻，睥睨君亲，自少而长，好乱乐祸，恶直丑正，巧用其短，以少为多。讠玄惑愚浅，大言以惊俗；驱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体胁肩，摇唇鼓舌，候当朝之顾指，邀在位之余论。遂污辱冠带，偷窃落维。及宝卷昏狂，下不堪命，增无北面有犯之节，遽灭人伦在三之礼，凭妖假怪，鬼语神言，称兵指阙，倾朝鸩主，陵虐孤寡，聋愚士民。天不悔祸，奸丑得志，内瓷雕靡，外逞残贼。驱羸国之兵，迫糊口之众，南出五岭，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无宁岁。死亡矢刃之下，矢折雾露之中，哭泣者无已，伤痍者不绝。托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顽亠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群小，纵极贪婪。剥割苍生，肌肉略尽；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饿狼讵侔其祸，忄々周余，救死无地。至于矫情饰诈，事非一绪。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静。至乃大兴寺塔，广缮台堂，昭阳到景，垂珠衔璧，峥嵘刻削，千门万户。鞭挞疲民，尽其筋骨，延壤运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浅谋疏，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为己害；子亡齐之胤，忽为戎首。书契迄兹，罕闻其事。至于废捐冢嫡，崇树愚子，朋党路开，彼我侧目。疾视扼腕，十室而九，尧足有待，良亦多人。

二纪于兹，王家多故，始则车驰之警，终有惊坠之哀，神痛愤，宇县崩震。于是故相国齐献武高王，感天壤之惨默，激云雷以慨然，伏高义而率民，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节以成务。爰有匡国定霸之图，非直讨贼雪耻之举。于是睿略纷纭，灵武冠世，荡涤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历受图，天临日镜，道随玄运，德与神行。既而元首怀舞戚之风，上宰薄兵车之会，遂解絷南冠，喻以好睦，舟车遵溯，川陆光华，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还童，不待羊陆。虽嘉谋长算，爰自我始，罢战息民，两获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时，岂或为人群父，二三其德，书而不法，可不惜哉！

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声名沦敝，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及中兴之际，义旗四指，元恶不赦，实在群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颈之期，所天蹈族来之衅。虽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犹当惨颜后至，义形于色。而趣利改图，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为仆隶。献武王弃其瑕秽，录其小诚，得厕五命之末，预在一队之后。参迹驱驰，庶其来效，长鞭利刹，术以制之。既关陇逋诛，每事经略，以河南空虚之地，非兵战之冲，薄存掎角，聊示旗鼓，岂资实效，寄以游声。军机催勒，盖唯景任，总兵统旅，别有司存。而愚褊有积，骄愎遂甚犯违军纪，仍自猜贰，祸心潜构，翻为乱阶。负恩弃德，罔恤天讨，不义不昵，厚而必颠。委慈母如脱屣，弃少弟如遗土，群子陆陆，妻侄成行，慕姜儿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转。跳梁猖蹶，夫欲谁欺？比之枭獍，异类同丑；欲拟蛇鼠，顾匪其伦。及远托关右，委命寇逆，宝炬定群臣之分，黑獭结兄弟之亲，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围之死，凭人系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御之地，甘辞卑体，进熟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叛竖救命，岂将择音。伪朝大夫，幸灾忘义，主耄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图；窃宝叛邑，椒兰比好。人而无礼，其能国乎？

夫安危有大势，成败有恒兆，不假离朱之目，不藉子野之听，聊陈刺心之说，且吐伐谋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虽上相云亡，而伊陟继事，秉文经武，虎视龙骧。驱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锐，击刺犹雷电，合战如风雨，控弦跃马，固敌是求。蠕蠕昔遭离乱，辐分瓦裂，匹马孤征，告困于我。国家深敦邻附，愍其入怀，尽忧人之礼，极继绝之义，保卫出于故地，资给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业，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镂其骨髓，引领思报，义如手足。吐谷浑深执忠孝，胶漆不渝，万里仰德，奏款属路，并申以婚好，行李如归。蠕蠕境斜界黄河，望通豳夏，飞雪千里，曾冰洞积。北风转劲，实筋角之时；𦍒寒方猛，正毡裘之利。吐谷浑疾彼凶逆，疆兵岁举，倾河及鄯，尘通陇峡。驱龙池之种，藉常胜之气，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独孤如愿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岂暇称兵东指，出师函谷。且秋风扬尘，国有恒防，关河形胜之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川襟带之所，猛将精兵，基寺岳立。又宝炬河阴之北，黑獭邙山之走，众无一旅，仅以身归。就其不顾根本，轻怀进趣，斯则一劳永逸，天赞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经天，举世所知，义非徒语。持此量之，理有可见，则侯景游辞，莫非虚诞。

夫景绳枢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风尘之会，逢驰骛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启千社，揣身量分，久当卡足。而乃周章去就，离不已，夫岂徒尔，事可榷扬。度其众叛亲离，守死不暇，乃闻将弃悬瓠，远赴彭城。老贼奸谋，复将作矣。固扬声赴助，计在图袭，吞渊明之众，招厌虐之民，举长淮以为断，仍至张岁月，南面假名，死而后已。此盖蚌鹬之祸，我承其弊。

且伪主昏悖，不惟善邻，贼忍之心，老而弥笃。纳逋叛之诡谲，蔑信义以猖狂，天丧其神，人重其怨，将践瓜圃之踪，且追儿侯之辙。今征发犬羊，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觊觎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怀？兵凶战危，出不得已，谬奉朝规，肃兹九伐。扛鼎拔树之众，超乘投石之旅，练甲争途，波聚雾合。虎班龙文之逸，兰池蒲梢之驵，嘘天陆野，蹑影追风，振旅南辕，长驱讨蹙。非直三吴鼠面，一麾鱼骇，乘此而往，青盖将归。且衍虐网蚩蚩，兵权在外，持险躁之风俗，兼轻薄之子孙。萧纶凶狡之魁，岂无商臣之亻艮；萧誉失志之愤，当召专诸之客。外崩中溃，今也其时。

幕府师行以礼，兵动以义，吊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机审变，翻然鹊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赏典未忘，事必加等。若军威所至，敢有拒违，尺儿以上，咸从枭戮。今三礼四义之将，豹虎熊罴之士，深衔逋伪，信纳叛亡，违卜愎谏，实兴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仇；茹肝涉血，义不旋踵。攻战之日，事若有神，莽积麻乱，匪旦伊夕。以彼曲师危卒，望我军锋，何异吉羌被甲，即蛆举尾。正恐旗鼓一接，芝ワ俱摧，先事喻怀，备知翰墨。王侯无种，祸福由人，斯盖丈夫肉食之秋，壮士封侯之会。冬冰可折，时不再来，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国行师之意。（《魏书·萧衍传》。一六年，衍寇逼徐州，与侯景为声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齐文襄遣慕容绍宗、高岳、潘相乐等率众讨之。绍宗檄衍境内云云。案，《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以此为杜弼作。）

◎孙腾

腾字龙雀，咸阳石安人。从尔朱荣入洛，例除冗从仆射，寻为高欢都督府长史，随府迁晋州长史，加后将军，封石安县伯，后废帝即位，除侍中、北道大行台。孝武时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阳郡公，入为侍中，寻行并州、冀州、相州事。天平初，入为尚书左仆射，兼司空、尚书令，除司徒，迁太保。武定六年卒，赠太师、赠太师、开府、录尚书事，谥曰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言犯盗宜准律令

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为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豫备。恐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衣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魏书·刑罚志》。迁邺，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上言。）

◎窦瑗

瑗字世珍，辽西辽阳人。初为御史，转奉朝请、兼太常博士，尔朱荣表为北道大行台左丞，赐爵阳洛男，除员外散骑常侍，封容城县伯，除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迁太山太守。前废帝即位，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武时拜廷尉卿。孝静时除镇东将军，出为广宗太守，转中山太守，加征东将军，授使持节、平州刺史，入为齐献武丞相府右长史，又行晋州事，还除大宗正卿、加卫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赠太仆卿、济州刺史，谥曰明。

◇上表乞评议麟趾制母杀父条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闻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轨。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济。声教之闻，于此为证。伏惟陛下应图临宇，握纪承天，克构洪基，会昌宝历，式张琴瑟，且调宫羽，去甚删泰，革弊迁浇，俾高祖之德不坠于地。画一既歌，万国欢跃。

臣伏读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门。何者？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汉宣云：子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论。盖谓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未必指母杀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杀父，不听子告，臣诚下愚，辄以为惑。昔楚康王欲杀令尹子南，其子弃疾为王御士而上告焉。对曰：」泄命重刑，臣不为也。．王遂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臣乎？」曰：「杀父事仇，吾不忍。」乃缢而死。注云：弃疾自谓不告父为与杀，谓王为仇，皆非礼，《春秋》讥焉。斯盖门外之治，以义断恩，知君杀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于父，同在门内，恩无可掩，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断割。知母将杀，理应告父；如其已杀，宜听告官。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杀己之天，复杀子之天，二天顿毁，岂容顿默？此母之罪，义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离，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

今圣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怀音，枭獍犹变，况承风禀教，识善知恶之民哉。脱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临时议罪，何用豫制斯条，用为训诫。诚恐千载以下，谈者喧哗，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论。以臣管见，实所不取。如在淳风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杀事重，宜附「父谋反大逆子得告」之条。父一而已，至情可见。窃惟圣主有作，明贤赞成，光国宁民，厥用为大，非下走顽蔽所能上测。但受恩深重，辄献瞽言，傥蒙收察，乞付评议。（《魏书·窦瑗传》）

◇奏请长广王禅位

天人之望，皆在广陵，愿行尧舜之事。（《魏书·窦瑗传》）

◇难封君义判

寻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瑗以为《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又曰：「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礼·丧服经》曰：「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期。」尊卑优劣，显在典章，何言访古无据？

局判云：「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何欲之？」瑗案典律，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隐母之义。既不告母，便是与杀父，天下岂有无父之国，此子独得有所之乎？

局判又云：「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阙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仇疾告列之理。」瑗寻注义，隐痛深讳者，以父为齐所杀，而母与之。隐痛父死，深讳母出，故不称即位。非为讳母与杀也。是以下文以义绝，其罪不为与杀明矣。《公羊传》：「君杀，子不言即位，隐之也。」期而中练，父忧少衰，始念于母，略书「夫人逊于齐」。是内讳出奔，犹为罪文。《传》曰：「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注云：「夫人有与杀桓之罪，绝不为亲，得尊父之义。善庄公思大义，绝有罪，故曰礼也。」以大义绝有罪，得礼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庄之际，齐为大国，通于文姜，鲁公谪之。文姜以告齐襄，使公子彭生杀之。鲁既弱小而惧于齐。是时天子衰微，又无贤霸，故不敢仇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于齐曰：「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彭生除之。」齐人杀公子彭生。案即此断，虽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魏书·窦瑗传》。瑗表乞评议《麟趾制》母杀父条，诏付尚书。三公郎中封君义立判，瑗复难云云，事遂停寝）

◎李和之

和之，建义初为长孙稚冯翊王国典祠令。

◇造像记

清信士佛弟子冯翊王国典祠令李和之仰为七世父母及自己身敬造像四区。愿生生世世，恒与善会。（碑拓本）

◎雷绍

绍字道宗，武川镇人。镇将召补镇佐，贺拔岳以为行台长史，历京兆太守，永熙末迁渭州刺史，封昌国伯，卒赠太尉。

◇遗敕其子

吾本乡葬法，必杀犬马，于亡者无益，汝宜断之，敛以时服，事从俭约。（《北史》四十九）

◎刘仁之

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中尉元昭引为御史。前废帝时兼黄门郎，迁彭城王韶定州长史。孝武初，征为著作郎、兼中书令，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武定二年卒，赠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

◇与彭城王韶启

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业，愿专任之，余人不可信也。（《北齐书·孟业传》。长史刘仁之征入为中书令，临路启韶。又见《北史》八十六。）

◎姜质

质，天水人。（一云河东人）

◇亭山赋

司农张纶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天水人姜质遂造亭山赋，行传于世，其辞曰：

夫偏重者爱昔先民之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无为以明心，托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沈，若淡兮无味。今司农张氏，实踵其人，巨量焕于物表，夭矫洞达其真，青松未胜其洁，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专流宕，又不偏华尚。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入声荣退不为隐放。

尔乃决石通泉，拔岭岩前，斜与危云等并，旁与曲栋相连，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纤列之状如一古，崩剥之势似千年。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跎，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迁过，则知巫山弗及，未审蓬莱如何。其中烟花露草，或倾或倒，霜干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阶坪。然目之绮，烈鼻之馨，既共阳春等茂，复与白雪齐清。或言神明之骨，阴阳之精，天地未觉，生此异人，焉识其名。羽徒分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白鹤生于异县，丹足出自他乡，皆远来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忆春于沙漠，遂忘秋于高阳，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鸟这迷方？岂下俗之所务，实神怪之异趣，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或就饶风之地，或入多云之处，菊岭与梅岑，随春之所悟。远为神仙所赏，近为朝士所知，求解脱于服佩，须参次于山陲，子英游鱼于玉质，王乔系鹄于松枝，方丈不足以妙咏，歌此处态多奇。嗣宗闻之动魄，叔夜听此惊魂，恨不能钻地一出，醉此山门。别有王孙公子，逊遁容仪，思山念水，命驾相随，逢岑爱曲，值石陵欹。

乃为仁智之田，故能种此石山。森罗兮草木，长育兮风烟，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于其侧，春夏兮共游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忆。（旧写本《洛阳伽蓝记》。案《北史·成淹传》，淹子霄，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

◎魏灵藏

灵藏，巨鹿人，为陆浑县功曹。

◇造释迦石像

夫灵迹诞遘，必表光大之迹；玄功既敷，亦标希世之作。自双林改照，大千怀缀之悲；慧日潜晖，含生衔道慕之痛。是以应真悼三乘之靡凭，遂腾空以刊像。爰暨下代，兹容厥作。巨鹿魏灵藏、河东薛法绍二人等，求豪光东照之资，阙兜率翅头之益，敢辄磬家财，造石象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愿乾祚兴遐，万方朝贯。愿藏等挺三槐于孤峰，秀九刺于华菀，芳实再繁，荆条独茂，合门荣华，福流奕叶；命终之后，飞逢千圣，神扬六通，智周三达；旷世所生，元身眷属，舍百鄣则鹏击龙花，悟无生则凤升道树；五道群生，咸同斯庆。（碑拓本）

卷五十五

◎苏绰

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九世孙。文帝召为行台郎中，除著作佐郎，拜大行台左丞。文帝时为宇文泰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大统十二年卒。隋开皇初追封邳国公。

◇奏行六条诏书

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要也。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群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确，不可责射中。今群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群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臻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群以治之。人群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五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而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之。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隽之士也。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只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瑰伟之材，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士，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而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矣。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民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天心伤，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励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逆寇未平，军用资广，虽未遑减省，以恤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无匮。无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纺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辨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书·苏绰传》，又《北史》六十三）

◇大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皇帝若曰：「昔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土，则我黎人，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训，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上帝降鉴睿圣，植元后以。时惟元后弗克独，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克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了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政于何弗乂？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

皇帝若曰：「柱国，唯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坠，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

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于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功。民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于兹六物，实惟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民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钧万国，若天之有半，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于朕心，德允元，惟厥难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而未闻。惟帝偏国，将反叔世，逖致于雍熙。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罔不有初，鲜克有终。《商务》曰：『终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歹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哉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周书·苏绰传》。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云云。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又见《北史》六十三。）

◇七经论

佛性论（《周书·苏绰传》）

◎王正言

正言，陈郡人，大统中为七兵尚书。

◇独孤信复职议

边将董戎，龚行天罚，丧师败绩，国刑无舍。刑州刺中孤如愿任当推毂，远袭襄宛，斩贼帅辛纂，传首京师，论功语效，实合嘉赏。但庸绩不终，旋臻沦没，责成之义，朝寄有违。然孤军数千，后援未接，贼众我寡，难以自固，既经恩降，理绝刑书。昔秦宥孟明，汉舍广利，卒能改过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规。臣等参议，请赦罪，复其旧职。（《周书·独孤信传》。信为刑州刺史。东魏遣高歼曹、侯景等奄至。信以众寡不敌奔梁，大统三年，还至长安，自以亏损国威上书谢罪。文帝付尚书议之。七兵尚书陈郡王正言等议。）

◎曹续生

续生，大统中为富平令。

◇造像碑

大魏大统五年岁次己未二月乙本酉朔廿五日己酉，威烈将军、富平令、频阳县开国男曹续生息诞庆直阁都□。夫至道空玄，非我以申其宗；真容绝相，非刑像何以表算。是以现治富平令曹并邑子四人等，各减割家珍，造像四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为帝主永隆，诸王公长寿，下及邑子。（下阙。碑拓本）

◎岐法起

◇造像记

大统十六年九月一日，佛弟子岐法起造白石像一区。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家口大小，无病苶，常与善俱，一时成佛。（碑拓本）

◎王方略

◇造须弥塔记

大魏天平三年岁次丙辰正月癸卯朔，合邑等敬造须弥塔一区。仰为皇帝陛下、师僧、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后为边地众生，常与善居；弥勒三会，唱在初首；下生人间，侯王长者；合邑诸人所愿如是。教化主王方略，邑师法显，邑师道宝，比丘道景，比丘僧惠，贾仲、郭阿、石□、曹和、唯井阝 刘□□。（碑拓本）

◎封君义

君义，孝静时尚书三公郎中。

◇判窦瑗表改麟趾制母杀父条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其子将欲何之？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故隐痛深讳。期而中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仇疾告列之理。且圣人设法，所以防淫禁暴，极言善恶，使知而避之。若临事议刑，则陷罪爽矣。恶之甚者，杀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独求削去。既于法无违，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谓不宜改。（《魏书·窦瑗传》。瑗表言：「《麟趾新制》母杀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此条乞付评议。」。三公郎中封君义立判云。）

◎信都芳

芳字玉琳，河间人。初为安丰王延明客，后隐于并州乐平之东山。孝静时为高欢中外府田参军。

◇驳李业兴甲子元历

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历岁星在营室十三度，顺疾；天上岁星在营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历镇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镇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见，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为差殊。（《魏书·律历志下》。兴和元年，命李业兴改立甲子元历，事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以新历示田曹参军信都芳。芳驳。）

◇四术周髀宗序

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洛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浑算精微，术几万首，故约本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术周髀宗》。（《北史》八十九）

◎郭秀

秀字季素，范阳涿郡人。为高欢行台左丞，进七兵尚书，未拜，卒。

◇与杨书

高王欲送卿于帝所。（《北齐书·杨传》）

◎于子建

子建，河南人。武定末为宣威将军怀州长史，行武德郡事。

◇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

夫梵灯遐廓，长夜袭其明；慧教洞开，群迷启其目。是以神光未灭，感膺于西胡；金仪虽谢，梦现于东汉。抑亦愍世多艰，下生思土，运济贯心，慈悲注意，归依者尘雾莫侵，回向者雷电不挠，信是苦海之灵丹，酷旱之甘露矣。

惟此区域，号称旧邦，舜禹怀谭之地，殷周畿甸之土，晋启山阳，郑锡河后，隶赵称都，入魏为镇。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罢侯置守，乙统九服，项羽改名殷国，汉高复立为郡，自兹以还，为河内下邑。属皇朝迁鼎，卜食漳滨，遂方割四县，在古州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赵，堂堂之风相洽；南引巩雒，穆穆之化□清。西瞻轵塞，则连山万叠；东望平皋，则旷野千里。长河带其前，太行环其后，车马之所混□，舳舻之所凑集，颇是一都之要害，实为三魏之逵道。若其氵允溴双吐，丹绝并纳，势等周原，美齐陆海，袂散成帷，人萦若绣，礼乐尚繁，风仪示革。然郡土辽廓，沁水横流，源自羊头之山，发于麻谷之口，滔滔晋域，作纪怀方，引溉过于郑白，流秽逾于汾浍。但波渐台雉，岸含峥嵘，揭厉多危，往来受害。至于秋寸时降水潦□腾，马牛虽辨，公私顿废，有乘车之义，事切朝涉之艰。

宣威将军、怀州长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子建，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平皋令京兆杜护宗，前将军、怀县令赵郡李同宾，征西将军、州县令扶风马周洛，殄难将军、温县令广宁燕景裕，征虏将军、郡丞东平李思哲，或分竹专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择木百里，鹊起来官，共治民瘼。况同睹艰辛，俱看危滞，一物可矜，纳隍在念，敬思包鹿济难之仁，俯□□龟报恩之惠。虽无武库造梁之工术，且□沙弥访津之殷勤，普图问俗，便获□□，轨躅虽亡，遗柱在目，父□□传，咸属周时，称其板构，与城俱废。乃于农隙之月，各率禄力□□，及□朝文武，□怀熹愿，七月六日，经始此桥。助福者比肩，献义者联毂，人百其功，共陈心力，至廿四日所□便旋。不烦遐迩荷担之劳，未伤士民尺寸之木。虽无匪日之美，庶省浃晨之费。修柱揭以插泉，华表郁而轶汉，红□交架以□□，绮兰联绵而云布。引北山之饶，则人无遗力；积南市之富，而家有余资。昔伯度记功，勒燕然□□；文渊表□，□象林多铜。作述之理虽殊，刊录之情不异。况四生春驳，同悲欣之境；十国还匝，劲风电之力。若不归依宝□，□□神教，远拟彼岸之喻，近取成务之言，恐沮劝之道未宣，画扌介之功虚烬。乃运石立碑，敬飧图像，穷般马之巧，尽金ぬ之饰。使四往来，起叹慕之心；六道奔趣，识风云之会。其词曰：

清虚曰道，正直为神，有一于此，用表生民。渊乎大觉，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一）

芒芒禹绩，眇眇桓功，为鱼左衽，逖听前风。九州咸载，五等攸同，分疆敷土，俾侯树公。（其二）

美兹旧甸，丽其新邑，凭带山河，苞苴原隰。礼乐仍贲，风徽犹缉，青刍可剪，潢流可挹。（其三）

粤余承乏，谬厕官方，政惭春雨，威愧秋霜。情深覆虎，意等纳隍，慕彼医药，眷此津梁。（其四）

浑浑沁水，冀道名川，既难揭厉，又阻□船。爰始经谋，义劝竞填，辰不再浃，斯构已宣。（其五）

落落太虚，绕绕群有，来同聚沫，去齐过牖。敬托三尊，资凭四部，仿佛彼岸，依稀可久。（其六）

大魏武定七年岁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碑拓本）

◎宦官

◎刘腾

腾字青龙，平原人，居南兖州之谯郡。孝文世，坐事受刑，补小黄门。转中黄门。太和末，进冗从仆射，宣武时历中给事，迁中尹、中常侍，加龙骧将军，拜大长秋卿、金紫光禄大夫，进太府卿。孝明即位，封开国子。灵太后临朝，除崇训太仆，加中侍中，改封长乐县公，迁卫将军、仪同三司，寻与元叉幽太后于宣光殿，进司空。正光四年卒，年六十。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大尉、冀州刺史。太后反政，夺爵发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定中宫车制

中宫仆刺列车舆配败，自昔旧都，礼物颇异，迁京已来，未复更造。请集礼官，以裁其制。（《魏书·礼志四》。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刘腾等奏。）

◇诈为胡玄度等列诬清河王怿

许度等金帛，令以毒药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为帝，许度兄弟以富贵。（《魏书·元叉传》）

◎列女

◎张氏

张氏，中山人，国子博士高谦之妻。

◇诫诸子

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魏书·高崇附传》）

◎路僧妙

◇造释迦像记

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为亡夫造释迦象一区。愿令亡夫舍秽从真，神超荫海，而奉慈颜。愿见在着属，□钟善集舍门□□辨。比丘僧□□者□文□。（碑拓本。案：为亡夫造像，则路僧妙是清信女。岂当时士女通称邪？）

卷五十六

◎阙名（一）

◇上前废帝劝进表

否泰沿时，殷忧启圣，故六飞在御，三石兴符。伏惟陛下运属千龄，智周万物，独昭系象，妙极天人，宝历有归，光宅攸属，而将安独善，不务兼济，灵命徘徊，幽明载伫。伏愿时顺讴谣，念兹宗┘，用舍劳疾，允答人神。（《魏书·前废帝纪》。长广王晔建明二年三月至邙南。尔朱世隆奉广陵王东门之外，行禅让之礼。群臣上表云云。）

◇上太武帝书

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魏书·古弼传》。太武时，上谷民上书。）

◇为太武帝让沮渠牧犍书

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作贡，不入司农。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扬言西戎，高自骄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虏，南引仇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凭援谷浑，提挈为奸。罪七也。承敕过限，辄假征、镇。罪八也。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罪九也。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违伉俪之体，不笃婚姻之义，公行鸩毒，规害公主。罪十一也。备防王人，候守关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后诛，王者之典也。若亲率群臣，委贽郊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面缚舆梓，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魏书·沮渠牧犍传》。世祖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

◇上言贾相遇石人事

晋昌民贾相，昔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句注西陉，见一老父，谓相曰：「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子孙永长，吾不及见之。」言终而过。相顾视之，老父化为石人，相今七十，下检石人见存。（《魏书·灵征志下》。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

◇上言大石文

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象，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魏书·灵征志下》。真群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

◇上言积谷

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粜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买绢，积财以取粟。官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魏书·食货志》。太和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

◇奏上太上皇帝尊号

昔三皇之社，淡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书·献文帝纪》。皇兴五年八月，禅位太了了，于是群公奏。）

◇奏尸异

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死，尸形不坏。尔来三年，士女观者有千百。于时人皆异之。（《魏书·释老志》。太和九年，有司奏。）

◇奏检僧尼

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事隐密。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选，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魏书·释老志》。太和十年，有司奏云云，奏可。）

◇奏长孙虑乞代父死

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寻究情状，特可矜感。（《魏书·长孙虑传》。虑列辞尚书，乞代父命。尚书奏。高祖诏恕其父死罪。）

◇奏处裴植死刑（孝明初即位）

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率合部曲，欲图率军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丙。案律，在边合率部众不满百人以下，身犹尚斩，况仲达公然在京，称诏聚众，喧惑都邑，骇动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测度。案《诈伪律》，诈称制者死。今依众证，处仲达入死。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崇义县开国侯裴植，身居纳言之任，为禁司，仲达又称其姓名，募集人众，虽名仲达切让，无忿惧之心。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促达为植所使。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又植亲率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唯恩裁处。（《魏书·裴叔业附传》。兄子植为度支尚书。会韦伯昕告植欲谋废黜，尚书又奏。）

◇奏尼太后丧仪

案旧事，皇太后崩仪，自复魂敛葬，百官哭临，其礼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凭居道法。凶事简速不依配极之典；寺庭局狭，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经奉接，义成君臣，终始情礼，理无废绝。辄准故式，立仪如别。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魏书·礼志四》。神龟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寺。有司奏云云。又见《通典》八十。）

◇奏太后父依前诏称太上

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魏书·张普惠传》。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后父无太上之号，密表太后博议，议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许崔光伯解职

案《礼》，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诸父，封君之孙得尽臣。计始封之群，即是世继之祖，尚不得臣，况今之刺史，既非世继，而得行臣吏之节，执笏称名者乎？检光伯请解，率礼不愆，请宜许遂，以明道教。（《魏书·崔亮附传》。亮从父弟光伯为青州别驾，后以从弟休临州，遂申牒求解。尚书奏。灵太后令从之。）

◇奏请优赉阎庆胤

案庆胤自临此郡，惠政有闻，又能自己粟赡恤饥馑，乃有子爱百姓之义。如不少加优赉，无以厉彼贪残。又案齐州东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与之相埒，语其分赡，又亦不殊，而圣旨优隆，赐以衣马。求情即理，谓合同赏。（《魏书·良吏阎庆胤传》。有司奏灵太后卒无褒赏焉。）

◇奏置齐献武王陵官

齐献武王勋高德重，礼绝群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长丞主陵，今请置长一人，丞二人，录事一人，户曹史一人，禁备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旧。（《魏书·官氏志》。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

◇国号议

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要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魏书·道武纪》。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

◇白狼见太平郡议

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于成汤之世，古殷道用兴，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征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魏书·灵征志下》。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议者曰。）

◇遣师援于阗议

于阗去京师几万里，蠕蠕之性，惟习野掠，不能攻城，若为所拒，当已旋矣。虽欲遣师，势无所及。（《魏书·于阗传》。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援。显祖诏公卿议之，公卿奏。）

◇议撰亲祀七庙仪

昔有虞亲虔，祖考来格，殷宗躬谒，介福降。大魏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今陛下孝诚发中，思亲祀事，稽合古王（《通典》作「义」），礼之常典。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洗、、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魏书·礼志一》。太和六年十一月，将亲祀七庙，有司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具仪，于是群官议。又见《通典》四十九。）

◇王公五等爵有罪降本爵一等议

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魏书·刑罚志》。延昌二年，诏议律之制，与八坐门下参议。皆以为。）

◇答诸儒问

诸儒问云，日月已过，或父已亡，独闻丧，当税之不？若宜税，税何服？答曰：父卒而为祖后，服斩，与父在异者也。（《通典》九十八，案魏时云云。）

◇野王县孔子庙记

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铎，遂旋车而反。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水经·沁水注》。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以旧宇毁落，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内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刘灵龟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

鲁国孔氏，官于洛阳，因居庙下，以奉蒸尝。（同上）

◇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象记

夫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玄踪不遘，叶生含靡导之忏。是以如来应群缘以显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后王，兹功厥作。辅国将军、直阁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静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径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刊石记功，示之云尔。（碑拓本）

◇巨鹿太守吕显颂

时惟府君，克己清明，缉我荒土，民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魏书·吕罗汉传》。祖显，为慕容垂河间太守，皇始初以郡来降，拜巨鹿太守。民颂之。）

◇季洪演造像颂

邑子季洪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灵光郁烈，虽体洞埃尘。然一乘浸运，则十厘竞发。故释迦出没，有其四也。是以邑义等皆籍出兰穗，秀贯烟霞，悼纯晖之日削，忄良重暗之年深。遂相率舍，爰图嘉石，于此爽垲，营像一区，庶踵万品，等阶十号。颂曰：

湛矣澄源，修哉宝观，息彼摸拟，迈兹陈赞。事等手足，道犹花干，远迩分津，清浊交判。有释迥兴，体苞圣达，净乐萧然，常我无遏。三径是填，五盖修脱，六度告离，双林显末。於穆邑义，广夏之梁，爰树琼像，仿佛遗光。功崇先祀，福润见方，咸踵六吉，永拔宿霜。武定二年三月一日造讫。（碑拓本）

◇弩机铭

正始二年二月卅日，左尚方信贴作吏李贞亘、待诏孟朝师、左转除待诏李昌师造。（拓本）

◇石门铭

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迥，屯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涧阁堙褫，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萝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れ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求自回车已降，开创旧路，释岭磴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机发，精解冥会，虽元凯之梁河，德衡之损蹑，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阁广四丈，路广六丈，皆填溪栈，豁碎险梁，及自回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边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纫锦之饶，充仞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铭曰：

龙门斯凿，大禹所彰，兹岩乃穴，肇自汉皇。导此中国，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阁匪梁，西带陇，东控樊襄。河山虽险，惟德是强，昔惟畿甸，今则关疆。永怀□□，□在人亡，不逢殊绩，何用再光。水眺悠，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夏起，寒鸟春伤。穹窿高阁，有车辚辚，威夷石道，驷牡其ゐ。千载绝轨，百两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魏永平二年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作典签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凿字。

案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正月讫，手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极矣哉！后之君子，异世同闻焉。（碑拓本）

◇齐郡王选像铭

夫玄宗冲邈，迹远于鹿关；灵范崇虚，理绝于埃不图色相以表光仪，寻声教以陈妙轨，将何以依希至象，仿佛神功者哉？持节、督泾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齐郡王，体荫宸仪，天纵淑茂，达成实之通途，识真假之高韵，精善恶（下当有「之」字，碑本脱）二门，明生灭之一理，资福有由，归道无碍。于是依云山之逸状，即林水之仙区，启神像于青山，镂禅形于玄石，缔庆想于幽津，结嘉应于冥运。乃作铭曰：

芒芒玄极，眇眇幽宗，灵风潜被，神化冥通。舟舆为本，广济为功，德由世重，道以人鸿。临观净境，□绝尘封，图形泉石，构至云松。□□□□□□□□福田有庆，嘉应无穷。熙平二年七月廿日造。（碑拓本）

卷五十七

◎阙名（二）

◇魏故宁朔将军固州镇将镇东将军渔阳太守宜阳子司马元兴墓志铭

君讳绍，字元兴，河内温人也。晋河间王、右卫将军、迁散骑常侍、中护军、使持节、侍中、太尉公、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武王钦之玄孙，晋河间王、侍中、左卫将军、赠使持节、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谥曰景王昙之之曾孙，晋淮南王、秘书监、迁使持节、镇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晋祚流移姚授冠军将军、殿中尚书、大魏蒙授安远将军、丹阳侯、赠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简公叔之孙，宁朔将军、宜阳子、骠骑府从事中郎、镇西将军、略阳王府长史道寿之子。君夙禀明规纂承徽烈，洪业方隆，生志未遂，以太和十七年岁次戊申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子（此年月甲子皆误）薨于第，以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迁葬在温城西北廿里。记之：

遥哉远裔，缅矣鸿胄。承符绍夏，作宾于周。贞明代袭，奕世宣流。诞生夫子，克纂徽猷。崇基方构，嘉业始修。兰摧始夏，桂折未秋。感恋景行，式述遗休。（碑拓本）

◇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延昌三年正月）

夫人姓孟，字敬训，清河人也。盖中散大夫之幼女，陈郡府群之季妹。夫人资含章之淑气，廪怀睿之奇风，芬芳特出，英华秀生，婉问河洲，鼓钟千里。年有十有七而作嫔于司马氏。自笄发从人，捡无违度，四德孔修妇宜纯备。奉舅姑以恭孝兴名，接娣姒以谦慈作称。恒宽心静质，举成物轨，谨言慎行，动为人范。斯所谓三宗厉矩，九族承规者矣。又夫人性寡妒嫉，多于容纳，敦桃夭之宜上，笃小星之逮下，故能庆显螽斯，五男三女，出入闺闱，讽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崇礼，义方之诲既形，幽闲之教亦著。然尽力事上，夫人之勤；夫妇有别，夫人之识；舍恶从善夫人之志；内宗加密，夫人之恤；姻于外亲，夫人之仁。夫人有五器，而加之以躬俭节用。岂悟天道无知，与善徒言，享年不永，凶鄙横集，春秋有二，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癸卯遘疾奄忽，薨于寿春。呜呼哀哉！粤三年三月庚戌朔十二日辛酉归葬于乡坟河内温县温城之西。实以营原兴垄，野成丘，故式述清高，而为颂云：

穆穆夫人，乘和诞生，兰丛蕙糅，玉润金声。令闻在室，徽音事庭，方孚洪烈，范古流名。如何不淑，早世徂倾，思闻后叶，刊石题态。（碑拓本）

◇洛州刺史刁遵墓志铭

高祖协，玄亮，晋侍中尚书左仆□□□□□□□□□□□□□□□□□□□□□□夫人彭城曹氏，父羲，晋梁国□□□□□□□□□□□□□□□□□□□□□□曾祖太伦，晋侍中、徐州牧、司空义阳□□□□□□□□□□□□□□□□□□□□□□祖畅，仲远，晋中书令、金紫左光禄大夫，□平□□□□□□□□□□□□□□□□□□□□□□父雍，淑和，皇魏使持节、侍中、都叔扬豫兖徐四州□□□□□□□□□□□□□□□□□□□□□□徐豫冀三州刺史、东安简公。夫人琅邪王氏，父□□□□□□□□□□□□□□□□□□□□□□公讳遵，字奉国，勃海饶安人也。姓氏之兴，录于帝图，中叶□□□□□□□□□□□□□□□□□□□□□□广渊，谟明有晋。祖父以忠肃恭懿，联辉建□。□见者世往传闻□□□□□□□□□□□□□□□□□□□□□□之外，不复铭于幽泉也。公禀惟岳之灵，挺基仁之德，忠□本于立□□□□□□□□□□□□□□□□□□□□□□以小节而求名，无虚誉以眩世，少能和俗，于人无际，但昂然愕然者有□□□□□□□□□□□□□□□□□□□□□□侍中、中书监、司空文公高允，皇代之儒宗，见而异之，便以女□焉。太和中□□□□□□□□□□□□□□□□□□□□□□寻拜魏郡太守。宽明临下，而德洽于民。正始中，征为太尉高阳王谘议参军事。王以公有古人之风，器而礼焉俄而转大司农少卿，均节九赋，以丰邦用。莅事未几，迁使持节、都督洛州诸军事、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公之立政，惠流两疆，平阳慕化，辟地二百。方一江沔，成功告老。上天不吊，忽焉降疾。熙平元年秋七月廿六日，春秋七十有六，薨于位。朝廷痛悼，百寮追惜，赠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兖州刺史，侯如故，加谥曰惠，礼也。惟公为子也孝，为父也慈，在臣也忠，居蕃也治。兄弟穆常棣之亲，朋友著必然之信。尊贤容众，博施无穷，载仁抱义，行藏罔滞，温恭好善，桑榆弥笃。小子整等泣徂年之箭骏，痛龟筮之告祥，奉灵需而号恸，迁神柩于故乡。以二年岁次丁酉冬十月己丑朔九日丁酉，窆于饶安城之西南孝义里，皇考仪同简公神茔之左，松门永，深扃长键，庶飧石于下壤，仰志德于幽泉。其辞曰：

攸攸绵绪，帝亻量之胤，驿代贞贤，自唐暨晋。明哲迭兴，忠能继俊，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云居，徂扬岳镇。氛鲸兴虐，金历道亡，於昭我祖，违难来翔。位班鼎列，朝望斯光，显显懿考，奉构腰璜。依仁挺信，据德Ｂ明，纽龟出守，入赞台衡。惠沾千里，道懋槐庭，清风遥被，徽音远盈。曰登农贰，播稼是司，巍巍高廪，礼教将怡。边城俟捍，戎氓伫治，秉旄肃命，董牧宣威。方叔克壮，燕遐龄，庶乘和其必寿，泣信顺而徂倾，攀号兮罔诉，摧裂兮崩声，铭遣德兮心已糜，刊泉石兮恸深扃。夫人同郡高氏。父允，侍中、中书监、司空、咸阳文公。（碑拓本。案，此石乾隆中出土，缺一角。其铭云：帝亻量之胤，亻量字难识，当是帝尧，借侥为之，侥又变作[B13]，从人从[15]，此碑复误为亻量耳。）

◇崔敬邕墓志铭（熙平二年十一月）

祖秀才讳殊，字敬异；夫人从事中郎赵国李女。父双护，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安平敬侯；夫人中书赵国李诜女。

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

君讳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盖炎帝之胤。其在隆周，远祖尚父，实作太师，秉旄鹰扬，克佐扌前殷。若乃远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备之前册，不待详录。君即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胄积仁之基，累荣构之峻，特禀清贞，少播令誉。然诺之信，著于童孺，瑶音玉震，闻于弱冠。年廿八而俊华茂实以响流于京夏矣。被旨起家，召为司徒府主簿，纳赞槐衡，能和鼎味。俄而转尚书都官郎中。时高祖孝文皇帝将改制创物，大崇革正，复以君兼吏部郎。诠叙彝伦，九流斯顺。太和廿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简宫卫，复以君为东朝步兵。景明初，丁母忧还家，居丧致毁，几于灭性。服终，朝廷以君胆量凝果，善谋好成，临事发奇，前略无滞，征群拜为左中郎将、大郎督、中山王长史。出围伪义阳，城拔凯旋，君有协规之效，功绩隆盛，授龙骧将军、太府少卿、临青男。忠勤之称，实显于兹。永平初，圣主以辽海戎夷，宣化伫贤，肃慎契丹，必也绥接，于是除君持节营州刺史、将军如故。君轩镳始迈，声猷以先，麾盖践疆，而温膏均被，于是殊俗知仁，荒识泽，惠液达于逋遐，德润潭于边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怀柔，宣风自远，征君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方授美任，而君婴疾连岁。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座于位。缙绅痛惜姻旧咸酸，依君绩行，蒙赠左将军、济州刺史，加谥曰贞，礼也。孤息伯茂，衔胶在疚，摧号罔诉，泣庭训之崩沈，泪松杨之崩沈，泪松杨之以树，洞抽绝其何言，刊遗德于泉路。其辞曰：

绵哉遐胄，帝炎之绪，爰历姬初，祖惟尚父。曰周曰汉，荣光继武，迈德传辉，儒贤代举。於穆睿考，诞质含灵，秉仁岳峻，动智渊明。育善以和，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干以贞，响发礿丘，翼起槐庭。庆钟盛世，皇泽远融，入参彝叙，出佐边戎。谋成辕幕，绩著军功，伪城飙偃，蠢境怀风。王恩流赏，作捍东荒，惠沾海服，爰洽辽乡。天情方渥，简爵惟良，如何仓昊，国宝沦光。白杨晦以笼云，松区杳而烟邃，藐孤叫其崩怨，亲宾疯而垂泪，仰层穹而摧号，痛尊灵之长秘，志遗德兮何陈，篆幽石兮深隧。呜呼哀哉。（碑拓本）

◇济青相凉朔恒六州刺史高植墓志铭

君讳植，字子建，勃海人也。（下阙）茂烈皆备之国籍家传。（下阙）之子。君禀灵原之秀（下阙）慧□□机□□者顾（下阙）求至道于司衿，始此（下阙）宣武皇帝（下阙）皇帝已（下阙）卫（下阙）理沈（下阙）绝白驼之（下阙）我以方约我以（下阙）心始□奸诈之辈（下阙）君在（下阙）□神□翻然（下阙）泉（下阙）至德□虚麋（下阙）名山□衢（下阙）赎兮（下阙）豪痛彼苍者天，丧此明公，琼矣哲人，惟义是依，每见我君，终始许师，大魏神龟。（下阙。碑拓本）

◇司马丙墓志铭（正光元年十一月）

君讳丙，字景和，河内温人也。晋武帝之八世孙，淮南王播之曾孙，魏平北将军、固州镇大将、鱼阳郡宜阳子兴之子。先室屯离，宗胤介否，乃祖归国，赏以今爵。奕世承华，休荣弥著。君有拔群之奇，挺世之用，神风魁崖，机悟高绝。少被朝命为奉朝请牧王主簿、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从龙骧府上佐，迁扬州车骑大将军府长史，带梁郡太守。在边有炜略之称，转授清河内史，此郡名重，特以人举，不幸遇疾，以正光元年七月廿五日薨于河内城，朝廷追美，诏赠持节左将军、平州刺史，非至行感时，孰能若此。以庚子之年玄枵之月廿六日丙申葬于本乡温城西十五都乡孝义之里，刊石志文，而为辞曰：

君侯烈烈，玉操金声，高风愕愕，屡历微荣，奄然辞往，没有余馨，镌兹泉石，用铭休贞。（碑拓本）

◇怀令李超墓志铭（正光六年正月）

君讳超，字景升，本字景宗，后承始族叔在江左者悬同，故避改云。秦州陇西郡狄道县都乡华风里人也。雅著高节，敦袭世风，言行足师，兴作成准，修情孝友，因心名义。安贫乐道，息诡遇之襟；介然峻特，标确焉之操。弱冠举司州秀才，拜奉朝请，除恒农郡冠军府录事参军事，宰沁水县。巨政崇治，绰居尤最。为受罪者所诬章，宪台误听，被兹深劾，除名为民。于是廿年中浮沉闾巷，玉洁金志，卓尔无闷。到熙平二年，甫更从宦，补荆州前将军骑兵参军事，复作怀令。已受拜，垂垂述职，遭疾，正光五年八月十八日卒于洛阳县之永年里宅，时年六十一。孤贞华首，讫于二邑，门从无两，远迩酸恨，怀之百姓，长慕丧气，虽陈留之有季睿，不是过也。越六年正月丙午朔十六日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酉，葬洛阳县覆舟山之东南，玄壤难穷，陵谷时异，刻兹阴石，照序光尘：

泱泱显族，敛蔓西垂，代袭清则，沓炳羽仪。道妙之门，绪风属斯，惟祖惟考，倜傥瑰奇。昌谟迭驾，高明规，杳量无堤，玄契不赀。总修异贯，员应纷枝，灼灼伊君，山立渊氵亭。栖真宅正，寝绳履程，懿铄为质，醇素用情。均冶礼世气重财轻，亦既从招，旁溢鸿声。随牒出入，密勿力诚，爰莅近邑，先迈仪形。绝交独坐，化动阴，尚德贻咎，众实叵盖。拂衽归来，饰辕褫带，恂恂乡，万殊一会。优柔善成，无小无大，再白再仕，泛尔沿流。阶伦稍降，盛业愈遒，逮作后城，士女承休。辔顿方驰，尽土悲愁，克节炯言，引赏靡征。端恭妄砥，家俗虚膺，攉彼圮迹，事罕篇缯。长源未输，深图乍卷蕴此逸机，空生徒返。兹冤易削，畴毒难遣，桢掬疏辣泉房寒远。孀孤内烂，妹弟摧亘，式镂沉石，托注幽篆。

妻恒农杨氏，父谈，为郏州主簿。息女孟宜，年卅六，适恒农王始俊，郡中正。息女媛姿，适辽西常彪，侍御史。息女仲妃，适武威贾子谧，凉州治中。息道冲，息女婉华，息女休颜，息女四辉。息道逸，年十六；息道栖，年十三。

◇南秦州刺史司马墓志铭

君讳升，字进宗，河内温县孝敬里人也。其先晋□帝之苗裔。曾祖彭城王，禅金声于晋阁，作蕃牧于家邦。祖荆州，才地孤雄，震玉誉于江左，来宾大魏，为白驹之客。始践北都，逢授侍中、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州诸军事，封琅邪王，后迁司徒公。父□□□镇剖陇西，关右著唯良之绩。君纂帝王之资，赁万乘之胤，夙慧早成，绝于群辈。君志性贞明，禀操鲠直，又能孝敬闺门，肃雍九族，鸿才峻迈，声溢洛中。以孝昌二年释褐太尉府行参军，又除怀县令。虽牛刀耻鸡，且锦游邦里，莅政未几，礼教大行。君临兹百里，承流敷化，故能申述典谟，奉遵皇猷，使盗息如奸藏，令行如禁止，怀邑之民，咸称良翰。方縻好爵而穷仕路，极幽冕以官王寮，如天道无征，吊善徒言，遘疾一朝，哲人云亡。以天平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廿一日春秋有一薨于怀县。赠使持节、冠军将军、都督南秦州诸军事、南秦州刺史。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温县。但以日月不停，迁窆有期，墓门刊志，勒铭泉扉。其词曰：

盛矣修源，发业晋轩。陇西之子，琅邪之孙。如冰斯洁，如玉之温。往贤谢美，今俊何言。纂武彭城，承流全晋。万乘之胄，龙德之胤。辰极方高，苍海比润。崇基卓立，郁矣孤峻。少播令问，弱冠飞声。克壮集誉，赞彼槐庭。帝嘉明德，作邑怀城。义风烟舒，道化云行。才明不寿，自古在先。颜生二九，萎哲歼贤。之子之亡，如仕之年。永辞白日，苌归黄泉。远送平原，葬于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陇树冬寒，夏凝霜霰。勒铭德埏，志其乡县。万岁千龄，谁闻谁见。（碑拓本）

◇齐州刺史高湛墓志铭（元象二年十月）

君讳湛，字子澄，勃海涤人也。灵根远秀，启庆兆于渭川；芳德遐流，宣大风于东海。作范百王，垂声万古者矣。故清公势重，郑伯捐师；元卿位尊，管仲辞礼。皆所以让哲推贤，远明风轨。祖冀州刺史勃海公，文昭武烈，望Ｂ中夏，惠沾朝野，爱结周行。考侍中、尚书令、司徒公，英风秀逸，俊气云驰，虬顾帝乡，威流宇县。君禀庆绪于绵基，挹余澜于海澳。幼尚端凝，长好文雅，非道弗亲，唯德是与。肖遥儒素之间，纂申穆之遗风；徘徊文史之际，追牧马之逸藻。至于凭春洒翰，席月抽琴，迈昔哲以孤游，超时流而独远。熙平启运，起家为司空参军事，转扬烈将军羽林监。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两兼，忠义奋发，还城斩将，蛮左同归。朝廷嘉其能，缙绅服其义。假龙骧将军，行襄城郡事。君著绩既崇，赏劳未允，寻除使持节、都督南荆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荆州刺史。于时伪贼陈庆，率旅攻围，孤城独守，载离寒暑，终能克保边隍，全民境，复除大都督行广州事。享年不永，春秋三，元象元年正月廿四日终于家。皇上动哀，能言洒泪，乃有诏曰：故持节、都督南荆州诸军事、假镇军将军、扬烈将军、员外羽林监、行南荆州诸军事、南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高子澄，识用开敏，气干英发，权摄蕃翰，诚效克宣。临难殉躯，奄从非命君文。言命遗绩，有悼于怀。宜申追宠，式光往烈。可赠假节、督齐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齐州刺史。粤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迁葬于故乡司徒公之茔。千秋易往，万古难留，故镌石泉门，以彰永久。其词曰：

丹虬降祉，姜水载清，大人应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誉，罢钓流声，经纶宇宙，莫之与京。胤司下蕃，公衡上宰，既显营丘，复Ｂ东海。四履流芳，五城降彩，繁柯茂叶，传华无改。伊宗作辅，忠义是依，清荡昏雾，横扫尘飞。日月再朗，六合更晕，玉帛斯集，福禄攸归。仁寿无远，积善空施，风酸夏草，霜结春池。昆山坠玉，桂树摧枝，悲哉永慕，痛矣长离。（碑拓本）

卷五十八

◎阙铭（三）

◇御射碑

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径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辣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水经·氵寇水注）

◇洛州乡城老人佛碑

夫法界无相，相而十方，旨趣无言，言而法界，故入世者具大悲以济群生，出世者行六度而除八难。是以前驰羊□，后□□牛，欲使智水无湍，爱河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竭。然□斋主启请，示灭双林，正化随迁，业烦无救。但□□思念，雕素真形，波斯□心，铸兹神状。今吉万岁卅四人等□□敬造真仪一龛，上祚皇家，沐沾灵识。颂曰：

出有入□，□机不见，出空入□，益物为先，不来不去，无动无迁，妙矣□□，□能恻焉，漆园初起，双树息言，镌□□容，万代流传。大□□□十六年正月廿一日功讫。（碑拓本。前有卅四人姓名，不录。）

◇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永平四年）

公讳羲，字幼ら，司州荧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之作，诵乎奕世。降逮于汉，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德音云翻，硕响长列。扬州以十策匡时，司空豫州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晋弗竟，君道陵夷，聪曜虔刘，避地冀方，隐括求全，静居自逸。属石氏勃兴，拨乱起正，征给事黄门、持节，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孰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

公禀三灵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备究，八素九丘，靡不昭达。至乎人伦礼式，阴阳律历，尤所留心。然高真沉默，耻为倾侧之行；不与俗和，绝于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和平中举秀才，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弥以方正自居，虽才望称官，而乃历载不迁。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数卷，莫不玄契圣理，超异恒儒；又作《孔颜谣灵岩》颂及诸赋咏诏策，辞清雅博，皆行于世也。以才望见陟，迁中书侍郎，又假员外散骑常侍、阳武子。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余，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隰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

公长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明俊，才冠秘颖，研图注篆，超侍紫幄。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齐州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昭秘书丞、中书侍郎、司徒谘议、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叔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

先时假公太常卿、荥阳侯，诣长安拜燕宣王庙。还，解太常，其给事中、中书令、侯如故。纵容凤闱，动斯可则，冠婚丧祭之礼，书疏报问之式，比之制矣，民胥行矣。虽位未槐鼎，而仁重有余。太和初，除使持节、安东将军、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耕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于鲁矣。太和中征秘书监，春秋六十有七，寝疾，薨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示之长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赠礻遂，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归葬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于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稽览前徽，有贤有圣，靡弗应时。繇实契姒，旦亦协姬，於穆郑公，诞睿应期。伊昔桓、武，并美司徒，恭惟我君，世监秘书。三坟克阐，五典允敷，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德秀时哲，望高世族，灼灼独明，亭亭孤邈。式胄三雍，邹风再烛，作岳河兖，泽移草木。庆灵长发，继叶传光，君既挺发，胤亦含章。文义袭轨，朱绂相望，刊石铭德，与日永扬。（碑拓本）

◇兖州刺史贾思伯碑

夫璇□□□因方以□者□□既启廉□□□□德□□□□□□□□□风□□□□□□□□□□□□使君□源遐缅，督业崇深，识照天玑，冲光警智，冰清玉映，有夷齐之操，莅政□化□□□□□□□□□□□□□□□□□□作捍青蕃，流爱屋之歌，垂芳河济，欣来苏之咏，可谓动众化□□□□□□□□盛□□□□□□□□□□□□□□刊方来何述，前治中从事史、东平内史、□昌伯、东平□祖髦长□□□山□□□□□□□□□□□□□□□□□□威将军、治中从事史吴兴沈预民□徐贞思等，镂石镌□□徽万□

君讳思伯，字士休，武威姑臧人也。晋太师贾他之后，□□太傅谊□□□□□□□□□□□□□□□九世祖敷，前魏青龙中为幽州刺史，行达□州□州事，因忠丧亡，遂□□□□□□□□□□□□□□□□□□州刺史。高祖朕，□事兼州别驾、宜都王司马。曾祖宏，□有令誉，未宦早丧。祖□□□□□□□□□□□□□□□□□□青州□□录本州□中正、州主簿、齐郡太守。君童龀之中，卓然岐嶷，亲邻纨倚，□□□□□□善文赋，慷慨□志□□张良□□超怅致□□太和中，起家为奉朝请，尊□□得，优游雅素，逍遥集□□□□□□□高谊□求□□□□□□□虽年始终弱冠，便□然公辅之□□稍迁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烈将军、□□校尉、□前军将军□□仍授辅国将军□□□□□□□□□左□□□□夜勤王，匪躬斯著，遐迩钦风，缙绅引领。除河内大守，以亲老□□□除□□□□□□□□□□寻□□□将□一载□召拜荥阳太守，辞不获已，遂恭斯授。官任未期，风教逮□□□□□□□不□□□□□□泽渐□年方之我君□有惭德矣。寻除持节、督南青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之□□□所。顷之，丁父忧。复召拜光禄少卿，将军如故。君谅ウ在躬，宿昔皓发，继□□□几□毁□□□哀□□□尝□□□□□□财赈施，亲疏周给，门侄长幼，靡不赡恤，等其荣悴，均其丰约，士□□□除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左将军、兖州刺史。于时州土荒馑，连岁不登。又境上之民，好怀去就。君按之以法，□之以□□□□在优平赋□□其□□□□□岁稔□□既实，礼义用兴，关境怀仁，外邻□附，民庶欣歌，士女□咏。仰

照灼英徽蝉联□□德楷世□仁惟□矩声溢遐□芳流远□动□□□□□□□□□□□谟资□韶气绘藻□华绮缋雕思，三□□州，淄渑别味，思□二□□□□□□绩既□□□□良海沂换□□郑怀芳□□□□□暖和灵系管，□昃甘棠，抚□河济饰光□服治隆王赵，才超张陆，化湛烟翔，风□□属，□□既领，宪□以穆，□猛相资，惠和并布，威厉秋霜，泽孚春露，岩栖以空，丘园知慕，异哉□恩，□邻襁附，□歌载□声教□□□□□□民庶未融，敬惟德化，于此知隆，□□□□永馥芳风。

神龟二年岁次己亥四月戍辰朔廿日丁亥讫功，大义主翟旭仁，义主□人令曹安都，义主姜甫德。（碑拓本）

◇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

君讳猛龙，字神ぁ，南阳白水人也。其氏族分兴，源流所出，故忆备详世录，不复具载。□□□□盛□郁于帝皇之始，德星□□曜像于朱鸟之间，渊玄万壑之中，岩千峰之上，奕叶清高，焕乎篇牍矣。周宣时□□张仲，诗人咏其孝友，光缉姬□，中兴是赖。晋大夫张老，春秋嘉其声绩；汉初赵景王张耳，浮沉秦汉之间。终跨列土之赏，□□世□，君其后也，魏明帝景初，中西中郎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奂之十世孙。八世祖轨，晋惠帝永□中使持节、安西将军、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七世祖素，轨之第三子，晋明帝大宁中临羌都尉、平西将军、西海、晋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遂家武威。高祖钟□凉州武宣王，大沮渠时建威将军、武威太守。曾祖璋，伪凉举秀才，本州治中、□□□西海□□二郡太守，还朝尚书祠部郎、羽林监。祖兴宗，伪凉都营护军、建节将军、饶河黄河二郡太守。父生乐□□□□□□□□□□□□□□□□□归国青衿之志，白首方坚。君体禀河灵，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资岳秀，桂质兰仪，点弱露以怀芳，松心□□□□□□□□□□自□□明若新蘅之当春，初荷之出水，入孝出弟，邦闾有名。虽黄金未应，无惭郭氏，友朋□□交游□□□□□达蒙幽人表，年廿七，遭父忧，寝食过礼，泣血情深，假使曾柴更世，宁异今德。既倾乾覆，唯恃坤兹，冬温夏冫青，晓在奉，家贫致养，不辞采运之勤。年卅□丁母艰，久饮不入，偷魂七朝，磬力尽思，备之生死。脱时当宣尼，无愧深叹，每事过人，孤风独超，令誉日新，声驰天紫。以延昌中出身，除奉朝请，优游文省，朋侪慕其雅尚。朝廷以君荫□如此，德□宣畅，以熙平之年，除鲁郡太守。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如伤之痛，无怠于夙宵，若子之爱，有怀于心目。是使学校克修比屋清业，农桑劝课，田织以登。入境观朝，莫不礼让，化感无心，草石知变，恩及泉木，禽鱼自安，胜残不待赊年有成，期月而已。遂令讲习之音，再声于阙里；来苏之歌，复咏于洙□。京兆五守，无以克加，河南二尹，裁可若兹。虽名位未一，风同□□。且易俗之□，黄侯不足比功；宵鱼之感，密子宁独称德。况乃辞金退玉之贞耿，拔葵只之信义，方之我君，今犹古□。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实恐韶曦迁影，东风改吹，尽地□庶，逆深泫慕。是以刊石题咏，以旌盛美，言□能式阐□□庶扬休烈□□。辞曰：

氏焕天文，体承帝胤，神秀春方，灵源在震。积石千寻，长松万刃，轩冕周汉，冠盖魏晋。河灵岳秀，月起景飞，穷神开照，式诞英徽。高山仰止，从善如归，唯德是蹈，唯仁是依。栖迟下庭，素心若雪，鹤响难留，□音遐发。天心乃眷，观光阙，浣绂紫□，承华烟月。妙简□□，剖符儒乡，分金沂道，裂锦邹方。春明好养，温而□霜，乃如之人，实国之良。

□□□□□□□□□□之恤，小大以情。□□□洗，濯此，云褰天净，千里开明，学建礼修风教反正。野畔让耕，林□□□□□□□□□□□□衣可改，留我明圣。何以勿剪，恩深在民，何以凫忄喜，风化移新。饮河止满，度海迷津，勒石图□，永□□□。（碑拓本，末云正光三年正月廿三日讫）

◇龙骧将军营州刺史高贞碑（正光四年六月）

君讳贞，字羽真，勃海人也。其先盖炎帝氏之苗裔，昔在黄唐，是为四岳，爰逮伯夷，受命于虞，舜曰典朕□□□□□□暨吕尚佐周克殷，有大功于天下，位为太师，俾侯齐国，世世勿绝，表乎东海，其公族有高子者，即其氏焉。自兹已降，冠冕继及，世济其德，不其名。祖左光禄大夫勃海敬公，纯嘏所钟，式诞文昭皇太后，是为世宗武皇帝之外祖。考发东将军、青州刺史庄公，有行有礼，克荷克构，即文昭皇太皇之弟二兄也。君禀岐嶷之姿，挺圭璋之质，清晕发于载弄，秀悟表乎龆齿，黄中通理之名，卓尔不群之目，固已殊异公族，见称于匠者。至于孝以事亲，则白华不能比其洁；友于兄弟，则常棣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方其盛。敬让著自闾阎，信义行于邦党。若夫秉心塞渊，砥砺名教，伏膺文武，不肃而成，则缀轨于前修，同规于先达者矣。虽绮褚纨绔英华于王、许，龙马流车，陆离于阴、邓，而不以富贵骄人，必以谦虚业己，是故夷门识慕，蹇步知归，我德如风，物应如响。弱冠以外戚令望，除秘书郎，亻素ら阁而来仪，瞻石渠而式。于是纵容校文之职，翻飞鹭之间，容止此而可观，清风兹焉已穆。既而重离载朗，东朝始建，杞梓备陈，瑶金必剖，佥求其可，帝曰尔谐。迁太子洗马。夙夜惟夤，媚兹储后，仰敷四德之美，式扬三善之功，同禁联坊，亡有出其右也。于时六宫无主，百姓未系，周爰大邦，罔逾莘似，以群姊有神表淑问，拜为皇后。君戚愈重，□愈冲，宠日益，又日损，由是有少君退让之风，无长渊骄奢之患。故赫君戚愈重，□愈冲，宠日益，权日损，由是有少君退让之风，无长渊骄奢之患。故赫赫之望，具瞻允集，桢干之期，匪朝伊暮。而不幸短命春秋廿有六，以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四月己卯朔廿六日乙巳遘疾卒于京师。二宫悲恸，九族悼伤，同位骏奔，遐迩必至。天子乃诏有司曰：故太子洗马高贞，器业始茂，器业始茂，方加荣级，而秀颖未实，奄雕夏彩。今宅兆有期，宜蒙追陟，可特赠龙骧将军、营州刺史，以旌戚俊。其墓次所须，悉仰本州营办，临葬又特给东园龙而，加谥曰懿。凡我僚旧，爰及邦人，咸以君生而玉质，至美也；幼若老成，至慧也；孝友因心，至行也；富贵不骄，至谦也；君以此终，亦以此始，乌可废而不录，使来者无闻焉；乃相与采石名山，树碑墓道。其词曰：

厥绪皇□□□□□尧咨四岳，周命吕望。惟高惟国，世有龙光，自兹作氏，不其芳。於铄光禄，飨兹戡谷，赫矣安东，纯嘏斯属。或女或妹，匪伊仆，陟彼昭阳，光我邦族。山川降祉，余庆不已，敬公之孙，庄公之子。如如莹，为山岭九始，人知其进，莫见其止。古人有言，膏粱难正，於乎我君，终和且令。牧己谦谦，与物无竞，孝友因心，能久能敬。爰始来仪，濯缨麟沼，羽储扃，其容皎皎。方抟九霄，载飞载矫，天道如何，是久是夭。生荣死哀，礼有加数，曷用宠终，英英辂。其人虽往，其风可慕，刻石一刊，清徽永铸。大代正光四年岁次癸卯□管黄钟六月。□□□□□□□（碑拓本）

◇中岳嵩阳寺碑

夫至理空净，非大智无以寄其言；法身凝寂，非妙信无以感其像。故托金躯于至信之国，布慈云于多士之世，显皮纸骨笔之重，半偈乍身之贵。是以须达崇善，填金弗吝，优主仰恋，镌檀写真，斯皆圣人留轨，为物树业故然。乃遗形八万，还升慧顶。

有大德沙门生禅师，游三空以归真，德香普薰，乃皇帝倾心以师资，朝野望风而屈膝。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永辞沸镬，拯拔群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离炎炉；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当中岳之要害，对众术之抠耳；乃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建造伽蓝，筑立塔殿，布置僧坊，略深梗概。王公卿士，咸发布向之心；凡厥庶民，并欣喜舍之志。

司空公裴衍，昔在齐都，钦承师德，愿归中国，为寺檀主，本愿既从，云归□□。禅师乃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级，缘差中止。而七层之状，远望则迢亭巍峨，仰参天汉；近视则崔嵬俨嶷，旁魄绝望，自佛法光兴，未有斯壮也。禅师指麾，成之匪日。禅师背后，虽复名工巧匠，无能陟其险峭。禅师大弟子沙门统伦、艳二法师，并妙思渊赜，神智难量，继轨四依，津□□世，觉华散藻，戒香馥，与诸同志，与诸同志，以师遗功，成兹洪业，分禀□砖，更罩两塔，并各七层，仰副师愿。殊特妙巧，□创秀出，塔殿宫堂，星罗棋布。内外图写本生泥曰十□尊仪，无量亿数，皆范金为相，裁玉成豪，瑰碧ㄉ烁，丹彩绚耀，色焕□□，光辉宇宙。异类众多，罔知厝绪。龛房禅室，侧□环绕，径阁通门，前后□□□廊重复，菀衍逶施，规而有楷，矩而有则。沟ㄏ双泉，四殖甘果，柳袅长条，松擎圆盖，池荷召灼，翠叶红辉，微波碧澈，潺流氵赞濑。异禽巡兽，饮喙相鸣；硕学名贤，踵武相望。引房清诵，列馆法言，洪钟一扣，应真四集，呗响八飞，香烟似雾，虔礼禅寂，六时靡辍。方为众圣万劫之灵场，八辈十方三世之菀囿也。

天平二年四月八日，伦、艳二统乃刊石树碑，雕饰尊像，赞贻嘉福，显彰圣仪。高足大沙门统遵法师，忘怀体道，戒珠皎洁，仁智明敏，器宇汪庠，开妙思于三空之表，显真如于四忍之外。接引群生，舟航巨海，率诸邑义，缮立天宫，整修严丽，兼造白玉像一龛。眷属侍御，刳劂镌磨，妙匠精巧，三十二满，八十好圆，色扌耀灵，光辉夜月。以诸胜善仰资皇帝圣历无穷，国境宁泰，太后德被苍□，永保二龄，预舍一豪，同登我净，若见若闻，等一常乐，傍尽边尘，后穷来际，咸钟此福。其词曰：

明明大圣，皎皎无著。至寂至妙，湛然常乐。无像无言，形名应世。七步举手，播宣苦谛。声光振动，濯我尘滞。化息双林，终归实际。金仪言寝，塔像勃兴。香尊避坐，多宝踊升。为模为楷，永劫祗承。维大沙门，权机应傅。英风秀朗，玄通常住。道德芳烈，帝后钦裕。构造灵基，朝野倾务。远摹妙喜，近光祗树。唯圣唯贤，爰依爰附。亿兆来苏，天龙虔仰。城芥千空，此基无爽。（碑拓本）

◇禅静寺刹前铭敬史君碑

公名□，字显俊，平阳泰平人，盖虞舜之苗裔，田敬仲之后也。舜有康哉之唱，敬有和鸣之应，德徽书史，道合无名。自兹以降，世阜哲人，龟组继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英声不朽。

公资黄中之雅气，禀川岳之粹灵，苞一德于怀抱，渊万顷于匈衿，操节端华，风神雅峻，博学多通，无所成名，振徽音于绮岁，播九德于冠年。岂伊一日千里，实曰王佐之才。解褐奉朝请。于时女后称制，权移外戚，党树私门，谋危王室。公乘义发愤，肆忠奉国，结周公河西之略，咨义真折角之耻，挂冠辞阙，杖剑归乡，虎步方州，翘心日角。孝庄统历，摄履还朝。帝嘉乃功，用优勋赏，封泰平县开国子，除晋州别驾。永安云季，元凶伏罪，残丑遗烬，更相鸠率，始资贾诩之计，终成李郭之举，责罪宣平，交兵象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大丞相勃海王德隆齐晋作牧唐都，志存匡合，克剪封鲸以公器宇渊亮，民望所归，特申情抱，委以经谋。公深识时雄，罔计强弱，豹变从时，应机而起，毗文赞武，专按剑之功，帷筹野战，参断鳌之力。长蛇既剿，龟鼎惟新，策勋有典，式酬功效。进封永安侯，食邑千户，拜车骑将军、度支尚书，俄迁都官尚书。公位居省闼，职在枢机，竭忠奉上，庶情求瘼，奖进英贤，纠废奸慝，宿滞必申，颓纲由整。

今上德配玄黄，融齐日月，鉴殷徙御，未遑外略。秦陇放命，乘此凭陵，驱率戎虏，扰我生民，汾晋边遐，偏被其毒，惟捍所寄，事符贤桀。乃以公为汾州刺史，寻转晋州刺史，车骑侯如故。公秉麾出阃，佩锦归乡，明赏罚以劝元戎，敷仁泽以字黎庶，乘机迭出，智勇兼奋。□聿未周，奸渠遁迹，百城旆，四民暑堵，敢饭之谣不息，安居之咏更新；虽李牧御边，细侯治，不能尚也。又燕司失驭，编荒作逆，连黑山之众，峙黄巾之势，纵横海表，陆梁幽冀，震感皇衷，命公是讨。公运六奇于帷幄，忘七尺于戎行，探淮阴平赵之略，协段破羌之谋，广张旗帜，厉怒三军，纷纭驰突，遂夷凶丑。凯旆而归，增隆宠秩，拜仪同三司。韩地边险，绣连蛮楚，夏风攸改，剽伪成俗，密人不恭，至张溪壑，黠虏因资，玩威疆场，历政为鲠，莫能芟遏，百姓雕伤，流离略尽。天子悼兆民之荼炭，惟边┘之须才，终朝忘食，夜分不寝，以公略不世，德效累彰，除残拯溺，非莫可加，拜骠骑大将军、颍州刺中史、大都督、颍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开国如故。公深惟臣辱，职不求易，忄喜遇根，薄言来践，轻赋敛以阜民财，劳吐握以招贤俊，严治烽候，宿旅轻肥，榷火或举，豹骑争先，鬼出电入，枭囚万计，赏不逾功，罚必当罪，人物辐辏，襁负云归，玉烛登年，弦歌不息。亦既芟夷世难，功济民生；复惟舟梁苦海，运兹迷溺。敬崇三宝，翘翥九劫，望维卫以虚心，念毗耶而延伫。

此地实为高敞，眺实遐隆，远乘山岳，迩带池阎，惟旬和宅，谅神基之净土。故平阳太守、颍川太守、使持节、秦州刺史梁洪雅，摄情物外，宅志道场，爰建精庐，郁兹形胜。水火亟交，年岁攸积，龙宫梵室，雕落朽故。公乃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僚佐，肃心营造，远访名工，穷尽巧丽，建七层之宝刹，写双树之光仪。金琼叠照，朱紫联华，长郎四密，广夏清疏，名僧远萃，大法津流。凭此至诚，仰愿皇帝陛下祚隆天地，齐光九劫，化渐三途，率偕四果，□曰誓勖，顺终如始。有灭有生，无亏八万之因；无生无灭，济此娑婆之苦。湛露易，贞刚惟久，式裁金石，永昭不朽。作颂曰：

惟圣之后，达者克昌，代绾圭组，世有兰芳。挺兹明德，隆赞霸王，齐管、范，闲步萧、张。弱龄聪，岐年秀发，藉荫圣童，徇齐初月。疾恶如风，趣善如蹶，百行斯兼，三省无阙。作牧西蕃，君临南甸，荒服来庭，鲸鲵由翦。政行保鄣，化《豸》丝□，大启千乘，职联三铉。发扬拯压，开职道蒙，飞甍架雨，宝刹分虹。月光照曜，日映玲珑，业兹世福，永树来功。

维大魏兴和二年龙集庚申。（下缺。碑拓本）

◇鲁孔子庙碑

粤若稽古，睿后钦明，文思衡宰，迈德丕显，九功咸事，故能庸勋亲贤，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邺之五载，皇□诏册，拜我君公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当州大都督、兖州刺史。

君姓李，字仲璇，赵国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阳之苗裔，柱史之胤，左车之绵绪。瑶光休彩，赫奕于上龄，若水嘉祥，扶蔬于季叶。君以资解褐奉朝请，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参军，仍历□□功曹、咨议参军事、定相雍三州长史、东郡汲郡恒农三郡太守、司徒左长史、中散太中大夫、营构都将、雍兖二州刺史。所在恩□，遗训在民。夫椒桂易地，而贞馥不移，君凤举云翔，风期如一斯实天怀直置，妙与神同。悒然不乐，思仁未深，刑平惠和，□为淳□□□阶资宠□之荣，奕叶重光之贵，气韵优峻之奇，政绩缉熙之美，既备于史传与清颂，故不复详载焉。

君神怀疏爽，风度绝人，学业与□源并深，趣操共寒松俱秀。故其隶兖部也，尝未浃旬，言觐孔庙，肃恭致诚，敬神如在，遂轫车曲，饮马沂流，周游眺览，尚想伊人，□□慨然，有报功□□之意，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得及门也。」因历叙其才，以为四科之目，生既见从，没□□侍。故颜氏□□□□圩易辞，起予者商，纷纶于文诰，则是圣人之道，须辅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恶言不闻于耳。」所以雕素十子，□列其侧。今于□□□□奉进儒冠，于诸徒亦青衿青领。虽逝者如斯，风霜骤谢，而沦姿旧讯，暧似还新。至如庙宇凝静，灵姿严丽，数仞之墙无以逾，七□之房不能出。

夫道系于人，人亡则道隐，斯大义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绝。今圣容肃穆，二五成行，丹素陆离，□□□□□□似微笑而时言，左右若承颜而受业。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之一隅也。天诞圣哲，作民师□□风□阙里播□□洙泗。至于叹凤鸟之寂寥，伤河图之莫出，屡应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颂，修春秋，刊理六经，悬诸日月。□□载之后，莫不遵其义以述作，服其训以成身，咨可谓开辟之儒圣，无穷之文宗者矣。

此地古号曲阜，是唯鲁都。虽宫观荒毁，台池□□，然其庙庭也，蔚质林于九冬，甲虫修柯于百刃，类神栝之侵汉，同梧宫之巨围。至夫鸿随秋下，则月秀霜枝，燕逐春来，亦风开翠叶。既□□□观□亦足以安乐圣灵。是以无代不加修缮，庶亿载以宁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贯幽显，岂惟营饿宣质经创□□□□□□如虔修贷，崇奉玄宗，敦素剪华，兴存废绝，视民如伤，纳之仁寿，体亡怀以幽诣，任万物以为心，岂直灵津孤洒，虚光独散者哉！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鉴，从横万趣。爰自刺举，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图盛□，金石所以刊不朽，□□不镌，珉瑶焉述。府州佐□□□□令士民等，略序义目，树碑庙庭，俾后来君子，知功业之若斯焉。乃作颂曰：

二仪肇泮，人伦攸举，邈邈玄王，诞兹圣绪。祖习尧舜，献章文武，声溢九天，化潭八宇。祖习□□，圣神尽妙，化潭伊何，□□存教。□同丽景，酹天孤昭，无异岱宗，岩岩特峭。重山隐宝，深霞秘晖，在哀之叶，自卫言归。德生于予，文实在兹，彝伦礼乐，克叙《书》《诗》。□□惊异，灰管流气，良木其摧，缅逾千祀。以存恕亡，允诸灵意，不有伊人，熟云修置，唯君体道，布政优优，白鸠巢室，赤雀西楼。仁罔不备，智□□周，器冠后哲，风迈前修。既缮孔像，复立十贤，诚兼岱宇，勤尽重玄。仰圣仪之焕烂，嘉鸿业之婵联，长无绝兮终悄万亿兮斯传。兴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功。（碑拓本）

◇邑主造像碑

大魏武定六年岁次戊辰九月己未朔十二日庚午，邑主敬造石像碑文。

夫玄精旷远，妙理冲深，至道不廓，幽赜难睹，故像物隐光，出于慌惚之中，法相沦晖，生于希夷之外，瞰彼灵山，结五子之遐想，眷兹渌水，阐九龙以成津，瞻其堂宇，若穹之带曜灵，寻之杳莫，若游霞之登九霄，□□正觉，焉可究哉，故佛弟子邑主（碑空八字未刻）等导流荆宛，翻光嵩洛，据德衡□，道冠中鼎。然皆以生逢隘运，形沈丘壤，识果业之可崇，知冥限之有期，恐朝露之命睹太阳而旭，草木之年，随秋霜而降坠，怙恃先灵，罔极之效弗展，幼子遐裔，覆育之恩靡托，遂磬竭家资，率引邑义，构像通衢，崇葱宝业，峨嵯溪谷之滨，条荡平原之里，背祀丘以树形，跨阑桥而建宇，庶能使七世幽魂，游处天堂之中，前亡后死，免脱八难之苦，爰及胄□，□□相承，轩盖重辉，冕旒继世，入卫钩陈，出宰蕃岳，台铉相望，圭璋叠影，奔□□蔚，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素（「素」犹「竹素」，或云即「篆素」，非）。伏愿皇道雍熙，景命维新，骏奔□驰，戎渠交□，行芦歌德，霜[B13]被泽，图录再炳，升平吉始，凡厥苍生，咸蒙斯福，乃作颂曰：

圣者启胤，学道求真。国王非宝，储二匪珍。捐妻施子，弃若遗尘。金躯靡吝，岩壑投身。遂登正觉，神通自然。群魔稽首，灵冠诸天。慈悲万有，光照大千。苞纶旷劫，仰之弥玄。扰扰群生，有善有恶。报应如响，随心降。磬兹典心果，庶免鼎镬。觊拔纲魂，迁神妙乐。伏愿皇家，景祚康延。解鞅桃林，释辔华山。蒲车岩阿，访逸求贤。孤竹舍薇，黄绮执鞭。诽木旋设，谏鼓空悬。导兹邑义，采石嵩阳。是琢是肯，树此福堂。勒碑启像，跨蹑崇冈。德之皎皎，千载流芳。（碑拓本）

◇祝曲文

东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黄帝土公，黄帝威神，某年月某日辰朔日，敬启五方五土之神，主人某甲，谨以七月上辰，造作麦曲，数千百饼，阡陌纵横，以辨疆界，须建立五王，各布封境，酒脯之荐，以相祈请，愿垂神力，勤鉴所愿，使出类绝踪，穴虫潜影，衣色锦布，或蔚或炳，杀热火贲，以烈以猛，芳越椒熏，味超和鼎，饮利君子，既醉既逞，惠彼小人，亦恭亦静，敬告再三，格言斯整，神之听之，福应自冥，人愿无为，希从毕永，急急如律令。（《齐民要术》七。案，此文不知时代，姑编入魏文。）

◇投书敦煌城东门

凉王三十年，若七年。（《魏书·沮渠牧犍传》。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书于敦煌城东门，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

◇戏嘲阳休之

有触藩之羝羊，乘连钱之骢马，从晋阳而向邺，怀属书而盈把。（《北史》四十七《阳尼附传》。有人士戏嘲休之云。）

◇丹书

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魏书·沮渠牧犍传》。又于震电之所得石丹书。）

◇玉印文

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魏书·灵征志下》。和平三年四月，河内张超干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云云。）

◎外国

◎蠕蠕阿那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那瑰，丑奴弟。正光初嗣位，为其族兄俟力发示发所败。南走归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孝昌初号敕连投兵豆伐可汗，终魏之世，塞外无尘。齐受禅后，为突厥所破，自杀。

◇乞给兵送还碛北启

投化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魏书·蠕蠕传》，正光二年七月。）

◎吐谷浑拾寅

拾寅，慕延兄子。

◇上献文帝表

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利守洮阳，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阳贡其土物。（《魏书吐谷浑传》）

◎车师国王车夷落

◇上书乞赈救

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遣甚厚。及臣继立，亦不阙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工私艰，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魏书·车师国传》。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

◎波斯国王居和多

◇上孝明帝书

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魏书·波斯国传》。神龟中遣使上书贡物。）

◎于阗国王

◇上献文帝表

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魏书·于阗国传》。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援。）

卷五十九

◎释氏（一）

◎释僧懿

僧懿本名太兴，景穆太子晃之孙。孝文时袭父爵京兆王，拜长子镇大将，入为秘书监，改封西河王，转守卫尉卿，表请出家。孝文诏太子为之下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帛二千匹，赐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终。

◇伐魔诏（并序）

夫生在三界，恒为四魔所娆，沉沦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闻经法，譬见优昙，喻值浮孔，寻惟圣教，实开心目。懿身处下流，元希彼岸，直因生有，恶此漏身，心民恭，徒然无补，略因愚管，除剿四魔。昔在年幼，尝作《破魔露布》，文虽鄙拙，颇为好事者所传。自迁都之后，寓在洛阳，忽于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时值今国都师尚在金刚般若寺讲《胜经》，辄以呈示。法师学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经卷，赐示魔事，兼得拟蔡氏时释道安《檄魔文》，共寻玩之。复竭愚浅，修改旧文，更作《平魔赦》，重荐法师，更无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为世患，经列有四，且天魔权变，非浮情所能测，烦恼阴死，为患实深，辄更起《伐魔诏慰劳文》，冠之于初。是以前后不同，又颇繁重。冀信心君子，两得行之。辄并编安法师檄文为次，合为一卷。

门下伪魔逋诛，于兹旷劫，鹰寺四山，狼顾五道，心顽纵毒，常怀返噬，固守一隅，拥隔声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贤劫，虽百王继踵，千圣相寻，威怀百途，奖导千计，犹不能遏彼邪心，息此异见；得使贪竞相缘，《疒真》痴互举，常结四生，终归六趣，眷言斯瘼，实用伤怀。今原燎方迩，浸润有渐，无宜自宽，以臻颠覆，可简将练卒，随机殛扑，勿使苍生怀予复之叹。主者告下，时速施行。（《广弘明集》三十八）

◇奉伐魔启

臣信相等言，奉被诏书如右。臣闻见机者则承风以先附，守迷者必加威而后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缚于王庭，目连援弓，则金地相园之日。故能斩伏心王，塞静楼观，身被忍铠，手挈浮囊，弃所保之货贿，设禅悦之名肴，宴彼奇将，集此雄勇。志有所规，则无往不摧；心之所向，则无思不服。四魔区区，焉足以规虑哉！但今聚结未散，事须平荡，辄依分处，星言宿驾。谨重申闻，请可付外施行，谨启。（《广经明集》三十八）

◇慰劳魔书

告三界五道有识群生等：

夫曦和迭驾，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响，聋者犹惑其听。虽照属理均，而禀受道异，致令法音拥于殊闻，慈光敝于异见，昏痼相仍，长迷永夜，劫石有磷，此缘无竭。故我高祖愍此横流，心存拯溺，体韫殊光，口含异响，开宏基于未前，廓无觉于有始。故一阐洪猷，则巨享竞驰；再择道教，则羊鹿服御。证无生于胸襟，戢寂灭于怀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静定，爰命皇储，绍隆大业。先帝藉此洪资，纂我前绪，积德三大，累功尘劫，心变冥机，游神赴会，身固舟囊，凌波拯接，出没任情，权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据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威摄万国，八十年中，刑措不用。

但时不我与，圣上迁化，教迹道殊，人怀异念。卿等或是日种轮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贞不贰；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时之荣禄。但爵命难恒，时有否泰，或因骄慢而丧家，或由贪残而失国，故令后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源，泛此欲海。而使天魔承衅，作患于上方；烦恼因兹，浸淫于下国。或萦中阴于未生，或驰五衰以告老，终疲升降，长勤往没。幕府因机杰起，英略超群，纬文经武，体真练俗，承百王之洪规，禀万代之遗则。履道居彼龙象，扣此津门。方当驰光上下，候骑八维，总括群邪，罗络万有，笼三界于一身，抗百纲于无外，摧拔须弥，翻波巨海，颠倒宇宙，回易日月，使人天倒悬，水陆ㄡ沸。然复塞其必我之心，开其子来之路，扇清风于涂炭，布同爱于无间，平荡三途，摄兹四有，威以动之，福以绥之。蕞尔小丑，焉足以语哉！

卿等既为所误，沉沦日久，宜藉此时机，早建良图。夫时难得而易失，机尚速而后悔。若得时也，则福禄竞臻；如失机也，则败捷争及。故窦融享爵，事归于先觉；公孙婴戮，取败于后机。此皆往事之高鉴，当今之轨辙。且智者处危以谋安，愚者临成以致败。成败安危，在于时机，非降自天，抑亦人谋。今三车伫驾，宝藏初开，悬重爵以俟功，设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力士纵横之秋，智勇献功之日。与卿等同发遐原，枝流异土，追维在昔，犹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觉抚剑。故先遣白书，略陈成败，曾改迷途，寻光赴命哲相与齐辔道场，比肩轮下，谘禀未闻，受教君子，友朋友合，不亦善乎！无宜大安斯趣，盘桓游逸，恐此生灭相寻，有无继作。若三毒一驰，则义无怨亲；四凶互出，则夭寿俱剪。虽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牙已建，六军启途，出彼火宅，寻讨未服，枭斩之期，非旦即夕，幸体往意，时作出计，勿怀犹豫，滥婴斯祸。临遣书，忽忽无尽。（《广弘明集》三十八）

◇檄魔文

弥天释道安顿首魔将军轮下。相与虽复玄徒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异，三界大同。每规良集，伸其曩积。然标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顺，灵网方伸，宏纲弥布，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伸预意，释道安顿首。

夫时有通塞，否终则泰，千里相寻，万师迭袭。昔我高祖本元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杖权刑以部万邦，奋慧柯以伏六合，咸荡四邪，埽清三有。方当抗宏纲于八区，亘灵网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凝静，重明寝辉，虚舟覆浪；故令蛇蚁烦兴，枭獍竞起，翳染真徒，尘惑清众，虐被苍生，毒流万劫，怪道有情，异心同忿。我法王体运，应期理物，上籍高贵，下托群心，秉玄机以笼三千，握圣徒而隆大业。云起四宫，鸾翔天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降神迦夷，为法城堑。抚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导群贤，慰喻有疾，严慧柯于胸中，被神钾于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三空之路绝。志匡大业，情必平难，百域千邦，高伏风化。承君久抱惑心同忿重迷自覆，深执愚怀，固守伪见，狼据欲天，枭鸣神阙，畔换疆场，抗拒灵节，谓天位可登，洪规可改，览兹二三，远为叹息。何者？大通统世，则群方影从。而伪天魔不遵正节，忄干忤圣听，尘挠神心，领卒塞虚，奇形万变，精甲曜曦，霜戈拂日，灵鼓竞冬，响冲方外，高步陆亮，自谓强威。而王师一奋，群邪珍丧，众迷革心，望风内附。况君单将，侥然一介，土无方寻，众不成旅，而欲背理违常，陵虚华邑，篡夺灵权，胜常取信，以伪忝真，可不谬乎？

今释迦统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罗远御，智士邕邕，元算盖世，武夫龙超，捉玄千队，协略应真，奇谋超拔。故命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阎浮都督、归义侯萨陀波仑，独禀天姿，义陈玄觉，神高须弥，猛志笼世，善武经文，忠著皇阙，领众四十万亿，扬镳路首。故命使持节、威远大将军、四天都督、忉利公导师昙无竭，武胜群标，文超随夏，宏谋绝尘，心栖梦表，每忧时忘身，志必匡世，领众百万亿，虎眄须弥。故命使持节、征魔大将军、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脱月，妙思虚元，高步尘表，略并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涂，忿君纵害，援剑慷慨，龙回龙奋，领众五百万亿，鸾鸣天衢。故命使持节、通微将军、七天都督、四禅天王金刚藏，朗志虚元，金颜遐瞩，恩殊九锡，力倾山海，左顾则蒙汜飞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无不施，威无不伏，领众七百万亿，云回天门。故命使持节、镇城将军、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维摩诘，奇算不思，法柯远震，体合神姿，权象万变，呼吸则九服云崩，叱吒则十方风靡，威被下愚，愍辜酸楚，领众九百亿，饮马灵津故命使持节、鉴复大将军、十九天都督、十住大士、文殊师利，承胄遐元，形晖三曜，身自金刚，神高体大，应适千途，元算万计，群动感于一身，众虑静于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摄，领众尘沙，翱翔斯土。故命使持节、匡教大将军、十九天都督、录魔诸军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观世音，智略渊深，慧纲遐网，明达六通，朗鉴三固，或托迹群邪，耀奇峰起，或权形二九，息彼涂炭，挥手则铁围摧严，嘘吸则浮云颓，能为十方作不请之益，领众不思，风吟虎啸。故命使持节、抚化大将军、十方三界大都督、补处王大慈氏，妙质从容，天资标朗，体逾金刚，心笼尘表，猛志冲天，慧柯远奋，无生转于胸中，权智应于事外，志有所规，往无不就，威恩双行，真欲并说，领众八百万亿，严驾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刚之士，弥塞八极。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诸度之宝轩，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马，捉虚宗之神辔，弯四禅之良弓，放权慧之利箭，鸣骥浩浩，轻步矫矫，抚剑飞戈，长吟命敌。而将军累世重光，匡济帝业，历奉圣庭，曾无有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即导师，身子五百，幽鉴天命，秉受王化。圣上开襟，皆授名爵，封赏列土，功侔旧臣，声盖万域。而君何心，横生异见，偃蹇边荒，顽顾帝位，毒害勃于苍生，灾祸流于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谬哉！

君昔因时荒，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伪外窜百行一愆，贤达尚失。久谓君览智返愚，归罪象魏。束身抽簪，同游群俊，以道自娱，荣名终始；仍执愚守惑，偷安邪位，托痴山以自高，恃见林以游思，耽六欲之秽尘，玩邪迷以娱性，建骄慢之高幢，列无明之凶阵，阔步长途，轻弄神器，盗篡天宫，抗拒日月。恐不异举手欲障三光，抱土而填四海，打鼓与雷争音，把火共电竞耀。虽拟心虚标，事难就矣。然将军植德元津，原承弥远，辉华然，群下瞩目，望贵之基易登，由来之功可惜。可改往修来，翻然亻来顺，诛过朱门，与道齐好，家国并存，君臣俱显，取名获安，晓目达观，眷属晏然，可不美与？大师克举，万方矫辔，手提法蠡，齐抚慧剑，道柯辉耀于前驱，灵鼓震音于后队，神钟一扣，则十方遍覆，海浪飞波，则原陆汤沸。当尔之时，须弥笼为微尘，天地迥为一粟，无动安于左襟，妙乐握于右掌。神力若斯，岂可当哉？

我法王体大仁慈未欲便袭，权停诸军，暂顿灵辔，临路遣书，庶回迷驾。君可蚤定良图，面缚归阙，委命王庭，逍遥闲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谁？夫圣人上智识机，明哲免祸，穷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转福之高秋，取功之良节。昔夏桀无道，殷王致伐；商纣首乱，周武建师。此则古今之常轨，将军之明诫，相与虽复形乖于当年，风流于道味，人天崎岖，何足臻隔，想便霍然，随书投命所以切痛其词，委典往久者，不欲令芳半夏凋，翠柯摧颖。深思至言，善从良计，勿使君身倾住三概，勿使六天深生禾莠。迅目仰眺，助情畅然，临纸多怀，文不表意。释道安顿首顿首。（《广弘明集》三十八）

◇魔主报檄文

大梦国长夜郡未觉县[B17]语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报檄于高座大将军南阎浮提道绥抚大使佛尚书安法师节下：

音耗自远，喜同暂接，寻览句味，良用欣然，方见大国之臣，礼义高矣。承将军虚心豁达，密行渊元，襟带山河，牢笼宇宙，虑深宗庙，忧及生民，秀气千寻，真心万仞，谅疾风之劲草也，乱世之中民臣也。冀道遇则邻，彼我非隔。俯从人事，聊此报章。昔周室既衰，六国鼎沸；汉朝运灭，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内祸潜作，殃及良善。应期鹊起，达时豹变，有之自古，岂止今日。

惟苍生衅积，上天隆祸。释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缠臣妾，悲浃率土。皇太子弥勒养德心宫，满月停山，深丛隐药。数钟百六之世，将亏九五之君。诸侯奸猾，猜忌相处，一十八部教轨参差，九十六道樽俎回互。狼噬海滨，枭鸣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曲。左不记言，右不记事。国宪朝典，与霜露而零；天玺帝璧，同冰销而叶散。臣怨民怒，众叛亲离，逃逝无归，《立令》《立屏》长往。

窃谓数属太平，沐浴朝化，时逢乱世，济难干戈，盖乃通人之权变也。谨率义兵，发愤忘食，并登山拉虎，临河斩龙，纬武经文，轻身重义。社稷是所不图也，天位非所倾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戏尘劳，沓氵ㄨ欲流，将心源而共远，恍惚大梦，与永夜而俱长；还因假寐，吊心伐罪。先遣聚沫大将军、黄元侯率空华之卒，策阳炎之马，即乾城之隅，结浮云之阵，戈甲昱烁，弓戟参差，锋刃未交，服兵先败。次命接响大将军、丝竹公领宫商之众，据声传之谷，随闻随剪。次命百和大将军、兰麝伯领馨香之旅，乘风抒阵，千里无云。次命六味大将军领肥美之卒，为面门都督，安沧溟之口，吞噬无遗。次命七触大将军领细滑之从，战鼓才击，身城瓦解，五军前讨，百战恒捷，自天是，罄无不宜。朕虑未穷巢穴，躬行问罪，戎衣既整，出自空窟，发渊泉之智，动山岳之威，承妄想之兵，数盈兆载，并潜神识海，隐影心山。命将元帅，案剑城旅，征兵士卒，擎刀结阵，排空塞回，烟飞雾集。莫不雄气冲天，吐妄云于真际；高风骇地，惊尘浪于性海。击道品官军霜夜抒箨，一心既没，还源弥远，六爱已然，宅火逾盛，纵横剪掠，腹背罗讨，六奇三略，先蕴胸襟，百步千尺，本无横阵，遂云消雾卷，吾道兴焉。

于是分官置职，行我风化。敕无廉骠骑虎踞贪山，性涩将军龙蟠悭海，赡恤之士，水陆无寄。敕系地郎将置阴阳之府，情尘驸马观伉俪之兵，爱水暂流，身城被渍，欲火才发，天庙遭烧。缮性将军已从焚溺。敕咆勃校尉弓剑随身，鸩毒鹰扬，戈戟在手，严毅士卒，警固贿城。使平仇将军销声迹。敕正勒御史且停监察，随眠武侯安抚朝猷。放荡无明，纵恣有待，使精进一马，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空之门。勇猛将军风烟歇灭。束觉观大司马置府初禅邪，思惟都尉列阵三有。以心原未静，频被风波，禅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静将军埋身乱境。敕我见行高镇陀那之岭。惑山万仞，毒动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藏，隐肥腻草。博通将军兀焉如醉。斯则率土之滨，皆吾民也。

今十军意气，五将英雄，乘机废立，成国宗庙。朕俯仰即位，临轩御宇，纂成王业，握图受命。因弱之轮无际，足拟金轮；心与骏失有余，聊充绀马。衣冠统二，车书已一。方扇长风于火宅，奋高车于门外，解释甲胄，与民更始。将军士卒并亡，智力俱丧，路穷箭尽，弃马焚舟。螗良举臂，良可愍也，良可耻也。岂盗跖率卒，侵暴诸侯，孔丘冒陈，流汗反府，即将军之明诫也。皇太子弥勒代邸龙飞，朕汗马归朝，衔罪庭阙，将军见征，未敢闻命也。情深笔短，不能多白，冀归高君子，相期于言外焉。波旬顿首死罪。（《广弘明集》三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破魔露布文

广缘将军、流荡校尉、都督六根诸军事、新除恶建善王臣心，赈惠将军、善散子、都督广济诸军事臣施，缮性将军、克欲界、都督摄志诸军事司马臣戒，平忿将军、荡恚侯、都督洪裕诸军事行台臣进，安静将军、志念都尉、都督观累诸军事、摄散侯臣禅，博通将军、周物大夫、都督洞达诸军事、监照王智行宫谨案：臣等闻治静泰平，凶徒有时以兴；化清去杀，逆党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于九围，遇死魔于涂山；顶生腾轮于六合，值贪贼于忉利。故使身灭知威，魂散闽越，沦荡他乡，退失尊位。良由内挟奸邪，外树尘轨，赏差信功，罚乖臣恶故也。自世宗释迦文皇帝晏驾固林，倏余千载；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绍袭。法城暂空，梵轮无主，尘域外叛，沙州弗贡，遂使三界风惊，六天烽起，邪徒诡说，翻成异俗。

伪自在天主贼王旬，禀质昏精，体袭邪气，我慢在心，爱结盈虑，矫夺慧命，窃弄神器，放纵欲界，窥窬皇境。且其正教陵替，内外相违，姊妹同奸，千子贰志，三女邪荡，邀我上宫，姿态未施，自贻伊耋。又波旬既习小道，颇有才辨，愎谏饰非，好是怒，不用顺子之言，专从佞臣之计，伺国间隙，乘衅来侵。伪结使大将诸烦恼等，因圣道消，运钟八百，光音无间，十缠斯作，遂陈欲兵于爱海，策疑马于高原，控辔于二见之域，驰骋于无明之境。值圣则卷迹，高栖遇恶，则驰据中区，负险重关，观时而设。或志求荣利，假寐权门；或含忿威众，专行毒害。意气棱层，固守方寸，骄慢边隅，未识正朔。方复假遣七使，传车三障，诡宣六条，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缨，智人弃之而涧饮，畜卒俟前，储烽候进。

伪四天大都督五阴魔等置宅于无始之原，卜居于有形之里，浮游于苦海之中，放逸于火宅之畔，窃号躬身，假署六腑，偷荣瞬息，耽乐时顽。元首未几，徒役无算，饥兵始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满谷。同恶相求，辑结一方，异类群聚，阻兵三界。伪署行台，有生贼王死，观兵五道，置卒三途，在生逆命，处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应世，壅塞泉源，杜绝飘炎，业力咆勃，丁危脆以先驰；三毒趑趄，策群有而长逝。安忍无亲，祸连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可忽圣诬贤，欺真枉正，陷阱黎元，罗络凡庶，妄计若空，以为己有，骤惊之势，谓固同金石者也。

以正月三十日黄昏时，有一人姓善字知识，从道场来告云：「贼经不远，宜急剪扑，不尔，当为大患。」臣闻此语，未迷敬信，单驾羊车，转军化城，深修堑栅，自备而已。贼方于后夜遣一使来，多贡珍异，求结和好。臣知此贼势若泡，焰，智计莫出，意性狂勃，难可亲近，弗与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设诡计，欲来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门，顿解脱处，驰信邮以深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堑，冀荡五阴，戒清诸有。贼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弥漫，广深难际。又值旋岚倾勃，雹霰泻注，击浪扬波，海神竞涌，七等杂类，或飞或沉，夜叉守途，罗刹决津，氵不鼓流聋，覆没善财，其欲氵朋泳，鲜不沉溺。又临折阴，大筑城垒，壁立隍峻险阁，惟有一门，四垂幽谷。一人执戈，万夫慑志，四果怯惮辟支战栗。逐集众唱，识规望进，击骤度能，佥曰或可。即勒军士为渡水故，备取诸草木，编以为筏，附令抱踏，横波直进。臣等手案浮囊，溯流而往，固护无非，遂登彼岸。部分将士，修备兵车，齐心戮力，驱驰往扑。即遣安静将军领观累之卒，据散乱之原；又使平忿将军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复令赈惠将军引广济之众，截忄监贪之路；更勒博通将军整洞达之士，守狂痴之径。督师罗张，四面交侵，不月而三。行台恐众懈怠，不得竞进，乃催厉六军，置阿惟越地。而余烬游魂，偷安他化，驱率犬羊，欲来拒战，乃假虎兕以为威，招熊罴而自卫，异首别面之徒，吐风火而待发，担山戴树之类，方蚁聚以齐衡希进。

皇家膺符受命启土尘劫，叠圣重光，享祚无穷。先帝鼎湖之日，顾命殷勤，专令文德已来，不许战争而臻。幕府受诏之初，依赖而行，略设六奇，断绝而已。但狂竖张，散亡逆节，虽遣逸多晓喻，都无悛心。乃更命将大权，征兵十万，尝未浃辰，大净那土，资无畏以严身，兼众好而独拔，龙蟠道树，虎视娑婆。十号一宣，则四八期；言教暂设，则二九云集。遂击法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临八难，讲武大千，曜威万域。神戈暂指，则魔徒失胆；慧剑一挥，则群邪俱毙。现道身而斩死魔，因般若以戮烦恼，摧波旬于不动之林，灭五阴于计性之境。然后蹙巢守穴，于不到处巡伏，隐身者唯一人而已。远处膏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窜生死于寂灭之原，流老病于常乐之境，排三障于六通之衢，投十使于萨婆之域。元凶既枭，徒党伏诛，自余从者，并不追问。诸有诚心先款者，悉令解甲去锋，编户民例，授以远号，移之乐土，为拔五箭，并以善医，疗除垢病，施慧汤药。于时业风息吹，六尘勿起，祥云四舒，灵禽翥翼，引八部而自娱，严四七以守卫，垂拱闲堂，无为而已。

大觉天王等好尚风轨，志存拔擢，援昔旧谟，殷勤谏诰，辞不获免，默许敷奏。尔乃开甘露门，出入正道，千辐云回，来仪鹿苑。四天献器于高掌，二商荐肴于两谓。故缘行录勋，则陈如先封；真谛开赏，则邪舍继袭。或朋类蒙荣，或兄弟感泽，揖不肖于初果，表有德于十地。依准古礼，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国，理怨于三天之于初果，表有德于十地。依准古礼，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国，理怨一天之上，闻罪于九地之下，征英杰于十中，会万国于鹫岳，华苌克臻，异十勇出。于是启宝藏以赈贫穷，出三车以给诸子，抚纳黔黎，宁堵复业。乃身安一乘，心固磐石，据林眄水，宣扬皇泽，依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逸，召集未宾，仁风匝宇，道光遐照，四面交通，化流无外，听讼于中路之域，决判于宝山之所。无量之威，远震城岳；无碍之智，洞彻山河。故士无二统，车书一轨，日月重光，天地清朗。六万之众，解长围以从正；十仙之徒，弃大河以就秩。不动之贤，不远千里；意乐之哲，应感而至。工人率箪食于尸城，捷兽奉壶浆于长源。内外克清，表里咸泰，实由道音四敷，余波东训，主上至心，群僚深敬，禀承神规，殄兹凶丑，岂臣智力所能克感也。冀凭此一勋，渐望更进。方事前计，凯旋未日。并露布以闻。臣等死罪死罪。（《广弘明集》三十八）

◇平魔赦文

门下：首区同源，因派异绪，洼隆代兴，信背千途。故智胜标宗，历尘劫而尚三；灯明启教，经九中而示一。况乃邪徒伪见，驾刺犊于自然之原；结贼妄根，御形色于颠倒之境。以兹偏师，抗衡中道，眷言一二，良用怃然。

自先帝升遐，宝历无主，淳风渐亏，灵教异设。伪魔乘间，充斥神邑，假变真容，妄谈空有，驱役四生，周还六趣，畔涣欲天，狼戾爱地，毒被边荒，虐流华夏。虽猃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汉，未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尘劫，幼齿参元，弱冠从政，班名于大通之年，驱骤于贤劫之下，荷百亿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乐推，无所与让，遂陟灵坛，受兹封禅。顾唯多阙，有惭庶政，明发孜孜，不遑启处，常恨邪境未清，正教无一，致使群生沉沦魔境。每一抚念，用废寝食。遂命将征兵，以清时难，上藉三昧之士，下凭六度之师，控清方夏，大戡荒服。故六军雷动，则三有云消；慈施电驰，则四凶面缚。降附若尘，生擒万计。唯波旬一人，单马奔迸，百道截罗，组继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宇外咸一，思与天下同兹福庆。可大赦天下，与同更始。改像教之号，为即真之岁。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继组见徒，悉皆原放。若为四魔所误，浮游三界，犯十恶五逆，毁经坏像，三世所作，一切众罪，能改过自新者，不问往愆。若亡命欲山，挟藏奸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杀父害君，伤兄母，随时投窜以息后犯。其阐提一人，不在赦书摈罪。遥责神速，可乘意驿，遍告十方主者施行。（《广弘明集》三十八）

◇奉平魔赦文启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书令补处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诏书如右：臣闻毁忠谤善，经千叶而不无；邪臣逆子，历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监流言，伏罪于明时；五世背道，甘诛于圣世故主王威必震，庆当于周邦；正教暂加，福归于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齐千圣，秉瑞灵津，握图元化，出没动于大千，驰骋应于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聋俗。至乃刎身志道，钉体求经，析骸贸禽委命降兽，舍尘劫之危体，收一生之妙质；龙潜四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利见阎浮，轻彼七宝，重此一乘；撤玩深宫，减膳河侧，去宝冠于苦林，贸法衣于猎士；故能驾御四禅，时乘六度，殄服群邪，易于返掌。三界无炽然之警，四生绝深溺之忧。方复情存解网，志尚宥愆，十八来苏，万国幸甚。谨重申闻诣，可付外施行。谨启。（《广弘明集》三十八）

◇平心露布文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侍中臣文殊师利、侍中臣萨陀波仑、黄门臣狮子吼、黄门臣舍利弗、黄门臣须菩提拟唯释道行军府谨奏平心露布事，拟使持节、仪同三司、领十二住本将军、唯释道行军元帅、上柱国、晋国公臣般若等言；臣闻四魔放命历代以之为鲠；五住游魂，含识因其致患。是以三明圣智，十力雄尊，莫不屡动偏师，频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启运，应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区，光临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众妙于圆音，考列圣之玄谋，会群生于净国。三千刹土，共禀威灵，百亿类洲，同遵声教。唯有伪心主阿黎耶识，擅假名器，叨窃生民，跨有乾城，绵历年祀，逐穷迷于梦境，长夜不归，纵极乱于空花，终年如醉。权攀缘为藩屏之任，引戏论为帷幄之臣，陷溺黎元，干扰锋镝。陛下应真理物，调俗御民，念此鲸鲵，愍斯涂炭。遂诏臣扬旌色野，问罪心庭。

臣敢效庸虚，禀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军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与贼相见。臣于是潜机密会，玄契冥驰，集戈船于六度之津，命戎车于一乘之辙，屯营三月，扬清梵以伸威，列阵九旬，击鸣钏而作气。阿黎耶识固重昏而莫晓，执穷计而不移，譬螳螂之拒轮，等蜂虿之含毒。乃遣伪恒行大将军阿陀那识率无名之子弟，恃无赖之胸襟，据守乾城，与臣抗敌。又遣伪自性大都督迦毗罗仙、伪执此大将军迦旃延了招引乌合，聚结蚁徒，摇荡边陲，激场声势。臣遂分布诸将，指麾筹策，遣拟使持节、拔尘大将军、领四念处诸军事、率道品县开国公臣求知，拟使持节 1 宁境大将军、领八正道诸军事、通真县开国公臣如实知部勒骁雄，星流电转，从方便诸道，静缘边界。臣求知等寻名讨义，蹑影追踪，乍横行于密室之间，或转战于邻虚之隙，事穷理绝，域尽途殚，冥宗所以冰消，数论于斯瓦解。迦毗罗等知大乘之有在，识玄统之所归，各将羸卒数千，咸来请命。臣哀其晚悟，许以自新，即令慈悲观道士毕无缘随便安养。伪谏议大夫郅谛，怀逸群之思，负出世之奇，将全国以效忠，反危身而被系。

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挟中军之勇气，乘外敌之离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拟使持节、兜率大将军、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国、翅头末开国公臣阿逸多，拟使持节、阎浮大将军、天竺大都督、上柱国、富娄沙开国公臣婆薮豆，并以道迈三空，神游四辩，使其招扬胜负，晓喻是非。又遣拟使持节、平等大将军、兼行军长史、上柱国、清凉县开国公臣正念，拟使持节、遍满大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兼行军司马、上柱国、常乐县开国公真如与臣表里玄同，更相应接。于斯时也，边秋气爽，塞月光寒，旌旗共云汉齐高，锋锷与霜天比净。披弘誓，驾圆通，超两观而争前，排千门而并入。虽生死无际，一念睹其滨涯；尘劳有俦，须臾见其崩溃。伪丞相陈显、伪仆射虑思、无计求生，阖门自缢。伪司空师子铠、伪司隶达磨多罗、各拥余师，自婴深垒，狐疑竞起，猜诈萌生，忍颠危而不见扶，遂沦亡而莫能济。阿陀那与其伪主外无强援，内寡深谋，师旅困穷，城池陷露。君臣失色，进退无依，衔璧叩头，舆梓待罪。

臣即枭陀那之首，释郅谛之囚，废彼昏王，立其贤嗣。方使宗不绝，永为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职贡之礼。于是氛开荡，若和气之泮春冰；丑秽歼夷，似凉风之卷秋箨。六根超绝，不开亭障之虞；三界寂寥，无复风尘之警。斯乃威光远被，士众齐心，岂臣微劣所能致此。不胜庆快之至。谨遣厚德府别将臣隰重知奉露布驰驿以闻。（《广弘明集》三十八）

卷六十

◎释氏（二）

◎释法生

法生，宣武时洛阳沙门。

◇造像记

夫抗音投涧，美恶必酬，振服依河，长短交目，斯乃德音道俗，水镜古今。法生徼逢孝文皇帝专心于三宝，又遇北海母子崇信于二京。妙演之际，屡叨末筵；一降净心，忝充五戒。思树芥子，庶几须弥。今为孝文并北海母子造像，表情以申□□□生以始王□□□夙□归功帝主，万品众生，一切同福。魏景明四年十二月一日，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碑拓本）

◎惠深

惠深，宣武时为沙门统。

◇上言立僧尼制

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净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蓄。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缘州外。又，出家舍著，本无凶仪，不应废道俗道。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茂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魏书·释老志》，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诏从之。）

◎优波扇多

优波扇多一作伏陀扇多，北天竺人，宣武时传译法师。

◇法胜阿毗昙心论序

今欲解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问曰：「不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已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不须释。」答曰：「不然，应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虽释阿毗昙心，太广太略，彼未学者，迷惑烦劳，无由能取。我今离于广略，但先显修多罗自性，是故须释。」问曰：「何故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邪？」答曰：「彼中已说不颠倒法相，释不颠倒法相，令彼觉悟真实，是故离诸过恶，生诸功德，得勇猛第一义利。」问曰：「若如是者，随意解释。」答曰：「我当解释。但诸师造论，以吉为初，一切吉中，三宝最胜。是故本师为显三宝，少分功德，故于论初，先说此偈。」（《释藏》承五）

◎释法衍

法衍，宣武时洛阳沙门。

◇造定光像记

永平三年四月四日，比丘尼法衍敢用敬心造定光石像一区，并二菩萨。□愿永离□□，无有苦患。愿七世父母，□缘着属，现在师□，亦□共福。普令一切众生，咸同斯庆。（碑拓本）

◎僧略

僧略，宣地洛阳沙门。

◇造弥勒像记

永平四年十月七日，仙和寺尼道僧略造弥勒像一区，生生世世，见佛问法。清信女周阿足，愿现世安隐，一切众生，普同斯愿。（碑拓本）

◎慧

慧，孝明时洛阳沙门。

◇造弥勒像记

正光三年九月九日，比丘慧为皇□大□师僧、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众生敬造弥勒像一区。愿同时成佛。（碑拓本）

◎菩提达磨

菩提达磨姓刹帝利，天竺王子。梁大通元年（即普通八年）。来至东土，与梁武语，机缘不契，度江来归，止嵩山少林寺，明年终（大通二年即孝庄建义元年）。梁武帝追慕为碑，昭明为祭文，是为初祖。

◇真性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照寂身至
忘净
空明
理圆
缘始
情终
性常
离真极妙
颂二十字，回环读成五言四十首，每首用韵，四至俱通。
◎释昙宁
昙宁，永熙中沙门都法师。
◇深密解脱经序
夫至迹虚微，理包言像之外；幽宗冲秘，旨绝名相之域。是以大圣秉独悟之灵姿，镜寰中之妙趣。实相廓然，与虚无齐其量；法性忄詹尔，与幽冥同其源。神辉潜应而不灭，万相俱应而不生。然此之生也，生所不能生；此之灭也，灭所不能灭。显既非有，隐岂为无？寂焉而动，动焉而寂，出没无方，教迹星罗者矣。盖《深密解脱经》者，乃兆圣之玄源，亿善之渊府。论其旨也，则真相不二；语其教也，则湛然理一。义尽冲籍，文穷秘典，妙绝熙怡，包括群藏。自非诠于理教，何以显兹深致？但东西音殊，理凭翻译，非翻非译，文义斯壅所以久蕴而不显者，良俟嘉运而光通矣。
大魏皇帝总六合以统天，包百王以驭宇，道迈羲唐，德超古哲，而每游神觉典，妙玩大乘，思在翻演，鸿宣遐代。时有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留支，魏音道蟾，会为此地之沙门都统也。识性内融，神机外朗，冲文玄藏，罔不该洞。以永熙二年龙次星纪月吕蕤宾诏命三藏于显阳殿，高升法座，披匣挥麈，口自翻译，义语无滞。皇上尊经法，执翰轮首，下笔成句，文义双显，旨包群籍之秘，理含众典之奥。但万机渊旷，无容终讫。舍笔之后，转授沙门都法师慧光、昙宁在永宁上寺，共律师僧辩、居士李廊等，遵承上轨，岁常翻演新经诸论，津悟恒沙。帝亦时纡尊仪，饰兹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统。法师僧令、沙门都法师僧泽、律师慧等十有余僧，缁俗诜诜，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尽穷微。是使深密秘藏，光宣于景运；解脱妙义，永流于遐劫。理教渊廓，罔测其源；旨趣中绝，焉究其宗。所谓鹿苑之唱再兴，祇园之春更显者也。宁虽识昧，忝厕伦末，敢罄庸管，祇记云尔。（《释藏》常三）
◎释僧演
僧演，西魏洛阳法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造像记

夫大觉神迁，非经像无以表其真；益世闰时，凭形质如取利然。僧演减割衣钵之资，造石像壹区，金像三区，浮图三级，《大般涅经》两部，杂经三百部，供养僧卅人。上为国主百僚师徒所生法界之类，咸同正觉。大统四年岁次戊午七月十五日，比丘僧演敬造供养。（碑拓本）

◎洪宝

洪宝，东魏务圣寺沙门。

◇张法寿造像铭

夫灵真玄廓，妙绝难测，非言莫能宣其旨，非像无以表其状。言宣二六之教，像迹四八之璃。岂不渊玄冲漠，巍巍惟极者哉！是以务圣寺檀主张法寿，能于五盖重罗之下，契断恩爱尘劳之缯网，于熙于二年，舍宅造寺，宿愿斩石像，像，福不止已，规度法界，寻其罗络，情苞圣境。自非藉因积劫，莫贵累世者，孰能发兹宏阔善行者焉。息荣迁、修和行慈仁孝，世习精懿，志慕幽寂，妙真遐愿，刊石建像释迦文佛、观音、文殊。仰述亡考平康旧愿，复于像侧隐出无量寿佛。福氵含法界考妣等神，舍兹质形，悉禀净境，同晓薛云，觉道成佛。大魏天平二年岁次乙卯四月十一日，比丘洪宝铭。（碑拓本）

◎释僧

，兴和中邺城沙门。

◇解脱戒本经序

戒律者，建定慧之妙幢，珍暗或之明灯，杜危险之蹊径，开淡泊之梁津。宝殿之功，罔初弗起，逾越重阁，非梯靡升，正法住灭，验之常典。大圣泯晖，迈余千纪，法泽遐流，犹未周备，令文学之徒，异论竞兴，薄俗之士，讪音满世。余听斯谈，辄窥慈范，昧揽玄言，乃瞩大集。圣擗主，言迦叶毗妙观我人，善摧恼结，闲邪辩正，极圣冲典。每寻斯文，慨五数阙，敢以追访，获斯戒本，虽未广具，敬以洗心，剪世浮辞。大魏武定癸亥之年，在邺京都侍中、尚书令高澄请为出焉。（《释藏》傅九）

◎昙林

昙林，兴和中邺，城沙门。

◇善住意天子所问经翻译记

法法留正像，惟圣是依，季行于此，非贤岂伏。三藏法师毗目智仙出自乌苌，刹利王种，幼履慈踪，长蹑悲迹，摄化群迷，诫恶导善，常为众生不请之友，执此法灯，照彼昏暗。魏皇都邺，崇福以资，兴和二年岁次实沉，佛法加持，出此经典，名善住意天子所问。建午闰月朔次丁丑，戊寅建功，乙巳毕功。助译弟子瞿昙流支，对译沙门昙林之笔。庶俟存道敬法之贤，如实印记，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不惑耳。（《释藏》裳九）

◇回诤论翻译记

《回诤论》者，龙树菩萨之所作也。数舒卢迦三十二字，此论正本，凡有六百。在魏都邺，兴和三年岁次大梁建辰之月朔次癸酉辛卯之日，乌苌国人刹利王种三藏法师毗目智仙共天竺国婆罗门人瞿昙流支在邺城内金华寺译，时日所费二十余功，大数凡有一万一千九十八字。对译沙门昙林之笔。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启请供养，具记时事，以彰以闻，令乐法者若见若闻，同崇翻译矣。（《释藏》华三）

◇业成就论翻译记

大国将宁，必感灵瑞，以为喜兆；邺隍方盛，圣降神宝，以为祥征。天亲菩萨造造业成论，出于今世，以示太平，此乃大魏都邺安国之兆也。法行有时，寄必得人。兴和三年岁次大梁七月辛未朔二十五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众圣加持，法力资发，诚心敬请三藏法师乌苌国人毗目智仙共天竺国婆罗门人瞿昙流支、释昙林等在邺城内金华寺译，凡四千八百七十二字。（《释藏》爵九）

◇转法轮经翻译记

转法轮经，如来初说，《优波提舍义门》之名，天亲菩萨之所开示。佛说为谁？十陈如等，义行此方，必主其人。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善求义方，选真拣伪，故请法师毗目智仙并其弟子瞿昙流支于邺城内，在金华寺，出此义门优波提舍，兴和三年岁次大梁建酉之月朔次庚子十一日，译三千九百四十二言。沙门昙林对译录记。（《释藏》次十一）

◇三具足经翻译记

施戒闻三，备摄众行。是以如来说名具足。法门深邃，浅识未窥。天亲菩萨慈心开示，唯显经义，弗释章句，是故名为优波提舍。昔出中国，今现魏都。三藏法师毗目智仙、婆罗门人瞿昙流支、爱敬法人沙门昙林于邺城内，在金华寺，兴和三年岁次辛酉月建在戌朔次庚午十三日，译千百十言。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启请供养，守护流通。（《释藏》造十）

◇毗邪娑问经翻译记

菩萨方便，摄化众生，必以大悲，引邪从正。毗邪娑仙即其人也。为导群迷，令识因果，将诸异见，至如来所，归命谘启，听闻正法，因其请说，即以名经，故因此部为《毗邪娑问》。魏尚书令、仪同高公愍诸错习，示其归则，简集能人善辞义者，在宅上面，出此经典，求正法人沙门昙林、婆罗门名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建功，辛巳甲午毕功，凡有一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千四百五十七字。（《释藏》推九）

◇奋迅王问经翻译记

一切菩萨，功德普修，依德立名，字号平等，随所显发，称谓不同，说法问论，多依自字。故奋迅王问奋迅法，如来为说四种奋迅。其有人能具此奋迅，则于一切，皆能奋迅。魏尚书令、仪同高公今欲以此四种奋迅，于一切处普奋迅，故置能译人在宅上面，出此《四种奋迅法门》。沙门昙林、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甲午之日，启夹创笔，凡有一万八千三百四十一字。（《释藏》发九）

◇金色王经翻译记

释迦如来，本生无量，且于一时作金色王，檀行因缘，自臻成佛。说施法门，引彼为证，因名此经为《金色王》。魏尚书令、仪同高公敦舍之心，往齐金色，为开此门，普示一切，严宅上面，出斯妙典。沙门昙林、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酉朔次乙未癸丑日译，乙卯毕载，三千五百一十四字。（《释藏》忘九）

◇第一义法胜经翻译记

夫爱法者，必深种善根，《涅经》云供佛二恒。魏尚书令、仪同高公重法心成，生上财想，博采梵文，广崇翻译。且《第一义法胜经》者，诸法门中，此其髓也。公意殷诚，感之题额。沙门昙林、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九月一日甲子换文，始末四功，质义乃定，五千五百七十六字。（《释藏》贞七）

◇顺中论翻译记

诸国语言，中天音正，彼言那伽夷离淳那，此云龙胜，名味皆足。上世德人言龙树者，片合一箱，未是全当。龙胜菩萨，通法之师，依《大般若》而造《中论》，众典于义，包而不悉。大乘论师名阿僧亻去，解未解处，别为此部。魏尚书令、仪同高公延国上宾瞿昙流支在第供养，正通佛法，对译昙林，出斯义论。武定元年岁次癸亥八月十日丙寅挥辞，凡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字。（《释藏》移四）

◇宝髻经四法优波提舍翻译记

《宝髻经》者，是大集中之一集也。其宗四法，玄深奥密，天亲菩萨略开其门，是故名为优波提舍。圣自在力，行之彼古，时人处会，出于此今。兴和三年岁次辛酉九月朔旦庚午之日，乌苌国人刹利王种三藏法师毗目智仙、中天竺国婆罗门人瞿昙流支、护法大士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爱法之人沙门昙林道俗相假，于邺城内金华寺，译四千九百十七字。（《释藏》弗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必定入定入印经翻译记

出世智道，亦名为印。此经印义，或然不然，私情有指，未许官用。何者私情？今且当向，发心修行，证会名入。所乘强劣，有定不定，圣说定入，说不定入，言义如是，决定名印，说如是故，名如是经，其门要密，通必有寄。魏尚书令、仪同高公深知佛法，出自中天，翻为此典，万未有一，采拣集人，在第更译，沙门昙林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降娄月建在戌朔次甲子壬午之日，出此如左，九千一百九十三字。（《释藏》法）

◎阙名

◇道行经后记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阳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谦，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释藏》迹七）

◇正法念处经序

夫域中之名四等，道之所生万殊。名盖众名之假，生非有生之实。然则修促共尽，小大同期，而金字丝编，缃交素篆，分途列道，门张户设。既昧断惑之境，未接息言之路，讵能探神测妙，苞总无边，有圣将应，灵因旷远，志遗发肤，施单城国，及繁星驻彩，夕马腾空，出四门以结念，属三夜而圆果，十力在己，八解俱照，智兼一切，慈洽万方。既而法吼傍震，甘露降洒，鹫山树之下，鹿苑连河之地，众出恒沙，徒繁林竹，反穷迷以升极，启重昏于灯炬。虽鹄林兴慕，檀薪已然，教义不忘，风声逾被。寿陵仰丹素之工，清台写金玉之质。冰骨流辉，园闾加等，遗契余旨，薄传前载，幽宗绝唱，方备兹辰。使持节、大将军、领中书监、摄吏部尚书、京畿大都督、勃海王世子高公，道风虚迈，神衿峻远，负日月于中衢，击雷霆于上路。德表生民，作舟梁于夷夏，器含群物，制天渊于庙堂。殊流共委，酌而不竭；异轸同骛，仰以知归。黄扇南辟，铃阁东启。则有高士通才，幽人伟器，蔑其汉爵之重，鄙其南岳之游，曳裾高步，自得门下，俱中前趣之理，并应却行之眷。盖以书奏多方，术呈异等，或披卷而止，或一贯独得。每留神释典，洞叩玄门，以夫照壁泻瓶，遗文必举，非徒九部，宁止十二，矣西方，路超百宿，精力苦心，不惮重黻，故能法藏流行，异闻俱凑。爰有舍城妙说，时将感通，法螺良药，响授斯在，从善业之本，极身念之际，标品有七，明义者五。至如违俗绝世，托想菩提，眷彼天人，深嗟鬼畜，鉴兹因果，冥心是缘，笃诚修行，又悟前旨。载怀依抑，形殊理一，大觉下临，照然独晓，四摄六通，网罗群智，赞扬妙德，事属斯文。直以风殊俗舛，词翰乖绝，倾耳注目，隔若册河，将恐灵教有亏，玄旨多坠。有婆罗门人瞿昙流支、比丘昙林、僧等，并钩深索隐，言通理接，延居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馆，四事无违。乃译明兹典，名正法念处。起自兴和岁阳玄，终于武定渊献之年，条流积广，合七十卷。微言不沫，弘之在我，大崇觉典，克宣灵迹。此乃济四部于法桥，涮六尘于定水。心殷业重，无德而言。虽龙树不追，马鸣日远，申法尊道，夫岂异昔。所以缁素击节，雅俗倾首，义有存焉，永法三界云尔。（《释藏》非一）

◎道士

◎嵩岳镇灵集仙宫主

◇表天曹

自天师张陵民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魏书·释老志》。寇谦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云云。」）

◎李谱文

谱文号牧土上师，自云老君之玄孙，于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

◇授寇谦之为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诰

吾处天宫，敷衍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魏书·释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云云。）

◎寇谦之

谦之字辅真，上谷人。南雍州刺史赞弟，称天师。始光初至京师，崔浩师事之。太平真君九年卒。

◇奏请至道坛受符

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魏书·释老志》。真君三年，谦之奏。）

全北齐文

卷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欢（神武帝）
高澄（文襄帝）
高洋（文宣帝）
高殷（废帝）
卷二
高演（孝昭帝）
高湛（武成帝）
高纬（後主）
高昭君（神武娄后）
高湝（任城王）
高孝珩（广宁王）
高延宗（安德王）
高绍义（范阳王）
高隆之
陆法和
破六韩常
元孝友
杨衒之
张亮
祖鸿勋
王思政
杨愔
卢潜
卢叔武
卢询祖
卷三
邢劭
司马子如
司马子瑞
卷四
魏收
魏长贤
卷五
杜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
宋游道
薛琡
刁柔
张保洛
裴献伯
李绘
李概
穆子容
陆士佩
阳斐
宋轨
张老
封子绘
辛术
崔瞻
崔昂
崔季舒
张雕
王紘
宋景业
董峻、郑元伟
卷七
郑述祖
斛律光
祖珽
樊逊
郎基
卷八
刘逖
鸿
朱瑒
方道显
张奉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嗣邕
朱敬修　朱敬范
尹义尚
封士让
王行思
刘昼
章仇子ㄡ
马天祥
冯衮
赵桃科妻刘氏
朱元洪妻孟阿妃
卢士深妻崔氏
卷九
阙名（一）
卷十
阙名（二）
外国
王高德
释氏
大统
道宜
道朏
慧可
卷一
◎高欢（神武帝）

帝姓高，讳欢，字贺六浑，勃海人，初事尔朱荣，为亲信都督。孝庄即位，封铜伯，历晋州刺史，建明初封平阳郡公，普泰初封勃海王，加授东道大行台。举兵反，拥立章武王子朗，年号中兴。进位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寻废朗及节闵帝而立孝武。孝武逊于长安，立孝静。魏分为二。武定五年正月薨，年五十二，谥曰献武王。文宣受禅，追尊曰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天统元年改谥曰神武皇帝，庙号高祖。

◇上节闵帝出师表

臣某言：故天柱大将军荣援立圣明，中兴宝历，而屠戮衣冠，升降自己，其勋虽大，厥咎亦深，以过比功，则功不补过。永安之末，国祀权移，疑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彰，遂加大戮。君犹天也，理绝雠怨。而世隆等鸠集犬羊，倾覆京邑，大行幽执，酷害贼首，且自立六王，擅相署置，或权重上将，或官兼宰相，辅淫贪乱，肆行凶恶，卖官鬻狱，专货求财，政令无恒，朝改暮易，虽复南山之竹，岂可尽言。陛下龙德光天，翻飞紫极，斯乃宗庙之威灵，亿兆之念望。而世隆等阻众安忍，自以为功，带甲勒兵，唐突宫省，篡逆之渐，昭然有徵。臣本无勋庸，滥叨非据，位班台铉，爵等藩王，质薄任隆，忧深责重，常恐颠沛，负之无力。主忧臣辱，先达明规，主辱臣死，微臣宿志，况拥百万之师，罄四海之锐，而坐观成败，不恤国家之难哉。方将总驭大军，吊民伐罪，其指麾形势，备在檄书。若世隆等退出藩维，奉辞廷阙，臣便按甲休兵，一无所预，事宁之後，泥首归愆，矫命专征，分甘钺。若固执逆谋，敢拒义师者，当戮其妻孥，罪延三族。伏愿陛下留神省察，照臣丹款，大勋克举，拜手有期，心驰象阙，载怀罔极。（《文苑英华》六百十四。）

◇上孝武帝表

荆州绾接蛮右，密迩畿服，关陇恃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厍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俊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所部，伏听处分。（《北齐书·神武纪下》）

◇上表自明

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令猖狂之罪，尔朱时计。臣若不尽诚竭节，敢负陛下，则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北齐书·神武纪下》：神武集僚佐博议，还以表闻，仍以信誓自明忠款。）

◇奉表孝武帝（永熙三年十月）

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通鉴》一百五十六，丞相欢至洛阳，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不答。）

◇上言行新政

建义之家，枉为尔朱氏籍殁者，悉皆蠲免。（《魏书·出帝纪》：太昌元年上言。）

◇上言房子远等家族宜免从坐

房谟、郑述祖、李道三家理宜从法。窃以谟立身清白，履行忠谨；郑仲礼严祖庶儿，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养，以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五十五《房谟传》。）

◇宣告将士

孤遇尔朱擅权，举大义于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椿而已》（《北齐书·神武纪下》）

◇宣告关东

将天子西入，事起元毗，虽百赦不在原限。（《北史》十五《秦王翰传》。）

◇遗侯渊书

卿勿以部曲轻少，难于东迈。齐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城民，尚能迎汝阳王，青州之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但当勉之。（《魏书·侯渊传》。）

◇赐卢勇书

吾委卿扬州，唯安枕高卧，无西南之虑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启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北齐书·卢文卫传》

◇与业下诸贵书

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後吾儿开府谘议，及迁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宪台，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北齐书·崔暹传》。）

◇与彭城王韶书

典签姓孟者极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北齐书·孟业传》。）

◇招王思政书

若降，当授以并州。（《通鉴》。）

◇敕子澄书

马令是吾故旧，汝宜宽之。（《北史·司马子如传》。）

◇攻玉壁射募格于城中

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周书·韦孝宽传》。）

◇顾命

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北齐书·段韶传》：韶字孝先。）

◎高澄（文襄帝）

帝讳澄，字子惠，神武长子，魏中兴元年立为勃海王世子，武定五年嗣事，至七年八月为梁降人兰京所杀，年二十九，文宣受禅，追谥曰文襄皇帝，庙号世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封隆之密书

仲密枝党同恶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惩将来。（《北齐书·封隆之传》：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诏隆之驰驿抚慰，世宗密书与隆之云云。）

◇与侯景书

盖闻位为大宝，守之未易，责成任重。（《梁书》作仁诚重任。）终之实难。或杀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鸿毛，方义节（《梁书》作等节义。）于熊掌。夫然者，举不违德。（《梁书》作失德。）动无过事，进不见恶，退无谤言。

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依，偏所眷属，缱绻襟期。绸缪素分。（《梁书》作寤语。）义贯终始，情存岁寒。司徒自少及长，从微至著，其相成立，生非无恩。（《梁书》作共相成生，非无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标上等，门容驷马，食（《（梁书》作室。）飨万锺，财利润于乡党，荣华被于亲戚。意气相倾，人伦所重，感于知己，义在不忘。（《梁书》作义在忘躯。）眷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壶（《北齐书》作一）。）飧者，便致扶轮之效。若然尚不能已，况其重于此乎。

幸（《北齐书》作常。）以故旧之节，欲存（《梁书》作之义欲持，《北齐书》作之义欲将。）子孙相托，方为晋秦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假使日往月来，时移世易，门无强荫，家有幼孤，犹应加璧不遗，分宅相济，无忘先德，以恤後人。况闻负杖行歌，便已狼顾反（《梁书》作犬。）噬，于名无所成，于义无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求救于黑秦。（《北齐书》作宇文。）南请援于萧主。（《梁书》《北齐书》作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今所观。（《梁书》作相视。）未见其可，不知终久，持此安归异相推本心，必不应尔。当时（《梁书》《北齐书》作是。）不逞之人，曲为异（《北齐书》作无。）端之说，遂怀狐鼠（《梁书》《北齐书》作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感

此来（《梁书》《北齐书》作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合门大小，并在司寇。意谓李氏未灭，犹言少卿可反。孤子无状招祸，丁天酷罚，不能死亡，苟存晷漏，追慕永远，五内崩裂。但礼犹权夺，志在忘私，思效力命，卒成功业。前者（《（梁书》作近者。）聊命偏师，前驱致讨，南兖、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长驱（《北齐书》作席卷。）悬瓠，属以炎暑，欲为後图，且命旋军，（《北齐书》作还师。）待时更举。今寒飙向折，白露将团，方凭国威。（《梁书》《北齐书》作灵。）龚行天罚。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梁书》作内外感德，上下齐心。））三令五申，可蹈（《北齐书》作赴。）汤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沃雪，事等注荧。（《梁书》作萤。）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使人负我，不使我负人。（《梁书》作宁使我负人不使人负我。）当开从善之门，使有改迷。（《梁书》作决改先迷。）之路。今诚刷心荡意，除嫌去恶，想犹致疑，未便见信。若能卷甲来朝，弓（《梁书》《北齐书》作垂囊。）还阙者，当相授豫州刺史。以终身世。（《梁书》作即使终君之世，《北齐书》作必使终君身世。）所部文武并（《梁书》《北齐书》作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冀有知几之心，当为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韦法宝等，（《北齐书》有皆字。）孤军偏将，远来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北齐书》作脱。）欲刺之，想有馀力，若能擒翦，肆诸市朝，即加宠授，永保疆埸，君门眷属，可以无恙。（《北齐书》作患。）宠妻爱子，亦相送还，仍为通家，共（《梁书》作卒。）成亲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

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应至彼间，足得还返。若能悔过，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来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迟疑，未便分决，使来赊缓，不赴期会，国有常刑，以明君法。今不（《梁书》作君既不。）能东封函谷，南面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得地不能自守，聚众不以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为恶逆之党。（《北齐书》作家有恶逆之祸。）兄弟子侄，首足异处；（《梁书》作门。）垂发戴白，同就涂炭。闻者相为酸鼻，见者相为寒心。覆宗绝嗣，自贻伊戚，戴天履地之心，能无愧乎。（疑脱成败二字。）祸福决之此使，善恶向背，相任所从，脱出自思，致延後悔，驷马不追，噬脐何及。孤子今日不应乃（《梁书》作方。）遣此书，但见蔡遵道云：司徒本无归西之心，深有追悔（《北齐书》作悔过，《梁书》作悔祸。）之意，闻西兵将至，遣遵道向崤中参其多少，少则与其同力，多则更为之备。又云房长史在彼之日，司徒尝欲将（《梁书》作遣）书启，将改过自新，求效边畔。已差李龙仁等，垂欲发遣，闻房已还，遂复停废。（《梁书》作闻房已远，遂复停发。）未知遵道此言为实为虚；但既有所闻，不容不相尽告。吉凶之理，想自图之。（《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五，又见《梁书·侯景传》，《北齐书·文襄纪》。）

◇报李元忠书

仪同位亚台铉，识怀贞素，出藩入侍，备经要重。而犹家无担石，室若悬磬，岂轻财重义，奉时爱己故也。久相嘉尚，嗟咏无极，恒思标赏，有意无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也。（《北齐书·李元忠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八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降书褒奖刘

以卿家世忠纯，奕代冠冕。贤弟贤子，并与吾共事，怀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勖心力，以副所委，莫虑不富贵。（《北齐书·刘传》。）

◇与崔季舒书

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魏书·孝静纪》：文襄嗣事，甚忌焉。以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与季舒书。）

◇杖宋游道判

游道禀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疮疵人物。往与郎中兰景云忿竞，列事十条。及加推穷，便是虚妄。方共道习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难原，宜付省科。（《北齐书·宋游道传》，游道除御史中尉，东莱王道习参御史选，限外投状，道习与游道有旧，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游道而判之云云。）

◎高洋（文宣帝）

帝讳洋，字子进，神武第二子，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武定七年嗣事，八年正月封齐郡王，三月进封齐王，五月加九锡，受禅，改元天保，在位十年，谥曰章烈皇帝，庙号威宗。武平初改谥曰文宣皇帝，庙号显祖。

◇追赠陈元康诏（天保元年）

元康识超往哲，才极时英，千仞莫窥，万顷难测。综核戎政，弥纶霸道，草昧邵陵之谋，翼赞河阳之会，运筹定策，尽力尽心，进忠补过，亡家徇国。埽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处盛汉，旷世同规，殊年共美。大业未融，山乂奄及，悼伤既切，宜崇茂典。赠使持节都督冀定瀛殷沧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县一千户，旧封并如故，谥曰文穆。赙物一千二百段。大鸿胪监丧事。凶礼所须，随由公给。（《北齐书·陈元康传》）

◇正风俗诏（天保元年六月辛巳）

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後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蠲往弊，反朴还淳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北齐书·文宣纪》。）

◇复太原等四郡田租诏

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北齐书·文宣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祭慰故太傅孙腾等诏

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于、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窦泰、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殒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慰逮存亡。（《北史》七。）

◇诏有司（六月壬辰）

自今已後，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有司悉为奏闻。（《北齐书·文宣纪》。）

◇以魏御府物供七日宴赐诏（七月乙卯）

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采常所不给人者，徒为畜积，命宜悉出，送内後园，以供七日宴赐。（《北齐书·文宣纪》。）

◇移汉石经诏（八月）

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诠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文宣纪》。）校勘记：「建」，《北史》作「运」。石经原在洛阳，高澄运回邺城。应以「运」为正。

◇求直言诏

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謇謇若朱云，谔谔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北齐书·文宣纪》。）

◇劝课农桑诏

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北齐书·文宣纪》。）

◇国史诏

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北齐书·文宣纪》。）

◇更定麟趾格诏（八月甲午）

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北齐书·文宣纪》。）

◇王昕削爵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景本自庸才，素无勋行，早沾缨绂，遂履清途，发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龙文之敛，仍启带砺之书。语其气分，何因到此？诚宜清心励己，少酬万一。尚书百揆之本，庶务攸归。元景与夺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为枉，曲反成弦。害政损公，名义安在？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馀何足取？此而不绳，後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北史》二十四《王宪附传》。）

◇诏释僧稠（天保元年）

久闻风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师赴邺，教化群生，义无独善，希即荷锡，暂游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济斯苦壤。至此之日，脱须还山，当任东西，无所留絷。（《续高僧传》。）

◇问沙汰释老诏（五年举秀才，樊逊对策第一）

朕闻专精九液，鹤竦玄州之境；苦心六岁，释担烦恼之津。或注神鬼之术，明尸解之方，或说因缘之要，见泥洹之道。是以太乙阐法，竟于轻举；如来证理，坏于寂灭。自祖龙寝迹，刘庄感梦，从此以归，纷然遂广，至有委亲遗累，弃国忘家，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应就戮；神威自在，央掘岂得为京刂，若以御龙非实，荆山有攀髯之恋；控象为虚，洛寤夜光之诡。是非之契，朕实惑焉。乃有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欲择其正道，蠲其左术。一则有润邦家，二则无惑群品。且积竞繇来，行之已久，顿于中路，沙汰实难。至如两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优劣，无鼠首其辞。（《广弘明集》二十四。）

◇发遣梁民诏（六年六月壬子）

梁国遘祸，主丧臣离，逖彼炎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于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礼既修，分义方笃。越鸟之思，岂忘南枝，凡是梁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北齐书·文宣纪》。）

◇听度道士为沙门诏（六年九月）

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曲ろ是味，清虚焉在，朐脯斯甘，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绝，不复遵事，颁敕远近，咸使知闻，其道士归伏者，并付昭玄大统上法师，听度出家，不发心者，可令染剃。（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一，又《广弘明集》四。）

◇并省郡县诏（七年十一月壬子）

昆山作镇，厥号神州；瀛海为池，是称赤县。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灾，肇分十二，水土既平，还复九州。道或繁简，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通时，殷因于夏，无所改作。然则日月缠于天次，王公国于地野，皆所以上叶玄仪，下符川岳，逮于秦政，鞭挞区寓，罢侯置守，天下为家。洎两汉承基，曹马属统，其间损益，难以胜言。魏自孝昌之季，数锺浇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铜马、铁胫之徒，黑山、青犊之侣，枭张晋、赵，豕突燕、秦，纲纪从兹而颓，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离大合小，本逐时宜，剖竹分符，盖不获已。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既乖为政之礼，徒有驱羊之费。自尔因循，未遑删改。

朕寅膺宝历，恭临八荒，建国经野，务存简易。将欲镇躁归静，反薄还淳，苟失其中，理从刊正。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而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非所以驭俗调风，示民轨物。且五岭内实，三江回化，拓土开疆，利穷南海。但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循名督实，事归乌有。今所并省，一依别制。（《北齐书·文宣纪》。）

◇祀礼诏（八年八月）

丘、郊、时祭，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礻某、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北齐书·文宣纪》，又见《北史》七。）

◇遗诏（十年十月）

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北齐书·文宣纪》。）

◇敕魏收（天保四年）

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北齐书·魏收传》。）

◇敕李祖勋

茹茹既破，何故无贺表？（《北齐书·卢文伟传》。）

◇敕中使

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北齐书·崔㥄传》）

◇敕崔昂

若诸人不相遵纳，卿可依事启闻。（《北齐书·崔昂传》：诏删定律令，损益礼乐，令尚书右仆射薛叔等三人在领军府议定，又敕昂云。）

◇敕宋世轨

我知台欺寺久，卿能执理，与之抗衔，但守此心，勿虑不富贵。（《北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宋世轨传》。）

◇敕毕义云

卿比所为，诚合死，以志在疾恶，故且一恕。（《北齐书·宋世轨传》。）

◇手书与崔暹

贤子达，甚有才学，亡兄女乐安主，魏帝外甥，内外敬待，胜朕诸妹，思成大兄宿志。（《北齐书·崔暹传》。）

◇与梁太尉王僧辩书

梁国不造，祸难相仍。侯景倾荡建业，武陵弯弓巴汉。卿志格玄穹，精贯白日，戮力齐心，芟夷逆丑，凡在有情，莫不嗟尚；况我邻国，缉事言前。而西寇承间，复相掩袭，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殒身宗┘，王师未及便已降败，士民小大，皆毕寇虏，乃眷南顾，愤叹盈怀。卿臣子之情，念当鲠裂。如闻权立支子，号令江阴，年甫十馀，极为冲藐，梁估。未已，负荷谅难。祭则卫君，政由宁甯氏。干弱枝强，终古所忌。朕以天下为家，大道济物。以梁国沦灭，有怀旧好，存亡拯坠，义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长伊德。彼贞阳侯，梁武犹子，长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便诏上党王涣总摄群将，扶送江表，雷动风驰，助埽冤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军度安陆，既不相及，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复蹑江左，今转次汉口，与陆居士相会。卿宜协我良规，厉彼群帅，部分舟舻，迎接今王，鸠勒劲勇，并心一力。西羌乌合，本非寇，直是湘东怯弱，致此沦胥。今者之师，何往不克，善建良图，副朕所望也。（《梁书王·僧辩传》。）

◇即位告天

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废兴迭用，至道无亲，应运斯辅。上览唐、虞，下稽魏、晋，莫不先天揖让，考历归终。魏氏多难，年将三十，孝昌已後，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苍生涂炭。赖我献武，拯其将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埽绝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勋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构鸿基，功浃寰宇，威棱海外，穷发怀音，西寇纳款，青丘保候，丹穴来庭，扶翼危机，重匡颓运，是则有大造于魏室也。

魏帝以卜世告终，上灵厌德，钦若昊天，允归大命，以禅于臣讳，夫四海至公，天下为一，总民宰世，树之以君。既川岳启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佥曰皇极乃顾于上，魏朝推进于下，天位不可以暂虚。遂逼群议，恭膺大典。猥以寡薄，托于兆民之上，虽天威在颜，咫尺无远，循躬自省，实怀祗惕。敬简元辰，升坛受禅，肆类上帝，以答万国之心，永隆嘉祉，保有齐，以被于无穷之祚。（《北齐书·文宣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殷（废帝）

帝讳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长子，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十年十一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乾明。八月为常山王演所废，皇建二年九月被杀。大宁中追谥曰闵悼王。

◇即位诏（天保十年十王月庚戌）

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驱使者，并皆放免。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一切停罢。（《北齐书·废帝纪》。）

◇免配没诏（乾明元年正月癸亥）

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并放免。（《北齐书·废帝纪》。）

◇委任常山王诏（三月甲寅）

军国事皆申晋阳，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北齐书·废帝纪》。）

◇僧稠丧事诏（元年）

故大禅师，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虚来实返，妙业玄风，事高缁素，运往神迁，实深嗟惘。资崇有嘉，用申凄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于云门，以崇追福。（《续高僧传》。）

卷二

◎高演（孝昭帝）

帝讳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乾明元年八月废少主自立，改元皇建。在位二年，谥曰孝昭皇帝，庙号肃宗。

◇搜访功臣子孙诏（皇建元年乙酉）

自太祖创业以来，诸有佐命功臣子孙绝灭、国统不传者，有司搜访近亲，以名闻，当量为後，诸郡国老人，各授版职，赐黄帽鸠杖。（《北齐书·孝昭纪》。）

◇赠恤将士诏

謇正之士，并听进见陈事；军人战亡死王事者，以时申闻，当加荣赠；督将、朝士名望素高，位历通显，天保以来未蒙追赠者，亦皆录奏。（《北齐书·孝昭纪》。）

◇议封先代後诏（八月甲午）

昔武王克殷，先封两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北齐书·孝昭纪》。）

◇立学诏

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课督。（《北齐书·孝昭纪》）

◇听勋人分封子弟诏（八月景申）

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北齐书·孝昭纪》）

◇诏王

比日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北史·王传》：後因奏事，帝从容曰云云，不言是诏）

◇为僧稠起塔诏（皇建二年）

故大禅师德业高迥，三宝栋梁，灭尽化终，神游物外。可依中国之法，毗起塔，建千僧齐，赠物千段，标树芳迹，示诸後代。（《续高僧传》。）

◇遗诏（二年十一月甲辰）

朕婴此暴疾，奄忽无逮。今嗣子冲眇，未闲政术，社稷业重，理归上德。右丞相长广王湛，研机测化，体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其气，家国所凭。可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睿喻旨，徵王统兹大宝。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三十六日悉从公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北齐书·孝昭纪》。）

◇敕崔瞻

东宫弱年，未陶训义。卿仪形风德，人之师表。故劳卿朝夕游处，开发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北史》二十四。）

◇临终与长广王湛手书

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北齐书·孝昭纪》。）

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北齐书·乐陵王百年传》，孝昭帝临崩，遗诏传位于武成，并有手书，其末云云，又见《北史》五十二。）

◎高湛（武成帝）

帝讳湛，小字步落稽，神武第九子，元象中封长广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尚书令、录尚书事兼司徒，废帝即位，迁太尉，乾明初为大司马，领并州刺史，迁太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皇建初为右丞相，二年十一月即位。改元二：大宁、河清，在位四年，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天统四年崩，谥曰武成皇帝，庙号世祖。

◇轻罚诏（大宁元年）

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适理，罚在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刑法志》。）

◇诏封子绘（大宁二年案是年四月改元河清）

冀州密迩京甸，归彦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马、宁平原王段孝先总勒重兵，乘机电发；司空、东安王娄睿督率诸军，络绎继进。卿世载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参赞军事，随便慰抚。宜善加谋略，以称所寄。（《北齐书·封隆之传》。）

◇赠谥张耀诏（天统元年）

耀志贞平直，温恭廉慎。（《北齐书·张耀传》，世祖临朝诏称。）

◇蠲杂户诏（天统三年九月）

诸寺署所绾杂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北史》作优放。）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後主纪》，又《北史》八太上皇帝诏。）

◇手敕河南王孝瑜

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北齐书·河南康舒王孝瑜传》。）

◇宣敕定州

冯翊王少小谨慎，内外所知，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望远，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辈欲轻相间构，曲生眉目，理应从斩，犹以旧人，未忍置法。回洛决鞭二百，祓宜决杖一百。（《御览》六百五十引《三国典略》：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王回洛、独孤祓上言：润出送台使，登魏文旧台，南望叹息，不测其意。武成宣命于州云云。又见《北齐书·冯翊王润传》，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又见《北史》五十一。祓皆作枝，末二语皆在叙事中。）

◇敕魏收（河清三年）

卿旧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为尹，非谓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岂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当还卿开府。（《北齐书·魏收传》。）

◇手敕和士开

朕之与卿，本同心腹，今怀抱痛割，与卿无异，当深思至理，以自开慰。（《北史·和士开传》：士开除侍中，加开府，遭母忧。帝手敕慰谕之。）

◇养生论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经方，洞识摄生之道。尝谓人曰：食不欲杂，则或有所犯，当时或无灾患，积久为人作疾。寻常饮食，每令得所，多餐令人彭亨短气，或改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腻饼霍之属，此物与酒食瓜果相妨，当时不必即病，入秋节变阳消，阴寒气总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过，饮食不节故也。而不达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谓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来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渐矣。岂不惑哉。（《御览》七百二十）

王叔和性沈静，好著述，考核遗文，采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御览》七百二十二）

◎高纬（後主）

後主讳纬，字仁纲，武成帝长子，大宁二年立为皇太子，河清四年四月即位，改元三：天统、武平、隆化，在位十三年。为周所擒，封温国公，明年赐死。

◇罢工作诏（天统四年十二月）

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北齐书·後主纪》。）

◇简放宫口诏

掖庭、晋阳、中山宫人等，及邺下、并州太官宫口二处，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简放。（同上。）

◇诛斛律光下诏（武平三年七月）

光谋反，今已伏法。其馀家口，并不须问。（《北齐书·斛律光传》）

◇税僧尼令

僧尼坐受供养，游食四方，损害不少，虽有薄敛，何足为也。（《通典》）

◇与任城王氵皆书

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不优待。（《周书·齐王宪传》，又《御览》三百二十六引《三国典略》。）

◎高昭君（神武娄后）

后讳昭君，普泰元年拜勃海王妃。文襄嗣位，进太妃。文宣受禅，尊为皇太后。废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大宁二年崩，年六十二，谥曰明。

◇中旨不许受禅

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北齐书·高德政传》。）

◎高氵皆（任城王）

氵皆，神武第十子，天保元年封任城王；孝昭、武成时屡镇晋阳，总并省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事；天统中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後主奔邺，加大丞相。寻受禅。为周齐王宪所擒至长安，与後主同死。

◇遗尚书令杨遵彦书荐李德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枝，殆相如、子云之辈，今虽唐、虞君臣，俊盈朝，然修大厦者，岂厌夫良材之积也。吾尝见孔文举《荐祢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谓拟谕非伦。今以德林言之，便觉前言非大。（《隋书·李德林传》）

◎高孝珩（广宁王）

孝珩，文襄第二子，天保六年封广宁王，历司州牧、尚书令、司空、司徒，录尚书大将军、大司马；承光改元，以为太宰，出为沧州刺史。齐亡入周，授开府县侯，寻卒。

◇御周师议

今大寇既深，事籍机便。请使任城王便领幽州道兵自土门入，声趣并州；独孤永业便领洛州道兵自潼关入，声趣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贼军远来，日增疲老，闻南北有兵，自然应退。（《御览》三百七引《三国典略》，又见《北齐书·孝珩传》、《北史》五十二，皆有删节。）

◎高延宗（安德王）

延宗，文襄第五子，天保六年封安德王，历定州刺史、司徒、太尉、相国、并州刺史，以隆化元年即位于晋阳，改元德昌。为周所擒，明年与後主俱赐死。

◇即位下诏

武平孱弱，政由宦竖，衅结萧墙，盗起疆场。斩关夜遁，莫知所之，则我高祖之业将坠于地。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便祗承宝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为德昌元年。（《北齐书·安德王延宗传》，後主奔邺，在并将率咸请曰：「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诏。）

◇与任城王珩启

至尊出奔，宗庙既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北齐书·任城王氵皆传》：安德王称尊号于晋阳，使刘子昂修启于氵皆。）

◎高绍义（范阳王）

绍义，文宣第三子，初封广阳王，後封范阳，历侍中、清都尹。後主奔邺，以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兵败奔突厥，即皇帝位，称武平元年。周人购而执之，流死蜀中。

◇在蜀遗封妃书

夷狄无信，送吾于此。（《北齐书·范阳王绍义传》。）

◎高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隆之字延兴，本姓徐，高平金乡人，冒祖姑高氏姓。神武命为从弟，仍云勃海人。初为汝南王悦司州户曹从事，除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神武引为治中，行平阳郡事，及起义，以为大行台右丞，中兴初，除御史中尉，太昌初，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出为北道行台，转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历沧州刺史、大行台、尚书侍中、尚书右仆射，领御史中尉，入为尚书令、右仆射，进司徒，武定中为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兼侍中，拜太子太师，兼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迁太保。文宣受禅，进爵为王，领大宗正卿。天保五年以谮死，赠阳夏王。

◇上言宋游道罪状

饰伪乱真，国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谨案尚书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阙，功绩何纪。属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际，叨窃台郎。躁行谄言，肆其奸诈，罕识名义，不顾典文，人鄙其心，众畏其口。出州入省，历忝清资，而长恶不悛，曾无忌讳，毁誉由己，憎恶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报隙，与郎中毕义云递相纠举，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将军在省日，判：「听。」游道发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将此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请问，游道并皆承引。案律：「对捍诏使，无人臣之礼，大不敬者死。」对捍使者尚得死坐，况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虽赃污未露，而奸诈如是。举此一隅，馀诈可验。今依礼据律处游道死罪。（《北齐书·宋游道传》：高隆之与左仆射、襄城王旭，尚书郑述祖等上言。）

◇奏举张熠

南京宫殿，毁彻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阙经构。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魏书·张熠传》：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诏从之。）

◎陆法和

法和不知何许人，有道术，在梁以破任约武陵王纪功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县公，加司徒。元帝败灭，举州入齐，为大都督、太尉，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入朝再为太尉，无疾而死。文宣令开棺视之，空棺而已。

◇书壁

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递代坐。

一母生三天，两天共五年。（并《北齐书·陆法和传》。）

◎破六韩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累迁平西将军。神武起义，表为抚军，累迁车骑大将军开府，封平阳公，除洛州刺史。齐受禅，封广川县公，拜太保、沧州刺史，卒赠尚书令、司徒、太傅、假王，谥曰忠武。

◇与世宗启

常自镇河阳以来，频出关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颇所悉知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经赤工坂，是贼往还东西大道，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贼之粮饷，唯经此路。愚谓于彼选形势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远还，自然不能更有行送。（《北齐书·破六韩常传》。）

◎元孝友

孝友，魏太武帝孙，袭兄爵临淮王，累迁沧州刺史。齐受禅，降爵临淮县公，拜光禄大夫，天保二年坐元晖业斩。

◇上孝静帝表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人，徵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北齐书》作吞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北齐书》作三四。）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二比，计族省（《北齐书》作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馀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北齐书》作为一番共）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

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一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嗣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胜，习以为常。妇人多幸，（《北齐书》作不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北齐书》作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称事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妒，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臣之赤心，义唯家国，欲使吉凶无不合礼，贵贱各有其宜，省人帅以出兵丁，立仓储以丰谷食，设赏格以擒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数，正欲使王侯将相，功臣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苗胤满朝，传》祚无穷，此臣之志也。（《魏书·元孝友传》《北齐书·元孝友传》。）

今人生为早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北齐书》作相望）。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盘，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後，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魏书·元孝友传》《北齐书·元孝友传》。）

◎杨之

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卒于官。

◇上东魏主启

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贵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勒，知其真伪。然後佛法可导，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广弘明集》六。）

◇洛阳伽蓝记序

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代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兼天外，至于一乘二谛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顶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毫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迩来奔竞，其风遂广，至晋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土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宫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忝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後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後之君子，详其阙焉。（《洛阳伽蓝记》，《历代三览纪》。）

◎张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初事尔朱兆，拜平远将军，以功封隰城县伯，兆死，神武以为丞相府参军，掌书记，天平中为文襄行台郎中，迁右丞，武定初拜太中大夫，出为幽州刺史，寻除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加行台殿中尚书，转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西南道行台，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齐受禅，授光禄勋，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别封安定县男，转中领军，卒赠司空。

◇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不税服议

小功兄弟，居远不税，曾子犹叹之，而况祖父母诸父兄弟，恩亲至近，而生乖隔，而郑君云，不责人所不能，此何义也。生不及者，则是已未生之前已没矣。乖隔断绝，父始奉讳居服，而已否者，寻此文意，盖以生存异代，後代之孙，不复追服先代之亲耳，岂有并代乖隔，便不服者哉。（《通典》九十八，北齐张亮云。）

◎祖鸿勋

鸿勋，涿郡范阳人，仕魏为州主簿，除奉朝请，出为防河别将，永安初擢为东道子使，除东济北，太守，不之官，後为司徒法曹参军，转廷尉正，去官归，复起，累迁高阳太守，齐天保初卒于官。

◇与阳休之书

阳生大弟，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在本县之西界，有雕山焉，其处闲远，水石清丽，高岩四币，良田数顷，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乱荒废，今复经始，即石成基，凭林起栋，萝生映宇，泉流绕阶，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傍沼星罗，檐下流烟其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葱，时一褰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企庄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旷，首戴萌蒲，身衣衤发，出艺梁稻，归奉兹亲，缓步当车，无事为贵，斯已适矣。岂必抚尘哉，而吾生既系名声之剞劂，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台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匮之漏简，访玉山之遗文，敝精神于丘坟，尽心力于河汉。ゼ藻期之ひ绣，发议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无取焉，尝试论之，夫昆峰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先折。是以东都有挂冕之臣，南国见捐情之士，斯岂恶梁锦，好蔬布哉，盖欲保其七尺，终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达，声华已远，象由齿毙，膏用明煎，既览老氏谷神之谈，应体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则吾于兹山庄，可办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岳，舒席平山，道素志，论旧款，访丹法，语玄书，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去矣阳子，途乖趣别，缅寻此旨，杳若天汉，已矣哉，书不尽意。（《北齐书·祖鸿动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晋祠记（《北史》八十三）

◎王思政

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正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孝武即位，迁安东将军，封祁县侯，拜中军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及西迁，进爵太原郡公，大统中转骠骑将军，镇弘农，迁并州刺史，镇玉壁，进骠骑大将军，复镇弘农，加特进荆州刺史，守颍川，都督河南诸军事，城陷为文襄所擒，文宣受禅，以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卒赠兖州刺史。

◇在玉壁复高王书

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通鉴。）

◇重与安定公启请于颍川为行台治所

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已往，惟朝廷所裁。（《周书·崔猷传》，初思政顿兵襄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奉启陈之，并致书于猷论将移之意，猷复书云，莫若顿兵襄城，思政重启许之，及颍川陷没，太祖深追悔焉。）

◎杨

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魏司空津第四子，孝昌初以军功除羽林监，赐爵魏昌男，不拜，永安初为通直散骑侍郎，神武以为行台郎中，转行台右丞，封华阴县侯，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武定未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齐受禅，领太子少傅，别封阳夏县男，迁尚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改封华山郡公，徙尚书令，拜特进骠骑大将军，封开封王，乾明元年，为孝昭帝所诛，天统未追赠司空。

◇奏请置学及修立明堂

世室明堂，显于周夏，一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轨，养黄发以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国长久，风徽万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代，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故西京有六学之义，东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列校序干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剑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功，墉构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伫望也。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则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无教授之实，何异免丝燕麦，南箕北斗哉，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宴，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徵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世急者，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寺，显丽于中，更明古今，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北齐书·邢劭传》，杨与魏收及劭请置学，及修立明堂奏）

◇迎劳郎基

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纸，皆无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过。（《北齐书·郎基传》，基迁海西镇将，梁吴明彻攻围海西，固守百馀日，乃至削木为箭，翦纸为羽，围解还朝，仆射杨迎劳之云云。）

◇文德论

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魏书·温子升传》，又《北史》八十三。）

◇祭天文（《北史》四十一）

◎卢潜

潜，范阳涿人，魏散骑常侍元明从子，魏末为贺拔胜开府行参军，补侍御史，文襄引为大将军西合祭酒，转中外府中兵参军，天保初除中书舍人左民部郎中，出为清河王岳行台郎，还迁中书侍郎，历黄门侍郎、魏郡丞、司州别驾，江州刺史，扬州道行台左丞，加散骑常侍，除行台尚书仪同三司，河清中除扬州刺史，武平中徵为五兵尚书，寻复为扬州道行台尚书，为陈将吴明彻所擒，寻死，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兖州刺史。

◇在陈寄书与弟士邃

吾梦，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渐损。（《北史》三十。）

◎卢叔武

叔武，《北史》作叔彪，潜族弟，魏末为贺拔胜荆州开府长史，胜败，不应辟召，孝昭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武成即位，拜仪同三司都官尚书，出为合州刺史，武平中迁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齐亡，归范阳，遭乱城陷，以寒馁死，周将宇文神举收而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兵势

人众敌者当任智谋，钧者当任势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贫，今大齐之比关西，强弱不同，贫富有异，而戎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深谋远算，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筑城戍以属之，彼若闭关不出，则取其黄河以东，长安穷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为我敌，所供粮食，皆出关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谷食丰饶，运送不绝，彼来求战，我不应之，彼若退军，即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有艰难，与我相持，农作且废，不过五年，彼自破矣。（《北齐书·卢叔武传》，叔武劝讨关西，画地陈兵势。）

◎卢询祖

询祖，叔武从子，袭祖爵大夏男，历太子舍人司徒记室，有集十卷。

◇筑长城赋

板则紫柏，杵则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则离离靡靡，缘冈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辞间于荆棘。（《北齐书·卢文伟传》，天保未，询祖以职出为筑长城子使，既至役所作筑长城赋，其略云云。）

◇破蠕蠕贺表

昔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归。（《北史》三十）

卷三

◎邢劭

劭字子才，河间莫阝，魏光禄少卿虬第二子，小字吉，少时有避，遂不行名，释巾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请，迁著作佐郎；孝昌中，元罗请为青州司马，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普泰中，兼给事黄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太昌初，直内省，除卫将军、国子祭酒，解职归；後为尚书令，加侍中，复解职归。文襄辅政，除给事黄门侍郎，与温子升对为侍读、皇建中，出除骠骑将军。西兖州刺史，武成时入为中书令，迁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後授特进，有集三十卷。

◇新宫赋

拟二仪而构路寝，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耽耽，而斯干之秩秩，岂西京之足伟，故东都之所匹。尔其状也，则环谲屈奇，澜漫陆离，嵯峨崔嵬，岩参差，若密云之乍举，似鹏翼之中垂。布菱华之与莲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将转，似含风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红紫之融泄，间朱黄之赫曦。兽狂顾而犹动，鸟将骞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千变万化，殊形异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梁北注，阳鸟南施，百楹列倚，千栌代支。或据险而形固，或居安而势危。（《艺文类聚》六十二。）

◇为文宣帝受禅登极赦诏（天保元年五月戊午）

无德而称，代（艺文类聚作化。）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风。朕以虚薄，功业无纪。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此句从《艺文类聚》补）九鼎行出，祭器无归。（此句从《艺文类聚》补）乃驱御侯伯，大号燕赵，拯厥颠坠，俾亡则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资明德，纂戎先业，辟土服远。年逾二纪，世历两都，狱讼有适，讴歌斯在。故魏帝俯遵历数，爰念褰裳，远取唐虞，终同脱屣。实幽忧未已，志在阳城，而群公卿士，诚守愈切，遂属代终，居于民上，如涉深水，有眷终朝。始发晋阳，九尾呈瑞，外坛告天，赤雀效祉，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将，左右先王，克隆大业，永言诚节。（《艺文类聚》作诚烈。）共斯休祉。（《艺文类聚》作庆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咒，庸可庶几。（四句从《艺文类聚》补）思与亿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其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鳏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北齐书·文宣纪》，《艺文类聚》五十二。）

◇贺老人星表

冥贶未已，灵应犹臻。以某夜老人星见，达旦扬光，经旬未灭；虽三星共色，五老同游，拟之于此，故无与匹。自非玄风感极，圣敬迥天，何能使休徵秘社，相寻而至。故以朝夕相趋，史无停笔。（《艺文类聚》一）

◇为潘司徒乐让表

武皇帝运属继元，事深微禹，摧蚩尤之阵，破寻邑之师。义开金石，理勖庸驺。遂日奉羁勒，有事风尘。徒备鸟背之毛，曾无马棰之力。（《艺文类聚》四十七）

◇为文襄帝让尚书令表

扬职万机，总任百揆，悬衡庶物，准纳群僚。何以助日月之光华，增天地之高厚。反鉴取照，匹此何难；倒裳求领，方之为易。（《艺文类聚》四十八。）

◇又表

正以昼鉴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岂藉烛龙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举；公门有私，故是陵夷之运。《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彭城王韶让侍中表

貂鼹（《御览》作《鼠军》）映首，日月在前。（《御览》作躬）冠盖庶僚，跨蹑多士。虽智惭量力，明阙自知；在梁之讥，无待喧哗之议；素飧之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须尊沓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御览》作天情方眷）。复延今宠。遂总录百揆，寅亮万机，文昌治本，得失所击，用才长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膺兹忝。（《艺文类聚》四十八，《御览》二百十九。）

◇为李卫军疾以国子祭酒让东平王表

臣闻运舟归于积水，致远在于逸足。未有涓浍之流，可成奔飞之用；驽蹇之乘，而有灭没之功。既列赵衰先人之敏，请同虞丘退身之义。具官臣某，民望时宗，声实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既茂，枝叶实繁。故以学穷齐鲁，声高梁魏，诏美司朝，佥谐允在。伏愿回恩徙授，以答具瞻。（《艺文类聚》五十三。）

◇为司空景让表

属平分广施，造物多品，长短入用，小大见收，连采台阶，堪均鼎足，昨者谪见垂象，灾起潜伏。此之为累，非直微躬。

◇百官贺平石头表

大江设隘，实限夷华。前魏观涛而退，後魏登山而反。声教不通，多历年代。今苍雉奉职，灵龟自梁，折苇为舟，凭力可渡。始知德通于物，孟门失险；道清将顺，敛阁自开。行举洞庭之乐，放畜长洲之苑，会玉帛于涂山，树铜柱于南极。（《艺文类聚》五十九。）

◇奏立明堂太学

世室明堂，显于周、夏，一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轨。养黄发以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国长久，风徽万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代，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故西京有六学之义，东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列校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敛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版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功；墉构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伫望也。

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则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晏，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徵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世急者，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寺，显丽于中。更明古今，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

◇文宣帝谥议

伏惟圣德光远，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誉所集把尺持刀，成务斯在，蔼揆载清，四门唯穆。及天眷既属，人谋所归，鸟兽迁情，士女革面，敬顺天人，拱揖群后，处无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礼盛乐修，时和岁稔，海内有截，天下泰然。犹忧劳亿兆，经营四国，同虞舜之巡省，若轩辕之靡宁。威武纷纭，神功四畅，怨西以东，化南自北，临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绁马，左萦右拂疑歌成章。方朝百神于太华，受万国于稽岭，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丧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实被含生，称天作诔，抑唯恒数。故以名追实，尽物未臻其美；屈道从制，一日可以成名。（《艺文类聚》十四。）

◇改葬服议

《礼》「改葬缌麻。」郑玄注：「臣为君，子为父，妇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孙、孙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并三年之服，皆应服缌。而止言三人，若非遗漏，便是举其略耳。（《隋书·礼仪志》三，王元轨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议。）

◇讯囚请占议

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丞相不问斗人，虞官弓招不进。岂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长侵鸡犬之功。（《北史》四十三：时准皆讯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劭谓不可。立议。从之。）

◇太子监国冬会议

凡礼有同者，不可令之异。《诗》说：天子至于大夫皆乘四马，况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复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长，无不南面，太子听政，亦南面坐。议者言皆晋旧事，太子在东宫西面，为避尊位，非为向台殿也。子才以为东晋博议，依汉、魏之旧，太子普臣四海，不以为嫌，又何疑于东面？《礼》「世子绝旁」亲，「世子冠于阼」，「冢子生，接以大牢。」汉元著令，太子绝驰道。此皆礼同于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晋王公世子摄命临国，乘七旒安车，驾用三马，礼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辂，皆有同处，不以为嫌。况东西者，君臣通礼，独何为避？明为向台，所以然也。

近皇太子在西林园，在于殿，犹且东面，于北城非宫殿之处，更不得邪？诸人以东面为尊，宴会须避。案《燕礼》、《燕义》，君位在东，宾位则在西，君位在阼阶，故有《武王践阼》，不在西也。《礼》「乘君之车，不敢旷左。」君在，恶空其位，左亦在东，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郑注：「人君尊东也。」前代及今，皇帝宴会接客，亦东堂西面。若以东面为贵，皇太子以储后之礼，监国之重，别第宴臣宾，自得申其正位。礼者皆东宫臣属，公卿接宴，观礼而已。若以西面为卑，实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说《丹书》，西面则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东有西，何可皆避？且事虽少异，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为冢宰，太子为储贰。明堂尊于别第，朝诸侯重于宴臣宾，南面贵于东面。臣疏于子，冢宰轻于储贰。周公摄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诸侯，今太子监国，不得于别第异宫东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监国，君宴不以公卿为宾，明父子无嫌，君臣有嫌。案《仪》注，亲王受诏冠婚，皇子皇女皆东面。今不约王公南面，独约太子，何所取邪？议者南尊改就西面，转居尊位，更非合礼。方面既少，难为节文。东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于理为允。（《隋书·礼仪志》四，《通典》七十一。）

◇避太子讳议

案《曲礼》：「大夫、士之子，不与嗣君同名。」郑注：「若先生之，亦不改。」汉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案《春秋经》：「卫石恶出奔在晋。」卫侯术卒，其子恶始立，明石恶与长子同名。诸侯长子，在下国之内，与皇太子于天下，礼亦不异。郑言先生不改。盖以此义。卫石恶，宋向戌，皆与君同名。春秋不讥。皇太子虽有储贰之重，未为海内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于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夕从事，亦是难安。宜听出宫，更补它职。（《通典》七十一：时议又拟官吏之姓与太子名同，子才又议云云。诏可。）

◇上言毕善昭事

此乃大逆，义云又是朝贵，不可发。（《北齐书·毕义云传》，孽子善昭，与义云侍婢奸通。夜中义云被贼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遗之庭中。乃收捕击临漳狱，将斩之。邢劭上言，乃斩之于狱，弃尸漳水。）

◇遗辛术书

昔锺离意云：孔子忍渴于盗泉，便以珠玑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谓异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时。（《北齐书·辛术传》，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妃婢百口及资财尽赐术。三辞不见许。术乃送诣所司，不复闻。邢劭闻之，遗术书。）

◇报袁聿修书

一日之赠，率尔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北齐书·袁聿修传》，大宁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经历兖川时，邢劭为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纟由为信，聿修退纟由不受，与邢书。邢亦忻然领解，报书云云。又见《御览》二百二十九引《三国典略》。）

◇萧仁祖集序（案萧悫字仁祖，始兴王儋之孙，梁末奔齐，入周，终于隋。）

萧仁祖之文，可谓雕章间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

◇甘露颂

历选列辟，逖听前闻，三才易统，五运相君。皇极攸序，庶类以分，乃忠乃敬，或质或文。（其一）

赫矣景命，蒸哉上圣，大德大名，至道无竞。川停岳路，云临水镜，望日齐明，瞻天比映。（其二。）

功深微禹，业隆作周，英华内积，文教外修。广输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三）

宸居两楹，恭己万国，圣敬日渐，王猷允塞。礼有大成，乐无惭德，用天之道，顺帝之则。（其四）

政平民豫，岁稔时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风轮展汉，毛舟沈河，玉龟出沼，鸣凤在阿。（其五）

休徵屡动，感极回天，流甘委素，玉润冰鲜。蜜房下结，珠上悬，布荻林野，洒散旌旃。（其六）

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咏，挹水为乐。以为玄黄，犹参沃若，取慰天坏，用忘沟壑。（其七。《艺文类聚》七十八。）

◇献武皇帝寺铭

惟睿作圣，有纵自天，匡国庇民，再造区夏，功高伊吕，道迈桓文。虽住在域中，而神游方外，影响妙法，咫尺天人。晓夜自分，不劳鸡鹤之助；六时靡惑，非待壶箭之功。永寄将来，传之不朽：辞曰。

用分行坐，以敦戒行，苦罪祈福，傲狠成敬。万国咸亨，一人有庆，方传自久，是用成咏。（《艺文类聚》七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襄皇帝金像铭

妙形难象，至理希诠，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兹空假，劳此盖缠，式图往秘，用结来缘。丹青并饰，金玉同镌，神仪内莹，宝相外宣。圆光照耀，映彼无边，灵应响，感发大千。锺福旒纩，其永如天，归庆怙恃，寿等南山。凡厥亲类，宜其永年，归诚妙觉，标志上玄。托铭斯在，旷劫方传。（《艺文类聚》七十七。）

◇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启扉，盾弛殡，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蜃辂而雨泣，仰穹苍而抚心，悲风发而地骇，愁云兴而景沈。哲王垂范，有训有则，式奉话言，光敷令德。其辞曰：

四象更运，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为贞。是应玄德，实启苍精，风后之阵，师尚之兵。三奇六合，七变五成，授柯推毂，禀律龚行，野无完陈，邑少坚城。经营四海，劬劳百姓，芝盖夕临，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爱宝，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兽斯蹈，五灵载扰，甘露，青龙矫矫。武功已畅，文教未穷，方偃烽候，销戟藏弓，齐光日月，比祚华嵩。而氛日下，星暗虚中，奄捐朝市，长弃华戎，道宣末命，义阐馀风。六纟率已散，九旗方卷，见容卫之虚归，知平生之日远，同乘云而永逝，异骑龙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风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万国哀而露泫。万事同尽，百虑俱收，俞舄永去，衣冠自游，音仪已谢，神教空留。知英声与至德，当无绝兮千秋。（《艺文类聚》十四。）

◇广平王碑文

公分气氤氲，禀灵昭晋，基构轮奂，源流睿远，积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渎郊神，辰昂降德，自天攸纵，郁为时宗。墙宇淹旷，标格秀远，道亚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镜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云而上征，侍讲金华，参游铜雀，出陪芝盖，入奉桂室，充会友之选，当拾遗之举，发言为论，受诏成文，碧鸡自口，灵蛇在握，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

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渐万物，郁为雅俗之表，峨成社稷之镇。公孙声动天下，已非其伦；管子光照邻国，孰云能拟。方谓膺兹多福，降此永年，奋搏风之逸羽，穷送日之远路，同岐山之嘉会，陪岱宗之盛礼，而群飞在辰，横流具及，山崩川竭，星日销，昆岳既毁，玉石俱烬。兰挺则芬，玉生则润，泱泱万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声玉振。志犹学海，业比登山，踟蹰缇衮，绛帐韦编，寻微启奥，敷理入玄。天地或终，山河匪寿，昔曰先民，谁堪长久。立言立事，责之身後，式铭景行，是为不朽。（《艺文类聚》四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载儒雅之风，家传钟鼎之业，出三代而克阜，历两都而转盛。五世祖游，游子孚，耻斯鸟兽，狭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质中山，并充衮阙。故已援坠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业，建旆怀藩，扬旌冀部，耳目相接，歌咏独存。文司空孝宣公，禀润玉府，承华桂簿，望振鹭而齐举，轶归鸿而并运。以兹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处八元之任，必有馀庆，事属才子，莫之与京，理归世禄。非因原隰之气，讵待河岳之灵，发纯粹而成址，禀中和而树质。神体秀异，志识闲爽，幼体成人，弱不好弄，同凤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骠骑大将军，密勿枢功，逶迤衮职。貂蝉承弁，华藻披衣，鸣双璜于峻陛，驱六辔于广路，升华辇以弼一人，践太阶而平天下。（《艺文类聚》五十。）

◇景明寺碑

九土殊方，四生舛类，昏识异受，修短共时。德表生民，不救泰山之朽壤；义同列辟，岂济乐水之沦胥。漂卤倒戈之势，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旷息相催，飞驰共尽。泡沫不足成喻，风电讵可为言，而皆迁延爱欲，驰逐生死，眷彼深尘，迷兹大夜，坐积薪于火宅，负沈石于苦海，结习靡倦，忧畏延长，身世篇犹梦想，荣名譬诸幻化。未能照彼因缘，体兹空假，祛洗累惑，摈落尘埃。苦器易雕，危城难久。自发迹有生，会道无上，劫代缅邈，朕迹遐长，草木不能况，尘沙莫之比，日晷停流，星光辍运，香两雨旁注，甘露上悬，降灵迦卫，拥迹忍土，智出须弥，德逾大地，道尊世上，义重天中，铭曰：

大道何名，至功不器，理有罔适，法无殊致。能以托生，降体凡位，士觉如远，一念斯至。德尊三界，神感四天，川流自断，火室不燃。衣生宝树，座踊芳莲，智固有极，道畅无边。（《艺文类聚》七十七。）

◇并州寺碑

夫至道密微，无迹可睹，神功感应，有理斯存。虽慧日已照，而太夜莫晓；香雨时流，而深尘未息。旷劫悠缅，历代遐长。眇眇世罗，无能免其一目；泛泛欲网，孰敢解其三面。自大教迁流，行于中土，希向之士，烟踊波属，洹沙未足为言，积尘所不能喻。皆去出没生死之河，浮沈爱育之海。未有矫然独悟，脱落身名，望彼岸而攸往，泛宝船而利涉。（《艺文类聚》七十七。）

◇李礼之墓志

食有奇味，相待乃飨；衣无常主，易之而出。（《北史》序传》）

◎司马子如

子如字遵业，河内温人，晋司空南阳王模八世孙。魏孝昌中、尔朱荣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军。武泰末，历司马，持节假平南将军监前军，行建兴太守；永安初，封平遥县子，仍为大行台郎中，进爵为侯，行相州事，徵为金紫光禄大夫；建明初、兼尚书右仆射；普泰中、为侍中骠骑大将军，进爵阳平郡公，出为南岐州刺史；中兴初，献武以为大行台尚书，天平初，除左仆射；兴和中，为北道行台，转尚书令，武定中免，起行冀州事，别封野王县男。文宣授禅，别封须昌县公，除司空，免，寻拜太尉，卒赠太师太尉，怀州刺史，谥曰文明。

◇上兴和历表

自天地剖判，日月运行，刚柔相摩，寒暑交谢，分之以气序，纪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则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尽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及卯金受命，年历屡改，当涂启运，日官变业，分路扬镳，异门驰骛，回互靡定，交错不等。岂是人情浅深，苟相违异？盖亦天道盈缩，欲止不能。

正光之历，既行于世，发元壬子，置差令朔，测影清台，悬炭之期或爽；候气重室，布灰之应少差。伏惟陛下当璧应符，大横协兆，乘机虎变，抚运龙飞，苞括九隅，牢笼万宇，四海来王，百灵受职。大丞相、渤海王降神挺生，固天纵德，负图作宰，知机成务，拨乱反正，决江疏河，效显勤王，勋彰济世，功成治定，礼乐惟新，以履端归馀，术数未尽，乃命兼散骑常侍执读臣李业兴、大丞相府东阁祭酒、夷安县开国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户曹参军臣和贵兴等，委其刊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疏密，不可以一方知，难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孙搴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臣晔，前给事黄门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开府谘议参军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业兴息国子学生、屯留县开国子。

臣子述等，并令参预，定其是非，臣等职司其忧，犹恐未尽，窃以蒙戎为饰，必藉众腋之华，轮奂成宇，宁止一枝之用。必集名胜，更共修理、左光禄大夫、臣卢道约，大司农卿、彭城侯臣李谐，左光禄大夫。东雍州大中正臣裴献伯，散骑常侍、西兖州大中正臣温子升，太尉府长史臣陆操，尚书右丞，城阳县开国子臣卢元明，中书侍郎臣李同轨，前中书侍郎臣邢子明，中书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长史、建康伯臣元仲悛，大丞相法曹参军臣杜弼，尚书左中兵郎中、定阳伯臣李溥济，尚书起部郎中臣辛术，尚书祠部郎中臣元长和，前青州骠骑府司马安定子臣胡世荣，太史令、卢乡县开国男臣赵洪庆，太史令臣胡法通，应诏左右臣张哲，员外司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庆，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标民誉，或术兼世业，并能显微阐幽，表同录异，详考古今，共成此历。甲为日始，子实天正，命历置袁宜从此起—运属兴和，以年号为目，岂独太初表于汉代，景初冠于魏历而已。谨以封呈，乞付有司，依术施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书·律历志下》：兴和元年十月，齐献武王入邺，命李业兴令其改正，立《甲子元历》，事讫，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右仆射隆之等表。）

◎司马子瑞

子瑞，子如兄子，天保初为尚书左丞，历定州长史，累迁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兼廷尉卿；乾明初领御史中丞，以疾去职，就拜祠部尚书。卒赠瀛州刺史，谥曰文节。

◇奏弹毕义云

天保元年四月，窦氏皇后姨祖载日，内外百官赴第吊省，义云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义云启云：「丧妇孤贫。後娶李世安女为妻。世安身虽父服未终，其女为祖，已就平吉，特乞暗迎，不敢备礼。」及义云成婚之夕，众储备设；克日拜阁，鸣驺清路，盛列羽仪，兼差台吏二十人，责其鲜服，侍从车後。直是苟求成婚，诬罔干上。义云资产宅宇。足称豪室，忽道孤贫，亦为矫诈。法官如此，直绳焉寄？又驾幸晋阳，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预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已上，临日署讫。」义云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临日遂称私忌不来。（《北齐书·毕义云传》，尚书左丞司马子瑞奏弹义云云。）

卷四

◎魏收

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魏骠骑大将军子建子，孝明时除太学博士，迁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中除北主客郎中。节闵即位，迁散骑侍郎兼中书侍郎。孝武即位，除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兼中书舍人。孝静即位，为神武中外府主簿，转府属兼散骑常侍，武定中除正常侍兼著作郎，转秘书监，除定州大中正。齐受禅，除中书令，封富平县子，除魏尹，又除梁州刺史，进太子少传兼太子詹事。废帝即位，除侍中，迁太常卿，转中书监。皇建初除右光禄大夫仪同，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大宁初加开府，河清中兼右仆射，天统初除左光禄大夫齐州刺史，进尚书右仆射特进，武平三年卒，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有後《魏书》一百三十卷，集七十卷。

◇南狩赋

◇聘游赋

◇皇居新殿台赋

◇怀离赋

◇庭竹赋（并见《北齐书·魏收传》，亡。）

◇为魏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

门下，向背有祸福之机，诛赏为威劝之本，轨物成务，咸必由之，侯景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凡猥，名行无闻，侥幸时来，谬见收试，狡猾反覆，唯利是从。往事尔朱，偏受荣遇，一朝去就，罔顾昔恩，《走吉》《走厥》轻动，志在奸诈。朝廷弃瑕藏秽，仍蒙令引，庶其音可革，取其行间之用，位逾其量，过延宠禄。藉我风云，遂成鳞羽，入列鼎臣，出裁节将，勋无可纪，才不足徵，而浅器遽盈，知小谋大，谓已功名，难居物下。曾不知狐假虎威，蛇凭雾积，苞藏祸心，潜图不轨，因总戎之际，乘专任之机，拥逼兵众，构衅南服。此乃懦夫扼腕之曰：义士切齿之秋，凡在人伦，孰不愤慨！而前杨州刺史元神和、何悦、张庆寿、王黑丑、宫延和、王贵显、侯仙、刘崇信、张业等九人，并以贱蔑，名污朝简，了无犬马之职，便有枭獍之心，密相影响，赞成奸逆，随托豺狼，长兹蛇虺，欣其位署，委质驱驰，甘厥钩饵，效以死力，东西残掠，毒被村坞，扇合蛾蚁，终此乱阶，叛恩背德，莫此之甚。虽蹈名义，事非小人，而申禁垂法，国有恒典。其此九家，并可从宪孥戮之科，理无攸十，自馀拘絷诖误之徒，既惧死俯眉，情非乐祸，宜疏天网，一原不问。固使逆节知亡荐之制，倾侧获自安之所。（《文馆词林》。）

◇为孝静帝下诏禅位

三才剖判，百王代兴，治天静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灵符，非一人之大宝，实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应运，奄一区宇，历圣重光，暨于九叶。德之不嗣，仍离屯圮，盗名字者遍于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杀朝危，人神靡系，天下之大，将非魏有。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克翦多难，重悬日月，更缀参辰，庙以埽除，国由再造，鸿勋巨业，无德而称，逮文襄承构，世业逾广，迩安远服，海内晏如，国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国齐王，纬文经武，统兹大业，尽睿穷几，研深测化思随冥运，智与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于万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师师，朝无秕政，网疏泽洽，率土归心。外尽江淮，风靡屈膝，辟地怀人，百城奔走，关陇慕义而请好，瀚漠仰德而致诚。伊所谓命世应期，实抚千载。祯符杂还，异物同途，讴颂填委，殊方一致，代终之迹斯表，人灵之契已合，天道不远，我不独知。

朕入纂鸿休，将承世祀，藉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静言大运，欣于避贤，远惟唐虞禅代之典，近想魏晋揖让之风，其可昧兴替之礼，稽之望今便逊于别宫，归帝位于齐国，推圣与能，眇符前轨。主者宣布天下，以时施行。（《北齐书·文宣纪》，案《高德政传》云，德政白帝遣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魏收传》云：齐将受禅，杨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策诸文。）

◇为文宣帝出师诏（天保七年）

朕历数在躬，志清四海。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训旅誓众，天动云临。朕已下木汾流，成船晋地，便当躬先将士，汛入玉壁，径掩长安，枭彼凶首，朕与梁国，旧好敦睦，闻其奸计，乃欲规谋，宜令上党王涣，总勒熊罴，星流风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闻知。（《御览》五百九十九引《三国典略》：齐王召魏收于前立为书，书成，齐王览之，于凶首下足九言曰：虽藏山没水，终不纵赦。」于是遣涣南侵。）

◇为武成帝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诏（河清二年八月）

门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虽今古推移，文质代变，而成世作范，义贵适时，朕奄家四海，作孚万国，当阳负，深存庇，济下利物，无忘怀抱，昭仁训俗，不遗造次。今临向听朝，咸极崇广，宴息之所，不足温华，每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至于离宫别馆，有时游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怀：而乃千门洞启，万柱周架，上迫云汉，下临雷雨，巧极金铜，丽殚珠璧，眷然长想，良非宿心。三台并列，芜秽自久。天保之末，经构甫兴，仍创栋宇，规模宏博，有司过实，匠人逞功，氓庶劳止，縻费难量，既非殿寝正所，便为虚卫之地。凝华生白，经历岁年，不翦茅茨，事颇逼下，卑其宫室，有可庶几，顾兹侈丽，岂伊宁处，自魏朝失政，九域崩离，人神无主，实求明圣。我太祖献武皇帝握兹乾纪，执斯地纲，悬持日月，啸咤风云，纪忠贞以成务，感灵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图道场之业，神迹冥果，理烛幽明。朕嗣膺宝祚，永惟嘉祉，仰祗先志，尚竦玄门，思展聿修之重，念归喜舍之大，肌肤匪吝，国城何宝，期济率土，至于圆极。可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此处极土木之壮，穷丹素之妍，奇怪备于刻削，光华异于圆彩，顾使灵心，神物奔会，真觉唯寂，有感必通，化为净土，广延德众。心若琉璃，法轮常转，渍甘露于大千，照慈镫于旷劫。（《释藏》策五，《广宏明集》二十八上，《初学记》二十三。）

◇册命齐王九锡文

於戏！敬听朕命。夫惟天为大，列晷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久默垂衣，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顷者天下多难，国命如旒，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齐献武王奋迅风云，大济艰危，爰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勤忧，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惟几惟深，乃神乃圣，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虚受，

王抟风初举，建於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廉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自齐变鲁，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参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接响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违正朔，怀文耀武，授略申规，淮楚连城，氵崔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关岘衿带，跨蹑萧条肠胃之地，岳立鸱寺，偏师才指，涣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晋熙之所，险薄江雷，迥隔声教，迷方未改，命将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风腾，倾慑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蛮跋扈，世绝南疆，摇荡边垂，亟为尘梗，怀德畏威，向风请顺，倾陬尽落，其至如云，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旅，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歇叩款，粟帛之调，王府充积，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敌诸华，风行鸟逝，倏来忽往，既饮醇醪，附同胶漆，毡裘委仞，奇兽衔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雠，受挹椒兰，飞书请好，天动其衷，辞卑礼厚，区宇宁，遐迩异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阴告祸，民无适归，萧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鸟还山，犹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献割，乘此会也。将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祯符显见，史不停笔，既连百木，兼呈九尾，素过秦雀，苍比周鸟，此又王之功也。搜扬管库，衣冠获序，礼云乐云，销沈俱振，轻徭彻赋，矜狱宽刑，大信外彰，深仁远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

人谋鬼谋，两仪协契，锡命之行，义申公道。以王践律蹈礼，轨物苍生，圆首安志，率心归道，是以锡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务，衣食之用，荣辱所由，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广惠和，易调风化，神只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锡王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王风声振赫，九域咸绥，远人率俾，奔走委赆，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求贤选众，草莱以尽，陈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英图猛概，抑扬千品，毅然之节，肃是非违，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王兴亡所系，制极幽显，纠行天讨，罪人咸得，是用锡王铁钺各一。王鹰扬豹变，实扶下土，狼顾鸱张，罔不弹射，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率民兴行，感达区宇，是用锡王鬯一卣，瓒副焉。往钦哉。其祗顺往册，保弼皇家，用终尔休德，对扬我太祖之显命。（《北齐书·文宣纪。）

◇禅位册

咨尔相国齐王：夫气分形化，物击君长，皇王递兴，人非一姓，昔放勋驭世，沈璧属子；重华握历，持衡拥璇。所以英贤茂实，昭晰千古，岂盛衰有运，兴废在时，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汉刘告否，当途顺民，曹历不永，金行纳禅，此皆重规袭矩，率由旧章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宇。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翦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及文襄继轨，诞光前业，内剿凶权，外摧侵叛，遐迩肃晏，功格上玄，王神协德，舟梁一世，体文昭武，追变穷微。自举迹藩於，颂歌总集，入统机衡，风猷弘远，及大承世业，扶国昌家，相德日跻，霸风愈邈，威灵斯畅则荒远奔驰，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以富有之资，运英特之气，顾眄之间，无思不服。图谍潜蕴，千祀彰明，嘉祯幽秘，一朝纷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启兴邦之迹，苍苍在上，照临不远，朕以虚昧，犹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协穹昊，俯从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禄永终，大命格矣。於戏！其承历数，允执其中，对扬天休，斯年千万，岂不盛欤！（《北齐书·文宣纪》）

◇太子监国冬会议

去天保初，皇太子监国。冬会群官于西林园都亭，坐从东面，义取于向中宫台殿故也。二年于宫冬会，坐乃东面，收窃以为疑，前者遂有别议。议者同之，邢尚书以前定东面之议，复申本怀，此乃国之大礼，无容不尽所见，收以为太子东宫，位在于震，长子之义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于宫殿为东北，南面而坐，于义为背也。前者立议，据东宫为本，又案《东宫惊事》，太子宴会，多以西面为礼，此又成证，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无东西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园东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车服有同异之议，何为而发，就如所云，但知礼有同者，不可令异，不知礼有异者，不可令同。苟别君臣同异之礼，恐重纸累札。（《隋书·礼仪志》四，《通典》七十一）

◇上魏书十志启

臣收等启：昔子长命世伟才，孟坚冠时特秀，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绪言馀迹，可得而闻，叔峻删缉後刘，绍统削撰季汉，十志实范迁、固，表盖阙焉。曹氏一代之籍，了无具体，典午终世之笔，罕云周洽。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改之雅旧，咸乖实录。自永嘉丧圯，中原淆然，偏伪小书，殆无可取。魏有天下，跨踪前载，顺未克让，善始令终，陛下极圣穷神，奉天屈己，顾眄百王，指掌万世，深存有魏抚运之业，永念神州人伦之绪，臣等肃奉明诏，刊著魏籍，编纪次传，备闻天旨，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後，一统天人之迹。褊心末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谨成十志二十卷，请续于传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笔，迄无可采，尘黩旒冕，堕深冰谷。谨启。（《魏书》一百五）

◇与李德林书论齐书起元事

前者议文，总诸事意，小如混漫，难可领解，今便随事条列，幸为留怀，细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敌人之议，既闻人说，因而探论耳。（《隋书·李德林传》。）

◇重遗李德林书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鲁公诸侯之事，昨小为疑。息姑不书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虽摄，尚得书元，舜、禹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见，幸请论之。（同上。）

◇为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万物，分界九道，纪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圆首，含气呈形，咸总之于圣人，毕会之以朝市。皇魏应衔甲之秘图，纳封金之宝命，万方为宅，四海为家，卜世灵长，将逾入百，天壤之间，朝不别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蛮百濮，其地如掌，人鸟未分，瞻星昧环拱之方，托水迷朝宗之义，积蝇为众，长蛇称长，石田无菽粟之用，众人非声教所孚。是以年历三伪，弃而不有，岂力不足，盖所未徵，而陆梁涂泥，时轶疆鄙，天讨所遗，理存恶杀，自二纪及兹，中原多故，未清区宇，文武兼勤，偃伯归战，有怀劳止，将令动植，俱仰尧心。遂冠盖括途，象胥提告，推诚蹶然，类识王道，授衣礼节，拜首归仁，舞戚所以为高，止戈故能称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车，有苗纳款，未劳征伐，而庸夫为善，希能令终，狂人克念，更知徒语，闻利无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头为贼，曾莫自揆，嘉文浮功，甘于苟得，罔顾榆次之祸，讵识江浦之禽。

侯景一竖微蔑，民斯下矣。人伦士操，本自不伦，直以少从羁勒，颇习趋走，叨忝名器，事出尔朱，藏情谄笑，唯利是视，义兵同举，郡胡覆族，虽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为先至，不义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时有未可也。大泽深山，龙蛇并育，遂容其悔非，弃其瑕秽，仕以将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衔链，尽力驰骤，指踪投绁，驽兔或擒。而弱才负重，折足是虑，置之不争之地，虚出韩郑之间，曾无战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绩，岁往年徂，率无可纪，而腹心群小，信纳逋亡，劫夺行道，侵掠民庶，流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闻，王法有典，骢马将出，朱笔且行。自贻伊戚，了不知咎，盗憎主人，乃图逆节，拔本塞源，以委身贼虏，逼胁居民，翻荡城池，义手曲躬，千里唯诺，贱贼相依，忻同鳞水，宠以大位，属以东方，外曰臣主，内深骨肉，安危契阔，约以死生，拯其鼎镬之命，全其齑藩之福。时不暇浃，翻然易虑，还相掩击，事剧仇雠，反覆剽获，莫非此类，至于老母暮倚，少弟升冈，妻望行夫，子号出父，食毛之属，可为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弃之如尘垢，任其斫截之诛，安其烹斩之痛。放食子，有以可亲；观臧穷否，耻其并主。兽心人面，华裔同雠，归家惧执法之刑，赴贼反噬脐之衅，首领无地，进退数穷，遂卑邪说，自托左右，苟有君子，义均逐雀，而彼方上下，乐祸好乱，叛窃之竖，获毒之人，图浮芥之小利，忘丘山之大祸，乃崇饰土偶，被以玄黄，驰马高盖，载《鼠炎》为重，委以专征，施其爪角，驱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厌虐之侣，鞠苦役之众，蚁攒蚋集，侵窃边鄙，恤患分灾，本不要于违僻，违众悖礼，盖神明之所诛。

皇帝垂旒华土，则天而动，卷覆三古，怀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构，殊涂同会，百虑一归，中外礻是福，戎华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顾指则风云总至，迴眸而山岳削平，虽复旗鼓所临，有征无战，犹以师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务者息民，所存者文德，岂复以擒将威敌，漂杵溺骖，为功于一时，示武于千载，且天生五材，有闻前古，祸非我贻，其得已乎？遂置坛命将，持柯毕礼，引营就道，分途竞驰。批熊举轮之士，翘关扛鼎之卒，被组横矛，执殳挺剑，龙驹并跃，骥子千群，沸舌天壤，蒸郁云霄，一朝指挥，倏忽千里，侯骑罗络，聊逞前驱，天兵之鼓未鸣，众军之旗讵接。而荆杨乌合，一朝崩解，塞州满野，馘耳截鼻，以千万计，不可胜数。宗亲节将，咸见擒束，委命军吏，忧在衅鼓，楚兵吴甲，积若山丘，青鹊赤乌，噎流断岸，千金之贵，为我资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师丧旅，祸本可寻，方之噬脐，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虚相陷诱，指成提挈之举，终无掎角之势。景弃本趋末，背国违乡，部下数千，屈逼罗网，离亲怀土，一日三秋，拘网立匏，朝不谋夕，岂能摇足东上，远赴彭城，天夺彼魄，信纳虚诡，使萧明贵孙面缚于徐泗，景为凶薮，逡巡而坐观，托人七尺之身，居人成败之地，急病让医，固若此也。两端自见，故熊未除。今知东南涤荡，睢潼清复，梁之丧师，单轮不返，击援之期，终当无日，势穷路尽，忧在灭亡，事留变生，将谋及己。且彼军歼殄，江淮屠酷，祸源衅迹，景变为之，上惧金陵君长致请设（二字疑）。之责，下恐荆吴子弟法（疑）父兄之冤，愚小猜惊，将兴异计，乘专任之机，藉方面之重，必当招结伦楚，扇合无赖，内自封植，外绝防御，因见信而类起，出不疑以窃发，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凭陵乘疾，专擅纵横，下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鸱峙淮肥，觊觎叛换，老疾奸回，不虚然也。而彼土区区，厚加崇纳，置之襟带之方，处以藩篱之所，费金帛于裂火，罄酒浆于漏卮，非乘景虚声，委其变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责成，当存其大。景豺声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义无父子，弃同即异，捐亲背德，于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则何施可怀？且我重伤心，尾大不掉，鱼脱于渊，义彰老氏，而假威凶险，授柄奸回，欲求肝胆之诚，更启危亡之兆，固智者不为，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翦草除根，壶首囊头，叉手械足，返国奸于司败，归侵地于玄武，非直恶之在。今天道人事，实弃无礼，苟达之者，其长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飞驿合符，班师凯入，悠悠水乡，有救其死。若乃执饰非之辨，固遂过之失，便当尽常胜之战，极必取之攻，飞江南，渡深山。将恐削壤卑名，虽顿颡而不获，亡宗灭庙，望乔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壮士，穷而归我，许以入怀，景竦悖狗子，搅乱四国，庸可纾难，弃若孤岛，何足恋恋于乱臣，勤勤于贼子也。王者之威心，厉如霜雪，信同寒暑，言犹丽天。移至，深念变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无贻後悔。（《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七，案《艺文类聚》五十八又有魏收檄梁文，今据《文苑英华》，《通鉴》编入杜弼集中。）

◇枕中篇

收以子侄少年，申以戒厉，著《枕中篇》，其词曰：

吾曾览管子之书，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长息。若夫岳立为重，有潜戴而不倾；山藏称固，亦趋负而弗停，吕梁独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险，或跻踵而不粳九陔方集故渺然而迅举；五纪当定，想邯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则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术，盖乘之而靡恤，彼期远而能通，果应之而可必。岂神理之独尔，亦人事其如一。呜呼！处天壤之间，劳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牵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无足而俱致，于是乎骄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则上知大贤，唯几唯哲，或出或处，不常其节，其舒也济世成务，其卷也声销迹灭。玉帛子女，椒兰律吕，谄谀无所先，称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恶莫之前，勋名共山河同久，志业与金石比坚，斯盖厚栋不浇，游刃桡然。逮于厥德不常，丧其金璞。驰骛人世，鼓动流俗。挟汤日而谓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浊，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胶漆讵坚，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荣而就辱。欣戚更来，得丧仍绩。至有身御魑魅，魂沈狴狱，讵非足力不强，迷在当局。孰可谓车戒前倾，人师先觉。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锋，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无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有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斯，郁为羽仪，恪居展事。知无不为，或左或右，则髦士攸宜，无悔无吝，故高而不危，异乎勇进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产，邀万锺之秩，投烈风之门，趋炎火之室，载蹶而坠其贻宴，或蹲乃丧其贞吉，可不畏欤，可不戒欤！

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谛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执强梁，人囚径廷。幽夺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为己信，私玉非身宝。过缁为绀，逾蓝作青，持绳视直，置水观平。时然後取，未若无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

是以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昔蘧瑗识四十九非，颜子几三月不违。跬步无已，至于千里。覆一篑进，及于万仞。故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可大可久，与世推移。月满如规，後夜则亏。槿荣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损，孰有损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体真者惧其大。道遵则群谤集，任重而众怨会。其达也则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狈。无曰人之我狭，在我不可而覆。无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无不有也；如期可久也；周庙之人，三缄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诸来裔，传之坐右。（《北齐书·魏收传》。）

◇库狄干碑序（《北史》八十三）

◇祭荆州刺史阴道方文

维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钜鹿魏收谨以清酌少牢之馔，敬祭于荆州刺史阴君之灵。呜呼哀哉。惟君世载不殒，英声在兹。风流有属，自尔弘之。孝为行本，忠实身基。既言斯立，罄礼穷诗。器则清赏，才惟英博。於畅风雷，萧条丘壑。顾言朝市，忘怀澹薄；比翼沈冥，均清寂寞。往尘守官，及尔同僚，埙篪合韵，琴瑟俱调，丹墀踵武，清道齐镳，迹沦间旷，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多趋，殷勤宴喜，流连辞赋。溘矣不追，长违世务，咏彼徒在，音徽空树。昔犹肢体，与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长，申兹沃酹，赠以哀伤。呜呼哀哉！

◇缮写三部一切经愿文

三有分区，四生禀性，共游火宅，俱沦欲海，所以法王当洲渚之运，觉者应车乘之期，导彼沈迷，归兹胜地。自宝云西映，法河东泻，甘露横流，随风感授。皇家统天，尊道崇法，拔群品于有待，驱众生于不二。所以刻檀作缋，构石雕金，遍于万国，尘沙数等。复诏司存，有事缁素，精诚逾于皮骨，句偈尽于龙官，金口所宣，总勒缮写，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虚空，以平等施，无思不洽，藉我愿力，同登上果。（《广宏明集》二十三。）

◎魏长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贤，收族叔，孝静时举秀才，除汝南王悦参军，入齐，平阳王淹辟法曹参军，转著作佐郎，河清中出为上党屯留令，武平中辞疾去职。周平齐，屡辟不就。卒年七十四。

◇复亲故书

日者惠书，义高旨远，诲仆以自求诸己，思不出位，国之大事，君与执政所图。又谓仆禄不足以代耕，位不登于执戟，干非其议，自贻悔咎。勤勤恳恳，诚见故人之心。静言再思，无忘寤寐。

仆虽固陋，亦尝奉教於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负鼎俎以趋世，隐渔钓以待时，操筑傅严之下，取履圮桥之上者矣；或有释赁车以匡霸业，委挽辂以定王基，由斩以见礼，因射钩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于苦节者矣。皆奋于泥滓，自致青云，虽事有万殊，而理终一致，榷其大要，归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则竭力所生，忠则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遗其亲，忠而後其君者也。仆自射策金马，记言麟阁，寒暑迭运，五稔于兹，不能勒成一家，润色鸿业，善述人事；功既阙如，显亲扬名，邈焉无异；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顷王室板荡，彝伦攸攵，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闻其语，有犯无隐，未见其人，此梅福所以献书，朱云所以请剑者也。抑又闻之：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女不怀归，而悲太子之少。况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训仆以为子之道，厉仆以事君之节。今仆之委质有年世矣，安可自同于匹庶，取笑于儿女子哉？是以肠一夕而九迴，心终朝而百虑，惧当年之不立，耻没世而无闻，慷慨怀古，自强不息，庶几伯夷之风，以立懦夫之志。

吾子又谓仆干进务人，不畏朋友，居下讪上，欲益反损。仆诚不敏，以贻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愿得锄彼草茅，逐兹鸟雀，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以没九泉。求仁得仁，其谁敢怨？但言与不言在我，用与不用在时。若国道方屯，时不我与，以忠获罪，以信见疑，贝锦成章，青蝇变色，良田败于邪径，黄金铄于众口，穷达运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则仆之所怀，未可一二为俗人道也。投笔而已，夫复何言。（《北史》五十六，又见《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七，有删节。）

卷五

◎杜弼

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小字辅国，延昌中以军功起家，除广武将军、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孝昌初除太学博士，授光州曲城令，天平中除侍御史，加前将军、太中大夫，迁中军将军、北豫州骠骑府司马，未之官，监仪同窦泰军。泰败，左迁下灌镇司马。元象初，神武征为丞相府法曹参军，署记室，转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台郎中，加镇南将军，赐爵定阳县男，加通直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带并州骠骑府长史，武定中迁卫尉卿。文宣引为兼长史，加卫将军，转中书令，进爵定阳县侯，及受禅，迁骠骑将军、卫尉卿，别封长安县伯，坐事徙临海镇，行海州事，转徐州刺史，未之任，除胶州刺史，以忤旨被斩。天统中追赠尚书右仆射、扬州刺史，武平初又赠骠骑大将军，谥曰文肃。

◇上老子道德经注表

臣闻乘风理弋，追逸羽于高云；临波命钩，引沈鳞于大壑。苟得其道，为工其事，在物既尔，理亦固然。窃唯《道》、《德》二经，阐明幽极，旨冥动寂，用周凡圣。论行也清净柔弱，语迹也成功致治。实众流之江海，乃群艺之本根。臣少览经书，偏所笃好，虽从役军府，而不舍游息。钻味既久，斐如有所见，比之前注，微谓异于旧说。情发于中而形诸外，轻以管窥，遂成穿凿。无取于游刃，有惭于运斤，不足破秋毫之论，何以解连环之结。本欲止于门内，贻厥童蒙，兼以近资愚鄙，私备忘阙，不悟姑射凝神，汾阳流照，盖高之听卑，迩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诱，令上所注《老子》，谨冒昧封呈，并序如别。（《北齐书·杜弼传》）

◇与显祖密启

关西是国家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北齐书·高德政传》）

◇遗张普惠书

明侯渊儒硕学，身负大才，秉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当面折庭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寮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魏书·张普惠传》，作中山庄弼，字之误也。《北史》四十六作杜「弼」。）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圣兴作，有冥运行之力，俱尽变化之途。抱识含灵，融然并至，呈形赋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国受赐而无迹。岂徒凿其耳目，易其心虑，悟以风云，一其文轨，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运诸仁寿之域，纳于福禄之林。自晋政多僻，金行沦荡，中原作战斗之场，生民为鸟兽之饵。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纳水灵之祉，驾云车而自北，策龙御以图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运神器于顾盼，定宝命于踟蹰，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内反可封之俗，员首识尧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羁縻之表，方志所不传，《荒经》所不缀，莫不绳谷钓山，依风托水，共仰中国之圣，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越，独阻声教，匪民之咎，责有由焉。

自伪晋之后，刘萧作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惟我祖宗驭宇，爱民重战，未极谋臣之画，不穷节将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圆台已筑，黄屋辄去，赐其几杖，置之度外。萧衍轻险有素，士操蔑闻，睥睨君亲，自少而长，好乱乐祸，恶直丑正，巧用其短，以少为多。眩惑愚浅，大言以惊俗；驱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体胁肩，摇唇鼓舌，候当朝之顾指，邀在位之馀论。遂污辱冠带，偷窃藩维。及宝卷昏狂，下不堪命，曾无北面有犯之节，遽灭人伦在三之礼，凭妖假怪，鬼语神言，称兵指阙，倾朝鸩主，陵虐孤寡，聋愚士民。天不悔祸，奸丑得志，内恣雕靡，外逞残贼。驱羸国之兵，迫糊口之众，南出五岭，北防九江，戍不解，役无宁岁，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哭泣者无已，伤痍者不绝。托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顽嚣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群小，纵极贪婪，剥割苍生，肌肉略尽；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饿狼讵侔其祸，忄忄周馀，救死无地。至于矫情饰诈，事非一绪。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至乃大兴寺塔，广缮台堂，昭阳倒景，垂珠衔璧，峥嵘刻削，千门万户。鞭挞疲民，尽其筋骨，延壤运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浅谋疏，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为己害；子亡齐之胤，忽为戎首。书契迄兹，罕闻其事。至于废捐冢嫡，崇树愚子，朋党路开，彼我侧目。疾视扼腕，十室而九，翘走有待，良亦多人。

二纪于兹，王家多故，始则车驰之警，终有惊坠之哀，神痛愤，宇县崩震。于是故相国、齐献武高王感天壤之惨黩，激云雷以慨然，伏高义而率民，奋大节以成务。爰有匡国定霸之图，非直讨贼雪耻之举。于是睿略纷纭，灵武冠世，荡涤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历受图，天临日镜，道随玄运，德与神行。既而元首怀舞戚之风，上宰薄兵车之会，遂解絷南冠，喻以好睦，舟车遵溯，川陆光华，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还童，不待羊陆。虽嘉谋长算，爰自我始，罢战息民，两获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时，岂或为人君父，二三其德，书而不法，可不惜哉。

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身名沦蔽，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及中兴之际，义旗四指，元恶不赦，实在群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颈之期，所天陷族灭之衅。虽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犹当惨颜后至，义形于色。而趋利改图，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为仆隶，献武王侧弃其瑕秽，录其小诚，得厕五命之末，预在一队之后身参迹驱驰，庶其来效，长鞭利铩，术以制之。既关陇逋诛，每事经略，以河南空虚之地，非兵战之冲，薄存掎角，聊示旗鼓，岂资实效，寄以游声。军机催勒，盖惟景任，总兵统旅，别有司存。而愚褊有积，骄愎遂甚，犯违军纪，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猜贰，祸心潜构，翻为乱阶。负恩弃德，罔恤天讨，不义不昵，厚而必颠。委慈母如脱屣，弃少弟如遗土，群子陆陆，妻侄成行，慕姜儿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转。跳梁猖獗，夫欲谁欺？比之枭獍，异类同丑；欲拟蛇鼠，顾非其伦。及远托关右，委命寇逆，宝炬定君臣之分，黑獭结兄弟之亲，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围之死，凭人系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御之地，甘辞卑体，进熟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叛竖救命，岂将择音？伪朝大夫，幸灾忘义。主耄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图，窃宝叛邑，椒兰比好。人而无礼，其能国乎？

夫安危有大势，成败有恒兆，不假离朱之目，不藉子野之听，聊陈刺心之说，且吐伐谋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虽上相云亡，而伊陟继事，秉文经武，虎视龙骧。驱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锐，击刺犹雷电，合战如风雨，控弦跃马，固敌是求。蠕蠕昔遭离乱，辐分瓦裂，匹马孤征，告困于我。国家深敦邻附，愍其入怀，尽忧人之礼，极继绝之义，保卫出于故地，资给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业，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镂其骨髓，引领思报，义如手足。吐谷浑深执忠孝，胶漆不渝，万里仰德，奏款属路。并申以婚好，行礼如归。蠕蠕境斜界黄河，望通豳夏，飞雪千里，层冰洞积。北风转劲，实筋骨之时，𠀤寒方猛，正毡裘之利。吐谷浑疾彼凶逆，强兵岁举，倾河及鄯，尘通陇峡。驱龙池之种，藉常胜之气，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孤独如愿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心腹，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岂暇称兵东指，出师函谷。且秋风扬尘，国有恒防，关河形胜之际，山川襟带之所，猛将精兵，基峙岳立。又宝炬河阴之北，黑獭邙山之走，众无一旅，仅以身归。就其不顾根本，轻怀进趣，斯则一劳永逸，天赞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经天，举世所知，义非徒语。持此量之，理有可见，则侯景游辞，莫非虚诞。

夫景绳枢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风尘之会，逢驰骛之日，遂位此三吏，邑启千社，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乃周章去就，离不已，夫岂徒尔，事可摧伤。度其众叛亲离，守死不暇，乃闻将弃悬瓠，远赴彭城。老贼奸谋，复将作矣。固扬声赴助，计在图袭，吞渊明之众，招厌虐之民，举长淮以为断，仍鸱张岁月，南面假名，死而后已。此盖蚌鹬之祸，我乘其弊。

且伪主昏悖，不惟善邻，贼忍之心，老而弥笃。纳逋叛之诡谲，蔑信义以猖狂，天丧其神，人重其怨，将践瓜圃之踪，且追儿侯之辙。今征发犬羊，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觊觎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怀！兵凶战危，出不得已，谬奉朝规，肃兹九伐。扛鼎拔树之众，超乘投石之旅，练甲争途，波聚雾合。虎班龙文之逸，兰池蒲梢之驵，嘘天陆野，蹑影追风，振旅南辕，长驱讨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直三吴鼠面，一麾鱼骇，乘此而往，青盖将归。且衍虐网蚩蚩，兵权在外，恃险躁之风俗，兼轻薄之子孙。萧纶凶狡之魁，岂无商臣之亻艮；萧誉失志之愤，当召专诸之客。外崩中溃，今也其时。

幕府师行以礼，兵动以义，吊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机审变，翻然鹊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赏典未忘，事必加等。若军威所至，敢有拒违，尺儿已上，咸从枭戮。今三礼四义之将，豹虎熊罴之士，深衔逋伪，信纳叛亡，违卜愎谏，实兴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雠；茹肝涉血，义不旋踵。攻战之日，事若有神，莽积麻乱，匪旦伊夕。以彼曲师危卒，望我军锋，何异吉蜣披甲，即蛆举尾。正恐旗鼓一接，芝ワ俱摧，先事喻怀，备知翰墨。王侯无种，祸福由人。斯盖丈夫肉食之秋，壮士封侯之会。冬冰可折，时不再来，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国行师之意。（《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案此檄出《魏书·萧衍传》。）

观夫辰象丽天，山岳镇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建之以邦国，树之以君长，日月于是莫二，宇宙（《艺文类聚》作帝王。）所以总一。虽五运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艺文类聚》作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统，（《通鉴》作垂统。）光配彼天，义治幽明，化周动植，崇文德以来远，修礼让以止讼，舞干戚于两阶，执玉帛于万国，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赐而无迹。唯彼吴越，独阻声教，匪民之咎，责有由焉。而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会，遂解絷南冠，喻以好睦，舟车遵溯，川陆同光，亭徼息奔走之劳，屯戍无逼卒之变。虽嘉谟长算，爰自我始，而罢兵息民，彼获其利。

侯景竖子，本无事业。（《艺文类聚》作士业。）乃枉道于人间，遂乾没于世上，鸣吠于尔朱之门，镇守于普泰之日，曾无为主之识，讵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义旗，归身幕府，殊异雍龄，有类丁公，时逢宽政，得免大戮，弃其瑕滓，收其力用，预在行伍，参迹驱驰。及秦陇逋诛，每事经略，以河南是空虚之地，汉阳非兵战之冲，薄存掎角，聊示旗鼓，岂资实效，寄以游声。军机催勒，盖维景任，总兵统旅，则有司存。而愚褊有积，骄愤遂甚，屡犯军纪，自生疑贰。祸心潜构，翻成乱阶。负恩弃德，罔恤天讨，不义不昵，厚而必颠。委慈母似脱屣，弃宠弟如遗芥，龙锺稚子，痛苦成行，娈彼诸姬，破亡为伍，灭伯春之婉转，慕姜儿之爽言，不与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恶。及远托关陇，依凭奸异，逆主定君臣之分，贼臣结兄弟之亲，解其倒悬，仰人鼻息。一日（《通鉴》作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俄而易虑，躬擐（《通鉴》作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御（《艺文类聚》作流离，《通鉴》作流寓）之地，甘辞卑体，进熟图身。谗言（《通鉴》作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浮说，抑可知矣。叛竖投命，岂将择音，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图，窃宝叛邑，椒兰比好，人而无礼，其能国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

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故丞相材标国桢，道润时雨，义冠伊霍，勋盖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禄，作民舟楫，为国栋梁。内外齐心，上下同德，蛟腾虎啸，风生云起。麾日则车悬转舍，排山则龙门洞开，吞云梦于胸中，运天下于掌内，虽有贼臣去国，亡卒出境，何异一毛之落牛体，双凫之飞海曲。（《艺文类聚》作海滨。）彼既连结奸恶，断绝邻好，追兵（《通鉴》作微兵）保境，纵盗侵国，盖物无定方，事无常势。（《通鉴》作定势）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先。是以吴侵齐境，遂致。（《通鉴》作遂得。）句践之师，赵纳韩地，终有长平之役。矧乃鞭挞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信（《通鉴》作舍舟。）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怀。是以援ｘ秉麾之将，投石拔距之士，深衔伪主，信纳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义不旋踵，攻战之利，实若有神。（《通鉴》有彼字。）连营聚众，依山傍水，举螳螂之斧，被吉蜣之甲，当穷辙以待轮，坐积薪而候燎。及其锋刃暂援，埃尘且接，便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贞阳以从子之亲，为（《艺文类聚》从作猷，为作当）戎首之任，非独力屈道穷，亦将无路还蜀，兼亦（《艺文类聚》作兼复。）挟子垂翅，俱在笼樊。将士以昧祸之心，为助乱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通鉴》作衿甲。）鼓下。同宗异姓，缧绁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败，违卜愎谏，何以辞责。虽复贪利苟得，背同即异，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井。（《通鉴》作深阱。）食钩吻以疗饥，饮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

景（《艺文类聚》《通鉴》作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登（《通鉴》作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示（《通鉴》作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令其时堪乘便，既（《通鉴》作今见二字。）南风不竞，天亡有征，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则摧坚强者难为功，拉（《通鉴》作摧）枯朽者易为力。计其（《艺文类聚》无其字。）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陈，会习军旅，岂同轻剽之师，不比危脆之众，距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馀。恐尾大于身，踵粗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衅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雾之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梁主（《通鉴》有者字。）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工用其短，以少为多，反覆山渊，颠倒冠屦，射爵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改换朝章，变易官品，虽势异汉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舍乖方，立废失所，矫情动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贯，谬治清净，内恣鸱靡，外逞残贼。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灾异降于上，怨ゥ兴于下，覆霜有渐，坚冰且至。恃（《艺文类聚》作将《通鉴》作传。）浮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难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戟（《通鉴》作长戈。）指阙。徒探雀っ，无救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讵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长毂启行，迅骑（《通鉴》作骏骑。）追风，精甲耀日，四七并列，百万为群，风飘云动，星罗海运。以此赴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犹为岸上之虎，当作水中之龙，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将使锺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艺文类聚》《通鉴》有于字，下句亦有。）建业之宫，麋鹿游姑苏之馆。但恐兵车（《艺文类聚》《通鉴》作革车。）之所蔺轹，剑骑之所蹂践，杞梓（《艺文类聚》作椅梓。）于焉倾折，竹箭以此摧残，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顺时以动，见机而作，面缚衔璧，肉袒牵羊，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使焚榇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将（《艺文类聚》待作俟，将作终。）为晋用。固乃喜得异度，实自利获士衡，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骠骑之号，斯盖壮士封侯之日，丈夫立节之秋。冬冰可折，时不再来，先事预怀，有如皎日。王侯无种，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沦没，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犹且不噬，噬脐何及？故宣往意，驰此简书，檄之到彼，咸共申省。（《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同前。又见《通鉴》一百六十：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云云，又《艺文类聚》五十八作魏收撰，岂此檄魏收润色之，曾编入魏集邪？疑误也。）

◇与邢邵议生灭论

邢以为人死还生，恐是为蛇画足。弼答曰：「盖谓人死归无，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邢云，「圣人设教，本由劝奖，故惧以将来，理望各遂其性，弼曰：「圣人合德天地，齐信四时，言则为经，行则为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诡劝民，将同鱼腹之书，有异凿楹之诰，安能使北辰降光，谓龙宫韫牍。就如所论，福果可以熔铸性灵，弘奖风教，为益之大，莫极于斯，此则真教，何为非实：邢云：「死之言『澌』，精神尽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尽，手中尽也。《小雅》曰：『无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动植虽殊，亦此之类。无情之草，当春还生，《北齐书》作「无情之卉，尚得还生。」含灵之物，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妨再造。若云草死犹有种在，则复人死亦有识。识种不见，谓以为无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瞩，离朱之明所不能睹。虽蒋济观眸，贤愚可察；锺生听曲，山水呈状。乃神之工，岂神之质。犹玉帛之非礼，锺鼓之非乐，以此而推，义斯见矣。」邢云：「季札言无不之，亦言散尽，若复聚而为物，不得言无不之也」。弼曰：「骨肉下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此乃形坠魂游，往而非尽。如鸟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无所不之；若令全无，之将焉适？延陵有察微之识，知其不随于形。仲尼发习礼之叹，美其神与形别。若许以廓然，然则人皆季子。不谓高论，执此为无。」邢云：「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弼曰：「旧学前儒，每有斯语，群疑众惑，咸由此起。盖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笃。窃有末见，可以核诸。烛则因质生光，质大光亦大；人则神不系于形，神小形岂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长狄；孟德之雄，乃远奇于崔琰。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邢云：「舍此适彼，生生恒在。周、孔自应同庄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阴而息，尚有将别之悲，穷辙以游，亦兴中途之叹。况乎联体同气，化为异物，称情之服，何害于圣。」邢云：「鹰化为鸠，鼠变为β，黄母为鳖，皆是有生之类也。类化而相之，犹光去此烛，复然于彼烛。」弼曰：「鹰未化为鸠，鸠则非有为，鼠未化为β，则以无论相之，乃似并对之称，既非（未化为以下十八字，从《文苑英华》补。）二有，何可两立。光去此烛，得然彼烛，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弼曰：「腐草为萤，老木为蝎，造化不能，谁其然也。」

其后别与邢书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证，而违孔背释，独为君子。若不师圣，物各有心，马首欲东，谁其能御。奚取于适衷，何贵于得一。逸韵虽高，管见未喻。」前后往复再三，邢邵理屈而止。（《北齐书·杜弼传》，《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八，又略见《北史》五十五。）

卷六

◎宋游道

游道，广平人，仕魏为广阳王深铠曹，迁殿中侍御史；孝庄即位，除左中兵郎，解职；除司州中从事，拜尚书左丞，免；孝武时为通直散骑常侍，后为文襄大行台吏部、太原公开府谘议，领平阳公中尉、治书侍御史，寻兼司徒左长史，除御史中尉；文宣受禅，进兼太府卿，卒赠瓜州刺史。武平中加赠仪同三司，谥曰贞惠。

◇诣阙上书乞解郎中

徐州刺史元孚频有表云：「伪梁广发士卒，来图彭城，乞增羽林二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孚宗室重臣，告请应实，所以量奏给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纳在防羽林八百人，辞云：「疆境无事，乞将还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书令临淮王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谢远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许。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负圣明。但孚身在任，乞师相继，及其代下，便请放还，进退为身，无忧国之意，所请不合，其罪下科。乃召臣于尚书都堂云：「卿一小郎，忧国之心，岂厚于我？」丑骂溢口，不顾朝章。右仆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叔已下百馀人，并皆闻见。臣实献直言，云：「忠臣奉国，事在其心，亦复何简贵贱。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难，方清宫以迎暴贼。郑先护立义广州，王复建旗往讨。趋恶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为私害政。」为臣此言，赐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贵臣，乞解郎中。（《北齐书·宋游道传》：孝庄即位，除左兵中郎，又为尚书令临淮王谴责，游道乃执版长揖，即日诣阙上书。）

◇上书理李奖

臣闻赏善罚恶，谓之二机，有道存焉，所贵不滥。是以子胥无罪，吴人痛之；郄宛不幸，国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奖，门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长，忠孝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誉。襟怀放畅，风神爽发，实廊庙之瑚琏，社稷之祯干。往岁北海窃据，负当朝，王公卿士，俯眉从事，而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絷，自拔无由。托使东南，情存避难，当时物论谓其得所。然北海未败之日，徐州刺史元孚为其纯臣，莫之敢距，表启相望，迟速唯命。及皇舆返正，神器斯复，轻薄之徒，共生侥幸，诡言要赏，曲道求通，滥及善人，称为己力。若以奖受命贼朝，语迹成罪，便与天下共当此责。于时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经恩，方知酷滥。伊昔具臣，比肩贼所，身临河上，日寻干戈，时逢宽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独婴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论功者，见其边人且相慰悦，其犹郭默生乱，刘胤悬首，事乃权宜，盖非实录。昔邓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虽小人，趣事君子，有怀旧恩，义兼人故，见其若此，久欲陈辞。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闭，垄树成行，内手扪心，顾怀愧慨。幸逢兴圣，理运唯新，虽曰纂戎，事同创革。频有大恩，被于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复。而奖杂木犹存，牛车未改。士感知己，怀此无忘，轻率瞽言，干犯犖毂。伏愿天鉴，赐垂矜览，加其赠秩，慰此幽魂。（《魏书·李平附传》，平长子奖，孝庄初为河南尹。元颢入洛，奖以兼尚书右仆射慰劳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害奖，传首洛阳。出帝时，奖故吏通直散骑常侍宋游道上书理奖。诏赠卫将军、冀州刺史。）

◇密启李子贞事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请嘱。（《北齐书·宋游道传》：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游道按之。文襄以贞预建义勋，意将含忍。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密启云云。）

◎薛叔

叔字昙珍，代人，徙居河南，本姓叱干氏，少仕宣武为典客令，正光中除洛阳令，累迁吏部郎中，永安中为元天穆行台尚书行西兖州事，天平初拜七兵尚书，神武引为丞相府长史，转殷州刺史，历度支、殿中二尚书，齐受禅，为尚书右仆射，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青州刺史，谥曰威恭。

◇上书论停年格

臣闻锦彀虽轻，不委之以学割；瑚琏任重，岂寄之以弱力。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今黎元之命，系于守长。若其得人，则苏息有地，任非其器，为患更深。请郡县之职，吏部先尽择才，务取廉平淳直，素行有闻，并学通古今晓达治体者，（《北史》作政职者，《通典》作理体者，皆避唐讳追改。）以应其选，不拘入职远近，年勋多少。其积劳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馀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叙，以酬其劳。（《北史》二十五，叔迁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叔乃上书云云，书奏不报。又《通典》十六，略见《北齐书·叔勋》）

◇复陈请令大臣荐贤

共治天下，本属百官。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极谏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自晋末以来，此风遂替。今四方初定，务在养民。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贵臣（《通典》《北史》作三公宰贵。）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庶令涂炭之馀，戴仰有地。（《北齐书·薛叔传》，《通典》十六，《北史》二十五。）

◇讨邢杲议

邢杲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自河阴之役，人情骇怨，今有际会，易生感动。待颢事决。然后回师。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北齐书·薛叔传》，《北史》二十五。）

◎刁柔

柔字子温，勃海饶安人，魏特进雍孙。初为宣武挽郎，解褐司空行参军，永安中除中坚将军、奉车都尉，加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元象中，神武以为永安公府长流参军。文宣受禅，除国子博士、中书舍人，与魏收同撰《魏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嫡子孙承袭议

时议者以为立五等爵邑，承袭者无嫡子，立嫡孙，无嫡孙，立嫡子弟，无嫡子弟，立嫡孙弟，柔以为无嫡孙，应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议曰：

柔案《礼》立嫡以长，故谓长子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为嫡孙，死则曾、玄亦然。然则嫡子之名，本为传重，故《丧服》曰：「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与祢也。」《礼记》公仪仲子之丧：「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发，微子舍其孙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郑注曰：「伯子为亲者讳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权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不，立孙』」。注曰：「据周礼」。然则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为嫡孙。故《春秋公羊》之义，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丧服》云：「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小记》云：「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为出母无服者，丧者不祭故也。为祖母三年者，大宗传重故也。今议以嫡孙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则为父后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无嫡，故得为父后。则嫡孙之弟，理亦应得为父后。则是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既得为祖服斩，而不得为传重者，未之闻也。若用商家亲亲之义，本不应嫡子死而立嫡孙。若从周家尊尊之文，岂宜舍其孙而立其弟？或文或质，愚用惑焉。《小记》复云：「嫡妇不为舅后者则姑为之小功。」注云：「谓夫有废疾他故若死无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妇之服。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妇，将不传重于嫡。及将所传重者非嫡，服之皆如众子庶妇也。」言死无子者，谓绝世无子，非谓无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无后？夫虽废疾无子，妇犹以嫡为名。嫡名既在，而欲废其子者，其如礼何！礼有损益，代相沿革，必谓宗嫡可得而变者，则为后服斩，亦宜有因而改。（《北齐书·刁柔传》。）

◎张保洛

保洛，代人，初从葛荣为领左右。荣败，为尒朱荣统军，累迁扬烈将军、奉车都尉，后隶神武为都督帐内，迁右将军、中散大夫，除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加安东将军，封昌平县薄家城乡男；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封安武县伯，转行蔚州刺史；镇晋州；文襄嗣事，以为左厢大都督，加征西将军，除梁州刺史；文宣受禅，仍为刺史；废帝初除沧州刺史，封敷城郡王，坐聚敛免官夺爵；及卒，追复本封。

◇造像碑

大魏武定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使持节都督夏蔚二州诸军事、卫将军、夏蔚二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安武县开国伯，又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行晋州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雍州镇城，安武县开国侯张保洛；前使持节都督东荆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东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东雍州镇城，永宁子刘袭；假节督东雍州诸军事，新除右将军、东雍州刺史、当州都督、安熹子薛光炽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萨，藉此微功，仰愿先王、娄太妃、大将军令公兄弟等，亡者升天，托生西方无量寿佛国，现在眷属，四大康和，辅相魏朝，永隆不绝。复愿所生父母乃及七世，皆生佛土，体解至道，以至妻子，无病延年，长享福禄，在在处处，遇善知识。又使兵钾不兴，关陇自平，普天丰乐，灾害不起。乃至一切有形众生，蠢动之类，皆发菩提道心，一时成佛。（碑拓本。）

◎裴献伯

献伯，河东闻喜人，魏益州刺史宣第三子，仕魏为尚书郎，入齐迁廷尉卿，除济州刺史，终殿中尚书。

◇移御史中尉

案蔡氏《汉仪》，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中尉下避执版，郎中车中举手礼之，以此而言，明非敌体。（《通典》二十四。）

◎李绘

绘字敬文，赵郡平棘人，仕魏历中书侍郎、丞相司马，武定初为高阳内史；文襄统事，征补大将军从事中郎，迁司马；文宣嗣事，仍为丞相司马；齐受禅，除司徒右长史，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景。（案《北齐书·李绘传》误入高隆之事三百二十五字，无从校正，今从《北史》。）

◇答崔谌书

（《北史》作鸽）有六翮，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肤体疏懒，手足迟钝，不能逐飞追走。（《北史》作不能近追飞走。）远事佞人。（《北齐书·李绘传》，又见《北史》三十三。）

◎李概

概字季节，绘族子，为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除殿中侍御史，后为太子舍人，坐事免，卒于并州功曹参军。

◇达生丈人集序

达生丈人者，生于战国之世，爵里姓名无闻焉。尔时人揆其行己，强为之号，颇好属文，成辄弃稿，常持论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于欲。』」又曰：「人之性静，欲实汩之。然则性也者，所受于天，神识是也，故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性，嗜欲是也，故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辩，断然殊异，故其身泰。则均齐死生，尘垢名利，纵酒恣色，所以养情，否则屏除爱著，摈落支体，收视反听，所以养识。」是以遇荣乐而无染，遭厄穷而不闷，或出人间，或栖物表，逍遥寄托，莫知所终。（《北史》三十三《李公绪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

◎穆子容

子容字山行，代人，魏司空亮从子，历通直散骑常侍、平东将军、中书侍郎、恒州大中正、汲郡太守，齐受禅，入为司农少卿，卒于司农卿。

◇太公吕望表

太公姓吕名望，号曰尚父。尚氏之兴，元出姜氏。公望以辅翼流咏，子平以确素致谣。卯金握历，冠盖鳞次，典午统宇，轩冕波属，或秉文入朝，或用武出讨，儒默交映，勋庸相趋。大魏东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极班超之柱，北穷窦宪之志，高祖孝文皇帝龙飞代郡，凤翔嵩邑，澄清人士，品藻第望，尚氏合宗，还见礼擢，九等旧制，不失彝序。方知贤圣之门，道风必复，功德之后，学识还昌。太公胤孙尚□□尚天宝、尚子牧、尚子杰、尚方显、尚景□、尚遵明、尚裴香、尚显敬、尚回归、尚□乐、尚汉广、尚崇等，器业优洽，文义淹润，慨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列石，不枕康衢，遂率亲党，更营碑祠。以博望之亭，形胜之所，西临沧谷，东带γ川，周秦故道，燕赵旧路，构宫镌石，□当平显。庶使文范之貌，不独百城，有道之美，讵假千石。凡斯盛事，理切含豪，余以虚薄，□参郡任，民情和□□托为文，率尔弹翰，弃辞收理。其词粤：

迢迢岳胤，蔚蔚姜枝，积德不已，继踵方羲。发将允执，纣遂冒披，托□□□即貌非罴。功著牧野，□自豳岐，既伸帷幄，仍秉麾。佐命周室，开邑齐土，北控赵燕，南临□□。一匡九合，悬车束马，位极三事，勋高万古。葬切晋温，魂悲汉祖，忻哉尚圣，遗魂可怙，言归故乡，降神巫咒，□□□□□室望岫。庭栽异木，井依馀，肴觞竞奉，歌锺迭奏。风雨节宣，华夷用富，恩被系子，庆传曾胄。通直散骑常侍、聘梁使、平东将军、中书侍郎、恒州大中正、修左使、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大魏武定八年四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建造。（碑拓本，前半刻晋卢无忌文，已编入《全晋文》，此不重录。）

◎陆士佩

士佩，武定末为东郡太守，入齐未详。

◇遗阳斐书

当谘大将军，以足下为匠者。（《北齐书·阳斐传》，东郡太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即壑，以为公家苑囿。遗斐书。）

◎阳斐

斐字叔鸾，北平渔阳人，一云无终人，魏前军将军固从兄子，孝庄时以功赐爵方城伯，历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广平王、开府中郎，兴和中除起部郎中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直散骑常侍，使梁还，除廷尉少卿，转尚书右丞。齐受禅，除镇南将军、尚书吏部郎中，免，除都水使者，监筑长城，行南谯州事，加通直散骑常侍寿阳道行台左丞，迁散骑常侍，除徐州刺史带东南道行台左丞，乾明初征拜廷尉卿，迁卫大将军兼都官尚书，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书；监瀛州事，拜仪同三司，卒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敬简。

◇答陆士佩书

当今殷忧启圣，运遭昌历。故大丞相天启霸功，再造太极；大将军光承先构，嗣绩丕显。国步始康，民劳未息。诚宜轻徭薄赋，勤恤民隐。《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树，未足尽其意，下辇成宴，讵能穷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财用，剥生民之髓脑，是故孔子对叶公以来远，酬哀公以临民，所问虽同，所急异务故也。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乂墙填堑，乱以收落网，而言无补于风规，祇足昭其愆戾也。（《北齐书·阳斐传》）

◎宋轨

轨，天保中为都官郎中。

◇奏罢守宰设棒

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隋书·刑法志》，文宣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云云，于是罢之。）

◎张老

老，天保中为司徒功曹。

◇上书请改律令

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隋书·刑法志》）

◎封子绘

子绘字仲藻，渤海人，魏尚书右仆射隆之次子，小名搔，为神武开府主簿，随府转丞相主簿，加伏波将军，除通直常侍左将军，领中书舍人，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卫将军、平阳太守，加散骑常侍，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文襄统事，以为渤海太守，加骠骑将军，天保初除太尉长史，历海州、合州、郑州刺史，徵为司徒左长史，乾明初转大司农，除魏尹，皇建中加骠骑大将军，太宁中迁都官尚书，加仪同三司，历七兵尚书，转祠部尚书，河清三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简。

◇潼关进止议

贼帅才非人雄，偷窃名号，遂敢驱率亡叛，送死伊。天道祸淫，一朝瓦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仅以身免，而魂胆俱丧。混一车书，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得其咎。时难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汉中，不乘胜而取巴蜀，失在迟疑，悔无及已。伏愿大王不以为疑。（《北齐书·封隆之传》，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拥众东侵，高祖于邙山破之，乘胜长驱，遂至潼关，命群僚议其进止。子绘言。）

◎辛术

术字怀哲，陇西狄道人，魏左光禄大夫雄族叔，初为司空胄曹参军，及迁邺，为起部郎，再迁尚书右丞，出为清河大守，授并州长史；文襄嗣事，累迁散骑常侍；武定末除东南道行台尚书，封江夏县男，迁东徐州刺史，为淮南经略；齐受禅，移镇广陵，征为殿中尚书，领太常卿，迁吏部尚书；天保十年卒，皇建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青州刺史。

◇奏邺都营构宜访询李业兴

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由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魏书·李业兴传》）

◎崔瞻

瞻字彦通，清河东武城人，魏尚书休孙，初署郡主簿，历清河公岳西阁祭酒，除御史，神武文襄相府中兵参军，转主簿，天保初兼吏部郎中，皇建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加征虏将军，除清河邑中正；武成即位，除太子中庶子；太宁初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还，除太常少卿，加冠军将，转尚书吏部郎中，免，天统末加骠骑大将军，就拜银青光禄大夫。武平三年卒，赠大理卿，谥曰文。

◇遗李概书

仗气使酒，我之常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于何闻过也？（《北齐书·崔瞻传》：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交，概将东还，瞻遗之书。）

◎崔昂

昂字怀远，博陵安平人，魏光州刺史挺孙，天平末，文襄引为记室参军，随府迁长史，历司徒右长史、尚书左丞兼度支尚书，摄都官尚书兼太府卿；齐受禅，迁散骑常侍兼大司农卿，封华阳县男，转廷尉、右仆射；文宣崩后除仪同三司、光禄勋，皇建初转太常，河清初兼御史中丞；坐事除名，复为五兵尚书，迁祠部；天统元年卒，赠赵州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极言得失

屯田之设，其来尚矣。曹魏破蜀，业以兴师；马晋平吴，兵因取给。朝廷顷以怀、洛两邑，邻接边境，薄屯丰稔，粮储已赡。准此而论，龟镜非远。其幽、安二州，控带奚贼、蠕蠕；徐、扬、兖、豫，连接吴越强邻。实藉转输之资，常劳私籴之费。诸道别遣使营之，每考其勤惰，则人加劝励，仓廪充实，供军济国，实谓在兹。其次，法狱之重，人命所悬。顷者官司纠察，多不审练，乃闻缘浅入深，未有雪大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残刻。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乞勒群司，务存获实。如此则有息将来，必无枉滥。（《北史》三十二：武定中，文襄普令内外极言得失。昂上书。）

◇齐献武王庙制议

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各一颊室，夏头徘徊鸱尾。又案《礼图》，诸侯止开南门，而《二王后祭仪法》（《通典》作仪注云）执事列于庙东门之外。既有东门，明非一门。献武礼数既隆，备物殊等。准据今庙，宜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馀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门。其内院墙，四面皆架为步廊。南出夹门，各置一屋，以置礼器及祭服。内外门墙，并用赭垩。庙东门道南置坊；道北置二坊，西为典祠廨并厨宰，东为庙长廨并置东辂，其北为养牺牲之所。（《魏书·礼志二》：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及卢元明、王元景、裴献伯、李泽、陆操、李骞、阳休之、郑伯猷、崔㔾、邢峙、宗惠振、张毓，高元寿、王显季等议。又见《通典》四十八。）

◎崔季舒

季舒字叔正，昂族人，为州主簿。神武引为大行台都官郎中，文襄辅政，转大将军中兵参军，擢拜中书侍郎，转黄门侍郎。齐受禅，以为将作大匠，迁侍中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乾明初以母丧去职，起为光禄勋兼中兵尚书，出为齐州刺史，太宁初拜度支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出为西兖州刺史，免；武平中除胶州刺史，迁侍中、开府，加左光禄大夫、特进，以谏被斩。周灭齐，追赠开府仪同，大将军、定州刺史。

◇与张雕议谏幸晋阳

寿春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北齐书·崔季舒传》）

◎张雕

雕，中山北平人，魏末起家殄寇将军，迁太尉、长流参军、定州主簿，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山府长流参军，天保中为永安王府参军兼祠部郎中，乾明初除国子博士，迁平原太守，武成即位，除通直散骑侍郎、琅邪王俨博士，寻为泾州刺史，拜散骑常侍侍读，加国子祭酒，假仪同三司，待诏文林馆，除侍中，加开府，后以谏幸晋阳，与崔季舒等俱诛死。

◇临刑对诘

臣起自诸生，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开府、侍中，光宠隆洽。每思尘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谏，臣实首谋，意善功恶，无所逃死。伏愿陛下珍爱金玉，开发神明，数引贾谊之伦，论说治道，令听览之间，无所拥蔽，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北齐书·张雕传》，雕与崔季舒等谏幸晋阳，临刑，帝令段孝言诘之，雕对。）

◎王

字师罗，太安狄那人，兴和中为库直，除奉朝请，武定末赐爵平春县男，除晋阳令，天保初加宁远将军，皇建初进爵义阳县子，河清中加骠骑大将军，天统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加射声校尉，迁散骑常侍，武平初进开府仪同三司，迁侍中，有《鉴诫》二十四篇。

◇上言备边

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必当相与影响，南北寇边。宜选九州中男强弩，多据要险之地。伏愿陛下哀忠念旧，爱孤恤寡，矜愚嘉善，舍过记功，敦骨肉之情，广宽仁之路，思尧、舜之风，慕禹、汤之德，克己复礼，以成美化，天下幸甚。（《北齐书·王传》：武平初上言。）

◎宋景业

景业，广宗人，魏末为北平太守。齐受禅，授散骑侍郎，封长城县子。

◇上言图纬

《易稽览图》曰：「鼎，五月，圣人君，天与延年齿，东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谨案东北水谓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北齐书·宋景业传》：显祖作相，在晋阳，景业因高德政上言云云。是时魏武定八年五月也。又见《北史》八十九。）

◎董峻、郑元伟

◇非宋景业天保历议

宋景业移闰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会之际，承二天之后，三月之交，妄减平分。臣案，景业学非探赜，识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旧章，唯写子换母，颇有变革，妄诞穿凿，不会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节气后天，闰先一月。朔望亏食，既未能知其表里，迟疾之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设平分，虚退冬至，虚退则日数减于周年，平分妄设，故加时差于异日。五星见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违二旬，迟疾逆留，或乖两宿。轨《析》之术，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历》，并以六百五十七为章，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八为，五千四百六十一为斗分，甲寅岁甲子日为元纪。（《隋书·律历中志》后齐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至后主武平七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

卷七

◎郑述祖

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魏秘书监道昭子，历司空行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入齐，历太子少师、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

◇重登云峰山记

大齐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郑述祖字恭文，即魏镇北将军、秘书监，青、相、光三州刺史文恭公荣阳道昭之子，魏大鸿胪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公严祖之第三弟。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呼为道士郎君。及长，官历司徒左长史，再履尚书，三为侍中，沧、瀛、冀、赵、怀、兖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公之所抚，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钦羡。只为前踪，诚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归桑梓。入境叹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尽零落，唯吾一人，重得来耳。于是凄感，殆不自胜。因南眺诸岭，指云峰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旧迹。」未几，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言泪下。次至两处石诗之所，对之号仰，弥深弥恸，哀缠左右，悲感傍人，虽曾闵之诚，讵能过也。但石诗年久，字皆癖落，宾从寻省，莫能识之。公乃曰：「此时吾虽幼小，略尝记录，此当是与道俗十馀人论经书者。」遂口持百馀言。诸人得此，乃共披拂，从首及末，无一讹舛。久之，方升于此。此处名曰：山门左阙。仍仰观斯峰曰：「此上应有九仙之名。」即遣登寻，果如所说。此山正南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以其孤上干云，傍无溪鹿，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阳，先有碑碣，东堪石室，亦有铭焉。从此东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复有云居馆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峰之上，镌记不少，悉有志录，殊复可观。今日于此，略陈彼境，冀洪声异迹，永无沦没者矣。（碑拓本）

◇天柱山铭

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荥阳郑述祖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岩岩岱宗，鲁邦仍其致祀；奕奕梁山，韩国以之作镇。盖由拳石吐云，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献，祈祷斯应，礼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公之所题目。南临巨海，北眺沧溟，西带长河，东瞻大壑，斜岭概天，层峰隐日，寻十州于掌内，总六合于眼中。文鳐自此经停，精卫因其止息，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岂直蛾眉鸟翅，二别两淆，对谈大小，共叙优劣者也。公禀气辰象，含灵川岳，礼义以成规矩，仁智用为枢机。自结衣逞誉，革履传声，组绶相辉，貂冕交映。至于爱仙乐道之风，孝敬仁慈之德，张良崔廓，未之云拟，文先夏甫，何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议以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田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民猷鄙薄，风物陵迟，谘俾，非公勿许，及驱鸡御下，烹鱼理务，群情款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懋迹布在哥谣，鸿范宣诸史策。公久阔榆，永怀桑梓，同升陇而洒泣，类陟岵以兴嗟。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文贞公迹状，镌碑一首峰之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余忝资旧德，力构前基，遂秉笏朝门，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从帷幄，凡诸身历瀛、赵、沧、冀、怀及兖、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纳言，光禄、太常，频居其任，揣究庸虚，无阶至此。直是遗薪妄委，馀庆滥锺。何曾不想树嗟风，瞻天愧日。猥当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书，仰宣庭诲。其词曰：

嵩高峻极，太华削成，祈望诸素，祷群经。崇哉天柱，迥出孤亭，地险标德，藉此为名。赫矣先公，道深义富，如桂之馨，如兰之茂。尊祖爱亲，存交赏旧，翻属愚浅，实惭穿构。大齐天统元年岁次乙酉五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刊。（碑拓本。）

◇云居馆刻石

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子少师、太常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北豫州大中正，瀛、赵、沧、冀、怀、兖、光行正十州刺史郑述祖云居馆之山门也。天统元年九月五日刊。（碑拓本。）

◎斛律光

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左丞相金子。神武擢为都督，迁征虏将军、卫将军，封永乐县子，进爵为伯。齐受禅，加开府仪同三司，别封西伯县子，除晋州刺史，历朔州刺史，加特进，乾明初除晋州刺史，皇建初进爵钜鹿郡公，大宁初除尚书右仆射太子太保，河清中为司空，迁司徒，进太尉，又封冠军县公，天统初转大将军，除太保，袭父金爵咸阳王，别封武德郡公，迁太傅，武平中又封中山郡公，加右丞相、并州刺史，拜左丞相，又别封清河郡公，为祖 ；所谮诛。周武入邺，追赠上柱国、崇国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周太保达奚武书

鸿鹤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也。（《周书·达奚武传》）

◎祖 ；

；字孝征，范阳遒人，一云狄道人，魏太常卿莹子，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迁尚书仪曹郎。文宣以为并州仓曹参军，入为神武中外府功曹，迁秘书丞，领舍人事，免。文襄嗣事，复为功曹参军。文宣受禅，召直中书省，除尚药丞，迁典御。武成即位，拜中书侍郎，出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入为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后主即位，拜秘书监，寻徙光州，就除海州刺史，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进侍中、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封燕郡公，寻解职，出为北徐州刺史。

◇上呈修文殿御览表

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馀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御览》六百一引《三国典略》）

◇上书请定乐

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阕，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锺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隋书·音乐志中》：文宣受禅后，尚乐典御祖 ；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二。）

◇上书请传位东宫

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按《春秋元命包》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北齐书·祖 ；传》）

◇遗陆媪弟悉达书

赵彦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北齐书·祖 ；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冀州刺史万俟受洛清德颂

◇并州定国寺碑（并见《北齐书·祖 ;传》，亡。）

◎樊逊

逊字孝谦，河东北猗氏人，为临漳小史，迁主簿。武定末，梁州刺史刘杀鬼以为录事参军，随府迁颍川长史。齐受禅，本州举秀才，报罢，梁州重举秀才，对策第一，超除员外将军。武成即位，转授主书，迁员外散骑侍郎。

◇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

五年正月，制诏问升中纪号，孝谦对曰：「臣闻巡岳之礼，勒在《虞书》，省方之义，著于《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亿有馀人。仲尼之观梁甫，不能尽识；夷吾之对齐桓，所存未几。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贻灵谴。秦皇无道，致风雨之灾；汉武奢淫，有奉车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辉，四海安流，天下辑睦，剑赐骑士，马驾鼓车，乃用张纯之文，始从伯阳之说。至于魏、晋，虽各有君，量德而处，莫能拟议。蒋济上言于前，徒秽纸墨；袁准发论于后，终未施行。世历三朝，年将十祀，启圣之期，兹为昌会。然自水德不竞，函谷封途，天马息歌，苞茅绝贡。我太祖收宝鸡之瑞，握凤皇之书，体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荡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发乃行诛，虽太白出高，中国宜战，置之度外，望其迁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马多冀北，将异山西，凉风至，白露下，北上太行，东临碣石，方欲吞巴蜀而埽崤函，苑长洲而池江汉。复恐迎风纵火，芝艾共焚，按此六军，未申九伐。夫周发牙璋，汉驰竹使，义在济民，非闻好战。至如投鼠忌器之说，盖是常谈，文德怀远之言，岂识权道。今三台令子，六郡良家，蓄锐须时，裹粮待诏。未若龙驾虎服，先收陇右之民，电转雷惊，因取荆南之地。昔秦举长平，金精食昴，楚攻钜鹿，枉矢霄流，况我威灵，能无协赞。但使彼之百姓一睹六军，似见周王，若逢司隶。然后除其苛令，与其约法，振旅而还，止戈为武，标金南海，勒石东山，纪天地之奇功，被风声于千载。若令马儿不死，子阳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图，草射牛之礼，比德论功，多惭往列，升中告禅，臣用有疑。」

又问求才审官，孝谦对曰：「臣闻雕兽画龙，徒有风云之势；金舟玉马，终无水陆之功。三驾礼贤，将收实用，一毛不拔，复何足取。是以尧作虞宾，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纳孤竹之言。但处士盗名，虽云久矣；朝臣穷位，盖亦实多。汉拜丞相，便有锺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孙权之笑、故山林之与朝廷，得容非毁；肥遁之与宾王，翻有优劣。至于时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异出关，而言耻从卫乱。虽复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终存耿介之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我太岳之后，克广洪业，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华日月，爰自纳麓，乃格文祖，仪天地以设官，象星辰以布职。汉家神凤，惭用纪年；魏氏青龙，羞将改号。上膺列宿，咸是异人；下法山岗川，莫非奇士。所以画堂甲观，修德日新，庙鼎钟歌，王星岁委。循名责实，选众举能，朝无铜臭之功，世绝《钱神》之论。昔百里相秦，名存《雀》；萧、张辅沛，姓在《河书》。今日公卿，抑亦天授，与之为治，何欲不从。未必稽首天师，方闻牧马之术；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观书，支日通奏。周昌桀、纣之论，欣然开纳；刘毅桓、灵之比，终自含弘。高悬王爵，唯能是与，管库靡遗，渔盐毕录。无令桓谭非谶，官止于郡丞；赵壹负才，位终于计掾。则天下宅心，幽明知感，岁精仕汉，风伯朝周，真人去而复归，台星坼而还敛。《诗》称多士，《易》载群龙，从此而言，可以无愧。

又问释道两教，孝谦对曰：「臣闻天道性命，圣人所不言，盖以理绝涉求，难为称诣。伯阳道德之论，庄周逍遥之旨，遗言取意，犹有可寻。至若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而燕君、齐后、秦皇、汉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归，栾大往而无获。犹谓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还入骊山之暮；龙媒已至，终下茂陵之坟。方知刘向之信洪宝，没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比为不相。又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烧劫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而妖妄之辈，苟求出家，药王燔躯，波仑洒血，假未能然，犹当克命。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意放情，还同俗物。龙宫余论，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风前坠。

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济民，山鬼效灵，海神率职。湘中石燕，沐时雨而群飞；台上铜乌，和风而杓转。以周都洛邑。治在镐京，汉宅咸阳，魂归丰、沛，汾、晋之地，王迹维始，眷言蓐幸，且劳经略。犹复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执玉于瑶池，念求珠于赤水。窃以王母献环，由感周德，上天锡佩，实报禹功。二班勒史，两马制书，未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帝乐王礼，尚有时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又问刑罚宽猛，孝谦对曰：「臣闻惟王建国，刑以助礼，犹寒暑之赞阴阳，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叶，法令稍滋，秦篆无以穷书，楚竹不能尽载。有司因此，开以二门，高下在心，寒热随意。《周官》三典，弃之若吹毛；汉津九章，违之如覆手。遂使长平狱气，得酒而后消；东海孝妇，因灾而方雪。诏书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门，无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见德。而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守迷，不寻其本。钟繇、王朗，追怨张仓；祖讷、梅陶，共尤文帝。便谓化尸起偃，在复肉刑；致治兴邦，无关周礼。伏惟陛下昧旦坐朝，留心政术，明罚以纠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盖，已绝东南；白马素车，将降轵道。若复峻典深文，臣实未悟。何则？人肖天地，俱禀阴阳，安则愿存，扰则图死。故王者之治，务先礼乐，如有未从，刑书乃用，宽猛兼设，水火俱陈，未有专任商、韩而能长久。昔秦归士会，晋盗来奔；舜举皋陶，不仁自远。但令释之、定国迭作理官，龚遂、文翁继为群守，科间律令，一此宪章，欣闻汲黯之言，泣断昭平之罪。则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兽含牙，仓鹰垂翅，楚王钱府，不复须封，汉狱冤办囚，自然蒙理。后服之徒，既承风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咏仁。号以成、康，何难之有？」

又问祸福报应，孝谦对曰：「臣闻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犹须吹律。况复天道秘远，神迹难源，不有通灵，孰能尽司。乘槎至于河汉，唯睹牵牛；假寐游于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无传；报应之事，固难得而妄说。但秦穆有道，句芒锡年；虢公凉德，蓐收降祸。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谓神冥昧难信。若夫仲尼厄于陈、蔡，孟轲困于齐、梁，自是不遇其时，宁关报应之理。子胥无首，马迁腐下，受诛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协律见亲，擢船得幸，从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罚；白起诛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邮之戮，还属武安。

昔汉问上计，不过日蚀；晋策秀才，止于寒火。前贤往士，咸用为难。推古比今，臣见其易。然草莱百姓，过荷恩私，三折寒胶，再游金马，王言昭贲，思若有神，占对失图，伏深悚惧。（《北齐书·樊逊传》）

◇刊定秘府书籍

案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大夫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余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籍众本。太常卿刑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端、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北齐书·樊逊传》）

陆操伏浑卒，为杨作书，告晋阳朝士。

◇客诲（见《北齐书·樊逊传》，亡）

◇临漳令裴鉴溥德颂（见《北齐书·樊逊传》，亡）

◇厍狄干碑铭（《北史》八十三）

◎郎基

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为奉朝请，天保中除海西镇将，入为侍御史，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初除郑州长史，带颍川郡守。卒赠骠骑大将军、和州刺史，谥曰惠。

◇答潘子义书

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北齐书·郎基传》）

卷八

◎刘逖

逖字子长，彭城人，魏太常卿芳孙，天保初行定陶令，皇建初除太子洗马，武成即位，除散骑侍郎兼仪曹郎，进中书侍郎，加散骑常侍、仪同三司，天统中出为江州刺史，徙仁州刺史，武平中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与崔季舍等同诛。

◇荐辛德源表

弱龄好古，晚节逾厉，枕籍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恭慎表于闺门，谦著于朋执。实后进之词人，当今之雅器。必能效节一官，骋足千里。（《隋书·辛德源传》）

◎鸿

鸿失其姓。

◇西门豹祠堂碑

自夫清刚俪以分宿，沈浊判其□□□渎为纪罗□□□□之（下阙）羲栗襄葛之年，炎轩昊顼之□□□□瑞所闻盖□□虞传□□□□周□□□□□令逾千国既□□□□不震九州脔割七雄基□□□□□国之君□□古之业□□□□田卜□□□□□璜河内俟治邺□□□子昌言而为任西门厉精而出宰□拒比周治申严密玺还而寤主□亡而警吏□班既别□彩自□不省书□积仓府戎车北首侵□南□佩□临事，簪笔听神，民吏不敢两欺□巫老□奸于波浪颉颃郑密异术均美□□□首列城归目。于是生致尸祝之礼，殁贻棠杜之思，虽□券金书，逝者不作，□□坛表慕，俎豆逾远，非□襄王□□□子托葬存称惠主，死曰明神，所以年世经关，风俗杂，恩福之祈咸在，灾□祷仍□非直郡国掾史实降□□□盖魏氏季年，日销地反，投霓不息，半马盈空□自金堂，衅生玉室，天示昭明之证，帝启即席之期。我太祖献武皇帝合制半墨放□□□剪凶族于黎□□□□于华□□运□竭激昆仑之永输□□□竞□□□□增威一□□社再祠绝□匡□□□□□□□□万□□□五□□会知三□之未从想□桥之难□□□□□□□犹存式瞻神宇雅□□□兰□成林椒□□□□□□□□得□忘言世宗文襄皇帝□□□□□□□□□龙□渊□□□应物纳□黎于□□□□□于（下阙）垄路荒芜，祠堂凋□□壁□□□□□□□□□□□□芳□以丹□磨（下阙）胶枷鲸螭旁（下阙）神居独（下阙）而宛转（下阙）跃水仙鸟鸣林（下阙）歇尊神尚德（下阙）终□□□□有归纷郁皇上官府□物核□□□□□□有禀赋灵性□□为德道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还□烬乐反（下阙）常流弊云自卷仙协律□鬯□神文烂北□□□西凤鳞□五□光气四举而（下阙）牛于阴山风逸骥于桃塞，捐金抵玉上小粟□□□□致酒英杰先之顾以贤宰余休联（下阙）宸鉴斯揆。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州牧、宗师、清河王岳出应敌国，入当（下阙）之一帅。执刺都辇，标榜九牧，驯禽弭□□雨来风披席□□倾贤礼俊，眷彼能官，投□千祀（下阙）晋崩离，殊类窃假，畏威仰德，坚碑在□春煦□□□超二百执除之□□□□褫岂不苍精云启□□□□□□言僭迹，埽地不遗，委贽兴王，恭承□运，幽明□远，意在斯乎？乃命□纪□□鸿□□以昭晋神道□□□□□□□而□绝，望黄岑以俱峙。其词曰：

星精旁散，汉津横泻，山《止寺》□□渎流疏野。中处外薄，惑夷惑夏，周德不昌，三诗缺雅。（下阙）侮弱凭强，魏侯趣士，民俊□望，邺有贤令，夏景冬燠□□率□□□□俗（下阙）存祀四时，亡哀百赎，始闻始烈，终□明灵，忻殚鼓□，□尽牢牲，藉兰竦意尊□□□□□徒□礼（下阙）人授手□□谋居，光宅漳右，龙驹盖，鸣笳驷牡。□□层□载前载后。□象□□饰卫逾隆，天子赫赫，历数在躬，夏应虞命，舜受尧终，洛泛文章，河浮图□，会昌冥贶，居今陋昔，咸秩报□□□□□□□□□宜留金石，□亲藩干，□率依风，毛毕均美。（下阙。碑拓本，案《中州金石记》引《太平寰宇记》云：「邺县西门桥，齐天保五年，仆射魏收为碑，存焉。则碑是天保五年魏收所撰无疑。」今案魏收所撰者乃西门桥碑，此是西门祠堂，彼此异也。碑序末云：「乃命□纪□□鸿□□以昭晋神道。」「鸿」下隐隐是「作颂」二字，则「纪、鸿」二字，乃撰碑者之地名人名，惜已残阙，俟更求旧拓本补之。）

◎朱

仕梁，为骠骑王琳府仓曹参军。琳败，随入齐。

◇与徐陵请王琳首书

窃以朝市迁贸，时传骨鲠之风；历运推移，间表忠贞之迹。故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途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书，垂名于后世。梁故建宁公琳，洛滨余胄，咱州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彦，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念，终遘苌弘之眚，洎王业光启，鼎祚有归，于是远迹山东，寄命河北。虽轻旅臣之叹，犹怀客卿之礼，感兹知己，忘此捐躯，至使身没九原，头行万里。诚复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骸，全彼人臣之节。然身首异处，有足悲者，封树靡卜，良可怆焉。□早末僚，预参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识之颜，回肠疾首，切犹生之面。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许田横之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刍贱，窃亦有心。琳经莅寿阳，颇存遗爱；曾游江右，非无余德。比肩东阁之吏，继踵西园之宾，愿归元彼境，还修窀穸。庶孤坟既筑，或飞衔土之燕；丰碑式树，时留堕泪之民。近故旧王绾等已有论牒，仰蒙制议，不遂所陈。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茔或；孙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贾。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寿春城下，惟传报葛之人；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昧死陈祈，伏待刑宪。（《北齐书·王琳传》，《北史·王琳传》，《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三）

◎方道显

◇造释迦像碑

唯大齐皇建元年岁次庚辰十月己卯朔卅日戊申，大齐清信士佛弟子方道显敬造释迦石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边地众生，有形之类，咸同其福善。（碑拓本。下方有姓名七列，不录。）

◎张奉礼

奉礼，河清中为光州别驾。

◇上言祖 ;事

 ;虽为流囚，常与刺史对坐。（《北齐书·祖 ;传》。 ;徙光州，刺史李祖勋遇之甚厚，别驾张奉礼希大臣意上言。）

◎申嗣邕

嗣邕为齐州骑兵参军。

◇陇东王感孝颂（并序）

惟夫德行之本，仁义之基，感洞幽明，拢驯禽兽，清音带兵而挺洁，素采映雪而流辉，根矩定于一丸，丘吾绝于三失。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摄选，新除特进、使持节、齐州刺史、陇东王胡长仁，雌黄雅俗，雄飞戚里，入膺北斗，执柄端衡，出牧东秦，总条连率。未脱崔林之屣，聊褶贾宗之，视听经过，访询耆旧。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君王爱奇好古，历览徘徊，妃息在傍，宾僚侍侧。璧疑秦镜，炳焕存形，柱识荆珉，寂寥遗字。所以敛眉长叹，念昔追远，遂若羊公登岗，不同处墨饮泉，慨贤胜之多弊，嗟至德而无纪，兰溪傥不见松，城何以知石？于时开府中兵参军梁恭之盛工篆隶，骑兵参军申嗣邕微学ゼ藻，并应命旨，俱营颂笔。以大齐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权舆雕莹，表建庭宇，栋刻苍文，檐栽翠柏。庶令千叶之下，弥振金声，九原之中，恒浮玉树。其词曰：

天经地义，启圣通神。重华曾闵，莱子乐春。时多美迹，世有芳尘，前汉逸士，河内贞人。分财双季，独养壹亲，客舍凶弭，儿埋福臻。穹隆感异，旁薄贻珍，悬车遽落，夜台弗晨。千龄俄古，万祀犹新，朱骖紫盖，抚俗调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山达节，景慕萦颦，式凭不朽，永播衣巾。（碑拓本）

◎朱敬修朱敬范

敬修，乐陵湿沃人。

敬范，敬修从父兄。

◇朱岱林墓志铭

君讳岱林，字君山，乐陵湿沃人也。自辛朝丧历，昌户衔书，亲以建社，贤亦启国，扶封于邾，公加茅土，方曹析壤，媲鲁称雄。别有由谥立姓，因字为氏，斯即去邑从朱，盖是殊方共致。卯金则司空佐命，当涂即领军赞业，整在晋嗣美，表于赵垂名。所为杞梓继生，公侯间起，哲人世挺，衣冠代。曾祖霸，儒该丘素，术尽从横，魏使持节平州诸军事、安远将军、平州刺史。俗邻疆场，布以威恩，酹酒空陈，夜金不受。于后谤言及乐，谗巧乱邹，倏尔鹰扬，翻然鹊起，拥乡里三千余户，来逝河南。值元嘉之末，朝多丧乱，不获其赏，仍居青州之乐陵郡。祖法弘，下帷耽艺，闲静自得，举秀才，释褐南平王府，行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中。礼阁有声，含香擅美，后迁司徒府咨议参军事，亡赠鸿胪卿。父孝祖，清规胜范，地美才高。俄而魏高祖孝文皇帝熊罴竟骋，苍兕争先，化洽江湘，令行天下，录奇异于岩薮，访隐逸于闾阎。起家除阳县令，转北海太守。流涕孟侯，歌谣稚子，从今堇刂古，并驾分驱。君膺兹秀气，禀是淳和，三棘六里，方珠比玉，左智右贤，拟龙齐凤，得嗟蔡子，见重侯相。聿始十余，身离艰苦，晨号夕踊，柴毁骨立。遂使鸠来栖集，马忄刍草，精通飞走，操贯幽明。魏广陵王爱善如苍，好书比德，俾侯南服，妙选英佐，托以金兰，征为国常侍。辞不获已，亻免亻黾从职。而侯嬴荷分，难交公子；介推逃赏，终远晋文。未逾十旬，还以病解。后彭城王又以皇枝之贵，作牧东秦，召为主簿，久而从命王藉甚有素，不苦抑遣，终遂干木之心，乃申安道之志。君雅量之地，无际可寻，元昆季弟，推之京宦同于得丧，等概荣枯，含章韬彩，藏明晦用。兄元旭，散骑常侍，出除南兖州刺史。弟叔业，通直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高冠映日，长戟陵风，誉满京华，声驰宇县。纵赵孝之让礼食，曾何足云；鲁恭之就否名，讵堪方此。魏廷尉卿崔光韶，侍中贾思伯，并聪敏当世，器局标时，结四子七贤之交，饮醑投水之密，留连宴熹，付写衿期。黄门郎徐纥，与君意得言忘，处权居要，恒思不次之举，还疑志不可夺，宴言之暇，聊申微旨。君答云：「昔人有以术忄干帝，或道质口王，譬之鳞羽，本乖飞伏，而平生庸短，未希簪绂，如斯之贶，乞不加己。」纥爱人以礼，兼相钦尚，从其所好，不敢絷维。普泰之季，水德不竞，苍云盖野，紫日生天。乌合蚁徒，聚三齐之地；竖牙鸣角，凭十二之险。不异井中，虚言圣出；何殊辙口，妄号神人。拔本塞源，摧兰夭桂，春秋五十有四，遐迩悲噎，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涕零。惟君大度不群，峻□孤上，托宿假道，唯仁与义，规矩成则，物我兼忘，非夷非惠，不石不玉，恻隐同于子鱼，友悌侔于伯雅。何忽儋山石折，智士遽倾。以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二月乙卯朔六日甲申，葬于百尺里东五里。第四子敬，自惟罹此荼毒，眇然咳幼，离奇以生，龙钟而立，穷而匡子，温惭闵骞，岵山难陟，过庭无训。携锄而感，言下集冠之禽；攀松弗昭，宁降成坟之鸟。空追士季瞻像，载兴伤恸，日观状，益增酸哽。磬兹鄙拙，式序徽猷，思与泣俱，文兼溺落，先言多不备述，往行尽是阙如，良由才非作者，情隈芜次。从父兄敬范，史君伯第三子，脱略荣华，不应征聘，沈深好古，尤工ゼ属，勒铭黄壤，以播清风。辞曰：

本自高门，世资阴德，从来位重，人兼才识。运海鳞奇，抟摇翅力，繁枝不已，清澜焉息。（其一）

唯祖英毅，唯父深沈，飞缨鸣玉，作范垂音。仍生东箭，遂挺南金，素荣俱美，出处分心。（其二）

有应纯和，□望余耀，嵇风阮德，梁游大钓。总于君子，艺才何劭，阙里儒英，濑乡玄妙。（其三）

道王天崖，志轻人爵，菊丛危坐，□裘采纲。楚汉儿戏，仁雄寥廓，我如曾闵，何论许郭。（其四）

虚言辅善，实验无亲，石□既落，儋山亦沦。少微之应，遂属高人，悲王难序，痛霍何陈。（其五）

仁厚庆钟，育斯才彦，历阶武目，过庭鲁盼。似凤方鸣，如龙比绚，遗孤在笈，藐焉谁见。（其六）

谁见伊何，慈颜弗睹，□朝不食，邻人罢祖。比学西河，拟文东鲁，述彪者固，情深陟岵。（其七）

鱼山本志，门豹遗门，丹青已写，玄窆方崇。思人下泪，瞻盖悲空，山川不易，规猷讵终。（其八）

嗟嗟犹子，瞻仪在昔，荷恩惟训，依希如地觌。颂雅因诗，弘文托易，追思素道，敬镌玄石。（碑拓本。案：朱敬修撰序，朱敬范撰铭。）

◎尹义尚

义尚，爵里未详。

◇与徐仆射书

义尚白：漳滨江，眇若天涯，去雁归鸿，云飞难寄。瞻言乡国，泣珠泪而盈怀；寤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来，愁云满塞。河冰自结，非由汉后之军；草露恒严，宁假公超之术。霜飘虎渠，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龙岑，徒亿清江之暖。眷言畴昔，邈矣遐哉。系清颜，愿常丰胜，雍容廊庙，时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匡奉之风；偃息康庄，无废怡神之道。

义尚望国穷魂，繁忧积岁，虽共未殒，岂曰生年？日者谬忝后车，陪游上国。曾观礼乐，见季子之知音；经奉侍言，嗟郑侨之博物。如军书愈疾之制，碑文妙绝之词，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逮乎百六之年，仍离再三之酷，吉凶礼数，绵历岁时，尝胆茹辛，备同艰险。每冀穹苍有感，大国矜悯，以礼言归，驭驿俱反。何期毳毛湮沦，坠洒漳滨之水；逸翮摩霄，轻托蓬莱之顶。信知有幸无幸，见生死之殊伦，才与不才，验沈浮之异趣。昔秦归赵璧，还得连城；晋失楚材，直亡其宝。自国祚中绝，行李不通，等避世于桃源，同留寓于仙岭。每瞻牛候马，想金陵之圣人；今睹皇华，知有熊之建国。宾尧仕舜，犹是八才；纬武经文，方俦四贵。幸甚幸甚。昔杨朱岐路，悲始末之长离；苏武河梁，叹平生之永别。虽复音尘可嗣，终隔风云，梦想时通，无因觏止，依依望楚，寸阴有待，百年将半，轻生若是，命也如何。

今车书同轨，行李相继，猥荷文移，通赐论及，轩既以复命，义尚未被胶矜，窃以晋楚释囚，共成亲好；今乃拘彼来此，不亦难乎？夫以匹夫投分，犹须坦荡，况两国二君，那宜细计。彼若才如廉乐，犹恐不习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战三败，卒成强伯之功；七纵七擒，终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谋士，关云长刘氏之骁将，须归即遣，知叛弗追，今之与古，何其异趣？且地画叶和，长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规，或贰或猜，岂名唇齿？是以隔河分歃，君子知其不终；衷甲寻盟，春秋贬其行诈。伏承圣上钦明，英贤佐辅，方知解网之气，用表无偏之化。若彼之俘虏，犹且蒙归；此之南冠，何辞不遣？如其苟相猜贰，信不由衷，虽笃亲邻，义尚何罪？

不任辛酸之念，轻陈万一之情。伏愿仁人，少存畴昔，承闲之便，希复开言。昔张子余年，诚称吴王之赐；微躬迈影，实仰含弘之泽。载笔涟廿，罔知所运。（《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五）

◎封士让

士让为丞相府佐。

◇密启后主

光前西讨还，敕令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处，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北齐书·斛律光传》）

◎王行思

行思为南安王思好行台郎，思好败，俱赴水死。

◇为南安王思好与并州诸贵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上少长深宫，未辨人之情伪，昵近凶狡，疏远忠良。遂使刀锯刑馀，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暗于听受，专行忍害。幽母深宫，无复人子之礼；二弟残戮，顿绝孔怀之义。仍纵子立夺马于东门，光弁擎鹰于西市，骏龙得仪同之号，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马班位，荣冠轩冕，人不堪役，思长乱阶。赵君王睿，实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为元辅，威著邻国；无罪无辜，奄见诛殄。孤既忝预皇枝，实蒙殊奖，今便拥率义兵，指除君侧之害。幸悉此怀，无致疑惑。（《北齐书·宗室思好传》。思好迁朔州刺史，武平五年，举兵反，与并州诸贵书云云，行台郎王行思之辞也。）

◎刘昼

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举秀才不第，有《高才不遇传》四卷，《刘子》十卷。（案：《刘子》，《隋志》不著录，《唐志》作刘勰撰，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并云刘昼撰。）

◇上书诋佛法

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

◇又诋诃淫荡

尼与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余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之言。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广弘明集》六《滞惑解》）

◎章仇子㚖

子㚖，魏郡人，武平中为儒林学士。

◇请禁抑僧尼表

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妇，纲纪有本。自魏晋以来。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空受加敬，轻欺士俗。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镬，辄沐浴舆梓，奉表以闻。（《广弘明集》七。子㚖上疏几十余纸，帝震怒，禁锢经年。周武平齐，出之。）

◎马天祥

◇造像碑

夫幽宗玄家，真丽潜□然隐显冲机，而名随化浪，洪阐弥廓，遐□□□自非镂像污形，其孰能睹之者哉？大齐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邑主马天祥、邑子马天成、邑子马天相、邑子马天庆、道民王成人、道民王大人、道民王强人、道民王恭人投委坛静仲追冥果，造立石像，永□𠂉弟更□□肃恭祚延无穷，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崇业，□□□□（碑拓本。案：武平止七年，而碑云九年必误。）

◎冯袞

袞，冀人，依邺下大觉寺释惠光，终于光门。

◇捧心论

诸行者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觅长觅短。听经学问，严饰我心。须识诈贼，觅他过恶。不求其长，则吾我渐歇。特须分疏，勿迷自他。我过常起，炽然法界，他道少过，便即他。常须看心，自己多过，若思量者，虽在世间，无有滋味，终无欢心。以味丧我，何由有乐？此心将我，上至非想，还下地狱，常诱诳我。如怨家，如爱奴，岂可学问？长养贼心，巧作细作，使觅名利，造疽妒也。故经云：常为心师，不师于心。八岁能诵，百岁不行，不救急也。（《续高僧传》）

◎列女

◎赵桃科妻刘氏

◇造像记

武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戎昭将军伊阳城骑兵参军赵桃科妻刘，知善可崇，知恶可舍，上为皇帝陛下，见存眷属，亡过父母，敬造石像一堪。愿亡者获果，存者延遐，有形之类，咸同斯福。（碑拓本）

◎朱元洪妻孟阿妃

◇造老君像记大齐武平七年岁次丁酉二月甲辰朔廿三日丙寅，清信弟子孟阿妃敬为忘夫朱元洪及息子敖、息子推、息白石、息康奴、息女双姬等敬造老君像一区，今得成就，愿亡者去离三涂，永超八难，上升天堂，侍为道君，芒芒三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门，俱升上道。（碑拓本）

◎卢士深妻崔氏

崔氏崔休义之女。

◇春日以桃花儿面兄（案：兄，俗祝字。）

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白雪，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光华。取雪白，取花红，与儿洗面作华容。（《御览》二十引虞世南《史略》）

卷九

◎阙名（一）

◇正会班五条诏书

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主（《通典》作「正」）决狱，平徭赋。二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四曰：长吏浮华，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外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溷淆，纲维（《通典》作「纪纲」）不设，所宜纠劾。（《随书·礼仪志四》。后齐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又班五条诏书，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又见《通典》七十。案：此诏不知始何帝时，编入阙名类。）

◇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

天地隔塞，子母异所，三十余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想汝悲思之怀，复何可处。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丧乱，备尝艰阻。恒冀汝等长城，得见一日安乐，何期罪衅深重，存殁分离。吾凡生汝辈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赖皇齐恩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纥干、汝嫂刘新妇等（《北史》作「汝嫂刘及汝新妇等.）同居，颇亦自适，但为微有耳疾，大语方闻。行动饮食，幸无多恙。今大齐圣德远被，特降鸿慈，既许归吾于汝，又听先致音耗。积稔长悲，豁然获展。此乃仁侔造化，将何报德！

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吾之阖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汝祖及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几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纥干各别分散。宝掌见汝，云：「我识其祖翁，形状相似。」时宝掌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中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我今走向至本军。」既至营，遂告吾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邀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时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事缘由也？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成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与汝叔母等闻之，各捉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其后尔朱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归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盛洛著紫织成缬通身袍，黄绫裹，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当分明记之耳。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北史》作「含悲抱戚」）多历年祀。

属千载之运，逢大齐之德，矜老开恩，许得相见。一闻此言，死犹不朽，况如今者，势必聚集。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位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惟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汝杨氏姑，今虽炎暑，犹能先发。关河阴远，隔绝多年，书依常体，虑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质，兼亦载吾姓名。当识此理，勿以为怪。（《周书·晋公护传》。齐主以护既当权重，乃留其母，以为后图，仍令人为阎作书报护。又见《北史》五十七。）

◇都邑师道兴造石像记并治疾方

夫金躯西奄，仪像东流，宝相□□□□□□。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然今都邑师道兴，乃抽簪少稔，早托缋门，入相俱闲，五家具晓。爰有合邑人等，并是齐国芳兰，乡中昆璧，同契孔怀，和如骨血，人抽妙□敬造释迦石像一躯并二菩萨。□僧侍立，事广难名，天花杂状，寻形叵遍。欲使崇真之士，指瞩归依，慕法之徒，从兹解悟。以此微诚，资益邑人，师僧父母，七世归真，现存获福，皇祚永延，含生普润，共越死河，同升彼岸。大齐武平六年岁次乙未六月甲申日功讫。（碑拓本。案：记文下方及左方刻疗上气咳嗽诸方，约三千字，不录。）

◇朱昙思等造塔颂

大齐河清四年岁次乙酉三月癸未朔四日丙戌，慈风未鼓，品类同昏。惠化一开，乃群情等觉，虽真光暂，而实相可追，故ぉ兹苦海，志彼零峰。邑主朱昙思、朱僧利一百人等，于村之前，兆其胜地，绵基细柳，白虎游南，敬造宝塔一躯。经之不日，斜[B15]烟际，四翥风生。镂羲真离，刻摹兜率，麻几圣蛟龙，看之若生，飞禽走兽，瞻疑似活，羌弗可得如言矣。魏魏易睹，《容容》烂难名。托铭神宫，冀贻万叶，仍因撮土之功，敢发广厚之愿，国祚永隆，覆载等一。颂粤：

爵璃往昔，丽宇今兹，弱黛留烟，炎起停晕。瑶草垂露，画树悬系，荷抽紫叶，岭郁青芝。（碑拓本）

◇洛阳合邑诸人造像铭颂

妙旨幽微，非圣无可尽于源，圣行之兴，非福智庄严岂能□其道。然今合邑诸人等，宿殖明珠，久历诸佛，故能异心同□，仰慕遗踪，在于定光佛前，敬造七佛宝堪，并二菩萨。贤圣诸僧，弥勒下生，梵王帝释，舍利非壹。其金容赫奕，照曜三千，华丽二相，妙菀八十。克木图泥，像而非喻，采壁摸形，焉是其譬。睹之者净信开明，虔礼者三鄣殄息。斯乃尘劳之中，绍如来种。籍此胜善，愿国祚永隆，三宝增盛，法界四生，七世先灵，存亡父母，现在眷属，发菩提心，弥勒下生，恒为导首，开化群迷，广修万行，共集善根，同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菩提之道。刊铭颂曰：

法性如如，非有非无，体非分别，妙用非虚。入相成道，似同凡夫，生而非生，灭而非灭。神通隐显，摩王归轶，化导三千，人天独步。改迷接圣，慈悲觉寤，示三空门，令游正路。净修波若，四摄资助，奋冀道品，菩提永固。天统三年岁次丁亥三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建。（碑拓本）

◇邑义造丈八大像颂

□□□□□□□□□□□□□□悲为怀，宏济五浊，□□权宜，朗鉴万法，随逐根□□□双林，缘尽居尸。遂能□□□构刹，图仪波斯，从后末□□不仰慕圣容者哉。是以邑义一百人等，以今大齐天统三年岁在丁亥五月十五日，共造丈八大像一躯，上为皇家永康，下为群品师僧□□累劫因缘，四生氵含识，悉舍忘想，同登正觉。其颂曰：

宝殿莲基，尊像静嘿，声闻菩萨，侍立其侧。徒众和雍，僧□严饰，禅诵叹咏，昼夜无息。以此福缘，寿报无极。其置福处也，北连名山，太丘之庙，南有高岗，胡城永固；处在中央，□水东注。人民□祥，营造福□，□为帝皇，四海归凑，寿乐□疆，以斯愿力，俱会道场。邑义诸人，皆元出四海，据□□□礼教自防，德达仁□□□为尊以法为□钦敬□□□□归投以斯福缘，永□□□。（碑拓本）

◇刘碑造像铭

夫静妙虚凝，圣踪难寻，淡泊无相，非有心能知。虽形言幽绝，诞迹三千，慈悲内发，欲济危拔苦，演十二而晓群情，喻三车以运诸子，权应归空，潜神真境。然笃信佛弟子刘碑，河涧人也。宝胄唐资，琼基汉绪，袭踵前王，衣冠万代，因官随爵，芳柯嵩左。此人善识四非，深解五业，纂募乡邦卄酉领，怀珠独照。皆是轩姬卄扶蔬，英裔之孤挺；晋魏九域，磐根之梁栋。睿皇朝，飞声齐室。故能同率缁素异心，共遵等意，采石金山，远求名匠，奇思罕闻，巧殊世外，四挟灵鹫之显，西据王舍之汤，派流济济，建像一区。构基三泉，首腾霄月，真容凝然，化流无碍，光曜十方，空空遍满。视之者目中花生，观之者我心寂灭。仰为皇祚永隆，宰转显上，以此果缘，福钟师僧七世。愿使神登紫宫，形升妙境，见在宁康，子孙兴茂，辨智超才，表心六艺，宦极台相，位累九坐，生隋欢谐，来栖道迹，往往逢贤，处处遇圣，蠢动普沾，同照十日，身当正觉，游济彼岸。刊镂金芳，愿言不朽。其辞曰：

如来圣迹，邈矣难寻，究竟归空，妙理实深。出没自在，显灭双林，欲随而去，摄以愚心。龛龛有佛，相望若语，菩萨立侍，含声未吐。师子护坐，竖日相睹，诸天作乐，□□对舞。金刚力仕，在户之傍，邪卷□目，偃蹇相当。波旬请死，欲退无方，道俗肩随，庆会天堂。肃肃法师，寂寂道场，崇之若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之芒芒。垂诱下士，上接携将，六□解罗，三有晕光。俄俄禅定，神归空外，真化无碍，心宁三昧。脱骨王子，广度一切，夙树圭璋，垂罗天阙。冠冕世袭，金柯秀发，辨隆待仕，殊今古越。俊迈机惊，皎然若月，信士英英，契悟福期。镌镂金石，相好巍巍，嵯峨妙绝，是难是希。终天毕地，永为苌基。（碑拓本。《说嵩》云天保八年。）

◇铜雀台石门铭

大齐天保八年九年，造铜雀台石之门，百代之后，见此铭者，当复知之。将陈骥，军副程显承、娄，幢主孙悦，军主董侯，幢主杨昙。（碑拓本。案：《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九年三台成，盖经始于八年，故云八年九年也。）

◇在孙寺造像铭

盖太仪育物，品类不同，随□□以轮回，逐阴波而自溺。可嗟薄福，熟为津梁？哀哉士徒，谁□出要？唯无上大觉，独悟玄深，志欲道正，水以坏邪，山秉慧炬，而灭痴暗，故坚杜六门，大开八□，龙魔锁□，虎见斯伏。但感微应促，毒树之音已彰；如住无善利，□灭之幻唯速。于是镫光夜掩，法舟息驾，遂使人到炽然，业爱增甚。自非晓烛真途，了斯相染，熟能俳□扉而超升，望寂一而高蹈哉？都邑主张族、薛景略、仇洪祖、寇智业、陶洪远、李祖怜都□□百□拾人等，以是汉曲明珠，荆山之贵。狂风□□，兰□飘举。叹世挟蔬乡家□□□根□泉而结裙袖八□月而□龙□如此隆隆昂昂盛哉。虽浮俗爱起□千端□□至□思□不惮□劳之军，慧剑双悬，早□□魔之阵，无不□篡□踪魔开□□□□金颜之□佳□□□之□□遂广建伽蓝□□□□□□□□□之□面□大起帝有之奇身，真容不毁，若百葩之开春树；朝曦竟照，类万日之聚高天。足使跛聋发□，□心返正。虽猛炎销天，洪波沸地，而神区宝岸，毕竟常□。昔□才介拥沙，尚氵感菩提，业盛前修，功名显著。岂使日月空流，声尘无[043]□雕金垂范，传芳不朽。自非立信空门，皈心净域，将知福报无虚，功不忘斫，修回□善□□俾□□舍财崇福，佐天堂之业。上为三宝□□，七世父母，过往□师，现在居眷，门徒子孙，世贵国内人民□□役□□□速至，下及边地蠢动，蒙恩五道，□泽有刑之类，普获福利。齐号河清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己丑朔廿日戊申。（碑拓本）

◇姜纂造老君像铭

大齐天统元年太岁乙酉九月庚辰朔八日丁亥，界官姜纂为亡息元略敬造石像一躯。夫灵晖西没，至理东迁，图尽神明，像穷变现，道遥业峻，因藉报远。清信士姜元略，志隆邦国，仁越州闾，衡巷仰风，乡邑誉望，早洞玄源，夙达空旨。而石火电焰，倏忽从化，松摧落岫，兰雕夏霜，宝散暗泉，玉碎黄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纂情慕东门，心凭冥福，特为亡略敬造老群像壹躯，左右二侍，圣相真容，妙绝婆娑。雕檀刻削，波斯恧奇；镌金镂石，优填惭巧。神光照烂，遍满阎浮，香气氛氲，充塞世界。业盛飞行，事苻踊出，以此胜因，追资亡略。直登净境，独步空虚，逍遥天服，飞出六尘，遨游慧体，长超八难。弹指则遍侍十方，合掌则历奉众圣。过去尊卑，见存眷属，亡生净乡，现获妙果，当来龙华，愿升初唱，皇家庆隆，泽洽边地，三途楚毒，俱辞苦海，六道四生，感蒙胜福，壹切有形，同成正觉。（碑拓本）

◇董洪达造像铭

大齐武平元年岁次庚寅正月乙酉朔廿六日，盖诸佛智海，本自无崖，既与法界净宽，复共虚空竞远。如童尊重卧渥而布发，药王思报，上天而雨花，暮攸前踪，更开后辙。是以都邑主董洪达其人，可胃映望远闻，声标遐尔，志超云外，深识无边，体同聚沫，岂齐风露？遂率邑徒四十人等，及访蓝田美玉，琨璞京珍，敬写灵仪，用深表代，匠思奇端，朝研殊毒，昼采金妆，玉镂周毕，众事明丽，寻形叵遍。拔若天上降来，后似地中涌出。其处□徘徊，岩绝涧，左依山渠，南窥大壑，西ツ京都。私乃唯非舍利神□□□宝是□□布金为地，自非□见大士十力世雄，安能建斯功业者哉？仰资帝祚永隆，存没父母，因缘着属，普蒙斯善。其辞曰：

茫茫法水，眇眇零津。惠流无外，化被微尘。三界有润，火宅无辛。杳杳真容，非人弗显。苦乐忧悲，非福不遣。刊石记功，以照诸善。（碑拓本）

◇比丘僧道略等造神碑尊像铭

自梦影东翻，金人感帝，像法肇兴，鸠摩启悟；方知城芥易穷，五衣时往，云电屡驰，石光何速。若夫智出非恒，道光大地，德被天中，威罗世界，莫不发迹紫宫，□躯兜率，越度生死之河，飞凭沸流之海。而四生夥杂，八径纷纶，寿等芭蕉，业同泡沫。然大鉴降泽，显迹迦夷，应权双树，见从忍土，布慈云于无边，注法雨于六道，悬明镜于重忄昏，炳金镫于长夜。然则神珠照灼，映宝塔于空中；甘露祯祥，润枯萌于世上。若乃久堕欲海，不识沈厄之苦，长处火山，讵愁焚燎之痛矣。是以邑师比丘僧道略，体白六道，独怀二觉，雄才勇志，总判三乘。澄华皎净，与琉璃合洁；素质铿锵，与随珠角曜。故知二鼠之暴不停，四蛇之毒长在。遂能共邑义三百余人等，托志菩提，建崇弘愿，石出蓝田，求工班尔，敬造神碑一所，尊像八堪。龙螭巨镂，若云山之烈彩；丽拔妙形，似七宝之庄严。而改天动地之奇，穷神尽圣之巧，阎浮婆娑之珍，众生大慈之业。然则地兼爽垲，比竹林而并丽；寺带良田，匹鹿苑而不殊。花果氛氲，桂兰绮合。灵芝勺药，布护阶廷，房庑周通，斜□□出，掎角壁，浮梁止雪。莲钱绕渌井，□楼交葛，甍铎参差，羽翮翳林，餐听妙响，鸳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双树，玩好真音。至于青风朗扇，钟声相和，莫觉擅指，合掌南无，游历四禅之境，观入三脱之中。内安万练之僧，招精进之士，银炉鼓炎，百和腾锡响赞声，定崩烦恼，有性厥灵，永登宝地，凡命含品，普升净土，藉斯功德，遍沾□劫。芳谣时歇，铭歌何穷。其词曰：

玄冲眇邈，正教终归，三明自达，六职云飞。浮虚兜极，扬影紫微，悬空游息，三界徘徊。地居胜土，寺绕花莲，周回风观，遍带流渊。上干浮汉，下际幽泉，方须玉棹，事籍金船。踵兹洪福，为海舟梁，发心何远，彼岸犹长。天人觉悟，超投太康，所愿阎浮，同登净乡。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九月十五日建。（碑拓本）

◇邑义主一百人造灵塔铭

盖至道玄凝，幽宗理寂，三途无乐，欲海多难。虽复积骨成山，讵照刹那之性；血溢四河，宁穷冲甚之域。然今邑义主（碑空三字未刻）一百人等，置宅祗国，栖神文囿，俱明世典，常修政法，承天之意弥远，去人之情久达，碳怀智慧之炬，体纳无尽之镫。常欲法流，洒除心垢，故知四大虚假，五总难割。割舍俗财，寄不焚之室，筑兹胜地，造灵塔一区。模育王之真轨，放舍利之影迹。峨峨势巧，颖越于雀离；陵霄，峻高于兜率。灵像俨俨，济度于恒沙；相好巍巍。□□□□六以斯上善（下阙）

大齐武平三年岁次壬辰镌，十二月十六日讫功。（碑拓本）

◇吴洛族等造像铭

夫珠玉非济渡之珍，尺璧岂救时之宝。欲取将来之益，都因莫大于舍施。是以象马无吝，标名第一，克檀为功，福亦不二。今有佛弟子吴洛族十五人等，并宿藉冥因，洞识超远，居或晓真，游尘独处，捉妻子不为己物，唯以片善为家有。各率诚心，敬造释迦弥勒石像周回十堪。回饰悉讫，其尊容杂事，雕莹殊异，亦可验之于目睹，更不待言题矣。共词曰：

泉源浩汗，无边无畔。应似而有，诊之洪汉。邑人诚感，惟不咏赞。藉此微缘，除之八难。（碑拓本）

卷十

◎阙名（二）

◇乡老举孝义隽修罗碑（皇建元年十二月）

唯皇肇祚，大齐受命引轩辕之高宗，纪唐虞之遐统，应孝义以改物，扬仁风以布则，于是缉熙前绪，照显上世。隽敬字罗，缵土苌安，食菜渤海，前汉帝臣隽不疑公之遗孙。九世祖朗，迁官于鲁，遂住洙源，幼倾乾荫，唯母遍居。易色承颜，董生未必过其行；守信志忠，投杼岂能着其心。舍田立寺，愿在菩提，味养僧，缨络匪吝，救济饥寒，倾壶等意，少行忠孝，长在仁伦，可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美，莫复是过。盖闻诠贤举德，古今通尚，甚秀蔽才，锥囊自现。余等乡老壹百余人，目睹其事，岂容嘿焉，敬刊石立楼，以彰孝义。非但树名今世，亦劝后生义夫节妇，诏令所行，其辞曰：

恭恭易色，免受承颜，孝同曾闵，行比丁兰。待如握发，接若吐餐，味救饥，解渴济寒。披幽释古，奉敬如来，割己施造，倾力舍财。悠悠这志，其性可哀，镌石壹朝，千代美哉。流芳万古，迹绝当今，庶劝将来，谁不肃心。忠孝之外，任世浮沈，绝笔刊功，志毕松林。朱阳再现，相讫南金，访石镂文，永保余心。悬宗殒转，放笔留音。皇建元年岁次庚辰十二月戊寅朔廿日西酉讫功。（碑拓本）

◇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

□□□□□旨道圆明，言像所未臻，文字不能述，□□□□辟之者既难，法海波澜，游之者勿易。是大都邑主宋买廿二人等，可谓知周道济之功，圆应遍知之迹，宗尚庄老之谈，景慕神仙之术，强揽博闻，辨说无碍，宜阳金口，深识法相。乃祖乃父，积德于无穷；维子维孙，修道于劫。故能知四毒之分改，五荫之美疾，遂寄财于三宝，托果于娑罗，磬竭家珍，敬造天宫石像各一区。其天宫也，左临渌水，具有公路涧之低回；右观旧都，快有京华之势；前瞩风岭，据有曹操之故区；从背望山，伊洛之南地。私乃正是四奥之华壤，中墟之静土，唯非舍利神变之园，实是须达布金之地。其像也。乃运玉石于荆山，采浮磬于淮浦，飧勒雕文，并龙鳞而翠璨，镂状圆形，等金锦而竞炎。双林见光，未殊于此妙；克檀成，有愧于今容。既如天上降来，又似地中勇出。其中万相庄严，五色鲜妙，珠紫争光，清黄吐艳，看之从，乐善忘归。观状难同，寻刑叵遍，自非高见大士，十力世雄，孰能建私功业者哉。缘兹摩诃善根，仰发洪愿，三宝常存，法轮永固，王祚克隆，七世先灵，托生妙乐，见在眷属，值佛闻法，四生之类，等成正觉。天统三年岁次丁亥四月辛丑朔八日戊申建立。（碑拓本）

◇冯翊王修平等寺碑

盖□功惟（下阙）通言□□在自□成□□□阐鹫山。大则照神光于大千，微则总百亿于微介。乘权授手，津被尘沙，有感斯应。（下阙）亦□□于西林，□教□于东夏。真□□广灵□再兴，不有觉人，孰弘斯道。至若拔山移海之力，复夏兴周（下阙）之（下阙）侣或负气□门□叶累世；或神化淡泊，百祀千龄，莫不委骨高于山岳，屑泪多于河海，共转轮回之苦，同归□月（下阙）彼岸平等寺（下阙）永平中，造定光铜像一区，高二丈八尺。永熙年金涂讫功，像在寺外，未得移（下阙）大（下阙）大殿正屋（下阙）及（下阙）□邑为豺狼之窟，皇居成战斗之场，四海分崩，八宏沦丧，人物将尽，盛（下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武皇帝龙（下阙）先天奉时观□□休。于是虎视豹变，鹰扬鹊起，补西北之亏天，纽东南之缺地，大拯苍生，康兹颓俗，崤函西割（下阙）帝城（下阙）烽□几甸机冲□仑褫便使七政难齐，衣冠道缺，将令五礼愆制，谋迁协于卿士，卜徙以决蓍龟，上天克从，大同□□皇舆□□□□□移，恐洛遂空，城寺□毁。铜驼之术，无复连镳，金马之门，宁闻待诏，荒凉宫室，禾黍生悲；寂寞池台，丘墟流叹。高祖以王业草创，□□□□志去门泥，观兵故洛，见象瑰奇，神征屡感，庄严具足，相好如真，若出崛山，犹居树，时流运谢，隐晦□纪。遂□□□□□□花净□青莲，未迁福地，达人弘道，触物兼怀，发菩提觉心，希无上正果，躬亲致礼，迁像入寺。登给羽林长□守□。武定末，世宗文襄皇帝□□□□□河洛，历揽周京，睹佛仪相，世未尝有，身色光明，实所希妙，崇申礼敬，广施军资，增给兵力，因□□□□□代骤改□□非固□石□□□庐易毁，詹甍倾□，结构崩颓，驳癖上于雕梁，青苔衣于藻井。游尘积座，等形住于慧禅；草莽生怀，□神留于智崇。行□□□□□□枯□□之内菊为茂草。太宰、河阳道大行台录尚书事、冯翊王高润，即神武皇帝之稚子，文襄、章烈、孝昭、武成四□□金□□□之懿□禀精瑶室，分萼邓林，睿气所膺，诞兹英哲。可谓昆山之上，美玉挺生，瀛海之中，明珠间出，迴□□□自（下阙）数伪崖岸平□□□非梁燕之俦，富学岂简平之背。既能调通四气，宣导三光，鼎饣束由其致和，礼教因之敬洽。飞□□问忠□树声致福（下阙）土宇受而静，关河德若膏苏，恩同云雨，出军命将，必禀策以折冲；掠地屠城，会咨谋于帷幄。王既通□□二洞□三□□知佛（下阙）不究竟护浮□于苦海，羲宝□于金河。自推毂专行□戎奉律，治兵余暇，降志弘道，鸣鸾展礼，暂驻服。俄见绣雉飞于梁□，文狸起于□中，叹净宫之雕毁，嗟伽蓝之落构，永言旧事，思用修复。割舍侔于布金，穷材磬于文梓，匠人单五郡之妙，画绘极□土之奇，峥（下阙）虬纠于鲸栋，扶凤竦于虹梁，类玄圃之银楼，等蓬莱之玉阙，天衣容裔，扬三铢之重，像色□□□十力之（下阙）始可言矣。寺则负彼崇邙，面□清洛，右依城雉，左滞洪陂，嵩岳拥其前，灵河行其后，望（下阙）兴贤□胜地真粤福田。于是苦行异人，慧心高德，皆通九部，咸晓二禅，乃振锡来仪（下阙）成田高山亏而□□□丰碑宜勒，铜柱须标，徽猷盛事，无殒长叶。其词云：□□□□□□□□□□□□□□□□□□□□□□□□同归大师□□空播音徽。（其一）

彼岸须登，宝舟宜运，劫石期尽，饥肤何吝。圣帝英王。□□□□□□□□□□□□。（其二）

□□□□□□□□□□□□□□是属贞明，琼宫□气，瑶室和精，氛氲降祉，生此人英。（其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剑既佩，诫诛是□□□

映金蝉，鄙丁刘于汉日，暂栖沼，蔑陈张于晋京。履每曳于南宫，职频关于北斗，迄文昌而凤寺，入钩陈而虎盼。穆陵而北，负海而西，分属虚危，音中角羽，连衽与密云争暗，旨酒共渑流竞深，其鸠会乐于兹所，尚父经封于此域，孔融之见围也，史兹冒难于都昌，袁谭之被攻焉，王赴祸于高密。耸丹山而峭立，回紫城而郁连，败燕之势未沦，巨汉之容尚在，是为名岳，实冠诸蕃。秉刺于兹，义归亲重，故能整旗盖而辞阊阖，节徊铙而下营丘，帷始辟而乡移，冕才彰而俗变。三春未动，别鼓春飙，九冬不作，自悬冬景。齐之以礼，导之以德，宽大居先，威严次后，哀恤孤寡，诛锄豪黠，徭役既摈，奸轨斯逃。持廉作宝，目弗视于金玉；匪财而富，身谍染于脂膏。遂令神雀集菀，灾蝗避域，孝子与顺孙丛秀，节妻共义士相望。凡如此流，抑亦众夥，不能备序，敢复略言。假细侯之行美稷，孟坚之案交，子虞称最于区中，梁道作法于寰内，持来况我，我不退飞。兼愤然兴叹，类羊公之陟岘，喟然垂感，切孔父之临川，悲此有之难拘，慨兹生之易灭，常住之因遂植，弥也之愿仍起。故海贷之间，凡诸福地，罔不倾盖，悉展殷诚。于是民吏奉规，事难舍而能舍；表里蒙化，业难行而遂行。何异草逐风低，水从壶变，僧宝因而再盛，佛日由其更悬。南阳寺者，乃正东之甲寺也。既左通，亦右冯涧谷，前望崛磐，却邻Γ氵尔，层图迈于涌塔，秘宇齐于化宫，足使须达羡其经启，延寿韬其赋颂感至之极，莫与争先。果屈轮舆，频修礼谒，香甫燃而雾作，花劣飞而霰下。遂于此所，爰营佛事，制无量寿像一区，高三丈九尺，并造观世音、势至二大士而侠侍焉。庶国道与华胥竞尚，帝业共虚空比壮，含灵赋命，尽值优花。乃具以三心，成之百宝。白银之丽咸写，紫金之妙毕图。豪如五岭之旋，即之便觌；目似四溟之洁，验之犹在。毗楞宝冠，带左而驰耀；钵摩肉髻，据右而飞光。望舍之迴处星中，须弥之孤映海外，仅堪方此，何以尚兹？前长史解叔宝、司马李元骥、别驾宇文幼鸾、治中崔文惠及诸僚佐等，并餐口下筵，赞成高义，状鳞波之递得，剧风毛之互举，恐炎凉遽徙，缣竹难存，便勒美于贞石，庶永永于乾坤。乃作铉曰：（案：《金石志》云：铉曰之铉，拓本已泐。今检新旧拓本，实是铉字，他碑无此例。）

驶河难测，暗海无边，津梁莫起，镫烛谁燃？念念不住，苦苦相沿，生犹电转，灭甚云旋。昔往今来，灵仙非一，骑龙驾虎，排霄蔽日。朝登玉楼，夜游琼室，终归聚散，安知假实。常住无我，寄在天尊，业苞真俗，事断名言。惚峰亏构，慧浦疏源，神仪或掩，像法弥敦。亦有人英，翘然孤上，似竹千仞，如松百丈。带铉之蕃，仁深誉仰，一方饶益，千城注想。觉花常吐，愍叶恒春，誓将调御，宁求转轮。爰修佛宝，于此东秦，项光仍射，眉相还陈。双树结影，三莲接耀，五道光含，十方辉眺。果名奇特，是称众妙，乐地在兹，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远召。福之所暨，宁专为我，俾斯含识，俱圆妙果。行值岚风，方逢劫火，空余胜绩，无骞无堕。（碑拓本。案：临淮王才，娄昭子定远也。《北齐书》、《北史》并有传。）

◎外国

◎王高德

高德，高丽国大丞相。

◇启问法教始末缘由事叙略

释迦文佛入涅来，至今几年？又于天竺几年，方到汉地？初到何帝？年号是何？又齐陈佛法，谁先传告？从尔至今历几年帝？远请具注。（《续高僧传》十法上）

◎释氏

◎大统

◇奏并州掘地有人两唇其舌赤色

此持法华者，令六根不坏，殷诵千遍，定感此征。（《法苑珠林》一百二引《侯君素集》）

◎道宜

◇纪事

宋初有法琼尼，南方人，不知因缘所出，辟谷食枣栗，不著绵帛，戒德甚尊严，禅定多所感通。会稽恭子张使君莅广州，便供养之。随使君还吴，又随出入。尼自克亡日，舍命后勿棺殓，但以乞乌鸟，至破冈，如期而终。使君依旨，送林野间停，再七日七夕，鸟兽不敢侵，乃收殡焉。亡祖亲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琼尼受戒，敕余记录之。（《广弘明集》四十）

◎道ㄱ

◇造像记

大齐天保十年七月十五日，比丘道ㄱ敬造庐舍那法界人中像一区，愿尽虚空边法界，一切众生，成等正觉。（碑拓本）

◎慧可

慧可一名僧可，俗姓姬，虎牢人，初名神光，久居伊洛，事达摩于少林，得法传衣，是为二祖。

◇命笔回示向居士

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伸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传灯录》）

全后周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
宇文泰（文帝）
宇文觉（孝闵帝）
明帝
卷二
武帝（一）
卷三
武帝（二）
宣帝
卷四
晋公护
齐五宪
代王达
滕王逌
宇文绎
卷五
于谨
杨忠
王晞
王悦
李远
乐逊
黎季明
卷六
韦夏
韦孝宽
韩
柳庆
长孙绍远
卢辩
申徽
薛端
唐瑾
李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充信
卷七
王褒
卷八
庾信（一）
卷九
庾信（二）
卷十
庾信（三）
卷十一
庾信（四）
卷十二
庾信（五）
卷十三
庚信（六）
卷十四
庾信（七）
卷十五
庾信（八）
卷十六
庾信（九）
卷十七
庾信（十）
卷十八
庾信（十一）
卷十九
萧撝
刘璠
柳霞
尉迟迥
王{分瓦}生
穆提波
马显
阿史那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明广
卷二十
甄鸾
卷二十一
列女
王姚晖
阙名
卷二十二
释氏（一）
释慧命
释慧晓
释昙积
亡名
释慧善
释僧π
释宗猷
释法上
卷二十三
释氏（二）
释道安
卷二十四
释氏（三）
卫元嵩
任道林
释静葛
卷一
◎宇文泰（文帝）

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郡武川人。初从葛荣，荣败，从荣朱荣为统军。孝庄反正，封宁都子，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从贺拔岳入关，迁征西将军，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太昌中为大行台左丞，领司马，加散骑常侍，进武卫将军、夏州刺史；永熙中，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封略阳县公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孝武西迁，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拜驸马都尉。文帝即位，进督中外诸军事，改封安定郡公，录尚书事，进柱国大将军，授太师。废帝即位，以冢宰总百揆。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三年为太师大冢宰，薨，谥曰文公。孝闵受禅，追尊为文王，庙号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案：《申徽传》云：文帝临夏州，以徽为记室参军兼主簿，每事信委之，乃为大行台郎中。时军国草创，幕府务殷，四方书檄皆徽之辞也。然则《上魏孝武四表》《责侯莫陈悦书》《传檄方镇》皆宜编入申徽文。其大统初书翰乃苏绰、卢柔、李昶、唐瑾作，未可分别，今编为文帝文。案：《北史·李彪传》云：诏册文笔，皆昶所作。）

◇赐李远书

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擅其美。（《周书·李远传》）

◇答李远

公勋德兼美，朝廷钦属，选众而举，何足为辞。且孤之于公，义等骨肉，岂容于官位之间，便致退让，深乖所望也。（《周书·李远传》）

◇与长孙俭书

近行路传公以部内县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肃群下。吾昔闻「王臣謇謇，匪躬之故」，盖谓忧公忘私，知无不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罚己以训群僚者也。闻之嘉叹。【《周书·长孙俭传》，又《北史》未云：闻之嘉叹良久，不可言。庾信撰拓拔俭碑云：大丞相书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经，叹尚无极，故遣专使。）

◇又书

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但吴民离散，事藉招怀，南服重镇，非公不可。（《周书·长孙俭传》）

◇赐郑孝穆书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敝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廓政成并部，贾琮誉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惭德。（《周书·郑孝穆传》）

◇与王思政书

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不。（《周书·崔猷传》）

◇与唐永书

闻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从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周书·唐瑾传》，《北史·唐瑾传》）

◇潼关誓

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众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周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帝纪下》。大统三年，率李弼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乃誓于师。）

◇以僧实为昭玄三藏诏（大统中。案：此假西魏帝诏。）

师目丽重瞳，偏同虞舜，背隆伛偻，分似周公，德宇纯懿，轨量难模，可昭玄三藏。（《续高僧传》）

◇诏公卿等议苏绰赠谥

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惟谷，孤有疑焉。（《周书·苏绰传》。大统十二年卒，太祖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诏公卿等。案此非诏书，止是告语耳，今姑录入。）

◇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其知贤也，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时。彼人主者，欲与我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则昼不甘食，夜不甘寝，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尊之以轩冕，而不以为惠也。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也。位不虚加，禄不妄赐。为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尧、舜之为君，稷，契之为臣，用此道也。及后世衰微，此道遂废，乃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人君之命官也，亲则授之，爱则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损身而利物者，则巧言而辞之。于是至公之道没，而奸诈有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

今圣主中兴，思去浇伪。诸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负阙之招累，夙夜兢兢，如临深履薄。才堪者，则审己而当之；不堪者，则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反。（《周书·文帝纪下》）

◎宇文觉（孝闵帝）

帝讳觉，字ㄨ罗尼，文帝第三子。魏恭帝三年三月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将军，十月嗣位太师大冢宰，十二月封周公，受魏禅，明年九月为宇文护所废，寻遇弑，建德元年追谥曰孝闵皇帝。

◇祠圜丘诏（元年正月壬寅）

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启土辽海，肇有国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庙为太祖。（《周书·孝文帝纪》）

◇分使巡抚诏（正月戊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天有命，革魏于周，致予一人，受兹大号。予惟古先圣王，罔弗先于省视风俗，以求民瘼，然后克治。矧予眇眇，又当草昧，若弗尚于达四聪、明四目之训者，其有闻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所在巡抚。五教何者不宣，时政有何不便，得无修身洁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为上所知；冤枉受罚，幽辱于下之徒，而不为上所理；孝义贞节，不为有司所申；鳏寡孤穷，不为有司所恤；既黎庶衣食丰约，赋役繁省，灾厉所兴，水旱之处，并宜具闻。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礼饩。（《周书·孝闵帝纪》）

◇封功臣诏（正月乙卯）

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宁，今可大启诸国，为周藩屏。（《周书·孝闵帝纪》）

◇诛赵贵诏（二月丁亥）

朕文考昔与群公洎列将众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终，二十三载，迭相匡弼，上下无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虽不德，岂不识此。是以朕于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异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孙，享礼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辑睦，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与万俟几通、叱王龙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图危社稷。事不克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兴言及此，心焉如。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废之。《书》曰：「善善及后世，恶恶止其身」，其贵、通、兴、龙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余皆不问。惟尔文武，咸知时事。（《周书·孝闵帝纪》）

◇振淅州诏（三月壬子）

淅州去岁不登，厥民饥馑，朕用ê焉。其当州租输示毕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检，有穷馁者，并加振给。（《周书·孝闵帝纪》）

◇降罪诏（八月辛未）

朕甫临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农，多陷刑网。今秋律已应，将行大戮，言念群生，责在于朕。宜从肆眚，与其更新。其犯者宜降从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从此降。（《周书·孝闵帝纪》）

◇举贤良诏（八月甲午）

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周书·孝闵帝纪》）

◇授阶诏（九月庚申）

朕闻君临天下者，非由一人，时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宜各授两大阶。（《周书·孝闵帝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帝

帝讳毓，小名统万突，文帝长子，大统中封宁都郡公，行华州事，拜宜州刺史。恭帝末授大将军，镇陇右。孝闵受禅，进柱国，转岐州刺史，以元年九月奉迎即天王位，其三年八月称皇帝，改元武成，明年四月为宇文护所毒崩，谥曰明皇帝，庙号世宗，有《集》十卷。（《随志》作九卷）

◇放还远配诏（元年十一月丁巳）

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并宜放还。（《周书·明帝纪》）

◇放免元氏家口诏（十二月甲午）

善人之后，犹累世获宥，况魏氏以德让代终，岂容不加隐恤？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周书·明帝纪》）

◇放免抄掠诏（二年二月癸未）

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远近，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纳于隍。贼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时难，致阻东西。遂使疆场之间，互相抄掠。兴言及此，良可哀伤。自元年以来，有被掠入贼者，悉可放免。（《周书·明帝纪》）

◇改称京兆诏（三月庚申）

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周书·明帝纪》）

◇三足乌见大赦诏（二年八月甲子）

夫天不爱宝，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命决》曰：「王者至孝则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帝蒸蒸，来兹异趾；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爰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礼。景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进二级。（《御览》九百二十引《后周书》，案：今《周书·明帝纪》「大礼」作「大体」，「敢攘」作「敢让」。）

◇造周历诏（武成元年五月戊子）

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为纪。是以容成创定于轩辕，羲和钦若于唐世，《鸿范》九畴，大弘五法。《易》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故历之为义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极则差；分积命时，时积斯舛。开辟至于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晷度推移，余分盈缩，南正无闻，畴人靡记。暑往寒来，理乖攸序，敬授民时，何其积谬。昔汉世巴郡洛下闳善治历，云：「后八百岁，当有圣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其运矣。朕何让焉。可命有司，傍稽六律，仰观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历，量定以闻。（《周书·明帝纪》）

◇推究赦前事诏（五月乙卯）

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廪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免其罪，征备如法。（《周书·明帝纪》）

◇霖雨求言诏（六月戊子）

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睹灾兴惧，咸置时雍。朕抚运应图，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害麦伤苗，贵屋漂垣，洎于昏垫。谅朕不德，苍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识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谠言极谏，罔有所讳。朕将览察，以答天谴。其遭水者，有司可时巡检，条列以闻。（《周书·明帝纪》）

◇量赐夏州义从诏（六月庚子）

颍川从我，是曰元勋；无忘父城，实起王业。文考属天地草昧，造化权舆，拯彼横流，匡兹颓运。赖英贤尽力，文武同心，翼赞大功，克隆帝业。而被坚执锐，栉风沐雨，永言畴昔，良用怃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国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无归者，朕甚伤之。凡是从先王向夏州，发夏州从来，见在及薨亡者，并量赐钱帛，称朕意焉。（《周书·明帝纪》）

◇赠秦荣先诏

孝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经，又明地义。荣先居丧致疾，至感过人，穷号不反，迄乎灭性。行标当世，理镜幽明，此而不显，道将何述。可赠沧州刺史，以旌厥异。（《周书·孝义秦族传》）

◇答长孙绍远论乐诏

朕以菲薄，何德可以当之，此盖天地祖宗之佑，亦由公达鉴所致也。（《北史》二十二《长孙道生附传》）

◇修起寺诏

制诏：孝感通神，瞻天罔极，莫不布金而构祇园，流银而成宝殿，方知鹿苑可期，鹤林无远。敢缘雅颂，仰藉庄严，欲使功侔天地，兴歌不日。可令太师晋国公总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造。（《初学记》二十三，《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大渐诏（二年四月庚子）

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处必然之理，修短之间，何足多恨。朕虽不德，性好典坟，披览圣贤余论，未尝不以此自晓。今乃命也。夫复何言。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军中大小督将、军人等，并立勋效，积有年载，辅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缵承大业，处万乘之上，此乃上不负太祖，下不负朕躬，朕得启手启足，从先帝于地下，实无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谓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丰足，九州未一，二方犹梗，顾此怀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等，协和为心，勉力相劝，勿忘太祖遗志，提挈后人，朕虽没九泉，形体不朽。

今大位虚旷，社稷无主，朕儿幼稚，未堪当国。鲁国公邕，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贵有始终，公等事太祖，辅朕躬，可谓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艰难，辅邕以主天下者，可谓有终矣。胶死事生，人臣大节，公等思念此言，令万代称叹。

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造反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朕既服膺圣人之教，安敢违之，凡百官司，勿异朕此意。四方州镇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讫，悉权辟凶服，还以素服从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案部自守，不得辄奔赴阙庭。礼有通塞随时之义，葬讫，内外悉除服从吉。三年之内，勿禁婚娶，饮食一令如平常也。

时事殷猥，病困心乱，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尽，准此以类为断。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书此怀抱。（《周书·明帝纪》。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渐，诏云云。其诏即帝口授也。）

◇敕陆腾（武成元年）

益州险远，非亲勿居，故令齐公作镇。卿之武略，已著遐迹，兵马镇防，皆当委卿统摄。（《周书·陆腾传》）

卷二

◎武帝（一）

帝讳邕，字祢罗突，文帝第四子，恭帝元年封辅城郡公，孝闵受禅，拜大将军，镇同州，明帝即位，迁柱国、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治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武成二年四月即位，改元四；保定、天和、建德、宣政，在位十八年，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

◇改元保定诏（保定元年正月戊申）

寒暑亟周，奄及徂岁，改元命始，国之典章。朕祗承宝图，宜遵故实。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嘉号既新，惠泽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级。（《周书·武帝纪上》）

◇颁六官诏（正月戊辰）

履端开物，实资元后，代终成务，谅惟宰栋。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兹厥后，代失其绪，俾巍巍之化，历千祀而莫传；郁郁之风，终百王而永坠。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挺天纵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诞述百官诏厥用允集。所为乾坤改而重构，岂帝王洪范而已哉。朕入嗣大宝，思扬休烈。今可班斯礼于太祖庙庭。（《周书·武帝纪上》）

◇板授官诏（正月甲戌）

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周书·武帝纪上》）

◇亢旱原降罪囚诏（七月戊申）

亢旱历时，嘉苗殄悴，岂狱钎失理，刑罚乖衷欤？其所在见囚：死以下，一岁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周书·武帝纪上》）

◇文武租赋诏（二年四月癸亥）

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周书·武帝纪上》）

◇减削御供诏（十月戊戌）

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总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勖朕不逮者哉。（《周书·武帝纪上》）

◇报于谨诏（二年）

昔师尚父年逾九十，召公几将百岁，皆勤王家，自强不息。今元恶未除，九州不一，将以公为舟楫，弘济于艰难，岂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请。朕用恧焉。公若更执谦冲，有司宜断启。（《周书·于谨传》）

◇封萧大封萧大圜等诏（二年）

梁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圜等，梁国子孙，宜存优礼，式遗茅土，实允旧章。大封可封晋陵县公，大圜封始宁县公，邑各一千户。（《周书·萧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圜传》）

◇政事依月令诏（三年二月辛酉）

二仪创辟，玄象著明；三才已备，历数昭列。故《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此先代一定人，百王不易之务。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历序六家，以阴阳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厉。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愆时，疾厉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昌，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周书·武帝纪上》）

◇以于谨为三老诏（三年四月）

树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寿。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处兹南面，何敢遗此黄发，不加尊敬。太傅、燕国公谨，执德淳固，为国元老，馈以言，朝野所属。可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以闻。（《周书·于谨传》）

◇幸李贤第诏（三年九月）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土良家，勋德兼著，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抚居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预宴赐。（《周书·李贤传》）

◇加晋公护殊礼诏（三年）

大冢宰晋国公，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所以克成我帝业，安养我苍生。况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而可同班群品，齐位众臣。自念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以彰殊礼。（《周书·晋公护传》）

◇命晋公护东征诏（四年九月）

神若轩皇，尚云三战；圣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谁能去兵？太祖丕受天命晋公护东征诏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从。高氏乘衅跋扈，窃有并、冀，世济世恶，腥秽彰闻。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驱略汾晋，扫地无遗，季孟势穷，伯圭日蹙，坐待灭亡，鉴之愚智。故突厥班师，仍屯彼境，更集诸部，倾国齐至，星流电击，数道俱进，期在仲冬，同会并、邺。大冢宰晋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吕，平一宇宙，惟公是属。朕当亲执斧钺，庙庭祗受。有司宜勒众军，量程赴集。进止迟速，委公处分。（《周书·晋公护传》）

◇奴婢赎为庶人诏（五年六月辛未）

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周书·武帝纪上》）

◇甲子乙卯日停乐诏（天和元年五月甲午）

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敬。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周书·武帝纪上》）

◇胄子入学诏（七月壬午）

诸胄子入学，但束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恒式。（《周书·武帝纪上》）

◇举孝行诏（八月己未）

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厉薄俗。（《周书·武帝纪上》）

◇答李充信诏（五年十一月）

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国公广，藩屏令望，宗室表仪，言著身文，行成士则，方凭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毁灭，启手归全，无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间才藻，追叙于中蔚，东海谦约，见称于身后，可斟酌前典，率由旧章，使易箦之言，得申遗志，黜殡之请，无亏令终。（《周书·豳国公广传》）

◇赐晋公护乐舞诏（五年）

光宅曲阜，鲁用郊天之乐，地处参墟，晋有大之礼。所以言时计功，昭德纪行。使持节、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体道居贞，含和诞德，地居戚右，才表栋隆。国步艰难，寄深夷险，皇纲缔我，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轨尚隔，方隅犹阻，典策未备，声名多阙，宜赐轩且之乐，六佾之舞。（《周书·晋公护传》）

◇答萧诏

开府梁之宗英，今则任等三事。所谓楚虽有材，周实用之。方藉谋猷，匡朕不逮。然进思尽忠，退安侍养者，义在公私兼济。岂容全欲徇己，亏此至公，乖所望也。（《周书·萧传》）

◇诛晋公护大赦改元诏（建德元年三月辛酉）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太师、大冢宰、晋公护，地实宗亲，义兼家国。爰初草创，同济艰难，遂任总朝权，寄深国命。不能竭其诚效，罄以心力，尽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之节，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阳公，英风秀远，神机颖悟，地居圣胤，礼归当璧。遗训在耳，忍害先加。永寻摧割，贯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聪明神武，□□藏智，护内怀凶悖，外托尊崇。凡厥臣民，谁亡怨愤。

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载，委政师辅，责成宰司。护志在无君，义违臣节。怀兹虿毒，带彼狼心，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恶生疮。朕约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宽惠下，辄抑而不行。遂使户口凋残，征赋劳剧，家无日给，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边隅尚阴，疆场待戎旗之备，武夫资捍城之力。侯伏龙恩、万寿、刘勇等，未效庸勋，先居上将，高门峻宇，甲第雕墙，实繁有徒，同恶相济。民不见德，唯利是视。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业业，相顾钳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颠坠，亿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灵，下负苍生之责。

今肃正典刑，护已即罪，其余凶党，咸亦伏诛。氛雾既清，遐迩同庆。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周书·晋公传》）

◇省征发诏（三月癸亥）

民亦劳止，则星动于天；作事不时，则石言于国。故知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顷兴造无度，征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亩废业。去秋灾蝗，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怀。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征发。庶时殷俗阜，称朕意焉。（《周书·武帝纪上》）

◇追尊孝闵帝诏（四月庚寅）

慎始敬终，有国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义崇追远，礼贵尊亲，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杰。属魏祚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之锡，而祸生肘腋，衅起萧墙，白兽噬骖，苍鹰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舆，冤结生民，毒流宇县。今河海澄清，氛消荡，追尊之礼，宜崇徽号。（《周书·孝闵帝纪》）

◇大旱诏（五月壬戌）

盛农之节，亢阳不雨，气序愆度，盖不徒然。岂朕薄德，刑赏乖中欤？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宜尽直言，无得有隐。（《周书·武帝纪上》）

◇还长孙俭赐宅诏（元年）

故柱国曾阝国公俭，临终审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赐，制度宏丽，非诸子所居，请以还官，更迁他所。昔叔敖辞沃壤之地，萧何就穷僻之乡，以古方今，无惭曩哲。言寻嘉尚，弗忘于怀。而有司未达大体，遽以其第外给。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岂得遂其谦挹，致乖惩劝。今以本宅还其妻子，俾清风远播，无替聿修。（《北史·长孙俭传》，建德元年诏，又《周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孙俭传》）

◇追赠李远诏（元年）

故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阳平郡开国公远，早蒙驱任，夙著勋绩，内参帷幄，外属藩维。竭诚王室，乃罹横祸。言念贞良，追增伤悼。宜加荣宠，用彰忠节。赠本官加陕、熊等十五州诸军事，陕州刺史，谥曰忠。（《周书·李远传》）

◇答太子诏（二年三月己卯）

在德不在瑞。（《周书·武帝纪上》）

◇婚嫁礼制诏（九月戊寅）

政在节财，礼唯宁俭。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周书·武帝纪上》）

◇颁老职诏（十二月癸巳）

尊年尚齿，列代弘规，序旧酬劳，哲王明范。朕嗣承弘业，君临万邦，驱此兆庶，置诸仁寿。军民之间，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优崇。可颁授老职，使荣沾邑里。（《周书·武帝纪上》）

◇嫁娶以时诏（三年正月癸酉）

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书·武帝纪上》）

◇粜积贮诏（正月乙亥）

往岁年份中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周书·武帝纪上》）

◇大赦诏（二月丙辰）

民生而静，纯懿之性本均，感物而迁，嗜欲之情斯起。虽复云鸟殊世，文质异时，莫不限以堤防，示之禁令。朕群临万宇，覆养黎元，思振颓纲，纳之轨式。比因人有犯，与众弃之，所在群官有愆过者，咸听首露，莫不轻重毕陈，绯毫无隐。斯则风行草偃，从化无违，导德齐礼，庶几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来矣。陵夷之弊，反本无由，宜加荡涤，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周书·武帝纪上》）

◇文宣皇后丧诏（五月辛酉）

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庶自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上，宜依遗令。（《周书·武帝纪上》）

◇立通道观诏（六月戊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诏，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自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娄者，识嵩岱之崇崛；守碛砾者，悟渤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员数，俸力务异恒式，主者施行。（《广弘明集》十，《周书·武帝纪上》。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六月戊午诏云云。又见《北史》十，《初学记》二十三。）

◇劝农诏（四年正月壬申）

今阳和布气，品物资始，敬授民时，义兼敦劝。《诗》不云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亲劝农，百司分番，躬自率导。事非机要，并停至秋。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赈恤，逋租悬调，兵役残功，并宜蠲免。（《周书·武帝纪上》）

◇伐齐诏（七月丁丑）

高氏因时放命，据有汾、漳，擅假名器，历年永久。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而彼怀恶不悛，寻事侵轶，背言负信，窃邑藏寻。往者军下宜阳，衅由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赋繁兴，齐、鲁轸殄瘁之哀，幽、并启来苏之望。既祸盈恶稔，众叛亲离，不有壹戎，何以大定。

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厉兵诘暴，时事惟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潜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埽八。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周书·武帝纪下》）

◇遣使周省四方诏（五年正月丁酉）

朕克己思治，而风化未弘。永言前古，载怀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讼听谣，问民恤隐其狱钎无章，侵渔黎庶，随事究验，条录以闻。若政绩有施，治纲克举；及行宣圭荜，道著丘园；并须检审，依名腾奏。其鳏寡孤独，实可哀矜，亦宜赈给，务使周赡。（《周书·武帝纪上》）

◇又伐齐诏（十一月甲午）

伪齐违信背约，恶稔祸盈，是以亲总六师，问罪汾、晋。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贼众危惶，乌栖自固，既元戎反旆，方来聚结，游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诸军，应机除剪。（《周书·武帝纪上》）

◇师次并州又诏（十二月丁巳）

（前阙）人寄喉唇之重。栋梁骨鲠，剪为仇雠；狐赵绪余，降成皂隶。民不见德，唯虐是闻。朕怀兹漏网，置之度外，正欲各静封疆，共纾民瘼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构厉阶，反贻其梗。我之率土，咸求事刂刃，帷幄献兼弱之谋，爪牙奋干戈之勇，赢粮坐甲，若赴私仇。是以一鼓而定晋州，再举而摧逋丑。伪丞相高阿那肱则单马宵遁，建业则面缚军和，迩之逃卒，所知见也。

若其怀远以德，则尔难以德绥；处邻以义，则尔难以义服。且天与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术。朕今亲驭群雄，长驱宇内，六军舒旆，万队启行。势与雷电争威，气逐风云齐举。王师所次，已达近郊，望岁之民，室家相庆，来苏之后，思副厥诚。伪主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牵羊道左，衔璧辕门，当惠以焚梓之恩，待以列侯之礼。伪将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话，如有深识事宜，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则委之执宪，以正刑书。嗟尔士庶，胡宁自弃。或我之将座，逃彼逆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善求多福，无贻后悔。玺书所至，咸使闻知。（《周书·武帝纪上》）

◇并州平大赦诏（十二月壬戌）

昔天厌水运，龙战于野，两京圮隔，四纪于兹。朕垂拱岩廊，君临宇县，相民于海内，混楚弓于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沟。方欲德绥未服，义征不讠惠，伪主高纬，放命燕齐，怠慢典刑，匚扰天纪，加以背惠怒邻，弃信忘义。朕应天从物，伐罪吊民，一鼓而荡平阳，再举而摧敌。伪署王公，相继道左。高纬智穷数屈，逃窜草间。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遂窃名民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收合余烬，背城抗敌，王威既振，鱼溃鸟离，破竹更难，建瓴非易，延宗众散，解甲军门。根本既倾，枝叶自，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八共贯，六合同风，方当偃伯灵台，休牛桃塞，无疆之庆，非独在余。

汉皇约法，除其苛政，姬王轻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泽。被之率土，新旧臣民，皆从荡涤，可大赦天下。高纬及王公以下，若释然归顺，咸许自新。诸亡入伪朝，亦从宽宥。官荣次序，依例无失。其齐伪制令，即宜削除。邹鲁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百年去杀，虽或难希，期月有成，庶几可勉。（《周书·武帝纪上》）

卷三

◎武帝（二）

◇平邺追恤战亡后诏（建德六年正月己亥）

自晋州大阵至于平邺，身殒战场春子即授父本官。（《周书·武帝纪下》）

◇赠谥斛律明月等诏（正月庚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伪齐之末，奸佞擅权，滥罚淫刑，动挂罗网，伪右丞相、咸阳王故斛律明月，伪侍中、特进、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获罪，或直言见诛。朕兵以义动，剪除凶暴，表闾封墓，事切下车。宜追赠谥，并窆措。其见存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周书·武帝纪下》）

◇毁撤齐国园台诏（正月辛丑）

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概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周书·武帝纪下》）

◇擢用慕容三藏诏

三藏父子，诚节著闻，宜加荣秩，授开府仪同大将军。（《隋书·慕容三藏传》）

◇封宇文庆诏

庆勋庸早著，英望华远，出内之绩，简在朕心，戎自西，俱总行阵，东夏荡定，实有茂功，高位礼礼，宜崇荣册。（《隋书·宇文庆传》）

◇除齐苛政诏（二月癸丑）

无侮茕独，事显前书，哀彼矜人，惠流往训。伪齐末政，昏虐实繁，灾甚滔天，互惠流比屋。无罪无辜，系虏三军之手；不饮不食，僵仆九逵之门。朕为民父母，职养黎人，念甚泣辜，诚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属改张，宜加宽宥，兼行振恤。自伪武平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往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其有癃残孤老，饥馁绝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躬自检校。无亲属者，所在给其衣食，务使存济。（《周书·武帝纪下》）

◇遣使巡方诏（四月己巳）

东夏既平，王道初被，齐氏弊政，余风未殄。朕劬劳万机，念存康济。恐清净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达，寝兴轸虑，用切于怀。宜分遣使人，巡方抚慰，观风省俗，宣扬治道。有司明立条科，务在弘益。（《周书·武帝纪下》）

◇毁撤京师宫殿诏（五月己丑）

朕钦承丕绪，寝兴夤畏，恶衣菲食，贵昭俭约。上栋下宇，圭阶茅屋，犹恐在之者逸，作之者劳，讵可广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且，务从卑朴。（《周书·武帝纪下》）

◇毁撤并邺宫殿诏（五月戊戌》）

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单狭。（《周书·武帝纪下》）

◇禁娶母同姓为妻妾诏（六月丁卯）

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已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周书·武帝纪下》）

◇除配杂科诏（八月壬寅）

以刑止刑，世轻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世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从宽典，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周书·武帝纪下》，《北史·武帝纪下》）

◇减省六宫诏（十一月）

正位于中，有圣通典。质文相革，损益不同。五帝则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数。刘、曹已降，等列弥繁造反遍于生民，命秩方于庶职。椒房丹地，有众如云，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夏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

◇优诏答沈重（建德末）

开府汉南杞梓，每轸虚衿，江东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轮征伏。加以梁朝旧齿，结绶三世，沐浴荣光，祗承宠渥，不忘恋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晋用，岂无先哲。方事求贤，义乖来肃。（《周书·沈重传》）

◇遗诏（宣政元年六月）

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间，莫非命也。朕君临宇县，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寝。昔魏室将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倾，肇开王业。燕赵榛芜久窃名号。朕上述先志，下顺民心，遂与王公将帅，共平东夏。虽复妖氛荡定，而民劳未康。每一念此，如临冰谷。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遘疾大渐，气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

天下事重，万机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辅导太子，副朕遗意，令上不负太祖，下无失为臣，朕虽瞑目九泉，无所复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周书·武帝纪下》）

◇制书报陆逞

逞虽未临人，已存优恤，宜遂所请，彰其雅操。（《御览》二百五十四引《三国典略》。逞为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辞，例备卤簿。逞以时属农要，表请停之。制云云。）

◇敕姚僧垣（建德三年）

公年过县车，可停朝谒，若非别敕，不劳入见。（《周书·姚僧垣传》）

◇敕昙崇为周国三藏

崇禅师德行无玷，精悟独绝，所预学徒，未闻有犯，当是导以德义，故能众绝形清。可为周国三藏，并任陟岵寺主。（《续高僧传》）

◇玺书劳达奚武（保定三年）

公年尊德重，弼谐朕躬。比以阴阳愆序，时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庙所。不谓公不惮危险，遂乃远陟高峰。但神道聪明，无幽不烛，感公至诚，甘泽斯应。闻之嘉赏，无忘于怀。今赐公杂彩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论道之义，勿复更烦筋力也。（《周书·达奚武传》）

◇赐杨素竹策

朕方欲大相驱策，故用此物赐卿。（《隋书·杨素传》）

◇宣旨慰谕李德林

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隋书·李德林传》）

◇致梁沈重书

皇帝问梁都官尚书沈重。观夫八圣六君，七情十义，殊方所以会轨，异代于是率由。莫不趣大顺之遥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缃起焰，素篆从风，文逐世疏，义随运舛，大礼存于玉帛之间，至乐形于钟鼓之外。虽分蛇、聚纬，郁郁之辞盖阙，当涂、典午，抑抑之旨无闻。有周开基，爰踪圣哲，拯苍生之已沦，补文物之将坠。天爵具修，人纪咸理。

朕夤奉神器，恭惟宝阙。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于治俗，九变未叶于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卞宝复润于荆阴，随照更明于汉浦。是用寤寐增劳，瞻望轸念。爰臻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所望凤举鸿翻，俄而萃止。明斯隐滞，合彼异同。上庠弗坠于微言，中经罔阙于逸义。近取无独善之讥，远应有兼济之美。可不盛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申培鲐背，方辞东国；公孙黄发，始造西京。遂使道为艺基，功参治本。今者一征，谅兼其二。若居形声而去影响，尚迷邦而忘观国，非所谓也。（《周书·沈重传》）

◇与傅伏

并州已平，故遗公儿来报。今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公，以金马脑酒钟二为信。公宜急下。（□□□□□引《三国典略》）

◇叙废立义

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逾远，改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经广叹；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福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倾竭珍财，徒为引费，故须除荡。故凡是经像，皆毁灭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诸大德谓理何如。（《广弘明集》十。周武帝以齐承光二年春东平高氏，召前修大德并赴殿集。帝升御座，叙废立义云。案：承光二年当作元年。）

◇二教钟铭（并序）

天和五年岁次摄提五月丙寅，造钟一口。冶昆吾之石，练若溪之铜，郢匠鸿炉，化兹神器。虽时属蕤宾，而调谐夷则，故《春秋外传》曰：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二，弘宣两教，同归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宫九地，遥彻洞玄，三千大千，远闻边际。银阁应供，延法侣而寻声；金阙降真，候仙冠而听响。式传万古，乃勒铭云：

实际遐旷，通玄洞微，化缘得业，造理因机。灵图降彩，慧日垂晖，金河雾集，银涧云飞。（其一）

九霄仙，五岳真文，智烟遐照，禅林远熏。金鼓入梦，琼钟彻云，音调冬立，响召秋分。（其二）

二教并兴，双銮同振，远赴天霜，遥亏地镇。陕河浮影，汉溪传韵，听响弘法，闻声起信。（其三）

般若无底，重玄有门，长间久暗，永拔沉昏。不求正觉，莫会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其四。《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宣帝

帝讳ど，字乾伯，武帝长子，建德元年立为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即位，明年改元大成，其二月传位太子衍，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在位二年，谥曰宣皇帝。

◇给复流民及被掠家口诏（宣政元年闰六月）

山东流民新复业者，及突厥侵略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并给复一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书·宣帝纪》）

◇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月壬申）

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婚；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兴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周书·宣帝纪》）

◇旧沙门安置行道诏（大成元年）

弘建玄风，三宝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广，理可归崇，其旧沙门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佛道论衡）

◇修复洛都诏（大象元年二月亥）

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礼，规摹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

我太祖受命酆镐，蛋宇崤函，荡定四方，有怀光宅。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朕以眇身，祗承宝祚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奢俭取文质之间，功役依子来之义。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周书·宣帝纪》《北史·宣帝纪》）

◇传位太子衍诏（大象元年二月辛巳）

有圣大宝，实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与能，幽显同谋，确乎不易。域中之大，实悬定于杳冥，天下为公，盖不避于内举。我大周感苍昊之精，受河洛之锡，武功文德，光格区宇，创业垂统，永光无穷。朕以寡薄，祗承鸿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贰之心。职贡与云雨俱通，宪章共光华并亘。圆首方足，咸登仁寿，思隆国本，用弘天历。

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叶无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肃而成；天禄之期，不谋已至。朕今传位于衍。乃着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周书·宣帝纪》）

◇洛州迁户听还诏（大象元年二月辛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周书·宣帝纪》）

◇陟岵寺行道诏（大象元年四月）

佛义幽深，神奇弘大，必广开化仪，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今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方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集古今佛道论衡》）

◇灾异修省诏（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

穹昊在上，聪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临区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显殷勤，屡贻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轩辕，荧惑干房，又与土合，流星照夜，东南而下。然则南斗主于爵禄，轩辕为于后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则忧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验。岂其官人失序，女谒尚行，政事乖方，忧患将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实惧焉。将避正寝，斋居克念，恶衣减膳，去饰撤悬，披不讳之诚，开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滥及，赏弗逾等，选举以才，宫闱修德。宜宣诸内外，庶尽弼谐，允叶民心，用销天谴。（《周书·宣帝纪》，《北史·宣帝纪》）

◇除刑书要制诏（大象元年）

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隋书·刑法志》）

◇天元四皇后加太诏（大象二年二月癸未）

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象，增锡嘉名。（《周书·宣帝杨皇后传》）

◇追封孔子诏（大象二年三月丁亥）

盛德之后，是称不绝，功施于民，义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实生知，以大圣之才，属千古之运，载弘儒业，式叙彝伦。至于幽赞天人之理，裁成礼乐之务，故以作范百王，垂风万叶。朕钦承宝历，服膺教义，眷言洙、泗，怀道滋深。且褒成启号，虽彰故实，旌崇圣绩，犹有阙如。可追封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周书·宣帝纪》）

◇又立天中太皇后诏（大象二年三月）

正内之重，风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轩、喾继轨，次妃并四；虞舜受命，厥娶犹三。礼非相袭，随时不无。朕祗承宝图，载弘徽号，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极，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称尊，列后于焉上俪。且坤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德，土数惟五，既缛恒典，宜取斯仪。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天中太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跻，肇建嘉名，宜膺显册。（《周书·宣帝陈皇后传》）

◇天旱原罪诏（大象二年四月己卯）

朕以寡薄，昧于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阴阳调序。自春涉夏，甘泽未丰，既轸四郊之叹，将亏南亩之业。兴言惕夕，无忘鉴昧，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思覃宽惠，被之率土。见囚死罪并降从流，流罪从徒，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恶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周书·宣帝纪》）

◇安置沙门敕（大象元年二月）

佛法弘大，千古共崇，岂有沈隐，舍而不行。自今已后，王公已下并及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集古今佛道论衡》）

◇以法藏为陟岵寺主敕（大象元年）

朕欲为菩萨治化。此僧既从紫盖山来，正合朕意。宜令长发著菩萨衣冠，为陟岵寺主。（《续高僧传》）

◇尊天元上皇太后册（大象二年二月）

天元皇帝臣ど奉玺绶册，谨上天元皇太后尊号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穷神尽智，含弘载物，道洽万邦，仪刑四海，圣慈训诱，恩深明德，虽册徽号，未极尊严。是用增奉鸿名，光缛常礼。俾诚敬有展，欢慰在兹，福祉无疆，亿兆斯赖。（《周书·武帝阿史那皇后传》）

◇天元圣皇太皇册（大象二年二月）

天元皇帝臣（讳）奉玺绶册，谨上天皇太后尊号曰天元圣皇太后。伏惟月精效祉，坤灵表贶，瑞肇丹陵，庆流华。虽率由令典，夙奉徽号，而因心尽敬，未极尊名。是用思弘称首，上昭圣德，敢竭诚敬，永绥福履。显扬慈训，贻厥孙谋。（《周书·宣帝杨皇后传》）

◇朱后为天太皇后册

咨尔弥宣四德，训范六宫，轩庭列序，尧门表庆，嘉称既降，盛典宜膺。尔其饰性履道，无愆礼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欤。（《周书·宣帝朱皇后传》）

◇陈后为天左大皇后册

咨尔仪范柔闲，操履凝洁，淑问彰于远近，令则冠于宫闱。是用申彼宠章，加兹徽号，尔其复礼问诗，披图顾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欤。（《周书·宣帝陈皇后传》）

◇元后为天元大皇后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咨尔资灵姜水，载德涂山，懿淑内融，徽音潜畅。是用加兹宠数，式光践礼。尔其聿修仪范，肃膺显册，承休命，可不慎欤。（《周书·宣帝元皇后传》）

尉迟后为天左大皇后册（大象二年三月）

咨尔门膺积善，躬表灵贶，徽音茂德，朕实嘉之，是用弘兹盛典，申彼宠章。尔其克慎厥猷，寅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欤。（《周书·宣帝尉迟皇后传》）

卷四

◎晋公护

护字萨保，文帝兄子，永熙末为都督，以迎孝武功封水池县伯，大统初加通直散骑常侍、征虏将军，进爵为公，迁镇东将军大都督，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骠骑大将军、开府，进封中山公，迁大将军。六官建，拜司空，寻为柱国。周受禅，拜大司马，封晋国公，拜大冢宰，寻行弑立事。明帝即位，拜太师，复行弑立事。武帝即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天和七年伏诛，建德三年谥曰荡。

◇举昙延与周弘正对论表

昙延法师器识宏伟，风神爽拔，年虽未立，而英辩难继者也。（《续高僧传》十《昙延传》，齐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表云云。案：弘正于天嘉元年往长安迎安成王顼，三年自周还。天嘉元年直周武成二年，护为晋公久矣。其封中山公在魏恭帝时，则《续高僧传》所称齐蒲州刺史、中山公皆误也。弘正未尝使齐，齐亦必无宇文氏。）

◇与赵公招书

今朝廷令齐公扫荡河洛，欲与此人同行，汝彼无事，且宜借吾也。（《周书·陆腾传》）

◇报母阎姬书

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知此不孝！宿殃积戾，惟应赐钟，岂悟网罗，上婴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负一物，明神有识，宜见哀怜。而了为公侯，母为俘隶，热不见母热，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昼夜悲号，继之以血，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尔。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许矜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四姑即蒙礼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遥奉颜色，崩动肝肠。但离绝多年，存亡阻隔，相见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齐朝宽弘，每存大德云与摩敦虽处宫禁，常蒙优礼，今者来邺，恩遇弥隆。矜哀听许摩敦垂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曲尽悲酷，备述家事。伏读未周，五情屠割。书中所道，无事（《北史》作「无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忧苦，常谓寝膳贬损，或多遗漏；伏奉论述，次第分明。一则以悲，一则以喜。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况家门祸难，亲戚流离，奉辞时节，先后慈训，刻肌刻骨，常缠心腑。

天长丧乱，四海横流。太祖乘时，齐朝抚运，两河、三辅，各值神机。原其事迹，非相负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至于岁时称庆，子孙在庭，顾视悲摧，心情断绝，胡颜履戴，负愧神明。霈然之恩，既以沾洽，爱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不铭戴。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二国分隔，理无书信，主上以彼朝不绝母子之恩，亦赐许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于拜见，事归忍死，知复何心！（《周书·晋公护公传》，又见《北史》五十七。案：护母阎姬书编入北齐阙名类。）

◇遗释亡名书

言念钦属，未叙企积，道体休愈，无亏虑耶。盖能仁处世，志存匡救，非先轮回，独尚兹善。既道亚生知，才高七步，岂虚缁染，沈流当涂，但灵廓妙理，三业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忄希解偏执，赞我时朝。匪惟贞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贯。故令往白，念报雅怀。（《续高僧传》）

◇又与释亡名书

法师秉心弥固，栖游世表。玄圭启运，不屈伯夷之节；苍精御历，岂损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同上）

◎齐五宪

宪字毗贺突，文帝第五子，初封涪城县公，恭帝即位。进封安城郡公，孝闵受禅，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即位，授大将军、总管、益州刺史，进封齐国公，位柱国，征拜雍州牧，天和中为大司马，治小冢宰，建德二年进封齐王，宣帝即位，见杀，谥曰炀。

◇上武帝表助军费

臣闻抚机适运，理藉时来，兼弱攻昧，事资权道。伏惟陛下继明作圣，阐业弘风，思顺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长蛇外剪，宇宙大同，军民内向，车书混一。窃以龙旗雷动，天网云布，刍杰粮饩，或须周给。昔边隅未静，卜式愿上家财，江海不澄，卫兹请献私粟。臣虽不敏，敢忘景行，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少助军资。（《周书·齐王宪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高氵皆书

山川有间，每深劳伫，仲春戒节，履纳惟宜。承始届两河，氵乃图三魏，二者交战，想无亏德。昔魏历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抚运乘时，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业，兴稽山之会，总盟津之师。雷骇唐郊，则野无横阵；云腾晋水，则地靡严城。袭伪之酋，既奔窜于草泽，窃号之长，亦委命于旌门。德义振于无垠，威风被于有截。彼朝宿将旧臣，良家戚里，俱升荣宠，皆糜好爵。是使临漳之下，效死争驱，营丘之前，奋身毕命。此岂唯人事，抑亦天时。宜访之道路，无俟傍说。

吾以不武，任总元戎，受命安边，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风导化，皆荷来苏。足下高氏令王，英风夙著，古今成败，备诸怀抱，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同，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姓汉朝。去此弗图，苟徇亡辙，家破身殒，为天下笑。又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知以弱卒弊甲，欲抗堂堂之阵；萦带污城，冀保区区之命。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机也。（《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二，《周书·齐王宪传》。履纳作纳履，三魏作三位，导化作导礼，弊甲作琐甲。又略见《御览》三百二十六引《三国典略》。）

◎代王达

达字度斤突，文帝第十一子，武成初封代国公，建德初进柱国，出为荆州刺史，三年进爵为王，宣帝即位，进上柱国，大象初拜大右弼，为隋文帝所害，谥曰王。

◇造释迦像记

（前不知阙几行）□恩豆千□□□□持节骠骑□□□金紫光禄□□刺史都督乌□□开国字宇文康，唯天和五年岁次庚寅六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宇文达为七世所生、见在父母、合家大小造释迦像一躯，愿使众恶殄来，万善普会，及法界众生，等同此愿，俱成正觉。母张女毕，妻纥干咳，大妹高妃，中妹越妃，□妹阿咳，□妹担妃。（碑拓本。案：此记刻于天和五年，何以不书代国公。又《周书·孝闵帝一男传》：纪厉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纪国公，进爵为王，出为利州总管。与此记之宇文康官爵亦异。然不应别有达、康二人与帝室诸王同时同姓名者也。又文帝薨于魏恭帝三年，距此已十五年而记云见在父母、直是庸人涉手，用造像恒语耳。其与《史传》异同，无足深考。）

◎滕王

字尔固突，文帝少子，武成初封滕国公，天和末拜大将军。建德初进柱国，三年进爵为王，宣政初进上柱国，大象初就国，二年为隋文帝所害，谥曰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有《集》九卷。

◇庾信集序

盖闻五声调应，则宫徵成其文；八音克谐，则弦管和其韵。所以《周南》《召南》之篇，为风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实王政之由。复有阳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弥高；秋风黄竹之词，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伦，移风俗，化天下。兼夫吟咏情性，沈郁文章者，可略而言也。

开府、司宗中大夫、义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时，掌庾源其得姓；皇晋之代，太尉阐其宗谱。舄奕氤氲，布在方策，国史家牒，世世详焉。八世祖滔，散骑常侍、领大著作、遂昌县侯。祖易，征士，隐遁无闷，确乎不拔，宋终齐季，早擅英声。父肩吾，散骑常侍、中令书，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且璋，五代有文集。贵族华望，盛矣哉。

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称共治之能。佩犊带牛，有侔龚遂；桑枝麦穗，无谢张堪。入为司宪中大夫，帅掌三敕之法，助宣五禁之书，秋府得人，于斯为盛。尝旦上府赋诗曰：「诘旦启门阑，繁辞涌笔端。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形冠。司朝引玉节，盟载捧珠盘。穷纪星移次，归余律未殚。雪高三尺厚，冰深一寸寒。短笋犹埋竹，香心未起兰。孟门久失路，扶摇忽上抟。栖乌迁得府，弃马复归栏。荣华名义重，虚薄报恩难。枚乘还起疾，贡禹遂弹冠。方随莲叶敛，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讵思垂钓竿。」其王事之中，优游如此。出为洛州刺史，德藏褰帷，才膺刺举，吏不敢贿，人不忍欺。上洛童儿，如迎郭；商山故老，似值刘弘。复为司宗中大夫。总辖礼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仪，教六诗之义。

自梁朝筮仕，周氏驰驱，至今岁在屠维，龙居渊献，春秋六十有七。齿虽耆旧，文更新奇，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信降山岳之隆，蕴烟霞之秀，器量侔瑚连，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词人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杨雄，书同阮籍。少而聪敏，绮年而播华誉，龆岁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穿壁未勤，映萤逾甚。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九流七略之文，万卷百家之说。名山海上，金匮玉版之书，鲁壁卫坟，缥帙缃囊之记。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岂止仲任一见之敏，世叔五行速。强记独绝，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虽桓ら十四之岁，答宿客之诗，鲁连十二之年，杜离坚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语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孙金马之时，仲舒鸿渐之日，未能连类，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行参军。尺木未阶，高衢方骋。寻转尚书度支郎中。壮岁精练，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仇气。夜不离阁，无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黄香；开雾睹天，有同于乐广。仍为郢州别驾。刺史之半，骥足斯展。于时江路有贼，梁主使信与湘东王论中流水战事，丑徒闻其名德，遂即散奔，深为梁主所赏。盖善战者不阵，此之谓乎。兼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对有才辨，虽子贡之旗鼓陈说，仲山之专对智谋，无以加也。还本国为正员郎。职位清显，以望以实。又为东宫领直。春宫兵马，并受节度，龙楼兰，宠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围淮海，建康宫殿，非无流矢之兵；丹阳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往上流，来归全楚，于时州后即湘东王。其后封豕既诛，长蛇受戮，湘东有雪耻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复夏，若太戊之绍殷。即于荆江，骤置文物，复为梁后主萧绎御史中丞。中兴司直，具瞻斯在，贵戚敛和，豪族屏气，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丰貂右珥，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职，郑点参乘之官，著德廊庙，切问近对。拜武康县开国侯，开国承家，信圭是执，河带山砺，贻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国。光华重出，愿隰再来。太祖夹辅魏朝，作相关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迈晋宣，雄逾魏武，功高网地，道映在田，一见子山，赐识如旧。属武太祖，献策魏帝，命将荆衡。寻值本朝青盖入洛，于是拾节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戎号光隆，比仪台铉，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义城公。王沈晋代，始授此荣，黄权魏时，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为五等，荣贵两朝。出为弘农郡守。职实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资敬，笃信天伦，孝实人师，刑惟士则，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离于怀，矜简俨然，师心独往，似陆机之爱弟，若韩康之养甥，环堵之间，怡怡如也。屡聘上国，特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绸缪礼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王英主，弥相委寄，密勿王事，多历岁年。自携老入关，亟移灰，蒸蒸色养，勤动扇席。及丁母忧，杖而后起，病不胜哀。青鸾降宿树之祥，白雉有依栏之感。晋国公庙期受托，为世贤辅，见信孝情毁至，每自悯嗟，尝语人曰：「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居丧过礼，殆将灭性，寡人一见，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杨都，有集十四卷值有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军火，一字无遗。今之所撰，止入魏以来，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两帙，付之后尔。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非有绚章，方当贻范绅，悬诸日月诸焉。

◇道教实花序

混成元胎，先天地而生，玄妙自然，在开辟之外。可道非道，因金以诠言，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阅说。高不可揆，深不可源，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绵六合。广矣大矣，于得尽其钩深；恍兮惚兮，安可穷其象物？十善之戒，四极之科，金简玉字之音，琼笈银题之旨。升玄内教，灵宝上清，五老赤书之篇，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紫文之记。故以晖诸篆籀，焕彼图牒，玄经籍，可得而谈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无大不大，无小不小，随之而不包其后，迎之而不见其前，周流六虚，希微三气。无上大道，游于空洞之上，梵形天尊，见于龙汉之劫。日在丁卯，拜东华之青童，辰次庚寅，虔台山之静默，汉史外载道有三十七家、九十三篇，斯止序宗涂，匪奥深赜，讵详金液之异，未悟石函之奇。见之者尚迷，闻之者犹豫，闻之者犹豫，非有天尊之说，曾无大圣之言，岂下四药之丹，罕识五光之彩，区区琐琐，盍各而言。（《初学记》二十三）

◎宇文绎

绎未详，疑当作译，大象初内史上大夫，封归昌公。（《广弘明集》十）

◇奏谏度僧法藏

天下众僧，普令还俗，今独度一人，违先帝诏。（《续高僧传》二十三）

卷五

◎于谨

谨字思敬，小名巨弥，河南洛阳人。魏仆射元纂辟为铠曹参军，正光中，广阳王元深引为长流参军，除积射将军。孝昌中，进都督、宣威将军、冗从仆射。孝庄帝即位，除镇远将军，转直寝，拜征虏将军，封石城县伯。普泰初除征北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授大都督，太昌中入关，贺拔岳表为卫将军、咸阳郡守，寻迁夏州防城大都督兼长史，征为关内大都督。从孝武西迁，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进封蓝田县公，大统初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以沙苑功进封常山郡公，寻拜大丞相府长史兼大行台尚书，除大都督、大将军、恒州刺史，入为太子太师，拜尚书左仆射，领司农卿，寻镇潼关，加华州刺史，拜司空，进柱国大将军。恭帝即位，除雍州刺史，以平江陵功别封新野郡公，拜大司徒。孝闵受禅，进封燕国公，迁太傅、大宗伯，保定中为三老，天和二年授雍州牧，明年卒，赠雍州刺史，谥曰文。

◇射江陵城内书

今者行兵，不贪城隍土地，不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济此生民，广访民人，择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领解，蚁聚穷城，寂无求问，寻此异卜，良用致惑。（《御览》三百二十八引《梁后略》。上自长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军射书城内。案所云上者，元帝也。是时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杨忠、韦孝宽并统师，而于谨为之节度，所谓此君者也。）

◇传梁檄

告梁文武众官：夫作国者，罔弗以礼信为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乱之始，实结我国家，以为邻援，今忽背德，党贼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扰我边人。我皇帝龚天之意，弗敢以宁，分命众军，奉扬庙略，凡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万，直指江陵。（《御览》三百四引《三国典略》）

◎杨忠

忠字才于，弘农华阴人，小名奴奴，客游泰山，城陷，为梁兵所执，从北海王颢入洛，除直卜将军；颢败，历事尔朱度律、尔朱兆，赐爵昌县伯，拜都督，又别封小黄县伯；从孝武西迁，进爵为侯，除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大统初，奔梁，为大德主帅、关外侯；寻归国，以沙苑功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城县公，除左光禄大夫、云州刺史，转洛州刺史，除大都督，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迁朔州刺史，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进爵陈留郡公。恭帝即位，赐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孝闵受禅，入为小宗伯，进柱国大将军；武成初，进封隋国公，寻治御正、宗大夫；保定中，迁大司空、泾州刺史。天和三年卒，赠太保，谥曰桓。隋受禅，追尊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

◇攻晋阳下令军中

事势在天，无以众寡为意。（《周书·杨忠传》）

◎王

字督朗，小名沙弥，北海剧人，秦丞相王猛六世孙。魏永安初，除员外散骑侍郎，征署广平王开府功曹史，不就。神武以为中外府功曹参军、常山王演友。齐受禅，行太原郡事；废帝时以司马领吏部郎中；孝昭即位，除散骑常侍；武成即位，历东徐州刺史、秘书监；武平初，迁大鸿胪，加仪同三司。齐亡入周，为仪同大将军、太子谏议大夫。隋开皇元年卒，年七十一，赠仪同三司曹州刺史。

◇复故人书

辱告存念，见令起疾，循复眷旨，似疑吾所伤。未必是犭制，吾岂愿其必犭制，但理契无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过说。足下既疑其非犭制，亦可疑其是犭制，其凝半矣。若疑其是犭制而营护，虽犭制亦无损，疑其非犭制而不疗，傥是犭制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若王无可惜也。则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夺其万全，任其或死。且将军威德所被，飙飞雾袭，方掩八，岂在一介。若必从隗始，先须济其生灵。足下何不从容为将军言也。（《北齐书·王传》。西魏将独孤信入洛，署为开府记室。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起。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犭制，书劝令起。又见《北史》二十四。）

◎王悦

悦字众喜，京兆蓝田人，永安中为尔朱天光骑兵参军，大统中历平东将军相、府刑狱参军，封蓝田县伯，加通直散骑常侍，迁大行台右丞，转左丞，授雍州大中正，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拜京兆郡守，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迁大行台尚书，行梁州刺史。废帝时征还，寻坐事除名。孝闵受禅，依例复官，授郢州；寻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进爵蓝田县侯，迁司宪中大夫，赐姓宇文氏，又进爵河北县公，保定元年卒。

◇言于安定公

侯景之于高欢，始则笃乡里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将，职重台司，论其分义，有同鱼水。今欢始死，景便离贰。岂不知君臣之道有亏，忠义之礼不足？盖其所图既大，不恤小嫌。然尚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势，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周书·王悦传》）

◇白达奚武

白马要冲，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图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实难。（《周书·王悦传》）

◇与梁汉城主杨贤书

夫惟德是辅，天道之常也；见机而作，人事之会也。梁主内亏刑班，外阙藩篱。匹夫攘袂，举国倾覆。非直下民离心，抑亦上玄所弃。我相公膺千龄之运，割三分之为平息哎中，威振方外。声教所被，风行草偃；兵车所指，云除雾廓。斯固天下所共闻，无俟二谈也。大将军高阳公，韫韬略之秘，总熊罴之旅，受庙堂，威怀巴汉。先附者必赏，后服者必诛。君兵粮既寡，救援路绝。欲守，则城池无萦带之险；欲战，则士卒有土崩之势。以此求安，未见其可。昔韩信背项，前典以为症状谈；黄权归魏，良史称其盛烈。事有变通，今其则也。（《周书·王悦传》）

◎李远

远字万岁，陇西成纪人，家于高平，大将军贤弟。仕魏为武骑常侍，转别将，除伏波将军、长城郡守、原州大中正，迁高平郡守。孝武西迁，授假节、银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封安定县伯。文帝即位，迁使持节、征东大将军，进爵为公，授都督原州刺史，未行，以沙苑功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阳平郡公，除大丞相府司马，授河东郡守，征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宫建，授太子少傅，转少师，授行台尚书、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军事，拜大将军，除尚书左仆射恭帝末，授小司寇。孝闵受禅，进柱国大将军，坐子植谋诛宇文护，事泄自杀。建德元年赠本官，加陕州刺史，谥曰忠。隋开皇初追赠上柱国、黎国公，改谥曰怀。

◇白宇文大冢宰

远秦陇匹夫，才艺俱尔。平生念望，不过一郡守耳。遭逢际会，得奉圣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贵臣迁，以至于此。今位居上列，爵迈通侯，受委方面，生杀在手，非直荣宠一时，亦足光华身世。但尚书仆射，任居端揆，今以赐授，适所以重其罪责。明公若欲全之，乞寝此授。（《周书·李远传》）

◎乐逊

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神龟中为郡主簿，永安中为安西府长流参参军，大统中除子都督，加建忠将军、左中郎将，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历弼府西卜祭酒、功曹、谘议参军，恭帝时授太学助教。周受禅，除秋官府上士、治太学专台小师氏、下大夫，历卫公直蒲州主簿，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保定中迁遂伯、中大夫，授骠骑将军、大都督，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和中举贤良，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还拜皇太子谏议；宣政初进位上仪同大将军，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又为露门博士，进开府，授东扬州刺史致仕，隋开皇元年卒，年八十二，赠蒲、陕二州刺史。

◇上明帝陈便宜封事（《通典》十六作上疏）

其一，崇治方，曰：窃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济，不早已爱物。何者？比来守令年期既促，岁责有成。盖谓猛济为贤，未甚优美。此政既代，后者复然。夫政之于民，过急则刻薄，伤缓则驰慢。是以周失舒缓，秦败急酷。民非赤子，当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劳扰。顷承魏之衰政，人习逋违，先王朝宪备行，民咸识法。但可宣风正俗，纳民轨训而已，自非军旅之中，何用过为迫切。至于兴邦致治，事由德教，渐以成之，非在仓卒。窃谓姬周盛德，治兴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后，不能无事。昔申侯将奔，楚子诲之曰：「无适小国。」言以政狭法峻，将不汝容。敬仲入齐，称曰「幸若获宥，及于宽政」。然关东诸州，沦陷日久，人在涂炭，当慕息肩。若不布政优优，闻诸境外，将何以使彼劳民，归就乐土。

其二，省造作，曰：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比来朝贡，器服稍化，百工造作，务尽奇巧。臣诚恐物逐好移，有损政欲。如此等事，颇宜禁省，《记》言「无作淫巧，以荡上心」。《传》称「宫室崇称，民力雕弊」。汉景有云：「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为饥寒之本源矣。然国家非为军戎器用、时事要须而造者，皆徒费功力，损国害民。未如广劝农桑，以衣食为务，使国储丰积，大功易举。

其三，明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案《通典》十六作「知」），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物，若方州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案，《周书》脱「选叙」二字，《通典》十六校补）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为名（案《通典》作「以慕声名」）。然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其四，重战伐，曰：魏祚告终，天眷在德。而高洋称僭，先迷未败，拥逼山东，事切肘腋。譬犹棋劫相持，争行先后。若一行非当，或成彼利。诚应舍小营大，先保封域，不宜贪利在边，轻为兴动。捷则劳兵分守，败则所损已多。国家虽强，洋不受弱。《诗》云：「德则不竞，何惮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强也。夫力均势敌，则进德者胜。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彼行暴戾，我则宽仁。彼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泽旁流，人思有道。然后观衅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曰：案礼，人有贵贱，物有等差，使用之有节，品类之有度。马后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而身服大练，所以率下也。季孙相三君矣。家无衣帛之妾，所以励俗也。比来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论其输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优赏，自逾攻战之人。纵令不惜功费，岂不有亏厥德。必有储蓄之余，孰与务恤军士，鲁庄公有：「云，衣食所这录敢爱也。必以分人。」《诗》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

又陈事上议之徒，亦应不少，当有上彻天听者，未闻是非，陛下虽念存物议，欲尽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犹为未尽。何者？取人受言，贵在显用。若纳而不显，是而不用，则言之者或寡矣。（《周书·乐逊传》）

◎黎季明

黎明名景熙，以字行，河间莫阝人，永安中为威烈将军，孝武初迁镇远将军，除步兵校尉。侯景召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拜行台郎中，除黎阳郡守，去职。大统末除安西将军，拜著作佐郎，恭帝初进号南平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六官建，为史史上士。周受禅，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天和中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大旱上武帝书

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兆庶。方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者，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傥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民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涧水艳。《五行传》以为先是发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民兴役，天辄应之以异。典籍作诫，倘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成，则年登可觊，孑来非晚。《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水雨，年夏不登，民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周书·黎景熙传》，《北史》八十二）

◇又上书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著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群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乾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刍微，置鼓树木，以求其过，顷年亢旱逾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人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恶华，此则尚矣。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绮犹侈于豪家；衤豆褐未充于细民，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政，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曾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丧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遵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协之器，勿陈于侧，则民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治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治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当其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者康哉，民知其化矣。（《周书·黎景熙传》，又见《北史》八十二）

◇上言立外史廨宇

外史之职，汉之东观，仪等石渠，司同天禄。是以广内秘府，藏言之奥。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陈奏，特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职思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忧，敢不重请。（《周书·黎景熙传》，又《北史》八十二）

卷六

◎韦夐

字敬远，京兆杜陵人，魏正光初为雍州中从事，寻去职，不应辟命。入周。至宣政元年卒，年七十七，号为逍遥公。

◇戒子世康等

昔士安以蘧廿除束体，王孙以布囊绕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素蔬，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瞑目之日，勿违吾志也。（《周书·韦传》。建德中，以年老，预戒其子等。）

◎韦孝宽

孝宽名叔裕，以字行，弟。孝昌中为统军，拜国子博士，行华阴郡事，永安中授宣威将军给事中，赐爵山北县男，普泰中以都督除浙阳郡守，大统中授弘农郡守兼左丞，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迁南兖州刺史，进爵为侯，转晋州刺史，镇玉壁，兼摄南汾州事，进大都督，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废帝时拜雍州刺史。恭帝初以大将军平江陵封穰县公，还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复镇玉壁。孝就受禅，拜小司徒。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保定初于玉壁置勋州，授勋州刺史，进柱国。天和中进郧国公。建德中拜大司空，出为延州总管，进上柱国。大象初除徐州总管行军元帅，卒赠太傅，谥曰襄。

◇上武帝疏陈平齐三策

其第一策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传》不云乎：「仇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肋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民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其第二策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中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惟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熬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窃以大周土宇，跨据关、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势。太祖受天明命，与物更新。是以二纪之中，大功克举。南清江、汉，西龛巴、蜀，塞表无虞，河右底定。唯彼赵、魏，独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东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余晷，昔句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乱，犹烦再举。今若再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周书·韦孝宽传》）

◇手题募格书背

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周书·韦孝宽传》。齐神武攻玉壁，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德行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

◎韩

字弘业，颍川颍阳人，徙居昌黎。魏建明中为奉朝请，加强弩将军，迁太中大夫，去官，避地夏州。文帝为丞相，引为录事参军，赐姓侯吕陵氏。大统初迁行台左丞，赐爵三水县伯，转丞相府属，加中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出为镇南将军、丞相府从事中郎，镇浙郦，征拜丞相府司马，进爵为侯。出为北雍州刺史，加卫大将军。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除都督西凉州刺史，加大都督。废帝时转会州刺史，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进爵为公。入周，武成中征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中转司会，出为汾州刺史，迁河州总管，天和中转凤州刺史，致仕加少傅；卒，谥曰贞。

◇奏请放还俘贼

所获贼众，不足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请一切放还，以德报怨。（《周书·韩传》）

◇大榜州门

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周书·韩传》）

◎柳庆

庆字更兴，河东解人，徙居汝颍间，魏秘书监虬弟。为奉朝请，除中坚将军。孝武将西迁，除散骑侍郎。大统中入关，除相府东卜祭酒，领记室，转户曹参军，迁大行台郎中，领北华州长史，除尚书都兵，寻兼雍州别驾计曹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清河县男兼尚书右丞，摄计部，寻正右丞，进爵为子，加平南将军大行台右丞，加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废帝即位，除民部尚书，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恭帝即位，进骠骑大将军、开府、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领著作。六官建，拜司会中大夫。孝闵受禅，赐姓宇文氏，进爵平齐县公。明帝即位，出为万州刺史，未行，授雍州别驾，领京兆尹，除宜州刺史，保定中又入为司会，以忤宇文护免。天和元年卒，谥曰景。

◇为父具答权贵书草

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周书·柳庆传》。父僧习为颍川郡，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选用未定，庆乃具书草云。）

◇作匿名书多榜官门

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惧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周书·柳庆传》。庆为雍州别驾时有胡家被劫，莫知贼所，庆以贼徒既众，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多榜官门。）

◎长孙绍远

绍远字师，少名仁，河南洛阳人，魏太傅稚子，起家司徒府参军，封东阿县伯，从孝武西迁，别封文安县子。大统中除太常卿，迁中书令，袭封上党王珀例降为公，改冯翊郡，恭帝时累迁录尚书事，六官建，拜大司乐。闵帝受禅，封上党公。明帝时授礼部中大夫，寻拜京兆尹，历少保、小司空，出为河州刺史，武帝时历少宗伯，卒赠柱国大将军，谥曰献。

◇遗表

谨案《春秋隐公传》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县二八，仆垂氏之钟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汉成帝获古磬十六，周礼图县十六，此数事者，照烂典章，扬扌而言，足为龟镜，伏惟陛下受图苍帝，接统玄精，秦汉以还，独为称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独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摧余息，匪夕伊朝，伏愿珍御万机，不劳改八从七。（《北史·长孙绍远传》。疾笃，命其子览云云，乃上遗表。）

◇启明帝定乐

魏氏来宅秦雍，虽祖述乐章。然黄钟为君，天子之正位。往经创造，历稔无成。方知水运将季，木运伊始，天命有归，灵乐自降。此盖乾坤佑助，宗庙致感，方当降物和神，祚隆万世。（《北史·长孙绍远传》）

◇奏武帝勿废悬八

天子悬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轨，万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案《周礼》，奏黄钟，歌大吕，此则先圣之弘范，不易之明证，愿勿轻变古典，趣改乐章。（《北史·长孙绍远传》，又见《周书》，无「臣案」以下。）

与乐部齐树书（《周书》作齐树之）

伏闻朝廷前议，而欲废八悬七。然则天子悬八，有自来矣。古先圣殊涂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反求经义，是用七音，盖非万代不易之典。其悬八笋ね，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当别奏闻。（《北史·长孙绍远传》）

◎卢辩

辩字景宣，范阳涿人，魏骠骑将军同兄子，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从孝武西迁，授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大统中除太常卿、太子少傅，封范阳公，转少师。孝闵受禅，迁尚书右仆射明帝即位，进大将军，出为宜州刺史。有《大戴礼记解诂》若干卷，《坟典》三十卷。

◇为安定公告谕公卿

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周书·文帝纪下》）

◎申徽

徽字世仪，魏郡人，后赵司徒钟六世孙，初为元邃东徐州主簿，除太尉府行参军。文帝临夏州，以为记室参军兼府主簿，永熙中为大行台郎中。孝武西迁，封博平县子、本州大中正，大统初进爵为侯，历中书舍人，迁给事、黄门侍郎，出为河西大使，还迁都官尚书，拜假节瓜州刺史，征兼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时进爵为公，正右仆射，赐姓宇文氏，出为襄州刺史。入周，历御正、大御正、小司空、少保，出为荆州刺史，入为小司徒、不伯，天和六年致仕，卒赠泗州刺史，谥曰章。

◇为周文帝上魏孝武帝表

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竭诚奉国，横罹非命，三军丧气，朝野痛惜。都督冠洛等，衔冤茹戚，志雪仇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赐要结。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轻来赴军，当发之时，已有别表，既为众情所逼，权掌兵事。诏召岳军入京，此乃为国良策。但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永洛。况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关，悦蹑其后，欢邀其前，首尾受敌，其势危矣。臣殒身王事，诚所甘心，恐败国殄人，所损更大。乞少停缓，更思后图，徐事诱导，渐就东引。（《周书·文帝纪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表

侯莫陈悦违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专戮罪重，不恭诏命，阻兵永洛，强梁秦陇。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感，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而悦并维絷使人，不听反报。观其指趣，势必异图。臣正为此，未敢自拔。兼顺众情，乞少停缓。（《周书·文帝纪上》）

◇又表

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责重忧深，不遑启处。训兵秣马，唯思竭力。前以人恋本土，侯莫孙悦窥窬进退，量度且宜经，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东辕，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为边捍乞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周书·文帝纪上》）

◇又表

臣闻誓死酬恩，覆宗报主，人伦所急，赴蹈如归。自大都督臣岳殁后，臣频奉诏还阙，秣马戒涂，志不俟旦。直以督将以下，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今仇耻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且悦外附强臣，内违朝旨，臣今上思逐恶之志，下遂节士之心，冀仗天威，为国除害。小违大顺，实在兹辰。克定之后，伏待斧钺。（《周书·文帝纪上》）

◇为周文帝责侯莫陈悦书

顷者正光之末，天下沸腾，尘飞河朔，雾塞荆沔。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志宁宇县。授戈南指，拯皇灵于已坠，拥旄西迈，济百姓于沦胥。西顾无忧，厶公是赖。勋茂赏隆，遂征关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谈也。

君实名微行薄，本无远量。故将军降迁乔之志，笃汇征之理，乃申启朝廷，荐君为陇右行台。朝议以君功名阙然，未之许也。遂频烦请谒，至于再三。天子难违上将，便相听许。是亦遐迩共知，不复烦之翰墨。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专权，主上虚心，寄隆晋郑。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屡结盟约，期于毕力，共匡时难。而貌恭心很，妒胜嫉贤，口血未干，匕首已发。协党国贼，共危本朝，孤恩负誓，有面目。岂不上畏于天，下惭于地！

吾以弱才，猥当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将军国士之遇。闻问之日，魂守惊驰。便陈启天朝，暂来奔赴，众情所推，遂当戎重。比有敕旨，召吾还阙，亦有别诏，令君入朝。虽操行无闻，而年齿已宿。今日进退，惟君是视。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陇东迈，吾亦总勒师徒，北道还阙。共追廉、蔺之迹，同慕寇、贾之风。如其首鼠两端，不时奉诏，专戮违旨，国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见。幸图利害，无贻噬脐。（《周书·文帝纪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周文帝传檄方镇

盖闻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间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孝昌，屯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启，荡定有期，而乘衅之徒，因生羽翼。

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谗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闼，莫非亲党。皆行贪虐，穴契窳生人。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贞刚毅，禁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无闻奏。司空高乾，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危社稷。但以奸志未从，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乾，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腾、任祥，欢之心膂，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逃归，欢益加抚待，亦无陈白。

然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谋。令亲人蔡携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以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图陷害。幕府以受律专征，即便讨戮。欢知逆状已露，稍怀旅拒，遂遣蔡携拒代，令窦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及娄招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坂。于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訾毁乘舆，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宝。溪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于外；或言分诣伊洛，取彼谗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僚师师，四奥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君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缉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锐师百万，彀骑千群，裹粮坐甲，惟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吝。况频有诏书，颁告天下，称欢逆乱，征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师，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宅，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埽荡，易同俯拾。欢若渡河，稍逼宗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辕，电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亦命群帅，百道俱前，に裂贼臣，以谢天下。

其州镇郡县，率土人黎，或州乡冠晚，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欤。（《周书·文帝纪上》，《北史·文帝纪上》，又见《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

◎薛端

端字仁直，河东汾阴人，魏常主守孝通从子，本名沙ㄡ。司空高乾辟为参军，赐爵汾阴县男。弃官。大统中征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加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进爵为伯，转丞相东阁祭酒，加本州大中正，迁兵部郎中，改封文城县伯，加使持节、平东将军、吏部郎中，出为李弼行军长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转尚书左丞，进吏部尚书，赐姓宇文氏。恭帝末拜军司马，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进爵为侯。孝闵受禅，除工部中大夫，转民部中大夫，进爵为公，出为蔡州刺史。明帝初转基州刺史，卒，谥曰质。

◇启安定公

设官分职，本康时务，苟非其人，不如旷职。（《周书·恭端传》）

◎唐瑾

瑾字附，北海平寿人。文帝召拜尚书员外郎、相府记室参军，封姑臧县子，迁尚书右丞、吏部郎中、户部尚书、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更赐姓万纽于氏，进爵临淄县伯，转吏部尚书，从平江陵，进爵为公，恭帝末授礼部中大夫，周受禅，出为蔡州刺史，历枯州、硖州，转荆州总管府长史，入为吏部中大夫，历御正、纳言、中大夫，天和二年除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寻卒，赠小宗伯，谥曰方，有《书仪》十卷。

◇华岳颂（并序）

易不云乎，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险之时义大矣哉，惟华山者从从书《尔雅》谓之西岳，《周官》则为豫州之镇，下枕周秦之郊，上应东井之宿，俯临汾射，咫尺荆梁，盘纡[B18]，刻峭峥嵘，干云汉而孤秀，属江河而峻峙。巨灵疏豁，亢高掌于岩；削成壁立，流黄河于岘曲。左分底柱，见朝夕之扬波；右缀终南，眺连山之无极。显仁藏用，蕴智含灵，鼓以云雷。润以风雨，信群帝之所休憩，众神之所响。芝驾自此不归，霓裳于焉屡拂，岂止绩羽为衣，葺荷成盖，化同毛女，客类园公。每挹仙人之浆，时停酒母之骑，坐石白而穿隐，乘白鹿以游嬉，寥寂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至如芳年华月，敛云开，谷包得一，河经千里，耸艹翠于紫微，挺高峰于天汉，暂驻羲和之鹜，能挂恒娥之骖。积醴成池，泓澄峦岫，聚卉为发，苇生焉，庭夜萃，必归伯起之学；苦雾晨兴，非独公超之市。若以柴类方明之坛，望仙集灵之观，休牛散马之地，反璧祖龙之辞，有祈必应，无请不遂。保我金方，栽成我三海，振素以统亿兆，肃秋节以卫苍生。国荷其庆，民赖其福。

前代曾创祠宇，兼植柏树，历年兹多，榱栋崩褫，树亦往往残缺，太祖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帝固天攸纵，诞膺符命，道迈三分，功超九合，将欲宁一区宇，纳之仁寿。而余尚梗，燕赵未并，治戎河上，志图郭埽。每以讲阅之暇，亲履阴晋，眷言旧所，良用依然。以大统六年岁在旃蒙，乃谒诸天子，命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西袞州大中正、华山郡守、城阳县开国公恒农场子昕经始缔构，别更列植青松二千余根。堂庙显敞，房廊肃穆，芬哉薜席，赫矣神居，桂酒徐斟，清哥缓节，无复沾濡之事，岂有颠沛之容。暨水德告终，苍精肇运，狱讼知归，人神胥悦。皇帝负君临，宸居驭朽，执玉帛以朝万国，叩金绳而享百灵。睿智之所牢笼，英威之所弹压，日月之所昭晋，舟车之所被通，莫不乘毳驾风，梯山航海，重译屈膝，请吏勤王。太师大冢宰晋国公任属阿衡，亲惟旦，弼谐六乐，缉熙五礼，废典聿修，群望咸秩，光赞皇猷，式康帝载，俾七百之祚，长扇于无疆。维天和二年岁次大渊献月旅沽洗，爰诏史臣为之颂曰：

攸攸大极，岩岩削成。浑元既判，载浊浮清。含仁配厚，蕴智为灵。功遂勿处，日用无名。在秋戒肃，居金作镇。严霜比威，膏液等润。容而不有，施而匪吝。穷地之险，极天之峻。川泽通气，山薮藏疾。灵岳峨峨，清干秩秩。隈积冬霰，峰留夏日。雷霆以之，风云自出。殷忧启圣，多难开基。大人利见，或跃俟时。袞冕赤舄，三牡龙。鼓腹行乐，击壤而熙。神教以道，民化惟德。沈惭以刚，高明柔克。文轨叶同，皇猷允塞。如山之寿，宁我郡国。（碑拓本）

◎李昶

昶小名那，保定初为纳言。（《北史》有传）

◇答徐陵书

繁霜应管，能响丰山之钟；玄云触石，又动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术。楚齐风马，吴会浮云，行李无因，音尘不嗣。殷御正衔命来归，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蓟北桑枯，阴惨阳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内风流，江南独步。扶风计吏，议折祥禽；平陵李廉，办酬文约。况复丽藻星铺，雕文锦缛。风云景物，义尽缘情，经纶宪章，辞殚表奏。久已京师纸贵，天下家藏，调移齐右之音，韵改河西之俗。岂直杨云藻翰，独留千金，嗣宗文雅，唯传好事。仆世传经术，才谢刘歆，家有赐书，学匪班嗣。弱年有意，频爱雕虫；岁月三余，无忘肄业。户牖之间，时安笔砚，颦眉难巧，学步非工，恒经牧孺之讥，屡被陈思之诮。羞逢仲子，类居山之鼓琴；屡觅子将，同本初之车服。不谓殷侯，虚谈成价，遂同布鼓，轻向雷门。燕石空雕，终惭比德，楚军虽拂，实愧栖桐。岂若邯郸举袖，唯闻变曲，协律飞尘，必应不顾。是以日南宝贝，遥望归秦；合浦文犀，更希还汉。芳春行献，莺其鸣矣。悬豫章之床，置长安之驿，厚筑墙垣，思逢郑侨之聘，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歌周颂，伫奏延陵之乐。书缯有复，道意无伸。李那顿首。（《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九）

◎李充信

充信为豳国公广属吏，加仪同。

◇上言豳国公广葬事表

臣闻资孝成忠，生民高义；旌德树善，有国常规。窃惟故豳国公臣广，懿亲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维城。受建旆，威行秦陇，班条驱传，化溢崤、函。比腠理舛和，奉诏还阙，药石所及，沈疴渐愈。而灾衅仍集，丁此穷忧，至性过人，遂增旧疾，因兹毁顿，以至薨殂，寻绎贯切，不能自已。

臣等接事，每承余论。仰之平昔，约己立身，位极上公，赋兼千乘，所获禄秩，周赡无余，器用服玩，取给而已。每言及终始，尤存简素。非秦政而褒吴礼，讥石椁而美厚薪。令卜兆有期，先远方及，诚恐一从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泽，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礼，庶存俭约。（《周书·豳国公广传》）

卷七

◎王褒

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梁散骑常侍规子。举秀才，除秘书郎，转太子舍人，袭爵南昌县侯，迁秘书丞，选为宣成王文学，迁安成郡守。元帝承制，转智武将军、南平内史，及即位，拜侍中，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江陵陷，入魏，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受禅，封石泉县子。明帝即位，加开府，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东宫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寻出为宜州刺史。有《集》二十一卷。（案：《周书·王褒传》。建德已后凡大诏册，皆令具草，张薄据之，以建德元年三月癸亥诏、三年二月乙卯诏、六月戊午诏凡三首，编入褒集。然建德诏见存三十二首而张溥仅取三首，何所据乎？今以建德诏编入武帝文。）

◇为百僚请立皇太子表

臣闻氵存雷居震，春方应守器之礼，明两作离，少阳纂重晖之业。是以三善昭德，载祀之祚克隆（《初学记》作「昌」），一人（《初学记》作「有」）元良，贞国之基永固。至于轩辕得姓，高阳才子，上嗣伫贤，前星虚位。鲁国公臣ど亲居元子，属当储贰，具僚仰则，列辟式瞻。臣等参议，请立为皇太子，事隆监抚，教资审谕，问安寝门，视膳天幄。（《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上新定钟表

万物生象，始乎算数；天道运行，基乎步术。量有轻重，平以权衡；音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浊，协乎律吕。是以周发听声，候春冬之王杀，师旷吹律，知晋楚之衰亡。数始黄钟，终仲吕，还宫变徵，参天两地。三分损益，累黎相乘；四时发敛，忽微斯测。皇帝治历明时，推元受命。八音七始之奏，五声六律之和，斟酌繁简，分析节度，推之以升斛，正之以权衡，稽之以古今，核之以经传。（《艺文类聚》五）

◇为库狄峙致仁表

俯音赴曲，操终则仆，倾身举重，力殚斯毙。何者？日暮途远，前哲所以告归，漏尽载驰，昔贤以之知退。（《艺文类聚》十八）

◇上祥瑞表

明王孝治，岳渎所以效灵；至人泽及，风云以之悬感。是以若雾非雾，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烟非烟，触石表嘉祥之气。玄黄萧索之辉，丹紫轮之状，岂止唐帝沈璧，气合金方；姬后望可，形如车盖。（《艺文类聚》九十八）

◇谢赍绢启

似逐安车之征，如轻殿中之对，臣善识山川，应图方丈，脱能临水，必不弃书。（《艺文类聚》八十五）

◇谢赍马启

边城无草，来自东南；塞外饶沙，经从西北。汉时乐府，偏爱权奇；晋世桑门，特怜神骏。黄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为镫，方传南国。傥逢汉帝，仍驾鼓车；若值魏王，应惊香气。（《艺文类聚》九十三）

◇与周弘让书

嗣宗穷途，杨朱岐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艺文类聚》作「南北」）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想摄卫惟宜，动静多豫，贤兄入阙，敬承款曲（《艺文类聚》作「阔曲」）。犹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阳（《艺文类聚》作「东陂」）之田，铲迹幽蹊，销声穷谷，何其愉乐，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怀（《艺文类聚》作「犹怀」）五岳之举。同夫关令，物色异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中药养人，每禀丹砂之说。顷年事遒尽，容发衰谢，芸其黄矣。零落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忄曷日，犹（《艺文类聚》作「类」）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艺文类聚》作「游」），空思恐县（《艺文类聚》作「洛」）霸陵南望，还（《艺文类聚》作「唯」）见长安。所冀（《艺文类聚》作「贵」）书生之魂，来依旧壤（《艺文类聚》作「还依旧里」）；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艺文类聚》作「浮云在天，邈无由矣」）。会见之期，邈（《艺文类聚》作「长」）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周书·王褒传》，《艺文类聚》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戏经序

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御览》作「行」）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后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木金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左子取未，右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其典，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九曰君臣，以定其礼，不可以贵凌贱，直而为曲，不可以卑亵尊，隐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率其务，武论（《御览》作「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礼仪，以制其则，民丰不骄，为下尽敬，进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观德，以考其行，定而后求，义而后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是也。或升进以报德，义在迁善；或黜退以贬过，事在惩恶，或以沈审为贵，正其瞻视，或以徇齐为功，明其纠察，得失表于隆替，在贱毕申，怠敬彰于劝沮，处尊思屈。片善崇于拱璧，一言逾于华衮。（《艺文类聚》七十四，《御览》七百五十五）

◇服要记序

古之制礼，其品有五：吉礼祭礼是也。凶礼丧葬是也。凶礼丧葬是也。宾礼朝享是也。军礼师旅是也。嘉礼婚冠是也。是五者，民之大事，举动之所由也。（《北堂书钞》八十）

◇论

庸人御驽马，伤吻敝策而不进，及驾啮膝，骖乘且，王良报，韩哀附舆驰骋忽如景靡过都，越厥国若历块追奔。电逐遗风，万里一息，人马相得。（《白帖》）

◇皇太子箴

臣闻教化爰始，咏歌不足，政俗既移，风雅斯变。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为质，斫雕成素。皇太子氵存雷居震，明两作离，春夏干戈，秋冬羽。叔誉惭五称之对，师旷隆四马之恩。窃以太史官箴，《虞书》所诫，永树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睹安危，太傅以之陈训。敢自斯义，献箴云尔。

天生蒸民，司牧斯树，咸熙庶绩，式昭王度。粤若钦明，丕承宝祚，重纽地维，再匡天步。惠民垂统，元良继体，丽正离晖，推微（《艺文类聚》作「惟机」）天启，令问令望，闻诗闻礼。从曰抚军，守曰监国，秋坊通梦，春宫养德，桓荣献书，荀攸观则。元子为士，齿卿命秩，昔在周汉，亲贤保弼，朝服寝门，回车作室。正阳君位，乔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为宝。勿谓居尊，祸福无门；勿恃亲贤，王道无偏。无为虑始，无为事先，损之又损，而全之亦全。无往不复，无平不陂，美疹甘言鲜不为累。则哲惟艰，知人未易，居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善，分阴无弃。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听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为（《艺文类聚》作于「于」）前星，主鬯（《艺文类聚》作「鬯」）由于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阍寺。（《艺文类聚》十六，《初学记》十）

◇漏刻铭

窃以混元开辟，天回地旋，历象运行，暑来寒往。二分同道，乌灵正其昏夕；两至相遇，表圭测其长短。虽则晦朔先后，失于公羊之说；次舍盈缩，惑于丘明之传。至乎出卯入酉，黄道青绿，季孟相推，启闭从序。挈壶掌分数之令，太史陈立成之法，军将以之悬井，壶郎以之趋奏。百王垂训，千祀余烈者焉。铭曰：

玄仪西运，逝水东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测兹秘象，是曰神谋，正震治历，下武惟周。忽微以测，积空成数，圭表弗差，光阴斯赴。箭水婚绝，灵虬长注，经寸日轮，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镌，昆吾且勒。以福眉寿，百王垂则。（《艺文类聚》六十八）

◇灵坛铭（并序）

悠悠五纬，乃钦若于尧典；茫茫九州，是致功于禹迹。犹以天步悬远，隶首算而弗穷；地载违荒，章亥驰而未极。浩庭霄度，吐纳天和；昆阆沧溟，胞胎元一。九灵之府，神液所以降祥；五英之阙，华以之昭应。推劫运之短长，校河源之广狭。谷永上书，譬流风之不系；桓谭作论，明弱水之难航。岂知回天金简，惟传上圣；洞府玉策，尚隔中仙。于时金风戒辰，三光澄曜，香雨乘空，天花入室。帝乃升法座，说玄言，肴覆洞微，阐扬众妙，洪钟应叩，衢樽待酌。铭曰：

钟鸣上界，梵响玄宫，紫辰濯水，青树摇风。八觉修行，七教弘通，神机诣理，秋毫坼空。函席广开，法轮徐转，入神精义，谈天胜辩。逐境晦明，逗机深浅，或照盛业，方图云篆。

◇馆铭

云桥启馆，景曜开扉，明庭朝礼，仙宫羽衣。燕履霄去，凫舄晨归，练石三转，烧丹七飞。昆吾陶铸，丹阳鋈铣，画写龙文，图开雕篆。声随地气，调均天辩，九宫方应，万灵称善。（《艺文类聚》七十八）

◇四渎祠碑铭

灵祠岳立，贝关云浮，寂寥诡怪，仿佛神游。姬嬴分国，河渭合流，桃花春水，灵草孤洲。潼乡河曲，汾阴壤，乱流不度，龙门难上。河鱼送迎，江妃来往，水开通迹，山临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荣光离合，云气徘徊。水仙遗操，津吏余杯，波息川后，浪靖瞻台。（《艺文类聚》九）

◇温汤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夫二仪开辟，雷风以之通响；五材运行，水火因而并用。炎上作苦，既丽纯阳之德；润下作咸，且协凝阴之度。至于迁陵热溪，沈鱼涌浪；炎洲烧地，穴鼠含烟。火井飞泉，垂天远扇，焦源沸水，冲流迸集。甘川浴日，跳波迈椒丘之野；汤谷扬涛，激水疾龙门之箭。故以地伏流黄，神泉愈疾云云。其铭曰：

挺此温谷，骊岳之阴，白矾上彻，丹沙下沈。华清驻老，飞流莹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善行寺碑

盖闻在天成象，群星仰于北辰，在地成形，百川起于东海。是知璇玑盈缩，并运天枢；江汉所宗，争环地轴。尘沙日月，同渤之轮回；百亿铁围，等阎浮之数量。章亥步骤，岂尽世界之边；隶首忽微，宁穷却海之算。象牛桷力，方十行之偕梯，免马渡河，譬三乘之等级。定水坏须弥之山智炬燃金刚之际。敬表六和，现沙门之进止；衣乘四寸，示声闻之律仪。至于千叠火燃，鹄林变色；四禅灾起，鸽影传辉。羽林出使，汉开濯龙之祀；桑门传译，晋处洛阳之拜。（《艺文类聚》七十六）

◇京师突厥寺碑

夫六合之内，存乎方册，四天之下，闻诸象教。百亿阎浮，尘沙算而不尽，三千日月，世界数而无边。至于周星夕陨，汉宫霄梦，身世梵世，力减须弥，应现十方，分身百佛，上极天中，下穷地际，转法轮于稔国，留妙象于宾，至于善见神通，瓶沙瑞相，波斯铸金，优填雕木，莫不归依等觉，回向佛乘，弃形骸而入道，舍国城而离俗。突厥大伊温温木汗，夏后余基，惟天所置，威加穷发，兵历无革，小大当户，左右贤王，麟胶角触之弓，鹫羽射雕之箭。跨葱岭之酋豪，靡不从化，逾天山之君长，咸皆宾属。人敦信契，国宝亲邻，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华覃无外，提群品于万福，济苍生于六道，大冢宰晋国公功高寅亮，位隆光辅，命司空而度地，监匠人而置臬。带二条之逸陌，面九市之通廛，图木缇锦，雕楹砻密，香随微雨，自丽风尘，幡杂天花，常调丝竹，四神大患，净界无毁，六珠芬尽，法身常住，铭曰：七华妙觉，三空胜境，意树已雕，心猿斯静，灵城偃色，空衣灭影，索隐穷源，振衣提领。（《艺文类聚》七十六）

◇太保吴武公尉迟纲碑铭

昔者王室藩屏，同族谓之宗亲，列国诸侯，异姓称为伯舅。元勋懿德，周崇齐楚之霸，疏爵畴庸，汉重韩吴之秩。司勋载其弘烈，典册备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纪绩庸器；庄叔匡成献之难，昭德彝鼎。鸿名盛业，公实兼焉。公命世挺生，应期间出，嵩华峻极，降惟岳之上灵；霜露所均，体中和之秀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危松擢本，且观后雕之质；贞桂挺生，便结冬华之叶。是故以辰昴膺庆，风云交感者焉公柔顺内凝，英华外发，斧藻仁义，圭璋令范。危劲之节，冠四序而逾秀；坚贞之操，经百炼而不销。加以逢门射法，远中戟支；养由箭神，遥穿悬叶。巧极将军之伎，精穷校尉之官。及年逾艾服，任隆台衮，甲第当衢，传呼启路。不以宠贵骄人，每以卑谦自牧。易箦之言，无忘寝瘵；城郢之志，终于瞑目。铭曰。

珠角膺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国，人物冠冕，彝章表则。任属屯警，官联枢侍，行部六条，议班三吏。逝水讵停光阴不借，遽辞逆旅，俄悲怛化，旌舍夏练。棺陈卫幕，北郭人希，西山景落。三千不见，九原谁作，铭兹鼎鼐，永傅嵩霍。（《艺文类聚》四十六，《初学记》十一）

◇太子太保中都公陆逞碑铭

公本居三吴郡三吴县，丞相逊后也。宋武匡定钟鼎，底平涵洛，公曾祖载，实赞军谋。及反旆南辕，以司武留守。赫连作乱，见拘夏州，以江右名家，为中山太守。地既鲜虞，途通灵寿，呼沱易水，仗武乘边，赵北燕南，甲威河外。祖营州使群，长于戎马，称雄朔漠。南中都督，犹缵奕世之基；西校国门，无坠承家之业。公识度深详，标尚闲远，处众谦，居简行敬，风鉴外明，潜机内敏，建章门户，张华成立，原陵松柏，虞廷尽记，昔处文房，又居内职，或傅冰华，时游甲邸。魏祖军谋，还豫南陂之宴；梁王师傅，犹对宣室之谈。出内优隆，通籍营宠，升降荣步，便颂宫禁。铭曰：

淮海维扬，具区之薮，水朝江汉，星躔牛斗。盛德遗风，神明厥后，龙章八命，鸾四牡。宾阶昔遇，风月相思，卿门今别，宿草何悲。轮环不已，零落无时，永矣元伯，长从此辞。（《艺文类聚》四十六）

◇太傅燕文公于谨碑铭

古者六等官人，师傅崇其匡辅；一命作牧，侯伯总其专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来归之颂。若乃仰叶宸曜，上属台阶，锡之以彝器，明之以车服，除名盛业，太傅燕国公其有焉。西晔开其命绪，东海传其世禄，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称无冤之颂，驷马方驾，高门继轨。公禀山岳之上灵，含风云之秀气，雕良玉于廉刿，炼贞金于洗金鋈。于时王业缔构，国步权舆，太祖地虽二分，功犹再驾，忠诚简帝，有志兴王。公运策帷帐，参谋幕府，封齐定文成之计，间楚资曲逆之奇，仲华访舆地之图，林叔参兵车之右。魏恭帝元年为大司寇。正刑纠慝，国无害马之伦；剪暴诘奸，民亡饮羊之俗。三刺荐无简之文，两造陈禁邪之宪。大周受命，宝历攸归，表高惠之功臣，纪山河之著命，封燕公，邑万户。姬氏建国，君始封，昭王礼贤，郭隗开馆。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赐金石乐一部。公世为边将，少习兵书，当敌制机，临戎应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增垒减灶之图，题树系桑之略。军中罢战，无废雅歌；壮士志骄，时观投石。及乎名高卫霍，爵重韩彭，锡邑增于郑侨，赐乘同于魏绛，丹节比司隶之贵，缇绮将金吾之宠，座阙介歌之娱，堂无钟鼓之奏。辞功坐树，不伐征西之勋；还第角巾，无竞龙骧之赏，铭曰：

惟岳降神，膺期命世，量苞川薮，道弘兼济。昴宿协符，佐旌冥契，匪躬直谅，武节横厉，函崤重险，钟鼎沦覆，潜龙勿用，瞻乌在屋。道赞上台，功匡下渎，条教斯理，彝伦载睦。懋官惟德，明试以功，既移上将，实董元戎。传呼甚宠，徽章载隆，居高能降，处贵思冲。宝命惟新，王猷允塞，爵班异姓，礼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尔谐，俾侯燕国。过隙，滔滔逝川，明哲讵宝，馆舍长捐。立言不没，遗爱在旃，三河斥土，驷马开泉。丹旒毁宗，玄堂启殡，宠赠虚加，鸾和空引。晏子悼齐，随武怀晋，谓天盖高，如何不。（《艺文类聚》四十六）

◇上庸公陆腾勒功碑

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远窜之君；太室阳城，九州无同姓之国。是知周卫设险，所务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宝惟休德。至于三峡蹇产，九折峥嵘，高峰寻云，深谷无景。秦开汉闭，虽阻荷戟之虞；魏塞晋通，终固束马之利。我大周开辟宇宙，混同文轨，御六气于天枢，顿八于地络。彭濮未恭，邛笮不讨，外凭剑道之难，内负铜梁之厄。大将军上庸公，仗国威灵，奉辞伐罪，长戟万队，巨舰千舳，板酋豪，斯ㄗ君长，历稔逋寇，累代稽诛，廓清江源，荡涤巴濮。若夫荆门千里，蜀置永安之宫；巴水三回，吴阻夷陵之县。巫峡使君之滩，沦波洽没；建平督邮之道，栈径威纡。路阻蛮陬，途横夷落，擅强专险，轻法侮吏。天子爰诏有司。公奉命天讨，星言载途，指日遄迈。册授公大将军、信州刺史。韩信召拜，军中臻设坛之礼；卫青出征，临河闻后距之令。夫钟鼎大礼之器，昭德必书；金石不朽之质，庸勋斯树。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颂云：

遐观命氏，眇求世禄。龙图纪河，鸿渐于陆。霸楚传姓，命吴启族。君子笃生，降灵惟岳。朝阳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称王。南泊道，西通夜郎。内凭玉垒，外阻铜梁。介视荒服，斗绝边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窦氏车骑，去病冠军。封山刊石，镌铿刻勋。远隔年代，悬感风云。盛德必祀，千载斯文。（《艺文类聚》五十二）

◇故陕州刺史冯章碑

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尧少子生而手有冯字，因以为氏。俾侯于鲁，义等房心之地；余与之广，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禀灵河岳，比德璁珩，闺门和美，誉圣开宗，握文命氏。浊水北流，秦关东徙，岩险襟带，山河枕倚，陆离组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容青紫。（《艺文类聚》五十二）

◇祭梁王僧辩母贞敬魏太夫人文

维尔世基武子，族懋阳元，金相比映，玉德齐温。既称女则，兼循妇言。书图镜览，辞章讨论。教贻俎豆，训及平原。楚发将兵，孟轲成德，尽忠资敬，自家刑国。显允其仪，维民之则。爰命师旅，既修我戎；补兹痛职，奄有龟、蒙。母由子贵，尔斯崇。嘉命允集，宠章既隆。居高能降，处贵思冲。庆资善始，荣兼令终。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驷难返，冲涛讵留。背龙门而西顾，过夏首而东浮。越三宫之遐岳，经三江之派流。郁郁增岭，浮云蔽云，滔滔江汉，逝者如斯。铭旌故，宇毁遗碑。即虚舟而设奠，想徂魂之有知。呜呼哀哉。（《梁书·王僧辩传》）

◇幼训

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阴。」文士何不诵书，武干何不马射。若乃玄冬修夜，朱明永日，肃其居处，崇其墙仞，门无糅杂，坐阙号呶。以之求学，则仲尼之门人也；以之为文，则贾生之升堂也。古者盘盂有铭，几杖有诫，进退循焉，俯仰观焉。文王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造次必于是」，君子之言欤。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梁书·王规传》。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一章云。）

◇周经藏愿文

盖闻九河疏迹，策蕴灵丘，四彻中绳，书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绿检黄绳，六甲灵飞之字。岂若如来秘藏，譬彼明珠，诸佛所师，同夫净镜。鹿苑四谛之法，尼园八犍之文，香山巨力，岂云能负？以岁在昭阳，龙集天井，奉为云云，奉造一切经藏。始乎生灭教，讫于泥洹之说。论议希有，短偈长行，青首银函，玄文玉匣。陵阳饵药，止观仙字，关尹望气，裁受玄言。未有龙树利根，看题不遍，斯陀浅行，同座未闻。尽天竺这音，穷贝多之叶。灰分八国，文徙宾；石尽六铢，书还大海。仰愿过去神灵，乘兹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仪。又愿国祚遐长，臣民休庆，四方内附，万福现前，六趣怨亲，同登正觉。（《广弘明集》二十二）

卷八

◎庾信（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梁中书令肩吾子。为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台城陷，奔于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常侍。聘魏，留不遣。江陵陷，仕魏，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周受禅，封临清县子，除司水下大夫，出为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拜洛州刺史，征为司宗中大夫，大象初以疾去职，隋开皇初卒，有《集》二十一卷。

◇春赋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

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已上十句从《初学记》补）

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台，鸣氵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发醅，鞭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

玉管初调，鸣弦暂抚，阳春渌水之曲，对凤回鸾之舞。更炙笙簧，还移筝柱，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金鞍始被，柘弓新张，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艳锦安天鹿，新绫织凤丘。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度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艺文类聚》三，《初学记》三）

◇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并序）

臣闻尧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图而巡洛，夏后瑶台之上，或御二龙；周王玄圃之前，犹骖八骏。我大周之创业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乱，定三危之罪。云纪御官，鸟司从职，皇王有秉历之符，玄圭有成功之端。岂直天地合德，日月光华而已哉。

皇帝以上圣之姿，膺下武之运，通乾象之灵，启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见之三礼；夔为乐正，闻之九成。克己备于礼容，威风总于戎政。加以卑宫菲食，皂帐绨衣，百姓为心，四海为念。西郊不雨，即动皇情；东作未登，弥回天眷。兵革无会，非有待于丹乌；宫观不移，故无劳于白燕。银瓮金舡，山车泽马。岂止竹韦两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气，同为景星，雕题凿齿，识海水而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乌戈黄支，验东风而受吏。

于时玄鸟司历，苍龙御行，羔献冰开，桐华萍生。皇帝幸于华林之园。玉衡正而太阶平，阊阖开而句陈转，千乘雷动，万骑云屯。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陈大谢之礼。虽行祓禊之饮，即用春之仪，止立行宫。裁舒帐殿，阶无玉璧，既异河间之碑；户不金铺，殊非许昌之赋。洞庭既张，《承云》乃奏，《驺虞》九节，《狸首》七章。正饰五彩之云，壶宁百福之酒。

唐弓九合，冬干春胶；夏箭三成，青茎赤羽。于是选朱汗之马，校黄金之埒。红阳、飞鹊，紫燕、晨风，唐成公之，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饮羽衔竿，吟猿落雁，钟鼓震地，埃尘涨天。酒以行，肴由鼎进，彩则锦市俱移，钱则铜山合徙。太史听鼓而论功，司马张旃而赏获。上则云布雨施，下则山藏海纳。实天下之至乐，景福这欢欣者也。

既而弱木将低，金波欲上，天颜惟穆，宾歌惟醉。虽复暂离北阙，聊宴西城，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会。小臣不举，奉诏为文。以管窥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岂陈梗概。

岁次昭阳，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时少阳。春史司职，青效祥。征万骑于平乐，开千门于建章，属车酾酒，复道焚香。皇帝翊四围于帝闲（《艺文类聚》《初学记》作「四校于仙园」）。回六龙于天苑，对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长坂。华盖平飞，风乌细转；路直城遥，林长骑远。帷宫宿设，帐殿开筵。傍临细柳，斜界宜年，开鹤列之阵，靡鱼须之旃，行漏抱刻前旌载鸢。河湄（《艺文类聚》《初学记》作「河ぞ」）草，渭口浇泉。堋云五色，的晕重圆。阳管既调，春弦实抚，总章协律，成均树羽。翔凤为林，灵芝为圃，草衔长带，桐垂细乳。鸟啭歌来，花浓雪聚，玉律调钟，金钅享节鼓。于是咀衔拉铁，逐日追风，并试长楸之埒，俱下兰池之宫，鸣鞭则汗赭，入埒则尘红。既观贤于大射，乃颁政于司弓，变三驱而画鹿，登百尺而悬熊。繁弱振地，铁骊蹋空。礼正六耦，诗歌九节，七札俱穿，五《豕巴》同穴。弓如明月对堋，马似浮云向埒。雁失群而行断，猿求林而路绝。控玉勒而摇星，跨金鞍而动月。乃有六郡良家（《艺文类聚》作「雄才」），五陵豪选（《艺文类聚》作「高选」），新回马邑之兵，始罢龙城之战，将军戎服，来参武宴，尚带流星，犹乘奔电，始听鼓而唱筹，即移竿而标箭，马喷沾衣，尘惊洒面。石堰水而浇园，花乘风而绕殿。熊耳刻杯，飞云画，水衡之钱山积，织室之锦霞开，司筵赏至，酒正杯来。至乐则贤乎秋水，欢笑则胜上春台。

既而日下泽宫，筵阑相圃，恨徙跸之留欢，眷回銮之余舞（《艺文类聚》《初学》作「余武」）。欲使石梁衔箭，铜山饮羽，横弧于楚水之蛟，飞镞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亭之虎。况复恭己无为，《南风》在斯，非有心于蜓翼，岂留情于戟枝？唯观揖让之礼，盖取威雄之仪，（《艺文类聚》五十八，又见《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并有删节。）

◇七夕赋

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阑干。于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嫌朝妆之半故，怜晚饰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矩，针鼻细而穿空。（《艺文类聚》四，《初学记》四，《御览》三十一）

◇小园赋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

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邺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否》，有棠藜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τ区兮狭室，穿陋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李，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沈。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加以寒暑异令，乖违德性。崔ゑ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镇宅神以石，厌山精而照镜。屡动庄舄之吟，几行魏颗之命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ヌ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

昔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稷，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灵兮倏忽，菁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艺文类聚》六十五，《文苑英华》九十七）

◇哀江南赋（并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群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举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唯以悲哀为主，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连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唳鹤，岂河桥之可闻？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裁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阴，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谭讲树，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模楷盛于漳滨。嗟有道而无凤，叹非时而有麟。既奸回之匿，终不悦于仁人。

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游氵存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讲肄，齿明离这胄筵，既倾蠡而酌海，遂测管以窥天。方塘水白，钓渚池圆。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圭于西河之主。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俞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谭劫烬之灰飞，辩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绅以清谭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敝特刊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既而鲂鱼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湛卢去国，ゴ皇失水。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矣。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枭为獍。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璇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桐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支。豺牙密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始则王子召戎，奸臣介胄。既官政而离逖，遂师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穷寇。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北阙龙吟，东陵麟斗。尔乃桀黠横扇，冯陵畿甸。拥狼望于黄图，填庐山于赤县。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天子履端废朝，单于长围高宴。两观当戟，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竟遭夏台之祸，遂视尧城之变。官守无奔问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战。陶侃则空装米船，顾荣则虚摇羽扇。将军死绥，路绝重围。烽随星落，书逐鸢飞。遂乃韩分赵裂，鼓卧旗折。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猛士婴城，谋臣卷舌。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

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丧。狄人归元，三军凄怆。尚书多算，守备是长。云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奋发，勇气咆勃。实总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功业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披，虎威狐假。沾渍锋镝，脂豪原野。兵弱虏强，城孤气寡。闻鹤唳而虚惊，听胡笳而泪下。据神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于是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通行参默。天地离阻，人神惨酷。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竞动天关，争回地轴。探雀ㄅ而未饱，待熊蹯而讵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杜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尔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酬对，逢鄂坂之讥嫌，值而乡门之征税，乘白马而不前，前青骡而转碍，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风于上游。彼锯牙而勾爪，又巡江而习流，排青龙之战舰，半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王下于马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顺舟。未辩声于黄盖，已先沈于杜侯。落帆黄鹤之浦，茂船鹦鹉之洲。路已分于湘汉，星尤看于半牛。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失树。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度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见殷忧之方始，本不达于危行，又无情于禄仕，谬掌卫于中军，谬尸丞于御史。

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泣风雨于梁山，惟枯鱼之衔索，入《奇支》斜之小径，掩蓬ワ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

于时西楚霸王，剑及繁阳，鏖兵金匮，校战玉堂。苍鹰赤雀，铁轴牙樯。沈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渡湘。海潮迎舰，江萍送王。戎车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诸侯则郑伯前驱，盟主则荀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然腹为灯，饮头为器。直虹贯垒，长星属地。昔之虎据龙蟠，加以黄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悴。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骤。若夫立德立言，谟明寅亮。声超于系表，道高于河上。既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指爱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谁望。非无北阙之兵，犹有灵台之仗。司徒之表里经纶，狐偃之惟王实勤。横雕戈而对霸主，执金鼓而问贼臣。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始则地名全节，终则山称枉人。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镇北之负誉矜前，风飙凛然。

水神曹箭，山灵见鞭。是以蛰熊伤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静乱，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迁唐郊而纂祀。反旧章于司隶，归余风于正始。沈猜则方逞其欲，茂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况背关而怀楚，冀端委而开吴。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营军梁氵差，乘巴渝。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巫。荆门遭廪延之戮，夏口监逵泉之诛。蔑因亲以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慨无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二端。登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于荆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地为黑子，城犹弹丸。其怨则黩，其盟则寒。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气朝浮，妖精夜殒。赤鸟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里围轸。亡吴之岁既穷，入郢之年斯尽。

周含郑怒，楚结秦冤。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俄而梯冲乱舞，冀马云屯。栈秦车于畅毂，沓汉鼓于雷门。下陈仓而连弩，渡临晋而横船。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丽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斫柱。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箝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章曼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硎阱摺拉，鹰批扌费。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不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各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扬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研讨会，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遂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孙，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赖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周书·庾信传》，《艺文类聚》三十四，《文苑英华》一百二十九）

卷九

◎庾信（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心赋（并序）

余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羁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一女成人，一外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

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婕妤有自伤之赋，杨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岂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连刘滔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忆折；卷ご之草，其心实伤。呜呼哀哉。赋曰：

悲哉秋气，摇落变衰。魂兮远矣，何去何依。望思无望，归来不归。未达东门之意，空惧西河之讥。在昔金陵，天下丧乱，五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或有拥树罹灾，藏衣遭难，未设桑弧，先空柘馆。人惟一丘，亭遂千秋，边韶永恨，孙楚长愁。张壮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泪流。痛斯继体，寻兹世载。天道斯慈，人伦此爱。膝下龙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兰生庭而蚤刈。命之修短，哀哉已满。鹤声孤绝，猿吟肠断。嬴博之间，路似新安。藤缄彗棱，卉掩虞棺。不封不树，惟棘惟栾。天惨惨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

况乃流寓秦川，飘播迁，从宦非宦，归田不田。对玉关而羁旅，坐长河而暮年。已触目于万恨，更伤心于九泉。至如三虎二龙，三珠两凤，并有山泽之灵，各入熊罢之梦。望陇首而不归，出都门而长送，对宝碗而痛心，抚《玄经》而流恸。石华空服，犀角虚。风无少女，草不宜男。乌毛徒覆，兽乳空含。《震》为长男之宫，《巽》为长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人生几何，百忧俱至。二王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凄其零露，疯焉秋草。去矣黎民，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识，期张衡之后身。一朝风烛，万古埃尘。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几人。（《艺文类聚》三十四，《文苑英华》一百二十九）

◇荡子赋

荡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长城千里。陇水恒冰合，关山唯月明。

况复空床起怨，倡妇生离，纱窗独掩，罗帐长垂，新筝不弄，长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兰闺，罗敷总发，弄玉初笄，新歌《子夜》，旧舞《前溪》。别后关情无复情，奁前明镜不须明。合欢无信寄，回文织未成。游尘满床不用拂，细草横阶随意生。

前日汉使著章台，闻道夫婿定应回。手巾还欲燥，愁眉即剩开。逆想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迎前含笑来。（《艺文类聚》三十二）

◇灯赋

九龙将暝，三爵行栖，琼钩半上，弱木全低。窗藏明于粉壁，柳助暗于兰闺。翡翠珠被，流苏羽帐，舒屈膝之屏风，卷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床，送枕荆台之上。乃有百枝同树，四照连，香添然蜜，气杂烂兰，烬长宵久，光青夜寒，秀华掩映，元膏照灼。动鳞甲于鲸鱼，焰光芒于鸣鹤。蛾飘则碎花乱下，风起则流星细落。

况复上兰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韩娥合声。低歌著节，《游弦》绝鸣。辉辉朱烬，焰焰红荧，乍九光而连彩，或双花而并明。寄言苏季子，应知余照情。（《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对烛赋

龙沙雁塞早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灯前桁衣疑不亮，月不穿针觉最难。刺取灯花持炷烛，还却灯檠下独盘。铸凤衔莲，图龙并眠，烬高疑数剪，心湿暂难然。铜荷承泪蜡，铁铗染浮烟。本知雪光能映纸，复讶灯花今得钱。莲帐寒檠窗拂曙，筠笼熏火香盈絮，傍垂细溜，上绕飞蛾，光清寒入，焰暗风过。楚人缨脱尽，燕君书误多。夜风吹，香气随，郁金苑，芙蓉池。秦嘉辟恶不足道，汉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没，芳芜歇，还持照夜游，讵减西园月。（《艺文类聚》八十，《初学记》二十五）

◇象戏赋

观夫造作权舆，皇王厥初，法凝阴于厚德，仰冲气于清虚，于是绿简既开，丹局真正，理洞研几，原穷作圣。若叩洪钟，如悬明镜。白凤遥临，黄云高映。可以变俗移风，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诸乾，仍图上玄，月轮新满，日晕初圆。模羽林之华盖，写明堂之璧泉。坤以为舆，刚柔卷舒。若方镜而无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画，亡灵龟之图。马丽千金之马，符明六四之符。

于是笏当次，依辰就席。回地理于方，转天文于圆璧。分荆山之美玉，数蓝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珠，北使元山之策，居东道而龙青，出西关而马白。既舒玄象，聊定金枰，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从月建而左转，起黄钟而顺行。阴翻则顾兔先出，阳变则灵乌独明。

况乃豫游仁寿，行乐徽音，水影摇日，花光照林，乍披图而久玩，或开经而熟寻，虽复成之于手，终须得之于心。乃有龙独衔花，金炉浮气，月落桂垂，星斜柳坠。犹豫枢机，嫌疑泾渭，顾望回惑，心情怖畏，应对坎而冲离，忽当申而取未。（《艺文类聚》七十四）

◇竹杖赋

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称楚丘先生来诣门下。」桓公曰：「名父之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离江汉，孤之责。」及令引进。乃曰：「噫，子老矣。鹤发鸡皮，蓬头历齿，乃是江、汉英灵，荆、衡杞梓，虽有闻于十室，幸无求于千里。寡人有铜环灵寿，银角桃枝，开木瓜而未落，养莲花而不萎，迎仙客于锦市，送游龙于葛陂。先生将以养老，将以扶危。」

先生笑而言曰：「中国明于礼义，ウ于知人。心之忧矣，惟我生民。虽复疏条劲石，促节贞筠，杖端刻鸟，角首图麟，岂能相予此疾，将予此身。若乃世变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鹰厉，风霜参黩，楚、汉争衡，袁、曹竞逐，兽食无草，禽巢无木。于时无惧而栗，不寒而战，胡马哀吟，羌笳凄啭，亲友离绝，妻流转，玉关寄书，章台留钏，寒关凄怆，羁旅悲凉，疏毛抵于缴，脆骨被于风霜，发种种而愈短，眉髟髟而兢长。是以忧干扶疏，悲条郁结，宿昔亻欺丑，俄然耆耋。变田凤于承宫，改阳文于鬲蔑。潘岳秋兴，嵇生倦游，桓谭不乐，吴质长愁，并皆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未见从心，先求顺耳。伯玉何嗟，丘明惟耻。拉虎捭熊，余犹稚童；观形察貌，子实悲翁。别有九棘庞眉，三槐暮齿，孔光谢病，袁逢致仕，吴濞不朝，杨彪丧子，明公此赠，或非乖理。」先生乃歌曰：「秋藜促节，白ワ同心。终堪荷，自足驱禽。一传大夏，空成邓林。」（《艺文类聚》六十九，《文苑英华》一百九）

◇邛竹杖赋

沈冥子游巴山之岑，取竹于北阴。便娟高节，寂历无心，霜风色古，露染班深。每与龙钟之族，幽翳沈沈。文不自殊，质而见赏，蕴诸鸣凤之律，制以成龙之杖。枝条劲直，斌色滋，和轮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贻。青春欲暮，白云来迟，谋于长者，操以从之，执末而献，无因自持。诸庶虽甘，不可以倚；彼藜虽实，不可以美。未若处不材之间，当有用之始。鲁分以爵，汉锡以年。昔尚尔齿，今优我贤。书横机，玉尘筵，则函之以后，拂之以前。尔其摘芳林沼，行乐轩除，尊卑之垂悦，随上下之游纡。夫寄根江南，渺渺幽潭，传节大夏，悠悠广野，岂比夫接君堂上之履，为君座右之铭，而得与绮绅瑶，出芳房于蕙庭。（《文艺英华》一百九）

◇镜赋

天河渐没，日轮将起。燕噪吴王，乌惊御史。玉花簟上，金莲帐里。始摺屏风，新开户扇。朝光晃眼，早风吹面。临杵下而牵衫，就箱边而著钏。宿鬟尚卷，残妆已薄。无复唇朱，才余眉萼，靥上星稀，黄中月落。镜台银带，本出魏宫，能横却月，巧挂回风，龙垂匣外，凤倚花中。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镂五色之盘龙，刻千年之古字。山鸡看而独舞，海鸟见而孤鸣。临水则池中月出，照日则壁上菱生。暂设妆奁，还抽镜屉。竞学生情，争怜今世。鬓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略，眉平犹剃。飞花砖子，次第须安。朱开锦踏，黛难油檀，脂和甲煎，泽渍香兰。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于搔头，拭钗梁于粉絮。梳头新罢照著衣，还从妆处取将归。暂看弦系，悬知撷缦。衫正身长，裙斜假襻。真成个镜特相宜，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艺文类聚》七十）

◇枯树赋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巛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卉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奇支》卧，顿山腰而半折。文袤者合体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炎，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沈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为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艺文类聚》八十八，《文苑英华》一百四十三，《古文苑》）

◇鸳鸯赋

卢姬小来事魏王，自有歌声足绕梁，何曾织锦，未肯挑桑，终归薄命，著罢空床。见鸳鸯之相学，还《奇支》眠而泪落。南阳渍粉不复看，京兆新眉遂懒约。况复双心并翼，驯狎池笼，浮波弄影，刷羽看风，刷羽看风，共飞檐瓦，全开魏宫，俱栖梓树，堪是韩冯。若乃韩寿欲婚，温峤愿妇，玉台不送，胡香未有，必见此之双飞，觉空床之难守。（《艺文类聚》九十二）

◇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臣闻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陈；六位时成，礼乐之功斯正。故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叶和日月，测度阴阳，悦豫兆民，仪刑万国者也。伏惟皇帝应驭天，披图受命，据太阳而悬像，履文昌而建极。白环表让德之符，玄圭告成功之瑞。泰阶既平，升中可习。必当水建千年，山称万岁。

伏见敕旨，刊正音律，平章历象。奏黄钟而歌大吕，变孤竹而舞《云门》，莫不远取疏通，声从安乐，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闻钟于洛浦，即辨声乖；听铎于邯郸，先知响韵。二分二至，行于司历之官；九变九成，被于中和之职。足以动天地，感鬼神，被风俗，平寒暑。岂直吟啸谷，回翔鸾凤而已哉。是知零陵庙前，徒寻舜管；始平城下，空论周尺。

臣闻上制其礼，下习其仪，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谨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半升合等，始得成功。至于分粟累黍，量丝数，实以仰禀圣规，参详神思。所冀节移阴管，无劳河内之灰；气动阳钟，不待金门之竹。而琬琰事轻，般亻垂虑浅，不足展采成均，增辉度量。赍器奉表以闻。（《文苑英华》六百十三，又见《艺文类聚》五，有删节。）

◇贺传位于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见二月十九日诏，传位于皇太子。昔者降居弱水，登庸有优劣之殊；来朝栎阳，继体有君臣之异，不得与夫天之两旦，日之再中，并曜联辉，重明双照，同年而语矣。

伏惟天元皇帝惟圣作圣，惟亲尊亲，降意于与能，鸣谦于神器。欲令百工相和，先闻揖让之风；天下无为，早识吾君之子。是以运独见之明，行非常之事，先天不违，后天而奉，而太子身贞万国，道照四门，夙膺再命之符，实允基天之命。非关复子明辟，异于迁虞事夏。既损既益，尚或二天，为离为火，何妨两日。且平阳、蒲坂，贤臣则二十五人；颛顼、高辛，才子则一十六族。与此计事，何遽无成。鼓长乎鼓之。轩乎舞之，自当八风通，庆云聚，五老同游，三星运曜，岂直双龙再赐，九雉重飞而已哉。皇帝藐然姑射，正当乘云驭龙，问道崆峒，岂复先秋木落。

臣生预尧年，时逢舜日，睹惟新之庆，实倍万恒情。（《文苑英华》五百五十七，又略见《艺文类聚》十六）

◇功臣不死王事请门袭封表

臣闻以法施民，必传祀典；以劳定国，必有承家。孙叔敖祭酹无闻，有伤良相；汝叔齐胤嗣绝没，实贬贤臣。谨案大统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于王事绝嗣者，听以支子继袭，非死王事，不许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劳王室，身当患难，捍御灾祸，翼赞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馆舍，不幸无胤，享祀便绝。于礼则不足，于义则有伤。未求上林之猎，已削其侯，不服ㄗ之衣，先除其国。伏惟皇帝崇德旌庸，兴亡继绝，闻鼓鼙而思将帅，画云台而念旧臣，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功存社稷，而无后可守？事尽忠贞，而无祠可祭？周于蕃为约，事在世功；汉以山河为誓，义存长久。

臣闻存入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窃以殷朝继及，无废小宗；周室兴亡，贵存身后。绍高密者累叶，岂专邓禹之正胤？嗣乎阳者重世，何必曹参之孙？愚谓生有其劳，死非王事，虽在支庶，并听承袭。幸使伯有之魂，不能为厉；若敖之鬼，其无馁而。幽显对扬，神人咫尺。（《艺文类聚》五十）

◇贺平邺都表（建德六年）

臣某言：臣闻太山梁甫以来，即有七十二代，龙图龟书之后，又已三千余年。虽复制法树司，礼殊乐异，至于文（《艺文类聚》作「天」）离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苞含（《艺文类聚》作「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矣。（《艺文类聚》作「焉」）

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枢，秉地轴，驾驭风云，驱驰龙虎。沉雄内断，不劳谋于力牧，天策勇决，无待问于容成。是以威风所振，烈火之遇鸿毛，旗鼓所临，冲风之卷秋叶。窃闻伊、幽、并僭伪。抱图载籍，已归丞相之府；衔玉系绶，并诣中军之营。百年逋诛，遂穷巢窟，三代敌在埽荡。昔周王鲔水之师，尚劳再驾；轩辕上谷之战，犹须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独决神虑，平定宇内，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余吴、越一星，千二百国，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诸侯并朝，不得同年而语矣。虽复八风并唱，未足颂其英声；六乐俱陈，无以歌其神武。坐钧台而誓众，姒启继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问罪，姬发成周文之志。无改之道，大孝也欤。

当今鹿台已散，顷宫已遗，兵藏武库，马入华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乐。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须东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然后命东后，诏苍冥，衢坛琬碑，银绳琼检，告厥成功，差无惭德。

臣忝窃荣幸，莅政东藩，不获躬到阙庭，预观大庆，不胜凫藻踊跃之至，谨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闻。（《文苑英华》五百六十六，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九）

◇贺新乐表（周武帝时）

臣等言：臣闻天地顺动，则雷出为豫；圣人功成，则风行有节，故六德在《咸池》之官，山谷可调；八风入《承云》之奏，人神不杂。我太祖文皇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变魏作周，移风正雅，衣裳而朝万国，璧而会诸侯。至如经纶图籍，校雠烟烬，乐正无缺章，秩宗无废典。岂但商颂十篇，得诸太师之室，虞书五礼，取于恭王之宫。伏惟皇帝以下武嗣兴，中阳继业，运日月之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动渊泉之虑。律历著微，无烦于太史；阴阳晷度，躬定于天官。故得参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晋魏为二王，序殷周为三恪。虽复朱干玉戚，尚识典刑，素裳，犹因雄据。未若《山云》特入卦成形，凤凰于飞，九州观德。改金奏于八列，合天元于六舞。声含击石，更入登歌；调起初钟，还参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昔者斋居玄扈，为曲在于《云门》；师度盟津，习舞归于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谐一代。作者之谓圣，天之所启乎？岂惟路鼓灵鼗，空桑孤竹，广矣大矣，轮焉奂焉。是知零陵孝廉，空传玉管；始平太守，虚称铜尺。

臣等并预钧天，同观张乐。轩墀弘敞，栏槛眺听。崇牙业业。猛ね《走黄》《走黄》翠凤扬旌灵鼍树鼓。杳冥云雾，荡薄丘陵。醴泉与甘露同飞，赤雁与班麟俱下。聘鲁请观，理当见其盛德；适齐忘味，定是知其尽美。

昔渊鱼听曲，尚得耸鳞，枥马闻弦，犹能仰秣。臣等诚愧知音，敢忘悦豫。若使详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记其铿锵，于兹为幸。不胜庆悦之诚，谨诣朝堂，奉表以闻。（《文苑英华》五百六十九）

◇为杞公让宗师表

臣要言：伏见诏书，以臣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宗师中大夫。伏奉纶言，心魂震慑。

臣闻尧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华日月。必须仪形以德，明试以功，乃可协和万邦，咸熙庶绩。臣幼无学植，长阙裁成。鸿都之门，不能定其章句；鸡鹿之塞，无以名其碑碣。凭天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枝。东岳则朝宿有名，南宫则门阑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满盈。武阳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师；东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将。臣有何德，能兼此荣。

臣早倾庭荫，曾未扶墙，母氏慈训，哀矜劳苦，甫及成人，复垂捐弃，几筵如在，忍离鞠养之恩，终天无报，叩地难任。欲草土丘陵，终身茔域，霜露申履时之感，燕雀展回翔之心。不悟天泽沛然，谬垂提拔。当今玉烛调和，既非金革之世；璇玑齐政，岂忘松贾之余。况复一枝卷，终危九层之台；一股涔蹄，必伤千里之驾。

皇帝钦明文思，光宅区宇。礼格四方，无容夺臣此志；孝治天下，自当哀臣此情。大宗为师，更求同姓之国，元戎参乘，别选能贤之臣。伏愿览清蒲之奏，曲允微诚；诏凤凰之池。特收严召。则天慈无滥，私愿获从，臣之容身，便当有地。不任荒悚战惧之诚，谨诣朝堂，奉表以闻。（《文苑英华》五百七十八）

卷十

◎庾信（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闻《礼》云：「大夫七十致仕于朝，传家于子，膳则贰珍，衣称时制。」臣自出身奉国，四十余年，遭遇风云，从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济难，奄有关河。臣实无堪，中涓从事。自洛食风尘，河梁旗鼓，华阴有白马之兵，河曲有黄沙之阵。臣虽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赏厚，因人成事，恩泽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让登庸，讴歌受命，主贵臣迁，频烦荣宠。三槐以铸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圭饰瑞，守其宫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况复水土之职，王梁以应谶受征，兵戈之王，韩信以登坛独拜。语其连类，臣又何人？

当今四海未宁，三主鼎峙，陛下劳心之日，群公展效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无参宾客之事，谬达诸侯之班。尸禄素餐，久紊彝典；负乘致寇，徒烦有司。加以寒暑乖违，节宣失序，风水交侵，菁华已竭。虽复廉颇强饭，马援据鞍，求欲报恩，何能为役？荣启期之乐，适足自贻；烛之武之言，无能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从初服。事符骸骨之请，非谋几杖之赐。若臣北陵移病，东皋归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勋，公侯圭璧，还封典瑞，则朝无冒位之人，臣免妨贤之责。虞氏养老，敢希东序之荣，周朝如荼，岂望西郊之礼。但瞻仰天威，方违咫尺，徘徊城阙，私增凄恋，不任知止之情云云。（《文苑英华》六百三）

◇代人乞致仕表

臣溯言：臣闻一叶将陨，宁待于风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污。臣辄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谢。臣仲春之末，旧患渐加，双足颇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郸之失，勉视无离娄之明，安可率此留务，溷兹恒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弃。微臣困至于亟，转不堪胜。所以自咎自伤，泪继之血。

臣某中谢，臣特承先绪，进不因人。陛下悯臣无用，举直而有戆。自奉图太极，宣中书，陛下收臣于一心，任臣以独掌。九年冀登宰辅，八岁载践宗伯。出拥干旄，入参衡镜。或云台之上，微臣预畴咨之旨；或日观之下，诏臣操刊勒之文。美而畅之，臣实尤忝。明宪不敢以纤负，玄造竟微于滴助。□□日月□□□□其如冰炭，交集诚怀。伏以前陪政事，亲荷德音，谓臣等经侍轩墀，子孙尚延保护。臣荷蝼蚁，戴丘山。臣宜生亦尽命，死且陈力，窃不知终，而不知止。

朝列三数，与臣同侪，臣未六十，推臣则幼。独臣弥当顿悴，病不俟年。盈量穷涯，满而招损。逾时每乖于勿药，永日犹系于苞桑。览分必然，贪荣所忌。伏乞免臣见职，退毕余生，察臣荣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强，乃臣之幸也。岂悟仁寿之闼，有此一时，承明之庐，无缘再谒。心神已弊，晷刻增悲。叨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则多士莫先，违圣颜则小臣何远。惟冀三条启道，万乘巡京，悦西怨之群黎，逮东封之从者。危魂倘驻，枯骨如存，是臣之愜，非臣所望。

臣又闻：驱奔效驾，先辍于羸骀；翔集贺成，近遗于铩翮。彼常知暮，而况臣哉。臣未遑请臣之奶恋，至于隳官。臣合书罪，无任战栗恋结之至。（《文苑英华》六百三）

◇为齐王进苍乌表

臣某言：臣闻飞南阳之雉，尚阐霸图；下建章之鹄，犹调和气。况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识哺之心，实贵能知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四海，摄提从纪，天下文明。是以东海输禽，乍改黔质；西山度羽，或变苍精。

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陕州，获大都督莫仁回乐列，称于州射堂内见一苍乌，林薄回翔，循环不去，驻乘木之精，转司风之翼。即召仪同某甲等，同时观见，斯实礼敬所樟，孝慈之感，理宜归瑞秘图，书祥帝册，用光至德，取效升平。无令赤凤留止，偏为瘗玉之歌；玄鹤徘徊，独擅衔珠之舞。

◇为齐王进赤雀表

臣某言：臣闻南阳雉飞，尚论秦霸；建章鹄下，犹明汉德。当今天不爱宝，地必呈祥。自应长乐观符，文昌启瑞。伏惟皇帝钦明文思，惟以勉劳成务，历象日月，允厘百工，海水无波，天星不动。

去四月十三日，获陇右符府参军李晖牒，称：户属秦州清水郡伯阳县文谷林在家庭获一赤雀，光同朱凤，色类丹乌。降火飞精，似入公车之府；流金成制，若上凌云之台。谨案赤雀衔书，止于酆户，周之受命，兴乎此祥。即事所观，同符合契。实可图形瑞谱，书颂儒林，事足成台，名堪纪号。岂直云中太守，见赤心之奉主；蓬莱童子，知白环之报恩。臣等预观休征，情迫恒庆，不任凫藻之至。（《文苑英华》六百十二）

◇进象经赋表

臣某言：臣伏读圣制象经，并观象戏，私心踊跃，不胜忭舞。伏以性与天道，本绝寻求。直以悬诸日月，遂获瞻仰。九州既奠，近对河图；四辙中绳，全观玉策。未飞玄鹤，先闻金石之声；不上赤城，独见烟霞之气。置管而测，光景愈高；沈玉而观，渊泉益远。寝不自涯，课虚为赋，词非寥亮，学无雕刻。遂敢陈述，诚为厚颜。况复日之远近，本非童子所问；天之浑盖，岂是书生所谈。冒用奏闻，伏增流汗之至。（《文苑英华》六百一十）

◇为齐王进白兔表

臣闻舆图欲远，则玉虎晨鸣，辙迹方开，则银獐入贡。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动天关，威移地轴。是以风烟照烛，毛羽祯祥，史不绝书，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虚日。

臣受服元戎，用绥边鄙。辕门所届，始次熊山；前茅虑无，乃获白兔。光鲜越雉，色丽秦狐。月德征符，金精表瑞。呈祥舆颂，效异披图。新区之迹既明，应事之机斯兆。臣之龚行，实从陕略，瑞以素质，弥雄西气。庶重承庙算，方事申威，扌代偃齐，分韩裂赵，不任凫藻踊跃之情。（《文苑英华》六百十二，又《艺文类聚》九十五引「光鲜越雉」四句）

◇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

臣某启：奉敕垂赐杂色丝布绵绢等三十段，银钱二百文。某比年以来，殊有阙乏。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怼妻很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孙，虚恭实怨。王人忽降，大赉先临。天帝锡年，无逾此乐；仙童赠药，未均斯喜。张袖而舞，玄鹤欲来；抚节而歌，行云几断。所为舟楫无岸，海若为之反风；蔼麦将枯，山灵为之出雨。况复全抽素茧，雪坂疑倾，并落青凫，银山或动。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将尽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虽复拔山超海，负德未胜；垂露悬针，书恩不尽。蓬莱谢恩之雀，白玉四环；汉水报德之蛇，明蛛一寸。某之观此，宁无愧心！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丝布等启

某启：郑至，蒙赐丝、布、绫等十段。王褒至，又蒙许赐钱等。望外之恩，实符大赉；非常之锡，乃溢生涯。曳练且观此无劳白马之望；流泉欲委，伫见青凫之水。杨池掘荷，李园移树，既欣谷利，弥思青木（一作「林」）。陈留下粟，有愧深恩，栎阳雨金，翻惭曲施。灵台久客，从此数炊，黍谷长寒，于今更暖。从云梦之田，不逾此乐；得丰城之剑未均斯喜。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五赉丝布启

某启：奉教垂赉杂色丝布三十段。去冬凝闭，今春严劲，霰似琼田，氵如盐浦。张超之壁，未足鄣风；袁安之门，无人开雪。覆鸟毛而不暖。然兽炭而逾寒。远降圣慈，曲垂矜赈。谕其蚕月，殆罄桑车；津实秉杼，几空织室。遂令新市数钱，忽疑贩彩平陵月夜，惊闻捣衣。妾遇新缣，自然心伏；妻闻裂帛，方当含笑。庄周车辙，实有涸鱼；信陵鞭前，元非穷鸟。仰蒙经济，伏荷深慈。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某启：某息苟娘，昨蒙恩引，曲赐丝布等五段。南冠获宥，既预礼延；雉子胜衣，还蒙拜谒。关尹津梁之织，邺地双丝；扶风彩文之机，仙园独茧，青衿宜袭，书生无废学之诗，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况复栖乌挟子，同知桂树之恩；泽雉将雏，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润，枝叶俱荣。谨白。（《文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白罗袍启（《艺文类聚》「白」作「皂」）

某启，垂赉白罗袍一具。程据上表，空论雉头；王恭入雪，虚称鹤氅。末有悬机巧[11B]，变蹑奇文，凤不去而恒飞，花虽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暂暖，弃百结之长寒，永无黄葛之嗟，方见青绫之重。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冒广夏之长风，犹当挥汗。白龟报主，终自无期；黄雀谢恩，竟知何日。（《艺文类聚》八十五，《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犀带等启

某启：奉教垂赉犀装带、钱十贯。魏君宝带，特赐刘桢：赵王国租，偏资裴楷。贯藏文马，如烧安息之银；带插通犀，似猎云南之兽。北郭骚之长贫，是所甘愜；南宫敬之载宝，殊非念望。花开四照，唯见其荣，鳌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羲将尽，逢司命而还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谓矣。马前驱前导路，或似识恩；鸡未晓而开关，容能报主。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米启

某启奉教垂赉米十石。丹乌衔穗，既集西周；黄雀随车，还飞东市。渍而为种，不无霜雪之精；取以论兵，即有山川之势。某陋巷箪瓢，栉风沐雨，剥榆皮于秋塞，掘蛰燕于寒山川之势仰费国租，遂开尘甑。非丹灶而流珠，异荆台而炊玉。东方朔之捧米，既息长饥，西门豹之垦田，方惭此赉。（《艺文类聚》七十二，《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乾鱼启

某启：蒙赉乾鱼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鳖；文鳐夜触，翼似青鸾。况复洞庭鲜鲋，温湖美鲫，波澜成雨，鳞甲防寒。某本吴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饥也。唯资藜藿之余。慈赉渥恩，膏腴流灶，不劳狮子之亭，即胜雷池之长。翻惊河伯，独不受人；足笑任公，终年垂钓。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赵王赉雉启

夏翟秋飞，江春涧。中牟县之客，遂得坐观；贾大夫之妻，已应含笑。仰费中厨，来供下客。山川道远，口腹知恩。（《艺文类聚》九十）

◇谢赵王赍马并伞启

某启：奉教，垂赉紫骝马，并银钉乘具，紫油伞一张。上天降雨，特垂深泽；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回兹翠盖，事重刘基之恩；降此青骊，荣深李忠之赐。北部丹帷，便须高卷；西河竹马，即已郊迎。在命之轻，鸿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鳌背负于灵山。况复惊鸿别水，但见徘徊，黄鹤去关，唯知反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栖恋之心，事同于此。（《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滕王赉巾启

某启：奉教，垂赐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落星交映，连珠疏点。盘龙之刀既剪，长命之缕仍缝。翠羽悬推，鞭蓉高让。游斯隐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夸旬箨。某蓬鬓松疯，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实荷今恩，十年一冠，弥欣此赉。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腾王赉马启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艺文类聚》九十三，《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滕王赉猪启

某启：奉教，垂赉肥豕一腔。白腹见珍，度辽东之水；赤阑为重，对襄阳之城。忽降全恩，谨充炮烙。孙弘牧于淄水，唯以求钱；卜式养于上林，岂知其味。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五）

◇谢滕王集序启

某启：伏览制垂赐集序。紫微悬映，如传阙里之书；青岛遥飞，似送层城之璧。若夫甘泉宫里，玉树一丛，玄武阙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烛。有节有度，即是能平八风；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

殿下雄才盖代，逸气横云，济北颜渊，关西孔子。譬其毫翰，则风雨争飞；论其文采，则鱼龙百变。蒲桃绕馆，新开碣石之宫；修竹夹池，始作睢阳之苑。琉璃泛酒，鹦鹉承杯。凤穴歌声，鸾林舞曲。况复行云逐雨，回雪随风。胡阳之尉，既成为喜之因；舂陵之侯，便是销忧之地。

某本乏材用，无多述作。加以建邺阳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几从土陇。至如残编落简，并入尘埃；赤轴青箱，多从灰烬。比年疴恙弥留，光阴视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无秋气之悲，实有途穷之恨。是以精采瞀乱，颇同宋玉；言辞蹇吃，更甚杨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弃笔，未见陆机之文，久同烧砚。至于凋零之后，残缺所余，又已杂用补袍，随时覆酱。圣慈怜愍，遂垂存录。始知揄扬过差，君子失辞，比拟从横，小人迷惑。荆玉抵鹊，正恐轻用重宝，龙渊削玉，岂不徒劳神虑。匠石回顾，巧材变于雕梁；孙阳一言，奔是成于骏马。故知假人延誉，重于连城，借人羽毛，荣于尺玉。溟池九万里，无逾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

即日金门细管，未动春灰；石壁轻雷，尚藏冬蛰。伏愿圣躬，与时纳豫。南阳宝雉，幸足观瞻；郦县菊泉，差能延寿。伏迟至邺可期，从梁有日。同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之盟会，必欲瞻仰风尘；共薛侯而来朝，谨当逢迎冠盖。鱼肠尺素，雁足数行，书此谢辞，终知不尽。谨启。（《文苑英华》六百五十六）

◇谢赵王示新诗启

某启：郑至，奉手教累纸，并示新诗。八体六文，足惊毫翰；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落落词高，飘飘意远。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云雾郁起；济之江浦，必当蛟龙绕船。首夏清和，圣躬怡裕。琉璃彤管，鹊顾鸾回；婉转绿沈，猿惊雁落。下风倾首，以日为年。犍为舍人，实有诚愿；碧鸡主簿，无由遂心。寂寞荆扉，疏鞠兰径。骖驾来梁，未期卜日；遣骑到邺，希垂枉道。（《文苑英华》八百五十六）

◇答赵王启

某启：仰承张幕全韩，连营上地。渑池置阵，解邓禹之围；函谷开关，削王元之印。锋旗朝上，刁斗夜鸣。弥雄壮士之心。足起横行之志，况复才人出娉，还得贤夫。塞外有夫人之城，军中有女子之气。都尉青旗，即时春色；将军大树，已复花开。云气浮垒，流星沈枕，细舞长歌，横箫直笛。当乎此时，青云之上。

信不学无术，本分泥沈，忽逢天造，搜扬侧陋。今者遂总宪司，预闻刊鼎。献岁刑书，既应悬法；上春木铎，方须徇人。但年发已秋，怀灵久竭。嘉石肺石，无以测量；舌端笔端，惟知繁拥。乖展一月，遂涉两年。倾首东瞻，山河千里。风尘未尽，霜露沾衣。仰愿珍宜，以为身宝，谨启。（《文苑英华》六百六十五）

◇答移市教

昔张楷硕儒，尚移弘农之市，宜官妙篆，犹致酒垆之客。况复德总郇周，声高梁楚。希风慕义之士，举袂成帷；卧辙反车之流（《初学记》作「卧辙攀车之人」），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阅市之处，远出荒郊；石苞贩铁之所，翻临涯岸，圣德谦虚，未忘喧湫，欲令吹箫舞鹤，还反旧廛；卖卜屠羊，请辞新。而交贸之党好留，豳岐之众难遣。（《艺文类聚》六十五，《初学记》二十四）

◇移齐河阳执事文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陕西总管府移齐河阳执事。自疆埸卧鼓，边鄙收烽，义让之行，未能期月，孔城诲盗，即值苞藏。是以板载之师，须时而动，自安封域，非求拒防。虽复风尘暂接，旗鼓无侵，五将即回，双崤已静。始奉朝旨，获被移书。令受叛城，使回军实。想彼边司，已奉处分。既有此还，辄须领纳。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迟能速报，盟且不渝，邻境相善，顾瞻原野，幸甚实多。故移。（《文苑英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百五十）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陕州总管长史梁昕移齐河阳执事。自拭玉继书，通关去传，实谓上方销剑，山阳息马。故兹御客，或慢重扃；属彼司疆，阴行善盗。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国家以边鄙心摇，须固备守。大司马齐国公，天子介弟，中军元帅，驾驭孙吴，驱驰貔虎，举因农隙，义异城郎，师巡我境，曾非反郓，缩载甫毕，前旌已回。彼国兵马不防，殿后余尘，遂之相接。建旌叠上，未及五申；安邺城傍，先惊七伏，常时锋刀，或膏原野。所获彼将夏州刺史梁老首领，今以相还。尸乡不远，无令久客。马驴甲兵，具条相勒，封人宜依领纳。宿无斗志，不获交绥，致此埃尘，谁阶其咎。故移。（《文苑英华》六百五十）

◇移虏留使文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发遣彼使。但某入境以来，国祥甫迩，自秋迄冬，未申款接。且狼星表邦，严霜已戒，浮河乱济，长路苦寒。时当献岁惟新，三元告庆，贽盈庭，华裔参轸，式观盛礼，洽此嘉欢，阳和既动，泽渐万邦。便当遣使相随，永敦邻睦。故移。（《文苑英华》六百五十）

◇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

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将梳，犹期九日。未有龙飞剑匣，鹤别琴台。莫不衔怨而心悲，闻猿而下泪。人非新市，何处寻家？别异邯郸，那应知路？想镜中看影，当不含蹄；栏外将花，居然俱笑。分杯帐里，却扇床前。是故不思，何时能忆？当学海神，逐潮风而来往；勿如织女，待填河而相见。（《艺文类聚》三十二）

◇赵国公集序

窃闻平阳击石，山谷为之调，大禹吹笛（《初学记》作「筠」），风云为之动。与夫含吐性灵，抑扬词气，曲变阳春，光回白日，岂得同年而语哉？

柱国赵国公，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振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方之圭璧，涂山之会万重；譬似（《初学记》作「以」）云霞，赤城之岩千丈。文参历象，即入天官之书；韵涉丝桐，咸归总章之观。论其壮也，则鹏起壮天；语其细也；则鹪巢蚊睫。岂直熊熊旦上，增城（《初学记》「旦」作「朝」，「增」作「层」）扎日月之光；焰焰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

昔者屈原（《初学记》作「平」）、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初学记》作「至」）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台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得栋梁文囿，冠晚词林，《大雅》扶轮，小山承盖。（《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记》二十一）

卷十一

◎庾信（四）

◎自古圣帝名贤画赞（二十七首）

◇黄帝见广成子

治身紫府，问政青丘。龙湖鼎没，丹灶珠流。兴（《艺文类聚》作「疏」）云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须极，长生可求。（《艺文类聚》十一，《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尧登坛受图

登坛洛，沈玉河湄。丹图驭马，绿甲乘龟。荣光上幕，休气连帷。虽存克让，终见文思。（《艺文类聚》六十四，《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舜舞干戚

平风变律，击石来仪。先齐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独舞，玉戚空麾。《南风》一曲，拱（《艺文类聚》作「恭」）己无为。（《艺文类聚》十一，《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禹渡江

三江初凿，九谷新成。风飞涌，水起龙惊。乐天知命，无待忧生。危舟遂静，乱楫还平。（《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二，《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汤祝解网

连珠两起，合玉双沈。谷为祥树，桑成乐林。三方落网，一面驱禽。德矣圣政（《艺文类聚》作「德以行政」），仁乎用心。（《艺文类聚》十二，《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武丁迎傅说

虞田路断，辞涧泉飞。躬劳版筑，有弊韦衣。贤臣入梦，天赐无违。千岩之下，遂得同归。（《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文王见吕尚

言归养老，垂钓西川。岸止石，溪唯小船。风云未感，意气怡然。有此相望，于兹几年。（《艺文类聚》十二，《御览》八十四，《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成王刻桐叶封虞叔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叶，天书掌文。礼以成德，乐以歌薰（《艺文类聚》作「勋」）。天子无戏，唐有有君。（《艺文类聚》十二，《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高祖置酒沛宫

游子思旧，来归沛宫。还迎故老，更召歌童。虽欣入沛，方念移丰。酒酣自舞，先歌大风。（《艺文类聚》十二，《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汉武帝聚书

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艺文类聚》十二，《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袁盎谏文帝

千乘峻辙，六辔危行。迹回松坂，山岭在。龙渊地狭，华盖风惊。贤臣揽辔，可谓忠贞。（《初学记》十七，《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朱云折槛

上书直谏，有忤明君。先求斩马，遂请鱼文。身摧栏槛，义烈风云。应从御史，翻赖将军。（《初学记》十七，《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周公戒伯禽

伯禽居鲁，鸣玉来朝。周公问政，治国（《文苑英华》作「周公政治，为国」）风谣。北山有梓，南山有桥。礼容虽备，俯仰无骄。（《艺文类聚》二十三，《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五月披裘负薪

披裘当夏，俗外为心。虽逢季子，不拾遗金。禽巢欲远，鱼穴（《文苑英华》作「沈」）唯深。清声灭迹，何必山林。（《艺文类聚》三十六，《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王祥扣冰鱼跃

王祥之母，鲜鳞是求。冰连钓浦，冻塞寒流。精诚有感，无假沈钩。二老同膳，双鱼共浮。（《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孙叔敖逢蛇

叔敖朝出，容悴还家。母氏顾访，知埋怪蛇。尔有阴德，阳报将加。终为楚相，卒有荣华。（《艺文类聚》九十六，《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高凤好书不知流麦

高凤好学，专心不回。流连经笥，对玩书台。石门云渡，铜梁雨来。麦流虽远，书卷犹开。（《艺文类聚》六十五，《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张良遇黄石公

张良取履，跪授无辞。兵书一卷，长者三期。昔称韩相，今为汉师。谷城余石，还归旧祠。（《艺文类聚》三十六，《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师尚父授丹书

尚父一遇，周王是亲。赤雀既下，丹书已陈。自论秉钺，长别垂纶。独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留名渭滨。（《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荣启期三乐

荣期三乐，唯人与年。夫子相遇，即以为贤。性灵造化，高风自然。雅琴（《艺文类聚》作「音」）虽古，独有鸣弦。（《艺文类聚》三十六，《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夫子见程生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倾盖，桑阴遂移。清阳共美，贤圣同羁。陈诗难别，赠绢伤离。（《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Θ见赵盾

赵盾将朝，端衣整笏。Θ受命，冲冠怒发。惆怅贤臣，顾瞻城阙。利剑不抽，青槐先绝。（《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蔡泽就唐生相

蔡泽羁旅，唐生决疑。无劳神策，不问灵龟。富贵自取，年寿须期。虽云异相，会待逢时。（《艺文类聚》七十五，《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李陵苏武别

李陵北去，苏武南旋。归骖欲动，别马将前。河桥两岸，临路凄然。故人此别，知应几年。（《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樊哙见项王

樊哙将军，汉王车右。不惮锋刃，何辞卮酒。霸上屯军，鸿门固守。持谢范谢，唯留玉斗。（《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秦穆公饮盗骏马

骏马遇盗，秦君不嗔。先倾美酒，翻畏伤人。邻兵向国，穷寇侵秦。于时大盗，还作功臣。（《艺文类聚》九十三，《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礼，季子惟贤。经过一遇，如旧依然。人非别后，心许生前。长松虽合，宝剑犹悬。（《文苑英华》七百八十）

◇鹤赞

武成二年春二月，双白鹤飞集上林园。大将郑伟布弋设，并皆禽获。六翮已摧，双心俱怨，相顾哀鸣，孤雄先绝。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阶墀，立使为赞。

九皋遥集，三山回归。华亭别唳，洛浦仙飞。不防离缴，先遭见羁（《艺文类聚》作「合围」），笼摧月羽，弋碎霜衣。塞传余号，关承旧名。南游湘水，东入辽城。云飞欲舞，露落先鸣。六翮摧折，九门严闭。相顾哀鸣，肝心断绝。松上长悲，琴中永别。（《艺文类聚》九十，《文苑英华》七百八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

崇，恒州代郡鼓城县广义乡孝让里人也。昔寿丘建国，赐姓者十二人；平阳举贤，登朝者十六族。况复大电绕枢，流星入昂，派分源别，干其嗣兴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图，饮马河洛，兄弟十人，分为十姓，辨风吹律，丘氏即其一焉。

五代祖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营丘郡开国公。于时天道西北，既禀谋谟；马首东南，实资匡赞。因以封名，仍为赐氏。与夫南公伯即有连类，宗侧（疑）乐正，非无准则。曾祖双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司徒、青兖二州刺史、范阳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马治国；登庸之初，升槐论道。生则绝席武官，死则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为将，四代为公，社稷大宗，钟鼎贵族，伉俪是归，秦晋匹也。祖提，使持节、卫将军、驸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灵寿县开国公。公子公孙，声名籍甚；增辉增耀，弱冠升朝。夫人清廉郡长公主，孝文帝之和疆女也。王姬有行，车服不系，故得卫青上将，张耳贤夫。父愿，使持节、大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平阳县开国公，食邑四千户。少年习象，多见兵书，浇沙聚石之营，却日横云之阵。弯弧则戟破小支，抽剑则泉飞枯井。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仪令范，女师贤哲，德高隆虑，义重河阳。魏受其终，周新其命，式墓封坟，追旌盛德，乃赠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夫人赠安德郡长公主。游魂冤结，非无广汉之城；久客思归，唯有东平之树。

自永安以来，魏室大坏，海水群飞，天星乱动。礼乐征伐，不出于人主；举贤诛暴，议在于强臣。高丞相驱率风云，奄荒齐晋；我舅氏文皇帝驾驭龙虎，据有周秦。南北渝盟，东西敌怨，既而各受图书，并当圭璧。百姓则父南子北，兄东弟西，事主则忧亲，求生则虑祸。大周亲戚，遍钟涂炭，输之城旦，下之织室。关河严隔，三十余年。

天厌丧乱，人思反德。彼之风尘，既静函谷；此之冠盖，屡涉漳滨。中山冤枉之余，代郡凋残之泽，并遇革音，咸蒙礼送。崇、宾兄弟二人，相看气息，亲爱凋零，方寸久乱，恒山杀翮，岂望同飞。而安国徒中，郁为卿相；班超绝域，遂得生还。天和四年，至于新邑。

朝廷以舅甥之国，外内之亲，乃授宾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安乐县安国公，食邑一千户。宾得免虎口，仍上龙门，声价同，风焱即远。方欲讨论国耻，伸雪家冤，横尸原野，是所甘心，时不我与，先从朝露。春秋若干。卫国兴文子之恸，长安有诏葬之悲。乃赠本官加少傅，蒲、虞、勋三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于长安之洪渎原。妻青州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氏，长城郡君。胤子孤茕，生妻嫠室，即能有节，还成守义。崇蒙授使持节、大都督、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化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昆季二人，同年上将，彤廷交映，戟相临。昔二冯同德，继踵当官；两杜齐名，夹河为郡。比斯荣宠，彼将惭色，俄然宾疾，奄捐馆舍。崇兄弟胜衣，备罹祸酷，同气长养，得及全人，今者来归，更连凶闵，每一悲恸，行路伤心。抚养爱子，情深马援之慈；恭事寡嫂，义甚颜含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将军，余如故。龙庭赏出塞之功，玉门劳旋师之宠。异代同和，见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节、都督宜州诸军事、宜州刺史，忽忽横卜，但有诵书；暧暧重帷，惟闻善政。清不置水，明非举烛。乃是入境移风，非直停车待雨。

有敕大将军、宜州刺史、广化郡公崇：「自夏季无雨，以迄于今。虽靡神不祷，仍未降感。知彼州内，独蒙滂泽。谅由大将军精诚所至，忧念郡人，丰稔可希，良以为慰。」又敕广化公崇：「知此存心政术，治勤黎人，受委称职，嘉尚无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难。』念加勉勖，以致尽善。指令宣纳，抑操赐齐。」陈物如别，宜谕朕怀，昔阳平太守，别降红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衮衣之赐。治绩尤异，此之谓乎。

崇清净为政，廉明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饮酒，无所嗜欲，深沈墙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词，弦惟雅曲。仁义礼节，是所用心；缇衤失缃素，爱玩无已。当今四郊多垒，尚有公卿之辱；鼓鼙不息，犹劳将帅之谋。语其仇耻，唯愿横行死地；思其报国，不吝身膏原野。但令天假之年，时绥之福。忠贞之事，公其取焉。略书梗概，陈之直史。（《文苑英华》九百九十二）

◇拟连珠四十四首

盖闻经天纬地之才，拔出超海之力，战阵勇于风飙，谋谟出乎胸臆。斩长鲸之鳞，截飞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天下息。

盖闻萧、曹赞务，雄略所资；鲁、卫前驱，威风所假。是以黄池之会，可以争长诸侯；鸿沟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盖闻解封豕之结，塞长蛇之源，必须制裳千里，歃血辕门。是以开百里之围，用陈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国，须季路之一言。

盖闻得贤斯在，不藉挥锋；股肱良哉，无论应变。是以屈完参乘，诸侯解方城之围；干木为臣，天下无西河之战。

盖闻邯郸已危，徒思马服；蓟城去矣。空用荆轲。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止武担之石；芦灰缩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盖闻穴蚁冲泉，未知远虑；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泪；长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

盖闻膏唇喋喋，市井营营，或以如簧自进，或以狙诈相倾。是以子贡使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都交乱；张仪见用，六国纵横。

盖闻谋猷是习，权变须长，时增齐灶，或卧燕墙。是以井陉之兵，如鸿毛之遇火；长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犹瞻灞岸；德阳沦没，非复能临偃师。

盖闻市朝迁贸，山川悠远。是以狐兔所处，由来建始之宫；荆棘参天，昔日长洲之苑。

盖闻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空思说剑，徒闻枕戈。是以刘琨之英路，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盖闻林长远，苍梧不从，惟桐惟葛，无树无封。是以隋珠日月，无益骊山之火；雀台弦管，空望西陵之松。

盖闻雷惊兽骇，电激风驱，陵历关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阵气云铺，非绿林之散卒，即骊山之叛徒。

盖闻死别长城，生离函谷，辽东寡妇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恸所感，还崩杞梁之城；洒泪所沾，终变湘陵之竹。

盖闻三世用兵，既非贻厥，阴谋累叶，必以凶终。是以李都尉之风霜，上兰山而箭尽；陆平原之意气，登河桥而路穷。

盖闻营魂不反，磷火宵飞，时遭猎夜之兵，或毙空亭之鬼。是以射声营之风雨，时有冤魂；广莫郡之阴寒，偏多夜哭。

盖闻江黄戎马之徼，鄢、郢风飚之格，乍有去而不归，或无期而远客。是以章华之下，必有思子之台；云梦之傍，应多望夫之石。

盖闻无怨生离，恩情中绝，空思出水之莲，无复回风之雪。是以楼中对酒，而绿珠前去；帐里悲歌，而虞姬永别。

盖闻树彼司牧，既是百姓之命；及乎厌世，复倾天下之心。是以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沈。

盖闻严霜之零，无所不肃，长林之毙，无所不Ｂ。是以楚堑既填，游鱼无托；吴宫已火，归燕何巢。

盖闻名高八俊，伤于阉竖之党；智周三杰，毙于妇女之计。是以洪泽之蛟，遂挫长饥之虎；平皋之蚁，能摧失水之龙。

盖闻吴艘蜀艇，不能无水而浮；以红间绿，不能无弦而射。是以樊笼之鹤，宁有六翮之朝；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

盖闻性灵屈折，抑郁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

盖闻迁移白羽，流徙房陵，离家析里，凄恨抚膺。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出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

盖闻廉将军之客馆，翟廷尉之高门，盈虚倏忽，贵贱何论。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门下宾客，任安独存。

盖闻执圭事楚，博士留秦，晋阳思归之客，临淄羁旅之臣。是以亲友会同，不妨怀抚凄怆；山河离异，不妨风月关人。

盖闻五十之年，壮情久歇，忧能伤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让，实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虽残生而犹死。

盖闻秋之为气，惆怅自怜，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韩非客秦，避谗无路；信陵在赵，思归有年。

盖闻悬鹑百结，知命不忧，十日一炊，无时何耻。是以素王之业，乃东门之贫民；孤竹之君，实西山之饿士。

盖闻胸中无学，犹手中无钱，今之学也，未见能贤。是以扶风之高凤，无故弃麦；中牟之甯越，徒劳不眠。

盖闻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录。是以日南枯蚌，犹含明月之珠；龙门死树，尚抱《咸池》之曲。

盖闻百尺之高，累于九棋之上；千钧之重，悬于一木之枝。是以履虎尾而非险，伤龙鳞而未危。

盖闻居兰处鲍，在其所习，白羽素丝，随其所染。是以金性虽质，处剑即凶；水德虽平，经风即险。

盖闻豫章七年，毙于丰草；芳兰九畹，沦于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晋阳有自埋之蒿；若赏其声，吴亭有已枯之竹。

盖闻明镜蒸食，未为得所，干将补履，尤可伤嗟。是以气足凌云，不应止为武骑；才堪王佐，不应直放长沙。

盖闻势之所归，威之所假，必能系风捕影，暴虎冯河。是以轻则鸿毛沈水，重则磐石陵波。

盖闻意气难干，非资扛鼎，风神自勇，无待翘关。是以曹刿登坛，汶阳之田遽反；相如睨柱，连城之璧更还。

盖闻卷ご不死，谁必有心；甘蔗自长，故知无节。是以螺蚌得路，恐异骊渊；雀鼠同归，应非丹穴。

盖闻北邙之高，魏群不能削；洛之斗，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河。

盖闻君子无其道，则不能有其财；忘其贫，则不能耻其食。是以颜回瓢饮，贤庆封之玉杯；子思银，美虞公之垂棘。

盖闻水之激也。实浊其源；木之蠹也。将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豫论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墓；羊舌之族，先知灭门。

盖闻磨砺唇吻，脂膏齿牙，陵风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远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车。

盖闻虚舟不忤，令德无虞，忠信为琴瑟，仁义为庖厨。是以从庄生则万物自细，归老氏则众有皆无。

盖闻三关顿足，长城垂翅，既羁既旅，非才非智。是以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收，定无家可寄。【《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一）

卷十二

◎庾信（五）

◇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

麦积崖者，乃陇底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岭，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柱华，翻能拂日。是以飞锡遥来，度杯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驭风；礼花首于山龛，方资控鹤。大都督李允信者，藉以宿植，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亡父造七佛龛。似刻浮檀，如攻水玉，从容满月，照曜青莲，影现须弥，香闻忍利。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犹彼香山，更对安居之佛。昔者如来追福，有报恩之经；菩萨去家，有思亲之供。敢缘斯义，乃作铭曰：

镇地郁盘，基乾峻极。石关十上，铜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寻松直。阴兔假道，阳乌回翼。载[B16]疏山，穿龛架岭。纠纷星汉，回旋光景。壁累经文，龛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雷乘法鼓，树积天香。嗽泉珉谷，吹尘石床。集灵真馆，藏仙册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银沙，山楼石柱。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水声幽咽，山势崆峒。法云常住，慧日无穷。方域芥尽，不变天宫。（《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五）

◇终南山义谷铭（并序）

周保定二年岁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晋国公命凿石开谷（《文苑英华》作「关之谷」），下南山之材。维公匡济彝伦，弘敷庶绩，燮理余暇，披阅山经。以为终南敦物，日月亏蔽，屯干栝柏，椅桐梓漆，年代蕴积，于何不有。乃谋山泽之官，兼列（《文苑英华》作「引」）衡虞之匠。东出蓝田，则控灞乘；西连子午，则据泾浮渭。派别八溪，流分九谷，铜梁四柱，石阙双耸（《文苑英华》作「石关双启」）。青绮青门，沟渠交映；绿槐秋市，舟楫相通。蓄之则为屯云，泄之则为行雨。青牛文梓，白鹤贞松，运以冥宫，崇斯云屋（《初学记》作「裁其梓匠」，此从《文苑英华》），千栌抗殿，龙首干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顷疏苗，蝉鸣再熟，川后让德，山灵景从。岂知运石甘泉，才通栎阳之殿；穿渠谷水，直绕金墉之城。将事未劳，为功实重，国富人殷，方传千载，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铭曰：

寥廓上浮，峥嵘下镇。立壁千丈，横峰万仞（《文苑英华》作「直立千丈，峰横万仞」）。桂月危悬，风泉虚韵。乘舆岭阪，举锸云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涵桐井，南浮石门。扑象大状（「扑」一作「模」，《初学记》作「横鸿大河」），银绳百堵。胶葛九成（《文苑英华》「银」作「规」，「胶」作「交」），徘徊千柱。桂栋凌波，梅梁垂雨。疏川剪谷（《文苑英华》作「柏梁乘雨，疏川剪谷」），落实摧柯。事均刊木，功侔凿河。（《初学记》五，《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

◇玉帐山铭

玉帐寥廓，昆山抵鹊，总叶成帷，连云起幕，玉策难移，金花不落，隐士弹琴，仙人看博，岩留旧鼎，云上新荆，煮石初烂，烧丹欲成。桑田屡变，海水频盈，长闻凤曲，永听箫声。（《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又见《艺文类聚》七，以为庾肩吾作。）

◇吹台山铭

江宁吹岭，虽山出筠，春箫下凤，此岫为真。青槐避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妇，楼学仙人。中字玉成，南君姓秦（一作「吴中字玉，城南姓秦」）。比花依树，登榭要春。舞能留客，声便度新，雕梁数振，无复轻尘。（《文苑英华》七百八十八）

◇望美人山铭

高唐碍石，洛浦无舟，何处相望，山边一楼，峰因五妇，石是三侯。逾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昼开，斜看已识，直唤便回，岂同织女，非秋不来。（《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又见《艺文类聚》七，以为徐陵作。）

◇至仁山铭

峰横鹤岭，水学龙津，瑞云一片，仙童两人。三秋云薄，九日寒新，真花暂落，画树常春。横石临砌，飞檐枕岭，壁绕藤苗，窗街竹。菊落秋潭，桐疏寒井，仁者可乐，将由爱靖。（《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

◇明月山铭

竹亭标岳，四面临虚，山危檐迥，叶落窗疏。看椽有笛，对树无风，风生石洞，云出山根。霜朝唳鹤，秋夜鸣猿，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横埭下，树侠津门，宁殊华盖，讵识桃源。（《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

◇梁东宫行雨山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名行雨，地异阳台，春人无数，神女羞（《文苑英华》作「看」）来。翠幔朝开，新妆旦起，树入床前，山（《文苑英华》作「头，花」）来镜里。草色（《文苑英华》作「绿」）衫同，花红面似，开年寒尽，正月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天丝剧藕，蝶粉多（《文苑英华》作「生」）尘。横藤碍路，垂柳系人（《文苑英华》作「弱柳低人」），谁论洛水（《文苑英华》作「谁言洛浦」），一个河神。（《艺文类聚》七，《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七）

◇刀铭三首

风伯吹炉，云师炼冶，铁焰朝流，金精夜下，价重十城，名高千马。

千金颖合，百炼锋成，光连半气，焰动山精，身文水动，刃古珠生。

半精遥降，山灵下从，水文千曲，蛇鳞百重，燕砥敛刃，蜀水开锋，气生分景，环成屈龙。（并《文苑英华》七百八十九）

◇思旧铭

岁在摄提，星居鹑首（《文苑英华》作「监德」），梁故观宁侯萧永卒。呜呼哀哉！人之戚（《文苑英华》作「灭」）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宁有春秋之异。高台已倾，稷下有闻琴之泣；壮士一去，燕南有击筑之悲。项羽之晨起帐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韩王孙之质赵，楚公子之留秦，无假穷秋，于时悲矣。

况复鱼飞武库，豫有弃甲之征，鸟伏翟泉，先见横流之兆（《文苑英华》作「肇」）。星纪吴亡，庚辰楚灭，纪侯大去，禹阝子无归，原隰载驰，ㄷ长别，甲裳失矣。余皇弃焉。河倾酸枣，杞梓与樗栎俱沈（《文苑英华》作「流」）。海浅蓬莱，鱼鳖共蛟龙并尽（《文苑英华》作「与蛟龙共尽」）。焚香复道，讵敛冤魂？（《文苑英华》作「樊香复道，讵假游魂」）载酒属车，宁消愁气？芝兰萧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鳞旬之怨，声异而俱哀，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雕残杀翮，无所假于风飙；零落春枯，不足颂于霜露。幕府昔开，贤俊翘首，为羁终岁，门人谢焉。

至于东首告辞，西陵长往，山阳车马，永别（《文苑英华》作「望别」）郊门，颖川宾客，遥悲松路，（《文苑英华》作「总路」）。嵇叔夜之山庐（《文苑英华》作「卢」），尚多杨柳；王子猷之旧径，唯余竹林。王孙葬地，方为长乐之宫；烈士埋魂，即是将军之墓。昔尝欢宴，风月留连，追忆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关河羁旅，降于悲谷之景，实有忧生之情。美酒酌焉，犹思建业之水；鸣琴在操，终思华亭之鹤。重为此别，呜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伤，瓶罄耻，芝焚蕙叹。所冀（《文苑英华》作「望」）钟沈德水，声出风云，剑没丰城，气连（《文苑英华》作「存」）牛斗。潸然思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作铭曰：

风云上惨，舟壑潜移，霜霜，群子先危。纪侯大去，怀王不返，玉树长埋，风流遂远。荀卿（《文苑英华》作「伯」）旧县，庆封余邑，万里归魂，修门讵入。城（《文苑英华》作「坟」）横武库，山枕卢龙，思归道远，返葬无从。徒留送雁，空靡长松，平陵之东，无复梧桐，松声肃瑟，长起秋风。畴昔隆贵，惨舒（《文苑英华》作「提携」）语默，托情嵇琴（《文苑英华》作「阮」），风云相得，有酒如渑，终温且克。朝阳落凤，大野伤麟，佳城郁郁，流寓于秦，山阳相送，唯余故人。孀机嫠纬，独鹤（《文苑英华》作「凤」）孤鸾，闺深夜静，风高月寒。生平已矣，怀旧何期，匣中弦断（《文苑英华》作「绝」），邻人笛悲，昔为幕府，今成 む帷。（《艺文类聚》三十四，《文苑英华》七百九十）

◇温汤碑

咸池浴日，先应绿甲之图；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则涤荡埃氛，义则激扬清浊，勇则负山余力，弱则鸿毛不胜，仲春则榆荚同流，三月则桃花共下。其色变者，流为五云之浆；其味美者，结为三危之露。烟青于铜浦，色白于铅溪。非神鼎而长沸，异龙池而独涌。洒胃湔肠，兴羸起瘠。秦皇余石，仍为雁齿之阶；汉武旧陶，即用鱼鳞之瓦。山间涌水，实表忠诚，室内江流，弥彰纯孝。岂若醴泉消疾，闻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疴，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馆，不孤擅于天池，华阴百丈之泉，岂独高于莲井。（《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

◇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

盖闻如来说法，万万恒沙，菩萨转轮，生生世界，岂直优波提舍，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熙连禅河，质多罗树，七处八会，三清四说，皮纸骨笔，木叶山花，象负之所未胜，龙藏之所不尽。虽复银函东度，金ふ南翻，秦景遥传，竺兰私记，譬犹得海水一珠，不下昆山之片玉。若夫法云深藏，师子雷音，梵志往生，声闻说戒，雪山罗汉之论，鹫岭菩提之法，本无极际，何可胜言。

弘农五张寺者，南阳张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见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盖其流也。元高五子，负荷遗训，离经辨志，并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显德，加以尊承慧业，敬受法门，兄弟同居，共舍为寺。伽蓝肇建，即以五张为名。是知城居赵信，仍名赵信之城；殿入萧何，即号萧何之殿。加以象马无吝，衣裘是舍；春园柳路，变入禅林，蚕月桑津，回成定水。平舆虽盛，岂可独擅二龙，扶风最良，不得专称五马。

寺主三藏大法师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张隆等，财行法檀，身心罄竭，兼化乡邑道俗数千，敬造一功德轮，见成三百余部。雷篆云书，金绳玉检。削蒸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简，装酸枣之珠。并入香城，咸封禅阁。坐堂伏槛，羌非湘水之神；绿房紫的，足拟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长河北临，鼎气常浮，炉烟咸起。户牖寥廓，吹万龙门之风；梁栋峥嵘，落客河源之树。僧徒云集，不远敦煌之城；学侣相奔，更合华阴之市。

两陕昔分，实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驰羽檄。虞公屈产，交乱风尘；召伯甘棠，凋零霜露。虽复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兽；烽檄是警，实扰移关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论道，汲引四流，周圆五怖，故能调伏怨憎，消除结缚，法水津梁，得无砥柱之难；香山辙迹，非复终南之险。

天子命我，试守此邦，墨灶未黔，孔席无暖，才临都尉之境，即有楼船之役。既而南风不竞，北道言旋，幕府既开，邦君且止。乡俗耆老，依然此别。属兹法事，须余制文，聊以课虚，为铭云尔：

舍卫之国，洹之园，三明极地，八会穷源。连河竞说，胜辩争论，波提东度，夜南翻。非空即色，离有无言，达人止是，独悟重昏。身虽系鸟，心避腾猿，禅楼却月，义殿翔，回风香盖，反露珠幡，西临砥柱，东背に辕。河鸣阳硤，山响苏门，翔禽歌啭，流涧弦喧。度河余兽，移关旧村，昔为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广武，池似楼烦，烽并照，象马单奔。无钟袭莒，有雨围原，不资十方，谁释三怨。风倾地柱，火及天元，银钩永固，金牒长存。封君马首，方事南蕃，言从杨仆，请谢刘昆。（《文苑英华》八百五十）

◇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

昔者轩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国，自尔承基纂胄，保姓受氏，虽复千年一圣，终是百世同宗，故知昔之东京，既称大汉再受；今之周历，即是酆都中兴。

公讳宪，字毗贺突，恒州武川人也。晋太康之世，据有黄龙；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以百二诸侯，三分天下，函谷先登，鸿沟大定，功业如此，人臣以终。公含章天挺，命世诞生，降太一之神，下文昌之宿，珠角擅奇，山庭表德，仪范清泠，风神轩举，耸动廓庙，光华城阙。未逾龆龀，已议论天下事。人或曰：是谓弱木一枝，旁荫数国；长河一直，自然千里。风飙欲远，光景将升。后魏二年，封涪城，县开国公，时年五岁也。

虹满野，是废当途之高；鸣岐，实始维新之命。国家光宅受图，钦明秉历，大风初卷，长沙始封。周元年，进爵安城郡公，食邑二千户，仍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同于马骏，秩拟六卿；骠骑等于刘苍，位高三事。宗子维成，彼多惭色。武成二年，授使持节、大将军、都督益寿守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改封齐国公，食邑万户。公时年十有六。王武子以上将开府，未满立年；荀中郎为十州都督，才逾弱冠。方之于公，已为老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复营丘负海，齐桓公受之城，岷山导江，汉武帝求仙之地。自非召陵孤竹，声振沈黎，岂得南至穆陵，西登积石。幸无白虎之患，宁待黄龙之盟？邛一畏威，微卢仰德，生为立庙，刻石颂功。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谓生前；汉阳有诸葛之碑，止论身后。比之今日，岂可同年而语哉。保定四年，与大司马蜀国公围金墉城。师临洛浦，则广武营奔；兵上邙山，则河桥路断。八川风俗，五方名利，铁市铜街风飞尘起。天和元年征还，行雍州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从，荆岐即。少阳用事，路不喘牛；仲秋以殷，民无惊水。二年拜大司马，仍理小冢宰、营室殿军器太监。天官以邦国为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为主，专谋七德。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吴汉之功，宫殿峥嵘，弥壮萧何之法。时以白露凉风，务闲农隙，督兵三万，出自宜阳。拔伏龙之城，平姚苌之垒。马陵削树，魏将路穷；平阴听乌，齐师其遁。天子冢弟，礼绝群公，仁义所往，事资道德。建德元年，进爵为王，仍拜大冢宰。姬旦封于曲阜，不废居中；刘交国于彭阳，无妨常从。岂直周召二南，并居师傅，晋郑两国，俱为卿士而已哉。

匈奴突于武川，火通于灞上。公述职巡御，治兵朔方，马邑星飞，龙城月动。挠留犁之酒，经略不前；失烟支之山，下马而去。东邻逆命，反道败德，囚箕子于塞库，羁文王于玉门。天子将有孟津之师，召公独议，公报以诞应天命，克成厥勋。昔者秦昭起师于蜀，直问张仪；晋武用兵于吴，惟谋羊祜。于是中军无帅，俨曰有归。五年拜上柱国。元戎东讨，给王铁骑二万，先袭太原。斗建麾兵，天离转战，虎啸风腾，云飞电掩。林胡枣栗，讵得充饥？晋阳荻蒿，何能拒防？又加王精兵六万，长围晋州。然后六军星陈，万骑雷动，中权始及，前茅已战。自尔即为前锋，横行入邺，观彼车纟圭槐本，马惊旋泞，积甲高昆阳之城，尸封塞富平之水。莫不如彼建瓴，同斯破竹，一朝指挥，六合大定。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足以摅祖宗之宿愤，解生民之怨黩。方当待彼石闾，部斯玉鼓，经纬天地，光华日月。既而赤乌夹日，黄熊入寝，实沈无祀，桑林不祭。宣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季友之亡，鲁可知矣；齐丧子雅，姜其危哉。

公器宇淹旷，风神透远，玑镜照林，山河容纳，置待酌，悬钟听扣，声动天下，光照四邻。武皇帝以介弟懿亲，特垂爱友，而密谋奇策，加礼敬焉。常谓左右曰：「孔子去：『自吾有回，门人日亲。』其齐王之谓也。」用之作宰，则万方协和；用之抚军，则四表慑伏。岂直皋繇为士，国无不仁；随会为，民无群盗。爱玩书籍，敦崇礼乐。管弦入耳，则溪谷俱调；文雅沿心，则烟霞并韵。养由百发，落雁吟猿。应奉五行，绨缃缥帙，雍容举止，抑扬谈论，当世以为楷模，缙绅以为轨范，则少有壮志，颇校兵书，玄水降灵，城受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风长柳，月角星眉，莫不吟诵在心，撰成于手。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韬九法，不用吴起旧书；三令五申，无劳孙武先诫。可谓有忠孝焉。有壮武焉，不自骄矜，谦光下物。宋人献玉，不贪为宝；伯成子高，守仁为富。不谓以信致欺，为善非乐，天年不享，呜呼哀哉。以某年月日葬于石安县洪渎川之里，原隰凄怆，埋于盛德几年；丘陵摇落，蕴于才良永矣。乃为铭曰：

悠哉朔方，逖矣穷阴。山连鸟道，地尽龟林。重黎业大，伯翳功深。胄其积德，必有君临。大祖拨乱，丧君有君。功回地轴，策动天文。犹临赤水，尚覆黄云。诸侯八百，天下三分。公之挺生，实惟天假。翠微神降，文昌星下。照于四国，充于两社。舟楫江河，栋梁华夏。水涌词锋，风飞文雅。纯深之性，地极天经。忠贞之道，事感百灵。君亲惟一，臣子惟宁。忠泉出井，孝笋生庭。乃宰天官，为国之辅。是居上将，为天之柱。乃圣乃神，惟文惟武。策高开辟，威移云雨。九宫神略，三术谟明。天离转阵，月德回兵。黎阳水骇，官度山惊。冀州既载，东原平。溟波欲运，弱木将危。中峰岳断，半海鹏垂。凤沈丹穴，龙亡黑陂。临淄废市，东武山移。千龄万古，英声在斯。（《文苑英华》八百九十）

卷十三

◎庾信（六）

◇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

公讳逞，字季明，本姓陆，吴郡人也。君子至止，既绍虞宾；凤凰于飞，实兴齐国。南越使者，解汉帝之衣；西陵将军，覆吴王之盖。曾祖载，为宋王司马，留镇关中，赫连之乱，仗剑魏室。黄河参陵，或亡追路；乌江舣船，更无归迹。今为河南洛阳人也。高祖冠军将军、荣州刺史。吴人有降附者，悉领为别军。自是官师拥铎，更为吴、越之兵；君子习流，别有楼船之阵。父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献公。太祖扶危济倾，经纶夷阻，报君之耻，远袭平原。以高平霸业所基，委命留事。关中馈食，非直荥阳之师；河内供军，岂但淇园之竹。

公秉照晋之灵，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槛，七年不惊；羝羊触藩，九龄能对。诸兄以公先君爱子，称之曰仁，推而袭封。虽复季末大成之心守节（疑有阙误）既遭熏穴，翻从压纽。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诸侯，以公词令，参谋机密，故得戎政克宣，师言无漏。赐姓步陆孤氏。委鹿辂而论都，入鸿门而舞剑，方之吹律，绰有余荣。出身羽林监、轻车将军，除尚书右丞。官联会计，务殷平准，水衡贯朽，常平粟红。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千户，寻迁驾部中大夫，领兵部中大夫，领蕃部。东京鼎食，先加邓骘之勋；西晋官人，多用山涛之启。岂若五王登朝，必司宾主之礼；六龙御辔，取定鸾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御正以官触父名，不拜。会稽有王会之名，其子不为太守；博陵有王沈之封，其儿不为刺史。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入掌纳言，治司宗伯，又为军司马。职居常伯，勤问于南宫；位管王言，连官于北斗。岂止郊天祀地，龙门巛谷之声；赞鼓颁旗，白露凉风之月。暗夜有人饷罗数十匹，公闭门不受。行人干触，具以闻奏。朝野称之。太尉扬震，直推故吏之金；凉州张奂，高揖羌人之马。清畏人知，我无惭德。齐国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见命张旃之礼。既珠盘歃血，定楚国之连名；弓首登坛，反齐人之侵地。是谓使乎，固称光国。三辅公侯，五陵钟鼎，铜街柳市，尘起风飞。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余官如故。上林兵息，兰池盗静。不学五阳，平生铸金之术；未同张敞，终日章台之游。家僮暮行还，得遗钱于道，并白纟十匹。公访得其主，即以还之。见金于路，指以示人；得钱于道，留持挂树。方之今日，异代同风。俄迁司会，治小司马。重总六军，再操八柄，考绩入于岁成，论功书之年表。寻授都督宜州诸军事、宜州刺史。露冕观风，停车待雨。百城解印，惮朱穆之威；千里相迎，受王基之德。曾未期月，被敕追还。眷眷吏民，不无河内之请；依依故老，实念黎阳之别。少阳养德，前星守器，尊让齿，必俟贤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刘，道高于大邦；譬以山涛，荣深于小辇。本有消渴之疾。常饵金石自理，旧疾微增，奄捐馆舍。茂陵之下留封禅之书；校尉之营，惟余服食之器。呜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丧，躬辍听讼；东朝以师傅之尊，亲临攒祭。诏赠某官，谥某公，礼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于京兆之高阳原。

夫人郁久闾，西遇王姬，爱敬肃恭，言容令淑，有闻箴爨，无废纟延，爰在盛年，先从大夜。今节妇开坟，松柏已拱；季孙成寝，丘陵始同。况复图画贤妃，方在甘泉之室；瘗埋才子，即用高阳之原。

公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沈，阶基不测，事君惟忠，事亲惟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留连坟索，怊怅文词。霜府录于尚书，天官总于司会，出入匡赞，常带数职，身具六龟，腰恒四绶。陈平密谋，既非天子所见；荀上策，又非诸侯所闻。其为郡也，惟取赤土封书；其为州也，唯以青盐换杰。留家则千树无资，遗子则一经而已。嫡子操，至性过礼，纯孝不遗。坟前之树，染泪者先枯；庭际之禽，闻悲者则下。铭曰：

山连日观，水枕滇机。富春沙起，开阳柱飞。大夫屈节，将军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围。昔我烈祖，垂翅秦中。白马无路，乌江不通。笛吟乡里，琴哀土风。营州恒州，拥讫世载。壮节旃衿，人雄关塞。直河穿赵，平云临代。生谓立功，没为留爱。降兹岳渎，诞此贞明。祥符云气，庆合星精。宫帷定策，殿柱书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世属殷周，时逢楚汉。天下三分，鸿沟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以我明略，来参匡赞。日乃再中，天成两旦。递参三事，历副六卿。天师光宅，地载谟明。春官定礼，夏官治兵。谶言默识，温树无名。谦恭周密，言行无乖。忠公兕殪，阴德蛇埋。军国纷总，部领填阶。马不入厩，金不入怀。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观初登，龙楼初上。东国桓荣，西京疏广。年龄俄顷，风电相推。铭旌两没，池柳双回。茕茕胤子，御疚衔哀。身彰野火，心惧天雷。日月其除，荣终哀始。马归司隶，书还太史。历对天星，坟连地市。山势接飞，松形盖起。德音无绝，平原忽矣。（《文苑英华》九百）

◇周大将军崔谤是道碑（《周书》·作崔讠）

公讳说，字某，博陵郡安平县人也。昔者华阳之野，降龙首之神，烈山之都，启龟文之繇。匡周则盟津有会，佐夏则龙门始凿，西游则起家秦相，东入则载世齐卿，备乎史籍，可得言矣。

祖辨，中军将军、定州刺史。父楷，镇北将军、司马、烈侯，并厉风霜，俱张锋颖，邸史叠迹，官曹懔然。是谓鲍恢都官，百城振惧，葛丰握节，京师敛手。

公特禀英灵，偏钟山岳，雄姿俊茂，眉目疏朗。观虎于槛，韶发不惊；称象于船，胜衣能对。至于拉虎羁熊，摧斑碎掌，忘归繁弱，落雁吟猿，故得气盖关中，威申河外。解褐领军府录事，转谘议参军。时当涂失御，政在权门始凿论函谷之兵，即起韩陵之战。

太师贺拔胜作牧西荆，公为假节冠军将军、防城都督。夫（疑作「及」）南阳失守，卷甲奔梁；乐毅羁旅，犹思燕路。陈轸凄怆，终恋秦声；幸直和邻，言归旧国。授卫将军都督，封安昌县开国子，食吗三百户。弘农克复，沙苑挥锋。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户。信圭则更受司勋，谷璧则还输典瑞，铁马有河桥之战，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学边韶，走马章台，不同张敞。迁帅都督、持节、抚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寻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官尚书、定州大中正。五曹秦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论人，见杨乔之直。改封安国县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户，赐姓宇文，改名为说。汉王改娄敬之族，事重论都；魏后变程昱之名，恩深捧日。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窦宪连官，单于之宝鼎可致；张宽固位，渭桥之流星可识。攻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赋；司会六典，乃均邦国之财。居官得人，于斯为盛。进爵为公，改封万年县，通前二千四百户，除陇州刺史都督陇州诸军事，陇坻路遥，秦川望远，邓仲华之不去，马文渊之愿归。寻除凉州刺史、总督河西甘瓜诸军事。地似伏龙，城如飞鸟，敦煌实录，宛在胸襟，玉门亭障，无劳图画，有马如羊，不以入厩，有金如粟，不以入怀。

柱国齐王，今上之介弟，龚行薄伐，问罪河阳，以公为行军长史，参谋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幄。中军之司，既举魏绛；上卿之佐；实用荀林。以公方之，差无惭德。除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崇德、安义、建忠、九曲、安乐、三泉、伏流、周张、平泉、固安、蛮、通谷凡十三防御，熊、和、中三州黄芦、起谷、王晏、供超、牵羊、温狐、交河、大岭、避雨、木栅寺一十戍诸军崇德防主。宜阳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还逢积仗。用是连营函谷，猎骑黎阳，威振两河，名陵三晋。改封安平县公。淮阴一国，韩信之故人；户牖万家，陈平之乡里。公此衣锦，足为连类。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于长安之永贵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诏赠敷、延、丹、绥、恒五州诸军事，敷州刺史，谥曰庄公，礼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兆平原乡之吉迁里。北陵追远，大司马有赐绶之恩；西京赠行，冠军侯有诏葬之礼。呜呼哀哉！

世子仪同衍，生事以礼，死葬以礼，爱亲有王祥之孝，同气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于斯备焉。况复松贾深沈，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标榜，须勒黄金之碑。乃为铭曰：

华阳之神，厉山之祖。凤野匡周，龙门佐禹。日浴溟池，山浮海浦。甫穆霸国，营丘乐土。胤斯宗邑，承此壤土。移封东武，就君安阳。中军节目，镇北锋芒，商飙猎草，电火驱霜。公之轮奂，继体贞干。仪表丘墟，风神墙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赞。不废横琴，无妨《奇支》案。既班三事，又贰六官。卫青受诏，韩信登坛。长城马窟，广武兵栏。军吏无犯，营民不寒，乃用六谋，乃论三策。城垒向背，星辰主客。剑起沈犀，弓开伏石。楚后让盟，秦君还璧。百龄危脆，千仞摧藏。诸侯地裂，边将星亡。轻车骑士，玄甲黄肠。社如齐地，庙似桐乡。铭功赞德，碑阙相望。（《文苑英华》九百四）

◇周大将军司马裔碑

公讳裔，字遵胤，河内温人也。昔颛顼之命，始则南正司天，重黎之后，又以羲和掌历。夏阳适晋，得随会而同奔；东海避秦，与毛公而俱隐。其后金行受命，玉笥南迁，帝系极于舆图，中朝至于江表。

曾祖楚之，晋太傅、录尚书、扬州牧、会稽文孝王之次子，元显之幼弟也。元显见害之后，桓玄篡逆之初，爰自韶龀，客身屠钓，河内道左，抱剑长号，代郡城前，恸悲灵祭。江淮志节之士，汝颍风尘之客，感激一言，咸多依附。既而云生伏龟，星出鲸鱼，太白经天，蚩尤映野。公乃收合余烬，泣血登埤，临武牢之关，据成皋之坂，拥众万家，归于魏室。魏明元皇帝遥授平南大将军、荆州刺史，袭封琅邪郡王，尚河内公主，命王承制，从宾国之仪。于时宋兵凭陵，旗鼓侵逼，虎牢不封，金墉无援。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节、侍中、安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前后部鼓吹。见城启行，志雪冤耻，登坛慷慨，三军掩泣。黄河漕粟，已出石门，白马连旗，将临野坂。既而云中檄起，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烽燃，反旆南辕，途穷北略。赠征西大将军，都督梁、益、秦、宁、荆、兖、青、豫、郢、洛十州诸军事，扬州牧，司徒，谥贞王。祖金龙，封琅邪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吏部尚书，赠司空，谥康王。父悦，镇南将军、豫州刺史、渔阳庄侯，以荆河刺举，时值乱离，衅起萧墙，遂终非命。

公遗腹载诞，流离寇逆，复壁纟强负，深山拥树。程婴之匿赵武，从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为佣酒市。遭太夫人忧，苫草坟茔，以终灰燧，形骸毁瘠，逾于丧礼。年十有五，始干家事，楹前凿柱，即取遗书，石上开松，仍求故剑。出身司徒府参军，除中坚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值魏室多难，所在蜂起，孟津以北，无复封畿，嵩山已南，即为锋镝。公建议修武，立栅温城，函谷西封，河桥北断，长亭籍马，并入武城，百里租车，咸输温县。

太祖文帝缔构关都，经纶夷阻，招携以礼，怀远以德。马文渊之择主，去陇坻而归身；窦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诏。大充七年，蒙授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十年，河内故义四千余家，愿立忠诚，须公衣锦，乃授使持节、领河内太守，加前将军。怀州拓境，两镇奔波；柳泉转战，三城授首。十三年，太祖召山东诸立义之将，能率众入关者，有加重赏。公率先而至，领户千室。即以为封，固辞不受。其菽粟之赐，或以指；马牛之赏，将同量谷。朝廷以华阳西极，汉水东流，叹孟达之奔兵，怪刘封之失策。魏前元我镇汉中，除白马城主，领华阳郡守。昔称导漾，今闻上潴，烟沈冰井，雨歇云门。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骑常侍、柱国、蜀国公。开金牛之道，通牧马之关。公卷甲北塞，悬车束马，遂得策预葭萌，勋参绵竹。封龙门县开国子、蒲州刺史，仍领新州，寻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中正。

隆周受图，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为旧臣，遂乃义深追远，恩隆继绝，即改封琅邪县公，邑五百户，仍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巴州诸军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被敕赴援信州。鱼复道阻；屡却岑彭，荆门水急，几沉吴汉。公乃月峡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操履忠勤，仪刑亮直，乃征为大御伯，寻转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户。枢机近侍，出纳丝言，所谓多识旧章，殿中无双者矣。

四年，大将军东讨，公所领义众，先守枳关，授都督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偃师张幕，河阳牧马，虽接战于富平，已连营于官渡。五年诏追还，拜始州刺史。更讨信州，贼山彰、寻宝渝恃险。峡路，五尺纟互钓，才通县水，三门桥飞济渡。既而风行草偃，谷静山空。前后平十一城，获九千余口，马归平乐，金输水衡。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诸军事。朝发白帝，暮宿江陵，气振巴丘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五年，迁潼州刺史、益州柱国公，降帝子之重，镇天井之星，延阁拟于丛台，岷山方于代郡。公仰禀雄谟，参谋远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得身预舞阳之功，位极长平之宠。六年，授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西宁州诸军事、西宁州刺史。方欲关沫若，徼柯，见夜郎之侯，习昆弥之战；而飞鸢堕水，马援去而无归；金马骋光，王褒行而不反。呜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诏赠使持节、大将军，怀、邵、汾、晋四州诸军事，怀州刺史。

夫人襄城公主，魏献帝之曾孙，赵穆王之季女。王姬萧恭，ㄗ翟典礼，四教竞庄，三星令淑，有光隆虑之贤，足表平阳之盛，生则从夫以秩，死则同穴以礼。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于武功三时原，大夫墓树以柏，诸侯坟高于雉。吁嗟滕公，来居此里。诏谥定公，礼也。

公资忠履孝，蕴义怀仁，直干千寻，澄波万倾，逢蒙射法，力牧兵书，星辰高下之占，风雨逢迎之气，故得师出以律，天幸将军者也。至如官曹案牍，未常烦壅，戎马交驰，不妨余裕，足使四岳弥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经一百余战，凡任四郡，历八州，未尝以货殖经怀，去如始至。渭南千亩之竹，更惧盈满，池阳二顷之田，常思止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素车白马，狭室崎岖，黄肠玄甲，阶庭仄陋。有诏冬官为营寝室，朱邑祭酹无所，汉后是以赐金；陈表妻子露立，吴王为之开馆。呜呼哀哉！

世子侃，孝家忠国，扬名显亲。是以勒此丰碑，惧从陵谷，殖之松柏，不忍凋枯。铭曰：

钦若历象，平秩寅宾。少梁奔华，地入咸秦。族夷兴马，书穷获麟。玉镜去始，金行乃构。象浦通关，龙沙开候。上糁石起，河阳水斗。五马南浮，三星东宿。太傅作牧，奄有江沌。司徒避乱，承制荆河。既劳推毂，犹思枕戈，龙媒被野，苍兕凌波。庄侯季年，祸机相接。诞公遗嗣，崎岖怀挟。山窜越武，家藏李燮，伍员道阻，燕丹路遥。南奔楚塞，北避秦桥。水流登垅，寒风度辽。有功都护，则重嫖姚。怀书上马，习礼从戎。阵图六甲，兵占八风。藏松宝剑，射柳雕弓，推诚贾复，屈节廉公。八翼频飞，六条亟秉。勇此仁义，行兹宽猛。持印山开，沈黎盗静，取甲无丘，均田不井。懋功赐爵，上将赏官。军中受诏，塞外登坛。方图参合，更鏖皋兰，渝山毒水，道灾氛。地亡都尉，滩悲使君。谷寒无日，山空足云。北风吹，秋霖泣军。遣奠双设，铭旌两布。泌水同坟，平阳合墓。悲哀嗣子，攀哀靡诉。恸甚风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从斯几年。麒麟欲斗，华表中燃。地形楼起，松心盖圆。茫茫丘垅，代代英贤。（《文苑英华》九百四）

◇周柱国大将军拓跋俭神道碑

盖闻放勋立而羲和升，重华登而元凯用，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贤非后弗食，惟后非贤弗，若夫君臣一德，启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沃心，见之昌宁文公矣。

公讳俭，字庆明，恒州高陆人也。北岳天孙之星，燕河帝子之国，故多奇节，甚茂华风。高阙图南，二王齐轸；长城拔本，十族分源。高祖太尉、北平王，光辅五君，允厘百揆，恒卫既从，淮沂其。祖豹，龙骧将军、恒州刺史，常山刺举，非无取代之符；龙骧总戎，或似平吴之号。父《有或》，年止弱冠，荣终解印。

公以五常蕴智，六气资德，乘天则策马秉灵，降神则牵狼应象。直心于物，水火恬然；无负于天，雷霆不惧。富贵自取，岂资唐举之言；声名有闻，无劳李膺之识。年十八，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寻授轻车将军、羽林监。

太祖文皇帝驾驭天纲，苞罗英杰，选公才德，光佐中书。诸葛亮之西归，玉垒成三分之业；管夷吾之入仕，葵丘有一匡之功。天水黠羌，渔阳群盗。乃迁秦州刺史、长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县开国伯。三年，滑州蚁聚，保障沈命，磨旗乱辙，乘冰渡河。丞相大行台授假节、抚军、行滑州刺史，大统元年授持节、西夏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郅支抱马秉灵如闻耿秉之战；单于愿识，似畏王商之威。五年，迁使持节、镇东将军、都督东北三夏州诸军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户，改伯为公。既而江汉辽远，车书寂寞，罚主的颅，未出檀溪之水；秦王飞雉，犹向南阳之城。六年，以公为使持节、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平、信、江、随郢、浙一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楚城邻境。实有让田；吴人对营，无妨赠药。部内属城，为人所讼，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罚。兄弟不让，延寿责躬；吏民有过，翁归引咎。天子异之，玺书劳问，赠贿加币，王人接踵。大丞相书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经。叹尚无极，故遣专使。」公善于抚双，长于接引，山薮无弃，苞苴不行，示人赤心，与人颜色，盗不敢发，民不忍欺，至是将校耆老于州城之南，起清德之楼，勒贤臣之颂。杜镇南之作牧，当世树碑；窦车骑之临戎，生年刻碱玟之今日，彼独何人。于时户口日增，荒莱毕垦，华实纷敷，黔黎茂豫。但恐衮职有阙，待公而补，鼎饪未和，须公而正。是之请士燮，还著上表。九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台尚书。仍为大丞相司马，以公识度严明，志节清俭，遂改公名俭，字庆明。非关书月，讵待看碑？幸得千亩不同，二山无废。十三年加开府，余官如故。十四年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骠骑大将军。居上星执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有之。十五年更除东南道行台仆射都督十五州诸军事，行荆州事。十六年，大丞相总十六军，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参谋帏幄。高选霸僚，公为长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诸军事，余官如故。南阳文学，更遇王基，章华衮衣，还迎郭贺。

昔日伐蜀之谋，张仪与秦昭计合；平吴之利，羊祜与晋武意同。太祖始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献其策，悬符深旨，粮运久积，梯冲立备，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遂得席卷三荆，此又公之勋也。诏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公书云：「由公立计，果如所谋。」公顷自镇江陵，以安蜀地。后魏二年改武川昌宁郡开国公。历阳居民，非唯景丹之封；曲逆户口太祖岂但陈平之国。其年授大将军。太和之中，曹真于府内受册，元封之末，卫青于军中即拜。公之此比，绰有余荣。诏曰：「吴人未复，须助谋谟，今使梁王兵马，受公节度。」三年，加都督东南道五十三州诸军事，增邑万户。

维周革命，光宅钦明，作贰天官，允谐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浦州刺史，检校六防诸军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国大将军，余官如故。秩登四岳，阶平六府，岂不功重昭阳，名高蔡赐。控驭五十州，风行数千里，拔园葵而去织妇，无三惑而绝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虚白，日膳之资，三杯而已。诏乃赐缯采一千段，粟麦二千斛。天和元年陕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诸军事，解荆州总管，余悉如故。路出王官，城临河曲，戍清陕右，高视棠阴，部领宴烦，晦明为疾。天和四年，谢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銮跸降临，轩悬辍乐，九旒龙之锡，三河骑士之送。诏赠太保，凉、夏、灵、银、长、原、河、鄯、甘、瓜十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谥曰文。

公状貌丘墟，风神磊落，玉山秀立，乔松直上，烟霞之涯际莫寻，江海之波澜不测，少遭荼苦，在山服终，攀柏树枯，侵松兽死，尽忠事国，竭力从政，其门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谋，百僚仰止；忠贞亮直，明主敬焉。至如风后阴阳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书，李将军之射法，莫不成诵在心，取为时用。居常服玩。或以布被松床；盘案之间，不过桑本石鼎。遗令山陵，一无所用，公私赠礻遂，并不得受，止依太祖陵侧，无忘事君。墩等兄弟，并至性善居丧。号慕坟埏，奉遵遗训。是以卫青之冢，仍陪汉武之陵；管仲之坟，即接齐桓之墓。

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宁，三方鼎峙，有怀将帅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画云台，乃题麟阁，更赠公为郐国公，邑五千户。追崇列辟，事极神魂，再改铭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爱，身后见思，吉日良辰，郊祠野祭。仪同赵迢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庙，陈请锡魏。有诏许焉。桂栋杏梁，绿墀青琐，案歌会舞，凤盖霓裳，南浦送而行云，东风飙而零雨。是知汉阳郡前，非徒武侯之庙；临淄城下，岂独栾公之社。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道钟《屯》《剥》，世属云雷。地轴左转，天关北开。客车周室，系马秦台。乃齐七政，爰答三才。烈祖燮谐。九龚梁。栋。取才逢猎，求贤入梦。匡赞官云，谋猷纪凤。律定公族，圭分职贡。乃惟嗣德，实秉英灵。身图斗宿，面绕枢星。青衿敬业，童子离经。信陵虚左，干林分庭。忠孝纯深，枢机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密。孔不乐言，曹参勿失。温席扇枕，承颜悦膝。冻浦鱼惊，寒林笋出。肃肃风政，沈沈器局。直似贞筠，温如瑞玉。清不置水，明非举烛。马愿如羊，面以似粟。上将克升，元戎即序。夏阳三捷，夷陵一举。凭轼下齐，凌江入楚。鼎反历室，钟归大吕。六卿咸事，天官是司。二南作伯，棠阴实治。青风有颂，绿竹闻诗。赠行之册，超然帝师。昔侍兰苑，今陪杏林。死生契阔，无违一心。风云积惨，山障连阴。陵田野寂，松径寒深。夏婴之陇，桥玄之墓。马见千年，车回三步。左无长乐，前非武库。直望高碑，增悲行路。（《文苑英华》九百五）

卷十四

◎庾信（七）

◇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

公讳弘，字广略，原州长城县人也。本姓田氏。虞宾在位，基于揖让之风；凤凰于飞，绍于亲贤之国。论其继世之功，则狄城有庙；序其移家之治，则长陵有碑。况复高庙上书，小车而对汉王（《艺文类聚》作「祖」）；聊城祭鸟，长岳（《艺文类聚》作「兵」）而驱燕将。

公以胎教之月，岁德在寅；载诞之辰，星精出昴。是以月中生树，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戏。既而受书黄石，意在王者之图；挥剑白猿，心存霸国之用。魏永安中，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陇西王节度。于时洛邑乱离，当涂危逼。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举贤诛暴，实在于强臣。太祖文皇帝始创霸功，初勤王室，秣马乘，誓众太原。公仗剑辕门，粗谋当世。随何远至，实释汉帝之忧；许攸夜来即定曹王之业。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关，封鹑阴县开国子，邑五百户。太祖以自著铁甲赐公，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寡人。」白水良剑，罢朝而赠陈宠；青骊善马，回军而赐李忠。并经舆服，足为连类。大统三年转帅都督，进爵为公。十四年授使持节、都督原州诸军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阳之城；龙种复归，还寻白沙之路。公此衣锦，乡里荣之。侍从太祖，战河桥，复弘农，解华山围，平沙苑阵，必有元勋，常蒙别赏。太祖在同州，文武并集，号令云：「人人如纥干弘尽心，天下岂不早定。」即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前魏元年转骠骑大将军、开府。祈连犹远，即受冠军之侯；沙漠未开，先置长平之府。梁信州刺史萧韶、宁州刺史谯淹等，犹处永安，称兵渔阳。公受命中军，迅流下濑，遂得朝发白帝，暮宿江陵，猿啸不惊，鸡鸣即定。西平反羌，本有渔阳之勇；凤州叛氐，又习仇池之气。公摧锋直上，白刃交前，万死一决，凶徒多溃。身被一百余箭，伤肉破骨者九疮。马被十槊。布布申上，朝廷壮焉。

葛屦纠纠，魏有去旧之歌，零露，周受惟新之命。乃进爵封雁门郡公，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通前二千七百户。保定元年授使持节都督岷州诸军事、岷州刺史。陇头流水，延望秦关；种上峨眉，犹通蜀道。公不发私书，不燃官烛，兽则相负渡江，虫则相衔出境。四年拜大将军，余官如故。卫青受诏，未入玉门之关；窥宪当官，犹在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无惭德。浑王叛换，梗我西疆，宕羌首窜，藩篱携贰。公受于社，偏师远袭，扬亠龙涸，系马甘松。二十五王，靡旗乱辙；七十六栅，鹑奔雉窜。既蒙用命之赏，乃奉旋师之乐。天和二年，被使南征，带甲百万，轴舻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舡官之城，登巢悬爨，吴兵习流，长驱战舰，风灰箭火，倏忽凌城。公以白羽麾军，朱丝度水，七十余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晋克夏阳，先通灭虢之政；秦开武遂，始问吞韩之谋。是以驰传追公，以为仁寿城主。齐将段孝先、斛律明月，出军定陇，以为宜阳之援。公背各水而面熊山，阵中军而疏行首，乘机一战，宜阳衔璧。增封五百户，进柱国大将军。司勋之册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迁少保。姬朝三列，少保为前，炎正五官之城冬官为北。频烦宠命，是谓能贤。三年授使持节、都督襄、郢、昌、丰、唐、蔡六州诸军事，襄州刺史。江汉之间，不惊鸡犬，樊襄之下，更多冠盖。既而三湘辽远，时遭入，五溪卑湿，或见鸢飞。旧疾增加，薨于州镇。天子画氵凌烟之阁，言念旧臣；出平乐之宫，实思贤傅。有诏赠某官，礼也。即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归葬于原州高平之镇山。属国玄甲，轻车介士，一依霍骠骑之礼，卫将军之葬，呜呼盛哉！

公入仕四十五年，身经一百六战。通中陷刃，疾甚曹参；刮骨傅药，事多关羽。而风神果勇，仪表沉雄，事亲无隐无犯。学不专经，略观书籍；兵无师古，自得纵横。青乌甲乙之占，白马星辰之变，九宫推步，三门起伏，天弧射法，太乙营图，并皆成诵在心，若指诸掌。虏青犊之兵，甚有秘计；烧乌巢之米，本无遗策。西零贼退，屈指可知；南郡兵回，插标而待。常愿执金鼓而问吴王，横雕戈而返齐地，有志不就，忠贞死焉。

世子恭等，孝惟纯深，居丧过礼。对其苫寝，则梓树寒生；闻其悲泣，则巢禽夜下。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天齐水合，日观山连。兵强东楚，地远西燕。五卿咸正，三王并贤。灵龙理起。燧象还燃。自天之德，乃祖乃父。维岳降神，生申及甫。北门梁栋，西州云雨。勇慑燕城，名题汉柱。公始青衿，风神世载。猛兽不惊，家禽能对。剑学千门，书观六代。有竭忠贞，无遐敬爱。乃数军实，乃握兵符。浇沙成垒，聚石成图。风云顺逆，营阵孤虚。灵雨钲鸣，火飞孤。淮阴受册，车骑登坛。公为上将，有此同官。下江烧楚，上地吞韩。推功玉案，定策珠盘。天有三阶，公承其命。国有六卿，公从其政。台曜偕辉，槐庭重映。匡赞七德，谟猷八柄。腹满精神，心开明镜。伏波受，楼船推毂，东道未从，南征不复。饮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井，浇泉无菊。功存柳林，身在木。移茵反葬，提柩山行。刍灵陇水，哀挽长城。山如北邙，树似东平。松门石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茕茕胤子。泣血徒步，夺菠千里。孝水先枯。悲云即起。世数存没，哀荣终始。（《文苑英华》九百五，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六）

◇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同州刺史尔绵永神道碑

公讳永，字永宾，东燕辽东郡石城县零泉里人也。本姓段。昔者昌意降居，初分若水之姓；共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西河居士，蕃魏而却秦；北岳将军，威胡而奉晋。其后居于代北，则先封辽水，备乎史籍，可略而言。

祖援，镇西将军、冯翊太守。父儒，平东将军、持节、恒燕、朔三州诸军事，恒州刺史。

公年裁弱冠，即值乱离，驱驰关塞之间，早有纵横之志。军阵方圆，无劳聚米，山川形势，不待披图。魏正光五年入仕，解褐殿中将军，孝昌三年加龙骧将军，永安二年授平东将军都督，中埏建义，勋谋是先，蒙赏仓泉县开国男，食邑一百户。其年淮淝侵轶，南鄙征兵，公受偏师，一月三捷。昔张辽奄至（下有阙文）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进爵为侯。永熙元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左光禄。魏武帝特召入，仕阁内大都督。马武小心，侍萧王于卧内；典韦忠壮，陪魏后于宫中。于时贼帅元伯，破掠城市，西自潼函，东绵巩洛。京畿大都督请马七千。公曰：「此贼无他策，寻自鸟散。」止请五百骑，应手生擒。朝廷赏其谋策，百姓喜其除害。既而丧乱弘多，生民版荡，乘舆西幸，宗社北迁。公妙识玄象，深知历数，乃与昆弟谋为自全，斩西中城主，送首关内，蒙赏昌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大统元年，授使持节、都督、北徐州刺史。平窦军，复弘农，战沙苑，阵河桥，公并预先登，身当锋首。谟奠应变，备在司勋，增邑八百户，通前合二千户，进爵为沃阳县开国公，授南汾州诸军事、恒州刺史，又迁云州刺史。

昔轩丘分族，异姓者十四人；酆邑建侯，宗盟者四十国。太祖文帝席卷关河，三分天下。颍川从我，并有乡里之亲；新丰故入，非无布衣之旧。更立九十九姓，还存三十六国，旧骨还姓尔绵，增邑一千，进爵为广州城郡开国公。寻授文州诸军事、文州刺史。国家以玉门西拒，久劳亭鄣，阳关北牧，多事风尘。武成二年，有诏进公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是以名驰梓岭，声振榆关，无雷畏威，负霜怀惠。保定二年还朝，授工部大夫，寻迁军司马。夏官司武，待白露而治兵；冬官考工，纪玄云而授职。四年增邑三百户，通前合三千九百户。其年授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治左八军总管军事。进登上将，暮会小卒，事涉交接，观衅而返。

天和二年以本官领小司寇。三度有星名天狱，八卦有坎象刑书，公繁不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荼，严无夏日。民知约法，未肯以狱吏为尊，吏识刑名，无敢以死灰相惧。又任左厢第三军总管，仍被敕将兵马北道教习。韩信入关，即申军令，陈农受诏，仍校兵书。岂若六郡良家，五营骑士，县知正正之旗，遥识亭亭之气。蒙犯霜露，旗鼓驱驰。俄而遘疾，遂至大渐。五年六月十六日薨于贺葛城，春秋六十有八，将军死绥，三军行哭；都护丧还，缘边追祭。九月二十三日，灵柩至于京师。皇帝临丧，百寮赴吊，诏遣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轨监护丧事，又遣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轨监护丧事，又遣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纥豆陵亮册赠使持节1柱国大将军，同、华、宜、敷、丹五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某公。其年十一月五日，葬于京城南高阳原高司里。

夫人赫连氏，兖州刺史悦之女，年十四，适尔绵氏，册拜理城县君，迁济阴郡君，又迁广城国夫人。肃恭令淑，仪范贤才，四德有耀，三星增辉，三公夫人，见于斯矣。建德元年十二月亡，春秋五十有八。二年正月归于高司之茔。刘荆州之墓，合葬于襄水之阳；卫将军之陵，同穴于庐山之下。呜呼哀哉！

轩台受氏，若水降居。西城仲胤，北陆置余。山川雄烈，风俗扶疏。昔我关塞，沿袭干戈。时遭拔本，世值横波。北封代郡，东据辽河。地未平一，天犹荐瘥。我父（疑作「公」）重光，继文踵武。总牧三蕃，兼治六辅。雅俗观风，都亭待雨。不逢问吏，无闻桴鼓。公以载世，挺此令闻。孝有三德，忠惟一君。马陵释患，聊城解纷。兵防满月，战避迎云。长松都尉，细柳将军。既牧淮海，且蕃恒代。高壁负关，长亭穿塞。衅鼓司盟，□□□□。吏不能欺，兵无敢背。玉关遗矩，汾海留爱。大将受册，公升其坛。六卿咸事，公贰其官。夷陵烧楚，上党分韩。营军参合，校战皋兰。年深历起，福过灾生。上台裂岳，次将星倾。赤地悲泪，白虎哀鸣。悬弓灵幕，系马塞。烟凝不动，泉冻无声。天子然，追予赠谥。礼官赐册，陪陵受地。印绶曰策，衣衾曰衤遂。玄窆就列，黄肠在位。自此何世，从斯几春。树为栎社，陵成谷神。讵知云阁，名在功臣。（《文苑英华》九百五）

◇周车骑大将军贺娄公神道碑

昔者轩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诸侯之国。自是以官为族，因地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讳慈，字元达，本姓张，清河东武城人也。仕于周，张仲为孝友；谋于晋，张老为贤臣。韩有开地，则五世强国；赵有孟谈，则三卿不战。

祖庆，少习边将，凭仗智勇。虽复五车竹简，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书，即以将军自许。角端在手，必无齐鲁之侵；莲花插腰，甚得蛟龙之气。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霸城县开国伯，赠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有基于天下；良工良冶，有世业于家风。书则百家可知，剑则于人可敌。三槐以鼐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圭班瑞，守其宫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终于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武定县开国公，赠河州刺史。

公秉山岳之灵，受星辰之气，年在髫发，甫就胜衣，竹马来迎，已知名于郭，羊车在道，即见赏于王澄，岂直童子明经，书生说卦而已。至如禅河清论，秋水高谈，故以辨折龟林，声驰鹿野。

国家官族，君为首姓，起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袭爵为公，邑合一千六百户。弱冠登朝，传呼甚宠，汉魏台鼎，故无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总机衡，是勤王略，借君忠壮，委以爪牙，镇左厢亲信，出梁州防主。华阳西极，汉水东流，巴濮既宁，沈黎即静。保定四年，王师北伐，以君骁勇，被召将兵。师下宜阳，身登函谷，将烧白马之城，以覆乌巢之垒。既而中途甚雨，未获围，原军师闻丧，不成侵宋。

柱国赵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则河间上书，武则任城置阵。作镇岷丘，阳旌锦水，白虎之俗难安，黄龙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权，天和九年授使持节、大都督、治柱国总府司录，仍转司马，余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镂石于灵山；武侯南征，浮船于泸水。方之今日，彼独何人？九品课工，为上之下。四年入朝，归事宰旅，即受载师大夫，将命齐国。寻盟出境，即用和邻之仪；入国闻丧，仍从会葬之礼。「可使南面」，此之谓乎？寻以本官入治军正。至如渭水兵书，在心为志；轩丘阵法，聚石成围。既得师不疲劳，兵无怨ゥ。入陪中禁，更领仪同。邸客城池，门阑户籍，咸资巡警，并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隶，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郑妪，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医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吕子明之疾甚，叹轸吴王；阮元瑜之长逝，悲深魏主。有诏赠某官，礼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发葬于河州苑川郡之禁山。

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壮金行，人雄塞气。兵书七卷，河水浮来，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锋旗不息，刁半恒惊，犹得马上读书，军中习礼。太史子仪善于谋策，诸葛公休长于抚双。四代仪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钏鼎成烈，冠盖连阴，所谓生为贵臣，死为贵神者也。但以游魂久客，反葬途远，道阻山长，妻孤子幼，哀声满野，愁气连云。况复松贾飘，方临武威之戍；丘陵回远，直对临洮之城。马援亡于武溪，尸柩返于槐里；梁鸿死于会计，妻子归于平陵。呜呼哀哉，岖崎远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黄这碣；德阳墓下，犹传青石之碑。是谓勒功，乃为铭曰：

七叶佐汉，五世相韩。忠臣入仕，孝友当官。青城仙洞，黄石祠坛。台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走马，书足回鸾。武定风飙，霸城严肃。并驰双传，俱分两竹。重世刺举，连镳衮服。草靡青丘，风驰赤谷。世不管贤，挺兹上嗣。孝有三德，忠无二志。剑足身挺，书堪面试。旌节既秉，高蝉且珥。龟转印函，蛇盘绶笥。左右将军，前后常侍。继踵五侯，因循三事。旌旃九坂，舻舳双流。还驱木马，更引金牛。江波锦落，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河阳，偏师洛浦。置阵成皋，连旗广武。朝兵减灶，夜营多鼓。箭起六麋，锋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发两星，医惊二竖。游魂通梦，言返旧茔。紫泥赐册，黄肠赠行。途登石纽，路入金城。寒关树直，秋塞云平。剑埋合柱，书藏凿楹。武侯为庙，栾公为社。云盖低临，霓裳纷下。碑枕金龟，松横石马，永矣身世，留名华夏。（《文苑英华》九百六）

卷十五

◎庾信（八）

◇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铭（并序）

公讳威，字某，河南洛阳人也。旧姓辛，陇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丘之胄，邑于大亳，实定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是以三川披发，幸有得见事机之机，八卦占爻，辛谬有知人之鉴。佐治以东都上将，魏帝解衣；武贤以西国功臣，汉王推毂。

祖太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总管、大都督。陇右贵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连镳，并得声振长榆，名雄高柳。

公秉灵山岳，载诞星辰，结发嶷然，龆年成德，澄波万顷，建标千仞，锋颖既高，光芒已远。青衿学剑，既为人主所称；童子论兵，即佐中军之策。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荡都督。

太祖文皇帝雪旧君之耻，连西伯之功，始裂鸿沟，初登函谷。公濯衣沐发，杖剑辕门。撤洗足而相迎，下宾阶而顾问。自此即居帐内，仍为直寝，授宁远将军、羽林监、白土县开国伯，邑五百户。大统元年，从迎大驾，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加冠军将军、散骑常侍，转大都督。公善于用兵，长于抚御。自攻洛阳，定弘农，战河桥平沙苑，冒刃冲锋，前无横阵。况以弦木六钧，函犀七属，门多悬胄，箭必中鞍，山积器械，谷量牛马，军吏计功，司勋赏策。授使持节、银青光禄大夫，进爵为公，增邑八百户。昔者受律赤符，韩信当千里，治兵白帝，张飞拟万人。皆比于今日，公之谓也。五年授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浮于江海，达于淮泗，怎么样既敷，瑶琨即序。十三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仍赐姓普屯，即为官族。入陪武帐，出总戎韬，置府于阳关，张旃于瀚海，故得上书于汉，即用同宗，争长于周，还无异姓。十六年授州诸军事、州刺史。公频烦两牧，风政神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去西河，枭移东郡。河湄瑞气，特表廉平，神光，偏明正直。

及乎魏终天禄，周受惟新，明命已迁，彝伦或革。周元年改授大将军、抱罕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军中受诏，非论北伐之功；大将登坛，无待东归之策。置阵太平，开阴晋之道，连兵广武，纳荥阳之城。校战丹山，移营白壁，莫不勇冠三军，名凌五将。保定四年授宁州总管。掌其北门，既为郑国所委，捍其西鄙，无惧秦亭之逼。是以筑平网之城，卫人拱手，戍荥波之泽，梁氏寒心。朝廷与公有内外之亲，令公从戚里之贵，乃以魏文帝女为公夫人，遂得长门之左，别开公主之园；濯龙之傍，便有王姬之馆，五年被征入京，拜少司马。期于司武，以公为魏绛；佐于中军，以公为荀首，岂直谓之鹑火，称之缙云而已哉。其年被使领兵出西凉州，奉迎突厥皇后。纪裂来，卿为郡逆，称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国，拜大司寇。楚之柱国，方之南火，轩之司寇，譬以西云，总授于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总管，都督工州诸军事，即为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为连率，频依衣锦。襄城龙种，更反池台；桂阳仙人，还归乡里。故老亲宾，柑歌相庆，安车驷马，天下荣之。

宣政元年，授上柱国，更加少傅。配于上相，即陪玄扈之图；居于京师，实有圮桥之策。改封宿国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射鸿旧圃，舞鹤余城，既浮酸枣之河，聊对淇园之竹。来朝建章，则天子降席；出游戚里，则群公下阶。是以行满天地，名闻四海。方当光辅五君参谋七政，夭厉弗戒，薨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庄告殡，倾社稷之臣，郑侨云亡，得诸侯之礼。诏赠某官，谥某公，礼也。以今开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于河州金城郡之苑川乡。山行陇底，地入塞原，望积石在缘河，临崆峒而下坂。玄甲黄肠，崎岖亭鄣，及云奠彻，方荣榆沈。若夫树反壤也，封夏屋焉，终须颍川之碑，乃见华阴之碣。

世子仪同永达，孝性有闻，居丧得礼，嗟海变而田成，惧山飞而地绝。勒石墓田，仍铭云尔。

少典之孙，玄王之子。虹贯于月，金承于水。降及于周，公侯复始。风俗气候，山川表里。河连积石，山带崆峒。秦亭北上，汉使西通。金行气壮，地势人雄。棱棱高节，凛凛疏风。祖考藩屏，浊河清渭。两地谟明，双流光贲，水无别色，云无异气。为吏为民，惟怀惟畏。公之嗣世，实秉英灵。降神中岳，回文列星。鸾翔凤舞，珠角山庭。臣深义本，子极天经。洛城战阵，河桥旗鼓。箭饮石梁，剑燃铜柱。并丽六麋，俱抽双虎。玉门开部，阳关置府。再为上台，两为少傅。模范帝师，经纶国步。允袭峻德，钦明审谕。不吝车茵，谁言温树。天道茫昧，年龄倏忽。上将星开，功臣鼎没。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险龟林，营危马窟。西州永别，北阙长辞。山张虚盖，野祭空帷。陵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迥，松路风悲。铭于碣石，勒以贞龟。（《文苑英华》九百十一）

◇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书懋赏周礼议勋，诸侯计功，大夫称伐。惟师尚父，昆吾载宝鼎之铭，王命尸臣，邑传雕戈之赐。故知太上立德，明试以功，存有显爵之荣，没有大名之贵。昊天不吊，其惟楚国公乎？可以旌德景钟，勒勋彝器，式昭盛美，载扬洪烈者焉。

公讳宁，字永安，昌黎徒河人也。都尉总六县之卿，名山称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以当世英雄，奄有河朔。赵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为兴国。公既之苗裔，家世燕陲。

高祖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保、录尚书、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关之燕录，可得称焉。曾祖尚书府君，因魏室之难，改姓豆卢，仍为官族。祖仕魏文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勋攸属，恩深追远，保定三年，有诏赠柱国、将军、少师、涪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公禀气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羁贯之年，通礼称绮纟丸之岁，夙著奇节，幼表大成，兄弟分果，备知推让，宾客解铃，曾无吝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满辅，握兵淮右，抗权江南。公时任别将，便从征伐。自是长城硖石，必先行阵，秦南陇西，每当矢石，摧坚乘胜，莫不前驱，莫不前驱，策勋行赏，常居第一。永熙元年，补子都督。并加鼓节军仪，除桑乾太守，转补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驾，赐封河阳县开国伯，增邑三百户，俄迁大中大夫，改伯为侯，增邑合九百户，仍授使持节、都督显州诸军事、显州刺史，四年迁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其年秋河桥之役，先登破阵，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户。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外深推毂，内侍集书，十五年授右卫将军，十六年授大将军，后魏元年重授敷州刺史。公以先经刺举，固辞不就。三年改封武阳郡开国公，除尚书仆射。职惟赞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侍，兼典举之选。属以江南阻兵，渚宫边敌，军机警急，锋镝纵横。公奉命星言，元戎启路，总秦人之锐士，兼荆尸之广碎，水龙竞双刀之势，步骑陈四分之威。夷陵既烧，黔中方定，旋军返旆，解甲休兵。其后凤州内叛，成都外绝，公又总督众军，乖即道，兵不血刃并皆擒获，迁其酋豪，纳其降附。

皇朝受终，文祖革命，神宗选贤与能，改弦创制，爰降册书，授公柱国，增邑四千户。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带关辅，唇齿秦晋，编户殷积，邸卜储峙，藩篱是任，亲贤勿居。公建作牧，褰帷行部，六条斯举，百城咸劝。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勋庸特著，册封楚国公，食邑一万户。盖因破侯方仁等于荆、陕，即其地而封焉。逖纠王慝，弛张刑政。式遏寇虐，于是御之以宽猛，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能迩。然后平之以冲和，舜任咎陶，不仁者远，晋举随会，群盗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沈痼弥留，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诏赠某官，谥某公，礼也。十月庚申葬于洪渎之川。驰绋毁宗，客车专道。玄甲被属国之兵，介士陈轻车之骑，克善令终，生荣死感。呜呼哀或！

经德秉哲，体道居贞，履贵思冲，居盈念损。澄波千亩，不能变其清浊；高墙百仞，无以测其污隆。立身行己，居安如坠，亡躬徇义，视险若夷。至于将略应变，出奇设伏，太一风角之占，常从星辰之候，ㄆ船战阵之录，强弩驰射之书，莫不动会机神，发符雷电。梯冲所向，地靡百楼之城；长戟所临，野阙三门之阵。是以斩将搴旗，四十三战，尊官厚禄，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义，歌诵九功之业，迹纪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臧文既殁，穆叔称其立言；郑侨云亡，宣尼泣其遗爱。德阳青石之墓，千年未平；板江白虎之碑，百代无毁。敢因斯义，乃作铭曰：

辽水之东，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称属国。敛气余勇，雄边遗则。孝实天经，忠为令德。冠冕世禄，羽仪祚胤。俗被燕丹，风渐英藺。劬劳役行，辛苦行阵。勇过溺骏，气逾瓦震。王国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谦谦君子。拥旄仗节，出蕃入仕。□□五朝，建千里。时逢改特，名载策勋。淮阴召拜，昭阳破军。职司刑政，狱慎深文。沈羊不饮，萑盗无闻。巴庸薄伐，江汉专征。军总六校，兵兼七营。运长击短，后实先声。增垒威敌，减灶潜兵。钟鸣夜漏，露朝阳。邑里萧索，宅帷荒凉。丰碑下柩，题凑迁丧。宫临樗里，台倾孟尝。卜兆戒期，远辰告筮。德遗身后，名照没世。馆舍长捐，泉扃永闭。晏婴悼齐，柳庄悲卫。风秋北原，日没川逝。葬出旧顷，客土新封。泪堕片石，剑挂孤松。清徽令范，千载余踪。（《文苑英华》九百十九）

◇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

唐朝以元凯并进，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五国。发源纂胄，叶派枝分，开国承家，珠联璧合，是用克明俊德，思皇多士，盛德有后，公其裕哉。

公讳常，字子元，豫州荥阳人也。周宣中兴，然后树贤建戚；郑武有国，然后保姓受氏。荆衡之赋千乘，莫敢加兵；虢会之封十城，翻为献邑。况复郊门致骑，先迎内史之宾；南宫旦朝，独识尚书之履。

祖思庆，建威将军、山阳太守。建威取曹仁之号，可以定名；山阳有王之贤，足观风俗。考顼，银青、金紫，方于温羡、傅祗；镇南、征东、比于刘弘、荀ㄆ。报功之册，则槐路是仪，赠行之典，则荆河惟牧。

公弱龄早慧，幼志夙成，立必正方，言无剿说。青衿知勇，即埋云梦之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童子仁心，已爱中牟之雉。始游庠塾，不无儒者之荣；或见兵书，遂有风云之志。出忠入孝，事尽于心，修身立名，理穷于性。大统三年，起义华阳，先登广武，浮潜逾沔，入渭乱河。蒙授永安县开国男辅国将军。自尔长从太祖，入为帐内都督；河桥接战，秋水则三月不流；洛城挥锋，金墉则一月路断。西京不宾，羌戎侵轶，城如飞鸟，地有伏龙。公以金仆裁抽，灵乍丕暂举，蜂目已奔，狼心遂革。迁平东将军帅都督。十五年，袭父封魏昌县开国伯，转大都督。魏后三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黄权受诏，嘉其入魏之功；窦宪当官，赏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勋庸著矣。进爵广饶县开国公，邑五百户。保定三年，授都督罗州诸军事、罗州刺史，仍领金州兵马，应接上庸公于文谷路。溪涧峥嵘，岩崖豁，山穷水断，马束桥飞，中孚既开，双城即款。往者申息尽掩，江、黄无援，涔阳极浦，亟犯风尘，夏首西浮，频遭锋镝。公以伏波受，楼船誓众，入横江之阵，进下濑之兵。越客文身，湛卢终去；吴人长鬣，ゴサ遂还。建德四年，授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公孙敖下光禄之塞，诸葛诞勒丸都之山，公之处焉，差无惭德。四方杂俗，天下殊风，以君廉能，使乎观察。驰传拥节，扬旌持斧。既乘骢马，仍被绣衣，群盗累足，贵戚敛手。乡亭留宿，幸无归忌之疑；公车奏事，宁有反支之日。是使阳球司隶，无所申威，鲍恢都官，因人成事。

高祖武皇帝以仲春誓众，甲子济河。公仗剑六军，披图八阵。譬彼张辽，前锋而报魏主；方之耿，先战而待萧王。及乎九州同，四奥既宅，遂得功参勇爵，名入嵿，授上开府，增邑五百户。加以举功行赏，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谯郡之城，载宝而归照于临漳之水。即日赐姓宇文，与国同族。娄敬上书于鹿辂，项伯舞剑于鸿门，公之此荣，足为连类。以公绩著屯险，诚贯风霜，其年授使持节、督东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兖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作牧济河，风行于雷泽；建海岱，化被于淮、沂。帷入境，贪残者解印；冕旒从政，仁义者郊迎。岂直白石开渠，青盐换粟，祥云入境，行雨随轩而已哉。

在任遘疾，薨于方镇，皇甫嵩监御斯牧，贤能刺史；荀中郎连率此则，中兴方伯。英声茂实，公之有焉。诏赠某官，谥某公，礼也。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归葬于荥阳之某山旧墓。九原凄怆，赵文子其何言；驷马悲鸣，滕成公其已远。若夫勒鼎刊碑，铭功颂德，陈其令范，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树碑，异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异乎燕然之山。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高阳之子，少典之孙。苍林远遘，若水遥源。公侯复始，钟鼎逾繁。承基纂胄，建国开藩。我壮我武，既公既侯。缁衣出郑，卿士归周。鱼陵北上，荥泽东流。河移酸枣，雨粟陈留。祖守南邦，考镇东部。两龟回印，双蛇结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察阴阳，星占长柳。是曰世载，其名不朽。事亲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嗣德，一此君亲。如松之茂，如竹之筠。功参荆棘，职主兵戈。北临青岭，南通白波。直云横塞，长星渡河。陈开沙断，师移灶多。举功行赏，封疆受位。宫室镂圭，山河分地。决胜千里，谋深计秘。建武功成，名连星次。建济漯，拥节龟蒙。既蚕桑土，实抚梧桐。野无异气，河无别风。吴亭楚壁，莫敢弯弓。倏忽身世，俄然松贾。路转铜鱼，山回石马。武侯之庙，栾公之社。望此高碑，凄然泪下。（《文苑英华》九百十九）

◇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公神道碑

群讳恩，字永恩，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之后也。朝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汉有四城，秦为一候。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开国承家，始静辽阳之乱。自天市星妖，连、津兵覆，尚书府君改姓豆卢，筮仕于魏。

祖什伐，左将军，魏文成皇帝直寝。父苌，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朝以公兄弟佐命，义存追远，保定二年，有诏赠柱国大将军、涪陵郡公。是知春雨润木，自叶流根；西伯行庆，推存及没。

公以山岳精灵，星辰秀异，气侔钟鼎，声感风云。猛虎震地，七岁不惊；羝羊触藩，九龄能对。太祖文皇帝乘时拨乱，奄有霸业。颍川从我，旧爱无忘；舂陵故人，相知唯厚。普太二年，关西建义，授殄寇将军。奉迎大驾，赐封新兴县伯，邑五百户。开新安之阵，还移杨仆之关；解弘农之围，更入刘昆之郡。援桴并辔，并预前驱，大统三年。有沙苑之战。四年，有河桥之役。介胄虮虱，戎马生郊。公灵变逾长，风飙更勇，隐若敌国，差强人意。授龙襄将军、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寝、右亲信都督，寻转大都督，加通直常侍。十六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前元提，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信负三司。邓骘以汉朝亲戚，始处中台；黄权以魏国功臣，初登上将。公频烦宠授，朝野为荣。三年，都督成州诸军事、成州刺史，寻加侍中。外总连帅，威振百城；内参常伯，荣高八舍。于时陇坻黠羌，时穿上谷，榆中群盗，或降水渔阳。公卷甲星驰，长驱千骑。回洛凶徒，望风草靡；瓜州豪杰、束手归军。魏后元年，改封龙支县侯。三年，朝廷使大将军、安政公随突厥天□及吐谷浑国。河湟二州，烧当□□公领骑五千，以为戎防，东通丹镇，西望白兰，关塞无尘，公之力也。周元年授都督鄯州诸军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二年授陇右总管府长史。武成元年，都督利、涉、文三州诸军事，利州刺史。五年，兵破文州杨陈蛮，仍平泸水。以保定元年秋将兵破巴州恒杨犭曼獠。度泸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长坂九回，王尊有忠臣之路。霜雹不惊，水草无乏，天幸将军，斯之谓矣。其年授司会。八法斯掌，九赋是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总岁成，功参月要。三年，还，授陇右总管府长史。公屡弼英蕃，频相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对问；东平谒帝，因而定礼。遂使马首怀燕，不无乐毅，蕃臣拟汉，或多田叔。

兄楚国公，以参和挹让庄赞乐推，建国开都，奄荒南服，求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公沃野之封。朝廷以兄弟相让，不无前史，推恩分邑，有诏许焉，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户。既而六气相犯，五声相触，灵寿不终，游魂且变，薨于官舍，春秋五十八。诏赠少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谥曰敬公，礼也。天和元年二月六日葬于咸阳洪渎川。大夫墓树以柏，诸侯坟高于雉。呜呼哀哉！

公资忠履孝，蕴义怀仁，直干百寻，澄波千顷，留心职任，爱玩图籍。官曹案牍，未尝烦委；戎马交驰，不妨余裕。兄弟公侯，国朝亲戚，宜春有汤沐之盛，濯龙无流水之讥。渭南千亩之竹，尚惧满盈；咸阳二顷之田，常思止足。立身则十世可宥，遗子则一经而已。刺史贾逵之碑，既生金粟；将军卫青之墓，方留石麟。铭曰：

朝鲜建国，孤竹为君。地称高柳，山名密云。辽阳赵裂，武遂秦分。宝圭世胄，雕戈旧勋。名称宾实，言谓身文。挺此含章，降兹岐嶷。有犯无隐，王道正直。唯爱唯敬，永成悦色。枕籍礼闱，留连学植。策参帷帐，功披荆棘。韩阵挥戈，齐城凭轼。豹徽乃建，龙韬同启。校战岐阳，申威陇坻。城垒画地，山川聚米。上马谕书，上马谕书，临戎习礼。贾复开营，廉公屈体。从容傅会，占对造请。用此廉平，终兹宽猛。绿林兵息，潢池盗静。名振赤山，威高青岭。玄兽浮河，飞螟出境。灾气生陇，毒水侵泾。朝倾地镇，夜落台星，石坛承祀，丰碑颂灵。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须知地市，为读山铭。（碑本，《艺文类聚》五十，《文苑英华》九百二十五）

卷十六

◎庾信（九）

◇周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铭

公讳伟，字子直，荥阳开封人也。周宣母弟，就封于郑，河、洛之地，即有民人，虢、曾阝之君，非无郡邑。其后蛇斗于门，无暇尝于鼎，韩侵负黍，晋灭阳城，其祀忽诸，以国为氏。祖彻，抚军，赠济州刺史。父先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

永安中，洛城昼掩，黄河氵合。翟泉盟会之地，苍鸟忽飞，武库兵栏之中，鳞鱼逐上。三帅北绁，五马南浮。梁武帝大造中原，树君伊、洛，公凭轼栈车，言归旧壤，起为通直散骑侍郎。天厌魏德，政在强臣，公耻入乱阶，乃于陈留起义。太祖封函谷而待诸侯，坐酆宫而朝群后，威怀是接，席卷西飞。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统三年入朝，蒙授武阳县开国伯，食邑六百户。际除龙骧将军、北徐州刺史。开河桥之陈，解玉壁之围，张旃于富平，被练于伊阙，探虎穴而挥戈，上鱼门而悬胄，故以策名司勋，功高舍爵。

魏将侯景，狼顾荆河，天子命我，偏师赴接，垂饵虎口，中途背盟，事获交绥，公之力也。除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大都督，袭襄城郡公，食邑二千户。仍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余如故。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将官尊公孙敖之出塞。以今方昔，异代同荣。魏后二年，授大将军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吴兵教士，舻舳习流，岛屿凭陵，波澜冲激。公暂临江界，已悉南越之兵，裁泛楼船，即善昆弥之战。遂得安歌澧浦，弭节涔阳，留鲁侯而宴章台，对齐人而畋云梦。周保定元年，授使持节、都督宜州诸军事、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华州刺史，余如故。崤、函重嶂，渭分流，阳陵之盗既奔，华阴之学还聚。而消渴连年，屡有相如之患，至于大渐，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对药，分阙神明；李柱侍医，更无方便。以天和六年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诏赠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谥曰肃公，礼也天子辍朝，弥深大臣之谊；群公会葬，咸得同盟之礼。

夫人李氏，顿丘贵姓。卿相之门，贤才之室，霜露先侵，策封郊次。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于咸阳之长安县某原。合葬非古，既异三王之前；死则同穴，还同六载之始。虽复衔珠两鹤，同归紫盖之松；出匣双龙，共没延平之水。呜呼哀哉！乃荐铭曰：

国有岩邑，朝多君子。武公、庄公，平王卿士。温表渝盟，礻方田废祀。骖乘停舆，来朝识履。惟祖惟考，既侯既公。枢机周密，出纳清通。治烦政简，处乱心雄。济、河遗惠，海岱余风。世济其美，载诞其器。忠无不为，孝则不匮。幽、冀分梗，关河鼎沸。自北自南，声闻梁、魏。扬旌汝、颍，威震三川。拥旌江、汉，席卷楼船。成皋尘起，广武烽燃。麋兴丽箭，雁落惊弦。总卫兰，申威河外。山类鼓楼，树如车盖。都护两道，将军独拜。梧桐茂苑，杨柳倡家。千金回雪，百日流霞。凋零倏忽，凄怆荣华。河阳古树，金谷残花。陇昏云暝，山深路晚。风气才高，松声即远。畴昔亲友，欢愉交结。不为平生，应为此别。（《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

君讳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系阴山，出自国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刘。父少兴，武川镇将。山河抗拒，关塞被边，早擅威声，咸多雄烈。

君子读书马上，清谈剑端，独运六奇，专精三略。虽复身居末将，而勇冠旌门；位在支军，而谋参幕府。魏正光五年，任统军，隶天柱尔朱荣征北海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安三年，随太师贺拔且入关。寻转别将，滑源卷甲，关城束马，并皆克捷，君有力焉。永熙三年，补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关河，令行天下，以君干略，委之爪牙。名洽中涓，功参上造。兵临河曲，前登白马之津；寇发蒲城，先战黄沙之苑。临晋横船，既禽赵将；马陵削树，复下齐兵。班瑞司勋，披图疏爵，授骠骑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雩县开国公。食邑五百，赵俨之为骠骑，止驾单车；张堪之拜光禄，长乘白马。以斯连类，朝野荣之。

大统九年，更姓侯莫陈氏。随大将军拓跋远经始阳，二水长斗，三川无市，擐甲构疾，死于辕门。春秋五十一。赠持节、都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文皇帝同乡里。霸功既立，王业克成，不忘舍讲，犹论偿博。今嗣德惟新，功臣追远。东都马鸣，不无见日之叹；北陵车过，终忆平生之言。有诏更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宜、敷、绛三州诸军事，敷州刺史，谥某公，礼也。

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庭有钟鼓，家承箴诫，教容教德，言告言归，天和五年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葬于京兆某县洪源乡。武子成寝，请西阶而合葬；平阳下嫁，即庐山而共坟。铭曰：

凝阴远寂，广漠平寒。沙穷瀚海，地尽皋兰。塞鸿秋去，胡桑夏乾。风土壮气，山河凛然。师旅上谷，威雄武川。君则继踵，代不乏贤。匣有忠剑，庭流孝泉。魏室多故，余风未殄。天保让德，当途废典。上将指纵，中涓力展。洛城夜捷，河梁朝剪。铁剑金龟，荣追玉铉。身骨汉祚，门承魏绪。并擅华宗，俱称当路。伉俪云匹，年龄并故。赵瑟秦声，同为丘墓。小陵石椁，洪源乡墓。刍灵两引，池柳双前。队路仍合，松城即连。霜随柳白，月逐坟圆。芝兰几代，陵谷何年？（《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周车骑大将军赠小司空宇文显墓志铭

公讳显，字某，上党武乡人也。自大雾浮河，长虹映渚，承源于若水，纂系于苍林。上党居韩之西，常山在赵之北，因地为氏，可略而言焉。祖求南，卫将军、冀州刺史。父金殿，征南将军、定州刺史。并控鹤兵，俱张戎乐，声荣之盛，继踵当年。

公禀山岳之灵，擅风云之气，容止矜庄，声名籍甚。弯弧挽强，左右驰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楼烦。袭爵安吉县侯，食邑五百户。永兴三年，幽、并叛换，有无君之心。帝顾谓公曰：「天下汹汹，将若之何？」公曰：「择善而从之。」乃诵《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关之策。以公母老家大，领预为计。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帝怆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迁朱衣直阁、阁内大都督，改封长广县公，邑一千五百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帝初至潼关，太祖亲迎溱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识也。目于众，疑而不问，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鸟。」应手即著。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即用为帐内都督、沧州诸军事、沧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黄公衡之快士，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壮，吴王为之降礼。异代同荣，见之今日。东夏边隅，地连荒服，井陉塞道，飞狐路断，乃以公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东夏州诸军事、东夏州刺史。白波、青犊之兵，铜马、金绳之乱，莫不交臂屈，膝，牵羊抱马。在州遘疾，解任还朝。小马留厩，余床挂柱，吏人攀恋，刊石陉山。虽非汉阳之城，还似扶风之路。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以魏后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子辍乐，群公会丧。太祖亲临吊祭，哀恸左右。于时兵革交侵，普断赠谥，即以本官印绶权葬于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迁葬于咸阳长安县之洪渎原。时逢礼乐之迁，代属讴歌之变，国虽异政，人足追荣，乃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小司空，丹、延、绥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谥某公，礼也。

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参晋政，拒曹爽之异谋；起在汉庭，共王陵而俱对。况乎箴训有仪，言容以德，肃恭中兴，贤才内侧。岂直不听杂乐，以变齐国之风；不食鲜禽，以断荆王之猎。昔之合葬，季武子之西寝，今之同穴，长平侯之北陵。世子神举兄弟，至性纯孝，善居丧礼，有终有始，于身无改。是以宦成名立，孝显忠存。铭曰：

北岳二名，葱河两本。其峻惟极，其源惟远。俗禀山川人，人资台衮。义烈桓桓，才雄悃悃。乃祖乃父，继踵威雄。金北陆，鸣玉南宫。隐若吴汉，贤哉窦融。负霜依德，无雷向风。挺此含章，生兹秉德。孝实天性，忠为人则。毂镂膺，燕南赵北。若水将通，九部可勒。帷幄参谋，宫闱典职。善择忠言，能防变色。繁弱已劲，淇园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建赤谷，挥戈武州。长城万里，河水双流。颍川多恙，淮水未瘳。义重穿壁，恩深置邮。于谷之口，于渭之阳。丘山零落，碑阙低昂。草衔秋火，树抱春霜。书剑俱没，人琴并亡。哀哀嗣子，纯心靡托。孝水未枯，悲松先落。室进巢任鸟，门通吊鹤。功臣身殒，会图麟阁。（《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周大将军琅邪壮公司马裔墓志铭

公讳裔，字遵胤，河内温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谓羲、和之官，即嗣重、黎之政。之归楚，与章邯而并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龙，仍居选部，水镜三台；父悦，再牧荆、河，威风千里。而身遭祸机，遂为季布所哭；获存遗嗣，实赖程婴之患。

国家追念功臣，更抚叔敖之子；言思官族，还求女齐之胤。公始应辟，为河内功曹，除员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黄河浮马，雄锋轵关之捷，逐北长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授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柳泉风尘，三城席卷，堂阴锋镝，千室入关。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龙门县伯，仍除巴州刺史。虽复巴水三回，夷歌数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济青衣之功。朝廷以汉之功臣，须开上将之府；晋之代胄，宜绍琅邪之国。迁骠骑大将军、开府，改封琅邪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宫闱近密，实俟忠贞，诏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职司常伯，任总夔龙，王道既平，丝言惟允。寻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诸军事。蛮夷恃险，狼顾鸱张。高山寻云，深谷无景，九地纵横，三门起伏，峰危马束，水险桥飞，遂得谷静山空，冰消雾散。仍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诸军事。精兵守于白帝，足惧巴丘之城，船可行性下于荆州，弥动西陵之戍。即授使持节、大将军、都督西宁州诸军事、西宁州刺史，将启北户之人，向通南云之国，闻宠若惊，奄从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诏赠本官，加怀、邵、汾、晋四州刺史，谥壮公，礼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郡之三畴原。

公爱敬纯深，有隐无犯，忠贞亮直，知无不为。在戎四十二年，身经六十九战。至于多灶唱筹，并得成功；飞沙拥石，未尝乖律。恂恂教义，吴起西河之风；闲闲鼓旗，李牧长平之政。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山木所资，一由诏葬。有始有卒，生荣死哀。铭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举。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于秦，承家于楚。金行失驭，玉镜沦辉。我之烈祖，识变乘机。黄旗东没，青盖西飞。落星置道，长州出围。及我皇父，荆河再、抚。世属丧乱，身沈猾竖。嗟我遗嗣，崎岖赵武。寒覆鸟翼，饥吞兽乳。获归河内，更袭琅邪。年方小马，怨结长蛇。茂兵九地，置剑千家。雪山埋马，冰河陷车。既乃班政，超然荣守。朱鹭频飞，金龟转纽。筑塞长榆，营军高柳。玉案推食，河桥劝酒。石门冰释，金堤电散。芦水门关，茅津成观。驭风逸翮，修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吴汉。寥摇落，游扬浸微。金城路断，坞人稀。风松云盖，白水山衣。贤忆星殒，人没兰衰。（《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

公讳明彻，字通昭，兖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国，长沙王功被山河；东京贵臣，大司马名高霄汉。岂直西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动晋而已也。祖尚，南谯太守。父标，右军将军。抗拒淮、沂，平夷济、漯，代为名将，见于斯矣。

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圮桥取履，早见兵书；竹林逢猿，偏知剑术。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选。起家东宫司直，后除左军。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灭；陆机才论功业，即值吴亡。公之仕梁，未为达也。

自梁受终，齐卿得政，礼乐征伐，咸归舜后。是以威加四海，德被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索烟云，光华日月。公以明略佐时，雄图赞务，鳞翼更张，风飙遂远。冠军侯之用兵，未必师古；武安君之养士，能得人心。拟于其伦，公之谓矣。为左卫将军，寻迁镇军、丹阳尹。北军史候，总政六师；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武是寄，公无愧焉。

潇湘之役，凭陵岛屿。风船火舰，周瑜有赤壁之兵；盖舳舻，魏齐有横江之战。仍为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刺史。遂得左广回扃，辚车反，长沙楚铁，更入兵栏，洞浦藏犀，还输甲库。虽复戎歌屡凯，军幕犹张，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称将军之寇，莫不失穴惊巢，沈水陷火。为使持节，侍中，司空，车骑大将军，都督南北兖、青、谯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南平郡开国公，食邑八千户，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宫，上将列文昌之宿。高蝉临鬓，吟鹭陪轩，平阳之邑万家，临之马千驷。坐则玉案推食，行则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业是焉。

既而金精气壮，师出有名，石鼓声高，兵交可远。故得舻舳所临，盖于淮、泗；旌旗所袭，奄有龟、蒙。魏将已奔，犹书马陵之树；齐师其遁，空望平阴之乌。俄而南仲出车，方叔莅止，毂文茵，钩膺革，遂以天道在北，南风不竞。昔者裨将失律，卫将军于是待罪；中军争济，荀桓子于焉受戮。心之忧矣，胡以事君？

宣政元年，届于东都之亭，有诏释其鸾镳，蠲其衅社。始弘就馆之礼，即受登坛之策。拜持节、大将军、必德郡开国公，邑二千户。归平津之馆，时闻枥马之嘶；舍广城之传，裁见诸侯之客。廉颇眷恋，宁闻更用之期；李广盘桓，无复前驱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东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气疾增暴，奄然宾馆，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瘗于京兆万年县之东郊，诏赠某官，谥某，礼也。

江东八千子弟，从项籍而不归；海岛五百军人，为田横而俱死焉。呜呼哀哉！毛修之埋于塞表，流落不存；陆平原败于河桥，生死惭恨。反公孙之柩，方且未期；归连尹之尸，竟知何日？游魂羁旅，足伤温序之心；玄夜思归，终有苏昭之梦。遂使广平之里；永滞冤魂，汝南之亭，长闻夜哭。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九河宅土，三江贡职。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负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麟，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营减灶，空幕禽飞。羊皮讵赎？画马何追？荀永去，随会无归。存没俄顷，光阴怆凄。岳裂中台，星空上将。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丧何可望。壮志沈沦，雄图埋没。西陇足抵，黄尘碎骨。何处池台？谁家风月？坟隧羁远，营魂流寓。霸岸无封，平陵不树。壮士之陇，将军之墓。何代何年，还成武库？（《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卷十七

◎庾信（十）

◇周大将军上开府广饶公郑常墓志铭

公讳常，字某，荥阳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国；郑穆公之孙，始成其姓。祖思庆，建威将军、山阳太守。考顼，仪同三司、豫州刺史。南阳坐啸，值此此君；西河建隼，逢斯刺举。公侯继踵，冠冕连镳，可得而言，传于史籍。

公髫龀知礼，早年驰誉，就经黉舍，略见书堂，习武兵栏，偏知剑术。虽复年犹小学，已为儒者所称；位在偏裨，即入将军之赏。大统三年，起义华阳，授永安县开国男。

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辐辏。公仗剑辕门，颍川从我。洛城逆战，壮于白马之兵；河桥解围，勇于乌林之策。授平东将军、帅都督。袭父封。魏后二年，授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车骑用郭淮之勋。仪同取王沈之贵，公之此授，佥曰得人。进爵广饶县公，邑千户。保定三年，授使持节、都督迁州诸军事、迁州刺史。即总领金州兵马之兵开拓北戎。高山寻云，深谷无景，梯绳乃上，浮竹裁通，闽越影向，句吴声势。公出战短兵，并皆奔北，瓦解冰碎，山空谷静。授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柏梁高宴，有大将军之诗；幕府初开，有平陵侯之国。比之今日，岂可同年而语哉！自是使车被之绣服，风谣是察，刑政是观。公露节东驱，风奔群盗，埋轮当路，威振中原。

武皇帝有盟津之师，以公为中权之劲，外从决胜，内侍军谋。及文轨既同，旃旌已偃，司勋行赏，军吏举功，乃授使持节、上开府，增邑五百户。赐姓宇文，与国同乘之荣；周之宗盟，非复异姓之后。蕃屏是寄，隆宠所归，公室无疏，此之谓矣。九州都督，须得其才；千里诸侯，实俟其政。乃为使持节、都督东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寻迁南兖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公频总六条，再劳十部，俗变风移，人怀吏畏。滞穗遗秉，有利疲人；山桑野蚕，足充贡赋。化被殊俗，威行邻境，奏事京师，四方第一。谓真刺史，其在斯乎？春秋未高，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于州镇，时年六十三。呜呼哀哉！吏人扳慕，飞走变色，河、济辍舂，淮、沂市罢。以今年归葬于荥阳之山，诏赠某官，礼也。嗟陵谷之贸迁，惧徽猷之永远，地久天长，敢镌贞石。铭曰：

荆、河惟豫，洛食之本。水绕荥波，山斜陆浑。德星犹照，祥风未远。代不乏贤，文无阙衮。公之生也，实降英灵，忠为德本，孝禀天经。观书虎馆，学剑龙亭。雕弓偃月，行马流星。置阵黎阳，麾兵官渡。平阴听乌，马陵书树。气视回津，星占飞步。火断羌营，沙崩贼路。及驱犀节，乃牧雄州。吏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惊犬，人无喘牛。西蚕得岁，东作逢秋。草烂狱户，星低市楼。五将星亡，三台岳坼。哀哉天道，遂当明哲。栋梁崩坏，风云寂灭。北郭长悲，东都永别。幽深此地，宅兆斯凭。山回虎圈，路上鱼陵。悲风夜烈，苦雾晨凝。兰芬菊茂，终古相承。（《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铭

君讳遐，字子，河东解县人也。秦始征晋之地，汉开平越之乡，律中夷则，星居鹑首。况复庄谋于卫，既为社稷之臣；喜对于齐，无废诸侯之职。祖叔珍，宋员外散骑常侍、义阳内史。有徐邈之应对，居于散骑之省；有汲黯之正直，理于淮阳之郡。父季远，临川王谘议参军、宜都太守。兰台石室，是所洽闻；白马飞狐，逾高词气。西都吴融，擅名江表，言谈相会，宛如旧焉。

君膺令德之灵，禀冲天之气，龆龀髻发，夙智早成。爱敬自天，虔恭得性，含仁抱义，履信居贞。世父仪同忠惠公特加器异，乃谓公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见语云：『构汝登一高楼，楼尽峻丽。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贵，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坐席还复赐汝，汝官位当复见及。」王祥佩刀，世为卿族；鲍永骢马，家传司隶。以此连类，差无惭德。

轻车西昌侯作藩襄汉，君时年十二，以民礼修谒，进止端详，神情雅正，侯目送之不辍。试遣左右践君衣裾，欲视举动。君徐步稍前，曾我顾眄。魏侯之见刘ｅ，不觉敛容；汉主之观田凤，遂令题柱。比这今日，曾何足云！骠骑、庐江王帝子出藩，悬衡高选，以君华望，召为主簿。张坦直谏，既称荀令之香；邹湛知言，弥见羊公之德。

谘议府君于都薨背，君奔赴，六日即届京师，形骸毁瘁，不复可识，灵柩朔江，中川薄晚，乱流乘选，回风反帆，舟中之人，相视失色。抱棺号恸，誓不求生。俄尔之间，风波即静。咸以君精诚所臻。成都孝子，自赴江流，桂阳先贤，身彰野火，并存灵柩，咸可伤嗟。太夫人乳间发疮，医云：「惟得人吮脓血，或望可差。」君方寸已乱，应声即吮。旬日之间，遂得痊复。君之事亲，可谓至矣。

从兄右卫，拥旌岭表，苦相携致。昔马游志气，为马援所知；班嗣才学，为政彪见赏。复闻于今日矣。乃除永化县令。静寻欹案，或吟长岑之远；乍抚鸣琴，不以河阳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经怀，未常留目。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参军，仍转尚书工部侍郎。始入礼闱，既登兰阁。尚书仆射陈郡谢举，人望国华，引君言论。谓同坐曰：「江汉英灵，见于此矣。」西中郎岳阳王以绿车之重，临西河之牧，敕用君为本州治中，寻迁别驾。王叔理以品物流名，陈仲举以题轩驰誉，君之展骥，兼而有之。

及乎大盗移国，王室骚然，月动星摇，云平虹直。岳阳王承制陕左，当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南，天纲所顿，英贤毕集。授君吏部员外郎、散骑常侍、兼太子侍讲。监储甲观，事重史丹，侍讲桂宫，名高张禹。俄迁车骑大将军、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方之骖乘，霍去病为侍中；璧彼将兵，公孙敖为骠骑。足以照曜六府，谟明九德，岂直允谐上将，匡赞中军而已哉。

既而言从梁国，服政酆都。管仲有辞，即受下卿之礼；臧孙见德，还奉嘉宾这宴。有诏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霍州诸军事、霍州刺史。犀节去关，衮衣驰传，迎郊则文学前驱，宾卫则邦君负弩。直以五溪辽远，马伏波之思归；三湘卑湿，贾长沙之不愿。是以宜城刺史，直会鹿门；白沙故地，仍留龙种。夭厉弗戒，奄然终极，天和某年，归窆于襄阳白沙之旧茔。

君器宇详正，风鉴弘敏，澡身浴德，游艺依仁，汝南令望，抚风长者。不言财利，王夷甫之为德；不谈人物；阮嗣宗之为人。从容乱离之机，保此令德；舒卷风云之际，无妨贵仕。张衡浑仪之后，即赋《归田》，杜预沉碑已来，遂停乡里。王仲宣有读书之楼，诸葛亮有弹琴之宅，实欲因此谢病，闲居终焉。鸣琴在膝，或对故人；宝剑自随，时过雉子。百年俄顷，呜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铜剑，贤臣之墓，唯铭石函。其铭曰：

有庄有惠，居鲁居卫。义是随时，才堪济世。北部尚书，东京司隶。必复其始，侯君相继。华盖一岳，文昌一星。青衿辩志，童子离经。义勖非典，书勤映萤。往年灵柩，漂泊江沌。以君哀恸，川后停波。扬名北海，驰誉西河。谁登九折，不入朝歌？蔚炳胥变，攀陪遂远。白鹿随轩，丹附冕。位参上将，荣兼本选。蛇盘绶结，龟回印转。来朝平乐，归政咸阳。蕃维即启，军幕仍张。起兹礼数，峻此戎章。长离宛宛，刷羽陵江。世急奔流，年催惊隼。灭没顿辔，扶桑摇轸。智士石折，贤人星殒。西鄂芝枯，南阳菊尽。怆焉启手，生荣终极。相杵辍舂，鸣机罢织。茕茕胤子，视阴余息。霜露履之，哀哉栾棘。龙巢北望，凤阙前观。松长风远，地厚泉寒。书埋简落，琴覆弦宽。赠行之册，书而纳棺。（《文苑英华》九百四十八）

◇故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

昔司徒之敷五教，当尧让之初；丞相之总万机，值秦亡之后。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梁运应图，实启延陵之国。公讳太，字世怡，兰陵人也。太祖文皇帝之孙，鄱阳忠烈王之子。派别天潢，支分若木，直干自高，澄源已远。茂亲明德，是称毛毕之功；宗子维城，乃建邢茅之国。大同元年年十六，封丰城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山临鹤塞，非无陶侃之宾；气连斗牛，即有张华之剑。解褐给事中，仍太子洗马。公子出身，非郎官而同品；中朝洗马，异式道而前驱。以公居之，诚为高选。大同元年，人直殿省。其年转太子中书舍人。南宫宿卫，职司兰，北阁从班，荣参顾问。通籍两宫，得贤斯在。大同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持节、仁威将军、谯州刺史。褰帷祥氛之境，刺举消忧之地。南阳风俗，文学更多，美稷相迎，童儿逾远。既而乱离瘼矣，王室骚然，大夫有行役之悲，君子有无期之怨。背关怀楚，扁舟而行，江汉奉当璧之君，华夏归中兴之主。承圣元年，拜侍中。无双对问，实踵武于丁鸿；多识旧章，足齐稀于王粲。二年除持节、平西将军、临川内史，仍转平南将军、桂史。尚方铸剑，再转金龟；御史分符，双封铜虎。岂直邓攸清白，见称五鼓之歌，刘宠廉能，名为一钱之郡。

遂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还吴不可，归蜀无路，临淄负海，翻然改图，窜身清漳，垂翅渤海。蒙授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仍为持节、督督、永州刺史。而秦亭压境，朱檄闻城，鼓角地鸣，将军天落，虽复瓶缶听声，无防于地道；冠绳柴结，不却于云梯。请命受降，翻归都护。周朝以楚材晋用，不停于平章；赵璧秦求，无论于羁远。台保定五年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义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天和二年，授使持节、都督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楚顷襄之爱子，既布衣而戍谷；魏安之母弟，亦羁旅于邯郸。忧既伤人，降年不永。春秋五十有一，薨于蔡州之镇。送故入关，空余衮服；归轩在道，还更垂帷。呜呼哀哉；有诏赠官谥，礼也。五年十一月葬于长安北原。樗里子之坟，正临武库，太史公之墓，直对皋门。铭曰：

玄鸟远烈，相土弘谟。东封宋社，西敛秦图。人承佐汉，国绍开吴。有美令德，茂亲藩邸。建国皇支，承家帝弟。率由冥会，亮直天启。辕固闻《诗》，唐都习《礼》。博望之苑，金华之宫。文林讲德，武帐参戎。名书柱上，策满帷中。托身淄右，莅政淮东。秦亭西逼，楚泽南穷。时惊猎火，或惧秋风。属斯远略，逢兹应变。阵横十里，兵围一面。月晕孤城，尘惊虚援。春笋非粮，秋蒿无箭。垂翅卧虎，夷衿辍战。时值怀来，恩加始赏。王爵愈峻，戎章更上。朱鹭才飞，虞歌即响。泣子留恨，藏书长往。炎凉迭运，零落山丘。霜芬幕月，松气陵秋。嗟南国之王子，成东陵之故侯。（《文苑英华》九百四十八）

◇周故大将军赵公墓志铭

公讳广，字乾归，邵惠公之元孙，豳孝公之长子。若木拂日，长蛇委天，龙图幕河之光，神鼎连云之气，六辩构字，五运征祥。是以维岳降神，自天生德，凝脂点漆，日角珠庭。为子则名高五都，为臣则光照千里。华盖中天之峰，未阶其峻；虞渊浴日之水，不尽其源。岁在雕车，年方竹马。月内桂树，切问能酬；石上木生，悬思即悟。年十一，孝公薨。茕茕在疚，孺慕过礼，泉惊孝水，竹动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举。

大周建国，宗子维城，设封人，分司典命。开国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年，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孝公久牧陇，遗爱在人，今兹见抚，我君之子。岂独司隶之台，鲍宣累叶；丞相之府，韦贤重代。二年拜大将军，方卫青之张幕，册重元勋；譬韩信之登坛，荣高独拜。武成元年，迁都督兴梁等十九州诸军事，梁州刺史。れ冢导漾，乃济汉之东流；蔡蒙旅平，实华阳之西极。其年九月，改封蔡国公，食邑万户。地接韩城，关临楚鄣。户封八县，恩深寇恂之功；邑启万家，事极曹参之赏。保定元年，授少司寇。犴户苔生，囹关动。载酒属车，幸无冤气，观囚军府，或听鸣琴。二年，转守蒲城，都督潼关等六防诸军事。其年闰月，迁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公亟牧冀城，频藩陇坻，豪桀敛手，贪残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渔阳噪鼓，北临高柳，南望长榆。匈奴下马之山，贵相藏酒之谷，莫不远慕威声，遥承风化。二年，奉诏向甘州迎皇后。有文书手，仲子之归；纪裂来，卿为君逆。自非名高绝国，威被和邻，岂得称族而行尊君之命。四年，授柱国大将军。昭阳以功高见用，项梁以名将当官。以今方之，彼有惭德。

天和三年，授都督陕，虞等八州甘防诸军事，陕州刺史。屈产、垂棘，既有灭虢之兵；王官、羁马，非无绝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闲闲车轨，服叛威边，算无遗策。但以中外久劳，积斯灾疾，山川则并走群望，宾客则诸侯在门。是以请谒承明，言归汤沐，方询夏郊之礼，或辩《桑林》之崇祟。更除秦州刺史，仍袭父爵豳国公。分流之岭未登，晚塞之城空望。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气交冲，奄捐馆舍。公顿伏苫寝，水浆不入，虽王人劝夺，疮巨愈增，母死于子，子死于亲，慈孝之道，一朝总集。大渐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关罢市，三军行哭。言寻听讼，犹见寒棠；还顾空营，唯余衰柳。谥赠某官，礼也。六年六月归葬于秦州之某原。玄甲启路，追轸骠骑之功；龙赠行，深悼东平之远。

公亮直惟忠，温恭惟孝，居之仁义，饰以礼乐，风神机警，聪睿精明，有仞于宫墙，无形于喜愠。《金版》《玉策》之记，枕籍忘疲；兰叶芝花之图，膏映必举。碣石秋云，昭阳落月，思风含臆，言泉流吻。翩翩书记，则阮、陈琳；荏荏风流，则王、谢。语其百发，弓绝于猿吟；论其百中，敛深于雁阵。枚乘之望梁苑，不惮弃官，乐毅之求燕路，无辞千里。至如应变将略，雷电立成；帷帐谋猷，孙吴暗合，有品藻人伦之志，有清平天下之心。鹏路忽摧，龙津遂壅。呜呼哀哉！太宰早茂三荆，长辞万始，抚养遗孤，连枝同气。马援之戒兄子，义存谨饬；王沈之事世叔，情深爱敬。同德比义，此之谓乎。乃为铭曰：

御乾从纪，乘离作圣。白环让德，玄圭受命。平一地纽，增辉天镜。蒡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数国，前临七政。地属先登，时逢下武。玉璜拨乱，金光辅。于阝、晋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玄沪。景命寅序，徽猷渊塞。忠有令图，孝为全德。山节莅政，桓圭守国。瀚海将临，燕山行勒。平乐高宴，金华说经。论儒璧水，观礼明庭。相风待赋，承露须铭。乘舟向月，策马随星。德举克明，能贤允淑。上将授，元戎推毂。赵失东渔，胡亡南牧。箭下辽城，泥封函谷。衮衣频露，丹亟卷。约法情推，繁辞理遣。盗乌悬察，疑蛇立辨。人共官园，家同野茧。云推景，转风落仞。星裂中台，山倾左镇。夏楹舍爵，殷阶启殡。纟参幕躐行，明旌庭引。秦川直望，陇水分飞。山河满目，容卫灵归。陵图石马，车画衮衣。小山摇落，长林变衰。凄怆原隰，荒凉宅兆。树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华表。夜台方寂，穷泉无晓。（《文苑英华》九百四十八）

卷十八

◎庾信（十一）

◇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字，本姓陆，吴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来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载，为刘义真长史，留镇关中，既没赫连，因即仕魏。临终，诫其子孙曰：「乐操土风，不忘本也。言念尔祖，无违此心。」祖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国大将军、大司马、文安公。匡赞经纶，参谋揖让，名高广武，功重长平。

夫人七德含章，四星连曜，敬爱天情，言容礼典，九日登高，作铭秋菊，三元告始，或诵春椒。年十有四，娉于谯国。友其琴瑟，愈恭节俭之心；伐其条枚，实秉忧勤之德。邺地登高之锦，自濯江波；平阳采桑之津，躬劳蚕月。天和元年，册拜谯国夫人。东武亭之妻，既称有秩；南城侯之妇，还闻受封。柱国殿下以名华分照，增城峻土，扬旌道，问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艰黄牛之版；荔枝山，地险葡萄之国。夫人别离亲戚，关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忧；猿鸣三声，沾衣无已。是以夭厉之疾，遂成沈痼，玉沥难开，金膏实远。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月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归葬长安之北原。诏赠谯国夫人，礼也。殿下伤神秋月，掩泪长松。周季直之留书，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词藻，徒增哀怨。岂直西河女子，独见银台；东海妇人，先逢金阙。铭曰：

芟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据岭，昌阁氵波。西游卿相，东裂山河。华亭冠冕，谷水弦歌。震维徙族，燕垂从宦。塞入飞狐，关连鸣雁。策预登阜，功参临涧。宝鼎留铭，雕戈余赞。应图淑令，秉礼言归。鱼轩冯轼，泽雉文衣。明月照镜，仙石支机。行云细起，回雪轻飞。北降帝子，南麾蜀守。若水既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山已镂。月峡猿啼，江神牛斗。星机北转，日辔西回。阳泉伏气，阴律沈灰。鹤辞吴市，凤去秦台。神光离合，灯影徘徊。双流反葬，百雨回旌。少女离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设，帐殿郊营。山川奇事，风月无情。摇落丘陇，荒凉封域。树树秋声，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长转直。节坟方固，园陵永植。（《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赵国公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

夫人讳含生，本姓窦，扶风平陵人。魏其朝议，列侯则莫能抗礼；安丰奉图，功臣则咸推上席。外戚列传，既闻建武之书；仲山古鼎，或表单于之献。祖略，少保、建昌郡公。父炽，柱国大将军、大宗伯、邓国公。孟津大誓，常预同德之臣；咸阳违约，克赞先登之主。并得位入六府，功参八柄。

夫人有文在手，有象应图，荣曜夙彰，徽华早茂。肃恭以礼，受教于公宫；言容以德，有闻于师氏。及乎进贤君子，内主邯郸，琴瑟在堂，辎是服。长久于节；不无秋菊之铭；履端于始，或有椒花之颂。岂止庄姬掩泪，楚相知惭，定姜问兆，齐兵不入。武成二年，册拜赵国公夫人。汉王闻立义之妇，邑以延乡；齐侯见有礼之妻，封之石。异代同荣，差无惭德。

柱国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潢之别派，扬旌玉垒，驱传铜陵，南通向日之民，东被无龙之国，夫人从政月峡，赞德云门，锦濯江波，还临织室；山明石镜，即对妆楼。既而玉律频移，金炉不变。胡香四两，嗟西域之使稀；灵草一枝，恨琼田之路绝。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于成都之锦城，春秋二十。孙子荆之伤逝，怨起秋风，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长簟。况复仙台永别，无复箫声；傅母长归，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归葬于长安之洪渎原。诏赠赵国夫人，礼也。云雨去来，既留连于楚后；光阴离合，实惆怅于陈王。铭曰：

河西半绝，观津孤起。章武贤臣，安丰贵仕。木楼千仞，金山万里。绍庆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赵北，侍姆秦南。纟延礼数，厌狄骖。义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迎燕，金笼助蚕。敬爱纯深，端庄淑问。有光国史，无形喜愠。举案外恭，停机下训。馨馥于兰，年华于。风雨消散，神灵离绝。婺女还星，娥归月。左楹夕奠，高堂朝发。空扬氵波，更无回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临冰井，北望塞门。犹垂雉服，尚驾鱼轩。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回地市，路没滕城。松悲鹤去，草乱萤生。新云别起，旧月孤明。贤坟永式，节陇常贞。（《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安昌公夫人郑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荥阳阳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于郑；郑庄公之重世，卿士于周。以国为族，自兹而始。祖琼，太常、恭侯。父穆，司空、贞公。西京赋诗，奉常参柏梁之宴；东都言谶，司空为武卫之官。籍连帝谱，既同盘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称通德，无废儒林。

夫人礼义闺门，端庄令淑，采采苡，萋萋葛覃。及乎作配君子，言事舅姑，下气怡声，承巾奉帚，亲戚惟礼，闺闱以睦，保定二年，册拜宵阳郡君。序戚升荣，从夫有秩。岂惟立义之妇，邑以延乡；有礼之妻，封之石。大将军沈犀二江，夫人闻猿三峡。明月灵关之阻，秋风蜀道之难，掩以瑶华，先从春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于成都，春秋三十有六。诏赠安昌国夫人，礼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归葬于咸阳之白起原。遂使山回反壤，先封节妇之陵；日入虞渊，实掩贤姬之墓。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天河开国，分畿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畴昔之邑，今兹成姓。识履传风，参舆留庆。三星在户。百两言归，虔恭内政，荣曜中闱。承姑奉盥，训子停机。桑园蚕绩，绵室鸾飞。珩璜节步，藻火文衣。巴水幽咽，猿鸣断绝。月落珠伤，春枯桂折。赵瑟长辞，秦箫永别，贞姬掩隧。节女封坟，洛滨无月，荆台失云，鸟悲伤听，松声怆闻。千年遂古，百代余芬。（《文苑英华》百九六十三）

◇周大将军陇东郡公侯莫陈群夫人窦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扶风平陵人也。章武开国，名高外戚之右；安丰入朝，位在臣功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诺淮阳；父以正光之初，褰帷海岱。夫人生于礼义之门，宗于箴诫之德。虔恭惟礼，令淑惟仪。及乎百两言归，三星在户，箴盥始事，条枚是则，有子从政，犹无逸豫之心；有夫出征，自识山陵之兆。大统十六年，册授永安郡君。妇以夫尊，亲由子贵，朝章家庆，兼而有之。保定二年，改授陇国夫人。车服礼数，礻圭礻离典则，有美河鲂，足光彤史。既而风霜所及，灰遂侵，与善何言，至于大渐。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迁葬于咸阳万年县之杜原。山形起伏，既符白鹤之祥；地势风烟，乃合青乌之气。铭曰：

观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从政。白狼建功，丹蛇袭庆。汉之广矣，先闻淑令。君子朝端，贤才家政。簪珥以礼，轩车以命。让果成廉，推珠止竞。百年超忽，千金莫恃。室谢贤夫，庭辞贵子。归鞍辍露，采蘩废祀。室委眠蚕，衣留画雉。云垂下泽，日淹高舂。帘帷旧馆，虚幕新封。山回广柳，路没深松。游魂几变，大人何从？（《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冠军公夫人乌石兰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乐陵人也。晋司徒乐陵公苞后，子孙就封，因即家焉。扶风旧城，犹存铁市；河南故墅，尚余金谷。或寓燕陲，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兰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并为大族，俱蒙赐姓。秦晋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归于宇文氏。淑令端庄，含章贞吉，箴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仪，闺闱已正。某年，除金乡郡君。某年，改授冠军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内主，翻辞赞务。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时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归葬于京兆之某原。人世风烟，山川超忽。陵陂青麦，傥逢贞女之坟；陇首白杨，或表贤姬之墓。乃为铭曰：

三星丽天，五岳镇地。礼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赵多奇，山川雄气。挺兹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兰开室香。邢姨服，宋子河鲂，百两言归，九仪从聘。ㄗ狄七彩，轩车六命。鼎室辞亲，槐庭赞政。世为阅水，人成大梦。回帐山门，移灯泉洞。金枣长含，银蚕永送。香填柏椁，路闭松城。悲鸾独影，雄剑孤鸣。留连赵瑟，凄怆秦笙。（《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太傅郑国公夫人郑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荥阳开封县远里人也。七子赋诗，足光宾客；三卿从政，实静诸侯。骖乘则晋后停舆，来朝则汉君识履。华胄蝉联，无虚史籍。祖那，秦州别驾。父茂伯，抚军将军、凉州刺史、伯阳县侯。

夫人令淑早闻，芝兰独茂，既容既德，言告言归，悌实温清，恭惟箴盥。太傅弼谐周室，股肱攸寄；夫人辅佐君子，勤劳是司。琴瑟既友，条枚无伐，故得用之邦国，成之孝敬。某年月日，封郑国夫人。ㄗ狄既加，纟延是务，夫有安世之贵，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无忘机杼。表里惟安，闺闱且正。医门有疾，药对无征。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于长安之石安原。世子某，兄弟并勖慈训，咸遵母仪，霜露深悲，寒泉增恸。铭曰：

居德圃田，当官教府。置骑牵来，开黉学聚。福履家室，贤才踵武。棠棣之华，螽斯之羽。人伦之七德，风化二南。采采苡，萋萋葛覃。节行声玉，副笄珈。柳园秉杼，桑津浴蚕。春秋超忽，零落无时。家亡淑女，国丧贤姬。香坟永送，舞鹤长辞。山深月暗，风急松悲。千年开闭，将验灵龟。（《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后魏骠骑将军荆州刺史驾拔夫人元氏墓志铭

在河之洲，闻君子之配德，言采其蕨，见夫人之有礼。用之风化，人伦厚焉。夫人讳安，字大罗，河南洛阳人也。祖某，京兆康王，父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司州牧、汝阳郡王。跗萼雄图，阶基霸迹，公卿之室，将相维家。

夫人能修法度，无思犯礼，恭俭节用，忧在进贤。大统五年，封乐安公主，归于贺拔氏，时年十三，思事忧勤，化成妇德，彤管载晖，棠棣早茂。及乎讴歌有归，ㄗ狄降等，辅佐君子，犹安其室，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霜露不居，风烟飘民，遘疾累旬，奄捐馆舍。以周天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薨于长安万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诏赠顿丘国夫人，礼也。即以其年三月二十日归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咸阳之石安原。既异乘鸾，翻然永去，虽非舞鹤，即掩泉门，欲志佳城，乃为铭曰：

逖矣雄谋，悠哉霸辙。九服潜运，三川中竭。卿相连镳，贤才舞绝。琬琰令淑，施衿结衤离。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既全妇德，还称母仪。逝水滔滔，危途冉冉。问药无对，蒸丹不验。狄服空陈，弦机虚掩。郭门路转，哀挽途穷。陇深结雾，松高聚风。春兰秋菊，唯始唯终。（《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大都督阳林伯长孙瑕夫人罗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恒州代郡太平县人。祖某。父协，周大将军、周阳郡公。

夫人资于事亲，躬奉训诫，教于宗室，足闻《诗》《礼》。及乎言归，肃恭如事，藻维敬，纟延是勤，内位克谐，中闺以睦。年龄不竞，霜露先侵，更无延寿之杯。遂阙长生之枕，以周天和四年二月八日薨地长安之洪固乡，时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于万年县之寿里。山非宋国，翻为节女之陵；地异荆台，遂有贤妃之墓。铭曰：

毕、狼建国，灵武开都。地接天柱，山临宝符。人资义烈，世袭雄图。葛覃维萋，棠棣早盛。既安淑德，爰从配命。四教弘宣，三星克正。霜凋桂苑，风落芝田。三从门性，五福伤年。归安永绝，言告长捐。凄切郊野，纡回隰原。风惨云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伤神何及。（《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仪同松滋公拓跋兢夫人尉迟氏墓志铭

夫人讳某，河南洛阳人也。祖某，父太师、柱国公。魏室丧乱，经纶夷阻，周朝建国匡翊揖让。图谍帝系，即有内外之亲；分裂山河，仍为舅甥之国。

夫人容范端庄，仪形淑令。六义观德，南风有夫人之诗，八卦成形，东方有少女之位，外傅习言，公宫教业，箴盥线纩，佩ぇ兰。年十有二，出适仪同拓跋兢。衣其翟服，既得宗妇之仪；乘其鱼奸，还从列国之礼。标梅三实，无阙其时；夭桃九华，能修其政。某年某月，册拜回洛县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长女。春则帝女采桑，秋则王姬筑馆。夫人出入主家，遨游戚里，濯龙园苑，长门宫殿。

既而膏腴美，华茂伤年，沈痼床帐，蒸离寒暑。三世之术，无乏于医门；百草之本，途穷于药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节之菖蒲；东海妇人，得三山之芝草。无由再遇，悲参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京当之北陵原。龟筮告辰，丘陵启奠，西临织女之庙，南望湘妃之坟。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父曰帝师，母曰王姬。车服不系，江汉无思。是生令淑，观《礼》敦《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超宋子，德茂邢姨。继世盛德，思贤克举。奠雁迎门，濡实俎。奉盥如事，移茵即序。春水浴蚕，秋机秉杼。帝乡近亲，帝城近臣。濯龙亲戚，平阳主人。金波回月，玉树临春。弄玉凤凰，昌容紫草，自此千年，无人得道，舜华荣曜，飘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园。才通谷口，即望寒门，吁嗟此地，去矣归魂。孟冬十月，长松九年。亲宾掩泪，凄怆何言。（《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冠军伯柴烈李夫人墓志铭

夫人讳某，陇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犹龙；汉有将军，宛城以之输马。复有西入上书，仍为秦国之相；东向问计，即是韩王之师。父宜，使持节、大将军、南北二华州刺史、顺阳郡公，魏武皇帝之长舅也。穰侯魏冉，居咸阳之宫。曲阳王根，借明光之殿，语其贵戚，差足拟伦；论其退谦，彼多惭德。

夫人幼而聪敏，早闻令淑，彤管有美，贤才见称。弄其纸笔，惧失诸兄之意；剪其龆龄，畏伤王母之心。年十有一，出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柴烈。烈以上将颁朔，中台受任，军国忠勤，规模繁总。夫人辅佐君子，言容匡赞，增曜三星，钦明四德。既以夫尊，又云子贵，乃迁顺阳，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乡名；小君之号，多从夫秩。典册光临，足称荣宠。本有风气之疾，频年增动，略多枕卧。飞龟之散，遣疾无征；画龙之符，留年不验。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于馆舍，春秋四十九。即以其年八月日葬于长安之洪渎原。神光离合，尚在河湄；云气徘徊，犹归楼下，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上书秦相，立功汉将。陇水分流，秦川遥望。秋陆俗勇，金行地壮。广武军中，安平河上。妻者齐也，谓嫁曰归。三星夜照，百两朝飞。ㄗ狄有典，容礼无违。台庭等秩，侯服同衣。子奉母仪，夫闻家政。七族承和，九闺连庆。纷恭肃，温冫青孝敬。杼秉秋成，蚕随春令。年华未落，电影先过。徒餐日气，空饮天河。星凋玉井，月才金波。虞渊落日，薤露哀歌。寂寞虚奠，荒凉象设。幽陇龟封，重泉蚁结。秋色姜怆，松声断绝。百年何几，归于此别。（《文苑英华》九百六十三）

卷十九

◎萧撝

字智遐，兰陵人，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封永丰县侯，历给事中、太子洗马、中舍人、黄门侍郎，出为宁远将军、宋宁、宋兴二郡守；转轻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守。武陵王纪承制，授使持节、忠武将军，迁平北将军、散骑常侍，领益州刺史，及称尊号，附付中、中书令，封秦郡王。纪东下，以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益梁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兵败，降于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归善县公。周受禅，进爵黄台郡公。武帝即位，授礼部中大夫，出为上州刺史，入为文学博士。天和末授少保，后转少傅，改封蔡阳郡公，建德二年卒，赠益州刺史，谥曰襄，有《集》十卷。

◇请归养表

臣闻出忠入孝，理深人纪，昏定晨省，事切天经，伏惟陛下握镇临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二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陈至愿，臣母妾褚年过养礼，乞解今职，侍奉私庭。伏愿天慈，特垂矜许，臣披款归朝，十有六载，恩深海岳，报汪涓埃，肆师掌礼，竟无称职；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辞违阙庭，屏迹闾里，低徊系慕，恋悚兼深。（《周书·萧传》）

◎刘

字宝义，沛国沛人，徙居广陵，仕梁为王国常侍，出为萧循北徐州主簿兼记室参军，领刑狱。循为梁州，复为参军，领南郑令，补华阳太守。元帝承制，授树功将军、镇西府谘议，仍为循平北府司马。武陵王纪称制，召为中书侍郎，又以为黄门侍郎，复以为循随郡王府长史，加蜀郡太守。寻降于魏，为文帝中外府记室，迁黄门侍郎、仪同三司，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封平阳县子，左迁同和郡守，后为陈公纯陇右总管府司录，天和三年卒，有《梁典》三十卷，《集》二十卷。

◇雪赋

天地否闭，凝而成雪。应乎玄冬之辰，在于𠃊寒之节。苍云暮同，严风晓别（《初学记》作「烈」）。散乱徘徊，霏皎洁。违朝阳之暄煦，就陵阴之惨烈。（《艺文类聚》、《初学记》作「就凌阴之惨冽」。）

若乃雪山寺于流沙之右，雪宫建于碣石之东。混二仪而并色，覆万有而皆空。埋没河山之上，笼罩寰宇之中。日驭潜于汜，地险失于华嵩。既夺朱而成素，实矫异而为同。

始飘而稍落，遂纷糅而无穷，萦回兮琐散，皓皓兮溟。绥绥兮疯疯，氵キ々兮氵风々。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丰。晓分光而映净，夜合影而通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昆阆风。

尔乃凭集异区，遭随所适。遇物沦形，触途湮迹。何净秽之可分，岂高卑之能择。体不常消，质无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积。偶仙宫而为绛，值河滨而成赤。广则弥纶而交四海，小则淅沥而缘间隙。浅则不过二寸，大则平地一尺。乃为五谷之精，实长众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资其消释。家有赵王之璧，人聚汉帝之金。既藏牛而没马，又冰木而凋林。已堕白登之指，实怆黄竹之心。楚客埋魂于树里，汉使迁饥于海阴。毙云中之狡兽，落海上之惊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太之深。无复垂与云合，唯有变白作泥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为白雪唱，翻作《白头吟》，吟曰，昔从天山来，忽与狂风阅。溯河阴而散漫，望衡阳而委绝。朝朝自消尽，夜夜空凝结。徒云雪之可赋，竟何赋之能雪。（《周书·刘传》，《艺文类聚》二，《初学记》二）

◎柳霞

霞字子，河东解人，世居襄阳，宋太尉元景从孙，仕梁为州主簿，历平西陵王纶法曹参军，转外兵，除尚书工部郎。岳阳王临雍州，选为侍中，迁别驾，及于襄阳承制，授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进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即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属魏。去职归里。至周保定中为霍州刺史，天和中卒，年七十二，赠金、安二州刺史。

◇辞梁宣帝启

陛下中兴鼎运，龙飞旧楚，臣昔因幸会，早奉名节，理当以身许国，期之始终。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冢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柏。常戒臣等，使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露，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周书·柳霞传》）

◎尉迟迥

迥字薄居罗，代人，文帝姊子，为大丞相帐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拜大将军，封魏安公。废帝时以平蜀功拜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征还。孝闵受禅，进柱国大将军，封宁蜀公，及受禅，以为小宗伯，督陇右十二州，进封蜀国公，后为都督秦、渭、文、康等十四州军事，累迁大司马，拜太师，加上柱国。宣帝即位，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静帝初，隋将革命，征还会葬，举兵不受代，为韦孝宽所败自杀，至唐武德中，诏改葬，开元中建庙立碑。

◇举兵下令

杨坚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势，挟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赏罚无章，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居将相，与国舅甥，同休共戚，义由一体。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匡国庇人，进可以享荣名，退可以终臣节，卿等以为何如？（《周书·尉迟迥传》，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楼而令之。）

◎王分瓦生

◇造像记

保定四年岁次甲申十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佛弟子王分瓦生敬造石像一堪，上为天龙八部，下为人王帝主，七世父母，见在父，过去母，合门大小，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已上，百岁已来，恒愿在西方供养无量寿佛，复为一切法界众生，生生世世，侍佛闻法。（碑拓本）

◎穆提波

提婆本姓骆，汉阳人。高齐时，以母陆令萱为后主乾阿你，奏引入侍。武平初稍迁仪同三司，加开府，授武卫大将军，寻除侍中，累迁尚书左右仆射、领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城阳郡王，改姓穆，与高阿那肱、韩长鸾号三贵，齐亡入周，为柱国、宜州刺史，谋反诛。

◇以谣言启后主请杀斛律光

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北齐书·斛律光传》）

◎马显

显，大象初太史上士。

◇奏上丙寅元历表

臣案九章、五纪之旨，三统、四分之说，咸以节宣发敛，考祥晷纬，布政授时，以为皇极者也。而乾维难测，斗宪易差，盈缩之期致舛，咎征之道斯应。宁止蛇或乘龙，水能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鸡丧精。王化关以盛衰，有国由其隆替，历之时义于斯为重。

自炎汉已还，迄于有魏，运经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于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验近则叠璧应辰，经远则联珠失次，义难循旧，其在兹乎？

大周受图膺录，牢笼万古，时夏乘殷，基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元历表高祖武皇帝索隐探赜，尽性穷理，以为此历虽行，未臻其妙，爰降诏旨，博访时贤，并敕太史上士马显等更事刊定，务得其宜。然术艺之士，各封异见，凡所上历，合有八家，精粗忠厚驳，未能尽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诏臣等监考疏密，更令同造。谨案史曹旧簿及诸家法数，弃短取长，共定今术。开元发统，肇自丙寅，至于两曜亏食，五星伏见，参校积时，最为精密。庶铁炭轻重，无失寒燠之宜，灰箭飞浮，不爽阴阳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积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万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部会法。章岁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蓍法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为章会法。日法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历余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三，会日百七十三，会余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余、盈缩积，其历术，别推入会，分用阳率四百九十九。阴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食转分，推步加减之，乃为定蚀大小余，而求加时之正。（《隋书·律历志中》，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又上丙寅元历，抗表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史那瑰

瑰，周末为隆州刺史，从王谦举兵，谦败并诛。

◇为王谦画三策

公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蜀人知公有勤王之节，必当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此下策也。（《周书·王谦传》）

◎王明广

明广，邺城居士。

◇上书宣帝请重兴佛法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邺城故赵武帝白马寺佛图澄孙弟子王明广诚惶诚恐死罪上书。广言：为益州野安寺伪道人卫元嵩，既锋辨天逸，抑是饰非，请废佛图，灭坏僧法。此乃偏辞惑上，先主难明，大国信之，谏言不纳，普天私论，逃庶怪望，是诚哉不便，莫过斯甚，广学非幼敏，才谢生知，尝览一志之言，颇读多方之论，访求百氏，覆合六经，验考嵩言，全不符合。呜呼！佛法由来久矣。所奄今日，枉见陵迟。夫谄谀苟免其身者，国之贼也；直言不避重诛者，国之福也。敬凭斯义，敢死投诚，件对六条如左，伏愿天元皇帝开四明，达四聪，暂降天威，微回圣虑，一垂听览，恩罚之科，伏待刑宪。谨上。

臣广谨对：《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虽则庸愚，闻诸先达。至道绝于心虑，大德出于名声。君子不出浮言，诸佛必为笃论。去迷破执，开导群冥，天人师敬，由来久矣。善言教物，凡圣归仁，甘露兰芝，谁其见德？纵使尧称至道，不见金梦平阳；舜号无为，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虚生易死，正法难闻，淳胜之风颇违，谄曲之言难用。诺使齐梁坐兴佛法，国祚不隆，唐虞岂为业于僧坊，皇宗绝嗣？人饥菜色，讵闻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尧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坏岂止齐梁之域。至如义行丰国，宝殿为起非芳劳；礼废穷年，土阶处之为逸。故傅毅云：「世人称美，神农亲耕，尧舜茆茨，盖衰周之言，非先王之道也。齐梁塔寺，开福德之因，岂责交报之？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虽未至，去祸远矣。人之为恶，祸虽未至，去福远矣。」《抱朴子》曰：「贤不必寿，愚不必残，善无近福。」恶无交祸，焉责斯近验而远弃大征者乎；今古推移，质文代变，治国济欲，义贵适时。悲夫！恐唐虞之胜风，言是不独是；齐梁之末法，言非不独非。

臣广又对：《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造化自然，岂关人事？六天劝请，万国归依，七处八人地之堂何量？岂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贤，谁其致敬？不有大圣，谁其戾止？《涅经》云：「不夺他人财，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则生不动国。」诗经既显，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诬罔？寺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延，嵩乃妄论，佛立伽蓝，何名曲见？斯乃校量过分，与夺乖仪执行何异布鼓而笑雷门，对天庭而夸蚁穴。劝以夫妻为圣众，苟瓷婚淫；言国主是如来，冀崇谄说。清谏之士，如此异乎，何别魏陵之觅交宠，劝楚王夺子之妻；宰求于近利，为吴王解苍苍之梦。心知不顺，口说美词，彼信雅言，由斯灭国。元嵩必为过罪僧官，驱控忿羞耻辱，谤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动帝心，名为尊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没三宝之田，凡百闻知，孰不叹惜？有佛法来，永久无际，天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后王，谁不重异？独何此国，贱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陈，方今拟古，恐招嗤论。

臣广又对，佛为慈父，调御天人，初中后善，利安一切，自潜神双树，地动十方，发授四天，躯分四国。《涅经》云：「造像若佛塔，犹如大拇指，常生欢喜心，则生不动国。」明知资父事师，自关古典，束修发起，孔教诚论。叵有卫嵩，横加非难，入堂不礼，岂胜不言？昔唐尧则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灾，周置宗庙之礼，庙无降雨之力。如谓塔无交福，以过则归，亦可天庙虚求，例应停弃。若以礼推宴运，寤天庙之恩，亦可数穷命也。岂堂塔而能救？设使费公缩地，鲁子回天，不票必死之人，岂续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地能排。义异向论，必须慈。至如遍吉像前，病癞归之得愈；洹精舍，平服残患之人。济苦禳灾，事多非一，更酬余难，不复广论。若夫道不独偏，德无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内心，至若轮伽之建宝塔，百鬼助以日功；雀离之起浮图，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动鬼神。外修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课贫抑作，民或嗟劳，义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败国穷民，今既废僧，贫应卒富，俭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谓之为谄，拜求社树，何惑良多。若言社树为鬼所依，资奉而非咎，亦可殿塔为佛住持，修营必应如法。若言佛在虚空，不处泥木，亦应鬼神冥寂，岂在树中？

夫顺理济物，圣教尤开，非义饶盗，经言不许。颇有天宫佛塔，撤作桥屏之墙；绣像幡经，用衣脓血之服。天下日日饥穷，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圣，尚或叵欺，诸佛大灵，何容可负？《诗》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此之谓也。更别往代功臣，今时健将，干戈讨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荣勋，朱门紫室，死则多使民夫，树庙兴坟。祭死杀生，崇虚损实，有劳无益，初未涉言。况释迦、如来，道被三千，化隆百亿，前瞻无碍，后望谁胜，能降外道之师，善伏天魔之党，不用寸兵，靡劳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辨横流，恕蒙安乐。为将为帅，名高位大，寺存庙立，义有何妨？土龙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纵使不语，敬者岂得无征？昔马卿慕蔺，孔父梦周，故人重古，敬遵旧德。况三世诸佛，风化理同，就使弥勒初兴，不应顿弃释迦遗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广又对，令无行富僧从课有理，有德贫僧夺寺无辜，至如管蔡不臣，未闻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讵可孔徒顿贬。牧马童儿，先去乱群之马；放牛竖子，犹宠护群之牛。《庄子》曰：「道无不在，契之者通，适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释迦、周孔、尧、舜、老庄，发致虽殊，宗归一也。岂得结绳之世，孤称正治，剃法之僧，独名权道？局势之情甚矣，齐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毁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识荆珍，谬量和宝，丑词出自伪口，不逊费于笔端。若使关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书，谁肯信也。

广常见逃山越海之客，东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来，今以破法流散。可谓好利不爱士民，则有离亡之咎矣。然外国财货，未闻不用，外国师训，独见不祗。天下怪望事在于此。广既志诚在念，忠信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别解，可用嵩言，已往难追，遂事不谏。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从，乞寻改革。

臣广又对：窃以山包兰艾，海蕴龙蛇，美恶杂流，贤愚乱处。若龙蛇俱宠，则无别是非；若兰艾并挫，谁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简去不肖。一则有润家风，二则不惑群品，三则天无谴善之讥，四则民德归厚矣。我大周应千载之期，当万机之位，述礼明乐，合地平天，武烈文昭，翼真明俗。贤僧国器；不弊姚氏之兵，圣众归往，岂独龟兹之阵？或有兹悲外接，聪辩内明，开发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禅林戢翼，定水游鳞，固守浮囊，坚持忍铁。或有改形换服，苟异常人，淫纵无端，还同愚俗。元嵩乞简，差当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时动静，日月延缩，犹或短长。今庄老之学，人间罕遇，若使合国共行，必应违式者罪，何以得知？现见时人，受行儒教，克己复礼，触事多违。《礼》云：「肴乾不食，未见与肉而求果者；爵盈不饮，未见卮满而不劝者。礼极饮不过三爵，未见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庶民不ｌ卵。」广既少染玄门，不闲掩围之事，举目尽见ｌ卵之民，复云何彼不合礼不罢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礼成，荣辱所示君子，刑罚所御小人。类野耘田之法，禾莠细分，条桑初树，岂当尽机？

臣广又对：忠臣孝子，义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为上。《礼》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沙门之为孝也，上顺诸佛，中报四恩，下为含识，三者不匮，大孝一也。是故《寺》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经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废亏，窃为不愿，若乃事亲以力，仅称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痴僧敬像，还成愚俗；淫妻爱子，畜生亦解。咏怀克念，何其陋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若言沙门出家即涉背亲之讥，亦可曾参事于孔丘，便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发，闻之圣典，束修合礼，曾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大声无以至。」若欲永灭二乘，亦可大乘无以畅。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汉，先获至点之残；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验败国之师，不任忠臣之用；逭夫之妇，终失贞淑之名。嵩本归命释迦，可言善始，厌道还俗，非是令终。与彼嬖女乱臣，计将何别？天无长恶，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请简僧立寺者，广闻金玉异珍，在人共宝，玄儒别义，遐迩同遵，岂必孔生自国，便欲师从，佛处远邦，有心捐弃？不胜事切，辄陈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专。

昔孔丘词逝，庙千载之规模，释迦言往，寺万代之灵塔。欲使见形克念，面像归心，敬师忠主，其义一也。至如丁兰束带，孝事木母之形；无尽解缨，奉承多宝佛塔眇寻旷古，邈想清尘，既种成林，于理不越。又案《礼经》，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卿士，各有阶级。故天曰神，祭天于圜丘，地曰，祭地于方泽，人曰鬼，祭之于宗庙。龙鬼降雨之劳，牛畜挽犁之效，犹或立形村邑，树像城门。岂况天上天下，三界大师；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为百亿所尊，四化为万灵之范。故善人回向，若群流之归溟壑；大光摄受，如两曜之伴众星。自月支遗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洹遂造，乃贤乃圣，凭兹景福，或尊或贵，冀此获安。忽使七层九架，颓龛坠构，四户八窗，可无于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随时损益，至理不言而得，经像自可令行。通人达士，随方显用，翼真明俗，圣感应时。若待太公为卿相，千载无太公；要得罗什为师训，万代无罗什。法不自显，弘必由人。岂使大周法轮永灭？圣上六条御物，九德自明俗曲礼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发孔丘墓，祸钟三日；魏太武来僧伽蓝，灾起七年。崔皓之说可知，卫嵩之言难用。仁者不损他自利遍流智者不乐祸邀名。元嵩天丧，无只然，一罢人身，当生何处？广识谢指南，言惭信正，此如不对，恐伤众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恶，假令相半，岂宜驱控，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伤。愚谓此途未光，周德何为？获儒士以显尊重，贱释子以快其意。贱金贵石，有何异乎？计王道荡荡，岂理应然？土以负水而平，木以受绳故直。明君纳谏不讳，达士好闻其非。智不轻怒，下愚了得申，仁不轻绝，三宝之田顿立。天无不覆，地载宽胜，山包海纳，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国之里，可无贤僧？

伏惟天元皇帝举德纳贤，招英简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随便听居。有舍利者，还令起塔。其寺题名周中兴寺。使乐慧之士，抑扬以开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寂之侣，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无损。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叶重百王，大象之君，光于四海。天高听远，轻举庸言。气悸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电之威，布其风雨之德。谨上。

纳言韩长鸾、受书内史上大夫归昌公宇文译、内史大夫拓跋行恭等问广曰：「佛图澄者，乃三百年人。观卿不过三十，远称上圣弟子，不乃谬乎？」广答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先师虽复三百许年，论时不过十世，何足可惑？」

译曰：「元嵩所上，曲见伽蓝害民损国。卿今劝可意见？」广答曰：「桀纣失国，殷士归周。亡国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弃。是故请立。」

译又问：「齐君高伟，岂不立佛法？国破家亡，摧残若此。」广答曰：「齐君失国有两义，不由佛法。一则历数有穷，开辟已来，天下未见不亡之国；二则宠罚失忠，君子恶居下流，是以归周。不由佛法。」

译又问：「经者胡书幻妄，何时引为口实？」广又答曰：「公谓佛经为妄，广亦应孔教不真。」

译又问：「卿据何为验，言孔教不真？」广答曰：「庄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中同，已陈刍狗，犹使百代歌其遗风，千载永而不绝。遍寻诸子，未见一人名佛幻妄矣。」

译又问：「丁兰木母，卿引不类，何者？昔人蹶顿木母，木母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来，泥佛石像，何个出血？」广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镇九州，一州不静，则一鼎沸。九州不静，则九鼎都沸，比来见二国交兵，四方扰动，不见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独偏责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弃。」

三月一日，敕赐饮食，预坐北宫，食讫，驾发还京。皇帝出北宫南门，与上书人等面辞受拜。拜讫，内史拓拔行恭宣敕旨：「日月虽明，犹假众星辅曜；明王至圣，亦尚臣下匡救。朕以暗德，卿等各献忠谋，深可嘉尚。文书既广，卒未寻究，即当披览，别有检校。卿等并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内史上大夫宇文译宣敕旨：「佛教兴来，多历年代，论其至理，实自难明。但以世渐浇浮，不依佛教，致使清净之法，变成浊秽。高祖武皇帝所以废而不立，正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简择练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设道场，敬行善法。王公已下，并宜知委。」（《广弘明集》十）

卷二十

◎甄鸾

鸾，天和中为司隶大夫，有周天和年历一卷，《七曜算术》二卷，《五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算术》一卷。

◇笑道论（并启）

臣鸾启：奉敕令详佛道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臣不揆疏短，谨具录以闻。

臣窃以佛之与道，教迹不同，出没隐显，变通亦异，幽微妙密，未易详度，且一往相对。佛者以因缘为宗，道者以自然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守本则事静而理均，违宗则意勃而教伪。理均则始终若一，教伪则无所不为。案《老子》五千文，辞义俱伟，谅可贵矣。立身治国，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书厌诅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术。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岂大道自然，虚寂无为之意哉？将以后人背本，妄生穿凿故也。

又道家方术，以升仙为神，因而诳惑，偷润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国于夷丹；文成五利，妖伪于汉世。三张诡惑于西梁，孙恩搔扰于东越，此之巨蠹，自古称诬。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导民，民多诡惑。验其书典，卷卷自违，论其理义，首尾无取。昔行父之为人也，见有礼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恶之如鹰之逐鸟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春秋传》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问，敢不实答。其《道德》二卷，可为儒林之宗。所疑纰缪者，去其两端，请量删定。

案五千文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名为道。臣辄率下士之见，为《笑道论》三卷，合三十六条。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战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隶母极县开国伯臣甄鸾启。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记》称：《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关，与尹喜期，三年后于长安市青羊肝中相见。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见有卖青羊肝者，因访见。老子从母怀中起，头鬓皓首，身长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将尹喜化胡，隐首阳山，紫云覆之。胡王疑妖，镬煮而不熟。老君大，考杀胡王七子，及国人一分并死。胡王方伏，令国人受化，髡头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礼拜。老子遂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仑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兽，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

臣鸾笑曰：《汉书》云，长安本名咸阳，汉祖定天下，将都雒邑，因娄敬之谏，乃叹曰：「朕当长安于此。」因尔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了预知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与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经》云：混沌之始，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便有七曜万像之形，其来久矣。岂有化胡之后，老子方变为日月山川之类乎？若尔者，是则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云何道经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则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记》云：「昆仑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罗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则高一万四千四百里。」又《广说品》云：「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计紫微宫在五亿重天之上。」是则高于昆仑山数百里。而老群友心为华盖，肝为青帝宫，脾为紫微宫，头为昆仑山。不知老君何罪，倒竖于地，头在下，肝在上。以颠倒故，见亦倒乎？以长安为度关之年，幽王为开辟之岁，将以化物，讵可承乎？

△年号差舛二

《道德经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

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创起建元，后王因这，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传》云：「老子从三皇已来，代代为国师化胡。」又云：「汤时为锡寿子，周初为郭叔子。」既为国师，应传典籍，何为不述？但列伊尹、傅说、吕望、康邵之人乎？而传说者唯注老子为柱下史，道家注为周师，便是俗官，如何史传不说？又上皇元年岁在丁卯，计姬五一代七百余年，未闻上皇之号。检诸史传，皆云老子以景王时度关。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时。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后一十余世。此则孔老同时。而《化胡经》乃云幽王之日度关，不闻更返。何得与孔子相见乎？《化胡》又云为周柱史七百年。计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余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门诡号。故灵宝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时人寿万八千岁，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将来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极，并是无识穿凿。作者欲神其术，仍以年号加日，冀有信者从之。又云代代为国师。葛洪《神仙序》中具说，前圣人既出，匡救为先。而夏桀陵虐，涂炭生民，成汤武丁，思贤若渴。老子何以贤君不辅，虐政不师，修身养性，自守而已？期颐将及，自知死至，潜行西度，独为尹说，直令读诵，不劝授人。身死关中，坟陇见在，秦佚吊之，三号而出。究前传经，后人妄论。虽曰尊崇，翻成辱道。

△气为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宫，元气始凝，三光开明，青黄之气，置上元三宫。第一宫。名玄都元阳七宝紫微宫，明则有青元始阳之气，总主上真自然王宫，灵宝上皇，诸天帝王，上圣大神。其宫皆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万重青阳之气，其中神仙、官僚、人众，各有五亿五万。乃至如上万重，皆结自然清元之气。而为人也。其九宫重数，官僚人众，皆同紫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笑曰：《三天正法经》云：「天光未朗，蔚积未澄，七千余劫，玄景始分，九气存焉。一气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气高澄，浊混下降。而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生于九气之中，气结而形焉。便有九真这帝。皆九天清气，凝成九字之位。三元天人从气而生，在洞房宫。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为父，以气为母，生于三元之君。」又案《灵宝罪报品》云：「太上道君礼元始天尊，问十善等法。于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说因缘，恒沙得道，已成如来。其未成者，亦如恒淵。」又《文始传》云：「天堂对地狱，善者升天，恶者入地。」若如此说，理则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诸天神人，皆结自然清元之气而化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独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经》云：「太上道君言我无量劫，度人无数；元始天尊以我因缘之勋，赐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有无生成品》云：「空为万物母，道为万物父。」此则先有于道，乃有众生。然此为道之父，非众生所作。道既如此，众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万物，生物之初，是则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习，何得有六道四生苦乐之别乎？又不可也。又云，众生神识，本来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识岂非物乎？又不可也。

△结土为人四

《三天正法经》云：「九气既分，九真天五，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结土为像于旷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伧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气，而得为人也。」

臣笑曰：三元品善恶业对，皆由一身。又《文始传》云：「若淫盗不孝，死入地狱，受五苦八难，后生六畜边夷之中。」推此而言，乖违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经于三年，上真气入，乃能言语。此上清之气，与太上同源，论先未有善恶，何为入圭像中，即堕八难为蛮夷乎？此土为像，先亦无因，云何造作之后，乃有中边之别乎，又上真之气，为痴为黠。若其痴也，不应入土能言，如其黠也，应识五苦八难。如何不乐善乐而贪为苦难乎，推此诸条，可笑之深也？

△五佛并出五

《文始传》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为周师，无极元年乘青牛薄板车度关，为尹喜说五千文曰：『吾游天地之间，汝未得道，不可相随，当诵五千文万遍，耳当洞听，目当洞视，身能飞行，六通四达，期于成都。』喜依言获之。既访相见，至宾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烧沈。老子乃坐莲华中，诵经如故。王求哀悔过。老子推尹喜为师。语王曰：『吾师号佛。佛事无上道。』王从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男女髡发，不娶于妻，是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为宾国佛，号明光儒童。」

臣笑曰：《广说品》云：「始者国王闻天尊说法，与妻子俱得须陀洹果。清和国五闻之，与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为梵天之首，号玄中法师。其妻闻法同飞，为妙梵天王，后生宾，号愤陀力王，杀害无道。玄中法师须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经三月，乘白鹿，与尹喜西游，隐檀特三年。愤陀力王猎，见便烧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发改衣，姓释名，法号沙门，成果为释迦牟尼佛。至汉世汉流东秦。」又《文始传》：「老子化胡，推尹喜为师。」而《化胡消冰经》云：「尹喜推老子为师。」《文始传》云：「吾师号佛，佛事无上道。」又云：「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喜为佛。」推此众途，师弟乱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冰经》皆言老子化宾，身自为佛。《广说品》：愤陀力王，老子妻也。得道号释迦牟尼佛，即秦汉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关，至天竺维卫国，入于夫人清妙品中。至后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举手曰：『上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寻宾一国，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儒童者，二是老子化宾者，三老子之妻愤陀王号释迦者，四老子在维卫作佛亦号释迦，五白净王子悉达作佛，复号释迦。案《文始传》云：「五百年一贤，千年一圣。」今五佛并出，不觉烦乎？若言圣人能分身化物，说经亦必多方，何为老化则多，经唯二卷不变？至于儒童、尹喜、愤陀，佛经无闻。于今但是折净五子所说。以此推之。老喜为佛，虚妄可笑。且老经秘说，不许人闻，前后相番，诚有远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为道人，子为道士，岂以道人故而不认其父乎？

△五练生尸六

《五练经》云：「灭度者用色缯，天子一匹，公王一太，庶民五尺。上金五两，而作一龙，庶民用铁。五色石五枚，以书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了长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饭。三十二年，还其故形，而更生矣。」

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宫，九府九宫，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书之，无有差错。善者益寿，恶者夺算。岂有不因业行，直用五尺缯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还故形邪？不然之谈，于斯可见。计五练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应用者。则三十二年后，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为羲皇已来，不闻道士死尸九祖从地出者．不然之状，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开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处乎？亦可启齿。

△观音侍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萨侍之，一曰金刚藏，二曰观世音。又道士服黄巾帔。或以服巴，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黄帔，乃是古贤之衣，横披加前两带者。今悉削除，学僧服像。

臣笑曰：案《诸天内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灵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夺算元始天尊于龙汉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观音矣。」又案《蜀记》云：「张陵避疟丘社中，得咒鬼之术，自造符书，以诳百姓，为大蛇所吞。弟子耻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为系师；衡子鲁，为嗣师，以祖妖法，惑乱天下。」《汉书》云：「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遂杀汉中太守苏固，便得汉中，鬼道化人。时传黄衣当王。理遂令其部众改著黄衣巾帔，代汉之征。」自尔至今，黄服不绝。像服沙门，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为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观音极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贤，而令祖父立侍子孙，是不孝也。又袭张鲁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挟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阴八

《老子序》云：「阴阳之道，化成万物。道生于东，为木阳也。佛生于西，为金阴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缘。并一阴一阳，不相离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从生。佛会大坐，法地方也。道会小坐，法天圆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阴气，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见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宫不干政也。道士见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为臣僚也。道会饮酒者，无过也。佛会不饮，以女人饮酒，犯七出也。道会不斋，以主生。生须食也。佛会持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节食也。道人独臣，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无制也。」

臣笑曰：《文始传》云：「道生东，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则金能刻木，木以金为官鬼，金以妻财。推此，则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财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则不然。阴阳五行，岂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于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种故免也。道士庶贼，兵租是常。道经若此，若免兵租，便违道教。又《灵宝大诫》云：「道士不饮酒，不干贵。」如何故违犯大诫乎？后之纭纭，全无指的。又云：道人以斋为死法，故不斋者，何不饱食终日，养此形骸，而兴绝粒服气，以求生长之术乎？卒不见终为捕影之论矣。又云道人独卧，道士聚宿，据此合气。黄书亦妄乎？

△日径不同九

《文始传》云：「天去地四十万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回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万万里，卯酉西隅，亦令转形。」《济苦经》云：昆仑山高一万五千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笑曰：《依济苦经》云：「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与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传》云：「日月周回六千里。」径三千里，据法则围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圆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与方等量，则天地俱圆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极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昆仑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释居之。」今计昆仑山高一万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则高八万一千。而言万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昆仑飞浮十

《文始传》云：「万万亿万万岁一大水，昆仑飞浮。尔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复万万亿万万岁大火起，尔时圣人飞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

臣笑曰：《济苦经》云：天地劫烧，洞然空荡，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乃使巨灵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昆仑山飞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为火焚，义不独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经》云：「五亿重天之上，大罗之天，有玉京山，灾所不及。」计大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诈也。又《度人本行经》云：「道言我随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罗之上，灾火不及，犹云随劫生死。自余飞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骇，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经》云：中黄道君曰：「天生万物，人为贵也。人身包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县也。胆为天子大道君，脾为皇后，心为太尉，左肾为司徒，右贤为司空；封八神及脐为九卿，珠楼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为二十七大夫，四肢神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数也。又肺为尚书府，肝为兰台府。」

臣笑曰：检道经州县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县大而郡小，见于《春秋》及《周书·洛诰》，今反以郡大于县，是则非春秋已前道经乎？诬罔迷谬，不可观而可笑也。

△称南无佛十二

《化胡经》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诸国，其道大兴，自此已南，无尊于佛者。』胡王犹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当稽首称南无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国，常为劫盗。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忧。因号男为优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忧其夫为夷所困，乃因号优波夷。」

臣笑曰：梵言无南，此言归命，亦云救我。梵言优婆塞，此言善信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优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于南，便云南无佛者，若出于西方，可云西无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忧塞，女子忧夫恐夷，可名为忧夷，未知婆者，复可忧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释诂，丑拙困辱，大可笑。

△鸟迹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经》称：「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以前鸟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则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气。天皇主气，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万物化生。」

臣笑曰：《南极真人问事品》称：《灵宝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台玉室文大字满中，天地沦没，万成万坏，真文独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后。尔时未有鸟兽，何得云三皇已前鸟迹之始文也？若以伏羲为三皇者。案《淮南子》云：「黄帝使仓吉睹鸟迹，造文字。」此则止在黄帝之时，何得云三皇已前鸟文之始乎？

△张骞取经十四

《化胡经》曰：「迦叶菩萨云：『如来灭后五百岁，吾来东游，以道授韩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张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尔后汉末陵迟，不奉吾道。』至汉明永平七年甲子，岁星昼现，西方夜明，帝梦神人，长丈六尺，项有日光。旦问群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号。』明帝即遣张骞等穷河源，经三十六国，至舍卫，佛已涅。写经六千万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还。」

臣笑曰：《汉书》云：张陵者，后汉顺帝时人，客学于蜀，入鹄鸣山，为蛇所吞。计顺帝乃明帝七世孙，理不在明帝之前百余年也。又云明年遣张骞寻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汉书》，张骞为前汉武帝寻河源，云何后汉明帝复遣寻邪？不知骞是何长寿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诸天内音第三宗飘天八字文》曰：「泽落觉菩台缘大罗千天。」真皇人解曰：泽者，天中山名，众龙所窟。落觉者，道君之内名。菩台者，真人之隐号。玉台处泽山之阳，三万日月，明其左右，罗汉月肤人大劫既交，诸天日月会玉台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济苦经》云：「乾坤洞然之后，乃使巨灵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复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复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复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计大千世界中有百亿日月。」又经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其普集，则百亿俱来，何为但三万而至？若余不集者，为是灾所不及？为是本界阙少？若必少者，地上几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胜，如何独无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界下人，不名大罗上界，灾所不及。今所不来者，理在然乎？将知造此经者，唯闻大千之名，迷于日月之数，故其然哉。

△太上尊贵十六

《文始传》称：「老子与尹喜游天上，入九重白门。天帝见老便拜。老命喜与天帝相礼。老子曰：太上尊贵，克日引见。太上在玉京山七宝宫，出诸天上，寂寂冥冥清远矣。」

臣笑曰：《神仙传》云，「吴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后，还家说云：初上天时，欲见天帝。天帝尊贵不可见，遂先见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数百人。」如此状明，则知太上劣于天帝矣。言太上尊贵，治在众天之上者，妄也。今据《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宫也。其玉清宫在玄都之上，何重宫复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两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众天之上」者，何谬如斯。

△五谷命凿十七

《化胡经》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世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风雨，地养百兽，人捕食之。吾伤此际，故尝百谷，以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为信，为世世子孙不经，五谷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经》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寿老者，不食五谷故也。』」《大有经》曰：「五谷刳命凿十七凿臭五藏，命促缩。此粮入腹，无希久寿。汝欲不死，肠中无尿。」《五府经》云：「黄精者，三阳之气，上入太清之宫，食之甘美，又长生也。」未解老子何尝此，而尝五谷腐人之肠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孙王于长生之国，而以五斗之谷请子孙王于神州，求刳命腐肠之短寿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内篇》云：「老子入关，往维卫国，入清妙夫人口中，后剖左掖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于是乃有佛法。」

臣笑曰：《化胡经》云：「老子化宾，一切奉佛。老曰：却后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卫白净王宫。吾于尔时，亦遣尹喜下生，从佛号曰阿难，造十二部经。』老子去后百年，舍卫国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号佛，字释迦。又四十九年，欲入涅。迦叶菩萨焚烧佛尸，收取舍利，分国造塔，阿育王又起八万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岂可老还，自烧老尸，而起塔邪？且可一笑。且老子诸经，多云作佛，或作国师，岂可天下国师与佛，必待伯阳乎？度人化俗，要须李耳邪？若云佛不能作，要须道者，从始气已来，独一老子，不许人悟大道而为国师邪？是则老为自伐，惟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也。然佛经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经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经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虚述，首尾无据。《蜀记》张陵被蛇啖，而注白日升天；《汉书》刘安伏钺，乃言长生不死。道家诬老子作佛，讵可怪哉？又《造天地经》云：「西化胡王，老子变形而去，左目为日，右目为月。」案《玄妙经》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则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计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凭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于首，若乘头入者，两眼俱来，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见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昙十九

《老子化在歌》曰：「我在舍卫时，约敕瞿昙身。汝共摩诃萨，赍经来东秦。历洛神州界，迫至东海间。广宣世尊法，教授聋俗人。与子威神法，化道满千年。年满时当还，慎莫恋东秦。无令天帝怒，太上蹋地。」

臣笑曰：案瞿昙者，即释迦也。《化胡经》云：「周庄本初三年，太岁丙辰，白净王子既得正觉，号佛释迦。老子见其去世，恐人懈怠，复下多罗聚落，号曰迦叶，亲近于佛，焚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释迦未生，不得预遗瞿昙往东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间无容得受迦叶之约敕，充千年之使乎？岂有菩萨亲侍于佛，而敕佛为使乎？又周庄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无丙辰本初之号。何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经》称：「三界魔王，各有歌辞，诵之百遍，名度南宫。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飞升天空，过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经》：「道士受戒符，置五岳位，设酒再拜。」

臣笑曰：《观身大戒》云：道学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诸有，焉能诵过百遍度南宫邪；又案三张之法，春秋二分，祭祀祠灶，冬夏两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军将吏兵，都无诫劝之文。此之神社，为神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设酒脯。岂有口诵魔言，身行礼祭，求出三界，谅可悲夫。

△佛邪乱政二十一

《化胡经》云：「佛兴胡域。西方金气，刚而无礼。神州之士，效其仪法，起立浮图，处处专尚佛经，背本趣末，言辞迂荡，不合妙法，饰雕金像，以诳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过十年，灾变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比由佛乱。帝主不事宗庙，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道气，不可复理。」

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万八千年，我去后，人心颓坏，淫礼邪神，杀生祷祈，更相残害，自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夭伤，寿无定年。』」以此推之，淫礼邪神，万神欢喜，气与道合，应获福利，云何命促，寿无定年？又汉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气隆盛，何乃兵戈屡作，水旱相寻，雨血山崩，饥荒荐集，更有桀纣，炮烙生灵？自明帝后，佛法行来五百余年，宁有妖灾虐政，甚于前者？以今验古，谁有诳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鸾乃庸疏，颇寻两教。道法谦退行伪，以显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开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则可笑样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树说之则枯，向畜说之则死。」又《灵宝经》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寿；今人修之，消年损命。」又道士受三五将军禁厌之法，有怨憎者，癫狂损命。又《度国王品》：「东方开明招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广百步头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啖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

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说十戒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怀恶心，闻戒不信生谤，生谤皆得罪。今树木无情，不虑获罪起谤，何须戒之令枯。若心枯死，此则有知。若有知者，闻法应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则损命，灾毒已行，大道宽容，检而不检，致令殃延后代，而不收录之邪？又案三张之术，《畏鬼科》曰：「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则停空，拟鬼千年血。」又造黄神越章，杀鬼朱章，杀人或为涂炭，斋者黄土泥面，驴辗泥中，悬头著柱，打拍使熟，自晋义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陆修静犹以黄土泥额，反缚悬头。如此淫祀，众望同笑。又案汉婕妤，帝疑其诅。对曰：「若鬼神有知，不受无理之诅，如其无知，请之何益，故不为此，以事推测，常人之智，尚识达之，况鬼有灵，聪明正直，而受愚《犬》者，未之有也。今观其文，词义无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将不耽嗜糟汁，湎淫终岁，以理推诚，岂得尔邪？

△北方礼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经》云：「北方礼一拜，北方为始，东向而周十方，想见太上真形。」

臣笑曰：《文始传》云：「老子与尹喜游天上，喜欲见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罗天玉京山，极幽远，可遥礼阙。』遂不见而还。」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为首，而浪礼北方邪？然道生东阳也。何不从东方为始？佛生西阴也，北亦阴也，前已鄙之，今复尊重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阳馆中，稽首礼元始天尊，问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说，何以不礼天尊，而想见太上乎？舍本逐末，谁之咎也？

△害亲求道二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消冰经》云：「老子语尹喜曰：『若求学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财宝，五官爵。若除者，与吾西行，喜精锐，因断七人首持来。老笑曰：『吾试子心，不可为事，所杀非亲，乃禽兽耳。』伏视七头为七宝，七尻为七禽，喜疑反家，七亲皆存。」又《造立天地记》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杀胡王七子，国人一分。」

臣笑曰：《三元诫》云：「道学不得怀挟恶心，不孝父母，不爱妻子。」计喜所杀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怀疑反视？如其实心，依诫怀恶，已犯重罪。何况斩二亲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杀其七子，亦已甚矣，又杀国人一分，何其不仁之深乎？若作法于后代，则令求道者皆杀二亲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滥诛半国之人乎？进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宫有延生符，爪书八方，则八气应之便成。人毁符以烧者，人随烟化为气。其文四万劫一出。」

臣笑曰：《文始传》云：「万万亿亿岁一大水，昆仑飞浮，有仙飞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万万岁，天地混沌如鸡子黄，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应迎之山上。又《济苦经》云：「乾坤洞然之后，溃然空荡。」计一劫之时，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万劫乃出，岂可四万劫中，绝无天人？幽幽冥冥，何其远也？又万万止是一亿，亿止是一兆，止言一亿兆年，而云万万亿亿者，盖新学造经，不知数之大小耳。

△椿与劫齐二十六

《洞玄东方青帝颂》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倾危，大劫终一椿，百六乘运回。」

臣笑曰：大水既漂，昆仑飞浮，后有大火，金铁融，地无草，乃至万万亿岁，天地如鸡子黄，总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烧之则灰，值劫火便绝，而言大劫齐椿者，一何谬欤？亦可笑矣。

△随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经》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沦，欲界灭无。」《太平道经佛法华大小品》：「周游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内，至大劫交，其文乃没。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经真文玉宇，出于元始，在二十八天无色界上大罗玉京山玄台。灾所不及。故自然之文，与运同生同灭。能奉之，七祖生天，转轮对王，代代不绝。」

臣笑曰：《度人本行经》云：「道言自元始开光已来，赤明元年，经九千余亿劫，度一恒沙众生。尔后至上皇元年，度人无量。我随劫生死，世世不绝，恒与灵宝同出，经九劫终九气，改运托胎洪氏，积三千余年。至赤明开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在甲子，诞于扶力盖天，复与灵宝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缘，赐我大上之号，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这山，灾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与运同生同灭，同生同灭，岂非灾也？又云：我与灵宝同时出没。又云：我随劫生死。计灵宝运灭，太上随亡。而云长生不死，此为妄也。又玉京在众天之上，灾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存者。玉京玉台，斯为色界，色界非常，玉京岂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河汉之实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经》云：金液还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烧水银，还复为丹，服得之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烧丹成水银，烧水银成丹。故曰还丹）昔韩终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黄金色者，盖道法验也。领身内外刚坚如金，故号佛金刚身也。」

臣笑曰：《文始传》云：大上、老子、太一元群，此三圣亦可为一身。《金液经》云：「太一者，惟有中黄丈夫乃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饮金液升天为天神，调阴阳矣。寻韩终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为太上万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须服金液后调阴阳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调阴阳者复须几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邪？又丹与水银，遍地皆有。火烧成丹，作之不难。何为道士不服，白日升天，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齿，虚过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为丹所误，故捕影之谈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须行因，一任丹得。邪见之重，可为悲矣。

△改佛为道二十九

《妙真偈》云：「假使声闻众，其数如恒沙，尽思共度量，不能测道智。」

臣笑曰：此乃改法华佛智为道智耳，自余并同。诸文非一。昔有问道士顾欢，欢答：「《灵玉妙经》，天文大字，出于自然，本非《法华》。乃是罗什妄与僧肇改我道经为《法华》也。且灵宝偷于《法华》，可诳东夏；《法华》之异《灵宝》，不殊西域。」今译人所出，不爽经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为《灵宝》。且佛经博约，词义弘深，千卷百部，无重文者。不同老经，自无别计，倚傍佛经，开张卷部。且五千之文，全无及佛，佛之八茂，亦不论道，自余后作，皆窃佛经，后自明之，不广其类。是以古来贤达，讽诵佛经，至今流传，代代不绝。道法必胜，何不诵持？举国统括，诵道谁是？是故知非，可为准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纯陀王曰：、得道圣众至恒沙，如来者，莫不众凡积行而得也。十仙者无数，亦有一兴而致一仙位。复有积劫而登，由功高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举，功卑则十升，有十阶级，从欢喜至法云，相好具足。于是诸五闻说，即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于天尊所闻法，获须陀洹果。」又《文始传》：「老子在宾弹指，诸天王、罗汉、五通、飞天俱至，遣尹喜为师。得道菩萨为老子作颂。」

臣笑曰：佛之与道，教迹不同，变通有异。道以自然为宗，佛以因缘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从凡入圣，具有经论。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与佛同，修行因缘，未见其说。然道家所修，吸气冲天，饮水证道，闻法飞空，饵草尸解，行业既殊，课果理异。但说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亿五万余天，或九真天王，九气天君，四方气君，三元、三天，九宫天曹，玉清、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极，诸如此类，理有所缘。岂有虚张，自取矫异，请说此天，为重为横？为虚为实？服何丹草，而获此天？脱所未详，则徒为虚指，更来可笑。

△道经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经目，取宋人陆修静所撰者目云：《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检今经目，并云见存。乃至《洞玄经》一十五卷，犹隐天宫。今检其目，并注见在。

臣笑曰：修静宋明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经目。既云隐在天宫，尔来一百余年，不闻天人下降，不见道士上升，不知此经从何至此？昔文成书以饭牛，诈言王母之命。而黄庭元阳以道换佛。张陵创造《灵宝》，吴赤乌时始出：《上清》起于葛玄，宋齐之间乃行。鲍静造三皇，事露而被诛；文成书饭牛，致戮于汉世。今之学者，又踵其术，又可悲乎！《汉书》：张鲁祖父陵，桓帝时造符书以惑众，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谓米贼。陵传，子衡，稀传子鲁，号曰三师，三人之妻为三夫人。皆云白日升天。初受道，名鬼卒，后号祭酒，妖鄙之甚，穿凿滥行，皆此例矣。

△五亿重天三十二

《文始转》云：「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轴，方圆三千六百里，神风持之，以四海为地脉。天地山川，河汉通气，风云皆从山出。」

臣笑曰：《三天正法经》云：天光未明七千余劫，玄景始分，九气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胤，置九天之号。上中下真，真为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宫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计一天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则九天相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则有一十四亿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亿重天分之，则天天相去二尺，岂有厚万里之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载二尺之天乎？《文始传》云：「老子引四天王磊众，皆身长丈六，短者丈二。」计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卧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仪三十三

《玄中经》说道士执简者用金玉，广一寸，长五寸五分，执之为况。中古王执朝师君。下古金玉隐，执杂木，长九寸，名为手简，执以去慢，诫于道士，若入王宫、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执简而入，勿有侧背。出舍外，脱巾帔，著素服行，勿自显损道法。若出俗家，整威仪，执简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执杖、巾帔、香炉、铜罐、钵盂出家之具自随，威仪具足，得十种功德。

臣笑曰：《自然经》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长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两角，角各有六条，两袖，袖各六条，合二十四条，法二十四气。二带法阴阳，中两角法两仪。乃至冠法莲华巾也。」《自然经》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张鲁黄巾之服？违律而无识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经》云：「愿将优昙华，愿烧旃檀香，供养千佛身，稽首礼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见释迦文，心中大懊恼。」又《大戒》云：「道学当念游大梦流景宫礼佛。」

臣笑曰：《敷斋经》：「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释迦文以转轮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秽，佛不忌，道属阳生忌秽，佛则反之。」据此，清浊天分，死生大判。何为不念清虚大道而愿生死秽恶佛乎？故昔殷太宰问孔子圣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圣也。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故知孔子以佛为圣，不以道为圣也。《化胡经》云：「天下大术，佛术第一。」《升玄》云：吾师化游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师名释迦文，此道齐经。」又云：「称仙梵天，称佛隐文，外国读经，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学佛久矣。由称梵也。又《灵宝》三十二天，大梵隐语，天各八字，诵之万遍，即飞行七祖，同升南宫。此又道士学佛之证也。然道士止知学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应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气三十五

《真人内朝律》云：「真人日礼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私房，诣师所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又《道律》云：「行气以次，不得任意，排丑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阴阳合，乘龙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妇，唯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诤。

△诸子道书三十六

《玄都经目》云：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须纸四万五十四张。其一千一百余卷经卷、符、图，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论，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

臣笑曰：道士所上经目，陆修静《目》中见有经书药方符图，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杂书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余卷者，乃取《汉·艺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为道之经论。据如此状，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并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黄白之方，陶朱变化之术，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杀鬼之法，及药方咒厌得为道书者，可须引来。未知连山、归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匮、太公六韬，何以不在道书之例乎？修静目中，本无诸子，今仍乘安，不知何据，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止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今云八百余卷，何以前后不同？又人之有恶，唯恐人知，己之有善，虑人不见。故道士自书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读道经。」即如此状，恐人知其丑乎？若以诸子为道书者，人中诸子，悉须追取，何得遗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诸子，今尊为经，流例相附，有何过欤？若尔，则知老子、黄子、诸子之流，如何得与儒流七经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经，后二篇，序道为中上贤类，斯实录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践，君臣囚吴石室，尝尿饮尿，亦已甚矣。今尊崇其术，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于齐，何为不行父术变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经》，老子托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为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经》云：「老子在汉为东方朔。」若审尔者，幽王为犬戎所杀，岂可不授君父与神符，令不死乎？又汉武穷兵，疲役中国，天下户口，至减大半。老子为方朔者，何忍不与辟兵辟谷之符，《犬》人咒鬼之方，以护汉国乎，眼看流蔽若此，无心取救，将非欺诳之谬乎？又统收道经目录乃有六千余卷，核论见本止有二千四十卷，余者虚指未出，将非铅墨未备，臻经本未成乎？自余孟浪纷纶，无足更广。（《广弘明集》九）

卷二十一

◎列女

◎王姚晖

◇造释迦像记

盖大范攸寂，非一念无以显其原；妙理澄湛，非表像何以畅其旨。是故影迹双林，□苍生离合，□蚁□沙，知善□可崇。邑子五十人等宿树兰柯，同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世，爰托乡亲，义存香火，识十恶之徒炭，体五道之亲苦，既沈处婆娑，实思宏愿，佥竭家资，共成良福。遂于长安城北渭水之阳，造释迦石像一区，永光圣宅。愿周皇帝延祚，常登安乐；晋国公忠孝，庆算无穷；又邑子□者，值佛闻法；见在眷属，恒与善居，将来道俗，世世同修。使如来福业，不坠于今奕；藉因之感，终美于去在。武成二年岁次庚辰二月癸未八日辛丑。像主王妙晖。（碑拓本。下有曹妃等姓名六十八人，不录。案：是月癸未朔，八日庚寅，碑作辛丑误。）

◇优婆夷

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八月戊午朔一日戊午，夫冲原虚寂，妙趣理幽，应□难寻，悟之者南。有诸邑子清信女优婆夷等体识非常，感情内□念□□□追益。遂相合帅，共崇洪愿，□□□原其众垂□□削家珍，仰为皇帝陛下延祚无穷，复愿大冢宰保国安民，福延万世。采石名山，召匠方外，敬造石像一区，雕克精丽，漂画严饰。藉此微因，□□□祚永隆，三宝常续。诸邑子等□□□师僧父母，咸隋此愿，同获斯善，共登正觉。（碑拓本。下有庞敬牟阿男刘阿容等三面姓名一百二十六人，不录。）

◎阙名

◇优诏答司马

昔主父从戮，孔车有长者之风，彭越就诛，栾布得陪臣之礼，庶子乡国已改，犹怀送往之情，始验忠贞，方知臣道，即敕荆州，以礼安厝。（《陈书·司马传》承圣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随例入关。而梁室屠戮太子，瘗殡失所，以宫臣，乃抗表周朝，求还江陵改葬，辞甚酸切。周朝优诏答。案承圣三年，愍怀太子与元帝同遇害，又三年而周受禅。此诏不知当周何帝时，入阙名类。）

◇奏改正朔色议

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不，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尚焉。（《周书·孝闵帝纪》。帝受禅，百官奏议，制曰：「可。」又《北史》九）

◇移齐文

夫有义则存，无信不立，山岳犹轻，兵食非重。故言誓弗违，重耳所以享国；祝史无愧，随会所以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临有国，可以忘义而多食言者也。自数属屯夷，时钟圮隔，皇家亲戚，沦陷三纪，仁姑、世母，望绝生还。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发，已送仁姑，许归世母。乃称烦暑，指克来秋，谓其信必由衷，嘉言无爽。今落木戒侯冰霜行及，方为世母虚设诡词，未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归，更征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须；保境宁民，又云匪报。详观此意，全乖本图。爱人以礼，岂为姑息？要子责诚，质亲求报，实伤和气，有悖天经。

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国顾家，殉名亏实。不害所养，斯曰仁人。臣鼓潜锋，孰非深计。若令迭争尺寸，两竞锥刀。瓦震长平，则赵分为二；兵出函谷，则韩裂为三。安得犹全，谓无损益。

大冢宰位隆将相，情兼家国，衔悲茹血，分毕冤魂，岂意噬指可寻，倚门应至。徒闻善始，卒无令终，百辟震惊，三军愤惋。不为孝子，当作忠臣。云岁北军深入，数俘城下。虽曰班师，余功未遂。今兹马首南向，更期重入。晋人角之，我之职矣。闻诸道路，早已戒严，非直北拒，又将南略。倘欲自送，此之愿也。如或婴城，未能求敌，诘朝请见，与君周旋，为惠不终，只增深怨。爱亲无慢，垂训尼父；矜恤穷老，贻则周文。环之义，事不由此，自宜内省，岂宜有间（《周书·晋公护传》。齐朝许归护母阎姬，不即发遣。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

◇传檄吐谷浑

夫二气既分，三才定位，树之以君，本为黔首。岂使悖义违道，肆于民上？昔魏氏不纲，群方幅裂，豺狼横噬，龟玉已毁，喁喁黔黎，咸坠涂炭，我先皇神武应期，一匡天下，东戡戡南剪，无思不服。天鉴有周，世笃英圣，遂廓洪基，奄荒万宇，固则神皋西岳，险则百二犹在。卿士师师，群后率职。故知三灵之所眷集，四奥之所来苏也。

彼国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乱，遂阻皇风，首鼠两端，伺我边隙。先皇含垢茂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邻好，申之以婚姻，彼国苞茂祸心，屡违盟约，外结仇雠，片面台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师也。自尔迄今，蜂虿弥毒，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怀远，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恶稔祸盈，故命龚行九伐。武臣猛将，天张雷动，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锐，挥戈擐甲，同萃龙沙。柱国博陵公祥，贵戚重望，乃文乃武，受庙堂，元戎启路；太傅、燕国公于谨，英猷不世，应变无穷，杖旄指麾，为其谋主。柱国、化政公贵，早播威声，奇正兼设，直取龙涸，济自南河。突厥与国睦亲，同耻反道，驱引弓之民，总穹庐之众，解鞍成山，云蒸雾合。

往岁王师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临，江陵底定，凿空万里，辟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败之机，较然可见。若能转祸为福，深识事宜，君臣相率，舆梓稽颡，则爵等显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觊延时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谋，以图去就。（《周书·贺兰祥传》。武成初，吐谷浑侵凉州。诏贺兰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祥乃遣其军司传檄吐谷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

伪陈私署公卿将校，州镇郡县，村屯邑落。盖闻五精上列，耀魄总其威灵；万国下分，皇王摄其区域。至其创业垂统，革命受终，奄有神州，光宅函夏，莫不垂极袭圣，积德累仁，播厚利于人民，建大功于天地。然后幽明赞叶，兆庶归往。瑞之以龙图凤纪，崇之以玉玺黄屋。故能照临九县，对越两仪，永保鸿名，长为称首。未有蛮陬夷落，裔土荒隅，崛起阡陌之中，妄窃帝王之号。斯则僭越之首，县于汉阙，亡吴之主，会于晋臣；布在方册，可以龟镜者也。

我太祖文皇帝自天攸纵，膺运挺生，屈道蕃条，或跃伊始。属玄运将改，禄去王室，三川已震，九鼎将飞，事切在泥，祸深流彘。乃推诚仗义，援手濡足，迎卫乘舆，崇建社，举天维于将坠，振地轴于已倾。血气食毛，咸受其赐。是则我有大造于区夏也。重以辟土服远，包荆卷蜀，功高于九合，业重于三分，愈执忠贞之操，终以人臣之礼。至或大矣。无得称焉。

既而讴歌允属，金石变响，神器大宝，用集我有周。我闵皇帝乃上为命，俯顺乐推，揖让而登皇极，垂衣而归抚运。世宗缵统，克隆洪绪，武功文德，藤茂飞英。我高祖武皇帝，以上圣隆下武，以至道弘丕业。其寂也，象系不能究其微；其动也，雷霆不能比其变。伪齐窃据中原，绵历世祀，带之以巨海长淮，镇之以峻岱崇岳，其地广，其民众，其俗富，其兵强。而帝迁明德，人思睿后，金钺一麾，廓然大定，申吊伐之义，答亿兆之心。陟方之驾虽远，鼎湖之神未绝。天元皇帝负四圣之休烈，协千载之昌期，悬金镜，振玉鼓，宏天纲，广地络。东穷海外，西极河源，邛管、夜郎之所，冒顿、呼韩之类，莫不屈膝稽颡，泛水梯山，被华夏之仁风，仰中国之圣道。

唯彼扬越，独为匪民，卄取黄鱼鸟之郡，晏安龟蛇之穴。故伪魁陈霸先，火耕水耩之夫，荜门圭窦之子，无行检于乡曲，充部录于藩侯，施彼呼船之伎，展其盗裘之用。直萧氏丧乱，金陵扰攘，烂羊启邑，拔座为将，遂得洗江汉，奋迅泥滓。王僧辩秉文经武，挹义怀仁，志在鹰扬，诚深鹤立，埽江表之巨寇，复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密相奄袭，忍加屠害，节士为之扼腕，名臣所以流涕，萧方智世有江外，实主梁祀。霸先义则臣民，任惟辅佐，御下暴于戾虎，轻上逾于老牛。包此祸心，遽行篡弑，遂令群盗，起宫闱，窘逼梁栋之间，颠死锋镝之下，既甚南宫绝宋公之尸，又过淖齿缩齐闵之筋。自古逆子乱臣，穷凶极悖，未有如斯者。昌实霸嗣，旧加篡戮，残虐相袭，报复循环。陈顼获自储宫，我之俘隶。先朝深弘宽宥，免其衅鼓，置之夷邸，淹历岁时。刍豢费上林之牧，廪恤索长安之米。其兄发常山之念，屡致诚请，国务狐首之感，以礼遣送。顼禀性凶ㄟ，不义不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害及犹子，僭其伪位。

朝廷远抚长驾，含垢匿瑕，遍省不亏，轩继路。东夏克平，威震淮海，乘胜席卷，咸请南辕。高祖以得原失信，义有不取，怀远字小，理存久大，而违盟背惠，或从兹始。摇荡我边陲，侵轶我彭泗，我是以有吕梁之役。麾下裴忌、程文秀之辈，李绪、蒋元举之徒，束手军前，不可胜计。积甲等孤桐之岫，溺卒断浮磬之流。顼长恶愈甚，守迷不变，据如掌之地，延翘足之项，犹怒臂当辙，举尾支山，习黄旗之谬谈，志青盖之妖说。贯盈数尽，今实其时。加庚子应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混一之期，昭然可见。

寡人不武，董兹戎律，内禀帷幄，出制天渊，部勒诸将，雷奔电击。大将军、龙门公拓拔王述领巴蜀之兵一十二万，出于白帝，水陆俱下。大将军、安昌公拓跋则领骁骑五万，济于南岸，循江东转。梁王举一国之师，尽舳舻之盛，发自江陵，首尾不绝。行军总管、上柱国、杞国公亮率步骑一十五万，埽荡山林，□自东阙。行军总管、上柱国，成阝国公士彦岭内马一十万，济自泗口，径取广陵。幕府精锐二十万余，长驱淮水，直指江左。并同集石首，大会金陵。凡此诸军，皆从陇骁雄，幽并勇侠，捩犀拔象之夫，斩蛟挈兕之士。上谷渔阳之骑，追风啸云；荆门邓塞之舟，浮江沈汉。象弭饰堂之材，鹫羽加淇园之竹。旌旗麾电，戈剑竟野。鼓怒则江湖荡沸，叱咤则山岳簸跳。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众战，谁能抗御？

将恐程门霜，梧桐与樗栎同凋；昆山火燎，天球共武夫俱尽。故示以祸福，冀相全济。陈顼若识机知变，舆梓辕门，当增安乐之封，加有归命之礼。伪公卿以下，或中华之冠带，流寓江淮；或东南之隽楚，世载名位。岂安危乱之邦，事夷裔之主？良由身居伪网，迹化寇地，虽心存魏阙，无由自拔故耳。今正丈夫转福之秋，君子见机之日，若能投诚进款，展效立功，富贵荣华，义同俯拾，如有不达机运，敢拒王师，军有严科，刑兹罔赦。檄文所到，咸共申省。（《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

◇铜升铭

保定元年辛己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诏改制铜律度，遂臻中和。累黍积，同兹玉量，与衡度无差。准为铜升，用颁天下。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为式。（《隋书·律历志上》，云此铜升之铭也）

◇玉升铭

维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旅蕤宾，晋国之有司，修缮仓廪，获古玉升，刑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师晋国公以闻，敕纳于天府，暨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乃诏稽准绳，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熔金写之，用颁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合太平权稀度量。（《隋书·律历志上》）

◇周开府高邑侯裴鸿碑

（上阙）君讳鸿，河东闻喜人也。□河南脱履，志轻天下之图，赵城执（上阙）本州别驾，逸足致远，□止于展骥。父方兴，义阳太守，良守有闻，政逾于去虎（上阙）。为莫功深丹染，幼则断织贻范，志存佾豆，长则垂帷游艺，遍该图史（上阙）。贺跋胜褰帷南服，颇称爱士，闻风悦焉，有同倾盖，乃奏除龙（上阙）襄陵巨鲸璜海，缇裙青领，窃号假名。凡厥衣冠，并羁鲸盗（上阙）。即墨蹈燕，实有田单之武；河西归汉，讵无窦融之绩。畴庸疏爵，载发五言（上阙），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太祖相府初开，务殷任重，登庸而纳百揆，负（上阙）斯在。乃□为大丞相府功曹参军事，加持节、帅都督、中军将军、右金紫光（上阙）实有□干之才，非亡爪牙之任，勋□之巨，实简帝心，乃赐姓宇文氏，柱国、燕公拥旄（上阙）大都督、领武阳公长史，时凤翔□与蜀□王□等阻兵邛，窃据方（上阙）奇谋星旋月□之兵上谷、渔阳之□□逾百战，攻出九天，殪彼搀抢，并□（上阙）贤□□之任□□□□乃除大将军、辅成公司马，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上阙）朝政谋□□□启沃□□公作□神甸君又□本职带雍（上阙）之誉独□□时吐谷浑蚁聚边朔（上阙），之□上□嘉猷□□□出迁□□□正进爵为伯，其司录赞治并（上阙）参帷屋□□高祖武皇帝始自登庸，并连其任，二年寻转御正，阴岑（上阙）民部□□□□□□聿宣。事该土地之图，绩兼都鄙之数。在乎匡拂（上阙）大都督、□州刺史、九曲□屯□襄州总管、卫国公以贵介之重推（上阙）周□之重，□□赵□之径。比踪往烈，时论荣之。寻迁总管府长史，又拜郢州（上阙）名□□□宣无废六条之□。时以江淮未一，疆场多虞，命彼舟师，远临荆汉（上阙），常思效命，鸣剑抵掌，志在宣力，氵波执锐，首启戎行。既而师律否臧，雄图弗（上阙）春秋五十九，以天和三年八月八日薨乎建业客馆。陈人敬其诚节，反（上阙）竭诚□上，遗爱在民，高风余论，方传不朽（阙一行，上阙），望重，衮职学优，才品斯著，□□乃修，其贤必象，其芳不休。邦守德懋，骥足名（上阙）过，世路群飞，秉节识义，金城乃归，策勋胙邑，奄有邦畿，经纶运始，驱驰（上阙）班三事，职副六卿，常伯□任，邦教立名，陪蕃首席，刺举专城，骈绶累印，载（上阙）使奉贤，轻□军阵，驷马旌旃，黄场积壤，玄甲开泉，将军有墓（阙一行。碑拓本）

◇魏故谯郡太守曹礻攵乐碑

君讳恪，字礻攵乐，沛国谯人也。其先皇帝当高阳之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之□又封曹□于邾。汉室龙兴，曹参为相。魏武皇帝以英杰之上才，□挺之睿哲□为魏祖历载弥长，君即其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霖黄初三年立为河东王，食邑六千二百户，太和六年改封东海王，嘉平元年薨，谥曰定王，礼也。子启嗣。君即
□□□□□□□□□□□□逢兹不造，□深思远大□后变起遂令夫餍达携二子，长道真，次道□，微行避难，变称姓木，以求万全。
□□□□□□□□□□□民□后魏和三年旨复曹□□□□□□□伪姚乡郡太守，雅望渊邃，博爱文艳，禀德齐礼，善修政化，□□□□□□□父协，志尚清静，好学经诰，矫然挺立，不可以非义亏其性，孝德慈风，禀大气而自远，文流洞照之艺，因事以发□□□□□□□□□□途致惟安神奉养，不慕荣贵。逢大武皇帝亲总六戎讨逆□薛永宗、盖吴，驾幸大州，下召乡俊，导引前驱
□□□□□□□获已从驾西行□平凶丑，随赴北伐，遂充殿会土豪。国有大议，必使参焉。□欲选□请乞归侍。圣上加愍，假安邑□□□□□□□积□禀质秀灵，幼怀廉雅之风，长标独善之策，抱蕴德于奇年，立成名于冠岁。太和之季，马圈歼覆。孝文皇帝威□□□□奋指麾□□□□国志，兵法优长乃勇略奋发，遂提戈披幕，先锋击贼，前无横阵，搴旗斩馘。□皇上□□即补千人军将，授□远将军。驾还宫阙，策勋饮至。殿会之初□□弥逆殊□皇帝临轩，宣敕褒赉，赏帛匹彩两百余段。歌劳止之诗，听归侍养，使得尽欢膝下，□其孝德，光于事亲，忠诚□于接物，穆穆闺庭之际，恂恂乡党之间，文丽雕篆，学赡博通，思入玄门，性□天道，翱翔诗书之菀，游息礼乐之场。若乃□□□□主泛爱以亲仁，□里结谐密之欢，朋故广笃诚之信。轻财若水，重义如山，一言可怀，千金不吝。景明中会安邑府君卒，君居庐□礼至□□□哀恸□中茹，忧毁骨服勤，虽闵余痛在心。每仰凯风以长骛，溯寒泉而不息。三年泣血，□□□也。五十犹慕，方□舜焉，至延昌二年□遭母忧。君扣石土以穷号，仰苍天而自诉，水浆不进□四晨，哭泣不绝声逾月，丧过于哀，有感行路，毁□之至，殆将灭性。虽高柴泣血于□辰，王修□慕于社日，无以过也。去魏大统初，君齿班逾矩，旨授本土谯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惠
□□□□□□□净名，超遥解脱之门，放浪清旷之域。君虽老而敬信喻笃，年将暮而修崇无怠。于是□竭□资□□□身□融□教造浮图一区，□□□□□于□相□写《法华》《涅》，常奉读诵，恒持斋戒，罔有劳倦。方介尔景福，贻我远□之寿，永究悬□之礼。□大统十年秋，忽遭疾，□□□□□□□苓。泛泛之影已沦，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有七，终于临民□□质既殒，□识怀悲，岂□辍杵停歌云尔而已或！君有六子：长回欢，次遵欢，次骠骑将军、右光禄都督、汉阳太守，又任虞州别驾、长史、□中□□，次夏县功□□宾
□□□，次宣威将军、陇州治中、司马、阳太守、河北大郡主簿弼等。天和五年十月，卜葬乎夏禹城之西□□□原之南。君□□□圹□□□□姻□闻窀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涕零□□临□而洒泣。悲夫！痛切也□孝□至深□刊石□存□者子孙□慕之□□□感音仪之寂□□□□之□□□至德以作颂，镌崇碑以铭烈。其词曰：

恢恢谯郡，郁郁神区，怀贞□□，□人□□。□建魏胤，九服康衢，□□□□，□代称誉。宏济六合，继响唐虞，穆穆□灵，□允倚□，□□□□，□满州闾，□诚内外，□□□逾。秉直□□，岂独史鱼，□□□□□□□□□□□□□□□□□□□□入阵凶首□擒罢戎归，侍□□□心，□翔书菀，文丽词林。

□□□□□□□□□□□□□□□□□□□

寻其体也，豁乎无际，眇乎无穷，源乎无始，极乎无终。解惑以兹齐贯，染净于此俱融。该空有而阒寂，括宇宙以通同。论其用也，一而能多，静而能乱，挺万类之殊形，吐群情之别观，结五住之盘根，起十缠之羁绊，随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荡，六道以之悠漫。三贤十圣，暧以联绵；二智五眼，晔而辉焕。浑升沈而共壑，派违顺以分歧，体无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为。若纯金不隔于环钏，等积水不惮于涟漪，故令名用喧杂，集起纷驰，事若万轸殊辙，理则千轮共规。观于碍于缘起信难思于物性，犹宝殿之垂珠，若瑶台之悬镜。彼此异而相入，红紫分而交映，法无定于心境，人磨隔于凡圣，物不滞于自他。事莫拥于邪正。

何巨细之殊越，遂参互而容持。邻虚含大千之界，刹那总三际之时。惧斯言之少信，借帝网以除疑。盖普眼而能瞩，岂惑识以知之？觌九会之玄文，览万圣之遗则，眷常啼于东市，慕善财于南国，历多城而进解，访众师而遣惑，始承命于文殊，终归宗于妙德。虽游形于法界，未动足于园，叹一王之似虐，嗟五热之非暄，握手入和修之舍，弹指开阿逸之门，闻一音之常韵，睹极圣之恒存。三九于兹绝听，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详论；

悼禀识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异之四邪，执断常之双计，怖梦虎于长眠，玩空花于久翳，萦结缠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流，背七觉而逾昏，染六欲而方滞。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冷《立屏》而独往，久逃逝而忘归。埋宝藏于穷舍，匿明珠于蔽衣，抱一真而不识，萦万恼以欷。

嗟余既已伤于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眷录，涉讲肆以开愚，托禅林而遣欲。猴著锁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旷海以戒舟，晓重幽以慧烛，绝诤论于封想，息是非于妄情，创敛缘于有觉，终寂虑于无生，显真宗之实相，达世用之虚名。道莫遗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拟六贼其方溃，冀十军之可平。昏云聚而还散，心河浊而更清，性海无增减，行月有亏盈，疑兔足之致浅，惧鸿毛之见；为山托于始篑，庶昆仑之可成。（《广弘明集》三十七）

◇酬济北戴先生逵书

幽林沙门释慧命酬书济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微妙于是同玄；万圣乘机，违顺以之殊迹。是以西关明道，东野谈仁，雕朴改工，有无异轸。今若括此二门，原兹两教，岂不归宗三转，会入五乘，藉浅之深，资权显实。斯若池分四水，始则殊名，海控八河，终无别味。

檀越幼挺奇才，夙怀茂绪，华辞卓世，雅致参玄，智五明，学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颜生之逸轨；损之为道，摹李氏之玄踪。虽复六经该广，百家繁富，圣贤异派，儒墨分流，或事旷而文殷，或言高而旨远，莫不纳如瓶受，说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顷。明镜匪疲，洪钟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长卿恧其高趣。故虽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盖，龟玉之价弗逾；栖凤卧龙，鱼水之交莫异。加以识鉴苦空，志排尘俗，形虽廊庙，器乃江湖，是以属叹牵丝，兴言世网，辞同应陆，调合张严，嗟朱火之遽传，愍清波之速逝。方应濯足从道，洗耳辞荣，九转充虚，四禅排疾。然后寻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缠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宁不至哉！

贫道识镜难清，心尘易壅，定惭华水，戒非草系，才侔撤烛，学谢传灯，内有愧于德充，外无狎于人世。是以淹滞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托志筠松，测四序于风霜，候三旬于眺魄。至用心八闻山鸟，仍代九成；昼视游鱼，聊追二子。荜户敝衿，在原非病；朱门结驷，于我如云。所叹藤鼠易侵，树猿难静，劳想鹫头，倦思鸡足。至于林凋秋叶，曾无独觉之明；谷响春莺，终切寡闻之叹。

忽承来问，曲见光誉，幽气若兰。清音如玉，诚复溢目致欢，而实抚膺多愧，虽识谢天池，未辨北溟之说，而事同泥井，惭闻东海之谈。所冀伊人，于焉加我。黄石匪遥，结期明旦；白驹可絷，用永终朝。善敬清猷，时因素札，言不洗意，报此何伸。（《广弘明集》二十七）

◎释慧晓

慧晓。

◇释子赋

咄哉失念，尔还觉。（《续高僧传》二十一慧命）

◎释昙积

昙积。

◇谏周太祖沙汰僧表

僧昙积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悬日月，照烛无私之道，卷舍不测之化，能威临皂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纲，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练行，显迹于明时，寡德沙门，耻还于素俗。爰降明诏，责其试艺，颁下诸州，问其课业。

窃惟入道多端，谅非一揆，依相验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节俭自居，愿行要心，不犯诸禁，烧香旋塔，顶礼殷勤，合掌低头，忘寝以食，但受性愚钝，于读诵无缘，习学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须文诵聪者，为是重审试僧，不退实行。为是正意偏望，取以明快。且实而不聪，行之本也，聪而不实，智之相也。若用为有业，是不求备于一人，若实为非僧，便责知于满足。大觉智慧，不可思议，诸所为法，天人顶受，况在凡夫，辄思改易。群圣自言种种神变，于斯大法，不能加减。大人出世，识本知机，巧妙多方，化人以渐，众生根行，各各不同，令圣说经，互差不一，内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通，亦无乖异。又如孔子领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过数人。自余已外，岂容斥逐？今州郡县，各有学生，德及颜回，讵几人也？可以不及颜回，废郡不立？可以无德顽僧，并令还俗？不及颜回者，犹胜于野人。无德顽僧者，犹胜于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

或有专归树下，擎锡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闻顿舍，利养无心，理观除烦，遂阙文诵。论其人入道，则内业有余；究其文解，则相功不足。何必聚众京华，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没，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

或有营经造像，厉力积年，修补伽蓝，忧勤累岁，舍身济物，不以寒苦经心；施药与人，不以饥贫易志。但无聪力，日诵不过一言；旦夕栖栖，日读不盈数纸。准其回向，则善不空施；征其发趣，则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是枉滥行人，直性顿非。不足三也。

佛说僧是福田，理难损仰，虽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岂容朝施暮夺，自加荐毁？爱恶无常，岂责其得失于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于十二冲典？恐不合圣心，甚乖大趣。上损慈悲，下亏正化。唯畏后世相传，受诬僧之谤。不足四也。

今大周大国，僧尼未几，寺舍列然，有盈万数。只应招延二部，溢满其间，动动梵鸣钟，为国行道，方便穷其长短，曲觅愆非。黜放还民，使栋梁空旷，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深不顿除，性由渐显。一切众生，具诸烦恼，若顿遣圆修，是灭佛法，匪直损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纯善，精加供养；一向纯恶，退令还俗。此言所见，深灭三宝。若粗细等看，魔难得便。何者？纯善退粗成众。粗重之人，犹生物善，经文道理，莫问粗细之行。唯不还俗，终成佛子。进退三思，不足五也。

贫道余年贱质，寄命关右，钦化承恩，得存道业。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诚，忏干忤之愆，伏增战越。敬白。（《广弘明集》二十七。一本在二十四。案；文帝未尝受禅，今此题称太祖，文称皇帝，盖明帝后追改。）

◎亡名

亡名，俗姓宋，南郡人。本名阙殆，事梁元帝，官爵未详，梁亡出家，为夏州三藏。宇文护迎还咸阳，不知所终。

◇答宇文护书

辱告，深具怀抱。寒暑异域，苦乐殊心，辄略常谈，且陈事实。贫道禀质丑陋，恒婴疾恼，因伛成恭，惟道是务。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舍俗缘，十有五载。万人归国，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独流荒裔。无罪可罚，无能可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虑九思，是所未喻。

◇又列六不可十叹息书略结云

沙门持戒，心口相应。所列六条，若有一诳，生则共卫厌之，死则铁钳拔之，烊铜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室，况乃明世。且乡国殄丧，宗戚衰亡，贫道何人？独堪长久。诚得收迹岩中，摄心尘外；支养残命，敦修慧业：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在；任力行道，随缘化物：斯次愿也。如其不尔，独处丘壑，安能愦愦久住阎浮地乎？（《续高僧传》九）

◇宝人铭（《法苑珠林》作「自诫」）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势位，值京都丧乱，冠冕沦没，海内知识，零落殆尽，乃喟然叹曰（《续高僧传》有上六句，《法苑珠林》无）：夫以回到倒日之力，一旦草雕，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烬灭。定知世相无常，浮生虚伪，譬如朝露，其停几何？大丈夫生当降魔，死当饲虎，如其不尔，徒生何益？不如修禅定足以养志，诵读经足以自娱。富贵名誉，徒荣人耳。乃弃其簪弁，剃其须发，衣衲杖锡，听讲谈玄。战国未宁，安身无地，自厌形骸，甚于桎梏，思绝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经》曰：「如说行者，乃名是圣，不但口之所方。」《小乘偈》曰：「能行说为正，不行何所说，若说不能行，不名为智者。」所以颜回好学，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惧闻后语。功劳智扰，役神伤命，为道日损，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虑，降此患累，以求虚寂。乃作《绝学箴》，亦名《息心赞》，拟夫周庙。其铭曰：

法界内有如意宝人焉，久缄其口。铭其膺曰：「古之摄心人也。」诫之哉！诫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虑多失，不如守一。虑多志散，知多心乱。心乱生恼，志散妨道。勿谓何伤，其苦悠长；勿言何畏，其祸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将盈；纤尘不拂，五岳将成。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关尔七窍，闭尔六情。莫窥于色，莫听于声。闻声者聋，见色者盲。一文一艺，空中小蚊；一伎一能，日下孤灯。英贤才艺，是以愚弊，舍弃淳朴，耽溺淫丽。识马易奔，心猿难制。神既劳役，形必损弊。邪径终迷，修途永泥。英贤才能，是曰忄昏懵，夸拙美羡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涂舍翰卷，其用不恒。内怀茅乔伐，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邀人令誉，亦孔之丑，凡谓之吉，圣以之咎。赏悦暂时，悲忧长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剧；端坐树阴，迹灭影沈。厌生患老，随思随造；心想若灭，生死长绝。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一道虚寂，万物齐平。何劳何劣？何重何轻？何贱何辱？何贵何苛？澄天愧净，日惭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贻贤哲，斯道利贞。（《法苑珠林》六十一，《续高僧传》九，亡名。）

◎释慧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善幼出家，住杨都栖玄寺。梁亡入周。

◇散花论序略

著述之体，贵言约而理丰。余颇悉诸作。而今缕者，正由斯辙，罕人谙练。是以触义殷勤，逢文指掌，有详览者，想鉴兹焉。（《续高僧传》十慧善）

◎释僧π

僧π，武帝时沙门，住新州愿果寺。

◇难道论

π以世之滥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为说经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称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寻者，莫不信从，以为口实。异哉此传，君子尚不可罔，况贬大圣者乎？今具陈此说非真。人世差错，假托名字，亦乃言不及义，翻辱老子。意者胜人达士，不出此言。将是无识异道，夸竞佛法，假托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传后，作此异论，用迷昏俗。窃闻传而不习，夫子不许；妄作者凶，老君所戒。此之巨患，增长三涂，宜应纠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贤圣，多述本迹。故班固《汉书》，品人九等。孔丘之徒，为上上类，例皆是圣。李老之俦，为中上类，例皆是贤。何晏、王弼云：「老未及圣。」此则贤圣天分，优劣自显。故魏文之博悟也，黄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劈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告吏民，咸使知闻。」据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寻前达，故有此弊耳。今考据年月，群达诚言，区别人世，并内经外典，并对条例，览详卷首，邪正自显。（《续高僧传》三十僧π）

◎释宗猷

宗猷。

◇遗琼法师书

庄公学业优奥，诚如宏选，理副诸望，用光于后。然其头大足小，终无后成，恐其徙辙余宗耳。（《续高僧传》十一道庄）

◎释法上

法上俗姓刘，朝歌人，高齐时相州定国寺戒师，终于周。

◇答高丽国丞相王高德问法教始末叙略

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生，十九出家，三十道成，当捎五二十四年癸未之岁。穆王闻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还。以此为验，四十九年在世。灭度已来，至今齐代武平十年丙申，凡经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后汉明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平十年。经法初来，魏晋相传，至今流布。（《续高僧传》）

卷二十三

◎释氏（二）

◎释道安

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人，周武敕住中兴寺，建德三年，普灭佛道，削迹潜遁，搜访得之，位以朝列，不就。

◇二教论

△归宗显本一

有东都逸俊童子，问于西京通方先生曰：仆闻风流倾坠，六经所以缉修，夸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扰柔弘润，于物必济，曰儒，用之不匮，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详矣。近览释教，文博义丰，观其汲引，则恂恂善诱，要其旨趣，则慈良，然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至于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身，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之厌身无常之说哉。但拘滞之流，未驰高观，不能齐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乎一气，致今谈论之际，每有不同，此所谓匿摩尼于胎[B]，掩大明于重夜，伤莫二之淳风，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弥劫，奚可值哉。敬请先生，为之开阐，通方先生曰：子之问也激矣哉。可谓穷辨未尽理也。仆虽不敏，稽疑上国，服膺灵章，陶风下席，今当为子略陈其要，夫万化本于无生，生生者无生，三才兆于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虽一体，而形神两异，散虽质别，而心数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是以智度有内外两经，仁王辩外二论，方等明内外两律，百论言内外二道，若通论内外，则该彼华夷，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备彰圣典，非为诞谬，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教惟有二，宁得有三，何则，昔玄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稍离，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论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谟，并是修身之术，故艺文志曰。

儒家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术，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是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词，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五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此其所长也。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论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职，谈其籍也。并皇家之一书，子欲于一代之内，令九流争川，大道之世，使小臣竞辨，岂不上伤皇极莫二之风？下开拘放鄙荡之弊，真所谓巨蠹鸿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轨辙。论其文则部分十二，语其旨则四种悉擅。理妙域中，因非名号所及；化擅系表，又非情智所寻。至于遣累落筌，陶神尽照，近超生死，远证泥洹，播阐五乘，接群机之深浅，该明六道，辩善恶之升沈，期出世，而理无不周，迩比王化，而事无不尽，能博能要，不质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虑，孰能与斯教哉！虽复儒道千家，墨农百氏，取舍驱驰，未及其度者也。唯释氏之教，理富权实，有余不了，称之曰权，无余了义，号之为实，通云善诱，何成妙赏。子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余谓善有精粗，优劣宜异，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安息，安可同年而语其胜负哉。又云教迹诚异，理会则同，爰引世训，以符玄教，此盖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诠理之谓；理者何也？教之所诠。教若果异，理岂得同？理若必同，教宁得异！筌不期鱼，蹄不为兔，将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笃，身患之诫遂兴；不悟迁流，逝川之叹乃作：并是方内之至谈，谅非逾方之巨唱。何者？推色尽于极微，老氏之所未辩；究心穷于生灭，宣尼又所未言：可谓瞻之似尽，察之未极者也。故《涅经》曰：分别色心，有无量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且声闻之与菩萨，俱越妄想之乡，菩萨则惠兼九道，声闻则独善一身，其犹露润之方巨壑，微尘之比须弥，况凡夫识想，何得齐乎？故净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萤火。若夫以齐而齐，不齐者未齐矣；以齐而齐，于齐者未齐焉。余闻善齐天下者，以不齐而齐天下者也。何须夷岳实渊，然后方平；续岛截鹤，于焉始等：此盖狷夫之野议，岂达士之贞观！故谚曰：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请广其类，更晓子怀，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资色心以成躯禀阴阳以化体，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阴阳义齐，则使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贱？此之不可，至理皎然，虽强齐之，其义安在。

△儒道升降二

问曰：「先生泾渭孔、释，清浊大县，与夺儒道，取舍尤滥。史迁六氏，道家为先；班固九流，儒宗为上。讨其祖述，并可命家，论其宪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谓未可，傥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涂轨乖顺，不可无归，朱紫之际，久宜有在。《汉书》十志，并是古则，艺文、五行，岂今始有？农为治本，史迁不言，安毁纵横？官典俱漏，故孟坚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长之论，曩见贬其非。是以《前汉书》曰：史迁序坟籍，则先黄、老，后六经；论游侠，则退处士，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羞贫贱：此其为弊也。《后汉书》曰：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册《世本》《战国策》，据《楚汉春秋》，列时事，上自皇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义浅而不笃。其论术学也，则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贱守节，此其大弊伤道所过极形之咎也。又《晋书·礼乐志》曰：世称子长《史记》奇而不周，奇谓博古远达，不周谓弊于儒道。儒道既弊，圣教不兴，何王摹之？尚道废儒，惑乱天下，变风毁俗，遂使魏晋为之陵迟，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此皆国史实录之文，奚独可异，校其得失，详列典志，取舍升降，何预鄙怀。」

问：「老子之教，盖修身治国，绝弃贵尚。论大道则为三才之元，辨上德则为五事之本，犹陶埏之成造，譬橐之不穷，先生何为抑在儒下？」答曰：「余闻恬志大和者，不务变常；安时处顺者，不求反古。故《诗》曰：不愆不亡，率由旧章。唯艺文之盛，《易》最优矣。吾子谓老与《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能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故《系》词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说》曰：夫有形生于无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夫气、形、质而未相离，故曰浑混，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经说》曰：奇者阳节，偶者阴基，得阳而成，合阴而居，数相配偶，乃为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此而遐瞻，足贤于老也。子谓仁由失德而兴，礼生忠信之薄，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且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岂在饰敬之年、责报之岁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浇浪，虚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贤能，于治何续，既扶《易》之一谦，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弃五德。」

△君为教主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敬寻哲制，剖析离合，云派而别之，应有九教；统而合之，同一儒宗。采求理例，犹谓未当，何者？名杂邓、尹，法参悝、商，墨出由、胡，农兴野老，斯皆制通贤达，不可以为教首。孔、老圣欤，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论其二。儒教道教，岂不婉哉。」答曰：「子之问也，似未通远。夫帝王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此盖王业之盛事也。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百王同其风，万代齐其轨。若有位无才，犹亏弘阐，有才无位，灼然全阙。昔周公摄政七载，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为教主？孔虽圣达，无位者也，自卫回轮，始弘文轨，正可修述，非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谐赞，出周入秦，为尹言道，无闻诸侯，何况天子？既是仙贤，固宜又缺，道属儒宗，已彰前简。

问：「孔子问礼于老聃，则师资之义存矣。又《论语》，孔子自称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子曰孔圣，而云老贤，比类之义，义将焉在？褒贬乖中，谅为侮圣。」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凿，放心智任诚，唯依谟典。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学九仙之术，寻乎练饵，斯或有之，至于圣也，则不云学。《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汉书》，品孔子为上上类，皆是圣，以老氏为中上流，并是贤；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圣：此皆典达所位，仆能异乎！孔子曰：吾无常师，问礼于老聃，斯其义也。有问农，云吾不如老农；又问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庙，每事问：岂农圃守庙之人，而贤于孔丘乎？窃比逊词，斯其类也。故知他评近实，自谦则虚，侮圣之谈，恐还自累。

问：「鲁隐公者，盖是让国之贤君，而人表评为下下；老子者，乃无为之大圣，《汉书》品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诠度险，先生何乃引之为证？」答曰：「吾子近取杜预之谈，远忽《春秋》之意。隐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摄行政事，及桓长大，归政桓公。虽能归政，不能无猜，谮毒于是纵横，遂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义，让国之美，竟复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汉书》之评，于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未闻载籍；称老为圣，言不关典，君子所惭。

问：「《尚书》云：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则狂。子云圣也，则不关学，是何言欤？」答曰：「孔语生知，学言积习，向者论儒，未云释也。上智下愚，本不随化，中庸之类，乃顺化迁。圣可为狂，则非上智；狂可为圣，复非下愚：《书》辨狂、圣，皆中庸也。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此盖中材之圣，非上智也。」

△诘验形神四

问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敬寻雅论，实为未允。《易》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几其神乎。宁得雷同七典，皆为形教，释辨济神，义将安在？」答曰：「《书》称知远，远极唐虞，《春秋》属词，词尽王业。至若《礼》《乐》之敬良，《诗》《易》之温洁，皆明夫一身，《岂》论三世？固知教在于形方者未备洪，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议，《易》曰：几者动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练神，练神者，闲情关照，期神旷劫，幽灵不亡，积习成圣，阶十地而逾明夫一身迈九宅而高蹈，此释教所弘也。经曰『济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摄生，净心非事』故也。」

△仙导涅五

问：「释称涅，道言仙化；释云元生，道称不死：其揆一也。何可异乎？」答曰：「灵飞羽化者，并称神丹之力，无疾轻强者，亦云饵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积前成，生甄异气，寿夭由因，修短在业。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道法以固我为真实，故服饵以养生。生生不贵，存存何绩，纵使延期，不能无死，故庄周称：《老子》曰：古者谓之遁天之形，始以为其人，今则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吊，死扶风，葬槐里。涅者谓之遁天之形常恒清凉，无复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测，莫知所以名，强谓之寂，其为至也，亦以极哉。纵其双林息照，而灵智常存；体示维，而舍利恒在。虽复大椿遐寿，以彭年为殇；非想多劫，与无择对户。凡圣理悬，动寂天异，焉可同时而辨升降，吾子何为抗余燎于日月之下，而欲与曦和争晖，至于狷也。何至甚乎！」

△道仙优劣六

问：「先生高谈寿夭，善积前生，业果虽详，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极，极在长生，呼吸太一，吐故纳新，子欲劣之，共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盖虚无为本，柔弱为用，浑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得失无变，穷不谋通，达不谋己，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练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庄立言本理。其致流渐，非道之侈，虽记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汉武好方技，遂有栾大之妖；光武信谶书，致有桓谭之议。书为方技，不入坟流；人为方士，何关雅正。吾子曷为舍大而从小，背理而趣诞乎。」

△孔老非佛七

问：「西域名佛，此方云觉；西言菩提，此云为道；西云泥洹，此言无为；西称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义，则孔、老是佛，无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语大道诸，滞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极者，拘于名也。案孟子以圣人为先觉，圣王之极，宁过佛哉，故译经者以觉翻佛。觉有三种：自觉、觉他及以满觉，孟轲一辨，岂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译云无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然慧照灵通，义翻为道，道名虽同，道义尤异。何者？若论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论语》曰：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若谈释典，道名通于邪正，经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听其名则真伪莫分，验其法则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为体；老氏之道，以虚空为状。体用既悬，固难影响，外典无为，以息事为义；内经无为，无三相之为：名同实异，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称，翻彼域之宗，寄名谈实，何疑之有？准如兹例，则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问于孔丘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博闻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对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信，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因用时，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人乎？孔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若老氏必圣，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当推佛。

△释异道流八

问：「《后汉书》云：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以此推之，则道教收佛。又佛经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说，非外道书。而先生高位释教在儒、道之表，将不自局而近诬圣乎？」答曰：「吾子援引《汉书》而问，余亦还以《汉书》而答。《后汉·西域传》曰：张骞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湿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杀，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记，余闻之后记也。其国则殷平中土，玉烛和气，灵智之所降集，贤哲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经典之盛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大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但神明之邪，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辨，庄周蜗角之论，未足以概其万一。寻《汉书》之录，兼而有征，取其微义未译，则云道书之流，谈其神奇感验，则言理绝天表。唯四藏赡博，二谛帝陈，总论九道，则无非佛说，别明三乘，则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证，非吾子之清决乎。」

△服法非老九

问：「经云释迦成佛，已有尘劫之数，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净法行经》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先生辨异，似若自私。」答曰：圣道虚寂，圆应无方，无方之应，逗彼群品。器量有浅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方言之言，言充八极。应实尘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双林现灭，斯其大也；权入六道，晦迹尘光，斯其小也。小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画卦以御时，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乱，或行礼以诫物，或谈无而傲荣，或说有而重爵。何为老生，独非一迹，故《须弥四域经》曰：实应声菩萨名曰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祸。但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保以知之？李膺《蜀记》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后为大蛇所翕，弟子妄述升天《后汉书》称，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益州刺史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鲁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汉使者。鲁既得汉中，遂杀张修而并其众焉，于汉为逆贼，戴黄巾，服黄布揭。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世谓之米贼。陵传其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天师君，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令部众，多者名曰治头，皆教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同路，同路悬亭，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朗将，通其贡献。自鲁在汉，垂三十年，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阳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达，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迎，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而张角张鲁等，本因鬼言汉末黄衣当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黄代赤，黄巾之贼，至是始平。自此已来，遂有兹弊，至宋武帝，悉皆断之，至寇谦之时，稍稍还有。今既大道之世，风化宜同，小巫巾色，实宜改复，且老子大贤，绝弃贵尚，又是朝臣，服色宁异？古有专经之学，而无服象之殊，黄巾布衣，出自张鲁，国典明文，岂虚也哉？夫圣贤作训，弘裕温柔，鬼神严厉，动为寒暑，老子诫味，祭酒皆饮，张制鬼服，黄布则齐，真伪皎然，急缓可见。自下略引张氏数条妄说，用惩革未闻。

或禁经止价。（《玄光论》云：道家诸经，制杂凡意，教迹邪险，是故不传。但得金帛，便与其经，贫者造之，至死不睹，宝利无慈，逆莫过此。又其方术，秽浊不清，乃有扣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马屎为灵薪，老鼠为芝药，资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称真道。（《蜀记》曰：张陵入鹄鸣山，自称天师，汉嘉平末，为蟒蛇所翕，子衡奔出，寻尸无所，畏负清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鹄足，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之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过此之甚也。）

或含气释罪。（妄造黄书，咒癞无端，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回龙虎戏备。如黄书所说，三五七九，天罗地网，士女溷漫，不异禽兽，用消灾祸，其可然乎。）

或挟道作乱。（黄巾鬼道，毒流汉室；孙恩求仙，祸延皇晋。破国害民，惑乱天下。）

或章书代德。（迁达七祖，乞免担沙，横费纸笔，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达，不达太上，则生民枉死，呜呼哀哉。）

或畏鬼带符。（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则停晖，拟鬼千里血，若受黄书赤章，即是灵仙。）

或制民输课。（《蜀记》曰：受其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门。（左道余气，墓门解除，春秋二分，祭灶祠社，冬夏两至，礼祠同俗，先受治录，兵符社契，皆言军将吏兵，都无教诫之义。）

或苦妄度厄。（涂炭斋者，事起张鲁，驴辗泥中，黄土涂面，摘头悬柳，埏埴使熟，至义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吴陆修静犹泥额反缚头而已，资此度厄，何痴之甚。）

或梦中作罪。（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召食鬼神，军将吏兵，奏章断之。）

或轻作凶佞。（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造赤章，用持杀人，取悦世情，不计殃罪，阴谋怀嫉，凶邪之堪。）斯皆三张之鬼法，岂老子之怀乎？自于上代，爰至苻姚，皆呼众僧，以为道士，至寇谦之始窃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曹简姚书，略可详究，然法行经者，无有人翻，虽入疑科，未伤弘旨。摩诃迦叶，释迦弟子，禀道阐猷，讵希方驾，三张符，诡托老言，捃采谲词，以相扶助，复引实谈，证其虚说。呜呼可叹，幸深察焉。」

问：「敬寻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禁厌。就其章式，大有精粗，粗者厌人杀鬼，精者练尸延寿，更有青，受须金帛，王侯受之，则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则轻健少疾，君何不论，唯贬鄙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兴作，非诈力所致，必有灵命，以应天人。至于符瑞，不无阶降，上则河图洛书，次则龟龙麟凤，此是帝王之符也。今大周驭宇，应历受图，出震为神，电轩流景，上宣衢室，下辟灵台，列彼三光，摇兹二柄，而德侔终古，动植效灵，仁并二仪。幽明荐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寻于具茨，澄照渊猷，无惑求于象罔，牢笼语默，弹压名言，超绝有无，回逾彼此。刍狗万机，不可谓之为有；孝慈兆庶，不可谓之为无；四海一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谓之为彼；九州辽旷，不可谓之为此：故游之者莫测其浅深，蹈之者未穷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绿龟，嘉瑞相寻，不时而至，兹乃大道弘仁，光之者未穷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绿龟，嘉瑞相寻，不时而至，兹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庆灵总萃，厚祚无疆，岂圣德之清宁，天朝之多士，尚信鬼之谈，犹传觋之说者哉？昔神赐虢田，若始求田之义；民供赵雀，由初受爵之征：此皆委巷鄙言，子人所不许也。然皇帝之号，尊极天人之义，王者之名，大尽霸功之业。当受命神宗，廓风化于寰宇，封禅山岳，报成功于天地，不见鬼言预经纶之始，曾无诡说达致远之宗，徒论惑生民，败伤王教，真俗扰动，归正无从，唯孔子贵知命，伯阳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寿，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长年无生民，并应短寿。事既不征，何道之有。」

△明典真伪十

问：「老经五千，最为浅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灵宝尊经，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统道有，岂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暨兹已外，制自凡情，《黄庭》《元阳》，采撮《法华》，以道换佛，改用尤拙。《灵宝》创自张陵，吴赤乌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齐之间乃行。寻圣人设教，本为招劝，天文大字，何所诠谈。始自古文大小两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阳平鬼书，于是乎验。晋元康中，鲍靖造《三皇经》被诛，事在《晋史》，后人讳之，改为三洞，其名虽变，厥体尚存，犹明三皇，以为宗极，斯皆语出凡心，实知非教，不关圣口，岂是典经？而张葛之徒，皆杂符禁，化俗怪诞，违爽无为。哀哉吁，仍乃指曰迹欲比苍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问：「道经幽简，本接利人；佛经显博，源拔钝士：穷理微事，皎然可见。」答曰：「释典汪汪，幽显并蕴，玄章浩浩，广略俱通。大智度曰：为利人略说，为解义故；为利人广说，为诵持故；为钝人略说，为诵持故；为钝人广说，为解议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鹫岳，及其皆益，乃数十周，智典既然，余经皆尔。通言博在其钝，何诬之甚，香城金简，龙宫玉牒，天上人间。经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数无边，十二该之，罄无不尽，可谓《诗》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广略可见。详其道经，三十六部，广则定广，无略可收，即是纯钝，何利之有。广而可略，则非定广，略而可广，则非定略，释典之深，于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问：「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老庄谈玄，可以归淳反素，息尚无为，为化足矣。何假胡经，又簪抽发削，毁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犹车可陆运，不可泛流；船可水行，不宜陆载。佛经怪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而无征，怖以地狱，则使怯者寒心；诱以天堂，则令愚者虚企。竖说尘劫，尚云不遥，傍谈沙界，犹言未远。或说贫由悭至，富藉施来，贵因恭恪贱兴侮慢。慈仁不杀，则寿命延长，残掠渔猎，则年算减夭，寻讨云云，难相符允。窃见好施不害，贫而早终；悭贪多杀，富而长寿；禅戒苦节，婴罹疾患坑残至广，封赏始隆：信谓苦恼由惑而生，爵禄因杀而得。其犹种角生苇，母子乖张，牛毛生蒲，因果不类，虽言业报，无以愜心，徒说将来，何殊系影，未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吉凶任运，离合非我。人死神灭，其犹若户，膏明俱尽，知何所至，胡劳步骤于空谈之际，驰骋于无验之中。」答曰：「异哉子之所陈，何其鄙也。果以拘缠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当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所以方内阶渐，犹未可顿者也。至于钧七顺时，禁四民之暴，三驱之礼，显王迹之仁，可谓美矣，未尽善也。寻先王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极流沙，地列九州，西穷黑水，谈遗过去，辨略未来，事尽一生，示论三世，岂圣达之不知？信嘉彩之未构，释迦发穷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极圣人，下及昆蚁，等行不杀，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义冠精灵，移仁寿于菩提，徙教义于权实，使宗虚者悟空空之旨，存者进戒定之权。于是慧光遐召，庄王因睹夜明，灵液方津，明帝以之构，良谓遂通资感，悟涉藉缘，运值百龄，齐均万劫。于是秦景西使，而摩腾东逝，道扬皇汉之朝，训敷永平之祀，物无爝萤，人斯草偃，始知放华犹昏，而文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识其异，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异者非异，何则？修淳道者，务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则可淳。反俗之谟，莫先剃落，而削发毁容，事存高素，辞亲革爱，趣圣之方，祛嗜欲于始心，忘形骸于终果，何眷恋乎三界，岂留运于六道？泰伯文身断发，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宁非东夏，近让千乘，《论语》称其至德，远辞九德，宁罗氏族之拘，故《阿含经》曰：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庄子》舟车之喻，譬以古今，犹礼有损益，乐有相沿，吾子何为滥云国士。唯圣化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维摩经》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夫纤介之恶，历劫不亡，毫厘之善，永为身用，但祸福相乘，不无倚伏，得失相袭，轻重冥传，福成则天堂自至，罪积则地狱斯臻，此乃必然之数，无所容疑。若造善于幽，得报于显，世谓阴德，人咸信矣。造恶于显，得报于幽，斯理尽然，宁不信也。《易》曰；积善必有余庆，积恶有余殃。而商臣肆恶，乃获长寿，颜子庶几，而致早终，伯牛含冲和而纳疾，盗跖抱凶悖以轻强，斯皆善恶无征，生兹罔惑，若无释教，则此涂永蹶矣。经曰：业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身，苦乐即此身受，生报者，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苦乐即此身受，生报者，次身便受；后报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必感于事，缘有强弱，故报有迟速，故经曰：譬如负债，强者先牵。此因果之赏罚，三报之弘趣，自非通才达识，罕得其门。世或有积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熟，而前报已应。故曰祯祥遇祸，妖孽享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斯则颜子短寿，运钟在昔，今之积德，利在方将，盗跖长年，酬于往善，今之肆恶，衰在未来。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杀父之愆，谥之为穆，名实之差，起于此矣。此皆生后一报，非现报也。故经曰：杂业故杂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现被霹雳，末利夫人供养须菩提，见为王后，若斯之流，皆现报也。子云多残为富贵之因，持戒为患疾之本，经有成诵，可得而言矣。或有恶缘发善业，多杀而致爵，或有善缘发恶业，多禅戒而获病，病从恶业而招，岂修善而得？贵从善业而兴，非坑残所感，故论曰：是缘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变也。其犹种稻得稻，必不生麦，麦虽不生，不可陆种，地为缘也，稻即因矣。然阴果浩博，谅难详究，依经诚言，略标二种，一者生业，二者受业。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业也；贫富贵玫，聪钝短长，受业也。故施获大富，悭致贫穷，忍得端正，招丑陋，相当因果。唯业报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见是兴，或说人死神灭，更无来生；或云聚散莫穷，心神无间；或言吉凶苦乐，皆天所为；或计诸法自然，不由因得。果以祸福之数，较谢于六府，苦乐之报，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对，乃谓名教之书，无宗于上，善恶报应，无征于下。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不答仲由，断可知矣。是故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变无穷；又嬴博之葬曰：骨肉归乎地，神气无不之；释典曰：识神无形，假乘四蛇，形无常主，神无党家：斯皆神驰六道之明证，形尽一生之朗说。未能信经，希详轩昊，因兹观而，佛经所以越六典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府，穷源尽化，水镜无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于是童子愀然而怒曰：」仆闻释典冲深，非名教所议；玄风悠邈，岂器象所该？故染渍风流者，脱形梏于始心；研理穷味者，荡心尘于终虑。抗志与夷皓齐踪，洁己与严郑等迹，忽荣誉，去嗜欲。然释训稍陵，竞为奢侈，上减父母之资，下损妻娶之分，斋会尽肴膳之甘，塔寺极庄严之美，罄私家之年储，费军国之资实。然诸沙门，秀异者寡，受兹重惠，未能报德，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或交托贵胜，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于名誉；遂使澄源渐浊，流浪转浑。仆所以致怪，良在于斯。觊欲亲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法，钻仰余风，睹此怅然，洗心无托。」

先生怃然而笑曰：「余闻鳞介之物，不达皋壤之事；毛羽之族，岂识流浪之形？类异区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渊博，含生等有；二谛该深，物我斯贯。辨有也，则九道森然；谈空也，则万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萨婆若，萨菩若即色。然色是无知之顽质，萨婆若诸佛之灵照，论有居然无别，言无一而莫异，极矣域。老氏之虚无，乃有外而张义；释师之法性，乃即色而游玄。游玄不碍于器象，何缘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则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维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开三乘之精，广辟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为先，标榜宗极，以塔寺为首。施而有报，匪成虚费，惠而有德，岂曰空为？且精微稍薄，华侈渐兴，失在物怀，何关圣虑？故崇轩玉玺，非尧舜之心，翠居丽食，岂释迦之意．今大周驭宇，淳风遐被震道纲于六合，布德网于八荒，川无扣浪之夫，谷无含叹之士，四民咸安其业，百官各尽其分，嘉谷秀于中田，仓库积而成朽，方将击壤以颂太平，鼓腹而观盛化。吾子何拘，妄虑穷极。古人叹曰：才之为难，信矣。孔门三千，并海内翘秀，简充四科，数不盈十，其中伯牛恶疾，回也六极，商也悭吝，赐也货殖，求也聚敛，由也凶顽，而举世推戴，为人伦之宗，钦尚高轨，为绅之表，百代慕其遗风，千载仰其景行。至于沙门，苦相驳节，盖发肤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门遗之如脱履；名位财色，有情之所滞，而沙门视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人所不能可谓超世之津梁，弘道之胜趣也。录其脱俗之诚，足消四事；采其高尚之迹，可报四恩：况优于此者乎。夫昆山多玉，尚有砾沙，浮水丰金，宁无土石，沙门之中禅禁实多，不无五三，缺于戒律，正可以道废人，不应以人废道，子何睹此，遂替释教。故经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不可见纣跖之踪，而忽尧孔之轨；览调达之迹，而忘妙德之风。今当为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驾大有浅深，九流咸明宇内，冲赜宁无总别。儒经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义之迹，教之由生，坟典因之以弘。然则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孝慈为总，子何惑焉，儒之为统，子何疑焉？

于是童子莞然而悦曰：夫柏梁之构兴，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窄，睹真筌之辽廓，觉世训之为近，寻二经之实谈，悟三张之诡妄。佛生西域，形仪罔觌，教流东土，得听余音。然神踪旷远，理乖称谓，因果寂辽，信绝名言。今以浅怀，得闻高论，销疑散滞，涣若春冰，始知释典茫茫，该罗二谛，儒宗硌硌，总括九流，信常谈，无得而称者矣。仆诚不敏，谨承嘉诲。（《广弘明集》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训门人遗诫九章

敬谢诸弟子等，夫出家为道，至重至难，不可自轻，不可自易。所为重者，荷道佩德，萦仁负义，奉持净戒，死而后已；所为难者，绝世离俗，永割亲爱，回情易性；不同于众，行人所不能行，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弃躯命，谓之难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导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动为法则，不贪不诤，不谗不匿，学问高远，志在玄默，是为名称。参位三尊，出贤入圣，涤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报，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归摄。捐妻减养，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辞劳恨者，以其志行清洁，通于神明，忄炎虚白，可奇可贵，故自顷荒流，道法遂替。新学之人，未体法则，弃正著邪，忘其真实，以小黠为智，以小恭为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退自推观，良亦可悲。计今出家，或有年岁，经业未通于神明文字不决，徒丧一世，无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无常之限，非旦即夕，三涂苦痛，无强无弱，师徒义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为永诫。

其一曰：卿已出家，永违所生，剃发毁容，法服加形，辞亲之日，上下涕零，割爱崇道，意凌太清，当遵此志，经道修明。如何无心，故存色声，悠悠竟日，经业不成，德行日损，岁积遂盈，师友惭耻，凡俗所轻。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诲励，宜当专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弃俗辞君，应自诲励，志果清云，财色不顾，与世不群，金玉不贵，惟道为珍，约己守节，甘苦乐贫，进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趋走风尘，坐不暖席，驰务东西，剧如徭役，县官所牵，经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学弃捐。如是出家，徒丧天年，今故诲励，宜各自怜。

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辞宗族，无亲无疏，清净无欲，吉则不欢，凶则不哭，超然纵容，豁然离俗，志存玄妙，轨真守朴，得广度济，普蒙福禄。如何无心，仍著染触，空争长短，铢两半斛，与世争利，何异童仆，经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毁辱，今故诲示，宜自洗沐。

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计富贫，尚其清修，自利利人，减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报恩，倚纵游逸，身意虚烦，无戒食施，死入泰山，烧铁为食，融铜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陈，今故诲约，宜自改新。

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秽杂不著，唯道是钦，志参清洁，如玉如冰，当修经戒，以济精神，众生蒙，并度所亲。如何无心，随俗浮沈，纵其四大，瓷其五根，道德遂浅，世事更深。如是出家，与世同尘，今故诫约，幸自开神。

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躯，当务竭情，泥洹合苻，如何扰动，不乐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经道损耗，世事有余，清白不履，反入泥涂，过影之命，或在须臾，地狱之痛，难可具书，今故戒励，宜崇典谟。

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宽，形虽鄙陋，使行可观，衣服虽粗，坐起令端，饮食虽疏，出言可餐，夏则忍热，冬则忍寒，能自守节，不饮盗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处私室，如临至尊，学虽不多，可齐上贤。如是出家，足报二亲，宗族知识，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官各自敦。

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学无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堪能，塔寺经营，岂可终日？一无所成，立身无闻，可为徒生，今故诲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违二亲，道法革性，俗服离身，辞亲之日，乍悲乍欣，邈尔绝俗，超出埃尘，当修经道，制己履真。如何无心，更染俗因，经道已薄，行无毛分，言非可贵，德非可珍，师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损法辱身，思之念之，好分，言非可贵，德非可珍，师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损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将自。（《法苑珠林》六十一，《梁高僧传》，《续高僧传》三十）

卷二十四

◇　释氏（三）

◎卫元嵩

元嵩，俗姓卫，河东人，梁末出家，居成都野安寺。周平蜀，入关，师事亡名，天和二年上书，赐爵蜀郡公，后竟废佛还俗，有《元包数》五卷。

◇上书请造平延大寺

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损伤有识，荫益无情。今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无浮图以治国，而国得安，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坏不由寺舍，国治岂在浮图？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则国安，道滋民则治立。是以齐梁竟像法而起九级连云，唐虞忧庶人而累土阶拉寻，然齐梁非无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岂有业于浮图，而治得久。而大周启运，继历膺图，总六合在一心，齐日月而双照，养四生如厚地，覆万姓同玄天，实三皇之中兴，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庆黎庶之逢时，岂不慕唐虞之胜风，遗齐梁之末法？嵩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师法，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是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永沈安其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穴，水陆任其长生。（《广弘明集》七）

请有德贫人免丁输课，无行富僧输课免丁。输课免丁，则诸僧必望停课，争断悭贪，贫人免丁，人人必望免丁，兑修忠孝，此则兴佛法而安国家，实非灭三宝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条，总是事意，劝行平等，非灭佛法：劝不平等，是灭佛法，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养，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上列事条，反则灭法，顺则兴道，并陈表状，及佛道二论，立主客论小大。（《广弘明集》七。案：此一段乃约文，下又约文云：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祖亲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词烦广，三十余纸，大略以慈救为先，弹僧奢泰不崇法度，无言毁佛，有叶真道也。）

◇三易异同论

夫尚质则人淳，人淳则俗朴。朴之失，其弊也蠢，蠢则变之以文；尚文则人和，人和则俗顺，顺之失，其弊也谄，谄则变之以质。质以变文，文以变质，亦犹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圣人之用心也。岂苟相反背？而妄有述作焉。（元句注）

◎任道林

道林一作道琳，同州法师。

◇修述邺宫新殿废佛诏对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临邺宫新殿，内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书人表，于时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览表曰：「君二教也，圣主机辩，特难酬答，可思审之。」对曰：「主上锋辩，名流十方，林亦早闻矣。正以闻辩故来，得辩无爽」云云。乃引入上阶，御座西立，诏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条别目申，勿广词费。」林乃上安抚齐余省减赋役事，帝备纳之。

奏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专论俗政，似欲谄附宫父，其实天心护法，自释氏弘训，权应无方，智力高奇，广宣正法，救兹五浊，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回向，受其开悟。自汉至今，逾五百载，王公卿士，遵奉传通，及至大周，顿令废绝。陛下治袭前王，化承后帝，何容偏于佛教，独不师古。如其非善，先贤久灭，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废佛之义，臣所未晓。」

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政教，所以废之。」

奏曰：「佛教东传，时过七代，刘渊篡晋，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称为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其汉魏晋世，佛化已弘，宋赵苻燕，久习崇盛，陛下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请如汉魏，不绝其宗。」诏曰：「佛义虽广，朕亦尝鉴，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事者无征，行之多惑。论其劝善，未殊古礼，研其断恶，何异俗律。昔尝为废，所以暂学，决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语大，非近情所测；时远事深，宁小机欲辨：岂以一世之局见，而拒久远之通议？方迷忽悟，不亦过乎！是以佛理极于法界，教体通于外内，谈行自他俱益，辨果常乐无为，树德恩隆天地，受道广利无边。见奇则神通自在，布化则万国同归，救度则怨亲等济，慈爱则有识无伤。戒除外恶，定止内心，非慧照古今，智穷万物。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不治；国国行此，则兵戈无用。今虽不行，何处求益。」

因重奏曰：「臣闻孝者天至之道，顺者极地之养，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将倾，魏室崩坏，太祖奋威，补天夷难，创启王业。陛下因斯鸿绪，遂登皇极，君临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终身无报。何有信己心智，执固自解，倚恃爪牙，任从王力，残坏太祖所立寺庙，毁破太祖所事灵像，休废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师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损亏，况父之亲事，辄能地轻坏？国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兴毁，何关于法？岂信一时之虑，招万世之讥！地愚臣冒死，特为不可。」

诏曰：「孝道之义，宁非至极，若专守执，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权方，反常合道。汤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祸至身灭，事若有益，假违要行，傥非合理，虽顺必剪，不可护己一名，令四海怀惑，外乖太祖，内润黔元。令水还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恼地他人；使率土获利，舍戎从夏，六合同一：即是杨名万代，以显太祖，即孝之终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坏佛有益，毁僧益民，昔太祖康晶，玄鉴万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损化，即寻除荡，宁肯积年奉敬，兴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损处是何？自破已来，成何利润？若实无益，宁非不孝？」诏曰：「法兴有时，道亦难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则。纵有小利，尚须休废，况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征，招感无效，自救无聊，何能益国？自废已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之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屡尝诗齐，何不见获？朕坏佛法，若是违害，亦可亡身，既平东夏，胆知有益，废之合理，义无更兴。」

奏曰：「自国立政，唯贵于道，制化养民，宁高于德，了道消国丧，未有兵强祚久。是以虐纣恃众，祸倾帝业；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骄战，遂至灭身；句践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论之，何关坏佛退僧！方平东夏，直是毁佛，当此托定之时，偶然斯会，妄谓坏法有益，若尔汤武有夏，文王灭崇，武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诛纣，秦并天下，赤汉灭经等诸君，岂由坏佛？」自后交论，讥毁人法，或以抗礼君亲，或谓妄称佛性，或讥辩析色心，或重见作非业，或指身本阴阳，林皆随难消解。帝虽构难重叠，三番五番，穷理尽性，林则无疑不遣，有难斯通。

帝曰：「卿言业不乖理。凡有入圣之期，性非业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则道无不在。凡、圣该通，是则教无孔、释。虚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剪之饰，是知帝王即是如来，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萨，省事不文殊；耆年可为上座，不用宾头；仁惠真为檀度，岂假弃国；和平第一精僧，宁劳布萨；贞谨即成木叉，何必受戒；俭约实是少欲，无假头陀；蔬食至好长斋，岂烦断谷；放生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过大乘，宁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观空有；权谋终成巧便，岂待变化；加官真为授记，无谢证果；爵禄交获天堂，何待上界；罚戮见感地狱，不指泥犁。以民为子，可为大慈，四海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异匡救，安乐百姓，宁殊拔苦，剪罚残害，理是降魔，君临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残于净土，济济岂谢于迦维？卿怀异见，妄生偏执，即事而言，何处非道？」

奏曰：「伏承圣旨，义博言深，融道混俗，移专散执，乃令触处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适，千徒齐一，美则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则无二可融，若理恒外内，则自可常别；若一而非一，则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则乍道乍俗：是则缁素错乱，儒释失序，外内交杂，上下参伦。何直远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阴阳同气，生杀恒殊，天地齐形，高卑当异，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动天静。或者见其并气，而令阴生阳杀。即事永无此理，虚言难可成用，所以形齐气一，可得言同，生杀高卑，义无不别，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齐，无与无为自别。又若王名虽一，凡一，正可以道废俗，如其俱益于世，则两理幽显齐明。今则兴一废一，真成不可。」

诏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道应自道，无预于俗，释应自释，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独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资，儒释更显。卿不因朕言，卿俗何论？是以内外抑扬，废兴彼此，今国法不行，王法所断，废兴在数，常理无违，义无常兴，废有何咎？」奏曰：「仰承圣旨，如披云睹日，伏听敕训，实如圣说。道不自道，非俗不显；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是以释教东传，时经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毁，功归圣旨。道有兴废，义无恒久；法有隐显，理难常存。比来已废，义无即行，休断既久，兴期次及，兴废更迭，理自应机，并从世运，不亦宜乎！」

诏曰：「帝王之法，善决取舍，明断去就，审鉴同异，妙察非常。朕于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教，以潜思于府内，校量于今古，验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无用，非无端而弃废，何爱憎于儒释？」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于达人；通化之首，要存志于正道。勿见忤己以晋者，怀之以疏隔；容己以美者，欢心以亲近：是则自于于所见，自乱于所闻。不可数闻有谤正之言，遂便信纳，从唱而和，乘生是非，寻讨愆短，日怀憎薄，是则以伪移真，众声惑志，故令当疏者更进之，当亲者更远之，遂使谈论偏驳，取舍专非，斯乃害真之祸患，丧怀之妖累。」

于是帝不答，乃更开异途，以发论端，问曰：「朕闻君子举厝，必合于礼；明哲动止，要应于机。比频赐卿食，言不饮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药，肉是充饥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独鄙？若身居丧服，礼制不食，即如今赐，自可得食，可食不食，可食不食，岂非过邪？」奏曰：「贪财喜色，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恶；割情从道，前贤所叹；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杀命，酒能乱神，不食是理，宁可为非？」诏曰：「肉由害命，断之且然，酒不损生，何为顿制？若使无损计罪，无过言非，饮浆食饭，亦应得罪，而实不尔，酒何偏断？」奏曰：「结戒随事，得罪据心，肉体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损，过由弊神，余处生过，过生由酒，断酒即除过，所以庶制不同，非谓酒体是罪。」诏曰：「罪有庶性，酒体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饮酒，应不得罪。斯则能饮无过，不能招咎，何关断酒，以成戒善！可谓能饮耐酒，常名持戒，少饮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过防非，本为生善，戒是正善，身口无违，缘中止息，庶性两断，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乱神，未破余戒，实理非罪，正以饮生罪酒，外违庶教，缘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饮，犹非持戒。」

诏曰：「大士怀道，要由妙解；至人高远，贵其不执。融心与法性齐宽，肆意共虚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恶何有非道？是则居酒卧肉之中，宁能有罪？带妇怀儿而游，岂言生过？故使太子以取妇得道，周陀以舍妻沈沦，净名以处俗高达，身子以出家愚执，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恶者何足言恶？禁酒断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龙虎以牙为能，猿鸟以超翔为才，君子以解行为道，贤哲以真实成德，故使内外称奇，缁素高尚。若唯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润，专虚而不实，似空云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一行之失，痛于割肌，一言之善，重于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则居恶为善，神智虚明，处罪成福，亦可移臣贱质，居天重任，回圣极尊，处臣卑下，是则君臣杂乱，上下倒错。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异词谈忠孝，身恒叛逆；语论慈舍，形常杀涂；口间百技，触事无能，言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虚高无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有小而必适，执此为道，诚难取信。」

诏曰：「执情者未可论道，小智者难与谈真。是以井坎之鱼，宁知东海深广；燕雀篱翔，讵羡鹏凤之游：斯皆固小以为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于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于我，无我而非物。我既不异于物，物复焉异于我。我物两亡，自他齐一，虚心者是物无不同，遗功者无右而不可。」奏曰：「仰承圣旨，名义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窥天，谁测其广，又同测海，宁识其深。若以小小于大，无大而不小；以大大于小，无小而非大。大无不小，则秋毫非小小；小无不大，则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则小大异于同，大小同于异。无大小之异同，何小大之同异。方知非异可异，同宁有同；可同异无同，可同异非异；同无异可异，同无同异：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异而异非异，何同异而可异同，非异同而可同异。」

帝遂不答，于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诏乃问：「卿何寂漠，乃欲散有归无，勿以谈不适怀，遂息清辩。」奏曰：「古人当言而惧，发言而忧。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传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为不适。」诏曰：「至人无为，未曾不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鹦鹉言而无用，凤凰不言成轨，木有无任得存，雁有不鸣致死，卿今取舍，若为自适。」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击而道存。亦有睹色审情，复有听言辨德。朕与卿言，为日既久，其间旨趣，宁不略委，卿可为朕记录，在所伸陈，令诸世人，知朕意焉，是则助朕，何愧忠诚！」

林以佛法沦陷，冒死申请，帝情较执，不遂所论，辨论虽明，终非本意。承长安废教后，别立通道观，其所学者，唯是老庄，好设虚谈，通伸三教，冀因义势，登明释部，乃表邺城义学沙门十人，并聪敏高明者，请预通道观。上览表即曰：「卿入通道观大好，学无不有，至论补己，大为利益。」仍设食讫，曰：「卿可装束入关。」众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长安延寿殿奉见，二十四日，帝往云阳宫，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长宗伯岐公奏讫，帝允许之，曰：「佛理弘大，道极幽微，兴施有则，法须研究，如此屡奏，恐有稽违。」奏曰：「臣本申事，止为兴法，数启殷勤，惟愿早行。今圣上允可，议曹奏决，上下含和，定无异趣，一日颁行，天下称庆，臣何敢言！」

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诏曰：「弘建玄风，三宝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广，理可归崇。」其旧沙门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岂有沈隐，舍而不行？自今已后，王公已下，并有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即于其日，殿严尊像，具修虔敬。于是佛道二众，各诠一大德，今升法座，叹扬妙典，遂使人怀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冲深莫测，道宗漂泊，清浅可知，挫锐席中，王公嗟赏。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诏曰：「佛义幽深，神奇弘大，必广开化仪，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今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唯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自余州郡，犹未通许。」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师在同州卫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内史沛公宇文泽亲览，小内史临泾公宇文弘披读，掌礼上士拓拔行恭委寻都上士叱寇臣审覆。（《广弘明集》十）

◎释静葛

静蔼（《大唐内典录》作「青乡蔼」）俗姓郑，荥阳人，出家止瓦官寺，后入关，宣政元年，舍身太一山之别岩。

◇列偈题石

（题云，初欲血书本意，不谓变为白色，即是魔业不遂，所以墨书。）

诸有缘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千佛法中，莫生退转，若退转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缘，舍此身命，一见身多过，二不能护法，三欲速见佛辄同古圣，列偈叙之。

无益之身，恶烦人功，解形穷石，散体岩松。天人修罗，山神树神，有求道者，观我舍身。愿令众生，见我骸骨，烦恼大船，皆为覆没。愿令众生，闻我舍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愿令众生，忆念我时，具足念力，多闻总持。此报一罢，四大凋零，泉林径绝，岩室无声，普施禽兽，乃至昆虫，食肉饮血，善根内充。愿我未来，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济。此身不净，底下屎囊，力孔常流，如漏堤塘。此身可恶，不可瞻观，薄皮裹血，垢汗涂漫。此身臭秽，犹如死狗，六六合成，不从化有。观此自身，无常所办，进退无免，会遭蚁蝼。此身难保，有命必输，狐狼所啖，终成虫蛆。天人男女，好丑贵贱，死火所烧，暂见如电。死法亲人，怨中之怨，吾以为仇，誓断根源。此身无乐，毒蛇之箧，四大围绕，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薮，身心热恼，多诸过咎。此身无我，以不自在，无实横计，凡夫所宰。久远迷惑，妄到所使，丧失善根，畜生同死。弃舍百千，血乳成海，骨积太山，当来兼倍。示曾为利，虚受勤苦，众生无益，于法无补。忍痛舍施，功用无边，誓不退转，出离四渊。舍此秽形，愿生净土，一念花开，弥陀佛所。速见十方，诸佛贤圣，长辞三途，正道决定。报得五通，自在飞行，宝树餐法，证大无生。法身自在，不断三有，殄除魔道，护法为首。十地满足，神化无方，德备四胜，号称法王。愿舍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诸趣中。随有利益处，护法救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又复业应尽，有为法皆然。三界皆无常，时来不自在，他杀及自死，终归如是处。智者所不乐，应当如是思，众缘既运凑，业尽于今时。（《续高僧传》。案：此颂四言，至《法王》后并五言，《法苑珠林》后作四言云：愿舍此身砷令得通，法身自在，在诸趣中。随有利处，护法救缘，后业应尽，有为皆然。三界无常，来不由己，他杀及死，终归如是。智者不乐，应当是思，众缘既凑，业尽今时。）

全隋文

卷一

杨坚（文帝）

卷二

杨坚（二）

卷三

杨坚（三）

卷四

杨广（炀帝）

卷五

杨广（二）

卷六

杨广（三）

卷七

杨广（四）

卷八

恭帝

炀萧皇后

废太子勇

秦王俊

蜀王秀

汉王谅

齐王暕

卷九

阳休之

崔猷

崔仲方

崔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聿修
斛斯徵
李士谦
李穆
李询
梁睿
窦荣定
赵煚
杨尚希
韦世康
王元规
卷十
江总（一）
卷十一
江总（二）
卷十二
庾季才
裴政
徐孝克
何妥
戴逵
刘行本
柳
卷十三
颜之推
姚察
蔡徵
萧大圜
萧圆肃
萧吉
萧悫
卷十四
虞世基
虞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胄
陆知命
潘徽
卷十五
许善心
袁充
毛爽
陈伯礼
陈伯智
陈叔怀
陈叔文
陈渊
卷十六
卢思道
卢贲
卷十七
李德林（一）
卷十八
李德林（二）
卷十九
薛道衡
薛濬
薛德音
卷二十
高劢
高构
辛德源
崔儦
魏澹
杜台卿
李行之
李元操
郎茂
李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凤
潘子义
卷二十一
王劭（一）
卷二十二
王劭（二）
房彦谦
刘子翊
张公礼
卷二十三
宇文恺
宇文庆
王谊
来和
元寿
皇甫绩
卫玄
高熲
宇文述
段文振
令孤熙
郑译
卷二十四
牛弘
卷二十五
杨素
杨玄感
柳彧
达奚震
苏威
柳昂
柳庄
梁毗
乐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十六
长孙平
长孙晟
贺娄子
贺若弼
于仲文
于宣敏
裴肃
史祥
郑善果
刘晖
卷二十七
刘炫
刘焯
王贞
刘孝孙
张胄玄
颜敏楚
陆法言
苏夔
常得志
卷二十八
王孝藉
杨孝政
向居士
陈子秀
费长房
刘凭
赵绚
周彪
皇甫毗
郑辨志
严德盛
耿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雲定兴
仲孝俊
格谦
王义
兰陵公主
谯国夫人洗氏
卷二十九
阙名
卷三十
阙名二
卷三十一
外国
倭国王多利思北孤
高昌王曲伯雅
突厥沙钵略可汗
突厥莫何可汗
突厥启民可汗
卷三十二
释氏一
智顗
卷三十三
释氏二
释彦琮
卷三十四
释氏三
释僧灿
那连提黎邪舍
释宝贵
释智永
释智果
释真观
释道林
释智诜
释昙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十五
释氏四
释昙延
释法藏
慧文
昙暹
惠嵒
保恭
吉藏
智越
智璪
释灌顶
释法经
释海顺
释道杰
阙名
卷三十六
仙道
李播
鬼神
天台佛垄山神
卷一
◎杨坚（文帝）

帝姓杨，讳坚，弘农华阴人，周大司空隋国公忠子。西魏恭帝时，辟京兆功曹，以父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初，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保定初，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袭父爵隋国公。建德中，加柱国，除定州总管，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後丞右司武，转大前疑。及崩，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静帝即位，拜假黄钺左大丞相。寻授大丞相，进相国，总百揆，封隋王，加九锡。大定元年二月受禅，改元二：开皇、仁寿。在位二十四年，谥曰文皇帝，庙号高祖。

◇相州战地立佛寺制（开皇元年八月）

门下：昔岁周道既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实为祸始。或驱逼良善，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大，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丑，诚有倒戈，不无困兽。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殆亡遗烬。于时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惟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观，愚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玻璃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历代三宝记》十二，《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答牛弘制（开皇九年）

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政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隋书·音乐志下》）

◇营建功德制（开皇十一年）

门下：如来设教，义存平等，菩萨用心，本无差别，故能津梁庶品，济度群生。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诸法豁然，体无彼我，况于福业，乃有公私。自今已後，凡是营建功德，普天之内，混同施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庶一切法门，同归不二，十方世界，俱至菩提。（《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鹿祥制（开皇十五年六月）

朕比临朝听政，乃有群鹿来游，驯扰宫门，前後非一，逼近人众，安然不惊。但往经离乱，年世久远，圣人之法，败绝不行，习俗生常，专事杀害。朕自受灵命，抚临天下，遵行圣教，务存爱育，由王公等用心，助朕宣扬圣法，所以山野之鹿，今遂来驯。官人等但□至诚，化导民俗，自可编户之人，皆□□□。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同上）

◇制

诸州岁贡三人。（开皇七年正月乙未。《隋书·文帝纪上》）

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九年二月丙申）

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十年六月辛酉）

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十二年八月甲戌）

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十三年二月己丑）

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三年二月丁酉）

战亡之家，给复一年。（十三年四月癸未）

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十四年闰十月乙卯）

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官五品已上，佩铜鱼符。（十五年五月丁亥）

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十五年七月辛巳）

工商不得进仕。（十六年六月甲午。已上并《隋书·文帝纪下》）

◇劳豆卢诏（大象二年七月）

器识优长，气调英远，总驭藩部，风化已行。巴、蜀称兵，奄来围逼，入守出战，大摧凶丑。贞节雄规，厥功甚茂，可使持节、上柱国。赐一子爵中山县公。（《隋书·豆卢传》，王谦作乱，婴城固守，高祖遣开府赵仲卿劳之，诏云云。）

◇允李穆劝进诏

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隋书·李穆传》）

◇前代品爵依旧诏（开皇元年二月庚子）

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应受图，君临海内，载怀沿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後王，俱在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于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隋书·文帝纪上》）

◇诏答李穆（初受禅）

朕初临宇内，方藉嘉猷，养老乞言，实怀虚想。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恒礼，迟得此心，留情规训。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第询访。（《隋书·李穆传》）

◇追赠周柱国独孤信诏（初践祚）

褒德累行，往代通规；追远慎终，前王盛典。故使持节、柱国、河内郡开国公信，风宇高旷，独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谋长策，道著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世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可赠太师，上柱国、冀、定、相、沧、瀛、赵、恒、、贝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景。追赠信父库者使持节、太尉、上柱国，定、恒、沧、瀛、平、燕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恭。信母费连氏赠太尉恭公夫人。（《周书·独孤信传》，《隋书·独孤罗传》）

◇追封苏绰为邳国公诏（开皇初）

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之风，前代名贤，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著绩。宜开土宇，用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人。（《周书·苏绰传》）

◇诏苏威（开皇元年）

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隋书·苏威传》）

◇五岳各置僧寺诏（开皇元年闰三月）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贰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韫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石泉栖息，岩薮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改服色诏（开皇元年六月癸未）

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衣服冕之仪，如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隋书·文帝纪上》）

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奕叶共遵，理无可革。然三代所尚，众论多端，或以为所建之时，或以为所感之瑞，或当其行色，因以从之。今虽夏数得天，历代通用，汉尚于赤，魏尚于黄，骊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岁首，常服于黑。朕初受天命，赤雀来仪，兼姬周已还，于兹六代。三正回复，五德相生，总以言之，并宜火色。垂衣已降，损益可知，尚色虽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庙社，可依衮冕之仪，朝会衣裳，宜尽用赤。昔丹乌木运，姬有大白之，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马，在祀与戎，其尚恒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隋书·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又见《通典》六十一。）

◇赏元谐诏（开皇元年八月）

褒善畴庸，有闻前载，谐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谋大节，实简朕心。加礼延代，宜隆赏典。可柱国，别封一子县公。（《隋书·元谐传》，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来降，上大悦，下诏。）

◇颁行新律诏（开皇元年）

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に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に及鞭，并令去也。贵砺带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于简策。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万方百辟，知吾此怀。（《隋书·刑法志》）

◇答梁睿诏（开皇初）

公英风震动，妙算纵横，清荡江南，宛然可见。循环三复，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管戎律，一举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临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穷武事，未为尽善。昔公孙述、隗嚣，汉之贼也，光武与其通和，称为皇帝。尉佗之于高祖，初犹不臣。孙皓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王者体大，义存遵养，虽陈国来朝，未尽藩节，如公大略，诚须责罪。尚欲且缓其诛，宜知此意。淮海未灭，必兴师旅，若命永袭，终当相屈。想以身许国，无足致辞也。（《隋书·梁睿传》，高祖受禅，睿上平陈之策，上善之，下诏。）

◇郑译除名诏（开皇初）

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隋书·郑译传》，其婢奏译厌蛊左道，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诏。）

◇诏使（开皇初）

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隋书·传》）

◇营建新都诏（开皇二年六月丙申）

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志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後，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怨，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隋书·文帝纪上》，《北史》十一）

◇恕李穆百死诏（开皇二年）

礼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上柱国、申国公，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宇宏深，风猷遐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万顷不测，百炼弥精。乃无伯玉之非，岂有颜回之贰，故以自居寥廓，弗关宪网。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隋书·李穆传》）

◇下达奚长儒诏（开皇二年）

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馀，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馀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隋书·达奚长儒传》）

◇赐梁彦光诏（开皇二年）

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三载之後，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隋书·梁彦光传》，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诏。）

◇劝学行礼诏（开皇三年四月丙戌）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惟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务，风浇俗敝，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柳昂传》）

◇超授范台玫大都督假湘州刺史诏（开皇三年七月壬戌）

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恒赏，用明沮劝。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隋书·文帝纪上》）

◇下诏伐突厥（开皇三年八月）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於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馀。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锷，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後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徵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亘朔野之追蹑，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隋书·突厥传》，《北史》九十九）

◇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开皇三年十一月己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於人。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隋书·文帝纪上》）

◇颁用张宾新历诏（开皇四年正月壬辰）

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每有陈闻，多所启沃。毕功表奏，具已披览。使後月复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馀，罕留後朔之旦。减就肉，悬殊旧准。月行表里，厥途乃异，日效弗食，由循阳道。验时转算不越纤毫，逖听前修，斯秘未启。有一于此，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隋书·律历志中》）

◇开凿广通渠诏（开皇四年六月）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隋书·食货志》）

◇复以十二月为腊诏（开皇四年十一月）

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称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腊。考诸先代，於义有违。其十月行腊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隋书·礼仪志二》，《通典》四十四）

◇诏赐王谊死（开皇五年四月）

谊，有周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觋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朕受命之初，深存诫约，口云改悔，心实不悛。乃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讖，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密令卜问，伺殿省之灾。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隋书·王谊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突厥称臣下诏（开皇五年七月壬午）

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隋书·突厥传》）

◇停废律官诏（开皇五年）

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隋书·刑法志》，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

◇诏豆卢（开皇六年）

上柱国、楚国公，蜀人寇乱之日，称兵犯顺，固守金汤，隐如敌国。嘉猷大节，其劳已多，可食始州临津县邑千户。（《隋书·豆卢传》）

◇诛梁士彦、宇文忻、刘等诏（开皇六年八月）

朕君临四海，慈爱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极，公卿之内，非亲则友，位虽差等，情皆旧人。护短全长，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约，言无不尽。天之历数，定于杳冥，岂虑苞藏之心，能为国家之害？欲使其长守富贵，不触刑书故也。上柱国、成阝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勋报效，荣高禄重。待之既厚，爱之实隆，朝夕宴言，备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谋逆乱。士彦爰始幼来，恒自诬罔，称有相者，云其应，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初平尉迥，暂临相州，已有反心，彰于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声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转深。忻、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许率僮仆，克期不远，欲于蒲州起事。即断河桥，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而为战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轻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谓一朝奋发，无人当者。其第二子刚，每常苦谏，第三子叔谐，固深劝奖。朕既闻知，犹恐枉滥，乃授晋部之任，欲验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赞，忻及等，皆贺时来。忻往定邺城，自矜不已，位极人臣，犹恨赏薄。云我欲反，何虑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计其礼，任以武候，授以领军，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为异计，树党宫闱，多奏亲友，入参宿卫。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许。为而弗止，心迹渐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规不逞，愈结于怀，乃与士彦情意偏厚，要请神明，誓不负约。俱营贼逆，逢则交谋，委彦河东，自许关右，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津之事，即望从征，两军结东西之旅，一举合连横之势，然後北破晋阳，还图宗社。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示其利害，每加宽宥，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鬲。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待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残贼之策，千端万绪。唯忻及，名位并高，宁肯北面曲躬，臣于士彦，乃是各怀不逊，图成乱阶，一得扰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奸诈，一至于此！虽国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载思草创，咸著厥诚，情用愍然，未忍极法。士彦、忻、，身为谋首，叔谐赞成父意，义实难容，并已处尽。士彦、忻、兄弟叔侄，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彦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士彦叔谐妻妾及资财田宅，忻、妻妾及资财田宅，悉没官。士彦、儿年十五以上远配。上仪同薛摩儿，是士彦交旧，上柱国府户曹参军事裴石达，是士彦府僚，反状逆心，巨细皆委。薛摩儿闻语，仍相应和，俱不申陈，宜从大辟。问即承引，颇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图当，六载于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兴言轸念，良深叹愤！（《隋书·刘传》）

卷二

◎杨坚（二）

◇劳李安诏（开皇七年）

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开府亲将所部，夜动舟师，摧破贼徒，生擒虏众，益官军之气，破贼人之胆，副朕所委，闻以欣然。（《隋书·李安传》）

◇检括破故佛像诏

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续高僧·昙迁传》。文帝幸岐州，敕蜀王行猎，逐一兽入故窑，既失踪迹，但满窑破落佛像，具以事闻。迁因奏，帝怅然，下诏。）

◇报赵绰诏

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通典》□□□帝常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遂杀之。）

◇诏延释昙迁（开皇七年）

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间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慧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续高僧传》）

◇伐陈诏（开皇八年三月戊寅）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顼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衅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句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一车书，陈顼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伫克念，共敦行李。每见口入朝，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徵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阃。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杖，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翘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埸，巴峡之下，海ㄊ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死陇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夺之苦，钞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觎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测。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鹜，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勘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隋书·文帝纪下》）

◇下史祥诏（开皇九年正月）

朕以陈叔宝世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诸军救彼涂炭。小寇狼狈，顾恃江湖之险，遂敢泛舟楫，拟抗王师。公亲率所部，应机奋击，沉溺俘获，厥功甚茂。又闻帅旅进取江州。行军总管、襄邑公贺若弼既获京口，新义公韩擒虎寻克姑熟。骠骑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骠骑高才壮志，是朕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功名永垂竹帛也。（《隋书·史祥传》）

◇平陈下晋王广诏（开皇九年）

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韩擒虎传》，《北史》六十八）

◇下韩擒虎、贺若弼优诏

申国威於万里，宣朝化於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业光於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隋书·韩擒虎传》）

◇劝学求言诏（开皇九年四月壬戌）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以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伐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局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於兹九载，间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於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後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隋书·文帝纪下》）

◇止高逊位诏（开皇九年）

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隋书·高颎传》）

◇下宇文述诏（开皇九年）

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奉国之诚，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荡，而吴、会之地，东略为遥，萧岩、萧，并在其处。公率将戎旅，抚慰彼方，振扬国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胜而往，风行电扫，自当稽服。若使干戈不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黎庶获安，方副朕怀，公之力也。（《隋书·宇文述传》）

◇禁绝言封禅表（开皇九年七月丙午）

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後，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文帝纪下》）

◇下百济王馀昌诏（开皇九年）

百济王既闻平陈，远令奉表，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致伤损。百济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虽远，事同言面，何必数遣使来相体悉。自今以後，不须年例入贡，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隋书·百济传》。）

◇搜访知音律人诏（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

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於非时，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隋书·文帝纪下》）

◇令军人悉属州县诏（开皇十年五月乙未）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文帝纪下》）

◇下杨素诏（开皇十年）

朕忧劳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纳隍。江外狂狡，妄构妖逆，虽经殄除，民未安堵。犹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结，重扰苍生。内史令、上柱国、越国公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比曾推毂，旧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翦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务，一以委之。（《隋书·杨素传》）

◇诏释智舜（开皇十年）

皇帝敬问赵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旧禅房寺智舜禅师：冬日极寒，禅师道体清胜，教导苍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统在兆民之上，弘护正法，夙夜无怠。今遣开府卢元寿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别。（《续高僧传》）

◇诏释灵裕（开皇十一年）

敬问相州大慈寺灵裕法师：朕遵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法师梵行精淳，理义渊远，弘通圣教，开导聋瞽。道俗钦仰，思作福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师天下具瞻，四方辐凑，故远召法师，共营功业。宜知朕意，早入京也。（《续高僧传》）

◇又诏

敬问演空寺大德灵裕法师：朕遵仰圣教，重兴三宝，欲使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旨法门，精诚若此，深副朕怀。（《续高僧传》）

◇减免租调诏（开皇十二年）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隋书·食货志》）

◇禁私撰国史诏（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

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下》）

◇施用雅乐诏（开皇十四年四月乙丑）

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於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於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隋书·文帝纪下》）

◇给公廨田诏（开皇十四年六月丁丑）

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隋书·文帝纪下》）

◇时修齐、梁、陈祭祀诏（开皇十四年闰十月甲寅）

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隋书·文帝纪下》）

◇令北境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诏（开皇十五年二月）

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後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馀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以公孙景茂为伊州刺史诏（开皇十五年）

景茂修身洁己，耆宿不亏，作牧化人，声绩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宜升戎秩，兼进藩条。可上仪同三司、伊州刺史。（《隋书·公孙景茂传》）

◇普祠山川诏（开皇十五年六月辛丑）

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隋书·文帝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社仓诏（开皇十六年正月）

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又诏（开皇十六年二月）

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禁命官妻妾改嫁诏（开皇十六年六月辛丑）

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隋书·文帝纪下》）

◇慎刑诏（开皇十六年八月丙戌）

决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隋书·文帝纪下》）

◇听诸司於律外决杖属官诏（开皇十七年三月丙辰）

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隋书·文帝纪下》又见《刑法志》）

◇刘晖等除名诏（开皇十七年四月戊寅）

朕应运受图，君临万宇，思欲兴复圣教，恢弘令典，上顺天道，下授人时，搜扬海内，广延术士。旅骑尉张胄玄，理思沉敏，术艺宏深，怀道白首，来上历法。今与太史旧历，并加勘审。仰观玄象，参验机，胄玄历数与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群官傅议，咸以胄玄为密。太史令刘晖，司历郭翟、刘宜，骁骑尉任悦，往经修造，致此乖谬。通直散骑常侍、领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隽，司历郭远，历博士苏粲，历助教傅隽、成珍等，既是职司，须审疏密。遂虚行此历，无所发明。论晖等情状，已合科罪，方共饰非护短，不从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义实难容。（《隋书·律历志》中。）

◇升用功臣子孙诏（开皇十七年四月壬午）

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佑，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齐国公、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又、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隋书·文帝纪下》）

◇享庙日不设鼓吹诏（开皇十七年十月庚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以後，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殷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隋书·音乐志下》，又见《文帝纪下》，少二十四字。）

◇听公廨回易诏（开皇十七年十一月）

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隋书·食货志》。）

◇禁江南造大船诏（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

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书·文帝纪下》）

◇禁厌蛊诏（开皇十八年五月辛亥）

畜猫鬼、虫毒、厥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隋书·文帝纪下》下）

◇二科举人诏（开皇十八年七月丙子）

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隋书·文帝纪下》）

◇下百济王馀昌诏（开皇十八年）

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书·百济传》，辽东之役，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

◇停百官朝贡东宫诏（开皇十八年十一月）

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隋书·房陵王勇传》）

◇废皇太子勇为庶人诏（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储副，或有不才，长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宠爱，失于至理，致使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锺爱，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业日新，隆兹负荷。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後愆衅，难以具纪。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并可废为庶人。顾惟兆庶，事不获已，兴言及此，良深愧叹！（《隋书·房陵王勇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治废太子党与诏（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自古以来，朝危国乱，皆邪臣佞媚，凶党扇惑，致使祸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标明典宪，何以肃清天下！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任掌兵卫，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宠隆渥；乃包藏奸伏，离间君亲，崇长厉阶，最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策名储贰，位长宫僚，谄曲取容，音技自进，躬执乐器，亲教内人，赞成骄侈，导引非法。太子令邹文腾，专行左道，偏被亲昵，心腹委付，钜细关知，占问国家，希觊灾祸。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内事谄谀，外作威势，陵侮上下，亵浊宫闱。典膳监元淹，谬陈爱憎，开示怨隙，妄起讪谤，潜行离阻，进引妖巫，营事厌祷。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往居省阁，旧非宫臣，禀性浮躁，用怀轻险，进画奸谋，要射荣利，经营间构，开造祸端。前主玺下士何竦，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心在速发，兼制奇器异服，皆竦规摹，增长骄奢，糜费百姓。凡此七人，为害乃甚，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悉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为之事，皆是悖恶，论其状迹，罪合极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尽戮，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悉可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豫追番丁，辄配东宫使役，营造亭舍，进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给，虚破丁功，擅割园地。并处自尽。（《隋书·房陵王勇传》，《北史》七十一）

◇下诏罪史万岁（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爨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受金银，违敕令住，致爨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近复总戎，进讨蕃裔。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拒抗，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定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陈，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若竭诚立节，心无虚罔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隋书·史万岁传》）

◇禁毁盗佛道神像诏（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辛巳）

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文帝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尉义臣赐姓杨氏诏（开皇中）

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尉义臣与尉回，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邺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迴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于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隋书·杨义臣传》）

◇答宇文庆诏（开皇中）

朕之与公，本来亲密，怀抱委曲，无所不尽。话言岁久，尚能记忆，今览表奏，方悟昔谈。何谓此言，遂成实录。古人之先知祸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验，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弥表诚节，深感至意，嘉尚无已。（《隋书·宇文庆传》）

◇夺情起韦冲诏（开皇中）

西南夷裔，屡有生梗，每相残贼，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抚边服。以开府器干堪济，识略英远，军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艰疚，日月未多，金革夺情，盖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隋书·韦世康附传》）

◇以房恭懿为海州刺史诏（开皇中）

德州司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赞二藩，善政能官，标映伦伍。班条案部，实允佥属，委以方岳，声实俱美。可使持节、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隋书·房恭懿传》。）

◇战亡者入墓域诏（仁寿元年正月辛丑）

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後，战亡之徒，宜入墓域。（《隋书·文帝纪下》）

◇简励学徒诏（仁寿元年六月乙丑）

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俊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文帝纪下》）

◇立舍利塔诏（仁寿元年六月乙丑）

门下：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并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在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柬宣。（《广弘明集》□□□□《金陵梵刹志》，「分道送舍利」下云，先往蒋州栖霞寺，洎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

◇追录李安、李η旧勋诏（仁寿元年）

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用能弘奖大节，体此至公。往者周历既穷，天命将及，朕登庸惟始，王业初基，承此浇季，实繁奸宄。上大将军、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其叔璋潜结藩枝，扇惑犹子，包藏不逞，祸机将发。安与弟开府仪同三司、卫州刺史、黄台县男η，深知逆顺，披露丹心，凶谋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诚节，嘉之无已，懋庸册赏，宜不逾时。但以事涉其亲，犹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处有地，朕常为思审，遂致淹年。今更详按圣典，求诸往事，父子天性，诚孝犹不并立，况复叔侄恩轻，情礼本有差降，忘私奉国，深得正理，宜禄旧勋，重弘赏命。（《隋书·李安传》。）

◇诏答安德王雄（仁寿元年）

门下：仰惟正觉，覆护群品，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朕所以至心回向，结念归依，思与率土臣民，爰及幽显，同崇胜业，共为善因，故分布舍利，营建神塔。而大圣慈愍，频示光相，宫殿之内，舍利降灵，莫测来由，自然变现，欢喜顶戴，得未曾有。斯实群生多幸，延此嘉福，岂朕微诚，所能致感。览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与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克励，兴隆三宝。今舍利真形，犹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涂六道，俱免盖缠，禀识含灵，同登妙果，主者施行。（《广弘明集》）

◇再立舍利塔诏（仁寿元年十二月）

朕祗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像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搭，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表，善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广弘明集》）

◇褒赏杨素营太陵诏（仁寿二年）

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治万姓，义同一体。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仁寿宫大监、越国公素，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王业初基，霸图肇建，策名委质，受出师，擒翦凶魁，克平虢、郑。频承庙算，扬ユ江表，每禀戎律，长驱塞阴，南指而吴、越肃清，北临而獯、猃摧服。自居端揆，参赞机衡，当朝正色，直言无隐。论文则辞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献皇后奄离六宫，远日云及，茔兆安厝，委素经营。然葬事依礼，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非唯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赏，何以申兹劝励？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孙孙，承袭不绝。馀如故。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隋书·杨素传》）

◇修定五礼诏（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

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时郊祀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春驳殊涂，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涤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隋书·文帝纪下》，案：《初学记》十三以此诏为李德林作，恐误，德林死于开皇十九年。见《唐书·李百药传》。）

◇下诏数蜀王秀罪（仁寿二年十二月）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国，庸、蜀要重，委以镇之。汝乃干纪乱常，怀恶乐祸，辟睨二宫，伫望灾衅，容纳不逞，结构异端。我有不和，汝便觇候，望我不起，便有异心。皇太子，汝兄也，次当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终其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妄称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说禾乃之名，以当八千之运。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天下乱也？辄造白玉之 ；，又为白羽之箭，文物服饰，岂似有君？鸠集左道，符书厌镇。汉王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像，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钮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又画我形仪，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杨坚是汝何亲也？包藏凶慝，图谋不轨，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灾，以为身幸，贼子之心也。怀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妒於弟，无恶不为，无孔怀之情也。违犯制度，坏乱之极也。多杀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财货，市井之业也。专事妖邪，顽ㄟ之性也。弗克负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灭天理，逆人伦，汝皆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祸患，长守富贵，其可得乎！（《隋书·庶人秀传》，《北史》七十一）

◇夺情起姚察诏（仁寿二年）

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强学待问，博极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虽在哀疚，宜夺情礼，可员外散骑常侍，封如故。（《陈书·姚察传》，察丁後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之中，有白鸠巢于户上。仁寿二年，诏云云。）

卷三

◎杨坚（三）

◇生日海内断屠诏（仁寿三年五月癸卯）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咸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书·文帝纪下》）

◇父存丧母不宜有练诏（仁寿三年六月甲午）

《礼》云：「至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存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乃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礻覃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黄里纟原缘，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衰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倒！乃不顺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知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有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坏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粗，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况孔子没而微言隐，秦灭学而经籍焚者乎！有汉之兴，虽求儒雅，人皆异说，义非一贯。又况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礼，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丧，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然丧与易也，宁在於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馀，未若於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存丧母，不宜有练。但依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礻覃。庶以合圣人之意，达孝子之心。（《隋书·文帝纪下》）

◇搜扬贤哲诏（仁寿三年七月丁卯）

日往月来，唯天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云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睿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众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辞位灌园，卷而可怀，黜而无愠，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於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隋书·文帝纪下》，《文苑英华》四百六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宴王伽及流人诏（仁寿中）

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晓示，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隋书·王伽传》）

◇宣诏减陆让死（仁寿中）

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让可减死，除名为民。（《隋书·陆让母冯氏传》）

◇复下诏赐陆让母冯氏

冯氏体备仁慈，夙闲礼度。孽让非其所生，往犯宪章，宜从极法，躬自诣阙，为之请命，匍匐顿颡。朕哀其义，特免死辜。使天下妇人皆如冯者，岂不闺门雍睦，风俗和平！朕每嘉叹不能已。宜标扬优赏，用彰有德。可赐帛五百段。集诸命妇，与妇相识，以宠异之。（同上）

◇下诏释僧照（年月未详）

禅师德居物表，道映遂初，穷处岩阿，养素崇业，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翘敬。（《续高僧传》）

◇幸仁寿宫令皇太子监国诏（仁寿四年正月乙丑）

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书·文帝纪下》）

◇遗诏（仁寿四年七月）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於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朔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诚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式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隋书·文帝纪下》）

◇册贺娄子为上大将军（开皇二年）

於戏！敬听朕命。唯尔器量闲明，志情强果，任经武将，勤绩有闻。往岁凶丑未宁，屡惊疆埸，拓土静乱，殊有厥劳。是用崇兹赏典，加此车服，往钦哉！祗承荣册，可不慎欤！（《隋书·贺娄子传》。）

◇伐陈下源雄册书（开皇八年）

於戏！唯尔上大将军、朔方公雄，识悟明允，风神果毅。往牧徐方，时逢寇逆，建马邑，抚安北蕃。嘉谋绝外境之虞，挺剑息韦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间，罔不怀惠。但江淮蕞尔，有陈僭逆，今将董率戎旅，清彼东南，是用命尔为行军总管。往钦哉！（《隋书·源雄传》）

◇册广平王雄为司空（开皇九年）

维开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戏！唯尔上柱国、左卫大将军、宗正卿、广平王，风度宽弘，位望隆显，爰司禁旅，绵历十载。入当心腹，外任爪牙，驱驰轩陛，勤劳著绩。念旧庸勋，礼秩加等。公辅之寄，民具尔瞻，宜竭乃诚，副兹名实。是用命尔为司空。往钦哉！光应宠命，得不慎欤！（《隋书·观德王雄传》）

◇吊祭薛册书（开皇中）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於戏！惟尔操履贞和，器业详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艰，奄从毁灭。嘉尔诚孝，感于朕怀，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灵，歆兹荣渥。呜呼哀哉！（《隋书·薛传》）

◇手敕释灵藏

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有欲离俗者，任师度之。

◇敕元谐（开皇元年八月）

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隋书·元谐传》，吐谷运寇凉州，诏谐为行军元帅击之，上敕谐。）

◇敕佛寺行道日断杀（开皇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业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敕复佛像（开皇四年）

周武之时，毁灭佛法。凡诸形像，悉遣除之。号令一行，多皆毁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如有现在，并可付随近寺观安置，不得辄有损伤。（同上）

◇敕总管、刺史（开皇四年四月己亥）

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隋书·文帝纪上》）

◇敕虞庆则（开皇五年）

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匹。（《隋书·虞庆则传》）

◇敕释昙迁为禅定寺主

自稠师灭後，禅门不开。虽戒慧仍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续高僧传》）

◇敕李德林（开皇八年）

伐陈事意，宜自随。（《隋书·李德林传》，车驾幸同州，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书後御笔注，云云。）

◇伐陈敕有司（开皇八年）

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可于苑内筑五垛，当悉赐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北史·六十八·韩禽传》）

◇敕苏威（开皇九年）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割，为国惜身。朕之於公，为君为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隋书·苏威传》）

◇宣敕岭南（开皇九年）

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陈书·南康愍王昙朗附传》。子方庆，为广州刺史。隋师渡江，衡州刺史王勇遣迎方庆，欲令承制。是时隋行军总管韦，帅兵度岭。宣隋文帝敕云云，方庆闻之，乃不从。）

◇下谯国夫人敕书（开皇十年）

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净，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帛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隋书·谯国夫人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释智ダ（开皇十年）

皇帝敬问光宅寺智ダ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重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比以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苦。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吴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安，深得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济苍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无极。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ゥ。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春日渐暄，道体如宜也。（《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又《陟九緇门警训》九）

◇劳问释智聚敕（开皇十一年）

法师栖身净土，援志法门，普为众生，宣扬正教，勤修功德，率励法徒，专心讲诵，旷济群品。钦承德业，甚以嘉之。（《续高僧传》）

◇敕给荆州玉泉寺额（开皇十三年七月）

皇帝敬问修禅寺智ダ禅师：省书具至意。孟秋馀热，道体何如？熏修禅悦，有以怡慰。所须寺名额，今依来请。智邃师还，指宣往意。（《续高僧传》）

◇禁盗边粮敕（开皇十五年十二月戊子）

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隋书·文帝纪下》）

◇敕禁流亡（开皇十八年九月庚寅）

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隋书·文帝纪下》）

◇敕群臣

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隋书·音乐志下》，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

◇敕杨素（仁寿三年）

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隋书·杨素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渐疏忌之。後因出敕，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

◇敕赐释法藏济法寺名

藏禅师落发僧首，又设大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处，可为济法。（《续高僧传》）

◇赐元孝矩玺书（开皇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越氛，侵轶边鄙，争桑兴役，不识大猷。以公志存远略，今故镇边服，怀柔以礼，称朕意焉。（《隋书·元孝矩传》）

◇赐後梁主萧琮玺书（开皇六年）

负荷堂构，其事甚重，虽穷忧劳，常须自力。辑谐内外，亲任才良，聿遵世业，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陈人，水潦之时，特宜警备。陈氏比日虽复朝聘相寻，疆埸之间犹未清肃，唯当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轻人而不设备。朕与梁国积世相知，重以亲姻，情义弥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轻，为国为民，深宜抑割，恒加饣粥，以礼自存。（《隋书·萧琮传》）

◇赐高丽王高汤玺书（开皇十七年）

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慰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於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後，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彼之一方，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信为先，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四海之内，具闻朕旨。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馀藩国谓朕何也！王必尽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钞掠我边境。朕前後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险，聚一隅之众，忄昏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隋书·高丽传》）

◇赐田德懋玺书（开皇中）

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隋书·田德懋传》）

◇遗源雄书（大象中）

公妻，子在邺城，虽言离隔，贼徒翦灭，聚会非难。今日已後，不过数旬之别，迟能开慰，无以累怀。徐部大蕃，东南襟带，密迩吴寇，特须安抚。藉公英略，委以边谋，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隋书·源雄传》）

◇赐贺娄子手书（大象中）

逆贼尉迥，敢遣蚁众，作寇怀州。公受命诛讨，应机荡涤，闻以嗟赞，不易可言。丈夫富贵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隋书·贺娄子传》）

◇下书征张羡（初受禅）

朕初临四海，思存政术，旧齿名贤，实怀勤伫。仪同昔在周室，德业有闻，虽云致仕，犹克壮年。即宜入朝，用副虚想。（《隋书·张传》）

◇报突厥沙钵略可汗书（开皇四年）

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乙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隋书·突厥传》）

◇下书劳王长述

每览高策，深相嘉叹，命将之日，当以公为元帅也。（《隋书·王长述传》，开皇初，献平陈之计，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上善其能，频加赏劳，下书。）

◇下书赐贺娄子（开皇四年十一月）

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隋书·贺娄子传》，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

◇下书答元孝矩

知执谦，请归初服。恭膺宝命，实赖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陕，何容便请高蹈，独为君子者乎！若以边境务烦，即宜徙节泾郡，养德卧治也。（《隋书·元孝矩传》）

◇遗韦书（开皇十年）

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率将戎旅，抚慰彼方，风行电扫，咸应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隋书·韦世康传》）

◇与智ダ书（开皇十二年）

睽觐稍久，惟用倾结，道体康，动寂怡神，路首促忽，岂复委宣？今贶乌纱蚊帱一张、郁泥南布袈裟一缘、紫纟延ｋ一量、南榴枕一枚。（《国清百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遗释慧则

敬问婺州双林寺慧则法师：朕尊崇圣教，重兴法典，欲使一切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志法门，专心讲诵，宣扬妙典，精诚如此，深副朕怀。既利益群生，当不辞劳也，犹寒道体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帖）

◇赐姓复旧令（大定元年二月壬子）

以前赐姓，皆复其旧。（《北史》十一，《隋书·文帝纪上》。案：《周书·静帝纪》有此诏全文，今编入李德林集中。）

◇诫太子勇

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能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我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又拟分赐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令高赐汝我旧所带刀子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所常食如此。若存忆前事，应知我心。（《隋书·文四子传》，《北史》七十一）

◇改元祠南郊板文

维仁寿元年，岁次作噩，嗣天子臣坚，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玑运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群灵降福，抚临率土，安养兆人。顾惟虚薄，德化未畅，夙夜忧惧，不敢荒怠。天地灵，降锡休瑞，镜发区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极，蒙授龟图，迁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陈之岁，龙引舟师。省俗巡方，展礼东岳，盲者得视，者得言，复有人，忽然能步。自开皇已来，日近北极，行于上道，晷度延长。天启太平，兽见一角，改元仁寿，杨树生松。石鱼彰合符之徵，玉龟显永昌之庆，山图石瑞，前後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宫城之内，及在山谷，石变为玉，不可胜数。桃区一岭，尽是琉璃，黄银出于神山，碧玉生于瑞。多杨山响，三称国兴，连云山声，万年临国。野鹅降天，仍注池沼，神鹿入苑，频赐引导。驺虞见质，游ら在野，鹿角生于杨树，龙湫出于荆谷。庆云发彩，寿星垂耀。宫殿楼阁，咸出灵芝，山泽川原，多生宝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乌山，黑石变白，弘禄岩岭，石华远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苍鸟，野蚕天豆，嘉禾合穗，珍木连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赐无疆，不可具纪。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灵，矜愍苍生，宁静海内。故锡兹嘉庆，咸使安乐，岂臣微诚，所能上感。虔心奉谢，敬荐玉帛牺斋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隋书·礼仪志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忏悔文

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诸大贤圣僧，仰惟如来慈悲，弘道垂教，救拔尘境，济度含生。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自朝及野，咸所依凭。属周代乱常，侮忄蔑圣迹，塔寺毁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致使愚者无以导忄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尘心恳到，犹恐未周，故重勤求，令得显出。而沈顿积年，污毁非处，如此之事，事由弟子。今于三宝前，志心发露忏悔。周室除灭之时，自上及下，或因公禁，或起私情，毁像残经，慢僧破寺，如此之人，罪实深重。今于三宝前，悉为发露忏悔。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又敬施绢十二万匹，王公已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钱一文。愿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诸大贤圣僧，为作证明，受弟子忏悔。（《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卷四

◎杨广（炀帝）

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广婪》，文帝第二子。周末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封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转淮南道行台，徵拜雍州牧、内史令，进太尉。复拜并州总管，徙扬州总管，镇江都。二十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即位。明年，改元大业。在位十四年。为宇文化及等所弑，谥曰炀皇帝。有《集》五十五卷。

◇归藩赋（《北史·八十三·柳传》，佚）

◇神伤赋（《北史·十四·宣华夫人陈氏传》，佚）

◇制

战亡之家，给复十年。（元年七月丁酉）

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二年七月庚申）

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五年正月己丑）

魏、周官不得为荫。（二月庚子）

父母听随子之官。（二月壬戌。已上并《隋书·炀帝纪上》）

骁果之家蠲免赋役。（九年八月甲辰）

盗贼籍没其家。（八月戊申。已上并《隋书·炀帝纪下》）

◇赠独孤ㄡ诏（初即位）

外氏衰祸，独孤ㄡ不幸早世，迁卜有期。言念渭阳之情，追怀伤切，宜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命，允备哀荣。可赠正议大夫。（《隋书·独孤ㄡ传》）

◇加赠独孤ㄡ诏

舅氏之尊，戚属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继。缅惟先往，宜崇徽秩。复赠银青光禄大夫。（《隋书·独孤ㄡ传》）

◇赠谥豆卢毓诏（仁寿四年八月）

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於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恒礼。可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赐帛二千匹，谥曰愍。（《隋书·豆卢毓传》）

◇赠谥皇甫诞诏（仁寿四年）

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惟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构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絷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隋书·皇甫诞传》）

◇手诏劳杨素（仁寿四年）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虽复外夷侵叛，而内难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衔恤在疚，号天叩地，无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谬膺储两，复以庸虚，纂承洪业。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况复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贼谅包藏祸心，自幼而长，羊质兽心，假托名誉，不奉国讳，先图叛逆，违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诳惑良善，委任奸回，称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谋戮，小加大，少陵长，民怨神怒，众叛亲离，为患不同，同归于乱。朕寡兄弟，犹未忍及言，是故开关门而待寇，戢干戈而不发。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为念，朕岂得枕伏苫庐，颠而不救也！大义灭亲，《春秋》高义，周旦以诛二叔，汉启乃戮七藩，义在兹乎？事不获已，是以授公戎律，问罪太原。且逆子贼臣，何代不有，岂意今者，近出家国。所叹荼毒甫尔，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苍生，德泽未弘，兵戈先动，贼乱者止一人，涂炭者乃众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负付嘱，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勋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创，百物惟始，便匹马归朝，诚识兼至。汴部、郑州，风卷秋箨，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勋，夙著诚节。及献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济时难。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贼乃窃据蒲州，关梁断绝，公以少击众，指期平殄。高壁据险，抗拒官军，公以深谋，出其不意，雾廓云除，冰消瓦解，长驱北迈，直趣巢窟。晋阳之南，蚁徒数万，谅不量力，欲犹举斧。公以棱威外讨，发愤于内，忘身殉义，亲当矢石。兵刃暂交，鱼溃鸟散，僵尸蔽野，积甲若山。谅遂守穷城，以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铁钺。公董率骁勇，四面攻围，使其欲战不敢，求走无路，智力俱尽，面缚军门。斩将搴旗，伐叛柔服，元恶既除，东夏清晏，嘉庸茂绩，于是乎在。昔武安平赵，淮阴定齐，岂若公远而不劳，速而克捷者也。朕殷忧谅ウ，不得亲御六军，未能问道于上庠，遂使劬劳于行阵。言念及此，无忘寝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勋，执一心之确志。古人有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方）乃铭之常鼎，岂止书勋竹帛哉！功绩克谐，哽叹无已。稍冷，公如宜。军旅务殷，殊当劳虑，故遣公弟，指宣往怀。迷塞不次。（《隋书·杨素传》，汉王谅穷蹙而降，馀党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赍手诏劳素。）

◇答史祥手诏（仁寿四年）

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百姓胁从，人亦众矣。公竭诚奋勇，一举克定。《诗》不云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隋书·史祥传》，炀帝尝赐祥诗，祥上表辞谢帝降手诏。又《北史》六十一。）

◇营东都诏（仁寿四年十一月癸丑）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然欤！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雒，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居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人，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後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萧皇后诏（大业元年正月壬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祗承丕绪，宪章在昔，爰建长秋，用承飨荐。妃萧氏，夙禀成训，妇道克修，宜正位轩闱，式弘柔教，可立为皇后。（《隋书·萧皇后传》。）

◇遣使巡省方俗诏（大业元年正月戊申）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幽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隋书·炀帝纪上》）

◇听民诣朝堂封奏诏（大业元年三月戊申）

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忄匡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隋书·炀帝纪上》）

◇滕王纶、卫王集原死诏（大业元年七月丙午）

纶、集以附萼之华，犹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进。正应与国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祸，诞纵邪僻。在三之义，爱敬俱沦，急难之情，孔怀顿灭。公卿议既如此，览以潸然。虽复王法无私，恩从义断，但法隐公族，礼有亲亲。致之极辟，情所未忍。（《隋书·卫王集传》）

◇劝学诏（大业元年闰七月丙子）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馀，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後，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奇秀！谐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隋书·炀帝纪上》）

◇诏修高庙乐（大业元年）

古先哲王，经国成务，莫不因人心而制礼，则天明而作乐。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运，初营庙寝，太祖一室，独为别宫。自兹之後，兵车交争，制作规模，日不暇给。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济生灵，享荐宜殊，乐舞须别。今若月祭时飨，既与诸祖共庭，至于舞功，独于一室，交违礼意，未合人情。其详议以闻。（《隋书·音乐志下》）

◇赠刘方诏（大业元年）

方肃承庙略，恭行天讨，饮冰遄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隋书·刘方传》，方征林邑还，道遇患卒，下诏。）

◇改封豆卢毓诏（大业初）

故大将军、正义愍公毓，临节能固，捐生殉国，成为令典，没世不忘。象贤无坠，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复以愿师承袭。（《隋书·豆卢毓传》，大业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几，帝复下诏。）

◇门子弟，听预宿卫近侍诏（大业初）

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故羊鲋从戮，弥见叔向之诚，季布立勋，无预丁公之祸，用能树声往代，贻范将来。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隋书·刑法志》，开皇旧制，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炀帝乃下诏革前制。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

◇旌先贤祠墓诏（大业二年五月乙卯）

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已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垄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杨素碑诏（大业二年）

夫铭功彝器，纪德丰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故楚景武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茂绩元勋，劬劳王室，竭尽诚节，叶赞朕躬。故以道迈三杰，功参十乱。未臻遐寿，遽戢清徽。春秋递代，方绵岁祀，式播雕篆，用图勋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隋书·杨素传》）

◇给户守古帝王陵墓诏（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

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隋书·炀帝纪上》）

◇将北巡下诏（大业三年四月庚辰）

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集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隋书·炀帝纪上》）

◇求贤诏（大业三年四月甲午）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前哲，怃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非谓也。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弟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劝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隋书·炀帝纪上》）

◇别建高祖庙诏（大业三年六月丁亥）

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湮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准定。朕获奉祖宗，钦承景业，永惟严配，思隆大典。于是询谋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毳乘风，历代所弗至，辫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里礻是福，猗欤伟欤，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而名者也。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缛。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创造，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义有差降，故其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後昆。（《隋书·炀帝纪上》）

◇止突厥启民可汗请变服饰诏（大业三年七月辛亥）

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书·突厥传》）

◇优礼启民可汗诏（大业三年七月辛亥）

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遗，功格区宇，声教所以咸洎。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袭冠解辫，同彼臣民。是故《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宝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藩职。往者挺身违难，拔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馀，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渐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令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藩服。启民深委诚心，入奉朝觐，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恒典。可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隋书·突厥传》，帝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复下诏。）

◇褒美樊子盖诏（大业三年）

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龚、汲振德化于前，张、杜垂清风于後，共治天下，实资良守。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四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职，各展其效，朕将冕旒垂拱，何忧不治哉！（《隋书·樊子盖传》）

卷五

◎杨广（二）

◇为启民可汗置城造屋诏（大业四年四月乙卯）

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孔子後为绍圣侯诏（大业四年十月丙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资，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後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隋书·炀帝纪上》）

◇为周、汉、魏、晋立後诏（大业四年十月辛亥）

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旁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後，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隋书·炀帝纪上》）

◇四科举人诏（大业五年六月辛亥）

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炀帝纪上》）

◇给赐耆老诏（大业五年十月癸亥）

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伫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隋书·炀帝纪上》）

◇褒显樊子盖诏（大业五年）

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隋书·樊子盖传》）

◇谨封爵诏（大业六年二月乙卯）

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拯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後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後，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隋书·炀帝纪上》）

◇下樊子盖诏（大业六年）

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纯诚，克终其美。（《隋书·樊子盖传》）

◇幸涿郡诏（大业七年二月壬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隋书·炀帝纪上》）

◇征高丽诏（大业八年正月壬午）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犭岁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惟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代，已漏天网。既缓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届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而雷震，历夫馀以电扫。比戈案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後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馀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施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斋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馀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馀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市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下》）

◇存问从征家口诏（大业八年二月甲寅）

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叶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廪之资，兼损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後之虑。（《隋书·炀帝纪下》）

◇赠谥麦铁杖诏（大业八年三月）

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麾问罪，陷阵先登，节高义烈，身陨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赍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隋书·麦铁杖传》）

◇勋官不回授文武职诏（大业八年九月己丑）

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後升仕。丰都爰肇，儒服无预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参于吏职。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後，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隋书·炀帝纪下》）

◇下高昌王曲伯雅诏（大业八年）

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剪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赆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隋书·高昌传》）

◇下卫文升诏（大业九年八月）

近者妖氛充斥，扰动关、河，文升率励义勇，应机响赴，表里奋击，摧破凶丑，宜升荣命，式弘赏典。可右光禄大夫。（《隋书·卫玄传》）

◇徙道就城诏（大业九年八月丁未）

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隋书·炀帝纪下》）

◇改博陵为高阳郡诏（大业九年十月乙酉）

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缓境内死罪已下，给复一年。（《隋书·炀帝纪下》）

◇下苏威手诏（大业九年十月壬辰）

玉以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谓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怀温裕，识量弘雅，早居端揆，备悉国章，先皇旧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弼谐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燮台阶，具瞻斯允。虽复事藉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务，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馀并如故。（《隋书·苏威传》）

◇收葬辽东战亡者诏（大业十年二月戊子）

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义，莫匪勤诚，委命草泽，弃骸原野，兴言念之，每怀愍恻。往年出军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忄昏凶，罔识成败，高愎狠，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穷魂之冤，泽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隋书·炀帝纪下》下）

◇三征高丽诏（大业十年二月辛卯）

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馀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钞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是以去岁出军，问罪辽、碣，殪长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馀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径逾沮水，沧海舟楫，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宫室。高元伏钻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不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馀无所问。若有识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机，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恶相济，抗拒王师，若火燎原，刑兹无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隋书·炀帝纪下》）

◇诏报始毕可汗（大业十年）

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隋书·裴矩传》）

◇令民悉城居诏（大业十一年二月庚午）

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隋书·炀帝纪下》）

◇诏（大业十一年）

往年出军，将居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张氵昊《云谷杂记》四）

◇下诏责苏威（大业十二年七月）

威立性朋党，好为异端，怀狭诡道，徼幸名利，诋诃律令，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资敬之义，何其甚薄！（《隋书·苏威传》）

◇宣诏放官奴（大业十□年）

门下：寒暑迭用，所以成岁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劳逸也。故士子有游息之谈，农夫有休劳之节。咨尔髡众，服役甚勤，执劳无怠，埃溢于爪发，虮虱结于兜鍪，朕甚悯之，俾尔休番从便。噫戏！无烦方朔滑稽之请，而从卫士递上之文。朕于侍从之间，可谓恩矣。可依前件事。（《隋遗录》，炀帝在江都，直阁裴虔通、虎贲郎将司马德勤等引左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诏。于是有焚草之变。）

◇敕答释智越（大业元年正月）

皇帝敬问括州天台寺沙门智越法师等：馀寒，道体如宜也。僧使智口至，得书具意。（《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敕议天台山寺名

经论之内，若为尊于师氏，胜于智者。又前为智者造寺，权因山称。经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内，复有胜名，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同上）

◇敕答释智口允用国清寺名

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同上）

◇敕释智越

皇帝敕：皇帝敬问括州国清寺沙门智越法师等，僧使智口至，得书具至怀。天台福地，实为胜境，所以敬为智者建立伽蓝，法缘既深，尊师义重，欲使宗匠遗范，奉而弗坠，菩萨净业，久而弥新。然则去圣久远，学徒陵替，规求利养，不断俗缘，滋味甘腴，违犯戒律，此乃增长罪垢，岂谓福田？师等离有为法，求无上道，弃俗诸漏，鉴在雅怀，犹须奖训未学修净行。俾夫法门等侣，咸归和合，诸佛禁戒，毕竟遵行。又此寺嘉应，事表先觉。既理由冥感，即号国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随喜。冬序甚寒，道体清豫。朕巡省风俗，爰届江都，瞻望山川，载深劳想，故遣兼通事舍人卢政力往指此，不多具。（《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敕责窦威崔祖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革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後，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隋《大业拾遗记》，炀帝初敕内史舍人窦威及起居舍人崔祖等撰《区域图志》，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陆宣敕责威等，别敕虞世基等修《十郡志》。）

◇敕度一千人出家

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僧：窃以妙灵不测，感报之理遂通，因果相资，机应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发，震动波旬之宫，一念所臻，咫尺道场之地。虽则聚沙盖鲜，实覆篑于耆山，水滴已微，乃滥觞于法海。弟子阶缘宿植，嗣膺宝命，临御区宇，宁济苍生。而德化弗弘，刑罚未止，万方有罪，实当忧责。百姓不足，用增尘累，夙夜战兢，如临渊谷。是以归心种觉，必冀慈愍。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口献、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释藏》策五，《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北巡敕百司（大业三年四月戊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隋书·炀帝纪上》）

◇宣敕齐王（大业三年）

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虞庆则、元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近昵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若与謇之从事，一如子相也。（《隋书·柳謇之传》）

◇又敕柳謇之

今以卿作辅于齐，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锺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同上）

◇敕令牛弘宣旨高丽使（大业三年八月乙酉）

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书·突厥传》）

◇敕严窃盗刑

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隋书·刑法志》）

◇敕禁僧凤抗礼

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运通，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敬立于释府。条格久颁，如何抗礼？（《续高僧传》）

卷六

◎杨广（三）

◇玺书答启民可汗（大业三年七月）

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隋书·突厥传》，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玺书答。）

◇赐来护儿玺书（大业九年）

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枭此元恶，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谁也！（《北史·来护儿传》，杨玄感反，进攻洛阳，护儿即日回军，令子弘及整驰驿奏闻。帝甚悦，乃降玺书。）

◇赐书召释慧觉（慧觉姓孙，秣陵人，住摄山栖霞寺。炀帝镇江都，赐书。）

法师安善，寒暑惟宜，承栖迟龟山之域，阐扬龙树之旨。其义端雄辨，独演畅于稽阴；谈柄微言，偏引汲于镜水。弟子钦风藉甚，味道尤深。今于城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大弘佛事，盛转法轮。上人名称普闻，众所知识。今遣迎候，迟能光拂也。（《续高僧传》）

◇与天台山众令书

僧使灌顶智ロ至，览十一月三日书，并陈灵龛应迹，现形放光，弹指流音，应念传响。斯实不思议力，变化多方，感悟有缘，示希有事。慎终追远，感叹相深！在昔双林，示灭非灭，多宝独塔，俟时涌现。爰在狼迹，迦叶分身，乃至鹫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岂非像教能度无边？是大因缘，闻善知识，永惟宿昔，获承师范，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凭灵瑞，系踵菩提。肃承灵诰，宣慰南服。山众法徒，同志为友，会成等侣，方共舟航。岁暮凝寒，念皆道胜，天台名岳，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惭重阁。三时设供，四事不周，想甘禅悦，以同法喜。其间敬德，信次相间。今遣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僧使还山，于旧所设供，庶同甘露，能变粗涩，亦凭香积，证道融销。书不尽言，反此无悉。杨广和南。（《国清百录》）

◇又令书

灌顶智ロ等至，枉寺众来书，财施为轻，法门标重。檀波罗蜜般若尊成，不具两缘，宁俱解脱，施受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宁复辞弗。杨广和南。（《国清百录》）

◇下令延请释灌顶开讲法华（仁寿二年）

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伫迟来仪，书不尽意。（《续高僧传》）

◇施济法寺僧法藏灵寿杖教

每策此杖，时赐相忆。（《续高僧传》）

◇手书召徐则

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明义味，晓达法门。悦性冲玄，怡神虚白，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虽复藏名台岳，犹且腾实江淮，藉甚嘉猷，有劳寤寐。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人，梦想岩穴。霜风已冷，海气将寒，偃息茂林，道体休。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帛，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伫望披云。（《隋书·徐则传》，《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八）

◇下书葬徐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台真隐东海徐先生，虚确居宗，冲玄成德，齐物处外，检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饵术，栖隐灵岳，五十馀年。卓矣仙才，飘然胜气，千寻万顷，莫测其涯。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远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缘。至止甫尔，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经方所谓尸解地仙者哉！诚复师礼未申，而心许有在，虽忘怛化，犹怆于怀，丧事所资，随须供给。霓裳羽盖，既且腾云，空椁馀衣，讵藉坟垄！但杖舄犹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还天台定葬。（《隋书·徐则传》）

◇下书释慧则

皇帝敬问婺州双林寺慧则法师：朕尊崇圣教，重兴三宝，欲使一切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志法门，专心讲诵，宣扬妙典，精诚如此，深副朕怀。既利益群生，当不辞劳也。犹寒，道体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阁帖》五）

◇上言更定清庙歌辞

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隋书·音乐志下》，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

◇遗陈尚书江总檄

南北虽殊，风云在望。载怀虚迟，寤寐为劳。献岁犹寒，比当清豫，匡赞乎国，良亦殷勤。寡人忝膺朝寄，董律专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际。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适时，冠盖二世，齿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异家，金匮珠韬，银编玉策，莫不誊于舌杪，散在笔端。邃古成败之机，近代安危之迹，照同悬镜，明若观火，无待指南，自应神悟，犹恐思之未审，差以毫厘，聊烦翰墨，略申梗概。自穹昊生民，树之司牧，羲轩以降，书契可纪，咸一姓承立，四海无两帝。汉道云季，三方鼎立，时惟板荡，世匪休明。当涂起而蜀亡，典午兴而吴灭。永嘉丧乱，紫宸旷王。刘、石、符、姚之俦，伪夏、僭燕之丑，妄尘大宝，事乖图。魏室乘时，兆基朔野，经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敌非齐氏，务在兼并，不遑外略。蕞尔吴越，自相君长，窃拟王者之仪，妄谈天子之气，偷安假息，绵历世祀。我大隋之肇开宝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灵，应太微之座，千年启圣，万代一时，深仁至德，宁济群品。越海穷河，东渐西被，旄头之属，历代之霸，作我臣民，匍匐服裳。惟彼江表，独隔皇风。夫物极则反，否终斯泰。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实玄运，已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规；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论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语众寡，举海内而当群小。在长江舟楫之用，矜其积习，而山川共有。我据上游，鼓棹之能，吴楚不异，高舻巨舫，东西万里，扼喉抚背，水陆千途。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兵士，不过十万，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边方，淹积岁序，风雨以为栉沐，虮虱生于甲胄，望我宽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敌国。守以时月，则鱼烂土崩；接以锋刃，则乌惊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丰侯好酒，实丧厥邦；梁伯役民，溃其宗社。彼之伪主，覆车是袭，日夜沉湎，曾无节度，缮造宫室，莫知穷已。竭四民之产，荒纵其心；敛百姓之哀，以为己乐。宝衣玉食，填积後宫，短褐粗饣，不充编户。一芥之善，蔑尔无闻；五子之歌，宛然悉备。虽欲勿丧，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伪主忌能护短，酷法淫刑，骨鲠之臣，尽见疏斥，谏诤之士，皆被屠害，遐迩结舌，衣冠解体，人妖鬼怪，触类呈灾，稚齿耆年，咸知残灭。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摄于大国，边烽夜动，照彼都城，戍鼓晨严，震其宫殿，累棋其二，方此未危，悬缕千钧，比斯非切，而莫知忧恐，更自骄矜，曾无事大之心，专行犯上之志。侵轶我边鄙，招纳我叛亡。国家爰自受命，每从含养，敦以邻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礻方，静其疆域，而长恶益甚，纵毒弥深。吴、会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士，乞师请命，盈庭满阙。帝乃悯然，矜彼黎献，授钺推毂，吊民伐罪，已有别诏，惟废伪主之身，自馀士庶，普从肆眚。向所陈说，咸是格言，非曰游谈，共相欺误。且刘叔纳谯周之计而获存，孙皓用薛莹之词而致福。此二子者，终有良臣之誉，皆无陷君之讥。何则？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宪章往彦，聿遵前轨，则为主享封侯之业，祖祢延血食之期，江东士民，实受其赐。公等身保荣贵，名垂竹帛，岂不美欤？若胶柱不移，守迷莫变，率其蚁众，敢拒王师，军有常刑，悔无及矣。祸成俄顷，宜早图之。使人今还，迟有委曲，言不尽意，岂复多云。杨广白。（《开业平陈记》，《文苑英华》）

◇诈为蜀王秀檄文

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隋书·庶人秀传》）

指期问罪。（同上）

◇遗史祥书

将军总戎塞表，胡虏清尘，秣马休兵，犹事校猎，足使李广惭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贤，独在吾子。昔余滥举，推毂治兵，振皇灵于塞外，驱犬羊乎大漠。于时同行军旅，契阔戎旃，望龙城而冲冠，眄狼居而发愤。将军英图不世，猛气无前，但物不遂心，黾勉从事。每一思此，我劳如何。将军宿心素志，早同胶漆，久而敬之，方成鱼水。近者陪随銮驾，言旋上京，本即述职南蕃，宣条下国，不悟皇鉴曲发，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至如建节边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绥抚百姓，上禀成规，下尽臣节，是所愿也，乃窃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谬入守神器，元良万国，身轻负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史祥传》，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

◇与释智ダ书（三十五首）

金风御节，玉露调时，道体休和，安乐行不？法师抗志名山，栖心慧定，法门静悦，戒行熏修。藉甚徽猷，久承音德，钦风已积，味道为劳，冀托舟航，用披云雾。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轻举，以沃虚衿。伫望来仪，不乖眷意也。弟子杨广和南。（《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深具谦挹之旨。但高人游处，触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须尽严正。经云：「四事供养，一不可亏。」已勒有司修葺，愿忘怀受施也。弟子杨广和南。（同上，王治禅众寺书。）

即用法讳，弟子总持和南：柳顾言还，奉旨。垂示六种舍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亲，犹以陋薄，不称宿心。来旨既以转施功德，弥为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识，所能周见。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已不多，愿恒留受用，旨遣报谘。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履长戒辰，在俗咸庆。伏惟吐纳禅慧，与时休和。弟子禀受以来，粗堪静摄，谨遣参承。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爰逮来诲，须往荆楚，辞致首尾，仰具高怀。但祗禀净戒，事成甫尔，宿昔疑滞，匪遑咨决。梨和尚经称，胜田种子虽投，嘉禾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养，庶凭善诱，日洒尘劳。凡厥共缘，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运，利益弘多。如来化导，何必止还天竺？菩萨应变，本无定方。深愿坦然，以虚受物，迟延展礼，面当咨逊。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逮旨。须取明二日垂别，修复未周，便深倾欷。弟子前昨昼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来，未经一夏，兼荆、潭路远，安居将促，江波浩荡，行程难期。既去此处，又不至前所，半途结夏，投止亦难。又案经律，一夏供养安居僧，福田无量，况乎师道，及大众力。凡夫浅薄，本资胜缘，菩萨大慈，须受应供。暮春行谢，首夏向臻，九旬忽违，四事虚弃。修心与理，于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发遣，冀不半途飘露，脱疑下邑喧湫。须依林壑，安居摄山，亦当为便。若法岁将满，预勒蒋州装船，南出石头，西浮弥易。既乘爽节，因得顺风，去留之宜，事理咸会，此间彼处，仰听择一。意不可尽，辞岂多宣。谨和南。三月一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复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缘，岂敢违忤？谨遵宿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命所司发遣。发日离晨，仰听仰择。庶解夏非远，秋水乘流，赐来期，必当无爽。用兹欢喜，以蠲悲欷。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爰逮高旨。腾蒋州僧所及，窃以僧居望刹，食惟分卫，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彼地福尽，方成丘墟。所馀堂塔，本不坏毁，其有现僧，亦许房住。唯虚廊檐宇，会当倒压，所以移来，还充寺馆。其外椽版，权借筑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贷为府解。须一二年间，民力展息，即于上江结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条孔目，无虑零漏，恐远僧未能曲见。顿用仰诬，必愿言提，冥诸其掌，猥延满札，悚侧良深。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垂诲述江州、浔阳、庐山、东林寺、峰顶寺，须令弟子并为檀越主。山岭盘秀，下属江湖，香炉层峰，上亏云日，仙人之所戾止，隐沦于焉不归。况乎慧远法师，胜依结构，谢客梁元，穿池重阁，景师息心，神应峰顶。智者憩历，踵武前贤。师严道尊，实深随喜。所恨寡薄，无益将来，庶藉熏修，方证常乐。兼陈二寺，偏近驿道，行人往来，颇成混杂。须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颁下。谨和南。三月一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奉旨。今日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遥，弥以倾欷。垂示法相，虽文旨渊赜，源本难寻，而教门方便，开悟易益。恭承善诱，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无退转。自服膺至道，每沾弘护，将事遵途，复降良药，沐浴慈被，伏用凄荷。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亲信傅仲诜还，逮去月朔旨，用慰延结。热犹炽，愿道体休和。仰承经过摄山，锺岫寺塔安善，徒众和肃，仍留二十僧，权停开善。进至匡岳，结夏安居，东林禅阁，还为一寺。峰顶精舍，复皆随喜。敬缘劝发，获此熏修，用辱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弥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风土异宜，流金在节，摄卫多不调适，每有劣然。二十九日来石头，稍已平复。自江浦违心，驰情彭蠡，以日为岁，无时暂忘。愿未解夏前，预整装束，法岁若满，即事西浮。彼闻酬愿，务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识，希护周爰深，恐禅慧学徒，咸思钻仰。宣尼在陈致叹，自卫便归，屈道纡情，事非为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祗承，并贡别牒，用忘存著，敢略繁辞。谨和南。七月一日。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件其盐米悉出江州正仓，王灌赍合鱼开送。（同上，王遣使往匡山参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子总持和南：东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诲，用慰驰结。仰承已往衡山，至当稍久，法缘若竟，愿即沿流，冀在岁阴，必期展觐。弟子渡江还，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来旨勖以法事，实用惭悚。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已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即建深善，辄以咨知。仰承相次，为营功德，深荷扶助，难用远陈。而发此至江州，遂下请僧料，云何能得相资。前施盐米，其米回入东林，盐已上路，盈长之外，乃可别营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寻别遣使迎延，愿预整归计。江山辽，岂尽诚曲？谨和南。十月十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岁聿云暮，寒气殊重，禅悦经行，愿常安乐。弟子顷来，每多劳疾。但睽觐稍久，唯用倾结。仰度所营功德，已当究竟。今遣左亲信伏达奉迎，愿便事沿流，延迟咨具。谨和南。十一月十五日。（同上，王遣使潭州迎书。）

弟子总持和南，暄和道体胜。仰揆衡岳法事，久当圆满，江陵功德，复应成就，随喜之至，难用胜言。弟子今入朝觐，行次陕州，驰仰之诚，与时而积。故遣使人迎候，希便进道。来月下旬，唯迟祗接。路首匆促，岂复委宣？谨和南。二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荆州迎书。）

弟子总持和南：仰违移岁，驰诚载劳，兼事入朝，弥增延属。武关虽阻，荆近于吴。是以暂停陕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缕。非唯年尊疾动，又已结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须停止。弟子还镇非久，便愿沿流，仰会江都，庶应旦夕。将圣德果，亦复差机。因缘多端，请不劳虑。谨和南。九月十日。（同上，王于长安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僧使智邃来，奉五月二日诲，用慰驰结。仰承衡岳功德圆满，便致荆巫，履涉亏和，深以倾悚。弟子于江都入朝，至陕关眩瞀，停岐阳，腹内又不调适。去月末还京辇，如欲相承，犹自羸卅尔，未即祗觐，望云延愿珍纳。行人今返，辞岂宣具。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奉旨，于荆州当阳县境玉泉山陲，为建伽蓝招提行道，图写地形，具以赐示。伏以布金遍地，买园建立，奉置三尊，永流万代，唱诵所不能赞，算数所不能量。孰意轻微，顿蒙创造，循复来旨，爽然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无容违拒，苟作形迹，即具闻奏。嘉号乃覃，名符天冠道场，声满恒沙世界。福报仰归，逊辞难渺。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岳禅师碑文。郭有道之无愧辞，高德逾此；陆士衡之披文想质，弟子多惭。既蒙奖成，敢不克励？邯郸绝妙，深恐难工；还镇病瘳，庶或勉强。循览行状，用难思议。佛澄道安，宁复过是？谨和南。（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子总持和南：垂赐万春树皮袈裟一缘，述是梁武帝时外国唯献四领，今馀一而是建初乌琼法师所披。谨寻菩萨戒称所著袈裟，皆染使坏色，况复自然嘉树，妙采天成，相应之言，无劳外假。万春表长生之称，二翼合善譬之辞，永服周旋，恒充布萨。常事半月，岂唯元日？著如来衣，深荷慈奖。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率师别牒、五采幡锦、香炉檀等十种，示表微诚，薄申法贶，鲜陋追悚。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仰违已久，驰系实深。献岁非遥，倾迟虔礼，暮春居节，当遣奉候。谨和南。九月二十四日。（同上，王在京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适逮近旨，用慰驰情。春暄，愿道体康胜。玉泉创立道场严整，禅众归集，静慧日新，随喜之深，难以辞谕。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调息劳心。秋仲归蕃，请夏讫沿下，在于拜觐，差当匪奢。其间珍德，今遣统军鲁子雀往祗承。谨和南。（同上，王在京重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仲秋转冷，仰惟道体康。弟子即日粗可行，末由虔礼，但增延结。愿珍德，谨遣修承。谨和南。（同上，王从驾东岱于路次书。）

总持和南：寒气渐严，仰惟康豫，动寂怡神，兴居安悦。弟子陪奉銮驾，旅次长奉，远凭胜力，行往安隐，瞻言祗觐，庶或匪遥。愿珍重，此不宣具。谨和南。十月十九日。（同上。案《隋书·文纪》，十四年十二月，东巡狩。十五年三月至自东巡狩。今此两书云仲秋云十月，与史异，当有一误。）

弟子总持和南：献岁春明，仰惟道体胜豫。禅悦法喜，众咸集业，功归有在，悉由明导。敬忆江都，暂欲西上，先到衡岳，用赛师恩，次往渚宫，以报生处。虔承此旨，卫送大江。阳子临流，具申来请。即蒙开许，还至观涛。年来岁往，寒暑屡更，恭闻功德圆满，远难赞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过庭所闻，匪直诗礼，转轮斯奉，实惟旦暮。今者陪扈銮轮，软发自京，言停洛阳，又止历下。此示望之礼，本自《虞书》，巡会之声，盛于姬典。至尊宪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风指南，奉朝东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毕。于时天地载廓，日月增华。休气神光，烛近被远，灵芝竞吐，山谷连木，并秀宫坛。聋之徒，无医而自愈；扶老携幼之侣，不谋而同到。臣子殚见，事非虚饰；一物得所，万里斯应。师资至重，敢不稍闻？弟子恋蕃，即辞行所，夹锺将末，必届扬州。今遣奉迎，便愿沿下。馀春未尽，必希拜觐。其间珍德，续复祗承。谨和南。正月二十日。（同上，王还蕃遣迎书。）

总持和南：前揆菩萨天冠，率尔之式样，深嫌不工。即用呈简，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比目连，妙逾郢匠，开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刚种智，兹焉标万。是知因地化物，不可思议，接引随方，多能尽达。冠尊于身，端严称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跪承顶戴，览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弟子多幸，谬禀师资，无量劫来，悉凭开悟。色心无作，触仰胜缘，度脱舟航，何虑不果。但戒为基址，信实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虽疏漏，心护明珠。而定品禅枝，屏散归静，猥以凡薄，荷国镇蕃，为子为臣，难亏难怠，岂藉四缘，能入三昧，此非臆断，实荷诚说。经称非禅不智，非智不禅，定解相资，能证无漏。又电光断结，其例甚多，慧解脱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断，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同治国，未知底滞，可开化不？师严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浅，可发萌不？菩萨应机，可遵时不？若未堪敷化，且暂息缘；如可津梁，便开秘藏。书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覃释典，而不从师？今之慊言，备沥素款。成就事重，请弃饰辞。谨和南。六月二十一日。（同上，王谢天冠并请净名义疏书。）

弟子总持和南：仰逮还旨，犹秉谦尊。循复久之，恍如自失。共功以学，贵承师事，推物论历，求法界缘，厝心有在。若习毗昙，则滞有情著；若修三论，又入空过甚。成实虽复兼举，犹带小乘，释论地持但通一经之旨。如使次第遍修，僧家尚难尽备，况居俗而欲无崖？当今数论法师，无过此地。但恨不因禅，发多起诤心，达者无违，求那明偈。仰惟厚习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学，俄逢圣境，南岳禅师，亲所记，说法第一，无以仰过。照禅师来，具述此事，于时心喜，已域寸诚。智者昔入陈朝，彼国明式，瓦官大集，众论锋起。荣公强口，先被折角，两琼继轨，截获交绥，忍师赞叹，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胜集，屈登无畏，释难如流，亲所听闻，众咸瞻仰。适承前往荆楚，讲《法华经》，旧学名僧，莫不归服。故知非禅不智，验乎金口。比闻名僧所说，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此之包举，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请，譬彼弥勒，今当问谁？唯愿未得令得，未度令度，乐说无穷，法施无尽。复使顾言，稽首虔拜。谨和南。六月二十五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逮旨送初卷义疏，跪承法宝，粗览纲宗，悉檀员外，耳未曾闻。故知龙树代佛，不可思议。今所著述，肉眼未睹明暗。谨复研寻，迟比觐接。谨和南。（《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弟子总持和南：荆州玉泉、十住两寺，近既赐令检校，今须书及江陵总管，当勒所由，终听僧使奢促。弟子仰蒙净戒，宿世因缘，稍希义理，智波罗蜜，爰降开许，始制义疏，方凭沃答，向入慧门。昔年仰请栖霞，时往观行，政为密迩，朝发暮到，应可咨决，不异邑居。行道本贵安心，宁劳过远？天台之路，幸愿辍情。屈己为人，菩萨有赐，于专契弗敢违。前都不知净人善心，已堕僧数，济度无隔，唯用随喜。谨和南。七月二十七日。（同上。）

总持和南，复垂诲旨，益具仁慈。开士位怀，随感必应，本誓愿力，何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果。政言服道日浅，未堪违远，深凭护念，开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胜功，能得建立。方须影响，永至金刚。江陵书及，会稽教下，并勒所司，以时发遣。谨和南。七月二十九日。（同上）

总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暂阻。明间若晴，别当遣信。谨和南。七月二十六日。（同上。王迎入城，碍雨移日书。）

总持和南：霜寒，道体康胜？弟子还来甫尔，未暇迎延，驰情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祗觐。谨和南。九月十六日。（同上）

总持和南：麦序气清，道体和适，福慧庄严，与时高胜。弟子至来未久，粗复可行。近频隆两书，爰垂示功德，玄义删削，文句入初。其旧维新，从粗至妙，会须披接，方豁烟云。春律已谢，夏坐方结，敢违经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团，秋风叶下，必预舟楫，迎觐江阳。然仰劳著述，已渺数载，般若多障，近愿成功。日就月将，庶方启沃，率贡别牒，示表虔诚。在敬无文，仰揆弘亮。其间珍德，续事音语。谨和南。（同上，王遣使入天台参书。）

总持和南：霜气已紧，蚊热久祛，方恐洞洹，预取调适。今遣奉迎，祗礼非奢。谨和南。九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入天台迎书。）

总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郯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萨示疾，在疾亦愈。但于翘诚，交用悚灼。今遣医李膺往处治，小得康捐。愿徐进路，迟礼觐无远。谨和南。（同上，王参病书。）

◇与东林寺僧书

极暄，法师道体如何，众内咸宜也。雁门远法师四依菩萨，翻飞朔野，栖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继。智者见令为寺檀越，顾修寡薄，非敢克当。奖导既引，良深随喜。敬德指此承问。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与禅阁寺僧书

春序将谢，道体何如？僧众清善。匡山佛寺兴自慧远法师，法师师于弥天道安，安师于佛图澄，妙德相承，莫之为最。江东龙藏，悉本雁门。雁门上人创迹庐阜，自梁及晋，止有东林。陈晚浇漓，别生禅阁。僧徒好异，岂称至和？智者爰居，还须合一。想均愿海，更无异味。行人将送过指此相闻。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同上）

◇与峰顶寺僧书

暮春暄和，寺众清胜。禅悦法喜，致足恬怀。炉峰香气，烟霞共远。智者经托胜地，为在总内，令为檀越，诚深随喜。更追厚愧，善当敬勖。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同上）

◇与达奚长儒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智者禅师德尊望重，近年纡道，爰授净戒。今修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徂玉泉寺，并见请为檀越。复闻公等，多结胜缘，大乘运通，良深随喜。师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还就玉泉寺法璨道慧法师、十住寺道臻法师经理，想加心影响，奖成妙业。公私覃福，幽显同赖。法事远白，不复暄凉也。杨广呈。八月二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叙曹子建墨迹

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沈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礻票首。（《甲秀堂法帖》）

◇殇子铭

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殇子何短，彭祖何修！呜呼余子！有逝无留，永为法种，长依法俦。（《续高僧传》，十□法藏。炀帝进太尉时，第三子夭，瘗于济法寺。乃勒铭，因施寺僧法藏灵寿杖。）

◇隋秦孝王诔

维开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国秦孝王薨于仁寿宫。呜呼哀哉！八元八凯，济济虞则；《周南》、《召南》，赫赫周国。於穆孝王，绍彼明德。天实丧予，歼我刚克。呜呼哀哉！如何上灵，降此灾否。国丧宗臣，家亡千里。呜呼哀哉！爰初不豫，冕旒视疾。及至大渐，停銮驻跸，亲临属纩，俯观彻瑟，悲动皇情，痛深慈膝。一辞明世，千秋长幕；□□如何，绵绵终古。仲秋卜宅，将归泉户，梁山之阳，永宁后土。呜呼哀哉！余寡兄弟，爰笃弥深，奄然零落，痛体伤心。呜呼哀哉！追悼无及，永分古今。神虽虚翳，徽声靡替，诔王德音，贻千百世。乃作诔曰：皇隋启运，应天顺民。保兹七百，静彼四邻。利建宗子，藩屏懿亲。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圣章，天性诚愿。色养，孝立名建。恭近于礼，耻辱斯远。嘉之弗忘，惧而无怨。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温温居德，肃肃厉精。恭敬表志，退让为情。κ此棠棣，敦斯。仲称令弟，叔曰仁兄。猗欤我弟！好学无替，九流日修，三馀卒岁。琴台夜开，书帷昼闭。聪敏若神，雄辩无滞。妙矣声律，明哉龟筮。玄象风角，于焉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惟善惟乐，为仁为惠。天挺出群，英图命世。钦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鹭将集，凤雏斯翔。人之领袖，国之辉光。辉光伊何，肃肃翼翼。义以处身，仁以经国。明烛絷符，财成渊塞。靖恭尔位，好是正直。令闻令望，无反无侧。皇枝良干，日富英声。宣风作伯，盘古维城。东京旧都，河南殷博。惟我哲王，行台惟寞。飞辔崤、函，褰帐伊、洛。德被汝坟，仁行巩亳。西秦右地，实赖英雄。实惟王化，乃即龟蒙。惠和布泽，易俗移风。孝王，仁而能断；德敷大国，有符公旦。移镇樊征，述职江汉。地接寇雠，棱威靖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德招远，怀劳伐叛。暂辍外藩，入侍天轩。典兹戎卫，仍居纳言。宝敛横曜，丰貂九温。周卫清切，敷奏便繁。献替惟允，禁旅斯敦。伪陈不恭，轶我炎鄙。王赫斯振，将清江。图斯元帅，难全其备。唯我孝王，膺兹无愧，恭行天讨，受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湄，军容赳赳，逋丑衤思々，云陈不布，高城靡恃，泥首衔璧，请命于台，兵不血刃，野无横尸，善战不阵，我弟于兹，金陵戡定，饮至京师。广陵、淮海，一都之会，牧彼顽民，作相于外，时两随车，棠阴逐盖。惟晋太原，寄隆望大，表里山河，要冲襟带，东自维扬，回旌转旆，善政廉平，于斯为最，胡虏畏威，氓黎荷赖，烽火戎马，俱清边界。寒暑失御，庸卫弗开，言旋京邸，去彼丛台，扈驾仁寿，抚席岩隈。连绵药饵，岁去年来，秀而不实，祸极生灾，天胡不吊，木坏山颓。呜呼哀哉！至尊废朝而悼伤，皇后辍膳而摧痛。甚秦国之永辞，剧梁武之长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恸。呜呼哀哉！叹日月之不居，何卜远之讵促，旌飘而从风，笳管酸嘶而响谷，服马顾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叶下兮丘陇残。风飕飕而吟树，泉幽咽而悲湍。离群之兽绝迹，孤飞之鸟悲酸。背离宫而东转，历山邸而北度，去甲第之楼台，即荒田之丘墓。昔时鸣銮而戒途，今日灵而而启路，临朝谒之平衢，永绝兹之一步。傥若神而有灵，几悲伤而留顾。呜呼哀哉！弃永日之昭昭，袭长夜之修悠，苦玄扃而无晓，悲黄泉而永幽。湮盛年于万古，沮壮志于千秋。呜呼哀哉！恸反哭于秋季，悲复归于故地，尹形游而不迁，何魂茕之空志。呜呼哀哉！酒樽浮尘兮独满，琴弦含风兮自断。冥夜久其何期，焉知岁月之长短。孝王与我，体密情亲，孔怀之笃，有逾常伦。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长沦，烦冤痛毒，悲恨何陈。呜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弃共被之寒郊。岂止三荆之变色，非为四鸟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舍目，言犹在耳。彼苍者天，子何甚矣。友于，哀哀吾子。痛当奈何，痛当何已！想仿佛而不见，犹盘桓而伫立；空抚膺而莫追，抑饮泪而何及。呜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长，终伦彼乎幽方，徒春华而秋落，不复见我弟兮孝王。何谢安之蔬食，岂子路之丧亡。独端忧而无告，徒哽塞而追伤。悲莫悲兮长别，痛莫痛兮终绝。因凄怆以写情，恸人琴而永诀。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

卷七

◎杨广（四）

◇答释智ダ遗旨文

菩萨戒弟子总持稽首和南：先师天台智者，内弟子灌顶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遗书七纸，手迹四十六字，并《净名义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莲华、香炉等，跪对修读，摧振于心。舍利俨然，德音具在。迦叶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迹，身证遥追。昙光天台，安禅近蹑。诚复如来双林，四部号恸，而涅遗教，法更殷重。况乎五百岁後，四依拯溺，深顺佛旨，居世同凡。将欲泥洹，现希有事，五品十信，己自皎然。弥陀观音，亲来接引。去德兹永，乃增悲恋。追悟今生，还庆夙禀。所恨《净名经疏》，不重亲承，犹冀寻研，用补咎悔。追惟障恼，现机未发，逖听前闻，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浅深，抑又时或早晚。佛灭度後，得圣巨多，道耀他方，冥来晓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师，良由宿缘，积曾亲近，爱覃来命，必垂影响。不舍本誓，笔迹具存，是用归诚，凭灵戒恳。跪受经疏、如意、香炉，虔礼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轴，最後殷勤。即于今月十八日，仍感瑞梦。是知济度，已降舟航。唯愿即日在宝池遥开莲华，令居净域，近溉浊心。世世生生，师资不阙，革凡登圣，给侍无亏。但义府钩深，遗文渊博，虽加策骀，终畏面墙。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显真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厉精力，别询名僧，奉扬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则弗违提奖，同登彼岸，最胜最上，就此为尊。灌顶所送最後《净名义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谨即装治，善书习读。逮旨尔前玄义，及入文解释，付弟子焚之，即付还使，遣对烧荡。犀角、如意，莲华、香炉，远以垂别，辄当服之无攵，永充法事。今奉施瓷瓦、香炉，供养龛室。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寺须公额，并立嘉名，亦不违旨。佛陇头陀，并各仍旧，使移荆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现前之众，多是渚宫之人，已皆约勒，不使张散，岂直十僧而已？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拥护。当年别资给，行送经一藏，依法为先师别供养具钟、幡香等。又施钱直，且充日费。贸刂县灵塔，吴内石像，剡县弥勒尊仪卧疾之处，并使装饰，亦不仰异。荆州玉泉寺，既是为造，理当异馀道场。其潭州大明寺、荆州十住、上明寺等，先已敬许为檀越，无容复乖今诲。使制南岳师碑，即命开府学士柳顾言为序，自撰铭颂。所嘱僧有罪治，无罪平等，窃以涅羯磨，经有成文，正论治国，金光明品，住持三宝，弗敢坠失。又令加修慈心，抚育民庶。犬马识养，人岂忘恩？盖闻外书为教，仁尚恕物，内典居宗，大慈为首，在文虽异，诣理实同。不有君子，其能为国？不有菩萨，岂济含生？又以僧未贯籍，许其出首，适奉诏书，冥符来及，见几而作，所谓後天而奉天时。粮运转输，深关军国，前已表闻，所司未报，终当方便，必期谐果。及承寄嘱，斯复能照他心，前来仰答，无违意旨，庶藉熏修，福国家灌顶普明。面引询访，具述遗形宴坐，宛若平生。转恨失时，不重餐义味。仰揆定力，如须弥峙。法腊云竟，切愿舆迎。一到江阳，还入禅众，道俗接足，人神顶礼。即当奉送，复彼山龛，庶藉瞻仰，能开心目。深愿道力，不孤所请。虽厚恩申报，具在愿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实宜加趺，实须酬仰。二僧今反，轻奉报书，远拜灵仪，心呜载咽。谨和南。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受菩萨戒疏

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晋王弟子杨广稽首：奉请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当降此土，补处弥勒，一切尊经，无量法宝，初心以上，金刚以降，诸尊大权，摩诃萨垂，辟支缘觉，独脱明悟。二十七贤圣，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顶，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释天王，四天大王，天仙龙神，飞腾隐显，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卫法，防身护命护净戒。无量善神，咸愿一念之顷，承佛神力，俱会道场，证明弟子誓愿，摄受弟子功德。窃以识暗萌兴，即如来性，无明俯坠，本有未彰。理数斯归，物极则反，欲显当果，必积于因。是调御世雄，备历生死，草木为筹，不可胜计。恒沙集起，固难思议，深染尘劳，方能厌离。法王启运，本化菩萨，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随逗根宜，权为方便，如彼众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胎教夙渐，福理攸锺，妙机须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但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谕造宫室，必因基趾；徒架虚空，终不成立。弗揆庸忄梦，抑又闻之。孔老释门，咸资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释迦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师利，冥作ウ梨。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萨陀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童子，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敢为臆说？深信佛语，聿遵明导。天台智ダ禅师，佛法龙象，童真出家，戒珠因净。年将耳顺，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辨？先物後己，谦挹盛风，名称普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锁烦恼。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亲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弟子即日种罗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如日月灯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胜十六沙弥。眷属因缘，法成等侣，俱出有流，到无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众生无尽，度脱不穷。结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博远如法界，究竟若虚空，具足成就，皆满愿海。杨广和南。（《国清百录》二，《广弘明集》二十七上，《缁门警训》九）

◇宝台经藏愿文

菩萨戒弟子杨广和南：仰惟如来应世，声教被物，殷勤微密，结集法藏，帝释轮王。既被付属，菩萨声闻，得扬大化，度脱无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馀相煽，爰受庙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後，频属朝觐，著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则慧日法灵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小大，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恳至，受者亦宜殷重，长存法本，远布达摩。必欲传文，来入寺写，勿使零落，两失无作。前佛後佛，谅同金日，即教当教，宁殊玉牒。须弥山上，众圣共持，金刚海底，天龙尽护。散在阎浮，亦复如是。追念缮写之者，厥诚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舍彻净财，岂可称计！所资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即是自为。今陈此意，乃似执著，若不开警，则不深固，自行化他，备在经律。顾循菲识，诚愧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见。岂不知独善且最胜，无为第一乐。内典法奥，自关众僧，何事区区，横相负荷。但庆凭宿植，生长王宫，谒陛趋庭，勖存远大，出受藩寄，每用祗兢。非惟礼乐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运出，弥奉弗坠。无容弃稷离而同园绮，变菩萨而作声闻。越用乖方，既其不可，笃信受付，窃敢当仁。然五种法师，俱得六根清净，而如说修行，涅最近。徒守经律，不依佛戒，口便说空，心滞于有。无上医王，随病逗药，开乳含酥。为方既异，甜冷苦热，取疗亦殊。譬前後教门，别赴机性，根茎枝叶，受润终齐，总会津梁，无不入道。犹如问孝问仁，孔酬难别，治身治国，老意无乖。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内外相融，义同泯合。何处有学昆昙而不成圣，执黎邪即能悟真。师子严铠，反贴毁于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诮于蜂房。心同敛戟，诤逾水火，经意论意，都不如斯，通经通论，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药，傥均味海，则致醍醐。圣御绀宝天飞，金轮云动，纳万善于仁寿，总一乘于普会。开发含识，济度群生。今所传经，遍于宇内，众圣潜力，必运他方，共登菩提，早证常乐，则是弟子之伸顺弘誓于无穷，平等坦然，通遣唱白达识体之念随喜也。（《广弘明集》二十二）

◇遣使入天台为智ダ建功德愿文

菩萨戒弟子总持和南：十方三世诸佛，一切尊法，三乘圣众，上界天仙龙神，他心道眼，护持应现，塞虚空，无量幽显。窃闻诸佛菩萨，不舍本誓，为天人师，拔济含识。次令和尚梨，代作宗范，引接後来，与佛无异。资敬之重，具在经律。不有明导，岂济苦海？匪报厚德，岂收福田？遗行可追，谨依佛语菩萨戒。先师天台智者，来逾剡岭，迁化石城。初闻讯至，哀情摧衄。敬惟胜行，逾满熙连。佛许临终，自说所得。今闻侍者所书，巨有异相。称我位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品弟子，事在法华十住，信心诚文具瓔珞。于是空声异响，遍满山房。索披大衣，云观音来至。验知入决定聚，面睹弥陀，静摄迁神，安坐身证，久移晦朔，容相俨然。斯盖无量劫来，檀慧具足，深护佛法，发起群生。非无显晦出没，其孰能于此欤？有始有终者，其唯圣人乎！设以辩才，千万亿偈，赞师福慧，终不能尽。夏初遣信到山，期法岁竟迎接。僧腊既满，尚疑溪谷毒厉；意取气交霜雪，杯渡镜水。及届剡下，便承卧疴，岂言信次，腾神净域。遂不获重接音容，再咨法味。维摩义疏，蕴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违心契。已诲于前，须补于後。近于此州禅众旧居，虽仰为设会，并就天台指画之地，则造寺塔。而于彼山头陀之处，未获熏修。今夤览别书，属付佛法不思议事，感叹铭衿，无已之诚。今遣往于佛陇峰顶，集众结斋，愿承三宝之力，速达西方。智者证知，净土记，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脱，不弃缘感，弘到菩提。并乞众力，为弟子忏悔。自从无明住地以来，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烦恼迷昏，五盖十缠，轮回界内，八万四千，尘劳增长，愿凭积庆，及兹功德。众罪霜露，慧日消除；众善普会，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蔼皇家。宝祚灵长，覃被亿兆。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天台设斋愿文

菩萨戒弟子皇太子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报佛应佛，法身应身化身。诸佛所师，所谓法也。以法常故，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间皆空，而实不空；诸佛妙有，而实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乐。凡情弊报，皆生极苦。迷之者则生盲皓首，得之者则罔像玄珠。弟子幸凭胜缘，微因宿种，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灯明之恩，十六沙弥大通智胜之勖。加以昔莅淮海，钦尚释门，先师天台智者ダ禅师，膺请江都，授菩萨戒，由是开悟，归凭有在。而梦楹托讽，梁木先颓，合掌安禅，端坐示灭，于今数载，俨然若思。适现仪形，续放光焰，弹指之声，震于龛室。僧使报述，遐迩耸踊。皆由佛法僧力，感应相关，汲引含灵，故现斯瑞。肃奉明诏，暂辍监国，巡慰淮海，衔吁毗黎，思报佛恩，少酬师道。以今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谨遣员外散骑侍郎、通事舍人张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设蔬饭。虽调八水，多惭百味。庶同纯陀之末供，有如净名之遥请，色香细软，遍满十方。欢喜甘餐，宁唯百亿。天仙龙神，并希云布；任持世界，尽望星罗。以智者之分身，纳师资之摄受。经称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愿消甘露，咸济苦海，应变秽土，通同净国。天覆地载，长转金轮，七庙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绍隆万纪。男女缁素，皆染大乘；水陆空行，咸知佛性。须弥入于芥子，未足成难；食顷犹如巨劫，曷以为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井蛙不识江海，蚊睫安知鹏翼。以我今忏，并乞冰消；以我今诚，皆入愿海。发菩提心，遍在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众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无所得，即菩提心。无所得即是得无所得。稽首归命，十方三宝。（同上）

◇祭告智ㄆ文

维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景寅，菩萨戒弟子皇太子总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师智者全身舍利灵龛之座：粤窃闻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资圣范，能遂贤功。颜回不值宣尼，岂邻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长龄？况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导，岂至宝所？复因信受，俱次法城。所谓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师及弟子，智断具足。抑又闻曰：疏傅告老，太子赠以黄金；桓师退辞，家庭陈于丧服。斯并有为方内，少用报恩。岂臻无际空表，尽酬师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莹明珠，旱穗寒茭，尽沾甘露。虽复时流岁永，生灭不追；行住坐卧，伏膺如在。爰以景昧，谬齿元良；守器非才，升离多惧。复承明诏，曩经作伯，暂辍监抚，还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续来，龛瑞重叠，多宝妙塔，如意分身。玉豪金光，分宵破暗；应念弹指，自室空声。有一于此，已称显瑞；四者难并，岂非希有？自昙光坐灭之後，道猷身证已来，兴公飞锡，所不能称，灵运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师证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报岁也。《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经称知恩报恩，诸佛皆尔。近年虽遵诫约，修构祇桓，多惭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净域，胜土庄严；幸僧众无亏，熏练不辍；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员外散骑侍郎兼通事舍人张乾威，送僧使灌顶等还山，于寺设会，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宝，无量幽显，现前大众。以此功德，仰资先师智者，早证正觉。具如临终证现，已生安养，顷来留瑞，久现弥ㄡ。踵武观音，连衡大势，回眸东视，不舍娑婆，转睇南阎，弥怜震旦。沧溟巨海，尚不让于涓流；嵩、华峻极，安苟排于微？敢陈薄供，愿垂摄受。当使无边法身，尽承甘露，无量化影，咸进醍醐，涅餐之不可穷，般若味之而不竭。尽我念力，遵我师道，销我烦恼，满我誓愿。现在未来，长惠拔提；家国眷属，俱入大乘。密往潜来，恒垂影响，尘劳障累，销除隐塞。究竟等虚空，圆满如法界。斯则大师胜力，诸佛荷担。弟子衔慈，出如来藏，无离文字，以求解脱。文字之性，即解脱也。不著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碍，稽首如空无所依。（同上）

卷八

◎恭帝

帝讳侑，元德太子昭之子。大业二年，封陈王，後徙封代王。辽东之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留镇京师。十一年，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还镇京师。十三年十一月即位，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在位二年。禅于唐，封国公。武德二年崩，谥曰恭皇帝。

◇改元大赦诏（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

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古往今来，代有其事，属之于朕，逢此百罹，彼苍者天，胡宁斯忍！襁褓之岁，夙遭悯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实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时称舟楫，大拯横流，纠合义兵，翼戴皇室，与国休戚，再匡区夏，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黾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可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隋书·恭帝纪》）

◇委任唐王诏（义宁元年十一月丙寅）

朕惟孺子，未出深宫，太上远巡，追踪穆满。时逢多难，委当尊极，辞不获免，恭已临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济，抚躬永叹，忧心孔棘。民之情伪，曾未之闻，王业艰难，载云其易。赖股肱戮力，上宰贤良，匡佐冲人，辅其不逮。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庶绩其凝，责成斯属，逖听前史，兹为典故。因循仍旧，非曰徒言，所存至公，无为让德。（《隋书·恭帝纪》）

◇逊位唐王诏（义宁二年五月戊午）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逮丕愆，哀号承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朕躬，厶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己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期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隋书·恭帝纪》，越王侗诏书，编入薛德音文。）

◎炀萧皇后

后，南兰陵人，後梁明帝之女。开皇中，策为晋王妃。炀帝即位，立为皇后。江都之变，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没于窦建德。寻为突厥处罗可汗所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唐贞观四年，突厥破灭，归于京师。二十年殂，谥曰愍。

◇述志赋（并序）

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其词曰：

承积善之馀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兢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迩于声色。感怀旧之馀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眄，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遑于启处，将何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栗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安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哲人之所鄙。愧之不工，岂丝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屏嚣烦之俗虑，乃服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冀福禄之能绥。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贵至人之休德。质菲薄而难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麟。（《隋书·萧皇后传》，《北史·萧皇后传》，《文苑英华》九十七）

◎废太子勇

勇字见地伐，文帝长子。周世，以武元军功，封博平侯。大象中，立为隋世子，拜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出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徵还，进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及受禅，立为皇太子。开皇二十年，废为庶人。及文帝崩，矫诏赐死。追封房陵王。

◇上书谏徙流民实边

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疮痍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臣以庸虚，谬当储贰，寸诚管见，辄以尘闻。（《隋书·房陵王勇传》）

◎秦王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俊字阿祇，文帝第三子。开皇元年，封秦王。寻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雒州刺史。加右武卫大将军，迁秦州总管，又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伐陈之役，为行军元帅，屯汉口。寻授扬州总管，镇广陵，转并州总管。徵还京师，免官。复拜上柱国。薨，谥曰孝王。

◇伐陈檄萧摩诃等文（《文苑英华》此题为侯莫、陈悦檄萧摩诃等文。原校云：悦，西魏永熙三年卒。隋伐陈，以侯莫、陈颖为行军总管，悦当作颖。梅鼎祚云：《隋书》颖本传，颖从秦王俊出鲁山道伐陈。又《秦王俊传》：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屯汉口，为上流节度。则此檄称寡人乃秦王俊，如晋王广檄陈江总等称寡人也。今以属秦王，然不晓何人笔耳。）

夫文轨未同，江湖致阻，风云密迩，良用依然。肇岁犹寒，想如宜也。经始戎务，念以劳怀。寡人肃禀天策，爰征不庭，悬旌秣马，今次枫岸。夫时有盛衰，运有兴灭。积德必庆延後嗣，长恶则祚不及远。陈氏往因际会，窃有金陵，顼承立，遽相屠害。叔宝嗣伪，弥复忍虐。沈酗日增，内荒愈甚。雕墙峻宇，加锦绣于土木；严刑酷法，陷人物于涂炭。谏士丧身，元良箝口。无道之极，自古罕闻。有一于此，何可不灭？斯皆公等所悉，素匪寓言。我皇诞膺灵命，光临大宝，再辟乾坤，重悬日月。历代逋诛之寇，旷古不羁之民，感我仁风，咸沐至道。唯彼吴越，犹未革心。主上义存字小，含以宽大，冀能抚育彼民，守其封域。而穷凶极暴，日就月将，士庶无聊，人神共愤。乞师继轨，献款相寻，愍彼黎元，实兴我役。已有别诏，止废伪主之身；此外士民，咸从荡涤。西自巫峡，东达沧海，巨舰覆波涛，楼船出云雾。瓜步、六合，当腹心之冲，渚宫、汉口，据上游之势，曲江镇扬，据其要津，铁马介夫，千群万队，攘袂扼腕，唯所用之。彼国兵士，多少备见，以寡御众，理在非敌，救首救尾，将何以及？况复士无斗心，人怀二志，身虽擐甲，情在倒戈。假使穰苴更生，孙武犹在，亦不能施其智略，况异昔日者乎？往者吕梁之师，一举歼灭；淮南之地，二旬悉平。彼之将帅，皆奔走之馀，何可用也！世公早涉戎旅，备经征行，安危之势，如近目前，得丧之机，若观掌内。以国家今日之盛，伪主若犹可全，为其展效，容复可尔？江东难立，有识同知，陈氏必亡，贤愚共见。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既无所成，徒自倾覆。夫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岂不惜其肌骨？所存者大也。公若转祸为福，因机立功，翻然奋飞，共弘大业，则江东士众，免于锋刃之苦，天下生民，欣然太平之世。公当位极台鼎，福延子孙，爰及宗族，咸加荣宠。岂与夫不识天命，拒我王师，举死扶伤，履涉膏血，同年共日而语哉！斯皆肝膈至言，成败大理。幸非可惑，宜早图之。（《文苑英华》）

◇与释智ダ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冬暮寒切，道体何如？法务勤辛，有以劳。安州方等寺奉为皇帝修立，屈法师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发遣供给。愿以熏修为怀，不惮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杨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第二书

倾仰每深，甚热，禅师道体何如？修习不乃劳心也。夫由有展，企结良深，愿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杨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沈香等如别，至愿捡领。沈香十斤，笺香十斤，熏陆少许，右牒薄申供养。（同上）

◎蜀王秀

秀，文帝第四子。开皇元年，封越王。寻徙封蜀王，拜柱国、益州刺史，进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罢还，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寻复镇蜀。仁寿二年，徵还，废为庶人，幽内侍省。炀帝即位，禁锢如初。宇文化及行弑，并遇害。

◇幽废上表

臣以多幸，联庆皇枝，蒙天慈鞠养，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负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谓天恩尚假馀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纵，国法不可犯，抚膺念咎，自新莫及。犹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灵不，福禄消尽，夫妇抱思，不相胜致。只恐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瓜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隋书·庶人秀传》，秀幽内侍省，乃上表。）

◎汉王谅

谅字德章，一名杰，文帝第五子。开皇元年，封汉王。寻为雍州牧，加上柱国、右卫大将军。转左卫，出为并州总管。文帝崩，徵不赴，发兵反。为杨素所败。寻降除名为民，绝属籍，以幽死。

◇宣扬正法教

寡人备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请法师等，远来降趾。道不虚运，必藉人弘正。欲阐扬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赖，法之力也。宜铨举业长者，可于大兴国寺，宣扬正法。（《续高僧传》，谅镇晋阳，造内城寺，引释志念等居之。又令咨议参军王宣教。）

◇观王雄

雄初名惠，文帝族子。仕周武帝，为太子司旅下大夫。进上仪同，封武阳县公，迁右司卫上大夫。大象中，进爵邗国公。出为雍州别驾，授柱国、雍州牧，领文帝相府虞候，进上柱国。隋受禅，除左卫将军，兼宗正卿。迁右卫大将军，封广平王，拜司空，寻改封清漳王。仁寿初，改封安德王。大业初，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子太傅，检校郑州刺史事。寻授怀州刺史，徵拜京兆尹，改封观王，检校左翊卫大将军。薨，年七十一。赠司徒，谥曰德王。

◇答诏废太子勇

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废黜无德，实为大庆，天下幸甚！（《隋书·房陵王勇传》）

◇庆舍利感应表

臣雄等言：臣闻大觉圆备，理照空有，至圣虚凝，义无生灭。故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罂，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後，育王建塔已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震，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而蒲州栖岩寺，规模置塔之所，于此山上，乃有钟鼓之声。舍利在讲堂内，其夜前浮图之上，发大光明，爰及堂里，流照满室。将置舍利于铜函，又有光若香炉，乘空而上。至浮图宝瓶，复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莲华。又有光明于浮图上，状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隐。又有光明，绕浮图宝瓶。蒲州城内仁寿寺僧等，遥望山顶，光如楼阙，山峰涧谷，昭然显见，照州城东南一隅，良久不灭。其栖岩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华州置塔之处，于时云雾大雪，忽即开朗。正当塔上，有五色相轮，舍利下讫，还起云雾。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辉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睹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跃。谨拜表陈贺以闻。（《广弘明集》十七，隋安德王雄等。）

◇让改封观王表

臣早逢兴运，预班末属。有命有时，藉风云之会，无才无德，滥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赏，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虑盈满。岂可仍叨匪服，重窃鸿名？臣实面墙，敢缘往例。臣诚昧宠，交惧身责。昔刘贾封王，岂备三阶之任？曹洪上将，宁超五等之爵？况臣衮章逾于帝子，京尹亚于皇枝，锡土作藩，钮金开国，于臣何以自处，在物谓其乖分！是以露款执愚，祈恩固守。伏愿陛下曲留慈照，特鉴丹诚。频触宸严，伏增流汗。（《隋书·观德王雄传》）

◎齐王柬

柬字世ㄱ，小字阿孩，炀帝第二子。开皇中，封豫章王，授内史令。仁寿中，拜扬州总管。炀帝即位，迁豫州牧，进封齐王，转雍州牧，寻徙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罢归，从幸江都，为宇文化及所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淮海下教延沙门智聚

弟子下车旧楚，亟改炎凉。逖听清规，其来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历年所，道风胜气，独擅当今。故以德冠林远，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迷。独步江东，何甚之美！未获稽疑下筵，餐承高义。杼轴之劳，载盈怀抱；据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鹭之涛，风烟相接。必愿振忍辱之衣，赴翘勤之望。（《续高僧传》，案：智聚姓朱，住虎丘东山寺。柬作牧淮海，乃降教书延之。）

◇遗崔赜书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切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箧，似涉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阁。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蹑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隋书·隐逸·崔廓传》，又见《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三）

◇与逸人王真书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庑之间，地蕴神剑，气浮星汉之表。是知毛遂颖脱，义感平原，孙惠文词，来迁东海。愿循寡薄，有怀髦彦，籍甚清风，为日久矣，未获披觌，良深延迟。比高天流火，早应凉飙，陵云仙掌，方承清露，想摄卫攸宜，与时休适。前园後囿，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茂陵谢病，非无《封禅》之文，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优游儒雅，何乐如之！余听属当藩屏，宣条扬、越，坐棠听讼，事绝咏歌，攀桂乞词，眷言高遁。至于扬旌北渚，飞盖西园，托乘乏应、刘，置醴阙申、穆，背淮之宾，徒闻其语，趋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鹰扬，声高凤举，儒、墨泉海，词章苑囿，栖迟衡泌，怀宝迷邦，徇兹独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且宣往意，侧望起予，甚于饥渴，想便轻举，副此虚心。无信投石之谈，空慕凿坯之逸，书不尽言，更惭词费。（《隋书·王贞传》，《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八）

卷九

◎阳休之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无终人，魏前军将军固子，为州主簿。孝昌中，避乱入都。孝庄时，累迁冠军长史。孝武时，出为骠骑贺拔胜荆州长史。随府转行军右丞、南道军司，从胜奔梁。天平中，还魏，为齐文襄开府主簿，随府转行台郎中。元象初，封新泰县伯。武定中，累迁中军将军、幽州大中正兼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受禅，除散骑常侍，别封始平县男。历事文宣、废帝、孝昭、武成、後主，至尚书右仆射，封燕郡王。齐亡入周，除开府仪同，历纳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进位上开府，除和州刺史，至隋开皇二年免。卒于洛阳，年七十四。有《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集》三十卷。

◇陶潜集序录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陶渊明集》宋本）

◎崔猷

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魏幽州刺史挺孙。仕魏，为员外散骑侍郎，领大行台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摄尚书驾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虏将军、司徒从事中郎。永熙中，入关，以本官奏门下事。大统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封平原县伯。正除黄门，加中军将军，除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将军。迁京兆尹，除大都督骠骑将军、浙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本州大中正，赐姓宇文氏。恭帝时，授梁州刺史。周受禅，进爵固安县公。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武成末，除司会中大夫。武帝即位，重授梁州刺史，寻复为司会。建德中，出为同州司会，徵拜小司徒，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受禅，授大将军，进爵汲郡公。开皇四年卒，谥曰明。

◇建议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

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周书·崔猷传》，世宗即位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云云，朝议从之。）

◇复王思政书

夫兵者，务在先声後实，故能百战百胜，以弱为强也。但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世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辄以愚情，权其利害，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周书·崔猷传》）

◎崔仲方

仲方字不齐，猷子。仕周，为宇文护参军，转记室，迁司玉大夫。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石城县男。授仪同，进封范阳县侯。宣帝时，为少内史。隋受禅，进位上开府，转司农少卿，封安固县公。拜虢州刺史，转基州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加开府，转会州总管。仁寿初，迁代州总管。炀帝即位，进位大将军，拜民部尚书。转礼部尚书，坐事免。寻为国子祭酒，转太常卿，历上郡、信都太守，致仕。卒年七十六。

◇上书论取陈之策

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景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氏草窃，起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颛顼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于陈。」至鲁昭公九年，陈灾，裨灶曰：「岁五及鹑火而後陈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後，舜承颛顼，虽太岁左行，岁星右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王，国号为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沈，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将得岁之助，以今量古，陈灭不疑。臣谓午未申酉，并是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动植回心，人神叶契。陈既主昏于上，民ㄅ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自有弘谟，但刍荛所见，冀申萤爝。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怙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隋书·崔仲方传》）

◎崔赜

赜字祖，仲方族人。开皇初，射策高第，除校书郎，转协律郎。母忧去职。徵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及河南为晋王，转记室参军。王入东宫，除太子斋师，迁舍人，以疾归。徵授起居舍人。大业中，为鹰扬长史，迁越王长史。宇文化及行弑，引为著作郎，称疾不起。卒年六十九。

◇答诏问蓝田玉人

谨案：汉文已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见，臣敢称庆。（《隋书·隐逸·崔廓传》，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著大领，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赜答。）

◇答豫章王书

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恒，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管辂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吴札之论《周颂》，讵尽揄扬，郢客之奏《阳春》，谁堪赴节！伏惟令王殿下，禀润天潢，承辉日观，雅道迈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汉则马迁、萧望，晋则裴楷、张华，鸡树腾声，池播美，望我清尘，悠然路绝。祖燕南贽客，河朔惰游，本无意于希颜，岂有心于慕蔺！未尝聚萤映雪，悬头刺股，读《论》唯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况复桑榆渐暮，藜藿屡空，举烛无成，穿杨尽弃。但以燕求马首，薛养鸡鸣，谬齿鸿仪，虚班骥皂。挟泰山而超北海，比报德而非难，堙昆仑以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属周桐锡瑞，唐水承家，门有将相，树宜桃李。真龙将下，谁好有名，滥吹先逃，何须别听！但慈旨抑扬，损上益下，江海所以称王，丘陵为之不逮。曹植傥预闻高论，则不陨令名，杨修若叨在下风，亦讵亏淳德。无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以闻。（《隋书·隐逸·崔廓传》，又《北史》八十八）

◎袁聿修

聿修字叔德，陈郡项人，一云阳夏人，魏都官尚书翻子。太昌中，为太保开府西卜祭酒，历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为太子中舍人。齐天保初，除太子庶子，行博陵太守，寻兼太府少卿，转大司农少卿。太宁初，除太常少卿。河清中，加冠军辅国将军，除吏部郎中，迁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大将军，兼御史中丞、司徒录事参军，迁秘书监。天统中，出为信州刺史。武平中，除都官尚书，转吏部尚书。齐亡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东京司宗中大夫。隋受禅，加上仪同，迁东京都官尚书。入，除都官尚书。开皇二年，出为熊州刺史。卒年七十二。

◇与邢劭书

今日仰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愿得此心，不贻厚责。（《北齐书·袁聿修传》，太宁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经历兖州，时邢劭为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纟由为信。聿修退纟由不受，与邢书云云。又见《御览》二百二十九引《三国典略》。）

◎斛斯徵

徵字士亮，广牧富昌人，魏太傅尚书令椿第三子。从孝武西迁，累迁太常卿。恭帝末，拜司乐中大夫。入周，进骠骑大将军、开府。宣帝即位，迁上大将军、大宗伯。以谏下狱，亡命，遇赦免。隋受禅，例复官，除太子太傅。开皇四年卒，谥曰ウ。有《乐典》十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驳郑译新乐

《礼》云：十二律转相生，声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然详一笙十六管，总一百九十二管，既无相生之理，又无还宫之义。臣恐郑声乱乐，未合于古。夫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化。纣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灭。是知乐也者，和性情，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安可不慎哉！案译之所为，不师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则钟鼓诸色，各须一十有二。雅乐之备，已充庙庭，今若益之，于何陈列；方须更辟阶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务，宁可劳人？如谓笙管之外，不须加造，则乐之损益，岂系于笙？进退无据，窃谓不可。（《北史》四十九）

◎李士谦

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魏徵士谧子。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赵王举德行，皆不就。开皇八年卒。

◇论刑罚

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惩也。语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谓此罪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则可。（《隋书·隐逸·李士谦传》，又见《北史》三十三）

◎李穆

穆字显庆，陇西成纪人。迁居高平，柱国远弟。魏永熙中，为统军。孝武西迁，授都督，封永平县子。大统中，进爵为伯，授武卫将军、仪同三司。进封安武郡公，加开府，领侍中，转太仆。进位大将军、原州刺史。迁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初，坐事除名。寻除直州刺史。武成中，除少保，拜小司徒。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天和中，进封申国公。建德初，拜太保，出为原州总管。进位上柱国，转并州总管。大象初，拜大左辅。隋受禅，拜太师。开皇六年卒，年七十七。赠冀州刺史，谥曰明。

◇请移都表

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冠带，屡睹奸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剪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积，方屈箕、颍之志，始顺内外之请。自受命神宗，弘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覆育共天地齐旨。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旦，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辰极，顺和气于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长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轩冕，经邦论道，自顾缺然。丹赤所怀，无容噤嘿。（《隋书·李穆传》）

◇遗令

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竟不得陪玉銮于岱宗，预金泥于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隋书·李穆传》）

◎李询

询字孝询，穆兄贤之子。仕周，为纳言上士。转内史上士，兼掌吏部。建德中，拜司卫上士，历仪同三司、长安令，迁英果大夫，加位大将军，封高平郡公。大象初，为行军元帅长史，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隋受禅，检校襄州总管，寻拜隰州总管。卒，谥曰襄。

◇上隋公密启

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饣襄金，军中忄蚤忄蚤，人情大异。（《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东道元帅，长史李询上密启。）

◎梁睿

睿字恃德，安定乌氏人。西魏大统中，袭父御爵广平郡公，累加仪同三司。寻为本邑大中正。恭帝时，加开府，改封五龙郡公。周受禅，徵为御伯。出为中州刺史，镇新安，拜大将军，进封蒋国公。入为司会，迁小冢宰。武帝时，历敷州刺史，凉、安二州总管，进位柱国。大象中，为益州总管，进位上柱国。隋受禅，徵还京师。开皇十五年卒，谥曰襄。大业中，追改封戴公。

◇上隋公疏请略定南宁

窃以远抚长驾，王者令图，易俗移风，有国恒典。南宁州，汉世羊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晋太始七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徵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其处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伏惟大丞相匡赞圣朝，宁济区宇，绝後光前，方垂万代，辟土服远，今正其时。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徵税，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仓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今谨件南宁州郡县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谙练，今并送往。（《隋书·梁睿传》）

◇又请

窃以柔远能迩，著自前经，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南宁州，汉代羊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隋书·梁睿传》，书未答，又请。）

◇上书奏北边镇守策

窃以戎狄作患，其来久矣。防遏之道，自古为难。所以周无上算，汉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故也。今皇祚肇兴，宇内宁一，唯有突厥种类，尚为边梗。此臣所以废寝与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辞老，先零尚在，充国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谨件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意如别，谨并图上呈，伏惟裁览。（《隋书·梁睿传》，睿见突厥方强，恐为边患，复陈镇守之策十馀事，上书奏之。）

◎窦荣定

荣定，扶风平陵人。尚文帝姊安成长公主。西魏大统中，为千牛备身。授平东将军，封宜君县子。拜上仪同，袭父善爵永富县公。进位开府，除忠州刺史。周建德末，加上开府，拜前将军、飞中大夫。大象中，领左、右宫伯，拜洛州总管。隋受禅，坐事除名。寻拜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宁州刺史，除秦州总管，进爵安丰郡公。拜右武卫大将军，转左武卫大将军。开皇六年卒，赠冀州刺史，谥曰懿。

◇上书让三公

臣每观西朝卫、霍，东都梁、邓，幸托葭莩，位极台铉，宠积骄盈，必致倾覆。向使前贤少自贬损，远避权势，推而不居，则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览前修，实为畏惧。（《隋书·窦荣定传》）

◎赵

字圆通，一作通贤，天水西人。魏末，为周文帝相府参军，封平定县男，转中书侍郎。周受禅，迁陕州刺史，授开府仪同三司。迁荆州总管长史，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民部中大夫。建德中，除益州总管长史，入为天官司会，累迁御正上大夫。大象中，加上开府，复拜天官都司会，迁大宗伯。隋受禅，进大将军，封金城郡公，出为相州刺史。徵尚书右仆射，出为陕州刺史，转冀州刺史。

◇因斛斯徵在逃密奏周武帝大赦

徵自以负罪深重，惧死遁逃，若不北窜匈奴，则南投吴越。徵虽愚陋，久历清显，奔彼敌国，无益圣朝。今者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隋书·赵传》）

◎杨尚希

尚希，弘农人。周文帝赐姓普六如氏，擢为国子博士，转舍人。仕明武世，历太学博士、太子宫尹、计部中大夫，赐爵高都县侯，东京司宪中大夫。大定中，授司会中大夫。隋受禅，拜度支尚书，进爵为公，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出为瀛州刺史。未之官，除兵部尚书。转礼部尚书，授上仪同，出为蒲州刺史。开皇十年卒，谥曰平。

◇请并省郡县表

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隋书·杨尚希传》，《北史》七十五，《通典》三十三）

◎韦世康

世康，京兆杜陵人，魏雍州从事子。西魏大统中，辟州主簿，历直寝，封汉安县公，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授仪同三司。後仕周，历典祠大夫，沔、硖二州刺史。从武帝平齐，授司州总管长史。宣帝时，入为民部中大夫，进位上开府，转司会中大夫。静帝即位，授绛州刺史。隋初，擢礼部尚书，进爵上庸郡公，转吏部尚书。拜襄州刺史，免。寻授安州总管，迁信州总管。复拜吏部尚书，出为荆州总管。开皇十七年卒。赠大将军，谥曰文。

◇在绛州与子弟书

吾生因绪馀，夙沾缨弁，驱驰不已，四纪于兹。亟登衮命，频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宝，处膏脂而莫润。如斯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暗更剧，不见细书，足病弥增，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况襄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阙，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从戎役，吾与世冲复婴远任，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恋。意欲上闻，乞遵养礼，未访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故遣此及。兴言远慕，感咽难胜。（《隋书·韦世康传》）

◎王元规

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居会稽，师事沈文阿。梁中大通初，对策举高第，为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除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侯景之乱，弃官归乡里。陈天嘉中，除始兴王功曹参军，领国子助教，转镇东鄱阳王记室参军，仍领助教。後主在东宫，引为学士。寻除尚书祠部郎，复为鄱阳王中录事参军，转散骑侍郎，迁南平王限内参军。王为江州，随府之镇。陈亡入隋，为秦王府东卜祭酒。卒于广陵，年七十四。有《续沈文阿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续经典大义》十二卷。

◇郊坛丈尺议

案前汉《黄图》，上帝坛径五丈，高九尺；后土坛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坛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坛广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坛广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议增南郊坛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于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坛上方十丈，以则地义，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汉家之数。《礼记》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飨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记》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于其质也，以报覆焘持载之功。《尔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为。」古圜方两丘，并因见有而祭。本无高广之数。後世随事迁都，而建立郊礼。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见丘而不必广。故有筑建之法，而制丈尺之仪。愚谓郊祀事重，圜方二丘，高下广狭，既无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袭。今谨述汉、梁并即日三代坛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听旨。（《隋书·礼仪志一》，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诏遂依用。又略见《通典》四十二。）

卷十

◎江总（一）

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十世孙。梁大同中，为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历何敬容丹阳尹佐史，除主簿，迁尚书殿中郎，转侍郎，进太子洗马。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太清中，兼太常卿。台城陷，避难会稽。寻依萧勃于广州。承圣中，徵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未行而江陵陷。陈天嘉中，徵还为中书侍郎，直侍中省。太建中，迁司徒右长史，掌东宫管记、给事黄门侍郎，领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常侍，迁左民尚书，转太子詹事，免。寻为侍中，领左骁骑将军，免。寻为散骑常侍、明烈将军、司徒左长史，迁太常卿。後主即位，除祠部尚书，转吏部尚书，迁尚书仆射。寻加宣惠将军，授尚书令。祯明中，进号中权将军。陈亡入隋，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年七十六。有《集》三十卷、《後集》二卷。

◇贞女峡赋

倦辛苦于岭表，遂沈沦于海外。迹飘于转蓬，情缭绕于悬旆。骇兹峡之珍怪，伫奇峰而丽瞩。或逦迤而四成，乍山罪嵬而五曲。含照曜之烛银，氵啻潺之膏玉。山苍苍以坠叶，树索索而摇枝。澄碧源之见底，耸翠壁以临危。（《艺文类聚》六）

◇修心赋（并序）

大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会稽龙华寺。此伽蓝者，余六世祖宋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构也。侯之王父晋护军将军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阴都阳里，贻厥子孙，有终焉之志。寺域则宅之旧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东西陵跨，南北纡萦，聊与苦节名僧，同销日月，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寝处风云，凭栖水月。不意华戎莫办，朝市倾沦，以此伤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岂摅郁结，庶後生君子，悯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东越之灵秘，表《桧风》于韩什，著镇山于周纪，蕴大禹之金书，镌暴秦之石字，太史来而探穴，锺离去而开笥，信竹箭之为珍，何趺之罕值。奉盛德之鸿祀，寓安禅之古寺，实豫章之旧圃，成黄金之胜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镜心而远寻，面曾阜之超忽，迩平湖之回深。山条偃蹇，水叶侵淫，挂猿朝落，饥鼯夜吟。果丛药苑，桃蹊橘林，梢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望岛屿之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晓匝，风引蜩而嘶噪，雨鸣林而修飒，乌稍狎而知来，云无情而自合。迩乃野开灵塔，地筑禅居，喜园迢，乐树扶疏。经行籍草，宴坐临渠，持戒振锡，庇影甘蔬，坚固之林可喻，寂灭之场暂如，异曲终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锺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气于畴日，寄知音于来祀，何远客之可悲，私自怜其何已。（《陈书·江总传》，《文苑英华》九十七）

◇劳酒赋

在阳春之仲序，览具物之芳菲。帅公卿而播百谷，亲耒耜而命三推。开青坛于回甸，列翠幕于清沂。乃遵执爵之典，爰降食苹之宴。豁朱鸟之高窗，启黄龙之抗殿。奏帝鸿之万舞，动钧天之九变。顾曲私之亭育，递寒暑而徂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谬陈力而策骀，岂酬恩于暮年？（《艺文类聚》三十九）

◇辞行李赋

惟大梁三十有六载，神功懋乎开辟，垂恩储祉，压子代之盘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石。月窟向风，日域仰泽，要荒款塞，诸戎重译，轩巡履，声芳亥步；旌节经过，事高禹迹。举皇华之尽美，驰珏玉之多事，或江夏之无双，疋洛阳之才子。访羽仪于廊庙，旌秀异于杞梓。引强学之三端，赏雕文于四始。顾偬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忝凤举而张旃，济龙沙而通赆。敏异季札之听歌，誉乖属国之衔使；怀苏子之抵掌，忆千秋之画地。愿自励而饮水，揆无庸而案辔，嗟负恩之无力。每若置于棘，倏辞东平之乐善，再践承明而游息，岂羡千时之奔是？宁殊一钱之不直，谅无期于鸿渐，念有似于蝉翼，荷德泽之霈然，鉴丹愚之匪饰。暂借誉于瑟柱，免长徭于葱极。聊暇日以须臾，每长吟以郁纡。异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区，进学惭于枝叶，绵力谢于康衢。构伯休之蓬户，狎仲宪之桑枢，徒悦水而非智，庶因谷以为愚，耻矫名于周客，宁滥响于齐竽。奉栖迟以偃仰，愿太素之不污。（《初学记》二十）

◇云堂赋

览黄图之栋宇，规紫宸于太清。何面势之胶葛，信不日之经营。仰一时之壮丽，跨万古之威灵。吐触石之奇色，混高堂之旧名。若乃三阶八户，百夕千楹，莹以玉，饰以金英，绿芰悬插，红渠倒生。于时木叶声寒，壶人唱静，承露擎虚，相风昭迥。天子乃下辇开宴，出豫娱神。文悬日月，思革风尘。实附凤之多幸，愧屠龙之不真。（《艺文类聚》六十三）

◇华貂赋（并序）

领军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锡，仰铭恩泽，谨题小赋。

贵丰貂于挹娄，饰惠文而见求。标侍臣之密设，曜毛彩之温柔。拜文[]而影度，陪武帐而香浮。随玉珩之近远，共金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开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宝饰，荣小人之蓬鬓。蔑置醴之殊私，夸赐田之薄润。顾朽拙之微躬，早游艺而不工。逢河间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谅维鹅之有愧，庶怀昔而克终。（《艺文类聚》六十七）

◇山水纳袍赋（并序）

皇储监国馀辰，劳谦终宴。有令以纳袍降赐，何以奉扬恩德？因题此赋。

氵监时来之宠沐，振长缨以祗肃。奉性与之文章，侍相娱之丝竹。解女罗之山带，佩流霞之羽服。裁缝则万壑萦体，针缕则千岩映目。图岛屿之削成，写沦涟之径复。埒符彩于雕焕，并芬芳于兰菊。悯四选之徂迁，轸百虑之回。霜飞空而浸雾，雁照月而猜弦。听风钟之易近，对水二之疏悬。若董衣之百结，同卫服之十年。嗟班鬓之已飒，愧冶袖之为妍。谢衔珠之有报，荷坠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捐。（《艺文类聚》六十七）

◇玛脑碗赋

翠羽流霞之杯，谅无闻于玮丽，岂匹此之奇瑰？爰睹殊特，臻自西国。状惊鹤之点渍，似游龙之割刻。士衡譬之云采，中郎羞其马勒。于时北园清夏，东阁浮凉，山交枝而影杂，水沈叶而流香，蝉无风而咧短，鹭出迴而飞长。副君海氵亭岳峙，纸落金锵。获阿宗之美宝，命河朔之名觞；宝出昆仑之仙阜，觞即元洲之玉酒。酒既醉而还年，碗稍酌而延寿。仰天纵之体物，铭欹器兮何有？（《艺文类聚》七十三）

◇南越木槿赋

日及多名，蕤宾肇生。东方记乎夕死，郭璞赞以朝荣，潘文体其夏盛，嵇赋悯其秋零。此则京华之丽木，非於越之舜英。南中斩草，众花之宝；雅什未名，骚人失藻。雨来翠润，露歇红燥，叠萼疑檠，低茎若倒。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燃。暂欲寄根对沧海，大愿移华厕绮钱；井上桃虫难可杂，庭中礻圭蠹岂见怜？乃为歌曰：啼妆梁冀妇，红妆荡子家；若持花并笑，宜笑不胜花。赵女垂金珥，燕姬插宝珈；谁知红槿艳，无因寄狭邪？徒令万里道，攀折自咨嗟！（《艺文类聚》八十九。）

◇举士诏（至德四年正月甲寅）

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册，举以滞淹，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洪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謇谔，采其默语。王公以下，各荐所知，傍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兹启沃。

◇为陈後主在东宫临学听讲令

令中庶子，胶庠化本，教学政前，古之雍熙，宁不由是？自炎行将季，风化陵迟，梁室版荡，微言中废，後生莫晓洙泗之文，晚学未闻齐鲁之说。加以弃本逐末，情多诡竞，自炫守庸，更如胶柱。假词而诵，岂类背碑？吾禀训晨昏，言诗立礼。温清暇日，秋冬书。玩前圣之简牍，慕往贤之砥励。今锋刃既销，雍序大启，删浮去伪，求名责实。儒玄总集，蒲玉交驰。桢干懿亲，开蒙范物。梁园鲁殿，崇经弘道；泮宫藩学，未比宗师。小山骚什，宁同章句？可谓千里更齐知，十肃奉过。预观训胄，缝掖济济，冠冕师师，听钩深之说，瞩循还之辩，美业再兴，于斯为盛！昔遁栖下聘，尚加束帛，祥瑞上臻，犹班重币，况兹大礼，而可忽诸？外即详赐学僚，以称吾意。（《文馆词林》）

◇为陈六宫谢章

恭膺礼命，愧集丹缕之颜；拜奉曲私，愁萦羽之色。鲁宫夜火，伯媛匪惊，楚榭奔涛，贞姜何惧？岂期日月腾影，风云写润？迟复位崇九御，声高六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服增华，丹耀采，何以弼佐王风，克柔阴化？兢惶并集，追想流荇之诗；荷遽相并，遂失鸣环之节。（《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为陈六宫谢表

鹤晨启，誉钗晓映，恭承盛典，肃荷徽章。步动云桂，香飘雾。愧缠艳粉，无情拂镜，愁萦巧黛，息意临窗。妾闻汉水赠珠，人间绝世；洛川拾翠，仙处无双。或有风流行雨，窈窕初日，声高一笑，价起两环，乃可桂殿迎春，兰房侍宠。借班姬之扇，未掩惊羞；假蔡琰之文，宁披悚戴。（《艺文类聚》十五）

◇让吏部尚书表

窃以汉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凯，拟古六卿。近喻喉舌，远譬枢斗。至如东京许郭，西晋裘王，仰首伸眉，可得而论列矣。但臣门基世绪，晋宋以来，内侍帷，入尸衡尺。或年甫将立，或岁未强仕。是以退思弱冠，追伤畴昔，早尘华任，见知名辈，常谓忝窃，匪朝伊夕。岂期梁室多故，有志无时。平生意气，飒尔零落。特由邀奉嘉运，千载一时。惟奋宠灵，遂臻于此。（《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为沈尚书君理让右仆射领吏部表

辛香以来，安石以後，遵其轨躅，必大厦之栋梁；总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绵力薄材，轻膺此举。（《艺文类聚》四十八）

◇让尚书仆射表

藻镜官方，品裁人物，门惊如市，不惭屋漏，心抱如冰，无欺暗室。但屡淹星乌，每知忝素，世网拘束，事归黾勉。今此召会，尤增据蒺。窃以端揆副职，官称师长，革履升降，传呼宠赫，仪刑朝首，冠冕彝伦。兼复参总衡流，匡佐圣治，妄膺重责，必践危机。

◇让尚书令表

臣弱岁立朝，本无奇志，每谓任登常伯，足承基绪。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间，东窜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汉，十有七年。心迹退黜，平生毕矣。但性疏懒，不屑死增，俯仰乖时，人物多忤，天飞践祚，任寄隆重。谬以商丘之木，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琏之器。当由崇贤使举，早守名节。窃以天府文昌，万方之薮；天官冢宰，无所不统。礼革三独，事昭百揆，旷职云久，三十馀载，一旦开置，必资望实。岂期廷典私偏，滥庸菲薄。陛下听览馀辰，曲垂昭纳，遂斯反汗，高选具瞻，则敝盖敝帷，使臣暮齿，岁制月制，赊臣皓发，不以一怠。（《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衡阳王让吴郡表

芝泥驰印，发命开函颖之诚；夏霜易，兢惶之至。春冰可涉，临辎回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事何取。广川无声，颇知自匹。（《艺文类聚》五十）

◇谢敕给鼓吹表

略寻近古，逖听前事。王文宪匡佐革命，沈隐侯经纶始运，骑吹之荣，犹难忝冒。以臣况此，实非伦辈。岂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台迢递，未朱夏而登临；芳树华滋，非青春而奏曲。（《艺文类聚》六十八）

◇为太保萧公谢仪同表

阪泉野战，曾无汗马之劳；代邸运筹，又阙前驱之勇。薄伐专征，早游边外；执玉奉酎，文亏朝则。王人降止，朝册远临，奉述敕书，曲停表奏。沧波阻，既杜敬仲之辞；关路悠长，致绝赵衰之让。心驰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云，拜承明而未日。（《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四十三）

◇除詹事谢宫启

庇身修德，滥迹端形。陈罗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蜕鳞，超逾非次。方辞玺会，觊收渥泽。（《艺文类聚》四十九）

◇谢宫为制让詹事表启

如攀珠树，徒仰照匣之辉；若践玉田，不知照庑之价。芙蓉之水，亟奉北园；迷迭之文，属陪南馆。久降嘘枯之旨，许赐凌云之笔。清夜宴斯，谓言善戏，黄金然诺，并遂殊宠。年齐柏寝，岂报恩荣，纟氐整兰台，未书悚戴。（《艺文类聚》四十九）

◇除尚书令谢台启

窃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顷同台衮，无人则阙。臣之朽薄，安可叨贲？谨当奏承夜月，冀奉三思之旨，声寄浮云，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书令断表後启

司会治本，冢宰朝端，绅所属，仪刑攸在。皇代以来，无人则阙。陛下将备厥职，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欢物议。当今藩翰至戚，不无其才，廊庙重臣，亦有其器。伏愿检俞往之则，阐平章之道。臣公心布款，有理存焉。（《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上毛龟启

臣闻圣王受命，以代绍兴。日月精明之状，烟云烂漫之采，神鼎出于汾阴，宝玉开于张掖。灵山奥泽，卉木呈祉，静海澄波，鳞介礻是福，靡不显符瑞以固鸿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灵，光分五色，怀星拖月，负宇衔图。（《艺文类聚》九十九）

◇陶贞白先生集序

昔刘向通古今之学，马融见天下之书，京房察风雨之占，裴楷晓阴阳之术，子政伤于简易，季长敝于骄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才免极诛，鲜有尽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迹，罕闻克终之誉。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经术深长，郑门六艺，丹阳陶先生备斯矣。至如紫台青简，绿帙丹经，玉版秘文，瑶坛怪牒，靡不贯彼精微，殚其旨趣。盖非常之绝伎，命世之异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编录。门人补辑，若逢辽东之本；好事研搜，如诵河西之箧。奉敕校之铅墨，缄以缇缃，藏彼鸿都，副在廷阁。（《艺文类聚》五十五）

◇入摄山栖霞寺诗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摄山栖霞寺。登崖极峭，颇畅怀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游此寺，布法师施菩萨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还山，限以时务，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获拜礼，仍停中山宿。永夜留连，栖神悚听。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谢，率制此篇，以记岁月。俾後来赏者，知余山志。（《广弘明集》三十上）

◇游摄山栖霞寺诗序

祯明元年太岁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摄山，展慧布法师，忆《谢灵运集》。还故山，入石壁中，寻昙隆道人，有诗一首，十一韵。今此拙作，仍学康乐之体。（《广弘明集》三十上）

◇自叙

历升清显，备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权幸。尝抚躬仰天太息曰：「庄青翟位至丞相，无迹可纪；赵元叔为上计吏，光乎列传。」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悠悠风尘，流俗之士，颇致怨憎，荣枯宠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东朝，留意文艺，夙荷昭晋，恩纪契阔。嗣位之日，时寄谬隆，仪形天府，厘正庶绩，八法八典，无所不统。昔晋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书令也。」况复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轩冕倘来之一物，岂是预要乎？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馀，入锺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暮齿官陈，与摄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颇知自励，而不能蔬菲，尚染尘劳，以此负愧平生耳。（《陈书·江总传》，总尝自叙，其略云云，时人谓之实录。）

卷十一

◎江总（二）

◇庄周画颂

玉洁蒙县，兰薰漆园。丹青可久，雅道斯存。梦中化蝶，水外翔鲲。出俗灵府，师心妙门。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笼樊。（《艺文类聚》三十六。）

◇香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岸相传，香流大千。不吹自转，将销更燃。萦空杂雾，散迴飞烟。还符戒品，熏修福田。

◇花赞

池中宝花，叶覆金沙。逆风气乱，映水光斜。散由天女，卖乃王家。若生心树，愿结因牙。

◇灯赞

宝灯夜开，影遍花台。烟抽细焰，烬落轻灰。珠惭色并，月耻光来。一明暗室，若遣尘埃。

◇幡赞

金幡化成，摇荡相明。留无定影，散乃俱轻。光分绀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转，福与之生。（《艺文类聚》七十六）

◇芳林园天渊池铭

岁次执徐，月维大吕，爰命梓匠，广修畚锸。B置旧趾，开浚昔基。东西弥望，云雾之所澄荡；南北纡萦，虹霓之所引曜。晓川漾璧，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疑月轮之驰水府。前瞰万雉，列榭参差，却拒三袭，危峦耸峭。瑰鸟异禽，自学歌舞，神木灵卉，不知摇落。但叔皮览海，序螭蛟之泛滥，吉甫临舟，美柽松之蓊葺，尚复著在吟咏，缄彼缇缃，况我君门，盛事未纪。谬颁待诏，谨制铭云：

石沟溜密，兰渚潮平。九华阁道，百丈层盈。液摇殿色，殿写波明。（《艺文类聚》九）

◇永阳王斋後山亭铭

丛台造日，淄馆连云，锦墙列绩，绣地成文。吾王卓尔，逸趣不群。梅梁蕙阁，桂栋兰。竹深盖雨，石暗迎曛。激流疑疏，构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耸萼。树影摇窗，池光动幕。月澄遥溆，风清近壑。雪岸难消，花园易落。高桐百尺，垂杨五株。开荣九畹，结秀三珠。山条紫的，水叶红须。抽芳绕ニ，接翠分衢。亭欢旅鹤，浦噪惊凫。前列牧马，後招郁伯。讽诵楚诗，精微沛易。丛桂留赏，散金匪惜。不羡睢阳，还蚩碣石。驰声终古，服义无攵。（《艺文类聚》六十四）

◇玄圃石室铭

仙严石榻，仙宇石墙。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绛雪玄霜。广成不践，王烈未翔。移华甲观，徙构震方。远跨飞梁，俯临倒景。琼蕊珠树，金阶玉井。映日分晖，摇风共影。岫浓翠合，林虚桂静。朔去偷桃，董来货杏。檐非刻削，户恣登临。迎春花近，避暑凉深。秋云卷暗，冬霰停阴。桐栖凤采，竹化龙吟。轻飞乱色，激溜成音。天纵储睿，生知作两。弦诵馀巢，仁智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赏。河曲停游，洛滨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响。一物或镌，万国斯仰。（《艺文类聚》六十五）

◇方镜铭（并序）

此镜以照著衣，镜背图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寿殿前，无以加斯雕丽也。

玄枵命巧，仲吕呈祥。金镌石汉，铜铸丹阳。价珍负局，影丽高堂。图星拟盖，写卦随方。明齐水止，照与天长。增辉兔苑，永侍龙光。（《艺文类聚》七十）

◇怀安寺刹下铭

四聪睿后，万行了因。运先玉镜，道茂金轮。爰构灵刹，地迹重，迎风云表，承露天津。飞甍截，累栋嶙峋。护持七众，警卫百神。筹销草木，劫尽沙尘。支提永固，福业恒新。变易东海，长久北辰。

◇钟铭

凫氏之匠，狃阳之铜。图栾铸钅薄，刻兽镌虫。声飞雪里，韵切唇中。遥符玉律，远杂金风。朝惊鹭岭，夜动龙宫。冀凭慧业，冥感神功。百非洗荡，万善招通。长如五净，永证三空。

◇又钟铭

篆间熔刻，栾上雕镌。声齐法鼓，响逸鸣楗。舟移巨壑，火坏初禅。

◇优填像铭

如花譬象，若火疑龙。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云齿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为恭。（《艺文类聚》七十七）

◇梁故度支尚书陆君诔

君讳襄，字师卿，吴人也。祖惠彻，宋车骑府法曹行参军。父闲，扬州别驾。齐永元绍历，萧遥光谋反伏诛，闲以州职见害。子绛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门。襄时年十四，号毁殆灭，布衣蔬食，终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为永宁县令，累迁临川王、庐陵王法曹外兵记室。入为太子洗马掌管记，中书舍人管记如故。为丹阳尹丞，俄迁太子庶子掌管记、扬州治中太子家令，领国子博士管记如故。丁母顾夫人忧，庐乎墓所。服阕，又从家令转中庶子，并掌管记。迁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出为鄱阳内史。除尚书吏部郎、秘书监，领扬州大中正、度支尚书。太清二年三月，京师倾覆，君窜迹还乡。吴民陆黯起义民攻郡，扰攘之际，忧愤而终，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浒，暂之吴国，百舍不容，千里无馈。陆公国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饣干粥，夕共瓢饮，契阔晤言，流连晦朔。日月逝矣，怀古何忘？临哀能诔，久愿摇笔，时事屯，不遑削藁。梁季适越，未戢干戈；陈世入仕，累牵物役。杼轴于怀，四十馀载。隋开皇九年，于长安致仕。悬车已洎，就木几何？但东海成田，南冠永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马角徒生，绝望通波之水。呜呼哀哉！揽涕操觚，乃为诔曰：

妫苗硕茂，完裔繁昌。宾门穆穆，筮仕锵锵。食采命氏，遐哉陆乡。
四升台省，八辟贤良。分柯振叶，令闻令望。玄蕤朱毕，翠弁金铛。
流声世祀，列赞祠堂。别驾贞烈，志存名教。捐生徇主，知死不挠。
晖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铄夫子，积德累仁。韬光戢耀，隐璞含真。
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泪枯垅树，哀感驯禽。永恸家祸，长号不辰。
玄黄绝睇，蔬布终身。心符屈辛，室等原贫。分甘共感，内族外姻。
求之今古，斯为异人。月下奏章，萤前读史。给纸兰台，观书洛市。
强学待问，润身为己。结发濯缨，登朝入仕。昂昂逸骥，逐日千里。
宛宛长离，陵江迅起。枳棘栖凤，化行乳雉。平台累陟，石扇履。
丩伏不竞，棼丝自理。倚席无讥，师训胄子。骥足时务，俊民斯俟。
秋实选能，春华备美。思媚储后，游息承华。书记策擢，爵命增加。
弹棋击筑，沉李浮瓜。追随飞盖，侍从鸣笳。二仪回干，四气淹赊。
离景遽沉，前星奄灭。抚己惟旧，怀恩守节。昔荷故臣，攀号声折。
登高能赋，大夫就列。金华式肇，更奉清切。修竹贞松，含霜抱雪。
下车轩日，求瘼康时。良辰坐啸，朗夜卧治。悬鱼化静，佩犊去思。
广弘条教，精察毫厘。典选搜扬，操刀密勿。不紊朱紫，傍无请谒。
秘署学林，得人超忽。延阁缃素，校文遗阙。上妙铅椠，誉成棋月。
雁行攸序，龙作简才。让珠不拜，赐剑恩来。帝曰俞往，尔行兼该。
金城失险，玉弩流灾。年臻几杖，病息草莱。世故天祸，臣悲主辱。
露尽朝阳，风惊夜烛。黄鹄超遥，白驹何促。事迫归魂，依然启足。
悠悠世路，辛苦艰虞。寻戈满道，暴骨交衢。家无半菽，地绝飞刍。
念君桑梓，零落凋枯。伤君并邑，孑崎岖。丧乱绝卜，葵藿荒芜。

凄凉故友，擗标遗孤。临穴外野，抚榇穷途。呜呼哀哉！为善岂惧，修名难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谓泉下。

清名，冷冷独写。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

◇陈宣帝哀策文

望蜃彡孛而攀Ｂ，拜龙而恸绝。变五统而凄凉，回三辰而惨切。感川岳而地维倾，号穹苍而天柱折。千秋茂德，万世鸿名，爰诏掌礼，式序英声。其辞曰：

妫水枢宿，姚墟大虹。讴歌承历，揖让受终。重规帝绪，踵武王风。名山纪迹，清庙传功。我后丕承，思弘祖业。莅政恭己，临朝凝默。焕烂九功，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蕤七德。宪章昭著，威灵允塞。爰兹发迹，天步艰难。连华滕卫，比誉应韩。羽仪戚右，轩冕朝端。祈膺当璧，繇显大横。延喜授玉，告善飞旌。神器有奉，性道无名。诗颂唐年，乐舞姬日。仁声汪，武义洋溢。理讼总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礼，幽只咸秩。疆垂叛援，关徼虔刘。治兵丹浦，获丑青丘。屠钓且拔，管库方搜。如龙驾鼓，献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宁爱宝。神禽奇兽，嘉谷灵草。屈轶抽阶，飞黄伏皂。绮云舒庆，珠星照老。广敷丘素，弘启胶庠。书林吐馥，文囿含锵。南洽侯卫，北畅遐荒。殷罗自解，周圄无伤。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驷摧镳，王良失御。铸鼎奚益，缀衣何处。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长违拜日，天意祈年。宁神卜兆，晏驾回天。铜ら感泣，银海埋田。出德阳之广殿，动繁笳之哀啭。渡洛水之浮桥，望偃师之近县。背紫陌而未远，隐黄山而不见。铎启挽而依依，马嘶风而恋恋。平原欲晦，落照将垂。凤盖飘而水暗，鸾跸耸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间翠野之参差。鸟哀哀而惊曙，松瑟瑟而吟枝。异故乡之丝竹，非旧宅之埙篪。扫秋叶而无尽，荐春樱而愿知。北邙已谢，西陵何有。远宿苍梧，便乖仁寿。声合韶，道宣户牖。共瀛海而恒流，并嵩华而莫朽。（《艺文类聚》十四）

◇广州刺史欧阳墓志（天嘉四年）

公家习尚书，少府孺高于汉册；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晋原。中原丧乱，避地南徙。公孝敬纯深，友悌敦睦，家积遗财，并让诸季，兼同壤。公含章内映，远识沈通，室嗜欲，谨言行，资贞干，事谦隅。梁室不造，凶羯凭陵，公被锐执凶，有志匡复。梁孝元帝授散骑常侍、东衡州刺史、始兴县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迁，陈纂揖让，攸归高祖，恩加惟旧。授使持节、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进为开府仪同三司、山阳郡公，进号征南将军，加鼓吹一部。巫山远曲，喧骑吹于日南；芳树清音，肃军容于海截。追赠车骑将军、司空。公涉猎六经，优游百氏。宽徭省赋，化百越之归心；抚寒投醪，感三军之死力。在室如宾，宁惭屋漏？不贪为宝，每畏人知。杀青无兼两之疑，薏苡岂怀珠之谤？如羊如粟，不改夷齐之心；遗庆遗风，方留豹产之德。（《艺文类聚》五十）

◇故侍中沈钦墓志（太建元年）

早结南阳之亲，致兴沛市之役。四埏多难，三江屡梗。君敦淳化，以励浇风。庶涤清流，以荡浊俗。早遘紫云，萍濡碧海。奋里之宠，跃车马之贵。哂窦氏之青山，耻郭家之金穴。（《艺文类聚》四十八）

◇特进光禄大夫徐陵墓志铭（至德元年）

耕耘书圃，弋猎文场。藻思绮合，尺牍绣扬。辞奔太史，笔利干将。心缄武库，口定雌黄。奉使巡采，绝域遐深。市朝迁贸，陵谷相侵。形寄王绩，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攀附。高排阊阖，郁转云路。年逾致仕，齿及悬车。夜漏方尽，驰光复斜。平原出宿，庠序为家。陇愁宿雾，松悲闲鸟。地迥云低，山重树小。九原孤月，三泉送。畴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远将。痛心期之徂谢，悯时代之销亡。冀镌石于玄冢，留清风于故乡。（《艺文类聚》四十七）

◇司农陈暄墓志铭

其文《骨夭》，其笔纵横。背碑即诵，据马俄成。诽谐见赏，调笑忘情。两宫宠宦，四主恩荣。万事依息，一朝追送。畴昔命觞，文可吟讽。今日酹酒，长悲且恸。（《艺文类聚》四十九）

◇侍中中领军鲁广达墓铭（开皇九年）

灾流淮海，险失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胄无良。独标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陈书·鲁广达传》）

◇皇太子太学讲碑

我大陈之御天下也，若水涣其长澜，瑶星踵其永历。重华诞宥，兴于大鹿之野。敬仲继业，盛矣鸣凤之占。兼以鸿才海富，逸思泉泻含毫落纸，动八阕之歌谣。只句片言，谐五声之节奏。云飞风起，追压汉帝之辞；高观华池，远跨魏皇之什。爰复建藏书之册，开献书之路。帷帐丛残，冢壁遗逸，紫台秘典，绿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简，外史所掌，广内所司，靡不饰以铅椠，雕以缃素。此文教之修也。（《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一。）

◇吴兴郡庐陵王德政碑

卓尔吾王，天人可拟。早成夙智，谦怀虚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对，九师名理。好古如斯，学兼之矣。睢阳肇构，碣石初开。赐田待士，榜道求材。剖符彭国，述职琅台。去谣曙鼓，留歌暮来。（《艺文类聚》五十二。）

◇明庆寺尚禅师碑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隐璞，明真照假。空行已无，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谁其继者？朗月灵悬，高风独写。（《艺文类聚》七十六。）

◇建初寺琼法师碑

夫智慧精进，皆曰第一，妙德净名，并称不二。若乃斡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网，御宝车之迹，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伦，惟此法师，心力备矣。东山、北山之部，贯花散花之句，并编柳成简，题蒲就业。学非全朔，无待冬书。师梦尹儒，自知秋驾。铭曰：

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树身田。老惊灵，孔惜逝川。三空莫辩，二谛何诠。佛口初照，慈云不偏。秋露寂灭，莫系悠然。（《艺文类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十六。）

◇摄山栖霞寺碑

盖闻天有神宫，地云灵府。桑钦博记，始叙四衢之塔。金朔著经，因知于步之寺。至如峰形甑累，岫势堂密，亦乌足言哉！南徐州琅邪郡江乘县界有摄山者，其状似伞，亦名伞山。尹先生记曰：「山多草药，可以摄养，故以摄为名焉。」南瞻旧落，顾悌镇戍之坞；北望荒村，扈谦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馆地，俄而疫疠磨灭。三清遗法，未明五怖之灾。万善开宗，遂变四禅之境。倏见齐居士平原明僧绍，空解渊深，至理高妙，遗荣轩冕，遁迹岩穴。宋泰始中，尝游此山，仍有终焉之志。村民野老，竞来谏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久绝行践。僧绍曰：「毒中之毒，无过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兽亦何能为？乃刊木驾峰，草开径，披拂蓁梗，结构茅茨，廿许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扰篋无立，皆曰诚至所感。有法度禅师，家本黄龙，来游白社，梵行殚苦，法性纯备，与僧绍冥契甚善。尝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见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台馆形像。岂知一念之间，人王照其香盖，八未曾有，渊石朗其夜室。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山情率易，野制疏朴。崖檐峻绝，涧户幽深。卉木滋荣，四时助其雕绮。烟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绚。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彩。又因间居，依稀目见。昔宝海梵志，睡睹花台；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应非远，灵相斯在。居士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龛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镌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图写瑰奇，刻削宏壮。莲花莹目，石境沉晖。藕丝萦发，云崖失彩。项日流影，东方韬其大明。面月驰光，西照匿其成凫。大同二年，龛顶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间树下，如火殿。禅师自识终期，欣瞻瑞应，以建武四年于此寺顺寂。岂非六和精进，十念允谐？向沐宝池，方登金地者也。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开发，信力明悟，各舍泉贝，共成福业。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收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梁太尉、临川靖慧王，道契真如，心弘檀密，见此山制置疏阔，功用稀少，以天监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复加莹饰，缋以丹青，镂之铣荡。五分照发，千轮启焕。排天堂庑，玉露分色。接岫轩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似，步纤草而扬梵。三慧之僧，挹飞泉而动色。喜园凝静，岂傲吏之凡游？深谷虚玄，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绅之辈，郎吏胥史之属，步林壑，陟皋壤，升精舍，拜道场，无不洗涤无明，浣濯嚣暗。非直心之砥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师，志业该练，心力精确，度上人将就迁神，深相付嘱。法师聿修厥绪，劝助众功，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业田园，多所创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师者，去乡辽水，问道京华，清规挺出，硕学精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罗之本，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将涉三纪。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师累降徵书，确乎不拔。天监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释僧怀、灵根寺释慧令等十僧诣山，咨受三论大义。贾谊曰：「学圣道如日之明。」孙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赜，其此之谓。南兰陵萧弥，幽栖抗志，独法绝群，遁世兹山，多历年所，临终遗言，葬法师墓侧。还符田豫，托西门之冢。更似梁鸿，偶要离之瘗。又案《神录》云：「楚靳神在今临沂县。」齐永明初，神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灵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见形著菩萨巾，披袈裟，闲雅甚都，来入禅堂，请寺众说法。昆岭之中，百神所在；首阳之路，八驷并驱。未有修净戒之品，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禅之室。是知名山大泽，灵异凭依者矣。慧布法师幼落烦恼，早出尘劳，律仪明白，贞节峻远，贯综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众，无所底诃。曩日静憩锺岩，余便观止。餐仁饮德，十有馀年。顷于摄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虽敢怠于斯须；汲引之劳，且曷伸于报效。夫言意难尽，铅椠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诸徵应，并预随喜，并勒于碑左，乃为颂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论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难周。尽缠痴爱，岂离疮疣。敬仰鸡足，恭闻鹫头。斯风可羡，其路何由。我开梵宇，面壑临丘。我图灵迹，果植因修。兼金画绘，泐石雕锼。连云出没，泄雨沉浮。经行松磴，禅坐蕙楼。涧风长泻，崖溜悬抽。花台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胜侣薰修。三乘谓筏，六度为舟。金幢合盖，宝驾驱。地来格，天众追游。五时无爽，七处相侔。辞题翠琰，字勒银钩。贤乎乐饵，过客宜留。

◇大庄严寺碑

盖闻僧伽水滨，波斯创以禅地，醍醐山顶，舍那肇其梵域，此乃往劫之胜因，上方之妙范。于是俯察地势，悬之以水，仰惟皇极，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启。前望则红尘四合，见三市之盈虚；後睇则紫阁九重，连双阙之耸峭。加以园习欢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树摇音乐，无待金奏。薰炉夜，遥来海岸之香。法鼓晨欢，非动泗滨之石。擢茎金表，跨八万之俱成。界道银绳，面四衢而拓制。厕璧缀珠，凌丹霞而结宇。雕光镂采，望紫极而开轩。俯看惊电，影彻琉璃之道。遥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层楹刻桷，风伯走而未升。灵撩飞甍，雨师攀而不逮。铭曰：

灼烁金茎，崔嵬银表。翔军羽翥，威凤灵矫。木密联绵，香泥缭绕。日图檐外，荷披栋杪。翠落阴虬，珠填阳鸟。高僧累萃，硕学兹多。弘宣方等，博综围也。皆伤寸晷，并悟尺波。式旌镂碣，无待雕戈。标年刹士，比数洹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文类聚》七十七）

◇群臣请赎武帝忏文舍身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宝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见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萨，睿哲聪明，广渊齐圣，心若虚空，照穷般若，发弘大誓，荷负众生，神道会昌，膺兹景业。百王既季，运属艰难，五岳维尘，六军日动，劬劳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极言无我。宝台华柱，本非实录，贼城楼橹，苦具兹多。遂坐道场，静居禅室，坚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车宝马，头目骸脑，妻子国城，銮辂龙章，翠帐玉几，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肃然大舍，供养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间而宴坐，与释众而同游。紫微虚宫，黄屋旷位，上灵耸动，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缠爱惑，业构烦恼，天生蒸民，树以司牧，忄忄黔首，非后罔戴。岂容尊居万乘，而伸独往之情，应在帝王，而为布衣之事！且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燧人警职，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垒，未肆楼船之威。若使七圣遂迷，然汾水之上，八骏沃若，方在瑶池之滨，则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庙堂，有废彝则。弟子不胜狼狈之切，谨舍如干钱、如干物，仰亲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伏愿十方三宝，见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碍心，坐道放光，显扬宣说，欢喜和合，超然降许。当使皇帝望云望日之姿，与南山等固，乃神乃圣之德，与北极同尊。中宫后妃之星，金桢玉干之戚，穷积善之庆，尽万岁之欢。玉銮回镳，金门洞启，百辟翘首，绅并列。愿尘劳与云俱销，亿兆与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死请。弟子某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卷十二

◎庾季才

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于江陵。梁大同中，庐陵王绩辟荆州主簿，历湘东王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江陵陷，入魏，参掌太史。周武成中，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中，迁太史中大夫，加上仪同，封临颍伯。宣帝初，加骠骑大将军、开府。隋受禅，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出为均州刺史。未之任，免。仁寿三年卒，年八十八。有《灵台秘苑》一百十五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

◇上言定授禅月日

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子、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隋书·庾季才传》，《北史》八十九）

◇奏请迁都

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隋书·庾季才传》）

◎裴政

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梁豫州刺史邃孙。初为邵陵王府法曹参军，转起部郎、枝江令。湘东王召为宣惠府记室，除通直散骑侍郎。侯景之乱，加壮武将军，封夷陵侯。徵授给事黄门侍郎，加平越中郎将、镇南府长史。入周，为员外散骑侍郎，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隋受禅，转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进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出为襄州总管。卒年八十九。有《承圣降录》十卷。

◇上周明帝书论乐

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锺，作黄锺，以为正调之首。（《周书·长孙绍远传》，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

◇奏刘荣、赵元恺事于太子勇

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刘荣，位高任重，纵令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理而论，不须隐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等为证，等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事必非虚。（《隋书·裴政传》）

◇奏定冕服

後周制冕，并无典故。今采东齐之法，乘舆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𡨋纊充耳，玉笄。玄衣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为十二等。衣襟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襟衤巽裾，革带玉钩《角》。大带素带，朱里纰其外。上以朱，下以绿。随裳色，山龙火三章。辘轳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舄加金饰。祀圜丘方泽，感生帝。明堂五郊，雩衤昔封禅，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加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则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早领襟衤巽裾，绛纱蔽膝。白革带方心曲领，其革带剑佩绶舄与上同。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朔日受朝元会，及冬会诸祭还，则服之。武弁金附蝉平巾帻，讲武出征，四时搜狩，大射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则服之。黑介帻，白纱单衣，乌皮履，拜陵，则服之。白纱帽，白纟束裙襦，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皆服之。白袷白纱单衣，乌皮履，举哀则服之。皇太子衮服，玄衣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织成为之，白纱内单。黼领青襟衤巽裾，革带金钩《角》。大带素带，不朱里，亦纰以朱绿。随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剑，火珠镖首，瑜玉双佩，朱组双大绶，四彩赤白缥绀，纯朱质，长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二玉环，朱袜赤舄，以金饰。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庙加元服纳妃，则服之。远游冠，服绛纱袍，白纱内单，早领伫衤巽裾。白革（一本作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袜舄，其革带剑佩绶与上同。谒庙还宫，元日、朔日入庙释奠，则服之。远游冠，公服绛纱单衣，革带金钩《角》假带方心，纷长六尺四寸，广二寸四分，色同其绶，金镂ひ囊袜履，五日常朝则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开国公初受册，执贽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冕服七章，衣华虫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册，执贽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册，执贽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助祭则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绣为之，祭服冕皆簪导，青纩充耳。玄衣裳，白纱内单，黼领青襟衤巽裾，革带钩《角》，大带朱，剑佩绶袜赤舄，爵弁服，从九品以上助祭则服之。其制服玄衣裳，无章，白绢内单，青领襟衤巽裾，革带大带，爵ĸ袜赤履，白袷白纱单衣，乌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朝服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皂领袖皂衤巽，革带钩《角》，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绶剑佩，从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则服之。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去剑佩绶，馀并同。自馀公事，皆从公服绛纱单衣，革带钩《角》，假带方心，袜履纷ひ囊，从五品以上服之。绛衤衣公服，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大将军、领左右大将军，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褶。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将军、领左右将军、左右监门卫将军、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内率等，左右监门郎将及诸副率，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直卜将军、直寝、直斋、太子直卜，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裤。（《通典》六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冠及冕色并用玄

窃见後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谨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别。六等之冕，承用区分，口玉五采，随班异饰，都无迎气变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赤玉，白骆黑衣，与四时而色变，全不言于弁冕。五时冕色，《礼》既无文，稽于正典，难以经证。且後魏已来，制度或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帻者，任依汉、晋。（《隋书·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集通儒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卿裴正奏，制曰可）

◎徐孝克

孝克，东海郯人，陈左仆射陵第三弟。梁太清初，为太学博士。侯景乱，去为僧，名法整。景平还俗。陈天嘉中，除郯令，去职。太建中，徵秘书丞，不就。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祯明初，进都官尚书、散骑常侍。入隋，授国子博士，侍讲东宫。开皇十九年卒，年七十三。

◇营涅忏诗序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只尔待终，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为师氏营涅忏，还途有此作。（《广弘明集》三十上）

◇天台山修禅寺智ダ禅师放生碑（并序）

夫大易无体，品类所以咸亨，太一无名，至人于是设教。仰观俯法，远取旁求，兼三以才，吹万维物。建官台铉，则五岳作镇；辨方伯牧，故四渎分流。辟伊阙，览八，凿龙门，陂九泽，播厥习险，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树之以君长。《坎》之时用大矣哉！我皇帝作圣凝神，乘图御，无为无欲，道契汾阳，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象贞明，管灰合序。方外无虞，海内有截。被风雅于华戎，盛雍熙于曩代。巍巍乎难得而称者也！至如光启法式，荣敷道树，化彰十善，弘济四生。天台修禅寺智ダ禅师，蔬练自居，苦节行己，奉扬皇风，总持像教。禅师俗姓陈氏，颍川人也。乃有妫之後焉。四友惊座，逖听多美。六奇列爵，世载其贤。祖诠，早世。父起祖，梁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禅师童真出家，聪敏易悟，寓居荆峡，游化幽并，自北徂南，兼行禅智。禹穴将探，台山是卜。白鸡路出，青髓岩开。攀桂结宇，萧然憩止。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五柳，既馥旃檀之氛。塔见三层，终县水精之色。云崖天乐，不鼓自鸣。石室金容，无形留影。秀岭岑，浪波浩瀚。洪涛蜃气，冒远苞空。巨壑乔松，干云翳日。翔集飞走，丛育珍怪。地中藏玉，观曲枝而易辨。渊内沉珠，见员流而可别。神通开士，如意桑门。振锡咒泉，腾空舞钵。受丹仙客，泛急水而时来。避宦真人，乘回风而迥至。厥土宏洒，灵谶斯在。禅师福慧基钺，声光利益。宣猛将军、临海内史计尚儿，子勋之胄，世显方术，卖药登仙，闻于昔汉。剖符作守，即此明时，请转法轮，讲《金光明经》一部。前云骑将军、临海内史陈思展，及其犹子陈要卿等，即土人也。戎章衣绣，优帙家邦，奉屈禅师，次讲发华经典。白牙团扇，初开律藏之门。玉柄麈尾，傍阐经王之偈。系珠始训，亲友醉除。梦鼓将鸣，梵魔疑遣。因乃双明诫劝，广辩福殃。尚儿仍奖论沪主严续祖、羊公贺等群贤，凡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诚恪勤，白业谐辩。嗟如棠之往累，叹钩仆之来缘。各舍沪业及鱼梁等，合六十三所。二缘树下，县唱善哉。五旬座上，遥闻弹指。巨海无际，一时清谧。众生无边，同荷安快。掌擎世界，未粤难思。手把虚空，非名希有。桂阳王殿下，皇枝之贵。应懋闲平，情崇孔释。吐县河之旨，击节证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随喜。五侯三杰，曾不间然；黄发青衿，咸同踊跃。藏诸篆素，青编落简。树以贞碑，声芳靡绝。假令山止海运，惠施之美犹传，龟吉筮凶，镌勒之功无毁。孝克才惭十倍，学堕三馀，秋菟春υ，久捐染截，书绅画地，曾何图写？虽复张池并黑，宁拟妙辞，岘石徒刊，非能堕泪。仰熏心之上善，羡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为铭曰：

设位观象，剖极开浑。荡荡为大，苍苍以尊。膏川沃渎，地脉河源。导疏咨禹，盖取维轩。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风乐土，君临御宇。明明孝治，穆穆圣主。道冠当今，功高前古。庆协嘉瑞，美均击拊。仁沾动檀，泽及遐宇。释种高族，身资瓢蔌。匪慕分圭，归心染服。辞彼缘虑，言旋幽谷。志托松筠，形随乔木。七觉善诱，五禅清肃。无远弗届，无思不服。将军邦宰，肩印销罪。淑女良夫，民业珍贿。靡宏十朋，宁追百倍。不见所欲，忘怀无待。各舍货泉，同成佛海。泱漭冥，瞻眺唯空。屏师送雨，列子扬风。鲲鳞以北，极外之东。远水衔日，曾波驾蓬。地上之比，山下之蒙。泾清渭浊，朝宗会同。天台维节，林泉骚屑。顶列三辰，峰危九折。瀑布高泻，神状姝洁。响若奔雷，皎如素雪。时隆冬而不凝，岁炎旱而无竭。石桥杳邈，晨晖映彻。仰止青宵，俯临丹穴。鸟路云通，人途径绝。渤难边，含情溯沿。嗷嗷岌岌，万万千千。鼓鳃掉尾，相望自然。薛网无挂，任钓不牵。歌丿静搜，响俎停膻。行满业大，弘生为最。断树诚规，翳樊斯诫。哙参灵鹤，敬康神蔡。随感明珠，于期轩盖。嘉会信征，潜腾是赖。逝矣虞渊，波澜易迁。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几拂，芥尽何年。大地将陨，须弥洞然。风倾金际，火及初然。猗欤水性，报转常圆。（《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

◎何妥

妥字栖凤，西城人，家于郫县。在梁游国子学，湘东王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入周，授太学博士。宣帝初，封襄城县伯。隋受禅，除太学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出为龙州刺史。以疾请还，复知学事。除伊州刺史，不行，授国子祭酒。卒，谥曰肃。有《周易讲疏》十三卷，《大隋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集》十卷。

◇定乐舞表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锺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後，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渡，是以大备江东。宋、齐以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後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亻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後。（《隋书·何妥传》，《北史》八十三）

◇上书谏文帝八事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罚。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专擅。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ㄅ束，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有馀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言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载不成，赵翊尺称，十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辚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隋书·何妥传》，苏威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上八事以谏。）

◇受禅坛议

受禅登坛，以告天也。故魏受汉禅，设坛于繁昌，为在行旅，郊坛乃阙。至如汉高在汜，光武在高阝，尽非京邑所筑坛。自晋、宋揖让，皆在都下，莫不并就南郊，更无别筑之义。又後魏即位，登朱雀观，周帝初立，受朝于路门，虽自我作古，皆非礼也。今即府为坛，恐招後诮。（《隋书·礼仪志》四，周大定元年，静帝禅位于隋，司录虞庆则请设坛于东第，博士何妥议，从之。）

◇非十二律旋相为宫议

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玄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合韵。今译唯取黄锺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ㄧねㄅ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隋书·音乐志中》）

◇非七调议

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隋书·音乐志中》）

◇刺史箴（文佚）

◎戴逵

逵，济北人。（梅鼎祚云，尝仕梁元帝，入周。又云，据《艺文类聚》，则又入隋。今案诒慧命书，有渚宫沦没。及家传赐书，与及乎从仕之语，梅说良然。《皇太子箴》，盖诫太子勇也。望文知之。）

◇贻仙城慧命禅师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以渭清泾浊，共混朝宗之源，松长箭短，同秉坚贞之质。幸赖含灵五常，理宜范围三教。是以阙里儒童，阐礼经于洙济；苦县迦叶，迁妙道于流沙。虽牢笼二仪，盖限兹一世。岂如兴正法于鹿苑，荡妄想于鹫山？半满既陈，权实斯显。诚教有浅深，人无内外。禅师德声远震，行高物表，摄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诵，负笈千里，历龙宫而包括，故能内贯九部，总雪山之秘藏，外该七略，备璧水之典坟。支遁天台之铭，竺真罗浮之记，昙赋七岭，汰咏三河。宝师妙析庄生，璩公著论袁集，若吞云梦，如指诸掌。加以妙持净戒，如护明珠，善执律仪，譬临悬镜。禀罗云之密行，踵宾头之福田。抚挹定水，便登觉观。高荫禅枝，将逾喜舍。是以不远潇湘，来仪沔陆。植杖龙泉，仍为精舍。回车驾首，即创伽蓝。凿领安龛，讵假聚沙成塔。因山构苑，无劳布金买地。开士云会，袂似华阴。法侣朋冲，众齐稷下。禅室晨兴，时芳杜若。支提暮启，暂入桃源。香山梵响，将阮啸而相发。日殿妙音，与孙琴而齐韵。紫盖贞松，仍麾二辨。洪崖神井，即莹高心。故以才堪买山，德迈同辇，崇峰景行，墙仞悬绝。弟子业风鼓虑，欲海沈形。洎渚宫沦覆，将近二纪。昼倦坐驰，夜悲愕梦。未能忘怀彼我，归轸一乘。遣荡胸襟，朗开三达。既念鼠藤，弥伤鸟系。昔在志学，家传赐书。五礼优柔，三元餍饫。颇绝韦编，构述馀绪。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从仕，留连文翰。虽未能探龙门而梯会稽，赋鹪鹩而咏鹦鹉，若求其一介，亦仿佛古人。但悟深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蝉蜕俗解，贪味真如。一日郧城讯修，隗馆屈膝，情欣系袜，遇同进履，未尽开襟，遽嗟飘忽。寻望拂衣世网，脱屣牵丝。沧浪濯缨，汉阴抱瓮。行餐九转，用遣幽忧。渐悟三空，将登苦忍。仙梁观玉，不废从师。深涧折桃，无妨请益。所希弥天胜气，乍酬凿齿。雁门高论，时答嘉宾。冬暖如春，愿珍清轨。室迩人遐，弥轸襟带。馀辞残简，望回金玉。（《广弘明集》二十七，《续高僧传》二十一）

戴逵，济北人，学声早被，名高诸国。（《续高僧传》二十一慧命）

◇皇太子箴

无谓父子无间，江充掘蛊；无谓兄弟无携，倡优起舞。（《艺文类聚》十六引此箴云隋戴逵。）

◎刘行本

行本，沛人，周陇右总管府司录兄子。仕梁，为武陵王国常侍。入周，为宇文护中外府记室，转御正中士，迁掌朝下大夫。宣帝初，出为河内太守。大象中，拜仪同，赐爵文安县子。隋受禅，徵拜谏议大夫，检校治书侍御史，迁黄门侍郎、太子左庶子，领大兴令。

◇劾党项使者表

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狼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隋书·刘行本传》）

◇驳元肇违律

律令之行，盖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隋书·刘行本传》，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又略见《北史》十七。）

◎柳

字顾言，本河东人，徙家襄阳。仕梁，为著作佐郎。岳阳王建号，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及梁国废，入隋，拜开府、通直散骑常侍，迁内史侍郎，转晋王咨护参军。仁寿初，为东宫学士，检校洗马。炀帝即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卒，赠大将军，谥曰康。有《集》五卷。

◇奏增房中乐锺磬

房内乐者，主为皇后弦歌讽诵而事君子，故以房室为名。燕礼乡饮酒礼，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文王之风，由近及远，乡乐以感人，须存雅正。既不设锺鼓，义无四悬，何以取正于妇道也。《磬师职》云：「燕乐之锺磬。」郑玄曰：「燕乐，房内乐也，所谓阴声，金石备矣。」以此而论，房内之乐，非独弦歌，必有锺磬也。《内宰职》云：「正后服位，诏其礼乐之仪。」郑玄云：「荐撤之礼，当与乐相应。」荐撤之言，虽施祭祀，其入出宾客，理亦宜同。请以歌锺歌磬，各设二ね，土革丝竹并副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肄习，朝燕用之。（《隋书·音乐志下》《通典》一百四十七）

◇与释智ダ书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审尊体起居何如？伏愿禅法喜悦。去岁经蒙一旨，至今保持。奉赍十卷，玄义往仁寿宫，服读八遍。粗疑略尽，细开难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轴，为庄染未竟，少日钻研。大王今遣使人萧通国参承书意，自当仰简。频被顾问，奉答必来。伏愿夏竟，便待舟楫。冀此残生，尽心听受。忏悔往日懈惰昏沉。启。（《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晋王归藩赋序（《北史》八十三，佚。）

◇徐则画像赞

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德不德，至德无盈。玄风扇矣，而有先生。夙炼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软，云丹欲成。言追葛稚，将侣茅嬴。我王遥属，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感灵诚。柱下暂启，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飞声。永思灵迹，曷用摅情？时披素绘，如临赤城。（《隋书·徐则传》）

◇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

臣闻在天成象，穹苍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区方之均效矣。二仪既尔，三才ぁ然。上圣之姿，为王所以敬教；先觉授道，契会方乃升仙。是故命驾崆峒，纡光善卷，图宣业，赤诵弘风。练质九府之间，腾虚六合之内，斯并权宜汲引，暂保逍遥。终覆蔽于苦空，卒回于生死。未臻夫不生不灭，无去无来。匪实匪虚，非如非异。常乐我净，凝寂恬愉，不可思议之解脱也。粤若我大隋皇帝，法讳总持，载融佛日。瑞发净宫，利见法王。应阎浮主，以封唐入绍。叶继高辛，立圣与能。祚隆姬发，自天攸纵。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内文明而外柔顺，知微知彰。鉴穷玄览，乃武乃文，能事斯毕。自永嘉失驭，海内分崩。将险擅强，各树君长。礼乐沦于非所，龟玉毁于殊方。书轨竞分，殆三十纪。天将悔祸，稔恶有辰。皇上道蔼汾阳，迹光代邸，地隆分狭，神功潜著。于时高庙灵漠，深思统壹。专征仗钺，帝曰斯哉。惟君惟睹，知臣知子。乃扬于万里，问罪九伐。一举而定江左，再驾而馀烬。浮天争贡，海外有截。虽高离之备五臣，周旦之尹十乱，本枝盛续，畴昔多惭。盘石究勋，契书莫并。于是三能宗铉，九命惟扬。本之于仁慈，施之以声教，行之以要道，体之以无为。姑射杳然，尚想渊赜。沧波壮灾，思济舟航。以为能仁种觉，降兹忍土。信相入道，净戒居先。梵网明文，深传萨垂。国师僧宝，必兼禅慧。有会稽天台山大禅师者，生而神光照室，两目重瞳。禅师法慧智ダ，颍川陈族，太丘道远，季伯风延，典午丧乱，播迁华容。父起祖，梁使持节、散骑常侍，封益阳县开国侯。禅师风彩韶悟，龆龀希有。年过少学，便诵法华。父为求婚，方便祈止。儒门史馆，多所瞥明。杜下濠上，弥所深得。诸宫覆没，便即蔬菲。及启弱冠，于长沙之果愿寺出家。护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历听经论，但使一闻，得之于心，传之于口。以湘潭局狭，未发大机，拂迹衡扬，安步坟汝。往大苏山，请业惠思禅师。禅师见便叹曰：忆昔灵鹫，同听法华，令进我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停二七日，诵药王品。至诸佛同赞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发，起而白师。师曰：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之前方便。及闻持陀罗尼也。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亿品，寻汝慧辩，所不能穷。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常约仁王缨络，龙树马鸣，立三观四教，述师本宗。以为大乘枢键，得下御内。硕学流通，智以藏往。徵育王之初建，正教神以知来，鉴周武之灭大法。乃高蹈豫举，翔集天台，历游名山。言造庐岳秦孝王作镇淮海，遣信迎屈，对使者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即累旬大风，妖贼竞起，水陆俱阻，安坐匡岫？既而龙于龛难，仍代孝王，爰伯邦域，洁诚延请。顺流背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日遄到。亦既觏止，便定师资，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说，再三固辞，无可与让。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锺二十三日辛丑，于扬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降作伯之尊，由宗师之典。释龙衮而披忍服，去桓圭而传戒香。圆发初心，诸佛致礼。于时天地交泰，日月载华。庭转和风，空浮休气。林明七觉之华，池八净之水。化覃内外，事等阿输之城；教转法轮，理符宝冥之窟。文武僚き，俱荫慈云。欣欣焉，济济焉，肃肃焉，ńń焉。经所谓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显发三愿，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谓欤？法事云毕，士珍备舍。出居于城外禅众之精林，四事供养，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虽有熊之登具茨，汉文之适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以内行外奖，诸佛之深训。实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释檀那，既包信解。仁王摄受，远能博益。逡巡告退，言归旧山。殷勤请留，重违高意。犹四皓之饵术南山，二疏之散金东海，振锡离尘，始称出世。瞻言儒者，未足为荣。窃以四明、天台，剡东之玉岫；雨谣云峁，鄞南之金庭。峻极于天，仰扪白日，盘镇于地，俯镜沧海。云霞沆瀣，霏拂轻襟。虹霓鸳鸾，胜承飞舄。华果竞发，常迷四时。药草森罗，孰分亿品。道猷往而证果，兴公赋不能申。寺基本属始丰，峰名佛陇。元有定光禅师，隐显变见，先居此峰，常谓弟子云：「不久当有胜善知识，将领徒众，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来萃。忽闻钟声，声振山谷。即问光师，声之所以。答云：「此是楗槌集僧得住之相，颇忆曾经举手相引时不？」智者即悟。年至十五，稽颡礼佛。恍焉如梦，见极南山。临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师，举手接上，云汝当居此处，汝当终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于佛陇之南，寻行寺域。便见五峰围绕，等耆阁之山，两溪夹泻，若缙云之涧。披榛开途，葺用茆茨，功德严林，常熏ㄑ人。忍辱墙院，无劳关槌。猿啸玄吟，泉籁乡杂，飞走听法，驯伏轩墀。西南有永丰江派，与浙源分岭，东会于海，潮波往还。数百里间，村人常以渔捕为业。陶渐回向，焚ㄋ废梁。垦田种果，翻成富实。深信解者，多作沙门，慈化所覃，皆此连类。及光师无常已後，欲大修立，忽睹一僧，如光师年素，语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为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当呼为国清寺。此言杳漫，孰当信者？岂期符应？冥契在兹。逮于我君，临边岁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谒，旋迈江都，登命舟楫，迎来镇所，使乎至彼，便事褒束，谓大众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辞。然往而不反，因此长别。」谓弟子云：「当成就陇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图。」侍者答云：「若无师在，岂能成办？」重谓之曰：「当有皇太子，为我建造。汝等见之，吾不见也。」行百馀里，到剡东之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寺。寺有百尺金缋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镌创。自有灵迹，因此见疾。右胁而卧，忽然风云变色，松桂森耸，宛如天乐。来入房户，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顾侍者云：「观音来迎，不久应去。」弟子智朗请曰：「佛许圣贤临终，说位行得。乞垂晓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即是法华三昧前方便之位。宛与思师，昔语冥一。仍命笔作偈，口授遗书。辞理切诣，深陈胜缘。潜来密往，誓当影护。为撰《净名义疏》一部，俱时送来。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回身西向，端坐迁神。春秋六十。旬日建斋。跏趺流汗，珠团发际，露泫胸间，欲示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绳床舆还，佛陇轻举，有若浮空。尔时开香龛，都不异昔。驿使初计，震动于宸心。爰舍净财，随申功德。邮传相望，创起塔庙。寺虽本地，其旧维新。琼宇绀堂，凭国灵而模忉利。鹫头狼迹，因寂默而为道场。班亻垂竞逞，钩龠名匠。庶民子来，成之不日。神明扶持，同踊见。背高就下，因层岳而基殿堂。仰眩俯临，信玲珑而胜画缋。多宝分座，俱受璎珞。天冠表刹，如连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讲肄。禅诵律仪，无违师法。斯可谓头陀之极地，弥陀之净方。与阿辱而常盈，同须弥之永固。暨乎重光纂历，天成地平。以今大业元年九月，銮舆幸巡淮海，光瞩江南。惆怅台岳，集扬州名僧，咸问之曰：「智者立寺，权因山名，宜各述所怀，朕当详择。」累日未奏，会寺僧智ㅁ，衔状而来，具条昔年光师国清之称。太史案此语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馀年，圣证县符，明时徵应，诏付著作，书之左史。仍敕皆籀篆题寺门。即遣舍人送ㅁ，并施基业，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师忌斋，使乎集僧。跪开石室，唯见空床虚帐，薛苔蛛网。法侣号兆，等初灭度。公私扼，若无瞻依。又法会千僧，各有簿籍。造斋点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还满千数。及临斋受亲，复成千一。执事惊愕，出没难辨。岂非先师化身，来受国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条。当容，深洞灵迹。百司拜贺，四海驰声，至矣哉！象法未沦，佛种常续。乃圣几感，大师应变。妙力难思，神图方永。祥基瑞国，杂沓葳蕤。焕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龙尊王赞佛功德，宝积长者献盖称扬，范武子声犹在民，臧文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树胜由，师门福地。而建崇云碣，表际金刚。俾命丝纶，织载辞理。若夫记言记事，史官之成则；散华贯华，法藏之鸿演。敢重述宣，乃作颂曰：

龙图画卦，裁萌五典。金轮拯溺，止弘十善。岂若我皇，树功宏缅。
还源本净，归途今显。镜鉴先哲，筌蹄何浅。天造草昧，日月斯升。
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啸风起，龙跃云兴。至人几渐，养正遵承。
谦尊本裕，师范推膺。只谁允矣，具瞻克胜。熏禅观寂，如冬靖凝。
精义泉涌，如春泮冰。我有匠石，正直从绳。我有津济，舟楫斯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虔临拳拳，悦受兢兢。能资万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动，十方叹称。
同声相应，信而有徵。至诚感神，道合符契。渊乎智者，波澜靡际。
帝师既沃，天台还憩。于山之阿，于川之乙。沧溟浩瀚，峰崖迢递。
日浴扶桑，月穿丛桂。上踵婺采，傍通禹计。素湍风激，赤城霞曳。
仁智肥遁，山林亏蔽。无言不酬，既符声响。无德不报，有均景象。
初卜庵萝，归诚恋仰。显允光师，久要长往。非若昧，镜形如曩。
寺号国清，灵扉潜敞。孰意我师，遽缘安养。龙楼夙记，鹤关无爽。
宸居在昔，哀构园。令终如始，师严道尊。揆日方昼，觇星正昏。
置执木崇栋，削屡成垣。岩分莲萼，泉毖桃源。仙窗夏冷，禅室冬温。
玉阶驯豹，金刹栖。风和宝铎，空转珠幡。百谷时秀，万果林繁。
灵芝禅悦，甘露天。玉趾案地，净域惊魂。金布贸苑，天宫俨存。
创造之福，胡可胜原。轮奂洞彻，庄严修设。波斯融冶，优填剞劂。
金容月满，玉豪霜洁。象译翻度，龙宫披阅。法嗣诜然，端心障灭。
泰阶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无虑何营。皇思睿赜，邃达忘情。
有本空净，空常有并。坛戒度重，定慧真精。乾临朗鉴，远供凭诚。
大众香洒，拜阙龛楹。全身座间，严扃网萦。伽叶佛陇，贤劫齐声。
饭僧数溢，瑞我隆平。身田雨润，心树华荣。见在同植，将来共成。
有如悬镜，反照今生。有如圭臬，曾不亏盈。神力自在，游戏香城。
菩提具足，赫赫明明。（《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卷十三

◎颜之推

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晋侍中含九世孙。仕梁，为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出为世子方诸掌管记。元帝即位，以为散骑侍郎。江陵陷，入周，为阳平公李远掌书翰。寻奔齐，除奉朝请。河清末，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司徒录事参军，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武平中，除黄门侍郎，出为平原太守。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有《家训》七卷，《集灵记》二十卷，《冤魂志》三卷，《集》三十卷。

◇观我生赋

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大道寝而日隐，《小雅》摧以云亡，哀赵武之作孽，怪汉灵之不祥，旄头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涧鞠成沙漠，神华泯为龙荒，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晋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叶，颓世济之声芳。问我良之安在，锺厌恶于有梁，养傅翼之飞兽，（梁武帝纳亡人侯景，授其命，遂为反叛之基），子贪心之野狼。（武帝初养临川王子正德为嗣，生昭明後，正德还本，特封临贺王。犹怀怨恨。径叛入北而还，积财养士，每存异志也）。初召祸于绝域，重发衅于萧墙。（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为主，以攻台城）。虽万里而作限，聊一苇而可航，指金阙以长铩，向王路而蹶张。勤王逾于十万，曾不解其才益吭，嗟将相之骨鲠，皆屈体于犬羊。（台城陷，援军并问讯二宫，致敬于侯景也）。武皇忽以厌世，白日黯而无光，既飨国而五十，何克终之弗康。嗣君听于巨猾，每凛然而负芒。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世祖赫其斯怒，奋大义于沮漳。（孝元皇帝时为荆州刺史）。授犀函与鹤膝，建飞云及ゴサ，北徵兵于汉曲，南发饣军于衡阳（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雍州刺史岳阳王并隶荆州都督府）。昔承华之宾帝，实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晋安王为太子）。逮皇孙之失宠，叹扶车之不立（嫡皇孙出封豫章王而薨）。间王道之多难，各私求于京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河东、岳阳皆昭明子）。遽自战于其地，岂大勋之暇集，子既殒而侄攻，昆亦围而叔袭，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东不供船サ，乃遣世子方等为刺史。大军掩至，河东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东急而逆战，世子为乱兵所害。孝元发怒，又使鲍泉围河东。而岳阳宣言大猎，即拥众袭荆州，求解湘州之围。时襄阳杜岸兄弟怨其见劫，不以实告，又不义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阳于是遁走。河东府褚显族据投岳阳。所以湘州见陷也）。行路弯弓而含笑，骨肉相诛而涕泣，周旦其犹病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谬见择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非社稷之能卫，□□□□□□仅书记于阶闼，罕羽翼于风云。及荆王之定霸，始雠耻而图雪，舟师次乎武昌，抚军镇于夏（时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领二万人屯武昌芦州拒侯景将任约，又第二子绥宁度方诸为世子，拜中抚军将军、郢州刺史以盛声势）。滥充选于多士，在参戎之盛列，惭四白之调护，厕六友之谈说（时迁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与文、刘民英等与世子游处），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说。厶深宫之生贵，矧垂堂与倚衡，欲推心以厉物，树幼齿以先声（中抚军时年十五）。忾敷求之不器，乃画地而取名，仗御武于文吏（以虞预为郢州司马，领城防事），委军政于儒生（以鲍泉为郢州行事，总摄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骇，逢赤舌之烧城，王凝坐而对寇，白诩拱以临兵（任约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舰弊漏，军饥卒疲，数战失利。乃令宋了仙、任约步道偷郢州城，预无备，故陷贼）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变猿而化鹄，皆自取首以破脑。将睥睨于渚宫，先凭凌于他道（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懿永宁之龙蟠（永宁公王僧辩据巴陵城，善于守御，景不能进）。奇护军之电埽（护军将军陆法和破任约于赤亭湖，景退走，大溃）。奔虏快其馀毒，缧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无劝，赖滕公之我保（之推执在景军，例当见杀。景行台郎中王则初无旧识，再三救护，获免，囚以还都），刂鬼录于岱宗，招归魂于苍昊（时解衣讫而获全），荷性命之重赐，衔若人以终老。贼弃甲而来复，肆觜距之雕鸢，积假履而弑帝，凭衣雾以上天，用速灾于四月，奚闻道之十年（台城陷後，梁武曾独坐叹曰：「侯景於文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弃城逃窜，是一百二十日，廿尹天道继大数，故文为百日。言与公孙述但禀十二，而旬岁不同）就狄俘于旧壤，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卉鼓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覆五宗而剪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公主子女见辱见雠）。经长干以掩抑（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靖侯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馀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逖西土之有众，资方叔以薄伐（永宁公以司徒为大都督），抚鸣剑而雷咤，振雄旗而云，千里追其飞走，三载穷于巢窟，屠蚩尤于东郡，挂郅支于北阙（既斩侯景，烹尸于建业市，百姓食之，至于肉尽骨，传首荆州，悬于都街）。吊幽魂之冤枉，扫园陵之芜没，殷道是以再兴，夏祀于焉不忽，但遗恨于炎昆，火延宫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师采橹失火，烧宫殿荡尽也）。指余棹于两东，侍升坛之五让，钦汉宫之复睹，赴楚民之有望。摄绛衣以奏言，忝黄散于官谤（时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纯、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菩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时参柏梁之唱。顾《扁瓦》瓯之不算，濯波涛而无量，属潇湘之负罪（陆纳），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伫既定以鸣鸾，修东都之大壮（诏司农卿黄文超营殿）。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畅（秦兵继来）。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孝元自晓阴阳兵法，初闻贼来，颇为厌胜，被围之後，每叹息，知必败）。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孝元与宇文丞相断金结和，无何见灭，是师出无名）。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轸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扌桐棺之稿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そ丬良，井伯饮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留钏之妻，人衔其断绝；击磬之子，家缠其悲怆。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牵疴《疒只》而就路（时患脚气），策驽蹇以入关（官疲驴瘦马）。下无景而属蹈，上有寻而亟搴，嗟飞蓬之日永，恨流梗之无还。若乃玄牛之旌，九龙之路，土圭测影，玑审度，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宫之永慕。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日太清之内衅，彼天齐而外侵，始蹙国于淮浒，遂压境于江浔（侯景之乱，齐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馀庐江、晋熙、高唐、新蔡、西阳、齐昌数郡。至孝元之败，于是尽矣，以江为界也）。获仁厚之麟角，克俊秀之南金，爰众旅而纳主，车五百以临（齐遣上党王涣率兵数万纳梁贞阳侯明为主），返季子之观乐，释锺仪之鼓琴（梁武聘使谢挺，徐陵始得还南，凡厥梁臣，皆以礼遣）。窃闻风而清耳，倾见日之归心，试拂蓍以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以丙子岁旦筮东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习，坎重险，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来耳。」後遂吉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于东寻，乘龙门之一曲，历砥柱之双岑。冰夷风薄而雷，阳度山载而谷沉，侔挈龟以凭浚，类斩蛟而赴深，昏扬ぎ于分陕，曙结缆于河阴（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风飙之逸气，从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恧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馀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珥貂蝉而就列，执麾盖以入齿（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疑一相之故人（故人祖仆射掌机密，吐纳帝令也），贺万乘之知己，夜语之见忌，宁怀璧之足恃。谏谮言之矛戟，惕险情之山水，由重裘以胜寒用去薪而沸止（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而侪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子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骄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後宫御者数百人，食于水陆贡献珍异，至乃厌饱，弃于厕中。衣悉罗缬锦绣珍玉，织成五百一段。尔後宫掖遂为旧事。後主之在宫，乃使骆提婆母陆氏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为左右，後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预政乱国焉）。惜染丝之良质，惰琢玉之遗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乱起（祖孝徵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谮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诚怠荒于政度惋驱除之神速，肇平阳之烂鱼，次太原之破竹（晋州小失利，便弃军还并，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邺）。实未改于弦望，遂□□□□□，及都□而升降，怀坟墓之沦覆。迷识主而状人，竞已栖而择木，六马纷其颠沛，千官散于奔逐，无寒瓜以疗饥，靡秋萤而照宿（时在季冬，故无此物），雠敌起于舟中，胡越生于辇毂。壮安德之一战，邀文武之馀福，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黄以成谷（後主奔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馀烬，于并州夜战，杀数千人。周主欲退，齐将之降周者告以虚实，故留至明而安德败也），天命纵不可再来，犹贤死庙而恸哭。乃诏余以典郡，据要路而问津（除之推为平原郡，据河津，以为奔陈之计），斯呼航而济水，郊乡导于善邻（约以邺下一战不克，当与之推入陈），不羞寄公之礼，愿为式微之宾。忽成言而中悔，矫阴疏而阳亲，信谄谋于公主，竞受陷于奸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愿入南，又惧失齐主则得罪于周朝，故疏间之推。所以齐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济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镇济州，乃启报应齐主云：「无贼，勿匆匆。」遂道周军追齐王而及之）。曩九围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尽，百六之数溘屯（赵郡李穆叔调妙占天文算术，齐初践祚计止于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灭）。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在阳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仁，举世溺而欲极，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秦，亡寿陵之故步，临大行以逡巡。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北齐书·颜之推传》）

◇上言用梁乐

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书·音乐志中》，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高祖不从。）

◇颜氏家训序致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犹屋上架屋，床上施床尔。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妻尔。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诲诱。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备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後，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後车尔。（《颜氏家训》宋本）

◎姚察

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九世孙。梁大宝初，为南郡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参军，兼尚书驾部郎。避乱还乡。承圣初，除原乡令，入为著作佐郎。陈天嘉初，拜始兴王功曹参军，补嘉德殿学士。光大初，转始兴王中卫记室参军，仍领佐著作。大建初，补宣明殿学士，除散骑侍郎、左通直，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郎。拜宣惠宜都王中录事参军，历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除戎昭将军。後主即位，兼东宫通事舍人。至德初，除中书侍郎，转太子仆，授忠毅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进秘书监，拜散骑常侍、度支尚书，迁吏部尚书。陈亡入隋，授秘书丞。袭父僧坦爵北绛郡公。仁寿中，侍晋王昭读。炀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大业二年，卒于东都，年七十四。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

◇乞终丧表

臣私门衅祸，并罹殃罚，偷生晷漏，冀申情礼，而疹相仍，苴艹秽质，非复人流，将毕苫壤。岂期朝恩曲覃，被之缨绂，寻斯宠服，弥见惭。且宫闼秘奥，趋奏便繁，宁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预。伏愿至德孝治，矜其理夺，使残魂喘息，以遂馀生。（《陈书·姚察传》，察父僧坦凶问到，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终丧，频有陈让，并抑而不许。又推表，其略云云。）

◇遗命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敛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锺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自尔深悟苦空，颇知回向矣。尝得留连山寺，一去忘归。及仕陈代，诸名流遂许与声价，兼时主恩遇，官途遂至通显。自入朝来，又蒙恩渥。既牵缠人世，素志弗从耳。吾习蔬菲五十馀年，既历岁时，循而不失。暝目之後，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书·姚察传》）

◎蔡徵

徵字希祥，初名览，济阳考城人，陈侍中中抚军景历子。梁承圣初，为南徐主簿，太学博士。陈天嘉中，迁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历外兵参军，尚书主客郎。太建中，迁太子少傅丞，新安王府主簿，通直散骑侍郎，晋安王府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东宫领直。父忧服阕。袭封新丰县侯。授戎昭将军，镇右新安王谘议参军。至德中，迁廷尉卿。寻为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进左民尚书，迁吏部尚书、安右将军，徙中书令。祯明末，权知中领军。入隋，除太常丞。历尚书民部仪曹郎，转给事。卒年六十七。

◇与释智ダ书

自江东披破，弟子前预送京，不获虔礼，于兹五载。丹诚恳结，岂笔札所宣？山川永远，无因咨述。邃师奉命，爰到阙廷，天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倾心，可谓使乎使乎，仲尼是以兴叹。仰陈胜托，有慰延钦。天高气清，愿道体康愈。栖真千仞，寂虑四禅，梁穗烟云，餐悦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称赞。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侄儿孙，随时过日。抚尘击壤，用毕馀龄。既达于穷通之数，亦不常以贫贱自耻。但觐奉然，实增驰欷。伏愿珍重，继复下承。脱值行人，赐访存没。开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陈侍中、安右将军、中书令、领军将军、南雍州大中正、新丰县开国侯、弟子济阳蔡徵稽首和南。（《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萧大圜

大圜字仁显，梁简文帝第二十子。大宝初，封乐梁郡王。承圣中，改封晋熙郡王，除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寻使魏请和，而江陵陷。至周保定中，封始宁县公，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中，除滕王友。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出为西河郡守。有《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二卷，《梁旧事》三十卷，《淮海乱离志》十卷，《寓记》三卷，《集》二十卷。

◇竹花赋

嗟春色之澄明，映阳流之澈清。花绕树而竞笑，鸟偏野而俱鸣。残陂萍合，斜蹊草萦。暄条絮满，暖路丝横。游蜂集而衔蕊，戏蝶飞而带英。单欲啼而ぇ歇，雁始去而芦生。别有葳蕤绣荡，便娟绿筒。缥枝承露，缃箬来风。汉律依节，月桂临丛。乍影翻于乐沼，时名留于瑞宫。学应龙于葛水，宿凤于方桐。洛下七贤，湘滨二女。倾翠盖之踟蹰，泛莲舟之容与。倜傥傲人，便笑语。拊嫩笋以含啼，顾贞筠而命醑。（《初学记》二十八）

◇闲放之言

拂衣褰裳，无吞舟之漏网，挂冠悬节，虑我志之未从。傥获展禽之免，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慈明之进。如蒙北叟之放，实胜济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盖由来久矣。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北山之北，弃绝人间，南山之南，超逾世网。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寻。果园在後，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川，二顷以供饣粥，十亩以给丝麻。侍儿五三，可充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协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氏之书，露葵徵尹君之录。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腊而候岁时。披良书，探至赜，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有朋自远，扬扌古今。田相过，剧谈稼穑。斯亦足矣，乐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忧责。岂欲蹙足入绊，申尸就羁，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不知飘尘之少选，宁觉年祀之斯须。万物营营，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问哉。嗟乎！人生若浮云朝露，宁俟长绳系景，实不愿之。执烛夜游，警其迅迈。百年何几，擎跽曲拳，四时如流，俯眉蹑足。出处无成，语默奚当。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周书·萧大圜传》）

◎萧圆肃

圆肃字明恭，梁武陵王纪子。纪称尊号，封宜都郡王，除侍中、宁远将军。纪东下，副萧守成都，兵败，与俱降于魏。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安化县公。入周，至明帝初，进封棘城郡公。保定中，除畿伯中大夫，拜咸阳郡守。建德中，授太子少傅，出为丰州刺史，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宣政初，入为司宗中大夫，授洛州刺史。大象末，进位大将军。隋受禅，授贝州刺史。开皇四年卒。有《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文海》四十卷，《集》十卷。

◇少傅箴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莫不援立太子，为皇之贰。是以《易》称明两，《礼》云上嗣。东序养德，震方主器。束发就学，《宵雅》更肄。朝读百篇，乙夜乃寐。爱日惜力，寸阴无弃。视膳再饭，寝门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谋谟计虑，问对疑丞。安乐必敬，无忘战兢。夫天道益谦，人道恶盈。汉嗣不绝乎驰道，魏储回环于邺城。前史攸载，後世扬名。三善俱备，万国以贞。姬周长久，实赖贤良。嬴秦短祚，诚由少阳。虽卜年七百，有德过历而昌，数世万一，无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光副皇极，永固洪基。观德审谕，授告职司。（《周书·萧圆肃传》，《玉海》）

◎萧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吉字文休，南兰陵人，梁武帝兄长沙王懿之孙。江陵陷，入周，为仪同三司，拜太常卿。隋受禅，进上仪同，封城阳郡公。炀帝即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迁卫尉少卿。有《乐论》一卷，《乐谱集》二十卷，《五行记》五卷，《相经要录》二卷，《五姓宅经》二十卷，《葬经》二卷。

◇献皇后吉葬表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馀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隋书·萧吉传》）

◇上书言徵祥

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隋书·萧吉传》）

◇奏止临献皇后发殡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隋书·萧吉传》）

◇五行大义序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炳曜；恶则九功不革，六互兴。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筌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内外诸官，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镇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所以《传》云：「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尚书》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殄弃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行，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时制必爽。失之毫发，千里必差。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穷者。观其谬惑，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粗而漏细。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始自释名，终于虫鸟。凡配五行，皆在兹义。庶几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静志，研其微者，岂直怡神养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谐庶政，利安万有。斯故至人之所达也。昔人感物制经，吉今因事述义，异时而作，共轨殊途。叹味道之不齐，求利物之一致。倚焉来哲，补其阙焉。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萧吉撰。（日本国佚存丛书本《五行大义》）

◎萧悫

悫字仁祖，梁武帝弟始兴王忄詹之孙，上黄侯晔之子。梁末奔齐。武平中，为太子洗马。历周入隋，为记室参军。有《集》九卷。（案邢劭有《萧仁祖集序》）

◇春赋

落花无限数，飞鸟排花度。禁苑至饶风，吹花春满路。岩前片石迥如楼，水里连沙聚作洲。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分流绕小渡，堑水还相注。山头望水云，水底看山树。舞馀香尚在，歌尽声犹住。麦垄一惊，菱潭两飞鹭。（《初学记》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十四

◎虞世基

世基字茂世，会稽餘姚人，陈太子中庶子荔子，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历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陈亡入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拜内史舍人。炀帝即位，迁内史侍郎，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宇文化及行弑，并遇害。有《集》五卷。

◇讲武赋（并序）

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後见帝王之略。何则？化有文质，进让殊风，世或浇淳，解张累务。虽复顺纪合符之后，望云就日之君，且修战于阪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经邦创制，固与俗而推移。所以树鸿名，垂大训，拱揖百灵，包举六合，其唯圣人乎！鹑火之岁，皇上御宇之四年也。万物交泰，九有安，俗跻仁寿，民资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犹载怀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懔乎於御朽。至如昆吾远赆，肃慎奇琛，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贝胄雍弧之用，犀渠阙巩之殷，铸名剑於尚方，积周戈于武库。熊罴百万，貔豹千群，利尽五材，威加四海。爰于农隙，有事春搜，舍爵策勋，观使臣之以礼，沮劝赏罚，乃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载之一时也！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虽则体物缘情，不同年而语矣，英声茂实，盖可得而言焉。其辞曰：

惟则天以稽古，统资始于群分。膺图而出震，树司牧以为君。既济宽而济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劳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勋。彼周干与夏戚，粤可得而前闻。我大陈之创业，乃拨乱而为武。戡定艰难，平壹区宇。从喋喋之乐推，爰苍苍而再补。故累仁以积德，谅重规而袭矩。惟皇帝之休烈，体徇齐之睿哲。敷九畴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扬于帝难，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请吏，俊在官。御璇玑而七政辨，朝玉帛而万国欢。昧旦丕显，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来，功参天而两地。运圣人之上德，尽生民之能事。于是礼畅乐和，刑清政肃。西暨析支，东渐蟠木。罄图谍而效祉，漏川泉而礻是福。在灵贶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虽至治之隆平，犹戒国而强兵。选羽林于六郡，诏蹶张于五营。兼折冲而馀勇，咸重义而轻生。遂乃因农隙以教民，在春搜而习战。命司马以示法，帅掌固而清甸。导旬始以前驱，伏钩陈而後殿。抗鸟旌于析羽，饰鱼文于被练。尔乃革轩案辔，玉虬齐鞅。屯左矩以启行，击右锺而传响。交云罕之掩映，纷剑骑而来往。指摄提于南极，洞阊阖之弘敞。跨玄武而东临，款黄山而北上。隐圆阙之迢，届方泽之垲爽。于斯时也，青春晚候，朝阳明岫。日月光华，烟云吐秀。澄波澜于江海，静氛埃于宇宙。乘舆乃御太乙之玉堂，授军令于紫房。蕴龙韬之妙算，誓武旅于戎场。锐金颜于庸、蜀，躏铁骑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渔阳。彀神弩而持满，矍天弧而并张。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镗镗。八陈肃而并列，六军俨以相望。拒飞梯于萦带，耸楼车于武冈。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绥而弗伤。裁应变而蛇击，俄蹈厉以鹰扬。中小枝于戟刃，彻蹲札于甲裳。聊七纵于孟获，乃两禽于卞庄。始轩轩而鹤举，遂离离以雁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荡海岳而耀三光。谅窈冥之不测，羌进退而难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挟。冲冠耸剑，铁铜头。熊渠殪兕，武勇操牛。虽任鄙与贲、育，故无得而为仇。九攻既决，三略已周。鸣镯振响，风卷电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设，登元、凯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献式序，八音未阕。舞干戚而有豫，听鼓ｋ而载悦。俾挟纩与投醪，咸忘躯而殉节。方席卷而横行，见王师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临瀚海而斩长鲸。望云亭而载跸，礼升中而告成。实皇王之神武，信荡荡而难名者也。（《隋书·虞世基传》，陈主尝於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作《讲武赋》，于座奏之。陈主嘉之，赐马一匹。）

◇章服议

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从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临，辰为帝位，月主正后，负此三物，合德齐明，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书》：「予欲观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具依此，于左右膊上为日月各一，当後领下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实，依《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以此相间，而为五采。郑玄议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错，非一色也。」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为五物，裳质以，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衣襟、领上各帖升龙，汉、晋以来，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于夏制，徵而用之，理将为允。（《隋书·礼仪志七》。）

◇元德太子哀册文

维大业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宫。粤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将迁座于庄陵，礼也。蜃宵载，鹤关晓辟，肃文物以具陈，俨宾从其如昔。皇帝悼离方之云晦，嗟震宫之亏象，顾守器以长怀，临登而兴想。先远戒日，占谋允从，庭彝彻祖，阶所收重，抗铭旌以启路，动徐轮于振容。揆行度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累德彰谥，爰诏史册，式遵典志，俾浚哲之徽猷，播长久乎天地。其辞曰：

宸基峻极，帝绪会昌。体元袭圣，仪耀重光。气秀春陆，神华少阳。居周轶诵，处汉韬庄。有纵生知，诞膺惟睿。性道Δ日，几深绮岁。降迹大成，俯情多艺。树亲建国，命懿作藩。威蕤先路，舄奕渠门。庸服有纪，分器惟尊。风高楚殿，雅盛梁园。睿后膺储，天人叶顺。本茂条远，基崇体峻。改王参墟，奄有唐、晋。在贵能谦，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阊阖九重。神州王化，禁旅军容。瞻言偃草，高视折冲。帷清秘，亲贤允属。泛景凤澜，飞华螭玉。挥翰泉涌，敷言藻缛。式是便烦，思谋启沃。洪惟积德，丰衍繁祉。粤自天孙，光升元子。绿车逮事，翠缨奉祀。肃穆满容，仪形让齿。礼乐交畅，爱敬兼资。优游养德，恭己承仪。南山聘隐，东序尊师。有粹神仪，深穆其度。显显观德，温温审谕。炯戒齐箴，留连王赋。入监出抚，日就月将。冲情玉裕，令问金相。宜绥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难究。仁不必寿，善或愆。遽瑶山之颓坏，忽桂宫之毁构。痛结幽明，悲缠宇宙。恸皇情之深悯，摧具僚其如疚。呜呼哀哉！回环气朔，荏苒居诸。沾零露于瑶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尽兮空阶曙，晓月悬兮帷殿虚。呜呼哀哉！将宁甫，长违望苑。渡渭于造舟，遵长平之修坂。望鹤驾而不追，顾龙楼而日远。呜呼哀哉！永隔存没，长分古今。去荣华於人世，即潜遂之幽深。霏夕烟而稍起，惨落景而将沈。听哀挽之凄楚，杂灌木之悲吟。纷徒御而流袂，欷缨弁以沾衿。呜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虽金石之能久，终天壤乎长毕。敢图芳於篆素，永飞声而腾实。（《隋书·炀三子传》）

◇左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姚恭公墓志铭（并序）

公姓姚，讳辩，字思辩，武威人也。导清源于妫，肇崇构于轩丘。世斯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子孙播越，居于武威。曾祖赞，抚军□军将军、武威太守，并以硕量伟才，佐时匡国。父宝，散骑常侍。山川降神象纬，幼而风韵开爽，志节通亮，弓殚百步之奇，剑敌万人之□□气驰名，遂以材官入选。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下士。天和二年，□□亏胜群帅见囚，公频进奇谋，竟弗能用。乃以舟师先济，朝廷□□统营校。公抚养士卒，劝课农桑，莫不家实食廪，人知礼节。赏。保定五年，从周武帝平定晋州，摧殄高壁。十二月，进屠并州。既□公独为後距，转战不衰，皇舆获安，公之力也。频蒙优赏，以累六年从定相州。以前、後功授大都督，封安养县开国子，邑四检校武候兵事。又命公随上柱国拓拔崇于武陟合战，又于野马相济实繁有徒。公建旆遄征，摄弓言迈，推锋接战，克著奇功。大象户，开皇元年，授上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为一千户，□□所届，即事戎车。公诚勇奋发，义同阃外，屡出奇兵，频摧丑虏。天府凡厥赏赐，散之士卒。二年，匈奴复入凉州，诏以公为行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後冲击，昼夜攻围。校尉之井既枯，将军之泉又竭。空有思梅之□以亡为存，策勋命赏，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卫、骠骑将军，霍去病蔑如也。六年，授云州道水军总管。戈船掩渚，巨舰浮川，河肃□，匪曰崇墉棋寺，耸堞相望，边柝弗惊，控弦远逝。其年，授使持节，河化若神明。十年，检校叠州总管、河州刺史，行叠州刺史事。公才略□□□弘政教，安民和众，于是乎在。十二年，转授左武侯将军。寻为凉州边烽寝候。毳幕旃裘，望风敛迹。十六年，使持节、灵州总管诸军事。□□俗易风移，政成期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军总管。十九年，授环州道□总管。公屡总戎律，特精边事，每秋风起塞，胡骑扬尘，折冲之任，非公□□。大业二年，授左武候大将军，进爵蔡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启皇丘钦明，御睿圣纂图，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候，知无不为。威等同进位大将军、左武候大将军如故。三年，以母忧去官。其年有自天几千毁灭，黾勉王事，杖而後起。四年，以官方草创，授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如故。车驾北巡，诸蕃朝朔，以旧典纠察，整肃军容。乃令公旌门洞张，内外肃然，事严细柳。吐谷浑大保五期尼乐周等率众归附，銮跸西幸，底定浑国。乃以公为郁卑道将军。旗鼓所振，莫不摧殄，俘右光禄大夫、左屯卫大将军如故。乃献凯庙廷，礼崇备物，六军之长。车驾南巡江都，以公京师留守，职居爪牙，任惟心膂，出处崇重，朝野荣之。大业七年三月遘疾，十九日薨于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体量宏达，兴义，造次弗违，虚己推贤，始终同致，加以雄图恢廓，奇略弘远，气有馀勇，莫之与抗。善于御抚，得士卒之心，长于政术，致廉平之美。自入统禁旅，出□□所，夙夜匪懈，简在帝心。至于敬友穆亲，轻财贵义，家禀诚孝，奉以周旋，训不与善，遽此归全。知与不知，莫不流涕。粤以其年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葬，有诏：故左屯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姚思辩，性理和谨，秉心恭慎，历任式表哀荣，可赠左光禄大夫。又蒙赐物八百段，粟麦一千石，谥曰恭公。

祀长澜若水，远馥薰风。时贤继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务，启霸垂功。炳灵不已，□□冥照。落雁穷能，通猿尽妙。蹶张选勇，期门待诏。职分七萃，官联五营。□□陪卫，出拥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陈势。卓牵明谋，沈深节制。功有必取，算无遗计。累膺恩宠，显赫身名。执恭履顺，守满持盈。方陪纪岳，遽掩佳城。游魂不归，逝川春秋递代，徽猷永远。（《金薤琳琅》八，又赵魏重摹拓本）

◎虞绰

绰字士裕，世基族人。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秘书学士，校书郎，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授建节尉。坐与杨玄感交，徙且末。亡命，变姓名，自称吴卓。为吏所执，斩于江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大鸟铭（并序）

维大业八年，岁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龙驾南辕，鸾旗西迈，行宫次于柳城县之临海顿焉。山川明秀，实仙都也。旌门外设，款跨重阜，帐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跸，下轻舆，警百灵，绥万福，践素砂，步碧。同轩皇之襄野，迈汉宗于河上，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然齐肃，藐属殊庭，兼以圣德遐宣，息别风与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润于夷波。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少选之间，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高逾一丈，长乃盈寻，靡霜晖于羽翮，激丹华于觜距。鸾翔凤寺，鹊起鸿骞，或蹶或啄，载飞载止，徘徊驯扰，咫尺乘舆。不藉挥琴，非因拊石，乐我君德，是用来仪。斯固类仙人之骐骥，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窃以铭基华岳，事乖灵异，纪迹邹山，义非尽美，犹方册不泯，遗文可观。况盛德成功，若斯懿，怀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镌名山，安用铭异！臣拜稽首，敢勒铭云：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畅，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乙，驻骅岩，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冰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於万斯年。（《隋书·虞绰传》）

◎王胄

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梁太子詹事筠孙。仕陈，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入隋，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从征辽东，进朝散大夫。坐杨玄感事，徙边。亡匿，为吏所捕诛。

◇卧疾闽海简法师诗序

余卧疾闽海，弥留旬朔，善友法师劝余以净名妙典，调伏身心，力疾粗陈其意，敬简法师云尔。（《广弘明集》三十下）

◎陆知命

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仕陈，为始兴王行参军，历太学博士、南狱正。陈亡入隋，拜仪同三司，授普宁镇将。不行，待诏御史台。炀帝即位，拜治书侍御史。後从征辽东，卒于军。赠御史大夫。

◇上表请使高丽

臣闻圣人当，物色刍荛，匹夫奔是，或陈狂瞽。伏愿暂缀旒纩，览臣所谒。昔轩辕驭历，既缓夙沙之诛，虞舜握图，犹稽有苗之伐。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隋书·陆知命传》）

◎潘徽

徽字伯彦，吴郡人。仕陈，为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及陈亡，为州博士，秦孝王俊召为学士。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大业中，授京兆郡博士。坐与杨玄感交，出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道卒。

◇述思赋（文佚）

◇难魏澹敬字议

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隋书·潘徽传》，隋遣魏澹聘陈，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徽难之云云。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

◇韵纂序

文字之来尚矣。初则羲皇出震，观象纬以法天，次则史颉佐轩，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绳用既息，坟籍生焉。生如龙策授河，龟威出洛，绿绨白检，述勋、华之运，金绳玉字，表殷、夏之符，衔甲示於姬坛，吐卷徵于孔室，莫不理包远迩，迹会幽明，仰协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范，颂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踪三、五，并曜参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飞英声而勒嵩、岱，彰太定而铭锺鼎，春干秋羽，盛礼乐于胶庠，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我秦王殿下，降灵霄极，禀秀天机，质润圭璋，文兼黼黻。楚诗早习，颇属怀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于索隐。尊儒好古，三雍之对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弥洽。遨游必名教，渔猎唯图史。加以降情引汲，择善刍微，筑馆招贤，攀枝伫异。剖连城于井里，贲束帛于丘园，薄枝无遗，片言便赏。所以人加脂粉，物竞琢磨，俱报稻粱，各施鸣吠。于时岁次鹑火，月躔夷则，骖驾务隙，灵光意静。前临竹沼，却倚桂岩，泉石莹仁智之心，烟霞发文彩之致，宾僚雾集，教义风靡。乃讨论群艺，商略众书，以为小学之家，尤多舛杂，虽复周礼、汉律，务在贯通，而巧说邪辞，递生同异。且文讹篆隶，音谬楚、夏，《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字林》之属，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功要。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遂躬纡睿旨，Ｂ摘是非，撮举宏纲，裁断篇部。总会旧辙，创立新意，声别相从，即随注释。详之诂训，证以经史，备包《骚》《雅》，博牵子集，汗简云毕，题为《韵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诸石室，见群玉之为浅，鄙悬金之不定。爰命末学，制其都序。徽业术已寡，思理弥殚，心若死灰，文惭生气。徒以犬马识养，飞走怀仁，敢执颠沛之辞，遂操狂简之笔。而齐、鲁富经学，楚、郑多良士，西河之彦，幸不诮于索居，东里之才，请能加以润色。（《隋书·潘徽传》，秦孝王俊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徽为序。）

卷十五

◎许善心

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陈卫尉卿亨子。为王府法曹，举秀才，对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转侍郎，补撰史学士。祯明中，奉使聘隋，拘留不遣。及陈亡，拜通直散骑常侍，直门下省，授虞部侍郎，除秘书丞。仁寿初，摄黄门侍郎。寻加摄太常少卿。炀帝即位，转礼部侍郎。以忤宇文述，左迁给事郎，摄左翊卫长史。从征辽东，授建节尉。寻加朝散大夫，摄左亲卫武贲郎将，授通议大夫。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害。越王侗称制，赠左光禄大夫、高阳县公，谥曰文节。有《方物志》二十卷、《符瑞记》十卷。

◇奏驳皇后属车乘数

谨案《周礼》，后备六服，并设五辂，采章之数，并与王同，属车之制，不应独异。又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郑玄云：后象王立六宫，亦正寝一而燕寝五。推其所立，每与王同，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後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隋书·礼仪志》五，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云云，制曰可。）

◇七庙议

谨案《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据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七庙。王肃注《礼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数。」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又据《王制》之文「天子七庙，诸侯一庙，大夫三庙」，降二为差。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为七。周有文、武、姜原，合为十庙。汉诸帝之庙各立，无迭毁之义，至元帝时，贡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礼，以高帝为太祖，而立四亲庙，是为五庙。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杀以两之义。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数内，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毁为数也。是以班固称，考论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光武即位，建高庙于洛阳，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就祖宗而为七。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受禅，博议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兴，贺循知礼，至于寝庙之仪，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逮身殁，主升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礼无违旧。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以来，因循不变。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受命开基，垂统圣嗣，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後，为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案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处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撰《礼图》，亦从此议。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议末。（《隋书·礼仪志二》，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诏可。又略见《通典》四十七。）

◇宇文述役兵议

述於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隋书·许善心传》）

◇对诏问太子朝谒著远游冠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朝谒，著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寻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见，况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汉始备古章。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位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後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为衮冕之服，章五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贵臣，并加貂武弁，故皇太子遂著远游冠，谦不逼尊，于理为允。」（《隋书·礼仪志七》。）

◇梁史序传论述

谨案太素将萌，洪荒初判，乾仪资始，辰象所以正时，坤载厚生，品物于焉播气。参三才而育德，肖二统而降灵。有人民焉，树之君长，有贵贱矣，为其宗极。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大方，振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揖让，取之也殊功，鼎玉龟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竹素之道稍彰，纪事记言，笔墨之官渐著。炎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轩以来，晦其文而显其用。登丘纳麓，具训诰及典谟，贯昴入房，传夏正与殷祀。洎辩方正位，论时训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杌》《乘》车，擅一家之称。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天下大惧，元龟明镜，昭然可察。及三郊递袭，五胜相沿，俱称百谷之王，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无哉！逮有梁之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受命在于一君，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馀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之危，反浇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咸举。弘深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荡荡巍巍，可为称首。属阴戎入颍，羯胡侵洛，沸腾碜黩，三季所未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庙有序，剪成狐兔之场，圭帛有仪，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积而身祸，仁义在而国亡。岂天道欤？岂人事欤？尝别论之，在《序论》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冢璧皆残，不准无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亦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早婴荼蓼，弗荷新构，太建之末，频抗表闻，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愿油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而单宗少强近，虚室类原、颜，退屏无所交游，栖迟不求进益。假班嗣之书，徒闻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庸琐凉能，孤陋末学，忝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祯明二年，以台郎入聘，值本邑沦覆，他乡播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恸，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後焚荡。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以来，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卷，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逸民传》一卷，《数术传》一卷，《藩臣传》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传》一卷，《烈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称名案者，并善心补阙。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隋书·许善心传》，《北史》八十三）

◇神雀颂（并序）

臣闻观象则天，乾元合其德，观法审地，域大表其尊。雨施云行，四时所以生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出震乘离之君，纪凤司鸠之后，玉锤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传。并陶冶性灵，含煦动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镜于灵台。莫不景福氤氲，嘉贶[B245]集，驰声南、董，越响《云》、《韶》。粤我皇帝之君临，阐大方，抗太极，负凤邸，据龙图。不言行焉，摄提建指，不肃清焉，喉铃启闭。括地复夏，截海剪商，就望体其尊，登降昌其会。绵区浃宇，遐至迩安，腾实飞声，直畅傍施。无体之礼，威仪布政之宫，无声之乐，缀兆总章之观。上庠养老，躬问百年，下土字民，心为百姓。月栖日浴，热坂寒门，吹鳞没羽之荒，赤蛇青马之裔，解辫请隶，削衽承风。岂止呼韩北场，远颂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爱道，地宁吝宝，川岳展异，幽显效灵。狎素游，团膏漱醴，半景青赤，孳历亏盈。足足怀仁，般般扰义，祥之来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伫白检之仪，致治成功，柴燎靡玄圭之告。虽奉常定礼，武骑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让，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显贲，玄应时昭，白爵呈铁象之奇，赤雀衔丹书之贵。班固《神爵》之颂，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栖庭集牖。未若于飞武帐，来贺文[]，刷采青蒲，将翱赤。玉几朝御，取玩轩之间，金门旦开，兼留翟之鉴。终古旷世，未或前闻，福召冥徵，得之兹日。岁次上章，律谐大吕，玄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未明求衣，晨兴于含章之殿。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瑞雀，翱翔而下。载行载止，当宁而徐前，来集来仪，乘轩墀而顾步。夫瑞者符也，圣主之休徵；雀者爵也，圣人之大宝。谨案《考异邮》云：「轩辕有黄爵赤头，立日傍。」占云：「土精之应。」又《礼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则黄爵集。」昔汉集泰之殿，魏下文昌之宫，一见雍丘之祠，三入平东之府，并旁观回瞩，事陋人微，奚足称矣。抑又闻之，不刳胎剖卵则鸾凤驯鸣，不漉浸焚原则螭龙盘蜿。是知陛下止杀，故飞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潜浮育德。臣面奉纶，垂示休祥，预承嘉宴，不胜藻跃。李虔僻处西土，陆机少长东隅，微臣惭于往贤，逢时盛乎曩代。辄竭庸琐，敢献颂云：

太素式肇，大德资生，功玄不器，道要无名。质文鼎革，沿习因成，祥图瑞史，赫赫明明。天禄大定，於铄我君，武义乃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疑射、汾，轩物重造，姚风再薰。燠发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飞天五老。山祇吐秘，河灵孕宝，黑羽升坛，青麟伏皂。丹乌流火，白雉从风，栖阿德劭，鸣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贺王宫，五灵何有，百福攸同。孔图献赤，荀文表白，节节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衔环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绥应在旃，伊臣颂焉，永缉丹素，方流管弦。颂歌不足，蹈舞无宣，臣拜稽首，亿万斯年。（《隋书·许善心传》，《文苑英华》七百七十八）

◎袁充

充字德符，陈郡阳夏人，寓居丹阳，梁司空昂孙。仕陈，历秘书郎、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入隋，历蒙、二州司马，领太史令。大业中，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超拜秘书令。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害。年七十五。

◇日景渐长表

隋兴已後，日景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景，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景，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景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景，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阴云不测。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阴云不测。《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于旧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昂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以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俱近。谨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近古希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天文志》上，又见《袁充传》，又《北史》七十四）

◇推文帝本命表

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隋书·袁充传》）

◇上炀帝星瑞表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绿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後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案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其一，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破）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勹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戡《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秽，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隋书·袁充传》，又《北史》七十四。）

◇上言炀帝年命

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唐尧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隋书·袁充传》，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上言。又见《北史》七十四。）

◎毛爽

爽，荥阳阳武人，陈光禄大夫、左骁骑将军喜弟，为山阳太守。入隋，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氵角州刺史，以年老辞不赴官。

◇律谱

臣爽案，黄帝遣伶伦氏取竹于巛谷，听凤阿阁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气应，是则数之始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其气以候四时，其数以纪万物。云隶首作数，盖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万、亿、兆者，引而申焉，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声，邹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别也。夏正则人，殷正则地，周正则天。孔子曰：「吾得夏时焉。」谓得气数之要矣。汉初兴也，而张苍定律，乃推五胜之法，以为水德。实因战国官失其守，後秦灭学，其道浸微，苍补缀之，未获详究。及孝武创制，乃置协律之官，用李延年以为都尉，颇解新声变曲，未达音律之原，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晓音律，郎官京房，亦达其妙，因使韦玄成等，杂试问房。房自叙云：「学焦延寿，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乃还相为宫之正法也。」于後刘歆典领条奏，著其始末，理渐研精。班氏《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并房所出也。至于後汉，尺度稍长。魏代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左晋之後，渐又讹谬。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

臣先人栖诚，学算于祖恒，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後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飞灰。侯景之乱，臣兄喜于太乐得之。後陈宣帝诣荆州为质，俄遇梁元帝败，喜没于周。适欲上闻，陈武帝立，遂又以二十管衍为六十律，私候气序，并有徵应。至太建时，喜为吏部尚书，欲以闻奏。会宣帝崩，後主嗣立，出喜为永嘉内史，遂留家内，贻诸子孙。陈亡之际，竟并遗失。今正十二管在太乐者，阳下生阴，始于黄锺，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一岁之气，毕于此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六十律候，毕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黄锺。黄锺者，首于冬至，阳之始也。应天之数而长九寸，十一月气至，则黄锺之律应，所以宣养六气，缉和九德也。自此之後，并用京房律准，长短宫宫，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摄，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变。如黄锺之管，下生林锺，以阳生阴，故变也。相摄者相通。如中吕之管，摄于物应，以母权子。故相变者，异时而各应，相通者，同月而继应。应有早晚者，非正律气，乃子律相感，寄母中应也。（《隋书·律历志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伯礼

伯礼字用之，吴兴长城人，陈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封武陵王。太建初，为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坐贪暴，免。陈亡入隋。大业中，为散骑侍郎、临洮太守。

◇借纛启

伯礼启：明愿问讯兄，前许借介纛，今进请受，愿付今使，仰干悚息。谨启。（《淳化阁帖》四）。

◎陈伯智

伯智字策之，伯礼第十二弟。太建中，封永阳王。历侍中、明威将军、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东扬、丰二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领会稽内史。至德中，徵拜侍中、翊左将军，加特进。陈亡入隋。大业中，为岐州司马，迁国子司业。

◇与释智ダ手书

秋气凄冷，愿安乐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愿欲延屈，方凭开导。今遣左右陈文强往，悉其一二。弟子陈伯智和南。八月十日。（《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第二书

弟子少奉正真，长而弥笃。州中事隙，时得用心。但至止以来，实有钦眷。前书要师出镇讲说，未辱还告，良以郁陶。伫听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学徒多少，并希携带。故前有白寻勒人船，所迟来仪，会言在促。弟子陈伯智和南。（同上）

◇第三书

使人山返，仰具高怀。域诚不果，更深为恨。本知山水得性，为物忘怀，复须安忍。今遣迎接，伫望光临。弟子陈伯智和南。高丽昆布、人参等，远云是物陋返仄。（同上。）

◇又与释智ダ手书

静惠和南：更雪寒重，愿礼忏不乃仰疲。弟子眩恍无理，真观法师愿得入山摄虑禅寂。今以彼书仰呈，裴公又正束装，待小晴通，便当就路。但观公非唯义解，又诵《法华》，既朗慧灯，方澄定水。仰惟梨，德侔安远。道迈光猷，遐迩倾心。振锡云聚，绍像法于将坠。以救昏蒙，显慧日之馀光。用拯浇俗，兼孔山阴舍良田以供耕垦，姚宝安舍净财以给菹菜。禅堂行就修缉，粮廪不虑阙无。诸善因缘，亦各随喜。弟子劣薄，竭诚供养。愿勿以资亻待继意，徒众为忧。凭兹福业，庶遣烦劳；藉此熏修，冀荷冥。弟子陈静惠和南。（《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又缨字口号。《续高僧·智ダ传》载有九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解讲疏

菩萨戒弟子陈静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宝，幽显冥空，现前凡圣。伏惟法王法力，悯三界之颛愚，无漏无为，开一乘之奥典。深宗绝称，仰莲华以立名，实智难思，借宝珠而谕理。殷勤宏接，始则大事因缘，指掌言提，终令小乘解悟。接须弥，掷世界，未足为难；开秘密，导苍生，斯为勿易。天台ダ梨，游浪法门，贯通禅苑，有为之结已离，无生之忍现前，仰屈来仪，阐扬极教，高轩层殿，广辟齐宫，圣众云集，仙群雾委，俱奉传灯之曜，共挹悬河之流，法侣忻庆，神踊跃。弟子飘荡业风，沉沦爱水，虽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禅悦，终怀散动之虑。但日轮驰骛，羲和之辔不留，月镜临轩，嫦娥之影难驻，适启金函，便收宝轴。法轮辍轸，鹫岭之说何期，清梵停音，鱼山之唱方息。有离有会，叹息奚言，爱法敬法，潺无已。谨于今月十三日，解讲功德，仰设法会，并度人出家。又观音菩萨法身大士，拯危拔难，利益人天，奉造灵仪，即日铸。用斯福善，上资清庙圣灵。又奉为即日至尊，愿御膳胜常，安德宫太后菩萨寝兴纳豫，皇太子起居万福，诸王诸主，咸保嘉庆。末及弟子自身，并息谌等。内外眷属，一切因缘，寿命长远，身心快乐。唯愿显扬三宝，通达五乘，戒与秋月俱明，禅与春池共洁。生生世世，与梨及讲众，黑白见闻觉知，恒结善友，恒将济庆，还同智积。奉智胜如来，便似药王觐雷音种觉，或见生安乐世界，或处兜率天宫，俱荡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萨为等侣，恒沙国土为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修七觉分，同趣三菩提。虚空有边，此愿无尽。仰希幽显证明，法界怨亲，同入愿海，回向萨云，若为无所得故。（《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又缨字口号，《续高僧·智ダ传》，载有二十三句。）

◇疏

热甚，汝习读为劳。吾疾劣，遣不具。伯智疏。（《淳化阁帖》一）

寒严，比气力何似？仆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陈伯智疏。（同上）

◎陈叔怀

叔怀未详。（《陈书》无其人。《阁帖释文》题为长沙王叔怀，未知何据。宣帝第四子叔坚，太建元年封长沙王，官至荆州刺史、中军大将军。陈亡入隋，更名叔贤。大业中，为遂宁太守。无叔怀者也。姑录之，俟考。）

◇帖

云须亻散。吾既不司，此行极是。园中梅始发，既无工力治未花之与亻散，今付此不多。叔怀答自足，何用此花。（《淳化阁帖》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叔文

叔文字子才，陈宣帝第十二子。太建七年，封晋熙王，授侍中、散骑常侍、宣惠将军，进轻车将军、扬州刺史。後主即位，迁持节、江州刺史，徙信威将军、湘州刺史。陈亡入隋，授开府，拜宜州刺史。

◇上文帝表

昔在江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陈书·晋熙王叔文传》）

◇致书秦王请降

窃以天无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无二王，尊卑之位乃别。今车书混壹，文轨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陈书·晋熙王叔文传》，隋行军元帅秦王至于汉口，叔文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致书于秦王。）

◎陈渊

渊字承源，陈後主第四子。至德初，封始安王，拜军师将军、扬州刺史。祯明二年，立为皇太子。陈亡入隋。大业中，为ｘ太守。唐武德初，为秘书丞。卒官。

◇请释智ダ为戒师书

渊和南：仰惟化道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土，级引天人，昭烛光辉，托迹朋友，比丘入梦，符契之像久彰，和上来仪，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翘心七净，渴仰四依，庶三自之归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窃寻内外两乘，大小二教，重道尊师，由来尚矣。伏希俯从所请，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日增长。今月十五日，于崇正殿设千僧法会，奉请为菩萨戒师。谨遣主书刘，略申诚款，殊未宣悉。弟子渊和南。正月十三日。（《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卷十六

◎卢思道

思道字子行，小字释奴，范阳涿人，魏秘书监渊孙。师事邢子才。齐天保中，为司空行参军，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後坐事，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免。後主时，为京畿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入周，授仪同三司。去职。後除掌教学士，迁武阳太守。隋初去职。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有《集》三十卷。

◇纳凉赋

祝融司方，朱明届序。气乃初伏，节惟徂暑。积蒸于帘栊，流烦溽于园御。阳风氵典其长扇，火云赫而四举。尔乃警六御，案三条，击灶鼓，吟凤箫。云车错毂，麟马齐镳。入云宫之蹇产，登仙观之。引雄风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动飕于翠帐，散霏微于绮寮。（《初学记》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鸿赋（并序）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剪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嚣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骞翥高也。《淮南》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融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卑，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其词曰：

惟此孤鸿，擅奇羽虫，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毛将落，和鸣顺风，壮冰云厚，矫翅排空。出岛屿之绵邈，犯霜露之溟，惊纟圭鱼之密网，畏落雁之虚弓。若其斗柄东指，女夷司月，乃遥集于寒门，遂轻举于玄阙。至如天高气肃，摇落在时，既啸俦于淮浦，亦弄吭于江湄。摩赤霄以凌厉，乘丹气之威夷，溯商飙之袅袅，玩阳景之迟迟。彭蠡方春，洞庭初绿，理翮整翰，群浮侣浴。振雪羽而临风，掩霜毛而候旭，餍江湖之菁藻，饫原野之菽粟。行离离而高逝，响雍々而相续，齐国之冰纨，皓密山之华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颈乘流；违寒竞逐，浮沅水宿；避暑言归，绝漠云飞。望玄鹄而为侣，比朱鹭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罗人设网，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惮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终乃驯狎园庭，栖托池，稻粱为惠，恣其容与。于是翕羽宛颈，屏气销声，灭烟霞之高想，江海之幽情。何时骧首奋翼，上凌太清，骞翥鼓舞，远薄层城。恶禽视而不贵，小鸟顾而相轻，安控地而无耻，岂冲天之复荣！若夫图南之羽，伟而去羡，栖睫之虫，微而不贱，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怀以交战。不听《咸池》之乐，不飨太牢之荐，匹晨鸡而共饮，偶野凫以同膳。匪扬声以显闻，宁校体而求见，聊寓形乎沼，且夷心于溏淀。齐荣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馀眄。（《隋书·卢思道传》）

◇在齐为百官贺甘露表

窃以河荣洛变，授祉于勋华，玄玉素鳞，降灵于汤武。其间微禽弱草，改状移形，夜宿朝云，呈光动色，皆以照临下土，发挥帝载，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总天维，傍握河纪，持钦翼之小心，纂升平之大业。万灵翘首，应三台以西巡，两仪贞观，乘六气而东指。卿云既出，还闻百辟之歌，河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俟，实弭万人之叹。而上玄乃顾，神物荐委，飞甘洒润，玉散珠连。昔魏明仙掌，竟无灵液，汉武金盘，空望云表。岂若神浆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阶之下。斯实旷代祥符，前主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并邀昌运，俱沐玄造，骤闻秘祉，亟睹冥贶。振鳞抚翼，空驰鱼鸟之心，瘗玉编金，方待云亭之后。（《初学记》二，《露》五）

◇奏大理未可除

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隋书·卢思道传》，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

◇为隋檄陈文

告三江之表伪署君臣将帅州郡邑落士民等：盖闻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极之忠，厚载成形，百谷指沧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后，远覃声教，大单威灵。日月之所照临，俱荷亭育，舟车之所通泊，咸附象。我大隋积德累功，开物成务，光宅寰海，覆帱民。虞夏受终，顾有惭德，汤武革命，未云尽善。沧波已东，九译请吏，玉门之右，万里无尘。诸华冠带之俗，肆勤南亩，皮服引弓之渠，顿颡北关，内外礻是福，区宇慑然，皇上垂拱岩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实号勾吴，少康之裔，是为於越。江界湫湄，如掌之陋，涂泥所集，瘴疠自兴。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义，爵不过子。在晋永嘉，运北数极，司马氏众无一旅，播越江滨。刘萧已还，多历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据淮淝。善人君子，可以为国。陈霸先下愚小丑，品极舆隶，属扬部沦胥之日，幸梁人歼败之秋，骋其奸回，妄自尊大，等蛮触之战争，似酋甘之跳跃。昙顼昏顽贼忍，不义不慈，剿厥犹子，窃其伪位。蜂虿非毒，溪壑易满，事甚楚围之缨，理切吴光之剑。国小地狭，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过于氏。加以沉迷曲蘖，酣酗终朝，浇灌取尽，夜以继昼，货贿公行，政刑不立，疏弃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蚕渔，子弟荒暴，头会箕敛，杼轴其空。灾异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献，戴目而视。齐之季世，实多凉德，江淮之间，暂为顼有。便谓三春易求，百年可致，违卜复谏，黩武穷兵。吴则彻、程文秀之徒，并早经行阵，粗有风力，彼朝上下，系以存立。吕梁之役，贯盈恶稔，曾未交绥，云卷雾彻。组练塞垣，ゴサ噎水，顾眄之顷，只轮不归。及周宣驭历，将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长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则扬越之地，为陈孤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无辔，譬兹非险，坐薪待燃，方此为泰。司马消难，切荷特私，任居连率，猜狂使酒，窃地外奔。昙顼背恩弃德，是信是使，引盗纳奸，无愧无畏。天夺其魄，凭犯不悛，缘边诸城，犬羊荐食。圣主以轩开万国，属尽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讨。爰诏六军，分阃受钺，西徵秦陇之锐，北引燕代之英。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校雄儿，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争奋。虎夫万队，豹骑千群，并骨勇肉飞，风骧雾合。憬彼江黄之众，逖矣彭濮之民，巨舰高舻，顺流东指。江都寿春之域，扼喉抚背之兵，飞龙赤马，绝水南越。汉后昆明，未足方其训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隶师。陈以江湖之泥，短衣祝发，轻ザ利舸，便习者多，上迷天意，下凭地险，所以举尾支山，怒臂当辕。今荆门锐卒，致命前驱，淮南义师，贾勇竞入。扬ぎ振，兔走凫飞。然则彼之所长，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运艚，吴会裔旅，东西遏绝，通致无由。伪朝军旅，或陈诚款，密使相寻。蕞尔危邦，表里携贰，兼弱攻昧，今也其时。扛鼎蒙轮之卒，事均驱兕，三礼四义之将，俯视韩白。正正之旗，百道俱进，并云移雷动，大会金陵。牙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则江汉回流，叱咤则衡疑可拔。运岱山而压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萤，当不足等其销灭，譬其薤粉。猥以不武，谬总戎律，上禀庙堂之谋，下资素饱之气，使张悌之魂，先游北斗，吕嘉之级，远至新乡。漂橹溺骖，孱然已至，乱麻积莽，可为寒心。伪主若天诱其诚，去危转祸，审青盖之欲归，知蒋山之应渡，衔璧舆榇，拜手辕门，则上比吴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宠。陈之百辟卿士，编户黔庶，有能深识逆顺，因事立功，亦当服冕乘轩，纡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师，全救为本。万姓毫厘，靡所侵轶。勉求多福，无待噬脐。檄之所到，咸共申省。（《文苑英华》□□□□）

◇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

名白：一成云雨，再历炎凉。引领南望，劳眷无已。岁暮寒重，想比胜宜。羁泊水乡，无乃勤悴。公居齐室，家实元勋。後入周庙，爵穷上等。富贵荣名，时无与二。西征南逝，盖不获已。且圣主敬于恩旧，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宪申恩。公之妻孥，一无所问。行李往来，想宜知悉。陈氏背盟负约，事非一绪。所以爰诏大将军，龚行天罚。灵旗电埽，师次江阳。延首金陵，但增翘注。昔庞萌重获，汉主宥其深辜；魏洽再归，曹王弃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饱之过，愿不自疑。兼齐氏王姬，宛然在室。诸子陆陆，如何易忘。门生故吏，遍于京辅。旧友密亲，击锺鼎食。万里飘然，音尘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怀。今元戎启行，易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双ザ浮渡，三叛获俘，函首长安，悔无及也。（《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三）

◇劳生论

《庄子》曰：「大块劳我以生。」诚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畴昔，勤矣厥生。乃著兹论，因言时云尔。

罢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选之顷，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灵，所以作配两仪，称贵群品，妍蚩愚智之辩，天悬壤隔，行己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之异，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叶卿族，天授俊才，万夫所仰，学综流略，慕孔门之游、夏，辞穷丽则，拟汉日之卿、云。行藏有节，进退以礼，不谄不骄，无愠无怿，偃仰贵贱之间，从容语默之际，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尔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过也！子其清耳，请为左右陈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无生。在余之生，劳亦勤止，纨绮之年，服膺教义，规行矩步，从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缨受署，缰锁仁义，笼绊朝市。失翘陆之本性，丧江湖之远情，沦此风波，溺于倒踬，忧劳总至，事非一绪。何则？地胄高华，既致嫌于管库，才识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笃学强记，聋瞽于焉侧目，清言河泻，木讷所以疚心。岂徒蛊惜春浆，鸱吝腐鼠，相江都而永叹，傅长沙而不归，固亦鲁值臧仓，楚逢靳尚，赵壹为之哀歌，张升于是恸哭。有齐之季，不遇休明，申尸就鞅，屏迹无地。段、张让，金贝是视，贾谧、郭淮，腥臊可餍。淫刑以逞，祸近池鱼，耳听恶来之谗，足践龙逢之血。周氏末叶，仍值僻王，敛笏升阶，汗流浃背，莒客之踵跻焦原，匹兹非险，齐人之手执马尾，方此永危。若乃羊肠、句注之道，据鞍振策，武落、鸡田之外，栉风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称弊，此之为役，盖其小小者耳。今泰运启开，四门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龙佐命于下，岐伯、善卷，耻徇幽忧，卞随、务光，悔从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礼宜退，不获晏安。一叶从风，无损邓林之攒植，双凫退飞，不亏渤之游泳。耕田凿井，晚息晨兴，候南山之朝云，揽北堂之明月。胜九谷之书，观其节制，崔四时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谈谷稼，沾体涂足之伦。浊酒盈樽，高歌满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乐也，子或以是羡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闻之矣。他人有心，又请论其梗概。」余答曰：「云飞泥沉，卑高异等，圆行方止，动息殊致。是以摩霄运海，轻罗于薮泽，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顾慕周章，数纪之内，穷通荣辱，事无足道。而有识者鲜，无识者多，褊隘凡近，轻险躁薄。居家则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则谄谀谗佞，无愧无耻。退身知足，忘伯阳之炯戒，陈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远古，斯患已积，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让之风，绅不嗣，《夏书》昏垫之罪，执政所安。朝露未，小车盈董、石之巷，夕阳且落，皂盖填阎、窦之里。皆如脂如韦，俯偻匍匐，啖恶求媚，舐痔自亲。美言谄笑，助其愉乐，诈泣佞哀，恤其丧纪。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铣玉华，弃同遗迹。及邓通失路，一簪之贿无馀，梁冀就诛，五侯之贵将起。向之求官买职，晚谒晨趋，刺促望尘之旧游，伊优上堂之夜客，始则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兽，心战色沮，似叶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见龙。俄而抵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侣弃廉公之第，携手哭圣卿之门。华毂生尘，来如激矢，雀罗暂设，去等绝弦。饴密非甘，山川未阻，千变万化，鬼出神入。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艺能，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外呈厚貌，内蕴百心，繇是则纡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帻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锺，耳倦丝桐，口饫珍旨。虽素论以为非，而时宰不之责，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则违时薄宦，屏息穷居，甚耻驱驰，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营势利，家无儋石，不费囊钱。偶影联官，将数十载，驽拙致笑，轻生所以告劳也。真人御宇，斫雕为朴，人知荣辱，时反邕熙。风力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扬武节。被之大道，洽以淳风，举必以才，爵无滥授。禀斯首鼠，不预衣簪，阿党比周，埽地俱尽，轻薄之俦，灭影窜迹，砾石变成瑜瑾，茛莠化为芝兰。曩之扇俗搅时，骇耳秽目，今悉不闻不见，莫予敢侮。《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之谓乎！（《隋书·卢思道传》，《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八）

◇北齐兴亡论

或问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云扰。河朔关右，剪为二国。永熙西道，天平北巡。两朝先主，分陕而霸。龙战虎争，多历岁祀。既而水运值竭，天禄永终。齐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汉魏。齐有五帝，周易四王。并才逾二纪，相继而灭。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极补天之业，铭常镂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辅。民怨神怒，国殄祀绝。易世之由，虽传之耆旧，载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详可得闻乎？」主人应之曰：「吾少仕齐朝，晚归周室。因而学业，历兹永久。雅好博古，虽欲拟议。近世治乱，粤可略陈。在魏正光，牝鸡司旦。尔朱荣乘衅内，滔天泯夏，馀烬跋扈，挺祸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齐高祖神武皇帝，天纵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龙摅豹变，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会韩陵。类蚩尤风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陈。彼曲我直，天实赞之。日未移晷，大歼丑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统。群后成务，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灾，震逼为梗。居邦流彘，去而不入。迁鼎旧邺，国命维新。朝章国宪，灿然毕举。渭南失律，似乌林之丧师；洛北先鸣，同官渡之凯入。虽天命有归，而尽于北面，方之魏武，具体而微。文襄嗣业，始逾弱冠。瑰环杰之气，足称负荷。宾礼时秀，驱驾群雄。内外肃清，朝无秕政。侯景背恩弃义，狼顾汝颍，萧衍失信幸灾，蚁聚彭汴。于是谋臣运策，猛士推锋。涡阳之役，凶渠匹马南逝；寒山之战，吴卒只轮不返。王思政入据长安，淹历岁时，神旗暂临，如风埽箨。三秦敌，闭关自守，五湖之长，革音请命。魏孝静以天历有在，鼎祚将遗，大礼备物，率由旧典，允恭克让，推而弗居。祸生非虑，匕首窃发。尔其弗凶剪暴，刚断英峙。天崩地拆，堂构阙如。嗣子幼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堪多难。文宣虽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归，便见推奉。于时政有彝伦，朝多俊。爪牙皆韩、白之伍，心腹尽良、平之俦。外静方隅，内康庶绩。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觉也。洎乎受终文祖，燎天改物。兵强地广，国富刑清。发号施令，必师古始。信赏必罚，如有四时。年谷屡登，灾害不作。敌人窜迹，郊境无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黄初泰始，不能远尚。爰及中年，诞纵昏德。以万乘之贵，为长夜之饮。散发视朝，肉袒听政。手行刳剔，躬运矛。宠狎佞谀，亲爱凡鄙。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庙廊上宰；仆射高德政，龙潜宾友，帷幄重臣；卫尉卿杜弼，硕学伟才，拔萃出类；光禄大夫元景，风流儒雅，师范绅；或赤族见诛，或丹颈为戮。并直言窃叹，毙于谗口。自馀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殚言。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赖有尚书令、弘农杨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伟人。风鉴俊朗，体局贞固。学无不纵，才靡不通。裴、乐谢其清吉，应、刘鬼其藻丽。温良恭俭，让恕惠和。高行异才，近古无二。有齐建国，便预经纶。军国政事，一人而已。诘旦坐朝，咨请填凑。千端万绪，令议如流。剖断部领，选举人物。满室盈庭，永无凝滞。虚襟泛爱，礼贤好事。闻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调有馀，尤善当世。谮言屡入，时寄无改。每乘舆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彦之为。是以主昏于上，国治于下。朝野贵贱，至于今称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趋孽。储君继体，才历数旬。近习预权，小人并进。杨公虑有危机，引身移疾。幼主若丧股肱，因相敦勉。乾明之始，难起戚藩。变成倏忽，殒于殿省。《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君子是以知齐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亲，位居元辅。有姬公之戚，无复子之心。亦由王弱时艰，虑深家国。当阳正位，事出权道。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沈深谨厚，实有君人之望。时甲卒强盛，财力殷阜。乃眷西顾，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惩其淫纵，不迩声色，不事晏游，孝于太后，笃于昆季，慎惜名器，爱养黎元，後庭嫔嫱，皆是藩邸之旧，数不盈十，竟无私宠。特解吏事，尤好礼容。但政苛碎，暗于听受。降年不永，期岁而崩。大渐维几，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亲，入主宗。而少禀凶德，不孝不仁。龙攒在殡，泪不承脸。太后之丧，亦不哀哭。才及公除，便衣缝裘。纵侈荒淫，不知纪极。甘酒耆音，夜以继昼。有和士开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轻薄凡猥，为衣冠所弃。武成在田之日，引为参将。闻好弹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爱悦，恒在卧内，同食共寝。淫秽之事，无所不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顿鞭二百，徒配长城。後遇赦得还。武成为右丞相，久别得还，恩盼愈厚。信宿之间，赏赐巨万。及践大位，亲顾弥隆。爰自黄门，渐至端右，尽景娱侍，略不休停。就令暂出，便追骑相寻。士开作威作福，略无顾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宠势望，熏灼朝野。恣性贪淫，人伦少例。心如壑，行均犬豕。甲第当衢，侔拟公室。富商大贾，朝夕盈门。朝士无赖者，亦竞相谄媚。或送婢妾，或进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属。士开葬母，倾朝追送。谄谀尤甚者，至悲不自胜。浇薄邪佞，爱逾弟兄。名贤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荐延，奏无不遂。荣枯进退，定于俄顷。于时下陵上替，奔竞成习。士无贵贱，风节顿尽。赵彦深阿谀顺旨，俯首怀禄。元文遥器能先见，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偷食。齐室大坏，其原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长彗为灾。太史奏言，须有禳救。武成便自称太上，传位後主。胡长粲以从舅之亲，冯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托，并当枢要。或性识庸近，或意怀险薄，皆不学无术，智能浅短。及天统末年，武成即世，和士开一相处内，自拟伊、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睿，明德茂亲，聪爽俊悟，藩王之内，时望隆得，以士开凶丑，宜加屏黜，入践青蒲，谠言规谏。而少主聪察不类成、昭，母后才明异于马、邓。士开礼于疏行，长粲为其谋主，遂使密戚贤王，绞缢以戮。虽遐迩胥怨，愚智同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数载之间，肆其秽行，与冯子琮夫妇，鬻狱卖官。三家府藏，贿货山积。凶愚子弟，并处高资。更相货易，择而後授。司徒、琅邪王俨，年甫十四，兼领宪司，愤其所为，切齿忿咤，执送南台，异其身首。子琮以构扇两端，一时依法。二凶俱剿，朝野晏清。京师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庆，不足斯比。琅邪心实去恶，迹乃陵上，不容于时，俄而赐尽。自兹已後，政道弥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韩长鸾以绁之能，悦其趋走。又有女奴陆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举世无匹，以保母之恩，特见尊宠，六宫谓之世师，人主以为内相，舞弄王法，掩塞天听。庆赏威刑，出于婢口。顽ㄟ弟侄，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陆子骆提婆者，出于皂隶，本是华工，愚暗庸短，仅辩菽麦。与韩高之徒，共持国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穷极富贵，转日回天。愚薄之伦，折枝舐痔。轻者进货赂，甚者绪婚姻。朝廷混然，无复廉耻。清贞守道，更被嗤怪。汉世张、赵，不能喻其万一，晋朝贾、郭，未足比其锱铢。斛律明月属镂之锡，冤动天地。崔季舒、龙逢之戮，痛切幽明。如以内参年少阉官之属，亲狎宠私，盈满宫禁。干预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为岁。其反道违常，速亡趋灭。事非一绪，不可胜陈。後主自生宫闱，长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见正人。朝夕咨诹，罕闻调护之客。便烦左右，莫匪刀锯之馀。飞鹰走狗，荡其心虑。丽色淫声，乱其耳目。论功德者，云羲轩无以尚；述钦明者，称尧舜不能逾。才智之士，弃而不任。假有名级，备员而已。宪章纲纪，荡然无馀。鱼烂土崩，以俟寇。周武大捷平阳，乘虚除入。将有降心，士无斗志。前世耿贾之雄，俯眉顿颡；先朝貔虎之锐，敛气重足。举晋阳如拾芥，攻邺宫犹振槁。万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极江淮，北尽砂塞，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界函谷，东至沧溟，府帑粟帛之饶，兵革士民之众，齐之所畜，尽为周有。不亦哀哉！（《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

◇後周兴亡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机警，智数过人，属魏末多故，召募关陇，值二将相屠，三军未一，见推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车驾，挟天子以会诸侯，万世所（以）一时也。抚养荒馀，鸠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满万人。齐神武以大兵数十万，将清灞，雷动云移，萃于渭曲。太祖以数千弊卒，振旅而还，遂基王业。窦泰以劲兵深入，一战丧元。高敖曹以锐气先登，临阵授首。兵革岁动，败鲜胜多。高氏虽怙其众力，莫敢先至。邙山之举，我师败绩。收合亡散，退守有馀。及萧氏将亡，边服震扰，荆郢内附，庸蜀来王，器械完整，货财充实，带甲百万，骁将如林，晏驾之辰，国与齐人相埒矣。闵帝以嫡嗣承基，应天纳禅。弱龄厌世，未及称皇。以庶长见立，纂我鸿绪。从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时大冢宰、晋公宇文护，太祖之犹子也，负图作宰，亲受顾命。国柄朝权，顿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视，弥历岁年，谈议儒玄，无所关预，祭则寡人，晋公不之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权强，一朝折首。其于党与，咸见夷戮。恶禽臭物，埽地无馀。尔乃弃奢淫，去浮伪，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内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宫，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内外肃然。以释氏立教，本贵清净。近世以来，糜费财力，下诏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齐季失德，取乱侮亡，亲御戎轩，再举而灭。军令肃然，秋毫莫犯。数巡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车，革其弊政。山东士女，欣戴如归。但天性严忍，果于杀戮。血流盈前，无废饮啖。行幸四方，尤好田猎。从禽于外，非夜不还。飞走之类，值无免者。识者以此少之。虽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礼教，盖阙如也。纟秉甲治兵，将扫沙漠。远图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东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严训，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饰情自励。逾年已後，变态转兴。耽酒好色，常居内寝。角抵逸游，不舍昼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积之後宫，以千万数。此石虎之淫风也。宠姬四人，并立为皇后。车服节文，与内主无别。此刘聪之乱政也。少在储宫，颇览经籍。临朝对众，亦有精神。但禀猜狂，特好诡异。衣冠形色，皆与旧制不同。文武侍臣，屏弃遐裔。内外门卜，皆别令宦者看守。出入去来，并录其数，殿省以目相视。然朋淫于家，无所简择。乃至长乐，亦有丑声。大象之末，忽焉惨虐。鞭挞朝士，动至数百。背及胸腹，一皆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见。祖宗庙号，讳不得称。变易官名，回官姓族。车乘轮辐，并有贵贱之殊；妇女庄点，亦为上下之异。後庭嫔妾，房有数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对。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内外命妇，朔望朝谒，皆令为丈夫拜伏，以示肃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号为天，不复称朕。此外小事异同，不可胜纪。往惑妖僻，开辟未之有也。客曰：「齐武成荒悖庸暗，怨结人神，厥嗣不昌，理则然矣。周祖聪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颠覆，岂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请闻其说。」主人曰：「寒暑晦明，二仪之不同也。贤愚治乱，五胜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缔构；坑儒灭学，亦汉后之驱除。齐自天保受终，迄于武平丧国，孝昭之外，竟无令主。河清已後，国基渐坠。昏主慢游于上，黎民怨ㄅ于下。逮于末叶，君弱臣愚，外崩内溃。周人取之，犹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数殖情，果敢雄断，拥三秦之锐，属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宫车晚驾。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庙为墟。此盖天所以启大隋，非不幸也。」（《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

◇从驾大慈照寺诗序

皇帝以上睿统天，大明御极，弹压九代，驱驾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棱西被，声教东渐，布政合宫，考仪太室，张乐洞野。会计苗山，天不爱宝，神靡遗贶，鳞羽郊异，山泽荐社，华裔率从。幽显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犹且栖志冥，凝神空寂，俯陋区域，顾遗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净乐之境，生灵仰调御之力。中宫厚德载物，正位俪天，道冠邵陵，业逾新女姒，慧云朝起。四生伫其寸合，慈灯夜，九服照其馀光，乃眷参墟，实唯唐旧。山川周卫，襟带岩，东郊胜地，爰构宝坊，俨若化成。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陆，气中南宫，商飚振野，白露威寒。圣主御辩巡方，顺时育物，六龙进驾，七圣齐轸，翠旗扬旆，雕玉徐轮。间百年而拜辇，朝万灵以案节。熊渠飞之辈，入参中垒，虎殿金门之侣，迥望属车。将届下都，遘兹净域，兼悦鹫山之观，共喜龙宫之游。接足栖心，俱展诚敬，课虚引寂，仍发咏歌。虽事比击辕，义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赞休美。岂若皋朔文辞，甫陈男祝，王谷虫篆，才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词云尔。（《广弘明集》三十下）

◇卢纪室诔

齐天统二年秋七月，司徒记室、参军事、永安乡男范阳卢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闻之，惟名为寿，尔之无禄，没而不朽！乃授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诔曰：

皇虚眇邈，师绪蝉联。大儒汉世，名公魏年。司徒蔼蔼，抚翼冲天。尚书，亦称象贤。若人擢秀，绝後光前。发荣随浦，韫耀春田。爰在弱龄，孤根回立。内无怙恃，外寡朋执。行有馀力，艺无不习。善价斯待，香名允集。下学上达，钻幽洞微。九流百氏，异轸同归。文成锺律，韵响珠玑。丽词泉涌，壮思云飞。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实褒然，观国而举。自兹不调，多历年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咏儒玄，从容嘿语。纳于大麓，崇建府朝。八弦所掩，车乘翘翘。我有明德，乃应嘉招。超自幕下，来仪凤条。应徐并辙，潘顾齐镳。声华簪带，誉动朋僚。逖矣江阴，承风请朔。庄生喻指，季子观乐。立朝所寄，俊才优学。悬河自口，灵珠在握。乃参军事，仍赞中钅宏，大冲所縻，德施攸践。同推丽则，俱谢虫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鲜。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变其文，鸿渐于陆。神之听之，于何不淑。营魄遂往，音仪在目。呜呼哀哉！昔余与子，分重契深。譬诸投膝，如彼断金。余慕大隐，子惟陆沈。等趋宫阁，并缀衣簪。春台共践，秋水偕临。还马齐辔，出盖连阴。良书浊酒，永啸长吟。美言俱赞，阙行同箴。娱乐未几，阻相寻。忻既无极，忧亦难任。云胡不吊，亡我知音。百年已矣，万事伤心。呜呼哀哉！亭伯君山，并嗟湮灭。荀粲王寿，同悲夭折。兰菊无坠，锺鼓不绝。之子云亡，何愧前烈。灵衣袭几，莫酒盈杯。故庭飞箨，虚帐凝埃。仆流离而涕泗，参顾慕以迟回。出南阳之旧道，掩北邙之夜台。赵卿之铭已勒，滕公之陇未开。临象设而不面，讵幽魂之可来。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

◇祭氵巢湖文

维开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馈，敬祭氵巢湖之灵曰：泱漭澄湖，南服之纪。斜通海甸，傍带江汜。深过百仞，润逾九里。彭蠡莫俦，具区非拟。扬越不庭，多历年纪。王师薄伐，六军戾止。戒期指日，马首欲东。常阴作，零雨其。水气朝合，天云夜同。申之苦雾，继以严风。涂泥已甚，轨躅不通。有稽天罚，用沮元戎。淮夫百神受职，水灵为大。皇王御宇，率土无外。当使日月贞明，天地交泰。雨师止其零沥，云将卷其蔚荟。东渡戈船，南耸雕旆。收尉佗之黄屋，纳孙皓之青盖。然後革车旋轸，戎卒凯歌，楚俘雾集，冀马星罗。无德不报，有酒如河。神之听之，斯言非蹉。（《初学记》七）

◇辽阳山寺愿文

齐兴二十有三载，区宇安，列圣重光，百神受职，天平地成，礼谐乐畅，剑戟亡铸，江海无波。皇帝体膺上哲，运锺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临赤县，深仁俯漏，惠化潜通，荣镜六幽，昭苏八表。唐旌已立，刍舆不远而至；殷网既开，肖翘咸遂其所。坛凝休气，渚幕荣光，玄扈告符，翠琰启，阿阁朝喧，棘林夜静，西协律，南鬯迎神。衣气操龟之俗，怀音请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慑然，中外礻是福，慰候无警，书轨大同。犹以为负垂旒，人世微业，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觉海，束意玄门，手执明珠，顶受甘露，调御天人。不徇岩廊之重，明行具足，宁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东渐西被，日月出矣，风雨润之。屠门鲍肆，化成严净之所；蜉蝣蟪蛄，网于仁寿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域；参墟奥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别馆攸在。襟带遐长，原陆爽秀，高岩郁起，作镇东偏。峰罗群玉，鹫头之状非美；树列三珠，鸡足之形可陋。洞穴条风，生和雅之曲；圆珠积水，流清妙之音。于时玉烛调年，命商在律，职方具礼，效驾西巡，六龙齐辔，七萃案部，雷动星移，凝銮伫跸。乃建仁祠，于彼胜地，成之不日，既丽且康。昔周夜初明，汉池云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驭历，弘济区宇，前圣後圣，旦暮为期。以此胜因，仰为武成皇帝及清庙圣灵。愿西遇弥陀，上征兜率，雄视三界，高临四衢。百年之神，俯轻群后；一音所导，远同佛日。皇太后福逾姜水，祉迈涂山，寿比太阴，业均厚载。圣主齐明两曜，合德二仪，受录错于灵河，开金简于仙岳。龙官鸟纪，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长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笼启诵，孕育庄丕。六宫眷属，诸王昆弟，皆智慧庄严，王华松茂，永侍披香，长固磐石。以兹博利，被于万品。当使法界虚空，生灵动植，俱沐定水，同阴法云。斯誓或差，无取正觉。（《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卢贲

贲字子徵，思道族弟。周武帝时，袭父光爵燕郡公，後历鲁阳太守、太子小宫尹、仪同三司，转司武上士。宣帝初，加开府。隋受禅，历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右将军、检校太常卿，拜郢州刺史，转虢州刺史。後迁怀州刺史，转齐州刺史，免。

◇请改七悬八、以黄锺为宫表

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锺，故十六枚而在一ね。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ね。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悬七，以林锺为宫。夫乐者，治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治乱斯应。周武以林锺为宫，盖将亡之徵也。且林锺之管，即黄锺下生之义。黄锺，君也，而生於臣，明为皇家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伏惟陛下握图御宇，道迈前王，功成作乐，焕乎曩策。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隋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隋书·卢贲传》，贲以古乐宫悬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于是上表。）

卷十七

◎李德林（一）

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齐天保八年，举秀才，射策上第，授殿中将军，谢病归。乾明初，徵入议曹。皇建初，授丞相府行参军。太宁初，除奉朝请。河清中，授员外散骑侍郎，天统初，进给事中，直中书参掌诏诰，寻迁中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骑侍郎。寻除中书侍郎，进通直散骑常侍。承光中，授仪同三司。入周，为内史上士。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赐爵成安县男，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进从事中郎。隋受禅，授内史令、上仪同，进爵为子。袭父爵，进爵安平县公。及平陈，授柱国、郡公。以忤旨，出为湖州刺史，转怀州刺史。开皇十九年卒。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有《霸朝集》五卷，《集》五十卷。（案：《隋书·李德林传》，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又案《霸朝集序》，静帝诏册皆德林作。今据之，编入德林《集》中。其馀，齐天统初至武平初诏诰、入周以後诏诰、开皇初诏诰，未必出一人手，未敢编入。）

◇思春赋（《隋书·李德林传》，皇建初，下诏搜扬人物，复追赴晋阳，撰《思春赋》代称典丽，文佚。）

◇为周静帝诛尉迟迥大赦诏（大象二年八月己卯）

朕祗承洪业，二载于兹。籍祖考之休，凭宰辅之力，经天纬地，四海晏如。逆贼尉迟迥，才质凡庸，志怀奸慝，因缘戚属，位冠朝伦。属上天降祸，先皇晏驾，万国深鼎湖之痛，四海穷遏密之思。独幸天灾，欣然放命，称兵拥众，便怀问鼎。乃诏六师，肃兹九伐，而凶徒孔炽，充原蔽野。诸将肆雷霆之威，壮士纵貔貅之势，芟夷萦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滨，擒斩元恶，群丑丧魄，咸集鼓下。顺高秋之气，就上天之诛，两河妖孽，一朝清荡。自朝及野，喜相趋。昔上皇之时，不言为治，圣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实深惭德。思弘宽简之政，用副亿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谋，执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马消难、王谦等，不在赦例。（《周书·静帝纪》）

◇以隋公为大丞相诏（大象二年九月壬子）

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释巾登仕，绅倾属，开物成务，朝野承风。受诏先皇，弼谐寡薄，合天地而生万物，顺阴阳而抚四夷。近者内有艰虞，外闻妖寇，双鹰之志，运帷帐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遐迩清肃，实所赖焉。四海之广，百官之富，俱禀大训，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栋梁斯托，神猷盛德，莫二於时。可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馀如故。（《隋书·高祖纪上》）

◇赐姓复旧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案：《隋书·高祖纪》作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今从《周书》。）

《诗》称「不如同姓」，《传》曰「异姓为後」。盖明辨亲疏，皎然不杂。太祖受命，龙德犹潜。表革代之文，星垂除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异骨肉而共尝；不爱其亲，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故君临区宇，累世于兹。不可仍遵谦抑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悉宜复旧。（《周书·静帝纪》）

◇隋公进爵为王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圣人，一阴一阳，调其气者上宰。所以降神载挺，陶铸群生，代苍苍之工，成巍巍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尧舜，情类孔丘，宪章文武。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藩政，芳猷茂绩，问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钧陈，职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銮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王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窃发之期有日。英规潜运，大略川回，匡国庇人，罪人斯得。两河遘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将殆。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虿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涂更阻，汉门重闭。画筹帷帐，建出师车，诸将禀其谋，壮士感其义，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九功远被，七德允谐，百僚师师，四门穆穆。光景照临之地，风云去来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骤山骤水，遐迩归心。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声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辅殷，霍光佐汉，方之蔑如也。昔营丘、曲阜，地多诸国，重耳、小白，锡用殊礼。萧何优赞拜之仪，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刘以降，代有令谟，宜崇典礼，宪章自昔。可授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郧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颍、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相国印绿纟戾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隋书·高祖纪》上）

◇改元诏（大定元年正月壬午）

朕以不天，夙遭极罚。光阴遄速，遽及此辰。穷慕缠绵，言增号绝。逾祀革号，宪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周书·静帝纪》）

◇求贤才诏（大定元年正月丙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设官，惟才是务，人臣报国，荐贤为重。去岁已来，屡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荡。逆乱之後，兵车始，遐迩劳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兹，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若使天下英杰，尽升于朝，铨衡陟降，量才而处，垂拱无为，庶几可至。（《周书·静帝纪》）

◇劝隋公受九锡诏（二月壬子）

伊、周作辅，不辞殊礼之锡，桓、文为霸，允应异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勋，彰不代之业。相国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礼，固守谦光，丝言未。宜申显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赏存後己，退让为本，诚乖朕意。宜命百辟尽诣王宫，众心克感，必令允纳。如有表奏，勿复通闻。（《隋书·高祖纪上》）

◇禅位诏（大定元年二月丙辰）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忄舀，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机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下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隋书·高祖纪上》）

◇为文帝襄阳等四郡立佛寺诏（开皇元年七月）

门下：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恩，徒有终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关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若）晋宣之辅汉魏。往者梁氏将灭，亲寻构祸。萧称兵拥众，据有襄阳。将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师樊邓，饮马汉滨。彼感威怀，连城顿颡。隋郡安陆，未即风从。敌人骋辅车之授，重城固金汤之守。乃复练卒简徒，壹举而克。始于是日，遂启汉东。萧绎往在江陵，主梁称制，外通表奏，阴有异图，心迹之间，未尽臣节。王师薄伐，帝实先锋。诛厥放命，继其绝祀。有齐未亡，凶徒孔炽。连山巨防，艰危万里。晋水之阳，是其心腹。于是鸣夔秉钺，假道北邻，皮服钦风，烟随雾集，悬兵万里，直指参墟，左萦右拂，麻积草靡。虽事未既也，而英威大震。齐人因以挫衄，周武赖以成功。尚想王业之勤，远惟风化之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夷狄而制东夏，用偏师而取南国。岂徒汤征葛伯，周伐崇峻而已哉！积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虚薄，君临区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因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久长。（《历代三宝记》十二，《广弘明集》二十八上，作李德林撰。）

◇文帝安边诏

门下：有陈氏昔在江表，劫剥生灵，事等怨雠，何以堪命。岭南之地，涂路悬远。如闻凶魁赋敛，贪若豺狼。贼署官人，情均溪壑。租调之外，徵责无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铁炭，船乘人功，殊方异物，千端万绪，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归。物有借公，永不还主。与人共市，百倍求利。诣官申屈，一代无期。各不聊生，无能自保。昼悲宵恨，行号坐泣。微畜资产，殃祸立至。诬以贼盗，系以囹圄。货财不尽，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纯直，弗堪州郡渔猎之苦，或避山薮，规免旦夕，即称□□白于伪台。岁岁起兵，西南征讨，多缚良善，以充贼隶。圆首方足，同禀性灵。故以上感玄天，有伤和气。南海诸国，欲向金陵，常为官非法盘检，远人嗟怨，致绝往还。陈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陈闻见，其兹实甚。今皇师宣扬朝化，凡此诸事，已为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别申爱养之义。军行所及，一豪勿犯。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溯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岭外土宇，置州立县，既令擢彼人物，随便为官，省迎送之烦。知风俗之事，训人道德，正身率下。必当悉改前弊，以副朕怀。（《文馆词林》。案：《初学记》十三有李德林为隋文帝修定五礼诏，据《隋书·文帝纪》载有全文，在仁寿二年闰十月，而德林卒于开皇十九年。见《唐书·李百药传》，必非德林作也。今编入文帝诏敕中。）

◇策隋公九锡文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载，藉人事以财成，日往月来，由王道而盈昃。五气陶铸，万物流形。谁代上玄之功，斯则大圣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种德积善，载诞上相。精采不代，风骨异人。匡国济时，除凶拨乱。百神奉职，万国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辅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礼，其敬听联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绪，上灵降祸，夙遭愍凶。妖丑觊觎，密图社稷，宫省之内，疑虑惊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辑谐内外，潜运机衡，奸人慑惮，谋用丕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俾赘旒之危，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罴之势，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吴、越不宾，多历年代，淮、海之外，时非国有。爰整其旅，出镇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怀远。群盗自奔，外户不闭，人黎慕义，襁负而归。自北之风，化行南国。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卫勤巡警之务，治兵得狩之礼。此又公之功也。銮驾游幸，频委留台，文武注意，军国谘禀。万事咸理，反顾无忧。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谅ウ，公实总己。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衰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诛磐甸，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称兵邺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半，聚徒百万，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饮而竭。人之死生，翻系凶竖，寿之长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鹰扬，出车练卒，誓苍兕于河朔，建瓴水于东山。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连率，跨据东秦，藉负海之饶，倚连山之险，望三辅而将逐鹿，指六国而愿连鸡。风雨之兵，助鬼为虐。本根既拔，枝叶自殒，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残贼，充斥一隅，蝇飞蚁聚，攻城略地。播以玄泽，迷更知反，服而舍之，无费遗镞。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亲则宗枝，外藩岩邑，影响邺贼，有同就燥。迫胁吏人，叛换城戍，偏师讨蹙，遂入网罗。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穷将军，如伏国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让、席毗，拥众河外。陈、韩、梁、郑、宋、卫、邹、鲁，村落成枭獍之墟，人庶为豺狼之饵。强以陵弱，大则吞小，城有昼闭，巷无行人。授律出师，随机扫定，让既授首，毗亦枭悬。此又公之功也。司马消难与国亲姻，作镇安陆，性多嗜欲，意好贪聚。属城子女，劫掠靡馀，部人货财，多少具罄。擅诛刺举之使，专杀仪台之臣。惧罪畏威，动而内。蚕食郡县，鸩毒华夷，闻有王师，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罚，仅可方此，大汉流御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薮，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谦在蜀，翻为厉阶，闭剑阁之门，塞灵关之宇，自谓五丁复起，万夫莫向。分阃推毂，尝不逾时，风驰席卷，一举大定，擒斩凶恶，扫地无遗。此又公之功也。陈顼因循伪业，自擅金陵，屡遣丑徒，趋趄江北。公指麾藩镇，无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业清徽，声掩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雄规神略，气盖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门，耻一匡之举九合。尊贤崇德，尚齿贵功，录旧旌善，兴亡继绝。宽猛相济，彝伦攸叙。敦睦帝亲，崇奖王室。星象不坼，阴阳自调，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师、风伯似应成王之宰。祥风嘉气，触石摇林，瑞兽异禽，游园鸣阁。至功至德，可大可久，尽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极。朕又闻之，昔者明王设官胙土，营丘四履，得征五侯，参墟宠章，异其礼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责成，沈默岩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赏薄前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诸故实，甚用惧焉。往加大典，宪章在昔。谦以自牧，未应朝礼。日月不居，便已隔岁。时谈物议，其谓朕何！今进授相国总百揆，以申州之义阳等二十郡为隋国。今命使持节、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授相国印绶。相国礼绝百辟，任总群官，旧职常典，宜与事革。昔尧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辅汉，不居藩国，唯在天朝。其以相国总百揆，去众号焉。上所假节、大丞相、大冢宰印绶。又加九锡，其敬听朕後命。以公执律修德，慎狱恤刑，为其训范，人无异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本务农，公私殷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仁风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内向，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水镜人伦，铨衡庶职，能官流咏，遗贤必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执钧于内，正性率下，犯义无礼，罔不屏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是用锡公钺各一。公威严夏日，精劭秋霜，猾夏必诛，顾眄天壤，扫清奸宄，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肃恭祀典，尊严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锡公鬯一卣，瓒副焉。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典，简恤尔庶功，对扬我太祖之休命。（《隋书·高祖纪上》）

◇司马氏为皇后册（大象元年七月）

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载物；阴精迭运，重光所以丽天。在昔皇王，膺乾御历，内政为助，昭被图篆。惟尔门积庆灵，家韬休烈，徽音令范，无背一时。是用命尔，作俪皇极。尔其克励婉心，肃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轨，庶任、姒之芳尘，翟有光，粢盛无怠，虽休勿休，以隆嘉祚。（《周书·静帝司马皇后传》）

◇禅位册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遐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空，便叙精华之竭。彼褰裳脱屣，贰宫设飨，百辟归禹，若帝之初。斯盖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揆，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狱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禄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合如砺，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锺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贶，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祗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宜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隋书·高祖纪》上）

卷十八

◎李德林（二）

◇奏定舆辇制

周、魏舆辇乖制，请皆毁废。（《隋书·礼仪志五》，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高祖从之。又见《通典》六十四。）

◇复魏收议齐书起元事书

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案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案《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蒙示议文，扶病省览，荒情迷识，暂得发蒙。当世君子，必无横议，唯应阁笔赞成而已。窃谓前二条有益于议，仰见议中不录，谨以写呈。（《隋书·李德林传》）

◇答魏收书

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礼，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朝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词，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且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徵？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恐晋朝之议，是并论受命之元，非止代终之断也。公议云陆机不议元者，是所未喻，愿更思之。陆机以刊木著于《虞书》，龛黎见于商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议，斯又谬矣。惟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後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同上）

◇霸朝杂集序

窃以阳乌垂曜，微藿倾心，神龙腾举，飞云触石。圣人在上，幽显冥符，故称比屋可封，万物斯睹。臣皇基草创，便豫驱驰，遂得参可封之民，为万物之一。其为嘉庆，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应运挺生，接踵于朝，谅有之矣。而班、尔之妙，曲木变容，朱蓝所染，素丝改色。二十二臣，功成尽美，二十八将，效力于时。种德积善，岂皆比于稷、契，计功称伐，非悉类于耿、贾。书契已还，立言立事，质非殆庶，何世无之。盖上禀睿后，旁资群杰，牧商鄙贱，屠钓幽微，化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无类，童子羞于霸功，见德思齐，狂夫成于圣业。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雾可依，腾蛇与蛟龙俱远，栖息有所，苍蝇同骐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难。自此而谈，虽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质为臣，遇高世之才，连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锺鼎，何必苍颉造书，伊尹制命，公旦操笔，老聃为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谈人鬼之谋乎？至若臣者，本惭宾实，非勋非德，厕轩冕之流，无学无才，处艺文之职。若不逢休运，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约文礼，万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闾，退仕乡邑，不种东陵之瓜，岂过南阳之掾，安得出入阊阖之阃，趋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阶，侍圣王之侧，枢机帷幄，沾及荣宠者也！昔岁木行将季，谅ウ在辰，火运肇兴，群官总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纳百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两朝文翰，臣兼掌之。时溥天之下，三方构乱，军国多务，朝夕填委。簿领纷纭，羽书交错，或速均发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万几，或几有万事。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吐无穷之术，运不测之神，幽赞两仪，财成万类，咨谋台阁，晓谕公卿，训率土之滨，责反常之贼。三军奉律，战胜攻取之方，万国承风，安上治民之道。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古昔者矣，有随事作故者矣。千变万化，譬彼悬河，寸阴尺日，不弃光景。大则天壤不遗，小则毫毛无失。远寻三古，未闻者尽闻，逖听百王，未见者皆见。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昔放勋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闻而不达。愚情禀圣，多必乖舛。加以奏阁趋墀，盈怀满袖，手披目阅，堆案积几。心无别虑，笔不暂停，或毕景忘餐，或连宵不寐，以勤补拙，不遑自处。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运筹建策，通幽达冥，从命者获安，违命者悉祸。悬测万里，指期来事，常如目见，固乃神知。变大乱而致太平，易可诛而为纯粹，化行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谟，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属神器大宝，将迁明德，天道人心，同谟归往。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乐趋之诚，切于黎献，欣然从命，辄不敢辞。比夫潘勖之册魏公，阮籍之劝晋后，道高前世，才谢往人，内手扪心，夙宵惭惕。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虽词乖黼藻，而理归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当时制述，条目甚多，今日收撰，略为五卷云尔。（《隋书·李德林传》）

◇天命论

粤若邃古，玄黄肇辟，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龙图鸟篆，号谥遗迹，疑而难信，缺而未详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焕乎缃素，钦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贻谋长世，莫过于文、武。大隋神功积于文王，天命显于唐叔。昔邑姜方娠，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贵，莫大于帝王。」《老子》谓：「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则名虞与唐，美兼二圣，将令其後必大，终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孙，用享无穷之祚。逮皇家建国，初号大兴，箕子必大之言，於兹乃验。天之眷命，悬属圣朝，重耳区区，岂足云也！有玄鸟，商以兴焉，姜原巨迹，周以兴焉。邑姜梦帝，隋以兴焉，古今三代，灵命如一，本支种德，奕叶丕基。佐高帝而灭楚，立宣王以定汉，东京太尉，关西夫子，生感遗之集，殁降巨鸟之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累仁积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勋于魏室，建茂绩于周朝。启翼轸之国，肇炎精之纪，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载诞之初，赤光满室，流于户外，上属苍。其後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内，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怀，忽睹为龙，惧而失抱，帝惊动数旬，方始痊复。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一龙□太祖，神异也。世涂不测窍。比丘尼智先保养，智先禅观灵雅有玄谶，云此子方为普天慈父，护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须忧也。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锺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锡。「王」生文加点，乃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周齐王宪谓晋荡公曰：「观隋公神采，恐不为人臣。」晋公徐纳其言，将加不利，赖大将军侯寿固谏乃止。宪及内史乌丸轨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气调风流，合散敬服。窃闻世议，虑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头额，但宜为将。不须异意待之。」相者来和谓帝曰：「观公骨法，必为王者。但愿保爱圣躬。」道士张宾亦言：「公相是帝王，名当图。龙飞紫极莫忘臣。」帝忧惧谦退，深自晦迹。邺城内学人陆拨，大象初入长安，谓所亲曰：「周德已尽，杨氏必兴。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邺，当时遥望，拟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岁当来观耳。」谓其所亲曰：「尔无轻言，为贵人患害。」拨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内。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扬州总管。平昼寝息似睡，若见数龙绕身。其夜又梦一龙来入被内。帝又常出长安城东猎，马上息怀在济生民之相，夜梦一长大人，素服冠帻，谓帝曰：「时未至。」及欲作相，梦人云：「时今至矣。」天求民主，丕显孽至，当晋荡执国，及建德之时。君异则天，臣非佐命，猜嫌谗慝，何日云忘？我皇外总方面，入司文武，具兴王之表，蕴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冕轩，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骚然。降志执钧，镇卫宗社。明神飨其德，上帝付其民。诛奸逆于九重，行神化于四海。于斯时也，尉迥据旧齐累世之都，乘新国易乱之俗，驱驰蛇豕，连合纵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王谦乘连率之威，凭全蜀之险，兴兵举众，震荡江山，鸩毒巴、庸，蚕食秦、楚。此二虏也，穷凶极逆，欲割鸿沟之地，闭剑阁之门，皆将长戟强弩，睥睨宸极。穷漳河而达负海，连岱岳而距华阳，迫胁荆蛮，吐纳江汉，佐斗嫁祸，纷若猬毛，曝骨履肠，间不容励。尔乃奉殪戎之命，运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毂分阃，一麾以定三方，数旬而清万国。荡涤天壤之速，规摹指画之神，造化以来，弗之闻也。光熙前绪，罔有不服。烟云改色，锺石变音。三灵顾望，万物影响。木运告尽，褰裳克让。天历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图谶之文，顺亿兆之请，披肝沥胆，昼歌夜吟。方屈箕颍之高，式允幽明之愿。基命定命，如亘如升。唯帝居歆，创业垂统。殊徽号，改服色，建都邑，叙彝伦，薄赋轻徭，慎刑恤狱。除烦苛之政，兴清静之风。去无用之官，省相监之职。奇才间出，盛德无隐。星精云气，共趋走于阶墀。山神海灵，咸燮理于台阁。东渐日谷，西被月渊。教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区域万里。百蛮之广，莫之与竞。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宾。屈膝顿颡，尽为臣妾。殊方异类，书契不传。梯山越海，贡琛奉赆，欣欣如也。巢居穴处，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训以庖厨。礼乐极天地之因，律吕节寒暑之候。制作评垂衣之後，淳粹得神农之前。遨游文雅之场，出入杳冥之极，合神谋鬼，通幽洞微，群物岁成，含生日用，饮和气以自得，沐玄泽而不知也。丹雀为使，玄龟载书。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异兽，珍木奇草，望云观海，应化归风。备休祥于图牒，罄幽遐而戾止。犹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据。故唐之许由，夏之伯益，怀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轩初四帝，周馀六王，藉势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黑不代苍，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蚩尤则黄神抗衡，共工则黑帝敌。项羽诛秦摧汉，宰割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其馀起妖妄，何足数乎！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凫而为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诫，三监怀九臣之志，韩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孙述、隗嚣，妙识真人之出，尉迥同讴歌之类，王谦比狱讼之民，福禄蝉联，胡可穷也？而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诛夷菹醢，历代共尤；僭逆凶邪，时烦狱吏；其不戒慎何哉？盖积恶既稔，心自绝于善道；物类相感，理必至于诛戮；天夺其魄，鬼恶其盈故也。大帝聪明，群神正直，耳目鉴于率土，赏罚参于国朝，辅助一人，覆育兆庶，岂有食人之禄，受人之荣，包藏祸心，而不歼尽者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虑逮防微，执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树，上书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禄厚而志弥约，宠盛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则奸回不至，事乃畏天。岂唯受礼？谦光满覆，义在知几；吉凶由人，妖不自作。众星拱极，在天成象。夙沙则主虽愚蔽，民尽知归；有苗则始为跋扈，终而大服。汉南诸国，见一面以从殷；河西将军，带五郡而臣汉；故招信顺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陈国者，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普天。乃复养丧家之疾，遵颠覆之轨，趣趄吴越，仍为匪民。虽时属火道，偃兵舞戚，然国家当混一之运，金陵楚殄灭之期，有命不忄舀，断可知矣。防风之戮，元龟匪遥；孙皓之候，守株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迷而未觉，谅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闻君子之论也。（《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又见《隋书·李德林传》，《艺文类聚》十，皆有删节。）

卷十九

◎薛道衡

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魏常山太守孝通子。仕齐，为彭城王浟攸司州兵曹从事，授奉朝请。武成作相，召为记室，及即位，迁太尉府主簿。武平初，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诏文林馆。直中书省，拜中书侍郎，参太子侍读。入周，为御史二命士。後还乡，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大象末，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邛州刺史。隋初，坐事除名。寻除内史舍人，迁吏部侍郎。复坐事除名，配防岭外。徵还，直内史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进位上开府。仁寿中，出检校襄州总管。炀帝即位，转潘州刺史，入拜司隶大夫。赐死，年七十。有《集》三十卷。

◇宴喜赋

梁孝王帝子帝孙，藉宠承恩，名高西汉，礼盛东藩，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栾修竹之园，水逶迤而绕砌，风清泠而入轩，直凝神而回晖，乃惆怅而兴言，顾谓枚乘曰：「予闻气序环周，人生若浮。补天立地之圣，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土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东流。韩王酸枣之观，荒疏芜漫；楚国阳台之云，空见尘埃。固可以纵志纵心，以游以逸。穷宴乐于长夜，混是非而为一。于时霜重庭兰，秋深气寒。横长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团团。乃有丹墀缥壁，柘馆椒宫，徘徊宛转，掩映玲珑，妖姬淑媛，玉貌花丛。织女下而星落，娥来而月空。澄妆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风。图云刻雷之樽，渍桂酿花之酒，拭珠沥于罗袂，传金杯于素手。」（《初学记》十四）

◇因聘陈奏请责陈主称藩

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後，华夏分崩。刘、石、苻、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隋书·薛道衡传》）

◇为敬肃考状

心如铁石，老而弥笃。（《隋书·循吏柳检传》。肃，河东蒲坂人，仕隋，有吏绩。大业中，迁颍川郡赞务，朝东都。炀帝令道衡为天下郡官之状，称肃曰。）

◇吊延法师书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无常，延法师迁化，情深悲怛，不能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惟哀慕摧割，当不可任。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宏，理识精悟。灵台神宇，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屡照不疲。譬彼洪锺，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重兴。卓尔缁林，郁为称首。屈宸极之重，伸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以追踪澄什，超迈安远。而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等）杖锡挈瓶，夙承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恸。往矣奈何！无常奈何！疾碍，不获展慰。但深悲结，谨白书惨怆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释藏》轻九，《广弘明集》二十四）

◇隋高祖文皇帝颂（并序）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书契之外，其道绝，其迹远，言谈所不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鹑居っ饮，不殊于羽族，取类于毛群，亦何贵于人灵，何用于心识？羲轩已降，爰暨唐虞，则乾象而施法度，观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圣哲之道为尊。夏后、殷、周之国，禹、汤、文、武之主，功济生民，声流《雅》《颂》，然陵替于三五，惭德于干戈。秦居闰位，任刑名为政本，汉执灵图，杂霸道而为业。当涂兴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乱，九州封域，窟穴鲸鲵之群，五都遗黎，蹴踏戎马之足。虽玄行定嵩、洛，水运据崤、函，未正沧海之流，讵息昆山之燎！叶千龄之旦暮，当万叶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彰乎仪表。而帝系灵长，神基崇峻，类、岐之累德，异丰、沛之勃起，俯膺历试，纳揆宾门，位长六卿，望高百辟，犹重华之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苍历将尽，率土糜沸，玉弩惊天，金照野，奸雄挺祸，据河朔而连海岱，猾长纵恶，杜白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凭铜梁之险，郧、黄背诞，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将飞。高祖龙跃凤翔，濡足授手，应赤伏之符，受玄狐之，命百下百胜之将，动九天九地之师，平共工而殄蚩尤，剪窳而戮凿齿。不烦二十八将，无假五十二征，曾未逾时，妖逆咸殄，廓氛雾于区宇，出黎元于涂炭。天柱倾而还正，地维绝而更纽，殊方稽颡，识牛马之内向，乐师伏地，惧锺石之变声。万姓所以乐推，三灵于是改卜，坛场已备，犹弘五让之心，亿兆难违，方从四海之请。光临宝祚，展礼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陈四圭而飨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号，因庶萌之子来，移创都邑。天文上当朱鸟，地理下据黑龙，正位辨方，揆景于日月，内宫外座，取法于辰象。悬政教于魏阙，朝群后于明堂，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炽，其来自久，横行十万，樊哙于是失辞，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没。周、齐两盛，竞结旄头，娉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扰，倾珍藏于山东，不能止其贪暴。炎灵启祚，圣皇驭宇，运天策于帷，播神威于沙朔，柳塞、毡裘之长，皆为臣隶，瀚海、带林之地，尽充池苑。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险，恒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怀大道，愍彼黎献，独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出车，一举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休牛散马，偃武修文。自华夏乱离，绵积年代，人造战争之具，家习浇伪之风，圣人之遗训莫存，先王之旧典咸坠。爰命秩宗，刊定《五礼》，申敕太子，改正六乐，玉帛俎之仪，节文乃备，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术，垂神听览，早朝晏罢，废寝忘食，忧百姓之未安，惧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见一善事，喜彰于容止，闻一愆犯，叹深于在予。薄赋轻徭，务农重谷，仓廪有红腐之积，黎萌无阻饥之虑。天性弘慈，圣心恻隐，恩加禽兽，胎卵于是获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践。至于宪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决断于俄顷，故能彝伦攸叙，上下齐肃。左右绝谄谀之路，绅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终日乾乾，诫慎于无极。陶黎萌于德化，致风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迩岳牧，佥以天平地成，千载之嘉会，登封降禅，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检，展礼介丘，飞声腾实，常为称首。天子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辞弗许。而虽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洁诚岱岳，逊谢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谦之道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义为小。巍巍荡荡，无得以称焉。而深诚至德，感达于穹壤，和气薰风，充溢于宇宙。二仪降福，百灵荐祉，日月星象，风云草树之祥，山川玉石，鳞介羽毛之瑞，岁见月彰，不可胜纪。至于振古所未有，图籍所不载，目所不见，耳所未闻。古语称圣人作，而万物睹，神灵滋，百宝用，此其效矣。既而游心姑射，脱屣之志已深，铸鼎荆山，升天之驾遂远。凡在黎献，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缠弓剑，涂山幽峻，无复玉帛之礼，长陵寂寞，空见衣冠之游。若乃降精怒，飞名帝，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幺么魏、晋而已，虽五行之舞每陈于清庙，九德之歌无绝于乐府，而玄功畅洽不局于形器，懿业远大岂尽于揄扬。臣生轻多幸，命偶兴运，趋事紫宸，驱驰丹陛，一辞天阙，奄隔鼎湖，空有攀龙之心，徒怀蓐蚁之意。庶凭毫翰，敢希赞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尽其心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辄缘斯义，不觉楚然。乃作颂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万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胜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纵慝，窃号淫名，十有馀国。怙威逞暴，悖礼乱德，五岳尘飞，三象雾塞。玄精启历，发迹幽方，并吞寇伪，独擅雄强。载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区域未康。句吴、闽越，河朔渭，九县瓜分，三方鼎寺。狙诈不息，干戈竞起，东夏虽平，乱离瘼矣。五运协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灵攸赞。圣德迥生，神谋独断，瘅恶彰善，夷凶靖难。宗伯撰仪，太史练日，孤竹之管，云和之瑟。展礼上玄，飞烟太一，璧朝会，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凭赤壤，上协紫微。布政衢室，悬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翰海，龙荒狼望，种落陆梁，时犯亭障。皇威远慑，帝德遐畅，稽颡归诚，称臣内向。吴、越提封，斗牛星象，积有年代，自称君长。大风未缴，长鲸漏网，授钺天人，豁然清荡。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礼教周被，书轨大同。复禹之迹，成舜之功，礼以安上，乐以移风。忧劳庶绩，矜育黔首，三面解罗，万方引咎。纳民轨物，驱时仁寿，神化隆平，生灵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协气横流，休徵绍至。坛场望幸，云亭虚位，推而不居，圣道弥粹。齐迹姬文，登发嗣圣，道类汉光，传庄宝命。知来藏往，玄览幽境，鼎业灵长，洪基隆盛。崆峒问道，汾射然，御辨遐逝，乘云上仙。哀缠率土，痛感穹玄，流泽万叶，用教百年。尚想睿图，永惟圣则，道洽幽显，仁沾动植。爻象不陈，乾坤将息，微臣作颂，用申罔极。（《隋书·薛道衡传》，《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二。）

◇老氏碑

自太极权舆，上元开辟，举天维而悬日月，横地角而载山河，一消一息之精灵，上生下生之气候，固以财成庶类，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长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静神息智，鹑居ㄅ饮，大礼与天地同节，非析疑于俎豆，大乐与天地同和，岂考击于锺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骤之殊，民俗有淳尢之变。于是儒、墨争鹜，名、法并驰。礼经三百，不能检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洁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含灵在孕，七十馀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为号。其状也，三门双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异。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绵纪历代，见质变名。在文王武王之时，居藏史、柱史之职。南朝屡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叹龙德之难知；关尹四望，识真人之将隐。乃发挥众妙，著书二篇。率性归道，以无为用。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方其显晦。用之治身，则神清志静；用之治国，则反朴还淳。既而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物表，卷迹方外。霓裳鹤驾，往来紫府。金浆玉酒，宴衍清都。参日月之光华，与天地而终始。涉其流者，则摈落嚣尘；得其门者，则腾骧云雾。大春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浅深，岂冯夷之能测。盛矣哉！固无德之称也。庄周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谓遁天之形，虽复傲吏之寓言，抑亦蝉蜕之微旨。皇帝诞灵纵睿，接统膺期。照春陵之赤光，发芒山之紫气。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镜衢樽，圣德会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难在时。九鼎共海水同飞，两日与洛川俱斫。天齐地轴之所，蛇食鲸吞；铜陵玉垒之区，狼顾鸱寺。黄延奸宄，郑阻兵祸。大纵毒螫，将遍函夏。神谋内断，灵武外驰。应枪而埽除，仗旄钺而斩伐。共工既剪，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调风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灵荷魂之赐。万方欣戴，九服讴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让，升泰坛而礼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轩辕、颛顼，建国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异。舜改尧都，夏迁虞邑，历选前辟，义存创造。惜十家之产，爱兆民之力。经始帝居，不移天府；规摹紫极，仍据皇图。下宇上栋，务存卑俭。右平左戚，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别起于鸳鸾；升降灵台，岂更营于鹊？忧劳庶绩，矜育苍生，念兹在兹，发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网泣辜，深存宽简。非缨知耻，画服兴惭。天无入牢之星，地绝城牛之气。延阁广内，改集群典；石渠璧水，阐扬儒业。缀五礼于将坏，正六乐于已崩。总章溺志之音，太师咸功之颂。承华养德，作贰东朝。外正万邦，内弘三善。两离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维城盘石，多艺多才。良佐宝臣，允文允武。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润涂，纳民于寿域。旄头垂象，穷发成形。獯猃作患，其来久矣。无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难服。自我开运，耀德戢兵。感义怀仁，称藩请朔。稽颡款塞，匍匐投掌。柯、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声教，并入提封。闽越、句吴，不愆贡职；夫馀、肃慎，无绝夷邸。遐迩礻是福，文轨大同。自三代之馀，六雄竞逐，秦居闰位，汉杂霸道，魏氏则虐深华夏，有晋则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驳不分。帝迹皇风，寂寥千载。天命圣德，会昌神道。变亿兆之视听，复三五之规模。固以幽明赞协，符瑞彪炳。千年灵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鸟，感阳精而表质。春泉如醴，出自京师；秋露凝甘，遍于竹苇。星光若月，云气飞烟。三农应铜爵之鸣，五纬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扬銮动跸，肆觐东后，玉检金绳，登封岱岳。而谦以自牧，为而不宰。尚寝马卿之书，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处黄屋之下，无忘夕惕。虽苍璧黄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属神之礻是，犹恐祀典未弘。秩宗废礼，永言仁里。尚想玄极，寿宫灵座，靡鹿徙倚，华盖坛，风霜凋弊。乃诏上开府、仪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改其故迹，营建祠堂。皇上往因历试，总斯蕃部，犹汉光司隶之所，魏武兖州之地。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望水置执木，拨景瞻星。拟玄圃以疏基，横玉京而建宇。雕楹画夕，磊相扶；方井圆渊，参差交映。尊容肃穆，仙衡俨而无声；神馆虚闲，滴沥降而成响。清心洁行之事，存玄守一之俦，四方辐凑，千里波属。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礼，显仁助于王者，冥福资于黎献。允所谓天大道大，难几者矣！若夫名言顿绝，幽泉之路莫开，形器不陈，妙物之功难著，腾茂实，飞英声，图丹青，镂金石，不可以已，而在兹乎？岁次敦，律中姑洗，大隋驭天下之六载也，乃诏下臣，建碑作颂。其词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纪地，八柱承天。丛生类聚，广谷大川。至道灵运，神功自然。五精应感，三微相继。树以司牧，执其象契。帝迹惭皇，王猷谢帝。上德逾远，淳风渐替。时乖澹泊，俗异冲和。尚贤饰智，悬法张罗。内修樽俎，外事干戈。鱼惊网密，鸟乱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龙德在躬，鹤发垂首。解纷挫锐，去薄归厚。日角月角，天长地久。小兹五岳，隘此九州。逝将高蹈，超然远游。青牛已驾，紫气光浮。玄门洞启，神化潜流。赖乡旧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虚寂。九井生桐，双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圣。响发地锺，光垂天镜。宇宙开朗，妖氛荡定。曜魄同尊，参神取正。流沙蟠木，凤穴龟林。异类归款，万方宅心。鸿胪纳赆，王会书琛。青云干吕，薰风入琴。化致鼎平，家兴礼让。永言柱下，犹惭太上。乃建清祠，式图灵状。原隰爽垲，亭皋弥望。梅梁桂栋，曲槛丛楹。烟霞舒卷，风露凄清。仙官就位，羽客来庭。穰穰简简，降福明灵。至神不测，理存系象。大音希声，时振高响。遐迩赞颂，幽明资仰。敬刊金石，永蟠天壤。（《文苑英华》八百四十八）

◇祭淮文

元帅晋王谨以清涤制币太牢之奠，敬祭于东渎大淮之灵：盖圣德应期，神功宰物；上齐七政，下括四海。自晋人丧道，彝伦攸攵，天隔内外，地毁东南，三吴成危乱之邦，百越为逋逃之薮。皇帝肇开鼎业，光有神器，图出龟龙，镜悬金玉，忧劳庶绩，无忘寤寐，言念苍生，情深矜养。河源、海外，莫不来庭；冒顿、呼韩，岁时拜谒。伪陈蕞尔，尚阻声教。妖贼叔宝，僭窃遗绪，毒流江左，冤结人神。上轸皇情，义申吊伐。猥蒙朝寄，抚宁淮甸。仰惟导源桐柏，长迈蓬莱。标四渎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凭流恶之灵，克成除暴之举。使水陆旌旗，所向无前；吴会君长，束手归服。谨申荐礼，惟神尚飨。（《初学记》六）

◇祭江文

维开皇九年，行军元帅、晋王谨以太牢之奠，敬祭南渎大江之神：仰惟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性包平智，德擅灵长，上膺东井，下纪南国，引双流而分九派，长四渎而纳百川。自晋永嘉，乾灵落纲，蕞尔吴越，僭伪相承。陈贼叔宝，世济其凶，庶为其涂炭，人神所以怨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将士，乘流南渡，仰凭灵，咸蒙利涉。今申命苍兕，躬总精锐，直趋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窜于洲渚，帷盖静于波涛，江表克平，海内清泰。谨申礼荐，惟神尚享。（《初学记》六）

◎薛

字道赜，道衡从子。周天和中，袭父琰爵虞城侯，历纳言上士、新丰令。开皇初，擢拜尚书虞部侍郎，转考功侍郎。

◇临终遗弟谟书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晚生早孤，不闻《诗》《礼》，赖奉先人贻厥之训，获禀母氏圣善之规，负笈裹粮，不惮艰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砥行厉心，困而弥笃，服膺教义，爰至长成。自释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虽官非闻达，而禄喜逮亲，庶保期赜，得终色养。何图精诚无感，祸酷荐臻，兄弟俱被夺情，苫庐靡申哀诉。是用扣心泣血，气摧魂者也。既而疮巨衅深，不胜荼毒，启手启足，幸及全归。使夫死而有知，得从先人于地下矣，岂非至愿哉。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恨恨，如何可言。适已有书，冀得与汝面诀，忍死待汝，已历一旬。汝既未来，便成今古，缅然永别，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隋书·薛传》）

◎薛德音

德音，道衡从子。为游骑尉，迁著作佐郎。後仕越王侗、王世充，至黄门侍郎。（案：《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音，有隽才。越王侗承制，王世充僭号，军书羽檄，皆出其手。）

◇为越王侗下书李密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兹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Ｐ，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案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且闻之，自古代有屯剥，贼臣逆子，无世无之。至如宇文化及，世传庸品。其父述，往属时来，早沾厚遇，赐以婚媾，置之公辅。位专九命，禄重万锺，礼极人臣，荣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尘之益。化及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材，夙蒙顾盼，出入外内，奉望阶墀。昔陪藩国，统领禁卫，及从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贪秽，或交结恶党，或侵掠货财，事重刑篇，状盈狱简。在上不遗簪履，恩加草芥，应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经除解，寻复本职，再徙边裔，仍即追还。生成之恩，昊天罔极，奖擢之义，人事罕闻。化及枭獍为心，禽兽不若，纵毒兴祸，倾覆行宫。诸王兄弟，一时残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穷之在夏时，犬戎之于周代，衅辱之极，亦未是过。朕所以刻骨崩心，饮胆尝血，瞻天视地，无处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宝鸿名，不可颠坠，元凶巨猾，须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宝位。顾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而杖旄钺，释衰麻而擐甲胄，衔冤誓众，忍泪治兵，指日专征，以平大盗。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幽遏比于囚拘，其身自称霸相，专擅拟于九五。履践禁御，据有宫闱，昂首扬眉，初无惭色。衣冠朝望，外惧凶威，志士诚臣，内皆愤怨。以我义师，顺彼天道，枭夷丑族，匪夕伊朝。太尉、尚书令、魏公丹诚内发，宏略外举，率勤王之师，讨违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罴竞逐，金鼓振慑，若火焚毛，锋刃纵横，如汤沃雪。魏公志在匡济，投袂前驱，朕亲御六军，星言继进。以此众战，以斯顺举，擘山可以动，射石可以入。况拥此人徒，皆有离德，京都侍卫，西忆乡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来表书骆驿，人信相寻。若王师一临，旧章暂睹，自应解甲倒戈，冰消叶散。且闻化及自恣，天夺其心，杀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号天局地。朕今复仇雪耻，枭に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鉴孔殷，我宗社，亿兆感义，俱会朕心。枭戮元凶，策勋饮至，四海交泰，称朕意焉。兵卫军机，并受魏公节度。（《隋书·越王侗传》）

凡因从驾在贼所者，一以原免，罪悉不论。已诏魏公，埽平之日，纵受贼官，明非本意，忽因请计为愆苦，战前自拔赴官军者，量加爵赏，表其诚节。朕初即大位，克在进贤。比来擢引勋旧，皆糜好爵。其从驾朝士，虽未至东朝，皆遥授官职，不为异等。父兄子弟，咸亦引擢。内外朝集，一依官品。禄廪赐物，准旧给之。务在哀矜，俾无困乏。（《壶关录》，「所哀者士庶」後「唯望天鉴」前有此一段。）

◇为越王侗别与李密书

皇帝敬问太尉、尚书令、东道行军元帅、上柱国、魏国公、司农卿李俭等至，览表具之。公以厚地鸿林，冠冕当世，连城重价，领袖一时，加以博学令闻，雄才上略，绅攸仰，雅俗倾心。联昔居藩，即久相钦尚，眷言敬爱，载劳梦想，常恨以事涂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郁纡何已！今属王室不造，贼臣□难，南征不反，苍梧未归，虽地承丕绪，应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饮瞻宫阙之中。公孝义为心，闻于远迩；仁恕待物，形于内外。且卿相之门，克昌自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祖抚运之年，明圣在藩之日，非为义合，实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时，威足夷难，奋高世之略，动勤王之师，经纶国家，雪复仇耻，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怀，必可暗寄。故驰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词高理至，义重情深，执对循环，以悲以慰。昔韩信之道合汉南，窦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万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後，彼此通怀。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挥。皇灵在上，幽祇在下。福谦祸盈，天道常数。公率义取□，剪戮凶丑，朕与天下共赏之。宇文化及滔天构逆，倾覆帷，朕与天下共诛之。且闻元凶初谋，诳惑内外。及行大祸，残忍极理。伪文霸相，据有宫闱。文武官人，凡有所职，心痛鼻酸，声彻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师，抚无妄之众，颓山压卵，覆海经营，不候终日，元功必建。朕亦□□委公，公以衷怀付朕，鱼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韩、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纵欲存高揖以谢古人，而古往今来，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务俗为累，德厚者不以名实为心。公运此谋猷，除彼僭乱，匪躬之节，出于世表，岂以名秩，而挂雅怀？但功高茂赏，义弘往策，屈己从务，亦达者之心。故有今授，思体之耳。既彼此义合，触类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旧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须行诏敕，待报即送告身。务在机权，勿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大果意。于洪达是起之党，擒获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蠢命延刻，待公东行事毕，返旆西讨，克复关河，乔足可待。司农卿李俭，寻既将君意远来，非无劳止，所以并遽授官，以答来贶。总戎之处，去此称遥。东望风烟，情深为剧。秋首犹热，戎晷务殷，念保千金，慰兹延望。隐若敌国，非独祖贤。今与公合图，是亦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银青光禄大夫、大理卿张权等指宣。（《壶关录》，又《通鉴》一百八十五引「今日」以前至「委公指挥」三十二字）

卷二十

◎高劢

劢字敬德，渤海人。齐天保中，袭父岳爵清河王，除青州刺史，历右武卫将军、领军大将军、祠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乐安王，转侍中、尚书右仆射。出为朔州行台仆射。齐亡入周，授开府仪同三司。大象中，检校扬州事。隋受禅，拜楚州刺史，转光州刺史，加上开府，迁洮州刺史。

◇请伐陈表

臣闻夷凶剪暴，王者之懋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是以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皆所以宁一宇内，匡济群生者也。自昔晋氏失驭，天纲绝维，群凶于焉猬起，三方因而鼎立。陈氏乖其际运，拔起细微，顼纵其长蛇，窃据吴会，叔宝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数年已来，荒悖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牝鸡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积骸千数，疆场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不知纪极。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犬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藩任，与其邻接，密迩仇雠，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船电迈，臣虽驽怯，请效鹰犬。（《隋书·高劢传》，劢上取陈五策，又上表。）

◇奏後主

今所翻叛，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贰。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曰：若战不捷，即退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战，理必破之。此亦计之上者。（《齐书·高劢传》，太后至邺，劢因奏後主。）

◎高构

构字孝基，北海人。仕齐，历州主簿、河南王参军、徐州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入周，为许州司马。隋受禅，转冀州司马。徵拜比部侍郎，转民部。迁雍州司马，转吏部侍郎。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迁令。复拜雍州司马。仁寿初，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炀帝立，召令复位。後以老病解职。大业七年卒，年七十二。

◇武乡儿姓判

母不能言，穷究理绝。案《风俗通》，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儿生在武乡，可以武为姓。（《北史》七十七，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哑又聋，嫁之不售。尝樵采于野，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岁，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构判。）

◎辛德源

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齐吏部尚书术族子。天保中，为奉朝请，历冯翊、华山二王记室，除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比部郎中、待诏文林馆、尚书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入周，为宣纳上士。隋初，隐林虑山。蜀王秀请为掾，转谘议参军。有《集》三十卷。

◇幽居赋（见《隋书·辛德源传》）

◇姜肱赞

姜肱澹雅，昆季遗荣。同衾协好，比德齐声。战胜而悦，嘉遁以贞。孤舟直迈，卷迹沧溟。（《初学记》十七）

◇东晋庾统、朱明、张臣尉三人赞

运遘屯凶，三孤丞立。离禽婴鸣，邂逅同集。式谷既熟，和响具翕。肇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岐，泯焉齐入。（同上）

诗咏张仲，今也朱明。财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秽，棠棣增荣。臣尉邈然，丑类感诚。（同上）

◎崔亻ㄔ

亻ㄔ字岐叔，清河东武城人，北齐光禄大夫瞻从弟。初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侍诏文林馆，历尚书郎。齐亡归乡，仕郡为功曹，补主簿。开皇中，徵授给事郎兼内史舍人，历员外散骑侍郎。仁寿中，卒官。

◇署户

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北史·崔亻ㄔ传》，少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

◎魏澹

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北齐特进收族弟，为博陵王济记室，历琅邪王俨京畿铠曹参军。武平初，转殿中侍御史，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入周，为纳言中士。隋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除太子舍人，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有《後魏书》一百卷，《诸书要略》一卷，《集》三卷。

◇鹰赋

惟兹禽之化育，实锺山之所生。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运横罗以羁束？缀轻丝于双脸，结长皮于两足。飞不遂于本情，食不充于所欲。逸翰由其暂敛，雄心为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种，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贵合卢。立如植木，望似悉胡。觜同剑利，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点血。大文若锦，细斑似缬。眼类明珠，毛犹霜雪。身重若金，爪刚如铁。或复顶平似削，头圆如卵，臆阔颈长，筋粗胫短，翅厚羽劲，髀宽肉缓，求之事用，俱为绝伴。或似鹑头，或似鸱首。赤睛黄足，细骨小肘。懒而易惊，奸而难诱。住不可呼，飞不及走。若斯之辈，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则有命。兔颈猴立，是为无病。厕门忌大，结肚恶软。绦不欲绝，背不宜喘。生于窟者则好伏，巢于木者则常立。双长者则起迟，六翮短者则飞急。毛衣屡改，厥色无常。寅生酉就，总号为黄。二周作鸮，千日成苍。虽曰排虚，性殊众鸟。雌则体大，雄则形小。遇犬则惊猜，得人则驯扰。养雏则少病，野罗则多巧。察之为易，调之实难。格必高迴，屋必华宽。姜以取热，酒以排寒。须温暖，肉不陈乾。近之令狎，静之使安。昼不离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减其肉。肌羸骨瘦，心和性熟。念绝云霄，志在驰逐。（《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六）

◇谢陈主饯送启

敬奉弘慈，曲垂饯送。（《隋书·潘徽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启用敬字议

《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隋书·潘徽传》，魏澹聘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反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

◇《魏史》义例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後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徵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後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後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隋书·魏澹传》，又略见《北史》五十六）

◎杜台卿

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人，北齐卫尉卿弼子。为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兼尚书左丞。周平齐，归里。开皇初，徵拜著作郎。有《玉烛宝典》十二卷，《集》十五卷。

◇淮赋（并序）

古人登高有作，临水必观焉。吟咏比赋，可得而言矣。《诗·周南》云：「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风》云：「泾以渭浊，其。」《卫风》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大雅》云：「丰水东注，惟禹之绩。」《周颂》云：「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有鲔，鲦尝鲤。」《鲁颂》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赋滥觞之源也。後汉班彪有《览海赋》，魏文帝有《沧海赋》，王粲有《游海赋》，晋成公绥有《大海赋》，潘岳有《沧海赋》，木玄虚、孙绰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海赋》，杨泉有《五湖赋》，郭璞有《江赋》，惟淮未有赋者。魏文帝虽有《浮淮赋》，止陈将卒赫怒，至于兼包化产，略无所载。齐天统初，以教府词曹出除广州长史，经淮阳赴镇，频经利涉，壮其淮沸浩荡，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闻见，追而赋之曰：

美大川之为德，谅在物而非假。决出元氏之乡，滥流桐柏之下。始经营于赤位，终散漫于炎野。（《初学记》六）

寻卵而逐害。（《大观本草》十九）

◎李行之

行之字义通，小字师子，陇西狄道人，魏定州刺史韶孙。仕齐，历都水使者、齐郡太守，兼青州长史。周平齐，以为东官府司寺下大夫。隋受禅，封固始县男，除唐州下氵差太守，称疾不行。

◇临终自为墓志铭

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

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北史·传序》）

◎李元操

元操，赵郡柏人人，魏征南将军骞从子。本名孝贞，字元操，避隋祖讳祯，因改称字。仕北齐，为司徒府参军。射策甲科，拜给事中。历太尉府外兵参军、中书舍人，出为博陵太守，迁司州别驾，除给事黄门侍郎。周平齐，授仪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初，转吏部下大夫。静帝初，授上仪同三司。隋受禅，拜冯翊太守，迁蒙州刺史，徵拜内史侍郎，出为金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为周宣帝祭比干文

自独夫肆虐，天下崩离，观窍剖心，固守诚节，忠逾白日，义概秋天，羲皇以来，一人而已。见马卿之赋，恨不同时；闻李牧之名，愿以为将。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申薄祭，君其飨诸。（《初学记》十七，误以李元操为陈人。）

◎郎茂

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北齐郑州长史基子。为司空府行参军，迁保城令。入周，授陈州户曹，属亳州总管府记室、授卫州司录、卫国令。入隋，为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仁寿初，领大兴令。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转太常少卿，拜尚书左丞、晋阳留守。坐事除名。徙且末，寻追还。卒年七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陇赋（文佚）

◇奏劾，宇文恺、于仲文竞河东银窟

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纳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隋书·郎茂传》）

◎李谔

谔字士恢，赵郡人。仕齐，为中书舍人。入周，拜天官都上士。隋初，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封南和伯，迁治书侍御史，出为通州刺史。

◇上书言公卿子孙不得嫁卖父祖妓妾

臣闻追远慎终，民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近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於兹，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隋书·李谔传》，《北史》七十七，《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六）

◇上书正文体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後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领缙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书·李谔传》，《北史·李谔传》，《通典》十六，《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九）

◇奏原牛弘等正乐不成

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隋书·音乐志中》，《通典》一百四十二，文帝诏太常牛弘等正乐，积年不定。帝怒，谔奏。）

◇奏惩矜伐

臣闻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言偃又云：「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轨辙。然则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炫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乾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隋书·李谔传》）

◇重谷论（《北史》七十七）

◎韩凤

凤字长鸾，昌黎人。初为乌贺真大贤真正都督，袭父永兴爵高密郡公，进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中，除侍中领军，封昌黎郡王，加特进、领军大将军。齐亡，与後主俱为周军所获。後仕隋，为陇州刺史。卒官。

◇奏诛崔季舒、张雕等

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北齐书·崔季寄传》）

◇奏诛南阳王绰

此犯国法，不可赦。（《北史》五十二）

◎潘子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义，长乐广宗人。仕齐，为散骑常侍。历周入隋，官至尚书右丞。

◇遗郎基书

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北齐书·郎基传》，基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

卷二十一

◎王劭（一）

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晋尚书仆射愉七世孙。齐河清中，仆射魏收辟开府参军。天统中，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武平中，迁中书舍人。入周不调。隋受禅，授著作佐郎。母忧。起为员外散骑侍郎，拜著作郎。炀帝即位，迁秘书少监。有《齐志》十卷，《隋书》六十卷，《读书记》三十卷，《舍利感应记》三卷。

◇请变火表

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ぼ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於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言符命表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η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紫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版，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两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後斗于荧阳者，「荧」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者），皆盛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後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荧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属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赵、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于）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卜，今则倍之。《稽览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者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王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後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治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皆变为韭。（《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复上书言符命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藩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被阳化而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负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决难解者，明当时藩鄣皆〔是〕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礼，系民以义也。「拘民以礼」，「系民以义」，此二句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者，明〔诸〕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隋扬，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负之从东北来立者，「负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言营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也。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地动者，中山为赵地，以神人将去，故变动也。北方三十日者，盖至尊从北方将往亳州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骝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骝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协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治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後，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亦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周承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治率者，治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治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二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也。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後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协辅嬉、烂可述者，叶，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治，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上炀帝书请绝汉王谅属籍

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昔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谨案贼谅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则同姓，异德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隋书·王劭传》）

◇上言文献皇后生天

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天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佛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二百馀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上奏黄凤泉二白石文

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朱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兵、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诸字本无行伍，然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姓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於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舍利感应记

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後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戒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赫若冶炉之焰。其一旬内，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净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薰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等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埽，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各执香华，或烧或散，围绕赞呗，梵音和雅，依阿含经舍利入拘尸那城法，远近翕然，云蒸雾会。虽盲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门对四部大众，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萨大慈，无边无际，哀愍众生，切于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经文种种方便，诃责之、教导之，深至恳恻，涕零如雨。大众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门乃宣读忏悔文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为苍生君父，思与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诸佛，十二部经甚深法藏，诸尊菩萨，一切贤圣，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一切众生，发露忏悔。」于是如法礼拜，悉受三归。沙门又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普为一切众生，发露无始以来，所作十种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是罪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寿多病。卑贱贫穷，邪见谄曲，烦恼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来慈光照及，于彼众罪，方始觉知，深心惭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怖畏无已，于三宝前，发露忏悔，承佛慧日，愿悉消除，自从今身，乃至成佛，愿不更作此等诸罪。大众既闻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惧，铭其心，刻其骨，投财贿衣物，及截发以施者，不可胜计。日日共设大斋，礼忏受戒。请从今已往，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问长幼华夷，咸发此誓，虽屠猎残贼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将入函，大众围绕填阇，沙门高捧宝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谛视，共睹光明，哀恋号泣，声响如雷，天地为之变动。凡是安置处，悉皆如之。真身已应，灵塔常存，天下瞻仰，归依福田，益而无穷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兴宫之大兴殿庭，西面执圭而立，延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幡盖香华，赞呗音乐，自大兴善寺来居殿堂。皇帝烧香礼拜，降御东廊，亲率文武百僚，素食齐戒。是时内宫东宫，逮于京邑，茫茫万宇，舟车所通，一切眷属人民，莫不奉行圣法。众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夹数之，自显阳门及升阶。凡数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见一异僧，曷覆膊，以语左右曰：「莫惊动他，置之尔去」已重数之，曷覆者果不复现。舍利之将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後处处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游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岐州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寺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高三尺三寸，茎如雪白，叶如玛瑙。北壁东壁，有鸟兽龙象之状。四壁皆有华形，左旋右转。其後基石渐变，尽如水精。沙门道璨，图此双树之象，置于许州，叶尽变为青色。明年，岐州大宝昌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以供养，当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于是户外十佛像，及观世音菩萨，亦频放光。半旬之内，天华再落。

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

秦州于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梦群仙降集，以赤绳量地，铁橛钉记之，及定塔基，正当其所。再有瑞云来覆舍利。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舍利将入函，神光远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

华州于思觉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气，去地数丈，状若相轮，正覆塔上，数十里外遥望之，则正赤上属天。舍利下讫，云雾复起，瑞雪飞散，如天华著人衣，久之而不湿。

同州于大兴国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驿。天夜雨，明旦舆行，云日迎之开朗，入自南门，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阴雨。临入函，日乃出。众色光相，绕日如轮光。是寺僧慧真，梦见圣入，顶有圆光，明照天地，来自西方，入门而立。及舍利舆至，无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从基而上，遍照城内，明如昼日，五十里咸见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东，良久乃灭。

蒲州于西岩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寿寺，其夜堂内光明如昼。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岩上有钟鼓之声。十月七日，舍利将之栖岩，地又动。八日舆登山，从者千数。大风从下而上，因风力，俄倾至于佛堂。其夜浮图上有光长数尺，乍隐乍显，至于十馀瓶内，亦有光五道散出，还敛入瓶。又有二光，并大如钵，出于西壁，合为一道，流入塔基，食顷乃灭。俄而复出，流入于堂。山顶亦有大光，照二百里，远望者皆言烧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绕浮图，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内又有光，状如香炉，流至浮图露盘，移时乃灭。其夜露盘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莲华，移更乃灭。十三日夜，浮图上又有光，如三佛像，并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从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东北，其一状如楼阙，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内，常闻异香，桃李杏柰多华，人采之以供养。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从塔出，圆如大镜，诸光多紫赤，而见者色状不必同，或云如大电，或云如燎火，其都无所见者十二三。有妇人抱新死小儿来乞救护，至夜便苏。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诸州皆有感应，而西岩寺最多，盖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旧无量寿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场，大众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云雾昼昏，至于已後，日乃朗照，五色云来之舍利。舍利将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华，幢幡宝盖，遍覆州城。

定州于恒岳寺起塔。有一异翁来礼拜，施布一疋，负土数笼，人问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旧无水，开皇三年初营寺，其西八里白龙渊，忽东流而过。作役罢，水便绝。及将起新塔，水复大流。

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神光屡发如电。又有五色云盖，正临堂上，一日四见焉。又有白云，状如林木，雨金华。其花之状，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腾虚而去。明年正月，寺内又雨天华。

郑州于定觉寺起塔。舍利将至，寺东有光，如大流屋，入至佛堂前而没，舆到此处，无故自止。既而定塔基于西岸，其东岸旧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设二千人齐供，然而万馀人食之不尽。一瓮饭出八十盆，馀食供寺众二百人，数日乃尽。舍利将入函，四面悬幡，无风而一时内向。

嵩州于闲居寺起塔，人众从舍利者万馀。有兔逆坂走来，历舆下而去。天时阴云，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亳州于开寂寺起塔，界内无石，舍利至，便于三处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须改凿。掘塔基至石，有二浪并夹之。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汝州于兴世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盖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数里，云盖出于山顶，五色而三重，白气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雾，沾湿人衣。其状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雾气乃敛而归山，分为三段，乍来乍往，如军行然，盖亦岳神之来迎也。于是瓶内有声，放光高丈馀，食顷乃灭。人审视之，见琉璃内金瓶盖自开，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虽急转终不回。如此经八日。将八函，光遂散出，还入金瓶，云雾复起。有童子能诵法华经来礼舍利，遂烧身于野，以供养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鸣，北听则声南，南听则声北，东西亦如之。

青州于胜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将入，瓶内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现于道。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隋州于智门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龟，七日甘露降于石桥旁之杨树，有黑蜂无算来绕之。八日旦大雾，舍利将之寺，天便开朗，历光化县。忽见门内木连理，过杨树之下，甘露五道，悬流沾洒舆上，既而沈阴。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神龟色状特异，有文在其腹，曰王兴。州使参军献之，日日开匣，欲视其头，而缩藏不可见。敕使著作郎王劭审检，龟便长引颈足，恣人反转，连日如之。乃见有文在其头，曰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皇帝亲抚视之，入于怀袖，自然驯狎。放诸宫沼及草内，还来直至御前，每放辄如之。

襄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扬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蒋州于西霞寺起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宝盖幡花映满寺，众悉执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梦焉。

吴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风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黄赤白之光。获紫芝，高二尺馀，四茎共三盖。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苏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晋司徒王琴台。掘得砖函银合子，有一舍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浮之钵水，右转四周。舍利初发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杂色云临舆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里有音乐之声。既而天又阴晦，舍利将下，云暂开，舍利入函，云复合。先是寺内凿石井，井吼二日。盖舍利将来之应也。

衡州于衡岳寺起塔，沙门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馀里，四遇逆风，愿定便定，四乞顺风，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云阔二丈馀，甚整直，来临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桂州于缘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馀里，有鸟千数，夹舆行飞，入城乃散。舍利将入塔，五色云来覆之。

番州于洪杨乡崇杨里之灵鹫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铜函，感二小银像，其一有银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内有神仙云气之像。昔宋主刘义隆之时，天竺有圣僧求那拔摩将诣扬都，路过灵鹫寺，谓诸僧曰：此间寻有异瑞，兼直王者登临，徵应建立，终逢菩萨圣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群燕，共衔绣像，委之堂内。及齐主萧道成初为始兴太守，游于此寺而起白塔。陈天嘉三年，寺内立碑，其文也如此。圣主修弘，验于今日。

交州于禅众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廓州于法讲寺起塔，舍利初发京下，宿于临皋，沙门梦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数丈，从东方来入寺，右绕佛塔，照及城楼，内外洞朗，遥望者疑烧积薪，光渐西流，食顷乃没。及定塔基，正当光没之所。又有香气，氛氲异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虽不奉舍利，亦请众僧行道。有一异鸟，来集梁上，意似听经，不惊不动，一夜一日乃下，止于读经之床。人人赞叹摩才娑，又擎之以行道。法师于佛前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签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尽释其囚，千里期集，无一违者。隋州人于水作鱼狱三百，既见舍利，亦悉决放之。馀州若此类盖多矣。

皇帝当此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银碗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右旋相著。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柬蒙赐蚬，敕令审视之，各于蚬内得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远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献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诸沙门相与椎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铁穴甲而无损。（《广弘明集》十七）

卷二十二

◎王劭（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舍利感应记别录

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诏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旦发焉。是时天色澄明，气和风静，宝舆幡幢，香花音乐，种种供养，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其几千万亿。服章行位，从容有序。上柱国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从至寺，设无遮大会礼忏焉。有青雀狎于众内，或抽佩刀，掷以布施，当人丛而下，都无所伤。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录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处所。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时，有风从南而来，寺内香气，殊异无比，道俗官私，并悉共闻。及有老人，姓金名瓒，患鼻不闻香臭，出二十馀年，于时在众，亦闻香气，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光景明净，天廓无云，空里即雨，宝屑天花，状似金银碎薄，大小间杂，散下，犹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堕寺内城治，俱有杂色晃曜，金晶映日。时即将衣承取，复在地拾得。道俗大众，十万馀人，并见俱获。又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其色黄白，初细後粗，如蜂火烟，龙形宛转，回屈直上，周旋塔顶，游腾清汉，莫测长短，良久乃灭。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周绕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参军王亮于先奉献皇帝，开花于宝屑内，复得舍利三颗，甚大欢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时，可深六尺许，土里忽有真紫色光现，须臾遂灭。其土即有黑文，杂间成篆字，书云「转轮圣王佛塔」，谨表闻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铭曰「千秋万岁乐未央」。

观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云，如车盖，其日午时现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数度放光，复有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内，发顾礼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时天忽有一片五色云，香馥非常，须臾之间，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复下银花，遍满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荚，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献。其日复有一黑狗，耽耳白胸，于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见人行道，即起行道，见人持斋，亦即持斋，非时与食不食，唯欲得饮净水，至後日旦起解斋，与粥始吃。且寺内先有数个猛狗，但见一狼狗，无不竞来吠啮。若见此狗入寺，悉皆低头掉尾。当尔之时，看人男夫妇女三十馀万，尽皆不识此狗，未知从何而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时，七日地微动，至八日大动。

兖州表云：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谨即经营，以为函盖。初磨之时，体唯青质，及其功就，变同玛瑙。五色相杂，纹彩焕然。复于其里间生白玉，内外通彻，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鉴人等镜，其送舍利（缺）。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现。四月五日申时，舍利现双树，并有师子现。五日亥时，舍利现金光，长七寸。六日卯时，龙花树现，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时，漆龛板外光明，状如金花色。六日申时，漆龛北板上及佛菩萨双树等形。六日亥时，舍利精舍里出黄白花光，长四五寸。八日辰时，漆龛板後云雾金光等形状。巳时，漆龛板後娑罗树莲华影佛像、众僧师子等形。午时，塔上五色云现。午後，漆龛内板上有娑罗双树林楼阁等现。九日，漆龛内板上叠石垒基文。申後，漆龛板外大娑罗树及僧执香炉等形容，金佛像现，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黄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黄法服，手捉香炉供养。其香气与世香不同，每日恒闻。

晋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众人尽见。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时，琉璃瓶里色白如月，须臾之间，即变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变〔作〕紫光，或现青色，瓶内流转，一来一去，循环不止，道俗瞻仰，咸共归依，实相容仪，良久乃散。七日午时，形影复出，变动辉焕，于前无异。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驿宿。其夜阴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净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从驿所舍利处而来。舍利石函盖四月五日磨治讫，遂变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麒麟一，师子一，鱼二，馀并似山水之状。

邓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变作玉及玛瑙，其石有文，现「正国德」三字，并有仙人麟凤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师浮业。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时，忽有香气氛氲，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惊愕。随至处所，香气遍满，至五更方始散尽。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满供设大斋，午时欲下舍利，道俗一万馀人，法师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众，人人悲感，不能自胜。即有赤色从师手内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云团圆如盖，正当函上，右旋数匝闭讫，还当元出之处消灭。又塔南先有佛阁，当时锁闭舍利，于其下立道场，遣二防人看守。忽闻阁上有众人行声，看阁门仍闭，又复。须臾复闻行声，即走告寺主，共开阁门上验看，唯有佛像，自外都无所见。又下舍利讫日到申时，有法师净梵，头陀僧净滔，于舍利塔後临水岩边，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道俗受菩萨戒。众人见群鱼行队游水，首皆南出，似欲归依，多少一万馀。请二禅师乘船入水，为鱼受戒。然水内诸鱼，悉回首向船，随逐循行，如似听法。

赵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于治下文际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刹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从未至申，更见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楼阁，或见白光，乍大乍小，巡绕舍利，绕瓶行道，或隐或显，或迟或速，官人道俗，莫不亲见，惊喜号咽，沸腾寺内。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纵横一尺馀，紫绿相间，前後三度，良久乃灭。又见一佛像，长二尺馀，坐于莲花趺坐，又以二菩萨侠侍，长一尺馀，从卯至巳，见诸形相。道俗四部二万馀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须臾成五色，游转瓶内，形相非常。又凿舍利铭，其石更无异质，凿至皇帝一字，从上点及竖牵横画，随凿之处，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内放光，遍照衙内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卫州表云：四月三日斋讫，舍利金瓶外，其色红赤，鲜丽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游瓶侧，缘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泽，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门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闻舍利欲到，合寺驰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户，回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许，亲迎舍利。因比瘳降，渐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发菩提心，竞趣归依。哑者能言，挛辟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变如琉璃，内外明彻。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银花等，表送奉献。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满城治。时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见舍利。复有一人，患腰脚挛辟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发愿，即得行动。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送城县市院。先有古井沤由来碱苦，水色旧赤，全不堪食，其县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尝觉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内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内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时，寺内天雨白花，目验然，状如细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时，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鹤，翔塔基之上。

怀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长寿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时，有一雄雉飞来函侧，心从容，质羽鲜华，自飞自止，曾无惊畏，河内县民杨迈特以示道俗六千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莫不同见。敕使沙门灵粲，即与受戒。其雉向师，似如听法。师云：此雉是野鸟，内法道理，无容笼系。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厢，复有一迹，从塔东南三步而来，直到塔所，不见还纵，复无入处，或阔四寸，或阔三寸，蟠屈逶迤，状等龙蛇之迹，官人道俗，并悉共见。八日至午时，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回数匝，晖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隐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权置州馆。六日夜，大德僧惠彻等，忽闻香气，有异寻常。至八日，诸僧迎舍利，将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复闻香气。去惠福寺门四十馀步，遂放青色光，覆照露帐，大久乃灭。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养。其日杞州人张相仁，于僧房见寺内舍利复放青色光，恰与新至舍利色状相似。十日复至，见赤色光临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复见青赤杂色光于寺。复有一老母，患腰已来二十馀年，拄杖伏地而行。闻舍利至寺，强来礼拜，于大众里，见舍利光，腰即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气，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尽，东风忽起，灯花绝焰，在佛堂东南，神光照烛，复有香风而来，官人道俗等共闻见，于是弥增克念。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业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两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镜，内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驳，又类玛瑙，润泽炫耀，光似琉璃。至四月一日，起斋行道。至三日亥时，舍利前焚香供养，灯光照庭，众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舆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现文，仿佛像有菩萨，光彩粉藻。又似众仙，其间鸟兽林木诸状，不惑者众，实难详审。其有文理，照显分明，今画图奉进。

许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内外民庶，皆见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厅，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时，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云，来临塔上，云形如盖。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馀步，依育王造塔本记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现，其水不可思议。当时道俗看者二万馀人，同饮齐见。所录瑞应，奉表奏闻。

荆州，舍利现云如车盖，正当塔上，云间雨花，游扬不落，众鸟翔塔。

济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二，放光照现，闻异香气，云间出音，自然钟声，及以赞善，大鸟群飞塔下。

楚州，舍利当行道日，野鹿来听，鹤游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三，放光映照。掘基地下，忽得铜塔，及哑者能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析解，用书石函。

杭州，舍利山间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鸟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项乌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辟者能行，大鸟旋塔。

郑州，舍利放光，幡向内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铜像。

兰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儿拨得二铜像。

慈州，舍利现白云盖如飞仙，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别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炉烟气，又类莲华，黄白色，天雨宝屑。

雍州表云：仁寿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内胜光寺、大兴善寺、法界寺、州公廨里，及城治街巷，天雨银屑，大如榆荚，小如《麦夫》等，表送奉献。仁觉寺五月十二日未时，有风从西南来，如香气氛氲，沙门及经生道俗等，并悉俱闻。当夜雨宝屑天花，芭蕉枝叶，棕榈茎干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异。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寿宫所慈善寺新佛堂内，灵光映现，形如钵许，从前柱绕梁伏，众僧睹见。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银屑天花，琵琶叶上，及馀草头上落地。仁寿二年六月八日，诸州送舍利沙门使还宫所，见旨相问慰劳讫。令九日赴慈善寺为庆光斋僧，众至寺赞诵，旋绕行香，欲食，空里微零。复雨银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献。京城内胜光寺模得陕州舍利石函，变现瑞像娑罗双树等形相者。仁寿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巳後，在寺日日放光，连连相续，缘感即发，不止昼夜。城治道俗，远来看人，归依礼拜，阗门塞路，往还如市。遇斯光者，照动群心，悲喜发意。其城内诸寺，外县诸州，以绢素模将去者，或上举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开明现朗，光光色别，随见不同。仁寿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内延兴寺灌写释迦金铜像丈六。其夜雨宝屑银花，香气甚异无比。

陕州，舍利从三月十五日申时，至四月八日戌时，合一十一度见灵瑞，总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内见华树，二度五色云。掘地得鸟，石函变异。八娑罗树，树下见水，一卧佛，三菩萨，一神尼。函内见鸟，三枝金华，兴云成轮相，自然幡盖。函内流出香云，再放光。舍利在陕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里，大通寺、善法寺、阐业寺并见光明，唯善法寺所见光内，有两个华树，形色分明，久而方灭。其色初赤，寻即变白。後散如水银，满屋之内，物皆照彻。舍利在大兴国寺，四月二日夜二更里，灵胜寺见光明洞了，庭前果树及北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草木，光照处见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鸟。舍利来向大兴国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时，司马张备、共大都督侯进，检校筑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阌乡县玉山乡民杜化云下忽出一鸟，青黄色，大如鹑，驯行塔内，安然自处，执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鸟致死。今营福事于舍利塔内，获非常之鸟，既以出处为异，谓合嘉祥。今别画鸟形，谨附闻奏。五色云再现。三月十五日申时，舍利到陕州城南三里涧，即有五色云从东南郁起，俄尔总成一盖，即变如紫罗色，舍利入城，方始散灭，当时道俗并见。至二十八日未时，在大兴国寺，复有五色云，从西北东南二处而来，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时有文林郎韦范、大都督杨及官民等，并同观瞩。其云少时即散者也，两度出声。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从宝座出声，如人间打静声，至三乃止。後在大兴国寺，四月五日酉时，复出一声，大于前者，道俗并闻。石函内外，四面见佛菩萨神尼娑罗树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时，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种瑞表，未发之间，司马张备、共崤县令郑乾意、阌乡县丞赵怀坦、大都督侯进、当作人民侯谦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检校，同见函外东面，石文乱起。其张备等怪异，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随手向上，即见娑罗树一双，东西相对，枝叶宛具，作深青色。俄顷道俗奔集，复于西面外以水浇洗，即见两树，叶有五色，次南面外。复有两树，枝条稍直，其叶色黄白，次东面外。复有两树，色青叶长，其四面树下，并有水文。于此两树之间，使人文林郎韦范，初见一鸟仰卧。司马张备次後看时，其鸟已立。鸟前有金华三枝，鸟形大小毛色，与前掘地得者不异。其鸟须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内西南近角，复有一菩萨，坐华台上，面向东。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萨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复有二菩萨并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银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唇上有一卧佛，侧身，头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萨，于石内并放红紫光，高一尺许，从巳至未，形状不移，图画已後，色渐微灭。道俗观者，其数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暗。见瑞之时，变为明白，表里映彻。周回四面，俱遣人坐，并相照见，无所翳幛。其函内外四面，总见一佛、三菩萨、一尼、一鸟、三枝华、八株树，今别画图状，谨附闻奏。午时，四方云起，变成轮相。复有自然幡盖，及塔上香云，二度光见。四月八日午时，欲下舍利，于时道俗悲号，四方忽然一时云起，如烟如雾，渐欲向上。至于日所，即绕日变成一晕，犹如车轮。内别有白云，团圆翳日，日光渐即微暗，如小盏许，在〔轮〕外周匝次第以云为辐，其轮及辐，并作红紫色。至下舍利讫，其云散灭，日光还即明净。复于塔院西北墙外，大有自然幡盖，亦有见幡盖围绕舍利者，当时谓有人捉幡供养，至下舍利讫，其幡盖等忽即不见。于时道俗见者不少。至戌时，司马张备等见塔上有青云气，从塔内而出，其云甚香，即唤使人文林郎韦范、大兴寺僧昙畅入里就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共韦范等并见流光向西北、东南二处流行，须臾即灭。（《广弘明集》十七）

◇述佛志

释氏非管窥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书，述商太宰问孔子圣人事，又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仿佛于佛。石、苻、姚世，经译遂广。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荡之甚乎？其说人身心善恶，世事因缘，以慈悲喜舍，常乐我净。书辩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觉孰能证之？凡在黔首，莫不归命。达人则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脱，究竟菩提。及僻者为之，不能通理，徒务费竭财力，功利烦浊，犹六经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广弘明集》二引隋王劭《述佛志》，云出《齐书》。案：今所见萧子显《齐书》无此篇，《隋志》古史类有王劭《齐志》十卷，盖道宣所据也。）

◎房彦谦

彦谦字孝冲，清河东武城人，家于齐州，魏东义阳行台景先族曾孙。仕齐，为州主簿。隆化中，进治中。入周，不仕。开皇七年，授承奉郎，寻迁监察御史，除长葛令。仁寿中，迁若阝州司马。大业初，去职。寻徵为司州刺史。从征辽东，监扶馀道军，左迁泾阳令，卒官。至唐，以子玄龄贵，追赠徐州都督、临淄县公，谥曰定。

◇谕张衡书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刑者所以惩恶，故疏贱之人，有善必赏，尊贵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贱者也。今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恶之间，上达本朝，慑惮宪章，不敢怠慢。国家祗承灵命，作民父母，刑赏曲直，升闻于天，夤畏照临，亦宜谨肃。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论，虽州国有殊，高下悬邈，然忧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衅逆，须有甄明。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虑宗社危逼，徵兵聚众，非为干纪，则当原其本情，议其刑罚，上副圣主友于之意，下晓愚民疑惑之心；若审知内外无虞，嗣后纂统，而好乱乐祸，妄有觊觎，则管、蔡之诛，当在于谅，同恶相济，无所逃罪，枭悬孥戮，国有常刑。其间乃有情非协同，力不自固，或被拥逼，沦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为冤滥。恢恢天网，岂其然乎？罪疑从轻，斯义安在？昔叔向置鬻狱之死，晋国所嘉，释之断犯跸之刑，汉文称善。羊舌宁不爱弟，廷尉非苟违君，但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且圣人大宝，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磐石之据，产、禄承母后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王之位。况乎蕞尔一隅，蜂扇蚁聚，杨谅之愚鄙，群小之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慝，而欲凭陵畿甸，觊幸非望者哉！开辟以降，书契云及，帝王之迹，可得而详。自非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孰能道洽幽显，义感灵。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显，履冰在念，御朽兢怀。逮叔世骄荒，曾无戒惧，肆于民上，骋嗜奔欲，不可具载，清略陈之。曩者齐、陈二国，并居大位，自谓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罔念忧虞，不恤刑政。近臣怀宠，称善而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是以民庶呼嗟，终闭塞于视听，公卿虚誉，日敷陈于左右。法网严密，刑辟日多，徭役烦兴，老幼疲苦。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凡此小国，尚足名臣，齐、陈之疆，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徇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持，于己非宜，即加摈压；倘遇谄佞之辈，行多秽匿，于我有益，遽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夫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戴，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齐、陈不任骨鲠，信近谗谀，天高听卑，监其淫僻，故总收神器，归我大隋。向使二国祗敬上玄，惠恤鳏寡，委任方直，斥远浮华，卑菲为心，恻隐为务，河朔疆富，江湖险隔，各保其业，民不思乱，泰山之固，弗可动也。然而寝卧积薪，宴安鸩毒，遂使禾黍生庙，雾露沾衣，吊影抚心，何嗟及矣！故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万机之事，何者不须孰虑哉！伏惟皇帝望云就日，仁孝夙彰，锡社分圭，大成规矩。及总统淮海，盛德日新，当璧之符，遐迩佥属。赞历甫尔，宽仁已布，率土苍生，翘足而喜。并州之乱，变起仓卒，职由杨谅诡惑，诖误吏民，非有构怨本朝，弃德从贼者也。而有司将帅，称其愿反，非止诬陷良善，亦恐大点皇猷。足下宿当重寄，早预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见知。方当书名竹帛，传芳万古，稷、契、伊、吕，彼独何人？既属明时，须存謇谔，立当世之大诫，作将来之宪范。岂容曲顺人主，以爱亏刑，又使胁从之徒，横贻罪谴？忝蒙眷遇，辄写微诚，野人愚瞽，不知忌讳。（《隋书·房彦谦传》，《北史》三十九）

◎刘子翊

子翊，彭城丛亭里人。仕齐，为殿中将军。开皇初，除南和丞，累转秦州司法参军，入为侍御史。仁寿中，为新丰令。大业中，除大理正，擢授治书侍御史。从幸江都。为丹阳留守，陷于贼，遇害。年七十。

◇驳刘炫继母不解官议

《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後者，为其父母期」。服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後者，为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後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後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继既等，故知心丧不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也妻，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以义报，等之己生。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後，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毖，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毖于内国更娶，生子昌。毖死後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前母，於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已，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仗为子之义。名义分定，然後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己养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自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又论云：「取子为後者，将以供承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後妻。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复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後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明世，强媒孽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隋书·刘子翊传》，时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後父更别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云云。事奏，竟从子翊议。）

◎张公礼

公礼，恒山九门人。仕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历周入隋，未详。

◇龙藏寺碑

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取譬金刚，信毕竟而不毁。是知涅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无船求渡，既似龟毛；无翅愿飞，还同兔角。故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检粗摄细，良资汲引之风；挽满陷深，雅得修行之致。若论乾闼之城皆妄，芭蕉之树尽空，应化讵真，权假宁实，释迦文非说□之□，须菩提岂证果之人？然则习因之指安归，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是故维摩诘具诸佛智，灯□之坐斯来；舍利弗尽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业行有优劣，福报有轻重。若至凡夫之圣人，天堂之与地狱，详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论哉？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护戒比丘，翻同雹草。持律□□，□等霜莲。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讵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命，下顺民心，飞行而建鸿名，揖让而升大宝。匪结农轩之阵，谁亻旬汤武之师？称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蚩尤之乱；执玉帛者尽于万国，无陷防风之祸。斯乃天启至圣，大造区域，垂衣化俗，负字民。昧旦紫宫，终朝青殿。道高羲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众贶毕集。低廿出月，摇含风。沉璧观书，龙负握河之纪；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图。于是东暨西渐，南徂北迈，隆礼言洽，至乐云和。感天地而动鬼神，辩尊卑而明贵贱。而尚劳己亡倦，求衣靡息。岂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扰扰苍生，盖缠仍拥。所以金编宝字，玉牒纶言，满封盈函，云飞雨散。慈爱之旨，形于翰墨；哀殷之情，发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赖陶甄；阴阳所生，皆蒙鞠养。故能津济率土，救护溥天；协奖群迷，扶导聋瞽。澍兹法雨，使润道牙。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壹之果，建最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以坠之典。忍辱之铠，满于清都；微妙之台，充于赤县。岂直道安、罗什，有寄弘通。故亦迦叶、目连，圣僧斯在。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昔伯取其谣言□□□水毋恤往而得宝，窥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践祚；灵王北出，登望台而临海。青山敛雾，绿水扬波。路款晋而适秦，途通□而指卫。□□之落，矩步非遥；平原之楼，规行非远。寻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亻零，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军府号为飞将，朝廷称为虎臣，领袖诸□，冠冕群俊，探赜索隐，应变知机，著义尚训御之勤，立勋功事劳之绩，廊庙推其伟器，柱石捐其大材。自驰传莅蕃，建作牧，招怀□逸，蠲复逃亡。远视广听，贾琮之案冀部；赏善戮恶，徐邈之处凉州。异轸齐奔，古今一致。下车未几，善政斯归。瞻彼伽蓝，事□草创。□奉敕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共广福田。公爰启至诚，虔心徙石。施逾奉盖，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铜，罄赤岸之玉，结琉璃之宝□，饰缨络之珍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峥嵘醪葛，穹隆谲诡。九重壹柱之殿，三休七宝之宫，雕梁刻桷之奇，图云画藻之异。白银成地，有类悉觉之谈；黄金镂，非关句践之献。其内闲房静室，阴牖阳窗，圆井垂莲，方疏度日。曜明于朱户，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游安养之国；ㄧ隐天树，疑入欢喜之园。夜漏将竭，听鸣锺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不求床坐，来会之众何忧；□然饮食，持钵之侣奚念。粤以开皇六年，岁次鹑火，庄严粗就，庶使皇隋宝祚，与天长而地久，种觉花台，将神护而鬼卫，乃为词曰：

多罗秘藏，毗厄觉道，斯之不灭，凭于大造。谁薰种智，谁坏烦恼，猗欤我皇，实弘三宝。慧灯翻照，法炬还明。菩提果殖，救护心生。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充遍世界，弥满国城。憬彼大林，当途向术。於穆州后，仁风遐拂。金粟施僧，珠缨奉佛。结瑶葺宇，构琼起室。凤□概日，虹梁入云；电飞窗户，雷惊棼。绮笼金镂，缥壁椒薰。绨锦乱色，丹素成文。仿佛雪宫，依稀月殿。明室结幌，幽堂启扇。卧席未窥，㇇龙谁见。带风萧瑟，含烟葱。西临天井，北拒吾台。川谷苞异，山林育材。苏秦说反，乐毅归来。邹鲁愧俗，汝颍惭能。惟此大城，瑰异所践。疏钟向度，层磐露泫。八圣四禅，五通七辩。戒香恒馥，法轮常转。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写，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碑旧拓本。案：《金薤琳琅》八有此文，多识叹非因每穴五字，非。）

卷二十三

◎宇文恺

恺字安乐，本朔方人，迁居京兆。周初，以功臣子封双泉伯，进封安平县公。历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中，加上开府。隋受禅，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别封甑山县公。及迁都，领营新都副监。後拜莱州刺史。坐兄忻诛，除名。及建仁寿宫，授将作大匠，拜仁寿宫监，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炀帝即位，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进位开府，迁工部尚书，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康。有《东宫典记》七十卷，《东都图记》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

◇奏明堂议表

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宁，尽妙思于规摹，凝冕旒，致子来于矩。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咸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圭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士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嵩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涂，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案，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二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锺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瘤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案：《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鸱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後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迴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後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後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後，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馀，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馀，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後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旁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隋书·宇文恺传》）

◇奏定皇太子辂

案宋大明六年，初备五辂，有司奏云：「秦改周辂，创制金根，汉、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辂，雕饰略同，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于东储，在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辂，碧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时沿古，于礼为中。」观宋此义，乃无副车。新置五辂，金玉同体，至象已下，即为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辂，欲示等威，故令给象。今取《周礼》之名，依汉家之制，天子五辂，形饰并同。旒及繁缨，例皆十二，黄屋左纛，金根重毂，无不悉同，唯应五方色以为殊耳。若用此辂，给于太子，革木尽皆不可，何况金象者乎？既制副车，驾用四马。至于金辂，自有等差。《春秋》之义，降下以两。今天子金辂，驾用六马，十二旒。太子金辂，驾用四马，降龙九旒。制颇同于副车，又有旌旗之别。并嫡皇孙及亲王等辂，并给金辂，而减其雕饰，合于古典，臣谓非嫌。（《隋书·礼仪志五》，皇太子辂，古者金饰。宋、齐以来，并乘象辂。宇文恺、梁毗奏，制曰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宇文庆

庆字神庆，河南洛阳人。周初，受业东观。历都督，迁卫王府掾。建德中，进骠骑大将军，加开府。从平齐。进大将军，封汝南郡公。历延州、宁州总管。大象中，进上大将军，加柱国。隋受禅，拜左武卫将军，进上柱国。出为凉州总管，徵还，卒于家。

◇奏录文帝龙潜时言表

臣闻智谋造化，二仪无以隐其灵，明同日月，万象不能藏其状。先天弗违，实圣人之体道，未萌见兆，谅达节之神机。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齐诞御，怀五岳其犹轻，吞八荒而不梗，蕴妙见于胸襟，运奇谋于掌握。臣以微贱，早逢天眷，不以庸下，亲蒙推赤。所奉成规，纤毫弗舛，寻惟圣虑，妙出蓍龟，验一人之庆有徵，实天子之言无戏。臣亲闻亲见，实荣实喜。（《隋书·宇文庆传》）

◎王谊

谊字宜君，河南洛阳人。周初，为左中侍上士。迁御正大夫，拜雍州别驾。武帝即位，授仪同，迁内史大夫，封杨国公。从平齐，授相州刺史，徵为大内史。宣帝初，出为襄州总管。静帝初，转郑州总管，拜大司徒。开皇初，进封郧国公。後以怨望赐死。

◇奏驳苏威减功臣地给民议

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隋书·王谊传》）

◎来和

和字弘顺，京兆长安人。周初，为夏官府下士，累迁少卜上士，赐爵安定乡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洹水县男。大象中，拜仪同。隋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进位开府。有《相经》四十卷。

◇上表自陈

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致五品，二十馀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惧！愚臣不任区区之至，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得）无灾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隋书·来和传》，《北史》八十九）

◎元寿

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魏邵陵王敦孙。周武成初，封隆城县侯。保定中，改封仪陇县侯。隋开皇中，授尚书主爵侍郎。从晋王伐陈，除行台左丞，兼领元帅府属。及平陈，拜尚书左丞。迁太常少卿，出为基州刺史。徵太府少卿，进位开府。炀帝即位，以从平汉王谅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拜内史令，进右光禄大夫，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道卒。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曰景。（案：《周书》别有元寿，历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鄯州刺史，封安乐县公，非即其人也。）

◇奏劾刘行本、韩微之等

臣闻天道不言，功成四序，圣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今月五日，銮舆徙跸，亲临射苑，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预观盛礼，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产。妻安遇患，弥留有日，安若长逝，世略不合此行。窃以人伦之义，伉俪为重，资爱之道，乌鸟弗亏。摩诃远念资财，近忘匹好，又命其子舍危忄之母，为聚敛之行。一言才发，名教顿尽。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微之等，亲所闻见，竟不弹纠。若知非不举，事涉阿纵；如不以为非，岂关理识？谨案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检校治书侍御史臣刘行本出入宫省，备蒙任遇，摄职宪台，时月稍久，庶能整肃缨冕，澄清风教。而在法司亏失宪体，瓶罄耻，何所逃愆！臣谬膺朝寄，忝居左辖，无容寝默，谨以状闻。其行本、微之等，请付大理。（《隋书·元寿传》，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御史见而不言。寿奏劾之。又见《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绩

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侍读。建德初，转宫尹中士，迁小宫尹。宣政初，封义阳县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时，转御正下大夫。静帝初，加上开府，转内史中大夫，进封郡公，拜大将军。隋受禅，出为豫州刺史。寻拜都官尚书，转晋州刺史。及平陈，拜苏州刺史，迁信州总管。卒，谥曰安。

◇遗顾子元书

皇帝握符受，合极通灵，受揖让于唐、虞，弃干戈于汤、武，东逾蟠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朔所未穷，西尽流沙，张骞所不至，玄漠黄龙之外，交臂来王，葱岭、榆关之表，屈膝请吏。曩者伪陈独阻声教，江东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辅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应时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复生，吴、会臣民，白骨还肉。唯当怀音感德，行歌击壤，岂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须酒礼？吾是隋将，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堑，坐待强援，绰有馀力。何劳踵轻敝之俗，作虚伪之辞，欲阻诚臣之心，徒惑骁雄之志。以此见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晓谕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远。（《隋书·皇甫绩传》，高智慧等作乱，苏州民顾子元应之，子元素感绩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绩遗子元书。）

◎卫玄

玄字文，河南洛阳人。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记室，迁给事上士，袭父g爵兴势公，转宣纳下大夫。建德中，拜益州长史，迁开府仪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领京兆尹。宣帝时，以忤旨免。大象中，检校熊州事。隋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公。坐事免。寻拜岚州刺史，检校朔州总管事，入为卫尉少卿。仁寿初，拜资州刺史，除遂州总管。炀帝即位，复徵为卫尉卿。迁工部尚书，拜魏郡太守。入为右候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转刑部尚书，拜金紫光禄大夫。辽东之役，拜京兆内史，留守京师，加右光禄大夫。唐兵入关，归于家。义宁中卒。年七十七。

◇屯军金谷扫地祭高祖

刑部尚书、京兆内史臣卫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灵。自皇家启运，三十馀年，武功文德，渐被海外。杨玄感孤负圣恩，躬为蛇豕，蜂飞蚁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罴，志枭凶逆。若社稷灵长，宜令丑徒冰碎，如或大运去矣，幸使老臣先死。（《隋书·卫玄传》）

◎高

字昭玄，一名敏，渤海人。仕周，为齐王宪记室参军。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除内史上士，迁下大夫。建德中，进开府。大象中，进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隋受禅，拜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拜左卫大将军，迁左领军，加上柱国。进封齐国公，免。寻除名为民。炀帝即位，拜太常。大业三年，坐谤讪朝政诛。

◇奏请计户徵税

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隋书·食货志》）

◇奏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乐久废，今若徵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隋书》）

◎宇文述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头。周武帝时，起家拜开府。历左宫伯，英果中大夫，封博陵公，改封濮阳。大象末，超拜上柱国，进封褒国公。隋受禅，为右卫大将军，拜寿州总管，历太子左卫率。炀帝即位，迁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加开府仪同三司。从幸江都，卒。赠司徒、尚书令，谥曰恭。

◇奏杀废太子诸子

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隋书·宇文述传》）

◇奏诛斛斯政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

◎段文振

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为宇文护中外府兵曹。建德中，授上仪同，封襄国县公，历相州别驾、扬州总管长史。大象中，入为天官都上士。文帝以为丞相掾。及受禅，除卫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加上开府，迁鸿胪卿。後为石、河二州刺史，迁兰州总管，改封龙冈县公。江南平，授扬州总管司马，转并州总管司马，迁云州总管，入为太仆卿。仁寿初，坐事除名。後拜大将军，灵州总管。炀帝即位，徵为兵部尚书，进位右光禄大夫。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道卒。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侯，谥曰襄。

◇请遣启民可汗出塞表

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窃见国家容受启民，资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计，窃又未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世之长策也。（《隋书·段文振传》，又《北史》七十六）

◇从征辽东疾笃上表

臣以庸微，幸逢圣世，滥蒙奖擢，荣冠侪伍。而智能无取，叨窃已多，言念国恩，用忘寝食。常思效其鸣吠，以报万分，而摄养乖方，疾患遂笃。抱此深愧，永归泉壤，不胜馀恨，轻陈管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出後，迟疑不决，非上策也。（《隋书·段文振传》）

◎令孤熙

熙字长熙，敦煌人。仕周，为吏部上士，寻授都督、辅国将军，转夏官府都上士，历小驾部职方下大夫，袭父整爵彭阳县公。及武帝平齐，进位开府，历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隋受禅，除司徒左长史，加上仪同，进封河南郡公。加上开府，拜沧州刺史。徙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及行台废，授并州总管司马。後征为雍州别驾，进长史。迁鸿胪卿，兼吏部尚书，判五曹尚书事，拜汴州刺史，徵拜桂州总管，改封武康郡公。坐事，锁诣阙，道卒。

◇请解桂州总管任表

臣忝居岭表，四载于兹，犬马之年，六十有一。才轻任重，愧惧兼深，常愿收拙避贤，稍免官谤。然所管遐旷，绥抚尤难，虽未能顿革夷风，颇亦渐识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转就衰迈。昔在壮齿，犹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岂可犹当重寄！请解所任。（《隋书·令孤熙传》）

◎郑译

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北齐光州刺史述祖从孙。周武帝时，为给事中士，拜银青光禄大夫，转左侍上士。尚梁安公主。历御正下大夫、太子宫尹，赐爵开国子，坐事除名。宣帝即位，拜开府、内史下大夫，封归昌县公，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复坐事除名。大象中，文帝矫诏，复以为内史上大夫，寻拜柱国相府内史，兼领天官都府司，会总六府事，进上柱国。及受禅，废归第。复投开府、隆州刺史。徵还，复迁岐州刺史。开皇十一年卒，谥曰达。有《乐府声调》六卷，又三卷。

◇答苏夔驳七调

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锺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隋书·音乐志中》）

◇又与苏夔议

案今乐府黄锺，乃以林锺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锺宫，以黄锺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隋书·音乐志中》）

卷二十四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安定鹑觚人。仕周，为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转纳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士，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袭父允爵临泾公。宣政初，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隋受禅，迁散骑常侍、秘书监。拜礼部尚书，除太常卿。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炀帝即位，进位上大将军，改右光禄大夫。大业六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有《集》十二卷。

◇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後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馀，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尤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後，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攵，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隋书·牛弘传》，《北史·牛弘传》，又见《御览》六百十九）

◇奏请定典礼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後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隋书·礼仪志》三，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诏曰可。）

◇奏著丧纪令（开皇初）

正一品薨，则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示礼制；二品以上，则鸿胪丞监护，司仪丞示礼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亲以上丧，并掌仪一人示礼制。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内不得置金银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请修缉雅乐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案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後，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锺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锺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锺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後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後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後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由是牛弘奏。）

◇奏言雅乐定

臣闻蕢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知鸠择，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後，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递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十四年，乐定。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议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同：「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锺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後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隋书·牛弘传》，又见《北史》七十二）

◇乐议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锺，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锺，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锺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馀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锺为宫，十二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乃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锺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隋书·牛弘传》，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详议

後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锺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锺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锺，应锺也。」贾逵、郑玄曰：「圜锺，夹锺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案《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锺，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锺，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锺，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锺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案《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锺，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锺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锺。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锺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锺，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锺之锺、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馀调，更成杂乱也。（《隋书·音乐志下》，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

◇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锺为宫，大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宫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锺〔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知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

◇又议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锺者，用黄锺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锺之宫，乃以林锺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锺之笛，正声应黄锺，下徵应林锺，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锺，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张溥本有同律度量议，据《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与牛弘等议，宜编入达奚震文。）

卷二十五

◎杨素

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齐尚书令族孙。仕周，为宇文护中外记室，转礼曹，加大都督，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清河县子。授司城大夫，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宣帝即位，袭父敷爵临贞县公。大象中，为汴州刺史，拜大将军，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隋受禅，加上柱国，拜御史大夫，免。寻拜信州总管，迁荆州总管，进封郧国公，改封越国公。寻拜纳言，转内史令，进尚书右仆射。仁寿初，迁左仆射。炀帝即位，迁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大业二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赠光禄大夫、太尉，谥曰景武。有《集》十卷。

◇谢炀帝手诏问劳表

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远，州郡之职，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觊望。然时逢昌运，王业惟始，虽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徒以南阳里闾，丰、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臣才能，实由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牧臣于疏远，照臣以光晖，南服降枉道之书，春官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识，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实自效无路。昼夜回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寝食惭惕，常惧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哀，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禀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以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赍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便同海运。悲欣惭惧，五情振越，虽百陨微躯，无以一报。（《隋书·杨素传》，汉王谅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赍手诏劳素，素上表陈谢。）

◇奏劾王谊

臣闻丧服有五，亲疏异节，丧制有四，隆杀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贤者不得逾，不肖者不得不及。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丧，始经一周，而谊便请除释。窃以虽曰王姬，终成下嫁之礼，公则主之，犹在移天之义。况复三年之丧，自上达下，及期释服，在礼未详。然夫妇则人伦攸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钻燧改火，责以居丧之速，朝祥暮歌，讥以忘哀之早。然谊虽不自强，爵位已重，欲为无礼，其可得乎？乃薄俗伤教，为父则不慈，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付法推科。（《隋书·王谊传》，高祖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未几，奉孝卒，逾年，谊上表，言公主少，请除服。御史大夫杨素劾谊。）

◇奏张胄玄、刘孝孙所克刂日食事

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克刂而食，尚不得其时，又不知所起，他皆无验。胄玄所克刂，前後妙衷，时起分数，合如符契。孝孙所克刂，验亦过半。（《隋书·律历志》中，张胄玄与刘孝孙共短张宾历，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

◇滕王纶罪议

纶希冀国灾，以为身幸。原其性恶之由，积自家世。惟皇运之始，四海同心，在于孔怀，弥须叶力。其先乃离阻大谋，弃同即异。父悖于前，子逆于後，非直觊觎朝廷，便是图危社稷。为恶有状，其罪莫大，刑兹无赦，抑有旧章，请依前律。（《隋书·滕王纶传》，王弘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帝命公卿议其事，司徒杨素等云云。）

◇卫王集罪议

集密怀左道，厌蛊君亲，公然咒诅，无惭幽显。情灭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请论如律。（《隋书·卫王集传》，宪司奏集恶逆，罪当死。天子下公卿议其事，杨素等云云。）

◇为蜀王秀作檄文，置秀集中

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陈甲兵之盛，云「指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罪。」（《隋书·文帝四子传》，又《北史》七十一）

◇柳弘诔

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周书·柳庆附传》）

◎杨玄感

玄感，素子。开皇中，以父军功，授仪同，加上开府、大将军。仁寿初，进柱国。出为郧州刺史，转宋州刺史。大业中，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以辽东之役发兵反，败死。

◇屯兵尚书省誓众

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隋书·杨玄感传》）

◇与樊子盖书

夫建忠立义，事有多途，见机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宫，霍光废刘贺于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陈。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任璇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民败德。频年肆眚，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玄感世荷国恩，位居上将，先公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趋，义形公道。天意人事，较然可知。公独守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礼，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潸泫，言无所具。（《隋书·杨玄感传》）

◎柳

字幼文，河东解人，寓居襄阳。梁末，随父仲礼归周，为宇文护中外记室，出为宁州总管掾。建德中，为司武上士，转郑令。隋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屯田侍郎，迁治书侍御史，拜仪同三司，加员外散骑常侍。仁寿中，坐事除名。炀帝即位，徙敦煌。徵还，道卒。

◇上周武帝表

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捍劬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子以下，实有守宗庙之功。昔萧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阳，穆之居中，没後犹蒙优策。不胜管见，奉表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柳传》，平齐之後，帝大赏从官，留京者不预，上表。）

◇上隋文帝表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ウ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馀种稗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寝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诚。（《隋书·柳传》，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上表。）

◇谏文帝亲裁细务疏

臣闻自古圣帝，莫过唐、虞，象地则天，布政施化，不为丛挫，是谓钦明。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诫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体裁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务广，事无大小，咸关圣听。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以怡神为意，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义，念文王勤忧之理。若其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馀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也。（《隋书·柳传》）

◇奏劾唐君明周丧娶库狄士文从妹

臣闻天地之位既分，夫妇之礼斯著，君亲之义生焉，尊卑之教攸设。是以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窃以爱敬之情，因心至切，丧纪之重，人伦所先。君明钻燧虽改，在文无变，忽劬劳之痛，成燕尔之亲，冒此苴，命彼ㄗ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遄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整齐风教，四方是则。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隋书·柳传》，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刺史库狄士文之从父妹，劾之，二人竟坐得罪。）

◇奏禁上元角抵戏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稗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衤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隋书·柳传》）

◇高子应国公弘德申牒请戟判

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门外既设，内阁又施！（《隋书·柳传》）

◎达奚震

震字猛略，代人。

◇锺律用铁尺议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锺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锺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锺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鸟，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鬯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实之外，才剩十馀，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有会处多。且平齐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云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

◎苏威

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人，西魏度支尚书兼司农卿绰子。仕周，开府。入隋，历纳言，封房公，开府仪同三司。

◇奏荐柳庄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柳庄。（《北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柳昂

昂字千里，河东解人，周司会庆族子。仕武帝，为大内史，封文城郡公，进开府。大定中，拜大宗伯。隋受禅，加上开府，出为潞州刺史。

◇上文帝劝学行礼表

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将谢，分割九区，关右、山东，久为战国，各逞权诈，俱殉干戈，赋役繁重，刑政严急。盖救焚拯溺，无暇从容，非朝野之愿，以至于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荡亡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兹而坏。伏惟陛下禀灵上帝，受命天，合三阳之期，膺千祀之运。往者周室颓毁，区宇沸腾，圣策风行，神谋电发，端坐廊庙，荡涤万方，俯顺幽明，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臣谬蒙奖策，从政藩部，人庶轨仪，实见多阙，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隋书·柳昂传》）

◎柳庄

庄字思敬，河东解人。仕後梁，为太府卿。入隋，历给事黄门侍郎，出为饶州刺史。

◇奏刑法宜合常科

臣闻张释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甚。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从伐齐，为行军总管长史，除并州别驾，加仪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阳县子，迁武藏大夫。隋受禅，进爵为侯，拜治书侍御史，转大兴令，迁雍州赞治，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徵散骑常侍、大理卿。仁寿初，进上开府。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摄御史大夫。以忤旨，忧愤卒。

◇奏劾刘

臣闻处贵则戒之以奢，持满则守之以约。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当戒满归盈，鉴斯止足，何乃规曲孽之润，竞锥刀之末，身昵酒徒，家为逋薮？若不纠绳，何以肃厉。（《隋书·刘传》，京师饥，上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酒，使妾赁屋，当垆沽酒。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

◇劾杨素封事

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隋书·梁毗传》，《北史》七十七，又《文苑英华》九百九十八，所载仅百字，未有谨疏二字。）

◎乐运

运字承业，南阳氵育阳人，晋尚书令广八世孙。周天和初，为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转柱国府记室参军，入为露门博士。建德中，除万年县丞，超拜京兆县丞。静帝初，左迁广州氵蚩阳令。开皇五年，转毛州高唐令。有《谏苑》四十一卷。

◇上周宣帝疏论丧礼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先王制礼，安可诬之。礼，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毕至。今葬期既促，事讫便除。文轨之内，奔赴未尽；邻境远闻，使犹未至。若以丧服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对使，未知此出何礼。进退无据，愚臣窃所未安。（《周书·颜之仪传》，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讫，诏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议即吉。运时为京兆郡丞，上疏不纳。又见《北史·王轨附传》。）

◇上宣帝疏谏数赦

臣谨案《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悦之也。《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罪虽大，当缓赦之。《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此谓赦疑从罚，罚疑从免。《论语》曰：「赦小过，举贤才。」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逮兹末叶，不师古始，无益于治，未可则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砺石。」又曰：「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吴汉遗言，犹云「唯愿无赦。」王符著论，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岂可数施非常之惠，肆奸宄之恶乎。（《周书·颜之仪传》，又《北史》六十二）

◇舆榇上书陈宣帝八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曰：内史御正，职在弼谐，皆须参议，共治天下。大尊比来小大之事，多独断之。尧舜至圣，尚资辅弼，况大尊未为圣主，而可专恣己心？凡诸刑罚爵赏，爰及军国大事，请参诸宰辅，与众共之。

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诫。大尊初临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实後宫；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声溢朝野。请姬媵非幸御者，放还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犹恐万机不理，天下拥滞。大尊比来一入後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内竖。传言失实，是非可惧。事由宦者，亡国之徵。请准高祖，居外听政。

四曰：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将如之何。秦网密而国亡，汉章疏而祚永。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斫雕为朴，本欲传之万世。大尊朝夕趣庭，亲承圣旨。岂有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成父之志，义岂然乎。请兴造之制，务从卑俭。雕文刻镂，一切勿营。

六曰：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徵求，唯供鱼龙烂熳，士民从役，祗为徘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此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七曰：近见有诏，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谠之人，欲陈时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义无假手，脱有舛谬，便陷严科。婴径尺之鳞，其事非易，下不讳之诏，犹惧未来，更加刑戮，能无钳口！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无宜杜献书之路。请停此诏，则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生朝，殷王因之获福。今玄象垂诫，此亦兴周之祥。大尊虽减膳撤悬，未尽消谴之理。诚愿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万方之罪，则天变可除，鼎业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周书·颜之仪传》，《北史》六十二）

卷二十六

◎长孙平

平字处均，河南洛阳人，周柱国俭子。仕武帝，为卫王侍读。建德初，拜开府、乐部大夫。宣帝即位，为小司寇。大象中，代贺若弼为寿州刺史。隋受禅，徵拜度支尚书，转工部尚书。历汴、许、贝三州刺史，转相州刺史，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进位大将军，拜太常卿，判吏部尚书事。仁寿中卒，谥曰康。

◇上书请积谷

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隋书·长孙平传》）

◇奏立义仓定式

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馀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隋书·食货志》）

◎长孙晟

晟字季晟，河南洛阳人，魏上党王稚曾孙。仕周武帝，为司卫上士。大象中，迁奉车都尉。隋受禅，授车骑将军，进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加开府，进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授上开府。炀帝即位，拜左领军将军，相州刺史，转武卫将军，迁右骁卫将军。大业五年卒。至唐贞观中，以子无忌贵，追赠司空、上柱国、齐国公，谥曰献。

◇表奏宜北伐

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馀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隋书·长孙晟传》，晟还大利城，安抚新附。仁寿元年，晟表奏。）

◇上书进离间突厥计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埸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後，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孙晟传》）

◇奏许染干尚主

臣观雍闾，反夏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梁干必又受其徵发。强而更反，後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隋书·长孙晟传》，开皇十三年，遣晟杀大义公主，雍闾又表请婚。佥议将许之，晟又奏。）

◇奏徙染干部落

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隋书·长孙晟传》）

◇奏请招慰都蓝部落

今王师临境，战数有功，城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隋书·长孙晟传》，二十年，都蓝大乱，为其部下所杀。晟因奏请。）

◎贺娄子

子字万寿，代人，世居关右。仕周武帝，为司水上士，累迁小司水，封思安县子。寻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大象中，除秦州刺史，进爵为伯。以从平尉迥功，进上开府，封武川县公。隋受禅，进封巨鹿郡公，镇凉州。授上大将军，徵授工部尚书，仍镇凉州。授榆关总管，云州刺史，仍拜云州总管。开皇十四年卒，谥曰怀。

◇上书言陇右机宜

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隋书·贺娄子传》，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敕子干劝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上书。）

◎贺若弼

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仕周，为齐王宪记室，封当亭县公，迁小内史。大象中，为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入隋，拜吴州总管。以平陈功，进爵宋国公，拜右领军大将军，转右武候大将军。以怨望，免官。大业三年，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授平陈七策

其一，请广陵顿兵一万，番代往来。陈人初见设备，後以为常，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

其二，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兵临江，陈人以为猎也。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其六，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

其七，臣奉敕，兵以义举。及平京口，俘五千馀人，便悉给粮劳遣，付其敕书，命别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间，南至林邑，东至沧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北史·贺若弼传》，平陈後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

◇度江祝

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隋书·贺若弼传》）

◎于仲文

仲文字次武，河南洛阳人，周太傅谨孙。为赵王属，迁安固太守。徵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授仪同三司。宣帝时，为东郡太守。静帝初，授开府，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隋受禅，坐事下狱，免。历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总晋王府事。仁寿初，拜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迁右翊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辽东之败，系狱，发病卒。

◇狱中上隋文帝书

臣闻春生夏长，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诚，人伦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顾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ダ，作牧淮南，坐制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庙廷，恭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下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追草昧之始，录涓滴之功，则寒灰更燃，枯骨生肉。不胜区区之至，谨冒死以闻。（《隋书·于仲文传》，《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三）

◇诈移书州县

大将军至，可多积粟。（《隋书·于仲文传》）

◎于宣敏

宣敏字仲达，仲文从父弟。仕周，为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隋受禅，拜奉车都尉。

◇述志赋（文佚）

◇请以戚属为蜀王疏

臣闻开盘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昵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隋书·于宣敏传》，高祖践阼，奉使抚慰巴、蜀。及还，上疏。）

◎裴肃

肃字神封，河东闻喜人，魏尚书令潜十世从孙。周天和中，举秀才，为给事中士，累迁御正下大夫。大象中，免。开皇中，授膳部侍郎。历朔州总管长史，转贝州长史。大业中，授永平郡丞。

◇上书理高、皇太子勇、蜀王秀

臣闻事君之道，有犯无隐，愚情所怀，敢不闻奏。窃见高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已优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异，侧目求其长短者，岂可胜道哉！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臣又闻之，古先圣帝，教而不诛，陛下至慈，度越前圣。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隋书·裴肃传》，仁寿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肃见皇太子勇、蜀王秀、左仆射高俱废黜，遣使上书。）

◎史祥

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为太子车右中士，袭父宁爵武遂县公。隋受禅，拜仪同，领交州事，进封阳城郡公。转骠骑将军，进位上开府，蕲州总管。徵拜左翊卫将军，迁右卫将军。炀帝即位，进位上大将军，转太仆卿。迁鸿胪卿，进左光禄大夫、左骁卫将军。从征辽东失利，除名为民。寻拜燕郡太守，为高开道所获，送于罗艺，道卒。

◇答皇太子广书

行人戾止，奉所赐贶，恩纪绸缪，形于文墨。不悟飞雪增冰之地，忽载三阳，毳幕韦之乡，俄闻九奏。精骇思越，莫知启处。祥少不学军旅，长遇升平，幸以先人绪馀，备职宿卫。惧驽蹇无致远之用，朽薄非折冲之材，岂欲追踪古人，语其优劣？曩者王师薄伐，天人受，绝漠扬旌，威震海外。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夫如雨，至若祥者，列于卒伍，预闻指踪之规，得免逗遛之责，循涯揣分，实为幸甚。爰以情喻雷、陈，事方刘、葛，信圣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拟议。何则？川泽之大，污潦攸归，松柏之高，茑萝斯托。微心下悃，孟侯所知也。仰惟体元良之德，焕重离之晖，三善克修，万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诵，契叶商皓，岂在管蠡所能窥测！伏承监国多暇，养德怡神，咀嚼六经，逍遥百氏。追西园之爱客，眷南皮之出游，畴昔之恩，无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载罹寒暑，身在边隅，情驰魏阙。每至清风夕起，朗月孤照，想鸣葭之启路，思托乘于後车。塞表京华，山川悠远，瞻望浮云，伏增潸结。（《隋书·史祥传》，《文苑英华》六百六十七）

◎郑善果

善果，荥阳人。周大象中，以父诚拒尉迟迥战死，袭爵开封县公，授使持节、大将军。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历沂、景二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大业中，徵拜光禄卿，徙大理卿。

◇送舍利沂州善应寺感应表

臣闻敬天育物，则乾象著其能；顺地养民，则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勿懈，休气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锡，方知天时人事，影响若神。伏惟陛下秉图揖让，受命君临，区宇无尘，声教尽一，含弘光大，慈愍无边。天佛垂鉴，降兹荣福。塔基六处，并得异沙。炫耀相晖，俱同金宝。牛为礼拜，太古未经。云腾五色，于今方见。又感蛇形杂采，盘旋塔基。鹤扬玄素，徘徊空际。虽轩皇景瑞，空传旧章；汉帝庆徵，徒书简册。自非德降三宝，道冠百王，岂能感斯美庆，致招灵异？（《法苑珠林》三十三，《续高僧传》十二法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晖

晖仕周入隋，位仪同、太史令，开皇十七年除名。

◇驳张胄玄新历

《命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冬至，《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张宾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壬子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历序》二日，差《传》三日。成公十二年，《命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历序》。张胄玄历，天正辛卯朔，合《命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传》，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准《命历序》庚寅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庚寅朔冬至，并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庚寅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历序》一日，差《传》二日。宜案《命历序》及《春秋左氏传》，并闰馀尽之岁，皆须朔旦冬至。若依《命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处至多；若依《左传》，合者至少，是以知《传》为错。今张胄玄信情置闰，《命历序》及《传》气朔并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张宾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戊辰冬至，张胄玄历己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长。二历并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丑冬至，张胄玄历庚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甲午冬至，张胄玄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亥冬至，张胄玄历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乙巳冬至。又周从天和元年丙戌至开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张宾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庚子冬至，张胄玄历辛丑冬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巳冬至，张胄玄历丙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长。张宾历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张胄玄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丁丑冬至，张胄玄历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壬辰冬至，张胄玄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长。两历并合戊戌冬至。开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巳冬至，张胄玄历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酉冬至，张胄玄历丙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丙午冬至，张胄玄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张宾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张胄玄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宾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胄玄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见东方。宜案影极长为冬至，影极短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无影。见行历合一十八，差者六，张胄玄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开皇四年，在洛州测冬至影，与京师二处，进退丝毫不差。周天和已来案验在後。更检得建德四年，晦朔东见；张胄玄历，五月朔日，月晨见东方。今十七年，张宾历闰七月，张胄玄历闰五月。又审至以定闰，胄玄历至既不当，故知置闰必乖。见行历四月、五月频大，张胄玄历九月、十月频大，为胄玄朔弱，频大在後晨，故朔日残月晨见东方。宜又案开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历月行在鬼三度，时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筹起食东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筹还生，至二更一筹复满。五年六月三十日，依历太阳亏，日在七星六度，加时在午少强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强，亏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亏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还生，至五刻复满。六年六月十五日，依历太阴亏，加时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亏起西南。当其时阴云不见月。至辰巳，云里见月，已食三分之二，亏从东北，即还，云合。至巳午间稍生，至午後，云里暂见，已复满。十月二十日丁丑，依历太阳亏，日在斗九度，时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强，亏起东北角。今候所见，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亏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时三刻上复满。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历月行在氐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强，亏起东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带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许，渐生，辰未已复满。见行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时加丑，月在未半强上，食十分之三半强，亏起正东。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东，须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渐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申一刻半复满。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历月行在室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强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筹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强，与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历月在申半强上，食十五分之半弱，亏起西南。十五日夜，从四更候月，五更一筹起东北上，食半强，入云不见。十四年七月一日，依历时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强，至未後三刻，日乃食，亏起西北，食半许，入云不见，食顷暂见，犹未复生，因即云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强，亏西北。其夜一更四筹後，月在辰上起食，亏东南，至二更三筹，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许，渐生，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复满。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东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云里见，巳食十五分之三许，亏起正东，至丁上，食既，後从东南生，至四更三筹，月在未末，复满。而胄玄不能尽中。（《隋书·律历志》中，开皇十七年，张胄玄历成，奏之。上付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晖与国子助教王颇等执旧历术，迭相驳难，与司历刘宜，援据古史影等，驳胄玄云。）

卷二十七

◎刘炫

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周建德末，为州户曹从事，後署礼曹从事。开皇中，除殿中将军，坐事除名，後为旅骑尉。大业中，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去职，冻馁死。门人谥曰宣德先生。有《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春秋左氏传杜预序集解》一卷，《春秋攻昧》十二卷，《规过》三卷，《古文孝经述义》五卷，《论语述义》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算术》一卷。

◇筮涂（《北史》八十二，炫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

◇驳牛弘礼绝傍期议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隋书·刘炫传》）

◇抚夷论（《北史》八十二，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及大业之季，炫言方验。）

◇自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刘炫传》）

◇自赞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见其迹，殆及馀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棰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贾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後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过，心事多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沉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比翼鸿，整缃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井闾，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书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後。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隋书·刘炫传》，《北史》八十二）

◎刘焯

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周末，为州博士。开皇中，冀州刺史赵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直门下省，除员外将军，假归为县功曹。後入国子，坐事除名。仁寿末，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以疾去职。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

◇上皇太子启论律吕

乐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谐，度律均锺，于是乎在。但律终小吕，数复黄锺，旧计未精，终不复始。故汉代京房，妄为六十，而宋代钱乐之，更为三百六十。考礼诠次，岂有得然，化未移风，将恐由此。匪直长短失于其差，亦自管围，乖于其数。又尺寸意定，莫能详考，既乱管弦，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发。其黄锺管六十三为实，以次每律减三分，以七为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约之，得黄锺长九寸，太蔟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锺长六寸，应锺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隋书·律历志上》）

◇上皇太子启论浑天

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纠洛下闳、鲜于妄人等，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其体制，不异闳等。虽闳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时，陆绩、王蕃，并要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爽。失之千里，差在毫厘，大象一乖，馀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分）至所恒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异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唯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影漏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日未晖，爝火不息，理有而阙，讵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无其书。常欲寝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邕以负罪朔裔，书奏不许。邕若蒙许，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稽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影差，谨更启送。《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里）为率，道里既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隋书·天文志上》，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又见《开元占经》一。）

◇上皇太子启

自木铎寝声，绪言成烬，群生荡析，诸夏沸腾，曲技云浮，畴官雨绝，历纪坏废，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谬荷甄擢，专精艺业，耽玩数象，自力群儒之下，冀睹圣人之意。开皇之初，奉敕修撰，性不谐物，功不克终，犹被胄玄窃为己法，未能尽妙，协时多爽，尸官乱日，实玷皇猷。请徵胄玄答，验其长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律历志下》）

◇言张胄玄新历之误于皇太子

其一曰：张胄玄所上见行历，日月交蚀，星度见留，虽未尽善，得其大较，官至五品，诚无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实录，就而讨论，违舛甚众。

其二曰：胄玄弦望晦朔，违古且疏，气节闰候，乖天爽命。时不从子半，晨前别为後日。日缠莫悟缓急，月逡妄为两种，月度之转，辄遗盈缩，交会之际，意造气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无出入，应黄反赤，当近更远，亏食乖准，阴阳无法。星端不协，珠璧不同，盈缩失伦，行度愆序。去极晷漏，应有而无，食分先後，弥为烦碎。测今不审，考古莫通，立术之疏，不可纪极。今随事纠驳，凡五百三十六条。

其三曰：胄玄以开皇五年，与李文琮，于张宾历行之後，本州贡举，即赍所造历，拟以上应。其历在乡阳流布，散写甚多，今所见行，与焯前历不异。玄前拟献，年将六十，非是忽迫仓卒始为，何故至京未几，即变同焯历，与旧悬殊。焯作于前，玄献于後，舍己从人，异同暗会。且孝孙因焯，胄玄後附孝孙，历术之文，又皆是孝孙所作，则元本偷窃，事甚分明。恐胄玄推讳，故依前历为驳，凡七十五条，并前历本俱上。

其四曰：玄为史官，自奏亏食，前後所上，多与历违，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前与太史令刘晖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条新。计後为历，应密于旧，见用算推，更疏于本。今纠发并前，凡四十四条。

其五曰：胄玄于历，未为精通。然孝孙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为臆断。

其六曰：焯以开皇三年，奉敕修造，顾循记注，自许精微，秦、汉以来，无所与让。寻圣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测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诸气朔，成一历象，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徵。胄玄所违，焯法皆合，胄玄所阙，今则尽有，隐括始终，谓为总备。（《隋书·律历志下》，仁寿四年，焯言胄玄之误于皇太子。）

◎王贞

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後举秀才，授县尉。谢病去职。

◇江都赋（文佚）

◇谢齐王索文集启

属贺德仁宣教，须少来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馀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後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争战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涂，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鉴，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馀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後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皂，终朝击缶，匪黄锺之所谐，旦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涂多感，但以积年沉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隋书·王贞传》）

◎刘孝孙

孝孙为掖县丞，入直太史，开皇十四年卒。

◇驳张宾历

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闰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闰。其二云，宾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连珠合璧，七曜须同，乃以五星别元。其四云，宾等唯知日气馀分恰尽而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宾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须明有进退。其六云，宾等唯识转加大馀二十九以为朔，不解取日月合会准以为定。此六事微妙，历数大风，圣贤之通术，而晖未晓此，实管窥之谓也。若乃验影定气，何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秕者也。（《隋书·律历志中》，张宾之历，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所驳凡有六条。）

魏明帝时，有尚书郎杨伟，修《景初历》，乃上表立义，驳难前非，云：「加时後天，食不在朔。」然睹杨伟之意，故以食朔为真，未能详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迟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术，遭皮延宗饰非致难，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献帝时，有龙宜弟，复修延兴之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习之不废，据《春秋》书食，乃天之验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历，皆有其意，未正其书。但历数所重，唯在朔气。朔为朝会之首，气为生长之端，朔有告饩之文，气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以为将来之范。今孝孙历法，并案明文，以月行迟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证恒在朔。引《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经》书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经书有朔，推与甲子元历不差。八食，经书并无朔字。《左氏传》云：「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朔，官失之也。」《公羊传》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梁传》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经夫子，於理尤详，《公羊》《梁》，皆臆说也。《春秋左氏》，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前、後汉及魏、晋四代所记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历术推之，并合朔日而食。前汉合有四十五食（三食并先晦一日，三十二食并皆晦日，十食并是朔日）。後汉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并皆晦日，三十七食并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并皆晦日，十食并皆朔日）。晋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并皆晦日，二十三食并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变验。《尚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尧之时，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日）时，昴正午。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尧时冬至之日，合昏之时，昴星正午。《汉书》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岁，落下闳等考定太初历冬至之日，日在牵牛初。今以甲子元历术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晋时有姜岌，又以月食验于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岁，何承天考验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虽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尧年汉日，所在既殊，唯晋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变差。至今大隋甲辰之岁，改定历数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气影长验。《春秋纬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不差。《宋书》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考验，起元嘉十三年为始，毕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与影长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与影长之日符合不差。详之如左：十三年丙子，天正十八日历注冬至，十五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历注冬至，阴无影可验，今历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历注冬至，十八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历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历注冬至，十一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阴无影可验，今历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历注冬至，三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同上）

◎张胄玄

胄玄，渤海人。开皇中，徵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擢拜员外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侍郎，兼太史令，改定新历。大业中，卒官。有《七曜历疏》五卷。

◇驳难刘焯《皇极历》

焯历有岁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岁率、月率者，平朔之章岁、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犹似减三五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为十六也。校其理实，并非十五之正。故张衡及何承天创有此意，为难者执数以校其率，率皆自败，故不克成。今焯为定朔，则须除其平率，然後为可。（《隋书·律历志下》）

◎颜敏楚

敏楚，开皇中，为内史通事舍人。

◇上言新历

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後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隋书·张胄玄传》，又见《律历志中》，又《北史》八十九）

◎陆法言

法言名慈，以字行，魏郡临漳人。开皇中，为承奉郎。父爽，尝奏更皇太子诸子名字。及太子废，而爽先卒，文帝追案，坐除名。有《切韵》五卷。

◇切韵序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馀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训诸弟子：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以报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豪厘，分别黍累，何烦泣玉，未得县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宋本《广韵》）

◎苏夔

夔字伯尼，京兆武功人，魏度支尚书绰孙。历太子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武骑尉。仁寿末，拜晋王友。炀帝即位，迁太子洗马，转司朝谒者，免。後历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拜朝散大夫、鸿胪少卿，进通议大夫。

◇驳郑译新乐有七调

《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隋书·音乐志中》，柱国沛公郑译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因作书二十馀篇。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

◎常得志

得志，京兆人，一作德志，为秦王俊记室。

◇兄弟论（并序）

余以天伦笃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怀，在物无喻。尝读陆士衡之兄弟文，勤勤恳恳，未尝不废卷叹息，向其为人。而世人云陆机兄弟同居，以之为异，伤哉！斯固异其所稀见也。将恐悠悠千载，不无此感。敢托陆之旨，以作论云：

客谓陆平原曰：「吾闻天降地腾，夫妇之情见矣；星分岳列，兄弟之义存焉。是以圣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极，下顺人情。故使判合为同穴之亲，昆季有异居之道。斯则人伦之大典，岂作者之谬陈哉？而子大夫名为习礼，伯仲无门庭之别，室家无琴瑟之间，虽激扬风俗，独为君子，违道任心，将使先人事也。事不师古，蒙窃惑焉。岂有说乎？愿闻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谓末学肤受，曾莫是师。即如君子之谈，必且轻于身而累于俗以。独不闻夫六龙方驾，斯有御天之功；驷马班如，用效行地之力。是故大鹏之始，宛转北溟；邓林之初，婆娑下土。至于羽翮相资，遂能负苍天而游，罩青云而立，此则相须之道弘也。至如梁山万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临风雨，及土石异势，榱桷分离，〔遂〕与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则相须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为功，离心者难为力。在物犹尔，而况人乎？然不善其大于不睦，溺于情者薄于义，寡于私者丰于道。故牝鸡晨鸣，三贤孥戮；《关雎》乐得，十乱同知。故名贤之所闻，岂乌有之谈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气连形，方手足而犹轻，拟山岳而更重。云蛇可断，兄弟之道无分；载飞，急难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为重也，故歌之于韶夏之舞，诵之于风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伦，风鬼神而动天地，大矣哉！请为左右梗概其说。夫兄弟之情也，受之于天性，生之于自然，不假物以成亲，不因言而结爱，阋墙不妨于御侮，逾里犹惜于伐树，驭朽则须洛而歌，弯弓则涕泣而道。斯乃情存于不舍，义形于恻隐。岂如悠悠良辰，从容永叹而已？是以四鸟，禽也，不能各离别之声；三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也，不能忍分张之痛。矧在人流，有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伤？至于夫妻之为义矣，非有血属之亲，譬犹风虎云龙，腾啸相感，如髡彼两髦，结欢二族，始有共牢之礼，终为同穴之亲。斯亦未为轻也。然而德在听从，主唯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托六尺之孤。况有弃姓无常，拂衣再醮。至如买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赞移天，德均惟鹊，孰能长螽斯之羽翼，茂葛ぱ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动无失德，全同生之重，则恭顺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兰无替。夫妻和于鼎饪，兄弟穆于清风。绿衣无□□之悲，角弓匪もも之叹。其或分星宅土，开国承家，则能藩屏维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问九鼎之重；才能动俗，不敢窥司马之门。遂使封豕长蛇，望国门而敛迹；井蛙幕燕，睹盘石而飞鸣。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极，配合二仪，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黄冠，荜门圭窦，三迳五亩，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让枣，乐以箪瓢，荣同华萼，死生契阔，白刃交前，弟瘦兄肥，无胥远矣。尔其友于怡怡，扬名以显，高视风俗，称揖绅，斯又足为乐也。而无赖之徒，不思其友。或溺于私爱，弃彼天伦，生在膏腴，乘藉地势，锡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辅车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摇动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蝇飞于千旌，无极游于二垒，集矢长勺，抚剑共池。是以五争四裂，非关地斗之妖；九合一匡，犹见虫流之祸。鬼神不胜其酷，生民不胜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谬哉！又有里之人，绳枢之子，栖息不过于蓬荜，咀嚼不越于糟糠，无财可不忿争。乃复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虿介，侧目切齿。遂使蕞尔箕帚，蠢尔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贝锦。于是乎分裂蜗角，称竞鸿毛。骨肉为行路之人，兄弟无陟冈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宫之奇唇亡之叹，深可抚心；王叔冶断臂之言，足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谬也如彼。远乎得失，岂可同年而语哉？是知祸福无门，唯人所召。静言成败，则可得而论。何则？存亡之道，若行迈之有途，得之者安于庙堂，失之者颠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顾，七国鸡连，貔虎搏噬，江山表里，当其时也，沧波可汲而断，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苍兕未驰，不得高垒之谋，勿俟衔枚之阵。固以冰判瓦解，鱼溃鸟惊，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经过者为之回车，言谈者为之洗耳。斯岂时不利而兵不劲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恶者也。斯乃在和不在众，在德不在强。商周之不敌，亦所闻也。假使驱长狄，驾遗风，宋万附舆，庆忌参乘，弓饮石，长剑挂头，冠鸡佩犭，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吕梁，赴沧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则？道之非也。苟令心腹无瑕，昆季辑穆，虽使要离策杖，不占缓步，周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刘荆州之意气，袁渤海之纵横，当其吐纳荆扬，鞭笞河朔，猛将厉于雕鹗，谋臣盛于云雨，从容啸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忄人灵，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图未就，壮志先秋，疮实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墙糜溃，天道与人共往，生人与草木俱萎，虽睦于曹公，尚无旰食之暇，安得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岂如稷契升朝，同心同德；鲁、卫为政，虽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世卜年之祚，悠悠无极。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齐之□□；君颓之万，不如延陵之退耕。《诗》不云乎：「彼令兄弟，绰有馀裕；不令兄弟，交相为。」善哉言也！吾无间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于天伦，异居者成之于行路，是见诗人之糟粕，未睹宫墙之室家，固未可与适道也。若以骨月远而为疏，即手足无心腹之用；判合近而为重，即衣衾为血属之亲。若衣衾附体而可离，手足远身而可绝，斯则室家之不侔于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异是乎？夫异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传》曰昆季一体。又兄弟之道无分，然而有分者何？谓异居同财者，若委支体于□路，阻天伦于胡越，固非其所谓愿闻也。且余闻士龙，少遭悯凶，攀风树而兴叹，怀仁义以罔极。零丁龆龀，霜忌霜□，契阔九夷，更相为命。常恐黄耳萧条，白驹超忽。洞□□叶零，岩花落无时。虽复饮啄相依，光华未著，局天地，每深惭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将谓吾子有以成教，而反问我比以流俗，足以搅其心虑，非所望于吾贤也。」于是客赧然而起，曰：「仆固小人，无闻至道。虽生尧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无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义之外，身陷泥涂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见睹，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礼经，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义之乡，而今而後，谨闻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调阴阳，化风俗，播清猷于缃素，垂令范于黎，横之于天地而自安，处之于生死而无虑者，其惟兄弟乎？（《文苑英华》七百四十八）

卷二十八

◎王孝藉

藉字□□，□□人。开皇中，召入秘书。□□□，卒于家。

◇上牛弘书

窃以毒螫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感。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舌缄唇，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开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税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乎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朱所不见，沉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资，增日月之明，无手足之戚，惮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傥病未及死，往还克念，眄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隋书·王孝籍传》，《北史·王孝籍传》，《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一）

◎杨孝政

孝政，开皇中为文林郎。

◇上书谏废皇太子

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隋书·房陵王勇传》）

◎向居士

居士失其名。北齐天保初，师事二祖慧可。开皇中莞城宰，加以非法死。

◇致书通好释慧可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传灯录》）

◎陈子秀

子秀，荆州人。

◇荆州道俗请智ダ讲法华经疏

导因寺东岩菩萨戒弟子陈子秀等稽首和南：窃以法门不二，理绝言忘，应病随机，假名相说。虽复常居寂灭，而广示威仪，不起道场，躬升自在。义谈广狭，迹现浅深，普是有识津梁，含生舟渚。论其汲引，莫不方便为先；语其提携，无非譬谕为本。宅中童孺，识三车而竞出；佣赁穷子，知粪秽之可除。仰惟禅师居不测之位，怀普洽之心，道贯三空，智阶百法，辄欲奉屈宣扬《法华》一部。展禽、邵伯，术小功微，尚复布政棠阴，宣风柳下。况复亲承三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修六度，必愿俯就倾诚，留心钻仰。汉皇白水，犹昌大风，桑井可嘉，无容默已。庶令贵贱上下，咸识一乘，大叶小枝，等蒙慈润。幸使高源凿井，速见洪泉，醉卧忄昏迷，还知昔宝。辄述众情，罔知陈具，谨请。开皇十三载八月十日。（《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费长房

长房，成都人，开皇中，为翻经学士。

◇上开皇三宝录表

臣房言：臣闻有功于国，史录其勋；有功于民，碑传其德。况如来大圣，化洽无穷，而不垂美百王，流芳千载者也。臣窃寻览，自汉、魏来，代有翻译，而录目星散，经多失源，世罕缀修，时致间绝。缘此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是知教兴，寄在人主。伏惟陛下应运秉图，受如来记，绍轮王业，统阎浮提，愍世间昏，开慧日照，广缉经像，大启伽蓝，开解脱之门，导天人之路，建善舟楫，济拔苍生，斯实旷古轶代盛仪，岂臣庸微，辄敢妄述！但昔殷废，臣在染衣，今日兴隆，还参法侣，时事所接，颇预见闻。因纲历世佛法缘起，始自姬周庄王甲午，佛诞西域，後汉明皇永平丁卯，经度东岁，迄今开皇太岁丁巳，历一千二百八十一载。其间灵瑞，帝主名僧，代别显彰。名《开皇三宝录》，凡十五卷。庶法无隐，冀经有弘。不任下情，惶悚战惧。轻冒奉表，上录以闻。伏愿天慈垂神降省，谨言。开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兴善寺翻经学士臣费长房上。（《释藏》云五，《历代三宝记》十五）

◇开皇三宝录总目序

窃惟三宝所资，四生咸润。而世有兴毁，致人自升沉。兴则福业恒感天堂，轮王人主；毁则罪报常受地狱，饿鬼畜生。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律流，乃传万代。佛僧开导，止利一时。故贤劫之兴，千佛同其化；修短之寿，四圣异其年。虽复住世延促有殊，取其宣扬弘法无别。莫不煎熬爱海，济含识以趣涅；鏊凿慢山，度苍生以会般若。然般若玄寂，非因声难以通。声必托形，不藉相无由显。所以境称忍刹，总百亿之须弥；世号娑婆，统三千之国土。区分三界，五浊之秽土沙；形别六道，二乘之鄙羊鹿。大圣慈愍，俯降迦毗。丈六金容，应王宫之里。三十二相，炳太子之身。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载，处在世间。假以言音，方便演畅。无染之法，金口自宣。一音敷扬，万类各解；机缘匪一，教有尘沙。阿难总持，滴无遗失。譬别器水，泻之异瓶，双树入般涅。迦叶王城，结集一千罗汉，迭察迭书，著之叶皮，布乎天竺。五百中国，各共奉持。十六大王，皆同拥护。後汉之始，方届脂那。帝世交参，十有六代。翻彼域语，作此方言，相承迄今，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馀祀。古旧二录，条目残亡。士行、道安，创维其缺。尔来间有祖述不同，各纪一方，互存所见。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赖我皇帝维地柱天，澄静二仪，廓清六合，庭来万国，化摄九州，异出遗文，莫不皆萃。臣幸有遇，属此休时，忝预译经，禀受佛语，执笔暇隙，寝食敢忘，十馀年来，询访旧老，探讨方获，虽粗缉缀，犹虑未周。广博寻求，敬俟来俊。今所撰集，略准三书，以为指南，显兹三宝。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经度时祥，承汉宵梦。僧之元始，城堑栋梁；毗赞光辉，崇于慧皎。其外旁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纪翮，扇之千载，风于百王。共秉智炬之光，照时昏暗；同传法流之润，洽世ㄡ枯。阐我皇猷，导开厥始。昔结集之首，并指在其国城；今宣译之功，理须各宗时代。故此录体率举号，称为汉、魏、吴及大隋录也。失译疑伪，依旧注之人，以年为先。经随大而次有重列者，犹约世分。总其华梵，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经律戒论传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为十五轴。一卷总目，两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录。代录编鉴经翻译之少多，帝年张知佛在世之遐迩，入藏别识教大小之浅深。昔姬潜之鼎出现，彰汉室之将隆；近周毁之法重兴，显大隋之永泰。佛日再照，起自大兴之初；经论冥归，发乎开皇之始。事扶理契，合此会昌，述纪所由，因斯而作，所以外题称曰《开皇三宝录》云。其卷内甄，为历代纪。（同上）

◎刘凭

凭，泾阳人，开皇中为翻经学士。

◇内外旁通比校数法序

世之道艺，有浅有深，人之禀学，有疏有密。故寻筹之用也，则兼该大术，其不思也，则致惑三隅。然东夏数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陈，何无异端之例？然则先译诸经，并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窃疑翻传之日，彼此异音，指之际，于斯取失。故录众经算数之法，与东夏相参，十十变之，旁通对衍，庶拟翻译之次，执而辩惑。既参隶经诰，故即而叙之。（《释藏》毂二，又云二）

◎赵绚

绚，为冀州部从事。

◇圆土北重墙上摩诃般若经序

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婴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灵，神化斯应。遂使群经腾翥，等扶摇之上升；只卷飘返，若丹鸟之下降。其去也，明恶世之不居；其来也，知善人之可集。应瑞乎如彼，圣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张琴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临九服，躬总八荒，知三宝之可崇，体四生之不固，遂颁海内，修净伽蓝。是使像法氤氲，同诸舍卫，僧居隐轸，还类提河。特以此经，像明灵著。自非积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传芳後叶。（《续高僧传》三十一静蔼）

◎周彪

彪，开皇末为仪同三司。

◇陈伏波将军、骠骑府谘议参军陈诩墓志

君讳诩，字孟和，颍川许昌人也。浚基浚序，有虞之苗□。若夫姚墟诞圣，妫降神，四门穆穆，八表光禅。商均不嗣，周婿胡公，封建于陈，因□命氏。鸿胪元方，荣书魏册，徵士季方，高著先贤。自下蝉联，并ひ绣言史。祖僧亮，神情淡远，素风高奇，齐辅国府行佐。父易女，风仪峻整，雅有纲格，历至前梁仪同。君幼而聪敏，长而好学，博览百家，渔犭葛九部，悬梁刺股，手不释书，天才俊拔，思若有神。文章□□，动成部帙。景纯五色之笔，江淹用之丽藻；王充五行俱下，都市称为□□。有集廿卷，为世所重。起家为岳阳王雍州西曹，转府记室。梁国蕃周，将佐送款。武成元年，授帅都督。卫州东征，王师失律，军溃陷陈，同旅督将七十二人，并囚俘槛。属陈相王昙顼初秉朝政，虐示国威，纵情好煞，于望国门并害诸士。君于刑所，附启自陈，蒙答贯死，漏刃获生。俄而释禁，策名预宦，授招远将军，加伏波将军，俄迁骠骑府谘议。□国云亡，总管秦王。招贤慕士，迎还并州。客礼厚遇，辞老还乡。第二息孝骞，昆季男女，久违膝下，忽奉慈颜，悲喜不胜，如从天落，相率尽养，日膳常珍，则仪狄九酝，何曾百品？恣□释心，意恬如也。同毕卓之酣歌，慕阮孚之任放。达无遣有，识假归真。所制终制，非秦始之高坟，是王孙之葬。乃遗命送终，唯令俭薄，不许立铭。开皇廿年九月廿四日，卒于檀溪里，时年七十六。五男五女。男则孝悌著闻，居丧过礼；女则柔和显称，婉娩听从。以其□□十二月丙辰朔十八日癸酉归葬高阳乡之旧山。式镌序志，用传不朽。（《古刻丛钞》）

◎皇甫毗

毗，仁寿中为当阳令。

◇玉泉寺碑

盖闻乾元资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资生，万物动行于地。皇王于是建国，圣贤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仪而有别。至如画卦观爻，盖取随时之象，综经织纬，会通为政之辞，大礼同和，大乐同节，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斯乃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之问，仲尼弗语。纵使绛雪萦空，玄霜拂树，饵金丹而九转，吞玉髓而千年，乘云也驾五色之玄龙，游汉焉控三山之素鹄，逍遥台之上，容与琳阙之间，未窥解脱之门，终趣盖缠之境。唯正觉渊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如妙有。不生不灭，无相无言。随缘应质，则假色成形；随类观音，则因声示说。故有白银千尺之体，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种悉檀之义。神通自在，慧力无穷。因导化行，开示悟入。皈依者尽发菩提，回向焉普登常乐。是以猕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衔华，复往弥陀之国。岂直日藏沙门，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独见如来。四生因兹度脱，六道藉此昭苏。实火宅之高车，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夺恒星；汉朝明帝之时，光梦如日。使旋西域，化渐东都；置像南宫，申心北面。自摩腾入洛，罗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风斯炽。经台像阁，宝塔香山，丽溢岩阿，绮盈都邑。岂期後魏真君之岁，後周建德之年，灵庙一除，伽蓝再灭，形容废毁，文字散遗，响落琼钟，声沉宝铎。修禅耆旧，卷其舌而不谈；护戒先贤，改其形而晦影。世绝调心之路，时亏汲引之途。无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镜披图，父爱苍生，君临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除暴乱，致太平，张四维，朝万国，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正道无为，区寰有截。辟泥洹之路，开般若之门。宣十二分之经，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旧，舍俗归僧；净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轮再转，法鼓还鸣。四海于是无虞，兆民因而有赖。委羽乘毛之国，慕风化以来庭；灵禽嘉贶之祥，应图书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荡荡乎岂言谈而能尽。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ダ禅师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额其山。嵬萼嵯峨，崎岖〜嶷。峰疑偃盖，峦似覆船。巨力穷奇之象，洪崖谲诡之形，冈曲抱而成垣，水萦回而结乳。青枫动叶，远照金霞。翠柳摇枝，低临玉沼。猿吟白云之上，鹦啼碧树之间。日月为之蔽亏，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却望荆岑；左带昭丘，右通巴峡。禅师本姓陈氏，颍川人也。少禀生知，童真剃落。从师南岳，蕴道天台。睿智洪才之响，非直播于江南；知机妙辨之声，固已闻于河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晋王，性禀孝慈，情包隐恻，能臣能子，匡国匡家，蕴机神之智，垂泛爱之心，布君子之心，偃生民之草。往以伪陈纳叛，受律行师，策妙指纵，威棱江海，遂克定金陵，化平铜柱。三吴雾卷，百粤尘清。师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师受戒。师至此而投院，王奏闻而起寺。于是异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云臻；他乡炼行之僧，味其风而雨集。师乃精言导理，尽意谈玄，语证禅支，心开定本。幽宗博义，若挹海而无穷；辨句清辞，似悬河而自泻。居朋之友，虽盈量而争归；处少之徒，从穷崖而莫反。尔乃信心檀越，积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凭兹众力，事若神功。营之不日，而成饰矣。经时而就，层台迥阁，复殿连房，寒暑异形，阴阳殊制。雕檐绣夕，与危岫而争高；凿础镌基，共磐岩而等固。风光出其户牖，云雾生其栋梁，华炫耀于金盘，气芬芳于玉树。工图相好，湛若金仙；匠写真容，凝如满月。殿起三层之柱，ね悬自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钟。堂开千叶之华，莲捧飞来之座。灯光不灭，灌海逾明；刹柱俱低，承幡自举。吉祥柔滑之草，烂熳依庭；逆风和气之香，氛氤满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鼐鼎，浪泻陛堂。饮腹消疴，浇躯愈疾。石柱铜梁之状，影入莲池；桃源菊浦之华，香浮柰苑。可谓山类耆，寺同离越。似龙宫而出见，疑鹿野以飞来。窃以前王凿鼎，惟论体国之功，今共刊碑，永记菩提之道。余任宰属城，寺居山部，文虽写意，书不尽言。其词曰：

二仪开廓，四气氤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通贤通圣，明后明君。随机设教，观化垂文。乐章既造，礼仪方制。定彼亲疏，决兹疑滞。披图辨物，属辞明例。唯化一生，不论三世。玄都玉简，紫阙银经。解尸遗骨，饮液吞精。乘龙万纪，控鹤千龄，终非实相，犹是尘情。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千门妙旨，一音演谕。度脱众生，涅双树。梦通刘后，感应姬王。恒星掩耀，满月澄光。写形东国，指圣西方。慈悲愿海，善逝津梁。法显还晋，摩腾入洛。花散经台，香流像阁。释教郁起，桑门盛作。露泫珠幡，风吟宝铎。真君建德，运锺灭道。沦没四生，毁除三宝。我皇启圣，德侔苍昊。妙法更弘，真仪再造。陈氏僭号，王赫斯征。句吴雾卷，闽越廓清。因逢智者，延谒山庭。珠生浮汉，玉出深荆。华峰聿屹，石洞渊悬。芬芳菊浦，滴沥琼泉。盘涡似谷，覆岭疑船。来仪晏坐，触地萧然。妙辨悉檀，深穷般若。缁素云会，挹其河泻。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经始不日，翻成大厦。更起龙宫，还开鹿野。山连紫盖，江抱黄牛。西临月峡，东接昭丘。旃檀围绕，琳碧环周。春窗夏牖，水殿山楼。座吐芙蓉，龛悬石镜。白毫相好，绀发辉映。银燕徘徊，锦鳞游咏。腾猴心静，怖鸽影定。猗欤哲王，命也蕃屏。自天生德，孝诚俱秉。旦非俦，闲平讵并。出总连辔，入调钟鼎。构此伽蓝，实资力请。魔殿蹇产，须弥郁律。倏睹动终，俄看烧讫。岂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毕。镌勒岩阿，永垂懋实。（《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又《湖北通志》载此碑，多缺误。）

◎郑辨志

辨志，爵里未详。

◇宣州稽亭山妙显寺碑铭

伏闻惠日已圆，西方显其尊相；恒星既陨，东界感其神光。身迹虽殊，慈悲靡隔。逮乎紫金写莲开之貌，香林图月满之容，梦感汉王之心，齐发吴君之善，权实济度，莫状于斯。虽复牺农之世，分爻尝药之功，轩昊之年，结宇垂裳之德。化腥变苦，讵晓法味之深；弃穴除巢，宁知净土之贵。耆山侧，说法之处犹存；庵萝园中，会圣之基尚在。深矣妙乎，无得而名焉。大法之兴，其由尚矣。然此妙显寺者，即隋开皇十一年高祖文皇帝奉为国师之所置也。禅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讳智琰，俗姓范氏，扶风人也。祖世，晋主夏盟，功高士会；汉臣莅宰，名重莱芜。师少为儒生，博寻内典，名挂僧录。先住京师济福道场，因神武灭法，遂游于江左，权上戴山。南朝陈元帝二年，召为内道场供养。禅师见国祚不安，遂拂衣南游稽岭。其山乃众峰杂Ш，邃谷峥嵘，洞穴朦胧，柽萝贯日，百兽群集，民绝登临。大师居之，猛兽藏伏。开皇九年十月，敕遣晋王广平陈，即祯明三年也。禅师迹绍四衣，神逾八极，虽潜形丘壑，而誉彻神都，匿相岩阿，而名传上国。若珠沉北海，皎洁之性弥彰；桂隐深丛，芬芳之风更远。高祖闻之。开皇十年，召入仁寿院殿供养。十一年秋八月，帝降墨敕，遣大将军杨荣送师归山。所居处可立伽篮，度弟子七人扶持。赐钱五千贯，绢二千疋，充乳药。又赐落脂米二百斛，一切经大藏玉石象一十五驱，鹊尾香炉四十九只，永充供养。至十二年，敕荣为宣州刺史，专监造寺。以妙显为名，谓《谷龙》垂宝乳，卉叶难名，异兽灵禽，晨翔暮显，故名妙显也。亲书题额，敕赐水田二顷五十亩，将充永业。寺侧近封五十户民，以充洒埽。帝每岁起居，送种种香药供养。至仁寿元年秋八月，告弟子曰：吾欲去矣。恬然坐灭。春秋八十有六。于时山地震动，林木萎悴，百兽悲鸣，泉池枯涸。敕遣有司以国师礼殡于此山之阳。去寺一百步，坟塔存焉。案《宣城记》云：县南东六十里有山曰稽亭，是古仙住处。尝有仙人五百，来往游止。商旅住步，稽迟忘返。故云稽亭也。皇帝俯膺金轮，拯提亿兆。八方大定，十善遐弘。拱默岩廊，咸从仁寿。而宣条布政，寄乎良牧。使君讳荣，金州安吉人也，本姓阳氏，系承幽州阳平公之後。因王莽篡位，南徙魏兴。公以开皇七年蒙召入内，劳问功业，诏赐姓杨氏。昔人乘车改俗，吹律移化，未有胄袭皇源，名归帝谱。预班磐石，斯恩罕伦。弘农之美，洋乎史籍。扬秉临于衮若阝，三域显其廉贞之声；羊祜镇于荆藩，一方称其太平之化。以公清白爱惠，还迹曩业，威略有道，别迈前修。何止泽渐贫孤，恩沾老幼而已！长史崔公讳士升，淄水人也。位隆上佐，任重元僚。共阐和风，赞扬回向。罄怀劝道，毗我皈依。其寺东南有石洞，幽隐玲珑，仰眺或漏曦光，俯窥乍揖清涧，故老传述，所进尤深。远彻秦峰、湘水之流，近通禹井、巴山之穴。陇首夹凿金刚狮子，以为侍卫，挥源扬目，可怖众魔，奋爪张牙，足惊君象。其内别有石龛，即大师旧安禅之所也。後则经台砌汉，宝塔凌烟。阶墀任石势以高低，栏栋接山形而宛转。兼复飞流绕殿，激水循房，散入中厨，分浇南亩，实栖心之胜境，悟道之良域者矣。公褰帏八稔，抚育四民，风雨调和，农桑郁畅。苍黎荷施，无答天慈。遂将帅参僚，及诸令佐等，以今二十年岁次滩，月维南吕，创成洪业，庄严帝祚。雕奇宏丽，难悉名言；福地长存，略刊梗概。敢为铭曰：

大吉佛日，实我舟航。慈悲普济，度脱无疆。深仁睿后，寿命玄苍。功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造化，德被遐荒。粤我国师，德高穷昊。身居帝里，心悲六道。保安社稷，示同魔恼。三国鼎治，长宣清宝。帝王再召，诏玺无忒。幢车曳路，琼花满礻戒。亲侍凡筵，谘受遗则。度人表志，置寺旌德。洪矣州牧，简在惟良。葳蕤美俗，蔽芾甘棠。圣主弘护，贤臣栋梁。伽蓝肇立，轮奂炜煌。石洞幽邃，通源远长。俯受泉脉，仰漏曦光。夹图狮子，对写金刚。势狂象，威振魔王。瑶台耸路，重阁回廊。檐虬欲起，表凤凝翔。激水环砌，飞流绕房。殿朗宵月，钟鸣树霜。自心云萃，芳郁为香。依松结宇，憩石为床。以斯上善，永福人皇。山崩幽壤，海涸生桑。然灵岫，劫数传芳。（《宣城总集》）

◎严德盛

德盛，大业中为吴郡司户。

◇吴郡横山顶舍利灵塔铭

窃以至理无言，非言无以寄理；玄踪无体，非体无以明踪。然则八十种好，呈应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质之妍。至如献土童儿，聚沙稚子，尚获无穷之报，犹成莫尽之因。况撒身命重财，崇诸圣业者矣。但树因之最，无过起塔；崇福之重，讵甚建幢。而银青光禄大夫、吴郡太守李显者，乃华阳杞梓，江汉芳兰，夙布素诚，少匡王国，吐纳风雷之际，出处朱紫之庭，縻爵峻于其身，隆基茂于往叶，温良洽于郡国，孝友睦于闺内。建节赞治，张振风化。门虽望族，世载公卿。安仁乐智之心，无违终食，谦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奖劝郡部官人，奉为皇帝、皇后、齐王、六宫眷属，各舍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顶上，营造七层之宝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椁周护。留诸弗朽，遇劫火而不烧；守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时有龙华道场比丘法首者，岁居龆龀，即起逾城之心；年将志学，仍持航海之操。自离亲舍俗，三十许年。洞识苦空，明闲法要。诚心内发，冥梦外酬。时闻此山，为古之佛殿，乃共于此所，成斯胜业。愿宝铎常摇，法轮恒转，含生回向，□□归心，上通有顶之天，傍及无边之地，同离生死之苦，俱成涅之乐。其辞曰：

相焉是灭，法矣非生。盖缠虚萃，渴爱徒盈。不无不有，何体何名。业风既息，法水便清。以兹胜地，令德来持。功施合矩，化动成规。如云出岫，状月临池。清流不倦，贻铭无疲。虔心局体，同归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资天祚。万福庄严，千灵补护。少宣令问，彼秀苗丛。轮转三有，驰流六通。独善非德，兼济为功。俱成法雨，用息尘笼。大隋大业四年岁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铭。吴郡司户严德盛制文，司仓魏瑗书。（范成大《吴郡志》）

◎耿询

询字敦信，丹阳人，大业初为右尚方署监事，守太史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书谏征辽东

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隋书·耿询传》）

◎€定兴

定兴，太子勇云昭训之父。勇废，除名配少府。大业中，以宇文述荐，擢授少府丞，寻代何稠为少监，转卫尉少卿，迁左御卫将军，进左屯卫大将军。

◇奏对皇孙生

天生龙种，所以因云而出。（《隋书·文四子传》）

◎仲孝俊

孝俊，济州人，为汝南郡主簿，举秀才，除晋州司法。

◇陈叔毅修孔子庙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义，既渐散于英华，遂崩沦于礼乐。天生大圣，是曰宣尼。虽有制作之才，而无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补空。述万代之典谟，为百王之师表。始于汉魏，爰逮周齐。历代追封，秉圭不绝。我大隋炎灵启运，翼下降生，继大庭之高踪，绍唐帝之遐统，宪章古昔，礼乐惟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学，以孔子三十二世孙、前太子舍人、吴郡主簿嗣η封绍圣侯。皇上万机在虑，兆庶贻忧，妙简才能，委之邑宰。于此周公馀化，唯待一变之期；夫子遗风，自为百王之则。礼仪旧俗，馀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师，劝孔宗，修灵庙，即曲阜陈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颜，字子严，颍川许昌人。昔尧之禅舜，实厘女于有虞；周室封陈，亦配姬于妫满。汉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谋，魏大司空开九品之清议。明府即陈氏高祖武帝之孙，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国，代历五朝。郭璞有言，年终三百。皇朝大统，天下一家。为咸阳之布衣，实南国之王子。于是游情庭宇，削迹市朝；砥砺身心，揣摩道艺。策府兰台之秘籍，雕虫刻鹤之文章，莫不成诵在心。借书于手，金作玉条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见仍知，片言能折。所谓江珠匿曜，时亏渊月之明；越剑潜光，每动冲星之气。爰降诏书，乃除曲阜县令。风威远至，礼教大行。政术始临，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恤贫。部内清和，民无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无灾；化之所行，马牛不系。黾鱼夜放，早彰汾釜之篇；乳雉朝驯，自入鸣琴之曲。远嗤庞统，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潜，忽轻五斗之俸。于是官曹无事，囹圄常空。接士迎宾，登临游赏。睹泮水而思歌，寻灵光而想赋。加以虔圣道，敬致明神，粉壁椒涂，丹楹刻桷，可谓神之所至，无所不为。振百代之嘉声，作干城之称首。敬镌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词曰：

皇非常道，帝实无为。时浇俗薄，朴散淳离。世道交丧，仁义争驰。《书》亡《诗》逸，礼坏乐亏。降生大圣，载修坟史。积善馀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开绍圣，重光阙里。伊我陈君，清德远闻。温温玉润，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芬。渊才亮美，拔类超群。时逢上圣，以我为令。导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还名贾，儿多字郑。奸雄窜伏，赋役平均。心居俭素，志守清贫。鱼生入釜，雀瑞来臻。寝庙孔硕，灵祠赫奕。圆渊方井，绮窗画壁。因颂成功，遂歌美绩。共敝穹壤，永固金石。大隋大业七年辛未岁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济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孔子卅一世孙孔长名、卅四世孙孔子叹□□□。（碑拓本）

◎格谦

谦，渤海厌次人。大业中，据豆子反，有众十馀万。为杨义臣所禽，敕令放散。寻复反，王世充破斩之。

◇奏事

若德饶来者，即相率归首。（《北史·李德饶传》）

◎宦官

◎王义

义，道州人。大业四年，以矮民充贡自宫，得出入内寝。帝幸江都，天下多叛，上书极言，自刎死。

◇上炀帝书陈成败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尤蒙滞，出入左右，积存岁华，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还往民间，周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谋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竟往，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逾万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数。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狗彘厌人之肉，鸢鱼食人之馀。臭闻千里，骨积高原。膏血草野，狐犬尽肥。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万民剥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人主爱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臣下相顾，箝结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左右近臣，阿谀顺旨，近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恶过，从何得闻？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陛下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销铄！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敌当此时，如何自处？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来。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海山记》）

◇又奏

臣田野废民，作事皆不胜人，生于辽旷绝远之域，幸因入贡，得备後庭扫除之役。陛下特加爱遇，臣常自宫以侍陛下。自兹出入卧内，周旋宫室。方今亲信，无如臣者。臣由是窃览书殿中简编，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闻精气为人之聪明，陛下当龙潜日，先帝勤俭，陛下鲜亲声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实于内，神清于外，故日夕无寝。陛下自数年声色无数，盈满後宫，日夕游宴，自非岁节大辰，何常临御前殿？其馀多不受朝，设或引见远人。非时庆贺，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则圣躬起人後宫。夫以有限之体，而投无尽之欲，臣固知其竭也。臣闻古者野叟独歌舞于磐石之上，人询之曰：「子何独乐之多也？」叟曰：「吾有三乐，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难遇太平世，吾今不见兵革，此一乐也；人生难得支体完备，吾身不残疾，此二乐也；人生难得寿，吾今年八十矣，此三乐也。」问者叹赏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贵，圣貌轩逸，龙颜凤姿，而不自爱重，其思虑固出于野叟之外。臣蕞尔微躯，难图报效，罔知忌讳，上逆天颜。（《迷楼记》）

◎列女

◎兰陵公主

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初嫁仪同王奉孝，卒，适柳述。炀帝即位，述徙岭表，誓不改嫁，忧愤而卒。

◇临终上炀帝表

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息阝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隋书·兰陵公主传》）

◎谯国夫人洗氏

夫人，高凉人。梁大同初，适高凉大守冯宝。陈永定中，册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隋开皇中，册为宋康郡夫人，进谯国夫人、开府，置长史以下官属。仁寿初，卒。谥曰诚敬夫人。

◇先书报高州刺史李迁仕

太守冯宝病笃，谨令妻洗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通典》一百五十四，案：此事在梁太清末。）

卷二十九

◎阙名

◇奏案元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即断巴、蜀。时广平王雄、左仆射高二人用事，谐欲谮去之，云：「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状一奏，高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杀大臣，杨雄必当之。」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隋书·元谐传》，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

◇奏劾卢愷

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愷二人，曲相荐达，累转为海州刺史。又吏部预选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徵诣吏部。彻文状後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愷以威故，授朝请郎。愷之朋党，事甚明白。（《隋书·卢愷传》，何妥与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愷坐与相连，上以愷属吏。宪司奏愷。）

◇秦王二子承嗣议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贵既如此，罪则可知。故汉时栗姬有罪，其子便废，郭后被废，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废，不合承嗣。（《隋书·秦孝王俊传》）

◇比丘惠远等造象铭

无黑变成紫室。所愿从心，咸登妙果，无不遂意。又愿见世後生，男则貌如观顶，天然而知，智慧孤秀，任居上位，亦世崇明，玄风相踵，超然之一；女则行躯端严，行性淳洁，内隆胜，众人声叹。有能试知无为，晓悟苦空，减己削身，共崇因果，舍离德业者，并同斯善，永无彰得，俱登正觉。开皇三年岁次癸卯五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邑师比丘法□邑师比丘惠远。（碑拓本）

◇杨遵义造象铭

开皇三年十二月，杨遵义为息□炽造象一区，上为人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及自己身，同□斯愿。（碑拓本）

◇王忻造象铭

□□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亡人先发弘愿，今敬成之，敢陈胜业。乃作铭云：

玄宗靡极，道法何源。其终无末，其始无先。玄绝学，□忘言。虚无万古，寂魄□千。洪锺应扣，响振周年。□□一字，耳画三门。星珠□□，月桂犹□。□车行空，□驾飞仙。道德经首，希夷□容。三鸟翻扬，九井□踪。□祠曲里，庙享濯龙。全身□写，相好无穷。勤心勤敬，□真慕圣。奉资王矣，□□益咏。大隋开皇六年七月十五日，前上士、州从事、国子助教、彭城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国男、洞玄弟子王忻敬造。（碑拓本）

◇坚昭礼造像铭

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正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首民坚昭礼为先亡七世父母，身所生父母，祖□□，妻夏侯，父阿颀，母果僧妃，叔阿仆，妻夏侯。（碑拓本）

◇杜乾绪等造像铭

大隋开皇十二年岁在壬子十二月壬申朔十日辛巳，盖欲崇高志远者，要须旷□□行。是以当今佛弟子、大都邑主杜乾绪，都邑主张子元，大都化主董难当，都化主杜郭生，都邑等，虽须形居俗网，志栖方外，□巳□□□。龙山之南，河水之西，雉水之东，吉祥□□，敬造石像一躯，层龛比刃，巧尽百奇，珍□□□。远而望之，状宝塔涌现於灵山；近而□□，□园之睹玉殿。回睛注目，归心有在。以此胜善，福闰皇家，□法治国。又愿七世先灵，见生眷属，类同沾泽。因兹福庆，刊记斯铭。其词曰：

妙理难原，旨趣莫寻。凌□靡恻，孰算其深。就山山开尤，□□□音。金□既□，徒泣双林。勇塔且沦，园匿□，□□光光。铜人闭景，圣宇暂空。□□□□，像曜不曦。像月为ぁ，宝□□□。□罗妙像，缘镂碧崖。相图真□，明眺高云。光埋月朗，八万未逾。真容何爽，詹相吮吟。福景唯深，王润条□。芳泽来今，恩沾四□。庆不有心，言传千载，不朽清音。（碑拓本）

◇王女足等造像铭

开皇十六年岁在丙辰三月甲寅朔八日辛酉，夫□□□寂真体，虽逢法□□□□，若旨龟睹木□□□□失国长避苦海。是以机伦西颓，大夜将至。佛自侮□，四□隐迩然。今有诸邑子八十人等，觉身危□，不久多停。至如水胞，俄亦消灭。譬若火光出石，焉能□人□能人人□已崇造阿弥ヌ像一区，仰为历劫诸师。七世父母，及自己身，以此功德，愿生生世世，得常□身莲华化生，不受五荫之胎，方□途□而□□，常□芥城。虽□我身犹在，又愿地狱休息，饿鬼饱满，畜生解脱，人天具足，法界崩□，等灭已觉。（碑拓本）

◇青州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蓬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碑拓本。案：《金石文字记》所载同州塔铭，与此正同，惟彼云「同州武乡县大兴寺」八字为异。今不重录。）

◇邓州舍利塔下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觉湛然，照极空有。慈愍庶类，救护群生。虽灵真仪，不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思与率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恳切，大圣垂。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利应现，前後非一。顶戴欢忄喜，敬仰弥深。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碑拓本）

◇江夏县缘果道场七层砖塔下舍利铭

夫至理空冲，寻求之源悠缅；法身寂泊，无方之应奄臻。至如花叠未然，驻影留发，香薪已燎，散体分形。故有宝塔珍龛，山罪嵬四园之上，€兴地踊，照曜八国之中，俾我圣迹，未之湮坠。缘果道场者，梁天监十二年太岁癸巳，长史刘端，舍宅为寺，有命过僧归梨尽心监造。梨降自江□，氏族未详。戒慧总持，甚有灵验。于是鸿基胜趾，缔构日新；三业薰修，七财具足。以今大隋大业九年昭之岁，江夏县缘果乡长刘大懿等，遵依敕旨，共三乡仕民，奉□□齐兴道场七层砖塔一所，安镇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黄慧龙、慧俊、慧达等兄弟，并德□佳雅难兄难弟，誓立五根，愿弘四事，于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于大业三年二月，乃于食内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欢。睹兹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绕久之，光明遍室，顶带虔礼，日申供养。到七年正月，俊女鸡娘，又感二枚。斯实迹现难思，抑闻图籍。次有弟子李药王信首宿驰贤才简匹，虽室无瑞并，手阙金钱，每用放济居心，倾舍为业，以开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业五年，于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难奉函，如来赞其希有；康会瓶写，吴主嗟其神异。询诸经诰，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众缘赞助，普设大斋。方俟七级巍峨，接霄房而扬采；九盘煜曜，宝铎韵而流声。上资帝朝，爰洎遐迩。设使芬尽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销天袂，金刚之地嶷然。敢忘议善，乃为铭曰：

茫茫宇宙，悠悠世间。九地衔海，四□□山。三涂有狱，五道无关。魂随动治，识□循还。至圣何像，嶷尔忄炎怕。示现无方，迦维垂迹。等救烧燃，通悲幽溺。息众权城，椎轮火宅。八十化尽，天人丧师。抚膺雨泪，香水□毗。四王典护，八国均持。机缘靡隔，灵祥俟时。坊坟式建，层表临空。非因鬼力，讵假神工。金盘仰露，宝铎摇风。山移川徙，徽业兴隆。（《古刻丛钞》，又见《金薤琳琅》八。）

◇张景略墓志铭

君讳景略，燕州上谷人，汉司徒华之後也。帝皇布护，将相蝉联，备诸图史，其可伊述。祖骠骑大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文城公，又迁燕州诸军事、燕州刺史。考龙骧将军、谏议大夫、奉车都尉、行济安郡太守、金乡侯。君质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披锦，文彩焕然，器若圭璋，光辉朗润。于是弱龄表异，声振朝野，欲止不能，遂被徵辟。起家为魏帝内侍左右，寻迁秘书郎。优游凤沼，去来麟阁，时称独步，实曰无双。又加车骑大将军。开皇十一年正月六日，冥不蠲德，奄从运往。春秋六十有八。以其月二十六日迁窆于相州安阳河北白素曲。未极丞相之年，俄掩将军之墓。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昔年慷慨，拖紫垂青。昆山汉水，玉润珠明。何图大运，混我贤贞。一辞身世，百代千龄。（碑拓本）

◇石里村造桥碑

大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二月壬午八月己丑，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廿人造桥之碑。盖形同石火，忽有便无，命似浮泡，倏存还灭，若不倾心舍命，如萨埵之投骸，克己精诚，氵犬尸毗之救鸽，自非仰习二士之功，苦海宁容可渡？然今大邑主仲思那等廿人，谨见村南分派成池，氵帝水竞流，以起《漂寸》涛之浪，阻隔长衢，致使杨朱泣分岐之泪，厌伪身形，遂登高楼，焚香启发，奖化众缘，四部崇助。谨于此处，敬造石桥一济之所，急缓通传，永绝稽留之叹。两盈美丽，婉娩可观。又采石荆山，访匠周随。福力自天，名师忽至。图龙者若乘虚模花，众峰竞集。佛漏两坎，相同百工，左右侍卫，八部备足，藉此桥像，福及那等。茂若春兰，尉殊夏馥。身此乾坤，年同弗石；学并宣尼，仕登卿相。敬法伏摩，三途断绝。昔秦王越海，人鬼怀嗟，义取成功，能言羡德。其词曰：

运石荆山，蓝田采玉。接轸连辕，首尾相续。檐桃再红，其功始足。织女来游，江妃屡嘱。（碑拓本）

◇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

功斯□有道存焉，其义大矣。至若□□之职掌士□□□□□□□□□□□□□□□□□□□民庶夫弘割舍之业，宁崇劝导之旨？自智桥孤耸，宝航独泛，引邪迷于觉路，拔沉溺于死河，无尽慧灯，散照百丈之室，上妙甘露，流布娑婆之境。我皇帝垂衣秉历，纽地补天，二曜连晖，五精合彩，轻徭缓赋，仁被草木，好生恶杀，泽及豚鱼，洒法雨以润群生，建宝幢而导黔首。四民仰化，九服从风。州南和县者，星膺胃昴，地连赵魏，水陆交会，人物殷阜。斜眺衡彰，金凤凌波而曜色；却瞻瀛碣，玉马映雪以腾光。于斯时也，使持节、仪同三司、刺史辛公，以明德上才，褰帷此境。公名悫，字士信，陇西狄道人，风神秀起，雄图杰出，博览书传，总括艺能，行成规矩，言为楷则，是以曳裾棘座，高步礼闱，市朝迁革，位望弥重，自建之部，威惠俱行，明闲宪章，深练治体，推诚化下，竭心奉上，奸豪悚叠，黎庶来苏。翊军将军司马田威，冯翊广阳人也，志业平允，操履廉白。举目持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弼谐蕃政，野绝带牛之暴，市息饮羊之欺。又有宣威将军、县令马君，以美誉清风，制锦斯邑。君名晔，字士晖，扶风始平人，器量宏深，风韵清举，信义闻于州里，孝弟著于闺门，历官二朝，频宰三邑，明于剖断，善于绥养，留心庶狱，小大以情，寇盗出奔，囹圄空寂。故使乡闾敦睦，风俗和平，家识廉耻，人知礼让。之麦，竞秀两岐；泄泄之雉，共g三异。县尉、兖州邹县孔经，泗州高平县魏君遐，并地望清华，人才谨素，当官理剧，烦而不拥。县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引七里之源，旁吸百原之口，控清引浊，冬温夏凉。粒朝兴，则白日昼暗；澄波夕映，则朱霞夜朗。厥水之上，虽有旧桥，每经泛长，隋流《漂寸》坏，车牛陷溺，行李嗟辛。有县老人宋文彪等，悟镜像之非真，知水泡之难住，薰修十善，回向一乘，各竭资产，兼相劝化，敬造石桥，以济行者。以开皇十一年，龙集于渊献，月缠于降娄，爰共经始，数年乃就。碧柱浮空，烟云等色；金堤枕浦，杞柳交阴。浩浩乎似应龙之导盟津，峨峨乎若灵鳌之冠方丈。以此善因，广渡危难。仰愿皇帝陛下，尊居太一，道迈虞唐；皇后配象阴精，德高任似；皇太子比曜前星，三善光备；内外文武，州县官僚，法界含生，咸蒙斯福。窃以洛阳路首，尚传超石之书，城都柱上，犹题长卿之笔，况复业隆遂古，功济生民，不有g扬，孰弘劝奖？于是立碑路侧，以彰厥庸，树之风声，悬诸日月。其词曰：

星汉西转，川渎东倾。疏通云及，津梁乃成。攸攸行道，隐隐车声。虽言利济，讵免危城。（其一）

大悲拯物，宝珠斯现。泻水疑瓶，□花似□。深□利□，广开方便。善断疑网，能除毒箭。（其二）

我皇负，君临万方。下调玉烛，上叶珠囊。白环献祉，丹书效祥。藻心玄寂，迈彼轮王。（其三）

邯郸北走，澧源旁射。桑麻隐映，川畴平易。是称爽垲，实为滋液。士女连衽，车马叠迹。（其四）

明明州将，垂恩不已。忧国若家，视民如子。温其玉润，油然云起。竹马赴期，蒲鞭示耻。（其五）

穆穆良宰，达于从政。导之礼乐，申以法令。行合韦弦，清同水镜。盗贼休止，黔黎歌咏。（其六）

有国耆老，闾阎俊民。断除三毒，归依四真。故楼危坏，愍彼沉沦。烁金运石，共造良因。（其七）

洪基蹇产，飞梁□□□固□□□□隐□□□□

乃夫气岳镇宽泉流溢昆□□氵奔□□澍长波而□□翻（下阙）亿兆之□万□越（下阙）既是凡□斯成鄣矣。我大隋皇帝□□□□膺□火德。金轮空至，朱马虚来。□出神□□生（下阙）而□群□□。邢州南和县□□是□东海□□□□郁□南魏北□□饶民于时（下阙）日根共□争□□□□高峰（下阙）风远布外慎□□□谣□宽□□□□赤子之念□□盖于朝野高□□诸耳目秋（下阙）呈神瑞（下阙）公可谓英才□□□□□闻（下阙）之名出□□□林之（下阙）南□地□武都□临□□器德（下阙）稽□□施□□山岳□□□□□难者矣。（下阙）志安民行成□□□为□，则南和城後□□澧□洪源□彼高峰□波现于七□百（下阙）毁坏但以停轮止辙□马□踪□□远途，困兹行李。有县老人宋文彪等，并是邦家领（下阙）洞识流□明鉴□□□□脱□义此□心兼相劝奖，营斯上业。遂于开皇年也，岁次鹑（下阙，）乃求工异域，采玉珍山，龟柱通泉，龙梁接汉，参差巧镂，□模妙乐之阶，雕琢精奇状下阎（下阙）申舞□□兰□陵□而□□红花全放径春□□□□。绿叶纷披，值秋霜而更茂，清风暂至（下阙）并写宫商之韵，长卿一度，画桥柱而遐心；法显重轻，多罗而练性。但以修营往日，功就今时。愿（下阙）所□莫非有为之□念□□流，并是无常之道。恐虑灾风横□怒□漂氵奔此既缘成畏（下阙）喘息□黑ウ□□何□片时留住信知，形同石火，盍尔□□命似露□索然消灭。是以仰嘱将来，（下阙）照空□□常乐。或施财舍贿，续此宽因；或助力用功，详营斯福。令此途无拥，□路恒通，共越生死之（下阙）阔。乃愿法灯无尽，慧炬长辉，度彼苍生，济斯含识。其辞曰：

晶浮上引，重浊下沉。□修日月，创造山□□□□□□□□寻重超九□凡□宽深（其一）

大海宽宽，我皇巍巍。四方慕化，万国咸归。灵龟逞瑞，潜□现辉。祚隆□□□□□□（其二）

并写宫商之□□□上奉□□□□□为□□早聘□□有好□□无竞慎等四知，清同水镜。（其三）

明明令德，皎皎贤□。□□□□□□□疆□□□□善达□章秋禾选瑞，夏麦呈祥。（其四）

澧水横流，□泉旁澍。参□蓊郁饶□□□千途竞臻。□□□□□□□□□□彼黎庶。（其五）

光家孝哲，□□英贤。高官积世，□□恒连。□□□复并□□□□营净□预□良田。（其六）

雕宝柱镂，花□车□雷动马（下阙）有为有作□□□常□遭（下阙）石□长（碑拓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思王庙碑

君讳植，字子建，沛国谯人也。洪源□九泉竞深崇□□□□比峻。自权舆□□□□兴焉，其後建国启基，□□周室。显霸业于东邾，彰茅封于谯邑。琼根宝叶，莳芳兰如莫朽；轩冕相传，袭缙绅而不绝。此乃备颁典册，聊可梗概而言矣。逮承相参，乃成王室。道勋隆重，位登上宰。受国平阳，克昌厥後。鸣鸾佩玉，飞盖交映。祖嵩，汉司隶、太尉公，职掌三事，从容论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父操，魏太祖武皇帝，资神龙虎，剖判郁以开基，名颁谶牒，谣敞真人，火运告终，土德承历，爰据图，享有天下，骤改质文，驰迁正朔，英雄之气，盖有馀矣。昆丕，魏高祖文皇帝，绍即四海，光泽五都，负明堂，朝宗万国，允文允武，庶绩咸熙，正践升平，时称宁晏。致黄龙表瑞，验兆漳滨；玉虎金鸡，恒纶宇穴县。王乃黄内通理，愠淑英。睿哲禀于自然，博愍由于天纵。佩金华以迈四气，抱玉操如忽风霜。缀赡藻于孩年，摄酋什于孺岁。寻声制赋，膺诏题诗。词采照灼，子云遥惭于吐凤；文华理富，仲舒远愧于怀龙。又能诵万卷于三冬，观千言于壹见。才比山薮，思并江湖。清辞菀菀，若葩之蔚邓林；绿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库太官之誉，握促之器者也。但禄由德赏，频享王爵。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都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于东阁。黄初二年，奸臣谤奏，遂贬爵为安乡侯。三年，进立为王。□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自以怀正信如见疑，抱利器而无用。每怀怨慨，频启频奏。四年，改封东阿王。五年，以陈前四县封，复封为陈王。以谗言数构，奸臣内兴，十一年里，频三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时年有壹。即营墓鱼山傍羊茂台，平生游陟，有终焉之所。既如年代远，兆茔崩沦，茂响英声，远而不绝。至十一世孙曹永洛等，去齐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皇帝恢弘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等于时膺符表贡，面奉照皇，亲酬圣诏。比经穷讨，皆存实录。蒙敕报允，兴复灵庙。馈嗣尝，四时受谒。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诚之愿；茕茕孝孙，长毕昊天之慕。遂雕镂真容，镌金写状，庶使□□□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传芳猷于万叶者也。其词曰：

惟王磐石斯固，缔绪攸长。波连溟渤，枝带扶桑。分圭作瑞，建国开疆。蕙楼菌阁，远迈灵光。（其一）

器调高奇，风革梳朗。谈人刮舌，灵蛇曜掌。东合晨开，西园夜赏。桐华桂茂，玉润金响。（其二）

声驰天下，道冠生民。才惊旷古，德重千钧。混之不浊，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舟易失，日车难驻。壹谢人间，长遵埏路。风哀松柏，坟穿狐兔。何世何生，还成七步。（其四）

乃考惟昆，廓定洪基。受图应历，运合紫微。一辞皇阙，永肯象□□□日转响逐云飞。（其五）

大隋开皇十三年岁次星纪（碑拓本）

卷三十

◎阙名

◇金紫光禄大夫赵芬碑

（上阙）翼苞岛而纳百川者，必有出日之波澜。斯乃（上阙）庶绩，亦何代无其人哉？淮安定公继之矣。公讳芬，字士茂。（上阙）英灵不绝。十一世祖融，字稚长，所谓荀令君（上阙）床。曾祖琰，祖宾育，或频赞藩维，或□腰银艾。（上阙）出龙宿感周勃生。公炳灵特挺，气禀纯粹。（上阙）理无喜愠之色。先圣微言，味之而不倦。（上阙）书舍人尚书、兵部郎职，乃应星人同披（上阙）二国并兴。伊洛崤函，百楼相对；金星火宿，芒（上阙）而不进。加仪同三司，仍长史。徵入朝，历御伯纳言。（上阙）治夏官府司马，封淮安县开国子。前後任熊、浙二州刺史。□□□□□□优（上阙）滞如（上阙）平□□□天官（上阙）圣主得贤。开皇五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以公年时方迈，故优以（上阙）乞骸，听以大将军、淮安公归第，仍隆玺书，□赐几杖。□□□□□□□皇（上阙）二月十二日寝疾，薨于京师之太平里第。王人□□□□□□□□粤十（上阙）府内融虚舟玄运，有礼有法，可大可久。从□□□□□□□□□□□卅馀（上阙）然风尘不染，清白自守，脂膏莫润。故（上阙）公业不亡，析薪有寄。府佐杜宽等，仰惟盛（上阙）谁知夏屋之所，乃勒此高碑，树之（上阙）。

（上阙）历代□□□仁不常，厥土所在称珍。□美（上阙）动无近对斫寻百氏上上千古（上阙）命归火讴歌去木古（上阙）身淑慎，名教斯在。（上阙）城黄肠□墓石（碑拓本）

◇隋上柱国、梁州刺史陈茂碑

□□挺奇略于□□□高文于游夏芳徽盛范□□传祀纂神基□六奇定策夷项甯汉德□□□兼□著□□兴太守功表折冲，任居分陕，祖□□□□遗公禀气辰象，降灵□□，□五行之秀，蕴六德之姿，倚天照其锋颖，绝海振其羽翮，识□□故（下阙）太祖□元皇帝之□□也，为大将军□□□。譬姬文之□殷朝，若晋室之蕃魏国。望云斯表佳气，□□□□初（下阙。）公以贾谊登朝之岁，终童奉使之年，展采于滥觞之辰，效官于尺木之始。□一心而事君，□三分以成务。迁振威将军、给事中，□□□□□□□刑狱（下阙）仍为将军府属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郎。功预断螯，勤宣汗马，□用□闻，威风远振，封南皮县男，食邑二百户。太祖为上柱国、隋国公、泾州□□公□府（下阙）有□□之化，非无利器之能。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皇上。嗣霸图将兴帝业，眄□道□□□□□上□□大将军□□公，公（下阙）府长史。周武帝薄伐东秦，席卷河北，声振□坂，势超垓下。既而流汤□□方盛，引弓之（下阙。）公冲冠之气，临危奋发；□□之诚，造次先表。每以身□执锐前驱，上天纵雄杰英威□世（下阙）之□□下□□□□□□□上□□□□师凯入，授仪同三司。上德映在田在□业□一□□□九命，公亦追踪□□绝□人（下阙）。上为定州总管，公任总管府司录兼定州赞治。上为亳州总管，公除总管府司录。上为上柱国，公迁府长史。（下阙）蚩尤之凶□□□，东陵之盗，谋为西楚之□，肆彼逆□□□郡邑，刁斗相喧；云梯交映，晋阳之师将没。疏勒之□□□公（下阙）之□心□□□之击□之去□轰□冰泮，扫地无遗。□□远降，□蒙褒赏，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之（下阙）大将军。上为大丞相、隋王，公除府掾，治右十二府长史。上登庸伊始，纳麓在辰，作□负图□绝□□公（下阙）之义既深推□之思斯重。大隋御宇，惟新建国。开皇元年，授给事、黄门侍郎。□□日夕（下阙）艺府□。其年，除右卫府长史，进爵为□，增邑六百户，通前一千四百户。出□上（下阙）师□□军容之盛。公运筹幕府，□和鼎实，蹇□献授□最□优。二年，授开府仪同三司，领左（下阙）举□□□声□□□□□□道□仰雄风之扇□□□受□设□之□周氏季（下阙）公化以时雍，布以轻典，衔策斯举，韦弦递用。□□□其冤□，比屋传其颂声，疆场安。遐迩□福，□□□之（下阙）除给事、黄门侍郎，兼右卫府长史。七年，授兼太仆卿、黄门侍郎如故。九年，正除太仆卿，判黄门侍郎如故。□□□□□□□□居（下阙）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太仆卿，判黄门侍郎如故。轩游□咸□饰□□比邓骘□台□均□权（下阙）以公春秋□□宜尽颐摄，禁掖便繁，或亏汤□□□举□中□治□案部□条威惠斯□下车为政□化雍然□□□其明□□□□其（下阙）薨于□□，春秋六十有一。悲切摧梁，恸深罢市。两宫轸□，百辟伤怀。谥曰□公，礼也。即以其年之□月十□日，归葬蒲州猗氏县长□□之（下阙）九□才□五际□□□□之道□□天然□□□□之心□由早□驱驰少□宦伍燕南赵北□战□□□□□□□□□□□□□□□之节（下阙）之□汉光□委质皇家册馀载□阔缔构绸缪□□蒙卧内之□恩□共里之□泽赞□□之运□□□之（下阙）恂恂□□□□□□□□□之节俭□□默□不贪□□□□夫人王氏，太原□□人也。世袭（下阙）中□□□□□□□□□□礼□□斯□方谐鼓瑟之□遽□□□之□恤□无□举案何□□□政（下阙）疑□□□□之（下阙）以□□□声□传□范方使。桑田且变，□□□顷之□，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谷推移，尚纪滕婴之椁。其铭曰：

□□□揆宾王观国，丞相奇谋。太丘盛德，（下阙）惭妙□□□□郁抑下□沈吟□□缘鹤□□功参後（下阙）冠带□□□□□传临□□□□选良伫□□布（下阙）遵□教（碑拓本）

◇隋柱国、灵州总管、海陵公贺若谊碑

观夫宇内之广，生民之众，随夜川以□□□朔□□□□□□□□□□者□□□□□□□□□□

，席卷河东，公□于函谷□□□□□□□□□□□□□□□□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封建威□□□□□□□□□绍义窜身沙瀚，委质獯猃，凭引寇戎，每为边患。以公声□远裔，信著殊方，乃遣
□□□□□□□□□□□□□□□□

□□□□□□□□□□□□□□□□□□□□□□□（碑拓本。案此碑千七百四十一字，今据明拓本录之，仅九百五十二字。俟再求旧拓本补足。）

◇隋邛州刺史安喜公李使君碑

使君凉武昭王之後。（《石墨镌华》一。）

王雄据一方，保河右，□□□□文武（下阙）郎。祖景超，员外散骑侍郎，并□□□□风神□□□□两清人位。□□。父通逸，使持节、东南道都督、狄道县开国子。（下阙）季父琰之出牧荆郡，（下阙）仍□寇乱，乃扶城纯众（下阙）功（下阙）状□令□某（下阙）世济□□象贤□出三辰□□宿之精四时膺玉烛之□□□恢□□□□□百□□□千寻直上（下阙）出□□□谈，长者莫不推□□□群公咸相引□。太祖武元皇帝□□在田府望□重，乃以为外兵参军事（下阙）争未分□□□□□□攻心□□之□太祖□□□□出制□间西□□□之兵□□沙□之众（下阙）戎（下阙）马骨□□寒水长□塞外□□□阳□氏徵□鞠□□战卜□《音十》来背城鱼□□野公壮心□发□□德（下阙）王师□旋式加□赏□□都督封□州《厂干》喜章县开国子，邑四百户。周大冢宰、晋国公，居社稷之重，当□机之政，爪牙之任，（下阙）信寻转大都督，进封□州安喜县开国侯，邑一千二百户，又除天官府都上士。天和四年，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司武□□大夫。大象二年，□□司武大夫，进位上仪同、大将军。皇隋□运□□茅社，进爵为公。开皇二年，□上开府、车骑将军。六年十二月，除使持节、邛州诸军事、邛州刺史。橘园盐井，物□富饶，□□□文民俗□□□□祭□□□之□莫传文君听琴，失身之风未绝。公齐礼正德，令行禁止。沦人□□，欣戴仁风。蜀□鸣弦□□美（下阙）之□□□玉金空有□□之□十一年，因疾还京。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薨于京第。春秋六十有五。粤以十七年二月廿五日厝于□西县交川乡。唯公□宇外□□□内□非礼不动，唯仁是托。夜□□行未□改□容□疾□□雨不□□其□□□□同□□之□心地□九□之□垂□□□之□□□□吕之□□乎若对（下阙）庭加以□□好古重□轻财□车而□周人□□□□穷士□□军□雅善兵□研□水□□□□□山之□□□文之妙（下阙）之□□杯不□比□□一德包□□□□□可大可久，全行全名，而才□半古□不充□□山之□未□中□之（下阙）于□□绝弦止□□□□士友□□长史□□大□□□□咸□□□者□□□风俗会稽典□之□安□先贤之状（下阙）民□□于夏□之□□□佳□之地，乃相与进□□城门（下阙）而青松□□□久□□□史，其辞曰：

□乘（下阙）後□□□威名王（下阙）文（下阙）行手握灵珠，心（下阙）物（下阙）未分□天（下阙）。（碑拓本，案此碑泐缺过半。据《石墨镌华》云：余过观榻二纸，而碑颇完，独阙使君名。则今世未必无明拓本，故已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复录之。）

◇建安公等造尼寺碑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经，才表清虚之妙；庄生著内外之义，且论出处之高。无申业报之言，岂畅因缘之旨？眷言大道，未为尽得。是知神理未灭，真趣幽玄。心期之理，起惑兴障。若非达圣膺运，至德降灵，孰能敷化大千，□□彼岸？暨□通汉梦，炭验昆明，法轮西阐，像教东被。自尔迄今，将千载矣。虽神功妙迹，迥出天人，应物随方，多有□□□□玄风遂扇，绪□更繁。或废或兴，随时出没。良由心涂所隔，业缘致壅故耳。我大隋膺千吉龄之会，处五运之□□□□道先天协命。皇帝统历乘元，钦明御宇，秉金轮以治世，悬玉镜而照临，声逸万古，泽被遐外，好生恶杀，泣辜解纳，轻兹小道，慕彼大乘，欲归一谛，会由三宝。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袭圣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镜，绅模楷，入朝见美，出牧称贤，含柔履慎，率由成则，德流异部，声播殊方，念法界以归依弘慈，善以训物，申命勤至，不舍斯须。县令西河宋景，辅国将军、内散复州别驾、治长史宜昌竟陵二郡□□□都督，允文允武，所在称奇，制锦一周，弦歌千室，志怀清慎，恒若履冰，能官之美，今古独绝，深悟非常，情存释典，听讼之暇，无忘福田。丞大梁齐相尉、博陵张服、河间张树，并以明哲，来赞专城，清勤自处，誉宣邻邑，俱申回向之心，共忻真净之路。心意精实，不行自远。遂仰依明敕，俯厉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县宦七职，爰及乡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营助。寺主道辩等觉法纟由上坐智，最缓称等，咸以戒操端严，音仪匪忒，烦恼已弃，业行聿修，相与经始，不日而就。尔其势极弘丽，地惟爽垲，房庑深重，长廊交映，连甍云合，比屋霞舒，宝铎迎风，雕梁照日。至于庄严□殿，饰尽丹青，相好非常，光明特绝。旧尼宿德，深睹律藏，莫不负锡来游，有怀乐上。窃惟灵应微远，无迹可寻。但理□□□，言由事发。故探赜索隐，更显法于将来；幽赞神明，亦了达于未悟。然则立德之美，从斯而见；著述之义，其在□□。今盛业既彰，大功克构，而徽猷莫记，非所以晓示来叶者也。是以敬勒他山，式遵前学，庶无土功德，与山□□□传。其词曰：

逖听前修，曾闻庄老。可名非名，可道非道。逍遥为贵，齐物为宝。缘报不由，理尚未好。遥哉上觉，□□神功。四禅无像，三界毕空。□非迹应，事以感通。无因达圣，何以开蒙？於惟我皇，自天攸纵。九有怀德，八方咸统。治尚无为，民随日用。淳风既□，式歌且诵。功参佐命，来牧蕃维。秉兹德实，是导是绥。民知礼让，俗尚谦。过则称己，功必□□。实为良宰，拨烦理□。既经德化，风移俗易。仁不独善，赞辅斯益。共保令名，嘉命可适。爰有明诏，诰彼四方。玄风更阐，遗教重昌。同□□德，上下纪纲。伽蓝仍建，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刹高骧。物爱雕修，人荣宝饰。画堂皎皎，华攘翼翼。名德卜居，宴坐止息。归依一□□□□□温温哲人，穆穆明后。作我桥梁，弘兹善诱。有言必应，言立不朽。敬勒斯铭，天长地久。大隋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六月辛□□。（碑拓本）

卷三十一

◎外国

◎倭国王多利思北孤

多利思北孤，姓阿每。

◇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书·东夷倭国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国书云云。帝览之不悦。）

◎高昌王曲伯雅

伯雅，本金城榆中人，开皇中嗣位。大业中，尚宗女华容公主，拜光禄大夫、弁国公。

◇下令国中

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书·高昌传》，大业五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

◎突厥沙钵略可汗

可汗，姓阿史那氏，名摄图，伊利可汗之子。齐、周间，佗钵可汗以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佗钵卒，国人迎立之，号伊利俱罗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後度漠南，寄居白道川，立约以碛为界。

◇致隋文帝书

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罗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垒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传》，《北史》九十九）

◇上隋文帝表

大突厥伊利俱罗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逾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馀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令侍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隋书·突厥传》，沙钵略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又见《北史》九十九，《通典》一百九十七。）

◎突厥莫何可汗

可汗名处罗侯，号突利设，摄图弟。开皇七年，嗣位为叶护可汗，隋拜为莫何可汗。

◇奏请取北牙

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隋书·长孙晟传》，开皇七年，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处罗侯因晟奏。）

◎突厥启民可汗

可汗名染干，摄图次子，号突利可汗，居北方。开皇十九年，拜为意珍豆启民可汗。

◇上表谢恩

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隋书·突厥传》）

◇上表陈谢

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十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隋书·突厥传》）

◇上炀帝表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隋书·突厥传》）

卷三十二

释氏一

智顗

◎释氏（一）

◎智ダ

智ダ字德安，俗姓陈，颍川人，居华容。梁末，出家湘州果愿寺。陈光大初，住金陵瓦官寺。太建中，入天台。至德中，召住光宅寺。陈亡，晋王奉为戒师，号智者，寻归湘州，又入天台。开皇十七年卒。

◇谏僧尼策经落第休道

调达诵六万象经，不免地狱；盘特诵一行偈，获罗汉果。笃论道也，岂关多诵？（《释藏》缨□，《续高僧传》）

◇将赴晋王召求四愿

一，虽好学禅，行不称法。年极西夕，远守绳床。抚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恶闻过实。愿勿以禅法见期。二，生在边表，频经离乱。身ウ庠序，□拙暄凉。方外虚玄，久非其分。域间撙节，无一可取。虽欲自慎，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重去就。去就若重，传灯则阙。去就若轻，则来嫌诮。避嫌安身，未若通法□命。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四，十馀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许此四心，乃赴优旨。（同上）

◇与晋王书论毁寺

今获蒋州奉诚寺慧文律师书，敬呈如别。仰惟匡持三宝，行菩萨慈。近年寇贼交横，寺塔烧烬，仰乘大力，建立将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赖，收拾经像，处处流通，诵德盈衢，衔恩满路。昔居戎在阵，尚得存心，况息武兴文，方应光显。至如慧文所述，抽剔伽蓝，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忧惧不宁。贫道常念无堪，谬当知识。若论爱惜形命，岂敢言忤公门？特是佛法相关，亦由香火事大，意之所为，唯忧冥道，宁忘即日之身，必存未来之义。若不述愚心，则虚当四事，复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忄希事办，岂虑因果将来善恶邪？当愿圣德尊严，履万安之路，福禄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萨行，栋梁佛法，墙堑三宝，泽覃四海，风芳万代。若谓寺多州少，国或不听，方便善权，仰由安立？若须营造治葺城隍，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竹木之乡，采伐弥易。仰希弘纽，提拔将沈。故寺若存，新福更长。冀蒙矜允，幽显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躇。沙门某敬白。三月十一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与晋王书请为匡山两寺檀越

江州匡山东林寺者，东晋雁门慧远法师之所创也。远是弥天释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图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栋，皆不可思议人也。而远内闲半满，外善三玄，德布遐方，声高霄汉。初诣山足，依止一林，共邪舍禅师头陀其下，若说若默，修西方观。末于林右，建立伽蓝。因以为名东林之寺。远自创般若、佛影二台，谢灵运穿凿流池三所。梁孝元构造重阁，庄严寺宇，即日宛然。峰顶奇者，是齐慧景禅师感山人延请，因栖其峰次。梁慧归在後登蹑，方建伽蓝。峰有水泉，忽然枯涸。归烧香咒愿，清流盈满。天降甘露于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踪，垂芳不断。松霞清旷，触处萧条。公私往还，莫不归向。自大化江左，贫道因至彼山，憩泊东林，时游峰顶，以岁为日，羡玩忘劳。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今奉请为两寺檀越，庶藉影响，众得安心。礼诵虔诚，用酬洪泽。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门某敬白。（同上）

◇答晋王请撰净名义疏书

爰逮累翰，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赖。盖登地菩萨，应生大家。所以发心，兴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贫道山僧，本怀夙志。于天台旧居，言念无舍，庶因世境安乐，更得寄迹幽林，仰为行道，非唯城邑。近岁谬承人泛，拟迹师资，顾此疏蔽，以非时许。况圣泽日隆，复垂今命，省诸庸鄙，弥匪克堪。贫道禀承师教，禅慧颇持，耳去眼流，如华上水，采听经论，其功既浅，赖荷禅门，凭定修习。比于专学，数论区分。理乃弗违，业乖至熟。自非如来明达，种智高圆，檀林殊能，谁肯双揖。况乎去圣滋远，晓悟甚微。徒欲承恩，惧乖深寄。有招幽谴，兼亏圣德。特愿更回神虑，别俟胜贤，妙果芳因，使无断绝。经称一句染神，历劫不朽。大智慧海，信为能入。固知深解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满，智慧最高。守质抱愚，仰希德览。徒申庸俚，终不自宣。沙门某白。（同上）

◇与晋王书请为天台玉泉十住三寺檀越

前所咨天台山事，本听後期。爰逮报示，不然？夙志栖霞，乃言咫尺，非关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终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嘱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无常，身充禽鸟，焚烧馀骨，送往天台。愿得次生，还栖山谷。修业成辨，乃可利人。但仰赴义门，多惭刍浅，发心既重，辄课庸微，去听慈恩，庶无忽促。政言天台营理，本拟十方，安立僧徒，非专为己。昔年修葺，愿创伽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可随缘，香灯难绝。故欲遣修葺，冀凭方便。同途校具，净人得蒙胜举。并祈一旨，事并前咨。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惧多烦沓，未敢同时。处处结缘，功德弥大。玉泉十住，许垂恩为检校。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遥荷。伽蓝未整，功德已圆。仰闹频烦，言何能谢。沙门某白。三月二十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答晋王书谢度人出家

切以今月嘉辰，菩萨应世，奉为至尊皇后，报恩功德，写灵像，度人出家。现在因缘，福业无量。使五沙弥为弟子，辄当恭旨，作说戒师，年岁既小，别须和尚，必选名德，为作依止。并赐法衣，即于众前，欢喜顶戴。沙门某敬白。七月十九日。（同上）

◇答晋王书论放徒流

开府学士柳顾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净圆满，恩放徒流，矜勉鞭罚。上开府潘惠达、仪同张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赐令斟酌。谨即依事询详，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属轮王。案此经云：若犯王法，系缚枷锁。诸苦恼等，悉令解脱。又《灌顶经》云：王当放赦屈厄之人，徒锁解脱。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泽以时，人民安乐。教旨符应经文，岂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谬以多幸。忝此大缘，率励僧徒。清斋洗浣，龙王注雨。甘泽并周，爰开狱门。丑械解脱，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称恩感戴。加复送以胜幡，仍悬宝塔，登高散华，烧香朗烛，并留供设，设法开示，咸令向善。其僧法运等，虽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国宪，取秽道流，忍乃上来战深下耻，白大众留七日。晨夜训赍，暂依傧黜，使惭诫奖耳。沙门某敬白。十月十六日。（同上）

◇答谢晋王施物书

开府柳顾言宣教，以法岁圆满，爰降劳问。并施金色新制香炉奁一具，法衣一通，绵绢百段，烛三十挺，纸二千张，上厨果食等。刹那不住，节序相催。老至易悲，观心难谛。幸逢弘建正法，省无戒慧，实惧难销。香炉起峰，莲华夺艳。忍辱离尘，安行履蹑。经称受用，无作恒生。烛俟夜燎，纸拟净名。当机要施，法事忘谢。果食缣绮，道场同沾。归福有在，辞略言外。沙门某敬白。七月十五日。（同上）

◇遗书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

贫道少怀静志，愿屏嚣尘，微悟苦空，得从闲旷。是以去西陕之旧里，将领门徒，游憩天台，十有二载。但此山溪接江源，连亘海际，鱼捕沪业，交横塞水。杀戮既多，煮炙无限。非直夭伤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来，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贫道不惟虚薄，愿言拯济。仍率励山僧，货衣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什物，就土民孔玄达等，买兹沪业，永作放生之池，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故临海内史计尚儿，敬法心重，仍请讲说《金光明经》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贺等，闻斯妙句，咸舍沪业，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陆沾濡，人虫荷泽。盖闻雨花满室，答长者之恩；明珠照夜，报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于前修，播芳风于未代。福不康捐，善无虚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陈。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国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闻斯积善，请树高碑，冀此洪基，与岳同固，愿兹胜业，将日月俱全。昔陈氏江东，地不过数千里，犹若此慕善忘怀。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轮而御八表，握宝镜以临四民，风雨顺时，马牛内向，信以道高尧舜，德迈轩羲，加复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群分，自运四弘，总下生而普济。且不ｌ不卵，著自外书；救蚁救鱼，闻之内典。岂富有天下，而吝惜一江源；恩洽宇内，而独隔数百里？改莲花之池，兴烧煮之业，使军民恣其伤杀，水族婴其酸楚，身首分离，骨肉糜溃。以贫道意度皇帝之心，岂其然乎？但晋王殿下，道贯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不以贫道不肖，曲垂礼接。躬非世范，谬荷人师，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违越。假令别有严使，的奉敕符，毁所树之碑，复民沪业者，贫道即振锡披衣，担簦蹑履，远游京辇，诣阙上书，殒首碎身，以全物命。况今上旨，总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鱼，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毁坏放生，兴残害业。当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遗。若恣军民收罗采捕，则是夺人现财，公行劫盗。若以至尊欲令军民丰沃，不许放生者，去贫道西游，路经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结香火，禀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农桑，专行杀捕之业。学士昙才建请讲，遂即停留。一州五县，咸舍其业，凡一千馀所。以事表台，降敕开许。自是岳州，频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赏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应，岂容为军民口味，夺人善业？县尉此启，恐成僻见。且江溪狭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杂鱼，本无海族。至尊以晋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听者，则是是非由于县，裁断不关晋王。如此之言，岂可闻于王耳？且大王亲有符旨，开许放生，何容在所，私行雍遏？贫道辞还幽谷，有二因缘：一为大王功德，治葺旧寺；二为案行江溪，修营福会，共诸檀越，远建菩提，爰被存亡，庄严□□。永愿一人有庆，保盘石之基；使十千之鱼，恣相望之乐。贫道至止已久，频荷优任，供给资须，人功影响，每思往彼，未展来游，逖听所闻，颇传惠化。境有三异之德，民谣五之歌。飧味高风，诚深随喜。但君临稍毕，旋反非赊，唯希善始令终，以全嘉誉，攀辕卧辙，无愧昔贤。贫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寿长有福，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龄，东海民庶多夭殇，渔猎所以短命？贫窭乃是世间现见，可为鉴诫者也。今若断三归之命，养五阴之身，斯则废净土之花业，起无边之重过。事既反常，恐非养生之术。馀州镇防，不边江海，既处高源，采捕无地，未闻亡身他境，带病还乡。岂复必须水族，以资身命？直令采捕，尚乃非宜。况有毁他放生，以给军士。明府在镇清严，远近称叹。一钱不纳，一犊方留。哙参养鹄，卒获宝珠；孔愉放龟，终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晋王符旨，不乖贫道之言，则是再洒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无善不报。玉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绶，应念便来。今遣弟子普明赍旧事往简，但明府总此邦之务，执一镇之兵机，有教必行，如风靡草。愿以贫道此书，宣示百姓，训诲军民，使遵九言之教，无为始祸，改十恶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具。不复委陈。沙门智ダ白。（《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赴晋王召道病遗书告别

贫道初遇胜缘，发心之始，上期无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净，三业殷勤，一生望获。不谓宿罪殃深，致诸留难。内无实德，外虚名誉。学徒强集，檀越自来。既不能绝域远避，而复依违顺俗，自招恼乱，道退行亏，应得不得，忧悔何补？上负三宝，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圣法既差，自审非分。欲以先师禅慧，授与学人，故留滞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阙。利物久虚，再负先师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时，愿逢外护。初蒙四事，既励朽年。师以学徒四十馀僧三百许日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待来问者，傥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见一人，求禅求慧，与物无缘，顿至于此。谬当信施，化导无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处无缘，馀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表微心。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推想既谬，此四恨也。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馀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游江都，圣心重法，令著《净名疏》。不揆ウ识，辄述偏怀。玄义始竟，麾盖入谒。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心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缘亦绝。此六恨也。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二十一卷。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一百馀日，竟疾治改。际此夏末，虑有追呼，东装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萤光，早希进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此之义疏，口授出本，一遍自治，皆未搜简经论，僻谬尚多，不堪流布。既为王造，宁羞其拙？嘱弟子抄写後本仰简。前所送玄义及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者，请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愿一遍开读，览其大意，馀无可观。贫道灰壤虽谢，愿留心佛法，询访胜德，使义门无废，深穷佛教，治道益明，遍行遍学。是菩萨行，如来灭度法付国王。贫道何人，慧门凭委。欣然就尽，没有馀荣。但著述延岁，文义不同，怅然自惭。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今得法门仰寄，三为具足，六根释矣。命尽之後，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萨誓愿，诚而不欺；香火义深，安知仰谢？愿观泡幻，知有为法。一切无常，会而不离，终不可得。唯当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岂须伤法，烦劳圣怀？莲华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遐远，长保如意也。南岳大师灭度之後，未有碑颂。前蒙教许自制，愿不忘此旨。南岳师于潭州立大明寺，弥天道安于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护，愿光饰先德，为作檀越主。贫道在世六十年，未尝作有为功德，年暮力弱，多阙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荆州，仰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并蒙教嘱彼总管蕲春郡公达奚长儒，僧赍教书至夏口，而蕲春公亡，书未及付，慈恩已足，愿为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顶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寺图并石像发愿疏，悉留仰简。泰平圣世，皇风整肃。菩萨净土，不可思议。切见诸州迭送租米，车脚皆三五倍，于公敛不多，私费为重，典章处分，别有深规。贫道不闲，忽言国式。辄谓无米之州，运送宜尔；有米之州，当地轮送。则无此私费。管窥未见理，若于式有妨，请不须论；于事有益，愿为谘奏，使苍生庆赖。然国是王国，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抚育黎庶。犬马识养，人岂忘恩乎？昔闻齐高氏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乐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傧山林。以此观之，出家难得。今天下旷大，赋敛宽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减前，贯帐时或随缘听学，或山林修道，不及帐名，虽复用心，常怀忧惧，此例不多，悉有行业。愿许其首贯，则是度人出家，增益僧众，炽然佛法，得无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轨，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未法众僧，多行不称服，尚不挟人意；况扶经律，王秉国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议心，则功德无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谘，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赛。临命口授，言尽力穷，期迫恋多，知复分说。大善知识，菩提为期。沙门某敬白。开皇十七年十一月。（《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净土十疑论

第一疑。问：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欲救度众生，宜生此三界，于五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涂之中，救众生苦，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是无大慈，障菩提道。答：菩萨有二种：二者久修，行菩提道；得无生忍，自不待说。二者未得不还。及初发心，凡夫要须常不离佛，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智度论》云：具缚凡夫，起大悲生，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恶世界烦恼，强自无忍力，心随境转，声色所缚，自堕三涂，焉救众生？故《维摩经》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论》云：譬如二人同行，一人为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为无方便力，彼此俱没；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脱水溺之难。新发意菩萨亦复如是。为此常须近佛，得无生已，方能救众生，如得船者。又论云：譬如婴儿不得离母，若离母，或堕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鸟子，翅羽未成，只得依树傅枝，不能远去，翅翮成就，方能空飞，自在无碍。凡夫无力，专念阿弥陀佛，使成三昧，以念成故，临终敛念，得生决定无疑。

第二疑。问：诸法体空，今乃舍此而求西方，岂不乖理？答：释有二义：一者总答，二者别答。总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则是舍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执住此，不求西方，是舍彼著此，此亦成病，亦不中理也。又《转计》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则断灭见。故《金刚般若》云：须菩提念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二别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于生缘中，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体，亦不可得。此生生时，无所从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谓诸法散时，不守自性。言我散灭，此散灭时，去无所去，故言不灭。非因缘生灭外，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又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宫室，若依空地，随意无碍；若依虚空，终不能成。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智者炽然。求生净土，达生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此谓心净，故佛土净。愚者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不达此理，横想是非，嗔他求生净土，几许诬哉？此则是谤法罪人，邪见外道也。

第三疑。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云何生净土？答：一切诸佛土，实皆平等。但众生根钝，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专致，得生彼国。如《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问佛，十方悉有净土，世尊何故偏赞西方弥陀净土，专遣往生？佛告普广，阎浮提众生，心多浊乱，为此偏赞西方一佛净土，使诸众生，专心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境，易得往生。若总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宽，则心散漫，三昧难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与求一切佛功德无异。以同一佛法性故，为此念阿弥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净土，即生一切净土。故《华严》云：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又云：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形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正等觉。应念一切刹，佛身无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若能达。一切月影即一月影，一月影即一切月影。月影无二，故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法身无二故。故炽然念一佛时，即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问：即求生一佛净土，何不于十世佛土内，随念一佛净土，何须偏念西方净土邪？答：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只知遍念阿弥陀佛。云何用佛语？释迦大师一代说法，处处圣教，惟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如《无量寿经》、《观经往生论》等，数十馀部经论文等，殷勤指授，劝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弥陀佛别有大悲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又《观经》云：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法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若有念者，机感相应，决定得生。又《弥陀经》、《大无量寿经》、《鼓音王陀罗尼经》等云，释迦佛说经时，皆有恒河沙佛，舒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证成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乘佛大悲愿力，决定得生极乐，当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云：末世得法之时，特驻此经，百年在世，接引众生，往生彼国。故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极恶众生，偏有因缘。其馀诸佛一切净土，虽一经两经，略劝往生，不如弥陀佛，处处经论，殷勤叮咛，劝往生也。

第五疑。问：具缚凡夫，恶业厚重，一切烦恼，一毫未断。西方净土，出过三界，具缚凡夫，云何得生？答：有二种缘：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璎珞经》云：始从具缚凡夫，未识三宝，不知善恶因之与果。初发菩提，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受菩萨戒，身身相续，戒行不缺。经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发心住。如是修行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相续无间，满一万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进至七不退住，即种性住。此约自力，卒未得生净土也。他力者，若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念佛众生，即能发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厌离三界。身起行施戒修福，于一一行中，回愿生彼弥陀佛土，乘佛愿力，机感相应，即得往生。故《十住娑婆论》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道在于五浊恶世，于无量寿佛时求阿な跋致，甚难可得。此难如尘沙，说不可尽。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乱菩萨法；二者，无奈恶人，破他胜德；三者，颠倒善果，能坏梵行；四者，声闻自利，障于大慈；五者，惟有自力，无他力。譬如跛行，一日不过数里，极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苦，谓自力也。易行道者，谓信佛教，念佛三昧，愿生净土，乘弥陀愿力摄持，决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须臾千里，谓他力也。又如劣夫从转轮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自力，轮王力也。

第六疑。问：具缚凡夫，得生彼国，邪见三毒等常起，云何即得不退，超过三界？答：得彼国，有五因缘不退。云何为五？一者，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受，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三者，水鸟树林，风声乐响，皆说苦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缘境，外无鬼神魔，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国即寿命永劫，共菩萨佛齐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问：弥勒菩萨一生补处，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随从下生三会之中，自然得圣果，何须求生西方？答：求生兜率，一日闻道见佛，势若相似，实有优劣。且论二种：一者，纵持十善，恐不得生。《弥勒上生经》云：行众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便得□□；无方便接引之义，不如阿弥陀佛本愿力光明力。但有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殷勤发遣，生彼净土。但众生能念阿弥陀佛者，机感相生，必得生也。二者，兜率天宫是欲界，退位者多。无有水鸟乐树，风声乐响，起众生菩提之心，伏灭烦恼恶业。又有女人，长诸天爱欲。天女微妙，诸天耽玩，自不能舍，不如弥陀净土，水鸟乐树，风声乐响。众生闻者，皆生念佛念法之心，伏灭烦恼。又无女人及与二乘，纯一大乘，清净良伴。为此烦恼恶业，毕竟不起，遂致无生之位。如此比校，优劣显然，何须致疑。今观释迦佛在世之时，大有众生见佛，不得圣果者恒沙，弥勒出世亦尔。何如弥陀净土，但生彼国，悉得无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为生死业缚者也。又《西国传》云：有三菩萨，一名无著，二名世亲，三名狮子觉。此三人发愿，同生兜率见弥勒，若先亡者，得见弥勒，誓来相报。狮子觉先亡，一去数年不来。後世亲临终之时，无著语云：汝见弥勒，必来相报。世亲已去，三年始来。无著问曰：何意如许多时始来？世亲云：至彼天中，听弥勒说法，一坐旋绕，即来相报，不晓此处，已经三载。又问：狮子觉今在何处？世亲云：狮子觉为受天乐，在外眷属。从去已来，总不见弥勒。诸小菩萨生彼，尚在五欲，何况凡夫？为此愿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兜率也。

第八疑。问：众生无始已来，造无量业，今生又复无恶不造，云何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法业之事？答：释云：众生无始以来，善恶业种，多少强弱，并不得知，但能临终遇善知识。若恶多者，知识尚不可逢，何况十念成就？又汝以无始来恶业为重，临终十念为轻者，今以三种轻重较量，不定在时节多少。云何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缘；三者在决定。在心者，造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时，从自心虚妄颠倒生此心，初不知其为罪业也。念佛者从善知识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此心，方知其为胜因，实福也。一虚一实，岂可相比？譬如万年暗室，日至而暗顿灭，岂可以久来之暗，遂不灭邪？在缘者，造罪之时，从虚妄痴ウ心，缘虚妄境界颠倒生。然真心未尝不惶愧，有时而掩饰也。念佛之心，从闻佛清净真实功德名号，缘真实觉悟，踊跃奋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见佛也。一真一伪，岂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惨，伤肌破骨，一闻灭除药鼓，即箭出毒除，岂肯以箭深毒惨，而不去乎？决定者，造罪之时，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时，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围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挥剑，须臾两分；如千年积柴，一豆之火，少时即尽。故一心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为念佛时心猛利，故伏灭恶业，决定得生，不须疑也。

第九疑。问：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论》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当知女人及根缺者，必定不得生彼。答：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耳。但使众生净业成者，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生净土也。《观经》云：弥陀佛国去此不远。又云：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得生彼，不须悉远。如人在梦，身虽在床，而心意识，遍至他方，一切世界。生净土亦尔，动念即生，不须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者，但论彼国无女人，及无盲聋哑人，不道此间女人根缺人不得生彼也。即如韦提夫人，是请生净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记，悉得往生。但此处女人及盲聋痖人，一心念阿弥陀佛，悉生彼国已，更不受女人身，亦不受根缺身耳。二乘人但回心愿生净土，至彼更无二乘执心。故《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云：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人，舍命之後。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觉。况生彼国，更受女身，复有根缺邪？

第十疑。问：欲决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业，以何为种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断淫欲，未知得生彼否？答：决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种行：一者厌离行，二者欣愿行。厌离行者，凡夫无始已来，为五欲缠缚，轮回五道，备受众苦。不起心厌离，五欲未有出期。为此常观色身脓血屎尿，一切恶露，不净臭秽。故《涅》云：如是身城，愚痴罗刹，住止其中。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又经云：此身众苦所集，一切皆不净。上至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当观此身，唯苦无乐，深生厌离。纵使妻房不能顿断，渐渐生厌作不净观。若能如此观身不净者，淫欲烦恼，渐渐减少。又发愿：愿我永离三界五欲男女等身，愿得净土法性生身。此谓厌离行。二名欣愿行者，观彼净土庄严等事，欣心愿求，常不离佛，得无生忍。此谓欣愿行也。（《释藏》起□，《国清百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疏序

夫乐邦之与苦域，金宝之与泥沙，胎岳之望华池，棘林之比琼树，诚由心分垢净。见两土之升沉，行开善恶；睹二方之粗妙，喻形端则影直。源浊则流昏。故知欲生极乐国土，必修十六妙观；愿见弥陀世尊，要行三种净业。然化因事渐，教藉缘兴。是以王杀逆，韦提哀请，大圣垂慈，乘机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耸珍台而显瑞，虽广示畛域，而宗归安养。使末俗有缘，遵斯妙观。落日悬鼓，用标送想之方；大水结冰，实表琉璃之地。风吟宝叶，共天乐而同繁；波动金渠，将契经而合响。观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睹如来。及其瞑目告终，上珍台而高踊，文成印坏，坐金莲而化生，随三辇而横截，越五苦而长骛，可谓微行妙观，至道要术者哉。（《释藏》法字十号）

◇立制法序

夫新衣无孔，不可补之以缕；宿植淳善，不可加之以罚。吾初在浮度，中处金陵，前入天台，诸来法徒，各集道业，尚不须软语劝进，况立制肃之？後入天台，观乎晚学，如新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为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耻，非吾苦之。今训诸学者，略示十条。後若妨起，应须增损。众共裁之。（《释藏》起□□《国清百录》□）

◇唱法华经题赞引

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宏大，微妙难测。辍斤绝弦，于今日矣。

◇听无量寿竟赞

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续高僧传》三十一）

◇训知事人

吾少婴勤苦，备历艰关，游学荆、扬、雍、豫，唯著一纳。三十馀年，冬夏不悉体。上至天子，下至士民，虽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缕，人众已後，尚不希念，况故侵之。所以然者，众宝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减捐，即蒺梨国。自饱自伤，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夫人发心，随有所作。为读诵听学讲说经行忏悔供养舍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违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处，留难即起。修业不成，今生现障，後弥障道。此行人大忌，应须竭力，善始令终。业既坦然，报亦圆满。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师徒数百，昼夜禅讲，时不虚过。有净人窃听说法，闻已用心，每扬簸洮汰，系念有习，谓以净心扬簸不善，以禅净水洮汰不尽，随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时执爨观火，烧薪念念，就尽无常，迁逝复速。于是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汤泠。维那惧废众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胜事，众宜忍之，慎勿惊触，听其自起。数日方觉。往上座所，具陈所证，叙法转深。上座止曰：尔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说，非我所知，勿复言也。因而顾问：颇知宿命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云：薄知。又问：何罪为贱，何福易悟？答云：此贱身者，前世之时，乃是今日徒众老者之师，亦是少者之祖师。徒众所学，皆昔所训。尔时多有私客，恒制约不敢侵众。然有急客，辄取小菜，忘不陪备，由此谴责。今为众奴，前习未欠，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众闻此，悲不能胜。鉴镜若斯，岂可不慎？同学照禅师于南岳众中，苦行禅定，最为第一。辄用众一撮盐作斋饮，所侵无几，不以为事，後行方等。忽见相起，计三年增长至数十斛，急令陪备，仍卖衣资，买盐偿众。此事非久，亦非传闻，宜以为规，莫令後悔。吾虽寡德行，远近颇相追寻。而隔岭难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众驴迎送。此是吾客私计功酬直，令彼此无咎。吾是众生，驴亦我得，既舍入众，非复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举此一条，馀事皆尔。（《国清百录》）

◇发愿文

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

贸阝县阿育王塔寺颓毁，愿更修治。

郯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

右三处功德乞修，沙门某敬白稽首和南。三世诸佛，伏惟法身无像，随机显现，净土不毁，人众见烧，沪渎浮来，灵塔地涌，剡山天乐，通梦陆咸，三处尊仪，表代三世，慈根善力，利益斯土。但年深岁曩，圣迹凌迟，诸佛影像若沦，众生善根无寄。讳宿世有幸，忝预法门，德行轻微，功业无取，谬为道俗所知，顾影羞躬，无以自处。上惭三宝，无兴显之能；下愧群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朋，将何所补？幸值明时，栋梁佛日，愿藉皇风，又承众力，将劝有缘，修治三处。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随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若塔像庄严，则绍隆不绝，用报佛恩；若处处光新，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则报至尊水土之泽；若见闻者，发菩提心，则利益一切，种出世业。但久域此心，缘障未果，此际赴期西出，气疾增动，毒器坯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给三宝，谨听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污佛法者，伏听使乞早除差，行愿速圆。若命虽未尽，方多魔障，损物善根，污乱佛法者，岂须停世，愿早灰灭。灭後以诸誓愿，付嘱後人。使经纪修立，乞三宝加建，速得圆满。前于佛陇金光明道场，已发此愿。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诚。伏愿圣凡，重垂摄受。谨疏。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卷三十三

释氏二

◎释氏

◎释彦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人。初名道江，齐武平中为都讲。入周，更今名。隋开皇中，召住大兴善寺，又住日严寺。大业六年，卒。

◇福田论

昔在东晋，太尉桓玄议令沙门敬于王者。庐山远法师，高名硕德，伤智幢之欲折，悼戒宝之将沈，乃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设敬之仪，当时遂寝。然以缉词隐密，援例杳深，後学披览，难见文意。聊因暇日，辄复申叙，更号《福田论》。云：忽有嘉客，来自远方，遥附桓氏，重述前议。主人正念久之，抗声应曰：「客似未闻福田之要，吾今相为论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宝之谓也。功成妙智，道登圆觉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诚者，法也；禁戒守真，威仪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导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逾金石，譬乎珍宝，劣相拟议。佛以法主标宗，法以佛师居本。僧为弟子，崇斯佛法，可谓尊卑同位，本末共门。语事三种，论体一致，处五十之载，弘八万之典，所说指归，唯此至极。寝声灭影，尽双林之运；刻檀书叶，留一化之轨。圣贤间起，门学相成，和合为群，住持是寄。金人照于汉殿，像法通于洛浦，并宗先觉，俱袭旧章。图方外而发心，弃世间而立德，官荣无以动其志，亲属莫能累其情，衣则截于坏色，发则落于毁容，不戴冠而作仪，岂束带而为饰？上天之帝，犹恒设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经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滞。推帝王之重，亚神之大，八荒钦德，四德归仁，僧尼朝拜，非所闻也。如怀异旨，请陈雅见。」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窃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国，莫非王臣，系之以主，则天法地，覆载兆民。方春比夏，生长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润之以云雨之气，六合则咸宗如海，百姓则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马牛回首。蛇尚荷于隋侯，鱼犹感于汉帝，岂有免其编户，假其法门，忘度脱之宽仁，遗供养之弘造，高大自许，卑恭顿废，譬诸禽兽，将何别乎？必能驾御神通，得成圣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剃除，尚增三毒，虚改服饰，犹染六尘，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明诲，不异凡俗。讵应恃、宣读之劳，而抗礼万乘；藉形容之别，而阙敬一人。昔比丘接足于居士，菩萨稽首于慢众，斯文复彰，厥趣安在？如以权道难沿，佛性可尊，况是君临，罔非神降，伯阳开万龄之范，仲尼敷百王之则。至于谒拜，必遵朝典。犹有沙门，敢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风难革，恶流易久，不遇明皇，谁能刊正。忽起非常之变，易招无信之讥。至言有凭，幸垂详览。」主曰：「吾所立者，内也。子所难者，外也。内则通于法理，外则局于人事，相望悬绝，讵可同年？斯谓学而未该，闻而不洽。子之所惑，吾当为辨。试举其要，总有七条：无德不报，一也；无善不慑，二也；方便无碍，三也；寂灭无荣，四也；仪不可越，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条，对酬难意；後之三条，引出成式。吾闻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王不言而万国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尽善，大人之至德。同沾庶类，齐预率宾；幸殊草木，差非虫鸟。戴圆履方，俯仰怀惠；食粟饮水，饱满衔泽。既能矜许出家，慈听入道，断粗业于已往，祈妙果于将来。既蒙重惠，还思厚答。方凭万善之益，岂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摄报乃深；徵以身敬，收利盖浅。良以僧失正仪，俗灭馀庆。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当遵立。知谓难依，事应除废，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复责其礼？即令从礼，便同其俗；犹云请福，未见其润。此则存而似弃，僧而类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窃见郊总祭，唯存仰福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仪罕乖，後更为叙，是谓无德不报者也。法既渐衰，人亦稍末，罕有其圣，诚如所言。虽处凡流，仍持忍铠；纵亏戒学，尚谈智典。如塔之贵，似佛之尊，归之则善生，毁之则罪积。猛以始发割爱，难而能舍；弘愿终期成觉，迥而能趣。斯故剃发之辰，天魔遥慑；染衣之日，帝释遥欢。妓女聊被，无漏遂满；醉人暂翦，有缘即结。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怖，威灵斯在，仪服是同。幼未受具，对扬佛旨；小不可轻，光扬僧力。波离既度，释子服心；尼陀亦归，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师者法；无贱无豪，所存者道。然後贤愚之际，默语之间，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别，恐不逢宝，信心平等，或其值真。才满四人，即成一众。僧既弘纳，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异，方遣施僧，衣见织金之奇，乃令奉众，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为圣教之宗，是谓第二无善不摄者也。若论净名之功，早升云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叹辩才，新学顶礼，诚谢法施。事是权宜，式非常准，谓时暂变，其例乃多。则有空藏弗恭，如来无责，沙弥大原，和尚推先，一往直观，悉可惊怪。再详典释，莫匪通涂，不轻大士，独兴高迹。警彼上慢之流，设兹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诚。既非三慧，讵是恒式，因机作法，足为希有，假弘教化，难著律仪。大圣发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约，废其爵齿，存其戒夏，始终通训，利钝齐仰。耆幼有序，先後无杂，未以一出别业，而令七众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见。昔妻死歌而鼓盆，子葬嬴而衬土，此亦匹夫之节，岂概明王之制乎？况觉典冲邃，圣言幽密，局执一边，殊乖四辩。是谓第三方便无碍者也。且复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鲁之司寇，已居国宰。宗归道德，始曰无名，训在《诗》、《书》，终云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谁？巢、许之风，望古仍迈；夷、齐之操，拟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远度四流，厌斯有为之苦，欣彼无馀之灭。不系虑于公庭，未流情于王事，自然解脱，固异儒者之俦矣。是谓第四寂灭无荣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川岳，国容盛典，书契美谈，神辈为王所敬，僧犹莫致于礼，僧众为神所礼，王宁反受其敬，上下参差，翻为正法，衣裳颠倒，何足相方！令神拥护今来，在僧祈请之至，会开咒力，竟无拜理。是谓第五仪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奋起，必真人之托生，上德虽秘于净心，外像仍标于俗相。是以道彰缁服，则情勤宜猛，业隐玄门，则形恭应绝，求之故实，备有前闻。国主频婆，父王净饭，昔之斯等，咸已克圣，专修信顺，每事归依，纵见凡僧，还想崇佛，不以跪亲为孝，计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为敬，岂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别，体无混杂，制从于此。是谓第六服不可乱者也。谨案多罗妙典，释迦真说，乃云居刹利而称尊，藉般若而为护，四信不坏，十善无亏，奉佛事僧，积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气之感。金轮既转，珠宝复悬，应天顺民，御图握镜，始开五常之术，终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观宿命，追忆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宝，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转高，比梵宫之远大；圣寿恒固，同劫石之长久。然则雷霆势极，龙虎威隆，庆必赖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风行草偃。既抑僧体，谁敢鳞张？但恐有损冥功，无资盛业，竭诚尽命，如斯而已。是谓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闻，宜寻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频繁，仆虽庸暗，颇亦承览，文总幽明，辨包内外。所论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窃以昧隐神路，隔绝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太常，专同太祝，纵知鬼事，终入神伍。真佛已潜，圣僧又灭，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叶凡夫，薄言回向，共规闲逸，相学剃剪。职掌檀会，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才触王网，即坠民贯；既同典祀，讵合称宝。朝敬天子，固是恒仪；苦执强梁，定非通识。宋氏旧制，其风不远。唯应相袭，更欲何辞？」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晓其二。请听嘉言，少除异想。吾闻鬼者，归也；死之所入神者，灵也，形之所宗。鬼劣于人，唯止恶道；神胜于色，普该情趣。心者灵智，称之曰神；隐而难知，谓之不测。铨其体用，或动或静；品其性欲，有阴有阳。《周易》之旨，盖此之故。殊涂显于一气，诚言阙于六识，设教之渐，断可知焉。鬼报冥通，潜来密去，标以神号，特用兹耳。尝试言之，受父母之遗，禀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气，可以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业，未曾感之于乾坤，得之于父母，识含胎藏，弥互虚空，意带熏种，漫盈世界，去而复生，如火焰之连出，来而更逝，若水波之续转，根之莫见其始，究之岂觌其终？浊之则为凡，澄之则为圣，神道细幽，理固难详矣。神之最高，谓之大觉。思议所不得，名相孰能穷？真身本无迁谢，生盲自不瞻睹，托想追于旧踪，倾心玩于遗法。若欲荷传持之任，启要妙之门，赖此僧徒，膺兹佛付。假慈云为内影，凭帝威为外力，玄风远及，至于是乎？教通三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列四部，二从于道，二守于俗。从道则服像尊仪，守俗则务典供事，像尊谓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谓优婆塞、优婆夷也。所像者尊，则未参神位；所典者供，则下预臣颁。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当职，子何错错引？由子切言，发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复惑诸？在宋之初，暂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烦渺论，边鄙风俗，未见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极。」客曰：「有旨哉！斯论也。蒙告善道，请从退归。」（《广弘明集》二十五）

◇通极论（并叙）

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判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喧，高蹈则山林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名不义裹，肝胆可如楚越。或语或默，良逾语默之方；或有或无，信绝无有之界。若夫云鸿震羽，孔雀谢其远飞；净名现疾，比丘惮其高辩。发心即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岂要抽簪？此即染净之门，权实而莫晓；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庄生宗齐一之论，释子说会三之旨。大矣哉！谅为深远，实难钩致。窃闻阴阳合而万物成，咸淡和而八珍美，何废四时恒序，五味犹别？以此言之，岂真俗之混淆，隐显之云异？或有寡闻浅识，则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将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谓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无佛法。轻毁泥□，贱忄蔑沙门。愚袭腐儒，戏招冥祸。或有始除俗服，状如德冠天人；才挂僧名，意似声高海域。傲然尊处，详为极圣。岂知十缠犹障，三学靡闻？不随机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春驳；高怀达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纷挫锐，假设旗鼓，虽复俱有抑扬，终以道为宗致。其犹五色绮错，近须弥而会同；万像森罗，依虚空以总集。归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实茫茫之海。斯诚光赞于佛道，述奖于玄门。庶令无我无邪，允谦允敬，式贻後进。论之云尔。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尘俗，独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气笼八之表，藉茅枕石，落发灰心，粪衣殊羊续之袍，绳床异管宁之榻，自隐沦西岳，数十年矣。确乎不拔，澹然无为。每自叹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苍生扰扰，絷以爱罗，不可自致清升，坐观涂炭，复须弃置林薮，分卫人间。于是屈迹暂游，方践京邑，次于灞上。有行乐公子者，控龙媒于流水，飞鹤盖于浮云，绣衣侯服，薰风合气，璁勒金鞍，争光炫日。定知掷果之爱，是属潘生；割袖之宠，已迷汉帝。接轸城隅，陪曹王之席；连镳池侧，追山公之赏。道逢先生，怪而问曰：「先生貌若燕、赵之士，发如吴、越之宾，容色似困陈、蔡，衣制不关楚鲁。徐行低视，细语颦眉。瓦钵恒持，无异颜回之瓢器；锡音乍振，何殊原宪之藜杖。此地未之睹，我尝所不闻，敢问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静默良久，徐而对曰：「观子驰骋于名利，荒昏于色声，戴天犹不测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闻坎井之内，本无吞舟之鳞；榆之间，讵有垂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翼。吾非子之徒欤？其可识乎？试当为子言之，幸子暂留高听。吾师也，德本深构，树自三之初；妙果独高，成于百劫之末。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宁应气禀二仪，道周万物而已？斯故身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将启愚夫之视听，须示真人之影迹，其犹谷风之随啸虎，庆云之逐腾龙，感应相招，抑为常理。于是降神兜率之宫，垂象迦比之域，氏曰瞿昙，种称刹利，俗名悉达，道字能仁，乃白净王之太子也。家世则轮王迭袭，门风则圣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于雒邑；国朝八万，有逾于稽岭。宗亲藉甚，孰可详焉？暨吾师生也，坤形六动，方行七步，五净雨华满国，二龙洒水遍空，神瑞毕臻，吉徵总萃。观诸百代，曾未之有。然复孕异尧轩，产殊禹亻契。至如黑帝入梦之兆，白光满室之徵，徒曰嘉祥，讵可拟议。身边则金色一丈，眉间则白毫五尺。开┆字于胸前，蹑千轮于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龙颜虎鼻，八采双瞳，方我妙色。校其升降者也，虽复吕公之相高帝，世谓知人；若譬私陀之视吾师，未可同日。于是崇业大宝，正位少阳。甲观洞开，龙楼迥建。至如多才多艺，允文允武，非关师保，自因天骨。或于太子池临泛之辰，博望苑驰射之际，力格香象，气冠神功。试论姬发、曹丕，莫之与拟；汉盈、夏启，宁足涉言？父王宿卫其严，喻视弥笃。九重禁闼，声闻则四十里；三时密殿，姬丽则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愿冲固，虽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节。历王城之四门，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脱屣寻真，其于斯矣。于时桃则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则半轮低阁，永夜方深。观妓直之似横尸，悟宫闼之如败冢。天王捧白马而逾城，给使持宝冠而诣阙。虽复秦世萧史，周时子晋，许由洗耳于箕山，庄周曳尾于濮水，方兹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禅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净水，游道场之吉树。食假献縻，座因施草。于是十方智圆，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业克成，独称为佛。是吾师也。法轮则奈国初转，僧侣则十陈始度。至于迦叶兄弟，目连朋友，西域之大势，东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国之至，莫不服道而倾心，餐风而合掌。于是他化宫里，乃弘十地，耆山上，方会三乘，善吉谈无得之宗，净名显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则吐纳江河，掌内则摇荡山谷，论劫则方石屡尽，辩数则微尘可穷。斯乃三界之大师，万古之独步。吾自庸才，谈何以尽。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删《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并驱驰于方内，何足道哉！自我含灵福尽，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应身粒碎，流血河追。争决最後之疑，竞奉临终之供。呜呼！智炬消，慈云灭。长夜诸子，诚可悲夫！于是瞻相好于香檀，记筌蹄于贝叶。三藏受持，四依补处。而我师风无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特恃斯乎。但世道纷华，群情矫薄。人代今古，暨于像运。既当徂北，稍复东渐。所以金人梦刘庄之寝，摩腾伫蔡之劝。遗教之流汉地，创发此焉，迄今五百馀年矣。自後康僧会、竺法护、佛图澄、鸠摩什继踵来仪，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侣，慧严、慧观之徒，并能销声挂冠，翕然归向缁门，繁炽焉可胜道。吾少长山东，尚素王之雅业；晚游关右，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欤！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离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将，吾之俦党，其谓此乎？」公子蹙而言曰：「观先生之辩，虽可谈天，然其所说，何太虚诞？窃寻佛本启化之辰，当我宗周之运，自云娑婆总摄，靡所不归。或复光照无际，声振有顶；或复八部云臻，十方辐凑。计天竺去我十万里馀，俱在须弥之南，并是阎浮之内，那忽此间士庶，无至佛所？如来亦何独简，不赐馀光，弗生我秦汉，靡载我坟籍？详此二三，疑惑逾甚。仆闻贞不绝俗，隐不违亲。所以和光于尘里，披莲于火内。至若束带重缨，无妨修德；留须长发，足可闲居。且道本虚通，触无不是，何必绝弃于冠簪，专在于锡钵？窃以不伤遗体，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终从朝命。今既赭衣髡发，未详其罪。不仕天子，无乃自高。敢谘先生，请当辩析。」先生曰：「吾闻大音不入于俚耳，其验兹乎？犹欲以寸管窥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门出，非吾子之能极。吾且仰凭神力，更为言之。吾师化道含弘，灵钧远被。但众生缘薄，自为限碍耳。何关佛威之不大，圣泽之无均。其犹日月垂象丽天，雷霆发音动地，而简于聋瞽，岂光微声小者哉？然佛游舍卫，有馀二纪。三亿之家，犹不闻见。何怪边地十万里乎？窃以周、孔之生，本惟华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于东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然乘鸾排雾，世有其人，欲不长于神仙，犹密之而弗载，宁解味吾师之道术，书之于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经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无大见？然有惑彼正真，甘兹随俗，未悟身之非洁，岂达命也无常？服玩则数重不止，悭贪则一毛难落。屑屑顽民，可悲之甚！吾已无保于形骸，谁有营于炫好。须发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坏色，爱情何起？所以五缀而持想，六时而系念，萧然物外，是曰逆流。窃闻夏禹疏川，则有劳手足；墨翟利物，则不吝顶踵。杀身以成仁，饿死而存义，此并有违于大孝，然犹盛美于群书。吾养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广济六趣，高希万德。岂学子拘之于小节，顾在肤发之间哉？扇逐荣名馀事，从北面之朝也。其若效浅禄微，唯劳诺走无暇。功高位极，常惧危溢不安；千仞弃珠，一何贱宝。但火内之莲，非吾所发；染而不染，何尔能知？」公子曰：「先生强夸华以饰非，护墙茨而不埽。请听逆耳之笃论，略条其弊也四焉。仆闻玉树不林于蒹葭，威凤不群于燕雀。先生道虽微妙，门人独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类卑神ウ。无三端可以参多士，无十亩可以为匹夫。堕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不间，耻私门之弗立。寄逃役于佛寺之内，才容身于法服之下。见人不能叙寒温，读经不解立正义，空知高心于百姓。背礼于二亲，非所以自荣。其弊一也。仆闻采椽士阶之俭，唐尧之所以字民；琼室玉台之盛，商辛之所以败俗。况如来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应宴坐于冢间，经行于树下。何宜饰九层之刹，建七宝之台，不愍作者之劳，不惭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约。其弊二也。仆闻无自伐功，老聘之极教；不赞己德，唯佛之格言。劳谦则君子终吉，克谦则圣人尚美。必若内德充盛，自然外响。驰应宾侣，坐致揄扬。岂况佛心澄静，亡诸得失之咎？如何独许世尊之号，不欲推人？然彼群经莫二之宗，各谈第一之称，自生矛盾，将何以通？非所以自逊。其弊三也。仆闻情存两宝，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怀，廉士之高节。或散之于宗族，或弃之于山水。况玄道清净，反俗沙门？而复纵无厌之求，贪有为之利，劝俗人则令不留髓脑，论《贝亲》施则便无让分毫。或胜贵经过，或上客至止，不将虚心而接待，先陈出手之倍数。此乃有识之同疾，海内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仆直言虽苦，可为药石。惟先生高见，览以详之。」先生曰：「吾子不肖，何谓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宁知其所以异。徒欲圮毁，未损金刚。吾道弘邃，岂可轻矣？吾闻万机斯总，圣皇所以称大；百川是纳，巨壑所以为深。王则不耻于细民，海则无逆于小水。况吾师大道，旷无不济。有心尽摄，未简怨亲。自当品戒德之小大，混族类之高下。故有除粪庸人，翻渺不生之位；应书贵士，倒坠无间之狱。内秘难识，外相孰知？子何自擅为铨衡，吾未相许为水镜。若但以貌取人，失之远矣。遂使叔向伏蔑之语，长者悟沙弥之说。且复穷通有运，否泰无恒。或始荣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异辙纷纶，可略言也。至如立锥无地，非慕尧舜之德；馀苗不绍，岂传汤武之圣。讵知吞并六国，其先好马牧人；约法三章，则唯亡命亭长；樊、灌起贩屠之肆，伊、吕出厨钓之间。历代因循，高门相袭，遂为四海强族，五陵贵氏，冠冕陵云，风流盖世。暨若朝阳露，羡皂隶之难留；宿草负霜，混蝼蚁之莫别。是知用与不用，虎鼠何常？寻末穷本，人伦一概。那忽轻以乘轩，蔑兹瓮牖。虽复才方周旦，亦何足观。尝试言之，朝市虚烦，身心空弊，智者同弃，贤人共鄙。但觉斯怀之可入，所以避地而归来。吾则厌来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宁自安贫乐道，少贱多能？奚用太庙之牺牲，竖子之烹雁？吾今素质自居，默念无杂，不假导于仁义，岂乱想于繁华？固亦骑遗牝牡，自忘寝膳，讵守寒温之小才，音义之薄伎。修心可以报德，何局定省之仪？弘化可以接引，宁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谓一胜也。吾师空间乐处，不唯聚落；轻微务纳，岂独珠璎？是以栖形五山，游神三径。或受童土，或餐马麦。赞净心之小施，讥杂相之多舍。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兹而表诚信。斯自束修大体，供养恒式。岂佛身之欲须，乃含生之达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以凡俗难悟，十嫉未除，竞献名宝，利收多福。所以玉高刹，掩日耸于半天；绣桷飞甍，连云被于宇内。争名好尚，善将焉在？著相寡识，遂及乎斯。虽乖至真之理，足感荣华之乐。生民唯此为功，如来亦何抑说。此吾所谓二胜也。吾闻谈无价之奇宝，冀欲拯贫；赞不死之神香，只将愈疾。但众生信邪巫之狂药，舍正觉之甘露，困毒已深，怀迷自久。吾师之出世也，本许救济为功。知我者希，无容缄默。使物识真以回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并于世，两日不共于天，厥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圣，事谦让之风者已。然至理同归，逐情异说，是经称最，各应宜闻。此吾所谓三胜也。吾闻不趋四民之利，莫致百镒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须养。吾称乞士，则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则倾之以国城。何容责我之贪非，不自揣己之悭蔽？是验分财相得，独应管、鲍乎？吾闻天王武库，出给尚不由臣下。况吾师福物，取与宁独任凡僧？本虽四辈而来，今属三宝而用，为道兴供，义乖行福。既为十方常住，非曰私拟诸己。自专则法律不许，请众则和合无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销，吾何情而敢擅？只惧我之同咎，岂欲贪利者哉！窃以粒重七斤，投水则烟火腾沸；饭馀一钵，与人则群类充满。佛犹无吝于饥犬，宁有惜于饿乌？是知辄用固以招愆，回施许而获益，真是众生之薄福，则非吾师之褊心。至如饿鬼不睹川流，病人弗觉美味，罪关于饿病，岂流味之无也？窃闻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勋，明主责躬，苍不言而效德。子弗能自慨之无感，专谤吾师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为人？至若郑侯倾产于交游，田君布心于宾客，空规豪荡之声势，讵拟福田而推扬。此吾所谓四胜也。吾虽言不足，而理有馀。子但惊所未闻，惑于所不见。吾之所说，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虽高谈自雪，终类守株。所论报应，何其悠眇。仆闻开辟混元，分剖清浊，薄淳异禀，愚圣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圆，翔潜之鳞羽，命分修短，身名宠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讵是宿业之能为。窃见景行不亏，夭身世而婴祸；狂勃无礼，竟天年而享福。遭堕若斯，因果何验！且气息则聚生散死，形神则上归下沉。万事寥廓，百年已矣。何处天宫，谁为地狱？庸人之所信，达士未之言。先生犹或系风，请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辩士哉，见何庸浅！所谈不逾百世，所历无越八荒，讵能晓果报之终期，察因缘之本际？不可局凡六识，罔圣三明者也。吾闻播殖百谷，非独水土之功；陶铸四生，讵止阴阳之力。既有根于种类，亦无离于集起。窃见或体合夫妻，子孙不孕；或身非鳏寡，男女莫均。至于萤飞蝉化，蜂巢蚁卵，非构两精之产，岂从二藏之妊？若但禀之于乾坤，人亦奚赖于父母？一须委运，慈孝何归？是知因自参差，果方环互；支分三报，星罗万品。或今身而速受，或来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窃以赏罚不滥，王者之明法；罪福无舛，业道之大功。政治则五刑罚禄位赏，幽则三涂罪人天福。目前可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诫，岂伊、吾之构虚论哉！子未陷囹圄，谁信有廷尉？不游岱宗，便谓无鬼府。但善恶积成，则殃庆有馀。被之茂典，尔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应，大江横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黄金，骢标鲍宣之马，珠降哙参之鹤，爰及宣王之崩于杜伯，襄公之惧于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广不侯之验，陆抗殃则遗後，郭恩祸则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虽有知无知，六经不说，然祭神祭鬼，三代攸传。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无宁弃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须归悔，体我真言。」公子曰：「先生虽悬河逸辩，犹有所蔽。仆闻天生蒸民，刚柔为匹，所以变化形器，含养气灵。婚烟则自古洪规，嫁娶则列代恒礼。罪应不关于子胤，道亦无碍于妻妾。遂使善慧许卖华之约，妙光纳施珠之信。众香六万，尚曰法师；毗邪二千，犹名大士。何独旷兹仇偶，拥此情性？亢龙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种谁因续？此先生之一蔽也。仆闻猛兽为暴民之业，毒虫含伤物之性。所以顺气则秋，除害则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如牛豕充牺，羔雁备礼，运属厨人之手，体葬嘉宾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复鸟残自死，虎听内律，如何阙养形命，空作土尘？此先生之二蔽也。仆闻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为物，其来尚久。销愁适性，独可兹乎？所以嵇、阮七贤，兴情于斗石之量；勋、华两圣，盛德于锺壶之饮。管则藉此而谈玄，于则因兹而断欲。闻诸往哲，未尝不宴。但自持之于礼，何用阻众独清？此先生之三蔽也。仆闻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资道器之身。降兹呼吸风霞，饵饮芝露，敢为生类，罔弗由之？自可饱食用心，无废于道业，何假持斋倦力，有乏于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仆亦慕焉。」先生曰：「吾闻刚强难化，固当尔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岂识其通？由此观之，未可与言道也。窃以鄙言无逊，尚避至亲；邪行不仁，犹惭先达。然其男则才离襁褓，羡双飞以求娶；女则仅辞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贪小乐，公行世礼，积习生常，混然谁怪？此而无耻，尤类鹑鹊。勿将群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显之裁范，谅是庸鄙之危行。独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厉淫夫；彭祖独卧之术，可以养和性。斯固播之于良书，美之于方策。况乃吾师之成教也，弘净行之宗经。岂复顺彼邪风，婴兹欲网？将出六天之表，犹无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挟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系业通许；一床居士，精而难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缘托，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于吾师，独不闻同一化生，士无女业，咸屏四大，法喜资形。此吾所谓一通也。吾闻生死去来，本方步蠖；显晦上下，无异循环。业之所运，人畜何准？是以卫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类，狐为美女，狸作书生，抑亦事归难思，岂易详也？窃以持戒无畏鬼龙，含德不惧蜂虿。怖鸽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则报之以明珠，人恶则应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毒气，谅由息之生杀，岂禽兽唯害物邪？虽复飞走别形，惜身莫异，轮回无始，谁非所亲？恕己为喻，亦何不忍！讵可宰有生之血肉，充无用之肌肤。至若死而归土，物我同致，所以黄不食鼋，孔犹覆醢。况吾仁慈之隐恻，孰甘美于肥鲜？但五律渐开，双林永制。此吾所谓二通也。吾闻酒池牛饮，著乎在晋。虽百六数穷，亦乱国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验？来生幽暗，将复何已？至如文举之樽不空，玄石之瞑难悟，盖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论至道哉！但使深酣则过多，微宴则愆薄，欲言饮而无失，未之有也。往贤之所严戒，良以此乎？纵不关物命，亦无宜举酌。此吾所谓三通也。吾闻戒自禁心，斋唯齐志，可谓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纵情嗜欲，终为难满。所以节限二时，足充四大。觉翳螳之附後，见野狼之对前。危亡之期既切，饥渴之情遂缓。自忻道胜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窃以帝王之祠宗庙，夫子之请伯阳，犹须绝味辛荤，清居斋室，况吾欲亡身而访道，宁复留心于美膳者哉？此吾所谓四通也。莫谓子所不能，谓吾为蔽。吾之所辩，幸子择以从之。」公子于是接足叩头，百体皆汗，魂飞胆丧，五色无主。既如料虎，复似见龙。恍焉若狂，莫知所对。先生摩顶劳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对曰：「仆本生下邑，无闻大觉之名，禀性疏野，翻踵外邪之见，不遇先生，几将祸矣。比承下风之末，精义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请容剃落，受业于先生之门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广弘明集》四）

◇辩正论

弥天释道安每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正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後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送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于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後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甚，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铨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至于天竺字体，悉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例，寻其雅论，亦似闲明。旧唤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识，未变常语。胡本杂戎之胤，梵唯真圣之苗，根既悬殊，理无相滥。不善谙悉，多致雷同。见有胡貌，即云梵种，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伪，良可哀哉！语梵虽讹，比胡犹别。改为梵学，知非胡者。窃以佛典之兴，本来西域；译经之起，原自南京。历代转昌，迄兹无坠。久之流变，稍疑亏动。竞逐浇沙，鲜能回觉。讨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顺情，信是难弃，三衣苦节，定非易忍。割遗体之爱，入道要门；舍天性之亲，出家恒务。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则发蒙草创，服膺章简。同鹦鹉之言，放邯郸之步，经营一字，为力至多。历览数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网罗天地，业似山丘，志类渊海。彼之梵法大圣规谟，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正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咨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兰归汉，僧会适吴，士行佛念之俦，智严宝云之末，才去俗衣，寻教梵字，亦沾僧数，先披叶典，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于是舌根恒净，心镜弥朗。藉此闻思，永为种性。安之所述，大启元门。其间曲细，由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诵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广文如论。安公又云：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故本，难断者也；罗叉、支越，斫凿之巧者也。窃以得本关质，斫巧由文，旧以为凿，今固非审。握管之暇，试复论之。先觉诸贤，高名参圣，慧解深发，功业宏启，创发元路，早入空门，辨不虚起，义应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鲜会，以斯译彼，仍恐难明。无废後生，已承前哲，梵书渐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窃为分明。聊因此言，辄诠古译。汉纵守本，犹敢遥议；魏虽在昔，终欲悬讨。或繁或简，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颇不定。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秦、凉重于文才，尤从其质。非无四五高德，缉之以道；八九大经，录之以正。自兹已後，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转同见，因循共写，莫问是非，谁穷始末？僧惟对面之物，乃作华；安禅本合掌之名，例为禅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留支洛邑，义少加新。真谛陈时，诏多饰异。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馀辞必混。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傥见淳质，请勿嫌烦。昔日仰对尊颜，瞻尚不等。亲承妙吼，听犹有别。诤论起迷，豫涅之记；部党兴执，悬著文殊之典。虽二边之义，佛亦许可。而两间之道，比丘未允其致。双林早潜，一味初损，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讹本诫；水鹄之颂，俄舛昔经。一圣才亡，法门即减；千年已远，人心转伪。既乏泻水之闻，复寡悬河之说，欲求冥会，讵可得乎？且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古文，变犹纰缪。世人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必殷勤于三复，靡造次于一言。岁校则利有馀，日计则功不足。开大明而布范，烛长夜而成务。宣译之业，未可加也。经不容易，理藉名贤。常思品藻，终惭水镜。兼而取之，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ウ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袍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三业必长，其风靡绝。若使精搜十步，应见香草，微收一用，时遇良林，虽往者而难俦，庶来者而能继。法桥未断，夫复何言！则延铠之徒，不回隆于魏室；护显之辈，岂偏盛于晋朝？或曰：一音遥说，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远悟。至若开源白马，则语逐洛阳，发序赤鸟，则言随建业。未应强移此韵，始符极旨，要工披读，乃究元宗。遇本即依，真伪笃信。案常无改，世称仰述。诚在一心，非关四辨。必令存梵，讵是通方。对曰：谈而不经，旁惭博识；学而无友，退愧寡闻。独执管锥，未该穹壤。理绝名相，弥难穿凿。在昔圆音之下，神力冥加；满字之间，利根回契。然今地殊王舍，人异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经旨若圆，雅怀应合，直餐梵响，向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等非圆实，不无疏近。本固守音，译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缘情判义，诚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终，治家治国，足宣至德，堪宏要道。况复净名之劝发心，善生之归妙觉，奚假落发剪须，若违俗训。持衣捧钵，顿改世仪。坐受僧号，详谓是理。遥学梵章，宁容非法？崇佛为主，羞讨佛字之源；绍释为宗，耻寻释语之趣。空睹经业，弗兴敬仰。忽见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运将穷，斯法见续。用兹绍继，诚可悲夫！（《续高僧传》二）

◇沙门不应拜俗总论

夫沙门不拜俗者何？盖出处异流，内外殊分，居宗体极，息虑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区区以顺化，情超宇内，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背恩天属。化物不能迁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长揖君亲，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诸训诂，则所不应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乃诚。今三宝住持，归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之流也。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荐熟，时为不臣。今三宝一体，敬僧如佛，备乎内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为国宾。今僧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嘱，劝励四部，进修三行。斯国宾之流也。重道尊师，则弗臣矣。虽诏天子，无北面焉。今沙门传佛至教，导凡诱物，严师敬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在兹乎？斯儒行之流也。《礼》云「介者不拜，为其失于容节。」故周亚父长揖汉文也。今沙门身被忍铠，戡剪欲军，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蓍代筮宾，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门以大法为己任，拯群生于涂炭，敬遵遗躅，祖承嫡胤，斯传重之流也。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今沙门高尚其事，不事王候，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关三木，被棰楚，婴金铁者，不责其具礼。今沙门剃毛发，绝胤嗣，毁形体，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诏使虽微，承天则贵。沙门纵贱禀命宜尊，况德动幽明，化沾龙鬼，静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广焉，泽亦弘矣。岂使绝尘之伍，拜累君亲；闲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务，长颇搜寻。采遗烈于青编，纂前芳于汗简。重以感沦晖于佛日，罄爝火以兴词，庶永将来，传之好事。又古今书论，皆云不敬。据斯一字，愚窃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礼》称无不敬，拜唯身屈，周陈九拜之仪。且君父尊严，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经。以拜代敬，用将为允。故其书曰：不拜为文。远公有言曰：「壑渊岂待晨露哉！」盖自伸其罔极也。此书之作，亦犹是焉。达览通贤，傥无讥矣。（《广弘明集》二十五）

◇合部金光明经序

《金光明经》者，教穷满字。金鼓击于梦中，理极真空；宝塔涌于地上，三身果备。酬昔报之无亏，十地因圆，显曩修之具足，所以经王之号，得称于斯。将知能弘赞人，其位难量者也。大兴善寺沙门释宝贵者，即近周世道安神足。伏膺明匠，实曰良才。玩阅群经，未尝释手。曰谓瞿昙身子孔氏、颜渊者焉。然贵睹昔晋世沙门支敏度，合《两支》、《两竺》、《一白》、《五家》、《首楞严》五本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两竺》、《三家维摩》三本为一部，作五卷。今沙门僧就，又合《二谶》、《罗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为一部，作六十卷。非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诸此合经，文义宛具。斯既先哲遗踪，贵遂依承，以为规矩。而《金光明》见有三本。初在凉世，有昙无谶译为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耶舍崛多译为五卷，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真谛三藏于建康译三身分别业障灭陀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等四品，足前出没为二十二品。其序果云：昙无谶法师称，《金光明经》，篇品阙漏。每寻文揣义，谓此说有徵。而雠校无指，永怀寤寐。宝贵每叹此经秘奥，後分云何，竟无嘱累。旧虽三译，本疑未周。长想梵文，愿言逢遇。大隋驭宇，新经即来。帝敕所司，相续翻译。至开皇十七年，法席小闲，因劝请北天竺犍陀罗国三藏法师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寻後本，果有嘱累品。後得银主陀罗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别条分，承注末流，理难全具。赖三藏法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慧性冲明，学业优远，内外经论，多所博通。在京大兴善寺，即为翻译。并前先出合二十四品，写为八卷。学士成都费长房笔受，通梵沙门日严寺释彦琮校练。宝珠既足，欣跃载深。愿此法灯，传之永劫。（《释藏》食一）

◇法纯像赞（序）

昂少所慈育，亲供上行，为之碑文，广陈盛事。兼以立性闲穆，识悟清爽，文藻横被，闻于京室。（《续高僧传》，纯住西京禅定寺，仁寿初卒。弟子慧昂等图其仪质，饰以丹青，琮为之叙赞。）

卷三十四

释氏三

◎释氏（三）

◎释僧灿

灿，徐州人。高齐时，以白衣谒二祖慧可，祝发传衣，是为三祖。终于隋。

◇信心铭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馀。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乎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皆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功。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有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虚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如如体元，兀尔忘缘。万缘齐观，复归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及，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净尽，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智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意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历代佛祖通载》）

◎那连提黎邪舍

那连提黎邪舍，北天竺乌苌国人。高齐时，至邺。历周入隋。终西京大兴善寺。

◇法胜阿毗昙心论序

今欲解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问曰：「不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已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不须释。」答曰：「不然，应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虽释阿毗昙心，太广太略。彼未学者，迷惑烦劳，无由能取。我今离于广略，但先显修多罗自性，是故须释。」问曰：「何故释毗昙心，利益弟子邪？」答曰：「彼中已说不颠倒法相，释不颠倒法相，令彼觉悟真实，是故离诸过恶，生诸功德，得勇猛第一义利。」问曰：「若如是者，随意解释。」答曰：「我当解释。但诸师造论，以吉为初。一切吉中，三宝最胜。是故本师，为显三宝，少分功德。故于论初，先说此偈。」（《释藏》承五）

◎释宝贵

宝贵，周时住中兴寺，师事道安。入隋，在大兴善寺。

◇新合金光明经序

昙无谶法师称：「《金光明经》，篇品阙漏。」每寻文揣义，谓此说有徵。而雠校无指，永怀寤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轮回，悼四生之漂没，泛宝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年中，敕遣直後张等送扶南献使反国，仍请名僧及大乘诸杂华经等。彼国乃屈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未陀梁言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法师游历诸国，故在扶南，风神爽悟，悠然自远，群藏渊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自京邑引见殿内。武皇躬伸顶礼，于宝云殿供养。欲翻经论，寇羯凭陵。大法斯舛，国难夷谧。沙门僧隐，始得咨禀法师译经，经目果阙三身，分别业障、灭陀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等四品，全别成为七卷。今新来经二百六十部内，其间复有银主陀罗尼品及嘱累品，更请崛多三藏出，沙门彦琮重覆校劝，故贵今合分为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号经王，义称深妙。愿言幽显，顶戴护持。（《释藏》，《大唐内典录》）

◎释智永

智永俗姓王，会稽人。本名法极，晋右军将军羲之七世孙。陈时，住吴兴永欣寺。入隋，住长安西明寺。

◇与某人书

承足下还来已久，子欲参慰，为染患不能得往问。眷仰情深，岂此委具？一两日少可，寻冀言展。若因行李，愿存故旧。今遇贤弟还，得数张纸劳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幸不怪耳。谨代申不具。释智永。（《淳化阁帖》七在右军书中，今移正。）

献岁将终，青阳应节。和风动物，丽景光辉。翠柳舒鳞，红桃结绶。想弟优游胜地，纵赏佳宾，酌桂醑以申心，玩琴书而写志。无令披聚，叙会何期？谨遣一介，希还数字。（陆友仁《砚北杂志》）

◇书右军乐毅论後

《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没，仍属馀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两载方得。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其间书误两字，不欲点除，遂雌黄治定，然後用笔。陶隐居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释智永记。（张怀《法书要录》）

◎释智果

智果，会稽剡人。住吴兴永欣寺，受书法于智永。入隋，住东都慧日寺。

◇太子东巡颂（序）

智果振衣出俗，慕道游梁。感昔日之提奖，喜今晨之嘉庆。（《续高僧传》卅一）

◇心成颂

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开间合，隔仰隔覆。回互留放，变换垂缩。繁则减除，疏当补续。分若抵背，合如对目。孤单必大，重并仍促。以侧映斜，以斜附曲。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宋苏霖《书法钩玄》。案：此颂有注称锺、王、欧、虞。欧、虞隋时已有重名，然非智果自注也，故单录正文。）

◎释真观

真观字圣达，俗姓范，吴郡钱唐人。陈时，住泉亭光显寺。入隋，住灵隐山天竺寺，大业中卒。

◇愁赋

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难得缕。试举宏纲：或称忧愦，或号酸凉。蓄之者能令改貌，怀之者必使回肠。尔其愁之为状也，言非物而有物，谓无像而有像。虽则小而为大，亦自狭而成广。譬山岳之穹隆，类沧溟之氵养。或起或伏，时来时往。不种而生，无根而长。或比烟雾，乍同罗网。似玉叶之昼舒，类金波之夜上。尔乃过违道理，殊乖法度。不遣唤而辄来，未相留而惬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割截而不断，乃驱逐而不去。讨之不见其踪，寻之靡知其处。而能夺人精爽，罢人欢趣，减人容颜，损人心虑。至如荆轲易水，苏武河梁，灵均去国，阮叔辞乡，且如马生未达，颜君不遇，夫子之咏山梁，仲文之抚庭树，并忄宅带心于胸府，俱赞扬于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书，束凭而作赋。又如荡子从戎，倡妇闺空，悠悠塞北，杳杳江东，山川既阻，梦想时通，高楼进月，倾帐来风，愁眉歇黛，泪脸销红，莫不感悲枕席，结怨房栊。乃有行非典则，心怀疑惑，未识唐、虞之化，宁知禹、汤之德。雾结铜柱之南，云起燕山之北。箭既尽于晋阳，水复乾于疏勒。（《续高僧传》三十一）

◇梦赋

昨夜眠中，意识潜通。类庄生之睹蝴蝶，如孔子之见周公。虽梦想之虚伪，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见一奇宾，傲岸惊人，无名无姓，如鬼如神，姿容闲雅，服玩光新，入门高揖，诣席夸陈。余乃问曰：「夫邪不干正，恶无乱善。清浊异流，升沉各践。吾身披法铠，心游妙典。六贼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驾，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来何辨？」客乃对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轸翘咏。忽睹光仪，良有嘉庆。欲伸咨请，愿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掷。倏红电之惊天，迅白驹之过隙。岂不及年时之壮美，取生平之欢适？或走名骥于长阡，或驾飞轮于广陌，坐西园而召友，敞南斋而对客。出野外而操琴，入闺中而抚石。或复合樽促坐，传觞举白。重之以笑歌，伸之以燔炙。至如学富门昌，德重名扬。江东独步，日下无双。心为义窟，身是智囊。貂金仕汉，佩玉游梁。高车驷马，桂户兰房。列燕姬而满侧，凑秦女而盈堂。闻弦管之寥亮，听丝竹之铿锵。何则一生之快乐，亦千载而流芳？岂能栖栖独处，伤无笑语。剃发除须，违亲背主。形容憔悴，衣衫蓝缕。既阙田蚕，复无商估。等碎缯之百结，似破袄之千补。至如玉露朝团，金风夜来。老冉冉而行至，岁忽忽而将阑。床空帐冷，覆薄眠单。绝子孙于後胤，罢宾从之来欢。欲以斯而为道，亦得道之量难。」余乃听然含笑，略陈心要，徐而答曰：「省来说之矫张，遂引诱于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鲲而论大，爝火与日月而争光，无异鹪鹩之比鹏翼，培娄之匹昆岗。尔既昏懵于生死，亦耽染于元黄，唯知酣酒嗜欲，峻宇雕墙，岂识多财之被害，宁信怀璧而为殃。佳味爽口，美食烂肠，贪淫致患，渴爱成狂。人生易尽，物理无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欣欢暂有，忧畏延长。且世间纷攘，竟无闲赏。五苦竞来，百忧争往。妻子翻为桎梏，亲爱更如罗网。私里恒弊ⅡヴⅡ，公事徒劳鞅掌。荣华有同水沫，富贵实如山响。然自沉沦倒惑，恒怀疹毒。不孝不慈，无道无德。胸襟忄龙忄戾，心腑谗贼。自大十奢，志能苛克。讵识仁义，谁论典则。无趣损伤，非理贪慝。见利争往，临财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国。命绳溘断，身城倒匐。业系其头，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穿其肋。冰池向践，火山方冒。忍痛自知，衔悲谁告。尔乃刀林拥耸，剑树嵯峨。炉飞猛焰，镬涌惊波。棱屑铁网，碌灰河。头逢锯解，骨被磨摩。举身星散，合体滂沱。凡诸苦难，次第经过。一朝锺此，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宏深，妙理难寻。非生非灭，非色非心。浩如沧海，郁似郑林。随机即赴，逐感便临。内宣万德，外启八音。威降醉象，影摄惊禽。形如满月，色似融金。遂令尼犍脱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为道也，则萧散优游，无欲无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似无瑕之璧，如不系之舟。声乐不能动，轩冕不能留。无为无欲，何惧何忧。戒忍双习，禅慧兼修。天人师范，豪庶依投。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逾高，益之则学功逾远。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载饭。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恳。濯虑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净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远、慧持，赤须法主，青眼律师，宏经辨论，讲《易》谈《诗》，开神悦耳，析滞疑，并皆扬名後代，擅步当时。或与秦王而共辇，乍将晋帝而同舆。遂使桓元再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不辞。尔乃行己以正，方享馀庆。四梵争邀，六天俱聘。封畿显敞，国土华净。宝树琼枝，金莲玉柄，风含梵响。泉流雅咏，池皎若银，地平如镜。妙香纷馥，名花交映。近感乐身，远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圆明。灵智既湛，种觉斯盈。寂寥虚豁，皎洁澄清。非起非作，无造无营。法眼不窥其色，天耳不听其声。恶言不能加毁，美誉无以为荣。质非质碍之质，名非名相之名。水火冲天而不惧，雷霆震地而不惊。双林现灭而不灭，王宫示生而不生。既穷天下之至妙，谁敢与之抗衡？」于是前来君子，闻斯语已，合掌曲躬，敛眉弹指，魂飞气慑，神萎志否，躇无颜，逡巡惊起，自陈孤陋，未知臧否。追用感伤，实怀惭耻。今日奉教，敬从一命矣。（《广弘明集》三十七）

◇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言

泉亭光显寺释真观致书领军檀越：窃闻四依开士，匡正法于将颓；十地高人，秉元文于已绝。能使崛山遗迹，无亏冥坐之风；树馀留，得肆经行之道。伏见今者皇华，奉宣严宪。纟圭是僧尼之类，不书名籍者，并令损兹净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蓝，归其里。既普天下，莫非王臣。正当黾勉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谓，窃或疑焉。自佛法肇兴，千有馀载，流传此地，数百年间，济济生徒，一何为盛！虽复市朝亟改，风化顿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为福利，难可胜言。所现灵祥，闻诸史传。至如浮图和上，曜彩邺中，高坐法师，流芳巩洛。或复昆明池内，识劫烧之馀灰；长沙寺里，感碎身之遗阴。道开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绀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黄眸白足，连眉表称，大耳传芳，莫不定水渊澄，义峰山竖。汪汪道望，类迦叶之高踪；肃肃威仪，似额な之清行。顷年讹替，乃日浇漓，而法正洪基，犹应未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复违其本志，夺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伤，辞旧房而凄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恋恋禅门，再还无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虽异河梁，遂结言离之痛。若以不继名籍，为其深罪，延兹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务应修道，许其方外之礼，不拘域中之节。或有不贯名籍，无关簿领，并皆游方采听，随处利安。望刹为居，临中告饭，或头陀林下，或兰若岩阿，如此之流，宁容继属？若胜业不全，清禁多毁，宜应休道。此事诚然，而持犯难知。圣凡相滥，譬庵罗之果，生熟难分；雪山之药，真伪难辩。忽使昆峰之上，玉石同焚；大泽之中，龙蛇等毙，何期惜也！吁可伤哉！又其割爱辞亲，披缁剪发，既无仆使，永绝妻孥。或老病之年，单贫之士，皆凭子弟，还相养卫。如其一朝而散，溘死沟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缢长绳而殒命。虽复汨罗之痛，匹此犹轻；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复奇才绝学，并寄後生，听讲诵经，咸资晚秀，所以须陀得戒，犹是幼童，身子扬名，差非耆老。如斯之类，若并翻缁，恐此法门，便无绍继，梵轮绝矣，精空舍焉。若八陈未休，四郊多垒，前房所寄，後殿斯凭。愚谓此人，殆诚无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铁伸钩之力，则并从军幕，久预长驱。傥复尚服缁衣，犹居寺宇，则是习勇心薄，乐道情深。若非卫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马，徒劳行陈。虽复身披甲胄，还想法衣；手执干戈，犹疑锡杖。必当迩闻战鼓，色变心惊，远望军麾，魂飞气慑。将恐有阻都护之威，无益二师之勇。若谓不输王课，靡助国储，所以普使，收其赋敛。但浮游之属，萍迸蓬飞，散诞之流，且贫终窭。乡里既无田宅，京师又阙主人。纳屦则两踵并穿，敛襟则护肘皆现。观董生之百结，尚觉轻华；见颜子之一箪，更疑丰饱。求朽壤以为药，宁识紫丸；服粪埽而为衣，岂逢黄绢？货财之礼，此而无从；怀璧之愆，信哉应免！若令其在道，犹可分卫自资，遂使还民，便是糇粮莫寄。伏惟皇朝御历，齐圣钦明，继踵轩羲，比肩炎昊。握镜之风弥远，垂衣之化方深。兼复梁栋三宝，敷宏十善。昔汉明灵感，止梦金人；晋武复修，才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惭焉。或深经是护，等仙预大王；宝塔斯成，类无忧国主。明扬仄陋，信巢父之清虚；徵聘渔畋，许严君之高尚。愚谓纟圭预今者，俯首僧尼，若已离法衣，无过道业。或常居邸肆，恒处田园，并依民例，宜从策使，如其禅诵知解，蔬素清虚。或宣唱有功，梵声可录。或缮修塔庙，建造经书，救济在心，听习为务。乃至羸老之属，贫病之流，幸于编户，无所堪用，并许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宝。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时逢芳草。于是寺断流俗之僧，众无糟之客。六时翘请，常以国界为心；三业精修，必用君王为本。岂不幽明踊跃，人鬼欣欢，冥力护持，善缘扶助。然後二仪交泰，六气调和，征马息鞍，军旗卷旆。边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师；玉制来朝，还想稽山之集。何其乐矣，实可欣哉！傥复疆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虞，军资有阙，薄须费计，伏听徵求。仰惟领军檀越，外则探赜典坟，内则钩深经论，才高帷幄，寄重盐梅，必愿降意刍荛，留心正法。微惠研详，薄垂观监。如其一毫可采，深希曲为矜论，无使兰艾同锄，薰莸俱剪。庶得仙人苑里，更转法轮，长者园中，还铺讲席。则匡维之德，比恒岱以齐高，拥护之功，似沧溟而共广。横此忤烦，弥增悚惕。（《释藏》轻九，《广弘明集》二十七）

◇因缘无性後论（并序）

泉亭令德有朱三让者，非唯外学通敏，亦是内信渊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诵般若，忽著自然之论，便兴有性之执。或是示同邪见，或是实起倒心，交复有损正真，过伤至道。聊裁後论，以彼执。虽复辞无足采，而理或可观。若与余同志，希共详览也。

请疑公子致言于通敏先生曰：「夫二仪始判，则庶类是依；七曜既悬，则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系象之所未明；古往今来，贤圣于焉莫究。而希元君子，互骋钻求，慕理名人，竞加穿凿。寓兹所说，则盛辩自然；假氏所明，则高陈报应。虽自然锋镝，克胜于前，报应于戈，败绩于後，而愚心难启，暗识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对曰：「省二君之清论，实各擅于偏隅。自然则依傍于老、庄，报应则祖述于周、孔，可谓楚则已失，而齐亦未为得也。今为吾子扬推而陈之：夫《三坟》、《五典》，善恶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犹拥。况复漆园傲吏，恍惚狂生，独称造化之宗，偏据自然之性，乃为一时之矫俗，非关契理之元谟。今请问自然之本，为何所趣，有因果邪？无因果乎？若谓自然，尚论因果，则事同矛盾，两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倾，不烦多难。若谓永无报应，顿绝因果，则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义孝慈，此言何用？便当为恶招庆，为善致殃，亦应钻火得冰，种豆生麦，未见声和响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勋上圣，而诞育于丹朱，重华至德，而生于瞽叟，便为自然而然者，窃为足下不足焉。夫至亲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随行业，曾不相关。尧舜树德于往生，故禀兹灵智；瞽叟兴恶乎前世，故致此顽凶。而复共结重缘，还相影发。乃欲因凡显圣，以智化愚，若非瞽叟之凶，岂知克谐之美？自非放勋之圣，谁化慢游之恶？故阿难、调达，并为世尊之弟；罗、善星，同是如来之胤。而阿难常亲给侍，调达每兴害逆，罗则护珠莫犯，善心则破器难收。以此而观，谅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迁贸者，此殊不然。至如鹰化为鸠，本心顿尽；橘变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贫，定性之理难夺；先贵後贱，赋命之言何在！吕望屠牛之士，终享太师；伊尹负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渊四邻所患，後著高明；周处三害之端，晚称令德。王无间之罪，翻然改图；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依自性之理，岂容得有斯义？善人唯应修善，不可片时造恶；恶人恒自起恶，无容一念生善。是则荣枯宠辱，皆守必然；愚知尊卑，永无悛革。岂其然乎？决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忧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沦，以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报，去善更遥；修德以邀名，离德逾远。若必挺圭璋之性，怀琬琰之心，本无意千名闻，曾不欣乎富贵。而英声必孱，雅庆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别玉，遂等沉泥。暂且龙潜，无亏凤德。岂容区区于天壤，扰扰于世间？自可固穷，无烦陨获。至如太伯高让，而流芳千古；仲尼穷厄，而传名万代；颜称早世，特是命业不长；冉致斯疾，当由病因未断；二子伏诛，弥显卫灵之恶；三仁受戮，方见殷纣之愆；首山之饿，不免求名之责；汨水之沉，尚贻怀怨之咎。且夫决定成业，非神力之所救；必应受报，岂圣智而能禳？并起昔因，非今所造也。若谓屠割为务，而永寿百龄，盗窃居怀，而丰财巨亿，以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财，今世受殃，未招果报，以其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缓其诛，宜纵其恶，一朝祸盈衅积，则便覆巢碎卵，长归隔子，泥犁永处，无间地狱。故《书》云：『恶不积，无以灭身。』此之谓矣。亦有见招果报，事接见闻。至如王莽篡逆，则悬首渐台；董卓凶残，则曝尸都市；晋侯杀赵朔，感陷厕之悲；齐王害彭生，有坠车之痛。夏祚颠覆，桀之罪也；殷宗殄丧，纣之过焉。故知因果之义，陆离难准；业报之理，参差不定。所为生报见报及其後报也。」请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计，於义不可，则报应之辨，在言为得。而前旨复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闻邪？」通敏先生曰：「子既殷勤屡请，余亦黾勉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寻法本非有，非有则无生。理自非无，非无则无灭。无生无灭，诸法安在？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荡乎清净，推求之路斯断；夷然平等，取舍之径无从。岂有报应之理可求，善恶之相可得？直以凡品众生，未了斯致。故横兴诤论，强生分别。所为渴人逐焰，水在何池；眼病见华，空曾无树。但为引接近情，其重惑，微示因果，略显业缘，使定性执除，自然见弭。若达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复何所而有，何所而无哉！」于是二三君子，相视心惊，欣然领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所谓朝闻夕死，虚往实归。积滞皆倾，等秋风之落叶，繁疑并散，譬春日之销冰。谨当共舍前迷，同遵後业矣。」（《广弘明集》二十五）

◇安国寺碑

花砖锦石，更累平阶；夏藻秋莲，环庄竦塔。月临月殿，粉壁照于金波；云映云台，画梁承于玉叶。（《续高僧传》十一《慧弼》）

◎释道林

道林俗姓李，同州阳人，出家入太白山。开皇初，选隶公府，苦辞，遁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白。唐武德初终。

◇上文帝乞归启

贫道闻山林之土，往而不返，浩然之气，独结林泉。望得追踪既往，故应义绝凡贯。陛下大敞法门，载清海陆。乞以此名，遗虚仰者。（《续高僧传》）

◎释智诜

智诜字惠成，益州成都人。开皇初入都，蜀王秀秦请还蜀，住法聚寺。寻辞入龙居山。秀复延请，辞疾不出。至唐武德元年终。

◇答某携书

辱使至止，并以诚言，披阅循环，一言三复。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贫道戒行多阙，化术无方，宅身荒谷，四十馀载。狎鱼鸟，侣樵歌，习禅那，思般若，以此卒岁，分填沟壑，不谓耆年有幸，运属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归旧里，衣锦而还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绅君子，捧玉帛而来仪；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长卿返蜀，徒擅清文；邓艾前来，未能偃武。公华阳甲族，井络名家，捧日登朝，怀金问道，剑南长幼，并俟来苏。岂藉微风，自然草靡。当劝诸首领，越境参迎。（《续高僧传》）

◎释昙迁

昙迁俗姓王，博陵饶阳人，初住扬都道场寺，终西京禅定寺。

◇奏请检括破故佛像

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恸，有心无事。（《续高僧传》二十二。文帝幸岐州，敕蜀王行猎，逐一兽入故窑，既失踪迹。但满窑破落佛像，具以事闻。迁因奏。）

◇己是非论

夫自是非彼，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纭纭，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著，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邪？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其然哉？（《续高僧传》二十二）

卷三十五

◎释氏（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昙延

昙延俗姓王，蒲州桑泉人，住京师延兴寺，开皇八年终。

◇临终遗启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缘业浅，早相乖背。仰顾至尊，护持三宝，始终莫二。但末世凡僧，虽不如法，简善度之，自招胜福。（《续高僧传》十□□）

◎释法藏

法藏，开皇中济法寺沙门。

◇答晋王施灵寿杖书

王殇幼子，长就法门。藏策灵寿，何敢辄忘？（《续高僧传》□□）

◎慧文

慧文，开皇中住蒋州奉诚寺。

◇与智ダ书论毁寺

奉诚寺慧文、龙光寺法令、光宅寺智胜等稽首和南：伏见使人赍符，坏诸空寺。若如即目所睹，全之与破，及有僧无僧，毁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萨植信崇明，兴建三尊，慈仁化物，岂不弘护佛法，留心塔寺？但此处僧徒，忽见毁废，咸怀忧恐。大王虽照同朝日，而圣德高远，众情倾仰，无因简彻。伏惟智者禅师道俗归止，有所言劝，悉善为先。文等不揆庸微，驰来奉告。必愿运大慈悲，垂为申达，冀未坏之寺，庶得安全。敢藉护持，辄此祈仰。谨和南。开皇十二年二月八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昙暹

昙暹，开皇中长安法师。

◇与智ダ书

开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兴国寺昙暹和南，天台山禅师足下：仰惟声高道迈，疑和上之来仪；德远智深，想弥天之再托。言思顶礼，申接足于丹诚；伫望东山，恋光仪之若渴。时来寒重，愿善起居。众生难调，化弘劳念。仰承远游荆镇，利物弘多。栖思青溪，足畅怀抱。冀德光迥被，用展翘诚；化导周行，蒙沾胜益。愿珍道德，续结祇承。谨和南。率奉醍醐，愿领微意。（《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惠

惠，开皇中住荆州导因寺。

◇致书智ダ

窃以妙理冲玄，隔言象之外，应机济物，寄真俗之谈。自鹄树潜仪，金棺晦迹，微言托于传授，密教假于宏通。故有五种法师，四依开士。尔後连踪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迹，数百年中，虽复慧炬潜辉，而法流恒泻。加以专思硕学，并愿穷性穷源。然性不可穷，源何易尽？鹿羊之文既惑，兔马之说犹疑。若不假以大心，终归永蔽。仰惟禅师盛德清高，跨众流之表；奇才内密，越词人之上。虽不衣锦还乡，且见还珠反本。属以天清地肃，王道康夷，四众倾心，民庶欣仰，各愿谘受，咸思采听。幸以慧云之润，忘秘吝于未闻；师子之音，广宣扬于渴仰。暂移狼迹之步，权启灭定之门。俯就群心，哀怜祈请。书云朝闻夕殒，法说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经年，繁劳视听。庶曾闻一实者，决了衣珠，未发菩提心，并知回向，贤愚喜跃，凡圣欢愉。岂不弘法栋梁，含生舟楫？不任引领，谨遣十住寺臻法师归依座下，普述众心。鹄望泉涌之资，侧迟洪钟之响，辄以尘闻，咸怀喜跃。（《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保恭

保恭，开皇中住蒋州栖霞寺。

◇请智ダ住栖霞寺疏

栖霞寺众保恭等和南：窃以瞻慕明德，灰管屡迁。展觐以来，炎凉甫隔。伏沧至法，用禀教门。定水澹而无涯，询峰高而不极。至如止观、方等之义，龙树、马鸣之文，莫不殚其理窟，究其冲妙。恭虽不敏，少游讲席。窥玩南北经论法师三十馀年，求其奥旨不悟，观诸法海，寄在馀生。所冀倾蠡，犹欣饱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称北面；惠永之逢远上首，既创东林。是知得奉胜人，须安胜地者了。恭虽疏薄，窃钦往彦。但所居栖霞寺，寺宋代明徵君宅，僧绍之所建立也。镌山现像，疏岩敞殿，似若飞来，无惭踊出。若其林泉爽丽，房宇萦纡，桂岭春芳，云窗昼歇，自昔高行，是用游写。故寺众齐诚，请延威德。惟愿傍观曩哲，爰降彼居，依经受用，必垂纳处。所有园田基业，具在别条。谨共开府士柳顾言证成斯誓，庶金刚之域，与鹫岭而长存，法宝斯传，等鸡山而不灭。谨疏。开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吉藏

吉藏，开皇中住会稽嘉祥寺。

◇与智ダ启

吉藏启，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热，不审尊体何如？伏愿信後寝膳胜常，诲授无乃上损。吉藏粗蒙随众拜觐未即，伏增恋结，愿珍重。今遣智照还启，不宣。谨启。（《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吉藏启，景上至。奉师慈旨，不胜踊跃。久愿伏膺甘露，顶戴法桥。吉藏自顾慵讷，不堪指授。但佛日将沉，群生眼灭，若非大师弘纫，何以克兴？伏愿广布慈云，启发蒙滞。吉藏谨当竭愚，奉禀诲诱，穷此形命，远至来劫。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大师，密垂加授。夏亦竟，即驰觐。今行遣智照谘问。谨启。（同上）

吉藏启，景上未至。数日之间，便尔感梦。又景上至已後，仍复得梦，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寻皈，亦因委谘。谨启。（同上）

◇与智ダ疏请讲法华经

吴州会稽县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闻山号山罪嵬，道安登而说法；峰名匡岫，慧远栖以安禅。未若兹岭宏丽，接汉连霞。浚壑飞流，冲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奥区。佛陇香炉，圣果福地。复经擅美，孙赋称奇。智者栖凭，二十馀载。禅慧门徒，化流遐迩。昔同寿英彦，才解通经；法净俊神，正传禅业。若非道参穷学，德侔补处，岂能经论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没後，孔丘命世；马鸣化终，龙树继後。如内外不坠，信在人弘，光显大乘，开发秘教，千年之兴五百，实复在于今日。南岳睿圣，天台明哲，昔三业住持，今二尊绍系，岂止洒甘露于震旦，亦当震法鼓于天竺，生知妙悟！魏晋以来，典籍风谣，实无连类。释迦教主，童英发疑；卢舍法王，善财访道。敢缘前迹，谛想崇诚。谨共禅众一百馀僧，奉请智者大师，演畅、《法华》一部。此典众圣之喉襟，诸经之关键。伏愿开佛知见，耀此重昏，示真实道，朗兹玄夜。庶以三千国土，来禀未闻；百劫後生，奉遵大义。筑场戒节，析木将临。摇落山庄，玄黄均野。桂岩玉蕊，菊岸华荣。弥切声闻之心，颇伤缘觉之抱。吉藏仰谢前达，俯愧询求，兢惧唯深，但增战悚。谨请。开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同上）

◎智越

智越，开皇中住天台修禅寺。

◇谢晋王遣使吊天台山众启

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司马王弘至，僧使灌顶普明还，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赐垂慰问，并宣口教，优访殷勤。谨对龛门，焚香跪读。言理哀切，痛绝魂心。遣嘱累从，亡存戴荷。师在之日，常有诲云：「今得寺基，为王创造，非尔小僧所辨，别有大力势人，後当成就，恨吾不见寺成。」尔时莫测所由。今蒙缮造，方醒前记。冥相符合，不可思议。经藏法宝，出世舟航。诸佛所师，众生津导。永镇佛陇，依止受持。钟幡香等，施安供养。法鼓警悟，利益人千僧法会，功德圆满。伏想幽灵，慈悲远鉴。谨于斋日，披读愿文。法席悚心，求入愿海。蒙赍斋粮，恩给田地。基业无尽，施命无穷。有待多烦，隆恩难答。教旨经是现前僧，不令张散。伏惟弘护事重，精舍将圆，同学门人，方凭依止。龛室俨然，何心违离？况垂严教，益惧丹诚。谨当克厉，倍加心力。但一众失荫，永远慈愿。追庆夙缘，还蒙覆护。欣悲交至，临启涕零。谨启。开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晋王为师智ダ设周忌启

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典签吴景贤至，奉教为先师亡日设斋，僧众五百，一时云集。冥途虽隔，感应道通。越等不能灰灭，奄及讳晨，追慕慈颜，悲哽稽首，扌文泪衔餐，不胜荷戴。谨启谢闻。谨启。（同上）

◇贺晋王正位东宫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储副，生民庆赖，万国欢宁。凡在道俗，莫不舞忭。况复越等，早蒙覆护，曲奉慈惠，不任悦豫之诚。谨遣僧使灌顶智口等奉启以闻。谨启。（同上）

◇谢皇太子造天台山下寺成启

仁寿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闻龙树迁化，天竺为立伽蓝；宝志云亡，梁国盛修开善。良由菩萨本誓，互相显发。凡是声闻，但知称赞。伏惟亡师和尚，具难思之德，作天人之师，安禅涅，示希有事。披案经律，千载一闻。妙德昭彰，兴于圣世。伏惟尊师重道，爰缮伽蓝。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师尝言其地，必待良缘。追寻此记，弥会今日。即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成就已来，先师恒垂影迹。圣境虽遥，有感斯应。既兴塔庙，故现灵奇，爰示诸佛，咸同慑受。越等庸薄，谬齿门徒，仰惭栋宇，俯励心力。常于寺内，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庶藉熏修。奉酬圣泽，不任喜荷！谨遣使灌顶智口奉启谢闻。谨启。（同上）

◇谢皇太子施香炉铜钟等物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使人兼通事舍人张乾威至，谨领前件，物等并皆完净。仍即陈罗先师舍利龛前，具宣来令，并唱施物，又千僧法斋。伏惟弘护殷勤，慈泽周至。香炉微妙，天匠庄严。洪钟和雅，震集凡圣。胜幡舒旆，疑悬梵宫。酥监桃，请同香积。法衣净饰，无著离尘。毡物丰多，惊眩视听。千僧云集，布满山庭。爰降王人，光显林谷。奉对灵龛，必神通摄受，标拟众圣，冀愿海庄严。越等凡微，谬当恩沐。慈润重沓，难可克胜。合众虔虔，如履冰刃。不任戴荷之至！谨启谢闻。仁寿二年正月六日。（同上）

◇谢皇太子施胜幡法衣等物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慈泽隆重，喜舍频烦。僧使後还，复垂恩赉。杂彩胜幡，庄严殿宇。绫罗法服，光洽众僧。猫酥五瓶，充身去患。光明一斛，药食兼浓。越等山野，粪埽分卫。今则被服温华，食味珍甘，不自度量，弥增战惧。不胜敬悚，谨启谢闻。谨启。仁寿二年四月十五日。（同上）

◇贺炀帝登极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台寺沙门智越一众启：窃闻金轮绀宝，奕世相传，重离少阳，时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成，纂临洪祚，四海万邦，道俗称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谨遣僧使智口奉启以闻。仁寿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临海县天台寺僧智越等启。（同上）

◇谢敕施物启

天台寺沙门智越等启：使智口还，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谨即集众佛前，敬对使人，如法咒愿。越等有幸，喜逢圣世。伏蒙慈敕，喜惧已隆。复领厚赉，恩赐弥重。窃惟轮王地水，已觉难消；况天府妙物，宁恭受用？庶藉敕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导师遗训。专修礼诵，上答天泽。不任悚荷之至！谨附。扬州使奉谢以闻。谨启。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同上）

◇舆驾幸江都宫参问起居启

天台寺沙门智越一众启：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万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众常得安心，奉国行道。伏闻舆驾巡抚江都，寺众欣踊，不任驰恋之诚。谨遣僧使智口奉启以闻。大业元年八月三十日。（同上）

◇谢敕赉国清寺名并施物度僧启

天台山国清寺沙门智越一众启：兼通事舍人卢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敕，云天慈训诲，赉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陆香二斛，千僧法斋，度四十九人出家，修治寺宇，即聚众烧香宣唱。仰惟圣治，德合乾坤，子养万邦，抚安四海，助佛教化，度脱众生。光大之恩，诚无等等。越等虽披法衣，行不称照，乃侍先师，每乘宗范，日夜克责，无地启处。伏奉敕旨，顶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识菩萨大智。昔陈世之时，亲闻师说，三国为一，有大力势人，当为造寺。寺若立，国土即清，必为国清寺。于时车书未一，不识何言。自尔以来，抱疑弗晓。奉敕赉寺国清之名，还符本瑞。山僧山民，载欣载喜。始知诸愿菩萨，更相启发。或作五品，或统万机。光显三尊，利益国土。庆此含情，幸闻休瑞。仰瞻寺额，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日下同沾。而天台一方，偏感弘泽。名衣上服，相次光临；妙物粳粮，前後降集。越等三学无功，一餐难受。况米物盈积，岂可恭弘？深惧不堪，虑延罪过。庶藉慈宥，展竭愚诚，奉酬宸极。但天台幽远，自昔以来，单僧独行。今泰平在运，国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发落障消，实为希有。冀其心力增进，学业日新。念念功熏，奉资皇国。又千僧结斋，凡圣云集。日色华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师妙德，不可思议。感应神通，必当鉴降。午後对使人开发灵龛，希有圣瑞备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见。越等悲喜交至，谨以启知。谨启。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国清寺沙门智越等启。（《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智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智ロ，开皇中住天台修禅寺。

◇天台山寺名启

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後，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伏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谨启。（《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释灌顶

灌顶字法云，俗姓吴，义兴人。师事智ダ，终天台国清寺。

◇国清百录序

先师以陈太建七年岁次乙未初隐天台，所止之峰，旧名佛陇。询访土人，云游其山者，多见佛像，故相传因而成称。至太建十年岁在戊戌，降陈宣帝敕名修禅寺，吏部尚书毛喜题篆榜送安寺门。到大隋开皇十八年其岁戊午，太尉晋王于山下为先师创寺，因山为称，是曰天台。王登尊极，以大业元年龙集。乙丑敕江阳名僧云：「昔为智者创寺，权因山称；今须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目，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诸僧表两名，一云禅门，一云五净。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ロ启国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遣兼内史通事舍人卢政力送安寺门。国清之称，从而为始。先师神光而生，结跏而灭，处证妙法，出作帝师，备是渚宫法论会稽智果国清灌顶等三传所载。又沙门智寂，编集先师遣迎信命，搜访未周，而智寂身故。笔墨之功，与气俱弃。余览其草本，续更撰次诸经方法等，合得一百条，呼为《国清百录》，诒示後昆，知盛德之在兹。（《释藏》起一，《国清百录》）

◎释法经

法经，开皇中翻译沙门。

◇上文帝书进呈众经目录

大兴善寺翻经众沙门法经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经等谨即修撰，总计众经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缮写始竟，谨用进呈。经等又敬白：仰惟无上法宝，道洽无穷。像运中途，缘被兹土。昔方朔睹昆明下灰，令问西域取决。刘向校书天阁，录载已见佛经。方知前汉之世，正法久至。非为後汉，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淡情华，真伪玄隔；人鲜宗敬，虽有若亡。又致明帝梦感，金容亲应者，当是圣道凭藉皇王，大启弘奉之端耳。于是发使西域，专求佛经。缘此摩腾、法兰创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谶广译诸馀经部。是後通道之士，相寻而至。爰暨魏晋京洛之日，虽有支谦、康会，骤宣于金陵，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护、兰炬，飞译于雍洛，然而信敬尚简，奉行固微。比逮东晋、二秦之时，经律粗备。但法假人弘，贤明日广。于是道安法师创条诸经月录，诠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钞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自外诸录，胡可胜言！僧众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异同，今惟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Ｂ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後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後之三分，并是此方诸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後学，故兼载焉。又法经等更复窃思，诸家经录，多是前代贤哲修撰。敬度前贤，靡不皆号一时稽古，而所修撰不至详审者，非彼诸贤才不足而学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无主，名州大郡，各号帝畿，疆场艰关，并为战国。经出所在，悉不相知；学者遥闻，终身莫睹。故彼前哲，虽有才能，苦不逢时，亦无所申述也。当今经等识学，诚不及古，而宿缘多幸，运属休辰，四海为家，六合清泰，殊方异俗，宛在目前。正朔所颁，书轨无外。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耽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永开四趣之门，大启天人之路，在域群生，莫不蒙赖，而况经等，夫复何论！所限识慧无长，猥参嘉运，不能尽获三国经本及遗文逸法，造次修撰，多有暗昧，进思退省，惭慨良深。敬白。（《释藏》百一，《众僧目录》）

◎释海顺

海顺俗姓任，河东蒲坂人，住仁寿寺。

◇致书释道杰

敢稽首大师门下：每欲理静摄心，山泉毕志，但以无明大夜，非慧炬不辉，故栖寄法筵，听览玄旨。至于人物聚集，颇劳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傥从风烛，前路奚凭？所以策驽骀之疲，想千里之远。定门玄妙，辄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盘桓。伏愿开含养之怀，退人以礼。（《续高僧传》）

◇三不为篇

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古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内，我身处边。荆轲拔剑，毛遂捧盘。不为则已，为则不然。将恐两虎共斗，势不俱全。永存今好，长绝来怨。是以返迹荒迳，息影柴门。

我欲刺股锥刃，悬头屋梁。书临雪采，牒映萤光。一朝鹏举，万里鸾翔。纵任才辩，游说君王。高车反邑，衣锦还乡。将恐鸟残以羽，兰折由芳。笼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讵贵，钩饵难尝。是以高巢林薮，深穴池塘。

我欲才鬻德，入市趋朝。四众瞻仰，三槐附交。标形引势，身达名超。箱盈绮服，厨富甘肴。讽扬弦管，咏美歌谣。将恐尘栖弱草，露宿危条。无过日日，靡越风朝。是以还伤乐浅，非惟苦遥。（《续高僧传》）

◎释道杰

道杰俗姓杨，河东安邑人，住蒲州栖岩寺。

◇报释海顺书

促路非骐骥之逸辔，灌木岂鸾凤之栖息？故当引水而沭枯鱼，戢翼而朋寡鹤耳。脱其不尔，幸无略光阴。（《续高僧传》）

◎阙名

◇缘生经并论序

原是一心，积为三界。痴流漫远，苦树郁高。欲讨其际，难测其本。理极实相之门，荃穷假名之域。五因七果，十有二分。缘生之法，总备于此。凡则迷而起妄，圣则悟以通真。下似兔浮，上如象度。大哉妙觉，渊乎洞尽。十地与双林俱畅，闻域共稻艹干咸敷。至若此经，独包彼例。彼所未说，此乃具演。攀缘为首，对治为末。总则一十一门，别则百二十问。其旨微而密，其词约而隐。经之纲目，摄在兹焉。并有圣者郁楞迦，附此经旨，作论显发。其论也，遍取三乘之意，不执一部之荃，先立偈章，後兴论释。偈有三十，故亦名三十论也。大业二年十月，南贤豆国三藏法师达摩笈多，与故翻经法师彦琮，在东都上林园，依林邑所获贤豆梵本，译为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经二卷，论一卷。三藏师究论闲明，义解沈密，琮法师博通经论，兼善梵文，共对叶本，更相扣击。一言靡违，三覆逾审。辞烦简质，意存允正。比之昔人，差无尤失。真曰法灯，足称智藏。愿穷後际，常益世间云尔。（《释藏》敢三，又华四）

◇众经目录序

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写後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馀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将恐陵迟圣说，动坏信心，义阙绍隆，理乖付嘱。皇帝深崇三宝，洞明五乘，降敕所司，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披检法藏，详定经录，随类区辨，总为五分：单本第一，重翻第二，别生第三，贤圣集传第四，疑伪第五。别生疑伪，不须钞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至如法宝，集之流净。住子之类，还同略钞，例入别生。自馀《高僧传》等，词参文史，体非淳正，事虽可寻，义无在录。又勘古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有阙本。昔海内未平，诸处遗落。今天下既壹，请皆访取。所愿仁寿长延，法门具足，群生有幸，方益无穷。合成五卷，显之于左。（《释藏》百六）

◇妙法莲华经添品序

《妙法莲华经》者，破二明一之指归也。降神五浊，宏道三乘。权智不思，大悲难极。先设化城之迹，後示髻珠之本。车虽有异，雨实无差。记以正觉之名，许以真子之位。同入法性，归之于此。晋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後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改详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嘱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後，其间异同，言不能极。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之岁，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後，嘱累还结其终。字句差殊，颇以改正。倘有披寻，幸勿疑惑。虽千万亿偈，妙义难尽，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愿四辨梵词，遍神州之域；一乘秘教，悟像运之机。聊记翻译，序之云尔。（《释藏》盖一，又《开元释教录》）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

《药师如来本愿经》者，致福消灾之要法也。曼殊以慈悲之力，请说尊号；如来以利物之心，盛陈功业。十二大愿，彰因行之宏远；七宝庄严，显果德之纯净。忆念称名，则众苦咸脱；祈请供养，则诸愿皆满。至于病土求救，应死更生，王者攘，转祸为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横之妙术矣。晋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词集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缪。开皇十七年，初获一本，犹恐脱误，未敢即翻。至大业十一年，复得二本，更相雠比，此方为楷定。遂与三藏法师达摩笈多，并大隋翻经沙门法行、明则、长顺、海驭等，于东都洛水南上林园翻经馆重译此本。深览前非，方惩後失。故一言出口，三覆乃书，传度幽旨，差无大过。其年十二月八日，翻勘方了，仍为一卷。所愿此经深义，人人共解；彼佛名号，处处共闻。十二夜叉，念佛恩而护国；七千眷属，承经力以利民。帝祚遐永，群生安乐。式贻来世，序之云尔。（《释藏》惟一，案：此序裴矩撰，非阙名也，当入唐。）

卷三十六

◎仙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播

播，中山人，一云太原人。徙岐州雍县，为高唐尉。弃官为嵩阳观道士，号黄冠子，即唐太史令淳风之父。有《集》三卷。

◇天文大象赋

垂万象乎列星，仰四览乎中极。一人为主，四辅为翼。句陈云云。（苗为注）

◎鬼神

◎天台佛垄山神

◇送释智疏

香炉峰，柽柏树，尽皆舍给经台。（《续高僧传》，智姓陈氏，颍川人。居天台佛垄，创造伽蓝。唯经台未构，众议香炉峰、柽柏木，可共取之，以充供养。以山神护惜，不可造次。夜梦人送疏，即便营办采伐。）

先唐文

胡安道

董子晓

朱彦时

刘思真

吴氏

臧彦

宋韬

卫歆

王著

孔珠

王佐

被徒元

王乐道

綦毋氏

朱元微

柴子大

卫洪

孔炜

夏侯阳

张丘建

冯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壶居士
列女
汲太子妻李氏
阙名
释氏
胜光王
胜音城仙道王
摩羯陀国影胜王
憍闪毗国说忧事人
嗢逝尼城猛光王
飞乌
侍缚迦
嗢逝尼城长者
得叉尸罗圆胜王
半遮罗国王
健陀罗国药叉半遮罗
娑多药叉
欢喜弟
舍卫国大臣
中印度秣菟罗国王
迦泾弥罗国众贤论师
毗末罗蜜多罗论师
南印度德慧菩萨
僧伽罗国王
瞿萨旦那国大臣
阙名
◎胡安道

安道，爵里未详。（案《御览》列于朱超石之前，当是晋人。）

◇愁霖赋

冀连阴之时退，想云物之见微。（《文选·谢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注。）

◇黄甘赋

越魏郡之赤杏。（《御览》九百六十八。）

襄阴大橙，江阳大橘。（《御览》九百七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子晓

子晓，爵里未详。（案：《御览》在晋李充後、宋颜延之前，当是东晋人。）

◇乘舆驳马赋

躯观若斯，气势云披。衔金镳，著玉羁。（《御览》三百五十八。）

◎朱彦时

彦时，爵里未详。（案：《初学记》编于晋刘谧之後、刘思真前，疑是晋人。）

◇黑儿赋

世有非常人，实惟彼玄士。禀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骊牛展，立如乌牛寺，忿如鸲鹆鹚，乐如鸬鹚喜。（《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八十二。）

◎刘思真

思真，爵里未详。（案：梁刘之遴，字思贞，未闻有丑妇。此作思真，非即之遴。）

◇丑妇赋

人皆得令室，我命独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丑恶妇。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鹿头猴面，推额复出口。折安厌楼鼻，两眼《幽页》如曰。（《艺文类聚》作「折类厌黑面，楼鼻两眼颐。」）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头如研米槌，发如掘埽帚。恶观丑仪容，不媚如铺首。暗钝拙梳髻，刻画又更丑。妆颊如狗舐，额上偏独厚。朱唇加踏血，画眉如鼠负。传粉堆颐下，面中不遍有。领如盐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长有垢。脚皲可容箸，熟视令人呕。（《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八十二。）

◎吴氏

吴氏，失其名。

◇虎赋

盖其壮也，诞节缓腕，续背连骸，细腰鼓胸，方口大鼻，似黼组杂间，若锦绣相连。（《御览》八百九十二。）

◇七矜

春梧湘濡，于味东隅；秋ｐ夏发，素虮连珠。（《书钞》一百四十八。）

◎臧彦

彦，字道颜。

◇牛赋

若乃豪宗威胤，公侯王后。乘轻御肥，貂蝉耀首。翟翟华貂，铄铄云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孛擢足于双岛，名骏叠迹于左右。贵游踊跃于绝伦，观者嗤妍其好丑。遂慕骏以相高，精彼奇选之希有。仪体既美，特资高足。名参飞兔，价齐骥。（《艺文类聚》九十四引臧道颜《牛赋》。）

乃有超群独出，骅毛文角，玷班凝白，鲜纤曲。（《初学记》二十九引臧彦《牛赋》。）

殊相允备，名不虚假。伟质魁梧，骨奇形雅。竦若惊鹿，若奔马。（《御览》八百九十九引臧彦《牛赋》。）

◇吊驴文

夫徵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铨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核用，亦存乎望实。以面貌定名，则称谓而B；声色位号，则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驰驱者，体质强直，禀性沈雅，聪敏宽详，高音远易，真驴氏之名驹也。（《初学记》二十九引作臧道颜，《御览》九百一引作臧彦。）

◎宋韬

韬，爵里未详。

◇遗教

吾死，敛以时服，不得造新白袷单衣。（《御览》五百五十。）

◎卫歆

歆，爵里未详。

◇奏事

武皇帝之时，後宫食不重肉，衣不锦绣，茵席不缘，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御览》四百三十一。案武皇帝，盖魏武或晋武也。卫歆当是魏晋人，未能定之。）

◎王著

著，晋陵曲阿人。（案《吴志》有王著，附兄蕃传，庐江人，非即此。）

◇与杜康绝交书

王著，晋陵曲阿人，其笃好酒五年矣。（一作三年）康字仲宁，或曰黄帝时宰人也。始造酒，时人号曰酒泉太守。（《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三条，又见《文选·魏武帝短歌行》注。）

◎孔珠

珠，爵里未详。

◇与王佐长史书

朝不著ひ囊，不知为可不。（《御览》六百九十一。）

◎王佐

佐为长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答孔珠书

寻此ひ囊，是内则施ひ之遗像。此为箴线之属，非朝服所宜著。（《御览》六百九十二。）

◎被徒元

被徒元，未详。

◇被徒元书

宜修田农，作园圃，织纺绩，为坐作之本利，常令供养之物有兼副。（《御览》八百二十六引《被徒元书》，其为姓名、书名、篇题，皆不能知。）

◎王乐道

乐道，未详。

◇与穆四书

出师颂妙绝古语，借书一，还书一。（梅鼎祚《梁文纪》引《唐韵》，古之借书盛酒瓶，名曰。王乐道与穆四书云云，案《唐韵》今无传本，《广韵》六脂字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书盛酒瓶，不引王乐道书，或梅氏尚见《唐韵》也。）

◎綦毋氏

綦毋氏失其名。（案晋惠帝时鲁褒隐姓名作《钱神论》曰：有司空公子顾见綦毋先生，则綦毋氏犹言无是公也。此文盖鲁褒已後人所作。）

◇钱神论

黄铜中方叩头对曰：仆自西方庚辛，分王诸国，处处皆有。长沙越隽，仆之所守。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天性刚坚，须火终始。体圆应乾，孔方效地。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尹世，大铸兹也。贪人见我，如痛得医。饥飨太牢，未之逾也。（《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十六。）

◎朱元微

元微，一作元徽。

◇火不热论

朱先生游于河洛之间，将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翁夷焉，先生褰裳下车，环而窥之，则喘喘然死矣。先生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进曰：异乎先生之谈也。夫火之热，在群形则焚燎销铄，在肌肤则灼烂湮灭，奚言物之盛矣？（《初学记》二十五。）

◎柴子大

子大，爵里未详。

◇七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兰包馥郁，粉以五香。（《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

下莞上簟，华镂之床。（《御览》七百六。）

锦衾内设，罗帱帻张。（《御览》六百九十九。）

◎卫洪

洪，爵里未详。（案《御览》列于桓麟後，皇象缪袭前，疑汉人。）

◇七开

馨羹芬霍，凝色生华。（《御览》八百六十一。）

◎孔炜

炜，一作伟，爵里未详。

◇七引

龙胁之肪，凤趾之筋。髓鹿肠，鹄舌麟引。秋熊柔蹯，□雉□□。（《书钞》一百四十二。）

伊尹奏馔术，易牙调甘辛。诡齐殊离，越俗通神。（同上。）

足走切，龙刀电舒。随浮脍鲜，附驰割腴。（《书钞》一百四十五。）

芳亢周乡胡，缥炬出身。甜和方颊，绝域累臻。（《书钞》一百四十二。）

拭粉游红，熨黛扬蛾。（《书钞》一百三十五。）

长袖随腕而遗耀，紫镊承鬓而聘辉。（《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七百十八。）

弄幻之时，因时而作。殒瓜种菜，立起寻尺。投芳送臭，卖黄售白。摩天兴云露，画地成江海。（《御览》七百三十七引孔伟七引。）

◎夏侯阳

阳，爵里末详，赵宋封平陆男。（《宋史·礼志》载《算学礼典》，案戴东原改为晋人。）

◇算经序

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伎术之宗。若非材性通明，孰能与于此也？然算数起自伏牺，而黄帝定三数为十等，隶首因以著九章。逮乎有虞，乃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汉备五数，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度长短者，不失豪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累。五曹孙子，述作滋多；甄鸾刘徽，为之详释。稽之往古，妙绝其能。储校今时，少有闻见。余以总角，志好其文。略寻古今，备览差互。其如明数造术，讵晓端倪。寻改遗言，颇知梗概。且计课租庸调，无术可凭，步数奇残，若为销尽，永变米谷。经旨未赡，正耗共升，何由剖析？三分、五分取一，法理为明焉。况今令式，与古数不同，奚能则定？代相沿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互议短长，经术尤深，难可意测。是以跋涉川陆，参会宗流，纂定研精，刊繁就省，祛荡疑惑，括诸古法，烛尽毫芒。谨录异同，列之于左。

◎张丘建

丘建，清河人，赵宋封信成男。（《宋史·礼志》载《算学祀典》。）

◇算经序

夫学算者，不患乘除之为难。而患通分之为难。是以序列诸分之本元，宣明约通之要法，上实有馀为分子，下法从而为分母，可约者约以命之，不可约者因以名之。凡约法，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奇者商之，副置其子及其母，以少减多，求等数而用之。若乃其通分之法，先以其母乘其全，然後内子母不同者，母互乘，子母亦相乘。为一母，诸子共之，约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则定。其夏侯阳之方仓，孙子之荡杯，此等之术，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术，推尽其理，附之于此。余为後生好学，有无由以至者，故举其大概，而为之法。不复烦重，庶其易晓云耳。清河张丘建谨序。

◎冯植

植，爵里未详

◇竹杖铭

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贤，不必所爱。都蔗虽甘，犹不可杖。佞人悦已，亦不可相。（《御览》九百七十四。案《书钞》一百三十三引崔瑗《杖铭》，《艺文类聚》六十九引刘向《杖铭》，并同冯植。不见于传记，疑有误。）

◇萧翊

翊，爵里未详。

◇天目山碑铭

於维天目，信不高矣。到岳霞上，标峰雾里。（《糊录金石考》四，《吴兴艺文补》云：此铭载谈志，不详何代人。味其语，当是六朝手。）

◎壶居士

壶居士未详，或云即壶公。

◇食忌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身重。（《御览》八百六十七。）

◎列女

◎汲太子妻李氏

李氏，未详。

◇与夫书

并纟致纳一端。（《御览》八百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阙名

◇书仪

六月三伏日，昔贾谊在湘南。六月三庚日，有伏鸟来。时以南方毒恶，以助太阳销铄，万物故损。人因避之。（《御览》三十一。）

◇杂帖

既移屋近西墙，微援里地成大宽。援里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门合也。此屋之东，故应作墙。宜步廊一壁太单，空园中弥宜移三间，故当不甚难。重复粗画图如别耳。（淳化阁帖五。）

足下既有意适间旷，亦当恶暑邪？游瞩疏数慰对古今少吾今年病垂耳。一始小瘥，大小会始病忄昏忽移日耳。每每深望远言，慰尚赊，慨然。玄过口之（姜作玄日具问可与）音介勿勿书复。既与直人理略绝，何缘复有周旋理？长史断阔亦不憾卿，唯公事时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计至故应必有香，但不知好恶云何耳。须得。（《淳化阁帖》五。）

◇三辅黄图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三代盛时，未闻宫室过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宫观。戎使田余适秦，穆公示以宫观，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古人矣。是则穆公时，秦之宫室已壮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灭六国，凭藉富强，益为侨侈，殚天下材力，以事营缮。项羽入关，烧宫阙，三月火不灭。汉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匪薄之馀，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插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筑一台，新一门，必书于经，谨其废农时，夺民力也。今裒采秦汉以来宫殿、门阙、楼观、池苑在关辅者，著于篇，曰《三辅黄图》云。东都不与焉。

◇玉匮针经序

吕博少以医术知名，善诊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于代。（《御览》七百二十四。）

◇千金序

沙门支法存，岭表人。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多患脚弱，惟法存能拯济之。（《御览》七百二十四。）

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软脚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上。）

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馀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同上。）

◇弹棋经序

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丿者，盖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丿而上弹棋焉。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故时人莫得而传。至王莽末，赤眉凌乱，西京倾覆，此艺因宫人所传，故散落人间。及章帝御宇，好诸技艺，此戏乃盛于当时。（《御览》七百五十五。）

◇弹棋经後序

自後汉冲质已後，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阑幽密，至于博奕之具，皆不得妄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宫人所维更习弹棋焉。当时朝臣名士，无不争能。故帝与吴季重书曰：弹棋，闲设者也。（同上。）

弹棋者，雅戏也。非事乎千百枭撅之数，不游乎纷竞底欺之间，淡薄自如，故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搏腾掷之妙，以自易耳。（同上。案《御览》此下尚有又曰一条，言唐顺宗及长庆之末事。疑後序为唐文，今姑录之，俟改。）

◇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释藏》迹六。）

◇列仙传序

《列仙传》，汉光禄大夫刘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宾客，有枕中鸿宾之书，先是安谋叛伏诛。向父德，为武帝治淮南狱，得其书，向幼而读之，以为奇。及宣帝即位，修武帝故事，向与王褒等，以通博有俊才，进侍左右。向又见淮南铸金之术，上言黄金可成。上使向与典尚方铸金，费多不验，下吏当死，兄阳成侯安民乞人国户刘赎向罪，上亦奇其材，得减死论，诏为黄门侍郎，讲五经于石渠。至成帝时，向既司典籍，见上颇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御览》六百七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灵宝五符序

北方有夜光玉女，服灵林之翠罗，驾鹿辇于天河，获二仪而轻□，保群命于永和。（《北堂书钞》一百四十。）

◇会稽先贤像赞（《隋志》有五卷无名氏）

綦毋文後为交刺史，诏赐高山冠。（《御览》六百八十五。）

◇谷城门石人腹铭

摩兜，摩兜，慎莫言。（《艺文类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谷城谷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云，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缄□铭背之流也。）

◇大兴善寺钟铭序

皇帝道叶金轮，示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随梵音而俱远。乃命凫氏，范兹金锡，响合风雷，功侔造化。腾骧猛虞，负业而将飞，宛转盘龙，绕乘风而如动，希声旦发，才建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玉清刻石隐铭

佩玉帝隐文者，得为上仙。（《御览》六百六十一。）

◇宋华元墓石铭

睢阳土地高，竹木可为壕。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开河记》。）

◇上虞县东南冢碑文

居在本土厥姓黄，十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御览》五百六十引《会稽郡十城地志》，上虞县东南，有冢二十馀，宋元嘉之初，湖水坏其大冢，初坏一冢砖题文云。）

◎释氏

◎胜光王

◇白僧众书

今有少缘，欲见圣众。（《根本说一切有部昆柰耶》。）

◎胜音城仙道王

◇与影胜王书

敬览来信，并受国珍。未面相亲，深惭远意。彼有须者，我当为办。（同上）

◇送影胜王宝甲书

今赠宝甲，五德圆备。若念我者，幸当自著。希招远意，勿惠馀人。（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影胜王请刍尼书

我赖仁恩，知有三宝。悟缘生理，得见真谛。苦海沦溺，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欢庆何极！然我欲得亲见刍，为作方便。令来至此。（同上。）

宫内女人，乐欲闻法。颇有方便，得令刍尼来不？（同上。）

◎摩羯陀国影胜王

◇以世尊像送仙道王书

虽未相见，使至览书。蒙赠宝甲，世所希有。今画世尊形像，三界最尊合使持将，冀申供养。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两驿半，平治道路，严饰城隍，躬领四兵，幛幡华盖，于广博处，张设尊仪，殷勤供养，获大福德。（同上。）

◇又报仙道王书

承悟缘生，得豫流果。复于刍，乐欲相见。佛令五百刍，远赴祈请。仁可殷勤，同大师想。去城两驿半许，修治道路，严设香滑治整四兵，自来迎接。又于城内间寂之处，造一大寺，营五百房，床榻卧具，无令阙乏，饮食所须，悉皆豫办。若作如是供养事者，获福无量。（同上。）

◎十闪毗国说忧事人

◇诈白邬陀延王书

我是某国大王，惟有一子，被死将去。我今求死来至此国，欲以象马，乃至金宝，将赎子命。芳允者善；若不得者，我当共战。愿王助我！（同上。）

◎け逝尼城猛光王

◇与频婆娑罗王书

白影胜王，可令侍缚迦大医，暂来相见，欲有所疗，幸不见违。若不来者，当须多贮草谷，兵众相迎。（《根本说一切有部昆那邪杂事》。）

◇报得叉尸罗国圆胜王书

知识既解来封，笃好情深。事虽实然，能无犹豫？两国同聚，各致狐疑。虽逆来心，我无遑出。然此太子，名曰牛护，是我所生，令出相见，共申欢意，随情去留。（同上。）

◎飞乌

◇与医王侍缚迦书

仁是医王，合得重赏，何故逃走？信至可来，受王赏赐。（同上。）

◎侍缚迦

◇报飞乌书

我籍皇恩，珍财靡阙。王若于我生欢嘉者，诸所赐物，并回与彼侍医童子。（同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け逝尼城长者

◇与妻书

汝可安隐，我望不久，当至本乡。（同上。）

◎得叉尸罗圆胜王

◇与け逝尼国猛光王书

知识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暂出来，希欲相见。自馀胜负，并不须论。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归故。（同上。）

◇な提醯国臣大药

◇与毗舍亻去书

四橛可成衣，少一不能织。如其弋吸阙，械足可令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邪杂事》。）

◎半遮罗国王

◇与女妙药书

我怀忧闷，汝岂不知？可细寻求，谁传此事。食和毒药，欲害彼王。（同上）

◇复报妙药书

通此消息，皆由鹦鹉。察知事已，往还相报。遂致纷披，丧乱家国。彼之鹦鹉，可缚将来。（同上。）

◇又与妙药书

由北鹦鹉，烧我宫室。必须牢缚，急送将来。（同上。）

◎健陀罗国药叉半遮罗

◇与王舍城娑多药叉书

闻君生女，情甚欢悦。今送衣服，愿垂纳受。（同上。）

◇报娑多药叉书

许作交亲，今皆遂愿。各待成立，共作婚姻。（同上。）

◎娑多药叉

◇与半遮罗书

闻君诞子，庆喜交怀。聊寄衣瓔，用申欣贺。幸当为受，冀表不空。（同上。）

◎欢喜弟

◇与半遮罗书

我姊欢喜，年既长成，宜可为亲，当速来此。（同上。）

◎舍卫国大臣

◇报宝德长者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及王子，二俱不来。汝等须作计议，拥塞伽，令水却泄，无令一滴顺河而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昆柰邪破僧事》。）

◇瞻波城诸人

◇报舍卫国宰相书

王频附书，敕云王来，复言子来，复令拥塞伽却流。读此书已，又得报云：王与王子，俱亦不来。王欲见宝德之子，汝等速当遣来。是要。（同上。）

◎中印度秣菟罗国王

◇秣菟天赐灵书

夫生死无涯，流转无极，含灵沦溺，莫由自济，我以奇谋，令离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岁月极远，铭记湮灭。生灵不悟，遂宛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谓欤？汝诸含识，临敌兵死。得生人中，多杀无辜。受天福乐，顺孙孝子，扶侍亲老，经游此地，获福无穷。切少福多，如何失利？一丧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务修业。（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引《西土先志》。昔五印度国二王分治，欲决兵战，有梵志造作灵书，王托梦天赐，求得诸山林之下。于是人皆兵战，视死如归。）

◎迦泾弥罗国众贤论师

◇谢世亲书

如来寂灭，弟子部执。传其宗学，各擅专门。党同道，疾异部。愚以寡昧，猥承传习。览所制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毗婆沙师大义，辄不量力，沈究弥年，作为此论，扶正宗学。智小谋大，死其将至。菩萨宣易微言，抑扬至理，不毁所执，得存遗文，斯为幸矣，死何悔哉！（《西域记》引《西土先志》。）

◎毗末罗蜜多罗论师

◇临终裁书

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说也。名味冥绝，理致幽玄，轻以愚昧，驳斥先进，业报皎然，灭身宜矣。敢告学人，厥鉴斯在，各慎尔志，无得怀疑。（《西域记》引《先志》，毗末罗蜜多罗唐言无垢，友迦泾弥罗国人也。制论令诸学人，绝大乘称，灭世亲名语，已心乱血流。知命必终，裁书自悔。）

◎南印度德慧菩萨

◇与摩揭陀国摩沓婆书

敬问摩沓婆，善安乐也。宜忘劳弊，积习旧学。三年之後，携汝嘉声。（同上。）

◇重裁书

年期已极，学术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同上。）

◎僧伽罗国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令讨罗刹

吾先商侣，在罗刹国，死生莫测，善恶不分。今将救难，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国之福也；收珍藏宝，国之利也。（同上。）

◎瞿萨旦那国大臣

◇旃檀鼓函书

大王不遗细微，谬参神选。愿多营福，僧国滋臣。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振，河水遂流。（同上。）

◎阙名

◇摩揭陀国无忧王石柱记

无忧王信根贞固，三以赡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同上，摩揭陀国佛迹精舍侧有大石，柱书记。）

◇又摩诃菩提僧迦蓝铜记

夫周□□私诸佛至教，惠济有缘，先圣明训。今我小子，丕承王业，式建迦蓝，用旌圣迹。福资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国僧，而得自在。及有国人，亦同僧例。传之後嗣，永永无穷。（同上。摩揭陀国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迦蓝，其先僧迦罗国王之所建也。刻铜为记云。）

◎跋

右严铁桥先生辑《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七百四十七卷。先生著述数十种，卓然精诣，惟是编旧未刊行。始惠阅俞氏《癸巳存稿》，心识其。嗣蒋氏目录出，终以未窥全帙为憾。用是留心购求，最後得稿本於沪上。适南皮张制军督粤，暇进是编，亟赏之。方伯王公前掌嵯宪，力任刻资，畀惠经理，惠时充广雅书局提调。鸠工伊始，顾屡移外任去，兼乏经费，坐是废置者数年。迨今年春，由方伯致书英续村都转，垫款命惠踵成。未几，复莅潮州。赖王雪澄、子展两太守及廖太史、陶孝廉诸君子力，始克蒇事。自是先生之学，日孤行天壤间。而方伯黾勉好古之盛心，亦足并传不朽。不独惠私心窃喜，夙昔访求之愿，至是不虚也。或且谓是书出，寻当陆续补遗，乌知先生之贯穿群籍？又获亲窥中秘，以致其参互考订之功。矜链岁时，一编甫就。岂侈撰述，为名高者所得颉颃万一哉？虽可家纪载，岐互错出，誊写後黏签累累，间或未尽画一，综其大凡，不可得而议矣。行见承学之士，日手是编，不事旁搜博采。而数千年鸿篇钜制，遗文只字，星罗棋布，一举靡遗。如入山渊，恣人渔猎，其获益当复何如也！刻既竣，因僭述缘起於简末。

时光绪癸巳季冬巴陵方功惠谨跋

羊城西湖街富文斋承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